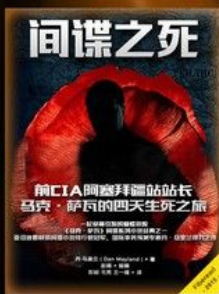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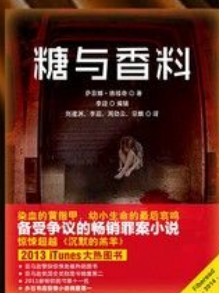


外国畅销

悬疑推理小说荟萃

(共25册)

全球超级畅销 Fiberead 独家引进



Fiberead
- 2016 -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外国畅销悬疑推理小说荟萃

(共25册)

Fiberead·浙版数媒

外国畅销悬疑推理小说荟萃

编者：Fiberead

©Fiberead 纤阅科技文化（北京）有限公司 2016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2016

本书版权为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

DNA-BN：ECFD-N00007098-20160205

最后修订：2016年05月09日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体育场路347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10号

电子邮箱：service@bookdna.net

网址：www.bookdna.net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为作者提供电子书出版服务。

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祈识者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LTD,2013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service@bookdna.net

www.bookdna.net

纤阅科技文化（北京）有限公司

contact@fiberead.com

www.fiberead.com

目录

致命裁决

证据游戏

身份

糖与香料

谋杀鉴赏

迷失哈瓦那

天真易得

另类间谍

残酷的公正

暗号

间谍之死

长发公主

安卡的故事

红玫瑰：白雪公主（超级神探凯茜·露丝）

玫瑰花环

冰岛人

围猎黑色星期五

红色现场

蓝色月亮

血色通灵

付出与收获——不为人知的真实故事

山城谋杀案

谍血世家

击鼓的男孩

夭折

致命裁决

蒂姆·维卡里 (Tim Vicary)

张明玖 廖鸿艳 关超 王哲

A Fatal Verdict

致命裁决

蒂姆·维卡利 [英] \ 著

张明玖 廖鸿艳 关超 \ 译 王哲 \ 绘



Fiberead
2013

致命裁决

第一部分 血洗浴室

第1章 大教堂的钟声

第2章 花园聚会

第3章 菜刀与鲜花

第4章 电话

第5章 急诊室

第6章 大卫·基德

第7章 审问

第8章 不在场证明

第9章 郊区住宅

第10章 仓鼠

第11章 律师意见

第二部分 审判

第12章 母亲们相遇

第13章 赛文德拉

第14章 病理医生

第15章 米兰达

第16章 报复

第17章 合理怀疑

第18章 试切创

第19章 牧师

第20章 沉默的母亲

第21章 拥挤地排队

第22章 反诉

第23章 精神病医生

第24章 坦白

第25章 恶语相向

第26章 盘问

第27章 蔑视

第28章 魔鬼代言人

第29章 裁决

第三部分 猎枪与婚礼

第30章 余波

第31章 结婚纪念日

第32章 持枪的女人

第33章 母亲的小助手

第34章 旅行作家

第35章 婚礼请柬

第36章 婚礼之夜

第37章 掺有迷奸药的咖啡

第38章 宿醉

第四部分 报复

第39章 林中散步

第40章 航班计划

第41章 莲花跑车

第42章 情人的车道

第43章 夜行

第五部分 抉择

第44章 轮胎印迹

第45章 遗憾与梦想

第46章 不受欢迎的访客

第47章 逮捕

第48章 个性冲突

第49章 新委托人

第50章 威斯康星

第51章 新的审判

第52章 母女

第53章 玛莎·库克森

第54章 头花

第55章 空中飞人

第56章 抉择

第57章 不受欢迎的裁决

第58章 河畔交谈

第一部分

血洗浴室

第1章 大教堂的钟声

男子在门外已经待了一分多钟，只是站在那儿听动静。屋里悄无声息，只能听到外面街道上车辆的嗡嗡声，还有楼下电视里传出的背景笑声。而在此处，上下都是陡峭、狭窄楼梯的平台上，四周一片寂静。他面前是自家的房门，左边的楼梯通往楼上的公寓。

他用手罩着耳朵，贴近那扇门，却仍然什么也没听见，没有说话声，也没有任何动静。他正要挺直身体，楼上公寓的门开了。一位年轻牧师走下楼梯，他慌忙站直身子。牧师看到男子手里的鲜花，微微点了点头。

“特殊日子，对吗？”牧师问道。

“什么？噢，是的。”男子在口袋里摸索了一会儿，然后掏出钥匙，像是松了一口气，说，“我还以为弄丢了。”

“那就好，”年轻牧师冷眼将邻居打量了片刻，目光很快又回到花上，“这始终是弥补感情的最佳方式。”

牧师微微一笑，然后转身，一步两个台阶地下了楼，把没铺地毯的楼道踩得咔嚓直响。男子耐心等着，直到远远听见楼下临街大门打开又关上，他才用钥匙打开自家房门，走进屋里。

他刚走进公寓，钟声就响了起来。这可不是一般的钟声，是大教堂排山倒海般的轰鸣。约克大教堂（York Minister）是英格兰最大的哥特式教堂，塔楼就在这座公寓的后面，只隔着一堵城墙，对当地居民来说，教堂的钟声是他们必须定时忍受的精神折磨。他步入公寓门厅时，钟声如同波浪一般席卷而来，让他无法思考，也不能正常讲话，只能喊叫。

“谢莉（Shelley）？”他大声喊道，“我回来啦！”但他的声音如同雷雨中的轻声尖叫，被偌大的巨响一扫而过，如他所料，没听到任何回应。他转身向右，走进厨房，把装着鲜花、大蒜和橄榄油的塑料袋子放在橱柜台面上。炉灶旁放着之前削好皮，切成一堆一堆的蔬菜，

有胡萝卜、土豆和洋葱。他想起冰箱里还有两块牛排，柔软的红肉把盘子弄得血淋淋的。

他将炖锅加满水，放入蔬菜，手指浸在水里，按住一块土豆，仿佛它会跑掉似的。他盯着那块土豆看了一会儿，寻思着接下来该做什么。然后，他迅速缩回手，自言自语道，小子，看在上帝份上，要镇静！按计划去做，会好起来的。但到底要做什么呢？钟声的轰鸣让人难以思考。他左顾右盼，困惑不已。

鲜花！当然——那些鲜花是他的妙计，是让一切事情变好的法宝。如果他们俩还能再次重归于好的话。

不过，他必须一试，至少是装装样子。女人不都是这样嘛，他嘲讽地想。样子是最重要的。即便出了差错，也要让一切看起来正常。要让她看到你希望她所看到的。你不能改变过去，但是你可以改变过去的样子。

他找出一个花瓶，装满水，甚至还记着撕开一小袋植物养料洒进水里，然后把花塞进去。实际上，这无关紧要，这些花只是摆摆样子，不会插很久。尽管如此，还是要好好做。象征性的东西会让一切变得不一样。

他把花瓶拿出厨房，漫不经心地穿过客厅，地板上凌乱堆放着谢莉的牛仔裤、T恤和内衣裤，然后他把花瓶小心翼翼地放在后窗边的小餐桌中间。

这里的噪音大得惊人。从窗户望出去，越过二楼的屋顶花园，就是城墙，再远处就是大教堂。钟声如同暴风雨般一浪接一浪冲进房间。他的心跳越来越快，呼吸越来越急促。

大约四五十米开外的城墙上聚集了一群游客，有的在给大教堂拍照，有的用手捂住耳朵。如果他们朝这边张望的话，能把公寓里面的情形看得清清楚楚。他想，要是这群人来早一点的话，可真教人难堪，不过，现在不碍事了，他们只会看到一个男人正在整理桌上的鲜花。隔壁浴室的窗户上装有磨砂玻璃，谢莉正在里面。

一位中年日本女游客正朝他这边看。他阴郁地笑了一下，站起身

来，像是表演日本能剧¹似地再次大声叫喊，“谢莉？我回来了。你还好吗？”在那个日本女人看来，这大概像是一幕哑剧。他不得不高声喊叫，好让微弱的声音透过八口十吨大钟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巨响，多传出去几米。但是，仍旧没有任何回应。

他鼓起勇气，往浴室走了两步。城墙上那位矮小的日本女人一直无聊又好奇地注视着这一切。他打开了浴室门。

谢莉躺在浴缸里，脸朝着他。浴缸里满是鲜红的血水，漫过她的胸口，她像一个破碎的洋娃娃般，脑袋斜在一旁，任由血水流入嘴里。她的左手隐没在深红色的水里，右手无力地搭在浴缸边上，血有节奏地滴到地板上，洗脸盆下的血泊中浸着一把菜刀。

谢莉双目紧闭，脸色惨白，和浴缸边缘的颜色毫无两样。但是，当他一走进浴室，仿佛某个东西——也许是那越来越响振聋发聩的教堂钟声——一下子穿透了她的大脑，她的头滑向左边，又冒出水面，右手腕抽搐着从地板上抬起，在浴缸边缘划出一道红色的曲线，然后又猛地垂了下去。

就在那时——虽然没人看到，连城墙上的日本女人也没有在看——他却张大嘴开始尖叫。

而就在他尖叫前吸气的那一瞬，钟声停了下来，所有的全停了，于是他的尖叫声划破了这突至的带着嗡鸣声的寂静。然后，他转身跑回客厅，抓起电话。

这时，谢莉睁开眼睛，看着他。

救护车停在八百米开外的地方。医护人员刚刚把一位领取抚恤金的老人送进急诊室，老人可能是臀部骨折。电话打进来的时候，医护人员在食堂里正打算喝杯茶。接到电话，他们争分夺秒地回到车里，不到一分钟，车便驶出了医院。所幸的是，星期天晚上的这个时候，约克地区医院（York District Hospital）和吉里加特（Gillygate）之间的道路非常顺畅，沿途只遇到两个红灯。经过救世军礼堂（Salvation Army Hall）外面时，救护车的警报器相当引人注目，接着，他们很快到达目的地。吉姆·斯韦尔斯（Jim Swales）沿着吉里加

特驱车前行，护理员莎莉·巴尔内斯（Sally Barnes）朝她的搭档大喊着商店门口的号牌。吉姆把车停在双黄线上，莎莉马上跳下车。她看见临街的大门紧锁，便用拇指摁响一楼公寓的门铃，公寓门口贴着大卫·基德（David Kidd）的标签，这是拨打999电话的那位男子的名字。

没人应声。吉姆来到莎莉身边，张开手掌，同时按响三个门铃。又等了一会儿，一位老人才打开房门，小心翼翼地四处张望，然后问道，

“什么事？”

“救护车，紧急情况，”莎莉干脆利落地说，“这里有人拨打999。”

“噢，我不知道，”老人迟疑地说，“我没听说这事儿。”他正要关门，莎莉及时用脚抵住房门，老人往后退了退。

“是二楼公寓，就在楼上，先生。请让我们过去，情况紧急。”

他们匆忙上了楼。莎莉后来在法庭上作证说，他们快要到楼梯平台时，面前的公寓门才打开，门后站着一个年轻人。莎莉告诉律师，这人看上去很震惊，脸色苍白，眼睛睁得大大地瞪着他们。不过最显眼的，是他手上和白色T恤衫上的血迹。他的脸颊上也有血迹，是左脸侧，牛仔裤和T恤衫都湿透了。

“基德先生？大卫·基德？”

“我是……你们已经到了？”

“伤亡人员在哪儿？”

“在……在浴室里。我没有……”他用满是鲜血的手指了指公寓，但是，当莎莉大步经过他身边，走进门里时，他紧跟在她后面，挡住吉姆的路，急切地说道。

“我发现时她已经这样了，我以为她死了，我试着照他们电话里说的去做，但是没用，她自杀了。天知道为什么，我为她做了一切，但是……”

此时，莎莉已经找到浴室，没再听他说话，所以，她后来同意辩

护律师的说法，她不确定大卫到底说了什么，只听说他发现那个女孩在浴缸里，认为她自杀了。毕竟，她的注意力不是放在他的解释上，而是眼前可怕的一幕。一个女孩倒在满是血水的浴缸里，身体很奇怪地斜在一边，右臂垂在浴缸一侧不停流血，鲜血流到布满血污、滑溜溜的地板上，右腿也垂在浴缸边上，这使得她弯曲的左膝正好靠在浴缸底部水龙头的位置，而她的左臂没入靠墙一侧身体下面的水里。她的头歪向左边，浅色头发夹杂着血污湿漉漉地扭成一团。后来，莎莉去理发店看见有人挑染头发就会想到这一幕。不过，立刻引起她注意的是，女孩的脸没在水下。

年轻男子还在不停地说话。“我试过了。我的意思是我试过给她做人工呼吸，但我以前从没做过，她太滑了，然后，你们按了门铃，我的意思是我试过了，但我做得很不好，她还是死了，看看我贴的创可贴……”

莎莉记得，他挡在前面大呼小叫，喋喋不休，而她径直走到女孩前面，把她的脸从水里托起来。血水从她的嘴里、鼻子里流了出来，身体出现虚弱的痉挛性窒息颤动。吉姆设法将那男子推到一旁，跪下来帮助莎莉。他也看见了这一情景。

“她还没死。快点，我们把她弄出来。”

没有脊椎损伤的迹象，他们无计可施，只能马上把她从水里抱出来，清理气管，让她苏醒并且给她止血。他们俩跪在浴缸旁，把手滑入浴缸将女孩托出水面。这并不容易，如同这个男子——她男朋友还是谁——说的，她太滑了，而且软塌塌的，像布娃娃一样松松垮垮，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重如大树，又粘如水母的布娃娃。莎莉一周前弄伤了背部，现在这样做对她的背部完全没好处，她抬起女孩时深知这一点，但是没有办法，女孩在这里命悬一线，那个讨厌的男子又这么没用，叫他来帮忙也没意义……

他们把女孩的身体放到地板上，看见她右手腕上的割伤比左手腕严重得多。左手腕渗着血，右手腕的血则缓缓地向外涌出，莎莉想，她割伤的是动脉，但更有可能的是，她体内的血液差不多已经流完，流入浴缸，现在流下了出水孔。他们拨开浴缸塞，使劲把女孩抬出浴

缸。她鲜活的血液正从浴缸流走，流入城市下水道，再流下乌斯河（River Ouse），流入大海。

不管怎么说，她的大部分血液都流走了。剩下的血正涌出来，流到了浴室地板上，于是，莎莉用大拇指按住她的肘部动脉，吉姆从袋子里掏出止血带，在肘部上面拴紧，然后观察着，转动了几下，直到停止流血。不过，他们做的这些都无法让她呼吸，于是只好把她的头推到一边，希望气管会畅通。差不多过了一两分钟，莎莉才让吉姆在那儿止血，自己开始仔细观察这位病人，除了失血过多死亡外，是否也可能因溺水而死去。

他们不用检查脉搏——动脉微弱的震动表明，她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但她嘴里淌出的粉红色血泡却是个可怕的信号——这与莎莉压住女孩胸口时吐出的殷红洗澡水不同——这更像啤酒沫，颜色如草莓慕斯。不过，莎莉还是检查了她的气管，虽然没有明显堵塞，呼吸却难以察觉。尽管呼吸微弱，却还有一口气在，对不对？这时，女孩呛着了，咳出更多泡沫，莎莉也更有把握了。

“她自杀了，对吗？我不知道原因。她割腕自杀了，这就是她干的事情。”

“还没有。”莎莉轻蔑地瞟了一眼在门口兀自徘徊，却什么忙也帮不上的男子。“你很幸运。不管怎样，她现在还活着。”那天晚上，她还记得自己如何说出“你很幸运”，而不是“她很幸运”，或者“我们很幸运”，她想自己说这话是否意味着什么，或者只是口误而已。但她觉得不是，这不是口误，这正是她的意思。无论在这个年轻女子的身上发生了什么，这个男子必定是事情的起因，他要对此事负责，所以他很幸运，因为她没有死，或者还没死，他应当心怀感激。

但他要是心怀感激的话，就不会有那样的神情。他看起来很震惊，站在浴室门口反复不停地说：“她一定死了，她自杀了。看看，有那么多血，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样做，我当时不在这。天哪！她现在肯定死了，肯定……”

吉姆和莎莉没时间听这些废话，他们必须尽快做决定。吉姆站起

身来，把一只胳膊放在男子肩上，把他推到一旁，“我要去取担架。”

他一离开，莎莉就把压迫绷带缠到女孩的左手腕上止血，因为左手流出来的血虽然不像右手喷涌而出的动脉血那样有力，但也渗得到处都是。她在止血时，女孩的男朋友——叫什么？大卫？——走向浴室，俯身看着她。他从地板上捡起一样东西，一条血迹斑斑的弹性绷带，朝她挥了挥。

“我试过用这个救她，但是粘不牢，我想她太湿了，但是你们有经验，不是吗？可我真的试过，你也看见，我尽力了，只是我不知道怎样去做……”

“哦，是啊，要是你拔掉塞子，可能会有帮助，不是吗？”

话一出口，莎莉就有点后悔，她知道这样说很不专业，在例行询问前，这样说会很容易给她带来麻烦。在如何对待事件目击者方面，她曾接受过大量训练。她被反复告知，当某个危机事件毫无征兆、出乎意料地骤然发生时，人们通常会感到震惊，不能责怪他们当时的做法和说法。她也知道，当他们回忆起那恐怖的一刻，有时会伴随强度昏厥。如果出言不慎，责备无辜的旁观者，可能会让他们陷入创后内疚的深渊，如果要摆脱这种内疚，就算真的可以摆脱，也只有依靠精神治疗。她第一眼就厌恶这个年轻男子，这是她的问题，作为专业人员，她曾接受过训练，学习如何处理和忽视这种情况。如果她因此不得不面对纪检小组的话，他们会拿所有的事情来质问她，没完没了。

所以，话刚离口，她就试图尽快收回。“不过，现在已经无关紧要了。她还有呼吸，看到了吗？如果她还没有失血过多，我们处理得快的话，至少她还有机会。你的电话打得很及时。”

但是，她刚才那句话一定比她想的影响更深，因为这之后是一阵沉默。她完成压迫包扎，再次检查了女孩的气管，摸了摸她颈部微弱却还可以察觉的脉动，然后，眼神越过女孩的肩膀看向她的男朋友。他正用一种什么表情看着她？——莎莉冲动地认为那是惊恐。还有一种厌恶的表情，好像浴室地板上赤裸的女孩是某种怪物，会突然一下醒过来摧毁他。

“你的意思是她不会死？”他低声问道，“她没有杀死自己？”

“她还有机会，”莎莉回答说，“我想说，如果我们抓紧时间的话，就有机会。”

“那我也想跟着去，”他说，“我必须和她一起去，去医院。”

“你不能坐救护车，”莎莉说道。她不想一边努力抢救这个女孩的生命，一边还要应付他这种亲属，“你会碍事的。”

“但我必须去，”年轻男子坚持说，“她不能说话，所以我……”

“我做不了主，”莎莉说，“你问他们吧。”她指了指门口，吉姆正拿着担架进来，身后跟着两个身穿制服的警察。

¹ 能剧是日本最古老的戏剧。一般由演员穿着华丽的服装，戴着多变的面具，在简单的舞台上表演缓慢拘谨的舞蹈，并伴着古老的唱腔。

第2章 花园聚会

花园聚会的邀请函在壁炉架上已经放了一个星期。侦缉督察特里·贝特森（Terry Bateson）收到这封邀请函很开心，甚至很兴奋。但他的两个女儿，十岁的杰西卡（Jessica）和八岁的埃丝特（Esther）却提不起兴致，她们压根就不想去。

“肯定很无聊，”杰西卡说，“无聊透顶。大人们说个没完没了，还老是拍我们的头——如果他们还有空注意到我们的话。”

“为什么我们不能和特鲁德（Trude）一起去海边玩呢？”埃丝特问，“我想去抓螃蟹。”

“特鲁德要和她男朋友去利兹（Leeds），她已经盼了几个星期了。没事的，聚会肯定很有趣，”她们的爸爸还在白费口舌，“到了那儿，你们肯定会玩儿得很开心。”

两个人都不信这一套，但特里知道自己还得硬着头皮坚持。为了把工作和单身父亲的角色同时玩转，这样的情形他早习以为常了。作为资深警探，那个周末他得值班，因此，他没空带孩子们去海边玩，万一工作上突然发生了严重的事情，他也没有人可以托付帮忙照看孩子。他给女儿好友们的父母打过几通电话，很不凑巧——有的要去祖父母家，而有的嘛，连特里都不知道，所谓的好朋友暗地里已经闹翻了，这还是对方的母亲告诉他的，她的女儿和埃丝特上周还是最好的朋友，现在却俨然成了仇人。特里的妹妹苏珊（Susan）去纽卡斯尔（Newcastle）了，她们的挪威保姆特鲁德，6点才能从利兹赶回来。于是，她们只能去参加聚会了。

起初，一切顺利。主办聚会的出庭律师萨拉·纽比（Sarah Newby）安排自己十七岁的女儿艾米丽（Emily）招待小来宾们。另外一名出庭律师也把家人带来了。于是，艾米丽和她的男朋友拉里（Larry）精心设计了一场寻宝游戏，孩子们四处奔跑，屋子里，花园里，还有河畔的田野里，到处是他们搜寻线索的身影。之后，宴会又提供了各种食物，如果喜欢的话，还可以加入萨拉的丈夫鲍勃

(Bob)组织的槌球游戏，拉里还在花园最远处的一棵橡树枝上吊了个秋千，下面放着艾米丽在阁楼里翻出来的塑料嬉水池。

“我们准备了很多毛巾。”萨拉微笑着说。他们看着埃丝特和一个六岁的小男孩尖叫着从草坪上跑过，两个人的灯笼短裤上全是水和草屑。“看到孩子们玩得这么愉快，我太开心啦。”

“是呀。”特里说，“她们之前死活不想来，你也知道。大人们的聚会，况且是一大群律师——对孩子们来说，还有比这更糟的吗？”

萨拉皱了皱鼻子，赶走脸旁一只苍蝇。“那倒是，不过律师也是人——尤其在周末的时候。或许，她们慢慢就会懂了。”

草坪上有十几个衣着休闲的成年客人，他们都属于中产阶级，举止得体，自得其乐。特里十岁的女儿杰西卡和萨拉的同事赛文德拉·博斯(Savendra Bhose)组成了一队，正和赛文德拉的未婚妻贝琳达(Belinda)还有萨拉的丈夫鲍勃在槌球比赛中激烈地厮杀。艾米丽和两位年轻俊朗的律师针对反全球化抗议的重要性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萨拉的朋友，事务律师露西·帕森斯(Lucy Parsons)看起来很自在，她穿着一条宽大的碎花夏裙，正和一位个子瘦小，却跟她一样，堪称约克郡板球专家的法官，在分吃一大碗草莓拌鲜奶油。

“你儿子西蒙(Simon)最近怎么样啦？”

萨拉皱了下眉，脸上立刻晴转多云，整个下午因成功举办聚会而带来的愉悦一下消失殆尽。傻瓜！特里暗自想。为什么偏要提这个？不过，也正是萨拉的兒子西蒙，让特里和萨拉有机会互相认识。一年前，萨拉成功地為西蒙辯護，洗刷了他的謀殺罪名，特里的調查最終也證明了西蒙無罪。那段痛苦的光陰，他們誰都不會忘記。儘管西蒙是無辜的，但特里知道，這孩子可不是什麼省油的燈。

“哦，他……還好，應該還好吧。他一会儿可能会过来，他提到过，会带上他的新女朋友，不过……”萨拉抱歉地耸了耸肩，“他不太喜欢这样的场合，这些，从来都不是他喜欢的。”

“是呀。”特里真希望自己压根没问过。萨拉十五岁的时候，被一个普通工薪阶层的男孩搞大了肚子，生下了西蒙。这也是为什么萨拉

不得不中途退学的原因。她既要在夜校上学，还要照顾儿子，以及后来的女儿艾米丽，一步步爬到现在这个位置。在多年的学习生涯中，儿女肯定对她造成很大的牵绊，特里只能惊叹萨拉那钢铁般的意志，竟然支撑她熬了过来。

我以前肯定做不到，特里想，现在也不行。我能保住自己的工作已经是极限了。特里的妻子玛丽（Mary）两年前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他从此成了一名单身父亲。那时的他，已是一名事业有成的警探，完全可以青云直上。但事发后，他不仅要工作，还要独自抚养孩子，忙不过来时要托人照看女儿，她们生病时要照顾她们，她们在学校受到挫折时要安慰她们，还要陪伴她们度过漫长的假期，还有她们的宠物……工作和家庭的压力总是源源不断，他甚至一度想放弃工作，不过还好，罪犯不在孩子的上课时间作案——而往往是在她们放学后。他终究挺了过来，却再也不是昔日的那个特里警探了，这些他都十分清楚。所以，看到萨拉·纽比这么多年来始终如一地坚持照顾孩子，同时还不断地学习深造——哎，反正他做不到。

当然，鲍勃帮了她不少的忙。特里一边想，一边注视着眼前这位身体瘦长，留着胡子的校长，看到他刚好错过了一个槌球圈——不过，鲍勃也有全职工作。只有学校放假的时候，他或许可以搭把手。当鲍勃朝杰西卡探过身去，帮她赢球时，特里顿时紧张了起来。这是作为一个父亲本能的嫉妒吗？还是其它原因？他一直都不大喜欢萨拉的丈夫。他还记得去年萨拉和鲍勃的女儿艾米丽出走时，这个卑鄙的男人惊慌失措的样子，这人甚至还找机会向警察告发了萨拉的儿子。

经历了这些，萨拉怎么还会和他在一起？特里总是想问，却始终没勇气说出来。毕竟，每段婚姻都有各自的神秘之处。他对鲍勃的反感与对萨拉的喜欢完全成反比。去年以来，他脑海中多次闪过这样的念头，如果萨拉的婚姻会破裂……这一并不陌生的白日梦此刻又在脑海中浮现，但他无情地把梦境打散了。就算萨拉对自己也有好感，她又会成为一个怎样的继母呢？会如何对待他的女儿？一个专注于事业的母亲，自己十几岁的女儿都曾经离家出走，尖声控诉着父母忽视她，甚至招来了包括特里在内的警察满城搜索。

谢天谢地，她还是活着回来了！想到那次搜寻，特里望向了草坪对面，萨拉的女儿艾米丽。现在，她脸上看不到一丝愠色或者不满——这是一个正值豆蔻年华，充满活力和笑声的年轻姑娘。她光着脚，穿着一条略显潮湿的夏装长裙，手里拿着一杯香槟，和两位年轻律师激烈地争论着。特里暗自想，我的杰西卡长大后也会变成这样吗？如果真的是，我会怎么对付这两个律师模样的年轻男子呢？女孩在讲什么，他们全无兴趣，只留心着她晃动的左脚。和孩子们在嬉水池玩耍时，艾米丽弄湿了双脚，还沾了些草屑，她可能并没注意到，她的左脚正在不停地碰触着右脚上的脚链……

萨拉顺着特里的目光望过去，轻轻笑出声来，“等你的孩子到了这个年纪，特里，这些都会发生的。”

“啊！还是不要了！现在已经够难了。”

“胡说。”萨拉微笑着说，此时，埃丝特放开摇摆的秋千，兴奋地尖叫着跳进嬉水池里，溅了姐姐一身的水花。“你的孩子们真讨人喜欢，她们现在这个年纪最好了——充满活力，天真无邪，又没有荷尔蒙。尽情享受吧。我真希望自己当时能多珍惜那段时光。”

特里还没来得及回话，就被打断了。赛文德拉·博斯，一位二十九岁、帅气的年轻印度律师，站在他们面前，他把槌球棒随意搭在右肩上。“老女人，你现在还想要什么？想要更多的财富？还是更美的房子？不可能吧？”

特里在法庭上和这位年轻人交锋过几次。就像大多数出庭律师一样，他睿智、机敏而自大；上了年纪的警察往往受不了他那种态度。特里想，这些律师通常都是年纪轻轻，就已经获得了资质证书，自学生时代起，经历的除了赞美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成功。他们远远地观察着现实生活，却从未亲身经历过，不会像街上工作的警察那样，设身处地地感受过现实。萨拉和他们不同，她的人生从一开始就被现实刻上了深深的烙印，她拖儿带女，一步一步爬上成功的阶梯，现实也屡次把她拖了下来。她首次为律师事务所工作时，可能比这位一帆风顺的公立学校男生要大十五岁。

不过，看起来萨拉蛮喜欢这个赛文德拉，而且，今天他和特里的

孩子们玩得也十分愉快。现在，赛文德拉朝萨拉微笑着，左手充满爱意地绕在一位身材苗条，长着深褐色头发的白人女子腰间。这个女子一路从草坪边跟着他过来，她穿着高跟凉鞋，臀部在白色长裤的映衬下显得摇曳生姿，极其诱人。

“贝琳达说，既然你和鲍勃有一座这么漂亮的房子，她也想要一座。等我们一结婚就要，这是她说的。”

贝琳达深情地依偎在未婚夫的肩上，笑盈盈地抬头看着他，“房子就算是新婚礼物，赛文¹（Savvy），你可是个有钱的律师呀，你答应过我的。”

“有钱？做刑事律师这一行？”赛文德拉叹了口气。“亲爱的，不要做白日梦啦，这个女人可是有个薪资不菲的丈夫呀！”

“还有个非常友好的银行，”萨拉说，“其实，除了厨房，房子里剩下的全都是银行的。”

“那你必须去找一个精彩刺激的谋杀案来辩护，”贝琳达央求说，她的嗓音变得孩子气，特里很反感这样的声音。“要找一个几周都办不完，需要准备很多资料的案子，这样你就可以成千上万地赚大钱了。”

天哪，这个女孩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特里想。要是她看过谋杀案的照片，亲眼见过那些尸体，那些家属……

“那我可就整夜都有的忙啦，”赛文德拉宽容地微笑着说，“我是说，忙着工作，宝贝儿，你肯定不希望我这样吧。”

贝琳达羞红了脸，样子十分动人。萨拉和赛文德拉对视了一下，心里的想法和特里的差不多。这个年轻人可不糊涂，特里想。这也是他为什么憎恨律师的原因，他们总是把严肃的犯罪看得稀松平常，甚至如萨拉说过的那样，看成是一场智力游戏——一场证据游戏²，而不认为那是严肃的、痛苦的、血淋淋的事实。

但是，这不过是花园聚会而已，在一座令人愉悦的乡村宅院里，有美丽的草坪，摇曳的柳树一直延伸到牧场边，牛群在河岸悠闲地吃草。这里有悦耳的鸟鸣，友好的谈话，考究的食物，美酒，阳光，习

习凉风，还有孩子们天真烂漫的喊叫声。这不就是生活该有的样子嘛。这些也都是真实的，特里告诉自己，就像街道上的污垢那般真实。这位年轻女子贝琳达，对于凶杀案的了解，很可能和自己小女儿埃丝特差不多。她为什么必须知道那些呢？

特里冲着萨拉微微一笑，说，“真是完美的午后时光。”

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

¹ 赛文德拉的昵称。

第3章 菜刀与鲜花

对特里来说，要离开聚会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电话响起时，埃丝特的胳膊刚刚被荨麻扎了，她疼得直说自己受够了，因此，特里离开前还得安抚流着眼泪发脾气的小女儿。幸亏杰西卡非常顶事，找来一片羊蹄叶给她缓解疼痛，萨拉·纽比也一直很友好，说她们可以想待多久就待多久，还让艾米丽去冰箱里找一盒巧克力夹心雪糕。正在这时，她的儿子西蒙与他那位戴鼻钉的新女友出现了，萨拉的注意力也转移了过去。不管其他律师们多么有趣，多么友善，对杰西卡和埃丝特来说，他们就是一群陌生的成年人。

特里向萨拉保证，六点一过，特鲁德就会来接姑娘们，他给特鲁德发了一条短信，告诉她孩子们在哪儿。这种混乱场面对他来说既熟悉，又心疼。埃丝特坐在艾米丽膝盖上，眼泪、巧克力和冰淇淋流得一脸一身都是。现在是没机会和她们讨论早先的开心时光了，就留给特鲁德吧。特里到家时，姑娘们应该早就睡着了。

而在电话里，侦缉警长（Detective Sergeant）特蕾西·利瑟兰（Tracy Litherland）一直在强调，是自杀未遂，但有些情形比较可疑，也有可能是一起谋杀未遂案。再没有比这更严重的突发事件了，而特里是当天值班的资深警探，他必须赶过去一趟。

比尔·兰金（Bill Rankin）让他进了公寓，比尔是接到报警电话的两个制服警察中的一位。特里进门时，特蕾西·里瑟兰抱歉地看了他一眼。

“长官，很抱歉打电话把你叫来，但事情看起来确实严重。”

“最好是这样。”无论他做什么都是错，他恼火地想——如果他跟孩子们待在一起，就等于忽视工作；但是现在他在这儿，却又忽视了孩子们。

“长官，据我们了解，这里就是案发现场。”特蕾西·利瑟兰注意到他脸上的不悦，于是采用了一种平静而有条不紊的说法方式。她带着他穿过狭小的门廊，从客厅到浴室门口，跨过散落一地的女性衣物，

走进浴室。“医务人员在那儿发现了她，长官。他们说她的手腕被割，脸浸在水中。”

特里和特蕾西默默地注视着浴室。正常情况下，这里本应是一个令人愉悦的地方；浴室的装修还很新，墙面的瓷砖上是海草和鱼类组成的精美图案。但是，一滩一滩的血水让地板变得惨不忍睹，浴缸半中腰的吃水线上，有一圈鲜红的血痕，另一条长长的血迹一直通向出水孔。墙砖上也有血，浴缸外面的洗脸盆附近也都是血迹。毫无例外，面对这样的场景，特里不得不有意识地鼓起勇气，关上脑海中的百叶窗，不去回忆他的妻子玛丽是如何被压死在汽车的残骸里。当时，那里肯定也有很多血。

尽管只持续了片刻，但特蕾西还是注意到了。他双眼紧闭，全身绷直，深吸了一口气，而后缓缓呼出。她以前见过这种情形，他们都见过。有人为此而同情他，认为他正在走下坡路，但她很敬重他，因为他能面对这件事，并坚持下去。他偶尔会犯错误，他们都会犯错；但是，其他人，尤其是他们的上司，侦缉总督察（DCI）威尔·丘吉尔（Will Churchill）犯错的时候，特里却惊人地正确。为此，局里气氛一直有些紧张。丘吉尔的支持者们盼着特里犯错，其他人则热切期望他不要犯错。他们中的多数人都知道，如果他的妻子不是在那时死去的话，他本来会获得丘吉尔现在的职位。特蕾西认为，如果那样的话，局里会变得更好。

洗脸盆下面的地板上，躺着一把黑色手柄的菜刀。特里把一个塑料物证袋对折起来捡起菜刀，装进袋子里。

“她当时已经死了，是吗？”特蕾西问那位年轻的警察。

“她离开这儿时还没死，警长。她没死，还有呼吸。因此，她男朋友想要陪她去医院。尼克（Nick）带他上了车。”

“是他打的报警电话吗？这位男朋友？”

“是的。他叫大卫·基德。这是他的公寓。”

“我明白了。”特蕾西跪下身子去检查客厅地板上的衣服。女孩穿的牛仔裤、T恤、胸罩、白袜子和运动鞋，全都扔在印有图案的绿色

地毯上。她的内裤挂在沙发的扶手上。

“有血吗？”特里问。

特蕾西站了起来。“我没看到血，没有，长官。她像是在这里脱光了衣服，然后进的浴缸。”

“她在哪儿用菜刀割腕的呢？”特里若有所思地说。他瞥了一眼右边的窗户。窗户前面有一张餐桌，上面放着一个花瓶，里面插着一束五颜六色的鲜花，旁边是一个空酒杯。窗户对面，三层楼高的地方，他能够看到人们正沿着那堵中世纪的城墙步行，那里离后院不到二十米。在他们后面，梧桐树映衬着一座拔地而起的宏伟钟楼，这是14世纪修建的约克大教堂的一部分，白色的石头在夕阳的映照下，泛着玫瑰色的光泽。

城墙上一对老年夫妇停了下来，陶醉在美景之中。丈夫给妻子拍照，妻子背对大教堂，摆着姿势。她微笑着站在那儿，目光与特里的碰到一起。特里意识到，他们这样彼此注视，只是出于无聊的好奇心而已，于是，他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这些窗帘，”他问那位制服警察，“在你们进来时，是拉上的吗？”

“没有，长官，我想没有。不可能是拉上的。我们什么东西也没碰。”

“那么，如果她是在你站立的地方脱衣服的话，”他若有所思地对特蕾西说，“可能就有被外面城墙上的人随意窥视的风险。”

“那倒是，长官，确实，”特蕾西表示同意。“尽管浴室里有磨砂玻璃和百叶窗，但如果有人好这口，也可能会看到。”她补充说，同时看了看卷帘上的海马和蕨类植物图案，卷帘被拉下了一半。

“嗯，”特里若有所思地说，“或许，如果有人要自杀的话，就不会在乎自己端庄的形象了。”

“或许吧。”特蕾西又向浴室里看了看，然后在客厅里徘徊。客厅的墙上，挂着几个非洲面具和装有狮子和长颈鹿照片的相框。“长

官，她看起来也不在乎擦没擦干身子。这里没有毛巾。”

“那里是没有，在这儿呢。”特里的声音从卧室里传了出来。卧室在浴室外的客厅对面。与公寓的其它地方一样，卧室里既干净又整洁，陈设簇新，维护得当，里面有一张双人床、一个衣橱和一个大衣柜。一条绿色的毛巾被扔在床尾。衣橱和大衣柜都是敞开的，床脚的地板上，放着一个黑色旅行袋，里面装着衣服和书。特里慢慢打开袋子。

“都是女人的衣服，”他说，特蕾西在一旁看着。“睡袍、内衣、紧身衣、衬衫和化妆品。两本从大学图书馆借来的关于勃朗特姐妹的书和一份上周出版的《时尚》（Cosmopolitan），这本杂志大概是用来放松心情，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如何让男人有多重性高潮》。”他抬起头，笨拙地试图缓和一下气氛。“特蕾西，我要把这个带走做进一步调查。”

“长官。”特蕾西面无表情地看了她的上司一眼，表示赞同，然后，神色变得温和起来。在他这个年龄的男人里面，特里算是相当帅气的，但他绝不是一个好色之徒。他总是有点害羞，不懂得如何与女性相处。或许是因为他结婚的时候太年轻了，很早就离开了两性战场，现在突然又回到这个战场上，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不管怎么说，他的孩子们可能占据了他大部分的社交生活。她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我想，你需要帮助。”

“我猜也是。”特里瞥了她一眼，然后叹口气说：“这些东西到底能告诉我们什么呢？看起来这位年轻女士正准备搬出去，是不是？也就是说……”

“那为什么要突然分手，并且自杀呢？”

“说的正是。”他们的目光再次交织，全然没有了打趣的痕迹。“有点蹊跷，长官，你觉得呢？除非……”

“除非什么？”

“她可能是打算搬进来，而不是搬出去。是要从袋子里取东西出来，不是装进去，如果你明白我说的意思。”

“那她为什么要自杀呢？是因为她男朋友说的某些话吗？”

“或许吧。”特蕾西轻轻耸了耸肩，说：“不管哪种情况，都不太合乎情理。如果要离开，为什么不单单离开就是了？如果是要搬进来，为什么一开始就去浴缸里割腕自杀呢？”

“究竟是因为什么？”特里若有所思地挥动着装在塑料袋子里的菜刀，好像它能给他一些启示。“为什么非要在男朋友的公寓里这样做呢？或许，这是要发出求救信号吧？如果这样的话，在这段时间里，她男朋友在做什么？”

“他确实拨打了999，长官，”比尔·兰金接话了，“并且，他声称自己试图采取急救措施。”

“在那种情况下，这是他至少可以做的。”特里轻轻地说。他走回去，穿过客厅，走进厨房。炖锅里有一些切成薄片的胡萝卜、洋葱和蘑菇，旁边是喝剩的半杯红葡萄酒。墙上照片里的年轻男子正骄傲地站在一辆莲花跑车旁边。墙上还装有一个电话，话筒上沾有血迹。“他打电话时手上有血。”

“是的，长官。”兰金警官已经跟着他进来了。“我们到达时，他完全湿透了，而且一身血。他说，他发现她在浴缸里，就试图把她弄出来，然后才打的电话。或者是打完电话后——他自己也不是太清楚。实际上他惊恐不堪，一直在这儿不停地说话，慌里慌张的。”

特里注意到，自动应答录音电话机上面的1号键一直在闪烁，就按下了播放键。一个金属般的声音从磁带里传了出来：“你有……一条……信息。第一条信息。”然后是一个女孩的声音。特里想，她有些犹豫不决，每一个短语中间有很长时间的停顿，好像不太确定要说什么。

“嗨，戴夫¹，是我……如果你在的话，就拿起话筒，好吗……戴夫？……嗯，我今天晚上要过来，但你不要抱太大的希望……仅仅是……嗯，如果你在的话，我就去见你，如果不在也没关系……只是……不要让别人在那里，好吗？……再见。”电话“咔塔”响了一声，然后开始了机械的朗读声：“周日下午3点……20……7分。信息结

束。要删除所有信息，请按删除键。”

特里若有所思地看着特蕾西和比尔·兰金。“那么，我们能从这些话中得到什么信息呢？她要过来，她想让他单独在家，但让他不要抱太大的希望，他开始准备做饭……”他好奇地环顾了一下厨房四周，看了看已经切成薄片的蔬菜和半杯没喝完的葡萄酒。地板上零星地散落着一些血水样的滴状物。“或者说，至少他们中的某个人做了。是他做的饭还是她做的，你们怎么想的？”

“在那种情况下，几乎不可能是她，长官，肯定不会，”特蕾西说，“我的意思是，你能说——她站在这里切着蔬菜，然后想，拉倒吧，我要到浴缸里，结束这一切。就这样？”

“不太可能，对吗？”特里表示同意。“但是，如果不是她的话，肯定是他了。他站在这里做饭时，她在浴缸里割腕。这能讲得通吗？不管怎样，菜刀在哪儿？”

“菜刀？”特蕾西盯着他，感到困惑不解。“在你手里，长官。在那个证据袋里。”

“不是这一把，特蕾 2（Trace）。”特里挥着一只胳膊在厨房里转了一圈。“我说的是厨房里的这一把，切菜的这把。在哪儿呢？”

特蕾西看着，明白了他的意思。橱柜台面上，洗涤槽里，地板上，都没有菜刀。角落里，放着一个刀座，里面有三把菜刀，她把菜刀一一拔出来后，发现每把刀看起来都干干净净。但刀座上还有一个空槽。

“切菜的那把刀不在里面，”特里说，“这说明了什么呢？”

特蕾西摇了摇头。“我不确定，长官。可能是她在切菜，或者——怎么说呢？她走到这里，向她的情人要刀？也不太可能，是吧？我在浴缸里，需要割手腕，我能借把菜刀用一会儿吗？这样的话，他肯定已经知道了。除非……”他们四目相对，微微睁大了眼睛，同时有了一个相同的想法。

“除非他割了她的手腕，”特里严肃地点了点头。“现在看起来可能性很大，你觉得呢？”

“他当时不在这儿，长官。”那位年轻警官打断了他的话。

“什么？”特里转过脸去，感到很惊讶。

“他当时不在这儿。事情发生时，他正在外面购物，然后他回来，发现她成了这个样子。反正他是这样说的。他翻来覆去地告诉我们这些，一直不停地说。他去了布斯汉姆（Bootham）的街头小店，买了这些鲜花。”他指着客厅桌子上的花瓶说。

“哦，我明白了。”特里又回到客厅，好奇地审视着花瓶。“当然，如果你马上就要杀死你女朋友的话，你是不会这样做的。你会吗，警官？”

“长官，我吗？不！”比尔·兰金看起来有些惊愕。

“除非他买花是要放在她的坟墓上，但那也太快了。”特里轻轻地自言自语道。“他带着鲜花进来，然后发现了她，你是这样说的吧？”

“是的，长官，他是这样说的。”

“然后，他拨打了999。他试图抢救她了吗？”

“是的，长官，他是这样说的。他不停嘟囔着说他把一个创可贴贴到她手腕上。好像这会止住血似的。医务人员都受够他了。”

“那么，特蕾，你认为他是什么时候整理鲜花的呢？”特里好奇地研究着这些鲜花，然后把花从花瓶里拿了出来。水从根茎上滴了下来。“这些花上面没有带血的痕迹。”

“这是一个普通的生活场景，长官，不是吗？锅里做着饭，桌上放着鲜花，一杯葡萄酒，然后这个……”

特里冲着血污的浴室做了个手势。“你觉得这合理吗？”

特蕾西摇了摇头。“不是正常的自杀，长官，不是。我的意思是，如果真想自杀的话，为什么要到男朋友的公寓，然后在他的浴缸里做这件事？而他那会儿正站在厨房里做饭？”

“或者说出去购物了。”比尔·兰金低声说。

“或许她不喜欢他做的饭菜，”特蕾西提议说，“或许他们发生了某

种争吵，但我们不知道。”

特里耸了耸肩。“那我们在这儿看到了什么？大声求救，一场严重的企图自杀事件，还是……”

“谋杀未遂，被伪装成自杀。”特蕾西把话接了过去，帮他说完了。

“确实如此。这样的话，如果没有人能说服我们，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里发生了重案，让犯罪现场行动组（SOCO team）马上过来进行全面检查。比尔，我想让你安排一个人守在门口，在行动组到达之前，确保不让任何人进出，包括房东，可以吗？我马上给他们打电话。然后，特蕾，你和我最好去趟医院，再问几个问题，好吗？如果那位年轻女士还活着的话，或许她可以为我们解开这些谜团。否则……”他叹了口气，想到了即将面临的通宵工作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紧张情绪。“好吧，不管怎样，我们还要联系她的家人。”

1 大卫的昵称。

2 特蕾西的昵称。

第4章 电话

手机响的时候，谢莉的母亲凯瑟琳·沃尔特斯（Kathryn Walters）正在跑步机上。这个四十八九岁的女人看起来精神饱满，充满活力。三年前，因为丈夫一句不客气的评价，她加入了健身俱乐部，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只要家事和工作忙得过来，她每周都会来锻炼三四次。凯瑟琳看重的，不仅仅是运动后大脑分泌的暖人心神的内啡肽¹，她也同样看重自己形体的变化，这些变化每天都可以在镜子里和体重秤上看到。这个女人已经下定决心要和岁月打场硬仗，她确信，至少现在，还收效不错，并且她还真的能坚持下去。对凯瑟琳来说，生活就是不断努力取得成就的过程，大女儿已经结婚，小女儿也上了大学，该花点时间和精力打理自己了。

她刚完成十分钟的劲走，把跑步机调成慢跑模式，手机就响了起来。铃声是歌剧《唐璜》（Don Giovanni）里的选段，从前面地板上的手提包里传出来。她总是把小手提包随身带进来，过去的几个月里，接连发生了一系列盗窃事件，她可信不过那些储物柜。况且，身在美国的大女儿米兰达（Miranda）有时周日晚上会打来电话，不管身在何处，凯瑟琳都不想错过。尽管自己已经热好身，容光焕发，呼吸也逐渐平稳，她还是停下跑步机，接起了电话，以防万一嘛。

“你好？”

“凯丝²（Kath）吗？谢天谢地你接电话了。”凯瑟琳听出是好朋友简·米勒（Jane Miller）的声音，她是急诊室（Accident and Emergency）的一名高级护士。她接下来的话让凯瑟琳全身冒冷汗。“是谢莉——她现在在急诊室，凯丝，情况很严重，你最好马上来。”

“谢莉？怎么回事，到底怎么了？”

“我也说不准，她流了很多血，医生们在全力抢救，但情况很严重。凯丝，谢莉好像割腕了。”

“什么？谢莉——不！”她说话的音调引得在器械上锻炼的人们纷

纷扭头朝她看过来，有的担心，有的恼火，还有的漠不关心。凯瑟琳一把抓过手提包，朝更衣室走去，手机还放在耳朵边，“你什么意思？割腕？发生什么意外了？”

“这不好说，凯丝，急救人员在浴缸里发现了她。听我说，你现在在哪儿？有没有人可以开车送你过来？”

“我在健身房，没人载我，不要紧，我没事。”说话的功夫，她已经到了更衣室，手忙脚乱地翻着储物柜钥匙，突然她想，我在这儿乱找什么呀，还换什么衣服，就这么走吧。“简，我十分钟就到。我在斯沃洛切斯（Swallow Chase）。天哪，简，她怎么样了？有多严重呀？”

“很严重。她失血过多，医院正在给她输血。还好，她的男朋友在这儿。”

“老天呀，不！他最好不要在那儿！”说话间，凯瑟琳已经到了停车场，身上仍然穿着运动服和运动鞋，她猛地摁下钥匙上的按键，打开车锁。然后，一手开门，一手拿着手机说话，“他在那儿做什么？她已经和他分手了。”

简·米勒不知道这一茬，便略过这个问题，对声音中透着慌乱的朋友说：“凯丝，你可一定要开慢点，听到了吗？想想你在做什么——你要是再出事，对谢莉可没好处。安德鲁（Andrew）和你在一起吗？”

“没有，我会打电话给他。”凯瑟琳咔哒一声挂断电话，把车开出了停车场。她把车轮转过砂石路面，压根没注意到一个青年男子躲闪不及，不得已跳进了玫瑰花坛里。谢莉，在急诊室，割腕——输血！谢天谢地，医院离这儿不远。健身俱乐部在约克市（York）科纳维斯米尔（Knavesmire）赛马场旁边的斯沃洛切斯酒店，开车经过市中心到医院只要几公里。时值五月的一个惬意明亮的夜晚，她快速驶过市中心时，看到一位父亲正举起自己的女儿去拍树下的马鼻子，孩子们在远处的科纳维斯米尔场上放风筝，踢足球。这些景象在凯瑟琳看来如梦如幻，让她有种屈辱感——人们都在随意忙着自己的事情，但谢莉此刻可能会流血过多而死。不行，不能这么说！肯定不会发生的，

她想——到了那儿，我就会发现这不过是个玩笑，一场误解。

但简·米勒是不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的，而且，听到谢莉的男朋友大卫也在医院，更让她感到毛骨悚然。自打见过那个男孩，凯瑟琳就觉得厌恶。他粗鲁、自大，无所事事。而且，明显可以看出，他不仅要让谢莉与自己的父母作对，甚至还要与谢莉勤奋、自立的良好习性作对，那可是她，在安德鲁的小小协助下，付出多年艰辛才让谢莉培养出的品质。从去年12月开始，短短几周的时间，谢莉就变了，她不再是从前那个自信健谈的年轻姑娘，变得连凯瑟琳和安德鲁都认不出来了，她焦虑不安、沉默寡言、固执己见、神经兮兮，就像她十几岁时最差劲的时候那样，为了偏袒自己并不讨喜的新男朋友，她情绪波动越来越大，甚至会目中无人。

至少，凯瑟琳是这么认为的。谢莉去年10月开始大学生活后一切顺利，直到六周之后，她谈了几年的男朋友格雷厄姆（Graham）认识了一个来自谢菲尔德（Sheffield）的女孩，用句不大好听的时髦话讲，谢莉被“甩”了。毫无疑问，谢莉从此情绪变得低落，但她没有像小时候那样，向母亲寻求安慰，而是决定自己应付。最让凯瑟琳害怕的是，她竟然找到了这个自大、控制欲强、自命不凡的男孩大卫·基德。每次一想到他，凯瑟琳就血脉贲张，脑子里全是怒火与失望——她的女儿怎么会被这样一个自私自利、惯于欺诈的人诱骗……可以用来形容他的词汇数不胜数，就像堆积如山的石块，如果可以，她恨不能把这些石块劈头盖脸朝他扔过去。

不过，既然谢莉选择了他，凯瑟琳曾经试着尊重女儿的意愿。何况，也不是所有人都像她那样厌恶大卫。谢莉最崇拜的人是她的父亲安德鲁，安德鲁在圣诞节的时候很热情地欢迎大卫到家里做客，父亲总是能轻而易举地就让自己显得迷人而又和蔼可亲。当大卫表现粗鲁时，安德鲁会将他的缺乏教养解释为笨手笨脚，他还告诉凯瑟琳，希望谢莉的爱可以将大卫这只癞蛤蟆改造成一个王子。这个想法太天真了，正如凯瑟琳预料的，希望很快破灭了。即使谢莉不仅像童话里那样吻过他，而且，毫无疑问还跟他做过那么多次爱，却根本没把他改造过来。大卫还是一如从前：一个傲慢虚伪的骗子，压根就不应该出现在他们聪明睿智的女儿的生活里。要是真有什么变化，那也是反过

来的：他的狡猾、无所事事，还有愤世嫉俗已经影响了谢莉，她变得连自己母亲都认不出来了——就连那么开明的父亲也差点认不出来她了。

割腕……自杀。凯瑟琳紧握方向盘的手开始颤抖，布洛索姆大街（Blossom Street）的红绿灯变换时，她一反常态地用力猛推车档。这是不可能的。就算她的小女儿再郁郁寡欢，再桀骜不驯，她从来都不会伤害自己。恰恰相反——她总是把怨气撒在父母、老师、朋友，以及任何激怒她的人身上。凯瑟琳想，相比伤害自己，谢莉倒是更有可能去割别人的喉咙。这肯定是个意外，要不就是其它更糟的事情。谢莉圣诞节过后成绩下滑，她根本不责怪自己，那不是她的个性。她又开始责怪父母，责怪她的导师，责怪所有人，除了自己和那个罪魁祸首，那个现在在医院守着她的恶棍。老天哪！凯瑟琳鲁莽地把车开向了车站。心里想着，如果我是个男人就好了；要是当初大卫刚出现，安德鲁能狠下心直接给那个肤浅的年轻人吃闭门羹就好了。要是我的女儿能身心健康地回来就好了……

其实这情形还真的出现过。一周前，谢莉回到家，哭得一塌糊涂。她说她要和大卫分手了，大卫骗了她，和另一个女人混在一起，一切都结束了，她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凯瑟琳的心里乐开了花，她专门开了一瓶酒来庆祝。几个月以来，谢莉第一次拥抱了自己的母亲。谢莉告诉她，她终于看清了，她终于知道大卫是如何想要控制她，拆散她和家人，欺骗她，背着她和那个女孩，或者其他女孩鬼混，谁知道有几个。大卫已经成为过去，谢莉要重新开始新生活，改变这一切。谢莉承认这学期的分数惨不忍睹，但最近交的那篇论文已经好了很多，她现在要开始振作，用功读书。

那她现在怎么会躺在医院里呢？还割腕，割腕不是自杀的人才会做的事吗？她是在渴求帮助吗？一点都说不通。肯定是场意外，或者是愚蠢的学生恶作剧，除非……好吧，还能是什么呢？简的这个消息把凯瑟琳吓得够呛，她压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只知道要尽快赶到医院，看情况现在也快不起来，她被堵在了兰德尔桥（Lendal Bridge）上。过往的人们迎着夕照，有的说笑，有的牵手，有的亲吻，有的推着小宝宝散步，还有人弯下腰，将身子探

出护栏，想要一览河景，而凯瑟琳只能愤怒地拼命按喇叭。

我女儿躺在医院里可能快死了，你们明白吗？她觉得好孤独，就像困在一个玻璃泡里，独自一人，没有人可以倾诉。这时，她想起要给安德鲁打电话。她拨通手机上存着的办公室号码，但无人接听。肯定又在图书馆了吧，凯瑟琳怨恨地想——正埋头于一堆中世纪的档案中，像他说的那样，带手机不太合适，只会干扰他的注意力，伪君子！真不知道他是在图书馆，还是像上次一样，跟某个研究生学生在床上鬼混。老天，真正需要这个男人的时候他又在哪里。她拨通了家里的电话，留了言，现在只能这样了。打过电话后，她继续沿着吉里加特朝前开，大卫那个让人讨厌的公寓就在这儿，然后，经过救世军大厅，左面就是医院——决定生和死的灰色大城市。老天哪！那个需要自动交费并张贴票据的停车场里竟然排着这么长的队，人们捧着鲜花，带着孙子孙女们前来探望病人，而我的女儿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失血过多而死了……

凯瑟琳很是沮丧，她不顾周围人的鸣笛和大声抗议，插到了队列前面，嘎的一声将车停在急诊室停车场的一辆警车旁边。

简·米勒在入口处等着，凯瑟琳走近看到简的脸色，突然有了不祥的预感。

1 内啡肽：（endorphin）亦称安多芬或脑内啡，是一种内成性（脑下垂体分泌）的类吗啡生物化学合成物激素。它是由脑下垂体和脊椎动物的丘脑下部所分泌的氨基酸化合物（肽）。它能与吗啡受体结合，产生跟吗啡、鸦片剂一样的止痛作用和欣快感。

2 凯瑟琳的昵称

第5章 急诊室

特里觉得，急诊室的场景总是千篇一律。救护车和医生的车停在外面，前台接待员叫人填表，一群病人及其亲属坐在候诊室的塑料椅子上，神情茫然地盯着两台自动贩卖机中间的电视，电视兀自喋喋不休。特里照例惊奇地看到，很多人看起来毫发无伤，这些装病者显然满足于等上两个小时，只为治疗头痛或是注射破伤风加强剂。所以，一切看上去似乎平淡无奇。可是，特里每次经过这个地方，都免不了胆战心惊。因为随时会有严重受伤的病人被推入一米开外的门内，医务人员则急急忙忙地集中精力去挽救生命。

特里觉得最痛苦的是赶来的亲属们，他们震惊万分，悲痛欲绝，精神高度紧张而又极其敏感，就好像自己被剥了两层皮似的。至少他妻子玛丽死时，他在医院里就是这样的感受。当时，她被人从车里拖出来，血肉模糊，气若游丝。时隔三年，他仍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医生说过的每一句话，护士每一次用手触碰，人们投来的每一个尴尬而又同情的眼神。他甚至记得，候诊室有两个人因为争着更换电视频道而吵吵嚷嚷。

当然，急诊室不会记住玛丽，特里却无法忘记这一切。每次进来时，他都战战兢兢。他觉得，今天对这个年轻女孩谢莉·沃尔特斯（Shelley Walters）的亲人而言，历史又会重演。

一位护士在前台接待了他和特蕾西，带他们穿过红黄线标识的走廊，去见一位穿着皱巴巴白大褂的医生，他正在往电脑里输入信息。医生转身面向他们时，特里注意到他外套上有几道血痕。这位医生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异常年轻的脸庞累得发白。

“谢莉·沃尔特斯，对吗，”他说，“我们怕是救不了她。”

那么，你本该再努力一些，特里潜意识里深藏的声音在大声呼喊。你不该放弃，绝不应该！这不光是你的日常工作，这是一条人命。

“我明白。”特里慢慢地点了点头，把视线从医生身上移到一个满

是医疗设备的房间里，一位护士正在那儿拖动屏风遮住一张病床。“是自杀吗？”

医生抱歉地摊开双手。“我想，这应该由验尸官验尸后发表意见。当然，乍看起来像是自杀。手腕撕裂，失血过多。尽管她在割腕过程中差不多也溺亡了。我们原以为可以救活她，很遗憾，她还是死了。”

“那么，她的死因究竟是什么？”

“主要是心力衰竭。很可能是由失血和休克引起，当然溺水也没什么好处。”

那么，主要的问题是，“这会是谋杀吗？”

年轻医生耸了耸肩，又是一副令人厌烦的漠然神情，特里恨不得抓住他用力摇晃。不过，此时他可能已经值了十二小时的班，对死伤已经见惯不惊。

“那由你们决定，不是我。我想，这有可能。不过如我所言，验尸后，我们才会了解更多情况……”

凯瑟琳出现时，他们还在谈话。简·米勒在前门接到了她，但凯瑟琳一路跑在她的前面，仍然穿着深蓝色运动服和运动鞋。等她看见医生在和一男一女谈话时，马上明白他们肯定是警察。她仍然小跑着，一半是想跑在简前面以免听到她说出让她害怕的事情，另一半是因为如果她继续跑，做点事情，尽管微不足道，却可能还来得及解救谢莉免于……

她一下认出医生，打断了特里的谈话。

“打扰一下，谢莉·沃尔特斯呢？我是她母亲，有人告诉我她在这里。”

“呃，是的，当然。请稍等，督察。”医生的脸色变了，凯瑟琳一辈子都会记得这脸色，但她不愿相信，现在不愿意，在话还没说出来之前，她不愿相信。医生责备地瞪了瞪护士，然后抓住凯瑟琳的胳膊，领着她穿过走廊，朝一个房间走去。“你能不能进来一会儿。”

凯瑟琳倒退几步。这不是她该去的地方。她不能就这样走过去。“我要见她！”

“如果你能借一步说话，我会解释一切。”她从医生的神色和语气中差不多明白，一切都完了。她麻木地跟着医生，走了几步，来到候诊室。但当他打开门后，她看见房间不是空的，里面还有别人。一位身着制服的警察坐在一个年轻男子的对面，那男子一头又粗又硬的短发，手臂肌肉发达，紧握的双手放在膝盖中间。这是她在这世上最不想看见的人。年轻男子也看到了她，站起身来，涨红的脸上充满古怪的、孩童般的憎恶表情。他的双目青肿，眼圈通红，看着像是很伤心的样子。

医生看起来很惊讶，仿佛忘了这里还有人，但他很快恢复常态。“我想，你认识她男朋友，呃，基德先生，对吗？”

凯瑟琳注意到，大卫的白色T恤衫上沾有血迹。谢莉的血，一定是的。她开始发抖，不能自持。

“大卫，发生什么事了？天呐，看看你——你做什么该死的事了？你这个混蛋！”

“你什么意思，我？”大卫反驳道，“我什么也没干——不是我，我只是发现了她！”

“你肯定与这件事有关，一定是你干的！”

“听着，我没做，当然不是我做的。”他摊开双手，把视线从她身上移开，看着医生和后面的警察。“如果有人让她自杀的话，一定是你，不是我，你把她逼得太狠了！”

“自杀？”这话一下子冲进凯瑟琳的脑子，摒除掉其他一切想法。“上帝，你说什么？你这个恶魔！”她绝望地转向医生，想恳求他否定已经从他脸上了解到的事实，但从医生异常尴尬和遗憾的表情中，她知道他不会否定。“她还没死吧？”

医生还没来得及说话，大卫已经抢上前来，直直地瞪着凯瑟琳。“哦，不，她死了，”他残酷地说，“而且是你逼她这样做的，不是吗？她自杀全是因为你，因为你！”

她眼中全是他嘲笑的表情。她从未离他这么近，在他的逼视下，她感觉站立不住。她不再看他，转而低头看他衣服上的血迹。她用微弱却异常清晰的声音说：“那是谢莉的血，对吗？你杀了她。”

“我做什么了，妈的！”这句指责进一步激怒了他。他用一双大手抓住她的肩膀，粗鲁地摇晃着。泪水涌出她的眼眶。

“我告诉过你，她是自杀的。我只是发现了她，我试着救她。那你觉得她为什么这样做？全因为你和你该死的唠叨，试图让她离开我，而她只有这次自己做了选择！好啊，你现在又在絮絮叨叨了，不是吗？她自杀了！我试图救她，但是太迟了。现在你来了。好吧，回去吧。这儿不需要你！”

“不……不会……她没有死！”

凯瑟琳试图推开他，但他抓得很紧，难以挣脱；然后，他轻蔑地把她推到一旁，她踉跄几步绊倒在地板上。一时间，所有在场的人——特里、特蕾西、身着制服的警察、医生和护士——都惊得哑口无言，呆若木鸡地看着眼前爆发的惊人一幕。随后，简·米勒弯腰去扶凯瑟琳，特里·贝特森也醒悟过来。

“好了，小子，够了。”他走上前，用手抓住大卫的胳膊，想带他远离那个女人。大卫喘着气，用另一只胳膊抽打特里，但警员纽博尔特（Newbolt）抓住了他的手臂，以免造成伤害，两人扭住他的双臂，把他强行推出房间，在走廊里将他抵到墙上。

“放开我，你们这些法西斯杂种！你们不能这样做！”

“好了，尼克，放开他。”特里和尼克放开他，但仍然站在近旁，以便阻止他返回房间。特里深吸了一口气，控制住脾气。“听着，先生。如果那个年轻女子死了，我们需要做笔录，而且必须在警察局进行。我的车停在外面。我们不如现在就去警察局把事情做完。”

两名警察铁塔般站立在年轻男子面前，显得他出奇地矮，大概只在一米六八到一米七二之间。有那么一刻，他像是要大打一场；但很快，他像一只被激怒的雄鸡，耸了耸肩，大摇大摆地出了门。

“好吧。反正这里没我什么事了。”

尼克陪他走出医院，送他上车，沿途都是护士、躺在担架车上的病人，还有等着看病的人。特里转身看到了跟着他们来到走廊的特蕾西。她看上去惊魂未定。

“他会投诉的，长官，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她说，“他明白自己的权利。”

“哦，当然。明白权利，但不懂责任，”特里边整理自己的夹克边说，“还没礼貌。天啊，你听到他对那个女人说的话了吗？”

特蕾西木然地点点头。“她听闻死讯的方式太……”

“没有什么好方式，”特里沮丧地说。“但那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方式。”他意识到救护车司机和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正注视着他，于是从汽车旁走开，想整理一下思绪。这地方就从没发生过好事吗？他感到怒火上涌——这是因为那个年轻男子的恶劣行为，还是和玛丽的死有关？他多么想为她报仇，但不是用这样的方法。如果他打算把工作做好，就得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他深吸一口气，抱歉地朝特蕾西笑了笑。“好了，恐慌过去了。听我说，特蕾，回去看看是否可以了解一下那个女人的情况，好吗？最起码，她需要同情。你去安慰她，这点你比我做得好。我要去对付那家伙。如果是谋杀，肯定是他干的。毕竟，她单独和他待在公寓里，不是吗？”

“只有她和他。”特蕾西点了点头。“好吧，长官，我去看看能做些什么。”

“我很抱歉，沃尔特斯太太，”凯瑟琳一缓过来，年轻医生便说，“我想……既然他是她的男友……”

“我想见我女儿，”凯瑟琳的视线从他身上移开，看向简·米勒护士，绝望地说，“求你了，她在哪里？我需要知道。”

“好的，当然。”特蕾西·利瑟兰一路看着医生把她领出去，穿过走廊，来到那个放有医疗器械和床位被遮挡住的房间。他拉开屏风，走到床边，弯下腰，把她女儿脸部周围的床单轻轻抚平后掀开，好像这

样做至关重要似的。“请吧，沃尔特斯太太，你想待多久就待多久。米勒护士会确保你不受打扰。我很遗憾。”

“噢，天哪。”凯瑟琳俯下身，把脸贴上女儿的额头，仿佛想用自己的血液来温暖它。然后她退开一些，发现这张脸已经比活人的脸冰冷许多，也苍白得多。谢莉的皮肤很白，却完全不像床单，而像——牛肚。谢莉的音容笑貌在她脑中一闪而过，她不由得战栗起来。这是一副死躯，是一具流尽血液的肉体，根本不是她的女儿，再也不是了。她伸出手，把女儿毫无生命的手紧紧地握在自己手中，感觉到这只手软弱无力，永远也无法做出回应，她的皮肤也在慢慢变硬。

“哦，谢莉，谢莉……”她埋头哭泣，眼泪滴到那只永无知觉，只会渐渐腐烂的手上。“谢莉，你去哪儿了？”

谢谢你，头儿，特蕾西·利瑟兰一边在门口注视着里面的情形，一边想，我究竟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呢？

第6章 大卫·基德

正如特蕾西预料的那样，大卫·基德在车里显得闷闷不乐又心怀怨恨。“你们不是在逮捕我吧？我有我的权利！”

“那位女孩的母亲也有她的权利，”特里坚定地说着把车开出了停车场。“你对她的所作所为就是人身攻击。”

“住口！我根本没有碰她！”

“你死命摇她，把她晃成那样，还推倒在地。我可以直接以人身攻击罪逮捕你。更何况，你用那么残忍的方式告诉她，她的女儿死了。你在动什么念头，年轻人？”

“你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你以前从没有见过她。不管怎么说，是我的女朋友死了。你认为我有什么感受？”

“悲伤，是吗？”特里好奇地打量着后视镜里的他，想弄明白这个问题的答案会是什么。如果他被控诉逮捕了一个无辜的男孩，还是在他女朋友刚刚自杀后不久，他想象得出来，报纸上会发表怎样的文章——诸如《警方逮捕悲痛欲绝的男朋友》和《错失晋升机会的督察拿公众出气》之类。那他与韦尔·丘吉尔的积怨可就进一步加深了。从另一方面说，如果这是起谋杀案，那么，头号嫌疑犯正坐在他的后座上。

“我他妈的当然悲伤。你觉得呢？”

对特里来说，这更像是愤怒。那张脸出奇地年轻，皮肤也很光滑，他沮丧而轻蔑地回瞪了特里一眼。毫无疑问，如果他真爱这个女孩的话，这句“他妈的悲伤”是不是也该用几滴眼泪来表现，而不是彻底的愤怒？然而，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异的，这是他在18年的警察生涯中所学到的。他曾看到有人对车祸和火灾满不在乎，也曾遇到一些杀人犯，在得知他们的受害者已经死去时伤心落泪。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好像身处异国他乡办案似的。

“大卫，你说是她逼得女儿自杀。这种说法太可怕了。”

“是吗？可这是真的。要不然谢莉为什么要自杀呢？”

当他们沿着吉里加特前行时，特里看到一辆警用路虎车（Landrover）停在人行道上，穿着白色纸制工作服的法医们正朝里面走去。大卫·基德也看到了他们。

“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们是要进我的公寓吗？他们不能那么做！”

“一位年轻女士刚刚在你的公寓里死去，基德先生，我们需要查明原因。这可能是自杀，但也可能是严重的谋杀案。因此，我们有责任……”

“如果我想回家怎么办？我需要换件衬衫。”

“恐怕你只能等着了，年轻人。在他们完成调查前，你不能妨碍他们工作。所以你还是先到局里做个笔录吧。”

这位矮壮的年轻人脸上显出怒容，看起来特别幼稚，还有些许任性。特里继续默默往前开着车，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判断失误了。他在医院里的行为是企图转移人们对他的怀疑吗？还是说，这个男孩因为惊魂未定才表现糟糕的？或许，等大卫·基德平静下来以后，他会变得讨人喜欢一些，也更容易让人理解。

过了一会儿，大卫的声音从背后再次传来。“好吧，我去给你做该死的笔录，看看能有什么用。天哪！你听到那个女人说的话了吧。她认为我杀了她女儿，愚蠢的婊子。是她逼得她自杀，这都是她干的事。”

“沃尔特斯夫人？”看到两位女士终于离开病床，特蕾西迟疑地说，“我是一名警官。很抱歉在这样的時候打扰您，但如果您觉得方便的话，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具体情况。”

护士摇了摇头，但凯瑟琳·沃尔特斯神色放松地转身面对着她。“你指的是，关于那个恶魔是怎么杀死我女儿的？”

“哦，是的，关于他们的关系，而且……我们能坐在这儿吗？用不了多长时间。”

“他杀了她，这就是你们需要知道的。”凯瑟琳看着特蕾西，几乎

是在恳求她，仿佛她是救世主似的。

“请告诉我，你们会让他付出代价！你们会的，对吗？”

“沃尔特斯夫人，如果涉及到犯罪的话，当然会……”

令她惊讶的是，这位女士开始大笑起来。这不是正常的笑，而是近乎歇斯底里的怪诞而讽刺的笑。也许她已经歇斯底里了。“如果……”她说，“噢，那太好了，不是吗？如果涉及到犯罪的话！看看那里，你认为发生了什么事？难道还不明显吗？他谋杀了她！”

接着，她的泪水夺眶而出，简·米勒努力控制着场面。“现在问实在不合适。我很抱歉，警官，但是……”她向在附近徘徊的医生招手示意。

“是不合适，我理解。”特蕾西身子向后坐了坐，合上笔记本。“或许明天吧。”

“那样能让情况好转吗？”凯瑟琳的注意力仍然在特蕾西身上，没有理睬她朋友的帮助。“情况不可能有好转，对吗——永远不会？他从我们身边偷走了我们的女儿，现在又杀了她——这就是他干的好事！”她的手放在特蕾西膝盖上，紧紧抓住，弄得特蕾西膝盖生疼。“请你们一定要惩罚他——看在谢莉的份上，为了我们大家！他是个恶魔，那个男人——如果你们不惩罚他，他还会再犯！答应我！”

“沃尔特斯夫人，我想……”那位年轻的医生已经赶了过来，朝特蕾西使劲皱眉头。“她现在不在状态……”

“我要他受到惩罚！我要你们把他锁起来，然后扔掉钥匙！他杀了我女儿，我告诉你们！就在几天前，她还很好——高高兴兴回到家，准备离开他，这是她告诉我的！这就是他杀她的原因，难道你们不明白吗？他不会让她离开。她绝不会伤害自己的，她有那么多活着的理由！”

“我明白，沃尔特斯夫人。”特蕾西把手放在凯瑟琳手上，轻轻捏了捏，努力安抚她，也想借此从凯瑟琳紧握的手中解救自己的膝盖。这位女士如同遇溺之人，而特蕾西的膝盖就是一根漂浮的树枝，是她

的救命稻草。“我早些时候再找你谈话吧，等你冷静一点以后，我保证。她父亲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凯瑟琳痛苦地摇摇头。“没有。哦，天哪，还没有，没有。我必须告诉他，对吗？”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替你做这件事，沃尔特斯夫人，”特蕾西表情严肃地说，“你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下联系方式，以便我可以找到他……”

第7章 审问

到了警察局，尼克·纽博尔特（Nick Newbolt）把大卫·基德带进审问室，特里则拨通了特鲁德的手机。

“嗨，是我，见到孩子们了吗？”

“见到了，她们都很好，累得精疲力尽，纽比夫人的野餐也快要结束了。”这位年轻挪威保姆的话令人宽慰，像甘露一样沁透特里的心脾。至少，他的亲生女儿是安全的。

“埃丝特还好吗？”他脑海里浮现出了埃丝特满是泪水和冰淇淋的脸庞。

“她没事了，要跟她说两句吗？埃丝特，快过来，爸爸的电话。”

“嗨，爸爸！你抓到小偷了吗？纽比夫人说要比抓小偷的话，你最厉害了！”

“她这么说的吗？那要比做律师的话，她也是最厉害的——你把爸爸的话转告给她。我现在就抓到了一个偷，所以晚点才能回家，宝贝儿。要听特鲁德的话，好吗？”

“没问题，爸爸——嘿！杰西¹（Jess），还给我，那是我的三明治！”特里听到了一阵抢夺声，然后，杰西卡拿起了电话。

“爸爸！我们去河边散步了，看到一些鸭子，还有一只翠鸟！”

“竟然能看到翠鸟？你们太走运了。”

“它是蓝色的，飞得很快，但艾米丽知道它住在哪个洞里。艾米丽还懂鲸鱼和环境呢。她还去抗议了，她跟我讲的，爸爸，我可以去吗？”

看起来他的女儿们很喜欢萨拉那个十几岁的女儿。“杰西，那要等你长大了才行。你今天晚上全都讲给爸爸听，现在帮爸爸照顾好埃丝特。”他挂断电话，如释负重地微微笑了笑。看起来，没有了他的家庭生活还是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特里挺直身子，打开了审问室的门。

“我们开始吧，基德先生，你在这里做一个自愿陈述，就这样。”特里打开磁带录音机，又解释说，纽博尔特警员将作记录，稍后打印成一份陈述。“你需要律师在场吗？”

“我为什么要律师？我又没做错什么。”

“是吗？”

特里审视着他面前的这个年轻男子。他多大了呢——二十五岁？二十八岁？反正是比一般学生的年纪要大。他皮肤看起来很光滑，呈淡淡的蜂蜜般的褐色，但嘴角的扭动透露出些许自大，或者是冷酷。他还注意到了另一件东西。除了身上的血迹外，这个年轻男子所穿的T恤和牛仔裤都很普通，但他那条已经褪色的牛仔裤上却别着一条做工精细、价格不菲的皮带，他也没穿运动鞋，而是穿了双货真价实的尖头高跟牛仔靴。不穿高跟鞋的话，大卫还达不到平均身高；他是个真正的矮子，一个不顾一切想要冒充高个的侏儒。照特里多年的经验来看，这种过度弥补往往也会体现出一个人的性格。这种人对身高十分敏感。韦尔·丘吉尔，特里的顶头上司就是这样，对待女人总是咄咄逼人，尖酸刻薄，大概是因为女人们跟他说话，基本上不需要仰视的缘故吧。眼前这个年轻人可能也是如此。

“今天下午，你在医院殴打了自己女朋友的母亲。”

“我没有！”

“年轻人！别装了！我都看到了，你都把她推到地上去了，还想否认吗？”

大卫·基德夸张地叹了口气，就像这个话题无关紧要似的。“好吧，我可能是碰了她一下，怎么样？算个大事儿吗——我的女朋友刚刚死了！警察，我女朋友刚刚在浴缸里自杀了。我很难过，这不行吗？就算是我刚才真的乱发脾气，但你知道她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吗？你知道吗？”

“那好吧，大卫，为什么不说说，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一个被压抑了很久的中产阶级贱人，她就是个贱人，地狱来的母亲。如果谢莉自杀是受了什么驱使，那一定是她！她永远都不会让可怜的谢莉一个人静一静。谢莉跟我说过，什么中等教育证书 2（GCSEs）呀，什么要拿A-Level证书 3 呀，所有这些烂东西——写这个，读那个，没日没夜地学习，要不然你就只能去特易购超市（Tesco）摆货。可怜的孩子！她压根就不想去上大学，是她的父母逼的。他们现在满意了吧！我说完了！”

特里好奇地听着这一通谴责，试着把他讲的这些和谢莉母亲的形象结合在一起。他在医院匆匆见过那位穿着运动服的女士，她看起来很正常，但仅仅30秒后，大卫就已经把她推倒在地。那个女孩真是因为父母的压力而自杀的吗？就因为几次糟糕的论文成绩？不知怎么地，特里对此很怀疑。

“好吧，大卫，我们来澄清几点事实，好吗？谢莉是你的女朋友，对吧？那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三、四个月吧，应该有了。”

“她比你小很多，是吧？还是个学生。”

“那又怎样？我喜欢她，而且显然，她也喜欢我。”

喜欢，特里注意到，大卫说的是喜欢，而不是爱。“那她是过来和你一起住吗？”

“对。”

“她在大学里难道没有宿舍吗？我记得大学里，大部分学生都有宿舍。”

“是的，她有两个住的地方，不行吗？她在大学有宿舍，也可以跟我一起住。”

“哦，这样。但你不是学生吧，大卫？”

“当然不是。我一早就不读那破玩意了。我在社会这所大学里读书。”

特里暗自叹息，干他这一行的这种话听多了。社会大学里毕业的人可都不怎么安分守己。“那你是做什么的？”

“我有时会去国外当导游。假日活动旅行呀，游猎之类的。大部分是在肯尼亚，有时候在土耳其。我本来打算下个月带谢莉一起去的，可怜的孩子，她一直很期待。”

怪不得他的皮肤会晒成浅褐色，特里想，或许靴子和腰带也跟这个有关。特里开始想象，在夕阳的余晖下，一群有钱的美国人正在非洲荒野一个开阔的露营地里啜着暮后小饮，大卫·基德用狮子和蛇的故事取悦他们。狮子和蛇是他猎杀或拍摄的，或通过其它方式得到的，反正都是狩猎的战利品。如果他打算带谢莉一起去参加这样的旅行，她的自杀就更奇怪了。

“我明白了。那跟我说说今天都发生了什么，你这一天的所见所闻，慢慢讲，不着急。”

大卫说话的时候，特里紧紧盯着他，观察到他在整理思绪时，眼神飘忽不定，改变姿势前，双手紧扣膝盖。他额头上油光发亮的是汗吗？还是发油？

“嗯，我有段日子没有见谢莉了。她要忙着写论文、读书，一堆破事。老实说，我很想她。接着，我收到了她的留言，说要过来，所以我想做顿饭，哄她开心，老天哪，现在却搞成这样。”

特里还记得在公寓里听到的电话留言。说了些什么来着？好像是说“我一会儿过来，但你不要抱太大希望”——女孩讲这一类话的时候，可能表明不想发生关系。这和他的话吻合吗？他又继续问了下去。

“她什么时候到你公寓的？”

“大约……我不知道，两、三点吧。”

“她一个人吗？”

“一个人？当然是一个人。”

“那她当时心情怎么样？沮丧？还是开心？”

“说到点上了。”大卫停了一下，皱了皱眉。他想回忆些什么，或者说想要编出点什么来，特里揣摩着。“你永远都看不透她。一会儿很开心，一会儿又很难过。也就是为什么……我是说，如果我知道她要做那种傻事的话，我也就不会出去买东西了，你说呢？”

他回答得很巧妙。特里想起来比尔·兰金之前提到的这个不在场证明。如果大卫当时不在公寓，他就不可能杀她。

“我们一步一步来，这样，我才会理解得更清楚。你说她到了你公寓，你们谈话了，是吗？那你们都说了些什么呢？”

大卫叹了口气，“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她在抱怨她的功课。所以，我想让她平静下来，对吧？我告诉她如果她愿意可以随时辍学，过来和我一起住。和我一起去肯尼亚，让大学去死吧。”他探身靠在桌子上，用手指揉着眼睛，再抬起头来时，眼眶红红的噙满了泪水。“她原本应该这么做的，这也是她需要的，老天呀！我真该照顾好她。”

特里看着这一切，猜想着，这里面有多少真情实意呢。前一分钟他还郁郁寡欢，咄咄逼人，这会儿又泪如雨下。在他面前的是杀人犯，还是一个无辜的人？他也想到了特蕾西，不知道她在医院和谢莉的母亲进展如何。还要尽早通知女孩的父亲。特里可一点也不嫉妒特蕾西干的那份活儿。

“沃尔特斯博士的办公室吗？哦，上了那边的楼梯，沿着走廊，到了尽头左拐就是。”

特蕾西穿过多功能的一楼灰色走廊。走廊上贴有考试安排、论文截稿日期等临时性公告，还有些已经泛黄的海报，是关于去佛罗伦萨历史旅行的。除了这些，墙壁看起来很空。特蕾西觉得这里出奇地压抑，就像是一所吸干了所有生命的学校一样——没有颜色，没有学生作品展示。但是，大学教育本应在心智上下功夫，她暗自想，这又不是一所小学。

走廊的尽头是楼梯平台，窗户外面可以看到一棵柳树，还有湖的一条支流，上面有座木制的人行桥。窗户前面放着一张破旧不堪的咖

啡桌，还有几把古老的斯堪的纳维亚扶手椅，再往右就是一扇门，上面写着安德鲁·沃尔特斯（Andrew Walters）教授的名字，没有卡通图片，也没有授课表。特蕾西敲了敲门。

没人应答，但特蕾西听到里面有动静。她朝门下看了看，有微弱的灯光透出来。她又敲了下门。

“沃尔特斯教授？您在吗？”

“在，你是谁？”一个男人应了声，但奇怪的是，门还是紧闭着。

“约克市警方，教授。我需要马上跟您谈一下。”

“老天啊，好的，马上就来。”

他在里面忙什么呢？特蕾西想。千万不要跟我玩什么怪教授的把戏，现在可不是时候，情况太严重，也太痛苦了。她以前也做过类似的事情，都是这么棘手。来的路上她多次后悔自己一时冲动揽下这活儿。但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必须完成。特蕾西只希望这个男人不要像她妻子那样被打击得近乎崩溃。她本来想在车里直接打电话通知他，但是想想，这样的消息，如果可能，还是尽量当面传达。

门开了，站在门口的男人穿着衬衣、裤子和鞋子，但奇怪的是，鞋带却没有系。他长得挺高，也比较瘦，长着波浪般的褐色卷发，看起来像是忘记好好梳理一番了。他的脸上布满皱纹，有种颓废的俊秀，淡蓝色眼睛上面，因为刚刚受到打扰而眉头紧皱。

“怎么？有什么事？”

“是关于您女儿的，先生。我可以进去讲吗……”

“有这个必要吗？她又干什么了？吸毒？”

“这个……比吸毒还严重，先生，最好还是让我进去讲吧……”

这个男人极不情愿地退了一步，让她进了门。屋内很宽敞，布置得也比较舒适，出乎特蕾西的意料。从地板到房顶装饰典雅，两面墙上是一排排颜色亮丽的历史书籍，第三面墙边放着一张桌子，从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湖水、人行桥，还有一行行柳树和白桦，景色美得就像油画一样。屋里很暖和，亮蓝色波点地毯跟桌椅一样，崭新而现

代。有了资历，就可以享受这种特殊待遇，这个想法在特蕾西的脑海中一闪而过。但真正让她感到惊讶的是，在第四面墙略凹进去的地方，放着一个舒适的柠檬色沙发，还有一张扶手椅，中间是一张咖啡桌，上面放着纸张和一碗水果。那里竟然坐着一位年轻的黑皮肤女人，她的一双长腿舒适地搭在沙发垫子上。

那个女孩冷冷地回视过来，让特蕾西有点迟疑。特蕾西猜想，她大概30岁出头，应该跟自己年纪差不多，肤色很黑，脸上透着一种非洲贵族的气质，四肢修长，头发编得很整齐。她穿着一条短裙，披着一件淡蓝色男式衬衫，就目前特蕾西所见，好像没穿别的什么了。女孩的长腿上没有穿紧身裤袜，也没有穿鞋，脚趾涂着优雅的粉红色甲油。舒适的地毯上也看不到任何裤袜或鞋子的踪迹。特蕾西自己也曾这样的情形下被人打搅过，她猜袜子、鞋子，还有其他私密物品应该被迅速藏到沙发后面去了吧。女孩镇定地注视着她，眼中闪着点儿开心顽皮的神色，特蕾西不禁暗自叹了口气。

“这是，呃，卡罗尔·威廉姆斯（Carole Williams），我的同事，我们刚才在工作……”至少，这个男人还有点廉耻之心，特蕾西想，她把注意力又转回到他身上，“现在说吧，我女儿这次干了什么？”

“先生，您坐下听我说。”特蕾西示意了一下扶手椅，看到他坐稳后，才开始接着说，“恐怕，这是个……坏消息，很坏的消息。我刚刚从医院过来……”

1 杰西卡的昵称。

2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英国面向15至16岁学生的）普通中等教育证书。

3 英国 高中课程（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Advanced Level）简称A-Level课程，它是英国的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高级水平课程，是英国的全民课程体系，也是英国学生的大学入学考试课程，A-Level课程证书被几乎所有英语授课的大学作为招收新生的入学标准。

第8章 不在场证明

特里询问这个年轻男子的时间越长，就越不相信他在说真话。有些事实看起来确凿无疑，并且与他在公寓里找到的物证相吻合：谢莉在大卫的自动应答录音电话机上留了一条信息，她过来见他，他让她进来了，他们交谈过，他开始准备做饭，她脱掉衣服进了浴缸，他去附近的商店购买鲜花和橄榄油。他们中的一个人——不是谢莉自己就是大卫——割了谢莉的手腕，所以她在浴缸里因流血过多而死。

但是，这些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及其背后的意图却不太明了，大卫对于女友之死的真实情感也让人捉摸不透。有时候，他会落泪，然后生气，恼怒，甚至厌倦——特里真不明白，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感到厌倦呢？特里不断地探究整个事件中令他迷惑不解的那些部分。

“我们在你卧室里找到一个袋子，大卫，是个黑色的旅行袋。里面装的是女性衣服、书和杂志。那是她的袋子，还是你的？”

“哦，是呀，我忘了。”大卫隔着桌子怒目而视。“你们去那儿打听了，对吗，没有经过我的允许。你们像一伙窃贼。这难道不犯法吗？”

“我们在调查一起可疑的死亡事件，这是不违法的，年轻人。我们有责任查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告诉我关于这个袋子的情况。是不是她的？”

大卫转过身去，烦躁地盯着墙。“是，是，当然是她的。她经常用那个袋子。”

“那些物品是她带过去的，还是她收拾好要带走的？”

“什么？”他摇了摇头，好像这个问题毫不相干似的。

“你已经听到了。谢莉的袋子里装满了衣服和书。那么，她打算做什么？与你一起过夜呢，还是回她校园里的宿舍？”

“当然是留下来与我一起过夜。我们就是这么计划的。我打算给她

准备一顿晚餐，然后一起过夜。我们经常这样做。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次庆祝活动。”

“庆祝？你们庆祝什么？”

“没什么。”大卫皱了皱眉头，好像有点为难。“我已经几天没见到她了，仅此而已。我想她了。”

“好吧。所以，她拿着袋子进了卧室，然后，你们坐下来交谈，准备晚饭的时候还喝了一杯红酒。她是什么时候决定洗澡的呢？”

大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嗯，我说晚饭半个小时以后就好，她说……她需要放松一下，凉快凉快，因此，我做晚饭时，她去洗澡了。事情就是这样，真的。”他愤愤不平地瞪着特里。“明白吗？”

“所以，她就在客厅里脱掉了衣服。”

“什么？”

“你看，她的衣服扔在沙发旁的地板上。她脱衣服的时候，你到底在哪儿？”

“我应该是在厨房吧。我不记得了。”他的脸上露出一丝焦虑，还夹杂着些许不屑。

“这就是事情的整个过程吗？”

“整个？你什么意思？”大卫的目光碰到特里的，然后慢慢地晃开。

“你难道不想看她脱衣服？或者跟她做爱？”

“不想。我正在做饭。”

“我明白了。是她一个人进的浴室。她是在客厅就把衣服全脱了，而人们在城墙上能看得一清二楚？”

“什么？”大卫得意地笑了。“只有像你这样不正常的人才会那么想。你应该多出来走走，警察先生。”

“在你出去购物前，谢莉在浴缸里，对吗？”

“是的，我想是这样，对。”大卫蜷着右手，把关节按得劈啪响。

“你跟她说什么了吗？”

“说什么了？要说什么？”

“我不知道。也许你冲她喊叫了？”

“没有，当然没有。为什么要那样？”

“好吧，你有没有告诉她你要出去一会儿，留她一个人在家？”

“噢。”他皱了皱眉。“是的，确实这样说过。”

“你说什么了？”

“我不知道，类似……我要出去一会儿，谢莉，去下面的商店里。类似这样的话。”

“那她有回答吗？”

“我不记得了。我想她说了‘可以’之类的话。或许还说了‘时间不要太长’。你知道，如果我能早点回来……”他的声音突然哽咽起来，用手腕擦了擦眼睛，仿佛抹掉了一滴眼泪……

“她可能还活着？”特里不知道这情绪有多少是真实的，还是这一切都是装出来的。过去的几分钟里，大卫瞥了几眼那台磁带录音机，好像在确认自己的言语是不是全都被录了下来。此刻，他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

“是的，我兴许会早点打电话。那些医务人员，他们可能会救活她。”

“好吧。因此，你站在浴室门外，告诉她你要去购物。”

“是的。”

“你没有进浴室里？”

“没有。天哪，这是什么意思？”

特里温和地笑了笑。大卫的谎言马上就会被戳穿，他感到肾上腺素涌上喉咙。

“当时菜刀在什么地方，大卫？”

“我相信你的妻子已经回家了，先生。”特蕾西轻声说。

“但是……谢莉怎么办？谢莉的尸体……我想见她。”

“她在医院里，先生。你妻子已经去过那儿了。”

“是……是的，当然。噢，天哪，我太难过了，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依我看，安德鲁，你应该给凯瑟琳打个电话。她现在需要你。比任何人都需要你。”那位年轻的黑人女士卡罗尔，从沙发上倾身向前，握住他的手说。安德鲁·沃尔特斯热切地紧握住她的手，凝视着她的眼睛寻求安慰，然后把她的一只手按在自己脸上。这真荒唐，特蕾西想。当然，这个女孩没说错，但是，此时此刻，他需要接受或寻求的这种建议，竟然是他的情妇提出来的……他那可怜的妻子对这一切知道多少呢？好像她的烦心事还不够多似的。

“是。你说得对。”他抬头看着特蕾西。“她什么时候离开的？你觉得她现在到家了吗？”

“我不知道你们住在哪里，先生。”

“在通往韦瑟比（Wetherby）的路上。哦，当然，她有手机。我先给她打个电话吧。”他费劲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机，打开并拨通了号码。他坐在那里，心烦意乱，目无焦点地呆视着落地窗外的湖面、树木，还有一群兴高采烈喂鸭子的学生。特蕾西与卡罗尔四目相对。她心中的那个问题——他妻子知道你在这儿吗——一定是写在脸上了，因为这位年轻女子轻轻摇了摇头，然后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她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她的情人开始讲话了。

“凯丝吗？我这儿有一个女警官。我刚听说……那这是真的了，你看到她了……哦，天呀……不，当然，她不会……他在那儿做什么？她说他们分手了，是吗，上周末？……我知道，我知道……你认为他

不会……天呀！凯丝，你告诉警察了吗？他们怎么说的？……听我说，我这里有一个警察，我会问的。”

他转身面向特蕾西。“她认为她是被谋杀的。被她的男朋友大卫谋杀。”

“是的，先生，我知道，她告诉我了。我们现在不要抱任何成见。”

“但是——她说他是唯一和她在一起的人！”

“是的，先生，看起来是这样。当然，我们会调查所有可能性。”

“天哪！”安德鲁·沃尔特斯茫然地转身对着手机。“他们说正在调查。是的，我知道……你现在在哪儿？……简和你在一起？……是的，我会去那儿。但是，凯丝，我想先见见她。我必须见她。然后我会直接回家……不，我在工作。只有我和那位女警官。凯丝，我会尽早回家。”

他放下电话，把脸埋在手心。半分钟后，他抬起头，脸色因为震惊而发白。“我必须去医院见我女儿，我去开车。”

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特蕾西把一只手放到他的胳膊上。“我开车送你吧，先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还处于震惊中。”

“什么？没有，我很好。不管怎么样，我必须回家。”

卡罗尔·威廉姆斯迅速站了起来，挡住他出门的路。“她说得对，安德鲁，确实，你现在的状态不佳。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开车送你，但你跟这位女警官去可能更明智些。现在不能再在凯瑟琳的伤口上撒盐了，是不是，亲爱的？”

安德鲁·沃尔特斯注视着她，就如同一位饥渴的人看到海市蜃楼似的。他轻轻地摇了摇头，好像不太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不……我的意思是，是的，可以，你说得对，当然你是对的。”她用胳膊抱住他，他也紧紧地搂着她。

“我会跟你联系的。”

在他们告别时，特蕾西走了出去。

“菜刀？你到底在说什么，菜刀？”

“这把菜刀。”特里从衣服口袋里取出装在证据袋里的菜刀，放在桌子上。“今天下午，我在你浴室的地板上发现了它。你认得吗？”他密切注视着大卫的反应。

“刀……我不知道，我可能认得，或许吧。”

“这是你厨房里的菜刀，对吗？是你用来切菜的那把刀吗？”

“可能是，是的。看起来是的。”

“这也很可能是用来割谢莉手腕的那把刀，因为它是在浴缸旁边的地板上被发现的。你觉得呢，大卫？”

“嗯，如果是在浴缸旁边找到的，那就很有可能。”

“但是，早些时候，你还在厨房里用它。”

“那又怎样？”

“这就是为什么我问你，你出门前与谢莉谈话时，菜刀在什么地方，大卫，你明白吗？我们需要知道，它是如何从厨房到的浴室？”

“嗯，我不知道，对吧？我怎么会知道？”

“你跟她讲话时刀不在手上吗？”

“没有。没有。刀当然是在厨房里。”

“那么，你没有把它带进浴室？没有无意中把刀留在那儿？”

“没有，当然没有。我没有去浴室。我告诉过你。”

他们四目相对，特里等待着，心里断定，这个时刻，如果一个人是无辜的话，他可能会反驳，并说出自己的想法。大卫与他的目光相遇，但什么也没说。

“好的，大卫，情况已经很清楚。后来你出去了，去了附近的小店，买了鲜花和橄榄油。你跟那儿的什么人说过话吗？”

“是的，那位印度哥们儿，他是那家店的老板。”

“他以前见过你，是吗？他认识你吗？”

“是的，肯定认识。我经常去那儿。”

“你跟他聊了什么吗，一些他会有印象的事？”

“哦，我们聊足球了。他对足球很热衷。你知道，昨天利兹队击败了阿森纳队（Arsenal）。他有埃兰路球场（Elland Road）的季票。”

“你们还聊了其它什么吗？”

“是的，嗯，我想他还问了那些鲜花。问我为什么买花。该死……”他又用手腕擦了擦眼睛。“我很抱歉，老兄，我……我，我告诉他鲜花是用来庆祝的。庆祝谢莉回到我身边。不是为了该死的葬礼，天哪。”

“那么，他会记得这些吗？”

“是的，是的，他喜欢谢莉，对她特别有感觉。说我很幸运，希望自己也找到一个像她这样的姑娘。不过现在他不会再这么想了。”

“这次谈话持续了多长时间？”

“我不知道。我又没戴该死的秒表，对吗？就几分钟吧。”

“回来的路上你还碰到过别人吗？”

“没有。我直接回来了。”

“那么，你离开了多长时间，你愿意说说吗？我知道这很难，年轻人。我只想知道一个大概的时间。”

“十分钟。或许一刻钟。”

“你回到公寓后，接着做什么了？跟我一步一步地讲，我想了解整个过程。”

大卫深吸了一口气，好像在为将要面对的事情鼓足勇气。“我锁上门，走了进去，把橄榄油放进厨房。然后，把鲜花插在客厅桌上的花瓶里。然后——你知道，因为那些钟，公寓里的声音大得可怕……”

“什么钟？”

“大教堂的钟，你知道，他们在进行什么宗教仪式，所以敲钟，这很令人厌恶，你根本就无法思考。总之我喊了谢莉，说我回来了，但因为钟声，她估计没有听到，于是，我打开浴室的门，发现她……”

他停顿了一下，擦了擦眼睛，这一次，特里仍然不能确定，这到底是真实情感还是表演出来的？但是，他也必须表示同情，说不定这盘磁带稍后会在法庭上重放。

“基德先生，我知道这很难，但你能否准确地告诉我，你发现谢莉的时候，她看起来是什么样的？”

“嗯，她看起来像死了一样，不是吗？浑身是血。因此，我拨打了999。接着，当我跟电话里的女人讲话时，谢莉动了动，我知道她没有死，于是，我……”

“她动了动？”特里以前不知道这个情况，这让他有些震惊。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她还活着。我想……我想她看到了我。”

“接下来你做了什么？”

“嗯，我当然试着抢救她。就是这样……”他摇了摇头。“很难记起来了。”

“你当时肯定很震惊。”

“震惊？是的，当然我很震惊。”大卫的眼神看起来很茫然，似乎看不见房间里的任何东西，只看到脑海中的影像。他此时的表现看起来很真实，但特里还是拿不准。这也可能是一种强烈的幻想，第一次让他编的故事显现出来。这个男孩是他所声称的那样因为发现惊悚场面而震惊吗？还是这个惊悚场面根本就是他亲手造成的？

“你最初看见她时，她的头在水下吗？”

“我想是的……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她整个头歪向了一边，你知道，软软的。是的，我记起来了，一只眼睛在水下面，我走过去，扶起她的头，我确实这样做了，接着，我试图把她整个身子从浴缸里弄出来，但是做不到，因为太滑溜，也太重了。这太可怕了，我做不

到，因此.....我全身是血，现在还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那让人感到恶心.....”

“那么，你后来是怎么做的？”

“嗯，电话那头的女士告诉我要努力止血，于是，我去厨房的橱柜里拿来一个创可贴，但是没用，我贴不上，不管怎么说，创可贴也太小了，血流得到处都是，你知道，到处滑腻腻的，我感到很恶心.....接着，医务人员来接替了我。但是，他们也救不了她，对吗？因此，责备我也没用。他们接受过一整套培训，但是也救不了她。为时太晚了。”

他现在看起来动了真感情。但是，大多数人回忆起死人时，都不能处之泰然。甚至杀人犯也可能会为他们的受害者哭泣。特里曾经看到过那样的情境。

“好吧，基德先生，我再问一个问题。这把菜刀。当你进到浴室里时，你看到菜刀在地板上吗？”

“什么？我不知道，我记不起来了。我的意思是，如果菜刀在那儿，我想我一定会看见，但是，我当时在看谢莉，对吗，不是在看菜刀。”

“但是，你有没有把刀捡起来，或者是用任何方式触碰过刀？”

“把刀捡起来？没有，为什么我要那么做？”

“你可能想移开，把刀放到别的地方。”

“不。不，我想我没有那样做。我不记得任何与刀有关的事情。”

“你确定吗？”

“是的，我确定。我要那把菜刀干什么？天哪，我正在努力救谢莉，不是吗？不是要杀死她。”

“是的。”屋里突然安静下来。特里默默地看着这名年轻男子，磁带在录音机里静静地转动。他在撒谎，特里对此很有把握。但是没有证据，他的叙述看起来也言之有理。因此，如果他自己不承认有罪的话，特里和他的小组就不得不想办法去证明。他们必须仔细调查所有

的证据——搞清楚菜刀上留有谁的指纹，弄明白公寓里的衣服和其它物品上能推断出什么结论。很多结论需要依赖尸体解剖以及特蕾西从女孩父母那儿得到的信息。而且，还有大卫的不在场证明。那天下午，有人在当地的商店里看到他了吗？如果看到的话，他在那儿待了多长时间？他看起来是哀伤、焦虑、异常活跃——抑或是相当正常和平静？

但今晚，特里觉得应该到此为止了。

“好吧，大卫，我明白这一切都很艰难，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我现在打算提取你的指纹以便排除嫌疑。同时，纽博尔特警员会待在这儿，把你的陈述整理出来，你可以通读一遍，如果你同意他写的，就在上面签字，可以吗？如果你不同意某些内容的话，我们还可以改。我们会给你一份复制的磁带。就这些了。询问结束，现在是……”他看了一下手表。“10点37分。你在陈述上签完字后，我会给犯罪现场行动组打电话，看看他们有没有检查完你的公寓。如果查完了，你就可以回家，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来想办法。”

然后，我就可以见到我的孩子们了，他想。

第9章 郊区住宅

要是在其它时候，特蕾西会很享受在这惬意的晚上行驶在通往乡间的路上。安德鲁·沃尔特斯住在约克市西北一二十公里远的尼德河（Nidd）畔。特蕾西的克里欧汽车（Clio）嗡嗡地向前行驶着，听起来很是舒心，夕阳在前方徐徐坠入地平线。

尽管如此，特蕾西的注意力还是集中在沃尔特斯教授身上，此刻他整个人正陷在副驾驶座里。在医院看过女儿后，这个男人就像是要崩溃了一样。要是在平常，特蕾西可能会建议他的朋友过来给予他精神支持，但那个年轻的黑人女子卡罗尔·韦斯特勒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她的出现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对于这点，安德鲁·沃尔特斯也甚感忧虑。

“我……想你也猜到了吧，我太太还不知道卡罗尔。我是说，她知道我们一起工作，就这些，其它的都不知道。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希望你最好还是不要说……”

“当然，先生。这些都与我无关。而且，也没有说的必要。”

“太感谢了。毕竟，现在已经够糟的了。哎，老天哪！谢莉，我们让你失望了！”他用双手蒙住脸，特蕾西只能一边看路，一边把手边的纸巾盒递给他。他低声痛哭，时不时咳嗽几下，动静很大。但是，当特蕾西建议把车停在路边的停车带时，安德鲁朝她生气地挥手，示意她继续往前开，“不要停，继续往前开，好吗。我们越早到家越好。”

快到韦瑟比的时候，他们开上了长长的罗马路，前方日头西沉，金灿灿的橙色大圆球凌驾于雾蒙蒙的灰绿色田野和树木之上。在他们右侧下方，一条小河蜿蜒流过山谷，牛马在山谷里悠闲地吃着青草。一些地方，阳光照在水面上，犹如金黄色的液体在燃烧。

“慢点开，下个路口右转，就能看见一条细长的农家小路。”

他们开到一条崎岖不平、坑坑洼洼的路上，特蕾西看见斜坡下面

不到一公里远的地方有一座房屋，不远处是潺潺的河流。那是座传统的约克郡石砌农庄，旁边有马厩和外屋，羊儿马儿在小围场里吃着青草。特蕾西小心翼翼地说了句，“先生，你们住的地方太美了。”

“是呀，”安德鲁叹了口气说，“我们其实也是为了女儿们才搬到这里的。这样，她们就能有自己的小马，有个不错的乡村生活。她们以前也特别喜欢，看看现在成了什么样子。”

“女儿们？”特蕾西把车停在了靠近前门的砂石路上。“您还有另外一个女儿吗？”

“是呀，米兰达。谢莉的姐姐。她在美国，唉，我们也要赶紧通知她，不是吗？”

房屋里装修得很好，甚至堪称奢华。大厅墙壁上贴着厚实的昂贵壁纸，安装着嵌入式灯具，地上铺着现代木制地板。大厅另一头站着一位女士，正看着他们。特蕾西认出来，她就是医院里的护士简·米勒。

“哦，安德鲁，”她说，“我很难过，非常非常难过。”

她向前一步，给了安德鲁一个拥抱，在特蕾西看来，安德鲁相当尴尬地忍受了那个拥抱。她跟着他们走进农家厨房，那里十分宽敞，装有阿格炉（Aga），中间还放着一张木桌，窗外是花园，越过花园，可以看到小围场和远处的河流。凯瑟琳·沃尔特斯站在桌子旁边，还穿着那身蓝色运动服，正无意识地用手撕着纸巾。她红通通的脸上长有斑点，眼睛大而空洞，像是早已流干了泪水。

安德鲁·沃尔特斯走过去将她揽入怀中。这对痛失爱女的父母就这样站在厨房中间，拥抱了好一阵。只不过，这也算不上拥抱，特蕾西想，安德鲁抱着凯瑟琳，轻抚着她的后背，凯瑟琳也用胳膊抱住他，但抱得不是很紧，不是人们希望的那样紧紧相拥。接着，安德鲁后退了一步，他的妻子还站在那儿，脸色看起来很苍白，像是压根儿没动过一样。

安德鲁朝特蕾西挥了挥手。“这位女警察把我带回来的。她说我自己开车不太安全。她说的确实有道理。”

凯瑟琳点了下头，精神恍惚地朝阿格炉动了一下。“过来一趟很远吧，喝点茶吗？”

“不用了，没事，沃尔特斯夫人……”

“我来吧，凯丝。”简·米勒快速走到朋友身边。“你先坐下吧。”

凯瑟琳·沃尔特斯猛地坐在桌子旁边的椅子上，紧盯着对面的丈夫，苍白的脸上眼睛圆瞪，显得斩钉截铁。“是他杀了谢莉，安迪（Andy）¹。我说了他肯定会有的，果然他杀了她。”

“但他们说，她是在浴缸里被人发现的。”安德鲁痛苦地摇了摇头，“她的手腕被割破，她是流血过多而死的。”

“对，不过是在他的浴缸里，不是吗？安迪，谢莉不会割脉自杀的，你也知道。她连苍蝇都不会拍。”

“是，可是……”安德鲁用手拢了拢头发。“我们应该在她身边。如果难过，她应该来找我们的。”

“你本来打算去看她的，是吧？”凯瑟琳问他，语气令人惊讶的苦涩，“今天晚上？”

“是，不过是今天早些时候。”她的丈夫很快地瞟了一眼特蕾西，眼神中透着一丝不安。“我一下午都在图书馆忙工作。我本来要从办公室打电话给她，可是，接着……这位女警察就来了。我本来想问谢莉要不要与我一起在学校吃饭，她有时候会过来吃饭。”他的眼光在特蕾西身上停留片刻，确保他不会对他的话提出异议。然后，他又转向了自己的太太。“可是，万一你说的是真的呢？那就是谋杀了。”

“当然是谋杀！所以，警方现在正在调查，是不是，警官？不好意思，我还不知道您的名字。”

“侦缉警长利瑟兰。”特蕾西说着，从包里掏出笔记本。“是这样，如果你们能尽量把你们知道的，关于你们女儿和这个年轻男子的情况告诉我，可能会对案子有帮助。比如说，她认识他多久了？他们第一次相遇是在什么地方？诸如此类。当然，如果你们现在方便的话。”

“我不知道，”安德鲁说，“这一切太令人震惊了。你也知道——我太太……”

“安迪，我要讲给她听。对于谢莉来说，大卫一直是个危险人物。我告诉过你，我一看到他，就觉得他不是好东西，对吧？你还跟他握手，讨好他这个垃圾！”这是冲她丈夫说的，语气充满怨恨。

“他一开始看起来还可以，”安德鲁反驳说，“而且谢莉也喜欢他——所以，我才打算给他一次机会。她也该走点运了，她已经经历了那么多，唉，我可怜的孩子！”

“走运？老天爷呀！她压根就不该这样！”凯瑟琳的眼泪夺眶而出，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但当她摸索着找纸巾时，特蕾西觉得，她的泪水中充满了愤怒，也满是痛苦。这个女人不单单受到伤害，还含冤莫白。

凯瑟琳擤了下鼻子，盯着自己的丈夫，眼里充满了痛苦和愤怒。“现在她死了，就是因为你当初看走了眼！这也是谢莉的错，当然也是她的错。错就错在她太年轻，太天真，太愚蠢，所以看不清，可你……”

现在的讨论非但没有让案情更加明朗，反而让他们出离愤怒。特蕾西想起侦探培训课上教她的那位老督察说的：先查明真相，以后再谈感情的事。否则你会不知所措——在大雾中徘徊，没有地标为你指明方向。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她把铅笔在笔记本上顿了顿，问道，“谢莉是什么时候认识这个男子大卫的——他姓什么？——基德？”

“去年12月，”安德鲁·沃尔特斯回答道，“她大学第一学期末的时候，把他带回家来过圣诞。当然，我太太是对的。她当时就说这个男的不是好东西，我到后来才意识到。那时，我甚至还觉得他可能是谢莉的救星呢，老天哪！我是怎么了！”他慢慢摇了摇头，目光和妻子碰到了一起，赶紧转向别处。“毕竟我们都会犯错误，不是吗？”

“安迪，可不应该犯致命的错误！”

“求你了，凯丝，说这些于事无补。我们就把知道的情况告诉她，行吗？”安德鲁·沃尔特斯伸出一只手，去抓桌子对面太太的手。凯瑟琳迟疑了下，然后握紧安德鲁的手，痛苦地摇着头。

“我知道真相！他杀了她！你们还需要知道什么？”

“沃尔特斯夫人，我需要了解背景。”特蕾西坚持说，“如果您讲的是事实，那背景就更重要了。您的丈夫是对的，请帮助我理清整个事件。”

简·米勒用一只胳膊搂着朋友，特蕾西暗自想，现在问这些会不会太仓促，太早了点呢。但这些问题迟早都需要他们回答。住宅里的钟响了。凯瑟琳·沃尔特斯放开丈夫的手，抬头看了看，脸变得煞白，声音尖刻而决绝，“是，确实！你当然需要理清。只要了解真相后，不饶恕他就行。他做出这样的事，绝对不可饶恕。”

特蕾西打了个寒颤，就像有只蜘蛛在颈背上爬。看起来，她遇上了一宗仇杀案。“好吧，讲讲谢莉吧，可以吗？”

事情的经过在他们两人的讲述中逐渐清晰起来。谢莉，好像今年刚开始在约克大学学英语。她能在约克大学读书，在父母看来，不仅仅是谢莉，更是所有关心她的人的重大胜利。谢莉与她的姐姐米兰达不同，她天生不爱学习，在学校状况百出。她曾经一度因为抑郁要接受精神治疗。但是她的父母——父亲是研究中世纪历史的教授，母亲是一名药剂师，在哈罗盖特（Harrogate）事业有成——他们坚持要把谢莉送进私立学校，多交学费让她去学习她厌恶的那部《荒凉山庄》（Bleak House），如果谢莉愿意，他们还亲自辅导她学习——最终她考出两个A和一个B，勉强考上大学。她选择了约克大学，尽管离家很近，但她想和交往多年的男友格雷厄姆时刻保持联系。谈起这个格雷厄姆，她的父母亲流露出复杂的情绪，既有深深的遗憾，又有些心酸。

“他是个可爱的男孩，勤奋努力，为人友善，还有些幽默……”

“你们肯定非常希望自己的女儿能找到这样的男朋友……”

“而且，谢莉很爱他。”

“是，她确实爱他，这也是最悲剧的地方，一切悲剧的开端。”凯瑟琳用湿巾徒然地擦了擦眼睛。“好不容易，谢莉的生活走上了正轨。从某种程度上讲，他开始替我们照顾谢莉，帮她树立信心，帮助她成长，然后，突然就全没了……”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情？”特蕾西问道，尽管问的时候，她已经猜到了答案。

“嗯，后来他甩了她，不是吗？现在人们用的这个词真难听。男孩或女孩像垃圾一样，可以随便甩掉？不管怎么说，就在谢莉第一学年刚开始的时候，他把她甩了。说他夏天的时候遇到了别人，他和谢莉根本不适合。这对谢莉打击太大了，可怜的孩子。你知道她怎么跟我说的吗？她说脚下像是打开了一道陷阱，她再也不知道要怎么站起来。”凯瑟琳缓缓地摇着头。“她很信任那个男孩，我们都信任他。”

安德鲁接着说了下去。“确实，对她打击太大了。我以为她要彻底放弃了。她的生活沉入谷底，结果又反弹回来，她遇到这个大卫，把他带回家一起过圣诞节。”他叹了口气。“我太太是对的，我真应该当时就看清他。他根本不适合谢莉，一点都不适合。我是说，你应该也见过他吧？”

“对，今天下午匆忙见过。”特蕾西想起了医院走廊上的那个对峙场面。

“嗯，他肯定快30岁了，至少——比谢莉大很多。要是他有个正当的工作，有份事业的话，还可以，可他什么都没有。他说，他买卖非洲艺术品，老是提到什么探险假日，我不大信他说的那些。他总是讲各种各样的故事，真的……”

“就像他的从军经历一样。”凯瑟琳插了一句。

“对！就像他的从军经历。他讲了一大堆，老天哪，都是说他在阿富汗的经历。枪击塔利班——听起来很精彩，不是吗？谢莉什么都信。可我们就是搞不清楚他当时在哪个团，什么时候入伍，后来他无意中透露是在步兵团。凯丝打电话过去查证，人家怎么说的？”他看了看自己的太太，示意她接着往下讲。

“他五年前是被招了进去，可是没有通过培训课程。压根没去过阿富汗。至少没有跟着军队去过。”

“原来是这样。”特蕾西很快在本子上记下细节。“你跟他说过调查这件事吗？”

“我跟谢莉说过，她刚开始还不信我，大发脾气，说我在她背后暗中调查大卫。一周前她发现了另一件事，这才相信我说的话。”

“什么事？”

凯瑟琳深吸了口气，仿佛他们终于谈到了事情的关键点，她要好好整理一下思绪。“好吧，你要明白，这大半年，女儿在我们看来就像个陌生人，我是说，她时不时带着一包衣服回家洗，就是这类事，或者就是要钱。”

“大卫跟她一起回来吗？”

“很不幸，是的，他偶尔也会跟来。但这只会让事情更糟，因为他就会坐着说话——你也知道，他很能说，简直巧舌如簧——就算我直接问谢莉问题，他也会替她回答，就像谢莉是他的小丫鬟一样。那情形看起来糟透了，好像他偷了谢莉的声音一样。”

“谢莉好像一直都是那样，以前和格雷厄姆在一起也是。”安德鲁颇有见地地说。

“是呀，可格雷厄姆不会什么对话都想主宰，不会空洞地自吹自擂，说了跟没说一样，对吗？”凯瑟琳尖刻地回应说。“他还有辆可笑的跑车一直引以为豪。不管怎么说，他曾经夸下海口，要带谢莉去非洲旅行。他说他在肯尼亚当游猎导游——可能又是他撒的谎吧，我还没能核实。谢莉可是十分期待，她当然很期待，所以她上周回来时，我本想带她去打针，再买点合适的衣服。我安排了整整一下午时间帮她打理，以为终于有时间和她单独相处，认真谈谈话。但她一来，这一切就全泡汤了。”

“你是说肯尼亚之行取消了吗？”正在做笔记的特蕾西抬头问道。

“不，不止如此。”凯瑟琳·沃尔特斯满眼泪花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胜

利感。“整个事情都结束了——她的恋情，所有事情！她再也不想见大卫了！”

“她跟你说的？”

“是呀，这是她进门说的第一句话。她当时哭得一塌糊涂，可是也非常生气。这么多年来，我倒是第一次见她生这么大的气。这很不容易，我既对她感到失望，但又很开心，甚至说欣喜若狂。我心想，我的女儿终于回来了。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不是吗？”

安德鲁·沃尔特斯点了点头，“是呀，很明显，那天晚上，她和大卫的恋情是彻底结束了。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发生的事情……”他绝望地摇了摇头。“……会看起来这么奇怪，完全说不通，真是说不通。”

“先生，还记得是在哪天吗？”

“应该是5月16号，星期二。”

“那为什么这段恋情结束了呢？谢莉又为什么这么生气呢？”

凯瑟琳·沃尔特斯满脸泪水地微微一笑。“哦，很简单，真的。都是老一套。谢莉那天早上去他的公寓找他——你知道，她也有钥匙——发现他和另外一个女孩在床上。真是祸不单行。好像这不够倒霉似的，那个女孩并不像谢莉想的那样，是随便玩玩的。唉，天可怜见！那个女孩竟然还为他生了孩子！”

“还有另外一个女孩？”特里说，“你是这个意思吗？”

他把车停在房子外面的街上。当时大概是晚上11点了，他看了看楼上，女儿卧室的灯已经关了。前屋还亮着灯，应该是特鲁德在看着电视等他吧。特蕾西似乎还在乡村的某个地方，把车停在路边，抬头看着天上的星星，一边打电话给特里报告情况。

“对，长官。还有一个有孩子的女孩。大卫是孩子的父亲。”

特里默默地摇了摇头，心里充满厌恶。那么，大卫·基德不仅拆散了别人的家庭，看起来，他还抛弃了自己的家庭。他下午审问时对这个傲慢年轻人的反感此时变成了蔑视。

“他们给出那个女孩的名字了吗？基德孩子的母亲？”

“沃尔特斯夫人说，她叫林赛（Lindsay）。她不知道她姓什么，也不知道她住哪儿。”

“好吧，这个花花公子应该可以告诉我们。要是他记得自己还有个家的话。”

特里凝视着自己的房子。客厅窗帘后面是有个小身影在动吗？女孩们一定不会还醒着吧？他叹了口气。“但我猜想，公平点讲，这也许就是谢莉·沃尔特斯自杀的原因，对吗？被这么被一个好色之徒给甩了，肯定万分绝望。”

“长官，她的父母都不信她是自杀的。他们坚持认为，这个女孩根本不会自杀。他们确信是她的男朋友杀了她。不过呢，也有个问题，这个女孩有些精神问题，她在接受治疗——他们说是叫什么来着？双重极端性格障碍（Bi-polar disorder）。”

“这下好了，”特里叹道，“所以，他发现谢莉是个疯子，就把她甩了。这会迫使任何人去自杀的。”

“很有可能，长官。但她的父母不相信。”

“当然，他们肯定不会相信，对吗？”

他们俩沉吟片刻。特里又抬头看了看窗户，女儿们正在里面安然入睡，要是哪个女儿落得谢莉·沃尔特斯那样的下场，他自己又会怎么想呢。他想都不敢想，生气，愤怒，就像谢莉父母那样——可能还要加上些罪恶感，因为没能保护好脆弱的女儿。“那么，这次会面很难应付，特蕾西？”

“相当可怕，长官。我真不知道谁能应付这样的死亡事件，恐怕我……给他们做了点承诺，长官。”

“承诺？”特里的脑子里立刻敲响了警钟。“你什么意思？”

“承诺说我们会认真考虑他们的怀疑，长官。我说，如果这真的是场谋杀的话，那么……我们一定会把那个王八蛋关一辈子。”

“那当然。”特里松了口气，说不定他自己也会这样说。“可是，特

蕾西，你要记住，你不是社工，我们只注重事实。验尸报告可能会帮上忙。明天上午太平间见。”

他挂上电话的时候，才后悔自己不该那么说。但是确实，如果过分注重感情，可能根本无法处理今天下午看到的情形，或者明天都无法一起去太平间。你必须把自己的感情控制好。

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感情。特里把车停在车道上，然后轻轻打开房门。他想，这是我的家，我的窝，我的安全港。但这有多安全呢？要是杰西卡或者埃丝特长大以后，死在大卫·基德那种混蛋的浴缸里，我会怎么做呢？我一定会把他捆在最近的路灯上，我肯定会这么做。不管是他亲手杀害，还是逼她自杀，都是他的错，反正我是这么想的。我要报仇——也许她的父母现在就是这种心情吧。

他在门厅里站了一会儿，思考着，用专业的眼光把可怕的画面在脑袋里过了一遍之后存在潜意识里，然后深吸了一口气，打开客厅的门。

蜷缩在沙发一端看电视的女人朝他笑了笑，这位年轻金发女子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她先把一根手指放在唇前，又指了指埃斯特乱糟糟的头发，这个八岁女孩正趴在她膝盖上酣然入睡。

“哦，天哪。”特里坐到扶手椅上，特鲁德按下遥控器的静音。“今天晚上有什么麻烦吗？”他轻轻地问。

“有点，都是我的错。我给她讲了巨魔的故事，结果她在衣柜里看到了。”

“我在的话就好了。”

“为什么？你能抓巨魔吗？”特鲁德温柔地抚摸着小女孩的头发。“她太累了，她们今天在聚会上玩得很开心。”

“爸爸？”埃丝特动了动，坐了起来，“太好了，你回来了。”她离开沙发，踉跄地走到特里面前，左手还拖着一只破旧的豹子玩偶。“你抓到小偷了吗？”

“小宝贝，抓到了，都关起来了。”他把柔嫩又惹人怜爱的小女孩

放到膝盖上，想起医院里惊悚的一幕，还有一小时前刚放走的那个傲慢的年轻混蛋，他应该已经回到他那遍地血腥的公寓里了，“你怎么还没睡呀？”

“有个巨魔，就在我的衣柜里。”

“宝贝，那只不过是个梦，巨魔已经走了，来，我抱你上去。”

“好的。”小女孩的身体很温暖，困倦的脸上一副天真无邪的表情。他把埃丝特抱了起来，女孩把头安心地靠在爸爸的肩膀上，一只手抚摸着他的后脑勺，仿佛在安慰爸爸，而不是爸爸在安慰女儿。特鲁德冲着他们轻轻挥了挥手，特里也低头微笑着回应了一下。

“向木头山进军！”他用祖母给他讲述的那些古怪短语说道，“目标，床头堡，睡觉去喽。”

¹ 安德鲁的昵称。

第10章 仓鼠

三个月后的案件研讨会差点被一只仓鼠给搞砸了。

特里原以为一切事情都进行得顺顺当当。前一天晚上，他已经认真通读了所有的证据，然后把它们整齐地放进一个公事包里并上了锁，包就放在前门内侧。他的车上个星期有两次打不着引擎，花了一大笔钱确保性能良好后，刚刚从修理站取回来。特鲁德把杰西卡和埃丝特叫醒，穿好衣服，准备按时上学。此时，她们的头发已经梳好了，作业放在书包里，午餐盒装好了，袜子穿好了，厨房里烤着华夫饼……

就在这时，埃丝特把她的仓鼠放了出来。

这只新买的仓鼠是他们上周精心挑选用来替代鲁弗斯（Rufus）的。深受喜爱的老仓鼠鲁弗斯突然死了，大家哭着把它埋在花园尽头的月桂树下，并举行了庄严的葬礼。鲁弗斯老了，动作缓慢，但值得信赖，而这只叫拉斯特斯（Rastus）的新仓鼠，却正好相反。埃丝特刚把笼子门打开，打算道声早安，他却“嗖”地一声跳上她的胳膊，然后从她的肩膀上跳下去，消失在沙发后面。于是，全家人乱成一团。

埃丝特深信，猫会要了仓鼠的命，或者它会困在沙发里面，或者跑进老鼠洞里，洞里垂涎三尺的大老鼠会把它撕成碎片。不管大家怎样劝，她都不愿意吃早饭，也不想上学，除非抓到拉斯特斯，把它安全装回笼子里。姐姐杰西卡也同样对搜寻行动感兴趣，但她又迫切希望早点到学校，因为她们班要在全校大会上表演一个与环境有关的节目，而她扮演的是台词很多的主角，一只海豚。但是，拉斯特斯压根儿就找不到。特里把沙发竖起来，突然看到仓鼠匆匆穿过特鲁德的双腿，跑进了厨房，消失在橱柜和洗碗机之间的空隙里。而特里心里特别清楚，时间正在飞速流逝，如同车流一样，此刻郊区的车辆正迅速涌入约克市，堵塞了通往事务所的道路，而他还要在内庭领着警察小组，把案子介绍给一位参与谋杀案审判的出庭律师。

特鲁德保证送姑娘们上学后就抓仓鼠，但已经哭成了泪人儿的埃

丝特坚决不同意。他们考虑让特鲁德留下来陪埃丝特，杰西卡自己走路去上学，但上学路上需要穿过一条主干道，而就在上个月，刚刚有个小孩在这条路上被货车撞死。因此，特里诚心诚意地向小女儿保证，如果她现在去上学，而杰西卡也能在全校大会上出演海豚的话，他会待在家里，不把拉斯特斯安全装回笼子，他绝不离开。他虽然是负责谋杀案调查的资深侦缉督察，但此时此刻，他更是她们的父亲。

孩子们离开家五分钟后，他就违背了自己的诺言。

他把所有的门窗锁上，这样，仓鼠就没办法逃走，接着匆匆留了一张便条给特鲁德，解释自己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抓起公事包，急急忙忙走向轿车。感谢上帝帮忙，车一次就启动了。于是，他小心翼翼地绕着住宅区开了很远，确保孩子们不会从学校看到他，然后才开到赫尔路（Hull Road），正好陷入了他本来计划避开的交通堵塞。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他和孩子们是多么地依赖特鲁德。自从玛丽去世后，特鲁德像妻子，又不完全像妻子一样让他的家庭重新回到正轨，并且稳定下来。他可以信任她，和她共同解决诸如仓鼠事件之类的危机，就像以前和玛丽一起时做的那样。今天晚上把孩子们安顿到床上睡觉，上帝保佑把拉斯特斯也装回笼子后，他们很可能会一起喝杯威士忌，大笑着讨论这件事情。但是，特里的笑声会有所收敛，任何一个四十岁鳏夫与一个二十三岁年轻保姆之间都需要有所保留。他知道，总有一天，她会和男朋友奥德（Odd）一起回挪威。那时，他该怎么应付呢？特里对未来的局面感到恐惧。

另外一件让他恐惧的事情是，他的上司韦尔·丘吉尔今天上午也会来律师事务所。实际上，丘吉尔根本不需要参加这次研讨会，但他坚持要来。特里为了找停车位搞得心烦意乱，最后心急火燎赶到律师事务所时，正如他担心的那样，丘吉尔正与小组的其他人一起站在外面的人行道上，夸张地看手表。

“下午好，特伦斯 1（Terrence）。”侦缉总督察说道，他故意用了全名，特里最不喜欢别人这样叫他。“很高兴你设法赶过来见我们了。”他瞥了其他两人一眼，希望说的笑话能得到他们的欣赏，他也

如愿以偿。侦缉警长迈克·卡特（Mike Carter）尴尬地笑了笑，根本是串通一气，特里对此非常厌恶，不过，侦缉警长特蕾西·利瑟兰面无表情地听着上司的俏皮话，仿佛不知挖苦为何物。韦尔·丘吉尔费尽心机也没有赢得一年前开始分管的小组成员的忠心；但是，在特里看来，越不成功，丘吉尔就越是努力。而他努力的重点就是贬低特里，因为过去特里和即将在此会面的出庭律师萨拉·纽比曾经极力贬低过丘吉尔。

特里含糊解释了交通堵塞的原因，然后跟着比他年轻的上司进了事务所，一位书记员把他们领进了二楼会议室。在那里，他们见到了皇家检察署（CPS）的事务律师马克·拉斯（Mark Wrass）。他是个乐观健硕的瘦高个子，手脚很大，如果协调性好的话，可能很适合做农夫或橄榄球运动员。但事实上，特里几次看到他一片好心，却笨手笨脚地打翻水杯，弄得一桌子水，或是把文件拂到地板上。特里谨慎地坐到了桌子的另一端。

正在这时，门开了，萨拉·纽比走了进来。她看起来和花园聚会上那位无拘无束的女主人截然不同。她是一位三十五六岁的苗条女人，齐肩黑发，一双淡褐色眼睛，穿着黑色衫裤套装，白色绣花衬衫衣领里面的脖子上戴着一根细金链。男士们礼貌地站起身来，她绕着桌子，依次跟各位握手。对特里来说，她的微笑让人感到温暖，手握得坚定有力；对丘吉尔来说，握手仅仅出于教养，是一种对相互之间长期敌意的短暂确认。这样的相遇是有历史原因的。现在离韦尔·丘吉尔以谋杀罪逮捕这个女人的儿子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但针对那次指控，她在法庭上成功地为儿子进行了辩护。萨拉·纽比猛烈抨击证人席中的韦尔·丘吉尔，控告他胁迫、恐吓证人和不称职，但是，丘吉尔与她争锋相对，在陪审团拿着裁决书之前，萨拉·纽比曾一度相信，她已经输了这个案子，这个男人会让她的儿子判处终身监禁。不管今天她多么和颜悦色，多么笑容可掬，房间里没有人会怀疑，过去发生的事情对她造成的伤痛仍然一触即发。

特里想，对丘吉尔来说，肯定也是如此。因为最终萨拉·纽比击败了他，他当众受到羞辱，而这个案子，是他加入约克警队后的第一个大案；特里揭露证据，证明丘吉尔抓错了人，这更进一步羞辱了他。

对丘吉尔这样雄心勃勃的年轻警官来说，他顶多打算在目前的职位待上三四年时间，然后爬到更高的位置，萨拉儿子的无罪判决让他遭受了重大挫折，成为他简历上的一个污点；对萨拉来说，这件事则如同对准了她家人和事业心脏的匕首。

因此，特里用超出一般的好奇心注视着萨拉，看着她在桌子上首坐下，与她最嫌恶的男人保持着几米的距离。

“先生们，利瑟兰警长，”她朝特里右侧的特蕾西点了点头，开始沉着地说起话来，“我已经阅读了拉斯先生给我的卷宗，像往常一样，在我们决定是否继续接下来的工作之前，需要解决几个问题，这也是我们大家来此的原因。我今天下午要出庭，因此，我建议大家现在就直奔主题吧。”

¹ 特里的全名。特里是特伦斯的昵称。

第11章 律师意见

当助理把这个案子推荐给萨拉·纽比时，她苦苦思忖了良久才决定接手。过去这一年，她大部分时间都在给小案件做辩护律师，初级刑事出庭律师赖以糊口的——盗窃、抢劫、吸毒——通常都是一些轻微犯罪案件。她曾经希望自己成功辩护，为儿子西蒙洗刷谋杀罪名后取得的知名度能提升自己作为委托事务律师的形象，可惜事与愿违。有少数几个事务律师，比如说她的朋友露西·帕森斯，会把接到的棘手案子转给她，但其他很多律师都是避而远之。所以，绝大多数时候，她还是像从前一样，四处摸索，深陷在轻微案件的泥潭里，连皇家大律师（Queen's Counsel）丝袍的影子都看不到。虽然她进入律师界有些晚，但还是渴望获得皇家大律师的名望。

因此，皇家检察署让她接手这件谋杀案审判，确实是对她的赞赏，也能让她的职业生涯更上一个台阶。毕竟，皇家检察署有自己的出庭律师——他们付薪资雇佣了一批初级律师，每天负责处理法庭上日积月累的各种案件。萨拉在法庭上总会见到这些人，他们总是抱着前一天晚上才收到的一叠叠文件。也正是由于被迫接受这些案件，他们无法进行充分的准备，所以萨拉常常打赢他们。不管是他们中的哪个，势必会不惜一切去争取这样的案子来打。但由于他们缺少控诉重大案件的经验，所以都无法胜任，皇家检察署才会去法庭外寻找一个萨拉这样的自由出庭律师。

而萨拉呢，在通往成功的滑梯上刚刚爬了两级，即使这次她可能要负责起诉，而不是常做的辩护，也同样渴望接手这个案子。

“在我看来，”此时，她说，“我们的第一个难题是法医证据。这个可怜的女孩死因不明。你们的病理医生说，这是‘由大出血或溺水，或者两者兼有而导致的心力衰竭’，这可真算不上什么清晰明确的说辞，对吗？”

他们花了半个小时把案子的细节过了一遍——病理医生的报告和法医证据表明，菜刀上有大卫·基德的三个指纹——却没有谢莉的指纹

——此外，还讨论了这段致命恋情的背景资料。特里解释得很清楚，当然，他的上司不时会插几句嘴。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对年轻的情侣，大卫·基德和谢莉·沃尔特斯，两个人的关系有点不正常——嗯，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出来。谢莉是刚上大学的大一新生，她的父母不喜欢大卫，觉得他是个骗子，追求比自己年轻得多的姑娘——你们应该也看了他们的陈述。很明显，这段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我们收集到了谢莉的大学朋友们的陈述，说她本来是要甩了他的，实际上，他们以为谢莉事发前一周就已经甩了他……”

“究竟原因何在？”丘吉尔忍不住在特里讲话的间隙插嘴问道。他以为我不知道吗？特里猜想。让特里厌烦的是，丘吉尔在埃丝特生病住院的这十天里已经插手监督案件的调查，这也是为什么他现在会出现在这里。

“因为谢莉看到他和另一个女孩在床上乱搞！”萨拉平静地回答。

“对，说得没错。”特里赞许地点了点头。至少，她的准备工作做得不错。“一个叫林赛的女孩，和他有个三岁的孩子——当然，大卫可不是什么慈父。偶尔和她上床，然后塞给她几英镑，息事宁人，这好像就是他的做事风格。总之，这个死去的女孩谢莉发现他和另一个女孩在床上乱搞的时候，按照她朋友桑迪（Sandy）的说法，这是最后一击，谢莉如梦初醒，彻底结束了这段恋情。”

“那她为什么要回他的公寓去呢？”萨拉若有所思地问，“辩护方肯定会这样问，她想再见他一次吗？”

“按照他的说法，是这样，按照她朋友桑迪的描述，却并非如此。她有一些衣服和书放在他的公寓里，所以她想拿走，仅此而已。但大卫现在却说，谢莉已经原谅了他。她到了公寓，他们聊了一会儿，然后发生了关系。这是他陈述内容里变化最大的一点。第一次审问时，他并没提到这个。”

“为什么当时没提呢？”

“他说，有点害羞。他要尊重谢莉的隐私。”特里不屑地耸了耸

肩。

“没有强奸的迹象吧？”

“病理医生说，没有。”

“好吧，推测起来，辩护方也肯定会深入挖掘这点的。对了，是谁在替他辩护？”

马克·拉斯用他那双硕大的手笨拙又焦急地翻阅着文件，“赛文德拉·波斯。”

“那就是了。”萨拉微笑着说，“赛文很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他肯定会说女孩找了个借口，想要再见自己的情人最后一面，希望他能原谅自己。虽然我知道应该是她原谅他，但也许年轻女孩的脑子里真会这么想呢，尤其是，从她妈妈和导师的陈述里，我们不难看出，她不仅天真，还缺乏自信。她甩了他，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卫让她心里觉得很内疚，她想要取得他的原谅，所以去找大卫，希望能被谅解。他也确实原谅她了，不是吗？他们发生了关系，然后她去浴缸里洗澡，等大卫一出门，她就懊悔不已，然后自杀了。他肯定会这么说的。相信我，我都可以看到赛文德拉在这样编故事了。”

这样编故事。特里想，这就是他对律师们不放心的地方。他喜欢萨拉，但萨拉却十分自恋，自以为聪明，所有律师都是这样。她不像特里，必须去看太平间床上那个女孩不复完好的尸体，或在医院里面对她那歇斯底里的母亲，不得不用力抱住她的胳膊，以防她把谢莉男友的眼睛挖出来，而那家伙则站在那里，厚颜无耻地控诉谢莉自杀是因为父母盼女成凤，无休止地给她施加压力。这些，萨拉都没有见过，也没有像他一样，在审问室里坐了几个小时，看着那个傲慢自大的年轻混蛋假装悲痛，说法一天一变，而特里只能小心翼翼地压制住自己的脾气。

不过她的职责就是在法庭上面对他，确切地说，要是她能被说服，接下这个案子的话。

“他可以那么说，但是谢莉的大学朋友可不这么认为，”他没好气地回答说。“对女孩来说，这段恋情已经结束了，他们是这么说的。

她只不过是回去拿自己的东西。”

“什么东西？”萨拉说，“一个包，几套内衣，几条牛仔裤，两本小说，一本杂志？这些东西，她不能再去买新的吗？”

“这些都是她的东西，学生一般都不太富裕。”

“就算是这样吧。我当然也会提到这点。可是我们不得不考虑，谢莉回男朋友的公寓时，可能已经确信她可以见到大卫。”

“她的朋友桑迪可以证实这点，”侦缉警长特蕾西·利瑟兰第一次开口讲话，“她几次提出要和谢莉一起去公寓拿东西，可是谢莉总是敷衍她。后来，她还是一个人去了。”

“那就是了，”萨拉往椅子后面靠了靠，微笑着说，“辩护方的第一个破发制胜点。还有，看起来，她一直在看精神病医生，这又是怎么回事？”

“双重极端性格障碍，”特蕾西谨慎地说，“听她母亲讲，她已经治疗几年了，要服用锂来保持情绪稳定。”

“有过自杀倾向吗？”

“照她母亲讲，没有，从来没有。”

“辩护方可不信这个，对吗？考虑到基德声称这是自杀，赛文德拉肯定会传唤那个精神病医生。对谢莉父母来说，这可就难看了。尤其是基德还说他们给她的压力太大，是说……”她匆匆翻阅面前的文件。“……看起来他确实这么说了。现在看来，这案子不怎么样容易打赢呀，是不是？”

特里觉得喉咙一阵轻微的抽搐，他每次生气的时候都有这种感觉。他们小组花了整整一个月串联起来的案情在他面前已经逐渐瓦解。

“怎么应对这些反驳，就是你的事了，”特里尖刻地说，“要是他们提出反驳的话。”

“当然，我会尽力而为的，”萨拉说，“如果我建议皇家检查署继续处理这个案子的话。今天，我的任务就是评定我们是否有获胜的可能性。我要指出的是，你们支持案情的证据不怎么充分，至少现在还不够充分。”

“好吧，”特里生气地说，“不错，她是有精神疾病，她是个大一学生，这些我承认。但是大多数学生不会去自杀。也许，她回公寓的目的确实是要见大卫，这我不清楚。但是，我问大卫她的包里装有什么东西时，他是怎么回答的。他说谢莉要回来和他住几天，所以带了这些东西过来。直到我们和她的朋友桑迪谈过话后，大卫才承认他撒谎了。你肯定可以用这个质疑他，是吧？”

“当然。”萨拉冷静地点了点头。

“就像他们对他们的甜蜜重聚也撒谎了一样。他一直坚持不改口，直到我们告诉他，他的邻居——一位牧师——听到吵架声，而且是激烈的争吵声，基德才承认他们吵架了。”

萨拉在本上记了下来。

“然后，我们在公寓看到做了一半的饭菜——平底锅里有切好的洋葱、土豆、胡萝卜，冰箱里有牛排。谢莉的衣服散落在客厅地板上，她应该就是在那儿脱掉衣服，然后进浴室的。”

“或者发生关系？”萨拉问。

“是的，或者发生关系，”特里赞同地说，“那也是他后来才承认的。”

“在那以后，你认为他杀了她？”

“对，我是这样认为的。”特里表情严肃地确认，“他们发生关系时双方是否自愿不太好说，没有强奸的迹象，或许是双方都愿意的吧。又或许，如你所说，谢莉当时对要不要和他分手还摇摆不定；或许是场友好的告别，我也不知道。但是他绝对不会放她走，他不是那种人。你没见过他，但是我见过。他是个疯子，一个控制狂！谢莉在浴室的时候，他走进去说了些吓唬她的话——我不知道具体说了什么。可能他手里还拿着菜刀——那刀可能把她吓个半死。不管怎样，她想

从浴缸里出来，然后两个人就开始打斗，他就把她的头按进水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她脖子和喉咙周围有瘀伤——然后，她慢慢溺水，差点就溺亡了，还记得吗——那位病理医生发现，她肺里有水，急救人员说她咳出了粉色的泡沫——溺水的典型症状。当然，从大卫的角度来看，这可不妙——他该怎么解释一个女孩淹死在自己的浴缸里呢？他想，他虽然杀死了谢莉，却还需要伪装谢莉的死因，让她看起来像是自杀。所以，他割了谢莉的手腕，看到血液流入浴缸，想着自己接下来要怎么办？也就是那会儿，他决定去商店。如果他离开公寓的时间足够长，就有了不在场证明，说她是自杀的，因为自己根本不在场。所以，他出去了，和认识他的商店老板聊了会儿，甚至还买了花，还记得吗——为回心转意的女朋友买了一束鲜花。他把这些都告诉了商店老板，然后，回来在楼梯上碰到了他的牧师邻居，他也告诉了牧师。接着，他想谢莉大概已经死了，就回到公寓，把刀放在她的手边，让她看起来像是割脉自杀，然后拨通了999。”

“只有急救人员发现谢莉还活着。”萨拉轻轻嘀咕道。

“说得正是！不仅发现她还活着，还发现这个年轻人听到她还有呼吸时，并没有感到欣慰，而是满脸的震惊。”

“他们说这些了吗？”

“说的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他们的陈述里有。”

“我明白了，”萨拉若有所思地端详着特里，“你希望我在陪审团面前这样讲？”

“对。”

然后，大家都不说话了。韦尔·丘吉尔开口了，他那艾塞克斯（Essex）口音听起来严厉且极具攻击性。“在你开始用你们律师的聪明办法提出质疑前，纽比夫人，还有些情况你也应该了解下。”他隔着桌子递过去两份薄薄的文件。“这些是大卫·基德的审判及缓刑报告，三年前，他在诺丁汉（Nottingham）因强奸并绑架一个十六岁的女学生被起诉，后来，这个女学生在证人席上突然改口，几乎导致整个审判失败，他们所能抓到的只是他私藏可卡因。他被判了六个月，

缓刑两年。但是，看看这些证人陈述以及缓刑报告，不难发现，他是个讨人厌的东西，这家伙。”

萨拉把指尖放在文件上，像是要推开一样。“我不能用这些。你知道我不能用，他以前的记录与此案无关。”

“我还是请你看一看，”丘吉尔坚持说，“你需要了解下这是个什么样的人，也就知道为什么我们那么急于把他关进监狱。这叫罪犯心理侧写，如果你懂的话。”

总是这么冷嘲热讽。萨拉迟疑了下，她的手还放在文件上。“好吧，要是我们决定接这个案子的话，我会看看，但这不能干扰我现在的决定。目前我们需要决定的是，你们为这个案子提供的证据给他定罪的可能性大不大，我们一起来仔细看看，怎么样？”

她思考了一阵，然后，继续用手指数着要点。

“首先，也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死因相互矛盾。心力衰竭可能是由割腕导致失血过多而引起，也可能是溺水引起，或者两者共同造成。这个结论不是很令人满意，尤其是辩护方可能会说她先割腕，在失去意识后慢慢溺水，这就和你们的说法有出入。不过对我们有利的是，我们对伤口的特征有怀疑——我认为这个女孩惯用右手，是吧？”

“她是惯用右手，”特里点了点头。“大卫也是。”

“好。那么，我可以利用这点，还有她脖子周围的瘀伤——要想解释清楚这些，他们可能要费点功夫。然后，就是菜刀上的指纹，这点也对我们有利。第三，我们清楚大卫供述中所有矛盾的地方。不管他在证人席上怎么说，我都能提出质疑。”

“他一直都在撒谎，”特里说，“一个谎话不断的牛皮大王。那个女孩的母亲第一次见到他时，就看穿了他。”

“看起来是这样，”萨拉赞同地说，“可惜的是，她的证词可派不上大用场。讨厌自己女儿男朋友的母亲多的是，不能说他们就都是谋杀犯。”

“谢莉朋友们的证词呢？”特蕾西问，“他们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烂人。”

“那些会有用处，尤其是这个叫桑迪的女孩的证词，”萨拉停顿了一下，思考着，“但这案子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可能性。谢莉·沃尔特斯死在了男朋友公寓的浴缸里。没有牵涉到其他人。所以，要么他杀了她，要么就如辩护方必定声称的那样，她是自杀。现在，遗憾的是，关于她男朋友以前人品方面的证据不能在法庭上使用——除非博斯先生那边出了什么失误，当然我预料他不会这样。但是，受害者过去的性格特点却与本案有关，这个女孩有过精神疾病，所以……”她看了一眼桌子旁边的事务律师。“我会试着把这点排除，但是不抱太大希望，这点大部分取决于精神病医生，看他怎么跟陪审团讲。当然，绝大多数女孩是不会割破自己手腕的，就算是跟男朋友分手也不会。尤其不会像这样，用平常不擅长的那只手拿刀，而不留任何指纹。自杀的人也不会在自己的脖子周围留下瘀伤。所以，虽然本案还远不能下定论……”

她环顾四周，嘴角露出一丝浅笑。特里顿感欣慰。“这么说你建议这个案子可以继续下去吗？”

“我觉得我们有超过五成的胜算，可以继续进行了。”

第二部分

审判

第12章 母亲们相遇

对萨拉来说，审判那天一大早就让人感觉糟糕。他的丈夫鲍勃，约克市一所小学的校长，在早饭时说有可能会卖掉他们的房子，搬到哈罗盖特去。

“什么？”萨拉边问边匆忙往烤面包上抹黄油，同时在冰箱里搜寻乳酪。“为什么，鲍勃？我们在这儿过得很快乐，不是吗？”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能得到这份校长的工作。”她丈夫耐心地解释着，他指的是他最近申请的一份工作。“是哈罗盖特南面的一所学校，比我现在的学校大得多。而且，你也会离利兹法庭更近些。很多律师都住在哈罗盖特。”

“你查看过那里的房价吗？”萨拉边问边给自己倒了些咖啡，而她17岁的女儿艾米丽拖着脚走了过去，开始用力把衣服拉出转筒式烘干机。“我们连一座小屋子也买不起。”

“哦，我不知道。我已经让人来对这个房子进行估价了，并且……”

“你做了什么？艾米丽，把那些东西从地板上捡起来。”

“只是一次免费的估价。如果我们要搬走的话，需要知道……”

“爸爸！你们在谈些什么？我们不会搬走，对不对？我所有的朋友们怎么办？”萨拉本来认为艾米丽虽然在走动，但仍然昏昏欲睡，没想到她突然爆发了，那种荷尔蒙在青少年体内引起的勃然大怒。“你不能不考虑我的感受就做这样的事情！我难道一点儿都不重要吗？我也住在这儿的，知道吗！喂！”

“只是一种可能性，艾儿¹（Em），仅此而已。”鲍勃耐心地回答。“什么都还没确定呢。我只是想……”

“好了，别想了，行了！我不想搬家。我在这儿很快乐，难道你不快乐吗？”

这场怒火持续了一段时间，像榴霰弹一样四散开来，然后他们必须离开了，鲍勃和萨拉要去上班，艾米丽要乘坐公交车去高级中学。鲍勃开着他的沃尔沃（Volvo）离开后，萨拉加大摩托车的油门想，在有重大审判的早上，我怕的不就是这些嘛。他没有跟我商量就让人来评估这所房子，到底在搞什么名堂？这是个重大的家庭决定，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他怎么想的——搬到哈罗盖特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善我们的婚姻？这更像是会破坏我们的婚姻……

她斜着身子把摩托车骑进一个弯道，看到前面有几百米的直路，猛地紧踩油门。这辆黑色的川崎（Kawasaki）500摩托车是他们争论的另一个焦点。鲍勃对它恨之入骨，萨拉却非常喜欢它。他认为，摩托车很危险，噪音也大，不适合一位中年妻子兼母亲使用；而她认为，摩托车是冒险和自由的象征。起初，她之所以被吸引，是因为它很实用，能够让她在交通大堵塞时迂回前行，到达拥堵的约克和利兹市中心。但这早就被纯粹的惊险刺激所取代。每天早晨，她两腿之间的发动机发出破坏环境的低沉吼叫声，当她把身子蜷伏在车把上时，强风呼啸而过。她骑行的速度，尽管绝对合法，但对她来说，却是极端恐怖的。在这片刻，她感到极其兴奋，她已经不再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和一位职业律师，而是一位来历不明的黑衣人，她可以忘乎所以，只把注意力集中在速度、道路和劲风上面。

至少大多数时候是这样的，但今天不是。她减慢速度，离开A64公路，驶入富尔福德路（Fulford Road），小心谨慎地缓慢驶过一长列静止不动的汽车，家庭争吵的记忆重新涌上心头。这种情况不是第一次发生了。自从去年西蒙受审以后，一切都不比从前。在她儿子年幼之时，鲍勃是那么好的一个人，但当这个年轻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却让他失望了。鲍勃不仅相信他有谋杀能力，甚至找到一个证人为警方提供佐证。只有萨拉支持西蒙，毕竟，他是她的儿子，而不是鲍勃的儿子，到现在，他们婚姻的裂痕仍未愈合。或许，永远也不会愈合，萨拉想，它是我们永远需要忍受的伤痕。

自从那次审判以后，他们的感情就疏远了。鲍勃更加专注于他的工作以及新的抱负，想成为一所更大的学校的校长，或许成为一名政府检查员，还有很多其它目标，好让事业更加圆满。毫无疑问，所有

的目标都值得赞扬，但这些目标都无法让萨拉充满热情。现在，他要卖掉房子，卖掉他们那杨柳依依，绿草青青，小溪潺潺的美丽家园，甚至没有先与她商量……

她想，这个男人肯定是疯了，他正在丧失理智，正在忍受男子更年期的痛苦。这不刚好可以解释鲍勃最近做的其它几件事情嘛。这样的事情已经司空见惯了，现在，她必须先搁置一下。

她把摩托车推进改建过的外屋，它位于托尔街（Tower Street）的事务所背面。接着，她停留片刻，本打算欣赏那儿的另一辆摩托车。那是一辆亮红色的1000cc丰田火风暴摩托车（Honda FireStorm），是她的同事，也就是今天审判的对手赛文德拉·博斯新近添置并引以为豪的摩托车。这辆摩托车的重量和功率都是萨拉那辆摩托车的两倍，赛文德拉曾打算骑车，带他的未婚妻贝琳达去湖区（Lake District）过周末。萨拉心里一边琢磨着怎么那辆车不在，一边跑上楼，走进她的房间，把她骑摩托车时穿的皮外套换成漂亮的黑色套装，戴上笔挺的白色领饰，披上长袍。她在办公桌的镜子里快速查看了一下自己的妆容，然后凝视着窗外马路对面，刑事法庭（Crown Court）旁边的诺曼城堡（Norman castle）与克利福德塔（Clifford's Tower）。

这时，一辆汽车从城堡前的街道经过。乘客座位上的那位女性引起了萨拉的注意——她衣着讲究，穿着漂亮的黑色套装，戴着黑色的帽子，表情专注而严肃，好像是要参加审判或是葬礼。当那辆车朝右拐向城堡的停车场时，萨拉收起化妆品，再次检查，确保公事包里装着所有文件，假发放在包里的漆包线锡盒里，然后下楼，准备穿过不远的马路，去刑事法庭。

走出汽车后，凯瑟琳·沃尔特斯感到她的双腿都在颤抖。就是这里了，是的，他们终于到了这里。在谢莉死去六个月后，他们终于要来讨回公道了。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等她的丈夫安德鲁在机器里购买停车票。她进去的时候，他会陪在她的身旁。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不再那么亲密了，但是，这件事，高于一切，仍然需要他们共同分担。无论是病痛还是健康，直到死亡……但这不是很多年前牧师所指的那种死亡和其它方面的含义。

安德鲁将停车票粘在挡风玻璃里面，锁上车门，握住了妻子的手。他们从来就不是感情外露的夫妻，但是现在.....她的手指，戴着漂亮的黑色手套，在这痛苦的时刻，与他的手指紧紧相握。她抬起头来，看到了他一脸的焦虑，嘴角周围因为这几个月漫长而可怕的折磨而加深了皱纹。那种伤痛和愤怒，好像会随时爆发出来，以至于现在和他一起生活都很困难。他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经常背叛她，让她感到羞辱。从他的眼神里，她看出他想安慰她，但其实他自己也迫切需要安慰。

“准备好了吧？”

“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她举起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把他的头发往后捋了捋，盖住有点脱发的太阳穴，努力想挤出一丝坦然的微笑，“快点儿，我们走吧。”

他们朝法庭走去，一路上吸引了不少好奇的目光。谢莉的死带给他们很大的压力，使他们的性格深受影响，外表也与以前大相径庭。在凯瑟琳身上，悲伤已经转化成愤怒——一种压制不住的愤怒之火，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她的女儿身上，发生在她的家庭——她态度极其冷漠，决心要让某个人付出代价。但是，因为警方和控方从她手上拿走了很多东西，她把复仇欲望转化成体力活动。她本来就是一个健康的女人，但自从她女儿死后，她一直保持健身活动，用过分严格的方法要求自己，拼命让身体超越以前难以越过的障碍，这样，在以后的恢复阶段，她能够心态平和，大量的内啡肽可以暂时熄灭她心中的怒火。

经过锻炼，她的身体现在就如同20岁出头时那样结实健美，是她真实年龄的一半。但是，她吸引人们注意的，不仅仅是她的体型，还有她的衣服。安德鲁穿着惯常的老式教授套装，一排钢笔从上衣口袋里伸出来，而凯瑟琳却很在意她今天的露面，穿得如同要参加谢莉的葬礼那样正式——黑色套装、黑色鞋子、黑色外套和黑色手套，甚至连帽子也是黑色的，戴在齐肩的金发上，头发朝后梳成一个整齐的马尾辫。

今天早晨，当她以这身装束出现时，安德鲁曾对此提出异议。“我们今天不是去演出，没有人会盯着我们看。”但凯瑟琳无视他的建议。“这是尊重的问题。你不理解没关系，我明白就行了。”

至少，他今天穿着干净的衬衫，戴着干净的领带，鉴于他衣橱的凄凉状况，这已经不错了。与他的妻子不同，安德鲁已经被悲伤和内疚逼到了绝望的境地。谢莉之死所带来的伤痛摧毁了他的注意力。他会在大学图书馆里，坐上整整几个小时，大脑一片空白，双手和双眼仍然在那些中世纪文件上面努力，却再也解释不出它们的重要性；他的研究，将就着，让卡罗尔继续进行，就是那个研究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比他和妻子待的时间还要长。他的萎靡状态激怒了凯瑟琳，她的怒不可遏吓得他更加自闭。她猜想他有一个情妇，但也无所谓了；他变得那么消瘦而憔悴，为了他好，她几乎乐意接受这种猜想。

但是，今天的磨难，至少，把他们带到了一起。

在称作约克之睛（the Eye of York）的环形草地附近，三位老师带领一队学生经过他们面前，他们停了下来，孤立无助而衣着正式的一对夫妻。凯瑟琳痛苦地叹了口气。

“什么事？”安德鲁关切地转向她，问道。

“没……没什么。”但是，她把他的手握得更紧了。“难道你没看到吗？那个女孩……”

“哪个女孩？你在说什么？”

孩子们经过的时候，凯瑟琳看到，这当然不是真的：前面的那个小女孩不是幽灵，不是谢莉回来看他们，当然不是。但是，她仍然觉得——她与谢莉出奇地相似。同样是她一样的金色长发、同样的微笑、同样快乐而不安分的步态，很像谢莉10岁时的样子。

“你难道没有看到吗？”当孩子们经过时，她问。“那边那个！”

“听我说，凯丝，不要再这样了。”他用骨瘦如柴的左手抓住她的肩膀。“这毫无意义。”

“但她确实看起来很像她，不是吗？你还记得吗？”

“我当然记得。天啊！”他注意到，在博物馆外面，孩子们的队列开始变得混乱起来。那个女孩用拳头打了另外一个孩子一下，然后藏到朋友身后大笑，她躲闪的时候，金发一甩一甩的。“但她已经走了，凯丝。她永远都回不来了。”

“是的，我知道。”凯瑟琳转过身去，面向刑事法庭宽阔的台阶和柱廊，上面是正义女神（statue of Justice）的石雕，手里托着长矛和天平。一位穿着黑色长袍的女性，提着一个大大的公事包，正从托尔街的拐角处走过来，在法庭门外的楼厅她停下来，跟几个穿着西服的男人和一名保安交谈着。一辆带有假窗的囚车开过来，在台阶前停了下来。

“你认为他会不会在那里面？”

“很有可能。”安德鲁看着保安打开后门的锁。“我们……在附近走一走吧。我们可不想在台阶上撞见他，对吗？”

“对。”

他们转身走向博物馆，等着囚车上的人下来。当他们走近那些孩子们时，凯瑟琳看到了那个女孩，又一次让她心烦意乱。她不是幽灵；与谢莉相比，她的鼻子太短，脸颊也比较宽。但是，如果谢莉确实回来了，她最想见到的就是这个年龄的她。

她把头靠在丈夫的肩膀上，开始回忆起来。

谢莉十岁，米兰达十二岁时，他们在约克郡住了多久——四年吧？他们在韦瑟比附近买了那所房子，房子带有马厩和围场，是为女孩们一直想要的小马驹准备的。她记得，在那个年龄段，女孩们是多么热情，多么精力充沛呀！如果她要带她们去参加表演，她们早上6点就会起床给小马刷毛，把它们拉到旧沃尔沃汽车后面的拖车里。等汽车回来时，里面总是乱七八糟地堆满了马裤、马鞍、皮靴和玫瑰花形奖章。谢莉的问题还只是初见端倪。学校、音乐课、音乐会、游泳

和聚会——天哪，她想，我们哪来那么多的精力？但是，我们是一家人，都忙于自己的事情，我在药房工作，安德鲁要讲课。但是，不管他与学生们之间有什么不愉快，这个家伙，总能陪在女孩们身旁，我也一样，那时，我们的生活都是围着她们转的，她们是一切的中心。

而现在呢？我们的生活仍然是围绕着谢莉转的，但她仅仅是消失在幕后的一个灵柩，火葬场花园里的一瓮骨灰。我们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那个 吗？

“我想他已经进去了，”安德鲁说，“囚车开走了。”

“你看到他了吗？”

“我不确定。他用手把脸挡住了。”

“那可帮不了他，他现在根本躲不了。”

“希望如此吧。”他捏了一下她的手，一起朝法庭的台阶走去，事务律师马克·拉斯正在那儿等着。凯瑟琳的内心极度空虚，即使对这次审判感到恐惧，这种绝望的空虚感依然很强烈；什么也不能把谢莉带回来了。但是，恐惧之中又含着一丝怒火，渴望正义的激情能让它熊熊燃烧。如果是在50年前，她想，大卫会因为对我们家小姑娘的所作所为而被处以绞刑。我希望自己生活在那个时代，那才是他应得的报应。

如果律师们尽职尽责的话，他们至少会把他关押一辈子。我要来这儿看着这件事情发生。

萨拉没见过沃尔特斯夫妇，但是，当她与特里·贝特森和马克·拉斯站在刑事法庭外面宽阔的石楼厅上时，她已经猜出他们是哪两位了，因为他们举止庄重，与众不同，敬畏地凝视着这个古老的石砌法庭典雅的柱廊，紧张地避开台阶下的囚车。

她想，毫无疑问，自从克里福德勋爵（Lord Clifford）在她左侧小丘之上的诺曼城堡里实施残酷的正义以来，在过去将近一千年里，很多类似的受害者家庭都曾经穿过这片环形草地，来要求补偿、惩罚

和报复。有些人对采用的血腥手段非常满意——被告被宣判有罪，大庭广众之下，在对面女子监狱的山墙上被绞死——有些人却很失望。但是，每次审判开始前，当恳求者走近法庭时，他们通常都严肃、紧张而焦虑，这与现在正在台阶上朝她走来的这对夫妇脸上所流露出来的表情非常相似。

“沃尔特斯先生及夫人，上午好。”马克·拉斯伸出双臂欢迎他们，脸上露出欢迎又同情的神色。他像一个酒吧店主，又像一个殡葬承办人，萨拉边想边注视着，哭笑不得。“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们的辩护律师，萨拉·纽比夫人。”

萨拉伸出一只手，微微一笑。“沃尔特斯先生与夫人吗？今天对你们来说一定很痛苦。我希望能够为你们伸张正义。”

“我也希望如此。”凯瑟琳严厉地说。“那是你在此应该做的，不是吗？”

“哦，是的，当然。”

“我只是希望你到时能做好准备，仅此而已。”

萨拉皱了皱眉，这种挑衅的语气让她感到很吃惊。“别担心，这里的贝特森侦缉督察和拉斯先生工作做得很不错。我的公事包里装着所有的证词，整个周末我都在研读它们。”

“周末？”凯瑟琳怀疑地说。“你周末才读的？”

“读了好几遍，沃尔特斯夫人。”萨拉强调，弥补了一下刚才的说法。其实她说的没错——一周前，她忙于两起入室盗窃案、一起聚众斗殴案和一起汽车盗窃案——当然，她刚才说话的语气不大合适。今天早上家里发生的糟心事比她料想的还让人不安。“我的意思是，我又读了几遍——我们已经举行了几次研讨会。不要担心，我通常很快就能抓住细节。这是工作的一部分。”

“不过，如果我们能早点见到你就好了，”尽管她丈夫慢慢摇着头，凯瑟琳仍然继续说了下去，“毕竟你是代表我们的。”

马克·拉斯感到颇为尴尬，赶紧声援萨拉。“严格来说，沃尔特斯

夫人，萨拉·纽比夫人是受皇家检察署所委托的，不是你们。从法律的角度看，你们是这个案子的证人，不是当事人……”

“不过，被谋杀的是你的女儿。”看到他的话产生了作用，萨拉把一只手放到凯瑟琳的胳膊上。“我很理解，沃尔特斯夫人，真的。你想要这个案子得到适当指控。嗯，它会。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知道整个司法系统看起来有点……缺乏人情味，但其实没有必要。我们何不一起吃个午饭呢？我相信拉斯先生会安排好。”

在法庭下面的牢房里，萨拉的对手赛文德拉·博斯正在重新熟悉他的委托人。他之前已经见过大卫·基德，当然，是在维多利亚（Victorian）时期建成的阿姆利监狱（Armley Gaol）那阴暗的审讯室里。自那以后，他又为两起入室盗窃案进行了辩护，还在一个漫长的周末骑着那辆丰田火风暴摩托车，载着未婚妻去了湖区，乘坐被他称为“华兹华斯（Wordsworth）2 过山车”在山丘里上上下下地游玩。虽然大卫案子的材料已经到了，但它们远远没有像委托人希望的那样受到认真审查。有几份证词现在还散发出雅诗兰黛（Estee Lauder）香水的麝香味儿，这让赛文德拉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他们在凯斯维克（Keswick）一家旅馆的卧室时，香水，连同贝琳达的内衣，不小心散落一地的情形。触摸着这些材料，闻着它们散发出的香味，让他对那天夜里贝琳达诱人的容貌和举动记忆犹新；但是，他的委托人到底长什么样子，他还真记不起来了。

基德被看守领着朝他走来时，赛文德拉职业性地露出了鼓励的微笑，表示对他的欢迎。看守松开基德的手铐后离开了，让他们俩待在那个“马厩一般的牢房”里——这是一个小房间，位于牢房走廊的尽头，里面设有六个小隔间，律师可以在此会见委托人。这让赛文德拉回想起自己在安培尔佛斯（Ampleforth）公立学校上学时的小隔间，低年级的小学生可以在那里做作业。每个小隔间大约有0.4平方米，后面有一个木座，被告经常坐在这儿，木座前面有一把用螺钉固定在地板上的凳子，是被告律师的座位。这是一种落后的、带有羞辱性的

制度，可能要追溯到建造这座法庭的18世纪，那时人们的个头比现在小。如果律师及委托人个子比较高的话，他们坐的时候必须小心翼翼，否则膝盖会撞到一起。

基德坐下时，赛文德拉注意到，他看起来有些紧张，但是，在这样的牢房里，被指控谋杀的任何人都会紧张。可是，他外表相当整洁，衬衣和领带都熨烫得平整，令人赞许。那双蛇皮靴子看起来很不协调；但是，他坐在被告席里时，鞋子是看不到的。他比赛文德拉记忆中的要矮，眼神中有些让人担忧的东西。他的眼睛看起来没有完全睁开，像是喝醉了酒，又像是睡眠惺忪。赛文德拉觉得这点让人担心。这个白痴应该不是因为吸毒才精神恍惚的吧？不然还真是给这次审判开了个好头——他自己还没有准备好，他的委托人就开始在被告席上瞎编，让人没法进行辩护。

但是，他的声音虽然有点缺乏尊重，倒是相当清晰。“今天要做什么？你准备怎么做？”

“一开始，没什么要做的，”赛文德拉笑着安慰他。“公诉方先开始。今天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坐下来观看。”他心里想道，还要努力回忆这个案子的细节。“你需要做的是尽量给陪审团留下一个好印象。当起诉人讲话时，他们会观察你，看你是不是看起来像他们想象中的杀人犯。你只需要集中注意力，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正派的、悲痛欲绝的男朋友，剩下的让我来处理。”

“你是没什么事情。”大卫·基德说，“你又不会被终身监禁。”

“我希望你也不会。”赛文德拉信心十足地向他保证。“这个案子中还有不少合理怀疑的空间，我打算在这上面做点文章。”

年轻人怀疑地审视着他，似乎想弄明白自己是不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还有，案子都到了这个阶段了，他是否还能帮上什么忙。赛文德拉想，千万不要这样。我需要这个案子来还清摩托车的贷款。“那么，这个起诉人，他是男的吧？什么样子？有能力吗？”

“不是男的，是女的。”赛文德拉打了个哈欠，拿起他的假发，站

了起来。“萨拉·纽比夫人。她只有三至四年的律师资历。不用担心，基德先生。我们还有机会。真的。”

他喊来看守，把基德带回小牢房，然后跑上楼梯，走进镶有橡木嵌板的审判室。他并没有抱很大的希望，但是，这个案子中一定有漏洞，他希望还能再找到一些。由于他未婚妻的父母本周晚些时候要来观看他在法庭上的表现，他迫切希望能找到。这消息还是昨天晚上在旅馆的卧室里，贝琳达突然告诉他的。当时，他正在解开装有诉讼要点公事包的带子。而贝琳达却站在旁边，撩人地解着她贴身内裤上的缎带……

这会儿，他把这些材料扔到审判室里那张古老的橡木皮桌上。如果她没有把香水溅到这些证词上多好！萨拉·纽比悄无声息地进来，坐到他旁边的座位上。

“嗨，赛文，做好辩论的准备了吗？”她颇为赞赏地闻了闻久久不散的香味，然后微微一笑。“看来，周末过得很愉快，是吗？”

¹ 对艾米丽的爱称。

第13章 赛文德拉

等待法官上庭的间隙，两名出庭律师友好地交谈着。萨拉和赛文德拉既是同事，也是朋友；当见习律师那年，他们便共处一室；当出庭辩护刑事律师的第一年，他们又相互扶持着度过了单调乏味又令人失望的日子，偶尔也分享胜利的喜悦，还经常说些黑色幽默。此刻，赛文德拉正谈论着在他们的湖区摩托车之旅中，他的未婚妻是何等激动，以及他们如何筹备日益临近的婚礼，萨拉边听边微笑着。

“仪式最让我害怕。”赛文德拉沮丧地低声说，“我昨晚做梦都梦到我吧戒指掉到地上，滚进了下水道。”

“正应了弗洛伊德（Freudian）学说，这是你内心的真实想法。”萨拉说。“这表明，你害怕承担责任。或者宁愿骑车离开做落跑新郎，像你周末骑车一样。”

“翻山越岭，奔向远方。”赛文德拉回想起来不由得开怀大笑。“火风暴特别棒。如果你喜欢的话，改天我载你一程。”

“把我吓得全身僵硬？我可不去，年轻人。”萨拉摇了摇头，大笑起来。“我也不止一次看到你们斜侧着身体驶入弯道。你的贝琳达真是个勇敢的女孩。”

“爱我就得爱我的车。我这样对她说的，她也很听话。”

被告从下面的牢房走进被告席，与一位魁梧的安全警卫铐在一起，两名律师的互相打趣戛然而止。萨拉转身看到被告后，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了。她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她打算关他一辈子的男人。他看上去比她想象中要瘦小，几个月的羁押让他的脸苍白无比，下巴上还沾着一点药棉，可能是早上刮胡子的时候手抖了。此情此景正如萨拉一直害怕的那样，让她感到一阵尖锐的剧痛。房间里是一张张满怀敌意的脸，而这张年轻的脸庞愁眉不展，写满了紧张、害怕，故作勇敢，这让她想起自己的儿子西蒙，感到心如刀割。西蒙在法庭上的行为乖张、野蛮又肆无忌惮，她预料，这个年轻男子也会有如此表现。年轻男性在走投无路，身处绝境之时，自然会做出这样的反应。被告

如果不受人欢迎的话，可能会增加定罪的几率。

不过剧痛只持续了片刻。在大卫·基德用愠怒无礼的声音回答书记员的提问，表示拒不服罪时，萨拉把视线移到了他的上方，看到了旁听席上凯瑟琳和安德鲁·沃尔特斯的脸，他们正密切关注着事态的进展。接着，萨拉小心翼翼地在一堆文件中移出死去女孩的照片，把它放到面前的桌子上。她感到很是惊讶，凯瑟琳·沃尔特斯的脸很像她死去的女儿。她们几乎就像孪生姐妹一般。什么地方都像，五官、头发、嘴型，连苍白的脸色都一模一样——尽管凯瑟琳脸色发白只是紧张所致，而不是因为失去四五升血。

萨拉起身时，坚定地告诉自己要全神贯注，记住这个年轻男子对照片中可怜女孩的所作所为，对她的父母所带来的伤害。他们来这里是为寻求正义，现在就指望你来帮助他们了。

当然，凡是听过萨拉所做的开篇陈词的人，都不会指责她同情被告。她的陈述简明扼要又冷酷无情。这是她擅长之事，为此，她多年来舍弃了很多东西，不断地刻苦学习。这次审判很可能会持续两周，对重新当起控方律师的萨拉来说，这可是难得的机会，她希望自己能从中得到乐趣，只要她相信自己正在陈述的案情，她就会从中得到乐趣。她开始概述证据，这些有助于将大卫·基德认定为谋杀犯。

“今年5月21日，星期日下午，大卫·基德叫救护车去他位于约克郡吉里加特的公寓。救护人员到达后，发现他女朋友谢莉·沃尔特斯倒在满是血水的浴缸中，手腕被割伤，血流不止，脸没入水中。他们将她带到医院，不到一小时后，她死于心力衰竭，这是由两个因素共同引起的——手腕割伤处大量出血和在洗澡水中局部溺水。”

她停顿了一下，注视着陪审员们，像一个女教师似的，查看他们是否在听她讲话。陪审团共有七位男士，五位女士，其中三人刚刚二十岁出头的样子。男陪审员中，两人穿着夹克，打着领带，其他人则穿着开领衬衫。一名男陪审员穿着羊毛衫，一名年轻女陪审员临时选择了运动服。萨拉心想，真是讽刺，我们费尽心思地准备，随后却要把最关键的决定交给街上临时拉来的游手好闲之徒。身着运动服的女孩看到萨拉的眼神，不由得紧张地咽了咽口水，点了点头。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可能认为这听起来像是自杀。一位年轻女子进入浴缸里，割开她的手腕，把手放到水中让血流出，然后因失血而昏迷，头滑入水下，逐渐被淹死。我可以肯定，博斯先生出庭辩护时会做出这样的解释。警方在审问大卫·基德时，他也是这样说的。他发现了她割腕自杀。而在她死之前，只有他与她一起待在公寓里。所以很明显，只有两种可能性，谢莉·沃尔特斯不是自杀，就是被她的男友大卫·基德所谋杀。没有其他可能性，对吗？就是这么简单。”

萨拉讲话时，凝神注视她的不光是陪审团的成员。特里·贝特森早已坐在被告席左边的长凳上，他可以从那里观看她介绍他的案子。这对他来说是少有的乐事。他可以看清她的侧面。深黑色套装和长袍衬托出苗条挺拔的身材，一根纤细的手指不时捋顺假发下一缕凌乱的头发，她的声音清晰、低沉又极具说服力，引起他胸腔某处的共鸣。所以，他感觉像又回到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他真傻，他当然知道：她结了婚，有两个成年的孩子和丈夫让她牵挂；她偶尔会跟他说些亲密的、挑逗性的话，但那只是非常自然的、带有女人味的礼貌举止而已，再没别的了。平常见面时，她总是让人感到愉快，但也直率、尖锐，公事公办——这正是一个职业女性的身体语言，对她来说，对时间的有效管理也是一种职责，犹如呼吸般自然。

可是……特里禁不住胡思乱想。如果玛丽还活着，一切都会不同，但现在……这种怀有希望的隐痛中却蕴藏着极大的快乐，就像把大头针扎进手掌以证明你还活着。也许……事情会发生改变，她对他也有同样的感受。然后又能怎样？他们会在哪儿见面，会干什么？他出神地注视着她，心不在焉地听她清楚地概述他了然于胸的证据。

“那么，大卫·基德是如何解释的呢？嗯，他告诉警方几种不同的说法。你们首先听到的，是在谢莉死的当天，他告诉警方发生的事情。他说，谢莉来看他，他为她做饭时，她打算洗个澡。他告诉警方，他们之间一切都好，但是她学业不佳，受到来自导师和父母的双重压力。他们就这些事情讨论了一会儿，然后她去洗澡，而他出去买些蔬菜做饭。他回来后，发现她躺在满是血水的浴缸里，于是他叫了救护车。”

赛文德拉也在专心听着萨拉的陈述，他终于回忆起证词的内容，而不是文件上散发出的幽香。

“你们可能会想，一切都很好。这听上去挺合理的，不是吗？起初，警方也相信了。但接着，他们进一步展开调查，发现了一些不合理的事情。许久以后——在他第一次被警方讯问后两周——基德先生声称，他们不只是谈话，在谢莉进入浴缸前，他们发生了关系。他说，‘我们做爱了’。但真正有多少爱，这个年轻女子身上又发生过什么事情？你们将听到大卫·基德的牧师邻居的说法，谢莉死前不久，他听到一对男女的争吵声。喊声、尖叫声大得他隔着公寓地板都能听到。他说，那不是做爱声，而是激烈争吵。然而，大卫·基德根本就没对警方提及这次吵架。”

凯瑟琳·沃尔特斯冷静又欣慰地听着。她和安德鲁走进旁听席俯首下望，看到两个出庭律师身着长袍的后背和戴着假发的头部，他们在法庭中央的桌子旁看似轻松友好地交谈。本来，她看到书记员、记者和初级律师进进出出，闲逛，聊天，仿佛这几个小时不会发生任何重要的事情，这种情景让凯瑟琳大为恼火，见到萨拉如此，她更是气恼。后来，她又看到一个新闻记者给一名警察讲了个笑话，而那名速记员正在看杂志。

“看看他们！”她极为愤恨地对丈夫小声抱怨说，“该死的，他们根本不在意，对吗？”她惊恐地意识到，对所有这些人来说，这不过又是一个工作日。或许今天会稍微有趣些，但仅此而已。

但是，自从萨拉开始讲话后，场面发生了改观。她的每一句话都清楚明白、直截了当，而且证据确凿；指控女儿凶手的案子介绍得十分到位，正如凯瑟琳一直希望的那样。当然，萨拉所讲的内容对凯瑟琳而言毫不新鲜；几个月来，她一直无休止地担心每一个细节，有时和安德鲁一起，但更多的时候是独自一人，无法入睡，有时，安德鲁出去会他的情妇时，她凌晨3点还在空房间里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但此时此刻，案情终于公开得到陈述。这些话不再是她心下暗自抱怨，而是在公开的法庭上被清楚地阐述出来。大卫的犯罪事实已是板上钉钉。在萨拉身后，一位记者正在忙着做笔记。

“你们可能要问，他们为什么争吵？那么，你会听到谢莉的父母和大学里的朋友是怎么说的，他们说，大卫和谢莉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他声称的那么好。相反——谢莉想结束关系，因为大卫对她不忠。她去大卫公寓的唯一理由是去拿回她留在那里的一些衣服和书籍。她准备再见他最后一次。”

假发、长袍、皇室盾徽、镶木板、装饰天花板和大理石柱让这一场面显得更加庄严。凯瑟琳·沃尔特斯握紧丈夫的手，俯首狠狠地瞪着大卫·基德，这个她厌恶已久的骗子。

“那么最后，你们可能认为警察找到了新的证据。一把菜刀——导致谢莉手腕致命伤的菜刀——在浴室地板上被发现。你们可能预料这是一次自杀事件，但你们会听到，这把刀上没有谢莉的指纹，只有大卫·基德的指纹。大卫的指纹就在杀死谢莉的那把刀上！”

身穿运动服的女孩郑重地点了点头。对她而言，案情似乎已经得以证明。其他陪审员的脸色看起来也同样严肃。一个年轻男子轻蔑地瞪着大卫。

“所以，女士们，先生们。其它微小但很重要的细节，会在审判时曝光。不过，以下是控方提请你们考虑的重点。首先，谢莉之所以去大卫的公寓，不是像大卫对警方说的那样，是出于爱或同情。她去那里是为了收拾她的物品，然后永远结束他们的关系；其次，他们并不只是进行了平静友好的谈话，他们有过激烈争吵；第三，她被发现死在大卫的浴缸里，手腕被刀割伤，刀上有大卫的指纹。控方认为，这足以证明，谢莉·沃尔特斯的死因不是大卫·基德企图伪造的自杀，而是残忍的蓄意谋杀。”

赛文德拉沮丧地意识到，他的同事干得很漂亮。不过，他还期望别的吗？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奇妙，在某种程度上，两人互相嫉妒。萨拉比他年长，见识过的生活消极面比他能想象的还要多。毕竟，她十五岁就辍学，而且，还要在利兹最差的一处政府房产中养育孩子，对怀有雄心壮志的出庭律师来说，这可不是就业指导手册上推荐的课程。赛文德拉对萨拉的 trải nghiệm 了解得越多，就越钦佩她在希望极其渺茫的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坚韧、勤

奋以及残忍的毅力。相比之下，他自己的发展确实一路顺畅，先是上了安培尔佛斯学院，然后是默顿学院（Merton College），最后进了牛津大学（Oxford），之后，投身律师界，这还得到了他深爱且仰慕的父母的祝贺，现在看来，仅仅是非常普通的事情，仅仅是子承父业，说不上成绩斐然。

不过，让他惊奇的是，萨拉也佩服他。用萨拉的话讲，他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风度和魅力，即使在面对压力的情况下也显得彬彬有礼，与很多和他背景相同的男士一样，他拥有一种极其从容自若的信心，这让她很羡慕。她自己在压力下会变得尖刻、易怒、咄咄逼人，有时说话还会激怒陪审团，事后又懊悔不已。而且，也许因为有了这种自信，他敢于冒险、走捷径，相信自己会侥幸成功，通常情况下，他确实也取得了成功。而对于萨拉来说，如果打算不做任何准备就去法庭，也就是说，不写出每一个问题，不把证词读好多遍，那会让她忐忑不安，甚至病倒。

然而，今天是赛文德拉感觉不舒服。当她站在他的身旁，镇静自若地向陪审团陈述案情时，他的脑子像在光线昏暗、迷宫一般的走廊里穿梭的老鼠似的，迅速过了一遍周末草草翻阅记住的全部细节。但他习惯于这样做。他的思维就像老鼠一样敏捷。萨拉把案情概述得越清楚，她语言散发出的光芒就越亮，亮得可以照进迷宫的角落。

现在，他记起这个案子有几处漏洞。他会抓住漏洞借题发挥，一点点地把委托人偷偷送到安全地带。而她，像一位提着灯的女士，让漏洞在他面前愈加明显。不过，那都是这场游戏的组成部分。

萨拉转身传唤她的第一位目击证人时，他们目光交会，他微笑了一下，缓缓地摇了摇头。

第14章 病理医生

萨拉的第一位证人特里·贝特森描述了他和侦缉警长利瑟兰搜查大卫公寓的过程。他们发现谢莉的衣物散落在客厅的地板上，在血迹斑斑的浴室里，还找到了一把沾满谢莉鲜血的菜刀。在他之后出庭的是病理医生阿诺德·塔克曼（Arnold Tuchman），他虽步履有些蹒跚，却快速走到了证人席上，单凭记忆重复了一遍誓词，丝毫未理会庭警举在他面前的词卡。这个满头白发的瘦削老人双手紧紧地抓着证人席，注意力全都转到了站在那里等他讲话的萨拉身上。那副金丝边眼镜将他的眼睛放得很大，他全神贯注地盯着萨拉。萨拉瞬间感到一丝不安，如同突然被画眉鸟发现的虫子一样。

“请您在法庭上陈述下自己的姓名及资质吧。”

“我是阿诺德·塔克曼医生，是名顾问法医病理医生。”

“那您从事法医病理这一行有多少年了？”

“三十九年了，年轻女士。”

这个执拗的老人很可能是要给她个下马威，但萨拉莞尔一笑，权把这当作赞美之词了。毕竟，年龄是相对而言的，这个老人在萨拉出生前一年就已经开始从事病理这个行当了。

“那么您的经验一定很丰富了，医生。据我所知，您为谢莉·沃尔特斯做了尸体解剖，您可以在法庭上总结下您的解剖结果吗？”

“当然可以。死者是一名约二十岁的年轻健康女士。她由于手腕割伤，尤其是右腕的尺动脉被刺穿而导致失血过多。她的肺内有血水的痕迹，嘴里和喉咙残留有粉色泡沫液体，这些都是溺水的典型症状。除此之外，我注意到，她头部及颈部周围有一些皮下瘀伤，右臂上有条环形的瘀伤，估计是使用止血带后留下的印迹。”

“谢谢您，医生。那么确切地说，她的死因是什么？”

“她死于心力衰竭。这是由右手腕的尺动脉失血过多与溺水引起的创伤共同造成的。”

“您无法确定哪个是主要原因吗？”

“确定不了。据我所知，救护人员到达时，她还活着，他们用止血带帮她止血。送到医院后，也尝试了各种方法救她，包括输血和电疗。可惜这些都没用，她伤得太重了，心脏很快停止跳动。”

“那么，显而易见，您无法判断她是死于溺水，还是失血过多？”

“无法确定。她的死因两者兼有。”

“很好，我们来看看她手腕上的割伤。请陪审团看照片一和照片二。”庭警把照片册子发给了几位陪审员，他们看到里面的照片脸色顿时变得煞白。“塔克曼医生，您能描述一下这些伤口吗？”

“没问题。你们看，左手腕的伤口相对来说较浅，几条屈肌腱和静脉被割断了，但是并未伤及其它主血管。手腕割伤后，很可能会向后弯曲，导致桡动脉滑进桡骨中，而桡动脉正是自杀未遂案件中经常伤及的动脉。这是人们试图自杀时经常遇到的问题，割断别人手腕实际上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萨拉注视着陪审团，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照片。几个陪审员非常专注地看着面前的册子，萨拉不能确定他们到底有没有听进去这位老人说的话。

“然而，右手腕上的割伤，却严重很多。尤其是，被刺穿的是尺动脉——并非桡动脉。这处割伤会导致即刻大出血，也就是我之前提到的主要死因之一。要是未采用止血带止血的话，她可能早就死了。”

“那您可以确定在这之前她一共流了多少血吗，医生？”

“恐怕说不准。你知道，她在医院接受输血了，所以，无法得知她体内有多少血液属于自己。”

“那您能讲讲她肺部的情况吗？”

“好的，双肺都有积水，除此之外，呼吸道及嘴周围还有粉色的血泡。这是典型的溺水症状。”

“那为什么不能确定是溺水还是失血过多致死的呢？”

“因为两种伤害差不多同时发生，而且在医院都未得到妥善处理。”这位年长的病理医生瞪了萨拉一眼，仿佛她是个固执己见却又不怎么聪明的小学生一样。“年轻女士，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我了解到，死因往往不会像律师希望的那样简单明了。就这个案子来看，我只能说，显然两种因素都是致死的原因。救护车到的时候，这个年轻女子已经奄奄一息了，恐怕要救活她已经太晚了。”

“很好。”萨拉被医生讲话的样子逗乐了。她可一点都不担心，医生讲的内容能给她的案子提供很好的证据。“塔克曼医生，想必您也知道，基德先生说这是自杀，他说这一切都是在他离开公寓以后发生的，是谢莉·沃尔特斯自己造成的伤害。以您的专业眼光来看，这些伤口和基德的解释吻合吗？”

“依我看，伤口情况与谋杀更加吻合。但是自杀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金丝眼镜后的那双大眼睛毫不畏惧地迎着萨拉的目光，布满皱纹的老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很遗憾，我不能给出绝对肯定的说法。不过在我这个行业里做得久了，就会发现这确实是事实。但如果坚持认为这是自杀，可得好好解释几个与自杀并不吻合的因素了。”

萨拉想，他可真是乐在其中呀，这个傲慢的老傻瓜！她身旁的赛文德拉认真地用潦草的笔迹记下最后这句话。

“这些不吻合的因素是？”

“第一点，致命的割伤是在受害者的右手腕，而不在左手腕。一个惯用右手的人更趋向于割伤自己的左手腕，而不是右手，并且，割左手腕更容易达到目的。”

“可以请您解释一下吗，医生？”

“当然。”老病理医生把手伸进夹克的胸袋里，来回摸索着。陪审团成员好奇地低声絮语，医生最后掏出来了一把小型解剖刀，刀片在灯光下闪闪发亮。他把自己的左手放在前面的证人席上，手掌朝上。“一个惯用右手的人通常会用右手拿刀，像这样，然后从左手腕的外侧开始割，靠近拇指根这儿，一直往里割进去，就这样。但是手

腕里有很多肌腱，所以一定要割得很深才行，而且要用力从外向内割断。这可不是好受的，所以，很多割腕自杀的人都是已经喝醉了。喝醉了才能麻痹疼痛。”

“这个女孩喝醉了吗？”

“那倒没有。她血液里有少量酒精——也就是喝了一小杯红酒或是啤酒。但是，设想一下这种割伤的后果吧。你决定要自杀，又像这个女孩一样惯用右手，所以你这样割左手腕。为了能做个断，你左手又拿起刀，就是那只伤口汩汩流血的左手，试着割开右手腕。还记得吗，这是你不常用的那只手，那么，哪只手上的割伤会更深呢？”

这个时候，医生已经面对着陪审席了，像是在授课一样。萨拉看到，几个陪审员似乎听明白了，正认真地地点着头。就在一个陪审员像学生一样刚想举手回答问题时，萨拉开口了。“塔克曼医生，我觉得您是指左手腕的割伤会更深，是吗？”

“显而易见。”他看着萨拉说，好像觉得她智商有问题似的。“当别人割破她的手腕时，情况恰恰相反，你难道看不出来吗？年轻女士，过来一下，我来做个示范。”

像这样被证人吆来喝去的情景萨拉在律师学院（Inns of Court School）可没学过，但为了尽可能地让法庭气氛活跃一点，她匆匆看了一眼法官，确认他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后，就离开了法庭律师席，走向了证人席。病理医生把解剖刀递给了萨拉，这让她觉得很好玩。看得出，这是个极其致命的小工具，如果使用不当，足以让人即刻死亡。她右手握住了刀。

“好，现在，想象一下，你进来的时候，我正坐在浴缸里。”病理医生伸出了双手，手腕朝上。“现在，年轻女士，抓住我的一只手腕，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假装割我的手腕。轻轻地，不要带出太多血。”

陪审席上传来了一阵赞许的笑声。萨拉左手伸向前，抓住老人瘦骨嶙峋的右手腕，把手掌稍稍一翻，露出了血管和肌腱，然后她将那把邪恶的小解剖刀放在他的手腕上方，从大拇指根部向内轻轻一划。

病理医生欣赏地轻声一笑。

“很好。你注意到了吧，你本能地抓住了我的右手腕，而不是左手腕。现在，也割一下另一只手腕。”

萨拉把手伸到他身体的另一侧，去抓左手腕。这个动作看起来有些笨拙，不大自然。她把刀片放在手腕上方，正要开始如法炮制地从外向内划动时，她迟疑了一下。

“你不确定要怎么割，是吧？”医生说，“你也完全可以由内往外割，但我相信陪审员们应该也看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你惯用右手，所以，你割我的右手腕比左手腕更有信心。所以，你在右手腕上割出的伤口比左手腕更深，也更致命。”

萨拉把刀还给医生，然后，回到律师席的桌子旁。“那这和谢莉·沃尔特斯的伤口有什么关系呢，塔克曼医生？”

“大有关联。她的两个伤口都是由外向内割的，但是右手腕上的割伤更深——刀子深深切了进去，刺穿了靠近小拇指的尺动脉，而左手腕上两处动脉都没有割到，只切断了几根血管，要是她握拳或是施压的话，就能止血。而右手腕却严重出血。让她致命的是右手腕上的割伤，而不是左手腕。”

萨拉对这个脾气暴躁的老病理医生心怀感激，看来，他真是个星级证人呀——他提供的证据陪审员们可不会轻易忘掉。

“那如果她是自己割腕的话，结果会是怎样呢？”

“那样的话，假设她惯用右手，结果就恰恰相反了。左手腕的伤口会更严重，右手腕如果有伤口的话。则相对轻一些。”

“很好，还有什么其它的证据让您觉得这是他杀，而非自杀吗？”

“还有。在手腕上并未发现试切创。”

“试切创？”萨拉眉头一皱。“您方便给陪审员解释一下吗？”

“是这样的，人们想要割脉自尽时，通常不知道要怎么割才准确。割腕会感到很疼，所以往往不可能一次成功。因此，在很多割腕自杀的案例中，我们总能在最终的致命伤口旁边发现几条试切创，浅浅的

试切伤痕。而在谋杀案件中，试切创则不怎么常见。”

“那本案中您发现任何试切创了吗？”

“根本没有。”病理医生露出得意洋洋的微笑。

“很好。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来谈谈瘀伤吧。您在报告中提到，死者头部和颈部周围有皮下瘀伤，您可以给陪审团解释一下吗？”

“皮下瘀伤是指皮肤表面受的伤没有表层以下的部位那么明显。我从她的头盖骨往下剥皮时，发现骨头上有被人紧紧抓过的痕迹。你们可以看下照片四和照片五。”

几位陪审员看到册子里的照片觉得十分恶心，连忙转移视线。萨拉对于他们的举动很是理解，但她更担心的是谢莉的父母。病理医生，特别是那些已经做了快40年的医生，分析案件时都不大敏感。但是，萨拉无法减轻谢莉父母的痛苦。当然，沃尔特斯夫妇可以离开，但萨拉猜测，站在他们的角度，亟需知道每个可怕的细节，他们会克服这种恶心。

“这些瘀伤在您看来说明了什么？”

“这种瘀伤通常是人体受到压迫，被人用力往下按造成的，尤其是在溺水事故中，受害者有强烈的求生欲望，袭击者不得不用尽全力压制受害者。所以在我看来，是有人把她的头按进了水里。”

“那么，依您看，这些瘀伤是暴力袭击的又一个证据了？”

“是的，这确实是最可能发生的。”

“很好。”开始提下一个问题前，萨拉静静地仔细端详着陪审员们。他们大部分都在看着照片或是病理医生，脸上写满了恐惧和厌恶。“但我们还是不能确定，这个可怜的年轻女子是在快溺亡时，才被人割腕的，还是两者颠倒过来。塔克曼医生，您能帮我们分析一下吗？”

“总的来说，我认为凶手先使其溺水，然后割腕的可能性更大。”

“为什么这样说呢？”

“嗯，要是这个女孩神智清醒的话，会强烈反抗，割她的手腕会很困难，双方肯定会拉扯打斗。这样的话，我认为应该会有其他割伤，尤其是她想自卫时，胳膊上可能会被意外割伤。但我并未发现这样的割伤，所以很可能是凶手先把她按入水里，直到被害人慢慢失去意识。接着，再去割腕，就轻松多了。”

萨拉皱了皱眉，假装很困惑的样子。“可是他都知道她已经淹死了，怎么还认为有必要割她的手腕呢？”

“我猜想，凶手是想掩盖死因，让这场谋杀看起来像是自杀。”

正如萨拉预料的那样，赛文德拉站了起来，提出抗议。“法官大人，据我所知，塔克曼医生是位病理医生，并非心理学家。他是证实受害者尸体情况的专家证人，不是探究凶手想法的专家——更别说，有没有凶手现在还不得而知。”

法官很有耐心地微微笑了笑。“确实，博斯先生。但纽比夫人只是让这位知识渊博的医生从伤口来判断是否凶杀，如果是的话，那么凶杀是如何发生的。纽比夫人，请继续。”

赛文德拉坐下的时候，萨拉强忍住笑。“那么，塔克曼医生，以您的专业眼光来看，凶手将受害者按入水中，直到她失去意识，于是确认已经淹死了她，对吗？然后，再割开了她的手腕，伪装成自杀。”

“在我看来，这确实是最有可能发生的。是这样的。”

“很好。”萨拉得意地扫了赛文德拉一眼，然后，才开始她的最后一击，大卫·基德不在场证明的时间问题。

“辩方可能会提出，被告声称在发现受害人快要死亡前的十分钟里，他都不在公寓里。如果情况属实，他离开公寓前不可能割她的手腕，因为如果是他割的话，他回来前她应该已经流血而死了。塔克曼医生，或许您能帮帮我们。受害人手腕的动脉被刺穿后，任其流血的话，多久后会死去？”

“恐怕这也不准。这取决于很多因素——受害者的年龄、体重、伤口严重程度，等等。遗憾的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精准的实验，来研究这类问题。你也知道，这可不怎么道德。”

病理医生薄薄嘴唇上讽刺的笑意把萨拉吓得够呛。她朝医生皱了皱眉，像在警告他一样。可千万别提死亡集中营里的那些技术。她尽可能地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镇定自若，然后接着说。

“那依您看，沃尔特斯小姐还有可能活着——就像急救人员到达现场时看到的那样——在她的动脉被刺穿十五或二十分钟以后？”

“是有这个可能的，对。尤其是像这个案子，动脉只是被刺穿了，没有被割断。而且，这和颈部动脉切断不同，打个比方——颈部动脉切断的话，伤者都是即刻死亡。但手腕上的压力，或者及时使用止血带，都可能止血。而遗憾的是，这个案子里，看起来，这些救护措施都太晚了。”

“那伤者手腕的尺动脉被刺穿后，最多能存活多久？”

病理医生耸了耸肩。“特殊情况下，有人在经历这样的创伤后，存活了半个小时。不过不得不说，大部分人撑不到那个点。”

“半个小时。谢谢您。”赛文德拉辩护的又一条关键通道被堵死了。“这么说，就像我们刚才讨论的那样，基德先生也有可能割断她的手腕，随后离开公寓十分钟左右，制造出不在场证明，然后回到公寓时发现谢莉·沃尔特斯还奄奄一息？”

“对，是有这个可能。”

“谢谢您，塔克曼医生。”萨拉感激地冲着这个又高又瘦的老人笑了笑。“请您稍等。博斯先生或许也会问您一些问题。”

萨拉理了理长袍，朝赛文德拉微微一笑，笑容带着些许嘲弄，然后坐了下来。

第15章 米兰达

飞机开始下降，离白色云塔愈来愈近。高空大气中的白塔在灿烂阳光的照耀下，如北极雪般熠熠生辉。待飞机下降到与之相近的高度时，白塔也逐渐阴沉起来，与先前的景象截然不同，变得更加飘渺。很快地，白塔已然置身在云朵中，周围裹挟着迷离的灰色烟雾，清晰美丽的幻象一去不复返。

乘客们开始行动起来，把小桌折起，放回前排座椅靠背里，把剩下的饮料交给空姐，检查钱包和手袋里的护照。飞机在侧风中轻微摇晃，铃声响起，接着传来了系好座椅安全带的指令。一些紧张的乘客严阵以待，做好着陆的准备，其他人则对着旅途中认识的人微笑。机舱里一片期待的低语声。

这全然没有影响5C窗口座位上的年轻女子。她的小桌早已收起，她坐在那里，看着窗外迷雾中的田野和道路，早先她也同样出神地看着蓝天，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乘务员们断定，她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就好像在一个玻璃泡里似的，基本上不会注意外面的事物。

飞机着陆、滑行一段距离后停了下来，舱门打开，乘客们站起来，伸长手臂，从头顶的储物柜里取出自己的手提行李，排队下飞机。那位年轻的女子仍然一动不动。坐在旁边的商人跟她道别，也丝毫没有引起她的注意，他只好耸了耸肩，沿着过道拖着脚走了出去。直到机舱快空了，她才起身，从储物柜里取出一个绿色挂包，跟在其他乘客后面走了出去，完全不理睬门口空姐那训练有素的告别。

一位空姐注意到这个女孩在整个飞行途中的举止，朝她的一位同事知情地扬了扬眉。“个人悲剧。”她又加了一句，“也许离婚了。他们说，离了婚的人就这样。”

不过，困扰米兰达·沃德（Miranda Ward）的不是离婚。实际上，嫁给布鲁斯（Bruce）是她目前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今年，她是第二次离开布鲁斯和小苏菲（Sophie）了。

她从行李传送带上取下手提箱，推着箱子出了海关来到大厅里，

她的父亲正站在接机的人海中。她觉得他看上去有点累，比上次更憔悴；他眼中的关爱混杂着今年早些时候妹妹去世带来的伤痛与绝望。他焦虑地注视着她，仿佛在说，米兰达现在是安德鲁·沃尔特斯唯一剩下的女儿了；人们会以各种各样可怕而又无法预料的方式死去，包括空难。

不过，不是这一次。米兰达默默地抱着他，比很久以前，她还是个腼腆的小女孩时把爸爸抱得还要久，还要紧。她嫁给一个美国人，这意味着他们只能在精心计划的假期才能见上几面，而最近一次，是在谢莉的葬礼上。从那以后，米兰达和父母生活中的一切都变了。灰雾笼罩着她的情绪，无处可逃，仿佛困在没有出口的迷宫，不断地考验着她的耐性。

就像现在，离开远在大洋彼岸的丈夫和女儿，即将与父母坐在一起，出席对杀害妹妹的凶手的审判。

赛文德拉正要起身盘问，法官宣布休庭吃午饭。马克·拉斯在一个安静的江景餐厅订了四人桌，但他和萨拉在法庭外面只等到了凯瑟琳·沃尔特斯。她丈夫半小时前就离开了，她解释说他是去曼彻斯特机场接人。

去餐厅的路需要穿过车水马龙的街道，避开停靠的车辆，气氛真是尴尬。萨拉不知道该对凯瑟琳说些什么，凯瑟琳也是如此，两人非常感谢那位活泼开朗、有着长者风范的事务律师，他一路谈论着平淡无奇的琐事，彬彬有礼地把两位女士带进楼上的房间，幸好餐厅里除了他们，另外只有一桌人。

到了餐厅，就是点什么菜的问题了。萨拉成功通过了病理医生的考验，非常兴奋，她饿坏了，但她马上意识到，对凯瑟琳来说，不吃东西都没关系。为了拖延时间，她点了西班牙煎蛋卷，服务员走后，她立即热心地探身说道。

“这对你来说一定很痛苦。我很理解，真的。”

“是吗？”凯瑟琳眼里噙着泪水，扭头看向窗外。“我看到你和同事谈话，笑得很开心。难道是我看错了吗？”

萨拉听得目瞪口呆。起初，她不明白这个女人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恍然大悟。她和赛文德拉开玩笑，谈论他周末和贝琳达骑着新车外出。“谁？你是说赛文……博斯先生吗？被告的辩护律师吗？”

“如果你是这么称呼他的话。那位衣着讲究的印度人。你们笑得很开心。我还以为他与我们的立场相反。”

“哦，他当然和我们立场相反。但我们仍然是同事。我们很了解对方。”

“所以你们都谈妥了，对吗？”凯瑟琳心怀怨恨地坚持说道，“甚至在审判开始前，你们之间就已经商定好对策了。真希望我没有来。”

“不！天哪，沃尔特斯太太，你是这么想的吗？当然没有，实际上，我压根没和他讨论过案情。”

“那你们在那里谈什么呢，那么兴高采烈？”

萨拉注意到，凯瑟琳的手紧张地把一个面包卷撕成小块。她看起来愤愤不平、伤心不已而又极其脆弱。萨拉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漫不经心地把事实说出来，只会让事情更糟。于是她选择了善意的谎言。

“碰巧说起他的未婚妻。他下个月要结婚了。”

“哦。”凯瑟琳看着手上乱糟糟的面包屑，然后从手袋里摸出一张纸巾。“我明白了。对不起。”

“我知道，大家一定觉得奇怪，但出庭律师的工作圈子很小，所以我们经常碰面。但这并不表明，我们会在法庭上相互串通；我们不会。如果我能将那个男人送进监狱，我会全力以赴。”

“你有可能会失败吗？”凯瑟琳慢吞吞地问。

萨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当然，总会有那种可能。如果我说没有，就是在撒谎。不过，警方已经收集了强有力的证据，我会把所有证据放到陪审团面前，就像我早上做的那样。”服务者端上食物时，萨拉停顿了一下。她有个不怎么光彩的想法，希望凯瑟琳会赞赏她处理病理医生提供证据的方式。但一看到她布满皱纹、苍白的脸，她立

刻打消了这样的虚荣心。这次审判对这个女人来说是极其严肃的事情，当然，实际上也是如此。这就是她如此急躁、紧张的原因；多数出庭律师也很有可能因为这个原因，选择避免这样的会面。她在律师学院时的导师曾经告诫过她，过度情绪化会蒙蔽你对事实的洞察力。这当然有道理，不过，导师是个典型的中年男子，很久以前在寄宿学校就学会了隐藏情绪。萨拉的经验和天性与他完全不同。

“谢莉以前是什么样子的？”她温和地问。

米兰达是大女儿，肤色较黑，而谢莉皮肤白皙，米兰达更聪明些，连她们的父母也哀叹，她们的遗传基因就像投注彩票似的，无法预料，也无能为力。米兰达总觉得家庭作业很容易，而谢莉却常常觉得很难；米兰达能够坚持不懈地完成一项任务，而她的妹妹总是乱做一气，然后跑出去玩；她们到了十几岁时，米兰达已经能够为自己确立目标，稳步向前，而谢莉却在不同想法间摇摆不定，一天之内，对各种新事物的热情不断被点燃，然后又熄灭，搞得家人困惑不已。

不过，这些情况主要是让她的父母感到烦恼，米兰达倒没觉得有什么困扰。对她来说，谢莉是个典型的妹妹——时而令人气恼，时而吵吵闹闹，时而自私自利，偷米兰达的衣服和CD时也丝毫不会良心不安，但她又很有趣，注意力不集中，可笑地反抗父母和学校的严格要求。有时，她会做些米兰达希望自己有勇气做的事情——比如，把奶油蛋羹扔到父亲脸上，或者在上课前，把强力胶水喷到科学实验室的凳子上。虽然谢莉有缺点，但她很勇敢——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一点。或许，她之所以这么勇敢，是因为她在某种程度上缺乏想象力，有种无助感，也想象不到可能发生的灾难性后果，不过尽管如此，勇敢是一种优秀品质，米兰达不仅羡慕这种品质，而且终生感激这种品质。

当她们还是孩子时，一个漫长夏日的午后，她俩骑着各自的小马，带着她们的狗狗泰斯（Tess）出门去玩。那时，米兰达还没到十三岁，谢莉也只有十岁。米兰达的小马精力充沛，如果突然莫名其妙地厌烦了什么东西，它就会跳起来，诱因可能是树篱上窸窣作响的小鸟，也可能是小道上一根完全没有危险的棍子。不过，两个女孩都是好骑手，她们把这当作玩笑，不认为是什么大问题。她们先是和马

儿、小狗一起野餐，然后开始探索她们家附近那片广阔的树林，这是一处自然保护区，林子中央有个废弃的飞机场。小马们正在绿草茵茵的小径上奔跑时，两只獐鹿毫无预兆地从树林中窜出来，擦身而过，泰斯兴奋地吐着舌头，穷追不舍。米兰达的小马受到惊吓，前蹄腾空，把她朝前猛地甩到脖子上，然后转了几圈，突然转身朝相反方向飞奔而去。小马伸展四肢，尽可能地贴近地面，仿佛地狱里所有的三头犬都已经追到了身后。米兰达拼命贴紧它，由于丢失了马镫，她感觉自己一直滑向一边。跑了大概90米后，道路分岔，小马加快速度，沿着一条她们不知道的小道跑去。这样做大错特错。道路很快通向一个凹陷的混凝土水库，这是很久以前飞机场留下的废墟。看着眼前的水面，小马驹试图止步，但没有成功，一下滑倒在旁边废弃已久的混凝土上，把米兰达大头朝下往水里摔，她跌下去的时候，一头撞在生锈的铁桩上。

之后发生的事情，她几乎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只能从人们的讲述中描绘出一幅画面。那个水库是机场排水系统的一部分，大小如同一个小泳池，混凝土墙比脏水足足高60公分。谢莉找到她的时候，她已经不省人事，脸朝下浮在如石油般又黑又黏的水里。小马也掉进了水里，瞪大眼睛，蹄子乱蹬，疯狂地到处乱游。她们离最近的农场也有1600多米，或许还要更远。不过，谢莉没有片刻犹豫。她下了马，一下跳进水里，设法把米兰达翻过来，背对背扛在肩上游动，并托起她的下颌，就像她们在学校时训练的那样。但是，她们没有办法离开水面。混凝土墙四周高出她们头部60公分，虽然谢莉两次想伸手抓住边缘，但如果不放开仍在呻吟，处于半清醒状态的米兰达，她根本抓不到。

时间过得很快。谢莉大喊救命，但没人过来。她越来越湿，越来越冷，也逐渐发现难以让自己和姐姐同时浮出水面。恐惧万分的小马游了一圈又一圈，猛然撞上她们，把她们从本来游动的方向推开。小狗泰斯在水库边吠叫，发出哀叫声，但似乎还是没人听见。“我想，我们快淹死了。”后来，她们凝视着黑漆漆且人迹罕至的水域时，谢莉这样对姐姐说，“接下来好多天，不会有人来，以后，他们会在海底淤泥中发现两个女孩和一匹马，好像是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

Saxon) 的遗骸。”

虽然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发生，但她似乎觉得有点好笑。不过，细想灾难，甚至长时间考虑事情，都不是谢莉的天性。这次经历时常萦绕在米兰达心头，但似乎她的妹妹没怎么放在心上。也许，这是因为她很难分清楚哪些内容是她自己记得的，哪些是别人告诉她的。她记得，或者好像记得，在水里时她躺在妹妹的背上，抬头看着树木，但是身体虚弱得无法游泳，甚至连动都不能动。谢莉曾与她交谈过，或者后来是这样说的，但她得到的回答也没什么意义。不过，虽然如此，米兰达仍然能模糊地记得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那是她不连贯记忆的一部分，谢莉后来也曾给她讲述过。

小马由于一直在疯狂地使劲用力，也开始筋疲力尽了，所以，它比先前温顺了些，朝女孩们游来，也许是希望人类可以帮助它，她们过去也一直在帮助它。正在这时，谢莉想出了一个办法。她一只手抓住缰绳，另一只手把米兰达推向马鞍。“赶快，爬上去！”她大叫道，“爬到它背上！”米兰达不知道花了多长时间。她试了一次又一次，两只胳膊虚弱无力，像橡胶似的，根本无法控制，小马受惊了，把她俩拖到了水中央，但谢莉紧紧抓住她和小马驹，最后，米兰达的一只脚踩在马镫上，吃力地爬上了马鞍。之后，又在水里扑腾挣扎了好长时间，谢莉才设法把小马劝诱到水库边缘，最后终于让它转过身，好让米兰达不顾一切地纵身一跳，爬上岸去。

米兰达躺在那里，震惊万分，又筋疲力尽，她不知道，或者说不关心谢莉的死活，这段记忆让她感到羞愧难当。她记得，在她的面前有一些鹅卵石，这个情景铭刻在她的心里；即使现在，她都能清楚看见每一个石子。小狗哀号着，舔着她的耳朵。但如果说，当时米兰达的思绪在神游，谢莉可没有这样做。她仍然抓着小马的缰绳，最后终于设法引起她姐姐的注意，把缰绳递给了她，让她紧紧抱住马头，把小马带到池边。接着，谢莉也攀上马背，手脚并用地爬上了岸。

最近的农场似乎有五六千米远。但谢莉牵过自己的小马，骑马奔向那里，而米兰达坐在原地，冷得发抖，看着自己的小马在致命的黑水中四处扑腾，越来越无力。终于，那位农夫赶来了，许久以后，来

了支消防队，用绞车把快要被淹死的小马吊了出来。后来，她们把《约克郡邮报》（Yorkshire Post）关于这件事情的简报剪了下来，裱上框挂在父母家的墙上，而谢莉获得了皇家人道协会（Royal Humane Society）的奖章。

米兰达一辈子都会记得这件事。要不是她妹妹那天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智谋，她早就死了。谢莉当时肯定非常恐慌，但她还是跑去救助。她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救了她们俩。

但是现在，她死了。在她死之前的一年时间里，米兰达都知道谢莉不开心，但她没有回来帮助她——她怎么能这样？她现在住在大洋彼岸的威斯康星州（Wisconsin）。姐妹俩当然会在电话上交谈，但是……她知道自己应该多做些事情。谢莉最需要他们的时候，没人在那儿帮她。米兰达愧对她，她们的父母也愧对她。她就这样死了，她们剩下的只有报仇。

第16章 报复

萨拉问对了——凯瑟琳打开话匣子，开始尽情倾诉她真正想说的话。她想要谈论她真实的女儿，而不是那具死尸，不是病理医生今天上午冷冰冰展示过的切口和皮下瘀伤。听着她的谈话，萨拉了解到的，不再是周末在诉讼要点中读到的那个抽象的受害者，而是一个小女孩，她在过去二十年里，一直与母亲作对，让她的母亲感到既焦虑又愤怒，既快乐又绝望。这个孩子就如她自己的女儿艾米丽一样真实。

马克·拉斯很体贴地起身说要去办公室打个电话，留她们在那儿说话。凯瑟琳告诉萨拉，谢莉在出生时就遇到不少困难。后来，这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她也感到很担心，因为她与她的姐姐完全不同：她注意力不集中，冒冒失失，虽然勇敢而且关爱他人，但如果某件事情让她感到无聊，那么她的注意力一次就只能集中几分钟。多年来，谢莉一直缺乏自信，学习上存在困难，有依赖情绪，精神上不稳定，有间歇性多动症，也有与之矛盾的间歇性情绪低落。但是，她也能够表现得出乎意料地让人满意，有着超乎寻常的忠诚和爱，这些弥补了她状态糟糕时期的不足。偶尔，她在学校也能突然展现自己真正的才能，尽管这种情况很少能长时间维持，但也让她的老师们感到惊讶，让她的母亲欢欣不已。

因此，当谢莉最终成功考上大学后，凯瑟琳感到既骄傲又焦虑。令她宽慰的是，她那难以相处、反复无常的女儿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但难过的是，作为母亲，这么多年对女儿倾注的爱，以后可能越来越用不上了。自从谢莉在第一学期突然结束了与第一个男朋友格雷厄姆的关系后，她就一直担心。但是，只有在描述大卫·基德时，凯瑟琳的声音里才透露出真正的痛苦。

“他好像是把谢莉从我这里偷走了似的，不停给她洗脑，让她几乎变成了一个外星人。”她转过身去，悲伤地凝视着餐厅的窗外。“我在她身上倾注了那么多的爱，付出了那么多的时间。虽然她遇到很多困

难，但我还是为她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我想，她至少应该对此心存感激。遇到他之前，她确实是。但是接着，她就变了。她看我的眼神，就好像我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就像是个陌生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他是个邪恶的人。我能看到他在嘲笑我，他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他把谢莉的心偷走了，谢莉只是在机械地重复他所说的话。他说我毁了谢莉的生活，强迫她去追求成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你能想象这种感受吗？”

萨拉默默地点了点头。“极度痛苦，我想。”

“确实。有时候，我在电话中跟谢莉谈话时，隐约能听到他在低声说话，咕咕哝哝地抱怨我。有一次，他甚至亲吻谢莉，以分散她的注意力，因为他知道我在电话这头，他知道我能听得见。他想让我知道，他已经把谢莉从我这儿夺走了，谢莉不再依赖我，不再属于我了。这就是他想要的。他想控制谢莉，几乎就像控制一个小性奴，一个木偶。他很容易就能做到这点，因为谢莉是那么爱他，那么信任他，那么天真无邪。他说什么，谢莉就信什么。但是我了解他的真实情况，了解他所有的谎言。他自称曾在军队服役，但当时他并不在那儿。他还曾因殴打前女友被定罪。这些警察都告诉过你。你也读到过这些内容，对吗？”

“它们都在诉讼要点里，我读过。”萨拉注意到，她又露出不信任的神情。“真的，沃尔特斯夫人，我已经做了必要的准备工作，相信我。但尽管如此，从你这里听到这些事情还是有帮助的。”

“那么，你会告诉陪审团吗？让这些事情起到作用？”

“如果可以的话，我会的。”萨拉叹了口气。“涉及到性格人品方面，有相应的证据规则和法律细节，可能会让一些事情比较难办。但无论如何，即使没有这点，这个案子的基本事实也应该足以定罪了。除非博斯先生提出完全出乎意料的证据，但我认为他未必能。这个年轻人应该被关进监狱。”

“那么，我夜里就能睡着觉了。”

“你睡不着吗？”萨拉若有所思地端详着面前这位女性。当然，她的眼角和面颊周围有皱纹，但她悉心打扮了一番，妆化得不错，脖子和胳膊处的皮肤看上去健康又结实。

凯瑟琳注意到她的目光，于是微弱地一笑。“哦，别担心，我身体还没有变得衰弱。但是睡不着觉——怎么都不行。一次睡上三四个小时就醒了。我很珍惜这些时刻，你知道。有时，当我醒着，会有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是一分钟，还是两分钟，还是更长的时间——我会忘记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昏昏欲睡，半梦半醒，感到这件事不复存在了。但是，事情还会回来。那么让人痛苦。我只是想，当他被关进监狱，被锁起来后，也许，这种时刻就会持续得更久。到那时，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一切都结束了。现在，我必须始终记得这件事情，即使是在夜里。如果我有一会儿忘记了它，那我就是背叛了谢莉，而他将会被释放。”她悲伤地摇了摇头。“这就是我的感受。”

“你不需要苛责自己。”萨拉小心翼翼地说，“毕竟还有警方帮助你。现在还有我。”

“我知道。”她们的目光隔着桌子相遇了，既有探索，又带着谨慎。“但是，请原谅，这只能使事情更糟，不知道为什么。”

“更糟，为什么这么说？你不信任我们吗？”

“不，不是这个原因。我确信你会全力以赴，我看到了你今天上午在法庭的表现。但是……你也知道，这件事没发生在你身上。不管你工作做得多好，它就是一份工作——而谢莉是我的女儿。有时候，在夜里，我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更落后的社会。那样就可以以牙还牙。我就可以亲手杀了他，把他捆在电椅上，然后拉下操作杆。”她的泪水夺眶而出，她扭头又凝视着窗外。“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可怕，但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话虽如此，但确实听起来很可怕。”继续说话前，萨拉小心地留意着自己的措辞，“你可能会发现，即使可以，你也没法那么做，因为那种记忆也会让你在夜里睡不着。”

“或许吧。”凯瑟琳转过身来，眼里闪烁着泪光。“但也可能不会。

他毕竟杀了我女儿。或许，如果我杀了他，反而能帮助我入睡。”

两个人陷入了沉默。萨拉想，我们现在所谈论的话题已经与证据毫不相干了。但是，这是我们在法庭上处理事情的力量源泉。“我预料，很多人听到事实都会这样想的。但是，这也是我们制定现有法律制度的原因，这样可以保护你，你不需要犯这样的罪行。我代表女王，代表国家。你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如果可以的话，我会拨乱反正，这是我的工作。这是正义，不是报复。在这方面，我们会保护你免受伤害。”

“你只要确保能把这件事做好，判他终身监禁就行。我很抱歉，纽比夫人，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糟糕。我虽然已经努力信奉基督徒的宽恕精神，可就是做不到。”

第17章 合理怀疑

午餐后，萨拉走进衣帽间，赛文德拉正对着镜子整理假发。他故作凶狠地对她板着脸。“啊，邪恶的恩多¹（Endor）女巫！你的病理医生是从哪儿学的手艺呀？是特雷布林卡（Treblinka）²还是奥斯维辛（Auschwitz）³？”

萨拉从衣架上取下长袍，缩肩穿上。她不情愿地把心思从凯瑟琳·沃尔特斯所描绘的年轻谢莉的画面转到病理医生对尸体令人遗憾的评论上。“他谈到的对动脉穿透致死的人所做的实验，你是指这个吧？他说的又不是自己犯下的暴行，不是他做的。我要补充一句，这和你的委托人不同。”

“我的委托人说那是自杀。”

“你看看他的记录。谎言，殴打女性——你代表的可不是克里斯多福·罗宾（Christopher Robin）⁴。”她从黑金色镶嵌的锡盒里取出假发，用手指拨去上面的一片绒毛。

“尽管如此，他并没有说他杀死了谢莉。”赛文德拉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萨拉很了解他，这可以看成是磋商的前奏。“你看，我觉得，我们可能漏了些什么。我们双方都是。你们说这是谋杀，我们说这是自杀。我们都可以解释这件事大概是怎样发生的，但都解释不清为什么会发生。你们正在起诉，但你们有动机吗？大卫为什么要谋杀谢莉？”

“因为他是一个下流自卑、又大男子主义的控制狂，他得知可怜的小性奴有了自己的主见，便不能容忍，这就是原因。”萨拉打开手提包去翻找口红。

“嗯，也许是吧，也有可能……”

“这样的男人多了去了，赛文。我早该知道。天哪，我不就嫁给了一个这样的人嘛。”

赛文德拉盯着她，一时不知所措。“鲍勃不是那样的，萨拉，肯定不是。”

“不，我不是说鲍勃。而是凯文（Kevin）——西蒙的父亲。把我打得遍体鳞伤，这个恶棍。你难道不知道？”她冷冷地注视着镜子中的自己，然后掀起嘴唇涂唇彩。“鲍勃把我从这种遭遇中解救了出来。他年纪稍微大了些，但很有教养。”

她冲着镜子中的自己，嘲讽地扬了扬眉毛，回忆起从那以后，自己所经历过的事。十六岁时，她年纪轻轻就离了婚，每天以泪洗面，开始在夜校努力学习，争取重新获得普通初级中学毕业文凭。当时，她的母亲和社会机构都要求她放弃当时还是婴儿的西蒙，让别人收养，因此，人们猜测她会吃安定药，以缓解这种沮丧情绪。比她大十岁的鲍勃是一位文质彬彬、留着胡须的年轻英语老师。他不但很照顾她，而且还提出，如果有幸娶她为妻的话，会亲自养育这个孩子。在中学餐厅那油迹斑斑的胶木餐桌旁，他双膝跪地，像一个瘦高的浪漫诗人似的，向她求婚。于是，他挽救了她——让她既没有失去孩子，也没有放弃学习。

他们步入婚姻殿堂之前，她已经处于绝望的境地。所以这场婚姻，无论怎样都算是成功的，至少赛文德拉是这样认为，他很快就要步他们的后尘了。萨拉和鲍勃工作都很忙，事业蒸蒸日上，在乡下有一座豪宅。他们成功养大了两个孩子——一个是西蒙，诚然，他只是一名砖匠学徒，但自从经历了去年的痛苦后，现在也稳定下来了；另一个是他十七岁的同母异父的妹妹艾米丽，她正在准备A级考试，并计划在男友拉里的帮助下，拯救这个星球。在他们的熟人中，有很多夫妇结婚比他们晚，前景也更好，但都离婚了，而他们却还在一起。

到目前为止，萨拉想，一切顺利。最初，她生活在锡克罗夫特（Seacroft）的贫民窟里。后来，她不断努力奋斗，直到在中殿律师学院（the Middle Temple）古老的伊丽莎白大厅（Elizabethan hall）里荣幸地成为一名“外席律师”（Utter Bar）⁵。在整个过程中，她一直从鲍勃那儿汲取力量，获得支持。他或许不是世界上最好的情人，但是，由于她最初的性爱对象是凯文，就是西蒙的父亲，那

个好色、残暴和花心的斗气公鸡，他给她带来了兴奋，也带来了灾难，因此，萨拉已经不信任激情了。她看重鲍勃的品质，既文雅又可靠，而且忠贞得多。

或者说，至少到最近，她是这样认为的。今天早上，他宣布让人对房子进行了估价，甚至都没有先和她商量，这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正在逐渐疏远。她用口红轻轻碰了碰嘴唇，吸了口气，觉得胸骨下面的某个地方剧烈疼痛。这种疼痛她不但熟悉，而且还感到非常真实，她甚至有次还去咨询了医生，但医生什么也没有发现；她的身体并没有受伤，受伤的是她的心灵。她的婚姻不是让人羡慕的婚姻了，再也不是了。自从鲍勃在西蒙的事情上让她失望以后，就不是了。凯文的拳头可能伤害了她的脸，但鲍勃无情的话冻结了她的心。她不能确定她的心是否会复原。

当赛文德拉漫不经心地提出他的条件时，她注视着镜子里的他。“那么，你对过失杀人抗辩不会感兴趣？”

“我对此没有把握，也不感兴趣。你的意思是——大卫不小心割了谢莉的手腕？帮帮忙，赛文，把话说清楚。”

“不，是谢莉 割了自己的手腕，然后，因为头沉到水下而溺亡。问题是为什么。”

“那么，好吧，为什么？”她把口红扔进包里，取出睫毛刷，赞许地微笑了一下。“接着说，你接着说呀。”

“瞧，我现在不是受人指使才这样说的，对吧。只是在探讨一种可能性，为了……”

“让你的委托人免受惩罚。”

“不是，是为了正义，萨拉。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不是吗？伸张正义。”

萨拉刷好了眼睫毛，开始寻找眉笔。她意识到，她的某个做法让他的同事感到恼火，或许是因为她说的话，或许是因为她在化妆，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好吧，继续说下去吧。看能不能让我大吃一惊。”

“好的，听我说，假设我们承认我的委托人不是他自己所认为的大情圣。实际上，远非如此。但另一方面，这个可怜的女孩谢莉，在自尊和抑郁方面，却有各种问题，我是能够并且会证明这些的。因此，在承受极端压力的情况下，她可能有自杀的倾向……”

“你指的是她母亲不喜欢她的男朋友？几次论文成绩很糟糕？这就是自杀的原因吗？”萨拉化完了妆，“啪”的一声合上了包。

“也许是吧。这样的事情是会发生的。你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你那么坚强。但是，万一我的委托人承认有些压力是来自于他，又会怎样呢？一边是谢莉的妈妈，让谢莉放弃他，另一边是他，而他只是她第二个真正的男朋友。这会让谢莉心碎。接着，谢莉发现他与另一个女孩上床，感到非常震惊，决定与他断绝关系。但是，当谢莉回到他的公寓后，发生了某件事情；他们进行了激烈的争吵，接着，大卫诱奸了谢莉……”

“强奸了谢莉，赛文。”

“诱奸了谢莉，萨拉。两者之间是有所区别的。大卫用甜言蜜语哄骗谢莉，让她做了内心认定绝不再做的事情。不一定非得是强奸。”

“你的意思是，他不会承认是强奸了。”

“不。嗯，你可以看出，他是一个自大的家伙，认为只要马上与谢莉发生性关系，一切都会变好。于是，谢莉进了浴缸，他吹着口哨出去给谢莉买花，决定好好表现一次。结果，回来却发现，谢莉被自己所做的事吓坏了，于是自杀了。那么，法庭会怎么看待这件事呢？不是谋杀吗？谢莉割了自己的手腕，那时，他甚至不在现场。但是，他是有责任的，他可能会试着承认这一点。”

“那么，他在法庭上会这么说吗？”

“如果你能把兴趣从谋杀转到过失杀人上，他可能会承认。”

赛文德拉这会儿是认真的，萨拉能够看出来；当然，他所言极是。萨拉回想起刚刚吃过的午饭以及这个死去女孩的母亲对她的信任。“如果受害者是左撇子我的话，我可能会对过失杀人感兴趣，赛文。但谢莉不是。这一点，我已经与她的母亲、朋友以及所有人核实

过了。她用右手拿笔，用右手切面包。如果她想自杀的话，她本应该先用右手拿起菜刀，割破左 手腕，这样造成的伤害最大。但是，这并没有发生。被刺穿的动脉在右 手腕上，而不是左手腕。这意味着是别人下的手，赛文，这是显而易见的。她自己没有割腕自杀。剩下的都是细节问题了。”

“我明白。”赛文德拉叹了口气，虽然感到失望，但也不是特别惊讶。她从来就不是一个容易被说服的女人。“这就是你要对陪审团说的话吗？”

“是的，赛文。”他们朝门口走去时，萨拉微笑着说。“你的想法不错，但这是谋杀，是你的委托人干的。”

1 Endor（恩多）：电影《星球大战》中的一颗星球。

2 1941年12月，纳粹德国在波兰兴建的六个屠杀集中营之一。

3 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波兰修建的最大一座集中营。

4 英国故事书《小熊维尼》（Winnie the Pooh）中的一个小男孩，是小熊维尼最好的人类朋友。

5 普通律师的总称（地位低于王室律师，只能在法庭栏杆外进行辩护）。

第18章 试切创

与萨拉一样，赛文德拉也清楚，病理医生的证据是本案的关键。如果他不能找出疑点，还不如现在就打道回府。于是，他开始质疑塔克曼医生所断言的，谢莉在动脉出血的情况下能够存活的时间。

“刺穿动脉后，人们通常可以存活半小时吗？”

“不，一般不能。我说过，半小时可能是最长的时间。”

“那么最短时间可能是多久？”

塔克曼医生耸了耸肩。“或许五分钟，或许十分钟。”

“五分钟或十分钟？”萨拉眉头一皱，赛文德拉得意地低头看了她一眼。这比他期望的更妙。“这差别就大了，塔克曼医生，不是吗？今天上午，你告诉我知识渊博的朋友，谢莉可能在浴缸里躺了长达半个小时，但现在你却说她可能只躺了五分钟，或十分钟。哪一种说法正确呢？”

“我没有说她一定在那儿躺了五分钟或十分钟。”病理医生生气地反驳说，“我说那是最短的时间。很明显，沃尔特斯小姐存活的时间要长些，因为救护车及医务人员赶到时她还活着。”

“那么，哪种情况更常见呢？五分钟，还是半小时？”

病理医生看上去很生气，甚至有点慌乱，这让赛文德拉很满意。他迅速看了一眼陪审团，确信他们在饶有兴味地听着谈话。

“当然，介于两者之间。半小时对于心跳慢、血液多的大胖子较为典型。”

“但谢莉·沃尔特斯是个苗条的年轻女子。那么推测起来，她流血至死的时间会更短。她这种年龄和状态的女孩子，最多能撑多久？”

塔克曼医生怒视着这个让他不舒服的年轻人。“可能十五或二十分钟。当然，除非动脉自行愈合。”

“那可能吗？”赛文德拉看上去有点错愕。

“当然可能，尤其是尺骨旁的小动脉，只是被刺穿，还没有被割断，水流不会加速血液的流动。”

“但是……在本案中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对吗？”

“是的，动脉没有自行愈合。”

“很好。”赛文德拉松了口气，同时又对这种刻意的瞎扯颇为厌烦。“那么，由于动脉没有自行愈合，塔克曼医生，这名年轻女子可能是在十五或二十分钟内流血而死。这是你的乐观估计，对吗？”

“年轻人，那是我的专业意见。”

赛文德拉想，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他在这点上大做文章，进一步摧毁了这位年长的病理医生认定的事实。救护车是在事发七分钟后到达的，那么，如果大卫·基德割破谢莉的手腕后十五分钟，她因失血而死的话，他就必须在八分钟内完成所有以下动作——离开公寓，走到商店，与店主讨论足球，购买橄榄油和鲜花，从商店回到公寓，再拨打999。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吧？

“我对此一无所知。”塔克曼医生生硬地答道，“我说过，她可能活得更久。这根本就无法确定。”

“确实如此。”赛文德拉停顿了一下，让陪审团领会这一点。他朝下看了看萨拉，预料到她对他下一个问题的反应后，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那么，让我们转到下一个问题，好吗？试切创。你告诉纽比夫人，你发现受害者手腕上没有试切创，因此，你倾向于认为这次死亡是谋杀。不过，也许我可以提议用另一种方法解释这一证据，塔克曼医生。你也断言，如果这是自杀，左手腕会比右手腕损伤更严重，对吗？”

“是的，因为这个女孩惯用右手。”

“那么，医生，左手腕伤口——比右手腕伤口浅很多，也没有右手腕伤口那么致命——难道它本身不可能是你正在寻找的试切创？沃尔特斯小姐以前从未割伤过自己，所以，正如你所说的，她首先割了左

手腕，但不是很深。她只能再次尝试割右手腕，于是，她鼓起勇气，用力把刀切入手腕，造成了致命伤。”

萨拉暗中叫苦。这就是赛文德拉的典型特点——聪明伶俐又出人意料，似乎完全击败了专家证人，反守为攻了——这很可能会取悦年轻陪审员中那些自作聪明的家伙。

病理医生叹了口气，有意识地控制住怒气，努力保持客观态度。“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在我看来，非常小。”

但是，萨拉遗憾地想，这已经造成了不良影响，陪审员们心中肯定又有了个疑点。在赛文德拉的这种攻势下，这次审判终究不会那么轻松。

赛文德拉顺利推进到第三点，谢莉头部和颈部的皮下瘀伤，病理医生曾断言那是有人被强行溺毙的典型特点。“这是在她头部和颈部的瘀伤，你曾经提到过。你不能说那些瘀伤一定是在浴缸里形成的，是吗？”

塔克曼医生盯着他，感到非常惊讶，“单单看这些瘀伤，我不能肯定。但是……”

“医生，瘀伤难道不可能在她进入浴缸前就有了吗？说不定之前发生某种争吵了呢？”

塔克曼医生叹了口气，他对客观性的忠诚度与他对这个傲慢的年轻律师不断增加的厌恶感产生了冲突。“如果你单独考虑这些部位的瘀伤，有这个可能。瘀伤可能是由她死前一小时发生的某个事件引起的。”

“很好，因此，也有这样的可能，在她进入浴缸前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之间发生了争吵，基德先生可能紧紧抓住她的头部和颈部去制止她，难道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吗？他承认他们之间确实发生过争执。如果谢莉反抗，那么他的双手就会制造出这些皮下瘀伤，不是吗？”

“是的，有这种可能性。”

赛文德拉停顿了一下，仔细观察了一下陪审团，确信他们都在专

注地听他讲话，这样他才好开始下一个问题。他希望下一个关键问题会彻底改变陪审团对公寓事件的看法，开始为他的委托人平反昭雪。他正在勾勒的场面会让人不舒服，但没有萨拉所描述的那么丑陋。

“所以，瘀伤很可能是在沃尔特斯小姐走进浴缸前就已经形成了，对吗？如果情况属实，这些瘀伤不会成为谋杀证据，是吗？”

“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成为证据。不会。”

“不会。”赛文德拉看了一眼陪审团，他欣慰地看到，他们正在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话。“塔克曼医生，根据你的经验，会不会偶尔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人与其爱人发生了痛苦、或者激烈的争吵后，而选择自杀？有些人会不会因为无法忍受别人对待他们的方式，从而感到心烦意乱，他们觉得活着实在没有什么意思，于是决定自杀？”

“像你自己之前指出的那样，我是个病理医生，不是心理学家。我可以告诉你人们的大脑状态，不能告诉你他们的精神状态。”

“很好，塔克曼医生。我不会像纽比夫人那样要求你给出超过合理范围的意见。但是，我记得，你确实告诉过纽比夫人……啊，找到了……您说自杀并非完全不可能。你现在还是这样认为吗？”

“是的，我相信自己确实说过这句话。不过考虑到全部事实，经过权衡各种可能性，这可能是谋杀。年轻人，我也说过这句话。”

“是的，医生，你确实说过。你还说过另外一件事，塔克曼医生，我想问问你此事。在这儿。‘很遗憾，我不能给出绝对肯定的说法。不过，你在我这个行业里做得久了，就会发现这确实是事实。’你记得说过这样的话吗？”

“是的，记得。”

“谢谢，我问完了。”

第19章 牧师

牧师宣读誓词的时候甚是紧张，两位律师都看在眼里，对待这个证人要格外温和些，不能像对前一位证人那样。塔克曼医生很专业，他已经习惯了在法庭上公开作证，对自己的观点也信心十足。卡农·罗兰兹（Canon Rowlands）则恰恰相反，像教堂里的老鼠一样胆小。他讲话时声音很低，而且犹豫不决；他的手不停颤抖，不时抓住证人席上的圣约书，那还是考虑周全的法庭书记员专门放在那里的。在萨拉友好的引导下，他讲述了在谢莉死亡的当天，曾听到自己公寓楼下的争吵声——争吵十分激烈，他甚至觉得女方受到了伤害，非常担心。但他什么也没做，不久之后，他出门去大教堂做晚祷时，在公寓外面的楼梯上碰到了大卫·基德。

“要是我当时做点啥就好了。”他一直嘟囔着这句话，还焦虑地在法庭上左顾右盼，像是在恳求原谅。“说不定那个可怜的女孩今天还活着。”

他那慌乱、徒劳的样子倒是和萨拉的案子很契合。看到他如此紧张，陪审员一定都会认为他只是在陈述所见所闻，或者会认为他因没能阻止这场无意中听到的犯罪而心烦不已。萨拉坐下后，赛文德拉若有所思地站了起来。如果像对待前两位证人一样，表现得像是在威胁或恐吓这位牧师的话，后果势必不堪设想。但不管怎样，他必须尽量减轻牧师所供证词造成的不利影响。

“卡农·罗兰兹，你是个信仰上帝的人，你所要经历的磨难中，好像有一个就是要在罪人周围生活吧。听你讲，你和大卫·基德是一年多的邻居了——你有没有发现跟他做邻居很难？”

“和大卫？是呀，我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说这话的时候，他脸上还露出了浅浅的善意的微笑。

“真的吗，这些不同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比如说，他有时候喜欢把音乐声音开得很大，我觉得难以忍受。他还经常会叫很多朋友来，搞聚会什么的，而且通常都是女孩。”

“这些人常常很吵，你在楼上都能听到，是吧？”

“对，没错，有时候特别让人心烦。”牧师点了点头，看到有人能理解自己的苦楚，他十分感激。

“他可曾邀请你去参加过聚会？”

“没有。”牧师微微笑了笑。“我也不会去……我不喜欢这种场合。”

“我理解。但是，你隔着地板能听到他们的谈话声和喊叫声，你会想象——毕竟你对此无计可施——你经常会想象楼下在干什么吗？”

“是，当然。很遗憾，地板可不怎么厚。”

“那是。但他朋友们在公寓里时，你从来没有进去看过，所以你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什么，是吗？你只能猜。”

牧师的手又不安地抖动起来，他终于搞清楚这问来问去的目的了。“对，你说得对，可我大概清楚是怎么回事。”

“大概清楚，可能吧。但公平地说，大卫·基德和他的朋友们与你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你们生活态度不同，行为举止也大不相同，是吗？”

“对，确实是这样的。”

“卡农·罗兰兹，你肯定不会冲着女人吼叫，你会吗？”

“哦，不！”这个瘦小的男人看起来十分害怕，他的手抖得厉害。“不，当然不会。从来没有过。光想想都觉得……可怕。我憎恨暴力。”

“是，那是。”赛文德拉同情地微微笑了笑。“因此，当你听到刚才在法庭上描述的那些烦人的声音时——男人和女人互相嚷嚷，大喊大叫——你自然会觉得这可能牵扯到了暴力，是吗？”

“对，是这样的。听起来像是男人在打女人。”

“这只是你的一己之见。事实上，除了脖子上的瘀伤，谢莉身上并未发现其它伤痕。法医证据也并未表明她曾遭到殴打。你会不会是想

错了呢？你想象 着大卫在殴打谢莉，但其实并没有。”

“这个嘛，我……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但听起来确实是那样的。”

“说得正是，你不知道。你不可能知道，你怎么会知道？你听到了动静，像任何人会做的那样，动用了自己的想象力。这并没有错，卡农·罗兰兹，你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真的。”

“我当时可以进去帮她的。”牧师十分认真地坚持说，“要是我进去了，她今天说不定还活着。”

“有这个可能。”赛文德拉极有耐心地附和说，内心也希望牧师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但你也不能确定，因为我们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以及怎样死的。我们现在就是要判断是大卫·基德杀了她，还是如辩方认为的，她是自杀。”

赛文德拉停了停，寻思着现在提便笺本上的下一个问题究竟是否明智，这可能会让很多人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他觉得已经把陪审团中的年轻人说服了，只要有利于证明自己的观点，都值得一试。“你告诉纽比夫人，吵架结束后不久，你听到楼下公寓里又有声音，你能讲讲那声音大概是什么样的么？”

“当然，我也不确定，但我觉得那声音听起来像是大笑，说不定呢。愿上帝宽恕我。一种很奇怪的笑声，但……我也不确定。”

“大笑声，或是其它声音，我没记错的话，你是这样告诉我那博学的朋友的。不大像是痛苦的声音。”

“对，我是这么说的。”

“那其它声音 会不会是女人高潮时发出的声音呢，卡农·罗兰兹？享受的声音，而不是痛苦的？”

这个瘦小的牧师脸涨得通红，摸索着圣约书。“这个，我不知道，很难说。我猜有可能是。”

赛文德拉注意到年轻的陪审员们似乎觉得这很好玩，他们的嘴角泛起了笑容。“那你继续听下去了吗？”

“嗯，是，可……后面就没什么声音了。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常了，于是开始准备去做晚祷。”

“你大概准备了多长时间？”

“我估计，十到十五分钟吧。”

“那这期间你没听到其它动静了吗？”

“没听到什么特别的声音，没有。”

“很好。然后，你离开自己公寓，在基德先生的公寓外面碰到了他，他手里还捧着一束鲜花，是吗？他那个时候看起来怎么样？”

“我不知道，或许有点紧张吧。我觉得他看到我后，感到很惊讶。”

“但他身上并没有血迹，是吧？你应该能察觉到这点。”

“没有。”牧师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摇着头说，“他的衣服看起来很干净。”

“而且衣服并没有湿？没有被浴缸里的水弄湿？”

“没有。他的衣服看起来很干净，而且是干的。”

赛文德拉停了停，仔细斟酌着自己的措辞，这可是最关键的一步。

“那么，当你看到他的时候，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基德先生像控诉方所宣称的那样，已经割了她的手腕，或是把她淹死了才出去的？你当时并没有想象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是吗？你根本没往这方面想过吧？”

“没有，当然没想过。”

“基德先生有在出汗或是颤抖吗？他看起来很不安，很害怕或是惊慌失措吗？像是一个刚刚杀了人的凶手吗？”

“没有，他只不过是有点紧张而已。我看到他在门口听里面的动静。”

“好。那么，你看到的是一个衣服干净的男人，像任何男人一样，或许刚和女朋友吵了一架而显得有些紧张，手里捧着一束鲜花。是吗？”

“对，对，我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情景。”

“那么，依你所见，你认为当时公寓里的谢莉·沃尔特斯应该还活着吧？在你听到争吵之后，大卫·基德买了鲜花，想弥合与她的关系。可以这样讲吗？”

“对，我……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于是，我就出去做晚祷了，要是我当时知道……”

“但你不可能知道当时公寓里发生了什么，是不是，卡农·罗兰兹？你又不在于场。你能告诉我们的是你确实看到和听到的。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谢谢你。”

赛文德拉非常礼貌地笑了笑，坐了下来。牧师离开证人席的时候，赛文德拉觉得他看起来充满感激，如释负重，好像终于把问题想清楚了。

萨拉的下一位证人是桑迪·墨菲（Sandy Murphy），谢莉在大学里最亲密的朋友。她和她的男朋友跟大卫都很熟——这两对儿还一起出去约会过几次。她说谢莉对大卫十分痴迷——专心致志地听他说每一句话，那样子让桑迪一直都看不惯。所以，谢莉出事前几天，来到桑迪的房间，心烦意乱地说大卫骗了她，他们两个之间完了，这让桑迪感到很高兴。谢莉说她发现大卫和一个叫林赛的年轻女人在床上乱搞，他们不仅仅是赤身裸体躺在床上——那张她和大卫经常睡的床——而且还用三脚架支起了一台摄像机拍下了他们的丑态。大卫解释说他们在拍色情片，这是林赛想出来的一个赚钱门路。他还说，要是谢莉也愿意加入的话，就更棒了。

但谢莉可不这么看，桑迪说。她没有加入，而是把摄像机摔到了地板上。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尖声争吵，从中谢莉还发现，大卫以前一直都和林赛住在一起，一年前才甩了她，而且林赛还生了大卫的孩子，老天哪！她住在利物浦（Liverpool），那天下午过来是

想鸳梦重温，顺便还可以把这个拿到网上卖。

法庭上的人全神贯注地听着这个故事，就像几个月前桑迪和理查德（Richard）在大学宿舍里那样。陪审席上不时会有人厌恶地瞥大卫一眼。他懒洋洋地靠在被告席上，脸上微微露出得意的笑容，那神情活脱脱像《老大哥》（Big Brother）¹ 节目里的小混混，对这段桃色事件洋洋自得。

随后，桑迪证实，谢莉认为她和大卫的关系已彻底玩完。那周接下来的几天里，谢莉多次接到大卫打来的电话，但她心意已决；她甚至有一晚回家找她母亲，坚称她会甩了他。她周日到他公寓的唯一目的，是去归还钥匙，收拾东西，做个彻底了结。

赛文德拉费尽心思去质疑这种说法。他证实了桑迪也知道谢莉一直在接受精神治疗，这点很关键。不过，桑迪坚持认为谢莉看起来十分正常，而且一直定期服药。桑迪也承认，她和理查德曾提出那个周日陪谢莉一起去公寓拿她的东西，可是她拒绝了。她说想自己一个人去。

这是为什么呢？赛文德拉问道。要是谢莉确实没有留下的意图，为何不带朋友一同前去作为精神支持呢？而且，她想拿回的这些“东西”到底值多少钱呢？

赛文德拉一件接一件地把谢莉包里的物件展示给陪审团看。一件蓝色的绸缎睡衣，一个蕾丝文胸，一条丁字裤，三条紧身裤，一件T恤和一盒化妆品，盒子里有一支用过的口红，一个粉扑，还有些眼线膏。包里还有两本勃朗特姐妹的小说，一本《时尚》杂志。按照赛文德拉的计算，这些东西全部加起来，值68.5英镑。他认为，谢莉其实根本没必要去拿这些东西，不过是她自己去看大卫的借口罢了，去见最后一面，看看恋情有没有挽回的余地。

“接下来呢，事情进展得不大顺利，没准他们又吵了起来。”他提示说，“或许是场情绪化的激烈争吵。然后她可能觉得受不了了，不想再这样活下去。她伤心至极，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有这个可能吗，桑迪？”

谢莉的朋友桑迪断然推翻了这样的设想。“没有。”她说，“不可能。谢莉不是那种人。她从没有提到过自杀，而且她已经不再爱大卫了，她恨大卫，这是她告诉我的。也许这些衣服不值什么钱，可毕竟是她自己的衣服，她想要拿回来。这也就是她去找大卫的原因，把东西拿回来，而且让他知道她并不怕他。我觉得这就是大卫杀死她的原因，因为他没法忍受谢莉说他是个人渣。我觉得事情就是这样的，大卫杀了她，因为谢莉让他滚开。”

赛文德拉坐了下来，没有再问什么。他坐下的时候，竟然听到旁听席里有人鼓掌，把他吓了一跳。掌声好像不是给他，而是给证人桑迪的。他从座位里转身，看到谢莉的妈妈和姐姐米兰达在鼓掌——虽然很轻，但足以鼓励桑迪，桑迪泪眼婆娑地冲她们笑了笑。他又转过身来，发现萨拉·纽比咧嘴朝他微微一笑，笑容中透着些许同情，但又不乏残忍。

“做得很好，赛文。”萨拉轻声说，“但我觉得，他们不相信你的话，你说是不是？”

¹ 英国的一个真人秀节目。一群陌生人住进一间布满了摄像机及麦克风的屋子，他们一周7天，一天24小时，所有的一举一动都将被记录下来放到银幕上。选手们在比赛时间内将互相投票，决定对方的去留。最终留下来的人将赢得大奖。

第20章 沉默的母亲

星期五晚上，萨拉·纽比骑着摩托车去了通往韦瑟比的乡村。那天上午下了场大暴雨，刚被雨水冲刷过的树木和田野在灿烂的霞光中熠熠生辉。透过偏振头盔护目镜，她看到了美丽的云霞，便再也无法集中注意力看路了。不过，她终于找到入口，然后沿着小道骑向河边，靠近沃尔特斯家的房子时，车轮水花飞溅地穿过地上的坑坑洼洼。

她在前门停下来，一只毛色黑白相间的小型柯利牧羊犬（collie）跑了出来，狂吠不已，米兰达·沃尔特斯匆匆忙忙跟在小狗后面。“别叫了，泰斯，别叫了！过来，你这讨厌的狗！很抱歉，你瞧，她不习惯摩托车。”

“没事。”萨拉取下头盔，弯腰逗弄这只跑过来舔她手的多疑小动物。这是一只老狗，戴着灰色的嘴套，但仍然很健康。“嘿，我又不是小偷。”她抬头朝米兰达笑了一下。她们只在法庭上见过。“这是个好地方。”

“是的。我和谢莉在这里长大。”在这座旧式石砌农舍的另一边，是一个小围场，两匹老矮马首尾相连地站在一棵七叶树的树荫下，甩着马尾驱赶苍蝇，发出刷刷的响声。围场较远的那边有一条河，蜿蜒穿过一个峡谷，周围是低矮的丘陵和偏僻的农舍。

“一派田园风光。”

“是的。这里是成长的好地方，可是现在……”风把米兰达的一缕棕色长发吹到脸上，她不耐烦地甩甩头。“我现在很乐意回美国去。在这里，回忆起我们曾经做过的很多事情，真是太痛苦了。”

“你和妹妹关系亲密吗？”

“是的，非常亲密。”

萨拉第一次仔细端详这个年轻女子。她大约有一米七三，长着棕色的眼睛，阳光晒得脸上的皮肤呈古铜色，上面有微微的雀斑。她穿着牛仔裤、旧T恤衫，一双黑色运动鞋，这双运动鞋看起来像是穿了

很多年。她的身材像她母亲一样瘦削、健康，不过，萨拉遗憾地想，她爆发出的能量可能会是她母亲的两倍。

“你看起来不太像她。”

“哦，是不太一样。谢莉是个美人。现在想想，倒没给她带来多大好处。”

凯瑟琳从房子里走了出来，仍旧穿着早前穿过的黑色连衣裙。“欢迎。你说你会骑摩托车来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你真是这么过来的吗？”

“是的。”萨拉看了一眼停在身后的川崎摩托。“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换身行头？让我把这身皮衣脱了？”

“当然。来这里。”米兰达带她走进杂物间，里面放着洗衣机、烘干机和冰箱，还有衣架、鞋架和一个狗筐。她把摩托车服放在冰箱上，然后穿了一身稍皱的黑色裤装出来。

“喝茶吗？”凯瑟琳问道。这时，米兰达不见了，把她俩单独留在那里。

“谢谢。很乐意来一杯。”

凯瑟琳烧水时，萨拉看了一下这个偌大的农家厨房。厨房里架着低矮的木梁，铺着红砖地板，水槽上的大窗户可以远眺围场外的小河。墙壁周围装着橡木橱柜，阿格炉旁边的一个凹室里，不伦不类地放着一把扶手椅，旁边还有一堆报纸、杂志。

“实际上，这是我们的主室。我们基本都在这里吃饭、阅读，特别是在冬天。谢莉去世后，安德鲁甚至养成了在那把椅子上睡觉的习惯，像个老人似的。”

“是的。”萨拉坐在桌旁，感激地握着茶杯。“你说过，他很难接受她的死亡。”

“纽比夫人，我们俩都很难接受。当然，米兰达也一样，她们亲密无间。但这件事对安德鲁的影响很大。他差不多已经自暴自弃了。因此，我觉得应该由我作证，而不是他。”

“嗯。”萨拉若有所思地啜了一口茶，然后才回答。“哦，你知道，这也是我来这儿的原因。好好聊一下作证这件事。”

“这是我的机会，来告诉大家基德这杂种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下流胚。总得有人站起来这样做。那么，那个人应该是我。”

这便是萨拉来此的原因。她们第一天共进午餐后，凯瑟琳便打算出庭作证。但是，萨拉对这个主意考虑了很久，越来越觉得无法赞同。她来到这里是在冒着一定风险的，因为法律有严格的规定，不允许律师指导证人。不过她的意图正好相反——让凯瑟琳远离证人席。所以，只要她能完成这个任务，就不会有问题。于是，她轻声说道。

“是的，嗯，正是如此，真的。这次审判——任何审判——的关键都是事实。”

“事实就是他谋杀了我女儿。”凯瑟琳愤怒地说。

“确实如此，那是我们必须证明的事实。要证明这点，我必须让陪审团专注于关键事实，也就是……”她边用手指数着要点边说，“……大卫和谢莉单独待在公寓；大卫留在菜刀上的指纹；谢莉颈部的瘀伤；右手腕，而不是左手腕的动脉被割断——所有这些可怕而令人痛苦的事实。”

“但他们也需要知道，大卫是个怎样的卑鄙小人——从遇到谢莉的那一刻起，他是怎样撒谎、吹嘘的，他是怎样控制谢莉的整个生活的，把谢莉像个小奴隶一样玩弄于股掌，让她远离朋友、家人，远离所有希望她好的人。这就是我能告诉他们的事情。”

“是的，也许吧。”萨拉慎重地点点头，有点担心凯瑟琳可能会爆发出来的情绪冲动，但必要的话，她还是坚决打算劝阻凯瑟琳。至少，凯瑟琳在这里，在她的家里，是安全的。“但是，在我们做出决定前，请听我说。你是谢莉的母亲，而我也是一位母亲。谢天谢地，我女儿没死，但我有一次差点以为她死了。我无法想象还有什么事情比那更糟糕。而我必须在法庭上替自己的儿子辩护，所以，我知道那是什么感觉。问题在于，人人都知道母亲站在孩子一边。我们真的是没有选择。所以，人们会用这点来反驳我们。即使我们在说真话，他

们通常也不会听进去。”

“你的意思是，陪审团不会相信我的话？”凯瑟琳看上去很茫然，仿佛她从未这样想过。萨拉又试着解释。

“不，不全是。比那更微妙。他们相信你说的话，却会用你的话来反驳你。这样说吧，我们控方必须在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证实这一案情。赛文德拉——辩护律师博斯先生——他不需要证明大卫·基德无罪，只需要让陪审团心里产生那种合理怀疑。在这个案件中，他的策略很明显：阻止陪审团考虑诸如指纹、刀和割伤等涉案事实，转而让他们推断自杀的可能性。现在，他打算传唤谢莉的精神病医生。我无法阻止……”

凯瑟琳痛苦地摇头。“为什么？谢莉有几个月没见过那个男人了。他怎么可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情况就是这样。如果谢莉是被谋杀的话，那无关紧要。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如果像辩方所说，谢莉是自杀，那么他会透露谢莉的精神状况，让陪审团对此产生兴趣。你说过，她有双重极端性格障碍，是吗？”

“是的，但那并不意味着她会自杀！”

“当然不，但他们会努力往这方面暗示。我希望我能制止，但是做不到。实际上，这会干扰事实。现在，如果我叫你作证，你能增加什么确凿事实吗？我的意思是，关于谢莉去世那天的事实？”

“哦，只有大卫在医院对我无礼……”

“那没有什么帮助。那只能表明他恨你，而你也恨他。这有助于被告方，而不是我们。你还能说些别的吗？”

凯瑟琳想了一会儿，感到很困惑。“哦，在谢莉死的前两天，她告诉我，她已经甩了大卫。她就坐在你现在坐的椅子上……”

萨拉轻轻点头。“好的，你当然可以说这件事。”

“如我所言，我可以告诉他们大卫有多下流。他如何带谢莉远离家庭，如何摧毁谢莉的心灵，还有……”

“好吧。我们来进行角色扮演，好吗？”萨拉加重语气说道。然后，她站了起来。

“什么？”

“我们来试几个问题，就好像在法庭上一样，然后看进展如何。好吗？”她站在阿格炉前面，手指触摸着背后温暖的扶手。“比如，我们先问这个。”她稍稍变换了下嗓音，显得更加正式。“你说，谢莉有双重极端性格障碍。她治疗过吗？”

“是的。她进行过小剂量药物治疗，以维持情绪稳定。”凯瑟琳紧握双手，放在前面的桌上，对突如其来的角色扮演颇感惊讶。不过，她似乎有所准备。毕竟，几个星期以来，她脑海里一直想象着类似的场景。只不过萨拉是她的律师，而不是敌人。

“这种情况对她的学业有什么影响？”

“哦，实际上，她的学业和她的性格很相似。有些地方很棒，但有些部分——学习中比较乏味、单调的部分——她觉得很难。那部分她需要很多帮助和支持。”

“你和你丈夫支持她了吗？”

“是的，我们试过。我想，我们俩都试过，特别是我。这比较难做，但我们做到了。她获得了需要的分数，接着，去了约克大学学英语。”

“她是如何适应大学生活的？”不出萨拉所料，这些简单的、可预见的问题增加了凯瑟琳的信心。

“哦，起初很难，因为她被甩了——这是他们使用的可怕词语，对吗？——被谈了几年的男朋友格雷厄姆甩了。那对她没好处。不过她交了新朋友，一直相处融洽，直到遇见他，就是这样。”

凯瑟琳正说着话，门开了，米兰达走进屋里坐了下来。萨拉一时不知该怎么做。但这是她们家，而不是自己家。如果事情发展如她所料，凯瑟琳等会儿也许需要一些精神支持。所以，她朝这个女孩笑了一下，说：“我们正在尝试问几个问题。”然后重新转向她母亲。

“你觉得谢莉和大卫·基德的关系对她没什么好处？”

“没有，一点好处也没有。他是她遇到过的最差劲的男孩。他就像个沼泽怪物。”

萨拉想，开始了。这正是问题所在。“你为什么那么称呼他？”

“哦，从一开始，他就试图控制谢莉。他是个很有控制欲的人：总是搂着她，总是在她说话前开腔，总是决定她该做什么。这看上去很可怕。她差不多像他的小奴隶，腹语术表演者用的人偶。”

“还有其它事情让你对他们的关系感到不舒服吗？”

“哦，是的，还有他想让谢莉做的事情。我的意思是，他没受过教育，不是吗？如果你给他一本书，他都会把书拿颠倒。他想让谢莉辍学，和他一起去非洲。我们为了让谢莉上大学付出了多少艰辛呀！”

“那么，可以这样说，你和大卫·基德关系很紧张，对吗？你女儿谢莉夹在中间？”

“哦，是的，但她最后也醒悟了。她发现他和那个女孩上床后，决定永远离开他。她回家告诉了我。”

“可是两天后，她又回去见他了。”

“不是去见他。”凯瑟琳申辩说，“是去取自己的东西。”

萨拉夸张地扬了扬眉。“一件睡衣、几本书，还有几条穿过的紧身裤袜？你真觉得她是回去取那些东西吗？”她们隔着桌子，互相凝视着。角色扮演逼真得让人感觉不舒服，萨拉可以看见凯瑟琳脸上的痛楚。“那些只是借口，不是吗？再去见大卫，试图挽回恋情的借口？”

“我……我不知道。我想有可能。不过，他随后谋杀了她。”

“他有吗，沃尔特斯夫人？我们知道，谢莉到公寓后不久，他们发生了争吵，大卫声称他们做爱了。你告诉过我们你有多不喜欢大卫，你让谢莉为离开他承受了多大压力。你说，谢莉曾经打算离开大卫。她知道该那样做，可她还是回去了。并且，做了错事。”

“是的，谢莉很困惑……”凯瑟琳的嗓音都变了，看上去快要哭

了。米兰达从桌子另一旁伸手握住母亲的手。但萨拉还没问完。

“不，比困惑还糟糕，不是吗？你告诉过我们，谢莉有双重极端性格障碍。她需要不断的爱与支持。现在，你和丈夫站在一边，大卫·基德站在另一边，这两种来源的爱与支持让她心碎。她和自己许诺要离开的人做完爱后，独自坐在浴缸里，难道不是因为承受了太多的压力，于是……”

凯瑟琳大哭起来。米兰达愤愤不平地瞪着萨拉。萨拉怜悯地坐了下来。“对不起，我不想让你痛苦。可是你瞧，凯瑟琳，如果我让你站在证人席上，他们就会这样对你。而博斯先生提出的问题会更尖锐，如果他想赢，就必须这么问。而且他真的会赢。”

“这不是关键！”凯瑟琳从盒子里抽出一张面巾纸。“关键是你也这样想，不是吗？你认为谢莉是自杀，是我的过错造成的？”

“不。”天哪，萨拉想，我完全让她误会了，“不，实际上，我不是这样想的，我真不是这样想的。”这句安慰的话似乎没起到什么作用。她又试着说，“瞧，不管是安慰谁，说这样的话都显得很荒谬，但是，我非常清楚，你女儿是被人谋杀的，明白吗？所有确凿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只是很不幸，她有这种精神病史，被告方会提出这点作为自杀的烟幕。”

凯瑟琳止住泪水，慢慢平静下来，但仍然紧紧握住米兰达的手寻求支持。“可我应该为谢莉说话，不是吗？我是她的母亲。”

“如果这样做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就不应该这样做。你看，法庭需要你从这里听到的唯一确凿事实，是在谢莉死的前两天，她告诉你她想离开大卫。这一点已经记录在你给警方作的陈述里。现在，如果运气好的话，被告方会接受这一陈述，不会提出异议。那就意味着，当着陪审团的面，陈述会当庭宣读，不过没人能够提出质疑，也没人能试图歪曲你的话，引人误解。我认为，这是你应该做的事情。”

凯瑟琳叹了口气，把手里的纸巾揉成一团。为了在法庭上与大卫当面对质，长时间以来，她一直在磨练自己。那种景象让她很害怕，但那似乎是她的责任。现在她可以在不背叛女儿的情况下放弃吗？她

慢慢地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让我晚上好好想想。”她低头看着桌子，悲伤地摇了摇头。“可是，如果你真相信谢莉是被谋杀的，你怎么可以说出刚才那些问题？”

“我是一名辩护律师，沃尔特斯夫人。我接受过训练，能够为一个案件的双方辩护。但那并不意味着我无法确定孰是孰非。实际上，这样做有助于我进行判断。”

“好吧。”凯瑟琳站起身来。“那么大卫情况如何，他什么时候出庭？你会像刚才质问我那样对他提出尖锐的问题吗？”

“凯瑟琳，我刚才只是和你玩玩，让你明白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别担心。对他，我可要动真格的。”

后来，萨拉骑车离开的时候想，麻烦在于，刁钻问题只会伤害善良的人。像大卫·基德那样的坏人，良心早已经被狗吃了。

第21章 拥挤地排队

周一早上，控方小组成员在一家酒店碰面，吃工作早餐。皇家检察署事务律师马克·拉斯充满了信心。

“再把几个钉子猛敲到位，绞刑架就造好了。”他兴高采烈地说着，满嘴的香肠和鸡蛋。“你预料会出现什么问题吗？”

“是有几个问题。”萨拉边喝着橙汁，边若有所思地说。她发现马克今天异常兴奋，让人难以招架。这不是他的错。整个周末，她都在琢磨鲍勃为什么突然想搬家，但毫无头绪。他们是谈过一次，但不知怎的，并没有提到重点。看样子，搬家只不过是他丈夫用来重新自我定义的一步棋，他想要重新开始。但是，为什么这件事情现在如此重要，却让人相当费解。甚至还有个更深层的问题：他这崭新的开始，把她包括在内了吗？

她叹了口气，将思绪收回到当前的会议上。她确认凯瑟琳·沃尔特斯已经决定不出庭作证了。“我想，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但是，更让我担心的是，他们准备传唤这个女孩的精神病医生。”

“她情绪抑郁，并不意味着会自杀。”拉斯边吃着最后一口鸡蛋煎面包边咕哝道，“你可以搞定这个的，一定能。”

“我会尽力而为的。”萨拉说，“但是，她坚持要单独见基德，或许还与他发生了性关系——这都对他们有利，让自杀听起来更有说服力了，不是吗？”

“怎么会这样呢？”

“好吧，想想看。大卫声称谢莉有双重极端性格障碍，她情绪高昂时是真开心——兴高采烈、充满活力，坚定自信——但是，当她情绪低落时，正好相反，自我怀疑，缺乏信心，容易被大卫这样的家伙说服。很可能这就是大卫吸引她的原因。大卫是个个性很强的人，在指派谢莉做事方面得心应手。与谢莉的母亲很相似，这很可能说明了为什么这两个人一见面就彼此仇恨。因此，谢莉试图与他分手，但感到

内疚，不太确定自己是否做对了，想回去再见他一次——谢莉并不真正需要袋子里的东西。而且，谢莉也确实原谅了大卫，她看起来不是这样吗？她同意和大卫做爱了。”

“同意？”特里说，“依我看，更像是强奸。”

“我们无法证明这点。但是，即使这是事实的话，也对他们有利，你没看出来吗？这解释了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卫出门到商店里去了，然后，谢莉突然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后悔莫及，从厨房里抓过一把菜刀自杀了。从心理上讲，这完全说得通。”

“是的。但是，菜刀上有大卫的指纹，谢莉脖子上有瘀伤，以及她手腕被割的方式。”马克·拉斯坚决地说，“这些都表明是大卫干的。”

“我同意。这些是铁一般的事实，不是心理推测。但是，其它事实对我们就不那么有利了。例如，这个时间问题。特里，我今天下午让店主过来。他会出庭吗？”

“我想会的。”特里皱了一下眉头。“不过，是韦尔·丘吉尔询问他的，不是我。”

“丘吉尔？”萨拉惊诧地问道。她感到很疑惑，也有些忧虑。“我记得这是你的案子，不是他的。”

“确实，但那天我正要去见大卫时，埃丝特突然被送去了急诊室，怀疑是脑膜炎。”他一想起这件事就不寒而栗，“因此，是韦尔·丘吉尔记录了他的证词，而不是我。不过，事情很清楚，对吗？有什么问题？”

“嗯，你记得赛文德拉是如何一个劲儿攻击塔奇曼医生的吗？他把谢莉躺在浴缸里流血，直到急救人员赶到时她仍然活着的时间缩短了。在他的攻势下，医生把时间减少到十五或二十分钟。因此，如果店主说大卫离开公寓的时间超过，比方说十三分钟，那么，既然救护车花了七分钟赶到，我们的案子就会被打得落花流水。如果他是出门前割了她的手腕，当他回来时，她应该已经死了。”

“除非他是回来后才割了她的手腕？”特里说，“你知道，这是另外一种可能性。”

“现在没有这种可能了！”萨拉用愤怒的目光注视着他，淡褐色的眼睛流露出明显的不满。她的神情表明，你应当知道这点。“难道你不记得上周牧师讲的情况了吗？”

“不知道。”特里皱了一下眉头。“我没有留下来看他作证。发生了什么事？”

萨拉叹了一口气。“那位牧师确切告诉了赛文德拉他什么时候在公寓外面看到了大卫。他说是3点54分。他晚祷迟到了，因此看了一下手表。大卫是在3点56分拨打了999——也就是两分钟以后。这太快了，特里，他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把她杀死。不管怎么说，想一想他是怎样对接线员说的，‘我的女朋友死了，她自杀了。’他不会那么愚蠢——如果他仅仅在一分钟前割了谢莉的手腕，他不会说那些话的。他会等待，留出一些时间，让谢莉先因流血过多而死。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去商店的原因——留给谢莉足够的死亡时间。因此，现在，要紧的是，他到底去了多长时间。”

“他待在商店的时间不超过五分钟。”特里直截了当地回答，“店主对这点说得很清楚。”

“是的，那么，我们希望在法庭上他会坚持这种说法。”萨拉若有所思地说，“否则，我们就玩完了。你明白吧？”

店主帕特尔（Patel）是位上了年纪的亚洲绅士，他个子不高，身材圆胖。他紧张而敬畏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萨拉礼貌地指引他对一些基本信息进行了交待。他说，他的商店距离大卫·基德的公寓不到四十米，走路最多一分钟。在谢莉死的那天下午，大卫来到店里，买了一些橄榄油和鲜花。帕特尔先生说，大卫看起来很渴望与他交谈。他正在为自己和谢莉做晚餐，鲜花是送给谢莉的礼物。

“你们还讨论了其它什么内容？”

“足球。我前一天观看了利兹队击败阿森纳队那场比赛。他询问我关于比赛的情况，我告诉了他。”

“那么，在谈话过程中，他看起来是什么表情？”

“或许有点不安。他一直流汗，可能觉得比较热。”

萨拉微微一笑，以示对他的鼓励。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帕特尔先生在他的证词里说，大卫在店里最多待了四分钟，这说明，他离开公寓的时间总共不超过六分钟，这样，他就很有可能在离开前割了谢莉的手腕，回来后发现她仍然活着。这时，他迟疑了一下，向萨拉证实了这一点。

“我想，这很可能是正确的，是的。我的意思是，我也是这样对那位警察说的。”

“你指的是总督察丘吉尔？”萨拉面前放着证词，在每页帕特尔的签名旁边，都有丘吉尔的签名。韦尔·丘吉尔以流畅、丰满的字体，如实地记录了店主的话。

“是的，我相信这是那位警官的名字。”

“很好。你现在还是坚持证词里面的内容，对吗？”

“我……嗯，夫人，你是知道的，过了这么长时间，很难记得太准确，但是……”

萨拉想，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现在才犹豫不决。我们就快成功了，不要这样。然而，这个男人似乎迟疑起来。他半球形的棕色前额上，冒出珠子大小的汗滴，紧张地环视着法庭。她感到担心，但不是特别惊讶。很多证人发觉，在公开法庭出庭作证是一场磨难，尤其是在这样严肃的审判场合，被指控谋杀的那个男子离你只有几米的距离，在被告席上瞪着你，就像大卫·基德现在这样。于是她不动声色地想帮助证人。

“但是，5月25日你给出这份证词时，想必对事件的记忆要清晰得多？沃尔特斯小姐刚死了四天？”

“是的。是的，当然。”

“那么，当时，你记得很清楚。你说，大卫·基德在你店里待了不超过四分钟的时间。对吗，帕特尔先生？”

“那……我是对那位督察这样说的。”

“谢谢你。”萨拉给了他一个温暖而鼓励的微笑。这个微笑是想说，你已经很好地履行了你的公共义务。只要坚守住你的证词，再过几分钟，你的磨难就会结束。你可以回到店里，太太平平卖你的烘豆了。

但是，离开之前，店主必须面对赛文德拉，他一直像老鹰一样注视着他。昨天晚上，赛文德拉异常认真地研究了这位男子的证词——由于他的这份文件上仍依稀留有贝琳达的香味，这项工作更让他心情愉快。观察证人席上的帕特尔时间越长，他就越有信心。萨拉要想胜诉，这名男子就称得上是地基。如果他受不了压力，那么她正在努力建造的证据拱门就会在怀疑中轰然倒塌。而这个店主已经在冒汗了，即使面对一位友好的辩护律师。

萨拉坐下时，店主的目光一直追随着她，而且流露出些许懊悔。赛文德拉站了起来，一直等待着，什么也不说，直到店主不情愿地转过身来面向他。

“下午好，帕特尔先生。我叫赛文德拉·博斯。我是基德先生的辩护律师。”

“下午好，阁下。”

“阁下”这个词很重要，它承认了赛文德拉的社会与职业地位。他的等级比这位年老的店主要高得多，或许，很有可能比他家里面任何人的等级都要高。

“帕特尔先生，刚才，你对我博学的同事说，记住发生在六个月前的事情是多么困难。”

“是的，阁下，我是这样说的。”

“我相信陪审团成员都理解你的难处。我怀疑他们中的很多人能否记住发生在那么久以前的事情。因此，如果我说，你根本不知道基德先生什么时候进到你店里，不知道他那天的到访很重要，也不知道你应该记住这件事，这样说合情合理吧，帕特尔先生。你只是想，他是突然进来买点食物，对吗？就像其他顾客一样。”

“是的，阁下，当然。”

“的确应该这样。你能不能告诉法庭上所有的人，你估计每天有多少顾客去你店里？我的意思是，总的来说。多少人？五十个？或许一百个？”

“生意好的时候，阁下，可能有两三百人。”店主骄傲地辩解道，“我的商店生意很好。我一大家子人，全靠它养活呢。”

“听你这样说我很高兴，帕特尔先生。这真是难能可贵。那么，在这两三百个顾客里，你能记清他们都买了什么东西，他们在店里待了多长时间，以及其它事宜吗？”

“记不清，阁下，当然记不住。”

“毫无疑问，他们中有些人会与你谈话。你能记住他们每个人说的话吗？”

“或许一个，或许两个。但记不住所有人。”

“那么，当时你把这份证词提供给丘吉尔总督察了吗？在谢莉·沃尔特斯死去四天后。好了，今天是周一。例如，你能记起上周四谁来过你店里吗？”

“我……嗯……或许，能记得几个。我不太确定。很难说。”

“你知道，帕特尔先生，我之所以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在这份证词里，你给警方提供了一些非常精确的细节，是关于四天前到你店里的一位顾客的情况。”

“是的，长官。”

“你说——让我看一看，我这儿有……”赛文德拉低头看着手中散发着香气的证词里面的一些语句，他已把它们标为黄色。“……他知道店里东西都放在什么地方，很快就找到了。我们简短地讨论了一会儿足球，但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因为他后面还有一些女士排着队，非常拥挤。他待在店里的时间总共不会超过四分钟。’这很精确，不是吗，帕特尔先生。‘女士们在排队，非常拥挤……总共四分钟。’你真记得所有这些事情吗？”

“我……我对那位警官说的时候，我是记得的。现在，已经是很久

以前的事情了。”

“你的意思是，你现在记得的没有那时候清楚。”

“或许不是那么确定。”

“不是那么确定。帕特尔先生，你要知道这件事很重要，明白吗？根据你的证词，一名男子可能会被判处终身监禁。你已经在这所女王陛下的法庭上宣过誓，所言属实。这位学识渊博的法官的宝座上方，还有王室的盾形纹章。”

看着眼前这一切，萨拉越来越担心。店主额头上的汗珠现在愈发明显，人也更加焦虑。陪审员们正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他。

“是的，阁下。这点我明白。”

“那你仍然坚持你的证词，是吗？你打算告诉本法庭——在场的陪审团——你清楚地记得这名男子，基德先生，六个多月前在你的店里待了多长时间？”

“这很难说，阁下。我就是这样告诉那位警官的。”

“我明白。”赛文德拉叹了口气，好像对这个答案不甚满意。“我们看看你的证词，可以吗？你面前有一份。是你的笔迹吗？”

“我的？不，阁下。是那位警官写的。”

“那位警官写的？不是你？那他写内容，你只是在上面签名？”

“是的，阁下，就是这样。”

萨拉把双肘靠在桌子上，用指尖按摩着额头。双方律师对这个问题相当熟悉。根据警方的规章制度，只要办得到，证人就应当亲自书写证词，但在实际操作中，这种情况很少发生。这样做的话，花费的时间要多一倍，很多证人根本就胜任不了这项任务，漏掉一些内容，包含大量不相关的细节，不会拼写或是加标点符号。因此，警察会为他们代劳，写出的证词一方面能够符合侦查目的，同时，也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可能会以伪造证词的罪名遭到起诉。

对萨拉来说，问题就出在这名男子的证词不是特里·贝特森，而是

韦尔·丘吉尔为他写的。在萨拉看来，丘吉尔对真理的尊重程度就如同狐狸对鸡的尊重程度。

“在签名前，你读了他写的内容了吗？”

“是的，嗯……其实，是他读给我听的。”

“他写完以后，大声读给你听。然后，你签了名？”

“是的。”

“我明白了。那么，他有没有让你纠正他写的内容？或许，补充一句话，解释一下要记住这些内容有点困难？”

“没有，阁下。全部都正确。”

“全都正确，是吗？非常精准。他在店里待的时间总共不可能超过四分钟。帕特尔先生，你柜台上秒表吗？”

“没有，阁下，当然没有。”

“然而，你陈述得很精确，说这名男子在你的店里待了多少分钟。丘吉尔总督察到底有没有向你解释为什么时间那么重要？”

“是的，阁下，当然。因为这名年轻男子谋杀了他的女朋友。”

“真的？他这样对你说了，是吗？”

萨拉轻轻地暗自叹息。唉，特里，特里，为什么你不亲自询问这名男子？

“是的，阁下，当然。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这是我们在乎的原因。”

“我们把话讲清楚。他告诉你基德先生谋杀了他的女朋友，是吗？不是说他正在调查她的死因，而是说这是个谋杀案件，是基德先生干的？”

“是的，阁下。我想他是这样说的。”

“很好。你非常诚实，帕特尔先生。那么，这也是为什么你特别记住了他去你店里的事情，是吗？因为你知道，或认为你知道，基德先

生谋杀了他的女朋友。那位警察是不是也向你解释了，为什么基德先生在你店里待多长时间这件事很重要？”

“是的，我想……如果他在我店里待的时间较长，那么，她肯定是自杀的。但如果只是很短的时间，那他就是凶手。”

“这是他对你说的，是吗？在你做陈述之前？”

“我不确定他什么时候说的。但这是真的，不是吗？我的意思是，我听说是这样的。”

“帕特先生，你是不是在告诉陪审团，在你向警方做陈述之前，丘吉尔总督察就告诉你，如果基德先生只在你店里待了几分钟，就证明是他谋杀了他的女朋友？”

“我不确定是不是在这之前。或许是在我做了陈述之后，我不知道。”

“但他确实这样对你说了，是吧？”

“我想是这样的，是的。”人们对他证词的反应，比如法官和萨拉专注看着他的方式，不知怎么比赛文德拉的问题更让这位年长的店主身心疲惫。“或许，是的。我也可能搞错了。”

赛文德拉认真端详着这位证人。他焦急地注视着面前的张张面孔，大汗淋漓，肥胖的双手紧张地握在一起，然后又松开。“你很诚实，帕特先生。在法庭上，这样做很好，也很重要。也就是说，你记不清七个多月前，丘吉尔总督察写下你的证词时，对你所说的话？”

“是的，阁下，是这样的。”

这位男子看起来如释负重，但在萨拉看来，这只是暂时性的。赛文德拉对证人非常友善的话，通常就是他要使出杀手锏的时候了。

“可你却能记住，而且看起来非常精确，在5月21日那天，基德先生在你店里待了多长时间。你觉得本法庭会相信你说的话吗？”

店主犹豫了一下。“这个嘛，我不确定。我想……那时是记得的。”

“总督察坐在你面前，写下你的话，让你签字的时候，你是记得的。你现在还记得吗？你确信那位督察为你写下的话都是事实吗？”

证人席上两只胖乎乎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看得出来他内心很煎熬。“我不知道。过去很久了。我当时认为是事实。”

“你当时认为是事实，可看都没看就签了名。现在你倒记不起来，签名之前总督察到底跟你说了什么，你能记起来吗？那也是事实，对吗？”

“我想，他说了我刚才告诉你的话。大卫谋杀了他的女朋友。所以我才要费力去回忆。这是我的义务，你懂的。她是个可爱的女孩。她来过我店里很多次。”

“你费力去回忆总督察想要你回忆起来的内容。这才是事实，不是吗？而且，他替你写下了这些内容。帕特尔先生，现在好好想一想。你在女王陛下的法庭上宣誓不作伪证。你能不能诚实地告诉本法庭，我的委托人，那边的基德先生，只在你的店里待了四分钟？他会不会在你店里待了六分钟？八分钟？或许十分钟？十五分钟？你真那么确定吗？”

这名男子从口袋里掏出折好的手帕，紧张地擦拭着额头。

“阁下，这很难说。但他肯定没有在那儿待上十五分钟。十分钟.....嗯，或许。可能八分钟。但我那时确实相信是四分钟。我没有撒谎，阁下，你是了解情况的。我努力履行我的义务，帮助警方侦破一起谋杀案。那个可怜的女孩——她被谋杀了！”

“帕特尔先生，你不知道真实情况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她很可能是自杀。这就是为什么你的证词至关重要，你明白的。现在，我再问你一次。你能确信他只在那儿待了四分钟吗？”

帕特尔深吸了一口气，从记忆中搜寻真实的内容，看起来要暂时退缩到自己的精神小天地里。接着，他叹了口气，抬起头来。

“不，长官。诚实地说，我不能确定。”

双方律师都知道，这样的坦白非常可怕——可能是这次审判的决

定性时刻。赛文德拉坐下，冲萨拉笑了一下，嘴里轻轻发出“咔塔”一记声响。虽然很轻，但萨拉知道它的确切含义：你已经输了，亲爱的，他把你丢在了污水沟里。如果大卫·基德在商店里待了十到十二分钟，他往返公寓至少需要两分钟，在门外与牧师谈话需要花两分钟，那么，他的不在场证明就会如他所愿，完全说得通。他可能离开公寓十五分钟或更长时间，这样时间就足够长了，他回去后拨打999时，谢莉仍然还活着，然后再等了七分钟时间，救护车赶到。也就是说，在他出去的时候，她有足够的时间走出浴缸，找到菜刀割破自己的手腕。帕特尔先生否定了他以前提供给警方的书面证词，也正好给了基德一条救生索。

第22章 反诉

午餐休庭的时候，萨拉气冲冲地快步走出法庭，马克·拉斯忧心忡忡地跟在后面。“那个丘吉尔在哪儿？我有话要跟他讲，马上！”

“一开庭我就给他打过电话，留了言。”马克带着歉意说，“好像他出去忙案子了。”

“好吧，那就再打一次，让他马上来这里。不赶紧弥补的话，这个案子就要惨败了。”

但是，正当马克开始急切地猛按电话号码时，萨拉看见韦尔·丘吉尔正洋洋得意地跑上法庭外的石阶。萨拉大步流星地走了过去，就在丘吉尔挤着要进前厅的时候，站到了他面前。看到萨拉沉着脸，丘吉尔抖动下眉毛，挖苦地说，“出问题了，纽比夫人，是不是？法庭上搞得一团糟？”

“我会告诉你。跟我来，这边走，现在就走。”

萨拉领着他快速朝一个小会议室走去，进去后拉着门等他。丘吉尔故意磨磨蹭蹭地跟在后面，好像要进她的办公室一样不情愿。萨拉站到桌子后面，瞪着丘吉尔。

“一个关键证人，你询问过的一名男子，刚刚对自己的证词出尔反尔了。不采取点行动的话，大卫·基德恐怕要无罪释放了。”萨拉简洁地概括了上午发生的事，站在对面的丘吉尔显得很震惊，漫不经心的神情消失殆尽。“他现在说大卫在他店里待了八到十分钟，也就意味着，如果大卫割了谢莉的手腕，在动脉被刺穿的情况下，她要存活二十多分钟才能等到救护员到来。而这点，辩方声称完全不可能。”

“这个小王八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说是你胁迫他做陈述的，是吗？”

“我他妈的当然没有！你觉得我是那样的人吗？”

萨拉极为憎恶地想，你是一个妄图青云直上，一个需要成功起

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警察捏造证据的事也不是头一回了。要是这名男子早说的话，我当初可能就不会建议皇家检察署起诉这个案子了。”

“娘儿们，你是说我撒谎了吗？”丘吉尔的脾气总是一点就着，尤其是牵扯到女人。他的声音一下提高了几个分贝。他们两个以前就势不两立，看来这令人不快的历史又阴魂不散地重演了。

“我可没这样说。”萨拉说，“是帕特尔先生在法庭上说的，他可是宣过誓的。他说，你告诉他大卫是凶手，你帮他写了陈述，还胁迫他说你想让他说的话。”

“我真的没有胁迫他，这个废物。”丘吉尔说，尽量控制着自己的声音。“我跟他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帮他拿定主意，然后按照他说的一字一句写好了陈述。他仔细读过后，签了字。这都符合程序，纽比夫人，一步一步按程序走的，我办事向来如此。”

“帮他拿定主意？”萨拉问，“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意思。我也不知道当时谈了多久，你估计也想象得出来。所以，我让他把重点放在他做过的事情和他能记得的话上，然后让他好好想想每做一件事情要多久。然后，我们把时间加在一起。”

“你认为这是客观的吗？”

“这叫为揭开事实真相而进行的细致调查。怎么了，你觉得是什么？”

萨拉厌恶地想，给证人施压，胁迫其说出自己需要的内容。要是能让这个男人站在我面前的证人席上，我一定会这样说。但现在，我们在同一阵线上。萨拉咬牙切齿地说，“这案子还是像谋杀，可是要证明起来比以前难得多了。一些陪审员从小就是听着警察暴行的故事长大的，你这一来，倒让他们百闻不如一见啦。”

“我可没做那种事。我是把他的話一字一句写下来的。”

“是你想要他说的话吧。”

“这么说吧。”丘吉尔把手撑在桌子上，站了起来。“我们讲来讲去

也讲不出个结果。你知道这是谋杀，我也知道这是谋杀。因此，帕特尔说大卫只在他店里待了几分钟，这肯定是真的，谁知道你们这些律师给他灌了什么迷魂药。你也知道，证人总是稀里糊涂的，但这是你的职责，而我的职责是把像大卫·基德这样邪恶的凶手终身监禁。要是你做不到，纽比夫人，恐怕你根本不适合干这一行。”

看着丘吉尔摔门走出会议室，萨拉心想，做错事的人可不是我，而是你，威廉·丘吉尔！她自打见到这个男人就觉得讨厌，但是从来没到今天这个程度，他说的这些话，其实字字句句都在指责他自己。

午饭过后，庭审重新开始，萨拉起身讲话，但底气明显不足。“法官大人，控诉方认为该案已审结完毕。”

如她所料，赛文德拉立刻请求陪审团离场，进行法律论证。在论证阶段，他试图以案件证据不足，无法让陪审团做出裁决为由，提出驳回此案的申请。“法官大人，控诉方的整个起诉都是建立在早上那位证人的证词之上，他本应该证明我的当事人在谢莉·沃尔特斯死时的不在场证明是假的。但他原来的证词似乎是在警察胁迫下签的字，让被告看上去有可能杀了沃尔特斯小姐，然后离开公寓去商店，回来发现她还活着。可这不再被认为是事实。帕特尔先生的新证词完全推翻了这种可能性。因此，唯一理性的结论是她割腕自杀。”

“不是这样的，法官大人。”萨拉坚决予以反击。“首先，早上的证人很有可能只是比较困惑，不清楚被告在他商店里待了多久。他的证词前后矛盾，所以我们应该完全忽略他的证词。如果不考虑帕特尔先生，剩下的事实就是沃尔特斯小姐死在被告公寓的浴缸里，而公寓只有被告进入过。她的颈部有瘀伤，右手腕的动脉被刺穿——不是左手腕——而且刀上有被告的指纹。这些证据足够让陪审团做出裁决，法官大人。”

“确实，这个案子表面上看来证据确凿。”法官说，“可是纽比夫人，你必须承认，你的案子已经发生动摇，定罪的可能性远低于辩方声称自杀的可能性。博斯先生，你要传召证人吗？”

“是的，法官大人。两位证人。沃尔特斯小姐的精神病医生以及被

告本人。”

萨拉叹了口气。她之前费尽口舌想要说服法官不让贾尔斯·麦克唐纳医生（Giles MacDonald）出席，理由是，作为谢莉的精神病医生，他并未掌握任何关于谢莉死亡情况的一手消息，但是法官很不情愿地驳回了她。法官说，因为辩方声称这有可能是自杀，所以，如果必要的话，要讨论其可能性。经历了早上的惨败后，萨拉觉得，再辩论也是徒劳。她给自己买了三明治和一瓶水，然后，拨通了特里·贝特森的电话。

“嗨。”萨拉说，她坐在河边的长凳上，左手扯开包装袋，右手拿着手机。“你在忙什么呢？”

“打算去审问一个毒贩子，怎么了？”

“你可能也想知道早上商店老板在法庭上的作证情况，他的证词你还特别有把握来着，记得吗？”

不知道他的手机信号是否足够清楚，能听出萨拉语气中因胜局被打翻的苦涩和尖刻。她倒希望这些他都能听到。她咬了口三明治，等着对方回答。他终于说话了，声音听起来十分谨慎。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

“他改口了，说大卫可能在他店里待了长达十分钟。他证词里只写了四分钟，说那是韦尔·丘吉尔胁迫他那样说的。不仅如此，他还说丘吉尔告诉他，如果他说四分钟，就可以将基德定为谋杀罪。”

“狗屎。”

“对，我也是这感觉，不过踩到的人是我，我只能让法官不要再考虑这份证词。”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萨拉也饿了，抽空大口吃着三明治，等着对方的回应，可是一直没声音。他在干什么呢，萨拉很不耐烦地想，摇头？还是咬嘴唇？或者是在看毒贩子的材料，完全把她忘了？

“特里？”萨拉拧开水瓶。“我可是完全相信你能做好的呀！”

“是的，当然，不好意思。我会和丘吉尔谈的，不过他肯定会否认

的。”

“我已经先你一步，跟他谈过了。”

“结果怎样？”

“他当然否认了，说他都是照章办事的，这个自以为是的混蛋。”

“是啊，他肯定会那样讲，对吗？你还奢望他能说点别的吗？”

萨拉让他稍等片刻，她喝口水润润喉咙。接着，她很干脆地说，“特里，我本来希望你会对每个细节都多排查几次，保证没有任何漏洞。我也是因为你管这个案子，才同意接手的。看吧，现在这案子漏洞百出，该死！”

“萨拉，对不起，你说得对，我是应该检查。”萨拉注意到他的声音里有后悔之意，心情才稍微好些，开始有点同情他了。特里接着说，“……你也知道，那个男人是我的上司，对吗？我也不能总挑他的毛病，你知道。尤其是，当时……”

“我知道，也是因为你有个孩子生病了，他才插手的。”

“萨拉，虽然这是事实，但我本来不打算提这个的。老天哪！疑似脑膜炎——有那么几天，我以为埃丝特会死掉。所以，当时我十分感激他，我本来是想说……不管怎样，这还是场谋杀，萨拉，不管商店老板帕特尔是怎么说的，这确实是基德干的。所以，当韦尔·丘吉尔拿回来的证词上说基德在商店里待了四分钟，我也信了。这肯定是事实，不是吗？”

“可帕特尔现在不这么说。”

“好吧，他现在怎么说？他可以确定基德在他店里待了十分钟？”

“不，那倒不是。他说他记不清了。”

“好吧，说得也是，收集这种证据往往都会遇到这样的麻烦。这个讨厌的韦尔·丘吉尔，他想要的时间太精确了，结果把事情搞砸了。不过，这个案子……他应该是对的，不是吗？我的意思是，要是基德没杀谢莉，还能是谁？公寓里又没有其他人。”

“她是自杀。”萨拉又咬了一口三明治。“辩方是这样讲的，而且，有些陪审员现在开始相信了。”

“好吧，可她没有自杀，萨拉。你知道，我也知道，你的职责就要让他们相信这个事实。”

“贝特森侦缉督察，半小时前，韦尔·丘吉尔正是这么跟我说的，想要掩盖他伪造证据的事实。又一次，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毫无疑问，就像他对我儿子做的那样。”

“好吧，萨拉，不好意思，我们必须用妥当的方法做事，当然，我们一直如此。可这和你儿子的案子不一样，这次真的不同。所有证据都表明基德有罪，不管怎样，剩下的证据都是如此。而且，不把他关起来，那女孩的家人可就有罪受了，女儿的死已经让他们痛不欲生，现在又要再来一次！你能想象到那种情景吗？”

“我可以试着去想，不过也想不了那么远，对吗？真实情况肯定十分痛苦，根本不堪设想。好，特里，你是对的，我猜帕特尔只是比较困惑，也没什么，韦尔·丘吉尔把事情弄得更糟了，但我一定会尽力。今天下午要面对女孩的精神病医生，老天帮帮我吧，这对我们也不大有利。”

萨拉站了起来，把剩下的三明治全都喂了鸭子，然后，把包装纸扔进了垃圾箱。还有几分钟，她就该出现在法庭上了。

“你能搞定的。”特里说，“你总是能把事情搞定。”

“我能吗？到时候就知道了。”萨拉挂断了电话，喝光瓶里的水，把瓶子也扔进垃圾箱里，然后，穿过马路，坚定地迈着大步走了回去。

¹ 威廉是丘吉尔的大名，韦尔是简称。

第23章 精神病医生

“还觉得幸运吗？”回法庭的路上，赛文德拉故意问道。

“当然。”萨拉回答，她希望自己心里能有听上去一半那样确定。“相信我，赛文，你的委托人会输的。牢门上已经印好他的名字了。”

麦克唐纳医生是一位五十多岁的精神病医生，身材瘦削，头发花白。他走上证人席，讲述自己第一次见到谢莉时，她才十七岁，从那以后开始定期为她治疗双重极端性格障碍，此病以前被称为躁郁症。他最后一次见她，是在她死前三个星期。

赛文德拉点了点头。“可以请你用外行话解释一下那个诊断的意思吗？”

“哦，患这种病的人有着非常极端、强烈的情绪波动。我们有时会感到情绪低落，比如生病，或者事情出错——而事情进展顺利时，我们会觉得开心。可是，对于患有躁郁症的人，这些情绪被放大了很多倍：一些权威人士认为，这些情绪会增强十倍，甚至一百倍。低落或开心的情绪都是如此。一些极富创造力的人也会患有这种过去被称作躁郁症的疾病——比如，温斯顿·丘吉尔¹（Winston Churchill）。对他们来说，如果事情进展顺利，他们就会精神抖擞，脑子里仿佛到处灵光闪现，充满激动人心的想法。但是，如果碰上倒霉日子，他们就会意志消沉，似乎一切事情都彻底无望。许多人备受身体疼痛的折磨，情况糟糕得让人害怕，于是他们想方设法逃离。”

“甚至通过自杀？”赛文德拉不露声色地问。

“是的，有时是这样。躁郁症患者的自杀率远远高于其他人群。”

“那谢莉·沃尔特斯遇到这种情况了吗？”

“是的。依我看，她的躁郁症情况相对较轻。但即使那样也会是严重残障。当初，她来找我是因为她无法应付A级考试。几天，甚至几个星期过去了，她连书和笔都不敢碰，她的抑郁症非常严重。可是，

当这种忧郁情绪消散后，她的老师证实说，她是个出色的学生，充满奇思妙想，而且精力充沛。确实，我也亲眼见识过。她是个可爱的女孩，和她说话真是开心。”

“你的治疗对她有帮助吗？”

“是的，我想是的，结合了药物治疗和心理咨询。药物至关重要——我给她增开了含锂处方药，让她保持情绪稳定。药物治疗防止她陷入那些绝望的忧郁低谷。但是，不是所有病人都对这种治疗感到满意，因为它也让你无法达到快乐的巅峰，也就是躁郁症积极的一面。并且，相信我，那些药物很容易让人上瘾。所以才会辅以心理咨询。我花了很多时间和谢莉谈话，让她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况，适应更正常的情绪范围。当然，我们谈论过她的家庭、她的抱负以及让她失意或烦恼的事情。所有青少年都必须处理这些事情，不过，尤其重要的是，即便采用药物治疗，也要让患者避开那些能引起他们严重失衡的事情。当然，如果他们忘记服药，结果甚至会更糟。”

“谢莉有时会忘记服药吗？”

“是的，有一两次。如果‘忘记’是个恰当的字眼——这点很难说。她可能偶尔会忘记。但是我认为，她至少有一次是故意不服药的，因为她渴望拥有以前经历过的极度开心、极富创造力的感受。”

“可是，她如果不服药的话，也会有陷入你描述的那种严重抑郁低谷的危险，对吗？”

“当然，我警告过她那种危险。”

“而正是因为这些抑郁状态，双重极端性格障碍患者比其他人群更容易自杀，对吗？”

“是的，毫无疑问。这种病让人感到极度痛苦，毫无希望，死亡似乎是唯一的出路。”

凯瑟琳在旁听席上看得怒火中烧。从这名男子被传唤以来，她一直感到很愤慨，现在，他又在描述着谢莉如何认为学习很难，如何难以忍受来自父母，尤其是来自母亲的压力，凯瑟琳怒不可遏，紧紧抓住前面的栏杆。她想问，病人的隐私哪儿去了——这个让人毛骨悚然

的精神病医生对向他寻求帮助的可怜孩子应有的谨慎责任哪儿去了？现在，那个可怜的孩子死了，永远不会为自己辩护了，他的责任就是怪罪她的家庭，帮助谋杀她的人吗？

“这种压力会迫使她患上抑郁症吗？”

“是的，有时会。各种事情都有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和男朋友分手，被老师批评，争吵，或者什么也没发生。你必须记住，从本质上说，这类抑郁症是大脑中的化学成分失衡所致，所以抑郁症根本不可能由外部刺激所引起。而抑郁症的极度快乐对立面，也不是由外部刺激所引起。”

赛文德拉看了看陪审团，他们正在专心听审。他的证人似乎引起了他们的好感。“谢莉·沃尔特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接受你的治疗？”

“她最终也说不上不再让我治疗。她的抑郁症并不能真正治愈。最多只是希望能够稳定病情，真的。我最后一次见她，大约是在她死前的三个星期。她来开一种新的处方。”

“你认为，当时她看起来怎样？”

“很高兴，很积极。她交了新男友，这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进展。他说他非常温存，也非常体贴。”

“温存又体贴。她提过她男朋友的名字吗？”

“提过。叫大卫·基德。”

“她提过对这个男友有任何担心之处吗？”

“担心？不，不见得。她说她和父母发生过一些争吵，不过她觉得这些争吵是一种发泄，不是别的什么。争吵有助于她建立更加独立的性格，与父母分开。这是年轻人的正常成长过程。”

“老天哪！”法庭里的人都转过身去，看见凯瑟琳站在旁听席上，朝着下面正在作证的男子尖叫。“他没有让谢莉获得自由，而是让她变成一个奴隶，她几乎都不会为自己辩解！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对吗——你只是来这儿帮助杀死谢莉的凶手！”

“凯丝，亲爱的，请坐下。坐下，你不能这么做。”安德鲁用双臂

搂住妻子，与另一边的米兰达一起，用力拉着她，但无济于事。

“不是来自我们的压力逼死了她，而是他——站在那里的怪物！”凯瑟琳向下指着被告席，然后泪流满面地坐了下来。庭警紧张地走进旁听席时，她说：“好吧，好吧，我会安静。但是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证人席上的那个傻瓜。他只是在帮助杀害她的凶手。”

凯瑟琳一坐下，赛文德拉便转身问那位精神病医生。“请你看一下在谢莉·沃尔特斯大学宿舍里找到的这小袋药片。这是你开的药吗？”

“是的。4月30号，我把处方从锂换成了丙戊酸钠。”

“请你告诉我们，小袋里还剩多少药片？”

“16片。”

“那她每天应该服用多少片？”

“1片。”

“我相信，你开的这袋药本来有28片。所以，通过简单的计算，麦克唐纳医生，如果谢莉从4月30日到5月20日，每天服1片药，你认为会剩下多少片药？”

“7片。”

“那么你认为，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她有九天没有服药。”

“确实如此。那会对她的精神状况有何影响呢，医生？”

“她会开始回到狂躁、抑郁的状态，当时她正是为此接受治疗的。她的情绪会比以前更激烈，更不稳定。”

“更激烈，更不稳定。我们知道，在她死前一周，她发现男朋友和另一个女孩上床——那会对抑郁症产生强大的外部刺激，对吗？更何况，她脑中的化学成分还处于失衡状态。”

“有这个可能，肯定有。”

“确实如此。那么，鉴于你对谢莉·沃尔特斯身体状况的了解，医

生，你认为在停用药物后，承受着家人期望、学业和与男友分手的压力，她可能是那种将自杀视为一种逃避方式的人吗？”

“显然，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据我所知，她的生活有了改观，她也定期进行药物治疗。不过……在你描述的这种情况下，对你的问题，我不得不说答案是肯定的。如果她停止服药，然后，结束一段浪漫的关系，从而导致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强烈抑郁症，那么，她可能会考虑自杀，肯定会。这种可能性我无法排除。”

萨拉明白，这位精神病医生已经对她的案子造成了不良影响。而凯瑟琳的情绪爆发让情况变得更糟——至少有两名陪审员觉得这案子更加有趣，而非不幸了。她打算和这个男子争论医学术语。她的目的是让他立刻离开证人席，让陪审员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事实上。她冷静地面对着精神病医生。

“医生，你不知道谢莉怎么死的，对吗？你从未看过她的尸体，对吗？也从来没到过犯罪现场？”

“没有。”

“你甚至从未见过她的男朋友——你描述的这个‘温存又体贴’的年轻男子。”

“没有。是谢莉这样描述的，不是我。”

“我学识渊博的同事给你看的这些药片，你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停止服用的吗？”

“不，我不知道。”

“那么就你所知，她可能在你开药后不久的5月第一周没吃药，后来又重新开始服药。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对吗？正如博斯先生认为的那样？”

“我确定不了她什么时候停止服药，也不知道原因。我只能描述可能产生的影响。”

“确实如此。但是你上次看见她时，她很高兴，很乐观。对吗？”

“是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如此。我觉得她看起来是这样。”

“那么，可以推测，谢莉更明智的做法是，在开心的时候，停止服药，然后，当情况不妙时，再重新开始服药，而不是反过来的做法，对不对？”

“药物应该定期服用。不过，是的，如果打算停止服药，那么在事情进展顺利时会更安全。”

“那么，谢莉是个明白事理的女孩，对吗？而不是个受虐狂吧？她不会喜欢忍受这种可怕的低落情绪吧？”

“当然不会。没有人喜欢那样的经历。”

“而且，她知道，避免这些情况的最好方法就是服药。”

“哦，是的，她当然知道。”

“所以，如果她和男朋友分手后情绪低落，她极有可能服下那些药，不是吗？在她最需要药物的时候？”

“很有可能，是的。”

“很好。”萨拉的话语里带着点刺耳的嘲讽。“那么，总而言之，你根本没有证据证明她是自杀，你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停止服药，而上一次你见到她时，她的精神状态相对较好。对吗？”

“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的。”

“谢谢。”萨拉用最冷酷最轻视的语气说道。她理了理长袍，坐下来，精神病医生迷惑不解地看着她。赛文德拉似乎不想再询问其它问题。她只希望他造成的不良影响不会太大。

¹ 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1874年11月30日 - 1965年1月24日）英国政治家、演说家、军事家和作家，曾于1940年至1945年出任英国首相，任期内领导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联合美国等国家对抗德国，并取得了最终胜利，并自1951年至1955年再度出任英国首相。丘吉尔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领袖之一，对英国乃至世界均影响深远。此外，他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成就，曾于195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在2002年，BBC举行了一个名为“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的调查，结果丘吉尔获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

第24章 坦白

那天庭审一结束，赛文德拉就去下面的牢房见他的委托人。他非常满意，尽管萨拉下了一番功夫，但精神病医生进一步削弱了这个诉讼案件获胜的可能性。要是谢莉一直情绪不稳，他的委托人所讲的话就更容易显得真实可信。

看守让他们一起待在小木隔间那“马厩一般的牢房”。大卫坐在长凳上，领带随意松开，靴子搭在膝盖上，抬头朝着赛文德拉咧着嘴笑。“老兄，你今天表现得很好。”他说，“那个精神病医生告诉了她是个多么疯狂的人。”

“他肯定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赛文德拉站着没动，一只手放在木隔板上。别的隔间都空着，看守留他们两个单独说话。“明天该你了。准备好出庭了吗？”

“准备出庭作证？当然准备好了，为什么不呢。”

“嗯，只要记住我说的话。看起来要镇定、得体。陪审团除了会评定你的话以外，还要评定你的人品。”他心里悄声说道，如果他们知道你的真实情况，就会把你压在石头下面，并使劲踩上一脚。

“是的，当然。”大卫用一根手指头轻轻弹了下领带。“我会表现得像个举止得体、谈吐优雅的纨绔子弟。”

“不过。”赛文德拉谨慎地说，“他们不会喜欢你说的所有事情。你得进行充分准备。一定程度上，这会有帮助。”

“你这话什么意思？”

“哦，你瞧。你承认自己不忠，还在你的公寓里和这个女孩发生过激烈争吵。她打算留下来，但你说服她留下来，并与你发生了性关系。这看起来可不妙。但这符合那位精神病医生的意见，认为她是自杀，因为她情绪低落，并对自己刚刚做过的事情，或是你说服她做的事感到羞耻。”话还没说完，他就闭口不言。

“你有什么建议？我应该稍微夸大一下这件事，对吗？”

“我不会给任何建议。”赛文德拉冷冷地回答。“这不是我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我提醒你要做好准备，仅此而已。纽比夫人会问什么问题，再明显不过了。首先，那里怎么会有瘀伤？如果你没有把女孩的头按入水中，那当时你在干什么？你强暴她的时候按住她的头了吗？”

“谁说我强暴了她？”大卫·基德的脸上露出一丝奸笑。“她的阴部没有瘀伤，对吗？那位病理医生是这样说的。我没有强暴她，她头部的瘀伤是我试图救她的时候造成的——我像电话里说的那样对她做了人工呼吸。我试着让她在浴缸里保持不动，她却在浴缸里到处滑。”

赛文德拉冷静地注视着他。“那么，你们发生关系的时候，你没有把她往下按？”

“我们很快活，不需要这样做。”他笑得愈发得意。“她服了药，迷迷糊糊的，神智不清。”

“什么？”赛文德拉觉得脊背发凉。这不可能发生，他告诉自己。他没说过这件事，对吗？我们要赢了，现在千万别提这事，拜托。“她吸毒了？”

“是的。”大卫看上去洋洋自得。“她在那儿朝我大喊大叫，所以我往她酒里加了些迷奸药。”

“你是说……你为了跟她发生关系给她下了药？”赛文德拉声音变得沙哑，努力适应这一新的可怕事实。

“是这样。一次就成功了。”大卫魅惑地笑着，仿佛在分享一个绝妙的秘密。“这很有效——在她大喊大叫后，让她平静下来。喝了一点后——砰！她就昏过去了。老兄，你也想试试吧。很美妙。之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任你摆布。”

“哦，天哪！”赛文德拉看了看走廊，希望看守没有听到。“你不该告诉我这件事。我不想听。很抱歉，听到这件事后，我想我不能再为你辩护了。”

“什么？”大卫挺身坐直，刚才的嚣张气焰一下子消失殆尽。“你说什么？”

“你为了强暴她，给她下了药。你刚才向我承认了这一点。”

“是的，但是，我不是因为强暴而受指控的，对吗？谢天谢地，我是被指控谋杀！”

确实如此，赛文德拉绝望地想。老天还是留了点活路。“那你仍然坚持你没有谋杀她？”

“没有，绝对没有。我没有谋杀她。”

看着这个男子，赛文德拉的大脑迅速转动。“让我们彻底弄清楚这件事。你给她下了药，所以她不能抵抗你的性交要求，对吗？”

“不能？老兄，她享受得很，膝盖都伸到耳朵边儿了。牧师不也听到了嘛，她都喊出了声，她很喜欢。”

赛文德拉想，滚回石头底下去，你活该被人践踏。“好吧。她是如何进入浴缸的？”

“哦，她还没完全昏迷。只是有点癫狂，傻笑个不停。”

“她能走吗？”

“是的，当然。我帮她放了洗澡水，接着，她走进了浴缸。”

“你把一个服了药的女孩留在浴缸里？”

“是的。”大卫咧嘴笑了笑，有点犹豫不决，看到自己分享的秘密没能达到预期目的，他似乎觉得受到了冒犯。“老实说，我以为她当时很开心。我不知道她会割腕自杀。”

赛文德拉怒视着他的委托人，冥想苦思了一会儿。“你没有谋杀她吗？”

“没有。我以名誉担保，我没杀她。我回来时发现她那样了。她是自杀的。”

“你的名誉。”赛文德拉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希望自己从未遇到过这个让人厌恶的泼皮无赖。“那么，你是在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你没杀她？”

“是的。”这次谈话终于让大卫也开始担心起来。“你不会在法庭上说我给她说药这件事，对吗？这是我们的秘密。如果你让我脱罪，我会给你一些。你可以在你女朋友身上试试。”

“老天哪！你还不明白，是吗？我不会为罪犯保守秘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的建议——我的专业建议——是，你要向法庭陈述这事实。然后，让陪审团决定如何看待这件事。”

“哦，是的，好吧。我才不会把这件事告诉陪审团。他们肯定会认为我杀了她。”

赛文德拉厌恶地转过脸去。他想抓住这个卑鄙小人，使劲摇他，但是，他当然不能那样做。不管怎么说，这很可能会引起打斗，那对他的职业生涯可没好处，对吧——被委托人打得鼻青脸肿？这位委托人刚刚承认自己强暴了女友。整件事就是一场灾难。

大卫注视着他，终于开始认识到自己所做之事的严重性。“现在，你也那么认为，不是吗？你认为我杀了她？”

赛文德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试着解释。“你看，我怎么认为的并不重要。我不是侦探，也不是陪审员。我只是要尽量以最佳方式陈述你的案子。”

“好吧，那么，你认为怎样会有帮助？我明天该怎么说？”

“哦，不。”赛文德拉伸出一根手指摇了摇，仿佛想要把这个恶魔赶走些。“不能，我不能指导你。你必须说真话，如此而已。这就是我的建议。我问几个问题，你自己决定回答什么。好吗？我们到此结束！”他提高嗓门，提醒看守他想离开——想逃离这里，跑得越远越好。

“好吧，这建议很好，就这样。我想你站在我这边。”

“你知道，这要在一定限度之内。”看守拿着他的手铐，从拐角那边走了过来，把大卫带回他牢房。他就该被关进牢房里，赛文德拉看着他被带走时想。应该判他终身监禁。

我得好好想想这件事，当看守回来为他打开地下走廊尽头上锁的

大门时，他痛苦地告诫自己。如果这是事实的话，我对此的最好解释是，谢莉被这个卑鄙小人下药并强暴后，感到羞愧，所以自杀了。贝琳达的爸爸今晚带我们出去吃饭，毫无疑问，他会就替罪犯辩护有悖道德来诘问我，我必须做出解释。好极了。我现在需要受到盘问，真是太绝了。

赛文德拉回到事务所时，萨拉正忙着工作。她的办公室在他对面，门窗开着，她经常开着门窗通风。她的长袍、假发和鞋子散落在地上，她盘腿坐在沙发上，研究着大卫·基德为警方所做的证词。她现在还觉得难过，因为店主的证词不仅对她的案子造成了不良影响，也削弱了她对特里·贝特森的信任感，但她天生的乐观、好胜精神逐渐恢复。她对着赛文德拉灿然一笑。

“还要让你的委托人明天站在证人席吗，赛文？待宰的羔羊！”

赛文德拉痛苦地靠在她办公室的门框上。“是的，好啊，如果可以，你把他咬成碎片。看我会不会在乎。我只会作壁上观。”

“天呐！”萨拉惊愕地端详着他。他无精打采，脸色苍白。“你没放弃，对吗？”

赛文德拉咂咂嘴，考虑了一下。能和某个人类，某个正常人说话，真是一种解脱。如果是在其它情况下，他很愿意信任她，和她谈谈他目前陷入的肮脏困境。但显然不是现在。

“我的委托人。”他用清晰、慎重却明显心虚的语气告诉她，“是个最正派的人。他仍然坚持自己完全无罪。也就是说，没有犯罪，没有犯谋杀罪。因此……唉，真该死，萨拉。”

根本没用。他们之间也就是开开玩笑，互相讽刺挖苦，还不到共同解决目前危机的地步。他打开自己办公室的门，然后又走回来。“你尽管折腾他好了，萨拉。就这样。至于说放弃这个案子，你想都不要想。”

“别担心。”他关上门进到房间时，萨拉惊讶地低声说，“我可没那么想。”

第25章 恶语相向

当天晚上，赛文德拉拨通了他十分敬重的一位皇家律师的电话，三年前在利兹读书时，这位律师曾是他的导师。他解释了案件详情，请他给出主意。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真的。现在我知道了这些，还能替他辩护吗？”

“你说，他被控谋杀，不是强奸？”单是听到电话里的声音，赛文德拉就已经宽慰了许多。导师的声音还是那样圆润，但是由于爱喝威士忌的缘故，又显得有些粗糙和苍老。赛文德拉获得律师资格的时候，别人跟他讲过，总会有人愿意帮你，尤其是那些经历过类似问题的人，确实如此。导师已经年过半百，他见过的罪犯，听过的形形色色的谎言，可能比整个乡村警队的人还多。

“对，是谋杀指控。”赛文德拉附和说，“照我看，很可能是他干的。”

“法庭不会对你的看法感兴趣，大男孩，你也知道。你必须扪心自问。第一，有没有指导他说谎？”

“没有，绝对没有。”

“好，好小子。那么，第二，他有没有跟你承认他杀了那个女孩？”

“还是没有。”

“好，最后，第三，既然你知道他给那个女孩下了药，这会让他上庭陈述的事情变得不真实，还是不可能？”

赛文德拉迟疑了一下。“这个嘛，我猜不太可能。我的意思是说，根据我对他的观察，仍然觉得他在撒谎……”

“我可没问你这个。”

“是，我知道。可是您说，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女孩在浴缸里醒了

以后，神志不清，不知所措，无法面对大卫对自己的羞辱，于是，走出浴缸，跑进厨房拿了把菜刀，回来割了自己的手腕，可我不知道……我猜这个可能性更小。可是，从道德层面上来看，他也应该感到内疚，不是吗？”

“你不需要考虑这些。如果他讲的可能是事实的话，你仍然可以为他辩护。”

“可如果警察知道我了解情况……”

“他们的职责是查明事实真相，我的孩子，你没有责任告诉他们你所了解的情况。无论事情有时多么令人不快，我们的职责还是要为委托人辩护，而没有责任帮助警察。”

“那么，如果我继续为他辩护的话，也不算不当行为吧？”

“如果事情确实像你描述的那样，就不算。你没有撒谎，是他在撒谎。只要他仍然坚称自己在主要罪名指控上无罪，你也没有指导他撒谎，你就是清白的。揭露他的罪行是控方的职责，不是你的。到底对方的律师是谁呀？”

“萨拉·纽比。”

“啊，”从电话那头传来浑厚的咯咯笑声。“那个救了自己愣头青儿子的悍妇吗？好吧，那就是了。你要真想帮助自己的委托人，就给他买条铁内裤去。要不然，他可能会丢掉某样极其重要的东西。”

赛文德拉不知道，此时被萨拉数落得狗血淋头的不是大卫·基德，而是鲍勃·纽比。萨拉想再讨论一下搬家的事情，鲍勃却断然拒绝，说自己有个重要的申请表要填，于是，争吵又开始了。鲍勃的行为让她很反感。今天，萨拉信任的一个男人已经让她失望了，她不想再受同样的打击。但是，当她洗完澡从楼上下来，发现鲍勃拿着手机聊得正欢，而申请表被搁在一边。她一走进房间，鲍勃就把电话挂了。

“谁呀？”她边问边从门口走了进去，给自己倒了杯酒。

“还是斯蒂法妮（Stephanie）。”他粗声粗气地回答，仿佛是那通电话，又或者是萨拉的问题——到底是哪一个呢？——不知怎地惹恼

了他。斯蒂法妮是他学校的新秘书，一个二十八九岁的离婚少妇，没有孩子。“她工作很努力。”

“你们似乎很谈得来呀。”

“什么？是呀，她很容易说话。”鲍勃拉了拉申请表。

“不仅仅是说话吧，鲍勃。你刚才可是在大笑呢。”

“是，确实，可能刚才是笑了。”鲍勃拿起钢笔，叹了口气，又把钢笔放了下来。“偶尔大笑没什么不好。”

“那要看你是跟谁笑了。”萨拉略带敌意地说着，坐在了扶手椅的边上。她抿了一口威士忌。心情欠佳时，她偶尔会喝点儿威士忌来排遣。“这个女人好像一天到晚给你打电话呀。”

“她效率很高，仅此而已。我们这学期事情很多，跟我一样，她也把工作带回家做。”

“达格特（Daggett）夫人可从不这样。”

“她是不这样，可人跟人是不同的。”

“嗯。”萨拉冷冷地盯着自己的丈夫。达格特夫人有六十多岁，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奶奶，在鲍勃的学校工作了二十年，最近刚刚退休。她安静，高效，而且友好。萨拉厨艺虽上不了台面，但在达格特夫人的退休聚会上，她还是亲手烤了个蛋糕，那蛋糕烤得十分业余，让她感到有些难堪。很多家长参加了那次退休聚会，人超乎想象地多，有些家长在达格特夫人年轻的时候，就在这所学校上学。把自己的丈夫托付给这样的人，萨拉从来都没有感到丝毫的不安。就她所知，每学期，在这个家里，仅仅接过几次她打来的电话，但学校的一切都井井有条。

现在可大一样了，每天就有两三个电话——有些电话，像今天这样，是晚上打来的，也有吃早饭的时候打来的，或者是周末的时候打来的。鲍勃最近学会用手机发短信，经常摁个不停，不过很少会发给萨拉。萨拉在一次晚宴上见过这个斯蒂法妮，当时也是在这个房间里。晚宴是为了欢迎她开始新工作，但似乎并没让她特别感兴趣。斯

蒂法妮还年轻——萨拉猜想她应该不到二十八岁——一头金发，比萨拉还高，苗条骨感的身材像模特一样，喜欢戴显眼的民族饰品。她那天确实也笑了，笑得很大声，她会讲很多有趣的段子，许多还很不雅，不过她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男人身上，对女人不感兴趣。

反正对我是没兴趣，萨拉回想当时的情景，很是反感。我把她请进了我家，可她目光却不停地瞟向别人，像我根本不存在一样。当时，她还以为斯蒂法妮是因为害羞或紧张，毕竟，萨拉是校长的太太，而且是刑事出庭律师，人们通常会对她心存畏惧。可说来也奇怪，她对于萨拉的丈夫却并不害羞。她害羞的话，根本不会在——现在几点来着？——晚上九点半的时候打来电话，还聊得这么起劲，有说有笑的。

“她打电话来到底谈了些什么呢？”萨拉冷冷地问。

“什么？”鲍勃心不在焉地摇了摇头。“哦，就是一些我们要填的评估表啦。你也知道，现在政府要我们填的东西多了去了。”

“难道就不能明天再填吗？”

“我跟你说过了，她把工作带回家去做了。你这是什么意思，萨拉，你是嫉妒还是怎么了？”

“我应该嫉妒吗？”

鲍勃否认前稍微停顿了一下，就那么一小会儿，却引起了萨拉的警惕。十八年了，萨拉对自己的丈夫再了解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她能感知他的心情、他的想法，还有他的反应。而他的这个举动，斟酌好说什么话前的那一丝犹豫，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至少在家里没有。这样的举动她在证人席上可是司空见惯，完全知道怎么应付。可现在是在这儿——她自己的家里。

“当然不用，萨拉，她是我的秘书，仅此而已。”

“一个往家里给你打电话的秘书。”

“是，我都解释过了，这是工作上的事。”

“几天前的那个晚上，家长会结束以后，你带她出去喝酒，到了

——几点来着？——夜里12点才回来，那也是工作吗？”

“还不晚呀，12点，萨拉。我们一群人出去喝酒的。你也知道，因为开家长会，老师们压力都很大，结束以后大家轻松一下也好。”

“斯蒂法妮也去了吗？”

“是，斯蒂法妮也去了。老天哪，她怎么就不能去呢？她一晚上都在，帮忙组织活动——事实上，她那天组织得特别好。她想出了个新法子。”

“所有的老师都待到12点了吗？”

“一部分人，待到12点了。”

“都有谁？”

“嗯，保罗（Paul），梅拉尼（Melanie），他们……”

“搞婚外情的，对，你跟我说过。还有谁？”

然后，又是一阵尴尬的沉默。

“斯蒂法妮也留下了？”

鲍勃叹了口气，往椅子里靠了靠。“是，她确实也在。我们喝了些酒，我送她回家了。就这些了，萨拉，晚上在酒吧坐坐而已，没别的。”

他们的眼光交织在一起。萨拉抿了一口威士忌，借着这滚烫的温度来麻醉胸口的阵痛和心里的愤怒。她想像着那个女人在车里刺耳的笑声——他们的车里——还有鲍勃在她家外面时脸上的表情，他脑海中的念头。

“你希望事情就那么简单吗？”

鲍勃摇了摇头，假装没听懂她的言外之意。“对呀，当然，要不然还有什么？”

“鲍勃，不要在我面前装了。你知道还有什么其它的。”

“如果你是指她有没有邀请我进屋，那我告诉你，没有。听着，萨

拉……”

“你希望她邀请你吗？”

“我希望……？算了，我受够了，我要睡觉去了。她是我的秘书，她和同事们一起出来喝点酒，我开车送她回家，就没了，好吗？剩下的都只是你的想象，我们什么地方都没去。”

“鲍勃，恐怕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什么？哦，萨拉，能不能别说了，越描越黑，什么都没发生，行吗？”

“那个时候什么都没发生，是。可你当时是想发生点什么来着，是不是，鲍勃？她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电话要打，这么多会要开，还有一堆短信。这不是工作，这是调情，都是在调情。那个女人让你着迷，总有一天，不久，要是你有胆的话，很快会去做你最近都在想的事情。我希望她能喜欢，仅此而已！肯定比我要喜欢！”

“什么？你又在扯些什么？”

到底是在扯些什么，萨拉想着，尽力去控制自己心中那翻江倒海的愤怒。你不能这样跟自己的丈夫讲话，可是我不管，他活该，王八蛋，没人这样对待过我。

“性爱呀，鲍勃，你还想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还行，这几年就冷淡多了，不是吗？尤其是在西蒙的审判过后。当然，这不是你的长处。你知我知，可怜的小斯蒂法妮马上也会发现了，当然，要是你能进她家门的话。这没什么好处，鲍勃，这不过是平白无故毁了我们的婚姻而已。”

看着自己丈夫那惊骇的表情，萨拉想，我这是做了些什么。“听着，我跟你结婚不是为了性爱，鲍勃，不过你能给她的也只有这个了。我跟你结婚是为了友谊，彼此关怀还有忠诚，这些现在我仍然需要。可不知怎么，我们现在连这些都没了，你不能给斯蒂法妮这些，因为她根本不需要，她已经离婚了。就算她想要的是关怀与忠诚，你也给不了她，是吧——因为她知道，从一开始就知道，你已经对我不忠了。”

鲍勃整个人呆坐在那里，说不出话来。萨拉盯着他看了很久，突然听到艾米丽在楼上走动的声音。她想，我今天打碎的东西，永远都无法弥合了，现在好不了，可能永远都好不了。她喝完威士忌，站了起来。

“她只是想跟你说说笑笑，鲍勃，仅此而已。你以后都只能那样。如果这也是你想要的，那很不错呀。”

到了楼上，她把睡衣拿进那间空着的卧室，把门从里面反锁了。

第26章 盘问

赛文德拉不得不承认，大卫·基德在外表上着实下了番功夫。他穿着一身干净的西服，里面是白色的衬衣，打着素净的深蓝色领带。他宣誓时声音清晰，显得毕恭毕敬。赛文德拉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问起。

“基德先生，你被指控谋杀谢莉·沃尔特斯。你有没有杀她？”

“没有，先生。我没有。”

赛文德拉心想，回答得倒是很清楚。用谎言开头，然后一直编下去。他抬头

朝旁听席看了一眼，他的准岳父与贝琳达坐在那里。迈克尔·詹姆斯（Michael James）是一位白手起家的商人，对律师的态度非常强硬。昨天晚上，他在餐馆里又重申了他的观点，认为杀人犯应当被绞死，律师如果知道犯人有罪还为他们辩护的话，应当被派去洗马桶为生。赛文德拉表示反对，说每个人都理应得到适当的辩护，但准岳父并未理会。大家本来在餐桌上讨论得很激烈，却被贝琳达在桌下用脚踢他给搞砸了。现在，她正在观众席上朝他微笑。

“很好。或许，你可以告诉本法庭，你当初是如何认识沃尔特斯小姐的，并描述一下你与她的关系。”

大卫回答问题时，萨拉仔细观察着他。让她惊讶的是，他看起来相当冷静，并不担心人们注视他的目光，甚至是在享受大家的关注。他扮演的是一名努力消除可怕误解的男子的角色。他甚至尽力做出悔恨的表情。他说，他爱谢莉，对他与旧女友的放纵行为带给她的痛苦感到很抱歉，但这说明不了什么。谢莉的性格反复无常，经常情绪低落。她曾经有一两次提到过自杀，但他想，她决不是认真的。不过他知道她确实心情不好，所以预定了肯尼亚的假日旅游，想让她振作起来。

如果你相信的话，会觉得他的表现很有说服力；如果不相信，则

会觉得他的演出令人作呕。几个陪审员同情地点了点头。但是，让萨拉惊讶的，是赛文德拉的问话方式。他的问题提得不错，但是，他的肢体语言表明，他心不在焉。萨拉一边观察一边回想昨天晚上在她办公室发生的那一幕。他不相信大卫说的！想到这一点，她欣喜异常。他认为，这个混蛋有罪，他只是在走过场。

大卫叙述了他是如何发现谢莉那天下午在自动录音电话中的留言，然后开始准备做饭。他承认，她到来后两人发生了争执，但是没有暴力相向，最后，她慢慢平静了下来。

“接着发生了什么？”赛文德拉没精打采地问道。

大卫微笑了一下，似乎在回忆那段美好时光。“嗯，我们一起喝了杯红酒。”

沉默。沉默的时间不长——可能十秒或十五秒——但足以让法官抬起头，疑惑地看着赛文德拉。萨拉感到诧异，他为什么要停顿一下？

“你说，一杯红酒。接着呢？”

“这个，呃……我们脱掉衣服，然后做爱。”大卫转身面对陪审团。“这很美好，我们真正和解了。你们明白，这表明她已经原谅了我。至少，这是我的想法。她肯定比我意识到的还要难过，可怜的孩子。”

赛文德拉叹了口气。这种叹气通常是在盘问一位怀有敌意的证人时故意做出的：这是最受欢迎的保留诀窍之一，出庭律师用这种方法表明，他们不相信证人所说的每一个字——同样的方法还包括不与证人的目光对视，或厌恶地扔下笔记。萨拉想，这可是他自己的委托人。或许，赛文德拉在无意中表明，这事有点儿蹊跷，问题就出在这段证词上。但会是什么呢？

“你们做爱后，发生了什么事？”

“她进了浴缸，我回到厨房继续做饭。然后我发现橄榄油用完了，于是出去买。”

“你离开时，谢莉还在浴缸里，是吗？活着，并且状态很好？”

“是的，很好。”正如萨拉所预料的那样，大卫夸大了他离开的时间。他说，从商店到公寓走路至少需要两分钟，他在那儿待了十分钟，或许时间更长。接着，他跟牧师交谈了几分钟，因此，他可能总共出去了十五或二十分钟。如果这些都是事实的话，他在出去之前割了谢莉的手腕，回来时不可能发现她还活着。这种可能性就被彻底推翻了。这是被告方的关键点，赛文德拉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

当大卫叙述到他震惊地发现谢莉满身是血倒在浴缸里的时候，连萨拉都被打动了，更不用说在座的陪审团了。他的嗓音突然变了，大家仿佛看到了现场的恐怖情景。萨拉想，原来他是一个演员。但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不管怎么说，如果他确实杀了人，应该也目睹了这些场景，因此，他只是把事实稍微加工一下，并不完全是编造。

“好吧。基德先生，还有一个问题。病理医生在谢莉的头部和脖子周围，发现了一些皮下瘀伤。你知道是怎么造成的吗？”

“我不知道。我从没想过去伤害她。”大卫认真地回道，“但是，她在浴缸里的时候，我确实需要抱紧她的头，这样，才可以像电话里那位女士告诉我的那样，为她做人工呼吸。我的意思是，我当时恐慌极了，她身体浸在水中，不断往下滑，因此，我或许把她抱得太紧了。老天哪，我可是想要救她呀！”

“接着，你拨了999叫救护车？”

“是的，确实如此。如果我想杀死她的话，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萨拉知道，这点很关键。几个陪审员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

“就这样吧。基德先生，请在那儿等着。”

赛文德拉坐下时，萨拉站了起来，由于肾上腺素激增，她的双手有些颤抖。但是，她的声音仍然像往常一样镇静、低沉而克制。她告诉自己，这才是我要展开攻势的地方，而不是像昨天晚上那样，猛烈抨击我的丈夫。她今天早上醒来后，感到很纳闷儿，那种猛然爆发的愤怒到底来自哪里，如果能做什么的话，她不知自己该做些什么来弥

补。鲍勃很早就去上班了，而她则置身于这个法庭，这个为了维护司法利益而容许冷酷行为的场所。

“大卫，你对谢莉的死有没有感到内疚？”她开始温柔地发问。

“什么？嗯，没有，不内疚。为什么我要内疚？我又没有杀她。”

“虽然如此，据你讲，你们大吵了一架，还做了爱，接着她自杀了。我只是想知道，这是否让你感到内疚。”

“她不是因为我而自杀的。她这样做是因为她情绪低落，因为她的父母给了她太多的压力。他们想要她离开我。”

“我明白了。因此，你女朋友死在你的浴缸里，而你根本不感到内疚。证实这一点相当有用。”萨拉看了一眼陪审团成员，希望他们会像她一样感到鄙视。“关于她的死，我们来看一些细节，好吗？首先，她卧室里的袋子。它是怎么到那儿的？”

“谢莉带过来的。用来收拾她的东西。”

“哦，真的？当警方最初问你这个问题时，你说她带着袋子去是为了过夜。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你向警方撒谎了，不是吗？”

“我没有撒谎，没有。我没有想起她的袋子，这又不重要。”

“对你来说，或许不重要，但是，对谢莉来说就不一样了，这是她去你公寓的原因。好了，我们来讨论下一个细节。你与谢莉之间的争吵。这次争吵声音很大，也比较激烈，对吗？因为声音太大太激烈，卡农·罗兰兹听到后，甚至认为谢莉有危险。然而，你却对警方说，这只是‘友好的聊天’。你又一次撒了谎，对吗，大卫？”

“不。我们稍后确实友好地聊过天。我说的是那个，不是这次争吵。”

“可那位警探问得相当明确，不是吗？”萨拉翻阅着笔记。“‘你冲她大声喊了吗？’他说。你的回答是：‘没有，我当然没有。为什么要这样？’你在撒谎，对吗，大卫？”

“好吧，我可能在这件事上撒了谎，但在其它事情上没有。”

“哦，真的？那么，你做爱的事实呢？为什么在你首次接受讯问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警方呢？”

“嗯，这是私事，对吗？是我和谢莉之间的秘密。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于是，你在这件事上撒谎了？”

“不，没有撒谎。我只是没提到这件事。”她高兴地看到，大卫的表情显得不屑一顾，蛮横无理，好像他非常不情愿回答这个问题。这种傲慢的态度很合她意。他越显得粗暴无礼，就越有可能被定罪。

“我明白了。因此，当你告诉警方：‘她说需要放松一下，于是，我去做饭，她去洗澡。’这不是谎言吗？或者说，在你的字典里，‘放松’的意思是‘我们一起做爱’？”

“不是，当然不是。我只是.....在保护我们的隐私。”

“哦，在性事方面，你还是个羞怯的人，是吗，大卫？”

“嗯，有时候是。我的意思是，我不想让谢莉感到尴尬——我是指对她的怀念，我是说.....”

萨拉把视线移开，避免再有目光接触，或显露出丝毫同情。通过这种方法，不需要在公开场合表现出粗鲁，就能惹怒被告，让陪审团看到，他的回答受到蔑视。“当谢莉发现你与另一个女孩上床，并在制作色情录像时，你担心让她尴尬吗？”

“那是不一样的！我没料到她会看到！”

“是没料到，但她确实看到了。并且，她对此非常愤怒，对吗？她摔碎了你女朋友的摄像机。这没惹恼你？”

“没怎么惹恼我，没有。那不是我的摄像机。”

“或许，你认为这很有趣？”

“嗯，当时是挺有趣，是的。当然，谢莉不会这样想。”

“谢莉不会这样想。她看到她的男朋友与另一个女孩上床，看起来就像是在嘲讽她。一周以后，她回到你的公寓，到底因为什么与你发

生了激烈的争吵？”

“我请她留下来。我爱她。”

“哦，真的吗？如果谢莉也在这里，从她的角度讲述这件事情，她说的会和你一样吗？”

“当然一样，肯定的。”

“我明白了。你也知道，这是陪审团遇到的问题。你可以站在那里，说上一整天的谎话，但是，谢莉不能告诉我们实情，因为她死了。”

“我没有撒谎。我说的是事实。”

“嗯，我们来讨论另一个细节，好吗？侦缉督察贝特森在你浴室的地板上发现了一把菜刀。他问你是否碰过它，你说没有。然而，那把菜刀上，只有一组指纹，大卫，是你的。不是谢莉的。”

“是的，嗯，我的意思是，我没在浴室里碰过刀。当然，我之前一直在用它切菜。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指纹会留在那儿。”

“那么，你没有把它带进浴室？”

“没有。”

“很好。陪审团可能认为这又是一个谎言。现在有几个了？四个？五个？让我们再试着看看另一个细节，好吗？谢莉脖子上的瘀伤。你声称，它们是在浴缸里试图给她做人工呼吸时造成的。”

“是的，嗯，我只能想到这点。肯定是当时留下的。”

“确实如此。你只能想到这点。但是，如果谢莉在这儿，她会怎么说，大卫？她会同意吗？或者，她会说，不，他又在撒谎。他没有试图救我的命，他把我的头按到水下。这就是我为什么会有那些瘀伤。他想淹死我。”

“不。我没有那样做。”

“你没有这样做吗，大卫？但是，你已经撒了那么多的谎了，让我们如何相信你的话？我们来看看另一个要点，好吗？卡农·罗兰兹看到

你在你的公寓门外，听里面的动静。你在听什么？”

“我没有听。他在撒谎。我只是在找钥匙。”

“哦，现在是他 在撒谎了，是吗？一位神职人员。不是你在撒谎？”

“是的，嗯。我的意思是，他搞错了。我没有那样做。”

“你没有听里面的动静，判断谢莉是不是在你回来，假装送花之前就已经死了？”

“没有。我怎么能听得到呢？那么响的钟声。”

“好吧。那么，经过这么长时间，我们听了——多少个谎话？五个，六个，七个？我数不清了。每一次，你都说自己句句属实，而别人——牧师、警方、谢莉的朋友桑迪——他们要不就是撒谎了，要不就是搞错了。然而，当我们认真审视细节时，发现你在一次又一次地撒谎。你确实知道真相，是吗，大卫？”

“我当然知道。”

“好吧。嗯，让我告诉你我认为此案的真相是什么。你是个喜欢控制女性的男人，对吗，大卫？这也是你吸引谢莉·沃尔特斯的地方。她比你年轻，既天真又脆弱，需要有个年长的人让她依赖。但是，为了让她处于你的控制之下，你必须让她离开她的母亲和大学，你把两者都看作是对你的威胁。因此，你试图说服她放弃生命中所有有价值的东西：爱她的家人和能给她提供独立工作机会的大学。”

“他们逼迫她那样做的。她痛恨大学。她快被逼疯了！”

“你是这么说的。但是，谢莉的朋友或导师可没这么讲，是不是？谢莉不能为自己回答这个问题。你打算让她完全依赖你，不是吗？没有家庭也没有事业可以依赖。”

“你在歪曲事实。我对她说，我想把最好的给她。”

“那么，她相信了，是吗？”

“我想她信了。是的。”

“嗯，或许她只是暂时相信了。直到有一天，她发现你在床上，和另一个女孩在录制色情录像。毫无疑问，这让她很愤怒。她摔了摄像机，冲出公寓，决定离开你。她被逼急了，不想再受你的控制了。你不喜欢这样，是吗，大卫？”

“不。当然不是。我想要她回来。”

“确实如此。你背叛了她，与另一个女孩在一起，但你却想让她回来。你不能接受的是，这位脆弱的年轻学生睁开双眼，看到你原来是一个无情的恶魔。你不能容忍这一点。于是，在她回来收拾东西的时候，你强迫她留下来，对吗，大卫？”

“没有强迫，没有。我说服她这样做的！”

“嗯，你是这样说的。她来到你的公寓收拾她的东西，你说服她脱下衣服，在地板上与你做爱。这不是爱，是吗？你这样做是要羞辱她，向她表明谁有控制权。大卫，你是个强壮、粗暴的年轻男子。她与你做爱的唯一原因是为了安抚你，因为她害怕。”

“不！”他的脸上露出一丝古怪的微笑。“我告诉过你，她很喜欢！”

“她那么喜欢，以至于之后自杀了——这就是你编造的故事？”

“不，嗯——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自杀了，我怎么知道？”

“不，大卫，你当然不知道，因为她根本就没有自杀。这是病理医生告诉我们的。致命的切口在她的右手腕上，不在左手腕。她头上和脖子上的瘀伤是由于有人把她朝水里按，直到几乎溺亡而产生的。那个人是你，大卫，对吗？你强奸她后，又杀了她。”

“没有。”

“你没有吗，大卫？你能看着这些陪审员的眼睛，告诉他们这点吗？我对此表示怀疑。你强奸了谢莉·沃尔特斯，在你公寓的地板上，你羞辱了她。之后，她走进浴缸里，想洗干净自己。我预料，是要洗掉你在她身体上留下的恶臭。女孩们被强奸后通常会这样做。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你也没有让她单独待会儿，是不是？你跟着她进了

浴室。”

“没有！她把门关上了，我已经告诉你了。”

“你进了浴室，大卫。你进去后，她对你说了什么让你恼怒的话？会不会是——她不想看到你站在那儿，你强奸了她，她决不会再回来了？你是那时决定杀死她的吗？”

“没有……她什么也没说。你又不在场。”

“那她脖子上的瘀伤是怎么回事，大卫？有人试图要淹死她而产生的瘀伤？因为她挣扎了，对吗，大卫？挣扎着让头露出水面，试图呼吸——接着，你用肌肉发达的强健胳膊，把她使劲往下按，直到她不再动弹，失去知觉。”

“不。没有这样的事。”

“我想这确实发生过，大卫。你把她往下按，直到认为已经把她溺死了。然后，你停了下来，心想，不行，这样看起来不太好，这个女孩单独跟我待在我的公寓里，一定是我杀了她。因此，为了掩饰你的所作所为，你走进厨房，找到一把菜刀，割了她的手腕，让整个场面看起来像是自杀。然后，你去了商店，给自己制造一个不在场证明。这就是事情发生的经过，不是吗，大卫？你出去买了一束鲜花，送给已经在浴缸里淹得半死不活，马上就要流血至死的女孩。”

“那么，为什么我回来时她仍然活着？你怎么解释这点！二十分钟后她仍然活着。这是不可能的，是不是？”

这是一个非常不利、甚至毁灭性的打击，正好发生在她就要逼得他走投无路之时。萨拉看到几个陪审员若有所思地点着头。她别无选择了。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不是事实。帕特尔先生在第一次给警方做陈述时，头脑十分清楚。你在他的店里待了不到五分钟。这是事实，不是吗，大卫？”

“他昨天站在这里时，不是这样说的。”

“帕特尔先生糊涂了。他记不得你在那儿待了多长时间。但是，你

是知道的，对吗，大卫？你是特意到他店里，制造一个不在场证明。”

“不。我是去那儿买鲜花的，证明我爱她。我出去时，她自杀了。我不知道她会这么做，我怎么知道？她是个精神错乱的女孩。你听过那个精神病医生所说的话。她情绪低落。”

“低落到你决定杀死她。”

“不！我没有杀死她，她是自杀的。”

萨拉心里清楚，到这儿已经无路可走了，她已经陷入绝境。其它唯一的可能性，是大卫迫使谢莉自杀，这会让他有道德上的罪，而不是在法律上。这种可能性是赛文德拉要努力探究的，不是她。

她看到，大卫·基德的脸上没有任何悲伤或者悔恨。通过这个男人的神情，唯一能看出来的是，他已经找到了让自己活命的方法，并下定决心干下去，不管让别人付出怎样的代价。他撇了撇嘴，露出一丝胜利和蔑视的微笑。他的脸涨得通红，眼睛闪闪发亮，因为他知道，萨拉没能摧毁他。

萨拉默默站了一会儿，希望陪审团成员会在他脸上看到她的问话产生的效果。

然后，她把长袍往身上裹了裹，坐了下来。

第27章 蔑视

审判最后一天的大清早，萨拉又吵了一架。这次，是因为他们的女儿艾米丽。她跟家人宣布，这周末要和拉里去伦敦参加一个抵制全球化的抗议。萨拉对此很放得开，鲍勃却不一样。他说担心艾米丽受伤或不小心中接触到毒品，可萨拉认为，他更担心这会影响到他申请哈罗盖特学校校长一职。他可不想让大好前程被小报刊登诸如《约克市一小学校长女儿袭击警察，家教一塌糊涂》这样的报道给毁了。

萨拉想，在这个家里，一塌糊涂的不是家教，而是别的东西。他们一天天地日渐疏远。昨天晚上，鲍勃半心半意地试图和解，但这种一厢情愿的尝试还是泡汤了。萨拉并没有答应和他一起睡觉的请求，而是熬到凌晨一点，忙着准备今天的发言。鲍勃晚饭时收到两条秘书发来的短信，这对和解更是雪上加霜。他们婚姻上的伤口还没有愈合，早上的这番争吵无疑又添了一道新伤。

真伤人！赛文德拉和他的未婚妻正朝法庭走来，他神情有些疲倦，还打着哈欠，见此情景，萨拉心里很是嫉妒。她想，年轻时的热恋终究会变成回忆，婚姻变成联合投资，一种便利的住房安排，但男人的心思却慢慢离她越来越远，而她的身体也离他越来越远。工作是最好的治疗方法。如果鲍勃得到那份工作，我也把这个年轻人送进了监狱，我们或许可以重修旧好。

萨拉看到，特里·贝特森跟在赛文德拉后面，迈开大步朝法庭走来。特里看到她时微微笑了笑，这让萨拉感到心情稍微轻松了些，她几乎每次看到特里时都有这样的感觉。至少这个男人愿意与她分担，也理解她为何在工作上投入这么多的时间，而且还对萨拉的工作赞赏有加。萨拉对他的评价也不错，除了店主帕特尔的证词让她有些恼火，特里在那件事上确实粗心了。他俩在正门口碰面，然后一起沿着法庭外的走廊静静地走着。

“好了，终于熬到这一天了，最后审判日。”特里问，“你紧张吗？”

“我总是会紧张。我不紧张的话，发挥不出最佳水平。现在只剩下总结陈词，之后我就无能为力了。你是专程来看的吗？”

“是，待一个小时左右。我会尽量赶回来看法庭如何裁决。大概是几点——3点左右？”

“嗯，大概就在那个时候。双方发言和总结应该上午就能结束，然后……就看陪审团需要多长时间来做决定。”

“对你来说，这将是十分漫长的等待，对那女孩的家人也是。”特里贴心地说。

“是呀，每次审判最难熬的环节——等待。哦，老天哪，这是怎么了！”他们说着说着已经走到了走廊的尽头，大楼拐角处一阵狂风突然旋转着刮了过来，把萨拉的袍子吹到身后，像扬起的风帆。她不得不按住裙角，可头上的假发已经被吹到地上了。特里跑过去捡假发时，萨拉已经退回到大楼避风处了，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大笑了起来。

“谢谢你。”他们要等大风平息后才离开，于是靠在法庭的墙上，注视着克利福德塔后面，棉絮般的白云在蓝天上相互追逐。而这座塔，就耸立在诺曼城堡的草丘上。有那么一瞬间，萨拉真希望她可以就这样度过一天，和身边这个男人到户外爬山，而不是待在马上就要进去的那个人头攒动的房间，等待长达几个小时的折磨。萨拉抬头看了看特里，看到风把他的头发吹到额头上，微微笑了笑。“这次审判结束以后，我需要休假。”她说，“可是我没有假期。”

“没有吗？太可惜了。你应该休息。你想去哪儿呢？”

“哦，我不知道。哪儿都行。去海边待一天也行。”他们的眼神交错片刻，萨拉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看我的呢？把我看作一个专断蛮横、咄咄逼人的出庭律师，还是会有其它的感觉？如果他在其它地方、其它情形下遇到我，会不会……

但是，美好的时光来得快，去得也快。她看到谢莉的父母和姐姐朝着法庭走来，由于风势强劲，他们都裹紧了衣服。于是，萨拉往回走去，到正门去跟他们碰面。特里与她肩并肩走着。

“今天对于他们来说肯定很难熬。”她说，“即便是我们赢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即便？这肯定不容置疑，对吗？他杀了那个女孩，我们都知道。陪审团肯定也能看清这一点。”

快到正门口时，萨拉停了下来。谢莉一家已经走到了台阶下。萨拉抬头看了看他，缓缓摇着头。“特里，有时候，你这个警察真是有点天真得可爱。这次的陪审团里有不少惹人厌的角色，我观察他们很久了。而且你上司插手这个案件又给他们提供了绝佳的理由来报复警方。我们很有可能会输，特里——我现在是在警告你。”

“你会赢的，萨拉。你总是会赢的，尤其是重要案子。”

“谢谢你这么信任我。当然，我会竭尽全力。可……祝我好运吧。”她轻轻碰了碰特里的手，从他面前走了过去，和谢莉的家人打招呼。

走进法庭，萨拉把所有的疑惑都抛之脑后，领着陪审团把证据最后过了一遍。有几个陪审员——几个剃着光头的年轻男子和那个穿着运动服的女孩——还是让她很担心。她尽可能讲得简单易懂。

“诉讼方为什么会认为这是场谋杀呢？因为，第一点，我们有病理医生的证词，他给我们讲述了女孩手腕是如何被割破的。右手腕的动脉被刺穿，可左手腕的并没有。这点为什么至关重要呢？因为谢莉·沃尔特斯惯用右手。如果她要割自己的手腕，她会用右手拿起刀，用力插入自己的左腕，是不是？你们可以自己设想一下。没有哪个惯用右手的人会先去割自己的右手，这种情况绝无仅有。”

“这已经很清楚了，对吗，诸位陪审员？照这么看，我现在可以坐下了，案子已经得到证实。病理医生说，她没有割腕自杀，是其他人割了她的手腕，她是被谋杀的。在大卫·基德的浴室里，在大卫·基德的公寓里。里面除了大卫·基德就没有其他人。事情就是这样，这些已经足够定他的罪了。”

“可是，还有其它证据，一样的确凿，一样的足以定罪。就是浴室地板上发现的那把杀死谢莉的菜刀。那把刀是大卫·基德的，上面只有大卫的指纹。没有谢莉的指纹。这把躺在她血泊中的菜刀，上面只有

他的指纹，没有谢莉的。”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她头部和颈部的瘀伤。这又说明了什么呢？病理医生说那是压痕，是有人把谢莉按在水里造成的，为了让她溺亡。而且她确实快要溺亡了——她肺部有水，嘴里还有血泡。”

谢莉的姐姐米兰达坐在旁听席里注视着萨拉，听到这里，颤抖不已，记忆的闸门突然打开，想起树林蓄水池里阴冷、咸湿的水，她还是孩子的时候，差点淹死在里面。她记得水是如何透支她的体力，她挣扎得越来越无力，她也记得水是怎样流进了她的耳朵、嘴巴和鼻子里，叶子和小虫子让她打喷嚏，阴冷的水一次次袭过来，让她无处可逃……

谢莉把她救了出来。但是，在大卫的公寓里，却没有人去救谢莉。听着公诉人言之凿凿的讲述，大卫·基德先是杀了她的妹妹，接着，又去买花制造不在场证明，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

凯瑟琳紧紧握住米兰达的手。她觉得纽比夫人把案子陈述得很好。最初对她的不信任现在已经变成了尊重。萨拉对精神病医生显得十分轻蔑，他这是活该，她还揭穿了大卫的谎言。很快，这个杀死她女儿的凶手就会被关起来，她也能松口气了。凯瑟琳感觉到了米兰达手上戴的那枚小小的订婚钻戒，后面还有一枚光滑的结婚戒指。至少我还有一个孩子活着，而且她还有爱她的丈夫和女儿。她伤感地想，说不定，等这些都结束以后，我会搬到美国去。为什么不呢？这儿现在什么都没了，剩下的只有回忆、恐惧和悲痛。为什么不变卖家当，重头再来呢？

让基德在他的地牢里腐烂吧。

提到店主的证词时，萨拉一带而过。她说，那个男人记不清了，要回忆起这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会迷糊，这可以理解。而且，问他的事情，他当时没有理由觉得很重要。“诸位，请你们自己凭经验想想，要是我现在问你，你能讲出自己昨天在商店里待了多久吗？两分钟，五分钟，还是十分钟——你真能记清吗？然而，当帕特尔先生站在法庭上时，他要努力回忆起几个月前发生的事情。他没有撒谎，只是记不清罢了。”

萨拉停了一会儿，观察着陪审员的反应。他们都在听，可是不知怎地，她总觉得她讲的这些话并没有说到陪审员的心里去。有几个陪审员审视她的目光充满了怀疑——要是你能费点心思的话，就去搞清楚他为什么记不清。年轻人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的权威人士都在撒谎，真让人恼火。她冷静地控制着自己的声音。她所要做的就是去说服他们。

“因此，我们不必考虑帕特尔先生的证词，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证据确凿而易于理解的事实上，那些我们可以确定的事实上。谢莉·沃尔特斯是在那所公寓里被杀的。她头部和颈部的瘀伤，手腕上的割伤，无不表明这是凶杀，而不是自杀。菜刀上只找到大卫·基德的指纹，公寓里除了他，别无旁人。依我看，排除所有的合理性怀疑，单凭这些证据，就可以认定谢莉·沃尔特斯是被谋杀的，是大卫·基德谋杀了她。依据这些证据，你们的责任就是认定他有罪。”

她刚一坐下，穿着运动衣的女孩就打了个哈欠。

第28章 魔鬼代言人

赛文德拉站起来时，身子疲惫地微微晃了一下。昨天夜里，他一直绞尽脑汁地思考发言的内容，对他来说，这已经变成了一场噩梦。过去，律师界的道德规范似乎一直很清楚：每一个当事人都有权委托辩护人为其辩护，辩护人的职责就是为他提供辩护。但在以前，他从来没有为受到如此严重指控，而且应当受谴责的人辩护过。这一周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第一次进行谋杀辩护，下周，他的婚礼就要举行——可是一想到自己要讲的话，可能会救了那个他认为道义上应该为谢莉·沃尔特斯之死负责的男人的命，他内心就充满了恐惧。

道义上如此，或许法律上也是如此。这就是他整夜绞尽脑汁要克服的两难境地。谢莉被下了迷奸药，是不是就不可能自杀了，还是说，仅仅是不太可能？赛文德拉对此并不了解。他推测，这要视情况而定，包括剂量强度、她的身高体重，以及她服药时距离死亡的准确时间。如果那位该死的病理医生工作到位，在血液中发现药物痕迹的话，所有这些应该已经都在法庭上辩论过了。但是，他没有发现；所以，赛文德拉因为知道委托人的秘密而无比烦恼，但由于对委托人具有保密责任，又不允许他透露这个秘密。他陷入了困境，只能在陪审团面前为委托人辩护，希望他们智慧过人。现在，他站起来面对他们——两位年长的女性、四位中年男子、两个挺着啤酒肚的人、四个剃着光头的年轻男子，两个神情茫然的女孩，一个在悄悄嚼着口香糖——开始讲话了。

他严肃地告诉陪审团，只有他们排除所有合理怀疑，坚信大卫·基德有罪时，才能定罪。否则，就必须宣告他无罪。他解释说，那些瘀伤可能是大卫采取急救措施时，由于动作笨拙造成的；刀上的指纹可能是大卫发现浴缸旁边的刀后捡起时留下的，他撒谎可能是因为感到恐慌和悲伤。他重申了自己的推测，认为谢莉首先是试探着割了自己的左手腕，然后用更大的力气刺入右手腕，造成了致命伤。他已经不再认为这种看法有什么巧妙和过人之处。连自己嘴里说出来的话，他都觉得有一股怪味。

但他还要继续阐述更有力的论点。“既然帕特尔先生改变了主意，那么控方就完全败诉了。动脉被刺穿后，她在浴缸里存活的时间超过了二十分钟，这明显是不合理的。”

“所以，对控方提出的全部四点证据——瘀伤、指纹、割伤和时间——都存在另外一种解释，都有疑问。而这些疑问必然对被告有利。”

他迅速看了一眼陪审员们，他们中有几个人看上去相当赞同他的观点，这让他感到惊慌。现在，这苦差事中真正残忍的部分来了。他能感觉到谢莉家人的几双眼睛盯着他的后脑勺。他想，这就是我们获取高薪的原因，必须清晰地说出极其令人讨厌的事情。为了钱而撒谎。

“好了，诸位陪审员，如果这不是谋杀，就只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对吗？这一定是自杀。但谢莉·沃尔特斯是一个健康的年轻女子，今后的人生道路还很长，她为什么会做出这么可怕的事情呢？说这些话我心里也不好受，但这也有另外一种解释。如果你们认同的话，这种解释根本不会指向谋杀。”

“这是一出爱情悲剧。谢莉·沃尔特斯在大学第一年里遇到了大卫·基德，并爱上了他。”他回头瞥了一眼，厌恶地打量着被告席里的委托人。“你们都看到基德先生了，你们可能不太喜欢他，甚至可能会像纽比夫人那样，觉得基德先生是个怪物——一个冷酷、自私的性侵犯者。你们也许没错。但那并不能证明他就是凶手。”

他翻阅着精神病医生的证词，坚持强调谢莉遭受到的压力，一方面来自她的母亲，一方面来自大卫·基德。另外，也介绍了她发现他和另一个女孩上床这件事情。

“难道你们不认为，这些事情足以让任何人疯掉吗？当然，也足以诱发抑郁症。而事实似乎正是如此。在她去世前一周，她很开心，情绪高昂——可是很不幸，这是她疾病的症状。她告诉她的母亲，她再也不会见大卫了，可她却自己去了大卫的公寓。”

“那么，她为什么要去呢？去取她的东西——睡衣、内衣、紧身

衣、书本和杂志？当然不是。这似乎很明显，不是吗？这些只是借口。她的朋友们提议和她一起去，可她拒绝了。她之所以单独前往，是因为想再次见到男朋友。尽管基德先生一再背叛她，但谢莉仍然或多或少地爱着他。她多少有些不相信，他会像人们说的那么坏。她在希望和绝望之间徘徊。”

赛文德拉停顿了一下，喝了一小口水。他想，这次讲话进展相当顺利，也让人郁闷。要是他不知道他做过的事该有多好，他几乎连自己都要信以为真了。

“那么，她到了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嗯，我们都知道，他们吵架了。接着，据他说，他给她倒了杯酒，然后，他们做爱了。诸位，坦白地说，我们只知道基德先生对此事的说法。他说这是爱的表现，是和解。哦，或许是吧。又或者，对她来说，不是那么愿意。我们无从知晓。”

萨拉和法官吃惊地盯着他。赛文德拉觉得，在不背叛委托人的前提下，这是他所能给出的最明显的暗示了，他看到，律师们都注意到了这点。萨拉心想，赛文德拉认为这是强奸。但是，大卫没有被指控强奸，只是被指控谋杀。

赛文德拉接着说，“遗憾的是，实际上没人愿意相信这个年轻女孩是自杀的，对吗？因为自杀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结果。但我们必须面对，诸位陪审员。因为，虽然很遗憾，但要理解事情的发生过程其实很容易。”

“谢莉犹豫不决地去了公寓——既打算离开，又希望留下。当天下午的某一时刻，她一定看透了一些事情。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他这样说着，沮丧地看了一眼萨拉和法官。“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她没有做出更好的判断，允许他与自己发生了关系，接着——也许在他完事之后——他说了某些话或者做了某件事，让她觉得他不是恋人，而是淫棍，这个男人除了利用她来满足性欲，再没别的了。她不慎陷入他的圈套。她感到羞耻、震惊，也憎恶自己。”

他抬头看了看旁听席，看到谢莉的姐姐米兰达，她正在专心倾听。他想，这可能是真的。这几乎是合理的。但愿她当时没有晕晕乎

乎，动弹不得。

“谢莉单独待在浴缸里，被突然而来的强烈的自我厌恶感击倒，于是决定自杀，难道没有这样的可能吗？这种感觉，再加上她患的严重抑郁症？在这种强烈情绪的支配下，她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自杀，来逃避这个让自己家人憎恶的自私而又残忍的男人，虽然这个男人并没有企图要杀害她。”

穿运动服的那个女孩频频点头，但她点头的次数越多，赛文德拉越不喜欢她，也不喜欢坚持听他讲话的任何其他陪审员。他想说，还有另一种推测，这种推测非常合乎情理，是纽比夫人所提出的，这种推测得到另一个证据的证实，但这个证据除他之外，无人知晓。他给她服了迷奸药，这个混蛋，后来，在她迷迷糊糊之际，杀死了她。

“所以，她去厨房找到一把菜刀带回浴缸，迅疾而毅然决然地在双手手腕上割了两刀。她坐在浴缸里，任由鲜血流淌，好让自己尽量毫无痛苦地迅速死去。血流出她的身体后，她的头也滑进了水里。”

“接着，基德先生回来发现了她。他打开浴室门，看到这个可怕的景象，他的女朋友浸在血水里。他说，她还活着，于是他拨打了999，然后不顾一切地试着抢救她。”

“请记住，你们是否喜欢他，与是否相信他无罪并没有关系。你们可能会觉得，如果是他迫使她自杀的话，他需要承担一些道德责任。但这并不能说明他犯有谋杀罪。毕竟，他的动机是什么？”

他不需要任何动机，赛文德拉痛苦地想。他是个变态狂——曾被指控强奸和绑架。陪审团应该知道这些。但他们不会知道，他们重要的事情都不知道。

“有什么原因会让他杀死谢莉呢？纽比夫人说，是为了控制她。好吧，也许她是对的。也许，他真的是她所描述的那种恶魔。”赛文德拉最后喝了一口水，手微微颤抖。“这该由你们决定，不是我。但是，至少谢莉自杀的动机很清楚。我恳请你们予以考虑。”

赛文德拉慢慢坐了下来，避开萨拉的眼神。他悲哀地想，这是迄今为止，我经受过的最严峻的考验。如果成功了，我的职业声誉会得

到提高，而那个混蛋就会被无罪释放。

第29章 裁决

法官进行总结时，凯瑟琳攥紧了手里的一张照片。这是谢莉的照片，她没戴帽子，正骑着她的小马穿过一条河流，阳光在水面上形成奇特的效果，宛如彩虹般的水花飞溅在她与小马周围。米兰达昨晚在家庭相簿中找到了这张照片。找照片的过程让她感到很是痛心——她刚翻了几张铅灰色的页面，就绝望地把相册丢在了地上。但是马克·拉斯曾提醒过他们，在做出裁决后，媒体需要一些照片，可是，没有人喜欢报纸上刊出的那张照片。那张照片其实没有什么问题——这是谢莉大学第一天照的专业证件照，花了不少钱——但是，凯瑟琳越来越厌恶这张照片，还把装有相框的原照从她房间的墙上移走了。

曾经，这象征着她成功地让她一直都很任性的女儿迈进了高等教育的大门。但是现在，凯瑟琳一看见这张照片，脑子里就有一个声音在唠叨，这也许是我最大的错误。或许，谢莉根本就不适合学习，这些精神病医生、老师们和在下面被告席上受审的那个人渣凶手是对的——我迫使她违背自己的意愿。要是我让她在酒吧或是赛马饲养训练场工作，或者让她做其它任何她想做的疯狂的事情，她今天还仍然活着。

不知怎的，这张照片印证了这种猜疑——姿势相当正式，笑容带着稍许紧张——表明这个女孩在做着她该做的事，而不是她喜欢的事。但在米兰达找到的照片里，谢莉活得很真实——开怀大笑，充满朝气，头发上闪耀着淡淡的阳光。这是凯瑟琳想要记住的谢莉儿时的形象，如果天堂存在的话，她在那里应该就是这个样子。于是，她带了这张照片打算给媒体，他们会把照片和被告席上那个怪物的裁决印在一起，然后送给他在牢房里慢慢看。

“宝贝儿，很快就全部结束了。”陪审团离开时，她对着照片轻声说，“很快，我们终于可以为你讨回公道了。”

萨拉和赛文德拉坐在法庭中央包着皮革的橡木桌旁，听着人们从房间里离开的声音。萨拉把自己记下的法官讲话内容与其它文件放在

一起，并用红丝带绑了起来。她瞥了一眼桌子对面的赛文德拉，他也在做着同样的动作。

“嗯，好了，就这样了。我想，这个老家伙是公平的。”

“是的，还没得老年痴呆症。尽管如此，你认为他多大年纪了？”

“我想，大概有950岁。摩西¹（Moses）出生时，他就是个法官。所以，他以前什么都见识过。”

“是的。”赛文德拉若有所思地咬着嘴唇。“不像那些陪审员，只凭自己的经验思考。萨拉，你怎么看待他们呢？”

萨拉耸了耸肩。“乌合之众。白痴、废物和几个头脑还算清醒的市民。实际上，没几个正常人。我想，这点对你有利。”

“你这样认为吗？确实，有三个人和我那个委托人极为相似。谁都不是完美天使。我相信，我在讲话中曾提到过这点。”

“你说过。”萨拉叹了口气。“说了几次。”她环视了一下空荡荡的法庭，然后用尖锐的目光盯着她的同事。“现在就我们两个人，博斯先生，告诉我，如果你的委托人被无罪释放了，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哦，不。”赛文德拉在他们中间挥了挥手指，像是要避开巫婆的诅咒似的。“我不会回答这种问题。对你也不会。”他们头顶高处的圆屋顶回响着远处的谈话声和木楼梯上的脚步声。他痛苦地摇了摇头。“不过，我有时候真想知道还有没有其它类似的工作。你竭尽所能努力辩护，就为了给事实一种说法，而这种说法连你自己都不……”

他突然停了下来，把诉讼要点塞进箱子，咔嗒一声关上。他抬起头时，发现萨拉还看着他。

“都不什么，赛文？”

他夸张地看了看四周空空如也的法庭，然后探身过去，嘴都快贴着她的耳朵了，低声说。

“都不怎么相信。”

“这真有必要吗？”安德鲁·沃尔特斯在他们等候的会议室里不耐烦地问。“你知道，这不是演戏。这是现实生活。”

“当然是现实生活。”马克·拉斯身子朝后坐了坐，打开面前的手提电脑。“媒体在外面呢，最好准备点什么。”

“依我看，这像是在铤而走险。”

“沃尔特斯先生，我们也可以等到裁决后再做，我们当然可以。”

“不，爸爸。”米兰达气呼呼地从窗口转过脸来。“你看，我们进来的路上就在谈这件事。为此，我昨晚找了这张照片。最好准备几句话，这样，我们才不会突然大哭或者……诸如此类。这样我们才算为谢莉伸张正义！”

“我希望，这是陪审团在做的事情。但是，去做吧。如果你觉得对，我不会介意。”她父亲不屑地挥了挥手。稍后，米兰达看见，其他人也都看到，他端起咖啡时，紧张得手指发抖。

“我们还需要等多久？”凯瑟琳问。

是马克·拉斯想出了这个主意，让他们有事情可做，以打发这段可怕而空虚的时光。他念着到目前为止大家意见一致的内容。“谢莉是一个性格活泼、精力充沛、关爱他人的女孩，我们会终生怀念她。没有什么能她带回来，也没有什么能弥补我们家庭所遭受的伤痛。但是今天……”他抬起头，看见凯瑟琳泪如泉涌，他真希望这件事能尽快结束。“今天，正义已经得以伸张’怎样？”

“好，把这个写上吧。”凯瑟琳坚定地点了点头。“恶人被关进监狱。’也加上这句。”“用三十厘米高的加粗黑体。”律师轻轻敲击键盘时，米兰达补充道。她接着又说，“我们希望他永远不会被释放，不要再让任何家庭经历我们所遭受的痛苦。’用类似这样的句子结尾。”

“永远不会被释放可能太强烈了点。”律师迟疑地说，“恐怕有一天，他会被放出来。杀人也不会被终身监禁。不管怎样，谋杀罪不会这样判的。”

这位事务律师注意到，米兰达的脸气得发白。他想，她一定知道

这点。不过，当然了，她一直生活在美国。

“要是这样，我就杀了他。”透过窗户上坚固的铁栅，她茫然地盯着前方。“如果他被放出来，我要亲自杀了他。”

“哦，我……认为真的不该那样说。”今天上午，这位整天乐呵呵、态度和蔼的事务律师感到惴惴不安。他担心，裁决的结果没有期望的那么让人满意，谢莉家人的痛苦很可能马上变得不可收拾。这时门开了，萨拉·纽比走了进来，他满怀希望地抬起了头。

两个小时过去了，钟表的指针走得很慢，似乎卡在那里停滞不前。与马克一样，萨拉也已经竭尽全力，但是，她几乎和谢莉的家人一样焦虑，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陪审团出去的时间越长，她的疑虑就越大。大家不仅冒出了冷汗，也焦急万分。她觉得母亲和女儿看起来最糟，她们脸色苍白、神情紧张、坐立不安。还要多久……

“纽比夫人？”书记员在门口探了下头。“陪审团马上回来。”

“谢谢你。那么，就这样了。”萨拉慢慢地站起身来。朝门口走去时，凯瑟琳碰了碰萨拉的手臂。

“现在，只需要听几句话。他就会被终身监禁。”

“但愿如此。为成功祈祷吧。”这家人走上旁听席，而萨拉与赛文德拉一起，走到法庭那张律师桌旁。她想，又到表演的时刻了。我这一生都在不断地走上舞台，要么是获取学位，要么是参加典礼，要么就是等待审判结果，大部分时间，我获得的是赞美，但有时也会受到责备。这次，会有怎样的结果呢？赛文德拉看上去闷闷不乐，仿佛确信结果一定很糟糕。她转过身去，朝凯瑟琳笑了笑，以示鼓励，又朝刚刚出现在她后面的特里·贝特森点了点头。

她想，特里可能会紧张，他看上去确实也很紧张。今天早上，她曾提醒过他，不能确定这次裁决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而他像这里其他人一样，非常想给他定罪。他一直相信她会为他努力争取到有罪判决，但是，她很不确定这次是否能取得成功。她把目光从特里身上移开，看向对面被告席上的大卫·基德。

这个年轻男子脸上一贯的嚣张气焰已消失殆尽，她心中顿时涌起一阵不该有的同情。如果她赢了，那么，他的成人生活就会结束。不再有阳光、性生活或者观兽旅行，只能在混凝土箱子里过着怨恨的日子。好了，如果他杀了那个女孩，这是罪有应得。她环顾四周，寻找他的家人。这里没人关心这个年轻人吗？似乎没有。他茕茕孑立。如果他曾有家人，他们也已经抛弃了他。也许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如此紧紧地抓住谢莉，情愿杀了她，也不放她走。

陪审团成员依次返回法庭，萨拉专注地看着每一个人。有人认为，如果他们看着被告，就是已经放过他了，她对此从来就没有完全相信过。她确信，一些陪审员很是享受他们将要给予的惩罚。但是这次，有四五个陪审员朝大卫那里看了一眼。不仅仅是她从一开始就不喜欢的三个年轻男子和那位穿运动装的女孩，连一位穿着套装的年长男子和一个中年女性也都朝他那里看了一眼，他们的脸上似乎写满了焦虑，而不是惩罚，仿佛是在为他们所做的正确决定寻求一些安慰，并且再次确定，他并不是他们所害怕的恶魔。

萨拉感到喉咙处肌肉一紧，胸口压抑。我已经输了，她绝望地想，一切全完了！他们要释放这个混蛋！

法官走进来时，她木然地鞠了个躬，当书记员询问陪审团主席是否已经做出裁决时，她坐了下来。

“是的，先生，我们已经做出裁决。”

“起诉书的第一条罪状是谋杀指控，你们判定被告大卫·基德有罪还是无罪？”

萨拉想，一定要成功，或许是有一个疑问，但不是合理疑问，那些割伤、瘀痕和刀上的指纹是毋庸置疑的！当然是他干的——她怎么可能是自杀……

“无罪。”

“哦，天啊。”

这几个词是低声咕哝出来的，带着绝望，听起来如此之近，一时间，萨拉怀疑是从自己口中说出来的，她刚要用手捂着嘴，突然意识

到，这一定是赛文德拉说的，只有他离自己最近，可以让她碰巧听到这几个字。他看上去确实很痛苦，不过，其他人还没有注意到他的表情，突然一声尖叫打破了法庭的寂静。所有人，包括萨拉，都转过头去，看向旁听席。

“不！你们不能这样做，这样做是不对的。他杀死了谢莉！”

是凯瑟琳·沃尔特斯，她已经站了起来，双手紧紧抓住楼庭上的栏杆，朝着下面目瞪口呆的陪审团主席大声尖叫。

“这不公正！他杀死了我的女儿！这不公正！你们弄错了。”

当凯瑟琳面对着几十双盯着她的眼睛，意识到无论她说什么都于事无补时，她的怒火渐渐消退了。她在这里无权无势，一无所有。她的丈夫安德鲁把双手放在她双肩上，但她推开他，做最后一次孤注一掷的努力，直接向法官乞求道。

“这错得很离谱。请要求他们，要求他们回去重新考虑。”

法官悲哀地摇了摇头。“女士，我不能那样做。很抱歉。我理解你的悲痛，可我无能为力。”他转向陪审团主席。“这是你们所有人的裁决吗？”

“是的，法官大人。”

“那么，基德先生，如果你愿意，请站起来。对你唯一的一项指控，谋杀罪，本庭判定你无罪。你现在自由了，可以离开了。”

“哦，好的。谢谢。”看守卡塔一声用钥匙打开了被告席边上的门，大卫走下来，到了法庭的律师席里。他犹豫了一会儿，接着，看守给他指明了出去的路，大卫伸出大拇指，做了个手势，以感谢陪审员们。“谢谢伙计们。”然后离开了。

法官缓缓转向陪审团。谢过他们之后，他用力站了起来，鞠了个躬，从他座位后面的门走了出去。人们一阵骚动后，纷纷离开法庭，萨拉转向了赛文德拉。破天荒地，她无话可说。

他们两人转过身子，和其他人一起，慢慢地走了出去。

1 摩西是纪元前十三世纪的犹太人先知，旧约圣经前五本书的执笔者。带领在埃及过着奴隶生活的以色列人，到达神所预备的流着奶和蜜之地 - - 迦南（巴勒斯坦的古地名，在今天约旦河与死海的西岸一带），神借着摩西写下《十诫》给他的子民遵守，并建造会幕，教导他的子民敬拜他。

第三部分

猎枪与婚礼

第30章 余波

“这不公平，这是一场闹剧。陪审团搞错了。那个男人就这样逍遥法外了，如果不阻止他的话，他还会故伎重施。又有一位母亲会经受这种痛苦，并且……”

电视屏幕上的女人声泪俱下，而在接下来的一段剪辑流畅的视频里，大卫·基德在法庭外欣喜若狂地咧着嘴笑。他的事务律师在电视灯光的照射之下，一边不停地眨着眼睛，一边读了一段声明：“基德先生一直公开声明自己无罪，也想要感谢陪审团对他的信任。他也想对因女儿自杀而遭受不幸的沃尔特斯夫妇表示诚挚的慰问。”

“混蛋！”凯瑟琳·沃尔特斯用力把茶杯朝电视机扔去。杯子打在墙上，茶水洒了一地，客厅里到处都是摔碎的瓷片。她双手掩面，哭了起来。

“凯丝，振作点。我们知道可能会有这个结果，我们之前就讨论过。”安德鲁伸出一只手臂，被她生气地一把推开，她用一根指头猛戳电视屏幕。

“看看那个！自鸣得意的下流胚！有人应该杀了他！”

“别傻了，凯丝，这里不是荒蛮的西部 1。”

“哦，要是就好了。看他咧嘴笑的得意样子，像个流行歌手似的。安迪，你有支枪，用来灭害的，不是吗？你怎么只会打愚蠢的野兔，为什么不一枪毙了他？”

“别傻了，我不能那么干。”

“干嘛不？如果你不干，我来干。”

“瞧，亲爱的，我们以前就谈论过此事。我们说过，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也只能学会接受并且忍耐。”

“不，我不能。”凯瑟琳站起来，把脸靠在窗户上，感受着额头上玻璃带来的凉意。“他们为什么不宣判他有罪呢？明显是他干的。”

“他们不了解谢莉，妈妈，这就是原因。”米兰达搂着母亲的腰，看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滴落在草坪上。“我们知道她不会自杀，可他们不知道。”

“那么，总有一天，他还会故伎重施。我当初就不该听那个叫纽比的女人的话，我应该自己出庭作证，告诉他们谢莉是什么样的人。”

“那也于事无补，妈妈。她是个好律师，已经尽力了。陪审团里有些家伙看上去甚至比大卫还坏。我在休息室看见一个人，每次警察走过，他都会在他们背后做些下流的手势。”

“那你应该报告这件事。我们可以取消他们的资格，要求重新审判。”

“恐怕不行。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妈妈。”米兰达抱紧母亲，这样的拥抱，让她们想起，在过去那些年里，她们彼此有多么亲密。米兰达朝父亲伸出一只手，他父亲温柔地拍着妻子的肩膀，而电视里一直在喋喋不休地播报足球比赛。

对米兰达来说，这真是奇怪的时刻。她的父母看起来如此弱小，好像他们才是孩子，而自己是长辈。他们站在生活的风口浪尖，他们三个人都是如此。她现在是成年人了，有了丈夫、孩子和自己的事业。他们正处于人生旅程的巅峰，在到达老年、依赖别人和死亡之前，还有漫长的下坡路要走。而她的母亲经过了种种磨难之后，已是脆弱不堪了。

“振作起来。”过了好一阵儿，她说，“生活还将继续，我们必须吃点东西了。”她大步走进厨房，心情沉重地把洋葱切成薄片，每切一次都能看见大卫·基德的脸。她想，必须做些事情。他不能就这样逍遥法外。

萨拉正在客厅里看电视新闻，也看到了同样的一幕。她心烦意乱、情绪低落，而且精疲力竭。这是她第一次输掉重要的起诉案件，这比她想象的更令人痛心。六点的新闻结束后，特里给她打电话。他似乎在责备自己，而没有怪她。当然，他也责备了他的上司。

“我刚才跟丘吉尔那个混蛋谈过话了。”他说话的声音既严厉、痛

苦，又怒气冲冲。

“他怎么说？”

“你觉得呢？他试图指责你。”

“我？”萨拉叹了口气。“我做错什么了？”

“没什么具体的内容，从头到尾数落了一通。经验不够啦，对付精神病医生的方式欠佳啦，惹恼了陪审团啦——这全都是废话，萨拉，这不代表什么。”

“你也这样想吗？他肯定会和他的朋友们说闲话的。可能今后很长时间，我都接不到皇家检察署的大案了。”

“这是他的过错，萨拉，他在那位店主的时间问题上做得太过火了。我试过告诉他这点，但就像是对牛弹琴。”

萨拉想到那场景，略微笑了笑。“你对他说了这话吗？”

“没有，没说这么多话。但他肯定知道我是对的，不过，他永远也不会承认。他太急于升职了，想走点捷径，他想达到罪案数量上的指标，却把事情搞砸了。他就是这样的人，萨拉。我本该意识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我应该亲自查看那份证词。”

萨拉想找些话来安慰他。但问题是，她赞同他所说的话。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无法不去理会，也不能全然忘掉。这次起诉失败了，所有相关的人都感到极度不安。

“好了，别太自责了，特里。吸取经验教训吧。你的上司就是个祸害。他接手的所有事情都令人失望。以后别再让他碰你的案子。如果不能，他做的每件事你都要检查。”

特里发出一声叹息。“这对你是无关紧要——你是自由职业者。别忘了，他可是我的上司。我以后很可能会去处理违章停车，而他却要负责谋杀案审理。愿上帝保佑那些受害者，我只能这么说。”

“阿门。”萨拉一边想，一边难过地放下了电话。她为特里感到难过，但要完全原谅他的失误却不是那么容易。那对这次审判来说太重要了。英国独立电视台（ITV）播报了本地新闻，她又从头到尾感受

了一遍凯瑟琳的愤怒带来的痛苦。艾米丽坐在地板上，拉里一只胳膊搂着她的肩膀，萨拉看着她，想象如果艾米丽死了，而凶手却无罪释放，她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她想，这会让我遍体鳞伤，失魂落魄。

足球比赛开始了，艾米丽按下了静音键。“出了什么问题，妈妈？你怎么输了？”

萨拉简单讲了一下那位店主的证词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以及那个她试图不让她参与庭审的精神病医生。两个年轻人听得很认真。“我输了，就这样。”

“这不是你的错，妈妈。”艾米丽说。“你已经尽力了，你一直都是这样的。”

“是吗？也许吧，但做得确实不够好。不管怎样，对那个可怜女孩的家人来说，我做得不够好。”

“你当然做得不错，纽比夫人。”拉里若有所思地问，“即便男方确实没有杀那个女孩，他仍然应该从某种程度上感到内疚。我的意思是，他是女孩自杀的诱因，不是吗？”

萨拉苦笑着。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正如拉里的性格——考虑周到而又一针见血。在过去的一年里，她逐渐把拉里看成艾米丽最伟大的发现，而不是把女儿从她身边偷走的吉普赛人。

“这也正是她的律师力争的问题，拉里——女孩的男朋友是一个卑鄙小人，是他迫使女孩自杀的，或许不是有意的。但他一点也不内疚。”

“可这不公正，对吗？我的意思是，肯定……”

“恐怕这就是法律运作的方式。除非我能够证明他企图逼她自杀，不然，他什么罪都没有。可我连试都没试过，因为证据表明，这是个谋杀案。至少绝大部分证据这样表明。”

“可怜的妈妈。”艾米丽朝母亲伸出一只手。“你一定感觉糟透了。”

“是的。这恐怕和我取得过的极大成功没法比。”萨拉紧紧握住艾米丽的手，轻轻地捏着。“明天，我会和那个女孩的家人在办公室碰面。你们觉得我该说些什么？”

实际上，当凯瑟琳和米兰达爬上楼梯，来到萨拉的房间后，萨拉说的话简单明了。“非常抱歉，沃尔特斯夫人。我以为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定罪，可我们没有说服陪审团。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两个女人看起来紧张不安。萨拉已经提醒赛文德拉出去，因此，走廊里没有发生令人痛苦的冲突。两个女人表情严肃地走了进来，书记员轻轻地关上她们身后的门。凯瑟琳仍穿着黑色衣服，米兰达穿着牛仔裤、运动鞋和羊毛衫。萨拉让她们在她的办公桌前坐下。

“你丈夫没来？”

“没有。他有很多工作要忙。”

好像还有什么比这件事情更重要似的，萨拉想，同时记起了昨天晚上，鲍勃一直说个没完，与她讨论着，如果得不到那个新的领导职位，他该不该申请成为一名检查员。“判决一定让你俩很痛苦。”

“是的，显而易见。”凯瑟琳嘴唇的线条严厉而又苦涩，“我想，我一辈子都没这么愤怒过。”

“这很自然。”萨拉说，“我非常理解。”这件事实在让人义愤填膺，她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足够的技巧，或合适的字眼来处理这样的面谈。

“我们不能上诉吗？向上级法院？”

“不，恐怕不行。依照目前的法律，不能这样做。如果法官判决不合理，我们可以提出上诉，可现在，我们是对陪审团不满。政府已经讨论过修改法律，允许控方因不服裁决而提出上诉，但到目前为止，只是说说而已。即使他们修改了法律，也只是针对发现大量新证据的案子。”

“确切说，比如哪些证据？”米兰达问。与她母亲一样，她看起来脸色苍白，却不像她母亲那样眼睛青肿，像是在噩梦中梦游似的。也

许是因为年轻人恢复得快。但她们两个人几乎同样痛苦，也同样控制不住心中的愤怒。

“比如，新的DNA证据，或者具有说服力的照片、供词，诸如此类。不过，即使这样，也很难知晓重审会有怎样的结果。”萨拉克制住自己的情绪，意识到这些人最不想听到的，就是讨论找到令人信服的新证据后，推出新证据的适当陈述可能会导致新陪审员对被告产生不公正的偏见。“无论如何，这不会带给你们什么希望。他已经无罪释放，而我们却不什么也做不了，这是让人悲伤的事实。”

“那么，为什么你会输呢？”凯瑟琳痛苦地问。她靠在座位边上，向前倾着身子，全身充满怒火。“每个人都知道是他干的。”

萨拉尽量让声音保持镇定。“我想，是因为精神病医生，以及店主改变了证词。这两件事对公诉方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米兰达声音里带着真正的愤怒。“那位精神病医生不了解我妹妹，他不知道她是什么样子。她绝不会自杀，她从来没有这种想法。”

“他确实说了，她谈起过自杀……”

“放他的狗屁！他才见过她几次？在她一生中，他才见过她六次。而我……”泪水刺痛了米兰达的眼睛。她烦躁地抹掉眼泪。“我不敢相信，人们竟然会买他的帐。”

“我确实试着指出这点了。”萨拉小心翼翼地说。

“是的，是的，我想，你确实指出了。我不能就这件事怪罪于你，只是……为什么不允许我们说话？告诉陪审团谢莉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妈妈想这样做，可你阻止了她！”

萨拉想，这是问题的要害所在。这是一个大过失，她会为此受到责备——当然，谢莉的家人非常清楚这点。昨天夜里，鲍勃在她身边轻声打鼾，而她躺在那儿，花了几个小时，不停地回顾着自己的这个决定。

“是的，我知道。当然，我也扪心自问过——我给你的建议是不是错的。但每次，我都会给出相同的答案。沃尔特斯夫人，我不确定如

果你那样做，会有多大的不同，真的。除了你自己的感受可能会不一样之外。”

“我母亲的感受就不重要吗？”米兰达坚持说，“你是这个意思吗？”

“不，根本不是，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萨拉想，如果面谈这样进行下去，她只好结束它。“就如我那时说的，我想，博斯先生可能会羞辱你的母亲……”萨拉转向凯瑟琳。“他会试图让人们觉得是你逼谢莉自杀的。他不得不那样做。”

凯瑟琳冷冷地摇了摇头。“他和你一样，也在这里工作，对吗？”

“博斯先生？是的，不过，他现在在法庭。”

“他如何忍受自己做那样的事情？”

“这是工作的一部分。”萨拉耸了耸肩。“心肠已经变硬了。”这不是最得体的说法，话一出口，她马上就后悔了。凯瑟琳明白了萨拉说这句话的意思，变得强硬起来。

“现在这事情对你来说已经结束了，对吗？你只管接下一个案子，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

“我很抱歉，我刚才可能说得不对。不管怎样，我心肠也没有那么硬。这是我输掉的第一件起诉大案，虽然没有你们那么痛苦，但也让我感到痛心。”萨拉向前倾了倾身子，痛苦地摇了摇头。“我可能不该这样说，但我真的也想赢这个案子，像你们一样，我相信那个男人是有罪的。遗憾的是，陪审团的想法与我们不一样，司法系统让你们失望了。我很抱歉，我知道说这些也于事无补。”

“那个男人竟然逍遥法外，当然是于事无补。”凯瑟琳冷酷而不失尊严地站起身来。“你能见我们已经很好了，但这实际上只是例行公事，不是吗？你对此已无能为力了。我们只好靠自己来处理这件事。”

第31章 结婚纪念日

两天后，萨拉骑着摩托车离开约克市区，行驶在回家的路上。她放慢黑色川崎500的速度，穿过拥堵的车流，然后，把油门开到最大，驶入了A64公路的外车道。她放低身子，尽量避开迎面而来的风。当她驶过厢式货车和卡车时，摩托车在气流突然形成的漩涡中左右摇摆，她看着速度计上的数字逐渐攀升，渐渐逼近了90。

她不在乎自己是否会撞车。输了起诉大卫·基德的案子，她至今仍感到愤懑，需要通过这种莽撞行为来消消气。这个案子让她的心情糟透了。不管谢莉是如何死的，基德都是导致她死亡的原因。然而，当谢莉一家人饮下失败的苦酒时，这个讨厌的家伙却像小鸟一样自由。萨拉想，如果我是那个女孩的母亲，我不会善罢甘休的。如果我看到大卫·基德在这辆摩托车前，我会……

一辆大厢式货车带来的反流几乎让她失去控制，她只好猛地转变方向，在回家方向的出口处减慢了速度。她告诉自己，别傻了，再疯那么一下，你可能会失去一切。不管对我自己，还是对沃尔特斯一家来说，都是不值得的。但是，如果法庭和刑事司法体系让人失望的话，他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赛文德拉看起来也很不舒服。他知道些什么，打赢官司并没有让他高兴。出于行规，萨拉忍着没和赛文德拉讨论这次审判，但是，她需要找个了解此事的人谈谈。她想到了特里·贝特森。我要给他打电话。

但回到家后，就没有时间打电话了。她打开前门，还没来得及换下皮衣，就被一大束礼品鲜花绊倒了。门后面，站着她的丈夫鲍勃，脸上带着焦急而得意洋洋的笑容。

“结婚周年快乐，亲爱的。”

她看着眼前的情景，感到很惊讶。“鲍勃！这是送给我的吗？”

“嗯，也许吧。”他假装在思考这个问题，“是的，我猜是送给你

的。”

这样的事情前所未有的。记得他们结婚纪念日的通常都是萨拉，而鲍勃，迄今为止，总是忘记。过去，他们会为此而争吵，直到萨拉做出让步，心想算了吧，结婚这个事实才至关重要，而不是仪式，再说，我们两个也太忙了，没时间做任何特别的事情。在过去的两周里，他们俩连走路都像熊一样小心翼翼，但是现在……

“这是怎么回事，和解的礼物？”

“你想怎么称呼都行。这是给你的礼物。”

她俯下身子去读上面的卡片。十八年的幸福时光。全心全意爱你的鲍勃。看来，他并没有打算为自己之前的态度道歉。不过，她当时说的话也不怎么好听。她拿起彩色皱纸包装的花束，抱在怀里。“我最好把花插进水里。我们有花瓶吗？”

“花瓶准备好了，在厨房里。我去插花，你换衣服吧。我已经订了位，今晚8点。”

“什么？你是说，在餐厅里定位？”

“是的，当然在餐厅里。城堡附近新开张的那家法国餐厅。”

“啊，鲍勃，这很好，但是我去不了，今晚没空。我有一个诉讼要点要读。”

“别废话了。诉讼要点和审判哪天没有。这可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鲍勃，我去不了。我……”

“拜托了，萨拉。我难得这样做。”看着他的面庞，听着他说话的语气，她犹豫了。她想，我在做什么，让他恳求我吗？这么多年来，我总是抱怨他不在乎我。现在他送我鲜花，请我吃饭，我却拒绝他？

“好吧。我总归还是要吃饭的。”她说，只是没打算去那么优雅的地方。“你说是什么时候——8点？”

“是的。”他看起来小心翼翼，但充满期待，就像一条渴望不被鞭

打的狗似的。她感到纳闷儿，我是该称赞他呢，还是鄙视他？他毕竟是我选择的丈夫，与我度过半辈子的人。

“好吧。只要我们不待得太晚就行。”楼梯上到一半时，她想，不，这样的语气也不合适。她趴在栏杆上，冲他闪过一丝微笑。“谢谢你，鲍勃。谢谢你的惊喜。”

约克大教堂自建立以来，每年都吸引了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的参观者，但不是所有来教堂的人都心怀诚意。很多人每天都来祈祷，希望他们的罪过能得到宽恕，但有些人——虽然为数不多，却值得注意——到此的目的，是打算作奸犯科。参观大教堂的游客中，很多人比较富裕，而他们中有些人却也很粗心，会成为受害对象，因此，警方时常被叫来调查情况。

整个下午，特里都在录一位美国女士的口供，她的旅行团证实，她有一个坏习惯，就是把手提包敞开挂在肩上，结果，当她离开圣殿时，发现自己携带的个人财物比进去时少了大半。录完口供后，特里逗留了一会儿，静静地坐在礼拜堂里，听着晚祷的咏唱，感受着赞美诗停顿之时整个大楼的寂静。这里让人感到安宁和舒适：低语声向上飘来，模糊不清，在他头顶上方石林般的柱子之间飘荡，声音飘得越高，就越是不清楚，听不出是什么人的声音。特里想，这或许就如祷告一样。数百万人在此发出声音，有些是真诚的，有些是轻佻的，所有的声音混杂在一起，逐渐向上飘去，像烟雾一样，与云彩汇合在一起。

那些花了成百上千年的时间来建造这座古老教堂的人们，肯定拥有这样的信仰和坚定的意念！由于起诉失败，特里感到很痛苦，希望自己从小就是一个天主教徒，可以选择通过匿名和秘密的方式，进行忏悔。那样会缓解心中的疼痛吗？他曾经见到过韦尔·丘吉尔操控真相，这次却还是没有提防他。因此，至少从这个角度看，基德被宣告无罪，是自己的过错所致，沃尔特斯一家的痛苦都应归罪于他。他默默地在空无一人的礼拜堂里偷偷跪了下来，把一只手放在弓形的额头上，努力回忆祷告的方法。自从上次他试着这样做以后，已经过了太长的时间了……

“上帝，饶恕我的罪过吧……”

这些喃喃低语似乎很恰当，但不知怎地，却似乎并无必要。如果真有上帝，那么他已经知道了整个过程；如果他不存在的话，那么，这纯粹是浪费口舌。虽然如此，他还是待了一会儿，直到膝盖和背部开始疼痛，这也算是一种小小的修行吧。他抬起头来，看到一个牧师正朝他走来，脸上带着同情的微笑。

特里迅速站了起来，但为时已晚。令他惊讶的是，这竟然是卡农·罗兰兹，参加大卫·基德审判的那位牧师。如果此刻溜走，想不引人注目，又不显得粗鲁无礼，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他点点头。“下午好，神父。”

“基德先生被宣判无罪，我听说了。”仔细打量，这名男子的脸色紧张得发白，他的微笑传达的不是同情而是焦虑。“我已经被迫搬出公寓了。”

“真的吗？为什么？”

“嗯，我出庭作证了，而他是个粗暴的人……你知道，我仍然搞不明白，我做的是否正确。要睡着觉真难，但是我祈祷……我的意思是，那天我听到他们吵架，如果我进去了，你觉得我能救那女孩的命吗？”

“神父，这根本说不准。他可能已经割了女孩的手腕……”

“虽然如此，如果我做些什么的话，可能会救了她的命！”

这个小个子男人情绪激动得全身发抖。特里把一只手放到他肩膀上。“听着，神父，这不是你的错。我们都会犯错误，每个人都会。是人都这样。当然，你的上帝……”他抬起头，看到夕照穿过彩色的玻璃窗照进来，石柱沐浴在柔和的色彩中。“……我的意思是，我们的上帝，他理解这点。他不会责备你。”

“我向主教忏悔时，他也是这样对我说的。但是，尽管我祷告了，我还是无法放松。”

“你做得很对，神父。你出庭作证了，你已经尽最大的努力了。”

就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特里后退着，露出一个短暂而鼓励的微笑，接着就走开了。他迈开长腿，很快就沿着过道走到出口处。他离开时，心中很是懊恼，低声自言自语。你以为自己是谁呀，可以宽恕别人？上帝？归根结底，如果他确实存在的话，他就知道为什么基德被放掉了，这不是那位牧师的过错，是韦尔·丘吉尔和我的过错。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我祷告了，上帝就会派那个牧师告诉我答案吗？这是个令人作呕的笑话吗？万能的上帝啊！

上车时他仍然在诅咒，他发动汽车，在人群中缓慢行进，跟在一辆游览马车后面，这辆车上的导游正在给当天最后一批游客介绍景点。特里向右拐到圣列奥纳德（St Leonard），然后排在两辆长途客车后面。他等待的时候，车内警用频道的一条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

“所有警队注意，需要紧急出动到吉里加特。有人举报有一可疑女性在城墙下面的花园里。有没有警队可以做出反应？”

特里从仪表板上一把抓过麦克风。“侦缉督察贝特森正在附近。我在圣列奥纳德。我去处理。到吉里加特的确切距离有多远？”

“过了那家酒吧，长官，在城墙下面。从市长路（Lord Mayor's Walk）穿过花园。有位妇女很可疑。”

“好的。我去查看一下。正在路上。”

特里看了看前面堵塞的车辆，心想，还是步行快些。他把车开到艺术馆外面铺着鹅卵石的广场上停了下来，跳出车子，开始跑起来。但是，是哪条路呢？吉里加特的花园入口情况很糟糕，通常都锁着门，很难进去。这很可能是一个窃贼，或者是误警报，但是，有事情可做，也算是种解脱。

马路对面是布斯汉姆酒吧，它那古老的中世纪大门曾被用作防御工程，人们通常是从这个地方去城墙那里。特里飞快地冲过马路，迅速登上石阶，穿过中世纪的城楼，出去以后，沿着城墙防御工事后面那条狭窄的人行道奔跑。他的右边，是约克大教堂，左边是吉里加特的住宅、公寓和商铺的背面。起初，酒吧附近房屋的背面只比城墙高出几米，但再往前，出现了又长又窄的花园，又高又细的树木挡住了

部分视线，在花园的尽头，有很多这样的树木，正好在城墙的下面。

特里小声嘀咕着“打扰一下”，挤过一群正在忙于拍摄夕阳照耀下泛着玫瑰色光芒的大教堂的游客，爬了几层台阶，到了一个哨塔上，在那儿，他的视野更好。他通过手机呼叫控制中心。

“我是侦缉督察贝特森。我在吉里加特后面的城墙上。到底是哪栋房子？”

“长官，据报告，她正沿着城墙正下方的荒地移动。经过市长路顶端的养老院。沿路不是住着你的一位熟人吗？大卫·基德？”

基德？当然！他的公寓就背靠着城墙。特里仔细往下看，穿过两棵树之间的空隙，他果然看到了二楼上的屋顶花园，在谢莉·沃尔特斯死后，他调查公寓时，曾看到过这个花园。窗户上也透着灯光，因此，或许大卫在里面。

混蛋，特里想。他正在家里做什么呢？看电视？做饭？用我们在浴室地板上发现的菜刀切肉？我可以教他怎么用刀，特里想。不过，要切的可不是牛排。

可眼下，得先找到这个女窃贼，谁知道她是干什么的。他观望的时候，发现下面的灌木丛里有东西在移动。那个地方很阴暗；城墙和树木遮挡住了大部分日光。但是，某样东西——或者是某个人——正在移动。他心跳开始加速，充满了追捕的喜悦。

她在那儿！一个穿着深色长外套的女人，正在树木之间鬼鬼祟祟地缓慢移动。她从市长路尽头过来，那里的花园并没有被墙分开。她的注意力好像在房子的背面，而不是城墙上面。在大卫·基德的公寓对面，她停下脚步，小心翼翼地穿过荒地，朝花园走去。她在一棵树后面站了一会儿，审视着前面的窗户。

夕阳的最后一抹光线消失了，一股凉风沿着城墙袭来。特里的双臂起了鸡皮疙瘩。他心中充满疑惑，这是要干什么？为什么她要接近大卫的公寓？

一名男子的身影从公寓亮着的窗户前经过，与此同时，那位妇女也走到了荒地尽头的最后一棵树那儿，从外套下面取出某样长长的东

西，用一个动作，把它变弯，这个动作既突然，又令特里惊讶的熟悉。她咔嗒一声把它弄直，然后，走了出来，到了草地上，手里赫然拿着一杆猎枪。

特里迟疑了片刻，不知道该做什么。如果这个女人打算杀死大卫的话，为什么不旁观，稍后再逮捕她呢？但是，他不能这样做，当然不能，这是真正的谋杀，即将在他眼皮底下发生。他从塔楼向下望，看到右边城墙的落差要小一些。于是跑下台阶，爬上城墙，费力挤过一群日本女学生——她们每个人都惊愕地把嘴张成完美的O形，然后用一只手捂着嘴——跳了下去。

他从三米高的地方跳了下去，落在软软的腐叶土上，由于身体失衡向前踉跄了几步。还没站稳，他就一路跑下了斜坡，直到设法用双臂抱住一棵树，才摇摇晃晃地停了下来。那个女人好像没有注意到他，专心致志地看着目标。她已经到了大卫公寓外面那条通向露台的石阶上。特里放开那棵树，走到下面的草坪上。

你该如何对付一个携带武器的攻击者？可不是像现在这样。手册里准确无误、慎重周全的应对程序在他的脑海中一闪而过，现在没有时间想这个。并且无论如何，这儿还有件私事，一个必须解开的谜团。他只能看到这个女人的背影，穿着深色长外套，看不清体形，但是，他觉得很眼熟。如果他认识她的话，他们可以谈一谈，他对此很有把握。

她到达台阶顶端后，背对着他站在那儿，盯着透着光的那扇门。他朝她走过去，背后传来女孩子们叽叽喳喳讲日语的声音，像八哥似的。

他走到台阶底部时，她把枪举到了肩膀的高度。他背后的声音变成了尖叫声。那个女人听到叫声，转过身来，看到了他。

特里停下了脚步，他正走到台阶中间。猎枪正对着他，像在微风中摇摆的一根树枝。她的脸仍然在暗处，但他终于认出了她。

“晚上好。”他说，“凯瑟琳·沃尔特斯，是吧？我是一名警官。我叫特里·贝特森。”

她焦虑地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她说了些什么，但声音传到城墙上，听起来如同女孩子在激动时发出的咯咯声和尖叫声，由弱到强，很难听清楚。他缓慢地登上台阶，逐渐靠近她。

“走开。”他这会儿离得很近了，可以听见她说话了。凯瑟琳的声音低沉而急切，带着点恍惚。“我不需要你，走开。我完事后你再回来。”

“沃尔特斯夫人，请放下枪。你不想伤害任何人。”

“我不想吗？为什么不？你伤害了我。”那支枪摇晃着。“你搞砸了，不是吗？你失败了。”

“我对裁决感到很遗憾，沃尔特斯夫人。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走开。”她提高音量，发出呜咽声。“走开吧！这件事我必须要做。”

特里告诉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操作规程坚持要你呼叫后援的原因。我需要射击手来掩护，再让人警告受害者，让他躲到安全的地方。受害者——竟然是大卫·基德！这位妇女可能会成为凶手。这就是我们把事情搞砸的后果。

“沃尔特斯夫人，请为了我把枪放下。”

“你知道吗，我睡不着觉。如果他死了，我就能睡着了。”

“我理解。真的。但你知道，这无济于事。你只会感到更糟。”

“你怎么知道？有人杀死你女儿了吗？”

她提高声音，但隐隐约约仍能听到日本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别充当英雄，手册上是这么警告的。特里焦虑地看了一眼左边透着灯光的门。现在，大卫·基德随时可能听到吵闹声走出来，那么，我该怎么办呢？袭击这个女人，让她没时间开枪，还是等着她把他的内脏炸飞到墙上？

“凯瑟琳，那是你丈夫的枪吗？”

她点了点头。“做这件事的本应该他，不是我。”

“你以前用这支枪射击过吗？”

“我知道枪是怎么用的，如果你是指这个的话。走开。”

“如果你现在把它放下，法庭会理解的，每个人都会。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也没有人受到伤害。凯瑟琳，请把枪给我。”

他注意到，枪管正在下垂。有一阵子，她没有回答。她喘着粗气，泪水顺着脸颊淌了下来。“你为什么在这儿？你不应该来的。”

“凯瑟琳，请把枪放下。”

她把枪放在身边露台的墙上，双臂交叉着叠在胸前，转身离开了。后面的城墙上传来激动的尖叫声。特里快速拿过枪，打开弹匣，把子弹滑入口袋里。然后，他把一只手放到她的肘部。“我们走吧，亲爱的，好吗？趁他还没走出来发现我们。否则，那会使一切变得更糟。”

第32章 持枪的女人

那天晚上一开始进展很顺利。餐厅不错，食物也很棒。鲍勃饶有兴趣地讲着孩子们排练校园剧时那些滑稽古怪的趣事，又谈到另外一些拿了音乐奖的孩子，他甚是得意，压根没提那个让人讨厌的秘书斯蒂法妮。萨拉因为审判失利，一直闷闷不乐，现在心情也渐渐舒展开了。鲍勃的低声细语似乎把她带回了过去他们共同经历的日子。他们如何初次相识，后来他们住在利兹一所简陋的公寓里，鲍勃如何为了她幼小的儿子西蒙而倾尽全力，艾米丽出生时他多么欢欣雀跃，他们如何对鲍勃那份教师工资精打细算，萨拉忙着照看孩子，得空就学习，书和论文越来越多，读的年级越高，面临的挑战也越大，而鲍勃总是鼓励她，给她打气，毫无怨言。这个男人现在就坐在她的面前，像年轻时那样对着她微笑。

在那些日子里，来这种高档餐厅吃饭绝对不可想象。然而，萨拉小口喝着红酒，难过地想，那个时候，他们一起开怀大笑的时光更多，相处起来也更加自然，聊天也不会像今天晚上这样，装模作样，气氛还有些紧张。

萨拉想着要不要为那天晚上说的话道歉，于是开始在脑海里挑选合适的措辞。可毕竟，是他先背叛了她，而不是她背叛了他。实际上，已经两次了。第一次是在十八个月前，他竟然认为萨拉的兒子西蒙犯有谋杀罪，那道伤口是永远不会愈合了。现在，他又和斯蒂法妮调情。萨拉意识到，他还没有为此真正道过歉。鲜花和美食固然好，可信誓旦旦的话呢？那些他说过要改变自己行为的诺言呢？毕竟——她脑海中突然冒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这次庆祝，这个晚餐，不正是一个高效率的秘书会想出来的吗，很可能是她在给情人出谋划策。

她把那个讨厌的念头压了下去，把手伸向桌子对面，想抓住鲍勃的手。就在这个时候，萨拉的手机响了，于是她转而把手伸向了手提包。

“不好意思。”她说，“我还以为关机了呢。”

“没事，现在可以关掉，对不对？不管是谁，都可以等。”

“是，好，我……只要一分钟。”她看到了屏幕上的名字。“嗨，特里——怎么了？”

特里回话的时候，萨拉看到鲍勃眉头已经皱了起来。“萨拉，不好意思打搅你，可出了点事。是凯瑟琳·沃尔特斯，我把她逮捕了。”

“什么？特里，你疯了。”

“不是，我必须逮捕她。听着，是这么回事。”特里简单描述了他在城墙上看到的情景，以及他所采取的措施，萨拉听后十分震惊。“所以，我必须逮捕她，当然，我打电话是因为她需要一位律师，她提到了你。我也不知道你在干嘛，要是方便的话，你能不能在小时内赶到富尔福德……”

“特里，我可不负责警察局的事，这些都归事务律师管。”

“我知道一般都是事务律师在负责，可这件案子你也牵涉其中，不是吗？我的意思是，我们两个都牵涉在里面。如果大卫被定罪，这一切也就不会发生了，她现在又请你……”

萨拉看到，鲍勃已经面带怒色，感觉不耐烦了。“特里，我不了解程序。你最好还是找找其他人，比如露西……”

“拜托了，萨拉。”电话里，特里说话的语气更加坚决。“听着，我知道这看上去很糟，可现在这个情况，我想尽可能不要把事情搞大，你是唯一一个知道原委的人。实际上，也没人不准你做这件事，对吧？”

“对，我想不会，可……特里，我在餐厅里，今天是我的结婚纪念日。”

“哦，那太抱歉了，但……好吧，我错了，我找找其他人，你刚才说谁了？”

“露西·帕森斯，不过——特里，她真的点名要我去吗？”

“是的，当然。你确实了解整件事情，不过……”

“好，你等着，我就在附近，鲍勃可以开车送我过去。我马上就到，大概——十五分钟吧？”

去警察局的路上气氛相当尴尬。鲍勃异常恼怒，一路上生着闷气。“萨拉，这本应该是属于我们两个的特殊夜晚，我打算好好庆祝一下，我已经尽力了。如果是我这样胡闹的话，你肯定也不会喜欢。”

“鲍勃，我知道你尽力了，对不起。如果不是要事，我也不会去。”

“这个女人到底有多重要——还有这个警探——就不能等到明天早上吗？”

“鲍勃，等我回家，都会跟你解释的。我一会儿自己打车回去。”

“要是你回来的时候我还醒着的话。我明天要早起。检查员要来视察——重要日子，压力大得很！”

是呀，当然，萨拉心里想着，下了车。你做错事情的时候，你的小学生们总不会互相谋杀吧，是不是？她脑海里想象着鲍勃打电话给斯蒂法妮诉苦，说他如何费尽心思的情形。萨拉耸了耸肩，大步走进警察局，脚上还穿着时髦的高跟鞋。

特里·贝特森带她过了走廊，来到了一间小审问室，屋里的灯嗡嗡作响。凯瑟琳·沃尔特斯坐在桌旁，呆呆地盯着自己的双手，好像忘了手是用来做什么的一样。萨拉心里暗想，她看起来精疲力尽，还晕头转向，仿佛全部的精力都用来策划如何持枪到屋顶花园上去，却压根没考虑接下来怎么办。她沮丧地想，司法体制让人失望，最终就会演变成这样，人们只能自寻法子报仇。

“沃尔特斯夫人？我明白你为什么会叫我来陪你接受审问。作为出庭律师，我通常不会做这种事，可现在这个时候……”

凯瑟琳沮丧地凝视着她。“你明白，是不是？你知道我为什么必须这样做。”

萨拉匆匆扫了一眼，确认特里已经把门关上了。“如果是因为谢

莉，对，我确实明白。我听说你是因为持枪站在大卫·基德公寓外面而被逮捕的，是真的吗？”

凯瑟琳没精打采地点了下头。“但是，那个警探过来了，老天才知道他怎么会出现的。”

萨拉静静坐在她的对面。“你想跟我说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不要担心，这些我都会保密的。”

“我是去那儿杀他的，不是吗？”凯瑟琳把手翻转了一下，盯着自己手上的戒指。“要是他不来的话，我已经得手了。那个恶魔屋子里的灯亮着，我知道他肯定在里面。”她抬头直勾勾地盯着萨拉。“我以前就告诉过你，我确实是这么认为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杀死我的女儿，他们却放走了他。”

“我知道，沃尔特斯夫人，我很难过，可……警探审问你的时候，最好还是不要这样讲。要是你不想坐牢的话最好别说。”

“为什么？这是事实呀，不是吗？我就想这么做。”

萨拉想，这个女人已经完全和现实脱节了。至少，和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现实脱节了。“你可以跟我讲实话，没问题。可你没必要什么都和警方讲。你有权保持沉默，这可比承认谋杀未遂好多了。他们要想定罪得自己去查证。”

“他们当然能证明。他抓住我持枪站在大卫的公寓外面。”

“是，那倒是。”萨拉叹了口气。这样的情况她还真不习惯。案件的起初阶段都是事务律师负责的。但特里是对的——要是她，还有他，在法庭上没搞砸的话，这个女人绝不会在这儿。“你可能只是去那里吓吓他。”萨拉小心地提醒她，“是不是？你想想。记住，你的动机和事实同样重要。”

凯瑟琳目光呆滞地盯着她，萨拉犹豫着，继续把话说下去，不知道在不违背道德的前提下，她还能说多少。“当然，我不是建议你撒谎，但是，你可能是有点困惑，脑子里充斥着各种自相矛盾的情绪，所以单单说你意图做某一件事，未必是全部事实，你明白吗？”萨拉想，我确实不该来这里，喋喋不休地说话，这完全超出我的能力范

围。“所以，最好还是什么都不要说。如果可以的话，让他们去证明你的意图，否则……”

“我会进监狱，他却还是自由身？”

“嗯……对，正是。”萨拉说，心想，虽然这并非我的本意，可是这种云遮雾绕的虚伪谈话又能指望什么？天知道事务律师都是怎么做的。不过，她注意到，凯瑟琳那惊慌失措，困惑绝望的神情慢慢消失，只剩下一种可怕的决绝神情。凯瑟琳凄凉地微微笑了笑。

“那么，或许你是对的，那就不公正了，是不是？”

“不。”萨拉想，我这是都泄露了些什么呀。接下来是一阵可怕的沉默。“这可不是说你应该再去杀他，你知道吧。我可根本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你不是。”凯瑟琳说，她的声音听起来也平静了许多。“可是被杀的又不是你的女儿，对不对，纽比夫人？不管怎样，不用担心，我们家就只有一杆枪。”

对于特里来说，逮捕凯瑟琳·沃尔特斯真是个噩梦。如果大卫被定罪，这也不可能发生。凯瑟琳不是罪犯，她是个受害者，一个受害孩子的母亲。现在她却被逮捕，很快还要面临指控——嗯，什么罪名来着？谋杀未遂？特里想，要不是我拦住她，她可能真杀了他，然后被终身监禁。这一切都错在韦尔·丘吉尔，还错在他自己没能及时检查那人做的事！

一个小时后，特里拿着子弹，这些子弹把他的衣服口袋烧了个洞，然后领着凯瑟琳和萨拉经过走廊，来到另外一间审问室。他在门外停了一会儿。“听我说，沃尔特斯夫人。我一会儿会再正式警告你一次，可现在我先给你点儿建议。尽量少说话，如果可以的话，只要回答我是或不是就可以了。纽比夫人应该已经给你提过建议了，不过我是免费告诉你这些的。”

萨拉走进进去的时候，好奇地看了特里一眼，然后，与凯瑟琳并肩坐在桌子旁。他这是什么意思？一个年轻女警员坐在角落里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这一切。特里打开录音机，开始读警告。

“现在，我们开始吧，沃尔特斯夫人。四天前，一名被控谋杀你女儿谢莉，名叫大卫·基德的男子，在约克刑事法庭被宣判无罪。这件事属实，对吗？”

“对。”

“你，作为一个母亲，必定十分伤心，甚至会有心理创伤。”

“当然，确实如此。如果是你女儿，你会怎么想？那个王八蛋……”萨拉把一只手放在凯瑟琳的胳膊上，捏了一下，给她提个醒。可特里，似乎在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这次审问远没有萨拉想的那么咄咄逼人。

“是的，好吧，沃尔特斯夫人，我理解。审判以后你能睡得着吗？”

“都没怎么睡过，睡不着。”

“因此，在过去的这几天里，你都没怎么睡过觉。你过度疲劳，自然也就心烦意乱，可以这样说吗？”

“是，确实是这样。”

“好。沃尔特斯夫人，你之所以在这儿，是因为今天晚上你拿着这把枪在大卫·基德公寓外被逮捕。”他指了指那支猎枪。现在，那支猎枪被裹在一个长长的塑料证据袋里，靠墙而立，看起来很滑稽。“这是你的吗？”

“这是我丈夫的。”

“他用这枪来做什么？”

“大部分时间，用来打野兔，还有野鸡。”

“你和他一起去打猎吗？”

“没有，我不喜欢打猎。”

他这是唱的哪出呀，萨拉搞不明白。他说了这么长时间，还没说到点子上。是不是这屋子里的灯有什么问题，这个男人看起来病怏怏的，面如死灰，像是鬼缠身了，可能是没睡好的缘故吧。

“所以你不太习惯用这支枪？”特里接着说。

“是，不太习惯。枪是他的，又不是我的，本来就该他……”

“沃尔特斯夫人，请只回答我的问题。”特里深深吸了口气。他——和韦尔·丘吉尔——把这个女人逼到了这步田地。现在，他想弥补他们的过错。可这是个决定性时刻，走出这一步，就不可能回头了。他无暇多想，接着问了下去。这些话正在被录下来，他的语气必须坚定，令人信服，不得有半点迟疑。

“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能仔细回想一下。我从你手里拿过这支枪的时候，惊讶地发现——或许宽慰这个词更恰当吧——枪里根本没有子弹，一颗都没有。枪根本就没有上膛。你应该知道的，是不是？”

凯瑟琳和萨拉都盯着特里，谁也没有说话。萨拉注意到，他的脸上毫无表情，看起来很严肃。就连他看萨拉的眼神也十分镇定。她想，这个狡猾的家伙，他在说谎，他不得不说谎。他是想放凯瑟琳一马。

“我……没，我……我记不清了。”

“你确实知道枪没有子弹是没法用的，是吧，沃尔特斯夫人？”

“是，我当然知道。”

“好，可沃尔特斯夫人，你没往枪里放子弹。因此，不管你是多么疲倦，多么情绪化，你也必定知道，这枪根本伤不了人。”

“我……是的，我想是的。”

“好吧。”特里和萨拉的眼神再次交汇到一起，他并没有朝萨拉挤眼，也没有做出任何暗示。萨拉想，这不可能，肯定不可能，他一定是编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想知道，你带着这支未上膛的枪出现在基德先生门外，到底在干什么。一支你根本不知道怎么用的枪。或许，你是想吓唬基德先生吧，沃尔特斯夫人？”

“我……可能吧，我不知道。”凯瑟琳看了萨拉一眼，想起了她们之前的面谈。“我很难过。我可能……太糊涂了。”

“你很累，过度疲劳，而且很糊涂？”

“我……是的。”

“你竟然糊涂到都没给枪上膛。不过，沃尔特斯夫人，如果基德先生出来，他可能真会被吓到，这就正中你的下怀。你不是去杀他，而是去吓唬他。现在，即使考虑到你的情绪状态，持枪仍然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是无法忽视的攻击行为。你承认这是你的动机吗？”

“你说是就是了。”

特里长舒了口气。他想，那么就这样了。我已经做了。老天知道这以后会有什么后果，可是现在，这个女人可以回家了。如果我小心走好下面的棋，事情永远就这样了。我多少可以弥补一下这个女人所承受的可怕的不公。她受苦也是因为我。

“很好。凯瑟琳·沃尔特斯，我会控告你的威胁行为可能妨害治安。这项控诉的具体信息会提交给皇家检查署。同时，我会扣留这支猎枪，作为证据。不管你对大卫·基德有什么想法，我都奉劝你离他远点。我问完了，审问于10点47分结束。”他关上了录音机。“我会把你的陈述打印出来，你签个字，就可以走了。”

“这就完了？”凯瑟琳吃惊地问，“我可以回家啦？”

“等你签了供述，就可以走了。如果你承认有罪，最可能会交一笔罚款，或者警告，或者两者都有。你有犯罪前科吗？”

“没有，当然没有。”

“那就好了。”他身子朝桌子上方靠了靠，直视着凯瑟琳，尽量让他的目光显得严厉又有些威胁的意味，“凯瑟琳，不要再这样做了。这是我对你的建议。你下次不会这么走运了。回家吧，别让我再在大卫·基德身边抓到你，好吗？”

凯瑟琳盯着特里，茫然不知所措。“可你知道发生了……”

特里拿好桌上的文件，站了起来。“什么都别说了，好吗？否则我就要控告你浪费警察时间。”他看了一眼萨拉，想着是不是可以向她解释这件事。可能不需要吧，至少现在不需要。就算她不知道原因，

也一定会认可我是出于正义才这样做的。他拿起那支猎枪，走了出去。

萨拉看着他离去，吃惊地摇了摇头。

第33章 母亲的小助手

凯瑟琳离开警察局，回到空荡荡的家里。她猜想，安德鲁与他的情妇卡罗尔在一起。她本来以为米兰达会在家，但她在桌上留了张纸条，说是去探访她的朋友莉齐（Lizzie），不用熬夜等她，她可能会在那里过夜。尽管凯瑟琳感到头晕目眩，但她反倒觉得庆幸，不怎么担心了。她做了件傻事，并且失败了。她可不想向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解释这件事。凯瑟琳精疲力竭地倒在床上，断断续续睡了几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她开车去哈罗盖特，决意要借助工作来忘掉烦恼。

最近几个月来，经营药房的担子沉重地压在她的合伙人谢丽尔·沃尔曼（Cheryl Wolman）肩上，可是，谢丽尔上周一一直在伦敦陪伴她病危的母亲。因此，她们请了一个年轻男子作为临时代理。他喜欢沾花惹草，已经惹恼了几位年纪稍长的客户。凯瑟琳走进药店时，感觉在场人员都松了一口气。这里当然需要她：员工们疲惫不堪，客户们动辄生气，各处的库存管理也不到位。凯瑟琳想对着所有这一切大声尖叫，然后摔门而出，沿着街道奔跑。但她没有这样做，而是到货柜里，取了些安定片服下。在余下的时间里，她像个激光幻像似的飘荡去，什么感觉都没有。她在包里装了些安定片后，开车回到了家，发现安德鲁在厨房里等她。

“你到哪里了？”他急切地问。

“工作。整理货品。那个年轻的临时代理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

“你手机关机了。我很担心。”

“是吗？为什么？卡罗尔已经找别人了？”

“哦，拜托，凯丝，不要这么说。”

“我说得难道不对吗？”她脱下外套。“听着，你还是知道为好。我昨天夜里被捕了。”

“什么？”她给自己倒了杯咖啡，坐在餐桌旁，开始解释。安定片让她感觉冷静、轻松、镇定。所有事情都很要紧，可是又都不要紧。

由于身体状态不错，她把厨房上上下下整理了一番。

“你的意思是，你打算杀了他！”

“我做不到，不是吗？那位警探替我取下了子弹。”安德鲁的恐惧让她感觉好笑。凯瑟琳咯咯笑着，手在外套口袋里摸索着。“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些绅士的。”她取出几颗子弹，在桌子上排成一行。“杀一个人需要几颗子弹？一，二，三……”她用一根手指朝下，一颗一颗地轻弹着子弹，好像它们是玩具士兵似的。

正在这时，一辆出租车停在了外面，接着，米兰达走了进来。至少，来人长得像米兰达。不过，她齐肩的棕色长发被剪得很短，整个头上都只剩下五厘米长的头发，烫成一簇簇小卷和细长尖刺，用发胶固定着。另外，头发也染成了亚麻色，还挑染了橙红色。米兰达原以为母亲会反应强烈，但出乎意料的是，她只是注视着她，平静得让人不安。

“噢，整个人都变了样。你头发是怎么回事？”

“我在一本时尚杂志上看到这个发型，觉得看起来会振作些。”

“哦，希望如此。布鲁斯会大吃一惊的。”

“是的。”大家都知道，米兰达丈夫的品味比较保守。“我会说服他的。”

“你昨晚出去了，是吗？刚回来吗？”

米兰达点点头。“我在莉齐家过夜。我打了电话，可你不在家。我们今天都在城里。”

“没关系。我看到你写的纸条了。不过，我昨晚也出去了。在警察局。”

“什么？”

凯瑟琳重新解释了一遍，米兰达吃惊地瘫倒在椅子上。有时，凯瑟琳故意把事情经过讲得很滑稽，由于服用了药物，她还一直咧着嘴笑。你想要讽刺点，就吃点讽刺药。凯瑟琳现在所感受到的，根本就不是她的真实情感，因此，她看着米兰达震惊的表情，觉得很得

意。她女儿的新发型虽然令人惊讶，但似乎很符合当天晚上梦幻般的情境。

“可是妈妈，要是他开门出来怎么办？”

“我会打他一个窟窿，让真相曝光。”

“天哪。”母亲的话听起来既离奇又疯狂。然而，在米兰达的脑海里，也一直萦绕着类似的复仇想法，不是很清晰，也远没有这个暴力，只是一种合适的办法，让大卫·基德为他的罪行付出代价。她已经有了一个半成形的想法，这就是她剪发的原因。“你看到……了？看到他在里面了？”

“我看到有个男人在动。如果那个警探没来的话，我应该已经得手了。”

“然后会怎样？妈妈，这是谋杀！”

“是的。”凯瑟琳从桌上拿起一颗子弹。“我还有它们，不是吗？”

他们惊恐万状地看着她。“凯瑟琳，亲爱的。”安德鲁说，“你还好吗？”

凯瑟琳天马行空地思考着这个问题。“不，可能不好。不过别担心，生活还将继续。这是他们说的，不是吗？”

“可是警方的指控怎么办？”

“他们警告了我，然后放我走了。那个男人说，不要朝人开枪，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一定要记住这句话。这是个很好的建议，难道你们不这样认为吗？”凯瑟琳大笑起来——笑声短暂而紧张，而且随时会失控。

“你状态不好，亲爱的。你需要看医生。”

“不，我不需要。我需要一个女儿。”凯瑟琳感到一阵头晕目眩，从云端跌了下来，又回到了现实中。她身子猛地向前，手臂抱着头倒在桌子上。不，求你别再来了，痛苦又要回来了。那些药丸在哪儿，我要再吃点药。她感觉到米兰达的一只胳膊搂着她的肩膀。

“你还有我，妈妈。至少我还要多待几天。”

“是吗，这太好了。”

“是呀，亲爱的。”安德鲁迟疑地说。“你母亲这种状态，你可以多住些日子。”

米兰达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她有一张不定期的机票。在审判前，她原本计划做出裁决后，看到大卫·基德被判处终身监禁，这周自己就可以回去了。现在，一切都变了。她母亲显然已经精神失常，如果她打算实施这个自己一整天都在密谋的计划，还需要再多点时间。但是，她不想与父母讨论这件事情。她想，他们需要关心，我不能让他们更担心。

“是的，当然可以，爸爸。我今晚会给布鲁斯打个电话。苏菲会不高兴，可是……”

“别光为了我留下，亲爱的。”凯瑟琳说，“我的意思是，有你在，我很高兴，不过，我会设法应付。我以前一直如此。”

“可你以前没有遭遇过这样的事情，妈妈，对吗？我们都没有。”

“没有。不过别担心，我没疯。我只是想——这完全合乎情理——那个男人该死。可惜，我没有成功，而且……”她疲惫地摇了摇头。“我想，我不能再那样做了。”

安德鲁从桌子对面伸手握住她的手。“那样想不正常，亲爱的。你已经承受了很多压力，你一定承受了很多。去看看佩格医生（Doctor Pegg），他会给你治疗的，他会理解。”

把谢莉也带回来，他会吗？凯瑟琳迷迷糊糊地想。我不需要医生，我包里有药。我现在就想单独待会儿。她泪眼婆娑地朝安德鲁笑了笑。“是的，好吧。我明早给佩格医生打电话。”

“好。还有，不要再去开枪了，好吗？”

“我不能再开枪了，不是吗？他们拿走了你的枪。”凯瑟琳微笑着，吃力地站起身来。药物又开始起作用。她感到既轻松愉悦，又精疲力竭。“你说得对，我确实觉得不舒服，尤其感觉很累。你们要是

感到饿的话，去冰箱找点吃的。现在，我要睡觉了。”

特里也感觉不舒服——沮丧、眩晕，兼而有之。沮丧比较容易解释——首先是因为感到内疚；其次，受到了打击，因为他不仅未能促成判定大卫·基德有罪，还违背了自己的原则。现在，他也篡改证据了。他自然觉得沮丧。然而，自从逮捕凯瑟琳·沃尔特斯后，他还觉得有些眩晕——他发烧了，这让他感到莫名其妙，又让他心情愉悦，因为发烧可以掩饰他心中因为内疚所带来的痛苦。他想，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进行了一些补救。如果别人逮捕凯瑟琳·沃尔特斯的话，她会被指控谋杀未遂。而现在，她已经被保释出来了。

特里一边敲着韦尔……丘吉尔的房门，一边想，我正在变成一个和事实打赌的赌徒——一个走钢丝的人。一旦失足，就会丢了工作。

韦尔·丘吉尔查看了特里的报告，怀疑地抬头看着他。“可能扰乱治安的威胁行为？你疯了吗？那女人拿着散弹猎枪！”

“没有装子弹的散弹猎枪，长官。”

“哦，她一定是疯了。你怎么知道没有装子弹？”

“长官，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开枪膛。”特里摊开双手。“没有。”

“她口袋里呢？你发现那里有子弹吗？”

特里摇了摇头，偷偷从他的上司头部右边，看向稍远处一位身着潜水服的妙龄性感女郎的照片。“我在她口袋里也没发现子弹，长官。”他说。这是实话，因为他刻意没有搜凯瑟琳的衣服。他从枪膛里取出的两枚子弹，现在在他家外面的垃圾桶里。

“好吧，她到底想干什么？”

“长官，我认为她过于劳累，可能因为压力太大，又缺乏睡眠，产生了幻觉。但重要的是，她没有造成任何危害。”

“你也应该指控她谋杀未遂。”

“她承认想恐吓他，长官，这就是她被指控的原因。”

丘吉尔把身子朝皮椅后靠了靠，难以置信地摇着头。“难怪你没有

拿到任何有罪判决，特伦斯。先是大卫，现在是这个女人。你想过到社会福利部门工作吗？他们会很乐意接受你。”

特里没有回答，而是端详起那位身穿潜水服的年轻女郎。丘吉尔又低头看了一眼报告。“当然，她有律师。是谁呢？天哪，纽比夫人！我还以为出庭律师不会降低身段去接这种案子。”

“他们一般不会，长官，可她，呃，当时正好能联系上她，而且，沃尔特斯夫人点名要找她。”

“正好联系上？”丘吉尔笑了，笑容里夹杂着一丝得意。“这是什么意思呢？一定不会是我想的意思吧？”

“她在城里一家餐厅吃饭，我打她手机，找到了她。”

“她的手机号碰巧存在你的手机上。”丘吉尔笑着，嘴咧得更大了。“放弃吧，特伦斯。那种娘们儿，你是没有希望的。走吧。现在，你可以离开了。”

他傲慢地挥动着铅笔。当特里走到门口时，他大笑起来。“你这份社会福利工作的薪水，是怎么都养不起她的。”

第34章 旅行作家

萨拉从警局回到家时，鲍勃已经睡了。第二天早上，他不耐烦地听完她的解释，就气呼呼地开车去了学校。接下来的两个晚上，情况也没什么好转。萨拉在事务所里工作到很晚，鲍勃在排练一出校园剧。两人还不经考虑地互相恶语相向。他买给她的花也早已枯萎。星期五早上，萨拉醒来后，发现鲍勃打包好的手提箱放在门厅里。一时间，她呆呆地看着，不知道事情是否比她预料的还要糟糕，他真的打算离开了。然后，她想起他说过，这个周末要参加一个会议，刚好和赛文德拉的婚礼时间有冲突。她本来打算和他谈谈这件事情，可前几天心烦意乱，早把它忘了。

萨拉照例6点起床，准备赶早班火车去纽卡斯尔参加一场罪案听证会。鲍勃仍然昏睡不醒，头发蓬乱，头躲在羽绒被下，免得听到她淋浴和吹头发时发出的噪音。如果是在平时，她会让他继续睡，可今天没时间了。她在镜子前一边化妆，一边开始说话。

“我看见你把手提箱收拾好了。是去参加哈罗盖特的会议吗？”

“嗯。”他咕哝着翻了翻身。“上周告诉过你。”

“什么会议，要开三天吗？”

“什么？是的。别说话了，亲爱的，我在睡觉呢。”

“对不起，可是如果你今天离开，我就看不到你了，是吗？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想是周日晚上。萨拉，现在才6点15分。”

“可不是嘛。”萨拉涂上睫毛膏，从镜子里端详着那个头发蓬乱的人，他像某种巨大的蝶蛹，在羽绒被里缩成一团。“关键是明天下午我们要去参加赛文德拉的婚礼。星期六，记得吗？”

“什么？”

“我确实提到过，鲍勃。你只是没听我说。”

“哦，我去不了。这是明摆的事。我当时在开会。”

“在哪儿开会？哈罗盖特？最多只有一小时路程。听着，你肯定可以少参加几场研讨会，至少可以来参加典礼，不是吗？他们希望我俩一起去。毕竟，他是我最近同事之一。”

“我以为那个警察才是。那天晚上跟你在一起的那个。”

“什么？”她拿着发梳，猛地转过身来，瞪着他。现在，他已经从羽绒被里钻了出来，头沉沉地放在枕头上，满脸胡须，气急败坏。“你是说特里·贝特森？鲍勃，看在上帝份上，我告诉过你这件事。那是工作。”

“从什么时候起，你和警探们一起出去调查犯罪了？你是个出庭律师。”

萨拉无言以对。当然，他说得对，可是，帮助凯瑟琳会让她良心好过些，至于特里……

“这次不一样，仅此而已。”她转身对着镜子用力梳着头发。“总之，这个婚礼怎么办？我不想独自一人去，这看上去很糟糕。你肯定可以抽出几个小时吧？”

“也许吧。我去看看会议日程，然后给你打电话。”

“一定哦，鲍勃。”她放下发梳，在牛仔裤和T恤衫外面套上摩托车皮衣。她把自己时髦的裤装在手提箱里叠放整齐，稍后，她会在车站的女洗手间里换衣服。得到她想要的回答后，她感觉稍微宽慰了些。“那这次会议是什么主题呢？”

“如何管理较大规模的学校。这就是我去的原因。这将有助于这次工作申请。”

“明白了。那么，不是教学方面的。”她突然想起一件事，不禁打了个冷战。“斯蒂法妮去吗？”

“是的，这次会议也针对秘书。毕竟，他们协助管理——实际上，现在有一半秘书被称为行政管理人员。”他的脸上露出戒备的表情。“这只是个会议，萨拉。”

“是吗？”她迅速大步朝门口走去。“希望如此。好了，为我做件事情好吗，鲍勃？我是你的妻子。找出时间参加赛文德拉的婚礼。周末剩下的时间，你都可以和斯蒂法妮一起工作。”

米兰达心中刚萌发了一个想法，母亲的行为更坚定了她的决心。如果大卫·基德杀了她的妹妹，既然司法系统让人失望，就必须有其它方法让他血债血偿。一定会有。大卫·基德的所作所为不可能得到原谅，永远不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她完善了计划的细节。

米兰达是个自由撰稿记者，主要是撰写威斯康星州当地的素材。但是，她看过很多曝光严重罪行的报道，知道有时候，一次无罪裁定只是一系列阴谋犯罪文章的必要开场白，这些文章可以不断连载，揭露警方如何腐败、律师如何无能、证人如何敲诈勒索，以及如何追捕那些无罪释放的人，通常那些人终其一生都会受到追捕。写这样的文章，只需要一点证据即可。起初，不需要法庭所需的那么多证据，但是要足以支撑一段故事，这样公众会愿意读下去。然后，几十名新闻记者会蜂拥而至，根据已有的思路大肆报道。平时，米兰达是不相信这种事情的，这更多是考虑到报纸的销量，而非追求正义。可是，在这个案件中，她深信大卫是有罪的，所以这就是不公正。如果她能说服新闻媒体关注此事，他终究不会逍遥法外。

然后，就是在萨拉办公室听到的那些话。她说，法律有一天可能会改变。所以，如果她能找到大卫的犯罪证据，将来某个时候就可以提出上诉。也许五年十年之后——只要让大卫知道有一天正义会将他绳之以法，不管多久都没关系。

纽比夫人提到过哪种证据呢？DNA证据显然不行——那么供认呢？毫无疑问，就是这个了！如果能够引诱大卫坦白罪行——对米兰达来说，他看起来正是那种既骄傲自大，又有些多嘴多舌的蠢货，他很可能会那样做的——这样一来，就可以在报纸上公开这些丑闻，也就有理由提出上诉了！

不过首先，她必须设法接近他。当然，不能让他知道她是谁。这是她今天的计划。她知道大卫是一家探险旅游公司的导游。谢莉有一些物品，胡乱存放在父母家里，看起来令人伤感。在这些物品中，她

找到了一本宣传册，上面有那家公司的名字和在伦敦南区的地址。现在，她用手指触摸着这本小册子，想着当初大卫许诺要带谢莉去肯尼亚度假时，谢莉激动万分的样子。正是这本册子，让她想到了这一计划。

她把宣传册放在面前的桌子上，紧张地清了清喉咙。她必须用地道的美国口音来做这件事情，这种口音她在家到处都能听到。她拨打了首页上的电话。一个年轻女子接的电话。

“日平线旅行社（Sunline Tours），桑迪为您服务。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哦，你好。我叫玛莎·库克森（Martha Cookson）。我是《华盛顿星报》（Washington Star）的记者。你可能读过我的文章，世界各地多家英文报纸上都有刊登。”

“可能读过，我不确定……”

“你可能读过，但没有注意到我的名字。你看，我主要为旅游增刊撰稿，现在我正在英格兰，看到你们的一份宣传册，看起来很棒，所以，我想如果你们喜欢，我可以为你们写一篇文章。”

“您需要和我们经理商谈。请稍等。”

米兰达松了口气。用美国口音讲话，看起来像在玩一场游戏。她的朋友玛莎·库克森确实是《华盛顿星报》的旅行记者，这家报纸比米兰达的地方小报名气大多了。不过日平线旅行社绝不会知道这种差异，不管怎样，他们聘用大卫·基德这种卑鄙小人，就活该如此。

“我是尼克·特兰特（Nick Tranter），库克森小姐。有什么需要帮助吗？”

米兰达又把她的推销言辞重复了一遍，这个男人上钩了，完全相信了。“当然没问题，明天来访吧，我们会向您展示您想要的一切——视频、参考资料、作品。如果您保证能广泛宣传我们旅行社的话，我们会给您提供免费假日旅行。”

“一定，可是，我现在在约克郡。你们在这个地区有没有员工可以

聊聊？那种一直带团，很懂行的人？”

“呃，不确定。让我想想。实际上，是有一个员工在约克市——他
可以吗？”

“当然。”米兰达高兴地咧嘴一笑。“约克市不是很远。”

“好的。他工作时间不长，但对自己这块业务比较熟悉。请留下您的
电话，我会尽量安排。”

半小时后，这个男子回了电话。他听起来稍微谨慎了些。她只是
对旅游感兴趣，对吗？是的，当然，她故作不知地大笑起来。还有别
的吗？如果那样的话，他们的代表大卫·基德将于星期六上午8点在约
克市的蛞蝓与莴苣餐厅（Slug and Lettuce）与她见面。

她会在那里慢慢取得他的信任。然后，也许能找出谢莉身上到底
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的话，她就真要写篇文章了。

第35章 婚礼请柬

特里是首次受到赛文德拉·博斯的邀请，参加他的婚礼，感到既惊讶又荣幸。虽然他在工作和几次社交场合上跟这位年轻的出庭律师有过接触，却并没有把他当作一位亲密的朋友。当然，当时赛文德拉一直在为大卫·基德辩护，特里收到请柬时，完全相信这个案子能赢。他觉得，这表明这个年轻人心态很好，即使面对失败也很有雅量。辩护律师通常不会对警方伸出友谊之手，所以特里也大方地应允了。他用钢笔写了一封礼貌的接受函，又买了一个漂亮的雕花玻璃碗作为结婚礼物。

如今，赛文德拉打赢了官司，就轮到特里表现宽宏大量了。他现在不想去了，可是，在最后一刻才拒绝显得很没礼貌。于是，他在纽扣眼里别了一朵康乃馨，把雕花玻璃碗放到车子的后座上，动身去参加婚礼。

赛文德拉的家人虽然是印度人，却是天主教徒，对贝琳达父母来说，这是他们为数不多的优点之一。如果女婿是印度教徒或锡克教徒的话，她的父亲会无法忍受——女儿要嫁给一个为了钱替杀人犯辩护的男人已经够糟的了。不过，至少他是在英格兰北部的顶级天主教学校安培尔佛斯学院接受的教育。婚礼在约克天主教堂举行，礼堂的过道两旁是精美的装饰。

特里蹑手蹑脚地走到后排的一张长木椅那儿，看到萨拉·纽比和丈夫鲍勃一起过来坐到旁边，他才安下心来。她不自然地笑了笑，和他打招呼，她丈夫友善地点了点头。但不和谐的是，这对夫妇看似有点不安。我很可能毁了他们的结婚纪念日，特里酸溜溜地想，哎，他们应该庆幸还有结婚纪念日。

新婚夫妇看起来美极了。赛文德拉身着深色的常礼服，显得温文尔雅；贝琳达身着印度莎丽款式的白色婚纱，罩着面纱，边缘装饰有粉红和浅蓝色花朵的长款围巾随风飘动着。她沿着过道向前走，教堂里响起了管风琴演奏的婚礼音乐。特里回忆起结婚登记办公室里的廉

价盒式录音机，他就在那里娶了妻子玛丽。他们当时那么年轻，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默默向她许诺，在天堂里的某个好日子，我们会再举行一场这样的婚礼。

随后，他们坐在一家河畔酒店八人座位的圆桌旁。特里独自一人，坐在贝琳达的未婚姑姑身旁，她鼻子很长，瘦得像木棍似的，穿着低胸礼服，显得一身皮包骨。萨拉和鲍勃也坐在那儿，还有几个开心的印度人，可是特里觉得，和任何人都无话可说。主菜上来前，他已经喝了大半瓶酒，又叫了更多酒来缓解他的沮丧情绪。致辞完毕后，萨拉和鲍勃不知何故吵了起来。后来，大家走到室外，来到草坪时，萨拉的丈夫已经不知所踪。她看到特里，灿然一笑。

“留下来跳舞吗？”

“原有此意，可是现在……”他步履摇晃。“我不知道。”

“如果你跳舞的话，我刚好缺一个舞伴。”她耸了耸肩。“恐怕鲍勃已经走了。家庭争吵。”

“哦，好吧，既然如此，谁能拒绝呢？”他们一起在草坪上找了一张可以眺望河流的桌子。特里从酒吧里拿来了饮料。他们友好地默默坐着，看着脚边的鸭子捡面包屑吃。

“这让你想起自己的婚礼了吗？”萨拉用手指快速转动着玻璃杯问道。

“有点儿。这比我的婚礼豪华十倍。让我觉得很失败。”

“我也是，尤其是现在我丈夫还不在这里。”

他若有所思地打量着她，不清楚该不该打听这件事。“大吵了一架吗？”

“吵得很厉害。我想，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从去年他认为西蒙有罪开始，情况就与以前不同了。前几天那个晚上，更是雪上加霜。”

“我很遗憾。”

“哦，我们都有倒霉的时候，不过谢谢你能理解。”她叹了口气，抿了一口饮料。“我一直想知道。那晚在警察局你说的话是真的吗？”

“你是指关于那支猎枪？还有凯瑟琳·沃尔特斯？”

“嗯。”她认真地看着他。“我想我不该问。你能说吗？”

“不知道我该不该说。”他看着河流对面，思考着。如果他承认篡改证词，她会怎么想？是理解他呢，还是鄙视他违背自己的原则？她很可能已经猜到了答案，但他还是有点想坦白。“好吧，那个女人需要解脱了，不是吗？我至少能……”

“嘿！”一只手拍到他的肩膀上。“很高兴你能来！我父母都很高兴。我把你从孩子身边拖过来了，对吗？”

新郎赛文德拉瘫倒在他们旁边的椅子上，开心又疲惫地咕哝着。他的衣领松开，头发被伴娘们用手指弄得乱糟糟。“你们玩得开心吗？”

“我们怎么会不开心，赛文？看见你终于抱得美人归！”萨拉微笑着，特里记起，这对职场上的竞争对手却也是好朋友。对警察来说，这难以想象——站在反方的某个人会是你最亲密的朋友。

“贝琳达看上去很漂亮，对吗？”赛文德拉面露喜色，微微露齿一笑。“当然没有你可爱，萨拉，不过我得到了仅次于你的好姑娘。”

“你当然得到了，赛文，她会比我更能生。你告诉她你的计划了吗？”

“组成八口之家吗？我会晚一点再说。我的意思是，那是洞房花烛夜做的事情，不是吗？告诉我。”他探身过去，把他们拉在一起讨论。“你们俩都知道孩子的事，对吗？有孩子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最大的坏处又是什么？”

因此，特里再没有机会坦白，他们谈笑风生了一个小时，期间，贝琳达的母亲也过来了，然后是新娘子和几个印度表亲，大家不停地讨论着孩子和婚礼的话题，引来一片欢声笑语。到了傍晚，太阳落入树丛后面，一位酒店领班通知他们，舞会很快就要开始，如果需要，

可以使用酒店设施梳妆打扮。萨拉抓住特里的胳膊。

“这正是我需要的。你看，我最好给鲍勃打个电话，息事宁人。不过，我还是想跳舞。你会等我吗？”

“当然。”特里说，“只要家里没什么大事。我可以在你换装的时候，打电话给家里的女孩们。”

“好的。几点钟在这里见呢？7点吧。”

“一言为定。”

特里等到她走了，才拿起手机。

为了这次见面，米兰达刚过8点就到了，感觉心跳比平常更快。如果大卫认出她，会怎么做？她坚定地告诉自己，他不会认出来的，他只是在法庭上见过我几次，每次看到我都视而不见。总之，我看上去与当时几乎判若两人。每次照镜子，她的新朋克发型都会吓自己一跳。在法庭上，她身着素净的深蓝色套装，现在，她穿着牛仔裤和装饰着背带和拉链的黑色皮夹克。在夹克的衬里里面，缝进了一部迷你录音机，这是她去年为一个调查性质的广播节目买的。她还戴了一对大大的圆圈耳环和一副黑色的至尊太阳镜。如果是在其它场合，她会喜欢这身装扮，现在，她却只能靠嚼口香糖来平复自己的紧张情绪。

一走进餐厅，她马上就看见了他，他坐在靠窗的一张桌子旁。她走到柜台那儿，点了一杯咖啡和油酥点心，然后东张西望，仿佛在找什么人。还有一个年轻男子单独坐在角落里。她端着托盘朝他走去。

“打扰一下，我在找大卫·基德。请问你是吗？”

那个男子咧嘴一笑。“不是，很抱歉，亲爱的。不过我也可以是啊，何不坐下来等呢？”

米兰达微微一笑。“也许改天吧。”她装作看见了窗边的大卫，如法炮制地走上前去。“你是大卫·基德吗？”

“是的，是我。”他指了指一张椅子，示意她坐下。“你是个新闻记者，对吗？玛莎·库克森？”

“是的。”米兰达伸出一只手。“很高兴见到你。”

握手差点让她露馅儿。他那柔软、湿润的手掌，她妹妹凶手的肌肤一碰到她的手，她就想吐。她本能地缩回手去，下意识地传递出一种厌恶的信号。“那么，你就是那位勇敢的探险家吗？”

“是的，我是导游。”他懒洋洋地躺在椅子上，一只靴子搭在膝盖上，摆出她在法庭上见过的傲慢姿势。好吧，她想，他是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蠢货。她从嘴里取出口香糖，抿了口咖啡。“准切说，你是在哪里当导游呢？”

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他讲述了他的游猎旅行，米兰达偶尔做做笔记。尽管大卫讲话的语气好像他是游猎旅行的负责人，而不是雇来的帮手，但很多说法和她从谢莉那里听到的相吻合。不过，他用一种略带嘲讽的口吻，讲述那些富裕、年长客户的故事，听起来还相当有趣——一位美国女士害怕吸血蝙蝠夜里在她的头发里筑巢；一个荷兰男子爬到树上，躲避狂暴的鬣狗。米兰达心想，这都不是招揽读者的最佳方式。可她不在乎，她的心思集中在下一步计划，赢得他的信任，这样，他才会谈论谢莉。

“那么，你不用从蝎子口中拯救富婆时会做什么？”她微笑着问道，希望自己的笑容显得友好又迷人。“你在约克能过得开心吗？”

“约克、利兹、谢菲尔德。当然，如果你知道去哪儿玩，就会碰到很多活动。”

“看，这就是我的问题。我和父母的朋友在一起，所以……”她意味深长地耸了耸肩。“也没有好向导带着去过夜生活。”

她心中不确定他是否会上钩。他冷静地打量着她，试图通过墨镜洞察她的内心。骄傲自大的混蛋，她脑海中一个声音悄声说道。他还以为我真会看上他。不过，大卫从冷眼观察中放松下来，露出老谋深算的微笑，让她松了一口气。“你对哪种夜生活感兴趣？”他最终问道，“也许我可以带你去那儿。”

“嗨！和我们一起跳吧。”

萨拉从酒吧里朝特里挥手，她和新婚夫妇，还有其他几对新郎带来的律师或家族朋友站在一起。房间又大又嘈杂，乐队正在一端调音，客人三五成群地站在一起，互相对着耳朵喊话才能听到。他注意到，萨拉已经换好了衣服，下午结婚仪式上穿戴的礼服和帽子换成了黑色低胸晚礼服，像紧身衣一样贴着她的身体。礼服领口开得很低，所以没法戴胸罩，他也看不到两边的内裤印痕。她留意到他在注视她，脸上泛起红晕，害羞地做了个单脚尖旋转动作，嘲笑自己的窘态。

“我的生日礼物。你觉得怎样？”

“很漂亮。实际上，美艳动人。”

“别奉承我了，特里，否则，我就不相信你的话了。我马上就要步入中年，必须抓紧时间穿一下。孩子们还好吗？”

“很好。他们正在和特鲁德看《哈利波特》（Harry Potter）。埃丝特在电话里给我讲了整个情节。”

“你女儿们真可爱。想喝一杯吗？”她递给他一杯香槟。

“就一杯。我开车过来的。”

“把车留在这里。打的回去。”

“也许吧。”他抿了口酒，对她微微一笑。她脸颊上的红晕还没有完全消退，眼睛炯炯发光，说明她之前已经喝了几杯了。“你和鲍勃和好了吗？”

“不见得。他在开会。我想他手机关机了。”

“哦，很抱歉。”挑拨离间的意图很明显。“那么，他不来看看你穿着他送的生日礼物是什么效果？”

萨拉摇了摇头。“反正也不是他送的礼物。西蒙送给我的——我儿子，还记得吗？衷心感谢妈妈让他不用坐牢。”

“好家伙！”特里回想起那个站在被告席上的粗鲁傲慢的年轻砖瓦匠，他的母亲在一边正咄咄逼人地替他辩护。他用手指拂了拂柔软的缎子长裙。“我从没想过……”

“他那种呆子会买这种东西？我也根本没想到。特里，我可以告诉你，我当时泪流满面，而且是喜悦的泪水，跟以往可不一样。”她咬了咬嘴唇，把玻璃杯放在吧台上。“来吧。他们正在演奏华尔兹，不是吗？我们跳支舞庆祝他重获自由。”

特里以前和萨拉跳过一次舞，他记得是在法官佳寓（Judges' Lodgings）举办的舞会上，他把手搭在她娇小的背部。他们当时只跳了一支舞，因为那晚，她丈夫鲍勃占有欲极强地绷着一张熊脸，站在她身边；不过今晚，这个傻瓜似乎是主动缺席的。萨拉的舞步轻盈、从容。她欢快地抬头朝他微笑，显得既害羞，又有点紧张。

“看得出来，你以前跳过这支舞。”

“大学时我上过舞蹈课。希望可以认识更多女孩子。实际上，我就是这样遇到玛丽的。”

跳了几支舞后，他们到外面的露台上，在一张桌子旁坐下休息。萨拉喝了第三杯香槟。特里仍旧喝着橙汁。她仔细端详着他，眼里还带着跳舞时的兴奋，但在眼光深处，隐隐有一丝悲伤的感觉。

“你之前想告诉我些事情，对吗？”

“是吗？”特里的眼神在她礼服低颈露肩的地方停留了片刻，乳沟处隐约有小小的汗珠。“哦，是的。关于凯瑟琳·沃尔特斯和她的猎枪。你不会想现在讨论这个吧，对不对？”

“你难道不信任我？我保证不会说出去。”

他叹了口气。“好吧，是的，枪里装了子弹。”

“你是说，你撒谎了？隐瞒证据？”她无意中变换成法庭上的声调，尖锐而简洁。他们四目相对。她的眼睛很明亮，他却显得很焦虑。

“如果你要那样说的话，是的。那么，我的职业生涯就握在你的手里了。”

“才不会，除非我想毁了我的委托人。”萨拉注视着他的脸庞，为自己留给他的印象感到难过。不需要那么冷酷，这个男人并没有像鲍

勃那样伤害过她。她刻意让语气变得柔和些。“你能这样做很好呀，特里。你也很勇敢——我就做不到。首先，我就不敢逮捕她。”

“如果出了差错，就是蠢而不是勇敢了。不过我不能确定，她会不会试图再犯。”

一阵凉风从河面刮来，拂过萨拉露在外面的肩膀，她哆嗦了一下。“你知道，她非常痛苦。处在她的境况下，谁都会这样做。”

特里回想起他在大卫·基德公寓外面的屋顶花园面对凯瑟琳的那一刻。如果他用其它方式处理，她会开枪吗？或者一切只是虚张声势，她会尖叫求救吗？“任何人在压力之下都会丧失理智。可他们说的话，也不全是内心的真实想法。”

“不是吗？谁分辨得出？”萨拉想，这句话适用于很多事情，而不只是这件事。他们沉默片刻，看着黑漆漆的流水。“我们追求的事业都很奇怪，虽然所用的方式不同。”她心事沉沉地接着说。“看看那边幸福的新郎，赢了他的第一个谋杀审判。你会认为他很得意，对吗？可他不是。我想他很厌恶整件事情。”

“他认为大卫·基德无罪吗？”

“不，这就是问题所在。我觉得他不是这么想的。从他在法庭的表现来判断，他认为他的委托人是**有罪的。不过，除非那人真向他坦白，否则他不得不尽自己最大能力为他辩护。我知道，你因为这个原因恨我们，可这是我们的工作。”

“连警察有时都言过其实。”特里说着，若有所思。“人无完人。”

“除了你和我，嗯？”萨拉轻快地说。“甚至是你，也是有污点的。”她回头朝舞厅里看了一眼，发现赛文德拉骄傲地涨红了脸，和贝琳达手牵手站在一起发表声明。

“女士们，先生们，乐队很辛苦，他们也该吃点东西，补充下体力。在乐队休息的间歇，我们很高兴宣布增加一个节目。新郎的姐姐和表姐妹们将邀请我们观看印度舞蹈，之后，邀请所有嘉宾跟着她们跳简单的印度民间舞蹈。”

三个身穿莎丽的女孩子走到舞台前面，录音机开始播放印度音乐。萨拉起身拉住特里的手。“来吧。至少今晚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我们去看看印度舞，然后，剩下的时间你都可以随侍我。”

“很荣幸。”“随侍”这个词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他不知道她脑子里在想什么。她一直都是个让人捉摸不透的女人，情绪变化很快。她光着手臂拖着他向舞厅走去，一边淘气地斜眼看他的反应，这可能只是在夸张地模仿印度舞，但是另一方面……

她使劲拉着他的手，他跟在后面，心莫名其妙地砰砰乱跳。

第36章 婚礼之夜

大卫带米兰达去的夜总会不错，音乐和舞蹈很容易让她隐藏对他的厌恶。但是说话时必须对着同伴的耳朵叫喊，所以，过了一会儿，她就推脱说肚子饿了，大卫推荐了一家印度餐厅。他们现在正不紧不慢地吃着东西，有酸乳酪、腌菜和油煎饼，她可以谈点自己真正想要谈论的话题。

“那么，戴夫，你不当游猎导游时，自己都在干嘛呢？日平线旅行社说你有一段时间没和他们出去了。”

“哦，各种各样的事情。做进出口生意，主要是非洲艺术品。”

“真的吗？你有固定的女朋友吗？我这样问冒犯你了吗？”

“我们开始管彼此的闲事了，是吗？”他把一块油煎饼在酸乳酪里蘸了蘸，迅速放进嘴里，冷冷地盯着她。

“只是感兴趣。如果我遇上一个男人，通常想了解我在他心目中的位置。”现在，她把太阳镜推到了头顶。太阳镜可能看上去很酷，但实际上她戴着太阳镜看东西很模糊。

“是的，我以前有个女朋友，不过，她死了。”

“啊？很抱歉。发生什么事了？”

“她自杀了。而我还因为被怀疑谋杀受到审判。”

千等万等，终于开始谈这件事了。米兰达咔嗒一声按下口袋里的按钮，启动了微型录音机，然后伸出右臂，放在桌子上正对着他，夹克右边袖子上缝着麦克风。大卫密切注视着她，也许不清楚她会不会起身离开。又或许——她对这个想法感到不寒而栗——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充满自豪。

“什么——你是说一场真实审判？”她装作万分惊讶地问，“有律师之类的人物？”

“是的，有律师之类的人物。你确定想听吗？你很清楚，我可能是

个凶手。她甚至有点像你。”

不，别那样说，米兰达心想，我只是个来自美国的旅行记者。“快给我讲讲。”她心虚地说。他对着她咧嘴而笑，天哪，仿佛把自己想象成了汉尼拔·莱克特（Hannibal Lecter）¹。该死，这个卑鄙的家伙正乐在其中呢！

“你真想知道？”

“当然，如果这个故事够精彩的话。”

于是，他开始讲述，米兰达则继续演戏，希望磁带正在录音。她想，可以表现出震惊，甚至有点紧张、害怕——毕竟，哪个女孩不害怕被指控为凶手的人？他的话深深地印在她的记忆中。

“谢莉是个可爱的孩子，但是生活一团糟。她夜复一夜地告诉我——她爸爸有外遇，妈妈一直催着她让她像姐姐那样努力学习，上大学，参加考试——你知道，实际上那全都是垃圾。那些死了的诗人、小说家全在扯淡——我是说，谁真在乎这些呢？如果你想看书，就买一本，但是别写关于那本书的论文——这有什么意义？这就是她准备去肯尼亚的原因——远离这一切。”

这些半真半假的话比米兰达预料的还令人痛心。谢莉上学遇到了困难——可是米兰达认为，正是因为谢莉的聪明，而不是愚蠢，才导致了她的問題。米兰达勤奋、用功，很有条理，谢莉则刚好相反——急躁、混乱而且目无师长。她对老师没有礼貌，拒绝做家庭作业，不过通常是因为功课很无聊，对她来说太枯燥，难以让她聚精会神。当每个人都生她气的时候，她就会写一篇才气逼人的论文或报告扳回一局——她的文章如同五颜六色的彩虹，而其他人的则灰暗无光，根本吸引不了人。

是疾病让她变成了这样。米兰达现在明白了。但她得的是和威廉·布雷克²（William Blake）、西尔维娅·普拉特（Sylvia Plath）³以及温斯顿·丘吉尔一样的疾病。那不是这白痴所想的失败的借口，而是激发特殊才能的灵感。这也是她们的母亲在谢莉身上下很大功夫的原

因——因为她确实相信她与众不同。

“那后来发生了什么？”

他们开始吃咖喱饭，大卫详细叙述了谢莉是如何崇拜他。“我打开了她的眼界，让她见识到从未想象过的东西。”他说，“这些东西确实吸引了她。我觉得我们当时很成功。”

米兰达哽咽了，她喝了杯水让喉咙清爽些。混蛋，她想。要是我在这里就好了，可以让她别听这种忽悠！

大卫讲述了谢莉死前一周的那次争吵，不过，让米兰达失望的是，这和他法庭上说的一模一样。晚餐结束时，她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

他邀请她跟他回公寓时，她必须再做一个决定。他的措词很巧妙。“我知道一个男人说这种话时，你会怎么想，但实际上，对我来说这点很重要。你知道，不是为了做爱，而是因为有人能再次信任我，不害怕我，像对待平常人那样对待我。喝杯咖啡，你就可以走了。”

这是她听过的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建议，正常情况下，她脑子里马上就会有十个警钟同时鸣响。可这不是正常情况。毕竟，她正在接近他，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任何收获。也许在公寓里，他会再讲述一些新的内容，提供她想要的证据。而那是谢莉的死亡之所，不管有没有她面前的这个蠢货，米兰达心里也想去看一看的。至少看一次。

于是，她决定冒这个险。毕竟，他只是个矬子——还没她丈夫一半的块头大。她想，必要时，她能够制住他。他们走了不远，就到了他的公寓，她爬上楼梯，走到门口，想起审判时听牧师说，发现这人弯腰趴在锁眼处听里面的动静。现在，那个牧师在楼上吗？如果她尖叫的话，他会听到吗？米兰达打了个哆嗦，跟着大卫进了公寓。

特里很久没有一心一意对待和他年纪相仿的女人了，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自从第一次遇见萨拉·纽比，他就对她想入非非，想知道她会怎样接吻，怎样脱衣服……现在，似乎他很快就要找到答案了。晚上的时间在慢慢流逝，她在跳舞时离他很近，紧紧挽着他的手臂，仿

佛他们才是一对，她又喝了两杯香槟……

过去的一年里，有好几次，他笨拙地想让他们关系更进一步，于是，在安排审判前的碰面时，他选择了酒吧的花园或河畔，而不是到她的事务所或他那破旧、拥挤的办公室，不过终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在这些场合，他们的谈话延伸到彼此的家庭环境或历史，他们是如何到达现阶段的生活。他先是上了大学，又到警察学院学习；她在十五岁时怀孕辍学，从贫民区一路奋斗过来。他们不仅成了同事，还成了朋友，彼此相处融洽，逐渐更加了解双方各自的生活。

但目前为止，他们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关系，相距甚远。她有自己珍爱的事业，支持她事业取得成功的丈夫，两个孩子，还有快乐的家庭。她热爱她的家庭，这和她最初住的地方对比鲜明——那是利兹郊区一个潮湿、毒品泛滥的贫民窟。她爬出了那个深渊，就不会想再掉下去了。

有时他欺骗自己，认为她也喜欢他，可是，他偶尔笨拙地想要调情时，却总是立即遭到当头棒喝。如果她心里有一丝与他私通的想法，也会被当作威胁而摒弃，这种事情会卷走她的婚姻、事业和名声这些支柱，正是它们，才让她安全逃离了以往那混乱的世界。

但是今晚，情况似乎有所不同。至少这一次，不是他在追求她，而是反过来了。她触摸着他的手臂，搂紧他慢慢移动着舞步，极具诱惑地抬头朝他微笑。这种反常使他不安。他知道她和丈夫吵架了，但不了解细节。她也不停地喝酒。香槟酒杯满了又空，她的脸蛋发红，精力充沛地拉着他和年轻客人排成一排，跳起狂热、喧闹的舞蹈，年长的客人或在一旁宽容地观看，或是找借口离开。

午夜来临，新郎新娘被吵吵嚷嚷地送入新房。乐队演奏起舒缓、浪漫的乐曲，萨拉把头靠在特里肩上，他们在地板上转圈。他低头靠近她，听她说话。

“你真是个好朋友。”她说，“我玩得很愉快。”

“我也是。”他微笑着，然后，心想也许她期望一个吻，便试着去亲她。她转过脸去，他的嘴唇擦过她的脸颊。

“别在这里，特里。大家都看着呢。”

乐队开始收拾，准备离场时，她领着他走了出去，来到河边的草地上。一位侍者在走来走去收拾玻璃杯，月光穿过云彩照在树梢上，草坪被露水沾湿了。她跌跌撞撞地紧抓着他，蹒跚而行，随后，俯下身子，去调整鞋带。

“该死！”她骂道，“看看这个！”她厌恶地举起晃来晃去要断掉的鞋跟。“想想这双鞋多少钱！”

“你可以拿去修好，对吗？”

“也许可以。可是现在……”她弯腰解开另一只鞋，赤脚站立，用一根手指拎着两只鞋子。她在湿润的草地上扭动着脚尖。“你瞧！重归自然。艾米丽会喜欢的！”

他们离开窗口。萨拉在草地上连蹦带跳地小跑着。突然，她围着他跑了三圈，仿佛他是一根五月柱。然后，她站在那里，喘着气，手臂慢慢地往上滑，搂住了他的脖子。

“过来，我高大的警察。”

她踮起脚尖，这次，他们接吻了。一开始，他们都试探着对方，她的嘴唇炙热，而他的却紧张而僵硬。搂着这个轻盈、纤弱，突然激情似火的裸足女子，他感到自己的鞋子和套装又大又笨拙。她后退了一步，接着，大笑起来。

“你不介意，对吗？”

他再次吻她作为回答，这次，吻的时间更长。音乐声逐渐消逝，侍者把酒杯放在托盘上的叮当声并没有打扰到他们，但是，当一群客人出来走向草坪时，他们只好分开了。她仍旧提着鞋，用一只胳膊紧紧地搂着他的腰。

“看起来聚会结束了。”他说。“现在怎么办？回到现实生活？”

“如果你喜欢。或者……我们可以再喝一杯。在我的房间。”

“什么房间？”

看着他脸上的表情，她大笑起来，轻轻捏着他的胳膊。“我订了一间房，免得回家。我为什么不该这样呢？艾米丽在伦敦，鲍勃也外出开会了，而我喝得烂醉，不能开车。所以，在酒店过一晚。来吧，特里。为什么不呢？”

有时，晚上独自躺在床上，特里想象过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从来没在现实中发生过。他忙于工作和孩子，多年来，他脑子里充满对妻子玛丽的回忆。可是，她死了，当他们再次在电梯里拥抱的时候，他坚定地告诉自己。过去很久了，再也不会回到今生今世。如果玛丽在注视着他们，她一定会理解，不会嫉妒他这样做——与他多年来仰慕、钦佩的女人做爱。一个成熟的职业女性选择了他，因为……好吧，就此打住，他不敢再往下想了。

因为她爱慕他，他想相信——因为自从遇见他，她便幻想过与她做爱的是他，而不是那个胡子拉渣的傻大个鲍勃。当然，鲍勃是这一切问题的原因。她是有夫之妇，她喝醉了，她在利用我报复她的丈夫。另外，她所有职场上的同事都看见我们在一起。如果我不光占了她的便宜，还损害了她的声誉怎么办？——她明天会感谢我吗？

尽管如此，他还是去了她的房间。这种诱惑太强烈了，毕竟，这是她的选择。他感到她的身体紧贴着他的，缎子长裙下的裸体驱散了他脑子里的所有想法。

进她房间后，她微笑着突然挣脱，打开小冰箱的门。“伏特加、威士忌、杜松子酒——全都1千英镑一瓶。你喜欢哪个？”

“你。”他微笑着说，“如果你是认真的话。”

“等一下。我们毕竟拥有整个夜晚。看起来我也许真的需要来点……”她给自己倒了一杯伏特加，喝了起来，眼里的笑意逐渐消退了一些，仿佛对自己计划要做的事情感到有些害怕。“你不要来一杯吗？”

“不。别喝了。萨拉，过来。”

她大口喝下酒，摇摇晃晃地朝他走去。“你知道，我需要勇气。”

“我从未想过你缺乏勇气。”他们在沙发上接吻，然后，不知怎

地，她礼服的带子从肩膀上滑落下来，露出了双乳。他把脸埋进她的胸口，亲吻着，爱抚着，她则像孩子一样，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发。当他摸索着寻找裙子后面的拉链时，她突然脱身走开。“对不起，我感觉不太……”

“怎么了？”

她磕磕绊绊地寻找着什么——洗手间。她筋疲力尽地跪倒在马桶前，马桶里回响着她干呕的声音。她跪下来缩成一团，礼服绕在腰间，头伸进马桶里。她继续呕吐的时候，他把一只手放在她赤裸的背上，另一只手轻轻抚开遮住她眼睛的头发。伏特加、数不清多少杯的香槟、红酒、婚宴上吃的食物，都流向了纳布恩（Naburn）的污水处理场。他感觉到手心下面她的背上直冒冷汗。

“哦，天哪。我……很抱歉。”

“不要紧。”

“确实抱歉。我感觉很糟。”她抬手去冲马桶，然后一头栽在旁边的瓷砖上，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上帝。真是一团糟。”

“你喝得太多了。别担心。这是常有的事。”

“对我来说不是。哦，天哪。”她急冲冲地伏向马桶，又是一阵呕吐。吐完后，她瘫倒在地，比刚才更加虚弱。他在脸盆旁找到一些湿纸巾，蹲在她的身旁，擦拭她的脸。她焦急地去拽她的裙子，试图掩盖住她的乳房，接着，无力地摇了摇头。“老天哪。我看上去像什么样子。”

“你看起来很可爱。”特里温柔地笑了一下。“你瞧，如果你愿意，何不让我给你拿杯水，然后帮你放好洗澡水，或调好淋浴。我会待在外面，直到确定你没事了。”

“是的。水。只喝一口。”她接过杯子，在他打开浴缸的阀门时，她吃力地爬起来，盯着镜中的自己，没有一点尊严。“你瞧，特里，我很抱歉，我是有那个想法，可我没办法……”

“不，当然没事。你觉得我是什么人，弗兰肯斯坦 4

（Frankenstein）？”他们的目光在镜中相遇——湿漉漉的头发，死白色的面颊，握着水杯的那只手在裸露的乳房上面不停颤抖，看起来已不再充满诱惑，而是极其可怜，于是，他咧嘴笑了。“你知道，想法最重要。”

她嘴角露出一丝模糊的笑意，作为回答，然后笑容消失不见。她放下杯子，给他一个简短的、姐妹般的拥抱，然后急切地推他出门。

“请你现在就走，特里。快走。你是个好人，可我已经羞愧得无地自容。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件事。”

他退出客厅。“等到你没事我就走，可以吗？”

“我没事，特里，求你了。我很抱歉。”

他亲亲自己的手指，然后用它们碰了下她的嘴唇。“也许，下次？”

“是的，也许。我不知道。”她闭上眼睛，再睁开时，他已经走了。

¹ 著名心理电影《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中的主角，既是心理医生，又是食人魔。

² 英国诗人、画家。

³ 美国女诗人。

第37章 掺有迷奸药的咖啡

公寓比米兰达想象的要明亮和时尚。他把客厅墙上的壁灯全部打开，像是要消除她心头的恐惧。墙上挂着非洲面具，还有狮子和长颈鹿的画框。客厅里有张浅绿色的沙发和扶手椅，一个带有DVD播放器的宽屏电视，还有一张白色的咖啡桌，上面摆着些塑料花。远处的窗户和露台门边，有一张餐桌和两把椅子。

“我可以帮您把外套挂起来吗？”他问，语气礼貌得让人有些莫名其妙。

“哦，不用了。反正我就坐一两分钟。”她把手插进了皮夹克口袋，迈着大步跨过客厅，充满好奇地凝视着周围的一切。那么，这就是案发现场了。

“随便你，咖啡加不加牛奶？”他在厨房门口徘徊着问道。厨房就在短短的入口门厅左侧，干净整洁，设备齐全。

“不加牛奶，谢谢。加一块糖。”客厅有两扇门。通过右边的那扇，她看到了一张双人床，上面放着一件衬衫和一条牛仔裤。另一扇门是在靠近窗户那个房间的左手拐角处。那是浴室。她小心翼翼地碰了碰门把手，推开了门。里面很阴暗，地上铺着发白的瓷砖，窗户上装有百叶窗，已经拉了下来，还有个浴缸……她果断地拉下灯绳。灯亮了，天花板上的排气扇也转了起来。

“需要用洗手间吗？你自便。”他已经从厨房里出来了，站在她身后，离得很近。实际上，有将近1米的距离，不过在这浴室里面，不管离多远都会觉得很近，让人感到不自在。

“不用，谢谢。我只是想看看……”

“想看看事故发生的地方。对，是，这里就是。”他叹了口气，显得很悲伤，像模像样的。“在那儿，在那个浴缸里。我进来的时候，就在那儿发现了她。”

“可……你说她是自己割腕的，是不是？她怎么拿到刀的呢？”米

兰达重新打开夹克里的微型录音机。

“她肯定是从浴缸出来，走到厨房去，拿了把刀，又走回浴缸里，自杀了。我发现她的时候，就把刀捡起来了。我的指纹肯定就是这样留在了上面。我能想起来的就是这些。”

“距离似乎还有点远。”她的声音稍微有些颤抖，但还可以。女孩子在这样的场合都会害怕。看她吓成这样，大卫咧嘴笑了笑，似乎很享受的样子。

“我不得不说，你这个妞够强悍。你觉得当时发生了什么呢？”

“我怎么知道？我又不在。”

“你是不在，那些陪审员们也不在呀，可他们都说我是无罪的。”水开了，他又回到厨房，匆忙拿出杯子准备咖啡。接着，他把两个杯子放在咖啡桌上。她注意到，还有茶托和小勺。“来，坐这儿。你的不加牛奶，我的加奶油。”

她抿了一口咖啡，又朝四周看了看。“你在这儿住了很久了吗？”

“3年了。花了好一段时间才把这儿布置好。”

“你和那个女孩一起住在这儿。她叫什么来着——希拉（Sheila）？”

“谢莉。”他咧嘴笑着说，“她跟你还有点儿像呢。”

“真的吗？”又来了！不过是用来吓唬我的拙劣把戏，她这样告诉自己。他这样吓唬人肯定很享受，这个鬼东西。她又喝了一小口咖啡，想着要提个什么样的问题，才能进一步了解内情。“那，对于她的死，你难道不内疚吗？”

“要是我杀了她肯定会，但我没有。”他耸了耸肩。“所以……”

“我的意思是，内疚是一种自然反应，毕竟，你跟她住在这儿。”

“你是在指责我吗？”

“不，当然没有，我……”窗户外面大教堂沉重的钟声缓缓地响了十二下，打乱了她的思路。她把杯里的咖啡全部喝光，希望能借以理

清思绪。她已经按照计划，走到了这一步。可到现在什么进展都没有。他只不过是逗逗她、吓吓她，玩玩而已。而且她一直要假扮成一个无知的美国人，以前对这件事闻所未闻。磁带还在转着，但却没录下任何有用的东西。也许她整个计划考虑不周。

“哪来这么多问题？”他往前靠了靠，目不转睛地盯着米兰达。她也盯着他，心里想着，他眼睛以前没有这么大呀，是不是？哦，老天哪，他的眼珠怎么还转来转去……

“我想，我该走了。”她站了起来，可就在这一瞬间，她的咖啡杯猛地摔在了地板上，发出很大的声音。怎么会这样？她弯腰去捡杯子，可奇怪的是，她也不清楚怎么回事，自己就坐在了桌子上，杯子却在老远的地方。她像是听到什么声音，不像她自己的，有点没头没脑小女生的笑声。“简直疯了，你自己捡起来吧，行不行？”

“你还是坐沙发上比较安全，来，乖，这边走。”她感觉到他的手滑到了自己胳膊下，托着她的胸部，把她拉开。她想要反抗，可四肢像果冻一样来回摇晃，完全不听使唤。不管做什么都无济于事。“脱了这件厚重的夹克，你会更舒服，是不是？干脆把衣服全脱了吧。”

米兰达发现，天花板看起来很模糊，但比她刚开始看到时显得有趣多了。说不定，这就是所有谜团的答案呢，要是她还记得起问题的话。不管问题是什么，这个天花板真是太让人神魂颠倒了。她以前可从来不知道这些阿德涂料（Artex）的漩涡原来是大陆板块和星系，移动起来这样有趣。

他把她衣服脱掉的时候，米兰达咯咯地笑了起来。当他把脸凑过来时，她把头转了过去，专心盯着那精彩纷呈的天花板。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好听，有点难懂，就像超现实的噪音振动图案，有着五光十色的亮丽色彩，却毫无意义。也就只有她夹克里那忠心耿耿的录音机还在录着他所说的话。

“现在你可以尽情地释放自己了，小宝贝。没有任何顾虑，早上也不会记得这些。至少，我希望你记不住，而不是像谢莉那样。她清醒得太快了，可你——你喝下的剂量是她的两倍多。所以，放松好了，亲爱的，好好享受吧……”

窗户外有瀑布，还是喷泉？声音起伏跌宕，有的飞溅起来，有的静静流淌，在米兰达的脑海里激起了层层七色的彩虹光——闪闪发光的深红色，海蓝色，翠绿色，还有黑色。啊！黑色出来的时候好疼——她头颅里有个小锤子重重地击打，就像啄木鸟想要出来一样。是，就是啦——鸟类正在统治着全世界。她猛地坐了起来，来回摩挲着自己的头，想让里面的敲击声能消停会儿，接着，教堂钟声也重重地响了一下，让她心惊胆战。她摇摇头，脑子里万花筒似的图像渐渐清晰起来。她现在明白了——她在大教堂后面的一个公寓里。那声音不是来自瀑布，也不是来自喷泉——是鸟叫声，墙下的树上有很多鸟儿。

屋里很亮，一定是早上了。她站了起来，脑袋里的锤子击打得愈发大力，她觉得一阵晕眩，眼睛也一下子什么都看不到。等她能看清的时候，一条软软的羊毛毯掉在了脚下，她发现自己什么衣服都没穿。朦朦胧胧地，她想回忆起自己怎么会在这儿，可百思不得其解。

她的嘴又干又涩，四肢酸痛。要是她能找到点喝的，再来片扑热息痛（paracetamol），可能会好点。这儿有个厨房。她把毯子围在身上，用手抓着，踉跄地走进了厨房，看到干净的瓷砖、橱柜，一个炉灶，还有冰箱，可这些东西摆放的位置好陌生。她以前来过这儿吗？她记不起来。不管了，这儿有个玻璃杯，冰箱里有橙汁。

扑热息痛？没看到。她想，咖啡，浓浓的放糖的咖啡，可能会让我清醒点。她找到一个水壶，接通电源，用勺子把咖啡放进一个大杯子里，开始找糖。这是谁的厨房呀？一个面孔浮现在了她的脑海里，很快又消失了。这面孔看起来可不怎么样，消失的时候还在说话，嘲笑她，他说的话米兰达也根本听不懂。

水开了。她把水倒进了杯子里，滚烫的水滴溅到了她裸露的胳膊上，她一下子跳了起来。像这样待在这里完全是个错误。她马上就会想起，并且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了。糖在哪儿呀？在这儿，在一个标着“糖”字的罐子里。她用力拔开了看似是插进去的木盖子，接着——哗啦啦！——糖撒得到处都是，她脚趾下面好像也有糖，一踩嘎吱嘎吱响。到底怎么回事呀！先用勺子放一点到咖啡里吧，搅一搅。这些

白色的药片？是什么？

她抿了一口滚烫的咖啡，开始研究撒出来的糖堆旁边的白色药片。它们之前就在那儿吗？肯定不在——它们是和糖一起从罐子里倒出来的。她在糖罐里翻了翻，发现罐底还有几片。她拿起一片，仔细琢磨着，猜想这可能是什么。正在这时，那个面孔又浮现在她的脑海里，神情十分轻蔑，在嘲笑她，说着她听不懂的话。她可以肯定，这张脸一定跟这些药片有关系。

我怎么会在这儿，还这副样子？她又抿了口咖啡，脑子也慢慢清醒了。谢莉的男朋友，对了！他杀了谢莉，然后我来到了这儿。老天哪，他也给我泡咖啡喝了，不是这杯咖啡，不过……

她用手指头轻轻拨动着药片。就是这些药片，肯定是，所以我才会像现在这样。我一定要留点儿，看看它们到底是什么。可他随时会进来，她突然想到了这点，他会看到我拿了这些药片。然后呢？老天！他说不定也把这些给谢莉吃了。想想他对她做的一切吧！

她急忙把能舀回的糖都用勺子舀回到罐子里，把药片推到一边。接着，她在水槽下面找到了簸箕和扫把，想把地板收拾干净。扫地的时候，毯子滑了下来，她又赤身裸体了。她把垃圾倒进了垃圾箱里，又喝了几口咖啡，拿起药片和毛毯，晃悠悠地走向客厅。她的衣服散落在沙发周围的地板上。她把皮夹克的口袋拉链拉开，把药片放了进去，墙上那个恐怖的非洲面具一直在盯着她。她坐了下来，筋疲力尽。

她脑袋里的锤子又开始敲打起来，窗外的鸟儿们也开始叫个不停，听起来还是像瀑布发出的声音。她特别想睡觉，可不行。我一定要马上离开这儿。这是个危险的地方，谢莉就死在了这里。她看到自己的内裤在地板上，就过去拿起来穿上。穿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两腿之间湿漉漉、黏糊糊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布鲁斯又不在这儿，他离这儿6000多公里呢，肯定不对。如果不是布鲁斯，那又会是谁呢？

她找到自己的胸罩，艰难地解着那些扣环，就像对付一场难以破解的棋局一样。而当她停止思考，任颤抖的双手自己摸索着去重复已

经做过无数次的动作时，扣环解开了。解衬衣的扣子也是如此——她看着这些扣子，它们仿佛成了外星人的门萨（Mensa）谜题，自己毫无头绪，只有手指头记得如何去做。

她脑子是怎么了？她试着不去纠结鞋子是怎么放在一起的，或该怎么穿的问题，这时，卧室的门开了，一个男子走了进来。这个男子她不认识，也不喜欢。她缩回到沙发上，抱住膝盖，下巴抵在上面。

“嗨，小宝贝！不是想走了吧？”

她想了想这句话的意思，一点都不喜欢。他也光着身子，只披了一件蓝色的丝质睡袍，前面敞开着。他满脸胡茬，比米兰达梦中的面孔显得更黑。他就是杀死她妹妹的凶手，她现在记起来了。莫非谢莉死前最后一刻也是这样的场景？

“离我远点，你是谁？”

“你难道不记得我了吗？”他的嘴咧得更大了，又走近了一步。“你昨天晚上倒是很喜欢我，小宝贝。喜欢得不得了。”他坐到了米兰达旁边，把手放在她的膝盖上。她又往角落里缩了缩，感觉到自己大腿内侧黏糊糊的，很是羞愧。她抱住腹部，想保护自己。“现在是怎么了？”

她想，现在，你要杀了我，就像你当初杀死谢莉那样。

“请让我走吧。我想回家。”

“回家？在哪儿？回美国？”

“是，求求你了。我不大舒服。”

“我以为你是喜欢我的，小木偶，反正昨天晚上你很喜欢我，想再做一次吗？”

她默默地摇了摇头，用尽全身力气把膝盖紧紧靠在胸前，缩成一团，她害怕极了。可她脑子里的锤子还在敲打着，她的双臂微弱颤抖着。她觉得自己像个无助的婴儿。我什么都做不了，她想，不管他想做什么，我都阻止不了。要是他能给我点时间就好了。

“我想吃早饭。”

他瞪着她看了一会儿，大笑起来，洋洋得意地注视着身边这个战战兢兢的小东西，说，“哦，你想要送餐服务，是吧？橙汁、煮鸡蛋，还有烤面包片？”

她点了点头，强颜欢笑地回应他的笑脸。“是的。吃了早饭我可能会好点。”

他向前靠了靠，两个人的脸只有两三厘米远。“知道吗？你脏死了。”

终于到了这步，她想，她完了。

他站了起来，把睡袍拉紧，遮住自己。“告诉你，我来做早餐，你去洗个澡。”他又露出了那嘲弄的笑容——几乎是大摇大摆地——去了厨房。“毛巾在卧室旁边的烘衣柜里。去吧，把自己洗干净。”

“我不想洗澡。”她轻声说，声音小得几乎连自己都听不到。她绝对不会去那个浴室。除非他抓着她的脖子，把她拖进去。他是不是这样对待谢莉的？她还是自我保护地缩成一团，轻轻把围在膝盖上的胳膊松了松。让她惊讶的是，她竟然听到他打开煤气灶，拿盘子和杯子的声音。她还听到他按下烤箱，然后闻到了烘烤的香味。

他会让我逃跑吗？她十分谨慎地慢慢把脚伸到了地板上。

“快去，去洗澡。我都告诉你毛巾在哪儿了。”

“我……”她站了起来，蹒跚地来到了厨房门口。“我头疼，你有没有扑热息痛？”

“在浴室的橱柜里，自己去拿吧。”

该死！“好，我，嗯……那我吃早饭吧。”

他一把抓住了她的右肩，把脸凑到米兰达面前，他手里拿着把刀，她都看到了——上面抹着黄油的餐刀，伤不到人。“把自己洗干净。女孩们早上都要洗澡，还是说你的家教不怎么样？”

“好吧。”如果你逃脱不了，就迎合他们，她记起自己在新闻学院上自卫课时学到的知识。反抗只会激起他们进一步的攻击。她像是迈向死亡一样，走过客厅，找到了一条毛巾。他还在厨房。她进了浴

室，然后把门从里面反锁了。现在怎么办？谢莉就是在她面前的这个浴缸里死去的。浴缸现在很干净，瓷砖和百叶窗都是白色的，上面有小鱼和海藻的图案。

她头痛欲裂，喉咙里一阵作呕。她跪在马桶前，吐了起来，感觉自己的头像是要裂开了一样。她跪在那儿，感到脑子里又一波疼痛袭来，只好忍着。她记起，在过去，碰到这种情况，母亲会把一块冰凉的毛巾搭在自己的额头上，静静地等着头痛结束。这件小事情，让她感到无比安慰。她又吐了起来。身后的门被敲得咚咚直响。

“你没事吧？”

她努力站了起来，冲了马桶。“嗯，没事，我病了。”

“要是需要帮忙的话，就把门打开。”

“不用了，请不要进来。你去做早饭吧，我马上就好了。”

他走了，这让米兰达松了口气。她打开了洗手池上面的橱柜，找到些扑热息痛，从锡箔上挤了两粒胶囊出来，就着水龙头的水吃了药。然后，盯着橱柜门背后的镜子看了起来。

镜子里的那张面孔十分苍白，而且充满惊恐。她的雀斑在白色皮肤上变得更加明显，眼睛又黑又大，被睫毛膏弄得很脏。她看到自己又短又尖的金发时非常困惑，然后记起她专门改变了发型，来骗外面那个禽兽。镜子里看到的恐惧表情让她更害怕。她想要给自己打打气，硬是挤出一个笑脸。那实在称不上是笑脸，看起来十分可怕，不过也比刚才那个像是被吓傻的兔子脸强多了。

她用水洗了洗脸，脸上渐渐有了血色。你做不到，孩子。她告诉自己，你一定可以活着逃出此地。为了谢莉和妈妈，你也一定要做到。你已经证明了他确实是个恶魔，现在要做的就是离开这里，别的事情以后再做，以后再复仇。

她双手颤抖着打开了浴室的门，走进客厅。窗户边的桌子上，大卫已经放了两份橙汁、煮鸡蛋、烤面包和咖啡。

“洗好了没有？”

“洗过了。我找到扑热息痛了。早餐看起来很棒。”她把牛仔裤从地板上拿了起来，穿上了。他还穿着蓝色的丝质睡袍，好奇地盯着她看。

“你病了？可能是昨天晚上喝太多了吧。”

不，不是因为这个，米兰达想。她虽然头还晕晕的，但已经逐渐清醒。她一下子坐到了他对面的椅子上，谨慎地喝了一小口橙汁。她想，他给我吃了些药片，然后强奸了我。我什么都记不得，他却说我喜欢这个。他是不是疯了？还是说他真的这么想？

“吃个鸡蛋吧。这可是从自由牧场买来的。”

他杀死了我的妹妹，却给我做早餐。这太怪了。她把鸡蛋朝自己这边拨了拨，试着用颤抖的手指抓住鸡蛋，拿勺子敲开鸡蛋的顶部。这些白色的药片——他发现了么？她充满罪恶感地朝沙发上的皮夹克扫了一眼，然后用勺子舀起了蛋黄。

“很好吃。”

“我喜欢好好对待我的女孩们。这样她们才会再回来呀。”他朝桌子对面的她微微笑了笑，故意装出很有魅力的样子。“你写好以后，会给我看你的文章吗？”

“什么文章？”她盯着他，很困惑。这又是什么疯玩意儿？

“你的旅行文章呀，关于游猎的。我想看看你写的东西。”

“哦，对，那个呀。”她现在想起来了，他以为我是个记者。他觉得我不知道他都做了些什么吗？“我不知道，我……”

“带过来让我瞧瞧。怎么样？我们可以再来一次。”他朝前靠了靠，捏了下她的膝盖。“我可以开车带你出去转转，在你回美国前，带你去看看英国的风景。坐过莲花跑车（Lotus）吗，宝贝？要是没坐过莲花跑车，你这辈子算是白活了。”

第38章 宿醉

萨拉在酒店突然醒来后，快速跑进了卫生间。她昨晚已经吐出了大部分东西，但胃还是不舒服。她干呕了一阵，站起来时感觉脑袋两侧突然被挤压得很紧，疼得呻吟起来。她倒了杯水，厌恶地从酒店卫生间那令人痛苦的大镜子上移开双眼，蹒跚着回到床上。

那么就这样了，她想，一切就这样结束了。十七年的婚姻、学习和奋斗全都白费了，就因为跟人在酒店卧室里上床，而最终床也根本没上，天哪，到底发生什么了？他看着我，我在卫生间里呕吐，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件事了，永远！

她在手袋里摸索着找出了布洛芬¹（Nurofen），一口气吞下三片，你不该那样做，而且，也不该仅仅因为丈夫的混账行为就喝得大醉，随便和某个男人胡搞，把曾经拥有的一切都毁了。可他不能那么混帐，对吗？他不能那么混帐，因为我不允许他那样。这本应是我教训他、同时找点小乐子的手段，可是现在这里唯一受到教训的人是我。教训就是，你不能这样做，你太老、太丑，又没有酒量。天哪，那个男人现在一定在嘲笑我，还有赛文和他的所有客人——我怎么敢走出这个房间？

而在找乐子方面……萨拉静静地躺在那儿，用一只胳膊遮住眼睛，这时，她脑中的阵痛一点一点地逐渐减轻，这表明，等到太阳吞没太阳系，掉进宇宙黑色虫洞的时候，她又会好起来，健康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她醒了，感到口干舌燥，也隐隐记得自己曾头疼过。她小心翼翼地坐起来，四处打量。舞会礼服散落在沙发上，穿坏的中跟鞋放在地上。阳光透过窗帘照射进来。她起身下床，朝窗外凝视了一会儿。一艘八人赛艇从河面上划了过去，船桨在日光下划出一道道细小的彩虹。

她想，赛文德拉一定在这儿，和贝琳达以及留下的家人一起。我敢在早餐时见他们吗？他们究竟会怎么想？我想这取决于他们看见多少，又联想到什么。如果他们真的在意我的话。

她冲完淋浴，穿衣服时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她可以像犯罪的流浪汉一样逃走，可是这有用吗？不管怎样，她很可能会在接待处碰见熟人，而现在她的胃完全空了，又饿了。她已经付了酒店早餐的费用，所以还是去吃早餐的好。回家前我也需要吃点东西。

她看了一眼手机，不知道该不该给鲍勃打电话，不过，她还是决定不打。让他等吧。他和斯蒂芬妮在开会，他还没有打给我。不管怎样，电话上也说不清楚。即使不为任何其他的人，仅仅为了艾米丽的缘故，我们也必须停止孩子般的幼稚做法，正确解决这件事。

她化完妆，打开房门，却发现门厅外面有一大束用缎带、花纸包装好的鲜花，还有一张卡片。她打开卡片，上面写着：

感谢这个美好的夜晚。希望我们还是朋友。特里。

出租车穿过兰德尔桥时，米拉达跌坐在后座上，人行道上人来人往，行色匆匆，人们低着头，沉浸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里。她想，也许我不该回家。为什么不叫这位出租车司机带我去警察局？

“长夜漫漫，对吗，亲爱的？”

“是的，和男朋友一起。”上帝，她说谎了。他问这样的问题是什么意思？他看起来像个正派男人，三十五岁左右，衣衫干净，短发，啤酒肚，可能家有妻儿——他看我像什么呢？倒在他的出租车后座上，头发刺蓬蓬，妆容模糊，穿着皮夹克——也许像一个习惯吸毒的妓女？

“他一早就出去工作了，是吗？”

“是的。你瞧，很抱歉，我不想说话。”

“随你便。”他打开广播，集中精神开车。男朋友，她想，真让人好笑。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实话太难讲，太糟糕，太可怕。我回家该怎么对妈妈说？我必须说点什么，但我又不能说——即使说一点点真相，都会对她造成极大的伤害。现在几点钟了？10点。上帝保佑，她去上班了，我现在不能说这件事，对谁都不能说。

谁又会理解呢？

她睡着了，后来，还是司机叫醒她，询问到她家的方向，当他看到她家的房子时，显然很惊讶。她哭笑不得地想，这确实不是吸毒者通常住的那种地方。她妈妈不在家，感谢上帝。可能去工作了。她在一个花盆下找到了钥匙，跌跌撞撞走进去，突然倒在客厅的地板上。那只柯利牧羊犬看着出租车离去，欣喜若狂地过来迎接她，又担心地舔着她的脸。这是一只年老的狗，一直都很了解她。她热切地抱住它。

“噢，泰斯。”她喃喃说，“我都做了些什么？”

可是，一条狗是不能解答这个问题的。她拖着疲惫的身体，走上楼梯，到了浴室，调整好按摩喷头，直到感觉刺痛，硬硬的水柱钻入皮肤，冲走了他的气味，他的粘液，他留下的每个痕迹。她用香波、护发素和柠檬味沐浴露洗遍了全身，一直站在那里，直到热水箱里的水流尽，然后用冷水冲洗干净。她出来时，脸色红润，全身干干净净。她用毛巾裹着身体，吹干可怜的短发，直到头发变得柔软、顺滑，所有毛刺都不见了。随后，她化好脸上的妆，看起来好多了，就算不像模特，至少也有个人样了。老实说，她留着这头金黄色短发看上去更像她母亲年轻时的样子，而不是她惯常的样子。可是一点也不像昨晚的那个女孩。

那么现在怎么办，她凝视着镜中自己那大而无神的眼睛，思考着这个问题。我已经擦洗掉了所有的证据，我要去警察局哭诉他强奸我吗？对了，我想，他们可以检测我的血液，这或许还能显示他在咖啡里给我偷偷下药的蛛丝马迹。我可以给他们看这些药片。可是又怎么办？如果要进行审判，某个戴着假发的政府蠢人会问，我为什么去见妹妹的凶手——不，他们不会这样称呼他，对吗？——首先他们会称其为我妹妹的男朋友；然后质问我，是因为我像妹妹那样对他着迷吗？这是他昨晚说的；我是出于嫉妒，想把他占为己有吗？或者我是要试图弥补谢莉在浴缸里轻率自杀让他遭受的伤痛？

这样做是不会奏效的，陪审团会像之前那样再次放他走。那么，遭受痛苦的就不仅仅是我了。爸爸妈妈也会再次蒙羞，如果布鲁斯听说这事，他也会感到羞辱。天知道他会怎么做。也许会坐飞机过来，

把那混蛋撕成碎片。

真应该把他撕成碎片。

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应该受到伤害，不再受到伤害。这家伙像蛆虫一样钻进我们家里，从内部蚕食我们。妈妈是对的，他必须被除掉。

那么，该怎么除掉？

她从皮夹克里拿出那盘磁带，默默放入卧室的播放器里。我最好还是听听，她冷静地想。要是我能证明他杀了谢莉就好了，而且是先用药片迷晕了她，这才符合实情。这是唯一可能有用的证据。

她坐下来，凝视着河畔田野里一台静静工作着的拖拉机，听着昨晚大卫对她说过话，做过的事，想着今天早晨发生的事情。

这无法减轻她的痛苦，可是让她有了一个主意。

记得再来，他说过，让我开车带你去兜风。

第四部分

报复

第39章 林中散步

米兰达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向父母隐瞒发生的事情。他们下班回家后，肯定要问她昨晚去了哪儿。她心里由于受到太大的打击而痛苦不堪，所以，如果什么都不说，是要下非常大的决心。但是，她必须这样做。无论她多么渴望安慰，也必须保持沉默。不能跑到妈妈的裙边诉苦，再也不能。除了让父母认为她是带着哀伤回美国以外，不能让他们看出她要计划做任何事。一定不能让父母卷入她所计划的任何事中。

如果要做什么事，就由她独自完成。

她穿上母亲打过蜡的旧夹克，出去散步，好让脸颊有点血色。风很大，可以看到田野上的云影互相追逐。树木被风吹弯了腰，不停摇摆，阳光从云层后面时不时闪耀一下。在这样的天气里，她和谢莉会骑着她们的小马出外狂奔，跳过壕沟，匆匆穿越田野，迎风骑上山顶，回到家时，已是一身泥浆，脸色红润又筋疲力尽。她们的母亲会为她们沏茶、烤面包，然后，她们会倒在沙发上，想着要去清洁马具，但往往会在室内闷热的空气中沉沉睡去。

离开河流朝树林走去的时候，米兰达想，这真是美好的童年。当时，我们既疯狂又天真。我们从来不害怕恋童癖者、强奸犯或者现在的父母所担心的其它恐怖事情。我们确实想象过暮色中会出现恶魔，但妈妈告诉我们，它们不是真的，这里没有什么会伤害我们。

她任凭自己的双脚把她带离河畔，朝着她们小时候骑马的树林走去。这是一片广阔区域，方圆几百亩，里面的土路、小径和鹿、獾、狐狸走出来的狭长小道纵横交错。她和谢莉曾经在这里待过很长时间，骑马、野餐、玩捉迷藏，观看湖泊和沼泽里的野鸭。

她来到几座荒芜不堪、杂草丛生的混凝土建筑面前，这是战时英国皇家空军（RAF）机场的遗迹。男人们飞离这里去杀德国人，用燃烧弹一晚烧死几千人，他们是恶魔吗？不是，他们获得了勋章。他们是和爷爷一样的普通人。他们杀死敌人，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

她找到了那个被人遗弃的蓄水池，站在那儿，盯着它看了一会儿。她听说，溢出的飞机燃料和跑道上的油污会排放到这里，浮在水面，最后被捞出来，以免污染土地。如果谢莉当初没有救她出来，她已经腐烂在池底污泥中，成为一具油腻的尸骸。她打了一个哆嗦，把从母亲那里借来的打蜡夹克衣领翻起来，从口袋里拿出一双手套。

现在，蓄水池四周装上了倒刺铁丝围栏，是事件发生后那位农夫搭建的。不过围栏建得很不结实，还没有周围生长的荆棘所起的阻碍作用大。她用戴着手套的双手来回摇动一根木桩，把地上的桩眼弄大，直到可以用手把它取出来。她在另一根桩上也如法炮制，然后，把围栏放在地上，跨过去，看着下面乌黑、肮脏的水面，她就差点死在那个地方。她又想起了那时的恐惧，她极度恐慌的小马的击水声和嘶鸣声，对淹死的恐惧，对拖她出来的谢莉不可抑制的爱与感激。一切像是发生在昨天。

她转身朝家的方向走去，听着狂风在头顶上方的树梢间呼啸，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地方肆虐。然而，她知道这些树木并不总是空荡荡的。孩提时，她和谢莉想象着国王和骑士，歹徒和警长们在这里决斗。谋杀与强奸并非最近才有。她不清楚有多少具尸体躺在她脚下的腐叶土下面，普通人被他们的敌人逼得忍无可忍，只好杀掉他们，然后，把他们埋在这里，不为人所知，也不露任何痕迹。他们都是有家人的真实的人，正如谢莉和我一样。

她坚定地拖着沉重的脚步，穿过田野，朝父母家走去。太阳徐徐沉入西边钟形山上的一片山毛榉树后面，在田野里投下一道道长长的影子。在太阳没入一条紫色的云带时，米兰达伫立了片刻，看着白嘴鸦在树上飞翔、滑行，发出嘶哑的呱呱声。在这里，她感到自己很强大，也很纯洁，而在城市里却没有这种感觉。

强大，但是非常孤独。她独自站在渐浓的暮色中，直到看到下面马路上母亲的车灯，她刚下班回家。

萨拉回到家，在火炉前摆好鲜花，然后，开始猛做家务。到下午3点左右，她的厨房和浴室已经闪闪发光，每一块地板都用吸尘器清扫了一遍，每一处台面都拭去了灰尘，擦得锃亮。房子里散发着松木的

香味，萨拉站在客厅里，身后的扶手椅上，放着一大堆裙子、裤子和T恤衫——左边放的是皱巴巴的衣服，右边放着的是熨好，叠放整齐的衣服。在萨拉手上的熨斗里，蒸汽发出巨大的嘶嘶声。

萨拉面对挫败从来都不会服软，这次也不例外。她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恰好是她想要的胜利。干净、整洁的房间里，鲜花绚丽夺目，显得充满生机而又光芒四射。她看着花儿，既感到开心，又感到羞愧，脸上泛起了红晕。不过，她已经丢掉了特里送的卡片，也没有打电话感谢他。打电话说什么呢？是的，他在调查中做了手脚，但这不是她想要谈论的。她打电话又能让事情如何发展呢？

她和鲍勃的朋友中，有些离了婚，就萨拉目前所见到的，每次分手带来的都是痛苦。心酸、眼泪、麻烦、卖房、艰难——通常会使一对伴侣的生活标准明显、迅速而持续地降低。每次，她都会想为什么？人们怎么这么傻，看不见他们正在失去什么吗？

她多年前的离婚不包括在内，那会儿他们自己还是孩子，身无分文，凯文是个不负责任的恶棍。不过，后来离婚的朋友们，都在房子、孩子和事业上投入了很多。萨拉认为，婚姻无非就是为了这些。可是，他们最终把所有这一切都抛弃了。心灵受伤的妻子和丈夫坐在这里，一边抹着眼泪，一边给她讲述自己的故事，然后把擦湿的纸巾扔进火炉，而现在的火炉边，特里送的鲜花正闪耀着光芒。萨拉此刻意识到，每一次听他们诉说，她都没有抓住要领。她不明白为何会发生那样的事情。

她非常明白什么是痛苦、不幸和背叛。她以前不理解的是，人们为什么会置身其中。

人们之所以抛弃自己的家庭，不是因为感觉厌烦，受到虐待或不能忍受伴侣的脏内衣；那只是提出分手的一个理由——甚至都算不上正当理由。他们之所以会离开——彻底破坏多年来建立的一切——是因为他们爱上了别人。

就是那样强烈而简单。正如书中所说，爱是一种病。它使人们如此沉迷，如此开心，又全然自我陶醉，所以，会如同青少年一样摧毁一切。

熨斗的蒸汽声嘶嘶作响，萨拉注视着鲜花想着，我可能也会那样。昨晚要不是感觉不舒服，我肯定会与特里做爱，我很想那样做，他也想，他的舞跳得如此轻盈自如，但这样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呢？首先是一夜情，然后是一系列匆匆忙忙的秘密约会，一直担心被发现，担心事情曝光。这不是我想要的——毕竟他很自由，是带着两个小女孩的嫖夫，我也会关爱她们，还有西蒙和艾米丽，哦，他们差不多长大了，可以来拜访我的新家，这个新家会充满生命力，充满爱与色彩……

“嗨，妈妈，我们回来了。”

两个又脏又臭，涂着油漆的全球抗议者踉踉跄跄地走进客厅，开心又疲惫地倒在沙发上。她十七岁的女儿艾米丽穿着某款前陆军军装，衣服有些破损，上面涂满紫红色的幻彩荧光油漆口号——无疑是为了特别伪装——萨拉看见，她的头发是翠绿色的。拉里懒洋洋地坐在她旁边的地上，与她十指紧扣。他留着小胡子，梳着马尾辫，穿着黑色的牛仔裤、军靴和老式皮夹克。两个年轻人的脸上闪耀着纯粹的幸福光芒。

“你在电视上看到示威的场面了吗？”

“场面非常壮观，那些讨厌鬼说有三十万人，可实际一定差不多快一百万人了。到处是横幅和音乐……”

“你简直无法移动……”

“人们从欧洲各处赶来——甚至还有人来自中国！”

“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上有巨大的气球！”

自从上周和鲍勃吵架后，萨拉很少考虑这事。她在酒店时，看了一小会儿电视新闻，可是忘记了为什么要抗议。虽然这看似有趣，但他们能安全回来——这才是最重要的事。她继续边熨着衣服，问着问题，听他们兴高采烈地回答。过了一会儿，他们自己弄了点吃的东西，拿着走进艾米丽的房间，然后音乐开始轰响。

鲍勃走了进来，看上去十分疲惫。她关掉熨斗。所有衣服都整齐地叠在一起后，她开始烧水沏茶。“会开得怎么样？”

“哦，我想很好。”他疲倦地跌坐在桌旁，听着楼上的声音。“听得出来，艾米丽回来了。”

“是的，他们刚刚告诉我抗议的事，玩得很开心。”

“有人过得开心，我很高兴。”

她沏了两杯茶后，来到他旁边，仔细打量他的脸。他看起来又憔悴，又疲惫，又悲伤。“你的意思是，你不开心吗？”

“不，也不完全是这样。”他感激地抿了一口茶。“哦，会议进展顺利——当然也很无聊，不过，管理会议总是这样。”

“酒店呢？”

“很好。”他自己拿了一块饼干，避开她的眼神。那么，是那个斯蒂芬妮了，她报复地想。好吧，这混蛋活该这样。不过……

他的目光接触到她的，然后紧张地移开。“我们，嗯，昨天在婚礼上说了一些很不愉快的话……”

“你的意思是，你说了。”

“我们都说了，萨拉，公平点，整个周末我都在想这件事。我……也许不应该说那些话。”

“我认为你应该说的是抱歉。”看他不再继续说下去，她提醒道。不过我也说了差不多的话。也许，上周说的更糟。

“是的，好吧，那么很抱歉。”他抬起头来，希望能得到她的谅解。“我真希望我当时能留在婚礼上。你玩得开心吗？”

“是的，很好。我和特里·贝特森跳舞了。后来他送了花给我。看——插在那个花瓶里。”她想，事情就是这样，我已经说了。没必要隐瞒。

“你是说你的那位仰慕者？”他盯着那束奢侈而昂贵的鲜花，内心的痛苦清晰地显现在脸色。女人不会收到男人送那样的花，除非……

“是的，我的仰慕者。他很体贴，也很殷勤。”

“萨拉，你没有……”

“鲍勃，你和斯蒂芬妮进展怎样了？”萨拉心想，曾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仰慕这个男人。他比我年长，比我睿智，无比耐心和周到。没有他，我不会得到自己珍视的任何东西。没有这所房子，没有这些孩子，也没有我的事业。没有鲍勃的支持，我甚至绝不会开始学习。他是我的磐石，是我的依靠，是我的避风港。他从不强迫我，也不咄咄逼人，当然我也不愿意他那样。我自己就是那个样子。但我仍然一直敬重他，直到现在。有些事情改变了。也许他觉得自己年龄渐长，又或者是因为世道变了，而他对此并不了解。

也可能，他爱上了别人，从而破坏了要紧的事。

不管怎样，这不是一个让人仰慕的男人；这是一个犹疑、痛苦、害怕的男人。他害怕我。我们婚姻的基石正在摇摆；我不再需要他，如果我愿意，我可以离开他。我也可能会这样做。

“斯蒂芬妮……哦，她过得很愉快，我想。据我所知是这样。”

“鲍勃，你是说她不是和你在一起？”

“不，不是和我。”他疲惫地长长叹了口气。“那里有几个比我年轻的男人，萨拉，她大部分时间和其中的一个在一起。实际上，一直缠着他，真让人尴尬。而且，呃，我得承认，真让人痛苦。让我觉得过去几个星期我一直是个傻瓜。我想，这对你来说一定也很痛苦。”

他如梦初醒地注视着她。可是萨拉现在还不准备马上原谅他。她想，我可以让他在地上爬。但那有用吗，还是会让事情更糟糕？我怎么能和一个我看不起的人在一起？

“痛苦？”她说，“是的。不过你可以那样做，我也可以依葫芦画瓢，鲍勃。”

“萨拉，请你别这么说。”鲍勃瞥了一眼那些鲜花。“不要开始做傻事。”

“为什么不？你都做了。”她想，连我呕吐的时候，我的情人都是个完美的绅士。如果我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给他。把鲍勃扔在这

儿，让他看看这有多伤人。

鲍勃把手伸到桌上抓住她的手，刚刚拿过茶杯的手指还是热的，他抓得很紧。“如果那是你想要的，我不会恳求你。”萨拉想要把手挣脱，但她没有这样做。毕竟，他们的手熟悉彼此，他们已经牵手十八年了。“我现在明白了，我一直是个傻瓜。但我从来没有为了斯蒂芬妮而离开你，根本不是那样。”

“哦，那么她只是个乐子，对吗？秘密性交伙伴？”

他皱了皱眉头。“你总是嘴上不饶人，萨拉。即便我想那样，也从来没发生过。现在也不会再发生了。”

可怜虫，萨拉想。可是，我有什么资格说呢？我们俩似乎都没有私通的天赋。

不过，如果我想，我会做。下次。如果还有下次。

“哎呀，很抱歉！”艾米丽把头伸进厨房，看见桌上父母的双手紧握，认真地四目相对。“我要和拉里进城去一会儿，好吗？10点前回来。”

“好。”萨拉说，“小心点。”

“我们会的，爸爸、妈妈。年迈的父母。”艾米丽满面笑容地冲他们说，拉里将胳膊随意搭在她的肩膀上。“我们出去时，你们表现好一点。”

“我们会的。”鲍勃说，“我们会尽力。”

第40章 航班计划

“真遗憾，你就要走了。”安德鲁·沃尔特斯说。

“我知道，爸爸，可我总得考虑下布鲁斯呀，还有苏菲。爸爸，你看，我在这儿已经多待了一个星期了，我总是要回家的，而且……我也不能让谢莉起死回生，是不是？”

“是不能。悲哀的是，谁都没办法让她再活过来，也没办法为她报仇，就像你母亲想要做的那样。”

米兰达看着窗外，奔宁山脉（Pennines）光秃秃的山丘在晨曦中闪闪发光。她可不想接着这句话聊下去，况且，她的父亲需要集中精力好好开车。自审判后，安德鲁就一蹶不振，在家的時候老是一个人坐在书房里，不过他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有时是在遛狗，有时嘛，谁知道他在哪儿——很有可能是和母亲跟她提过的那个情人在一起。米兰达想，好吧，他倒是挺喜欢她的。现在，她的父亲只是她记忆中的父亲的影子，心灰意冷，精疲力尽，沉默寡言，勉强能应付日常工作，但支持妻子和女儿就不用提了。她母亲稍微好点，可自从被逮捕后，似乎大受打击，不再是她以前那个强势的母亲，倒变得像个孩子一样。法庭的裁决使父母亲日渐衰弱，仿佛被粗暴地踢下滑坡，慢慢变成了老糊涂。家里面唯一有责任心的成年人就剩米兰达自己了。

有责任心。米兰达暗自苦笑。现在，困扰着她的计划恰恰是最没责任心的。我是一个孩子的母亲，还有丈夫——这些都是我的责任，而不是这个，不是……

可是，这个计划天衣无缝，占据了她的整个头脑，让她无暇顾及其它任何事情。凌晨4点，这主意突然冒了出来，清晰、简单而致命。她辗转反侧了几个小时，又怒又怨，知道她想要做什么，可是无从下手。突然，计划就这么冒出来了，细节详尽，预期结果令人满意，逃跑路线明确无疑，复仇计划——如果复仇能实现的话，看样子一定能实现——就像可口的点心，米兰达已经能感觉到舌头上的甜味了。

这很冒险，当然，但是有可能实现——不只是有可能，一定会实现，只要不出错——一旦得手，只要她能控制好自己，谁都不会知道。这真是完美极了。

可是首先，每个细节都要面面俱到，她需要一步一步来。和爸爸一起去机场就是第一步。

到了曼彻斯特机场的停车场，安德鲁把她的箱子从后备箱里拿出来，米兰达推了一辆手推车过来。在办理登机手续的柜台前，她转过身向父亲告别。“我到了会给你发短信的，爸爸，好吗？你要是想找我，就打我手机，好吧，或者最好还是发短信吧，简单点儿。你也知道你和妈妈总是把时间搞错，半夜给我们打电话，把人吵醒。我可能会有时差反应，需要好好睡一觉。”

“好的，亲爱的。只要我们知道你平安就好。”

“我会没事的。要是去威斯康星的航班没位置的话，我可能会住在纽约的酒店。你要是电话打得太快，布鲁斯可能会不高兴，你也知道他那个性子。”

“好的，亲爱的。保重。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就剩你了。”

“我知道，爸爸。”他紧紧地拥抱着她，眼里噙满了泪水。接着，她走进去了，过了安检，到了国际候机厅。她父亲去喝了杯咖啡，听到她的航班要起飞了，就走出去，站到瞭望平台上，朝起飞的飞机挥手道别。

两天过后，大卫·基德来到了吉里加特，他穿过马路走到向阳面。这儿离他的公寓不到百米，可是，经过几个月的羁押候审，现在，阳光照在皮肤上那温暖的感觉对他来说太重要了。他能感受到的，不管是多么微不足道——公交车的轰鸣声，烘焙店面包的香味，还有大教堂的钟声——都能帮助他充分享受这自由的时光。他可不想失去这样的自由，监狱和审判把他吓坏了，理性的那个自己知道，下次——肯定会有下次——他可能就没这么走运了。

回到公寓的时候，他看到小红灯在闪，表示收到了留言。他拿起

电话，拨了1571。让他惊讶的是，他听出是前几天晚上来过他公寓的那个美国女孩的声音。他可没指望她会再联系他，可她这不是来了嘛——听电话里的背景声音，她应该是从火车站或者机场打来的。

“嗨，是我。大卫，你人太好了，那天早上还帮我做早餐，我走得太匆忙，都没好好谢谢你。我当时估计有点头昏脑胀的，可能喝太多酒了。不管怎样，那天晚上我们玩得很开心，我带了一份文章草稿给你看。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再出去转转，坐坐你提到的那辆特棒的车。当然，要是你有空的话，我的手机号是……”

他很开心，看起来这次迷奸药起作用了，把这个女孩的记忆清除得一干二净，迷晕后的事情什么都想不起来。或者是她很享受那晚。不管怎么说，他也喜欢这个女孩，为什么不再约一次呢？反正她过几天就要回美国了，也不会有什么牵连。他只要谨慎行事就好，不要让自己太过火。

所以他回拨了过去，约定了晚上碰面。

大卫走进浴室去洗手，洗手的时候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左面的浴缸。

第41章 莲花跑车

“你还真的来了？”

“当然，为什么不来？我把文章带来了。”米兰达从包里拿出两张折叠的纸。

“我晚点儿再读，吃饭时。”大卫站在公寓门口，目光热切地看着她。他好像特意打扮了一番——穿着熨烫过的牛仔裤、蛇皮靴子和质地柔软的丝质衬衫。但是，他看起来既兴奋又紧张，超乎米兰达的预料。或许是因为他奇怪的变态心理担心自己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或者是希望，即使他虐待米兰达，她还是会爱他，是这样的吗？太晚了，乖孩子。

米兰达也认真打扮了一番，希望可以借此控制住局面。她穿着黑色的紧身裤、一件白色露脐装，还有她母亲的软羊皮夹克衫。她希望，这足以向他传递这样的信息，她是一个体面的女孩，他有必要带她去某个体面的地方。至少，可以让他在突然袭击她之前，会犹豫一下。

不过，她并没有穿高跟鞋，而是穿着一双黑色旧运动鞋，左肩上挎了一个小手提包。她的其它行李，两天前都留在纽约了。“这是我最后一个晚上了。”她说着，努力挤出一丝微笑。“我明天必须坐飞机回家了。我想，或许你可以开车送我去火车站。”

“什么，你不再继续待下去了？”

“明天上午。”她尽量温柔地说，“火车9点离开。”

“是吗？那你不是一早就要起来？”

“没关系。我可以打的。我只是想……”

“别担心。你从哪个机场起飞？希思罗（Heathrow）？”

“曼彻斯特。12点30分。”

“好的。不用担心——我开车送你。坐莲花跑车去机场要快些。”

这是她希望得到的反应。上次他们见面时，他曾炫耀过他的莲花跑车，她的计划可就全押在这上面了。看起来它是他最大的玩具，他必须要让她看一看。“今天晚上有什么安排？”

“不如……”他一手搂住她的腰，把她拉向自己，急促地用嘴分开她的双唇，把舌头硬塞进她口腔里，而另一只手则捏着她的臀部。这是最糟糕的部分。她预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仍然感到肌肉紧张，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因为害怕和愤怒而变得僵硬。他大笑起来，把她抱得更紧了。但是，反抗毫无用处。她必须忍受这个过程，否则，她的计划就会失败。她强迫自己放松下来，闭上眼睛，松弛肌肉，就像在上瑜伽课，而不是在这个地方，被挤到墙上，对方的拇指已经伸进她的内裤中……

“不！不，等等。”

“等什么？快点，现在就来吧，亲爱的。”

“我有一个更好的想法。我们在莲花跑车里做吧。”

“什么？”

“自从你告诉我你有一辆那样的车后，我就一直在想这个，我……”

“你疯了吗？”他停顿了一下，在思考这个想法。“车里没空间。”

“我会腾出地方的。高速才有感觉嘛。求你了，大卫。那将会……”她一时说不出来话。“带给你前所未有的体验。我保证。”

“好吧。”他妥协了，咧嘴笑了笑，米兰达开始整理自己的衣服。“最好是好玩点儿。”

“肯定好玩。我从小就喜欢在车里做爱。快点，让我看看你的车。”

就这样，她又重新获得了主动权。毕竟，他虽然是个成年男子，但仍然稚气未脱，她年轻时曾成功对付过很多这样的人。他没有布鲁斯一半强壮——天哪，如果在这儿，这个笨蛋一定会尸骨无存。不过，他迟早会有报应。

“你把车放在哪儿了？”

“在道路尽头的一个车库里。我带你去看。”

他们沿着吉里加特来到市长路上，这位矮个子男人显得果敢自信，大摇大摆地走在米兰达身旁。屋后的城墙下有两个爬满了常春藤的车库。“你怎么弄到这车的？”他们快走到左边车库时，米兰达问道。

大卫冲着右边的一座房子抖了抖大拇指，一个老男人正透过窗户注视着他。“那个老头儿不会开车，就租给我了，每周付10英镑。你看，很划算。这样的车如果停在外面，不到5分钟，轮子就会不见了。”

车库门徐徐向上滑开。大卫轻轻弹了一下开关，露出了汽车外套。米兰达心想，这太像他了，挑剔的混蛋。一个砖制的车库还不够，他还要套个防尘罩。当他拉开车套时，一辆灰色莲花Elise车头露了出来，闪闪发光。大卫用指尖轻轻抚摸着车。

看到车是灰色的，她很高兴。她还担心可能是亮黄色或红色，那种颜色的车肯定让人过目不忘。一辆莲花跑车已经够惹人注意了，但她没有选择的余地。为了让计划成功实施，不论他开什么车，她都必须照计划行事。虽说一辆迷你（Mini）汽车可能更合适。

她等在一边，看着他把车开出去，然后打开驾驶座车门。“快点，上车。”

他锁上车库的门，然后爬回来坐在她旁边。“嘿，你看看怎么样？”

“你是对的，它相当舒适。”

“所有动力都来自于发动机。”他把一只手放到她的膝盖上，粗暴地捏着。“我要在海滨路上考验她的能力。然后，再考验你的能力。”

特里坐在办公桌旁，沮丧地思考着自己的处境，这时，电话响了。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轻柔，沙哑，还有点紧张。

“嗨，特里。我是萨拉。没打扰你吧？”

“没有，一点儿也没有。”

“我打电话只是谢谢你送花给我。特里，你太友好了。我很感激。”

鲜花？他努力回忆她正在谈论的内容。“哦，很好。你喜欢就好。”

“经历了前天晚上的挫败后，我确实需要这个来恢复信心。我要为那件事向你道歉，特里，真的。”

“没有什么需要道歉的。”他想起那番经历，笑了起来。然而，萨拉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尴尬。

“我，呃，第二天早上感到自己很愚蠢。我希望你不要因为这件事把我想得太坏。”

“萨拉，不要折磨自己了。我受宠若惊，真的。”特里努力寻找合适的字眼。“我一直……我的意思是，或许我们可以找个时间一起吃饭。”

“我很乐意，但……”她犹豫着，显得很尴尬。“你应该知道，我已经与鲍勃和好了，好一点了，至少，呃……”

不要抱太大希望。特里叹了口气。看来在这方面他运气真不怎么样。神灵似乎下定决心要再次击垮他。他尽可能平静地说，“我理解。但是，希望我们仍然是朋友。我的意思是，我们过去就是这样……”不，这样说不太对，“……我的意思是，好朋友？”

“是的，当然。”萨拉听起来宽慰不少。“特里，你真是太好了，真的。我希望能与你共进午餐。你可以给我讲讲，自从大卫·基德被宣告无罪后，各方面情况进展如何。”

“那好吧。周四下午1点钟怎么样？在玛扎诺斯（Marzanos）？”

她迅速翻阅着记事簿。“看起来那时有空。好的，就这么说定了——到时你可要来啊。”

“好的。我期待着与你见面。”只能这样了，特里沮丧地想着，放下了电话。一个午餐约会，不是和情人，而是和一位朋友，一位刚与

丈夫和好的朋友。好一点了，至少。

这意味着什么呢？

第42章 情人的车道

他挑选的酒吧比米兰达心里想要的大些，外面停着十几辆车。这很可能是大卫选择它的原因。其他顾客看到他的莲花跑车，通常都会多看几眼——这与她想要的正好相反。可是她别无选择。

迄今为止，所有事情都是完全按照他的意图进行的。他把车开到沃尔兹（Wolds）至布里德灵顿（Bridlington）之间那条漫长而空旷的路上，沿途没有超速摄像头，道路忽高忽低，感觉像海浪一样。小跑车开着车灯，车身是玻璃钢材料，犹如快艇般高速向前飞驰。这让他感到兴奋异常，而她却感到恐惧——他车技并不娴熟，有好几次，车辆驶在转弯处，车尾差点受到撞击。在一个隐蔽弯角，他险些撞上一辆迎面而来的拖拉机。她对此无能为力——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抚摸她的一条腿。最后，当他们停在一个可以远眺大海的山脊上时，她没有办法，只好为他口交，让他得偿所愿，然后他向后仰靠着，兴奋不已地快速发动引擎。

到了酒吧，她在他对面坐下，浑身轻颤，觉得既恶心又愤怒。她吃了一点点东西，而他则切着牛排，试图用旅行故事打动她，虽然她觉得大多是虚构的。她想，如果我现在不做这件事，就再也不会做了。她从未如此憎恨过一个人，可是内心的恐惧让她有所退缩。他们一进来，两个年轻男子就一直盯着他们看。他们肯定会记得我们吧？酒吧的男招待应该也会。不过她没有其它计划，24个小时之后，她就会在6400多公里以外的地方了。

他去男厕所时，她在他的拉格啤酒里偷偷放了两片药。

她出神地看着药片滑入杯底。两枚白色药片冒起一串气泡。她盯着药片，想让它们快点溶解。慢慢地，药片在她眼皮底下开始碎裂，形状越来越模糊。很快……

“还好吗？准备好开车回家了吗？”

“当然。”她拿起杜松子酒和柠檬，痛饮了一口以壮胆色。“先喝完这些酒吧。”

她出神地注视着他咽下了那杯拉格啤酒。啤酒看起来颜色很深——会很难喝吗？他会恶心得吐出来吗？不会，这和她在他公寓里喝的咖啡里加的药量差不多。半杯酒已经下肚了，他会看见杯底的药片吗？不会，药片现在已经溶解了。

“你在盯着看什么？”

“没看什么。只是在思考问题。”

“我猜你也是。我们回去的路上还可以做一次。也许会让你见识下另一个绝技。”他停顿了片刻，怪里怪气地咧嘴笑了一下，好像忘记了自己打算说的话，无精打采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如果你想喝，就把它喝完吧。”

他惊讶地看着杯子，仿佛以前从未见过它，然后举起酒杯，喝完了剩下的酒。就是这样，她想，现在已经喝进他肚子里了。在药片发挥全效之前，得把他弄上车去。

她站起身来，把包挂在肩上，轻轻碰了碰他的左臂。“那么，起来吧，舒马赫（Schumacher），我们走。”

“什么？”他起身时脚被绊了一下，开始大笑。“舒马赫，是的，没错，我……”

话还没说完，又是一阵高声傻笑。他站不稳脚，一下扑倒在她肩上。天哪，我给他下得太多了，米兰达想。她托着他，把他一只手臂绕在自己肩上，推着他朝门口走去。

要走到门口，他们会经过一张桌子，那儿坐着四个年轻男子。他们快到那里时，大卫还在傻笑，他举起一只手臂佯装敬礼，然后手臂使劲摆动，把一瓶啤酒撞得在桌子上打着转，里面的啤酒四处飞溅。

“嘿！看看你在干嘛，蠢货！”

“看看我的裤子！”

“过来，我要揍你这张蠢脸！”

这正是她不想碰到的事情。她被四个愤怒的青年男子所包围，而

大卫靠在她肩上，向他们做着下流的手势。一分一秒，他的身体都在变得越来越重，越来越软。她要使出全身力气才能让他挺直身子。她催着他往门口走，他的双脚在她脚边不听使唤地乱滑。

“对不起，他喝醉了。”她说，心里急切地盼着他们走开。“他不由自主，时不时会犯病。”

“什么，喝啤酒喝多了？把他交出来，小可人儿——我们都想揍他！”

“愚蠢的白痴！该死的，什么这么有趣？”

“你不会让他这样开车吧，对吗，小可人儿？”

“不，当然不会。”她走到门边，转身对着四个人中最不好斗的那位男子微微一笑。“我会开车送他回家。有时他喝了酒就会这样。这是一种过敏反应。”

“要我叫医生吗？”那位年轻男子托住门，他的同伴们重新回到座位上，夸张地擦掉湿裤子上的啤酒。他跟着她走进停车场。“我看他病得很厉害。”

“他会好的。洗个冷水澡，睡一觉，他就会恢复了。”她把大卫靠在莲花跑车上，脸朝下，手臂搭在车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不可思议的笑话，独自笑起来。接着，她在他的口袋里找车钥匙。钥匙一定在这里的什么地方，该死，试试另一个口袋，对，找到了。钥匙圈上有个小饰物，她按下上面的按钮，看见车灯闪了一下，接着，她打开了副驾驶门。那位好心人还在那里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

“你可不可以帮我把他弄到座位上……”

“好，当然可以。他彻底昏过去了，对吗？你确定他还好吗？”

“他会好的，真的。”她给大卫系好安全带。“现在我要照顾他了。啤酒的事很不好意思。”她从包里拿出一张五英镑的钞票。“给你，给你的伙伴们买杯酒。”

“没必要。”不过，他接过了钱，却没有走。真倒霉，不需要的时候，偏偏遇上一个好男人。“你确定可以开车吗？”

“我会处理。听我说，感谢你的帮助，可是我很好。”

她坐上车，寻找点火开关，而他就站在那里注视着。该死的插槽在哪儿？好了，在这里。我该把座位往前移动吗？不用，大卫不高。他看上去像个白痴，瘫倒在那里，流着口水。也许，我已经把他杀死了。这车怎么开？标准的H档变速器，像其它车一样有三个踏板。她发动引擎，轻踩油门，感觉到里面剧烈的轰隆声。好了，车灯在哪儿？拉，转动，到底怎么开——啊，就是这样了，把车灯开到最亮，把远光调为近光，很好。她踩放离合器。汽车颠簸着向前走了一小段，熄火了。那位年轻男子朝她走来，要助一臂之力。

哦，不，请别再帮忙，也别再盯着我！她重新启动点火装置，更轻地踩动离合器，然后朝年轻人挥手致谢。只要别记住车牌号，求你别记住车牌号。她迅速把车转到路上开走了。谢天谢地。他知道这是辆莲花跑车，不过希望仅此而已，真心希望。

现在怎么办？

她伸手去操纵变速杆的时候，大卫的手一把抓住了她的手，往下按，使得变速器发出刺耳的声音，噪音大得惊人，那位好心人在酒吧大概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把手拿开！”她甩掉他的手。看来他还没有完全失控。他盯着她，傻傻地咧嘴一笑，接着，把手伸过来，一把抓住了她的头发。

“天哪，大卫，放手！”他的手指抓紧头发，身体前倾，想摸她的乳房。他们快到一个转弯时，车子猛地转向，她连忙向左打方向盘，及时避开了从相反方向开过来的一辆厢式货车。从他手中松开自己的头发，将他猛地推回座位上，这时她听见货车的喇叭声消失在远方。“离我远点，你这个疯子！”

“你想要，对吗？”

“不！”这种该死的药物应该是控制住他，而不是让他兴奋。也许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在他的公寓干那些事情，不只是因为他，还有毒品的原因。可是我这样没法开车。当他像某种欲火难耐的水母一样无力地乱摸时，她用一只手挡开他，同时，盯着前方，想找个地方停车，

好妥善处置他。这条路怎么这么直，而且全是车？几辆车从相反方向经过，终于，有个左拐角，通往一条乡间小径。她开行了800米左右，把车停到一个路侧停车处，旁边有一大堆石屑。她打开车内的灯。“行了，你这混蛋。”

“干我，宝贝。”他傻笑着，轻轻抚摸着她的腿。

“我会好好干你的。”她把手伸进自己的包里，拿出一支注射器，里面装满了威士忌，还混合着她离家前溶解的三枚药片。她右手拿着注射器，爬出自己的座位，爬到他身体的上方，让他抚弄她的乳房，让他的双手在自己头发里乱摸。“过来，你这张令人作呕的脸。”

她吻着他，把他的头往后按到座椅头靠上，硬把舌头伸进他晕乎乎的嘴里，直到他的下颌张开，头向后倾斜到她身下。接着，她把注射器塞进他嘴的内侧，压下柱塞。这是她在给马驱除寄生虫时学到的技巧，除了不用亲吻。

“啊啊啊！”他一阵恶心，药物溅射了出来，喷了一点在她脸上，不过她想，大部分都灌下去了。她用一只手猛推了一下他的颌部，夹紧他的下巴，轻轻抚摸着他的喉咙，让他吞咽下去。接着，她扯着他的鼻子，在她身下猛烈地左右摇晃他的头，直到他的眼球开始轻轻颤动起来。

“你要死了，小屁孩。你知道吗？像谢莉那样死去。在一个没人发现的地方。”

他的部分意识还是清醒的，在昏暗的车内灯光下，她看到他的眼睛注视着她，不由得一阵害怕。他无力地挣扎着，可她死命压着他，加上药物的作用，他现在根本无法推开她。她双手紧紧抓住他的头发，瞪着身下的他，等着新剂量生效。

“你是个人渣，你是的。令人厌恶的毒瘤。你不该活着，也活不了多久了。”

他闭上眼睛，开始打鼾。她小心翼翼地爬离他的身体，关掉车里的灯，下了车。晚间的空气凉爽，静谧而清新。她本来感到很恐惧，心想也许有人在车外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但是，这里一个人也没

有，数公里内看起来也是空无一人。偶尔有车灯经过身后800米开外那条她刚刚开过来的道路，大约三公里远的山上有一所亮着灯的房子，除此之外，别无它物。耳边只听到用力咀嚼食物的声音，可能来自田间的牛群，前面的某个地方，传来一只猫头鹰的尖叫声。沉寂和黑暗让她觉得安慰。这是她从小长大的地方。

她坐回车里，把车掉了个头。大卫躺在自己的座位上打鼾，嘴里流出一道长长的口水。现在她已经适应了这辆小车，考虑事情也更容易了，可是睡意开始袭来。她打开车窗，引入更多新鲜空气，这时一辆警车经过，往相反方向开去。她希望自己没喝那些杜松子酒，不过，她又需要喝酒壮胆。她到底喝了多少？如果现在做酒精测试的话，她觉得真是一种讽刺。

她朝约克市的方向往回开，沿着环形公路行驶，小心翼翼地避免超速。有几个司机驾车呼啸而过，对自己超过一辆莲花跑车颇觉骄傲，一两个乘客向她投来艳羡的目光。如果这辆车不是那么显眼就好了。不过，正是因为他对这辆车满怀骄傲，才使得这车成为他绝佳的死亡之所，这口昂贵的玻璃钢棺材。

她开近韦瑟比时，离父母家越来越近了。一场短暂的阵雨洒落在挡风玻璃上，很快就停了。乡村笼罩在黑暗之中，却让人无比熟悉；道路越来越窄，越来越静，越来越偏僻。现在是晚上11点多。四周没有任何车辆驶过，房子里也几乎没有灯光。她转入另一条小路，向树林驶去。

这是一条土路，坑坑洼洼的，中间长有杂草。走这条路的主要是散步者、骑马者，偶尔还有拖拉机，可很少有汽车——尤其是底盘这么低的莲花跑车。有两次，她感觉车子下面刮擦得厉害，不由得轻声笑了起来。

“需要新排气管了，大卫，也许是新机油箱。要花几千英镑了。”

她驶进树林深处，来到了废弃的机场。现在，这里杂草丛生，遍地是苔藓、桦树、褪色柳和接骨木，在黑夜中无路可寻。一只雄狐对着车凝视片刻，眼睛在车灯下闪闪发光，随后慢慢遁入黑暗之中。

这里与她记忆中的一样，几米后，道路分了岔。主路通往大约三公里远的一个农场。左边是她前几天走过的那条路。车子强行通过时，荆棘刮掉了车身的油漆。一记特别尖锐的刮擦声似乎驱散了大卫的睡意。他笔直地坐起来，惶恐不安地看着周围的一切。米兰达冷静地继续行驶。车子只开了几米，大卫便像泄气的皮球似的，又慢慢回到了无意识状态。感谢上帝。

就是这里了。

在他们的正前方，是那个混凝土蓄水池，黑漆漆的池水在车灯下闪烁，前面是一道不牢固的倒刺铁丝篱笆。她关闭引擎，出去站了一会，听听动静。小昆虫在车灯的光束中振翅盘旋，一条狗在远处的农场附近吠叫。闭嘴，小狗，现在别吵醒任何人。她关上车灯。犬吠声持续了一会儿，然后转为几声困惑的低鸣，便安静下来。

她把自己的包放在车子旁边的地上，找出一个手电筒，照着几天前她弄松的篱笆桩，用力拖拉，几分钟后，三根篱笆桩全都倒在了地上。不过，放在地上的带刺铁丝网没有像她想的那么平整，而是在横放的木桩间胡乱打结，扭成一团，可能会绊住车轮、保险杠或是车牌。她需要找东西压住铁丝网。石头可以，或者木头，这周围一定能找到。

她打着手电筒四处寻找，找到了一块大石头——两块——还有一根腐烂的大木头。但这根木头被荆棘和野草挂住了，她怎么拉都不能移动分毫。时间在逐渐流逝，她的呼吸变得急促，汗水打湿了胸口。最后她拼命往上抬，木头断了，发出了巨大的咔嚓声。

“发生什么事了？”

听到说话的声音，她急忙转身，看见了大卫——不！——他正在笨拙地爬出副驾驶门。她抓过手电筒，想看得真切一点。他已经打开了车门，一只脚放在地上，靠着车身，脸上露出茫然的笑容，仿佛是一个在玩捉迷藏的疯子。他马上就要从车里出来了，然后怎么办？她必须把他推回去，如果她办得到的话。只要药物还没有完全失效。

“大卫，没什么。没事儿。我只是停一会儿车。”

“我们在哪儿？”

“我……我要小便。回到车上去，大卫，求你了。”

“我也想撒尿。”他吃力地抓住车门站起身来，然后开始摸索裤子的拉链。

该死！不该发生这种事。现在我怎么办？他掏出家伙，往他们之间的混凝土上撒了一大泡尿，她犹豫不决地站在他面前，一手拿着手电筒，另一只手中抓着那块烂木头。

“喜欢看，对吗？”他猥亵地笑着。“把那个给我，我想看……”撒着尿，他突然伸手去抓手电筒，不过没抓住，这个动作带来的惯性却使他转了个圈，最后，背对着她，把尿撒到了车上。“呸，尿哪儿了？”

她想，现在必须做个了结。她放下手电筒，举起木头，用尽全力砸向他的后脑勺。腐烂的碎片飞得到处都是。大卫沉重地朝前倒下，鼻子砰地一声撞上了车顶，然后跪倒下来。她又砸了他一下，木头断成两截。她双手夹住他的腋窝，把他拉起来塞进车里。他侧倒在座位上，轻声呻吟着。她摸摸他的后脑勺，上面粘着血。

我现在必须这么做了，她想，局势马上就要失控。她砰地一声关上车门，找到手电筒，走到篱笆边，用剩下的木头压住铁丝网。随后，她上了车，探身发动引擎。这时，一只手抓住了她的胳膊。

“我想开车。”

“什么？放开我，你这蠢货！”

“不。这是我的车，我要开车。”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在引擎低沉的发动声中他倾过身子，用两只胳膊与她搏斗，结果她被压在座位上，无法动弹。随后，他用腿钩住变速杆，车子因为摩擦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向后撞上一棵树。冲击力推着他俩向前撞去。大卫的头猛地撞上了挡风玻璃，而她的头顶撞上了他的下巴。

“该死的混蛋。”她用脚使劲踩住离合器，绕过他松软的身体，试图控制住汽车。他像条布袋一样躺在她身上。由于受到冲击，挡风玻

璃呈辐射状碎裂，不过，还没有完全爆裂。她的头部受伤了，但是，她现在却无暇多想。这是她的机会，很可能是最后的机会。

她小心翼翼地将他从身上推开，这样，她的手才能够到所有的控制按钮。接着，她打开车头灯，将车速降低到一档，把车差不多开到弄倒的篱笆上面，前轮离蓄水池边缘只有一步之远。现在，开始做最难的部分。她拉上手刹，打开车门，扭动着身体从他下面挤了出去。他又开始呻吟，乱摇乱动。该死！她抓住他的腰，将他背部推进驾驶座，然后猛地踩下油门，引擎大声轰鸣。上帝，别，别响。会吵醒那条狗！她关上引擎，越过他身体，放开手刹。

他抓住她的头发。不，放手，混蛋，放开我！可是，即便他神志不清，力气却已经恢复。他用手扯住她的头发，把脸往他裆部按去。她抬手把他的手指一根根掰开。“快点，谢莉。”他说，“再做一次。”

最后，她自由了，差不多自由了。她正要关上车门时，他突然一把抓住她的一只手，又是一场拉锯战。她终于挣脱双手，从车里出来，砰地一声把车门关上，门正好砸到他脸上，接着，她跑到后面，用全身力气推动车子。

车纹丝不动。该死，快点，现在又怎么了？她更加用力推车，直到全身肌肉紧张地发抖，接着，慢慢地，慢慢地，小车开始向前滚动。五厘米，十厘米……她听见车轮下沙粒摩擦发出的嘎吱声，接着，车门被打开了，大卫的胳膊和头突然探了出来。

“谢莉？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是谢莉，你这王八蛋，快点呀，快点，求你快点，求你快点，对了！哦，对了，对了，这就对了！前轮滑出边缘，后轮在空中稍稍抬起，随着最后的摩擦声，整辆车翻过边缘，车头竖立着，接着，开始下沉。她内心煎熬着，生怕车子会一直那样停在那里，如同泰坦尼克号似的，在水里半沉半浮，不过，池水很深，先是引擎盖，接着是客舱，接着整辆车缓慢而又不可阻挡地消失在视野之外。

大卫还在车里吗，还是这王八蛋已经出来了？该死的手电筒在哪里，我现在需要它！她胸口呼吸急促，在黑暗中找了接近一分钟才找

到手电筒，然后向下照着冒泡的黑水。一团空气混着野草和油污冒出水面，但是没见着车，也没见着人。她右手捡起木头，站在那里准备着。他在下面可以待多久，活多久？如果几分钟后都不出现，就太晚了。肯定已经有两分钟了，现在几点？她用手电筒照了照手表——12点20分。记住这个时间，12点20分，12点20分，再过五分钟，他必死无疑。她站在那里，用手电筒照着水面，喃喃自语，12点20分，12点20分，她喉咙里呼吸刺耳，身体颤抖，黑水表面的动静逐渐减弱。四个气泡，两个，一个，一个大气泡，没了。现在是12点25分。

他死了。

她又听到了午夜树林发出的声音。那条狗偶尔在一公里外吠叫一声。被白鼬抓住的一只野兔在惊声尖叫。她还听到头顶的树木间发出的风声。一个女孩在抽噎着。闭嘴，现在没时间哭，你得清理现场，然后离开这里。

她像老妇人般迟缓地拖起篱笆桩，将其插入孔里，直到快要散架的篱笆看上去和之前几乎一样。她在桩脚周围填了一些泥土，将她留下的痕迹覆盖上落叶。然后，打开手电筒仔细查看含有沙砾的混凝土建筑，寻找可能引起怀疑的东西。她找到了她的手袋——试想，如果我忘记了它会怎样！——还有车子撞到树上留下的痕迹，没别的了。她往树上擦了些青苔，以掩盖痕迹，又抓了一把蕨类植物，拂掉车辙上的沙砾，这样，肉眼看上去就没有那么明显。当然，白天看可能不一样，没有什么可以蒙蔽法医，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首先避免引起人们对蓄水池的注意。

完成这项事情后，她一动不动地站着聆听。那条狗已经不再叫了，风仍然在树间飒飒作响。在她右边的某个地方，一条狐狸嘶鸣着。一只仓鸮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

为什么这么安静？她竖起耳朵，却没有听见别的声响——只有耳朵里血液微弱的振鸣声和行走时鞋子踩在砂砾上的嘎吱声，恍如无声之处听惊雷。她的脸上不觉露出紧张、含糊的笑意。只有猫头鹰和蟋蟀的鸣叫声。这里应该有剧烈的敲击声，看门人打开大门迎接国王的信使，狂吠的狗，呼啸的警笛，直升机在头顶哗哗盘旋，开着探照灯

和扩音器，还有一群持枪的黑衣特警，可是——

什么也没有。

然而，她的脸有些不对劲，它正在扭曲变形，傻笑着，让她想大喊大叫……闭嘴，闭嘴，我必须控制住。事情还没有结束，我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警车、直升机或其它类似的东西，并不会带来危险，真正危险的是我脑子里胡思乱想的东西。天哪，我杀人了。

但他活该死上百次。我为你报仇了，谢莉，现在他在蓄水池里，如果你没救我，我很久以前就死在那里了。你知道的。他是人渣，他太肮脏，这个世界没有他会好很多。你应该活着，可他杀了你。现在，我必须让这里的一切保持原样，然后离开。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可我不害怕夜晚，我知道去往何处。只要心里记得要保持原样，这才是最重要的。不要像麦克白夫人¹（Lady Macbeth）那样精神崩溃，我不会，我也不能，我和她不一样，我有个孩子，她需要我。麦克白夫人是因为贪欲和权力那样做的，而我是为了报仇和正义，这是不同的——也必须不同。现在一切都变了，我也变了，但我必须看起来和以前一样。以后再想办法解决。

她又站了一会儿，听着树间的风声，猫头鹰的追捕声，狐狸的吠叫声。它们毫无顾虑，每晚都会捕猎。她身后蓄水池里那一片死寂对它们来说毫无意义。

她迈出了第一步，离开她犯罪的现场。

还有6000多公里的路程。

¹ 《麦克白》是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麦克白夫人野心勃勃，一心想坐上王后的宝座，怂恿自己的丈夫弑君。麦克白登上王位后，他们为掩人耳目和防止他人夺位，一步步的铲除异己，苏格兰国内陷入了屠杀。在血腥中，麦克白和夫人遭受着自己良心的谴责，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最后，麦克白夫人精神错乱而死，麦克白众叛亲离，在绝望中自杀。

第43章 夜行

那天夜里，她走了很远的路，走了整整一夜。月亮若隐若现，有时，树林和田野都笼罩在清冷的白色月光下，有时，月亮又躲在了云朵后面，一片漆黑。有一次，米兰达一不小心滑进了齐膝的沟里，她爬出来的时候，荆棘钩住了她的黑色紧身裤，在大腿处扯开了一道口子。在她的记忆里，走夜路似乎比较容易，但是她已经离开这里好多年了，依稀记得的那些地标似乎都已经换了地方。

她专门绕着农场转了一大圈，怕惊到狗，可就在她穿过一块草地时，一个模糊不清的白色东西突然冲到了她面前。一瞬间，眼前到处是这种咩咩叫的动物，它们虽然有些慌张，但一副要跟米兰达一决高下的样子。远处的那条狗叫得很凶，链子也被扯直了，院子里突然亮起一束光。米兰达撒腿就跑，直到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才停下来。被人发现了吗？她也说不清。等她意识到自己刚刚在月光下穿过了一大片空旷的草地时，已经太晚了。她靠在一棵橡树上，等院子里的灯灭了，才蹑手蹑脚地接着赶路，为了不让人发现她的身影，她紧贴着一排昏暗的树篱往前走。

终于走到大路上的时候，她浑身上下已经沾满了泥巴，全身湿透，瑟瑟发抖。一辆小轿车驶过，她慌忙蹲进水沟里，又来了一辆，汽车的头灯在这漆黑的夜里照出两道光束，像是透亮的隧道。她很害怕被人发现，这太冒险了，尤其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可是在马路上走路比在草地轻松多了。她谨慎地走出来，把白色上衣外面的夹克扣了起来，边走边打量，看前面有没有水沟或是闸门可以躲避车辆。

快到黎明的时候，她已经走到了韦瑟比附近的赛马场。她穿过停车场，爬过围栏，沿着靠近马路，潮湿又浓密的障碍赛马场继续前行。左面是寂静的正面看台，看台后面的天空露出了淡淡的柠檬黄。前方的车辆沿着A1公路朝南北方向嗖嗖地飞驰而过，她的右面是被泛光灯照亮的围栏，还有青少年教养所的牢房。

她坐了下来，靠在一片矮灌木树丛上休息，等着黎明的到来。没

人会看到她在这儿。她看着城市上空的天色越来越亮，于是看了看表，凌晨4:35分。头班车还有几个小时才会出发。她可不敢这样子进城，必须得先把自己打扮一下。她从外套的口袋里摸出了一枚安全别针，把裤子上的开缝别起来，又找出了母亲的一条手帕，在潮湿的草地中沾了点露水，把衣服擦干净。

要是没这么冷就好了！她夹住胳膊，紧紧抱成一团，像被人遗忘的迷路赛马骑师一样。她告诉自己，太阳应该马上就出来了。然后就有带暖气的公交车，接着是舒适的机场，再后来就到家了——中央供暖，要多暖有多暖！我们全家人会一起过圣诞节，我、苏菲，还有布鲁斯，我们去滑雪，回家做桑拿。没有人会想到，我曾经躲在英国赛马场的障碍赛栅栏边瑟瑟发抖，头发上滴着冰冷的露珠，黑色油水慢慢流进我的肺部，直到我无法呼吸，我死命挣扎想浮上水面，可是车门打不开，并且……

打住！她猛地坐了起来，用力摇着头，想要证明自己确实还在这儿，没有被淹死在噩梦里。他才是肺里灌满冰水的那个人——不是我。看看你周围，姑娘，那是光。她的手，她的外套都有了颜色，而不只是灰色了。一辆小车嗖地开过去了。公路对面监狱的探照灯发出的强光不再那么刺眼了。她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表，公交车可能马上就要开始运营了。

她费力地从包里拿出一面镜子，收拾一下憔悴的面容，然后，拖着沉重的步伐向城里走去。

凯瑟琳做晚饭的时候，突然打算给米兰达去个电话。最近这几天，安定药像是在她的脑子里涂了层油膜，脑中的不安都被抚平了。安德鲁不在家，很有可能是去见他的情人卡罗尔了，而谢莉，则在火葬场的小骨灰瓮里。以后生活都会是这样了。她苦心经营的家支离破碎了，被毁了，可房子却还在这里，在她的周围。她注意到，地板上的瓷砖已经碎裂，墙上的涂料也褪色了，真是让人黯然神伤。她心想，这就像一个领退休金的人的厨房，这里的记忆也不再温馨。我尽心竭力，却一败涂地。或许，我应该变卖掉家产，跟着米兰达，一起横跨大西洋，从头再来。

“嗨。”电话那头的声音听起来充满活力，很阳刚，带着美国口音。

“嗨，布鲁斯，你好吗？”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然后听出来了。“哦，嗨——米兰达的妈妈，对吗？凯瑟琳，很高兴接到你的电话。嘿，审判的事我听说了，很遗憾，太糟糕了。”

“是，确实很糟。米兰达已经告诉你了，是吧？”

“当然，她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她说那个王八蛋竟然免于牢狱之灾。应该把他绞死。”

“可惜，法庭已经没有这样的刑罚了。不提这些了，你还好吗，布鲁斯？”

“哦，还在苦苦挣扎呢，你也知道，还得照顾孩子嘛，真不敢相信，看孩子要耗费这么多精力。”

想到自己的大子女婿踉踉跄跄地跟在一个两岁的孩子身后满屋乱跑，凯瑟琳禁不住笑了。不过，他也出奇的温柔，凯瑟琳为此很喜欢他。“那米兰达回去了，你肯定很高兴。”

“米兰达？没呢，她明天才能回来。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准备了，我和苏菲两个人正忙着把房间收拾干净，迎接妈妈的到来呢。你要和苏菲说两句吗？嗨，苏菲，过来，外婆的电话！”

“可我以为……”凯瑟琳听到这句话很是困惑，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她身处遥远美国的外孙女已经拿起了电话，口齿不清地开始讲话。

“嗨，外婆。”

“嗨，苏菲，是你吗？”她尽量让自己的语调温情些，充满爱意，可是听起来却很嘶哑，低沉。“你在做什么呢？”

“收拾屋子。妈咪要回来了。”

“真乖，妈咪明天回来，是吗？”肯定有问题，凯瑟琳想，她怎么

还没到家？发生什么事了？

“是呀，还会带礼物呢。再见，外婆。”

“就这些？不跟外婆多说点吗？”布鲁斯又拿起了电话，有些骄傲，也有些不好意思。“好吧——她太害羞了，凯瑟琳，她现在把脸都捂起来了。可她确实在帮忙做家务——多少做了点。你要赶紧再来看我们，你根本想不到，她现在长得真是太快了。”

“是，我很想去看，布鲁斯。”凯瑟琳的声音很微弱。“我确实很想。”

“那好，赶紧来吧。忙完了今年的事情，你该好好休息下了。”

“布鲁斯，你说米兰达给你打电话了，什么时候打的？”

“我记得，应该是前几天晚上吧。她回来的时候在纽约停了下，买东西。你想跟她说点什么吗？要不要帮你带个话？”

“不，不用，没什么，布鲁斯，我就是想聊一聊，我……我可能是把时间搞错了。我总是忘记我们离得很远。等她到了不用跟她讲，不要让她担心，没什么，真的。你知道，她到家以后需要你的支持。判决对她的打击很大。要是她看起来有点紧张和激动的话……”

“是，我理解。给她很多拥抱，对她温柔体贴，是吧？咖啡和拥抱。”

“对，就是要这样。”想到米兰达会安全地依偎在这个直率、友善的男人怀里，凯瑟琳眼里已经泛起了泪花。“她能有你真真是太幸运了。”

凯瑟琳设法又聊了几分钟，问了问布鲁斯的工作，他们怎么计划收拾屋子，他的船，可是聊的时候，她一直很困惑，她为什么还没到家呢？安德鲁三天前就把她送到了机场，她现在去哪儿了？在纽约购物？可能吧，不过想想他们家刚经历的那些事，似乎这让人觉得米兰达很无情，也不合情理。米兰达不会像安德鲁一样吧？她不可能在纽约有个情人吧？那可就成了终极背叛了，这个家里所有美好的东西就全毁了。

凯瑟琳试着打米兰达的手机，可是关机了。她疲惫地放下了手机，弯腰看烤箱里的焙菜怎么样了。

让米兰达感到欣慰的是，飞机上有一半位子空的，只有几位女乘客。飞机午夜后会从纽约市拉瓜迪亚机场（La Guardia）起飞，乘坐这趟班机的大部分是疲倦不堪的商人和学生，其余的少数人，目光里毫不掩饰地透露出焦虑和不安，应该正饱受着情感危机的煎熬吧。她在曼彻斯特机场取回行李后，换上了干净的衣服。但是，当她在拉瓜迪亚机场的女洗手间照镜子时，发现自己因为困乏而双目红肿呆滞，脸色也很苍白，看起来精疲力竭。她把冷水泼在脸上，又从包里拿出了润肤霜和眼线笔，尽量打扮了一下。现在，米兰达想着，我总算是能出去见人了。

反正看起来不像谋杀犯的脸。她从几个商人看她的眼神中感受得到。还有个商人坐在她旁边靠走道的位置上，试着给她讲了几个笑话，她也没理会，假装正沉浸在舷窗外漆黑的夜色里。现在是晚上，飞机下面闪烁着城市的灯光——向西飞过湖区后，能见物越来越少。飞机大概凌晨3点到，她打算住进机场的酒店，睡到中午，然后再去面对自己的丈夫和女儿。

生活又要重新开始了——真实，普通，每天就是煮饭，打扫，给苏菲买新鞋，去凯马特¹（K-mart）购物。还有布鲁斯——他那厚实、有力的臂膀，还有那低沉的嗓音——她多想把头靠在他那长满胸毛的强壮胸膛上，让他紧紧抱住。她肯定会哭，可这都不重要——毕竟，她这段时间过得很痛苦，只不过布鲁斯不知道事情有多糟糕。

而且，她一定不能告诉他。现在不能，永远都不能。在回来的路上，在横跨大西洋的航班上，她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她在不到一周时间里，已经第二次搭这样的航班了。布鲁斯可能会理解，甚至同情她的所作所为。在他的世界里，公正很简单——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凶手应该遭到报应——可是，她仍然没有权利增加他的负担。没有权利，而且不需要。

全都结束了，相隔千山万水。在树林里，在夜里，在离家几千公

里的小岛上发生的事情。没有人在那儿——除了她和大卫，而大卫已经死了。死了，沉没在五米深的污泥和水蜗牛里。如果幸运的话，几年都不会有人发现他，说不定永远都不会有人发现。毕竟，谁爱过他？谁又在乎他？没人。那么，又怎么会有人去看呢？

因此，只要她保持沉默，就没有人会知道。她了解秘密是什么——它们就像潘多拉²（Pandora）的盒子，里面装满了灾难。一旦告诉布鲁斯，她的秘密就会四处传播。那个时候，她就不得不依靠布鲁斯的判断力和自控力来保守这个恐怖的秘密。而布鲁斯却是世界上最直率、最诚实和最差劲的撒谎者。

要是她的手不这么颤抖，眼泪不这么让她哽咽就好了。可这些都正常，是受到惊吓后的自然反应。过道边座位上的那个男人不时会瞟她几眼，为了避开他，米兰达戴上了飞机上附赠的眼罩。可这却带来了恐惧——她又回到了树林里，站在莲花跑车旁边，看着大卫被下药后又晕晕乎乎地从司机座位上爬出来。她再次体验了那次经历：又用木棍打他的头，把他推回去，用力推动那辆车，感觉肺部像要炸开了一样。可这次全都错了，她半夜跑过田野，避开了狗和羊，大卫的头却从她身后的水里冒了出来，潮湿的头发上全是树枝，鼻子里还有鱼游出来，眼睛里爬着虫子，可他竟然还活着！

她猛地扯下眼罩大声尖叫起来，浑身颤抖。旁边的男人靠了过来，关心地问，“你还好吧，女士？出什么事儿了？”

“没，没有，我……没事。谢谢。做了个噩梦。”

“喝点苏格兰威士忌吧——给。能把这些老妖怪全撵走。”说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酒瓶。

“是呀，好的。谢谢，我想我是得喝点儿。”当温热的酒液慢慢渗入血管时，她想，事情根本不会这么简单。我已经完成了最难的那部分，也是主要部分，可现在……我要一个人永远坚守秘密。她凝视着窗外飞机下面的云朵和灯光，耳朵里传来了一声尖叫，那声音好遥远，她希望只是因为自己累坏了，而不是恐慌才引起了这种耳鸣。

¹ 美国一家大众化廉价超级市场。

² 希腊神话中 宙斯 用粘土做成的地上的第一个女人，作为对 普罗米修斯 盗火的惩罚。

罚送给人类。众神亦各施其法使她拥有更诱人的魅力。根据神话，[潘多拉](#)出于好奇打开一个“[魔盒](#)”，释放出人世间的**所有邪恶**——贪婪、虚无、诽谤、嫉妒、痛苦等等，当她再盖上盒子时，只剩下**希望**在里面。

第五部分

抉择

第44章 轮胎印迹

农夫亚瑟·狄克逊（Arthur Dixon）夜里睡得一点也不安稳。狗叫声把他吵醒了好几回，有一次，他看到树林里有光，心想，可能是男人们打着灯搜寻兔子或鹿，又追着动物跑开了。但如果追捕的是鹿，那他们应该是来自布拉德福德（Bradford）或巴恩斯利（Barnsley）的一群人，配备着步枪奉命跑过来偷猎的。要和他们斗，可远非他一个六十四岁的老人力所能及。于是，尽管狗已经叫了三次，他也只是到牛棚那儿转了一圈罢了。那儿很安静，奶牛们在心满意足地嚼着食物。直到第二天上午，他儿子来干活时，两个人才开车去树林里搜寻。

丹（Dan）先看到了旧飞机场混凝土建筑附近泥地里的轮胎印迹。没什么引人注目的，只是一条压痕，表明有人曾开车经过那个燃料坑附近的灌木丛。有几根长长的匍枝被折断或压碎了。

“为什么会开车经过这儿呢？”丹问，“这里又不是强光狩猎的绝佳位置，不是吗？首先这儿的灌木丛就太多了。”

他们在旧燃料坑那儿停了下来，下了车。没看到任何子弹的痕迹，不过，亚瑟昨夜也没有听到枪声，只听到发动机的声音，看到灯光。他心神不定地看了看那个旧坑。自从十年前，那个小姑娘和她的小马差点在这个坑里淹死的那天起，他就一直感到很内疚。他看到她妹妹纵马疾驰时，马上就明白出事了。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那样骑着马穿过冬小麦直奔这里的农场主。当他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时，感到全身冰凉。不仅仅因为这个孩子可能已经溺水身亡，而且他可能将为此支付保险索赔。但是，她父母一直表现得很得体，虽然他是这块地的主人，他们也没有责备他。于是，他赞扬了孩子们的勇气，并筑起一排篱笆，树起一个警示牌，上面写着“危险——勿近。”他找了找，看到警示牌已经烂在地上。他已经很久没来这儿了。这是个他不想记起的地方。

那么，那辆车昨天夜里在这儿做什么呢？

“爸爸？这儿，看这个。”丹一直在小卡车后面徘徊，这会儿正在看混凝土建筑边上的一棵松树。离地面一尺高的树皮上，有一个深长的切口，切口的一部分被泥土盖住了。丹用手指在切口上轻擦了一下，挖起一些泥，摊在手掌上。“这是油漆，对吗？车上的灰色金属漆。”

亚瑟点点头。“你怎么看？他们陷在泥里无法动弹，然后把卡车猛撞到一棵树上？”

“如果是一辆卡车的话。”丹喜欢所有机械的东西，比他父亲更内行。“我觉得这看起来像是轿车上的油漆。在那儿，看见了吗？铁灰色。”

“好吧，是辆轿车。那么，它从这儿去哪儿了呢？”

“我看只能原路返回。别无选择。”

紧靠燃料坑那边的灌木丛已经长成了异常茂密的丛林——在亚瑟看来，这是能够设计出来的最好的防御工事，既有用又安全。他希望西边也是如此，但显然不是这样。

“那么，他们在这儿寻找什么呢？”丹环视着这块空地问道。

“很可能是迷路了。掉了个头，然后回去了。”或许是受内疚感的驱使，又或者是想要看看这个很久没有看过的坑里的情况，亚瑟跨过篱笆，用厚实粗糙的手试了试篱笆桩，看看其强度如何。令他厌恶的是，木桩已经松动，底部被折断，仅靠金属线撑着，才悬挂在那儿。他又试了另一个，情况相同。整个篱笆基本上都腐烂了。算了，木桩确实腐烂了。或许他应该放些新的。就在他想转身离去的时候，他看见了一样东西。

一只手套，漂浮在水面上。

他盯着它看了一会儿，咬了咬嘴唇，感到喉咙里有股令人不快的味道。那只手套不应该在那儿，事情看起来不太妙。他嘟哝了一声，跨过篱笆，用一根棍子把手套拖了过来。

“爸爸，你拖的是啥呀？”

他把正在滴水的手套拎起来给儿子看。这不是劳动手套，也不是保暖手套，更不是强光狩猎者夜里用来捕鹿的手套，除非他有些脂粉气。这是一只男人戴的驾驶手套，背面有些装饰性圆孔。他们静静地研究着。

“看到别的什么了吗？”丹终于开了口。“这是什么？”

他用手指着坑边，老人倒吸了一口凉气。有什么东西把水池上面的混泥土建筑边缘刮掉了，蹭掉了一些苔藓，留下一个清晰的白色疤痕。还有另一个痕迹——边缘附近一片坐垫大小的苔藓被压平，表面留下了一个明显的轮胎印痕。

丹冲他的父亲皱皱眉头。“貌似他们把什么东西推了进去。”

亚瑟点了点头，感到很担心。对于这次搜寻行动，他既兴奋，又很担心后果。“他们先把那儿的篱笆扯开，后来又放回原处。”

“为什么？”丹看了看那只手套。“爸爸，或许，是在藏毒品，可卡因之类的东西？”

“在水里面？别傻了。”

“不过，也有可能。放在密闭容器里。”丹看的电影比他的父亲要多。“那东西能值数百万英镑呢。我们会获得奖励的。这里，把那根树枝给我。”

他蹲下来，开始把树枝插入深处。“这儿有四五米深，对吗？或许更深。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你曾警告过我们。这里，这是什么？”

丹伸出胳膊，肘部也伸进水里面，在一两米深的地方树枝似乎碰到了某样东西。丹把它拉出来，测量了一下长度，接着又试了试。“那不止四五米，绝对不止。下面有东西，没错。”他用树枝慢慢向左戳去。到了快一米的距离，他再也触不到底了。一只胳膊还滴着水，他得意洋洋地转向父亲。

“那儿确实有东西。快点，我们把它拉出来。”

“你准备怎么拉？”

“我们有一根拖绳，不是吗，还有一个铁钩。爸爸，你把篱笆放

倒，我以边缘为支撑，用铁钩把它抓住。如果小卡车拖不起来，就换拖拉机。”

第45章 遗憾与梦想

他们在兰德尔的一家意大利餐厅碰面，这家餐厅就在法官佳寓的对面。律师们很喜欢来这家餐厅，因此萨拉倒希望他挑的是其它地方。有两次，她都想给特里打电话，让他换换地方，但还是沮丧地放下了手机。在特里面前，她已经表现得像个十足的傻瓜了。不管怎样，就算有人看到他们共进午餐，又有什么关系呢？律师们向来会宴请委托人、警方和事务律师，这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

可现在快要到这家餐厅了，为什么像个小女孩一样，感到这么心虚呢？

她其实很清楚，原因不在于行为本身，而在于行为背后的意图。这点她在法庭上辩论时经常用到。当我的委托人把手表从店里拿到大街上去时，先生，他并不是像被起诉的那样，打算把它偷走，只是想在自然光线下，查看得更清楚些。意图可以区分为两种，一种是单纯的、无不法行为的意图，另一种就是犯罪意图——这是一种犯罪心理。

萨拉走进餐厅，心虚地环顾四周寻找特里·贝特森。当她看到特里坐在角落一张安静的餐桌旁朝她微笑，而旁边没有其他认识的人时，才舒了口气。这很荒唐，真的——她认识特里这么多年了，都只是把他当作一个朋友。一个有魅力的、英俊的、偶尔会惹人大怒的警探，有时她会在法庭上与他共事。在她儿子的案件中，他曾经帮助过她，她一直对此心存感激，但是，仅此而已，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了。直到在赛文德拉婚礼的那天晚上，她表现得很愚蠢，醉醺醺的，让自己非常尴尬。

现在回想起来，她真是难以相信自己会那样，在草地上光着脚跳舞、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香槟，然后又把他带到自己的房间，造成如此令人尴尬的后果；但是，对此事的记忆是真实的，就如特里之后送给她的鲜花和卡片以及与鲍勃之间仍未解决的争端那般真实。

尽管他们之间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但她本来是打算要发生点

什么的，他也有此想法。所以现在，他们见面的氛围发生了变化。从他的目光里，从他站起来为她拉出椅子的动作里，从她坐下时他的微笑里，她都能看出这种变化。那个微笑包含着希望，透露出以前从没有过的亲密感觉。

好吧，这种状况必须马上打住，萨拉心想。这也是我来的目的。只是……

只是她实在不想这样做。

通常情况下，萨拉是一位果断的女性，这是她性格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她确定好目标，就会着手去实现，尽可能迅速地克服任何障碍。她认为人绝不应该，永远不应该犯错误，尤其是在爱情和性行为方面，因为这会完全摧毁你，她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对此一清二楚。

然而，她与特里·贝特森差点就在这方面犯了错误。这可能会毁了她的婚姻和名声。她想，我真是疯了。完全失控了。因此，这件事必须有一个了断：此时此刻，就在今天。

她心中占主导地位、逻辑缜密的那部分思维明白也同意这种做法。但问题是，她思维中还有另外让人讨厌的、富于感情的一部分，却根本不接受。这部分思维多年来都被她努力克制着，但现在，它想要——打算——让这次会面成为某种崭新关系的开端，而根本就不想用一种敏捷高效的方式来结束他们之间的打情骂俏。

“嗨，你好吗？”

她紧张地坐在他的对面，用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陈词滥调来回避他的微笑。“和往常一样，很忙。忙得不可开交。”

“可不是嘛，罪案永不停止。”

“是，你看，特里，或许我们该点菜了。我在这儿待不了多久。”

“好的。服务员！这里。”

他们的话语干脆利落、毫无意义，像打乒乓球似的你来我往，但彼此疏离。不过真正重要的，是他们的眼神以及不言而喻的心思。服

务员离开后，萨拉把身子前倾了一些，让谈话显得中立又严肃。

“那么，你说，有很多犯罪行为？”

“是的。入室盗窃、入店行窃和各种偷盗案件。通常都是这些。但是，我好像被降职了。韦瑟比那儿发生了一件可疑死亡案件，但巧舌如簧的韦利¹不让我插手。”

“你指的是韦尔·丘吉尔？”

“是的。从现在开始，他负责调查所有的谋杀案。他说，就是因为你和我才把上一个案子搞砸的。”

萨拉生气地皱着眉头。“但这很荒谬。他怎么能逃脱惩罚呢？”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称他为巧舌如簧的韦利？因为他是由防水防污防油的特氟纶（Teflon）制成的，滑不溜手。因此，如果他说是我们搞砸了那次审判，人们就会相信。然后，前几天凯瑟琳·沃尔特斯那件事情就是最后一击了。”

萨拉若有所思地审视着他，注意到他脸上痛苦的皱纹。她记得，几年前，她还曾对这个男人冷嘲热讽，夸口说每一次审判都只不过是一场证据游戏，律师无需在乎事实，就能够为任何一方辩护。自那以后，她学会了什么是谦逊，一回想起那个时刻，她就觉得很难堪。当时特里热情昂扬地为警方的工作辩解，说只有把窃贼、谋杀犯和强奸犯关进监狱，整个社会才会真正安全。然而，仅仅在几天前，他还冒着职业风险，去保护一位女性，而这位女性，毫无疑问，有进行报复性谋杀的意图。

“这些都不容易解决，是吗？”她感情冲动地把一只手伸过餐桌。“你是一个好男人，特里。你不应该遭受这样的折磨。”

“我不应该吗？谁知道呢？”特里握住她的手，轻轻地抚摸她的手指，触碰着那枚结婚戒指。“对了，萨拉，你怎么样？你说你跟鲍勃和好了。”

“是的，你知道，这只是一场家庭争吵。时不时会发生。”她缩了一下手指，她很喜欢这种触摸，但知道自己应该把手收回来。“你肯

定……嗯，有时也会和玛丽吵架吧？”

刚一出口，她就意识到自己说话欠考虑。她可不擅长处理这样的场合，想想上次发生了什么！看在上帝的份上，我来这儿是为了结束这一切的。但是……

“是的，我想有一两次。”他放开了她的手，比她想的要快。“很久以前……”

“对不起，特里。我不应该说这个。”

“不，没关系，这让我回忆起以前的事情。”他把目光移向窗外，然后又回到她身上。“如果有人出现在我们两个之间，我会感到很憎恨。毫无疑问，鲍勃也会有这种感觉。”

“是的，但是，他……”他活该，她差点把心中的叛逆情绪脱口而出，但很快又用理智控制住了。“……他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萨拉继续坚定地说，“我的意思是，没有什么会出现在他和我之间，真的。我们已经结婚十八年了，将来我们的婚姻还会这样维持下去。”

好了，她终于说出来了，把她这次打算说的话说了出来。她与他的目光相遇，显得很冷静。在萨拉的心里，理智的自我把那个大唱反调，年轻冲动的自我牢牢地踩在了脚下，动弹不得，冲动的自我乱踢乱蹬，想挣脱出来。她感到诧异的是，特里竟然听不到她胸腔内那一阵阵猛烈的撞击声。

“是的，当然。”

他在他的眼中看到了失望，而且他心里似乎不确定她到底想要告诉他什么。好像她的话还不够明白似的。

“但是……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我的意思是，维持长期关系，但不用离婚。”

她盯着他看了好长时间，确定自己明白了他的意思。然后慢慢地，她摇了摇头。

“不，特里。”她朝下看去，一方面是为了避开他的目光，另一方面是为了平息胸口的疼痛。“不，不，你真是太好了，当然，我不是

没想过，但这行不通。我处理不好欺骗行为。你能吗？”

她刚提出这个问题，马上就意识到自己又犯了个错误。对她来说，她仍然把试图关闭的门开着。她胸腔内的囚犯在剧烈地扭动着身子，努力想获得自由。但是，对特里来说这仍然是一个错误，因为这给了他希望。

他遗憾地笑了一下。“我想，只要想要，每个人都能处理好欺骗行为。正如每个人都可以改变主意一样。”

“特里，我已经改变主意了。我要与鲍勃在一起。你肯定理解这点吧？”

“当然，我理解。但这并不意味我要喜欢它，不是吗？”

“那倒是。我们不能总拥有我们喜欢的东西。”

“我们不能吗？”他向前倾着身子，直视着她的眼睛。他眼中的痛苦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好笑。“话虽这样说，我仍然可以不停地问这个问题。”

“哦，特里，求求你！”她再次环顾四周，看了看有一半座位都空着的餐厅。

“求什么？”他轻声地笑了笑。“求我再问你一次？”

“不！特里，你要是再开这样的玩笑，我就要走了。我说话算话。”

“你肯定说话算话。”

问题是，她的眼睛仍然含着笑意，回应着他的微笑。她本来不打算做出这种表情，也不打算让他伸出手来，越过桌子握住她的手。她用指甲抠了下他的手掌，让他松开手。但不是很用力。她不由自主地大笑了起来，花了点力气，向后坐回自己的椅子。

“看，特里，我非常喜欢你，而且我承认，几天前的那个晚上，我几乎做了某件我不应该做的事，但是，今天……”她摇了摇头。

“你不打算做这件事。”

“不。”

“明天怎么样？”

“明天也不行，后天也不行。或者在可以预见的任何一天都……”

“嘘！”特里把一个手指放到自己的嘴唇上，让她不要说话。“不要这样说，人生太短暂了。什么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至少给我留点儿希望。”

萨拉想，这太荒唐了。我在努力保持严肃，而他却像是在玩一场游戏。但问题是，这也太有趣了。只要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希望……”她绝望地开始说。

“……是我们大家生活的目的。没有它，我们该怎么办？”

“特里，你谈到了欺骗行为。嗯，如果你高兴的话，你可以欺骗自己，但这件事到此为止，决不会再发生了，好吗？如果你想称这为希望，随便你。”

“好的，这是个开始。”特里咧着嘴笑了笑。“那么，我将生活在希望中。”

“希望它能带给你很多好处。”

“当然，还有回忆。这你可带不走。”

“不，求求你！”萨拉闭上双眼，打了个哆嗦。“不要再想那个了！”

“为什么不？你当时很迷人。现在仍然如此。”

“好了，够了。”萨拉看了一眼她的手表，站了起来，努力恢复心中残存的那点自尊。问题是，她仍然在微笑。“我必须走了，出庭要迟到了。我已经说了我要说的话。如果你想继续坐在这儿做梦的话，那就随便你。事情就是这样，一切只不过是幻影。”

“当然。”特里跟在她后面喊道，“在你的梦里。”

1 威廉姆的另一个简称。

第46章 不受欢迎的访客

米兰达到家后就给凯瑟琳打了电话，说她中途的确在纽约和一个朋友待了一段时间。她没有回电话是因为手机没电了。凯瑟琳对这个解释不以为然，可是，她到底又能做什么呢？她的大女儿——现在是唯一的女儿——是个成年女子。她决定了什么事就会去做。她一直很固执，也很坚定——正是因为她独立，自力更生，才会远渡大西洋，嫁给一个远在美国的兽医。可如今，凯瑟琳觉得米兰达对自己的丈夫不够关注。她在电话上的回应非常冷静。

“布鲁斯见到你一定很高兴，终于到家了。”

“是的，当然，妈妈。苏菲也很高兴。我给她买了一只熊。”

“好，那么，照顾好他们，亲爱的。他们对你很重要，比你的朋友们重要。”

“我确实意识到这点了，妈妈，真的。”

谈话中，凯瑟琳总觉得她们之间有一堵难以逾越的无形障碍。也许是米兰达累了——毕竟，6000多公里的旅程很容易让人疲惫。可是放下电话后，她也弄不清楚，即使米兰达在这里的时候，她们又有多亲近呢。当然，她们朝夕相处，长夜里泪流满面地追忆起谢莉的童年。但是，判决带来的创伤，还有自己持枪报复的失败，不知怎么地，改变了很多事情。安定片是会让人糊涂，但凯瑟琳仍注意到，米兰达好像变得更加疏远，更加封闭自己，她以前未曾察觉到这点。

也许，这只是她自己处理事情的方式。她希望如此。还有另一种可能性——米兰达像她父亲一样，有了外遇，也许在纽约——是她不想面对的。在女儿死后，对她来说，外遇什么的只能算是件小事，但有时，正是小事会让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自从她被捕后，安德鲁比以前体贴了，但这并不表示他每天夜里都会在家。所以像现在，他在家的时候，她会试着把这个晚上当成庆典，而不是寻常时分。她买了一只鸡，一瓶红酒，在厨房里准备做顿

真正的烤制大餐。即使只是专心烹饪，也是件费力的事情。目前她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如此，仿佛肩上扛着一块让人悲伤的大石头。

但是，她坚定地告诉自己，她必须向前走。如果想活下去，走出那场令人惊惧的悲剧，她只能这样一步步来。

她滤干豆芽菜中的水分，朝窗外瞥了一眼，看到他们的柯利犬正朝着一个女人吠叫。这个女人正在关小路尽头的大门，门前停着一辆汽车。这个女人看起来有点眼熟，令人不安，凯瑟琳的心紧张得砰砰乱跳。她看着那个女人回到车上，很快从小路那边开过来，柯利犬在旁边兴高采烈地狂奔着。

“有人来了，安迪。”她冲丈夫喊，“你能看看是谁吗？”

“好的。”车子停在前门外，安德鲁走了出去，叫小狗听话。年轻女人下了车，后面跟着一个穿套装的男子，还有一个身穿制服的警察。他们朝他走来，面色凝重却彬彬有礼。

“沃尔特斯先生吗？我是特蕾西·利瑟兰警长。我们以前见过，你或许记得。”

“谢莉死的那天。是的，当然记得。”

“这是丘吉尔总督察。你妻子在家吗？”

“是的，她在里面。怎么了？”安德鲁喉咙里面的一根脉搏不安地跳了一下。不会又是坏消息吧？

“可以进来吗？我们有几个问题要问。”

“关于什么问题？她最近压力很大，你们知道。我们俩都是。”

韦尔·丘吉尔首次开口说话。“在里面解释会容易些，先生。如果你不介意。”

“哦，好吧。”安德鲁不情愿地领着他们来到农家厨房。凯瑟琳看见是警察，眼色一沉。“我的天，又怎么了？不是那杆枪的事吧？这是对我的正式警告吗？”

“不，恐怕不是，夫人。”丘吉尔严肃地说，“你可以坐下吗？几天

前，我们发现了一具尸体。在离这儿几公里外的树林里。”

“哦，这样。”说起来有些矛盾，这项声明反而让凯瑟琳放松下来。她读过关于那场事故的报道，觉得是个悲剧，然后就把此事抛在脑后了，这次可与她无关。死者的名字还没有公布。“是的，报纸上有新闻。车里的男人，对吗？你们一定很忙吧。”

“我们是很忙。”丘吉尔冷冷地审视着她。“我们觉得你或许能够帮我们，回答我们几个问题。要知道，死者的名字叫大卫·基德。”

“天哪！”凯瑟琳出神地盯着他们，脑子里盘绕着一连串情绪——震惊、恐惧、开心、宽慰。“大卫死了？”她声音沙哑地叫道，“真的吗？你们确定？”

“他似乎是在车里淹死的，就在这栋房子以南三公里外树林中的废弃机场深坑里。”

“感谢上帝！”安德鲁捏了捏凯瑟琳的手，以示警告，可她的声音清晰地表明她很宽慰。“那么他自杀了，对吗？出于内疚？”

“不。我们认为他是被人谋杀。”

“哦。嗯，不管是谁干的，都该得到奖章。”她拭去眼泪，看着他们冷漠、不满的眼神，露出一丝欣慰的冷笑。“你们不会是希望我感到难过吧，对吗？那混蛋杀了我女儿。”她大笑起来，一阵半失控的高声尖笑。安德鲁把她的手捏得更紧了。

“根据法庭的裁决，他没有杀人。”丘吉尔冷酷地说，“他被无罪释放了，你们知道得很清楚。你在电视黄金时段告诉全世界，这个裁决是如何不公正。之后不久，沃尔特斯夫人，你因为在他公寓外面手持你丈夫的猎枪而被捕。现在，大卫·基德被人发现死在离你家几公里远的地方。”他掏出笔记本。“所以，也许你能告诉我们10月16日星期三晚上你在哪里。你和你丈夫，从……晚上6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的具体行踪。”

凯瑟琳茫然地摇摇头。这太疯狂了，来得太快了。大卫死了——她只想好好品味这个好消息，而不是向这个一边提问，一边记笔记的讨厌男人解释。不管怎样，她在哪儿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呢？安定片

让她的记性变得很差。“我大概7点钟从药店回家，我想，然后一整晚都在这里。”

“有人和你一起吗？”

“我不清楚……我不知道……”她突然想起了什么，一个恐怖而可怕的问题在脑海中悄然浮现。

“我在这儿，一直都在。”她还没开口，安德鲁就冷静地回答。“一整晚，难道你不记得了吗，凯丝？你回家不久我就回来了。我们吃完饭，看了一会儿电视，然后上床睡觉。”她吃惊地转身看着他，他把她的双手握得更紧了。她不清楚他究竟为什么要这么说。他星期三根本就没有回家，对吗？还是我把日子记错了？

“这是真的吗？沃尔特斯夫人？”丘吉尔全神贯注地看着她，仿佛能看穿她的内心。她怨恨地回视着他。安德鲁应该不会做这件事吧？可如果是他做的，这一次我的丈夫就成了英雄。于是她贸然决定承认。

“是的，我想是吧。就像今晚这样，只是我们没有被警察打扰。”她又微笑了起来，这次更加神色茫然。“我们没有杀他，尽管我们可能想那样做。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他淹死了。”丘吉尔不耐烦地回答。“他的车被人在燃料水池中发现。那么，你们那天晚上哪儿也没去吗？比如，没有出去遛狗？”

“不需要。”安德鲁说，“你们看见了，她在家锻炼身体。”

“那么，你们都在这里。你们晚上吃什么了？”

安德鲁迟疑地看了眼妻子，她冷静回答了对他们两个人提出的问题。

“肉馅土豆泥饼。然后吃了苹果酥饼，还有乳酪。哦，当然还有咖啡，加上薄荷糖。”

“上了一天班，还做这么多菜。”

“如你所见，我喜欢烹饪。”凯瑟琳冲阿格炉点了点头，炉子上正烤着鸡肉。一旁的土豆冒着蒸汽，水槽里的豆芽菜已经滤干。“我正要上菜。可惜我们不能留你们吃饭。”

“谁能确认这个说法？”丘吉尔充耳不闻地说，“也许是你另一个女儿米兰达？她在哪儿？”

凯瑟琳内心深处的大门被打开了，可怕的问题悄然出现。我打电话的时候米兰达为什么不在家？她离开这里已经三天了？

“在美国。”安德鲁再次出手相救。“我星期一开车送她去的曼彻斯特机场。实际上，我还看着她上了飞机。”他明显放松地微笑了一下。“所以，我希望你不要烦她。”

“你不会碰巧记得航班号吧，对吗，先生？”

“我可以告诉你时间。8点37分，英国航空公司（British Airways）。够清楚了吧？”

丘吉尔把这记了下来。“我们会核实。毕竟，她也有动机。”

“动机？所以，你是说我们中有人杀了他，对吗？”凯瑟琳怒视着这个爱指手画脚的小个子警探，眼里充满了真正的仇恨。现在，她心里的不祥预兆已经呼之欲出了。

“听着，我们很高兴听到他死了，当然，我们俩都很高兴。这可能不该是基督徒的所作所为，但却是实情。无论陪审团说什么，那人杀了我们的女儿，他该死。但那不表示我们杀了他。我和我丈夫一起在这栋房子里，米兰达在几千公里之外的美国。所以，如果他被人谋杀，也一定是其他人。像他那样的肮脏下流胚子一定得罪了很多。你们为什么不出去抓他们，反而来浪费我们的时间？”

“我们正在多方打听，夫人。”

“是吗？看起来不像。再说，你们凭什么确定那不是场事故？或者自杀——他做的事情足以让他感到内疚。”

丘吉尔放下笔，仔细打量着她。“好吧，首先，沃尔特斯夫人，验尸报告。你知道，他并不是仅仅在黑暗中开进了深坑。他被人下了

药。我们今天拿到了实验室的检查结果。而我相信，你是一名药剂师。”

凯瑟琳慢慢地摇了摇头。她感到很厌烦。“这是一项严重指控。”

“因为事情很严重，沃尔特斯夫人。我这儿有对你药房的搜查令。所以如果你不介意，我必须请你交出钥匙。”

“我公司的钥匙？到底是为什么？”

“如我所言，基德先生被人下了药，我们需要确定这些药物是否来自你的药房。我们可以现在就去，不过太晚了，我想你们也累了。所以，如果你把钥匙给我，我们明天早上就可以开始。别担心，我们搜查的时候，你可以分发你的药品。”

胡说八道，凯瑟琳想。大卫·基德怎么可能服用我药房里的药？即使他服了药，怎么可能开车去树林那里？这说不通。但是如果这与我无关的话，也就不会与米兰达和安德鲁有关，对吗？她呆呆地递过钥匙。“我的生意伙伴谢丽尔·沃尔曼怎么办？”

“现在有人正在拜访她。”丘吉尔站起身来。“我还有这栋房子的搜查令。如果你不介意，我们马上开始。”他溜达出去，进到门厅，在门廊的一个挂物架旁停了下来，架子上放有外套、鞋子和靴子。他捡起一只鞋子，拿在手里翻看，然后盯着鞋底问，“这是你的鞋，对吗？”

“显然不是我丈夫的。”

丘吉尔点了点头。“看到了，39码。”他把那只鞋和另一只配套的鞋扔进一个塑料证据袋。“你和这位警官留在下面，我要上楼看看。”离开房间时，他随意朝阿格炉挥了挥手。“如果你们愿意，可以去吃饭。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夜晚。”

正是这双鞋让凯瑟琳最为不安。这是一双黑色运动鞋，她有时穿着跑步或者遛狗。这双鞋比她在健身房穿的鞋子更结实，防水性也更好。不过最重要的是她如何得到的这双鞋子。这是米兰达送的礼物。她看见女儿穿过一双这样的鞋子，非常喜欢，所以米兰达给她买了一

双作为圣诞礼物。她记得她们曾一起跑步，母亲和女儿穿着相仿，非常搭调。她们都穿着相同的鞋码，39码。

那么，警察为什么要拿走鞋子？一定不是拿去匹配找到的某只鞋子吧——这不合情理。那么，鞋子还会留下什么？脚印！是不是他已经在基德死亡场所附近的树林里，发现了39码鞋的脚印，与那对运动鞋相配，那么……他自然会认定她是凶手。尤其是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她有时穿着那双运动鞋，带着小狗在林中散步——而她几乎从未洗过鞋子，所以，鞋底或者鞋带间可能还残留着少量泥土、树叶，可能很容易和杀他那人脚上穿的鞋一样。

其他人也像她那么恨他。哦，他一定树敌无数。但没有多少人穿着39码的运动鞋。

为什么米兰达离开四天后还没回到威斯康星州的家中？她又和我药房里的药片有什么关系呢？

她和安德鲁在厨房默默坐了一个小时，一名年轻警官在旁边看着。他们都不想吃饭，所以，她把烤鸡端出炉子，和蔬菜一起放在加热器上。最后，警察离开了，安德鲁从他的口袋里摸出手机。

“别担心。”他说，“我现在要给卡罗尔电话。”

“什么？”凯瑟琳茫然地盯着他。“你在说什么——现在给卡罗尔电话？”

“告诉她该怎么说。别担心。她会为我那样做的。她很关心我，你知道的。”

“你是说——你和卡罗尔干的这事？天啦，安迪——怎么做的？”

“做什么了？”他皱着眉头，手指停在手机上。

“当然是杀死大卫。在深坑里淹死他。”

一时间，她的心里升腾起希望。除了担惊受怕外，她也感到骄傲，她不忠的丈夫这次终于做了点事情，他很在意谢莉的死，所以实施了她功败垂成的复仇计划。如果他的情妇助他一臂之力，那么，至少这次她做了件好事。可是，他皱着眉头，打破了她的满心期望。

“杀他？没有，我当然没有，凯丝。我以为是你干的。所以我告诉他们我在这里。”

凯瑟琳叹息了一声。这场梦魇只会变得更糟。“你的意思是，那天夜里，你和卡罗尔在一起，可你想让她撒谎，说你和我在一起？安德鲁，你这个笨蛋，你不会以为是我杀了他，对吗？”

安德鲁没有马上回答，这让她一时既想大笑，又想尖叫。这个男人怎么回事，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但是另一方面，她这些日子几乎已经不了解他了。“哦，安迪，别傻了，我怎么可能把他淹死在林中的深坑里？我是谁——女超人吗？”

“不是我怀疑你——是他们。”安德鲁固执己见。“毕竟你有动机，你拿着我的枪去约克市——而现在，他们说 he 被人下药。不管怎样，他们会在你的药房找到什么吗？”

“天晓得。上个月，是那个讨厌的临时代理人负责的。我还在试着收拾烂摊子。如果我知道他们在找什么药物，可能会有帮助。”

“是的，好吧，也许你现在该打电话给谢丽尔，让她知道发生的事情。毕竟……”他小心翼翼地看着她。“你那天夜里在这里，对吗？”

“我当然在。安迪，我没有杀他。”

“这就是你需要不在场证明的原因。我现在打给卡罗尔，不然就晚了。”他拿起手机出去，进了书房。

凯瑟琳坐了下来，心狂跳不止。那么，现在我要靠丈夫的情妇拯救了，她想。或者，更可能的是，一旦这个愚蠢的不在场证明被拆穿，她就会指证我。可是，现在一切都晚了，不管怎样，这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那个警察能从那双鞋上推断出什么。如果不是我杀死大卫的，那么是谁干的？安德鲁说他带米兰达去了机场，看着她上的飞机。但是万一她偷偷想办法溜掉了呢——这不是不可能。从八岁开始，她就远远胜过她爸爸了。假使她没有上那架飞机，又折回来了呢？

第47章 逮捕

对药房的搜查大大影响了凯瑟琳的生意。她和谢丽尔·沃尔曼都没有继承大笔遗产，也没有嫁给有钱人。她俩是伦敦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的同学，在孩子尚且年幼，事业能否成功还是未知数之时，便已经再抵押了自己的家庭住房，省吃俭用，东挪西借。她们工作努力，在一个并不缺乏激烈竞争的城镇里，逐步建立起了赏识她们的客户群。她们的努力日见成效，生意越来越兴隆，在哈罗盖特精明的老年群体中很有声望。

第二天早上，四个闯进来的警探对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威胁。到11点时，消息已传遍全镇：他们喜欢的沃尔特斯家和沃尔曼家的女士们被缉毒队突击搜查。连与药房没有任何生意往来的人都绕道过来看热闹，午餐时分赶来的人更有意外收获，他们看见电脑和装满分类账的袋子被搬出去，装到一辆正在等候的厢式货车里，药剂师们在一旁看着，面如白纸。

“这些资料你们要保留多久？”凯瑟琳问，“我们没有记录无法做生意。”

可是，丘吉尔并未表露任何同情。他坚持认为，这是对谋杀案所进行的调查。他手上有搜查令，有权扣押任何他认为相关的证据。对他来说，正如当天早晨他向特蕾西和小组其他成员解释的那样，情况看起来已经相当清楚。凯瑟琳·沃尔特斯既有动机，也有办法除掉大卫·基德。现在，随着证据开始明朗，显而易见，她也有作案机会。一位目击者看见有个女人和大卫一起上了他的跑车，泥土中发现的部分脚印和凯瑟琳的运动鞋相匹配，药房记录中也有几包氟硝安定下落不明。

逮捕在第二天早上6点实施。凯瑟琳穿着睡衣，正在喂狗，突然，两辆警车在外面停了下来。丘吉尔走了出来，后面跟着三名警探。

“凯瑟琳·沃尔特斯。”他说，“我们怀疑你是谋杀大卫·基德的凶手，现在要逮捕你。你可以保持沉默，但是，如果某些事情在被查问

时你没有提及，而以后在法庭上你要将之作为证据，这可能不利于你的辩护。你所说的一切都将作为呈堂证供。”他朝身后的特蕾西点了点头。“请穿戴整齐，这位警官会跟着你。你丈夫在家吗？”

“是的，他还在睡觉。”

“哦，他最好起床，时髦人。我想和他说句话。”

特蕾西跟着凯瑟琳上了楼，接着，安德鲁涨红了脸，咆哮着冲了下来。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上帝，现在才6点。”

“正义可不会睡觉。”丘吉尔淡淡地说，“可你似乎睡得很好，先生。很多时候，是在你情妇的公寓里。”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不知道？你告诉我你16号晚上和妻子在一起，她也确认了，但你们撒了谎。我们调查了你的情妇卡罗尔·罗宾逊，她声称那天夜里她独自在家。但问题在于，先生，事实说明一切，她公寓大楼装有监控摄像，用来保护女住客免受伤害，猜猜怎么着？我们查看了当晚的视频，看到了最不应该看到的人□□你，先生，晚上7点抵达，第二天早晨8点才离开。”

“一定是搞错了。”

“是的，先生。被逮到的撒谎者犯了错。可是，这个错误碰巧也让你有了不在现场的证据。如果你整夜都和罗宾逊小姐在她的公寓做爱，你就不可能谋杀基德先生，对吗？她现在很可能正在向一位女警员确认细节。恐怕你妻子得跟我们走了。”

在审问室里，韦尔·丘吉尔与特蕾西·利瑟兰并排坐着，桌子对面，坐着凯瑟琳和萨拉·纽比推荐的事务律师露西·帕森斯。他打开录音机，重复了一遍她的法律权利。“沃尔特斯夫人，星期四，一个名叫大卫·基德的男子的尸体，在你家三公里外的树林中被人找到，尸体在一个废弃的战时排水池里。你对此有何看法？”

凯瑟琳看了一眼露西·帕森斯，审问开始前，她们在一起待了半个小时。这位律师建议她尽量少说话。如果你无罪，就一直坚持对他们这样说。如果不想回答什么问题，就什么也别提。如果对基德之死感到欣慰，也别去强调。

“我想很震惊吧。”

“只是震惊？你昨天在家说自己很开心。”

“哦，是的。你和我都知道，他杀了我女儿。”

“他被法庭无罪释放了，沃尔特斯夫人。”

“法庭弄错了。审判后我就说过。”

“是的，你确实说过。”丘吉尔开始读他前面桌子上的一份文件。“这不公平，这是一场闹剧。陪审团搞错了。那个男人就这样逍遥法外了，如果不阻止他的话，他还会故伎重施。又有一位母亲会经受这种痛苦。’你记得说过这些话吗？’

“我记得，是的。我当时非常难过。”

“如果不阻止他。这在我听起来像是种威胁。”

“是吗？”

“是的。说吧，凯瑟琳。我们都知道，你曾因为在大卫·基德公寓外面持枪被逮捕。你去那儿是要杀他，对吗？”

“我怎么可能？我一颗子弹也没有。”

“你当然会这么说。”丘吉尔冷冷地盯着她。本周早些时候，他就那次事件再次质问特里·贝特森。特里坚持他曾说过的话，可韦尔·丘吉尔一点也不信。这个男人是个容易感情用事的傻瓜。“如果你不想开枪，那么你持枪的目的何在？”

“我当时非常难过，我想，我是要吓吓他。让他知道他给我带来了多大的伤害。”

“他死了你高兴吗？”

“反正我不觉得难过。”凯瑟琳觉察到露西用手指戳她的胳膊。“怎么可能难过？”

“那么，你承认，你有杀他的动机？”

凯瑟琳感到泪水涌出了眼眶，她拭去脸颊上的一滴泪水。她不想待在这里，不想经历这一切。如果这是安德鲁干的，我会为他感到骄傲。可他没有，他没那胆子。所以，只剩下米兰达了。而如果是她在这里，而不是我的话，情况会糟糕十倍百倍。我会无法忍受。整个晚上，她越来越怀疑米兰达牵涉其中，也很想保护她。一定是米兰达干的。如何下的手呢，凯瑟琳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最重要的是警察没有发现。

她脑海里浮现出一幅画面：春天里，田凫在他们家附近的田野里筑窝。她带着孩子们或者小狗出去，鸟妈妈会出现在他们前面，尖叫着，一只翅膀拖在后面，好像骨折了似的，一会儿又拍打着翅膀，落到地上，冒着被狗吃掉的危险，却总是把狗引到离它的雏鸟更远的地方。这是母亲应做之事，她想。这也是我现在要做的事情。

“好吧。”丘吉尔转到另一个话题。“16号夜里你在哪儿？”

“和丈夫在家。”

丘吉尔嘴角露出一丝冷笑。“你确定，是吗？”

“是的。怎么，难道你不相信我的话？”

“是的，我还真是不相信。你要知道，我们有监控录像，显示你丈夫当晚7点左右进入一位名叫卡罗尔·罗宾逊的小姐的公寓里，可你却说这段时间他和你在家。我们也有他第二天早上8点从公寓出来的照片。”

“哦。”凯瑟琳意识到，事情总是会搞砸。先是猜疑——后来知道——他当晚待的地方，这已经够糟了，可是还要让人刨根问底，在伤口上撒盐，简直让人不堪忍受。她悲哀地看着两个警探。“我一定记错那晚的事情了。”

“你承认他有一个情妇？”

“他带了几个研究生，与他一起搞研究。我想她是其中之一。”

“研究。他是那样说的吗？”丘吉尔笑容里夹杂着一丝得意。“所以你那晚单独在家？”

“应该是的。”

“那你说丈夫在家是撒谎了。”

“我那天记错了，就这样。我丈夫也是。”

“好吧。”丘吉尔把手伸到桌子下，拿出装在证据袋里的一双黑色运动鞋。“你认识这双鞋子吗？”

凯瑟琳打了个哆嗦。她透过塑料袋看着这双鞋。“当然，我有一双这样的鞋。你在哪里找到的？”

“昨天下午在你家里。”

“那又怎样？”

“犯罪现场人员在发现大卫·基德尸体的蓄水池周围发现了几个不完整的脚印。它们看起来正好与这双鞋的鞋印匹配。”

“这不能证明是我。”肯定有成百上千的女人有这样的鞋，凯瑟琳想。不过她没说出来，因为她猜到是谁的鞋子留下的脚印。而且，如果她说出来，必然会感到恐慌，丘吉尔会马上明白自己搞错了，接着就会开始寻找真正的凶手，绝不能这样做。她脑海中浮现出田鳧振翅的画面。她摇了摇头，困惑不已。

“凯瑟琳？你对此如何解释？”

“我不知道。我一无所知。”

“你的鞋印与犯罪现场发现的鞋印相配。所以，你去过那里，对吗？”

凯瑟琳默然地摇了摇头。丘吉尔提高声音，又说了一遍。“你去过那里，对吗？穿着这双鞋？我需要你回答，凯瑟琳。”

露西·帕森斯把一只手放在凯瑟琳的胳膊上，坚定地看向丘吉

尔。“督察，我的委托人很痛苦。她需要休息一下。”

“马上就好。让她先回答问题。你去过那里，穿着这双鞋？”

凯瑟琳抬起头，看到了他的眼睛，与她的眼睛离得很近。如果她承认，米兰达就永远安全了。可似乎她也不能承认。不管怎样，现在还不能。也许终究会的……在这个阴冷、没有人情味的房间里，某人再三询问同一个问题，让人难以思考孰是孰非。她只想逃走。于是，她摇了摇头，低声说，“没有，我没去过那里。”

丘吉尔叹了口气，仿佛对所有这些谎言不胜其烦。“凯瑟琳，为什么现在不承认，也好让自己轻松点？你有犯罪动机，你之前曾持枪恐吓过被害人，你和丈夫合谋对你在凶杀当晚的行踪撒谎，在犯罪现场附近还发现了你的脚印。另外，你还是哈罗盖特一家药房的药剂师。我们昨天搜查了你的商店，这你知道。我们对氟硝安定特别感兴趣。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知道。它有时被开作安眠药。氟硝安定。”

“你的药房有库存吗？”

“是的，我们一般留有几包。开私人处方时用。”

“你也知道，它有非法用途，对吗？”

“作为约会时的迷奸药？是的，这就是它被严格控制的原因。”凯瑟琳皱了皱眉头。“为什么你会问这个？”

“病理学家在大卫·基德的血液里发现大量这种药，也就是氟硝安定的痕迹。”丘吉尔仔细打量着她的反应。“也许你可以告诉我们这种药的药效，沃尔特斯夫人。”

“它会使人头晕脑胀，无法正常控制自己的身体。他们会丧失所有抑制力，像喝醉酒的人，虽然他们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事，但看上去仍然是清醒的。通常，他们事后什么也不记得，我想，这是强奸犯喜欢用这种药的原因。大卫·基德怎么会服这种药？”

“这就是我希望你会告诉我的事情。”两个警探一直在观察着凯瑟琳，看到她听完这话后打了个哆嗦，咬紧了嘴唇。在凯瑟琳心里，这

个问题的答案当然很清楚。对米兰达这类人来说，使男人失去能力的最佳方式莫过于给他下迷奸药。女权主义者的最佳复仇方式。她慢慢地摇了摇头。

“你看，我对此做过一些调查。”丘吉尔严肃地接着说，“看上去这种药，氟硝……”他低头看了看笔记。“氟硝安定，是国际卫生组织，当然，也是英国政府严格记录的药物。可是，当我们检查你的记录时，沃尔特斯夫人，发现至少两包这种药物下落不明。开出的处方里面也没有。你能解释一下吗？”

凯瑟琳惊愕地盯着他，“不，我无法解释。你肯定吗？”

“非常肯定，凯瑟琳。我们检查得很彻底。”

“我得亲自看下记录才能解释这件事。”

“审判以前，你有充足的时间做这件事。”丘吉尔将身子探过桌子，咧着嘴凶狠地笑着。“你是怎么做的，凯瑟琳？跟踪他到酒吧，再在他的啤酒里下药，是这样吗？我听说，这种药片几分钟内就能溶解。无色、无味、无形。接着，做了什么？把他带上他的车，然后开车去你家附近的树林里，而他像个人体模型一样瘫倒在座位上？莲花跑车难开吗？你以前开过这种车吗？”

凯瑟琳盯着他，像一只注视着鼯鼠的野兔似的。她可以否认一切，甚至连药物描述都能推翻，合法的氟硝安定会释放一种蓝色化学染料，可她不想这么做。现在不行，现在不能。她想，他错误的指控虽然让人感到恐惧，但还是多少让人感到安全。因为对自己来说，她是清白的；而对米兰达来说，她还没有受到怀疑。这种药品从药房丢失还有另一种可能的原因。两周前，她的搭档谢丽尔解雇了骚扰女员工的一位年轻的男临时代理。不过现在她闭口不提此事。

“然后怎样？你载着他去了这个可怕的深坑所在的树林，下了车，移动篱笆，把他拖到驾驶座上，启动车辆，然后后退，是这样吗？完美的犯罪手法，可惜你的动静太大，让那位农夫听见了。不然，现在大卫还陷在淤泥里。”丘吉尔审视着她，他们的眼睛相距不过十厘米左右。“你就是这样做的，对吗，凯瑟琳？你会制止他，正如你在法

庭外面说的那样。你杀死他，因为他杀了你女儿。”

“没有。”她声音很轻，连丘吉尔都怀疑是否录下了这句话。

“没有？这句话可能没录到。沃尔特斯夫人正在摇头。但是，他死了你很高兴，不是吗？你之前告诉过我。”

“如果有人该死，那就是他。”这次，话讲得很清楚，很容易被录下来。露西捏了捏凯瑟琳的胳膊以示警告。

“所以你不后悔杀了他？”

凯瑟琳凝视着丘吉尔的眼睛，心里翻江倒海。在一切恐惧与混乱中，只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她不想再失去另一个女儿。

“我没什么可后悔的。”

韦尔·丘吉尔露出胜利的冷酷微笑。“很好。凯瑟琳·沃尔特斯，我指控你谋杀大卫·基德。你可以保持沉默，但是，如果某些事情在被查问时你没有提及，而以后在法庭上你要将之作为证据，这可能不利于你的辩护。你所说的一切都将作为呈堂证供。”

第48章 个性冲突

特里·贝特森和韦尔·丘吉尔就像油和水一样无法交融。他们之间的冲突自丘吉尔从埃塞克斯郡（Essex）空降到现职位上就开始了。当时，特里因为玛丽突然离世而备受打击，无力担当重任。自那以后，尽管他们刚开始也试图和睦相处，但相互之间的冲突逐步演变为人身攻击。他们俩每次一见面，丘吉尔都会激怒特里。他自以为是、狂妄自信、野心勃勃，也没有妻子、孩子或自我怀疑来牵绊他，因此，工作时，他把全部的注意力专注于事业上，而不上班时，他就尽情享受自己的生活。其它任何事情都不是问题。然而，在特里看来，未来似乎属于像丘吉尔这样的男人，而不属于他。年轻警官们很羡慕丘吉尔，因为他善于讲一些时髦话，也有能力通过晋升过程中的种种考验。他认为，目标比犯罪本身及其受害者更加重要。对他来说，对基德起诉的失败是场巨大的灾难，不仅仅因为沃尔特斯一家遭受了痛苦，更因为他在破案数量上蒙受了损失。

特里的声誉也被毁了，或许还是致命的。在穿过餐厅时，他想象着这样的窃窃私语：“精力不如以前了”，“在孩子们身上花的时间太多了”，“应付不过来了”。他以前也见过类似的事情，有一位传奇般的老侦缉督察，名下有一长串定罪的案子。突然，在五十多岁时，这个男人失去了所有的激情。年轻警探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明星，而是一个不懂新程序、新技术的糟老头。他被平级调到政府机关，退休的时候，餐厅里的气球比同事还多。

他悲哀地想，这也可能是他将来的下场。凯瑟琳·沃尔特斯的被捕已经让局里的同事议论纷纷，通常逮捕一个谋杀嫌疑犯后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丘吉尔小组的多数成员看他的眼神都不是友好，而是同情和尴尬。这不再是他经办的案子了，这是他搞砸的案子，而他们正在收拾残局。

可他迫切想了解目前的状况。尤其是凯瑟琳的被捕，对他真是个致命的打击。毕竟，最初的受害者是她，而不是大卫·基德。如果自己尽职尽责，如果基德被判有罪的话，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当然，这

主要是丘吉尔的过错，尽管其他人不这么想。特里一直负责这个案子，因此，案子失败，丘吉尔就有机会幸灾乐祸了。

他沮丧地挺直身子，敲了敲他上司的门。

“进来。”

特里走进房间，站在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前。这位比他年轻的男子从舒适的皮制办公椅里抬头向上看时，特里注意到他脸上露出嘲弄的惊讶神色。“啊，特伦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是关于基德的案子，长官。我听说，你刚逮捕了嫌疑人。”

“是的。凯瑟琳·沃尔特斯。她今天上午被起诉了。”

“我……想知道有什么证据，长官。”

“哦，你想知道，是吗？可现在，这个案子不归你负责了，不是吗？”

“是不归我负责，但……显而易见，我很关注它。”

“你当然要关注！天哪，老兄，如果当初她带着猎枪出现在大卫公寓外时你就逮捕她，严惩她的话，大卫今天很可能还活着。那个女人也就不会面临终身监禁。老兄，你负有很大责任。”

正如特里所预料的那样，丘吉尔对他的指责直截了当，又直击要害。昨天晚上，他对这件事反省了好长时间，感到很痛苦。为了使凯瑟琳免受伤害，他毁灭了证据，但现在，看起来她可能犯有谋杀罪。如果她确实犯了那种罪的话，这主要是他的过错，他先是在起诉中失败，然后又藏匿了子弹。然而，他仍然不能完全相信她有罪。但是，如果她没有杀大卫的话，又是谁杀的呢？这些问题就像热病似的，消耗着他的精力，越想搞清楚事实是什么，越是找不到答案。当然，他不期望能从丘吉尔那儿博得任何同情。

“我们当时已经讨论得很充分了，长官。那支猎枪没装子弹。我只能推测那是一次徒劳的行为。”

“嗯，现在不是徒劳了，不是吗？那个男人死了，死在一个臭坑的底部。你知道，如果我不是心慈手软的话，会把你送回交通执勤岗

位。而且，或许这还是个好主意。那种轮班模式可以让你有更多的时间照顾你的孩子，你的大脑在做出决定时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费神。”

特里深深地吸了口气，用指甲掐自己的手掌，努力控制住脾气。丘吉尔喜欢激怒他。发泄一通后，这个混账男人就会有一整天的好心情。而且，自己也活该受到这样的对待。这点是他最不想面对的。

“长官，我想知道，你是否确信沃尔特斯夫人是有罪的。”

“确信？”丘吉尔坐回椅子上，大笑起来。他说话的口气就像对一个三岁小孩说的。“嗯，是的，特伦斯，实际上，我很确信。这就是我指控她谋杀的原因，你明白吗？因为有证据，以及其它东西。这是警察的本职工作。”

“那么，证据到底是什么？”

一时间，特里想，他的上司是不会回答这个问题的。让他滚开的想法掠过这个年轻男子的脸庞。但是，这种嘲弄和激怒他下属的好机会实在太诱人了。丘吉尔前倾着身子，用手指数着每一个要点。特里木然地听着——动机、凯瑟琳在法庭外的威胁、持枪攻击、她丈夫所做的无效不在场证明、基德尸体里面的氟硝安定、凯瑟琳药房里下落不明的药物、与她运动鞋相配的部分脚印。另外，还有一位证人看到一位女性在大卫死亡的前一天夜里上了他的车，而凯瑟琳与描述相符。丘吉尔冷冷地笑了起来。

“你觉得这些证据够了吗？更不必说，这件事实际上发生在离她家几公里外的树林里，她对这个地方非常熟悉。哦，是的，也许你想知道，为什么不是他的丈夫和女儿呢，他们也有明显的嫌疑，那是因为在大卫死的那天晚上，他们有坚不可摧的不在场证明。丈夫与他的情妇正钻在被窝里，女儿两天前就坐飞机回到美国的家里了。你明白，我已经核实过了。这也是警探的本职工作。”

特里考虑了一会儿刚刚听到的话。“那位女证人住在什么地方？”

“实际上，是个男证人。他是位老上校，住在市长路外面。认识大卫。与他交谈过几次。从他的窗户可以俯视到大卫的车库。”

“有多远？”

“大约四十米。当然，他并没有直接指认沃尔特斯夫人。但是，他借着路灯，看到了她的脸，从我们出示给他的一系列嫌疑犯照片中认出了她。相同的身高、相同的年纪、相同颜色的头发。你还想要什么？”

“那么，他的视力还可以，是吗？”

丘吉尔耸了耸肩。“七十岁了，戴着眼镜。但是，这个老头脑子仍然很清楚。曾在韩国指挥过一个营。”

特里怀疑地摇了摇头。“那么，她与大卫一起在车里干什么？”

“我猜正在计划谋杀他。她很可能已经给他下了药。特伦斯，你对这个女人太心慈手软了。你不明白，当一个女人计划实施这样的犯罪行为时，她会有多么奸诈。”

那确实是桩谋杀案，特里能看出来。但是，他不想接受。这不像是他所了解的凯瑟琳·沃尔特斯干的事。某个地方肯定有问题。“证据不太充分，都是间接证据，无法证实。甚至那些脚印，也可能是任何人的。你还没有找到任何她在犯罪现场的证据。”

丘吉尔抬头看了看他，冷冷地笑了笑，克制着自己，没再表示怀疑。“现在是没有，特伦斯，没有，但我们会找到的。不用担心，犯罪现场行动组还在展开调查。我已经安排他们再花一天时间回去细查现场，或者需要多久就查多久。如果她确实去过那儿的话——相信我，她肯定去过——你知道，他们会找到的。他们总会找到的。”

第49章 新委托人

“凯瑟琳·沃尔特斯？”萨拉说，“我不确定是否可以受理。我起诉过大卫·基德，记得吗？因为她女儿的谋杀案。”

“是的，我知道。显然，这就是她请你来的原因。她只想请你帮她辩护，另外谁都不要。”露西·帕森斯大笑起来，她开朗的笑声非常鼓舞人心。作为凯瑟琳的律师，她正在打电话问萨拉能否在法庭上为她的委托人辩护。“天知道为什么，不过你似乎对有些人颇具影响力，萨拉。他们信任你。看起来在审判大卫·基德期间，你对她不错，所以她觉得你是最佳人选。”

“即便我输了官司？”萨拉回答，感到很惊讶。“对于发生的一切，我无疑应当承担一部分责任。”

“她不那样看。”露西向她保证。“她归咎于警察，而不是你。而且，她觉得你能为她辩护得更好些，因为你对本案的背景非常熟悉。”

“哦，你过奖了，露丝¹（Luce），我也很好奇。但我必须首先找法官核实一下，看他认为会不会有利益冲突。如果他觉得没有，我当然很乐意接这个案子。”

萨拉放下电话，把身子靠回到椅背上，思索起来。在大卫·基德获释以来的这几个月里，发生了很多事情。她的事业开始有了起色；她参与了几件引人瞩目的案子。她丈夫得到了哈罗盖特那所学校的工作，看上去正在全力迎接新的挑战。艾米丽去剑桥大学（Cambridge）参加了面试，如果她在高级程度考试中获得两个A，一个B，就可以去那儿学习环境科学。而她的儿子西蒙有了新女友罗琳（Lorraine），这女孩很害羞，看起来很怕萨拉，迄今为止，她们见过两次面，她说了不到十句话。

可是，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凯瑟琳·沃尔特斯受到羁押，被控谋杀。萨拉从未忘记过她。对大卫·基德的起诉是她第一次惨败，引人注目，由此产生的后果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就像特里·贝特森一样，她希

望能把事情办好，而这次意想不到地受邀成为凯瑟琳的辩护律师给她提供了机会。她联系了负责本案的那位法官，他没有表示反对，这让她如释重负。可是，当她坐在那里通读露西送来的案情摘要时，轻松激动的感觉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让人眉头紧皱的沉重感。

这次公诉案件获胜的几率比她预想的要大。萨拉痛苦地意识到，如果她接手对凯瑟琳的辩护，却再次输掉，她会感到加倍沮丧：首先不能证明大卫有罪，其次不能为他的受害者成功地辩护。

不管她怎么看，她都觉得受害者是凯瑟琳·沃尔特斯。即使是她杀死了大卫·基德，她也只是为了报复女儿的凶手；如果不是她杀的，那么……那就是极其不公正了。萨拉开始匆匆记下几句在请求减轻罪行时说的话，但接着，当她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时，停了下来。她的任务是让凯瑟琳·沃尔特斯被无罪释放，而不是出于同情尽量减轻对她的判决。无论如何，现在还不至于，虽然最后可能会沦落到那一步。

当她在监狱里见到凯瑟琳时，就更加同情她了。这个女人看上去很瘦弱，毫无生气，形容枯槁。她曾经定期去健身房锻炼身体，练就了紧致健壮的身材，但现在已经开始松弛；曾经因经营生意而变得敏锐的头脑似乎也迟钝起来。萨拉带了一堆关键问题有备而来，可令她惊讶的是，得到的全是模糊、犹豫、散乱的回答。有几次，凯瑟琳沉默不语，好像根本没有听到那些问题。

“简单说来，你要辩护的就是你没有杀人，你没有去过现场。那么，为什么你要给出假的不在场证明呢？”

“是我丈夫，是他的主意。我一时慌乱，就顺着说下去了。”

“这不是你们俩的最佳决断。麻烦在于，控方会用它来暗示你丈夫知道你有罪。或者至少他认为你有能力杀人。他是这么想的吗？”

“可能是吧，我不知道。他很可能只是想帮我。”

“接着，他们会提出你的动机：你在法庭外的言论，还有你因手持丈夫的猎枪而被捕。”萨拉皱着眉头，想起之前和凯瑟琳在警察局的会谈。“你必须当心你说的话。如果你在法庭上说出那晚你告诉我的话，只会对控方有利。”

“你的意思是，说我去那儿是为了杀他？”

“是的，你不能那样说，凯瑟琳。即便这是真实想法。你还是那么想的吗？”

“你是说，他死了我很高兴？”

“是的。”

“哦……我一直以为我会非常高兴，直到大卫真的被杀。可是现在，我在这里待了几个月，思考这件事——实际上也没别的事情可想——这其实无济于事。”她叹了口气，垂目看着自己的双手。“什么也不能把谢莉带回来。我只想着她。”

“是的，当然。”萨拉注视着她，想起了自己当初以为女儿已经死了的恐怖时刻。那时的每一秒钟对她来说都记忆犹新。她仍然做这样的噩梦，醒来时全身颤抖，满脸泪痕，心惊胆战。有时，她凌晨三四点时，会从床上偷偷溜出去听艾米丽房间里的动静，看她是不是还在呼吸。这全是为了一个并未死去的孩子。如果孩子已经死了，肯定要悲伤得多。

“可是，你对大卫的死感觉如何？”沉默片刻后，她轻声问。

“他？哦……”凯瑟琳摇了摇头，仿佛被不相干的事情弄得心烦意乱。“哦，他该受惩罚，当然他也确实受到了惩罚。可你没能成功让他受到惩罚，不是吗？我指的不仅仅是你，还有警方和陪审团。整个腐败的系统。所以……”

所以，我亲手杀了他，萨拉想。她是准备这样说吗？如果她这样说的话，我就不能为她辩护了。这完全不是无罪抗辩。现在最好把事情弄清楚。如果她确实认罪的话，我可以尽量求情。

她等待着，时间一点点流逝。

“那么，现在他死了。”凯瑟琳继续说，显得很疲倦。“当然我很高兴他不能再伤害别人的女儿了。可我并不觉得开心，如果你是这意思的话。怎么会开心呢？谢莉还是死了，我被关在这里。他造成的伤害并没有结束。”

“是你杀死他的吗，凯瑟琳？”

露西·帕森斯惊讶地看着萨拉。事务律师一般不会问这个问题。不管怎样，都不会如此直白。通常，如果被告决定做无罪申辩，无论辩护显得多么无力，多么难以置信，他们的律师也会对案件进行相应辩护。这是一种有效的惯例，因为刑事律师自己经常发现，他们几乎能够肯定，自己所辩护的委托人是**有罪的。但是，只要委托人没有亲口承认罪行，律师的职责就是延缓判决，不管自身观点是什么，都要按照规定为案子辩护。判决是由陪审员们做出的，而不是律师。

现在，萨拉故意打破常规。如果她要接这个她已经决定要接的案子，就要相信她的委托人无罪。

凯瑟琳也看着萨拉，显得心事沉沉，左右权衡。可是并没有让人觉得她在撒谎。“没有。”她最后说，“我没有杀他。我有过机会，但失败了。”

萨拉想，这件事最好也不要**在法庭上提及。她轻轻点了点头，认可了凯瑟琳的保证，但是，对她回答时谨慎、近乎有条不紊的方式心存疑虑。她看到某个地方有些奇怪，但还不明确。也许以后会变得清晰。她把目光转向证据。

“你知道大卫·基德有那辆车吗？莲花Elise？”

“是的，当然。有一次他开车载着谢莉来我们家。无疑是想炫耀。”

“还有树林中的这个排水池。我想，你知道它的位置吧？”

“我当然知道。我过去经常在那片树林里遛狗。很多人都知道那里有个排水池。”

凯瑟琳原本打算多说一点，但还是决定不说。最近几个月里，她脑海中时常浮现出一幅画面，现在也不例外。那天，谢莉把差点溺水的米兰达救了出来，她们全身湿透，肮脏不堪，筋疲力尽，衣服湿嗒嗒地滴着水，头发上挂着老鼠尾巴。那是凯瑟琳第一次听说那个深坑，此后她一想起那里就惊恐万状，自己避之不及，也不许女儿们去那里。不过她不想对她的律师们说起这次经历，因为她猜出来她们会

怎样看这件事。这个出庭律师萨拉·纽比，自己也有孩子，她会明白一个人童年时的经历会在记忆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迹。如果她听说这次经历，会意识到排水池肯定给米兰达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个地方差点让她死掉——在这个地方，身体很容易沉到黑色的污水下，根本无法获救。如果一切顺利，根本不会有人发现。

凯瑟琳不想萨拉·纽比或其他任何人现在想起米兰达。就像田野里假装受伤的田凫，她仍然试图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她的巢穴里移开，直到最终能够脱逃，确保雏鸟永远不会被发现。可是她知道，她的骗术随时可能被揭穿，而她会面临可怕的抉择。要不看着女儿丧生正义之口，要不不让自己李代桃僵。

这就是她选择萨拉·纽比替她辩护的原因。不是因为她觉得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律师——毕竟，她未能将大卫·基德定罪——而是因为萨拉以前曾在法庭上为自己的儿子辩护，所以，凯瑟琳认为，她会比大部分人更理解一个母亲为了救孩子会作出多大的牺牲。

但是，现在还没到那一步，凯瑟琳希望永远不会有这一天。如果萨拉可以把他从韦尔·丘吉尔的魔爪中救出，她可能根本不用提及米兰达。

“警方在水池附近找到了一些不完整的脚印，和你那双运动鞋上的底纹吻合。”萨拉继续说，“而且，他们有这份法医报告，说你运动鞋上的泥土和树林里的土壤吻合。”

“那又如何？”凯瑟琳微微笑了笑。“我经常在那片树林里散步，只是不靠近那个水池，仅此而已。”

“那你知道还有谁有这种运动鞋吗？”

“不知道。”这是第一个赤裸裸的谎言。凯瑟琳看到萨拉在盯着她看，觉得她能很好地控制自己。毕竟，她曾和警方打过交道。

萨拉点了点头。“好，肯定有成百上千人有这种运动鞋——甚至几百万人。露西将从厂家那里核实准确数字。现在，我们来看看他们将关注的另一个要点——大卫·基德被下的氟硝安定。你药房里有几包药下落不明，这不利于辩护，对吗？当然，这是间接证据，像所有这些

资料一样，不过……”

“哦，是的，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件事。”只有这一次，凯瑟琳打断了她的话，还有点急切。终于，有线索可以引开大家对米兰达的注意。“你知道，在谢莉死后的几个月里，你能想象出来，投身工作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我休息了一段时间，而且即使我在上班，也是魂不守舍。我的搭档谢丽尔已经竭尽所能，但她也有自己的麻烦：她孙女得了自闭症，所以她必须去那儿帮忙。于是，我们雇了一个年轻的临时代理。我们都不太喜欢他，可他却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佳帮手。然后，哦，药店有几个女孩投诉他，谢丽尔给他工作过的地方打了电话，了解到的情况都一样。因此……”

“你的意思是，他可能偷了那些氟硝安定用作约会的迷奸药？”

“是的，有这个可能。从他的所作所为和女孩们的说法看。”

“你把这情况告诉警方了吗？”

“是的，他们不感兴趣。”

“哦，至少这很有帮助。”萨拉记了下来。“另一个主要的细节是，在水池附近的一些树叶下面，发现了你的头花，上面有你的头发——它们已经通过DNA确认。这件独一无二的证据无疑将证明你到过犯罪现场。你怎么解释？”

“我没有。”

“完全没有吗？这件证物可能证明你有罪。”

“那么一定是警方自己把它放在那里的。这是唯一的可能性，不是吗？”

萨拉第一次检查这些文件时，也有同样的想法。总督察韦尔·丘吉尔负责这个案子，这极大地增加了这种可能性。可是，怀疑与证据之间有天壤之别。她叹了口气。“是的，可是，很难让陪审团相信这一点。我们还是仔细核实一下，看看这件事情可能是如何发生的，好吗？警方第一次去你家是什么时候？”

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她们都在详细核实这件事。萨拉做了大量

的笔记。警察搜查过凯瑟琳的住宅和药房，她想知道凯瑟琳能够记住的所有涉及到的警察的名字，他们每个人究竟都到过哪儿。这件事做起来很难，因为她没有看到所有发生的事情，不过，萨拉感觉凯瑟琳现在比刚才更愿意帮忙——也许太愿意了，时不时说她记起了一些并不容易知晓的细节。不过，她全都记了下来。如果现在她的委托人在对事实添油加醋，那也没关系，她可以在上庭与韦尔·丘吉尔对质前清除掉陪审团最不可能相信的部分。

凯瑟琳开心地注视着这一切。她的律师们越认为警察可能有腐败行为，那就越好。当然，头花真的是被警方拿到犯罪现场看似也能说得通，她已经见过总督察韦尔·丘吉尔做的不少事情，相信他什么都能做得出。不过，还有另一种同样说得通的解释，这是凯瑟琳试图要隐瞒的。自从十几岁以来，她的两个女儿不仅经常相互借衣服穿，而且还会借她的衣服。她们会穿任何一件她们喜欢的上衣、鞋子或夹克，好像衣服是共用物品，而不是私人物品。比如，猎枪事件之后的那天，她看到米兰达穿着她的那件打过蜡的旧夹克散步归来。凯瑟琳想得越多，越觉得那件夹克的口袋塞满了很多物品——面巾纸、硬币、手套、狗食饼干、一把零钱。也许还有头花。凯瑟琳记得，好几次她在大风天遛狗时，把头发向后绑成马尾辫，以免被吹进眼睛。当然，米兰达在审判后不久，就把头发剪短了，不会用这样的东西。

那么，如果米兰达把手伸进口袋找东西会怎样——比如一张面巾纸，或者一只手套，一块狗粮饼干——那个带着凯瑟琳头发的头花，就掉了出来？当然，任何一天都可能发生。可是，如果大卫死那天米兰达也穿着那件衣服会怎样？或者，也许一两天前她带着小狗去过水池。不管怎样，都可以解释那个头花为什么会在那儿。

然而，她的律师们一心一意专注于其它解释——警方把它放在那里——她们对这种可能性探寻得越多，凯瑟琳自己也越来越相信。毕竟，如果米兰达那么聪明，并毅然决然做这件事，必然会小心翼翼，不会犯错。就凯瑟琳目前所知，她没有犯任何其它错误——她的不在场证明完美无缺，除了那些无结论的足印，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和痕迹。在没有找到真凶的情况下，这个警察，这个丘吉尔总督察有充分理由怀疑凯瑟琳，而且也有动机，会进一步提供她的犯罪证据。

在谈话结束时，萨拉检查了一下她的笔记，确信正是那个警探所为。她在对大卫·基德的审判中，见识过他对店主帕特尔的所作所为，不择手段获取他想要的证据。而在此之前，在处理她亲生儿子的案件中，他在警车里无视法规对他进行盘问，然后在法庭上试图把他的话说成自发的忏悔。可是如何对他进行质疑，又是另一回事。

谈话结束，在站起来时，她对着凯瑟琳微笑了一下，虽然不太自然，但表明了她坚决的态度。“非常好，沃尔特斯夫人，我想我们已经回顾了所有的证据。但是，头花无疑是案件的关键所在。如果我们能在这个问题上撼动他们，其余的都是间接证据。如果你想起了别的什么事情，看在上帝份上，要让我知道。”

“当然，我会的。你觉得我们有机会吗？”

萨拉考虑了一下，知道在每次谈话后，她的结束语会在委托人心里回响，彻夜难寐。“是的，我们当然有机会。可如果我说这很轻松，那一定是在撒谎。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在证人席上给人的印象。如果陪审团认为你只是整件事的无辜受害者，他们很可能怀疑警方。”

“那么，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小心说话？”

“是的。”萨拉若有所思地审视着凯瑟琳。这个女人看上去苍白、憔悴，忧心忡忡。“当心一点，不过只要言之有理，不用太在意。想想他们可能问你的问题，以及你如何回答，然后……尽量实话实说。”

“我会努力。”

“好的。那么法庭上见。别担心，我会尽力的。”

她微笑了一下，以示鼓励，但在回家的路上，这次谈话在她的脑海里回响，正如她的话也许在凯瑟琳心中回响一样。某件事情一直不太对劲，但她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凯瑟琳坚决认为自己无罪，可是……有些事情不太符合情理。这是一种熟悉的感觉，通常发生在那些声誉欠佳的委托人身上，他们并未把全部真相和盘托出。她们的谈话只涉及到这个女人心里表面的事情，更重要的事情仍然埋藏在心

底。

她眉头紧皱，靠回她的座位，困惑不已。

¹ 露西的昵称。

第50章 威斯康星

审判前那漫长的几个月对米兰达来说真是一种折磨。刚听到母亲被捕的消息时，她就心急如焚。事情的进展和她想象的完全不同。那尸体本应在蓄水池里埋藏几个月，甚至几年，直到化为烂泥。可现在，她在飞机上做的那个噩梦却不幸成真，大卫的尸体慢慢爬了出来，面色苍白，皮肤肿胀，又开始威胁她的家人。她从没料到自己的母亲会被逮捕。她想，我一定要回去，既然是我做的，我就必须解决这件事情。

可她的母亲从监狱来过电话——谈了三分钟，很有可能还被警方录了下来，从背景声音听，她应该是在公共走廊上打来的电话。凯瑟琳态度很坚决：“亲爱的，这是最好的结果。他死了，我很开心，很骄傲。要是我碰到杀死他的人，我一定会紧紧拥抱对方，然后……好了，没什么。我会爱那个人一辈子。最主要的是不用担心。他们没法证明我有罪，因为我根本没动过手，你要是为我好，最好待在美国，和布鲁斯，苏菲在一起，不要来这儿。你听懂了吗？我很爱你，亲爱的，比任何时候都更爱你，可我不想你现在回来，等这一切都结束了你再来，答应我，好吗，亲爱的，一定要答应我。”

于是，米兰达答应了，她还能怎么样呢？凯瑟琳又寄来了几封信，还是同样的口吻。信里的用词都很谨慎，因为监狱的人会进行审查，可意思很清楚，虽然没说，她母亲已经猜出了是谁做的，如果需要的话，她已经准备好为女儿的幸福牺牲自己。

但是，米兰达并不开心，一点都不。要想不牵连到自己，她只能什么也不说，甚至也不能告诉布鲁斯。对他，她总是拿沉默来当挡箭牌。她想，哪怕只是走漏一点风声，那势必像是撬开了泄洪闸门，会淹死所有的人。她母亲是正确的——她可能会失去布鲁斯和苏菲——他们也会被淹没，被强行从她身边拉走。

可这秘密像癌症一样，一点一点的吞噬她。要是她能跟谁讲讲就好了！她在森林里走了很远很远，轻声把自己的忏悔讲给大坝上的海

狸听，尖叫着讲给山顶上的老鹰听，甚至还悲伤地把石头扔进湖里去。可这些都只能暂时缓解她的痛苦，没有人理解。有几周时间，她很少跟布鲁斯讲话；他们的婚姻似乎因为缺少爱的滋润，已经渐渐枯萎了。至少她是这样，布鲁斯还是很宽容，善解人意，把她那暴脾气归咎于在英国承受了太大的压力。他用双臂抱着她，用力摇晃着她，那双大手像抱孩子一样抓着她，直到她推开他，眼里再次泛起泪花。

要不是为了苏菲，她可能已经回去了。可这个小女孩现在正是需要她的时候，而且，看起来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在米兰达回来的最初几个星期里，孩子的表现就像刚做了噩梦一样，隔一会儿就来拽着妈妈的牛仔裤，或是拍她的脸，然后跑回到自己屋里躲起来。米兰达觉得，这孩子也许能通灵，她伸手拥抱苏菲的时候，苏菲闻到了她手上有来自排水坑里泥土和油渍的味道，也在她母亲的眼睛里，看到了杀人凶手的残暴。但是，这不是真的，她告诉自己，不可能是真的。她第一次离开家去英国参加谢莉葬礼的时候，苏菲就很不开心，这次可能是同样的反应，只不过更严重而已，妈妈离开了这么久，苏菲想要惩罚她。米兰达所有的朋友也这样说：她长时间不在家，让女儿没有了安全感，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她能做的就是保持耐心，心平气和，重新获得女儿的信任。

于是，经过米兰达的努力，慢慢地，这种令人沮丧的状况似乎有所改善了。苏菲渐渐平静了下来，偶尔，一整天都不会发脾气，一周也不会半夜哭湿了床单来找她。可事情不那么容易，布鲁斯又经常工作到很晚，大部分担子都落到了她身上。有一次，情况变得很糟，她只能带着苏菲去看一位治疗师，可那种经历太可怕了。在女儿身上做完各种测试以后，那位男治疗师转身凝视着米兰达，步步紧逼地追问她的情绪状态，行为举止，与丈夫以及父母的关系。米兰达目光呆滞，不置可否地盯着他，把让人惊恐万分的真相深深埋藏在她的脑海中。治疗师说，苏菲这么小就有了双重极端性格障碍的症状，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父母坚持悉心照料她，让她在安全的环境中成长，不再承受外界压力。

可要想做到这点，米兰达必须先保护好自己。一谈到任何有关在英国发生的事情，她都会熟练地避开。朋友和丈夫善意的询问，就像

水洒在鸭子的翅膀上一样，不会有任何反应。或许，她看起来对他们太不友好，太冷淡了，可她管不了这么多。对她来说，这样的话题太敏感了，只会让她想起那件事。可是为了活下去，过完每一天，最重要的是要照顾好苏菲，她把秘密封存了起来，任它在心里自成一统，成了她闭口不谈的一种疾病，一个怪瘤，她谁都不会告诉。

当然，最煎熬的，就是布鲁斯了。眼看着苏菲情况有了好转，他想试着再要个孩子。但米兰达浑身打颤，在床上避开他。

“不要。”她说，“现在还不行，我还没准备好。”

“那你什么时候能准备好？你母亲的审判结束以后吗？”

“可能吧，我说不准。我到时候会告诉你。”

“你会告诉我？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宝贝儿，不是你一个人的。”

“我知道，亲爱的。可现在不行，我真的不行。”

审判日益临近，她心里的这个囊肿几近破裂。母亲在信中仍坚持让她待在美国，可米兰达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这根本不可能。她一定要回去，就算这意味着再一次抛弃苏菲，就在这小女孩刚刚开始恢复的时候。可一想到布鲁斯要和她再生一个孩子，除了内心深藏的罪恶，又要多出另一份责任，她就感到毛骨悚然。她没敢再和他讨论这个话题，更别说告诉女儿她要走了。可她一定要回去，她不能让母亲一个人面对审判。就算这次回去意味着她将永远放弃她的整个家庭。

“苏菲现在快三岁了。”布鲁斯坚持说，“我们以前都觉得这是最好的时间，你知道，我们曾经谈过。给她生个弟弟或妹妹，与她一起成长，也许正是她所需要的。”

还有一个在监狱里的母亲，如果事情搞砸的话，米兰达想。是，太可怕了。她费了好大力气，朝布鲁斯挤出了一个微笑。

“可能你是对的，亲爱的，等妈妈审判过后，到时再做这些事情感觉会好点。”

“是吗？我知道你压力很大，宝贝儿。可你从来都不愿意说，说出

来肯定会好受点。”

“没什么要说的，妈妈没有杀人，她是无罪的。我累了，布鲁斯，对不起，我头有点疼。”

米兰达这样打发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知道有多少次了。今晚，离审判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决定要问到底。布鲁斯很佩服自己的岳母，认为她是个坚强的长辈，也很精明能干，可他觉得，她犯罪也不是不可能。毕竟，她的动机很明显。虽然这样的想法可能不对，但他很理解有人会为了复仇去杀人。

“你有没有想过她可能真的杀人了？”他问，“毕竟她有充分的理由，不是吗？要是有人这样对苏菲的话，我可能也会那么做。”

“你是男人，布鲁斯。她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米兰达把脸转了过去，假装在睡觉。

“就算如此，谢莉是她的女儿。如果你，你也会那么做的，是不是？亲爱的？”他坚持说，“如果无路可走，难道不能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而奋力一搏吗？”

米兰达呆滞地摇了摇头，泪水已经开始在眼眶里打转。一时间，她差点就要说出实情了。要是他真这么觉得，可能会理解她吧，甚至会原谅她。可米兰达还是不信任他，这样的担子太重了。他也许有着宽广的肩膀，但是嫁给他这么久，她知道他的观点比较容易受人影响，况且他母亲有很强的宗教信仰，是以十诫来看待这个世界的。一旦她把秘密告诉他，就会覆水难收。布鲁斯肯定会被吓到，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他会征求家人、朋友的意见，很快这个秘密就公诸于众了。

她是那么地爱他，却毁掉了她所爱恋的一切。

“或许，你还是回去一趟，参加这次审判吧。”他停顿了一下，若有所思地说，“你在这儿什么都做不了，只是一味地担心。你应该去支持下你的母亲，而不是在这儿折磨自己。”

“我确实支持她了！”她恶声恶气地回了一句，声音大得连花园里的狗都开始吠叫。“难道你没看到我给她寄的信和卡片吗？要是她不

想让我回去，我还能做什么呢，布鲁斯？”

“我知道她说不让你回去，亲爱的。我也看了那些信。”

“那苏菲怎么办？她现在终于大有改观了。”

“我设法照顾她，我以前也设法照顾过。”

“是的，等到我回来，你知道她到时候会是什么样子。”米兰达不再假装睡觉，而是坐了起来说。她知道不管怎样，自己还是会回去的，布鲁斯只不过是提提建议而已。

“你不需要离开很久的。要是你妈妈被宣判无罪，你甚至可以带她一起回来度假。她很喜欢苏菲，这可能会对孩子有帮助。”

“是，当然。”米兰达麻木地盯着窗外，花园那一头的树林上方，月亮已经慢慢升起来了。它今晚怎么这么红，比任何夜晚都要红？

“如果是我的母亲，我不管怎样一定会回去的。天哪，曼蒂¹（Mandy），又会出什么差错呢？”

“哦，什么都不会。”米兰达感激地看着一朵乌云遮挡住了血红色的月亮。“不会有任何差错，布鲁斯。”她眼神空洞地说着，她很感谢布鲁斯，这是他自己做的提议。这可能是他帮她分担的最后一个重负了。而要是出什么差错的话，他就得独自照顾苏菲一生。

米兰达浑身颤栗，几个月的折腾，她也累坏了。她已经把秘密忍了这么久，秘密却变得越来越难以抑制。布鲁斯是对的，她的心在英国，不在这儿。对于苏菲，她已经尽力了，可对于自己的丈夫来说，她已经毫无用处。她只是一幅空皮囊，是他娶的一个僵尸新娘。她的母亲可能会被关一辈子，她却和布鲁斯躲在这里，这是她万万不能忍受的。她现在只是希望凯瑟琳能无罪释放。米兰达想，我一定要去那里目睹这一切的发生。我别无选择。

他们在漆黑的夜里静静地坐着，各自的思绪却像两个大陆一样，彼此遥不可及。乌云背后的月亮射出了一道红色的光线。

“你说得对。”她最后说，“我是得去一趟。”

1 米兰达的昵称。

第51章 新的审判

又是一天，又要进行一次审判。萨拉·纽比把装饰有红色缎带的诉讼要点放在约克刑事法庭中央的那张古老的橡木桌上，坐下来等着法官进来。在她旁边的，是公诉律师马修·克莱顿（Matthew Clayton），在礼貌地朝着她微笑。他是一位皇家律师，矮小精悍，拥有长跑运动员般的瘦削体格。她以前没有跟他碰过面，但是，他早已声名显赫。这会儿，他正饶有兴趣地环顾着法庭。

旁听席里已座无虚席，空气中充满嘈杂急切的低语声和匆匆走过木地板时的脚步声。陪审团在萨拉的右边，书记员和庭警在她的前面，安全警卫和速记员都已准备就绪。

当被告被两名安全警卫从小牢房押送上来时，大家的谈话声戛然而止，全场一片肃静。萨拉看到凯瑟琳进入被告席，转身朝她的委托人笑了一下，以示鼓励。凯瑟琳看上去苍白，平静而镇定。她穿着两件式套装，别着胸针，脖子上戴着围巾，看着和过去一样——一个40岁出头、穿着体面、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只是，她现在比她们初次相遇时瘦了一些。她那么瘦削，脸色那么苍白，萨拉甚至怀疑她可能得了癌症。但是，失去一个女儿所带来的压力也会让任何人遭受这样的折磨——更不必说还要因谋杀罪而受审。凯瑟琳跨步走到被告席的边缘，环顾一下四周——一个被目光所包围的神经紧张、身材瘦弱的人物——就像刑柱上的圣女贞德（Joan of Arc），成为一群暴乱群众心中的殉道者。

大法官阁下、皇家律师罗伯特·麦克纳尔（Robert McNair）进来后，鞠了一躬，然后坐了下来，他穿着华丽的红色长袍，戴着彩带和假发。书记员开始宣读指控书：

“凯瑟琳·伊丽莎白·沃尔特斯（Kathryn Elizabeth Walters），你被指控在10月16日夜晩，谋杀了大卫·威廉·基德（David William Kidd），违反了1957年颁布的《杀人罪法案》（the Homicide Act）第一节。你有什么要说的？对此指控，你是有罪的，还是无罪的？”

“无……对不起。”凯瑟琳咳嗽了一下，清了清发干的嗓子。“无罪。”

“很好。你可以坐下了。”

萨拉想，至少这一步结束了。在审判前他们所召开的讨论会中，凯瑟琳一直沉默寡言，神经紧张，而且不与人交流，萨拉有时候搞不清楚她是不是想被判有罪，宁愿在首次盘问时就认罪。萨拉害怕让她作证。任何能干的起诉人都能让这种表现看起来像是有罪，皇家律师马修·克莱顿也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

他已经站了起来，开始概述案件。他用清晰、洪亮的声音对着陪审团讲话，语调令人愉悦，和平常并无两样，但不知怎的，却强调了大卫·基德的死亡过程是如何的恐怖。

“法医将会告诉你们，他是溺水而死。你们可能认为，这毫不奇怪，因为这名男子被困在车里，淹没在近两米深的脏水下面。尸检表明他曾用手去抓车顶和车门，试图逃生，但是没有成功。他的肺部积满水，最终溺亡了。”

他解释说，大卫的血液里有大量的氟硝安定，这不可能是一场意外事故，因为他没有能力开车，也无法做出任何正常的举动，更不用说突然发现自己困在水下，要从车里逃脱了。并且，那辆车离马路很远，位于荒凉的树林中央。

“那么，这至少是可疑的死亡。但是，是什么让警方认定这是谋杀呢，而且对我们来说，关键是为什么会认为凯瑟琳·沃尔特斯是谋杀犯呢？诚然，就如最优秀的侦探故事里描述的那样，起诉方说，是一些细小的线索不可避免地把他们带到了沃尔特斯夫人的家门口。警方的证人将会把证据呈现到你们面前。”

最优秀的侦探故事！萨拉哼着鼻子说，那声音刚好大到马修·克莱顿能听到。她想，他看起来稍微有些尴尬。毕竟，这是件严肃的事，不是一次娱乐活动，他肯定知道，他接下来要给陪审员讲的内容逻辑性可不怎么强。只要出现一条缺乏说服力的线索，他们就会陷入被怀疑的深渊。

萨拉回头扫了一眼，看到韦尔·丘吉尔正坐在法庭的后面，胸有成竹，自命不凡——这是个一心追逐名利的男人，他需要一些有罪判决来帮他占据头把交椅。如果她想赢得这个案子的话，就必须搞定这个男人。到目前为止，成功的可能性看起来比较渺茫。

“通过对犯罪现场的仔细检查，得到了一些线索。首先，是树上、蓄水池周围混凝土上的一些痕迹，表明驾车者——不是基德先生——在开车驶过篱笆前，曾下车移动了它。然后，又把篱笆放回原位，让它看起来像完全没有动过。显而易见，基德先生不可能这样做；其次，是脚印——或者说是部分脚印——就在这片区域，有一个39码运动鞋留下的鞋印——这与凯瑟琳·沃尔特斯家找到的运动鞋的尺码和款式相同；并且，还有一个你们能想到的最确凿的证据，就是……”

马修·克莱顿停顿了一下，像某个节目主持人似的，调动着人们的好奇心，依次与每一个陪审员的目光相遇，确保引起他们的充分注意。

“几根头发，一束女性的头发。它们缠在篱笆附近找到的一个蓝色皮筋头花上面。经过DNA分析，证明这些头发与从被告凯瑟琳·沃尔特斯身上取下的头发相符。你可能会认为，证据十分确凿。如果凯瑟琳·沃尔特斯与谋杀大卫·基德没有任何关系的话，她的头发怎么会在这个被遗弃的燃料坑附近呢？”

大家轻轻地倒抽了一口气，十二个陪审员的目光，立刻齐刷刷地转向了凯瑟琳，她坐在被告席上，脸色苍白，但神情无畏。萨拉想，她肯定感觉到了，有如一团烈火在她的身体里燃烧——又或者是寒意，正慢慢吸取着她的生命力。

这确实是个致命的问题。那个头花可能会让凯瑟琳在监狱里待上一辈子。而且，克莱顿介绍得恰到好处——正是他侦探故事里的致命线索被提及的方式。陪审员们会喜欢，就像丘吉尔喜欢它一样。在与凯瑟琳一起召开讨论会后，萨拉曾给特里·贝特森打过电话，询问他对这个案子的看法。他们在河边的一个长凳旁碰面。过去的几个月里，萨拉与鲍勃之间的冲突逐渐平息，因为他似乎把热情都投入到了他的新工作里，她与特里的关系也已经差不多恢复到以前那种职业性的友

谊。稍微令她遗憾的是，他几乎没有试图让这种关系再进一步。他看起来太沮丧了，不敢再进行尝试。

大卫·基德的审判失败了，接着是凯瑟琳·沃尔特斯因谋杀大卫而被逮捕和起诉，这一切既削弱了特里对警察局的信心，也削弱了他对自己的信心，而前者是一个致力于维护正义的组织，后者是一个精明能干的警探。如果凯瑟琳·沃尔特斯确实杀死了大卫·基德，那么，这与他的过错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如果她是无辜的，就说明有人，用某种方法，捏造了不利于她的证据。

“我决不会相信会是她干的，不管动机是不是完美。”他们见面时，他这样对萨拉说，“我的意思是，首先，她这个年龄的女性，怎么可能接近大卫？他憎恨她，宁可绕道也要避开她。如果是谢莉的父亲或者是另一个女儿还说得过去。但是，他和情妇待在一起，而她在美国。因此……”

“必定是凯瑟琳了？”

“是的，丘吉尔是这样说的。但是，也很可能是别人，对吗？我是这样对他说的。某个吸毒者或妓女，比如琳赛·米勒（Lindsay Miller），就是那个被谢莉发现跟他上床的女孩；他曾经欺骗过的某个男性朋友或生意伙伴——确实可能是任何人。这个哥们儿就是自然界中生活在池塘里的某种小生物，你可以在任何石头下面找到他。但是，我无法插手这个案子，而那个巧舌如簧的韦利，他不想知道这些。如果要追查像他这种人，需要花费时间、精力和资源。然而，如果是要立案起诉凯瑟琳·沃尔特斯——刚好！两全其美，而且肯定能上很多报纸的头版头条。”

“但是，除了这些头发以外，其它证据根本站不住脚。”

“确实如此。她被逮捕的第二天，犯罪现场行动组想结束对犯罪现场的调查。但是，小韦利并不满意。之前找到的只有一些脚印，因此，他们不得不重新仔细检查。他们虽然抱怨，说了些过分的话，但还是去做了，因为他是上司。你猜怎么着？他向来都是正确的。第二天，他们就发现了这些头发，就在一个带橡皮筋的头花上面，而他们之前居然没有发现。头花上还带有发根，可以进行DNA检测。于是，

事情了结，凯瑟琳·沃尔特斯就这样被证明确实在犯罪现场。”

萨拉认真地审视着他。他脸上露出一种苦涩的表情，是一种愤恨、失意的嘲讽，这是她以前没见过的。“你认为头发是他栽赃的？”

“为什么不是？他以前并不是没有做过。例如，在大卫的案子里，你想想他是如何夸大那位店主帕特尔的证词的。尼克·布莱恩特（Nick Bryant）可不是白痴。他的小组已经彻底搜查了那个地方。丘吉尔逮捕了凯瑟琳，他也曾搜查过她的家。拿走一个头花是很容易的事情。”

“特里，如果你是对的，这可不只是一个错误，是蓄意妨碍司法公正。”

“我知道。如果我能证明这点的话，我会去做的，但我无法证明。因此，除非你能让奇迹出现，否则你的委托人就要被定罪了。”

萨拉极度沮丧地回到她的办公室。丘吉尔曾经讯问过凯瑟琳几次，也曾到过她的家里——要拿走一个头花，带进树林，放在那儿让犯罪现场行动组第二天发现，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样做既容易，又几乎不可能遭到质疑。她和露西曾花了几个小时核查从犯罪现场带到实验室的证据链。几乎每一个证据都表明，事实就和表面看上去一样——一份出色、缜密的法医检测报告，指出这个微小但关键的线索位于肮脏而毫无生气的犯罪现场。

接下来的几周，只要忙完分配给他的小案子，特里就一直自行调查大卫·基德的死因。但做起来困难重重，因为这个案子不是他负责的，小组里几乎没有人跟他谈论此事。特里逐渐习惯了他们眼里流露出来的警惕和同情的神色。每个人都明白他和上司之间存在的冲突以及对他的事业带来的影响。这也可能会发生在他们身上。

尼克·布莱恩特是犯罪现场行动组的组长。他谨慎地承认他的小组一开始就已经对犯罪现场进行了详尽的检查，这是他们一贯的做法。但是，那个地方非常混乱，到处都是拖拉机拉动轿车时带出的烂泥、树叶、昆虫和动物粪便。他们不是超人，与别人一样，他们感到疲倦又腻烦，所以也有可能漏掉一个很小的皮筋头花。没有人看到丘吉尔

在找到头花的地方逗留。

于是，特里又回到原点，试图搞清楚还有谁可能杀死大卫·基德。毫无疑问，除了凯瑟琳以外，他还有其他的敌人。

他重新去了大卫存车的地方，那个车库就在城墙下，离大卫的公寓有四五十米。丘吉尔的小组已经找到一位年长的上校，他曾经在大卫死的那天晚上看到他开着莲花跑车驶出车库。那位老人说，车上有一位女性，三四十岁的样子，他是这样想的，但是不能确定。他确定的是，她的头发是金黄色的，但他不太确定有多长。他在路灯下看了一眼她的脸，就挑出了凯瑟琳的照片，认为这比其它出示的照片相似度更高。

特里核查了所有俯视那个车库的公寓和房子的窗户，算他走运——一位比上校年轻，可以说视力更好的女性也看到了同样的事情，但有细微的差异。她不认识大卫·基德，但她记得莲花Elise。她看到一位女性坐进跑车，她说是一个女孩——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性，她坚持认为，肯定不是年近五十。她清楚地记得那个日期，因为那是她出门旅行的前一天晚上，这可能也是丘吉尔带领的小组没有见到她的原因。

虽然找到的信息不多，但毕竟是个开始。他查看了地图，然后周末去乡下散步，想搞明白凶手——不管她是谁——是如何毫无痕迹地逃离犯罪现场的。他去韦瑟比的公交车站打听，看是否有某个不同寻常的人在那天早晨出现过。同样，又是一位年轻女性，脏兮兮的，疲惫不堪，不过，这次是浅色的朋克式短发。

但是，她是谁呢？而且，她是如何安排与他见面的？一天夜里，在思考这个问题时，特里突然记起，大卫·基德在一家旅行社工作，带领游客去肯尼亚游猎。通过查阅这个案子的卷宗，他得到了一个名字：日平线旅行社，在哈默史密斯（Hammersmith）有一个办事处。第二天，他给那里打了个电话，令他惊讶的是，一条线索出现了。

是的，查了很久的记录之后，他们证实，发现确实是有一位女性安排与他会面。一位旅行记者给他们办事处打电话，说她打算写一篇

文章。他们与她约好，在约克的蛞蝓与莴苣餐厅碰面。

“你知道名字吗？”特里把钢笔放在笔记本的上方问道。

“是的，我想有她的名字。稍等片刻……”电话那端可以听到纸张发出的沙沙声和背景传来的流行音乐声。“找到了，玛莎·库克森。她为《华盛顿星报》撰写文章。我正在寻找她的文章，但可惜的是，似乎剪报处还没有把她的文章送过来……”

“没关系。”特里说，“我会给她打电话，看看能否从她那边追查这件事。”

皇家律师马修·克莱顿的讲话马上就要结束了。讲完了凯瑟琳的无效不在场证明，他转换话题，开始讨论动机问题。

“你们可能会问，为什么像凯瑟琳·沃尔特斯这样的女性——一位母亲，一个体面的女商人，一个药剂师——会做这么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原因驱使她如此仇恨大卫·基德，甚至要置他于死地呢？嗯，遗憾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太明显了。”

他讲述了前一次审判时，凯瑟琳在本法庭的台阶上如何勃然大怒，她是怎么带着一支猎枪到大卫的公寓外面而遭到逮捕，萨拉已经没有任何兴趣去听。毫无疑问，凯瑟琳想要他死。在审判前的讨论会上，她就已经非常清楚这点，这也是她跟他们讨论得很热烈的一点。

“我不能像基督徒那样饶恕他。现在不能。我也怀疑以前是否饶恕过他。这个男人夺走了我的女儿，利用她，并杀死了她。对身为父母的人来说，这是最糟糕的事情，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在这之后，他没资格再活下去。纽比夫人，你曾试图把他关进监狱，但没有成功，于是，有人杀了他。他死了，我很高兴。我希望他在地狱里腐烂，如果有地狱的话，应该有的，可以把他这样的人送进去。”

凯瑟琳作证时，这种观点不可能对她有利。然而，尽管萨拉多次警告，凯瑟琳仍然下定决心要坚持这个观点。萨拉闷闷不乐地摇了摇头。如果说，六个月的羁押没能平复凯瑟琳心中的怨恨，那么萨拉怀疑，身为被告带来的震惊是否能消除她的痛苦。萨拉回头看了一眼她

的委托人，发现她正坐在被告席上，脸色苍白，神情紧张。萨拉目光朝上，向旁听席上看去，令她惊讶的是，她想，她认出了另一张面孔。

一位二十五岁左右的年轻女性，正坐在被告席的上方。她留着微卷的棕色齐肩长发，穿着深蓝色外套，与她的母亲惊人地相似。这是凯瑟琳的女儿米兰达，萨拉隔了一会儿才想起——受害者谢莉的姐姐。我想她正待在美国，这是凯瑟琳说的。嗯，这也不错。或许，她可以开导开导她的母亲。如果凯瑟琳不想被判有罪的话，是需要有人劝劝。

萨拉转向前面，开始听起诉人概述案子的最后一部分，越听越感到获胜无望。他讲到，凯瑟琳的药房在存货控制程序方面存在漏洞，可以让她在没有任何人发现的情况下，拿到氟硝安定。萨拉仔细思索着可以选择哪些方法来进行辩护。

此刻，这些方法比任何时候都令人气馁。

第52章 母女

凯瑟琳浑浑噩噩地度过了审判的第一天。她没想到，被隔离在法庭后面的被告席上，会让她感到如此孤独。律师们、书记员、庭警和陪审员都在下面的法庭律师席里忙碌着，把她一个人高高地留在这个古怪的木塔上，既惹眼，又孤单。身后是看守她的警卫，一个脸色阴沉、身材壮硕的女人，穿着灰色的制服，手里拿着手铐和钥匙，脚上穿着舒服耐穿的鞋子。穿过律师们忙碌的区域，正对着凯瑟琳的，是戴着假发、披着红袍的法官。只有法官的目光可以平视凯瑟琳。有一次，她发现法官正注视着她，于是，出于礼貌，条件反射地朝他点了点头，但法官并未做任何回应。毕竟，她是来接受审判的，而不是来跟人打招呼的。

当然，她早上已经见过萨拉·纽比了，但当天大部分时候，她看到的只是她那出庭律师黑色的长袍以及后脑勺上的假发。一连串的证人进进出出：发现尸体的农夫、病理医生、犯罪现场行动组的警官、一位法医，还有那位年长的陆军上校，声称自己看到一位酷似凯瑟琳的女士上了大卫的车。前两位没什么需要进一步询问的，可后面三位，萨拉都费力进行了辩驳，在关键细节上一点点削弱证据的有效性：犯罪现场行动组第一次对现场进行调查时，到底为什么没发现那个头花？难道她运动鞋上的泥土和叶子不能是她家附近田野里的吗？或者是三十公里外的田野和树林里的？那个七十五岁的老上校，戴着深度老花镜，在光线很差的夜晚，真能记得坐进大卫·基德车里的乘客的长相？他真的能确定她的年龄，或者记得那天是几号？

进行法庭辩论的时候，凯瑟琳只是在装模作样地听着。她被隔离在法庭的后面，看起来对辩论不怎么关注。她的律师辩论得很出色，可这对她来说已经不要紧了。

要紧的是，她看到了米兰达。

她已经多次告诫女儿，让她不要来，在监狱的严格监管下给她打过电话，还写过信。她之所以能保持理智，就是因为知道米兰达是安

全的，在6000多公里远的地方，遥不可及。她也答应过不会回来。可今天早上，凯瑟琳抬头朝旁听席观望时，竟然看到了米兰达。整个上午，她都在想这件事，午饭的时候，她牢房的门开了，米兰达站在那儿，不安地微笑着。

“你来这儿做什么？”

“妈妈，我必须来。”

“不，你不用来的。我告诉过你不要来。回家去吧，和你的家人在一起。”

“妈妈，你不懂我的感受。我不能就这样抛下你一个人。要是你被定罪的话——我也活不下去了。”

“你看，我有这么好的辩护小组，一个很棒的出庭律师，她认为我会无罪释放。因此，你不必为我担心。我很快就自由了。”

“我不是担心，妈妈，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我必须要说……”

“我不想听，亲爱的，拜托你，不要再说了！”

“我做……”

“我不想知道 你做了什么，你怎么做的，我什么都不想知道。听着，这是我的 审判，我是被关在这里的人，而且我们都知道，隔墙有耳。录音机、隐藏的麦克风，什么都有。所以，闭嘴，米兰达，请不要再说了，听我的。好吗？如果你爱我的话。”

“好吧。”

“那好，我现在已经失去了一个女儿，你也失去了一个妹妹。我们都知道这有多痛心。那个男人肯定杀了她，所以，曼蒂，不管谁杀了他，都做了件好事，一件正确的事。因为他是个恶魔——要是没人阻止他的话，他肯定会继续做伤天害理的事，一次接一次。他是个杀手，没有他，世界会变得更好。”

“妈妈，我知道，我知道，可这事我感觉 不妙。答应我，如果你会输掉官司，就让我自首吧。那才是正确的事，你也知道，那会让我最终得到安宁。”

“不，不可能。这样吧，再等几天，我就会被无罪释放。我们就都自由了。我已经开始考虑出去以后要做什么。”

“做什么，妈妈？”

“嗯，威斯康星也有药店，不是吗？说不定我可以变卖掉家产，去找你。重头开始，当然，要是你愿意收留我的话。”

“哦，妈妈！”

“我不会住得很近的，不用担心。他们说，美国很大。”

“妈妈，那太好了，可……”

“好，那你现在就走，飞回家去，等这一切都结束了再说。如果裁决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我就把药店卖掉，开始着手安排这件事。”

“妈妈，我不会走，我不能走。除非我能带你一起走。”

“肯定的，亲爱的，等我无罪释放以后。再过几天我就能出去了。”

“是，对呀，妈妈，我就是来见证这件事的。除非你被释放，否则我不会走的。难道你不懂吗？我不能走。我一定要亲眼看到。”

“那……就坐在某个僻静角落，闭上嘴巴，亲爱的。至少这一点你要答应我。我不想让任何人开始怀疑你，一秒都不行。”

“我会和爸爸说的，你知道，他也在这儿。我一定要跟他谈谈。”

“当然，你必定会跟他说。可你还没告诉他吧？我可是从来没吐漏一个字。”

“我也没说，哦，妈妈，我谁都没有告诉，连你也没说，现在还不是时候。太难了——有时候觉得我的脑子都快要炸开了。可你已经知道了，是不是？”

“嘘。亲爱的，不要说，别在这儿说。在哪儿都不能说。等我被释放了，我们一起到山里的某个地方时，再讨论这件事。再等几天就好了，就这样。你能做到，对吧？为了我，你能坚强点吗？”

“我会尽力的，妈妈。可我绝对不会让你被定罪的，绝对不会。”

“那我们就只能力保我不被定罪，是不是？希望我的律师能表现出色。”

可是，在整个漫长的下午，凯瑟琳注意到，萨拉·纽比和控方证人周旋着，试图建立起一个不甚牢固的平台，以进行合理质疑。凯瑟琳觉得情况并不是很好，她屈居下风。时不时地，有陪审员若有所思地抬头看一眼凯瑟琳，想要通过她的表情、紧绷的四肢以及肢体语言来推断出她的罪行。她觉得，自己每次都传达出了错误的信息，陪审员总是会很不满意地转过头去，不以为然，脸上没有流露出一丝同情。

这天快要结束的时候，萨拉下来看她了。她还是那么精力充沛、很有说服力和战斗力。“还不能保证。”她说，“不过正如所料，进展很顺利。那个老陆军上校不错——我觉得他是个诚实、正派的男人。没有叫嚷，也没有加油添醋地作证。他承认，他不能确定看到的那个女人有多大年纪。”

“不过，他也说了有可能是我。”

“是，那是公诉方耍的一个聪明伎俩。”萨拉皱了皱眉，她想起皇家律师马修·克莱顿说服法官让凯瑟琳站起来时，证人确认几个月前和大卫在一起的女人，和凯瑟琳并不是不像。不是不像，这样的字眼在鉴定身份时实际上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萨拉本来打算在盘问时充分证实这一点，但在她有机会这样做之前，马修·克莱顿已经让陪审团的每个成员仔细地观察了紧张而孤零零地站在被告席上的凯瑟琳。“我很抱歉，法官竟然允许他们这样做。这种感觉肯定糟透了。”

“是很糟。不过现在，我已经习惯这些破事了。”

“明天会好点的。犯罪现场行动组的警官尼克·布莱恩特不怎么好对付，可他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法医鉴定也没什么大问题。案子还没有得到证实，而且还差得远呢。如果我明天能驳倒他们的上司——侦缉总督察丘吉尔——我们扳回的可能性就大了。”

“可能性？”

“是。凯瑟琳，你也知道，我一向对你坦诚相待。我不能说得太满。最终就看他和你了。如果我能让陪审团不信任他——而他恰好是那种能让陪审员们有充足理由怀疑的人——那么，你就只需像我说的，站在被告席上，别太疏远他们就行了。不要说大卫死了你很高兴之类的话，这样，才会赢得他们的同情，播下怀疑的种子。他们的案子靠的都是那些头发。如果陪审员们对此产生怀疑，案子就可能被撤销，我也会尽力争取让法官驳回案子。但在别的方面，就看陪审员们最信任谁了，侦缉总督察丘吉尔，还是你。只要说出事实，越清楚越好，这样就无可辩驳了。”

两个女人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各自掂量着萨拉话里的诚意。她们都知道萨拉尽力想说些鼓励的话，而且也都知道真相不止凯瑟琳目前说出的那些。可只有凯瑟琳知道到底是什么。

“我今天在法庭上见到你的女儿了。”萨拉说，“和你丈夫坐在一起。”

“是的，她来看我了。”

“那你一定感到很是欣慰了。她从美国飞过来的，是吧？”

“是。我希望……”她们听到外面走廊上有男人在讲话，还听到一大串钥匙晃动的声音。凯瑟琳突然住口，把头转向一边。

“我知道，如果不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看见她可能会更开心。”萨拉正说话时，牢房门打开了，她站到了一边，女典狱官走了进来，把自己与凯瑟琳的左手腕铐在一起。“可她能来这儿也好，能支持你。”凯瑟琳被带走的时候，萨拉把手放在她的胳膊上。“要是可以的话，就好好睡一觉。我保证，明天一定会为你尽力的。”

我现在需要的，萨拉一边慢慢往楼上的律师更衣室走一边想，就是找出究竟是谁杀了大卫·基德。那就肯定能救凯瑟琳了，毋庸置疑。

第53章 玛莎·库克森

想要联系上美国记者玛莎·库克森，事实证明，这比特里预料的要困难。看起来，她三个月前已经离开了《华盛顿星报》，可能成了自由记者，或是加入了另一家报社，原报社的人事部门也不确定。按照她的家庭地址打了几通电话，只有答录机留言，也没人回电话。显然，特里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也不知道这个收集材料写旅行文章的美国记者究竟有多大牵连。他再次打电话给日平线旅行社，他们确认，印象中那个女人打电话来不是找大卫·基德的，似乎也没听说过他，还是他们建议她去拜访他的。大卫有可能冒犯了这位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于是她在他们见面三天后杀了他，这太不靠谱了。他们确实见过面吗？《华盛顿星报》的档案保管员回复电话时，先是一阵抱怨，然后证实玛莎·库克森没有关于日平线旅行社的故事存档。

特里的另一条线索也是一无所获。他找到谢莉在大卫床上发现的女孩林赛·米勒，并与她进行了谈话。可是她不仅在大卫死亡当晚有很好的不在场证明——当时，一位教育福利员因为关心她儿子在托儿所的表现，正在拜访她——而且，她也想不起来还有哪些女人希望大卫死。是的，他有别的女友，她承认这点，可他并不是特里所想的那种恶魔。谢莉·沃尔特斯是因为知道大卫会回到林赛和他的孩子身边，才愤而自杀的。要是谢莉的母亲明白这一点，她现在也不会因谋杀罪而受审。在林赛看来，她完全罪有应得。

所以，直到玛莎·库克森在审判开始两天后打电话给特里时，他才有了第一条线索。那天下午早些时候，他正在整理一起盗窃案的文件，打算送到皇家检察署去，这时，她打来电话，起先，他没听出她是谁。美国口音听起来太怪了。

“你是贝特森警探，对吗？你在我的答录机中留了几条信息。”

“你说你是库克森？哦，是的，你是记者。来自——什么来着？——《华盛顿星报》。”

“终于想起我了。不过你落伍了，我几个月前就离职了。不知英国

警方需要我提供什么帮助？”

“哦，我听说你六个月前来过英格兰。你当时是在哈罗盖特。你在这里的时候，联系了一家叫做日平线旅行社的公司，想写关于他们狩猎假期的专题文章，于是他们让你去找一个叫做大卫·基德的员工。嗯……”

“你疯了吗？”即使透过国际电话线，她惊讶的语气也明白无误。“等一等，警探，你把我和其他人弄混了吧？”

“你是 玛莎·库克森吗？写旅行增刊专题文章的玛莎·库克森？”

“是的。”

“你在约克郡吗，前……”

“英格兰的约克郡，对吗？那就是你现在的位置？”

“是的，我在约克郡。”

“哦，你很幸运，先生，但是很抱歉让你失望了。我一辈子都没去过那里。当然，去了几次伦敦，去过一次苏格兰，也去过多次英格兰西南部，以及西北部几个特别小的湖泊，不过约克郡，倒真没去过，先生。尚未有幸去过。”

“那伦敦的旅游公司日平线旅行社 呢？你记得和他们通过电话吗？”

“我和许多公司谈过。你说他们的特色是什么？”

“非洲狩猎旅行。他们说，你从哈罗盖特打电话过去，他们让你联系一名领队导游，他住在——曾住在——约克市。”

“哦，我可以明确告诉你，那不是我。我碰巧去年一年都不在欧洲。我在新西兰，之前在喜马拉雅。一定是有些误会。”

“你能想起可能有谁会冒充你吗？”

这个女人大笑起来。“不可能吧。你知道，我又不是电影明星。”

“可能不是，不过——或者只是借用你的名字？”

“谁都可以办到。只要买份报纸读一读。”

“是的，我想也是，可是……你说你从未到过约克郡。你不认识任何住在那里的人，对吗？”

“警探，我在工作中遇到过几百人，也许几千人。任何人都可能盗用我的名字。总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很严重，库克森女士。你碰见的那个男子——也就是盗用你名字的人声称碰见的那个人——被人谋杀了。所以，不知你是否能帮我们找出谁是凶手……”

之后是片刻的沉默，特里几乎可以听见这个女人在默默地思考。“你说，有人谋杀？究竟怎么回事？谁杀了他？”

“我们正在试图找出真凶。我们只知道有人看见一个女人上了这个男子的车，几天后，他被人发现淹死在树林中央排水池底的汽车里。”

“有人冒充我去见他后不久就发生了这件事吗？”

“是的，看似如此。”

“那么，我理解你的担心。但是不管我能不能帮忙……”电话那边突然又沉默不语，玛莎·库克森显然陷入了深思之中。“碰巧，我确实知道一个在那里生活过的人。她是我曾经在大学一门课上教过的学生。但是，她不会伤害任何人。实际上，她妹妹去年被人杀死了，可怜的孩子。”

特里等着下文，突然感到嗓子眼一记狂跳。对方没有继续说话，于是，他问，“你不会正巧记得她的名字吧？”

又是一阵沉默。随后，传来一句出人意料的略带一丝慌乱的断然否定。“不，很抱歉，警探，我不记得。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总之，记名字不是我的强项。”

“仔细想想。”特里一点也不信她的话，急切地催促说，“这真的非常重要，库克森女士……”

不过，让他惊讶的是，再一次沉默后，电话被挂断了。他试着再

打回去时，电话号码已经被屏蔽。

第54章 头花

如果在盘问韦尔·丘吉尔时能打击到他的话，萨拉会满心喜悦，虽然这让人觉得有些冷酷无情。这个曾经不遗余力地要将她儿子送进监狱的男人，把警方所有令萨拉反感的特质都诠释了出来。在他文质彬彬的假象下面，是一颗自命不凡、麻木不仁的心，而最可怕的是，他如今飞黄腾达。她怀疑这种成功主要是依靠他的政治天赋，而非作为一名警探所拥有的技能。对他目前的职位来说，他算是年轻有为——三十五岁左右，聪明、穿着讲究，如果于己有利，他会施展魅力，但是如果需要，他又会冷酷无情、恶意报复。她听说，埃塞克斯的一些警官——他以前所在的警队——因为反对他而深受其苦，现在轮到特里了，情况似乎如出一辙。

不过，这还不足以让他压过竞争对手，通过考察，晋升到更高的职位，他需要一连串引人注目的成功调查。无疑，他想通过这次审判达到目的。他看似胜算在握，这让萨拉万分沮丧。当她的对手皇家律师马修·克莱顿让丘吉尔顺利通过对证时，她注意到陪审团欣然接受了控方精心讲述的故事，于是，她紧张地胡乱写了两页纸，上面潦草地记了几个她必须质疑的不怎么有说服力的问题。

等到她起身时，对面的丘吉尔显得客气而又有些轻蔑。他的穿着非常得体，合身的西服胸袋里别着一条红色小手帕，头发上喷了一点摩丝，看起来很时髦，对陪审团的年轻成员颇具吸引力。没有陪审员注意到他们见面时眼里的刻骨仇恨。这种无形的仇恨像激光一样只会灼烧对立的双方。

“丘吉尔督察。”萨拉一开始就故意在级别上削弱他的气势。“你审问凯瑟琳·沃尔特斯时，暗示她肯定跟踪大卫·基德进了一家酒吧，对吗？然后，趁他不备，偷偷把氟硝安定片放进了他的啤酒里？”

“是的，有这种可能性。但不是唯一的可能。”

“哦，明白了。还有其它可能，对吗？有哪些可能呢？”

“她可能去了他的公寓，她以前曾去过，还在那里见过他。”

“明白了。你觉得他们见面时，她对他说了什么？”

丘吉尔耸了耸肩。“我不知道，我又不在那儿。”

“的确。不管在酒吧还是公寓里，你根本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实际上见过面，对吗？”

丘吉尔别过脸去，对着法官回答说，“法官大人，我们知道他们见过，因为我们在篱笆附近发现了一个头花，通过DNA检测，显示上面的头发属于沃尔特斯夫人，我们还在附近找到了她的鞋印。”

“你是说，与她鞋子相仿的鞋印。”关于这点，陪审团已经听过对法医的详细盘问，在此次盘问中，萨拉证实，去年，那种样式的39码运动鞋在世界各地售出五万双，运动鞋鞋底和鞋缝发现的泥土和植物碎片和在犯罪现场附近以及凯瑟琳的花园里发现的泥土和植物相似。

“鞋印和她的鞋子完全吻合，法官大人。”丘吉尔不耐烦地回答，他的语气表明，他对这种挑刺行为失去了耐心。

“还有成千上万双鞋。”萨拉坚持自己的观点。对法医盘问了两个小时才证实的这些要点，现在她可不打算放弃。

“就我们所知，其它成千上万双鞋子的主人无论如何和大卫·基德都没有任何联系。”丘吉尔看了一眼陪审团，让萨拉窝火的是，几个陪审员竟向他投去了赞许的目光。

“你调查过其他人吗？”

“没有。”丘吉尔微笑着说，显得高人一等。“我们没理由那样做。”

我要输掉这场官司了，萨拉想。纠缠在这种琐事上，是不可能打赢官司的。“让我们回到沃尔特斯夫人和大卫·基德之间这次所谓的碰面，可以吗？你承认没有证据证明他们确实见过面？”

“如我之前所说，我们在排水池附近找到了沃尔特斯夫人缠在头花上的头发，还有她的脚印——如果你坚持的话，也可以说是和她鞋子完全相同的鞋印。所以，如果他死的时候他们在一起，那么他们之前某个时候一定见过面，法官大人。”

“这是你所谓的逻辑，对吗，督察？”

丘吉尔漠然地注视着她，拒绝回答这个问题。萨拉听见马修·克莱顿低声咳嗽了一下，注意到法官正专注地看着她。她能想象出他心里已经开始责备她了。“纽比夫人，如果你能克制自己，不要羞辱证人，而只是询问他，事情可能会进展得快一些。”她赶紧先发制人。

“没有证据证明，头花或脚印是在基德先生连人带车掉进排水池的同时留下的，对吗？”

丘吉尔迟疑了一下。“不需要证明，那似乎很合逻辑。”

“对你来说也许是这样，但是，这离法庭所要求的证据标准差得很远，所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先来谈谈脚印的问题，你不仅无法证明这些是沃尔特斯夫人所留的，也不能确切证明脚印是何时所留，对吗？你知道，它们可能是在大卫·基德死之前几个小时所留，也可能是之后某个时间所留。”

丘吉尔对着陪审团微笑了一下，显得很冷静。“我核查过那周的天气预报，纽比夫人。碰巧当天晚上有几场阵雨，足以冲刷掉任何足迹，我是这样想的。阵雨大约在天黑之后的晚上10点结束。所以，沃尔特斯夫人必定是摸黑遛狗，对吗，正好在他死前把那些足迹留在了适当的位置。难道你不认为这有点巧合吗？尤其是，她同时掉了一个头花。你有什么看法？她做完所有这些事情后，匆忙赶回家喝了一杯热可可，接着，另一个人，完全不同的人，开车赶到那里，把大卫·基德倒进深坑，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一个陪审员放声大笑起来，看到法官皱了皱眉头，立即止住笑声，其他几个陪审员点了点头。丘吉尔又把他那张温和、光滑的面孔重新对着她。萨拉感到一阵恶心。又一次峰回路转，退到原点。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重申，你无法证明这些脚印到底是什么时候留下的，对吗？脚印可能在谋杀发生几小时前留下，也可以是之后。”

“是一个无辜之人三更半夜在那里闲逛留下的？”丘吉尔冷笑着说，“是的，我想是这样。”

萨拉心想，我应该做空姐，秘书、时装模特、店员、护士，任何职业都好，真不该做这行。她试图通过盘问达成的那个论点，似乎已经渐行渐远，快要被淹没在蔑视的海洋里。她看了一眼自己的笔记，想寻求不同的策略来接近这一论点。

“督察，你已经告诉了我们沃尔特斯夫人有多恨大卫·基德，相信她这样做是因为他杀了她女儿？”

“当然。她在这个法庭外面公然威胁，后来我们发现她手持猎枪在他公寓外面。据我看来，这提供了谋杀动机。”

“那么，大卫知道她的感受吗？他听到过这些公然威胁吗？”

“是的，相信如此。媒体上有报道。”

“是的，那么，为何你觉得他开车带她出去看似合理呢，督察？”

“准确讲，我没说他那么做过。我是说她往他的酒里下药，然后亲自开的车。”

“即使如此，督察。你怎么会觉得凯瑟琳最初能够接近大卫，近得足以在酒里下药呢？你是在认真地请本法庭的人相信，大卫会打开公寓大门，请凯瑟琳进去吗？或者和凯瑟琳在酒吧里坐下来喝杯酒？”

丘吉尔叹了一口气，转向法官。“法官大人，实际上我们不能确切证实沃尔特斯夫人是如何设法接近大卫·基德，以便给他下药的。我们只能根据法医证据，推断她这样做了。而且沃尔特斯夫人有明显动机，她希望大卫·基德死。审问时她承认了好几次。”

“那么，你没有找到这间酒吧？”萨拉问。

“没有，可惜没有。”

“你找到看见他们一起的任何证人了吗？”

“没有。”

“你能推测出，他们见面时，凯瑟琳会对大卫说什么？你好，大卫，记得我吗？你杀了我女儿。让我请你喝杯酒？”

陪审席上传来克制不住的笑声，这次，他们站到了萨拉这边。丘

吉尔脸色一沉。“当然不是。不过沃尔特斯夫人也许会道歉。”

“道歉？为什么道歉？她又没对大卫做过什么。”

“当然，我只是猜测，法官大人。”丘吉尔小心翼翼地说，“但是，如果沃尔特斯夫人有杀死他的明确意图，我相信她有，她会制定一个计划。也许可以接近大卫·基德，假装为其先前的言论道歉。可能声称自己以前没时间考虑陪审团的判决，后来才意识到他是无罪的。因为发现他确实 无罪……”丘吉尔的眼睛此刻紧盯着萨拉，提醒她，她曾经起诉过大卫·基德，却不能证明其有罪。“……而且，他总是说他有多爱谢莉，对她的死有多悲伤，也许就相信了沃尔特斯夫人的话。正如你所说，至少可以找个地方坐下来喝一杯。到时，沃尔特斯夫人作为一名合格的药剂师，就能往大卫·基德的酒里下药，把他弄上车子，然后载着他走向死亡。”

让萨拉厌恶的是，她看见几个陪审员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每个陪审团里，总有一两个人，像是拒绝明显的事实，转而支持奇人怪事。好像审判的目的并不是去探求真相，而是即兴编造各种可能性。

“你什么证据也没有，对吗，督察？”她用最严厉的声音回应。“我们确实知道，在谢莉死之前，凯瑟琳·沃尔特斯和大卫·基德之间有很大的敌意。即使凯瑟琳·沃尔特斯假装道歉，大卫·基德又怎么会相信她？”

“这是个冷酷无情而又精于算计的凶手，纽比夫人。我相信，凯瑟琳·沃尔特斯打算刻意欺骗大卫·基德，这样她就能趁机下药，将其玩弄于股掌之中。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做到的。我非常确定的是，大卫·基德服用氟硝安定丧失行为能力之时，凯瑟琳·沃尔特斯就在那里，在大卫·基德的车上。也许，在她作证的时候，会向法庭讲述她是如何做的。”

要是她走上证人席的话，萨拉哭笑不得地想。这是这件案子的另一个弱点，也是萨拉和她的委托人之间主要的争论焦点。萨拉仍然试图说服凯瑟琳，让她给陪审团留下一个好印象，只要她扮演自己的角色——一个刚刚失去女儿的母亲，有着不忍看见任何人死亡的温和、高贵的形象。那样的话，她会赢得陪审团的同情。可是直到现在，凯

瑟琳都不予考虑。她坚持说，如果他问我，我会说出我的想法。我为什么该站在那里，假装对他的死感到难过，实际上我并不难过？免除牢狱之灾——这个答案如此明显，萨拉几乎不用费力去挑明。但似乎这个女人想要输掉官司。

不过，在最强大、最公开的挑战出现之前，她还有几张牌要出。“很好，让我们来谈谈这种药，氟硝安定，好吗？你告诉过我学识渊博的朋友，你搜查过沃尔特斯夫人的药房记录，发现两袋氟硝安定下落不明？”

“是的。”

“很好。你当然知道，在英国这是完全合法的药物，用在个人处方里，治疗失眠？”

“是的，但是，这种药物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是明令禁止的，因为它有非法用途，特别是在约会强奸罪案中。”

“是的，但是，督察，自1998年以来，这种药品的制造商豪夫迈·罗氏有限公司（Hoffman la Roche）已经修改了他们的配方，使药片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溶解，而且溶解时会释放一种蓝色染料。你也得知此事，对吗？”

“是的，我知道。但是你也许不了解，纽比夫人，需要将近二十分钟这种染料才会完全释放。所以，如果有人在嘈杂、拥挤的酒吧里把酒一饮而尽的话……”丘吉尔笑着耸了耸肩，一名陪审员大笑起来。

该死！我理应知道此事，怎么没人告诉我？我要输掉官司了，萨拉想，是时候直取要害了。此时不做，更待何时。让我们来看看，我能不能把他打倒在地。

“很好，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头花，可以吗？它是什么时候被找到的？”

“基德先生的尸体被发现三天后，也就是20号下午，犯罪现场行动组找到了它。”

“确实。我们从负责搜寻的布莱恩特警长那里听说，在前一天，也

就是19号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初步搜寻。当时，他什么头发都没有发现。不过，你又命令他回去继续搜寻。”

“是的，确实如此。”丘吉尔转向法官。“搜寻工作非常困难，现场很复杂，法官大人，到处是落叶、小枝条、植物和动物残骸。很容易错过一些东西。这是一次重要的调查，作为负责这项工作的警官，可以说，我已经竭尽全力了。”他微笑着，对自己展现的聪明智慧感到相当愉悦。

“你是说，你对结果不满意吗？”

“我担心搜查人员可能错过某样东西。大人，结果证明我是对的。”

“是的，确实。丘吉尔先生，布莱恩特警长完成他的初步搜寻后，有警卫人员留在现场吗？”

丘吉尔迟疑了一下。“在大家都忙着调查现场时，有一名值班警员每时每刻都在看守现场。”

萨拉微笑了一下，但不是太明显。这个回答含糊其辞，暴露出他有些傲慢，让她相信自己有些必要的准备工作没做。一时间，她决定顺着他的意思说。“你所说的‘每时每刻’是指夜以继日，对吗？二十四小时？那位警员的具体职责是什么？”

“确保未经授权人员不能进入现场，保持证据的完整性。”

“的确。实际上，是为了确保没人破坏现场，比如，把证据从其它地方带进现场？”

又一次，他们冷冷地看了一眼对方，仇恨一闪而过，虽然陪审团看不出来，但他们自己却心知肚明。他猜到了她现在要盘问的内容。她看见他身子一挺，故作随意却非常尴尬地耸了耸肩，这种身体语言让她联想到他内心有愧。

“对，这是其一。另外可以阻止人们走错地方，踩坏泥里的证据。”

“明白了。所以，守护现场是极其重要的工作？”

“是的，虽然微不足道，但确实是调查的重要部分。”

他以为自己已经脱身了，萨拉想。于是她开始下套。“但是你还没有完全回答我前面的问题，督察。在布莱恩特警长完成他的初步搜寻，认为搜寻已经结束后，便撤走了那位警卫，直到第二天布莱恩特警长和他的小组回来，才找人换上，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是的，我相信可能有几个小时无人看守。但只是在当天夜里。19号下午布莱恩特警长完成了他的初步搜寻，第二天早上又重新开始。”

“只在当天夜里。”萨拉微微一笑，显得很冷静。她接下来的几个问题确定了具体的时间点，19号下午6点警卫撤回，第二天上午10点重新到现场。“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只是一次短暂的间断，这段时间不会有重要事情发生，对吗？”

“我没有那么说。不过，需要合理指出的是，这是树林中央的一处僻静所在。白天几乎没人去那里，更别说夜里了。所以，短时间内破坏证据的机会非常小。”

“是的。这次凶杀案无疑发生在夜里，对吗，督察？”

“什么？”

“哦，你说夜里没人去那儿，也没有事情发生，但是，这件案子的整个基础是大卫·基德半夜被人杀死在树林里。这是一起重大事件，对吗？”

旁听席和一两个陪审员传来低声浅笑。萨拉微笑着等待着对方回答。回答者的语气里带着极度的嘲讽。

“如果你的暗示是，沃尔特斯夫人在那几个小时去了现场，不知怎的，无意中破坏了现场，那么，你大概忘了，纽比夫人，她那天夜里还被警方羁押着。你想说什么，她半夜逃了出去，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林中散步？”

“我没说她去了，丘吉尔先生。我认为是你去了。”

那么现在是开门见山了。法庭里的人惊得倒吸了一口凉气。现

在，所有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他们的交锋上，没人再打瞌睡了。

“我对此很反感。”如她所料，丘吉尔恼羞成怒，但是，却没有给出可接受的答复。萨拉继续说话，声音冷静、严厉而坚韧。

“丘吉尔先生，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犯罪现场被布莱恩特警长及其小组彻底搜寻过，当时没有发现头发，除了差不多任何人都可以留下的几个足印外，没有证据证明沃尔特斯夫人与本案有牵连，之后却非常奇怪地发现了缠有我委托人头发的头花。布莱恩特警长向你报告搜查工作一无所获后，你让他第二天早晨回去检查，还真是奇怪，在他已经彻查过的地方，竟然找到了一个蓝色头花。现在，如你所言，沃尔特斯夫人不可能把它放在那里，那么是谁做的？这就是陪审团想要知道的事情。”

萨拉希望陪审团愿意了解此事。她当然希望。丘吉尔光滑的脸庞因为愤怒而涨得通红，或许还很害怕。他转向法官。“法官大人，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在进行人身攻击。”

“虽然如此，总督察，你应该回答它。”

“好吧。你看过法医报告。头花上的头发是凯瑟琳·沃尔特斯的。头花落在深坑附近的唯一途径，就是她在实施谋杀时弄掉的。”

“那么，你怎么认为，丘吉尔先生？我的委托人给基德先生下了毒，把他的车子推入深坑，然后平静地站在那里梳头发？”

“当然不是。”丘吉尔马上反驳，让旁听席里咯咯的笑声安静了下来。“很可能是基德先生在挣扎时把头花扯松了。或者，头花是从她外套或包里掉落下来的。”

这个回答非常有力，也很令人信服。萨拉知道，如果她输掉这一关键点，她就会输掉这单官司。“丘吉尔先生，尸体是在17号发现的。在18号和19号，布莱恩特警长带领小组彻底搜寻了现场，没有发现什么头发。他们完成搜寻后，离开了无人看守的现场。接着，你叫他们回去再看一遍——你瞧！——就发现了个蓝色头花。”

“我已经解释过，这是个很难搜寻的地方。很容易漏掉小物件。作为负责此次调查的高级警官，我决定再搜一遍那个地方。夜里破坏现

场的可能性很小。作为总督察，我忙于调查真相，非常反感有人暗示我或者我的人员会捏造证据，法官大人。”

他再次转过脸去，但萨拉不给他逃避的机会。“我不认为是你的同事所为，丘吉尔先生，我认为是你所为。”

萨拉想，对警方证人的攻击没有比这更赤裸裸的了，由于肾上腺素的作用，她放在自己面前的问题簿上的手不停地颤抖。她看见法官吸了口气，准备进行评论，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没有真正提问，于是继续说下去：“让我问你一个问题。第一次搜查沃尔特斯夫人家的那天，你进她的卧室了吗？”

“是，我进了。”

“你是单独进的，还是和其他警官一起？”

“有时单独，有时和其他人一起。搜查花了一段时间。”

“搜查期间，你看见沃尔特斯夫人的梳妆台了吗？”

“法官大人，这实在荒谬……”

“你只需片刻功夫就能捡起这个头花，在没人看见的情况下扔进口袋，对吗？”

“我没有理由那样做，法官大人。没有任何理由。”

“我认为你有充分的理由。在没有其它证据的情况下，你有必要为自己去找一些DNA证据作为弥补。”

“我没那样做，大人。肯定没有。”

“没有，丘吉尔先生？我认为恰恰是你所为。从你第一次到犯罪现场开始，你就知道很难找到令人信服的法医证据，于是，你拿走了这个皮筋头花，留待需要时派上用场。后来，布莱恩特警长完成他的初步调查时，你意识到除了几个不确定的脚印外一无所获，没有证据证明沃尔特斯夫人去过犯罪现场附近。但是，你不打算接受这一结果，对吗？你不想看着警方再次失败。所以，那天夜里，你知道犯罪现场无人防守，就悄悄溜出去，把头花丢在装有倒钩的铁丝网附近，然后，派布莱恩特警长回去，找到了它。这就是事情的经过，对吗，丘

吉尔督察？”

“不是。”丘吉尔冷冷地说，“不是这样的。”

萨拉没什么别的好说，于是坐了下来。

萨拉刚一坐下，马修·克莱顿就站起来进行再次盘问，用平缓、抚慰的语气连续问了丘吉尔许多问题，旨在恢复他的名誉，让大家了解，他是一位认真负责的高级警探，仅仅关注揭露事实真相。他做得很好，不过，萨拉倍感欣慰地看到，几位一直在认真观察的陪审员脸上露出的表情，即便不是公然愤怒，也是若有所思。萨拉想，我已经全力以赴，播下了怀疑的种子，希望可以开花结果。

下午庭审结束后，萨拉轻快地跑下楼，去见她的委托人。她感觉自信、坚定而乐观。

“好了，我觉得我们的表现如预期一样好。”她边说边摘下假发，捋了捋有些散乱的马鬃假发。“现在，我们必须谈谈明天该怎么做。”

“明天做什么？”

“你的证词。你在证人席上如何表现。”她注意到，凯瑟琳沮丧地坐在长凳上，脸色苍白，情绪紧张。今天下午的表现对她来说真的就这么差吗？在萨拉看来，这给了她们真正的机会。“在你开口之前，现在先听我说，我知道你很担心，但实际上，这是决定性的时刻。依我看来，丘吉尔那人今天看上去很狡猾——太圆滑，太自信，很难让半数陪审员喜欢他，不管我们能不能证明，有些陪审员一定认为他栽赃了证据。所以，现在我们必须做的，就是强化他们的印象，对比你们的性格差异——一位值得尊敬的正派母亲，因为女儿的死遭受巨大痛苦，但却遭到警方的陷害，以掩盖他们的无能。如果你能够讲出真相，让他们同情你，我们的胜算就比较大了。”

“那如果我拒绝作证呢？我也有权这样做，对吗？”

“拒绝？”萨拉吃惊地摇了摇头。“那我们就输了，就这么简单。控方和法官会对此评论，然后陪审团会怀疑你究竟想隐瞒什么。你不能这么做，凯瑟琳，这次不能。除非你想下半辈子过牢狱生活。”

“也许我想。”

“什么？”这句话说得很轻，萨拉不确定有没有听见。

“你不是这个意思吧？”

“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凯瑟琳弓身坐在长凳上，转动着手指上的婚戒，躲避着萨拉的目光。萨拉意识到，她比她认为的还要沮丧。萨拉坐到凯瑟琳身旁，抓住她的一只手。没多少时间了，她能听见走廊上传来的脚步声和大笑声，警车队很可能已经过来，要带凯瑟琳回监狱过夜。

“凯瑟琳，听我说。你不认罪，因为你没做这件事，对吗？如果这是事实，那么你有责任亲自出庭作证，不论那看起来有多难。这是你对自己和家庭的责任。我们谈论过，这种罪行坐牢的时间很长——至少十年——为了你没犯过的谋杀罪，不管你对这个人的死有多高兴。所以，你明天给自己一个机会，好吗？至少对我们上诉时会有帮助。可是，如果你什么也不说……你会悔恨良久。”

悔恨良久，也许吧，但没时间再说了。警卫带着手铐进来，萨拉目送着凯瑟琳离开。自从她拿到诉讼要点后，就一直感到疑惑，她的委托人究竟在隐瞒什么。

第55章 空中飞人

特里已经在法庭上看到了米兰达，她当时在旁听席上，坐在她父亲身边。起初，他什么都没想。她出现在法庭上很正常。当然，他也意识到，与她母亲一样，她也有杀死大卫·基德的明显动机，可她从来没有出现在韦尔·丘吉尔的嫌疑犯名单上，也没出现在他的名单上。首先，正如丘吉尔指出的，她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大卫·基德死的前两天，米兰达·沃德夫人已经抵达纽约了。

其次，她留着齐肩的棕色卷发。

第一位目击证人，那个年老的陆军上校，声称坐进大卫·基德车里的女人头发是淡黄色的，他不确定是长发还是短发。另外，特里找到的那个女人，说嫌疑犯“留着金色寸头”，和他在韦瑟比汽车站听到的描述一致。不管是不是寸头，那正是凯瑟琳·沃尔特斯头发的颜色，而不是她女儿的。她们的发色一点都不像。

但是，当特里走进自家浴室时，才意识到这个证据不堪一击。他的挪威籍保姆特鲁德刚来的时候，一头金发，可有次她的头发几乎全染成了白色，还有次挑染了橙色和蓝色。他压根不知道她头发原本是什么颜色。现在，虽然他曾阻止他的女儿杰西卡不要染发，但女儿根本就不听他的，也开始享受这种乐趣了。她和特鲁德把浴室门锁上，待上好几个小时，沉浸在这种神奇的魔法中。让特里欣慰的是，她只不过是在天然的黑头发上挑染了几缕赤褐色。现在看来，他不得不承认，看起来还不错。等到她十五岁的时候，说不定就像一道长了腿的彩虹。

他从浴室拿了一管染发剂看起来。上面标明，保证颜色持续时间长达几周。毫无疑问，这个承诺已经得到了证明。可不管他多么仔细地寻找，都看不出上面写着可以输送用户跨越6000公里的海洋。就连最荒诞不羁的广告也不会这样说。可这正是关键点。昨天接到玛莎·库克森的电话前，他像韦尔·丘吉尔一样，从来都没有怀疑过米兰达。可现在，似乎要重新考虑她了。

可她是怎么做到的呢？他已经去了英国航空公司，检查了她飞往纽约的航班。就像他的上司所讲，信息完全吻合。她父亲把她送到机场，去赶一大早的航班，她上了飞机，然后飞回了家——这发生在大卫·基德被杀的两天前。可这个叫库克森的女人为什么如此紧张，突然就挂断了电话？这根本说不通。而且，如果真是米兰达做的，她为什么还要冒险回来呢？明智之举不是应该留在美国嘛。不过那只是建立在她有罪的情况下。也许她在 这里的事实已经证明了她的清白。她来是为了支持自己的母亲，像一个充满爱心的孝顺孩子。

不会是她，特里想。我只不过是在抓救命稻草罢了，况且这根稻草还不是我想要的。然而……特里之所以继续进行非正式调查，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他一方面想为凯瑟琳·沃尔特斯伸张正义。如果大卫的审判成功了的话，她也不会落入这样的境地；可还有一方面原因，特里想要揭发韦尔·丘吉尔，他处理证据的手段太危险了。任何嫌疑人，包括凯瑟琳的亲身女儿，都应该考虑进去。当然，他坚定地告诉自己，不管杀了大卫的人是谁，反正不是我。凶手是独自行动的。

他喝了一小杯酒上床睡觉，尽量不感情用事。那会是种什么感觉？看到自己的母亲站在被告席上，被控谋杀，而实际上自己才是凶手？他在法庭上见过米兰达，她看起来很平静，很淡定。不可能是她。这是个愚蠢的幻想。他很可能跟丘吉尔一样，离事实的真相还有千里之遥。可如果在她母亲的面前，逮捕米兰达，又会是怎样的感觉呢？这又算什么样的胜利？该死！

他很快打起瞌睡，还做了个梦，梦中他对着法官大喊大叫，而他的母亲开着辆莲花跑车，载着一个淹死的男人，穿过一片耕地。他跑在后面，黑水已经淹到了他的脖子。

过了很长时间，电话响了。他摸索着拿起了电话。“嗨。哪位？”

“特里·贝特森吗？嗨，我是拉里，拉里·伊格尔顿（Larry Eagleton），不好意思，我吵醒你了吗？”

“哪位？哦，拉里——哦，是呀。”拉里是他和纽约警察局唯一有联系的人，他们是几年前在一次培训课上认识的。特里本周早些时候给他去过电话。“说真的，你是吵醒我了，其实，现在……呃，是凌

晨3点。”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不好意思，哥们儿，我没怎么注意。可你也说了随时可以打电话……”

“是，我是这么说的。怎么了？你有什么发现吗？”

“我有什么发现？快把耳朵竖起来听着，你是问这位女士，米兰达·沃德，在纽约落地后有没有继续飞往威斯康星，对吧？答案是没有——她三天以后才飞的，直接搭乘红眼航班，在美国中部时间凌晨4点着陆。那么问题立刻就出现了，我的意思是，为什么非要挑红眼航班呢？”

特里坐了起来，眼睛隐隐作痛。“你是说，最后一架班机？大半夜出发？”

“对。按照美国东部标准时间，她在18号星期五凌晨0点09分，从拉瓜迪亚机场飞走。也就是说，这位小姐在纽约待了整整三天，是吧？当然，对于嫁给西部牛区小镇一个乡村兽医的姑娘来说，纽约可是个好地方。她可能想去购物，观光，诸如此类——可为什么非要坐红眼航班呢？为什么不挑一个正常的航班，这样她也能在正常时间到家，可以亲亲孩子，和丈夫在沙发上做做爱。你也知道——这是一个已婚女士在离家几周后可能想要做的事情。所以，这让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那你有什么想法？”

“哥们儿，你听好了。那架航班上有很多人，他们都是从其它地方飞过来的，对吧？这些人到了纽约以后，没有提前预定好下一程航班，随时可以乘飞机离开，你都听懂吧？因为这位小姐是英国人，所以我往前查了下，你猜怎么着？她是两个小时前才从曼彻斯特飞过来的。”

“什么？”特里现在彻底清醒了。“同一天？”

“正是同一天。10月17号，星期四。三天前她刚到过这里，现在她又来了，乘坐英国航空公司的班机，从英国曼彻斯特飞过来的。”

“那也就是说她那三天根本没在纽约。她又回英国了！”

“似乎是这样，对吗？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又查了14号的情况。上次我是查纽约到威斯康星的转接航班，我找到什么了？什么都没发现。因为我找错地方了。这位女士根本就没飞往威斯康星。她下了英国飞来的航班后，直接到了售票前台，买票乘坐法航的一架航班去了巴黎。从巴黎，我敢打赌，她又跨过海峡，回到了你附近那一带。这你可以自己查一下。”

“我当然会。拉里，你真是个天才。你刚刚解开了一桩凶杀案的谜题。”

“真的吗？跟我的上司讲讲，说不定能给我涨涨工资。”

“拉里，我要做的可不止于此。你下次来英国，我带你逛逛北约克郡，每天晚上都请你吃五星级大餐。”

“你真当真吗？嘿！我们说定了。我能带上我太太吗，她可是替美国吃的。”

“没问题，带上你全家——亲友呀，狗呀，马呀——全带上。我可是翘首以待哦。”

可是等特里放下电话的时候，他想，是谁都行，怎么偏偏是她！这可不是我希望发生的。凯瑟琳·沃尔特斯可能安全了，可她这次肯定不会感谢我。

第二天一早，快到法庭时，米兰达的心里还带着些许希望——她像喝了有毒的鸡尾酒似的，每天情绪紧张，充满罪恶与恐惧，但心里却仍然幸存着希望。昨天夜里，她只睡了几个小时，梦里又看到萨拉·纽比如何盘问那个讨人厌的警探韦尔·丘吉尔。梦境中，事情起初进展得很顺利：丘吉尔的脸，一开始平坦光滑，志得意满，但慢慢地，随着一个个提问，那张脸出现了新的皱纹和线条，黑色的皱纹像网一样在上面纵横交错，然后开始渗出一些污秽的深色液体，突然，他的脑袋，接着是整个身体炸开，变成了法庭地板上的一滩污水。她压根不敢看这滩污水，而当她转身离开时，那滩污水竟然就在她身后几米远

的地方跟着她。

她醒了过来，浑身发抖，现在，她夜里经常做这样的梦。她告诉自己，被毁掉的是他，不是我。不是我，是他，他罪有应得。

快要走到屋顶上伫立着正义女神雕像的阴森而典雅的法庭时，她想，再过几天就好了。那时，妈妈会被宣判无罪，我们就可以逃之夭夭。再也不会看见这个地方了。

大门旁边，站着一个男人。他高大瘦削，穿着一身宽松的双排扣西装。走近后，她认出是大卫·基德受审时提供证据的那位警探。她之前在法庭上见过他一次，但没怎么注意他。可是，等她走上宽大的石阶时，发现他好像在注视着她。她走到顶端时，他走了过来，挡住了她的去路。

“米兰达·沃德？”

“对。”

“我是侦缉督察贝特森。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问几个问题。”

他把手轻轻放在了她的胳膊肘上，领着她穿过大厅，来到一间小型会议室，里面放着一张桌子，六把椅子。这间屋子看起来很恐怖，就像上次她和父母等待谢莉谋杀案最终裁决时待的那间一样。当时他们还在准备新闻稿，打算告诉全世界他们看到谢莉的凶手被定罪是多么的开心。要是大卫当时被绳之以法就好了，他本来就罪有应得！那么一切就会截然不同了。那位警探拉了把椅子让她坐，可她拒绝了，因为特里吓到了她，她的第一反应就是反抗。“你想干什么？”

“我觉得你应该知道，米兰达，不是吗？”

他离她不到半米，瘦削、无情的脸上，一双蓝灰色的眼睛正全神贯注地盯着她。

“不知道，我当然不知道。”

“米兰达，你为什么会来这儿？”

“当然是为了我母亲的审判。你觉得呢？”

“看着她你是什么感觉？看她坐在被告席上，其实却并没有杀人？”

“觉得很可怕，这是肯定的。可昨天一切进展顺利。那个警察对头发的事情撒谎了，陪审团也都看得出来。我觉得她会获释。至少，我希望是这样，然后……”她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停了下来。那双冷酷的灰色眼睛让她的心里泛起一阵寒意。

“那就省得你做决定了，是吧？”他停顿了一下，说，“你希望是这样，是吧？”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特里笑了笑，这淡淡的一笑，在米兰达看来，倒像是笑里藏刀。这成语也是米兰达一时条件反射想到的。看到这种笑容，通常嫌疑犯们会觉得，游戏到此结束了。可是这次，这场游戏犹为艰险。对米兰达来说，特里可能看起来冷酷无情，但他脸上的表情却显露出他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感到疲惫不堪，甚至很幻灭。他对这次调查的发现毫不满意，而是失望透顶。

他从口袋里掏出来一张纸。“10月14日，星期一，你乘坐英航BA349航班从曼彻斯特飞到了纽约，对吗？”

“是的。”米兰达觉得自己面无血色，她已经猜到后面会发生什么。

“你之后去了哪里？”

“我……”她的脑子转得飞快。他肯定是打过电话给布鲁斯，她想。所以他知道我没有回家，“……在城里待了几天。看看朋友，买买东西。”

“我明白了。那你和朋友住在一起吗？”

“没有，我……我住在酒店。”

“真的吗？你是说，纽约的一家酒店？”

“对，我……不过我不记得名字了，是家小酒店……”

“不是巴黎的酒店？”

“什么？”此时此刻，米兰的脸上毫无血色。一时间，特里猜想，一切都将土崩瓦解。“巴黎？”她轻声说。

“得了，米兰达。航空公司都有记录，你应该知道。同一天，10月14日，星期一，你从纽约飞到了巴黎，晚上8点37分到了奥利（Orly）。可你并没有在那儿久留，是吧？因为三天后，你又从曼彻斯特飞到了纽约，同一个航班，BA349，之后你乘坐夜间航班，飞回了威斯康星的家。你算得上是一个全球观光客了，是不是？”

米兰达盯着她，哑口无言。她脑子里的想法和情绪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横冲直撞——坦白、逃跑、否认、哭喊、躲避、尖叫，还是保持沉默。

“想跟我讲讲你做了些什么吗？”

她摇了摇头。她的秘密已经深藏内心，就算她愿意，都难以释放。到现在为止，除了她的母亲，她还没有向任何人坦白过自己的罪行。而且，她今天早上来的时候还抱着那么大的希望！她直视着特里的眼睛，看到他眼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回应着她的高度警觉——眼神里有怜悯，也许还有猜疑、犹豫、同情和不确定。她脑子里有东西在大叫，他还不知道，他并不确定，不要告诉他！

“我不想说。”

“我猜你也不会讲。你看，米兰达，你第一次离开曼彻斯特的时候是14号，你妹妹谢莉的凶手还活着，可到了18号，他就死了。而且他被杀那天，你不是如其他人所想的那样，身在纽约，你是在英格兰的约克郡，老约克。”

“是吗？你怎么知道的？”

特里盯着她沉默良久。她的颈部渐渐有了血色，可脸上还是点点雀斑，十分苍白。她想要否认！她是对的，他沮丧地想，他并没有证据表明她确实是在约克。他只知道大卫·基德被一个年轻金发女人杀死。金色头发，而且有杀人动机。

“你认识一位叫玛莎·库克森的女士吗？”

“可能吧。我不清楚。”

“她说她认识你。你曾经上过她的课。10月11号，有人用玛莎·库克森的名字被引荐给了大卫·基德。”

“然后呢？你也不能证明那就是我呀。”

“可那就是你，对吗，米兰达？”

“我为什么要去见大卫·基德？我恨死那个男人了，他杀了我的妹妹。”

“就是因为 他杀死了你妹妹。你才要去那儿杀死他。”

“你说10月11日？他可是五天后才死的。”

“所有人都以为你在美国的时候，你却又回到了约克。”

他们站在桌子两侧，冷冷地看着对方。米兰达的一只手搭在椅背上。她无意识地抓紧椅背，要不是椅子结实的话，可能都被她捏碎了。她脑子里一团乱麻，东想西想，可目前来看，反抗是最重要的。她一部分的自我把她带回了英国——想自首，想结束这种紧张、逃避和自欺欺人，想站起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部分自我还活着，还在呼吸，但已经麻木不堪，像一具不知如何动弹的躯体，又像一个久在囚笼的犯人，牢门打开之时，她却用胳膊挡住阳光，退了回去，无法面对她所渴望的世界。欺骗如同守卫一般横亘在前，训练已久的守卫，一如既往地力图保护她，他们关紧大门，埋藏秘密，甚至否认曾经有过秘密。

她注视着他，发现他的立场也并不坚定。他良久的沉默倒像是疑惑，而非指控。他认为 她有罪，但他仍然不确定。他不可能确定，要不然早就逮捕她了。他其实根本不知道！

“如果你认为我杀了大卫，你就得有证据，是吧？”

看到这番话镇住他时，她也惊讶于自己的声音听上去竟然如此沉着镇定，丝毫没有受到内心混乱思绪的干扰。特里慢慢地摇了摇头。

“你想让你的母亲被判刑，是吗？为你犯下的罪去坐牢？”

“你为什么认为她会被定罪呢？”

这就是了，这是她进行防卫的最终原因。她记起了——她的思绪仍然像迷宫里逃生的老鼠一样乱窜——这是她十分钟前的想法。她走向法庭的时候，心里并不害怕，而是充满希望，她认为她的母亲可能会被宣判无罪。要是真的如此，又何必把所有的一切告诉这个毫无证据的警探呢，他没有任何真凭实据证明她有罪。他所能证明的，不过是她诡异而可疑的旅行计划罢了。当然，这能说明她很古怪，却不能说明她是凶手。她可以说自己在巴黎有个情人！既然现在终于威胁到她，极力反抗倒让她有了一种莫名的兴奋感。

“你要逮捕我吗？还是我可以走了？”

特里想了想。这不是他的案子。只要出任何差池，韦尔·丘吉尔都会把他骂得狗血淋头。这个女人是对的，他确实没什么证据。他只是想当然地认为，这些有力的间接证据，再加上她的明显动机，可以肯定就是她干的，虚拟的肯定。可是到了法庭，这些证据却不够充分，韦尔·丘吉尔应该也发现这一点了。在丘吉尔看来，他的间接证据可能更强一点，这个女孩的母亲是有罪的——不像特里，他可是有实实在在的证据，这些头发的DNA，证明了嫌疑犯确实出现在犯罪现场。这些头发究竟是怎么到的那儿，这就是另一码事了。可特里根本连头发都没有，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米兰达到过犯罪现场几十公里之内。

可他知道是她干的。而她，肯定也认为他知道。

“这就要看你的良心了，是吧？”他一边说，一边紧紧盯着她。“是你的母亲进监狱，还是你自己。”

“或者我们谁都不会。”米兰达说，她慢慢松开了手，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放开椅背。“我们有个好律师，不是吗？”她又加了一句，然后静静地走出了房间。

我现在也刚好要去见这个律师，特里沮丧地想。谁知道她会怎么看待这件事。

第56章 抉择

“你确定吗？”萨拉问，“你最好能确定。”

案子重新开庭前半小时，他们在另一间会议室里见面。萨拉穿着一身时髦的黑色裤装，不过还没披上长袍，也没戴假发。

“即使她不供认，我也可以确定。”特里回答。“但她是对的。我的证据还不充分，还经不起法庭的检验。总之，现在还不行。”

“即使如此。”萨拉靠在桌边上，慢慢摇了摇头。“这是她的亲身女儿，特里！我不知道，这对凯瑟琳会有什么影响？”

“她不会愿意相信的。”特里说，“是我也不愿意。如果凶手是其他任何人，那结局就没有遗憾了。你的委托人会被无罪释放，韦尔·丘吉尔会倍受打击。但如果是米兰达……她是不会高兴的，对吗？”

“也许她早就知道。这可以解释我们讨论时她告诉我——或没有告诉我——的一些事情。可如果她不知道的话，她会无比震惊。但是，无论哪种情况，我都必须告诉她。我别无选择。”萨拉离开桌子，走向门口，又转过身来。“特里？”

“嗯？”

“到目前为止，还有人知道这件事吗？”

“只有我知道。”

“你可以暂时不告诉别人吗？凯瑟琳必须对这件事作出抉择，而这不会很轻松。天哪，我现在难以想象她的处境。”

萨拉昨晚熬了一夜，盘算着如何最好地引导凯瑟琳作证，试了一个又一个问题，以便找到最佳的语调，帮助凯瑟琳博取陪审团的同情，同时，让她避免表示出对大卫·基德的恨意。她原本打算今早去见凯瑟琳，提醒她防备马修·克莱顿可能用来激怒她的花招。

现在，她却在这里讲述特里的发现。起先，凯瑟琳默默地坐在长

凳上听着，目瞪口呆；可是说到一半，氛围变得非常紧张。她跳起身来，双手捂着耳朵，好像无法再听下去，她背对着萨拉，面向牢房尽头的水泥墙。

“很抱歉。”萨拉讲完后说，“我不想告诉你这件事，但我必须说。”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直到外面走廊上传来一个警卫欢快的口哨声。萨拉不知道凯瑟琳是不是在哭，但是，当她转过身来时，脸色惊得发白，却没有一滴眼泪。

“这不是真的。”她直截了当地说。

“你不相信？”

“我当然不相信。我的亲身女儿？不管怎么说，她当时在美国。”

“我也解释过这点。”萨拉耐心地说，“侦缉督察贝特森和航空公司核实过，她到达美国的当天就飞回巴黎了。10月14日。”

“巴黎不是约克，对吗？也许她去那儿见什么人。”凯瑟琳用一只手捂着脸，仿佛这不相干的细节令她很烦恼。萨拉注意到，泪水开始在她眼里打转。

“听着，凯瑟琳，我知道这一定很痛苦……”

“你不知道。你不会知道。”

凯瑟琳转过脸去，避开她的目光。萨拉压低声音，尽量用充满同情而通情达理的语气坚持说下去，她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位医生，正在告诉病人，她得了癌症。

“我无法感同身受，确实不能，但我能够理解和想象。作为你的辩护律师，我必须对你说的是，这个新证据也许对你的辩护有利。我可能很难获得许可，将其带入法庭，因为贝特森督察不是调查组的成员，但我一定尽力而为。如果法官确实允许的话，陪审团的心中必然会产生疑问——不仅仅是一点点疑问。所以……”

“这会把米兰达送进监狱，对吗？”

萨拉叹了口气。“不会马上坐牢，但是没错，我想如果你被无罪释放，那是因为陪审团相信不是你，而是你女儿杀了大卫。如果找到充分证据，那么，她很可能稍后会受到指控。”

凯瑟琳摇摇头，焦急不安地在狭窄的牢房里来回踱步，一遍，两遍，三遍。她沮丧地拍打着墙壁，然后，转向萨拉，眼睛睁得大大的，满是绝望。

“你也是位母亲，纽比夫人。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你会怎么做？”

只有这一次，符合公认准则的专业答案与个人答案不谋而合。不过，即使自己说出那些无用的话时，萨拉还是怨恨自己，希望能提供更多的建议。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很抱歉，根本说不清。这是一次可怕的抉择，我知道，但是，你不得不自己做出选择。”

凯瑟琳痛苦地摇了摇头，表明萨拉的离题万里。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些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有时候，我们总是要孤军作战。她转过脸，坐在长凳上。

“在我做出决定之前，我想见我女儿。”

离开前，萨拉转过身，轻轻拍了拍门。“好吧，我看看能不能找到她。”

离开特里·贝特森后，米兰达跑向她能找到的第一个安全的地方，女卫生间。镜中的那张脸让她感到害怕。好一会儿，她只是站在那里，犹豫不决，无法正视自己，也无法移开目光。那双眼睛：她希望它们看起来果敢坚定，目空一切，正如她希望那个警探看见的那样。最初，她的眼神确实如此，她成功地控制住了自己的表情。我是个杀人犯，我撒了谎，可是我还能控制自己，她坚定地告诉自己。我能做到，能活下来。但是这一刻并未持续多久；热水龙头的雾气升上镜面，被她用手擦去以后，她发现脸上的坚毅早已消失不见。她能洞悉那双眼睛，它们不是把世界隔绝开来的挡箭牌，而是投射出灵魂恐惧

的窗口。

她想，再也坚持不了了，我不敢看。可是又能往哪儿躲呢？随后，两个女人进来，高声谈论与酒吧刀具和争吵相关的事情，米兰达落荒而逃，跑出大厅，跑下台阶，穿过约克之睛的草坪，挤过参观城堡和城堡博物馆的人群，向停车场跑去。她想，可我能去哪儿呢？我不能就这样跑回美国，我现在必须厚着脸皮，渡过难关。我没有向那个男人供认什么，他没有逮捕我，那么，现在，妈妈肯定会被无罪释放，然后，我们两个都自由、安全了。

这不会发生。不，会的。哦，也许会。不，不会发生，你知道不会。还有可能，你知道有可能。但是不会发生。

她绕着城堡的圆丘走了三圈，仿佛这是一条环形道，而她却不知道走哪个出口。可每次，她都回到了法庭，屋顶上伫立着正义女神的雕像，外面停着警车，门前的石砌阳台上，走动着律师和警察。在法庭旁边，是城堡博物馆，那里曾经是一所监狱，18世纪时，公路劫匪迪克·特尔宾（Dick Turpin）被执行死刑前就关在那里，而女杀人犯们被绞死在停车场对面那巨大的山形墙上。米兰达告诉自己，他们不会再实行那种惩罚了，谢天谢地，他们不会对我或妈妈那样做，但还是一样糟。如果事情出错，我们中的一人就会被锁在那种牢房里，关上许多年。

而事情会出错的，我知道会的。这是我的归宿。

在圆柱形入口下面宽大的石阶上，萨拉·纽比正站在那里等她。

“你母亲想和你谈谈。”她说。

米兰达点了点头。“我知道。但首先，我有个问题问你。”她转过身，直视着萨拉，她不清楚，她这样做时，这个律师会在她眼睛里看出什么。“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需要如实回答。我不想你给我一个礼貌或者鼓励的答案，而是真实答案。可以吗？”

米兰达可以听见母亲牢房外面走廊上守卫的动静，但凯瑟琳不再担心他们会用磁带录音或是偷听。现在担心已经太迟了。她们不得不

冒险。

米兰达一进来，她就试图让她相信什么都没改变。

“继续坚持，亲爱的，这是最好的办法。”

“妈妈，我不能。我来这里之前，与出庭律师，那个叫做纽比的女人谈过……”

“你跟她谈过！她怎么说？”

“只是回答了我的问题，仅此而已。我让她老实告诉我你被无罪释放的几率，如果我没有……如果事情像昨天那样进行，那位警探还没有说出机票的事情。如果陪审团不知道这件事。”

“然后呢？”

“她说……她说，她觉得你会被判有罪。”

“她那样说？”凯瑟琳一屁股坐在长凳上，接着，米兰达坐到她的身旁。伸过手去，握住母亲的一只手。

“没说那么多话，没有，她像所有律师一样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如果陪审团认为这，如果陪审团认为那，但是最后归结起来就是，陪审团通常会相信警察。所以她认为你有百分之二三十的机会被无罪释放，百分之七八十的机会被定罪。情况不妙，妈妈！”

凯瑟琳回握着女儿的手好一会儿，然后微笑着，轻轻拍了拍，接着把她的手推开。

“我还有机会免受惩罚。”

“虽然几率不大。总有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的机会！”

“米兰达，她那么说很可能是想对你施加压力。她想帮我。”

“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她在试图说实话。听着，妈妈，你没有做这件事。是我做的。那个警探知道是我做的。我不如现在就去自首。”

“别！看在上帝份上，米兰达，请听我说。”凯瑟琳起身，穿过狭

窄的牢房，然后转身背对墙壁，面向她的女儿。“这很重要，我说的是心里话。如果他们判我有罪，日子会很难熬，但我考虑过，我能忍受。毕竟我现在已经在坐牢了，这很糟糕，但不是不能忍受。可是一想到你在这里——情况会糟糕百倍。听着，亲爱的，我已经经历过人生了。我有两个女儿，却失去了一个；我有丈夫，却也差不多失去了他。我只剩下一个女儿——最好的女儿，最勇敢的……”

“不，妈妈，别这么说！谢莉比我好，比我勇敢得多！”

“我表达得不好，亲爱的，对不起。她当然很勇敢，她是个很好的女孩。但你也是。我的意思是，别忘了这点。而且你有为之活下去的一切——好丈夫，好女儿，也许还会有更多孩子。布鲁斯想要个大家庭，对吗？”

“是的，可是有这么多问题……我怎么能？”

“你现在当然这样想，亲爱的，可不会一直这样。你会明白，时间会改变一切。我们就快熬过去了，所以千万别做傻事，现在不行。就连那个警探也别说。”

凯瑟琳走回到长凳旁，坐了下来，握住米兰达的双手。“听着，我还是有可能免受惩罚的——纽比夫人是个好律师，她跟你说话会很小心。不过，即使最坏的情况发生，我被判有罪，只要知道你和布鲁斯还有苏菲安全，知道你们在温暖阳光和清新空气下自由健康地成长，我仍然可以在监狱中活下去。这会让我保持清醒，我能经受得住。不过，要是结果相反，你知道，亲爱的……如果我被无罪释放，而你被关在里面，和小苏菲骨肉分离，家庭破裂——哦，我无法忍受。你不明白吗，亲爱的？我虽然被无罪释放，却会永远活在牢狱中。”

米兰达拼命摇着头，绝望地环顾着牢房四周。“但就是因为这样，妈妈。你难道不明白——这对我来说也是如此！我人虽自由，心却一直在坐牢。每天每夜。尤其是晚上，我都在做噩梦。”

如果事情没有这么严重，她应该又会像个小女孩那样撒娇了，这种想法在凯瑟琳脑子里一闪而过。就像以前米兰达在学校过得不开心后，晚上走进她房间寻求安慰一样。她张开双臂搂住她。

“对不起，亲爱的，但你做得很对。我为你骄傲。我保证，噩梦总有一天会消失。你一直很勇敢，已经守住这个秘密好长时间了。只要再坚持一段时间，别把它讲出来，我们就会自由，我们俩都会。我会过去和你们一起住在威斯康星。”

“我不知道，妈妈。”米兰达挣脱母亲的怀抱，悲伤地摇着头。“我觉得那不会发生。”

“只要你再坚持一下，就会的。”

“我会努力，妈妈，可我不知道。”米兰达站起身，向门外走去。“你说我做得对，可我不知道。也许是对的，但我逃跑了，对吗？如果你被判有罪，我就又逃跑了一次。”

“不，你不是。”凯瑟琳觉得争不过她，绝望地说。米兰达边听她说边往外走。“你要为我活着。我每天都会想起你，知道你自由会很开心。”

“可我会怎样呢，妈妈？这是你没想过的事情。如果你是我的话，会怎么想呢？”

米兰达拍门叫来守卫，心里差不多已经做好了决定。

第57章 不受欢迎的裁决

“真不敢相信我听到的这些话。一点儿也不相信。”自从特里把他带到法庭外面一条安静的走廊里，向他解释他在米兰达身上发现的情况后，韦尔·丘吉尔的脸很快涨得愈来愈红。现在，他的脸色因狂怒而变成了粉红色，脾气一触即发。但是，特里决意把他的观点说清楚。

“长官，我不得不告诉你。依我看，这会使这次起诉显得证据不足。”

“依你看！有谁征求过你的意见了？特伦斯，你不负责这个案子了。它与你毫无关系。”

“不过，长官，我发现了这条线索。如果忽视它的话，那就错了。”

“我猜，又是依你看？”特里冷静、坚决和理智的语调只会更加激怒他的上司。

“是的，长官，这是我从专业角度得出的看法。毕竟，女儿和母亲一样，都有明确的动机。要不是她如此精心地制造了不在场证明，你肯定也会怀疑她，这个也只是我偶然发现，真的……”

“通过搅合不该你参与的案子！”

“出于职业好奇心，长官。”

“我才不相信你是出于职业好奇心！更像是职业嫉妒心！”

“好吧，不管我是怎么发现的，它改变了一切，长官，难道你不明白吗？”特里叹了口气，他很喜欢看到上司的狼狈相。“女儿当时又回到了约克——不管怎样，她都有回来的可能——辩方还有一个目击证人，看到进入大卫车里的是一个年轻的女性，不到三十岁……”

“我推测，这个证人是你发现的吧？背着我找到的。”

“长官，这个证人的价值在于，她看到的是位年轻女性……”

“也有浅色的头发。”丘吉尔恶声恶气地说，“这与那位上校的说法一致。特伦斯，原谅我指出这一点，但是，沃尔特斯夫人的头发是金色的。在刚开始调查这个案子时，我也设法去查证了这个事实，这可以通过众所周知的简单方法来进行，也就是看一看她就可以了，老朋友。它能取得惊人的效果，你有时候也应该试一试。而她的女儿，我相信，头发是深褐色的。”

“长官，她可能把头发染了。”

“她也可能会在水上走路，或与一个爱斯基摩人私奔到法国南部。”丘吉尔猛烈地摇着头，出于对特里的蔑视，他更加愤怒了。“特伦斯，我们应该讨论的是事实，而不是可能性极小的事情。事实是，即使如你所说的那样，这个女孩真的乘坐了那些航班，也只能证明她去了巴黎和曼彻斯特，根本就不是约克。也没有丝毫的证据可以证明，她染了自己的头发，假冒记者，甚至与大卫·基德见过一次面，还杀死了他。她有没有供认某项你说的内容？”

“没有，长官。她全部否认了。”

“就是。然而，我们现在知道的，已经被证实的是，那位母亲——不是女儿，你听着，是那位母亲——不仅在公开场合威胁基德，而且还带着她丈夫的猎枪出现在他公寓的外面。特伦斯，据说是一支没装子弹的猎枪。你现在还记得吧？”

“我记得，长官，但是……”

“另外，如果你允许我说完的话，当问及她和丈夫在大卫死亡当晚的行踪时，他们一开始就撒了谎。直到他们一直坚持的谎言被揭穿，找到了真实可靠的脚印和头发，无可争议地把这位母亲定位在了犯罪现场。还需要我继续说吗？”

特里看到，他的上司显然没有被说服。于是再做最后一次尝试。

“长官，女儿所穿的鞋码很有可能与母亲的相同。”

“哦，你测量了她的脚长，是吗？”

“还没有，长官，我不能这样做。她还没有被捕。”

“可不是嘛。那么，你一点也不知道她脚的尺码，即使在这一点上你撞了好运，你还必须出示一双她穿的运动鞋，与我们找到的她母亲的运动鞋的鞋底花纹完全相同，沾有同样的油污和树叶。你不会认为她穿的是她母亲的鞋，我说得对吧？”

“不会，但是……”

“当然，还有头发，它们的DNA数据与母亲的完全匹配，因此，也就意味着，跟她女儿以及这个星球上的任何其他人都一致。此外，我记得，这些头发是真正的金色，不是染的。但是，我猜想，你跟你情人纽比夫人对此的解释是一样的，你们认为，是我放在现场的，对吗？”

然后，是长时间的沉默，沉默的时间越长，特里的答案越清晰。两个男人互相瞪着对方，他们之间的敌意现在是赤裸裸的，毫不掩饰。

“特伦斯，滚出我的视线。我会为此停你的职，上帝作证，如果我能的话，我会做的。同时，本案还将按计划进行。”

米兰达在外面走了半个小时，脑海里不断想起今天上午的事。她知道，她应该认罪，可是，可是……

这是一个清新的春日，嫩叶刚刚从树上长出来，空气中仍残留着昨夜的一丝寒意。她穿过街道，来到了河边，阳光照射到水面上，闪闪发光，两只天鹅在斯盖德盖特大桥（Skeldergate Bridge）的桥拱下面慵懒地漂浮着。一个与苏菲年龄相仿的小男孩大笑着从她身边跑过，而他母亲慢慢地推着一辆婴儿车跟在后面，车里躺着一个婴儿。米兰达想，这本该是我的未来，但是，现在不会有了。我要待在监狱里面，失去所有这一切。但是，妈妈早已经失去了一切。几种声音在她的脑海中争斗着。

这是我做的，是我的责任。我应该供认。

但是，如果她被宣判无罪，我们两个不就都可以自由地回家吗？这仍然可能会发生。

如果我不马上认罪，她就会被判有罪。

如果你现在认罪，他们就会终止审判。你就会一直疑惑着，陪审团本来会做出怎样的裁决，而且永远也没有机会知道。

她的律师说，有80%的可能会被判有罪。这个风险太大了，不能冒这个险。

妈妈求我让她冒这个险。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会知道结果。

再过几个小时，就太晚了。

不管她绕多少个圈子，还是面临同样的困境。曾经，在几个月前，这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清晰。她像被困在隧道里，只有一个出口，那就是大卫·基德的死亡。她独自一人，脑海里从没想到过其它的解决方法，也没有任何让她迟疑的选择。她曾经是那么坚定、果断、有把握。

自那时起，她的意志力一点一点被削弱了，不是被行动削弱，而是因为没行动。欺骗，隐瞒，拒不承认。什么也不做，让大家来做决定。很快，她的命运将会掌握在那些陪审员的手中。他们会根据错误的信息做出裁决。

要是有人帮我做这个决定就好了！她走向法庭，像一个孩子似的，避开铺路石上的缝隙。如果那个警探现在出来的话，我就供认。如果他没出来，我就不供认。我实在受不了了，就把他的出现当作一种征兆吧。出来，贝特森督察，求求你。不，不要出来。让审判继续进行，妈妈会被宣告无罪。

但是，他正在那儿等着她。

“看起来你还是安全的。”他说，“你母亲改变主意了。几分钟后，她会回到法庭，将她的抗辩改为有罪。”

于是，米兰达终于知道她必须做什么了。

“全体肃立。所有与刑事法庭指控凯瑟琳·伊丽莎白·沃尔特斯案有关的人员，请靠近并注意。法官大人罗伯特·麦克纳尔主持庭审。”

当法官鞠完躬坐下时，萨拉一直站在那儿，心情像灌了铅一样沉重。虽然可以再次休庭，但她既不能改变她委托人的想法，也不能改变她的决定。她的决定让人感到非常震惊。她觉察到，在她背后的某个地方，韦尔·丘吉尔正在愉快地观察着案件的进展情况。

“法官大人，情况有了进展。我的委托人希望改变她的抗辩。”

“很好，纽比夫人。确切地说，如何改变？”

“她希望进入有罪抗辩阶段。”

萨拉叹了口气。她感到出乎意料地疲倦，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这对她来说是不多见的。但是，她也感到很生气。这样的事情以前从来没有发生在她身上。尽管她给米兰达解释了存在的困难，但她仍然希望为她的委托人赢得这个案件。她理解凯瑟琳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但确信这样做是不对的。尤其是现在，有了特里的发现，她更确信凯瑟琳无罪。但是，决定如何抗辩的，是委托人，而不是律师。

“当然。凯瑟琳·沃尔特斯，请站起来。据我获悉，你现在希望对谋杀大卫·基德的指控伏法认罪。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是吗？你曾经与你的辩护人商量过此事吗？”

“商量过了，是的。”凯瑟琳站在被告席里，虽然脸色苍白，但显得平静而坚决。

“如果你承认谋杀罪的话，本次审判就结束了。剩下的就是让我宣布裁决。对谋杀罪来说，唯一可能的裁决就是终身监禁，可以提议，也可以不提议关押时间的长短。你完全理解这点吗？”

“是的，法官大人。”既然她已经做出了决定，事情看起来就很简单了。以前所做的一切似乎都在浪费时间。

“很好。法庭的书记员现在要对你提起控告。”

但是，书记员还未讲话，萨拉吃惊地注意到马修·克莱顿已经站了起来。在过去的几分钟时间里，萨拉一直隐隐约约觉察到，他和那位皇家检察署事务律师在急切地低声交谈着；现在，他显然希望打断审判进程。

“法官大人，我是否可以恳请法庭赐予我片刻的时间？”

法官惊奇地朝他转过身来。“克莱顿先生，现在？”

“是的，法官大人。刚刚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问题，我感到，在被告做出抗辩之前，应该对此问题进行处理。法官大人，我可否再请求一次休庭以处理这个问题……在会议室里召开一次讨论会？”

法官把身子转向萨拉。“纽比夫人？”

萨拉站在那儿，好奇地看着她的对手。她一直专心于凯瑟琳的事情，在过去的半个小时里，她仅仅与特里交谈过，但是很短暂，当时他们在走廊里相遇，她正准备进入法庭。现在，她注意到，他也站在法庭后面的入口附近，旁边是凯瑟琳的女儿米兰达。他和马修·克莱顿一样，正急切地凝视着她，好像希望她同意。

她朝自己的左边看了看，看到凯瑟琳·沃尔特斯站在被告席里，浑身颤抖，准备供认几乎可以肯定没有犯过的谋杀罪。一旦法庭正式进入了有罪抗辩阶段，她就会被宣判有罪，不管还有什么新的证据暴露出来，只有上诉法院（Court of Appeal）才能够以证据不足推翻这次有罪裁决。而这个过程可能需要花好多年的时间。

萨拉知道她的委托人想要什么，但是不管有多痛苦，再延迟片刻的要求，似乎也难以拒绝。

“法官大人，我不反对。”

法官的会议室相当舒适，四周摆放着真皮封面的大部头书籍，墙上镶嵌着老式橡木护墙板，窗户外面可以看到河流附近靠近小公园的旋转圆台。现在，上午时光基本上已经结束，阳光照射在早春的树叶上闪闪发光。法官坐在长长的桌子旁，背对着这幅美景，萨拉·纽比和公诉律师马修·克莱顿并肩而坐，面对着他。两个人看起来都目瞪口呆，对他们必须提出的观点感到震惊。

“法官大人。”克莱顿开始说，“这种情况很不寻常。我实在回忆不起来，我的律师生涯中，有哪一个案件与此相似。我相信，纽比夫人

也回忆不起来。”

“这我倒很感兴趣，克莱顿先生。什么让你如此困惑？”

“法官大人，如您所知，今天上午，纽比夫人告知法庭，说凯瑟琳·沃尔特斯希望把她的抗辩改为有罪，这是一种进展，控方通常都很欢迎。然而，同时，有人给我带来了新的证据，引起了我的注意，该证据让我对这次抗辩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这就是我请求休庭的原因。自那以后，我又花时间研究了这个证据，据我看来，它让我极其怀疑沃尔特斯夫人的抗辩意图，因此，如果继续进行这次控诉的话，我认为，证据不足。”

“证据不足，克莱顿先生？你让我大吃一惊。”罗伯特·麦克纳尔朝椅背上一靠，用枯瘦如柴的修长手指托住下巴。“请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法官大人，坦白地说，有人已经认罪了。沃尔特斯夫人的女儿，米兰达·沃德，写了这份书面证词承认谋杀。她说，她的母亲与此事无关。”马修·克莱顿把米兰达给特里的那份证词隔着桌子传了过去——证词详细描述了她谋杀大卫·基德的原因、方法和时间。他和萨拉坐在那儿，默默无语，各怀心事。法官慢慢把证词通读了一遍。然后抬起头来，唇边露出一丝浅笑。

“纽比夫人，这可以免去你委托人的罪责。”

“法官大人，如果这是事实的话，确实如此。”

法官诧异地抬了抬眉毛。“你不是要对此提出疑问吧？这证据可以让你委托人获得自由。”

萨拉叹了口气，往前倾了倾身。这种局面真是可怕，但她不得不继续玩这场游戏，直到结束。在过去的半个小时里，她曾试图让凯瑟琳相信其立场的荒谬性，但是没有成功。可既然那是凯瑟琳的立场，她承诺要以自己最大的能力为其辩护。

“法官大人，我发现自己所处的境地很容易招致不满。沃尔特斯夫人知晓这次供认，以及与之相关的证据——克莱顿先生可以向您报告这些情况——她确实对此感到非常震惊。她已经失去了一个女儿，如

果这是事实的话，她可能会失去另一个。她请求我告诉法庭，这不是事实。她说，她的女儿米兰达没有谋杀大卫·基德——这件事是她自己干的，方式正如控方所宣称——或者到目前为止所宣称的那样。她希望能认罪，如果必要的话，她也准备宣誓认罪。”

“克莱顿先生？”

马修·克莱顿简短地列举了作为证据的机票，以及特里向他出示这份供状时提到的证人，法官听着，吃惊地摇着头，两位律师都觉得，他表现得有那么一点点滑稽。“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克莱顿先生。这种情况完全没有先例，至少在我的经历中是这样的。纽比夫人，你不会真的要求本法庭宣告你的委托人有罪吧？”

“法官大人，作为她的辩护人，我必须尊重她的意愿。”

“是的，但你也是本法庭的职员，你有责任协助寻找真相。”

“确实如此，法官大人。显而易见，这份新的供状，和作为支持证据的机票，以及看到她与大卫·基德在一起的那位证人，都是非常重要的证据，如果这是我获取的证据，我会在法庭上为沃尔特斯夫人辩护时使用。但遗憾的是，它们不是我获取的。她坚定地认为，她确实杀了基德先生，希望我指出来，在犯罪现场找到的，是她的头发，而不是她女儿的。毕竟，这是——或曾经是——控方的案子。她认为，她的女儿是因为感到有压力才认罪的，但这是出于对其母亲的忠诚，其行为是不恰当的。这就是她为什么要把抗辩改为有罪。”

“为了保护她的女儿？”

“为了确保她的女儿不被错误地宣判有罪，因为这是母亲犯下的罪行。这是她现在的立场。”

“嗯，嗯，她所言极是，克莱顿先生。如果这份新的证据是事实的话，你如何解释在犯罪现场找到的那个头花？”

“法官大人，我们好像进行了角色转换。您应该记得，在盘问总督察丘吉尔时，纽比夫人曾竭尽全力让陪审团相信，那个头花是警方故意放到犯罪现场的。我对这件事的真实性不予评论，我只能说，存在疑点，我对此非常重视。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头发的DNA证据，我同

意纽比夫人的观点——控方的案子失败。其它所有的证据都是间接的。但是，当我们把对这些头发的疑问与这份令人吃惊的新证据，这份曾被隐瞒，由目击证人描述和美国往返机票佐证的新证据联系在一起时，我确实无法允许这次起诉继续进行。”

“即使被告打算认罪？”

“是的，法官大人。为了伸张正义，这种局面必须叫停。”

大法官麦克纳尔思考了一会儿，把他放在颞下的枯瘦如柴的指关节按得劈啪作响。然后，他微笑了一下。“很好，我同意。纽比夫人，如果你把你的委托人传唤到被告席上，我就会发表不受欢迎的消息，放弃对她的指控，她马上就可以获得自由。”

第58章 河畔交谈

他们和往常一样，在河畔的步行道上碰面。这里非常安静，也无人打扰。他们可以沿着河畔漫步，观察河面上的飞鸟和船只，在避让过往的慢跑者和骑行者时，得到对方默默的点头致谢。这种见面让他们感觉暧昧。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往南走上几公里，沿着A64公路出城，走到大主教宫（Archbishop's Palace）对面的田野里。或者，他们可以哪儿也不去，只是坐在长凳上，看着古老的桤木和七叶树叶子间斑驳的阳光。

他们两人仍然因为这个案子而感到严重受挫，也许特里感觉尤甚，因为他惹得丘吉尔在工作中对他怒目以对，那个男人因为该案的结束方式而暴跳如雷，这是可以理解的：凯瑟琳哭哭啼啼被当庭释放，她的女儿米兰达被逮捕，记者拿着相机、麦克风和录音带蜂拥而至，总督察丘吉尔愤然上车离开。这件事连续两天成为新闻报道的奇闻异事——对丘吉尔却是连续两天的噩梦，升职的希望泡汤了；而这两天特里倒过得欣欣然，感觉幸灾乐祸，他的上司公开遭到羞辱，头花如何到达犯罪现场的谜团在警局传得沸沸扬扬，也没人知道何时丘吉尔会因捏造证据而被指控。当然，过段时间大家自然会知晓，但特里觉得他根本不会受到指控。丘吉尔人脉广，又精于政治手段。他渴望跻身的上层势力非常擅长耍太极，会通过私下解决家丑或不了了之来维护警察局的声誉。丘吉尔会留下，但他大受打击，到处遭人白眼，暗自准备猛烈还击。

他尤其想要击垮的是特里或萨拉。

在提防丘吉尔和处理米兰达被捕事宜的间隙，特里曾给萨拉打过几个电话，但她都没有接。可能是不想接他的电话，也可能是太忙，他也不清楚是哪个原因。他终于拨通电话后，她却显得语气冷淡，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没有流露出分享胜利的喜悦或是显示出一丝同情。特里知道，她还要处理凯瑟琳的伤痛。也许，这件案子伤害了我们所有人。不过，她还是同意见面，最后他们来到这里，一起心神不定地散步。她紧绷着脸，看上去很疲惫，举止也有些唐突，显得愤愤

不平。但他们两个对此都很理解。

“你以前真没怀疑过米兰达吗？”她一边问，一边避开一个骑行者。

“拉里从美国打来电话时才开始怀疑。”他将一根树枝踢入河中，小心翼翼地回答。“在那之前，我都觉得她的不在场证明无懈可击。大卫那样的卑鄙小人——得罪很多人也说得过去。我只是无法找到他们。别忘了，我不负责这单案子——我有许多其它事情需要处理。”

“别找借口了，特里，这不像你。”

他看着她——一个身材苗条的深肤色女人，双手深深插在外套口袋里，她淡褐色眼睛正冷静地盯着他，。

“我们两个毁了那个家庭，你明白吧。”

他们停下脚步，站在小路上相互对视，高大的七叶树叶子在头上沙沙作响。特里把一块石头扔进河里，看着泛起的涟漪匆匆流向下游。

“其实，是我 毁了它。我搞砸了对大卫的调查。漏掉了关键证据。你 什么也没做错。”

“对待那个精神病医生，我本该更强硬些。如果不是他……”她停下来，惊讶地看着特里。“什么 关键证据，特里？你是说那个店主？”

“不，不是他。比这更糟糕。”他看着她，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一直因为大卫·基德被无罪释放和接踵而来的可怕结果而责备他的上司韦尔·丘吉尔。但事情根本不是这么简单。毕竟，生活也从来不是这么简单。“昨天我发现了一些事情，如果我们当时就知道的话，也许能挽回所有这一切。这从头到尾就是个悲剧。”

“是什么？特里，告诉我。”

他深吸了一口气。要是我能回头妥善处理这件事该有多好，他想。也许从一开始就会改变很多事情。“你还记得迷奸药吗？”

“你是说氟硝安定。大家认为凯瑟琳给大卫·基德下的那种药？”

“是的。嗯，他是被人下了那种药，尸检已经确认。只不过，往他的啤酒里下药的不是凯瑟琳，而是米兰达。事情是这样的：她不是像丘吉尔试图证明的那样，从她妈妈的药房里拿的药。”

“那是从哪里拿的？”

“从大卫·基德的公寓里。这是她昨天告诉我的，她供出了更多细节。”他们重新慢慢向下游走去，特里告诉她米兰达是如何及为什么去了大卫的公寓，他在那里下了药，强奸了她，和对付她妹妹的手法如出一辙。“她醒来后，才发现了糖罐底部的药片，于是，拿走了一些。”他痛苦地摇着头。“糖罐的位置最明显，而且拿取方便，是每个瘾君子藏匿毒品的首选之处。而这就是我的调查。我搜查了整个公寓，却从未想过看一眼糖罐。”

萨拉沉默了片刻，小心翼翼地绕着一丛番红花走着。“在谢莉的血液里，没有氟硝安定的痕迹，是吗？”

“没有，病理医生塔克曼说是没有。但是，他老了，你知道……”

“你是说，他漏掉了？如果是这样，他应该退休了。”

“是的，可能吧。也许是漏掉了，但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事当借口。我的意思是，自始至终，我们都想知道，大卫是如何说服谢莉和他做爱，然后进入浴室的。毕竟，当时她去他公寓的唯一原因是要永远用了他，取走她的东西。要是我能发现那些我本该发现的药片该有多好，我会带着药片去找塔克曼，他会进行检查，然后一切都会真相大白。她不可能自杀，她被迷得昏昏沉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然而，发现这些药片的却是她姐姐米兰达，现在看看她出了什么事。天哪，我的工作却是去指控她谋杀！”

他捡起另一根树枝，尽力朝远处扔去，扔进浑浊的漩涡里，然后，他站在那里，注视着树枝迅速漂向大海。

如果他希望得到萨拉的同情，那么，他会失望了。“你应该见过她母亲了，特里。”萨拉走到一个老式水闸上方一小块铺着地砖的观察台上。她转过身，背靠着栏杆，竖起衣领，抵御微凉的习习春风。“那个女人伤心欲绝，现在，她失去了两个女儿。”

“我知道。”特里靠在她旁边的栏杆上，眺望着那条河。“米兰达也说过这事。她母亲如何打算牺牲自己。但是她说，最后，她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为了我所犯的罪行，让亲身母亲代我坐牢受过，我算什么女儿？”

“我本来也许能让这位母亲免于受罚。”萨拉说，“还有机会，虽然机会不大。但是，丘吉尔栽赃了那些头发……”

“如果是他做的。”

“什么？”

特里严肃地摇了摇头。“那是另一回事。米兰达承认，她有时候会穿她母亲的衣服。比如，事发几天前，她穿着妈妈的打了蜡的夹克去树林里查看地形，松开篱笆。当时她可能掉了什么东西。”

“所以，你的上司甚至可能是无罪的？”他们四目相对，萨拉又惊又怒。“上帝，特里！听完我讲的那些！你相信他无罪吗？”

“不，但是有疑点。”

“天哪！”她离开栏杆，沿着小路行走。“我们在一个多么阴暗的世界工作！”

“阴暗？”

“阴暗，邪恶，混乱不堪。你犯了个愚蠢的错误，然后发生了这一切。”

他们默不作声地走了一会儿。她愤怒的语气让他感到惊讶，也很痛苦，但是，他活该，他想，总之，大部分活该。不久，她停下来，转向他。

“我信任你，特里，该死！上次你救了西蒙后，我以为你什么事情都能做好。我不应该这么糊涂。”

“你知道，我不是超人。”特里凝视着那双深邃的淡褐色眼睛，不确定萨拉的眼里是否闪烁着泪花。当然不会。她不是这种人。可是……

“显然不是，实际上差得很远。只是有时候，特里……”

“什么？”

“我曾经希望你——任何男人，真的——但如果不是鲍勃的话，应该是你……我很抱歉，我说不清楚。”她快速离开小道，走到河边，弓着身子站了一会儿，盯着浑浊的河水。随后，她转身回来。“听着，我想说的是，就像你一样，我一辈子都在应付人性的不足。委托人撒谎、欺骗，酗酒，打老婆孩子。警察违背誓言，弄虚作假，往孩子口袋里栽赃毒品，甚至还能平步青云，就像你上司一样，不管他这次有没有栽赃嫁祸。我试图靠一己之力与之对抗，确保自己在这潭打着旋的浑水中尽量保持正直、诚实的行为，而在我周围，人们随意破坏彼此生活，满口谎言。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只是有时候，特里，我想那一定感觉很好，如果能遇到一个能干可靠的人，就像……总之，就像我想成为的那种人。有那么一会儿——曾经有那么一会儿——我以为那个人就是你。”她微微笑了笑，然后痛苦地摇了摇头。“我知道自己很傻。事情不是那样的。”

她转过身去，双手插进长大衣的口袋里，沿着河畔继续往前走。特里跑着追上她，让她转身面对着自己。

“那是……你的恭维话，对吗？”

“不，不是。恰恰相反。我们是体制的一部分，特里，我们会犯错，把事情搞砸，破坏别人的生活。刑事司法体系把人们嚼成渣，再吐出来。”

特里点了点头，把手从她肩上放下，然后，他们并肩走了一会儿。

“不只是你。”她说，语气温和了些。“我也一样。我起初同意起诉大卫时，应该多问几个问题。我应该对那个精神病医生更强硬些。那个该死的病理医生塔克曼应该把工作做好。至于韦尔·丘吉尔……哦，那人应该被撤职。”

特里大笑起来。“总有一天他会有的。如果他没有先毁了我们的话。”他们慢慢往前走。“归结起来。”他最后说，“还是我们应该做得

更好。”

“正是。”她热情地说，“要好很多——总是做到最好，而且一直如此。就是这样，特里——这是这两起案子给我的启示。正义意味着把事情做好——不然我们为什么在这里？”

“是的。”他揶揄地说，“如果律师可以说这番话，世界一定会改变。你放心大胆朝前走，我会紧跟在你的后面。哪怕是磕磕绊绊，脚上沾满泥土。”

她微微笑了笑，气氛也不像先前那么紧张。“好吧，我知道这听上去很浮夸，但绝对是真理。你也会为我那样做，是吗？把事情做好，让我能有所改变，开始相信正义。”

“我知道正义存在。”特里说，“我们只是没有看到太多，如此而已。”

“那么下次，我们最好再看仔细一些。”

他们回身向城市走去，在阳光下斑驳的树影里漫步。通过斯克尔德门桥下的时候，两人站立了片刻，悄声说着话。他们身后，伫立着刑事法庭典雅的石砌建筑。前面，浑浊的河水打着旋，迅疾地向海里流去。

他们彼此相伴，但始终保持着距离。

证据游戏

蒂姆·维卡里 (Tim Vicary)

张越 马琳 陈家杰 黄肖彦



A Game of Proof

证据游戏

蒂姆·维卡利 [英] \ 著

张越 马琳 陈家杰 黄肖彦 \ 译



证据游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一章

“法官大人，我方请求传唤雪伦·吉尔伯特。”

于是，一阵细碎的动作打破了法庭的肃静气氛。人们清着嗓子，翻动着文件，都伸长了脖子，想要清楚地看到证人席。法警是一位女士，身穿粉色衬衫和黑色法袍。她打开法庭后方格板墙上的门。“请吧，雪伦·吉尔伯特。”

萨拉·纽比坐在法庭的出庭律师 1 席上，身体前倾，十指交错撑着下巴。这还是她第一次见到原告，也就是控方口中被她委托人强奸的那个女受害者。为了让加里·哈克免除牢狱之灾，她要推翻这个女人的证词。她要毁掉这个女人的名誉，才能确保自己的声名扶摇直上。萨拉正式成为出庭律师已经3年了，这是她经办的第一个强奸案，她得表现出色才行，这会是她晋身皇家大律师 2 的踏脚石。控方律师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就是一位皇家大律师，此刻他正站在她旁边，面朝陪审团。

劳埃德-戴维斯把笔记放在自己带来的便携桌上，若无其事地用银铅笔轻敲桌子，等待委托人进来。和萨拉全神贯注、如临大敌的架势相比，他显得心平气和、成竹在胸。他的便携桌、银铅笔、丝袍 3、昂贵的定做套装都是地位身份的象征，这种地位让萨拉既羡慕不已又心生敬畏。他的初级出庭律师詹姆斯·莫里斯坐在旁边，手里拿着笔，随时准备记录。劳埃德-戴维斯所拥有的一切仿佛都在告诉萨拉：劳埃德属于这里，这是他统治的地盘。在劳埃德旁边，萨拉觉得自己像一个新手。虽然她穿着自己最好的玛莎百货黑色套装，翻领和饰带硬挺，但她仍然痛苦地感觉到，袍子的黑棉布把她划入詹姆斯·莫里斯这类初级出庭律师的行列，而初级出庭律师在此类案件中一般只配协助皇家大律师，而不会担任首席出庭律师。

两位出庭律师前面是法官斯图亚特·格雷，他坐在高高的法官席上，背后墙上的皇家盾徽高悬过顶，是狮子和独角兽盘绕的图腾。他的脸很长，毫无血色，假发套下的双眼低垂，像警犬一样审视着萨

拉。萨拉郁闷地想到，这位法官也曾当过皇家大律师，而且，他肯定毕业于英格兰顶级公学，说不定和劳埃德-戴维斯还是校友呢。

他肯定不像萨拉那样，15岁就辍学，住在利兹市条件最差的廉租房里，青少年的时光全都在抚养孩子。

萨拉缓慢地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吐出来，尽量收紧腹部，缓解一下内心的惶恐不安。“我好不容易才有机会站在这里，”她想，“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功成名就，而我却要靠自己慢慢打拼。如果我能赢得这个案子，这将是我最伟大的胜利。”

一个女人从法庭后门走了进来，犹豫地看了看四周。她将近30岁，身材高挑，穿着一袭很得体的绿色七分袖套装。一头漂染过的披肩长发，从精致的波浪卷发便可看出：在离家之前，她肯定在镜子前精心打扮了一番。她走上证人席，从法警手上接过圣经和宣誓卡。

“请右手拿圣经，读出卡片上的话。”

“我向万能的上帝发誓，我所作的证词将是事实，全是事实，绝无虚言。”

她发誓时，吐字清晰，语气中有一丝挑衅的意味。萨拉注意到，雪伦把圣经和卡片还给法警后环顾了四周。在这座建于18世纪的宏伟法庭里，她像众多证人那样，先是大吃一惊，有些茫然，不敢相信自己正在出庭作证。也可能因为看到旁听席上的观众，那些学生和一千闲人，还有后排坐着的记者，全都来到这里，倾听她那些会涉及隐私的证词。

萨拉仔细地观察着，努力判断她的性格。许多证人来到这个法庭都会感到害怕，讲述证词时就好像在公共图书馆说话一样，声音含糊，极不自在；还有一些人则因有机会登上这个公共舞台而感到十分兴奋。雪伦·吉尔伯特看上去像是后一种人。再说了，她肯定看过审判前的新闻报道；她心里清楚自己证词的重要性。

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开始问她一些简单问题，意在确定几个基本事实，同时让证人放松。萨拉·纽比安静地坐在一边，认真地聆听。这个遭受了强暴和侮辱的受害者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毫无疑问，她衣着

得体、美丽动人，出发之前精心打扮了自己。从口音判断，她是本地人，没受过良好教育；萨拉之前说话也是这样，直到在中殿律师学院4 学习时懂得了弱化元音，腔调才有所改变。大多数陪审团成员的说话方式应该也像和雪伦一样。

更重要的是，雪伦·吉尔伯特说话的方式就是她个性的流露。她的声音清晰有力、自信响亮，一副很了解自己的样子，至少她是这样认为的；但同时，她害怕遭到反驳，心里时时提防着。萨拉心想，雪伦也许是生活的受害者，但绝非屈服者；与其他强奸受害者不同，她不会在证人席上泣不成声，需要连哄带劝地挤出证言。

至少这一点让萨拉感到高兴。从她接手这个案子的那一刻，萨拉就一直忧心忡忡，对于在交叉盘问时该采取何种策略犹疑不定。她并非担心自己不够尖锐，不够冷酷；她相信自己擅长这些技巧，也越来越驾轻就熟。从业3年，她就已经取得了几次颇具份量的胜利。一位被告在离开证人席时破口大骂，但已属徒劳，因为他被自己的谎言缚住了手脚；另一位在面对她的致命一击时，竟张口结舌，无法作答；还有两位当场哭了。那样的时刻，萨拉心中掺杂着骄傲和怜悯之情：之所以怜悯，是因为她在公共场合让对方丢了脸；但萨拉心中更多的是骄傲，是欢欣鼓舞，因为她凭自己的能力打赢了官司，在残酷的庭审游戏中大获全胜。

迄今为止，她还算幸运，那些与她交手时败下阵来的人都罪有应得——几个窃贼、一个抢劫犯、一个诈骗犯，还有一个暴虐警察。

强奸受害者就不一样了。萨拉有些女权主义思想，一开始不愿意为这个被控强奸罪的男人辩护，尤其是像加里·哈克这样凶狠暴力、微不足道的罪犯。但正如她的事务律师露西·桑普森所说的，“如果你不干，就会由一个男律师接手，那样对受害者又有什么帮助呢？”萨拉告诉自己，毕竟每个人都有权得到正当辩护，如果她想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出庭律师的话，她就必须来者不拒，什么类型的案件都得接。然而，之前的一切全都只是设想，而她现在真的就在法庭上，准备看着一个女人讲述自己被男人施暴的遭遇，她的职责，却恰恰是为这个男人辩护。

为此，萨拉必须设法将陪审团对受害者的同情心转移到她和她的委托人身上。证人也许觉得她可以在舞台上一展风采，但主宰演出的还是出庭律师。如果这个女人生性害羞、表现紧张的话，那么羞辱她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只需纠缠强奸细节或者她以往生活的不检点即可，这是男律师们多年来惯用的伎俩。但如果可以，萨拉想尽量避免这样做。辩方律师若把受害者欺负得眼泪汪汪，只会让陪审团更加排斥她的委托人，而对受害者予以更多同情，毕竟，他原本就是一个令人反感的恶棍。

可不管怎样，他否认自己强奸了她，因此萨拉就得竭尽所能，验证雪伦证词的真实性。受害者给她的第一印象是坚强、直率，能够经得起质问，萨拉为此大大松了一口气。

“吉尔伯特女士，你有孩子吗？”劳埃德·戴维斯礼貌地询问道。

“有，两个。7岁的汤姆和4岁的卡蒂。”

“哦，也就是说，在你遇到加里·哈克之前，他们俩就已经出生了。”

“是的，感谢上帝，他不是他们的父亲。他不配做任何孩子的父亲。”

萨拉注意到，雪伦没说孩子的父亲是谁，劳埃德·戴维斯也没问。但这时，雪伦甩过头去，大着胆子快速扫了陪审团一眼，好像在说，我看你们胆敢从孩子的父亲（或父亲们）不在身边这件事上推断出什么东西来！毕竟，这与本案无关。她是位母亲，而且被强奸了，陪审团懂得这些就足够了。

但萨拉很清楚，事实不止这些。萨拉15岁就怀孕了，她怎么会不明白？她明白为什么陪审团中有两位男士带着明显的爱慕之情盯着雪伦，而其他人都躲开她的目光往旁边看。她甚至明白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她确信雪伦是一个淫乱的女人，更可能是一个妓女，这个行当跟法律一样历史悠久。萨拉曾经也有过当妓女的念头：这事不需要什么训练，钱还来得快。萨拉想，我当时可能也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她深感自豪的是，自己作为单身母亲，能勉力支撑下来，毫无畏惧地面

对任何人的挑战，虽然内心是个寂寞的无底洞。

到目前为止，雪伦的目光扫过了法庭的每一个角落，却唯独跳过了萨拉的委托人，也就是被控强奸她的那个男人。仿佛他是一根柱子或一张椅子；她的眼光掠过他所在的位置时，没有丝毫停留。但此时，劳埃德-戴维斯第一次提起了他。

“你可以告诉法庭你第一次遇到被告加里·哈克是什么时候吗？”

“可以。是在一个酒吧。城堡街嘉乐力酒吧。大概是在两年前。”

“当时你们是否建立了恋爱关系？”

“是。他搬来和我一起住。”

“哦。” 劳埃德-戴维斯若有所思地从他的半月形眼镜上方凝视着她。“你的意思是，他搬到你家，就像夫妻那样一起生活，对吗？”

“是的，我们同居，差不多有一年吧。”

“我明白了。为了让陪审团了解清楚，我再问你，那一年你们一直是同床共寝，过着有规律的性生活，是吧？”

“是的，他当然不是用来装饰的，对吧？”雪伦的回答引起一阵哄笑，她显得很得意。这是律师在法庭上盘问时惯用的幽默伎俩：出庭律师精确考究的语言和证人描述的朴素事实形成反差。这种语言差异一方面反映了法庭对于精确度的实际需要；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像雪伦、加里这样的普通人与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法官斯图亚特·格雷之间在生活和经历上存在的社会鸿沟。萨拉在心里愤愤地想到，法官上庭有司机接送；劳埃德-戴维斯呢，他开的是一辆黑色捷豹，车牌是LAW 2 5。她经过那辆车时真想用她的订婚戒指刮花它。若在西克里伏特，车身被划算是最轻的了；如果你头一天把车停在那里，第二天车还在的话，你或许会发现车轮都被人卸走了，车底下还垫着砖头。

“这段恋情是什么时候结束的？” 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继续问道。

“去年4月份。他连着3个晚上都没回家，还被我发现他在外面又找了个女人。我一气之下，把他的东西全扔到了街上。骗人的混蛋。”

“是这样啊。那加里回家发现他的东西被扔出去之后，发生了什么？”

“我们大吵一架。他还弄伤了我一根手指。但我换了门锁，他就再也没回来了。”

“这是他第一次打你吗？”

雪伦摇了摇头。“开玩笑！他总是动不动就打我耳光。尤其是他喝醉的时候。他这人脾气暴躁，爱打架。曾经因为打人进过好几次监狱。”

萨拉迅速站了起来，看着法官。“尊敬的法官大人……”

“好的，好的，我明白，纽比夫人。”格雷法官和她一样都很清楚，对于辩方来说，不让陪审团知道加里的犯罪记录是多么关键。“吉尔伯特女士，你只须回答问题。除非劳埃德-戴维斯先生问你，否则你不能提及其它事情。你明白吗？”

“嗯，好吧。但他问我他是否很暴力，他确实很暴力啊。而且我说的是事实，他的确坐过牢。”此时，雪伦第一次直视被告席上的加里·哈克，是那种认清对方面目的直视，带着明显的挑衅意味，好像在说：现在栽在我手里了吧，你这个蠢货，感觉不错吧。她久久地盯着他，然后鄙夷地转过脸去。如果能朝他吐口水的话，她绝不会犹豫的。

然而雪伦的话确实具有潜在的杀伤力。加里·哈克的犯罪记录长达3页，好几次因为暴力行为而被定罪，还有几回是由于虐待妇女而被捕入狱。根据有关证词的规定，这些事实不能在法庭上提及，不然可能会使陪审团对哈克产生偏见，。但现在雪伦已经把这事说了出来。萨拉仍站在那里，她有权力现在就打断庭审，但是法官那警犬一般的长脸后面隐藏着一颗敏捷的大脑。他没有跟萨拉说话，而是转向了受害人。

“吉尔伯特女士，请用是或者不是来回答问题。加里·哈克是不是曾因对你 施暴而被捕入狱？‘是’还是‘不是’，请记住，不要多说。”

“呃，不是，但是他曾经……”

“不是，那么这就是你的回答了，”格雷法官顺势打断了她。“现在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请答‘是’或‘不是’。他是不是曾因对你施加暴力而被定罪？”

“呃，不是，没有对我，但……”

“好了，谢谢你，吉尔伯特女士。你要明白，加里·哈克现在并不是因过去的罪行而受审，他被指控强奸你才是此次庭审主要目的。所以你能告诉陪审团他对你个人或你的孩子所做过的事。陪审团所要考虑的仅此而已，不涉及其他。刚才劳埃德·戴维斯问你，他是不是曾对你施加暴力，你回答说他过去常在喝醉时扇你巴掌。但他从未因为对你施暴而被定罪，这也是事实。对吧？”

“对，”雪伦闷闷不乐地承认。“是没被定过罪。”

“很好。”法官看看还站着的萨拉，挑起一侧阴沉而浓密的眉毛。“纽比夫人，这个回答你是否满意？”

“我……”萨拉犹豫了一下，然后屈服了。“目前是的，法官大人。非常感谢。”她乖乖地坐下了，但却感觉怒火中烧。雪伦实际上已经告诉陪审团她的委托人曾因暴力而被定罪。她是否应该进一步表示抗议呢，是否应该请求撤换陪审团呢？她心里思考着，手不禁颤抖起来。她的犹豫，也许还有屈服，都是缺乏经验的表现。她想，她仍然可以这样做，但审判才刚刚开始，这样做会浪费时间和金钱，这显然是格雷法官想要竭力避免的。

审判开始前，她就已经输给法官一局了。当时她想争取法官的案件驳回裁定，因为还未开审前，此案就被媒体大肆炒作。一家全国性的小报将加里·哈克描写成“被约克市警察逮捕的连环强奸案疑犯”，萨拉提出，由于这篇文章的存在，约克地区的任何陪审团都不可能给加里一个公正的审判。法官彬彬有礼地聆听了她的意见，但却驳回了她的提议，说可以剔除那些读过这篇侮辱性报道的陪审员。

现在他又允许陪审员获悉她委托人的犯罪史。她该怎么做？作为一个初级出庭律师，萨拉难道胆敢在一上午就一而再地挑战高等法院法官的权威吗？那样会让法官在余下的审判中都针对她吧。这是有助

于她还是会毁了她的案子？

她在心里迅速反复地权衡利弊。如果法官裁决不公，那就有了上诉的理由。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她可能会得到一些好处，如果法官允许控方在法庭上提及加里的前科，以破坏加里形象的话，她也可以对雪伦的人品作文章；反正雪伦也不是什么雪白天使。萨拉坐着一动不动，努力理清思绪。有经验的出庭律师会怎么做呢？法官脸上挂着的是得意洋洋的表情吗？暂时让他赢两局而已——自负的家伙。

劳埃德·戴维斯继续提问。“去年4月23日加里·哈克因为那次争吵离开了你家，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此后他再没住在你家，是吗？”

“对。”雪伦轻蔑地甩了甩头发。“我跟他说我不想再见到他。”

“那你后来又见过他吗？”

“没有，呃，有几个月没见。10月份，我在驿栈酒店的派对上遇到了他。我没想到会见到他，他碰巧在那儿。”

“我明白了。具体是哪一天？”

“14号，星期六。我在家遇袭的同一天。”

“我知道了。告诉我们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好吗？”

终于切入主题了，萨拉心想。她一动不动地坐着，注意力高度集中，她身材苗条，穿着一袭黑衣，手肘撑在桌上，十指优雅地交叉在下巴下面，神情专注地盯着受害者。她现在注意到我了，萨拉平静地想着；她的目光两次与我相遇、移开、又看回来。她知道我在这里听着，等着。

“嗯，那是一个大型派对，酒店里有很多人，喝着酒唱着歌，我正玩得开心，加里就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然后呢？”

“嗯，刚开始还好，我还和他跳了一场舞，但之后他就对我动手动脚的，说离开时我没把他的手表还给他，他想要回去。我说我没拿，他就骂我是个贼婊子，还说他要亲自去取，之后我叫他滚蛋，他就走了。”

“好的。那天晚上你又见过他吗？”

“没有。直到他来到我家，强奸了我。”

萨拉后上方的旁听席上，听众一阵骚动，都提起了兴趣。这就是他们来的目的，她想。一群幸灾乐祸的家伙。萨拉瞥了一眼陪审团，8个女人，4个男人，劳埃德-戴维斯真是走运，萨拉还看见前排一个妈妈级的女人露出一脸同情的样子。

“好的，雪伦·吉尔伯特女士。慢慢来，用你自己的话具体地告诉法庭，那天晚上你回到家后发生了什么事。”

一开始雪伦没有说话。她低头往下看，摆弄着手镯，好像期待已久的时刻一旦来临，她又不确定要说什么了。但接着她抬起了头，直直地盯着劳埃德-戴维斯，开始讲她的故事，毫无疑问，她之前已经排练过很多次了。

“好的。嗯，11点的时候，我打了一辆的士回家，因为我的朋友朱莉还在为我照看孩子，所以我不能太晚回去。我回到家时，孩子们坐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盖得严严实实的。小女儿卡蒂的耳朵感染了，所以朱莉得把两个孩子带到楼下。朱莉离开后，我给孩子们弄了热饮，然后带他们到床上，哄他们睡觉。这费了不少时间，因为卡蒂还是不舒服，哭哭啼啼的，我就搂着她，给她放了一盘磁带，听她喜欢的歌。”

“什么磁带？”劳埃德-戴维斯提示道。

“好像是“邮差叔叔”⁶。我给她买了全集，她很喜欢。”

真是太棒了，萨拉心想。她扬起一侧眉毛，对劳埃德-戴维斯提这个问题的企图既鄙视又佩服。热饮、“邮差叔叔”，真是一个十足的温馨家庭。

“那你用了多久哄卡蒂入睡？”

“大概半个小时，应该是吧，也许半个小时多一点。我不确定——因为我在她床边的椅子上睡着了。然后我听到楼下有动静。”

“什么样的动静？”

“撞击的声音，像是玻璃窗被打碎了。刚开始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幻觉，所以我只是静静地坐着，听听还有没有其他声音。一两分钟后，我听到楼下有人在走动，我心里暗想我的天哪，然后走出房间，到了楼梯口，看到他正从楼梯走上来……”

雪伦停了下来，萨拉仔细观察着她。这是故事的关键部分，她说的全是事实，还是在捏造证词？萨拉越来越郁闷了。雪伦说话的时候，表情看上去像是真实记忆不断在脑中闪现，她所描述的事件比她所身处的法庭更加清晰。

“你看到谁了？”劳埃德-戴维斯轻柔地问道。

“一个戴着蒙面头套的男人正在上楼。那头套就像恐怖分子戴的那样。”

“那你作何反应？”

“我什么都没做。我好像尖叫了。但他抓住了我，用手捂住我的嘴，把我拖回了卡蒂的房间。我想挣脱开，但他的力气太大了，手里还拿着刀。”

“你看清那把刀了吗？”

“没有。我只是感觉到了。他用刀逼住我的喉咙，就在这个位置。”她摸了一下脖子的左侧。“只刺了一点点，让我知道那有把刀子。我感觉刀子陷进了我的皮肤。”

“他说什么了吗？”

“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他只是在笑，然后开始扒我的衣服。我吓呆了。他扒掉我的裙子和内裤，然后他……”雪伦深吸一口气后猛地吐了出来，决心继续把整个经过全都说出来。“……他把我转过去，脸朝下按在扶手椅的边上，然后他……他用力扒开我的双腿，从后面强奸了我。”

她停了下来，看着劳埃德-戴维斯，她大概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但自己无法清楚表达。这时需要的是精确的法律用语。

“你说他强奸了你，是指你感觉到他勃起的阴茎插入了你的阴道

吗？”

“是的。没错，他完全进来了。我觉得疼，很疼。后来医生看了那里。”

“是的。在此事发生的整个过程中，你四岁的女儿卡蒂在哪里？”

“当然在她的床上，就在扶手椅旁边。这是最糟的。她以为他在杀我，我可怜的孩子。我现在还能回想起她在床上张大嘴巴尖叫的样子。好像她所有的噩梦都变成了现实一样。她现在还会梦到那件事，几乎每天晚上她都会在尖叫中醒来，而且还会尿床。后来，小汤姆进来了，他开始打他，想让他放开我。”

劳埃德-戴维斯举起一只手示意她暂停。然后他缓慢而清晰地重复着她的要点，以确保陪审团都听进去了。

“你是说你7岁的儿子汤姆走进房间，开始击打强奸者，为的是救妈妈。对吗？”

“对。”雪伦的眼里第一次出现了泪花。“我叫他离开房间、快跑，但我儿子是个小英雄。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会在我身边保护我。”

“那么那个男人如何对付一个7岁男孩的攻击呢？”

“哼，他把他推开了，不是吗？但汤姆还是不停地打他，他就说‘放开我，汤姆，你这个小混蛋，’原话大概是这样。就在那一刻，我猜到他是谁了。”

劳埃德-戴维斯再次举起手，要强调这一点。“他说‘放开我，汤姆，’是吗？他叫出了你儿子的名字？”

“是的，一点儿没错。我记得很清楚。”

“是不是因为他叫了汤姆的名字，你才意识到他是谁的？”

“嗯，是的，我也认出了他的声音。就是他，该死的加里·哈克。”她再次怒目直视被告席上的加里，萨拉真想看看他的反应。

“那后来呢？”

“呃，加里从我体内抽了出去，然后用刀子抵着我的喉咙。他说如

果汤姆不滚蛋的话，他就杀了我。然后他抓住我的头发，把我拖到另一个房间，也就是我自己的卧室里。”

“那你当时做了什么？”

“嗯……我朝他们两个大喊。我朝加里大喊，要他放开汤姆，我也朝汤姆大喊，要他别过来。我以为加里会杀了我儿子。我不在乎自己怎么样，我只是不想孩子们受到伤害。”

“你是否也叫他放开你？”

雪伦用怜悯的眼神盯着他。“你觉得呢？当然啦。”

“那他如何回应？”

“像禽兽一样。他不停扇我耳光，叫我闭嘴，照他说的做，不然他就杀了我和孩子们。”

“他说这些的时候，你听出是他的声音，对吗？”

“没错，就是他。卑鄙下流的家伙。”

“好的。他把你拖进你的卧室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嗯，他打了我的脸，我摔倒了，躺在地板上。然后他抓住我的头发，我心想，他还要做一次啊。但我想错了，他没有再强奸我。他扯出我睡袍的腰带，用它把我的双手反绑在背后，接着把长的一端绕过我的喉咙再绑到手上，这样一来，如果我不把双手往上抬的话，就会被勒得喘不过气来。然后他再次把刀子抵到我的喉咙上……我以为我要死了。”

“他说什么了吗？”劳埃德·戴维斯用柔和的语调问道。

“没有，这次什么都没说。”雪伦摇了摇头，陷入了恐怖的回忆。“但有一个声响。我刚开始不知道是什么声音，后来我意识到了——是他在笑。从他眼里我也看出了笑意。他透过那个黑色蒙面头套盯着我，然后……他笑了。我几乎无法呼吸，而且他还用刀子抵住我的喉咙，我心想，他现在要杀我了，然后他会把孩子们也杀死。”

她的眼里充满了泪水，萨拉心想，即使是这样的女人也无法承受

的啊。任何女人都受不了在公开审判中说这些吧，她要面对戴假发的律师、12名陪审员，面对奋笔疾书的报刊记者，以及拥挤在公众旁听席上满口德语的学生们，他们碰巧来到英国庭审现场，感到既惊讶又兴奋。当然还有被告加里·哈克，在被告席上冷冷地看着她。此外还有我，而我的职责是让人们怀疑她说的一切。

想到任务的艰巨性，萨拉觉得有些不舒服。但法官关心的只是雪伦舒不舒服。

“雪伦·吉尔伯特女士，你要休息一下吗？”雪伦停顿了快一分钟时，法官彬彬有礼地问道。但雪伦坚定地摇了摇头。她没有哭，只是需要暂停一会儿，恢复一下勇气，她的证词就快说完了。

“后来呢？”劳埃德·戴维斯问道。

“他把我推倒在床上，然后走到衣柜旁，拉出最下面的抽屉，这也证明了他是谁。”

“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好的，他直接打开了最底下的抽屉，那是我放首饰的地方，以防有人入室抢劫。一共有6个抽屉，他直奔最底下的那个。他拿出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他的手表，就是他在酒店里跟我要的那块儿。接着他还拿了几个戒指，之后就离开了。感谢上帝他没有伤害孩子们。”

“他离开后发生了什么事？”

“小汤姆进来帮我松了绑，他真是我的好孩子。那时我简直无法呼吸，快要窒息了。我缓过来后立刻打电话给我的朋友朱莉，并报了警。”

雪伦看着劳埃德·戴维斯，松了一口气。她完成任务了，眼看就要从第一次庭审的折磨中解脱出来了。

“吉尔伯特女士，在我结束提问之前，我还有一两个问题。你说你通过声音以及他知道你儿子的名字这件事认出了加里，然后当他径直走向底层抽屉的首饰盒时，你更加确定是他。是不是因为加里知道你把手饰盒放在那里？”

“是的。他跟我一起住的时候看见过。而且在酒店时他说，我敢打赌我知道手表在哪儿。”

“我明白了。还有其他事情让你认定攻击你的人就是加里吗？”

“有，所有的一切。同样的身高，同样的身材。孩子们也认出他了。而且，他还强奸过其他女人，不是吗？我在报纸上看到的。”

萨拉迅速站了起来，但格雷法官又一次抢了先。“吉尔伯特女士，你在庭上提供的证词只限于本起强奸案，无关其它，你明白吗？”他直视着陪审团。“陪审团成员们，我必须明确要求你们忽略最后这句话。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们，加里·哈克此前从未因强奸而被定罪，本法庭在你们面前呈现的证据只限于此案，无涉其它指控；如果证据与庭审案件无关，你们有责任忽略它。”

“谢谢，法官大人。”萨拉慢慢地坐了下来。这是她今天第二次受挫，她愤恨不已，不知道雪伦那句话是脱口而出的，还是劳埃德-戴维斯故意让她说的。难道你就是靠这种手段得到皇家律师头衔、黑色捷豹和个人专用车牌的吗？我就这样袖手旁观、忍气吞声吗？不。

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扫了一眼墙上的钟。“法官大人是否希望辩方律师现在开始盘问我的当事人呢？”

法官面带微笑，一脸怜惜地看着雪伦，正如劳埃德-戴维斯所愿，法官回到道，“不，不，考虑到时间关系以及这种证言给人造成的痛苦，我们今天就休庭吧。但是，吉尔伯特女士，你明天必须来这儿回答萨拉·纽比夫人的提问。明白了吗？”

他站起身，法警大声宣布“全体起立！”，于是，当天的庭审结束了。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轻松而熟练地用红带子捆好他的笔记。然后温文尔雅地朝萨拉微笑。“我只能说，祝你好运。”

萨拉冷冷地回视他。“如果庭审再这样下去的话，我还真需要些运气，”她说道。“我要立刻申请内廷会议，扭转庭审的不利局面。”

-
- 1 在英国司法体系中，律师分为两类：事务律师（solicitor）和出庭律师（barrister）。两者各有不同的资格获得方式，彼此分立，不能相互取代。事务律师主要从事非诉讼类业务，在诉讼业务中主要充当出庭律师的助手，无权出席高等以上的法院；出庭律师，受事务律师的委托，从事诉讼业务，出席各级法院。同时也接受非诉讼类委托，向事务律师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 2 表现出色的事务律师和出庭律师均可被授予“皇家大律师”的称号，但最终获得该称号的多为出庭律师。一般情况下，出庭律师需执业10年才有资格获得这种称号。
 - 3 在英国，丝袍是皇家大律师的身份象征。
 - 4 在英国，出庭律师资格的申请人首先要具备出庭律师公会认定的法学学位或规定的学历。然后申请加入四大律师学院之一，进入下一个程序。这四大律师学院分别为：格雷、林肯、内殿和中殿，均位于伦敦。
 - 5 前三个字母刚好构成“法律”这个单词。
 - 6 “邮差叔叔”是英国最受欢迎的儿童节目之一，该动画是儿童电视节目的经典之作，也是国外儿童教育产品的一个著名品牌，其产品涉及视音频、图书、玩具、游戏、服装、日用品等等。

第二章

在法官办公室里召开的内廷会议简短而紧张。格雷法官摘去了假发套，脱掉红袍，露出白衬衫和蓝色背带，舒舒服服地坐在办公椅上。透过他身后的窗户，萨拉能看到乌斯河边公园里的树林。她、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以及初级律师詹姆斯·莫里斯也都摘掉了假发套，不过还都戴着硬翻领，穿着黑袍。他们坐在直背椅上，面前是法官那张老式皮饰面办公桌。

“好吧，纽比夫人？”格雷法官很放松地坐着，略微点了下头，他完全知道她想说什么，同时也对她带来的麻烦感到不悦。萨拉长吸一口气后，开始说。

“大人，今天下午证人作了两次非常有偏见的指证，一次提到了我委托人的犯罪记录，另一次提及报刊上的指控。尽管大人您上午已作出裁定，但我必须强调的是，即使陪审团从未看过报纸上的指控，这些指证也必然会抹黑我委托人的人品，对陪审团的判断产生不良影响。我谨向大人呈上我的意见，这个陪审团已经被偏见所左右，恐怕无法给予我委托人公平的审判。”

她停下来，意识到自己急急忙忙地一下子全说了出来，不禁有些脸红。但既然决定要说，她就要说清楚。实际上，在过去1年里，除了雪伦·吉尔伯特，约克市还有两名妇女遭到过袭击。其中一个受害者是玛利亚·克莱顿，她被强奸后杀；另一个是凯瑟琳·惠特克，她侥幸脱身。当地报纸认定这些暴力袭击是同一个人干的，于是刊登了一篇题为“套头蒙面的持刀歹徒”的报道，令警方倍感尴尬的是，这篇报道被几家全国性的报纸看中了，它们于是添油加醋，大肆渲染，其中几家今天还派人来到了庭审现场。虽然警方进行了大量调查，但迄今为止仅有一人被送上法庭，这个人就是加里·哈克。两起案件都跟一把刀有关，其中一起还涉及一个蒙面套头帽，法官办公室里的所有律师都知道，警方煞费苦心，要将哈克与另外两宗强奸案联系起来，即使调查至今仍没有任何进展。

加里只是被控强奸雪伦·吉尔伯特，不包括其他受害人。但在雪伦

发言之后，萨拉的争论点是陪审团肯定怀疑另外两宗案子也是他犯的，尽管现有的关键证物——捆绑凯瑟琳·惠特克的胶带上的那根头发——经过鉴定，不是加里的头发，这似乎证明了他的清白无辜。但因为他并没有被指控袭击凯瑟琳·惠特克，萨拉无法在法庭上提及此事。

格雷法官扬起浓密的眉毛，显得有些不耐烦。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是对我在两个场合特意对证人和陪审团作出的指示不满？”

萨拉皱着眉头。“我当然很感激法官大人，不过……”

“不过，你觉得我做得还不够好？”

“不，法官大人，我不是这个意思。”萨拉暗下决心，不能在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面前示弱。“我无意批评法官大人对审判的介入，但我求大人明鉴，证人证词造成的损害已经无法挽救了。”

“所以呢？”

“为了让我的委托人能接受公正的庭审，我认为应该重新开庭，召集新的陪审团，大人。审案地点最好也不要再在约克，因为这个‘套头蒙面的持刀歹徒’在这里已经家喻户晓了。”

好吧，就这样了，她心想。该说的我都说了，现在怎么办？

法官转头朝萨拉身边穿着丝质长袍的控方律师看去。“朱利安？”

劳埃德·戴维斯脸上挂着诡秘的微笑，萨拉对这种同僚间场面上的微笑并不陌生，且痛恨至极。朱利安，叫得好亲密啊，法官果然与他熟络！

“在我看来，大人对那两件事的处理方式无可挑剔。”劳埃德向萨拉投去慈祥的目光。“辩方律师如此投入地替她委托人辩护，我对此深表敬意，但是，上议院大法官办公室曾多次指示，要注意案件重审会耗费公共基金，不是吗？刑事起诉署肯定会以成本为由，强烈反对重审要求的。”

“我很清楚成本的重要性，大人，”萨拉坚定地回答。“但公共基金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司法公正，我必须重申，由于陪审团成员已经深

受证人的影响，对他存有偏见，因此我的委托人不可能得到公正的审判。一下午就发生了两次！”她补充说，好像这是对她个人的指控一样。

格雷法官有些厌烦地抬起手，示意她不要再说了。“好了，好了，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纽比夫人，你说得有道理。我也很清楚公共基金是干什么用的。”他停了片刻，用大拇指摩挲着下巴，专注地盯着萨拉下巴下方的某个部位。我的饰带上有污迹吗？萨拉不禁紧张地猜想着。没有啊，当然没有——这只是羞辱人、让人注意自己身份的另一种技巧而已。法官清了清嗓子，又开始说了。

“我已经指示陪审团，对那两句话不予采纳，我在结案陈述时还会重申那些指示。在我看来，这应该足以让你的委托人受到他应得的公正审判。”

法官这些话似乎无懈可击，但最后那句中的讥讽显然在暗指一个事实：法庭中的每个人——她希望陪审团除外——都把加里·哈克当成一个令人厌恶的恶棍，几乎可以肯定他有罪，应该被投入监狱。当然了，法官并没有这么说，只是……

“如果是这样，大人，我希望任何可能在法庭上出现的、涉及雪伦·吉尔伯特女士人品的无情指证也应得到同样仁慈的待遇。”

这句话尖刻任性，而且显得不太明智。法官的脸拉下来了。“你误解我了，萨拉·纽比夫人。我今天下午的指示不是仁慈的表现，而且无论对你还是你的委托人，我都不会表现出仁慈。这是一起极其令人反感的强奸案，审理过程中要对受害人表现出足够的尊重。我本来以为，你作为一名年轻女性，会理解这一点。”

年轻女性，萨拉心想。真诡异，这个词在一个场合是褒义，到了另一个场合却让人感觉受到了侮辱。她傻傻地继续强作申辩：“当然，大人，可她的所作所为也并非无可挑剔，如果我委托人的经历要被呈现给陪审团，那么为公平起见……”

“你没抓住重点，纽比夫人。你的委托人的经历并没有被呈现给陪审团，而且也不会被呈现，除非你自己要告诉他们。所以说，雪伦·吉

尔伯特女士过去的性生活与本案无关，如果你就此提出指控，是很不恰当的。我说得够清楚了吗？”

“是的。”萨拉咬着嘴唇，心中从1默念到10，然后说：“感谢大人。”说完，她便站起身，向门口走去。

在萨拉起身离去时，无论出于条件反射式的礼貌，或是要进一步羞辱她，办公室里的三个男人全都站了起来，但没有跟她一起离开。她打开门，转身颌首致意，却看到法官脸上流露出嘲弄的微笑。

“不管怎么说，纽比夫人，要知道，在座的我们都是女权主义者。”

萨拉大步流星地在铺有细软地毯的走廊上走着，心中充满愤怒和屈辱感。她在中途停了一下，感到疑惑，她似乎听到法官办公室传来阵阵笑声，朱利安和他的初级律师还没出来。然后，她冲进更衣室，用手指扯着饰带上的纽扣。

我弄砸了，萨拉心想。这是我至今经手的头号大案，可开庭第一天，我就无缘无故地把法官惹毛了。我就像一个初次约会的少女，无法抑制自己内心澎湃的激情，口无遮拦地声言正义，接下来的一周，他们一定会借此大作文章，跟我过不去。

对着镜子，看到自己的虽脸面潮红，但没有感觉中那么滚烫，萨拉松了一口气。这张脸还是很有魅力的，而且衬托着齐肩黑发、淡褐色眼睛，只是眼睛周边开始出现一些细密的皱纹。也许皱纹早就有了，只是18个月前开始戴隐形眼镜时她才留意到而已。视力一变好，问题就接踵而至了，缺点都暴露无遗，她心里想，这还真够讽刺的。

正当萨拉摘下饰带时，另一个出庭律师走了进来。他叫亚当·博斯，是个年轻的印度人，跟萨拉来自同一个律师事务所。虽然他比她年轻7岁，但他们两个同时获得了出庭律师资格。除了露西，亚当算是最与她投缘的同事了。亚当微笑着。“嗨！强奸大案的辩护律师！进展如何啊？”

“很糟糕！”萨拉把假发套丢进公文包里。“受害人很强硬，对我委托人的犯罪纪录说三道四，我向法官抱怨时，他居然告诉我我是个女

权主义者！”

“什么？”亚当笑了。“你说的不会是那个老家伙巴克詹姆斯·格雷吧？”

“正是他，这只老狐狸。他至少65岁了，外加252磅的体重。他现在肯定和老友朱利安在办公室都笑抽了，他竟然告诉我要尊重妇女的权利！”

亚当高兴地咧着嘴笑。“喔，你应该尊重啊，你知道的！他说得倒没错。世界在变，如今妇女和黑人都有投票权了。”

“真的吗？我没听说啊。没人告诉过我。”萨拉苦笑着。“我弄砸了，像个菜鸟一样，冒冒失失地要求重审，他当然会告诉我理由不充分，而且会浪费公共资金，等等，拿诸如此类的理由搪塞我……我该怎么办，亚当，嗯？难道就坐在那里，微笑着逆来顺受，任由他们玩弄？”

“那可不像你的为人……”亚当的话还没说完，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就大摇大摆地走进来了。他朝萨拉点点头。“别太往心里去，好吗？”

萨拉拿起公文包，朝门口走去。“当然不会。本来就没抱什么希望。”

他友善地微笑。“就像这个案件一样。”

萨拉回嘴道，“哦，你不抱什么希望了？我会告诉我的委托人，加里听了肯定很高兴！”

萨拉狡黠地朝亚当眨眨眼，然后离开了。她对自己的机智回答感到很满意，沿着18世纪的宽大楼梯，她一路跑下，来到大厅入口，那里聚集着保安、证人和一些正在离去的学生，中间坐着露西·桑普森。露西是个身形高大、慈祥和蔼的事务律师，穿着肥大的黑色套装。她站了起来，满含期待。

“运气如何？”

“不怎么样，抱歉，我刚才把他们都得罪了。走吧，咱们去看看瓦

伦蒂诺 1。”

两人朝楼梯走去，走向看守所。加里·哈克正被关在那里，等着“四集团 2”的运囚车把他带回赫尔监狱过夜。她们穿过大门，离开了那富丽堂皇、令人叹为观止的法庭，离开了它那古老的橡木饰板、灰泥立柱和带有异国风情的穹顶，进入了一个灰暗悲凉的世界，这里只有没铺地毯的石廊和叮当作响的牢门。在她们走到楼梯底部时，正巧碰上刚要离开的警探。

“啊哈，这不是在法庭上唱反调的人嘛！你好啊，萨拉。这位是露西·桑普森，没错吧？”

“没错，我的事务律师。”萨拉冲着侦缉督察丹尼尔·贝特森冷笑。他是刑事调查部里少数几个让萨拉看得上眼的人之一。丹尼尔那身双排扣套装，一如既往地穿得像是运动套装，皱巴巴的。也许问题出在他的领带上，那领带吊在领扣下方数厘米的地方，或者问题出在衣服下面的那副身板上，四肢懒散放松，肩部宽阔。每次萨拉看到这个男人，都觉得他更像是个爱好运动的大孩子，而不是资深的刑事探员。虽然她表面冷淡，但每次与丹尼尔谈话总让她心绪不宁。他还是个鳏夫 3，这给他平添了不少魅力。

指控加里强奸的正是丹尼尔。他同时也在调查玛利亚·克莱顿被杀案和凯瑟琳·惠特克的强奸未遂案，他怀疑加里就是上述案子的罪魁祸首。玛利亚·克莱顿是个高级妓女，1年前被人勒死在斯特兰索公园。她的双手被自己的雨衣腰带反绑在身后，然后那条腰带又穿过带扣套在她的脖子上，如此一来，她越是挣扎，带子勒得就越紧。看上去她先是被勒得半死了，然后袭击者又用手把她掐死了。玛利亚被强奸了，脖子上有个小伤口。警方在一条水沟里发现了她宠物狗的尸体，狗的脖子被割断了。

凯瑟琳·惠特克是个大学生，当时她正在林子，让男友给她拍裸体艺术照。一个持刀蒙面人袭击了他们，并抢走了相机，还把她男友铐在汽车方向盘上。歹徒用胶带绑住凯瑟琳的双手，企图强奸她。凯瑟琳的男友设法触发了车上的警报，引起路人的注意，这才赶跑了袭击者。

这次袭击发生的时间离玛利亚·克莱顿被杀不到3周，《晚报》为此刊登了“套头蒙面的持刀歹徒”的相关报道。1个月后，又发生了雪伦·吉尔伯特被奸案，民间逮捕凶手的呼声越来越高，这给警方施加了不小的压力。虽然丹尼尔认为加里是这3起案件的头号嫌疑人，但能证明他与前两案有关的证据却是微乎其微。玛利亚死前6个月，一群工人帮她扩建了厨房，加里也在其中，而且加里还向人夸口说，他曾与她上过床。无独有偶，他还跟几个工人一起维修过凯瑟琳所在的学生宿舍，而且在她屋里看到过她的裸体照。但是造访过玛利亚住处的人有很多，知道凯瑟琳有裸露癖的学生和建筑工人少说也有几十个。此外，两处犯罪现场附近都发现了残缺不全的45码耐克运动鞋鞋印，警方也在加里的公寓里找到了一双破烂的45码耐克运动鞋。不过，当警方将其呈上法庭时，露西不无嘲讽地说，如果这也算证据，那要将大约200万人送上被告席。

虽然玛利亚被强奸，警方人们却没有在她身上找到精液或体毛，而丹尼尔的团队则在捆绑凯瑟琳双手的胶带上发现了1根的男性毛发，然而他们高兴得太早了，经过DNA检测，这根毛发不是加里的，这就有效地排除了他袭击凯瑟琳·惠特克的嫌疑。虽然案件之间存在相似之处，但除了指控加里强奸雪伦·吉尔伯特以外，检方没有任何证据把他牵扯进其它案子。

“我希望你没有骚扰我的委托人，丹尼尔，”萨拉半开玩笑地说。

“我根本就没碰他，萨拉，”丹尼尔干巴巴地申辩。“从个人角度，我倒真希望有人去阉了他，然后把他那玩意儿挂在热气球上飘走。要是你在法庭上问我，我会否认说过这话。不过，告诉我，你们女人怎么会为这种人渣辩护？对于约克郡的每个妇女来说，他都是个严重的威胁。你们知道这个的，对吧？下一次也许会轮到你们这样的人。他杀人了，这点你心知肚明。”

“如果你还在想把他扯进玛利亚·克莱顿的谋杀案，那我要告诉你，丹尼尔，今天在这里，指控他的罪名不包括这一条，”萨拉坚定地说。“你很清楚这一点。”

“他活该被指控！”丹尼尔厉声说道。“这样的话，陪审团就会看到

两个案子有多相似。都是脖子上有伤口，同样的捆绑方式……”

“不同的受害人，不同的地点，丹尼尔。而且，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我的委托人曾经到过那里。”

“你委托人的犯案记录长达3页，其中有4项袭击妇女罪……”

“但没有1例属于重大伤害……”

“啊，是吗？等你被他袭击之后就有了！”丹尼尔停下，意识到他有些失态了。又犯毛病了。这些天总是这样。他并不想给人留下感情用事、缺乏自制、仗势欺人的印象，特别在这个女人面前。但他很在乎指控加里·哈克这件事。他深吸一口气，又开始说道。

“你看，听说你今天早上要求法官撤销这个案子。作为女人，你怎么能把这种花招与追求正义相提并论？你倒是说啊。”

萨拉轻碰他的胳膊。“我不是女人，丹尼尔，我是出庭律师。我的工作就是玩一种为委托人辩护的游戏——证据游戏。而且游戏一旦开始，我就要赢。”

丹尼尔浑身一颤，或许因为她那纤细的手指触碰到他的胳膊的缘故，同时也因为她如此轻松地说出那些愤世嫉俗的话，这让他有些害怕，她说的那些话与他的法律理念大相径庭。过去6个月，他一直重点调查3名妇女被袭的案子，到目前为止，唯一的收获就是加里今天出庭受审。

可是现在，偏偏是萨拉·纽比在为他辩护。

丹尼尔皱着眉，冷冷地说：“那好吧，我祝你倒大霉。那个可人渣越早被判无期徒刑越好，你可以告诉他这是我说的。”

“我不可能这样做，”萨拉微笑着，她的手从他胳膊上收回。“那样会破坏他的心情。对我没好处，是吧？”

丹尼尔·贝特森看着她离开。一想到萨拉在这起案子中做辩护人，他心里就会燃起一股无名火。他痛恨辩护律师，把他们视为以社会伤口为生的寄生虫。他们在法庭上工作，却无视正义。如果抓住一个程序上的漏洞能让一个人获释，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去做，根本就不关心

警探们费劲多少心机，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逮捕罪犯，才将他们送上法庭；也不考虑释放一个面目狰狞的恶棍会对公众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他可能会再度犯下强奸、抢劫或者偷盗的罪行。他不禁纳闷，如果哈克瞄上那两位女士，闯进她们家，像他对待雪伦·吉尔伯特那样残暴野蛮，她们会怎么想？

如果那样的话，她们真是遭到了报应。但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来，他就感到很难受。千万别是萨拉·纽比，上帝保佑，千万别让她遭此劫难。

他们初识于一年前，丹尼尔负责的两个案子都是由萨拉担任公诉律师。第一宗案子胜算很小，被告和其花大价钱从伦敦请来的出庭律师曾笑着走进庭审现场，确信他会被当庭释放。丹尼尔也惴惴不安，觉得他两个月的心血肯定要白费了。当他第一眼看到一头黑发的漂亮公诉律师时，更是感到心灰意冷。她已经30多岁了，听说最近才获得出庭律师资格。双腿虽美丽有余，智慧或犹不足。然而结果出人意料，那个开价不菲的伦敦律师其实只是个上了岁数的初级律师，而不是皇家大律师。尽管他出庭时身着顶级西装和昂贵衬衫，但由于对案件的疏于准备，最终在庭上吃了败仗。庭审以被告在证人席上被整得狼狈不堪而收场，他像一只肥大的苍蝇掉进了自己编织的谎言中不能自拔。庭审过程中，一名陪审员居然失声大笑。萨拉在下一个案子中的表现更胜一筹。丹尼尔因而成了她的粉丝，不仅如此，他还觉着自己已经成了她的朋友。

可现在，她却转换了阵营，偏偏选择替加里·哈克辩护。她带着嘲弄说出的话依然在他脑海里回响。“我的工作就是玩一种为委托人辩护的游戏，证据游戏。而且游戏一旦开始，我就要赢。”

他太尊重她了，以至于不认为萨拉是在虚张声势，她确实认为自己可以让这个恶棍无罪释放。她作为公诉人时所展现的那些令人赞赏的美德，现在却要用来为这个暴力强奸犯辩护。她并不在乎加里可能是多年以来对当地妇女安全的最大威胁，她只在乎自己的表现。说到底，她跟其他律师都是一路货色：一个雇佣律师，一个为了钱不惜出卖真理的“妓女”。

就让她去对付加里·哈克吧，这是她自找的。

牢房中的加里坐在蓝色的塑料床垫上。垫子的颜色跟满是涂鸦的墙面一样，和他右臂上的“死神”纹身和脖子上的蛇纹身属于同一色调，那条蛇在他结实的脖子上缠绕着，蛇头伸展着，似乎要吞噬他的左耳。他阴郁地看着他的律师们走进来……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她就是个爱撒谎的下贱女人，对吧？”

萨拉双臂在律师袍前交叉，倚靠在门上。露西则站在她身边。除此以外，她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挨着加里坐在他的床上，但她们谁都不想那样。

“我试图说服法官解散陪审团，因为她提到你的犯罪记录，不过很遗憾他不同意。”

“不同意，是啊，他不会同意的，不是吗？”看来加里对这个消息并不感到意外。“你觉得雪伦是个什么样的人？”

萨拉耸耸肩。“她给人印象不错。有这样的经历，任何一个女人都能给人好的印象。”

“对呀。可是，她这个撒谎的贱人，她说的那些都他妈是瞎编的！”

牢房里一阵沉默。两个女人不知如何作答。最后，露西带着厌恶的语调说：“这个诉讼案件不是要否认她被强奸的事，加里。事实上，她确实被强奸了。”

“是呀，也许吧，但不是我干的。如果她说的是实话，那真该把那个王八蛋的脖子拧断！如果碰巧让我抓到他，我就这么做，这个小混球！”

“是的。”萨拉看着她的当事人，心中不无厌恶，不禁想到他在证人席上会是个什么德行。陪审团会对他哪点儿印象最深呢？他否认指控时表现出的真情实感，还是他满口的污言秽语？她想象着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有意用绵里藏针的问题不断刺激他。加里或许会当场发狂，就像被缚的熊一样冲出证人席，把周边的人全都杀掉。

他不是做不到，瞧瞧那身肌肉。那会让法庭热闹非凡。

当然，萨拉根本不打算让他站上证人席。她只需直截了当告诉法庭，他否认所有指控，完全依仗她的能力来驳斥公诉方。如果是那样的话，她打赢官司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法律现在明确规定，如果证人拒绝为自己作证，法官可以就此向陪审团作出对他不利的指示。

但如果他上台作证，劳埃德-戴维斯会像切香肠那样把他切成碎片。

“加里，”萨拉说到，“我必须丝毫不差地掌握所有情况。首先，你再仔细重述一遍酒店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萨拉查问了一些细节。她虽然怀疑加里的清白，但他也有可能是无辜的。毫无疑问加里会否认所有指控，至于陪审团是否相信他，那是他们的事。

不管怎样，明天她还要在庭上盘问雪伦。

走出法庭时，萨拉朝几个从第二法庭出来的出庭律师点点头。他们知道萨拉正独挑大梁，为困难重重的强奸案进行辩护，她的执业生涯会因此而更上一层楼。如果在庭上表现突出，她的地位就会上升。萨拉可不打算输，至少不会轻易认输。在萨拉看来，陪审团的偏见和不利于加里的证据恰恰是上天的眷顾。如果她输了，没人会责怪她，但如果她赢了，更重大的案子就会接踵而至。

她走出门外，沐浴在午后的阳光中。这座典雅的法庭建于18世纪，建筑设计师的初衷可不是让人们眺望外面的风景，法庭无窗的穹顶和地下幽闭的牢房很容易让人们忘却外面迥然不同的世界。在萨拉前方，游客们正排着队参观诺曼城堡（即克利福德塔）和城堡博物馆。游客熙熙攘攘，孩子们牵着气球、吃着冰激凌，人们不经意地抬头，这时法院上方的正义女神像就跃入了眼帘。萨拉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呼吸着柔和的微风，像猫一样惬意地享受温暖的阳光。

但司法机器是不理会天气好坏的。萨拉所站的位置下方，停着一辆正在等候犯人的囚车，车上有狭小的隔间和黑色方形窗户，车里的囚犯往返于约克市与赫尔候审牢房的途中，感受不到丝毫的自由。

萨拉看着囚车开走后，和露西轻快地走下台阶，左转走上塔街，打算返回办公室，她们还要继续工作。

1 鲁道夫·瓦伦蒂诺（Rudolph Valentino, 1895年5月6日 - 1926年8月23日）是一位意大利演员、性感符号与明星。他是1920年代最受欢迎的明星之一，以风流著称，此处暗指加里。

2 “四集团”：“Group4”是英国一家国际性的私人保安公司。论规模，它在英国排名第二，论声誉和服务质量，可说是最好的。1993年，“Group4”被英国内政部指定为第一家承包管理监狱，并为法庭提供保安服务的私人保安公司，目前该公司管理的监狱有4所。

3 无妻或丧妻的人

第三章

丹尼尔·贝特森和侦缉警员哈瑞·伊斯比正要赶往约克市南部，调查前天那里上报的袭击事件。在横跨A64号公路的一座桥上，哈瑞停下车，两人凝视着半英里外泥泞不堪、满目疮痍的建筑工地。挖掘机像巨型昆虫一样在泥泞中辛苦劳作，与此同时，落锤式破碎机正在拆毁一座废弃的医院。

“长官，这里看起来变化很大啊！”哈瑞的话打破了他们之间压抑的沉默。

他指了指挖掘机后方的一片树林。2米多高的铁丝栅栏将工地与四周的树林隔开，还有保安和看门狗巡逻警戒。野花和碎纸屑洒满了铁丝栅栏，一面白色横幅飘荡在两棵大树间，上面写着“保护乡村，留住树林，请到市区去购物。”枝繁叶茂的树顶上，环保战士居住的树屋和空中通道交织成网。

废弃医院周边的公园式林地现在要被改建成市郊品牌购物中心。维多利亚时期栽种的树木如今已成熟茂盛、秀丽蓊郁，但这恰恰阻碍了高档购物区和停车场的开发计划。经过商店包装的美丽风尚，年复一年，更新鲜、更时髦的商品层出不穷。当此大潮，蓬勃壮观却百无一用的森林恐怕是难逃一劫了。毕竟，森林除了单调的四季轮回之外，既不能替人赚钱，也不会对社会有其它贡献。

但毁林建楼的消息不胫而走，传到环保斗士耳中。这些人对品位、市场和时尚向来深恶痛绝。他们终年栖身于乡间的树篱、岩洞、棚屋和破旧的拖车中，行动迅速隐秘、干劲十足、坚定果断。他们与经济发展格格不入，是一群反对开发商的死硬分子，他们甘愿被全球资本主义的爪牙弄得伤痕累累，即使成为这场运动的殉道者也在所不惜。为了规避由此引发的流血事件，警方还采取了积极行动，用和平方式遣散抗议者。摊上这份差事，就算做警察局长，丹尼尔也不会太兴奋。

“一群蠢货！”哈瑞·伊斯比鄙夷地说道，“开发这个地方会带来成千上万个就业岗位。”他继续驾车前行，穿过建筑工人和保安居住的活

动房屋，而丹尼尔则厌恶地注视着这一切。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能将购物中心建在城里，”他若有所思地说道。“等着瞧吧，年轻人，6个月后，这里会是一大片停车场，而市中心的数十家店铺将要关门大吉了。不久整个城市都会凋敝萧条，犯罪猖獗。”

“那时我们就有得忙了。”哈瑞意味深长地说，眼睛看着前方，寻找着农场入口。“你的口气听起来像那些环保斗士，长官。”

“你听起来倒像出租司机”，丹尼尔恶声恶气地说。“只管开你的车吧，警员！”

“是的，长官。”

丹尼尔话音刚落便有些后悔，但没有试图补救。他意识到，类似的情况频频发生，自己已越来越像他认识的那些坏警察一样暴躁易怒。他的性格仿佛在改变，这引来了同事不少揶揄挖苦，当他试图补救时，事情只会变得更糟。人们似乎迫不及待地向他施舍同情。“对你妻子的遭遇，我感到十分抱歉……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吗？……出来喝一杯……你妻子的不幸遭遇……”

回顾两年以前，竟恍如隔世。那时丹尼尔似乎事事顺心，他工作勤奋、事业成功、充满雄心壮志，很受同事欢迎。丹尼尔打算在吉姆·卡特退休后，接替他侦缉总督察的职位，他相信，大多数同事也会对此表示支持。

然而一夜之间，这一切化为泡影。两个15岁男孩偷了一辆捷豹车，然后以每小时80英里的速度疾驰，迎面撞向他妻子驾驶的雷诺克莱奥车。将玛丽的尸体从汽车残骸中分离出来就用了整整4个小时，这一幕在丹尼尔的脑海中一直挥之不去。

整整两周，他都沉浸在绝望中无法自拔。他的姐姐赶来照顾他和两个女儿。警察联合会的顾问劝导他说，悲伤是人之常情，男人哭泣并不是一种罪过。但丹尼尔哭过之后并没有多大效果，徒留痛苦和恐惧。所以他常在晚上喝下大半瓶威士忌，第二天再将剩下的酒全部喝光，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他都不记得了，只知道她姐姐吓得不敢说话，

孩子们也面有惧色。正是这一点让他彻底清醒了。他在葬礼上头痛欲裂，羞愧难当，仪式结束后，他和两个年幼的女儿坐在一起，平静地谈论着将来的生活。

孩子们想知道谁会来照顾她们，他说当然是他。当丹尼尔打算辞去警局的工作时，他意外发现孩子们对他的这个念头感到害怕；也许因为他自己也被吓坏了。他对其它工作一窍不通，也从没想过另谋职业。他的姐姐和顾问建议他聘用保姆。于是，一位来自挪威的年轻保姆特鲁德进入了他们的生活。

特鲁德开朗活泼，乐于助人，讨人喜欢，孩子们很快就离不开她了。自打她用蹩脚的英语对丹尼尔表示同情之后，就很少再提及孩子们的母亲，之后便热情百倍地投入到英国的日常生活之中。她做饭时虽然把厨房弄得乱七八糟，但厨艺却很精湛，她做的华夫饼、肉丸和米粥都是他们从未吃过的美食。她知足常乐、要求不高，更为重要的是，她是真心喜欢孩子，而且也没有理由为丹尼尔妻子的不幸过分悲伤。她来后的两天，孩子又重新回到学校上课，一周后，丹尼尔又开始正常上班，一家人的生活算是步入正轨了。

但他的雄心壮志和专注度都一去不复还了。丹尼尔将玛丽的照片摆在办公桌上，经常发现自己静静地盯着那张照片，一看就是半小时。他只好将照片放到抽屉中，只在独处时，才偶尔拿出来瞧瞧。在他心中，她不曾离去。而工作，仿佛成了无关紧要的事，一旦做完即刻就被抛诸脑后。

他重新开始跑步。丹尼尔发现，这运动可以使自己身心平静下来。他曾经是位很有实力的800米跑选手，不过没有优秀到可以参加顶级赛事的地步。每到夜晚，丹尼尔就搂着两个女儿，为她们讲睡前故事，就像她们幼时那样。夜晚是她们最需要父亲陪伴的时候，她们谈论着母亲，回忆她在世时的美好时光。有时他们三人有时会一起为玛丽祈祷，但白日来临，生活又得继续。

丹尼尔渐渐能集中精力工作了，但放弃了任何升迁的念头。他努力安排时间，像一般父母那样在周末和孩子放学后陪伴她们。尽管这样的生活安排无益于他的事业，但却是同事能给予他最实际的帮助

了。他不动声色地从警务一线隐退，只忙于办公室事务和例行问询工作。侦缉总督察卡特退休了，精明老道的南方人詹姆斯·丘吉尔得到了侦缉总督察的职位，而不是丹尼尔。在那段时间，丹尼尔感情麻木，对此无动于衷，毫不在意。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孩子们开始以往失去母亲的哀恸，幼小健康的生命往往如此。当丹尼尔看到她们像其他孩子那样嬉笑玩耍时，一丝怨恨就涌上心头。玛丽不在了，她们怎能如此开心？但她们的确是快乐的，毕竟她们还是小孩子。于是，丹尼尔满怀感激地看着她们，从她们身上汲取医治创伤的力量。孩子们重新融入昔日的朋友圈，有时丹尼尔回到家中，发现满屋的孩子将保姆围在中间，吵吵闹闹，无比欢乐。这种情景让他振作起来，重拾承担艰巨审讯工作的信心。

就这样过了两年。生活依旧继续，但他已不复往昔，工作时敷衍了事，不时犯错，丢三落四，为了陪孩子还拒绝加班。最糟糕的是，丹尼尔会无缘无故对人乱发脾气，就像他刚刚对待哈瑞·伊斯比那样。他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

如果他能够停止对玛丽的思念，不会恍惚间突然看见她的脸庞，不再忆起她躺在自己身边的感觉，不再回想起他们翩翩起舞时，她娇小的背部在他掌中温软的触感……

“我们到了，长官，前面就是‘岸边家庭农场’。” 哈瑞·伊斯比说道，将车驶上一条通往农场的小路。

萨拉在办公室奋斗了3个小时，当她离开时，已经为明天的法庭盘问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她设计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基于起诉文件中的书面证据和加里供词的逻辑推导，以此预测雪伦·吉尔伯特可能会作出的反应，但余下的全凭直觉，以及今天下午对雪伦性格的揣摩。

萨拉在本案中有一定优势，因为她过去的生活与雪伦的处境有几分相似，所以也能理解雪伦盛气凌人、忿忿不平的态度。教师和医生对这样的女人总摆出一副屈尊降贵的样子，男朋友和丈夫欺骗她们的感情，雇主克扣她们的工钱，社会保险部支付保险时也缺斤短两，萨拉对她们的种种遭遇感同身受。她能感觉到雪伦今日在法庭上表现出

的过分自信只是表面现象，其实在她内心深处，隐含着莫名的恐惧，害怕警察和律师会再次出卖她，就像当局一贯的做法那样。

萨拉打算利用雪伦心中的这种恐惧。

但萨拉又有些心软，她对雪伦满怀同情，不单单是因为强奸，遭遇强奸固然值得同情，但雪伦的生活境遇是萨拉心软的主要原因。萨拉差点沦落成雪伦那样的女人，但她拒绝那样的命运，也正因为如此，萨拉十分鄙视雪伦的为人。选择向命运抗争的萨拉从不相信运气、天赋或社会不公，她坚信，只要努力工作，终会获得成功，她一直以来就是这样做的。

其他律师、职员和秘书都先后离开了办公室。晚上7点半，萨拉抬起头，看到走廊那边亚当办公室的灯还亮着。他的门还敞开着，她能看到他的衬衫袖子和红色背带，他正伏案做着笔记。她打了个呵欠，十指交错，伸展手臂举过头顶，舒缓一下脖颈和脊背的僵硬关节。亚当抬起头，向她微笑。

“已经搞定了？”

“是的。”她穿过走廊，好奇地倚在他的门框上。“你的诉讼摘要 1 是关于什么案子的？”

“集体中毒案。”

“什么，你要为‘波吉亚家族’ 2 辩护？”

“谈不上。我的委托人是个农民，他家的泥浆坑溢出，将村中的井眼污染，造成疟疾和呕吐的大范围流行。

“有意思。但你知道别人对此事的看法吗？”

“什么看法？”

“有钱能使鬼推磨。此类案子会让你大赚一笔脏钱。”她躲开他抛过来的回形针。“我收工回家了。”

萨拉穿过走廊，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为了逗弄亚当而将门虚掩，他很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她甩掉在法庭上穿的鞋子，将脱下的上衣整齐地挂在门后的衣钩上，然后脱下裙子。亚当轻轻地吹起了口

哨。萨拉漫步穿过房间，将一件黑色皮夹克从墙上的衣钩上摘下，穿夹克的同时来了个芭蕾式的单脚尖转身，抛给亚当一个飞吻。然后坐在桌沿，脸上挂着微笑，穿上一件黑色皮裤，裤子咯吱作响。最后蹬上一双厚重的黑色靴子，锁上门，边下楼边向亚当挥手作别。

她的办公室楼位于塔街上，是一幢维多利亚时代的旧楼，离法庭不远。出庭律师的事务所在顶层，而像露西那样的事务律师都在底层办公。这栋建筑有很多缺点，例如楼梯狭窄、房间狭小、有火灾隐患，但萨拉喜欢楼里附带的通道，直通后面的小院，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曾在那里建了厕所和煤棚。现在，律师们将它改造了一番，摆上成排的盆栽和一些昂贵的锻铁庭院家具，在煤棚中停放着两辆熠熠闪光的摩托车。

体型较大的那辆是亚当的，另一辆乌黑的川崎500摩托是萨拉的。在她眼里，它既是某种消遣，又让她自豪万分。最初购买摩托是为了解决交通和停车问题，但它现在对萨拉来说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她只与亚当分享这个乐趣，每当他们比较两台机器及其配件的美妙之处时，眼里会放射出兴奋的光芒。她渐渐爱上了这辆川崎摩托的一切——耀眼夺目的黑色漆面，光芒闪烁的铬合金，平稳运行的发动机发出的呜呜声，对她身体重心任何些微变化迅即作出反应的敏感度，表面皮革美妙的咯吱声，在车流中穿梭的自由。她也喜爱驾驶摩托车的潇洒劲儿——黑色头盔，黑色皮衣，黑色车身——这一切令她与众不同，卓尔不群。

此刻她既不是妻子，也不是母亲，而是一个无拘无束、超凡脱俗的灵魂。

这也许和她一心想成为出庭律师的欲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出庭律师就似一个自由的灵魂，它行动迅捷，追求胜利。毫无疑问，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也因相似的本性才驾驶一辆车牌为LAW 2 的黑色捷豹车。萨拉买不起捷豹车，实际上她的摩托比一辆小型车还便宜，但这辆摩托让她脱颖而出，让人不敢小觑。这才是她的追求所在，不再做一个受害者，而要成为一个主宰者。

一个主宰自己命运的人。

车在小路上颠簸，前面就是砖砌的农场住宅。车右侧的田野里一群牛正注视着他们，一只黑白毛的柯利牧羊犬朝他们飞奔而来。两人下车之际，柯利犬就绕着他们狂吠不止。丹尼尔伸手制止它，但没有奏效。它跳开后，又朝哈瑞·伊斯比凶猛地低声吼叫。

“行啦，伙计。你的女主人在哪里？”

“我在这儿！”他们抬起头，看到一位身材壮硕的女人向他们走来，她穿着长筒橡胶靴，破烂的外套沾满了泥污，头发是铁灰色的，晒黑的脸上布满皱纹。

丹尼尔出示了他的警徽。“你是斯蒂尔斯比女士吗？我是丹尼尔·贝特森侦缉督察，这位是哈瑞·伊斯比侦缉警员。”

“总算来了。”女人将手伸出，丹尼尔和她握了握手。她的手劲很大，还有股牛粪的味道。发现来访的两个人没有敌意后，柯利犬一跃而起，将沾满污泥的前爪搭在丹尼尔的西服裤子上。

“下来，弗拉什，你这蠢狗！赶紧滚！”女人将狗推到一旁，轻蔑地看了一眼拂拭污泥的丹尼尔。“只是污泥而已，一会儿就干了。你们想要见海伦吗？”

“是的，如果她放学回家的话。”丹尼尔从口袋中掏出事件报告。“两天前，你的女儿遭到一名男子的恐吓，斯蒂尔斯比女士，是这样吗？”

“当然，就是这样。”女人回转身，将双手拢在嘴边，大声呼唤着：“海伦！到这里来！”她的嗓门很大，一声叫喊能传出老远。

丹尼尔看见远处有个女孩骑着矮种马。她纵马跃过一排障碍物，朝他们慢跑过来，马蹄下泥浆翻卷。

“什么事，妈妈？”

“警察找你！”

“又来了？”女孩一脸困惑。“但他们昨天已经来过了呀。”

“这两位不一样。这是贝特森督察，像福尔摩斯那样的顶尖侦探，

所以你最好回答他的问题。况且，马儿今天也该歇歇了。”

“好的，但我得先让它安静下来。”

“行，给你10分钟。我去烧壶水。”

丹尼尔看着海伦在田地里安静地遛马，脑中思索着目前已知的案情。当她在林中独自骑马时，有人试图攻击她，对方是一个身着黑色运动服，头戴羊毛帽的男子，形象和谋杀玛利亚·克莱顿、攻击凯瑟琳·惠特克的嫌疑犯十分相似，这就是他来这里的原因。

他感到不安，这次袭击不可能是加里·哈克干的，他那时因强奸指控而被关在监狱里。那会是什么情况呢？巧合？模仿犯罪？或是报假案？

丹尼尔注视着她解下马鞍，海伦是个漂亮的女孩，穿着有些脏的宽松上衣和骑马裤。她多大了？14岁，报告上是这么写的。

如果真有袭击事件，那警方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性变态者呢？儿童绑架者、有恋童癖的人或者只是个迷恋少女的好色之徒？或是女孩编造出来的恶魔？这就是他此行的目的，要听女孩亲口说明案情。

在农舍的客厅，他们4人围坐在开放式壁炉的边上，棕色的扶手椅有些褪色。丹尼尔朝海伦微笑着，问道：“你曾告诉沃森警员，大约晚上7点半时你正在林中骑马，有个男子接近了你。你能记起他的衣着吗，海伦？”

“像是一身黑色运动服，一顶黑色羊毛帽。”

就是说，不是蒙面套头帽。“你能看见他的脸，是吗？”

“是的。”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似乎有些不安。

“你根本不认识他？”

“不认识，因为我总是到那里骑马，我在林中经常遇见行人，但我以前从没见过他。”

“他多大？”

“我不清楚。大概30岁。”

“好的，那你遇见他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当时骑着马，看见他向我慢跑过来，然后将手放到我的马笼头上，嘴里说着……”

她犹豫着低下了头，丹尼尔看到她眼里含着泪。她毕竟只是个小女孩，真是被吓坏了。

“他说：‘这马很漂亮，亲爱的，’如此之类的话，然后问我马有几岁了。我告诉了他，他又问我这马好不好骑，我说它很了不起，只是有时很懒惰，然后他又问我能否让他骑一下。我拒绝了他，他说‘哦，别这样。’之类的话，他伸手抱住我的腰，想把我拽下马，之后……”

海伦抬头看着母亲，她点头示意海伦继续讲下去。

“……我失声尖叫，用马鞭狠抽他。他起初不肯放手，我就踢他，然后托比暴跳如雷，前蹄腾空，我们借此逃开了。之后我骑马飞奔回家，将这事告诉了妈妈。”

丹尼尔点点头。“你一定被吓坏了。”

“是的，我当然很害怕。”

“你跑开时看到那个男人在干什么了吗？”

“没有，我回头看了一次，看到他跑入林中，然后就消失了。我不想再见到他。”

“是啊，当然。”丹尼尔沉默地注视了她一会儿。他确信她所说的是事实；她没有理由撒谎。“他是什么口音？是本地人吗？”

“不，他的口音很古怪，不是本地人。”

“你确定他想拉你下马？你不会弄错吧？也许他只是表示友善？”

“我没弄错！你是什么意思？我现在都记得那种感觉！”

“好吧，对不起。”丹尼尔明白，他确实把女孩儿惹恼了。海伦不停地哭泣，她母亲伸手把女儿揽在怀里。这很严重，他愤怒地想着，差点儿出了大事。但重要的是，她看见了疑犯的模样，还听到了他的声音。

他等了一会儿，直到女孩哭声渐止，然后轻柔地说：“听我说，海伦。抓住这个男人是要紧事，对吗？所以等你感到好些时，我要你为我再做一件事。我想让你帮我们拼凑出这个男子的模样。我们有位女警官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能来见见她吗？拜托了。”

海伦点点头，眼中虽然还有泪水，但态度十分坚定。丹尼尔很受鼓舞，向女孩儿的母亲交待了几句就离开了。

哈瑞驾车离开时，柯利犬飞奔在车旁，丹尼尔叹了口气，加里·哈克被捕后，这种事本该销声匿迹了。当然，还有其他像加里那样的人，但从统计学的角度看，这种行为概率很低。大多数强奸犯是受害者熟识的人，亲戚在家中实施的强奸案的数量远多于陌生人在林中犯下的案子。

丹尼尔想，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自己女儿身上，他会多么愤怒。这种事是他绝不能容忍的。我会杀了那个混蛋，他心里想着，双手紧紧抓住膝盖。先杀，再审。

-
- 1 诉讼摘要（brief）是事务律师为出庭律师代理当事人出庭而准备的简要的说明性文件，通常包括案件事实叙述及适用的相关法律，并附有律师意见、重要文书的副本、正式诉状、证人证词等。
 - 2 波吉亚家族：意大利家族，在14到16世纪间十分有影响力，曾有两代人出任教皇。这是一个被财富、阴谋、毒药、乱伦的阴影笼罩着的家族，此处是借代用法。

第四章

萨拉推着她的川崎摩托车来到街上时，忽然记起一件事。她扫了一眼手表，禁不住咒骂了一声，已经7点40分了。女儿艾米丽今晚要参加学校音乐会，她答应了要一同去的。音乐会几点开始呢？——8点？8点半？老天，希望是8点半。她迅速系紧头盔，跳上摩托车座，启动摩托往家赶，引擎缓缓发出低吟，我可得赶快了，她暗想，生活里没有绝对的自由啊。

但当摩托车轻快地在街道上穿梭，那种熟悉的兴奋感又回来了。和汽车相比，摩托车是那么强劲，那么自在。她有什么理由不去尽情享受这飞一般的速度呢？这是对她长时间工作的奖励，更是对自己艰辛童年的慰藉。

就算艾米丽音乐会迟到了而大发雷霆，那又怎么样呢？萨拉觉得女儿太娇生惯养了，对于困苦和贫穷，艾米丽能知道些什么呢？跟萨拉比起来，她压根就什么都不了解。

萨拉15岁的时候，邂逅了17岁的凯文·米尔斯。那时的萨拉身高约1米7，留着黑色短发，在当地的语法学校读书，既不特别聪明，也不十分漂亮，只是个规规矩矩的工薪阶层人家的普通女儿。她人生第一次出格，就是喝掉了两大杯扎啤，然后在凯文父母的黄色福特科蒂纳轿车的后座上，为他掀起了自己的迷你裙；而正是这一次的叛逆摧毁了她的生活。那次事后连续几个星期，她都惴惴不安地等待着迟迟未至的例假，那种孤寂惶恐至今让她记忆犹新，而最终等来的是孕吐，她才不得不将此事告诉妈妈。

告诉凯文。

凯文毫无疑问是个恶棍、一个诱奸未成年少女的登徒浪子，但他有的是傲气。他比别的男生都矮，但身材结实强壮，仅仅一个眼神或是几句狠话就令人畏惧三分。从没有人敢看轻他，因为他实在是招惹不得。他也极富迷人魅力，萨拉清楚，当时他身边还有别的女孩，但凯文却选择了她。能跟他在一起，令萨拉感到无上光荣、激动不已，以至于无所畏惧，至少当时不觉得害怕。

甚至在告诉凯文自己怀了他的骨肉的时候，她也没觉得有什么可怕的。

那一刻，他表现得棒极了，或者她当时是这么认为的。萨拉还记得凯文额头上的青春痘红得发亮，脸却惊得煞白，但当这个消息渐渐被消化后，他像一只年轻的斗鸡一样挺起胸膛，感到无比自豪！她怀了他的孩子，他将这片地区的其他男孩子远远甩在了身后！两天后，他牵着萨拉的手站在她家门厅，告诉她的父母自己要娶她，不是请求，而是告诉他们。17岁的年纪，他宣称自己爱她，要留下孩子，两个人要结婚。

他们那时真是一对笨蛋。

萨拉16岁时，两人结婚了，社工在利兹城西克里夫特郊区给他们找了一间廉租房。那地区真是恐怖得很，他们房子的潮气顺着墙壁恣意蔓延，甚至会有蜗牛从婴儿床的上方爬过。墙纸已经剥落，窗棂腐坏，花园里的野草足有半米多高，从地上的狗屎中窜出来。

起初，这一切都不重要，这房子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正当青春又坚决执着，这看起来几乎就是一场游戏。他们用淘来的二手地毯和三件套塑料家具装饰房子，社工送来一个崭新的婴儿床和一张让他们俩睡的床垫。厨房里有一个小型电炉，上面有两个灶盘。她妈妈送来一本烹饪书《控制饮食一磅内，健康生活每一天》，萨拉也渐渐将书中食谱都熟记在心。起初的几个星期，不管萨拉食物煮得多糟糕都无所谓，因为只要饭后婴儿睡着了，他们俩就可以在自己的卧室里尽情做爱，要多久就多久，要多刺激就多刺激。

他们也是的确是“性趣”高涨，萨拉的爸爸把凯文形容成“贪酒好色的小魔头”，这话一点没错，而只有16岁的萨拉却对此报以极高的兴致与激情。那间简陋卧室的地板上只有一张床垫、一张地毯，一面污迹斑斑的镜子和一个掉漆旧橱柜，但在那段短暂的光里却成了他俩的天方夜谭。在婚姻的头几个星期里，萨拉的性欲勃然迸发，像是北极春天里猛然绽放的一朵鲜花。

但过了不久，“性趣”减退，一去不回头。现实生活的压力开始侵蚀他们的温柔之乡。碗盘要洗，婴儿哭闹要哄，尿布要换，杂货要

买，社工探查，医院看病，从感冒、膀胱炎、麻疹到疫苗一个不少，电费要交，衣服要晾，房租要付，破窗户要补，房间要打扫，三餐要做，还有订奶的账单。萨拉想要回家，但她回不去了，这里就是她的家。

凯文又常常不在。他跟着一个水管工当学徒，早上8点出门工作，要工作8个、10个、乃至12个小时之后才会回来。回来后要吃饭、做爱、睡觉，就这个程序。他会和孩子玩几分钟，但旋即就会希望儿子睡下。儿子若不肯睡，他就会吃醋，嫉妒孩子抢占了与萨拉相处的宝贵时光；儿子若半夜醒来，他就觉得烦闷。菜做得不好吃，他就变得暴躁；萨拉太累或因生病而不宜房事时，他就火冒三丈。

第一次家暴的发生，是两人宽衣解带、准备上床的时候，萨拉想跟他提一提电费的事。她在医生候诊室里的一本杂志上读到如何用此般技巧向老公要钱花，写那篇文章的知心姐姐肯定没遇到过像凯文这样的男人。凯文直接扇了她一耳光，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做爱。一星期之后房子就断电了，而她得用粉底拼命遮盖脸上的淤青。

从那之后，凯文在外面逗留的时间越来越长了。萨拉为他准备的晚饭常常都干在锅里。你要我回家做什么呢？他冷漠地问，你有膀胱炎，又不能做爱。不管怎样，我们需要钱，家里也就我能挣钱。他们就在孩子面前尖声争吵，她挡在门廊不让他出门，他竟然将她的脑袋往门柱上撞，直到血流不止才停手。他出去后直到第二天凌晨一点才回家。

一星期之后，凯文告诉萨拉他们的婚姻结束了。他说自己另有新欢，对方比他大，名叫希拉，他是去她家修水管的时候认识的。他们两个有共同的爱好，他就要搬到她家去住了，就今天，马上搬。他们得离婚，她可以抚养小西蒙，等他大一点的时候凯文可能想要在周末探望他，教他踢踢球，父子不都是这样的吗？

随后，他就离开了。美梦就像泡沫一般破碎了。只差一个星期，他们的爱情童话甚至都撑不到第一个结婚纪念日。他表现出的冷酷和绝情，令萨拉震惊不已，平生头一次感到如此无助，不知所措。两天后社工来探访的时候，发现萨拉什么都没干——四下凌乱，蓬头垢

面，任由楼上饥肠辘辘的小西蒙啼哭不止。她就一直茫然若失地坐在沙发上，盯着墙壁发呆。

社工根据儿童安全法令将西蒙安置在一户寄养家庭，萨拉没有选择，只好回到父母那里。医生给她开了镇静剂，整整一个月她都六神无主地晃来晃去，就像行尸走肉一般。她妈妈强迫她去报读夜校，重新开始学习。

现在萨拉回想起来，认为这是妈妈为自己做的最正确的事。这是那个老太婆所做过的最棒的事，这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但她母亲所做的最恶劣的事就是拒绝接回西蒙，也许是这事毁了西蒙，除非是凯文的基因实在顽劣，上梁不正下梁歪。

妈妈打算让萨拉与过去一刀两断，让人收养西蒙，不再见凯文，重回学校读书。

后半部分得以圆满实现，萨拉在夜校准备她的普通中等教育证书¹考试，在此过程中爆发出如饥似渴的学习热情。她学得越多，想知道的也就越多；她学得越勤奋，就越想多下功夫。学习是一个逃避现世的桃花源，是一个凤凰涅槃的重生之机。学习让她重获掌控力，变得如呼吸一般必不可少，而学习的习惯也一直延续到她随后的人生当中。

但对于丢下儿子西蒙的愧疚和心痛如影随形，她从不想要西蒙被人收养。当学习逐渐取代镇定剂的效力，她头脑得以清醒之后，萨拉开始指责母亲太过铁面冷血，竟然拒绝接回西蒙。绝不，她妈妈说，就让人收养他吧。你现在是会伤心，但总有一天你会反过来感激我的。将来你就会发现，这样的决定对你和西蒙都是最好的。

一天晚上，她在夜校阅读有关领养程序的文件，读着读着将它们揉成一团，她心想，这些文件让我心烦意乱。这时候课程已经结束了半小时，老师鲍勃却发现她正伏在桌子上大哭。他带她去喝咖啡，3个月之后两人结了婚。

鲍勃跟凯文完全不同，他聪明过人，受过高等教育，体贴入微，机智诙谐，心地善良。凯文个子矮小，自大傲慢，大男子主义，而鲍

勃身材高大，留着整洁的络腮胡子，驾着斯文的眼镜，身体羸弱，不善交际，却从不独断独行。凯文是个贪婪、苛求、永不满足的情人，鲍勃却温柔体贴、敏感细腻、几近羞涩。他也是个理想主义者，不像凯文那样醉心于萨拉的身体，而是对她的故事感到着迷。对他来说，萨拉虽然只有18岁，但人生经历如同小说般跌宕起伏。她勤奋刻苦、誓言成功的精神引起了他的共鸣；而她悲惨的境遇又教他我见犹怜、心生保护欲。

如果她嫁给鲍勃，他也会收养西蒙，这是件大好事。

当然，如果没有生下艾米丽，这件好事会有个完满的结局。

当萨拉骑车拐上往家去的乡村小路时，她心里想，艾米丽的出生当然不是个错误，问题在于刚再婚没多久她就出生了。那时候鲍勃跟西蒙的亲子关系才刚刚建立，不可否认，鲍勃尽量对西蒙一视同仁、慈爱友善，但他对艾米丽的降生所表现出的狂喜，也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对于不安而困惑的小家伙西蒙来说，这一点显得更加扎眼。他才刚刚回到曾经抛弃自己的母亲身边生活，现在又凭空多出来另一个小孩，还有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奇怪男人一直想要教他学东西。

萨拉难过地想，也许我们应该再等一年才要艾米丽。那样的话，情况会有所不同吗？还是说，问题根本就源自西蒙的基因？西蒙是凯文的儿子；这一事实随着他年龄的增长，显得越发清晰明显。但他也是萨拉的兒子啊，只要他愿意从她和鲍勃身上好好学点东西，而不是一味地跟他们对着干。但他现在已经19岁了，离开了家，他有自己的生活要过，有自己的错误要经历，她也帮不上更多的忙了。

现在艾米丽和鲍勃正 在家焦急地等着她，萨拉只好把对于西蒙的愧疚暂时抛到脑后，此时此刻，艾米丽和鲍勃更重要，而且他们过得也不顺心。

快到家的时候，萨拉看到鲍勃的沃尔沃停在车道上。萨拉3年前第一次看到这所房子的时候就觉得它很迷人。这是一幢独栋的现代洋房，连带着周围2000平方米的庭院。它附带草坪，房前还有一棵金色的刺槐。但屋后才是它最富魅力的所在。房间宽敞明亮，一面大落地窗迎着一片50米的草坪，草坪连着一片牧场，从远方的一扇小门进

去，就会瞧见吃草的牛群。牧场后方是一条小径，河两岸全是垂柳，牧场向远处延绵，还能望见村落中伫立的教堂，每个礼拜日早晨，教堂的钟声就会飘过来，这是与西克里夫特郊区迥然不同的生活。

萨拉开始赚钱，鲍勃也刚被提升为校长，他们一咬牙一跺脚，借了一大笔房贷，终于跻身中产阶级。

至少，萨拉、鲍勃和艾米丽已经是中产阶级的成员了。

西蒙打从一开始就讨厌这个地方。他当时16岁了，还有一年就中学毕业了。住新家意味着要长途奔波，想和朋友见面也很麻烦。对他来说，萨拉把成功看的比儿子还重要。两年之后他搬进市区的一座小型联立房屋里，保证金是萨拉和鲍勃付的。

失去西蒙的苦痛日夜盘旋在萨拉脑海中，犹如残肢引起的神经痛一样，他游离于家庭之外，是萨拉和凯文之间矛盾的牺牲品。

萨拉把摩托车停在车库里，赶紧走进餐厅。鲍勃挽起衬衫袖子，边吃烘豆边看报纸，她没看见艾米丽的人影。

“嗨！”她说了一声，“有什么吃的吗？”

“豆子都在加热器里，”鲍勃拧着眉头回答。“你只剩10分钟准备了。”

“为什么只有10分钟？”

“艾米丽的音乐会呀，她得在8点一刻之前赶过去，难不成你忘了？”

“哦，天呐！”萨拉走到门厅，赶忙脱下皮靴和皮裤，裤袜贴着皮裤，也被脱掉了一半，正当她挣扎的时候，艾米丽从楼梯上走了下来。

“妈妈！看在上帝的份上！”

“你好啊，艾儿。对不起啊我……”

“我们该走了！我迟到了！没人想看你露屁股！”

艾米丽声音当中夹杂着恼怒和深深的嫌恶，萨拉清楚小姑娘瞧见

妈妈换衣服，既不觉得好看，也不觉得好笑。艾米丽明显是精心打扮过自己的，头发梳得整齐，眼线、腮红和唇膏化得匀称精美，唯一煞风景的就是她正皱着眉，一脸焦虑暴躁的神色。

萨拉终于把双腿从裤子中挣脱出来，赶紧提上裤袜，面带微笑，鼓励地说道“你看起来真漂亮，艾儿……”

“好了，先把你自己弄得体面一些再说吧。我们现在就得走了，妈！”

“五分钟。”萨拉急匆匆地跑上楼，迅速换衣梳妆，才吞了四大口干烘豆，就被鲍勃和艾米丽拥推着上了车。

“你忘了这码事，对吧？”鲍勃一边倒车一边说。“又忘了！”

萨拉叹了口气。“这是个大案子，我明天就要出庭盘问了。反正……”

“停车！”艾米丽从后座大喊一声。“爸，开回去，我忘了拿乐谱！”

“看在老天的份上……”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学校非要在他们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前一个礼拜办音乐会，”鲍勃说，艾米丽冲进屋里，“可怜的孩子，她的状态本来就够差了。”

“她是个聪明的姑娘，肯定能搞定的。”

“你怎么知道？”鲍勃嚷嚷，“你根本都没空见她。我到家的时候发现她糟透了，满脸是泪，书和试卷扔得满地都是！”

“她模拟考试的成绩不错啊。”

“是啊，这倒没错。”鲍勃不再说话，看着艾米丽沿着车道冲过来，爬进车，猛摔上门，大喊一声“快开！”语气急躁不安，跟她在楼梯上时的那副酷酷模样大相径庭。

萨拉什么都没说，反正他们俩也都紧张得根本听不进任何安慰的话了。不管刚才鲍勃说了什么，艾米丽一直都是个认真的学生，几个

月之前的普通中等教育证书模拟考当中，大部分科目都拿到A和B。若说她的学习劲头没有妈妈那样大，也不像妈妈那般严格自律，那不过是因为她的生活远比妈妈轻松。艾米丽有一个舒适的家，爱她的父母，也没有小孩要拉扯大……

萨拉清楚记得在嫁给鲍勃的头几年，她得如何格外有条理才能打点家中的一切。鲍勃课时很满，而她呢，一边要照顾一个蹒跚学步的幼童外加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一边又要开始学两门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高级水平课程，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萨拉就觉得自己脑袋里好像有一堆电线，原本是搅在一团、又锈又钝的，而每当向更高的学习难度发起挑战，学习得越多，电线团就缕出了头绪、丝丝分明了。学习渐渐成为萨拉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大乐趣。

当她两门功课都获得A的好成绩时，这种对学习的迷恋就愈发深沉笃定了。西蒙那时候才6岁，艾米丽3岁。她开始攻读成人大学的学位，每天早上5点就起床读书。为了防止孩子们好奇的“魔爪”伸向书桌，她甚至用游戏围栏把自己围了起来。妈妈坐在游戏围栏里，身边放着一堆书的情形在家中已经屡见不鲜，以至于小艾米丽第一次在动物园的笼子里看到猴子的时候，就得意洋洋地向大家宣告说它正在“学习”。

但对萨拉而言，学习为她打开了如此广阔的自由天地，反倒是围栏外面的那些人更像身陷囹圄。她学习如何栖身于两个世界之中——其中一个需要她煮饭、打扫、照顾孩子，而另一个要求她刻苦读书、通过考试——始终要以最高分数通过，以便开始下一个学习阶段。获取成人大学文凭之后她在利兹大学修习法律，那之后又花了一年的时间在伦敦中殿律师学院进修，只在周末的时候才乘火车回家来。当时西蒙已经14岁，艾米丽10岁了，而她持续不断的学习进修已然成为家人都习以为常的事。这一切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她获得了一个出庭律师见习职位，后来成为事务所的一名出庭律师。

而当她爬到了阶梯的顶端，却赫然发现另一段新的阶梯在头顶上方延伸着，那是一条通往皇家大律师，甚至是成为法官的阶梯，而加里·哈克的案子正是这条阶梯上第一层又脏又滑的梯级。

她开始在车上琢磨起案子来，而且在整场校园音乐会上始终满怀愧疚地继续走神。她对音乐一窍不通，尽管她对艾米丽通过了如此多的长笛考试感到骄傲，她仍然不能长时间地全神贯注。明日庭上要提的问题开始在脑海中反复上演，她设想着雪伦可能作出的种种回答，她意识到这当中有几个棘手的问题点，回家之后必须立马解决。

艾米丽起身开始演奏她练习许久的长笛独奏，她的母亲满脸鼓励地微笑着。但艾米丽仍然禁不住怀疑，也不是第一次怀疑了——在母亲微笑的背后，她的心思究竟是不是完全倾注在自己身上。

¹ 普通中等教育证书，即GCSE（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是英国学生完成第一阶段中等教育所参加的主要会考。在英国，高中毕业生（16岁）参加普通水平考试（GCE O-Level），大学预科毕业生（18岁）参加高级水平考试（GCE A-Level）。

第五章

早餐时，丹尼尔的小女儿埃丝特把宠物仓鼠放出了笼子，害得丹尼尔一通折腾，好不容易在沙发后面抓住了小仓鼠。而他开车上路时又正赶上车流高峰，整座城市，处处都堵车。今天丹尼尔要主持一个队内会议，可是他却碰上这堆倒霉事，这下准是要迟到了。当他赶到专案室时，新上司詹姆斯·丘吉尔侦缉总督察正在他的新队伍前头大步走，一些队员看上去明显心怀怨气。

“说到调查工作，我希望看到的是投入，”他用刺耳的艾塞克斯郡口音咆哮着。“只有投入才能最终抓到杀害玛利亚的罪犯和袭击凯瑟琳的强奸犯。”他朝四周墙壁上和强奸案有关的照片、地图、报道挥了挥手。“我虽然是新来的，但这也有好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丹尼尔愤愤地想，玛丽死之前，这位子本该他接班的，我没想升得更高，但这个丘吉尔，比自己小10岁，矮6英寸，入警后就一直平步青云。他可能会跟他们一起待上几年，但不会多，然后踩着这间屋子里每个人的肩膀，更上一层楼。丘吉尔看到丹尼尔不声不响地坐到后排一个座位上，就中止了他的长篇大论。

“哎，是贝特森督察吧。你来了就好。抱歉，趁你不在，我鼓舞了一下士气。我们已经破了一件重案，还剩2件。如果你昨天去找那个农场女孩有什么收获的话，那就是3件案子了。”

丹尼尔觉察到此中有批评意味，叹了口气，从座位上站起身来。

“长官，我现在就跟大家简要说说昨天的情况，可以吗？”

“当然可以啦，兄弟，你说。”

丘吉尔在前面的位子上坐下，开始用火柴剔牙，准备评判副手的表现。

丹尼尔环顾屋子，看到有几个人对他表现出精神上的支持，他很感激。与丘吉尔不同，丹尼尔和他们共事多年，他了解这些人。他简要介绍了昨天在斯蒂尔斯比农场了解到的情况。他们对玛利亚·克莱顿案和凯瑟琳·惠特克案全都了然于心；大多数人仍然像丹尼尔一样，认

为加里·哈克是两案的最大嫌疑人。但很显然，这个姓斯蒂尔斯比的女孩跟他扯不上什么关系。

“所以，最大的可能是，这是一个模仿者干的，”他总结道。“但这次没有蒙面头套，所以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嫌疑人的相片拼图 2。”他直视着丘吉尔说，“我们在这些案件的调查中投入了大量精力，在大家的努力下，主要嫌疑人今天被送上了法庭。但他只面临一项指控。我们都希望加里·哈克会被定罪，若真如此，我们就需要重新梳理克莱顿案的证据，加里·哈克就还没被排除该案的作案嫌疑。如果袭击惠特克的案犯另有其人，那我们也要抓到那个人。我们的工作就是确保约克郡的女人们能够像过去一样在床上睡得安稳。谢谢。”

散会后，丘吉尔走近丹尼尔。“你仍然认定这个加里就是那个蒙面强奸犯吗，特伦斯？”

丹尼尔的脸抽搐了一下。特伦斯是他的教名 3，但他讨厌别人这么叫。对他来说，这名字听上去像个下贱的歹徒，一点都不像他。丹尼尔不能确定，丘吉尔是否关心甚至了解他那支离破碎的生活；但他肯定知道丹尼尔喜欢别人怎么称呼他，因为丹尼尔跟他说过，而且说过很多次了。这人故意叫他特伦斯，以此惹恼他。丹尼尔决定忽视这件事。

“长官，我很早就认识加里·哈克了。十年间，他从小偷小摸发展到故意伤害人、致人重伤，最后到强奸。而他的个人特征跟我们要找的嫌疑人也完全符合。”

“是的，但惠特克案中的DNA不是他的，对吧，老兄？所以在我们没有找到充足的反驳证据之前，我建议你取消假设加里谋杀凯瑟琳，也没有攻击这个小女孩，然后跳出这个范围寻找真凶。”他停了一下。“加里·哈克有可能不被定罪吗？”

“我觉得不可能，长官。我明天会出庭指证他。”

“好的，你至少保证别把这个搞砸。他是你目前为止抓到的一条大鱼。但鲨鱼可不止他一条——斯蒂尔斯比案就说明了这一点。你已经抓到一个了，丹尼尔，但我们需要两个！”

丘吉尔的脸上挂着傲慢而奇怪的微笑，甚至还伸出两只手指来阐明他的话。在丹尼尔眼里，他更像是在用这两只手指显示他的成功上位。

这是雪伦·吉尔伯特站在被告席上的第二天，她穿着深蓝色的裙子、白色衬衫，外面套着一件夹克。这一身装扮给人留下了稳重体面的正面印象，看上去很像是个秘书。当萨拉开始提问时，她把一缕卷发拂到了后面。

“吉尔伯特女士，加里·哈克和你同居了一年，是吗？”

“是的，大概一年。”

“在那期间，你和他同睡一张床，有规律的性生活，基本按夫妻关系行事。对吗？”

“对，没错。”雪伦心怀疑虑地点点头，目前她还提不出反对意见。

“那么当时你一定很喜欢他喽？”

“呃……是的，一开始我是……”

“你爱他吗？”

雪伦轻蔑地笑了。“不，当然不爱啦！”

“是吗？你并不爱他？”萨拉瞥了陪审团一眼。“但你却让他住进你家，每晚和他同床共寝。你对他到底是什么感觉？”

雪伦看上去有些迷惑。“呃，我的意思是，我很喜欢他，比如说——他床上功夫很好，有一阵子我们相处甚欢。”

“我明白了。他在性事和逗乐上有一手，但你并不爱他。”

“爱他？不。”

“好的。但那一年你需要操持家务，抚养两个孩子。请问加里有没有帮你分忧，比如分担家用？”

“嗯，有，是我要他分担的。不然我们哪还有钱吃饭。”

“也就是说他会给你钱，会和孩子们一起，带他们出去游玩，对吗？”

“嗯，是啊，有的时候，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但他们不是他的孩子，对吧？请问加里和他们的父亲相处如何？”

“和他们的父亲们？呃，他好像见过汤姆的爸爸一两次，因为他会带汤姆去踢足球。但没见过卡蒂的爸爸，卡蒂的爸爸离开后，我就再没见过他。”

目前进展还不错，萨拉心想。她在走钢丝，就像法官在内庭里警告的那样。为了暗示强奸受害者存在道德问题。萨拉对雪伦性生活的提问已经不属于辩护的合理范畴了，但询问她和被告的关系却是完全合理的。如果雪伦愿意透露她的两个孩子并非一个父亲所生，她和加里同居是为了性而不是爱，那岂不是更好？至少这会抹黑昨天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律师试图打造的完美妈妈形象。

“好的，雪伦·吉尔伯特女士，我还想就你的男女关系再提些问题。你说加里会分担家用，有时会陪孩子们玩，你喜欢他是因为他能逗你开心，而且——用你的话来说，床上功夫很好。你和他做爱时感觉很好，是吗？”

雪伦尴尬地微笑着。似乎这个简单的问题，比昨天她所描述的恐怖的强奸细节更让她觉得尴尬，毕竟昨天她是有备而来。现在她犹豫了。“呃……是的，还不错。”

“对你来说，他是个好情人？”

“有时候是。他没喝醉的时候是。”

“好的。在那一年里，他有没有强迫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我指的是性行为方面？”

这个问题有些冒险。得到的回答不对的话，她的委托人的情况就会更糟。但如果事情如她所愿的话，也会有好处。

雪伦踌躇了。“呃……他会有些粗鲁，像……”

答案不对。萨拉迅速将回答的破坏力降低到最小。“我的意思是，他是否曾像那晚强奸你的闯入者那样对你？他是否曾经那样干过？”

“噢，没那样过。天哪，没有。”

答案对了。冒险是值得的。“他是否曾像你昨天描述的那样把你捆起来？”

“没有，他从来没有那样。”

“好的。也就是说，在那一年里，他以你完全可以接受的方式定期和你做爱，这种方式让你喜欢，让你感觉愉快？”

“是的……大概是吧。”正当雪伦踌躇的时候，萨拉快速接过话茬。

“好吧。吉尔伯特女士，现在我想问问强奸当晚的事情。”

萨拉顿了顿，回忆着计划中的话题突转。如果运气好的话，陪审团会比雪伦更快明白过来。

“刚开始看到楼梯上的蒙面男人时，你感觉很害怕，对吗？”

“啊？对，当然啦。我很害怕。”

“但你那时候没觉得是加里，对吗？”

“对……那时候没有。我只是看到蒙面头套，然后就惊叫起来。”

“我理解。你很害怕，因为你突然看到一个蒙面男人，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正走上你家楼梯。你是这样说的，对吧？”

“对。”雪伦面带讽刺地点点头，像看到傻瓜一样盯着萨拉。“没错，是我说的。你聋了还是怎么的？”

萨拉没有在意，语气平稳地继续着。“如果你当时就认为楼梯上的男人是加里的话，你是不是就不会那么害怕了？”

“啊？”

萨拉重复了问题。雪伦想了想。“呃，是的，也许没那么害怕……”

“你就不会那么害怕了，因为加里之前从未重伤或强奸过你。是吧？”

雪伦看上去有些糊涂了。“嗯，是的，但我当时不知道是加里啊。他可是戴着蒙面头套啊！”

“对，一点儿也没错。你之所以害怕是因为你不知道那个蒙面男人是谁。”萨拉又一次停顿，以便听众完全理解这个要点。“那当你开始觉得这个男人就是加里时，你就没那么害怕了，是吗？”

“啊？呃，是的……我不知道。”

“当你开始觉得那个男人就是加里时，你是更害怕还是更不害怕了呢？”

“这有关系吗？”此时雪伦更糊涂了。“我害怕是因为这个男人闯进我家强奸我！是不是加里并不重要——我当时吓死了！”

“你害怕遭到强奸，那是当然，我理解。但你当时是不是以为这个男人还会杀了你，或者伤害你的孩子？你怕这一点吗？”

“怕啊，怕得要死！他拿着刀，你知道的——他用刀刺着我的喉咙。我以为我要死了，他也会杀死孩子们！”

“是的，我明白。所以我要说的是，吉尔伯特女士，当这一切可怕的事情正在进行时，你的脑子很自然地充满了各种担忧和恐惧，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男人接下来要干什么，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你和你的孩子们是否能够生还；对不对？你彻底陷入恐惧之中，因为你满脑子都是这些恐怖的想法。”

“我当然吓坏啦。难道你不会吗？”

“我肯定也会的，吉尔伯特女士。任何一个女人都会。如果一个蒙面男人拿着刀闯进我家，我会彻底陷入恐慌的。你当时是这样吗？”

“是的，没错。你终于明白了。”雪伦怜悯地看着萨拉。

“那么，如果你彻底陷入了恐慌，你满脑子都是自然会有恐惧念头，担心自己和孩子们的安危的话，你就不能够很好地辨认那个蒙面的男人是谁了，对吗？”

雪伦踌躇了。萨拉希望陪审团能比雪伦更快明白这个问题，并对她的证词产生怀疑。

“吉尔伯特女士？”

“我知道是他，”她最后坚持道。“我跟你说了，我认得他的笑声，还有……”

“还有他的阴茎，我记得你这样说过，吉尔伯特女士，”萨拉平稳地打断了她。“我们待会儿会说到那个的。”她很想说，毕竟，幽默和床上功夫就是你看上加里的原因，不是吗；但她立刻打消了这一想法。

“他还叫了‘汤姆’！”雪伦几乎是在喊了。“他说‘放开我，汤姆’！”

“你是这样说的，吉尔伯特女士。但在那之前……”萨拉假装查看笔记，虽然她对那句话已烂熟于心。“……你昨天说‘我叫他快跑，但我这个儿子是个小英雄’。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啦！他是个英雄，我的汤姆是英雄！”

萨拉微笑了。“我同意，吉尔伯特女士。有这么个儿子，你一定很骄傲。但是，你跟他说的原话是什么？你还记得吗？是不是‘出去，汤姆，去打电话报警！’？‘走开，汤姆，你会被打的！’大概是这样吗？”

“没错，大概是这样。”

“也就是说，你的确叫了‘汤姆’？”

“也许吧。我不记得了。”

“喔，叫孩子的名字很自然，不是吗？如果你叫了，那个男人就很可能听到你那样叫，对吗？”

“我不知道。他可能听到了吧。那又怎样？”

“嗯，如果他真的听到你叫汤姆的名字，那这就可能是他叫出名字的原因，对吧，吉尔伯特女士。”萨拉甜甜地微笑着。“这是常识。这很难证明那个男人就是加里，对吧？”

“哼，我觉得可以证明啊！”雪伦怒目直视萨拉。“而且，汤姆也认

出了他！”

“没错，是在你跟他谈过之后，吉尔伯特女士。”

“什么？”

“你之后跟汤姆谈过，对吧？在警察来之前？”

“当然啦。可怜的小家伙，他害怕极了。”

“是的，我理解。他是个勇敢的小男孩。他几岁了，是7岁吗？他看到妈妈遭袭就努力保护母亲。他是个小英雄；任何母亲都会为他感到骄傲的。所以很自然地，你想让他好受点，于是你安慰他，告诉他是加里干的，警察会抓住他的，是吗？”

“是的，呃——那又怎样？”

萨拉听到旁边的劳埃德·戴维斯轻叹了一口气，她忍住咧嘴笑的冲动。她开始取得些进展了。她现在不能显得太过得意，关键是让陪审团清楚地明白她的每一个要点。“对于一个母亲来说，这是完全自然的行为，吉尔伯特女士。我相信每个人都会理解你同情你的。但你知道，这意味着，汤姆是从你那里得到那个男人就是加里这个信息的。他自己没那样想过。他只是个孩子——他以为是加里，因为你是这样跟他说的。”

“不是那样的。他认出加里了！”

萨拉摇了摇头。陪审团明白了；她没必要多说了。

“那么我们只剩下加里的声音了，对吧？吉尔伯特女士，请告诉我，那个男人所戴的蒙面头套是否完全遮住了他的脸？”

“是的。只露出眼睛。”

“也遮住了他的鼻子和嘴，是吗？”

“是的。我想是的。”

萨拉心中一阵欢喜雀跃，盘问的效果比她预料的要好。“如果他是透过羊毛蒙面头套说话，那么他的声音一定很含糊，对吗？”

“我想是吧。”

“吉尔伯特女士，请告诉我，你是否经常听到加里隔着一层厚厚的羊毛蒙面头套说话？”

“什么？这不是关键。我告诉你，我知道是他！”

“你知道是他，因为你认为自己听出了他的声音，但你当时完全陷入了恐慌，吓得几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不可能听得出来，吉尔伯特女士。我觉得在那种情况下是无法准确辨认凶犯的。”

“就是他，我都说了。我认得他的声音！”

“这要由陪审团决定。”这是在成为出庭律师的第一年，萨拉从一位皇家大律师那里学到，在合适的时机规避争论是让证人手足无措的一个关键技巧。那个皇家大律师说，绝不能卷入谩骂之争中，总是掌握主动权，留意你给陪审团的印象。她瞄了瞄墙上的挂钟，还有十分钟就到午餐时间了，但雪伦还没说完。

“听着，我认出了那个杂种，就是这样！如果不是他的话，我为什么要说是他啊？你说啊！”

萨拉冷静地点点头：“嗯，实际上这正是我接下来要讲的，吉尔伯特女士。但是……”她瞥了瞥挂钟，然后看向法官。“我预计这要花上一些时间，现在已经12点30了，不知道法官大人是不是觉得……”

格雷法官点点头，把他那沉重的椅子往后一推。“好吧，萨拉·纽比夫人。现在休庭，一点半重新开庭。”

法警叫道“全体起立”，法官从他座位后面的格板门走出法庭，此时，萨拉观察着陪审团，想知道她早上的表现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毫无疑问，他们看上去很有精神，已经开始热烈地讨论本案了。目前庭审一切进展顺利，他们对证词质疑越多就越好。接着，她的目光往上扫向公共旁听席，那些学生、亲戚、闲人们正纷纷跨过木条凳，走向席位上方的出口。

但让她惊讶的是，有个年青男子没有动。他靠在旁听席前方的栏杆上，看着下面散场的情景。萨拉望向他的同时，他也盯上了萨拉，

四目相对，她认出此人正是她的儿子西蒙。

1 英国英格兰东南部的郡。

2 警方根据证人描述的特征利用照片拼凑人像的方法。

3 在欧美诸国,向来盛行基督教,群众中多数是教徒.要儿出生后,必须由父母抱到教堂接受洗礼,同时予以命名,这种由牧师或神父取定的名字,就称为教名。

第六章

她在门廊和他碰面，这里还聚集着大量证人、保安人员和来旁听的民众。萨拉胳膊下夹着文件，快步跑向西蒙。

“西蒙！你怎么来这啦？”

西蒙耸耸肩，“今天放假。想来看看你是怎么工作的。”

“好哇！这真是个惊喜！”

萨拉欣喜地仰望着儿子。西蒙比萨拉高出15厘米，面容英俊、鼻梁挺阔，下巴上的胡茬隐约可见。他略微泛红的金发剪得很短，左耳戴的耳环很扎眼。但他看上去身体健康，悠闲自在，穿着牛仔裤和无袖汗衫，臂膀上结实的肌肉显露无遗。他天生就是个运动健将，饱满的身材也不及他。

西蒙摸摸她的假发套。“你戴着它显得很傻。”

“那我就摘掉吧。等等——你有时间一起吃午饭吗？”

“有吧。”他神色忧虑地环视左右。“你不在这里吃饭吗？”

“不。我们去买三明治，在河边坐着吃。”

“那好吧。”

她跑上宽阔的楼梯，去衣帽间脱掉长袍，摘了假发套，放下文件。她匆匆扫了一眼待会儿准备提的问题，没什么需要改动的。不管怎样，西蒙来了，这是眼前最重要的事——她已经好几个星期没见儿子了！

萨拉下楼梯时，惊讶地发现西蒙正与一个证人交谈——格雷厄姆·杜瓦。她走近时，他们分开了。她挽着西蒙的胳膊，一起走出大门，步入明媚的阳光里。

“你认识那个人吗？”

“哦，不很熟，在一个建筑工地认识的。”

“他是加里的朋友，是辩方证人。”

“是吗？”西蒙不以为然地说道，萨拉尽力压制心中涌起的一丝不快。多年以来，他们两个常因意见不合而争吵，但她今天不想让这事扫了他们的兴。

“你想吃什么？三明治？比萨饼？汉堡包？”

“三明治就行了。我还以为你们这些出庭律师都吃大餐呢。你知道——有精美的桌布啦，还有香槟或波特酒¹？”

“我才不做这些。再说了，你清楚我喝红酒会变成怎么样，西蒙——难道你想要让我进法庭的时候歪七扭八的，连笔记都倒着拿？”

“怎么可能。他们连你衣扣全开的样子都没机会看到，其他就更别说了。”

“我可不想失态。”

他们在玛莎百货买了三明治、水果和矿泉水。游客和购物者占满了河滨公园的椅子，他们只好悬腿坐在堤岸上，看着河滨来来往往的公共汽车和河上的游船。

“你今天怎么放假啦？”她问。

“是我自己要放的，反正大部分活儿都干完了。今天只剩打扫，所以我就趁机开溜了。”

萨拉不由得叹口气。这个回答怎么听都让她压抑。她这个儿子只知道在建筑工地上干活，没什么抱负，这就够让人起急的了，可即使是这样，他还不忘偷奸耍滑。更让人生气的是，他说这话时带着不无夸张的口气，无疑是在强调他正朝着与她相反的社会方向愈行愈远。

我绝不跟他唠叨这些，她对自己说。唠叨改变不了什么，就是因为以前唠叨得太多才失去他的。

“贾斯敏还好吗？”

贾斯敏是西蒙的女朋友，出奇漂亮，他俩已经同居了10个月。刚开始时，萨拉恨透了她，也许是因为贾思敏跟西蒙一样不求上进，也许还是一时适应不了自己的位置被儿子的女朋友取代，这是妈妈们的普遍心理。但后来发现这个女孩能令西蒙快乐，萨拉也就坦然接受了

现实，开始挖掘贾思敏身上被她忽略的好品质。正因为如此，他的回答让她更加痛苦。

“她走了。”

“什么？”

“她离开了我，几个星期之前。跟医院一个混账男护士跑了。一个喜欢大树的胆小鬼。”

“啊，怎么会这样！”她伸手去抓他的胳膊，但被他甩开了。

“唉，西蒙。你过得一团糟，你家就像个垃圾堆。我要追求自己的生活。”

“她这么说的？”

“差不多吧。”他掰下三明治上的面包皮，扔给水上的海鸥。“当然是一团糟了，我在粉刷房间，安装搁架。”

“西蒙，你在装修？”西蒙的房子在他们家是出了名的脏乱差。

“是啊。我以为她会喜欢。女人都想要一个收拾得干净整洁的家，对吧？”他侧过脸看着她，似乎他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一问题的答案。妈妈，女人到底想要什么？我怎样才能让贾斯敏回心转意呢？当然，他绝不会这么直白地问出口，但他确实很想知道，对此她很肯定得很。

萨拉很受感动，既觉得受宠若惊，又有几分忐忑。受宠若惊的是西蒙竟会向她寻求帮助，而忐忑的是自己给不出什么好答案。她怎么会知道呢？这些日子以来，她都没工夫顾及自己的家庭和婚姻。她知道，多年来她和鲍勃也作出了很多努力，但都不尽人意。过去这些年里，他们每搬一次家，鲍勃都会安装搁架和壁橱，贴壁纸。现在，西蒙第一次仿效他继父这样做了，可贾斯敏——他唯一的辉煌成就——却抛下他跟别人跑了。我真想替他大哭一场，萨拉心里想。

“她什么时候离开你的？”

“六星期前。我知道那男的住哪儿。他带贾斯敏去过时尚购物中心的抗议活动。一群小丑瞎胡闹，又挖洞又爬树的。”

像大家一样，萨拉也知道环保人士在品牌店购物中心举行抗议活动。艾米丽也可能支持过这种活动，但西蒙却痛恨这种事。

“贾斯敏也参加抗议了？”

“大概是吧。有一次我在那儿见到她了。”

“唉，西蒙。”她轻抚他的手。“她就不可能再回到你身边了吗？”

“除非她有点儿想……你知道的。她就会回来一下午。可是，这不一样，对吧？”西蒙恶狠狠地把矿泉水瓶子扔进河里，差点儿砸到一只鸭子。萨拉仍握着他的手，但他一直没有正眼看她。

“也就是说，你跟她还有来往？”萨拉不以为奇。她一直觉着贾斯敏是在利用她儿子，把他当性玩具。“这个，你能不能……我也不知道，见面时跟她聊聊这事？我以为你们两个还挺谈得来！”

萨拉没有料到西蒙反应如此激烈，他高声回应时，周边的人们都转头朝这边张望。“你觉得我没试过吗，妈？她只会嘲笑我。我还跟踪她到那男的家，告诉那个小杂种别再纠缠她。可这有什么用？她只顾自己，这个贱人！”

西蒙情绪爆发得如此强烈，令萨拉有些害怕。假如他这样朝贾斯敏发火的话，萨拉心想，那个女孩儿恐怕就没胆儿回来了。

“我……我觉着那样做不太合适，西蒙，”萨拉略带迟疑地说。“我的意思是……”

“哦，算了吧，”西蒙突然说。“你也做不了什么，我就没指望过你！”

可他确实指望过，她心想。他本来就是怀着希望来的。“如果你告诉我你们吵架的原因，也许我就能……”

“不用了，没什么意义。”他平复了心情，拍着她的手说。“我们其实没吵架，妈，我们只是……小打小闹的，你知道。以前也发生过，以后肯定也会这样。我只得接受现实了。”

但他双手攥拳，在腿上慢慢地靠拢，直到胳膊上的肌肉紧绷，不自觉地流露出内心深处的暴力倾向和紧张情绪。过了一会儿，他突然

放松了。

“不说这些了，你最近怎么样？你真的要让那个混蛋加里脱身吗？”

“我尽力而为吧，西蒙。你了解我。”

“是啊。你会不遗余力的。不过，你怎么看他，嗯？跟你不是一类的人。”

萨拉微笑着反讽说：“罪犯跟我不是一类人，西蒙，你是知道的。我的工作是替他们辩护，而不是欣赏他们。”

“他的确是个罪犯，是个讨人厌的暴徒。”

“他……你怎么知道这个？”萨拉感到一阵惊讶，那感觉像虫子一样在她的肚子里蠕动，让她很不舒服。昨天雪伦在法庭上提到加里犯罪记录的那两句话，今天他儿子也说了同样的话。一定是昨天的《晚报》报道了庭审情况，她还没读那份报纸上的相关消息呢。

“见过他的人都知道他为人如何，”西蒙说。“我在建筑工地见过他。”

“你见过加里·哈克？”

“是啊。丑陋的恶棍，对吧？看起来像个硬汉，但却是地道的人渣。”

人们可能对你也会作出同样的评价，萨拉不无痛楚地想着。你，我的儿子，与加里·哈克一起在工地干活儿。她摇摇头，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想法。“你不止是来看望我吧？你是来看他的！”

“来看你们两个，”西蒙说。“我看到报上说这事，就想，我们家也被扯进这个案子里了。我要过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明白了。”萨拉叹口气。“你已经看到啦，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你把那个女人整得够呛。必须要这样对她吗？”

“我必须这样做，西蒙，这是游戏的一部分。她说加里强奸了她，加里说当时他不在场。我必须检验证据——这你是知道的。

“是的，妈，可你真实的想法是什么？他到底做了，还是没做？”

“我不知道，西蒙。我的工作不是要知道真相。”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不过萨拉的家人不认为加里是无辜的。昨天那个警探，丹尼尔·贝特森，对此也有不同看法。

“哦，拜托，妈——你一定有你的看法！他告诉你了吗？”

“是的。他告诉我他没做，而且我必须尊重他的说法。假如我替你辩护的话，你难道不希望我这么做吗？”

“希望，不过我要说的是，那可是加里·哈克啊！他的案子可是板上钉钉了啊。那把刀，头套，还有那个小孩，所有这些——如果真是他干的，真该把他阉了！”

“如果真是他，西蒙，是该这样，”萨拉嘲讽地说。“如果不是他呢？那怎么办？”

“那他还是个混蛋。我认识他——记得吗？”

“我也是。要是替你辩护，我会记住你的观点的。不过……”她站起来，想要找个垃圾桶把三明治的包装袋扔掉。“即使是个混蛋，也需要辩护，所以我最好回去。你下午会去观看庭审吗？”

“也许去，在那待一会儿，反正没别的事可干。”

他们往回走时，碰到两名年轻的背包客正在做日光浴，她们仅戴着乳罩，穿着短裤和厚重的靴子。她们的眼光扫向西蒙，眼神里透出欣赏。有那么一刻，萨拉捕捉到她们注视西蒙的目光，心想自己高大魁梧的儿子确实很有吸引力。她真希望西蒙能让她更骄傲，但他们两人之间总是心存芥蒂。快到法庭的时候，他们转向对方，几乎同时开口说话。

“西蒙，你希望我去你那里看看吗？等我……”

“艾米丽怎么样啦？”

萨拉定了下神，先开了口。“艾米丽还好啊。就是有些担心普通中等教育证书的考试。昨晚我去了她的音乐会。”她停顿了一下。“你希望我……？”

“我那儿现在乱得都进不去人……”

“没关系。我可以帮你收拾收拾。”

“那可不适合你，对吧，妈？你还要读书，替那些混蛋辩护。我会来看你的。”

萨拉叹口气。“那好吧。随时欢迎你回来，真的，西蒙，有机会一定来啊。”

“好的。”他们在同城居住，离得也不远，横亘在他们中间的，与其说是距离，倒不如说是感情上的隔阂。萨拉一家人身体上的接触很少，他们甚至都不清楚道别时，该彼此亲吻还是互相拥抱。这个问题别人似乎想都不用想。因此，这次道别时，她只是伸出手来。“回见吧。”

“我是来旁听的，你忘了？”之后，西蒙一下子揽住萨拉，并在她额头上吻了一下，就好像她是个孩子。然后，他走上台阶，从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和他的初级律师身边走过，他们两个正站在那里看着。西蒙大声说：“我会在旁听席上，妈。如果那个混蛋再捣乱的话，我就朝他吐唾沫！”

¹ 波特酒（Port），产于葡萄牙。因为本身含有天然糖分，所以极易入口。在英国绅士进餐时有个斟酒礼节，给自己斟酒前，要先给右手边邻座的杯子斟满。

第七章

萨拉走进法庭的时候，除了法官外，其他人都已就位。她赶忙喝了杯水，迅速浏览便签上记的问题。

“全体起立！”书记员喊道，所有人立刻站起身。格雷法官进入法庭，向前鞠躬后坐了下来。其他人都跟着坐下了，唯独萨拉一人站着。尽管进来得匆忙，但她相当冷静，脑中盘算好了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

“现在，我请问雪伦·吉尔伯特女士，你说自己在10月14日星期六，于驿栈酒店的派对上遇到了加里·哈克先生。请问你当天是何时加入派对的？”

“我记得大约是8点到8点半吧。”

“你之前说，你是在午夜之前离开的，对吧？”

“对，我得回家照看孩子们。”

“是的。我记得你提到女儿生病了。照这么说，你在派对上玩了多久？三四个小时？”萨拉扫了一眼陪审团，希望他们能意识到雪伦究竟是如何“照看孩子”的。

“差不多。”

“好的，请问你在派对上喝了什么饮料？”

“酸橙伏特加，我通常都喝这个。”

“你只喝了这一种饮料，是吗？”

“通常是。有的时候也来杯红酒，或者杜松子酒什么的。”

“好的。这么说，你去派对放松一下，玩了三四个小时。回想一下，吉尔伯特女士。你当晚喝了几杯酸橙伏特加？1杯？3杯？5杯？还是10杯？”

这之前，萨拉每次盘问的时候都会看着雪伦的眼睛，但现在她把视线挪开了，盯着雪伦头顶右上方一米开外的墙壁。这是她从其他出

庭律师那里学到的技巧——在关键时刻转移视线，不再四目相对。这样做不仅有助于保持自己头脑的清晰，以便更好地专注于犀利而刁钻的问题，同时还能将证人置于慌乱挣扎的困境，无法依靠肢体语言博取律师的同情。这也是一种蓄意羞辱——向陪审团表明你掌握着主动权，尽管是在等着听回答，但却并不打算将对方的话照单全收。

“大概……四五杯吧。”

“好的。4，5杯酸橙伏特加。杜松子酒呢？你平时也会喝的。”

“是啊，加里给我买了一杯，我猜他是想讨好我吧。”

“好的。照这样算来，你喝了4，5杯酸橙伏特加，1杯杜松子酒。双倍杜松子是吗？”

“是。”

“很好。这么说，那个派对很欢乐，你也喝了不少酒。”萨拉意味深长地看向陪审团。“那也没什么不对，但是全部加起来……怎么？总共大概有八份酒。一般喝过三四份酒的女人就不宜驾驶车辆了，而你喝得可比那多得多。你当时醉了吗，吉尔伯特女士？”

“醉？没有，也许有些微醉。”雪伦面色涨红，神情懊恼。“我从没喝醉过。我要照顾孩子们，怎么可以喝醉？”

“从没喝醉过，这么说，你觉得自己当时完全具备照管好两个孩子的能力，其中还有个孩子在生病，是这样吗？”

“是的，我当然没问题！我只要抱着他们、哄他们睡着就行了！话说回来，这又有什么关系？我来这又不是因为我的孩子们，而是因为那个男人强奸了我！”

“好，这正是我接下来要说到的，吉尔伯特女士。你知道，我们已经证明，要认清蒙面闯入你房子的人究竟是谁是很困难的事，因为你当时本能地感到万分惊慌——恐惧至极——何况他只不过隔着面罩说了几个词。现在的情况是，当我今晨就此盘问你的时候，陪审团大概以为你事发当天是清醒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对吗？你不仅仅是被吓破了胆——尽管你完全有理由失去理智——你还喝醉了！”

“我他妈才没喝醉！我不过在派对上喝了几杯，碍着谁了？”

萨拉转向陪审团，希望他们能用常识进行准确判断。她仔细端详陪审团众位成员：一个50多岁眉头紧皱的中产女人、一个身着正装的年轻人、一个身穿蓬松开襟毛衫、神情茫然的年轻女子，还有一个身穿皮夹克、手托着下巴的壮汉。

“你喝了八份的酒，吉尔伯特女士。你知道为什么当人体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过一定数量之后会被禁止开车吗？那是因为酒精会大大削弱他们作出正确反应、准确判断周遭事物发展的能力。而你摄取的酒精超过了合法规定量的两倍之多，吉尔伯特女士！这是个再简单不过的医学常识——当天晚上你看谁都是模糊一团的，不是吗？”

“不是！”

“别否认了，吉尔伯特女士。”令萨拉欣喜的是，她看见穿皮夹克的男人和中年妇女点头表示赞同。“简而言之，即便是神志清醒，要认清一个蒙面男已经很难，更何况你当时并不清醒，你根本就是醉了。所以，你无论如何都无法认出一个连正脸都没看到的人！”

“我他妈的当然看清了！就是他——加里·哈克！他闯进屋子强奸了我，你去死吧——要是你被强奸你什么感觉？”

我可一点都不想知道，萨拉暗想。我一定会很害怕，不知所措，我的人生恐怕就毁于一旦了。萨拉注意到陪审团中的两个女人也横眉冷对，似乎在琢磨着这事发生在她们身上的情景。她提醒自己要小心行事。这是一场艰难的战役，既要博取陪审团的同情，也要摆明事实，她力争保持声音的平稳和适度。

“请你理解，吉尔伯特女士。我从没有一秒钟在反驳你遭受强奸这一事实。我只是指出你事发当夜已经醉到无法确认强奸犯就是加里·哈克的程度，疑犯很有可能是别人，不是加里！”

“不，我确定就是加里。”雪伦执拗地坚持说。

“那么好吧。”萨拉叹了口气，改变了盘问方式。“让我们回到事发之前你遇到加里的酒店派对上，你们当时说了些什么？”

“东拉西扯喽。他现在住哪儿，打过什么工。是不是又进了牢。”雪伦报复性地恶意说出最后一句话，毫无疑问，她清楚地记得昨天提到加里的前科记录时所引起的巨大反响。

漂亮的一击，但萨拉迅速转移了话题。“他问起了手表的事，是吗？”

“是的，加里说他知道我将表放在哪了，就在放置戒指和其它物件的底层抽屉里，还说如果我不还给他，他就自己去拿。”

“好的，吉尔伯特女士。现在我希望你认真考虑后再作出回答。”萨拉步步为营，开始了新一轮法庭盘问。萨拉在接下来的问题中指出酒店当夜十分拥挤，而且雪伦和加里的争执声音很大，大到别人能听清他们对话的地步，更能听清那块手表被搁在哪里。毕竟这块男式手表在雪伦手上已经很久了，这期间她有没有给其他朋友看过这块表呢，也许给有兴趣买的男人们看过？雪伦耸耸肩，没意识到萨拉问题背后的意图。

“我可能给几个人看过，那又怎么样？”

萨拉心中暗笑。“吉尔伯特女士，情况很明显，除了加里以外，许多人都清楚你把手表放在底层抽屉里。因而，即便强奸犯确实径直去翻看你底层抽屉里的物品，也并不能证明犯案的一定是加里，是这样吗？”

“不，就是那个混蛋！”雪伦现在才醒过味儿来，异常愤怒。“他知道手表在哪，而且拿走了手表，反正我听出了他的声音，他还叫出了汤姆的名字，还有……”

“……还有你认出了他的阴茎，吉尔伯特女士。是的，我们上午已经讨论过这些了。而我们也清楚，你当时吓破了胆，还喝醉了。你确信关于手表的陈述属实吗？它的确就在你的底层抽屉里，是吗？强奸犯也确实拿走了手表？”

“是啊，我都告诉你了，还要说几遍啊？”

“好吧，但次日上午警察逮捕加里的时候并未搜到手表，你对此有何解释？他手上没戴手表，如果他如此喜欢这块手表，肯定会戴在手

上的，不是吗？”

“他肯定把手表藏起来了，和能证明他犯事的戒指和蒙面套头帽一起藏起来了。”

“是的，那个蒙面头套。”萨拉缓缓地摇了摇头。“警方也没有在加里的公寓里搜到蒙面头套，对吗？是，你也许是对的，吉尔伯特女士，他有可能计划周密，早在回家前就把手表、面罩和戒指都藏好了。但警察之所以未能在加里的公寓搜到这些证物，也可能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强奸你，你弄错了，将别人误认成加里！”

“没错！就是他干的。我告诉你了！”

“真的吗？”萨拉暂停话头，此时此刻，她觉得自己成为整个法庭关注的中心，那种感觉很奇怪，稍纵即逝，但萨拉陶醉其中，这就是她要在盘问中取得的效果，没有纰漏，攻势凌厉。她感觉自己像是舞台上的演员，正在酝酿引人入胜的独白，她的声音清晰、洪亮、有说服力。

“你看，吉尔伯特女士，事发当晚，在遭受令人惊恐、可怕至极的强奸之前，你在酒店遇到了加里·哈克，那个曾经背叛你的男人。碰到他可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惊喜，对吧？因为你们经历过糟糕的分手，你对他怀恨在心。随后你们还因为手表而发生了争执，你当时很生他的气，不是吗？”

“生气？我见到他就恶心，现在也是！”

“好。”雪伦越气愤不平，声音就越是尖锐，而萨拉就越努力保持自己声音的平静沉稳、通情达理。“所以你原本是想欢乐一夜的，结果却遇见了加里。你们大吵一架，玩乐的心情都给毁了。照你的话讲，你感到气愤，见到他就恶心，而且你还喝了不少酒，所以回家的路上，你心里对加里的愤恨挥之不去。你认为他实在是个大麻烦，以后再也不愿看到他。他把一切都搞砸了。当然，这样想是非常自然的，一点没错。但随后，正当你对他心怀怨恨时，一个陌生的蒙面男闯进你家并强暴了你。你当时困惑不已，而且宿醉未醒，又惊恐至极，所以当罪犯离开现场，警察开始做笔录的时候，你就把两件事联

想到一起，认为‘强奸犯肯定是加里’”。

“就是 加里！我认出他了！”

“吉尔伯特女士，我必须指出的是，你当时喝得醉醺醺的，又惊魂未定，只记得之前在派对上碰到过加里，其实你没认出凶犯就是他，对吧？”

“我认出来了！我早说过了！就是加里，我知道就是他！”

“但你并没有真凭实据，吉尔伯特女士，对吗？你只是想象着自己认出了他的声音和阴茎，因为你对他满怀气愤，想要报复，但实情是你根本不知道究竟是谁强奸了你，对吧？这才是可怕的真相。你可能被一个陌生人强暴了！”

“不……不……我不知道。我告诉过你是加里干的，肯定就是他。”

“你不知道 ，完全正确，你自己都承认了。被一个陌生人强奸确实令人恐惧，但这才是这桩刑案的实情，对吧？你不知道 ，你的确是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对吧？”

萨拉原以为雪伦又会立马否认，但令她吃惊的是对方竟然沉默了。雪伦目光向下，心烦意乱地拨弄着戒指。雪伦的沉默让萨拉内心激动万分，她暗想，我必胜无疑了！我把她拿下了！实际上，兴许沉默仅仅持续了15秒钟，但感觉上似乎一直延续到时间尽头。法庭中的每一个人都屏息凝神地盯着雪伦，听得入神，静待答案。

雪伦终于抬起头，泪水正在眼眶中打转，但她并没有打算用手擦掉。她目光直接越过萨拉，直视被告席上的男人，用一种嘶哑而微弱的声音说道：

“强奸我的就是加里。”

看来她还没有屈服。萨拉站着踌躇了一下，一时打不定主意下一步该怎么走。她想要继续追击，就像是泼妇一样，打伤了对手，既然还没有致命，就得一鼓作气、穷追猛打，但她现在开始怀疑面前这个女人究竟会不会投降。无论怎么说，她已经没有新问题要问了，如果

她只是一味地重复旧问题，法官就会以欺凌证人为由喝止她。她还记得律师实习时学到的一点——如果你不能摧垮证人，就在陪审团头脑当中疑虑最深的时候停手，现在是该停手的时候了。

“法官大人，我问完了。”她提了提法袍，坐在了椅子上。

“谢谢你，吉尔伯特女士，”法官亲切有礼地说，“你现在可以退庭了。”

雪伦在法警的引导下步出法庭，萨拉观察着陪审团，试图猜测他们的反应。中年女人看起来一脸不赞成，身穿粉色蓬松套衫的女孩则一脸茫然，皮夹克男子却满脸同情，似乎想要冲过去搂着雪伦安慰她。看来情况不乐观啊，但在雪伦步出法庭的时候，一个萨拉之前未曾留意的、身穿花呢套装的白发男人难过地摇了摇头，而另一个年纪较轻的男人正在聚精会神地做笔记。

至少刚才的盘问让他们起了一点疑心，萨拉心想，她的手因压抑的激动而颤抖起来。我已尽力了，不可能发挥得更好了。

萨拉扭头看了眼露西，她脸上挂着鼓励的微笑，随后抬眼望去，想瞧瞧西蒙对于自己的表现作何感想，至少他能看出自己潜心进修这么长时间后，在工作上可不是一无是处的人，兴许他们庭后还能就此聊上一会儿呢。

但西蒙已经提前离开了，这让萨拉怅然若失。

第八章

萨拉像往常一样在6点钟醒来，躺在床上沉思了一会儿。刚醒来的时候，她的头脑一向清晰，常常能解决前一天遗留的晦涩问题，就好像是有一支公务员队伍在她的潜意识中连夜工作，呈上每日的主要议题，分门别类、一目了然，供她全权抉择。

鲍勃仍在她身边打着鼾，他的生物钟跟萨拉完全不同。鲍勃至少还要睡上半个小时，之后还要连声抱怨，唉声叹气一番。萨拉总是想在这种时候跟他说事情，但完全是对牛弹琴——直到她洗好澡、换好衣服、准备去上班的时候，鲍勃才会清醒一些。这是他们的婚姻生活每日上演的小摩擦，让人烦不胜烦。

今早在萨拉脑中至关重要的不是家庭琐事，她几乎很少挂心家事。她可能要通过视频链接盘问雪伦·吉尔伯特的儿子，这不是件易事。随后还要盘问法医和丹尼尔·贝特森督察，也都是难啃的骨头。当晨光洒满房间的时候，萨拉就把准备好的问题在脑中再回忆了一遍。

萨拉坐在靠窗的梳妆台前，向窗外望去。一天之中唯有此时，房子周遭的光景才最为可爱。牧场上草木葱郁，沾满露珠的蜘蛛网悬挂其上。她望见一只苍鹭拍动着宽大的翅膀，滑落在河对岸的芦苇丛中，随后收敛双翅凝神静立。利兹市中绝没有这样的景色，这般如画的风景顶多只能在电视自然纪录片里看到，更不可能身临其境，行走于其间了。萨拉有时真会漫步其中，身披外套，脚穿防水靴，在河岸上跋涉前行，但没多久她就觉得不如想象中惬意了。河岸上阴冷潮湿，满地泥泞，蚊虫叮咬防不胜防，周围安静得可怕，透着阴森的敌意。

与其置身其中，倒不如从窗边欣赏美景。毕竟，他们历经艰难困苦，终于成功了，一栋拥有如此美景的独栋洋房就足以彰显她和鲍勃奋斗的成果。所以她坐得久一点，就像有的人早上会打太极或者进行冥想一样，告诉自己这是心满意足的时刻。随后她起身穿过房间去洗澡，然后在闹钟响起的前一刻，使坏地搔弄鲍勃缩在羽绒被下的脚趾头。

鲍勃顶着蓬乱的头发，端着茶杯回到卧室里，萨拉正对着镜子化妆，他又躺倒在床上，然后开口说话，这令萨拉惊讶不已。

“你走之前能跟艾米丽谈谈么？”

萨拉转身盯着他。“谈什么？”

“谈谈她的考试。我昨晚陪她聊了一个小时，她担心自己会挂科。”

“她当然不会挂的。”萨拉转回身去，对着镜子继续涂完眼影。“她是个聪明的姑娘，也用了功，她肯定没问题。”

“她自己不这么觉得，那可怜孩子的状况糟透了。”

“那你想要我做些什么呢？”

“跟她谈谈，就这么简单。将心比心嘛，你考了那么多试，对备考的滋味再清楚不过了。”

“好吧。”萨拉扫了一眼手表。“但我20分钟之后就得出发了，她起来没有？”

“估计还没起。”鲍勃叹了一口气，喝了一大口茶水。“你没必要每天都第一个到吧？给点同情心吧，萨拉。”

“她需要的是头脑，不是同情心。”萨拉大步走向女儿的卧室。“艾米丽，你起来了么？我想和你谈谈。”

“什么？哦，妈，不行。”艾米丽还躺在床上，只睁开了一只眼睛，瞧瞧是谁吵醒了自己，然后把脸埋在了枕头里。

萨拉态度温柔了一些，她坐在床沿，轻抚艾米丽的肩膀，但艾米丽挣脱了。

“艾米丽，起来了。我只想跟你说一两句，爸爸说你很担心考试。”

隐约一句“我的确担心”含含糊糊地从枕头深处传出来。

“你就不想跟我说说吗？”

“不想，现在不想，我要睡觉。”

萨拉叹了口气，“你横竖都要起来上学啊。”

“不，我今天不上学。”

“别犯傻了，你当然得上学，你没生病，是吧？”

“不，我要在家复习。”

“但你总不能想翘课就翘课吧。”

“我当然可以，每个人都是这么干的。现在课都讲完了，我们在学校里不是复习，就是围坐在一起聊天，我在家学习更有效率。”

艾米丽弓起身，半坐着面向母亲。她脸都睡肿了，但没有泪痕。萨拉摸了摸她的额头。“你没发烧吧，孩子？”

“没有，我的母亲大人！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只不过想在家里复习而已！只剩6天就要考德文了，你知道吗！”

“好吧。”萨拉环视房间一圈。书本和试卷铺了一桌子，衣服扔了一地。“你的课本都在这里吗？”

“都在。”

“好吧，你要是打算一天都待在屋里，至少也该把地上的衣服收起来啊。”此话一出她就后悔了，果然没错，这句话把艾米丽惹哭了。

“我没时间整衣服，你就不明白吗？我有一大堆功课要做，没剩多少时间了，你竟然还在叨叨收拾衣服一类的破事！就像上次那场白痴兮兮的音乐会，原本可以用来复习的时间，我竟然去练什么琴？我对德语一窍不通，可6天之后就要考试了，我肯定会挂掉的，肯定会这样！”

艾米丽把脸扭向墙壁大哭。萨拉偷偷瞄了一眼手表。她真的得赶快走了，为出庭做准备。她笨手笨脚地试图拥抱一下女儿，却被艾米丽猛推开了。

“别碰我！让我一个人清静一会儿！”

虽然碰了一鼻子灰，但萨拉仍然尝试着给艾米丽讲道理。“你瞧，上次德语模拟，你不是考得挺棒的吗？还拿了A呢……”

“只拿了B！再错多一点就连B都保不住了！”

“好吧，B就B吧。那也不差啊……”

“你从来没拿过B，对吧？你所有科目从没拿过B那么低的分数！”

“呃，也许我没考过B，但是……好多时候我都以为自己顶多拿个B了，所以我就加了一小把劲儿，最后考到了A，这正是你应该做的事，亲爱的。只要你坐下来用功读书……”

“不是只考德文而已，你知道的！另外还有九门考试呢！”

“我知道。但不是所有考试都在同一天考，对吧？你应该列出一个计划，制定复习时间表，然后……”

“你以为我在忙什么？”艾米丽狂怒地跳下床，从书桌上的试卷堆里扒拉出一张彩色的表格，直戳到萨拉鼻子底下。“瞧，看看这是什么！这就是我每天忙活的事！或者退一步说，是我应该忙活的事，这就是我现在的全部生活！”

“很好，那就照复习计划做吧。我明白你的感受，艾米丽，我自己也是经历过考试的人。努力复习，你就没问题。”

“是啊，但你不一样，”艾米丽说，甩了甩蓬乱的头发，一脸苦相地盯着母亲说，“你就是个女超人，什么都办得到，再没有其他人能跟你一个样。我甚至都不想变得跟你一样，何苦呢？我大可以挂科，然后就变得跟西蒙一样，他至少过得开心！”

萨拉感到一阵冰凉刺骨的惶恐。西蒙并不开心，萨拉无法相信他如何开心得起来。萨拉成人以来历经的最大痛苦就是西蒙辍学，做着卖苦力的营生，这摧毁了她和鲍勃对西蒙的全部期望。至少艾米丽从始至终都很勤奋、认真、对学习驾轻就熟。而如今面临第一次大考，她竟然想打退堂鼓……

“别傻了，艾米丽！你肯定会通过。再坚持几天，你会考得很好的。我保证！”

“我学不下去了，妈！反正我一点都不想学！”

萨拉不晓得如何应对这个局面，更何况她根本没有时间应付。如果她继续这个话题，只会招来一通漫长而无谓的争论，而且还会出庭迟到。她从床上站起来，“你当然学得下去，艾米丽，而且你必须坚持。今天上午好好复习德文，午餐时间我再打电话给你，好吗？”

“你非要打就打吧。”艾米丽灰心丧气地倒在床上，好像要睡个回笼觉似的。

“我会打电话的。”萨拉灿烂一笑，打开房门走了出去。

往城里去的一路上，艾米丽的话一直纠缠着萨拉，它萦绕在脑海中，挥之不去。也许她当时应该表现出更多同情心，但烦躁搅得她五脏六腑不得安宁。这小姑娘究竟为什么如此小题大做！萨拉自己寻思起来，毕竟在艾米丽这个年纪，我就未婚先孕，被迫辍学，是个住在冷冰冰、臭哄哄的小破房子里的社会贱民，家里墙壁都泛着潮菌，用着烂掉的塑料家具，但我当时也没有哭啊。反正凯文离开之前都没哭过——我就是直面现实而已。

那么为什么艾米丽就不行呢？那番惊慌失措、情绪波动的状态，只会阻碍她的前进。鲍勃太惯着她了，她得学会凭借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我会在午餐时间打电话回去的，但我会轻描淡写地和她说话，也许不表现得大惊小怪，反而更有利于艾米丽解决问题。

萨拉把艾米丽的烦心事放到一边，开始思索加里·哈克和雪伦·吉尔伯特的事。

萨拉的心思都放在这个案子上，都投注到那一大摞用红色带子扎着的出庭文件里，几个小时之后，法庭上又要上演一番唇枪舌战了。萨拉在上次审判中成功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在陪审团入席前，两位出庭律师与法官开了一个会，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做出了让步，说已经没有必要听取雪伦儿子汤姆的证词了。他原本是打算通过视频链接，让小男孩在一处单独的房间里接受盘问，身旁有受过专业训练的警方心理医师陪同，但因为雪伦在前一天的证词中承认，她大概在遭遇性侵犯的时候叫出了汤姆的名字，而且事发之后，雪伦肯定跟汤

姆提到加里，这样一来小男孩的证词已经难以令人信服了。

因此，今天出庭的第一个证人是性侵犯紧急处理中心的法医。她证实雪伦的阴道遭受了大面积的挫伤，这与雪伦说自己遭强奸的供词完全吻合。她手腕和喉咙上的伤口与被捆绑的说辞相符；脸颊和鼻子上的擦伤也与她描述的那一记右拳打击的位置相合。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通过精心巧妙的问题引出以上事实，细究伤痕的每一细节，以此强调造成所有伤痕的手法是何其凶残。

但对萨拉来说最重要的是法医没提到 的部分。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盘问结束之后，她就满怀自信地站了起来。

“马森博士，是你对雪伦·吉尔伯特的阴道挫伤进行检验的，对吧？但你的报告中并未提及精液，请问你是否发现了精液呢？”

法医是位神色紧张年轻女子，留着短发，架着金属边框眼镜，她摇摇头。“没有，我们并未发现精液。”

萨拉故作困惑状。“但依我看，你确实查找过，对吧？我是说，在强奸案中精液是非常重要的证物，对吗？”

“对，的确是这样。在这个案子当中，我在被害者阴道中进行了多处采样，但始终未发现任何残留精液。”

“依此判断，你得出了什么结论？”

年轻女子耸了耸肩。“强奸犯进行了体外射精。或是受害人事后使用了灌洗器进行了清洁，但没有证据支持这个说法。”

“很好。从法医检验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遗憾的，对吗？因为如果可以找到残留精液，你就可以进行DNA检测，如此一来被告是否有罪就会真相大白了。毫无疑问，你曾经十分努力搜寻过残留的精液，是吗？”

“我的确尽了全力，没错。”

“概括一下你的证词，马森博士，你的验伤结果证实了受害人的确如她所述地遭受了暴力强奸、殴打和捆绑。我说的对吗？”

年轻女子认真地点头。“我同意，是这样的。”

“但是你的验伤结果是无法帮我们确认犯下罪行的案犯身份，这样说也对吧？”

“嗯，对……没错，是这样。”

答案远不如萨拉所期望的那般明晰，她继续努力追问。

“我们说明白些吧，马森医生，你确信雪伦·吉尔伯特遭遇了强奸，但你完全不清楚罪犯究竟是谁？也许是加里·哈克呢，也许是控方律师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又或者是高高在上的法官大人，甚至可能是约克市的任何一名男子。据你所知，罪犯有可能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对不对？罪犯是一个男人，这是你唯一能确定的事实”

年轻的科学家涨红了脸。“呃……恐怕——是这样。”

这句话掷地有声，举座皆惊。萨拉笑了，她注意到了法官大人浓密而上挑的眉峰，一名年轻的报社记者嘴角露出的坏笑，还有几名陪审员满脸诧异，瞪大了双眼。

“非常感谢，马森博士。”萨拉对自己刚才精彩的表现非常满意，坐了下来。

第九章

“你好，这里是纽比家。目前没有人在家，如要留言请在‘嘀’声后开始……”

该死，萨拉暗想。‘嘀’声响起。“拜托，艾米丽，如果在家就接电话吧。我打电话来看看你复习得怎么样了，艾米丽？你在吗……？”

没人应答。萨拉猛地挂断电话，可是马上就后悔这么做了。这里可不是萨拉发脾气的理想场所，因为她还头戴假发套，站在法庭外的石阶上，冲着手机大发雷霆。这恰恰被旁边的一名警察、一个偷车贼还有他的事务律师都喜滋滋地尽收眼底。萨拉一上午都没有收到艾米丽的音信。

这丫头跑到哪儿去了？早上还煞有介事地嚷嚷着要在家里复习功课，结果现在却不见人影。

萨拉拨了鲍勃的电话号码，说服了电话那头爱管闲事的学校秘书，请她跑一趟学校食堂，把鲍勃找回来。3分钟之后，萨拉听到了鲍勃上气不接下气的回音，一听就是跑着来的。“萨拉？我在这儿——怎么回事？”

“今天上午艾米丽给你打电话了吗？”

“没有，怎么了？”

“我刚往家打电话，没人接，只有自动答录机的声音。”

“那就留言呗。她也许出去买巧克力棒了，给大脑补充营养。”

“她本来是要复习功课的，鲍勃，哪有人在糖果店学习呢。你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她看起来怎样？”

“哦，照我看，马马虎虎吧。我跟她说不要担心考试，但愿你也是这么说的。”

“什么意思，但愿……鲍勃？是你今天早上让 我去跟她聊聊的，我也照做了。我告诉她好好复习就肯定没问题。”

“她说你把她搞得更紧张了。不过你总是这样。可怜的孩子，她总是害怕自己不如妈妈那么优秀。要知道，你可没必要时时提醒她这一点。”

“鲍勃，我才没有那样！我也不会那么做的，你肯定清楚得很！”

“可是你的存在对她来说就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你就是个成功过度的活典范。你……”

“好吧，真是谢谢你啊，鲍勃·纽比。”萨拉把电话拿得远远的，鲍勃喋喋不休的念叨声渐渐减弱，变成了自言自语。为什么最近他总对自己这样冷嘲热讽？萨拉百思不得其解，但觉得相当厌恶。多年以来，她的学术成就和她乖巧的女儿都是两人一直引以为豪的事，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鲍勃反咬她一口的武器。到底出了什么事？

无论什么原因，这里可不是解决问题的地方。那名警员站在几码开外的地方，假装自己没在偷听。那个偷车贼更夸张，干脆懒洋洋地倚在最高一级的石阶上，一边吐着烟圈，一边瞧着萨拉对着手机发火，毫不掩饰脸上的幸灾乐祸之情。

“听着鲍勃，我现在没空深究这些，今天一下午都要出庭。你找个时间用办公室的电话打给她，瞧瞧她怎么样了，行吗？再见。”

当萨拉转身返回法庭的时候，和一个往外走的男人撞在了一起。“哦，对不起。”

“萨拉！你这个故意唱反调的人，我找的就是你！”丹尼尔·贝特森抓着她的胳膊。“愿意赏光一起吃个饭吗？”

“现在……不是特别方便，丹尼尔。”

“胡说八道。我保证绝口不提案子的事。就是去‘红狮’酒吧吃个馅饼而已。”

萨拉叹息一声，丹尼尔肯定是为了案子才来的，也许是关于他下午出庭作证的事。如果他们两个不聊案子，吃个饭也未尝不可。要不然萨拉就只能郁闷地独自用餐了，那种滋味可不好受。

萨拉不知道为什么这位督察如此兴高采烈，他下午要进行的举证

可是漏洞百出，也许他还没意识到这一点吧。不管怎样，这样一来反而对自己有利。也许他不是全世界最机敏的督察，但他确实很英俊。

“好吧，等我脱掉袍子就出来。”

“我在这等你。”

究竟萨拉听没听到这几个字，丹尼尔并不清楚，但6分钟之后他们已经在小酒馆角落里的一张桌子面对面地坐下了。丹尼尔把刚买的两扎啤酒放在面前的小圆桌上，还撂下一张白色编码牌，叫到号的时候才能拿到大厨的私家秘制肉汁馅饼。空间太狭窄，他们被挤得膝盖碰膝盖。丹尼尔咧嘴一笑，挥手让萨拉收回刚从钱包里抽出来的纸币。

“我请客。”

“哦，不，我可不能让一个控方证人用午餐就把我‘贿赂’了。再说了，今天下午我对你的盘问一结束，你肯定就恨不得立马把钱要回去了。”

“听着怪不吉利的。”他举起酒杯。“我预祝哈克先生一个漫长痛苦的刑期。”

“丹尼尔！你再多说一个字，我立马就走。不谈工作的，记得吗？”

“记得。”女服务生端来了馅饼和一罐肉汁，同时也送来了雪白的餐巾和闪亮的刀叉。丹尼尔帮两人的馅饼都涂上肉汁，面带微笑。“来这地方吃饭是我们把坏人送上法庭的少数奖励之一。每次案件没有丝毫进展，我就只能去警局餐厅吃。”

“太丢人了。”萨拉小心地掖好餐巾。“你真该学学自己做饭。”

“我们家的保姆会做就行了。”

“哦，是的。”萨拉对丹尼尔的个人情况了解一些，但并不多。“挪威单片三明治，是吧？”

“有时候是，有机会你真得尝一尝。”

萨拉微笑着说：“你请我，我就去。”丹尼尔掂量着这句话的内

涵，她只不过是随口一说，但我多么希望……

“你女儿怎么样了，——艾米丽，对吧？”

萨拉啜了一口啤酒，皱起眉头。“别提了，都长成十几岁的青少年了，下个礼拜还要参加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她都快讨厌死我了……别笑我，你等着吧，丹尼尔，早晚有一天也会轮到你身上的。”

但丹尼尔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正在约会的十几岁少年一样，注视着萨拉的一颦一笑。她轻啜啤酒、用餐巾轻拭双唇的时候，都不禁流露出女性的妩媚风情，这一切微不足道的小表情，让丹尼尔百看不厌，能陶醉一天。当年跟玛丽陷入热恋时，丹尼尔也是如此怦然心动，情难自禁，那感觉美妙得都令人心痛。

别痴心妄想了，丹尼尔暗骂自己，你都40岁了。尽管如此，人人都可以怀有……

“有什么好笑的？”萨拉问道，用餐巾轻拭似笑非笑的嘴角，语带困惑。

“啊？哦——没什么，你的缘故。”

“我？我说了什么吗？”

当心啊，丹尼尔在心里警告自己，她是个有夫之妇，还是名出庭律师，而且即将在法庭上盘问你，她可不是你的梦中情人。

“就是——你脸上的表情，让我想起了从前的事，想起了过去认识的一个女孩。”

“你是说，你妻子？”萨拉脸上闪现出小心翼翼而又满怀同情的神色。

“不，不是。是结婚之前的事了，很久以前，我还在上学的时候。”这就对了，高明的一招，兄弟，把她的注意力转移到你充满异域风情的往昔岁月中去。

“你在哪里读的书？”

“就在约克市这儿。”

“是吗？”萨拉瞄了一眼门附近的一群学生。在她看来，那不过就是一群小孩子，比艾米丽大不了多少。“好吧，我受宠若惊，能让你想起那么年轻的女孩子。你上学的时候什么样？留着长发，穿花里胡哨的牛仔裤？”

“不，我是个运动员……”

丹尼尔向萨拉说起了自己的短跑生涯，追忆了学生时代的往事。那时候他的志愿就是跟学校里所有的漂亮姑娘上床，然后当上奥运冠军，结果现在两个都没实现。丹尼尔对萨拉了解不多，聊了一会儿却发现，萨拉似乎并没有经历过同样无忧无虑的校园生活。丹尼尔推测出萨拉在利兹大学读书的时候已经是个大人了，这其中似乎隐藏着某些神秘而不为人知的过去，但他还没来得及询问清楚，萨拉就瞄了一眼手表。

“还差10分钟就要开庭了，贝特森督察。待会要上刀山下火海了，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我可不是在唬你。”萨拉那凌厉、嘲弄的笑容让丹尼尔感到不快。

“你这是何苦呢？就为把一个连环强奸犯送上法庭受审？作为女人，你该心怀感激才对。”

“感激你漏洞百出的起诉书吗？哦，我感激得很呢，督察大人，我非常感激！”

这一次她的玩世不恭可真的惹怒丹尼尔了。丹尼尔暗自忖度，萨拉的确很漂亮，又善于言辞，但如果她亲眼看到我目睹的场面……雪伦·吉尔伯特站在她孩子们面前，不停颤抖，浑身淤伤……凯瑟琳·惠特克在树林中啜泣……玛利亚·克莱顿的尸体……

“不，才不是。你应该感激我们把加里·哈克这类人渣抓进牢房，这样你们才能心安理得地走在街上。在法庭上玩你的游戏吧，萨拉，但他注定是要在铁窗下度日了，因为他一定有罪。对此，你跟我一样清楚。”

萨拉顿时血气上涌。她的午餐虽然吃得很愉快，但没心情听丹尼

尔说教。“你也许觉得 他有罪，丹尼尔，但你能证明吗？正如你所说的，法庭的游戏规则就是你必须向陪审团证明他有罪，而我的任务就是要为他辩护，以防止警方判断有误。恕我直言，你确实漏洞百出。”

“我判断有误吗？怎么会呢？”

“你马上就知道了，下午在法庭上见分晓。”

“我看，不见得。”丹尼尔被气得话都说不利落了。“你要知道，我可是花了不少心血在这个案子上。”

“我也是。”萨拉耸耸肩，朝门口走去。“我们最好别一起回去，让人看见了不好。毕竟上了法庭，我们都该公事公办，形同路人。”

萨拉的话到底有几分正确，丹尼尔等会儿上了法庭就会明白的。

返回法庭以后，萨拉低头查看了手机短信，但没有任何新信息。也许她还生闷气，或者在埋头复习。鲍勃要是记得，下午会给她打电话的。兴许艾米丽听到爸爸在留言，她就会接电话。

法官入庭后，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开始引导丹尼尔·贝特森说证词。丹尼尔讲述了他是如何在凌晨1点22分接到报警电话后，赶到雪伦的家。雪伦的朋友朱莉当时陪着她。随后一名女警员陪着朱莉和孩子们，而雪伦被带到性侵犯检查室由一名女医师做了例行检查。

体检期间和结束之后，雪伦都明确指认加里·哈克就是强奸犯。丹尼尔随之于当天早晨5点在加里的公寓将其逮捕。

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随后播放了丹尼尔审讯加里的录音片段。他向法官请求当庭播放录音的理由是，劳埃德·戴维斯相信一个人说话的语调和内容同等重要。但萨拉猜想他这样做的真正原因是，即使萨拉不让加里出庭作证，陪审团仍能听到他粗俗野蛮的讲话方式。萨拉虽然提出了抗议，但并未极力反对。当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获得法官的允许后，还朝他的助手自鸣得意地一笑；但萨拉内心一阵窃喜，因为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偷鸡不成蚀把米，犯下了迄今为止最大的失误。

从录音中可以听出，加里表现粗暴、好斗，不愿配合警方的工作。他说自己离开驿站酒店之后，跟朋友肖恩一起去了另一个酒吧。他们在那里碰上了两名妓女，靠着酒吧的墙和她们发生了性关系，每人还给了10英镑，不过他都想不起妓女们的名字。年纪稍大些的陪审员听了以后面露惊骇反感的神色，这反应正是劳埃德-戴维斯所期望的。

录音中，丹尼尔坚持说加里去过雪伦的房子，闯入之后当着她孩子的面强奸了雪伦，但加里予以否认。“她如果这么说，就是个撒谎的臭婊子。”

“但她的确是这么说的，加里。她认出了疑犯，就是你。”

“哼，那她就是在撒谎，她怎么可能认出是我，臭娘们！”

“她为什么不可能认出是你，加里？”

“因为我他妈的压根没去她家，这就是原因！”这声抗议之后是一段漫长的沉默，许久之后加里紧张兮兮的声音才打破了这阵沉默。“你听到我说什么了吗，条子？她不可能认出我，因为我压根没去她家。”然后又是一阵沉默。“你能证明我去了吗？接着说啊，我倒要听听你凭什么冤枉我。”

紧接着，萨拉听到了那句曾引起她注意的话。

“我们之所以知道是你干的，就是因为雪伦·吉尔伯特认出你了，加里，她看到你的脸了！”

萨拉仔细观察着陪审团的痛苦表情，接下来的沉默持续时间更长。录音中加里说话的口气产生的效果正符合劳埃德-戴维斯的期待：声音极大，透着蛮横和嘲弄。“蠢到家的臭婊子，全是扯淡，她胡扯！她还认出老子的屁股呢！”

当法庭书记员关掉录音的时候，劳埃德-戴维斯转向证人席上的丹尼尔·贝特森。“现在，警官先生，关于那段审问录音，我要问你几个问题。”

“好的。”丹尼尔瞄了一眼萨拉，她正襟危坐，全神贯注地看着丹

尼尔。萨拉的眼神中没有一丝调情甚或友善的意思，那眼神冰冷得就好像是蜥蜴在对苍蝇虎视眈眈一样。

“你去找过这个肖恩吗？他姓墨菲、马利根、或者是莫里亚蒂什么的？”劳埃德-戴维斯惯用讽刺挖苦的伎俩，而现在他又在故技重施了。“就是哈克先生声称在事发当夜跟他在一起的那个人？”

“是的，先生，我们找过了，但并未找到。”

“没找到，那你们找到他声称遇到过的两名妓女了吗？”

“也没有，先生，我们没有她们的姓名或住址，更没有具体的描述……”

“那你是怎么看待加里·哈克所谓的不在场证明呢？”

“我认为那全是谎话，先生。”

“谢谢。你在问讯中反复告诉被告，他被吉尔伯特女士认出来了，他对此作何反应？”

“嗯，你从录音当中也能听出来，先生。他当时非常吃惊和气恼。但当我告诉他受害者被强奸，甚至是当着她孩子的面被强奸的时候，加里·哈克并未显出一丝不快，似乎不是很担忧。真正惹恼他的是受害者声称认出了他。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脸色煞白，一时语塞。”

劳埃德-戴维斯在丹尼尔说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佯装沉思，而真正目的是让丹尼尔最后一句话深深烙印在陪审团的脑海中。他继续沉默，直到格雷法官挑起眉毛，以示询问，劳埃德-戴维斯才不情愿地坐下。

“谢谢你，督察，请留在原位。”

萨拉站起身，她看向法庭对面的丹尼尔·贝特森。他们对峙着，没有闪现出一丝相互认识的眼神。一小时前轻松愉快的畅谈已经被抛到九霄云外，他们现在就像两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当萨拉开口发问的时候，丹尼尔背后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贝特森督察，你欺骗了哈克先生，不是吗？”

丹尼尔沉默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让我帮你回忆一下好了，你还记得这些话吗？‘我们之所以知道是你干的，就是因为她认出你了，加里。她看到你的脸了！’这是你说的，对吗？”

“是我说的。”

“这是真话吗？”

“吉尔伯特女士认出了加里·哈克，没错。这就是我们逮捕他的原因。”

“但她确实看到他的脸了吗？”

“没有。”

“所以你骗了哈克先生，对不对？”

丹尼尔稍稍恢复了镇定，然后按照警察训练要求的那样，面向法官回答问题。这是侮辱辩护律师的微妙技巧，让萨拉在陪审团眼中显得无足轻重。

“她确实没说自己看到了他的脸，法官大人，这倒是事实，但她非常清楚地表明，她认出性侵犯自己的人就是加里·哈克，而且我这样做的原因……”

“我并没有问你为什么 骗人，督察先生，我问的是你究竟有没有说谎。而你的回答是肯定的，对吗？”

法官向前探了探身子，“不管怎样，我认为让督察先生解释一下原因，也许会有助于陪审团的判断。督察先生，请继续。”

感谢上帝还有法官在，丹尼尔暗想。“原因很简单，法官大人。我想知道如果加里以为自己被受害者认出了会作何反应，而他的反应相当明了，正如您在录音中听到的一样，他陷入了沉默，而且当时他脸色惨白，这一切都证明他的确有罪。”

萨拉瞄了一眼法官。看样子他回答完了，至少目前已经无话可说。她再一次感受到那种触电般的万众瞩目的感觉，但在这一刻，多

数都是仇视的眼光。

“我明白了。督察先生，如果我告诉法庭的各位，今天午餐的时候你将手伸进我的短裙里，并且非礼了我，你会怎么辩解呢？”

整个法庭上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旁听席上甚至有人开始忍不住傻笑起来。丹尼尔张开嘴，想要辩解，但一个词都说不出来。

在他恢复理智之前，萨拉平静地继续说道：“我想陪审团十分清楚地看到你描述的情景了。你脸色灰白，无言以对。好吧，请众位陪审员放心，这只是一个假设，督察先生从未非礼过我，众位陪审团成员，即使清楚这一假设并不成立，他仍然震惊得无法言语，你们已经看到了。”

陪审团里的一年轻女性忍不住笑了起来，而邻座的那位也咧嘴笑了。其他成员的表情从欣慰、失意到反感，各不相同，至少，萨拉吸引住了全体陪审团的注意力。

但这不是萨拉原定的进攻路线——接下来怎么办？阐述完一个观点后，就该乘胜追击。萨拉以一种沉静而充满说服力的语气问道：

“督察先生，你在加里·哈克的公寓里有没有找到蒙面头套？”

“没有，法官大人，我们没有找到。”丹尼尔的语气僵硬冷漠，但内心强压怒火。这女人也太贱了吧！在酒吧的时候，她是否就盘算这一招了？她的问题排山倒海地压过来，势如破竹，尖刻无情。

“你们有没有找到雪伦·吉尔伯特所说的那块手表？”

“没有，法官大人。”

“既无蒙面头套，又无手表。你们确实 搜查过加里·哈克的公寓，是吗？”

“是，我们搜查过了。”

“你们既没有找到蒙面头套，也没有找到手表。那请问你们有没有在那间公寓里面找到任何足以指正加里·哈克强奸了雪伦·吉尔伯特的罪证呢？”

“没有，法官大人。但是……”

“所以，你们当天凌晨5点逮捕哈克先生的唯一理由，就是基于雪伦·吉尔伯特的指认，而她并没有看到过罪犯的脸。以上陈述是否正确？”

“这……就是当时逮捕他的主要理由，没错。”

“还有其它理由吗？”

“没有。”

“这么说，那并不是你逮捕哈克先生的主要理由，而是唯一理由，不是吗？告诉我，督察先生，你当晚为吉尔伯特女士做笔录的时候，她意识清醒吗？”

“我……我知道她喝过酒，法官大人，但她看起来没怎么醉，她清楚自己在说什么。”

“你说她没怎么醉。吉尔伯特女士已经告诉本庭，她当晚在派对上喝了5杯伏特加，外加一杯双倍杜松子酒，更不要说在你抵达现场之前她还喝了一杯伏特加镇定情绪。为什么这在你看来，雪伦·吉尔伯特还没怎么醉？督察先生，女性饮用酒精在多少份限度之内才可以安全驾驶？”

丹尼尔迟疑了。“呃……我觉得，一两份吧。如果是与食物同服的话，也许是3份。”

“你觉得？你是一名督察，这你都不确定吗？”

“实际情况根据环境与个人体质的不同而变化，更何况我不是交警。”

“那么让我来告诉你好了。如果一名普通女性在3个小时之内饮用超过3份酒，就不适宜驾驶了。雪伦·吉尔伯特至少喝了8份。她饮酒的分量几乎是安全驾驶上限的3倍了，而你仍然说她没怎么醉。”

“我并没有说她适宜驾驶，而是说她能够认出是哪个男人强奸了她。”

“即使强奸犯当时戴着蒙面头套？”

“是的。因为罪犯是受害者熟识的人。”

“好吧，督察先生，在我看来，你想要陪审团相信两件不可能的事。你要么是认为一个喝了6杯伏特加以及一杯双倍杜松子酒的女人仍然完全清醒，要么清楚她已经喝得烂醉如泥，仍能准确无误地认清一个戴着蒙面头套的男人。你究竟坚持哪个观点呢？”

陪审席传来一声闷笑，听起来既像是为萨拉喝彩，又像是丹尼尔的嘲讽，丹尼尔叹了口气。

“两者都不是。正如我说的，她并不是完全清醒，但她的意识清醒到足以认出强奸自己的罪犯。而且第二天，在完全酒醒之后，她仍然坚持当时的指控。对此指认她自始至终都坚定不移。”

“我明白了。然而，督察先生，哈克先生是不是也同样在被捕当天就否认强奸指控，而且每逢问讯时都坚定清楚地否认这些指控呢？”

“是的，法官大人。”

“很好，你们在他的房子里或衣服上没有找到任何实质性证据来支持这一指控，我的表述是客观准确的，是吧？”

“是的，法官大人。”

“很好，法官大人，我问完了。”

萨拉提了提法袍，坐下身去。她脸上挂着一丝神秘莫测的微笑，目送丹尼尔向法庭后方走去。那微笑意味着什么呢？丹尼尔边走边暗自揣摩，讽刺？嘲弄？自满？

贱人。

第十章

控方的最后一位证人，是一个叫基思·萨默斯的男子。他的证词直截了当、言之凿凿。他认识加里·哈克，并且在案发当晚1点左右在阿尔伯特大街看到了加里。当时加里穿着黑色牛仔裤、黑衬衫，还挥手跟他打了招呼。

这一证词的重点在于阿尔伯特大街与索普街是平行的。雪伦·吉尔伯特就住在索普街，这条街上的房子都有小小的后花园并彼此相连，而且栅栏都很矮。强奸犯离开雪伦的房子后，只要翻过栅栏，就可以轻易来到阿尔伯特大街。劳埃德指出，从雪伦的通话纪录来看，她于凌晨1：08打电话给她的朋友朱莉，而警察于1：22到达雪伦住处。劳埃德强调，而正好就在1点左右，基思在阿尔伯特大街碰见加里·哈克。

在萨拉站起来准备开始盘问时，她口袋里的呼机振动起来。她低头看了看，是鲍勃打来的。他想干什么——艾米丽又出问题了？不管怎么样，她现在无能为力。

基思是一个正当而可信的证人。萨拉试图质疑他见到加里的时间，但无奈找不到漏洞。当晚基思到朋友家看电影，电影结束时是12：50。基思没有再作停留：没有意犹未尽地聊天，也没有喝咖啡。他虽然喝了几杯啤酒，但没醉。基思在街灯下清楚地看见了加里的脸。至少，萨拉要努力让基思的证言变得能够为己所用。

“你可以看到他的整个头部，是吗？”

“是的。他头上没东西。”

“也就是说他没有戴蒙面头套？”

“没有。”

“你有注意到他可能有头套的迹象吗，比如他手上拿着什么东西或者口袋突起一块？”

“没有，我没有注意到。”

“我明白了。好的，非常感谢。”萨拉坐了下来。她只能做到这里了，毕竟加里承认他那天晚上到过那条街。萨拉再次想起了呼机的事。鲍勃找她干什么呢？她突然感觉很累，午后那阵兴奋劲过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心情开始低落了。

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说：“法官大人，控方举证完毕。”

“很好。”法官好奇地看着站起身的萨拉。

“法官大人，我想就庭审中的法律诉争点，向法庭提出抗议。”

“哦。这样的话，陪审员们，我必须请你们先回避一小会儿。”

陪审团陆续退出法庭时，两位出庭律师都在咀嚼这“一小会儿”的含义。劳埃德·戴维斯很清楚萨拉要说什么，毫无疑问，他认为萨拉如愿的希望渺茫。但萨拉还是决定尝试一下。

“在我进行辩方举证前，我想请求法官大人撤销本案，因为本案由陪审团来裁决是不可靠的。法官大人可以看到，控方无法提供任何实质证据证明我的委托人当时就在案发现场。他们也毫无法医证据。我的委托人一如既往地表示自己是无辜的，而控告他的唯一证据就是受害者的指认。如今受害者孩子的证词已经被撤销了，受害者本人所提供的证词也备受质疑，因为受害者对我的委托人极端厌恶而使其证词难免偏颇，更何况她根本没有看到我委托人的脸。鉴于以上种种原因，我认为对于法官大人来说，似乎现在唯一恰当的做法就是撤销本案，而不是冒险让陪审团作出不可靠的裁决。”

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站起来回应，但法官挥手示意他不用说话。

“不用了，劳埃德·戴维斯先生，没有必要。纽比夫人，我听到你的意见了，我同意指认证词上存在许多疑点，还有孩子的证词已经被撤销了。但这并不能改变吉尔伯特女士与被告彼此相熟这一事实，由此可推断，即使被告戴了蒙面头套受害人也能辨认出他的声音。而最后一位证人证明强奸案发时，你的委托人正好就在那一地区。即使刑事起诉署没能将手表作为证据出示，但它的存在确实可以构成你的委托人除强奸之外闯进房子的动机，手表被盗过程表明闯入者了解卧室的布局。鉴于以上种种原因，我确信刑事起诉署提取的案件符合审理

要求。”

萨拉鞠了一躬。“我尊重法官大人的意见。”她早就预料到这样的结果了。但一旦上诉，上诉法院都会知道萨拉曾三次请求撤销此案。到时候法官的三次裁决都须要被验证是否公正；而且，也不会有人说萨拉对此没尽力。

“那好，纽比夫人。陪审团都等得不耐烦了。我们可以回复庭审了吗？”

萨拉叹了口气。“好吧，法官大人。”陪审团们阴沉着脸，回到了座位上，表情远没有法官说的那样迫不及待。于是，萨拉传唤了格雷厄姆·杜瓦。

杜瓦是一位砌砖匠，曾经在麦克法兰氏公司和加里共事。露西发现有他这么个人时，萨拉很高兴。无论如何，杜瓦至少能让警察没面子。他是一位值得尊重的男人，脸庞泛红，而身上穿的闪亮蓝西装让他不太自在。

“杜瓦先生，你和加里·哈克共事时，认识一个叫肖恩的男人吗？”

“认识。”

“你知道他姓什么吗？”

“从来都不知道，不知道。大家一直都叫他肖恩，就这样。”

“他和加里关系好吗？”

“好，我想是相当好。我觉得他们是在监狱之类的地方认识的。”

这可真不是我需要的证词，萨拉心想。她迅速接着问下去。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杜瓦想了想。“嗯，我觉得他算是个健身迷，做很多运动。他不是很健谈。我对他不是了解。他在那儿待了两三周就走了。”

“这是不是不太正常？”

“不会啊。我们有很多人都像他那样。干一点活儿，然后又回去靠

救济金糊口。这种情况很常见。”

“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呃，我不太确定——大概和加里被捕是同一个时间。大概是10月中旬吧。”

“我明白了。”萨拉看了一眼陪审团。“那么，杜瓦先生，最后一个问题。警察是否曾到建筑工地去找你，盘问你或你的工友这个男人是否存在呢？”

杜瓦摇了摇头。“没有。绝对没有。如果他们来的话，我就会把这些告诉他们，但在你的事务律师来之前没有任何人来问过我。”他指了指坐在萨拉后面的露西。

“谢谢，杜瓦先生。请待在原处。”萨拉瞥了一眼律师席上的丹尼尔，坐了下来。也许是为了表示不屑，劳埃德-戴维斯叫他的初级律师詹姆斯·莫里斯来进行交叉盘问。这位年轻男士急不可耐地站了起来，用有教养的南方口音开始说话。“这完全是一派胡言，杜瓦先生，没错吧？”

杜瓦并不急于回答，他好奇地打量这位年轻的律师，好像他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样的东西似的，好奇他是怎么长成这样的。“不，年轻人，这不是一派胡言。是事实，正如我向圣经发誓要说实话一般，绝无虚言。”

詹姆斯的脸刷地红了。“呃，我们到时候看看陪审团是怎么想的，好吧？请问你跟加里·哈克是很好的朋友，对吗？”

“不，还没到称兄道弟的份上。”

萨拉看了看劳埃德-戴维斯，想看看他对徒弟的表现作何反应。

“可是你来到这里为他作证。”

“但不代表我就是他的朋友，不是吗？事实上，我不太喜欢这个家伙。”

“可是……你不喜欢他的话，你为什么还来？”

“来说真相啊，年轻人。为了正义啊。这不也是你在这里的原因吗？”

詹姆斯沉默了。他挣扎了一段时间，却反而让自己越陷越深了。为此萨拉给露西抛了一个无声的飞吻。虽然不幸让杜瓦谈到了监狱，但他真是块活宝。萨拉这次正中靶心。唯一的问题是，杜瓦是她手上仅有的好牌。

詹姆斯坐回去的时间是4点整。法官从他戴的眼镜上方盯着萨拉。

“你的委托人要上证人席吗，纽比夫人？”

“我们还没决定，法官大人。我需要征求他的意见。”

“好吧。我们明早再重新开庭。”随着法官站起来，书记员叫道：“全体起立！”，今天的庭审又结束了。

露西随萨拉一起走出法庭。“你会让加里·哈克上证人席吗？”

“我会建议他不上。”

“为什么？我们干得很漂亮啊，而且他一直说不是他干的。”

“你知道他说话的方式。劳埃德·戴维斯只会不断激怒他，直到他爆发。这样陪审团会对他反感的。”

“但如果我们不让他作证的话，陪审团会觉得他有所隐瞒。”

“他确实有东西要隐瞒。他的声音、他的脾气、他编出来的不在场证明。他什么都得隐瞒。如果他不说话，陪审团就不会听到加里·哈克亲口说谎。他们只会听到我说话。”

牢房里，加里咧着嘴朝萨拉她们笑道：“姑娘们，我们的情况不错吧，呃？”

“是我的情况不错，”萨拉冷冷地说道。“而你很可能要进监狱。”

“啊？你什么意思，你这个自大的贱人？让我不进监狱是你的工作，不是吗？”

“是的，除非你可以证明自己案发时不在现场，不然陪审团就会得

出明显的结论。”

“你什么意思？你刚才没听到肖恩的事吗？”

“我们听到的是确有肖恩这个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案发当晚和你在一起啊？拜托！对方的最后一位证人看到你在阿尔伯特大街上啊。你在那里干什么？”

“我跟你说过了。我遇到一个妓女，完事后就回家了，正好经过那条街。”

“一个我们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妓女，一个叫肖恩的朋友也刚好失踪。加里，控方会拿这个折磨死你的。你跟警察说有一个你连名字都不记得的妓女，倒不如什么都别说。”

“你难道一夜情后，第二天还记得那个家伙的名字吗？不记得是很常见的事啊。”

“你可能会，我可不会，”萨拉拘谨地说，她黯然地想到了凯文，想到他和她面前这个恶棍在很多地方都很相似。“而且我的好友也不会第二天就溜之大吉。你知道吗，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个和你一起鬼混的玩伴肖恩，而且他能证实你所言不虚的话，你明天就能自由了。”

加里龇牙一笑，没想到她也会用这么粗俗的语言，他觉得很有意思。“我知道，但他跑了啊。他总是神出鬼没的。”

“这么说，他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朋友？”萨拉讽刺道。“如果他当时真和你在一起的话。”

“你的意思是我在撒谎吗，你这个女人？”加里突然站了起来。加里肌肉发达，但啤酒肚鼓鼓的，还纹了身，他身高一米九，矗立在她们面前，气势逼人。露西吓得往后退了一步，但萨拉却仍然站在原处。她并不惊讶，就是要激怒他。

“明天劳埃德-戴维斯就会这样说。他会说肖恩和两个妓女都是你编的。肖恩不见了，那两个妓女根本就不存在。”

加里的拳头像爪子一样放开又合紧。萨拉想象着他用那双利爪掐她的喉咙时的情景。但他的表情不是愤怒而是狡猾。“喂，跟警察闹

着玩不犯法吧？”

“当警察怀疑你强奸妇女的时候，撒谎还真不是个好办法。你明天打算在法庭上就这样说吗，你的不在场证明只是你编出来的？”

“我说了又怎样？又不能证明我强奸了那个婊子，对吧？你自己说的！”

“我可没骂她婊子，加里。”

“没有。但她就是个婊子。你不了解她。”

“好吧，加里。”萨拉挪动了脚步，准备离开。“像你说的，我们的情况相当不错，明天就是最后的陈述了。作为被告，你有权选择为自己作证，但作为你的律师，我强烈建议你什么都别说。如果你走上证人席，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就会竭尽所能让陪审团讨厌你。而且坦白说，我觉得他能做到。但如果你什么都不说，我就会强调控方指控证据的不足之处，那样我们打赢的机率就更大一些。但决定权在你。你同意吗？”

加里皱眉看着萨拉，心里反复掂量此事。“你想让我闭嘴，不再撒谎？”

“没错。如果你一开始就说实话，你现在的情况就会好得多。”

“我考虑考虑。明天早上告诉你。”

“好吧。但是加里，你可得想清楚了。陪审团不喜欢撒谎的人。没人喜欢撒谎的人。”

说完这句萨拉就走了。在外面的走廊上，她看着露西。“你听到了吗？”

“不要再撒谎。”露西叹了口气。

“没错。”萨拉深吸了一口气，快步走上楼梯。雪伦·吉尔伯特正和她的事务律师穿过法庭大厅。萨拉看到另一个女人，也许是雪伦的朋友朱莉，带着两个小孩在外面的阶梯上等她，其中的男孩就是汤姆，那个勇于袭击暴徒、保护遭强奸母亲的小英雄。

萨拉回到律师事务所，两个年轻的出庭律师正在对亚当表示同情，因为他为泥浆池污染水井一案所做的辩护获得了定罪判决。

“我的专家证人跟他们打包票，污染物要用20年才能到达地下水，”亚当一边说，一边阴郁地盯着杯子里的水泡，杯里装的是矿泉水，冰箱里的香槟则无人问津。“但这话反而把情况弄得更糟。原告们一想到他们几十年后还要喝那脏水，就都气得火冒三丈了！”

萨拉从他们中间挤过去，走到自己的办公室，准备把明天法庭上要说的写下来。对于证词，她可以提出很多问题，但关键在于如何打动陪审团，让他们不感到半点愧疚地作出无罪裁决，毕竟他的委托人不仅看着像，可能原本就是个可怕的恶棍，尤其是这种裁定将给雪伦和她的孩子们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这就是问题所在。质疑证词很容易，但要博取陪审团的同情……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甚至可以说一点都不容易。也许根本不可能。

好吧，这正是人家雇我来做的事。人家雇我，不是要我做什么轻而易举的事，而是要我来解决棘手的问题。这正是这个挑战的意义所在。

整整一小时，萨拉一句又一句地试，但又一言又一句地否决。加里的话一直在她的脑子里萦绕：“让我闭嘴，不再撒谎。”萨拉几乎可以认定加里向她承认自己有罪了。加里是个惯犯，他了解游戏规则；委托人永远不能向他的出庭律师承认自己有罪。如果承认了，出庭律师就有责任建议委托人采取认罪辩护，即使已经审到这一步了。如果建议不被采纳，有的出庭律师会即刻退出案件的审理，或者仅仅提供象征性的辩护：虽然出庭律师表面在质疑证词，但其实不认为证据有问题。这是在向法庭里的每个人，除了那些不明就里、初来乍到的陪审团，明确表示律师本人并不看好自己的辩护任务。萨拉见过这种现象，但一直对此很反感。萨拉只想把工作做好，努力争取胜利。

尽管加里令人厌恶，但他一直声称自己是无辜的。

现在他却改口了。

“让我闭嘴，不再撒谎。”加里，你这个家伙——你为什么要跟我

说这个！加里并没自认有罪，萨拉和露西只是从他的只言片语里推断出来的。萨拉继续为加里辩护并没有什么不道德的地方，而且她还能从法律援助基金那里得到的高额律师费。这是千载难逢的案子，是萨拉职业生涯中一个向上的台阶。要是这个案子不是突然变得这么低劣、这么肮脏就好了。

电话响了，萨拉接了起来。

“萨拉？”

“哎，鲍勃啊。”萨拉本来想要打电话给他，但因专注于工作，就把这事给忘了。“艾米丽怎么样了？”

“我正想说这个。我不知道。”

“不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从哪里打电话来，从学校吗？”

“不是，我在家。但她还没回来。”

“现在几点了？”萨拉瞄了瞄手表。6点半。“她留言了吗？”

“没有，什么都没有。我5点到家时她就不在了。没有用过的盘子，没有吃午餐的痕迹。我打了电话给她的朋友米歇尔和桑德拉，她们都没看见她。”鲍勃的声音里流露出焦虑，他很少这样。

“你下午没按我说的打电话回家吗？”

“喂，拜托，我手下两个老师生病了，我还得给一场足球赛当裁判！不管怎样，我回到家时电话答录机还开着。”

“你打过她手机了吗？”

“手机在她房间里。她早上跟我说电话卡没钱了。”

“这样啊……”萨拉顿时懵了。“你试过联系她的朋友乔安妮没有？她有时会去她家。”

“我没有她的电话号码。”

“开车过去吧。你知道她家在哪里。”

“好吧。但要是她回来了呢，家里总得留个人。萨拉，这不像是她

的做法，你知道她早上是个什么状态。”

“我大概再过一小时回家。我要写陈述……”

“还写什么该死的陈述！拿回家写，萨拉，晚点再写，你现在应该在家里！”

萨拉的表情僵硬起来。她不想听到这个，尤其是现在。“别慌，鲍勃。她不会有事的。她可能出去散散步，清醒一下头脑。反正她回来之前我们也做不了什么。如果我现在写完陈述，我回家后就有时间和她好好聊聊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别跟我玩什么愚蠢的把戏，鲍勃·纽比，别在这个时候。她放低声音，想要让对方放心，她说：“大概再过一个小时，好吧？”然后挂断了电话。

现在该怎样激起陪审团的同情呢？一如既往，最后期限能让萨拉集中注意力。她身体前倾，伏在书桌上奋笔疾书，暂时把鲍勃和艾米丽抛到脑后。

过一小时再想那些吧。

萨拉到家的时候，已经是8点了，但仍只有鲍勃一个人在。鲍勃去找过乔安妮连同艾米丽的另外两个朋友，但艾米丽都不在她们那里。女孩们给朋友们打了电话，今天没有一个人表示看到艾米丽，也没听到过她的消息。

鲍勃显得心烦意乱。当萨拉进门时，他冲下楼梯，盼着是艾米丽回家了。有位母亲建议鲍勃到艾米丽房间看看她今天穿了什么衣服，但他从来都记不住女孩的衣服。这个建议背后隐藏的担忧让正在拉开黑皮夹克拉链的萨拉颤抖了。

“为什么你要知道艾米丽穿什么出去的？”

“我不知道……呃，万一，警察……”

“鲍勃。”她把手搭在他的手臂上。“她不会有事的。”

“说得轻松。你刚才没在这儿——你一直在写你那可恶的陈述，为

的是给某个强奸犯辩护！萨拉，现在是晚上8点了，她所有的朋友一整天都没遇见过她。再过一小时天就黑了。”

“呃，也许她是去散步了。”

“去哪里呢？”

“嗯，你知道的——她经常去哪里呢？河边啊。”

哦，天哪，不要啊！他们俩想到了同一个可能性。“我不知道她会在河边散步。”鲍勃说道。

“她最近去过一两次。她告诉过我。她看到一只白鹭……”

“我们最好去找找。”鲍勃抓了一件外套，向后门走去。萨拉跟在后面。走到外面的花园时，鲍勃回过头来。“不行，我们得有一个人留在这里，万一她回来呢……”

“如果我们都去，就可以一个往上游找一个往下游找。你说的没错，天马上就要黑了。”

“但如果她回来呢？”鲍勃的慌乱感染了萨拉。他们站在细心修剪过的草坪上，犹豫不决地盯着对方，草坪边上种着垂柳和玫瑰树，他们辛苦工作才换来这么美好的生活环境。萨拉心想，这很荒唐，艾米丽不会有事的。

“我们留一张字条，”萨拉坚决地说。“你之前出去时肯定留了字条吧？”

“没有。我没想到。”

天哪！亏你还是校长呢！“好吧，我来写一张。”她转身回到房子里。“你先走吧。你去哪个方向？”

“上游。”

“那我去下游。一会儿见。”

萨拉写了两张大大的字条——去河边散步，很快回来，爸爸和妈妈——然后将一张贴在冰箱门上，另一张贴在楼梯上。如果艾米丽进来，她要么去找吃的，要么回自己房间，肯定只有这两个选择。接

着，萨拉穿上防水靴，从花园大门走出去，穿过草地，来到河岸边，开始朝下游走去。

萨拉可以听到小鸟在树上唱歌，她走近时一只画眉因为受到惊吓而大声鸣叫起来。远处的割草机发出嗡嗡的声音。除此之外，四周的空旷安静像往常一样让人毛骨悚然。萨拉的靴子踩在草地上的声音，皮夹克摩擦的吱吱声，都显得格外突兀刺耳，在城里就从来不会这样。萨拉甚至可以听到奶牛在附近吃草的声音。一只黑水鸡突然咕咕叫起来，她吓了一跳，两只鸭子突然掠过河湾，噗通落在了她前面的河水里。

我本该喜欢这个地方的，萨拉心想。这是一种奢侈。不管怎样，艾米丽也喜欢这里，所以她可能会在这儿。但为什么会这么晚呢？她看见河岸下方一撮绿色水草缠在了一块儿，她颤抖了。天哪，我在找什么啊？她毅然挺起胸膛，继续大步向前走。老天，这孩子游泳技术很好，再说了，小镇里有很好的游泳池，哪个疯子会来这里游泳呢？

也许她滑倒后掉进河里去了。然后爬起来回家，这孩子又不傻。

那她现在人在哪里呢？

一个主妇模样的女人戴着羊毛帽子，穿着格子衬衫和短靴，正沿着小道溜两只拉布拉多犬。“你好，”她向萨拉礼貌地说。“今晚天气不错，是吧？”

“是啊，”萨拉说道。“呃……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女孩？”一具尸体，从水底浮起的一具溺水尸体，她的头发像水草一样漂在她周围？萨拉按捺不住内心涌起的恐怖想法。

“女孩？没有，我没看到。你指的是很小的孩子吗？”

“不是，不是小孩子，是少女。她留一头黑色长发，有一点像我，大概15岁……”

“她穿什么衣服？”

“我不记得，不好意思。她是我的女儿，在我下班回家之前出的门。我有点担心。不过，你没看到有任何人？”

“没看到，唉，没有啊，我很抱歉。孩子真是叫人操心，不是吗？特别是那个年纪。我记得……”

“是啊，嗯，谢谢你了。”萨拉快步往前走，免得被这个女人的回忆牵绊住。但走出50米后，她想，如果那个女人已经走过这里的话，我再走也没有意义啊。我当时应该问问她走了多远。萨拉回头看见那个女人和两只狗还在远处。如果我走回去，我会被聊天绊住，那样也没有意义。我再走个几百米，然后就回家看看吧。艾米丽不会走到那么远的，她不擅长走远路，但她已经消失一整天了，鲍勃说得没错，现在天暗下来了。天呐，该死，这真荒唐，她不会被绑架了吧。她大概是去镇上了，不够钱坐公车了吧。

电话答录机还开着吗？我进门后没检查一下——鲍勃肯定检查了吧？如果艾米丽没钱，打电话让接线员设置被叫付费，接电话的却是答录机怎么办？

大概没什么吧。什么留言都没有。

萨拉又朝前走了100米，绝望地看着夜幕下河边空旷的田地，然后转身往回走。我在这也没什么用，我最好还是待在家里。在家里我还能理出点头绪来。

萨拉回到家时房子里没人，电话答录机里也没有留言。她拨了1471。单调的机器声说道：“电话0-1-9-0-4-3-3-6-8-9-4于今天早上10点27拨打本机。回拨请按3。”

萨拉按了3。电话响了5下、10下、15下、20下、25下。萨拉放下电话，再拨打一次1471，抄下那个号码。她想，这是个线索。萨拉看看号码，但并不认识。她必须去这个号码的所在地。我可以再打一次，如果没人接的话，警察可以找到那个地方。

警察。应该不至于到那一步吧？

后门开了。萨拉转过头，心里涌起一阵希望，但进来的却是鲍勃。他穿着靴子和风衣站在那里，气喘吁吁的样子好像刚跑完步。

“你找到她了吗？”

“没有。你呢？”

“没有。电话上记录了一个陌生的号码，我打过去，但没人接。”

“我不认识这个号码，你认识吗？”

“不认识。我想……”

“你想什么？”

“警察可以找到这个号码的主人，如果……”萨拉有些吞吞吐吐，不想作出那样的结论。那样想很可笑。那种事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如果艾米丽迟迟不归的话。”她鼓起勇气，把嘴边的话说完。

“迟迟不归？她失踪12小时了！我现在就报警，把电话给我。”鲍勃从她手上拿过话筒。有那么一瞬间萨拉想反抗，但她往窗外看了看，天色几乎全黑了。鲍勃说得对，不能再拖下去了。

第十一章

“当鲸鱼唱起歌来，就表示它们在向数百公里以外的家人们发出呼唤，”杰西卡认真地解释。“它们没有耳朵，但能在大脑中感受到声音……它们具有某种……”

“超声波听力，”丹尼尔一边舀着爆米花吃，一边不由得替她说了出来。

“我们在博物馆看到过鲸鱼，对不对，爸爸？”7岁的埃丝特也不甘人后。“那条鲸鱼跟公交车一样大。”

“实际上是两辆公交车。我们量过，你忘了？”杰西卡比埃丝特大两岁，她已经习惯了这种向父亲争宠的场面。对此，丹尼尔也很圆滑地应付孩子，他擦拭着小女儿盘子边上洒出的牛奶，同时向大女儿杰西卡投去赞许的微笑。杰西卡正在兴头上。“抹香鲸是地球上最大的动物，而且它根本不攻击人，单靠小浮板为生……”

“是‘浮游生物’，不是浮板。”

“是的，没错，有好几百万浮游生物。琼斯老师说，鲸鱼在海里像奶牛一样吃草。它们超级大……”

“谁想吃华夫饼了？埃丝特？”保姆特鲁德端着盘子进来，盘子上有两块儿热腾腾的华夫饼。她穿的那款T恤衫恰到好处地露出别致的肚脐眼。特鲁德把一块冒着热气的华夫饼啪地一声，丢进埃丝特的盘子里。“草莓酱还是黑加仑？”

“糖蜜。”

“那不行。上学前不能吃糖蜜，”丹尼尔坚决地说道，“还记得昨天的事吗？”

“可我就是喜欢糖蜜！”

“在挪威吃早饭时不准有糖蜜，”特鲁德附和着。“法律有规定的。”

埃丝特张口结舌看着特鲁德，只好让步，去拿了黑加仑果酱。即

使不抹糖蜜，孩子们能在早餐时吃上华夫饼也是很奢侈的事，这是特鲁德给他们带来的最佳享受之一。刚来这家时，这个年轻的保姆惊讶地发现，他们家居然没有华夫饼烤盘。“在挪威，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特鲁德说。于是她一刻也不耽误，让丹尼尔买了一个烤盘，然后就不停地用它烤饼。因此，丹尼尔和他女儿们都大饱口福。

然而，特鲁德的文化背景中有一方面让杰西卡心里很不安。

“只有两个国家还在捕杀鲸鱼，”杰西卡一边折华夫饼，一边用她那褐色的大眼睛盯着爸爸，严肃地小声说。“日本和……挪威。”她朝厨房那边扮鬼脸，很明显，杰西卡想证明自己对于这个敏感的问题，也有同大人一样的见识。但对丹尼尔来说，它的含义截然不同——它唤起的是像牙疼那样尖锐的记忆，因为他看到孩子脸上有着这与她们母亲相似的表情。

“难道你不觉得这很重要吗？”杰西卡不肯罢休。

“什么？”忘记疼痛，丹尼尔告诫自己。它会过去的。玛丽还在这儿，杰西卡明显有玛丽的遗传基因。“什么很重要，杰西卡？”

“爸！当然是说挪威人在屠杀鲸鱼啦！”

这句恰好被从厨房走进来的特鲁德听见。“我不杀它们，”她抗议说。“虽然我吃过一次鲸鱼肉。很好吃。比驯鹿肉好吃多了。”

“驯鹿？呸！”埃丝特说。“特鲁德，你不能那样做！”

“鲸鱼是有智慧的动物，像我们一样！”杰西卡抗议着。“你不能吃它们！”

看来特鲁德既觉着有趣，又觉得受到伤害。她坐下，把头发甩到后面，试图解释道：“好吧，大部分挪威人都不杀它们的……”

丹尼尔衣袋中的手机响了。他很不高兴地接听电话。“谁啊？”

是警局的罗斯特警长。“很抱歉长官，你在家休息还打扰你。不过昨晚上报了个失踪案，折腾了一整夜，报案者的家离你家较近，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不用先来警局，直接去那里看看。”

“有人失踪？警方不是已经介入了吗？”

“哦，是的，长官，他们是去了。不过，就像我说过的，那里离你家比较近，而且你碰巧认识失踪者的母亲，就是萨拉·纽比夫人。”

丹尼尔很不情愿地说：“好吧，可我要先跟孩子们吃早餐。行了吧？”

“是，长官。”这很不像刑事调查部的警官通常说的话：“我会告诉他们你已经在路上了。”

纽比的家里，所有人都整夜未眠。

鲍勃晚上八点半报了警，起初为了让警察认真对待这件事，他费尽口舌。女孩已经15岁了，天又不算晚，不像是什么紧急的事，尽管如此，警方还是答应派车过来看看。

两名警员到家之后，起居室里平添了晃来晃去的警察和步话机的嘈杂声，令萨拉和鲍勃有些不知所措。他们急切地提供所有的细节，几乎到了卑躬屈膝的地步。“不，除了担心考试以外，艾米丽没遇到什么问题”；“不，家里没吵架”；“是的，她快16岁了”；“是的，她以前晚上也出去过，但都是跟朋友们在一起”；“是的，她有个手机，但落在家里了。”……萨拉把从查询电话1471那里获知的陌生号码告诉他们，警员二话没说就记下了号码。他们查看了艾米丽的房间，收起萨拉给他们的一张照片，记下萨拉猜想艾米丽可能穿的衣服款式，然后就撤退了。

“他们根本就心不在焉！”警察走了之后，萨拉忿忿地说。“警察认为这只是家庭纠纷。他们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

鲍勃眉头一皱。“不管怎样，艾米丽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冒出来了。”

“如果我现在看到她，我非杀了她，这个被宠坏的小兔崽子。”

“也许那正是她离家出走的原因。”

“哦，现在反倒是我的错啦？”

“你今天早上没有在考试方面给她足够的安慰，我说错了吗？”

“我跟她谈过，不是吗？那会儿你还一如既往地赖在床上睡觉。我说过会在午饭时间给她打电话，而且我也打了。她人都跑没了影儿，我怎么帮她！”

“也许是因为每次她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她身边。”

“闭嘴，鲍勃，我没时间跟你扯什么心理学。事实是这个可怜的孩子已经不见了，你说得对，这事确实出乎意料，天也确实很晚了，而那些没用的警察却满不在乎。”

“警方拿了艾米丽的照片没？”

“拿了。”那个举动让萨拉深受震动。那是张镶在相框里的学生照，是艾米丽稍小时照的，相片里的她正专注地对着镜头微笑。一个女孩被脱光、强暴，继而截肢、谋杀后，报纸往往会用整个头版刊载受害人的这类照片，照片上的她们美丽动人，摆着姿势，脸上洋溢幸福的表情。那些照片似乎都在说，看看我，我终于成为明星了！

但与报纸读者不同，警察和律师们看到的却是犯罪现场的照片，都是些被勒死后丢弃、浑身都是伤的裸尸，眼球凸出，发紫的舌头从嘴里耷拉出来。

这种事是不会发生在艾米丽身上的，萨拉心想。不会的。不可能的，这不过是个恶梦。

这是可能发生的事。

晚上11：05，警方打来电话，说那个电话号码是布洛瑟姆街上一个公用电话亭的号码，并询问萨拉和鲍勃是否与艾米丽的祖父母联系过，或许艾米丽去他们那里了？

于是他俩各自给自己的父母打电话，而那些老人们也跟着一起担起心来。艾米丽当然不在他们那里。鲍勃给警局拨电话，试探着问他和萨拉现在应该干些什么。大概1点钟的时候，又来了辆警车，身着警服的警长又问了很多同样的问题，另外还追问了一些细节。比如她最要好的朋友有哪些？鲍勃最后一次跟他们说话是什么时候？艾米丽以前有离家出走的经历吗？曾跟陌生人出去过吗？她常喜欢去哪里散步？

这个警官严肃认真，对此事很重视，态度也很和蔼。他说，警方会去找艾米丽的朋友们询问一下，如果到早晨艾米丽还没露面，就会考虑进行正式搜寻。

“考虑？”鲍勃问道。“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哦，先生，我们需要知道去哪里找她，真的，我是说，如果你说她去了某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从那个地方开始搜寻，可这个案子的情况不简单，对吧？不过，我们会尽力的。我们已经通报各地警局了。”

然后，他也离开了。鲍勃和萨拉都不抽烟，他们能做的就是走来走去、吵架、喝咖啡。午夜2点时，萨拉想起了西蒙！对啊，当然了——肯定是这样！艾米丽和西蒙之间关系并不亲密，但艾米丽那天早晨曾经提到过西蒙。说的是什么呢？“我要像西蒙那样——至少他很幸福！”

“你为什么以前没提？”鲍勃吃惊地问她。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没有，”萨拉支吾着说。

“我看你是根本没想过，”鲍勃生气地说。“好吧，我给他打个电话。”

“不，鲍勃，我来打。他是我儿子！”

“艾米丽是我女儿！今天你造成的破坏已经够多了！”鲍伯出了房间，朝门厅里的电话走去。“如果她真在他那儿，我要好好教训一下这小子。这是他最后一次把我们家弄得鸡犬不宁了，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许他这样了！”

萨拉坐下，想：我们怎么会这么愚蠢？当然，一定是西蒙——我为何没朝这方面想呢？是因为他现在和鲍勃、和我都隔着一道鸿沟，以致于在这种情形下，我们都不会想到他吗？至少我知道她在哪儿啦。她跟西蒙在一起，不是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被人扔在野地里。萨拉如释重负，到时我们把实情告诉警方时，人们肯定把我们当成头号大傻瓜！

她蜷缩在沙发上，想听鲍勃在厅里说些什么。并不只是我的错，可鲍勃为什么要把一切都归罪于我？如果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婚姻裂痕，我希望它不会变得更大。这时，萨拉听到鲍勃说话了。

“你很肯定……你跟我说实话，西蒙……如果我到你那儿，发现她和你在一起，我会……是的，好吧……不，我觉得不用……”

鲍勃站在门口，抓狂地说：“她不在那里。”

“什么？你肯定是在开玩笑。”

“不，我没开玩笑。除非西蒙在撒谎，可我不认为他在撒谎。他发誓没见过艾米丽。实际上，听上去他也很震惊和不安。西蒙还想过来，但我说不必了。”

“为什么不让他过来？也许他能帮上忙。”

“他能帮什么忙。不管怎样，艾米丽没跟他一起，萨拉，西蒙没见过艾米丽。”

“噢，上帝啊，不。”萨拉深受打击，不停地悲叹着。

“是的。是的，恐怕这是事实。艾米丽到底他妈的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我真希望我知道，可我确实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噩梦还在继续。当丹尼尔·贝特森早晨9点来到这里时，亨利警长已经在这儿了。丹尼尔派2名警察去房子后面的河岸查看，另外4名在村里各处询问。鲍勃刚从河边回来，还穿着雨衣和胶皮靴。他脸色苍白，胡子拉碴，气鼓鼓地盯着丹尼尔。

“你他妈是什么人？”

丹尼尔拿出名片。“其实，我们以前见过面，纽比先生。在法官的舞会上。”

“是吗？好吧，那已经不重要了。我现在需要的是能找到我女儿的人。”

“当然。”丹尼尔跟着鲍勃进了起居室，萨拉坐在那里，双手紧紧握着一杯咖啡。令丹尼尔吃惊的是，她一身摩托车服——黑色的裤

子、夹克和靴子。她脸色很不好，因为睡眠不足而眼圈儿发黑，她似乎没看见丹尼尔。

“你好萨拉。我都听说了，很遗憾。”

萨拉抬起头，吃了一惊。“哦，是你。你好，丹尼尔。”

丹尼尔瞥了鲍勃一眼。“你太太和我有时在法庭上打交道，纽比先生。”在那里她让我显得一无是处。好哇，现在我们的处境正好相反。

“是啊，毫无疑问。你打算怎么做？”

“我也是刚刚上班，先生。我恐怕要先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上帝啊！艾米丽已经失踪差不多24小时了，可他们居然还派一个生手来办这个案子！”

亨利警长插话了。“贝特森督察是目前为止参与此类案件最资深的警官，先生。如果我们要进行全面排查，他会负责协调整个工作。”

“是的，那开始工作吧。大家应该都知道，现在每分每秒都事关重大。”在亨利详细介绍情况时，丹尼尔仔细观察着鲍勃，结论是面对这种状况，这个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发泄愤怒和紧张情绪。鲍伯内心交织着恐惧和绝望，这种情绪迫使他不停地打断那个警长的介绍，结果把人家弄得晕头转向。相反，萨拉则默默地啜着咖啡，显然完全陷入了自我封闭的状态。

处理小孩失踪案的基本原则是：首先多方寻找这个小孩，然后寻找问题所在。如果这个小孩儿没有发生事故、没有迷路，那么一定存在离家出走的理由，而且在多数情况下都跟家庭矛盾有关。

这里存在家庭矛盾吗？父亲疯了似的走来走去，母亲则沉默不语。两人谁都没有试图安慰对方，甚至都不看对方一眼。很可能有矛盾。毕竟以丹尼尔的切身体验，他知道这个妻子多么令人不齿。

“纽比先生，你很确定你女儿没说过或者做过什么，能让你想到她可能去了哪儿吗？”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没有！我想不出她还有什么地方可去。”

“那么，昨天有没有发生不寻常的争吵或者家庭矛盾？”

“至少没跟我吵。艾米丽担心她的考试，我让萨拉上班前找她谈话。她本来应该安慰她，但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谈的。”

“我告诉艾米丽只要按照复习计划做，就没问题。我还答应她在午饭时给她打电话，我打了。”与她丈夫不同的是，萨拉的声音显得很平静、克制。不过，问题就在这儿，丹尼尔愤愤不平地想。昨天他站在证人席上时，萨拉就是用同样的克制并带着杀气的口吻对付他，原本是共进午餐的友善同伴，转眼间就变成了舌如利刃的巫婆。如果萨拉以这种方式做人妈妈，天知道她女儿会落下多少心灵创伤。

丹尼尔合上笔记本。“好了。我想我已经了解了大致情况。看来到目前为止，亨利警长做得都很到位。汤姆，你手下从河边回来后，让他们加入挨家挨户的盘查工作——这个村子不大，如果她昨天在附近走动，总会有人看到过她。还有派人去公交公司走一趟，问问哪些司机昨天来过这里，给他们看看艾米丽的照片。然后，我要检查一下陌生号码所在的那个电话亭……”

“这有什么用？”鲍勃不满地打断他。“如果是公用电话亭，什么人都可以用。”

“没错，先生，当然是这样。但是，它是目前唯一可靠的线索，而且，除非是在火车站或者市中心，这个电话亭应该有些固定的常客。大多数公用电话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要先调查一下。此外，我需要找你们的儿子谈谈，萨……纽比夫人。”

在萨拉丈夫面前，直呼其名似乎显得太过亲密，但叫她的夫姓也很别扭。

萨拉拿起摩托车头盔，淡淡地、不太自然地一笑。“好吧。我去上班的路上会经过西蒙家附近。你跟我来，我可以直接带你到他家门口。”

鲍勃突然爆发了。“你在说什么呢，萨拉？你不能去工作！我的天哪——艾米丽失踪啦！”

萨拉的声音还是那么冷静平淡，疲惫中透出坚决。“我知道，鲍

勃。我已经骑车到处找过，但没什么用。我不知道她在哪儿，你也不知道。现在有警察帮我们找，我还有工作要干。”

“去替强奸犯辩护——而你的女儿也许已经横尸荒野！你简直是疯了！”

“疯了的是你，鲍勃。你已经大喊大叫了4个小时，我实在没法儿再忍受了。我觉得艾米丽想回来的时候就会回来的。在这个期间，我在法庭上还有个陈词要做，就这样吧。我方便的时候会打电话。你要跟我去吗，丹尼尔？”

丹尼尔和鲍勃一样目瞪口呆。“我……不需要，萨拉。你只要把你儿子的地址给我，我能找到。”

“哦，好。鲍勃知道地址。”萨拉转向门口。丹尼尔感觉她是在梦游，她丈夫试图挡住她的去路。

“看在上帝的份上，萨拉——我需要你留在这里！给法院打个电话，解释一下——法官会延期审理的！”

更令丹尼尔惊讶的是，萨拉竟然从鲍伯身边走过，径直走出了门。“别阻止我，鲍勃。我必须去。反正今天上午不管我在这里做什么都不会有任何差别。”

然后，萨拉就不见了。3个男人听着摩托启动的声音，发动机声逐渐变大，车子吼叫着冲出短短的车道奔上了大路，最后逐渐远去。丹尼尔感觉到这里有些不对劲儿，有种超现实的感觉。那个女人把替残忍的强奸犯辩护看得比找女儿还重要。

第十二章

这是阳光明媚，天空湛蓝的一天，萨拉骑着摩托进入约克市，阳光斜照进办公室，正好投射在桌上那份扎着红带子的案情摘要上。旁边是她昨晚回家前写好的发言笔记。

昨晚。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恍若一夜十年。

萨拉回想着发言内容。这是她来这里，进到办公室的缘由。她多年以来努力学习的不正为了出庭辩护吗？绝不能被生活的突发事件而分神，看准大目标，集中所有精力去努力完成。其它事情，只要顺其自然，都会迎刃而解的。

艾米丽肯定会回家的。

那么，她在庭上该如何进行申诉呢？萨拉埋头看着笔记，试图集中精神。

不管怎样，鲍勃在家，警察是专家，我们不是。

集中精神。关键是推翻“证据的统一性”¹，这样指控自然就不成立了。赞同陪审团对受害者雪伦的同情之情，但坚称作案的不是加里。让他们接受这种可能性：那个残忍的强奸犯仍然逍遥法外，正在暗中物色另一个受害者，伺机下手，或许物色的对象是个少女。

打住。集中精神。别瞎想。警方没找到头套、手表，除了基思·萨默斯，再没有其他证人。虽然这个证人对我们很不利，但他提供的是间接证据——我该怎么对付他……？

艾米丽，被人揪着头发拖到阴森的卧室里，然后这个人强迫她跪下，打她的脸，强行分开她的双腿……

上帝啊，别这样！快停下！

“你好啊，小可爱！”

“啊？”萨拉抬起头，双手从眼睛上移开。

“你怎么啦？”原来是亚当，他原本兴高采烈的脸上突然现出关切

的神情。

“没什么，亚当，没什么。”

“怎么回事？家里吵架了？”

“比这个还糟糕。家都没了。艾米丽不知去了哪里。”

“你在说什么？”亚当在办公桌前坐下。萨拉简明扼要地解释着，尽量轻描淡写。“当然，她会回来的，不过是青春期的孩子使性子，想我们难堪，也就这么回事吧……”

“警察到处找她，你居然还在这儿待着？”

“我当然在这儿。我还有个案子要辩护，不是吗？最后一天了，陈辞、结语、裁决。你记得裁决吧？”

“是的，可是……你可以要求延期审理。这绝对是特殊情况，完全不在你的控制范围内。法官——是哪个，格雷是吧——他会理解的。”

“他会吗？也许吧——但他会怎么理解呢？我不能又当妈又做出庭律师？法庭难道要为女人破例？因为我女儿愚蠢地发脾气，我就拖整个庭审的后腿吗？我才不要，亚当……”

“他不会那样想的……”

“他会的，亚当，因为他的大男子主义思想根深蒂固，他认为女人就应该待在家里做饭，根本就不该在法庭上乱搅合。即使他不这样想，别人也会这样认为。会有各种议论，你知道的。‘那个萨拉·纽呀，工作能力还行，就是不可靠。因为家里出了问题，就休息一天去照看她的孩子。还是男的好。’他们会这样说。”

亚当摇摇头。“照看孩子和寻找孩子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萨拉。要知道，法庭里也不全是没人性的鲨鱼和豺狼。”

“不全是吗，亚当？你在哪家法庭工作？”萨拉强挤出苦笑，硬是把眼泪挡了回去。

“好吧……”亚当明白萨拉的意思。所有的出庭律师都需要好的案

子来积攒名气。拿到法律学位的人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参加了律师资格考试；而拿到律师资格的就只有一半能走进律师事务所；那些走进事务所的人，从业初年能做到维持生计的更是寥寥无几。如果某个同事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而放弃手头的案子，别人便会像争抢食物一样蜂拥而上，。

“不管怎样，鲍勃在家。校长缺勤一天是不会被解雇的。这就是角色转换，亚当，这就是21世纪男女角色定位的新理念。”

“好吧。”亚当伸手在萨拉胳膊上轻拍了一下。“你觉着艾米丽会去哪儿？”

“如果我知道的话，你觉得我不会去那儿找她吗？”萨拉的眼神几乎可以把坐在椅子上的亚当烧焦，好在突然溢出的眼泪缓和她眼中的怒火。“总而言之，艾米丽就是在跟我过不去，亚当。目的是谴责我取得的成功，我不会让她得逞的。”

情感波动如此巨大的萨拉，把亚当吓得不知如何应对。他决定还是退避三舍，从机关重重的情感漩涡里爬出来，躲到了安全地带。

“所以你觉得你能让那个强奸犯脱身吗？”

“强奸犯？”艾米丽被拖进一辆面包车的后座，车子行驶数百英里到了英格兰南部，然后她被关进地下室，在虐待和饥饿中死去……

“哦，你是说加里·哈克？”

“那当然，还能有谁？”

“尽力而为吧。”她指指桌上的笔记。“他说自己是清白的，亚当。”

“那你就必须为他辩护了。”

“这是我的职责。”

“也是我的职责。”

两个出庭律师相视一笑，心里都明白他们很少真正相信自己的委托人是清白的，却还是为他们辩护。亚当站起身。“那就祝你好运了。不过，如果你想让我接手的话……”

“别做梦啦。”

亚当走了出去，轻轻地关上门，让萨拉独自看笔记。

萨拉扬长而去之后，丹尼尔关切地看着鲍勃·纽比。这个人似乎没法消停，在屋里走来走去，显得焦躁无比。

“现在怎么办，柏斯先生——警探，我没叫错吧？”

“是贝特森，先生。我觉得你应该留在这里，说不定什么时候你女儿会打电话回来或者直接就回家了……”

“你觉得她会回家？就这么简单？”

“通常就是这样，先生。重要的是要有人在家守着，不然的话，她看家里没人，就又走了。”

“你说得没错。可是，我想做点什么，在这儿干坐着很不是滋味。我认为萨拉也应该在这待着。”

“是的，先生。”丹尼尔表示赞同，但他没资格干涉。

“贱人。”

鲍勃说得很小声，所以丹尼尔假装没听见。他转身对亨利警长说：“汤姆，你找个警员陪着纽比先生好吗？万一……”

“我又不是小孩子！”鲍勃打断了他。“你该派你的手下出去找人——我心里确实很烦，但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好吧，先生，谢谢。但汤姆会不时通报，让你了解最新情况。如果你需要的话，这是我的手机号码。呃，现在你能告诉我你儿子家的地址吗？”

鲍勃深吸一口气，想尽量使自己恢复镇定。他边写下地址，边嘟囔着：“其实他是我的继子。萨拉认识我之前就生了他。他是个砖瓦匠——哪里有活儿就去哪儿，工作地点不固定。”

“好的，先生，我会去找他。还有，我们也会查看那个电话亭。”

正当丹尼尔转身要走时，鲍勃紧紧抓住他的胳膊。“你以前做过类

似的搜寻工作，对吧？胜算有多大？”

丹尼尔从这个男人的眼神中看到了恐惧，他那难以抑制的恐慌简直要一触即发。“这么说吧，三分之二的孩子通常都会自己回来。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希望很大。不过，即使她不自己回来，我们也会尽全力找到她的。”

出门后，丹尼尔对着汤姆说：“好好看着他。我看他随时可能精神崩溃。”

离开的时候，丹尼尔心里禁不住想：假如杰西卡或者埃丝特突然消失了，我是否也会像他那样失魂落魄？也许吧——天知道。

我会容忍我老婆像萨拉那样对我吗？

绝对不会。

话说回来，我又没老婆。

在法庭底下的狭小牢房里，加里·哈克愁容满面地看着他的律师。

“我想过了，我要出庭作证。”

“为什么？”萨拉站在门边，手里拿着假发套，旁边站着露西。

“如果我不作证的话，法官就真把我当成人渣了，对吧？你自己这么说的。我不会因为我的辩护律师给我一些狗屁忠告，我就坐着等死。”

“作为你的辩护律师，”萨拉毫不让步，“我尽可能给你最佳建议。如果你不作证，法官有权提请陪审员注意你的沉默。但是哈克先生，一旦走上证人席，以你那脾气，你会被控方整得体无完肤。”

“这话是他妈的什么意思？”

“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肯定会利用你说过的所有谎话来激怒你，直到你破口大骂为止，让陪审团鄙视你。在这方面，他是行家里手，稳操胜券，一定会把你玩弄于股掌之中。”

“我以前作过证，你知道吗！你觉得我是个大傻瓜吗？”

“我觉着你根本就无法控制你的暴躁脾气。”

“简直是放屁，真是太谢谢啦！我他妈的辩护律师居然在开庭前教训起我来了！操，你们这两个没有用的东西！”

萨拉深吸一口气。“我只想从最好的角度为你的案子申诉，哈克先生。如果你想解除委托，为自己辩护的话，随你便。”

加里想了想。“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知道的。”

“那好。我给你的忠告就是，如果你走上证人席，在众人面前像现在这样破口大骂，那么你对自己的形象所造成的破坏会比法官所能造成的破坏大得多。所以我建议你行使保持沉默的权利，随法官怎么说。”

“如果陪审团听他的，会怎么样？我会被判多少年？”

“你是说对于如此暴力的强奸行为吗？也许15年。最少8年。”

“他妈的15年！不过搞了10分钟，真他妈的！”

加里站着，他的两只大手在身体两侧时而紧攥，时而松开。萨拉未发一言。这就是我来工作得到的报应，她心想。鲍勃说得对。我应该待在家里，寻找艾米丽。我该让这个废物自生自灭！加里在萨拉面前大喊大叫着，两人的脸相距大概只有15厘米，萨拉能清楚地看到他脖子上凸起的青筋。“15年，你还不让我说话？你给我听清楚，要蹲大狱的是我，不是你，漂亮的律师夫人！就因为搞了10分钟。”

“你在承认自己有罪吗，哈克先生？如果是这样，我不能再代理你的案子了。”你可以在地狱里烂掉，萨拉心里想，那才是你该去的地方。萨拉准备转身就走，但加里抓住了她的肩膀。

“不，我没承认我犯了任何罪，没向你认罪，也不会向任何脑子进马粪的娘们儿承认我有罪。但我也不会保持沉默。我要上证人席，说出真相，所以你最好也开动你那聪明的脑子。否则，15年后我会找你算账，而且我不会只报复10分钟那么简单。”

萨拉想把加里的手推开，但发现这像掰墙上的砖一样，根本就掰不动。她用手指使劲儿扒拉他的手，不经意间与他眼光相对，令萨拉

感到恐怖的是，加里居然在微笑。然后，他放开了她。

这事快失控了，萨拉想。我要快点离开这里。但她不能失态，要保住一些尊严。“很好，”萨拉的声音有些颤抖。“如果你坚持出庭作证，那是你的权利。法庭上见。”

来到走廊上，她看到露西也浑身发抖。这两个女人倚靠在相对的两堵墙上，凝视着对方。“今天很不走运，对吧？”露西说。

“是啊。”萨拉把颤抖的双手按在背后的墙上。“天呐，我在这里干什么？”

露西手忙脚乱地在包里找烟。“这不是你的错。你已经告诉这个混蛋该怎么做了。现在命运掌握在他自己的手里。”

“是啊。像他那种暴脾气，他也许会直接被带走。”

她们从加里的暴怒中缓过神来后，突然觉得这句话无比好笑，简直把她们给笑疯了。一个看守经过楼梯时好奇地朝她们这边张望。萨拉和露西来到法院大门时还不停地咯咯笑着，就在这时，她们居然撞见雪伦·吉尔伯特。

我的上帝啊，萨拉心想。今天这是撞邪了吗？

我不会那么卖力的，萨拉想。那样毫无意义。即使他并没有真正承认，这个杂种也是有罪的，活该蹲监狱。再说了，我累死了。

萨拉站了起来。“大人，我要传加里·哈克作证。”

加里在复述誓言时稍微有些磕巴，但声音有力、响亮。

“哈克先生，你已经听到了控方针对你提出的所有证据。你是否强奸了雪伦·吉尔伯特？”

“我没有强奸她。”

“你是否在去年10月14日，也就是周六晚上，去了她家？”

“我没去她家。”

“很好。咱们一起回顾一下那天夜里发生了什么事吧。那天傍晚你

是否在驿栈酒店的派对上见到了吉尔伯特女士？”

“是。”

“请问你为什么去那个派对？”

“我为什么不能去？我有几个朋友在那儿。”

“你是有意去见吉尔伯特女士吗？”

“不。我已经有……6个月没见过她了，大概6个月吧。”

“那你当时看到她是什么感觉？”

“哦，没什么特别的。我是说，我给她买了饮料，邀请她跳舞之类。也就这些，真的。”令萨拉吃惊的是，加里看上去很平静，说话时的态度几乎让人觉着他是个值得尊重的人。陪审团认真地听着，脸上还没露出厌恶的表情。

“她见到你时高兴吗？”

“不太高兴。她有时就像只母老虎。”

加里又开始撒泼了，萨拉心想。你要是想往火坑里跳，随你便。我才不管呢。

“你们是否有出现争执？”

“我让她把表还给我，她说没拿我的表。”

“然后你是什么反应？”

“我说她是，呃……”加里停了一下，朝陪审团瞥了一眼，似乎在努力克制住自己。“我说那不是真的。我估摸着她把表卖了，所以她该还我钱。”

“在争吵的时候，你提高嗓音没有？”

“提高了一点。声音小了听不见。”

“好吧。在争吵的过程中，你是否有威胁她，说可能去她家里把手表拿走之类的话了吗？”

“我没说。”

“那你去她家拿那块手表了吗？”

“没有。”

“那么，你最后见到那块表是什么时候？”

“去年她把我扫地出门的时候。”

这个杂种确实在努力，萨拉心想。到目前为止表现尚好，当然这是对他而言。可是，现在愚蠢的谎言要登场了。加里开始要说那个虚假的不在场证明了。

“那请你自己告诉陪审团，那晚你离开驿栈酒店后发生了什么。”

“好吧，我碰到了我老兄肖恩，我们一起去了酒吧，在那儿猎艳。”

“猎艳？”

“对啊。找小妞。找姑娘。”

“找到了吗？”

“找到两个。”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哦，她们是婊子，就是妓女，所以我们就搞了她们。”

“你们付钱了吗？”

“我付了我那份儿。10镑。真他妈贵。”

“然后呢？”

“我回家睡觉了。”

“肖恩跟你一块儿吗？”

“没有。我们碰到小妞后就分开了。我再也没见到他。”

“那个女孩儿呢？她跟着你回家了吗？”

“没有。”

“她叫什么名字？”

“想不起来了，对不起。”

“你在那之前和之后都没见过她？”

“对，再没见过。反正是不能再找她了，太贵了，玩不起。”

“那么，你也听到基思·萨默斯说他那天夜里1点，在阿尔伯特街看到过你。你当时是在阿尔伯特街吗？”

“是啊。也许吧。我可能是在那儿。”

“是你从遇见女孩儿们的地方回家的路上吗？”

“是的，那是回家必经之地。”

“基思·萨默斯说你朝他挥了挥手。是真的吗？”

“有可能。想不起来了。”

“很好。阿尔伯特街与雪伦·吉尔伯特家所在的索普街平行。所以，我再问你一遍，那天夜里你是否去过雪伦·吉尔伯特家？”

“没去过。”

“你强奸她没有？”

“没有。”

“那么你是说，你完全是清白的，根本没犯下你被起诉的罪行？”

“清白？对，没错。我是清白的。”

“很好。请待在原位。”

听到萨拉要传加里·哈克出庭作证，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脸上就一直挂着微笑。现在，他站起来，有些厌倦地叹了口气，手里拿着几张笔记。他全神贯注地看了几秒钟，然后厌恶地扔到一边。

“哈克先生，这些都是你编造的，对吧？”

“什么？不是啊。”

“你并没有叫肖恩的朋友，是不是？”

“我当然有啊。他又没死。”

“那他家在哪里？”

“我不知道。他离开约克了。一定是离开了。”

“你完全是在浪费警察的时间，对吗？”

“我他妈的真没有。是他们是在浪费我的时间！”

不出所料，萨拉想。给劳埃德-戴维斯加1分。不，如果算上他把笔记扔掉的那种姿态，得给他加2分，陪审团太喜欢那种表现了。

“啊，我明白了。你觉得警察调查残忍的强奸案是在浪费时间，是吗？”

“我从来没那么说。”

“噢？原谅我，我以为你是这么说的。”劳埃德-戴维斯不屑地从镜片上方盯着加里，语气中故意装出一副居高临下、饱读诗书的傲慢，萨拉心想：真是不出所料。他已经刺到加里的痛处了。等着加里爆发吧。

她没料到的是，加里居然没有爆发。他那双残酷的大手紧抓住证人席的边缘，面孔涨红，一句话也没说。

劳埃德-戴维斯又发问了。“你记性不是一般的差吧，哈克先生？”

“不。我不觉得。”

“那好，告诉我。你朋友肖恩姓什么？”

“我不太清楚。我一直叫他肖恩。”

“或许，你记得他在哪儿工作？”

“他跟我一起在阿库姆街的麦克法兰公司工作。”

“阿库姆街的麦克法兰公司。”劳埃德-戴维斯意味深长地叹了口气

气。“你看，你又在撒谎，哈克先生。警方已经查证过了。当时在麦克法兰公司工作的人中没有叫肖恩的。”

这次加里开始大声反击。“我他妈的没撒谎。当时他在，他和我在一起干活儿。格雷厄姆·杜瓦已经说了！”

“你把陪审团完全当成傻瓜了吧，哈克先生？他们能相信你有个根本就不存在的朋友？”

“我他妈的不是傻瓜！你才是！”

现在的情形正如萨拉预想的那样发展着。劳埃德·戴维斯光滑而突出的唇间浮动着满意的微笑。他刻意选择了下个问题的用词，此举令他很受用。

“那么，你就告诉陪审团。你经常，用你的话说，你经常‘搞’女孩儿却不知道她们叫什么名字吗？”

“有的时候是这样，对你来说可能不是。”

法庭内一片暗笑声，萨拉吃惊地看到两名年轻的男性陪审员居然咧着嘴大笑。劳埃德·戴维斯感到自己在这场交锋中没占上风，于是他的语调中开始流露出恼怒。

“这个故事编的不怎么样啊，因为你提到那天夜里跟你在一起的人实际上并不存在，对不对？全都是你编造的谎言，难道不是吗？”

“不，我他妈没说谎。”

“噢，不，你是在说谎，哈克先生。事实是，当天晚上你见到吉尔伯特女士时你很生气，你想报复她。所以，你离开酒店后就在索普街上等着，直到她回了家，然后戴着头套闯进她家，当着她孩子的面野蛮地强奸了她。这才是事实真相，对不对？”

“不对。”

“事实就是如此，哈克先生。我们都知道这是事实，因为她认出了你。”

“不，她没有！妈的，她不可能认出我，因为……”

加里犹豫了片刻，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显然没看任何东西。萨拉心想：时候到了。这个蠢货真要承认了。倒也是件好事——就算对我不是件好事，至少也能伸张正义。

“呃，哈克先生？她为什么没法儿认出你？”劳埃德-戴维斯洋洋自得地刺激他。他的声音让发呆的加里猛醒过来。

“因为我他妈的不在那儿，这就是原因！因为强奸她的那个家伙不是我！如果警察不是在这儿浪费时间，纠缠这些破事儿，他们早就在想办法抓住真凶了，不是吗？”

两人就这样又你来我往了几分钟，还是毫无结果。劳埃德-戴维斯尖刻地讽刺加里，加里则针锋相对，反唇相讥。当加里终于坐下后，萨拉心想，他既没有完胜，也未酿成灾难。

然而，露西比她兴奋多了。她身上那件特别宽大的蓝色罩衫一点都不适合她，让露西看上去活像一个农妇。结案陈词之前，法官准许休庭15分钟，露西利用这个间隙挑衅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

“冒昧问一下，你打板球吗，劳埃德-戴维斯先生？”她问道。

“呃，打呀。”劳埃德-戴维斯微笑着回答，这是他在整个庭审期间第一次正视露西的存在。“应该说，周末大多花在这上面。”

“我从你的盘问风格就看出来了。我觉得就像英格兰队被索维托的‘后备队’逼成和局。”²

“露西，不带这么损人的。”看着昂首离去的劳埃德-戴维斯，萨拉说。“你总是这样耍弄对方的出庭律师吗？”

“只有在他们把我惹恼的时候，就像他那样。”

“你怎么知道他打板球？凭灵感猜出来的？”

“哦，不是。他在《名人录》里吹的。他说自己曾经代表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出战。是个佩戴蓝色标志的人物³。”

萨拉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那微笑像冬日的阳光一样明媚，又迅即消失了。

“我猜加里从来没玩过板球。除非他要用球板来杀人。”

1 证据的统一性：证明某个被指控犯有某项罪行的人正是该罪犯或某项被提交到法庭之物正是该存在争议之物或诉讼所涉之物，或认定两种笔迹同一，以及查明诉讼中涉及的某人的身份等的过程。

2 板球运动中，每队由11名球员组成，未入选主队的选手组成“后备队”。一流英格兰主队被名不见经传的索维托（南非）“后备队”逼和，这里用来羞辱这位大律师。

3 代表牛津（或剑桥）大学校队参加两校间比赛的运动员，享有佩戴蓝色标志的荣誉。

第十三章

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起身面对陪审团，一手紧抓长袍边缘，另一手放在背后。萨拉觉得他的姿态古怪而自负，她真希望陪审团与她有同样的感觉。

劳埃德-戴维斯说自己有责任证明，加里的犯罪是个不争的事实，之后便充满自信地开始总结陈词。“让我们回顾一下加里·哈克的所作所为。去年10月14日夜晚，他故意闯入雪伦·吉尔伯特的住所……”

他开始描述骇人的强暴场景，精确而详细，无懈可击。他用了近1小时，煞费苦心以现有证据构建加里的罪行，将萨拉的辩护驳斥得体无完肤，像垃圾一样被弃置一旁。一个女人怎么会弄错强奸犯的身份，无论他有没有戴着蒙面套头帽，毕竟他们同居一年多了？劳埃德-戴维斯让陪审团想想自己的配偶——难道因为配偶戴着蒙面套头帽，自己就认不出他们了吗？当然不会。

萨拉刁钻地想，皇家大律师会在卧室里戴蒙面套头帽吗？早该有人告诉我们。但话说回来，普通出庭律师的女儿不也失踪了吗？她的内心在尖叫、在抗议。在某个变态狂的卧室，她们孤独无依。哦，别想了。集中精神。

劳埃德-戴维斯提醒陪审团，雪伦听见了强奸犯的声音、看见了他的身体，他还叫了她儿子的名字。她怎么会弄错？加里有两个明确的动机——对那晚的争吵进行报复，及拿回自己的手表。他很清楚雪伦的住处，知道雪伦单独和孩子们在一起，没有丝毫自卫能力。加里知道手表在哪里，雪伦也看着他拿走了手表。警察之所以找不到手表，是因为加里将手表藏起来了，仅此而已。

加里所谓的不在场证明又是怎样的呢？噢，有3个人证明他不在场，但却没法证明这3个人确实存在。有一个确实存在的目击证人看到他在强奸案发几分钟后出现在雪伦家邻近的街道上。

最后，不得不提及当事人的品行。本案中，有人在说谎，这是确定无疑的。陪审团目睹了雪伦·吉尔伯特和警探出庭作证。这些人都相信加里是有罪的。然后也看到了加里本人。所以，陪审团究竟会相信

谁呢？雪伦、她的儿子和警察？或是加里·哈克？

确实如此，萨拉心想，加里的犯罪记录有3页纸之多，还包括对女人的暴力犯罪，真是个不讨好的委托人啊！

“我们知道谁在说真话，不是吗，各位陪审团成员？”劳埃德·戴维斯总结道。“我们知道谁闯入了雪伦·吉尔伯特家中，在她两个年幼的孩子面前强奸了她。就是那个人——加里·哈克。

到目前为止，劳埃德·戴维斯的语气冰冷、平静、有节制，因为犯罪事实本身的恐怖程度足以佐证他的观点。现在，他抬起右臂，指了指加里，然后坐下。

法官看了看表，11点半，未到午餐时间，现在休庭为时尚早。“纽比女士？”

电话亭位于布洛索姆大街，周边有电影院、公交车站、肯德基店，附近几条街上都是维多利亚时代建造的公寓楼。电话亭内贴着一张为顽皮男孩开设法语班的广告。哈瑞·伊斯比好奇地查看电话亭。

丹尼尔对着哈瑞和两名身着制服的年轻警员说：“我们有艾米丽的相片，让我们走访一下，看看是否有人见过她，或者知道昨天10：27谁用过这个电话亭。”

这是丹尼尔目前掌握的唯一线索。他走访了萨拉的儿子西蒙，但一无所获。当时丹尼尔来到都是连栋房屋的布拉默姆大街，开门的是一个凶悍强壮的年轻人，他穿着T恤和宽松运动短裤，黄色短发微微泛红，阔鼻圆脸，一只耳朵上戴着耳环。西蒙将丹尼尔领到狭窄脏乱的客厅，边回答丹尼尔的问题，边穿上一双旧袜子和沾满泥点的旧运动鞋。西蒙说他继父确实昨晚两点给他打过电话；但他也不知道艾米丽去哪了。他最后一次见到她是1个月之前，在特易购 ¹，当时艾米丽和萨拉在一起。他和妹妹不是特别亲密，但他能理解注重学习成

绩的父母给艾米丽施加了过大压力。艾米丽也许一两天后就回来了。如果丹尼尔要搜查他的房间，西蒙没有意见，不搜的话，他要外出跑步了。

丹尼尔动过搜查的念头，但现在没有这个必要了。这个男孩的种种表现都显示了他的清白，但西蒙漠不关心的态度让丹尼尔感到不悦。他驾车离去时不禁想到，这是什么样的家庭啊？儿子是半失业的砌砖工人，丈夫语无伦次、几近崩溃，女儿又离家出走。那女人对他们做了什么？

不关我的事，丹尼尔坚定地自言自语道。或许，自己该为此感到庆幸。

丹尼尔和哈瑞分头沿街逐户调查。有些房屋的楼下是办公室，其它的全部留作卧室兼起居室式的住房。11：45分，他们到大街对面，和片区警察交换意见。

“有两种可能性，长官，”警员克尔急切地汇报说。“一名女子看到一个男人昨天早晨用了电话亭，他打了很长时间，所以她只好在外面等着；还有一个男的说，他的邻居总是在同一时间去那儿打电话，说他有些许强迫症，诸如此类的话。”

“那个女人描述这名男子的长相了吗？”

克尔查了查笔记。“大约四十岁，秃头，灰色衣服，驼色外套。”

“那个强迫症邻居呢？他的样貌？”

警员克尔脸红了。“我没问，长官。不过他住在7号楼3a房。现在出去了，但据说他每天下午都会在家看电视。”

“好的，我们晚点去调查一下，”丹尼尔说。“现在我最好回去，见见那对焦急的父母。至少女孩的父亲是真的担心她。”

萨拉想听劳埃德-戴维斯在说些什么，但她没办法聚精会神。昨晚一夜没睡，她在温暖的法庭里打起了瞌睡。恍惚中，她看到艾米丽正

在逃走。有人抓住了她的手，会是谁呢？在看清那人的模样之前，她猛地惊醒，扫视四周，不知是否有人注意到了她。感谢上帝，陪审团没在嘲笑她。

萨拉机械地站起身，手里拿着笔记。“各位陪审团成员，正如你们所知，哈克先生被指控犯下一桩骇人听闻的罪行。”她痛苦地想到，他十有八九是有罪的，现在我该怎么办？

她停下来，仿佛陪审团坐在玻璃箱子里，让她无法接触，这奇怪的感觉让她束手无策。那位坐在后方的胖胖陪审员看上去更是一个牢骚满腹的人。

醒一醒，看在上帝的份上，集中精神。 你来就是为了干这个。现在好好干。

我做不到，我太累了。

你能做到。

尽管她脑子里乱糟糟的，疲惫不已，她的嘴却不顾这一切，继续说着。“为哈克先生辩护并非要否定雪伦·吉尔伯特的不幸遭遇或是她孩子所受到的伤害。任何正派的男人或女人都会对此深表同情。”

我也不例外，作为艾米丽的母亲，我同情雪伦的遭遇。

“哈克先生的意思非常简单。他说：‘我是无辜的。你们抓错人了。这罪行令人发指，但不是我做的。’这就是哈克先生要表达的意思。”

一个声音萨拉她脑中挥之不去，当孩子把牛奶洒在地板上时，也是这样狡辩的。不是我干的，牛奶自己从杯中跳到地板上。拜托，找个更好的借口吧！

集中注意力！

几名陪审员坐立不安，或是摆弄手指。一个年轻女士抬头盯着精心装饰的屋顶。注意，他们的注意力不在你身上了。加把劲儿！

“劳埃德·戴维斯律师说，有证据表明加里·哈克有罪。但这不是事实，各位陪审团成员，难道不是吗？这宗案件中的证据不能令人信

服，控方甚至不能证明加里当时就在雪伦家中，更不能证明他实施了强奸，因为他根本就没在那里，各位陪审员。控方的职责就是证明加里去过雪伦家，但他们完全没能证明这一点。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与本案相关的证据。”

幸运的是，萨拉流畅地说出了这番话，但还不够自如、有力，横亘在她和陪审团之间的玻璃幕墙仍然存在。但萨拉在笔记中清晰阐明了案件的逻辑，她急切地查阅着笔记的内容。

“唯一能被算作证据的就是雪伦坚信她认出了加里。但你们记得雪伦当晚喝了多少杯酒吗？她酩酊大醉，各位陪审团成员，她醉得一塌糊涂，同时受到了惊吓。在那种状态下，她怎么可能认出疑犯？你们能吗？一个头戴蒙面套头帽、挥舞着匕首、行凶前只说了三言两语的男人？我对此表示怀疑。我怀疑有谁在那种状况下还会思路清晰。”

效果不错，她开始兴奋起来，进入状态了。要是那个陪审员能停止摆弄他的手表就好了。这很重要，该死的！

“当然，吉尔伯特女士感到愤怒、苦恼。她遭受了天大的不幸，想要让某人承担罪责，便怪罪第一个出现在她脑海中的男人——当晚和她吵架的加里·哈克。但她不知道是他，也不可能知道，他的小儿子也不知道。他的儿子很勇敢，不是吗？非常勇敢。但他只是个孩子，母亲说什么，他就信什么。”

“那么其它证据呢？”她问道。“控方声称加里是为了偷一只手表，但手表在哪里？为什么没在加里的家中？蒙面套头帽在哪里？在他家也没有找到。没有精液、指纹以及其他法医证据能证明他曾经到过雪伦的家中。确实有人在不远的街道上看见了加里，但他对此作出了解释。警察声称加里的朋友肖恩并不存在，但有个见过他的人出庭作证了。加里的不在场证明显示他不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但那不是此案的关键点。”他们相信加里，但不一定要喜欢他。如果陪审团相信加里，那他就是无罪的，事实就是这么简单。

“各位陪审员，控方未能证明本案不存在合理怀疑。相反，本案存在很多疑点，都是非常合理的怀疑，可以说是漏洞百出。他们既不能证明加里进入了吉尔伯特女士的房内，也不能证明他实施了强奸。因

此你们所能作出的唯一裁定就是，被告是无罪的。”

陈述结束，萨拉坐了下来，她能感觉到自己的措辞听起来没什么说服力，不像她计划的那样深刻辛辣。但她尽了职，对于加里这种谎话连篇的恶棍来说，萨拉的的努力即便没有超出他应得的，也算对得起他了。现在她可以考虑艾米丽的事情了。

法官宣布午间休庭，萨拉立刻起身去打电话。

“你好？”鲍勃的声音听起来满怀期待，又有些绝望。

“鲍勃？是我。有消息吗？”

“没有。”当听出是萨拉时，鲍勃声音中的希望渐变成沉闷尖刻的忿恨。“你让你那个强奸犯脱罪了吗？”

“还没裁决。你有和警察保持着联系吗？”

“有。他们在整个村子内搜索，他们见到了西蒙，并且会追踪那个电话，但那有什么用呢？她就这样离开了，萨拉，艾米丽就这样消失了！”

“你整个早上都在电话旁边吗？”

“要不然你以为我在干嘛？你应该守着电话，萨拉，这样我就能出去找她！”

“裁决一下来，我就回去。但我们没什么可做的，鲍勃，不是吗？如果她是自己离开的，她想回来时就会回来的。”

“如果不是呢？”

“求你别这样说，鲍勃。她当然是自己离开的。”

“那还要这些警察来干嘛？”

“鲍勃，我们不要争吵了。我会尽快回家，如果有情况，你可以随时呼我。艾米丽回来后，我会和她谈谈。那才是我真正能帮上忙的时候，也就是当她在家的時候。”

“而且是你 也在家的時候。这才是关键，不是吗？”

“好吧，算是吧，趁我和她都在时，还有你，我们三个都在时。”

“好吧。”鲍勃平静地说，然后挂了电话。

走廊中放着辆自行车，丹尼尔被楼梯地毯绊了两次。当他敲门时，能听见房中有电视的声音。没人应门。他又更重地敲了敲门，这次有人突然将门打开。

“上帝啊！别打扰我，2点35分了！”

门又突然被砰地关上了，里面的电视声音越调越大。一个愤怒的声音叫喊着“愚蠢的德托里！”之类的咒骂话。然后门又被打开了。

“好啦，什么事？”

“我们是警察。”丹尼尔出示了证件。“我们能进去吗？”

“天啊，真是祸不单行！我没干犯法的事啊！”

“我们在调查一宗少女失踪案……”

屋里有一把扶手椅，一张床，床上放着《赛事邮报》。这个男子大约40岁，秃头，穿着磨损的灰色衣服，警觉地盯着丹尼尔他们。丹尼尔说明了来意。

“是的，我昨天早上是在那里打了电话。但不能因此认定我是诱拐儿童的嫌疑犯，对吧？”

“对，当然不能，先生。但我们必须例行调查，仅此而已。你能告诉我们电话是打给谁的吗？”

“当然是我经常打给的那个人。”男子用拇指指着电视。电视没有声音，但画面是一匹赛马轻快地慢跑进冠军围场，周围是狂喜的人群，有马主人、驯马师、骑师和马夫，都为他们的幸运欢呼不已。

“赔率1比33的那匹该死的马本来不被看好，但后来却成了终点线上的抢手货，而我只赶上赔率1比4的时候押了20英镑。听起来少得可

怜，是吧？但对我来说却是一笔大赌注。我投注的那匹该死的马领跑时间过早！”

“你的意思是电话是打给赛马投注人的？”

“你说对了，小子。我靠这个挣过大钱，以后还有机会的，我向你保证。行了吗？”

当沮丧的丹尼尔准备离开时，哈瑞·伊斯比问道：“你是否注意到在你之前打电话的什么人，先生？”

男子皱了皱眉。“我不知道。噢，等一下，我想前面是有人在打电话。好像是个大学生，这附近大学生很多。有时他妈整晚都在放音乐，砰砰砰的噪音。”

“你能描述他的外貌吗？”

“长头发，扎着马尾，有只耳朵上戴着耳环。我想我以前见过他，就在那栋房子里。”他指向窗外。“不过，我也有可能记错。”

丹尼尔在门外翻看着今早调查的名单，男子所指的房子有8间起居兼卧室式住房。那天早晨，有3个房间的主人不在家。

萨拉试图在法官的庭审总结中找出不公正之处，但一无所获。法官对各方面的证据都予以充分强调，并要求陪审团特别留意“认定同一”的问题，以及他们对两名关键证人——雪伦·吉尔伯特和加里·哈克——的证词真实性的看法。

如果他们还有判断力的话，就会让加里坐牢，萨拉心里这样想着。

法官重申陪审团应该漠视媒体的相关报道，不理睬雪伦对加里攻击其他女人的评论。

“在本法庭，被告只因一项罪名而遭到起诉，这是陪审团唯一应该考虑的事情。鉴于吉尔伯特女士的种种断言，我必须强调，除了这项

罪名，被告没有因其它侵犯妇女的犯罪行为遭到起诉。为了公平起见，你们应该了解这一点。”

萨拉感到非常意外，法官这样说，一定是对罪名成立胸有成竹了，如此天衣无缝的总结也许还会让我失去上诉的机会。我在庭上的表现一定糟透了。

但她不再像以前那么在乎了，陪审团刚退席，她就直接去打电话了。

“鲍勃，有消息吗？”

“他们打电话问艾米丽认不认识住在布洛索姆大街的大学生。她认识吗？”

“据我所知，没这么个人。”

“我也是这么说的。她怎么会和大学生们来往？她只是个孩子。”

“俱乐部。聚会。她参加过一些类似的活动，你知道的。”

“她还很小，萨拉！”

“她都15岁了。我遇见凯文时，也就她这么大。”

“上帝啊！别跟我提他！”

但你当时不在场，鲍勃，萨拉心里想，你不知道那种感觉。当我初次遇见凯文，有一阵子，就像中了魔法一般。仿佛这个世界曾经只有黑白两色，然后有人一下子就将它变得五颜六色。也许艾米丽也在经历同样的事。

“你什么时候回家？”鲍勃问道。

“裁决下达以后，我必须等判决。”

“是的，当然。总不能让你的强奸犯委托人失望啊，是不是？”

萨拉将电话挂断，心里想着，我以前从没这样恨过鲍勃。他为什么总是戳到我的痛处？让我因为出来工作而感到愧疚？或者因为他知道我以为艾米丽根本就没有遭遇危险，只是和某个男孩在一起，就像

我和凯文那样？他不能忍受这点，因为作为一个情人，他连凯文的一半都赶不上，从来都是这样。

尽管凯文是一个无情、自私、傲慢、狂妄的讨厌鬼，不具备我们一直要求女儿具有的聪慧、勤奋以及善解人意等特点。当然，鲍勃是对的，这真是个灾难，但是……哦，艾米丽，你选择和什么样的男人一起私奔了？

如果你还有选择的余地。

等待宣判的时刻总是十分紧张，但今天，萨拉没有任何感觉，这在她职业生涯中是头一次。萨拉独自回到法庭，内心麻木，像被实施了麻醉一样。

“各位陪审团成员，你们选出负责发言的陪审团主席了吗？”

“是的。”一个西装笔挺的年轻人站了起来。

“陪审团主席，请用‘是’或‘不是’回答如下问题。关于强奸雪伦·吉尔布特的指控，你们是否达成了一致的判决？”

“是的。”

“对于这项指控，你们判定被告加里·哈克有罪还是无罪？”

“无罪。”

“太棒了！”喊声来自她身后，萨拉和众人转过身，看到站在被告席上的加里脸上带着胜利的微笑。法官冷冷地注视着他。

“如此一来，哈克先生，你被无罪释放了。”

当加里离开被告席时，萨拉起身向公共基金索取律师费用。在法官转身感谢陪审团时，萨拉收拾起自己的法律文件。

“祝贺你，这是值得你骄傲的光辉胜利。”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强装有礼地说，同时试图挤出一丝泰然面对失败的微笑。

“谢谢。”萨拉心想，如果在其它情况下，她一定感到无比自豪，为这样的成就而得意洋洋。审判前媒体大肆报道，皇家大律师与自己

舌战当庭，相信加里有罪的法官严格掌控庭审，这些不利条件使萨拉的胜诉来之不易，但艾米丽的失踪让萨拉感觉胜利味同嚼蜡。

在法庭休息室，萨拉看见雪伦·吉尔伯特在不停啜泣，她的朋友在旁安慰。加里也看到雪伦了，他大笑着，前臂向上猛拉，做出足球运动员欢庆胜利的传统姿势——胜利！

¹ 特易购（TESCO）公司成立于1932年，是英国最大的零售公司，也是世界三大零售商之一。

第十四章

“他们怎么说？”

“谁？警察吗？没说什么。”鲍勃和萨拉四目相对，他的脸色苍白、倦怠，黑色的眼眸中流露出责备的目光。“你真的在乎吗？”

“好啦，鲍勃，我当然在意。他们怎么说的？”

鲍勃深吸了一口气。“只有那位警探说了些要紧的事，我想他姓贝特森，就是今天早上那个。他说有人看见一个年轻人在昨天10：27前后用过那个电话亭。但此人也许是住在布洛索姆大街上的3个年轻人之一。问题是他们都不在家，我猜警察只是坐在外面监视而已。”

“监视？”

“等着这些家伙回来。很荒谬吧？现在，艾米丽可能就在某间公寓里。我说，你们为什么不能撞开房门，到里面查看一下！这事关我的女儿，一个15岁的孩子！但他们说，哦，不行，他们不能那样做。他们需要搜查令，他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他们还不能断定这些年轻人是不是和此事有关。真是可笑！我应该到那去自己看个究竟！”

“没用的，鲍勃，他们得依法行事。破门而入前，他们得先尽量联系居住者，这是法律规定的程序。”

“法律，法律，法律！”鲍勃大吼大叫。“你满脑子都是法律，是吧？艾米丽都失踪超过一天了，但谁都不在乎这件事！”

“别犯傻了，鲍勃，我在乎！”

“鬼才相信呢！你整天都待在该死的法庭里。怪不得孩子离家出走，她的母亲就是个冷血动物！”

“鲍勃，求你了！我们还不知道她离开的原因。”

“我们不知道吗？是不知道，但我能猜到。”鲍勃走到餐柜前，倒了一杯威士忌。“话说回来，你那该死的诉讼结果如何？”

“无罪释放。”鲍勃的表情和格雷法官听到判决时的表情如出一

辙，先是惊讶，然后是忧虑和厌恶。法官由于久经职业历练，感情外露也只是瞬间的事，但鲍勃就不同了，表情持久，不加伪饰地愤愤不平。

“你帮他脱罪了，是吧？让一个强奸犯逍遥法外。我想你一定为此感到自豪吧？”

“不，根本不值得自豪，鲍勃，但是……”

“但你胜利了。问题是你也认为他有罪，是不是？”

他们以前几次提到过这个案子，只是在更为心平气和的场合，普通的夜晚。鲍勃太了解萨拉了，不会被她欺骗。

“他从未承认犯过这桩罪行，鲍勃。我不是陪审团，我是他的辩护律师。”

“那么现在……”鲍勃让嘴中的威士忌绕着牙床打旋，仿佛用酒麻醉牙痛似的。“……现在，那个强奸犯逍遥自在了，天知道他在哪里，就像我们的女儿艾米丽那样无处可寻。这让你感觉不错，是吧？”

“当然不是这样……”

“这真让我恶心！”鲍勃喝完酒，大步走到门边，穿上外套。

“鲍勃，你要去哪儿？”

“出去。沿着河岸走走，去寻找艾米丽，去哪都成。你守着电话，也让你尝尝那种滋味！”

“鲍勃！”但他还是走了，两个小时后才回来。他回来后，从傍晚到深夜，两人要么互相指责，要么沉默寡言，间或努力休战和解，但都无果而终。快到黎明时，精疲力竭的鲍勃睡着了。早上8点时，他起床洗漱、穿衣，然后来到楼下。

“你要去哪？”萨拉问道，她颓然坐在扶手椅中，倦怠地盯着花园。

“去工作，就像你昨天那样。我需要批阅一些报告，它们没我签字

就不能执行。然后……我不知道。我不能干坐着。你会待在家里，对吗？”他这次的口气更像是请求，而不是侮辱。

“如果你想我待在家里，我就在家。假如有消息，我会给你打电话。”

“好的。”

但结果是，这个电话恰恰没能打通。



丹尼尔走进学校操场时，他的手机响了。杰西卡活泼地挥挥手，给他个飞吻，然后就蹦跳地跑开了；但那天早上埃丝特心情很糟糕，几个男孩将她的书撕烂了，丹尼尔许诺要和她的老师谈谈此事，当她们从吵闹拥挤的孩子堆中穿过时，7岁的埃丝特紧紧抓住丹尼尔的食指。

然后他的手机响了。

丹尼尔暗暗地咒骂了一声。他已经反复叮嘱他们不要给他打电话，除非是紧急情况。他从内侧口袋摸出电话。“我是贝特森。”

“长官，你负责的失踪案有进展了。他们找到具尸体。”

“哦，不。”丹尼尔在操场中间停下脚步。“在哪里找到的？”

“在河边的灌木丛里，离正在建设的品牌专卖店不远，有个男人早晨遛狗时发现的。”

“你为什么认为这和纽比案有关？”

“衣着，长官。已经派车去查看了，他们说少女身穿蓝红相间的夹克，和你散发传单上的描述吻合。她的喉咙被割断了。”

“早上好，贝特森先生！你好，埃丝特，今天过得好吗？”

一位身穿米色衬衫和花格裙子的女人向他们走来，她是埃丝特的班主任，为人友好，有慈母般温柔的性格。她注意到埃丝特焦虑的神色，蹲下来向她微笑。“你是来找我的吗？”

“好的，我马上就过去。”丹尼尔关了电话，向女人微微点头。“是

的，我们是来找你的，但我还有些急事……”

“爸爸！”埃丝特紧握着他的食指，另一只手抓住他的手腕。“你要遵守诺言！”

“好的……好的，亲爱的。”丹尼尔低头，看见女儿快要哭出来了，一把将她抱在怀里。“我可以陪她进去待一会儿吗？”

“当然，跟我来。”

敞亮的教室空气清新，这里装点了孩子们的绘画，悬挂着各种鱼类的彩色图片，还摆放着精心安排的有关自然界和海洋的各类饰品，这是孩子们本学期学习的主题。丹尼尔没有心思去考虑埃丝特的书被撕的问题以及她和男孩间的小纠纷。多亏了她的老师布朗女士，她不但准确把握了事情的经过，更能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法。五分钟后，埃丝特已经舒服地坐在布朗女士膝上了，于是丹尼尔向她告别，他穿过衣帽间时，正碰到孩子们在里面挂衣服和书包，他左闪右躲，终于从叽叽喳喳的孩子堆里走了出来。

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工作是很了不起的，他在心里想着，穿过操场，来到他停车的地方。我今天该怎么通知萨拉·纽比呢？对不起，亲爱的，你养育了15年的那个孩子，此刻正躺在河边，她的喉咙被人割断了。

上帝啊！

像所有的死尸一样，这具尸体看起来让人感伤。自从妻子死后，这是丹尼尔第二次面对尸体，他通常的应对方法就是告诉自己这已经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了，而是截然不同的事物，它不仅是谋杀犯抛弃于此的物体，也是原来的栖居者在死后的旅途中不再需要的外包装，丢弃的一具皮囊。丹尼尔想，一定会有某种来世存在，否则生命就到此为止了。

尸体扭曲地躺在地上，后背和一侧着地，四肢伸开，脸部扭向一侧，被荆棘和荨麻部分掩埋。脸的左上方沾满了泥土，眼下颧骨处有一块淤青，丹尼尔用带着胶乳手套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抬起脸的另一侧，看到树枝、泥土和残叶在尸体脸上留下的印迹，蚂蚁和虫子忙碌

地在其间爬行。丹尼尔放下了那张脸。最引人注目的不是脸部或者苍白僵硬的四肢，而是喉部猩红的切口，宽到足以容纳成年男子探手进去的程度，伤口深可见骨，切断的肌腱也暴露出来，鲜血从伤口喷涌而出，染红了女孩的衬衫、手臂和周围被践踏的草地。

丹尼尔小心翼翼地查看着犯罪现场主管杰克·米德尔顿所指的位置。尸体所在的灌木丛离河边小路有几米远，估计那名男子清晨遛狗时走的就是这条小路，意外撞见了这令人不快的情景。

“看起来像你在寻找的失踪者，是吧，丹尼尔？”杰克·米德尔顿说道。杰克穿着白色工作服，戴着胶乳手套，手上拿着印有艾米丽·纽比照片的印刷品。照片上的艾米丽自信地微笑着，照片原件就摆放在萨拉的壁炉台上，下面是萨拉对艾米丽衣着的简短描述。

“可能是，”丹尼尔沮丧地表示同意。“从脸部看不出，但发色和夹克特征吻合。可怜的孩子。什么时候发现她的？”

“我想大约是7点半。当时她已经死去数小时，四肢已经相当僵硬了。”

“法医什么时候来？”

“马上就到。”他们正说着，一个身着西装、体型修长的年轻人赶了过来，手里拎着医用箱包。丹尼尔朝他走过去。

“琼斯医生是吧？”

“是的，病人在哪里？”

“在那。请根据这位警官的引导走，我们不想毁掉任何足迹。”

“不必担心。我会尽量避开泥地。我上周才刚买的这双鞋，纯手工制作的。”

丹尼尔以前和安德鲁·琼斯合作过，知道他为人处事一丝不苟、周密敏锐，缺点是有些爱慕虚荣，面对尸体总表现得戒心十足、麻木不仁，投入的感情充其量就像厨师长看待一块儿上好的牛肉那样。

他对尸体的初验非常迅速。死亡是不言而喻的，死因同样明显。当犯罪现场主管给尸体拍照时，丹尼尔问道：“死亡时间大概是什么

时候？”

“根据四肢的僵硬程度，我估计是10到12个小时以前。”

“那么是昨晚深夜了，大概在午夜前1小时，是这样吗？”

“是的，不能更精确了。”

“在实验室尸检之前，你还能确定哪些事？”

“很显然，喉部伤口是致死原因，动脉被割断，动脉血四溅。据我推测，凶器是一把刀，可能从身后下手，疑犯惯用右手，可能是揪住头发让受害人抬头，露出喉部，然后从左至右切割。一定是把大而锋利的刀，也许是把大砍刀，切割深度直达脊柱。进一步尸检后才会有更多发现。”

“还有其它外伤吗？脸上有瘀伤，对吧？”

“是的，不确定受伤时间。她曾被强暴过。”

“什么？”我的天，丹尼尔心想，还能有多糟糕啊？琼斯医生对他投以嘲弄似的微笑，毫无人情味。

“你没掀她的裙子吗？恐怕强奸是确定无疑的。没穿内裤，大腿内侧血迹斑斑，阴道有瘀伤。这至少算是个好消息。”

“好消息？你怎么认定这是好消息？”

“我们肯定会找到精液。如果你们的预算够用，我们可以做DNA检测，结果一出来就可以定他的罪。一锤定音，无可争辩。”

“我们必须首先抓到他。似乎还要找到她的内裤，在这附近吗？”

丹尼尔扫了一眼杰克·米德尔顿，后者摇摇头。

琼斯医生耸了耸肩。“也许被作为纪念品带回家了。把它当成泰迪熊，晚上放在枕头上。”琼斯看见丹尼尔脸上的厌恶表情，不再说下去。“抱歉，我知道这是卑鄙下流的谋杀。当拍照结束后，我们就将她运回实验室。一经确认身份，我就立刻着手验尸。你知道她是谁吗？”

丹尼尔叹着气，这正是他惧怕的事情。“是的。我想，这是我们唯一能确定的事。”



“你丈夫在家吗？”

“鲍勃去学校了。今天轮到我守在电话旁边，作为对昨天的惩罚。”萨拉强作微笑，很清楚自己在丹尼尔眼里一定是一团糟。第二晚以来只睡一两个小时，除了喝咖啡，就是争吵，这可不是最佳养颜法。丹尼尔皱着眉头，萨拉以为丹尼尔还因为加里·哈克的案子怒气未消。他当然生气，但他脸上隐含着更深层的忧虑，萨拉不愿承认地极度不安。她不由得颤抖起来。“你要喝些咖啡吗？”

“不，谢谢。纽比女士……”

“请叫我萨拉。我们仍是同事，不是吗？在某种程度上，还算是同事，或者你还在责怪我……”萨拉跟他闲聊，丹尼尔有些欲言又止。

“我们找到一具尸体。”

“什么？哦。”萨拉突然坐到椅子上，仿佛腿上的筋被割断似的。“我的上帝。”她用手捂住了嘴。

丹尼尔坐在萨拉对面，等待她从震惊中缓过神来。他想，这简直像在伤害一个人，我还不如拿枪走进来，直接朝她开枪。如果有这么一把枪，只吓人而不杀死人，那我正在用的就是这把枪，对方的反应是一样的。震惊经常是痛苦前的麻木。

萨拉颤抖着深呼了一口气，抬头看着丹尼尔，眼中是无声的哀求，但她没有开口问他。

“非常抱歉。我们认为是艾米丽，但还不能确定。女孩年纪与艾米丽相仿，身穿你描述的那件蓝红相间的皮夹克。”

“她死了？”萨拉的声音里透出一丝希望，或者说是祈求。

“是的。”

“哦，上帝啊！”泪水突然奔涌而出，如果不是丹尼尔及时抱住了萨拉，她整个身子都会瘫倒在地上。丹尼尔很别扭地跪在萨拉坐的扶手椅前，她双臂搂着他的脖子，哭泣不止，这样的姿势他们保持了足足有一会儿。丹尼尔抱着她，拍着她的后背。“对不起，亲爱的，非常非常抱歉。”

过了几分钟——对他们来说，仿佛是一个世纪——萨拉挣扎着站起身。丹尼尔从兜里掏出一包事先准备的面巾纸。但这包纸巾怎么这么难拆开。

“谢谢。”萨拉拭干眼睛，睫毛膏已模糊了一片，又擤了擤鼻涕。“丹尼尔，真是她吗？”

“我们认为是，但不能百分之百肯定，恐怕我们需要你或者你丈夫去确认死者身份。”

“哦，上帝啊，不！艾米丽！她伤得严重吗？”

“恐怕是这样，是的。但你只需辨认她的脸就行。”

“告诉我。”萨拉淡褐色的眼睛直视着丹尼尔，仿佛一只野猫在保护自己的幼崽。

丹尼尔本来不想告诉萨拉。“她被割断了喉咙。但你必须去辨认尸体，萨拉，我很抱歉。如果你愿意，可以让你丈夫去。”

“我打电话给鲍勃。”萨拉磕磕绊绊地来到电话旁边。学校秘书接听了电话。“对不起，纽比夫人，他出去了，没说什么时候回来。要为你捎个口信吗？”

告诉他，他的女儿被别人割喉了。“不用，让他给家里回电话，可以吗？有重要的事找他。”

萨拉转身对丹尼尔说，“他不在学校。”

“你想等他回来吗？”

萨拉深吸一口气。“不。”她啜泣着，用手捂着嘴，摇晃着站直身体。“不。我想见她，丹尼尔。我现在就想见她。”

回到学校让鲍勃获得少许宽慰。鲍勃的秘书是一位慈祥健谈的女人，她已经将他昨天离开的原因告知所有人了，因此一路遇到的同事都对鲍勃表示了同情，他只好一一接受。有一阵子，鲍勃躲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在学校报告上签字，但到上午10点前后，一阵强烈的不安突然袭来，让他惊慌失措。

“我要出去一下，达格特夫人。如果你遇到无法处理的事，就问约夫人。”

“好的，当然。别为我们担心。非常遗憾……”

坐在车中，鲍勃对西蒙的怀疑又涌上心头。他想起来，前天与西蒙通话，这孩子的声音显得鬼鬼祟祟的，为什么到现在也不来个电话，询问一下是否找到了艾米丽？即便他们的关系不好，艾米丽毕竟是他同母异父的妹妹啊。西蒙就是这种人，一有机会就挑动艾米丽反对鲍勃，并以此为乐。

鲍勃开车径直来到西蒙的住所，将车停在外面的街道上。他敲了几次门，又透过窗户瞧了瞧，但无人应门。他透过信件投递孔大声叫喊，“西蒙？西蒙，你在吗？……艾米丽——艾米丽！是我，是爸爸！”

“我猜他溜掉了，老弟。总算摆脱他了，你也是这样吧？”

“什么？”鲍勃忽地转过头，为自己弓着身子、嘴对着投递孔的姿势感到难为情，于是直起腰来。一个干瘪老头站在他身后的人行道上，他头戴鸭舌帽，穿件年头很久的羊毛衫，脚蹬软拖鞋。“你是谁？”

“阿奇博尔德·马伦，住在街对面17号。”男人用拇指指向街对面。“你是房东派来的吧？”

“不，我是……西蒙的继父。”

“哦，那么你不会想听我要说的事了。”老头慢吞吞地走开。

“不，等等！”鲍勃抓住他的胳膊。“你想告诉我什么？”

老头穿着拖鞋站在排水沟旁，考虑了一会儿，然后从羊毛衫的衣

兜中掏出一个古旧刺鼻的烟斗，将斗钵倒置，开始用尼古丁渍染黄的小手指刮掉烟斗上的灰烬。“嗯，就是一些争吵拌嘴，仅此而已。”

“什么争吵？求你告诉我，也许这很重要！”

老头疑惑地上下打量他。“不知道是否应该告诉你，你可是他的继父。”他试着吸了吸烟斗。

“听着，我确实需要知道。我的女儿失踪了，我正到处找她。昨晚有个女孩来过这吗？你知道吗？”

“女孩？是的，也许来过。你女儿长什么模样？”

鲍勃开始描述艾米丽的外貌，老头则从兜里掏出一个烟草袋，开始往斗钵里装烟。他低头全神贯注地装烟，鲍勃压抑着心中腾起的怒火，他不得不面对这个老混蛋油腻腻的布帽顶部，描述着他生命中最珍贵的人。但当他提到艾米丽蓝红相间的皮外衣时，老头突然抬起他狭窄干瘪的脸。

“是的，没错。她当时穿的就是那件衣服。”

希望在鲍勃的脑海中闪过。“谁 穿了什么？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嗯……”老头现在装满了那该死的烟斗，然后将它放入嘴中，点燃一根火柴，布满皱纹的手拢着烟斗，缓慢长久地喷着烟雾。“大概是昨晚10点半。我正要上床睡觉，电视开始播放晚间新闻，我不想看，早前都看过了，我刷完牙，穿着长睡袍从浴室出来——那就是我的卧室，有黄色门的那间，因此我可以清楚地看到……”烟斗似乎熄灭了。他又划了一根火柴，点燃了斗钵，火焰飘忽向下。

“是的，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有人在争吵。摔门声和尖叫声，像是一个姑娘和一个小伙子，我就探头看着他们吵，我是说，我不像有些人那样好管闲事，但这是人的本性，不是吗？”

“你看到了什么？”鲍勃不是个暴力的人，但他此刻真想一把夺过老头叼着的烟斗，扔到脚下踩个稀巴烂，他双手在背后紧紧攥住，极

力遏制住这种强烈的冲动。

“喔，那个姑娘，就是穿着蓝红夹克的，她就和他站在路中间，扯着嗓子互相叫骂，你来我往地大闹！”

“‘他’是指住在这里的年轻人吗？西蒙·纽比？”

“那是他的名字吗？是的。我当然认得他。以前也见过那姑娘几次。反正是，他想把那个女孩拖回屋里，但她不肯，他就用手击打她的肋下，下手很重，把她打得撞到了那辆车的身上。”老头从嘴中拿出烟斗，指着街对面一辆破旧的小轿车，脸上挂着邪恶的笑意。“那场面，真够刺激的！然后那女孩气冲冲地朝着街那边去了，他回了屋。在里面待了一小会儿。”

“待了一小会儿？你是说他又出来了？”

“是啊，大概过了10分钟或者20分钟，开着他那辆福特车离开了，之后再没见到过他。他现在也没回来，是吗？”

西蒙的车确实不在。鲍勃怒不可遏，西蒙打了艾米丽，下手还那么重，把她打得撞到车上！鲍勃记下老头的姓名和地址，然后驱车回家。

我就知道，如果我努力，总能找到线索的。我终于有了线索！我要先回家给警察打电话，然后出来找那个混蛋西蒙。

但为什么西蒙会殴打艾米丽呢？



“萨拉，我们准备好了。”丹尼尔回到沉闷阴郁的等候室。萨拉蜷缩着身子，坐在一女警员旁边，不知怎么，她显得缩小了一圈。“你确定能够面对这一切吗？”

“不，我不确定。”萨拉脸色很难看，难道是那个肮脏的绿色塑料面的沙发反光造成的，还是她真的病了？丹尼尔心里犯着嘀咕。

“如果你需要，我们可以等一会儿。”

“不。”萨拉深吸一口气，站起身来。“让这事赶紧结束吧！”女警

员推开房门，萨拉独自走了进去，丹尼尔和女警员跟在后面。

尸体就躺在走廊对面停尸房的手推车上。尸体表面覆盖着床单，房间内的一切都被精心整理过——看不到开胸的伤口，没有锯成两半的颅骨，没有浸泡的内脏。只有清洗干净的各类器具，分门别类、各归其位，还有一面墙上的尸体冷藏柜，紧闭的柜门就像更衣间里狭长的储物柜。萨拉首先闻到了一股气味，像医院中消毒剂的味道，但又不同于医院。福尔马林？医院不会保存没生命的尸体，医院是维持生命的地方。

屋内一阵寂静。法医病理学家琼斯医生站在手推车的前端，他头戴一顶白帽子遮住头发，架着一副圆眼镜，年轻的面庞上表情庄重肃穆。丹尼尔心想，琼斯医生也许有些傲慢，但他知道在悲伤的亲属面前如何表现。当萨拉走向手推车时，她的鞋在乙烯基塑料地板上吱吱作响。丹尼尔紧跟在她身后一侧，女警员跟在另一边，两人随时准备在她晕倒时扶住她。

“我是法医病理学家，纽比夫人，”安德鲁·琼斯说，“我们只想让你看看她的脸，仅此而已，如果你认出了这具尸体，就告诉我们。你准备好就告诉我。”

萨拉看着他的眼睛，点点头。琼斯轻柔地将床单拉起，拉到下巴的位置，动作极其小心，仿佛不想再对其有所伤害。喉部裂开的伤口被第二张床单巧妙地遮住了，但左脸颧骨处的瘀伤和叶子、木棍在坚硬苍白皮肤上留下的痕迹统统暴露无遗。萨拉全身战栗，几欲倒下。丹尼尔和女警员扶住她的手肘。丹尼尔的手能明显感到她在不停地颤抖……

“那么，”丹尼尔轻柔地问道，“萨拉，是她吗？”

萨拉抖得更厉害了，身体前倾，双手抓住推车的边缘，猛烈地摇着头。

“不是，”她最后说道。“不是，她不是艾米丽。不，不，不，她不是！不是艾米丽，不，不，不！”萨拉转身看着丹尼尔吃惊的眼神，泪如泉涌。“不是她，丹尼尔，不是艾米丽，谢天谢地！”

丹尼尔张开双臂拥抱着她，心中也在感谢上帝，这个可怜的女人，但这是谁呢？越过萨拉的肩膀，丹尼尔看见琼斯医生震惊地挑起了眉毛，又一阵啜泣过后，萨拉从他的怀中后退到一边，他例行公事地开始询问。

“如果这不是你的女儿，萨拉，你知道她是谁吗？”

如释重负的微笑和痛苦的咧嘴并没有很大区别，特别是在泪眼模糊时。“对不起，我太恶毒了，我不该这么高兴，但我高兴只是因为她不是艾米丽，和这个可怜的女孩无关。是的，我知道她是谁。”



门铃响时，鲍勃正在给警局打电话。电话那端的值班警官笨得出奇，仿佛完全听不懂鲍勃在讲些什么。

“听着，这很重要，贝特森督察回来时，请你转告他。他越早知道这一点，我们就能越快见到我的女儿。她可能会受到伤害。”

“请等一下，先生，我会将你的电话转接到负责此案的警务人员那里。”电话线那头传来了又一阵铃声。鲍勃刚要起身去看看谁在门外，就听到电话里传来说话声：“纽比先生？我是侦缉总督察丘吉尔，我知道，贝特森督察还没有和你联系？”

“没有。但我可能发现了很重要的线索。我今天早晨到我继子的家中，你知道……”

鲍勃刚要进一步描述他的发现时，门铃又响了，几秒钟以后，他听到前门被打开，有人在说话，好像他们已经进来了。他迟疑了一下，不知如何是好，侦缉总督察丘吉尔利用这个空档说道：“哦，非常抱歉要通过电话告诉你，纽比先生，有个很不幸的情况。贝特森督察今早在河边的树林中发现了一具女孩的尸体，我想他已带你妻子来辨认……”

确实有声音从门厅传来，然后厨房门被打开了，鲍勃手一松，电话掉在地上，喋喋不休的说话声继续从那端传来。

“纽比先生？你在听吗，先生？我非常抱歉地通知你，那很可能是

你女儿的尸体……纽比先生？纽比先生，你还好吧……？

丘吉尔听到电话那端传来歇斯底里的尖叫和哭喊声。丘吉尔心想，我真不该这样做，我应该花些时间，亲自登门告诉他，但他作为一校之长，我本以为他有较强的自制力，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

“总督察，你是说一具女孩的尸体吗？”鲍勃打断了他的思路，他的语调有些诡异且不合时宜，听起来更像是大笑，而不是哭泣。

“是的，先生。很抱歉，我只能以这种方式告知你……”

“哦，没关系的，不必担心，请勿见怪。反正那不是我的女儿，没有关系。”

“你确定吗，先生？”

“是的，确定。她就站在我面前，和那个年轻人在一起，我想是他把艾米丽带走的。”

“他没带走我，爸爸，”艾米丽认真地说。“是我自己决定走的，而且我们一起回来了。你看到了，我没有离家出走，如果你愿意听，我们会把所有的事解释清楚。”

鲍勃放下电话，再次拥抱了他的女儿，既是安抚女儿，更是安慰他自己。然后他有些冷淡地看着站在她身边的年轻人，对方梳着马尾，胡子拉碴，正平静地握着艾米丽的手。

“好的，我想你最好解释一下，你有很多事得解释，小姑娘。”

“那么，她是谁？”丹尼尔问道。

“是我儿子的女友，贾斯敏。噢，是前女友。哦，上帝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觉得西蒙有一段时间没和她见面了。”

“但你十分确定？完全肯定？”

“是的，我确定。哦上帝啊，她的父母大概也要经历这一切吧。”

“恐怕是的。你知道他们的地址吗？”

“我不确定，我好像记在什么地方了。你介意我们离开这个可怕的

地方吗？我想找个地方坐下。”

“当然可以。”

坐在走廊对面肮脏的绿色沙发椅上，萨拉渐渐镇定了下来。女警员给她端来了一杯热茶，她胡乱翻着自己的记事本，找到了贾斯敏母亲的地址。她喝了一大口茶，露出痛苦的表情，说道：“最糟糕的是，我根本就不喜欢这个女孩，当然，我从没想过会发生这事。”

“但你儿子和她交往了一段时间。”

“是的，我想有将近一年。我和她处不来，也许我在她眼中就是个恶婆婆。”

“也许你该把知道的都告诉我，我还得和你儿子谈谈。”

“哦，当然可以。”萨拉一定是惊得大脑迟钝了，所以现在才想到这点。她看到丹尼尔神情严肃，还透着怜悯。哦，不，千万别是西蒙，她心里想着。“你不会认为他和此事有关吧？”

“我现在还不清楚，”丹尼尔谨慎地说，“但至少，我必须问他几个问题。”

第十五章

“你们最好老实交代，到底跑哪去了？”鲍勃面对沙发上的一对年轻人，心中如释重负，但仍然一脸严肃地问。艾米丽紧握她身旁这个留着胡须的年轻人的手，就好像他们从出生时就握在一起似的。鲍勃注意到这两个孩子都搞得像街头流浪汉一样脏，但女儿脸上容光焕发的神采令他的心不由下沉。

“嗯，你看啊爸，我们去参加示威游行，在一个平台上过了两宿。那真是棒极了，爸，你可以真切感觉到树木就在身边低语，还能看到所有生活在树林当中的小鸟和松鼠！那片树林如此和谐，而人们只为建一个破购物中心而要将它砍掉……”

“不，等一下。”鲍勃举起双手，打断艾米丽的话。“这个年轻人到底是谁啊？”

“我是乔伊，”那个胡须稀疏、头扎马尾的年轻人说道。“我想你就是鲍勃吧。”

“正是，”鲍勃满不情愿地承认道，因为男孩直呼其名而气不忿。“我是艾米丽的父亲，我相信这一点你已经知道了。”

“嗯，对啦，你瞧，这件事是因我而起的。我是说，艾米丽离家两天这件事。”

“你们去哪了？”

“去参加示威啊，爸！”艾米丽插嘴道，“你听没听我说话啊。你瞧，乔伊打电话给我，是3天前吧？就在我快被考试整疯了的时候……”

第一次听艾米丽爆粗口，鲍勃相当震惊，艾米丽以前几乎从不在家说脏话，更别提像这样脱口而出了，这倒是跟她身上沾的泥土和羊毛纹牛仔夹克风格相符，说到这件夹克，鲍勃隐约感到它看上去不一样了，而眼前这个容光焕发、自信昂扬的艾米丽也和以前判若两人。

“……于是，他就问我要不要一起来参加示威，我就去了，爸，那

里帅呆了，我是说，那感觉比其它任何事情都来得真实。那里的人确实有胆量反抗那群他妈的蠢货王八蛋，阻止他们把树林夷为平地。我是说，你知道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吗？那里有的树已经超过150岁了，而那群混蛋竟然带着电锯、开着起重机杀进去，几分钟之内就把树都砍倒了。没人不在乎这一切！真是让人开眼界啊，爸，大开眼界！”

“所以，你就在那里过了两个晚上？”趁艾米丽停下喘口气的功夫，鲍勃终于插上一句嘴。

“是啊，很抱歉我没打电话回来，爸，我真的非常抱歉，但我没带手机出门，你瞧，我好端端地回来了，是吧……？”

“你有没有想过……”鲍勃刚要开始咆哮，前门这时被打开了，萨拉和督察丹尼尔·贝特森一同走了进来。

当萨拉看到艾米丽就在眼前的时候，只是静静地站着不动，浑身上下都在颤抖。令鲍勃惊讶的是，贝特森竟然用一只胳膊搂着萨拉的肩膀。艾米丽站起身，紧张兮兮地笑着。“嗨，妈。”

出了什么事儿，鲍勃暗想，萨拉忽然就呆若木鸡了，这事儿终于触动到她了。她干嘛站着不动？

艾米丽向前跨了一步，神色紧张，但萨拉静止不动，鲍勃暗想不妙，萨拉丝毫没感到如释重负或者欣慰，而是怒火中烧。这个生性残忍而报复心重的贱人——看到孩子终于回家，她想的竟然是要如何惩罚她！这时萨拉伸出手臂把女儿紧搂在怀里，泪如雨下。鲍勃边看边想，她起先没有反应，接着却又反应过度。艾米丽眼中也噙着泪花，但更像是出于难堪和内疚之情。

哭了将近两分钟之后，萨拉向后退步，慢慢地摇摇头。

“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去参加保护树林的示威了，妈。和乔伊一起去的，这就是乔伊。”

萨拉完全无视那个年轻人，就好像他是块木头，艾米丽刚巧把它拽回家，丢到沙发上而已。

“你根本没想过，是不是……？我们以为你死了！”

“哦妈，别太夸张了。我是说，我确实没打电话回来，但也不至于……”

“你知道我为什么跟警察一起回来？我刚刚去了停尸间，艾米丽，那里有一具尸体，他们还以为是你。”

片刻惊诧的沉默之后，艾米丽的脸色越来越尴尬。“但那也太傻了，妈！怎么会是我呢？我好好的……”

“一点都不傻，艾米丽，那尸体穿着你的外套。”

“我的外套？哦……哦不。”，丹尼尔在一旁看着，暗想，从没见过哪个人的脸能这么快从羞红变得煞白。艾米丽眼看着要倒下，丹尼尔跨前一步从胳膊底下架住她，扶她坐到沙发上。萨拉头一次看了看鲍勃，继续说着。

“死的是贾斯敏，贾斯敏·赫斯特。她被割喉了。”

艾米丽回过神来之后，丹尼尔询问了她露宿在外的经历。艾米丽偎依着男朋友，茫然回忆起她在示威营地遇见贾斯敏的情景。艾米丽认识她，但不是特别熟；只知道她曾是西蒙的女朋友，仅此而已。艾米丽并不常和哥哥见面，跟他的关系也很一般。艾米丽浑身战栗，挪开了视线。

“艾米丽？”丹尼尔温和地继续问。“你还知道些什么吗？”

她一开始说得太小声了，丹尼尔让她重复了一遍。“贾斯敏也是啊，”她大着胆子嘟囔着。“她跟西蒙总是闹矛盾。她告诉我，他们吵架了。”

“艾米丽，看在老天的份上！”萨拉低语一声。

“她什么时候告诉你的，艾米丽？”丹尼尔问道。

“有一阵子了，我想。那就是她离开西蒙的原因。她不是……不再是他的女朋友了。她跟了另一个男人，也是游行者之一吧，那个名叫大卫的，是吧？”她询问似地掉转头去看乔伊。

“他的名字是大卫……布罗迪，”乔伊赞同道。“我记得他是个护士。”

“住址呢？”

“我不知道，不好意思。”年轻人捋了一下他稀疏的胡须，摇了摇头。鲍勃强压心中对这个男孩强烈的恼怒和怨恨，就好像这一切都是他的错，只要他立马离开、不再回来，问题就都消失了。

“不用担心，我们会查清楚的。”丹尼尔又转向艾米丽。“那她为什么会穿着你的外套？”

“我们换衣服穿了，这件是她的。”艾米丽瞧着身上这件牛仔夹克，忽然大感惊骇，几乎想要甩掉它，最终却把它紧紧搂在怀里。“她说自己不睡在户外，我穿这件睡在外面会暖和一些，而且我从来都不喜欢那件蓝红相间的皮外衣。对不起啊，妈，我知道那是你送我的，但是……”

“没关系，”萨拉轻声说。

“你们什么时候换的外套，艾米丽？”丹尼尔继续追问。

“就是当天晚上，星期三吧，对吗？没错，就是星期三。”

“当时贾斯敏要去哪里？”

“回她男朋友家吧，我猜。我记不得了。”

“你有没有再见过她？”

“没有。”艾米丽又哭了起来。“今天就先这样吧，”丹尼尔站起身，对萨拉和鲍勃说。“我随后会来录取正式口供，为了审讯的需要，但并不着急。至少你们的女儿已经回来了，那么我就告辞了。”

“目前为止，我们有哪些发现，法医？”

让丹尼尔大为恼怒的是，詹姆斯·丘吉尔竟然拿着一根火柴剔牙，即使不是这副德行，在验尸报告的首次分析会上，他的出现仿佛是在批评丹尼尔办事不利。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死因相当明显。有人企图砍掉被害者的头，这引发大出血，脖子上的伤口深及颈椎。”

“关于凶器，有什么发现吗？”

琼斯医生耸了耸肩。“大而锋利，也许带有锯齿。”

“带有锯齿？你能够看出来？”丹尼尔问。

“还不能完全确定，但有可能。你看看骨头上的创痕，是这里。在显微镜下观察之后，我会了解更多情况。也许是刺刀或者猎刀之类的，刀刃很长，至少有6英寸。”

“这么说疑犯是蓄意行凶，”詹姆斯·丘吉尔说道。

“除非他在河边行走的时候需要一把6英寸长刀来自卫，”琼斯医生面含嘲讽地说。“你们找到凶器了吗？”

丹尼尔摇摇头。

“好吧，要是你们找到了就送到这里来。我会检查刀刃是否与创痕相符。凶器上还会沾有血迹，除非凶手已经将其彻底清洗过了。凶手的衣物上肯定也会沾有血迹。”

“受害者脸上的淤青又是怎么回事？”丹尼尔问。“他先打过她吗？”

琼斯医生皱起了眉。“如果他打过，也是在行凶前较长时间下手的。那个淤青比致命伤早几个小时形成。与死亡时间并不吻合。但这一处创伤却吻合——顶多是稍早一些。”

琼斯拂去罩着女孩下半身的被单，她臀部和阴部展现在丹尼尔面前，生前那里是最富吸引力的迷人焦点，死后只是苍白无力的一堆肉。曾经轻盈柔软的姑娘，现在却成了停尸桌上的残骸，任由他们切割、探查，刺探她最私密之处，整个切开，便于探查。

“外阴有创伤，这儿，还有这儿，阴道也有伤痕，这些创痕较新，依我看，肯定是死前半小时内形成的。”

“找到精液了吗？”

琼斯医生竟然笑了，得意洋洋地挥舞着显微镜载玻片。“嗒嗒！只找到一点点，但也足够说明问题了。毋庸置疑，只要你们众位抓得到这个邪恶的臭小子，我就能送他进监狱。”

丘吉尔笑了，“至少是个不错的进展，现在我们就差犯罪嫌疑人了。”

丹尼尔离开纽比家之后，他们四人静静地坐了一会儿，互相盯着，就好像是遭遇炸弹袭击之后的幸存者。鲍勃仍不能完全接受贾斯敏已死亡的事实，也唯独他被那种洞悉前因后果的惊骇所纠缠。西蒙在老头门外并不是跟艾米丽吵架，那个女孩是贾斯敏，肯定错了！这点十分重要，他刚才为什么没告诉丹尼尔·贝特森呢？

如果他说了，萨拉会怎么想？她总是护着西蒙，现在就在保护他。“你不该说什么西蒙跟贾斯敏吵架之类的事，”她对艾米丽说。

“但这是事实，妈妈，她亲口告诉我的。”

“没错，但你怎么就不明白？警方会以为是西蒙杀了她！”萨拉开始焦躁地踱步。“警察都是这么办案的，像这种芝麻大的事就会让他们的调查走偏，转而怀疑到西蒙头上，我的天啊！”

“别傻了，妈——他肯定不会杀她的。”

“当然不会，不会的——但你不应该口无遮拦。”忽然之间，萨拉的注意力被艾米丽身边的年轻人分散了去。他在这里是干嘛的，她掂量着。我们不需要他在这里。她尽量展开一个彬彬有礼的、女主人式的笑容。“我想你该走了。”

“嗯，是啊，好吧。”年轻人准备站起来。“这时机的确不对。”

但艾米丽又把他拉回到身边。“不！我想要他留下来。我才刚回家你就在想西蒙的事了，对不对，妈？至少乔伊是关心我的。”

“照这么说，我们不关心你？我们找你找了整整两天，艾米丽！而且贾斯敏现在死了！”

“我明白，妈，这太可怕了。”

“你并不明白，也没办法完全了解。我刚刚去看过她的尸体，穿着你的外套。艾米丽，我以为那尸体会是你！”

“所以，这都是我的错，是吗？”艾米丽恼怒地摇头，满眼是自怨自艾的泪水，萨拉冷冷地想，青春期的孩子，总以为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

那年轻人一只手环抱住艾米丽的肩膀，一只手轻抚她的头发。“亲眼目睹尸体肯定很糟糕，纽比夫人，”令萨拉吃惊的是，他竟然大着胆子和萨拉搭话。

“是，的确很糟糕。”引起这么多事端的罪魁祸首竟然跳出来做事佬，这让萨拉迷惑不已。她仍尽力维持礼貌，“你瞧，我真抱歉没记住你的名字。”

“乔伊·戴森。”

“好吧，乔伊，趁着你在这儿，能不能解释一下你为什么叫艾米丽一起去这个……保护森林的抗议活动，还一连去了两个晚上？你也能看出来，你们惹了多大的麻烦。”

萨拉尖刻的语气更加激怒了艾米丽。“他没有叫我去，我自己要去的！”

乔伊点点头。“是啊，没错，的确是这样。也许你没有发现，纽比夫人，但艾米丽当时真的非常不开心。她跟我说了自己的感受，当我提到我要去哪里的时候，她要求跟我一起去。没人会知道贾斯敏会出事。而且实践活动也很重要，就跟做功课、提高成绩一样重要。”

没等萨拉开口说话，鲍勃就用他一贯的校长口吻说道，“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可不是普通的学校考试，年轻人——它会影响你此后的人生走向，你要是个学生的话就会明白的。”

“我的确是个学生，谢谢您了，在圣约翰大学读书。”

“好吧，挺不错的。学什么专业？”

“地球科学。我的确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我学习环境知识，同时也在尽力为环境改善尽一份力。”

“你应该打电话回来，艾米丽，”萨拉说，“难道所有人都没带手机吗？”

“是应该打电话，但我以为一打电话你们就会跑来吃了我——就像你们现在的表现一样！走吧，乔伊，我们还是离开的好。”艾米丽猛地站起来，但鲍勃堵住了去路。

“哦不。你哪儿都不许去，不准再乱跑了。”

“爸！求你——让我走！”

“不行。”萨拉认为鲍勃要强行拖住艾米丽了，那可实在太可笑了，因为鲍勃笨手笨脚、四肢极其不协调，但他说得很对，艾米丽肯定不能就这样又离家出走。现在肯定不行，尤其是经历了这一系列揪心事之后。萨拉站在鲍勃身边，跟他同一阵营。鲍勃要是没什么话能让艾米丽乖乖待在家，萨拉可有一大段说辞。

“听着，我们都受到了惊吓，你现在出走也毫无益处。再说，艾米丽，你还不满16岁，如果乔伊跟你发生了性关系，他就是犯罪。你明白这一点的，是不是？”

“是啊，但这话言之过晚了！”

沉默。母女俩互瞪着对方，“你是说，你已经……”

艾米丽笑了，“没必要那么震惊，妈，每个人都做过了！包括你自己！”

“那不一样，”萨拉软弱无力地回答道，“你知道那是……”

“不，没什么不一样，西蒙出世的时候你多大？16岁？”

“你没怀孕吧？”鲍勃插话道。

“哦，得了吧，爸！我还是有些理智的，至少比妈妈强。我把乔伊带到这里来见你们。这很重要，妈。”

照这样看，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那么多年前，我父母是不是有同样的感觉呢？萨拉心头纷乱的思绪怎么理也理不清——愤怒，悔恨，深深的失落感，自己和鲍勃在艾米丽的眼中变得日益疏离。面对

贾斯敏的惨死，萨拉很难将注意力都放在艾米丽这事上。她得尽快告诉西蒙有关贾斯敏的事，可怜的小伙子，但要先解决眼前的事。

萨拉看着站在自己眼前叛逆的年轻情侣，回忆起自己当年就是这样的，我和凯文肯定跟他们现在一模一样。她也开始感受到一股莫名的喜悦，伴随着极大的不安以及逐渐升腾的好奇，好奇这个瘦削邋遢的年轻人是怎样像个吉普赛小偷似的潜入自己家中，偷走了她的宝贝女儿，此外，她实在不想重蹈自己父母的覆辙，也不能再重演自己和鲍勃对西蒙教养偏失的悲剧。对于艾米丽，我们不能再犯错了。

鲍勃内心也在挣扎，“你看，艾米丽，宝贝儿，我们不是山顶洞人。你想交男朋友没问题。但你没必要搬出去，真的没必要。你还太小了。这里是你的家啊，看在上帝的份上。”

艾米丽犹豫了。“是啊，爸，这是我们回来的原因。但如果你们不接受乔伊……”

萨拉又开口说道，“我们才刚刚认识他，艾米丽，而且才经历过有生以来最可怕的两三天。也许你和这位年轻人相遇是上天的恩赐，我们愿意试着去了解他，真的。但拜托你，不要走。”

艾米丽事后回想，那是有生以来母亲第一次开口求她。她犹豫了，拿不定主意。乔伊轻轻拽了拽她的手，把她拖回沙发那边，替她作好了决定。

“我去煮咖啡，”鲍勃说，“我看大家都需要来点儿咖啡。”

“这个案子由我接手，贝特森，”詹姆斯·丘吉尔漫不经心地盯着停尸间外的石阶。“你手头上已经有很多悬案要去攻克了。”

丹尼尔呆住了，这个决定绝不是体恤他个人的辛劳。“我能问问原因吗，长官？”

丘吉尔大步走向他的车，“很简单。这是个引人注目的案子，可能会吸引媒体的广泛关注，我们警方必须以精英部队全力以赴。”

“你认为我不够精英，是吗，长官？”丘吉尔言语当中的侮辱已经再明显不过了。丘吉尔试图平复丹尼尔的情绪，他想用胳膊搂了搂他

肩膀，但一瞥到丹尼尔脸上的表情便立刻收回去了。

“我认为呢，丹尼尔老弟，你的心思都在别的事情上。就拿今天早上来说吧，你甚至连去犯罪现场取证都迟到了……”

“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学校陪孩子，长官。不过陪她多待了几分钟，但对孩子却很重要。”

“对啊，没错，这就是个好例子。我们都很清楚你家里的情况，但这对工作可没什么帮助。瞧瞧哈克的案子——那个恶棍逃脱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聪明的女出庭律师抓到你在审讯的时候说谎了！都登上《晚报》了——“约克警探诬骗强奸疑犯”，这对建立公众对警方的信心有何帮助呢？你倒是说说看！”

“那不过是玩弄辞藻，律师们的惯用伎俩。”

“那也是因为我们办事不力，才让律师有机可乘。况且她还找到了一个你早该发现的不在场证明人。所以我们就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变成公众的笑柄。今晚的头条会是什么呢，你想过吗？‘连环强奸犯再度犯案’？”

“很有可能，长官。”丹尼尔点着头，回想着克莱顿和惠特克强奸案之后媒体报道的一系列标题。“但这一次我们有机会抓到他了，毕竟，贾斯敏·赫斯特的被害手法与玛利亚·克莱顿如出一辙——被刀割喉，弃尸在露天荒野——但这一次凶手留下了精液，很有可能这个凶手也杀害了克莱顿。”

“又是你那一套连环强奸案理论，是吧，丹尼尔？”丘吉尔大笑。“难道你不是一次又一次地跑来告诉我说加里·哈克就是全部案子的凶手！是我在做梦吗？说吧，是我在做梦。”

“不，长官，我的确是这么说的。”

“现在他又重获自由了，而三起强奸案仍然悬而未解，是四起，如果算上这一起的话，你甚至没法证明哈克杀了那个女孩！”看到丹尼尔脸上的表情，丘吉尔难以置信地瞪大双眼，“哦，得了吧，你还真以为是加里！”

“可能性不大，长官，因为在她遇害6到8小时之前他被宣告无罪释放。但我并未发现犯案动机，也没有找到他与谋杀案的关联。”

“没找到？”丘吉尔满脸同情地看着他。“那么我建议你注意力集中在既有的事实上。有没有什么线索？”

“有一个，长官，算是有。我打算今天迟些时候去问话。”

“那么，你是要去找谁问话？”

“一个名叫西蒙·纽比的小子。他是贾斯敏·赫斯特的前男友，他们显然是吵了一架，随后贾斯敏离开了他。”

“纽比……纽比……”丘吉尔思考了一下，“我在哪儿听过这个名字呢？”

“他的母亲，长官，”丹尼尔不情愿地承认道。“她刚巧是加里·哈克的辩护律师。”

丘吉尔的嘴角隐约含有一丝坏笑，“你开玩笑吧？”

“没有长官，我没开玩笑。”

“那就对了，干得好！”丘吉尔大笑起来，“你有他的住址吗？”

丹尼尔将地址告诉他，丘吉尔跨上汽车，迅速离开了，一路上仍在狂笑。丹尼尔叹了口气，想到萨拉在贾斯敏尸体旁浑身颤抖的模样，想起法医病理学家琼斯医生的话，“证据确凿——只要你们诸位抓得到这个邪恶的臭小子，我就能送他进监狱，这点毋庸置疑。”

丹尼尔想，这就是雄心勃勃的侦缉总督察一直渴求的案子，可以使他在媒体上露脸的大案子。

第十六章

傍晚时分，丹尼尔找到了贾斯敏·赫斯特的母亲。据萨拉所言，贾斯敏的父亲离家去澳大利亚了，她母亲和年幼的妹妹住在大教堂附近的小出租楼中。丹尼尔见到一位50来岁、高挑健美的女人在宽敞的厨房中做饭，一位漂亮的12岁黑发女孩在写作业，双脚搭在桌下的老阿尔萨斯犬身上。

女人很友好，微笑着欢迎丹尼尔。我的话将会毁了你的生活，丹尼尔心想。“请问你是米兰达·赫斯特夫人吗？”

“是的。你要租房子吗？”

“不，不是的。”丹尼尔出示了自己的证件。“你是贾斯敏·赫斯特的母亲吗？”

“是的。”屋内温馨幸福的气氛开始变得不和谐起来，那感觉就像听到有人用指甲慢慢刮黑板时发出的刺耳声音。“她惹了什么麻烦吗？”

“我恐怕有坏消息要告诉你，赫斯特夫人，你最好坐下来。”

在丹尼尔的脑海中，那尖锐刺耳的声音愈来愈大。

鲍勃没跟萨拉讨论这件事。他知道如果告诉她，萨拉一定会和自己大吵大嚷。她会想要阻止他；但同时又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内心的挣扎与矛盾会将她撕成碎片。鲍勃觉得必须独自承担这个责任；而萨拉最好一直被蒙在鼓里。

即便如此，鲍勃按动电话键时手指还是不由得颤抖起来。

“警察局，您需要什么帮助？”

“呃，你好。我想找……他叫什么名字来着？……负责调查贾斯敏·赫斯特死亡案的那位警探，请让我和他通话。”

“请稍等。”

谢天谢地，至少警局没在电话中播放维瓦尔第的音乐作品，并穿

插着电话录音，声称所有警探此刻都很繁忙。电话中只有沉默，鲍勃仿佛能听见自己的血液在耳中的奔涌声。

“你好，我是侦缉总督察丘吉尔。”

“呃，你好。”鲍勃双手颤抖，用一张面巾纸蒙住电话听筒。他的良知在尖叫，这太愚蠢了，你是个成年人，是位中学校长，你不能玩这么愚蠢的把戏，但这很奏效，我在电视上看到过。鲍勃对着被蒙住的话筒说：“你们在调查贾斯敏·赫斯特的谋杀案，是吗？”

“是的，是这样。”听起来丘吉尔有些迷惑。“你知道什么情况吗？”

“你应该去询问一个叫阿奇博尔德·马伦的人，他住在布拉默姆大街17号。你记下来了吗？”

“是的，但他知道些什么呢？”

“问他昨天是否看见西蒙·纽比了，他会告诉你一切。”

“请问能告诉我你的姓名吗，先生？”

“不能，对不起。”鲍勃猛然撂下电话，用那张纸巾抹了抹前额。他都做了什么？这感觉很糟糕。犹太的形象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在园中上吊的叛徒犹太。他现在知道原因了。他出卖了自己的继子！事已至此，无可挽回了。而且，这件事做得这么隐秘只会让情况更糟，而不是更好。鲍勃永远也没法解释这样做的缘由，进行道义上的辩白，因为没人知道是他干的。

他颓然在桌边坐下，双手抱着头，低声咕哝着。

“鲍勃？”萨拉走进来，轻柔地抚摸他的头发和肩膀。他能感到她指尖的紧张，但至少她在努力。“好啦，这几天糟糕透顶，但至少艾米丽现在平安回来了。如果我们互相支持，会渡过难关的。”

鲍勃一言不发。令他吃惊的是，萨拉居然温柔地抱着他的头，将其贴在她胸脯上，他喜欢这样，双方忙碌的生活里已经中很罕见这种亲昵的动作了。他想要放松，但身体还是僵硬冰冷。

“鲍勃？怎么了？跟我说说。”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但鲍勃说不出口。他转过身，环抱住他妻子，一言不发，默默地感受着她身体的温柔和力量。他闭上眼睛，眼前又浮现出犹大的形象，他的尸体吊在客西马尼园那棵树上，来回摇摆。

詹姆斯·丘吉尔兴高采烈。虽然告密者的声音有些古怪，但它证实了丹尼尔的怀疑，这个叫西蒙·纽比的男孩的确与谋杀案有关。丘吉尔叫上哈瑞·伊斯比、特蕾西·利瑟兰和迈克·坎德，几人径直赶往布拉默大街。他使劲拍打着西蒙家的前门，但无人应答。

“好吧，我们去会会他住在17号的邻居。”

阿奇博尔德·马伦热切地同他们打招呼，会意地微笑，露出泛黄的牙齿。“你们来晚了，年轻人。那个小伙子早就走了。”

“你是指谁，马伦先生？”

“西蒙·纽比，他就住在对面。他的车整日都没出现。”

“你知道他去哪里了吗？”

“我吗？我不知道，小子。我只知道他昨晚在街上打了那个女孩之后就出去了。女孩离开后，他就开车走了。今早他的车也没开回来，我也没再见到他。”

在街上打了那个女孩之后，这句话是关键。当丘吉尔和侦缉警长利瑟兰给马伦做笔录时，情况变得越来越明晰。西蒙殴打了女孩，大约10分钟后，驾着一辆蓝色福特车离开了。他们让马伦看了死者的照片，他毫不犹豫地认定她就是西蒙殴打的女孩。

“真是漂亮姑娘——你是说，她死了？这下可有的瞧了。报纸上将登满她的照片，肯定的！”

他们来到大街上，詹姆斯·丘吉尔连珠炮似地发出指令，好像他急着要赶飞机似的。

“哈瑞，去联系驾驶员及车辆登记中心，追踪这辆车，蓝色福特车，登记的车主是西蒙·纽比，住在布拉默大街23号，记下了吗？迈克，监视他的住所，如果他出现，立刻逮捕他。特蕾西，去他父母

家，看看有什么线索。我去申请搜查令。”

辨认了尸体后，米兰达·赫斯特坐在绿色的塑料沙发上，脸色惨白，目瞪口呆。

一位女警员递给她一杯茶。

“有谁会对你女儿下此毒手呢，赫斯特夫人？”丹尼尔问道。

“没有，当然没有！她不认识那种禽兽不如的人，她怎么会？”

“据我了解，她认识一个叫西蒙·纽比的年轻人？”

米兰达抬起头，泪水把她的睫毛膏泪成了一片。“西蒙？是的，他们住在一起，大概……6周前他们分手了。你认为这事是他干的？”

“我们现在不能确定任何事，赫斯特夫人，我们只是在调查。据你所知，他们争吵过吗？”

“是的，那是她搬走的原因。”

“我知道了。之后她又交了一个男朋友，是吗？”

“对，是大卫。他好像姓布罗迪……抱歉，我可以走了吗？”

“当然可以，赫斯特夫人。你知道大卫·布罗迪的地址吗？”

米兰达写下地址，丹尼尔朝女警员点头示意，她当天早些时候目睹了萨拉·纽比经历过相似的痛苦。“叫辆车送赫斯特夫人回家，行吗？”

丹尼尔看着两人慢慢走出去，他用手挠着头发，心想：还有多少次？上帝。还要经历多少次？

“纽比夫人吗？我是侦缉警长特蕾西·利瑟兰，我想要问你一些问题，可以吗？关于你儿子西蒙。我们最好进屋去。”

看来调查已经开始了。 萨拉表情严峻，带着特雷西来到客厅。“我丈夫在睡觉，也许你不知道最近几天我们有多难熬。”

鲍勃确实在楼上睡觉，艾米丽和乔伊去河边散步了，但萨拉和鲍

勃现在不必担忧了，她会回家的。在下午时，他们四人已达成了一致意见，萨拉真心希望这能奏效。也许艾米丽和乔伊正聊着这事呢。

内容很简单：如果艾米丽能待在家里完成普通中等教育的考试，乔伊可以随时来看望她。如果他愿意，可以帮助艾米丽复习功课，但必须认真复习，鲍勃警告他们，不能锁上卧室的房门。她母亲是真正的出庭律师，熟悉法律对16岁以下女孩的相关规定。

萨拉本来捏一把汗，但乔伊和艾米丽居然同意了，这让她如释重负。这不算是威胁，因为几天后就是普通中等教育考试，一个月后就是艾米丽的16岁生日。好在乔伊是真心实意地喜欢艾米丽，至少能理解她父母的良苦用心。萨拉也很喜欢乔伊。他天真，充满激情，年轻人不都这样吗？他长得也不难看，如果洗去他身上的尘土，萨拉不难想象，在他破旧衣服掩盖下的轻盈瘦削的身体还是相当迷人的。艾米丽当然也是这样想的；她还亲身验证过了。不管萨拉自己当初做过什么，萨拉不希望自己的女儿现在就和男孩发生性关系。

如果这个男孩能守在艾米丽身边，给予她情感上的支持，眼下看来是最好不过的事了。在这方面，她和鲍勃最近都做得不够；而现在，又发生了贾斯敏和西蒙这件不幸的事，他们就更顾不上艾米丽了。萨拉对鲍勃睡觉并不感到惊奇；她自己也坐在扶手椅中沉思有一小时了。

警探的来访很不受欢迎。“你们想知道什么？”

“你儿子西蒙和贾斯敏·赫斯特曾是恋人关系吗？”

“是的，他爱她。我刚想把这消息告诉他，你们就来了。”

“好的，我尽量不耽误你太多时间，”特蕾西婉转地说。“你能谈谈他们之间的关系吗？”

萨拉语速缓慢，措辞谨慎，描述了他儿子和这位年轻漂亮的女孩之间的关系，她现在已经躺在停尸间了。一年前，西蒙认识了贾斯敏，带她来过家中几次。她魅力逼人，轻盈敏捷，西蒙非常迷恋她。萨拉对她却不以为然。这个女孩待他儿子的样子，似乎暗含鄙视，仿佛西蒙像哈巴狗一样跑前跑后让贾斯敏很受用。但萨拉反复强调，西

蒙爱这个女孩；爱她所做的一切。

“他们从没吵过架吗？”

萨拉耸了耸肩。“吵过，他们分手了，大概6周以前。她从西蒙的住处搬出，和另一个男孩好上了。”萨拉突然闭口不言，她不想告诉这个女人，西蒙曾私底下对萨拉说过，贾斯敏偶尔还去找他，就为了上床。

“那你知道你儿子现在在哪里吗？”

“我想，在他家吧。我正要去看他。有些事在电话里说不清楚。”

“在你去之前，纽比夫人，”特蕾西·利瑟兰说道，“你应该知道，我们有证据表明，有人昨晚看见他与貌似贾斯敏的女孩在一起，后来他离开住处，再也没人见过他。”特蕾西将老头的话简要复述了一下。“你知道他会去哪里吗？”

“不知道。”这个消息深深触动了萨拉。“是谁告诉你有关这老头的事？”

“我无权透露这个消息。”

“你们把西蒙当作嫌疑犯了，是吗？这可怜的孩子也许还不知道贾斯敏已经死了呢！”

“如果是这样，我们需要和他谈谈，”特蕾西谨慎地说。“他也许是贾斯敏生前最后见到的人，他目前好像不在家。西蒙有经常拜访的祖父母、亲戚或是朋友吗？”

萨拉不情愿地将她父母的地址和一张西蒙的镶框照片交给了特蕾西，她心想，先是艾米丽，现在是西蒙，从未料想过自己会如此心痛。

“复制照片后，请把它还给我。你刚才说你叫什么名字？”

“侦缉警长特蕾西·利瑟兰。”

“好的，利瑟兰警长，我希望你们也在寻找其他嫌犯。西蒙没杀这个女孩，他不可能这样做，他不是凶手。”

类似的话特蕾西从嫌犯的父母那里听过很多次了，她只是以超然的专业态度表示同情，萨拉自己在工作中不也是这样吗？

“我希望你是对的，纽比夫人。我希望如此。”

丘吉尔兜里揣着搜查令，看着迈克·坎德砸开了门锁。

西蒙房子的楼下有厨房和客厅，楼上有两间卧室、一间浴室。下陷的扶手椅和沙发上凌乱地放着杂志、袜子和毛巾。空啤酒罐在墙角堆成小山，上面的墙上贴着曼联队的海报和倍耐力年历¹。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味道，大概是有些啤酒罐里剩余的啤酒变质后散发出来的味道，在一处壁龛的架子上整齐地摆放着电视机、录像机和音乐播放机，看着还很新。

“我以为这小子是半失业的砖瓦匠，”丘吉尔惊奇地盯着这些东西，说道。“他从哪弄的这些东西？”

迈克·坎德耸了耸肩。“也许是他父母给的？他们不缺钱。你要知道，现在的孩子都觉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他在搜查厨房，这时哈瑞·伊斯比在楼上大叫道，“长官！过来看看这些东西！”

哈瑞在那间较小的卧室里，看来这房间不是用来睡觉的。主要的家具是带衬垫的运动凳。地板上零散地放着举重用的杠铃和杠铃片、跳绳、拉力器、皱巴巴的运动服、袜子和运动鞋。

“真是个运动狂啊，”丘吉尔羡慕地说。“有什么可疑之处吗，哈瑞？”

“是这些，长官。”哈瑞小心翼翼地提起一只运动鞋。詹姆斯·丘吉尔看了看，明白了他的意思。这只运动鞋老旧、磨损，还沾满污泥。它悬在空中慢慢旋转时，他们能看到鞋底上有些许沙砾和污泥，鞋面上有棕色、绿色的污迹，可能来自泥土和草丛。鞋底的花纹看着十分眼熟。

“尸体旁边不是有一些脚印吗，长官？”

丘吉尔脸上渐渐浮现出微笑。“是的，哈瑞，确实有脚印。”

“鲍勃？醒醒，我给你拿来些东西。”

鲍勃吃惊地坐起身。萨拉已经很久没像这样给他端茶送水了。“哦，谢谢。”他挠了挠蓬乱的头发。“几点了？”

“下午5点半。”萨拉将茶杯放在床头柜上。“睡得好吗？”

“挺好的。”鲍勃和衣而睡——他也有年头没这样做过了。他心怀感激地品着茶，然后，记忆的闸门又打开了，他眉头紧蹙。“天啊，真是一团糟啊！”

“警察来过了。”

“为什么？”

“拿西蒙的照片，询问他和贾斯敏的关系。他们把西蒙当作疑犯了，鲍勃。”

鲍勃抿着茶，刻意回避她的视线。“为什么？”

“一个目击证人声称他看见西蒙和一个疑似贾斯敏的女孩在一起。那男人说，西蒙打了贾斯敏。”

“哦。”

萨拉走到窗前，风吹过花园的柳树，沙沙作响，她能望见远处的艾米丽和乔伊，他们手挽着手在河边散步。

“是啊，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是怎么发现这事的。”

鲍勃想，她不知道是我告诉了警方。谢天谢地。 “你认为这是真的吗？”

萨拉有些迟疑。“有时贾斯敏确实会去找西蒙。他爱那个女孩，鲍勃。我但愿西蒙不爱她，但事实如此。也许有人看见他们在一起了。”

“但那个老头说，西蒙打了贾斯敏。人们是会为爱而杀人的，萨拉。”

“西蒙不会。”萨拉转过身，脸色变得惨白。“你在说什么，老头？”

鲍勃，你知道这事吗？”

鲍勃紧张地放下茶杯。他穿着衬衫和袜子坐在床上而，萨拉像只母老虎一样，用凌厉的褐色眼睛瞪着他，他突然感到荒谬和脆弱。他心想自己真不该对她隐瞒此事，我没有撒谎的天分。

“是的，我去找艾米丽时，在西蒙住处的外面遇见了这个老头。他告诉我，他看见西蒙和一个女孩在街上争吵。她穿着艾米丽的外套，记得吗！我以为她就是艾米丽！”

“那么是你 将此事告诉了警方！天啊，鲍勃！你难道不知道警察会怎么想吗？你都干了什么？”

“那个女孩死了，萨拉，事情非常严重。”

“我知道，我看到她了，真见鬼！但西蒙是我们的儿子！”

萨拉读懂了鲍勃眼神中的残酷信息：是你的 儿子，不是我的，是你和凯文的儿子。 “那不能证明他是清白的。你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你还要欺骗自己多久？现实点吧，萨拉，他已不是会被人误解的小男孩了，他已经是个成人了。”

“你给警察打电话，告诉了他们，鲍勃？ 也不跟我商量一下？他可是我儿子！”

“这正是我没跟你商量的原因。而且，那个可怜的女孩贾斯敏也是别人的女儿，萨拉。”

“不要对我说教，鲍勃，这不是你们学校的晨会。”萨拉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无情地说道。“如果西蒙是你的亲生儿子，你还会这样做吗？如果是艾米丽？”

“是的，我想我会的。”鲍勃自己也不确定这点。“我试 过和他相处，萨拉，你是知道这一点的。”

“多年以来，是的。”萨拉怒不可遏的心潮渐渐平息了，露出了灰色绝望的沙滩。我的婚姻真到这种地步了吗？“自从西蒙离家独居，我们就放弃努力了，对不对？我们两个都放弃了。”

“也许是这样，他都19岁了，萨拉。他已经成年了。”

萨拉走到窗前，茫然地盯着外面，对柳树和河水视而不见。她将额头倚在窗玻璃上，想让它冷却。“我以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做到了，”她平静地说，看着一只苍鹭奋力地飞向高空，修长的双腿掠过夕阳下鳞光闪烁的河面。萨拉想到，如果儿子变成了杀人犯，那么每天劳劳碌碌，住在这样奢华的环境中，又有什么意义呢？而且你的丈夫还变成了叛徒犹大。

“你真该死，鲍勃！”萨拉猛然从窗前走开，又一阵狂怒爆发了，她用手啪啪地拍打着墙壁。“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希望你从没见过那个老头！你到那里干什么？”

“去找艾米丽，我都说了。”

“是的，是的，”萨拉挖苦地说道。“总是艾米丽。如果西蒙在15岁离家出走，你会去四处找他吗？或者你在那时就放弃他了？”

“我们都放弃了……”鲍勃开始说道，但萨拉决然地摇着头。

“不，我没有。不光是现在，永远都不会。鲍勃，我必须去找他。不管他是否杀了人，他现在需要帮助。你会在家陪艾米丽的，对吧？告诉她我去哪了，告诉她原因，如果你有勇气面对的话。”

“但现在，我们应该多关心支持艾米丽。”

“你来做吧！”她说，转身离开了卧室。

“你什么时候回来？”

“该回来时自然会回来。”

她的话从门厅飘了上来，关上门之前，她丢下了最后一个词。

“如果……”

“是的，我们当然有搜查令，夫人。”

丘吉尔拿出搜查令，萨拉一丝不苟地查看着，他则琢磨着眼前不太协调的一幕，这个苗条的女人，身穿黑色摩托皮衣，在西蒙·纽比住处的楼梯平台上与他对峙。萨拉齐肩黑发干净整洁，皮夹克和皮裤使她显得英姿飒爽，丘吉尔心想，她确实很迷人。但她鲁莽的举止、脸

上坚毅的神情，眼角细密的皱纹和猫一样敏锐的眼神都在警告丘吉尔，面前的这个女人不是可以随便打发的小孩或者跑腿送信的小姑娘。就是这个女人，挫败了丹尼尔·贝特森经办的加里·哈克一案。

“女孩被杀还不到24小时，是吧？”萨拉言辞激烈地说道，递回搜查令。“现在就破门而入，将这里搞得天翻地覆，是否为时尚早？谁来赔偿损失？”

“这是谋杀案调查，夫人。我们对所有的嫌疑人调查的越早，越有可能得到结果。”

“结果，是的，但不一定是正确的结果。你所说的嫌犯是我儿子，总督察。他爱贾斯敏·赫斯特，她的死讯会让他伤心欲绝的，他还怎么能经受住警方如此兴师动众的搜查？”

“我们必须找到他，夫人。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不，我将一些亲戚的地址和名字交给你们的警探了，你们还没有调查吗？如果他知道贾斯敏死了，也许躲到哪里悲伤去了。他也许和朋友在一起，也许在酒吧——我怎么会知道？”

“你是他的母亲，如果他不开心，不会来找你吗？”

“他也许会，但他没有来找我。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萨拉推开丘吉尔，来到西蒙的卧室，哈瑞·伊斯比正随意将衣服丢在地板上。“上帝啊，你究竟在干什么？”

“寻找证据，夫人，”哈瑞说。

“什么证据？干净的内裤？你们走后，谁来收拾这里？”

“我们来时，这里也不是很整洁，”丘吉尔平静地说。“既然你看过尸体了，应该知道那位年轻女士的喉部被割断，流了很多血。如果我们能在你儿子的衣服上找到血迹，例如……”

“那你们可真是走运了。除非贾斯敏住在这里时，将自己割伤，或者赶上经期。那样的话，对你们不会有什么帮助，不是吗？”

“这是你儿子的运动鞋吗？”丘吉尔问道，提着一个塑料证据袋，里面装有一双破旧、满是泥污的运动鞋。

“我不知道，”萨拉蔑视地看着那双运动鞋，说道，“再说了，哪有血渍？”

“这会交由法医处理。我们此刻只是在寻找证据，夫人。现在，我恐怕要请您离开了。”

“我不这么认为，”萨拉冷冷地回答道。“这是我的房子。”

“什么？”

“我丈夫和我交付了保证金，西蒙仅仅支付房屋抵押贷款的利息，因此我们是这房子的共同所有人，如果你们在破门而入之前调查一下，就会知道这一点。我还有这房子的钥匙。”萨拉从口袋中取出钥匙，在丘吉尔眼皮底下晃了晃。“我认为，当我的房子遭到警方搜查时，我有权利待在这里，不是吗？”

丘吉尔低声地咒骂着。“只要你不妨碍我们的调查就行。但你会等很久。这是很严肃的调查，必须搜查彻底。”

“我会耐心等待的。律师当久了，已经习惯被耽搁来耽搁去了，在你们走之前，也许能收拾一下，顺带写一份房门损坏赔偿认定书？”

萨拉略胜一筹，但经过今天一连串的震惊和打击之后，又发生了这件事，对她的心理造成了严重影响。警察简单地将衣服塞回抽屉后终于离开了。一阵强烈的心痛和疲惫之感将她淹没。在肮脏狭小的厨房里，萨拉给自己冲了一杯浓咖啡，瘫坐在凳子上，喝着咖啡。

这几天简直糟透了——艾米丽失踪，贾斯敏死亡，现在又是这事。西蒙，你到底做了什么？

萨拉还记得上次在法庭见到西蒙的情景，他那时看起来很生气，但他经常是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西蒙感到自己是生活的失败者，所有人都背叛了他。他的父亲凯文抛弃了他，萨拉和鲍勃在他身上寄予厚望，而他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天啊！那么，这是她的错吗，是鲍勃的错吗？天可为鉴，他们确实努力过了，但这孩子很难管教，总是任性而为，将事情搞得一塌糊涂，也难怪他内心充满了怨恨和愤怒。

至少西蒙遇见贾斯敏之前是这个样子。萨拉从不喜欢这个女孩，

但有一段时间，贾斯敏确实使西蒙感到幸福和自豪。因为贾斯敏美得让人窒息，是那种连横穿马路都能引发多车追尾的尤物。萨拉有些遗憾地想着，能追到她会给男孩子带来巨大的成就感，他的儿子昂首阔步地走在她身旁，像个奴隶一样崇拜着这个女孩。

贾斯敏对此心知肚明，知道她可以随心所欲，去留自如。

这就是促使西蒙杀人的动机吗？他是否最终看清了她的淫荡堕落，在嫉恨之下突然翻脸？萨拉觉得有这个可能。但用刀割喉？西蒙会犯下这么禽兽不如的罪行？

萨拉想到贾斯敏濒死前的恐惧。她记得在被凯文抛弃之前，自己遭他毒打时感到的恐惧。凯文正是西蒙的生父。不单单是殴打，还有遭背叛的感觉，最令人恐惧的是，凯文似乎很享受自己施加给她的恐惧。她想到，有其父必有其子——西蒙的基因中有谋杀犯的特征吗？

但他有一半基因来源于我，他从我身上继承了什么呢？人们说我执着上进，不能容忍失败，不惜一切代价渴望获得成功。这都是真的；可这些也是美德啊。如果没有这些，一个单身的少女妈妈，一个受虐的妻子，怎会从破败的政府廉租房，一步步奋斗，最终跻身于英国律师界？只是西蒙承受的是这些美德的副作用；萨拉对他疏于照顾、缺乏耐心，没有多余的时间陪他，给他树立了一个难以企及的榜样。

于是他离开了我，投入贾斯敏的怀抱——他那个下凡的仙女，他的天使——她也背叛了西蒙。当他割断她的喉咙时，他是否想象自己正在杀掉有关我的记忆？

如果他真的杀人了。

我不相信，萨拉自言自语，我不能相信，不是我儿子干的。

1 有40年悠久历史的倍耐力年历（Pirelli Calendar）是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年历之一，每年都会邀请最红的明星、最顶级的超模和最著名摄影师拍摄。迷人大胆，甚至与情色沾边，每年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第十七章

第二天早晨，丘吉尔召开会议，讨论案情进展。哈瑞从斯旺西驾驶员及车辆登记中心强行查到了这辆车的注册信息并通告了各地警方。特蕾西汇报了走访萨拉·纽比的情况。“我拿到了这张照片和一些人的地址，长官。但她不是特别合作——好了，什么事让你们这么开心？”

一阵笑声在你推我搡的男人堆中蔓延开来。

“她昨天晚上向我们发飙，特蕾西，”丘吉尔解释道，“你没注意到迈克现在还惊魂未定吗？那女人就像母狼在保护她的幼崽。”

“哦，”特蕾西微笑着表示同情，“也许她看出你们只是一帮软蛋，瞧瞧这个。”她将西蒙的照片放到海伦·斯蒂尔斯比攻击者的相片拼图旁边。“有什么想法？”

在照片中，西蒙留着干净利落的赤金色短发，脸圆圆的，上面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鼻子宽阔扁平，眼睛是淡褐色的，皮肤红润健康，微笑时露出洁白坚固的牙齿，耳朵不大，靠近脑部，左耳上戴着一只金耳环。

而相片拼图中的男人头戴黑色羊毛帽，下巴上有黑色的胡茬，眉毛颜色比照片上的西蒙更深，眼睛更小，眼距更宽。他的嘴较小，表情冷酷，左耳戴的耳环非常引人注目。但两人不同寻常的阔鼻和脸上圆润匀整的线条如出一辙。

“他们不是双胞胎吧，特蕾西？”丘吉尔怀疑地问道。

“但你看那鼻子，”迈克·坎德指出，“还有耳朵上的耳环。”

“这是时尚，”丘吉尔说。“丹尼尔，你见过西蒙，有什么想法？”

“我想我们应该谨慎为妙，长官。”丹尼尔说着，对特蕾西皱着眉头。特蕾西把西蒙的照片公之于众，尤其是当着丘吉尔的面这么做之前，她为什么不事先跟自己打声招呼？“袭击受害人在面部识别方面并不可靠，不是吗？”

丘吉尔嘲笑道，“谨慎，不可靠？女士们，先生们，这个家伙可是单凭受害人的片面之词就将加里·哈克送上了法庭啊！”

“这是两码事，长官。雪伦·吉尔伯特认出了加里的声音，而不是他的脸。”

丘吉尔摆了摆手，“听着，这是海伦·斯蒂尔斯比遇袭案的一条线索，你已经将其贬得一钱不值了。侵袭未遂案和谋杀案都发生在同一地区，疑犯的显著特征就是那个鼻子。你还想怎样？观察力很好啊，特蕾西。”

丘吉尔转向丹尼尔。“他是个什么样的年轻人？”

丹尼尔回忆着。“身强体健，也许脾气有些暴躁。但我查过他，没有案底，长官。如果像大家说的那样，他的女朋友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美女，他到底为什么要到树林里吓唬小女孩儿呢？这不合情理啊！”

“是的，但贾斯敏已经离开了西蒙，”特蕾西说。“6个星期以前。”

“你的意思是他感情受挫，开始干些把女学生拖拽下马的勾当？我们正在寻找一个疯子，一个精神变态者，但我看西蒙很正常。”丹尼尔坚持说。

“正常？这是他给你留下的印象，是在周四早晨吗？”丘吉尔的蔑视之情昭然若揭。“但周四傍晚，这个看似正常的年轻人在树林里强奸了他的女朋友，并割断了她的喉咙。也许你的判断力不如从前了，老伙计。”

丹尼尔沉默了。尽管丘吉尔的话有些刺耳，但不无道理。加里·哈克被无罪释放，现在又弄成这样。也许他真的技不如前了。其他人都避开他的视线。丹尼尔曾经是思维敏捷的警界宠儿，大有平步青云之势。但现在同事们对他的敬意都沦为同情。或许，对于玛丽的去世，他并未完全释怀，也许他永远都无法释怀。

丘吉尔将一根香烟叼在嘴里，啪地打着火，点燃。“我们来过一过其它线索。犯罪现场有何进展，杰克？我们已经知道她被割喉，鲜血四溅。脚印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需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杰克指着一张照片。“看这里，长官。迄今为止，这是我们找到最清晰的脚印。看起来像是运动鞋，离尸体仅有几米的距离。我已经做了鞋印浇铸，但还没做比对。”

“好的，那就看看这个。”丘吉尔很得意，举起一个塑料证据袋，里面装着西蒙那双沾着泥的运动鞋的。“你认为鞋印会和这双鞋吻合吗？”

“鞋的尺码是多少？”

“44号耐克鞋。”

杰克·米德尔顿将袋子翻转，查看鞋底的情况，脸上现出了谨慎的微笑。“也许，是的。我会将鞋底扫描到电脑里。鞋上有血迹吗？”

“还看不出，但有很多污渍。如果法医能找到任何蛛丝马迹，那么我们就能确认是他了。我们还发现了这个。”他提起另一个袋子让大家看，里面是一把大个坚固、带有黑色手柄的大面包刀。

“病理学家说死者的刀伤很深，脑袋几乎离断，只有大个、锋利、坚固的凶器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普通的刀刃受压后会折断。但从西蒙厨房搜出的不是一把普通的面包刀，它价格昂贵，回火钢打造，刀刃厚度达两毫米，表面看似很干净，如果法医能验出些什么……”

“那样我们就能确认是他了，”特蕾西轻声说。

“确实如此，”丘吉尔随声附和。“犯罪现场还有其它发现吗，杰克？”

“目前还没有，长官。我们正在彻底搜查现场，仔细查找头发和纤维，但这需要时间。”

“没关系。关键证据在体内，不在草里。”丘吉尔得意洋洋地环视众人。“疑犯的精液就是我们确认他身份的有力证据。所以，只要我们抓到他，伙计们，这个案子就结了。特蕾西负责西蒙的精液取样工作……”

“什么，长官？”

“开玩笑，特蕾西，只是个玩笑。如果基因检测结果匹配，他会在

监狱呆上一辈子。就连他那个当律师的母亲也无能为力，是吧，丹尼尔？”

在城市南部，丹尼尔按响了一座小型连排屋的门铃。房子前50米处，就是反对建购物中心的抗议活动地点，屋后是一片开阔地，从这里可以看到河岸，也就是发现贾斯敏的尸体的地方。一个穿着晨衣、身形单薄的年轻人探出头来。“什么事？”

“大卫·布罗迪吗？”丹尼尔出示了证件。“我想了解一下贾斯敏·赫斯特的情况。”

“哦……好的，你最好进屋说。”

丹尼尔跟着他来到了一个面积不大，但干净整洁的厨房。厨房内各种台面纤尘不染，杯具挂在钩子上，刀都插在固定在墙上的木托中。“她死了，是吗？她母亲昨晚给我打来电话。我就再也没睡着。”大卫坐在桌子旁边，眼圈泛红，满是疲惫。

“抱歉，布罗迪先生，你想让我改天再来吗？”

“不，没关系，早些了结这事吧。”

“你是否想到谁会干这种事？”

大卫摇摇头。“没有。那个人一定是个疯子，对吧？”

“据我所知，贾斯敏和你住在这里，是吗？”

“是的。多数时间是这样。除了她去参见抗议活动。她有时睡……睡在那边。我有空的时候，也会去那里。”

“是吗？”丹尼尔打量着布罗迪整洁舒适的厨房，想象着他在树屋中的样子。大卫心领神会，微笑着说，“你觉得不太像，是吗？好的，我承认，我讨厌脏乱的环境，因此我从不睡在树屋。但那些人为了捍卫某种原则，挺身而出，所以，没错，我尽可能支持他们。”

“贾斯敏呢？她本周在树屋睡过吗？”

大卫迟疑了一下。“是的，有一两次。你知道，我要值夜班。我下午1点左右出门，直到夜里11点左右才回来。”

“那你周四晚上回来时，发现她不在这里，你不担心吗？”

布罗迪转头望向窗外，眼中噙着泪水。“没怎么担心，我只是以为……希望……她在抗议活动那里。我错了，我现在才明白。”

“你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

“周四早晨。我们……吵了一架，她就离开了。”

“为什么吵架？”

布罗迪悲伤地摇着头。“我真说不清。抱歉，这听起来很愚蠢，只是感情问题，当你以为一切都很好，然后发现事情不是这样，你懂的吧？开始是因为清洁问题，上帝啊！她说我爱挑剔，过分讲究，但……”

“和她前男友西蒙·纽比有关吗？”

大卫惊奇地瞪大了双眼。“是，有些关系。你怎么知道他？哦，我想是他母亲告诉你的吧。”

丹尼尔还记得两天前见到西蒙·纽比时的情景，一个健壮的年轻人，和面前这个瘦小娇弱的男孩有天壤之别。丹尼尔有些厌恶大卫身上的某种特质，也许是过分整洁、太敏感之类的。

“关于西蒙，她都说了什么？”

“她说——哦，只是些愚蠢的事——说我既不粗犷，也不强壮，不像西蒙那么有男人味。可是，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无赖，对吧，有些粗野。她就是因为这样才跟他分手的，西蒙过去还经常打她。我对她说，要是你愿意，就搬回西蒙那儿，继续和无赖住猪圈，不要和真心喜欢她的人在体面的房子里生活。”

“西蒙过去经常打她？”

“是啊，他还威胁过我，上帝啊！”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呃，我不太确定，6个星期前吧。那时他们刚刚分手。”

“他打过你吗？”

“不，没有，但他到处跟着我们，相当怪异。”大卫停下来，用憔悴泛红的眼睛盯着丹尼尔。“有时，虽然我们看不见他，但能感到他就在周围。”

“你能感觉得到？是什么意思？”

“很难描述，我们只是感觉被跟踪了。有时我们看见不远处有一个慢跑锻炼者，贾斯敏就说是西蒙。她经常感到自己被人跟踪了。其中几次，我还做了记录。”年轻人拿出了一本日记。“在这，你看。周一，然后是下一个周日。”

丹尼尔翻阅着日记。其中有五六条相关记录：西蒙在屋外。抗议活动附近的慢跑者，西蒙？西蒙（？）在河边，等等。他想起了海伦·斯蒂尔斯比，不禁打了个冷战。“你的日记可以借给我吗？”

大卫犹豫不决。“里面……还记了一些我的隐私。”

“非常抱歉，但这很重要。我影印之后就还给你。这些跟踪事件一定让你胆战心惊吧。”

“反正不是让人愉快的经历，至少对我来说不是，但贾斯敏从不惧怕他，我甚至感觉，在某种程度上，她是乐在其中的。”

“乐在其中？”

“是的，我的意思是，同时有两个男人可供选择。这就是我们争吵的原因。她总和西蒙见面，我骂她是婊子——上帝原谅我！我不知道她会死！”

“贾斯敏去过西蒙那里？什么时候的事？”

“上星期。我以为她不会再找他了，但好像她确实去过。如果我当时阻止她，现在她还会活着，是吗？”

丹尼尔若有所思地看着他。“她周四那晚不在这里，你认为她会去哪里？”

“当然在西蒙那里。不是在他那儿，就是在抗议活动那里。”

“你找过她吗？”

“那晚没找过。昨天早晨找了。我去树屋那里，但她不在。然后我又去了西蒙那里，她也不在那里。”

“你没想到要报警吗？”

“没有。她毕竟是个成人。我去工作了，希望回家时能看到她。然后她母亲来电话了。”大卫用纸巾擦拭着泪水，擤了鼻涕。“很难接受这个现实，真的……对不起。”

“我理解你的感受，布罗迪先生。不过，如果你能把这些写个书面声明……”

萨拉现在是一宗商店行窃案的辩护律师。她的委托人是一位老太太，她被一家小型超市的店铺侦探抓了个人赃并获。在她的购物袋中，有一包没有结账的熏猪肉，而袋中的鸡蛋、牛奶、面包统统都付过款了。萨拉的委托人声称，她当时心不在焉，误拿了熏猪肉，但超市不这么认为。

控方的证据来源于那名紧闭双唇、不苟言笑的店铺侦探，他在证词中说，老太太把熏猪肉藏在从图书馆借来的书下面，这清楚地证明这是有计划、有预谋、情节恶劣的狡诈犯罪行为，直接违反了1968年颁布的《盗窃法案》。

萨拉的委托人拒绝接受地方法官的裁判，而超市一方也态度顽固，有意刁难，执意提起诉讼，于是这包价值1.79英镑、现在已经超过保质期10个月的熏猪肉华丽地独占着一号法庭的证据桌，而纳税人要为此案付出超过1千英镑的代价。

通常情况下，萨拉会尽情享受这场闹剧，像玩网球那样展开一场收入不菲的智斗，但今天，西蒙的失踪让萨拉不能全神贯注。萨拉想要证明她的委托人是因服用药物而导致了头脑混乱，但控方律师亚当巧妙地用他狡猾的微笑和优雅的举止迷惑了萨拉的当事人，使她承认了自己因不信任医生而将药倒进了洗涤池，又承认了那个小超市10年前让她的街角小店破产，她对此怀恨在心。

这样一来，陪审团相信她是神志清楚、企图不轨而将其定罪。法官叹了口气，对她判处有条件释放，并告诫她以后不要再干此类蠢事了。萨拉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律师事务所。

“我请你吃午饭，如何？”亚当赶上来问道。“请你吃熏猪肉三明治？”

“哈哈，”萨拉说，“非常有趣。”

“振作起来。为了把熏猪肉赚回家，我们都需要此类案子。你委托人叫什么来着？玛吉？”

“亚当，闭嘴，可以吗？我心情不好。提醒你一下，我的儿子成了谋杀案疑犯。”

“是的，我知道了，抱歉。警察还没抓到他，是吗？”

“还没有，他们会逮到他的，他们不是一向如此吗？”

“不，他们不是。”亚当冲到萨拉面前，强迫萨拉看着他。“他们不是 每次都能逮到疑犯，萨拉，你懂的！”

“那不是重点，不是吗？我们不是在讨论能一路逃到玻利维亚的专业罪犯，我们说的是我的儿子，西蒙！警方认为他是杀人犯，他这一逃，警方更确信无疑了！”

“情况有些不妙，是吗？”

“是的。”萨拉疲惫地摇着头，仿佛被一只苍蝇烦得不行。“所以不要再拿这事开玩笑，亚当，我的心都要碎了。”

亚当赶上萨拉，与她并肩前进。“我说真的，一起吃午餐吧。”

“这不会使情况变好的。”

“但也不会弄糟，不是吗？你看起来消瘦了，来吧，找个我们可以聊天的安静地方。”

在法医鉴证科，詹姆斯·丘吉尔见到了西奥博尔德·布鲁尔博士，他60来岁，行动缓慢，彬彬有礼，再过几个月从警局退休了，他就可以

专心致志地栽种他钟爱的玫瑰花了，这种黄色玫瑰的花瓣边缘是蓝色的。对方注视着这位年轻的侦缉总督察，神态慈祥而疏远。

“是的，运动鞋的检验取得了一些成果，”他说，“鞋上的沙土与犯罪现场的一致，还发现了一些草籽，莱拉正在检测它们。”他指着一位身材高挑、肤质黝黑、梳着长发绺的年轻女士，她正优雅地坐在显微镜旁边。“哦，对不起，稍等一下，可以吗？”

一个园丁正给楼下的玫瑰喷洒杀虫剂，布鲁尔博士将身子探出窗外。“嘿，年轻人！你漏掉了左边的玫瑰花，它昨天染上了蚜虫，最需要杀虫的就是它啊……”

气急败坏的丘吉尔看到了那位年轻的科学家正极力压抑着脸上的笑容。

布鲁尔博士暴跳如雷。“督察，你瞧，我必须出去一趟，处理这事。莱拉会招呼你的。现在的年轻人真是……”

如释重负的丘吉尔走到这位年轻女士旁边。“运动鞋上有血迹吗？”

“是的，督察，有几滴。”莱拉微笑着回答，露出完美洁白的牙齿，橄榄褐色的眼睛闪着光芒。

“有几滴在左脚鞋底的凹纹中，还有五滴在鞋面上，它们看着像溅上去的小泥点，但确实是血迹。”

“太棒了！干得漂亮！”丘吉尔兴奋地说。“它们和受害人的基因吻合吗？”

“这需要些时间，长官，”莱拉低声说，小心地将一个载玻片放在显微镜下。“我们已经将样本寄到曼彻斯特了。但血型 and 面包刀上的血迹相匹配。”

“面包刀上也有血迹吗？”

“是的，只有几滴，在刀刃和刀柄的接缝凹槽中。”

“这就够啦！只要样本与受害者的基因吻合，我们就能逮捕他了！”

布鲁尔博士在窗外严厉责备那个园丁。丘吉尔朝这位年轻黑人女性笑了笑，莱拉也报之以诡秘会心的微笑。毫无疑问，丘吉尔知道自己该和哪位科学家合作，才能推动案件调查的进度。

也许，他明天应该再来一次，看看事情有何进展。

“那么西蒙会去哪里了？”亚当问道。在一间俯瞰乌斯河的印度高级餐厅，他和萨拉坐在楼上一处僻静的角落里。游船往来河上，在他们下方的码头，游客在阳光中无所事事地闲逛。萨拉吃了几口咖喱菜，虽然这顿饭和香槟是亚当在今早闹剧中取得的胜利，萨拉心里还是感到暖洋洋的，过去的几天里，她几乎没吃什么像样的东西。

“即使我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萨拉说。“虽然我知道你行事谨慎。”

“这不是专业咨询，”亚当说，手中旋转着酒杯柄。“只是朋友间的谈心，仅此而已。”

“我知道，谢谢。不过，我实在不知道他人在哪里。”

“你认为他会……做这事吗？”

萨拉长时间都没有回应。如此漫长的沉默，让他以为萨拉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了。但他感觉这沉默中没有敌意，只是静静的反省和沉思，是一时的欲语忘言。

最后萨拉终于开口说话了：“亚当，你将来会要孩子吗？”

他微笑着，记起来他经常忘记的一个事实——萨拉比他年长将近10岁。“是的，我想当我遇到合适的结婚对象，我会考虑的。这是顺其自然的事，是吗？”

“是的，贝琳达是你的理想对象吗？”

“她认为自己是。我……几乎相信了。但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只是在迂回地回答你的问题。”

“哦，通过谈论贝琳达吗。”

“如果……当你和贝琳达结婚后，亚当，我确定你们会结婚的，如果她要求你……”

“非常感谢你的提醒。”

“……然后你们就有了孩子，生活就永远改变了。你不再属于自己，而我眼前这位幸福、迷人、无忧无虑的出庭律师，这位除了自己的律师费和摩托车以外，心上没有一丝牵挂的出庭律师，会消失的无影无踪。因为那时，你的一部分属于贝琳达，另一部分，也许是大部分，是属于孩子们的。有时，你爱他们；有时，他们让你生气。是非常生气，亚当，如果你的运气不好。你甚至无法想象自己会被气成那样。当然，在愤怒中你能背叛他们，他们也能背叛你，但你不会让那发生，如果你能的话……”

萨拉不再说话了，用手指轻柔地抚弄着杯沿，望着亚当的眼睛，然后看向窗外。他在等待，但她没再说什么。

“那么，即使你认为他干的，你也不会说？”

萨拉微笑着，眼泪不自觉地弥漫双眼，她用桌上的纸巾将泪水拭去。

“是的，亚当，就是这样。我不可能说出口。为人父母的第一课。你及格了。”

第十八章

深夜，电话铃声响了。西蒙失踪两周之后，英格兰斯卡伯勒市有名警觉的警员注意到一辆蓝色的福特护卫者车，就停在一个家庭旅馆外，车牌号相符。凌晨2点15分，这个消息传到约克市，值班警长拨通了詹姆斯·丘吉尔家里的电话，内心不禁涌起一丝恶作剧般的快意。当听到接电话的不是新来的侦缉总督察，而是一个年轻女人倦慵的声音时，值班警长好像中了大奖一样，别提有多高兴了。

“喂……什么事？”

“这里是富尔福德警察局，女士。请问丘吉尔总督察在吗？”

“谁？”

“侦缉总督察詹姆斯·丘吉尔，女士。我有急事找他。”

“噢，你是说詹姆斯？他在……上帝……找你的。”

“喂？谁啊？”

“丘吉尔总督察吗？”

“我是。”值班警长听到电话那头隐约传来一个声音：别太长，詹姆斯。待会吃饭的时候他要告诉他的朋友，他甚至能想象出大家狂笑的样子。“丘吉尔总督察很长吗，队长？她说没说——到底有多长？”

“我是值班警长奇瑟姆，长官。非常抱歉打扰你，斯卡伯勒市发现了西蒙·纽比名下的那辆车——是辆蓝色福特护卫者吧？”

“没错。我马上过去。他们抓到人了么？”

“没有，长官。他们正在监视那辆车。”

“很好。把电话转到罪案调查办公室，好吗？我需要有人和我一起马上去斯卡伯勒市。”

“是，长官。”奇瑟姆警长转接了电话，朝刚给他买了杯咖啡的巴罗斯警员咧着嘴笑。

“小子，你在这里待一段时间后，你就知道了。”

“知道什么，长官？”

“一个敬业的警探得随时待命。”巴罗斯眨眨眼，得意地喝着咖啡。

将近凌晨4点时，丘吉尔和哈瑞比来到斯卡伯勒市，这里刮着风，沿着滨海路，一波波海浪不断拍击着海岸。那辆蓝色护卫者停在一座楼外，这座建筑名叫“海景别墅”，年头很长了，外墙已经开始脱落。街上冷冷清清，只能见到来往的送奶车和几只飞翔的海鸥，风吹之下，羽毛显得很凌乱。

侦缉警长康罗伊在街的一头等着他们，这条街的另一头也有辆警车。“我们查问过了，长官，你要找的人在7号房间。侦缉警员莱恩正去女房东那里拿房门钥匙。”

“好。派有穿制服的警员到房子后面，我们进去。”

3分钟以后，他们四人踏着严重磨损的地毯，咚咚地走上楼梯，有个老人正蹒跚着走向楼梯平台处的卫生间，被这阵势吓了一跳。在7号房间内，躺着一个年轻人，安静地睡着。丘吉尔拿出照片靠近枕头与那个人比对。确切无疑。正是照片上的人。丘吉尔抓住年轻人的肩膀，粗暴地把他摇醒，对方一下子惊醒了。

“西蒙·纽比，你因与贾斯敏·赫斯特谋杀案有关而被捕。你可以保持沉默。但如果你在被问及将来作为你庭审抗辩依据的问题时保持沉默，则可能对你的辩护产生不利影响。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作为呈堂证供。

“怎么回事？你们是什么人？”

“好了，小子，我们回约克市。”

身着睡裤和外套的西蒙还没来得及弄清楚发生什么事，就被戴上手铐，按进警车里。哈瑞·伊斯比和西蒙一起在车上待着，与此同时，丘吉尔和另外两名警员正在搜查他的房间并把他的衣服装进证物袋里。

“到底怎么回事？”西蒙绝望地问道。

“你被捕了，孩子，你没听见吗？你涉嫌谋杀贾斯敏·赫斯特。”

“涉嫌什么？贾斯敏？你疯了吗？”

“疯的不是我，小子。我们认为你杀害了贾斯敏·赫斯特。”

“你是说贾斯敏死了？在哪儿死的？怎么死的？”

“这该轮到你告诉我，小子。”这个男孩儿被彻底吓懵了，西蒙烦躁不安地扭动身子想挣脱，但双手被反铐在背后，车上的安全带把他牢牢地固定在位子上。

“她怎么可能死了呢？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

哈瑞看着他，不动声色地微笑，感到很满意。那如同困兽般的眼神、眼泪、绝望的挣扎，他见得太多了。这也许意味着这个人是有罪的，也可能是清白的——多数情况下是由于极度的恐慌引起的。哈瑞静静地看着西蒙挣扎，一句话也不说。

丘吉尔出来了，手里拎着两包衣服，把它们扔到了车子的行李箱里，然后打开后门，脸上挂着凶猛而得意的微笑，扫视着西蒙。“抓到你了！”

“我没杀贾斯敏·赫斯特。放开我——你们要带我去哪？”

“去约克，孩子。记住你说的话都会成为呈堂证供。挪过去一点。”

“可贾斯敏是怎么死的？看在耶稣的份上，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哈瑞开着车，丘吉尔则仔细打量着他的犯人，西蒙看上去一团糟，胡子拉碴，头发睡得乱糟糟的，睁大的眼睛里露出惊恐的神色，愤怒地在椅子上扭来扭去，丘吉尔还可以看到他发达的肌肉紧绷着。以西蒙健壮的体格，足以制服任何一个姑娘，不管这个姑娘有多高多壮。

“你们不能就这样突然闯进我的房间，然后告诉我贾斯敏死了，天哪！这不是真的！”

“你最后一次看到她是什么时候？” 警方本不该在车上讯问嫌疑人，但如果这年轻人自己要说，他们也不能堵住他的嘴。

“我已经好几天——几个星期——没见到贾斯敏了。发生什么事——她怎么死的？”

“她被强奸，有人用刀割断了她的喉咙。”

“噢，不会吧。”这种直白的陈述似乎震惊了西蒙，愤怒和惊恐顿时化成了悲伤。西蒙侧身蜷缩在座椅上，开始抽泣。丘吉尔知道，如果这个反应发生在一个正常人身上，或许说明这个人是无辜的，但以他的经验，强奸犯和杀人犯都不是正常人。他们只是看上去正常的一类人，实际上他们的情感神经全都搭错了。杀人犯完全可能因他施加的伤害而哭泣，或者出于懊悔，或是因为患有精神分裂症，又或者因为自己的罪行暴露而自怜。反正重要的是证据。

“我看到那个女孩的尸体时，都忍不住吐了，”哈瑞说。“像你这样的人应该被绞死，慢慢绞死。”

“我没杀她！”西蒙突然发作，车子也随之晃了一下。“所以，闭上你的臭嘴！”

“打住，哈瑞，”丘吉尔命令道。“到警局再审问。”

“遵命。”

一路上西蒙多次申明自己是清白的，但看到丘吉尔没有任何反应，他也就不再说话了。他们刚进约克市，西蒙问道：“你们现在要干什么？”

“先把你关起来，然后拘留警长 1 会给你提供一份早餐，接着我们会正式讯问，全程录音。”

“我可以请律师，对吧？”

“你想请的话，我就打电话给值班的事务律师。”

“不。我母亲是出庭律师，她知道哪个律师最好。我要给她打电话。”

丘吉尔叹口气。“好吧，随你便。但你要说实话，孩子。那是我给你的忠告。”

萨拉和艾米丽很少一起吃早饭；通常都是两人急匆匆地各吃各的。如今经过前几天的打击，两人都想趁机修补彼此之间的关系。考虑到萨拉的感受，艾米丽打开收音机收听流行音乐台时把声音调得比平常小声；萨拉也克制住自己，没有像以往那样直接把收音机关掉。

“你最担心哪门考试？”萨拉试探着问艾米丽。

艾米丽皱了下眉，萨拉以为她不会回答了，但艾米丽认真想了一下。“我觉着是历史。”

“为什么？”

“要记住的内容太多了，比别的课程多多了；出的问答题也稀奇古怪的，不知道该怎么答。老是‘阿道夫·希特勒的这幅漫画证明什么’之类的东西。”

“我能帮什么忙吗？”

“妈，还是我自己来比较好，真的。我们只可能吵架。”

“噢，也许乔伊比较熟悉历史。你今天去找他吗？”

艾米丽点点头，这时电话铃响了。艾米丽站起身，手里拿着吐司片。“我打赌一定是乔伊。喂？哦，西蒙！上帝，你在哪儿？对，她在。”

在把电话递过去的时候，艾米丽注意到她母亲好像受到什么打击似的，身体晃了一下，看上去很无力的样子；不过萨拉很快就恢复了正常，既快又彻底，就像变了一个人，声音也变得干脆、尖锐、有条不紊。

“是。好的。我马上叫人过去。人没到之前，你跟谁都别说话。明白吗？只说你的事务律师很快就到，在与律师交谈之前不能回答任何问题。你有权吃东西和休息，并得到良好的待遇，如果没得到的话，你可以求见拘留警长。就说如果他们不好好待你，你就投诉。还有西蒙——我也会过去的。”

露西·桑普森进入警察局时，没看到记者，这让她放了心。但这只是时间问题，记者很快就会闻讯赶到。露西的委托人很少出身于中产家庭，在约克这么个小城市，一旦有中产阶级遭到指控，社会环境必然将当事人置于始料未及的难堪境地。《晚报》将如获至宝——当地一出庭律师的儿子被控谋杀啦！法律圈里的人们肯定会把这件事说上几个月；萨拉的职业生涯或许就毁了。

“什么事，女士？”负责接待的年轻警员正在读《太阳报》，他很不情愿地抬起头招呼。

“我是事务律师。我有个委托人被关在这里，西蒙·纽比先生。”

点明“先生”二字是很重要的。尽管有《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的保障，拘留期间嫌疑人还是被剥夺了自由和尊严，有时甚至还有身上的衣服，而她的职责就是尽力把这些都争取回来。

“好的，女士，请稍候。”

“我要马上见到负责此案的警官。我的委托人面临谋杀指控，年轻人；我不想干坐在这里，像块儿木头似的。”

“我不知道……”警员瞄了她一眼。“我试试看……”

露西的脸上掠过淡淡的笑容，她现在对年轻男性有种特别的影响力。亚当曾经很不友好地告诉她，说露西让他们回想起自己儿时被母亲训练使用尿盆的情景。虽然这个评价不那么令人受用，但露西的这个特质能不时地派上用场。露西是个健硕的女人，多年前就不再刻意节食、穿紧身衣了。为了遮掩自己肥壮的身体，她穿着又长又肥的黑色裙子，白衬衫外面套着宽松的夹克，夹克上面有很多口袋，非常实用。她穿着马丁医生 2 式的靴子，这还是从她十几岁儿子那儿学来的时尚，这种靴子令她的双脚舒适、放松。当发现白头发时，露西便干脆把头发全染成了白的，作为自己追求时尚的反衰老宣言。如果她手里拿的是塑料袋，而不是印着姓名缩写字母的公文包，人们很容易把她当成街上的流浪者。

那个警员把詹姆斯·丘吉尔叫来了，丘吉尔向她伸出手。

“桑普森夫人是吧？我是逮捕西蒙·纽比的警官。”

露西点点头，没有理会他伸出的手。“我要立刻见他。另外我还需要拘留文件。”

“没问题。”丘吉尔带露西进入一间屋子，屋里的桌子被固定在地板上，旁边摆放着两把椅子，还有一盏吱吱作响的氖灯。西蒙进来了，一个高大、魁梧的年轻人，有着淡褐色的眼睛，这让露西不由自主地想到他的母亲。西蒙一脸茫然，显得快快不乐又桀骜不驯。

“我母亲叫你来的？”

“没错。她在外边等着。你母亲和我经常拍档。”

“哦，你可得有些本事，想办法把我从这里弄出去。”

“我会尽力而为的。”露西谨慎地微笑。

“你要知道，我没杀贾斯敏。”

“这很重要。我站在你这边，西蒙。这是我来这儿的原因。”

“太好了，别人都跟我作对。他们都不相信我说的话。”

“到目前为止你都跟警察说了什么？”

“说我好几周都没见过贾斯敏了。”

露西皱了下眉。“你母亲可不是这么说的。她说贾斯敏被杀的那天晚上，有人看到你跟贾斯敏在屋外争吵。”

“噢，上帝。”西蒙一屁股坐下。“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一个邻居看到你了，是个老头儿。”露西从公文包里抽出便签簿。“你最好实话实说，西蒙。我需要知道全部事实，不然我没法儿帮你。咱们从头开始，怎么样？告诉我你和贾斯敏之间发生的的所有的事。”

听到这话，西蒙很不高兴，他转过脸，对着墙。这种反应，露西以前遇到过无数次，她知道这不是什么好迹象。

“你有必要知道那些事吗？”

露西柔声说：“贾斯敏死了，西蒙，我如果要帮你，就必须知道这些事才行。告诉我好吗？西蒙？”

西蒙一脸不高兴，沉默了很久之后叹了口气，倾身向前，开始讲述那些往事。

“好啦。现在是上午11点1刻，”丘吉尔说，意味深长地瞪了露西一眼，因为问讯被露西耽搁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我们在约克市富尔福德警察局。在场的有西蒙·纽比、他的事务律师露西·桑普森夫人、侦缉总督察詹姆斯·丘吉尔以及侦缉督察哈瑞·伊斯比。此次问讯将会录音，纽比先生的法定代理人将得到录音副本。现在，西蒙。我重申一下注意事项……”

丘吉尔说话的时候，西蒙有意回避他的眼光。西蒙看上去精神疲惫、紧张不安，丘吉尔心想，这说明西蒙有罪，确凿无疑。

“好吧。首先向你出示警方的记录，上面是你在车里说过的内容。如果你对这个记录没有异议，就在下面签上你的名字。”丘吉尔把一张纸递过来。

5月31日星期一，凌晨3点45分，约克市警察局侦缉总督察詹姆斯·丘吉尔，与约克市警察局侦缉警员哈瑞·伊斯比、斯卡伯勒市警察局侦缉督察康罗伊和侦缉警员莱恩一起进入斯卡伯勒市惠顿街海景别墅7号房间，当时西蒙·纽比在该房间内睡觉。总督察丘吉尔叫醒纽比先生并告知他因涉嫌谋杀贾斯敏·赫斯特而被捕，同时提醒他：他可以保持沉默。但如果他在被问及将来作为其庭审抗辩依据的问题时保持沉默，则可能不利于他的辩护。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作为呈堂证供。然后，纽比先生被押解到警车上，警车随后从斯卡伯勒市驶向约克市。

在被告知法律权利后，纽比先生声称他没有杀害贾斯敏·赫斯特，称自己有数星期未见过贾斯敏·赫斯特，并多次重复了这一说法。

丘吉尔把笔递给西蒙。“给你。如果没有异议，就在下面签名。”

“不，等等……”这些话让西蒙很害怕。“不，我没说过那样的话。”

“你是这么说的，小子。我听得清清楚楚——我们两个都听到了。你说了好几遍。”

西蒙惶恐地转向露西。“我真不知道自己都说了什么，我……”

“丘吉尔先生，你在车上审问了我的委托人？”

“没有，桑普森夫人，我们当然没有。这是在我们告知他的权利之后，西蒙主动说的。”丘吉尔不屑地瞥了露西一眼，然后继续紧盯着西蒙。“你告诉我们，你没杀贾斯敏，你有几个星期没见过她了。那都是你亲口说的，西蒙。你现在要推翻这一说法吗？”

“不。是的。是的，这不是真的。”

“哪部分不是真的？”丘吉尔温和地问道。“你没杀贾斯敏的那部分？”

“不！当然不是那部分。”西蒙双手捂着脸，不知所措。“我……我见过她。”

“什么时候？”

“我去斯卡伯勒的前一天。”

“上周五晚上？”

“对。”西蒙看了露西一眼。“你跟他说。”

“在我们继续之前，总督察，”露西打断他们。“我的委托人要做出项声明。”她把一张纸递到桌子对面。“这是他几分钟之前写的。我觉得这能帮助解释一些事情。”

詹姆斯·丘吉尔拿起那张纸，大声宣读。

“我一年前认识了贾斯敏·赫斯特，并深深地爱上了她。去年10月份，她搬来布拉默姆大街23号和我同居，一直住到今年3月份她离开了我。她说厌倦了我，并且有了新的男朋友，叫大卫·布罗迪，他们俩住在斯蒂林弗利特路8a号。我曾去过那里一次，请求贾斯敏回到我

身边，但她没答应。打那以后我又见过贾斯敏几次，但见面时间都很短。5月13日，星期四，我在河边碰到贾斯敏·赫斯特，然后一起回到我的住处吃饭。我让贾斯敏回来和我同住，但她不肯，我们大吵了一架，然后她就离开了。她走后，我心里很烦，就决定到斯卡伯勒散散心，想办法忘掉她。我当晚开车到了斯卡伯勒市，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今早警察逮捕我时，我才知道贾斯敏已经死了。我没杀她，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死的。西蒙·纽比。”

丘吉尔看着哈瑞，然后大笑起来。“你在车里说的可不是这样，对吧？”

“不是，哦，我太害怕了。你们告诉我之后，我才知道她死了。你让我说什么好？”

“说真相啊，小子。”

“我现在说了啊。就这些，都写在这张纸上了。”

“好啦，如果你们没有证据指证我的委托人，”露西说，“那我要请你们撤销这个错误的指控，立即释放他。”

“哦，想得美！”丘吉尔把一个塑料证物袋放到桌上。里面装着一双沾着泥的运动鞋。“这么说吧，我们确实有证据，桑普森夫人。”丘吉尔一字一句地说着，目的是让录音机清晰地录下他说的每一个字。“我正向纽比先生展示一双男鞋，耐克牌运动鞋，45码。你认识这双鞋吗，西蒙？”

“不认识。”

“这双鞋是在你家里找到的。是你的鞋，对吧。”

西蒙耸耸肩。“也许吧。穿这种运动鞋的人多了去了。”

“可这双鞋是在你家里找到的，而且上面粘着的泥和草与贾斯敏尸体附近的泥和草很相似。那里的鞋印看上去也跟这双鞋符合。”

“那又怎样？我说过了，穿这种鞋的人不计其数。”

“上面的粘着的泥和草又怎么解释？”

“我经常跑步。这种鞋就用来跑步的。”

“是的，没错。”丘吉尔身体前倾，死死地盯着西蒙。“那上面的血迹呢？”

“什么血迹？”西蒙脸色煞白。“在哪儿？”

丘吉尔指了指左脚那只鞋带和鞋尖之间的位置，上面有几处暗褐色斑点。然后，他把鞋翻转过来，用笔指了指鞋底上的凹槽。“这里，还有这里。血点儿不大，但足以让你坐很多年牢，小子。因为法医已经化验了这些血迹，它们都是AB型RH阴性血，也就是贾斯敏·赫斯特的血型。这是贾斯敏的血，西蒙，对不对？你杀她的时候沾上的。”

“可我没有杀她！”西蒙躬身要站起来，大声喊叫着。“把鞋给我！那不是我的鞋！”

丘吉尔把鞋从西蒙眼前拿开，微笑着。“这就是 你的鞋，西蒙。凶手穿的就是这双鞋，而且是在你家卧室里发现的，上面还有贾斯敏的血迹。在你家还住着其他人吗？”

“没有别人。”西蒙慢慢坐下。

“有别人把运动鞋放在那儿吗？”

“没有，不过……”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丘吉尔拿出另一个证物袋。“我向纽比先生展示一把黑柄面包刀。我们还在你的房子里找到了这个。这是你的吗？”

“不是。我怎么知道？”

“上面有指纹，西蒙。我们随后会拿你的指纹来比对的。”丘吉尔停了一下，享受着这一刻，眼睛直视着西蒙和他那个沉默的律师。“这把刀上也有贾斯敏的血迹！”

“不可能有！你在撒谎！你看，刀刃上很干净！”

“我没说是在刀刃上，对吧？毫无疑问，你杀了贾斯敏之后把刀擦

洗干净了，以为这样就不留痕迹了。但精明的法医检查了这把刀，在刀刃和刀把接缝处发现了血迹，跟贾思敏血型一致，都是AB型RH阴性，这是你割她喉咙时留下的。”

“我没有！你敢再说，你这个杂种……”西蒙又一次站起来，但露西把手按在他胳膊上，看到西蒙坐下，露西松了一口气。

“听他们说，西蒙，”露西说。“如果你不想回答，就不必开口。”

“但那不可能是贾斯敏的血！我没有杀她，我说了！”

“随你怎么说吧。”丘吉尔傲慢地微笑着。“听说过基因吗，西蒙？我们已经把血样送去做基因检测了，是不是贾斯敏的血，结果出来就知道了。”

“那么，结果肯定不是她的。”

“是吗？我们走着瞧吧。你也没有强奸她，对吗？”

“什么？当然没有。”

丘吉尔冷酷而残忍地一笑，“这么说，你愿意提供基因检测样本，对吧？”

露西感到身上冒出了冷汗。“我需要再次征询一下我委托人的意见……”她支支吾吾地说。但丘吉尔打断了露西。“再过一会儿，再过一会儿。首先让我告诉你的委托人我们为什么需要取样，好吗？听着，西蒙，杀死贾斯敏的那个人——那个人穿着运动鞋并且用那把刀子——不止杀了贾斯敏，而且先强奸了她。在实施强奸的时候，留下了体液，这能帮助我们找到并确认凶手的身份。因此，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需要从你身上取样做基因检测，然后与凶手留在贾斯敏身上的体液基因进行比对。如果你是无辜的，也能通过这种方式得到证实。但如果不是……”

詹姆斯·丘吉尔不再说话，屋里死一般的安静，凝聚着紧张的气氛。西蒙双手抱头，无声地哭泣着。丘吉尔打破沉默，压低的声音中透出无情。“我们要从你嘴里取样并拔几根头发，不会疼的。但我必须警告你，如果你拒绝主动提供，我可以强制取样。你明白吗？”

西蒙点点头，还在哭。问讯只持续了10分钟，但丘吉尔很肯定，话说到这份上，已经充分打击到西蒙了。如果这孩子认罪的话，现在正是时候。

西蒙小声咕哝了一句，丘吉尔没听清。“你说什么，小子？”

西蒙抬起头，泪痕满面。“我说精液应该是我的！”

“你的？”这就对啦！丘吉尔想道。终于认罪了！

“西蒙，等等。”露西碰碰他的手，但西蒙没理会，直盯着丘吉尔。

“没错。我就是这么说的。”

丘吉尔极力抑制着内心奔涌的狂喜。

“好吧。真愿意跟我说是吗，小伙子？”

“是的。是的，我是要说。”

露西不由得想：西蒙要给自己定罪了。如果他执意认罪，我说什么都无济于事。但是，我该怎么告诉萨拉，她还在外面等着消息呢？

露西出来的时候，一脸倦容，虽然看上去精疲力竭，但斗志和坚韧的精神还在。

“情况怎么样？我能见他吗？”萨拉急切地问道。

“不行。警察不会让你见他的，萨拉。很抱歉。他已被指控并送往赫尔监狱羁押。你可以去那儿看望他。”

“可是……被指控？那么他们认定是他干的？”

“显然是这样。”露西看着她的好友，心想：出庭律师怎么会问出这种问题！但站在她面前的不是一个成功的律师，而是个母亲，正焦急地盼着儿子的消息。她轻轻抓住萨拉的胳膊。

“来吧，到外面说会容易些。到我车里说吧。”

坐进车里后，露西慢慢地讲述着证据。首先是鞋印、耐克运动鞋，然后是刀子和上面的血滴。“AB型RH阴性血。那是西蒙的血型

吗？他或许不小心割伤了自己。”

“我想不是。我记得他是O型血，跟我一样。我打电话给医生确认一下。”

“反正他们已经送血样去做基因检测了，是不是都会有个确切说法。但那还不是最糟糕的。”露西很沮丧地看着萨拉。“关键是精液，这也是我们谈的最多的。”

“什么？你是说贾斯敏被强奸了？”

露西点点头。“你不知道吗？”

萨拉摇摇头，咕哝着说：“不。不，警察从来没告诉我这个。可能是要让我宽心吧。上帝啊！还有完没完哪？”

“很抱歉，萨拉。我以为你知道。”

“没关系，反正迟早也会知道。警方怎么说？说西蒙强奸了贾斯敏吗？”

“未必。当然，他们取了西蒙的血样做基因检测。但西蒙帮了自己一把，感谢上帝。”

“什么意思？他怎么帮了自己一把？”

露西的嘴角上闪现着不易察觉的微笑，这令萨拉吃惊不小。

露西笑了——这咯咯的笑声柔和，并含有感激上苍的意味，那天，这笑声给了萨拉一丝希望的曙光。

“你真应该看看那个督察的表情！他很确信西蒙会认罪，连我都这样认为了，真的。西蒙说那精液是他的——我没能阻止他，当时心想完啦，都结束了，其实并没有完。因为西蒙说自己和贾斯敏那天下午做过爱，就在他家里。不是强奸，只是做爱。按他的说法，贾斯敏来他家就为这个——那是她想要的。而且这也不是头一次——显然，自从她甩了这个可怜的孩子，她又回去过好几次。你觉得这可能吗？”

露西瞅瞅萨拉，马上意识到不该这样问。作为西蒙的母亲，她能说什么呢，无非是……“事实上，这有可能。西蒙以前就告诉过我，

说自己完全被贾斯敏迷住了，而且……哦，贾斯敏已经死了，我不应该这么说一个死去的人，但贾斯敏确实是把西蒙玩弄于股掌之中。她喜欢玩弄西蒙，或许贾斯敏也是这么对待她的新任男友的。”

“噢，这样就好，他所说的话至少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机会。有点儿麻烦的是，他们仍然坚称贾斯敏被强奸过。”

“警方如何证明呢？”

“据年轻的温斯顿说，阴道有擦伤。警察反复纠缠这一点——像什么，西蒙如何解释擦伤？他们做爱时西蒙是否喜欢弄伤贾斯敏？西蒙所说的做爱是否等于强奸？警方不停追问，直到我说他们在骚扰我的委托人才打住。他们真让人无法忍受。”

“我见识过。但西蒙承认强奸了吗？”

“没有。在这点上他说的很清楚，我认为西蒙不会改口的。”

“当然，如果他说的是实情，贾斯敏是后来被 别人强奸了的话，基因也该检测出真正强奸犯的精液。在这种情形下，按照西蒙现在的说法，我敢说你儿子应该是清白的。”

“是啊。也许。假如 ……希望血迹不是贾斯敏·赫斯特的。”萨拉有些发抖，她长吸了一口气。“这么说，我们只能等了。”

露西微笑着，轻轻抚着萨拉的肩膀。“什么时候不是这样？”

“这次总归是不同的，露西。可以说和以前完全不同。因为以前出事的是别人，不是我。”

1 为确保侦查 程序公正、公开 和可行性，1984年，英国依据《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建立了警察拘留制度。一名级别较高、独立于该 案侦查 的拘留警长受命负责被拘留者的权利与福利，为 拘留中的嫌疑人提供基本正常的生活条件，维护 其尊严。

2 “外科医生马丁”是英国ITV台著名系列电视 喜剧，剧 中的马丁医生曾在伦敦当过 外科医生，由于患上晕 血症无法再实 施手术，只好来到他在童年时 曾度过 的海边 小镇 当医生。

第十九章

萨拉曾去过赫尔监狱很多次，但这一次感觉完全不同。黑色嵌钉的大门显得比以往更加高大；走廊看上去更脏，回响更加刺耳；嘘声和挑逗的口哨声听起来更加瘁人。她得跟其他来探监的母亲们一起排队，把提包交给一个傲慢的狱警检查。

萨拉是和鲍勃一起来的，这让一切变得更糟。当他们一大群人穿过监狱的院子时，鲍勃被突然从牢房窗口扔出来的粪便包吓得直哆嗦，在其他探监者前面缩头缩脑。

西蒙坐在他们对面，低头对着桌子，满脸羞耻。

“你们还是来了。”

“我们当然要来，西蒙，”萨拉说。“一被批准立马就来了。”

“他也是？”西蒙朝鲍勃点点头。

“我也是。”鲍勃应声道。

有一阵子他们谁都没有说话。西蒙仍然紧张地盯着桌子，鲍勃冷冷地看着他的继子，仿佛对方是个受逼迫的少年犯，最后西蒙开口了。

“你跟那个事务律师谈过了？”

“露西？是的，我跟她谈过了，西蒙。事情……看上去并不乐观。”

“不乐观？他们认为我杀了她，妈！”

“是你干的吗，西蒙？”鲍勃的声音冷酷无情，就像是一记耳光。

“什么？”

“是你杀了贾斯敏·赫斯特吗？”

西蒙开始摇头，起初很缓慢，随后越来越快，越来越用力。“不是！”

“也没有强奸她？”

“没有，我根本就没有！”西蒙猛地站起身，他压过桌子直逼鲍勃的脸。“你怎么敢跑到这儿来问我这个？你要是不信我就别来，这里不欢迎你！”

人们都扭头看过来，邻桌的女孩嗤笑一声，狱警抱起了双臂。

“你是最后一个见过她的人，西蒙，”鲍勃继续说道，“你打了她，有人看到了。”

“你谁啊，是警察吗？闭嘴吧你！”

“我需要了解实情，西蒙。我们都得了解究竟是怎么回事。”

萨拉心里想，鲍勃要挨揍了，这是自找麻烦；但西蒙只是把脸更逼近自己的继父，说道：“我没做过，明白吗？现在你了解了。你要是不信就滚蛋。”

现在每个人都朝这边看来。在探监室中，继子大声辱骂自己的继父。带着深深的悲哀，萨拉说话了，“西蒙，没事的。坐下吧，拜托你。”

有那么一瞬间西蒙只是盯着萨拉，似乎在掂量着她究竟算哪棵葱，要不要朝她吐口水，随后他的狂怒熄灭了，坐了下来，用手揪着头发，“我没做过，妈，无论他怎么想，无论任何人……”

“没关系，西蒙，我相信你。”

“……我是说，我甚至都不知道贾斯敏是在哪里出的事，所以……你相信我？”

“是。”

“嗯，很好，至少你们俩当中有一个信我。”西蒙越过桌子去握萨拉的手，她感受到了西蒙指尖的紧张，于是紧紧握住，希望给他安慰，然后西蒙转向鲍勃。

“那你呢？”

“我不知道，西蒙，我想要……”

“哦是啊，你想要相信我，”西蒙哂笑。“但你办不到，是吧？你想要相信自己的继子不是个肮脏的杀人犯，强奸了女朋友之后还割断了她的喉咙，但你没办法完全肯定，所以你情愿先想一想，看看这星期的《卫报》上是怎么说的，对吧？之后你大概就能告诉我你怎么想了！”

“西蒙，别说了！”萨拉紧握着他的手，一部分是为了安慰西蒙，但更主要的是担心他会掐住鲍勃的喉咙。她根本就不该带鲍勃来，他只会激怒西蒙，而且鲍勃还没完没了地刨根问底。

“你尽管冷笑，西蒙，但那个女孩是被强奸后杀的，而你承认和她发生了性关系。”

“是，没错，我是这么说的，但这并不能表示我强奸了她！”

“警察在你的运动鞋上发现了她的血迹。”

“那不是她的血，告诉你说吧，那很可能不是我的鞋！”

“哦，得了吧，西蒙，别把警察当傻瓜！”

西蒙耸了耸肩，“这么说你认为是我做的了，对吧？证据确凿？”

鲍勃难过地摇摇头。“除了这样，这事情放在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身上，还能怎么想？”

“哼，你错了，就这样！我没杀她，就是这么回事！不是我干的！”

有一阵子他们谁都没说话。西蒙的怒气有一丝平息，他说：“我爱那个女孩。你不会明白的，因为你讨厌贾斯敏，你们俩都是！”

“我 并不讨厌她，西蒙，”萨拉说。

“不，你就是讨厌她！你把她逼走了！她对你来说不够有文化，是吧？”西蒙突然抽回双手，泪水涌上萨拉的眼睛。

“这件事我们都很难接受，西蒙，”鲍勃说，“要知道，你母亲甚至还去辨认了贾斯敏的尸体。”

西蒙惊呆了。“你去了？妈？辨认贾斯敏的尸体？”

萨拉点点头，“就在停尸间。”

“但是……为什么你去了？”

“警察以为死的是艾米丽。”萨拉简要地解释了那糟糕的一天所发生的事情，说到艾米丽去参加抗议活动时把自己的外套给了贾斯敏。“西蒙，你见贾斯敏的时候，她当时肯定穿着那件外套。”

“可能吧，我没注意。”西蒙又低下头去盯着自己的手，又是一阵沉默，这在喧闹拥挤的探监室里显得格格不入。“她看起来怎样？”他终于问出口。“贾斯敏，你看到她的时候？”

我该怎么回答呢，萨拉踌躇了一下。这太难了，回想起去停尸间，萨拉能记起的只有恐惧，以及之后排山倒海而来的解脱感。重要的是尸体是谁，尸体的模样已经无关紧要了。

“我只看到了她的脸，很苍白，我记得，脸颊上有擦伤，还有……皮肤上有树杈的划痕，眼睛是闭着的，贾斯敏的确是……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西蒙。”

“哦，我知道，漂亮得都他妈不安全了。”西蒙狠狠地用手背擦去眼泪。“我还打了她。天哪！我怎么知道再也见不到贾斯敏了！”

“你打贾斯敏的时候弄破她的脸了吗？”鲍勃插口说，但这次是以一种安抚的口吻。

“哦，得了吧，你在说什么呢？只是扇了一个耳光，为什么……？”

“我觉得她的血可能就是这样沾到你的运动鞋上的。”

“不。上帝，你为什么要拿这个折磨我？鞋子上怎么沾到血之类的！我他妈的不知道，这就是实话！”

“我只想帮忙……”

“哼，免了。我不想看到你，回家去吧！”

萨拉又隔着桌子握住了儿子的双手。“别放弃，西蒙。我相信你，我是你的母亲。”但母亲的话并不算数，萨拉读懂了西蒙眼神中

的意思。

“是啊，也就你相信我，对吧？其他的混蛋们——鲍勃，警察……”

“我也会说服他们的，直到被判有罪之前，你都是清白的，记住这一点。”

“那不过是律师的说辞，妈。他们可不那么想。”

“我就是个律师，记得吗？那是实话，律师的工作就是要确保这一点的落实。”

“好吧，老天保佑你的话是对的，因为在我看来不是那么回事。而且那个律师，那个叫露西的女人，她可真不咋地，是不是？”

“她是个很厉害的事务律师，西蒙，她也会为你拼尽全力。”

“那我为什么还被关在这里？一整天什么都做不了，连个活动的地儿都没有。”

“因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指控，西蒙，被控谋杀是无法被保释的。”

“我有可能一辈子都出不去了，是不是？”

“如果他们证明不了你有罪，你就没事了，西蒙。只要你没犯罪，他们也没办法冤枉你。”

萨拉一边说着话，一边察觉到周围的人都纷纷站起来了，一名狱警径直向他们这边走来。

“才不是这样，妈——无辜的人也会被扔进监狱，你跟我说过的！”

狱警把手放在西蒙肩头。“时间到了，小伙子。”

西蒙站起来的时候仍然盯着母亲，萨拉对他说：“这次肯定不会，西蒙。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驾车回约克的一路上，萨拉都在为刚才说出的那句话而后悔。承

诺太大，萨拉有可能会食言。她本希望给西蒙一些盼头，但究竟哪儿还有盼头呢？证据看起来十分确凿。西蒙是贾斯敏生前见过的最后一人，而且还和她做了爱，吵了架，打了她，随后西蒙又跑到斯卡伯勒去了。如果他运动鞋和切面包刀上的血迹也被验明是贾斯敏的血，西蒙肯定会被定罪。

但我不相信。不能相信。

不相信。不能相信。不相信。不能相信。

到底是不是不能呢，鲍勃开着沃尔沃沿着上下起伏的路返回约克的时候，萨拉都在反复问自己这个问题。我真的相信西蒙是无辜的，还是因为他是我儿子，所以我希望他无罪？

我通常不会想这种问题的。只要嫌疑犯坚称自己无辜，我就会为他辩护，而我相信与否无关紧要。但我现在不是西蒙的出庭律师，我是他的母亲。

鲍勃在她身旁静静地开车。自从离开监狱之后，鲍勃的举止显得越发紧张了。萨拉暂且忽略这一点，将思绪集中在西蒙身上。她儿子一向活跃，喜欢户外运动。监狱里都是些什么呢——也许有一个斯诺克桌球台，还要被一百个年轻人抢占吧？大部分的时间都被关在一个小小的监牢里。他得怎么过啊——在地板上做俯卧撑，来回踱步，两步向北，两步向南，循环往复……

“我真不该来，”鲍勃说。

“什么？”

“西蒙根本不想见我，我只是把局面弄得更糟了，何况如果他真的有罪，那么……”

“鲍勃？你说什么呢？”

“瞧瞧证据，萨拉，你怎么能说你相信他呢？西蒙是最后一个见到她的人，他还打了她……”

“听着，鲍勃，这不是斩钉铁铁的案子，仍有辩护理由，一定会有。根本没有决定性的证据指明西蒙和这起谋杀有关。他没有认罪，

而你口中那个讨厌的老头也只不过是看到西蒙打了贾斯敏的脸，没有看到别的。你可能没注意到，警察正在约克地区通缉一个连环强奸犯，你不会想说那就是西蒙，对吧？”

“据我目前所知，不是，但是……”

“看在老天的份上，鲍勃，你鬼上身了吗？据你目前所知！”

“对不起，但西蒙的确撒谎了，萨拉，就像他无数次跟我们撒谎一样。尤其是骗我……”

“骗了你什么？作业，毒品，零用钱？所有青春期的孩子都会耍这些小心眼，鲍勃，瞧瞧你的宝贝艾米丽，离开家好几天，连句话都不说！但这并不说明她会变成杀人犯，是不是？”

“我只是依照证据推断而已，萨拉。我们知道西蒙是最后一个见过贾斯敏的人，我们也知道他说谎，还知道他打了她……”

鲍勃就这样一直念叨下去，他的声音在萨拉耳中听来像是一直吵个不停铃铛。车驶上车道的时候，萨拉下了决心，“听着，鲍勃，你不相信西蒙，但是我信。我必须信他。我需要一点自己的时间单独去想清楚整件事，也要休息一下。”

“单独，你要去哪？”鲍勃转回身，面带困惑，手上还拿着大门的钥匙。

“去西蒙家。今晚我在那里睡——也许明晚也是。你可以在这边照顾艾米丽，我们还不会吵架，这对大家都好。”

“但你在这里也能想事情！”

“不能，尤其是你还抱着这种情绪的时候，这很严重，鲍勃——你以为西蒙犯了谋杀罪！”

“我说的是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那一点。看在老天的份上，萨拉！即使我不需要你，但艾米丽需要你！”

“艾米丽不需要听我们吵架。只不过一两晚而已，鲍勃。我们最近都承受着非比寻常的压力，我需要独立的空间想清楚。”

“好吧……你一个人真的没问题？”

“没问题的，鲍勃。就让我自己待着吧，好吗？这是我现在最需要的做的事了。”

事情相当简单，当萨拉告诉艾米丽的时候，小姑娘只不过耸了耸肩，就接着埋头读书。于是萨拉打包了一些衣物和化妆品，放到摩托车筐里，套上皮裤，骑车出发了。她感到出奇地头晕目眩，就好像摩托车轮子压根没着地一样，大概她有些精疲力竭了吧。

脱离婚姻生活还真简单啊，就是我现在干的这事吗？

不过几个晚上，仅此而已。

萨拉到西蒙家时天色已经黑了。她把摩托车推进西蒙的后院，院子长8米、宽5米，与邻居家隔着2米高的砖墙，院子后方的一扇门通向小巷，旁边是砖墙堆砌的旧式户外厕所和储煤室。

萨拉将摩托车推进杂乱漆黑的棚屋中。前轮撞上了一只油漆罐，一个塑料袋掉到摩托车座上。萨拉摸索着用挂锁锁好了摩托车，然后找出钥匙打开第二把挂锁，这是前门被砸坏后临时装的。她走进房子，手上拎着路上买的炸鱼和薯条。

屋子里又冷又脏又乱。这让萨拉想起19年前和凯文住过的廉租房，那时候西蒙还没出世。简陋，破旧，脏乱，但是毕竟还是个家啊。一个可以开始安家立业的地方。萨拉想，西蒙当初也是想这样吧。那天在庭外遇到他的时候，还听他说起要置办新的墙纸、书架和体面的家具……可是现在竟然遇上这种事。墙才刷了一半，墙角扔着一大堆啤酒罐，地板上散落着《有料》和《绅士季刊》¹杂志，CD播放机旁还有一罐发了霉的咖喱。

怪不得贾斯敏不想留在这里。要是西蒙真的要她住到这个小破地方来，他们肯定有的吵了，但这并不表示是西蒙杀了贾斯敏。

萨拉把炸鱼薯条放在烤箱里加热，然后把啤酒罐和杂志一并扔进垃圾桶，用吸尘器吸了地毯，又找到了拖布，水桶，还有碗柜里一罐没开封的漂白剂，清洗掉了地板和台面上的一大堆污迹。随后她坐在

厨房餐桌旁吃炸鱼薯条，等着四周的地板晾干。

西蒙就跟他父亲凯文一个样，萨拉心里想。我们还在西克里伏特郊区的房子时还有点希望，因为我们俩搬进去时，西蒙还只是个婴儿。凯文就指望我开始搭窝建巢，把屋子收拾得干净整洁，像个家的样子。收拾打扫是我的事，但凯文也不是什么都不做，他要赚钱养家，修修补补。其实他一开始还算做的不错，但养孩子太让人劳心劳力，而我越来越无聊，日子愈发拮据，每天都要搜边刮角，节俭度日，凯文就忍受不了了。

我们当时的确太年轻了——至少是太幼稚了。凯文只想着出去跟狐朋狗友鬼混，赚的钱都挥霍掉，而不是花在我和孩子身上。

现在做什么呢？萨拉洗干净盘子，坐在又破又脏的扶手椅上，盯着下面的录像机和价格不菲的CD播放机，这都是西蒙的宝贝。她瞧见其中许多影带都是赤裸裸的色情片。

有其父必有其子。她心想，凯文住在这儿再适合不过了。那个萨拉记忆里的凯文，19岁的小伙子，身材健美，皮肤柔滑，肌肉坚挺，是她有生以来遇到的最佳情人，街头上最霸气的生猛小子，也是在所有曾与萨拉同处一室的人中最自私的混蛋。要是凯文一个人住的话，房子肯定也会乱成这样的，如果我慢一步过来收拾干净，凯文就会打我，他就是那样的混蛋。

但他一定不会杀我的，肯定不会吧？

萨拉回想起凯文几次对自己施暴的情形，她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恐惧，凯文忽地就气炸了，眼神中闪着虐待狂的变态愉悦。但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两分钟的恐怖，说完就完了。要是他继续下去的话……但凯文没有过火过。火气平息后，就会一脸轻蔑地把萨拉推到地上，转身离去。最后一次，就再也没回来。

那回忆让人恐惧。萨拉在墙角发现一瓶威士忌。今天实在太难熬了，她想着，我需要酒精的慰藉。她在厨房里找出一只平底玻璃杯，倒了半杯酒。来这儿是为了想事情的，她忽然记起来，不是这样告诉鲍勃的嘛，那么到底要想什么呢？

我儿子是杀人犯吗？

威士忌顺着喉咙倾泻而下，一股灼热感随之升腾，萨拉想，不，当然不是，肯定不是这样。我怀胎九月生下来的儿子才不是杀人犯。那种事情不可能发生。至少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西蒙的父亲的确是个虐待狂，但这并不意味着西蒙就是个杀人犯啊，对吧？

面对陪审团，你可不想说这些，是吧？

不。你也不能教陪审团知道这个看似暴力、不可捉摸的年轻人，被那个曾经跟他同居过又狠狠抛弃他的绝世美人玩弄于手掌之间，苦痛不已，嫉妒非常，小姑娘反反复复逗弄他，来去自如，最终又彻底抛弃了他。这可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情杀动因了。

是的，这有可能，但那都是间接证据。给西蒙定罪需要更直接的证据，要铁证如山地指明他割断了贾斯敏的喉咙，强奸了她，又弃尸荒野，任野狗和虫蚁咬噬。要证明西蒙就是凶手，而不是别人。

西蒙的精液还残留在贾斯敏阴道中。

他会不会先在这个屋子里强奸了她，随后追出去杀了她？情况是那样的吗？

警方认为一切都是在河边的小径上发生的。

对那种场景萨拉能想象得更清楚，她仿佛看见一个女孩只身走在河边的小径上，一个黑影在不远处尾随。忽然之间，女孩发现被人跟踪，试图逃走——但太晚了，黑影将女孩扑到，强压在身下。她奋力挣扎，但手臂被拧住，一柄刀在月光下闪着寒光，吓得她动弹不得。黑影把女孩儿推进树林，他将她的双手拧在背后，刀子抵着她的喉咙。

接下来的图景在萨拉的想象中消失了，这样也好，她一点都不想看到接下来发生的事，那个人究竟对女孩儿做了什么，折磨了她多久，弄得她多痛苦。随后在脑海中，萨拉又看到那个黑影在月光下走上小径，她想要看清那个人的脸，看看这个禽兽有没有可能是自己的

儿子——但那张脸隐藏得很深，暗如黑夜。

萨拉打了个寒战，摸索着酒瓶。她很少喝这么多，但今夜威士忌显得必不可少。有没有可能一切就是这样发生的呢？她在想象中无法看清楚凶犯是谁，但整个场景仿佛异常真切。凶犯坐过这把脏兮兮的扶手椅吗？会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吗？

萨拉面色凝重，盯着空酒杯，又给自己满上一杯。

第二天早上，明晃晃的阳光穿透卧室窗帘把她照醒了，萨拉坐起身，感到大脑的一侧像灌了铅。又陡然躺了下去，头晕目眩了好一会儿——几秒钟，半小时，甚至有一个星期那么长吧——仿佛亲眼目睹了宇宙的源起，从宇宙大爆炸到超新星，都一一浮现在眼帘。随后猛然感到一阵恶心，萨拉赶紧冲进厕所，所幸没有吐得到处都是。许久之后萨拉抬起头看墙壁上镜子中的自己，太可怕了，那女人恶心到脸色惨白，吐得浑身颤抖。

怀孕时候的萨拉还没有这次恶心得这么厉害，甚至连孕吐也没这么严重。萨拉行动缓慢地，好像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一样，才打开了扑热息痛的药瓶，然后蹭到厨房，将鸡蛋打到热牛奶中，才又爬回楼上卧室，继续睡觉。

几小时后萨拉睡醒了，感觉脑袋没有以前那么眩晕昏沉了，只是右眼球的部位还有些疼痛。她小心翼翼地坐起来，害怕那疼痛又四处流窜开来，又吞了一些扑热息痛，爬到浴室冲了个冷水澡。12点的时候她已经穿好衣服，清醒了八成。萨拉对自己感到万分嫌弃，把威士忌的空瓶扔进垃圾箱。

把自己灌醉就是我要理清自己头绪的时候会干的事吗？鲍勃肯定会很震惊的，我也很惊讶。我是个母亲，是个妻子，还是个出庭律师。振作点吧，女人，离开这里。

萨拉到棚屋里去推自己的川崎摩托车。车身令人欣慰地闪着光。萨拉拍了拍车座，环顾四周，一片狼藉，她并不感到意外，如果西蒙连卧室都懒得收拾，他恐怕也没什么心思打理这个小棚屋。窗户下边有一张破破烂烂的桌子，一把散了架的椅子，一堆用了多半的灌装油

漆，被塞在炖锅中、刷毛如石头般坚硬的油漆刷，几把塑料椅，几个垃圾袋，还有花盆中枯萎死去的植物。

萨拉拾起昨夜推车进来时弄掉的垃圾袋，一顶羊毛帽从里面掉出来，还有件东西顺着摩托车上一侧丁零当啷地滚落，卡在排气管和车链之间。

小心翼翼、谨防头又疼起来，萨拉用手指摸索着那个东西。是什么呢——兴许是硬币，或者金属垫圈？不管是什么，要是丢在那儿不管的话，会卡住车链、弄坏摩托车，她的摩托车总是出这种小问题。

试了几次之后，那个东西终于掉出来了。她拾起来，擦掉了上面的泥土。是个小小的金戒指，中间是小小石粒拼成的蛇形图案，又或者是个S形吧。萨拉把戒指举到亮光处，一个女人的戒指，兴许是个订婚戒指吧。S代表什么呢？

西蒙？

她把戒指套在手指上。一个镶有代表西蒙的S形图案的戒指会是谁的呢？贾斯敏的吧，明显是。她是个高挑的姑娘，强健而充满运动细胞，同时美丽非凡。但戒指怎么会在这里呢，在这个棚屋的塑料袋里？也许是西蒙的另一败笔吧——他已经向贾斯敏求婚了，可仍被甩了。或者……袋子里还有什么呢？

萨拉捡起了另一样东西，是跟戒指一起掉出来的黑色羊毛帽，把帽子小心地放在桌上，展开来的时候帽上面有两个眼洞，没有露出嘴巴的地方。这是那种恐怖分子用的蒙面头套，就是抢劫犯用的那种，还有强奸犯。

那种雪伦·吉尔伯特描述的蒙面头套，它在这里——在西蒙的棚屋里。为什么？

萨拉的膝盖一下软了。她抓紧桌角，向下盯着那令人厌恶的物件。空荡荡的眼洞也向上望着她，这说明了什么？

贾斯敏的戒指。一个蒙面头套。这袋子里还有什么？萨拉浑身颤抖着继续摸索。一条黑牛仔裤，一件毛衣，再无其他。她戴上摩托车手专用的长手套，更近距离地研究着这堆衣物。上面有没有血——拜

托千万别有。虽然没看到血迹，但法医可以侦测出肉眼无法识别的斑点。警方理应搜过这个棚屋了，显然他们还没找到这里。这都说明什么呢？

萨拉的头因为宿醉而晕眩，此刻很难清楚地思考。但有一件事情很明显。这个蒙面头套是在西蒙的棚屋里被发现的，还有贾斯敏的戒指，肯定是西蒙的东西。警方可能会说这是他杀害贾斯敏的时候头上戴的蒙面头套。

没有人说过杀害贾斯敏的凶手犯案时戴着蒙面头套。

怎么会有人提呢？根本没有目击者。只有贾斯敏在场，而她已经死了。

这东西不是西蒙的，我从没见过他戴过，他为什么要戴这个？

这东西就在他的棚屋里，至少，这是证物。

要是警方想要证物，得靠自己找，那是他们的工作。

无所谓了，我有义务把它交给警方，没得选择。

不行！！

但这些是证物，不是吗？我已经发现它了。如果被发现故意藏匿证物我会被吊销执照的，以后就当不了出庭律师了，只能老老实实做个专职母亲。

可你从头到尾都是个母亲啊。

律师那一方的声音在萨拉的脑海中坚定、迫切而理智，但母亲一方的声音却更有说服力。萨拉仍然紧抓着桌角，盯着那恼人的蒙面头套和戒指。我到底为什么跑到这里来呢？要是不来的话就不会发现这些东西。谁都不会发现了。

如果圣经中亚当没有误食禁果的话，他就永远不知道“善”和“恶”的不同。但他吃了，我也发现了，所以我们都卷入其中了，尽管只有上帝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也许亚当也很困惑吧，他当时跟谁聊过呢？夏娃吗？眼下我知道应该和谁讨论这件事情。

萨拉把蒙面头套塞进鞍座袋里，启动摩托车，向赫尔方向驶去。

这并不单单是一个“身为一个母亲”的问题，她告诉自己脑中律师的那一方，这不是你可以试试看的角色或职业，那是终身的刑罚。

监狱里气氛压抑，等待探监的队伍和安检程序一如既往的冗长而具有羞辱性。萨拉把蒙面头套留在摩托车那里，避免被搜到，只将戒指套在手指上。

“你没和他一起来？”西蒙警惕地瞄着萨拉。

“没有。他今天要上课。”

“很好。”西蒙耸了耸肩。“反正我觉得他根本不想来。”

“这对他来说很为难，西蒙。他不适应这种地方。”

“你觉得我适应？天呐，妈！你知道牢房有多小吗？他们整晚都把我另外一个陌生人锁在一起，还有这个臭哄哄的桶子。恶心死了，简直他妈的回到中世纪了。”

“我知道，西蒙，我也很难受。但这些事我帮不了你的，真的。”

西蒙深吸了一口气来控制情绪。“听着，我一直在想……血迹的事情。”

西蒙眼神当中的某些东西令萨拉不禁打了个寒战。那眼神，她见过太多次了——一只老鼠陷入鼠夹之后的狡黠样子，一名罪犯打算推翻之前陈述的神色，因为那证词关系着他的生死。“你是说鞋子和刀上的血迹吗？”

“是。你瞧，如果那些都是贾斯敏的——警方还无法确定，是吧？”

“还没，没有确定。”

“那我想起来了，想起来血迹可能是怎么弄上去的。”

她等待着，一股无限的悲凉在内心升腾。

“你看，那并不是贾斯敏死的那天弄上去的，是那个礼拜的早些时

候。那天基本整个下午我们都在床上做爱。但有一会儿她起来泡茶、烤面包。呃，她当时穿着我的衬衫——她经常那么穿，看起来超性感。她当时还穿着我的运动鞋。你知道，就当它们是拖鞋。嗯，她上楼来的时候拇指上缠着纸巾，因为不小心切到手了。伤口不深但流血了。所以我给她拿了个创可贴贴上去，就是这么回事。”

他停下来，他母亲什么话都没说。

“你听明白了么？也许她就是用那把面包刀弄伤了手，还有些血落在了我鞋上。这就是为什么我鞋子上会有血迹！”

萨拉想，这可能性微乎其微。要么是这样的，要么就是个天衣无缝的谎言——很难判断究竟是哪种情况。“就在事发几天之前？那她拇指上的伤痕应该还在吧？”

“是啊。”他急切地点头。“上面还有创可贴呢，我亲手贴上去的。”

“嗯，我可以查看一下。我们甚至还不确定那是不是她的血。这些都需要时间。”

“多长时间啊？到开庭？”

“至少6个月，也许更久。”

“在这儿关6个月？不！”

萨拉叹了口气。“对不起，西蒙，这不是我能说了算的。听着，我来是有事情要说的。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萨拉小心谨慎地四下望了望，压低了嗓音，免得被其他人听到。

“今天早晨我在你的棚屋里找到两样东西，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其中之一是一个黑色的蒙面头套，你知道，就是恐怖分子戴的那种，可以把整张脸罩住，只留下两个眼洞。”

“所以呢？”

“所以呢？别装傻了，西蒙，是你的吗？”

“我怎么会知道？”

“西蒙！那东西就在你棚屋的一个袋子里！为什么会在那里？”

“天晓得。我几个月都没进过那个棚屋了，妈。”西蒙盯着她，疑惑地拧起了眉头。“你说一共有两样东西，另一个呢？”

“这个戒指。我手上戴的这个，赶快看一眼，西蒙，”萨拉口气急促地轻声道。“别让狱警瞧见了，你认得吗？”

“不认得，从来没见过。”

“不是贾斯敏的吗？上面有个代表西蒙的S 图案。”

“不是。她不喜欢戒指，我告诉你了，从来没见过。”

“那它怎么会跟蒙面头套一起跑到袋子里去的？”

“嗯，蒙面头套嘛，很多人都有啊，就为了搞笑，有把剪刀就能做一个，套上以后去吓唬人。”

“西蒙！你也这么干吗？”

“干过吧，一两次，就是闹着玩。”

闹着玩，萨拉暗想。老天啊，救救这些年轻的臭小子吧。“所以那有可能是你的了？”

“不是，我自己没动手做过。”

“那袋子里还有牛仔裤和毛衣，西蒙，那又是怎么回事？”

“不清楚。可能是我不要的旧衣服吧。”

有什么事情非常不对劲。西蒙肯定有事情瞒着萨拉。“听着，如果不是你的，这些东西怎么会跑到你的棚屋里去呢？别说你不知道——警方不会相信的！”

“警方？这跟他们有什么关系？这到底 怎么回事，妈？”

“西蒙，你真的完全糊涂了吗？你难道不知道除了贾斯敏，还有其他女人被袭击吗？”

西蒙的脸变得煞白。“什么袭击，妈？还有其他人被杀了吗？”

“没有，最近没有人被杀。但去年那个姓克莱顿的女人是被奸杀的，还有我辩护的那个强奸案，另外还有一个叫惠特克的女孩受到攻击，你肯定读到过相关的报道吧？”

“我才不读那些玩意儿呢。再说了，那些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警方声称要抓连环强奸犯，而现在他们以为你杀了贾斯敏……”

“他们会以为其他的案子也是我干的？”西蒙的眼睛瞪得浑圆，两手紧抓着脑袋。“哦，得了吧，他们总不能那么不顾一切啊！”

“警方抓人的确是不顾一切的，西蒙，他们完全就是那样。但目前他们还没找到什么线索，直到他们抓了你，要是他们在你的棚屋里找到那个蒙面头套……”

“你不会拿给他们看吧，妈？你不能拿去！”

“不，我是不能。但西蒙，我得先明白……”

“时间到了，大伙儿！来吧来吧，赶紧的！”典狱官朝他们这边走过来了。只剩几秒钟的时间了。西蒙急切地向前探着身子。

“你把那些东西都扔了，妈，懂吗？赶紧丢掉！”

“好吧，西蒙，但是……”典狱长把手放在西蒙肩头。

“搞定那些玩意儿，妈，求你了。我相信你。你是个律师，你明白该怎么办。”

不，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萨拉暗想，看着西蒙被带走，我一点都不清楚要怎么办。

1 《有料》（Loaded）和《绅士季刊》（GQ）都是英国男性杂志。

第二十章

萨拉把咖啡杯放回桌上时，咖啡洒到了托盘里。在回约克的途中，她顺便去了一家路边小餐厅¹。萨拉颓然坐在那里，咂了一口那药汤似的温吞液体，然后厌恶地将它推到一边。她把胳膊肘支在桌上，双手插进头发中，紧攥成拳头，使劲儿扯着头发直到头皮生疼。

她该怎么办？萨拉平时以为自己坚强果敢，能够掌控全局，但现在却做不到了。自己究竟是怎么了？

她曾告诉自己，没有证据证明西蒙有罪，但之后却发现了这些证据。当萨拉拿着蒙面头套和戒指质问西蒙时，就希望他能给出合理解释，自证他的清白。但他没有，不是吗？他没有给出确实的回答。西蒙说不知道这戒指是怎么回事，而且提到头套的时候，他还暴跳如雷。但让萨拉真正感到痛心的是西蒙的眼神，他自始至终都躲躲闪闪，回避萨拉的眼光，而且一开始他还假装把蒙面头套说成是玩笑，上帝啊！

如果西蒙是对方的证人，以这种恶劣的态度，萨拉一定会对他进行严厉抨击。问题就出在这里，萨拉绝望地想着。西蒙将会站到证人席，而这个东西就是证据。我真希望没有找到这个头套！

“这个座位没人吧，亲爱的？”

萨拉抬起头，看到一个穿格子衬衫的男人低头冲她笑着，手里端着一盘全天供应的油炸早餐。这个小餐厅差不多都坐满了人，她旁边没有任何空桌。

“哦，没人。”

“太好啦。”男人坐下，把一份《太阳报》靠在番茄酱瓶子上，然后开始吃他的双份鸡蛋、炸面包、香肠、培根还有豆子。萨拉不再看他，视线转向窗外。

问题是萨拉不仅找到了它，而且还污染了它。现在戒指上全是她的指纹，不仅如此，尽管她认为从毛纺的蒙面头套上提取指纹是不可能的事，但如果这件东西最终要作为证物呈上法庭的话，她拿它去赫

尔监狱的行为本身就会引起可怕的争议。一想到那情景，萨拉就感到浑身冰凉。“你为什么要那样做呢，纽比夫人？你难道不知道，所有刑事证物都要由警方以恰当方式检查？”“我这么做是因为他是我儿子！”“你当时是打算把证物藏起来还是要破坏掉？”她闭上眼睛，打着冷战。

“你没事儿吧，亲爱的？”那个男人从报纸上方盯着她，装满食物的叉子正要往嘴里送。

“什么？噢，没事，谢谢。”

“我看着不像没事。你脸色惨白，我以为你要昏过去了。”

“没什么，真的没事。就是有点儿累，感觉很冷，没别的。”萨拉又啐了一口咖啡，管它是什么呢。

“这样的天气还感觉冷，你骑摩托车吗？”他朝桌上的头盔和长手套点了点头，答案不言而喻。萨拉点点头。

“但愿我老婆也能穿得下摩托服。你穿着很合身。”

噢，上帝。现在别给我来这个，拜托。“非常感谢，我丈夫也这么觉得。他是个拳击手。”

萨拉给了他一丝隐笑，眼光停留在他衬衫下的啤酒肚上。

“哦，是吧。请原谅。”男人接着吃东西，而萨拉继续啐着难喝的咖啡，凝视着停车场。即便鲍勃是个拳击手，也一无用处，萨拉心中埋怨道。这都是他造成的，他居然向警察举报自己的继子。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

但话说回来，我该如何处理这个头套和戒指呢？

那枚戒指还戴在萨拉手上，她感觉它不是一般的重，好像是铅做的一样。那个装在塑料袋里的蒙面头套就在她摩托车的挂篮里。你当时是打算把证物藏起来或者用某种手段把它破坏掉吗？是的，萨拉想着，是的。但愿我从未找到它，但愿它根本就不存在。

萨拉拿起头盔和长手套，朝门外走去，经过那个男人身边时，他正用面包皮刮着盘子里的酱汁。萨拉感觉有些怪异，身体发飘，神思

恍惚，但她心意已决。她走向摩托车，打开挂篮，拿出塑料袋往里看，头套还在。萨拉觉得头套上的眼孔似乎诡异地朝她眨着眼。她摘下戒指，丢进塑料袋里，手上顿觉轻松了许多。萨拉用一只手指轻轻荡着塑料袋，穿过停车场，走向小餐厅门口的大垃圾桶。那个垃圾桶上方开了个槽，像个邮筒。她把塑料袋从槽里塞进了垃圾桶。

然后，她长吁一口气，转身离去，感觉脸上的笑容扭曲了。萨拉朝摩托车那边走了几步之后，犹豫起来，眼泪哗哗地就流了下来。

眼泪来得很突然，她无法抑制。萨拉从未这样哭过，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她倚在摩托车的横杆上，剧烈地抽泣着，感觉快要呕吐了。眼泪像沙漠上暴涨的洪水一样淹没了她，随着洪水陡涨，记忆的闸门大开，奔涌出来。西蒙趟在她怀里吃着奶；凯文告诉她父母他要娶她；凯文走了，她用淤青的胳膊抱着小西蒙；她与鲍勃的初吻，如此温柔，与凯文的吻如此不同；她在儿童游戏围栏里学习，而蹒跚学步的西蒙在围栏外到处搞破坏；她背着艾米丽，鲍勃则笨拙地跟西蒙踢足球；她打开考试成绩单——通过了普通中等教育证书普通水平考试、高级水平考试，然后拿到了学位；当她戴着假发套、穿着律师袍，走进法庭，为平生第一宗案子辩护时，她深感自豪；西蒙与鲍勃吵架，两人涨红了脸对峙着，两人之间的地板上散落着碎纸片，那是西蒙的成绩单；一星期前艾米丽失踪，她的房间空荡荡的，床上放着泰迪熊，桌上的书还打开着；贾斯敏躺在太平间的水泥台上，面孔苍白淤青，凝脂般的皮肤上扎着一根细树枝；今天早晨在监狱里，西蒙显得很恐慌，老是回避她的问题；大概4岁的时候，西蒙曾用棍子打艾米丽的头，把她的额头打伤了，缝了几针；她曾看到一个法官满脸鄙夷地判决一名事务律师入狱，因为这名律师与他的委托人合谋毁灭毒品案的证据。

然后，眼前闪现的纷乱画面消失了，眼泪也停止流淌，真是来得突然，去得也突然。萨拉抓住摩托车的横杆，感到全身直打冷战，但至少可以再次站直了。她感觉有只手拍着她的肩膀。

“需要帮忙吗，亲爱的？”

萨拉转身，是餐厅里的那个男人。他身形庞大，肌肉松弛，此时

的萨拉经过眼泪的洗涤，头脑清醒了许多，从他和善的圆脸上察觉不出丝毫的恶意或者危险。

“我恰好看到你刚才在哭。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萨拉松开横杆，身体摇晃着。他双手抓住萨拉的肩膀，像是怕她散了架。“嘿，别着急，慢慢来。”

“好的。就这样扶我一会儿，好吗？”萨拉显得很虚弱，淡淡地朝他一笑，抓住他的胳膊稳住自己。“这太难为情了，其实我是……我也说不清为什么。”

“你想进去坐坐吗？去喝杯茶？”

“不，没事……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确实要麻烦你帮个忙。”

“没问题，亲爱的。告诉我做什么，我肯定帮你。”

“在那儿。”萨拉打起精神，开始慢慢地走向垃圾桶。他揽着萨拉的肩膀，让她靠在自己身上，从这个十足的陌生人身上，萨拉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和精神上的安慰。

“我刚才在这里扔了一个东西，装在一个塑料袋里。”

“没错。我从窗户那里看见你扔了。”

“是吗？不过，我不该扔的。里面装着一些让我没法儿忘记的东西……私人物品……一枚戒指和其它东西……我不该就这么扔掉它们。”

“你想拿回来？那我帮你拿。”他伸手进去，不过他胳膊太粗，被卡住了，不能再往桶里伸。萨拉也试着伸手进去，虽然没被卡住，但够不着。

“这东西被锁上了。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拿钥匙。你没事了吧？”

“嗯。谢谢。我没事了。”他走之后，萨拉心想：这太可笑了。这事我自己能做，不需要别人帮忙。但这男人很热心，而且事实上，刚才萨拉已经尽力在靠自己站住，表现得足够客气了。

那个男人回来了，跟他一块来的是个脸上长满雀斑的年轻人，年

轻人手里拿着把钥匙。萨拉意识到，这可能是个危险的时刻，大家都已经注意到我了。当那个小伙子打开盖之后，萨拉抢在小伙子之前抓到那个袋子，并从里面拿出戒指。

“就是它。这是我母亲的。真不知道我刚才是怎么想的。”

“没法儿忘的东西，是吧？”

“是的。你们俩真好，非常感谢你们。”

“现在可以去喝杯茶了吗？”

“不了。真的，谢谢。”萨拉抓着那男人的手，使劲握了一下。“你真好，不过我最好还是赶紧回家，回到家我就没事了。”说完，她就走了。

“你确定有力气骑摩托回去？”

“对。没问题的，我习惯了。”这话是要让别人放心，也是她在自我鼓励。萨拉心想：我必须要做到，不能再丢人现眼了。她能感觉到他们一直注视着自己，看着她把那个袋子放进挂篮，打开锁，骑上车并戴上头盔。

“那好，回家后叫你那个拳击手丈夫给你泡茶吧！”那个人朝她大喊。

萨拉微笑着，挥手致谢。“我会的，”她说。

才怪呢。

当萨拉回到家时，艾米丽正在自己屋里复习功课。萨拉心绪不宁，不过还是记得女儿在中考期间，今天上午才考完一科。萨拉心里想，在她觉着天要塌的时候，别人的生活却依旧如常。这使她想起奥登²写的一首诗，那首诗提到，当伊卡罗斯³从天空中坠落而亡时，一名农夫正在地里耕作，对于自天而降的悲剧事件无动于衷。她上楼，来到女儿的房间。

“嗨。考得怎么样？”

“很糟糕，谢谢过问。”

“为什么？怎么会考不好呢？”

“关你什么事。”艾米丽转过头去。萨拉受到冷落，只能看着她的后脑勺，坐到了床上。

“考了什么？地理吗？”

“德语——你一点都不关心，不是吗？跟你说吧，不管是听力还是翻译，我都不会做。所以说，我考砸了。算了，你昨晚怎么没回家？偏偏在我第一场考试的前一晚，这么重要的时刻，你竟然不在家？”

“我很抱歉，艾米丽，真的很抱歉。我在西蒙家里过的夜，我告诉过你。我又去看望他了。”

艾米丽转过头来，上下打量着她母亲。“你和爸爸要离婚吗？”

“说什么啊……没有啊，怎么会。你怎么会这么问？”

“你离家出走，他看上去很伤心，那我怎么知道。”

“艾米丽，非常抱歉。”萨拉想，或许她该拥抱一下女儿，可这个小姑娘僵坐在那儿，萨拉担心会遭到拒绝。“你也知道，西蒙发生了这么多事……接下来一段时间也不好过。”

“我们的社会学课本上说，家庭破碎的原因，常常是——他们怎么说的来着，常常是家庭不幸造成了太大的压力。比如劳伦斯一家，儿子被人杀了，他们家也散了。”

“你说的没错，不过，你也不该完全相信教科书里的内容。”这次萨拉终于鼓足勇气，伸出手，握住了女儿的手。她做得很对，艾米丽靠近她，认真地听她说话，这种表现还是头一次。

“在你出生前，我就跟西蒙的生父凯文离婚了，那时并没发生什么不幸的事。如果有什么的话，那也是他造成的，他有了另外一个女人——之前从未发生过的事。当然……现在发生在西蒙身上的事确实可怕，但如果我们不支持他，情况只会更糟，所以……”萨拉有些犹豫，不知该怎么往下说。

“你跟我爸就为这事争吵，你是要说这个吗？”

“嗯，对，差不多吧……”

“这就对了，书上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的现实生活与书本上的不一样，艾米丽！这可是你哥哥西蒙，他被拘留了，被控谋杀！”

“我不是小孩子了，妈妈。你不需要这样教训我！”艾米丽猛地抽回自己的手。

我一定要小心，千万别把这也搞砸，萨拉心想。我今天至少得做对一件事吧。“好吧，对不起，艾米丽，行了吧？你说得对，这件事给我们大家的压力都很大。没人愿意这样——特别是你，你还要考试。”

两人都恢复了平静。然后，艾米丽问出了那个重要问题，“你觉着真是西蒙干的吗？”

萨拉尽可能直视着女儿，这不是撒谎的时候，但该如何回答呢？

“应该说我想 什么和我信 什么之间是有区别的，”萨拉缓缓地说，连自己都不清楚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我像警方和控方律师那样想这件事，那么，是的，目前有很多证据表明他似乎是有罪的。西蒙是贾斯敏生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他打了贾斯敏，还在她被杀当晚跑到斯卡伯勒市去了……再包括其它一些情况。”

包括那个塑料袋中装着的那些东西，它们还在摩托车的挂篮里。萨拉绝望地想着，我不能把这个告诉艾米丽，就让我独自承担吧。

“但如果你问我相信 什么，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是否相信西蒙——我是说，我们都知道他有缺点，因为我们跟他在一起生活过。但是……我真的相信 他杀了那个女孩——强奸了她并用刀割断她的喉咙吗，那么我的回答一定是不相信。对不对，艾米丽？不管证据看上去多么确凿，那里面一定有问题。”

艾米丽回味着母亲的回答。“你不得不想——我的意思是，你不得不相信——证据有问题，因为你是他妈妈对吧？”

“对。而你是他妹妹。”家人到场旁听，我在法庭上见过太多了，萨拉心想，但从来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艾米丽点点头。“我也不希望他是有罪的。可是……”

“可是有很多证据，他的事务律师露西正在仔细查验。出庭时，我们会给他西蒙找最好的律师——希望能找个皇家大律师，律师就是干这个的。”她们静静地坐在那里，过了很久都没说话，然后萨拉站了起来。“你接着复习吧，你该庆幸这些决定不用你来做。”

但当萨拉走到门口时，艾米丽说：“假如真是他干的，我倒是希望他一辈子都被关在监狱里。那是他应得的下场，虽然他是我哥哥。如果他真的有罪，我不希望哪个自作聪明的律师让他逃避制裁，你有时候就是那样。

萨拉走出房间，关上了门。她来到走廊，背靠着墙，身子缓缓地滑倒在地板上，双手抱着膝盖，像个婴儿一样蜷缩成一团。我实在是受不了啦，萨拉想，这不该发生在律师身上。这应该是由委托人的家人承受。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嫌疑犯的家属会发疯了，这种感觉太痛苦了。

太痛苦了，真的太痛苦了。

看到萨拉在家，鲍勃并没有露出惊讶的表情。只见她无力地坐在椅子上，呆呆地看着花园里的垂柳，旁边的地毯上有个塑料袋。屋里回荡着轻柔的古典音乐。萨拉手拿着酒杯，有时在辛苦一天之后，她会这样喝上两口。鲍勃进了屋，给自己倒了杯威士忌。

“艾米丽在哪儿？”

“楼上，正在复习。过半个小时她会和乔伊出去。”

“要考试还出去玩？这样不合适吧？”

萨拉耸耸肩。“她整个下午都在复习，鲍勃。反正我要跟你谈件事，她不在更好。”

鲍勃皱着眉说：“好像不是什么好事。”

“这些天还有什么好事？”

“我上楼去和她谈谈。看看她状态如何。”

“好吧。”鲍勃上楼的时候，萨拉拿着酒杯来到花园。草地尽头就是大门，门外就是河边空地。萨拉心想，几天前我还在琢磨艾米丽是否跳河自尽了。现在，我自己都想这么做了。人们是怎么淹死自己呢？难道是一头扎下去，吸进去的只是水而不是空气？这样不行。你可能想死，可你的身体会不由自主地恐慌挣扎。不管多么不愿意，你还是不得不挣扎下去。就是这样。

鲍勃下来之后，萨拉把想好的那些话一股脑儿都吐露出来了。

“我仔细琢磨了艾米丽早先说的话。她说外部的不幸会给家庭造成压力，这种压力常常导致家庭破裂。这是她在书上读到的，可怜的孩子，虽然是书上说的，但也可能确实是这样。那天你告诉警察西蒙打了贾斯敏，我说你出卖了西蒙，但是……”萨拉一时失语，承认这一点有些困难。“你只能这样做，我现在明白了，你没有别的选择。”

鲍勃没想到萨拉会说这些，他整天都在想，他们的婚姻就要结束了。先是为某种原则性的问题争吵，而双方都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互不相让，接着就是分居，然后争着拉拢子女，如果不幸的话，结局就是，原本相爱的两个人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将对方恨之入骨。那样该有多孤独啊。所以，当鲍勃看到萨拉手里拿着酒杯坐在那里的时候，便认定她要正式启动这个过程了。而现在竟然是这样，他终于松了口气。

“是什么……让你这么说的？”

“我仔细想过。而且——发生了一些事。”萨拉拿起塑料袋，然后告诉鲍勃——她是怎么在棚子里发现头套和戒指的，西蒙有何反应，还有她在路边小餐厅作出过什么样的决定。一开始鲍勃听完这些话，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这就是你回来的原因？”

“对。呃，也不全是。不过，你看，我以为保护西蒙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就像我以为你不该提到那个老人。可是，就

在我想要这样做的时候……我却做不到。这比我想象得要难，你当时一定也是这样吧。所以，我要跟你说——对不起。”

这同样出乎鲍勃的意料，萨拉很少用这个词，而他也很清楚，对萨拉来说，西蒙太重要了。

“我也在想这件事。我对自己的行为并不感到自豪。我真希望从来没遇到那个老家伙。”

“但你遇到了。知道这样一件事后，你就不可能装作不知道。”

“的确是这样，特别是这牵涉到一个女孩的性命。”鲍勃叹口气，凝视着窗外。夕阳染红了树梢，树上的鸟正唧唧啾啾地叫着，用欢乐的合唱迎接夜晚的到来。“我想这正是当时那样做的原因，因为我想到了贾斯敏的家人。假如死的是艾米丽，我们也会遭受同样的煎熬。”

“是的，”萨拉喃喃地说，“假如死的是 艾米丽，我会杀了任何隐瞒实情的人。对于赫斯特太太来说，现在她只剩下知道真相的权利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鲍勃看着塑料袋。

“先跟你谈谈。如果这件事没有拆散我们，我们就要一起作决定。到目前为止，我们之间还好吧？”

“是的，到目前为止还算好。”

“别跟我开玩笑啦，鲍勃，这事很严肃，现在有3种选择。”

又要开始长篇大论了，鲍勃心里想。她的脑子就是这样运作的。

“第一种，我把它交给露西。她是西蒙的事务律师，由她来决定。可是，这不就等于把球踢给露西了，诱使她像我一样设法把它藏起来吗？”

“有可能。第二种呢？”

“第二种，我把它们放回原处，什么都不说。然后，就看警察能不能找到了。这样的话，我把戒指上的指纹擦掉，他们就不会知道我

曾经接触过它们。”

“第三种呢？”

“第三种 也是最让我害怕的一种。就是我打电话给警察，亲自把这些东西交给他们。”

“我明白了。”鲍勃不断摩挲着自己的下巴，苦苦思索。“你觉得怎么做才是对的呢？”

“我正希望你能告诉我。换作你，你会怎么做？”

“哦……”鲍勃迟疑着，“你曾想着把它们处理掉，但没做成。如果交给露西，就等于把球踢给了她，就像你现在把球踢给了我。”

“你是我丈夫啊！鲍勃！”

“嗯，好吧，和露西是两码事儿。但如果西蒙真干了这些事，萨拉，我们有义务向警方说明，对吧？我是说，贾斯敏死了——而且可能还有别的女孩遭此劫难，像艾米丽这样的女孩。”

“你不会真的以为西蒙是那种人吧，鲍勃。你说啊？”

“我们谈的不是我相信什么，”鲍勃急切地说，“我们谈的是该怎么处理这个证物。”

“没错。”萨拉站起来，在屋里乱转，神情恍惚，“你知道，鲍勃，我不能把这东西交出去，我做不到。就像今天下午我没法儿把它扔了，我真的做不到。”

“那你可是要把它放回原处喽。就剩下这个选择了，不是吗？”

萨拉用手捋着自己的头发。“唉，我不能向警察告发他，西蒙是我儿子。换个角度看，我没有藏匿或者毁掉任何东西，我只是把它放回去，如果警察尽职的话，他们就能找到，仅此而已。”

“如果出了差错，他们发现了真相怎么办？”鲍勃问。“我能想象报纸头条的标题：约克出庭律师为救凶手儿子藏匿证据。 你希望发生那种事吗？”

“这个险我必须得冒，我没别的选择，这整件事本身就有太多风

险。”

“既然你已经决定这么做，你为什么还跟我讨论呢？”鲍勃一字一顿地问她，“说到底，你只是告诉我你的决定罢了。”

“因为我需要你的爱和支持啊，鲍勃。”然后萨拉意识到他最后那句的含义。“我需要你的承诺，你不会把这事说出去。你不能——你不会打电话告诉警察吧？”

“你说过不想让这件事成为露西的负担，但却让我背上了这个负担。”

这句话让萨拉害怕极了，仿佛有只冰凉的手攥住了她的内心。她来这里是要寻求安慰，但却得到这么个结果。她盯着鲍勃，心中一片悲凉。

“如果你告诉警方，鲍勃，我们之间就真的完了。这是我最艰难的决定，为此我心力交瘁，为此要冒巨大的风险，包括失去我全部事业的风险，失去我奋斗一生得来的一切。但西蒙是我的儿子，鲍勃！我需要你的支持。”

在鲍勃还没做出回答之前，门铃响了，艾米丽噔噔地跑下楼梯。他们听到客厅里有说话声，随后艾米丽带着乔伊进来了，一副喜不自禁的样子。艾米丽看上去很漂亮，脸颊因为兴奋而泛起红晕。乔伊穿着牛仔裤、黑色皮夹克配一条细领带。看得出来，他为了提升自己的形象颇费了些心思。萨拉勉强地朝他微笑。

“喂，你们两个。你们要去哪儿？”

“出去吃饭。去乔伊知道的一家餐厅。”

“坐乔伊的车去？”萨拉狐疑地看着外面车道上停着的那辆上掀式斜背小轿车，那辆车很小，上面锈迹斑斑。

“别担心，纽比夫人，我不会酒后驾车的，”乔伊说，“另外，她也不会很晚才回家——我知道艾米丽这周要考试。”

“但明天没考试，所以我明天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复习，”艾米丽说，她吻了萨拉的脸颊。“放心吧，妈，我没事的。”

“好吧，我相信你没事。我希望，乔伊值得信任。”萨拉有些担心地看看鲍勃，“实际上，我也要出去一下。所以，我会跟你们一段儿路，看你车开得怎么样，年轻人！”萨拉走出门，到门廊去找她的皮衣和头盔。

“噢，妈！”艾米丽觉着受到了羞辱，她抗议道。然后又意识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你今晚回家吧？”

“小姑娘，你会回家，而我也会。”萨拉看着鲍勃的眼睛，“只要大家都互相信任，我就会留在这里，行了吧？”

艾米丽有些迷惑不解，不知道她母亲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彼此信任，那你为什么还要跟着乔伊？”

“我是开玩笑的，”萨拉说，“我不会跟的。”萨拉朝他们笑笑——笑容看上去很不自然，甚至有些可怕——然后就一个人出去了，消失在夜色里。

1 在英国，路边小餐厅（transport café）设于主干道旁，价格便宜，顾客多为长途卡车司机。

2 W·H·奥登（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被公认为是继艾略特之后，最重要的英语诗人。

3 在希腊神话中，伊卡罗斯以其父达罗斯制作的蜡翼飞离克里特岛，其父逃脱了，而他因飞得太高阳光融化了他的蜡翼，坠海而亡。

第二十一章

萨拉到达布拉默姆大街时，天色已暗。摩托车的声音响亮地回荡在两侧的联排房之间。萨拉此前未曾留意过，也许是因为心里有鬼，才留意到这声音分外刺耳。当她关掉发动机时，一切归于平静——只有住家窗户飘出的电视节目声，各家窗帘紧闭，街上空无一人。环顾四周，没看到有人从窗户向外张望。

萨拉自言自语道，再怎么讲，我都有权来这里，这是我的房子，我有房门钥匙。我想来就可以来。尽管言之凿凿，她仍感觉自己像个窃贼。

她推着摩托车，穿过小巷，来到西蒙家的后院。天色漆黑一片，但街灯从不不同的角度照着这条通道，萨拉行走在斑驳变幻的光影中。她立起摩托车的支撑脚架，脱掉手套和头盔，在摩托车的挂篮里摸索那个塑料袋，然后推开棚屋的门，走了进去。

进来时，萨拉被什么东西抓住了手臂，踉跄着向前倒下，意外地跪倒在棚屋地面上。她试图站起身，但什么东西打了她的臀部，她又面朝前摔倒了，右手滑进袋子中，和里面的蒙面套头帽纠缠在一起。萨拉喘着气，挣扎着跪在地上，回头一看，有个男人挡在了房门口。

在橘黄的街灯下，她只能模糊地看到他，但这个男子身形高大健壮、臂粗肩阔。萨拉差点被一把破椅子绊倒，摇晃着站稳脚跟。闯入者抓住萨拉的胳膊，将她重重地摔在墙上。萨拉把蒙面套头帽按到那个人的脸上，让他一时什么都看不见，用指甲抓挠他的面颊。但一只大手抓住了她的手，将蒙面套头帽从头的一侧扯开，然后甩在地上。

“好吧，这是谁啊？”

一张残暴的大脸出现在几英寸外的地方，那人正对着她笑。当她的眼睛逐渐适应了昏黄的灯光时，男人的长相越来越清晰了，他脸上的自信渐渐褪去。他们迷惑不解地盯着对方。

“穿花哨短裤的纽比！”

“加里·哈克！把手拿开！”萨拉想挣脱出来，但随着她的扭动挣

扎，加里抓得更紧了。他的体重一定是萨拉的两倍，像大猩猩一样孔武有力。“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 在做什么？”加里仍抓着他，但不是那么用力了，仿佛忘记了他的大手正在抓着什么。“在处理自己的事情，然后你出现了。你来这里找什么？”

在阴暗中，萨拉看出他一脸气恼，凶相有些收敛。但萨拉还是尽快脱身为妙。雪伦的经历也是这样开始的吗？她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放开我，你个粗胚！”

“放开你？”加里并未松手，嘴唇抽动着，露出嘲弄的微笑。“为什么我要放开？你在找我吗，花哨短裤小姐？还穿着如此反常的行头！”他用右手捏萨拉的胸部，然后滑向她的腰肢和臀部。“我敢说，你迷恋我很长时间了。好的，就现在吧！”

恐惧袭来，萨拉感到脊梁骨一阵发凉。她明白挣扎只会使加里更兴奋，她凝神倾听，希望院外有人经过，但只有电视中的欢声笑语从远处飘来，比他嘶嘶的呼气声还微弱。

萨拉非常平静地说：“加里，我知道你是谁，现在你可没戴蒙面套头帽，如果你侵犯我，就得杀了我，否则我一定让你的强奸罪刑期史无前例地漫长。你出狱时就是个老头子了，鸡巴干瘪萎缩。这就是你想要的吗？在里面呆上20年？”

“你是说，在你身体里面呆上20年吗？”加里边说，边若有所思地用手抚弄着萨拉的臀部。

上帝啊，萨拉 心里想，我为什么要独自来这儿？她恐慌了，如同鳝鱼那样扭动着身子，想要从加里手中挣脱，但萨拉判断失误了。他抓得更紧了，并重重地把萨拉往墙上撞，她被撞得几乎要断气了。加里呼出的气喷在她脸上，两只大手像老虎钳子一样，将她的胳膊死死地按在身侧。

“看在上帝的份上，加里，你疯了，我对你来说太老了吧！”

在昏黄的橘色光线下，萨拉注视着加里的脸，而对方心里也在盘

算着该怎么办。她心跳在加快，想像羚羊一样飞快地逃开，但身体却动弹不得。这就是我的死法么？萨拉心想，在棚屋里的肮脏扭打中死去。而令她感到意外的是，加里将她放开了。

“老太婆，赶紧滚出去吧。我可没有那么饥渴，多谢你的好意了。”

萨拉警惕地从他身边溜过，来到屋外。心中有赶紧跑开的强烈冲动，但刚走出三步，又转过头来面对着加里，两人之间3米远的距离全都笼罩在漆黑的暗影和橘色的光线中。“好的，现在你能告诉我，你来这的最初目的是什么吗？”

“和你有什么关系？你不该来这里。”

“当然和我有关。这是我儿子的房子，我也是房屋所有人。”太不可思议了，虽然她全身颤抖，软弱无力，但萨拉的声音还是那么坚定执着，也许这就是久经世故的好处吧！

“谁——西蒙？是你儿子？你一定疯了。”

“不，我没有。和你不一样，我有权来这里。你到底在我儿子的棚屋里做什么，加里？盗窃？这可没什么可偷的。”

“那只是你的想法。看来你啥都不知道啊！”

“什么意思？”

“你的儿子，他被关进监狱了，不是吗？我听说是因为谋杀。”

萨拉开始改变思考的方向。他的话是什么意思？

“那是个误会。警察也会犯错，加里，你应该知道这一点。”

“哦，是的。”萨拉听出加里言语里讥讽的笑意。“那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还不清楚。我儿子不是杀人犯，加里。如果你认识他，你应该知道。”

“我想，他也不是个贼吧？”

“不，当然不是。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你在这干什么？”

在这漫长的沉默中，萨拉猜想，也许他知道戒指和蒙面套头帽的事。他是来寻找它们或者其它东西的吗？”

没想到，加里居然是以玩笑的方式回答她。“当然是到这里猎艳来了，等着荡妇送上门来。她们会时不时地顺路拜访这里，你懂的，都是一身性感的皮衣装扮！”

加里自鸣得意地笑着，颇为自得其乐，然后走到屋外。萨拉紧张地后退。“那是你的摩托，是吗？”

“是的。”

“我靠！”他伸腿一下跨坐到摩托上，来来回回地扳着车把。“不错嘛。想兜兜风吗？”他拍了拍摩托车的后座。

萨拉深吸了一口气，在衣袋里摸索着房子的钥匙。“我现在要进屋了，加里。如果你不马上从车上下来，立刻滚出这里，我就报警了，然后会以偷车罪、破坏和入室盗窃罪起诉你，不管你从棚屋中偷了什么。或者我可以忘了发生的一切，你自己选择。”

“那我只好都干了，臭婆娘。”萨拉最后的挑战铸成了大错。还没等她挪动一步，加里飞身下车，一个箭步穿过院子，抓住了萨拉的胳膊，顺势猛拉向自己，另一只手向她劈头盖脸地打了下去，加里的掌力就像是一堵墙，让萨拉一瞬间大脑空白，只感到巨大的震惊和疼痛，感觉下巴像被水泥砖撞错位了一样。当萨拉的神智有些清醒时，她意识到自己正四肢伸开、面朝下地趴在摩托车座上，一只大手将她的皮裤扯到膝盖部位。

萨拉尖叫起来，但加里的另一只手捂住了她的嘴和鼻子，于是她的声音像泡泡那样仅仅冒了一瞬间。

“闭嘴，贱货！我一直想干这事来着。”加里将萨拉的双腿分开，她意识到加里想干嘛，拼命地向后轮方向挣扎，但滑落到脚踝的裤子妨碍了她的移动。萨拉想要咬加里的手，但它太大，死死捂住她的整张嘴，她的鼻子被捏得发酸，眼泪流了出来，她心里想着：我要死了，他会闷死我！

萨拉向一侧倒了下去，紧接着是一阵呼呼啦啦的撞击声，一个巨大物体一动不动地压在她的右大腿上。有喊声和摔门声传来，炫目的白光照了过来。

“亲爱的，你还好吧？上帝啊，她被压在车下了！”

有人在对萨拉说话，但她完全听不懂。周围传来咒骂声，有人在喊“到这来，关掉它！”，然后是无线电的噼啪声“需要一辆救护车，布拉默姆大街23号，情况紧急。”

萨拉腿上的重物被移开了，一个男人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是让人平静安心的声音，不是加里的。“没事了，亲爱的，都结束了。哈瑞，拿个毯子过来。你躺着别动。萨拉？我是丹尼尔·贝特森。”

“你瞧，我没有被强奸，明白吗？哦，我的舌头！”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警察说发现你时，你已经失去了意识，所以最好还是取样确认一下，你也许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知道。”萨拉感觉自己的嘴像是一个腐烂肿胀的土豆，马上就要四分五裂了。“伤的是我的嘴，不是……”她对沙发另一侧正在准备棉签的医生打手势。伤的还有我的自尊心，萨拉心里想，我现在看上去像个傻瓜，两腿悬在空中，脖子上戴着颈托，那位女警员在记录我说的每句话。

“你很幸运，下颌并无大碍，X光片显示没有骨折，牙齿没有脱落。止痛剂很快就会发挥药效，你就不会感到疼痛了。请把身体转向这一侧，好的，就是这样。嗯，没有撕裂，没有出血。只是你倒下时，擦伤了腿。你说他并没有‘插入’？”

“没有！”

“从阴道或者肛门，都没有？”

“没有！我可以坐起来了吗？”

“可以，当然可以。抱歉，这些都是例行询问。”

萨拉将腿摆动到沙发一侧。“我嘴痛腿酸，但加里没有强奸我，明

白吗？我很幸运，‘骑兵部队 1’及时赶来了。”

“是的。你说什么队，亲爱的？”医生抬起头来，脸上挂着淡然、疏远的职业式微笑。在检查我现在是否神智清楚吗，萨拉心里绝望地想着。

“骑-兵-部-队，”萨拉用疼痛肿胀的嘴尽量把话说得清楚明晰。“只是个玩笑。”

“好的，我明白了。”医生又微笑了一下，在萨拉面前蹲下，直视着萨拉的眼睛，仿佛把她当作一个孩子。“那么，你现在可以和警察谈谈吗？或者你想他们早晨再来？”

“现在就谈，”萨拉说，“现在就了结此事吧！”

“好的，如果你确定的话。但如果你感觉不好，就让他们停下来。”医生站起身，直接跟警探特蕾西·利瑟兰说，“最多不超过半小时，好吗？她受到严重的惊吓，需要睡眠。我建议你们现在了解一下基本情况，明天早晨再询问其它的内容。”

萨拉小心地站起身，心里想，“基本情况”，从哪里说起呢？

“这次你又要编什么故事？”加里僵硬地坐到椅子上，仿佛肋下疼痛似的，丹尼尔注意到了这一切，心里有种冷酷的满足感。逮捕过程有些粗暴，但加里的态度仍然桀骜不驯。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是吗？”丹尼尔蔑视地说道。“我们当场抓到了你，老伙计。4名警官都看见你试图强奸萨拉·纽比夫人。你脱下了她的裤子，用手掐着她的喉咙，看在上帝的份上！”

“不是掐喉咙，是捂着她的嘴。”

“这有什么区别吗？”

“是的，区别大了。”加里猥亵地笑着，“她在吻我的手。”

“你撒谎！”丹尼尔不假思索地从椅子上站起身，但哈瑞抓住了他的胳膊，用眼神示意机器中正在平稳转动的两盘录音带。丹尼尔恢复

了理智，坐了下来。

“你企图强奸她，我看见了。”

看到丹尼尔的反应，加里的脸上泛起了狡黠的淫笑。“你对她春心萌动了，是吧，警官？但你来得太晚了，就这样。你看到的是我们在做爱，她就想我那样对她。”

这厚颜无耻的想法让两位探员都大吃一惊。哈瑞·伊斯比第一个回过神来。让丹尼尔也气恼的是，哈瑞的语气中带着愉悦开心的意味，仿佛他有些佩服这个男人荒唐透顶的说法。

“你是说，像她那样正派的女士，一个出庭律师，竟然要求 你勒着她的脖子，在摩托车后座上扯下她的裤子？”

“差不多，是的。”

“看在上帝的份上！”丹尼尔真是控制不住自己了，心想也许以往的审讯方法更胜一筹，就应该在监狱里把这样的人打得稀巴烂，这样从他嘴里吐出来的才是千真万确的大实话。

“你在那里干什么？”哈瑞问道。

“寻找年轻的西蒙。”

“谁？西蒙·纽比？你认识他吗？”

“是的，算是认识。他不是住在那里吗？”

“不住在后院，”哈瑞轻蔑地微笑着，“他住在房子里，加里，不是你所在的后院。”

“是啊，哦，我敲了门，但没有回应，我以为他可能在棚屋中。”

“没注意到前门有任何异常吗，加里？”哈瑞嘲弄地问道。

加里想了一阵子。然后灵光一现。“对啊，我确实注意到了。门上有把挂锁。那是因为你们警方把门锁撞坏了，毫无疑问。”

“是的，加里。你能想到我们那样做的原因吗？能想到吗？”

“因为你们就是一群该死的恶棍，这就是原因，无缘无故地破坏私

人财产。”

“那么你没有听说西蒙·纽比已经被捕了，你是这个意思吗？”

“被捕？为什么？”

“因为强奸和杀人，这就是原因！行啦，加里，上周的《晚报》有很多报道，电视上也有报道！别告诉我你不知道这事！”

“是的，我知道又怎样？”

丹尼尔注意到加里在冒冷汗。目前为止，哈瑞审讯得很好。

“你是说，你明知道西蒙被关在赫尔监狱，你还去敲他的前门，是吗，加里？这说不通啊，是吧？”

加里不知所措地盯着他们，就像被车头灯照着的兔子。哈瑞大笑道：“或者你想说，你到那里是为了见他的母亲，来点儿粗暴的性爱？”

天啊，不！丹尼尔心想，这不是把话送到他嘴边吗！加里急切地抓住了这个借口。

“是的，就是这样。她说要在那里见我。当她没来应门时，我想，到后院去等吧，我知道她会将摩托车停在那里，不是吗？”

“我明白了，你是想在黑暗的棚屋中等她，这样她来时，你就能突然跳出并强奸她了？”

“我说了，我没强奸她，她来到院子里时，已经迫不及待了。”

“你是说，迫不及待和你做爱？”哈瑞感到难以置信。

“是的，一些女人就喜欢那样，你懂的。”

“哦，是的。”哈瑞停顿了一下，“先是和她说说话？还是直奔主题了？”

“我们谈了几分钟，是的，”加里谨慎地说。

“然后萨拉就要求和你发生关系？”

“是的。”

哈瑞大笑起来。“那么我们岂不是破坏了一个美妙的幽会？”在哈瑞嘲笑的语气中仍含有一丝钦佩之情，仿佛是男孩间在分享下流猥亵的故事。加里作出了回应。

“如果你开口，也可以加入进来。她喜欢这样。4个高大的警察和我一起上。”

丹尼尔简直被强烈的憎恶感吞噬了。这个男人千真万确强奸了雪伦·吉尔伯特，也许还杀害了玛利亚·克莱顿，现在他却矢口否认警察们亲眼所见的场面，这不好笑，一点都不好笑。

有人敲门，一个身穿制服的警察递来一个字条，上面写着：在布拉默姆大街的棚屋里发现了有趣的物证，也许和你的讯问有关。迈克·坎德。

“好的，”丹尼尔说道，“晚上11:35讯问暂停，明天早晨继续。”

“如果是那样的话，”加里说，“我要一位律师。”

萨拉希望是丹尼尔本人问询，但特蕾西·利瑟兰将她领到一个房间，里面只有詹姆斯·丘吉尔。“贝特森督察去哪了？”她问道。

“他在讯问攻击你的人，”丘吉尔答道，“丹尼尔很了解他，你肯定能理解这一点。而我对布拉默姆大街23号发生的事特别感兴趣。”

萨拉心想，这是我儿子的敌人，现在轮到我了。

特蕾西·利瑟兰开始了。“你能确切地告诉我们昨晚发生了什么吗？从你到达那里时说起。”

萨拉开始讲述，说话时缓慢、小心，免得受伤的舌头和下巴使发音含糊不清。医生说对了，止痛药开始发挥作用了。但暂时的表达困难对她相当有利，这样就能少说话而不会被怀疑是闪烁其词。但思维也有些迟钝了，她知道说到去棚屋这事，某些东西不能透露给警方。

丘吉尔一副不依不饶的架势。“加里去棚屋没打算要强奸你，是吗？”

“对。我想，他看清是我时，很惊讶。”

“我想惊讶的不止他一个人吧！”丘吉尔仔细地观察着她。好像我是嫌疑犯，而不是受害者，萨拉心想。但在某种程度上，我确实是嫌疑犯。

“你没料到会在那里见到他？”

“没有。当然没料到。”

“据你所知，他以前去过那里吗？”

萨拉摇了摇头，避免使用她的下巴。

“好的。当你看清是谁时，你是害怕，还是感到安心？”

萨拉意识到，这是个残忍的问题——和自己在审判中询问雪伦·吉尔伯特的问题如出一辙。当你开始觉得那个男人就是加里时，你是更害怕还是更不害怕了呢？也许这个人当时也在法庭旁听，想让我知道面对这个问题时的感受。嗯，这感觉很糟。萨拉迅速地看了一眼特蕾西，渴望得到来自女性的同情。

“我当然感到恐惧，任何在漆黑的棚屋中抓住我的男人……”

“但他放你走了？”

“嗯，但他在外面又抓住了我。然后你们就赶来了。”尽管这些问题让人不悦，但萨拉对此次营救还是心怀感激的。“谢谢。”

丘吉尔微笑着。“只是尽我们的职责，纽比夫人。保护公众，你懂的。”

萨拉疑惑地皱着眉头。“为什么你们会在那时出现？”

“啊，是这样，”丘吉尔现在显得洋洋得意。“路对面的老头，就是看见你儿子殴打贾斯敏的那个人？他总是留心窗外的情况，一天给我们打好几次电话。他告诉我们你昨晚待在那里，什么时候到达，什么时候关灯，早晨什么时候出来……”

我什么时候到达棚屋，萨拉心想——哦，上帝啊，他看见那个袋子了吗？

“……因此当他告诉我们加里出现在那时，然后你也去了，我于是

动员警力，立刻赶到那里，查看是什么情况。我们怎么都没料到，加里老兄会向自己博学的律师展示他在吉尔伯特一案中的具体手法，真是出人意料啊？”

哦，上帝啊，快让我离开这里，萨拉心想。“长官！”特蕾西·利瑟兰感到震惊和不满。丘吉尔大笑着，无情嘲弄惩罚萨拉的疯狂欲念攫住了他。

“还是那句老话，‘凡事有弊亦有利’啊。哈克先生性侵犯帮自己洗脱强奸罪名的出庭律师，看来我们将会享受起诉他的乐趣了，是吧？”

去你妈的。萨拉一言不发，愤怒地盯着丘吉尔。你先是逮捕了西蒙，现在又欺侮我。她想要抗议，但一时卡了壳。突然意识到，自己太累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医生是对的，半个小时足够了。再过一分钟，我就会在这椅子中睡着了。

她绝望地看了一眼特蕾西，后者立刻作出了回应。

“长官，医生说只能询问半个小时，我真的觉得纽比夫人被问够了。”

失望的丘吉尔将椅子往后推了推，“是的，当然，好吧，等你明天感觉好些时，我们再做一份完整的陈述吧。”他起身开门，“你丈夫在外边等你呢。”

萨拉心里真希望鲍勃对她还有些许同情和温柔的呵护，难道如今这些都过时了吗？

“他真的没有……”

“他真的没有强奸我，没有。”萨拉瘫坐在沃尔沃车的副驾驶座上，不耐烦地看着鲍勃，“上帝啊，你只在乎这个吗？”

“不，当然不是。”鲍勃的左手在空中停顿了一会儿，仿佛要去安抚萨拉，但最终落在了变速杆上，降了档。“我只是想弄清楚事情的经过，仅此而已。”

“只是这样吗？”

“是的，我是指，他为什么会在那里？”

“我不知道，鲍勃，他没……没说。”萨拉淤青的下巴隐隐作痛，发准有些单词会带来更大的痛苦。

鲍勃若有所思地看着她。“上帝啊！我至少应该和你一起去。”

“嗯。”

“如果你当初没到那个该死的棚屋中，如果西蒙没有……”

“这和西蒙没有关系，这……”

“没有吗？那你为什么到那去？他就是问题的根源，我知道是这样的。”

“不关西蒙的事，鲍勃！”萨拉尖叫着，但一阵剧烈的疼痛让她停了下来。她平静一些继续说，但语气的力度丝毫不减。“是加里·哈克，我曾经替这个混蛋辩护，还记得吗？如果你想笑就笑吧。”

“看在上帝的份上，我没有嘲笑你，萨拉。好啦，我们回家吧。裹好毯子。”鲍勃伸出左臂，整理了一下女警员给萨拉披在肩上的毯子，萨拉愤怒地抖掉了毯子。

“我不是病人。”

“但你是受害者，回家洗个热水澡，喝杯威士忌吧。”

“这还差不多。”萨拉慵懒地望着车窗外，车转过乌斯河，左边是大主教宫灿烂的灯火，看起来如此安详，离西蒙后院中的暴力是如此地遥远。是这样吗？主路南边50米远的灌木丛中，贾斯敏的尸体一整晚被丢弃在那里，一只狐狸啃咬着她的喉咙。萨拉不禁呻吟起来。

“快到了，”鲍勃低声安慰着她。“他们给你用止痛药了吗？”

“我估计打了一针。鲍勃？”

“什么事？”

“不要告诉艾米丽？”

“什么？她早晚会知道的。”

“是的，但不是今晚。她明天还有考试，不是吗？”

“考试！是的，但……”鲍勃沉默地摇摇头，感到不可思议。“你一点儿都没变，萨拉，是吗？即使到最后一刻都是个超级好学生。”

“鲍勃，别这样。为什么要影响艾米丽？”

“她不会知道的，我只字不提。”

“谢谢。”

接下来一段时间，鲍勃默默地开着车，绕过通往他们乡间住宅的环路。刚到村边，他又开口说话了，仿佛这谈话从未停止过。

“唯一应该受伤的是那个猪猡哈克。我希望他们用钳子夹他的睾丸，每隔半个小时夹紧一次。”

鲍勃驶上车道，头一次主动下车，为仍在整理毯子的萨拉打开了车门。萨拉用一丝微笑谢过，挖苦地说道：“我应该经常被人强奸。”

“永远别再发生了。”鲍勃用臂膀搂着萨拉，萨拉感激地倚靠着他。“现在进屋去，来吧。想先做什么——泡澡？”

“哦，上帝，要的就是这个。”就在踏进自家的前门时，萨拉身子又不由得战栗起来。她的膝盖颤抖，两腿酸软无力，颓然倒在了扶手椅里。“上楼替我放水，行吗，鲍勃？很多很多热水，如果方便，加些浴盐，然后倒杯威士忌，再拿几根蜡烛。”

“蜡烛？”鲍勃在楼梯底端迟疑了一下。“为什么？”

“放在浴室里。我想要浴室温暖舒适，像在子宫里一样。再拿一张莫扎特的CD上去放。”

“没问题。”

当鲍勃上楼时，萨拉心里想，我今晚什么都不想看清。明天我会面临很多抉择，一堆问题在太阳下等着我。今晚，我只想闭起眼睛，躺在那里，把身子洗得干干净净。

干净。这个单词仿佛是从嘴唇中吐出的珍珠，完美而纯洁。萨拉将脑袋向后靠去，又低声说了一遍。这正是我想要的。

干净。

¹ 骑兵部队：旧时，战争中会有是骑马的士兵，这里指警察部队

第二十二章

第二天早晨萨拉再次来到警局，负责问询的是丹尼尔和特蕾西，这让她如释重负。她于是问道。“那个大男子主义的侦缉总督察丘吉尔呢？”

“去参加高层领导会议了，”特蕾西耸了耸肩，“我想如果贝特森督察……”

“是的，很好，谢谢，”萨拉抽动着疼痛的嘴唇，想要做出个感激的微笑，但下巴上的所有肌肉都很僵硬。

丹尼尔在萨拉的对面坐下。“昨晚休息得如何？”

“很好，谢谢。”萨拉又试着微笑了一下，这次没那么痛了。她不知道自己现在的样子如何，她已经试着用化妆品遮盖淤青的下巴，但还是没法掩饰自己因肿胀而半睁的眼睛。

“我很高兴你感觉好多了，能来警局。”丹尼尔将一张纸顺着桌子滑过去。“不会很久，我们只是需要你的声明，好确认你昨晚的陈述。”

“是的，我一直在考虑此事。”萨拉咬着嘴唇。“我不想控告他。”

“什么？”丹尼尔盯着她。“这是严重的性侵犯案。”

“但我还活着。”萨拉很庆幸面对的是丹尼尔，而不是昨晚羞辱她的那个傲慢的傻瓜。她尽量吐字清晰，措辞有说服力。“你瞧，丹尼尔，我当然很感激你们救了我——非常感激。但因为你们的到来，没有实质性的犯罪发生，我的意思是，我没有被强奸，实际上，我也没有遭受严重的伤害，除了这只眼睛和下巴，而且下巴只是瘀伤，没有骨折。受伤害最大的是我的自尊心，我不认为审判可弥补什么，实际上，召开审判只会弄巧成拙。”

“但是……”丹尼尔迷惑不解。“我们当场抓住了他！我就在那里，4名警官都看见所发生的一切了，这是板上钉钉的犯罪。”

“这么说，他承认了？”

“呃，还没有，但他必须承认，没有选择的余地。”

“加里仍能拒绝认罪，丹尼尔。他会这么做的，就是为了羞辱我。相信我，我了解这个人，我曾是他的辩护律师，你还记得吗？”

两名警探哑口无言，他们觉得很不可思议，两人都没想到会是这样。丹尼尔满腹狐疑，他喜欢这个女人，但这一切是怎么回事？难道在那场诉讼中她明知 加里有罪却处之泰然？她昨晚去他儿子家究竟干什么？

萨拉打破了沉默。“加里说了 什么？你最好告诉我。”

“他……声称双方是自愿的。他说是你约在那里见面的，你喜欢……粗暴性爱。”丹尼尔感到有些难为情，但萨拉好像不感到震惊。难道加里说的话有几分是真的？

“然后你说什么了？”

“当然说我不相信他。我亲眼见到了所发生的一切，萨拉！我们都看到了。”

“是的，我非常感激你们的营救。”萨拉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但你心中还是有些许疑惑，是吧，丹尼尔？”萨拉转向特蕾西，“也许你也是。你们不想承认这一点，因为你们是正派人，但一个男人说了那样的话，你们也会怀疑，对吧？”

“我没有，纽比夫人，” 特蕾西·利瑟兰很坚决。“我能看到你脸上的瘀伤。他是痴心妄想，没人会相信他愚蠢的谎话！”

“没人会吗？”萨拉叹了口气。“如果他拒绝认罪，我就必须出庭作证，这对任何一个强奸案受害者来说都够难受了，但事情还没这么简单，这不是一桩普通的 案件，这会轰动一时！别忘了我曾是他的出庭律师！通常情况下，强奸受害人的姓名是不会被媒体刊登出来的，但在这个案子中，我的身份是肯定瞒不过那些报纸：毕竟，我曾经在一桩强奸案的公开庭审中为这个男人辩护过。他的律师会问我，我是否为了——你管那叫什么来着？——粗暴性爱和他幽会！天啊，丹尼尔！这就像是向鲨鱼池中扔肉，媒体肯定会一哄而上，争相猎食。然后他们就会发现我的儿子也被控强奸和谋杀。这将成为本世纪最为轰

动的犯罪故事！各种八卦小报上都会有我的名字，他们会在我家门口里三层外三层地安营扎寨，让我头戴假发套，身穿长袍和内衣，让他们拍照！你真认为那是我想要的吗？”

“你想再次让加里逍遥法外吗？”

“丹尼尔，我现在就想亲自阉了他。但事实是，我必须考虑自己的处境。我是受害人，你还记得吗？在性侵犯案件中，警方不是应该顾及受害者的感受吗？那么，我现在就告诉你，我不会提起诉讼。好吗？忘记这一切吧！”

丹尼尔再次努力说服萨拉。“你瞧，萨拉，后果也许不会那么糟糕。他的借口非常荒谬，我们会在审讯时揭穿他，让他认罪，那样你就不必出庭作证了。”

“这仍然是个轰动性的新闻，不是吗？即使他认罪了，还是如此。记者们不是傻瓜。”

“也许不是，但至少能将他关进监狱，否则他还会去伤害其他无辜妇女，就像在你之前还有雪伦·吉尔伯特，以及其他的人。”

“我们不能确定是他强奸了雪伦，丹尼尔。”萨拉看着丹尼尔难以置信的眼睛，叹了口气。“好吧，我承认有这个可能，何况昨晚发生了那样的事之后，这种可能性更大了，但事实是，当时的举证没能说服陪审团。那才是他脱罪的原因，而不是我用了什么邪招，你知道的。是你们没有铁证。”

“也许是那样，但我们现在有了，萨拉，我可以让你看看。”

“他强奸雪伦的证据？”

“是的。”

这次轮到萨拉吃惊了。“你们怎么现在发现了证据，而不是之前？”

“我们昨晚在棚屋发现了一些东西。”

“哦。”尽管萨拉惧怕他们会在棚屋中发现些什么，但在遭受如此大的创伤之后，她绝对想不到警方会发现和加里有关的东西。“什么

东西？告诉我。”

“今天下午再来一次，我会让你看看。”

“为什么不是现在？”

“哈瑞拿去辨认了。他一回来，我们就用它们质问加里。然后就让你看看这些东西，告诉你加里作何反应。”

“你妈妈在家吗，小家伙？”

“是的。”小男孩抬头盯着哈瑞·伊斯比，“她在楼上工作。”

“你能告诉她来了个警察，想要和她谈谈吗？”

哈瑞本来以为会得到肯定的答复，但没想到碰了壁。这个孩子的脸上透着坚定和自信，令人无法相信他才7岁，只见他皱起了眉头。“她在楼上工作，”男孩重复了一遍，对自己没被理解而感到惊奇，“稍后再来。”

“不，等一下。”哈瑞及时将脚伸进门内。“我是警察，孩子，明白吗？你上楼告诉你妈妈有警察来了，我在屋里等着，好吗？”

“不可以……”但哈瑞已经进来了。他们在门厅尴尬地对峙着，哈瑞趁小男孩会将他推出去之前，侧步绕过他，走进了起居室，一个4岁的女孩正在里面玩洋娃娃。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卡蒂。”小孩儿扫了他一眼，继续用透明胶带缠绕一个娃娃的前臂。

“你哥哥叫什么？”

“汤姆。”

“我知道了。”汤姆在门口怒视着他，根本没有上楼的意思。哈瑞正要再试着和汤姆沟通一下时，听到有响动。这个有节奏、重复性的声音从他头顶上方的天花板传过来。他们母亲的工作性质就不言自明了。

“那我就在这里等吧，等你母亲忙完，”哈瑞说着坐到了沙发上。“好吗？”

弹簧床有节奏的响声开始夹杂着叫喊和呻吟声。“你们的母亲经常工作吗？”哈瑞问道。

小女孩没理他，汤姆皱着眉，仍然想要把这个陌生人扔出去。

“你来之前应该先打电话，”他责备地说。

“下次会打电话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479386。”于是哈瑞记了下来。

他们无话可说了，就这么不自在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一个男人走下楼梯，从前门出去了。而后一个穿着紫色缎纹睡袍的女人走了进来，看到哈瑞·伊斯比时，停住了脚步。

“你预约了吗？”

“没有，”哈瑞笑了笑，“下次吧，怎么收费？”

“不要在孩子面前说这些。”雪伦抚弄汤姆的头发，对小卡蒂微笑了一下。“你们还好吗？”看到孩子们没什么急切的需要，她又看着哈瑞，将他打量了一番。“好吧，我现在不忙，如果你愿意，可以上楼来。我可以在那告诉你价格。”

在她的卧室里，哈瑞饶有兴致地听着雪伦介绍价格和能提供的服务内容。她身材修长、苗条，黄色卷发精心漂染过。当她列举完服务项目时，挑逗地对着哈瑞微笑，一只手搭在臀部上，另一只手摩挲着垂到面颊的一绺秀发。“有你喜欢的服务吗，牛仔？”

“也许下次吧，”哈瑞说着向他出示了证件。

“真他妈见鬼！”雪伦愤怒地转过身，“我没做什么犯法的事！”

“哦，没有吗？社会福利机构也许不这么认为。”

“我的孩子很幸福，不是吗？”一丝恐惧在她脸上闪过，“他们看起来像是没人照看的孩子吗？”

“如果我是冲着你来干那事的话，就没人照看他们了，”哈瑞一脸淫邪地说。“但很不巧，我不是——至少不是现在。你是雪伦·吉尔伯特吧，如果我没弄错的话？”

“不，我是利文斯通博士¹。我还能是谁，你来之前就知道了。”

“好吧，”哈瑞开始从塑料袋里拿出一些东西，将它们放在双人床上。“看看，吉尔伯特女士，我想知道你是否认得这些东西。”

“下午2:37问讯继续。在场的有加里·哈克、他的事务律师露西·桑普森、侦缉警员哈瑞·伊斯比和我本人，侦缉督察丹尼尔·贝特森。”丹尼尔查看了录音机中的磁带是否运转正常，然后把胳膊肘抵在桌子上，盯着他的嫌疑人。

“那好，加里，我现在要核实一下你所说的几处细节。你说在棚屋中待了大约5分钟，然后纽比夫人来了。是这样吗？”

“是的，差不多。我并没有计时。”

“我明白，难道你进去之前没有，呃，看表吗？”

“没有。我为什么要看时间？”

丹尼尔喜悦地发现，这个问题让加里面露焦虑，他的脸色比之前稍微白了一些，太阳穴周围有细密的汗珠。“哦，我也不清楚。也许你要判断纽比夫人是否迟到了？”

“我没说自己有约。”

“你没有吗？我以为你去那里是为了见她，或者她的儿子？”

加里一言不发，扫了一眼他的律师露西，而后者刻意回避他的目光。露西讨厌参加这个审讯，如果不是早就受托做加里的律师，她才不会来呢！她只是确保警察依法办事，其它一概不管。除此之外，她还会袖手旁观，看着加里淹死在他自己的谎言里。

丹尼尔注意到了他们之间的眼神交换，感到很满意。

“你其实根本不是去见纽比夫人，是吧，加里？”

“我是，我已经告诉你了。”

“见她干什么？”

“感谢她。她是我的出庭律师，记得吗？她在法庭上把你整得很惨，对不对？”

“没错。”如果是昨晚，丹尼尔可能会大发脾气，但今天他克制住了自己。“那你要手电筒做什么呢，加里？”

“什么手电筒？”

“这个。”丹尼尔将它放在桌子上，这是一个能射出小范围强光的笔形手电筒。“昨晚你被捕时，在你的衣袋里发现的。”

“那又如何？我经常随身携带手电筒。”

“当然。盗窃时很有用。”

“我告诉过你……”

“是啊，是啊，我们知道。你在等你的情妇。在棚屋等待的时候，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吗，加里？也许用手电在里面照了一圈？”

“没有。”

“那太遗憾了，因为我们查看了一下，事实上我们彻底搜查了那个棚屋。想知道我们找到了什么吗？”

加里摇摇头，但丹尼尔高兴地发现他仍在冒汗。心想这个混蛋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丹尼尔将一个小号塑料证据袋放在桌子上。“首先是这个戒指。”他将它举到离加里鼻子几厘米的地方。“录音说明，我向加里·哈克先生出示了一枚女人的戒指，上面有用宝石装饰的S形图案。以前见过它吗，加里？”

加里摇摇头。丹尼尔微笑着又将另一个袋子放在桌子上。里面装着一个黑色的蒙面套头帽，在眼睛部位留有狭缝。加里又摇了摇头。

“或者这些东西？”丹尼尔又拿出一条黑色裤子和一件套头毛衣。

“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些东西。”

“好吧。”丹尼尔将身体靠后，哈瑞·伊斯比接着审问。

“这就奇怪了，加里。因为今早我把这些东西拿给雪伦·吉尔伯特看了。你猜她怎么说？”

加里一言不发。但丹尼尔注意到，此刻只有一个人不错眼珠地盯着桌上那些东西，她就是露西·桑普森，像是很难受的样子。

“她说这只戒指……”哈瑞在加里面前晃着戒指。“……是她的，那个强奸她的人从她家里偷走了。她说字母S代表雪伦。蒙面头套、裤子和针织套衫看起来就是强奸犯的衣着。”

“这证明不了什么。”加里粗鲁地说，“我以前从没见过它们。”

“那你碰过它们吗？”丹尼尔立刻问道。

“不，当然没碰过。”

“你确定，加里？现在仔细想想，因为如果法医在它们上面发现了你的毛发或者指纹，那会证明你在说谎，不是吗？你确定从没碰过它们？”正像丹尼尔预料的那样，加里迟疑了，他看了看自己的律师，她没理他。

“好吧，除非是意外碰到了，因为棚屋里黑漆漆的。”

“我明白了。但你没把蒙面套头帽戴在头上吧，或者穿上了这条裤子和针织套衫，因为那里很冷？”丹尼尔讽刺地问道。“也许只有5分钟，当你等待纽比夫人时？”

“当然没有。”

“这些衣服确实不是你的？”

“不是。”

“如果法医碰巧在蒙面套头帽、裤子或者针织套衫中发现了你的毛发，或者皮屑，或者你的体汗，这就充分证明了你确实穿过它们，不是吗？”

“你们不会找到什么的。”

“不会吗，加里？为你着想，我希望不会，因为你要知道，如今的这些法医科学家都非常聪明。他们也许会发现雪伦的毛发或者她衣服上的纤维。到了那个时候，你会是什么下场呢，加里，我的老伙计？嗯？告诉我？”

“你们什么都不会找到，”加里蔑视地说，“话说回来，它们怎么会在棚屋里？”

“这确实是个问题，”丹尼尔说，“好问题，加里，我承认你问的有道理。但你要知道，我现在就有个答案。你知道我认为发生了什么吗？你也在听吗，桑普森夫人？你曾经为他辩护，告诉我说他是无辜的？现在听着。我想正如雪伦说的那样，你强奸了她，加里，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但在事后，你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回到这个棚屋。它离雪伦家只有几条街远，你之所以知道棚屋的所在，是因为你的老弟西蒙住在那里。而你为什么会去那里？因为雪伦认出了你，你知道如果她向我们报案，我们就会追查你。然后我们会拿走你的衣服，交给法医去鉴定。”

“所以你做了什么呢？你换上了西蒙的衣服——从房间或者棚屋中找到的衣服。然后你把自己的衣服，这个蒙面套头帽还有戒指，都扔在棚屋里。事情的整个过程就是这样，是吧，加里？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没在你公寓里的衣服上发现任何证据，因为你作案时穿的不是它们。你将衣服留在棚屋中，直到昨天，你回到那儿去取它们。高明的计划，加里，很不错，本来一切顺利，结果很不幸，你被西蒙的母亲撞见了。”

“你根本不是在等她，对吧加里？她来见你的事只是你编造的谎言，一个给自己擦屁股的谎言！你到那里取回自己的衣服和雪伦·吉尔伯特的戒指！这才是你出现在棚屋的原因。”

当丹尼尔说完后，屋里一片寂静。加里额头上的汗珠逐渐增多，这让丹尼尔很满意。露西极其厌恶地盯着自己的双手，仿佛她摸过什么肮脏的东西。

“你证明不了任何事！”加里挑衅地说。“反正我什么都没拿！”

“证明不了吗，加里？”丹尼尔微笑着拿出最后一样证据，一个塑料袋里装着一块男表，像劳力士那样昂贵的高级手表。“认识这个东西吗，加里？”

加里的脸色比之前更苍白了。丹尼尔猜想，加里一定希望没人会注意到这块手表。丹尼尔假装近距离仔细观察着手表。

“真是块漂亮的手表，防水深度达到50米，有日期、各个国际时区的时间，你经常出国旅行吗，加里？背面还刻有字母缩写G.H.，工艺不错嘛。我们昨晚逮捕你时，这是在你的衣兜中发现的，加里。我想这很有趣，我是指，男人会因为拥有这块手表而自豪——戴在手腕上满世界去炫耀，而不是揣在衣兜里，好像是他刚刚……从棚屋之类的地方捡到的。”

丹尼尔转向哈瑞，“你让雪伦看这手表了吗？”

哈瑞点点头。“是的，她立刻认出了它。她说在强奸案的当天晚上，她和加里就为了这块儿表在酒吧里吵架。她说强奸她的人拿走了那块手表。她也非常确定这一点。”

“这表是在你衣兜里找到的，加里，”丹尼尔继续说道，“此前你去过那个棚屋。那么，你能告诉我们它怎么会出现在那里吗？”

现在，加里的脸上已是大汗淋漓。他又一次望着露西·桑普森，寻求帮助，但她还是不理不睬。他绝望地说：“是我找到的。”

“在哪里？”

“在棚屋里。它就在那里，在角落的袋子中，我就捡起来，放在自己兜里。我没有时间查看到底是不是我的那块，我只是以为看上去没两样。我不知道它怎么会在那里，你们可以问问西蒙。也许强奸雪伦的那个人是他。”

“哦，好的。你还嘴硬？这些还不够吗？”丹尼尔指着桌子上的一堆证据袋。

“我被判无罪，警官，在法庭上，你再考虑一下。”

看上去露西·桑普森在整个问询中十分难受，现在她不愿意地开口

说道：“恐怕这是 事实，督察，你一定知道的。不管你现在找到什么证据，都为时已晚，我的委托人已经受到审判并被宣布无罪释放。按照法律规定，他不能因同一罪名被再次起诉。即使他现在向你认罪，那项原则仍然适用。很遗憾。”露西第一次看了加里一眼。“你不必再说谎了，加里，没关系的。如果你愿意，可以告诉他们事实真相。”

“说了他们也不能把我怎样？”

“是的，对于这个起诉罪名来说。”

丹尼尔叹了口气。这是苦涩的胜利。“很不幸，露西说的对，加里。你被判无罪，事情就到此为止了。但我们只是为了备案，告诉我们。你是否强奸了雪伦？”

加里的脸因邪恶、狡黠的微笑而扭曲，他看着眼前的三个人，玩味着这胜利的时刻。他要吊足对方的胃口。

“没有，”他最后说，“我没强奸她。”

¹ 大卫·利文斯通（1813-1873）是苏格兰传教士、非洲探险家。记者亨利·莫顿·斯坦利曾慕名去找他，见到他时说，“你就是利文斯通博士吧”，后来这句话被用作初遇时说的玩笑话。

第二十三章

“你打算怎么做？”丘吉尔问道。

“释放他，长官。我们别无他法，没得选择。”

“但我们当场抓到他了！我亲眼看到了——特蕾西也看到了，是不是？特蕾西？”

“是的，长官，我看到了。”

“接下来要怎样……丹尼尔，难道你连一个下午都没法好好干活、不彻底砸锅的吗？你这次又捅了什么娄子？”

“我没捅娄子，长官，是纽比夫人……”沮丧的丹尼尔将讯问萨拉的经过描述了一番。萨拉不想继续谈的时候丹尼尔并没有善罢甘休，他花了整整半个小时游说萨拉改变主意，但萨拉仍不为所动。丹尼尔就好像在跟一个电脑全息图争论一样，它的外形长相、一举一动都跟真人无异，但已经被设定了程序，毫无说服改变的可能。毕竟萨拉才是受害者，无论丹尼尔喜不喜欢，而且她的感受既合常理，又清楚明白。如果这意味着必须将加里无罪释放，警方也只能照做。

“只能这样了？”丘吉尔难以置信地问道。“即使我们亲眼目睹了一切，而你也确定是他强奸了雪伦·吉尔伯特？”

“是的，长官，有95%的把握。如果头套和衣服的法医检测有了结果，我们就能完全肯定，但都无关紧要了，证据发现得太迟了。”

丘吉尔跌坐在专案室角落里的桌子上，背后的墙上是玛利亚·克莱顿谋杀案的相关照片，已经挂了8个月了，仍未结案。他右手边几英寸的地方也挂着类似的相片拼图，是关于卡伦·惠特克性侵案的。丘吉尔满是挫败感地捶着墙。“你觉得这两个案子也是他干的，丹尼尔，是不是？”

“是的，长官，他仍然有可能是克莱顿案的元凶，但跟惠特克案无关——DNA检验并不相符。”

“无论如何，你认为这个加里·哈克有可能杀了克莱顿，并且强奸了

吉尔伯特，你将这些事告诉纽比了，是吗？如果他已经犯过奸杀罪，就很有可能再犯案？你应该提到这一点了吧？”

“没错，我都告诉她了，但没起到任何作用。”

“她究竟是怎样的贱人啊？”丘吉尔嘟囔着。“我从来没听过这种事。”

特蕾西·利瑟兰插嘴到，“我认为她是一个十分果决专注的女性，长官，她承受着极大的压力，但不会向任何人屈服。”丹尼尔一向以为特蕾西也跟自己一样不喜欢他们的新上司，而她现在从未如此直白地表现出来。

丘吉尔翻着白眼说道，“多谢你的女权主义观点啊，特蕾西。但那的确是我们昨晚亲眼目睹的事——加里扇得她眼冒金星、不得不屈服，而现在她竟然不愿意站出来反抗他。”

特蕾西固执地重复着萨拉所说的原因，就是几个小时之前她和丹尼尔想要驳倒的那些原因。

丘吉尔不耐烦地叹了口气：“是，特蕾西，但有个东西叫作公共利益，难道你忘了吗？你知道的，就是要把杀人犯和强奸犯关起来这类的事情。难道律师们不应该尽一份力吗？”

“律师们，长官？”特蕾西摇摇头。

“不。”丘吉尔冷笑一声，自问自答。“对他们来说，这全是一场游戏，对吧？就是一场该死的游戏。”

对萨拉和露西来讲，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游戏。她们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在露西的办公室里反复讨论萨拉不提起控诉的决定。令萨拉欣慰的是，露西似乎能够理解她的决定。露西很担心她的朋友还能承受多少苦难，是不是几近崩溃了。

露西想，萨拉在过去的几天当中已经受了很多苦了。她面色苍白，下巴上有一条擦伤，一只眼睛肿得快睁不开了，看起来精疲力竭，这一点倒不令人吃惊。不仅她的亲生儿子被控谋杀，而且她自己差点惨遭强暴。不到一个月以前，女儿艾米丽离家出走，被怀疑遭

到了谋杀，雪上加霜的是，她们又一次发现，萨拉的辩护让一个犯罪分子逍遥法外了。

这当中的任何一件事都会把一个正常人整得精神错乱、几近疯癫，爬着到精神科医师那里进行创伤后遗症的咨询。露西能为萨拉做的，不外乎是泡壶茶，说说话，以表同情。令她惊讶的是，这方法竟然很起作用。萨拉看起来还能正常说话和思考，举起茶杯的时候既不大声嚷嚷，也不会突然把杯子往墙上摔。这对事情的解决很有帮助，因为她们要讨论重要问题，例如，该如何为西蒙辩护，如何理清他跟加里·哈克之间的关系。

萨拉闭上了眼，一段童年的回忆涌上心头，小时候去布莱克浦的海边玩，她和爸爸一起在岩石滩玩，发现了一只小螃蟹在急匆匆地找石头作掩护。萨拉不敢拾起那块石头，所以她爸爸帮她拾了起来。但石头下面并不是那只小螃蟹，而是一只个头大得多的螃蟹。这只巨蟹的甲壳部分跟她的脸一样宽，那锯齿状的钳子狂怒地举起，滴溜直转的眼睛紧盯着她粉红色的小脚趾头，六只骇人的蟹爪迈开步向她横冲直撞，吓得她惊叫连连……

这回忆吓得她萨拉打哆嗦，她瞥见露西在一张纸上乱涂，窗外，交通晚高峰已经开始。

“对不起，把你留到这么晚，你肯定想回家了，”她说。

露西笑了，“现在回去干吗？出门也是堵车。不到7点，他们也不指望我回家。”

回忆里，萨拉往石头旁边挪了一步。“对于加里，我唯一后悔的就是，他是不是如丹尼尔所想，正是这些侵犯案件的元凶。”

露西掂量着这句话。“有证据指明不是他。”

“对，其中的一个案子不是他干的。他们找到了惠特克案袭击者的一根头发，DNA检测结果排除了加里。”

“这不就得了，说明不是他。”

“他仍有可能杀了第一个受害者，那个妓女，玛利亚·克莱顿。”

“可能，但是没有证据。行了，萨拉，你知道的。他们之前想就那起案子起诉他的，但刑事起诉署 1 驳回了起诉，他们当时无法证实是加里，现在也证实不了，有嫌疑的人太多了。”

“包括我儿子西蒙？”

这正是露西害怕听见的话。她在回答之前仔细端详着萨拉，想给出一个能够令萨拉重拾信心的答案。

“要这么说的话，那就包括你丈夫、我丈夫，还有任何没有不在场证明的男人。好了，萨拉，怀疑和影射并不算真凭实据。”

但回忆中，萨拉将手放在石头上，她打算掀翻石头。“露西，问题是丹尼尔·贝特森始终认为这些袭击案是同一个人干的，就是《晚报》上说的蒙面杀人犯。只是他没有证据，因为至少有一个案子，就是惠特克的那一起，肯定是别人干的。所以他的推测是错误的。”

“所以啊，他错了，是啊，”露西点点头，“警察也不是第一次犯错。”

“是的，露西，他错以为罪犯是同一个人。”萨拉的话轻如耳语，“但万一两个呢？”

“两个？”露西拿不准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两个人轮奸？”

“并不一定是轮奸，不是，但是……合伙犯案。你知道，也许是一个人这回犯案，另一个下回犯案。一个帮另一个把风之类的？”

并不是一只巨蟹躲在石头下，而是两只，全都举着钳子，全都长着她认得的脸！

“哦得了，萨拉！你真是胡思乱想。”

“是吗？也许吧，我希望如此。但瞧瞧我们已经掌握的事实。我们知道——只要法医检验能够证实我们的推想——加里强奸了雪伦·吉尔伯特。我们也知道他声称当晚跟另一个人在一起，那个谁都找不到的肖恩……”

“我们证实了他的确存在，记得吗？那是我们辩护的精彩之处。”

“是的。但即使我们相信这个肖恩的确存在，并不能说明当晚和加里在一起的人就是他啊，对不对？万一西蒙呢？”

“我们不清楚当晚究竟有没有人跟他在一起，萨拉。”萨拉的这种反应是露西想极力压制的，但她的想象好似脱缰野马，任意驰骋起来。

“加里说过 他的确和什么人在一起，是吧？而且加里来到一个棚屋里——西蒙的棚屋里——去换衣服，处理掉蒙面头套，然后回家了。如果西蒙没告诉他的话，他怎么会知道那个棚屋里会有衣服可换？他又怎么会知道那里有个棚屋？”

詹姆斯·丘吉尔大步地走来走去，那样子活像是丹尼尔以前的数学老师。“你看，到现在为止仍然有一个你们没解释清楚的问题。”他用一支铅笔敲着牙齿。“那就是，究竟这女人的儿子和加里·哈克之间是什么关系？丹尼尔，我知道，你认为他强奸之后在那里换衣服——但为什么在那儿？那个男孩清楚加里的所作所为吗？他从头到尾都被蒙在鼓里，还是与加里是同谋？”

“反过来想呢，长官，”特蕾西建议道。“哈克与贾斯敏·赫斯特谋杀案完全无关吗？或者他是那起凶案的帮凶？”

屋里的人听了这话都兴奋起来，三个男人——丘吉尔，丹尼尔和哈瑞——全都浑身哆嗦，就好像有人从他们的墓地走过一样²。丘吉尔冲着特蕾西挥舞着铅笔，极力赞扬她的想法，语气透露着大男子主义。“并不是只长有一双美腿嘛，是吧，警长？美女也有脑啊，伙计们！”特蕾西还没来得及发作，他继续说道：“当然，那也许是出庭律师纽比女士不肯指控哈克的另一个原因！因为加里知道她儿子的某些不可告人的勾当，而且一上法庭就可能口无遮拦地泄露出来！”

“哦，等一下，长官，”丹尼尔反对道。“她肯定比我们更恨那个渣滓——她可不是要保护哈克，而是要捍卫自己的名声！”

“她还有名声吗？我可不太肯定，丹尼尔。她使加里摆脱强奸的指控，又在深更半夜在棚屋里和他碰面——我们怎么知道加里所言有没有真实成分呢？我的意思是，她在那个地方做什么？也许不是为了

性，但蒙面头套和那些衣服之类的要怎么解释呢？也许她跟加里做了交易，要他帮忙处理掉那些东西。这么说的话，她可就是事后从犯了。³

“哪个案子的事后从犯，长官？”特蕾西问道，“雪伦强奸案还是……”话音未落，人们开始在脑海当中掂量着各种犯罪的可能性。棚屋里这么一闹，有可能牵连数起案子。詹姆斯·丘吉尔的唇边绽开了一个野心勃勃的坏笑，就好像是饿狼发现猎物一般。

“她要捍卫的是自己的名声，你是这么说的吗，丹尼尔？她可真得捍卫名声了，是不是？要是最终证明她不但对于加里的强奸罪心知肚明，而且她的亲生儿子还是从犯，加上那小子还犯了谋杀罪！出庭律师公会对这事可不会心慈手软的，是不是？”

“这不可能，”丹尼尔说，他对这个说法感到震惊。“没有任何证据指明她跟强奸案或贾斯敏·赫斯特谋杀案有关……”

“但事实上，加里强奸，她儿子杀人；加里和西蒙好像彼此认识；而她在儿子的棚屋里和加里见面！”

“话虽如此，但她没主动去那里见他啊，”丹尼尔坚定地说道，“那是个意外。她去那里放摩托车，而加里在那里是要拿回自己的手表。”

“只不过是巧合吗，丹尼尔？加里可不是那么说的。”

“那人是个疯子！幻想狂！不管怎样，我们都看到他的所作所为了。”

“那她为什么不提起诉讼呢？”

“避免惹人注意，长官。”丹尼尔重复道，“你理解她的，是不是，特蕾西？”

特蕾西皱起眉头。“我理解，当然理解，但其他解释也说得通。我们必须弄清加里和西蒙的关系，然后……”

“没错。”丘吉尔站起身，“我们得抓点紧。你们还没释放他，对吧？”

“没有，长官。就算他不被起诉，我们也至少可以将他关押到今晚10点半。”

“那很好。走吧，丹尼尔；我们俩一起去会会这恶棍。”

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萨拉叹了口气说：“如果是加里杀了贾斯敏的话，事情就简单多了。但是那头猪当时正在押候庭审，是吧？”

“是，”露西边说边披上外套，“不！不，他当时已经被释放了，不是吗？”

“不是审判结束的那一天吗？”

“不，是你记错了。”

她们震惊地盯着对方，萨拉眼中燃起了希望之火，“日期是哪一天？”

她们急忙翻看露西的庭审笔记。“看这儿，我说对了！审判最后一天，13号，星期四，加里是几点钟被放出来的？三四点吧。贾斯敏的尸体是在第二天早晨，也就是14号被发现的。她是在13号午夜左右被杀的。”

“所以他有可能 是凶手！”萨拉喘着气。

“是啊，但杀人动机呢？会是什么原因？”

“那个疯子根本不需要动机，露西。他是个禽兽，他强奸了雪伦，袭击了我。要是他还有一丁点儿良心，就该对我心怀感激——是我替他脱罪的，看在上帝的份上。但当我在那个棚屋碰见他的时候，我不过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我问他在那里做什么，他突然翻脸，对我做了他最擅长的勾当。要是警察没有及时出现，他可能会杀了我。”

“是的，可他是怎么遇见贾斯敏的？”

“但愿我们能知道，”萨拉平静地喘着气。“但愿我们能知道啊。”

-
- 1 在英格兰，以前刑事案件的起诉主要由警察提起，1985年《犯罪起诉法》规定设立刑事起诉署承担刑事案件的起诉任务。
 - 2 西方人认为，一个人的墓址是注定的，如果有人或者动物从某人的墓址前走过，该人就会打哆嗦。
 - 3 法律术语，指的是隐匿或协助主犯、窝藏赃物、知情不报等的违法分子。

第二十四章

“说起来，加里，你对西蒙·纽比了解多少？”丹尼尔开始问道。

加里耸了耸肩，“也就一般认识，都在建筑工地之类的地方。”

“他是你的哥儿们吗？”

“我了解他，算是吧。”

“好吧，谈谈他这个人，你都知道些什么？”

“他娘有一个性感的屁股。”

“除了那个，加里，那个我们已经讨论够了。”

“够了吗，长官？你想得美！”丹尼尔强忍怒火，不露声色，但加里看出了他对这些话的反应。

丘吉尔用轻蔑的南方腔插话道，“那她的儿子呢，加里？你也惦记他吗？”

“闭上你的臭嘴！再说了，他有心上人，就是被杀的那个女孩。”

“哦，是啊，贾斯廷。”

“贾斯敏。”

“抱歉，是贾斯敏。”丘吉尔狡猾地纠正了自己的口误，“那么你见过她吗？”

“见过。那又如何？”

“对她着迷了，对吧？”丹尼尔对这个发现感到好奇，继续说道。

“她很不错，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她长得怎么样，加里？”丘吉尔问道，“给我们描述一下行吗？”

加里考虑了一会儿。“嗯，个头很高，是个大美人，褐色的长发，漂亮的脸蛋，奶子很大。”他大笑着用双手做出了挤捏的动作。“像两个甜瓜。”

丹尼尔忽地感到自己脊柱尾端生发出一阵兴奋，好像一个小虫子向上蠕动着，直达大脑。“你摸过它们吗，加里？”

“哪能啊！那小子肯定会杀了我。”

“但你一直想摸它们？”丹尼尔追问道。“如果可能的话？”

加里同情地端详着丹尼尔。“你没摸够女人的胸脯吗，警官？我可以带你去……”

丘吉尔巧妙地接过话茬。“你说西蒙会杀了你。她在的时候，西蒙的表现总这样吗？有些暴力倾向，也许还有点保护欲？”

“他，暴力？”加里鄙视地大笑起来。“你嘘他一声，他就屁滚尿流了。我见过他这样的。女孩们也许怕他，但他吓不住别人。”

两名警探沉默了一会儿，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琢磨着加里的这番话。虽然说的是西蒙，可用在加里身上也不为过，丹尼尔心想。他们面前的这个恶棍，仅凭膀大腰圆的块儿头就有着不经意的威慑力。当一个女人与这种势不可挡的野蛮力量对峙时，心中会作何感想？像萨拉、雪伦那样的女人，也许还有贾斯敏·赫斯特……”

“那你一共见过贾斯敏几次？”丹尼尔问道。

加里耸了耸肩，“大概三四次，记不清了。”

“都是在西蒙家吗？”

“我想是。是啊。”

“好好想想，加里。你从没在别处见过她吗？也许尾随她回家，想摸她那像——什么来着？——甜瓜一样的胸部？”

“你想入非非了。”加里嘲笑道。“你需要帮助。不……”他直接对着麦克风说道，“我没有尾随贾斯敏回家，也没搞她。或谋杀她。我怎么能——我当时在法庭！”

“没人指控你谋杀了她，加里，”丹尼尔平静地说。“实际上，女孩被谋杀时，你不在法庭上。你那天下午被释放，而她在晚上9点至午夜这段时间被杀害。那天被释放后，你都去哪里了？”

加里目瞪口呆了。“你不是在指控我……”

“加里，是你扯出了这个话头，不是我。回答我的问题。”

“我……嗯，我回家了，换了衣服，洗了个澡。然后出去喝了几杯。”

“去了哪个酒吧？”

“轻骑兵酒吧，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他们在大屏幕上播放足球赛，阿森纳对阵皇家马德里。”

“哪方赢了？”

“皇马，3比2。那里有好几个人看见我了。”加里将那些人的名字告诉了丹尼尔，得意洋洋地嘲笑着他。“我一直待到酒吧打烊，然后就回家睡觉了。”

“你那晚见到贾斯敏或是西蒙了吗？”

“没有。”

“好吧，加里，这是很有用的信息。”丘吉尔不耐烦地插嘴说。“现在，继续聊聊你被抓进来的原因，好吗？就是你性侵犯西蒙母亲的事，她是你的律师啊，看在上帝的份上，她还帮你脱了罪！行啦，年轻人，帮帮忙，我以前可从没碰到过这档子事。”

“我都告诉过你那个同事了，”加里固执地说，冲着丹尼尔点头，“是她主动要求的。”

“得啦，鬼才信你的话呢。听着，加里，我想知道你出现在西蒙·纽比棚屋的原因。”

加里与他对视着，迷惑不解。想不出合理的回答。

“我想你发现了一块手表，加里，”丹尼尔提醒他。“还有一枚戒指，一些衣服，我们都送去做法医学分析了。”

“纽比夫人见过这些东西吗？”丘吉尔问道。“或者和你说过这些东西？”

加里满脸困惑。“她为什么这样做？”

丘吉尔身体前倾，专注地盯着加里的脸。“好好想想，加里。这个女人，你的律师，那晚在棚屋中见到你。你们两人都很吃惊。发生了争吵，你这个蠢货企图用强奸的方式结束争吵。那么你们为什么争吵？她看到你想销毁证据，是吗？她意识到你确实是有罪的，而……”

“不是！”加里脸上掠过一个狡黠的笑容，“我没有企图销毁那些东西，是她要那样干。”

“什么？”这次，连丘吉尔都大吃一惊。过了一会儿，丹尼尔最先从震惊中回过神儿来。

“你又胡说八道，加里。”

“是吗？你倒说说看我怎么胡说八道了。”

“没什么可说的，这不过是一堆废话，跟昨晚你说的没区别。”

“那你要控告我强奸她吗？”

这个混蛋具备了一个低级罪犯典型的狡诈特质，丹尼尔心想。他不聪明，只是个普通的野蛮恶棍，成年后更是监狱里的常客，但当他面对看似难以辩驳的犯罪证据时，他就立刻瞄准了一条逃跑路线，没人告诉过他强奸未遂案可能被撤销，但他还是猜到了。

丘吉尔试图回避加里的的问题。“回答我们的问题，年轻人，我们自有定论。你看，要是我们当时就找到棚屋中的东西，就可以判处你强奸雪伦·吉尔伯特的罪名成立，对吧？你确实在说你的律师企图藏匿这些证据，而不是你？她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被判无罪，记得吗？”

丘吉尔厌烦地盯着他。“是的，确实是。法庭有时也会弄错。得了吧，加里——棚屋里的东西证明你有罪，看在上帝的份上！手表、戒指、蒙面套头帽——雪伦·吉尔伯特认出了这些东西，你是知道的。”

“那又如何？这不能说明是我放在那里的，不是吗？我刚巧发现了它们——反正手表是我的。”加里迟疑地看看丘吉尔，又看看丹尼

尔，他一脸嘲弄，根本不相信加里的话。“然后她进来了，说……”

“是的，加里，她说什么了？来吧，快点编，看我们信不信。”

“她说赶紧把它们处理了，是我儿子干的。”

丹尼尔突然大笑起来。“哦，非常好，加里，干得好！太棒了。你是说你的律师来到棚屋里，看见你在翻找证明你犯罪的所有证据，然后对你说尽快处理掉它们，因为强奸雪伦·吉尔伯特的是萨拉的儿子。是那样吗？”

“东西在他的棚屋里。”

“是啊，的确是。但你没有帮她销毁证据，却企图强奸她，记得吗？这就是你的社交技巧吗？”

“别他妈开玩笑，长官……”

“……没有礼貌，是吧？这就是你所谓的礼仪？”

“……我会在监狱蹲上8年……”

“罪有应得。”丹尼尔仍然感到加里的厚颜无耻真是好笑，但让他吃惊的是，丘吉尔将手搭在他的手臂上。

“等等，丹尼尔。加里，你肯定你的辩护律师告诉你，她儿子西蒙·纽比强奸了雪伦·吉尔伯特？”

加里挑衅似地点点头，“我说了啊，没错。”

“关于这点，你能做份证词吗？”

“也许可以。”

屋内陷入了沉默，丹尼尔感到惊讶不已。丘吉尔在搞什么名堂？他感到耳中的血管在猛烈搏动。“行了，加里，你明知这是一派胡言。雪伦认出了你，不是西蒙——她的小孩也认出你了，记得吗？那个男孩想要保护他母亲，你当着他的面强奸她，你这个大混蛋……”

“我被判无罪！”

“没错，但你确实有罪，对吧？人人都知道这一点，就连帮你脱

罪的律师也这么认为。你又是如何回报她的？企图强奸她，然后将你自己的肮脏罪行安在她儿子头上！你真让我恶心！”

“我他妈的根本不在乎……”

“闭嘴，听着！让我告诉你她进入棚屋后发生了什么，行吗？她看见你在摆弄手表、蒙面套头帽、戒指和其他东西，她意识到你确实有罪，在此之前也许她假定你是无罪。也许她的确说了处理掉它之类的话，我不清楚，但即使说了，也是为了救你，而不是她儿子！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她说出了对你的真实看法，你这个卑鄙的笨蛋，这让你恼羞成怒。如果我们没有及时赶到，你会做出什么事，加里？强奸了她之后？你会掐死她吗，就像你杀死玛利亚·克莱顿那样，是吗？”

加里怒视着他，凶相毕露，怒火中烧。“你并不在场。”

“我当然在那里，侦缉总督察丘吉尔也在。我们亲眼目睹了你对那个女人都做了什么……”

“那你为什么不控告我？”

这个问题让丹尼尔哑口无言，仿佛一头撞到了玻璃门上。他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加里会再次全身而退，他很明白。丹尼尔恶狠狠地盯着安全躲在玻璃门后的加里，说道：“你谋杀了玛利亚·克莱顿，对吧，加里？你尾随她来到斯特兰索公地，然后强奸了她，又将她勒死，就像你对萨拉·纽比的所作所为一样，是这样吗？”

加里轻蔑鄙视地摇着头。“谁？”

“你知道是谁。据我所知，你也对贾斯敏·赫斯特干了同样的事！”

“你简直是疯了。”加里向丘吉尔求援。“这就是你们现在用的人吗，像他这样的疯子？我不知道他说的是谁？”

丘吉尔对着墙上的麦克风说，“9：27审讯暂停，侦缉总督察丘吉尔，侦缉督察贝特森离开审讯室。过来，丹尼尔，我要和你谈谈，就现在。”

“到我办公室去！”丘吉尔厉声说，丹尼尔跟着他矮壮愤怒的上级来到他曾经向往的办公室中。

“告诉我你究竟在搞什么名堂！”

“我也想这么问，长官！”丹尼尔比丘吉尔高出15厘米，尽管起因不同，但他同样愤怒。

“你当然可以问，但最好闭嘴。你有一丝一毫的证据表明加里杀死了贾斯敏·赫斯特吗？”

“不，现在没有，长官，但是……”

“是的，你当然没有！就连瞎子都看得出来，这事是西蒙·纽比干的。我们有血迹、精液、动机、作案时间，甚至连他妈的刀子都有，看在上帝的份上！你这几天都去哪了？梦游去了？”

“说是这么说，但你看到那家伙是什么德行了，你没有……”

“哦，太好了，我们现在要以貌取人了，是吗？加里像个恶棍，所以他一定有罪，是这样吗？我们现在又回到维多利亚时代了？”

“这可比说西蒙强奸了雪伦合理得多，”丹尼尔愤怒地说，“那简直就是一派胡言——你不可能没看出来吧？长官。”

他们之间的敌对情绪彻底公开了。丘吉尔冷冷地看着丹尼尔的眼睛，那副样子明显在说，就凭自己的地位和自控能力，我也占据着制高点。

“也许是，也许不是，但你的审讯技巧都到哪里去了，丹尼尔？像你刚才那样脱口而出的肆意指控，你什么都问不出来。”

丹尼尔深吸一口气，努力控制情绪，“在我看来，长官，他对萨拉·纽比的指控才是无稽之谈，我们昨天亲眼见到她遭到侵害，居然说她会和加里·哈克这种恶棍串通，掩盖有关自己儿子的证据。她遭的难已经够多的了，看在上帝的份上！”

“哦，我现在明白了。”丘吉尔会意地微笑着。“这就是你被加里惹毛的原因，你对这个女人还真是怜香惜玉啊？她在法庭上让你狼狈不堪，你也照样痴心不改！”

丹尼尔的沉默更加印证了丘吉尔的猜测，他为自己的这个发现感到由衷的高兴，愤怒的情绪渐趋平静。他现在有了可以利用的新武

器。

“好啦，好啦，”他嘲弄道，“丹尼尔堕入爱河了！最好小心点，老兄，她可不是省油的灯，而且人家有老公，不要让你的感情蒙蔽判断力，知道吗？至少在工作上保持清醒。”

“我没有被蒙蔽，长官。我现在看事情格外清醒。”

“那只是爱的一种错觉，老兄，得了吧，我们明知道是西蒙杀了贾斯敏，却要指控是加里干的，这也算是清醒？然后又要指控他杀了玛利亚·克莱顿，你有什么证据？”

“就是我们掌握的那些证据——她雇加里修理房子，加里炫耀和她上过床，他穿的运动鞋和我们在尸体旁发现的脚印相似，他没有不在场证明，有对女人施暴的案底。在我看来，证据已经很充分……”

“但刑事诉讼署说证据还不充分，不是吗？”丘吉尔的脸上闪过一丝怜悯之情。“他们是对的，丹尼尔，证据确实不足。抱歉，如果你没有更有力的证据，我们必须释放他。”

“又放走他！”

“是的，又放走。无论你多恨他，我们都要依法办事。如果你认为他杀了克莱顿，那就挖出证据控告他，但在那之前……”丘吉尔耸了耸肩，“抱歉。”

“释放这个暴力强奸犯岂不是放虎归山？”

“你非要这样说的话，是的。”

“所以他自由了，是吗？”鲍勃问道。

“也许现在已经放了。”萨拉躺在扶手椅中，脸上敷着鲍勃下午买回来的冰袋，它能稍微缓解一下阵痛。“世事往往不遂人意。”

“如果你认为他杀了贾斯敏，萨拉……”

“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只不过他当时已经被释放出来了，而他又很像那种人。就我所知，完全可能是个来自外蒙古、四处游荡的疯子干的。我只是不相信是西蒙干的，仅此而已。”

鲍勃一言不发，这个问题仿佛是难以填平的鸿沟一样横亘在他们之间。自从萨拉遭受攻击以来，鲍勃极尽体贴之能事，比如，工作时打电话慰问她、晚上准备好饭菜和冰袋、用高保真音响播放她最喜欢的CD。他不曾干涉萨拉放弃指证加里的决定，但他并不相信西蒙是无辜的。

他们能听见艾米丽和拉里在厨房小声说话。一只欧夜鹰在窗外尖叫。双方长时间地沉默着。

“我很气愤，鲍勃，”萨拉终于打破沉默。“对加里和警方感到愤怒，但最让我生气的是西蒙，他把自己弄到这种糟糕的境地，简直愚不可及。当我在监狱询问他时，他说蒙面套头帽可能是用来恶作剧的，看在上帝的份上！要是真话，要么他在撒谎。但他居然还指望我挥一挥魔棒，把他救出来。”

“你太投入了，萨拉。为你的健康着想，你不应该插手，让露西处理吧，她很专业……”

“我就不专业了？你是想说这个吗？”萨拉拿下冰袋，愤怒地坐了起来。

“在这件案子里，你没法保持专业的态度，萨拉，你掺杂了过多个人感情。”

萨拉站起身，缓缓地穿过房间，将额头抵在冰凉的窗玻璃上。“正是为了我的健康着想，我才会如此投入，鲍勃。如果没有为西蒙倾尽全力，我会崩溃的，真的。你肯定不想看到我崩溃的样子吧，鲍勃，没人会想看到。”

第二十五章

第二天早晨，丹尼尔又来到丘吉尔的办公桌前。敌意仍旧明显，尽管有一夜睡眠时间作缓冲，仍能一点即燃。

“但愿你没生气，丹尼尔？干这种差事，同事间拌几句嘴很正常。我一向鼓励队中的伙计们要直言敢谏、有一说一的，你知道的。”

“是，长官。”

“听着，丹尼尔，我昨晚没怎么睡，一直在想事情。实际上，是你犯的一个错误让我睡不着的。但话又说回来，没人是十全十美的。有时候旁观者清啊。”

丹尼尔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如此厌恶自己的上司了。“我不明白，长官，”他木然地说。我只知道你年龄比我小，还占了我的位子。

“不，我明白就行了。”丘吉尔带着深深的自我满足端详着丹尼尔。“但瞧瞧证据，老伙计。我们先后遇到了6起性侵犯案——克莱顿，惠特克，吉尔伯特，斯蒂尔斯比，赫斯特，现在是萨拉·纽比。你原本的思路是这些案子都是同一个人干的——即加里·哈克。但那个思路行不通。DNA检测结果证明他并没有袭击凯瑟琳·惠特克。他不可能袭击海伦·斯蒂尔斯比，因为当时他正被拘禁，而贾斯敏·赫斯特是被西蒙·纽比谋杀的，所以我们唯一确定的性侵犯就是他企图强奸萨拉·纽比，因为我们亲眼目睹了。”

“还有雪伦·吉尔伯特，长官。”

丘吉尔明智地点点头。“我同意，雪伦声称自己被他强奸了，有证据支持她的指控，但并不是所有的证据，到现在也是如此。”他故作高深地朝丹尼尔一笑。“和你不同的是，我仔细检查过那个蒙面头套，就在将它交给法医的时候，你猜我发现了什么？”

丹尼尔故意不回答，丘吉尔面对着他的敌意却仍面带欣喜。

“金色的头发”，丹尼尔，上面还泛着淡淡地红色，是很短的头发展.....”他食指和拇指之间捏着一毫米的空隙。“.....留在蒙面头套

里，那肯定是戴帽子的人留下的头发。明白我的意思了吧，要仔细研究证物啊。你的老朋友哈克是棕发，而西蒙·纽比的头发是——来吧，告诉我是什么颜色？”

“金色，长官，”丹尼尔一脸苦闷地说。“但是……”

“而且也非常短，我记得。照我父亲的话讲，是平头，对吧？”

“但肯定不是他干的！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哈克……”

“这个证据可不是啊，丹尼尔……”

“雪伦认出他了，看在老天的份上！她儿子也认出来了！”

“他蒙着面呢，丹尼尔！带着蒙面头套！”

“但……”丹尼尔开始结巴了，想要列举几条他认为是显而易见的原因。“……但西蒙甚至都不认识她！”

“不认识吗？强奸犯的全部行头都是在他的棚屋里发现的。”

“是啊，但那块手表！强奸犯拿走了加里的手表。”

丘吉尔点头。“我同意，这就是关键点。即使如此，这手表是在哪里找到的呢？在西蒙的棚屋里，加里是去那儿找的。这说明什么？也许他让西蒙去替他拿回来，而西蒙在解读他的指示的时候有点兴奋过了头……”

“那太荒谬了，长官，那肯定是……”

“是吗？是种可能，没错，但瞧瞧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加里和西蒙的母亲大吵一架，并袭击了她——一起严重的暴力袭击，但她却不愿意出庭指控。为什么？我想是害怕加里会把他儿子的事不小心说出来吧？也许还会抖搂出她的事？那些他们心知肚明的事？”

丹尼尔闷声的沉默似乎令丘吉尔异常满足。

“你一直以为这些攻击都是一个人干的，是吧，丹尼尔？那个《晚报》上说的蒙面杀人犯。嗯，也许你的思路没错，但你抓错嫌疑人了，就是这样吧？万一这个连环强奸犯不是加里，而是西蒙·纽比呢？”

丹尼尔摇了摇头。“我不这么认为，长官。”

“嗯，再仔细想想。我把西蒙的头发拿去做DNA检测了，让法医将其与蒙面头套里的金发做出对比，行吧？我还叫他们拿惠特克案的疑犯头发跟这两者相互比对。如果这三者都互相吻合，我们就能立刻破获五起性侵犯案中的三起——雪伦·吉尔伯特案、凯瑟琳·惠特克案和贾斯敏·赫斯特案！”

“那要是不吻合呢？”

丘吉尔耸了耸肩。“要是不吻合，我们仍然起诉西蒙杀了贾斯敏，再继续追查其他案件。但我想一定会吻合的，丹尼尔。原因有两个，其一是惠特克的袭击者也长着金发，带着些许红色的金发，不多不少——在我那位美丽的法医学家的显微镜下，两者看起来完全一致。其二嘛，就是斯蒂尔斯比所作的相片拼图。记得吗？”

丹尼尔一脸阴郁地点点头，他能预感到丘吉尔要说什么。

“那拼图看起来并不像是加里，对不对？当然不像了，他当时还被关在牢里呢。但那的确很像西蒙，记得吗？尤其是鼻子。如果斯蒂尔斯比在列队辨认嫌犯时能认出他，我们就又搞定一个案子了，只剩下玛利亚·克莱顿案悬而未决了。”

丘吉尔若有所思地看着丹尼尔。“西蒙跟她有什么关联吗？”

“据我所知，没有关联。”

“但你之前并未着意调查其中的关联啊，是不是？现在可得好好找一找了。我要你再仔细翻一遍那个案宗，逐条查找任何与西蒙·纽比相关的线索，要是有关联的话，你那一套连环强奸犯的理论就又说得通了，是不是？”

丘吉尔嚣张地笑着。“你只不过把注意力集中在错误的嫌疑人身上而已，老伙计，是西蒙，而不是加里，所以贾斯敏·赫斯特谋杀案也许不是我们起初以为的激情犯罪，而是惯犯所为。”

门开了，一个小男孩探出头来。哈瑞·伊斯比微笑了一下。

“你好，汤姆，你妈妈正在工作吗？”

“没有，她在上厕所。”

“哦，那好。”哈瑞迟疑了一下，有点吃不消这个异常直白的回答。“嗯，呃……”

“是谁啊，汤姆？”一个女人的声音从楼上飘荡下来，伴随着马桶的冲水声和下楼的脚步声。

“一个男的，妈，他是……”

看到哈瑞，雪伦·吉尔伯特脸上那欢迎光临的微笑就消退了。“哦，是你啊。”

“别这样嘛。我把你的戒指拿回来了。能说话吗？”

“如果非说不可的话。”雪伦在客厅里坐下，汤姆爬到她腿上，一脸猜疑地盯着哈瑞。

“你女儿呢？”

“在楼上睡觉。”她冲他皱着眉。“案子查得怎么样了？你们抓到他了？”

“加里？我们把他吓得屁滚尿流呢。”他把镶着S形图案的金戒指还给她。她看起来像是受到了侮辱。“你们不是需要拿它作证物吗？”

“我们检查了一下，没在上面发现指纹。”

“那你们拿什么指控他？”

“恐怕不指控了，亲爱的。他……”

“不指控了！但他强奸了我——我告诉你们了！”

“我知道，雪伦……”

“这个戒指和那只手表就是证据，庭审结果全错了。”

“我也知道，但法律规定同一罪名不能被起诉两次……”

“所以他又没事了，那个混蛋。”

“是的，对不起。”

有一瞬间，哈瑞还以为她要哭了，汤姆显然也是这么认为的，他把双手张开，抱了抱母亲，雪伦也用力地回抱了他。然后他们听见卡蒂在楼上嚷嚷，雪伦把汤姆放下。“厨房里有瓶橙汁，拿上去给她吧，行吗？汤姆。”

汤姆离开房间的时候，哈瑞笑了。“真是个小大人。他现在几岁了？”

“7岁，他一直照顾着妹妹，还照顾我。”

哈瑞点点头，想起她庭审时的情景。“他的确是那样的，一点不错。”

雪伦打开手提包抽出一根烟。点烟的时候头发把整张脸都遮住了。当她抬起头的时候，哈瑞再一次注意到她是多迷人。他同时也意识到，她是多么的愤怒。

“加里就这么逍遥法外了，跟只鸟一样自由自在。他要是来这里的话，我该怎么办呢？他很可能来的，你知道！”

“给警局打电话，如果你愿意，可以直接打给我。”

“啊，是的。”雪伦同情地瞥了他一眼。“加里能把你这样的家伙像早饭一样吞下去。”

“他之前看起来可没那么凶悍，就像我说的那样，他都屁滚尿流了。”

她长吸了一口烟。“你是谁啊，我的私人保镖？”

哈瑞原本无此打算，但他忽然想到这也许行得通。毕竟，人们总是鼓励警官要积极主动。“嗯，如果你觉得需要保护……”

“你就会来保护我？”雪伦大笑，笑声里混杂着愤怒和轻蔑。“不过如此，是吧？被强奸的我就落得这个下场，被警察和天杀的律师压榨——你！那你要作什么呢，帅哥？不执勤的时候就跑到这里来？”

“可以。”哈瑞轻柔地说。

一阵沉默。雪伦坐在椅子的扶手上，缓缓交叠起双腿，把烟灰弹

到壁炉里，眼神中闪过一丝冷酷和心照不宣。“哦，对呀，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些服务内容让你浮想联翩了，是吧？”

“我可能会对你有帮助，”哈瑞说。

她又大笑了一声。“像那样有帮助的家伙，我一挥手就能招来一打儿。”

“我当然相信。我是说其它的保护。”他朝着楼上孩子们声音传来的方向点点头。“好比说社工那边。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就飞快地跑来了。什么安全条例啦，儿童保护啦，寄养家庭之类的，你不想招惹这些麻烦吧。”

“你这个王八蛋！滚出去——快滚！”

哈瑞站起来。“我也不想看到那种事情发生，雪伦。我觉得他们两个孩子棒极了。你自己也不赖。”他把手放在她胳膊上，被她狠狠甩开了。

“滚开！”

“你不是当真了吧，雪伦。对不起，我不该提孩子的事，只是举个例子，仅此而已。我会对你有帮助的，你也会对我有用……”

他摸着她的头发，动作极轻，手指在她下巴上划过。她脸上还带着愤怒的神色，但也有一丝——顺从。

“我对你有什么用呢，你这混蛋？”

他将雪伦的下巴抬到近前，品味着自己力量所带来的兴奋。“我想你清楚得很呢，亲爱的。不是吗？”

是惯犯所为。丘吉尔的话回响在丹尼尔的脑海中。他浑身颤抖，不仅因为受到了屈辱而气不过，更可怕的是丘吉尔有可能是对的。丹尼尔觉得自己承受不起这种心理打击，如果这个卑鄙小人能随便凑上来，简单看看案子，就立马瞧出了丹尼尔几个月来都没注意到的真相——那么，这说明什么呢？

而丘吉尔的论断却相当有说服力，头发和DNA检验的证据可能会

将西蒙牵连到惠特克案当中，令人讶异的是，他甚至还可能和雪伦·吉尔伯特强奸案有关。海伦·斯蒂尔斯比也有可能是在列队辨认嫌犯时认出他。这样一来，只差破解玛利亚·克莱顿谋杀案，丘吉尔就可以摘得大满贯了。而对于新官上任的侦缉总督察来说，这可是个辉煌的胜利。

但是，这个男孩不是那种会犯罪的类型，丹尼尔想。他所认识的全部连环杀人犯，都是从小犯罪开始的——入室行窃，小偷小摸，小打小闹——积少成多，越来越邪恶暴力。加里·哈克在警方的犯罪卷宗上有这样一长串的纪录，西蒙·纽比却没有，他的犯罪记录是空白的。

除非我们忽略了什么事情。仔细翻一遍那个案宗。逐条查找……

丹尼尔翻看玛利亚·克莱顿的卷宗时心里极不情愿，起初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随后才恍然大悟，因为这让他想起了亡妻玛丽。

玛丽在丹尼尔去上班之前仰起脸与他吻别，那是他最后一次看见她。那天早些时候，两个驾车兜风的小流氓把她妻子连人带车撞得稀烂，连人带车卡在他们的车辆偷来的捷豹汽车和花园墙壁之间。

这是玛丽死后他接手调查的第一个重案，丹尼尔甚至已经忘了当时是多么难以面对那场景。许多同事都建议他不要那么快就接谋杀案，但他意志坚决。他想报复残杀玛利亚的凶手，就如同他希望法庭会严惩害死他妻子的那两个臭小子一样。

但这两个愿望都未实现。那两个男孩只被判了两年的少管所监禁，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被释放了，而丹尼尔也始终没能找到杀害玛利亚的凶手。

几个月之后，丹尼尔没有获得提升，肥水流了外人田，便宜了丘吉尔，一个比他小8岁的家伙。一个在成功之路上决意羞辱丹尼尔的家伙，一个精力旺盛、野心勃勃的家伙，相比之下丹尼尔已经失去精力和雄心了。

丹尼尔叹了口气，翻开了克莱顿的卷宗。谁抓到犯案的恶棍并不重要，他对自己说，只要能抓住就好。但他并不相信这句话。

他错了，而你能证明他就是错的，脑海中另一个声音说道，那是以前那个年轻丹尼尔的声音，那时玛丽还活着；那时的他，有时整夜

工作，周末也不休息；那时的他，只训练了几个月，便在大北方长跑1中取得前50名的好成绩。

从头开始，那个声音告诉他。仔细过一遍。答案就在里面。要是找不到的话，你就出去调查，直到找到答案为止。

翻开卷宗的那一刻，那似曾相识的感觉回来了。

玛利亚·克莱顿是在去年9月被弃尸在斯特兰索公地的。她遭到捆绑，是被掐死的，也被强奸过。她的那条约克夏犬是在几米开外被发现的，脖子被割断了。玛利亚·克莱顿是个高级妓女，生前住在斯特兰索的一座舒适的独栋别墅当中。35岁左右，女儿在寄宿学校上学，光这一点就能说明她是个多么成功的妓女了。她的生意一向谨慎而有条不紊。女仆安·斯林斯比是个50多岁的寡妇，曾经打电话报警说女主人失踪了。

最值得怀疑的人群就是玛利亚的顾客们，他们的到访都有记载可查，在斯林斯比女士的预约簿中记载着每一个人的喜好。丹尼尔面带嘲讽地笑对玛利亚那些尴尬的顾客，其中包括商人、社工、飞行员，甚至还有一名校长和一位老当益壮的退休人士。对于玛利亚广告中宣称的“性疗法”，他们全是慕名而来的。她的许多顾客都看似婚姻美满，但事情曝光后，恐怕有些人已经没办法再维持美满婚姻了。

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像西蒙·纽比那么年轻，全都有体面的工作，才能付得起高昂的收费，这点也跟西蒙不同。许多人在她死时都跟家人或朋友在一起，没有哪个顾客看起来有杀她的理由。

丹尼尔心里想，我们就这样走到死胡同了。她是一个生活安逸宁静、没有仇家的女人。看起来也没有任何杀人动机，无从解释为何唯独玛利亚被杀，而不是当时当地独自散步的任何别的女士。当然，此种蹊跷使得这宗案件令公众和媒体感到更加恐慌，也增加了警方的侦破难度。

丹尼尔的调查组对每一个当晚可能出现在斯特兰索公地的人都作了笔录。有几个人说看见了玛利亚在遛狗，但当时她是一个人，而且看起来相当高兴。没有人听到尖叫声或是犬吠声。一个男人自称见过

一个蒙面黑影从陈尸区域跑过。但那身影出现100米开外，很有可能就是个黑人，而不是蒙面匪徒，甚至有可能是个女人。

丹尼尔叹了口气，把照片平摊在办公桌上。现场景象令人毛骨悚然，就像是贾斯敏·赫斯特的陈尸照那么骇人，这跟他之前调查过的任何一起谋杀案的恐怖程度不相上下。

玛利亚是被绑着掐死的，而且是先奸后杀。唯一令人困惑的是，没有找到残留的精液。以丹尼尔的职业推断，他以为会找到一些残留的精液，但安·斯林斯比说女主人的所有顾客都使用安全套，而她阴道中也的确发现了润滑剂的痕迹。

除了被勒死时留下的淤青，玛利亚喉咙上还有一小道割伤，就在气管靠左一些的位置，有可能是什么人从后面拽着她，拿刀威胁她的时候弄伤的。虽然贾斯敏喉咙上的伤口就深多了，但位置几乎一样。玛利亚是窒息而死的，只有她的狗被割喉了。它口中咬着一些黑色棉质纤维，可能它曾为了保护女主人而奋力吠咬。这只小约克夏犬竟然敢攻击比自己体型大20倍的凶手，真是只勇敢的小动物。只是很不幸，它没有咬出血迹。

另一个证据是距尸体1米开外的45码耐克运动鞋鞋印。50米外的小路上也发现了类似鞋印，从大脚趾和脚后跟的印迹深度判断，穿鞋的人应该在跑动。

证据只有这些，犯人持刀，穿45码耐克跑鞋和黑色棉质长裤，也许还穿着黑上衣，戴黑色蒙面头套。这些证据有对西蒙不利的吗？鞋子？好吧，西蒙是有45码耐克运动鞋，但加里也有，成千上万的男人都有。蒙面头套？嗯，还不能确定它一定在案发现场出现过，除非在西蒙棚屋里发现的那个蒙面头套上，法医能够找到玛利亚留下的痕迹，否则这一点嫌疑也得排除。棚屋里那件运动裤有没有被一只狗咬破过？这会是案件的转机。丹尼尔作了笔注，要问问法医这件事。除此以外，没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

看到这里，丹尼尔记起安·斯林斯比告诉他，玛利亚死前两个月有一群建筑工人曾经来扩建厨房。这5名工人发现玛利亚是妓女的时候觉得挺有趣，但大多数都没挂在心上，而且坦然接受了她是地位在自

己阶级之上的体面女士。但有一个工人显得不尴不尬，还自吹自擂。玛利亚告诉安，她曾经和他上过床，而且很后悔。他是个无赖，根本毫无分寸、不知进退，他叫加里·哈克。

丹尼尔追问过其他几个工人，4人都记得加里夸口说自己和玛利亚上过床，而且他要求再来一轮的时候，玛利亚一脸倨傲地在他眼前把门摔上了。加里被羞辱了，非常气愤，他们4个都避免就这事儿拿他开涮，因为跟他开这种玩笑纯粹是找死。

加里告诉丹尼尔说她收费太高了，他承认自己要求下次免费，但声称那不过是个玩笑，说玛利亚根本不值50英镑。他承认自己偶尔会到斯特兰索公地跑步，在玛利亚遇害当晚也没有令人信服的不在场证明。但搜查加里公寓的时候，丹尼尔只找到一套蓝色莱卡运动装，并不是黑色棉质的。他的45码耐克运动鞋是新的，也没搜到蒙面头套。因此加里就被释放了。

就这样，3个星期之后，凯瑟琳·惠特克被攻击了。

攻击者持刀，穿黑色运动服，戴黑色蒙面头套，穿45码耐克运动鞋，还偷了凯瑟琳的相机。加里·哈克不仅是受雇修缮凯瑟琳·惠特克学生公寓的工人之一，还在她房间里面发现了她的裸照，并且拿给其他工人看。其中两张照片上有加里的指纹。

对丹尼尔来说，这已经足够有嫌疑了。《晚报》上刊登了公开信，谴责警方无力保护妇女安全。丹尼尔于是逮捕了加里，并就两起刑案对他提起公诉。

4周以后，捆绑惠特克胶带上的毛发DNA检测报告出来了。想起那天丹尼尔就忍不住低吼一声，惠特克案的公诉被搁置。3周之后，对于克莱顿案，刑事起诉署撤销了对加里的起诉。

丹尼尔认为，加里被释放后，紧接着就强奸了雪伦·吉尔伯特。而他一经脱罪就立马侵犯了自己的出庭律师。尽管不利于西蒙·纽比的证据相当有说服力，但丹尼尔仍然怀疑加里可能谋杀了贾斯敏·赫斯特。犯案手法确实是有差别的：玛利亚是被掐死的，而贾斯敏是被割喉的，但加里的性格特征与这桩谋杀案的吻合，跟他与玛利亚谋杀案的

吻合程度不相上下。

毕竟加里早知道这两个女人都不检点，性生活杂乱随便，所以就凭他那原始兽性的思维模式认定她们都该任凭自己予取予求，此外还有贾斯敏尸体旁出现的45码耐克运动鞋鞋印。

丹尼尔难过地摇摇头，这些都还不够，跟不利于西蒙的证据份量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也许丘吉尔说对了，我对加里的执念太深了。但话又说回来，他并没有像我那样长时间地追踪加里，对于萨拉·纽比的攻击案，他也没有作出像我那样的反应……

想到加里又会逃脱那个案子的起诉，丹尼尔不禁浑身一震。那恶棍似乎在过着天护神佑的日子。好吧，也许只有一个执迷不悟的警探才能将他绳之以法。

丹尼尔看看手表，发现已经快6点了。特鲁德大概已经给孩子们做好饭了，而她们大概正在追问他有没有打电话回家，想要探听今晚能不能见着爸爸。好的，她们会见到爸爸的。至少今天没什么事需要占用晚上这段宝贵时光，他要跟两个小姑娘一起玩，听听她们今天发生的事，然后读个故事哄她们入睡。也许这会让丹尼尔变成一个逊色于勤奋的丘吉尔督察，丘吉尔可没什么家事挂在心头，但丹尼尔至少获得了一个独立于工作之外的真切生活。

之后呢，他心里想，等孩子们都睡着了，我大概得再去棚屋走一趟，看看能不能发现丘吉尔遗漏的线索，或者再研读一会儿这些案子。

丹尼尔站起身来，伸伸腰，把一打卷宗装到公文包里带回家，他心想着，这就是我的睡前故事。也许我又开始执迷于办案了，不管这是福还是祸，可能注定要如此。

¹ 每年9月在英国纽卡斯尔举办的半程马拉松赛事。

第二十六章

萨拉跪在西蒙家厨房的地板上。她突然想到：西蒙说贾斯敏是自己割伤的，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厨房地板上可能还有她的血。即使只有一滴也行啊。

但地板出奇地干净。西蒙那么邋遢，这怎么可能？这时萨拉的手臂和身体的动作渐渐唤醒了她的记忆，她想起自己在警察搜查后是如何奋力洗刷地板的。当时的她被愤怒吞噬了，警察闯入儿子的房子让她很愤怒，西蒙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乱也让她很愤怒。所以萨拉当时像有强迫症一样洗刷地板，为他清理一切。

萨拉感到一阵尴尬，随即陷入绝望。即使这里有能使西蒙得救的从贾思敏伤口中流出的血，也早被她清洗干净了。

她站起来掸掸衣服上的灰尘，突然呆住了。外面有声音——不是来自街上，而是从很近的地方、好像是从后院那边传来的。是什么声音呢？脚步声，开门声？啊，不要啊。不会是加里吧，不会又是他吧！她无论如何为都不该一个人回到这里啊。萨拉关掉厨房的灯，在黑暗中等待，同时眼睛适应四周的昏暗。她小心翼翼地偷窥院子里的情况。棚屋里闪动的是手电筒发出的光吗？

她往前倾，一不小心，碰掉了一只杯子，在地板上摔碎了。

上帝啊，我怎么这么笨！一辆车开过，汽车引擎的声音在联排别墅四周的墙壁间回响；在这个声音之下，萨拉好像听到了脚步声，有人从院子走向街道。好了，滚吧，加里——如果是你的话，最好现在就离开，离我远点……

前门砰地一声。

尖叫的冲动已经升到喉咙口了，但萨拉强忍住，侧耳倾听，原地静待。

门又砰地一声。不，不是砰的声响。她坚定地告诉自己，不是有人想把门撞开，是敲门声。有人是这样敲门的。没错，但这个加里也知道。我不会给他开门的。

“喂？有人吗？我刚才看到灯光了。”

不是加里的声音，除非他改变声音了。萨拉走进前厅。“谁啊？”

“警察。来，把门打开。”

这次她听出是谁了。萨拉松了一口气，打开了门。“丹尼尔！你怎么会在这里？”

“让我进去再说。除非你想让全世界都听到。”丹尼尔朝那个老头点了点头，老头正在马路对面透过自家窗户看着他。萨拉做了个鬼脸，让丹尼尔进来后关上了门。可悲的老家伙，滚开。

“好了。还是那个问题。我听到外面院子里有人，是你吗？”

“是的。抱歉。我肯定让你很紧张吧。特别是刚发生了那天晚上的事。”

“不用担心。你知道，我很坚强的，”尽管嘴上这样说，萨拉心里一点都不这样认同。“坐吧。”

丹尼尔在沙发上坐下，而萨拉坐在暖炉旁边。然后是尴尬的冷场。“嗯？”

“我为什么在这里吗？找证据呗。找找之前有没有漏掉什么。”

丹尼尔没想到她会在这儿，不知道要说什么。如今在他面前的正是他昔日倾慕的那个美丽女子，当时丹尼尔觉得萨拉是自己的朋友，并希望将来他们不仅仅只是朋友。但后来她在公开庭审上让他难堪后，他又开始讨厌萨拉，想用各种方式惩罚她。让丹尼尔震惊的是，他的这个想法成真了。灾难接二连三地降临在她身上，好像上帝真的在报复她。

然而她没有倒下，没有悔意，没有崩溃。可能有点紧张，有点疲惫，她的脸有淤青，面色暗黄。但她仍然挺直腰板，两眼放光，露出曾让他着迷的骄傲和自信。

“关于那个棚屋，还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丹尼尔谨慎地开始说。

“比如？”萨拉挑起一边眉毛，掩饰了罪恶感所带来的悸动。丹尼尔知道她碰过那个蒙面头套和那枚戒指了？

“比如你儿子知不知道那里面有什么。你觉得呢？”

“他说不知道。我就信他了。”萨拉耸了耸肩，知道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你什么时候问他的？”

“今天早上。他……从监狱打电话给我。”该死！她已经被迫撒谎了，这个可怜人比记忆中的他聪明多了。为了清除指纹，她把戒指清理得太彻底了，但只要愿意，警察随时可以查监狱的电话记录。

“他对蒙面头套一无所知？”

“是的。”

“他认识加里吗？”

“我真希望他不认识，但他认识。”她疲倦地摇摇头，故意讥讽地笑了笑。“丹尼尔，你等你的孩子们长大点，再看看你会不会喜欢他们带回家的每一个朋友。”

“他把加里带去你家了？”

“天呐，没有！丹尼尔，拜托，你觉得我是怎么了？疯了吗？”

丹尼尔摇了摇头。这个问题是从丘吉尔的怀疑那里延伸来的，不是他自己想的。但萨拉到底告诉他多少真相呢？萨拉今天显得防范心很重，但在这种情况下，她的反应大概算是正常的吧。

两个人再一次陷入沉默，他们各自都在琢磨着该说些什么打破这种沉默。

“对你来说，这真不好受吧。”丹尼尔终于主动说话了。

“还用说吗，”萨拉抢白道，随之她声音柔和了一些。“是的，丹尼尔，你说得没错，很不好受。每一天都会有像你一样的人说我儿子谋杀、强奸或者做了其他残暴的事，我不得不听他们说。每一次都很不好受，而且我估计，情况还会更糟。

还有许多人觉得你是罪有应得，丹尼尔心想。“我理解。恐怕你估计得没错。法医在头套里发现了头发。”

他停了下来，仔细观察萨拉的反应。她没有显露出担忧的神色。

“加里的头发，是吧？”

“显然不是。颜色不一样。”

“是什么颜色？”她的声音听上去依旧正常，但丹尼尔觉得萨拉全身不自觉地一阵颤抖，事实也是如此。萨拉心想，不会是我的头发吧？我没有戴过，但是拿过，我的头发可能掉进去了。噢，天呐。

“金色的。像是你儿子的。”

那就不是我的了。荒谬的是，萨拉瞬间感到如释重负，但随后而来的是一阵更加强烈的恐慌，她极力压制住自己不要表现出来。她明白过来丹尼尔话里的意思了，像是你儿子的。萨拉的头发是黑色的，而西蒙头发的颜色就像他那无能的父亲一样是红金色的。萨拉记得当年是多么欢喜那头发，西蒙还是个婴儿的时候，萨拉就很喜欢给他梳头；他长成小男孩后头发又长又卷；少年时西蒙则把头发剪得超短；现在西蒙是个成年人了，警探在强奸犯的蒙面头套里发现了他的头发，起码疑似是他的头发。

“你不能光凭颜色就认定是西蒙的。”她又恢复了往日的斗志。

“不能，当然不能。已经送去DNA化验了。”

“噢。”萨拉又瞬间呆住了。整个对话正在向错误的方向发展，她努力想要挽回一些主动权。“即使西蒙的确戴过这个头套，他用它做过什么呢？你不会以为他强奸了雪伦吧？”

“不是我，我没有，”丹尼尔尴尬地说道。“但是……”

“但有人这样说？你是这个意思吗？”

“有……人议论。我必须提醒你，这些讨论让人不太愉快。”

“说吧。”萨拉冷酷地瞪着他。“我已经听了这么多了，我最好把剩下的也听完。”

“好吧，既然你这么坚持。我来这没打算说这些的，我没想到……”

“你倒是说啊，丹尼尔。快说。”

“好吧。”丹尼尔站起来，一边思考一边踱到房间的另一头。如果丘吉尔知道他来这儿，说了这番话，会跟他吵得天翻地覆的。但现在他不在乎丘吉尔。丘吉尔的推测是错的，必须是错的。丹尼尔在椅子的扶手上坐下。

“你看，我跟你这个是很冒险的，你知道的。要不是……呃，算了。你问我是不是认为你儿子强奸了雪伦，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但那只是我的观点，不代表每个人的想法。你想想，因为那些头发，现在我们对于强奸案又有一个和原来大相径庭的推测。这不仅牵涉到雪伦，还牵涉到其它几起强奸案。”

丹尼尔简短解释了丘吉尔为什么认为是西蒙，而不是加里，强奸了雪伦，并且攻击了凯瑟琳·惠特克和海伦·斯特尔斯比。“……当然这还不确定，但他是往这个方向调查的。最后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西蒙也有可能谋杀了玛利亚·克莱顿，对此我们目前还没有证据。”

丹尼尔说前几句时，萨拉想要打断他，跟他争辩，但他越说，萨拉越安静了，觉得他的话像不停敲打的锤子，把萨拉的身体钉在十字架上。僵坐在座位的边缘，丹尼尔每解释一个细节，萨拉都会微微颤抖。他说完时，又是一片安静。她像石头一样坐着，在右边唯一的一盏台灯照亮她的脸。丹尼尔以为萨拉会哭，但她没有。

“他觉得我儿子是连环杀手？”她的音调很高，略微发紧。

“只是一种推测，但他认为有证据可以支持这个推测。特别是那些头发。”

“头发？我的天呐。”萨拉把一只手举到脸上，然后慢慢地拂过头发。她拔下一根头发，拿到自己眼前。“一根头发，就像这样？上帝啊，他之所以我儿子攻击了这几个女人，就是因为这个？”

萨卡开始发笑，丹尼尔想，我真不该告诉她，如果她现在崩溃，陷入歇斯底里的状态，我该怎么办？但萨拉没有。笑声卡在她的喉咙

里，来得快，去得也快。“你还没说多少。他还有什么证据？”

“到目前为止，没多少。所以DNA证据很关键。如果西蒙的DNA和惠特克案中发现的头发DNA相符，那么丘吉尔的推测就合情合理了。特别是如果它们还和蒙面头套上发现的头发DNA相符的话。但如果不相符，就说不通了。”

“这个结果我们要等多久？”

“至少三四周。这取决于实验室的任务量。”

“一个月？”萨拉绝望地说道。

“是的，很抱歉。但你跟我一样清楚，这些结果可以证明他的清白，也可以证明他有罪。只是我们要等待，就这样。”

“就像等考试成绩公布。只是它会决定生死。”

“我想是的。我跟你说过这让人不太愉快，但你早晚得知道。”

他默默地注视她，萨拉坐在那儿茫然地摆弄她的结婚戒指，然后抬起头来。“你说这是丘吉尔的推测。那你呢，丹尼尔。你也信吗？”

“这真不是个信不信的问题。DNA证据会证明或者推翻这个假设。而且我的看法现在在警局没什么分量。”

“别这样啊，丹尼尔！你至少够胆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吧！”

“做这个工作的人说出自己的看法是不太明智的事。”

“我以为对你来说这不只是个工作的，丹尼尔。你也是个男人，不是吗？你也是个父亲，你也有小孩啊？”

在她伤心欲绝的脸上，丹尼尔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玛丽死后的那些可怕的日子里，我就像这样，他心想。每个人都小心搪塞我，说说场面话，老生常谈，而我想要的仅仅是了解实情。要直面那些人内心真实的感受，而不是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

但丹尼尔受到的所有训练都与之相抵触，这是有道理的。你亮出的观点可能会让自己弥足深陷，而且可能错得离谱。他看着萨拉，心想，管它呢，也许我就是想陷进去。

“那好吧。嗯，如果我的看法值得……不，萨拉，我觉得你儿子没有犯这些罪。”

“你真这样觉得？”

“是的。我仍然认为大多数案子都是一个人干的，但我不认为这个人就是你儿子。”

“即便有那些头发，你也不认为？”

“那些头发可能会证明我是错的。我之前也判断失误过。我以为加里攻击了凯瑟琳·惠克特，但他不可能。海伦·斯蒂尔斯比案也不是他干的。但其它的——玛利亚·克莱顿案和雪伦·吉尔伯特案……我仍然认为很有可能是加里干的。而且这两个案子的行为更加恶劣。更像贾思敏·赫斯特案。”我现在说出来了，丹尼尔心想。这会招来麻烦，但这是自己所相信的推测，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毫无疑问，这个女人和其他人一样都是受害者。

希望和绝望一样让人痛苦。萨拉的声音中那冰冷的愤怒和不信任蒸发了。

“你是说，你觉得可能是加里杀了贾思敏？”

“你要知道，我没有证据。什么证据都没有。但他经常犯些小罪——盗窃、对女人施暴，一个人往往从小罪开始，最后犯下这样的大罪，加里·哈克符合这种特征。我确信是他强奸了雪伦，虽然头套里的头发不是他的——而且我们知道他袭击了你。”

“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是他谋杀了贾思敏，对吗？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吗？”

丹尼尔咽了一口口水，他意识到这场对话已经变得很不专业了。

“我说过了，没有证据。只是一种怀疑；基于对他的了解。他是通过西蒙认识贾思敏的，他喜欢她，这都是事实，他都承认了。当他喜欢一个女人时，就会觉得自己可以为所欲为。那天他被释放了，离案发时已经被释放出去好几个小时了。他在一个酒吧看足球赛看到10点——这部分被证实了。之后，他说自己继续在那儿待着，在一间包厢

里独自喝酒。什么时候离开酒吧，我们还没弄清楚。加里从酒吧回家不用经过河边，但离得也不远。他有可能走到河边，碰巧遇到贾思敏回家，就跟她说话——因为加里毕竟认识贾思敏，然后就……”丹尼尔耸了耸肩。“有可能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了。”

“他提出和贾思敏上床，但被拒绝了，所以他就拿出一把刀，强奸了她，然后割断了她的喉咙。”萨拉轻声说道。

“说得没错。有可能是这样。”

“但没有证据可以证明。”

“没有。”丹尼尔摇了摇头。“很多证据都是指向你儿子的。”

又是一阵安静。丹尼尔想，怎么萨拉看上去对于他说的这番话一点都不惊讶。简直像是说出了她的心里话而已。

萨拉的内心五味杂陈——宽慰、高兴、害怕、不祥之感还有愧疚，全都涌了上来。她微笑着。“如果你是这样想的，你肯定会遭到同事的冷落吧。”

“他们都不听我的，而且已经立了案。”他耸了耸肩。“也许他们是对的，是我没有抓住案子的关键。我本来不该和你谈这些的，这违反了职业道德。”

“但这让我感到很宽慰。”萨拉想再次微笑，但笑不出来。“谢谢。你应该是第一个……”萨拉能感觉到自己的声音颤抖了，于是停下来，抑制住自己情绪的波动。“这几周里，除了西蒙的事务律师露西以外，你是第一个说西蒙可能是无辜的人，而且你根本就不认识西蒙！”

“我见过他一面，但不是因为这个，”丹尼尔承认道。“但我的确了解加里，对于其他那些案子，我仍然固执己见。我对你儿子的唯一判断就是他不会干这些的。西蒙没有犯罪记录，我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

“谢谢你，丹尼尔。”

丹尼尔的目光与她相遇，他在思考着。萨拉的音调既热情真诚又

带有讽刺意味；真诚是由于他表达了对西蒙的信任，讽刺是因为他竟然觉得有必要让萨拉打消疑虑，相信自己儿子不是个连环杀手。丹尼尔觉得有点尴尬，意识到他越界了。但他感到厌倦了——厌倦了警察这一职业所要求的谨慎，厌倦了规则，厌倦了丘吉尔，厌倦自己被当作新警察一样看待。毕竟他的这番话还能安慰人，他没看到自己的话造成了什么伤害。

萨拉颤抖了一下，再次抬头看他。“还有一种可能，丹尼尔。”

“什么可能？”

萨拉没有立刻回答。她低头看自己的手，把戒指拨来拨去。

“萨拉？”

“不好意思，丹尼尔，我不能说。也许根本就不对。”她抬起头来。“你对我这么坦诚，我很感激，真的。你是第一个……”

“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萨拉？”

萨拉摇摇头。“没什么，抱歉。”

“你到底明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为的是能够帮助你 and 西蒙啊。我为你冒了风险，但如果你对我掖着藏着……”

“我们谈的可是我儿子的性命啊，丹尼尔。”萨拉从椅子上站起来，心神不宁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走到离那盏台灯最远的角落后停了下来，在阴影里看着对面的丹尼尔。

“好吧，我这样说吧。西蒙说他和贾思敏的死无关，我……”萨拉踌躇了一会儿，然后坚定地说了下去。“我相信他。如果必要的话，在法庭上可以这样为他辩护。至于其他几个案子，还没有人问过他，但我怎么也不相信他是个连环强奸犯。那很荒唐。不管那些头发是不是西蒙的，头发、蒙面头套还有其它东西都是在他的棚屋里找到的，这是问题。这就是你的上司丘吉尔所关注的。现在我只能说如果，我是说如果 那些头发是他的，那他和这个恶棍加里·哈克的关系就比我们所知道的要更复杂，然后，呃……”

萨拉又停了下来，声音哽咽起来，丹尼尔有一阵以为她不打算再

说了。但从昏暗中重新传来她冷静的声音，对于承受如此巨大压力的女人来说，她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但萨拉就是这样的人，丹尼尔心想。如果有人按下了发射核弹的按钮，你可以选这个女人和你一起躲在防空洞里。

“……然后你要意识到，他还只是个孩子，只有19岁，而加里·哈克比他大10岁，而且你说过，加里所犯的罪越来越暴力，已经不可收拾了。所以如果西蒙的确戴过这个头套，那可能只是因为他觉得好玩或是想要打动他这位新朋友，仅此而已。加里往东走他就往东走。”

“如果是他袭击了凯瑟琳·惠特克的话，那这种推测就不对了，”丹尼尔轻声说。“那件案子是一个人干的。”

“我肯定不是他干的，丹尼尔。但如果——既然你这样说我就反驳一下——如果头套里的头发是他的，而且和惠特克案中发现的头发同属一个人，当然应该不会这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么他只可能是受了加里的指使。西蒙可能有些傻，但他并不残暴，并不憎恨女人，他自己绝不会去做那样的事。

她说完时，丹尼尔没有马上说话。他慢慢地回味她的话，考虑她的这种推测能否解答现有的怀疑。萨拉的话并非出于客观的衡量，那是一位母亲的话，她只是在用出庭律师请求减刑时令人信服的流利话语娓娓道来。除此之外，萨拉还能说什么呢，那是她的亲生儿子吗？

“你问过他吗？”丹尼尔最后说道。“有关他和加里的关系？”

“还没有。但我会问的。”

“如果你能告诉我他是如何回答的，可能会对此案有所帮助。”

萨拉考虑了一下。“如果有助于给加里定罪的话，我当然会说。”

我也只能期望这么多，他心想，随后站起身来。“我觉得目前我们能说的都说了。我该走了。”

在门边，萨拉把手搭在了他的手臂上。“丹尼尔，等等！我能再求你一件事吗？”

“什么事？”

“DNA结果一出来，就告诉我。我不想等，也不想从丘吉尔那个讨厌鬼那里听到检验结果。你有消息的时候就给我打个电话。拜托。”

“我会的，一定会的。很可能不是西蒙干的，萨拉。”

“不是他。”萨拉木然地表示赞成。“很可能不是他，但还是告诉我一声，好吗，丹尼尔？”

“好的。”丹尼尔走了，回头看时，萨拉纤弱的身影还站在那栋联排别墅的门廊里，丹尼尔心想，如果案子出现了不尽人意的转折，萨拉的生活将会以怎样黯淡的光景收场——没有职业，没有家庭，孤独终老。

第二十七章

“我都告诉过你了，”西蒙有些恼怒地说。“反正都跟我妈说了。”

“是的，但你的回答还不够，”萨拉平静地说。露西在桌子底下碰了她一下，让她别再多说。

“好好告诉我，西蒙，好吗？”露西很认真地鼓励他。“在警察盘问你之前，我们需要把所有的事实弄清楚。先说说你什么时候认识了加里？”

西蒙的眼睛死死盯着墙上的一片污渍，仿佛那儿有让他心醉神迷的东西。露西耐心地等着。对委托人这种窘迫的表现，她已经习以为常了，只是今天唯一不同的是这孩子的母亲在场，而且她刚好又是自己的朋友。

在去赫尔监狱的路上，她们就讨论过让萨拉留在会面现场是否合适的问题。萨拉在场的结果有两种可能，要么会令西蒙尴尬，要么会让他放心，放下心防。于是她们最后决定，要是西蒙同意，萨拉可以留下来，但萨拉尽可能少说话。这样的话，露西既能保持委托人与律师之间的正常关系，又能满足萨拉要参与这个过程的强烈愿望。

可现在，西蒙就这么干坐着，一言不发，露西不由得对这种安排能否奏效产生了怀疑。

“你想单独和我谈吗，西蒙？”露西终于打破了沉默。“如果你感到不自在的话，你母亲不必非得在场。”

西蒙轻蔑地哼了一声。“问题不在她，而在于你和那个愚蠢的问题。我不认识加里跟这事有什么关系？”

“这很重要，因为在庭审过程中，你可能会被问到，”露西耐心地解释。“因为加里的手表、戒指和头套是在你的棚屋里被发现的，很显然，当时他在找那些东西。如果我为你辩护，我需要知道那几件东西怎么会在那里。所以，咱们就从头说起，怎么样？你第一次遇见他是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大概是1年前，或者是1年半以前？”

在露西的敦促下，西蒙不太情愿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两年前，他在职业学院就读国家职业资格证书课程，学习建筑和砌砖技能。毕业时加入了半失业人员用工库，有需求的时候工作，没有的时候就待业。加里当时干的是同样的活儿，年纪比他大一些。西蒙对他既崇拜又害怕。加里力大如牛，有时工作起来很卖力，同时也很狡诈，时常欺骗或威胁雇主。

“那么，你知道他曾犯过案吗？露西柔声细气地问。

西蒙耸耸肩。“他对此大吹大擂。说什么在监狱里小有名气，没几个人敢惹他。所以我尽量跟他保持距离。”

“那他怎么会去你家呢？”

西蒙盯着露西，对她居然知道这个感到吃惊，但他没有否认。“就是去了，没什么特别原因，很多兄弟都去过我家。我会去别人家，别人也会来我家。”

“但不是所有人都用你的棚屋，对吗？”

“对。”西蒙低下头。

露西慢慢接着追问：“那他棚屋做什么，西蒙？”

“放他偷来的东西。”西蒙的声音尖利，并带有不屑的意味，但他刻意回避萨拉的眼光。露西在桌下按住她朋友的手，确保萨拉不说话。

“究竟怎么回事，西蒙？”

西蒙解释的时候显得很不愿意。萨拉仔细观察着他的表现，她觉得，比起严重得多的贾斯敏被杀事件，这事让西蒙更难为情。或许这是个好迹象，她心想。他觉着难为情的原因是，他真这么做了；对于贾斯敏的死没有负罪感，是因为他没有杀贾斯敏。抑或这只是他虚张声势，刻意在我面前演戏？

西蒙说，在许多建筑工地都有小偷小摸的现象。工具丢失，建材

被工人拿回家自用。这在大公司里更普遍，因为那些像他那样收入很低的工人都有被盘剥的感觉。偷窃公物也成为他们对这种不公表达不满的方式，以此取得心理平衡。西蒙心里大概也是这样认为的。

西蒙也拿过几样东西，一把定位锯和一些木工用的工具。但他不知道怎么找到下家，于是向加里打听，并给他看自己那间棚屋里的工具，于是酿成大错。加里答应帮他找下家，但条件是西蒙帮他藏匿更多的东西。开始时，西蒙没反对，可后来他不想接着干了，加里就翻脸不认人了。

西蒙陷入一个典型的讹诈困境：如果他拒绝让加里继续使用那个棚屋，加里和他的同伙就可能把西蒙暴打一顿，并且告发他，甚至同时用这两种办法来对付他。但如果西蒙容许这样的行为，他就能分得部分赃款。于是西蒙拿了钱，什么也没说出去。

“他们把东西存放在那里等买主，”西蒙说。“我从来没进去看过。”他瞥了萨拉一眼，显得很窘迫。“好吧，我做错了，但这不能说明我杀了人，对吧？”

萨拉摇摇头，没说话。只能再次证明你是个傻瓜，西蒙。西蒙能从萨拉的眼神里看出了她的意思。

“也就是说加里利用你的棚屋窝藏赃物，”露西确认了他的说法。“你母亲找到的那个蒙面头套又是怎么回事？还有那块表和戒指？”

“我跟你说过了，我不想再说了！对那些东西，我一无所知！”

萨拉头一次开了口。“你告诉过我，你可能做了一个头套，西蒙，还记得吗？当时你说，弄着玩儿的。”

“我是骗你的，妈。别再提了。”

“骗我！看在上帝的份上，警察认为那个头套是强奸犯戴的啊！他们还说那里面有你的头发！”

“你说什么？”

露西在桌下使劲抓住萨拉的胳膊，可是太晚了，现在兜圈子没用

了。萨拉便将丹尼尔对她说的头发证据的事复述了一遍。“头发颜色与你的吻合——红黄色——长短和你的差不多，而且是在你的那个棚屋里发现的。你能怪警方认为是你戴着那个头套吗？”

西蒙无语地摇着头，他拼命扫视着房间四周，好像要从空气中找到证实他无罪的人。萨拉继续不留情面地说道，“所以如果这个头套的确是你戴着取乐的话，西蒙，你最好告诉露西来龙去脉，不然的话……”

“那是个愚蠢的玩笑，妈。别当真。”

“哪部分是玩笑？是戴头套本身呢，还是你告诉我你戴过？”

“告诉我我戴过。那不是真的，明白吗？我根本就不知道那玩意儿在那儿！”

“噢，西蒙，西蒙。”萨拉伤心地摇着头说。“让我怎么相信你？”

“如果你不相信我，妈，你就给我走。你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西蒙看着露西，“也许她该离开这里。”

露西只好打圆场。“你妈几乎是现在唯一信任你的人，西蒙。除了她，你连半个朋友都没有了。但你确实答应我不插嘴的，萨拉，记得吗？”

“好吧，好吧。”萨拉摊开双手。“好吧，你来说，我听着。但你要记住，西蒙，你必须给露西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最好是真的，否则她没法儿为你辩护。所以，从现在开始别再開愚蠢的玩笑了，看在上帝的份上。”

“你看到我在笑吗？”

“西蒙，你听我说，”露西接着说。“你告诉我们，你从来没有戴过那个头套，所以那头套里面的头发不是你的。对吧？”

“对。”

“那好，头发已被送去做DNA检测了，过几个星期我们就能知道是不是你的。检测的误差是几十万分之一，所以基本可以确证无疑。你还坚持说那几根头发不是你的吗？”

不管露西说得如何温柔，但这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萨拉和露西都很清楚这一点。她们急切地观察着他的反应。出乎她们意料的是，西蒙很快就回答了。“是的，我很确定那些头发不是我的，我从来没戴过那个帽子。”看到她俩没反应过来，西蒙倒感觉诧异了，“听明白了？”

露西首先醒过神来，“很好，如果你说的是实情，那么检测结果就会证明你与这个头套相关的所有犯罪行为都无关。这就是DNA检测伟大之处，它既可以证实又可以证伪。”

西蒙脸上浮现出短暂、略显紧张的笑容。“总算有好消息啦。既然如此这样，你们两个干嘛还这么紧张兮兮的？”

“因为我们都为你担心，西蒙。警方正想法利用这个头套和在你棚屋里找到的其它证物，把更多罪名安在你头上。正因为你妈发现了警方的办案思路，我们才能赶在他们到前问你这些问题。”

西蒙露出迷茫的表情。“更多罪名？比方说？”

“你认识雪伦·吉尔伯特吗？”

“谁？”

“那个被强奸的女人。你母亲是嫌疑人的辩护律师，记得吗？”

“哦，她呀，记得。”西蒙的表情从困惑转换成难以置信。“不，我当然不认识她。我只在法庭上见过她，仅此而已。当时我想，她真是个骚货。”

“就是说你根本就没见过她或跟她说过话？”

“没有！”西蒙吃惊地来回看着面前这两个女人。“我也没有强奸她，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以为是加里干的。”

“他被无罪释放了。”露西在椅子上很不自在地挪动了一下。“所有这些都源于头套里的那几根头发，西蒙。如果它们是你的，他们就会设法证明你强奸了那个女人。反正不管是谁干的，那个强奸犯带着头套，就是在你棚屋里发现的那种。从他们的角度看，这可以了结一桩

案子。所以，如果那些头发的确是 你的……”

“我再说一遍，头发不是我的，我也没强奸她。老天啊！我已经被指控杀贾斯敏了，这难道还不够吗？”

“恐怕这还不算完。大约1年前，你在大学干过建筑维修的活吗？”

萨拉仔细观察西蒙脸上现出的震惊和困惑的表情。看上去是真情流露，但她不再相信自己的判断了。萨拉已经不清楚到底还有什么是真的了。西蒙是真的不知所措，还是像很多人那样，已经变成了为保住自由，在任何压力下都能表现完美的演员？

如果我不再相信他，我会怎么做呢？

“嗯，干过一些。像什么勾缝、重新固定窗框、砌墙之类的活儿。为什么问这个？”

“你记不记得有警察来过？跟一个叫凯瑟琳·惠特克的学生有关？”

“我记得那个女孩儿，”西蒙缓缓地说。

“你都记得什么，西蒙？”

“她在林子里被人袭击——噢，天呐！”他腾地站起来。“他们不会认为那 也是我干的吧？这真他妈的荒谬！”

“西蒙，警察说加里在她房间看到一些裸体照，并且指给他的工友看。当中有你是吧。你们都曾把那些裸照当作笑谈。你还记得吗？”

西蒙的脸唰地红了，额头上冒出细小的汗珠。“是的，没错，是的。我记得是有一些裸照，她的屋里到处都是。那又怎样？看裸照不算犯法吧？”

“看看当然不算犯法，西蒙。但几天之后，有人——也许是看过那些照片的某个人——袭击了那个女孩和她男朋友，当时他俩在树林里拍裸照。袭击她的那个人戴着一个黑色蒙面头套。”

“哦，我明白了。所以他们认为我袭击了那个女孩，因为这个粘着头发的头套是在我那儿找到的，是这样吧？”

“是的，”露西耐心地说。“而且，在那个案子里，他们掌握的关键

证物中也有一根毛发。袭击者试图用胶带捆住那个女孩的时候，他胳膊上的汗毛粘在了胶带上。因此，他们正要比对这根汗毛的DNA与头套里头发的DNA是否相同。然后，他们会将结果与从你身上取得的样本做比较。”

“我的上帝，”西蒙低着头，双手掩面，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缓缓地摇头。“妈，有这么个连环强奸犯儿子，你感觉怎样？他们会像电影《沉默的羔羊》里那样，把我关在四面都是玻璃墙的山洞里吗？会比现在这个牢房的条件还差吧？上帝啊！这个世界简直是疯了！他们不光认为我杀了贾斯敏，而且……”

西蒙眼里充满泪水，一时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上帝啊，贾斯敏。这还不够吗。现在我还要面对这个！强奸这个叫雪伦的女人，袭击这个学生，她叫什么来着——惠特克？所有这些都起因于在头套中发现的头发，是那个王八蛋加里放在我棚屋里的！”他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一定是他的头发，对吧？是他的头套，他才是凶手！”

“不是。他的头发是褐色的，”露西平静地说。“不管怎样，他的DNA与袭击惠特克的那个人的不吻合，毛发不是他的。”

“要这么说，它们也不是我的！”西蒙愤怒地盯着她们两个，想要透过她们表露出来的关心和同情，看到她们的真实想法。“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好吗？妈？拜托，这全是胡扯，我什么都没做！头套里面的头发不是我的，明白吗？”

“明白，西蒙，”萨拉平静地说。“既然你这么说，我相信你。”

“真不容易。”西蒙直视着萨拉的眼睛，试图确定她说了心里话。萨拉没有回避，也在观察西蒙是不是说了真话。双方都想相信对方，但谁都没法完全相信对方。

西蒙首先移开视线，转向露西。“那么，就这些了吧？这是我的全部罪名了吧？”

露西叹息一声。“恐怕还没完，西蒙。他们还可能问你另外两件事。有关海伦·斯蒂尔斯比和玛利亚·克莱顿。”

丘吉尔又有斥责丹尼尔的机会了。在进一步调查西蒙背景的过程中，他意欲攻击丹尼尔的炮弹逐渐暴露出来了。虽然是特蕾西发现的重要线索，但丘吉尔仍旧欣喜若狂，如获至宝。丹尼尔走进屋时，便感到气氛有些不对。

“你终于现身啦！”丘吉尔坐在桌子上，一只脚搭着椅子，另一只来回晃动，满脸放光。哈瑞·伊斯比和迈克·康多尔看起来心情也不错，但特蕾西脸庞泛红，似乎有些窘迫。她快速扫了一眼丹尼尔，丹尼尔看不出她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警告，或是一丝愧疚？

“你还记得吗，丹尼尔，你曾信誓旦旦地说，西蒙除了与他女朋友被杀案有关联以外，跟别的案子一概无关？你还说他根本就不可能是我们追踪的那个神出鬼没的强奸犯，他的个人特征与疑犯不符。他没有前科，与第一宗谋杀案，也就是玛利亚·克莱顿被杀案无关？还记得吗，丹尼尔，老兄？”

“记得。事实就是这样，不对吗？”

“不再对啦，你完全搞错啦，先生！两个都说错啦。告诉我，你搜集与玛利亚·克莱顿可能有接触的人员名单时，查询了她所有客户的情况，对吗？然后你查了那些建筑工人，其中就有加里是吧？”

“没错，”丹尼尔小心地回答。

“但你没有查是谁送货 给那些建筑工的，他们需要砖、沙子、水泥等等。他们不会自己去拿，他们叫了一家名为罗伯森建材公司帮他们运。碰巧某个人在这家公司工作了大概3个星期，你猜是谁？”

丹尼尔突然感到有些虚脱，一阵恶心。“不会是西蒙·纽比吧？”

“说的没错，就是他。”

“可是……你说3个星期？”丹尼尔显得有些慌乱。“难道正好是那段时间……”没等丹尼尔说完他的问题，丘吉尔脸上那胜利的表情就已经告诉他答案了。

“差不多。那个我们过会儿再说。但首先得多亏特蕾西施展她个人魅力，把他们的经理搞定，让她查阅了所有的送货记录，你猜对了

——给玛利亚家里送了两车货的司机不是别人，正是西蒙·纽比。我们拿到了单据，看看，两张上面都有他的签名。”

丹尼尔接过两张粉色的单据，惊呆了。每张单据的底部都清晰地签着西蒙·纽比。他抬起头，正好与特蕾西四目相对。他现在明白她那痛楚的表情是什么意思了。那是一种歉意，背后还隐含着同情。我不想让你出丑，她的表情分明在说，可我又能怎么做呢？这些都是事实，我们早就应该发现的。

真是祸不单行，情况越来越糟。

“你还没问他为什么只干了3个星期，”丘吉尔得意地提醒丹尼尔。

我不问，你也会说的，丹尼尔心想。“好吧，为什么？”

丘吉尔朝特蕾西点点头。“你发现的，还是你告诉他吧。”

特蕾西不动声色地说：“一名女职员投诉过他，西蒙因此被解雇了。她说西蒙当时摸她的大腿，对她进行性骚扰。”

“可为什么电脑里没有这项纪录？”丹尼尔不解地问。“他没被人告过——我查过。”

“经理不想把事闹大，当天就让西蒙结账走人，说如果他敢再露面，就打电话报警，情况就是这样。”

“上帝。”丹尼尔顿时泄了气，颓丧地坐在椅子上。“哪天的事？”

“3月7日。施工前两天。但这件事能把他跟玛利亚·克雷顿联系起来，对吧？”

丹尼尔麻木地点点头。“你们有这个女职员的书面声明吗？”

特蕾西递给他一张纸。“在这儿。”丹尼尔阅读上面的内容时，心里更难受了。他脑中回忆着萨拉·纽比的样子，她独自站在西蒙住处的外面，身影笔直修长，执意说他儿子是清白的。当他离开时，心里在想什么？她将那样慢慢变老，丢掉了工作，没有了家庭，孤独度日。

然后丹尼尔的脑子里又冒出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比第一个还糟。他们见面时，萨拉就知道这些吗？萨拉是否已经知道她儿子丢过工

作，原因是——书面声明上说什么来着？“我弯腰捡东西的时候，西蒙从我身后摸我的大腿，而且在我呵斥他时，他抓住我的手腕问我是否想让他干我。”

这下好了！丹尼尔曾告诉萨拉，在他看来，她儿子不可能犯下那些罪行，因为西蒙不是那种人。他的判断怎会这么离谱？因为——承认吧，丹尼尔——你被那个男孩的母亲迷住了，因此你希望 你的判断是真的，你在讨好她。但她当时要是已经知道此事，那我在信誓旦旦地作出判断时，她一定在窃笑，当我是天字号的大傻瓜。

上帝啊，丹尼尔心想。这活儿没法干了。我的判断力哪儿去了。

丘吉尔用心地观察着丹尼尔的反应，感到无比满意。“别往心里去，老兄”他用油滑得不能再油滑的腔调说道。“这个世界总是出人意料。”

“我看报纸才知道，仅此而已。”西蒙肯定地说。“没别的了。”

“那么，你从来没见过这个女人，这个玛利亚·克莱顿？”露西耐心地问。

西蒙摇摇头。“我不记得见过她，从来没见过。”

“从来没去过她家，没在那儿的楼里干过活儿？”

“你再说一下地址？”

“弗莱克斯顿花园街47号，在斯特兰索。”

“我做过很多活儿……可是，不，没有，我从来没在那儿干过。”

“那加里跟你说起过她吗？”

“没有。”

“好吧。”露西在她的小本儿上简单地写了几句。“那好，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这是唯一把你和玛利亚·克莱顿联系起来的可能——也就是你认识加里，而他曾在那座楼里工作过。这不算什么，所以，可以忽略不计。不过，还有海伦·斯蒂尔斯比。”

“还有一个？”西蒙颓丧地摇头。“真愚蠢，所有这些都是扯淡。”

“总督察丘吉尔不这么认为。据说这个叫海伦·斯蒂尔斯比的小姑娘在离购物中心工地不远的树林里骑马时，有个男人上来搭讪，曾试图把她从马上拽下来，但海伦用马鞭打他，然后骑着马逃脱了。”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西蒙有气无力地问。

“我希望没有。但那个小姑娘凭借自己的记忆，给那个人做了相片拼图。警方认为画像中的人看着像你，他们希望你列队接受指认。”

“他们真是疯了，”西蒙说着，一根手指顶在额头上，像拧螺丝刀一样使劲钻着。“他们脑子进水了吧。再这样下去，他们的脑袋会统统报销。”他狂笑着，看到露西脸上露出一丝浅笑，不禁感到稍许满足。

“那你没有碰骑马的小姑娘？在……”露西查看着自己的笔记。“3月9日那天？”

“很不凑巧，我没碰那骑马的女孩儿。那天只有骑大象的小姑娘，还有骑长颈鹿的。”他笑得很心酸。“喂，你还有完没完？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些女人，更不要说强奸、杀害她们或者把她们从狗屁的马上拽下来。除了贾斯敏，我没伤害任何人。”

西蒙忽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用拳头使劲捶打墙面，震得墙皮纷纷飘落。然后他发现两个女人都静静地盯着他。

“怎么啦？”

萨拉深吸一口气。“你说你伤害了贾斯敏，西蒙。”

“噢。对，不过我是说我打过她，妈。在大街上，你知道的。”

“没别的？”

“当然没有！上帝啊！”他把椅子踢到一边，然后俯下身，双手按在桌上，盯着他母亲的脸色。“你说过你相信我，你说过的？”

“我在努力，西蒙，但你很难令我信服。”

“那就再努力些，不行吗？再没别人肯相信我了。”

他们的目光又一次交汇。萨拉能看到那张有意逼近她的年轻脸庞，上面写满了愤怒和委屈。她耳朵里还回响着那把椅子被踢到墙上时发出的撞击声，而他身上散发出的愤愤不平的气息如此强烈，如果萨拉不是他母亲的话，真会被吓得魂飞魄散。

萨拉想不通，贾斯敏怎么能受得了这么一个暴躁的情人。这是她离开西蒙的原因吗？或者说她——这个美丽自大、以自我为中心的年轻女人——实际上是有意挑动这种反应，并以此为乐？也许贾斯敏甚至能从他的暴怒和偶尔的打骂中获得快感，因为这样就可以证明，情绪的控制权在贾斯敏手里。难道她如此对待布罗迪和西蒙的缘故，就是要玩弄他们，看他们两个人争风吃醋？也许她觉着这是个很好玩的游戏，想要看看她到底能激发出多少怒火和嫉妒。以萨拉对她的印象，这倒很符合她的特点。难道仅仅是她玩得过火了，把西蒙逼得忍无可忍，被迫走向毁灭——从而也结束了她自己的生命？

萨拉此前从未如此透彻地对自己挑明这个担心。现在这个担心在瞬间变得顺理成章。而这也是到目前为止最合理的解释。而启发她的恰是西蒙亲口说的话。萨拉冷冷地回望他。

露西再次努力说道。“请坐下，西蒙。发火没用，我们必须冷静，才能讨论这些事情。”

“我他妈没发火。我只是想让人相信我，如此而已。”西蒙缓慢地收起他咄咄逼人的姿态，重新放好椅子，跨坐在上面，同时仍然怒视着他母亲。

“谢谢。听着，如果要替你辩护，我们必须做几件事情。首先，我们必须确定你不会认罪。因为如果你确实杀了贾斯敏，我们就要采取完全不同的辩护方式，申明是贾斯敏激怒了你，而你失去了理智。明白吗？”

“你说什么？”西蒙的怒火转向了露西。“我他妈的没杀她。还要重复多少次……”

“好，好……”露西抬起手打断了他，但西蒙的怒气无法平息。

“不，不好，桑普森夫人！要么你就接受我没杀她的这个事实，明白吗？我他妈的真的没杀她！要么你就滚出去，我另外找别人！听明白了没有？”

“好吧，西蒙……”

“我自己为自己辩护！怎么样都会好过你……”

“西蒙！”萨拉没有动，但声音中透出的严厉和坚决使西蒙像小孩一样被镇住了。“如果你想让露西帮你，你就要尊重她，按她的话做，清楚没有？因为再也没别人可以帮你了，没人比她更好。假如你想为自己辩护，他们一定会判你无期，至少服刑20年。别犯傻了，弄不好，那就是你的下场。这是你一生中最严重的一件事。相信我。”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那就好，那你就认真对待它。听露西的，好好想想，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气，暴跳如雷对你不会有任何好处。”

这只会把你送进监狱里，萨拉冷冷地暗自思忖，也许西蒙无法克制的暴躁情绪正是这一切的根源。

第二十八章

萨拉出庭了。露西曾建议她给自己放个假，但萨拉觉得工作有解郁安神的功效；况且，她坚定地告诉自己，无论西蒙发生了什么事，她的生活仍将继续，她还要抚养女儿，打拼事业；她现在不会放弃这一切，为了西蒙就更不会。

萨拉可以接受同事们的同情，但不会接受任何人的怜悯。

但今早的案件并没有增强她的信心。被告是声名狼藉的恶棍，在超市吃完鸡肉三明治不付钱，警察逮捕他时欣喜地在其衣兜内搜出一把仿真手枪。于是，警方指控其携带武器进入超市，企图犯罪。鉴于他有持械抢劫的前科，这下麻烦大了。

作为辩护律师，萨拉认为她的委托人只是携带了武器，并没有使用它的意图，他只是吃了一个鸡肉三明治，然后平静地离开了超市。这只是小偷小摸，仅此而已。

在一旁聆听的法官微笑着，以持械抢劫的罪名判处她的委托人7年监禁。

萨拉郁郁寡欢地回到了事务所，仍然戴着假发套，穿着长袍。在等绿灯准备横穿马路时，一群外国游客还对着她拍照。

她心里想，如果西蒙摊上这么一个法官或者像我这样的律师，就只能求老天庇佑了。偷个三明治就被判7年！当她过马路时，看见丹尼尔从对面的人行道上向她走来。等他来到近前，萨拉微笑了一下。

“你好，萨拉，我们能谈谈吗？”

丹尼尔的神色有些异样，萨拉不由得心里一沉，“什么，在这里？”

他向四周望了望，“哪里都行，不会谈很久的。”

“河边有张长椅，我们可以去那里。”

他们在长椅上坐下，看着一艘游船向上游驶去。丹尼尔看了一会儿，然后注视着萨拉，眼神中没有暖意，没有同情。

“丹尼尔，什么事？你知道什么了？”

“应该说我不知道 什么而你知道什么 ，”他严厉地说道。“比如，涉及到你儿子以往的工作，以及他有一次被解雇的原因。”

“丹尼尔，我不明白，什么工作？”

“我们前两天夜里交谈时，你真不知道他曾在建材商罗伯森公司当过送货司机？”

“那又如何？他换过很多工作。”

“但这个工作，他是被解雇的。”丹尼尔仔细观察着她，“你知道原因，是吗？”

“不知道！丹尼尔，到底是什么原因？”

“他将手伸到秘书的裙子里。”

“哦，上帝啊！”旁边一位带着孩子的母亲反感地皱着眉头。“你是怎么知道这事的？”

“特蕾西发现的。更糟糕的是，他曾经给玛利亚·克莱顿运过两车建材，就是那个被谋杀的妓女。所以说，西蒙的确和她有牵扯。”

“这并不意味着西蒙杀了她。”萨拉的声音微弱，仿佛耳语一般。

“当然还不能说明什么。但丘吉尔却不这么认为，他的猜测是，西蒙和她上了床，但两人不知怎么闹崩了，然后，啪嗒一声，他脑子里不知哪根筋搭错了，就一时冲动杀了她，从此杀人的欲望一发不可收拾。于是就有了戴着蒙面套头帽持刀杀人这些案件。”

他勃然大怒，萨拉心想。就像昨天在监狱那样。

“仅凭西蒙往她家送过东西，你们就作出了上述这些推测？丹尼尔，太牵强了！”

“我只是告诉你丘吉尔的想法。”丹尼尔听出了她话语中的紧张，也注意到她的手指在颤抖。“萨拉，你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吗？”

“我知道他的这份工作，但不清楚每次的运货细节。我有必要知道

吗？”我有必要相信西蒙昨天说的话吗？萨拉茫然地注视着几个喂天鹅的游客。“我当然不知道他被解雇的原因，上帝啊，丹尼尔！”

丹尼尔望着萨拉的侧脸，她的眼中似有泪水涌出。他站起身。

“好吧，就是这事，我真不应该把这些告诉你。我必须走了。”

萨拉站起来拦住他。“丹尼尔，我以为我们是朋友。”

“我亲眼见过玛利亚的尸体，萨拉。”

“我也见过贾斯敏的尸体，这点你是知道的，你也在场。”

“是的。”他有些迟疑。“DNA检测的结果还没有出来。我会告诉你的。”

然后丹尼尔就离开了，迈着又快又大的步子。像这种走法，如果萨拉不连跑带颠，是不可能跟上他的。

萨拉只是站在那里，头戴假发套，身穿长袍，注视着他离去的背影。与此同时，一个穿着蓝色短裤和橘色T恤衫的大胖子游客正用一架昂贵的日本照相机冲着萨拉拍照。

“好吧，让我们再梳理一遍，你把手伸到这个女人的裙子里。”

“那是个玩笑，妈。她就是个肥婆娘，把大家都折磨得痛苦不堪。当时她弯下腰，放了个屁，其他司机都笑破了肚皮。”

“那么你因为性骚扰她而被解雇了。”

“她能得到那份工作，就是因为她是老板的白痴妹妹。罪有应得。”

“哦，西蒙啊，西蒙。”萨拉绝望地摇着头。“你意识到别人会怎么想这件事吗？”

“妈，那个女人还活着……”

“但玛利亚·克莱顿死了，不是吗？而且你给她家送过建筑材料。”

“我从没见过这个女人，妈。这是实话，她当时不在。”

“两天前，你告诉我们你从没去过她家。”萨拉用手指猛戳露西的笔记。“你说自己从未在那里干过活儿，从未见过她。”

“是啊，好吧，可是我送过的货太多了……”

“你对我撒谎了，西蒙，你又对我说谎了。”

“我忘记了，妈，仅此而已。”

萨拉无语地叹了口气。他们在这阴沉的牢房里待了半个小时了。西蒙闷闷不乐地看着窗外的云彩，萨拉摆弄着手指上的结婚戒指。

停顿了一会儿，露西继续说道：“好啦，不说这个了，咱们还是把精力集中在贾斯敏谋杀案上吧，这是你目前为止所受的唯一指控。我们同意进行无罪辩护，但之前必须明确几个事实。首先，你最后一天见到她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否有目击证人；其次，我们必须检查警方提供的所有证据，尤其是要查明你的运动鞋和面包刀上为什么有贾斯敏的血迹。”

“我告诉你了，她在厨房割伤了拇指。”

“是的，病理学家的报告证实了她的拇指上有一个小伤口……”

“我还给她贴了创可贴。”西蒙说道。

“但法医没提到创可贴，我会再去查证一下。”露西皱着眉头，将这点记下。“第三，这是最次要的一点，但如果我们能做到，就再好不过了。我们必须想想，如果不是你，那究竟是谁杀害了贾斯敏。”

“什么意思，次要？在我看来，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这当然很重要，西蒙，”露西耐心地解释道。“但严格说来，这不是我们的工作，这是警察该干的事。我们只需证明你没杀她就行了，或者退一步说，证明没有证据表明你就是凶手就行了。但相信我，即便是后一种情况，也够我们忙的了。而找出真凶完全是另外一码事。”

“那么，我能提供一个名字作为突破口，布罗迪就是布罗迪。他应该被抓进监狱，而不是我，那个混蛋！看他是否喜欢蹲监狱的滋味！”

“你为什么这样说，西蒙？”

“这不是明摆着吗？”西蒙轻蔑地哼着鼻子。“她和布罗迪同居，但他床上功夫不行，贾斯敏跟我说的。这就是她回来找我的原因，把我当成他妈的种马了！他一定知道这事，不是吗？贾斯敏渴望性爱，她一定告诉过布罗迪。即使他是个软蛋，这也会让他发疯。贾斯敏的尸体是在哪里被发现的？离他的住所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为什么警察不搜查他的住处，嗯？在他的橱柜中找找带血的刀子？”

“我不知道，”露西谨慎地说道。“但我可以问问警方。”

“那好，那就问问他们，求你了？”西蒙斜睨了他母亲一眼。

萨拉略微笑笑，对他努力表现出的礼貌予以鼓励。“我们当然会去问警方。但在我们做这件事的同时，西蒙，你想过另一种可能性吗？加里·哈克？”

“加里？”他说道，脸色有些苍白。“为什么说起他？”

“他有暴力倾向，这你也知道。几乎可以肯定是他强奸了雪伦·吉尔伯特，并且……”萨拉有些犹豫。萨拉还没告诉西蒙加里攻击她的事，现在也不想说。部分原因是她为这事感到羞耻，想要设法忘记它，但她更担心西蒙的反应。如果他知道这事一定会暴跳如雷，而萨拉已经受够了他的暴躁脾气。毫无疑问，狱警也深有同感。

萨拉接着用微弱的语气说道：“……他少年时期就开始犯些小罪，开始有暴力行为了，除此之外，他还见过贾斯敏，对吗？在你家里？”

“是的，我想是的，有一两次。但他和贾斯敏之间也没什么事啊，是这样吧？”

“我不知道，”萨拉说，“我当时也不在场。”

“不，他不可能。他在我家时，贾斯敏总待在我身边，而且……天啊，如果他碰过贾斯敏，我会杀了他！”

“我们不确定他是否碰过贾思敏，西蒙，”萨拉说道，“只是你要明白，他这种人倒是有可能杀害她，对吗？也许加里想和贾斯敏上床，

而她拒绝了。”

“天啊！”西蒙用拳头反复击打着自己的前额，加里和贾斯敏在一起的猜测明显深深地伤害了他。

“所以，如果你能回忆起任何表明他与谋杀案有关的情况或者事件，就告诉我们，我们会转告警方，如果可能的话，还可以用作法庭上的证据，”露西补充说。“找出别的犯罪嫌疑人是辩护的好方法，但是加里的可能性不大，贾斯敏死亡当日的下午，他才被法庭释放，你那天没有见过他吧？”

西蒙茫然地看着她。“没有，怎么可能，我一下午都和贾斯敏在一起，多数时间躺在床上。我没见过他。”

“他没去你家，没给你打电话之类的？”

“没有。”西蒙紧张地吞咽着。“你看，如果他是凶手——你说的没错，妈妈，可能是他，他就是能干出这类事的混蛋，这点毫无疑问——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或者怎么和贾斯敏见面的。但是——上帝啊……”他用手抱着脑袋，萨拉发现他在哭泣。“……她死了就够糟糕的了，但一想到可能是他干的……”

她们等着西蒙情绪平复下来。萨拉记起有天晚上，自己极不情愿地向丹尼尔·贝特森说出了心中的疑虑，这一系列犯罪会不会是由两个人共同完成的，其中一个嫌犯受到另一个人的操控？加里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她的儿子？

当西蒙抬起头，用袖子拭干眼泪时，萨拉轻声问道：“你为什么这么恨他，西蒙？”

“因为……”他摇着头，“不，我不能说。”

“因为什么？告诉我。”

他还是没有反应，避开了她的目光，望着墙壁，但没有从那儿得到丝毫安慰。

露西插话说道，“好啦，西蒙。如果我们不了解情况，就没法帮你。”

“哦，上帝啊！”西蒙将手掌摊在桌子上，绝望地注视着面前的两个女人。“因为我怕他，这就是原因，如果你们真想知道的话。如果他能吓住我，那他会为贾斯敏做出什么事来……”

“他对你做了什么，西蒙？”

“不止是他。”西蒙深吸了一口气。“他和那个混蛋肖恩。他们在厕所暴打了我一顿，……我吓得屁滚尿流。”他猛烈地左右摇头，仿佛要摆脱这段记忆似的。“他们将我的头按在马桶上……所以我才让他们使用那个该死棚屋！我不想谈论这件事，妈妈，很抱歉。”

他站起身，再次背对着她们，用手掌反复击打墙壁，然后用头撞墙，砰砰砰……

萨拉站起身，抱住了儿子，将手放在他的前额上，不让他的头撞到墙上。萨拉感到西蒙还在抽泣，她高大强壮的儿子……她用纤细的臂弯环抱着他，但如果西蒙自己的力量已被摧毁殆尽，她的手臂又能保护得了什么呢？

西蒙想要推开萨拉，但萨拉就是不松手。她搂着西蒙的时候，萨拉和露西对视着，她们心里都在想，我们是加里·哈克的辩护团队，是我们让他脱罪了……

最后，西蒙坐了下来，他尴尬而羞愧，努力地要挽回自己的自尊。“很抱歉，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他们只是以他们的方式开了一个肮脏的玩笑。但以前没人对我做过那种事，如果有人那样做，我一定会阻止他们，但是他们两人是例外。一想到他，或者他们中的一个和贾斯敏的死亡有关，我就……我不想再想下去了。

他们两个，萨拉心想。还好，不是西蒙和加里。

丹尼尔在起居室里阅读，而女儿们，他希望她们都上床睡着了。保姆特鲁德在走廊里给男朋友打电话。丹尼尔能听见他们的交谈声，但这算不上侵犯隐私，因为他根本听不懂挪威语。

他在阅读玛利亚·克莱顿的日记，应该说是又读了一遍，之前已经读过几遍了。日记内容就是个大杂烩，有预约、笔记、名单、对人生

的思考、对嫖客的品头论足。

很自然地，丹尼尔对后者兴趣最大。她的嫖客有形形色色的偏好，很明显，一些偏好让玛利亚感到很有趣。丹尼尔也深有同感。例如，为什么一个已婚并有两个孩子的推销员想要打扮成法国女佣，弄洒饮料时要玛利亚打他的屁股？为什么一个银行经理要玛利亚把冰淇淋涂抹在他勃起的阴茎上，然后慢慢舔干净，一边舔一边给她一张张面值5英镑的钞票？

怪不得其中一些男人不愿意协助警方调查。尽管如此，丹尼尔心想，这类行为可能很荒唐，但没有危害。无论沉迷于此类癖好的这些男人属于哪种人，他们并不是危险的变态狂。

因此，丹尼尔现在要查看的是日记中的其它细节——预约和笔记的内容。丹尼尔按照玛利亚生前两个月的时间表逐条查验。这是个费时费力的活儿，只要找到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整件事的脉络便会清楚地呈现出来，一目了然。

但看来今晚做不到了。丹尼尔打着呵欠，开始走神儿。他告诉自己：最好到此为止，免得昏头昏脑地漏掉重要线索。他听见特鲁德在走廊里挂断电话，她进来时，丹尼尔满怀感激地将日记放在身旁的沙发上。

“奥德还好吗？”

她微笑着，“哦，我想他很快乐。他的球队昨天赢了比赛，所以——心里总算是找到平衡了，我不在他身边他不太高兴。”

“和你相比，他更喜欢足球？”

“有时是这样的，我想是的。”

丹尼尔盯着她，感到很惊讶——这个年轻苗条的女人，她穿着短T恤，露出柔软的肚脐，令人心旌摇荡。“你男朋友怎么会呢，特鲁德？这可真够奇怪的，你懂的。”

“可不是吗？希望他不是同性恋。”

这是他们之间的常备笑话。当丹尼尔获知她的挪威男友竟然叫“奥德”¹时，深感困惑，可当他听说挪威很多男孩竟然起名叫“本特”²，更是感到震惊。之后丹尼尔得知她差点起名为“兰迪”³，而不是“特鲁德”。

他能想象那些男同事会对此如何说三道四。能和这样一位可爱少女共处一室已经实属不易了，而且可能在她眼中，丹尼尔还是个糟老头。丹尼尔有时不禁好奇，如果特鲁德投来撩人的目光，两人之间将会发生什么，但可悲的是，女孩儿压根就没有这种心思。

“我准备要睡觉了，”特鲁德天真无邪地说道，“你要来杯喝的吗，丹尼尔？”

“如果方便，来杯热巧克力，谢谢。”

特鲁德准备饮料时，丹尼尔想起了那天早些时候和萨拉的谈话。他是否语气太过严厉了？不，也许是他以前太温柔了。那天晚上他说西蒙不是那种人，不会犯下此类罪行之类的傻话只是单方面的自欺欺人。

丘吉尔是对的。这个年轻人侵犯了一位秘书并且殴打过他的女朋友；他为什么不可能杀人呢？西蒙和女人相处有障碍，也许是他那位刻薄而又争强好胜的母亲造成的。我需要保持一定距离；他们母子只会带来麻烦。

特鲁德上床休息后，丹尼尔又拿起日记向前翻看，找到那条此前令他感到困惑的记录，看起来好像是玛利亚·克莱顿对一位嫖客的评价。丹尼尔又读了一遍。

S很有戏，却无果。能立起，却出不来。他很沮丧，可怜的羔羊，怪罪我。出去？没门，我说。

这是什么意思？丹尼尔迷惑不解。像很多日记内容一样，它好像指的是一位有性功能障碍的嫖客。但玛利亚努力治疗却招来更大的挫折感，这个嫖客显然将过错归咎于她。出去？更让人费解。这个男人在房子外面等她，而她叫那个嫖客离开——没门，我说？或者是他想要在室外做爱？

无论是哪种情况，这内容很有趣。玛利亚拒绝了那个男人，让对方感觉很受挫，也许那个人又返回来，想要霸王硬上弓。嫖客的名字很明显是以S开头的。世界上有几百万名叫塞缪尔、西德尼和斯蒂芬⁴的人，毫无疑问其中会有几个人光顾了玛利亚。西蒙的首个字母也是S。他会是玛利亚提到的那个嫖客吗？

进一步考虑之后，丹尼尔对此表示怀疑。首先，这篇日记的日期是4月18日，是加里和其他人完成房屋扩建的两周后，西蒙唯一一次有记录的来访是在3月5号，距离那次来访也有6个星期之久。很有戏，却无果 又是什么意思呢？它好像是指一个男人的某种性无能，但据丹尼尔对西蒙的了解，他是一个精力旺盛、身体健康、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也许性格有些激烈好斗，但不像是与玛利亚发生关系时，会发生勃起障碍的那种人。然而，除此之外，性功能障碍还有什么其它表现？丹尼尔可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玛利亚大部分的嫖客都是像他这样的中年男子，丹尼尔觉得最不值得同情的就是那些家中已有老婆孩子的男人。而那些40来岁、仍然单身或者离异甚至像丹尼尔一样丧偶的男人，他们暗暗满足自己性需求的行为还是情有可原的。

至少比强奸和谋杀的欲望更容易理解。

丹尼尔打着呵欠，喝完了热巧克力，然后轻声上楼，蹑手蹑脚地来到女儿房间，听了听她们平稳安然的呼吸声。出来时，注意到特鲁德的门缝里透出了灯光，也许在给奥德写信吧。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脱了衣服，换上睡衣，疲惫地钻进了被窝。

-
- 1 “奥德”（Odd）一词在英语里有“奇怪”的含义。
 - 2 “本特”（Bent）一词在英语里有“同性恋”的含义。
 - 3 “兰迪”（Randi）比“特鲁德”更为女性化，是美丽、令人赞叹的意思。
 - 4 塞缪尔、西德尼和斯蒂芬这些人名的首个字母都是S。

第二十九章

督察微笑着。“你就是海伦·斯蒂尔斯比吧？”

那个女孩点点头，露西心想，她真年轻。像众多14岁的孩子一样，四肢修长，举止笨拙，即使她的身高已足以与成年人平视，还是褪不了一脸的稚气。露西想象到这个女孩被一个年轻力壮的蒙面流氓侵袭的场景，不由得浑身打起了冷战。

负责列队指认工作的哈维督察把露西介绍给那个小姑娘和她的母亲，然后解释指认的程序。“进了那个门之后，你会看到一面墙上有一扇很长的窗户，窗户后面有10个年轻男人。他们看不到你，因为窗户上的玻璃是单向透明的。你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海伦细声细气地回答。露西观察着海伦的表情，她神色不安，但又显露出决心和认真。假如指认出西蒙，她无疑会是个很有说服力的证人。

“我希望你非常仔细地查看每个人，至少要看两遍。不必着急，随便你想用多长时间。那个袭击你的人也很可能不在场。如果确实不在，你就实话实说。”

“好的。”

“但如果你认出了他，把号码告诉我。不用说别的，只需告诉我他的号码。行吗？”

“行。”

“很好。桑普森夫人，没问题吧？”

“没有。”露西代表西蒙到场，以确保程序不出差错。他们一起进了门，看到玻璃窗后面有一排年轻人，此时对方根本不知道有人进来看着他们。每个年轻人都带着黑色毡帽。有几个戴着耳环，但西蒙没戴，在露西的劝说下，他将耳环摘掉了。海伦紧张地偷眼瞄着他们。

哈维督察通过麦克发出指令。“请你们全都起立。目视前方，在我叫你们之前站着别动。”

海伦慢慢走着一个个地看，露西想起那天早晨展示给她和西蒙看的相片拼图。只有在戴上毡帽后，西蒙看上去才跟那张画像有些相像。露西现在看着西蒙，心想：是他的鼻子。西蒙那阔大突出的鼻子会被认出来。她把指甲深深地扎进手掌，静静地观察着海伦。

海伦停在2号，也就是西蒙的位置。她仔细打量了西蒙很长时间，然后继续向前走去。一切都完了，露西心想，她认出了西蒙。但这个小姑娘很认真。她在每个人身上花的时间都差不多。当她看完最后一个时，她怀疑地看着哈维督察。

“再仔细看一遍，海伦。我们有的是时间。”

海伦在队前慢慢走着。她长时间地注视西蒙，但也以同样的方式盯着7号，他也有个大鼻子，她还仔细看了另外两个，他们的鼻子并不突出。接着，她又看了第三遍，然后转向哈维督察。

“他不在这里。”

露西暗暗松了口气。

“你没从这些人里面认出袭击你的那个人？”

“没有。我很抱歉，可是你说过……”小姑娘垂头丧气地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对，当然，海伦，没关系。你很懂事，而且很诚实。”尽管这么说，哈维督察还是不由得叹口气。“就这样吧。请跟我来……”

“她没有指认任何人？”丘吉尔简直无法相信。

“对不起，没有。”哈维督察把他的报告放在办公桌上。丘吉尔根本没心思看它。

“哦，好吧。我想，你已经尽力了。”他怒视着窗外。

“我按照正确的方式安排了列队指认，如果你想说的是这个。”

“当然，我就是那个意思。”

哈维的话里有刺，丘吉尔听着有些不爽。按说哈维，一名在编督

察，应该称这位新来的总督察“长官”，但他没有。丘吉尔琢磨着是不是该借此找他的茬儿。但哈维是个备受人们敬重的警官，从年纪上堪为丘吉尔的父辈。他决定还是不要纠缠于级别尊卑的问题了，而是拿起桌上的那份报告，快速地翻阅。报告里面附着一张相片拼图。

“他戴着这个没有？”丘吉尔用手指戳着画像上的耳环。

“我没看到，没有。”

“那你没说什么？给他找一个戴上？”

“那我们就得让列队的10个人都戴上耳环。我们没法儿做到。不过，他们都戴着黑色毡帽。”

“好吧。她是否打量过西蒙·纽比？”

“非常仔细，一共3次。但她很确定。袭击她的人不在他们中间。”

“噢，好吧。我想，她不过是个孩子。”丘吉尔不以为然地说。

“谢谢，比尔。”哈维离开时，丹尼尔·贝特森走了进来。丘吉尔把那份报告塞到他手里。

“给你。看看这些没用的废物。”

丹尼尔仔细读着报告。“我知道了。”

“完全是浪费时间，”丘吉尔气冲冲地抱怨。“我敢打赌是律师桑普森夫人让他摘掉了耳环，道克格林的警察狄克逊¹居然没发现这一点。看来这个城市里充斥着鬼精的律师和愚笨的警察。这真是一大旅游景观，对吧，丹尼尔？

这个年轻女人面孔瘦削，头发全无，右侧眉毛上的那排眉钉看上去像条疤痕。她穿着肥大的牛仔裤和一件紫色T恤衫，双手和穿的衣服一样显得粗壮、实用，粘着污垢。她身上散发着浓烈的毒品气息，如同瘴气一样弥漫在她周围，恣意地横躺在萨拉的单人沙发上，左腿搭在扶手上，右手在空中挥舞，像是在找寻大麻烦烟卷或者雪茄，嘴巴不停地说着。

她解释着国际资本主义怎样在破坏环境，不仅破坏了树木、田地

和河流在内的生态环境，而且也在破坏社会环境和人们交往的方式，而这一切又都得到传统家庭的支持，那些家庭只不过是育婴室，给剥削阶级的教育工厂和工作场所源源不断地生产小孩。她谈到要想有所改变，那这一点也需要改弦更张，这也是为什么参与护树抗议运动的人们走到了一起，他们形成了新的并且是变化多端、形形色色的社会演变方式，但那些法西斯压迫下的蠢猪们却从来都不理解、不关注，当……

萨拉不得不打断了她。“你来是为了告诉我有关贾斯敏的事。”

是乔伊和艾米丽把这个喋喋不休的马达嘴带进了萨拉的起居室，现在他们俩正坐在沙发上看着这边，听着这一通连篇废话，频频点头，似乎深有所悟。萨拉不禁感到迷惑，艾米丽是为了憋住不笑而微颤双唇，还是把这番话当作灵丹妙药一口吞下了？

“对，我正要说到，萨沙……”

“是萨拉。”或者对你来说应该是纽比夫人，孩子，萨拉心里不满，但嘴上没说什么。

“萨拉，对不起。哦，我是说，那正是贾斯敏所追求的，她想要解放自己，就是把自己的精神从社会经济的压迫中解救出来。她在进行自我拯救，她要通过直接行动挣脱那些在她成长过程中束缚她的锁链，并反抗男人们——不好意思，这中间恐怕也包括你的儿子，萨沙，噢，不，萨拉，对不起——反抗男人们把所有问题都抛给她。

“我真正感兴趣的是，”萨拉不为所动，坚持问道。“谁有可能杀了她？”

这一天发生了太多的事，现在她最想做的就是倒一杯威士忌，像这个女孩一样把自己的双脚架在椅子上。区别在于，这个女孩喝的是她的威士忌，坐的是她的椅子，而且女孩双腿上粘满污泥。

“你说过有人跟踪她，”乔伊提醒她。萨拉心想，还得感谢他和艾米丽找到了这个潜在的证人，要是他们能找到一个精神集中、不是满口行话的人就更好了。

“是啊，她是这么说的。开始我以为是开玩笑，但现在看来……”

“她是否说过她觉得谁 在跟踪她？”萨拉问。

“萨拉，我只能再说一次对不起，你不能不正视一个事实，跟踪她的很可能就是你儿子。我是说，大概有两个跟踪者，但是……”

“我只有一个儿子，”萨拉强调着这一点。

“她生活中有两个男人服侍她，但我只见过一个，就是那个布罗迪。他也参加了抗议活动，但在我看来，他参加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迎合贾斯敏，他只是以为那些树看起来很漂亮，根本就不明白那些树代表的意义。我的意思是，他属于典型受压抑的肛门滞留型人格²，天知道贾斯敏到底相中了他哪一点，贾斯敏也没有识破布罗迪内心深处蕴藏的愤怒，也就是说他可以轻易成为戴着头盔、手里拿着链锯的那帮人中的一员，我真不知道他为什么混到我们这边，或许就是为了接近贾斯敏，把她弄上床。他的确做到了。”她大笑起来，搭在扶手上的两只脚也跟着乱动。

“你说他很生气？”

“是啊，没错，妒忌另外那个哥们儿，就是你儿子。基本的男性心理障碍，独占欲之类的东西。”

“他威胁过她吗，或者诸如此类的举动？”

“他们有过争吵，这是肯定的。在营地里大吵大闹。我们都在旁边看着。像解放剧场的表演一样，统统发泄出来了。”

“什么时候的事？”

“有过一两次。有一次……”她瞄了艾米丽一眼。“就发生在你来的头天晚上。”

“那天是——11号？”萨拉记了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也就是相互指着鼻子破口大骂。布罗迪让她回家，贾斯敏不愿意，烦透了他，抗议活动远比他家厨房地板更重要，如果她回去的话，一定是回到她妈妈身边。布罗迪说知道贾斯敏去了哪儿，因为曾跟踪她，他知道贾斯敏并没有去妈妈家，如果她再去那个地方的话，他就会采取措施。”

“他说会采取什么措施了吗？”

“问到点子上了。”这个女孩笑着说。“贾斯敏让布罗迪说出来，可他说不出什么。我说他就是个傻子，真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好人，如果这种人合你口味的話？无法想象他会伤害任何人。布罗迪不够强壮。”

“然后发生了什么？”

“布罗迪回家了，贾斯敏留了下来。第二天你就来了。”这个女孩朝艾米丽点点头。“你跟她交换了外衣，然后……我觉得贾斯敏有些可怜他，于是又回去了。大概她以为他会感激涕零，大献殷勤，可怜的小傻瓜。”

“12号那天？”萨拉说。“她死的前一天。你在13号又见过贾斯敏没有？”

“没有，很抱歉。倒是见过他。”

“你那天见过布罗迪？”

年轻女人皱起眉，眉毛上的那排眉钉绞在一起，显得很怪异。“我记得就在——哦，对了，我那天早晨正在洗脸的时候，他走了进来，这个厚脸皮的恶魔，肯定是去医院做护工了，布罗迪问我她在哪儿，是否回营地了。看来他俩吃早饭的时候又吵架了。我回答说没有，贾斯敏很可能去城里找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他真是个混蛋，我忍不住这样说了。就这样，他怒气冲冲地走了。但我不知道他后来找到贾斯敏没有……”

“布罗迪走之前还说了什么？”

“也就一通废话——什么他知道她在哪儿，而且如果她那天晚上要敢不回去，他就会跟贾斯敏彻底断了。简直就是笑话，真的，像他那种胆小鬼，只会说些大话装男子汉……”

对方的话音渐渐隐去，但那些话的含义却变得更加清晰。萨拉匆匆写了几笔。“如果是这样，我们可能需要你，哦——你叫什么？”

“曼迪。曼迪·凯特。”

曼迪最后离开了，萨拉与乔伊和艾米丽一起坐下。鲍勃不愿跟这个女人打交道，他正在厨房里做咖喱饭。

“好啦，”艾米丽说。“你觉得怎么样？”

萨拉看着笔记，她抬起头，慢慢地说：“我觉得，有希望，但也可能没什么意义。”

“妈妈？”艾米丽皱起眉，感到很困惑。“你是什么意思？”

萨拉咬着嘴唇，若有所思。“你想要的意思是，这个布罗迪杀了贾斯敏，而不是西蒙。”

艾米丽急切地点头。“对，就是这样。你也听她说了，妈妈——布罗迪跟贾斯敏吵了架，他很愤怒，气冲冲地去找贾斯敏了断……”

“但我们不知道布罗迪是否找到了贾斯敏，对吗？”

“反正，他有去找贾斯敏。”

“这是曼蒂的说法。布罗迪对警察可不是这么说的。我看过笔录。”

“那他在撒谎！”艾米丽脱口而出。“当然啦，如果是布罗迪杀了贾斯敏，他一定会撒谎，对不对？”

萨拉默默地审视着艾米丽。“他们也正是这么说西蒙的，不是吗？说他杀了贾斯敏，因为他心存嫉恨，然后又撒谎，对吧？”

艾米丽泄了气。“是这样，可是……”

“可是像我一样，你不愿相信。你想要推罪到别人身上。但我们需要证据。听着，艾米丽，我记了笔记，明天会让曼蒂去露西的办公室做个正式的书面声明。然后，西蒙的出庭律师会决定怎么处理这事。它可能会派上用场，但这种指控也很残酷。”

“为什么？”

“你想啊，艾米丽。假如布罗迪没做这事，而律师却说 he 做了，这会是什么滋味？”

“这就是你妈说的证据游戏，”鲍勃没头没脑地站在厨房门口插了一句。“其他人称它是为了保命而撒谎。”

“爸！”艾米丽气得大叫。“我们在想办法救西蒙！”

“这当然没错，”鲍勃柔声细语。“只要别顺手毁了别人的生活就行。我们都想救西蒙，如果他真是无罪的，但是……”他没再往下说。接着是一片沉寂，但这掩盖不住愤怒的电火花在他们之间劈啪作响。

为避免怒气爆发的局面，萨拉小心翼翼地说：“大量证据都显示西蒙有罪，可在庭审过程中，它们也可能呈现全然不同的一面。而且，除了这个布罗迪，至少还可能有另外一个嫌疑人，也就是加里·哈克。”

“你曾经辩护过的那个人？”艾米丽问道。

萨拉点点头。她和鲍勃眼神相对，彼此心照不宣。艾米丽并不知道加里曾经侵犯过她。她把身上的伤痕归咎于骑车时出的事故——汽油罐上的擦痕就是明证。她不想让艾米丽知道真相。鲍勃也破天荒地支持她的立场。

“那不过是巧合罢了，”鲍勃说。“很显然，你母亲为他辩护的时候，并不知道他会干这种事，如果真是他的话。现在，大家都入座吧。我不经常做饭，既然做了，就希望大家能赏脸品尝一下。”

“妈妈，”艾米丽眼神闪烁，按捺不住内心的好奇。“你为什么认为可能是加里·哈克干的？”

他们在桌边坐下后，萨拉看着她女儿的眼睛，叹了口气，看来这又是一个难熬的夜晚。

可最近一段时间，有哪个夜晚是舒心安宁的呢？

-
- 1 电视剧“警察狄克逊”（Dixon of Dock Green）中的主人公。该片在1950年代至70年代持续热播，描写的是一个虚构的道克格林警察局中普通警察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片中主人公狄克逊是一名为人和善的底层警员。
- 2 肛门滞留人格：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提到，幼儿在肛门期时，因父母过于重视对其排便的训练，而在日后养成的过于重视细节的性格。

第三十章

“哦，你好，是……贝茨先生吗？”

“是贝特森，侦缉督察。”

“啊，对，请进。”女人稍微皱了下眉头，丹尼尔心想这并非对他表示反感，而是他的到来又勾起了她痛苦的回忆。

安·斯林斯比50多岁，衣着考究，性情温和，是玛利亚·克莱顿生前的女佣，负责接电话、安排预约、打扫房间，以及为玛利亚早到的顾客准备茶水，就像私人诊所中的接待员那样。她将丹尼尔带至客厅，里面摆放了舒适的印花扶手椅、精美漂亮的瓷器饰品、一排家庭相片和一台宽屏电视。她将茶倒在骨瓷杯中，兴奋地谈论着她最近的美国之旅。

“唠叨够了我的旅行见闻，话说回来，你们抓到那个罪犯了吗？”

“还没有。所以我在核实每个线索和细节，看看有没有漏掉的信息。”

“那么，你能找到我真是太幸运了，督察。我下周就要开始针灸治疗了。我刚回来，医生就给我打了电话。他是玛利亚的一个老主顾，你懂的。加奶吗？”

“是的，谢谢。”丹尼尔小口品着茶。然后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粉色表格，在表格的下方有西蒙·纽比的签名。

“我想，玛利亚在去年3月5日曾经收到过一批建筑材料……”

一个小时过后，丹尼尔调查清楚了两件事。首先，安·斯林斯比确实记得3月5日运送建筑材料的年轻人。她描述道，他有一头金发，非常英俊，但举止有些粗鲁。她之所以清楚地记得这些，是因为当时不知道该把那些材料卸到哪里，玛利亚不在家，她也没有留下任何指示。

“她去哪里了？”丹尼尔问道。

“奥地利，和她女儿滑雪去了。她们是10号回来的，我以前肯定告诉过你吧？”

“没有，”丹尼尔说。他很吃惊。他怎能漏掉如此重要的线索？也许以前没人询问过日期的问题，以为它们不重要。但如果玛利亚3月5日在奥地利，那她就不会遇见西蒙。西蒙是在3月7日被解雇的，3天后玛利亚才回到家里。那么丘吉尔推测中的关键要素，即西蒙和玛利亚的关系，就不成立了。也就是说萨拉根本没有隐瞒什么，丹尼尔心想。西蒙从没有见过玛利亚。

当丹尼尔给斯林斯比看玛利亚的日记时，又有了第二个发现。

S很有戏，却无果。能立起却出不来。他很沮丧，可怜的羔羊，怪罪我。出去？没门，我说。

“第一部分的意思很明显，”丹尼尔说。“一个男人有某种功能障碍，阳痿之类的。但这种情况玛利亚一定不止遇到过一次。我猜这应该是她的专长，是吗？”

“哦，是的，她有很多办法，亲爱的。”安·斯林斯比的目光闪烁，这表明她是知情人。“后半部分好像是指他想到外面做爱，但玛利亚不愿意，她毕竟得顾忌邻居的感受。”

“是的，那么你认为这个S会是谁呢？”日记的时间是5月18日，在建筑工人离开之后，也是玛利亚死前大约一个月。我查看了那天日记上的预约，但没有哪位顾客的名字或者昵称是以S开头的。

“你每个人都询问了，是吗？这些可怜的羔羊。”安·斯林斯比接过日记和预约本，仔细地翻看着。“是没有，你说得对。但是……”她抬起头，努力回忆着。“那段时间我生病了。我没告诉过你吗？那几天所有接待工作都是玛利亚亲自完成的。也许就是在那段时间发生的。”

“因此你不能肯定那天谁来过？”

“对，我患了扁桃体炎并且发烧了。但我记得……哦，天啊，我想我没告诉你这件事，那个送货司机。”

“谁？西蒙·纽比？”

“不，不是他，我是指后来的那个。”

“还有另一个 送货司机？来自同一家公司？”

“是的，罗伯森公司，没错吧？他运来了铺设屋顶的瓦片。”

“你还记得他的名字吗？”

“抱歉，亲爱的，我不记得了。”她的嘴吧叽了一下。“天啊，我早该提到他的，不是吗？我从没见过他，是玛利亚招呼他的。但她说了一些事。”

“是什么？”丹尼尔耐心地问道。

“让我想想。玛利亚拿他开玩笑，仅此而已，你知道，我们有时会取笑那些男人，但并无恶意。”

我打赌你们会这么做，丹尼尔心里讽刺道。“那个笑话的内容是什么？”

“哦，所有的活儿都干完了以后，他又来了。他有某方面的困难，也许就像日记中说的那样。他是晚上来的，当时我不在，但玛利亚后来跟我说了这事，说有个工人给她带来了另一份‘扩建的活儿’，但这次她无能为力，如此之类的话。” 安·斯林斯比歉意地微笑了一下。“只是个愚蠢的玩笑。”

就是这个，丹尼尔心想。他第一次调查时漏掉了送货司机的线索，但特蕾西也忽略了还有第二个 送货司机的事实，他接替了西蒙·纽比的工作。这个人好像和玛利亚发生了关系——并且 有性功能障碍。丹尼尔坐在那里沉思着。

“抱歉，亲爱的，你很吃惊吧，但我们一向是很谨言慎行的，这是生意上的规矩。”

“确实如此。”他合上笔记，微笑着准备离开。“但我很庆幸自己不是你们的顾客。”

“是吗？哦，请不要这样说，贝特森先生。”她陪着丹尼尔来到门

口。“如果你当时来，我们会随时欢迎的。”令丹尼尔完全没有想到、惊愕不已的是，就在他迈出门槛的时候，安·斯林斯比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臀部。

“凶手不可能是西蒙，长官，”丹尼尔说道。“他去送货的时候，玛利亚在奥地利。”

“你相信那个老太婆的话，是吗？”丘吉尔问道。“她连今天是哪天都不知道吧？”

“她的思维像你我一样敏捷，长官，也许更胜一筹呢。”

丹尼尔抑制不住嘴角泛起的傻傻笑意，今天运气不错，被人拍了臀部感觉很棒，挫败了丘吉尔的气焰更是让人解气。他已经好一阵子没有享受到工作中的乐趣了。

特蕾西的表情也让丹尼尔很受用。她曾经让丹尼尔下不来台，现在风水轮流转。特蕾西没有核实日期；他做到了。

身穿制服的警员伯罗斯走了进来。“您的传真，长官，”他对丘吉尔说道。“是法医实验室发过来的，警长奇泽姆说您想要立刻查看一下。”

“是的，谢谢。”丘吉尔迫不及待地开始读着手中的传真。随后脸上的表情大变，饿狼似的狞笑消失了。他眉头紧皱，脸色泛红，将上面的文字看了又看，然后猛地翻到第二页，仿佛要将上面不该出现的恼人信息用手指抠出来似的。

其他人都盯着他，一言不发，迈克·坎德先开口问道，“坏消息吗，长官？”

丘吉尔仰头望着天花板，不理睬任何人。

“真是好极了，”他终于开口了。“这些该死的科学家总是在你最需要他们的时候让人失望！”丘吉尔将传真猛地塞给迈克。“给你。自己看看吧。”

迈克仔细读完后，又递给了哈里。“这是三种头发样本的DNA分析结果，分别来自蒙面头套，凯瑟琳·惠特克的攻击者以及西蒙·纽比。”

“是的，”特蕾西问道，“结果如何？”

“嗯，好消息是蒙面头套中的头发与攻击凯瑟琳·惠特克的人头发的基因信息匹配，误差率不到几百万分之一，这证明了攻击惠特克的人戴过那个蒙面头套。坏消息是前两种头发样本与西蒙头发的基因都不相匹配。”

“西蒙没有攻击惠特克？”特蕾西的声音里透出意外。“那会是谁？”

“嗯，这就是让人费解的地方，”哈里说道。“不是加里·哈克，因为我们已经核实了，但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蒙面头套中有两个人的头发，而不是一个！”

“两个人？”

“是的，很多金发，还有一些褐色的头发。褐色头发与我们去年从加里身上取样送检的基因吻合，就是他的头发！我们在捆绑惠特克的胶带上只发现了金黄色头发，对吧？”

特蕾西点点头。“这意味着不可能是加里干的，所以我们撤销了起诉。”

丘吉尔此时两手插兜，正在愁眉苦脸地来回踱着步子，丹尼尔转身对他说，“你从没告诉我蒙面头套中还有褐色的头发，长官。”

“没错，我也不知道这事，不是吗？我只看到了黄色头发。”

“那么，这一切只能证明，”丹尼尔继续挑衅地说。“说哈克没有强奸雪伦是一派胡言。加里确实强奸了她，当时他戴着蒙面头套。”

“是的，很遗憾你当时没能将他定罪，不是吗？”丘吉尔气哼哼地说。

“让我看看，”丹尼尔从哈里手中接过传真。“在我看来，这个情况加上安·斯林斯比夫人的证词可以表明西蒙是无罪的，不是吗？至少就玛利亚·克莱顿和凯瑟琳·惠特克的案子而言，他和两者都没有关联。”

“是没关系，”丘吉尔沮丧地表示同意。“看起来罪犯不止一人。”他猛击墙壁，旁边布告栏中的几页纸被震得飘动起来。“他妈

的！”

今天真是好事连连，丹尼尔心想，看着他的上司狼狈不堪的样子，他有种说不出的痛快。尽管案件的谜底尚未揭开，但再次燃起了丹尼尔调查此案的兴趣。

办公室里，丹尼尔将脚放在桌子上，想着这个案子。看来他和丘吉尔的判断都有误。他们都以为是同一个人犯下了这些罪行。他以为是加里干的，而丘吉尔认为是西蒙。但证据同时推翻了他们两个的假设。

加里一定强奸了雪伦——蒙面头套中有他的头发，再加上其它证据，事实更加确定无疑了。但是蒙面头套中的赤黄色头发表明袭击凯瑟琳·惠特克的另有其人；既不是加里，也不是西蒙。认定加里谋杀玛利亚·克莱顿的证据依然不足，而有关加里杀害贾斯敏的猜测更是毫无根据；加里没有犯罪动机，也没有证据表明那晚他出现在贾斯敏身边。

看来袭击海伦·斯蒂尔斯比的人既不是加里，也不是西蒙。

相反，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加里强奸了雪伦，西蒙谋杀了贾斯敏。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两者都是激情犯罪——袭击者和受害人熟识，动机是以暴力形式进行报复。

但仍有三个事实困扰着丹尼尔。加里和西蒙彼此相识。至少有一次袭击案，或者两次袭击案不是他们犯下的。相关证据来自加里戴过的蒙面头套，但蒙面头套却是在西蒙的棚屋中找到的。

他就这样苦苦思索了一个小时，但仍然理不出个头绪。然后他记起来自己曾向萨拉许诺，会及时告知DNA检测结果。很显然，对于萨拉来说，这是善意的举动，但丹尼尔还是要承担风险。这毕竟是丘吉尔的案子，丹尼尔早于丘吉尔通知萨拉的行为会被扣上违反纪律的罪名。

但这世上还存在同情心，他决定晚上从家里打电话通知萨拉。

“所以他现在不是其他案件的嫌疑人了，你应该为此感到高兴

吧。”

“因为我的儿子不再被怀疑是连环杀手？哦，是的，丹尼尔，我很高兴。”

虽然语气中带着讽刺的口吻，但DNA检测结果和安·斯林斯比的证词让萨拉感到如释重负。像往常一样，此时萨拉惦念的是接下来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果你承认在这件事上判断错误，说不定贾斯敏的案件也是你搞错了？”

“那不是我负责的案子，萨拉。”

“哦，那就是你们的侦缉总督察丘吉尔，他是否开始调整调查此案的思路了？”

“就这件案子来说，没有。丘吉尔像我一样，意识到把这些案子当作连环犯罪可能不对，但仍然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认定西蒙谋杀了贾思敏。我想，丘吉尔还是把此案当作激情犯罪，就像他最初的想法一样。”

“那么，起诉正常进行了？”

“是的。”

“尽管加里也有犯罪嫌疑？你是这样说的，记得吗？”

“是的，不过说到这儿，我恐怕要告诉你另一个坏消息。我核实了贾斯敏被杀当晚他的不在场证明，他这次的这个竟然说得通。有5名目击者证实他在‘轻骑兵’酒吧的包间里一直待到午夜，庆祝他的无罪判决。抱歉，萨拉。”

“噢，”电话中出现了短暂的沉默。在客厅里，丹尼尔能听见特鲁德在给女儿们读故事。“但你说，在蒙面头套中也发现了加里的头发，”萨拉若有所思地继续说，回忆起那晚加里在棚屋中攻击她的场面。

“是的，如果可以利用的话，这将是证明他强奸雪伦的有力证据。”

电话那端又是一阵沉默。

“陪审团是根据当场展示的证据作出判决，丹尼尔，那时的证据比现在少得多。”

“你的意思是这都是我的过错了？”

“我没有那个意思。你瞧，我们都不完美，但让我担心的是西蒙的辩护。你亲口说不相信西蒙会杀害贾斯敏。”

这一次轮到丹尼尔沉默了。沉默的时间每延长一秒，萨拉的痛苦就加重一分。

“丹尼尔？”

“我当时的意思是，我不相信他是那种连续作案，侵犯多名妇女的人。在这点上，事实证明我是正确的。但如果孤立地看他袭击女友这件事，也许是一时妒火中烧……”

丹尼尔想，在电话上说这些事让人感到更加残酷。萨拉微弱的声音疏远而又含有怨恨。“我以为你是站在我这边的，丹尼尔。”

“我站在真相这边。我必须这样做，这是我的工作。”

“你的意思是，我是西蒙的母亲，这让我看不清事实的真相。你看，作案的不是加里，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是西蒙干的。布罗迪呢？他有动机——就是嫉妒，因为贾斯敏对他不忠，暗中和西蒙来往。好像有很多次。”

“你见过这个人吗，萨拉？他是个护士，爱干净、讲卫生、性情温和……”

“也许克里平医生 1 也这样。”

“没错，但他用的是毒药，而不是刀子。贾斯敏体格健壮，行动敏捷，也许力气比他还大……”

“嫉妒可以让人丧失理智，”萨拉绝望地说道。“如果我告诉你……有证人看见布罗迪在贾斯敏死前几个小时怒气冲冲地去找她，你会怎么看？”

“我会建议你深入调查一下，”丹尼尔缓缓地说。“告诉丘吉尔，如果你认为这是有价值的线索。但与此同时，他掌握着鞋上和面包刀的血滴、精液这些证据，以及西蒙跑到斯卡伯勒之前，他是见过贾斯敏的最后一人这个事实。所有这些都让西蒙无法摆脱干系，萨拉。这案子证据充分，不是单凭偶然的少许妒忌这个说辞就能轻易推翻的。”

“但如果这是我所知道的一切呢，丹尼尔？”

“那我只能祝你好运了，如果你所说的都是事实的话。”

萨拉心想，这就是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丹尼尔是个正派体面的警察，无论结果如何，他都可以尽情担负起道义责任，去客观探寻事实真相；而萨拉必须坚定地相信西蒙是无辜的。

在过去几周里，萨拉曾多次怀疑过西蒙；但作为律师，她对此习以为常了。你不会问委托人他们是否无辜；你只问他们想要何种辩护——有罪还是无罪。然后竭尽全力辩护即可。探寻真相的责任是由法庭和陪审团来承担的，律师本就该偏袒一方。

但如果律师同时也是一位母亲——哦，她的偏袒只会有增无减。萨拉想，西蒙也许说了谎，有暴力倾向，情绪不稳定，有时简直愚不可及——但他不是谋杀犯，不可能是。

我不能接受这个说法。

每次回想与安·斯林斯比的会面，丹尼尔都感到开心愉快。他的欢欣鼓舞不是因为品到了香茶或是臀部被拍了一下，当然这些确实令人受用；更重要的是，他获得了珍贵的信息，这不仅挫败了丘吉尔，如果幸运的话，还会破解克莱顿谋杀案，真是一举多得。

还有第二个 送货司机，这是特蕾西漏掉的信息！和西蒙·纽比不同的是，这个男人不仅在玛利亚本人在家时给她家送过瓦片，而且，很显然他还和玛利亚发生了关系，并且有性功能障碍！如果他不是嫌疑犯，那还有谁？

在去建材商罗宾森公司的路上，丹尼尔脑子里突然又冒出个念头。将建筑材料运送到凯瑟琳·惠特克所在大学宿舍的会不会是同一个

司机？最好也核实一下那些日期。

罗宾森公司的接待员非常不合作。她身体强壮，有两条粗腿，上唇处的汗毛粗黑，貌似长着小胡子，正在一头雾水地处理一些文书工作，让丹尼尔空等了将近5分钟。后勤办公室的办事员看起来更聪明，但却忧心忡忡。他查看了丹尼尔给他的两个地址和几个日期，从档案中找出几张送货单，极不情愿地放在丹尼尔面前。

“给你，就是这些。”

每张提货单上的笔迹相似，是同一个司机的签名，丹尼尔感到一丝兴奋。“底部的签名是什么？司机的名字？”

男子有些惊讶地查看了一下，仿佛不知道它为何会出现在那里。“很难辨认，不是吗？笔迹太潦草，要知道，这儿有几个家伙几乎是文盲。”

丹尼尔以前见过这种反应，“你瞧，我不是社会保险部或者税务局的人，明白吗？这是谋杀案调查，如果你蓄意妨碍公务……”

这句话让对方的眼里有了精神。“爱尔兰人，叫肖恩……什么的。

“他姓什么？”

“嗯，问题是这样的，他应该是想要避税，你知道……我们一般没有记录。”

“我以为他们都有专门的爱尔兰卡，用于纳税的那种？”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1999年以前。大部分都是伪造的，但没人核查。但现在税务局加强了管理，卡被废弃以后，开始使用带有照片、名字、地址等信息的小本子。他们需要护照、驾照才能拿到，还需提供水电气账单，以证明在此地住址的真实性，你明白吗？”

“那么，这个叫肖恩的家伙有这些东西吗？”

“嗯，没有，就是这样。”办事员尴尬地一笑。“税务局以为提高获得这些文书的难度就能解决这个棘手问题，但这只会使他们转入地下。即使大多数年轻人想要出示账单也很难，他们不是与人合租，就是在这儿住的时间不够长。反正他们也不想单单为了纳税去费那么大

的劲儿，于是干脆不管那些卡片了。但他们仍留在这里找工作，我们也人手不足，所以……”他耸了耸肩，表示歉意。

“你们私下里付给他们工钱，其它一律不闻不问？”

“这是你说的，我可没说。没有地址和电话号码，什么记录都没有。”

“那你们让这个人开车了，一定看了他的驾照吧！”

“哦，是的，当然，但是……”这个男人又耸耸肩。“我没有扣下驾照，不是吗？”

丹尼尔叹了口气。“至少你能描述一下他的长相，否则我就 告诉税务局。”

男人举起双手，“你瞧，既然是谋杀案，没问题，我会找些年轻人，其中有几个见过他。我想他离开这里后，去麦克法兰公司干了。”

麦克法兰公司的工头格雷厄姆·杜瓦曾在加里的庭审中出庭作证，那可是丹尼尔最落寞的时候。他作证说，加里声称曾与一个人在一起，那个人确实存在，名叫肖恩。这次与杜瓦相遇让丹尼尔感到分外尴尬。

“如果你那时问我，” 格雷厄姆·杜瓦责怪地说，“我当时就会告诉你。”

丹尼尔叹了口气。“是的，嗯……但那时他就离开了，对吧？”

杜瓦摇着头。“像他那样的年轻人，都不会待很久。幸亏我们摆脱了他。”

随着谈话的深入，杜瓦厌恶那个人的理由显得越发明显。另外还有两个工人也记得他。他们提供的信息证实了丹尼尔在罗伯森公司了解到的情况。人们都一致认为，肖恩块头儿很大，异常健壮。他能提着一筐砖上梯子，白天干8小时，晚上还要外出跑步。很显然，他曾经从事拳击运动，脸上的伤痕就是打拳时留下的。

但以上描述都无法解释被调查者对他的厌恶，以及丹尼尔提问时有些人表现出的焦虑。原因之一似乎是肖恩很喜怒无常。前一分钟还在心平气和地工作，后一分钟就勃然大怒，这种情况工人们都看见好几次了。任何事都能惹毛他，也许是有人推搡，或是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但结果是恐怖的。两个工人不愿和他一起工作，选择离开了。有时，同在那工作的加里·哈克会出手帮他——两人似乎以前就认识，也许是在监狱认识的。

肖恩离开麦克法兰公司那天，有好几件工具不翼而飞。公司向警方报案了，肖恩成了犯罪嫌疑人，但当时调查的警官也和丹尼尔一样，没查出他的地址或姓氏。麦克法兰和罗伯森公司一样，也没有相关记录。

在驾车回家的路上，丹尼尔想弄明白这条线索意味着什么。一方面，这个人似乎只是个小偷，一个避税的爱尔兰建筑临时工，这帮他躲避了警方的盗窃调查，还是一个健身狂，性情粗鲁，有些许强迫症症状。

但他也是一个有性功能障碍的人，玛利亚·克莱顿和她的女佣还拿他开玩笑。说了勃起不中用之类的话，这会让任何一个男人狂怒。会不会是玛利亚嘲笑他，叫他滚开。肖恩是个运动狂，以前还当过拳击手，也许努力锻炼就是为了补偿性机能不全之类的缺点？动机是显而易见的——对女人的仇恨，这使肖恩突然失控而发飙。

这个人也为凯瑟琳·惠特克的宿舍运送过建筑材料，和她的攻击者一样也有一头金发。那么要如何找到他呢？如果没有姓氏，护照编号，或者爱尔兰国内的住址，爱尔兰护照办公室是帮不上什么忙的。连驾照的记录都没有，看在上帝的份上，万一他驾驶罗宾森公司的货车时发生交通事故，该怎么办？”

但他认识有前科的加里·哈克，他们的友谊可能就是在狱中建立的。那么这个肖恩一定也有案底。丹尼尔可以查看法庭和监狱的记录，尤其是哈克待过的监狱——但没有明确的姓氏，查找起来也会非常困难。

丹尼尔准备安排建筑工人到警局，根据他们的描述制作肖恩的相

片拼图。

1 克里平医生（Dr. Crippen）：1910年7月31日，在由英国驶往加拿大的蒙特罗斯号客轮上，打算一起离开英国的霍利·哈维·克里平及其情人埃塞尔·勒尼夫被逮捕。此前克里平医生被英国警方通缉，他涉嫌谋杀了妻子科拉·克里平。警方在他位于伦敦北区住宅的地窖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无头、无骨、无生殖器。在庭审中，克里平医生声称自己是清白的，地窖里的残躯不是他妻子。但他无法合理解释逃离之举。克里平最终被判绞刑。此后，克里平医生被描述为“生活在这个国家最危险、最臭名昭著的人。”1962年，英国拍摄了名为“克里平医生”的影片。

第三十一章

时光荏苒，夏去秋来。西蒙无休无止地玩着桌球，在狱中踱步。夜里，他会梦见贾斯敏的面孔，脸颊上有擦伤，喉咙被割断，那发黑的嘴唇默默地张着，似乎要告诉他什么，但到底是什么，他永远无法听到。

萨拉终日忙忙碌碌，白天替那些商店扒手和小毛贼辩护，晚上就反复琢磨西蒙案子中的细节直到深夜，有空会和鲍勃聊聊，每周和露西讨论数次。

艾米丽通过了中考，开始在高中上普通教育证书高级水平考试课程。她和拉里一直暗中查访布罗迪的情况，不时告诉萨拉有关他的零碎信息。

丹尼尔·贝特森还在忙着克莱顿案和惠特克案，尽管投入精力不少，但进展缓慢。法医鉴定确认，在西蒙棚屋里找到的那条有裂口的黑裤子，上面的纤维与玛利亚·克莱顿的约克夏犬嘴里的纤维相吻合；但却无法证明到底是谁穿过这条裤子。丹尼尔还在追寻那个叫肖恩的爱尔兰人，但令人沮丧的是，同样没有任何进展，。已经有好几个月没人见过肖恩了，或许他早就离开约克了。

西蒙的案子已经选定了法官，开庭时间也确定了。露西收到了检方证据副本，与萨拉商定了出庭律师的人选。她们物色到的最佳人选，是刑事案件方面的顶尖高手，他就是皇家大律师理查德·海沃斯托克爵士。

离开庭还有两个星期，露西和他及其初级出庭律师在赫尔监狱会面。萨拉本来想参加，但她正在纽卡斯尔为一个偷车贼辩护，无法脱身。露西对她说没关系，萨拉不在场可能更好。理查德爵士是个完美主义者，以其分析能力著称，据说，他深恶痛绝的人就是那些将手头案子与个人情感搅合在一起的律师。他是个理想人选，但他的地位又让安排会面变得十分困难。所幸正在处理的一宗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万英镑的毒品走私案今天延期审理，理查德才能抽空过来。

两位出庭律师都穿着高档订制的马海毛西服，那副自如的样子让

人相信他们是穿惯这种高档服装的人。露西穿着半正式服装——干净的衬衫、黑外套、可以遮掩她发福身材的黑色长裙，外加一双舒适的“马汀大夫”样式的靴子。他们趾高气扬地和她握手。

看着走进来的西蒙，露西心里想：他瘦了。蓝色囚服穿在西蒙身上显得松松垮垮，西蒙也有气无力地坐到椅子上，凝视着窗外的蓝天。

“纽比先生。”理查德爵士开口了。“接下来将由我为你提供辩护。我需要听听你自己的说法。”

“难道露西没告诉过你吗？”

“当然告诉了。所有情况都在这个文件夹里。但我需要你亲口告诉我。”

“为什么？看看我是否在撒谎？”

“当然不是。请理解这一点，我不是警察，西蒙。我站在你这边。但我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了解你的亲身感受。这样我辩护起来会容易些。”

“都说了一百遍了。”西蒙叹着气，接着就讲起他的故事。他并不专心，时不时望着窗外，不去看那两个穿戴考究、边听边记笔记的男人。西蒙这是怎么啦，露西搞不明白。好像他根本就不在乎。有几次甚至遗漏了重要的细节，露西只好不时提醒他。

理查德爵士问着问题，充实西蒙一带而过或者忘掉的内容。但西蒙仍然不理睬他，似乎他并不重要，与透过窗户照进来的阳光相比，理查德可以忽略不计。今天天气特别好，一缕阳光甚至照到了西蒙就坐的椅子腿上。这吸引了西蒙，他用脚拨弄着那片被照亮的地方。

理查德爵士问完了，若有所思地用铅笔敲击着自己的笔记本，抬起头。“我不得不说，桑普森夫人，公诉方证据充分。在此情况下，如果我不事先警告我们这位年轻委托人的话，那是我的失职，初看之下，当庭宣告无罪的希望并不大。假如承认误杀，以性嫉妒为由减轻责任，胜算更大。如果那样的话，你必须改变你的说法，年轻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明白，对不起。”西蒙好不容易把注意力从光线那里移开。“你什么意思，误杀？”

“我的意思是，鉴于你和贾斯敏·赫斯特的关系，让陪审团了解是她和这个……”理查德查看着笔记。“……这个布罗迪在一起激怒了你，会容易些。特别是贾斯敏还不时来找你，而且她一次次离开时又取笑你。我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博取陪审团的同情。然后，你还可以说，比如，你们吵过架——你要求贾斯敏回到你身边，但她拒绝了，由于她的拒绝，你情绪失控，在激愤之下杀了贾斯敏，而你主观上并不想这样做，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就这样……”

理查德摊开双手，好像结论显而易见。“……承认过失杀人，刑期比谋杀短很多。事实上，庭审能在一天内结束，甚至不需要陪审团。你得明白，你现在所说的这个故事版本是行不通的。”

“什么？”西蒙摇着头，深感困惑。

“就你现在所说的一切而言，我必须警告你，我们的胜算很小。一旦你的谋杀罪名成立，将被判终身监禁。相反，你可以经过再三考虑之后，改变以前的说法，只说自己当时妒火中烧，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失手杀了贾斯敏，你原本并没想杀她，如此一来事情就好办了。我们可以做减责辩护。你明白吗？”

“但我没杀她。”

“我都听到了，西蒙，我完全理解，请相信我。但请你按我说的做——我要你在我们下次见面之前仔细想想，因为这很重要。有种情况叫抑制记忆。最近几件案子的心理学鉴定都表明，一个人犯了可怕的罪——比如谋杀罪，谋杀贾斯敏这样的罪——事后会什么都不记得。就像发生了车祸，巨大的冲击力抹去了记忆。你明白我说的吗？”

西蒙缓缓地点头，脸色阴沉，充满敌意，也显得一片茫然。

“他们能言之凿凿地说明一切——就像你现在这样——说自己没有做，而事实上，他们的确做了，只是记不起来了。情况往往是这样，他们作案后神思恍惚，四处游荡，就像你去了斯卡伯勒一样。之后，一旦确认他们经受了巨大心理创伤，申请减刑就很容易。他们的律师

会解释说，他们之前所说的话并非谎言，而是他们自以为的真相，因为他们的部分记忆消失了。不如这样吧，我认识几位出色的精神科医生，我希望……”

“你给我滚。”

“你说什么？”

“滚蛋，你这傻逼。”西蒙隔着桌子探身向前，逼近理查德爵士。“立刻从这儿滚出去，不然我把你鼻子揪下来塞进你嘴里。你听清了吗？滚！”

“等等，请保持冷静……”理查德爵士往椅背靠，在西蒙面前晃动着他的钢笔。“好吧，我知道你不同意……”

西蒙猛然挥手，啪地一声把他手里的钢笔打飞了，然后揪住理查德爵士的鼻子，这位皇家大律师倒向一边，摔在地板上。西蒙对准他的耳朵吐了一口痰。

露西立刻上前抱住西蒙，伸出双臂环抱住西蒙瘦削颤抖的身躯，他立刻陷入柔软宽大、温暖如母亲的怀抱，无法动弹。初级出庭律师按下报警按钮，召来两名狱警。西蒙被铐上带走了。

在去停车场的途中，理查德爵士拍打着自己那套高档马海毛西装，一言不发，按了一下电子钥匙，那辆捷豹车的车灯闪烁起来，像条忠实的狗。他一脸自嘲地冲露西微笑了一下。

“看来我是对牛弹琴了。你能否向他重申一遍，桑普森夫人？在他心平气和的时候。这一点很重要，很可能是唯一实际的辩护依据。如果他愿意接受的话，我就以此辩护。”

他拉开车门，突然又冒出一个念头。

“噢，别担心。我还没沦落到告自己委托人袭击的地步。这可不是什么好的公关事件，对吧？”

“他真那样做了？”

“他揪住那个人的鼻子，把他拽到地板上，然后向他耳朵里吐痰。

接着……”

露西尽量让自己的语气不带感情色彩，但感情倾向还是不时渗透出来。表面上，当然要表现出对此感到惊骇，但她无法掩饰内心无法明说的喜悦。露西一直反感皇家大律师理查德爵士在自己面前表现出的傲慢态度，当然她以前也从未亲眼看见一个皇家大律师被如此利落地羞辱一番。

“上帝啊，西蒙，你怎么干出这种事？”萨拉双手掩面，透过指缝看着露西。“西蒙真那么做啦？揪他的鼻子，还往耳朵里吐痰？”

露西点点头。“一痰命中，不偏不倚。理查德还用绣着名字缩写的手绢一顿擦拭。”

“噢，我的天呐。”萨拉浑身抖动。一开始，露西无法判断这是什么反应，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她是在大笑。一种歇斯底里的狂笑，但总归是笑。看到萨拉笑得一发不可收拾，露西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她可是憋了一上午啊。她俩坐在椅子上，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不能自己。露西边擦着笑出来的眼泪，边把纸巾递给萨拉。

“现在怎么办？”萨拉猛然冷静下来，问道。“你觉得他还会接这个案子吗？”

“他仍然称西蒙是他的委托人，就在他上捷豹车的时候。”

“不幸中的大幸。但他不会卖力辩护，对吧，露西？”

露西皱着眉。“他不会掺杂个人感情的。理查德·海沃斯托克爵士做事很专业，萨拉。”

“是的，他是这样，可不是吗？”萨拉看着她朋友的眼睛，愁眉苦脸地说。“一位不折不扣的皇家大律师，他可不是个痰盂。”

“听着，我跟理查德·海沃斯托克爵士谈过，他不会告你，”萨拉说。“他理解你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不会耿耿于怀，也会尽全力为你辩护的。”

“怎么可能？”西蒙生气地问。“他让我认罪，他认为我做了案。”

“他不是那样说的，西蒙。他说的是公诉方打赢的可能性很大。”

“那他早早就认输了。不是吗？”

西蒙、露西和萨拉又来到了赫尔监狱的会见室。还有不到一个星期庭审就要开始了。理查德爵士再也没来见西蒙，但露西与他通过几个很长的电话。这个人思路流畅，温文尔雅，很让人宽心。

“给你最好的建议是他的职责。他说如果能在争取同情心上大做文章，你最多被判8年，然后服刑4年就能出狱。这比终身监禁好多了。”

“8年？上帝啊。”西蒙凝视着窗外，一名狱警在门外看着屋里。自从他突袭了理查德爵士后，西蒙在会见期间也戴着手铐。

“这就是你平常干的事吗，妈？让无辜的人认罪？”

“有时是这样，西蒙，没错。如果公诉方有必胜把握，我就会劝委托人认罪，以最大程度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最终决定权总是掌握在委托人手里，而不是在律师手里。”

“好啊，那么我是委托人，我不认罪，行了吧？”

“我想理查德爵士来这儿的时候，你已经清楚地表示了这个立场，”露西说。“而且我在电话里也把这个意思告诉他了。他说，如果你坚持这个立场，他会依此为你辩护。”

西蒙低下头看着自己被铐着的双手。萨拉心想，西蒙比以前更瘦削，更消沉了。她想知道他们是否在给他服用镇静剂。或者，更可能的是，日益逼近的庭审让他身心折磨。

“是啊，可是他对我的案子又了解多少？他只见过我一面。”

“我把文件都给他了，”露西回答。“4箱子文件。已经过了整整一个星期了。”

“一个星期？”西蒙盯着她，有些担心。“时间够长吗？”

露西犹豫了一下。她知道，事实是理查德爵士恐怕到现在为止也仅仅是粗略地翻看了一下。他手头的那宗毒品走私案明天才结案，这

个案子涉及面广，案情复杂，代理费丰厚，在过去的个把月里，他肯定是殚精竭虑地办这个案子。相形之下，西蒙的案子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不过，假如毒品案能如期结案的话，理查德爵士和他的初级出庭律师仍然有整个周末来熟悉案情，梳理那些证据。

这并非不可能。律师们常常以自己能在短时间内吸收大量信息为傲。他们已经习惯这样了。这是司法体制运行的特点。对此心怀不满的是委托人，而不是律师本人。

露西把这些解释给西蒙听，可是在恐慌中，他的头摇来晃去。

“你的意思是，他们根本不了解我的案子？你和我妈准备了几个月的材料，他们只会花3天来看？”

“很显然，他们已经看了一部分，西蒙。不然，他们上星期没法来跟你谈。”

“他根本没谈什么，这个贱人——他让我认罪！”西蒙起身，走向窗户，把铐着的双手放在铁栅栏上。狱警警觉地朝里张望。“上帝！这个可怜虫让我认罪，而他居然连案件材料都没看过！我以为他至少会看完的！”

“西蒙，他了解了主要案情……”

“狗屁主要案情！”他应该了解所有的情况，难道不是吗？尤其是他想让我认罪的话！”

西蒙脸上明显流露着恐慌。“这就是你们给我找的辩护人？妈？露西？为什么？”

“因为他是个皇家大律师，顶尖的刑事辩护律师，西蒙，”露西毫不让步。“我们能找到他已经很幸运了。”

“这就是你理解的幸运吗？一个在看完文件之前就让我认罪的人？一个想要让我在牢里度过漫长4年、在牢里腐烂的人？”西蒙看着白云在风吹之下自由自在地飘过屋顶，眼睛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他有些哽咽地长吸了一口气，转过身来。“那好，我不想让他替我辩护。”

“你说什么？”

“我说的很清楚，我不想让这么个卑鄙小人做我的辩护律师。我宁愿自己辩护。”

“你不能那么做，西蒙，”萨拉冷冷地说。“别犯傻了。你对法律一窍不通。”

“可能我是一窍不通。”他第一次正视萨拉。“但你懂法，对吧，妈。你为什么不为我辩护？”

“我？我不能，西蒙。”

“为什么不能？你不是出庭律师吗？你至少非常清楚我的案子。你对此了如指掌。你甚至见过贾斯敏的尸体。”

“这就是我不能为你辩护的原因。我在这里面掺杂了太多个人感情。毕竟我是你的母亲……”

“没错。而且你还相信我无罪。”

“是的。”如果萨拉的声音中有那么点儿迟疑的话，那也是非常细微的，萨拉希望只有自己能觉察得到。“是的，我相信你无罪。”

“那就好。这就比理查德爵士强上一千倍。你应该为我辩护。”

“我理解你为什么这样想，西蒙，但我不能。我说过，这里面掺杂了太多个人感情。聘请出庭律师就是要请位专业人士，一个法学专家，他能以最佳方式为你辩护，而不会……”

萨拉犹豫起来，一时语塞。

“不会什么，妈？不会真的在乎判的是有罪还是没罪，你是要这么说吗？”

“大概是吧，西蒙，是这样。这个体制就是这样运作的。”

“那这个体制就是一堆狗屎。”

好一会儿，谁也不说话。三人都在苦苦思索。西蒙的眼睛盯住萨拉。露西则在一旁干瞪眼，不敢插话。这已经不是法律咨询的问题了，她想，这是西蒙和他母亲之间的事。

“妈，你真的不能为我辩护吗？有这样的法律规定吗？”

萨拉的脑子飞快地运转着——在她从业以来所学到的内容中搜寻，执业这么多年，她从未碰到过西蒙提出的问题。

“我想不出有什么法律条文禁止这样做，西蒙，”萨拉犹豫不决地说。“只是约定俗成。”

“所以你乐意这么做，是吗？”

“我没说我乐意……”

“妈，听我说。我还是小孩的时候，你一直在读书。你不能和我们一起去游泳，不能去踢球，因为你要写论文或者要读一本书。你总是这样。后来，你考试通过了，我们以为这下好了，结果你又有更多的考试，更多的论文，记得吗？有时你几个星期，几个月都不在家。学习、学习、学习，没完没了地学习。我永远见不到你。你说，学习比游戏、家务和做饭都重要，有一天我会明白的，等你成为律师的那一天我就会明白的。

“现在，你终于成了 律师，而我却蹲在臭气熏天的监狱里，被指控我根本就没干的谋杀——我就不 明白了。一点儿都不明白，怎么都想不通。为什么 你不能为我辩护？你是个出庭律师——不比那个狗屁理查德爵士差——而且你对我的案子了如指掌，不管是他还是哪个出庭律师都做不到这一点。我不过是要你用学到的东西帮我。而你却说你不能，因为你是我母亲。岂有此理！”

西蒙别过脸去，茫然地看着窗外的白云。萨拉惊呆了。她头一次见西蒙发表这样的长篇大论。

“你这话太残忍了，西蒙，”她无力地说。“我学习的时候并没有丢弃你……”

“你大概没那样想过，妈……”

“我没那样想过，而且也没那样做！我给你喂饭，给你穿衣，你有朋友，还有一位父亲——鲍勃，他长时间陪着你……”

“那你为什么总是一头扎进书里？为什么？”

“因为我要让咱们一家人跳出肮脏的贫民窟，就为这，因为我要为自己、为你和咱们全家创造一种新生活。一种可以让我们挺胸抬头、为之感到骄傲的生活，而不是整天像个受害者，怨天尤人，把一切都归咎于社会。这就是原因，西蒙。我也做到了，对吧？只是你……”

“只是我什么？”

萨拉绝望地摇着头。“只是你不明白，西蒙。你还不明白，对吗？我不是只为我自己，我是为我们大家，特别是为你！可现在你看看……”她挥手指指脏乱不堪的周围。“我们在这儿干什么呢，西蒙？”

“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儿吗，妈？”

“你不愿意，但还不是因为你，我们才来这儿的。别人没有……”

“好吧，现在我要你把我救出去！我就这点儿要求，妈。求求你了。你知道该怎么做，别人都不知道。”

“你不该对我抱这种期望，西蒙……”

“为什么不该呢？你的刻苦我都看在眼里。那么刻苦，都为了什么？”

“上帝！”萨拉使劲儿拍着桌子。“你还没弄明白吗？我真希望你能知道，能明白，你始终在我身边，我是什么感受。你一方面拖累了我，一方面又是我努力的理由，是我做所有这一切的唯一理由……”

“那你是在说，你不能 为我辩护，是因为法律禁止？还是说你不愿做，因为你根本不在乎？是哪种，妈？告诉我。”

萨拉的怒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她没法儿回答，也不知从何说起，只是看着自己高大、绝望的儿子，看着他那铐在胸前的双手，哑口无言。

“还是说你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学习，都是为了给那些你既不认识也不关心的瘾君子、强盗辩护？是这么回事吗，妈？这就是你多年拼命学习换来的、让我们跳出贫民窟的伟大职业？”

“西蒙，你不明白！”萨拉试探着向西蒙伸出一只手。“你需要一个

客观冷静的人为你辩护，而不是一个爱你的……”

“爱，狗屁！”西蒙把手抽开。“如果你真爱我，你就会为我辩护，那才是真的爱我。不是这个……”

“你需要一个顶级的、专做刑事辩护的皇家大律师——一个不受感情牵绊、能干的人……”

“一个根本不把我当回事的人。不，我不需要，谢谢。”

“你这样只能让我感到愧疚，西蒙。你真正需要的是办案能力远远超过我的人。”

“我需要的是真正在乎我的人，妈。难道你不在乎我吗？”

“当然在乎啦，西蒙。这正是我做这一切努力的原因啊。正因为如此，我不应该按你说的做。如果我把事情弄砸了，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

“你总算说到点子上了，妈——难道你还不明白？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律师——露西也不例外——能像你这样关心这个案子。这就是我要你为我辩护的原因。”

他们对视着，都想拼命说服对方。平生第一次，萨拉觉得自己要在辩论中输了。落败，尽管不愿面对，但萨拉内心希望自己落败。她深吸一口气。“你真想这样，西蒙？即便我告诉你这很不明智？”

“我说一不二，妈。相信我。”

“准确地说，是你要相信我。”

“是的，没错。”西蒙嘴角露出紧张的微笑。“这么说你同意啦？”

萨拉犹豫着，努力保持淡然。“如果你一定要我来辩护的话。”

“妈！”他放声大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就是要你辩护，好吗？”

“好吧，西蒙。”她觉着自己像个牧师在祝福别人。“我答应你。”

只是萨拉并不是牧师，她不相信奇迹，特别是不相信自己能创造

奇迹。

“萨拉……”露西的声音中含有警告的味道。“我不太确定你能……”

“如果法律允许，我就为西蒙辩护，露西，我只能这么说。西蒙，你知道，法官要依据相关法律和判例作出裁定。如果法官不允许，我就不能为你辩护。如果你真想让我为你辩护，而法官也允许，那我就去做。我只能这么说。我还是觉着这样很不明智，或者说一点都不明智。”

“这样很明智，”西蒙无奈地坚持道。“必须这样，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第三十二章

穆克基法官大人眉头紧锁，看着眼前两位出庭律师。他办公桌上放着萨拉的信，简单陈述了她的立场：萨拉是被告的母亲，西蒙要求她在庭审中做他的辩护律师，而且就她所知没有任何具体的法规条文禁止这种情况。然而，这情况非同寻常，她希望在开庭前在法官办公室协商此事。

就法官而言，穆克基法官算是很年轻的了。萨拉猜想他应该还不到50岁，比她年长10岁。他身材不高，略显富态，印度裔，蓄有浓密的黑胡子，锐利的眼光透过金丝眼镜紧盯着萨拉。

“好吧，纽比夫人。”他微微一笑，露出一排洁白整齐的牙齿，与黝黑的面孔形成鲜明的对比，或许想尽量让萨拉放松下来。“你能否告诉我，这到底是谁的主意？你的，还是你儿子的？”

“我儿子的。我是反对这样做的，但是……他态度很坚决。”

法官点点头。“孩子们有时就是这样。是这样吧，特纳先生？”

“确实是这样，”菲尔·特纳满不在乎地回答。“不过，我的孩子太小，还没到让我进退两难的地步，感谢上帝。”

“希望他们永远别这样，”法官顺口说。

法官办公室里的讨论时常让萨拉觉得自己已经渐渐跟不上议事日程的步调了，讨论的话题不断被某些男性世界观重新定义，将她排斥在外。难道萨拉太敏感了，对彬彬有礼的风度反应过激了，或许这就是西克里伏特郊区所欠缺的公学作风吧？

萨拉仔细打量着这几个人，对他们的想法和偏见了解得越多越好。无论事态如何演变，这些人将会影响她儿子的未来。如果萨拉的请求得到准许，就会在法庭上与他们交锋。如果不能如愿以偿，她将坐在旁听席上，眼睁睁地看着，但什么也不能做。我不想那样，她心想。开始时，萨拉不愿意代理西蒙的案子，但自从有了这个想法以后，要为西蒙辩护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她想要上庭，千方百计地为西蒙辩护。即使失败，她至少也努力过了。

公诉律师菲尔·特纳身材魁梧，是个率直的约克郡人，在北方法律界声名显赫，备受尊敬。虽然与萨拉一样，他也是个初级出庭律师，但庭审经验丰富，办案成功率让人望尘莫及。萨拉相信，率直、坦诚的态度是他享有盛名的部分原因。菲尔身上没有那种骄狂虚饰的习气，尽管曾就读于圣彼得中学 [1](#) 和牛津大学默顿学院 [2](#)，但他是农夫的儿子，说话还带着约克郡口音，健壮的体格、破损的鼻子和笑呵呵的面容，很容易让人想象到他开着拖拉机的样子，想象他打橄榄球，与对方球员扭成一团的有趣场面，想象他呷着冒着泡沫的山姆史密斯牌扎啤的画面。

总之，陪审员们都喜欢菲尔·特纳，也信任他。因此，站在西蒙的立场上看，菲尔会是个最具杀伤力的公诉律师。

至于穆克基法官，萨拉尚不知他的底细。她从未参与过穆克基法官主持的庭审。萨拉曾向亚当·博斯打听他的情况，他只是说：“很正直的一个家伙，非常聪明，如果没记错的话，他曾是剑桥大学板球队戴蓝色标志的队员。不过据说，他脑子里少根筋，不知幽默为何物。”

萨拉苦笑着。“你觉得在我儿子因涉嫌强奸和谋杀而受审的时候，我会心情开玩笑吗，亚当？”

亚当·博斯自封为萨拉的心理咨询师，他认真地考虑着这个问题。“可能不会，不会。但如果你惯常的俏皮话要脱口而出的时候，记住——对于绝妙的语句，这个穆克基反应很慢。”

“好，你说的很有参考价值，亚当，谢谢。祝我好运？”

“哦，当然，萨拉。我真心真意地祝你好运。”他们两个长期保持着一种嬉笑打闹的关系，而此时，亚当竟破天荒地给萨拉一个温馨的拥抱。

“你的贝琳达真走运，亚当。”

“谁说不是呢？我昨晚就这么对她说过，结果她打了我一耳光。作为世界上富有学识的女人之一，请你告诉我，耳光是一种英国式的爱

抚吗？”

萨拉在办公室里观察着法官的时候，心中暗笑。记住，不要随便开玩笑。不能随心所欲抖机灵。这事非同小可，不可有丝毫疏忽。

“依我看，这涉及几个问题，”法官开始了。“首先，从显而易见的法律角度说，我像你一样，纽比夫人，没找到任何禁止律师为家人辩护的法规。选择谁做自己的诉讼代理人是被告的权利。你赞同吗，特纳先生？”

“我同意，是这样，”菲尔·特纳说。“没有法律禁止这种做法。”

“那就好。”法官倚靠办公桌，手托着下巴。“纽比夫人，对你来说，这是首先需要注意的一点，而且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一点。但是……”

萨拉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难道穆克基法官想到了什么自己疏忽的地方。。

“……还有其它方面需要考虑。最重要的是，以司法公正和你委托人的利益来衡量，这样做是否明智？它可能有悖于上述两个方面，理由并不难找。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有几点。缺乏客观性，感情取代了理性，等等。你是否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纽比夫人？”

“我考虑过，大人，是的。正如我所说，我一开始就劝过我儿子——也就是我的委托人——这样做不合适。但他坚决——非常坚决——不放弃选择的权利。”

“这是法律赋予他的权利，我同意。但他要求你做诉讼代理人并不意味着你必须同意。你可以不接这个案子，这你很清楚。”

“我清楚，大人。但我现在希望……我的意思是，我愿意接受这个案子。”

萨拉还记得在赫尔监狱那间屋里，西蒙脸上露出的热切渴求，以及答应以后，她心中奔涌而出的强烈保护欲。

法官点点头。“很好。可我有两项相互冲突的责任。一方面，我当然会维护你儿子享有的法定权利。另一方面，我必须向你申明，你有

将个人感情掺进这个案子的可能，我只是说可能，我没这方面的经验——可能意味着，相比一个不受情感左右的辩护律师，你为委托人所提供的辩护会无意中有所逊色。如此一来，从正义的角度来讲，你儿子就不会得到应有的公正审判。你考虑过这些吗？”

“我考虑过，大人，”萨拉郑重地说，没有理会其中隐含的一丝羞辱，法官在暗示她作为母亲不能胜任这项工作。“我向委托人申明了一点，而他坚持认为——他坚信——情况将恰好相反。因为我非常重视这个案子，西蒙认为我能做得更好。”

“我明白。”穆克基法官默默地盯了她一会儿。萨拉想知道他的表情是什么意思。是同情，或仅仅是好奇——是律师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在眼前经过时常怀有的事不关己的好奇心吗？开庭以后，法庭上的每个人是否都会这样看待她？萨拉感到不争气的眼泪快要溢出眼角了。

“我们只希望你儿子的判断是对的，”法官终于开口了，“我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这么信任我。但还有一点，就是陪审团的反应。一方面，他们可能同情你，从而同情你儿子。这是人的自然反应。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不能不指出，他们的反应也可能截然相反。”

“能否具体些？”

“好，是这样。如果你仅是受雇于人，办一件别的案子，那么陪审团可能会认为——这说起来有些自相矛盾，会认为你或多或少保持了一种旁观者的态度。也就是说，不出意料地话，陪审团会认真考虑这个辩护律师所说的话。但你一个被告母亲说的话，在陪审团心中就会大打折扣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可能会想，哦，她是那孩子的母亲，当然会那么说啦？她不单纯是以辩护律师的身份说话，而是作为那孩子的母亲在为其辩解。”

萨拉有些犹豫，不知如何应对。她还真没往这方面想过。正在这当口，菲尔·特纳笑了起来。

“大人，我觉得，你把一般的陪审员想得太复杂了。要知道，他们对我们律师并没有什么太好的评价。特别是对辩护律师。公众都把我们当成妓女，拿谎言换钱的妓女。至于说在这个案子里，有人会因为

她是那孩子的母亲才觉得她撒谎……”他缓缓地摇着头。“依我看，两者没什么区别。”

他朝着萨拉歉意地一笑。“不管怎么说，人们都这么看我。”

“也就是说不管我是不是他的母亲，我都是个说谎的人？”萨拉厉声回敬道。“谢谢你了，菲尔。”

菲尔显得受到了伤害，但萨拉根本不在乎。激怒她的并不是菲尔说的话，而是那毫不掩饰的大男人口气，显得好像这是再简单不过的常识一样，这让萨拉感到脊梁骨发凉。这个人的职责是把她儿子送到监狱里关一辈子。如果菲尔在法庭上也以这种方式说话，肯定会博得所有人的信任。他们会觉得菲尔没有理由撒谎。

然后他们会怀疑萨拉有没有在撒谎。

萨拉颤栗着。法官说得对，陪审团会憎恶她，因为她是西蒙的母亲。他们会想这个女人怎么会把这个恶魔带到这个世界。他们会可怜她，鄙视她，不会相信她说的任何话。

穆克基法官看着她。“你想过这个吗，纽比夫人？”

“我想过，大人，”她撒了谎。我现在不能退缩。我也不会退缩。

“很好。那本法庭也不反对你代理西蒙的案子，纽比夫人。这完全由你和他来决定。”

你说得太对了，萨拉痛苦地想。“谢谢你，法官大人。”

菲尔·特纳不失礼貌地微笑。“我希望咱们彼此都发扬职业精神，萨拉。无论我在法庭上说什么，都无意针对你本人，相信我。”

萨拉瞪着他。她认定，他的直率、诚实的外表一定是魔鬼赋予的。萨拉必须学会痛恨这个男人。

“噢，不对，你是在针对我，菲尔，”萨拉干脆地说。“对我来说，你处处针对我。不管你在法庭上怎么说，都会伤害我的儿子。所以，千万记住这一点。”

萨拉很洒脱地走出房门，独自离去。

1 圣彼得中学（St Peter's School）创建于627年，至今已有近1400年的历史，是欧洲最古老的学校之一。学生都必须通过学校严格的考核，只有具备全方位能力的学生才有资格进入。在校期间，鼓励学生发挥最大的潜能，为今后进一步的生活和学习打好学科、社交和精神基础。

2 牛津大学默顿学院于1294年由时任英格兰大法官（Lord Chancellor）的W·墨顿（Walter de Merton）创立，是牛津大学最古老的学院。时至今日，已成为牛津大学学术实力最强、最富有的学院之一。

第三十三章

露西警告过萨拉要当心媒体报道，但只顾着准备案子的萨拉没将这话放在心上。直到她离开律师事务所，穿过城堡街，在赶往法庭的小路上，才意识到露西话中的含义。

刑事法庭外面是一大圈环形草地，被称作“约克之眼”，外围还有一圈圆形甬道。18世纪的法庭石柱林立，蒙着眼睛的正义女神像长身玉立，手持短剑和天平，面对着环形草地。边上矗立着从前的监狱，如今已然变成城堡博物馆¹了。北边的高地上，耸立着诺曼城堡的遗迹——克利福德塔²。

早上，这里通常是很空旷的。学生排队等着进博物馆参观；黑色铁窗的监狱巴士会驻足于法庭外，而法官们的豪华加长轿车则平稳地停在法庭外面的台阶上；也许会有证人和陪审员们在入口处犹疑不定地徘徊，仅此而已。

但萨拉惊恐地发现，今天的“约克之眼”被人们挤得水泄不通。汽车在草坪上肆意乱停。其中的4辆电视采访车，全都配备着摄像人员、新闻记者和长杆式麦克风，而庭外的台阶和平台也都站满了记者，个个手持麦克风或摄像机。寡不敌众的保安人员全都退后了，只能试图把守通往法庭的入口而已。萨拉停住了脚步，被这景象惊呆了。

“天啊，露西，你怎么不早提醒我会有这种场面？”

“我提醒过你了，亲爱的，真心提醒过，”露西目瞪口呆地回答。“但我从没料到是这么大阵仗。走吧，头低点，咱们迅速地进去。”

“但他们跑这儿来干什么？”

很快，萨拉就找到答案了。在还差20米就到法庭门口的时候，有个记者发现了她们，急冲过来。相机的闪光灯晃成一片，记者的问题也像连珠炮一样扫射着她们的耳膜。

“纽比夫人，为你儿子辩护是什么感觉？”

“你怎么看待这起凶杀？你认得受害者吗？”

“她造访过你家吗？”

“你会觉得内疚吗，纽比夫人？是不是有点像为自己辩护？”

露西紧握着好朋友的胳膊，在混乱中拽着萨拉向前突围。

“一个字都别说，继续走就行了。赶紧的，就快到了。”

她们走到台阶底端的时候，两名保安走过来，架起手肘把记者们顶出去，萨拉觉得似乎用了一个世纪才摆脱掉相机和记者的骚扰，她们安全地进入法庭。

“我的天啊！我从没料到会这样！那些问题太针对人了！”

“是啊，的确如此。”露西紧张地看着萨拉，“不过没关系的，萨拉，你不必回答那些问题。”

“的确不用。”萨拉深呼吸一口，然后笑了，一个摇摆不定、紧张兮兮的笑容，但毕竟是个笑容啊。“无论怎么说，这场庭审不是针对我的，是针对西蒙的。走吧，咱们有活要干呢。”

西蒙在庭下的一个小隔间中，穿着萨拉买给他的熨烫妥帖的西装，打着领带。衣袖紧紧裹着他的二头肌，有点太短了。萨拉想帮西蒙把袖子往下拉，但他气鼓鼓地抽回手去。

“妈，我很好，就这样没问题。”

“是啊，你看起来很棒，西蒙。反正你只需要坚称自己是无辜的，然后坐在那边，表现得通情达理就好了。”

“好吧，我试试。但这真吓人啊，妈。要是陪审团都是废物怎么办？”

“这里不是美国，我不能替你挑陪审员，但不用担心。”萨拉坚定地看着他，“你是无辜的，这就结了。你只需要直视法官的眼睛，大声清楚地说出来。我们会赢的，西蒙。”

“是啊，无论怎么着，我非常希望能赢。”

“一定会赢。但别说脏话，至少别让陪审团听见，这点现在很重要，西蒙。”

“嗯，我知道了，对不起。”

“我现在要上楼去换战袍了，露西会在这里陪你，法庭上见。”萨拉笑了，敲了敲门，好让法警开门。露西正在扑粉，努力遮盖西蒙下巴上的一个小伤口，是他刮胡子的时候弄破的。萨拉心里想，哦，不，喉咙上可不要有血，拜托啊。门旋即开了，她于是迅疾上楼，步入更衣室。

而萨拉的对手，先声夺人又魅力迷人的菲尔·特纳正在等着她呢。

法庭一如既往的是个剧场，通常律师们只是当着少数相关亲属或市井闲人表演而已，外加一个嗜酒如命、上年纪的法庭记者在那儿呼呼大睡。但今天旁听席被挤得满满当当，座无虚席，一股股谈话的嗡嗡声在雕灰石柱和装饰精美的穹顶之间回旋。萨拉得探着头，才能听清露西说的话。

“……跟看足球赛似的……”

“是啊，”萨拉点点头，“他们来这干嘛呢？”

露西的大姆指往拥挤的媒体区一指，“因为他们啊，也因为你，一起骇人的谋杀案，一位亲自为儿子辩护的母亲……”

萨拉打了个寒颤，旋即振作起来。媒体和公众的眼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可能被选任的陪审员，他们就坐在被告席后方，萨拉必须在他们面前表现出自信。

在西蒙面前更是。

忽然一个噤声，西蒙在两名保安员陪同下进入被告席，法庭上又渐渐爆发出更响亮的谈话声。西蒙四下打量，很是震惊。他目光所及之处的谈话声当即停止了，而眼光掠过之后才又喧闹起来。萨拉走向后方，踩在板凳上，探身凑近被告席。

“你从没过会是这样的，妈。”经过数月的监禁，西蒙的脸色苍白了许多，但现在竟然变得更白了。

“通常不是这样的，很可能一两个小时之后他们就会失去兴趣。你要知道，庭审进行得很缓慢，常常相当无聊。你只需尽量表现得冷静严肃就好了。还有切记，陪审团最重要，只要他们喜欢你，我们就成功了一半。”

萨拉重新回到座位上的时候，书记员以最大的音量喊道：“全体起立！”法官穆德基从上悬皇家盾徽的大门走进来，向萨拉和菲尔·特纳鞠了一躬，随后就座。观众也纷纷坐下。

“约克皇家法庭现在开庭，由法官P·J·穆德基大人主持。与本庭相关的一概人等均需到场！”书记员宣告道。“西蒙·纽比是否在席？”

萨拉站起身。“他在，法官大人。”

书记员直接望向萨拉背后的被告席，“请起立。”

西蒙站起来，紧张地交握着双手。

“你就是居住在约克布拉默姆大街23号的西蒙·纽比吗？”

“呃，是的。”

萨拉心里抱怨起来。说话再经心一点儿吧，西蒙，拜托你。

“西蒙·纽比，你被当庭控告如下罪名：罪名一，今年5月13到14日夜间，你谋杀了居住在约克市斯蒂林弗利特路8a号的贾斯敏·安东尼娅·赫斯特，触犯了1957年颁布实施的《杀人罪法》第一款。你将如何申诉？有罪，还是无罪？”

一个停顿，也许时间并不长，但对萨拉来说似乎停顿到永远了。哦，我的神呐，西蒙，拜托啊，你能听得懂英文白话的，不是吗？露西本该教过他如何应对，但跟许多首次被告上法庭的人一样，西蒙被夸大其词的法庭用语吓得不知所措，对公开庭审凶杀案感到极度惊恐。

“无罪。”旁听席传来一声叹息，因为此前席上所有人都集体屏住了呼吸，等待西蒙的回答。萨拉转过身去，微笑着鼓励西蒙。

“很好，”书记员顺当地接口。“坐下，西蒙。现在我们要选任陪审团成员。”

7位男性和5位女性被选为陪审员。这对西蒙来说，有些微的优势，萨拉揣测着，看着他们宣誓，其中两个年轻人留着和她儿子一样的短发，一个人还戴着耳环。但是有3个人穿西装，打着领带，如今这装束可不寻常了。她注意观察着女陪审员——两个30岁以上，3个30岁以下——都全神贯注的盯着西蒙看，没有一个眼光是友善的。

在美国的话，萨拉想道，露西和我会花数小时的时间与这些人面谈，以检验他们的立场观点是否适宜担当本案陪审员，但在这里，我只能靠运气了。我不能无故对任何一个提出异议，而且对他们都一无所知，除非他们当中有人读不出誓词或者承认自己是贾斯敏的挚友，否则我就没有提出异议的理由。

哦，好吧，正义是盲目的，就和庭外的正义女神像一样。

菲尔·特纳站起身，假发和法袍都有些年头了，他的样子正是萨拉所畏惧的。那古旧的假发戴得稍稍靠后、微偏，就像农民戴的平沿帽。他的法袍并不是平整张扬的样子，而是显得很舒适。他的脸棱角分明，让人感到值得信赖。菲尔转向陪审团，开始陈词。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将要面临的是一起谋杀案。所有的谋杀都是重罪，但这一一起尤其可怕和凶残，而我职责所在，不得不向你们展示一系列令人不快和反感的证据。对此我很抱歉，但却无能为力。我的职责就是向你们证明这起谋杀案的凶手，就是你们眼前坐在被告席上的年轻人——西蒙·纽比。而我博学的同行纽比夫人正巧是西蒙的母亲，她将替被告辩护。你们可能以为这情况非比寻常，”

他停顿下来，使陪审团有时间满怀趣味地打量萨拉。一阵低声细语从旁听席传来。

“但你们的职责——也是最重要的职责——就是仔细倾听所有证词，随后判断一个简单的问题：排除一切合理性怀疑，这些证词是否足以证明西蒙·纽比犯了这起谋杀罪？”

相当精彩，萨拉暗想，同时有几位陪审员严肃地点点头。他们已

经对菲尔惟命是从了。菲尔刚张口说话，他们就将其定位成站在正义那边的体面人，正在告诉人们西蒙是个杀人犯。

“就是这么简单，”菲尔·特纳冷静地继续陈词。“我的答案也同样简单：证据是否足以证明西蒙·纽比有罪呢？是的，足以证明。”

菲尔抬起一只脚，舒舒服服地放在身旁的板凳上，就像是倚在篱笆上的乡下人正在给一群朋友讲故事。

“让我来为你们概述一下案情。第一，关于谋杀本身，你们将会听到警方和法医学家对此进行详尽的描述。基本情况如下：5月14号星期五清晨，一名男子正在约克市南部的乌斯河边小径上遛狗，突然狗在灌木丛中发现了什么东西。这名男子前往查看的时候，发现了一具年轻女尸。他打电话报了警，当天晚些时警方确认死者为贾斯敏·赫斯特，一名23岁的年轻女性，她与现任男友布罗迪住在距离弃尸地点半英里外的地方。

“法医将会告诉你们，各位陪审员，贾斯敏究竟是如何被残杀的。但用外行话来说，她是被割喉杀死的。喉咙被一把带着锯齿的大刀所割断，凶犯可能站在她背后，在行凶时向后拽着她的头发以露出脖子。显然，一旦喉咙被割断，她很快就死去了。

“但女士们先生们，死者遭受的酷刑却不是一眨眼的事。她胳膊上的刀痕，脸上以及阴部的挫伤都表明她被残杀前还遭受了毒打和强奸。这名年轻女子遭受了漫长而凶残的折磨，而死亡只是她所受苦难的最后阶段。”

陪审团成员一动不动地盯着菲尔，他的眼神迅速扫过每个陪审团，然后继续他的陈述。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是谁干的呢？嗯，首先，尸体周遭有许多脚印。具体地说，是45码男性运动鞋留下的脚印。你们知道，运动鞋底部都有不同的纹路，你们将听到法医专家对脚印的研究结果。你们也将听到，在西蒙·纽比的房子里，警方找到了从鞋码到样式都与尸体旁的鞋印完全吻合的运动鞋。而且你们将会知道，在西蒙·纽比住处发现的运动鞋，其中一只沾着贾斯敏·赫斯特的血迹。

“其次，你们将会听到贾斯敏·赫斯特被强奸的证词，她的阴道中有精液残留，法医检验表明，经过DNA鉴定比对，可以确认残留精液来自被告西蒙·纽比。你们大概会认为，铁证如山，因为被告的运动鞋上有被害人的血滴，被告的精液也残留在被害人体中。这就是公诉方的看法。”

他停下来，若有所思地向下看萨拉。时间停顿很久，足够陪审团把她看个够了。萨拉板着面孔，不流露任何感情。

“但纽比先生申诉无罪，这也是他的合法权利，而我的职责就是将所有的证据细节都铺陈在众位眼前，以便他的辩护律师提出质疑。”

这倒成了我的错了，萨拉暗想。干得好，菲尔。只要我让儿子坦承自己有罪，那么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无需历经这痛苦至极的折磨。这就是他想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这也正是他们现在的想法。

菲尔·特纳用冷静、可靠的声音继续陈述，让陪审团相信他可以引领他们走出这罪与恶交织的迷宫。

“你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会有人要做这么可怕的事？这是随机犯罪，或者存在犯案动机？这是警方始终关注的问题。没错，是的，当然有犯案动机——一个非常基本的动机——嫉妒。这是个简单又老掉牙的故事。你们将会发现西蒙·纽比是贾斯敏·赫斯特的前男友。他们同居过几个月，随后贾斯敏遇到了另一个年轻人布罗迪，就搬去跟他住了。没什么可指摘的，这种事情稀松平常。但这却让血气方刚的西蒙妒火中烧。这是种很自然、很容易理解的情绪。然而不幸的是，他的妒火烧过了头，不能忍受别人的拒绝。各位陪审员将会听到的证词表明他一天到晚都跟踪贾斯敏，纠缠她回到自己身边，而且还对她的新男友以暴力相威胁。

“贾斯敏被杀的当天，西蒙又遇见她，还说服贾斯敏跟他回去。但这并未如西蒙所愿，他们没有和好，相反，他们激烈地争吵了一番。你们将听到一位证人讲述自己如何亲眼目睹他们在西蒙屋外的大街上激烈争吵，吵到最后，西蒙还挥拳打了前女友的脸。

“最后，你们将会获知，西蒙在争吵之后做了什么，就在他打了贾

斯敏的脸之后。警方发现尸体，前去询问他的时候，他在家吗？不，各位陪审员，西蒙·纽比并不在家，他在半夜逃走了——就是贾斯敏遇害当夜。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是否打算回来。仅仅依靠警方精湛的侦查工作，西蒙才被找到，那已经是两星期之后的事情了，地点是斯卡伯勒。而你们将听到，当刚刚被捕并被问讯贾斯敏死亡一事时，告诉警方的头一句话就是，他已经好几个星期没见过贾斯敏了。而事实是，一名目击证人亲眼看到他在贾斯敏死亡当天打了她。

“简而言之，这些将会是我方提出的呈堂证供，众位陪审团成员，一桩因嫉妒而引发的可怕凶案的证据。证词指出西蒙·纽比是贾斯敏·赫斯特生前见过的最后一个人，而且当时西蒙还对贾斯敏使用了暴力。证据指明他在贾斯敏被害当晚失踪，而且在警方询问他贾斯敏遇害一事时说了谎。而最具决定性的证据是，法医鉴定表明他运动鞋上沾有被害者的血迹，鞋底纹路与犯罪现场留下的鞋印相符，而且他的精液残留在受害者受到挫伤的阴道之中。”

“这故事很可怕也很可恶，但是你们一定不能只听我的一面之词。我的任务是要证明这一切属实，至于我能否成功，则要交由陪审团你们来判定。如果在听取了所有证据之后，你们依然对西蒙·纽比是否犯下罪行持有怀疑——也就是说我失败了——那么根据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原则，他就应该被判无罪。被告称自己无罪，也只需称自己无罪。要向你们证明他有罪的，是代表控方的我。”

菲尔停了下来，挨个打量每一位陪审员，想用他的自信感染他们。

“那么，现在我想要传唤第一位证人。”

何必费事呢？观察到陪审团成员的表情，萨拉郁闷地想道。依他们看，你现在就能把西蒙拖出去绞死。你表面上说，被证实有罪以前，西蒙是无辜的，但他们根本就没听进去。开头半小时就有了定论，剩下的不过就是走走过场。

-
- 1 约克城堡博物馆（York Castle Museum）位于约克城堡东南，由以前的监狱改建而成。虽名为城堡博物馆，展出内容却十分广泛，曾被誉为英国最佳博物馆之一。
 - 2 克利福德塔（Clifford's Tower）位于小山丘的上方，是约克城堡仅存的少数遗迹之一。克利福德塔通过狭窄的螺旋形塔梯可至塔顶，从塔上可以观赏约克全景，其内还有旧时约克城堡的缩小模型。

第三十四章

丹尼尔把爱尔兰人肖恩的相片拼图拿给海伦·斯蒂尔斯比指认。令他欣慰的是，女孩子说没错，骚扰她的人长得就跟那拼图上的差不多。随后他为海伦播放了一系列的录音，里面的人们都操着不同口音。她选中了爱尔兰南部口音，认为它与袭击者的口音最为接近。虽然这算不上一个完全准确的指认，但忙活了一上午的丹尼尔总算没白费功夫。

如果在加里受审期间肖恩确实身在约克，那么他就会成为余下的3起性侵案——克莱顿案、惠特克案和斯蒂尔斯比案——的嫌疑人之一。而有趣的是，他的好兄弟加里强奸雪伦·吉尔伯特之后，却声称当晚自己是跟肖恩在一起。丹尼尔很纳闷那一套说辞究竟意味着什么。哥俩在比赛谁对女人更暴虐吗？

去吃午饭的路上，丹尼尔听到拘留警长办公桌边有一阵骚乱。

“这家伙他妈的强奸了我，真的！你们全都清楚得很，但你们什么都不管，是吧？”

“啊，闭上你的肥嘴，你这蠢货！我要控告她，我一定要，就告她故意伤害人。”

“好了，省省吧，你们两个。会轮到你们的……”

“他要告我？滚过来，狗屎，我要把你天杀的眼珠子挖出来！”

吸引丹尼尔注意力的不是这纷飞的谩骂，而是吵架者的声音。他认出了那两个声音。他沿着走廊迅疾转身往回走，看见两名身穿制服的警员奋力抓住加里·哈克，而一名女警紧抓着雪伦·吉尔伯特。奇泽姆警长正在为她做备案记录。

“出了什么事，尼克？”他问一个抓着加里的警员。

“在酒吧打架，长官。这位女士声称他打了她……”

“哦，是啊，对，”加里气势汹汹地说。“我也把自己打成这样，是吧？”

丹尼尔注意到加里左眼下方几道血痕，这情景让丹尼尔有种施虐似的幸灾乐祸。“刮胡子的时候把自己弄破了，是吧，加里？”他问道。

这问题激怒了加里，他给按着自己的警员脸上一记肘击，从另一个警员手中挣脱出来，冲着丹尼尔扑过去，但在半途中被那两名警员绊倒，加里脸朝下砸到地板上，双手被铐在背后。

“看见他什么样儿了吧？”雪伦叫嚷道。“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对吧，贝特森先生？”

“我知道，雪伦，我很清楚。”他转向那两名警员。“按照故意伤害人而且拒捕记录下来。然后向我报告一下情况，好吗？到我楼上的办公室汇报。”

一小时之后，丹尼尔跟参与逮捕的警员尼克·巴罗斯一起问讯了加里，而哈瑞·伊斯比与另一名警员一同问讯了雪伦。

“这是怎么回事啊，加里？”

“她用指甲抓我，不是吗？贱人！”

“而你肯定对她什么都没做？”

“你没看见她的指甲吗？你们该告她携带攻击性武器。”

“我们还是从头开始吧，行吧，加里？吵架从哪里开始的？”

这背后的故事很简单。加里说自己当时正在轻骑兵酒吧，雪伦跟一个女友也一起进来了。雪伦的穿着被加里形容成“打算靠着露背招揽一天的生意。”他说自己走近雪伦，好心好意要请她喝酒，还想就过去的事情跟她和好，而此时她忽然用匕首一样锋利的指甲猛抓，想把他眼珠子挖出来。

“她没有任何理由就冲我发疯，我打赌有一打证人都看见了。做好你们的本职工作吧，贝特森。我要告那个疯婆子故意伤害人。”

丹尼尔满不情愿地要警员们去找目击证人录口供。他们回来后，丹尼尔看他们的眼光比之前更阴郁了。两名目击证人说看到了雪伦狂抓加里的脸，没有一个看到加里打她。

“的确很荒谬，长官，我同意。”尼克·巴罗斯说。“但如果他坚持投诉的话，我们只能告雪伦故意伤害人，是不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他还故意打了你呢，警员。我看见了，大家都看见了。”

“是啊，但那是在警察局里，长官。律师肯定会说是我们激怒他的。”

哈瑞·伊斯比讯问了雪伦。他看起来被这整件事情搞得心烦意乱，至于为什么，丹尼尔一开始却想不明白。

“她说加里当时出言不逊，而且还毛手毛脚，想要撩起她的短裙，”哈瑞说。“肢体接触就只有这些。她还说自己的女朋友谢丽尔可以作证，所以我派了辆车去接谢丽尔。但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头儿。”

“那在哪里？”

“雪伦变得歇斯底里，真的。真正把加里惹毛的是，她找来了一个记者，我想是专门制作名叫《简易裁决》的电视节目的吧，雪伦让那个记者做一个关于她的案子的访谈。显然这个记者是来报道纽比案的，雪伦约她在酒吧里一起吃午饭。她说既然警方已经找到了新证据，刑事起诉署就应该进行第二次审判。你知道，最近报纸上有关于这件事的讨论——说重大案件的被告即便被判无罪之后，如果有重要证据浮出水面，控方也应该再次提起诉讼……”

“我们要能这么走运就好了。”丹尼尔苦笑着，“空话而已，永远不可能的。”

“嗯，可能不行吧，但记者不就爱好这个吗，说个不停，对吧？不管怎么说，雪伦觉得她的案子可以在电视上作为判例案件。你知道——‘谨防不公正裁决，法律应该做修正’——那一类的事，对我们来说可是很烂的宣传。”

“棒极了，”丹尼尔郁闷地说。“现在瞧瞧谁在火线上了。那么雪伦是不是故意抓加里来作秀呢？”

“有可能，”哈瑞耸了耸肩。“我也不知道。”

丹尼尔能够预见到将来的难堪，数个小时的文书报告和媒体报道铺展在他眼前。如果这个案子当真在电视上播出，他将成为全国笑柄。

丹尼尔脑中浮出一个可怕的念头。

“这个记者当时不会在酒吧里面吧？拍下雪伦有意挑起的争斗？”

“不，谢天谢地。但记者随后不久就去了，现在她肯定已经搞到这个故事了。整个酒吧都传开了。”

“真是该死。”丹尼尔绝望地瞪着哈瑞。“而且加里还要我们告雪伦故意伤害，让我看上去显得前所未有的蠢。我会变成电视上的傻瓜警探，不但没让强奸犯伏法，还要控告受害者故意伤害。棒透了。你真是关怀民众、为民分忧的警察啊。”

“如果你不起诉，加里又会投诉。”

“一点也不错，哼，就让他投诉好了。他还故意打了你呢，不是吗？关他一晚上。”

“那她怎么办，长官？雪伦，呃，还有孩子，你也知道。”

“是。”丹尼尔满怀好奇地注视着哈瑞。这么上心不像他的作风啊。“好吧，看起来蠢就蠢吧，至少可以做件正确的事。让谢丽尔做个陈述，然后把雪伦送回家。你说这会让她放弃成为传媒明星的念头吗，哈瑞？”

“恐怕不会，长官。”

丹尼尔叹了口气。“哦，好日子到头了，面对现实吧。”

菲尔·特纳开始宣读最初发现贾斯敏尸体的那个男人无可争议的证词。菲尔的声音冷静、值得信赖，他读出那些残忍的事实，抓住了整个陪审团的注意力。

“我当天早上7点正在遛狗……狗在灌木丛里叫个不停……我在离小径几码开外的地方看见了一具年轻女尸，喉咙部位都是血，我的狗冲着它狂吠……”

萨拉看见一名中年陪审员在手提包里翻找着纸巾，而另一名稍年轻的男子向被告席上的西蒙不时投去紧张不安、复仇似的目光。

接到999报警电话的是威尔逊警员，他探查了贾斯敏的脉搏和呼吸，但已经没救了。在他看来，这位年轻女士已经死亡一段时间了。威尔逊警员所说的话没什么值得争议的地方，萨拉也就没有问题要问。

而那位法医病理学家琼斯医生所说的，就是另一回事了。他右手按在圣经上宣誓的时候，萨拉浑身颤抖。她清晰地记得自己上次见过这张光洁而又机敏的面庞。法警将一摞贾斯敏伤势的照片分发下去后，那回忆就变得更加不堪了。几名陪审员看到照片的时候脸色都白了。

萨拉之前看过这些照片，但仍感到沮丧不安。她记得自己如何被叫去亲眼辨别这具尸体，她原以为会是艾米丽的尸体。甲醛的气味又扑鼻而来，连同那间寒冷的诊室也一起涌上心头。这名病理学家当时一直看着她，直到萨拉提起勇气说“我准备好了”。最后却发现那尸体根本不是艾米丽。

有一只手碰了碰她的肩膀。萨拉转过头去，发现露西正神色焦虑地看着自己。

“你还好吗？”

“还好……好啊，没事。”

“你看起来心烦意乱的。”

“我很好，没问题，谢啦。”

法官也注意到她的苦恼了。天呐，我走神儿多久了？几秒钟，可能已经一分钟了？萨拉如释重负，意识到菲尔·特纳只是照常进行陈词，她的片刻恍惚至少并没有引发菲尔不安。萨拉坐直身子，将心思集中在手头的事情上。

“琼斯医生，”菲尔说道，“赫斯特女士死亡的原因是什么？”

“她死于颈动脉被利器割断之后引发的严重动脉大出血。这种状况

下的死亡往往是迅疾而不可逆的。”

“你能说说这致命伤是如何造成的吗？”

“嗯，恐怕被害者喉咙处还遭受了一些后续伤害，大概死亡之后，被狐狸或者狗咬的……”

仁慈的耶稣啊，萨拉想，但愿有人警告过贾斯敏的母亲，别来听这段。

“……但残存的原伤口可足以证明，那是由刀子之类的利器切割造成的，从左耳下割入咽喉，直切到右边，一刀下去切断了动脉和气管。那伤口的形成极有可能是一名站在受害者身后、惯用右手的袭击者，向后扯着她的头发以暴露出脖颈，同时用刀子割断了她的喉咙。”

“我知道了。”菲尔·特纳若有所思地停顿下来。“从你对于伤口的检查来看，有没有办法断定这把利器的属性呢？”

“当然。”这位病理学家是位极其自信的年轻人，萨拉心里想，如果对他的调查结论产生质疑，他可不是那种会友好回应的人。“只是一刀割痕，几乎一刀就把半个脖子切断了，所以犯案工具肯定是一把比较大而锋利的工具，边缘还带着锯齿。”

“你是如何判断这一点的？锯齿边缘？”

“嗯，根据她颈椎上的刀痕。你们可以在15号照片上看到。”

萨拉细细研究着那张照片。上面有一大堆细小而不规则的刀痕，病理学家判定说这就是锯齿刀锋留下的典型痕迹。

“琼斯医生，你在赫斯特女士尸体上找到其他刀伤了吗？”

“有。她左前臂内侧有四道伤口。你们可以在17号照片上看到。”

“依你看来，这些伤口是如何形成的？”

“那是面对持刀攻击时奋力反抗而形成的典型伤口。你会很自然地这样举起手臂……”在证人席上，琼斯医生摆出弯腰屈膝的防卫蹲姿。“……如你们所见，前臂内侧就会暴露出来。如果受害人是背

后被攻击，伤口就会微微向上划过手臂，就像照片当中的伤口一样。”

“这些伤口也是被带锯齿边缘的利器划伤的吗？”

“有一道伤痕是，刀子砍伤腓骨，也就是前臂当中比较小的那根骨头。你们可以在18号照片上看到。”

菲尔·特纳举起塑料袋中的一把刀。“法官大人，我可否请证人查看一下这把面包刀。控方的一号证物。”法警把刀递上前去。“你认得这把刀吗，琼斯医生？”

“认得。这就是警方交给我的面包刀，让我检验是否与死者身上的伤痕有关。”

“那检验的结果是什么？”

“我试着证明这把刀是否可以造成类似伤痕。先后用了两天。首先，我详细丈量了刀锋以及锯齿，将之与受害者椎骨和腓骨上的伤痕进行比对。”

“那么结果如何？”

“差距在可接纳范围之内，在四分之一毫米左右，甚至更小。”

“根据比对结果，这把刀很有可能就是造成那些伤痕的凶器？”

“是的。”

“那你的第二个实验是什么呢？”

“我用这把刀砍了猪骨，当然用的是头死猪。”

“那结果如何？”

“我想，你们可以在26和27号照片上看到，刀痕简直就跟死者身上的一模一样。”

萨拉注意到，陪审团都听得入迷了，全神贯注地盯着照片和琼斯医生看，表情从明显嫌恶到兴奋，甚至到敬畏，各不相同。琼斯医生显然抓住了陪审团的兴趣，如果他把科学激情再发挥得淋漓尽致一

些，也有可能令他们反感，这倒是个有利条件，但更有可能的是，那份反感却会被算在西蒙头上。

而那些阴森而私密的细节还远远没有说完。

“现在琼斯医生，请容许我询问下一话题。你在报告中说被害者曾经遭受强奸……”

“我们不会对你提出控告，雪伦，”丹尼尔尽量温柔地说道。

“妈的，我就知道你们不会。进监狱的应该是加里，而不是我。”

“我知道，”丹尼尔叹了口气。“但是法律……”

“你们大可以把那该死的法律插进你们的屁眼里。它带给我什么好处了，嗯？屁都没有。但对加里那样的畜生却不一样。证据不足，无法定罪，去他的！我能走了吗？”

“可以，尽量避免招惹麻烦啊。”

“我？哦，真是非常感谢。这事还不算完，虚情假意的贝特森先生。你要知道，法庭之外还有电视。”雪伦从包里抽出一支烟点上，试图找回尊严。“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些家伙做这种狗屁工作，每天早上怎么面对自己。我被关在这儿这么久，都没人问问我的孩子们怎样了。”

“他们怎么样了，雪伦？”丹尼尔壮着胆子轻声问了一句，想起来在法庭上作证的那个勇敢的小男孩，那肯定是个上电视的好题材。

“朱莉看着他们呢，我只能打心眼里这么盼望着了。我几个小时之前就該去接他们。难道没人送我回去吗？我，一个单身母亲，而且还是强奸受害者。”

“我顺路，长官，”哈瑞插嘴说。“我会确保你顺利接到孩子的。”

她深深吸了一口烟，直冲着他喷烟圈。“是，你也只能干点这个了，帅哥。那好吧。电视上见，督察。他们会把你磨碎了，冲到下水道里去，肯定会。你，连同加里。”

丹尼尔陪着她和哈瑞走到前门。将近4点钟了，丹尼尔该下班了。

他想着孩子们会干什么，想着西蒙庭审第一天怎么样了，那里也会有新闻和电视记者吧。但丘吉尔不会把案子搞砸的，他运气太好了，不像丹尼尔那样倒霉，难道仅仅是因为丘吉尔破案更厉害吗？

丹尼尔看着哈瑞和雪伦穿过停车场，然后眨了眨眼。哈瑞打开副驾驶车门的时候是不是捏了一把雪伦的屁股？肯定是自己想多了吧。以雪伦当下的心情，她肯定会用指甲猛抓哈瑞的脸，然后一路尖叫，跑回来再讨一张投诉单的。无论如何，那家伙肯定不会这么蠢的，我肯定是幻视了。

琼斯医生为证明贾斯敏曾被强奸所说的证词相当明确而令人信服，就如他解释贾斯敏是如何被杀死的时候一样。警方在她的阴道壁上发现了挫伤和精液残留。她腿的后侧和内侧有切口和刮伤，这也与暴力性侵犯相符。

萨拉起身进行盘问的时候，能注意到陪审团成员都挂着同情与厌恶的表情，似乎在说，我们已经作好决定了；琼斯医生告诉了我们事实真相。从头再过一遍是在毫无意义地浪费所有人的宝贵时间。

但有几个陪审员看上去没那么满怀敌意，萨拉将希望压在后排就座的一个男人身上，开始盘问。

“琼斯医生，我想再讨论一下贾斯敏·赫斯特小姐身上的切痕。那些切痕相当严重，是显而易见的伤口，我记得你是这么说的吧？”

“确实很难忽视那些伤痕，”琼斯医生平稳地回应。萨拉不禁注意到他的穿着是多么讲究，昂贵的碳色西装，淡柠檬色衬衫，浅蓝色领带，绝对是个打扮精细的花花公子，相当自负。也许萨拉可以尝试激怒他，让他开始炫耀自己，如此一来抵消掉陪审团的一部分支持。

“是的。为了更明确这些伤痕到底是怎么回事，琼斯医生，请问这些伤口有多大？多深多宽？”

“大小不一。最短的约有2.5厘米，最长的大概7.5厘米，就在她左臂内侧。至于深度，有一个深可见骨。”

“而从这些受害者骨头上的伤痕判断，你认为它们都是被带有锯齿

边缘的凶器所伤，就像特纳先生出示的面包刀？”

“完全正确，没错。”

“好。但这并不能证明这些伤口就是被那把面包刀弄的，是吧？我是说，就特纳先生展示的那把刀而言，同一家公司生产了成千上万把同类型号的面包刀，而每一把都可能造成完全一致的伤痕，是不是？”

“显然是。”琼斯医生耸了耸肩。“但在被告家没有搜出其它刀子，对吧？”

“没有吗？”萨拉令人难堪地紧盯着他。“这么说你去过我儿子家，是吧，琼斯医生？”

琼斯医生脸红了，立马意识到自己的口误。“不、不，当然没有。我不过是从警方那里拿到刀子。完全没有第一手消息，不知道它是哪来的。”

“说得对。那我们还是把注意力放在你确实知道的事情上来吧，好吗？我希望你看看尸体上的另一伤痕。可否请你告诉陪审团，第36号照片上的伤痕是怎么回事？”

“那是受害者左手的照片。”

“手上是否有伤口？”

“是，有的，拇指上有一个非常小的伤口。”

“你检查过那个伤口吗？”

“我……简单地查验过。”

“你是说只是简单查验而已。为什么？”

“以她大面积的伤痕来说，那个小伤口显得微不足道，那伤口肯定不足以致死。”

“没错。但你的职责就是要检验受害者尸体上的所有伤口，对吧？无论多小。请问你是否可以告诉当庭，那个伤口是否与我们之前讨论的伤口性质类似？就其深度和受伤时间等等因素来说？”

“我不确定。我可以看看工作笔记吗？……恐怕我无法肯定这一点。我只记了左拇指上有个小伤口。”

“它是否痊愈了？”

“什么？”

“拇指上的那个小伤口，伤口之内的血液是否开始凝结愈合了呢？就如一般伤口愈合那样？”

“我，呃……”琼斯医生仔细查看笔记。“我没法说。正如我说过的，那只是个很小的伤口。”

而且你根本没有检查它，萨拉脑中回荡着反败为胜的笑声。抓到你的把柄了，你这自负的混蛋！

“你注意到伤口周围有个黑色胶痕吗？脱落的创可贴留下的痕迹？”

他皱起眉，凑得更近些，仔细查看着照片。“可能是，没错。”

“那就是说与尸体上其它的伤口都不一样，这个伤口有可能开始愈合了？换句话说，这个伤口有可能是数小时、甚至数日之前弄的？”

琼斯医生耸了耸肩，就好像这个问题无关紧要一样。“有可能，是这样。”

那个耸肩动作惹恼了萨拉。她给琼斯医生台阶下，但他竟然嗤之以鼻。萨拉最后的问题问得极有礼貌，但隐约暗藏着轻蔑之气。

“所以在你的笔记以及你那全面细致的专业尸检当中，并没有排除这个可能性？”

“没有。”琼斯医生冷漠地回看萨拉。但他领会到我的意思了，萨拉心里想。法官也领会到了。琼斯医生错过的并不是一个小细节。在谋杀案当中，没有任何一个细节是细小的。

已经超过4点了。萨拉不觉得累，但她意识到陪审团的注意力已经涣散了。

“法官大人，我还有问题要问证人，但时间不早了，也许这个时候

适宜暂时休庭？”

法官立马同意了。“很好，纽比夫人。那么明天上午10点再开庭。”书记员喊道：“全体起立！”法官站起身后一鞠躬，离开了法庭。交谈的嗡嗡声瞬间升起。萨拉冲到后方的被告席，一名保安员正在将自己和西蒙铐在一块。“还好吧，西蒙？今天就这样了。”

“嗯。那我就得回监牢去了？”

“恐怕是这样。但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你这么看吗？真的？”西蒙极度苦痛的眼神灼痛了萨拉的双眼。无论萨拉说什么，她的话今晚都会一直萦绕在西蒙的脑海中。

“是，真的。今天没出什么岔子。我们发挥出最佳状态了。明天我还有更多问题盘问那个病理学家。”

“你必须这么做，妈。你一定得把我救出去，你必须救我出去。”

“我知道。只要我办得到，我肯定救你出来。”萨拉踮脚站在一个板凳上，把手伸进被告席去握住他的左手，那只手还没被铐起来。“好吃好睡，不要担心。案子的事情有我和露西替你操心。”

我们肯定会操心的，看着他被带走时萨拉想。我们会一直忙活到很晚很晚。

哈瑞开车驶入富尔福德路。在他旁边的雪伦正对着遮光板上的镜子审视自己的脸。

“你怎么会有请记者报道的念头？”他气鼓鼓地问。

“我自己知道就好了，想知道的话，你自己打听啊。”

“好吧，我是在打听啊，所以我才问啊。”

“我就不告诉你。”雪伦吸起两颊，梳理着眼睫毛，冲他揶揄地微笑。“这样做你没问题吧？毕竟我们都有各自的小秘密。”

哈瑞安静地开车，极力忍住不发火。他原以为自己跟这女人已经处得不错了。他让雪伦免受社工和刑警队的骚扰，而雪伦则为他定期

提供免费的性服务，有时候还告诉他一些很有效的情报信息。到目前为止，这些信息已经让哈瑞成功抓到两个人——其中一位是小毒贩，另一位是伪装成擦玻璃工的窃贼。哈瑞认为这是线人该干的事，但这全都建立在他是主宰的基础上，雪伦只能给他一个人提供线报，而不是其他人，更别说是给全国性的电视台提供消息了。

“你以为自己能得到什么好处？”过了一会儿，哈瑞又问道。“无论你的曝光度多大，都不可能开庭重审，这是法律明令禁止的。”

“那他们就该改改那活见鬼的法律，不是吗？报纸上就这么说的。”

“改也没那么快，你也甭想从中捞什么实惠，雪伦。如果真要改的话，得好几年呢”

“那是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情报。”

哈瑞继续开车，努力思考。除了自己，哈瑞并不过分担心任何人，但他能看出如果雪伦的这个计划给警方带来麻烦，那被卷入其中的就不止是丹尼尔·贝特森了。无论雪伦搅起什么丑闻，咄咄逼人的媒体都有可能盯上自己。那对他未来的事业有什么帮助？这想法让哈瑞如坐针毡。”

“听着，雪伦，你正在走偏路。我是说，这些记者之类的家伙，他们并不是因为对你本身感兴趣而凑过来的，记者只会压榨你，谋取他们想要的……”

雪伦大笑起来。“你倒有发言权啊，情人仔。再说了，记者不是男的，是个女人。”

“就说这女人好了。她会从伦敦赶过来，从你的故事当中挖到好料，就在报纸上昭告天下，然后就离开了。你不过就是一天的明星，最后还是变成孤家寡人一个，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对我来说有改变。我想要全天下都知道真相是什么。”

“什么真相？加里是怎么强奸你的真相？那些事早就上报纸了，只是陪审团不信你。这回又有什么分别？”

“这回不光跟加里有关。还有你们这些家伙，你们是怎么把案子搞砸的。你不喜欢这个做法，是吧？你爱怎么着怎么着，我不在乎。那是我想干的事，而且我正在干。”

雪伦熄灭了烟头，重新点上一根，然后啪的一声扣上打火机。

“那加里呢？要是他又跑来惹你怎么办？”

“我就把他另半边脸也抓花，那个混蛋！”她深吸了一口烟，然后转过头，故意把烟圈都喷到哈瑞脸上。“你们这次为什么不起诉他，嗯？我跟你说了，他把手插到我裙子里。”

“其他目击证人可不是这么说的，有两个证人呢。”

“你们听他们的了，当然啦，你们一向都这样的。不听我的。哼，我会找到能听我说话的人。我就在这儿下，停车。”

哈瑞把车靠着马路牙子停下来，看着雪伦走进那间房子，她把孩子们留在那里了。哈瑞知道雪伦不怎么喜欢自己，但他不在乎。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感觉反而令他更兴奋，这种能将雪伦玩弄于鼓掌之间、任意利用的成就感。不过这种成就感将要成为过去了。

哈瑞皱着眉，慢慢把车开走了。

第三十五章

第二天早晨，记者们依然恭候于法庭外，但这次萨拉直接朝他们走去，于是各种问题铺天盖地地向萨拉涌来。

“纽比夫人，庭审情况还好吗？”

“你为什么要做你儿子的辩护人？”

“请你简单说几句，好吗？”

萨拉走到最高层的台阶上停下来，转过身。虽然从未听说一名英国出庭律师曾这样做过，但她知道这样做并不违法。每家报纸、电视台和电台都报道了菲尔·特纳的开场白。她想，既然无法摆脱媒体的骚扰，何不借机为我所用。

一个电视摄像师将镜头对准萨拉的脸。露西暗地里拽了她的胳膊肘一下，但萨拉没理会。

“我只想说明，我是在儿子的要求下接了这个案子。他向我保证他是清白的，而我也选择相信他。对于出庭律师来说，为家人辩护的情况很少，但这是完全合法的。我愿尽我所能为他辩护，并证明他的清白。”

记者们的笔在笔记本上刷刷地写着，麦克风都伸到萨拉的面前。

“受害人是你儿子的女朋友，对吗，纽比女士？你认识她吗？”

“我认识她，没错。”萨拉犹豫着，感到露西更加用力地拽她，没有任何放松的意思。她事先并没有准备回答更多的问题，也不清楚该说些什么。

“你喜欢她吗，纽比夫人？”

“你同情她父母吗？”

电视摄像机镜头进一步朝萨拉推进，给她来了一个脸部特写。这就是我们避免这种场合的原因，萨拉意识到，这需要周密的计划和准备。她深吸一口气。“贾斯敏·赫斯特是个漂亮女孩儿，我儿子很爱

她。在这么痛苦的时刻，我向她父母表示极大的同情。但我儿子没有杀害她。”

她的声音有些颤抖，心想，噢，天呐，全世界都会看到这一幕。

“那么，是谁杀害了她，纽比夫人？对此你有什么想法？”

“没有，对不起。就这些吧。非常感谢。”

她走了进去，感到全身都在抖动。“看在上天的份上，萨拉，你到底在干什么？”露西说。“我们现在不是在美国加州。如果法官说你干扰了案子的公正性怎么办？”

“那就是他在干扰了。”萨拉微笑着，显得很虚弱。“感觉怎么样？我的声音走调了吗？”

“做好你的本职工作，亲爱的，出风头的事交给专家去做吧。”为了缓和气氛，露西像母亲般匆匆拥抱了她。“真正的陪审团在里面，不在外面。”

让萨拉松了一口气的是，穆克基法官没有理会她刚才在庭外的言论。琼斯医生站在证人席上，他身着黑西装，配黄领带和相同色调的丝帕。萨拉站起身。

“琼斯医生，现在我们来说说在贾斯敏·赫斯特小姐阴道里找到的精液。你说过它的DNA与从我儿子身上提取的DNA样本完全吻合。”

“我说过，是这样的。”

“很好。你可能知道，琼斯医生，辩方并不否认精液确实来自我儿子，西蒙·纽比。他将证明当天他和贾斯敏·赫斯特小姐曾经在他家里做过爱，是真正的你情我愿、两情相悦的那种做爱，因此阴道里才会有他的精液。那么，是否可以请问，琼斯医生，精液样本的情况和这种说法相悖吗？”

“事实简单明了，他的精液就在那里，在一个被强奸和谋杀的女孩体内。”

萨拉皱着眉。“琼斯医生，我不太确定你是否理解了我的问题。我

再说清楚些。我要你先别管阴道淤青，以及受害者被害一事，仅把注意力放在你检查过的精液上。有没有精液样本的年龄或状态的证据，可以让你准确地判定精液进入她体内的时间？”

这位病理学家耸了耸肩，似乎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哦，如果你只看精液本身的话，那么我想答案是否定的，我们无法准确判断进入时间。我在分析样本时，距离样本产生已经过了大概16个小时。检测本身并不能准确判定样本是在她死亡那一刻还是几小时之前排入她体内的。”

“也就是说，贾斯敏·赫斯特小姐有可能在死亡前几小时有过性交？”

琼斯医生皱起眉，似乎是在纠正一个不听话的小孩。“即使她有过性交，那么阴道中的淤青表明这一性交行为更像是强奸，而不是你所描述的两情相悦的做爱。”

“很好，我们接着谈这个。”萨拉决心不让他占上风，致死每次看着他的时候，脑子里就会浮现出他穿着白大褂，即将向她展示艾米丽的尸体时的场景。那时，他似乎是医学权威的终极代表，是生死之间的看门人。

萨拉定定神，把记忆抛到一边。现在，他威胁到了她儿子。

“在你的报告中，你描述了一些淤青。你认为淤青是什么时候留下的？”

“在受害者临死的那一刻。”琼斯耸耸肩，好像在说答案显而易见。

萨拉冷冷地注视着这个证人。“你能否表述得更准确一些，琼斯医生？你是说死前10秒钟？5分钟？半小时？两个小时？还是更长？”

“大概几分钟之前。这取决于当时实际创伤的严重程度，我认为，理论上也可以更长。但这需要与犯罪现场的证物联系起来看，以判定强奸发生的实际时间。”

“很好。不过，我对你‘取决于当时实际创伤的严重程度’这种说法

很感兴趣。你能作进一步解释吗？”

“哦，这些淤青并不明显。最合理的解释是，受害人在被割喉前几分钟惨遭强奸，尽管她的阴道创伤相当严重，但因为血液停止流动，淤青未能完全成型。”

“那另外的解释呢？”

“我想……理论上还存在一种解释，贾斯敏在此前某个时间阴道受到了较轻的创伤，因而留下的淤青事实上已经是完全成型后的状态。”

虽然琼斯很不情愿，但还是承认了这一点，这一点很重要。“那么这个轻得多的阴部创伤是在死前多久之前造成的，医生？”

“哦，这很难准确判断。如果很轻微的话，两三个小时吧，我想。不过……”

“谢谢你。所以说，这个淤青的确有可能是在死亡之前两三个小时造成的。如此一来，造成这种淤青的伤害是非常轻微的，很难与我博学的朋友所要描述的粗暴强奸行为相提并论，对吗？”

所以说我儿子没有强奸她。或者，至少没有很粗暴。噢，西蒙，西蒙！

“它只是理论上可能成立。但它成立的前提是，不考虑其它表明暴力性侵犯的证据，仅仅是孤立地看待这些淤青。而她背部和大腿内侧都有抓痕，因此可以说明是暴力性侵犯。”

“你为公诉方提供了很好的佐证，医生。但实际上存在一种完全不同但仍然成立的可能性——即阴道中的精液和淤青是温和得多的性交行为所致，而且这一性交行为很可能距离导致她死亡的暴力侵袭长达3个小时，难道不是吗？你是这么说的，对吧？”

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萨拉像传说中的蛇怪¹一样死死盯着这个证人。

“理论上存在这种可能性，没错。但仅仅是在不考虑其它证据的情况下。”

“或者说其它证据能以不同方式予以解释，”萨拉穷追不舍。“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她被谋杀了，但她未必遭到了强奸？”

琼斯医生犹豫了一下，然后耸了耸肩。“也可以那样解释。即便你说的是对的，我也不认为这种性行为是温和的。两情相悦的性爱不会产生任何创伤或者淤青。”

萨拉知道，这个回答极具破坏力。即便西蒙说的是实话，但他当时究竟怎样对待这个可怜的女孩的？萨拉还记得贾斯敏欲拒还迎的手段玩得多么娴熟，也记得西蒙发起怒来有多么狂躁、可怕。那天他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不管温和与否，这些淤青都未必是强奸造成的，对吧？”

琼斯医生犹豫不决，显然是要尽量给出公正合理的回答。“如果性交发生于死亡前数小时，那么……现有的物证未必能证明是强奸，这点没错，但至少说明插入动作比较粗暴。假如贾斯敏·赫斯特小姐还活着并告人强奸，这些淤青无疑可被当作佐证。”

“即便淤青是由你所说的动作激烈的性交导致的，但这一性交仍然可能是双方自愿的。并非强奸？”

“有可能，对。”

“谢谢你。”萨拉扫视着陪审团。她确立了至关重要的一点，现在要乘胜追击。“那么，琼斯医生，如果我们假设性交发生于死亡之前数小时，那有没有物证表明，与贾斯敏·赫斯特发生性关系的那个人，和割断她喉咙并最终杀死她的是同一个人，没有吧？”

法庭里，人人屏气凝神息声，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琼斯医生无可奈何地叹息。“如果照你这样假定，那么答案是没有。”

够了吗？陪审团明白这有多重要了吗？萨拉不敢确定。她的经验是，如果不敢肯定的话，就要阐明主张，必要时反复强调。

“那从你的证据来看，琼斯医生，有没有可能就像我儿子说的那样，他和贾斯敏·赫斯特当天下午在他家里有过性交行为，而几个小时之后另外一个人割断了她的喉咙？”

琼斯医生叹了口气。“嗯，有这种可能。”

“谢谢你，我问完了。”

她微笑着坐下了。

在监牢里过了一夜的加里，现在垂头丧气地来到讯问室，他脸色阴郁，胡子拉碴，颓丧地瘫坐在椅子上，粗壮的胳膊搭在扶手上。“你到底控告了她没？”

“还没有。”丹尼尔仔细地打量着他，欣喜地看到加里被抓伤的地方发炎了。“你袭警了。”

“扯淡！他打我。你们都打了我！”

“这个罪名很严重，加里。治安法官就恨这类事。”

“你开玩笑。不管怎样，我可以要求陪审团审案。这属于警方暴力——你们四个打我一个！”

丹尼尔一点都不惊讶。加里对体制很熟悉，懂得如何让体制为他所用。他可以申请法律援助，避开治安法院，选择在陪审团面前受审，这对他十分有利²。他的辩护律师会声称加里在拘留期间遭到警方的虐待。媒体上经常可见类似报道。

即使陪审团判定罪名成立，加里最多获刑6个月，服刑3个月就可出狱。两害相侵取其轻，丹尼尔决定跟他达成交易。他冷静地审视着这个壮汉。

“真好笑，加里，雪伦也这么说。她说在酒吧里安静地坐着，突然就被一个大她一倍的大汉袭击了。”

“那是胡扯，真扯。是她袭击的我，大家都看到了。”

“不是每个人都看到了，加里。有些人看到了，有些人没有。但如果我们指控她袭击，结果会如何，加里？仔细想想吧。治安法官看看你，体重两百多斤，壮得像头牛，再看看她。你觉得他们会相信谁？”

“不会是治安法官，会是陪审团来审我。”

“哦，不是。这次是她选择，不是你。你不得不装作受害者。麻烦的是，没有多少受害者长得像你这样。”丹尼尔微笑着，享受着这一刻。“我要说的是，加里，我可以指控你袭警，基于你对公众安全构成威胁，不予保释。那样的话，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会被在押候审上几个月。还是说你想进监狱？”

从加里的沉默判断，丹尼尔的威胁奏效了。他趁热打铁，语气中仍保持着冷静和通情达理。“当然，如果你撤销对雪伦的指控，也可以省下警方的时间和花费，而我们就是从这个角度看待此事的。”

“你们不指控我袭警了？”

丹尼尔面露一丝微笑。“由你来选，加里。现在是回家，还是待在这里，随你决定。”

加里沉默了一会儿。丹尼尔心想，别把他当傻瓜。他可能不懂核物理，但他在自我保护方面却能做到反应迅速，毫无闪失。

“好吧，”加里终于打破沉默。“不管怎么说，只是小小的抓伤而已。女人的把戏。”

“你会撤销起诉？”丹尼尔正式问他。

加里沮丧地点点头。他不仅如意算盘没打成，还在牢房里待了一夜，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那好。这是要填的表格。”丹尼尔看着加里一板一眼、重重地签了字。“噢，在你离开之前，还有件事。”

“什么事？”

“这些图片。”丹尼尔在桌上摊开肖恩的几张相片拼图。“有你认识吗？”

加里眉头紧锁。“不认识。他们是谁？”

丹尼尔仔细观察着他的表现，一点都不相信他不认识。

“不认识？别这样，加里，好好想想。他替罗伯森公司给玛利亚·克莱顿家送过瓷砖。还给大学学生宿舍送过货，那个叫凯瑟琳·惠特克

的女孩儿就在那儿住过。你和他在麦克法兰公司也是同事，记得吗？”

“肖恩。”加里耸着肩。“这些照片不会是他的吧？”

“没错，正是他。难道有什么不对？”

加里露出不屑的微笑。“并不像。”

奇怪的是，当加里知道照片上的那个人本该是谁时，他的眼睛似乎舍不得移开了。丹尼尔看着加里一张一张地仔细查看照片。

“或许你能帮助我们拼出更像的？”

按说加里应该深感荣幸，即刻回复。但出乎丹尼尔意料的是，他竟然问：“谁帮你们拼凑的照片？那个贱货雪伦吗？”

“雪伦？不是。为什么是她？”

“她这个人就会制造麻烦。”

“难道雪伦认识他？”

加里猛然站了起来。“我可以走了，你说的？”

“再等一下。你最后一次见到这个肖恩是什么时候，加里？”

“天知道。几年前。”

“真的吗？那在你案子庭审期间，你为什么把他当作你不在场的证人？”

加里又一次没有回答。他心里一定有鬼，丹尼尔对此确信无疑。“我能走了吗，还是怎么着？”

“可以。如果你见到你的朋友肖恩，告诉他我想跟他聊聊，行吗？”

已走到门口的加里，转过身。“你们要到处散发那些照片吗？”

“职责所在，加里，这是我们的工作。”

“一群蠢货。简直是浪费时间。”

莱拉·弗格森法医身材高挑，皮肤黝黑，面容姣好。她作证时声音悦耳，略显沙哑。陪审团中的7名男性都被她迷住了，紧盯着她看。

是她检查了一把面包刀，即1号证物，在刀柄下方发现些微血迹。她还检验了一双45码耐克运动鞋，即2号证物，在其中一只上也发现了血迹——鞋底缝里有两滴，鞋面前端部位有5滴。而DNA检测证实这些血迹都是受害人杰贾斯敏·赫斯特留下的。她在运动鞋上还发现有草屑和沙土残留，与犯罪现场提取的样品吻合。

菲尔·特纳坐了下来，显得很满意。萨拉缓缓起身。

“弗格森小姐，我们先看一些细节。你在运动鞋上发现的这些泥草残留，与犯罪现场提取的样本相吻合，对吧？”

“是的，两者是吻合的。”弗格森小姐平静地点点头。

“但是——为了让陪审团明白，我们说清楚一些——‘相吻合’并不意味着鞋上的样本来自犯罪现场，对吗？”

“对……”

“它只说明有可能来自那个区域。但也可能来自河边小径的其它地方，不是吗？也许来自千米之外？”

“如果那里的土质属于同一类型，那么有可能。还有草也要一样。”

“所以说，如果某个人经常沿着河边小径跑步的话，你是否觉得能在他们的鞋上找到同样类型的草籽和泥土？即使他们从未到过犯罪现场周围千米的地方？”

“有可能……”这个年轻女人大概想继续作些解释，但萨拉无意给她这个机会。她沉静的美丽和令人信服的科研能力今天上午已经给陪审团留下了太深的印象，萨拉需要激怒她，暴露出她的一些缺点。

“那么这个‘相吻合’的说法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对不对？那血迹呢？”

“什么意思？”

“这双鞋与按键的唯一联系就是你在其中一只鞋上发现了几处微小的血滴，我想就是左脚那只。鞋底缝里有两滴，鞋面前端部位有5滴。我们先来看看鞋底上的血迹，好吗？它们有多大？”

“不大。1个直径大约半厘米，另外那个更小。”

“两滴都在鞋底纹路里面？”

“没错儿。”

“你也在那儿找到了泥土和草屑？”

“是的。”

“那好。告诉我，弗格森小姐，你是否还在鞋底有发现别的东西？与本罪案无关的东西？”

莱拉·弗格森皱起眉头，努力回想着。蹙眉令其娇容别有风韵，陪审团中的年轻男士们不禁心旌摇荡。“是的，我想是有的。有粗砂粒，大概是从街道上带过来的。有家居灰尘。还有右脚那只鞋的鞋跟上粘着薯片残渣。”

有人不禁讪笑。萨拉也跟着露出微笑，缓和一下气氛倒也不错。“也就是说这双运动鞋的经历还不少。但也能说明它们最近没被刷洗过吧？”

“没有，”莱拉很确定地回答。“这双鞋非常脏。”

“好。现在告诉我，弗格森小姐，鞋底的血迹——跟草屑混杂在一起了吗？”

“有些是。有几片草屑上粘着血迹。”

“那是否意味着草和血是同时沾到鞋上的？”

“这……有可能，对。”

“但未必是这样，对吗？我是说草先粘到了鞋上，然后血又落到上面，这样的话，后滴上的血也会沾染草屑，是这样吗？”

“对，我想是这样。”弗格森小姐既赞同又有些迟疑。

“那么，从证物上很难区分草屑与血滴是同时，还是在不同时间粘到鞋上的，对吗？”

“对……”

“也无法确定这只鞋的鞋底何时沾上了血？”

“对。”

“当然也无法确定在何地。我是说，可能是在屋里，踩着家居尘土的时候；或是在街上，嵌进粗砂粒的时候；或者可能在小径上，恰好那里有沙土。这样说没错吧？”

“我想没错，是这样，”弗格森小姐并无异议，皱着眉头琢磨。“我是说，我能说的就是那里有血迹。我无法肯定地告诉你何时或者怎样沾上去的。”

“正是。”萨拉有意停顿了一下，好让听众有时间理解她们的对话，她带着善意看着这个年轻女人。“现在，咱们再说说一下你在鞋面上找到的那几滴血迹，如果可以的话。血滴有多大？”

“最大的一滴直径两毫米。”

“大到肉眼能看见？”

“哦，对。像一小滴墨汁。”

“我知道了。其它的呢？”

“有个差不多大。其余的比较小。跟较大的灰尘颗粒差不多。”

“5滴血，3滴像灰尘颗粒那么大。但你仔细查看了那只鞋，是吧？鞋面和鞋帮，鞋带和鞋舌，还有鞋子里面，你都看了吗？我想是用专门的仪器吧？”

“是，当然。我检查这只鞋用了几个小时。还有很多别的污渍，主要是泥点而草汁，还有就是一些油漆和咖啡，但血迹只有鞋底上的两处和靠近鞋尖的鞋面上的5处。”

“另一只鞋呢？有血迹吗？”

“一点儿都没有。”

“那只鞋上没有任何血迹。很好。请你转到3号照片，弗格森小姐，告诉陪审团你看到了什么。”

“这张……照片上是一具尸体。”

“是的。这是拍摄于案发现场的被害人贾斯敏·赫斯特的一张照片。我提请你注意照片上的血迹，弗格森小姐。请问血量是否很多？”

“是的，很多。”

“我很抱歉让你看这么让人压抑的照片，不过，你能否向法庭描述，你在照片上看到了多少血，血流到了哪里？”

“哦……她的咽喉那里有很多血，那是她被割开的部位，以及……整个前胸和上身。胳膊上也有……她左胳膊好像被划伤，腿上也有血。”

“她身边的草上有血吗？”

“有。有些草看上去被染红了。”

“草上有血，案发现场报告确认了这一点。那么，弗格森小姐，如果一个人喉咙被割断，血液不应该是渗出来的，是否该——喷溅到各处，在心脏压力下进出，因为割断的是主动脉，是这样吗？”

“嗯，我从没见过那种场面……”

“你是个科学家，对吧？你是个法医，你知道动脉工作的原理吧？”

“是，当然。你说得对，血液应该喷得到处都是。”

“对。而且我们从照片上也能看出，是吧？死者胸前、胳膊、腿上和周边的草上，到处都是。像你所说，流了很多血，到处都是。我说的对吗？”

“对，你说得对。从照片上看，确实有很多血。”

“很好。既然你是个法医，你觉得在犯下这桩可怕罪行的人的鞋上会发现什么？这个人曾跟受害者搏斗，曾站在近到足以割断她的喉咙的地方？”

“血……”

“对，当然。你会在他鞋上发现血，对吧。假使如你所说，血液是喷溅而出的话，那么不仅仅鞋面上会有血，鞋底上也应该会因为踩在沾满血的草上而沾上血。你会想到鞋底上的缝隙里都是血迹，对吧？两只鞋底上都有？”

莱拉·弗格森犹豫起来。她很聪明，不会不知道这样下去事态会朝哪方面发展。萨拉曾在法庭外看到她跟威尔·丘吉尔相当亲密地交谈，她肯定知道她提供的证言对丘吉尔办的这个案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莱拉·弗格森会怎么做？闪烁其词并曲意逢迎警方的观点？还是珍视自己作为独立科学家的声誉？她很年轻——可能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莱拉·弗格森用手指缠绕着自己蓬松卷发的辫梢，然后直视萨拉。

“如果这双鞋曾被穿着走过那片草地，那么是的。”

好孩子，萨拉心想。“除去鞋底血迹的唯一方式就是清洗它们，对吧？我想需要刷得相当彻底吧？”

“没错，确实需要。血液很难清洗掉。”

“这双鞋像是被洗刷过的吗？”

莱拉·弗格森莞尔一笑，黝黑的脸上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最近没有，鞋很脏。”

萨拉报以一笑。她有点儿喜欢这个姑娘了。“好吧。那这双鞋的鞋面如何？鉴于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大量血迹，大部分都来自死者的喉部伤口，你是否期望看到鞋面上也有喷溅上的血迹？不只有5小滴，而是很多？”

“如果受害者被割喉时是站着的，肯定会有很多。我想，她很可能是躺着的。或者说凶手是站在她身后的。”

世上有种东西叫聪明反被聪明误，萨拉阴郁地想到。或者说，我在这个案子上还不够聪明，我早该想到还有其它情况。

“即便这样，他走路的时候得小心翼翼地避开，是不是？因为我们看到当时流了很多血。”

“从照片看，确实有很多血，是的。凶手的鞋上很可能会沾上。

“事实是，你查看过的两只鞋中，有一只鞋上没有血，是这样吧？”

“对。”

“而另一只鞋，也只是鞋底有两小滴，鞋面上有5滴，其中两滴的大小——你是怎么说的？——不过相当于灰尘颗粒那么大。仅此而已，对吗？”

“我找到的血迹就这些，对。”

“非常好。”萨拉又一次停了下来，看着她的笔记，让人们有时间咂摸一下刚才那几个问题。她清楚地意识到，陪审团的兴趣被激发起来了。到目前为止，这是萨拉过的最愉快的一上午。她再次注视着莱拉·弗格森。

“现在，我们再看看面包刀上的血迹。血迹斑点比鞋上的大些吗？”

“不。只有几个小斑点，在刀刃和刀把接缝处。接缝处本身就很狭小。”

“那把刀的其它部位呢？刀刃上，或者刀把上有血迹吗？”

“没有。那把刀很干净，看上去最近清洗过。”

“很好。但清洗面包刀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吗？”

莱拉·弗格森耸了耸肩。“是，我想是吧。”

“刀把是什么材料做的？”

“塑料。”

“你在刀把上发现血迹了吗？有没有迹象显示，手上沾满血的人曾握过那把刀，比如说？”

“没有。不过血液一般不会对塑料留下痕迹，如果短时间内有进行清洗的话。”

“我明白了。现在，你对血液的产生时间怎么看？”

“你说什么？”弗格森小姐显然没想到会有这个问题。

“血液的产生时间？”

“我……无法判定。血已经风干了，所以很明显已经至少流出数小时了，不过无法判断超出这个时间多少。”

“你不能区分血样产生的时间是1周，2周，还是1个月吗？”

“不，恐怕不能。”

“如果你不能看出它产生了多长时间，你自然不能确定那把刀何时沾上的血迹，对吗？”

“不能。”

“也不能确定鞋是何时沾上血的吧？”

“不能。”

“很好。这么说来，你无法确定血迹是否是在贾斯敏被杀时沾到了鞋上或者刀上的，对吗？”

“哦，我无法确定，你说得对。”莱拉·弗格森显得很惊讶，不知不觉间，这些问题竟然将她引到了这种境地。“我只能确定地告诉你，它是贾斯敏·赫斯特的血，仅此而已。”

“是，我明白，”萨拉耐心地说。“但就你而言，这些血迹有可能是贾斯敏死之前数小时发生意外留下的？甚至数天前？”

“哦，是的，我想是吧。”无论莱拉·弗格森是否预想到这些问题将会指向哪里，看起来她也无能为力了。

“只是另一个意外，与谋杀根本无关。”

“也许是。”

“很好。”萨拉不再说话，整理着自己的思路，同时也为了吊起陪审团的胃口，让他们盼着她问下一个问题。她从这个证人身上斩获不少。如果要为此案今后的辩护打下基础，那么下面这段时间如何进行将非常关键。

“这样的话，如果西蒙·纽比说，就像他一直说的那样，赫斯特小姐在厨房不小心割伤了她的大拇指，因此在鞋上和刀上留下血迹，从科学的角度看，这是非常可能的，对吗？”

“我不能说发生了什么，”莱拉·弗格森回答。“我不在现场。”

“是，当然不能。不过，我的意思是，从你对那只鞋、那把刀和血迹进行的科学检测结果来看，没有理由说这不是 一种合理解释，对吗？”

“没有，我想没有。”

“即使这个意外发生在数小时或者甚至数日之前？”

“对。没法儿证明事情不是那样。”

“非常好。鉴于与凶杀现场遍地的血迹相比，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血迹非常小，血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弗格森小姐，难道你不觉得，厨房里发生了小小的意外，流了点儿血，其中几滴沾到了鞋上，一小滴留在刀上，这种解释更合理吗？”

菲尔·特纳咳嗽了一声，意味深长地看着法官。萨拉知道自己几近犯忌，因为她在要求证人对超出其能力所及的事情作出猜测，只是现在重要的是把这个想法植入陪审团成员的脑子里。

在法官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前，莱拉·弗格森回答说。“我想理论上存在这种可能性，是的。”

“谢谢你，”萨拉说道，然后坐了下来。脑子里不由得闪过一个念头：不知威尔·丘吉尔现在是否仍然迷恋这个年轻可爱的科学家。

¹ 蛇怪：古代和中世纪传说中的怪物，由蛇从公鸡蛋孵出，状如蜥蜴，有一双可怕的红眼睛，人触其目光或气息即死。

2 在英国每个地区司法管辖区都置有治安法院，这些治安法院均由一班非专业性的治安法官或受专业训练的区域法官所主持。治安法院没有陪审团，主要受理轻微的刑事案件以及一般的牌照申请。

第三十六章

每次在法庭上看见詹姆斯·丘吉尔，萨拉的心头都会涌起一股强烈的恨意。这与以前的情况大不相同。以前，她对于丹尼尔那样的少数几个警察很喜欢，而大部分的警察呢，她也能容忍，也只有个别警察是她所鄙视的，但萨拉从没憎恨过一名警察。毕竟之前也从未有警察以谋杀罪名起诉过她的儿子。

对这场审判，丘吉尔似乎乐在其中，他不时拍拍同僚的后背，和菲尔·特纳打趣说笑，又不时与法医学专家莱拉·弗格森搭讪。

当丘吉尔看见萨拉在注视他时，笑声就更加响亮了。

在证人席上，丘吉尔解释了搜查西蒙住所的原因和搜查结果，以及两周后在斯卡伯勒逮捕西蒙的过程。

菲尔·特纳点着头。“当你逮捕纽比先生时，告知其法律权利了吗？”

“是的，告知了。”

“他是否被告知没有必要说任何话，但他所说的任何话都可能成为呈堂证据？”

“是的，我是这样告诉他的。”

“他看起来明白这话的意思吗？”

“是的，他那时完全清醒着，我一字一顿地说了他享有的法律权利。”

“很好，当被捕并且获悉自己的法律权利之后，西蒙·纽比说过任何话吗？”

“说过，他说他没有杀死贾斯敏·赫斯特，还有几个礼拜没有见过她了。这样的话他重复了好几遍。”

萨拉愤怒地注视着法官。在法官办公室里，她曾力争排除这一条会造成损害的证据，但菲尔播放了警方审问西蒙的录音带，并声称尽

管西蒙撤销了在车中的陈词，但西蒙承认自己确实说过此话。（‘但你说过这样的话，是吗……’是的，但是……’）让萨拉更感到厌恶的是，穆克基法官赞同了菲尔的说法。

“西蒙·纽比是在哪里作出这些陈述的？”

“在从斯卡伯勒返回到约克市的警车上，我和侦缉警员伊斯比都在车里。”

“你如何回应？”

“我说他会在警局接受问讯，那是正确的办案程序。”

菲尔赞同地点点头，“然而，在被捕者被告知法律权利后，将 he 所说的话记录下来也是正确的办案程序，不是吗？请问你有这样的记录吗？”

“是的，我有。”

“你能在法庭上读一下吗？”

丘吉尔操着一口单调平淡的河口英语 ¹ 说道：“5月31日星期一，凌晨3点45分，约克市警察局侦缉总督察詹姆斯·丘吉尔，与约克市警察局侦缉警员哈瑞·伊斯比、斯卡伯勒市警察局侦缉督察康罗伊和侦缉警员莱恩一起进入斯卡伯勒市惠顿街海景别墅7号房间……在被告知法律权利后，纽比先生声称他没有杀害贾斯敏·赫斯特，并称已有数星期未见过贾斯敏。他多次重复了这一说法。”

“当你们到达警局时，纽比先生获准与律师见面了吗？”

“是的，见了他的律师露西·桑普森。”丘吉尔轻蔑地瞅了瞅露西。

“你们是否再次告知纽比先生他享有的法律权利呢？”

“是的，告知了。”

萨拉在椅子上惴惴不安。菲尔正煞费苦心地一步步将西蒙逼入绝境。他论证得越严密，萨拉就越难推翻这一指控。

“请问你向纽比先生出示过这份记录吗？”

“是的，我让他在上面签字，确认对他所说内容的记录是正确无误的。”

“他的反应如何？”

“他拒绝签字。起初矢口否认说过这些话，然后在我的质疑之下承认说过这些话，想要改变陈词。反正，西蒙承认了自己在贾斯敏·赫斯特被杀当天见过她。”

“我明白了。”菲尔停顿了一下，以便让陪审团理解这话的内涵。他越说越让人觉得西蒙就是一个惊慌失措、谎话连篇的骗子。而且，庭审情况对辩方愈加不利了。

“你的意思是，他见过自己的事务律师露西·桑普森之后便改变了陈述，是吗？”

“没错，是这样的。”

“我懂了。”菲尔凝视着坐在萨拉身后面无表情的露西。他轻微地扬起一侧的眉毛，神情若有所思。这短暂的一瞥和接下来的漫长停顿惹得陪审团也纷纷望向露西，毫无疑问，他们会认为是露西唆使西蒙改变了陈述。

你这个奸诈的老混蛋，萨拉心想。换作是以前，萨拉也许会钦佩他的庭审技巧；但现在，她只感觉冰冷的怒潮袭遍全身。

“那么，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桑普森夫人交给我一份西蒙的亲笔陈述。”丘吉尔开始大声朗读：“我一年前认识了贾斯敏·赫斯特，并深深地爱上了她。去年10月份，她搬来布拉默姆大街23号和我同居，一直住到今年3月份她离开了我。她说厌倦了我，并且有了新的男朋友，叫大卫·布罗迪，他们俩住在斯蒂林弗利特路8a号。我曾去过那里一次，请求贾斯敏回到我身边，但她没答应。打那以后我又见过贾斯敏几次，但见面时间都很短。5月13日，星期四，我在河边碰到贾斯敏·赫斯特，然后一起回到我的住处吃饭。我让贾斯敏回来同住，但她不肯，我们大吵了一架，然后她就离开了。她走后，我心里很烦，就决定到斯卡伯勒散散心，想办法忘掉她。我当晚开车到了斯卡伯勒市，之后就再也没有见

过她。今早警察逮捕我时，我才知道贾斯敏已经死了。我没杀她，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死的。西蒙·纽比。”

“这与他一小时前在警车中的陈述大相径庭，是吗？”

“是的。”

菲尔若有所思地摸了摸鼻子。“丘吉尔总督察，你有多少年问讯犯罪嫌疑人的经验，是吗？依你的经验判断，辩方事务律师来到警局，和委托人商议后，在警方问讯开始时提交这种陈述书，这种行为正常吗？”

“不，非常不正常。”丘吉尔微笑着。“实际上，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

这太过分了。萨拉站起身来说道，“法官大人，我严重抗议，好像我这位博学的朋友在暗示桑普森夫人有渎职行为，这种说法没有任何依据。”

穆克基法官挑了挑眉，问道：“特纳先生？”

菲尔·特纳假装惊讶地看了萨拉一眼。“法官大人，我只是想确定被告陈述的由来而已。”

“这是在暗示被告受到律师的影响，”萨拉坚持说。“法官大人，我的同事露西没有任何不正当行为，我代表她对这一暗示性说法提出严重抗议。”

“如果有暗示之嫌，我当然会撤销此话。”菲尔向法官鞠躬说道。“桑普森夫人一直是依法行事，对此我没有异议。”

穆克基法官审视着两位出庭律师，说道，“这样你满意了吗，纽比夫人？”

依法行事，在萨拉看来，真是神来之语。既难以驳倒，同时又暗示露西有不当的行为，即使这行为在程序上是合法的。也许有半数陪审员没有注意到菲尔微妙的影射，但现在萨拉反而将其越描越黑了。这已经不是她执业以来第一次被人算计了。既然事已至此，无法挽回，她也只能尽量不失体面地抽身而退了。

“是的，法官大人，目前是这样。”

“那么，丘吉尔总督察，”菲尔继续问道，“你对这份异常的陈述有什么反应呢？”

“嗯，桑普森夫人说如果我没有证据指控纽比先生，就应该将他立即释放。我说我们有证据，并让他看了从他住处搜出的运动鞋，上面沾有污泥、青草和血渍。我还解释过那双鞋的鞋底纹路与尸体附近的脚印相吻合。”

“西蒙有什么反应？”

“他说运动鞋不是他的。”

“他提到可能是谁的了么？”

“没有，先生。我问他是否有人将运动鞋留在他家里，他说没有。”

“你让他看其它证据了么？”

“是的，让他看了面包刀，告诉他上面的血迹和贾斯敏的血型一致，AB型RH阴性血型，也和运动鞋上的血渍血型一致。”

“他对此有何反应？”

“西蒙怒气冲冲，站起来威胁我。起初说那根本不是他的刀，然后又说那不可能是贾斯敏的血，因为他根本没杀贾斯敏。”

“我明白了，”菲尔又停顿了一下，陪审团的目光投向被告席上的西蒙，想象着他如何威胁两名警察，如何在刀的所有权上面撒谎。萨拉猜测接下来会问什么问题。

“那一刻，纽比先生提到贾斯敏被面包刀割伤手指的事了吗？”

“根本没有，先生。”

“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过吗？”

“没有，根本没有。”

“那么，可以这么说，他对刀和运动鞋上的血渍所作的这种解释是

他现在的辩护依据，但在当天警方问讯时，他对此只字未提，是吗？”

“是的，先生。”

“非常好，如果可以的话，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辩方的另一个问题。你能再看一下纽比先生见到桑普森夫人后给出的陈述吗？其中提到过西蒙和贾斯敏·赫斯特小姐于5月13日星期四做爱的事了吗？”

丘吉尔假装阅读文件，然后抬头说道，“没有，没有提到。”

“根据陈述，那天下午发生了什么事？”

“陈述提到：我在河边遇到了她，然后一起回到我的住处吃饭。我让贾斯敏回来和我同住，但她不肯，我们大吵一架，然后她就离开了。就这些，没说做爱一事。”

“那么纽比先生是在什么时候告诉你这件事的？”

“我告诉他贾斯敏·赫斯特小姐死前曾被强奸，警方发现了精液的痕迹，DNA分析将确定是谁强奸并谋杀了贾斯敏。”

“他的反应如何？”

“那时，他说精液可能是他的。西蒙声称那天下午早些时候曾和贾斯敏做爱。”

“他承认自己强奸贾斯敏了吗？”

“不，没有。我问了他，但他说没有强奸贾斯敏。”

“我明白了，但也可以这样说，在手写的陈词中他没有提及做爱这件事，而被告一方如今又试图以此为辩护依据，是吗？在质证时他才有了这种说法。”

“对，是这样。”

菲尔·特纳又停顿了一会儿，摸着耳朵，仿佛在思索是否遗漏了什么。几个陪审员怒视着西蒙，一脸厌恶。

“谢谢，总督察。请先不要离席。”

当萨拉站起身时，丘吉尔向她投来礼貌而又蔑视的微笑。他们都心知肚明，这种情况下的应对策略就是尽量损坏警方的形象。

“丘吉尔先生，”萨拉故意不尊称他为总督察，“请问你们是在那天的什么时间逮捕我儿子的？”

“凌晨3：47，夫人。”“夫人”这个词别有深意，丘吉尔回答时选择不看萨拉，而是望向陪审团，意在暗示她正在拿一些琐碎小事烦扰他。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他不情愿地将目光转到她身上。

“你们为什么在凌晨这么早的时间逮捕他？”

丘吉尔一脸惊愕。“西蒙是一桩恶性谋杀案的疑犯，我当然要尽快逮捕他了。斯卡伯勒警方在那天半夜发现了他的车，我就立即赶往斯卡伯勒逮捕他。”他的表情仿佛在说“这何错之有？”

“那么，当你们到达时，他在睡觉，是吗？”

“是的，他在床上睡觉。”

“你是独自行动，还是和其他警员一起？”

“还有侦缉警员伊斯比和两位斯卡伯勒的警官。”

“我懂了。那么在凌晨3：45时，西蒙·纽比还在床上睡觉，两分钟后，四名警察闯入他的卧室逮捕了他。你高声慢语地告诉他逮捕的原因和他享有的法律权利，我想你是这样说的。”

“我是语速很慢，但没说我的声音很大。”

“当他仍在床上时？”

“是的。”

“之后你给他戴上了手铐？”

“是的。”

“将他带到外面的警车上？”

“是的。”

“他那时身上穿着什么？”

“他的睡衣。”

“我明白了。”萨拉转向陪审团，看他们对她的问题是否有所反应。至少大部分陪审员流露出相当警觉的表情。“那么让我完整描述一下当时的情景，在凌晨3：45，这个年轻人在床上睡得正香，突然被吵醒，发现卧室中有4名警察正对着他大喊大叫。在他还未来得及起床时，警察就告诉西蒙，他的女朋友死了并且要以谋杀罪逮捕他。然后给他戴上了手铐，拉下楼去，塞进警车。整个经过是这样吧？”

“夫人，他是因极其——严重的——指控而被逮捕的。”丘吉尔吐字清晰、一字一顿，仿佛在跟智障的孩子讲话，旁听席上传来了笑声。

“然后你就审问了他，”萨拉冷冷地说。

“你说什么？你说的是什么时候？”

“在警车中。你在警车中问他问题了，没错吧？在从斯卡伯勒回来的途中。”

“不，夫人，我们没有。我已经解释过了。”

“我想你问了。我的委托人记得非常清楚，你在警车中问了他一些问题。”

“不，夫人，在返回约克市以前，我们没有问他任何问题。”

“嗯，这是你的说辞，但我要直言不讳地告诉你，你确实 在警车中讯问过他。”

“没有。”

“我的委托人清楚地记得你问了，对此他会出庭作证。”

“我们没有讯问他。”

“你瞧，这就是关键，不是吗，丘吉尔先生？我想，一个年轻人在

半夜三更被4个陌生人拖下了床，然后被强行塞入车子，与此同时还被告知他的女朋友死了，就连你也能体会他的心情吧？你认为那个年轻人会作何感想？也许是迷惑不解？恐惧？伤心欲绝？或者百感交集？”

“他也许是心怀愧疚。”

“如果他是无辜的，就谈不上愧疚。”她停顿了一下，眼光扫过陪审团。“丘吉尔先生，在此情况下，法律有保护疑犯的相关规定，对吗？你还记得都是什么吗？”

丘吉尔叹了口气，声音单调地回答着，仿佛在特意重复烂熟于心的东西。“嫌犯在被捕以后，在进入警局问讯室接受录音问讯以前，不应该受到任何盘问。”

“说得好。这些条例的目的之一就是保护被告，是吧？防止他们受到警方不公正的骚扰，比如在警车后座、双手被铐的情况下。”

“是的，也许有这个目的。另一个目的是防止警方被无良律师诬告。”

讲得好，萨拉心想。但萨拉今天是要玩真格的了。“丘吉尔先生，我就直言相告了，你以极端不仁道的方式违反了这些法规，明知故犯。你完全没有必要在半夜三更逮捕这个年轻人，这一行动实属你的精心策划，目的是将西蒙震慑住，让他不知所措。你随后逮捕了他，告知他女朋友已死，然后在你的车里 讯问了这个伤心欲绝、惊魂未定的年轻人。”

“不……”丘吉尔摇着头。

“你故意这样做，就是为了使他头脑混乱，说出对自身不利的一些情况。你的企图成功了，不是吗？”

“他的陈述全是出于自愿。我们没在警车里审问过他。”

“你说的是出于自愿 吗？他穿着睡衣被拖下床，戴着手铐和两个陌生人坐在警车里，你居然说他是自愿的？他的手是如何被拷上的，丘吉尔先生？手在前面还是后面？”

“在后面。”

“他还受到其它束缚吗？”

“是的，为了安全着想，他被系上了安全带。”

“而你在这种处境称作出于自愿？”

“不，夫人，西蒙的处境不是出于自愿，他是在接受逮捕。但西蒙的陈述是在未被讯问的情况下自愿作出的。我已经说了。”

“就是说，在半夜三更，一个穿着睡衣的年轻人被你双手铐在身后，与两个指控他谋杀女友的陌生人坐在警车中，在乡间行驶50英里，然后你称他的陈述是出于自愿？”

“他是自愿的，我是按照正常程序将其记录下来的。”

“丘吉尔先生，大多数人会称其为胁迫。现在我们当然能够理解他为什么会犯下如此愚蠢的错误，说自己好几周都没见过贾斯敏了。他之所以说谎，是因为他惊慌失措了，是因为自从凌晨3：45被叫醒，他一直遭受你的恐吓威逼……”

让萨拉感到意外的是，菲尔·特纳站起身说道，“法官大人，辩方律师说了这么多，有提出实质性问题吗？”

穆克基法官凝视着萨拉，“纽比夫人？”

“我正要问，法官大人。从斯卡伯勒到约克的车程有多长？”

“在早晨那个时候，大约1小时。但是……”

“那么在那1小时里，当西蒙仍然处于震惊之中，不愿相信女友的死讯时，你一直在讯问他，指控他杀死了贾斯敏。难怪他会惊慌恐惧，难怪他会说谎以求自保！”

“我们没在车中间过他任何问题。逮捕过程是依法进行的，他的陈述也是依法记录下来的，所以我会警局问讯开始时让他看自己的口述记录。”

“他那时立刻否认了这份陈述，是吗？”

“是的，在他获得法律意见之后。”

丘吉尔朝露西点点头，再次暗示陪审团她有不道德的行为。萨拉快速回应道：

“不过这不是真的，对吧，丘吉尔先生？我儿子根本没有时间和律师讨论你们做的口述记录，你一向西蒙出示书面陈述，他就予以否认了。”

“是的，最初是这样。然后他又认同了那些陈述，并改口说他在13号星期四见过贾斯敏·赫斯特。”

“是的，当他在一个合适的环境中，身边有律师在场，享受到这一法定权益，才开始讲出事实，而不再是戴着手铐坐在警车中，面对两个人向他大喊大叫，告诉他贾斯敏的死讯时，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丘吉尔不屑地微笑着。“是的，见过律师之后，他就改变了说法。”

“好吧，让我们来看看他见过律师之后都做了什么。丘吉尔先生，他不但和警方合作，而且还做了你职业生涯中闻所未闻的事情。西蒙主动提交了一份基于事实的陈述书，是这样吗？”

“是的，但他的陈述书只是部分属实。”

“部分 属实，丘吉尔先生？请你再读一遍，然后告诉我你认为哪一部分不是事实？”

令萨拉欣喜的是，丘吉尔掉入了她挖的陷阱。他拿起西蒙的陈词，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法庭陷入了安静的等待之中。将近一分钟后，他抬起头。

“我的意思是陈词不完整，缺少一些重要的细节。”

“那么陈词中的内容都是属实的，你是这个意思吗？”

“它不完整，比如……”

“但内容属实，是吧？句句属实？”

“是的，至少目前是这样……”

“谢谢。”有那么一瞬间，萨拉以为自己占了上风，但她错了。

“但是陈述书没提他和贾斯敏上床了，而这却是他现在抗辩的依据。上面也没提到他在街上打了贾斯敏，在她脸上留下了瘀伤。在我看来，这些省去的信息非常重要。陈词中更没说他在贾斯敏与布罗迪交往时曾经监视过贾斯敏，并且在自己的住处外面和大卫打过架。那也是事实，纽比女士，你是知道的。”

该死！她本来已经把丘吉尔倒挂起来了，但他却接连给萨拉三次重击，使她头昏眼花，不知所措，等待着致命一击。然后萨拉开始还击了。

“这并不能改变陈词属实的事实。如果我问你 昨天晚上在哪里，丘吉尔先生，你也许会说和一个年轻女郎在一起，但你应该不会告诉我你们在床上的细节，这会使你难堪，不是吗？”

丘吉尔对这个问题感到惊讶不已，就在他迟疑的时候，萨拉听到身后一位男子正捂着嘴偷笑。萨拉很高兴看到，丘吉尔的脸上先是闪过一丝愤怒，随后便红了，颜色虽浅却明白无误。萨拉心里乐开了花，我竟然误打误撞，触及到他的要害了。

“是的，我也许不会提那个，又没人指控我是谋杀犯。”

“话虽如此，但这就是我儿子没写那天下午和贾斯敏上床一事的原因。他那时并不知道这点很重要，不是吗？他只是告诉你他们在一起，这是事实。”

“也许是吧！”丘吉尔朝萨拉的身后怒目而视，望着那个发出笑声的人，萨拉真想亲自回头看看个究竟。

“你也承认这一点了。我儿子一到警局，就向你们提供了完全属实的信息。在问讯的过程中，他所说的其他一切都是事实。在此期间，他承认过自己谋杀贾斯敏·赫斯特了吗？”

“没有，他矢口否认。”

“那就是了，他从来没有承认杀人，不是吗？”

“是的。”

对丘吉尔的盘问接近尾声，萨拉翻看着笔记，回忆自己昨晚拟定的盘问计划。现在就出击吧，让丘吉尔措手不及。

“请问你是什么时候告诉他贾斯敏的死讯的？”

“我……当我们逮捕他时，那时就告诉他了。”

“这个消息令人震惊，不是吗？尤其是4名警察在半夜三更带来了这个消息。西蒙的反应如何？”

“西蒙声称自己不知道贾斯敏已经死了。”

“西蒙声称自己不知道。”萨拉顿了顿。“我想，丘吉尔总督察，你从没意识到他说的 其实是真的吧？这样看来，你向他宣布这个消息的方式简直是——怎么形容呢？残忍？”

“我相信是他杀了贾斯敏。”

“是的，你相信，但如果你弄错了呢？如果你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他真的以为贾斯敏还活着，你认为他会作何反应？”

丘吉尔耸了耸肩，“如果他真认为贾斯敏还活着，我想他会相当震惊。”

“他有何表现？”

“嗯，他当然看起来 心烦意乱，说自己不知道贾斯敏已经死了，然后开始冲我们大喊大叫。但在我看来，这都是伪装出来的，他只是对自己被抓感到震惊，如此而已。”

“你刚才说，他看起来 心烦意乱。他问过你贾斯敏是怎么死的吗？”

“是的。”

“在他的房间里，还是在警车里？”

“在警车里。”

“又是趁他戴着手铐，被安全带绑在座位上的时候。你告诉他贾斯

敏是怎么死的了吗？”

“是的，笼统地说了一下。我告诉他贾斯敏先被强奸，后被割喉了。”

“他对这个消息有何反应？”

“他看起来心烦意乱。”

萨拉再次停顿了一下，希望自己停得越久，这些话听起来就越冷漠无情。但只是希望而已。陪审团同样可能认同丘吉尔冷嘲热讽的态度。

“总督察，如果可以的话，为我们描述一下西蒙心烦意乱的样子。他看起来震惊吗？哭了吗？都做了什么？”

丘吉尔抬头望着装饰华丽的穹顶叹了一口气，仿佛是为了表现他有些不耐烦了。“我记得，西蒙先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始冲我们大喊大叫，说他几周都没看见贾斯敏了。”

该死！她这招又走错了，得想法儿赶快脱身。

“那么，让我总结一下你的证词吧，丘吉尔先生。4名警察在半夜将我儿子叫醒，戴上手铐，告知他女友的死讯，西蒙看起来心烦意乱，你告诉他贾斯敏在被强奸后遭到了割喉，他显得更心烦意乱了，我所说的都没错吧？”

丘吉尔又嘲讽地微笑了一下。“是的，如果你非要这样表述的话。”

“然后，他戴着手铐坐在警车中，而这令人震惊的消息仍然使他心烦意乱，与此同时，你先是指控他谋杀，然后开始审问他……”

“没有！”丘吉尔猛烈地摇着头。“我们没在车里审问过他。”

“好的，就算你没在车里审问他，但他穿着睡衣，双手戴着手铐，坐在行驶于漆黑乡间的警车里时，你向西蒙描述了贾斯敏是如何被杀死的，同时指控他杀害了贾斯敏，据你所说，西蒙看起来心烦意乱，就在那个时候，他说谎了，说自己有好几周没见过贾斯敏了。是这样吗？”

“我想这只是你的理解。”

“有哪点不属实吗？”

丘吉尔回忆了一下，“我想细节上没错，但是……”

“很好，然后你将西蒙带到警局，他获准和律师见面，有些许时间消化这令人震惊的消息，不会感到自己被两个陌生人绑架了，而他们又不相信他所说的一切。于是他马上开始和警方合作，说出了事实。我说的对吗？”

“不，不是所有的事实。西蒙告诉我们他没有杀死贾斯敏。”

“除此之外，他在问讯中所说的一切，有哪一点你认为不属实？”

回答之前，丘吉尔停顿了一下，在脑海中快速搜索被萨拉忽略的细节，然后咧嘴一笑。

“西蒙说那天下午他和贾斯敏上床了，我不相信这个说法。”

“你也许不相信，但你无法证明它到底是真还是假，对吗？病理学家已经证实有这个可能性。”

丘吉尔没有回应，只是不屑地耸耸肩。

“你不相信，他为贾斯敏的死亡感到心烦意乱是出自真心，但这完全有可能，不是吗？如果他真的没有杀死贾斯敏的话？”

“是的，如果西蒙没有杀贾斯敏。”

“那么，丘吉尔先生，如果我们接受了西蒙没有杀人的事实，他所说的、所做的一切就不难理解了，不是吗？西蒙在警车里感到震惊、不安、害怕，在恐慌的状态下对你说了谎；但恢复镇定以后，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百分之百的实话。如果我们接受西蒙没有杀人这个事实的话。”

丘吉尔恼怒地摊开双手。“哦，纽比夫人，如果你以此为前提的话，是的。但我不会接受这个前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我相信是西蒙杀死了她。”

萨拉已经竭尽全力了，她迅速地微笑一下，向人们表明自己没有

不知所措，而是思路清晰，有理有据。

“谢谢，丘吉尔先生，我的盘问到此为止。”

萨拉撩起袍子坐下了。

“你算计了那个讨厌的家伙。”

“是吗？希望如此，西蒙。他是一个很难动摇的证人。”

“你让他看起来像个恶棍。他本来就是一个恶棍。”

“希望陪审团和你有一样的想法。”

“他们会。所有人都能看出他就是个猪猡。”

“我当然是这样计划的。”萨拉在狭窄的牢房中来回踱步。她的兴奋之情还没有平静下来，没法站着不动。她削弱了丘吉尔证词的说服力，丘吉尔也在动摇萨拉的论证。“看着这一切，很受煎熬吧。”

“不，怎么会呢，你表现得这么出色，你太棒了，妈妈——我是说真的！”

西蒙的热情和用词让萨拉回忆起他还是个小男孩时的样子，在青少年期的叛逆和敌意……还有这一切发生之前的那段日子。他脸上短暂的明朗快活让萨拉感到由衷的欣喜和对过往岁月的惋惜，她捏了捏西蒙的胳膊。

“我希望所有的委托人都能这样心怀感激，但这场诉讼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牢门打开了，一个狱警将一个托盘放在西蒙身边的凳子上，托盘里放着包好的三明治、一个苹果、一杯咖啡。

“好丰盛啊，”萨拉说。“露西会下来和你一起用餐，我还要回事务所翻看笔记。下午见，好吗？”

庭外的世界一如既往地有感官冲击力，阳光、游客还有拂过面庞、掀起长袍的暖暖秋风。从令人精神贯注的法庭进入这喧嚣的声色世界，总是让人有陌生奇异之感，像是从电视节目中迈出，进入了广

告时段。萨拉穿过在攀爬克利福德塔草坡的孩子们和一个正在解说的法语导游旁，走到交通信号灯处停下，一只手抓住假发套以防被风吹跑。旁边的一个男士按了交通灯的按钮。

“案子进展如何？”

“谁——哦，丹尼尔，你好。”他们挤过那排德国小学生，穿过了马路。“呃……目前为止进展不错。”

“你今早盘问了我的上司，他可不怎么喜欢你。”

萨拉做了个鬼脸，“我也不喜欢他，但我有了些许进展。”

“你儿子西蒙心态怎么样？”

“西蒙认为我们进展顺利。”她若有所思地看着丹尼尔，不知道该跟他说到什么程度。“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无辜的，其他人都不知道。我现在真正需要知道的是，到底谁杀了贾斯敏。或许是布罗迪？”

丹尼尔知道自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于是严肃地与萨拉对视。“对不起，萨拉，恐怕此刻……”

有人拍了她肩膀一下。“对不起，夫人，你能和我妻子拍张照吗？我们来自美国堪萨斯州，非常喜欢你们英国律师古雅的长袍……”

萨拉暗暗抱怨，不得已在一个女人旁边站了片刻，然后快步奔到事务所门前，在楼梯上和亚当·博斯撞了个满怀。

“萨拉，怎么啦？你还好吗？”

萨拉没多作解释，急忙走到楼上自己的办公室，咖啡和三明治已经恭候多时了。要开始为今天下午的庭审做准备，为现实生活而战斗了。

现实生活的回归是以阿奇博尔德·马伦的出现开始的，西蒙的这位邻居今天正装出庭，没有穿软拖鞋和开襟羊毛衫，而是衬衫配领带，外面套着夹克衫。他抹满百利发乳的稀疏头发紧贴着头皮。萨拉刚才在大厅看到他抽的那只烟斗此时已被熄灭，被塞进了上衣的口袋里。

菲尔·特纳慢慢地引导他说出证词——他如何经常见到西蒙和贾斯敏，并认得他们；如何在贾斯敏被杀当晚看到他们在大街上争吵；西蒙如何打了贾斯敏，贾斯敏如何哭着跑开；西蒙如何回到屋内，稍后又驾车离去。而这，正是控方给西蒙定罪的一个关键而确凿的证据。

萨拉注视着他，心想对于这个老家伙来说，这是一生中难得的表演机会，想必他为此站在镜子前面演练了好几周了吧。

如果鲍勃没有遇见他，也许西蒙就不会被逮捕。

当菲尔坐下时，萨拉迟疑了一下，盘算着是否该向这个老家伙提任何问题。但她做了愚蠢的选择，站起身来。老家伙的那双黑眼睛立刻盯上了萨拉，像画眉鸟看到了虫子一样。

“马伦先生，你当时一定是密切关注事情的经过吧。”

“我差不多都看见了。”他说话时，喉结在粗糙苍老的皮肤内上下移动。

“我只想了解当时的情况，”萨拉谨慎地盘问着。“当时你正在刷牙，听到了外面有响动。照你所说，你听到了摔门声和争吵声。”

“是啊，互相喊来喊去。”

“那么当你向窗外望去时，争吵是否已经开始了？”

“是的，那两个人正在大吵大闹呢。”

“但你没看见这场争吵是怎么开始的，对吗？”对于萨拉来说，这的确是唯一能加以利用的一点了。

“我看到了关键的部分，不管咋说，他打了那个女的。”

“是的，我没有质疑那一点。但你没有整晚都盯着街道，对吧？你一直在看电视。”

“没错。”老头满腹狐疑地觑了她一眼。

“那么你是在这两个人摔上门开始争吵的一两分钟以后，才看到他们的，是这样吗？”

“我看见他打了她，”他顽固地说。“你动摇不了我的说法。”

“是的，但是……马伦先生，他们两人是谁摔的门？是西蒙还是贾斯敏？”

“好像是西蒙。”

“你怎么知道的？你看到他摔门了吗？”

“不，但那是他的房子，不是吗？我说得有道理吧。”

“女人也会摔门，马伦先生。”

“是啊，但贾斯敏先出来的。是她要离开，又不是那个男的。”

“但你没看见是谁摔门，对吗，马伦先生？”

“我没必要看到。反正这无所谓，不是吗，小姐？”

萨拉意识到，陪审团也许会赞同他的说法。她栽在了这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上，打算再试一次。“重要的是争论的过程你看见了多少，前面的内容你错过了多少。他们俩是谁先开始喊的？”

“不对，这是半斤对八两的事，好像是同时吵起来的。”

“那么事实是，你正在刷牙时听到了摔门声和争吵声。于是你放下牙刷，走到窗前，看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对吗？”

“不对，我一直拿着牙刷。你可以边看吵架边刷牙的，小姐。”他说得兴高采烈，旁听席上有几个人爆发出抑制不住的笑声。

萨拉叹了口气，问了半天什么也没问着。“我确信你能做到这点，马伦先生。我要证明的一点是，尽管你看见那个年轻人打了那个女孩子，但你没有看到争吵的全过程。在你向外看之前，完全有可能是女孩先动的手，不是吗？这让西蒙很生气，并且还手打了贾斯敏。”

“不是啊，小姐，我只说我看到的事情，你说的我没看到，别把那些话强加给我。”

再问下去，这个老家伙会磨叽一晚上的，萨拉想。陪审团看得开心，对西蒙却一点好处都没有。她突然坐下了。

“没有问题了，法官大人。”

1 河口英语（Estuary English，又译“港湾英语”）是一种现代的英语口音，广泛流传于英格兰东南部及东部地区，特别是这两个地点的交汇点，即泰晤士河沿岸及其河口。这种英语是英国皇室的标准发音和英格兰东南地区，特别是伦敦、肯特和艾塞克斯方言的一种混合体，大约成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第三十七章

男人在车里已经坐了将近两个小时。他坐着抽烟并观察车窗外面的情况，不时地启动车子取暖。夜里很凉，街道被雨水洗刷得很干净。柏油路面在街灯照射下，反射着光。他开启雨刮，以便看得更清楚。

那个女人很快就会出来，他心里想，他看着她走进去，并根据她脖子上挂的高档相机，身穿的牛仔裤和风衣认出了她。她不属于这栋房子通常会有的那种访客。一个年轻妇女，他想着，大约25岁，机敏、自信，不会因为独自一人在雨夜里走在这些街上而感到害怕。

这个人一定习惯了大城市的生活，不认为约克市存在危险。这个人来此地一定是要获得独家消息，等大作文章之后，然后继续寻找下个目标。在她眼里，自己这种人只不过是她获得事业成功的台阶而已。

房门终于开了，在漆黑的街上投下一缕泛红的光线。那个女人走了出来，道别，门内的光瞬间映出她金黄色的短发。然后，她沿着街道朝他这个方向走来。

她步履轻快、矫健，看上去很快活，双臂环抱在胸前，紧裹住风衣，抵挡突然来袭的湿冷夜风。距离他还有10米，5米。

他心里想，我现在就可以推开门，横挡在狭窄的人行道上，拦住她。然后，以同样迅捷的动作，从车里冲出去并且……干什么呢？

什么都没干。

她走过他的车，拐过街角，进入灯火通明、安全的主街上，朝着她所住的温暖饭店走去。这个人静静地坐在车里沉思默想，手指在方向盘上时紧时松。

必须那样做，事情就该那样办。

他从车里出来，走向那个女人刚刚走出的房门。

“你该来看看，”萨拉在床上说。“那样的话，我就不必再向你重述

一遍了。”

“我还有个学校要管，萨拉。不管怎样，艾米丽和乔伊把事情的大部分经过都告诉我了。”鲍勃将脱下的夹克挂起来。

“那怎么现在又问我？”萨拉盖着羽绒被，伸展着双腿，感到肌肉放松了许多。“我受够了，鲍勃。我很累。”

“我不觉得稀奇。昨晚你把我吵醒过4次，嘟嘟囔囔地自说自话。”

“那你去客房睡啊。”

“乔伊在那儿睡。不管怎么说，理论上他是在那儿睡。我们说说这件事也行。”

“上帝！”萨拉咕哝着，捶打着枕头坐了起来。“听着，鲍勃，我很抱歉，我没法应对这件事。我手头有个凶杀案要出庭辩护，而且明天为了救西蒙，我还要毁掉一个可怜男孩的生活。所以现在，我要睡觉，如果你不能在客房睡，那我去。只是明早7点之前，别叫醒我。”

萨拉抓起两个枕头，咚咚咚地走出了房间。鲍勃看着她出去，听着客房开灯和关灯的声音，紧接着响起关门的声音。

他爬上那温暖，但已空无一人的床上。

“谁呀？噢，不，怎么是你！”

“是我。我要进来，雪伦。”

“现在不行。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刚哄孩子们上床睡觉。”

“很好，时机正好。来吧，关上门，外面很冷。”

“可我不想……”

“可我想，”他已经进了屋，在门厅里推着她朝后退。“你想干什么，打电话报警？”

“你这个王八蛋……”

“多谢夸奖。来吧，雪伦，是在这儿做还是上楼去做？”

她的脸转向一边不看他，但他强吻着雪伦的脖颈、面颊、喉咙。他感觉自己下面硬了，她柔弱的身体极力抗拒着他，便更激发了他的欲火。他把雪伦按在墙上，亲吻并抚摸她，同时用壮实的身躯压得她动弹不得。她的脖颈和头发的味道与令人窒息的恐怖气息交相混合，使他更加兴奋。他感到雪伦的抵抗逐渐减弱。

“在这儿，怎么样？”

“不，上去，看在上帝的份上。孩子们在这儿。”

雪伦从他的束缚中挣脱出来，然后领他上楼，他紧紧抓着她的手腕。一间卧室的门开了，里面传出小孩儿的声音。

“妈妈？那个女的走了吗？”

雪伦探头进去。“走了，没事了，汤姆。一切都好。”然后，头也不回地径直来到自己的卧室，也就是她的工作室。他轻轻关上门，雪伦把鞋踢掉，开始解衬衫钮扣。头发散乱地盖住了她的脸。他站在那里，注视着一切。

当她脱掉上衣、摘去乳罩时，他还是没动。雪伦抬头望着他，迷惑不解。“怎么啦？”

“继续。全脱掉。然后你再帮我脱。”

“猪猡！”她解下裙子，开始褪去连裤袜。雪伦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没有任何挑逗动作。她显得阴郁、愠怒、生硬。“这么晚了你到底来这儿干什么？”

他笑了。“就是来干这个的。我工作到很晚，就想到你可能也是这样。”

她已经全裸了，便开始闷闷不乐地脱他的衬衣。在她脱衣时，他的手在她后背划过，然后又抚摸两侧。他的抚爱没有产生任何反应。她给他脱衣服的时候就像是在给小孩换尿布

“你真是个王八蛋，哈瑞·伊斯比。”

“是吗？”当他也全身赤裸之后，他把她推倒在床上，然后伏在她身上。“看看我到底是怎样一个王八蛋，好吗？”

事毕，他在她身边躺下，欣赏着自己吐出的烟圈儿袅袅上升。她侧身缩在一边，背对着他。他拍拍她的臀部。

“至少你还物有所值。”

“什么值？你这个猪猡，你根本没给钱。”

“没有，我要是给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他从他的烟盒里抽出一根烟，丢给她。“给你。”

雪伦气鼓鼓地穿上晨衣，点上烟。“你要待很久吗？”

“再待一会儿。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

“噢，是嘛。你铺垫的方式倒很有趣。”

“这是我的职责。”哈瑞努努嘴示意自己的下身。“别太放肆无礼，你会让它兴奋起来。”

“做梦吧。”她脸上闪过一丝微笑。“什么问题？”

“跟那个记者聊得怎么样？”

“她？”雪伦猛吸了一口烟看着别处，警觉起来。“她问问题，我回答呗。”

“然后呢？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她写她的报道，我想。记者不就是干这个嘛？”

“我不太清楚，我从没有上过记者。”哈瑞为自己的粗俗发笑。“那她的电视节目如何，她提起过吗？”

“她说会跟一些人谈谈。编辑之类的，我也不知道。”

“然后呢？他们将制作关于你和孩子们的片子？还有你的客户？”

“别傻啦。他们对那些没兴趣。”

“是吗？我打赌他们有。”他若有所思地吸着烟，看着她。“我可能出现在片子里。我是说，作为嘉宾演员。”

“真扯！”她厌恶地用夹着香烟那手拨弄了一下他疲软的阳

具。“作为嘉宾狗屎还差不多。快点儿吧，你要问什么问题？只是打听那个记者吗？仅此而已？”

“不是。”哈瑞跳下床，穿上内裤和裤子，从夹克里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有两张相片拼图。他在床上摊开。“我要问的跟这些有关。”

雪伦漫不经心地瞄着它们。“哦，它们怎么啦？”

“你认识画像上的人吗？”

“也就是说他们是同一个人？是这样吗？”

“同一个人，没错。”

雪伦认真地看了看，比较着照片，产生了兴趣。哈瑞看着她，她那金色长卷发随着她的动作在肩膀上滑动。

“是有点儿像我认识的一个家伙。”

“哦，是谁呢？”

雪伦打量着他，心怀疑虑。“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哈瑞一下子抓住她的手腕，由于用力过大，她感到生疼。“哎，你说，知道吗，雪伦。所以我才问你。”

“那就放开我的手。”她试图挣脱，但他抓得更紧了。

“是谁？告诉我。”

“是加里的一个哥们儿。”

他松了松手。“叫什么？”

“是个爱尔兰人，自称肖恩。一个烂人。”

哈瑞松开她的手，坐下，紧盯着她。“好姑娘，你一下子就搞定了。那么告诉我，雪伦。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她笑了。“跟认识你的方式一样，太巧了。你们这些臭男人，一路货色。”

“他是你的客户？”

“曾经是。现在不再是了。”

“为什么不是了？发生了什么事？”

雪伦站起来，往一个杯子里弹烟灰，慢慢走到窗前。“如果我是个医生，我就不能说，对吧？他们有客户，而且要为他们的病情保密，是不是？保密。”

“是的，但你……”

“我也有客户，即使有些客户赖账。”她嘲弄地扫了他一眼。“但不管怎样，那个画像上家伙，我感觉，他不仅需要我，也需要医生。”

“为什么？他得病了？”哈瑞不安地扭动着，感觉自己下身好像有什么异常的瘙痒或者疼痛。

“不，不是那样的。他不能正常地做。不像你，我不得不承认。”

“什么意思？”

“哦，他有毛病。他能勃起，知道吗，但他不能做。射不了精，什么都没有。”

“他射不了精？”

“对。”她摇着头，深吸一口烟。“相信我，我检查过。他戴着安全套，但里面是空的。我替他手淫，最后——什么都没有。”

哈瑞瞪大眼睛，然后开始笑。“真是……可怜的家伙！”

雪伦哆嗦了一下，把烟掐了。“是啊，当时并没那么快乐，相信我。上面的那个家伙……”她朝画像点点头。“……身材壮得像他妈的阿诺德·施瓦辛格，想法也像个终结者。他能一只手把你打到墙那边去。只是他身体里有一部分东西不正常，明白吧——就是他的阴茎！又干又硬，快把他逼疯了。猜猜他怪谁？”

哈瑞还在笑。“他母亲？托尼·布莱尔¹？”

“这并不好笑，哈瑞。他居然怪我。我告诉你，我当时以为自己不会活着走出这个房间。他就是个变态狂，十足的变态狂。”

“他威胁你了，你是说？”

“何止威胁？他双手掐着我的脖子。”她摇摇头，当时的回忆让她心烦意乱。“不管怎样，你找他干嘛？”

“他是……一宗凶杀案的嫌疑人。”哈瑞严肃起来。“你最后一次见到这个肖恩是什么时候？”

“算起来大约1年前。感谢上帝。千万别再让我再看见他。”

哈瑞穿上衬衣。“这就对啦，雪伦，你看。我就知道你有东西急着告诉我，就因为这我才来的。”

她看着他到处找自己的袜子和鞋。“哦，是啊。你就是为这个来的。当然啦。”

哈瑞把画像装入信封，放进夹克的口袋里，赏给她自以为是胜利的、性感的一笑。“谢谢你，好孩子。这晚真值。”

雪伦在平台那里看着他下楼，出了门。然后，她关了灯，倚靠在墙上，慢慢地滑坐到地板上。她摸索着找烟和打火机，坐在她孩子们的卧室门外抽烟，她弓着背，双臂抱着膝盖。

布罗迪双手扶在证人席的边缘上，神情紧张，现在他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这令他有些害怕。菲尔·特纳开始提问了，语气很温和。

“布罗迪先生，请问你跟贾斯敏·赫斯特很熟吗？”

“非常熟。”布罗迪微笑着忆起一些往事。“我是她的男朋友。我爱她。”

“你们认识多久了？”

“大概……3个月，我想。”

“你们怎么认识的？”

“在一次聚会上。她独自一人，我们就聊上了。她跟男朋友吵架，没处过夜。我说如果她乐意，可以在我家空余的房间过夜。她就去了。”

萨拉专注地观察着他，心里想，他是在朝旁听席说话，就像舞台上的哈姆雷特那样，几乎不看菲尔·特纳。

“和她吵架的男朋友是谁？”

“西蒙·纽比。”

“你能看出任何证实这次吵架的迹象吗？”

“她给我看胳膊上的伤，是他打的。”

“你当时有何感受？”

“哦，我感到震惊。简直无法想象有人会打她。”

“那么她就在你空出的房间里过夜了？”

“对。”布罗迪脸红了，意识到这种说法恐怕会产生误解。“我没有非分之想，我是说，我不会做任何混事。她就想找人说说话，我是这样认为的。老实说，我当时都惊呆了，她非常漂亮。”

“那你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发展的？”

“哦，第二天早上，她回到西蒙那里想跟他和好。我是说，他们同居了一段时间，她的东西都在他那里。我说，好吧，如果她什么时候想离开他，我也欢迎她随时再回来。我指给她看我把钥匙藏在哪儿，以免我不在家。我是个护士，你知道。我在医院值夜班。”

“那她回来了吗？”

“当然。有天夜里，我11点回到家，看到她在。她自己开了门，还特别给我准备了夜宵放在烤箱里。这太妙了。她说她和西蒙又吵架了，这次决心彻底搬出去住。她问能不能在我那儿住几天，等她找到住处就搬走。”

“你就同意了？”

“那还用说。我说只要她愿意，想住多久都行，于是她就长久地住下了。她……她在我那儿度过了余生，实际上。”他的声音有些哽咽，眼光不由自主地投向陪审团，想看看他们是否明白他的意思。萨拉心想，真会表演。他完全把这里当成了舞台。

“然后你们成了情侣？”

“对，处了一阵子。”他谦恭地低下头。

“很好。那么在这期间，你见过被告，西蒙·纽比吗？”

“见过，有好几次。他查到了贾斯敏住的地方，你知道，还监视过我们，给我们添乱。他还揍过我一顿。”

“怎么回事？”

“哦，贾斯敏走出屋外。我听到喊叫声就跑了出去，看到他正抓着贾斯敏的胳膊。我就告诉他放开她，他朝我大吼大叫，让我滚开。然后就打我。”

“怎么打的？”

“照我脸打了一拳。打得真狠。你知道，他很强壮。”

有几个陪审员点着头，他们看得出西蒙比这位证人要壮实很多。

“然后发生什么啦？”

“哦，我摔倒了，贾斯敏开始尖叫，踢他。然后，他就跑开了。”

“你报警了吗？”

“没有。现在真后悔当时没报警。假如报了警，也许不会闹到这种地步。”

他的声音再次流露出些许哽咽，在萨拉听来令人起疑。也许她仅仅是为了说服自己，让自己鼓起反击的勇气？

“这样对你和贾斯敏的骚扰——后来还有吗？”

“有，又发生过几次。我觉得原因是……”

“嗯，布罗迪先生？原因是……？”

“原因是她让步了，有时会回他那里。贾斯敏说只是去聊聊。我不喜欢她这样，可我也没办法。她似乎觉得这样挺有趣。贾斯敏说西蒙就是个得了相思病的小孩子，说她能对付西蒙。所以有时候千万别太相信自己的判断。我真该做些什么，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这次他还真的流泪了，拿出一沓子纸巾擦拭着。萨拉很沮丧地想，这会感动陪审团的。他也爱贾斯敏，可怜的孩子。

“我知道这很令人难过，布罗迪先生，”菲尔继续追问。“不过，你能否准确地告诉法庭，在贾思敏生前，你最后一次见贾斯敏是什么时候？”

“星期四，5月13日。她大约在10点钟离家，她说……她去参加抗议活动。但我知道不是那么回事，贾斯敏是去找西蒙。”

“她去找西蒙，对吗？”

“对。我让贾斯敏别去。但她还是去了。”他抽了一下鼻子。

“那是你最后一次看到她？”

“对。我从2点一直工作到10点。我回到家的时候，贾斯敏不在。我以为她还在西蒙那里，但事实不是，对吧？她死在河边了。”布罗迪指着被告席上的西蒙。“就是他在那儿杀了她！”

菲尔·特纳停顿了一会儿，想让这一刻充分释放它的感染力。

“谢谢你。请待着别动。纽比夫人可能要问你几个问题。”

你说得太对了，萨拉心里想。而且我的问题会让你恨得咬牙切齿。

哈瑞进屋的时候，丹尼尔很不满地看了一眼手表。9点37分。

“哦，长官，我很抱歉。”哈瑞咧嘴一笑。“不过我昨晚出去干活到很晚，这可不是假话。收获确实很大啊，相信我。”

“喔，是吗？那就说说看。”

哈瑞把椅子调转过来，跨坐在上面，眼睛里散发着胜利的光芒。

“好吧，我昨天见过雪伦，在她和记者谈过之后。”

“喔，是嘛。结果怎样？”

哈瑞耸了耸肩。“她说没太多。但看这个，头儿。我给她看了这些。”他把肖恩的拼凑照片甩到丹尼尔的办公桌上。“她认识他。”

“她认识？”丹尼尔想起了加里的的问题。谁帮你们拼的？那个贱货雪伦吗？“她怎么认识肖恩的？”

哈瑞笑了。“在床上认识的。只不过这事稍有不同，或者说你根本就意想不到。”

哈瑞不厌其烦地从头至尾，一丝不落地把雪伦告诉他的那些事都说了出来，包括肖恩的行为和他的性功能异常等等。丹尼尔听后感到惊讶不已。

“怎么可能？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情况。”

“我今天跟我的医生通过电话。很显然，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是万分之一，他们把这种古怪的事写进医学教科书，为的是让其他人感到庆幸。”

“但是……这个可怜虫。这会让人抓狂的，对吧？”

哈瑞点点头。“雪伦就是那样说的。她说肖恩差点儿把她给吓死。”

“那肖恩去找雪伦干什么，既然他已经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也许他希望这次能正常发挥。我哪知道。不过让我震惊的是，长官，你看——我夜里一直在想，然后想起来了。这个家伙，肖恩，他有杀害玛利亚·克莱顿的嫌疑，对吧？克莱顿案的问题之一就是，她被强奸，但没发现任何精液。这样的话，假如是这个家伙干的……”

“他就不会留下精液。太对了。”丹尼尔猛地站了起来。“而且当他不能正常行事的时候，肯定会异常暴怒，情急之下就杀了她。那本儿日记在哪儿？”

丹尼尔在桌上一堆文件中翻找，翻出了玛利亚·克莱顿那本有些磨损的日记，要找的那页贴着黄色标签。

“在这儿。看！”他举着给哈瑞看。S看着有戏，却没结果。能起来，却出不来。他很沮丧，可怜的小绵羊，怪罪我。外面？没门儿，我说。

哈瑞脸上露出胜利的喜悦。“太好啦，肯定是他，长官！说大话，没结果。能起来，却出不了。怪罪我，她这么写的——跟雪伦说的完全一样——而且他的名字正好是S打头。我们找到他了！”

“对，但是……他在哪儿？这可是个没有答案的重要问题，哈瑞老弟！”

萨拉站起之前，身上开始哆嗦。交叉盘问之前萨拉经常感到紧张，分泌出的肾上腺素令她兴奋，表现出色。可这次有所不同。她心里感觉七上八下，把手藏进袍子里，发抖的双手在身后紧紧握住。

萨拉花了很长时间左思右想这个计划。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实行这个计划可能会引火自焚，但如果有效，她可以在陪审团心中种下怀疑的种子，从而使自己的儿子获救。毕竟游戏就是这么玩的。为了赢，不在乎公不公平、道不道德了。萨拉朝自己的受害者微微一笑。

“早上好，布罗迪先生。你已经告诉法庭贾思敏是如何离开西蒙，如何开始和你同居的。请问你刚遇到她时，是否还有个女朋友？”

“应该没有，我约会过几个护士，但都没有正式确立关系。没有。”

“没有同居的女朋友？”

“哦，没有。”他坚定地摇头否认。

“在贾思敏·赫斯特来之前，你究竟有没有和女孩同居过？”

“喔，没有……没有跟任何人同居过，没有。”

“因此，这次对你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啊？”

“特别？哦，是，非常特别。我爱她。”

“她很漂亮，对吧？”

“哦，对，她……可以当得上电影明星了，这对她来说并不难。”

“她还比你大一些，是吗？”

“是，比我大一两岁。”

令萨拉惊讶的是，他居然能在这些私人问题上应对自如。如果她不是布罗迪的敌人，她也许会很同情布罗迪，萨拉加大了问题的力度。

“你想跟她结婚吗？”

“只要她想……是的，当然……我会很高兴……”他眼睛里又充盈着眼泪。萨拉心想，这很难假装。但也未必就是真的，有些父亲杀了自己的孩子，事后也会痛哭流涕。

“你深爱着她，对不对？”

“对。”

“实际上，你为了她能留在自己身边，会做任何事，无论什么事？”

“对，当然。”

“那么当她说要离开你，你肯定心里很难过。”

“是的，我……你想说什么？”布罗迪头一次皱起眉头，似乎察觉到这些问题会把他引向哪里。

“你不仅仅是在那个星期四上午跟贾思敏吵架了，对吗？两天前你们就吵过架。”

“不，我们……不是真吵，不是。”

“你们在抗议活动的扎营地吵过架。难道不是吗？你们两个互相叫骂。”

“呃……我们……”他意识到如果萨拉没有证人的话，不会这么说。“我们是大吵了几句，是的，但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没有动手。”

“没有动手。”萨拉强调了一下，以引起大家注意。“我明白了。争吵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哦，鸡毛蒜皮的事……我很爱整洁，有时让贾斯敏感觉很烦。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是说，最初她喜欢我的就是这一点。她说我这儿比西蒙那臭烘烘的家强多了。”

“还有别的吗？”

“哦，当然她还说，我不像西蒙那么强壮，那么有男人味。贾斯敏说她喜欢强壮的男人，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她只不过是故意跟我斗气……”

“贾斯敏说那些话的时候，你是否很生气？”

“哦，多半感到受了伤害，而不是生气，我觉得。可贾斯敏说的只是气话。她是真心爱我……”

“但在这次争吵中，她说烦透了你，要跟你分手。对吗？”

“我不记得了。”

“可是，有人听到她是这么说的。你是说他们听错了？”

“人们吵架的时候什么疯话都说得出来，但并不总是真心话。”

“但有时是。真相就是，你和她吵了架，害怕贾斯敏真的会离开你。是这样吧？”

“不是，她不能……我爱她。”

“但贾斯敏这么做了，难道不是吗？贾斯敏回到了西蒙的身边，还和他做爱。”

正如萨拉预料到的那样，菲尔·特纳站了起来。“大人，恐怕我博学的朋友开始妄想了。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她在骚扰我的证人。”

萨拉正视着法官，态度很坚决。“大人，我有证人可以为我刚才所说的话作证。我儿子申明贾斯敏·赫斯特小姐经常回到他家并和他做爱，而且我有一名证人目睹了那次吵架以及布罗迪先生当时的精神状态。既然他自己多次指证我儿子的精神状态并说西蒙有所谓的动机，那么问布罗迪同样的问题似乎是公平的。”

穆克基法官想了想，然后点头。“很好，纽比夫人，继续。”

萨拉深吸了一口气，心存感激。“我说的没错吧，布罗迪先生？贾斯敏跟西蒙不止是聊聊天，是对你不忠，对不对？她还拿这事取笑你。她说西蒙更像个男人，床上功夫比你好。”

“不，贾斯敏没有。她不会那样做。”布罗迪现在真动怒了，他脸色苍白焦灼，痛苦不堪。

“我觉得贾斯敏正是这样说的。贾思敏有时很绝情，对吗？”

“不。别那样说贾斯敏。她不是有意的。”

“每次吵完架后，你是否跟踪过她？看看她究竟去了哪里？”

“我没有……我……”显然这个问题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萨拉观察着他，等待他的回答。“我……确实跟踪过一次。我跟着贾斯敏到西蒙家附近。我看着她走了进去。”

“只有一次？还是不止一次？”

“我……跟踪了她几次，是的。我觉得很丢人。”他环视着法庭，突然感到害怕，他的表演出了问题，但观众都还在场。

“她走进西蒙家后，你干了什么？”

“我……在外面等了一会儿，然后就回家了。我心里很烦。”

“不奇怪。那么贾思敏回来后，发生了什么？你是否告诉贾斯敏你跟踪她了？”

“她发现了。有一次她看见我了。她……她就嘲笑我。”

“你那时是什么感受？”

“很伤心。”他低下头，羞愧难当。“我只想让她回心转意，没别的。”

“我明白。除了跟踪她，你为了让她回心转意都做了什么？”

“我……跟平常一样。我尽量向她献殷勤，让她在我家里感到舒适和愉快。让她觉着自己属于这里，这是个安全的地方，干净整齐，不像他……你儿子家那样，跟猪圈差不多。我待贾斯敏很好。”

“也就是她越是对你冷言冷语，你就越是设法讨好她。”

“这样不对吗？我爱她。”

“贾斯敏把你玩弄于股掌之中。贾斯敏看到西蒙跟踪她时，并不害怕，反倒觉着好玩儿。而你跟踪她的时候，她也嘲笑你，是不是？”

“你把她说得很可怕。她不是那样的人。”

“她玩弄他人的感情，对吗？她玩弄了你们俩。”

“她没有玩弄我。我一直想让贾斯敏清醒过来。我爱她。”

“正是因为你爱她，所以当你跟踪她，发现贾斯敏走进西蒙家并和他做爱时，你一定火冒三丈。你生气了吗？”

“我当然生气，但是……我知道如果她能和我在一起，最终她会回心转意的。”

“但那天你跟她吵架时，也就是5月11日，星期二那天，贾斯敏告诉你她要和你分手，对吗？”

“对，但是……她在那以前也说过，我不信她真那么想。我知道她还会回来——就在她回来的路上西蒙就把她给杀了！”法庭里一片寂静，鸦雀无声。

“你说我儿子杀了她，但你有证据吗，布罗迪？这有可能是别人干的，那个人自有他的动机。你说呢？”

“啊，还会有谁？”他左右看看，有些绝望吃惊。“看在上帝的份上，你不会是指我吧？太荒谬了！我是说，是西蒙打了贾斯敏，你忘啦？我从没打过她。”

萨拉并没有指责布罗迪，可他就这样把自己给牵扯进来了。法庭里的空气异常紧张，像是有隐形的电流涌动。萨拉能感觉到现在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她身上。

“在贾斯敏被杀的那天早晨，她说去哪儿了吗？”

“去参加抗议活动。但那不是真的。我亲自去看了。”

萨拉冷笑着。“那你是怎么做的，布罗迪？你是否像以前那样，去了布拉默姆街监视她？”

“没有！我没有。我是想过，但转念又想……没意义。我就直接上班去了。”

“真的吗？”萨拉怀疑地摇着头。“你上班的时候，你不再想着贾思敏了吗？”

“怎么可能不想！”他眼里又一次充满了泪水，忙不迭地摸出纸巾。“我当时心里很烦，当然很烦。”萨拉想到自己是在往他伤口上撒盐，不过她紧接着又狠狠心。

“也就是说，你因为贾思敏而感到烦闷。那天晚上你几点下班？”

“我值班时间结束的时候，10点钟。”

“然后干什么了？”

“我骑车回了家。”他警惕地看着她。

“不过你说在上班时一直想着贾思敏。你回家的路上去布拉默姆街了吗？”

“没有。”

“你没去吗，布罗迪？为什么没去呢？你怎么能抑制住自己的冲动，不会站在西蒙住处的外面，看看卧室里的灯是否开着，是否能听到贾思敏和西蒙的欢笑声呢？”

“我说了，我没去。不管怎样，我以为贾思敏会回家。”

“但她没有，对吧？你是否又出门找过贾思敏？”

“没有。当然没有。没意义。”

“因为你知道她在哪儿？”

“我以为我知道，对。”

“你骑车回家时，没有沿着河边、经过贾思敏尸体被发现的地方吗？”

萨拉终于用这个问题亮出了自己隐含的观点，法庭里，人们不禁倒吸一口气，等待下文。

“没有！我真希望我有，那样还可能有机会救她！”

“你骑车回家走的是那条路吗？”

“不是。那天不是。”

“那天为什么不是呢？”

“因为天黑了。天黑后我是不走那条路的。”

“但那是你熟悉的路线？”

“是的，我有时会往那儿走。”

“贾思敏也习惯往那儿走吗？”

“是的，但我告诉过贾思敏天黑后就不要走了，正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万一灌木丛里藏了人怎么办，就像西蒙那样的恶魔！”他怒视着西蒙。

“我明白。那么，你知道贾思敏会走那条路，而你认为那里正是可能遭到杀人犯或强奸犯攻击的地方。对吗？”

“对。”

萨拉长吸一口气。火候差不多了。“也就是说，假如你有杀贾思敏的想法，你会想到那里是最佳地点。对不对，布罗迪？”

布罗迪吓坏了，脸色煞白。“你疯了！我 没有杀她！西蒙杀了她！”

“你当然会这么说。但那晚没人见过你，对吗，布罗迪？没人能证明你没有骑车走那条路，没在深夜找过贾思敏，对吗？”

“没有人能证明。但我说的都是实话。看在上帝的份上！”

菲尔站起身。“大人，我认为这太过分了。辩方律师完全是用些不实之词无理取闹，纠缠我的证人。她的做法除了造成巨大精神伤害以外，没有其它任何意义。”

萨拉毫不让步，她直面法官，而法官明显流露出厌恶的表情。“大人，我没有作出任何指控。指控这名证人的不是我，而是他自己。我只想证明他有杀人的动机和机会，他缺乏不在场证明，而这些正是我儿子被指控的理由。”

穆克基法官审视着她，琢磨着眼前的处境。但他还没来得及作决定，萨拉又开口了。“无论如何，大人，对这个证人，我没有其它问题了。所以，如果我造成了什么不愉快，也已经到此为止了。”

法官点点头，放了心。“如果是这样，布罗迪先生，你可以退下了。”

布罗迪站在那里，神思不定，浑身颤抖。他刚转过身要走，又改了主意，然后又正对着萨拉，满含悲愤的声音响彻整个法庭。

“我爱贾思敏，是你儿子杀了她。你也很清楚，对吧？婊子！”

在人们交头接耳的当口，萨拉转身看着西蒙。在他正上方的旁听席里，一双眼睛正朝下看着，那是她的丈夫，鲍勃。

¹ 英国前任首相。

第三十八章

自庭审开始，萨拉就感觉到自己成了人们注视的焦点。不单单是外面的摄影机，无论在楼中的哪个地方，她的出现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人们要么明目张胆地盯着她，要么用眼角偷看她。她现在是公众瞩目的焦点，但今天的状况比以往更糟糕。法庭午餐休庭的时候，她再一次感受到众人的眼光都贪婪地盯着自己，数百双眼睛齐刷刷地紧追不放，就好像他们都长在同一个有机体上一样。

踏入拥挤的大厅，面对不分青红皂白地挤在那里的一众记者、保安、学生、警察和证人，她又不禁打了个寒颤，露西捏了捏她的手臂。

“穿不过去啊。”

“这还用说。哦天呐，小心。左转，赶紧。”

布罗迪正在一米开外的地方，义愤填膺地跟控方事务律师说着什么。看到萨拉之后他就贸然往前冲。“你是个贱人，你知道吗？臭婆娘！我根本没有杀她，而你他妈的清楚得很，我没有……”

“布罗迪，走吧。你这样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那个事务律师抓着他的手臂，萨拉和露西趁机闪过他们，踏出前门，却直撞上一台电视摄影机黑乎乎的硕大镜头。一个打扮入时的年轻女人把麦克风戳到萨拉面前。

“纽比夫人，今天早上的庭审进行得如何？”

“对不起，今天不能回答。”露西把萨拉拽下楼梯，两人匆匆离开了，摄影机还在录像，但没有要跟拍，正在这时鲍勃出现了。

“萨拉，我能和你说句话吗？”他胡子拉碴的脸显得阴沉可怕。

“我们正要去吃午饭，鲍勃。”

“很好，那我也去。”

“这是个惊喜啊，鲍勃。”萨拉继续快速往前走。“你出来了，学校怎么办呢？”

“就一天而已，他们总得应付下去。萨拉，你在那里究竟在做什么啊？”

“当然是帮西蒙辩护了。你怎么会这么问？”

他们在码头边上的一个石凳旁停下脚步。露西神色尴尬地看着他们。

“你是在毁掉那个年轻人的名声！”

“只要能救出西蒙，我什么都会做，鲍勃。这就是法庭游戏的本质所在。”

“但是布罗迪并没有杀贾斯敏。你知道他并没有。天呐，你能看出来他是多么沮丧。”

“有罪的人也会沮丧的，你清楚的。”

鲍勃难过地摇了摇头。“但你并不是这么想的，对吧，萨拉？从没这样想过。”

萨拉面色阴郁地看着鲍勃。“我不是这么想的，是吧，鲍勃？还要重复多少次？我怎么想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我能为西蒙做些什么才真正要紧。我能让陪审团起多大疑心，这才是今天上午庭审的意义。”

“哼，在我看来，这是肮脏的把戏，并不是什么游戏。”

“是吗，鲍勃？很抱歉。但该做的还是要做。”

“哼，你最好清楚，你的那些伎俩可没有让我生疑。正好相反，如果我是陪审团一员，我更有可能认为西蒙有罪，你最强的辩护也不过如此而已。”

然后鲍勃就走了，大步流星地离开，连头也不回。单单丢下萨拉和露西，一群鸭子满怀希望地冲她们一摇一晃地跑来。

“你是这么想的吗，鲍勃？”萨拉轻声嘟囔，眼睛里溢满泪水。“哼，那可真是遗憾啊，是吧？实在是个巨大的遗憾。”

她把头靠到露西肩膀上，哭了。为了婚姻而哭，为了已经离去的丈夫而哭。随后她又挺直腰板，抹掉眼泪，面带微笑。“走吧。我不

知道你怎么样，但我实在需要好好吃个午饭。好让我今天下午战斗力十足。你说怎么样？”

“午饭我请了，”露西义气地说，步调一致地跟在她身旁。边走边想，这女人真是如武士刀一般强韧啊，即便是武士刀也有可能被石头碰得粉碎。

菲尔·特纳的最后一位证人是米兰达·赫斯特，贾斯敏的母亲。她静静走向证人席的时候，全场变得寂然无声。她身材高挑，头发金黄，穿一件简单的黑西装，戴着手套，一只手按在圣经上，语调轻柔地宣誓。即便上了妆，也难掩她双眼下的黑眼圈。菲尔温和地开始提问。

“赫斯特夫人，我明白这一切对你来说是多么痛苦。我会尽量少问问题。”

“谢谢你。”

“请问你女儿在世的时候，你们之间的关系很亲密吗？”

“是的，我们很亲密。”

“她23岁，是吧？她几年前离开家搬到外面住，还会不时回去探望你，跟你商量一些事情吗？”

“哦，是的。从这方面来看，她是个孝顺的好女儿，几乎每个礼拜都回来，有时我们会相约一起游泳，游完一起吃午饭或逛街。”

萨拉注视着她，纳闷为什么贾斯敏活着的时候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人，如果见过，如果她们有机会聊一聊，事情会不会就不一样了。但那时候她从来没有发自内心地喜欢贾斯敏，也同样怀疑这个女人有没有时间理会西蒙。

“你们有时会聊起她交的男朋友吗？”

“会，聊过。”

“你见过他们吗？”

“是的。我见过他。”她指着被告席上的西蒙。“还有布罗迪，两个都见过。”

“你怎么看待西蒙·纽比？你喜欢他吗？”

好戏上演了。萨拉意识到无数眼睛正盯着自己，但她不动声色。

“我觉得他游手好闲。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

“你告诉过贾斯敏你的看法吗？”

“说过。但她才不听呢，对吧？那个年纪的女孩子，总是照自己心意行事的。”

“确实。”菲尔满怀同情地微笑着。“随着对西蒙了解的加深，你对他的态度有转变吗？”

“变得更坏了，是啊。”

“为什么？”

“嗯，先说他家好了，简直乱透了。我可是好好带大贾斯敏的，一点不想看到她住在啤酒罐满地乱扔的猪窝里。但最恶劣的是西蒙竟然打贾斯敏。我当时就该阻止的。”

“什么时候？”

“我看到那些淤青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一起去游泳，她胳膊上有一大块黑色的淤青。我问她怎么弄的，她说他们打了一架，西蒙弄的。”

一阵低语，还有众人不约而同的吸气声，传遍了整个法庭。又是猛烈的一击，萨拉暗想。

“你当时怎么做的？”

“我说她应该回家来找我。但她当时只是笑，听不进去我的话。”说到现在，赫斯特夫人的声音都很低柔，但这会儿忽然大声嚷嚷起来。她指着萨拉。“是她的错！她母亲戴着假发，装模作样地坐在那儿！要是她能多在家花点时间把儿子教养好，而不是一直埋头读法律书，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又一阵低语传来，比之前的声音更响。这可是个杀手锏，萨拉心里想。她不动声色，面无表情。菲尔·特纳侧身瞥了她一眼，然后继续

提问。

“你看到那些淤青的时候，是不是很为女儿担心？”

“我当然很担心。哪个妈妈会不担心呢？”

但你打电话给我了吗？ 萨拉想。有没有把这些都告诉我，也许我还有机会制止？没有。我亲眼看到那些淤青了吗？也没有。

“很好。他另一个男朋友布罗迪。你对他的态度怎样？”

“是个体面的小伙子。比西蒙好得多，对贾斯敏来说是个更好的人选，如果她能一直跟布罗迪在一起的话。”

“就你所知，他有没有对你女儿施暴过呢？”

“谁，布罗迪吗？没有，从来没有，他不是那种人。”

今天上午的努力就这样付之东流了，萨拉心里想，毁在这么一句轻巧却笃定的证词里。

“贾斯敏并不怕他，是吧？”

“贾斯敏？不，他可是任由贾斯敏摆布。”

这倒是句大实话。

“就你所知，贾斯敏有没有害怕过西蒙？”

“嗯，她离开西蒙，搬去跟布罗迪住的时候，西蒙非常生气。他跑过来，又急又气，看贾斯敏是不是在我这里。贾斯敏当时藏在楼上，我告诉西蒙她不在那里。”

“西蒙作何反应？”

“他不信我，想上楼去看，但我不让他去。我费了好大劲才把西蒙推出家门。”

“你当时害怕吗？”

“更多的是生气吧。我跟西蒙说要是他硬赖在厨房不走，我就拿扫把拍他。他不走的话我真会那么干！”

陪审团其中的一个女人猛点头表示赞同。

“贾斯敏呢？她当时害怕他吗？”

“她肯定怕了，是吧，要不然她怎么会躲起来。但贾斯敏不会显露出害怕的样子，她不是那种孩子。我是说，她生前不是那种……”她的声音哽咽了，在提包里翻找着纸巾。她大声擤鼻涕的时候，菲尔耐心地等着。

“她随后还笑了半天呢，傻姑娘，如果贾斯敏当时更明智一点的话……”

“对不起，赫斯特夫人，我很明白您的感受。我没有问题了，法官大人。”

穆克基法官点点头。“很好。您想要先休息一下吗，赫斯特夫人？我想休庭15分钟对大家都有好处，您觉得呢？随后纽比夫人可能还会有些问题要问。”

在所有需要盘问的证人当中，萨拉最害怕的就是米兰达·赫斯特。

无论贾斯敏有什么缺点，她毕竟是这女人的女儿，而她已经死了。萨拉记得自己在停尸间的感受，当时她以为那张白被单下面是艾米丽。那是她一生当中最大的噩梦，但她被解救出来了。而这女人却没那么幸运。她去了同一个地方，见到了手推车上的同一具尸体，她掀开了被单，辛苦孕育、抚养和疼爱了23年的孩子就躺在那里。

而且她坚信萨拉的儿子是杀死的凶手。

法庭重新开庭之后，萨拉站起来。现在她心里不再忐忑不安了，只剩下一片灰暗的恐惧。我不能向她表示同情，萨拉心里想，她只会当面吐我口水。我必须冷静快速地进行盘问。隔着法庭，她与贾斯敏的母亲四目相交。

“赫斯特夫人，你最后一次见贾斯敏是什么时候？”

“两——不，三天之前。”

“在她去世之前？”

“是的。”

“你们当时见面是什么情况？”

“贾斯敏到我家来喝茶聊天。她常常这样，跟我保持联系。”

而西蒙却不会。萨拉听出了潜台词。

“她待得久吗？”

“一个小时左右，可能一个半小时吧。”

“那足够好好聊一聊了。这次交谈当中，她提到西蒙了吗？”

“你儿子？对。”赫斯特夫人说完之后，嘴闭得紧紧的。

“她说了什么？”

“说她还在见西蒙。”

“贾斯敏有没有说打算搬回去跟他住？”

“没有。谢天谢地，只说她还在见西蒙。”

“而你同意了？”

“你竟然问我？你真有胆子。”

回答当中的恶毒之气震撼了萨拉，有一瞬间萨拉不知道要说什么。她正挣扎的时候，穆克基法官探身向前与证人说话。

“我明白这对您来说有多艰难，赫斯特夫人，我真的明白。但请您把持自己，回答问题时尽可能直截了当。您不必看着纽比夫人，如果您愿意，可以看着我回答。”

赫斯特夫人悲痛地点点头。“我当然不同意。我多希望她从来没有遇到过西蒙。”

“很好。”萨拉从没有这么感激上苍让自己拥有控制说话声音的天赋。她的双腿像果冻一样颤抖着，双脚很想带着身体逃走，但与此同时她的语气竟能保持平静。“那你是这样向她建议的吗？”

“我之前就说过。贾斯敏明白我的意见，但起不了作用。”

“贾斯敏反正还会见他？”

“是的，这真不幸。”

“她看起来焦虑吗？有没有一丝一毫的担忧？”

“因为见他吗？没有，没有特别担心。”

“很好。你告诉过当庭你之前看到贾斯敏手臂上有淤青。这一次她身上有淤青吗？”

“她穿着夹克。我看不到，不是吗？”

“贾斯敏有没有告诉你自己身上有伤？”

“没有。但话说回来，她从来没有说过。我只是凑巧才看到，像那次游泳的时候。”

“但也就那么一次，是吧？”

“所以呢？在我看来，一次就够了。”

“你看到淤青的那一次，具体是在什么时间？”

“哦，大概是三四个月之前。她跟西蒙住一起后才有的。”

“好吧。”萨拉深吸一口气。酷刑折磨的第一环节就快结束了。“不知我说的对不对，你上次见到贾斯敏的时候，并没有在她身上看到任何淤青，贾斯敏也没提到被打或被施暴，她告诉你自己时常去见西蒙，而且是出于自愿，并没有说自己对西蒙有丝毫畏惧。”

米兰达·赫斯特怨恨地瞅着萨拉，随后移开了视线，正如法官建议的那样，转头面向法官回答问题。“我想，如果你非得扭曲事实的话，倒是可以这么说。”

“有任何地方不准确吗？”

“刚才那番话里没有，没有。”

“很好。我还剩另一件事要问你，就是布罗迪。上次见你的时候，贾斯敏提到他了吗？”

“提到了。”赫斯特夫人难过地看着布罗迪。“贾斯敏要离开他。”

“她说过为什么了吗？”

“她厌倦布罗迪了，贾斯敏告诉我，说他太爱干净了，而且……占有欲强。”

“贾斯敏有没有提到他们吵过架？”

“她提过一两次，是的，但只是吵架而已，没有动手。那小伙子，他连一只苍蝇都不忍心伤害，不像你儿子。”

我要输了，萨拉心里想，这随时都有可能演变成一场争吵，那就是这女人想要的——折磨我，她不动声色地继续问道。

“总而言之，你上一次见到贾斯敏的时候，她提到自己要离开布罗迪，而且跟他吵了几架，还有她还在见我儿子，是吧？”

“是的。”米兰达·赫斯特谨慎地点点头，不知道这是不是圈套。盘问结束，萨拉已经达到目的，便一言不发地坐下了。

过了一会儿，对方终于意识到话中暗指的意思了，米兰达·赫斯特开始愤怒地嚷嚷。“布罗迪没有杀她，是你儿子干的！他是个肮脏的谋杀虐待狂，不管你们律师在这其中下什么套儿！西蒙杀了她，那混蛋，而你该感到羞耻！”

萨拉什么都做不了。她坐在那里等待法官干预，而他的确干预了，只是慢了半拍，尴尬而又不情愿地说道，“赫斯特夫人，恐怕一切到此为止了。您真的不能再多说什么了，不管您有多气恼。本庭感激您能来提供证词，但现在您应该跟法警离开证人席了。”

当法警温和地挽着米兰达·赫斯特的胳膊，带她走下证人席的时候，她的眼泪开始不可抑制地滚下。就在法庭之上，在陪审团面前，她穿过人群看着布罗迪，然后直指萨拉。“你说得没错，布罗迪。她真是超一流的贱人，确实如此，在座每个人都该清楚！她儿子一出生就该丢进水里淹死！”

她离席后，菲尔·特纳在众人目瞪口呆的寂静中站起身。

“法官大人，控方的证词到此为止。”

“这样的话……”穆克基法官瞥了一眼时钟，3点25分，然后转过头

看向萨拉，她像雕像一样脸色煞白地坐着。“……虽然还有一点早，但鉴于今天下午的供词当中多少包含了易使人情绪波动的成分，我想最好推迟到明天上午再开庭。这样可以吗，纽比夫人？”

萨拉僵直地站起来。“当然可以，法官大人。”

“那么今天就到此为止。”

法官站起身，法警高声说“全体起立！”一阵喧哗声顿时升起。

第三十九章

“我要做的正是证明本案存在合理怀疑，”萨拉坚持说。“在我看来，这两个证人的证词，加上布罗迪本人的证词，确实构成了合理怀疑。”

“嗯。”穆克基法官若有所思地听着，然后翻看桌子上的文件。萨拉和菲尔·特纳站在法官面前，讨论着辩方证据是否可以采纳。桌上的文件是两个证人——环保斗士曼迪·凯特和护士伊恩·金克斯——提供给露西的证词梗概，萨拉打算传他们出庭作证。

经过长时间的劝说，曼迪·凯特终于同意在她所谓的“猪猡法庭”上证明，在贾斯敏被杀前两天，布罗迪和她有过激烈的争吵，在她被杀当天的早晨，布罗迪威胁着要收拾她。凯特还会指出她有一次和贾斯敏一起时曾经被人跟踪，那人可能是西蒙，但同样可能是布罗迪。

护士伊恩·金克斯是乔伊和艾米丽找到的证人。他准备在庭上证明布罗迪与贾斯敏交往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心理变化：起初，布罗迪兴高采烈，欣喜若狂，然后日益担心忧虑，因为他开始怀疑贾斯敏仍与西蒙见面。据金克斯所言，贾斯敏被杀当晚，布罗迪显得恼怒沮丧，无心工作。而就在下班离开之前，他曾说想“将某人的脑袋割下来”，表现明显异常。

“法官大人，我这位博学的朋友只是想利用这两个证人来指控布罗迪，”菲尔·特纳坚持说。“这和他的儿子清白与否没有直接关联。”

“这话有几分道理，”法官低声说道，“纽比夫人？”

这话不仅有道理，而且一语中的，萨拉很清楚。而这恰恰就是她想做的。她要解决的问题在于菲尔说的后半句——这两个证人和西蒙的案子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法官大人，他们的证词紧密相关，”萨拉急切地说道。“这场审判就是关于我儿子是否谋杀了贾斯敏·赫斯特这个问题。如果我能证明凶手可能另有其人，那么这显然就是陪审团应该考虑的证据。如果布罗迪可能杀了贾斯敏，那么我儿子就可能没杀她。本案就存在合理怀

疑。”

菲尔皱着眉头，“如果你能提供布罗迪与本案有牵涉的可信证据，合理怀疑才算存在。但目前为止，没有证人证明他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的任何地方……”

“你也没有证人，”萨拉反驳道。“没人看见西蒙出现在尸体附近的任何地方，但布罗迪就住在距离尸体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

“是的，但我们有法医证据，精液、运动鞋上的血渍和刀子……”

“菲尔，我在盘问中已经对血渍和精液作出解释了，这你是知道的。”

“那只是你的一家之言，”菲尔干笑着。“这要看陪审团是否相信你的说辞。话说回来，布罗迪有什么理由要杀她呢？”

“当然是出于嫉妒！”萨拉急切地看着法官，“这个女孩脚踩两条船，他们都有理由恼羞成怒。控方解释西蒙杀死贾斯敏的原因时，全凭这个动机，也就是性嫉妒。那么这两个证人恰恰证明了布罗迪有同样的动机——实际上，他们可以证明他的嫉妒心比西蒙的更强烈。控方并没有证人指出西蒙曾经威胁要将她的脑袋割掉……”

“但西蒙打了她，不是吗？”菲尔插嘴说，“在众目睽睽之下。”

“是的……好吧，西蒙打了她，但有人看到布罗迪冲她大喊大叫，还发出威胁……”

“但不一定是在威胁贾斯敏，”法官指出。“我读了金克斯先生的证词，布罗迪好像是在威胁要割掉西蒙的脑袋，如果他真有这个意思的话。”

“法官大人，我们并不清楚他在威胁谁，”萨拉绝望地说。“我只想请求传这个证人出庭，菲尔可以尽情盘问他。一切都交给陪审团来裁定。”

“特纳先生？”法官交叉双臂，身体靠向椅背。

“法官大人，我朋友的热切之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总的说来，我认为她的理由不充分。这个审判是要裁定西蒙·纽比是否有罪，而不是

其他人。如果有一丝一毫的证据表明布罗迪到过案发现场，那么为了公平起见，我会同意将此证据向陪审团出示。但现在没有这样的证据。萨拉提出的证据仅有动机之说，坦白地说，这证据不够充分。依我看，布罗迪也许是真心爱这个女孩，为她的死而伤心欲绝。在缺乏证据支持的情况下，若继续指称他就是杀人犯，似有违反诉讼程序的嫌疑。另外，也是相当残忍的做法。”

萨拉内心的希望在破灭。“但我有证据，法官大人。证人的证词和他盘问的记录……”

穆克基法官摆摆手示意她不要再说了。“纽比夫人，这些我们都已经讨论过了。我同意控方的观点，两个证人的证词和被告西蒙·纽比的行为以及是否有罪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因此我要将他们排除在外。”

萨拉对此无能为力。她起身离开，穿过大街，回到了事务所，看到露西一手握笔，一手拿着奶酪三明治。

“运气怎样？”她询问道。

“不怎么样。”萨拉厌恶地将假发套扔掉，“还没开始抗辩，就失去了一半的证据。”

丹尼尔和哈瑞将车停在加里公寓的外面，当加里回来时，他们从车里出来，跟着他来到门前。加里转身看到他们。“哦，不，又是你们。”

“不是来逮捕你的，”丹尼尔说。“至少这次不是，只问几个问题，我们能进去吗？”

“如果我不行呢？”

“那我们可以在警局问你。”丹尼尔微笑着。“你选吧！”

加里脸色阴沉，带他们进了屋里，房间里堆满了啤酒罐和残留着咖喱的盘子。“雪伦那个贱人又投诉了？”

“不，”丹尼尔小心翼翼地寻了个椅子坐下。“是关于我在警局让你看的那些照片，你哥们儿肖恩的照片。”

“他不是我哥们儿。”加里打开冰箱拿了罐啤酒。“谁说他是了？”

“嗯，实际上很多人这么说，雪伦是其中之一。”

“她能知道他什么？”他小口喝着啤酒，面露敌意。

“比你想象的多。”丹尼尔端详着加里的脸，好像看到上面因焦虑冒出了亮晶晶的汗珠。“哦，行啦，加里，不要糊弄我，你强奸雪伦那晚，这家伙可是你所谓的不在场证明，记得吗？”

“我被判无罪，警官。”加里将啤酒罐摔在椅子上，泡沫从罐口溅出。“上帝啊，我要说多少次？我没有强奸雪伦，明白吗？”

“是啊，是啊。”丹尼尔叹了口气。“我想你也没和肖恩一起蹲过监狱？”

“我和500多号人关在一起，我难道都得认识他们吗？”

“你和这个人同住一间牢房。肖恩·墨菲，监狱记录上是这么说的，看这里。”加里没有理会丹尼尔拿给他看的那张记录。“还有他的照片。”

“行，我们曾是狱友，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需要和他谈谈，加里，涉及一些严重的性侵犯案件。这是我们来的原因。”

“我们需要你协助我们找到他，”哈瑞补充道。

“你们一定是蠢到家了，你们两个。”加里嘲笑地摇着头。“你们不能将我定罪，所以现在想将罪名安在他头上，就是这样的，不是吗？”

“我们不会忘记你的协助，”哈瑞说道，“下次你遇到什么麻烦时……”

“嗯，好吧。”加里喝了一大口酒。“好像我是可恶的告密者。是什么罪名，说来听听？”

丹尼尔心想，他要上钩了吗。他尽量不动声色地说道：“你还记得那个被谋杀的女人吗？玛利亚·克莱顿？你们在她家里干过活儿。”

“你认为我杀了她，不是吗，贝特森先生？但我没有，你看吧。”

“是的，好吧，”丹尼尔盯着自己的双手。“肖恩在罗伯森公司时曾往她家运送过砖瓦。”

“那又如何？”

“肖恩也占了她的便宜，就像你一样。差不多。”

“她会为钱和任何人上床，也许除你以外。”

丹尼尔看出，一贯傲慢的加里开始透出对此事的兴趣。

“你对此不感到惊讶吗？”

“不，为啥惊讶？婊子就是干这个的。”丹尼尔注意到他脸上没有一丝意外的神色，明显是不知道肖恩性无能这件事。

“他之后又将一些建筑材料运送到凯瑟琳·惠特克住的学生宿舍。你还记得她吗，加里？”

“拍裸照的那个？记得啊——你还以为在森林里追她的人是我，是吧？笨蛋！”

“你发现照片的那一天是肖恩送的货，加里。你给他看那些照片了吗？”

“也许吧，那又如何？”加里的脸上浮现出狡诈的神情。“哦，我知道了。你们又怀疑到他身上了，是吧？还有谋杀的罪名，是吧？”

“有可能，”丹尼尔谨慎地承认道。“一些证据显示他有杀人嫌疑。”

“就像指控我的那些证据，啊？”他狂笑起来，“那么，现在那些证据都到哪去了？”

丹尼尔犹豫起来。这是个无从回答的问题，但如果一言不发，加里突然就有很多说辞了，当意识到丹尼尔默认了这一点时，加里怒不可遏，脸涨得通红。

“你们这几个月一直把我当作这两个案子的嫌犯，紧咬着不放，现

在却改变想法了，就那么一了百了啦？他妈的不道个歉吗，狗屎贝特森督察？就是‘对不起’，没听过这个词吗？你道歉时最好把那个婊子雪伦也拖来，一起给我赔不是，那样她就不会因为我想请她喝一杯该死的酒而抓破我的脸了！”

“哦，行啦，加里，你确实强奸了她！我的想法并没有改变，从未动摇过！”

加里怒视着他。“你这个蠢货！你狗屁不通，不是吗？”

情况像丹尼尔担心的那样一发而不可收拾了。多亏哈瑞在他身边。“你瞧，加里，我只需要你帮个小忙，帮我找到肖恩，我们调查的是重案。如果他是无辜的，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哦，是的。”加里朝壁炉吐了口唾沫。“说得轻巧，你当初可把我折腾得不轻。”

丹尼尔叹了口气。“他在哪里，加里？在约克市吗？”

“我不知道，就算我知道，我他妈也绝不会告诉你。”加里神情蔑视地喝着他的啤酒。“如果没什么事，贝特森先生，我建议你带着你的跟班儿这里滚出去，好吗？”

从萨拉家中的客房可以俯瞰到乔伊停在车道上的老式掀背轿车。她也听见艾米丽的卧室中传出音乐声。法官的裁决让两个年轻人十分沮丧，是他们找到了伊恩·金克斯和曼迪·凯特，并且坚信布罗迪才是杀死贾斯敏的凶手。萨拉知道自己应该抽些时间跟他们聊聊，宽慰一下他们，只是她此时必须争分夺秒地为出庭做准备。明天，萨拉将传唤她唯一的证人西蒙出庭作证。他们只有这一次机会，如果搞砸了，他们必败无疑。

这曾是西蒙的房间，萨拉坐在他们以前买给西蒙写作业的书桌前，检查明天将要提出的问题，想象着西蒙的回答，苦思什么是庭上辩护的最有效方式。她做着笔记，手中的铅笔狠狠地按在纸面上。

令人气恼的是，笔尖断了，萨拉打开书桌抽屉翻找卷笔刀。自然是一无所获。第一个抽屉空荡荡的；第二个抽屉装着摩托杂志——封

面是全身上下只穿靴子的女摩托车手的那类杂志；第三个里面有个棕色旧信封。萨拉不经意地将信封中的东西倒在桌面上。

里面装的都是老照片。萨拉惊讶不已，将它们一一摊开在桌面上。这都是西蒙小时候的照片：5岁的西蒙去上学；西蒙在西克罗夫特公园玩球；在少有的合家出游中，西蒙在布莱克浦摆弄玩具桶和铲子；脸上沾满巧克力的西蒙在鲍勃母亲的厨房中做蛋糕。萨拉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过这些照片了。

她身后的房门被轻轻推开了，鲍勃走了进来。“你在干什么？”

萨拉叹了口气，“我在记笔记，然后就发现了这些照片。”

“什么照片？”他的视线越过她的肩膀。

“在西蒙抽屉中发现的，一定是他以前放的。”

“照片上都是他吗？”

她又翻看了其他一些照片：西蒙抱着婴儿时的艾米丽；西蒙和鲍勃一起读书；西蒙穿着利兹联队的队服。

“是的，看起来都是他的照片，”萨拉说，“没想到我们还有这么多照片。”

“因为他都放在这里了，那时他可能很看重这些照片。”

“是的。”萨拉痛苦地意识到了一点。“只有屈指可数的照片上有我的存在。”

这是真的。西蒙的单人照有很多；一些是他和祖父母或者和鲍勃的合照；只有两张是和萨拉的合照。一张是穿着迷你裙的萨拉怀中抱着婴儿时的西蒙，她看起来比现在的艾米丽还要年轻；另一张是瘦长的少年西蒙，闷闷不乐地站在容光焕发的母亲旁边，她头戴学位帽，身穿长袍，刚获得法律学位证书。

“其它照片在哪里？”萨拉烦恼地喃喃自语。“一定不止这些啊？”

“也许他带走了。”

“也许只有这些。我总是忙于学习，没有任何闲暇，他不久前在监

狱里就是这么对我说的。”

“所以现在你正在作出补偿，”鲍勃轻声说。

“是的，只是迟了很多年。”萨拉将照片塞回信封，拿起她的便笺本，然后又厌恶地将它扔在一旁。“这还有什么要紧？我能做的准备都做了。”

萨拉看见便笺本下面有张落下的照片，伸手将它抽出来。照片上是躺在两根球门柱间的鲍勃，未能阻挡住10岁西蒙的胜利射门。

“那时，都是你陪着他。”她转身看着鲍勃，“后来怎么了，鲍勃？”

“他长大了，我帮不了他了，现在只有你能帮他。”

“但愿 我能，”她低声地自言自语，感到灰色的绝望浸入了她的灵魂。“鲍勃，关于今天……”

“别说这些了，我不应该多管闲事。”

“我是为了西蒙着想。”

“我能理解。你是律师，我不是，只是……”他摇摇头。

“只是这对布罗迪来说很残忍。这就是你想说的吗？”

“萨拉，拜托，我不想争吵。”

“你当然是对的。我还没傻到连这个都不明白，鲍勃。只是身为律师，对道德的看法……会比常人复杂。”

两人坐在那里，陷入一阵沉默。艾米丽的房门开了，传来了下楼梯的脚步声。

“嗯，你这是承认了，你也认为根本不是布罗迪干的？”

“没有证据表明是他干的，不是吗？”

“那么，如果不是西蒙干的话，凶手是谁？”

“只有上帝知道，但我们目前所知的就是西蒙坚持说自己不是凶手。明天，他要尽力让陪审团相信他。如果西蒙失败了，他就完蛋

了。”

他们又陷入了更长久的沉默。窗外传来乔伊和艾米丽的低语声。然后乔伊关上车门，驾车离开了。艾米丽上楼来，回到自己的房间。

鲍勃将手放在萨拉的肩上，轻轻地按摩她紧绷的肌肉。“我可做不了你做的工作。你把全世界都扛在自己肩上，不是吗？”

萨拉记得按摩是他的拿手活儿，后来他们都太忙了，孩子们的出世使他们彼此产生了隔阂。她向鲍勃靠拢，享受着他的按摩，让手臂放松。

“你不必睡在这里，”过了一会儿，鲍勃说。“这让我也感到孤独，跟我回卧室睡吧？”

“好的，也许我会。”萨拉摸着鲍勃的手，让他停止按摩，吻着他的手指，然后挺直身子。“我完事后就会过去。”

两个小时后，萨拉蹑手蹑脚地爬上了床，躺在熟睡的丈夫身边。

第四十章

西蒙冷静地走上证人席。他脸色苍白，但那是数星期还押候审造成的。他以一种清晰又稍带顺从的声音宣誓，念完后抬起头，见到被告席上方的旁听席上座无虚席，一双双眼睛盯着他，他把注意力放在母亲身上。

萨拉一开始就紧扣问题的核心。

“西蒙，你已经听到了控方声称你谋杀了贾斯敏·赫斯特。那是真的吗？你杀她了吗？”

“不是，我没杀她。”声音透着坚定，比之前音量稍大。萨拉知道陪审团正在全神贯注地边听边看，并不是关注西蒙具体说的什么，而是在意他语气是否坚定。

“你知道是谁杀了她吗？”

“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呢？”

这正是她事前计划并与他演练好的答案。简单又真实。但现在，令她惊讶的是，西蒙竟然眼神尖锐地盯上布罗迪。“我有怀疑，但没证据。”

他们讨论过这个想法，但最后将它排除掉了。萨拉担心任何对布罗迪的进一步指控会产生反效果，她原以为西蒙被自己说服了，但这样看来，显然并没有。他们事先彩排好了的一切答案，但才一开始西蒙就独断独行了。

“你爱贾斯敏吗？”萨拉继续语调冷漠地提问。

“爱她？当然爱。”他似乎想了几秒钟，然后更加肯定地重复了自己的答案。“我爱她。是的。”

小心啊，西蒙，萨拉心里想，现在可不是演戏的时候。萨拉警告过西蒙不要这么做，但是坐在证人席会让人变得莫名其妙，尤其是那些面临终身监禁的人。

“你能否用自己的话告诉当庭，5月13号星期四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么。从头开始说。”

西蒙深吸一口气，面向陪审团，正如她事先建议的那样。如果你办得到，面向他们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要是不行，就看着我。“嗯，我当时下班了，所以就睡了一会儿，直到大约9点半，然后起床出去跑步。”

“你去哪里跑步了？”

“去我常去的地方。顺着河岸，就在大主教宫殿对面。经过了贾斯敏当晚被发现的地方。所以如果我的鞋上有泥土之类的东西，就是在那里沾上的，明白吗？”

萨拉叹了口气，西蒙那伪饰的工人口音越来越重了。傻瓜！

“你当时穿着被当作呈堂证物的那双运动鞋，对吧？”

“当然是。那是我的鞋，不是吗？我还能穿什么呢？”

看在老天的份上，西蒙，萨拉真想大喊，我不是要跟你争论，我是来这里帮你的。“好的。然后发生了什么？”

“嗯，我回去的时候遇到了贾斯敏，她正在河边离我房子不远的地方。”

现在的表现好些了。少一点口音，收敛了一些。也许只是怯场吧，萨拉满怀鼓励地点点头。“你预料到会遇见她吗？”

“没有。她有时候会来找我，但我从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

“那贾斯敏当时是去找你吗？”

“她说是。没错。”

“她看起来怎样？”

“美极了，像以往一样那么美。”他瞥了一眼陪审团，然后意识到他误解了这个问题。“哦……嗯，有点生气，心烦意乱。我问她怎么了，她说跟布罗迪吵了一架，诸如此类的。反正她进屋来了。”

“随后怎么样了？”

“我洗了个澡，她泡了壶茶，我们聊了会儿天，其实没什么特别的。”

“她之前也会这样跑去找你吗，在她跟布罗迪同居期间？”

“有几次，是啊。”

“通常她去找你的时候，会做什么？”

“嗯，我们聊聊天，有时候吃个饭，然后一起上床，过一会儿她就……离开了。”

萨拉注意到一个光头的男陪审员正赞许地点头，那么至少在他听来这很正常。“那天也是这样吗？”

“是的。我们吃了点东西，然后……她脱了衣服……你知道的。”

“你们发生了性关系？”

“你要这么说的话，没错。我上了她。”

扑哧一声闷笑。天呐，西蒙！那么多词可以选，为什么偏挑那一个？证词的意义并不在于让你母亲感到惊讶，而是迎合陪审团。她看到一个年轻一些的陪审员，似乎觉得西蒙这么说很有趣，但其他几个陪审员看上去相当反感，菲尔·特纳则面带讽刺地笑着。

接下来是另一个关键问题。“那么，说的清楚一些，西蒙，你们是自愿发生性关系的吗？还是你强迫她的？”

“不，当然不是。她主动的——要不然她为什么像那样脱掉衣服？那就是她来的原因。她很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所以你并没有强奸她？”

“没有，完全没有，没有那种事。”

萨拉几乎能听到陪审团的脑子在转动。这个人是在说谎吗？他们需要的参照物不过自己的生活经验——那些相似的场景，像西蒙一样的年轻人。

“法医病理学家说他在受害者阴道中发现了挫伤。你能说明原因

吗？”

“不太清楚，没法回答。我是说，我没有弄伤她，如果你想知道的是这事。她很享受，一向如此。”西蒙犹豫了一下。“我是说，也许她太兴奋的时候被挫伤了，但我不太清楚，不是吗？贾斯敏没有冲我抱怨。”

“你戴安全套了吗？”

“没有，贾斯敏在吃避孕药，她告诉我的。”

一个母亲竟然要当众询问自己的儿子这种问题，萨拉想起了她昨晚找到的西蒙的童年照片。“好吧。那是当天什么时候？”

“下午前后吧，很难说。我们上床之后我就睡着了。也许贾斯敏也睡了。然后我们一起去散步，买了一些中国菜。我还以为……还以为那是很棒的一天呢。但我们回来之后，事情就不对劲了。”

“怎么不对劲了？”

“嗯，就像我说的，本来我们处得很好。但她一直在说布罗迪很洁癖，还喜欢大惊小怪，他是多么烦人，而且我知道他肯定不能像我那样上她，不能让她那么兴奋。她每次都这么跟我说，对她来说是个很搞笑的笑话……所以我以为她会离开布罗迪，永远回到我身边。贾斯敏也说她会的，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很高兴。

“但是后来，吃完中国菜之后，她看看手表，说要走了。然后我说‘去哪儿？’她回答，‘当然是回布罗迪那里啊。你不会觉得我愿意住在这个猪窝里吧，是不是？他会铺好床铺，把房子整理得很好’——你知道的，诸如此类的事情。而我当时相当生气，就好像贾斯敏狠狠踢了我的私处一样，所以我就朝她嚷嚷。我是指，她都跟我说好了要留下来，而且我们在一起也很开心，但贾斯敏只是笑，说那不过是玩玩，诸如此类的，还说下次会更好玩的，因为我会更渴望得到她。那让我恶心，因为我发现她从头到尾都在玩弄我，而且她很可能也是这么玩弄布罗迪的，她就是个贱人，我这么说了……我现在很希望从来没这么说过，但我确实说了……”

这些陈词当中的一部分，西蒙是对着陪审团说的，随后西蒙转向

萨拉，然后面对法官以及法庭当中的所有人，似乎他要说服所有的人相信他的话。萨拉第一次觉得这可能会奏效，人们可能真的相信她儿子并且理解他，但他们也可能察觉到西蒙描述了一个完美的杀害贾斯敏的动机，他们看到了她被摧残的尸体。而现在他又叫她贱人。感谢上帝，贾斯敏的母亲不在场。

“随后发生了什么？”

“她直接走出去了。我试着阻止她，但贾斯敏走得太快了，一下就到了外面。大概就是那时候那个好管闲事的老怪物一边剔牙一边听到我们吵架了吧。反正我努力把把她拉回屋里，但她用手提包打我的脸——那老头没看到这一段，是吧？但那是我还手的原因，因为她打得我很疼。不管怎么说，她真是个贱人，撂下那么一番话之后就拍拍屁股走了。所以我就回屋去了，然后……那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了。”

“你再没见过她吗？”

“没有。”

法庭里的气氛一下子放松下来，就好像一个紧张时刻已经过去了。但萨拉很好奇究竟人们都得出了什么结论，那是个谜。

“那么你当时做了什么？”

“没什么特别的。我只不过在屋里乱走，想着她的一言一行。我的五脏六腑都好像是拧在一起了。过了一会儿，我就出门，上了车。”

“你为什么这么做呢？”

“嗯，我不能待在那儿。我得换个环境。”

“你去了哪里？”

“最后到了斯卡伯勒。”

“为什么去斯卡伯勒？”

“为什么不行？只不过凑巧到了那儿，真的。我出了约克左转，然后就到了那儿。我午夜的时候去沙滩散步，那里很安静，黎明的时候

只有我一个人，外加一对海豹。我以前从来没见过海豹，我都不知道斯卡伯勒有海豹。”

“你早上做了什么？”

“吃早饭，找了个住的地方。想了很多事。”

“你当时在想什么？”

“想我的生活真是乱成一团，我怎么才能有个新开始。”

“你想过贾斯敏吗？”

“想了，当然想她了。”

“你想了些什么？”

“想我多么爱她。想贾斯敏是多么漂亮，但她对我也有多贱，有可能对所有她遇到的男人都是如此，只是如果爱上一个这样的女人，你能怎么办。想我究竟能不能忘掉她，就像戒烟一样。我在斯卡伯勒的每一天，我都觉得好像更坚定了一些。我觉得，我证明了离开她我也能活下去，也许贾斯敏此时在敲我家的门，内心跟我一样受伤。我以为如果能坚持一个月，我就会情伤痊愈。我可以展开新的生活，不用再陷入以往的泥潭。”

“而你完全不知道她已经死了？”

“不，当然，完全不知道。”

“也不是你杀了她？”

“我怎么能杀她？我当时在斯卡伯勒。贾斯敏离开我家之后，我再没有见过她。”

菲尔·特纳朝上瞄了一眼，如果萨拉问完了，就开始自己的盘问，但她并没有问完。

“好吧，西蒙。我们现在来验证一些细节。你告诉本法庭你跑步的时候穿着运动鞋，而你也听到法医专家描述了在那双运动鞋上发现了贾斯敏的血迹的情况。你知不知道那些血迹是怎么沾上的？”

“嗯，我所能猜到的就是，那是几天之前沾上的，星期一的时候。”

“那天发生了什么？”

“嗯，一样的事，贾斯敏那时候也跑来我家。我们做爱之后，她穿着我的衬衫和那双运动鞋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没穿别的了。贾斯敏当时在厨房，我听到她叫唤，我下去看的时候发现她正在骂脏话，还吸着她的拇指。原来她用面包刀的时候割破了手指。所以当时有些血落在了运动鞋上。”

“当时出血多吗？”

“不多。她在水管下使劲冲伤口，我给她贴上创可贴，也就这样而已。”

“面包刀上有血吗？”

“有。反正沾上了一些吧。第二天早晨我洗漱的时候发现了。刀把附近的刀刃上有血迹。我还以为我都洗干净了，但显然没有……”

那可真遗憾啊，西蒙，萨拉感到有些讽刺。要是你把血迹冲干净了，把你的鞋在洗衣机里洗好了，我们从头到尾都不用站在这里，是不是？

“警方讯问你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提到这些？”

“我没想起来。我的意思是，那不算什么啊，不过是个小伤口。我几乎都忘了那码事。然后他们都朝我乱嚷嚷，说她死了，看在老天的份上……”

“好吧，我们说说你被捕时候的事吧。那时候是什么情景？”

“嗯，好啊。我当时正在睡觉，然后——大半夜的——这些人就冲进我的房间，就像是个古怪的噩梦，他们在我床上方乱吵乱嚷。”

“他们说了什么？”

“我不知道，起初我都没听懂。然后，其中一个人说贾斯敏死了，但我根本不信。我怎么会相信呢？”

“他们向你宣读警告了吗？”

“你开玩笑吧！他们可能念过了，但我根本不知道那都是什么跟什么。我被吓懵了。我起初以为他们要杀我，然后他们就说贾斯敏死了，是我杀了她，然后他们就把我拖出去，拽上了车。”

陪审团当中的年轻人信了吗？萨拉纳闷。想必他们当中有些人也在某个星期六晚上跟警方打过交道。他们当时受到的是怎样的待遇？萨拉继续用那一套标准问题，律师们在剖析某个纷繁复杂的情境时都会这么问。

“你当时知道他们是警察吗？”

“他们说是，但我不信。我还以为他们是夜贼之类的。”

“他们向你出示证件了吗？”

“没有。他们直接给我戴上了手铐，把我拖下楼梯。”

“那么，在车里都发生了什么？”

“他们一直跟我说贾斯敏死了，是我杀了她。他们一直嚷嚷，问我问题——为什么我会在斯卡伯勒，我怎么杀她的，她死的时候我在哪里？”

露西和萨拉都坚持认为，让西蒙强调这一点相当重要，他这一点做得很好，唯一的危险就是，他可能会做过头。

“你当时的心态如何？”

“我很害怕……我是说，害怕死了。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切都像是可怕的噩梦，我只想尽快从梦里醒来。”

“你回答那些问题了吗？”

“回答了一些，我说我没有杀她。”

“你还说了别的吗？”

“可能吧，我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我当时那么害怕，我恐慌极了，我说什么都有可能，我只是想赶紧离开那里。”

“好吧，在警察局里发生了什么？”

“嗯，露西——桑普森女士，我的事务律师来了，然后——我告诉了她事情的真相，她让我写一份声明，然后签名。”

很好，西蒙，干得漂亮，快要结束了，她冒险地点了一下头，以示鼓励。

“丘吉尔侦缉总督察有没有给你看另一张纸，叫你签名？”

“有。”

“你为什么没有签名？”

“因为上面写的内容不是真的。他的纸上写着我已经有好几个礼拜没见过贾斯敏了，这不对，我见过她，她死的那天我还见过。我只不过是跟她做爱了，并没有杀她，看在老天的份上，我不会杀她的！”

那么到此为止了，萨拉想，此时结束再合适不过了。

“好吧，西蒙，先不要离开，特纳先生会有问题要问。”

萨拉坐了下来，把西蒙一个人留在证人席上，她的手开始颤抖。

丹尼尔接起电话时，起初没认出电话那头的声音。

“贝特森督察？”

“我是。”

“我是迈尔斯·贝尔比，麦克法兰的人事部员工。你记得吗，我们之前见过。我们谈过那个曾在这里工作过的爱尔兰小伙子。”

“哦，是的。”

“嗯，我跟一个在特朗奔宁公司工作的朋友聊天，你知道的，就是那个品牌专卖店的建筑承包商。他说有一个长得像那个爱尔兰人的家伙今天早上来过，想要找工作。”

“什么？”丹尼尔紧抓着电话坐起身。“然后呢？”

“哈，你走运了，他们需要招人，所以他明天开工。”

“棒极了！”一个微笑在丹尼尔脸上绽放开来。“他没留下地址或电话吗，诸如此类的联络信息？”

“没有，对不起，没别的信息了。但如果你打电话给我这个朋友，他就能告诉你更详细的信息。他叫弗兰克·卡罗，在特朗奔宁公司工作。”

“好的，贝尔比先生。感谢你的合作。我马上就打电话给他。”

法警从菲尔·特纳那里接过一张纸，递给西蒙。

“你认得这张纸吗，纽比先生？”

“认得。”西蒙耸了耸肩。“是在警察局里的时候，警方要我签字的那张纸。”

“你能为我念一念最后两句吗？”

西蒙从不擅长阅读，他有些磕磕绊绊地念道：“在被告知法律权利后，纽比先生声称他没有杀害贾斯敏·赫斯特，称自己有数星期未见过贾斯敏·赫斯特，并多次重复了这一说法。”

“这是真的吗？”

萨拉一眼看穿这是个模棱两可的问题。估计菲尔是打算迷惑证人，让西蒙无论作什么回答都显得虚伪狡诈。

“它，呃……嗯，有一部分是真的。我的确没有杀贾斯敏。但另一部分不对，不是真的，那就是我没有签名的原因。”

西蒙看向萨拉，萨拉点头称许。干得好，你躲过了陷阱。

“那么这是假的吗？”菲尔坚持追问。

“部分是假的，没错。”

菲尔夸张地叹了口气，就好像他已经无法忍受再被欺骗了。“为了说得更清楚，你声称有误的部分，是指你说已经几个星期没有见过她，是这个意思吗？”

“是，没错。”

“好的，西蒙。但我仍然不太确定我是否完全听懂了。你是说，因为你没说过那些话，所以这是假的，还是因为你确实说过，但到了警察局之后意识到说得不对。是哪一种情况？”

“我……我不确定。”这问题就好像是一只绕着公牛跑来跑去的狗，一直猛咬牛的蹄子，迷惑它，惹怒它。

“让我帮你回忆一下吧。你看，两名警探都坚称你确实说过这些话，但在警察局里面你改了主意，并且承认确实在贾斯敏死亡当天见过她。是这么回事吗？”

“是，没错。”

“谢谢你。照这么说，你被宣读警告语之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跟警方说了这个谎话。但在见到律师之后，你却改了主意。”

“不，你瞧，你在扭曲事实。我根本记不得自己在车里说过什么，我当时怕极了。我都不确定到底有没有说过那些话。”

西蒙脸红了。菲尔蓄意想要激怒他，萨拉心想。

“我想你确实说过这些话，西蒙。我认为你被警方逮捕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说了这个谎话。但直到见过你的律师之后，你才意识到根本没人会相信，所以改了说法。只不过你后来改了的说法也是谎言，对不对？”

“不，是实话。”

萨拉意识到菲尔几乎不看西蒙，在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看着陪审团，或是盯着西蒙头顶上方的地方，就好像是对她儿子不屑一顾。萨拉能感受儿子的怒火在升腾，正如菲尔所愿。

“好吧，让我们来看看你后来的说辞，好吗？你说自己在13号早上去河边跑步，如此一来你的运动鞋上才沾了泥巴和青草。你跑步的时候遇见过谁吗？”

“只遇到贾斯敏了，没遇到别人。”

“所以，根本没有人能证明你那部分说辞。好吧。然后你说自己和贾斯敏吃了一顿饭，还一起上床。我想，这一段故事也没有证人

吧。”

“当然没有，没证人。只有我们两个，干他妈的。”

“显然是干他妈的啊。”菲尔笑了。“当然仅有的证人，现在已经死了。你说你们当时做爱了，并且贾斯敏很享受。但也只是你的个人说法，跟她的相抵触，不是吗？”

“什么？”西蒙看起来困惑而愤怒。

“嗯，你说她很享受。但她的尸体仿佛大喊着你在说谎，不是吗，西蒙？因为她惨遭谋杀后的尸体上，阴部带有挫伤。你认为那是怎么回事呢？”

“我怎么会知道？”

菲尔耸了耸肩。“嗯，你说跟她做了爱。你是个野蛮的情人吗？”

“见鬼……”西蒙的脸红了，他抓紧面前的证人席台。菲尔等着，希望他会做出什么暴力或者犯傻的事。萨拉冥思苦想该以什么理由进行干预，但什么都没想出来。

“你是什么意思？是，或者不是？”

“意思是……我不知道。我只不过是跟她做爱，仅此而已。”

“‘我上了她’——我想你原话是这么说的。”

“是啊，嗯，随便啦。”

“我听起来，那很野蛮。你是说强奸了她吗？”

“没有。我只是像以往那样上了她。她来找我就是为了这个——我们一直这样做。”

“我认为你是强奸了她。无论是早些时候在你房子里，或是晚些时候在河边小径上。”

“我告诉你了。我并没有强奸她。”

“好吧，那是你的说法。”菲尔叹了口气，停顿了将近半分钟，让陪审团仔细思索。“但只有一个人在场，而她的尸体却在诉说着不同

的故事。‘我的阴道被挫伤了，’她惨死的尸体向我们大声哭诉，‘这说明有人强奸了我。’那么贾斯敏是在说谎吗，西蒙？你现在的说法就是这样吗？你是说她的尸体在说谎，对吧？而你没说谎？”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不知道吗？哦，我觉得陪审团很清楚。他们都知道尸体是不会说谎的。但他们却知道你能说谎，因为你已经向逮捕你的警察说过谎话了。贾斯敏的尸体能证明两件事，其一，你和她发生了性关系，其二，她被强奸了。你不会是在说另一个人强奸了她吧，西蒙？另一个神秘的、不留痕迹的男人——没有阴毛、精液或DNA？也许是个火星入吧，只留下了挫伤，却没有别的？”

“我不知道那些挫伤是怎么弄的。”

萨拉看着西蒙的眼睛，鼓励地微笑着。尽管不断受到言语刺激，但他的表现比她预期的好。他并没有发脾气，没吵没嚷，或者新编些谎话来开脱，要是真说谎的话，那可真是糟糕透顶了。

但这都动摇不了一个事实：菲尔的盘问天衣无缝。

“好吧，我们看看你其他的说辞，好吗？你声称贾斯敏的血液之所以沾到你的运动鞋和面包刀上，是因为她在你的厨房里切伤了手指。对吗？”

“是，我觉得那就是沾上血的原因。”

“那么有其他证人可以证实这件事吗？除了你自己和贾斯敏？”

“不，当然没有。屋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又是这样。”

“是，那又怎样？”西蒙冷笑一声。“事情都是在屋子里发生的啊。”

“还真凑巧啊，陪审团大概会这么想。警察问讯的时候你也没有提过这一点，是吧？你现在却将其作为辩护理由了。”

“没有，嗯，我那时候没想起来，只不过是伤口，我没想到那很

重要。”

“是啊。你是后来才想起来的，需要解释为什么你的运动鞋和面包刀上有贾斯敏的血的时候才想起来了。问题是，从头到尾支持这个精彩故事的论据也不过是你的一面之辞，因为另一个证人已经死了。”

“我也无能为力。”

“你是说，跟你无关吗？她的死跟你无关吗？”

“跟我无关。”

“好吧。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你那个不可思议的故事吧。你在屋子外面朝贾斯敏的脸打了一拳之后做了什么？”

“我没有打了她一拳，只是搥了一个耳光，他妈的。”

当心啊，西蒙。 萨拉皱起眉头，希望西蒙能看到自己的表情，别说脏话。

“你说，不过是搥了个耳光。”菲尔若有所思地拽了拽自己的耳朵。“下手肯定不轻啊，才会在她脸颊上留下一大块难看的淤青。”

“只是个耳光，毕竟是她先用手提包打了我。”

“哦，是吗？真的吗，留下淤青了吗？”

“没有。”

“你也没有去医院治疗？”

“没有……”西蒙的回答简直变成咆哮了。

“但这次总算有一位证人了，他看到了你们打架，是吧？就是马伦先生。而他的证词与你的说法不符啊，他说得很清楚，是你打了贾斯敏，根本没说贾斯敏打过你。”

“没有，但他没看到整个事情的经过，是吧？”

“所以是他说谎了，是吧？你没说谎，他说谎了。”

“我是说他没有看见整个过程。”

“我明白了。嗯，又是你和别人各执一词，是吧？因为仅有的另一个证人已经死了，脸颊上带着你这一记耳光留下的淤青。”

这一次，西蒙不屑于回答。他只是抱起双臂，静静地盯着折磨自己的魔鬼。菲尔躲开了他灼灼的目光，低下头看笔记。萨拉觉得不管陪审团怎么想，西蒙的这一表现都很难对他有利。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你故事当中剩下的部分，好吗？如你所说，你搥了她耳光后，一个人钻进汽车，去了斯卡伯勒。你是午夜到的，只有一对海豹看到了你。这样说准确吗？”

“海滩上没人，是这么回事。”

“所以又一次只有你的一面之辞。而你在那里待了超过一个星期，没有跟任何人联络。”菲尔把一只脚放在身旁的凳子上，抓了抓耳朵，就像他真的十分困惑似的。“那么提醒我一下——你为什么要逃走？”

西蒙转向陪审团，就好像他真心期望陪审团相信他要说的这一点。“跟贾斯敏吵完架之后，我对她反复无常的行为感到恶心。我再也受不了了。我想离开，努力忘了她，重新开始。”

“你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感到恶心吗？”

“呃，有一点。但是贾斯敏戏弄我，勾引我……”

“所以你生气了？”

“是啊。”

“你去斯卡伯勒的时候，你有没有联系过任何人，告诉他们你的行踪呢？你的朋友？父母？妹妹？”

“没有。”

“为什么？”

“我只想自己待着。”

菲尔又挠挠头，用一支铅笔在他假发套底下反复摩挲着。“但你并没有生朋友或者家人的气，是吧？你只不过是生贾斯敏的气？”

“是。”

“那为什么不打电话跟别人聊聊呢？打给你的朋友、妹妹、站在现场的母亲、父亲，告诉他们她是怎么对待你的，还有你的感受。”

因为我儿子不是那样的人，萨拉心里想，估计大部分年轻人都不是这样，菲尔·特纳肯定很清楚这一点。

“我不知道，我当时太生气了，不想跟任何人说话。”

“你是说贾斯敏让你很生气？”

“是。但我没有杀她。”

“没有吗？”要说之前菲尔的声音里带有丝毫讽刺或调侃的意味，但现在全都消失无踪了。“我却觉得确实 是你干的，西蒙。我觉得你的证词中，只有生气这部分是真实的。贾斯敏惹怒你了，没错，让你气到已经不能自制。气到你竟然当街重击她的脸，骂她贱人。气到你跑到贾斯敏会经过的河边小径上，在那里等着她，强奸了她，割断了她的喉咙，把她惨死的尸体丢弃在灌木丛中。那就是你愤怒发作的结果，是吧？”

“不是。”

法庭上鸦雀无声，一百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西蒙。

“之后，你开车跑去斯卡伯勒，因为你想躲起来，畏罪潜逃。而你没打电话给家人或朋友的原因并不是你仍在气头上，而是因为，你的愤怒渐渐演变成了内疚和恐惧，你害怕被人发现。这才是事实真相，对吧，西蒙？”

“不，才不是。你简直在混淆是非，我没有杀她。警察告诉我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她出了事。”

谢天谢地，萨拉想，西蒙现在没有再发怒。他的愤怒期已经过去了，因为这一刻太严肃了。他冷漠而笃定，眼中紧盯着敌人。

“是吗？而你面对警察的第一反应，第一个瞬间反应，就是撒谎。并不是哀痛，亏你还说你爱这个女孩，你只是努力拯救自己可鄙的臭皮囊。那才是事实，对吗，西蒙？你撒谎了，因为你明知自己有

罪。”

“我确实流露出哀痛了。我爱贾斯敏，你不明白。”

“但你杀了贾斯敏。”

“没有。”

“她尸体上的种种证据都指明是你杀了贾斯敏，西蒙。死人是不会说谎的。”

“是其他人杀了贾斯敏，不是我。我没做过。”

“哦，是的，是你干的，西蒙。”

“不是。”

菲尔坐了下来，法庭里鸦雀无声，法官瞥了一眼萨拉，她站起身。

“辩方证词到此结束，法官大人。”

西蒙已经尽力抵御控方的攻势了。萨拉既提不出什么改进意见，也没有其他证人可以传唤上庭。现在只能把剩下的宝全压在律师总结陈词上。

“很好。纽比先生，你现在可以回到被告席上了。”

西蒙走过的时候，萨拉满脸鼓励地冲他微笑。笑容一半是给西蒙看，另一半是给陪审团看的。如果你显示出胜利在握的样子，人们有时候就会相信你真的赢了。

第四十一章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是个美丽的早晨。早晨6点半，萨拉坐在床上，捧着一杯茶，凝视着窗外。秋日的晴空清澈湛蓝，白云漫卷。河边的草地上覆盖着一层白雾，在阳光照射下，但见丝丝缕缕，袅袅上升，渐渐淡去。一只苍鹭懒洋洋地扇动着翅膀飞过，寻找着抓鱼的好地方。

萨拉却无心欣赏美景。她起床、洗澡和穿衣的同时，脑子里一遍遍地过着要作的陈辞，昨晚整夜都没消停过。昨夜她还梦见，法官晃动着绞架套索，而10岁的西蒙被紧紧套住，奄奄一息。每当萨拉结巴忘词时，法官就推着西蒙来回摆动。

别想了，那些都没用，萨拉轻松地告诉自己。无论如何，陪审团才是最重要的。

鲍勃嘟囔着坐起来。“你感觉如何？”他睡眼惺忪地问。

“紧张不安、斗志昂扬。”萨拉一边从梳妆镜里朝他微笑，一边涂着口红。

“你会出色发挥的。你总是这样。”

“没错，”她表示赞同。“我就是这样。”这些天就像当年萨拉参加律师资格考试时最后的冲刺一般，只是比那时要艰难10倍。她心潮起伏，内心像在打不列颠之战¹，穿上摩托皮衣。“祝我好运？”

“呃……当然。”鲍勃的吞吞吐吐，令人不爽。“但愿陪审团作出正确的裁决。”

“他们会，鲍勃。他们会。”萨拉露出犀利果断的目光，然后走向美丽、薄雾的早晨。

丹尼尔早晨离开家的时候，女儿们还在睡觉。特鲁德会送她们去上学。7点半的时候，他到达建筑工地。看上去环保战士们似乎大败而归，大部分树已被砍倒，到处都是黄色的巨型机械和混凝土地基。

工地经理站在大门处迎接他，丹尼尔把车开进大门，在附近停下，和哈瑞一起走进了暖和的办公室。

“你可以坐在窗边，”工地经理说道，递给他们用一次性塑料杯倒的茶。“不管怎样，他会来这里打卡。所以，你们一定会见到他的，行吗？”

“希望如此，”丹尼尔回道。眼前的窗玻璃肮脏不堪，还有层金属网，他朝外望着。“我们已经等了很久，多等这么一会儿也无妨。”

囚车里，西蒙屈身坐在一个狭小幽闭的隔间内。他恨这里，有时实在受不了这种圈禁的压力，感觉脑袋几乎要爆炸。

如果今天他输了官司，下半辈子都要过这种生活了。每天长达20小时，将被囚禁在像卫生间一样狭小的空间里。这种罪名还会让他遭到更惨的待遇。他已经领教了在押犯的嘲笑和挤对，他们知道西蒙被指控的罪行，而母亲正为他辩护一事更是雪上加霜。如果他被判罪名成立，人们招呼他的方式会包括在饭菜里放刀片、粪便，在洗澡堂里遭到毒打和鸡奸。他会被关押在专为恋童癖、强奸犯和其它性犯罪人员设置的牢狱里，而且监狱里一旦发生暴动——等着瞧吧，他会成为首批被袭击的目标。

车外，阳光正将田野里的雾气驱散。他看着匆匆闪过的车辆、房屋和行人，仿佛他们置身于异国他乡。

特蕾西·利瑟兰坐在车里，这里距离加里·哈克家的大门有15米。丹尼尔派她做这件事的原因很简单，她从未跟加里打过交道。她通过照片认识了加里，但加里却不可能认识她，希望如此吧。在加里眼里，她不过是一个坐在车里看《每日邮报》的普通女人。

但特蕾西担心的是，这辆令她骄傲的亮蓝色克里奥车会引起加里更多的注意。前面那辆是用了10年的塞拉牌汽车，而正对着加里家门的那辆白色面包车的挡泥板已经锈迹斑斑。而且已经有几个人——一位抱着婴儿的母亲、两个踢足球的小孩儿——好奇地透过车窗窥探过她。

就在这时，加里突然走出家门。他直接走向白色面包车，开车离去。特蕾西尾随而去。这也许没意义，她心想——加里只是去上班而已。但丹尼尔曾反复强调，绝不能有任何遗漏，于是她就摊上了这么个蹩脚的差事。唉，没办法……

沿着富尔福德路行驶时，她一直将那辆白色面包车控制在视线之内。车子随后驶上斯凯尔德门大桥，过了河，穿过科纳维斯米尔湿地保护区，在纵横交错的小街道间穿行。特蕾西开始来了兴致。加里不会在这儿上班吧？但她不敢跟得太紧，放慢速度，由于拉得过远，差点儿在加里急转弯时跟丢，加里拐进了一条小巷，两边都是房子，这种房子是维多利亚时期专为清粪工设计建造的。如果特蕾西一路跟下去，加里肯定会注意到她。可也许……

特蕾西估摸了一下，然后左转，结果发现一辆运面包的卡车正与另外一辆车并排停在一个商店门口，挡住了去路。她于是不停地按着喇叭，直到那辆车开始移动，然后又向左转，驶入与刚才来时那条街并行的一条路。没看见白色面包车。妈的！加里去哪儿啦？特蕾西急得直冒汗，沿路慢慢行驶。什么都没有。然后，她从后视镜里看到那辆白色面包车从小巷驶出，朝这边开过来。现在，加里在尾随着她。

或者说是他们。来到一个丁字路口时，那辆面包车在她车后停下，特蕾西看到里面坐着两个男人。他们正盯着她。她从后视镜里打量他们。乘客座位上的那个人转头跟加里说话，他这样做的时候，阳光正好照在他脸上。就是他，没错——是肖恩，相片拼图上的那个人！她一时惊呆了，竟没注意到前路已经畅通无阻。加里不耐烦地在后面狂按喇叭。

见鬼！现在我倒真引起他们的注意了。刻不容缓，特蕾西驶入主路。白色面包车紧跟在她的车后。

露西很挑剔地整理西蒙没系好的领带。“还不错。你看上去像个大明星。”

“一个有案底的明星，”西蒙郁郁寡欢地说。“太好了。”

“别这样，往好处想。”露西微笑着鼓励他。“今晚你可能就自由了。”

“你真这么想？真的？”

多年的经验让露西感悟到，这种时刻的问题都毫不掩饰地透出说话人的渴求之情。西蒙急切地注视着她，似乎她嘴角上任何一丝动作都会永远决定他的命运。露西的见解成了他的救命稻草，也如惊涛骇浪中的救生筏。露西微笑着流露出坚定的信心。

“我认为有机会，是的。你母亲做得很出色，你昨天面对菲尔·特纳时表现也不错。陪审团肯定已开始犹疑不决了。”

“犹豫不决，那还不够。”

“应该够了，如果他们真照规则行事。但没人知道陪审团议事室中会发生什么，这很不幸。我们不能过问。”

“陪审团里有几个老家伙不是善茬。那个戴项链的娘们就对我恨之入骨。”

“哦，无论如何，千万别招惹她，你要尽量表现出无辜、友善的样子。”

“好哇，一定的。噢，上帝！”西蒙又不安地摇头。“还有件事。我昨天就该说，但没说出口。”

“是什么？”

“就是如果……如果他们弄错了，判我有罪，那杀她的凶手就会逍遥法外，对吧？他很可能会再作案！”

时间在流逝。将近40个人进到这个简易工棚打卡，然后出去开动那些庞大的机器。有几个人好奇地看着丹尼尔和哈瑞。他俩在窗边看着，眼前放着空茶杯，这些人当中没有肖恩。

他很快就会来的，丹尼尔告诉自己，他可能只是睡过头了。不管怎样，来打卡的工人逐渐稀疏了，他开始感到自己不仅很显眼而且还很傻。

“你确定他今天开始上班吗？”哈瑞问那个经理，他正坐在脏乱不堪的办公桌前。

“他是那么说的。”那个人耸了耸肩，有些难为情。“也许他找到了更好的工作，或者看赛马去了，又或者睡过头了。谁知道？很多像他那样的人，过得逍遥自在，工作对他们来说不过是讨厌的插曲。”

“还有别人没来吗？”丹尼 问道，心神不安地看着那些穿了孔的卡片。

“有几个。”他抽出还没打孔的卡片。“亚当……格里尔……哈克，又是他……”

“让我看看！”丹尼尔接过卡片，证实了他的担心：加里在这儿工作！加里，他知道他们在找肖恩！而且他 今天也失踪了……

“哈克在这儿是干什么的？”

“基本上是干苦力，铺设混凝土。”

“他会不会偷听到我们昨天的电话交谈了？”

“不会，当然不会。我当时在办公室！”

“希望如此。”丹尼尔在对方面前挥动着那张卡片。“因为这个哈克……”

话音未落，丹尼尔的手机响了，打电话的是特蕾西。

在萨拉经手的多数案子中，双方出庭律师之间多少都存有交情。委托人通常对此深恶痛绝，但法律圈中大家早已习以为常。出庭律师们互相比较劲，也属自然，但还不至于到以对方为敌的地步。双方善意的戏谑倒也为激烈的竞争增添了人情味儿。

但这次不同。客观地说，萨拉承认菲尔·特纳能力强，诚实可靠，工作出色而且可能在朋友圈中很有人缘。所有这些只会令萨拉有些怕他。真希望他就是个虚情假意、骄横无知、冷酷无情的人——陪审团不信任什么样的人，他就是什么样的人，那该多好啊。但菲尔都不是。他是个出色的公诉律师，态度端正、务实，没有陪审团成员不喜

欢他。他让萨拉感到恐惧不安。

认识到这一点之后，菲尔对待她的态度也是礼貌有加，疏而不远。他们坐在法庭中央的同一条长桌边，两人之间似乎存在一道冰冷的墙。

他最后一次起身面对陪审团，一如既往斜戴着古老的假发套，法庭中所有的人都舒服地靠在椅背上，等着他发言。萨拉不由得感到一阵凉意袭来。这个人太完美，太有说服力，太危险了。萨拉双臂交叉在胸前，尽量克服内心的不安，瞪眼看着菲尔。

“各位陪审员，如我在开庭时所述，我的职责就是说服你们，让你们不再存有任何合理怀疑，相信西蒙·纽比就是这宗谋杀案的凶手。而且我当时也说过，如果听完所有证供，你们依然存有疑问，那么西蒙就应因此受益。如果你们不能确信，那么你们必须判定他无罪。只有在完全信服的情况下，你们才能判他有罪，即他犯下了这桩可怕的罪行。”

说完这段话就意味着他走完了过场，萨拉心想。现在该轮到 he 使出杀手锏了。

“那么，能让你们确信他罪名成立的是什么呢？好吧，我们听过了所有的证供，仔细验证了各项细节。纽比夫人也盘问了控方所有证人并试图质疑他们的供词，这是她的权利。西蒙·纽比也向你们陈述了他的一面之词。结果怎样呢，各位陪审员？”

菲尔缓口气，留出时间让大家在沉默中回味。萨拉焦急地看着陪审团。

“我想提请你们注意，结果就是，西蒙就是凶手这一真相已变得更清楚，昭然若揭。”

2个——不，3个——陪审员神情严肃地点头赞同。戴珍珠项链的中年妇女、1名男性和1名年轻女性。萨拉感到一阵恶心。如果他们确实宣告有罪，她想，我恐怕真要吐出来了。受到强烈刺激的人，有时会有这种反应。适度紧张无可厚非，但萨拉此时有些紧张过度了。

“咱们回顾一下证物，好吧？首先，法医……”

特蕾西原路返回，驶过斯凯尔德门大桥，来到富尔福德路，一路上一直行驶在那辆白色面包车前面。她本想转弯，但又怕跟丢他们。特蕾西曾担心他们超过她的车，撞她，但感谢上帝，他们什么都没做。特蕾西希望，在他们看来，她只是一个车开得很烂的女司机，没什么特别的。

然后，他们突然右转进入河边的街道。特蕾西已经驶过了路口，但她立刻驶入一个车库前的空地，在那儿掉转车头，然后跟着他们转了弯。那辆面包车又不见了。特蕾西想了想，驶入了一个死胡同，转一个U型弯后驶了出来，一边慌乱地左右张望。然后她驶过一段弯路，看到那辆车停在一座房子前，这才松了一口气。特蕾西开车经过时，看到肖恩从车里出来，向房门走去，加里在车上没动。

她兴奋极了，心怦怦乱跳。特蕾西驶过那辆面包车后又向前开了大约30米，在马路对面停下。特蕾西调整好后视镜观察那辆车。加里还没有注意到她，希望是这样。她小心翼翼地拿出手机，给丹尼尔打电话。

菲尔不厌其烦地仔细回顾了那些法医鉴定的证物。精液、阴道淤青、脚印、刀和鞋上的血迹。他说，这个可怕的清单上列出的证物，无一不是指向一个方向。那么为何西蒙要说刀和鞋上的那些血迹是贾斯敏在厨房割破拇指时留下的？他与陪审员一一对视。

“哦，他不得不编造理由，对吧？他就是这样做的。他编造了一个连小孩子都能看穿的故事。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在那上面浪费时间，你们觉着呢？谎言，各位陪审员，不折不扣的谎言。”

萨拉内心充满愤怒。他的这种反应是最具毁灭性的。这是萨拉辩护策略的重要内容，但菲尔没有与萨拉进行辩论，反而以谎言为由将其打入冷宫，不予理睬。萨拉该采取什么对策呢？

“那么西蒙所说的版本，他关于事情原委的解释，又该如何看呢？好，各位陪审员，你们亲眼看到了站在证人席上的他。你们已经从自己人生经历中学会了如果辨别一个人是在说谎还是在说实话。你们觉得他的表演如何？咱们看看，好吗？”菲尔抬脚踩在身边的长凳上，

那情景让人备感亲切，就像个农夫倚着大门，用手揉着耳朵，若有所思。

“西蒙说自己与贾斯敏温柔做爱，但她阴道中留有淤青。他说只是扇了贾斯敏一个耳光，但她脸上却有淤青。他说自己开车直接去了斯卡伯勒市，但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在旅店办理了入住手续。西蒙还说对贾斯敏待他的方式心怀不满，但西蒙从来没跟其他人说起过此事。”

菲尔无情地低头看了一下萨拉。“他没向他母亲倾诉吧？也没找他父亲或其他家庭成员，或者朋友。来这儿的人谁都没提过‘西蒙因为与贾斯敏关系不好心情烦闷。他打电话给我寻求我的建议。’之类的话。没有。因为你不可能在杀了自己的女朋友后，还要找人寻求心理慰藉，帮助他处理与贾斯敏的关系，对吧？那就是西蒙·纽比干的事。他杀了贾斯敏，然后跑到斯卡伯勒市藏了起来。”

萨拉回忆起她那个噩梦，梦中法官晃动着索套中奄奄一息、10岁大的西蒙。那个场面令人心如刀绞，但与此时刻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菲尔收拾着他的笔记，看似已经说完了。然后，他又抬起头。

“噢，对了，我差点儿忘了。辩方还提出了另外一个观点。就是布罗迪谋杀了贾斯敏，而不是西蒙。”他停顿一下，一张张地擦起笔记。“哦，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这一点，各位陪审员。绝对没有。这只是一个犯了错的小孩子，内心极度恐慌，情急之下就胡乱指责他人，其他任何人，说不是我干的，先生，不是我干的，是他干的。”

“你们看到证人席上的布罗迪先生了，各位陪审员。你们听到了他的证言。而且你们也看到了西蒙·纽比。你们来选。你们认为他们两个之中谁才是强奸并杀害了贾斯敏·赫斯特的真凶呢？”

他猛然坐下。萨拉意识到，即便当它是戏剧性的变化，菲尔的举动也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他在结束语中都不屑于将自己的观点加以总结，邀请他们作出宣判，多数出庭律师都不会像他这样做。他对西蒙的说法嗤之以鼻，似乎要表明无论是他或是任何尚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再纠缠于此。

抓住这一点。萨拉心想，她突然感到心里翻江倒海，怒不可遏。

“特蕾西？”丹尼尔说。“怎么啦？”

哈瑞在边上看着，丹尼尔的脸色变了。“你看到谁了？——但他没看到你，对吗？你最好没看错。那现在他在哪儿？面包车的登记资料？好吧，你待着别动。什么都别做，别靠近他，等着我们过去。明白吗？我们这就赶过去。”

丹尼尔关掉手机并打开简易工棚的门，几乎是同时完成了这两个动作。“十万火急！快，小伙子，动作快点儿！”

“是，长官。到底怎么啦？”

丹尼尔已经到了屋外。他边跑边大喊着：“我在路上告诉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赶到那里，那个女的不能出事。快点，哈瑞，快跑！”

“各位陪审员，刚才那番话非常有杀伤力，对吧？”

萨拉顿了顿，暗暗用指尖顶在桌子上。在说第一句话时，声音稍有异样，这令她震惊。她的嗓音从未让自己失望过。萨拉无意在获取同情心上做文章，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她不擅长这套把戏。麻烦的是，感情过于冲动，令她有些头晕。正常的精神紧张使肾上腺素分泌大幅增长，使人兴奋，但它与惊慌失措导致的失声是有区别的。她努力镇定下来。

“根据特纳先生所说，我儿子慌不择路，便谎话连篇，是个强奸犯和杀人凶手。估计还是个懦夫，因为他逃走了。那好，就算那是一种看法，他得此评价也是合理的。但是，同样这些事，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她深吸一口气，缓缓呼出，感觉恐惧正在消退。

“另一个角度就是，西蒙·纽比被误认为是犯下了滔天大罪的凶手，他因此受到错误指控，这才站到了这里。尽管他受到欺侮和恐吓，自进了警察局之后，他对警察说的都是实话，但却被羁押数月，受尽折磨，与此同时，还因失去了心爱的人而悲伤。现在，他来到这

个法庭，看到公诉方搜集了如山的证据，但他们堆而不砌，像积木搭起的山，手指轻轻一碰就会倒塌。”

萨拉欣慰地注意到，陪审团现在至少都注视着她。内心感到平静许多，她的力量在渐渐积聚。声音也恢复了正常。

“让我们再看看这些证据，好吗？但这次，也许我们可以摒弃在整个办案期间警方和公诉方一贯采用的倚强凌弱、不屑一顾和敷衍了事的做法。”她故意转向菲尔，她的表情如寒冬一样冰冷。菲尔回避着她的目光，用红带子缠着庭审笔记。

“首先，我们看看公诉方高度重视的法医鉴定证物，客观冷静地考察它。先看看血迹。西蒙的鞋上和刀上沾有贾斯敏的血。辩方不予否认。是的，那是贾斯敏的血，是在西蒙家里发现的。但是，贾斯敏曾经多次去过西蒙家，她甚至在那里住过几个月。而刀上的血迹到底有多少？你们看到了尸体，和凶杀现场的照片。很可怕，对吧？血，大量的血，到处都是。想象着她死去的惨象，会让人噩梦连连。不管是谁杀了她，你们可以预计西蒙身上会沾满她的血。”

一切进展顺利。萨拉停顿下来，逐个审视每一位陪审员，并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紧张。她现在是法庭的焦点，她得掌控自己的声音和想法，掌控着他们会听到的内容。

“那么警方在西蒙的鞋上发现了多少血迹呢？一只鞋的鞋底上有两小滴，鞋面上有5小滴。另一只鞋上什么都没有。还有刀柄上微小的血迹。这跟凶杀案现场照片上显示的情景形成鲜明对比，对吗？即便法医也承认此说。

“尽管如此，那都是贾斯敏的血。辩方承认这一点。但那些地方怎么会有血迹？对此，存在着非常合理的解释。那个星期早些时候，贾斯敏不慎割破了拇指，当时贾斯敏在厨房，穿着西蒙的运动鞋。伤口极小，以致病理学家，你们还记得吧，他并没有仔细检查这个伤口，而这本来是他的职责所在。实际上，他忽视了一个重要证据。但是，既然一名备受尊崇的法医病理学家都没注意到这个伤口，我儿子在接受警方讯问时，没有提及此事就不足为奇了。伤口极小，是日常生活中难免的那种。西蒙帮贾斯敏用自来水冲洗手指上的血，给她贴上创

可贴，然后就把这事抛之脑后了。

“那就是为什么在鞋和刀上会有贾斯敏的血迹。伤口本身极小，可以忽略不计，而且与谋杀毫无关联。

她注意到，陪审员们听得很入迷，或者说大部分是这样。后排那个老妇人正在手提包里找东西，她在找什么呢？纸巾？口红？现在讲的可是关乎我儿子人生的一件大事啊！

“然而，这样一个完全合理的解释却被控方认为不值一驳。”她的眼光又一次扫向菲尔·特纳。“那就是我说的敷衍了事，倚强凌弱。只顾着说这是个谎言，却不认真查验证据。”萨拉希望菲尔会站起来提出抗议，但他只是坐在那里，脸色凝重，神情漠然。

“所以说，对于血迹仍存在合理怀疑。我将会进一步说明。而根据那些照片和法医提供的证词判断，我几乎可以肯定，杀害贾思敏的凶手所穿的并非是那双运动鞋。”

现在，她已经说出了部分重要内容。法庭中，人们开始窃窃私语，这在她听来有如悦耳的音乐。

“那么，精液又是怎么回事？将西蒙与这宗犯罪联系起来的法医证物仅有两件，这是另一件。这也很容易解释，是这样吧，女士们、先生们？这是简单明了的事。西蒙承认他那天下午与贾斯敏做过爱。他说，这是常事，贾斯敏来他家就为这。而且我们知道那天下午贾斯敏在西蒙家，对吧，因为有证人看到她离去。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西蒙在说谎。他们做爱，然后吵了架。这种事就是家常便饭。然后贾斯敏离开了西蒙的住处。

萨拉又深吸一口气，心里清楚，实际上自己也在有意略掉一些关键细节。那个老妇人找到了纸巾，听萨拉结案陈词时，她脸上挂着鄙视的神情。

“控方没有任何理由驳倒这个说法。几乎可以确定，那天下午的做爱——即便动作粗鲁，即便造成淤青——就发生在他家里。发生在贾斯敏被害前数小时，女士们、先生们。这次性交行为与贾思敏被杀害没有必然联系。”

她发现自己在铤而走险。如果他们认同这一点，他们有可能判他谋杀罪名不成立，但强奸罪名成立。但她现在完全抓住了他们的注意力，使他们陷入了思考。

而这是确立合理怀疑的第一步。

丹尼尔一旦跑起步来，没有几个探员能跟上。等哈瑞跑到车边的时候，丹尼尔早已启动了车。哈瑞刚喘息未定地爬进车里，车子就在轮胎摩擦地面发出的尖利声中窜了出去，他猝不及防，登时仰头向后贴在了座椅靠背上。

“到底怎么回事，头儿？谁打的电话？”

“特蕾西打的。”丹尼尔简明扼要地解释了事情的原委。“她去跟踪加里了，你猜怎么样？加里开车带着我们要找的肖恩去了雪伦家！肖恩进了屋，特蕾西正盯着门口。”

“我的上帝！那个混蛋去那儿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但不会有好事，对吧？特别是加里在外面等着。他已经强奸过雪伦一次了，看在上帝的份上！”

“但你说加里并没进去呀？”

“没有，还没有，但你说肖恩以前去找过她，也许他想要再试一次，解决他的毛病。雪伦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哈瑞？”

“糟了，长官。”哈瑞一想到这点，脸色变得惨白。“她说过，上次肖恩差点儿把她吓死。她不想再见到肖恩。”

“完全正确。他还是个凶杀嫌疑人。快，快！这时候我们真该有个警灯，看在上帝的份上！”面对车流，丹尼尔诅咒着，然后从车流中掰出来，想要超过那辆送货车，不料被挡在一大串车后面，这些车耐心等着一个老妇人走过人行横道。“但愿他们还没发现特蕾西。如果发现了，或者如果雪伦告诉肖恩你给她看的那些画像，那就……”丹尼尔做了一个斩首动作，然后挂上档，猛然开动。

“因此，从法医的证据来看，”萨拉说。“我的意见是，你们不能判

他有罪。它并不能证明公诉方的论点。有太多的疑问，还有其它非常合理的解释，这些你们都要考虑。”

“那么，其它证据又如何呢？指认西蒙在贾斯敏被杀当晚出现在河边小径的证人？哦，这很好回答，是不是？没有任何证人。完全没有。没人当晚看到西蒙在那里出现，没人看到他出现在贾斯敏被杀现场千米范围内的任何地方。”

这段话反响不太好，她能看出来。两名男性在皱眉，1名年轻女性在与她旁边的陪审员耳语。但是，这么明显且简单的事实应该很容易理解的啊。萨拉不为所动，继续讲道。

“西蒙告诉我们，他当晚开车去了斯卡伯勒，控方没有证据，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说的不是实情。因此，我建议为了公平起见，我们必须认定它是 实情。”

他们不喜欢这种说法，真该死。萨拉在讨论法医证据时本应做得更好，该大作文章。一定是西蒙在证人席上的表现给他们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如果你们接受这一点，那么你们也要认同，当警察在半夜突然蛮横地闯进他的房间抓他时，西蒙根本就不知道贾斯敏已经死了。他半夜被人从睡梦中拽起来，感到十分震惊和恐惧，任何人都会这样吧，不仅如此，还很悲痛。突然间，面对这种极端残酷、糟糕透顶的告知方式，获悉他的女朋友被人杀死了，被一个变态狂用刀谋杀了，而且警方认为是他干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女士们、先生们。想象你们处在他那种境况，当周边世界似乎变得疯狂的时候，你会表现得冷静理智、泰然自若吗？难道你不会惊魂失魄，慌不择言，事后想起来才发现说得不对，仅仅是为了逃避那种可怕的境遇吗？像什么，‘我不可能杀了她，我好几个星期都没看到她了’之类的话？

“警方对在这种情形下该如何行事有明确的规定，这就是制定条例的原因。法律不允许他们对人们施以可能导致心理折磨的无端压力，因此他们不能在警车上审问嫌疑人，那里没有录音机，没有律师在

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所有程序是公平合理的。

“然而，就此案而言，恰好发生了那些不被允许的事情，对不对？警方半夜在警车里盘问了西蒙，使他误入谎言的圈套。这是警方又一次倚强凌弱，难道不是吗？”

萨拉高兴地看到，有几个陪审员点着头，深表同情。其中一位剃了光头的年轻人似乎很反感丘吉尔，还有那个金发女子，他们都点了头。戴项链、拿着手包的老妇人皱着眉头，似乎在沉思。

“但是，假如西蒙那时真的撒了谎，他一到警局便改了主意，对吧？他主动写了完整的书面声明，声明内容全部属实。只有一件事公诉方声称不属实，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原因。他说没杀贾斯敏，但警方声称他杀了。但声明中的其余内容是千真万确的。”

萨拉停顿一会儿，看看笔记上的内容。昨晚想得很清楚的总结，突然从她脑子里消失了。殚精竭虑总算走到这一步，但却一时忘了该怎么接着走下去。支撑她讲了这么多的信心突然消失不见了，感到自己脑子里一片混乱。

“因此……你们可能会问自己，如果西蒙没杀她，那是谁呢？哦，令人不快的真相是，我不知道。我也不相信是西蒙。也许你们会觉得我以那种方式质疑布罗迪很欠考虑，但我要做的就是指出，大卫·布罗迪具有杀害贾斯敏的动机，与西蒙的动机一样强烈……”

“法官大人。”菲尔霍地站了起来。法官看着菲尔，陪审团也不再关注萨拉。“法官大人，我们在议事室讨论过此事。在我看来，纽比夫人作出这种毫无根据的暗示是不恰当的。”

法官点点头。“我同意。纽比夫人，请注意。陪审团各位成员，我必须要求你们对最后那句话不予考虑。”

这下萨拉方寸大乱了，就在要结束陈辞的时候，她不仅失去了陪审团的注意力，而且当众受到责难。她感到一阵热潮涌上脸颊，手指颤抖。

萨拉硬着头皮继续往下说。

“.....但控方除了依赖于犯罪动机，再没有别的佐证。法医证据存在缺陷，没有.....对不起.....没有证人指证西蒙出现在犯罪现场，他没有认罪，你们明白.....所以，公诉方确信西蒙杀了贾斯敏的理由仅仅是他们吵过架。哦，我很确定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与伴侣吵架是常有的事，但不会因此杀了对方。这是荒谬的.....”

糟糕透了。刚才的干扰使萨拉语无伦次。她完全失去了陪审团的注意。有些陪审员出于礼貌还在看着她，有些出于怜悯，另外几个尴尬地低头看着他们的手。但萨拉还要继续。她必须继续。

“.....警方在办此案时敷衍了事。他们想走捷径，于是就盯上最省事的嫌疑人，最后见过贾斯敏的那个人。他们在警车里威吓他，搜集的证据也是漏洞百出，而且没有任何证人证言。在这种情况下，陪审团，我认为你们完全有理由存有合理怀疑。公诉方无法确证案情。所以你们必须 宣判西蒙无罪。”

就像她说出第一句话时那样，她又一次失声，听起来仿佛是在抽泣。她羞愧万分，坐了下来，感觉自己变得空前地渺小无用。

法庭里鸦雀无声，空气中浮动着怜悯的气息。

长久沉默之后，法官咳了一声，转向陪审团。

第四十二章

“哦，不，不。我不想见到你，滚出去！”

雪伦想砰然关门，把肖恩挡在门外，但肖恩比她动作快，也比她强壮得多，一只脚已经踏进门里，雪伦努力关门的时候，肖恩就把门顶开了，直接把雪伦撞到墙上。她甩开胳膊想要打肖恩，但肖恩轻易就握住她的手腕，死按在她脑袋旁边的墙壁上。

“慢着，雪伦，这样可不好，对吧？这可不是招呼老朋友的方式。”

“操你的老朋友。你想干什么？”

他的脸离雪伦就几英寸，因为愤怒而阴沉下来。“你是说操你的，对吧？哼，兴许我想干的就是这个，就跟上次一样。”

只是你没能做到，雪伦心里想，所以你把我打得半死。卡蒂开始在客厅里哭起来。“那是我女儿在哭。让我去看看她，总可以吧？”

“那就去一下吧。快去快回。”

雪伦被肖恩放开后，急忙抱起孩子，一边还在努力保持头脑清醒。这可不是她想要的访客。快想办法。“没事儿，卡蒂，亲爱的，不过是有人来了。你牙齿又疼了吗？”

孩子满脸泪痕，点了点头。

“你瞧，她牙疼，一整晚都在疼。我得去药店拿点扑热息痛，你能不能晚点来……”

“不行。就要现在，她要是已经牙疼了一晚上，再忍半小时又有什么关系。”

“我有权选择跟谁上楼去，肖恩。我自己的身体……”

“把她放下，你这女人。”令雪伦惊恐的是，肖恩竟然真的想要把孩子从她手中夺下来。她紧抓不放，肖恩猛然从腰间抽出什么东西。她感到脖子上一阵疼，那是种忽来的刺痛，就在耳朵下方。“把她放

下，雪伦。我可不想割伤小孩。”

她浑身颤抖着顺从了。“没事的，卡蒂，妈妈马上就去拿药，好不好？”

关上客厅门的时候，雪伦清楚地看到肖恩手中握着一把刀，刀身很长，刀刃呈锯齿状，刀尖离她喉咙不过几厘米。她四肢乱颤，软得像果冻一样。

“求你了，你到底想干什么？”

“上楼。现在就上！”

她跌跌撞撞地爬上楼去，进了卧室，身后的男人拿着刀步步紧逼。“你瞧，你想要做什么我都从你，只是别伤害我的小孩，好吗，求你别伤害我的小孩。”

“我不会伤害她的，我才不关心小孩呢。”

“好吧，你想要什么服务？你想怎样我就怎样。”她开始解开衬衫的纽扣，笨手笨脚的，双手乱颤。雪伦看到他已经勃起了，但他的问题不在此，对吧？等会儿才会出现。

“你是个坏女孩，雪伦，他们告诉过我。”

“谁告诉你的？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雪伦把衬衫丢在地上，开始解开胸罩，刀尖还抵着她的喉咙。

“我们的老朋友加里告诉我的。”

“加里？”她脱掉了胸罩，浑身颤抖地站在当地。不管怎样，她都得想办法掌控这个局面。“他说我什么了？”

“你跟媒体说他的坏话。继续啊，不要停。”她脱掉短裙。肖恩从口袋中拿出一张纸。“他想要你在这上面签字。”

她接过去开始读，加里又大又丑的字迹写着：我想要各位都清楚，我在报纸和电视上说加里强奸过我的事并不是真的。我一直都知道不是他，我只想报复。我从头到尾都在撒谎。

雪伦的震惊压过了恐惧。“他当真想要我签这个？”

“的确是这样。”肖恩的脸上隐约露出了一丝讥讽的笑容。“你会签吧？”

“你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这个吗？”

“加里以为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这个。”

“但你还想要别的？”

“是。”肖恩挥着刀子指指雪伦的裤袜和内裤。“把它们都脱掉。”雪伦全裸地站在他面前，肖恩说，“我想要你一撮头发。”

“我的头发？”这句话莫名地令她无比恐惧。那古怪的笑容又出现了，就好像他以为这个要求会逗乐她一样，但雪伦笑不起来，已经吓傻了。“你要头发干什么？”

“当作我的收藏品，剪几撮头发给我，好吗？”

雪伦梳妆台里面有剪刀，跟那些小刷子和化妆品在一起。她机械地在镜子前坐下，就像往日一样，但之前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她从来没有裸着身体、被一把刀抵着坐在镜前。她拿起剪刀剪掉几撮头发。

“剪长一点，反正你头发很多。”

她忽然明白了。“你就是他们要抓的人，对吧？一年前杀了那个女人——那个叫玛利亚什么——克莱顿——的人，就是你。”

他语调中没了戏谑的成分。“你他妈怎么知道的？”

“因为警方盯上你了，他们有你的照片，而且我.....看到了。”

雪伦吓成这样，等醒悟到自己说了什么已经太迟了，但她必须做点什么，因而才下意识地说了嘴——不管是言语也好，东西也好，什么都好——总得扔给肖恩一些东西保护自己才行。她站起身，一手拿着剪子，一手攥着一撮头发，身体往后退去，向床边退去，向电话靠近，她要是能打999 ¹，也许就.....

“警方给你看过我的照片？”

“是，他们问我认不认识你，给你。”她递给肖恩一撮长发。不管

做什么，要想办法拖时间，这样才能活得久一点。“她真是你杀的吗？”雪伦想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就好像在说着什么英雄式、了不起的丰功伟绩一样。现在她距离电话只有1米远了。

他闻了闻头发，然后装进自己的口袋。“聪明的姑娘，但我干的可不止这些。”

“不止？”

“当然不止，别忘了其它的案子。”

“什么其它案子？你指什么？”现在只差1米的距离就能拿到电话了，就在她身后的床头柜上，轻易就能够得着，问题是怎样分散肖恩的注意力，争取足够长的时间拨电话。然后怎么办呢？

“比方说，他们现在审理的案子，贾斯敏·赫斯特谋杀案。”

“你杀了贾斯敏·赫斯特？”

“用的就是这把刀。看看它吧，雪伦，我特地为你带来的。很锋利，是吧？”

雪伦向后退的时候肖恩却绕过床沿、一步步逼向前。那把刀离她喉咙不过一臂的距离。她要是敢去拿电话，还来不及拨通，就会被肖恩杀死，但要不拨电话，雪伦横竖也是个死。

“我看到你在颤抖，雪伦。我喜欢。”

她脑子转得极快，快到能够注意到所有事，包括他脸上和手上的任何细微动作，与此同时还在思考着要怎么应付。人们都说你应该哄着这类人，尽可能跟他套近乎。只要肖恩还想要跟雪伦聊天，她就有活命的机会。

“报纸把我称为蒙面强奸犯，你知道吧，但你能看到我的脸。”

“那个蒙面强奸犯？但他还袭击过其他人，不是吗？”

“到目前为止是有几个了。那个叫惠特克的姑娘，她竟然走运逃脱了。还有你啊，第一次。”

“我？”电话就在她背后。她能感觉到电话已经抵着自己的大腿

了。相当小心翼翼地，她用左手轻轻提起话筒，谢天谢地按钮是在电话座上的，而不是在话筒上。要是走运，她兴许能连按三次9而不被他发现，前提是必须得一直跟肖恩说话，让他分心。

“你什么意思，我什么第一次？”

“还是帮加里签了这张纸吧，你知道的。毕竟，那上面说的是真的。他没有强奸你。”

“什么？”

很好，话筒拿开了。他疯了，但雪伦根本不在乎他说什么，只要他一直说话就行，这样才能盖掉拨号的声音。她的手指在身后摸索着。9在哪里？右下角，对吧？或者那里是星号、井号之类的？

“对啊，那晚上强奸你的是我，雪伦，并不是加里。我拿他开涮了，你不觉得吗？”

“你？但不可能是你啊，我认出他了！”

“凭声音，是吧？”他笑了，把左臂挡在嘴前，这样一来被袖子遮住，他的声音就变闷了。令她惊讶的是，他竟然用约克郡口音说：“汤姆，走开。”听起来很像加里。

那夜的记忆又涌上来了——竟然是这个家伙，不是加里。他当时也没有射精，对吧？他没射就直接抽出来，还打了我的脸。

她更清晰地记起了，小小年纪的汤姆是如何奋力反抗的。一股突如其来的兴奋传遍全身。谢天谢地汤姆在学校里，但卡蒂就在楼下，雪伦是他们唯一的依靠。

“哦上帝，救救我。”她跌在床上，装出要晕倒的样子，但其实并不是。她的头发散落在脸前，她借此偷瞄了一眼电话。9号键并不在右下角，而是上边的那一个。她斜倚身体，垂手落在电话上，看似意外，就好像是挣扎着维持平衡一样。

“但为什么呢？”她的手指按下9号键三次。“你为什么那么做？”

“为了好玩啊，就这样。为了打赌，雪伦，因为加里很生你的气，但他自己没胆量做，就跟现在一个样。但现在你才彻底了解我的事，

对吧，雪伦？这样一来，你就可以告诉所有人了。”

他凑上前，那把长长的锯齿形刀的尖头轻拂她的左乳头。雪伦抓紧了剪刀，盯着他，努力想说些什么。说什么都好，只要能活命。

“这里是紧急求助服务。您需要火警、警察还是救护车？”电话那头问道。

丹尼尔和哈瑞被困在缓慢移动的车流中。丹尼尔把车移到路中间，找机会超车。但前方是一个安全岛，而且对面的车流源源不断，他相当丧气地用手指敲击着方向盘。

“问问特蕾西现在怎么样了，”他说。“肖恩还在屋子里面吗？”

哈瑞拨通了电话，电话那头的回答让他很不解。

“没信号，长官，要么就是她关机了。”

“该死！他妈的，她怎么会关机呢？”

“不清楚，长官，对不起。”

萨拉发现自己很难集中精力听法官的总结陈词。她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她让西蒙失望了。原本一切都进行得很好——她克服了神经紧张，控制住了自己的声音，令陪审团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她身上。萨拉把自己要说的重点都说清楚了，但是.....

萨拉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噎住了，就像是运动员见到了终点线。她忘了作总结，在那至关重要的时刻丢掉了所有的力量和信念。她甚至压根没想要提布罗迪，而当菲尔打断她的时候，萨拉手足无措。西蒙要进监狱了，萨拉这次要令他失望了。

“因此，各位陪审员，被告有罪与否全取决于你们的裁决。这是一份很重的责任，我相信诸位都会竭尽思虑，认真对待。不用着急，你们应该彻底考虑所有证据，需要考虑多久就多久。你们的裁定应该是集体达成的一致意见。现在，法警将会引领你们进入另一房间开始商议。”

陪审团离开之后，菲尔注视着萨拉的眼睛。“我们的工作到此为止

了。我希望没有伤感情啊？”

“很伤感情，菲尔，永远都会。”她转过身，完全不再理会他。出庭律师之间本不该如此的，但出庭律师原本也不该为自己的儿子辩护啊。她现在明白这是为什么了，比以往的任何时刻都要清楚。

法庭一空，她向后走向被告席。“对不起，西蒙。我搞砸了。”

“什么？没有，妈，你干得很棒。”西蒙满脸紧张，但并不气馁。

萨拉皱眉盯着那些保安。“那我到楼下再跟你说。”

“好，很好。我们要吃一顿五星级的午餐来庆祝。”

事实上西蒙很愉悦，甚至满怀希望，这让萨拉更难过了，她看着西蒙走下去，回到监牢，几个小时之后西蒙一被定罪，也是要沿着那条路走下去的。随后，萨拉一把从头上把假发套拽下来，凄凉地走出法庭，旁边跟着露西。

交通总算顺畅了，丹尼尔冒险又独断地开着车，他们终于到了那条街上。他们在特蕾西那辆蓝色车的后方停了下来。丹尼尔给她打了电话。

“好吧，特蕾西，我们到了，怎么回事？”

“没什么，长官，我打电话汇报之后都没事发生。”

“没有人进去或者出来吗？”

“没有，长官。就像我说的，肖恩——如果那个人的确是他的话——在10到15分钟之前进去了，加里还在那辆货车里……”

“现在不在了，”哈瑞插嘴，把头扭到一侧望过去。“他出来了，看！他往房子那里去了。”

丹尼尔看过去，瞧见加里从前门穿过去消失了。现在怎么办呢，丹尼尔心想。“你觉得他看见我们了吗？”

“很可能，长官，”哈瑞说。“毕竟他对你我两人相当了解。”

“该死，”丹尼尔嘟囔着。现在怎么办？肖恩在那房子里守着雪伦

和她的小孩已经够糟了，加里也进去？问题是，丹尼尔应该等他们出来，请求支援呢，还是直接闯进去？如果对方并不清楚自己被监视了，他可以再等等，如果对方知道了，继续在这里磨蹭就毫无意义了。

“走吧，”他边说边打开门。“我们进去。”

但正当此时，加里从房子里出来了，后面紧跟着另一个人，是肖恩。加里直指着路对面的丹尼尔，疾奔向货车，肖恩紧随其后，似乎手中还握着什么长长的武器，一根棍子或是一把刀之类的。

丹尼尔开始跑，他迈开长腿尽力奔跑。但货车在20米开外的地方，甚至更远，那两个人已经钻进去了。15米.....10米.....货车随着引擎的启动开始抖，排气管开始吐气。丹尼尔知道哈瑞肯定在后面落得很远，但他不在乎。丹尼尔在货车要启动的时候跑到了，一个箭步冲上去抓紧了驾驶座门把，往里看到了加里的脸，丹尼尔打开车门，但他仍然在跑，而货车已经在加速。货车故意在一辆停着的汽车旁边猛甩尾，这一甩把丹尼尔甩得双脚离地，把他撞飞到那辆车的发动机盖上，撞上挡风玻璃又摔了下来，像个布娃娃似的四仰八叉地倒在地上。

路旁有一棵菩提树，树叶在清澈的蓝天下优美地摇摆着。我之前从来没注意过，还真搞笑啊，丹尼尔想，这真是天气晴朗，风景亮丽啊。他脑袋里嗡嗡直响，一张脸忽然出现在他和那棵树之间，正向下望着他。

“长官，你还好吧？”那张脸的主人焦急地询问，听起来像是哈瑞的声音。

“还好，我.....怎么回事？”丹尼尔用手肘把自己支起来。整条路晃得都好像是海面上的船一样。他抓着停在近旁的一辆车摇摇晃晃地站起来，那辆车的挡风玻璃不知什么原因竟然碎了。他擦破的手上流着血，而他夹克的袖子也扯破了。他记起来了。

“赶快追他们，哈瑞。叫一辆警车来。记下他们的车牌号。”

“特蕾西已经去做了，长官。她打电话回警局了。我觉得.....我们

应该进屋看看。”

他耳朵里的嗡嗡声渐渐消失，而马路也渐渐不再旋转，稳定成正常的样子。丹尼尔听到一个哭喊声，似乎是小孩子遇到险境后的尖叫。那好像是从雪伦的房子那边传来的，他尽可能平稳地走向前门。

哭喊声是从楼梯顶端传来的。丹尼尔跟在哈瑞身后往上爬的时候，他看到有个小女孩在右手边的一间卧室里，她正在嚎啕，嘴长得大大的，泪流满面，用胖胖的小手指着房间里面的什么东西。哈瑞直接从她旁边走过去。丹尼尔停下脚步，把她抱起来。

屋子里的地板上满是散乱的衣服，而床头的枕头上斜倒着一个裸体的女人，是雪伦。她脸朝上地躺着，金色长发散乱着，乳房耷拉在两侧，肋骨下方的肚子上有个大伤口正在汩汩流血。她的一只手微弱地在伤口附近颤抖着，似乎想要摸索着止血，消除疼痛。

“雪伦？”哈瑞在她身旁跪下，把头发从她面前拂开，看着她的双眼，感觉她的脉搏。“脉搏还在跳，长官。”

“那赶快止血吧。”

丹尼尔在口袋里翻找着手机，但小孩子正压在他腿上，在极度惊恐之下以骇人的力气紧抓着他，令他够不着手机。随后他注意到雪伦脚边的床旁有一部电话，只不过话筒掉了，落在地板上的什么地方。他弯下身去捡起来，令他惊讶的是，竟然听到电话那头有声音。

“拨号人？拨号人，你还在吗？如果可以，请回答我。你需要警察、火警还是救护车呢？”“警察已经到这里了，”丹尼尔说，“派一辆救护车来。赶快！”

1 999是英国的紧急求助电话。

第四十三章

“我觉得不公平。菲尔自己的陈词中也提到了布罗迪，不是吗？他就是以此结束的。”

露西的声音在法庭外的走廊里回荡着，经过混凝土墙壁的回响，听起来有些奇怪。这个萨拉相当熟悉的地方，今天却显得很古怪，几乎跟梦境一样。

“你说得对，”她心不在焉地回应道。“我应该注意那一点。”

“他打了你一个措手不及，就这么回事。”

“确实是。但我本应对埋伏有所准备，可恶！这是我的职责啊。”

“没关系。你已经尽力了。”

“我没有！”萨拉停了下来，狱警打开了西蒙牢房的门。“坏就坏在这里！这么重要的案子，我却没有尽力，露西！我让他失望了！”

他们走了进去，萨拉看到西蒙已经听到了自己的话。他站在那里，脸色苍白，沮丧失望，门在她们身后哐啷一声锁上了。“你说什么，妈？你怎么让我失望了？”

“我……的结案陈词做得不够好，西蒙，就是这么回事。你肯定注意到了。”

“你是说那段发言吗？”西蒙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萨拉可以看到他脸上的恐惧。“你把该说的都说了，不是吗？我觉得你都说了。”

“我是都说了，没错。只是……我最后提到了布罗迪，菲尔抓住了我这个把柄。我不该那样做，其余的都还好。”

萨拉碰了碰西蒙的手臂，感到了他的紧张。西蒙猛地甩开她，坐下去，双手抱着头。随后他抬眼望过来，眼睛瞪得浑圆。

“但你必须要提到布罗迪的，不是吗？我是说，如果不是我杀了贾斯敏，那是谁干的？”

“但愿我们能知道答案，西蒙，”露西轻柔地说，在西蒙身旁静静坐下。他们看着萨拉像只受困的猫一样在监牢里来回踱步。“我们都想知道究竟是谁干的。”

医护人员轻轻把担架抬进救护车。屋外的人行道上聚集了一小群人。一名女警在门厅当中尽力安抚那个小女孩。

“你跟她去，哈瑞，”丹尼尔说。“无论她说什么……”

一名医护人员满不赞同地皱起眉头。“她要好一会儿都说不了话，长官。而且我们会很忙……”

“我们也很忙。”丹尼尔坚持说。“我们在调查一件重大谋杀案，必须了解所有情况。”

哈瑞小心翼翼地爬进救护车的后座，在雪伦头边坐下。医护人员把一个氧气罩扣在她口鼻上，然后开始忙着在她胳膊上打点滴。尽管已经用纱布紧紧包扎了她的腹部，但血还是渗到了毯子上。哈瑞能看出来她的脸已经白得像床单一样，头发沾上了鲜血。

医护人员递给他一个瓶子。“拿着，帮点忙，拿好这个。高举在空中，千万别让气泡跑进管子里，我要帮她注射肾上腺素。”

救护车蹒跚着开出去，哈瑞听到了无线电的嘈杂声，司机正在呼叫：“……腹部严重刺伤……大出血……医疗救护……运气好的话，预计7分钟后到达……”

警报器声音大作，救护车驶离此地。医护人员在雪伦腿上打了一针，没有任何反应。他摸摸脉搏，然后翻开雪伦的眼皮，将嘴凑近她耳边。“雪伦？拜托，亲爱的，别放弃。睁开眼，宝贝。”

哈瑞惊讶地发现她的眼皮翻回去了，随后，过了漫长的10秒钟之后，眼皮开始翻动，她睁开了眼睛，四下看了看，一脸疑惑。

“雪伦，你能听到我们说话吗？好姑娘，你在救护车里，亲爱的，你马上就到医院了。现在我需要你透过脸上的这个氧气罩深呼吸，好吗？向肺里吸气，缓慢地深呼吸。”

雪伦又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哈瑞看到她胸部起起伏伏，一

次，两次，三次。他能听到雪伦透着氧气罩在呼吸，她的眼睛睁开了。

“很棒，雪伦，非常棒。你做得很好。现在，继续深呼吸。”

医护人员看着雪伦深呼吸，又摸了摸她的脉搏。

“相当好，雪伦，相当好。现在你只需要躺在那里深呼吸，我们很快就把你送到医院了。我要给你再打一针。你只要抬头看着这个丑兮兮的来保护你的警察就行。”

雪伦转头的时候，氧气罩脱落了。“哈瑞？”

“不用担心，雪伦，你会没事的。我们知道是谁干的。”

“肖恩？”

“是，我们会抓到他的，不用担心。来，戴上这个呼吸。”

他左手举着输液瓶，用右手把氧气罩放回去。她又深呼吸了几下，然后自己把它拿开了。

“哈瑞……我的孩子。他有没有……？”

“没事，她很好，雪伦，非常好。现在有个女警在照看她。肖恩没碰过她一指头。”

“谢天谢地。那……汤姆呢？”

“他在学校，不是吗？我们会派人去接他。”

雪伦点点头，重新戴上氧气罩，又断断续续长吸了几口气。哈瑞在座位上晃悠着，救护车警报器尖叫着，在一溜红灯下左冲右突。雪伦又把氧气罩拿下来，艰难地露出微笑，她的嘴唇几乎像牙齿一样惨白。

“你也该试试这个，哈瑞，是个好玩意。”

“别说太多话，雪伦，”医护人员警告说。“保存体力。”

但注射的肾上腺素似乎让雪伦有了精神。她戴着氧气罩又吸了几口，然后说：“上次是肖恩强奸了我，不是加里，他告诉我的。”

“什么，是肖恩？他当时带着蒙面头套吗？”

雪伦又闭上双眼，然后虚弱地点了一下头。“不止是这个……他还干了……其他的事……”

费力说话似乎已经让她变虚弱了。她闭上双眼。医护人员把氧气罩重新紧按回她脸上。“好了，雪伦。等你好些时，再告诉他这一切吧。你就静静躺着，保存体力，好吗？呼吸，好姑娘……”

哈瑞望着窗外，他们正穿过兰德尔桥，从马路中央一路闪转腾挪地冲下去，周边的车辆都纷纷往人行道上避让。他们应该三四分钟就能到医院了。雪伦的眼睛闭上了，她看起来比之前更苍白了。

他面带疑惑地看向医护人员。那个人摇摇头，然后开始打开第三支针头的包装，比另外两支更大。他把针头推进她的胸腔，就在心脏下方。她哆嗦了一下，然后睁开双眼。

“好姑娘，雪伦。加油啊，亲爱的。继续呼吸，你做得很好。”

她又颤颤悠悠地吸了两口，双眼惊讶地睁得浑圆。随后她转向哈瑞说了句什么。“特也是了加湿米。”

“什么？雪伦，我听不清。”

哈瑞伸手想去摘氧气面罩，但医护人员抓住了他的手。“她现在不能说话。你会害死她的。”

雪伦盯着他，满眼祈求地瞪得很圆，哈瑞把那人的手推到一边。

“就几句话，你说什么，雪伦？”

“他也杀了……贾斯敏……赫斯特。”

这几句话听似耳语，几乎不比呼吸声重。她的眼睛猛地闭上了。医护人员把氧气罩在她脸上盖紧。“拜托，雪伦，继续呼吸。你能做到的，雪伦，现在深呼吸。我们马上就到了，你做的很棒。”

呼吸越来越弱，在哈瑞看来，她的呼吸几乎已经停了。救护车在急诊部前猛地停住，司机立刻跑来拉开后门。他们把担架的轮子放下来，推着雪伦急速赶往急救室。哈瑞跟在一旁跑，仍然高举着吊瓶，

直到一个护士接手为止。

他在外面跟医护人员一起等了一会儿，想着该怎么跟丹尼尔说。随后一名医生走出来。他的白大褂上沾着血。他难过地摇摇头。

“恐怕抵达医院时已经身亡了。要是她能再撑几分钟，也许就……”

医护人员瞪着哈瑞，“早跟你说了。”

“要多久？”西蒙问。

露西挨着西蒙，坐在他的监牢的板凳上，耸了耸肩。“你是说多久会达成裁决吗？要是他们一开始意见就一致，大概半小时。要是意见不一致，三四个小时——甚至一天。”

“如果他们意见不一，我就会被无罪释放，是吧？”

“不一定。”萨拉停止踱步。“如果超过法官给予的合理时间还不能作出裁决，法官就会要求进行多数裁决。11比1或者10比2，所以只要有3个人认为你是清白的……”她神色紧张，微微对他笑了一下。

“你觉得我们会输，是吧？”西蒙嘟囔着，躲闪着萨拉的眼光。

“我不清楚，西蒙。我真的不清楚。不管怎么说，怎么想已经不重要了。我们现在已经无能为力了。”

“天呐！”西蒙大步奔向门口，用额头轻轻撞着门。“这是最糟糕的时刻，这样的等待。他们正在那里决定我的人生啊！”

“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仔细听了你母亲的陈词，西蒙。”露西及时安慰说。“尤其是那些年轻人……”

“那个戴项链的老太婆怎么样？她恨我，你能从她眼中看出来！”西蒙猛转过脸面对他们。“还有她旁边那两个老家伙。要是可以的话，他们简直想射死我！”

“不能只看表面，西蒙。有时候……”

门边传来一阵稀里哗啦的钥匙声，他们三个僵在那里，一名狱警

走进来。

“他们回到庭上了吗？”萨拉问。

“不，还没有，女士，是法官大人——他在召唤你上庭，说很紧急。”

“哦？好。”她抱歉地望了另外两人一眼，“我会马上回来。”

哈瑞走进刑事法庭的时候猜想着丘吉尔会不会也在那里。他半小时前打电话给丹尼尔，得知肖恩和加里逃脱了。警车跟丢了他们，那两人跑到哪里都有可能，丹尼尔已经发出了车辆通缉令。

“雪伦怎么样？”丹尼尔问。

“很遗憾，到了医院就死了，长官，但她在救护车里说了些事情。”

当哈瑞说完自己听到的那些情况之后，丹尼尔坚持要他直接前往法庭告诉法官。哈瑞很担心，这是直接干预侦缉总督察丘吉尔的案子。难道他们不该事先通报他一声吗？

“直接告诉法官，哈瑞，”丹尼尔坚持说。“这是命令，出了岔子我兜着，连累不到你。”

尽管如此，哈瑞并不想半途撞见丘吉尔，想象着假如撞上的话，他们之间将会怎样对话。

“嗨，哈瑞，你今天来这里干什么，老弟？”

“只不过来给你的案子捣乱，长官，仅此而已，时间不会太久。”

“哦，好吧，没事，尽管来。申请晋升的时候尽管报我的名字，好吗？”

在法庭外，哈瑞看到丘吉尔正在与一个土里土气、头戴假发套、身穿法袍的高个出庭律师说话，旁边还有一名胖乎乎的中年事务律师，哈瑞判定这就是控方团队。幸运的是丘吉尔背冲入口。哈瑞大步快速经过他们，找到法庭书记员，几分钟后，就已经到法官的办公室里向他复述救护车中的事了。

穆克基法官正背靠在皮椅中，若有所思地用手指敲着桌面。“你对此十分确定吗，侦缉警员先生？”

“相当确定，大人。就是不到一小时之前发生的事。我的长官命令我立刻把这条消息告诉您。”

“是这样，是这样啊。如此一来，我必须将此消息通知双方律师，但到了这一步，究竟有没有用……警员先生，请在这里稍候，好吗？”

法官拿起电话开始拨号。

“在我看来，案子发生了逆转，法官大人，”萨拉坚持说。“我们都知约克境内发生了一连串无法解释的强奸和谋杀案，而现在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表明那个人就在今天再次杀人，而且自己承认其它案子也是他干的，这当中包括我儿子被诬告的这起凶杀案。您现在应当立即中止这场庭审。在这一新的变数当中，任何判决都不可靠。”

“嗯。我当然了解你的观点，但这有些困难。”穆克基法官探身向前。“特纳先生？”

菲尔·特纳看起来似乎不太愿意说话。他若有所思地摩挲着自己的耳朵。“对不起，但我觉得这个证词不能被采纳，事实上，这是传闻证据，是二手消息，因为伊斯比警员只是向我们转述雪伦·吉尔伯特从另一个人口中听到的话而已。前提当然是，哈瑞已经完全听清楚了她的话。你当时在救护车里，是吧，警员先生？”

“是的，先生。在去往约克地区医院的路上。”

“当时还有其他人跟你在一起吗？”

“有的，先生。医护人员，当然还有司机。”

“医护人员也听到了这句话吗？”

“我不清楚，先生。我没有问他，我们抵达医院之后没多久他就被叫去执行另一起急救任务了。”

“嗯，你觉得呢？这句话有没有清楚到让他也听到呢？”

哈瑞犹豫了，他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像往常一样，律师们又在捣乱了。“是句耳语，先生。但他有可能听到了，我不确定，我听来十分清楚。”

“救护车拉响警报了吗？”

“是的，先生，当然。”

“嗯，这不是明摆着嘛了。”菲尔转头面对法官。“二手的传闻证据，还是在一个响着警报的救护车当中的耳语。另一位在场的证人有可能什么都没听到，不能接受这样的证据。”

“但法律明确规定在一些例外情况下，可以采纳传闻证据，”萨拉不顾一切地插嘴说。“尤其是在此类谋杀案当中，法律规定如果提供证词者濒临死亡，正如雪伦当时的状况一样，她所说的话必须被当作事实对待。毕竟，谎言能给她带来什么好处呢？”

“前提是她真的说了。”菲尔边说，边从法官办公桌的书架上拿起一本书。

“但雪伦确实说了。你听到了，是吧，警员？你完全确定？”

“完全确定，”哈瑞确认道。“肖恩也杀了贾斯敏·赫斯特，她就是这么说的。”

在这里，第39条。”菲尔开始宣读书里的法规。“已故者关于自己死因的口头或书面声明都被视作有效证词……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若死者是在知晓自己已然陷入不可挽回的将死之境时立下此声明，且当时若被传召出庭，他将成为毋庸置疑的有力证人的话，在审判死者被谋杀或者因他人过失而死一案的法庭上，此声明可予以立证。在我看来，吉尔伯特女士的声明有至少三点不符合这一法规。首先，这并不是就她被谋杀一案进行的审判。第二，我怀疑她是否‘知晓自己已然陷入不可挽回的将死之境’。你认为她是否知晓自己已经濒死了，警员先生？”

“这很难说，先生，”哈瑞无望地承认道。“这一切发生得很突然。”

“完全准确。第三，如果被传召到这起审判当中，她会毋庸置疑的有力证人吗？大概并不是，因为她的证词还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的。”

但这个证词很明确，足以证明我儿子是无罪的，而且是由刚刚被谋杀的一位女士提供的。”萨拉坚持说道。“我们知道这个人——他叫什么名字？”

“肖恩·墨菲，”哈瑞接茬道。“至少我们认为他叫这个名字。”

“你们认为，完全没错，”菲尔插嘴。“这是另一个可疑点。”

“但肖恩杀了雪伦这一事实并没有任何可疑点，这总可以肯定吧？所以无论他叫什么名字，我们都确信他是个杀人犯。而他即将杀死雪伦·吉尔伯特，因此确信自己说的这番话不会再有第二个人听到。因而，他根本没有理由不说实话。那么足以肯定，如果这一证词被陪审团听到，他们肯定会依理判断我儿子是无辜的。”

菲尔难过地摇摇头，似乎对自己的说辞相当笃信，但不好意思直视萨拉的眼睛。法官满怀责备地从眼镜上方盯着萨拉，就好像她是个提交不合标准论文的学生。

“你的论证有几点缺陷，纽比夫人。第一，直到这个人被捕、经过审判且被定罪，我们都不能针对以下问题给出确定的答案——他究竟是不是杀人犯，是不是他杀了雪伦·吉尔伯特，他是否在将要杀死雪伦·吉尔伯特的时候说了此番话。即便我们相信他确实说了那番话，这也不一定意味着他讲的是实话。在缺乏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也有可能被解释成是他故意说谎，以此吓唬或折磨受害者。”

“那么陪审团呢？我很怀疑他们会这么想。”

“他们很有可能不这么想。但作为一名刑事审判法官，我的职责就是要判断究竟什么证据应该呈现在陪审团面前。而我遗憾地宣布，由于它属于二手的传闻证据，伊斯比警员的证词无法作为呈堂证供。”

当速记员急匆匆地在键盘上敲出了最后结论时，屋内一片寂静。萨拉觉得快晕过去了，就好像有一只手使劲攥着自己的心脏。

“那么如果出现了其他证据呢？尤其是警方现在正追查这个人，新证据很有可能出现。那时候怎么办？”

“如果那时你儿子已经被定罪，他将有足够理由上诉。”

“那也是被关在牢里三四年之后的事了。”

“那就是法律的本质，纽比夫人。我们无法为了方便自己而扭曲它，这你很清楚。”

萨拉惊呆了。最糟糕的是，这次论证又失败了。她绝望地盯着法官，期望得到一丝同情，法官隐约地笑了一下。

“毕竟，陪审团还在商议。他们今天也有可能判他无罪。”

交警在A64高速路上发现了那辆货车。他们将其拦截后，两个男人从车里跑出来，急忙往田野方向逃窜，但某个担任橄榄球后卫的交警以一记漂亮的擒抱截球式将准备越过壕沟的加里扑倒。第二辆警车也及时赶到，从一手持猎枪的农民手上救下了肖恩，那位农民发现他身上满是泥巴和牛粪，正摆弄着自己那辆路虎车仪表盘下的电线。

丹尼尔看着拘留警长给他们两个办理入狱手续。那把被塑胶袋包着的刀已经被记录在案了。在货车后部，负责拘捕的警官发现了一个帆布背包，里面装着衣服和其他东西。

“那是你的吗，小子？”奇泽姆警长问加里。

“不是，是他的，”加里闷闷不乐地说。“全都是他的。”

“也就是说，都是你的，”奇泽姆警长转向肖恩，平静地说。

“从来没见过。”

丹尼尔细细端详这个他追缉了这么久的人。畏罪潜逃未果之后，他浑身肮脏。除此之外，他像加里一样体格壮硕有力，长着金红色的头发和扁平鼻子，就如相片拼图当中一样。但最令丹尼尔感兴趣的却是他的眼睛——在不久之后的审讯中，他将要直视那双眼睛。据他观察，那双眼睛十分漠然，不带任何明显的情绪，在如此窘境之中，竟然没有恐惧，没有惊慌，没有愤恨或是怒气，只有空洞，以及一丝带

着愠怒和缄默的自持，事情明显还没结束。

他把注意力转到帆布背包上，奇泽姆警长正在有条不紊地掏出背包里的物品。大多数是衣服，还有一些洗浴用品，好像是为出远门准备的。随后，在背包底部有一个皱巴巴的棕色信封，奇泽姆警长打开信封的时候，肖恩不安地来回挪动。

“一条女性内裤，白色的，还沾了污迹——这是你的吗，小子？”

“全都不是我的。”

“不是？但那是你的帆布背包，加里说的。那这是什么——狗项圈？还有一个剪贴簿？”他打开了剪贴簿。“哦，我的上帝！长官——我觉得你最好看看这个。”

丹尼尔和奇泽姆警长一起迅速浏览了整本剪贴簿。剪报，头发，还有照片，大幅黑白照片。那种清晰度令任何一个犯罪现场采样警察都心生觊觎，而其中关涉的内容，却是两个女人惨死的样子。

丹尼尔的手机在口袋中震动起来。几乎没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他就接了。

“长官？我是哈瑞，现在我在法庭这边。”

“哦，是啊，哈瑞。很好，你把审判中止了吗？”

“没有，长官，这就是我打电话的原因。法官不听我的话，说雪伦的话不过是传闻证据，不算真的证词。”

“什么？”丹尼尔眼前的逼真照片似乎印在了他脑海当中。“究竟为什么不算？”

“律师那一套惯有的废话，长官。关键是陪审团还在商议，但他们随时有可能得出结论。我尽力了，长官，但是……”

“好吧，哈瑞，就在那里等着吧，告诉他们我正赶过去。”

丹尼尔把手机塞回口袋，把剪贴簿装进取证袋。“登记借出，队长。我需要拿去作证。”

奇泽姆警长提出反对。“长官，你不能这么做！我需要把每样物品

都单独陈列记录。”

“晚一点，警长，晚一点再记录。现在这件事情更要紧，我会负全责。”

丹尼尔一步两级台阶地跑下楼梯的时候，口袋中的手机那头说道：“丘吉尔侦缉总督察也在这里，长官。他很不高兴……”

“这么说成败在此一举了，”露西说。“打起精神，西蒙，等着最好的结果吧。”

“是，好吧。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就这么临门一脚了，对吧？”

西蒙的一只手跟狱警铐在一起，他抬步走上阴冷的混凝土台阶，进入了四壁镶木、饰有雕灰石柱和精美穹顶的法庭。法庭上座无虚席。他上方旁听席发出唧唧喳喳的讨论声。五十张嘴在一齐嘟囔，一百只眼睛都在朝下看。露西就座的时候，朝他鼓励地微笑了一下。

在露西前方，西蒙能看到母亲修长的法袍，以及戴着假发套的后脑勺。他纳闷为什么在自己进来的时候，母亲没有转过身冲他笑，这会不会是个不祥之兆。半小时前，萨拉在牢房起身离开，露西和西蒙就再没有见过她，露西也不知道她干什么去了。

法官身穿红袍走了进来，鞠躬就座。书记员诵读着古老的誓词：“所有与刑事讼署起诉西蒙·纽比一案相关的人员请上前点到。约克皇家法庭现在开庭，由法官P.J.穆克基大人主持。”法官点头示意法警可以去请陪审团出来了。

有一分钟或许更长的时间，全场寂静。西蒙盯着母亲那在假发缎带的映衬下显得修长的脖颈。为什么母亲不转身微笑呢，西蒙绝望地想。他像个小孩子似的交叠着手指¹，只要她转过身来看看我，事情就不会很糟糕。拜托，妈，转过来。现在就转过来！

但萨拉没有转身。

西蒙紧张地注视着陪审员鱼贯而入，期盼着他们能直视他的眼睛。西蒙在哪里读到过，如果他们注视你的眼睛，就说明没事；如果他们躲避你的眼光，你就完蛋了。6个陪审员扫了他一眼，有3个一对

上他的眼睛就马上转开了，没有一个人面带微笑。

全体就座之后，书记员站了起来。

“诸位陪审团成员你们好，请陪审团主席起立。”

西蒙闭上眼睛，但睁开的时候发现眼前的情景也没有什么分别。那个坐在后排、头发灰白、戴着珍珠项链的老女人，站起来了。她没有看西蒙，陪审团都没有看他。

丹尼尔一手按着方向盘开车，一手把手机贴近耳朵边。在拥挤的富尔福德路上，他超了两次车，有一次搞得那辆被超的车在警察局正前方冲他猛按喇叭，他当时正跟哈瑞·伊斯比通话。

“你看，哈瑞，我找到了新证据，毫无疑问，这能指明肖恩就是罪案的真凶。你必须回到里面去，中止审判，伙计，在一切都还来得及之前。”

哈瑞正站在法庭外的台阶上。“我不能这样，长官，你不明白。律师们告诉了丘吉尔侦缉总督察我想做什么，他暴跳如雷，长官，我不敢再进去……”

“你要是不去，哈瑞，就会产生不公裁决！”

“要是我进去会出人命的，长官。你没看到他的样子。何况我手上也没有要提交的呈堂证供。你必须在陪审团回来之前亲自把它带过来。”

“我正在努力赶去，哈瑞——天呐！”丹尼尔猛转弯，躲过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我现在到了费希尔门了，还有一两分钟就到法庭了。你只需要把他们拖到那个时候，行吗，哈瑞？”

“你还是赶快过来吧，行吗，长官？”但丹尼尔的电话已经挂断了。哈瑞小心翼翼地掉头进入法庭，希望不会半路撞上丘吉尔侦缉总督察。

萨拉无法面对西蒙。她所能做的只是坐在这里，面对法官和聚集的陪审团。她意识到菲尔·特纳就在几米外的地方，但没办法和他对

视。菲尔打败了她，他说服法官驳回了能有力证明西蒙清白的证据。这简直毫无公正可言，但公正又有什么要紧？菲尔赢得了这场证据游戏。

那个老女人宣称她就是陪审团主席的时候，萨拉打了个寒颤，西蒙也是一样。她可是我在陪审团当中最大的敌人啊，我在发表最有力论述的时候，就是她在手提包里乱翻。

“陪审团主席女士，你们得出裁决了吗？”

“我们得出裁决了。”一个微弱却清晰的声音，比萨拉预期的更有教养，但也很冰冷，不带感情。要是有可能的话，那个老太婆兴许还会投票赞成绞刑呢。哦，好吧，我会赢得上诉的，但那可能要花上好几年了。

“那是……”

一只手扯了扯萨拉的袖子，她转过身，看见了哈瑞·伊斯比，那个带来雪伦死讯和肖恩认罪消息的警员。他蹲下身，正认真地对萨拉耳语着什么。“对不起，你说什么？”

“贝特森督察正在赶来的路上。他找到了更多的证据，说能证明是肖恩干的。”

“是，但现在已经太迟了——你看！”

法庭书记员被他们低声的交谈惹烦了，责备地冲他们皱着眉，随后才用更响亮的声音继续，“……那是你们所有人的共同裁定吗？”

“是的。”

“很好。罪名一，谋杀贾斯敏·赫斯特，你们判决被告西蒙·纽比有罪还是……”

“他拿到了证据，”哈瑞坚持说。“他马上就到了。你要是想阻止他们的话，现在就得赶快……”

“……无罪？”

“法官大人。”萨拉缓缓站起身，缓慢得好似正在梦中涉水而行，

那是个噩梦，她不得不行动，但她的手脚却不听使唤，甚至无法引起他们的注意，书记员和法官都在看着那个陪审团主席，根本不看萨拉，就好像她压根不在场一样。萨拉甚至都发不出声音，她又试了一次，“法官大人……”

“无罪。”

一阵喘息声，混杂着愤怒和解脱的低语声从她身后的旁听席中传来。至少他们听到我说话了，萨拉想，为什么法官没有注意到？“法官大人……”

“纽比夫人？”法官好奇地端详着她，几乎带着同情的神色，而没有她预期的愤怒。“没关系，纽比夫人，已经没有再多说的必要了。”

法官的目光越过萨拉，说道：“西蒙·纽比，你被无罪释放了。”

随后，这个消息被她的大脑慢慢吸收。萨拉耳朵里有一阵咆哮，忽然猛地坐下去，就像是一只被切断了线的木偶。她听到周围有谈话声，感受到露西柔软的双手放在自己双肩上，但一切都模糊一团，她的胳膊似乎也不听使唤。穆克基法官正打算感谢陪审团，宣布他们履行完职责了，这时却注意到萨拉不对劲，朝下看过来，面露担忧。“纽比夫人，你还好吗？”

透过满眼泪水，萨拉抬头望上去，然后像往常一样挺直脊梁，这似乎是她一辈子都在反复做的动作。“哦，没事，法官大人，谢谢你。”随后她转向陪审团，那个被她称作老太婆的女人仍然站在那里，萨拉又说了一遍，“谢谢你，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每一个人。”

1 食指和无名指交叠表示祈盼好运。

第四十四章

“如果你当时及时赶到的话，你要给法官看什么呢？”第二天在河边散步时，萨拉这样问丹尼尔。丹尼尔本来想请她到自己的办公室，但自丘吉尔受辱之后，办公室的氛围变得很糟糕，呼吸一下户外的空气会让他感觉轻松一些。

“嗯，首先是这个，”丹尼尔递给他一个套着塑料封套的照片。是贾思敏的照片——活生生的、健康的贾思敏正沿着河边的小路跑步，她的头发被轻轻吹到了脑后。“你看，她穿的衣服和被害那天穿的很不一样。”

“嗯，是的，没错。”萨拉还给他，感觉有点惊讶。“这不能证明肖恩杀了贾思敏啊，丹尼尔，法官不会因为这个终止审判的。”

“但法官会因为这个终止审判的。”丹尼尔又递给萨拉一张照片，也是贾思敏的。但这次是死了的贾思敏，躺在灌木丛中，喉咙被割破了，和警方的照片很像，只是这张是在晚上用闪光灯拍的。

萨拉仔细看着，呆住了。“肖恩要这么一张照片干什么？”

“很恐怖，是吧？但是这张照片和其它东西放在一起，把它们联系起来看就可以解释了。那些照片旁边还有剪报、几缕头发、一条有污渍的内裤，而且肖恩还带着一把刀。”

“他是个十足的变态狂吧？”萨拉把照片还给丹尼尔。

“是的，还是一个有收集癖的人。那里不仅有关于贾思敏的东西；还有他袭击的其他几个女人获得的战利品。”

“你认为全是肖恩干的？”萨拉问道。“凯瑟琳·惠特克案、斯特尔斯比女孩案，还有玛利亚·克莱顿案，都是吗？”

“看上去是这样。凯瑟琳·惠特克的男朋友已经辨认出那部相机，就是他们被袭击时被偷的那部。剪贴簿里也有凯瑟琳的照片，也许是凯瑟琳的男朋友拍的。没有玛利亚的照片，但其他东西是符合的。假如我们相信雪伦死前的话，那女人真是可怜。不管怎样，我们正在检测

头发和一只小狗项圈，看看是不是玛利亚的狗戴过的，还有内裤，看是不是贾思敏的。她的内裤一直没有找到，不是吗？”

“对。”萨拉的脸一僵。“你是说，肖恩 也强奸了雪伦。到头来不是加里？”

“看上去是这样。不过我还是想不通，除了肖恩的头发之外，加里的头发是怎么跑到头套上的？”

“不能解释。除非……”萨拉突然回想起什么。“加里在棚屋攻击我的时候，我把头套按到他脸上想遮住他的眼睛，加里拽下来了。也许是那时候……”

“有可能。”丹尼尔眉头一皱。“你早点告诉我多好。”

“我之前没有想到。”

“没想到，好吧。我们都是人，不是神。”丹尼尔捡起一颗石子，向河里打水漂。石子在水面上弹了两次，把一只鸭子吓得拍着翅膀飞了起来。“不单是丘吉尔弄错了。我也以为都是加里干的，现在看来，他像雪一样清白。”

“更像是在地上积了一周的脏雪。”萨拉严肃地说。“你不要忘了他对我做过什么。但我不明白的是，那两个人怎么搅合在了一起。为什么他们会一起在那辆货车里？”

“这是我这两天一直想弄明白的，”丹尼尔说。“肖恩没说什么，但加里绝对是滔滔不绝。他觉得自己被骗了。”

“真可悲。我很同情加里，这个可怜的傻瓜。”

“是啊。嗯，据加里说，他以为肖恩和自己一样，只是一个普通、正派的小偷。毕竟他们就是因为这个在监狱里相遇的。他没想到肖恩对性特别感兴趣，当我开始想要找他的踪迹时，加里以为我会像对他一样，把所有罪行都加在肖恩身上。所以他想帮这个无辜的朋友逃走——也许是回到爱尔兰吧。只是他竟然想到这么个好点子，叫肖恩代他去看看雪伦，让雪伦承认自己全都搞错了。这真是个致命的错误啊——当然是对于雪伦来说。”

丹尼尔简短地解释了他们在雪伦卧室里发现的那张没签名的单子。“加里以为他可以给电视台的人看。和雪伦一样，比起法律，他更相信电视。”

“嗯，他这样想也有些道理。”萨拉让到旁边，让一辆自行车从他们中间骑过。“但既然如此，为什么肖恩要强奸她呢？”

“和他所有行为一样出于同一个原因。他憎恨女人。他有那样的问题，这就不奇怪了。”

“问题？什么问题？”

丹尼尔简要解释了肖恩的性无能。萨拉目瞪口呆，直愣愣地僵在那儿，有两个年轻妈妈不得不推着自己的孩子从她旁边绕过。“但是……太让人惊讶了！这可能吗？”

“医生是这样跟我说的。幸运的是，10万个男人中才会有一个。可怜的家伙。”

“但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两个年轻妈妈听到她兴奋的声音，都转过头来，但萨拉并不在意。“肖恩也有可能强奸了贾思敏，而不会留下任何精子。这就解释了淤青啦！”

年轻妈妈们现在被吸引住了，故意放慢脚步听接下来的话。

丹尼尔微笑了。“所以你儿子既不是杀人犯，也不是强奸犯。”

“不是。”萨拉摇摇头，她的情绪终于开始被触发了。她觉得有点晕，丹尼尔抓住她的肩膀把萨拉扶稳。“西蒙只是个呆呆笨笨、一无所知的大傻瓜。甚至昨晚被无罪释放时，我还是以为淤青是他造成的，没法原谅他。噢，丹尼尔，你真让我感到开心。”

“乐意效劳。”丹尼尔怒视着那两个好奇偷听的母亲，直到她们不情愿地走开了。“话说回来，目前我可以看出的，这就是肖恩杀害玛利亚、强奸雪伦的原因。她们都是妓女，他希望她们能解决他的问题，当她们不能的时候，肖恩就露出凶恶的一面，心怀报复地回去找她们。在雪伦案里，我猜他那晚也许的确遇到过加里。加里告诉他自己因为手表跟雪伦吵架的经过，肖恩想帮自己这位朋友拿回手表，同

时实施报复。

“但是……为什么手表和头套是在西蒙的棚屋里发现的呢？”

丹尼尔耸了耸肩。“嗯，我是在猜测，但我们知道加里和肖恩都曾把偷来的货物藏在棚屋里，而且棚屋刚好就在拐角处。也许他在那里换了衣服，这样就没人能顺藤摸瓜找到他了。肖恩把手表留在那，因为他知道加里会在某个时候回到那里找到手表……你知道，加里没什么脑子。也许想象加里在棚屋里呆呆地看着手表的样子让肖恩觉得很好玩。”

“直到我的出现使加里分了神。”萨拉颤抖地回忆起来。“说自己不在场时，加里曾说肖恩和一个妓女一起离开了，对吧？”

“对，我知道。我本来应该重视这个线索。但那时候……”丹尼尔摇摇头。“也许肖恩的确跟一个妓女走了，但像往常一样，事情发展得不尽如人意，于是他更愤怒了。所以决定拿雪伦出气。”

“可怜的女人。”萨拉叹了口气，想起她盘问证人席上的雪伦后所感到的成就感。但不管怎样，她没有错——雪伦没能辨认出强奸她的人，对吧？当然，现在这根本算不上是胜利。“那贾思敏呢？这个肖恩是怎么跟她牵扯上的？”

“嗯，据加里说，他去过西蒙家几次——他们两个都是，去那里藏偷来的货物。所以他肯定在那儿遇到过贾斯敏，肯定是贾斯敏的某些气质特点吸引了肖恩。”

“也许是贾斯敏整个人吧，可怜的女孩，”萨拉悲伤地低语道。“毕竟她长得像个电影明星，而且喜欢引诱男人。但西蒙为什么没有注意到呢？加里或者其他人都怎么也没有注意到呢？”

“如果你见过他，你就知道为什么了，”丹尼尔一边说一边回想着今天上午早些时候提审桌对面那双冰冷漠然的眼睛。“肖恩让人琢磨不透，这个家伙。所以他能一路混过来。我怀疑他跟谁都没聊过女人。”

“你的意思是，他只是跟踪那些女人？”萨拉颤栗了，回想着丹尼尔给她看的第一张贾思敏的相片——那张相片是在她死前几天前，或

许是几周前照的，照片里这个年轻健康的女孩正沿着河道跑步，完全没有意识到一个隐藏着的疯子正透过偷来的相机观察着她。“这就能解释她和曼蒂·凯特说的话了。”

“谁？”

“不愿为我出庭的证人——环保战士中的一员。贾思敏曾经告诉过她，自己经常感觉被人跟踪。控方以为是西蒙，我说是布罗迪，上帝原谅我！鲍勃说得没错……但那时我能怎么做呢？”

萨拉把目光从丹尼尔身上移到河对面，对自己突然落泪感到不好意思。丹尼尔犹豫着，想搂着她的肩膀安慰她，但又不确定这样做萨拉会怎么想。

和往常一样，萨拉的眼泪都是短暂的，她转过头来，用手把眼泪擦干。“所以肖恩跟踪了贾斯敏一段时间，就在贾斯敏和西蒙吵完架那天晚上……”

“很有可能。”

“……然后他在某个地方跳出来，出现在贾斯敏面前，肖恩以为贾斯敏脚踏两只船，应该不会介意也和他做爱。变态狂都是这样想问题的，对吧？然后贾斯敏拒绝了，肖恩就拔出刀，接着……上帝啊，丹尼尔！”

她停下来，抓住他的手臂。“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别再说下去了。你知道我们现在到了哪儿吗？”

丹尼尔看了看四周，明白萨拉的意思了。他们距离发现贾思敏尸体的地方只有不到800米的距离，于是他们回头往城里走。

“当然这都只是猜测。目前肖恩只供认了自己对雪伦的罪行。”

“这意味着你要费尽心思让法庭认可这种说法，这太难了，我可做不到。”

“找律师帮忙啊。”丹尼尔说完马上就后悔了。“抱歉，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就是。”萨拉继续走着，闷闷不乐地低头看。“每个人都讨厌我

们律师，除了当他们需要我们的时候。”

丹尼尔换了个话题。“西蒙怎么样了？他肯定很感激你吧。”

“噢，是的。”她苦笑着。“但不仅感激我，还很感激你。我很惊讶西蒙没有亲口对你说声谢谢，现在你是他心目中的英雄。”

“我很期待西蒙来找我。那鲍勃呢？他一定很高兴吧？”

“嗯，当然。”萨拉叹了口气。“鲍勃的问题在于他不仅一开始就向警察告发西蒙，而且他认为西蒙是有罪的。你知道，这让他和西蒙之间的关系变得很紧张，和我之间也有些别扭。”

丹尼尔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会过去的。迟早会过去的。”

“会吗，丹尼尔？”萨拉抬头看着丹尼尔。“我不知道。”

他们默默地往前走了一会儿。当他们走到停车场时，萨拉转过身来，捧起丹尼尔的双手。越过萨拉的肩膀，丹尼尔可以看到高耸的诺曼城堡，城堡前是优雅的18世纪建造的法院大楼，人们在那里不知道作出过多少裁定。无论是好是坏。萨拉轻轻地按按丹尼尔的手，微笑着。

“不管怎样，我们之间最后有了好的结果，对吧？”

萨拉踮起脚尖，轻轻吻了丹尼尔的脸颊，然后走了。

身份

约旦·贝尔彻 (Jordan Belcher)

刘雨晴 王欣宇 王益明

身份

约旦·贝尔彻 (Jordan Belcher) • 著

王益明 • 编辑

刘雨晴 王欣宇 王益明 • 译



Kindle恐怖惊悚小说排名销量第一
社交媒体正在摧毁一名单身母亲的正常生活

Kindle恐怖惊悚小说排名销量第一；iTunes惊悚小说下载量当月排名第一；
自2013年在美国出版后长居销量冠军

Fiberead
- 2015 -

身份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一章

随着拇指的敲击，奎塔·惠勒打开了她最喜欢的网站之一，一个叫做“现场”的社交网页。她草草浏览着时间线上的动态消息直到看到一条状态更新，脸上不禁绽开了笑容。

“洛德瑞克！”她坐在床上喊道。

无人应答。

“洛德瑞克！快来看这个！”

他还是没有回应。于是奎塔奎塔把被子一掀，裸着一路小跑穿过她的公寓，看到洛德瑞克跪在客厅，面朝窗口。他也并没有穿好衣服，只穿着那条有点宽松下垂的李维斯501牛仔裤，股沟若隐若现。奎塔第一次看到他这么做的时候还以为他是病了，之后才知道原来是在祈祷。并且深谙这时候不能打扰他，因为上次她这么做的时候被他掐着脖子恶狠狠地诅咒了。

“阿门。”他结束了祈祷，站起来。

“你为什么总是这样做？”她问。

“做什么？祈祷吗？”

“嗯，每次我们上完床你都要来这里祈祷，为什么？”

“因为，我有罪。”

奎塔跟着他回到了卧室看他把衣服穿上，洛德瑞克是她睡过的男人里最帅的一个。不仅长得帅，还很有钱。他的手臂上隐约显出强健的肌肉，但他的喉结小而突出；一个白玉微瑕的男人。知道他曾在牢里度过了不少时光，她以为会看到他满身监狱纹身，但事实上他一个纹身都没有。穿好T恤之后他摇了摇收拾整洁的扎满小辫子的脑袋，然后戴上一顶LV的无檐帽。

“我之前是怎么告诉你不要打断我祈祷的？”

她眼球紧张的转来转去。“我以为你在卫生间，不知道你正在祈

祷。”

“但你刚刚才说了你知道每次我们上完床我都会祈祷，这次会有什么不同吗？”

“我……我没想——”她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洛德瑞克。”

“所以到底什么事这么重要？”

“看这个。”她把手机递给他：当你说你爱我的时候我以为你只是说着玩玩，但这个证明了你不是。你愿意跟我呆在一起而不是去那儿。

洛德瑞克在看那些句子的时候，眼神缓慢的在她手机的小屏幕上来回移动。然后猛地把手机塞回给她，并把她往旁边一推，急忙冲出了公寓。奎塔·惠勒叹了口气坐在床上，妈的，她想，也许我根本不该给他看这个。

塔莉莎**816**：谢谢每一位来参加我宝贝女儿四岁生日派对的大家！她玩得很开心！所有她希望能来的人，都来了。谢谢你们！——于巨狼旅馆

8月13日，下午6：45

第二章

洛德瑞克最亲近的朋友之一吉迪恩·拜尔斯帮我和我闺蜜德娅·米歇尔把所有礼物放到我的庞蒂亚克G6后备箱里。我分别拥抱了一下他们。

“谢谢你们。”我说。

“没事儿，”吉迪恩说。“只要你张口，我可以一直跟你到婴儿床前然后帮你把礼物放好。”

“不用不用，我自己能搞定。”

德娅抱着我女儿凯丽的小胖屁股说，“你应该让他帮你的，毕竟那个谁也没在这做这些。”

吉迪恩补充道，“反正我不介意。”

我觉得两个玩得这么好的人居然如此不同也是有点搞笑。吉迪恩不仅善良而且对人很尊重。洛德瑞克却是一个关心街头妓女胜过关心自己亲生女儿的自大混蛋。我根本没想到他在已经出狱的情况下居然还会错过自己女儿的第一个生日。

“你今天多走的路的汽油钱我来出吧！”我跟吉迪恩说。

“汽油钱？”他用笑把我搪塞过去。

吉迪恩帮我关上后备箱，而且德娅把我女儿放下时候我觉得好像听到她跟吉迪恩在说悄悄话。其实我一直想八卦他俩来着。虽然他们宣称并没有在交往，但每次他们呆在一起的时候好像总是在谋划些什么。而且他们都长得不错，所以如果是在悄悄交往我也不会觉得惊讶。他俩都有着白皙的肌肤，我觉得跟我皮肤的色调差不多，而且他们的身材都超棒！德娅从高中以来变化太多，我是说她起码减掉了有100磅呢。看看她现在穿着红色的小比基尼上衣，该瘦的地方都恰到好处，而且减肥让她以前根本找不到的颧骨也显现出来。至于吉迪恩吉迪恩的身材，这实际上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光着上身的样子。他很高并且是拥有轮廓清晰肌肉的中等身材。他的眼睛是漂亮的浅灰色，而

且，不是美瞳呢；我有检查过的。当我看着他们跟凯丽一起在游泳池里玩耍的时候，我想，哎呀真是一对可爱的情侣。也许对他们来说，拥有自己的宝宝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德娅说完晚点聊之后吉迪恩帮我打开了驾驶室的车门，我一边说谢谢一边坐进车里。

“你还记得怎么去我家吧？”我问。

“恩，从63号公路下去对吧？”

“恩呢，跟着我就行，我不会开太快。”

突然间，一辆有着定制蓝光的道奇挑战者伴随着刺耳的声音停在了我的车前面，洛德瑞克从车上走下来，径直走过去跟吉迪恩说话。他跟他拍了下手然后握在一起，而且开玩笑说吉迪恩穿的沙滩裤和人字拖像是要去冲浪一样。

“呵呵真为你的好心情开心，”我对他说。“是什么让你终于决定现身的？我的状态更新吗？”

洛德瑞克装作不知情“什么状态更新？我是来祝我的宝贝女儿生日快乐的。”

“爹地！”凯丽在后座高兴的叫起来。

他打开后车门，当凯丽手臂围住他时他挠她脖子痒痒然后在脸颊上亲了一下。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叠连银行的货币捆绑带都还在上面的20元钱递给凯丽。我难以置信的看着他——一个4岁的小朋友拿着一千块钱现金要干嘛？

“生日快乐”他对凯丽说。

“谢谢爹地”

他拿出手机拍了一张她拿着现金的照片，然后看着我好像期待我也说一句“谢谢”一样。

“有没有搞错？”我难以置信的对他说“你忘记了她生日，没有给她买礼物，所以就给她一沓钱？呵呵真是体贴。”

“我没有忘记她的生日。是你忘记打电话告诉我你改了派对地点。”

“我本来就不应该给你打电话啊，”我反击道。“我上周就已经发布在我的活动主页了。为什么吉迪恩知道地点时间你却不知道？他甚至连“现场”主页都没有。”

“我又不常上那个网站。”

“开玩笑呢？你一天比我发的状态还多好吗？”

“我没有。”

“你有。而且你那些小婊子朋友们永远都会在下面评论。你那会儿可能正在那个安吉拉·年轻女孩·塞拉诺家里，或者那些永远都在给你状态点赞的其中某个小婊子家吧。”

“这就是我要面对的事情，”洛德瑞克对吉迪恩说，“我需要像你一样没有‘现场’主页。”

“不，你是需要像他一样出现在你自己女儿的生日派对上，”我反驳道。“她一直在问你在哪儿。”

洛德瑞克又玩了我一次，我听到他问吉迪恩为什么不打给他。吉迪恩耸肩表示他本来要打的，但他穿着衣服跳进游泳池的时候忘记把手机从兜里拿出来了。这话的一部分是真的；吉迪恩在手机湿掉之前是准备给洛德瑞克打电话的，但我不让他打，因为洛德瑞克如果自己不记得要来，那他也没资格来。

当听到洛德瑞克跟吉迪恩开始说什么毒品的事情的时候，我把头转过来了。我不想听到任何有关毒品交易的事情，这样如果他们中任何一个人被起诉控告，我什么都不知道就不会被牵连。

这时我的手机震了一下，于是我从包里拿出来看看。原来是我的“现场”通知，我用拇指敲击着屏幕看到39个人给我的状态更新点了赞，然后点了下“我的评论”看了起来：

克里斯汀娜·好妹妹：我玩的很开心！谢邀！

亚特兰大宝贝：我觉得凯丽最喜欢我送的礼物呢！

瑞塔·神吐槽·吉布森：你有个超可爱的女儿呢，给她爱爱爱不停吧

奎塔·惠勒：替我跟她说生日快乐

乔安妮·邓丽：很抱歉我没能过去，斯图亚特没及时把我车开回来。

女性杀手：真希望我也在。

我在现实中认识除了奎塔·惠勒、瑞塔和女性杀手之外的所有人。从奎塔的个人简介页能看出来她好像跟洛德瑞克和我的一些朋友同年从同一所学校毕业。她会随意的给我某条状态评论或者点赞，挺有意思。瑞塔是一个年近50的妇女，喜欢发一些鸡汤文，而且有时候确实在我需要的时候能激励到我。但女性杀手就是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

每一次，真的是每一次我发状态，他都会给我点赞。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尾随者。他的个人简介信息也很少，只能看出我们是同届校友，但我并不记得这个人。而且德娅也不记得。他的简介照片看起来很帅，有360波浪发型¹，深邃迷人的棕色瞳孔，还有可爱的少男胡子。但问题是，这真的是他的照片吗？

我把手机拿给洛德瑞克和吉迪恩看“你看又是他，看他评论的话。”

他们都看了之后洛德瑞克说，“塔莉莎，你觉得很好玩吗？你要马上退出这个社交网络并且把他删掉。”

我把手机拿回来说：“你把你那些脑残粉尾随者都删了，我就把我的删掉。”

塔莉莎816：在健身星球，如黑帮一般闯进来，哈哈哈哈！——与德娅·米歇尔

8月14日，下午4：13

¹ 是一种独特且迷人的发型，让头发看起来像小波浪一样。因说唱歌手Nelly而著

名，并且是非裔美国人中很流行的发型。

第三章

我已经在椭圆训练机上前后摆动手臂50分钟了，还差5分钟就可以完成今天的运动量。我的运动胸衣中间已经被脖子上流下来的汗给浸湿了。似乎额头上的粉色头带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当然，我还是继续在锻炼，戴着的一只耳机里播放着“老虎机”的《滴下》。留着另一只耳机不停击打着身体，只为了能听见德娅对我的说教。

“如果你不把他甩了，他还是会一直这么随心所欲地对待你的，”德娅就在我右边的椭圆机像我一样挥汗如雨，并且身上的裤子因为运动而起伏着。“只要你放任他这么玩弄你于股掌之间，他还是会继续这么对你的。本性难移。”

“每个人都有改变的能力，即使是恶棍。你看看他这次从监狱出来之后已经改变很多了，他找到了自己的信仰。”

“没错，但他只是利用《圣经》作为自己的挡箭牌，用来压制你而已。不管哪次你指责他出轨，他就开始说些关于信任的话。上回是怎么说来着？对，说你只是害怕他会离开你，但是上帝说爱中不该有恐惧。然后你就撤兵回营还把这句话发到状态更新里。”

我笑了：“那条状态很多人点赞呢。”

“你永远都不正经。拜托拿自己的生活当回事一点好吗。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总是占你便宜，”德娅严厉地说“但我知道你到现在还不跟他分手的真正原因……”

“是什么？”我问道。

“你只是不想把自己社交网络上的‘感情状况’改成‘单身’而已。你真的有点过于在意网络上这些人对你的看法了。你羞于变成单身状态，但是却不觉得他到处睡女人更丢人么？你发那些关于你多爱他，多热爱身处恋爱中的感觉，但实际上内心深处你很受伤，我能看出来的，妹子。”

“完全不对”，我说。

其实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这么回事儿，我在脑海中对自己说道。但我可不打算承认。尽然，我确实是在洛德瑞克·布朗身上已经投资了6年青春。我们在高中相识，那会儿我是一个17岁的低年级学生，而他是高年级学长。我们共同拥有一个孩子，并且学校里的每个人——甚至不是学校里的人，比如我母亲——都认为或者希望我们分手。我只是想证明他们都错了。我不想成为网上看见的那些把自己的‘感情状态’以月为单位从“恋爱中”改为“单身”然后再循环的女孩子。那可不仅仅是尴尬了。如果要更改自己的感情状态，我更希望是按照“恋爱中”到“订婚”最后到“已婚”这样的顺序。为自己坚持与一个不完美的男人保持关系而感到羞愧。

“我在保护你不受到伤害，”德娅说，“我知道你会受伤。”

“你看了他今天的状态更新吗？”我问德娅。

“恩，看到了。他发了一张凯丽拿着那些钱的照片，说‘我女儿比你们这些黑鬼牛逼。’洛德瑞克真奇葩。”

“知道都有谁点赞了吗？”

“我和其他50个人吧。”

“恩，但是我在说那个叫安吉拉·年轻女孩·塞拉诺的女生。她追的他蛮紧的。真是没礼貌。我知道她能看到他在恋爱中，而且还知道她进过我的主页，她知道我是谁。”

“但是她完全不在意啊，洛德瑞克也是。你看他也没有删掉她好友，十有八九是他俩之间有事。你有没有想过洛德瑞克可能会喜欢这个女生？可能是他想跟她在一起，但你一直在拖着。可能他一直斡旋在这个女生和他宝宝的妈妈之间呢。”

“错误推论。”我说道。

她笑了起来，“我可是跟你一起完成这推论的呢。”

我在德娅之前完成了自己的3公里锻炼，但我继续做了下去直到她也完成自己的3公里。本来我们接下去就该去打沙袋了，但德娅给了个今天太累的借口不打算去了。以前我一般会运用羞愧战术让她留下

来——告诉她如果她不将举重与有氧运动混合的话，那些肥肉会再跑回她的屁股上。但我这次没这么做。

我希望她离开。

当我独自坐在腿部推蹬机上用双脚蹬着金属脚踏的时候，我想到了那些想看着我和洛德瑞克分手的人。愤怒让我比平时多做了三组腿蹬训练。当我站起来的时候，腿后肌带来的灼烧感让我不得不像个鸽子一样摇摇摆摆走去洗澡。

在淋浴的水流从头上流下来的时候，我开始检视自己的身材去看有没有任何改善。我绷紧了肚子却看到仍然还是一马平川，没有所谓六块腹肌。转过腿以便高肌弯折过来，我以为看到了更多肌肉，但那可能只是水流带来的视觉幻觉而已。有时候真的觉得很困惑，为什么像德娅那样才开始锻炼不久的人却比那些长期锻炼的人要得到更好的结果。我真的觉得已经触及到了我的健身自尊了。

当听到手机震动的时候，我从毛玻璃围栏后面探出半个身子去查看。有人给我今天的状态更新评论了，我点击了一下屏幕看了起来。

女性杀手：你在哪个健身星球？

我吓坏了。赶紧拿上毛巾用最快的速度把身上的肥皂泡沫洗干净。难道这个男人真的打算在这儿跟我见面吗？我突然有点后悔那么轻易就放德娅走了。

穿上我的罗斯金鹰卫衣和运动裤并背好运动包之后我快速离开了淋浴室。我觉得刚刚并没有擦干身上的水，因为好像屁股和腿都还是湿的。

当我快走到门口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跟女性杀手的头像十分相似的男人正在往里走，由于惊讶突然停住脚步甚至还差点摔一跤。

“塔莉莎·芬蒂，”他笑着叫我的名字。

他叫的是我的真名而不是“现场”上的网名。我推测他应该是看到我主页上大部分亲戚的姓都是“芬蒂”才知道的吧。他穿着一身黑色运动套装，肩上挂着霓虹绿色的健身阻力带。

当他张开双臂准备拥抱我的时候，我轻微的将肩膀向他靠近，身子后移，这样避免拥抱时过多的身体接触。

“最近怎么样？”他像个老朋友一样打招呼。

“还行，”我紧张地笑着回答。“刚刚运动完出来。咱们能在这儿见到真是很巧呢。”

“就是的呀！我在过来运动的路上就刚好看到了你的状态，但我不知道你是在这一个健身星球还是在欧弗兰公园那边那个。你家在这附近吗？”

“不不不，我住的非常非常远。完全在城市的另一端。”事实上我就住在街尾，差不多六个街区之外。我稍微向门口方向走了一步，希望他能明白我想离开的暗示。

“你的女儿最近怎么样？叫凯丽对吧？”

“她挺好的，我现在必须要去接她了。”

“我知道。在你找到下一个保姆之前凯丽暂时由你母亲代为照顾着。她现在还是狂热的喜欢囤积东西吗？我记得你发过一条状态说她什么都不想扔掉。”

听到他这样提起我家庭的私事真的感觉超级奇怪。而且我知道他能看出我听到这些不太舒服的脸色。

“我真的要走了，”我说。我不想就这样直接走掉，因为会显得不太礼貌。

“好的，你先走吧。”

我笑了笑然后就走出了门。当我把背包放进后备箱，坐进驾驶座并查看手机的时候，女性杀手已经在我的“现场”墙上发布了一条消息。

女性杀手 对塔莉莎816 说：很开心见到你！

神经病啊，我想。我点了下“设置”图标并且快速选择了“拉黑”。

这样他以后再也看不到我的状态更新了。

塔莉莎**816**： 伙伴们！发状态时注意点，有些疯子会跟踪你。这是我从亲身经历里得来的！

8月14日，下午5：09

第四章

简直难以置信。昨天我在我妈的房子里起码还能有条小路走去厨房，可现在站在门前看到一大堆瓦楞纸箱把走廊堵得严严实实的。这里面装的肯定都是些她出去买回来的无用的东西。

大部分的箱子都是打开的，有些露出长手柄和电器的尖锐边角，这让通往厨房的道路又变得艰难了很多。我用膝盖沿着茶几——这里唯一一样本该出现在客厅的东西——的边缘行走着，却不小心把手机落在其中一个箱子里了。当我弯下腰去捡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小铁链和一个心形盒子吊坠卡在一堆税单中间。

我把这东西拉出来并举起来，最开始还以为是我妈的旧护身符之类的，直到我把它打开，然后笑了起来。这里面是一张我和洛德瑞克在毕业舞会上的老照片。照片上，我的鬓角可怕的稠化了，而洛德瑞克有着一口大金牙。

“妈，我能把这个给凯丽吗？”

维尔玛·芬蒂正在厨房将一个洋葱以极快的速度切成小片。她暂停了切菜看过来，“所以你还总疑惑我为什么留着这些东西，”她说“在其中的一些箱子里有着很多回忆呢。”

“我也从没说过让你把它们全部扔掉呀，只是扔掉一些你不再需要的东西而已。”

“我会的。”

“你说你会扔都说了至少20年了，我还记得小时候在阁楼用你的箱子建了个秘密小屋呢。我敢打赌那小屋的照片就放在这里某个地方。”

我拨开箱子找到了另一张照片。拍摄于不知哪年的我的生日派对上，那个在角落里满脸小亮片的小女孩就是我；因为从摄像机前跑过，我的脸照得模糊不清。但是我父亲在一旁抱着聚会上其中一个小孩儿的模样却十分清晰。他就这样被永远定格在朝我模糊脸笑的瞬间。

我把照片拿给母亲看，“父亲抱着的这个小男孩是谁？是珍妮阿姨的儿子吗？”

维尔玛突然抢过照片，一把揉皱然后扔进了垃圾桶。

“妈！”我哀鸣道。

“是你让我开始摆脱这些旧东西的，这不就扔了。”

“你怎么能还恨他呢？他都已经去世了啊！而且我连一张他的照片都没有。”我把照片从垃圾桶捡出来然后在桌面上试图抹平。

“难道只因为他已经死了我就应该原谅他吗？”她问。

“是啊！”

“我做不到，塔莉莎。我已经原谅过他很多次了，但他仍然一直在背叛我。而且我现在看着你走我走过的错路。你到底什么时候才打算跟那个洛德瑞克分手？每次我查看你的主页时都向上帝祈祷你的感情状态已经变成单身，但我每次都会失望。”

有时候我真的希望从没添加我妈为好友。大概在三年前我把“现场”推荐给我妈，就在推荐给我爸之后不久。我爸是个从拉斯维加斯移居过来的瘸子帮¹支派成员，已去世。他死于一场台球厅火灾，当他烧焦黝黑的尸体被找到时，他的双臂以保护姿态环绕着他女朋友——这个场景进一步激怒了我母亲。我引导她开通了自己的“现场”主页，希望她能找到那个高中时候的男性好友。但是好像相比较之下她花费更多精力在关注我的主页上了。

“我不希望你认为我在‘跟踪偷窥’你的主页”她说道“我都没有像以前一样评论你的状态了。我只是关心你，塔莉莎。”

我突然意识到她误会了，“妈，我今天那条状态不是在说你。”

她又开始切菜了。

“真的，那是在说别人。”

“哦，随便吧，你女儿在楼上呢。”

在微波炉旁边的信箱里，我看到一封寄件人为美国富国银行的信

件，我甚至不需要看完整篇信件就能知道这是什么。两个醒目的大字表明了一切：“房屋抵押贷款”和“丧失抵押房产赎回权”。换做从前，我会试图接济一下她，因为自从我父亲去世之后她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她拒绝了，因为她认为这是洛德瑞克贩毒挣的钱。倒不是因为她抵触毒品钱，毕竟我父亲以前也偶尔会贩毒。她只是不想要洛德瑞克的钱。她恨他，因为我与洛德瑞克有一个未婚先孕的孩子，而且在她看来，他应该要对我更好。

我从母亲身后给了她一个温暖的拥抱，接着上楼看到凯丽正在玩我以前的娃娃。我问她是在哪里找到这些娃娃的，不过很明显应该是从这些凌乱的箱子中其中一个翻出来的。她很喜欢来我母亲的家里，因为永远都能找到惊喜。

给了凯丽一个最深情的吻之后一直抱着她直到她开始发出小小的呼噜声，我把一些旧衣服铺在床上坐了下来。一边打开我的“现场”主页一边舒服的交叉双腿，孩子般的笑容在我脸上弥漫开来。我已经迫不及待去看看大家对我那条跟踪狂状态的评论了呢。

卡拉·坚不可摧的·费希尔：我前男友的表兄总在我发的所有照片下面说我很性感，天啊，他简直丑得惨绝人寰。

克里斯汀娜·好妹妹：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于添加谁为好友格外小心，如果你不认识我，不要给我发好友申请啊！

梅丽莎·尼尔森：感同身受。我邻居总是透过一墙之隔跟我说“早上好”、“晚安”，不过如果他不是一个54岁的老白人我也不会觉得这么诡异！所以我永远都把窗帘关着。

奎塔·惠勒：有一个我所谓的朋友曾经来我工作的地方，想跟我套近乎，我直接把他赶走了。有点自己的生活好吗，傻叉。

塔莉莎816：@奎塔·惠勒 跟我一样！那个跟踪狂出现在我健身的地方，他还想假装成正好同时跟我去同一个地方一样，废话不多说，直接拉黑。

乔安妮·邓丽：天啊！

德娅·米歇尔：什么时候的事儿？

塔莉莎816：你刚走不久。

亡命之徒·马利：我爱我的脑残粉！

当亡命之徒·马利的评论跳出来的时候，我没忍住大声笑了出来，以至于凯丽跑过来看我的手机，想知道什么事儿这么好笑。当她发现是跟看字儿有关的时候就没兴趣地回去继续玩娃娃了。

我在马利的评论下点了个赞。

然后我滑到洛德瑞克的主页去看看他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在他的事件墙上最上面的是一条大概6分钟来自肯尼斯·奶油的信息。当阅读这条信息的时候，我开始大口喘气，一股强烈的愤怒开始在内心沸腾。

我马上拨出了他的电话并把手机放在耳朵旁，但是一直没人接听直到转入语音信箱。我又打了两次还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给吉迪恩打了电话。

“喂？”

“你跟洛德瑞克在一起吗？”我问。

他迟疑了一下说：“没有，我自己呆着呢。”

“我现在真的需要跟他谈谈，吉迪恩，如果他跟你在一起就让他接电话。”

“我确实没跟他在一起，不过几分钟之后他应该会给我打电话。怎么了？”

“当你跟他联系上的时候，让他马上去查看自己的‘现场’主页，然后，告诉他老娘不陪他玩了。”

说完就把电话挂了，手里紧紧捏着手机仿佛要把它捏碎。我抬头看着天花板，深吸一口气，试图把快流下来的眼泪忍回去。我不希望让凯丽看到我哭。本能在体内尖叫着，让我马上出去找到洛德瑞克，

暴打他一顿。但晚饭就快做好了，我母亲会因为我带着凯丽在晚饭前离开而大发脾气。

我在自己的时间轴上删掉了肯尼斯发在洛德瑞克主页上的信息，但这个举动也只会影响到我自己的主页显示，他们其他的朋友都还是会看到这条状态。可至少我不必再看到了。

肯尼斯·奶油 对洛德瑞克 说：离我孩子妈妈的房子远点！伙计！
否则我会再把你揍一顿！

8月14日，下午5：30

¹ Crpiz，美国黑帮名称，起源于洛杉矶，和血帮(Bloodz)并列为美国黑人两大帮派。

第五章

在你自己的状态主页撒点小谎其实也无所谓，肯尼斯·莫伯利在看评论的时候想，我只是要表明态度。

事实是，他从没揍过洛德瑞克·布朗。但他确实的高中食堂推过一次洛德瑞克，当洛德瑞克站起来的时候保安已经赶来将他们分开。他们矛盾的起因是争执谁先上的温蒂·哈特利——也就是肯尼斯现在宝宝的妈妈——但当洛德瑞克在食堂把手机里温蒂的裸照拿出来时，肯尼斯再也没忍住从后面推了他一把。

他很努力不往洛德瑞克的主页发信息，但忍耐是有限度的。压断肯尼斯理智线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看到温蒂给洛德瑞克那张女儿抱着现金的照片点了个赞。他让她停止给洛德瑞克的狗屁状态评论或者点赞！他在网络上咒骂洛德瑞克是她导致的。

当他的电话响起的时候，好心情到头了。

“你他妈到底有什么毛病？”温蒂在电话那头歇斯底里。

“你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跟洛德瑞克撇清关系。我跟你丫说过离他的社交主页远点。”

“我做到了啊！”

“我刚刚还看到你给他女儿的照片点赞。”

“所以呢？大家都在点赞啊。我都已经没有像从前那样回复他的状态了。”

“我也不想看到你丫赞他的狗屁状态。”

“你他妈算哪根葱来告诉我我该怎么做？照顾好你儿子我可能也会让偶尔做下主。而且你表现得好像我是唯一一个在‘现场’上给别人状态点赞的人一样。你也总是给那几个婊子的照片评论或者点赞啊，那个奎塔·惠勒、安吉拉·年轻女孩·塞拉诺、德娅·米歇尔、珍妮丝·狄罗格、塔莉莎816、克里斯汀娜·好妹妹……还需要我再多列举几个吗？你给她们所有照片点赞却从没赞过我发的你儿子的照片。然后你还在

这里说我和洛德瑞克……你知道塔莉莎是洛德瑞克宝宝的妈妈吗？”

我当然知道。

“但我没上她啊，”肯尼斯说。

“我他妈没跟洛德瑞克上床！”温蒂咬牙切齿的说。

“你说没有就没有吗。我看到你姐姐的状态了，说她刚刚得到库什（洛德瑞克）送来的“女童子军饼干”（大麻），而且在图片上加了你的标签。所有人都知道洛德瑞克是堪萨斯城唯一一个卖那种大麻的黑人。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姐姐还是跟你一起住，所以我知道他那时候在你家。”

她咂咂嘴说：“就因为有人拿过来一些大麻也不能证明我让他进家门了啊。你最好在他看到之前把那句话删掉。我知道你只是为了博关注而已，但你找错对象了。”

“婊子，我才是被伤害的那个。”

肯尼斯把她电话给挂了，想道，删掉我说的话？做梦。

手指滑过屏幕，他滚动到状态的最新评论处看起来。

史密蒂·伐开心：哈哈！你是个傻叉，哥们儿！

米奇·烦球·沃克：如果他之前没有搞到照片，我打赌他现在已经有！哈哈！

爱德·卡彭：别惹那个该死的黑人。

肯尼斯·奶油：@爱德·卡彭 有时候你要给这些狗杂种点颜色看看。不然他们还以为有点名声和钱就能干每个婊子。老子的女人不行，狗娘养的！

爱德·卡彭：我听说了。而且我知道你像高中那样跑去揍了他。

肯尼斯·奶油：并没有。高中那时候轻易放过了他，这次我要用边绳跳跃式金钩臂打烂他屁股。

爱德·卡彭：哈哈！

肯尼斯·奶油：你要过来吗？

爱德·卡彭：当然，等我妈回家以后。你在家吧？

肯尼斯·奶油：不然我还能在哪？

肯尼斯一边看着“新鲜事”一边等爱德来找他。当看到塔莉莎那条偷窥狂状态的时候她皱起了眉，想着“难道是说我？”。他确实过去的几周里给她的照片点了一些赞和六七条评论，但这样绝对不应该被贴上跟踪狂的标签啊，对吧？不过他并没有过多的思考这个问题：女人么，都有病。如果你给她们点赞你就是跟踪狂；如果不点赞，那就是讨厌她们。

他希望她能看到他发在洛德瑞克主页上的信息，那句话绝对能让她勃然大怒。如果事情像他计划的那样，她的感情状态应该会改回“单身”了，而他则会连续给洛德瑞克的收件箱发一周的“哈哈哈哈哈”。虽然肯尼斯在高中赢得了温蒂，但他总觉得洛德瑞克比他更胜一筹，因为他让特丽莎——这个即使不是班里最性感也是最性感之一的女生——怀孕了。

肯尼斯躺回了沙发上并把双脚搭在扶手上休息，一边翻着塔莉莎主页上无边无际的照片去看有没有没看过的。

直到门口响起了敲门声。

他从猫眼看出去结果被爱德的死鱼眼给吓了一跳，“傻逼，别老是这样吓我，”他说，然后打开了门。

爱德突然身不由己的冲进来，原来洛德瑞克一只手揪着他的衣领另一只手用一只三代格洛克17型手枪指着他的头。

“举起手来，好邻居！”洛德瑞克朝肯尼斯喊道。

但在片刻的惊慌之后，肯尼斯转身快速从房子中穿过，当往后门移动的时候手肘不断刮到墙壁，接着猛力撞上后门，然后拉开门准备逃跑。

但当看到吉迪恩熟练的驾着一杆M4卡宾枪站在自家后院，14英寸的铬合金枪管死死对准自己的胸膛的时候，他的心脏剧烈跳动起来。

肯尼斯只能慢慢将双手举过了头顶，吉迪恩用枪指着 he 走回了屋子里的厨房，并让他坐在洛德瑞克让爱德坐的桌子旁边。

“真的很抱歉，”肯尼斯恳求道，“我会把那条狗屁信息删掉的，我只是在瞎说，并没有想对你表示不尊重。”

“我才刚刚到这里啊，”爱德可怜兮兮的抱怨道“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他们都看着洛德瑞克，戴着裸露指关节的黑色手套，在桌上放下一个散发出快餐油腻味道的纸袋。他打开橱柜拿出了几个杯子并都倒上了冰水，然后拉出一把椅子坐了下来，从油腻的纸袋中拿出几个辣热狗汉堡，平均分给他们。

“你跟我们一起吃吗？”他问一旁举着来复枪戒备的吉迪恩。

“不了，我不饿，你们吃。”

洛德瑞克轻柔的将双手手心向上，向两边放在桌上。肯尼斯不可遏止的颤栗起来，看了一眼更加恐惧的爱德，他们都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

“把你的手给我，”洛德瑞克说。

肯尼斯和爱德迟疑的将手放在洛德瑞克的手掌上。

“你们俩谁会祷告词吗？”

他们都摇头表示不会。

“好吧，低下头，”洛德瑞克说着将下巴向胸膛垂下并闭上了眼睛。“亲爱的上帝——”

“都给我闭上眼！”吉迪恩朝肯尼斯和爱德喊道。

他们立马就闭上了。

“我亲爱的主，感谢您无私的赐予我们食物，请保佑我的敌人，肯尼斯·默贝里和爱德华·大卫。当我们今天在这里分享这餐饭，我请求您让我拥有宽恕之心，噢主，让他们也拥有宽恕心吧，噢主。以耶稣之名，阿门。”

“阿门，”肯尼斯和爱德一起说。

“吃吧。”洛德瑞克说。

俩人小心翼翼的打开了他们的汉堡。爱德用手指沾了一些辣椒酱放在嘴里尝了一下，肯尼斯甚至没有多此一举。他目无神的看着自己的汉堡，直到眼神回到洛德瑞克身上之前他都没搞明白为什么他们会——

“照片，”洛德瑞克看着肯尼斯的表情说。“从你上传到‘现场’的照片，特别是那些照到你家房子的照片，很容易就能知道你住在哪。我还从你的状态里看出来你和爱德每晚都会在这见面喝啤酒看网络视频，因为爱德家的网不能用了。并且我还看到了你发的那条挺有意思的关于我的状态下，爱德华评论说在来你家的路上。所以我想，我应该过来解决一些事情。我会调查所有的敌人……而你和爱德在网上的痕迹让这调查变得很简单。”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问题，洛德瑞克，”肯尼斯说，“我刚刚跟温蒂通完电话，她告诉我只在你过去给她姐姐送那些大麻的时候看见了你，她把这事儿跟我解释清楚了，说你根本就不是去看她的。”

洛德瑞克咬了一口他的汉堡，酸黄瓜随着下巴的咬合嘎吱作响。他咽下去并拿餐巾纸擦了嘴说：“她骗你的，我把她上了。自打我出狱最少每周上她三次。你看到她刚刚上传的头像了吧？那张裁剪不正，她亲吻镜头的照片。她肩膀上的手臂是我的。她是个好人，但是吹箫的技巧像外星人一样。而且如果你以为我会因此放弃她，那很可惜你猜错了。”

肯尼斯眨了眨眼，他完全想错了洛德瑞克。洛德瑞克发布在社交网络的那些关于基督和圣灵的东西让他以为洛德瑞克在监狱里信了教，像他知道的那些人一样，独自归隐。他原本希望洛德瑞克不会对他发表在他信息墙上的东西多想，但现在很明显洛德瑞克看完之后理智线断了。

“呃……要不……”肯尼斯结结巴巴的说，“如果你们互相喜欢，我这里完全没问题哥们儿。我向你道歉，而且会马上把我发的狗屁东西

删掉。”

“把手机给我，”洛德瑞克说，“我来帮你删。”

肯尼斯马上把手机递过去，但在离手的一瞬间他突然想起来一件事，“等等！先把手机给我我要——”

但此时洛德瑞克已经解锁了手机屏幕，脸上陡然升起一股怒意，然后肯尼斯在控制住自己膀胱之前瞬间吓尿了一些在裤子里。洛德瑞克盯着定格在手机上他的孩子妈——塔丽莎的“现场”信息主页。

“你也打算伤害我的家人？”洛德瑞克炸了。

“天啊我向上帝发誓，我只是在浏览她的照片而已！”

洛德瑞克暴跳起来一枪打在肯尼斯的额头上，子弹的冲力将他从椅子带到了地上。洛德瑞克从桌边起来朝着他的身体又开了几枪。“永远不要徒劳地使用上帝的名字！”

爱德尖叫了起来，声音大到要捂住自己的耳朵。因为恐惧，他睁大了双眼并用身体撞击着墙壁，当洛德瑞克用格洛克17型手枪指着他的时候，他撕心裂肺的叫喊得更加大声。

砰！

安静了。

洛德瑞克·阿·巴舍尔：“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或者滚烫的铅水！——堆在他的头上。”罗马书12章20节

8月15日，下午2：39

第六章

差不多快到下午1点钟的时候，密苏里车管局的大厅几乎空荡荡的。我猜想可能是因为外面成片的倾盆大雨导致都没有用户上门。不过这样的情况很少见，我基本都不会有机会在一天中最忙的这时候查看自己的手机信息。

我站在自己的柜台后面偷偷登上了“现场”，看到66个人给洛德瑞克的状态点了赞。他发了句《圣经》中关于敌人的状态，我都觉得我应该发这句话然后圈他。因为他怎么对待我，对比我怎么对他，就像我在喂养我的敌人。昨晚他给我打电话想解释，说他根本没有跟那个肯尼斯·奶油宝宝的妈妈上床，说他只是从高中时起就痛恨肯尼斯。我告诉他我的感受，告诉他我有多尴尬。然后我做了件蠢破天际的事儿——我让他来了我家并上了我。我今早本来想给他和凯丽做早餐——我知道凯丽有多喜欢跟她爸爸一起吃早餐——但是当我今早醒来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我只能感受到另一半空荡荡的床。

他永远都呆的不够久，久到能吃上早餐。

这时我的信息提醒标志亮了，于是自然的点击了一下。但当看到是“女性杀手”的好友申请时倒吸了一口凉气，然后选择了“忽略”。我切换到新鲜事去看看大家这周末都过得怎么样，但当我往下滑动的时候，我发现被默哀刷屏了。

乔安妮·邓丽：愿你安息。

米奇·烦球·沃克：愿你安息我的兄弟。

瑞塔·神吐槽·吉布森：两条鲜活的生命在昨晚消逝。我并不是可能永不可能知道他们真正的死因，但我会为他们祈祷。

史密蒂·生死有命：愿你们安息，肯尼斯·“奶油”默贝里和爱德华·杨。我们失去了两位兄弟。

克里斯汀娜·好妹妹：我不明白为什么警察永远都不逮捕这些为非作歹的人。

珍妮丝·帝罗格：@克里斯汀娜·好妹妹 警察已经有线索了，他们说肯尼斯的“现场”好友之一是嫌疑人。

莫妮卡·我可能是对的：他们好像就在我们旁边的杂货店，真是太可怕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尽快搬出堪萨斯城的原因。

温蒂·“你的菜”·哈特利：别再给我发私信了！肯尼斯是我宝宝的爸爸不代表我就知道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塔莉莎，我跟你说过坐柜台时间不许玩手机。”

罗丝·詹姆斯，我的上级，训斥我道。我迅速把手机放回口袋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我被抓到上班时间玩手机了。

“我只是在查看我的邮件”我撒谎了。

罗丝冷冰冰的看着我，“我不关心你用手机做什么，都是不允许的。而且我已经提醒过你无数次了，你到底还想不想继续干了？”

“想，想，对不起。”

“看起来并不是那样。”

“我不会再摆弄手机了，罗丝，真的很抱歉。”

罗丝伸出手“把你手机给我，塔莉莎。”

我脸上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把我手机给你？别开玩笑，我不会给你的，我已经22岁了，又不是小孩子。”

“我办公室里的人跟我说让我把你身上所有的电子设备没收。”罗丝说。

“什么人？”

“探员。他们正在我的办公室里等你。”

我瞥了一眼她的手掌说“真的吗？他们想怎么样？”

“他们没说，反正就是让我在你进去之前把你身上的所有电子设备都没收。手机是你唯一的电子设备吗？”

当我准备走开的时候罗丝抓住了我的手臂，我把她甩开了“别碰我，罗丝。我不会把手机给你的，我知道我的权利。”

这时候连“紧张”这个词都不足以形容我现在的心情。我捋了一下裙子，并把身上那件前面带口袋的衬衫解开了上面第二颗扣子，想在走进罗丝办公室的时候看起来尽可能的漂亮些。我一边摸着头发一边想，我看起来像有罪吗？心脏已经快要爆炸的感觉。

当我走进罗丝的办公室时，两位侦探中的其中一个让我进来后把门关上并坐下。他们俩都是黑人而且身上穿着便服。如果不是罗丝提前跟我说过，我可能根本不会想到他们是警探。

“我是福瑞斯克警探”那个坐在罗丝丝办公桌后面的侦探说道，另一个警探则靠着桌子边缘。他穿了件紧身灰色T恤，身上的肌肉若隐若现，脚上穿着一双黑灰相间的耐克鞋。“然后这是我的搭档，科普兰德警探。”

科普兰德是最靠近我的并向我伸出了手，我与他握了握手。

“我清楚我的权力，”我说“如果我不想把手机给你们，就可以不给。”

福瑞斯克看起来很迷惑，“我们不会让你交出任何你的财产，我们只是想问你一些问题。”

我就知道。罗丝只是单纯的想没收我的手机而已。“

“我们是来向你询问做完发生的一个意外事件，大概晚上10点左右“福瑞斯克说”两个分别叫爱德华·杨和肯尼斯·默贝里的年轻人被谋杀了，所以我们想知道你有没有什么信息可以提供给我们。”

我紧张起来，“没有，为什么问我？”

就好像科普兰德侦探早就知道我会这么说一样，他马上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放到我面前。

“你认识这个人吗？”他问。

我当然认识，这是我孩子的父亲，洛德瑞克·布朗。那是几年前他因为贩毒被抓到的时候拍的面部照片，他的头低垂着，脸拧得像一股

打结的黑绳。

没有任何迟疑。我说：“不，我不认识他。”

福瑞斯克侦探叹了口气。

科普兰德将照片拿起来靠近了我的脸“这难道不是你的孩子爸爸吗？”

“哦是的，”我反口道，“我没认出这张照片，拍的不好。”我眯着眼看那张照片。“是的就是他。你们觉得他知道这件事的内情？”

“我们需要跟他说上话，仅此而已。他在我们需要谈话的名单上，你知道我们可以在哪里找到他吗？”

我摇摇头“我都已经好像一个月没见到他了。”

科普兰德警探开始咬他的下嘴唇，仿佛是被激怒了。

福瑞斯克将双手交叉呈拳头状，身体前倾，目光如炬。“芬蒂小姐，或者我应该叫你塔莉莎816，我们已经浏览过你的‘现场’主页了，你在8天前曾上传过他和你女儿的照片。而在洛德瑞克的主页上，他在你女儿的生日派对那天上传了一张他女儿抱着数额巨大的现金的照片。现在你却告诉我们你已经一个月没见过他了？”

“我没有。”我坚定的说。

“让我们结束现在这个局面。如果你仍然坚持对我们撒谎，那么你将惹祸上身了。我们现在在讨论的是一桩双人命案。我们已经知道昨天肯尼斯向洛德瑞克·布朗发送过威胁信息，但我们现在不能确认因为那条信息莫名其妙的被删除了。但是今早洛德瑞克·布朗发了一条引起我们怀疑他有罪的状态。我们也跟几个你的“现场”好友问过话，他们说虽然洛德瑞克跟很多女人鬼混过，但最主要是跟你。我们系统记录中他的家庭住址填的是你家，侧面证实了这一点。”

“他最开始出狱的时候确实是住在我家，但也仅此而已，他曾经住在很多女人的家里。‘现场’上那些人都是骗子，你们是警探啊，应该明白这一点的。我确实在最近发了洛德瑞克和我女儿的照片，但这并不代表就是最近拍的啊。我确实已经有一阵没见过他了，可能理论上

并没有一个月，但真的感觉就像有一个月了。”

“我们想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科普兰德说。

“难道于法我应该回答你们更多问题吗？”我反问。

“现在不用，但如果你在开庭前被传唤了，是的，你必须回答。”福瑞斯克加重语气“我们现在正在努力避免将你牵扯进整个法律庭审的程序中。我们不希望看到你女儿凯丽的父母最终双双入狱。我现在是很真诚的在对你说这些。”

这一点都不真诚。我现在是被同时威胁会被投入监狱以及不可想象的——失去我的孩子。对于他们到现在都没提起吉迪恩，我有点惊讶。如果是牵涉谋杀，他们俩不是应该在一起吗？不过也可能是因为吉迪恩没有“现场”主页所以侦探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告诉我们你现在在想什么。”福瑞斯克说。

我看着两位警探说：“无可奉告。”

几乎在可以打卡下班的那一秒，我立即飞奔向自己的车。倾盆大雨中我掏出手机给洛德瑞克打电话，当我打开门钻进没被雨淋到的驾驶座时，电话接通了。

“你好？”

“洛德瑞克，警探刚刚来我上班的地方找我了！”

“你跟他们说了什么吗？”

“没有，宝贝儿。我什么都没告诉他们。他们还企图威胁我，但是我没当回事儿。”我激动的告诉他道。连我都不知道这算什么，不论什么时候一旦有机会去支持或者保护洛德瑞克，我的肾上腺素就会让我直接去做。“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他们都快气死了，我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

“好样的，宝贝儿。”

“你打算怎么办？”我问。

“主让我去自首。”

“什么？”

“听我说，塔莉莎，万物皆有其运行的道理。我已经看到人们在‘现场’上发布的那些假设和威胁了，我对此并不担心，你也不该担心。主自有打算。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我会让吉迪恩到你家来藏着，直到我被释放。只是为了保险。”

“如果你不会被释放呢？你现在正在假释期啊，洛德瑞克。你会获刑的。而且你也不是不知道你的假释官是个混蛋。”

“我希望我能在假释官得到消息之前进去再被释放。只要有上帝，一切皆有可能。”

我告诉他我爱他，要多加小心，然后挂了电话。我在想他说的“威胁”是什么，于是滑动解锁了手机屏幕再次加载“现场”主页看看，这时有人大力敲我旁边的车窗。

吓得我魂飞魄散，当我向外面的大雨中看去时，看到头上包着头巾的女性杀手。

“干！”我大叫起来，刚刚真的快吓僵了。

他把双手举起来，嘴型说着“是我”，然后向我比划手势示意我把车窗摇下来。

我把车钥匙拿出来——刚刚因为吓坏了并没有启动车辆——触发了汽车的电池。然后我把车窗摇了一半下来，外面的雨下得很大，然后少量雨水从他的头巾上反弹到我的手臂上。

“嘿，塔莉莎。我刚刚就在想应该是你坐在这辆庞蒂克里，因为你刚买这辆车的时候曾经发过照片。”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工作？”

“你在这儿工作吗？”他笑了起来。“干哦，我根本不知道呀，我只是来把我的车开回去。”

“我得走了。”

他表情一变，“你上回也是说你得走了。”

“现在在下雨啊，而且你都把雨弄到我车里了。”

“噢抱歉。那我晚点跟你说吧，不过在我忘记之前我想说，我看到你好像不小心取消了跟我在‘现场’上的好友关系。有可能是电脑病毒或者什么，我尝试给你发了新的好友申请，但你还没接受。你最近有查看你的通知栏吗？”

“并没有，我发誓我们还是‘现场’好友，我还觉得奇怪最近你怎么没来评论我了。”

“我也想啊，相信我。”

“那我一会儿加你吧”我撒谎了，并点燃引擎。“但我现在必须得走了，很高兴见到你。”

“为什么要一会儿再加我？”

“哈？”

“现在就加我。”

“我手机已经电量低快要关机了，我不想用最后的电来加载‘现场’。”

“在你的汽车点火器上连着的不就是车载充电器吗？”

我看了一样控制盘，车载充电器的标志亮着灯，我没法说那玩意儿已经坏了。干！

“现在就加。”女性杀手 坚定的说。

我咽了咽口水：“好的。”

塔莉莎816 与女性杀手 成为好友。

第七章

我和吉迪恩尴尬地坐在两把给我女儿坐的小板凳上。板凳不高，大致就六英尺左右高。我几乎是蜷着身子坐在上面的，我的膝盖都能触到我的胸口，吉迪恩也一样。看到他这个样子我在心里偷笑，同时也有些愧疚。

当我们看到凯丽打开了她的玩具微波炉，取出一盘塑料纸杯蛋糕时，我和吉迪恩都举杯庆祝，假装杯里装满了伏特加。

“客人们，上菜咯！”凯丽的语气听起来既严肃又甜美。

我咯咯地笑着，我女儿还真入戏了。这肯定都是她我们从一块儿看的那些美食节目里学来的。

她在我们面前摆好了餐盘，盛上了两份蛋糕，还在蛋糕上放上两片叶子作为装饰。在这之后她就什么也没干了，把手背在背后，等着我们这两个客人品尝她的杰作。她的头发被粉色发带缠着，拧成了一条马尾辫。她绝对是这世上最可爱的大厨。

“那么，女士，能给我介绍一下您为我们做的是什么菜吗？”吉迪恩问。

“香草冰糖霜纸杯蛋糕，我还加了点蜂蜜、洋葱还有红豆。”

“那这上面又是个什么呢？”我问她。

“那是片叶子。”

“呃，”我还以为她给那片树叶也取了一个令人垂涎的名字呢。看来是我想多了，我笑了笑，说：“一片叶子，嗯，确实如此。感谢您的介绍。”

突然我包里的手机响了，我一听这声就知道这是“现场”的新消息通知。我刚把手伸到包里，我的女儿就制止了我。

“妈妈，请别这样，”凯丽抱怨着。“你答应过我的，在你陪我玩的这段时间里你是不会去逛“现场”的。”

“宝贝女儿，这有可能是要紧的事。”

“比我还要重要吗？”

这事上没有任何人和事能比我的女儿重要，但那些我在“现场”读过的威胁信可能会撼动这一地位，因为我和我女儿很有可能会因此遭到生命危险。从我下班之后，陆陆续续地已经有五个人——肯尼斯和埃德的亲朋好友——往我的邮箱里寄来了扬言如果我不和警方合作就要伤害洛德瑞克和我的威胁信。肯尼斯的一个小表弟甚至简洁明了地只写了两个字：“砰！砰！”吉迪恩告诉我网上的人说的话不可深信，他说网上的这些写威胁信的家伙都是言行不一的。我却不以为然。

吉迪恩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了现实。“履行你对孩子的诺言吧。”他对我说。

我深吸一口气，慢慢地舒了出来，也许那只是一些垃圾信息或是一条“女性杀手”发布的怪异动态。我待会儿看也不迟。

我把手从包里收了回来，向我的女儿张开双手以示清白。“履行诺言，不玩手机。”我对她说到。我慢慢地拿起了一块蛋糕，放在了我的唇边，然后假装拿着蛋糕吃了起来。我边嚼边说：“我能尝出蛋糕里的蜂蜜味儿，大厨，你的菜做的真不错！”

凯丽严肃得不苟一笑，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就像一个真正的大厨一样。我的腿因为蜷得太久已经有点发酸了，我只好把腿伸开来坐。我的手机又响了，我的心又咯噔一下。我有点儿急了，我实在是记不起来上一次我这么久没有翻看我的“现场”主页（当然睡觉除外）是何时了。又过了半个小时，当我和吉迪恩在为凯丽串一串糖果项链时，我出于习惯还是去碰了碰大腿放手机那块儿，想拿出手机，但为了遵守诺言，我还是立马把手收了回去。

别碰手机，我不断麻痹自己。

吉迪恩抱着肚子，说：“我觉得我刚才吃的那些纸杯蛋糕现在在我的肚子里面不老实。”

我听后乐得不行。

“你知道卫生间在哪儿的。”我提醒他。

他点了点头，弯着腰跑向了卫生间。

“我在他的那里面多加了点蜂蜜，”凯丽偷偷对我说。

“然后呢？”

“然后他就吃坏肚子了啊，”她回答。

我听得目瞪口呆。我觉得这出戏真是又逗又怪。“你干嘛想让他吃坏肚子？”

“因为他喜欢妈妈。”

我正准备追问她从何看出这一点的，就听到前门传来了一阵轻微的敲打声。这时已经将近晚上十一点了，这么晚了也不该有人来了。我走进客厅，取出了吉迪恩藏在夹克包里的瓦尔特380手枪，紧紧地抓住枪柄，上好膛，以备不测。

“谁在敲门？”我隔着前门向外面发问。

没人回应。

我悄悄地开了门，向外张望。风一直在吹，雨打在水泥地上在这静谧的夜里发出噪声。

“有人来了？”吉迪恩在我身后问我。

“没，但我觉得我是听见什么的。”我关上了门。“就像是有人敲了一下门。”

“没人敢过来动你一根汗毛的，”他说。我把枪递回给了他，他瞅了瞅枪，说：“你竟然上膛了？”

“我可不敢拿我女儿的性命开玩笑。”

“你知道洛德瑞克派我过来就是来保护你们娘俩儿的对不？他觉得世上所有人想得都跟他一样。他觉得要是有人惹了他，那他的敌人的所有朋友都会立马成为他的敌人。但实际上哪有人会这么想，要是真的人人都这么想了的话，那这世界就会像他一样疯狂了。”

“谢天谢地吧。”

我们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我开始问他他和洛德瑞克是怎么认识的——我一直都很好奇，如此大相径庭的两人竟然会最终成为朋友。我知道他们是在牢里认识的，但他们的故事还不止这么多。吉迪恩跟我说他们的认识本来就是偶然。狱方把他俩安排在了一个牢房，最初的时候他们几乎没对对方说过超出两个字的话。过了段时间，他们都开始一起为了省钱而做菜，就在这段时间他们竟然发现对方也喜欢商业频道的财经节目。他还注意到洛德瑞克是一名狂热的基督徒，他甚至抱着本圣经给吉迪恩讲个不停，他们也因此没少吵过。吉迪恩信教，但他并不为此严守清规戒律。洛德瑞克也曾想过换间牢室，但他们互相之间也始终保持着尊敬。他们承诺出狱之后一起混。

我还想听更多关于他们的故事。我喜欢听监狱里的那些故事！我问他他为何进的号子里，洛德瑞克曾告诫我说别问以前蹲过号子的人为何被捕，但我不管，我就是想听。

吉迪恩楞了一下。他看起来正在整理思绪，不知从何说起。“我杀了我的妻子，”他说。

我惊呆了。

“哈哈，我开玩笑的，”他笑我说。

“我的天啊！我真的信了！”我亲切地推了他一把。“那你结婚了吗？”

“没结过。”

窗外划过一道闪电，雷鸣随之而至，在整间房子里发出轰鸣。灯亮了又灭，灭了又亮，往复两次，然后就好了。

“我先把凯丽给哄上床了再接着聊。”我对吉迪恩说。

随着第二道闪电划过，房里的电也停了，我们只好坐着等待恢复供电。在寻找蜡烛的途中，我们摸着黑撞进了对方的怀里三次。我们

找到了三支蜡烛，点燃，摆在沙发前的咖啡桌上，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们还想知道关于对方的更多的故事。

“我可没对社交网络上瘾，”我说。“上瘾有点言重了。”

“那你觉得用哪个词来形容更准确呢？”他问我。

“着迷。”

他笑着说：“这两者有区别吗？”

“从词义上来说，区别可大着呢。如果我对社交网络上瘾的话，我就会随时随地地刷状态，像一个网虫一样。可我只是对它着迷，而且我觉得我着迷的程度还不及大多数人。我不会把自己每个小时都干了些什么都发到网上。大多数时候，我每天只发三条动态——起床的时候打个表，中午和晚上然后各发一条。如果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要发到网上的话，我尽量保持每天只发三条动态。”

“那对我来说也算是挺多的了。”

“说实话，那并不多，”我说。“你为啥不自己开个个人主页呢？你有太多不可告人的秘密么？”

“没，并不是这样的。我只是不想让我的生活成天围绕着网络来过。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现在的人都对社交网络情有独钟。在网络上就根本没秘密存活的空间。打个比方，要是我对你感兴趣了，想要了解你。”他的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上。“那我只用载入你的个人主页，点击“个人信息”这个选项，就什么都搞定了。在网上你根本就藏不了什么秘密。曾经仅限于对话双方的亲密关系如今在社交网络上已经被剥光给全世界的人看了。”

“但是……”我插了一句，“……那也不一定就是件坏事啊。你能通过我的个人主页足够地了解我，也能确认我是不是你喜欢的那种类型。它为那些追求者们节省了太多不必要浪费的时间。在每一条动态，或是一千条动态中，你不可能把关于自己的所有情况都公之于众。在生活中，只有那些真正爱你的人才会注意到那些你从未注意的细节、你的一言一颦、你的特殊癖好——不管那些是好是坏。你的个人主页只是一个站点，一个属于你的平台，一个结交朋友的地方。在

当今社会中这已经是大势所趋了，但还是有像你这样的冥顽不化的家伙”——我照着他的胸膛就来了一拳——“没有开个人主页，你们这些背离了时代潮流的老家伙，迟早会被时代淘汰的。你们干嘛还那么扭扭捏捏的？难不成你们生怕透过自己的动态暴露出自己的某些奇怪的癖好？是你们的生活没劲到根本没东西和他人分享还是你们付不起网费呀？”

“老子有的是钱，”吉迪恩说。“老子的生活可丰富多彩了。”

我大笑：“就说说而已嘛，我又不是特指你。”

烛光闪了闪，我觉得这蜡烛是要灭了。

“当然，我也得承认，社交媒体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它唯一的缺点就是无法躲避那些网上的偷窥狂。我不想说，即使众所周知我现在在和洛德瑞克拍拖，可还是有不少狗日的往我的私信里成天发骚扰信息。”

“但你也没法责怪他们啊。你确实长得太迷人了。在充斥着好人和美人的社交网络平台上，你又怎么可能对这些家伙大发雷霆呢？你的心地很好，我从你的动态里分析出来的。我敢断定，那些家伙是在看了你上传的你和凯丽的合照后，发现你是如此的具有母爱，他们也希望他们和你的孩子能够得到相同的母爱，因此才会不断骚扰你。要是我也开了个个人主页的话，我说不定也会给你发私信呢。我会每五分钟编一条发给你，直到你回我。我十分理解那些哥们的感受，即使他们知道他们煞费苦心编好的私信很有可能被你一点就删了。”

我羞得脸都红了。但还好屋里一片昏暗，吉迪恩并未察觉。我开始一边笑着听他的美言，一边咬着自己发亮的指甲。在心底，我深知，我是一个好女人，但我也想知道是否有别人也看出了我的这一点。反正洛德瑞克肯定不是。

突然，吉迪恩抓起我的手腕，用自己的唇代替了我放在嘴里咬着的手指。

更奇怪的是，蜡烛在此时也灭了。

他的嘴唇与我的紧紧交合在一起，几乎要吸干我口中的唾液。我

使劲推开他，试图与他保持一定距离，让他知晓我不想这样。

“怎么了？”他呼吸急促地问我。

“吉迪恩，对不起，我是有男人的人了。我不能背着洛德瑞克这样做。”

“但他背着你做过这档子事。”

“我不管，反正我不是那种随便的女人。”

他清了清嗓子，挪了挪身子，给我让出了足够的空间。“我知道，嗯，实在是不好意思。看来是我会错意了。看来是我脑子刚才出了点问题。”

“没关系，”我说。“刚才发生的我并不会告诉洛德瑞克的。”

“即使你跟他说我也不在意。”

在一团漆黑中我们就这样尴尬地僵持了几分钟。这之后，我告诉他要是他乐意的话，他可以在我的iPad上看节目来度过漫漫长夜。我跑到卧室里取出了我的iPad，递给了他，屏幕发出的光太过亮眼，以至于他得眯着眼睛去看。

“感谢你今天过来保护我们。”我说。

“我的荣幸。”他沉闷地答道。

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锁上了门。

躺在床上，我不断回想刚才发生的一切。情况是：我宝贝女儿的父亲的朋友刚刚亲了我。情况是：我不知道他干嘛要这样做。情况是：他的嘴上功夫的确不错。呃，我为何还对此评头论足了？

我的大脑转得飞快，手指也在头发上穿梭个不停。他就像想要把我的脸都给吃了一样！这可真滑稽，同时也真他妈荒谬。我知道我把他推开这事没有做错。因为我正在和洛德瑞克交往——尽管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定，但我们的关系在“现场”上已经得以公开了——而且我也听说好像吉迪恩和德亚两人最近正在拍拖。

出于好奇，我拿出了手机，载入密苏里州通讯部的官网，输入了

吉迪恩·拜尔斯的名字。他告诉我他所说的因为杀了他的妻子而入狱只是他开的一个玩笑，但我还想弄得更清楚一点。当他的面孔在网页上刷新出来时，我呆住了。图上的他蓄着胡子和一头脏辫——两种我最不喜欢的男性的特征。很明显，自从他出狱以来他对自己的面貌做了不小的改动。

当我滚动页面查看他的犯罪记录时，我得知他曾因一次运送毒品，两次持有毒品以及一次非法使用枪支被捕。并没有过谋杀记录。

安吉拉·年轻女孩·塞拉诺：纵使外面电闪雷鸣，我的男人在我身旁保护我就足够了。哈哈哈哈。——和洛德瑞克·阿·巴舍尔在一起。

10月16日，上午8：45。

第八章

早晨家里恢复了供电。我的手机已经没电，我将它插到墙上的充电器上恢复电量。在去凯丽的房间的乱上，我听到楼下有两个男人在大笑。我瞧了眼宝贝女儿，她还在睡觉，然后拖着步子走下楼。

“洛德瑞克，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几分钟前。”他回答道。他给了我一个拥抱和亲吻。“神将我带回家了。”

“是么？希望神能让你在家多待会儿！”

“也只有寄希望于神灵了。未来会怎样只有他知道。”

我瞥了眼吉迪恩。他完全在回避我。

“早上好，吉迪恩。”

“早上好。”他勉强的回复。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他还在生我气。但希望他能回过劲来，我们可以回到强吻之前的状态。我可以还像以前一样对他好，尊重他。

我把自己扔向沙发上他们两个中间的空位，洛德瑞克告诉我他没以任何名义起诉。警察只是花了几个小时问了他一些问题，然后拘留了他更长的一段时间接下来更多的只是让他呆在拘留室而已。虽然他们放了他，他也还没完全将自己洗净。他说如果警察进一步发现了新的证据，他仍然会以同样的名义被起诉。他们现在所持有的证据就只是网络上的猜疑以及肯尼斯·默贝里在他被谋杀前在洛德瑞克时间墙上的留言。

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和吉迪恩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但我并没有问更多的问題。我不想知道任何事情，也不想看到任何相关的东西。

“而且我的保释官很可能会因为我与警方有联系而判我违规。”洛德瑞克继续说。“如果他发现了的话。那样我就必须回去在牢里渡过服刑期。不过我才不担心呢。上帝会关照我的。”

“你的刑期还剩多长时间？”我问他。

“七个月。”

“倒也没那么严重。你呢，吉迪恩？你还在保释期么？”

“是，”吉迪恩回答到，“但我就剩下两天了。”

“哎呦，不错啊。打算庆祝一下么？”

他点点头。“我已经计划好了。”

“塔莉莎，去穿好衣服。”洛德瑞克打断了对话。“上去的时候顺便把我宝贝女儿叫起来，我们要在这个美好的周六早晨去卡普里岛餐厅吃早餐。或许在那破桌子上留下点污渍。我请客。我并不是经常能为我爱的人们做些什么，我尽量表示我的感激之情。”

吉迪恩轻轻拍了拍他，我用一只胳膊抱了他一下，然后冲向楼上。就是这些时刻在提醒着我当初为什么爱上洛德瑞克。他总是充满感激和大度。每次他给我大把的现金，我都会试着拒绝，留下来的都存到了他女儿的大学储备金里，或者为他存下来以防他再被关进那水泥牢笼里。我不想依赖他贩毒赚来的钱。不过他带我和凯丽出去倒是不能相提并论。

我快速翻动着衣柜里的衣架，这是我听到了手机提示的铃声。我拿起手机解开屏幕，“现场”的图标上有一条推送。当我点开是，一条信息提示我有人在洛德瑞克的时间墙上留了言。这是我特意设置的，洛德瑞克在“现场”上所有的活动都会推送到我的新动态里，如果有人评论或者在他的时间墙上留言，我的手机就会提示。洛德瑞克是个好人，但我必须时刻留意他的动向。

手机加载了一会儿，然后消息显示了出来。

看到消息和发布时间的那瞬间，我的胃部如同被半自动机枪扫射了一般，疼痛的扭成了一团。震惊已经不足以形容我的感受，眩晕也许更贴切。我又读了一遍安吉拉·年轻女孩·塞拉诺的评论，我的脚不由自主的走向楼梯。我甚至没意识到我狠狠的扼住了洛德瑞克的喉咙，仿佛要将生命从他体内逼出一般。

“你这个臭不要脸的东西！”我尖叫着。

他抽噎着想要获得一点空气，想将我缠绕在他脖颈的手臂掰开。他尝试将我推开，把我拖到了沙发的另一边，然而我紧紧锁住他不放，带着狂怒咬向他的太阳穴。

他使出过肩摔将我甩在了地毯上。

吉迪恩推开他。“喂，老兄，别伤着她。”

洛德瑞克一边用手紧紧捂着侧脸一边踉跄着想要恢复平衡。他流了些血。“对不起”他嘴里飘来了三个字。

我不知道他是在向我还是吉迪恩道歉。我站起来双手抓向他的辫子疯狂的拖拽。在我拽向左边时他，他撞碎了液晶屏，我绊倒在茶几前，整个人倒在了桌子上，但桌子没碎。

“你昨晚跟那婊子在一起！”我咆哮着。“你个不要脸的骗子！你根本没被关起来！”

“塔莉莎，放开她。”吉迪恩劝阻着，拽着我的手腕想将两人分开。

“没门！我要杀了这畜生！”

我将他从茶几上拽起来，吉迪恩摔倒在我身后，我落在吉迪恩身上。洛德瑞克爬起来跑到了沙发后面。我站起来想追过去，吉迪恩紧紧将我拦腰截住。我用手肘拼命捅他但他没有放手。

“我干什么了？”洛德瑞克说。

“你自己心里有数，婊子！”我哭喊道。“你昨晚在哪儿？”

“我在牢里啊！”

“不对，根本不是！你昨晚在那个叫安吉拉·年轻女孩·塞拉诺的婊子家！”

“我没在她家，塔莉莎，我的释放单就在我口袋里。”

“你个满嘴谎言的垃圾！她今早在你的时间墙上留了言说你昨晚在

他家！在你女儿在这间黑乎乎的没电的房子里！”

他充满负罪感的眨了眨眼。“你说她发了些什么？”

我努力想要挣脱吉迪恩。“放开我，我要杀了这个畜生！”

“我真的被关了了，塔莉莎，她把我保了出来，就这些。我给你打电话来着，你手机关机了。”

“吉迪恩你放开我！”

“吉迪恩，在我出去之前别放开她。”洛德瑞克开始退向门边。“千万别放，哥们儿。”

吉迪恩在洛德瑞克甩上门的那一刻放开了我。我跑向大门，一把拽开，在我卷下楼梯的同时，洛德瑞克的车戛然发动，克莱斯勒咆哮着夺路而逃。

“我要杀了他！”在我重新踏入房门时，我对吉迪恩说。“能借你枪用一下么？”

“塔莉莎，你表现的就像你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会发生一样。”吉迪恩说。

“你之前知道么？你是不是帮他来着？是不是他让你监视我这样我就不会问他在哪里了？”

“我也被耍了。他知道我是不会主动对你做那样的事的。”

“你走吧，好么？”

“塔莉莎，我发誓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吉迪恩紧张地解释着。

“就算是这样，请你走吧。”

他咬紧牙关，套上运动外套，慢步走向门外。

我坐在沙发扶手上双臂紧紧环在胸前。眼泪在我面颊上缓缓流下，想着到底有多少人看到了安吉拉·青春飞扬·塞拉诺的留言。几百人，也许几千人。跟一个背着我偷情的男人在一起还不够，还要通过互联网广播出去，真是忍无可忍。我的胸膛开始不由自主的收缩，我

发现自己有点喘不上气了。也许将我的恋爱状态改掉并且解除与洛德瑞克的好友关系听起来很容易，其实不然。人们会觉得我轻言放弃。但为了让他爱我而奋战对我的灵魂实在是一种折磨。

然后我听到了我的手机的提示声。

我擦干泪水，拿出手机看提示。没有推送。感到疑惑的同时，我回过头，目光越过自己的肩膀看到他们两个其中的一个忘了拿手机。我拿起来，活动屏幕将手机解了锁，是洛德瑞克的。

我没有丝毫犹豫就用他的账号登陆了“现场”并查看了他的私信。我点开他和安吉拉的47分钟前发生的对话。

安吉拉·年轻女孩·塞拉诺：提上裤子就跑？你也就这么点能耐。

洛德瑞克·阿·巴舍尔：我得去我孩子他妈的房子去，去解放吉迪恩。

安吉拉·年轻女孩·塞拉诺：我真是服了你了，成天脚踏两只船还乐此不疲，在我这儿还想跟她上床。

洛德瑞克·阿·巴舍尔：那是我孩子的妈，我得一直和她上床。

安吉拉·年轻女孩·塞拉诺：屁话，跟她分手付她抚养费。你要是想让我掏钱我会的。

洛德瑞克·阿·巴舍尔：我不打算付抚养费，而且你也知道我不是那样的家伙。我女儿是老天赐给我的。我不能就这么背弃神的祝福。

安吉拉·年轻女孩·塞拉诺：不要总拿上帝当借口来耍我。要么你改掉你俩的恋爱关系要么我们就算了。你说过如果昨晚我把你从牢里弄出来你就改状态。

安吉拉·年轻女孩·塞拉诺：人呢？

洛德瑞克·阿·巴舍尔：我不能总一边开车一边发信息。我刚把车停在我孩子她妈的房子前。

安吉拉·年轻女孩·塞拉诺：回答我的问题，你到底改不改状态？

洛德瑞克·阿·巴舍尔：我们今晚再谈，你也去俱乐部吧？

安吉拉·年轻女孩·塞拉诺：去。而且你必须给我个答案。

安吉拉·年轻女孩·塞拉诺：你看见我的状态更新没？我把你圈出来了，跟你说过我没开玩笑。

安吉拉·年轻女孩·塞拉诺：你还在你孩子妈的房子里？

如果他们以为今晚他们可以见面然后一边嘲笑我一边开心地通宵跳舞，那他们就完全想错了。我迅速站起来冲上台阶。我一边在衣柜里翻找着方便打架穿的衣服，一边拨通了一个电话并将手机举到耳边。我妈妈立马就接起了电话。

“喂？”她回应到。

“妈，我晚上想请你帮我两个大忙。”我说道。

塔莉莎816：我今晚可能要抓个现行。

8月16日，下午10：10

第九章

闪光灯摇曳在我和舞者与醉鬼之间，光线让我头晕眼花，只看到某个人的脸却看不清面部特征。正因如此，在人群中找到安吉拉·年轻少女·塞拉诺很困难。在网页上找到的那女孩的照片深深印入我的脑海，可每当我以为我找到了一个看起来像安吉拉的女孩，头上的灯光就闪向另一个方向。

贾维斯·波特¹的那首“小妞真棒²”没完没了的敲击着整个俱乐部，每个人都随着节拍旋转移动，在我视线中闪躲。

我跌跌撞撞穿过舞池中狂舞的人群，到了吧台，为自己点了份酒。我的神经使我抓狂。如果我找到这婊子我是不是真的要跟她大动干戈？洛德瑞克值得我这么做么？上一次我为了他大打一架，收获的是一年的缓刑。

在疑问全部占领我之前，我一口干掉了一杯伏特加然后又点了一杯。然后我感觉到旁边有人轻拍了下我的头。

我回过头。

“你来这儿做什么？”那哥们儿在黑色D&G兜帽下直勾勾地看着我问到。

“我们见过么？”

他掀起兜帽，我看到了他深深的眼眶和棕色的眼睛。那正是我最想看到的。“马利！”微笑爬上了我的面颊，我身体微倾拥抱了他。

从小学起，马利·杜布瓦——也就是亡命之徒马利——和我一直是朋友。我们在同一所初中，同一所高中学习。我还记得那时候他因为开老师的玩笑被赶出学校。每次我需要大笑一番的时候我就会去翻他的状态。从他发的状态上的文字和图片来看，他最近堆了很多狠货找不到买家。他会发些类似于“有人偷了我的工钱。”或者“大麻堆到可以当床睡了，可我还是想脱手。”之类的东西。他是我认识的最不像恶

棍的恶棍。

我都不记得我多久没见过他了，不过我们还在‘现场’上还算是一直保持联系。

“你最近咋样？”他问道。“我都一年没见你了。”

“还行吧。你呢？”

“为生存挣扎吧。我想把这几包卖掉好给我的网络电视续费。”

我笑了笑。我不敢相信我居然笑得出来，我之前那么愤怒。也许是酒精的作用让我敞开了心扉。

“你还是个疯子，一点没变。”

“当然。干嘛要变。不过看起来你也没变。看起来仙女一样。”他说道“我都数不清我遇到过多少个长得像行尸走肉的老女人了。来，击个掌！”

我咂了咂舌表示不屑，但还是跟他击了掌。我穿着一条紧身丹宁牛仔裤，平跟鞋。唯一算得上性感的是我的上衣——拼接针织衫，领口处带有成团的刺绣——还有我的耳环，是一对水晶扇子，与我耳垂的匹配程度是别人绝对比不了的。

“谢谢”，我边说着边看向周围活跃的人群，目光找寻着。

“你确定不是为坐牢穿成这样的？”

“啥？”

“你之前最后更新的状态。我当时就想，什么玩意？我被逗笑了。我笑的是你要去现场捉奸这事，不是笑你本人。”

我将第二杯酒一饮而下，喉咙灼烧着。我想着要不要再来一杯。既然马利看见了 my 状态，我猜想如果他看见安吉拉·年轻少女·塞拉诺在洛德瑞克主页上的留言，如果他与那两人中任何一个在“现场”上是好友关系，那应该他也看见了那条留言。我开始因为难堪而发热。

“你有逮捕令么？”马利开玩笑的问道。

“没有。我更新的那条状态没有任何含义。”

“我有逮捕令。”他说。“好几个，我觉得他们已经开始相互抵消了。我有两张无证驾驶传单，一张在密苏里，一张在堪萨斯。然后我邮箱里收到了两封邮件，一封说密苏里将向堪萨斯移交逮捕令，另一张说堪萨斯将向密苏里移交逮捕令。我实在不懂！他们是相互抵消了吧，还是他们进行了交易？”

我开始大笑起来。完全不是之前的状态。然后他开始给我讲在他老家，有个男孩儿经常坐公交到他家门口，然后再要求他开车送他的故事。我开始狂烈地笑，笑到肚子痛。

“有一次我想要扳回一局”马利继续说。“我赶在那混蛋之前出了门。结果这小子让公交司机用公交把我拦下来了！”

“马利，快别说了，”我边大笑边说“我快受——”

突然，有人抓住我的双臂把我从凳子上拽了下来。

“该死，你在这儿干什么？”吉迪恩气势汹汹地问我。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以至于我感到一点头晕。接着我意识到，在我认识吉迪恩长达七个月的时间里，他从来没这样对我动过手。

“吉迪恩，你发什么疯？”我冲他发脾气道。

“不，是你在发什么疯？洛德瑞克就在楼上。如果他看见你跟一个臭小子在他生意伙伴的俱乐部里这么说话，某人就要完蛋了！”

“哈，所以他想干什么都可以？”

马利站了起来。“塔莉莎，有什么问题么？”

“她没事儿。”吉迪恩回答他。

“我没事儿。”

马利坐回到吧台前，一直密切地看向我。

“凯丽呢？”吉迪恩问。

“跟我妈在一起。我来就是要解决我跟洛德瑞克之间的破事。”我

大声的说着，想要盖过音乐的声音。“我厌倦了他的谎言。”

“你没有，以后也不会有。别惹麻烦了，回家去吧。”

“吉迪恩，我以为你会站在我这边。”

“我站在自己这边。我很担心我自己。如果洛德瑞克下来看见你然后大闹一通，我就必须帮他。因为我不能让任何事发生在他身上。我们还要一起卖药，我在他身上投了心血。”

我自己都为我接下来说的话感到惊讶。“你这是因为我不肯亲你那事在赌气！你现在对我不感兴趣了是吧？”

“这不是因为你不肯跟我接吻。我不喜欢你是因为你很弱。你就因为你们俩的孩子就让洛德瑞克骑在你头上。我不喜欢这么弱的婆娘。”

“你现在觉得我弱了？”

“弱到不行。”他坚定地吐出每个字。“已经不能再弱了。”

“我就让你看看我有多弱。洛德瑞克在哪儿？”

“他现在在楼上，他很快就——”

我迅速转身离开，撞开人群，扶着冰凉的铁质栏杆冲上二楼。一个高高大大满脸胡须的男人，身着菱纹毛衫站在我要进入的门口。

他举手示意我不要向前，然后用睥睨的眼神看着我。“塔莉莎？”

“是我，洛德瑞克是不是在里面？”

我完全不认识这个高大的男人。保安经常换人。我猜想他认识我的原因可能跟其他我不认识但认识我的人一样——因为洛德瑞克或者是“现场”。也可能两者皆有。

“我知道你是洛德瑞克孩子的妈，但我现在不能让你进去。”

“为什么不行？”

“他现在正在处理他的事情。懂么？”

“他们当然在处理事情。正因为这样他才叫我过来。”我开始撒

谎。

“是这样么？”

“他存通讯录的手机在我手里。”

“啊，对，他之前在念叨丢了手机。不好意思啊，美女。”他扭动门把为我打开了门。“向里走，第一个口右转。”

踏入走廊的时候那扇沉重的门自动在我身后关上了。还没到房间，我就听到了一个男人用枯燥乏味的音调在说话，正是洛德瑞克。我加快脚步。

“并且我们很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安全地拿到了这些‘砖’。我们请求你，上帝，在我们运输这些来自于你圣土的劳动成果时保佑我们。我们祈求你保护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免受逮捕……”

我被洛德瑞克让整个屋子手拉手祷告的场景震惊了。他们站立着围绕在一个大桌子周边，形状如同塑料包裹的砖块的大麻堆在桌子上，泛着深浅不一的毛发般的绿色和脏兮兮的橙色。房间里有股刺鼻的味道，如同动物的粪便一般。我本来打算冲进去对他进行突击，敲打他的脑袋作为他背着我擅自更改恋爱状态的惩罚，不过我可以等到他做完祷告。我会给他最基本的礼貌。

“……保佑我们不要被束缚。因为你教导我们，上帝，教导我们你的言辞不是约束。我们在想你祈求在我们历经磨难时保佑我们的家人。我们祈求你，能触及斯库里他弟弟的心，让他在治愈枪伤的过程中恢复意识。我们祈求你关照我们的女朋友和夫人们，还有我亟待成婚的妻子和我们四岁的女儿，在我们奋不顾身的日日夜夜中庇护她们。”

我的下唇微启，感到手足无措。他刚刚在他所有的朋友面前将我称呼为他亟待成婚的妻子，而且看起来那样诚恳。我并不像刚才走上楼梯时那样暴躁，但我的火气还没有完全消散。

“我们知道，哦上帝，我们因为没有走在你设定好的路线而有罪。”洛德瑞克继续着他的祷告。“可我们请求你为我们指出一条明路，并且有一天将我们领出这场危险的游戏。我们有那么多需要感激

的，我们在没你和.....”

一只手机在我口袋里响起了提示音，引得桌边离我最近的男人回过头来，我终于被注意到了。他感到奇怪的看着我，表情似乎在说——你在干什么，又似乎在说——该死。我做出抱歉的口型，然后离开了那个房间。

我的背紧贴着走廊的墙壁，听着洛德瑞克结束祷告，我拿出手机，看看是谁的手机有了新信息.....

是他的。

他有一条推送。

我按住图标进入他的信息。是一条来自那无耻的安吉拉·年轻女士·塞拉诺的信息。在看到她发到他信箱里的消息后，我的火气再度上窜。

安吉拉·年轻女士·塞拉诺：帅哥，我都在俱乐部外面排长队，你能不能过来接我还是我必须得掏钱？你最好两分钟之内把我带进VIP，否则我就跟前面这个闻起来像是你手里上好的大麻的哥们儿回家了#分分钟

这婊子就在门外！我飞奔出走廊狠狠撞开那扇厚重的门。以防吉迪恩看见我出来了，我故作镇定的慢步走下金属台阶。接着我推开人群，走到前门外，看见了队伍中的人群延伸到了我看不到的地方。

“里面已经满员了么？”前排队的一个男子问道。

我没搭理他，开始迅速的向队伍后方走去，扫射着女孩子们的脸，每张脸仅仅停留一秒钟。

婊子，你他妈躲哪儿了？

我开始加速沿着队伍向下走，看见了几个可能是安吉拉·年轻女士·塞拉诺的浅肤色的女孩儿的面孔，但没有一个人的身材能够匹配。根据安吉拉的相册来判断，她有一双巨乳。而且有一个与之相配的臀部。

接着我看到大概距离我30尺的地方，有人从队伍快速走出来，转头快速的迈腿离开，几乎是一路小跑。

“安吉拉！”我大喊着，加速赶上前去。“我知道是你，站住！”

但那女孩儿没有停下。令人难以相信她可以穿着一双高跟鞋可以跑的那么快。很明显她是想逃跑。

我继续追赶，开始全速跑动。“哎！过来啊！别逼我追你！”

那女孩儿突然因为疲惫而停下。她转过身，双手扶在臀部上，看起来上气不接下气。我停在那里仔细看清了那女孩儿的脸，吸了口气。

“德娅？”她的名字伴随着疑惑从我口中脱出。

她看着我的样子就像是她不仅仅厌倦了逃跑，也厌倦了隐瞒事实。

她毫无音调地说：“开始哭吧。”

虽然我并不想那么做，可我忍不住。大滴的眼泪喷涌而出，灼烧着我的面颊。

“多久了？”我发问道。

她叹了口气说：“我们从他出狱第二天就开始上床了。当然，他第一天跟你在一起。但是我们在他出来之前就有往来。”

“德娅，你可真行！你是认真的么？你使我看起来像个彻头彻尾的傻子。我真不敢相信你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情！你在‘现场’上放上假的名字、照片，但其实你就是那婊子？我以前经常跟你抱怨她而且你他妈演得还真像。你为什么这么做？”

“他从一开始就是我的。”她反驳道。“我告诉你我从高中就喜欢洛德瑞克。你不仅偷走了他，还怀了他的孩子。”

我的双手若无其事的在口袋狭小的空间里扭曲着。我的左手摸到了我妈妈在混黑帮时用的拳套。我的五个指头缓缓伸入其中。

“你总觉得你比我好。”她继续说着。“即使在我决定和你一起健身

后你还在嘲笑我。我一直是那个胖胖的朋友。你把我当成你的小跟班，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全校的小子们盯着你流口水。”

我攥紧的手松开了，将手指从拳套中抽回。“德娅，我并不是想要取笑你。我是想让你减肥更有动力。你总是在抱怨自己胖，我想帮帮你。看看你自己，这些是我帮你做到的。”

“不，是我做到的！”她冲我大喊道，手摸着她身体的曲线。“别想把这个划为你的功劳。你所做的就是抢夺。你夺走了我的自尊，你夺走了我的正直。你还夺走了我男人！”

“这俩婆娘在打架！”有人在后面喊着。

我转过头只一秒钟，接着——

嘭！

德娅狠狠的打在了我的脸上，我甚至都无法判断她打的是那一边，我与地心引力抗争着想要找回平衡。大楼的墙使我免于倒下。就在我的眼睛终于又能看清的时候，我看见的是德娅愤怒的磨着牙齿向我冲来。在她拳头再次挥来时，我忙着用双手护住头，而不小心撞上了背后的墙。她愤怒的吼叫着，我看准机会扼住了她的喉咙。

“婊子！”我嘶吼道。

她的手也掐上了我的喉咙，我们都想让对方断气。

在愤怒中我紧咬下唇，将她退向路边停着的车使得她人向后仰去，将她的头狠狠摔向车顶。我压得更加用力，她开始喘不上气。

我想要她的命。“我受够了人们的欺凌！”我声嘶力竭的喊着。“不要这样继续下去了！就从你开始！”

我们周围人群开始聚拢。我可以听到看讥讽和嘲笑。有人喊道：“都闪开！我要录视频！”

我抓起她的头发将她摔向水泥地。德娅看起来很愤怒。她用高跟鞋踹向我，但是被我抓住了脚踝甩到了一旁。我骑到她身上，徒手将暴雨般的拳头挥向她。

她的鼻梁先破裂。

然后她的眼睛开始渗血。

“别管她们，都后退，让她们打！”

亡命之徒马利 以及其他107人 评论了提到塔莉莎 的视频

8月17日，下午2：00

¹ 佐治亚州嘻哈团体。

² PussyRealGoodFt.2Chainz

第十章

德娅·米歇尔向后仰起脖颈，让第二滴眼药水进入她的左眼。她用纸巾擦拭掉溢出的液体，快速眨着眼。她看向镜中赤身裸体的自己，几乎认不出自己的脸。

她左侧的下巴通红浮肿，鼻梁上半英寸长的裂口已经用十字创可贴覆盖住。在她的脖子上，被塔莉莎重重踩过的地方，有一道丑恶的棕色伤疤。她的嘴唇也破绽开了口子。

她将头发拢到后面，看见耳后还有一道淤青。她将右肩向镜子倾斜，看到后背撞在水泥上留下的刮痕。看起来就像被老虎挠过一样。

“我应该起诉。”她说。

“德娅，别说这种话。”洛德瑞克说。“你们两个都动了手，这事儿到此为止。别把法律扯进来。”

她立即转过身。洛德瑞克仍然盘腿坐在凌乱的床上，研究着他新手机上的操作系统。他也一丝不挂。

她迅速从他身后抽走手机，想要登陆“现场”。

他蹭地站起来。“你又他妈想干嘛？”他边说边从他手里夺回手机。

“我要更改你的状态。”

“想都不要想。”他迅速还嘴。

“为什么不行？你说你要这么做的，黑鬼！你还打算让她继续觉得你们两个还在交往？还是我他妈真的被玩了？”

他沉沉的坐回到床上，将脸沉入双手中，叹了口气。

“你得做决定。”德娅说。“到底选我还是选她？”

他仍然捂着脸，保持着沉默。她双臂交叉在胸前，静静的等着。从初中时期起，她就想让洛德瑞克做她的男人。那时候的他从不和胖女孩儿在一起。她一直等到他被关进牢里，等到他已经和塔莉莎有了

孩子，才给他写了一封信道出她一直暗恋他。让她惊讶的是，他回信了，说他也喜欢她。但与性无关，他想象不到会跟她上床，因为她是那样轻看自己。他说如果她都不喜欢她自己，他又怎么会喜欢她？收到信的第二天，她就开始跟塔莉莎一起锻炼。仅仅几个月她的体型就有了很大改观，接着她将自己的照片寄给洛德瑞克，然后收到了诸多赞美和鼓励。他教会了她上帝的精神无处不在，她只需要将其释放出来。曾经的暗恋变成了想要得到他的欲望。她每周都给他送钱，每逢塔莉莎或他的家人不在场时去探望他。

德娅的眼泪连成了线。

“我还是她？”她再度问道。

他回答：“等一下，我在等上帝给我答案。”

她狠狠的打在他头上。“我不想再等了，洛德瑞克！我需要你！”

“我现在无法思考。现在不是讨论这烂摊子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在时间墙上发那样的话？你把一切都搞砸了。”

“我就是这么打算的。强迫你做出决定。”她轻抚他的侧脸，强行亲了一下。她将他推倒在床，跨坐在他身上，她巨大的臀部盖住了他的整个腰部。“我需要你做出正确的选择，宝贝儿。求你了。”

她拱起背部，翘臀微微抬起。她尝试着唤起他的欲望，但他无动于衷。

“你不行了？”她说道。“因为我的脸么？”

“不。”他回答。“是因为塔莉莎的脸。每次我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她。还有我女儿的脸，我甚至不用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她。我不能这样继续下去的，德娅，我必须离开。”

德娅绝望的抓住他的手臂紧紧的抱在胸前。“不要这样，洛德瑞克！求你了宝贝儿！别离开我。”

他将胳膊从我手中抽离出来，钻进他的LV拉链帽衫，走出房间。德娅本想追向他，但他离开的念头使她产生了反胃，她冲到了厕所边。她双膝跪地冲着马桶呕吐，听到门被甩上的声音后开始歇斯底里

的痛哭。

“妈妈，好痒。”凯丽哼哼唧唧的说。

我驾驶在高速公路上，无法帮助我的女儿。“马上就到家了。先别挠，好么？”

“可是好痒呀。”

“蹭一蹭亲爱的，别挠。”

我绝对不会再让我女儿在她外祖母家过夜了。凯丽的额头上有一个一尺长的剪刀留下的伤口，是在翻我母亲的盒子时弄到的。她把剪子拿出来的瞬间，刀刃划向了她稚嫩的脸。维尔玛·芬蒂说这仅仅就是擦伤了一个小口子，不用大惊小怪，可我认为我女儿所受到的一切伤害对我来说都有着切肤之痛。我不知道那剪子有多少年头了？我女儿可能会被感染。

明早第一件事，我要送她回托儿所。我没有再让她去之前的那家是因为那里的员工没有给她足够的食物，我去接她时她总是饿着的。希望我朋友推荐的这家新350高速路边的新托儿所不会再这样。

“我今天看见杀手叔叔了。”我女儿说。

我感到困惑的锁紧了双眉。“你说看见谁了？”

“杀手叔叔。”

我祈祷我是听错了。“你是说女性杀手叔叔么？”

她点点头。

“你在哪里看见他的？”我边问边感觉到心跳在加速。

“今天，在商场里。”

“你外祖母当时在哪里？”

“在‘撒所’，我在外面的‘凳之’上然后他看到了我。”

“你跟你外祖母说了么？”

“没有，他告诉我不要跟她说。”

“凯丽，听好。如果你再看见那个男人，一定要大叫，知道了么？他不是你的叔叔。”

“好的妈妈。”

我们到家后，我撕下她的创口贴检查了一下伤口，谢天谢地已经愈合了。我涂了些双氧水和新孢子霉素在伤口上，然后又贴了一张创口贴，告诉她去躺下。我需要静静地休息一下。头仍然因为昨晚灌下的酒精而晕晕乎乎，昨晚我也没有睡着，抱着枕头哭到早晨六点。左手无名指和小拇指的关节仍然肿胀疼痛，可我走到了电脑前开始输入密码。

在几下点击之后，“现场”就出现在了我的屏幕上。

我惊讶地看到我收到的推送比我这辈子收到过的合在一起还要多。在我的时间墙上，有一个提到我的视频，连接直接指向一个流行的嘻哈网站。缩略图是两个女人在厮打，事实很明显，是我和德娅的争斗被录了下来。我点开播放，心砰砰直跳，视频开始加载。

第一帧是我试图在一辆黑色克莱斯勒300上掐死德娅。镜头晃动的很厉害，是一个小子用手机拍的。接下来，我将德娅扔向地面，这是她的胸跳脱而出。

“哦我的天。”我倒吸了一口气。

手持相机的男生将镜头聚焦到她的胸部。“别拦着！”他饶有趣味的喊着。“都后退，让她们打！”

我看着自己抡着拳头揍向她的脸，无法相信那个人真的是我。镜头再次环绕，抓到了另一个角度——德娅两腿之间。

看录像的过程中，眼睛不知不觉噙满了泪水。我并不想让德娅在全世界面前被这样羞辱。我只是想收拾她一顿。我摇摇头，点下退出键，打开了评论栏。

土豪·哈罗德：她被揍出翔了！

摇摆女郎12：让我想起了我弗洛伊德·梅威瑟的一场拳击。

朱利叶斯·泰勒：哇塞，我都不知道塔莉莎的拳头这么硬。

维尔玛·芬蒂：好样的宝贝儿！我女儿真不是盖的！

芮塔·神吐槽·吉普森：大家可不可以不要再评论这个视频了？人家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是曾经是好朋友的两个漂亮的女人。我们让她们和好吧，而不要去庆祝他们的分歧。

米歇尔·街头律师：真说不清这应该算人身攻击还是谋杀。

高透度·费农：你们说的都是废话。我就觉得那被打的女孩儿挺好的。看看那两点，在看看那下体。她就是靠食管进食我也会带她出去吃饭的。

亡命之徒·马利：@塔莉莎816。原来你之前说的是这个意思！哈哈哈哈哈！如果你需要保释金的话小爷我有，我昨晚全卖光了！

我若有所思地笑了。马利的话只是玩笑，但我真的担心我会被起诉。我真希望我妈妈没写那条评论，可木已成舟，我又能做什么。我的情绪在翻滚奔腾。

手机响了，我低头看了眼屏幕，显示的是洛德瑞克的脸。我按下静音键一次，电话铃不再响起。

我向后沉沉地陷入椅子中，开始质疑我对他的爱。就因为他，我经历了那么多不存在的事情。可我如果将他推出我人生以外，凯丽会怎么想？她长大以后会不会怪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以前这种时候我会给德娅打电话，我们会一直说上几个小时。我感到现在我只是一个人了。

事实上，我还有一个人。我有我的凯丽。正当我站起身来想去躺到她身边，有人敲门了。

我从猫眼看到是谁后，闭上眼睛眼泪纵横，重重的叹了口气。

“塔莉莎！”洛德瑞克边大喊着边敲门。“我知道你在里面，宝贝儿，让我进去吧。”

“滚！”我哭喊道。

“对不起。我知道这句话分量太轻，可我还是要说。我就是头蠢驴，我承认。我也许你现在觉得我是世界上最轻贱的黑鬼。”

“也许？你他妈给我从我房子前滚开！洛德瑞克，你伤我那么重。我成人后的岁月全浪费在你身上，你就没完没了的惹毛我。我真想不出我做了什么要遭这样的报应。”

他徒劳地拉了拉门把手。“你不该被这么对待，塔莉莎，宝贝儿。都是我的错。我做了太多错事，想让每个人都高兴。可我意识到事情不该是这样的。我应该跟你，只跟你在一起。上帝给了我答案。”

“他也给了我一个答案！”我冲着门外喊道。“他告诉我跟你说从我房子前滚出去！我想通了，洛德瑞克！我受够了！”

“你把门打开我们好好谈谈，求你了。”

“没门！”

他狠狠踹了门一脚。我从猫眼看出去，他手扶臀部一脸的挫败感。不管他说什么，我是不会让他进屋的。

“我什么时候能看看我女儿？”他冷静地说。

“再说吧。”我说。

“好。”

他步伐沉重沿台阶消失在日光里。说实话，如果不是因为凯丽，我觉得我这辈子都再也不准备见他。

洛德瑞克·阿·巴舍尔：“如果你宽恕他人所走的错路，天父也会宽恕你。可如果你不愿宽恕他人所走的错路，天父也不会原谅你。”——马修第六章14-15条

8月18日，上午6：44

第十一章

第二天清晨我步出房子时，月光仍然占据着青灰色的天空。我走近我停泊在车道上的G6，钥匙拿在手中准备发动车子，在这时，与我同一侧的街道上，一辆白色四门宝马进入了我的视线。

干，怎么回事？

室外很黑，我试图看清，发现坐在宝马里的人看起来很像女性杀手。因此在那辆车车灯忽然亮起并启动向前时，我跳进车里狠踩油门迎头直追，飞驰过东67号大街，横穿詹姆斯A.瑞德路。我本想在街尽头的停车标志那里与他并排停下，看清楚是不是他，但到了转角的时候，那辆宝马直接冲过了停止标牌，甚至没有减速。

我停下来目视那辆白车渐行渐远，车灯变得越来越暗。我感觉到心跳开始趋于平稳。

也许不是他。也许我开始产生幻觉了。

钟表指针一跳到十二点，我便走进休息室找了个地方坐下。我为自己准备的午餐有：一个烤鸡三明治，配昨晚剩下的沙拉。我吮吸了一点低钠番茄汁，据说这东西能预防一系列的癌症，然后我划开了手机屏上的解锁键。

我不知道该在我的状态上写点什么。我被在视频上拍到我在狂揍我最好的朋友，我能说些什么？我不想洋洋得意，那样一点都没风度。我也不打算道歉，德娅应该打那个头阵。如果她道歉了，我不觉得我也会跟她道歉。

视频已经有400个赞了。最让我担心的就是不知道我的上司会不会看见这个然后跟我终止雇佣关系。据我所知，罗丝罗丝之前是不用“现场”的，不过这种事可说不好。如果我妈都有个账号的话，那么罗丝也可能有。为保险起见，我点击了视频连接，并将它从我页面上删除了。

然后我打开了洛德瑞克的主页，看了他的状态。

我无法否认他是针对我的。真悲哀。他居然想用圣经的话强迫我原谅他。真是洛德瑞克的招牌行动：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让别人感到内疚。我本想在评论里问他到底一个人应该原谅一个撒谎成性、劈腿成性的人几回，可我知道他会巧妙转换话题，我也不想在网上没完没了的争执，那样只会让两个人看起来都像二货。我想着要更改恋爱状态来着，这样他总明白了吧。但我知道如果我真的那样做了，人们会像疯了一样给我发信息，我现在不想成为关注点。

并且，我并不想承认……内心深处，我还想看看洛德瑞克这次会不会恍然大悟，看看我到底是不是他想要的女人。我知道我说过我不在乎是否会再见到他……好吧，只要他没改变，我仍然不想再见他。

“你总在摆弄手机。”

我抬起头，斯图亚特·布拉德肖就坐在我对面。他是车管局的保安。他看起来很饥饿，迫不及待的打开装有火鸡沙拉的碗外面的包装。

“所以呢？”我玩味的说。

“你知道我有手铐吧？”

“我还有防狼喷雾呢。”

“真的？”

“假的。”

他笑了。他狼吞虎咽地吃下几叉子沙拉，说道：“罗丝跟我说多留意你一些。她告诉我如果看见你工作时间玩手机就汇报给她。”

“我讨厌那婊子。”

“同感。我想知道她是不是也让别人在我拿手机时监视我。”

我咯咯笑了。斯图亚特也是我“现场”上的好友，虽然他极少更新。他女朋友——乔安娜·邓丽则不然，看起来似乎每五分钟就要更新一下。而且她发的状态都异常负能量。似乎每隔一天她的人生就要发

生些问题：车坏了、狗死了、生病了、忙疯了。我真惊讶斯图尔特还没跟她分手。

“乔安娜怎么样了？”我问道。

他边摇头便回答：“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家找工作呢。她因为写了些之前老板的坏话而被开除了。我跟她说过别那样。”

“太差劲了。”

“是很差劲。抱歉我没能参加你女儿的生日派对。那会儿我必须送她的车去修理厂，然后付款的时候她的卡刷不了，我的又没带在身上……”

“你不必解释。我知道你都面临些什么。”

“谢谢你。”他说道。

他吃完午饭站起来打算离开。在他离开休息室前，他回过头冲我露出熟悉的微笑。

“一会儿见，千面小姐。”

我脸红了。不过就算他看过视频也不见怪。

手机在我手中发出了提示声。我有一条信息提醒。点开以后，我看到洛德瑞克在他那条关于宽恕的状态更新里提到了我，现在那条状态显示在我的主页上了。他想确保我能看到那条状态，而且我知道他想让我回复。

我可不想让他那么得意。

当我走在新的托儿所里，我完全不知道孩子们都在哪儿。我完全不知道人在哪儿。这地方空无一人。

“有人么？”我轻声说道。

我推开第一重门，我看到了，而且是惊讶的看到了至少三十个孩子坐在地板上，盘着腿，密切地关注着房间前方的警察。我还以为这

是某种惯例，直到一位工作人员向我走来。

她的眼里满是忧伤。“哪个是你的孩子？”

我眼睛扫过成排的孩子。凯丽不在其中。

“我没看见她。”我说道。

那女人吞咽了一下。“她之前的名字是凯丽·布朗么？”

之前的？我在心里重复着，面露疑惑。她是在用过去式谈论我的女儿么？

“你是问她名字是不是凯丽·布朗？”我纠正她。“怎么了？”

“你的孩子失踪了。”

第十二章

我给洛德瑞克打电话问他是不是接走了凯丽。事实上，当他告诉我他连那家托儿所在哪儿都不知道的时候，我的女儿已经被绑架了这件事突然变得无比的真实。我的胸腔紧缩，细密的汗珠从皮肤表面渗出，一瞬间我感到眩晕。

我必须坐下。可当警察为我拉出了一把椅子，我又突然站了起来。“找到我女儿，快！”

“我们也想这样。”那位警官将手放在我肩膀上，说道。“你冷静一下。能不能想到其他什么你认识的人可能会接走她？”

我的思绪开始飞快的旋转。然后一股希望如同电流般穿过了我的身体。我怎么早没想到她？我迅速打通了我妈的电话问凯丽是不是在她那里。

“没有啊！”我妈妈的回答让我的心又向下沉去。“她应该在我这里么？”

“妈妈，这间托儿所的人找不到她了。可能再过十秒钟我就会疯了。”

“你问过洛德瑞克了么？”她带着慌张问道。

“我刚问过他。他都不知道这间天杀的托儿所在哪里。妈妈，我该怎么办？”

“她可能只是藏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她喜欢躲猫猫。这是她在托儿所的第一天，也许她去了什么地方然后找不到回来的路了。”

我看见一位家长领着她的两个孩子径直向门外走去。其余的孩子仍坐在地板上。他们似乎经历很充沛，也许他们现在更想玩耍。

“妈妈，我等会儿再打给你。”

“我现在就过去。坚强点，塔莉莎。”

我将手机放回口袋里，双手无助地抱在头上。“我不知道她在哪

儿。我必须找到她。我需要我的女儿。”

我瘫坐在椅子上，将脸埋入掌心里开始哭泣。

警察说道：“你确定没有其他可能会接走她的人？”

“没有！”我怒吼着。“什么样的托儿所，会让随便让人接走她？只有三个人有资格接走她——我、维尔玛·芬蒂还有洛德瑞克·布朗。她没跟其中任何一个在一起！”

那名告诉我孩子不见了的工作人员被警察叫了过来。他就他们如何保证孩子没落入他人之手问了几个问题。根据规章制度，任何人来接凯丽都必须签字。没有人为凯丽签字。

接着，那位女士告诉我了一些信息，瞬间击中了我最担心的那个点。

“有一个孩子提到了他们都看到凯丽和一个男人从后门出去了。我不太确定一个5岁孩子回答问题的精确度，但万一这条信息有帮助的话，我不想它遗漏掉。”

我立即回复到：“那男人长什么样？”

“他说那个男人浅色皮肤，很高。不过对于一个5岁的孩子来说，每个人都很高不是么？”

警察张开嘴打算问她一个什么问题，但被我打断了。“那男孩儿在哪儿？”我急切的问。

她领我们走向最后一排席地而坐的孩子们，指向一个发型很潮的黑人男孩，示意他上前来。他站起来，不紧不慢地走来。他冲我们每个人眨了眨眼，只是个单纯的孩子。可对我来说他可能是我女儿的救星。

“他肤色是什么样的，宝贝儿？”我开始发问“他看起来像这位女士一样么？”我引导着她，手碰触着站在我身边的那位工作人员，一位面色苍白的白人女性。

那男孩面露严肃，眼睛游离在我跟那名工作人员之间。

我和那位员工的肤色很接近。我最近除了那次泳池派对以外就没怎么晒太阳，所以我的肤色现在比较浅。可我们两个的颜色明显不同。我仍然还有些颜色，更接近浅黄色。那名员工几乎面无血色，接近纯白。而且她额额手臂前段有些许太阳斑，使得她的皮肤看起来越发苍白。

那男孩儿指向我。

“好的。我还有一个问题。他的头发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黑色的短发？”

“我不知道，他戴了顶帽子。”那男孩回答道。

我从鼻腔出了口气：“你之前说他是高个子。他跟我差不多高，还是跟那边站着的那位警官差不多高？”

那警察直起身，差不多有1米8，我比他矮4英寸。

男孩的眉毛因为集中注意力而皱起，然后他转身说道：“大概那么高。”他指向刚刚同洛德瑞克一起走进房间的吉迪恩。

吉迪恩大概一米九。

同女性杀手大概在同一身高。

我蹲下身子，抓住男孩的肩膀，凝视着他的眼睛。只要再一个问题我就可以确定是不是少女杀手带走了我的女儿。

“当你看见那男人带着我女儿从后门离开时，她是不是被扛走的？她有没有尖叫？”

“没有。”那男孩摇着头回答道。“她在微笑。她当时拉着那男的手。”

塔莉莎816 分享了一张图片。

塔莉莎816：我的女儿失踪了，警察说失踪不到24小时无法立案！日他妈的堪萨斯警察！拜托了，如果你们看见照片上这个女孩儿，请私信联系我！拜托了！

8月18日 , 下午9 : 06

第十三章

罗桑警探说道：“我并没说我们不打算找你女儿。”我们站在他停在托儿所前的道奇野马车前，车顶上的巡逻灯转了一圈又一圈。他有一张善良、诚实的脸，还有一口白牙，虽然下排有一颗破损了。他身上的黑色皮质飞行符给我一种他不好意思的感觉。“我说的是，不到24小时我们不能立案。我们可不想让每个人徒劳无功。她可能在某位家人的家里，也可能在哪个朋友家里。我们还不能排除有这样的可能。”

“谁说的我们不能！”我喊叫着。“在事情发展到这步之前我已经给每个人都打了电话。我认识的人没有一个领走了她。我现在就是在告诉你们谁带走了我女儿。就是那个女性杀手！去逮捕他啊！”

洛德瑞克站在我身后捏了捏我的手臂。接着他两个大拇指沿着我后背中间按摩着我的脊梁。虽然我紧绷的身体没有放松下来，但那感觉真不错。吉迪恩靠在不远处托儿所的墙上。他一定在听着对话的每一句。他的眼神注视着我，关切而悲悯。我不由得想到他是不是觉得此时站在我身边的应该是他而不是洛德瑞克。

“已经让人查过女性杀手的事情了。”警探边说边摆动双手，似乎想让我小点声。“我在想办法帮你。我也有个女儿，如果她失踪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要听的不是这些。我想听到你找到了我女儿的消息。如果你只是一直站在这里问我问题的话，那我永远也听不到你说找到我女儿了！”

洛德瑞克放在我后背的拇指挤压的更用力了。

“能不能找个安静的地方跟你们两个谈一下？”罗桑询问到。

我怒火中烧，但还是同洛德瑞克一道跟他走到了建筑的另一侧，这是唯一一个没有挤满警察和多事之人的区域。

他将上手分别放到我二人的肩膀上，凑近了一些以便看着我们的眼睛。“我会找的你女儿的，好么？我们开始搜查前有些程序是必须

要走的。但我现在要忽略这些程序开始搜查。再跟我说说这个女性杀手的事情。”

我从女性杀手频繁评论我的状态更新开始说起。那位探员的脸上露出了怀疑，于是我特意指出了女性杀手在我主页上的出现有多不正常。直到我解释了女性杀手是个怎样的疯子，他在健身房和我工作地点制造偶遇、一直在监视我家的可能性、我女儿说她在商场见过女性杀手后是如何念他名字的，探员的眼睛开始露出信任和震惊。

手机震动了一下，我掏出一看，是吉迪恩刚发来的信息。

吉迪恩：快回前面来一趟。

我打了声招呼，跑回吉迪恩刚才站着的地方。他指了指他手机屏幕，递给我让我看。

“我知道他总在你主页上留言，”吉迪恩说道，“但不知道事情这么严重。”

“这是‘现场’啊，你不是不用的么。”我惊讶的说。

“我不用。但当你说你觉得女性杀手带走凯丽，我就登陆进来看看他到底是谁。看看他发了些什么东西。”

页面停留在我发的那条关于德州警局不肯帮我找凯丽的评论反馈上，我开始翻阅。

上帝的天使：我为你和你女儿祈祷！

聒噪男孩的救赎：如果你女儿是白人，他们现在就已经找到她了。

亡命之徒马利：我也会为你和你女儿祈祷的。

亚特兰大宝贝：我真不敢相信任何人会拐走那个可爱的女孩儿。

维尔玛芬蒂：我外孙女会回家的。去他妈的，我们自己出去找。

波比梅森：我和我的胖弟弟会加入你们的搜查小组。

德娅米歇尔：我知道你可能还在生我气，可凯丽仍然是我教女，我在为你祈祷，需要帮助给我发短信。

圣人卡特：上帝会带你女儿回家。要坚信。我在努力祈祷。

基塔·维勒：我的天呐！@塔莉莎816我为你流泪。太糟糕了！

皮特表哥：这女孩儿真的被带走了么？还是虚假消息？

高透度费农：真讨厌看见这种翔一样的事情发生。不管带走她的是谁，都应该像以前那样被拉出去枪毙。

芮塔神吐槽吉普森：如果德州警局不肯帮忙的话，我刚用私信发了个私人侦探的电话给你。我也在为你祈祷。

乔安娜邓丽：今夜，我的爱和祈祷只为你和你女儿。

我直向下读着，想找到吉迪恩想让我看的東西。可我看见的是一堆祝福我女儿和我平安的信息。那些言论让我觉得力量恢复了一些。得知有这么多人，甚至一些我都没见过的人都站在我这边，让我感到了强大的希望。

最终，我问吉迪恩他想让我看的是什么。他拿过手机，迅速滑动手机到我开始看的地方。有一条评论我之前没看到，就在上帝的天使发的帖子上面，他将手机举到我面前。

女性杀手：你会很快找到她的。

我像是被冲击过一般，一遍又一遍的读着那一行字，想要明白这其中的含义。他是在说他要把我女儿还回来么？到那时她还活着么？

我告诉吉迪恩我要将这条评论拿给那位探员看。

“可以。但你用完后记得还我手机，我得跑趟腿。也让洛德瑞克知道。如果你们需要任何帮助，打电话就行。”

我迅速的凑上前去给了他一个拥抱。“注意安全。”我说道。

“我会的，塔莉莎。”

然后我慢慢走向建筑的一侧，警探正在向洛德瑞克解释他如何通过社交媒体来加速找到我女儿。

罗桑看到我严重的焦急后，将后半句话吞了回去。

“出什么事了？”罗桑问道。

“女性杀手刚刚在我的主页下留了言。你看。”

他看过屏幕后说：“你能不能给他回复？”

“可以，我该说什么？”

“问问他想要什么。然后试着让他和你在某个地方见面。绑架者一般都想要赎金。不过就你的情况而言，看起来他好像对你作为一个女人的着迷程度强于其他东西。他是个跟踪者，所以他可能不想要钱。他可能想用你来换她。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这样。”

我用我自己的手机打开少女杀手的主页。我点开了私信图标，我们之间的对话不会被他人看到。我第一条信息是问他想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他用了整整六分钟回复我。

塔莉莎816：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女性杀手：我想让你找回你女儿。

塔莉莎816：我怎样才能找回她？

女性杀手：继续找，别放弃。

塔莉莎816：在哪里找？

女性杀手：我不知道，可是我会帮你的。

我回头看向警探。我已经对这个对话感到沮丧了。“他在跟我玩游戏。”我哭了起来。“他不会把她送回来的。”

“他会。”警探向我保证。“如果他想跟你玩游戏的话，我们就陪他玩。现在发球权在他手里。看起来他打算给你第一条线索。如果他对你的执念有看起来那么重的话，他不会拒绝一次和你面对面的机会的。”

我低头看向我的手机，开始移动我的双指输入文字。

塔莉莎**816**：好。我需要你的帮助。

女性杀手：告诉我你需要我做什么。

塔莉莎**816**：你能不能见我一面

女性杀手：定个地方。

第十四章

我坐在位于林荫大道上的皇冠中央广场的喷泉边的椅子上，成排的遮阳树几乎将我隐藏在阴影中。我看着喷泉里喷出的水，感觉愤怒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这是凯丽四岁生日时我带她来的地方。她曾经就在这个广场和一个她同岁的表亲一起玩，每次被水喷到时都会发出欣喜的尖叫。

凯丽一直很喜欢水。

我用尽全身的力气眨着眼想把眼泪逼回去并集中注意力。

林荫路上空无一人。几乎只有我一个人。我右侧有一处通向一排精心修剪过的灌木的楼梯，罗桑警官向我保证有两名警察藏在那里随时待命。大概在我前方五十，市政大厅的楼顶被铁栏杆围住的地方，那里应该有一名狙击手，但我并没有看见他。我希望他在那里。即使他在的话，他能不能透过这些树找到一个不错的射击角度呢？

当我撇到一个男人漫不经心地沿人行道走来，我迅速地转过头。今晚半轮月亮的光线不足以看清楚他的脸，但我可以看到他背了个背包。

我被我的手机在手里的震动下了一跳。我收到了一条短信。

罗桑探员：是他么？

我还不能确定。但当那个未知的男人越走越近，我突然意识到他离我比任何隐藏在暗处的警察都要近。这男人可以在其他人从楼梯上下来之前把我打成浆糊。

“还有狙击手在。”我提醒着自己，深呼吸。“狙击手会拿下他的。”

我打入了“是”，拇指紧张地停留在键盘上的发送上方。可当背背包的男人走到我能看清他脸的距离时，我的拇指删除掉了“是”，键入了“不是”。那男人很老，满脸乱糟糟的白胡子。也许是个无家可归的

流浪者。

这时一辆有轨公交从林荫路呼啸而过。我都忘了夜晚的公交有多嘈杂恐怖。它停在了我对面的路边，几秒钟后，又拖着沉重的步履离开。

突然间，有个站着的男人出现在公交站。不，不是站着，现在他从路对面向我跑来！

我急切的将信息改为“是”然后按下发送。跑来的正是女性杀手，高高瘦瘦。当他左右扫视路边的时候，我甚至可以清晰的看见他的眼白。

计划是我坐在那里跟女性杀手交谈一下，确定他就是其人。罗桑警探甚至希望我能让他承认绑架了我女儿，然后他们会携带着武器一涌而出。

去他妈的计划！

我站起来开始向相反方向跑去。我吓得魂都快丢了。

“塔莉莎！”女性杀手在我身后喊道。

我的腿挪动的如此之快，我几乎失去了平衡。这是我犯了个傻，回头看了一眼，透过肩头飞舞的长发，我看见女性杀手正向我瞄准。

“塔莉莎，别跑了！回来！”

这是我听到了第一声枪响。要么是女性杀手向我开了枪，要么是狙击手向他开了枪，我无从知晓。但我没有倒下，然而我做了另一件蠢事——我又回头看了，我忍不住。少女杀手也没有倒下，比之前更近了。

在我向楼梯上方爬去时，我人生中从没觉得更加紧张，我看到两名警官持枪快速跑下来。我跑过他们跳到了灌木后，蹲在那里使得没人看得见我，完全不在乎那两名警官留在地上的烟头散发出的臭气。

“不准动！趴在地上！”

我没有看，继续蜷缩在那里。

“我说了不准动！”

“我什么都没做。”我听到女性杀手说：“我干什么了？”

“手举起来，不然我们就开枪了！”

外面沉寂了几秒钟。接着我听到一阵短促的扭打声，我希望是女性杀手被击倒在地。

“你有权保持沉默。你说的每句话都可能会成为呈堂供词。”

“我不能被逮捕。”女性杀手放声大哭，让我觉得他好像突然对他所做的感到抱歉。“我不能进监狱。塔莉莎，求你了。塔莉莎，帮帮我！塔莉莎！”

我闭上眼睛捂住双耳。

塔莉莎816：绑架者被逮捕了！我快找到我女儿了！

8月19日，上午1：13

第十五章

当我双臂交叉放在桌上，低头凝视着灰色墙沿，坐在审讯室的时候，无数问题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在等待着警探走进来告诉我他们找到了我的女儿的这段时间里，我陷入了深思。

为什么他要带走我的女儿？怎么会有人对我这么着迷？警方会给他终身监禁还是只是一个轻判？我还会不会遇上这样的麻烦？

我开始在手机上浏览着女性杀手的个人主页，试图找到答案。可是他的主页上的大多互动都是和他给我发的消息有关或是对我的状态的评论。这看起来就像他的整个主页仅仅是为了和我互动而创建。我在他的主页时间轴，上越滑越远，直到早至他一年前的动态，我看到了一条我从未看到过的帖子。那时一条我母亲，维尔玛·芬蒂，发在女性杀手的主页的帖子。她写道：“不！我不想和你或是你的家庭沾上半毛钱关系！别给我发信息了！”

这可真是奇怪。

突然，我听见屋外传来了一阵喧闹。我起身走到门口，试图打开它，可它被锁死了，他们把我关在了里面！

“什么情况？”我听见洛德瑞克在门的那边吼道。

“天呐！”我对自己说道。洛德瑞克和我的母亲在走廊里等着警方释放我，就好像我犯了什么事儿一样。“我应该告诉他不要到这儿来的！”

“你给我闭嘴！”一个警察叫嚷道。“双手放在背后！”

洛德瑞克的声音恶狠狠地回敬道：“我是来这儿找我的女儿的，而你们却要逮捕我？这到底闹的是哪一出？”

“我有你的逮捕令，布朗先生。”

“那又怎样？”

“那你就得照我说的去做。”我听到了一把椅子被抽回的声音，也

许是那个警员把他架起来时发出来的。“别反抗，哥们。不然就得算是你拒捕了。”

我走了回去，一屁股坐回了椅子上，双手扶着额头开始哭泣。我的家庭正在走向毁灭。

门开了，我抬头看去。我认出了走进来的两名警探：福瑞斯克警探和科普兰德警探。

“我女儿她爹在哪儿？”我问道。

“他现在被暂时监禁了，”福瑞斯克在桌子的那头找了个座位坐下，说道。

科普兰德这次穿着另一件蓝色的紧身T恤，背靠着墙，恶狠狠地瞪着我。“真是太感谢你把他带到这儿来交给我们咯，”他挖苦道。

“操你妈！”我吼道。“你们他妈的只在乎抓我女儿她父亲，我女儿到底在哪里！”

“这正是我们来这儿找你谈话的目的。”福瑞斯克手指交叉放在桌上。“你上次见她是什么时候？”

“这一次我他妈的再也不想配合你们了！我已经回答了这些鬼问题成千次了！罗森警探到哪儿去了？”

“这个案子不归他管了，”福瑞斯克说。“现在案子转交我们处理了。”

“那个‘女性杀手’给你们说了我女儿的行踪了吗？”

福瑞斯克双唇紧闭。过了一会儿他说道，“‘女性杀手’接受了全面的审讯。但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你的女儿在哪里。”

我感到泪水涌了上来。而且感觉到突然有点接不上气。

福瑞斯克警探告诉他的搭档快去给我弄一杯水喝。他递给我了一杯有盖的一次性咖啡杯。我开了杯子，慢慢地喝着。

“这并不表明我们就不会去搜寻你的女儿了”福瑞斯克告诉我。“我们得从别的地方找线索。”

“你说的‘别的地方’又是什么意思？”我问道。“‘女性杀手’夺走了我的女儿。你们得逼他说出真相。”

“芬蒂女士，我们最终将要释放‘女性杀手’。他承认他在您的个人主页上发布了大量信息，但他坚决否认他带走了您的女儿。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来长期关押他。”

“为什么你们不能跟踪他然后跟着他找到凯丽呢？”我绝望地追问道。

“我们知道他住哪儿。而且我们也已经找过和他住在一起的他的母亲谈过话了。芬蒂女士，你知道那个‘女性杀手’只有十七岁吗？”

我倒吸一口气。“不知道....”

“他的真实姓名是兰顿·罗比，他母亲的名字是黛博拉·罗比。根据他母亲所述，这家伙整天离校后干的事儿就是对着电脑打字。而且他去学校上课的时间也不多，因为他是那种半天制的高年级学生之一。据他的一些任课老师所说，他事实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学生。他母亲告诉我们如果他带着一个四岁小孩的话她应该知道。”

我不停地摇着头。我彻底没有搞清楚。还有，为什么那个‘女性杀手’的母亲的名字听起来这么熟悉呢？

“我还得再问你一些问题，”福瑞斯克警探说，他的口气开始变得严苛。“我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有趣的地方。因此，我必须得询问您，夫人，您的暴力倾向出现了多久了？”

我眨着眼，说道：“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科普兰德插了一句：“你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我发现了很多可疑的地方，所以我就得从它们入手。”福瑞斯克把手伸入他的西装内兜，拿出了一张折叠的纸。他展开了那张纸，看了看。“我无意在一个嘻哈门户网站上发现了一段你和另一名妇女发生争执的视频。你能向我解释一下这个吗？”

“那只是一段被抓拍下来的打斗过程。”

他点了点头。“我又更深入地查了查，发现你闯入了一个名叫那个

谁...”他斜着眼瞟了瞟那张纸，“黛瓦·巴布科克的公寓。接着，你打了她，不久被捕，然后坐了一年的缓刑。”

“你有没有搞错？在你所发现的屈指可数的调查线索里，你有没有发现我宝贝女儿她爹对黛瓦申请了限制令？她是个疯婆子。她跟踪我们俩，甚至在“现场”网站上向我女儿发出威胁，这些记录你应该是能找到的。没错，我去了那儿，狠揍了那婆娘一顿。老子以后还要打。”

“芬蒂小姐，我同时也发现曾有人向家庭服务部打电话举报你打你的女儿。”

“那他妈的都是假的！”我叫道。“我知道，那准是黛瓦·巴布科克那个疯婆子给家庭服务部打的。她无时无刻不想把我的女儿从我身边偷走，因为她嫉妒我和洛德瑞克在一起。警探，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他瞪着我，说：“你至今是否虐待过你的女儿凯丽·布朗？”

我给了他一巴掌。我觉得我扇得不重，但我知道我把他惹怒了。他的双眼圆睁，猛地站起身，但只是阻止了从身后向我逼近的科普兰德。他整了整他西装的衣领。

“永远不要指控我伤害我自己的女儿，”我指着他，尖叫道，眼泪从我的脸颊滑下。“我，从来，不会，动我女儿一根毫毛。从不！”

塔莉莎816：我到底做了些什么才摊上了这档子事？

10月19号，晚上11：25

第十六章

“塔莉莎，把你的安全带系上。”我妈又对我说了一次。

我没管她。窗外正大雨倾盆，这雨大得似乎连雨刷都起不来了。但是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有可能在路上打滑然后撞上护栏，但车不会翻，因为我妈开得太慢了。如果我真的这样死了呢？没了凯丽，我觉得我已经是一具行尸走肉。出一桩车祸倒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我再次滑动着主页上的评论，希望能看到一些能给予我指引的信息。但那上面除了一些祝愿的话以外屁都没有。我也开始看到了一群人那上面设想如果我的女儿没被拐走又会怎样。我发现了一条暗示说是我绑走了我女儿的评论，我的怒火一下子就上来了。我的指尖不由自主地开始打着回敬他的话：操！但我并没有把它发出去。我又把它给删了，因为回应这些故意为了引起别人注意而写的挖苦话并没有什么意义。这条评论是从另一个据说比“现场”还要风靡的社交网络上发出的。我进了原帖（在那个网站上我也有账号，只不过用得很少），然后我看到那上面竟然把#塔莉莎芬蒂和#塔莉莎816作为热门话题，而话题之下充斥着更多的污言秽语。有几家当地媒体在过去几个小时里报道了有关我和凯丽的事情，因此人们纷纷在网络上就此事议论纷纷。

萨曼莎·汉普：我真不敢相信，她竟然把她的女儿被绑架一事归咎于某个“现场”网上的网友。#塔莉莎芬迪

盖瑞·雷佐尼：那个她所说的跟踪她并绑架她女儿的家伙竟然是个小破孩！#塔莉莎芬迪#塔莉莎816#疯婆子

酷女孩42：肯定是那孩子的父母在贼喊捉贼。#有理有据#塔莉莎芬迪#有罪

罗赞布莱克：我说要是正常人的话都不会去拐黑人小孩的。#塔莉莎816#塔莉莎芬迪

克奥尼拜德：她女儿长得可真可爱。如果是她自己贼喊捉贼的

话，我希望她接下来的日子在牢里度过。#塔莉莎芬迪

12台新闻播报：“...她的孩子仍未找到。警探怀疑母亲监守自盗...”#塔莉莎芬迪#新进展#12台新闻

最美魔鬼：你们看到了她女儿的额头都肿成什么样子了吗？O_o#塔莉莎芬迪#塔莉莎816

斯蒂芬的妻子：在结果没有查出之前我不会擅下结论，但这事儿听起来可真够可疑的...#塔莉莎816#塔莉莎芬迪

我把手机关了放在包里揣着。妈妈又在叫我把安全带系上，以示对她的尊敬，我还是照做了。

当我们到她家的时候，她迅速解了前车门的锁，为了让我们尽早逃出这瓢泼大雨，这时她注意到了我那因哭泣而红肿的双眼。

“上楼躺会儿吧，”她说。“如果你要我帮忙的话就叫我。”

我妈可不想让我一个人回我的那个家，但是我想得很。我真心不想踏入她的这个杂物堆。那房间象征着某种不正常，正是我现在最需要的那种不正常，但我也无法拒绝。我已经到了这里了。

我觉得我就像一具行尸走肉一样拖着自己的步子在楼梯上挪动。因为这场雨我的衣服都湿了，我现在并不想换衣服。

当我走进那个曾经属于我的房间时，眼泪再一次涌了上来。我从小在这儿长大，但现在，这儿成为了凯丽每次来看望外婆时住的地方。她的玩具差不多都是粉色的，墙上涂鸦着卡通人物，大树，还有她给我们画的全家福：洛德瑞克是那个长得最高的，有着一头用黑色线条画的脏辫的家伙，我留着一头黑发，穿着三角形的短裙站在他身边，而凯丽给自己画了一个大得连她自己的脸都容不下了的微笑。

在床边，我跪了下来，手臂放在被单上，紧扣双手开始祈祷。我乞求上帝将我从这场折磨中解救出来。在涕泗横流中，我恳求：

“老天爷，我只想要我的女儿回来！求求您了，我受不了了！”

脑子有点晕，于是我躺在地板上盯着天花板。吊顶风扇旁的灯泡

明亮得让人眼晕，但我躺在地板上只能盯着那灯光，乞求着、希望着、祈祷着这梦魇早日结束。我开始像小时候那样边哭边打嗝。我都记不清自己上次哭成这样是在什么时候了。我想知道这时的凯丽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哭泣。她还好吧？她受伤了吗？一无所知让我的身体开始打颤。

我的躯体也无法承受这份沉重了。

过了会儿，我起身打开衣柜看了看。在一堆杂乱的玩具和动物公仔之中我找到了一条捆好了的有着粉色手柄的白色跳绳。我解开了它，用一把粉色的小剪刀剪短了跳绳的两端。我在吊顶风扇的正下方搬了把椅子放在了那儿。然后，我脱了我的凉鞋，光着脚小心地踩了上去，发着抖，因为我的双腿不听使唤。

为了能让自己够得高一些，我在椅子上踮着脚。在我把跳绳的一端系在风扇电机旁连着的喷管的时候，椅子抖得很厉害。我拉起绳子的那一头，准备打个结。

但这结怎么打也打不上。

“操！”我抱怨道，把流出来的鼻涕吸了回去。“这他妈该怎么办？”

我把绳子抛开，让它就挂在那儿，然后从口袋中拿出手机，上网，搜索“怎么打结”。

我把那上面的步骤熟记于心，又把那绳扯了回来，开始一板一眼地打着结。

打完后，我拿它和网上的示范比了比，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

然后我把脑袋搁在了结上，用手把结拉得又牢又紧。

我从没哭得这么厉害过。泪水滑过我的脸颊，从下巴落下滴在了我的T恤上。

我再次拿起手机，载入了“现场”网。我凝视着我的状态栏，想要在死前和这世界分享我的临终遗言。也许我该发一条充满哲学性的状态来让其他女性知道她们的孩子有多么珍贵。或者我也可以找一条能

够阐述我对我的女儿的爱有多深，以示没有了她我根本活不了的名言来发表。

当我的身体向右倾斜时，那椅子的一脚竟然在这过程中断了。我开始左右摇晃，不小心踢开了脚下的椅子，我的脖子也被绳子勒得痛得要死。

我喘不上气了！

我被跳绳挂在了空中，四肢疯狂地挥舞着。

但这只让我荡得更厉害，让绳子系得更紧了。在半空中我奋力挣扎，丢了手机，抓紧我脖子旁的绳子。我开始狂抓自己的喉咙，我的指甲也被血浸红。

“呃...呃...”我说不出口了。

我感觉我的双眼就要从眼眶里被挤出来了。我努力伸直我的脚，试图用脚尖去够到床架，但是却没够着。风扇已经被扯松了，墙上的白灰洒了我一脸，但风扇却没落下来。

整个房间开始陷入黑暗。

死神开始向我逼近。

我再也不想这么干了！

妈妈肯定是听见了椅子倒地的声音，她冲入了我的房间，立即抱住我的腿，把我举了起来。

“塔莉莎，快把绳子松了！”

我手忙脚乱地摸索着，终于解开了绳子倒在床上，因为我妈抱不动我。我咳得要命，就像呛了水一样。

“女儿，呼...吸...”她瓦解了我满脸的恐惧。“呼...吸...”

过了会儿我稍稍喘得上气了。

“妈妈，我错了。”我喘息着。

“宝贝女儿，会好的，”她将我抱入怀抱说。“我们会找到凯丽

的。”

“都是我的错...”

“这都不是你的错。你只是一时大意而已。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从现在起，我希望你能面对现实，凯丽也需要你坚强起来。”

“妈妈，我会的。”

妈妈在那天晚上彻夜抱着哭泣的我。

她也哭了。

塔莉莎816：主，请您原谅我...

10月20日，上午10：27

第十七章

当我走进密苏里州车管所的时候，我感到所有同事的目光都倾倒在了我的身上。单位里面乱成一锅粥，我确信他们都在想知道我不是来上班的。但是我来此的目的并不是上班。

员工得刷门禁才能进入柜台后面。我不想在那儿多呆，一跃而起跳过了齐腰高的柜台门。当我稳稳地落在柜台那边的时候，跑鞋压着铮亮的地砖，嘎嘎作响。

当我抢走威廉的电脑时，他像看疯子一样看着我。我向他的顾客致歉后就开始在电脑上打字。

“塔莉莎，你要干啥？”威廉不安地问道。

“我要找到我的女儿。”

威廉给我腾了个空位让我好好打字。“好吧，搞快点，”他催道。“罗丝今天过来了，不过这会儿她出去吃午饭去了。如果她逮到你在用我的电脑的话...”

“她会炒了我，”我边打字边帮他接了下去。“我懂，只不过现在我可不想管那事儿。”

他凑过来对我耳语道：“你说得对，她会炒了你。但还不止如此，擅闯这里可是重罪，你和我都是知道的，罗丝不仅会炒你鱿鱼，还肯定会请州政府给你判刑。你要是进了号子里的话可就找不到你女儿咯”

我停了下来，但只停了片刻。我必须得继续写下去。当我在昨晚做出了要找到“女性杀手”的地址的决定的时候，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我知道罗丝可能会逮我个正着。但我想过她会给我定罪吗？没有，我并没想过。但只要警方没在我找到凯丽之前逮到我，我就不在乎。只要找到了凯丽，即使在牢里我也知道凯丽和她外婆在一起过得很好。要是我把“女性杀手”给杀了的话，我会做很长时间的牢。这些问题我昨晚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你是打自心底想把“女性杀手”置于死地吗？为了找到你的女儿你愿意坐大牢吗？明知

你并没有用尽全力去寻找你的女儿，你会在没有女儿的陪伴下好好过日子吗？

前两个问题，是！最后一个，肯定不！

“搞快点，”威廉提醒着。“她十一点走的，要吃一个小时的午饭。罗丝这个人你是知道的，她从不不会晚回来。”

我看了看墙上的钟，还有十分钟。

首先，我用吉迪恩的全名——吉迪恩·拜尔斯，找到了他家的地址。我今早上给他打了个电话，找他借个枪。而他的一口回绝并不突兀。我求他，甚至在电话里绝望地哭了，但他告诉我说他并不想让我因为找凯丽这事儿而进号子里做客。我明白，但我还是要搞到他的枪。我准备去他家偷枪。我给他试探性地打了个电话，他说他在便利店。谢天谢地，我可以在他回去之前去他家搞到那枪。接下来就是找“女性杀手”的地址了。

我按了一支圆珠笔，在一张便利贴上草草记下了吉迪恩的地址。柜台前的那个顾客开始不耐烦地叹气，威廉见状告诉他说一会儿就好。我又看了看墙上的钟。

我还有七分钟。

我输入了“女性杀手”的真名——兰顿·罗比，但什么也没找到。突然我想起他才十七岁，还没到成为车主的年纪。但他真的只是个少年吗？我不敢确定。他真人看上去就像个成年人，而他在个人主页上的照片还要老一些。

我开始了又一次的搜索，瞥了瞥钟。

还有四分钟。

我的手指快得就像蜘蛛的爪子，在键盘上按下了之前那个警探告诉我的“女性杀手”他母亲的名字。在我大功告成之前，威廉竟然拍我的肩了。我看了看他，然后随着他的目光看去——就像是撞见了鬼——在进门那儿，我看到罗丝正用吸管喝着一杯软饮料走进来了。

该死！她早来了三分钟！

我打得更快了，按下了回车。还是一无所获！我发现是我拼错了她的名字。我又打了一次，最终她的地址终于弹了出来。

“塔莉莎·芬蒂！”罗丝在叫我。

在我记街道地址那阵子，威廉给罗丝刷了门禁让她进来了。我根本不需要那上面的所在州、所在城市、邮编这些信息。但我竟然还记下了“女性杀手”他妈开的是什么型号的车。一辆白色的宝马325i。

我迅速把纸条塞进了口袋，罗丝趁我把手抽出口袋这会儿想要把纸条给拿出来。

我把她的手弹开了。

“你装了什么进去？”她低声责问着。

“管你屁事，”我以呵斥回敬。“你别碰我。”

“这事儿还真归我管。你今天就不该来这儿，你现在在休假。所以，你刚才动了那台电脑上就是违反政策，还有法律了。”她转过身对威廉说：“是你让她用的电脑？”

“不是我，女士，”他答道，摊开双手以示无辜。

我没时间在这儿耗了。我试图越过她，但她紧抓着我。我突然把手猛收回来，她娇弱的身子差点就倒了，但她还是抓着不放。

“臭婆娘，我要杀了你！”我吼道。“放开我！”

“没门儿，我要叫警察了。你哪儿也去不了！”她叫住了保安以寻求帮助。“斯图亚特·布莱萧，过来抓住她！”

斯图亚特像我之前那样跳过了门禁。我绝不能让他抓住我，因此我挣扎得更厉害了，但现在罗丝已经把她的双手反扣在了我的一只手臂上。我使出吃奶的劲儿用另一只手的手拐子打那个臭婆娘，但斯图亚特又在我弯手肘的时候别住了我的手臂，把我生生地从罗丝身边扯开了。

“叫警察，”罗丝对威廉说，威廉立即拿起座机话筒开始拨号。我并不生威廉的气，毕竟他是在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但是我恨斯图亚

特，因为他竟然不让我走。

“我必须得离开这儿！”我对他嚎着，同时也无助地想从他紧勒在我腰上的双手中挣脱出来。

“斯图亚特，把她带到后边去，把她关在那儿，”罗丝颐指气使地下着指令。“威廉，把电话给我，好好为这位顾客服务。”

在斯图亚特把我拖着走向楼后面的休息室时，我又哭又踹。他锁上了门，把我推了进去。我试着在他身边找时机破门而出，然而他都把我推了回去。

“斯图亚特，求你了，别这样！我得找到我女儿啊！”

他听后做了一件令我无比诧异的事。他伸出手，向我的身后指去。

我转过身去，发现那有一个紧急出口。

“你挣脱了我，然后逃逸，”他说。“我没抓住你。”

我展开手臂，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十分感谢！”

“快去找你的女儿吧！”他说。

我冲向紧急出口，用肩撞开了大门，伴随着警笛的哀鸣声，跌跌撞撞地逃出了这幢大楼。

第十八章

这是我第一次到吉迪恩的家。他的屋子和邻近的房子融为一体——三角状房顶此起彼落，只有两层楼，一尘不染简朴度日。这让我想起了我外婆的家的那种温馨的感觉。但据我所知，吉迪恩一个人生活，这房子对他来说显然大了点。

除非他正准备成家。

我走在他家门前的草坪上，四处寻找翻进他家的最佳地点。我没法爬窗子，因为一楼的窗子都被防护栏焊死了。指不定在我锯防护栏这会儿就撞见吉迪恩回来了。

我尝试去开前门。前门锁了——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我一生中就没一件省心的事儿。

我走回到院子中央，双手叉腰，打量着这房子。有一处房檐要低一些，要是我有脚手架的话应该能越上去。我环顾四周，没看到有人走过，于是我钻进车里，将车开到了房子旁边，下了车，爬上我的庞蒂亚克G6的后备箱，够到了房檐，吊着脚，扣得死死地。我抱着房梁，终于踩上了房顶。

我没往下看。为了能从最近的窗户翻进去，我尽量把身子往边上靠。拉了拉窗子，我发现这扇窗也给锁住了。窗槽的嵌缝被填得满满的，这窗子也许就从没被打开过。

吉迪恩，我会给你颜色看的。我一边踢碎了玻璃一边想着。我用我的蔻驰运动鞋鞋跟踢开了窗框四周挂着的碎玻璃，跳进了屋里。

我身处一个卧室之中，宽敞无比，我因此猜测这也许就是主卧，正与我的计划相符合。我俯下腰去他的床底找枪，但枪却不在那儿。我翻箱倒柜，把他的枕头、衣柜、鞋盒什么的，我认为一个恶棍能想到的藏枪的地儿都找了个遍。整个屋子被我搞得一团糟。一无所获，我开始变得有些沮丧了。我知道他肯定有一把枪。而且我不觉得他会带着枪去逛便利店。

出到走廊里，我双手扶着栏杆，把头向楼下客厅探去。我不清楚

我到底是该下去找还是继续把楼上其他两个房间找完。但我宁愿把这房子折腾个底朝天，只要能找到那把可以杀死“女性杀手”的枪。

我决定下楼——正在此刻我听到了些声音。

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地下室里传了出来。

“闭嘴！难道你觉得就你一个饿着肚子吗？”

我好奇地凑得更近了。

“我说住嘴！”

突然，我的脚底下好像是踩到了什么东西。我蹲了下来看，一个异常熟悉的项链坠。我打开了心型的挂坠，目光锁在了嵌在里面的那张我和洛德瑞克在毕业舞会上拍的照片上面。

我女儿被关在了这儿！

我的思绪在片刻空白之后试图理清思路。我掏出了口袋里的纸条，又看了一次我记下的地址。我只把地址给记了，并没记户主的名字。我觉得我一定是走错到“女性杀手”的家里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个在地下室冲我女儿吼叫的那个女的肯定就是“女性杀手”他妈。

心急如焚，我撞开了通向地下室的门。

“黛博拉·罗比，我知道你在这儿！”我咆哮道。“要是我带不走我女儿的话我绝不离开！”

“妈妈！救命！”

凯丽！

不管三七二十一，我随着我宝贝女儿的呼救声在楼梯上一路小跑。跑到一半，突然一只手在楼道里伸了出来，绊倒了我。我滚到了地下室脏乱的地面上。趁我还没法爬起来，黑暗之中我又被踹了一脚，我痛得只好翻过身去，背面朝上。我护着肚子，痛苦得缩成一团。

“塔莉莎，我不晓得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那个女人挑衅

着，“但你会后悔自己做了一个如此愚蠢的决定。”

我向那个站在我身旁的女人看去，我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就算我用尽全力眯着眼睛打量，也还是同一张面孔——德娅·米歇尔。

“妈妈！”

我的目光撤回到凯丽身上，虽然我们只分开了一天多，但我觉得现在一幕就像是久别重逢。她的小手被尼龙绳死死地绑在了洗衣机后面的排气管上。她之前的辫子被解开了，头发散乱无比，脸邋遢透了，指尖几乎都是黑的，但看上去她并没有遭到虐待。她的眸子还是那样的明亮无邪。

就算看她一眼我的心里也要好受一些了。我开始试着起身，但德娅用一把木质的扫把柄猛击我的肋骨把我打趴了下去，她又开始冲我女儿大叫让她住嘴。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忍着疼痛，我问她。“你为什么要抢我的女儿？”

“这你心知肚明，”她答。“这叫做报仇雪恨。”

“德娅，我把你怎么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就像对待姐妹那样对你”

她讥笑着。“姐妹可不会抢对方的男人，是不？你还记不记得上高中那会儿我给你说我迷上了洛德瑞克时你的回答？你说他可不喜欢我这样的胖子。有哪个操蛋的姐妹会这么说，啊哈？”

我立马想起了那回事。那会儿我们上高三，我们在储物柜旁看到洛德瑞克和我们擦肩而过，然后就有了这一出。我对德娅说她喜欢上了洛德瑞克感到好笑，因此就说她并不符合洛德瑞克的胃口。但我每次就德娅的体重开玩笑都是为了帮她减肥。看看她现在的样子，穿着贴身的连体衣，我赌她高中那会儿绝对套不进去，在我的刺激下，她减肥的确成功了。

我从没想过我的话竟然伤她如此之深，以至于让她想要绑架我的女儿来还以颜色。看着她满眼的憎恨，我知道她在过去的那些年里始

终都对我心存芥蒂。我甚至觉得我和洛德瑞克拍拖这事更使她雪上加霜。我仍不敢相信事到如今她还在想法设法勾搭洛德瑞克。那对我来说可是火上浇油。

“德娅，对不起。洛德瑞克归你了，我不知道——”

她双手握着扫帚，捅我捅得更狠了。“你觉得你仅仅把洛德瑞克让给我就完事了？你屁都给不了！我会夺走他，就像当初你把他从我身旁夺走一样。看看，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还是像对待一个胖婆娘一样待我，就像我是你做慈善援助的对象一样。我如今变了，但你还把这事归功于自己。你并没有陪我去健身，但我去了，而且下了狠功夫，是我成就了现在的自己。”

“德娅，你说对了，我很抱歉。你确实很漂亮。但我还是搞不懂为什么你想要搞到像洛德瑞克那样的人。看看你，你能找到更好的男人。”

她弯下腰，用扫帚的木柄柄头顶了顶我的鼻尖。“别想跟我耍花样。洛德瑞克是个好男人。是你毁了他！要不是把你搞大了，他本是可以拿着橄榄球运动员奖学金去上大学的。就因为你，他得在街头干黑活谋生，也正是这样他才得去号子里面度日。我准备帮助洛德瑞克重新找回自己，在你彻底毁了他之前。”

“他只会像玩儿我那样玩弄你的。”

她照着我的脸就扇了一巴掌。“闭嘴！你又开始骗我了。他把你打入冷宫因为你的确是个烂货。就算在我最胖那会儿，我都是而且一直是一个比你优秀得多的女人。洛德瑞克尊重我。你高贵优越的目光始终在自己身上打转，始终没有看到这一点。”

“德娅，拜托你。能不能只放我的女儿走，她是我的命根子，求你了。”

“她得呆在这儿。你不配做她的母亲。”她站了起来，把扫帚举过头顶。“像你这种人就不该活着。”

德娅又拿扫帚的柄头劈头打在了我的脸上。

我在地上直打滚，她朝着地面一阵乱敲。我趁机跳了起来，她见状像掷标枪一样把扫把朝我抛了过来。我想闪开，但还是正中我的肩膀，这力度大得让我一屁股倒在了地上。德娅因为惯性也摔在了我身上。

“凯丽该是我的女儿！”她尖叫着，用指甲在我的脸上一阵乱挠。

尽管我想把她的手拿开，但她还是抓得我满脸疼。我终于抓住了她的一只手臂，甩了她一个趔趄，趁着她在地上打滚那会儿我骑在了她身上。我听着身后女儿的哭声（我觉得她的哭泣让我的每一记拳下得更狠了），无法停止自己砸在德娅脸上的每一记重拳。德娅的脸很快就鲜血淋淋，这血几乎就像是她的每一处毛孔中渗出来的一样。我觉得自己做得有点过了，我的愤怒再次战胜了我的理智。

我扯住她的两撮头发，一次次把她的头往地上砸。她伸手抓住了我的衬衫，留下了鲜红的手指印，但她的挣扎于事无补。

“妈妈，那个男的来了！”

我转过身，注意到我的女儿正在朝楼梯上方看去。一切静了下来，我听见了楼上的脚步声。是女性杀手！

一想到他我就紧张万分。我越过德娅，径直走向我的女儿，绝望地想要解开绳子。我用牙咬，但那除了让我牙疼之外并没有什么用。不过我也只能继续咬下去，正当我觉得快要搞定的时候，凯丽传出了一声尖叫，我感到德娅的手臂勒住了我的脖子让我难以呼吸。我向后挣扎，用力想要挣开她缠在我脖子上的双臂。她的腿盘住了我的腰，把我捆得死死地。我绝望了。

“我一直都在等着此时此刻，”德娅的牙缝中蹦出了这几个字，她的声音近似于怪物，“我彻头彻尾都在努力生活，就因为你！”

她把我勒得特别紧，就要勒断我的气管了。我能听见我的女儿的呼喊声但我却看不见她，我只能看到天花板，甚至就连这也变得渐渐模糊。

“我想像你一样，”她耳语着。“你一直都很美。学校里的男生都对你的照片议论纷纷；他们对你的每一条状态都点赞，但却没一个人注

意我。”

我拨开了她的手臂以至于深吸了一口气，但她再次勒紧了我，我的脸已经被呛得发红。

她勒得更紧了。

“等你死了一切都会变，”她狂言道。“他们会关注到我。我再也不会生活在你的阴影里了。”

“放开她，德娅。马上！”

我一点也搞不明白，但吉迪恩还是尽力撬开了德娅绑在我脖子上的双手。他是怎么找到我的？

他在我们站起来那会儿拉开了我们。德娅还想继续和我干架，但吉迪恩把她推开了。

“吉迪恩，杀了她！”德娅吼道。“你还等什么？”

我注意到吉迪恩正手持一把黑色手枪。杀了我？她疯了吗？吉迪恩是我的好哥们。

“她就是那个绑架了凯丽的家伙，”我告诉他，“她是‘女性杀手’的同伙。那家伙估计也快回来了。”我拿出了手机。“我给警察打个电话。”

“把电话给我，”他说。

我把手机递给了他。当我看到他将我的手机扔到地面并用脚踩坏时，我不知该说什么。德娅开始狂笑，她的牙齿被血染红。一切都明晰了，我一点也没记错地址。这里就是吉迪恩的家。他和德娅穿一条裤子。

“把她绑起来，扔在她女儿旁边，”吉迪恩对德娅说道。

“不行，得把她杀了，”德娅叫着。“她可什么都知道了。”

“操，德娅，别废话，赶快把她绑了先。”

德娅把我推向排气管，丢在了我女儿身旁的地上。她把我的手绑

在了管子上，格外牢固。

“吉迪恩，我们现在得谈谈了，”德娅说。“把她们娘俩儿关在这儿不是长久之计。”

吉迪恩看了看我，叹了口气。“事情本不该发展成这样的。”他对我说。

说完，他们两人向楼上走去，关上了门。

第十九章

他们一走我就开始试着挣断绳索，就算使出吃奶的劲儿，我也是徒劳。

“她是用‘箭子’箭的，”凯丽含糊不清地一字一句说着。“当我要去‘吸手间’的那会儿，她就是拿‘箭子’给我松的绑。”

我们并没有随身带着剪刀，因此我开始四处寻摸看能不能在够得到的范围内找着些尖锐的东西。但我的脚边除了干棉球和用过的防静电润衣纸之外就什么都剩了。我看到地下室的那一头凌乱地摆着几个箱子，但它们都离我太远了，根本够不着。

“我觉得我们的救命稻草就在那些盒子里面。”我暗自说道。

“我能从绳子里挣出来，”凯丽对我说。我看着她用尽全力把小手从圈绳里扯了出来。她的拇指被压迫得不自然地弯了起来，我见状立刻叫她停下，但她并没有，很快就把左手拉了出来，我倒吸一口气，接下来又看着她顺利地解放了右手。

“你找找，看看这附近有没有剪刀。”我对她说。

看着她翻箱倒柜，我的心跳也跟着加速。我听见吉迪恩和德娅在楼上吵个不停，我也知道他们随时可能会下来。

“我们当初就该趁早干掉凯丽！”德娅大叫着。

“那么干掉之后尸体怎么处理呢？”吉迪恩反驳说。

“埋了！”

“在哪儿埋？”

“哪儿都成！可以在后院。”

“你疯啦？带你家后院埋都成，别在我这儿。”

我催问凯丽是否找到了对我们有帮助的东西，她对我摇了摇头以示回应。我轻声让她去找找其他锋利的东西，不一定非要是剪刀。没过多久，她拿着我们的救命稻草兴冲冲地跑了过来——一部手机。

我做着无声的祈祷，按下了开机键。这手机型号老旧，绝非智能手机，可能是在很久之前吉迪恩无意中掉在这儿的。我的双眼随着屏幕很快亮了起来。尽管屏幕显示无信号，但我仍心存万幸。我知道，就算是手机欠费或者没信号，我也能打通报警电话。但当我刚按下9，屏幕的灯光就灭了。我试着重启，但手机确实是一点儿电也没了。

我告诉凯丽再去找找别的东西。

“我们得把她们带离这个州，”我听见吉迪恩在说话，“就像我们之前计划的那样。”

“不行，我们现在就得把她们给处理掉！”德娅咆哮着。

“我给你说过我们现在没法那么做。我们没法在这儿把她们给干了。那样会在我家留下太多证据。你应该把她们带到要埋的地方，先杀后埋。号子里的那帮家伙教过我。”

“在塔莉莎那婊子来这儿之前咱们的那计划听起来还靠谱。原本只有凯丽一个小屁孩在这儿，咱们要是干起来的话肯定得心应手。如果要带上塔莉莎的话，咱们就很有可能露出破绽。臭娘们，害得老子头都大了。要是咱们把她们带过去的话肯定会出问题。吉迪恩啊，她就是个磨人的臭婊子！”

“你别直呼她的名字。”

“你他妈说这话当真？”

我低声快语，叫我女儿抓紧时间。她埋头钻进一个储物盒，盒子翻了，东西洒了一地。我屏住呼吸，随时等着他们应声前来。但他们一直在上面吵，根本没听到下面发生了什么。凯丽迅速抓起一个东西就朝我跑了过来——一把美工刀。

我迅速拿出两手之间的绳索在刀片上来回摩擦，直到绳索终于裂开。我走向那一堆盒子，翻来覆去，希望能再找到一部手机。取而代之的是，我竟然找到了一部笔记本电脑。即使它已经旧得不行——“戴尔”标志已经被磨掉了，键盘上的H键和E键也给丢了。但我发现它支持无线网络，于是我按下了开机键。

它竟然开了！

德娅的声音在我们头顶的地板上不断狂轰滥炸。“你知道她今天怎么着也是死路一条的，对不？告诉我，吉迪恩！”

“所以你还是准备去和洛德瑞克去过日子……那我又和谁一起过呢？”

“那他妈不关我的事儿！我们是为了干掉那小孩儿才在一起的。在“你的女孩”闪亮登场之前，一切都进展顺利。现在，她就得死。事已至此，你难道还觉得她还想和你在一块儿吗？”

这电脑可能是我见过的运行得最慢的一台了。到现在的它还在启动，难怪吉迪恩要扔了这货。

“下楼去，干你该干的事儿去，吉迪恩！要不然就把枪给我。我来干！把枪拿过来，吉迪恩！”楼上陷入一阵沉默，之后突然被打破：“好吧，”德娅说。我听见她蹬着步子走向了房子的另一侧。“我要捅死那个娘们儿。”

然后她的步子走了回来，离地下室门越来越近。

我真得搞快了！

“德娅，别！”

“滚你妈的蛋！”

终于，电脑桌面显示了出来，我点进了浏览器，开始缓存网页。我朝着楼梯台阶向上瞥去，听见门侧他们正在争执不断。主页一显示出来，我立马登入“现场”网，在登录界面输入了我的用户名和密码。又得等页面缓存——我转过头，再次看了看楼梯上面的情况，并叫凯丽开始祷告——我的主页终于加载了出来。我抽出口袋里的那张便利贴，除了那两个在键盘上弄丢了的字母之外，一字一字打下了我所记下的地址。同时，“现场”网的定位系统也将我输入的地址显示在了地图上；我点击了确认键。

我的手指在键盘上踌躇不前，努力想着我不用H和E还能写出什么其他有用的信息。就因为这原因，我根本没法打出“救我”二字。我的

脑子开始变得不好使了！

突然我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点子。

塔莉莎816：丹佛街349号叫_警察！_#绑架_#时间就是生命！

地下室的门被撞开了。我和凯丽纷纷跑回我们被绑的管道那里，而我将电脑藏在了洗衣机后面。我们两手的绳索还在，所以我们看起来还是老老实实地被绑在那儿的。我还揣着美工刀，刀柄漏了出来，我放下肘子，争取不被发现破绽。

德娅从台阶上飞速跃下。当看到她手中握着的那把砍刀时，我迅速把凯丽拉了过来，准备在冲突爆发时趁乱跑出去。

吉迪恩也慢慢地踱步走下台阶。当我看到他的面孔时，我只看到了一副写满歉意的面具。他坐在最后一排台阶上，向我投来悲痛不已的目光。他闭上了双眼，低头不语。

我朝洗衣机那边瞥了瞥，发现我并没按下发布键。我写的东西还停在输入状态。悄悄地，我伸出手，按下了回车键。吉迪恩突然抬起了头，我把手猛收回来。

“我此生只想和你在一起，”他对我说。“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它。德娅想和洛德瑞克在一起，而我只想和你。”

“你们是准备杀我们了吗？”我问他。

“我觉得我必须得这么做，塔莉莎。本来死的只会是你女儿的。因为我和德娅都知道，维持你和洛德瑞克情感的唯一支柱就是凯丽。但自从你闯入这里之后，一切都变调了。我明知我不能让德娅杀了你。要是你必须得死的话，也得是死自我手。”

我瞟了瞟屏幕。该死！我的求救信还在上传中！

“但我不确定我是否下得去这个手，”他接着说。“我太爱你了。”

什么鬼，我说：“吉迪恩，你甚至没有了解我会爱上我的程度。”

“你的一切我都知道。我知道你最爱吃的鸡翅是蜜烤鸡翅。你讨厌

看鬼片。晚上开着电视的话你根本睡不着觉——我也是。你崇拜浪漫主义，喜欢拿着一包焦糖爆米花观看女性电影。在3月19号，接近半夜那会儿，你发了条状态说你更喜欢留短发的汉子。”他摩挲着他的寸头，“我以前留辫子的，塔莉莎，但为了你我把辫子都给剃了。”

我惊呆了。他骗我说他没在“现场”网注册过。因为他所说的一切，都源自我在我的“现场”主页写下的每一条状态，我觉得大家并不会对此巨细靡遗。更让我吃惊的是他竟然可以几乎一字不差地记下我所写下的每一条状态。

德娅背上的口子鲜血直流，快流到凯丽的鞋子边了。凯丽收回脚，成河的血流，直接汇入了下水道。

“我知道你现在想干什么，”他说。“那些与我对你的了解相比都不值一提。尽管我觉得小细节也有大用途。就连你的潜意识我也能读懂。在一封你写给洛德瑞克的信中，你写道你毕生所期盼的就是能拥有自己的丈夫，孩子和一个幸福的家庭。无论你丈夫的梦想是什么，你都会将那变成你自己的梦想，并且竭尽全力去支持他。你不知道这对我的伤害有多深。我毕生所需的就是一个像你一样的妻子。”

我有点语塞。“他给你看的信？”

“不是。我一趁他走出牢室我就会偷偷地看。我最爱的一封是你告诉他说你是有多想和他交媾，用那种一只脚悬着的方式。我也从中知道了你享受在耳后被抚摸和亲吻的过程。说实话，我把那封信给偷了。它现在在楼上的一个信封里摆着的。”他的眼神向我射来。“我在牢里和洛德瑞克搞好关系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在我们出狱后能够亲近你。”

“吉迪恩，你疯了。”

“如果我疯了的话，那你肯定也不正常，因为你现在还希望洛德瑞克能浪子回头。老实说，我觉得我们能成为幸福疯狂的两口子的。我是如此爱你。我真希望你能读懂我搞这一切的良苦用心。”

吉迪恩的口袋里传来了一阵提示声，他随即拿出手机。当我朝电脑看去时，我发现我的状态已经成功发布了。我突然意识到吉迪恩有

可能对我的状态设置了特殊关注。我立马试图把他的注意力从手机上拉开。

“吉迪恩，我懂你做这一切的目的，”我说

他把他的目光从手机屏幕上扯了出来：“你刚才说了啥？”

“我懂你的良苦用心。在你每一次出现在我身边时我都能感受到。但要是你觉得我和洛德瑞克不会长久的话，那你就得等到我们分手了之后再来。”

“我一直在等！我等了半辈子了！可你一直都想回到那个操蛋玩意儿身边！”

“你等得还不够久。你沉不住气所以才绑了我的女儿。如果你足够了解我的话，你应该知道我更喜欢有耐心的男人的。”

他的眼神黯然失色，把手机搁在了台阶上。“别跟我聊耐心。为了找到我的真命天女，我在号子里面蹲了七年。而当我找到她的时候，她却被自己的男人玩儿得像个傻瓜一样！”

他的手机又开始响了，他低头看了看。

“吉迪恩，看着我，”我说。“我要你现在看着我，好不？”

他的眼神又一次瞥了过来，然后又返回到了手机上。他拿起手机，凝视着屏幕。

“吉迪恩，看着我，跟我说话！我求你了！”

他的眉毛一皱，我明白他是看见了“现场”网发来的动态通知。我朝电脑屏幕看去，已经有21个人给我的状态点了赞。但我并不需要他们来点赞，我要的是他们立马报警！底下有五条评论：

瑞塔·神吐槽·吉布森：你摊上麻烦了？

鲍比·曼森：不，她女儿遇上麻烦了。如果你发现她女儿了，立即报警。

迪瓦·李：她女儿自昨天起就被绑架了。

瑞塔·神吐槽·吉布森：了解。

摇摆女孩12：塔莉莎，我们都为你祈祷。

我回头朝吉迪恩看去，我清楚那阵他已经在阅读屏幕上的消息了。他的眉头愤怒地压了下来。

“什么鬼？”他自言自语。接着他上下打量着我，我似乎从他的眼里看到了地狱之火。“你他妈到底是怎么发的这条状态？”

他站起身，手中拿着枪朝我冲了过来。他差点就要毙了我，但他很快瞥见了洗衣机后面发出的亮光。他斜着身子，为了看得更清楚。

这是我的最后一丝生机了。

我手握美工刀蹦了起来，朝着吉迪恩的脖子就来了一刀。他痛得直叫唤，拿手捂着伤口试图不让血流出来，我随即拉起女儿的小手，拖着她走上了楼梯。她的步子太慢了，我只好抱着她上楼。在最顶处的台阶上，吉迪恩从我身后抓住了我的脚，我放下凯丽，猛地撞开了门。

“凯丽，快跑！”我喊着，吉迪恩正在竭尽全力要把我拉下楼梯，我的头叩在一层层台阶上，顺道而下。半路上，我转过身，踹了他的胸口一脚，看着他翻着跟头摔到地板上。

我继续顺着台阶向上攀爬，上楼后，我看见凯丽正在踮着脚去扭前门的把手。我帮她扭开了门——但门被反锁住了。因为门上还挂着的门栓。我把门拉了回来，手忙脚乱地解开了门栓，我的身后传来了一阵巨响，门窗随声而碎，我开始耳鸣了。

抱起凯丽我就朝客厅跑去，同时我也听见另一颗子弹从我的耳旁穿过。我绕了一圈，朝厨房跑去，这时吉迪恩也抄近路正好出现在了那里。我扭头就跑，抱着女儿跑上了楼梯。无需赘言，当我跑上楼时已经气喘吁吁。

“凯丽，到浴室去，锁好门，”我对她说。她跑了进去，我听见门随后上锁。

吉迪恩跨着步子上上了楼梯。我保证他看见我跑进了最近的一间卧

室关了门。我锁上门，不断后退。

吉迪恩开始朝门猛撞，门不经重击很快就被撞开了。他拿着枪朝我脸上就甩了一巴掌，我尖叫着倒在地上。

他俯视着我，拿着枪管指着我的嘴。“你竟在我背后捅刀子，”他愤怒地朝我脸上吐了一口唾沫。“你一直在逃避我，你甚至一直都不了解我。我真他妈的太爱你了！”他就像被按了一下一样，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此状的他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但他仍拿着枪管，不断用力按进我的唇间，我感觉它已经嵌入了我的牙龈。我试着扭过脸去，但他抓过我的下巴，继续着这恶心的举动。“看着我！因为这是你此生所见的最后一个人的最后的面孔！那个唯一爱过你的男人的面孔！”

“你错了，”他的身后传来说话声。

突然，吉迪恩从我面前倒了下去，重重地砸在了地板上，晕了过去。

那时的我本应该庆幸的，但我并没有。当我抬头看见“女性杀手”的面孔时，我甚至感到更恐惧了。

“我在网上看到了你发的状态，立马就赶过来救你了，”他解释着。“我一看到这房子旁停着你的车我就停了下来。现在没事儿了。”他伸出手扶我起来。“快点吧。我好像听见凯丽还在浴室里。”

将信将疑，我还是拉了他的手，我趁他扶我这会儿功夫用膝盖朝他的私处撞去。他应声倒下，我跑出了卧室，猛力击打着浴室的房间。

“凯丽，快开门！”

“我开不了，”她从门那边答道，只见门把手嘎嘎作响，可怎么也打不开。

“塔莉莎，我来这儿是救你的啊。”

我转过身去。只见“女性杀手”捂着胯朝我缓缓走来。

“我警告你别靠近我！”我背靠着门朝他尖叫道。凯丽还在扭着门

把手。我一边盯着“女性杀手”一边亲自扭着把手。

当他距我大概还有十英尺时，我看到吉迪恩在他身后的门廊处站了起来。他从“女性杀手”的身后开了一枪，“女性杀手”应声转了过去，随即枪声又起，他应声倒地。鲜血直流，“女性杀手”撑着地板试着直起身，看着自己淌着鲜血的肚子。吉迪恩把枪放在了他的脑门上。

“那么你也爱她咯？”吉迪恩问他说。

“不是，”“女性杀手”喘着粗气。

“那你这个小崽子来这儿干嘛？”

“我是来救她的。”“女性杀手”呼吸加快，朝我看来。“她是我的姐姐。”

听他这么一说，我的眉头一皱。我心里的第一感觉是他此刻没说实话。怎么会这个样子？难道他真的是那么想的吗？

吉迪恩窃喜着说：“塔莉莎，听见没？他把自己当成了你弟弟？”

“我确实确实是她弟弟，”他说。“你父亲，利兰·芬迪，也是我的父亲。他把我母亲搞大了，而当你母亲查明情况时，我已经出生了，她对此也只有无可奈何。”他吞了一口血，继续说着：“塔莉莎，我只想见到你，做你的朋友。我想见见我的外甥女。但你母亲一直想把我从你身边赶走。”

我听后目瞪口呆。我看得出来，“女性杀手”和我父亲的长相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深褐色的眼眸简直就是一模一样。也正因此，我会在见到他第一面时感到浑身不自在。和我朝夕相处的母亲竟然把她离开父亲的真正原因瞒了我一辈子。我所知道的仅仅是因为父亲是个骗感情的，但我在那时就已经深知事实绝非这么简单。

“好吧，那么就算是我错了，”吉迪恩说。“塔莉莎，我想我并不是世上唯一一个爱你的男人。”他向后退了几步，准星对准了“女性杀手”。“但是现在就只有我了。”

“别！”我吼着。不管三七二十一，我起身朝吉迪恩冲去。他把枪

口冲向了我，而我已经扑了过去。

我们扭在一起，撞在了木质护栏上，顺着楼梯滚到了楼下的地板上。我们两败俱伤——我明显受的伤要更重一些。我根本动不了了，视线模糊，但我竟然看见吉迪恩已经在满地残骸中朝那把枪爬了过去。

就在此刻，前门开了，射入了一道令人目眩的亮光。

“有人吗？”有个女人探出头问着。“塔莉莎，你在吗？”

吉迪恩停了下来，但只有片刻。他向那枪爬得更快了，但门口的那个女人在他之前拾起了地上的枪，将枪口对准了他。

“龟儿子，不准动，”她对他命令道。“塔莉莎，我是瑞塔·吉布森。你没事儿吧？”

塔莉莎816：感谢在我寻找女儿的道路上伸出援手的所有人！她现在已经平安到家了！——和瑞塔·神吐槽·吉布森、女性杀手及其他4人。

9月1日，上午8：00

第二十章

妈妈在灶台前忙得不可开交，准备着另一道她的拿手好菜。我斜靠在厨房的门廊上，偶尔在查看今早发出的状态的评论的闲暇朝她看看。发完这一条状态后一周，我才更新了下一条状态。我不想把功夫花在“现场”网上了。我整天忙于和宝贝女儿共度美好时光。但我却忘了和我的网上家人一起分享动态——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向我伸出了援手——我清楚，我不可能会离开“现场”太久的。

奎塔·惠勒：我始终坚信你会找到她的！

迪埃德拉·默贝里：听到她平安到家的消息真是太好了。她失踪的那段时间里我成天都失魂落魄的。

亚特兰大宝贝：替我给小宝贝儿送一个大大的拥抱！

街头人生（帕特里克·亨森）：现在我终于明白那些白人父母为啥会给他们孩子买捆带了。我刚刚给我儿子买了一个。

塔莉莎816：@街头人生。看来我今晚也得去儿童百货买一个！哈哈！

拉塔亚·闪亮女孩：善恶终有报！

蕾娜·我的特权·沃森：在她不见的这段时间里我都彻夜难眠。我根本没法体会到你的痛苦。感谢你发了这条状态让我们不再担心。看来现在我能睡个好觉了。

上帝的天使：^_^和楼上一样。

瑞塔·神吐槽·吉布森：我们的人生中难免会有难过去的坎。我们都需要别人的帮助，即使我们并不熟识或是素昧平生。

塔莉莎816：@瑞塔·神吐槽·吉布森。如果没有您的关心和勇气，我和我的女儿根本不会活到此时此刻。你和@女性杀手的大恩大德，我已感激不尽。

瑞塔·神吐槽·吉布森：我不知道当时到底是出自勇气还是一时冲

动。要是在我扣下扳机那会儿他躲开了怎么办？还好那只是假设，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不仅仅是闯入吉迪恩的房子的“女性杀手”和瑞塔·吉布森帮了我。在警察到来之前，还有其他四个用户跟着地址找到了那个房子，他们是——克里斯蒂娜·好妹妹·欧文、乔安娜·唐利、斯图亚特·布拉德肖和玛利·亡命之徒·杜伯斯。我亲自在他们的主页上留下了感谢信。

“那么，今天咱们的特别嘉宾是谁呢？”当我刚把视线从手机上拿开，我妈就好奇地问我。

“你待会儿就知道了。他现在在餐厅的桌边，准备吃大餐了。”

“他？”妈妈听后吃惊地张大了嘴，她的眉毛也兴奋地挑了起来。她悄悄问我：“你又带了个新男人过来？”

“没错。”

“所有的男的都要比洛德瑞克好得多。你能看开我真是太高兴了。”

“妈妈，我今天带过来的并不是我的男友。”

“废话少说，”她打断了我。她把一碗沙拉递给了我。“你们只是普通朋友，我懂的。他现在可能也饿了吧。给他先吃点东西垫垫肚子，我还得把这道牛肉给做好才行。他吃牛肉的，对不对？”

“没错。”

我们坐在餐厅里，面带兴奋，等待着开饭——我，凯丽，还有兰顿·罗比，那个同时也叫做“女性杀手”的家伙。他的脸上的紧张看起来要多过兴奋。他坐着轮椅，位居餐桌的主位。

他悄悄对我说：“我不知道咱们这么做对不对。”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上次我来这儿的时候，她三下五除二就把我轰了出去。”

“那是过去了，当下不一样啦。我觉得她那时只是不想让我知道。”

我们被突然的玻璃的破碎声吓了一跳。我妈一进餐厅，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得扔掉了手中的一整盘羊角面包。她的脸上写满了震惊和怀疑。

“什么情况？”她质问道。

“‘女性杀手’舅舅过来啦，”凯丽口齿不清地回答。

妈妈看上去好像生气了。我咽了一口唾沫，说：“我邀请兰顿过来和我们一块儿共进晚餐。”

“星期天只有家人才能在我家吃饭，”她压低语调说着。“塔莉莎，你是知道的。我从没让洛德瑞克在这儿吃过，当然我以后也不会让他来。快下逐客令，让这个人出去。”

“妈妈，他是我们的家……”

“不，他可不是！”她咆哮着。“他不属于我们家，他是个错误的意外。”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他可是我的弟弟啊。”

她使劲地摇着头说：“不是！如果他不是我生的，那就不是你的亲生弟弟！”

“真的吗？”我升高了自己的语调。“你不接受洛德瑞克，这个事实我接受了。但现在我发现好像任何人都无法在你眼中装下，这是现实，妈，你可不是活在你编造的那个精致完美的谎言里。我不完美，爸爸不完美，而你也不例外。”

“别拿那种口气跟我说话！”

“我记得凯丽刚出生那会儿。仅仅是因为我未婚生子，你就拒绝来医院看她。”

“别说了！”她发狂了。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也开始学着开始关爱她了，”我接着说。“别赶走兰顿。我们有着相同的血缘。他是我的弟弟。是他救了我的命。”

“现在，让他滚出去！”

我像公牛一样，喘了一口粗气，然后抓住了兰顿轮椅背后的推柄。“凯丽，我们走。”我把兰顿推到了房外，在水泥台阶上吃力地颠簸着向下推去。

他按下了手刹。

“都是我不好，”他说。眼神闪烁不定，两滴热泪顺着他的脸颊滑下。“我妈也是这个样子的。她一直反对我和你联系。但我一直都想见到你，想去和我的那个家庭相聚。实在是抱歉，我没有选择一种更好的方法来实现这个夙愿。”

他低下了头，开始暗自哭泣。我吻了吻他的脸颊，双臂张开，紧紧地抱着他。

“我并不在乎你是怎么认识我的。只要你能跟我联系上，我就很开心了。我们可以拥有属于我们的传统啊。我们每个星期天在华夫饼屋定期见面，你觉得怎么样？”

他充满希望地笑了：“好主意。”

凯丽的小手也搭在了我们的肩上。

“对了，”他突然说。“在我们出门吃东西之前，我还有个请求”

“什么请求？”

“我能把我的女儿们带来吗？”

我惊呆了：“你也有孩子了？”

“对。我的大女儿两岁了，她的生日就在凯丽生日的后一天。我的小女儿才九个月大。她们的母亲不是一个人。你的小兄弟在处理男女关系上可是很有一套的哦。这就是为啥他们要叫我“女性杀手”。”

我放声大笑起来：“天呐！我等不及去见她们一面啦！”

“我也是呀！”凯丽跟着说。

塔莉莎⁸¹⁶ 设定女性杀手 为她的弟弟。

第二十一章

狱里的看守不允许犯人直接拿钱，所以我只得把九枚二十五美分的硬币投入自动售货机。洛德瑞克俯下身子，动作敏捷地从出货槽拿出从货架上滑下的龟型蛋糕。

“你想喝点什么吗？”他殷勤地问我，就好像是他来付这个帐一样。

“我不渴。你想喝吗？”

“嗯呢。给我买瓶百事。”

万幸的是，经调查，州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洛德瑞克与那起谋杀案有关。但他还是得在号子里蹲一会儿，为他在假释期内擅闯警局的行为付出代价。我根本不相信那也算犯法，但那好歹在假释条款上也是白纸黑字写着的。洛德瑞克说对于身负“暂予监外执行罪”（管他妈的是个什么意思）的犯人来说，条条款款可是难以数清。抱着最坏的打算，他也只有六个月的牢狱时间了。但是好在看在急于找凯丽的份上，委员会决定提前释放他。

我们坐在桌旁的塑料椅上。凯丽正在我们身后的儿童区和另一个和她差不多大的小姑娘不亦乐乎地搭着乐高积木。我解开了我的食品袋，拿出玉米卷，咬了一口。

“洛德瑞克，我得问你点事情。”

“啥事儿？”

“我搞砸了你的人生吗？”

他充满困惑地看着我：“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因为我怀孕这事儿，你得放弃你的篮球奖学金、你的美好未来、你的一切。我记得你为了让凯丽过得更好，开始在街头搞上了违法的勾当。我明白，要是我那时没怀上，说不定现在的你已经是一名职业篮球运动员了。我总是想查明你为何要如此不忠于我……因为你恨我？”

“你全都搞错了。我在你怀孕之前就开始在街上混了。当我发现你怀上了之后，我只是卖货卖得更狠了。然后我就被捕了，他们因此撤消了我的奖学金。但那都是我咎由自取。而你还考到了克拉克·亚特兰大大学的奖学金。你却拒绝了奖学金在堪萨斯抚养凯莉长大。谁知道你去了亚特兰大之后会有怎么样的前途。说实话，在我发现你赢得奖学金后，我开始想方设法把你搞大。我觉得你如果去了的话，你会有另一番成就，就不会在这儿陪着我了。但不行，我得把你留在身边，在另外的哪个狗日的把你上了之前把你搞大。因此，我得为我对你犯下的一切过错道歉。”

“感谢你向我敞开心扉。”

“我并不是因为恨你而搞外遇。我脑子短路了才会选择那么做的。当我第一次走出监狱时，我想我要是能把每个女的都搞到手，让她们都给在号子里的我写信该有多好呀。而把她们都给干爽就是我对她们给我写的知心话的最好报答方式。我是多么知恩图报的一个人，塔莉莎，这你是知道的。我很后悔我竟然有过那样自私甚至变态的想法。我已经从我的过错中洗心革面。也正因此，如今的我已经没干那码子事了。”

“你没干了？多久？”

一个狱卒走了过来，告诉我说要把双手放在桌上可见的位置。他同时也让洛德瑞克把他藏在红色囚服下的橡皮筋拿出了，虽然我只是想给他橡皮筋来捆住他的一头脏辫。但橡皮筋还是根本没法拿进监狱里。

“我早就没干了，”狱卒一走洛德瑞克就告诉我。“在我被抓进来之前我就已经没和别的女人鬼混了。”

“洛德瑞克，你不会变的。我知道，有些人永远不会改变。你无法强迫别人去改变；我们真正能改变的就只有自己。我来这儿看你的主要原因是来让你见见你的女儿。还有，我想告诉你，我不想和你过了。”

“塔莉莎，打住。正如我刚刚给你说的，我现在真没乱搞了。”

“真是好笑。黛瓦·巴布科克，这个所谓的你再也不会联系的女人，两天前才在“现场”网上上传了一张你写给他的信。在你为自己准备开脱的理由的这段时间里，请容许我插个嘴，给您念念这封信的内容：亲爱的黛瓦，我真想赶紧出狱然后和你大干一场。我在这向你保证，这一次我会比任何一次都还要用力。你不必担心我出来后和我女儿他妈的那些事儿。我都搞定了，我告诉她说，咱俩只是普通朋友。她这个礼拜六就要带我女儿过来看我了，但我更期待礼拜天和你的见面。感谢你送的面包。你惦记的这个家伙在号子里的伙食不错。要是委员会决定予我提前出狱的话，我也许能在咱们的宝宝出生前过去陪你。现在，你的头号任务就是吃好喝好，把你肚子里的那块儿肉养得又肥又壮。”我清了清嗓子，生怕自己会哭出来，我说，“我本来可以把信给你念完的，但我记不住了，而这儿的警卫也不许我带手机来见你。但那信潦草的字迹和签名的确实太像是你写的了。”

他向后靠在椅子上，叹了口气。

接下来的我们几乎陷入了沉默。他让我给凯丽照张照片然后拿给他，我照做了。我给狱里的照相师傅付了钱，给他和凯丽一起照了三张，而我始终站在相机的后面，并未入镜。

“你下次多久来？”他问我。

“我也不知道，”我说。“但我至少一个月带女儿过来看你一次。”

回到车上，我给坐在儿童座椅上的凯丽系好了安全带。坐在方向盘前边，我瞟了瞟手机主页上的留言。早一些的时候，我上传了几张我、凯丽、兰顿还有他的两个女儿——肯达尔和凯拉——在皇冠中心金碧辉煌的大门前一起摆着手势的合照。兰顿评论说谢天谢地他这次没有因此被抓。我看后大笑，点了个赞。

屏幕亮了，我的私信盒里多了一封新消息。

我点击进入，仔细阅读起了这封私信。

瑞克·迈尔斯：我会耐心等待下次和你见面的机会的。

这则私信是从半小时前发自密苏里州卡梅伦市。我知道吉迪恩正在那地儿的一个大型监狱服刑，他还得待个25年才出得来。“瑞克·迈

尔斯”只是他在“现场”网的化名而已，他正是用这个号来一直监视跟踪我。要是真是他发的这条信息的话，那肯定就意味着他偷偷藏着手机混进了监狱。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去个人设置里把他拉进黑名单。但想了一下，我还是决定让他继续浏览。我知道，我会在未来的某一天里找到自己心仪的男人然后拥有自己的家庭生活，我希望吉迪恩能把我所度过的每一刻都看得清清楚楚，以我生活的幸福去刺他心头的痛，让他在看到我结婚照时抓狂，让他看到我的孩子灿烂的笑脸时忧伤不已。

对他——更多的是对自己来说——我决定过自己的幸福生活。为了离自己梦想的生活更近一些，首先我要做的就是丢下虚荣，重归平静的生活。

塔莉莎816 将个人感情状态改为单身。

糖与香料

萨菲娜·德福奇 (Saffina Desforges)

刘建洲 宗麟 李迎 周劲云

糖与香料

萨菲娜·德福奇 ○ 著

李迎 ○ 编辑

刘建洲、李迎、周劲云、宗麟 ○ 译



染血的黄指甲，幼小生命的最后哀鸣
备受争议的畅销罪案小说
惊悚超越《沉默的羔羊》

2013 iTunes 大热图书

- ★ 亚马逊警探惊悚类最畅销图书
- ★ 亚马逊英国全类别图书销量第二
- ★ 2011最畅销图书第十一名
- ★ 水石书店惊悚小说销量第一

Fiberead
- 2014 -

糖与香料

引言

第1章

第2章

第3章

第4章

第5章

第6章

第7章

第8章

第9章

第10章

第11章

第12章

第13章

第14章

第15章

第16章

第17章

第18章

第19章

第20章

第21章

第22章

第23章

第24章

第25章

第26章

第27章

第28章

第29章

第30章

第31章

第32章

第33章

第34章

第35章

第36章

第37章

第38章
第39章
第40章
第41章
第42章
第43章
第44章
第45章
第46章
第47章
第48章
第49章
第50章
第51章
第52章
第53章
第54章
第55章
第56章
第57章
第58章
第59章
第60章
第61章
第62章
第63章
第64章
第65章
第66章
第67章
第68章
第69章
第70章
第71章
第72章
第73章
第74章
第75章
第76章
第77章

第78章
第79章
第80章
第81章
第82章
第83章
第84章
第85章
第86章
第87章
第88章
第89章
第90章
第91章
第92章
第93章
第94章
第95章
第96章
第97章
第98章
第99章
第100章
第101章
第102章
第103章
第104章
第105章
第106章
第107章
第108章
第109章
第110章
第111章
第112章
第113章
第114章
第115章
第116章
第117章

第118章
第119章
第120章
第121章
第122章
第123章
第124章
第125章
第126章
第127章
第128章
第129章
第130章
第131章
第132章
第133章
第134章
第135章
第136章
第137章
第138章
第139章
第140章
第141章
第142章
第143章
第144章
第145章
第146章
第147章
第148章
第149章
第150章
第151章
第152章
第153章
第154章
第155章
第156章
第157章

第158章
第159章
第160章
第161章
第162章
第163章
第164章
第165章
第166章
第167章
第168章
第169章
第170章
第171章
第172章
第173章
第174章
第175章
第176章
第177章
第178章
第179章
第180章
第181章
第182章
第183章
第184章
第185章
第186章
第187章
第188章
第189章
第190章
第191章
第192章
第193章
第194章
第195章
第196章
第197章

第198章
第199章
第200章
第201章
第202章
第203章
第204章
第205章
第206章
第207章
第208章
第209章
第210章
第211章
第212章
第213章
第214章
第215章

引言

小男孩是由什么做的？

青蛙和蜗牛

还有小狗的尾巴

小女孩是由什么做的？

糖和香料

都是那么的美好呀

——《鹅妈妈童谣》

第1章

“目标已摧毁！”

男孩看着被击瘪的可乐罐优雅地滑到平静的水面下，心中很是得意。他舔了舔食指，在想象中的记分牌上给自己添上一分。

他的朋友用光着的胳膊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三平！”

他们的目光四处游荡，寻找着下一个能让他们兴奋的游戏。驳船开过去了，对岸有一只人体模型手臂映入眼帘，一下子吸引住了他们的注意力，启动了他们的幻想模式。

“外星人来袭！”

石块和鹅卵石呼啸而来，让攻击目标周围的水面上下翻腾，却几乎没有一个能直接命中目标，仅有的几次击中也没有发出什么声响。第一个男孩找了块大点儿的石头，仔细瞄准后，发出炫目的一击，正中目标，把它击入了水面之下。

“好厉害！”

第一个男孩很优雅地接受了同伴的称赞。可当那个物体再次浮上水面的时候，似乎有零碎脱落。该靠近查看一下了。

“停火！有伤员！”第二个男孩以素有的敏捷冲过闸门。

那个东西紧贴着水面，悬浮在年久城市运河惯有的种种零碎漂浮杂物中间。在早晨初升的太阳照耀下，暗淡的水面五彩斑斓，水面的浮油彩虹更是丰富了运河为之骄傲的各色色彩，诸如可乐罐啦，炸薯片包装袋啦，塑料购物袋啦——它们都无法抗拒地被裹挟到这片水域。

他小心翼翼爬下固定在闸墙上的又粘又滑的金属梯，身子倾在水面上方，用一支接骨木树枝将那东西朝自己这边划拉。看起来这是件人体模型复制品，可似乎又不太像。

它太苍白了，外观浮肿，处处都有剥落。这让他想起腐烂的鱼。

他能看到几片黄指甲。有那么短短的一秒钟，他觉得自己能看到胳膊肘的骨头暴露在外面。

他迟疑了一下，望着自己的朋友。可紧接着，他就不好意思地咧嘴笑了笑，打消了这个想法，庆幸自己什么也没说。

当战利品靠得越来越远的时候，他又犹豫了。但好奇心终究占了上风，他的朋友也急切地在一旁看着他。

这只胳膊像打过蜡一样苍白，漂在污垢、杂草和零星的水蛭下面。他犹豫着，不想用手捞。恰好一只乐购手提袋漂到旁边，向运河深处的居民宣传着“点滴皆有益”。他用树枝把袋子钩住，把里面的水控干，然后搭在面前那东西上，成功地把它吊了起来。接着他缓缓地攀上金属梯，回到坚实的地面上。

当他的朋友将袋子放在地上，准备揭开战利品的神秘面纱时，第一个男孩做出厌恶的表情，抗拒着好奇心。没有了水来遮掩恶臭，真相慢慢浮现。视觉与嗅觉合在一起，得出无法回避的结论。

这是一只胳膊。

一只腐烂的胳膊，并不比他们自己的粗。

一只小孩子的胳膊。

就在第二个男孩还惊愕地盯着看的时候，第一个男孩已经在撒腿朝家狂奔了。伴着他尖叫出的一声哭嚎，两人运河生涯的赫赫前景就此提前画上了句号。

第2章

伦敦警察厅水上警务分队，前泰晤士部，即水上警队，已经为两件事忙得不可开交。第一件是有人跳下伦敦塔桥自杀，另一件是在这条河的下游，一只小划艇从系泊处松脱了，随着落潮的河水，沿着泰晤士河急速漂流。

脱缰的小划艇很快就被附近的一艘警察巡逻艇控制住了。

跳桥自杀事件，还有索撒尔水闸发现的可怕腐尸，让水上警务分队专职水下搜索小组的有限资源捉襟见肘。

直到中午时分，水下搜索小组才来到运河边开始搜索，王牌警队的十一名队员全部就位。当第一批蛙人潜入浑浊的河水里的时候，先前那只小孩胳膊已经送到了附近一家伦敦医院的病理实验室。

戴维·修利斯医生进行了初步评估，认为这支胳膊属于一名年龄在8到12岁之间的儿童，已经在水中浸泡长达1周之久，手上的指甲脱落得仅剩两枚了。不过，这仅存的两枚指甲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

他决定等尸体其他部分找到后再作判断，于是就安排了一间移动实验室随时待命。经验告诉他，孩子尸体的其他部分就在附近的运河里。一位给警方提供咨询的水务局专家指挥他们拉起警戒线，将残肢发现处运河两岸各一英里范围的区域隔离起来。

对水面几英尺以下的区域而言，白天还是晚上已经没有意义，搜索没有因时间而停歇，一直持续到深夜。就在警方蛙人用指尖在运河深处四处搜寻的同时，失踪儿童记录也在查阅和整理过程中，为不可避免的情况做出准备。伦敦的警官们格外忙碌，全国各地的警察机关也在随时待命。

刑侦指挥室在马盖特的福特山上，戴维·皮特曼探长在这儿守着电话机，度过了一个焦虑不安的晚上。他已经取消了第二天的所有安排。

皮特曼生性悲观。他宁愿先设想最坏的情形，而当这种情形最终没有出现时，自己就可以松一口气。40年的警察生涯让他不能不做事

情往坏处想。确切的消息是在星期二凌晨传来的，这次他可没办法松口气了。

尽管警方尽了最大努力不让人们靠近，索撒尔运河的两岸还是很快就挤满了人，其中有好奇的，有表示关切的，还有就是媒体人员，他们很快意识到，一台大戏正拉开帷幕。正如衣冠楚楚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不厌其烦地一再提醒观众的那样，这可是爆炸性新闻。

肮脏的运河里发现了小孩的断臂，这件事引起了举国上下的关注。新闻记者、摄影师、摄像师纷纷像秃鹫一样盘旋着，期待着发现最糟糕的情形。编辑们也暂停了手中的活计，屏息静气地等待着。

有关这一可怕发现的消息四处传播开来。对全国各地失踪儿童的父母来说，时间停止了，他们盯着电视机，守在电话旁，等候着他们祈求永远不要来的电话。

事实证明，用警戒线隔离运河的想法根本实现不了。驳船在闸门两边各一英里的地方被拦阻下来。但是，尽管警方做了最大努力，可是想将人群阻止在远处还是一个徒劳的尝试。威力强大的照相机从各个角度对准了现场。直升机在头顶盘旋，记录下所有事件，只要地面上有风吹草动，画面随时就可以被放大。

那声叫喊发出的时刻，必须在场。

就是发现尸体的那个时刻。

有关断臂上黄指甲的各种未证实传闻在全国各地新闻中心的编委会之间传来传去，有关如何安排报道的辩论更是唇枪舌剑，热闹非凡。

而这些辩论可以尘埃落定时，时间还不到5点。熹微的晨光给现场又添加了一层神秘的气氛。远处河堤边，警察的行动密集起来，这是媒体得到的第一个信号：他们的等待结束了。

为了防止媒体窥探他们的搜索成果，警方采取了一切力所能及的措施保护他们发现的东西，这很值得表扬。

但是，当那具依然被捆绑在自行车上的小孩尸首被慢慢托至水面

的时候，有那么大概30秒钟时间，腐烂的尸体还是暴露在了世人面前，不过随即，它就消失在作为临时病理分析室的帆布帐篷里面。

就在犯罪现场警官们迅速行动起来，保护现场的时候，全国各地的新闻编辑们已经在摩拳擦掌，喜形于色。

死亡的真实情况远不是那种上得了电视屏幕与报纸版面的被净化过的样子。儿童的尸体甚至能让身经百战的记者也变得严肃起来。

但即使对于那些从未见过腐尸的幸运者而言，铭刻在他们脑海中的，也不是孩子的遗骸。

第3章

由于尸体高度腐烂，让家人来正式辨认已不可能。不过，DNA鉴定会很快得出结论。

可是对皮特曼探长来讲，有那辆自行车就已经足够了。尸体一浮出水面，他就动身去找孩子的母亲了。他知道，即使她没有去看电视上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怎么着她也会在一小时之内听到这个消息的。

他有义务当面把这消息告诉她。

绝不能让做父母的在新闻记者向他们提问时才得知孩子的死讯。

马特·伯福德是那位悲痛欲绝的母亲的男朋友。皮特曼沿着花园小路走过来的时候，他正站在门口。见面寒暄那一套在此时已经毫无意义了。

“难道没可能是别人吗？”

“上午之前我们还拿不到DNA确认结果，但不会搞错的。那辆自行车是丽贝卡的。衣服也对上了。现在再抱别的幻想毫无意义。”

马特将皮特曼请进屋时，克莱尔出现在了另一边的门口。她佝偻着身子，双眼潮湿且带着黑眼圈，清晰可见的锁骨让人见怜。这一切说明了她现在的处境。

皮特曼犹犹豫豫，不知道怎么和她打招呼才合适。

克莱尔将原本抱在身上、瘦骨嶙峋的双臂松开，颤抖着向他伸过去一只手，手上的指甲已经咬得露出了肉。“别为难，探长。我为这一刻已经准备了两星期。我不会让你为难的。”

皮特曼结结巴巴开了口：“我们……我们有个训练有素的警官，女警官，你可能更想……”

“克莱尔最想知道的是答案，戴夫，而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出于好意的陈词滥调和套话。”

皮特曼转向克莱尔。“虽说如此……可有些人觉得那样还是会好些的。”

她摇摇头，竭力不让自己失控。因为精神压力过大，她的哮喘发作得非常严重，哮喘喷雾也一直拿在手里，但她还是从发紧的喉咙里挤出了一个问题。

她低声问道：“他都对她做了什么？”

“尸体解剖结束之前，我们还不能确定，克莱尔。”皮特曼停顿了一下，意识到她想了解更多的情况，就接着说道。“看上去，她是被勒死的。”

马特把手伸向克莱尔，但她却避开了。

“我没事，马特。”她直视着皮特曼，在他的目光中搜索着什么。“他有没有……碰她？”

“我们还在等待……”他停了下来。对着克莱尔，还有马特，他不再说这种警方的套话了。“十有八九是发生过的。她身上的衣服都给扒光了。再过几个钟头我们会了解更多情况。对不起。”

克莱尔的双腿终于瘫软了下来。她伸出一只手，支撑着自己。“我能见见她吗？”

皮特曼在口袋里用手指拨弄着烟斗，急切想点个火。自己认识的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总是更难办，不管认识的时间有多么短。“克莱尔，尸体……丽贝卡……在水里泡了好长时间……什么也看不到了。”

马特握住了克莱尔的手，紧抓着不松开。这一次，她没有拒绝。

她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来，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泪水却像瀑布似的顺着她苍白的面颊喷涌而下。

马特问道：“现在又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会尽一切努力，马特。这你是知道的。”

他停顿了一下，转向克莱尔，说道：“对不起，有个问题我必须得

问。丽贝卡涂过指甲油吗？”

克莱尔一脸迷惑，透过泪水迷蒙的双眼，费力地想看清他的脸。“指甲？”

“克莱尔，她的指甲是明黄色的。要么是指甲油，要么是涂的漆。她失踪时，你们提供的相貌描述里没有提到这一点。你记得那天晚上出门前她涂过指甲吗？”

她摇了摇头，大声用鼻子吸气，嗓音颤抖着。“丽贝卡没有用过任何化妆品。从来没有。”

“也许在朋友家用过？”

克莱尔抬起头，眼睛里突然闪现出一丝狂热的希望。“探长，你能肯定那就是她吗？不会是别人吗？”

皮特曼其实是真心地想让她重燃希望，可他还是用接下来的话，把她的一线希望永远浇灭了。

“那确实是丽贝卡。我非常难过。”

¹ 马特：马修（Matthew）的昵称。

第4章

克莱尔听从了皮特曼的建议，到马特在马林广场的公寓房暂住，那儿位于拉姆斯盖特的东崖脚下。

他们还没有到达那里，第一批记者已经突袭了佩格韦尔，试图从惊魂未定的邻居那里听到预料之中的种种议论。这些记者当中就有马特自己的同事。

现在，马特开始重新打量起自己的这份工作。他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他知道自己的编辑在等待他的独家采访。但是，赶上截稿时间突然变得不重要了。

克莱尔在采取了轻度镇静措施，情绪得到缓解后，马特开始干起了让他颇觉尴尬的苦差事：翻开她的通讯录，联系那些亲友，其中大部分人都是他从未谋面的。他猜想，在举行葬礼的时候，他应该有机会见到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可是他不明白，为什么非要发生一场悲剧才能把人聚拢在一起呢？

第5章

这是克莱尔两周内第三次在媒体上发出呼吁，但也是到目前为止最为艰难的一次。

前两次的呼吁，都是为了让丽贝卡回家，请求见到她的人站出来，请求绑架她的人发慈悲放了她。如今，这些都用不到了。

马特坐在她身边，刚好是不会在镜头里出现的位置。她则读着那篇已排练过的，由警方起草的请求提供线索的呼吁书。

一定有某个地方的某个人，有过怀疑……

了解到某些情况……

看到了什么东西……

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但尝试得太早了。在镜头前，克莱尔情绪开始失控。她丢掉讲稿，开始骂骂咧咧。就在她泪流不止的时候，马特迈步进入镜头和她拥抱了一下，自己读完了那篇呼吁书。但几乎和克莱尔一样，他也无法控制自己的言辞了。

那些记者同行玩味着这一幕，挣扎在对同事的同情和正在揭幕的人类好奇心大剧之间。

皮特曼不动声色，但内心很满意。他感受到了克莱尔的过激情绪，但他认为这种场面原生的感染力是会有结果的。

马特陪克莱尔走出房间的时候，皮特曼走到了台子中央。他想要应对潮水般提问，可是却发现自己陪着侦缉警司约翰·韦斯曼做案情陈述。韦斯曼此前曾不止一次叫他放心，说这还是他皮特曼的案子，他无意冒犯。但因为如今这已经变成谋杀案调查，涉及两个单独的警察部门的合作，所以，由一名级别更高的警官做首次案情陈述才是唯一恰当的做法。

对此，皮特曼非常大度地默认了。他很快就要到退休年龄了，并不想在最后几年跟上司过不去——更何况韦斯曼还是新上任的。韦斯曼来这个警局还不到一个月，很想在社区里有点声望。皮特曼推测韦

斯曼就是想在镜头前出出风头，然后返回自己的办公室，不再现身。

克莱尔和马特单独在旁边的一个房间里，通过视频屏幕观看发布会。若是在其他情况下，马特一定会坐在前排，大声喊叫着，询问那些能在第二天上头条的细节。但此时此刻，那群嗜血的媒体记者却让他恶心。

韦斯曼煞有介事地来回翻着自己的笔记，还和手下的探长核实了一下，然后才开始进行案情介绍，并向受害者家属表示哀悼。对于那些繁文缛节，参会的媒体记者只是礼貌性地听着。但当警司开始谈起谋杀案细节的时候，除了电子记录设备发出的微弱嗡嗡声外，整个屋子立刻安静下来，记者们都在侧耳细听他讲出的每一个字。

“多亏DNA的分析结果，我们现在可以确定，被发现的尸体是丽贝卡·安妮·梅多斯。她是个十岁的女孩，于8月2日，星期五的傍晚在位于佩格韦尔湾的家门口失踪了。”

韦斯曼停顿了一下，好让坐在前排的一名年轻记者有时间跟上。皮特曼轻蔑地注视着那个初出茅庐的雇佣文人。天哪，如此重要的一个案件，新手能搞出什么名堂？他肯定是在最后一刻才被临时派来，顶替经验丰富的老记者的。他连衣服翻领上的身份卡也别反了。皮特曼在心里暗暗记下这个年轻人，准备离开时跟他叨咕几句。

韦斯曼又接着讲了。“很遗憾，由于尸体在水里浸泡的时间太长，解剖结果不能像我们期望的那样详细。不过，我们还是能比较有把握地发表以下看法。丽贝卡的尸体很有可能已经在运河里泡了至少十天，这表明她被诱拐后很快就遭到杀害。我们认为死因是捆绑造成的窒息。”

“她遭到强奸了吗？”坐在前排的年轻人抬头望着他，急切地等他回答自己的问题。

皮特曼怒气冲冲，可韦斯曼却神色凝重地接受了这个问题。整个屋子马上乱哄哄的，还是性犯罪新闻最有市场。这是所有人都想知道的，而这位新手这么快就把问题抛出来，他们不由得感到一阵窃喜。

但韦斯曼决定吊一下他们的胃口。“我已经说过，由于尸体高度腐

败，解剖结果不像我们期望的那么清楚详细。不过，答案是不，没有迹象表明发生过强奸。”

现场几乎听到了一声失望的叹息。

“可她是光着身子的，对吗？”那新手紧咬着不放。照相机镜头纷纷瞄向他这里，整个房间闪光灯来势如洪。看来这家伙喝个通宵都不用自己掏腰包了！

“显然，受害人一丝不挂这个事实说明，罪犯可能有性犯罪动机。”

韦斯曼在陈述中避开人名的做法给皮特曼留下了深刻印象。谈到涉性问题时，就略去丽贝卡的名字，而谈到其他方面时，则直呼她的名字，提醒所有人，她可是人家的孩子啊。

“她的衣服都找到了吗？”后面有人问道。

“大部分找到了，有的还没有。孩子的自行车头盔、发箍、袜子和内裤还没有下落。我们水上警务分队的同事还在搜索这些失踪物品，他们相信这些物品也许是被冲走了，有可能位于整条运河的任何地方。”

听众席传来这么一句：“内衣会不会被凶手留下来了呢，作为他的战利品？”

“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他会再次作案吗？”是前排那个新手的声音。

韦斯曼瞪了他一眼。他不想回答这样的问题，但现在别无选择。“我们不得不对这种可能性做好心理准备。能做出如此凶残的攻击，像野兽般杀害一个无助的孩子，这个罪犯显然有着非常，非常扭曲的心理。我们敦促任何地区的父母都要提高警惕——要非常小心。”

“他是不是个连环杀手？”

韦斯曼凶神恶煞般瞪着那个年轻记者。他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这时皮特曼救了他的驾。

“鉴于目前还没有证据将这起谋杀案与任何其他悬案联系起来，我们现在是把它作为单独的案件看待的。”

那个记者露出一副窘相。韦斯曼松了一口气，巡视着听众，等他们提出另外一个问题。

有人问了一句：“染色的指甲是怎么回事？”

第6章

韦斯曼举起手，以确保引起大家全部的注意力。

“这个问题提得好。先生们，女士们，请允许我先澄清一点。肯特郡警局和大都会警局都不想与“黄祸”这个愚蠢的、散布恐慌的绰号扯上什么关系。某些个没有思想，有人称之为脑残的编辑，竟然给犯下这一令人发指罪行的恶人起这么个绰号！这种报道完全无助于调查工作。我能想象到的，只是这会给受害人的家庭带来多么大的精神压力。”

听到韦斯曼的这番话，人们几乎是羞愧着沉默了下来。韦斯曼在皮特曼心目中的威望又提高了一级。

“关于你的问题，我们可以确认的是，女孩的指甲是被杀手涂成黄色的。至于他是出于何种目的，我们只能猜测。我们能确定的是，给指甲上色的是油漆，而不是指甲油。这种油漆的基础成分是铬酸铅，通常在道路标线中使用，普通公众轻易是接触不到这种产品的。这当然要成为我们调查时重点考虑的一个因素。”

“有嫌疑人了吗，韦斯曼警司？”

“我们目前正在查阅已知罪犯的档案。我还可以向你们担保，为了抓住这个人，我们正在动用每一种可能的途径。有几个人我们想叫来谈话，具体进展情况会随时告知各位的。我们很快就会实施逮捕。”

意识到发布会就要结束了，全场记者们争相提问。韦斯曼站起身，抬手来让他们安静。

“谢谢你们，先生们，女士们。目前阶段我们能说的只有这些。”

有几个记者坚持要接着提问，但大多数人已经互相推搡着离开了。

房间空了下来，韦斯曼和皮特曼朝后门走去。还有人在不停向他们提问，可他们只管装聋作哑。

有人正向他们走来，皮特曼认出那是托尼·凯勒曼。凯勒曼是个自

由记者，有个实至名归的名声，就是，不该知道的也知道。

皮特曼假装亲热地拍着韦斯曼的肩膀，催韦斯曼赶快朝前走。但还没走到门口，凯勒曼已经撵上他们了。

“警司阁下，最后一个问题。”

韦斯曼不理睬他。他已经明说过，发布会已经结束。

皮特曼拉开门，给上司做了个手势，请他通过。

“不再接受提问了。”皮特曼咆哮着。

“警司阁下！”凯勒曼不依不饶。

韦斯曼突然冲他嚷起来。“到此为止了，先生们。请不要再提问了。”

凯勒曼站在那里，手里握着话筒。

“韦斯曼先生，我只问一个问题，拜托了。汤姆叔叔怎么样了？”

那是最短暂的反应。

几乎连抽搐也算不上。

就在皮特曼推着上司出门，并随即把身后的门关上的时候，凯勒曼脸上的笑容说明了一切。

第7章

在观看午后新闻简报中葬礼场面的时候，格雷戈·兰德尔始终面无表情。

这段画面结束时，皮特曼探长再次呼吁公众提供帮助。他说，肯定在某个地方，有人对朋友、邻居或是亲戚产生过怀疑。他脱口报出了一个他们可以匿名拨打的电话号码，这个号码还在屏幕下方以大标题的形式显示出来。他以警告父母提高警惕作为结束语：“一个危险人物正逍遥法外，他有可能在任何时候再次作案。”

随后是体育节目。兰德尔按了关机按钮，抓起自己的夹克衫，脑子里思绪万千。他在游乐园的围栏前停下来，有几个母亲在旁边站着，亲热地聊着天，而她们的孩子则正在里面玩耍。

“爸爸！爸爸！”

兰德尔转过身，看到“轰天双宝”¹伸着胳膊朝着他跑来，种种忧虑顿时烟消云散。他弯下腰，一把抱起这两个才六岁的孩子，一只胳膊一个。他一次又一次地亲吻她们，简直让她们喘不过气来。

“格雷戈？你怎么来了？”他的妻子贝唐漫不经心地问道，他的出现让她既吃惊又欣喜。“今天班上没有事做吗？”

他一边像以往一样，充满爱意的紧紧抱着两个女儿，一边回答妻子的问题。“今天事情早早就做完了，亲爱的。我就想到你和双宝可能在这里。”他小心地把两个女儿放回地面，将她们领进游乐园。“只玩5分钟。可要当心！”

“你应该也去一趟托儿所，格雷戈。塔玛拉又有一张画在墙上展出了，纳塔莉的阅读也非常棒！说真的，我有时觉得她们放假期间比正式上课的时候学得还要多呢。”

兰德尔背靠围栏，面对着马路。

眼不见，心不想。他抓过贝唐的手，把她拉过来，将嘴压在她的双唇上亲吻着。她象征性地反抗着。让旁边的其他几位母亲盯着看他

们两个当众亲热，她觉得有点难堪。但是，在共度八年婚姻时光之后，她不愿抱怨他了。她的许多朋友都羡慕他们结婚都这么久了，还看着跟新婚似的。

“你不能等我们到家了再这样吗？”

“不，我们就在这里，在游乐园里。就现在。在众人面前。”

“格雷戈！”感到难为情的贝唐挣脱了丈夫。“纳塔莉！塔玛拉！快过来！不然我们就错过下午茶了。”

她开始离开了，好让孩子们也赶紧跟上。两个女儿抗议着，说答应5分钟时间还没有到。抗议合情合理，可她充耳不闻。

兰德尔挽起妻子的胳膊。“那就等回了家吧，”他语调老练，说个不停。“双宝可以到花园里玩。我们把门锁上，拔掉电话线，然后趁着邻居们都还在上班，咱们就‘梆！梆！梆！’”

贝唐看到两个孩子在后面跟着，就把他拉近自己，匆匆一吻。

“轰天双宝”紧紧跟在她们身后，一个女儿把手伸进他的手掌，用温暖、纤小的手指紧紧抓住他的手指。他低头看着她，她和他一起奔跑着，短小的双腿努力跟上他的步伐。她抬头向上看，冲他微笑着。一个冰冷的寒战滑过了他的脊梁，她们就是天大的宝贝呀。

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你手机响我没听见？”

“手机没响。只是我得给办公室去个电话。我忘了件事情。”

贝唐感到奇怪，她转身问道：“不能等回到家再打吗？”

他装模作样地看了下手表。“本来可以等的。可如果我现在就打，明天上午我就可以少忙活几个钟头。你跟女儿先走，我待会儿就赶上你们。”

“你敢肯定，不是打给那天我看见和你在一起的那个金发碧眼的骚娘们？”

兰德尔一副吓坏了的样子。“什么金发碧眼的骚娘们？”

“我开玩笑呢，亲爱的。”贝唐在他嘴唇上亲了一口。“我把茶壶先坐上。别耽搁太久啊。”

她一边继续朝前走，一边责怪纳塔莉不该走得离马路太近。他等她们走远了，才开始在菜单里寻找那个单独的字母‘Q’。拨号音还没响几声，他的电话就通了。

“我想预约，见昆兰大夫。”

¹ 轰天双宝：兰德尔给双胞胎女儿起的昵称。

第8章

马特不耐烦地坐在椅子上转来转去，扫视着谷歌搜索结果。他眼光老到地掠过细节，挑选出其中的关键词和短语。

从那两个男孩发现丽贝卡的尸体算起，已经过去两个多星期了。那个年龄较小的孩子心理创伤尚未恢复。他躺在医院病房里，在父母的守护下接受着镇静治疗。第二个男孩则很快就康复了，没有什么不良后果。

马特用速记方式草草做着笔记。在请了几天丧假后，他慢慢回复到了正常的工作日程。

他在显示器上来回移动着光标，随手将一些网页内容保存到文件夹内，添加到满载了过去30多年儿童谋杀案新闻报道的档案之中。过段时间，他会找机会把细节过一遍，把要点挑出来。

警方，包括肯特郡警局和伦敦警察厅，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利用的是更准确的官方正式报告，而不是媒体所了解的那一点少得可怜的信息。

要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是没有办法，不过马特还是宁愿先把所有合法的途径都尝试一遍。不说别的，麦金太尔在放行任何可疑的报道之前，会想知道消息来源的细节。

他想到了丹尼，嘴角不禁挂上了笑容。

有一些消息来源，马特是不愿意解释的。

他从档案里找到一个新闻报道目录，在显示屏上打开，然后搜索儿童心理创伤。没有关于男孩撞见腐尸的具体内容。他就用速记记下了一些概括性的观点，但这些资料太含糊，没什么用处。

如果是在别的情况下，他会凭借一点点猜测和一些常识性看法把细节进行扩展。要是有人提出异议时，就将这些说法归咎于匿名的消息提供者。

可这次的案子跟他个人相关。

他更看重准确性，而不是即将来临的截稿期限，才不管麦金太尔是怎么地盛气凌人呢。

他打开自己的翻盖手机，拨了一个分机号，接通了电话。

“我是拉奇教授。”纯粹的利物浦口音。

“加文，我是马特。”

“马特。你好啊，老兄？有公事还是闲聊？”

“公事。”

“哦。现在是我午餐休息时间。能等会儿吗？”

“我想向你问些情况。”

“现在还是我的午餐休息时间呢。”

“我想，你一直在跟踪这里的谋杀案吧？”

拉奇叹了口气。“是几个星期前发现的那个小女孩吗？叫雷切尔什么的？”

“丽贝卡。丽贝卡·梅多斯。”

“‘黄祸’谋杀案，对吧？我猜到你可能在报道这起案子。”

“不单单是报道，加文。我也身陷其中。我认识那女孩。”

“你认识她？”

“记得约翰和克莱尔·梅多斯夫妇吗？”

“有点印象。摄影师？脑瘤？”

“这是他们的女儿。”

电话那边沉默了。“天哪。你和克莱尔不是……”

“我说过，加文，我也身陷其中了。”

电话那边再次沉默，随后拉奇说道：“马特，实在对不起。我没想到是这样的关系。我意思是说，伯明翰到你们那边发生的事儿，对我来说就跟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一样。有啥我能帮上忙的吗？克莱尔怎

么样？”

“你想得到的。我们现在是过一天算一天了。”

“时间能愈合伤痛的，马特。你会看到的。有犯事的那个混蛋的消息吗？”

“还没有。我正尽力让媒体保持关注，直至水落石出。我可不愿看到这起案子的调查悄无声息的不了了之，到头来毫无结果。然后成了又一起谋杀儿童的悬案，躺在档案里睡大觉。”

“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

“你为什么这么有信心？”

“这起案子太仪式化了。他犯罪既不是为了满足性欲，也不是贪图钱财。这是一起冷血的、精心策划的谋杀案。无论是谁，要是病态到杀死孩子并装饰尸体，那他做这事都是为了获得满足感。这类人不只是从中取乐，马特。他们还靠这个活着。相信我，只要还没让人抓住，他还会再杀人的。”

第9章

马特放下听筒，把椅子转到窗口，从那里俯瞰全城。

从南方传媒气派威严的运作中心的五楼往下看，坎特伯雷尽收眼底。

他思索了一下刚才的通话内容，非常欣赏加文·拉奇的观点。他得在屏幕上写些东西，供下期报纸审稿时用，好让麦金太尔别老是在身后催着。

他把一块麦提莎巧克力放进嘴里，让它在舌头上慢慢融化。巧克力能帮他放松下来，让他精神集中。

拉奇曾解释说，这么吃巧克力，能获得跟婴儿接受哺乳一样的快乐。拉奇教授将绝大多数问题都归结于哺乳。

手机响了。马特想都没想就将手伸过去了，掀开手机的翻盖。

来电号码隐藏了。

“我是伯福德。”

“马特，我是皮特曼探长。”

马特暗自笑了一下。皮特曼使用警察局的电话时，总是这么一本正经。

“有什么消息吗？”

“没有你们能刊登的，马特。能找个私密的地方和你碰个头吗？私下会面？”

“私下会面？”他心底一沉。“你在哪里？”

“福特山。不过，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和你在这里。你忙吗？”

“显然，这件事很重要啊。”

“远不只是重要。我可以去坎特伯雷，一个钟头后见，怎么样？”

“在哪里？”

“找个不显眼的地方吧。环境要安静。”

“尼罗咖啡店行吗？楼上？”

“可以。等我60分钟。”

“到底是什么事呀，戴夫？”

皮特曼沉默了好久才回答。“听说过‘汤姆叔叔’吗？”

“我应该听过吗？”

“你会希望自己没听说过的。”

第10章

皮特曼到的时候，马特已经在喝第二杯拿铁咖啡了。

“克莱尔怎么样？”

“在鼓起勇气面对呢。”他知道在探长准备好说出来之前，不该追着问，但他抵挡不住自己好奇心的诱惑。“‘汤姆叔叔’是怎么回事？”

皮特曼偷偷朝四周望了望，然后才回答。“你还记得上次的新闻发布会吗？尸体解剖之后我们发表的那次声明？”

“我参加了呀。怎么了？”

“那不是故事的全部。”

马特耸耸肩。“然后呢？”

“托尼·凯勒曼已经知道情况了。”

“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他拿到了一份尸体解剖报告。”

马特屏住了呼吸。“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我们认为大都会警局那边发生了泄密。他们否认有这回事儿，可前几天，凯勒曼显然知道了什么。我们离开的时候，他对韦斯曼提到了一个情况。”

“什么情况？”

皮特曼有意没回答他的问题。他要按照自己的安排进行解释。

“我们有理由相信，凯勒曼会将自己了解到的公之于众，要么今天晚上，要么明天。马特，在你看来，如果他对此案的报道有了一个崭新的角度，他会放在今晚的电视上播出呢，还是留到明早的报纸大标题里呢？”

“上帝啊，戴夫。这是什么情况？”

“我在电话里说过，这个严禁发表。如果韦斯曼知道我跟你谈这个，他会取消我的退休金的。”

“可如果凯勒曼已经知道……”

“说得没错。我只是不想让克莱尔先从别人那里听到这个情况。”

“看在上帝分上！”

皮特曼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就照直说吧，马特。丽贝卡给法医出了不少难题。甚至死因也不是百分之百确定，尽管罪犯显然曾试图勒死她。”他压低声音，小声耳语道：“病理学家发现了一件东西。”

马特心里一凉。皮特曼斟酌词句的时候，他屏住了呼吸。

“那狗杂种留下了一张名片，装在一只冷藏袋里。”

马特握咖啡杯的指关节变得刷白。

“对不起。我本不想对人说的，可现在凯勒曼已经知道了。”

马特点了点头，他的头脑麻木了。

“那不过是一张廉价名片，用那种你可以在任何大型购物中心见到的打印机打印出来的。上面有个圆锥形冰激凌标志。是插着巧克力棒的“99”冰激凌。还有一句话，‘汤姆叔叔向您致意’。”

第11章

马特从紧咬的牙齿缝隙里挤出一句话。“他会再下杀手的。”

“这点几乎可以肯定。我们最大的担心是，如果这件事上了报纸头条，下一次的谋杀会提前到来而不是推迟。”

“该死的凯勒曼！你能不能让那些编辑暂时不发稿呢？”

“光凭这一点还不能动用警力。没有哪条法律不准他们这么做。再说，无论如何，他也可以在网上大肆宣传的。”

马特点点头，表示理解。

“不过，还有那么小小的一线希望，马特。我们明天上午会抓捕六名嫌疑人。”

“六名？那不是……”

“没错。这确实无法让人太兴奋。而且在过去几周里，我们已经都把他們叫了进来，但一无所获。可警司总得让人看到他在做事呀。”

“其中有我听说过的人吗？”

“他们全是本地人，显然都有关于小孩子方面的背景。有些定了罪，有些只是受到指控……大多数只是凑数的。有两个可能性比较大，其他的只是让公众看的，好让我们看起来挺忙乎。”

“那两个可能性比较大的，他们是谁？”

“一个有修路的经历。与染色指甲能有那么一丝丝联系。几年前曾因为淫秽照片被判有罪。从那之后就没有新情况了。我觉得他算不上。”

“另一个呢？”

“这个人的情况比较奇怪。曾经因恋童癖被定罪，并且登记在案。上周丽贝卡的尸体还没发现的时候，我找他问过话。那只是例行公事，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之后，我对他的详细资料细细过了一遍，毫无疑问，挺让人恶心的，但也没有什么东西能表明他会干出这种事

儿。我心安理得地把卷宗放回了原处。可是……”

“戴夫？”

“大都会警局接到一个匿名电话，是个女的，用的是无法跟踪的即购即付手机。她声称自己住在附近，说那个女孩失踪后不久，她在运河旁边看到一辆红色标致车，司机将很大的什么东西抛到了水里。不用说，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开一辆红色标致。”

“上帝啊。”

“还有。他曾有过一辆属于自己的冰激凌厢车。”

“他叫什么名字？”

“你知道我不能告诉你的，马特。”

“要是他给抓进来了，我明天早上也肯定能知道的。”

“确实如此。”皮特曼略微考虑了一下。“我私下告诉你，他叫托马斯·布里斯托。纽因顿人。可是这不能公布于众，马特。我是当真的。”

“别担心。我只是想告诉克莱尔。不过你显然不太相信吧？”

“我根本不信。名叫托马斯，开一辆红色标致，曾经卖过冰激凌。我认为这简直太巧合了。”

马特扬起眉毛，有些怀疑。“是真正的杀手在陷害他吗？”

“还没有那么邪乎，马特。有不少人对布里斯托这样的人看不顺眼。这只是某个人让人恶心的恶作剧罢了。我们明天上午把他抓来，让刑事鉴定科把他的车给拆了。过一个星期他回到家，会声称受到骚扰，提出索赔。我已经和他的律师交过一次手，再不想来第二次了。不过显而易见，我们得到了举报，就必须行动。”

“那么时间是怎么安排的？”

“如果你们想在附近安排一名摄影师的话，我告诉你，韦斯曼把抓捕时间定在了明天上午10点钟。千万别说这是我告诉你的。正午的时候会有一场正式新闻发布会。如果凯勒曼抢了先，我们这么做至少可

以控制造成的损害。再说，谁知道呢，也许真是我看走眼了。或许韦斯曼确实料事如神，布里斯托到头来还真是我们要找的‘汤姆叔叔’呢。”

第12章

一方面是出于必要，一方面是接受了自己律师的建议，托马斯·马丁·布里斯托成了一个生活极其规律的人。每月的第二和第四个星期四，他都要从肯特开车到米德尔塞克斯，在海斯和姐姐一起吃午饭。

从厨房的窗口看去，他正好在邮递员骑车进入拉德布罗科路时，离开了位于纽因顿的住房。他坐进车里，简略地将里程器上的已行驶总里程数记在一个翻旧了的笔记本上，顺便还记下了时间，9点34分，以及日期，8月29日。

邮递员出现在门口的同时，布里斯托小心地将破旧的红色标致车慢慢开上马路，朝向韦斯特伍德克罗斯的方向前进。

他特意朝邮递员点头示意。邮递员则骂了句脏话，算是回敬。一大早收到这么个礼物可真不让人开心，可布里斯托更看重是否有人认出他来，而不在乎别人欢不欢迎他。

天空阴沉沉的，预示早些时候会落雨，布里斯托希望能在下雨前赶到海斯。挡风玻璃的刮水器坏了，需要换新的。但是失业救济金可并不涵盖修车这样的奢侈花费。

旅程起初平安无事，天气还是那样，车流也算正常。他预计在正午之前就能到海斯，尽管A2和M25公路连接处的道路施工没完没了，通向首都路上的丹森立体桥上一起车祸还没有清理完现场。

他想，就是将双眼蒙起来，他也能在这条路线上开车了。多年以来，每个月相同的那几天，他都沿着同一条路，进行同样的旅程，去享受姐姐的陪伴和两人愉快的午餐时光。夏天的几个月里，他们还会共享下午茶，春冬两季则只是午餐。托马斯·布里斯托还是喜欢在黄昏之前赶回家。

在布莱克沃尔隧道南边，当他向西朝格林尼治方向行驶的时候，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辆警察巡逻车，跟在他的车后面，不紧不慢地以每小时28英里的速度尾随着，穿过了布莱克希思。

他感觉额头上无缘无故冒出了汗珠，嘴巴发干，胃也有恶心想吐

的感觉。他努力将注意力集中在前面的路上，但后视镜里，巡逻车的影子磁铁般吸引着他的视线。

德特福德。

纽克罗斯。

索思沃克。

巡逻车保持着距离，以平稳的速度伴随着车流一起，迫使其他车辆将速度降回合法范围以内。

看到沃克斯霍尔桥了。他到达红绿灯路口时，灯的颜色变了，他就趁着黄灯继续朝前开。他的头向前探着，眼睛盯着后视镜。巡逻车被红绿灯拦了下来。他看到在自己身后，横向而来的车流将他们隔开了。

终于松了一口气。他沿着伦敦泰晤士河河堤，驶入车流之中。他的腋窝里湿漉漉的，于是他在心里记下要买瓶香体露这件事。

他一边骂自己没有自制力，一边打开了收音机，然后用指头戳着按键，调换频率。虽说人到中年，但不痛不痒的音乐不是他喜欢的。广播四台的声音清晰地响了起来，他决定听这场有关中东问题的讨论，非常高兴这节目让他不用再想那些离家很近的事情。

第13章

抓捕六名嫌疑人的行动共出动了十二名警探，每两名警探负责一个嫌犯的抓捕。每场抓捕都由韦斯曼细心指挥，以取得最大的媒体冲击力。遵照他的指示，所有人都一起把手表对了时，他们个个都暗自觉得好笑。

一秒不差，上午十点整的时候，六对刑事调查部的警察敲响了位于全郡不同地方六户人家的门。

只有五户人家的门开了。

托马斯·布里斯托先生在纽因顿的家门无人应答。

10点15分的时候，韦斯曼在指挥室内地板上来回踱步，心里非常生气。他怒视着同僚，骂自己运气不佳，盘算着要取消已经计划好的新闻发布会。他本想在会上宣布这次抓捕行动，好让公众大吃一惊的。

尽管皮特曼持保留意见，但韦斯曼相信布里斯托就是他们要找的那个人。自从那天早晨报纸头条刊登出来之后，全国各地的每个冰欺凌小贩都成了嫌疑人。布里斯托是定过罪的恋童癖者，没有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并且有匿名人在现场附近见到他。这些已经足够把他关上好几天，好好审问一番了。如果连这都不做，他们就是在冒遭人指控玩忽职守的风险了。皮特曼恭顺地同意了这个意见。

10点20分的时候，韦斯曼批准对布里斯托的车子做个详情通报。警察开始询问周围的邻居，他们所证实的情况，是警方稍微仔细地进行一下情报调查就可以知道的：他每月第二和第四个星期四都要到海斯他姐姐家里。韦斯曼在心里骂了自己。

他是通过破格提拔升到这个高级职位的，而那些经验丰富但资质平庸的人则做了他的牺牲品。

他知道，同事们正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在等待着，盼着他出丑。

他一百个不愿意，但还是得接通电话，向伦敦警察厅报告了这个

情况。

第14章

警笛在紧贴他身后的地方响了一下。布里斯托感觉自己的胃在翻腾，电台广播里在讲些什么他早就知道了。他紧紧抓住方向盘，眼睛扫了一下后视镜。沿着河堤一直跟在后面的那辆熟悉的红色双层巴士不见了。本应是双层巴士的位置上，出现了巡逻车不停闪烁的蓝色警灯，强势地宣告着它的存在。

出于本能，他知道这就是早些时候跟踪自己的那辆巡逻车。可是，他打消了这个念头，把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将心率降低到接近正常水平。

他没有超速，也严格做了行车指示，并且尽自己所知遵守了《高速公路法》。他向上帝祈祷这只是一次例行检查。

但这已不是第一次证明，托马斯·布里斯托对万能的主根深蒂固的信仰是一场误会。

“不好意思打扰您一下，先生。这是您自己的车吗？”一位礼貌而且谦逊警察问道。他透过摇下的车窗朝里面观望，看到了布里斯托充满疑惧的脸庞。

他点点头，有些焦虑不安。“有什么问题吗？”

“只是例行检查，先生。您怎么称呼？”

“布里斯托。托马斯·马丁·布里斯托。”

“您带证件了吗，布里斯托先生？”

“在仪表板里。”他弯下身子，向他出示了那些证件。

那名警察仔细查看了驾驶证，然后递给同事。他的同事回到巡逻车，将所有细节通过无线电发送了出去。“您这是出远门呀，先生。要去什么好地方吗？”

“海斯。去看我姐姐。有问题吗？”

“没什么可担心的。我们不会占用你很长时间。”

他转向巡逻车里的同事，漫不经心地点了下头。“海斯是好地方啊。我自己小时候就在索撒尔住。玛格丽特夫人路。你知道那地方吗？当然，现在那里全是该死的阿拉伯佬。”他瞟了布里斯托一眼，看他的反应，然后弯下腰到右侧前轮的地方，用手指检查轮胎。“我认为你的车轮定位不准哪，先生。有一侧胎面的花纹有些磨损了。如果我是您，我会找人处理的。”

“我原来倒没发觉，”布里斯托咕哝着。“我会尽早修理的。还有别的问题吗？”

“布里斯托先生，可以的话，我们想问您几个问题。”

他的心跳猛地加快。“问题？”

“到我们警局里。当然，如果您不介意的话。只是我们在这里问的话会阻挡交通的。”

布里斯托脸色刷白。他挣扎着让自己镇定下来。“因为什么？什么样的问题？我不太明白。”

“到警局里说话会方便些，先生。”那警察很客气，可他的语调表明，这个邀请是不能拒绝的。“不会用很长时间。”

“哪个警局？在什么地方？”

“要是您愿意坐我们的车的话，我会直接送您到那儿。我同事会把您的车开过去的。”他伸出手来要车钥匙。

“我想是搞错了吧。我可没做错什么。”

“恕我直言，先生，没有人说你做错了什么。只是例行调查而已。”

“那为什么……”由于精神紧张，他的声音越来越小。他知道自己不能跟他争论。“我十二点之前还得赶到姐姐那里呢。她在等我。”

警员瞅了瞅手表，一副很同情的样子。“也就问几个问题，然后您就可以走了。没问题吧，先生？”

他被从后门领进警察局，又发现自己被推进一个几乎没什么陈设

的房间。警察让他在里面等。

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人理会他。

他耐心地坐在那里。

如今这里可不是他当地的警局了。

让大都会警局给叫进来，事情肯定非同小可。

他们是有些名声的，他可一点都不想亲自来进行验证。

第15章

他从夹克衫口袋里取出那份卷起来的《每日快报》，却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文字上。他心不在焉地翻着那些页面，因为心在别处。

“汤姆叔叔”这个头版头条他居然都视而不见，就像他在来这里的路上对电台的新闻报道听而不闻一样。

现在任何有关那个遇害女孩的新闻都让他恶心透了。

最后，既没人道歉也没给解释，他就被带到了羁押警面前。

“布里斯托先生，对吧？您能大驾光临，真是太好了。旅途愉快么？”

“警官，能麻烦您向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吗？”

羁押警打断他的话。“一切都不着急，布里斯托先生。一切都不着急。我同事领你来的路上风光无限吧？”

“你说什么？”

“经过儿童游乐场了吧？”

布里斯托喘了口气。不要紧张，要配合人家。“我这是被捕了吗？”

“不，先生，当然不是。您随时都可以自由离开。”可是那语调的意思是，有胆你就试试看。

“我想打个电话，拜托。”

“可并没有人逮捕你，先生。你无权打。”羁押警甜甜地笑着。他觉得这很好玩。

“我得给姐姐挂个电话。她在等我吃午饭呢。”

“这么大老远的，就只是为了吃顿午饭？你们两个的关系肯定很亲密吧。”

“兴许顺便还要跟她睡上一觉呢，警官。”

布里斯托气得直打趑趄，可随后很快让自己镇静下来。要稳住，就让他们玩那些无聊游戏吧。

“告诉你吧，我想，对他来说她年龄太大了点儿。要不她打扮起来的时候也穿体操衫¹、白袜子什么的？”

“我要跟我的律师通话。”

“再等等或许还行。我们这会儿可有点忙。”

布里斯托觉得自己的胃在翻腾，恐慌开始升级。“我知道自己的权利。我有权……”

“你的权利，”羁押警将拳头在桌子上猛然一击，脸上的笑容不见了，“我们说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们说什么时候有才什么时候有。”

开车把他带过来的那名警察走上前来。“兴许你想把眼镜摘下来，先生。”他的语调这时变了，公开场合相遇时的彬彬有礼变成了让人不愉快的举止。

“我的眼镜？干吗要摘？”

“我们可不想把它给弄碎了，是吧？”

布里斯托喘了口气。一定要镇静。就让他们在那里装模作样吧。

“把他关到三号房。”

“可是……”布里斯托急切地朝监控摄像头看去。

羁押警咧嘴笑了笑。“坏了都一个星期了，老兄。我们能找到的理工全是他妈的保加利亚人，他们还没通过来这儿的安全审查呢。”

“可是……”

“电脑今天也有点慢，我只能等一等再把你的资料录进去。同时我建议你一定要非常小心，因为你还不算正式在这个地方。”

警察和风细雨地将布里斯托领到警察局后面的一间羁押室，把他推了进去。门砰的一声在他身后关上了。他在混凝土睡铺边上薄薄的

床垫上坐下来，紧挨着一条破烂不堪、质地粗糙的毯子。还有一只肮脏的、没有座圈的钢马桶，是这个粉刷成淡色的裸砖房间仅有的另一件陈设。四面墙上到处是乱写乱画的东西。

他发觉自己把报纸忘在了另一个房间，不由得在心里暗暗咒骂自己。他知道在挨过这一天之前，他肯定会把墙上那些涂鸦逐个看上好多遍，这是感官功能被剥夺所造成的恶果。

在这一刻，他甚至希望自己是人们常常认为的那种智力低下的变态狂。至少，那样的话，他只要坐在那里对着墙发呆就能心满意足了。加入门萨国际²有不少好处，但对付无聊肯定不是。

耀眼的日光从窗户上那几块厚厚的，不透明的玻璃中透射进来。由于没有通风设施，空气中充斥着呕吐物和尿液的臭味，那是头天晚上光顾过这个羁押室的几个醉鬼留下的。

他需要一支香烟。离开家后他还一支都没抽过。车内不能抽烟是他戒烟计划的一部分。他那包二十支加长烟还在储物箱里，没有开封，和打火机放在一起。突然之间，他很急切地想来上一口。

他用双手抱着垂下的脑袋，闭上眼睛，让自己觉着舒服些，就像习惯了简陋羁押室的人那样。

他期望不用等太久。总得让那些警察喝杯咖啡，做点笔记，讲个笑话拿他开涮吧。然后，像机关枪发射一般地问上一通问题之后，他就可以走人了。

有些事情得自己慢慢习惯，也由不得你不习惯。

一名警察给他端来一杯半温不温的茶，他感激不尽地接下了。他感觉很热，身上发黏。那几块厚玻璃打破了对面墙壁单调，也让太阳的温暖放大了好多倍。

令人窒息的空气让他感到口渴，可除了那只马桶以外，没有任何供水设施，而马桶也只能从房间外才能放水冲刷。当然，卫生纸是没有的。

外面的世界只能通过远处几乎听不到的交通噪音感知到。

偶尔，正在玩耍的小孩子的尖叫声和呼喊声会传到他耳朵里，让他的嘴唇上露出短暂的笑容。

布里斯托喜欢孩子。

毕竟，那也是他被关到那里的原因。

他真的非常需要一支香烟。

他按了门口的紧急按钮，耐心等待着，可是没有人来。

他又按了一次，使了更大的劲儿，然后回到混凝土睡铺，舒展开身子躺在床垫上。他不愿意用那条尿迹斑斑的毯子，就扔到了角落里。

这些年来他学会的一件事情就是保持放松。紧张不安没有丝毫用处。

他毫无他法，只能躺下等待。

¹ 体操衫：一种中、小学女学生穿的长至膝盖的束腰无袖外衣，常作为校服。

² 门萨国际：成立于1946年的国际组织，成员都曾在正规的智力测验中居前2%。

第16章

下午四点半，文学学士兼法学硕士——杰里米·艾萨克情绪低落，回到威瑟顿·斯坦利·琼斯律师事务所位于女王街的办公室。他刚在治安法庭输掉一起官司。这本是件非常简单的案子。被告已经认罪，况且还有可以减罪的情节，如果换一天开庭的话，这些在审理中是可能获得同情的。

虽然有口头上说的各种系统化的决策程序以及陪审团的清正廉明，可是似乎治安法庭做出判决更多的是依赖于治安官当天上午心情如何，而不是对案件理由充分的判断。

本来一纸社区服务令会恰当得多，可到头来却是三个月监禁，这不能不让人事后心生怨恨。虽说判决严重不公，可上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向震惊的当事人解释这些就已经够糟糕的了，可更加不堪的是，他还得在当事人四个孩子面前，向当事人妻子进行解释这一切。

因此，在秘书交来备忘录之前，他的情绪就已经很坏了。他用一只手抓着听筒，不耐烦地用另一只手扯下夹克衫。

“布里斯托那里什么情况？”

“他姐姐打电话过来了。他已经晚了好几个钟头。朝他家打电话也没有人接。”

艾萨克朝台历看了看，确认了当天的日子。第四个星期四。他对布里斯托的常规日程安排，清楚得就跟自己的事一样。“好吧，我来跟踪这件事。替我给她回电话，告诉她不要担心。就说他很可能是车子抛锚了什么的。你知道的，就是那些通常的空话。如果他露面了，叫他们一定告诉我们。”

他拨了布里斯托的住宅电话和手机号码，没有人接听。他走到文件柜前，从自己的公文包里挑出一个文件夹。

也许没有什么，可早晨的新闻头条还清晰地留在他的脑海里。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他交代了卡伦一句。“如果有人问，就说我还在法庭上。”

第17章

马特回到办公桌前时，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手里捏着吃了一半的火腿莴苣番茄三明治。他查看了一下收到的信息。

没有皮特曼发来的。

他倒在电脑前面的椅子上，怒气冲冲地望着电话机，祈祷铃声会响起。一个晚上的活儿很可能要白干了。

他小声咒骂皮特曼不带手机的臭毛病。皮特曼探长，他大概是启斯东笑剧 1 里的最后一个差佬了。

他在显示器上打开了那些通讯社报道文章。头条依旧是“汤姆叔叔”的天下。关于布里斯托的，还什么都没有。

他点击鼠标，屏幕变了，打开的是他自己策划的报道。他为了准备这篇报道一直熬夜到凌晨三点。

确定布里斯托的身份还是很容易的。对于电脑技术在纸媒行业的应用，马特向来是颇有微词的，尤其是在他面对电脑系统束手无策的时候。可昨天晚上，他对谷歌可是赞不绝口。他在显示屏上一一打开每个文件，查看报刊、通讯社报道、网站或是博客上提及的每一个布里斯托。

再点击一下，就只是性犯罪案件了。全国范围内七十三次提到了布里斯托。他告诉自己，这是非正规的统计。

再次点击之后，按郡划分的名单出现在屏幕上。将名字不同的那些排除后，只剩下三位。皮特曼曾暗示逮捕的都是本地人。而三人中只有一位在本地居住，那就只能是托马斯·马丁·布里斯托了。

在查看选民登记簿时，马特惊讶地发现，多年以来布里斯托用的一直都是同一个地址。这很不寻常。性犯罪者一旦在一个镇上声名狼藉之后，往往就会搬到别的地方居住，否则他们的生活会非常不愉快。想到这个，马特笑了。这些肮脏的杂种真是活该。

他将每份有关系的报道都进行了保存，就着从售货机买来的加糖

黑咖啡，花了一个小时把它们从头至尾读了一遍。周围的清洁工来来去去，忙着他们的工作。在晚上，坎特伯雷办公室里只会留下少数的员工。通宵制作的大部分事情是在南方传媒位于切姆斯福德的埃塞克斯基地完成的。

他准备了两篇报道，一篇比较含糊，带有试探性质，提到布里斯托与另外五人被警察所传讯。第二篇则大胆、醒目，纽因顿男子被控为奸杀丽贝卡真凶，他想麦金太尔会喜欢的。

但麦金太尔并不喜欢。他决不会将一条能上头版的新闻线索拦下来，尽管这条线索是基于一位未透露姓名人士提供的信息，到明天上午才能被证实，并且能否证实还不一定。

而且，如果马特头天晚上就已经知道了有关“汤姆叔叔”的情况，他究竟为什么此前什么都没做？南方传媒体可以把凯勒曼的独家报道挖走，成为业界羡慕的对象。

马特能做的只是阻止上司直接给福特山打电话来证实细节。他生气地争辩着说消息来源必须保密，这才算说服麦金太尔罢手。

截稿时间过了，马特心有不甘地认了输。他的报道在那天将不能见报。但至少别人也还没有进行报道。

印刷机开动的了，一份通讯社报道印了出来：五名男子正受到罪案调查相关传讯。

编辑和记者同时读完了这篇报道。麦金太尔朝马特自鸣得意、心满意足地笑了笑，离开了房间。

托马斯·布里斯托不在名单之列。

¹ 启斯东笑剧：指1914-1920年初由美国启斯东影片公司拍成默片的笑剧，剧中经常出现一队愚蠢而无能的警察。

第18章

钥匙在锁里转动的声音把他弄醒了。等他意识恢复清醒的时候，羁押室的门开了，一份火腿煎蛋外加一杯茶已经放到了睡铺上的他旁边。一声不吭的施主就要把门重新关上了。布里斯托一骨碌坐直了身子。

“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究竟……”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随即上了锁，声音很大。门上的观察孔拉开了，露出一张面孔。“你说什么了吗？”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张面孔毫无表情地回望了一下。“对不起，老兄。我只管送茶饭。”

“可是……可是……我能和谁讲话吗？有管事的吗？探长在吗？”

“也许你可以对羁押警讲。我看看能帮上什么忙。”

那张面孔不见了，观察孔也闭上了。

布里斯托回到床铺边，坐在食物托盘旁，大脑已经麻木。一只煎得很糟糕的蛋正慢慢凝结，旁边仅有的一片让人没有食欲的廉价五花火腿，懒洋洋地躺在塑料盘子上。一只软得过分的叉子是唯一的餐具，没有调味品，茶水是用一次性塑料杯盛着的，毫无生气，上面漂了油乎乎的一层，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抿了一口，苦笑了一下，茶里没有放糖。不过至少这还是液体的，他对此心存感激。

他把托盘放到地上，一边啜着茶，一边考虑自己的处境。他刚才肯定是睡着了。在这沉闷的暖空气中，没有其他东西刺激感官，睡觉总是牢房里打发时间的最佳方式。

他记起了羁押警说过的话。他没有被捕，任何时候都可以自由离开。

他再次按下紧急按钮，然后回到床铺上坐下，暂时听天由命。他

慢慢控制住了自己的呼吸，并且利用以前几次坐牢时学得的初级瑜伽技巧让自己镇静下来，达到放松的状态。

没有什么别的事可做，只能等。等的这段时间也只能用来睡觉。他闭上双眼，调慢呼吸，缓缓地返回浅睡的状态。

第19章

下午六点，杰里米·艾萨克锁上办公室的门朝自己的车走去，眉头紧锁。他从邻居们口中得知，布里斯托是在他的常规时间出门的。

他迅速给马盖特的福特山警局打了电话，证实发生了最糟糕的情况。他们承认“急切地想跟他谈话”，但对他的行踪一无所知。

艾萨克心神不安，他的当事人不可能就这样消失了。可他究竟在哪里呢？

答案慢慢地，却又非常清晰地出现在脑海里。

他心头一沉，低声咕哝了一句。“愿上帝保佑你，托马斯。”

第20章

这是克莱尔十分钟内第十次看手表了。马特七点钟就走了，到现在还没来电话。她知道他很忙。但此刻，她需要他。凯勒曼有独家报道的事情他已经事先提醒过她了，但亲自看到时，她还是感觉象是肚子上挨了一拳。

从英吉利海峡过来的阵雨才下过，西崖海滨大道还是湿漉漉的。三个孩子骑车从她身旁经过，迎着强烈的海风拼命蹬着自行车。克莱尔目光呆滞地看着他们。两个男孩一个女孩，那个女孩的年龄跟丽贝卡差不多，或许头发颜色要深一些。

不管这一幕让她多么撕心裂肺，但看到孩子们又四处走动，总算让人松了口气。这个暑假的最后几个星期可不是本地儿童的愉快时光。年龄大些的吓得不敢出门，年龄小的则给搞糊涂了，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被关在家里。偶尔也能看见他们成群结队出来，但绝少有单独行动的。

一种紧张不安、恐惧异常的气氛笼罩在社区上空。直到早晨的新闻头条出现的时候，这气氛才开始消散。她朝四周望了望，果然，一个成年人正叫那几个骑车的孩子回去，责骂他们离开了大人的视线。肯特海岸的这个区域要恢复正常，还得要很长时间。

丽贝卡遭绑架的时候也正在骑自行车。她当时正在去勃朗尼斯的路上，离现在克莱尔站的地方很近。她最后的活动轨迹依然不清楚。朋友们看到她离开家门，身穿制服，要赶往童子军大会。结果她永远没能走完那段路程。

“你在这儿寻思什么呢？”

这声音一下子破除了咒语。她转过身，看到马特站在她后面。见她两眼泪汪汪的，他的笑容消失了。

“对不起。”

她用纸巾轻轻拭了拭眼睛。“没什么。我刚才……”解释是多余的。

马特用一只胳膊搂住她的肩膀，她靠在了他身上，非常感激他的陪伴。

“看起来你需要来杯咖啡。”

她笑了笑。这是马特应对一切危机的绝招。

他们默默回到她的家里。马特精心安排了各种点心，渗滤式咖啡壶咕嘟咕嘟地煮着咖啡，烤架下在烤着脆饼。克莱尔的眼睛依然红红的，但她还是重新涂上了睫毛膏。他们在厨房里两只挨着的凳子上坐了一会儿，默默沉思着。

他看到克莱尔突然有了笑容，就开口打破了沉默。“想到什么开心事儿了？”

“没什么。一闪念而已。再来点咖啡吗？”

她去换滤布的时候，马特简要讲了当天发生的事情。讲他是如何找到那个叫布里斯托的本地人的名字，结果警察去抓时却发现他按时习惯去了伦敦。她若有所思地听着，知道马特在强调他只是另一个嫌疑人，而且皮特曼已经找他问过话了，她还不能抱太大希望。他只是想让她知道，有人在管这件事，丽贝卡还没有被遗忘。

“不管怎么说，”他总结说道，“戴夫说他们已经设置了电脑程序，专门关注他的汽车号码牌，这样路上某个地方的摄像头就能探测到他了。”

克莱尔小口喝着热咖啡，问道：“会抓到他吗？”

“当然会。很快我会了解到更多情况。”

“会把他怎么样呢？”

回答之前，马特认真思索了自己要说的话。“他最终会从这里被移交至福特山。不过我估计大都会警局会想先跟他悄悄聊上几句。”

“他要是不认账呢？”

马特笑了。“那可是大都会警局，亲爱的。不认账是过不了关的。”

第21章

钥匙在锁里转动的声音第二次把布里斯托吵醒了。他睡眠惺忪地坐起来，从深睡中清醒，精神慢慢集中到周围环境上。他盯着打开的门，不敢肯定自己是醒了还是没醒。没有人进来。他坐在那里，焦急地期盼着。

什么也没有。

他朝窗户瞅了一眼，现在是清晨，天还很黑，警局里的钠灯发出的琥珀色灯光，穿过不透明玻璃照进来，朦朦胧胧的。他站起身，穿过屋子走向门口。

他很好奇。

很小心。

也很担心。

第一拳径直打在他胸口上，弄得他喘不过气来。他一下子给甩到屋子另一边，撞到窗户下的墙上。他的脑袋磕在了砖头上，眼镜也掉到地上。他稳了一下自己的身子，拼命喘着气。他看到一个模糊的，着灰衣的身影朝他冲过来，于是本能地抬起双臂保护自己的脸。

一只重重的靴子踢在他肚子上，他疼得弯起身子。一只膝盖向上撞在他鼻子上，在他脸上横扫过去。他上假牙咬进了下嘴唇，嘴里满是血。

接着又来一脚，踢到了腹股沟上。那是烧灼般的疼痛。他感到一阵恶心，倒在了地上，试图喘气的时候却吐得透不过气来。他用一只手紧紧按住会阴部，用另一只手护着脸。

他将手伸向自己的眼镜，急切地想重获视力，可是马滕医生牌的钢头靴比他快一步踩碎了镜架，镜片被碾成碎末，掉进了水泥地面的缝隙里。

“让我们看看你不戴这玩意儿还能找到几个小孩子，强奸犯。”

布里斯托把嘴里的血吐出来，抬头看着那个矗立在他上方的人。钢鞋头慢慢抬起，贴在他的下巴下面，靴皮靠在他喉咙上，让他感觉有些冰凉。靴子后面的那个身影模糊不清，由于近视，布里斯托看不清他上方那张满是嘲弄的脸。

“站起来，强奸犯。”

布里斯托没有动。靴子踩在他手上，把手指压碎了。他疼痛得尖叫起来。

猛地一拳从旁边挥到他脸上。“别出声，你这变态的杂种。现在给我站起来。趁着你还能做到。”

他朝后靠在墙上，强迫自己站立起来。血从嘴唇流出来，顺着下巴和脖子向下淌，渗到了衬衣里。他颤抖着，用那只没有受伤的手把一只手帕从口袋里掏出来包扎了伤口，眯着眼睛想看清打他的那个人。

“求您了。我什么也没干。”

一巴掌狠狠搥在了他的脸上，一枚镶嵌宝石的戒指划破了他的脸颊，血溅得满墙都是。

“我没有允许你讲话，强奸犯。”

接着肚子上又挨了一脚。就在他疼痛难忍弯下身子的时候，看到模糊的人影向后退去，随后消失在门口。他使劲喘着气，恐惧地望着门口，想要摆脱疼痛。

整整两分钟的时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四下一片寂静，只能听到他自己费力喘气的声音。接着出现了另外一个人。个子矮些，身材单薄些。这次是个褐衣人，姿势没有上次那样吓人。

“上帝啊，你看上去不大舒服啊。发生了什么事？摔倒了吗？”

布里斯托没有吱声。这是经典的软硬两手交替使用的手法。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褐衣人果然没让他失望。

“看得出来，你已经见到彼得了。你了解他的话就会知道他是个大好人……”他弯下腰，捡起破碎的眼镜。“这是你的吗？”

布里斯托尽力跟上他的动作，眯缝着眼想看清他。褐衣人耸了耸肩，将已经扭曲的眼镜架扔给布里斯托。“多可惜。你把它弄坏了。你该找副隐形眼镜试试。”

他把脸贴近布里斯托。啤酒和发霉的烟草气味直往他鼻孔里钻。布里斯托慢慢朝后退，直至碰到墙。这时他能看到褐衣人的脸了，因为已经近得足可以看清楚。他在微笑。

“你那个伤口真让人看着难受。你该找人看看。”他朝后退了退，布里斯托又看不清了。“咱们就别玩游戏了，布里斯托。你叫托马斯·马丁·布里斯托，是吧？”

布里斯托点了点头，用手帕捂着鼻子。他现在又能呼吸了，棉布也把刚才的血止住了。“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

褐衣人朝门口走了走。“是我们问问题，布里斯托。明白了吗？那样的话咱们大家就都会相处得很融洽。现在，我还不了解你，不过我想喝杯好茶。也给你点时间把事情好好想想。你现在不是在海边了，强奸犯。马盖特，是吧？《快乐男孩去远足》¹？这是正儿八经的警察，可不是乡下的什么“赚一先令”童子军配备。我们回来的时候，会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太忙的话。”

他走出羁押室，把门关上。钥匙在锁里转了转，发出一阵声响，随后观察孔打开了。“哦，给你个友情提醒，就咱俩知道。彼得是个臭脾气。可别把他惹恼了。”笑容消失了，观察孔砰的一声闭上了，并随即门上，发出很大声响。

布里斯托摸索着寻找自己被弄坏的眼镜。他发现眼镜已经严重受损，就把损毁的镜架扔到了墙角。他走到睡铺那里，用青肿、刺痛的手指摸着肿胀的双唇。已经凝结的血液覆盖在下巴和脖子上，渗透了衬衣，粘在了胸口上。肚子上的肌肉非常疼痛，腹股沟失去了知觉。

他再次练起瑜伽，慢慢把身体调整到某种受控状态，试图阻止那一阵阵折磨自己身体的疼痛。他不停颤抖着。

后脑勺上、脸上、胸口上的淤伤开始肿胀。他能尝到嘴里血液的咸腥味。他靠着坐好，试着采取一个更舒适的姿势，但是疼痛的身体

让他做不到这一点。他只能等待。

紧张不安。

十分恐惧。

¹ 《快乐男孩去远足》：英国广播公司情景剧《只有傻瓜和马》中一集的名称。远足目的地为马盖特。

第22章

他们是在清晨五点钟回到羁押室的。日光透过厚玻璃慢慢射进来。他正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但钥匙发出的声响使他的精神迅速集中起来。

他盯着模糊的门，绷紧身体防备着可能会受到攻击。门打开了，褐衣人出现在门口。布里斯托稍稍放松下来。

“早上好，托马斯。”

没有回答。

“随你的便吧。我们得问你几个问题，在会谈室，那里会让人感觉更舒服些。”

布里斯托盯着这个模糊的说话人。“我这是被捕了吗？”

“为什么？你做了什么错事了吗？”

“我什么也没干。”

“所以你什么都不用担心，对吧。请这边走。”

“我要跟我的律师讲话。”

“别和我们胡闹了，布里斯托。都过了漫长的一夜了。”

“我是认真的。我要见我的律师，杰里米·艾萨克。他有个紧急电话号码，24小时开通。”

褐衣人冷冷地笑了。“好可爱呀。彼得！布里斯托想见律师！”

“在我去把他拽出来之前，赶快把那混蛋强奸犯弄到这儿来！”

彼得一句话还没说完，布里斯托已经站起身。他驯服地跟着褐衣人走出羁押室，穿过拘留室，来到一间侧室。他能辨认出那些橱柜和办公设备的大致轮廓。一个站在窗下，能看到侧影的人开口说话时证实了他的身份。那不是布里斯托会很快忘记的声音：不是伦敦口音，是更靠北方的，莱斯特这个地名闪入脑海。

“强奸犯要给你找麻烦？”

褐衣人恰好在这个时候答道：“没有什么问题，彼得。这位我还是对付得了的。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去喝杯茶得了。托马斯愿意给我们捧场的。是不是，托马斯？”

布里斯托什么也没说。

“他刚才问你问题了，强奸犯。”那个侧影从窗户那里离开了。

“是的。随你们说什么吧。只是求求你们，别再打我了。”

“拒捕属于犯罪，托马斯。如果受到攻击，我们完全有权利自卫。”

“可是你们打……”布里斯托没有把话说完。

“我被冒犯了。严重地冒犯。”是彼得的声音。“这是严重的指控，强奸犯。”

“我敢肯定他不是有意的。你是有意的吗，托马斯？”

布里斯托的身体在发抖，他害怕再次被打。

“你干吗不向彼得道歉，托马斯？我想你是把他惹不高兴了。”

布里斯托没有说话。他看到彼得模糊的身影朝他而来。一拳狠狠地揍在他脸上，使他的耳朵嗡嗡作响。他吐出了几个字：

“对不起。”

“听得不太清楚。大点声儿，强奸犯。”

“对不起。”

“听到了吧，彼得？他说对不起。你瞧，我跟你说过他会捧场的。坐下好不好，托马斯？”

褐衣朝指了指办公桌旁的一把金属框架椅子。布里斯托顺着他手的方向看过去，模模糊糊看到那把椅子。

“把胳膊放在身子后面。”

布里斯托想也没想，就按那人说的做了。他感觉到一副手铐套在了自己的手腕上，并且意识到他被链子锁到了椅子架上。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这一拳是从他的左边打来的，横扫了他整个脸，力量大得把他的身体从椅子上抬到空中。手铐在限制着他，把他又拽了回来，因为椅子是用螺栓固定在地板上的。可这一拳造成的疼痛几乎算不了什么，因为他的胳膊和手腕都因为手铐而扭伤了，可他把原本要发出的叫喊压低成小声的呻吟，决心不让自己失控。

“有人叫你说话了吗，强奸犯？”是彼得的声音，在他身后发出的。

褐衣人过来圆场。“好了，彼得。托马斯不会给我们找麻烦的。去喝杯茶吧。我也要喝上一杯。你呢，托马斯？来杯好茶？还是咖啡？”

布里斯托看着地板。从身后来了一拳，将他的右耳撕破了。他感觉到血渗到了衣领上。

“他问你问题呢，强奸犯。”

“不。谢谢你。我什么也不要。”

“给他一杯茶吧，彼得。他想来杯茶。”

“加糖吗，强奸犯？”

“加两块儿。”

褐衣人咂了咂嘴。“你的礼貌去哪里了，托马斯？”

“请加两块儿。”灰衣人从他身旁经过的时候，他退缩了一下。灰衣人出去时随手关上了门，布里斯托又能喘口气了。

第23章

“这到底都是怎么回事？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可是服了刑的。都是过去的事了。”

褐衣人站在他面前。“别把彼得放在心上。你一旦了解他，就会知道他是个真正的好人。你也看到了，他脾气有点暴躁。不过话说回来，我们都有缺点。象我，就戒不掉烟，没有意志力啊。我只要看到别人抽烟，自己就得来上一口。我想你也一样，托马斯。你是一看到个小孩，不搞就不行。”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点上一支烟，将烟吐到布里斯托脸上。

“你抽烟吗，托马斯？哎呀，我好傻，你当然抽了。这些烟可都是你的，在你的车里找到的。不过下次买焦油含量低一点的牌子吧，好吗？我对这类事情比较挑剔。”

“求你了，给我一支。”

褐衣人深深吸了一口，然后靠近布里斯托，把烟慢慢吐到他脸上。“抽我的吧，托马斯。别人掏腰包的时候我总是很大方的。”

烟熏得他眼睛发痛，他屏住呼吸让烟散去。他知道如果他吸了，就会急切地想要更多。

“你想要我怎么样呢？”

褐衣人没有理会他的问题。“你知道么，他加入了大都会警局橄榄球队，我们的彼得非常喜欢体育运动。他还练习举重，还有拳击。是个大块头的小伙子。你呢，托马斯？你喜欢体育运动吗？”

布里斯托决定配合他。这个选择给他带来的痛苦会少一些。“我偶尔喜欢下下棋。”

“啊，费脑子的爱好。说老实话，我可不爱这一口。嗨，我要是你，就不会跟彼得提这个。他可不喜欢聪明的家伙。”

“你让我感到吃惊。”

褐衣人的语调马上变了。“甭跟我套近乎，老兄。玩这个，你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我的方式，或者彼得的方式。你想选哪个？”

“你的方式，求你了。为什么我会给弄到这里？”

“我跟你说过。别耍小聪明。”

“我确实不知道。是和那个女孩有关吗？”

“什么女孩？”

“前几天发现的那个孩子。”

“这么说你知道她喽。”

“我会读报。还看电视。这很难成为国家秘密的。”

“不过当然啦，那不是你干的。”

“老天作证，那不是我。我是决不会杀害小孩子的。”

“你当然不会。这样的事儿是决不会有的。多么可爱又天真的托马斯·马丁·布里斯托哟。法官是怎么描述你的呢？这上面说，是一个凶猛的恋童癖者，偏爱青春期前的儿童。”他在布里斯托面前扬了扬手里的一张纸。“有一个花哨的词儿是用来形容这个修辞手法的。是叫字面直译吗？”

“是头韵¹。”

“我接受指正。谁这里是这里最聪明的人已是不言而喻了。可你为什么不用你那点聪明劲儿，开始配合我们呢？”

“我什么都没有做。”

“你是个定过罪的罪犯，托马斯。你肯定干过坏事。你认过罪的，记得吗？”

“我犯过罪，也服了刑。我已经向社会还了债。你们没有权利再旧事重提。”

“就像你有权侵犯小孩子满足兽欲一样，我们也同样有权利再提这个，托马斯。”

“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我再也没有做过了。”

褐衣人走近他，他的脸在布里斯托眼里清晰起来。空气中飘着发霉的烟草气味。他有一颗镶了金的门牙，一双冰冷的灰眼珠。“这么说，是改邪归正了？”

“我吸取了教训。”

“做了一次强奸犯，就永远是强奸犯。”

“我向你发誓，我跟那女孩没一点关系。”

“你们当地的警察可不这么认为。他们想找你谈谈。”

“当地的？”

“就是马盖特。”他轻蔑地朝地上吐了口痰。“这帮该死的菜鸟。竟然连像你这臭得跟一堆屎一样的混蛋都抓不到。还得求我们这些大人物帮忙。托马斯，你应该和你们那些乡巴佬警察待在乡下。伦敦可是个大地方。要是不懂里面的门道的话，可真够你受的。这里可不是像你这样玩弄少女的色魔来的地方。”

“我是去看姐姐。”

“我们知道。我们看了你放在车里的小日记，还蛮有趣的。不过对一个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人来说有点太详细了，你不这么觉得吗？”

“我吸取了教训。那是个预防措施。”

“清白的人不需要采取预防措施。”

“我需要。”

“不，托马斯，你听错了。我说的是清白的人。”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会因为这事判终身监禁的，托马斯。我真希望你没有在养老金计划上投太多钱。”

“不是我干的，看在上帝的份上！”

“不是你干的？”他再次看了看那份报告。“要是我说错了就给我指

出来，但是你上次犯事的时候不是也说不是你干的吗？”

“我不记得了。”

“电脑可永远不会健忘，托马斯。电脑的记忆力跟大象一样呢。”

“我要跟我的律师讲话。”

“什么，在早晨的这个时候？这样可不太礼貌啊。”

“他不会介意的。杰里米是我的一个朋友。”

“哦，是吗？他也喜欢小孩子，是吧？该死的腌臢人渣。要是我能说了算，就把你们都给阉了。”

“求你了，给他打电话吧。”

“算了吧。我这人心肠太好，不愿大清早的这个时候去把人从床上叫起来。”

“那就叫责任律师²来吧。”

“他这会儿忙着呢。”

“我知道自己的权利。”

“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托马斯，不然我就叫彼得来接手了。”

布里斯托深吸了一口气。“你们想要怎样？”

“跟我们谈谈丽贝卡的事。”

¹ 头韵：一种英语修辞手法，是指一组词，一句话或一行诗中重复出现开头音相同的单词，多为辅音字母。原文“A predatory paedophile with a predilection for prepubescent children”中，“predatory”，“paedophile”，“predilection”和“prepubescent”构成头韵。

² 责任律师：英国由政府指定为贫困者辩护的律师。

第24章

“我所知道的就是在电视新闻上看到的或者在报纸上读到的。肯特警方已经录了口供，把我从调查中排除掉了。”

“可现在他们想跟你再谈一次。”

“我是决不会杀害小孩子的。上帝为我作证，我永远不会伤害一个孩子。”

“真是荒唐可笑，托马斯。你上次那个受害人多大年龄？十岁？还是十一岁？”

“十岁。可是你不会明白的。”

“你他妈的说得太对了，我不明白。我是不明白，也不想明白。这是那些他妈的软弱的社工和监护官应该弄明白的事。我的工作是保护儿童，而不是保护那些对他们胡来的下流杂种。”

“我从没碰过丽贝卡。”

“那也许是一场意外，托马斯？也许你并非有意杀死她。也许……”

“看在上帝的份上，不是我！”

“有太多的巧合了，我不喜欢。”

“比如说？”

“你过去有过自己的冰激凌厢车。‘惠皮先生’¹，对吧？”

“没错，可后来干不下去了。”

“也就是个接近小孩子的幌子，对吧？怎么得手？让我看看你的内裤吧，小姑娘，我让你尝尝我的‘99’冰激凌？”

“看在上帝分上，不是那样的。”

“然后还有你姐姐。”

“她跟这个可扯不上任何关系。”

“她在海斯住。从索撒尔顺路就能到。”

“那又怎么了？”

“那就是发现丽贝卡尸体的索撒尔。”

现在他明白为什么刚才会提到姐姐了。“我从没去过索撒尔。我发誓。”

褐衣人靠近布里斯托的脸，斜睨着他。“那就好玩了。你的驾驶证上可写着你的出生地是在那里。”

“我是在那里出生的。我刚才的意思是，我近来没去过那里。好多年没去了。”

褐衣人砸了砸舌头，作为对他的训斥。“第一个谎言，托马斯。天哪，老天哪。为什么我们应该相信你刚才说的其他的话呢？”

“那些都是真的。我向你保证。”

“根据你的日记，那个女孩遭绑架后的几天你在海斯，沿途有大把机会将尸体抛到运河里，在返程的路上也做得到。也许你和亲爱的姐姐一起吃奶油炸面圈时，她正躺在你的行李箱里呢。”

布里斯托结结巴巴，拒不承认。他摇着头，眼睛里充满恐惧。“不是我，看在上帝分上。”

“你所谓的预防措施让你惹了大麻烦，托马斯。换了我现在就开始招认了，趁着你还能这么做的时候，在彼得接手之前。”

“我要见一名律师。”

“没门儿。”

“那么我想见见管事儿的。”

“对不起。太忙了。”

“我知道自己的权利。”

“甭跟我谈你的权利，布里斯托。你杀害那个小女孩之前，给了她什么权利？”

“我从没有……我就说这些。”

“你先问她了吗？问了吗？她才只有十岁，你这个肮脏的变态杂种。在她的生活还没开始的时候，谁给你的权利让你结束她的生命？”

“我要见我的律师。就现在。”

“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托马斯。我们要做的只是把你抓进来，然后交出去。”

“你是说交回马盖特吗？”

“是的，交回乡下。当然，我们要是不尽力帮他们一把的话，就不算很好地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得让他们也从我们的高超侦探技能受点益嘛。”

“见到律师之前我不会说别的。”

褐衣人大声呼出一口气。“作为一个脑瓜好使的人，托马斯，你现在是愚蠢得让人难以置信。”

“我要见一名律师。随便哪个律师。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¹ 惠皮先生：一种冰激凌的品牌名称。

第25章

彼得走进了房间，手里端着的托盘上放了三个塑料杯，里面是热气腾腾的茶。

“怎么样了？他在供认书上签字了没有？”

“‘惠皮先生’不想和我们说话，彼得。他说他想见律师，貌似觉着他有权利什么的。”

他模糊地看到彼得将托盘放在桌子上，手里端着一杯茶朝他走来。“两块儿糖，是不是？”

布里斯托点了点头。

“哎呀。”彼得将热气腾腾的茶水倒在布里斯托的大腿上，源源不断。滚烫的液体烧灼着他的下身，他疼得扭动着身子，但紧闭着嘴巴一声不吭。接着一记拳头迅速地落在了肾脏的位置，脑袋上也让胳膊肘砸了一下。他感觉到眉毛划了道口子，血开始朝下淌到眼睛里。

“不，求您了，别再打了。”

又一杯滚烫的茶水泼到了他脸上，他疼得尖叫起来。在他戴着手铐挣扎的过程中，手腕也磨出了血。“不！求您了，不！”

褐衣人的脸能看清了。“哎，那么做其实很傻，对不对？我已经跟你讲过了。你可以按我的方式玩儿，也可以按彼得的方式。你自己选。”

“好吧，好吧。你的方式。只是别让他在我身边就行。”

“你听到了吗，彼得？他想跟我谈，不是跟你。对不起了，老兄。你可以对付我们抓来的下一个变态了。”

“该死的强奸犯！咱们应该把他的蛋蛋割了。”

布里斯托仿佛听到空气中有剪刀咔嚓咔嚓的声音，他畏缩了。“圣母啊，不，求您了，不。”

“阉割太便宜他了，彼得。不管怎么说，我想‘惠皮先生’现在准备

配合我们了。是不是，托马斯？”

布里斯托点点头。

“我再转悠一会儿，以防万一，”彼得说道。“该死的强奸犯。”他在布里斯托脸上啐了一口。唾液朝下流过眼睛，滴到脸颊上，与血混在一起。

褐衣人又点了一支烟，把烟吹到布里斯托脸上。“咱们就别再玩游戏了，好么？咱们还是谈谈丽贝卡吧。”

“不是我干的。我告诉过你们了。”他吸着褐衣人吐出来的烟，品尝着烟的滋味。“请给我一支烟。就一口。”

“你想要支烟，强奸犯？这里。”彼得把同事口中点燃的香烟拔走，在布里斯托额头上摁灭。

布里斯托挣扎着没有做出反应。

“你快把我的耐心折磨到极限了，托马斯。跟我们聊聊那个女孩的事吧。或者也许你是想让彼得来主持会谈喽。”

“我发誓我什么也不知道。”

一拳打在了他的脑袋上。他的脑子里一阵眩晕，血滴到了眼睛里。

“你知道么，彼得有个女儿。我呢，是两个小男孩儿。现在我不了解你，托马斯，不过我个人认为，要是叫你完好无损的离开这里，我们就不是在维护公共利益。外面有那么多小孩子让你着迷呢。”

“我没做那事，相信我。”他此时呜咽着，因为恐惧，身子在颤抖。

“你用哪只手写字，强奸犯？”是彼得的声音。

“右手。”布里斯托结巴着回答。

“你用哪只手摸弄那些小女孩，强奸犯？”

“我从没有……”一只靴子不知从哪里袭来，狠狠踢向他的腹股

沟。他疼得尖叫起来。“求您了，别再打我了。”

他看到彼得的模糊身影挪到了他身后。他屏住呼吸，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来告诉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托马斯，”褐衣人平静地说道。“早些时候我喝茶那阵儿，我替你写了个不错的小声明，承认你杀死了那个女孩。就是非常坦率地承认，你绑架并勒死了丽贝卡，然后在看姐姐的路上将她的尸体抛到了运河里。我们以后再操心细节的事儿。”

“我要是说瞎话，情愿上帝赐我一死。我从没有碰过她，”布里斯托抽噎道。“我从没有做过。”

褐衣人耸了耸肩。“哦，那可就太可惜了，托马斯，因为不管怎么说你都要因为这事儿坐牢的。”他拿起一张纸在布里斯托面前挥了挥。可就他的眼睛能看到的情形来说，任何东西都一样。

“我什么也不会签。”

他感到有人重重地抓住他的左手。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最后一次机会了，强奸犯。”

第26章

“圣母啊，不是我。请相信我。”

动作是灵巧熟练的，疼痛是剧烈的。啪的一声，他的小指像小树枝一样被折断了。他发出一声尖叫。

“上帝啊，不！”

褐衣人挑衅的脸庞又能看清了，就在离他鼻子几英寸的地方。“准备好签字了吗，‘惠皮先生’？”

滚滚的泪珠从脸上淌下来，疼痛是火辣辣的。他轻蔑地摇了摇头。“不是我，看在上帝分上。不是我。”他大声啜泣着，身体因为疼痛和恐惧而颤抖。他感觉到握着自己中指的那只手越来越紧了。“圣母啊，求您了，不。”

第二只指头和第一只一样，很容易就折断了。只不过这次尖叫声比上次更高。只有那么仅仅一秒钟的时间，他失去了知觉，疼痛让他立马不省人事，也将他颠回了现实。

他看到灰衣人的模糊影像再次在他面前移动。尽管疼痛不已，他还是感觉安全些了，因为他知道彼得所在的位置。

“准备好签字了吗，托马斯？”

他咬紧牙关勉强说了一句。“滚你们妈的蛋！”

褐衣人吸了一口气。“啊，托马斯，你真是个傻孩子。彼得可不喜欢骂人的家伙。”

布里斯托一声不吭，紧闭着嘴巴，想竭力摆脱遍布全身的一阵接一阵的疼痛。

“不戴眼镜你能看多远，托马斯？”

没有回答。

“你能看到彼得在干什么吗？”

还是没有回答。

“他手里握了把高尔夫球杆。我有没有跟你提到过他还喜欢打高尔夫？”

布里斯托屏住呼吸。

“他喜欢一有机会就练习挥杆动作。”

他看到彼得的模糊身影在向他靠近，手里握了个东西，他推测是高尔夫球杆。

“你看到我的高尔夫球了吗？”彼得问道。

褐衣人捻了捻手指，大声咂着嘴。“抱歉，彼得，我把它忘家里了。没关系，我想托马斯有两个。”

“圣母啊，不。求你了，不。”他缩到了椅子上，双膝紧紧并在一起，身子抖得象筛糠。

“把腿叉开，强奸犯。”他握着高尔夫球杆，在靠近布里斯托脑袋的地方朝空中挥了一下。“把腿分开，不然我就用你的脑袋算了。”

布里斯托啜泣着。“求你了，不要。我签。什么都行。”

他看到褐衣人消失到了自己身后，感觉到他在熟练地摆弄着手铐。他的右臂松开了，左臂则依然铐在椅子上，折断的几个手指耷拉着。他伸手去抚摸脸上的伤口，可褐衣人抓住他的手，将它按在彼得推到他面前的桌子上。褐衣人将他的手拉到钢笔旁边，直到布里斯托发抖的手指握住了笔杆才松开。

“签了吧，托马斯。签了就万事大吉，你就可以回羁押室了。”

“我发誓我从没碰过那个孩子。”

高尔夫球杆猛地砸在他手指旁的桌子上。褐衣人抓住他那只自由的胳膊，把它重新按到那张纸上。

“你他妈的把它签了，不然我就把你和彼得单独留在这里。”

布里斯托抽噎着，颤抖着，在纸上潦草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只想

结束这疼痛。签完的时候，褐衣人抓住他的手臂，硬掰回椅子后面重新铐上。

“瞧，很简单的事情，是不是。啊，好了，托马斯。你现在可以走了。”

他试图站起来，可手铐将他牢牢限制在那里。

“还有一件事，‘惠皮先生’，”褐衣人说。“你得保证以后不再跟踪小孩子了。”

“我……我保证。”

“我不相信你，强奸犯。我想我们得再折断几只手指，以确保你说到做到。”

“上帝啊，不要。求你了，不要。我已经承认那个女孩的事。是我。我把她杀死了。你们还要我怎么样呢？求你了，放开我吧。”

他看到彼得挪出了自己视线，站到身后看不见了。他闭上眼睛，心里默默祈祷，等待着即将到来的疼痛。他听到空气中瞬间嗖嗖作响，随即球杆打在了左臂上，胳膊肘和下肱骨被击得粉碎。他疼得尖叫起来，身子弓在了把自己拴在椅子上的手铐上，一阵晕眩，说不出话，全身烧灼般疼痛。

他模模糊糊听到彼得的声音，在讲些公民义务、保护儿童什么的，接着又听到空气中嗖的一声。球杆在他已经折断的手臂上又来了一次，他的胳膊一阵剧痛，鲜血溅透了衬衣。他尖叫了一声，随即就不省人事，疼痛给黑暗让了位。

一切都结束了。

暂时结束了。

第27章

格雷戈·兰德尔吸了一口烟，重新躺回到床上，头靠着枕头，看着妻子在淋浴后将身体擦干。贝唐在做任何别的事之前都要先冲个淋浴。她喜欢自己的工作，但讨厌家里残留着老年人的气味。

透过微微开启的门，能听到轰天双宝在她们的房间里嬉笑争吵。他暗自笑了笑，相信一切都还在自己掌控之中。

贝唐穿衣的时候，他仔细欣赏着她的身体，直到她穿上睡衣结束了展示后，他才将眼睛移开。

他告诉自己，总有一天，他将和盘托出，跟贝唐解释他的真实欲望——以及他的担心。

总有一天。

她爬到床上躺在他身边，手在被子下面调皮地乱摸一气。他知道，那一天还早着呢。

不管怎么说，他已经预约下个星期一与昆兰大夫会面。无论如何，问题会很快解决的。

他听着轰天双宝快乐的尖叫声，把自己的食指和中指交叉在一起¹。

¹ 把食指和中指交叉在一起：西方迷信做法，以此祈求走运或是成功。

第28章

“你看起来气色不错嘛！”在韦斯特伍德克罗地亚购物中心，水磨石连锁书店的尼罗咖啡店里，马特坐到了克莱尔对面。“头一次看到你笑，自从……总之，你有什么心事吗？”

“我只是想你会愿意来喝杯咖啡的。”

“我可从来没有拒绝过。不过为什么是现在呢？”

“你现在不忙，对不对？”

“对你来说，我什么时候都有时间，克莱尔。这你是知道的。不过为什么来这里？”

“找个不显眼的地方，说说话。”

“我听着呢。”

克莱尔仔细端详着她的美式咖啡，考虑着自己要说的话。“答应我不要笑，马特。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傻，但它让我感觉不错。刚才我最需要的就是它了。”

马特啜饮着拿铁咖啡。“讲给我听听。”

“我想找到他。”

“找到谁？”

“不管他是谁。‘汤姆叔叔’。”

马特看着他的爱人，觉得有些不安。“你怎么就觉得自己能比肯特最精锐的警力还要厉害呢？”

“我就料到你会说这个。”

“我知道你的感受，克莱尔，不过……”

她打断他的话，笑容变成了片刻的愤怒。“不，你不知道，马特。你不可能了解我的感受。除非那是你的亲生女儿，你才能感同身受。”她的眼睛里满是泪水。

他伸出一只手去安慰她。“扮演马普尔小姐 1 是无济于事的，克莱尔。你这样只会延长痛苦。”

“至少听我把话说完，马特。你是唯一一个能跟我谈心的人。”

“对不起。我听着呢。”

“今天早上我看了丽贝卡在学校时的文件夹。只是浏览一下，重温过去的记忆。要是我过去能更多地参与进去该多好。有意思的是，人们刚刚意识到事情真正的重要性的时候，就已经太晚了……”

马特没有说话。

“就要放暑假的时候，她们学校来了位女警察，因为有辆自行车被盗了。当天丽贝卡回到家的时候，说想当名警察。我当然是附和了她。在这之前她的愿望是当一名记者。就象你一样。可是，她以前最不愿意当的就是侦探，直到……”

马特紧紧抓住她的手。她也握住他的手。

“你以为当了波洛 2，就能实现她的梦想了？”

“这念头听起来很疯狂吗？”

他在回答之前仔细思考了一番。“你想做些事情，这我理解，可是，你不会真以为自己能抓到这个让人恶心的杂种吧？肯特警局和大都会警局两家联了手，有着那么强大的资源，还心有余而力不足呢？”

“不，但这能让我觉着好受些。问题是，马特，我非得做点什么不可。随便什么。我不能松劲儿。不能在我知道他还逍遥法外的时候松劲儿。要是他又杀害一个孩子呢？不能再让其他母亲再经历我所遭受的一切。”她感觉自己的怒气在上升，于是深吸了几口气让自己平息下来。“不是报仇的事儿，马特。真的。”

他扬起眉毛，不太相信。

“当然，起初我是想报仇的，换了谁都一样。我是想要找到他，让他受到惩罚，把他的蛋蛋割掉。我还想……不过那是过去了。我现在很理性了。我要伸张正义，而不是报仇。我想知道为什么。他到底是

什么样儿的人？他有家庭吗？有朋友吗？他曾经爱过什么人吗？他多少感到点儿内疚吗？悔恨吗？还是有其他任何一种情绪？起初我在想，绞刑太便宜他了。可现在……现在我经过了长时间的思考，意识到这不是办法。他肯定是有病了。我意思是说，脑袋里出了毛病，病得还真不轻。他需要帮助，而不是惩罚。”

马特细细琢磨着她说的话。“你总能让我吃惊，克莱尔。你可能是对的。上帝知道，那帮警察需要一切能得到的帮助。”他笑了起来。“不过告诉我，阿加莎³，这是写侦探悬疑小说吗？你准备从哪里着手？这可不是“妙探寻凶”⁴游戏。你可不能在舞厅里走上前去，用铅管指控马斯塔德上校⁵，如果牌对不上就重新掷色子。你对正在进行的调查的规模有概念吗？”

她耸了耸肩。“你有吗？”

“我干的这一行，不可能不知道的，克莱尔。”

“那就跟我讲讲。”

“跟你讲讲？”

“关于调查的事儿。跟我讲讲是怎么运作的。他们找了多少人谈话，从嫌疑人名单上划掉了多少人，这些我都得知道。”

他有些犹豫了。就在那天上午，他读了过去几宗儿童谋杀案的调查资料。通常，只有极为罕见的儿童谋杀案才会成为重大新闻，面对一串遇害儿童名单的时候，很容易忘记这一点。

苏珊·马克斯韦尔谋杀案是他离开前读的最后一份报告。在遭绑架后十四天，苏珊的尸体被发现了。在四年间，调查所用的纸张有七吨半，卷宗上有一万五千条笔录，两万个车辆登记号，六万五千个人的姓名和地址。克莱尔需要知道这些吗？杀害苏珊的凶手在几年后才抓到，这不是警方调查的功劳，而是多亏一个目光锐利的过路人，偶然看到另外一个孩子走到了一辆厢车后面，但没有从车的另一边走出来。这些克莱尔也需要知道么？

他故意看了看手表。“我得赶紧回去了，克莱尔。真的。要解释整个情况得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呢。”

“哦，那你什么时候讲呢？马特，我想知道。我得知道。”

“只要一有可能，我就会专门抽出一些宝贵的时间讲给你听。”

克莱尔笑了。“你以前经常对丽贝卡这样讲。”她再次抓住他的手。谢谢你，马特。我很感激。”

“而且，我可能会让你省点劲呢。再过些时间我可能还会了解到一些消息。”

“消息？”

“算是吧。还不是正式的，不过皮特曼跟我说大都会警局已经逮捕了一个男人。但现在还不要抱太大希望，克莱尔，免得空欢喜一场。不过据说福特山今天晚上有庆功宴，说明他们挺把这当回事儿。”

她急切地抓着他的胳膊。“你什么时候能有确切消息？”

“现在随时都有可能。皮特曼已经派了个手下去找这个嫌疑人问话了。在医院里。”

“医院里？”

“我不清楚具体情况，不过很显然，他伤势严重。”

克莱尔的人道主义倾向这时已成为了历史。她笑了。

“太好了。我希望那个杂种吃些苦头。”

1 马普尔小姐：英国著名女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创作的《马普尔小姐》中人物，是一个年老女侦探。

2 波洛：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小说中的主人公，一名侦探。

3 阿加莎：英国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

4 妙探寻凶：一款历史悠久的纸上推理游戏。

5 马斯塔德上校：“妙探寻凶”游戏中的一个角色。

第29章

那几乎算不上一个带原创性的小狗名字，不过劳拉还只是个刚满六岁的孩子。小狗的名字得自于它右眼上边的那块黑斑。在父母眼里，“斑点”对他们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儿来说，是个理想的小伙伴。劳拉是五个哥哥中的独苗，对劳拉来讲，斑点就是一切。

在得到这个宠物的3个月里，劳拉超出了父母根本想不到的期望，勤勤恳恳地满足它的每个需求。没有错过一次喂食时间，小狗饮水碗里的水也从没有断过。

新鲜劲儿一过，几个哥哥很快失去了兴趣，把斑点留给了小妹妹，而这正是父母希望的结果。有12年的时间，他们想要一个女儿，但却不能如愿。在有了五个吵吵嚷嚷的儿子之后，劳拉的降生让他们喜出望外。她的父亲随后很快就做了期待已久的输精管切除术。

全部是男孩家庭可能会给女儿带来某些影响，对于这点，父母非常敏感地意识到了。劳拉几乎是刚被剪断脐带，就匆匆地给穿上了粉红色连衫裤和连衣裙。父母尽了一切努力，确保六个孩子都受到公平对待，没有人能指责他们偏心。男孩要有男孩样，但劳拉将是他们唯一的女儿。她一出世，他们就给她弄了一大堆的玩偶、毛绒玩具、蕾丝和褶边，并且极力确保任何假小子特征一有苗头就立即消灭掉。

“斑点”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是给劳拉找的伴儿，阻止她和哥哥们一起玩耍，而他们倒也乐得有别的东西缠住烦人的小妹妹。

劳拉的父母觉得昆斯费里是个非常体面的地方：环境安静，罪案相对较少，位于英格兰和威尔士交界的地方，离切斯特、利物浦和北威尔士旅游线路很近，位置称心如意。

他们非常放心让六岁的劳拉单独遛狗。只要她远离车流，不靠近河岸，就不会有问题。

从皮尔斯街步行到儿童游乐场需要五分钟，只要经过一个安静的小弄，再穿过一个后巷就可以到达。游乐场的另一边是迪赛德休闲中心和溜冰场，他的哥哥们会在那里玩耍。

和每位父母一样，劳拉的母亲和父亲也读报，也看电视新闻。要是他们相信所有读到和听到的有关犯罪的内容，就很容易变得多疑：任何时候都不敢冒险出门，会把孩子们用链子拴在家里。值得庆幸的是，严重的罪行总是发生在别的地方，发生在大城市里。

利物浦，曼彻斯特，伯明翰，还有伦敦。

和所有父母一样，他们认为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

不可能发生在他们村子里。

不可能在明亮的夏日早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

九月份的第一个早晨。

劳拉不太熟练地跳着绳在小弄里前进，躲开那些小水坑，以免弄脏了有维可劳搭扣的粉红色运动鞋。她今天穿了双崭新的亮白色短袜。一件带圆点花纹、彼得潘小圆领的红色齐膝纯棉连衣裙，加上一个用红色花朵发夹扎起来的马尾辫，构成了一幅天真无邪的小姑娘的形象。

在她离家前，母亲向她保证说，她将是儿童游乐场里最漂亮的女孩。

她很有可能会是的，如果那天她真的能走到游乐场的话。

第30章

对于她这个身高的小孩子来说，绳子有些太长，因此她的动作不太协调。就在她跳着绳朝前走的时候，一辆白色的厢车在小巷的尽头停住了。小狗转过巷角的时候，劳拉听到厢车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小狗狂吠不止，接着刺耳地嚎叫了一声，就再没有动静了。

劳拉一脸迷惑地停下了脚步，紧接着她跑了起来，跳绳拖在身后，嘴里喊着“斑点”，声音随着脚步的加快越来越高。她转过巷角，突然停住了，褐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眼泪哗哗地流个不停。

在她面前，一个男人正托着小狗软绵绵的尸体。血从它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的鼻子里流出来。她始终没看到他脚边那把血迹斑斑的车轮扳手。

她颤抖着身子艰难向小狗走去，那人在她面前托着小狗，就象是托着一件祭品。男子说着些安慰的话，可她什么也听不进去。她费力喘着气，强忍的啜泣是她能发出的唯一声响。她伸出手，触摸着小狗温暖而柔软的尸体。血沾满了她的手指，可她并未留意。

男子弯下腰，托着这个小动物要她接过去。她将已经死了的小狗紧紧抱在胸前，哭泣着，对弄脏她上衣的血迹视而不见；对轻轻搭在自己腰上、将她抱起的双手视而不见；也对柔软的，铺了垫子的地板视而不见，而她自己已经被放在了上面。

直到车门在身后关上，一团漆黑突然向她袭来时，她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她的尖叫声在做了隔音措施的车子外是听不到的，柔软的衬垫将她的哭泣声，以及一双小手捶击覆了垫子的车壁的声音都吸收净尽。

她感到车子突然向前倾斜了一下，意识到他们在朝前行使，尽管她在里面听不到发动机的声音，正如从外面听不到她的尖叫声一样，可她还是尖叫个不停。

厢车不动声色地融入A548公路向西行驶的车流之中，穿过肖顿、康纳斯基与弗林特，沿着与迪河河口平行的道路向里尔开去，看上去

不过是另一辆跑业务的白色厢车。

她的父母很快做出反应，警方也非常高效。因为是个仅有六岁的孩子，他们没有抱侥幸心理，尤其是在现在。她在被诱拐后的三十分钟之内就被登记失踪，全体警察队伍迅速行动起来。

第31章

歇斯底里的尖叫持续了大概十五分钟之后，劳拉已是精疲力竭。她倒在了地板上，独自一人，非常害怕。

她找到了小狗的尸体，将它紧紧抱在怀里，从那还有些温热的尸体上获得几许安慰。

她哭着哭着，终于在黑暗中睡着了，平稳行使的车子让她安静下来。

厢车在途中只停了两次，一次是在一条僻静的路上更换车牌，另一次是加油，现金付款。现在这辆厢车停在了里尔海滨大道旁的一处凭票泊车的停车场上，司机则到了太阳中心。这是一个有着壮观的玻璃幕墙的综合休闲中心，兼有游泳池和剧院，俯瞰爱尔兰海。在它的东面，迪河河口的水流奔腾入海，而在其昆斯费里的两岸，焦急的邻居们正加入警察的队伍，到处搜寻失踪女孩的踪迹。

因为是学校暑假的最后一个周末，休闲泳池内人头攒动。本地人和晚到的度假者都打定了主意，要充分利用好这个周末。

尽管他是个游泳好手，但在那里度过的三个小时中，他始终都没有下水。他只穿了泳裤，摊了条毛巾躺在窗口的座位上欣赏风景。他看着那些从泻洪池跑到冲浪池的小女孩在身边经过，湿漉漉的泳衣贴在幼小的身体上。他度过了一个快乐的下午，给他即将到来的乐子增加了不小的胃口。

他回到厢车的时候已将近晚上六点，离天黑的时间还有好几个小时。他从驾驶座下取出一只饭盒，挑了奶酪和泡菜黑面包三明治填饱肚子，就着不含咖啡因咖啡咽了下去。

他展开一份《电讯报》，漫不经心地浏览着，注意看了大字标题，但跳过细节。他喜欢看《卫报》，这份报纸对社会问题的报道比较敏锐，虽然他觉得太过于自由主义的政论版面并不对他的口味。他头天晚上是在布拉德福德的一家旅馆过的夜，那里没有他经常看的报纸，只好将就看看休息室里所提供的。

到了八点钟的时候，大概只有三辆车还停在那里。他将光盘插进去后，来到了厢车后面，先查看了一下周遭的情况才打开后门。车里很昏暗，他爬了进去，随手将门关严，接着猛地拉了一根杠杆，后车箱里面一下子照亮了。

小劳拉躺在那里，处于半昏迷状态。她所经历的创伤对于她幼小的心灵来说太深重了。她像胎儿一样蜷缩着身体，拇指放在嘴巴里，另一只胳膊抱着死去的小狗。

看到这个场面，他的脸上露出笑容。她的脸颊上满是泪痕，头发蓬乱着，连衣襟也起了皱，而且在小狗靠着她的地方还沾上了血迹。他抓住小狗早已僵硬的尾巴，将这个已经冰冷的小动物从她的小手指那里轻轻移开。

女孩感到了小狗的移动，她微微动弹一下，睁开了眼睛。有一秒钟的时间，她面无表情地盯着面前的这个男人，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接着，她幼小的头脑开始反应过来。她睁大了褐色的眼睛，颤抖着身子站起来，准备尖叫。

她太小，还不明白他的意图。

但是已经到了会感到非常恐惧的年龄。

第32章

他开车行使了几英里，回到普雷斯塔廷，找了家提供住宿和早餐的廉价旅店过夜。和老板娘打交道过程中他用了威尔士口音，模仿得惟妙惟肖。他说自己叫琼斯。她叹了口气，若是汤姆·琼斯¹那该多好。他扭着胯，拙劣地为她模仿了琼斯的招牌动作。从那时起，整个晚上他都受到了红毯待遇。

他说自己不需要吃早餐，明早他得继续赶路，回斯旺西换班。老板娘很开心，换几张被单就能有三十英镑的收入，在她看来挺划算。不过，对于五十三岁的格威妮丝·汉弗莱斯夫人来说，好事还在后头。

当他操着汤姆·琼斯的音调，说想让她和自己一起享用另外付款的晚餐时，她高兴得就象到了七重天。用餐完毕，他来到客人休息厅的立式钢琴前，先弹了一曲说得过去的《德莉拉》，接着又弹了《青青的草地》，让她兴奋得几乎尿在了自己身上。所有其他的客人都为他热烈鼓掌，无论成人还是儿童。

一个来自曼彻斯特的小女孩坐到他的大腿上，她的父母在一旁看着，非常高兴能享受到此次免费的娱乐。“你应该在舞台上表演，”他们说这话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伸向他们女儿连衣裙下面的那只手。那孩子太兴奋了，没有留意到。她的年纪还太小，即便注意到这一点也会觉得没什么。

十一点半的时候，他宣布就寝时间到了，这让他们个个都很失望。明天早上他还要赶一段很远的路。他吻了小女孩，算是向她道晚安，和人们握手道别，并在就寝前和老板娘结了账。她不太情愿免收晚餐费，不过还是免了他在车道上停车应付的两英镑附加费。

他在星期一早上六点钟醒了过来，离开旅店时没有人看到他。格威妮丝·汉弗莱斯夫人要再过半个小时才会起床。早餐只会在七点半和九点之间供应，没有例外。在出去的路上，他从邻家花园摘了一朵玫瑰，插在餐桌上一只盛了水的杯子里，并附上自己的问候。他的名片可是严格控制的。

¹ 汤姆·琼斯：英国文学家菲尔丁作品《弃儿汤姆·琼斯史》（后拍成电影等）的主人公，才貌出众，风流成性。

第33章

一阵清新凉爽的风刮来，将残云疾速吹过爱尔兰海。他把车开到镇中心，在主街的一家咖啡馆里享用了咖啡和吐司，还在路上买了份《卫报》。付钱的时候，他操着爱尔兰口音说了些客套话，询问如何返回通向霍利黑德的A55公路。他跟冷漠的店主解释说，他得在下午三点左右到达都柏林，不能错过渡船。

当他喝完咖啡的时候已是八点。他留下几英镑硬币作为很慷慨的小费，它们都在餐巾上闪闪发亮。咖啡店的店主正在后面忙着煎蛋，他悄悄走了出来，驾车驶离了镇子。当他掉头朝里尔方向开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正在回家途中的女孩。她在朋友家过了一夜，正迎着大风吃力地蹬自行车。

他慢慢从她身边开过去，在倒后镜里盯着她看。风吹打着她腿上的裙子，露出了一截大腿。他瞥见了这一幕，感觉到自己下身在蠢蠢欲动。

他在她的前方停下车，从后视镜里看着她渐渐靠近，细细品味着这个场景。他关掉发动机，周围只剩下风和海鸥的声音。他将光盘插进唱机，把音量调低。音乐响起的时候，他微张双唇，露出了笑容。

四周没有别人。一辆车开到远处，也消失不见了。

女孩蹬着车靠近了，却完全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她更近了，就在厢车的后面，准备超到车子前面。他将手指放在门把手上，停下来，深呼吸了几次。

她九岁了。或许十岁。

穿白色短袜。

裙子太短，不适合骑车。

瞥了一眼她的内衣后，他的呼吸急促起来。

她现在和厢车并排了。

她就在厢车旁骑着车，和车门同高。

接着，她骑过去了，头发在身后的风中胡乱摆动着。

依然在骑着车。

依然安全。

依然活着。

她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刚才有多危险。

她太幸运了，虽然出现在了错误的地方，但时间正确。

他转动钥匙，将车慢慢开走。

第34章

蒂娜是个假小子。大家都这么说。

尤其是蒂娜自己。

她讨厌做女孩，讨厌玩女孩子的游戏。她留这么长的头发只是因为她是青睞的足球运动员留了个马尾辫。她还讨厌穿校服，那是母亲唯一能让她穿裙子的时刻，即便那时她们也要干仗。蒂娜在上学路上穿的是牛仔裤，规定要穿的校服则塞在书包里，准备在上午集合前换上。

可今天是学校假期的最后一周，除了牛仔裤她什么都不想穿。蒂娜正走在去探望祖母的路上，作为对她的让步，蒂娜穿了粉红色的牛仔裤。这条牛仔裤在大腿中间的地方被她粗暴地剪断了，配着一件几乎连肚脐都盖不住的上装，里面是棉质的露脐装。厚实蓬松的袜子搭配着运动鞋，这就是她放假时所希望的最接近女孩扮相的装扮。

她祖母总是说，蒂娜穿上蓝色长牛仔裤和T恤衫的时候，看起来简直像个男孩子。她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孙女听到这话会这么得意。她也不可能搞懂，要是她对孙女的时尚感不那么挑剔的话，蒂娜可能会顺利地活着到她那里。

她顽强地迎风蹬着车，沿着狭窄曲折、连接迪瑟斯与里尔的B5119公路向前骑。母亲坚持说，如果她想骑车而不是乘公交，就必须走这条僻静的路线。这样安全些。

不起眼的白色厢车缓慢开过那个孩子身旁，没有减速，可是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后视镜，直至到了一个转弯处。这一地带地势平坦，一直延伸到海洋，田野里树篱和沟渠纵横。不过，得益于驾驶座的有利位置，他能看到那个孩子在慢慢靠近。他轻轻按下开关，开始播放光盘，并将音量调高。

当她越来越靠近的时候，他打开了厢车后门，朝里探着身子，似乎在取什么东西。蒂娜根本没有多想，只当又是一辆抛锚的厢车。她想长大了以后买辆哈雷·戴维森¹。

就当她骑到厢车边时，他立即向她扑去，一只手捂住她的嘴，另一只手抱住她的腰，把她像玩具一般扔到厢车后面，随即砰地把门关上。几秒钟之后，就在女孩依然眼花缭乱，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门再次打开，自行车被扔了进来，猛砸在她腿上，可她还没来得及发出痛苦的尖叫声，门就砰地关上了，黑暗一下子将她包围起来。在车外面，除了在灯心草中掠过的风声和头顶上海鸥的鸣叫声，什么也听不到。

他向西驶过里尔镇中心，开上了通往阿伯盖勒的海岸公路，接着他调头驶入东边的A55公路，向切斯特开去。

到了九点钟的时候，蒂娜的祖母已经确定，孙女终究还是不会来她这里了。如今的孩子啊，没有一点礼貌。她至少该打个电话来，说自己改了主意。她脑中闪过一个念头，想给孩子的母亲打个电话，提醒她今天是什么日子，但还是决定不这么做。干吗浪费钱呢？她们全家其他的人在喝下午茶的时候就都会过来。她要在那时讲讲她的看法。

在迪瑟斯，蒂娜的母亲也看了一眼钟，心想女儿现在应该到那里了，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这会让老太太非常开心。她开始忙起每天都要干的家务活，没有再多想。

要再过六个小时，才会有人意识到蒂娜失踪了。

1 哈雷·戴维森：著名摩托车品牌。

第35章

格雷戈·兰德尔目送出租车消失在漫长曲折的车道上后，才转身面对那座壮观的乔治亚王朝晚期风格的建筑。那上面爬满了长青藤，单从外表看不出它是作什么用的。

门旁有个不显眼的小铜牌，上面的内容与他现在颤抖的手中握着的信件的抬头是一致的。他扫视了一下那份文件，确认时间日期正确，然后看了看手表。他来早了几分钟，正好有机会理理领带，梳理头发，尽量让自己放松下来。他抓着烟盒，拼命吸着一支过滤嘴香烟。

他终于按下按钮，紧张地盯着头顶上的摄像头。

“欢迎来到昆兰机构。有什么我们能帮助你的吗？”

“我叫格雷戈·兰德尔。我有个预约。”

“请稍等。”

接下来是一阵短暂的沉默，在此期间他看了两次手表，并再次看了看那封信。

“请进，兰德尔先生。我们正等您呢。”

电子门门向后滑动，门开了。一个身着过时衣服、脚穿纯实用鞋子的中年女人走了过来，简单地介绍说她叫莫莉。她领他穿过一条打过蜡的、铺有镶木地板的走廊，来到另一扇门前。她刷了一张卡后，门开了，另一个女人走上前来迎接他，莫莉则温顺地退避到一旁。

这个女人将近五十岁，戴了副眼镜，黑短发，焦虑又憔悴的面孔上，嵌着一双咄咄逼人的冰冷的眼睛，暗示她有着不堪回首的过去。她站在他面前，并不说话，而是有条不紊地从头到脚上下打量着他。她很随便地穿了一条过时的褪色牛仔裤，宽松的圆领长袖运动衫并不能完全遮掩她已经有些驼的背。她的脸上很勉强地挤出了一丝笑容，伸出的一只手上满是皱纹。

“欢迎来到昆兰机构，兰德尔先生。我是雷诺兹大夫。昆兰大夫的

合伙人。”

兰德尔很小心地和她握了手，意识到自己汗淋淋的手掌接触到了她干燥的皮肤。她应该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不过并没有表现出来。

“我有个预约，和昆兰大夫？”开始是陈述句，末尾却成了问句。

“当然。请进。那封信带了吗？”

兰德尔从夹克衫口袋里取出那份文件递给她。她面无表情地慢慢看着那封信，眼睛不时从页面移开，仔细打量着他，似乎是在逐项核对某些印在信上的描述。最后，她收起信，勉强笑了一下，试图营造些气氛，但并不太成功。

“很抱歉，昆兰大夫今天不能见您。他刚刚被人叫走，所以将由我对你进行初步评估。当然，这得在你不反对的情况下。”

她非常短暂地停顿了一下，似乎在向他提供他能得到的唯一一个挂号预约的机会。他还没来得及整理自己的思绪，她又开始说话了。“那么，当我回头向昆兰大夫汇报的时候，会决定我们两个中到底谁最适合处理你的特殊需要。”

兰德尔踌躇了一下。“没有人告诉我说……”

“说你要和一个女人打交道？”她勉强笑了一下。“别为这个烦恼，兰德尔先生。格雷戈，我能叫你格雷戈吗？我们喜欢尽可能不拘礼节。请叫我露丝。”

他开始说话，但雷诺兹抢了先。“我们到休息室吧。你喝茶还是咖啡？”

“茶就很好。”

“加牛奶或是糖吗？”

“请加两块糖。介意我抽烟吗？”

“严格说来这里是工作场所，不过你要抽的话我们是不会跟别人说的。请等莫莉拿只烟灰缸来。”她转向还在门口来回游荡的莫莉。“方便的话麻烦跑一趟，谢谢。”

雷诺兹大夫领着他穿过走廊来到休息室。这是另外一间没有标志的房间，同样也是用安全卡开的门。

“别拘束，格雷戈。只要你觉得最舒服，随便坐哪里都行。”

兰德尔挑了一把扶手椅坐下。从那里透过几扇很大的落地窗，能看到一个占地颇广、修剪整齐的花园，其中有个滴水嘴兽的喷泉，正朝一个装饰性的人工水池里喷着水晶般清澈的水流。雷诺兹坐下之后就马上拿起笔记本电脑，选了正对他的位置，笨拙地用一只弯曲的手指敲打着键盘。

“我只想核对一下我们已经知道的细节，如果可以的话。”她又勉强地笑了一次。

“我现在来看一下。你三十四岁了，对吗？会计助理，在伯青顿一家小公司供职。已婚。两个孩子。父亲已亡故。对不起。你父母离异。是你小时候的事吗？”

“十几岁的时候。十九岁。他们等我大学毕业了才分开。”

雷诺兹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有兄弟姐妹吗？哦，对了。我料到也会是这样。年龄最长的孩子。哎，格雷戈，你第一次接触昆兰大夫是在大约四个月前，对吗？”

他点了点头，急切想抽支烟。

“你第一次接触和今天来到这里之间耽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他不太情愿地笑了。“我想，是需要鼓起勇气吧。下决心打那个电话，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雷诺兹大夫报以微笑。“是啊，我非常理解。你还是非常勇敢的。公开承认小孩子对自己有性诱惑确实需要巨大的勇气。”

第36章

兰德尔呆住了。

他心里原本还抱有一丝模糊的希望，以为她有可能并不知道这些，希望昆兰大夫没有跟她解释他来这里的原因。

可是，话已经说出来了，公开讲出来了，并且说得那么漫不经心，没有一丝震惊或是厌恶。

他还没来得及理清自己的思绪，她又接着说了。

“你只对女孩感兴趣，是不是，格雷戈？你不是同性恋或者别的什么吧？”她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似乎都是在谈论日常话题。他意识到，对她而言大概真是这样。想到这点他感觉自在一些了。

他紧张地拨弄着领带。“只是女孩。绝对不关男孩的事。”他强调了一点，似乎这真的很重要。

“告诉我，有什么特别的事件或是机缘促使你来到这里，向昆兰机构寻求帮助吗？”

兰德尔踌躇了一下。“最近遇害的那个女孩……”他伸手去拿烟，紧张不安地摸索着烟盒。烟灰缸怎么还没拿来？

“丽贝卡？”

“可怜的孩子。你明白，我可不是那样的。我可不会去伤害一个孩子，去杀死任何一个人。相信我，我的性幻想不带任何暴力性质。不过我担心将来，怕它可能发展到……”

对方笑了。“那个可怕事件之后，我们这里来了几个新病人。知道了这个也许你会安心许多。决不是只有你一个人面对这种问题，格雷戈。外面有好多男人正经受同样的煎熬呢。”

“真的吗？”

“它比人们所了解的要普遍得多。不过告诉我，你是怎么听说我们这个机构的？”

“当我刚开始担心……担心我对小孩子的兴趣……我就试着广泛阅读这方面的材料，但在本地图书馆里，这类书籍并不多。关于遭性侵犯儿童自身的书籍倒是很多，可关于成年人这方面的资料却看不到。”

“你见到过昆兰大夫的著作吗？关于这个主题的。”

“我过去不知道有他的书。”

雷诺兹居高临下地笑了笑。“当然啦，像你们那种普通的图书馆里是很难见到那类著作的。不过，碰巧的是，昆兰大夫是国内性欲倒错方面最知名的专家之一。”

她看到他一脸茫然，便开始解释。“性欲倒错，也叫性心理偏差。你知道么，在几乎任何能想到的性行为变异方面，昆兰大夫都有出版著作。不过，他的专长是恋童癖，成年人对儿童的性欲望。它比你认为的要更普遍，格雷戈，相信我。不过你刚才在讲……是怎么听说我们的机构来着？”

兰德尔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起初我看见报纸上提到伯明翰的格雷斯韦尔诊所。不过很显然，现在已经关门了。”

“上帝啊，是的。好久以前。多可惜。雷伊那时在那里干得好好的。”

“结果，他们让我跟奥尔巴尼信托机构以及伦敦的波特曼诊所联系，不过候诊名单太长了……接着有人提到昆兰机构……”

“你就来了。”

“是的，我就来了。”

“在这之前从没有听说过我们吗？”

“没有，对不起。从没有。”

雷诺兹满面笑容地看着他。“没必要道歉，格雷戈。这是天大的好消息。甚至连我们的邻居也对我们的工作性质一无所知。我们向客人提供的是经过精挑细选、严格保密的服务。几乎我们所有的案子都是其他医生或是诊所介绍过来的，无一例外都是通过专业渠道，虽说有那么极少的几个，比如你，是自己找来的。你跟别人提过你会来这里

吗？”

“我可没这个胆量。我有两个女儿。如果传到社会服务署那里……”

雷诺兹朝前探着身子，勉强做出截至目前最真诚的微笑。

“格雷戈，此时此刻我向你保证，你完全没必要担心。我们的服务是基于绝对谨慎之上的。机构之外的任何人都无法知晓你和我们在这里谈论的内容，除非你自己决定告诉他们。当然啦，我们宁愿你不要这么做。如果我们的工作性质广为人知，那么，和你情况一样的人想要接近我们而不引起怀疑，就会变得更加困难。这也会危及我们的未来。你知道的，格雷斯韦尔就是这么倒闭的。这是公众的无知，从众心态。不，这里的一切都会进行最严格保密，并且基于完全的相互信任。你得信任我们，同样地，我们也得信任你。”

“你们电脑上的资料呢？”

“纯粹是背景资料，在机构内部存储。这些电脑没有上网，所以外人想非法侵入我们的系统来获取机密信息是不可能的。此外，每个案子都分配了一个密码，所以即使磁盘不慎被盗，也不会泄露任何人的姓名。格雷戈，我们这里的运营是基于非常严格的安全保障之上的，原因不言而喻。信不信由你，我们有些客人是社会上响当当的人物：法官，警界高层，甚至还有议员。”

第37章

“你必须明白，格雷戈，在你的……我该怎么说呢……性取向方面，你绝不是孤身一人。我们有很多客人，有些跟你一样，只是感到困惑，对自己的欲望感到焦虑。有些人则已经突破了身体界限。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与孩子有了身体上的接触。”

兰德尔竭力想保持不动声色。

“但尽管如此，保守机密对我们来说仍然是第一位的。无论你在这里对我们讲什么，即使你承认做出了某种违法行为，即使你承认伤害过一个孩子，我们也保证为你完全守密。我们的宗旨是帮助客人解决问题，而不是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做出道德或社会审判。”

“那么，我想你不会对我告诉你的事情感到震惊吧。”

“一点也不会，格雷戈。即便你做出最大尺度的想象，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听到的也比那要匪夷所思得多。任何一种你有可能想到的反常行为，我们都接触过。”

“真的吗？”

“是的。当然我不能详尽阐述，不过你大可放心，我们什么都见过。儿童，动物，没有生命的物体，甚至死人。事实上，恋尸癖是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

兰德尔不寒而栗。对小孩子抱有性幻想就够糟糕的了。对着一匹马或是一只羊做那事，这个想法未能引起他的兴趣。至于一具尸体……

“我可以向你保证，格雷戈，我们帮助客人重新开始正常生活的成功率非常高。不过，治疗可不简单，也不令人愉快，更不便宜。昆兰大夫跟你讲过要收取一笔费用吧？”

“他确实讲过。”

“不用说，这种专科治疗是不可能通过国民医疗服务获得的，除了非常罕见的情形。而且很明显，那么庞大的一个组织无法像我们这样

保证不发生泄密。”

“这个我明白。”

“我们有多年的经验，格雷戈。你尽可放心，你这么做是对的，你来对了地方。啊，我们的饮料拿来了，还有给你的烟灰缸。我看得出来，你急着要用呢。”

烟灰缸还没放到桌上，兰德尔就已经把烟点上，并且在长长地吸了第一口。

“谢谢你，莫莉。下面六十分钟我们就开始诊疗了。请确保我们不会受到打扰。”

莫莉将门拉上的时候，雷诺兹合上了电脑显示屏，并把笔记本电脑推到桌子另一边。她向兰德尔做了个手势让他自己享用，然后就端起自己那杯送到嘴边。

“哎，格雷戈。你可以看到，我没有做笔记，也没有录音录像。这只是一次非正式治疗，并且不收取费用。等我有机会和昆兰大夫讨论你的病案的时候，我们会准备一个详细的治疗方案，当然在那个阶段我们需要谈谈费用问题，可以吗？”

兰德尔点点头。

“不过目前我只想让你放松下来。你感觉方便的时候，我想要你告诉我究竟是什么事情让你到这儿来的。还有关于你对小女孩感兴趣的事。你有什么感觉。你害怕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情。你的幻想是哪些，你是怎么应对的。你在调查问卷上填写的所有内容，当然还有那许多你没填的内容。要直截了当。可以用任何让你觉得舒服的语言或表达方式。但最重要的是，要诚实。你对自己的问题越诚实，我们就越能更好地为你提供帮助。相信我，你不会让我震惊的。不管在你看来是多么罕见或者稀奇古怪，我以前都听说过。我向你保证，远比这糟糕的情况我都听说过。”

她挤出了一丝笑容。“现在我们开始吧，好吗？”

第38章

寂静黑暗的厢车里，蒂娜蜷缩着不停战栗的身子，将自己的自行车抓在身体前面作为庇护。她的尖叫声很快就平息下来，她将全部注意力放在了自己所处的困境上。

她曾看到厢车停在路边。

她曾看到那个男人探身到车里。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模糊不清，但是她知道，自己眼下是在那辆厢车里。恐惧帮助她集中注意力。她九岁了。几乎快要十岁了。

她已经到了能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的年龄。

也已经到了会害怕出现最糟糕情况的年龄。

随着时间慢慢过去，她终于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她知道，厢车会在某个时候停下，接着车门会打开。她也知道，那将是自己唯一的机会。她坐下来等待着，忍住了眼泪。女孩才会哭呢，她暗暗提醒自己。她比她们要强多了，是不会哭鼻子的。

车子的颤动终于不那么厉害了，发动机也熄了火。令人恐怖的寂静中，她做了几次深呼吸，做好准备，希望自己正对车门。她没办法做到心中有数。没有一丝光亮来打破厢车内可怕的黑暗，只有车的运动让她有些方向感。

她的计划很简单。这也是她唯一的计划。等那个男人开门的时候把自行车砸到他身上，然后开始跑。只管跑，一直跑，不停地跑。

有那么一会儿什么也没发生。她不知道，他此时正在享受一支雪茄。他喜欢在开始前和结束后各来一支雪茄。在有任何动静之前，时间就像被定住了一样漫长。接着，厢车轻微摇动了一下。蒂娜敏锐的头脑推断出他正在走出驾驶室。一分钟过去了，她直直地盯着前方，颤抖的手指抓着自行车架，做好了准备。

有一丝光亮透了进来。她做好了心理准备，收紧肌肉。等待着。

门开了一条缝。他在干什么？她依旧等待着。

随着门开得越来越大，日光涌了进来，她眼睛的余光似乎看到了什么东西。

出于本能反应，她扭头去看个究竟。

自行车从她手里掉下来，她吓得瘫倒在那里。她看到，就在靠近自己的地方，劳拉半裸的尸体悬挂在厢车内壁上，双手在头上方捆着。由于身体的重量，皮条勒进了她早已停止流血的手腕里。

他爬了进来，并随手拉上车门。

第39章

雷诺兹用低沉的声音说个不停的时候，兰德尔点上了第三支烟。

“我们回到你的童年吧。对此我还一无所知。你就非常肯定不记得自己童年有什么令人不快的经历吗？这些幻想……给人绑在一棵树上，裤子扒到了脚踝上？在学校操场上对着同伴脱裤子？在幼儿园的时候？客观地说，这些都不是正常的童年期幻想，格雷戈。这些肯定反映了当时正发生在你身上的什么事情。有一个得到公认的事实：对小孩子有性癖好的男人在童年时都遭受过性侵。”

“我父亲没有侵犯过我，雷诺兹大夫。”

“那么你父亲是个很不寻常的男人。所有男人都会性侵的，格雷戈。这是他们的本性。”

兰德尔摇了摇头，甚至不愿意考虑这个想法。“不是这样的。”

“我不是说他伤害了你，对你造成了危害。这会以多种不同形式呈现。想必在你小的时候，他肯定给你洗过澡吧？可能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你自己甚至还没意识到。想想看。这是有可能的，格雷戈，是不是？你们一起洗过澡吗？他给你洗过下身吗？洗过屁股吗？”

兰德尔使劲摇着头。“没有！”

雷诺兹没有理会他。“有时，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性侵就停止了。这样在多年后就更难记起来。要么情况就有可能严重得多。有时我们会将童年时的不愉快的记忆封存起来。我们可以完全抑制这些记忆，就像从未发生过一样。我们对这些事并无有意识记忆，不过，焦虑会在多年以后显现，并会回来纠缠我们的成年生活。比如，就像这种对小孩子的欲望。”

“不。事情不是这样的。”兰德尔毫不动摇。父亲去世之后，他对父亲只留有充满深情的记忆。他已经忘掉了父亲的严厉管教。不管父亲有什么过错，他都不会干性侵这样的事情。

雷诺兹却非常热切。她可能早知道他在想些什么。“记忆力会开些

很奇怪的玩笑的，格雷戈。它会抑制我们对某些事情的记忆。会把这些记忆深深锁在你的潜意识里。你听说过‘记忆恢复综合征’吗？我们正是通过治疗这种病症，让你的记忆退回童年，来发现真正发生了什么。我向你保证，无论谁尝试这种疗法，都会记起他们曾经遭受过的性侵。我就试过了，格雷戈。通过恢复记忆，多年之后我才了解到实情。我小时被父亲性侵。还有他弟弟，也就是我的叔叔。我只是从来没有明白当时发生了什么。或者是我那时知道，但把它完全排除在了记忆之外，似乎这从没发生过。”

“我父亲是不会性侵的，雷诺兹大夫。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那么也许我现在应该走了。”他在座位上挪动了一下，似乎要站起身来。

雷诺兹的腔调立马变了。“别，别。如果你感觉不舒服，我们可以试个另外的方式。要不要来一杯？”

兰德尔指了指喝了一半的杯子。

“我是说劲儿再大些的。”她走向饮料柜。“这能帮助你放松下来。医生的命令哦。”她笑了笑。“威士忌，白兰地，伏特加……还是啤酒？我们冰箱的冷藏格里有几罐。”

“好的。”抽完最后一支烟，再来上一罐冰镇陈啤酒，事情就完美了。上帝啊，他多希望自己多买了一盒香烟。

手里有了一罐冰凉的百威啤酒，兰德尔感觉比刚才更自信一些了。他注意到雷诺兹也端了一杯加奎宁水的伏特加酒。

“通常我白天不喝酒，”她向他保证道，“不过我得体会你的心境，更好地了解你的种种焦虑，然后评估你的各种需求。”

他小心的慢慢移回椅子，听雷诺兹唠唠叨叨地反复讲什么心理疗法，有什么疗效，以及诚实地告诉她自己的种种欲望有多么重要。

接着，她突然又回到那些问题上。

她拿捏得真准。酒精与放松的氛围合在一起，让她的客人变得更加配合。

第40章

“你成长过程中有过同性恋经历吗？”

“我不是同性恋，雷诺兹大夫。”

“青春期男孩子间的同性恋行为是男性发育中非常自然的一部分。”

他以前也听说过，每个男孩在成长过程中都会有同性恋经历，如果他们否认这一点，那就是在撒谎。这是一个两难命题。如果你有过，该死；如果你没有，也该死。他以前从没认真想过这个问题。现在他有了个模糊的回忆，是和另外两个男孩。记忆如潮水般涌流回来。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大桥下面。他闭上眼睛，试图将这个记忆挡在门外。“不，从来没发生过那样的事。”

“那并不意味着你就是同性恋，格雷戈。每个孩子都会有这样的经历。”

“你有过吗？”

“对女孩来说情况不一样，格雷戈。我很高兴谈论我自己，谈论我的经历，如果这能让你感觉好一点的话。不过这不是你来这里的原因，对不对？”

她探寻着他的眼睛。“告诉我，你为什么结婚，格雷戈？”

“你说什么？”

“为什么结婚。你怎么还找这麻烦？打掩护吗？企图否认你的真实欲望？好不让别人知道？”

“不是的……我们……我们恋爱了。”他羞怯地笑了一下。“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俗套，不过是真的。”

“她叫……贝唐，对不对？她那时多少岁？你跟贝唐结婚的时候她多少岁？”

“二十三。”

“你认识她的时候呢？”

“二十一。”

“这么说她小的时候你从不认识她？”

“不认识。这有关系吗？”

“我是这里的治疗医师，格雷戈，拜托。你没必要这么处处防卫。你们显然也过性生活。或者说，至少，过去有过。你是孩子的父亲吧？”

“当然是。”他从没想过这还能有别的答案，其中的暗示也让他感到忿恨。

“你给你们的性生活打多少分？分值从1到10？”

兰德尔不自在地在座位上挪了一下。“我从没有这么想过。”

“啊，得啦，格雷戈。所有男人都这么想。他们本性如此。她顶事吗？她能满足你吗？还是说现在已经不行了？已经成为过去了？这就是为什么你转向小女孩来寻求满足，因为妻子不能满足你吗？”

“不。不，我们仍然过性生活。很多。很经常。我非常爱贝唐。对我来说，她和轰天双宝就是一切。我和贝唐在性生活上相当积极。”

雷诺兹看起来不太相信。“孩子出生时你什么感觉？”

“非常高兴。我太喜欢她们了。”

“你当然想要女孩啦。绝大多数男人更希望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是男孩。这样他们就能培养小小的自己，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的儿子将来会成为足球明星或是成功商人，那些他们自己没有成为的成功人士。不过你，你是喜欢要女孩的，是不是，格雷戈？如果是男孩，你会失望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对吧？”

“不。只是恰巧是女孩而已。我们很早就得知了她们的性别。我们现在叫她们‘轰天双宝’，不过……”

雷诺兹打断他的话。“我能丝毫不差的猜出来为什么你们给她们起这么个绰号。我们就别改变话题了，格雷戈。她们是女孩。对你来

说，这才是重要的，不是吗？你甚至在那时都在为自己考虑，对不对？考虑着在自己家里有小女孩，她们依赖着你。随时都能如你所愿，满足你的需要。”

“不。”他觉得自己应该更强烈地反驳她，但酒精到了他的血液里，正在缓和着那种紧张状况。他又打开一罐啤酒。她想说什么就让她说去吧。

“你妻子是个小巧玲珑的女人，是不是，格雷戈？我意思是说，身材瘦小。乳房小小。相貌年轻？像个芭比娃娃？”

他点点头，异常迷惑。“你怎么……？”

“她刮阴毛，对吧？你让她这么做的。我说的对不对，格雷戈？”

兰德尔吃惊地张开嘴巴。

“巴西作派。人们是不是都这么叫？你和妻子亲热的时候，是不是幻想着是在跟年龄更小的女孩做，格雷戈，是吗？你更喜欢她什么呢？是身体的哪一个部分？”

他摇着头，无法相信。

“她的下体，是吧？你会用嘴吗？你是不是最喜欢这个？而真正的亲密行为，只是装装门面？对她而言是快活，而对你只是机械释放？你趴到贝唐身上的时候，你在想像她只是个孩子。那就是你的幻想，对不对？你可以跟我说实话。你说的任何话永远都不会从这个房间传出去。

第41章

雷诺兹直勾勾盯着他的眼睛。

“你发觉小孩子究竟是什么地方吸引你，格雷戈？那些小女孩？”

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他喝光了手中那罐酒，又打开另一罐。“我无法解释。我只知道她们对我很有吸引力。”

“你说有吸引力，是指外貌上有吸引力？”

“是的。”

“有性吸引力？”

“显而易见。这正是我来这里的原因。不过我从没碰过她们，相信我。从来没有。”

“不过你倒是想碰碰她们的。”

他大口喝着百威啤酒。雷诺兹也同情地将自己的伏特加添满。

“也就只是看看，幻想幻想，不是真的来。”

雷诺兹热切地点着头。“吸引你的是哪个年龄组，格雷戈？挑逗起你性欲的是年龄小些的还是大些的女孩？”

由于血液里加入了酒精，他回答的时候几乎感觉不到难为情。“年龄小些的，但不是婴儿。不过年龄也不能太大。一旦她们开始发育，我是说性发育，我似乎就感觉她们没那么大魅力了。她们仍然吸引我，成年女人也一样。不过，对我有诱惑力的是年龄小的。比如说像八、九岁那种年龄。”

“这么说青春期是一个结束点？”

“我倒没这么想过，不过是的，我想是这样的。这……这正常吗？”

“啊，‘正常’这个词不太恰当，不过这绝不罕见。你得知道，格雷戈，外面有成千上万的男人都在面对类似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你不

是孤身一人。”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也许吧，不过这是真的。只不过这不是你能在酒吧里和同伴一起谈论的事情。这是一个让人非常难以启齿的话题。”

“我还能不知道。”

“显然，你清楚法律对这一问题的立场，格雷戈，不过此刻我们可以假设一番来谈论。假定与儿童发生性关系合法化了；假定这也被社会接受了；假定你不会遭到逮捕；假定朋友和家人知道后也不排斥你，你会想和一个孩子发生亲密行为吗？和一个八岁或是九岁大的孩子？发生关系？”

第42章

兰德尔紧张不安地盯着前方。他已经说得太多了。

他想起了轰天双宝。

心爱的纳塔莉和塔玛拉。

他一大口喝了半罐啤酒。

“不。我有两个女儿。这你是知道的。我有时给她们洗澡。”他盯着远方。“我可以看到，真的，小孩子的身体是多么娇弱，多么脆弱。这是难以想象的。”

雷诺兹看来并不相信。

“小孩子对我有吸引力，这我承认，我喜欢她们。上帝作证，她们让我兴奋。可我最不愿意做的就是对她们有任何形式的伤害。”

“可是你确实在想这样的事。毕竟，你是因为这个才来的这里。”

“不！”他控制着自己的声音。“我意思是说……在街上或是公园里看到小女孩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会情不自禁地盯着她们看。我想和她们待在一起。”

“并且你发现这能刺激你的性欲？只是盯着看看就行？”

“是的，只是盯着看看。我不想碰她们。不想伤害她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冲动越来越强烈。几年前，我只是幻想她们的外貌，后来开始幻想她们的身体，幻想着和她们在一起。这正是让我忧虑的事情。我所忧虑的不是我的幻想，只是我自己。不过假如……假如有一天这种冲动失控了呢？假如我干了出格的事，假如我真的碰了她们当中的一个。”

他身上直冒汗，情绪异常激动，意识到自己向别人泄露了内心最深处的欲望。一个自己认识还不到一小时的人。

他感到很难为情。

局促不安。

惊恐异常。

足足有一分钟的时间，雷诺兹什么也没说，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留意着他手的动作，他身体的姿势，他强调过的不同的词汇。她正考虑此次诊疗是否该就此结束，但决定在确定之前试着再问他一系列新的问题。

“跟我谈谈纳塔莉和塔玛拉好吗？你的两个女儿。她们长什么样？”

他脸上绽放出笑容。“那可是两个漂亮的小女孩。我是不会伤害她们的，雷诺兹大夫。不会伤害她们的。决不会。”

“请叫我露丝，格雷戈。我相信你。不过你是看着她们长大的。从小小的婴儿，到刚开始学走路，直到成为小孩子。你说你给她们洗澡，为什么你妻子不给她们洗呢？”

“她夜里工作。倒班。某些晚上由我来给她们洗澡更实际些。”

“她们坐在浴盆里的时候你看着她们吗？”

“当然。她们才六岁。”

“我意思是说注视她们，就像你注视其他小女孩一样。”

“不。她们是我的女儿，我不那样看她们的。她们不一样，她们可跟其他女孩不同。”

“不过她们依然还是小女孩，格雷戈，现在六岁。可是再过两年她们就八岁了，或是九岁。这可是你喜欢的年龄组。你有时会想这个问题吗？你是否担心过，也许有一天你会失去控制，做出什么事情来？”

“不。”

“请记住，格雷戈，这是严格保密的。你可以完全对我实话实说。”

他不安地在座位上挪动了一下。“我想我该走了，雷诺兹大夫。我想这样最好。”

“当然，格雷戈。这完全取决于你。”她一口气喝完自己那杯伏特加。“不过，在你离开之前，让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只问一个。这对我要提交给昆兰大夫的评估报告将大有帮助。”

兰德尔等待着，紧张得就快要坐不住了。

“请坦率回答这个问题，格雷戈。诚实是最重要的事情。不管那时在你看来自己有多么清白或者多么无关紧要，你是否曾经，哪怕只有一次，接触过你的女儿？接触过她们的身体？她们的下身？我意思是说，不是以爸爸爱抚女儿的方式？”

她刚问完，那罐喝了一半的啤酒就从他手上滑落下来，洒出来的啤酒弄脏了他的裤裆，他不得不站起身来。

雷诺兹忙不迭地连声道歉，并找来拖把擦干地板。谢天谢地，这次会面终于结束了。

出租车开走的时候，雷诺兹回到休息室，走到一个装了镜子的壁橱前。她打开橱门，关掉那台摄录机。

第43章

“您要见我，长官？”

侦缉警司约翰·韦斯曼做了个手势，要皮特曼将门关上。“坐吧，戴维。来一杯？”

“不，谢谢，长官。我从不碰那东西。”

“当然，瞧我这记性。”

“有什么事儿吗，长官？”

韦斯曼给自己倒了一杯格兰杰威士忌，然后站到窗前，目光越过外面的警局停车场，望向远处。他噙起了嘴唇。

“没什么好看的，是吧？他们说我要调到马盖特那阵儿，我想像自己会有一间能俯瞰海滩的办公室。这些该死的海鸥……晚上的时候是不是也吵得你睡不成觉？”

“您会习惯这些海鸥的，长官。”

“你可能会习惯，可我宁可去听每天城市里汽车发动机的‘突突’声。”他转过身，面对着皮特曼。“你肯定听说那些传闻了吧。”

“长官？”

“那个多塞特的孩子，那个诺森伯兰的男孩，现在又是两个威尔士女孩。”

“出现这种事情很正常，长官。总有孩子在失踪。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能找到。只有极少数找不到的几个才成了小报的大字标题……”

韦斯曼放下喝完的杯子。“甭说废话了，戴维。请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布里斯托是不是我们要抓的那个人？”

“不，长官。我认为他不是。”

韦斯曼咬着下嘴唇，神情专注。“这可不是我想要听到的。”

“对不起，可是这根本不是他的行事风格。我一直都这么说来

着。”

“戴维，我不怕告诉你，眼下报界正在给我制造麻烦。布里斯托的那个律师。艾萨克，是不是？他可真给我添堵。他已经向独立警方投诉委员会提交抗议，并且谈到要对大都会警局施暴提起正式诉讼。我的意思是，那个让人恶心的杂种甚至还没出院呢，看在上帝分上，他的律师就已经惹出这么大的乱子了。”

皮特曼耸耸肩。“这个可以理解，长官。布里斯托伤势相当严重。那些巧合接二连三，层出不穷。大都会警局那些人找他的时候，他不当即停车，可是有谁是真的想要抄车牌？？一只手上的指头全给搞断了，一个胳膊肘也给弄得粉碎。还有一份签了字的供认书，是在他口袋里发现的？”

韦斯曼看来是真真切切的吃了一惊。“你可以说我天真，戴维，不过我以为那种事情已经随着《除暴安良》¹成了历史。”

“什么意思？”

“编造供认书？在警方牢房里出现袋鼠法庭²？我有自知之明，戴维，不过现在是21世纪了。你想必是在开玩笑吧？”

“我和你一样觉得难以置信，长官。不过，随便问问哪个罪犯吧。《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发挥了一些作用，这一点没错，但那得等到嫌疑人被登记在册，并且正式置于警察管辖之下才行。至于在这之前会发生什么，那是大家谁都拿不准的事。像这么一个涉及儿童的案子，情绪化的成分太多。恕我直言，长官，这样的事情不足为奇。”

“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应该进行制止。如果这事是真的，我们就会有麻烦。我说的‘我们’是实实在在的我们，不单是大都会警局。上帝啊，布里斯托讲的那些话要是有根据，他们就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可咱们的麻烦才是我当前更关心的。”

“什么麻烦？”

“如果布里斯托不是‘汤姆叔叔’，那究竟又会是谁呢？”

“还有，其他几个失踪的孩子与此是否有关联？”皮特曼替他把话

说完。

“我就对你开诚布公吧，戴维。眼下我是进退维谷。如果我现在重启调查，不仅别人会觉得我是在暗中破坏大都会警局的立场，而且可能明天的小报上会出现给大家带来恐慌的大字标题，更有可能到头来这一切都是白费劲儿。我尊重你的经验，不过，针对布里斯托的证据是令人信服的，这你得承认。”

“你指的是有人宣称在运河边看到他的车？布里斯托这样的人想交到朋友难，想树几个敌人却很容易。外面觉得打个恶作剧电话把他坑进去是小菜一碟的人能上百。如果这是真的，举报人干吗不早点儿站出来呢？”

“可是我们已经正式拘捕了杀害梅多斯家孩子的罪犯，他也承认自己杀死了她。除非是为了证实已有结论，否则我是没有办法批准作进一步调查的。”

“我有个建议，不知当讲不当讲，长官。”

“请坦率的讲出来。”

1 《除暴安良》：20世纪70年代英国热播电视剧，后有改编的电影。其中有警察刑讯逼供情节。

2 袋鼠法庭：即非正规的法庭。也指私设公堂或不合法律规程和正常规范的审判。

第44章

“就目前来看，针对布里斯托的证据还缺乏说服力，”皮特曼说道。

韦斯曼点点头。“说下去。”

“皇家检控署需要的证据远不止这么一点，因此，不管怎么说，我们得朝这上面下功夫。我能否建议，我们继续全力进行调查，表面上是为了取得详细证据，以保证给布里斯托定罪？”

“我听着呢。”

“他在这里居住，绑架也在这里发生，而这里并不是大都会警局的管辖范围。这么做的话，我们要么得出肯定的结论——是布里斯托干的，那当然好——虽说大都会警局得对付独立警方投诉委员会，但那是他们的问题，况且有罪裁决对他们有利——要么是另一种情况，我们发现足够证据表明布里斯托与此案无关。那样的话，大都会警局仍然得面对独立警方投诉委员，但我们至少可以在另一个孩子受到伤害之前开足马力，重启调查。”

“这主意不错，戴维。”

“我觉着，长官，无论杀死丽贝卡的人是谁，他都有这样的癖好。只要有了机会，他还会再杀人的。如果他不是已经又杀了人的话。”

韦斯曼这时看起来更轻松了一些。“啊，我们就不要叫一个个‘或许’给弄得没有了自己的判断了，戴维。这话就咱们俩说说，我认为他还没有再次杀人。”

“何以见得？”

“今天上午我跟科林·邓斯特谈了。你记得邓斯特教授么？那个法医心理学家？这只是一次非正式通话。我和他是去年在一次课程上认识的，互相交换了电话号码，跟其他人一样。不管怎么说，我私下问他，如果假设布里斯托不是我们要抓的人，他是否认为杀手会再次行凶。”

“然后呢？”

“他的判断非常确定，戴维。邓斯特似乎非常确信，就他所了解的梅多斯案的情况，这起谋杀案属于一种已经得到确认的类型。他肯定，如果杀手还逍遥法外，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再次行凶。他还坚信，杀手将还会在相同的地区作案，并且依然针对相同性别。无论如何，这样就排除掉了在丽贝卡之后报告失踪的那四个孩子。”

“如果他的犯罪心理画像是正确的话，这个结论才能成立。恕我直言，长官，我可实在没耐心听那些莫名其妙的话。”

“莫名其妙的话？”

“我那个时候人们谈的是心理学，长官。如今是法医心理学家。在我看来没什么区别。”

“可他们有成功案例，戴维。”

“全是巧合，长官。”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得探究各种调查手段，戴维。这么个情况下，你有没有想过你下一步该把注意力集中在什么地方？”

“哦，长官，明天布里斯托就要被移交到这边了。大概是梅德斯通监狱？”

“我已经提交申请，要求移交到朗波特，戴维，只是为了我们好过点儿。”

“那里现在不是用来关押那些政治难民了吗？”

“我敢肯定，如果我们说说好话，他们会破例的。”

“那么，你显然跟监狱署打交道不太多呀，长官。”

“关于朗波特皇家监狱，有什么是我应该知道的吗，戴维？”

“如果那里能接收他的话，他得符合第四十三条规则，并且在医务监督之下。如果不能接收，坎特伯雷医院就得把他塞进去，并且配备看守人员。不过，考虑到本地人的情绪状况，我还是宁愿把他关押在安全区域。他们已经把他的房子糟蹋得相当严重了。”

韦斯曼吃惊地竖起眉毛。“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

皮特曼耸耸肩。“最好问那些穿制服的，长官。我建议一有机会就以布里斯托的自身安全为理由，由这边的治安官审问他并批准拘留，只为了让我们自己更清白，然后从那里脱身。一旦脱离了大都会警局控制，他可能会更配合的。”

韦斯曼走到门那边，暗示会面已经结束。

第45章

没有了眼镜，布里斯托在看警方围栏后面声嘶力竭的人群的时候，只能看到模糊的影像。可是，空气里散发着仇恨气息，那些他没见过，也永远不会认识的人们在大声辱骂着，这让他既不知所措，又惊恐万分。

两个身穿制服的警官将他带进了嵌着玻璃的被告席，坐在第三庭的人们急切地观望着。他的右手铐在一名警官的手腕上，左手包在一个缠了层层绷带的石膏套里。几分钟过后，几名布罗德大街的治安官走入法庭，屋子里马上变成了死一般的寂静。

他们没有提及他受伤的事，艾萨克也没有申请保释。布里斯托被押候一周。

“别灰心，托马斯，”艾萨克高兴地说道。“等这一切结束，你得到的赔偿会让你发财的。非法逮捕，非法关押，折磨，警方暴行。这事儿完了之后你就能舒舒服服地退休了。”他亲热地把一只手搭在布里斯托肩膀上。“再过几个月，你就能焕然一新了。两年后，你就能去泰国像国王一样的生活了。”

布里斯托看起来并不相信他的话。

“托马斯，托马斯，别这么愁眉苦脸的。控方有责任证明你就是那个人。被证明有罪之前是无罪的，还记得吗？”

布里斯托将脸转过去。“杰里米，我的金鱼。没给它们喂食了。你能不能……”

“你的金鱼？你受了这么大的罪，却只操心你的金鱼？”

“可能水也该换了。有个……”

“我来负责这件事。”艾萨克不忍心解释房子的事情。他已经安排让人用木板把窗户堵上。他并没有进门，但推测金鱼不可能还活着。

“那么，我下个星期四再看你。老时间，老地方？”他让自己的小玩笑给逗乐了。可接下来，他换成了认真的语气。“托马斯，就事情

的进展来看，你可能比原先估计出来得早。你被捕后又有四个孩子失踪，其中三个依然下落不明。他们不可能都是出逃了。只需要发现一具尸体……”

“想都不要这么想，杰里米。我心甘情愿做个虚假的口供，然后在监狱里度过余生，倘若这能让那些失踪的孩子平安回家的话。”

艾萨克沉默了。

他知道，布里斯托讲的每个字都是真心话。

第46章

在马特的坚持下，克莱尔待在他家里观看晚间新闻报道。

她原本想亲自到法庭上去见布里斯托，但他说服她不要去，不但不要去法庭，而且一整天连自己的家都不要回。

这是明智之举。她的家从黎明开始就被记者包围了。

看到新闻快报证实布里斯托被关押在坎特伯雷监狱后，他就用遥控器关掉了电视。有好一会儿，他们都默默地坐在那里。他站起身，漫步来到窗前，天空犹如水晶般澄澈。卡尔蔡司双筒望远镜安放在一米高的三脚架上，透过它，他看到一只游艇快速驶离法国海岸，色彩鲜艳的船帆在灰角 1 的映衬下华丽异常。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马特？”

他仔细考虑了这个问题。“正义的车轮开始缓慢转动了。非常缓慢。倘若他们抓紧的话，审判可能会在6个月月开始。但一年后开始的可能性更大些。”

“我想到时去那里。”

“你会优先获得在走廊的位置，甚至会传你提供证词，讲讲丽贝卡那天在做些什么事情。可是克莱尔，如果有可能的话，你不应该出席。你去的话会感到难受的。”

“我应付得了，马特。”

“他们会把肮脏的细节搬出来，克莱尔。所有细节。并且翻来覆去。”

“我想知道，马特。我得知道。”

他在她身旁坐下。“相信我，克莱尔，你不需要知道。即使他认罪了，他们也得把案件经过从头到尾再过一遍。而且要是他抗辩的话……别去了，克莱尔。求你了，千万别去。”

“那就在第二天读报纸上的二手新闻？”

“至少那是清除了不良内容的版本。法庭上可是原原本本的东西。他们会就他对她所做的每个细微的、淫秽的细节盘诘各个专家。法医证据，尸体照，案情重现。审判时遭受痛苦的是亲属，克莱尔，而不是那些人们目睹受审入狱的让人恶心的杂种。”

“可是我想看到他，听到他的声音，弄明白到底为什么。怎么会有人对一个小孩子下此毒手。你能理解这个吗？”

“他也就是个人渣，克莱尔。卑鄙当中最卑鄙的。不值得为这样的人心烦意乱。”

“我不会心烦意乱的，马特。”她说话的时候看着地板，不敢直视他的目光。“丽贝卡没了，我现在认了。什么也不能把她唤回来，这个我接受了。可是，只有当我看到他本人，看着他的眼睛，然后告诉自己，这个人要么已经没有任何感情，要么他在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承受煎熬……只有到那时，对我来说这一切才是真正结束了。”

他伸出一只手安慰她，她感激地握住了。她两眼泪汪汪的，可声音却并没有失控。

“约翰那事儿也一样。肿瘤诊断结果一出来，我们就知道那只是时间问题了。可是，只有在死因调查结束之后，我才能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开始重建。你是知道当时的情况的。我甚至都不能把丽贝卡照顾好。那时是你让我们的生活得以继续下去，现在你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我很感激，马特。真的。”

他伸手搂住她的脖子，可她轻轻把他的手推开了。

“当我知道他永远关在牢房里，不能再危害别人了，我就可以准备好，继续自己的生活。”她第一次抬起头来望着他。“我去煮些咖啡。你现在饿不饿？”

他建议买外卖，然后借这个机会离开房子，让克莱尔单独待一会儿。

她需要私下里哭上一场。

他也需要啊。

1 灰角：法国一海角名。

第47章

他回来的时候，她比原先高兴些了，刚化了妆，也更放松。

吃着一份味道一般般的中餐小排骨，克莱尔又重新提起那个话题。

“你猜他现在在干什么？”

马特本要叹气，但忍住了。“谁？”

“布里斯托。”

“别管他的事了，克莱尔。”

“他会吃什么饭？”

“稀粥。”

“我是认真的。”

“那我为啥就得是监狱伙食专家呢？”

“你是专门报道犯罪新闻的记者啊。”

“你知道了真的会好受些吗？”

“要是他吃得比我好，就不会。”

“从他的脸色看，他得过一阵子只有汤喝的日子了。”

“他的律师说，他被警方施暴。”

“那是肯定的。据小道消息讲，根本没有肇事逃逸的车祸这回事。那些全是警察干的。甚至那份供认书都是他们打的字。”

她看着他，惊呆了。“你是在开玩笑。”她又加了一句，“不是吗？”

他耸耸肩。“他那样的杂种活该尝尝苦头。你就别管了。”

“可是那些警察？”

“什么时候都有这样的事，克莱尔。你不是这会儿可怜起那个让人

恶心的杂种了吧？看在上帝分上！”

“不，只是……”她也不能肯定那是什么。当然不是同情。“我无法相信警方会对他做出这事来。”

“哎哟，得了，克莱尔，醒醒吧。你也是读报的。听说过‘吉尔福德四被告’¹吧？‘布里奇沃特四被告’²？‘伯明翰六被告’³？”

“那不一样。”

“当然一样了。那些警察只是在做分内的事，只是为了得到结果，确保那些恶棍招认自己的罪行。”

“可他们是无辜的。”

“问题不在这里。上帝啊，千万别开始同情这个杂种，克莱尔。”

克莱尔停顿了一下，理了理自己的思绪。“如果是几个星期前，我会走到法院外面，和他们一起呼喊，一起大叫。可是我跟你说过，我已经跨过了那个阶段。我现在能控制住自己。我在着眼未来，而不是停留在过去。”

“那你干吗还要关心那个恶心的混蛋吃什么饭呢？”

她用一根筷子将盘子里的米饭来回戳弄着，无法提起食欲。“我不知道。我猜只是好奇吧。我与监狱最亲密的一次接触就是那次把你和约翰从多佛警察所接回来。你们的罪名是酗酒和妨害治安。”

马特不好意思地笑了。“在拘留室里待上一夜和在真正的监狱里押候还是有细微差别的。”

“那就给我讲讲。告诉我他会做些什么。穿什么？吃什么？所有的一切。”

马特长长叹了一口气。“唉，坎特伯雷监狱的厨房可说不上是高级烹饪。”

“意思是说有些监狱的厨房是？”

“你会感到吃惊的。”

“那就让我吃惊一次。”

“情况千差万别。有些监狱很好，有些很糟糕。梅德斯通比较好。格林一般般。我听说帕克赫斯特伙食一流。那些看守每周采购两次。”

克莱尔摇摇头，感觉难以相信。“那坎特伯雷……？”

“简直是个臭屎坑。那是一座拘留牢房。过去通常是关押押候、短期徒刑囚犯的地方，例如像不交罚款那样的情形。它如今主要用于关押寻求政治避难失败的那些人。不过不管怎么说，布里斯托会符合第四十三条的。”

“第四十三条？”

“第四十三条规则。为了保证囚犯自身安全，对他们实行隔离。易受攻击囚犯部。主要是摧花贼。”

“摧花贼？”

马特笑了。给她讲这个真费劲。“这是监狱俚语，指涉性罪犯。随便哪个强奸犯进去了都得受尽苦头。那是一个弥漫着大男子气的地方。男性当中最具反社会性的份子都给拢到了一块儿，养个牲畜的条件也得比那里好。那些囚犯当中有着某种等级制度。高高在上的是劣迹斑斑的大罪犯：身居要职的匪徒、毒枭、武装劫匪那类货色。普通的窃贼，比如入室盗窃犯等处在中层。处于底层的是行凶抢劫犯、尚未上瘾的吸毒人员以及抢包贼。最后是压在最下层的，就是那些强奸犯。”

“这么说布里斯托是个强奸犯？”

“你说对了。关在只属于他自己的牢房里，独自一人，吓得要尿裤子。我向你保证，他每次听到脚步声都会战战兢兢，每次听到钥匙在门锁里转动他都要蜷缩在角落里。”

克莱尔听得直发抖。“听起来真让人作呕。”

“克莱尔，他是个强奸犯。这才让人作呕呢。那个下流的、让人恶心的杂种纯粹是活该。”

-
- 1 吉尔福德四被告：1975年英国吉尔福德酒馆爆炸案（爱尔兰共和军所为）发生后的四名嫌疑人，被警察屈打成招定罪后入狱服刑。1989年冤案才得以昭雪。
 - 2 布里奇沃特四被告：1978年英国报童卡尔·布里奇沃特遭枪杀案之四被告，被错判入狱。1997年始得昭雪。
 - 3 伯明翰六被告：被错误控告参与1975年伯明翰酒馆爆炸案的六名男子。入狱多年后，1991年原判决被推翻。

第48章

威瑟顿·斯坦利·琼斯律师事务所位于女王街的办公室一点儿也说不上豪华。上面一层是事务所的几间主要办公室，由一个私人寓所改建，下面曾是一家五金店。如今那个有凸窗的店子成了铺着蓝地毯的接待区、等候室和主入口。

直线电话响了两次。艾萨克拿起听筒，以为是康拉德·巴克马斯特，那个联系到的为布里斯托辩护的出庭律师，要么就是家人的电话。只有精挑细选的几个人知道这个直线号码。不那么要紧的人得费点事，由卡伦转接。

“嗨！我是艾萨克。您是哪位？”自从看了《洛奇》¹，他接电话时都是用的“嗨！”。

“马特·伯福德。南方传媒的。”他慢吞吞拉着讽刺的调子添了一句，“终于在办公室找到你，杰里米，我太高兴了。”

艾萨克瞪着电话机，又气又疑。好多天他都在躲马特的电话。他详细嘱咐过卡伦怎样把他对付过去。

“你怎么会有这个号码的，伯福德先生？”

“如果你坚持不回电话……”

“我一直很忙。”

“我们又有谁不忙呢，艾萨克先生。我想问几个有关你当事人的问题。”

“哪个当事人？”他心里一清二楚，可是却要拖延时间。这是他此时可以免掉的一次谈话。

“咱们共同的朋友，布里斯托先生。”

“你肯定听说过要为当事人保密吧，伯福德先生？”

“我知道这条法律规定，艾萨克先生，不过这件事很重要。”

“伯福德先生，我的当事人已经被控告。那些细节人人都能了解

到。我无权进一步发表评论。现在请你原谅，我今天下午还得出庭。”

“艾萨克先生，你是对每一个给你打电话的人都撒谎，还是只对你希望躲避的人撒谎？”

“你说什么？”

“截至目前，你下午还是相当空闲的。你原本打算把近期几宗案子还没了结的零星事务处理完毕：雷吉娜诉登顿案，还有雷吉娜诉米尔斯案。不过那是假定你11点前从治安法庭返回。但是你没有。你回来还不到10分钟。等你吃完午饭，就是下午两点钟了。你登记的下一个预约是在3点30。”

艾萨克盯着电话机，吓得说不出话来。伯福德将自己黑莓手机里输入的当天日程内容直接念了出来，几乎一字不差。他仔细考虑了一下自己该如何反应。他的大脑不紧不慢地运转着，开始为这个挑战热身。“伯福德先生，一下子让你幸运猜中了好几个。你是否觉得巧合有点太多了呢？”

“我是做了功课的。”

“很显然。你究竟想知道什么？”

“问题的答案。不作发表。”

“不作发表？”

“你听得没错。”

“你要明白，需要的话，我可以几小时之内就从法院取得针对你，针对你的编辑以及出版公司的禁令。”

在电话那头，马特正暗笑。鱼上钩了。“我知道，艾萨克先生。我的编辑也知道。他不会为了5分钟的辉煌而冒险失去整次报纸的印刷，我也不会。你必须知道，我对这起案子有非常浓厚的个人兴趣。”

“是的，这个我清楚。那么说，这次算是个人电话啦？”

“你可以这么讲。”

“绝对不作发表？不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也有自己的名声的，艾萨克先生。”

停顿了一会儿之后，艾萨克问道：“去哪个地方？什么时间？”

“今天下午怎么样？”

“还是赶早吧。我晚上真的很忙。”

“我知道。你要和一个当事人一起吃饭。更准确地说，是和他有钱的父亲。一位凯姆斯利先生，急着要让自己有失检点的儿子摆脱那些报纸的纠缠。”

艾萨克有些生气，但很快止住了。“你究竟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我们去哪里碰头？”

“到我办公室？”

“找个不显眼的地方吧。你饿吗？”

“你埋单么？”

“你是在向我提苛刻条件啊，艾萨克先生。”

“只不过想收支相抵罢了，伯福德先生。你现在在哪里？”

“我的车里，就在你窗户下面。”

艾萨克蹬着脚将椅子挪到窗前。脚轮该上油了。马特·伯福德正在下面，扬起手机向他致意。

艾萨克一个人吃吃笑了起来。这鬼鬼祟祟的杂种！

“把车开到拐角的地方。我5分钟后找你。”

¹ 《洛奇》：一个著名电影系列。由史泰龙编剧及主演，约翰·艾维森执导，讲述一个寂寂无名的拳手洛奇·巴布亚获得与重量级拳王阿波罗·克里德争夺拳王的机会，是一个典型美国梦的故事。

第49章

他们在皇家港口的彼得鱼店要了两份鳕鱼薯条。这是艾萨克的主意，让马特很是感到意外。在他那行里，要跟有着种种奇怪信仰的人员打交道。在这以前，他从没遇到过这样一个律师，甘愿吃一份炸鱼加薯条外卖，而不是到豪华饭店里享受一顿免费大餐。

尽管如此，马特没有任何怨言。麦金太尔老是在费用上跟他过不去，看看那个吝啬的混蛋这次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他们在靠近佩格韦尔湾的西崖停了车。透过被水蒸汽弄得雾蒙蒙的车窗，勉强能看到地平线上的法国海岸。

“你知道丽贝卡就是在这里被绑架的。”

“当然，我向你和克莱尔表达我最深切的同情。不过，那不是托马斯·布里斯托干的。请好好听清楚我的话，伯福德先生，我的当事人会一直抗争到底的。”

“我猜也是的。否则你们是不会聘请康拉德·巴克马斯特的。”

艾萨克瞪大眼睛看着他。“你究竟是怎么……？”

“我们谈谈布里斯托吧。私下聊聊。”

“随你了。有一点必须澄清，那份所谓的供认书是通过胁迫强行取得的。”

“当然，我也听说那些传闻了。那起肇事逃逸事故呢？”

“全是警方虚构的，伯福德先生。我的当事人被带到一个不知名伦敦警察局，遭受了残暴的攻击，又给扔到街上，然后正式被捕。供认书是用文字处理机和喷墨打印机做出来的。托马斯·布里斯托甚至连台打字机都没有呢。”

马特将薯条包装纸揉成一团，通过窗口扔进了旁边的一只垃圾箱。“杰里米，我就直截了当说了。我才不在乎你的当事人的安康，或者大都会警局是如何对待他的。我想得到的是一个诚实的回答：布

里斯托是否杀害了丽贝卡？”

艾萨克的回答没有丝毫犹豫。“没有。不，他没有。”

“你非常肯定啊。”

“我了解我的当事人，伯福德先生。我向你保证，他没有杀害那个孩子。对不起。我知道这不是你想听到的。可是托马斯·布里斯托是清白的。他跟这起残忍的谋杀案没有任何牵连，如果咱们参加审判的话你会知道的。”

“如果？”

“我相信我的当事人获释的时间会早得多，伯福德先生。托马斯·布里斯托将要参加的唯一审判将是针对那些曾经对他施暴的警官的。”

马特凝视着窗外。“你瞧，我知道那些警察是如何执行任务的。我完全能接受布里斯托是被迫做出那个声明的说法。是的，我明白如果上面所说是真的，法律的立场是什么样的。不过我这里只关心一点：布里斯托是否杀害了丽贝卡？因为如果他没有，那么杀害她的那个让人恶心的杂种就依然在逍遥法外。我只想能够告诉克莱尔某个答案。就这些。只想让她安下心来。”

艾萨克过了好一会才说话。“托马斯·布里斯托没有杀害丽贝卡。这个我向你保证。”

“你能证明吗？”

“这不是由我们来证明的。举证责任在控方。被证明有罪之前是无罪的，还记得吗？此外，尽管这么说使我感到痛苦，我还是非常相信我们将不需要进行证明。”

马特深吸了一口气。“接着说。”

“不管谁杀死了你朋友的女儿，这个汤姆叔叔依然在逍遥法外。而且可以确信，只要他还没有再杀人，他还会再次作案的。我这么说会让人感觉不好受，伯福德先生，不过，我们这会儿正祈祷发现下一具尸体。”

第50章

马特朝海的尽头望去，思考着艾萨克说的话。“那么在此期间你们打算做些什么？”

“短期内我们没什么事可做。再说，托马斯·布里斯托在里面待得越久，获得的赔偿也就越多。非法逮捕，恶意起诉，攻击，非法押候。你知道目前非法监禁的赔偿金额是多少吗？而且还免税！然后还有惩罚性损害赔偿……可惜啊，我拿不到一点儿提成。”

马特忍着没笑。艾萨克不是傻瓜。可虽然捞不到任何好处，他私下里却如此强烈地维护自己当事人的清白。“你怎么会答应跟我谈话呢？”

艾萨克笑了笑。“先把人情存在你那里。还能有别的吗？”

“有什么特别考虑吗？”

“将来我们反击的时候，希望你们报道得公平些。”

“那会是什么时候呢？”

“审判过后，如果还进行审判的话，或者等发现下一具尸体后。哪个在先算哪个。”

“布里斯托当过冰激凌小贩，是吧？”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对了，他的名字叫托马斯。可那是相当站不住脚的联系。”

“我听说大概在丽贝卡被抛尸那段时间，有人在运河附近看到一辆汽车，与他的车一模一样。”

“一辆红色标致，没错。伦敦肯定有成千上万辆红色标致车。”

“那些巧合还是不算少啊。”

“没错，伯福德先生。巧合。也许巧合太多了？恶作剧电话谁都能打。”

“你是否曾经因为布里斯托可能有罪而感到不安？”

“我拿当事人的钱是要保护他的利益的，伯福德先生。有罪还是无罪都毫不相干，这你是知道的。我的工作就是想方设法让他获释。不过我要再说一次，不管你是否引用我的话，我的当事人没有杀害那个女孩。”

“上次审判中布里斯托承认，我想我的引述是准确的，自己对小孩子有着可耻的、让人厌恶的兴趣。你是要告诉我那也是被迫供认的吗？”

“伯福德先生，我的当事人当时有可能被判长期监禁。他说了为达到减刑目的必须说的话。”

“通过承认自己是个肮脏的变态？”

“通过寻求帮助，通过承认自己的行为，避免出现那些儿童不得不出庭作证的情况。托马斯·布里斯托从没有否认过自己的性偏好。他是个恋童癖者。他并不隐讳这一点。可这并不会让他成为一个杀人犯。”

“在我看来这他妈的相当可能。”

“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大了去了，伯福德先生。而且出了上次那件事之后，我的当事人对他的问题进行了治疗。”

“治疗？”

“我无权谈论细节。说他寻求过帮助就足够了。”

“可是他并没有痊愈。”

“恋童癖并不是一种病，伯福德先生。你不可能吃一片药，在床上躺几天就好了，也没有什么疫苗或是特效疗法。我的当事人会据理力争，那只是一种性欲望，跟任何其他类型的性欲望一样。”

“你的当事人是有病了，艾萨克先生。我可不认为性侵小孩子是一种正常的性欲望。”

“我也不这么认为，我向你保证。问题是，就象我刚才说的，只是

因为我的当事人承认自己有恋童癖这一点，并不能使他成为杀人犯。最不可能的是使他成为杀死女孩丽贝卡的凶手。你显然没有足够仔细地研究他的历史。”

“我已经读了那些报道。”

“我建议你再读一遍。”

“有什么我应该知道的吗？”

艾萨克耸了耸肩。“你显然非常足智多谋，伯福德先生。你能把我弄到这里，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马特笑了。“说下去。”

“这其实完全是个公开记录问题。毫无疑问很明显，只要看看报界那些新闻报道，就能明白为什么我的当事人对那些指控是清白的。更不用说到时候法医找不到的那些证据了。在这个阶段，我真的没有什么可说了。”艾萨克打开车门准备下车，迎面吹来了凉爽的海风。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就走着回去了。谢谢这顿午餐。我会在某个时间联系你的。你欠着我呢。”

他关上车门，慢悠悠地走开了，胳膊下夹着公文包，欣赏着那里的景色。马特目送他走远，随后拨了自己办公室的电话，指示将有关于布里斯托的报道打印一份准备好，以便他返回时阅读。

那些报道他已经在电脑屏幕上读了十几次，可是没有任何与艾萨克所说的一致东西在他脑海中闪过。今天晚上他会把报道再读一次，这次是在纸上。打印到纸上的话，有时读起来不一样。

也许再跟加文·拉奇谈一次会很有收获。如果说有人知道这些人的脑子是怎么想的，那就是加文了。

返回坎特伯雷的路上，他在考虑艾萨克会要他还什么样的人情。他重新思考了他们刚才的谈话。他现在希望当时给谈话录了音，当然，不作发表。每次谈话都录音曾经是他的习惯，可他开始变得松懈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窝在一家低级的地区性报社，而不是在舰队街 1 发展。

但另一方面，有一些人他可能永远无法在舰队街认识。

他暗笑着拨了一个电话号码。

几秒钟之后，电话那头响起了一个男孩的声音。

¹ 舰队街：伦敦一街道名，以报馆集中著称。

第51章

和每个在海滨旅游胜地长大的孩子一样，马特始终都非常喜欢那些娱乐中心。

游乐场里明亮的灯光，白噪音，以及独特的电子氛围从未让他失去过兴趣。他自己不愿意，他这么告诉自己——更老实地说，是不能够——学到那些精通现代电子游戏的必备技巧，就只玩老虎机了。

有一回，他在轻推了五次后没有一点动静，并且毫不清楚三倍杆在哪里的时候，突然被一个兴高采烈的十来岁孩子推到了一边。那个孩子用一只手按了那几个轻推按钮，一边用自己的另一只手继续玩他自己的老虎机。马特赢了一大笔钱。不管喜欢不喜欢，他还得到了一个追随他的新伙伴。

起初是因为对新闻的共同爱好，他们两个一起坐在了主街的尼罗咖啡店里。后来得知，这个孩子熟记了城里每台水果老虎机的图案次序。在马特看来，他在那里花的时间比在学校都多。事实上，他得知这个孩子甚至根本就不上学。这种情形可以编写成短小而有意思的人情味新闻故事，用在报纸内页里。逃学，儿童赌博，或许他还有着成为年轻罪犯的潜质。

但在那时候，那个孩子又进一步透露了一个更加阴险的爱好，那就是电脑，比电子游戏和娱乐中心的赌博要厉害多了。他压低声音告诉马特说，自己是个黑客。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个解密高手！如果他新闻报道中需要帮助——信用记录，个人资料，随便他需要什么——这个孩子都能搞到。

马特顺着那个男孩的心思客套了一番，向他表示了歉意后就离开了。也许过段时间他会跟进苹果老虎机这个角度，也许不会。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做呢。

一周后，他刚刚完成一篇关于多佛截获毒品案的重大新闻报道，从南方传媒回到家里时，门铃响了。他皱了一下眉头。这时他又饿又累，不想有访客。他瞪眼看着一张满是雀斑、正咧嘴笑的脸，忍着没

有骂出来。

按年龄说，那个孩子身材算是矮小的。他声称自己十三岁了，可看起来更像十岁，也许十一岁。“丹尼，对吧？”

“我还以为你忘了呢。”

那个孩子站在台阶上。马特将身子稳稳地横在门口，没有动。

“我现在有点忙。我能帮上你什么忙吗？”

“你是准备邀请我进去，还是不想啊？”

马特怒视着那个孩子。“骑上你的自行车走吧，小家伙。”

“我还以为好记者从来不会拒绝一个故事的。”

“丹尼，我说过我会考虑的。啊，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需要安静一会儿，我昨天熬了一整夜。”

“我喜欢你指责法国海关的那种方式。”

“你说什么？”

“多佛那起截获海洛因案。报道写得不错嘛。”

马特看了一下手表。晚报都还没有印好。他奇怪地看着那小孩。“我漏掉什么了吗？”

第52章

丹尼神秘地微笑了一下。

那是以后几个月里马特将慢慢熟悉的一个微笑。

男孩递给他一个封好的棕色A4信封。“拿着。等你平静之后看看这个。我的号码在背面。”

“你的号码？”他将信封翻了过来。背面潦草地写了几行数字，字迹显然是丹尼的。

“固定电话，手机，推特，脸书，还有几个电子信箱。你随便选。”

马特伸手去关门。“哦，我会打给你的。谢谢了。”

他当着男孩的面砰地将门关上。毛孩子！他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一群天天泡在娱乐中心的小孩拿新闻线索来烦他。他们现在没有校报了吗？这个臭小子应该去上学，这就是另一个充分理由。

他将信封扔到一边，冲了个澡，然后给自己做了一份快餐。吐司上放三个水煮荷包蛋，加上半包烟熏无皮丹麦酥饼，稍微烤了一下，还有一罐烤菜豆。他坐在电视机前吃着，让自己放松下来，看着当地新闻。如他所料，截获毒品案是头条新闻。电视新闻与他自己的报道相当一致——那很快就将出现在报摊上。这让他想起了丹尼。

他拿了一片全麦面包把调味汁蘸干，将盘子擦净，放到洗涤槽里，那里面还有前两天剩在那里的餐具。他厌恶地看着那堆越积越多的碗碟。他会在下午晚些时候把它们解决掉。

或者也许是当天晚上。

最晚明天。

除非有别的事情意外出现。

该死，又不会有人到他家里，着什么急呢？

他捡起小孩留下的信封，漫步走到窗前，眺望着英吉利海峡。风

帆冲浪者正在离海岸不远的地方乘风破浪。这是非常美妙的一天，几乎好得都不该待在屋子里。尤其是洗涤槽里还潜藏着那些等着洗的盘子。

一半出于职责，一半出于好奇，他撕开丹尼的信封，忍住了一个哈欠，从信封里抽出几份文件。

也许他该干脆去睡觉。睡上几个小时将对他大有益处。或许他可以叫上克莱尔晚上一起看电影。他毫无兴致地浏览着第一页。本周有斯皮尔伯格的新电影上映。这是萨姆·奥格尔维，就是那位过去在南方传媒负责艺术、美食、自驾游与王室新闻的记者，向他推荐的。

他再次浏览了那一页。

看得更慢了。

接着是另一页。

然后第三页，他脸上的表情是又怒又疑。

他伸手拿起听筒，拨了号码。

他数到第六声的时候，那个孩子才接了电话。

“伯福德先生。你挺能磨蹭啊。”

“你知道主街上那家咖啡店吗？”

“尼罗咖啡店吗？”

“十五分钟后跟我在哪里碰面。”

“可是我正……”

“尼罗咖啡店。十五分钟。一定到。”

他猛地摔下听筒。

该死的毛孩子！

第53章

马特赶到的时候，丹尼已经在那里等了。两份拿铁咖啡端了上来。那小子肯定是跑来的。他重重地坐下，将信封扔到桌子那头。

“你他妈的怎么搞到这些的？”

“你可不能这么对你的新搭档说话哦。”

马特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我给你叫了咖啡。没什么。钱我付过了。”

马特在那男孩面前扬了扬信封。“这到底怎么回事？”

丹尼特意戏剧性地朝四周看看，确保没有人在听他说话。他小声说道，“我跟你讲过。我是一个黑客。一个解密高手。”

“可他妈的这些是我的财务细节！你是怎么搞到的？”

“别那么大声！”那个男孩显然很受用自己的花招。“我进入了信用机构的电脑。”

“你做了什么？”

“嘘。我不想让每个人都知道。”

“还有我的病历？”

“你觉得怎么样？”

马特深吸了几口气。他报道的电脑犯罪够多的了。他非常佩服任何有能力作案的人。不过，当遭到入侵的是他自己的资料……

“很好，这么说你是个电脑神童。你达到目的了。有别人看到过这些吗？”

“除非通过我，否则没有人会看到。不过任何人都能看到，如果他们有设备。”他咧嘴笑了笑。“并且掌握了诀窍。”

马特心不在焉地将手伸向自己的拿铁咖啡。“我得考虑一会儿。”

“我还看了你的犯罪记录，不过没有把它打印出来，因为觉得你不会欣赏我这么做的。”

马特盯着面前那张正冲他笑的脸，张大了嘴巴。“我没有犯罪记录。”

“酗酒和妨害治安。一九九……”

“上帝啊！你能进入全国警察电脑网（PNC）？”

“花了我好长时间。”他鬼鬼祟祟地向周围看看。“很显然，原网容易得多，那是在我出生之前。PNC2有时候很难对付。”

马特满腹疑惑地听着。丹尼把这当作让自己说下去的暗示。“目前这个系统还很简单。除了位于亨登的中枢之外，还有遍布全国的交换点要进入，以及两千五百个终端连接，更不用说那四十一台独立的警察队电脑了。”

“你究竟怎么知道这些的？”

丹尼冲他神秘一笑。“‘警报’就更难了。”

“‘警报’？”他无法掩饰自己声音中透出的惊讶。

“NCIS系统。我只成功进去一次，是通过他们的布里斯托尔中心。它有五个区域中心，伦敦，伯明翰，韦克菲尔德，曼彻斯特和布里斯托尔，大得很呢。”

马特盯着那个孩子，惊得目瞪口呆。作为一名专门报道犯罪新闻的记者，熟悉警方办案手法上的进展是他的分内之事。可这孩子脱口而出的是NCIS，也就是国家刑事情报局的运作细节，这些连他自己都几乎是闻所未闻。

“这些呢？”马特指了指他的财务报表。

丹尼不屑一顾地笑了。“这个是手到擒来。信用机构的门是敞开着。如果你喜欢，我可以提高一下你的信用等级。让你达到可以申请金卡的级别。你目前是一点门儿都没有，因为有那些对你不利的郡法院裁决呢。”

马特盯着那个孩子。“好吧，我现在算是明白了。你是个十足的好逞能的家伙。这么说你肯定知道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敲诈我。那你还费这么大劲儿干吗？”

丹尼若无其事地耸耸肩。“因为我能搞到。”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搞我？”

“我想成为你的搭档。一个你能求助的人，当你在别的地方得不到需要的资料的时候。”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真的用你取得的资料，并且认为我总想找你呢？我不会的。”

“你会明白的。”

马特竭力让自己保持气恼的表情。这孩子是个会引起轰动的人物。也许他可以在新闻业重新树立自己的名气，告诉麦金太尔可以收回他那份破工作了，然后重返伦敦报业圈。可是……他看着正用吸管喝拿铁咖啡，反戴着棒球帽的丹尼。上帝啊，他还只是个孩子呀。

“你难道不该去上学吗？”

对方再次报以微笑。“我从登记簿上注销了。”

“你什么？”

“我访问了地方教育局档案，对我的资料进行了修改。”

“你在开玩笑吧。”

他并不是在开玩笑。

马特新找的第一手资料让麦金太尔大为赞赏。

不过，事情并不总是单向的。

作为回报，丹尼想得到一些亲笔签名。不再只是那种老套的签名，而是臭名昭著的人物的亲笔签名，那些冷酷无情的罪犯的签名。

然而马特态度坚决。

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子迷上了杀人犯、强奸犯、抢劫犯和间

谍？

没门儿！

第54章

马特胳膊下夹着装有关于布里斯托剪报资料的文件夹，另一只手拿了一份《极速志》¹，来到尼罗咖啡店后面他们常坐的位置，与那个孩子碰了面。

他午餐和杰里米·艾萨克吃了炸鱼薯条，现在还不饿，所以没有让丹尼为他买松饼。他们很随便地聊了天气和电视上那些垃圾节目，但就是没有提会面的目的。他们一起离开了那里。马特拿着男孩递给他的一份《卫报》，而丹尼则假装对克拉克森写的一篇关于超速摄像机的文章发生了兴趣。

马特步行回到公寓，让夹在那份大报页面内的棕色信封滑落下来。他从信封里抽出打印好的全国警察电脑网关于布里斯托的文档，脸上露出满意的表情。这是那个神童的又一项重大探查成果。

丹尼骑车回到家里，跑步上楼进入自己的卧室。他让那张亲笔签名卡片从杂志里滑出来后，就把杂志迅速的扔进了垃圾箱。他从书架上取下签名簿，将新的一张插进正确位置。他舒舒服服靠在椅子上，对这次交换很满意。

众所周知，布罗德莫尔里的犯人很难接触，但马特可不能让他失望。

彼得·萨克利夫，那个约克郡碎尸狂，如今在他的亲笔签名簿里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

¹ 《极速志》：英文名Top Gear。英国广播公司出版的一份汽车杂志。

第55章

“我们现在能进去了吗，爸爸？”

兰德尔关上水龙头，将手伸进泡泡里试了试水温。他再次打开冷水龙头，朝轰天双宝点点头。每周有三个晚上，兰德尔承担照看这对双胞胎吃茶点并且按时睡觉的责任。洗澡时间是每隔一天的晚上。

塔玛拉和纳塔莉将她们的衣服抛到地上，带着只有六岁孩子才有的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神情。她们一个开始费力地爬过浴缸的边沿，另一个正使劲挣脱一只难对付的短袜。

兰德尔本能地将双手伸到她胳膊下面，扶着她的前胸以防她摔倒，并将她轻轻托起来放进水里。他以前这么做有上千次了，从没有多想过。

他松开双手，直起身子后退了几步，塔玛拉在离水面还剩几英寸的地方跌了进去，溅起一波丰富的泡沫，洒了外面一地。

她虽然没有受伤，却吓了一跳。她望着父亲，睁得大大的眼睛里满是惊讶和困惑。“怎么了，爸爸？”

兰德尔装出一副笑容，用笑声将这个小事件掩饰过去。他在纳塔莉身上围了一条毛巾，然后将她托进浴缸，和妹妹面对面。毛巾和她一起滑落到水里，吸附了许多泡泡，两个女孩见了很是喜欢。至少对于这双孪生姐妹来说，这一刻过去了。

他看着这两个小姑娘，肥皂泡沫几乎将她们掩盖得看不见了。她们没有察觉到，此刻父亲心里正乱作一团。他现在确信那是一个错误。电话里昆兰大夫善解人意的声音让他感到宽慰，可当他经过了那个女人的诊疗，离开机构以后，感到的只是恶心。

紧张不安。

忧心忡忡。

尽管雷诺兹向他保证会保守秘密，可他却从那一刻起就一直在等待着那个敲门声。警察，社工，教育心理学家。上帝才知道还有谁。

来将轰天双宝带走。

将他从她们身边带走。

纳塔莉正使劲扯他的袖子，让他的注意力一下子回到了当前。

“哦，宝宝，什么事？”

“你不和我们一起进来了吗，爸爸？”

“是的，进来吧，爸爸。快点，不然所有的泡泡就都破了，”塔玛拉也求着他，一面将满手的泡沫甩到他身上。

他用一块法兰绒布将脸上的泡沫擦掉。

“不，今天晚上不行，宝贝们。我想你们现在大了，不能那样了，是吧？”

“不！”两个女孩齐声向他说道。“快点呀。求你了，爸爸，求你了。”

塔玛拉摇摇晃晃站起来，将手伸向父亲。他本能地伸出手去扶她，却意识到自己这么做不妥，于是停了下来。塔玛拉站在那里等着，对他的反应感到莫名其妙。他看着那些肥皂泡从她赤裸的身子上滑落下来，在灯光中闪烁着。

双胞胎一起喊起来，要他加入她们。“爸爸到浴缸里来！爸爸到浴缸里来！”

他勉强笑了一下。“不，今天晚上不行，姑娘们。到下个生日你们就七岁了。大姑娘是不和爸爸一起洗澡的。”

“不，她们和爸爸一起的，”纳塔莉向他保证。“史黛西和爸爸一起洗澡，蒂娜也是，她们都已经七岁了。我们参加了她们的派队，是吧，玛拉。”

兰德尔用双手捧起一团泡沫，轻轻放在塔玛拉的头顶。她咯咯笑着用手将泡沫拂掉。

“哦，是吗？你们怎么知道的？”他竭力让自己听起来象是随口那么一问。

“我们今天在班上谈论来着。”

就象被闪电击中似的，他登时脸色刷白，头晕目眩，双膝发软。他抓住浴缸的边沿，免得倒下，试图控制自己声音中的颤抖。“你们什么意思，在班上谈论来着？”

“和我们的老师霍利斯夫人一起谈论呀。”

他的心脏突然停跳了好几下，接着脉搏加快，并且满脸通红。他抓住离他最近的女孩的手腕，把她拉到跟前，他的声音尖厉且带有威胁的意味。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你们都对她说了什么？”

第56章

“爸爸，你弄疼我了。”纳塔莉挣扎着想摆脱父亲紧抓住自己的那只手。她既感到害怕，又不知所措。

兰德尔立刻松开手。他伸去手去，想安抚女儿，可是纳塔莉却往后退，迷惑不解地哭了起来。

塔玛拉在旁边目睹了一切，也吓坏了，她根本搞不懂父亲怎么会变成这样。她的下唇颤抖着，泪水也开始在她那瞪得大大的充满疑惑的眼睛里打转。

“对不起，纳塔莉，我不是故意弄疼你的。”他努力地控制自己的声音，问道：“你没事吧，宝贝？”

女儿点了点头，但她没有对他不自然的笑容也报之一笑。他拉起她的小胳膊，轻轻地揉着她的手腕。

“来，这样子会好一点。我真的对不起你，宝贝。塔玛拉，告诉我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吧。是谁问了你们这样的问题？”

塔玛拉壮着胆子回答了他，但犹犹豫豫，不知道哪里不对劲了，她怕会再次惹父亲生气。“只是霍利斯太太，爸爸，还有一名女警官。”

“女警官？”他感觉到太阳穴上血脉膨胀，前臂上青筋毕现。她们都知道了。一定是那个叫雷诺兹的女人，一定是她告诉她们的！

兰德尔努力克制着，他抓住了纳塔莉的手腕。“她们先跟谁说的话？是你还是你妹妹？”

小姐妹俩感到莫名其妙，不明就里。“当然是跟我们所有人了。”

“你们所有人？是什么意思？塔玛拉，告诉爸爸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呢？”

“该死的，只管告诉我。”

姐妹俩都哭了起来，纳塔莉首先开了腔，但下唇还在颤抖着：“是我们全班同学一起。女警官告诉我们小孩子要小心陌生人。”他嗓子发干。

“还有呢？宝贝，没事的，告诉爸爸发生了什么事。”

“还告诉我们不要跟陌生人离开，也不要上他们的车或者接受他们的糖果。”

“还有一定不能让任何人接触我们身体的任何部分，特别是我们身体的下面。”塔玛拉补充道，她的小脸蛋上又展现出笑容。

纳塔莉紧张地笑着。“就是在那天，蒂娜·伯顿说她曾经见过她爸爸的……。”

“然后女警官追问怎样看到的。”塔玛拉补充道。她想起了当时的情景，不禁咯咯笑起来，“于是蒂娜就告诉了警官。”

兰德尔屏住呼吸。“那么蒂娜是和她爸爸一起洗澡的？”

塔玛拉点了点头。“嗯嗯。然后纳塔莉说我们也是这样的，其他一些孩子也这么说了。博比·威尔逊也是。还有凯茜……”

“那你们告诉她这些后，这位女警官有说什么吗？有没有再问你们什么？”兰德尔尽量让脸上带着笑。

“没有。她说我们可以和妈妈或者爸爸一起洗澡，但和陌生人是行不行的。”

他心里如释重负。“就是这些？”

“嗯嗯。你为什么要问这些呢，爸爸？”

兰德尔的脸上堆满了笑容。“当然是因为爸爸感兴趣，还会有其他什么原因呢？爸爸想知道轰天双宝在学校的情况。纳塔莉，你的手臂好点了吗？我真的不是故意使那么大劲。对不起，宝贝。你会原谅我吗？”

“有一点点疼。我们洗完澡后能吃冰淇淋吗？”纳塔莉知道什么时候能得到好处。

“当然可以了，宝贝。轰天双宝要什么都可以。如果你们现在就出来的话，每人还可以多吃一大勺。”

“我们还没有洗头呢。”塔玛拉反对道。

“我们下次洗吧。妈妈不会介意的。这里，塔玛拉，你先来。”女儿站起来的时候，他拿浴巾把女儿裹住，把她举起，轻柔地放到地面上来。塔玛拉直直地杵在那里，两只小手臂举在空中，等着爸爸来帮她擦干身子。

“现在，你们听好了，”他一边说一边把纳塔莉放到姐姐旁边，“今晚，我想让你们自己擦干身子，可以吗？如果下次老师问你们，你们可以说你们已经长大了，不需要爸爸帮你们擦身子了，好吗？”

姐妹俩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如何反应。如果洗澡后要自己擦干身子，那当个六岁小孩又有什么意思呢？倒不如做一个成年人！”。

“好的，不过你要把冰淇淋准备好。”塔玛拉在讨价还价。

“每人三大勺。我的轰天双宝是这世界上最美的女孩。”

不过，他克制了自己，没有像往常一样，在夸赞之后拥抱并亲吻她们。从现在起，不得不有一些改变了。要改变他对待女儿的方式的，例如，如何去抱她们，如何跟她们有身体接触，甚至包括他该对她们说的话。

如果女儿发生了意外，他将觉得生无可恋。

也许，只是也许，他会开口跟贝唐谈这个话题的。

第57章

“克莱尔！我真没想到你会来。”

这句话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克莱尔立刻疑心起来。“不好意思。你在忙啊！我本应该先给你打个电话。”她站在门口，进退两难。

“请进来吧。只是……我刚才在工作，没有其他的。”

她跟着他进了门，感到不自然。“我正好外出散步，结果走到了这里，看到你的车……”为什么她要这样为自己辩解？她经常不打招呼就来找他的。她有钥匙。“我不会逗留的。”

“不，不，没关系的。”马特回过神来。“来杯咖啡？”

“你确定我没有打扰你？我不想让你错过了截稿期。”她扫视一下房间，寻找有人来过的证据。这是一间开敞式的公寓，只有洗手间和睡房是有墙的。而睡房的门敞开着。”

他会把女孩藏在洗手间吗？她打消这个念头。马特不会的，他不是这种人，尤其是现在这种状况下。

克莱尔感到愧疚。自从丽贝卡被谋杀以后，她对马特一直非常冷淡。对任何男人都是。

他会体谅这些的，肯定的吗？

这需要时间。

“散步愉快么？”他开始煮咖啡。

“还好。”她看到马特紧张地朝桌子瞄了一眼。桌面上的文件散乱地堆在电脑前，旁边是一本写满潦草笔记的便笺簿。桌角的杯垫上有满满一杯冷了的咖啡。竟然连咖啡都没碰一口，肯定是有非常严重的事情。

“从海面上吹来的微风舒适怡人，海港那边也是热闹非凡。当我到达的时候，一艘漂亮的游艇正在靠岸。它一定经过了这里，你看到了没有？”她故意装作漫不经心地在房间里绕了一圈，随手拿起了望远

镜，心思却在别处。她的心思在马特刚才所做的事情上，很显然，在她进来的时候，马特正在全神贯注得干那个。他瞄桌子的紧张眼神更激发克莱尔对这件事的莫大兴趣。

咖啡壶里的水烧开了，冒着泡泡。

“我没有留意，是什么类型的游艇？”

“只是一般的。看来你刚才很忙？”

“没有什么，只是一些背景调查。”他走到桌子旁，关掉电脑，开始整理文件。这一系列的动作并不十分随意。克莱尔看得入神了。

这时候，电话响了起来。克莱尔离电话最近，但马特在她反应过来之前一个箭步冲过去，抓起了话筒。

“我是伯福德。哦，马克，是你。对的，明天。等等。”他向克莱尔做了个手势。“亲爱的，扔一支笔给我。”

桌子上有一支。她走过来拿起笔，正准备要拿给他，却突然改变了主意，把笔抛了过去。她故意没有抛准，马特只得弯腰把笔捡起来。

“克莱尔，不要……”他对着听筒匆忙地说：“马克，我回头找你。”

克莱尔正拿着文件中的一张，死死地盯着看。这是从电脑里打印出来的，她认出了上面的名字：托马斯·马丁·布里斯托。

马特一只手拉着她手臂，拽她离开；另一只手拿走那份文件，放回到桌子上。“克莱尔，别这样。”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马特？和丽贝卡有关，是不是？”

“咖啡快煮好了。”

“马特，究竟是怎么回事？”

马特态度坚决但言辞中透着安慰。他说：“就算你不需要，我也需要咖啡因。别这样，我很快就会告诉你一切的。”

第58章

马特把咖啡端过来的时候，克莱尔在不耐烦地默默等待着。她没有接过她的咖啡，千头万绪却不知道该如何问起。

“我原打算今晚告诉你，克莱尔。不过事情还不明确。也没有官方消息。我还以为那可能是已经证实了的。皮特曼说过一有消息就会给我打电话。”

克莱尔茫然地看着他，他的话还是毫无意义。

“那是几天前的事了。我听到风声，布里斯托的律师杰里米·艾萨克正和出庭律师事康德拉·巴克马斯特洽谈。”他从克莱尔的表情看出，这个名字对她毫无意义。“他是个敢作敢为的伦敦律师。年纪轻轻，雄心勃勃，反对正统，有着令人赞叹的业绩记录。这就是我昨天和艾萨克会面的原因。会谈内容不作发表。”

“不作发表？”

“根据《藐视法庭法》的第八十一条，我不能报道任何可能影响审判的言论。但艾萨克同意以个人身份跟我交谈，这都是因为我和丽贝卡，还有你.....的关系，而且还因为他想找一个有同情心的记者来支持他。”

“同情心？你？我不明白，马特。”

“我也不明白。但我觉得终归会有人得到内幕故事，为什么不可以是我们呢？最起码我们能控制一下报道的内容。”

克莱尔并不信服。“那么这些文件就是他给你的？”

“天啊，不是的。不可能是他。不，我们只是谈了话。关于布里斯托的事。”

“还有呢？”

“艾萨克认为他是无辜的。我的意思是说，他对此深信不疑，而不是在扮演伦波尔¹。你也知道最近还有其他孩子的失踪事件.....”

“我昨晚看了《直击现场》的特别节目。在威尔士的两个女孩和的亨伯赛德郡的一个男孩失踪了。但他们说这两起失踪事件没有内在联系。”

马特拉着手说：“多给我一点时间。我把事情从头到尾说给你听，这样会清楚一点。”他一口气喝完了咖啡。“艾萨克说，如果我能客观地分析这些证据，就能很明显的发现布里斯托和丽贝卡的死无关。刚才你来的时候，我正在研究这些文件。”

“对不起，马特。我当时还以为……”

他没有听出她的意思。“我本来打算告诉你，但没来得及。因为我想先确定。也许这些什么都不是。只是……”

“只是什么，马特？”

“如艾萨克所说的，只有再死一个孩子才能证明布里斯托是无辜的。”

“天啊，他们已经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还没有正式的说法。但目前为止，这些事件和丽贝卡的死是无关联的。”

克莱儿紧紧攥住他的手。“马特，那么发生了什么事？你要一五一十告诉我。”

“他们柴郡的一个河道里，发现了一具尸体。”

“噢，我的天啊！”

他紧握着她的手。“警方封锁了消息。你来之前不久，皮特曼给我打了电话。我还在等确切的消息。”

“又是女孩吗？”

“我们还不知道。或许只是一次意外事件。”

“马特，你不会信以为真的。”

“克莱尔，我刚对布里斯托有了这样的看法。艾萨克的话……太有

说服力。或者最起码，他自己信服了。因此我才做这些调查。”

“我们能做点什么吗？”

“先耐心等待吧。”

“我怎么能等？”她拿起那些媒体报道，默默看了一遍。马特伸过手去拿起了一份。

“这是他的警方记录。前几次定的是强暴猥亵罪。”

在这之前，是一些较轻的对小孩猥亵行为的指控。还有一次警告和藏有不雅图像的两项罪名。我已经从驾驶执照和车辆管理部门拿到他雪糕车的登记资料，并且付出了相应的代价。我猜测他是用这辆车来引诱孩子的。但这些都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电话响了，马特扑过去抓起了话筒“我是伯福特。戴夫，终于有结果了。那是不是……天啊，不。”他的语调填补了克莱尔没能听到的空白。“上帝。她们……还得多长时间……不，没什么。请你尽快告诉我……谢谢你，戴夫，我欠你一个人情。”

他用速记方式潦草地记录着，脸色灰沉。克莱尔一脸焦虑地看着他。最后他挂上了听筒，盯着地板，非常艰难的复述得到的消息。

“是两个孩子。一起遇害。两个都是女孩。孩子的指甲被涂成了黄色，和……和丽贝卡的一样。”他紧紧握着克莱尔的手。

两个人沉默不语。然后，克莱尔流着泪问道：“那布里斯托会怎么样呢？”

马特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会成为一个非常富有的人。”

1 英国当地的关于一名叫伦波尔律师电视连续剧。

第59章

兰德尔精心选择了这个时刻，就在午夜刚过后。

贝唐去洗澡的时候，他去冲了一杯好立克，准备在床上喝。每次贝唐要上晚班的时候，他都如此安排。晚上工作六小时，不断给上了年纪的男人洗澡和换成年人尿垫之后，贝唐脑子里最不想要的就是床第之欢。那得等到早上。

兰德尔的安排合情合理，也满足了双方的生理需要。正像兰德尔总是开玩笑说的那样，不管怎么说，那玩意儿总比自己先兴奋起来。

他通常会到午夜之后才睡。听着第四台的晚间新闻，依照个人爱好地去追追海上天气预报，然后再读一个小时的书，直到贝唐准备好要关灯。贝唐上完晚班后喜欢看一本好书来放松。但他们的阅读兴趣大不相同。兰德尔喜欢看塞特里·普拉切特的奇幻小说，而贝唐却喜欢浪漫小说、人物传记或是普通的惊悚小说。她对格里沙姆的悬疑小说算是后知后觉，当她正费劲的读着他最新的平装书时，兰德尔打断了她。

“轰天双宝的学校昨天来了个女警官，跟他们讲了如何防范陌生人。”

贝唐爱抬起头，并不十分感兴趣，“她们没有提起。”

“没有？也许这还没有对她们有什么影响。”

“反正没有什么必要。杀死丽贝卡的人渣已经被关起来了。周围肯定不可能同时有两个这样的混蛋吧。”

兰德尔不自在地挪了挪身子。“你觉得他该被怎么处置？”

贝唐放下那本平装书，拍松枕头。她希望他今晚不要对这件事情喋喋不休。

“先阉掉这种肮脏的混蛋。接着任由那些受害孩子的父母处置。然后，如果还没死的话，就是把他们慢慢地吊死，一点一点地折磨。”她重新拿起书，觉得心满意足。“你干吗问这个问题呢？”

“随便问问。”

第60章

狄更斯时代风格的砖墙从任何一个方向看起来都显得很高大。墙上残破的砖块和装有铁条的窗户让它的目的一目了然。坎特伯雷的朗波特皇家监狱的历史可追溯到一八零八年。建筑物的正面还保留着“感化院”这个古老的名字。

探访室和主楼是分开的，只不过是一个戒备森严的大厅，里面散乱地放着几套桌椅。几个女人和孩子已经和他们探访的在押犯坐在一起，有些则还在等待要见的人。克莱尔本来以为会像电影里的那样：有玻璃隔墙，通过电话机来进行交谈。这一幕几乎让她失望了。

守卫带她走进了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面只有一张桌子和两张椅子，显得空荡荡的。她一个人坐在那里，耐心等待着。

当艾萨克收到克莱尔提出的探访请求时，不禁大吃一惊。但他知道，布里斯托是很愿意借此机会去诉说自己的情况，并亲自表达自己的哀伤。这件事花了一周时间才安排好。

马特本想一起来，但克莱尔坚持说这事只能她独自去办。无论结果如何，这都是她自己做的决定。甚至到现在她还有一种冲动，想站起来转身离开。她的脑海深处预想着一个恶梦般的场景：布里斯托走出来和她见面，看着她的眼睛对她说：“没错。是我杀死了丽贝卡，我以此为乐。”

通过开着的门，她看到几个犯人已经在愉快地接受探访了。每个出口都有守卫看着，其余的守卫在房间里来回巡视，警惕地看着每个犯人，但气氛还算比较轻松。在这种日复一日、枯燥乏味的监狱生活中，被叫到探访室去，无疑是犯人们最渴望的调剂。几乎没有人会愿意放弃这样的特别待遇。

当布里斯托出现的时候，探访室内立刻变得鸦雀无声。访客和犯人都转身看着他，椅子刮碰着地面，发出刺耳的响声。他站在门口，朝整个屋子望去，鼻子上压着一副不合适的眼镜，把耳朵也压扁了。他的一只胳膊还用绷带吊着，分散了一直覆盖到左手断指位置的石膏

托的重量

“该死的强奸犯！”一个犯人喊了一句，引起房间里一窝蜂的类似咒骂。

“强奸犯！”

“死变态！”

“吊死他！”

“今晚就废了你，死混蛋！”

克莱尔被这突如其来的谩骂声吓得发抖，而布里斯托却显得并不在乎。两个守卫大声喊着“安静！”，但叫喊声依然不断。第三个狱警穿着显眼的白衬衣，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冒了出来，“要是再有人骂一句，今天的探访就此结束！听清楚了吗？”

谩骂声勉强地停歇下来。很明显，白衣守卫是这里的权威人士。

守卫带着布里斯托走向克莱尔所在的房间。

她着了魔似地，看着这个被控谋杀她女儿的男人慢慢走近，看他紧张地穿行在桌子间，避免与那些盯着他看的人有眼神接触。

当他经过一些坐了人的桌子的时候，母亲们都把孩子拉到身边，紧抱不放，生怕他就在此时此地进行性骚扰。其他犯人在他经过时，也低声恐吓他，辱骂他。守卫在旁边注视着，随时应对可能爆发的骚动。但紧张时刻总算过去了。布里斯托走到了门口，一个守卫把他领进房间。守卫看着克莱尔，要她确定并没有感觉不舒服。她点了点头。守卫就退守在门口。

她抬头看着布里斯托，面无表情，努力控制自己百感交集的情绪。现在她可以看清楚他的五官了。他的脸上伤痕累累，旧伤未愈，又添上新的瘀青。他在桌子前踌躇了一会儿，然后用没有受伤的手拉出椅子。

“我可以坐吗？”

克莱尔点头，无动于衷。他就坐了下来。这是她第一次听到他的

声音，比预想的更柔和。虽然只说了几个字，但是他的举止以显示出与他的犯罪史不相吻合的特质。

守卫看着克莱尔说：“你需要我留下吗？”

“不了，谢谢。我很好。”

“随便你。我就在外面。”

守卫走了出去，把门关上。

克莱尔来的一路上都在琢磨着如何开口，但现在依然毫无头绪，用什么样的闲谈才适合开始这样的一次会面呢？

“梅多斯太太……我……”布里斯托竭力想说点什么。她估计，对于他来说，这也是个艰难的时刻。在他搜肠刮肚地想合适的语言的时候，她只是等着，屏住呼吸。

“我没有杀害你的女儿，梅多斯太太。”

第61章

他的直白出乎了克莱尔的意料，让她措手不及。

“我……我现在不知道该相信谁。”

“我向你发誓，我不认识她。”

“不过你肯定要这么说，即使……”

“即使……我明白，梅多斯太太。我知道这对于你来说非常难以接受。但不管杀害你女儿的凶手是谁，他依然还逍遥法外。他还会杀人的。那是毫无疑问的。还要让多少孩子丧命，他们才肯承认自己错了？”

克莱尔直盯着他的眼睛，搜寻着……他撒谎的迹象，有吗？那多少是会有一点点迹象的，比如目光呆滞、无动于衷，那些可以表明他在演戏的那些迹象？

但她看到的全是哀伤。哀伤中包含着同情。她凝视着他的眼睛，努力抑制住自己就要夺眶而出的泪水。跟前的这个不是她预期中会见到的卑鄙的畜生。

“梅多斯太太，我知道无论我说什么，丽贝卡都不能死而复生。但是我想让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过，对她的死感到惋惜，对她所经受的折磨感到悲痛。同时也为你不得不经历的这一切感到痛心。”

克莱尔只是点了点头，没法用言语去表示感谢。

他继续说：“我一生中做了好多令我后悔不已的事情。好多事情。但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一个孩子，从来没有。”

他说得如此诚恳，克莱尔几番挣扎才挤出几个字。“他们说你有恋童癖。”

布里斯托沉默了一会儿。他看着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最后他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么你承认你是了？”她感到自己胸闷气紧，喉咙干燥。

“承认我是恋童癖？是的，我是。对不起。这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却是在我的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必须面对的事实。”

克莱尔双手紧握在一起。她不得不问下去、“可是为什么？为什么选择孩子？”

他把手伸到外套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皮袋，里面装着一小撮的烟丝。“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她摇了摇头。

“谢谢。我知道这又是一个恶习，但在这种时候，我需要它。”他用一只颤抖的手熟练地把烟丝和瑞兹拉卷烟纸卷成一条细得不能再细的香烟。

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细木条，当作火柴使用。马特曾经告诉她，囚犯们会把一根普通的火柴劈成十几根分开的，并且可以点得着的细火柴。有些人想抽烟想到疯了的时候会用旧茶包代替。甚至还有个人点燃扫帚把，然后吸冒出来的烟。

她紧张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等待着他回应。在香烟的抚慰下，他再度开腔了。

“梅多斯太太，我不是在请求你的谅解。特别在你经历了这一切以后，我只希望你能相信我。我没有杀死你的女儿，梅多斯太太。我和这里的其他人一样，对她的遭遇感到震惊。”

她注视着他的眼睛，寻找着暗中快乐的痕迹，寻找着他说谎的迹象，还有他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她的悲痛之上的迹象。可是她看到的全是悲痛和难过的影子。

第62章

“我知道你会怎么看我。是的，我是恋童癖患者。一个性骚扰孩子的人。一个变态。我过去所做的一切都是猥亵的，十分恶心。这些我都承认。但我从来没刻意去伤害任何一个孩子。你一定要相信我。”

克莱尔发现她希望自己能相信她面前这个瘦小的，惊恐的，能说会道的男人，但是他刚刚又承认自己性侵过孩子。

他深深地猛吸了一口所剩无几的卷烟，吐出的缕缕烟雾在空中缭绕不散。

“梅多斯太太，我知道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是的，我就是你认为的那种让人恶心的变态。是的，我和一个孩子还发生过一段关系……和几个孩子……很多年前了。我不否认这些。这就是我，我的本性。但我是不敢杀人的。我从来没有伤害任何一个孩子，没用那种方式。这些孩子，我……我都视为年幼的朋友……他们在我心目中，无异于你女儿在你心目中的地位。请相信我。”

她注视着他，感到难以理解。

他继续平静地说：“已经有三个小孩被害了。大家都清楚第二和第三宗案子与我无关。我又怎么能去犯案？在他们失踪的时候，我已经被监禁在这里了。但真正的凶手还逍遥法外，还会继续杀人的。”

克莱尔感到她的眼泪就要决堤了。她还是竭力故作镇定。“但你说你招供了？”

布里斯托紧张地看着她，又深吸了一口剩余的香烟。“我不是一个坚强的人，梅多斯太太。这一点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当痛楚太过巨大的时候，你就会想尽办法让它结束。”他伸出他受伤的手臂。“会做任何事，说任何话，签署任何东西。”

“你是说警方逼你招供的？”

烟蒂烧到他手指了。他吸了最后一口，才不太情愿地把烟头捻灭

在薄壁的金属烟灰缸里。他还把烟头展开，倒出里面几缕没烧完的烟草，放回到烟草袋里。透过那厚厚的镜片，他凝视着她，眨着眼睛。

“梅多斯太太，我只请求你相信我。相信我所说的，我从来没有碰过你女儿。”

她发现自己愿意去相信他，而且这种意愿是如此的强烈。她开口说：“给我一个理由，一个让我能够相信你的理由。”

布里斯托在考虑她这个要求。“我是恋童癖患者，梅多斯太太，我很抱歉，这会让你感到反胃，但这是事实。请相信，我也不喜欢这样子。如果我能够像其他人一样，有正常的性冲动，能在和成年人的恋爱中得到满足，我愿意付出我的所有。但造物者觉得有必要让我与众不同。让我对小孩子产生强烈的冲动。这就是我，我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结果。”

克莱尔屏住呼吸，等他继续说。

“现在我来回答你的问题。是的，有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原因能让你相信我没有杀害丽贝卡。是的，我有恋童癖。我是肮脏的变态佬，卑鄙的儿童骚扰者，性侵犯者。任凭你怎么看我。”

他停顿了一下。“但是我同时是个同性恋。那就是为什么你必须相信我从没有碰过你的女儿。”

他平静地看着她的双眼。

“梅多斯太太，我喜欢的是小男孩。”

第63章

兰德尔上次来就诊后才过去了两周的时间，可是季节的变更已经开始留下痕迹。昆兰诊所外面绒毛似的绿色草坪也慢慢增添了秋天忧郁的色调。

他在大门前徘徊，最后再吞云吐雾一番，等出租车开走了，他才按下开门的按钮。

“我约了雷诺兹大夫。”

这句话让他内心刺痛。自从上次来过以后，他坚持要昆兰大夫亲自应诊，但是预约他显然是不可行的。昆兰大夫的时间似乎都用于他的巡回讲座了。兰德尔等了几天后，不得不又选择了雷诺兹医生。他能确定他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了。也许，只是他比以前更多地意识到这个欲望的存在，但这感觉的确比以前强烈多了。

为了他的轰天双宝，他不能冒险，将就找雷诺兹也行。

他记得名叫莫莉的那个秘书领他进去，向他保证茶点一会儿送到；同时还告诉他，雷诺兹大夫刚刚约见完另一个病人，很快就会过来。

他琢磨着另外一个病人是因为什么到这里来的。那个人要面对的是怎样一个见不得人的生活？他正在对抗的又是哪些龌龊的幻想呢？

他来到书架前，了无兴趣地浏览着上面的书籍，直到书脊上昆兰大夫的署名吸引住了他的目光。他把书抽出来，看到了书名：《恋童癖新解》。他不禁笑了笑。怪不得昆兰大夫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微微颤抖着，手指迅速地翻过书页，然后把书本放回原处，又抽出另一本书《性变态还是性错位？——积极看待性偏差》。原来昆兰大夫是个这么有名的权威，这让他感到安心。

他用一把廉价的塑料梳子把头发往后梳理了一下，面对着一面嵌入墙壁的大镜子，试着站成各种姿势。他该剪头发了。露丝·雷诺兹也有同感。她透过这块单面透光的玻璃仔细观察着他，食指抵着噘起的嘴唇。再过几分钟，她会到那个房间去。但这样的观察还是有启发作

用的。

门打开了，莫莉托着小托盘走了进来，上面放着茶和饼干，一个薄壁的金属烟灰缸，上面还有一张餐巾。她小心地把东西放在桌上。“雷诺兹大夫很快就到。”

他想要一瓶啤酒，但直接开口似乎并不礼貌。也许雷诺兹过来后会给他一瓶。露丝，他提醒自己她的名字叫露丝。通常他喜欢不拘礼节，直呼别人的名。但这样称呼雷诺兹大夫却让他难以适应。

寒暄和互相问候之后，他们各自来到与上次相同的位置就座。兰德尔在抽完一根烟之前，就已经把茶喝完了。也许这会促使她给点更刺激的饮料。现在，他想要的是白兰地，两杯最好。但一罐冰镇百威啤酒他也会很高兴地将就。

“莫莉说你刚才见了另一个病人？”

“我上次已经强调过，格雷戈，你不是唯一一个有问题的人。”雷诺兹机械地微笑着。“我不能透露太多，但最近来咨询我们的个案增多了。像在这种公众恐慌发生后，我们总能接到大量咨询。外面有好多人和你有同样的问题，同样在挣扎着去控制自己难以压抑的想法和欲望。只有少数人能像你一样，鼓起勇气来寻求帮助。”

“问题就是这样开始的吗？和我一样？只是看着，幻想着？”他不确定自己是否想知道答案。

雷诺兹仔细地思考了他的问题。“坦白来说，格雷戈，我们不知道。但有这个可能性。你自己也承认你的情况是呈发展态势的。也就是说，你的这些欲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强烈。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我们发现得足够早，通过治疗，这个问题是能够处理好的。”

“你和昆兰大夫讨论过我这个案子了吗？”

“还没有。他一直忙于其他的事情。作为这个领域内的权威专家，他需要为方方面面服务，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

“我刚才看了一些他的书。”他指了指书架。“我从来没有想过关于

这个隐晦的题目能写出这么多东西来。告诉你，我也是最近才认真地去考虑这个问题的。”

“也只有当人们这样直接的面对这些问题时，他们才会真正地用心去体会。他们要么是自己产生了情绪问题，要么是他们亲近的人觉得这是个问题。我估计，你还没有让你的妻子知道吧？”

“我不敢。”

“有时候，让你的伴侣知道是有帮助的，格雷戈。共同解决问题……”

“她不会理解的。”

“也许不能理解。但独自面对会让问题显得更加困难。显然，你还有昆兰大夫和我的全力支持。你可以随时来找我们。但说一千道一万，我们不可能每天二十四小时随叫随到。最好在家里有个可以信赖的人，在你欲望强烈而意志薄弱的时候为你提供帮助。”

“我不能。我不知道贝唐会如何反应。她可能会……”

“带走孩子？”

他点点头，不敢把这种萦绕于他心头的恐惧说出口。

“如果可以的话，让我们先来谈谈你和贝唐吧。”

这不是个好的提议，但他有其他的选择吗？他想起了塔玛拉和纳塔莉，想起那晚她们洗澡的情形。已经无路可退了。“好吧。”

“喝点啤酒会好点吗？”

“我还以为你根本不会问我呢。”他咧嘴笑着，希望这不会显得粗鲁，但她却没有回应他的微笑。她一边走向冷柜，一边已经炮制好了一堆的问题。这次，冷柜里冰镇着一箱四支装的啤酒，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也许，她并不是那么难缠的老女人。

“格雷戈，如果我们要帮助你，我们需要知道你个人生活的所有细节。你必须开诚布公地回答我的问题，没有秘密，毫无保留。现在，请你评价一下你的性生活。”

第64章

“我的性生活？”

“我的意思是你和贝唐的。”

他噗的一声打开啤酒罐，咕咚咕咚喝了几口。说话得体不是她所擅长的。他决定假意顺从她。如果她打算再次让他难堪的话，她就得比上次费更多的劲儿。他已经用了一周时间来做好精神准备。

“我觉得很好。”他又点燃了一支香烟。

“一到十分，会是多少分？”

短暂的停顿后，他回答道：“九分。我很享受，贝唐觉得是个享受。所以值九分。”

“你怎么知道？她这么告诉你的？”

“是的。而且无论怎样，我都能分辨出来。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的。”

“不，格雷戈，只有你自己清楚。所以我才问你。”她啜了一口自己那杯杜松子酒。

“你做的究竟是什么？”

“会计。”

“我的意思是和你的妻子。”

他冷漠地耸耸肩。“当然是做爱。你知道的，通常那种。”

“格雷戈，不要尴尬。每个人都干那事儿，但是每个人的方式不同。我在尽可能地去了解你的具体情况。”

“好吧。”他吸了一口香烟。“我们性交。你知道的，进去出来，进去出来。”

“会有前戏吗？”

“有时候。看情况。”

“我明白了。你们两个都同样地享受这个过程吗？”

“那当然了！”

“你不觉得也许你妻子说她也在享受，只是为了让你高兴？”

“不是！”可恶的贱人！对这个问题，以前他从来没有多想。他知道，从现在起，以后每一次，他都会有这样的怀疑了。

“你的第一次性经验是在几岁的时候？”

他耸耸肩。“十六岁，也许是十五岁。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对的，是在十五岁。”

“你似乎不确定。大部分男人会记得很详细。第一次是他们一生中的一个重要时刻。是他们成年经验的一部分。

他回想着多年前，学校操场上的那一幕，努力地回忆着这件在几分钟之内就结束了的事情。

“当时我十五岁。”

“她多大了？”

他甚至都忘了她的名字。“和我同龄。”

“十五岁？”

“也许十四，是的，十四岁。我们还是孩子。”他突然意识到他说的话。“我是说她不是小女孩。我们差不多成年了。”

“十四岁就差不多成年了？”

他怒视着她。

“那个时候，你会被年幼的女孩吸引吗？”

“不是孩子，不。年龄小点的，比如十三岁的，我是肯定会会的。当你自己十五岁的时候，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不是吗？”

“格雷戈，我没有责任来告诉你什么是正常的。我只是尽力去理解。那次经历不愉快吗？”

“什么？”

“你的第一次？”

兰得尔搜寻着记忆里的印象。“只是有点匆忙，笨手笨脚的。你知道那个年纪的人就是这样的。”

“早泄？”

“不是。”

“你肯定？”

“我已经说过了，不是吗？”

“那个女孩叫什么名字？”

“我不记得了。”她的名字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卡罗琳。”

“你喜欢她吗？”

“当然喜欢，否则我也不会……”

“格雷戈，让我们回去更远一点的时间，在卡罗琳之前。”

“之前？但她是我的第一个。”

“格雷戈，你不会突然一下子就和人做爱的。肯定有个过程。也许是接吻，抚摸，这类的事情。你还记得你发育的情况吗？”

他耸耸肩。“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记得了。”

“在你遇到卡罗琳之前，你一定有手淫。”

“估计有吧。”

“估计有？难道你不记得了吗？”

他不高兴了。“好吧，是的，我有手淫。其他人不是也一样吗？”

“怎样手淫？”

“什么？”

“怎样？我的意思是，这不是你与生俱来的技能。手淫不是一种天

生的能力。是一种需要学习或者别人教你的技巧。你是属于哪种情况，格雷戈？”

第65章

他猛喝了口啤酒，思绪在漫游。他以前没有考虑过这个，可是忽然间，他的记忆迸发出了光芒，仿佛是雷诺兹弹指间帮他点亮了思绪。

一幅幅清晰的画面，那么令人难为情.....

拼命想要的第一次，射精时那难以琢磨的感觉，想提高自己做爱的技巧，但却甚至还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姿势。想到这里，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爬上他的脸。

“我不记得了。”

雷诺兹并不相信。“卡罗琳之后，你有约会过比她更年轻的女孩吗？”

“我估计也是差不多的年纪。”

“随着你逐渐长大，你女朋友的年龄也相应增长了吗？”

“或多或少。”

“在你遇到贝唐之前，你还有过认真的恋爱关系吗？”

“没有。只是一般青少年之间的那种男女关系。我上大学的时候遇到贝唐，我们参加高级证书考试的那一年。有一份会计的工作在等着我，是我爸的朋友介绍的。贝唐正在学语言。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她想到欧洲去工作。她的成绩比我好多了，其实她可以做任何她想做的工作。”

“显然，在那个时期，她怀孕了。”

他笑了。“怀的是轰天双宝。”

“我们很快会聊到她们。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对年轻的女孩子有兴趣？我是指青春期之前的孩子，不是十几岁的。你在问卷上的答案有点闪烁其词。”

兰德尔短暂地考虑了一下。“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已经思考

了一段时间了，试图对整件事情有个把握。那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但是……但随时间流逝，这个年龄变得越来越小。”

“格雷戈，详细解释一下。”

“我一直都喜欢年纪大一点的女孩……女孩就是女孩。我不记得有什么时候不会被十六七岁的女孩所吸引。我的意思是，从生理上来说，她们到了那个年龄，就算是成年人了。但是对更年轻的女孩的喜欢……对孩子……那种喜欢是慢慢形成的。”

雷诺兹点头鼓励他继续。

“我很确定，大学的时候我不喜欢年纪小的女孩。中小学和大学似乎有明显的分界线。你应该了解的。这两者应该是两条平行线。我很多朋友都有小妹妹，但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对她们有任何念头。她们只是惹人烦的小毛孩。你知道，她们穿着小裙子往你身上爬，还露出她们的短衬裤。那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吸引力。可如今，我却爱上……”

他发觉自己在说些什么。“无论怎样，我遇到了贝唐，然后我们就结婚了。”

“所以在你遇到贝唐之后，你才开始钟情于特别小的女孩吗？”

他没有急于回答她的问题，而是认真考虑，他不确定她会把他引向何方。

“我看不出有什么关联。但的确是这样。”

“这之间的联系随后才能发现，格雷戈。首先，我要知道你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钟情于小女孩的。只有这样，我才会找到原因，然后才能研究出一套治疗方案去帮助你解决问题。”

“当然可以。你是精神病医生。”

“这不是精神病，格雷戈。我是精神治疗医师，不是精神病专家。我上次没有给你解释两者的区别吗？”

“算是解释了吧。我没有全部听进去。”

“除了你的女儿，你和其他孩子有很多接触吗？”

“算不上。有时候，双宝会带她们的朋友回家。但总体来说没有，再没有更多的接触。”

“你女儿的朋友，是女孩还是男孩？”

“基本上都是女孩子。但那是她们的选择，不关我的事。”

“你的两个女儿六岁了，是吗？”

“过了圣诞节后，她们就七岁了。”

“你上次说你是喜欢大一点的女孩的。”

“大概九岁，十岁，差不多那样子。”

“为什么不是六岁的呢？”

兰德尔仔细看着她的眼睛，但她却没有任反应。他感到不自在。“对于我的两个女儿，我没有那种想法。我上次告诉过你的。”

“格雷戈，我相信你，真的。但我还是需要问你：对你女儿的朋友有什么感觉呢？”

“对她们？”

“对你来说，有这么多小女孩在房子里一定很不错。”

兰德尔耸耸肩。“我倒没有想过。”

雷诺兹放下杯子，端详着他。“格雷戈。如果你对我撒谎，我就没办法帮你了，这一点你一定得清楚。你朋友的女儿曾经在你家里过过夜吗？”

他现在记起来了。这些问题都在调查问卷上被一带而过的。

第66章

之前只在纸上作答，那样子容易得多，因为没有人会在旁边连续的追问更多。他试着去回忆他之前写下的答案。“有过一次。”

雷诺兹点着头说：“继续。”

“大概是在学期中的时候，我女儿把朋友带回家过夜。贝唐要上班，因此我要在晚上照顾四个小孩子。”

“你自己和四个小女孩独处？”

他横了她一眼。“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她看上去很有戒心的样子。“我有暗示其他意思吗？”

“她们去洗澡还有……”

“她们四个？你还帮你女儿的朋友洗澡？”

兰得尔不自然地挪了挪身子。那个时候，这事看起来是那么单纯。“我……我的双胞胎……那天晚上是她们洗澡的日子，她们的朋友问能不能一起洗，仅此而已。”

“然后你同意了？”

“除此以外我还能怎样？”

“你也可以说不。”

“雷诺兹医生，我所做的只是把她们四个放在浴缸里。第二天，我还告诉了她们的妈妈，她还十分高兴。”

“母亲往往都是这样子的，格雷戈。这是母性使然。接着发生了什么吗？”

“没有事情发生。”

“在问卷里，你说……”

“行了行了，我承认。但是我没有碰过她们或者做其他事。”

“我听着呢。”

“帮她们洗过澡后，我让她们看录像，然后我自己去洗澡。只是洗了澡，我自己洗。我没有看着她们光着的身子自慰。”

“我有说过你有吗？”

“你会往这方面想的。”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格雷戈？”

“什么也没有。我穿好睡袍，和她们一起看录像。我们喝了点饮料，我指的是热可可。我们吃了简单的晚餐，然后一起看DVD。迪士尼电影之类的，我想应该是《小飞象》。接着我发觉几个女孩子在咯咯地偷笑。我低下头，看到我的睡袍敞开了。这完全是无意的，但她们都看到了。我赶紧把衣服整理好。我是说，我不想她们到处说我是暴露狂。”

“那么你是吗？”

“当然不是！那是个意外。”

“但是，格雷戈，你不很感觉良好吗？这是你在问卷里所承认的。”

他低声诅咒着那份调查问卷。“我现在不记得了。”

“但格雷戈，你可记得你小时候也在别人面前露过下体？在学校？你说过有一天在操场……”

该死的问卷！“我当时只是个孩子。我现在不想再聊这个话题了。”

“好，那么再聊聊你女儿的朋友吧。她们当时多大了？”

“六岁，和我女儿同龄。”

“你发现她们对你有吸引力吗？”

“没有。她们是很可爱。但和性无关。”

“但你喜欢看年纪大一点的女孩子。八，九岁的。”

“我已经说过了。”

“那我们说一说更衣室里的小洞吧。在哪个游泳池来着？”

他深深地吸了几口气，为自己在问卷上的坦白感到气恼。坦白的程度比他记得的还多。他还承认了什么？早知道是这个女人而不是昆兰大夫查看他的答案，他就会回答得慎重一点。

“没什么。只是一间公共更衣室。里面的墙上有个小孔。”

“啊，是的，如此便利的小洞。通过它就可以看到隔壁小孩子的更衣室。”

“对的，某个变态在那里钻的。”

“某个变态，格雷戈？”

兰德尔的脸唰地红起来。“不是我！”

第67章

“你经常带你女儿去游泳吗？”

“是的，学会游泳很重要。”

“你们经常去同一个游泳池吗，就是带小孔的那个？”

“并不总去那里。那边有点远。”

“但有时候去。”

“是的。”

“只是为了去看……女人？还是女孩？”

他迟疑了一下。“女孩。”

“和你女儿一般大的？”

“年纪大一点的。”

“你没有觉得六岁的女孩会让你有性冲动？”

“我说过了，没有。还要再说多少遍。”

“但九岁，十岁的就和性有关。”

他沮丧地紧紧握着啤酒罐。“没有那么简单直接的。你看，并不是说她们一到九岁，我就突然发现她们很性感。我想，这和她们身体上的变化有关。我指的不是青春期的变化，是在那之前。观察她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变化。她们的举止方式，她们走路的姿势。六岁和九岁女孩之间的变化如此明显，就如六岁孩子和十六岁少年的区别一样。”

“就是这个变化吸引了你？也让你有了性冲动？”

“差不多吧。”

“而你幻想中的就是那个年龄段的女孩？”

他犹豫了一下。“你是指自慰的时候？”

“如果你愿意那样理解的话，是的。”

“开始的时候，只是看。但现在，有时候会那么做。持续几年了。”难以置信，只在一罐啤酒的作用下，他就承认了这么多。啤酒罐被他挤扁在手里。

雷诺兹立刻换上另一罐。她俯身取回茶几上的手提电脑。他趁空隙又点了一支烟。

“你怎么形容你的童年，格雷戈？”

他迟疑了一下。“我上次告诉过你，我父亲没有虐待我。”

“这一次，我不想了解你的爸爸，只想了解你的童年情况。你的童年愉快吗？你有美好的回忆吗？还是一片空白呢？”

“还好吧。”

“不要忘了，格雷戈，坦诚在这里尤其重要。回忆过去，想想在你童年的早期。就是这样子，慢慢地，回到过去。浮现在你脑海里的是什么？”

“你想要什么，我的生平故事吗？”

“当然不是。只是想了解你喜欢小女孩的根源是从哪里来的。你提过你有兄弟姐妹？”

“我有姐妹。”

“姐姐还是妹妹？”

“妹妹。”

“她的名字叫什么？”

“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

雷诺兹没有理他。“你父母离婚了。为什么？”

“我不想牵涉他们。他们是我的家人。我不想我的家人被拖累进来。”

“我知道的越少，对你问题的严重程度做出错误判断的几率就越大。”

“我宁愿冒这个险。你已经知道我的妻子，我的女儿。这已经足够了。”

“童年的时候，你有好多朋友吗？”

“一般吧。”

“什么是一般？”

“就是在我住的社区，还有在学校里交到的那些朋友。后来我搬家了，又交了几个新朋友。看在老天的份上，我没有去数过。”

“格雷戈，你无须感到焦虑。这些问题都没有恶意。我不是要抓你的不是或者干别的什么，只是了解你。”

“对不起。”他就此打住。为什么要向她道歉呢？

“你接受的家庭教育是什么样的呢？关于性意识这方面的。你父母对待性方面，是开放的态度呢，还是讳莫如深？”

“他们不会在我面前做爱，如果这就是你所指的话。但的确，对于性，还是比较开放的。就是裸露这一类的。他们鼓励我们要以健康的态度看待我们的身体，不要以此为羞耻。大家洗澡的时候也不锁门。”

“你们会一起洗澡吗？”

“不会和父母一起，不。当然，在我们还是婴儿的时候可能一起洗过，但大了之后就没有了。我记得，当我们小得可以挤进一个浴缸的时候，我和我妹妹曾经一起洗过澡，仅此而已。”

“所以你看到过你妹妹的身体？”

兰德尔咽下一口啤酒。“是的，那时候她还是小孩子，就是我们一起洗澡的时候。看在上帝的份上，我没有偷看她。”

“我也没有这个意思。格雷戈，你对这个话题太敏感。其中有什么原因吗？”

“没有！”

“我认为有，格雷戈。我想你一定有一段记忆，一段不愉快的记忆，深藏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格雷戈？我想由于某些原因，你压抑着自己的记忆。这就是为什么在面对这么简单明了的问题的时候，你不能收放自如的原因。”

“这太荒谬了。而且，你的那些问题一点都不简单明了。你在试图让我去承认一些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

雷诺兹用一种几乎让人信以为真的诚恳请求他。“格雷戈，不是这样的，拜托。我是在力求客观。由于某种原因，你喜欢上了小女孩，你来到这里寻求帮助。但就如我开始所说的一样，我们能否帮到你要看你是否诚实地回答我们的问题。”

他发现自己又一次表示了歉意。但至少这次是他有意撒了谎。为了轰天双宝，他一定要挺过这关。

“孩童时期，你就有一些不同寻常的幻想。能告诉我是什么吗？”

“我不记得了。”

“当真？”

这个贱人。她是知道的。

这该死的问卷。

第68章

昆兰大夫说过，这个问卷只是给他一个人看的。不是给这个女人看的。他想到了他两个女儿。为了她们，他一定要弄清楚。他紧闭双眼，强迫自己探视记忆中幽暗的深渊。

那时候他只有九岁，奔跑在玉米地里，穿着T恤和凉鞋，一丛丛的麦穗扫过他还未发育的生殖器。他颤抖着挺直身子，睁开了眼睛。

雷诺兹注视着他，耐心地等待着。“格雷戈？”

“你问吧。”

“在问卷里，你提到曾幻想被人绑在树上，一丝不挂，是吗？”

他尴尬地动了动身体。他真的这样说过吗？“确实是有一些事情，但是太模糊，太遥远了。”

“多么适当的理由啊。这回答毫无帮助。你曾经被催眠过吗？”

“没有。”

“你会反对自己被催眠吗？”

“坚决反对。”他不清楚催眠会怎么样，但他猜测到催眠就意味着他的灵魂，他最不为人知的秘密，他内心深处世界都要赤裸裸地展现在这个女人面前。往后他就再不敢直视她的眼睛了。

他想到他的轰天双宝，纳塔莉和塔玛拉。

他想到了那个死去的孩子，丽贝卡。

还有另外那两个刚遇害的孩子。

他再次想到了两个女儿。“只要有必要，什么都行。”

“我们下次再来试吧。不用担心，你不会有损失。这是免费评估测试的最后阶段。之后，昆兰大夫会亲自给你解释测试的结果，并且谈谈费用问题。”

“这就结束了？”

“差不多了。在你离开之前，我想让你看看这些东西。”她把手提电脑推到他面前。“当你听说又有两个小女孩被杀了，你有什么反应？”

“恶心。恶心透了。并且非常害怕。我觉得，只是身体接触的话是可以理解的。若是有人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又不能控制自己，那种事情可能会发生。但去杀害一个孩子？”他打了个寒战。“雷诺兹大夫，请你告诉我，我绝不会做出那种事情。告诉我，我不会变成那样子。”

“对不起，格雷戈。我不能向你保证什么。暂时不能。我得了解你更多情况才行。这就是为什么这几次的面谈这么重要，为什么要求你向我坦白一切，哪怕你会感到很不自在。”

他沉默了，眼睛紧盯着电脑屏。“这是要做什么？”

“我想让你看些图片，然后告诉我哪张图吸引你。”她一碰按键，电脑屏幕就亮起来，开始播放一张张五彩缤纷的幻灯片。前面十多张是直接 from 时装表演现场拍下来的，成年女模特正在天桥上走猫步。他冷淡地看着。“你想让我说什么？”“先从头到尾看一遍。如果有哪一幅图片能引起你的任何兴趣，请指出来。仅此而已。没有什么陷阱。但是要坦诚。”

“当然。我觉得，这些图片……不错。”

“是作为场景看上去不错，还是因为觉得有不错的性吸引力。”

“都有。”

“好的。我们继续。”

图片变了。这些女人先是袒胸露背，然后一丝不挂，摆着模特的标准姿势。“看上去一般。我没感到讨厌。不过有点呆滞，无趣。”

接着，他看到了男人的图片，同样从穿着衣服到一丝不挂。“我说过，我不是同性恋。”

雷诺兹笑出了声，仿佛被逗乐了。“你的说法也带点歧视噢。”

图片上又出现了女人，这次的姿势更加露骨。男人和女人在一

起。在他看来，已经是很出边儿了。

“你觉得这些怎么样，格雷戈？”

酒精渗透进了他的血液，他开了第三罐啤酒。“我认为，这值得上钩。”

“你的意思是挑逗起了你的兴趣？”

“可以这么说。”他盯着屏幕，再也没注意雷诺兹的眼光了。

突然间，成年人都消失了，换成了小孩子的照片。一群小男孩、小女孩穿着衣服在玩耍。他停顿了一下，不知如何是好。

“他们……他们很可爱。”

“那么这些呢？”

他迟疑不决。一群孩子一丝不挂地在陌生的海滩上。“你从哪里弄来的？”

“这些只是天体爱好者的照片。你知道，裸体主义者的家庭，这在欧洲大陆普遍存在。相对我们英国而言，他们对待裸体的态度更加随意。你感觉怎么样？”

“说不清楚。这些……我不知道。是吸引我，但是……”

“有性刺激吗？”

“没有，和性无关。”他能觉察出她想要知道更多。“我以为他们会。可他们只是一群没穿衣服的小孩在玩耍。是的，他们的确很吸引人，看着他们会很愉悦。但是……”

“只是女孩子吗？”

“是的，只是女孩。”

“那么男孩呢？”

他摇头说：“他们只是赤身玩耍的孩子，没有别的。但那些女孩……”

雷诺兹举起手。“还有更多。”

第69章

他盯着新画面，难以置信地摇着头。

他把显示器推开。

她又轻轻地把它推了回来，对着他。

他的眼睛不由自主地盯向那些照片。如果说之前画面上露骨的姿势能引起他的任何冲动，那么当他看到那些受害孩子脸上的痛苦，害怕和恐惧的神情后，所有冲动都被扼杀了。

终于，他开口了。“你从哪里弄到这类图片的？”

“从内政部弄来的。没收的儿童色情照片。我们用作研究和治疗。就像现在这种情况，我们有特别许可证的。”

“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类似的照片。”

“从来没有吗？”

“真的。这跟我感受的完全不一样，太可怕了。是猥亵。”

“是的，那是法律上的解释。用最近的术语说，是不体面。有些人觉得完全可以接受。但还有更恐怖的。你听说过那种性虐杀的图片吗？”

“我不喜欢那些，雷诺兹大夫。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那么你就错了。”

“请叫我露丝，格雷戈。是露丝。我也没有那样想，所以请你别紧张。但是，如果你不接受治疗的话，最后就有可能发展成那样。

兰德尔难以置信地摇着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这么恐怖的东西。这些孩子很痛苦，他们感到恐惧，他们在遭受折磨。”

“虐待有各种方式，格雷戈。相信我，有的比你现在看到的更恐怖，更糟糕。但对于先前那些天体主义的照片，你承认那还是令人愉悦的，就是那些玩耍的裸体孩子，那些女孩。”

“对的，只是她们。不包括最后那一些。那些人最后怎么样了？”

“有些能追查到的就被起诉了。有些人正接受治疗。”

“什么，在这里吗？”

“你知道我是不能透露的。”

“这些人已经做得那么过分了，他们还可以接受治疗吗？”

雷诺兹关掉手提电脑。脸上挂上了她诚意最大的微笑。“我对你说实话吧，格雷戈。我们这里的许多工作都是为内政部做的。我们会直接处理一些严重的性犯罪的个案，而这些案子的受害人可能是小孩，其他成年人，甚至是动物。治疗被定罪的罪犯是我们最重要的业务。”

他听得全神贯注，已经忘了要喝啤酒了。

“要是多几个人能像你这样……能在早期迈出这一步，受害的妇女儿童就会少很多。这是个痛苦的过程，格雷戈，却是必要的。总需要有人去做些什么。内政部为那些被判了四年或以上的性罪犯提供治疗方案。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被送到这里来治疗，这是假释的条件之一。但这是完全保密的。只有你和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因为，格雷戈，我想让你在情况失控前，能心甘情愿地来接受治疗。”

兰德尔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她。

“我说得直白些。在不远的将来，在类似这样的场景中，在这种今天让你实实在在感到不安的场景中，主角可能会是你。”

他慢慢地摇了摇头。“不可能，我永远不会……”

“格雷戈，好好想一想吧。”雷诺兹一字一句认真地说道。

“有一天，出现那些画面里的就会是你的女儿。”

第70章

他大步流星地走向双位车库，一手提着皮质公文包，另一只手拎着一只棕色的玻璃纤维手提箱。右手边的车库门敞开着，里面是一辆油亮发光的蓝色宝马Z3的敞篷车。

开车去盖特威克相当轻松，交通状况还不错，没有意外的耽搁。他小心翼翼地穿行在那个长期停车场，选了一个安静的位置停车，避开保安系统的摄像头。

他按了弹出键，把CD放回到他夹克的口袋里，然后再打开手提箱的锁。盖子弹起后，里面出现了一个较小的棕黑色皮革手提箱。

他抽出第二个箱子，把第一个箱子扔在车子的行李箱中，然后锁好车门，走向自己的终点站。

他在科斯塔咖啡专卖店里一边读《卫报》的社论，一边喝着花草茶，吃了一块蓝莓松饼。然后提起他的箱子向火车站走去。

他上了开往布赖顿的火车，选了一节无人的车厢坐下，准备到海沃兹希思下车。他从用力解开了公文包里一叠零散的报纸下的一个隐蔽的扣子，露出另一个空间。在一堆证件当中，他取出驾驶执照放到夹克口袋里，再锁好箱子。

到了海沃兹希思，他乘坐出租车到了附近一家租车公司。一小时后，他随着查尔芬特圣彼得附近M25公路上的车流，缓缓地开车驶向M1公路，心里诅咒着正在施工的道路。

他在十三号出口驶离高速公路，向米尔顿凯恩斯市中心行进。其实从十四号出口出来会更快，但他有的是时间。

离放学还有好几个小时呢.....

第71章

吊死他！吊死他！现在就吊死他！立刻！立刻！立刻！

克莱尔意识到，这是在性犯罪分子出现时，人们的条件反射。

她发现自己在内心上开始纠正这个说法，应该是被指控的性犯罪者。几乎在同一时间，她又再次纠正自己。他以前曾经性骚扰过小孩，小男孩。他也对此供认不讳。

看守关上了门，布里斯托小心翼翼地微笑着，伸出他那只没有受伤的手。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握住了它。布里斯托握住她的手，时间长了一丁点，力度也只大了一丁点。不是这双手杀死她女儿的。现在，她可以完全肯定了。

但这双手却碰过其他的孩子。

她突然把手缩回来，然后开始尴尬地，喃喃着向他道歉。

布里斯托谦卑地坐下了。“你无需这样，梅多斯太太，我能理解。如果你不介意，我能否……”他立刻又开始卷那细小的卷烟。

他脸上的伤口差不多已经愈合了。监狱给他提供的廉价眼镜让他的面貌没有任何改善。克莱尔却忍不住揣测，他年轻时应该是个英俊的人。五官俊朗，当然，也受过良好教育。不管是不是同性恋，他也不应该是找个伴侣都要费劲的人。

他说：“非常感谢你。”

“为什么？”

“感谢你能来看我。除了我的律师杰里米外，你是唯一一个来看我的人。当然了，还有警察，他们还是认为我……”

“我知道，他们劝我要离你远点。”

他伤心地摇摇头。“他们如此执迷不悟，真是难以置信。还要有多少个孩子遭遇不测才能让他们承认错误呢？”

“我不应该说这些，但我相信警方和皇家检控署正准备发表一份声

明，说明几起凶杀案是有关联的。这份声明会证明你是清白的。”

布里斯托怀疑地看着她。“你是怎么知道的？”

“一个朋友的朋友。今天的早些时候，我们已经告知了你的律师。他让我把这个好消息转告诉你。”

布里斯托似乎不敢相信他听到的一切。“感谢上天！他们终于觉悟了。”

“艾萨克先生叫你不要抱太大的希望。他们起码还需要一周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付诸行动。”

“杰里米是个好人。这就是你来这里的原因吧？是杰里米让你再来的吗？”

“不，我来是想再和你说话。我想要，也需要确认一下。要百分之百确定你不是……”

布里斯托注视着她的眼睛。“那现在你确定吗？”

“是的，我认为我确定了。”

“谢谢你。”他第一次展露了微笑。“对于我来说，这太重要了。至关重要。”他吸了一口卷烟。“能有人和我说话真好。”

“你没有家人吗？”

“有个姐姐，但她行动不便。她比我年纪大，几乎走不动了，就算用助行架也不能走。”

“我很难过。”

“我还有个兄弟，但自从那次以后，他再没有跟我说过话。”他凝视着远方。“那是我第一次被捕，是多年以前的事了。他不能接受我的真实面目。但凯茜更体谅我。那天我正在去她家的路上却被警察拦住了。”

“伦敦的警察？”

“这些无趣的细节你不知道也罢。”

“不，我想听听，听听你的说法……”

布里斯托又抽了口烟。“我被带到警察局，被拳打脚踢，被迫认罪……”他示意一下还打着石膏的手臂和手。“然后我被扔在过道上的某个房间里。接下来我记得的就是我被指控谋杀了一个孩子……小女孩，丽贝卡。也就是你的女儿。”

“但为什么指控你呢？”

“我觉得他们最初的是深信不疑。”

克莱尔点点头。“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我当时是在去海斯的路上，去看我姐姐。你知道海斯吗？”

“有点印象。伦敦西部？靠近希思罗？”

“离索撒尔不远。”

“哦……”

“正是如此。尸体……你女儿在离得那么近的运河里被发现，我理所当然地被当成了嫌疑犯。”

“但在这之前，肯特警方已经找你问过话了，不是吗？”

“你知道的似乎比你说的要多。”

克莱尔不自在地挪了挪身子。“只是一些零碎。拜托你继续说。”

“我向你保证，我不会有任何隐瞒。是的，丽贝卡失踪以后，我是被警方问了几次话。当然，在她的尸体被发现后又问了一次。请你明白，这对我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一个孩子被杀害了，我充分配合警方调查，充分配合的。当然了，除了我的冰激凌车，他们找不到一丁点儿和我有关联的地方。就只有那辆车，还有我过去的案底。”

“和小男孩有关的案底。”

“一点不错。”

“你能……”她犹豫不决。这要如何启齿呢？“你能告诉我关于他们的事情吗？”

“那些男孩？”

“只是……只是为什么？为什么是孩子？为什么不是成年人，像正常人一样？就算这个让我弄不明白，你看起来很正常。”

他被逗笑了。“梅多斯太太，如果你觉得这或多或少能帮你减轻痛苦的话，我会说的。但我要警告你，这不是愉快的事情。”他迟疑了一下。“不过……你能不能先帮我个忙？”

她屏住呼吸，不明白自己能帮他做点什么。“如果我能帮上忙的话。”

“你可以帮我买杯茶吗？开口求人让我觉得很糟糕，但是我现在包里没钱。”

“实在不好意思。”没有主动给他买，她觉得是很尴尬。大厅里，探访者正在把买来的饮料茶点放在桌面上。“你一定觉得我太没礼貌。”

“不，一点都不。我知道你心有所思。梅多斯太太，你是一个很勇敢的女人。”

“克莱尔。”

“克莱尔……谢谢你。你已经知道了，我的名字是托马斯。”他停顿了一下。“换作是我，我想我很可能做不到，克莱尔。我肯定不能像你一样有勇气，敢到这里来。”

她站起来去买喝的，同时低头看到他的伤口。在他经历了这一切后，他还是先考虑别人。她第一次开始同情在她面前的这个人。就是这份同情，让她对他是否清白的最后一丝残余的怀疑都打消掉了。

她从她的手袋里掏出一包金边臣卷烟。“我想你会喜欢这个。”她把香烟放在桌上。

他热泪盈眶地望着她，张嘴欲说，可惜吐不出一个字来。她赶快转身买茶去了。

第72章

他把车停放在“关键点”娱乐中心后面，然后在列为二级文物的米尔顿凯恩斯中央购物中心打发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他优哉游哉地尾随着几个十二岁的逃课学生来到麦当劳，选了个窗口的位置，稍作休息。

但只喝了果汁。

从这个有利位置，他能看到一排公交车停靠点。用不了多久，上学的孩子就会从那边下车。

他笑了。

穿着校服的小女孩会是他的至爱。

第73章

布里斯托慢慢地抽着这机器卷成的香烟，在手指间来回拨弄着，细细品味着这厚实、均匀的烟卷带给他的享受。他一边喝着茶，一边开始了他的叙述。克莱尔任由他慢条斯理。

在他说话的过程当中，克莱慢慢感受到，她面前的这个男人应该有更多的内涵，并不像媒体描述的那样，是一个愚蠢无脑，卑鄙肮脏的怪物。

“你刚才使用过‘正常’这个词。这不奇怪。我知道你认为我是非正常人。当然，严格来说我是不正常。显然，对于我的这种欲望，要找一个体面的词来形容它，那就是不正常。或者至少得说，是不可接受的。可是我却认为那些是相当自然的欲望。”

克莱尔尽力不让自己发抖。“请你原谅，我并不赞同。”

“在某种文化或某个社会中被认为是反常的东西，会在另一个社会被轻易接受。在某些，怎么说呢，不发达的社会里，性生活和童年成长是同时共存的。我猜测的没错的话，你没有学过人类学，对吧？”

“我只在很多年前看过《消失的世界》。”

布里斯托一笑置之。“南美洲的美伊那库印地安部族证实了我的观点。他们居住在巴西中部欣古河的一条支流附近。在他们的社会里，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分工很早就确定下来，包括他们在繁衍后代中的角色。我想说的是，性生活和童年期互不兼容是现代西方文化特有的现象，而在美伊那库社会里，青春期前的孩子们在玩耍中模仿亲密行为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

他停了下来，显得难为情。“对不起，你不是非要听这些的。我想说的是，对于成年人和小孩之间的关系，不同的社会所能接受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孩童在不同的文化当中担当的角色也是因文化而异。如果PIE协会的人当初坚持进行原则上的讨论和辩论，而不是采取鲁莽的行动，说不定他们反而可能取得一些成果的。”

他只能细说了。“PIE，恋童癖信息交换中心。你肯定听说过这个

组织，对吧？”

“从来没有。”

布里斯托似乎有点吃惊。“表面上，它是一个自助的组织，但它实际上是由有恋童癖的人成立起来，让志趣相投的人互相帮助的结构。”

克莱尔开始怀疑自己这样做是否正确。但她只是说：“继续。”

“已经是陈年旧事了。在七十年代末，这个组织就跟当局闹翻了，而那个时候我才刚加入。也许是1978年？那个时候我十分年轻，现在只有模糊的印象了。当然了，这个组织从那时起就不存在了。当时的主席汤姆·奥卡罗尔，愿上帝保佑他，还因为一条捏造出来的腐化公共道德罪坐了两年牢。”

他停下来，啜了口茶，再慢慢地从金色烟盒里抽出第二支香烟，点燃抽上，往空中吐出袅袅烟圈。

“回想起来，我觉得这个组织的过大于功。它的出发点是好的，因为它帮助了很多，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孤独无助，至少在国外，他们可以更容易地纵情于他们的幻想。最近几年，性旅游备受争议，但这本身没什么新鲜的。PIE三十年前就曾经组织过这种旅游团到远东去。”

他注意到克莱尔的反应，停了下来。“我不是故意要让你难受，克莱尔。但是从我个人的观点，从我们的观点看来，无论你对恋童癖如何反感，它和其他的性欲望并无不同。虽然人们都不愿意相信，但它的确是普遍存在的。”

克莱尔盯着他。

“我看到你眼里疑问重重，那么让数字来说明问题吧。单单在菲律宾，雏妓的人数估计至少有六万之多。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贫穷的国家，情况也是差不多，甚至在北美和欧洲的发达国家只是程度较轻，但也有这种情况，尤其是在东欧。无可否认，这些都是源于贫困，跟成年人之间的性交易是一样的。但是有需求才会有市场。世界各地的男人，还有女人，蜂拥而至，就是为了享受这些小孩提供的服

务。难道说这么多人都有毛病吗？”

¹ 童癖者信息交换中心的英文缩写的发音。

第74章

克莱尔努力压制着自己厌恶的情绪，完全不顾正自己心里像有蜘蛛四处乱爬一样难受。“我不知道……”

“PIE想要宣传的范围太过巨大。它不仅想做一个让志趣相投的人讨论自身问题的服务机构，它还想要获得大众的认可。可是事与愿违。它太过激进了，公众还没有准备接受。那时候，同性恋才刚刚合法化。舆论决不会容忍提到恋童癖，更不用说接受相关的论说了。那时候还行不通。”

克莱尔安静地听着，尽量掩饰自己的厌恶，也试图去理解听到的这一切。

“我曾经就此据理力争，还发表我们那份叫《喜鹊》时报上。我经常给这份报纸投稿的。”

“《喜鹊》？那不该是儿童电视节目的名称吗？”

布里斯托笑着说：“一个非常有趣的巧合。一只是忧伤，两只是欢乐。三只叫着女孩来，四只闹着男孩到？”¹

克莱尔的身体明显在发抖。

“《喜鹊》本来是成员互相联系的媒介，整个机构却反而因此分崩离析了。他们没有对恋童癖问题进行温和的、有礼有节的辩论，而是让报纸去关注几个根本不在乎孩子的疯子，结果把一切都给毁了。这几个疯子只想把孩子当作性交的玩物。”

布里斯托说着话，两眼追随着他吐出的烟飘散的轨迹，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克莱尔的反应。

“问题是，PIE消失之后，我们无处容身。内政部在九二年的时候设立了一个给性犯罪分子提供治疗的方案，可是能有资格接受治疗的是被判了四年或四年以上徒刑的人。而且这个方案的成功机会渺茫，根本行不通。”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看待问题的方法就错了。恋童癖不是一种疾病，不能被治愈。”

“不是病？”

“当然不是。”

克莱尔无法掩饰自己的困惑。“但上次你说过你讨厌做一个……讨厌被孩子所吸引。”

“你误解了，克莱尔。我讨厌自己由于性偏好而遭到社会的遗弃；讨厌因为我的坦诚，因为过分关心孩子，而被公众憎厌。而讨人厌。”

克莱尔感到自己声调都提高了。“关心？”

布里斯托点点头。“发自内心的。”

“但你承认你性骚扰过小男孩！”

“我从来没有用‘性骚扰’这个词。”

“那又怎样？”

布里斯托抽了口香烟。“克莱尔，我们社会的问题是，人们，成年人，不是真的喜欢小孩子。”

“也许少数人是，但是……”

布里斯托接着往下说道：“大部分人都不喜欢，甚至包括做父母的。当然，父母会爱自己的孩子，那是一种天性。不过我说的是那种单纯因为他们是孩子就喜欢他们的情况，要把孩子当作独立的个体。大多数人做不到。”

“我做到了。”

他扬起眉毛，充满疑惑：“真的？”

“当然。”

“真心而论，当丽贝卡邀请她的朋友到家来玩的时候，你是真的期待他们的到来吗？”

“那当然。那意味着她很快活，玩得开心。”

“实际上这是个自私的表现。因为你女儿和他们一起过得开心，所以他们在你家才受到欢迎。要是他们单独来，你还会喜欢和他们待在一起吗？”

她迟疑了一会。“那另当别论。我不认识他们，而且他们又不是我的朋友，他们只是小孩子。”

“只是孩子？梅多斯太太，不，克莱尔，这正好说明了我的观点。你是刻意选择让成年人陪伴自己打发时间，因为，不管你有多么真心爱自己的孩子，儿童本身并没有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儿童的陪伴并不是你喜欢的。”

克莱尔无言以对。布里斯托继续说下去。

“我们把孩子当做二等公民，克莱尔。我们的社会没时间关注他们。在他们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会做出愤怒的表态，。性虐待孩子的事件发生后，我们更加义愤填膺，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是不是发自肺腑的。”

他停下来，整理一下他的思绪。“当我去法庭接受取保候审的聆讯的时候，成群的人，在庭外面大声叫嚣着，要我血债血偿。但要不了多久，也许就是这些人，在家里会因为孩子抢着说话而打骂他们，会把政府给孩子的补贴花光在宾果游戏²和廉价酒上面。他们清楚的知道，在地球的另外一边，孩子们正因为饥饿或是脏水引起的疾病而死亡，或是因为我们国家制造和销售的武器而受害致残。作为一个社会，我们从来没有和孩子们和睦相处。还不到一百年前，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孩子往上赶到烟囱里，往下送到矿井去。”

克莱尔静静地听着，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她从来没有听过任何像这样对孩子如此深情的言论。“你当过老师，对吗？”

“是的，早些时候的事情了。我真的很享受这份工作。教书育人是……以前是我最爱的职业。我教英语。”

“但是如果你知道，知道你自己有恋童癖……你会被小孩子所吸引，那么为什么还选择去当老师？那岂不是自找麻烦，惹诱惑上身

吗？”

布里斯托憋住没笑。“克莱尔，请原谅我的鲁莽，请问你的性生活活跃吗？”

她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是的，不过……？”

“和异性的？你喜欢男人而不是女人？成年男人吧？”

克莱尔毫无头绪接下来他会说什么。“是的。”

“你看到的每个男人，你都想和他们发生性关系吗？例如和你待在同一个房间里的或者和你有接触的每个男人？”

“当然不会。那简直荒唐！”

“对不起，这问题涉及了个人生活。但是请再容忍我一次。你有朋友是同性恋吗？”

“一两个。”

“难道他们都会追求每一个他们遇见的同性吗？你跟一群女同志待在房间里会不安吗？还是觉得和男同志待在一起会更自在一点？”

“不，当然不是的。可是……”

“那么为什么恋童癖者就要不一样呢？为什么我就不能够和一群孩子在一起，而不骚扰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呢？”

¹ 英国的一首童谣，鹊鸟的数字暗示着吉凶之兆，即单数不吉利，双数吉利。

² 种赌博游戏

第75章

“我第一次被捕后，学校要求我辞职，我当时就目瞪口呆。他们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那是一所女子学校。全是女孩。一个男生都没有。如果他们能运用逻辑分析一下问题，就不难发现，对我来说，那是一个理想的地方。对这些年轻的女孩，我无异与对着动物，一点性欲都没有。我根本不会去伤害她们。”

克莱尔抿着茶，专心致志地听着。

“那正是最初我应聘那份工作的原因。我一直都在教书。我可以用一种无与伦比的方式来生动地讲述莎士比亚和乔叟¹的作品。我天生就是当老师的料，克莱尔。”布里斯托深深地吸了口烟。“在那种被女孩子包围的环境下工作是最明智的选择。因为她们连潜在的诱惑对象都不算。天晓得，她们足可以去引诱圣人犯罪。她们会故意地把裙子拉高一点，不扣上衣的第一个扣子。这些你都清楚，青少年的那些伎俩。”

克莱尔报以一个会心的微笑。

“但是这些对我没有丝毫影响。丝毫没有。然后谣言四起，说我肯定是同性恋。我当然否认了这些谣言。你必须要反击，那还不是个十分开放的年代。”

他停下来喝了口茶，然后接着说：“那时候有个女孩迷恋上了我。我本该很容易就发现的，可我偏偏没有反应过来。起初没有。当时，我认为，这又是有人造谣。那个女孩只有十五岁，她的感情变得露骨了。她不但在班里对我评头品足而且还告诉其他女孩她爱我。我很讨厌这件事。回想起来，我应该第一时间向校长报告，阻止事态的发展，但是当时，我觉得最好是不理那个女孩。我不想去伤害她的感情。然而这却使我万劫不复。”

他停下来，猛吸了一口香烟。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一天傍晚，她突然来到我的寓所，流着泪，看起来郁郁不乐。我

邀请她进屋。让任何一个孩子在那个情况下进屋都是不明智的做法，何况还是她。但我以为她受伤了，因为她之前声称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了。”

他停下来，眼睛直直地注视着远方。痛苦的记忆，不堪回首。

克莱尔轻碰一下他的手臂。“继续说吧。”

“我安慰着她。她说她伤到大腿，靠近臀部的位置。她还坚持要我帮她检查一下。我不假思索就答应了。我根本没想到她这么做的目的。她还让我用手去摸她瘀青的地方，我知道这不应该，所以我拒绝了。当然，我应该当场就把她撵出去。”

“但是你没有。”

“我叫她离开，但是她不走。她还对我说她爱我，她幻想关于我的一切，幻想和我做爱。我当时狼狈不堪，于是她……她开始触摸我，想来吻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惊慌失措，动手打了她。不是很用力，只是扇了她一耳光。我是被逼的，我必须找个方法阻止她。她就此停住，震惊地站着不动了。”

克莱尔看到他眼眶湿润了。

“那样做很自私。非常自私。我没有顾及她的感受。我还说了下流女学生什么的那种残忍的话。至今我都不敢相信自己说了这样的话。平常，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我都不会这样地对待这些学生。那些话一定深深地，深深地伤害了她。她毕竟还是个孩子，女人的身体孩子的心灵。我那时抓着她手臂，就强行把她赶出了门，还叫她永远不要再回来。”

他再次停顿下来，啜了口茶，双手在颤抖着。

“第二天早上，我得知她上吊自杀了。”

1 英国诗人，《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作者

第76章

“天啊！我很难过。”

“这是我人生中唯一最糟糕的记忆，克莱尔，我从没有原谅过自己。从来没有。警察很快就介入了。她的日记里面写的全是关于我和她相爱的幻想，简直难以置信。要是她能把这些丰富的想象力运用在她的散文作业中该多好啊。到最后，我被证实不用负任何责任，因为她的朋友证实那一直她一厢情愿，可是一切都为时已晚。”

泪水顺着他面颊滚落，克莱尔也因为同情而眼眶湿润。布里斯托颤抖着用那只没受伤的手点燃了又一支烟。

“当然，警察清楚我的过去。他们搜查了我家里，找出一些杂志。这些杂志没有任何儿童色情成份，你想得到的。而且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是相当健康的，甚至还具有一定的艺术性，不过很容易引起误解。学校董事会当天就要求我辞职。表面上是因为这个女孩的死。他们说我不适合在这个岗位待下去。”

“是本地的学校吗？就在咱们肯特吗？”

“在哈罗。我当时住得离凯茜家不远。当然，这次意外发生后，我找不到工作。虽然，我并没有因为那个女孩的死受到指责，审讯也确定我是清白的，可是关于那些杂志，却是闲言碎语不断。谣言是诲人不倦的。我的生活也变得苦不堪言，最后不得不搬家。”

“你就在那时候到肯特来的？”

“几年前才来的。先去了纽因顿。因为小时候，我和凯茜，还有弟弟，经常跟着父母去布罗德斯泰斯，所以我很自然地选了那里。我也有一点积蓄。搬家那时候看来是个好主意。重新开始，但结果却压得我没法喘气了。”

“我一直在找工作，但是却都过不了初次面试，一旦提到推荐信，我就完蛋了。即使他们对杂志的事情一无所知，但一提到辞职是因为言行失检导致学生自杀这件事，我就没戏了。就算验尸官证明我无罪，也无济于事。我尝试再搬家，可是没有人愿意买一个变态住过的

房子。我就这样进退不得了。没有工作，也没有机会找到工作，更不可能搬走。”

他深深地、久久地吸了口烟，吐出的烟圈飘在空中。

“我就在那时候买的冰激凌车。不用说，这也解决不了问题，为此我负债累累。那只是一个短命的生意投资。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没有丝毫邪念。我从来没有像报纸上说的那样，用免费的雪糕去引诱孩子。”

“我相信你。”

“然后我又转向教师职业。你得理解我，我想和孩子在一起，接触他们，不是为了性，只是单纯地喜欢他们的陪伴。最后，我还是放弃了在学校工作的念头，开始登个人广告，做家教。我尽量只收女学生，因为理由很明显，就是为了杜绝诱惑，但是这个做法并不实际。女孩和男孩是有区别的，我知道这个说法会被认为是歧视，可是他们的学习方式不一样，在课堂上的反应也不相同。你可以找任何一个真正理解儿童的人来问。不一定是老师，就是喜欢孩子的人。我的意思是，根本没有那么多女孩需要家庭教师，这条道也不可行。”

“所以你接收了男孩子？”

“我也是不得已。一开始的时候，我十分小心，我不和他们单独相处。我尽自己最大努力去确保我不会危及自己地位或他们的形象。但是随着相处的时间变长，他们的父母了解了我，大家的相处就变得更加随意自在了。我和一个叫凯文的小男孩的关系，发展到了社会不能接受的程度。”

布里斯托又沉默了一会，沉浸在回忆之中，眼中也泛起泪光。

“你的茶要凉了。”

他拿起茶杯喝了点茶，思绪还停留在过去。“我从不曾伤害过他，你知道的。我们从来就不是性关系。”

“那有什么……？”克莱尔发觉自己往前探着身子，急于了解更多。

“爱。是爱和友谊。我不是说觉得他没有吸引力。他……凯文是如

此的漂亮：金色的头发，完美的面容，淡蓝色的眼睛在阳光下灵动闪亮。有趣的是，凯文更像女孩，而不是男孩。你会觉得这不对我胃口，但恰恰相反，我就这样爱上了他，纯粹简单。”

克莱尔几番挣扎才把话说出口。“凯文几岁？”

“十岁。”

十岁，和丽贝卡同龄。她的身子不自觉地往后缩，但她却装作换了个舒服的坐姿。

她盯着眼前的这个男人，虽然一点都不懂他，但却对他带上了几分同情。尽管对他所说的内容很反感，她却被他话语中流露的情感打动了。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我和凯文变得十分亲近。他放学之后会直接到我家。因为他父母要工作到很晚，这意味着我即可以给他额外上上课，同时也可以照看他。这样的安排对大家都有利。”

他把杯子里的茶一饮而尽，眼神飘忽。“凯文的父母知道我经常游泳，就问我能否教他游泳。出于各种理由，我答应了。凯文就开始带他的一个朋友来了。我应该在那个时候制止这件事，但我却以为可以控制住自己。但是我错了，这一切已经超越了我的承受能力。”

他吸完这支香烟，立刻又点燃了一支。“我一直钟情于小男孩，天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甚至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被男孩吸引，感到兴奋。每次体育活动后，我都最后一个离开浴室。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这是和性有关。我只知道他们吸引我。直到有一天……”

克莱尔向前探了探身子。“托马斯？”

“有一天，在我们洗澡的时候，我摸了另一个男孩。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他当场就把我痛打了一顿，而其他男孩就在周围起哄欢呼。体育老师冲了进来。他听说我干的事情后，直接就把我拎去见校长了。确确实实是拎着我。拎着我的耳朵，一丝不挂，在全班同学面前，从淋浴室经过了操场，当着所有男孩女孩的面，拖到了位于学校另一端的校长室去。简直奇耻大辱。然后我被他们用棍子打得屁股开花，好长时间都不能坐下来。”

布里斯托凝视着空中，往事历历在目。“可是不知怎么地，我很享受。当然我享受的不是被杖打，也不是疼痛本身，而是那种疼痛与抚摸同学这件事的关系，还有在众人面前被一丝不挂地拖过操场这件事。不知怎么的，我却觉得很愉快。在之后的几个月里，我还经常幻想这事。”

他看到克莱尔在皱眉头。“很抱歉。我不是刻意说得那么形象具体的。”

“没关系的。真的。”出于同情，她没说实话，因为她还想了解得更多。“托马斯，请继续说下去。”

第77章

“我就在那个时候，发现了自己是同性恋。我当时大概十四岁，刚好处于青春期。我摸的那个男孩和我一样大，但发育迟缓，希望你懂我的意思。我想，当时他是班里年龄最小的一个，身体当然还没怎么发育。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痛揍了我一顿。”

他凝视着前方。“校长要求我见心理咨询师。如果不答应，就要被学校开除。我父母气得暴跳如雷。我爸拿皮带抽我，就打在棒伤的位置。但是这却坚定了我与众不同的决心。心理辅导也完全是浪费时间。那个愚蠢的女人说我长大了就不会再喜欢男孩了。她甚至还给了我几本色情杂志带回家看，试图使我恢复正常。你知道这类杂志的，无非就是女人一丝不挂，每一页都是白花花的大腿。这一切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我是同性恋。我把那些杂志都扔进了垃圾桶。它们对我根本不起作用。一点用也没有”他停顿了一下。“我讲得太多了吧？”

“不，不，请继续说，我需要弄明白。”

“带凯文和他的朋友去游泳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如果他们自己懂得游泳，那我站一旁看就可以满足。可是我得教他们游泳，要在水里扶着他们，。事情就开始一步步向前发展……”他又停下来，盯着空杯子看，却什么也看不到。

克莱尔轻轻地推了推他的手臂，催促他继续。

“在游泳池，我的弱点暴露无遗。理性地看待这事情，不难发现，对于恋童癖者来说，除了游泳池，还有什么地方能看到赤身裸体的小男孩呢？我喜欢站在淋浴间，看着男孩们进进出出。让你感到恶心吧？”

克莱尔摇了摇头。事实上她是觉得恶心，但是她也需要听下去。“后来凯文怎么样了？”

“那时的一切都是纯真无邪的。我帮他们弄干身子，穿好衣服，就像他们的父亲一样。我开始爱上蒂莫西，就像我爱上凯文一样。他们俩是如此相像，特别是在他们都没有穿衣服的时候。小男孩就是这

样。把天真的儿童面容与纯洁的身体结合起来，你就会得到……嗯，一种特别的东西。没有丑陋的体毛，没有鼓起的肌肉，纯白色的皮肤，就像绸缎一样。”

门打开了。“布里斯托，时间到了。”

这一声呼喊把克莱尔拉回到现实。她看着布里斯托，他眼眶湿润，眼泪差点要夺眶而出。他显得难为情了。

“求求你，我必须要知道。”

“蒂莫西告诉了他父母，他并没有恶意，只是没有意识到。他们通知了警察。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依然令我难以置信。他们把凯文送去看管所。凯文！为我做的事情承担结果。正如你所知道的，我也被送到监狱。就算出于爱的名义，我这也是自作自受。可是他们却惩罚凯文……”

“他后来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我被释放的时候，他家也搬走了。现在，他也应该长大成人了。我现在只希望他能快乐。”

守卫又大喊了一声。“布里斯托，快点！”

“克莱尔，抱歉，让你觉得不舒服了。我知道，这些对你来说，都不可能是愉快的。不过我还是感谢你的倾听。我希望你能理解，我是爱凯文的，就像你爱丽贝卡一样。”

在布里斯托站起来离开的时候，克莱尔伸手，握住了他的手。“我知道你爱他。”

她不敢相信自已说了这话。

她不敢相信自已说得真心实意。

她坐下来，看着他离开，大厅里又不约而同地响起了嘘声和谩骂声。这样的情景让人难过。

被带走之前，他在门口被搜了身。

第78章

每个城市都有红灯区，而每个红灯区都会有雏妓。

几年来，诺丁汉和加的夫这两个地方是他的首选。但是今天，加的夫不在他的行程之内。有一次，他把一个站在角落里等妈妈的十二岁女孩错当成妓女，提出交易，结果差一点被警察调查。他从此再也没有去过诺丁汉。

他把厢式货车从租用的车库里开出来，一路上都播放着CD。

离开米尔顿凯恩斯后，他从14号出口回到M1公路上，再从42号出口上了M62往西开去，然后通过M606环线路去布拉德福德，在傍晚的时候到达。他把白色厢车停在一家廉价旅馆的停车场上，然后走向自己的房间。透过他房间的窗户，这个城市臭名昭著的红灯区颓废的全貌尽收眼底。这个红灯区是以朗姆里和曼宁厄姆里还有橡树巷为轴心，也许也是全国最臭名远扬的红灯区。有时候，他喜欢追随着“碎尸狂”的脚步，愉快地想象着彼得·萨克利夫¹曾经走过他面前的每条人行道，可是而且总的来说，布拉德福德没什么好玩的。

这个旅馆只算得上实用。他可以住更好的，不过伪装贫民也是一种乐趣。

他在床上躺了一会儿，眼睛看的是二级电影，而心却不在于此。九点到了，他走到酒吧柜台前，和招待员搭讪，混个脸熟，假意说什么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一定得早睡。他用的是当地酒吧招待员难辨真假的约克郡口音，这是他早就练熟了的。十点的时候，他和招待员道别，然后来到大堂的电话机前，假装在通话。

趁着前台接待员有事走开的空档，他悄悄地溜出酒店，消失在夜色中。

¹ 国的连环杀手，目标为妓女，有“约克碎尸狂”之称。

第79章

出租车司机很固执，拒绝深夜出城。

而这个乘客就从口袋里拿出一叠钞票，有意一张一张地抽给司机看，直到赢得司机百分百的注意。

大北路的边上有一间破烂的小旅馆，靠近利兹到曼彻斯特的铁路，还不时听到火车驶过的哐当声。他就在这里面，心情已经很糟糕。他坐在床尾，看着那个女孩脱衣服，脸色随之变得阴郁。雅各布答应他今晚会有特别节目，可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新奇的。

女孩一件件地脱掉衣服，对他的注视显得毫不在乎，他用专家的眼光审视起面前的躯体。她如患了厌食症般的骨瘦如柴，明显这不是她的第一次。她是发育不良，但是像是十三岁吗？”

她甩脱她的内衣，站在他面前等待着。他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让她感到很不舒服。她尝试瞪着他作为回敬，可是却不敢直视他的眼睛。那双眼睛冰冷深沉，几乎没有神采，似乎要夺走她的灵魂。她紧张地环顾着房间。

第一丝害怕的痕迹。

他的眼光追随着她的身体，在上面肆意徘徊。

有些买春客喜欢先观察，有些甚至专门花钱来看。那种情况的价钱会很低，但是她知道这个客人付的可是高额嫖资。随他怎么都行。她一直雄心勃勃，想着哪一天悄悄离开这里到伦敦的苏豪区去赚大钱。但是现在，她得帮雅各布赚钱。这样子是安全、干净又舒服。

他冷静地审视着她的身体，眼睛里看不出任何反应，没有表现出兴趣。没有性欲，只有蔑视。

为了打破沉默，她好不容易挤出一句话来。“你想让我身上穿些什么吗？”

他看了她个对眼，女孩不禁打了个寒噤。她真希望自己没来这个鬼地方。“穿上点衣服？我的制服？校服？”一些客人喜欢那样。背心

裙，白袜子。

他注视着他，似乎在考虑这个问题。然后他说：“过来。”

她向他靠近。

异常紧张。

她虽然年纪还小，不知道彼得·萨克利夫是真的，但是关于“碎尸狂”的故事至今仍广为流传，尤其是在红灯区。

她知道那不是空穴来风。甚至在彼得·萨克利夫被定罪关押以后，还是有女人，妓女们，会在工作的时候被杀害。仅在最近几年，就有差不多三十个妓女被谋杀，其中二十起的凶手至今没有查到。

这些他们都知道。这些事情基本上不了新闻头条，但在这个行业里，这已经是常识了——那个碎尸狂被关押在布罗德莫尔，还差不多变成了瞎子，但还是不断有女人丧命。

不过那些凶手都应该是在街上找下手对象的，是搭讪者，无赖，还有旅客，不可能是妓院的熟客。

她不断地安慰自己，说雅各布一喊就到。

他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她稍微放松了一点。有些客人喜欢知道给自己提供服务的女孩是谁，一些个人的资料。不一定要真实。

“玛丽。”她如实回答。让他知道也无妨。

“本地人吗？”

“是的。”她还是诚实作答。“我需要钱。”她补充说明，像是怕他误以为她是喜欢干这个。

女孩站在他面前，颤抖着，像是突然感到害羞般，用手遮掩着身体。他依然坐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双眼。

“多大了？”

她迟疑了一下。“十三。”

他伸出手去，捡起她刚才扔在地上的尼龙连裤袜。“玛丽，到这里来躺下。”

她绕到床的另一边，小心翼翼地往上爬，不知道有什么事情等着她。

第80章

女孩的膝盖刚碰到床垫，就感到背后的他有所动作。瞬间，她整个人就仰面朝天地躺在床上，他两百多磅的体重压地她喘不过气来。她想要大声喊叫，可一只大手已经严严地捂着她的嘴。那条尼龙连裤袜已经在瞬间勒到她的脖子上拉紧了，差点让她窒息。

“我们再来一遍，小姑娘，好吗？你多大了？”

捂着嘴巴的手稍微放松了一点，她勉强吐出了答案。

“十三。”

她想要呼吸，可尼龙连裤袜勒得更紧了，几乎勒进了她的气管。他一把抓住她的头发，把她的头猛地拉起来。一阵剧疼传遍后颈，她几乎晕了过去。那一双冷酷阴郁的眼睛眨都不眨地看着她。

“最后一次机会。”

她知道自己命悬一线，赶紧抛开了伪装，哽咽着吐出话来。“十六岁，差不多十七。”

他把尼龙袜又绕了一圈，将她的头重重地按到床上。她大口地喘着气，手臂依然被他的重量死死地压在身体两侧。一把刀出现在他的右手上，她想要喊叫，但嘴巴和鼻子已经被他捂得死死的，根本出不了声。她瞪大的眼睛充满了恐惧，瘦弱的身子在他庞大的身躯下徒然挣扎着。她感觉到刀尖已经扎进了她的脖子。

“只要你喊一声，我就割破你喉咙。明白了吗？”

她尽她最大的勇气点了点头。他松开了手。她赶紧大口大口地喘气，想找回呼吸。冰冷的刀锋抵着她的皮肤，顺着她的脖子，滑过锁骨，陷进她的肉里。她能感觉到刀锋就在左胸上。她不敢喘气，睁大的眼睛里充满恐惧。

“十三岁？这是谁出的主意？”

“雅各布。是雅各布指使我的。”

他用拇指和食指捏着她的胸部，慢慢地一点一点往上提，直到整个身体都要被提起来了。她被折磨得疼痛万分，也只好咬紧牙关，不敢叫喊。眼泪从脸上流淌过耳朵，渗进了发鬓。而他用刀尖刺破了她的皮肤。

“何不来个整容手术？让你看起来与你的年龄相符。”

她拼命地摇头，吓得睁圆了眼睛，还是不敢发出声响。

突然，他从她身上移开了，甚至在女孩重新倒在床上前，他已经站直了。那一刻，她躺在那里，不敢动，备受疼痛的煎熬。

他恶狠狠地吆喝着。“滚蛋，别等我改变主意。”

她呜咽着，一丝不挂地从房间里跑了出去。

不一会儿，雅各布那五尺二寸、又瘦又黑的身躯出现在门口。

“我的朋友，出什么事了？有麻烦吗？”

雅各布和他没法比。他肌肉发达的体格完胜这个皮条客。

雅各布吸着香烟，慢慢地，连绵不断的把烟圈吐到这个客户的脸上。“我再说一次，我的朋友，你有麻烦吗？”

“你说过，今晚给我点特别的，雅各布。”

“没错。没有什么能比玛丽更特别了。她是我最好的女孩之一。嗨，我自己都上了她好几次，这就证明她有多好了。”

“我说过要最年轻的女孩。”

“刚满十三岁。你还想怎么样？”

“这贱货才不止十三岁。”

“我发誓她是！她撒了什么谎？”

“少来忽悠我，雅各布。”

“老天爷做证。简直是刚刚断奶的。”

他突然挥起一只手，用力地卡着皮条客的脖子，单手把他提离地

面好几英寸。“我说了，别来忽悠我。”

雅各布被卡得透不过气来，只能用短小结实的双手紧抓住这钢铁般的二头肌，双脚在底下乱踢乱动。

“伙计，放开他。”

他转过身去，皮条客仍然被他提在半空中。他看到两个体型彪悍的黑人保镖站在门口，其中一个还拿着一把大砍刀。他自己手里的小刀相形见绌。他眼睛一眨都不眨地回敬他们，而雅各布在他的钳制下快透不过气了。突然，他松开了手。皮条客倒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两个保镖看着他们的老板，等待指示。雅各布一只手搓着喉咙，另一只招呼他们离开。他们只好不情愿地退下去。

他将手伸进口袋。“算你识相，雅各布。”他掏出的是五张二十块的钞票，用拇指和食指弹着，把钱一张张地放到皮条客迫不及待的手中。“这是下个月的订金。雅各布，你知道我要的是什么。你要是再找那些十几岁的来蒙混过关，我就把你撕成两半，听清楚了吗？你那两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傻瓜也一并收拾掉。”

雅各布笑着对他说：“我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朋友？”

“下次就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第81章

当最后几名侦探出现在房间里的时候，韦斯曼走到台子中央，并示意大家安静下来。房间里鸦雀无声，三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看着他。

“早上好，先生们，还有女士们。”他一边补充道，一边向坐第二排的唯一一位女警官点头示意。琼·洛克哈特探员只能报之一笑。谋杀案的调查通常都被认为不适合女性参与，她深知自己被安排进来，是因为这些小伙子们都不善于做受害者父母的工作。

“你们当中可能有些人还不认识我。我是约翰·韦斯曼警司。今天我们还有几位来宾，其中好几位大家都已经见过面了，但是我还是要来正式介绍一下。来自北威尔士警方弗林特郡和登比郡分局的同仁们，”他快速地看了一眼记录，“威廉警长，琼斯探员和特里梅因探员。伦敦大都会警局方面，我们有来自严重及有组织犯罪调查科的布莱思曼警长。来自水上警务分队的法医兼督察索尔特本。大家会留意到，水上警务分队除了从索撒尔打捞了梅多斯家孩子的尸体外，他们还协助了柴郡方面搜寻特伦特与默西运河。恰好，我们有来自柴郡警区的卡文迪什探长。”

提到每一个名字，下面就是一片椅子移动的声音，各位警官都在把那些名字和相应的脸对上号。韦斯曼耐心地停下来，等着大家坐好。

“我不想再浪费时间去重复已知的内容，只想告诉大家一点：丽贝卡·梅多斯的死和北威尔士的那几起谋杀案有关，这个结论不是草率得出来的。”他转向他的合作伙伴。“说到这个，我正好向你们介绍我们最后一位来宾，科林·邓斯特教授。我确信你们都知道邓斯特教授，或者至少听说过他的鼎鼎大名。”

邓斯特教授站了一下，向大家打了个招呼。身上的双排扣阿玛尼西装和脚上擦得锃亮的皮鞋与刑警廉价的日常制服形成了鲜明对比。

“你们当中有些人因为客观原因，可能还不知道邓斯特教授是犯罪心理学家，不久前还在伦敦精神病学研究院工作，在那之前，他是位

于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性行为错乱研究诊所的高级顾问。他还得到特许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合作，并且取得了一些成功。他还加入了位于弗吉尼亚美国联邦调查局训练中心的行为科学研究部门，为这个享誉全球的部门工作。毫不夸张地说，科林是当今我国最杰出的心理画像专家之一。”他停下来让大家对这些信息先好好消化一番，然后才接着说：“先生们，有请科林·邓斯特教授。”

一阵礼貌的掌声在房间里响起，邓斯特来到台子中央。

“谢谢大家的热烈欢迎。我必须得说，你们的警司对我实在是过誉了。在我这个研究领域中，做得和我一样好、甚至比我好的还大有人在。现在马上想到的就有大卫·坎特和格兰·威尔逊，当然不能少了保罗·布里顿。我还可以举出更多。但是，据我所知，我是英国第一个，而且，是唯一一个投身这个领域，致力于研究犯罪活动的人，而坎特和威尔逊这几位先生，还仍然只是在各自的大学里面进行他们出色的工作。就这方面而言，我是相对领先的。”

房间中间，有人举手发问。“先生，在我看来，是因为没有这么大的需要，难以维持生计吧。”

邓斯特友好地微笑着，承认了这一说法。“你说得很中肯。单纯在英国的话，是不足以谋生。那些应用犯罪心理学可以发挥作用又可以收费的案件，确实是少之又少。在英国的很多大型警察部门里面，犯罪心理学学家通常是以专业技术警官的身份出现在工资单上面。可是在美国，警方的心理分析专家却不是以这种方式存在。我知道内政部正在考虑发展这个领域，但是由于通常都会资金缺乏，这不可能会有什么结果。至少下届选举之后前是不行的。”

他停下来，故意不慌不忙地擦着眼镜，迎合他的听众。

“可能你们当中有些人对犯罪心理画像这个领域不熟悉，我来简单解说一下几个原理，让你们更好地理解我所做出的结论。作为心理学家，我们相信，每一种行为或者每一种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交流都会带上某种心理烙印，就像传统的法医科学方法能侦察到的那种生理痕迹一样。但我不得不承认，犯罪心理画像不可能像法医学那样精准，也无法保证一定能发挥作用。过去的几年，我们有成功的例子，

当然也有惨败的情况。我敢肯定你们也都能想到一些例子。但抛开这些偶然出现的小插曲，犯罪心理分析真的能对案件调查过程发挥重大影响。它能帮我们辨认其他手段无法看到的犯罪分子特征。”

他在继续说之前喝了点水，并借机观察听众的反应。

“我的忠告是，别抱太高的期望。这有一个关于心理画像的经典故事，詹姆士·布鲁塞尔，司法心理学的创始人，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凭借疑犯扣外套纽扣的方式，一眼就把纽约炸弹狂人辨认出来。这是个经典案例，但根本算不上典型。布鲁塞尔后来又给波士顿绞杀手做心理画像，他不仅犯了几个严重的错误，还认为疑犯是性无能，而实际上，他曾是个有前科的强奸犯。所以，请你们不要期望奇迹发生。”他再次停下来，仔细观察他的听众。

“我们能做的，并不是拿出一张嫌疑人的名单，还带上地址。但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能提供一系列的疑犯特征，比如大概年龄，有没有犯罪前科，犯罪前科的性质，以及嫌犯的可能工作状态以及家庭背景这一类的。这些资料与传统的侦探方法配合，可能会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我要强调就是这一点。过去，我曾遇到一些探员，以为我用这些方法故意来削弱他们的权威性，或者让人怀疑他们的能力。事实不是这样的。犯罪心理画像只是另一个手段，和法医鉴定是一样的，可以成为你们这些真正的探员手中的利器。”他又停了下来，高兴地看到有一两个人在记笔记。“我敢说你们大部分人对电影《沉默的羔羊》都很熟悉吧？”

一阵窃窃私语说明许多人都看过这片子。

“那么，忘了它，简直是垃圾。是纯粹的好莱坞式的幻想。朱迪·福斯特要负主要责任。不要误会我。影片很有娱乐性，朱迪·福斯特也是个出色的演员。我是她的粉丝，从我……”

韦斯曼不耐烦地咳嗽了一下。邓斯特明白了他的暗示。

“我打算做的是大略回顾一下已确认的事实，然后从我的角度做出评价。我讲的有些对你们来说会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希望绝大部分并非如此。不然的话，你们是入错行了。”

第82章

邓斯特退到一块大白板前，选了一支紫色的记号笔，一边讲解一边记录下要点，用粗略的箭头符号把相关内容连接起来。

“我们目前已知的是三个女孩被性侵并被杀害。我强调是女孩。女性。那么因此这个杀人犯是个异性恋的男性。三个女孩都还没有到青春期。我也强调这一点。最大的死者将近十一岁，但生理上还没有发育。其他两个明显更小更年幼。这些事实能告诉我们什么呢？谁愿讲一下吗？”

“凶手是个变态的混蛋，应该被阉掉。”

“我在考虑更微妙的因素。”

“他害怕女人？”

“有进步。现在你们开始思考了。不一定是害怕，但肯定是和女人相处得不自在。关于这一点，主要有两派不同主张。一派认为嫌疑人不能控制自己性欲，原因是他的某个器官出现了问题，如激素分泌失调，脑部受伤，诸如此类。但是这几起谋杀进行得条理井然，因此我倾向于另一派的解释，归因于心理因素。嫌疑人无法与女性相处，他没有任何性经验，也可能在某个阶段有过糟糕的经历，使他产生厌恶女性的情绪。当然，一个专横跋扈的母亲是这种状况的典型原因。我们都看过《惊魂记》这部电影。完全可以这样说，嫌疑人需要对受害人进行控制，才敢在她们身上强行发泄性欲。这些都是一般强奸案的情形。但如果受害者是小孩子的话，那可能还和他的身量有关。”

“什么，你是说他的老二小得可怜？”

房间里爆发出哄堂大笑。韦斯曼对坐在第二排的滋事者只能怒目相向。

邓斯特反而宽宏大度，一笑置之。“我想的是，他的整个身材就有所欠缺。或者简单来说，凶手就是身材和力量上都不足以对付成年女性，所以他才把矛头转向孩子。而受害者的年龄段也符合这个推测。受害的女孩都是相当无助的孩子。尽管如此，她们手腕上的痕迹还是

揭示了，在受到侵犯之前或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她们被凶手进一步地束缚着。凶手需要绝对地控制受害者，这一点在案子中非常清晰，而且反复出现，类似于许多案子。其实，性犯罪案子极少是冲着性活动来的，涉及更多的是控制。是支配和权力。”

“可是这些孩子没有一个是被真正强奸的。”

“有道理。但我是心理学家，不是司法科学专家。我的任务是对照已有的信息，从中找出些有条理的东西。我知道在这三个案子中的受害者都受到了性侮辱，但凶手肯定没有真的强奸。受害者死后，凶手里插入的那张名片，就是一种替代强奸的方式。毫无疑问，在抛尸前，受害者的尸体被彻底清洁过，也许是在被害后。谁有看法？”

“如果他对着她们自慰的话，他要洗掉痕迹？”

“有可能。不过，这能告诉我们关于凶手的什么情况呢？”

大家都只是耸耸肩膀。那些经验欠缺的只能一脸困惑，那些比较精于世故的则不愿意像小学生那样去迎合邓斯特学术精湛。

“那么唾液呢？皮肤组织呢？体表有用嘴或用手造成的侵害痕迹，留在受害者的上身。在每个案子中，孩子的尸体都被清洗过。用的是香皂，我想已经证实了，是皇室牌的。而且她们的头发被梳理过，还编成了辫子，她们的下身也被彻底洗干净了。”

“你是指像灌肠一样吗？”

“正是。”

“也许，他是一个流氓医生。一个恋童癖的儿科医生。”

听到这个头韵幽默，几个人笑了起来。人们纷纷交头接耳。大家开始变得不安。邓斯特没有制止他们，他向韦斯曼打了个手势，向他保证一切都在掌握之中。韦斯曼用指关节敲了两次桌子，房间里才逐渐恢复平静。

“好吧，我明白你们有些不耐烦了。你们想出去做些事情，而不是坐在这里听我瞎扯。那么让我们切入重点。”他的微笑消失了，口吻变得严肃起来。

1 头韵指的英文中恋童癖paedophile和儿科医生paediatrician这两个词

第83章

邓斯特扫视了一下整个房间。“我们要找的是一位三十五六岁的白人男子，身材瘦小，有猥亵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

听众席鸦雀无声，一双双眼睛都盯着演讲者。

“罪犯可能有航海的背景，就算不是海军也一定和船只有关。他现在或是某个行业自雇型的小老板，或者更有可能是做半技术性的工作，那种轮班的，或是临时工。他可能做过一段时间的送货工作，而且目前肯定还在开车。他自己有一辆厢式轿车，很可能是白色的箱式车，无窗。车龄估计在五到十年之间，状况良好，通过了车辆年检的，上了税和保险，但他可能套了假车牌。还有他习惯用右手，智力一般，未婚，没有孩子，独居，住出租屋里。应该是一个小公寓，不是别墅，当然也更不是一居室的那种。很可能就住在学校或儿童游乐场附近，甚至能俯视这些地方。”

邓斯特扫视了一下听众，很高兴看到他们一脸机警。

“我的嫌疑目标来自于一个有六个孩子的大家庭，可能是年纪最小的，也许有五个姐姐，他是唯一的男孩。他外表看起来干净斯文，穿着整洁但不时尚。短头发，脸刮得很干净，但也许留着小胡子。他可能会定期去酒吧和几个男性朋友碰面，但他没有好朋友，也没有来往密切的女性。他很可能有酗酒的习惯，因此除了之前提过的可能有涉性的不良记录之外，他还可能有醉驾的前科。”

有几个人举起手来，但邓斯特没有理会他们。“我认为，嫌疑人要么住在东北地区，要么是西南地区。他不认识受害者，在实施诱拐之前也没有精心策划，但他可能曾在这其中一个或两个地区都居住过。他的受害人都在离诱拐地点不远的地方被施暴，可能就在他开的面包车后车厢里。要抛尸的时候，他才将她们从车里移走。我敢断定，按常理，只要我们一天捉不到他，他就会继续杀人”。

刚才举着手都放下了，大家被这接二连三，大胆详细的推测惊得目瞪口呆。邓斯特停下来的时候，又有几只手犹豫着要举起来，可

是看到韦斯曼站起来，他们赶紧放弃了。韦斯曼笑盈盈的，为这样一场表演感到高兴。他邀请邓斯特参与案件调查的做法明显是正确的。他自鸣得意地瞥了一眼皮特曼，却惊讶地发现他的探长看起来一脸狐疑。

“科林，你的分析确实让我们感到震惊。你的确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分析研究手头上的证据，给我们呈现出一个如此简明扼要的心理分析。毫不隐瞒地说，我对这些分析的印象深刻。十分深刻。但我肯定，除了我还有其他人，都不明白你的分析当中的许多内容是怎么推理出来的。或者你愿意为了我们这些平凡人着想，再给我们解释一下这背后的推理过程，好吗？”

“我十分乐意。”

韦斯曼坐下来后，邓斯特再次来到讲台中央，这一次大家都专注地看着他。他在白板上圈出几个核心要点，然后逐一解释。

“男性，身材瘦小，这一点我已经解释过了。为什么是白人？因为受害者是白人。根据我的经验，黑色人种或其他有色人种通常不会去性侵其他种族的女性。依据经验，白人男性会袭击黑人或白人女性，但反之则不然。奇怪的是，有一种例外，那就针对老年女性袭击。通常，针对老年白人女性的性侵者通常都是黑人小伙子。七十年代出现在美国佐治亚州的‘丝袜绞杀狂’卡尔顿·加里，也许是最广为人知的。离我们近一点的，有肯尼思·厄斯金，我们自己的‘斯托克韦尔扼杀者’当然，还有更近期的，伯明翰的阿德里安·芭布。”

“别提那些黑鬼了！”

韦斯曼怒视房间的另一头，在心里记下了这个爱招惹麻烦的警官。

邓斯特微笑着环视四周，享受着众人的瞩目。

“凶手一丝不苟地清洗尸体，可能是源于某种洁癖。也许是强迫症。肯定，他自己会很注重卫生。”

他故意停顿下来，来引起他们的注意，然后接着说道，“凶手用皇室牌香皂，一个高档的牌子。而一个不关心个人卫生的人会在超市的

货架上随手拿起任意一块廉价肥皂。”

又一次停顿。

“不过对卫生的注重，尤其清洗尸体的行为，基本可以肯定凶手熟悉法医鉴定手段。这也说明了，在他之前犯过的案子里，法医鉴定起过重要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犯的是一般的猥亵罪，被判短期监禁。所以，如果他在十几岁的时候第一次被捕，那么现在，他至少是二十几岁了。”

他扫视着他的听众。“从经验来看，我们认为，性攻击倾向会随着中年的到来而减弱，所以，在二十五以后，四十岁之前，攻击倾向最高。这种仪式性的谋杀又说明了凶手应该是稍微年长的人。青少年犯罪分子，特别是犯性谋杀罪的那些，在情欲事件中，都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性犯罪分子的特征会在他们十几岁的时候就初露端倪，然后一直发展下去。然而这个凶手却是很有自制力的，而且经验丰富，对于阴森恐怖的谋杀场面也能应付自如。所以我趋向三十八九岁这个年龄段。这又让我们回到厢式货车上来。”

“白色厢式货车？上了税和保险的，还有通过了当年的车辆性能测试？教授，教教我们。你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些信息。”

邓斯特露出一丝高傲的笑容。“刚好相反。这个很容易。”

第84章

“这下你应该明白了，完成这些仪式要花不少时间，所以必须在他认为安全的地方进行。通常我们会推测他会把他的受害者带回家，但很明显，两地的距离太遥远，所以这个推测不成立。”

邓斯特停下来，擦了擦眼镜片，接着说道：“我相信他就在用来诱拐受害者的同一辆车里对她们施暴。法医估计的女孩们被绑的高度说明了当时空间的狭小。有人说是地窖，但我觉得厢式货车更为合理一点。显然，嫌疑人是能够快速移动的，他是全国流动作案的，而且我认为他的车没有窗户的理由也很明显。这样能让他一抓到他要的对象就迅速离开，不用担心在把孩子绑牢之前，其他人会注意到这个孩子。。”

“那么不是冰激凌售货车了？”

“肯定不是，他不至于那么蠢。”

“但那个白色的厢式货车呢，通过了车辆年检的又上了保险？”

“其实这点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凶手最不想的就是别人注意到他，特别是他要跑遍全国，车后面却还藏着一个诱拐来的孩子的这种情况。白色的厢式货车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没有人会多看一眼。完税的标志一目了然。没有的话，就会引起你们那些穿制服的同行的注意，并且可能被车牌识别摄像头捕捉到。车辆要上税，首先得有年检证书和保险证明。就那么简单。至于车辆的车龄，我初步估计是五到十年左右。虽然有过明显的例外，但连环杀人犯通常都出自低收入阶层，我们有理由从这个可能的收入水平推测出他没有经济能力买一辆新车。另一方面，如果车辆太旧，又可能在路上抛锚，伴随着各种维修麻烦。他要开着这样的车在全国的联网高速公路上跑的话，这实在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说这个车龄，而车况维护较好，是最有可能的情况。”

邓斯特一边讲，一边在白板标记出最重要的部分。“有好几点案情说明他有航海背景。不只是绑着女孩的绳结式样，有可能那人恰好熟

悉结绳的技巧。前海军？很大的可能性。我之前提过，凶手缺乏与女性交往的经验。显然一个长期在海上生活的人有这个问题不足为奇。还有往水中抛尸。这些情况合在一起后，就能让人建立这种关联。习惯用右手这个特征不仅从法医鉴定中得到证实，而且那些绳结也能证明。”

“那么他的工作呢？”

“有几个暗示。三起诱拐案件都发生在白天，分别在周五，周日还有周一。抛尸显然是在天黑的时候进行的，所以我倾向于认为他的工作是轮班制，能一次休息三四天，或者就是临时工。这种时间的灵活性也表明，他要么是自己做生意，要么从事轮班工作，有几天休息的时候，可以外出作案，销毁证据，然后再回去工作。”

“但他不是卖冰激凌的吗？”

“现在不是，但他在过去可能和这个职业有关联。他有工作这点显而易见，因为他有足够的资金能长途旅行。目前，我们画出他的活动范围，地域大约从英格兰的东南方到威尔士的东北方，而抛尸体的位置则在M1公路到M6公路沿线。正如先前所说的，受害者都是随机被选中的。像这种仪式化的凶杀案件总是陌生人作案，而那些冲动杀人的案件反而更可能是受害者的熟人做的。他进行这种怪异的仪式表明，凶手已经完全不把死掉的受害者当人看待了，尽管在发出最后的致命攻击之前，这个凶手可能试图与她们建立某种关系。再者，仪式化凶杀案通常发生在嫌疑人的居住地。他熟悉的地区。所以有这个可能，这个疑犯曾是个当地居民，但他却不在他现在的居住地犯案。鉴于他非常小心，不给法医留下任何蛛丝马迹，我们有理由推测他在居住地的警察局里是有案底的。因此他很可能不在作案地居住。如果他下次作案地点是在，例如说，西南区，那么我们应该明智地把调查重点放在我国的东部区域。”

“为什么他要熟悉那个地区？”

“他能在大白天信心满满的实施诱拐，就说明他对该地区很熟悉，他能找到僻静的路段和容易逃脱的路线。所有诱拐都发生在A级公路主干道附近。酒驾？任何有自卑感的人都会到自己住处附近的酒吧去

酗酒，以获得慰藉。鉴于他对全国各地非常熟悉，或者至少对我们已经确认的地带非常熟悉，也许他曾经当过司机。很可能因为被查到酒后开车而丢了工作。我不相信他现在还从事司机工作。每一家聘用司机全国跑的公司，都会想要利用这个机会做广告。任何车身上带有商标的车辆都会给现场附近的人留下印象，但是我们却一无所获。所以似乎能肯定车是嫌疑人自己的。一辆平淡无奇的白色厢式货车。套假车牌是有可能的。虽然我们不应该高估嫌疑人的智商和能力，但是这种防范措施他是可能想得到的。一套失效的牌照在汽车拆解场是很容易弄到的。”

“未婚，没有孩子呢？”

“还是一样，那是绝大多数的性罪犯在心理画像中的共性。如果他基本上不和女人交往，他就不太可能有机会做爸爸？”

“他是处男吗？”

“不一定。但是他可能不得不找年纪偏小的应召女，并且，鉴于受害人的年龄，他还可能频繁地幻想着年幼的女孩进行自慰。罪犯为了这个而重返案发现场的情况被大量地记录在案。鉴于他在杀害了第二个女孩之后，那么快又诱拐了第三个女孩，并且是在一个相对较近的地区，这说明他可能留在了北威尔士回味自己侵犯第二个女孩的情形，然后兴奋道不能自己，必须要再次犯案。”

“但是只有一个女孩是那样遇害。”这是在指丽贝卡绑架案，就发生在离他们现在坐的位置只有几英里远的地方。

“我的猜测是，他在杀害第一个女孩后回到了这里，在第三起案件之后，又到了里尔。不过在中间的这段时间，他能够满足于对当时情景的回忆，又或者是没有下手的机会。显然，在一个隐蔽的地方，找到一个独自一人的小女孩，对于他来说是一场赌运气的游戏。再者，他没有在学校或儿童游乐场附近下手这一点，证明他特别怕被逮到，也几乎可以肯定，他是有预谋的。”

“为什么留下名片？”

“这一点难以解释。或者是对警方的某种挑衅，也可能有一些我们

尚未了解的缘由。那个冰激凌标志极有可能是某种象征。正在射精的阴茎？他会再次杀人，证据会越来越多，然后这一点可能会变得更清晰。”

听到他这么说，大家都严肃起来，没有人说话了。

邓斯特堆起一个让人安心的笑容。“还有其他问题吗？”

“他穿什么颜色的四角裤？”

在听众的大笑声中，邓斯特回答说；“他不穿。他只穿白色三角内裤，从 [马莎百货](#) 买来的。我是这么想的。”

他朝主持人望去，希望得到支持。韦斯曼明白了他的暗示，随即站了起来。

“好了，各位。你们知道了寻找的目标。让我们把这个让人恶心的变态抓起来吧。”

第85章

“他已经出狱回家了！天啊，你还想怎么样？”

“事情已经发生了，对吧？我脱口而出是因为我同情他，我心里的想法日后恐怕也难改变。”

“你为这个死变态做的已经够多的了。你的内疚是没必要的，克莱尔。如果他不是肮脏卑贱的大色狼，他也不会一开始就被抓了进去。”

“马特，这不公平。”

“公平？就算丽贝卡的死和他无关，他依然还是该死的色狼。他以前还是碰了小男孩，天知道还有多少个我们没法知道的孩子。难道你对这些无动于衷吗？”

“马特，你不了解他。”

“你了解吗？上帝啊，你只见过他两次，在坎特伯雷监狱的探访室里。话说回来，你究竟为什么要打电话给他？”

“看他有什么需要。”

马特难以置信地盯着她。

“他不是什么恶魔，马特。他也有感情，和你我是一样的。他没有在漆黑的巷子里面攻击陌生人。他对那些孩子是有感情的。”

“他只对他们的蛋蛋有感情。”

克莱尔沮丧地走开，透过窗户望着英吉利海峡。

“马特，只此一次，试试去思考而不是急于反应。我没有说他做得对。只是他做这些都是出于感情，而不是……不是色欲。无论杀害丽贝卡的是谁，他和托马斯·布里斯托都不是同一类人。”

“这一点我们现在知道了。但改变不了他过做的那些事情。”

“我说了，他不是那一类人。他从不刻意去伤害孩子。只是他表现

出的爱超越了界限。”

“那是他的说法。”

“他不是骗子，马特。”

“就是个他妈的好演员。你完全被他蒙住了。”

“他不是演员，他一直在眨眼。”

“他在什么？”

她回到她的座位上，决定据理力争。“他要眨眼睛，马特。演员是在别人让他眨眼的时候才眨眼。难道你没有留意到吗？托马斯不可能靠演戏来脱罪。”

“哦，现在称呼他托马斯了，是不是？克莱尔，他做的事情不但是违法的，而且是大错特错。恶心，变态，下流无耻。管他是不是情深意切。他自己承认有恋童癖，他是变态。看在上帝的份上，他的目标是小男孩啊。”

克莱尔凝视着他的眼睛，想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愤怒。“我还以为自己很了解你呢。”

“我也是。我从没想过我会听到你维护他那类人。”

“我没有维护他，马特，我只是试着去理解。”

“没有什么好理解的。这家伙抓错了，事有凑巧，他会得到相应的补偿。可是那些被他猥亵过的男孩子呢？他们的生活被毁掉了，因为这个家伙……刚才你还说是什么来着，深情意切？天啊，克莱尔，这些孩子一辈子都要背负这个创伤。我觉得，他们之后的人生中再不会有正常的性生活了。你有停下来为他们想过吗？”

克莱尔盯着他，一点都不理解。“你怎么变成专家了？”

“这是常识。被侵犯过的小孩子都会有精神创伤，永远不会完全康复。他们自己也可能会变态。情况总是如此。”

“总是？”

“总是。还能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会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吗？太恶心了，真他妈的恶心。而现在你还想给这个混蛋当司机？他被释放了，自由了。忘了他吧，克莱尔，他根本不值一顾。”

“天啊，马特，你怎么会有这么……，这么大的偏见。”

他不想再争论下去。

尤其是因为这个，尤其是在此时此刻。

也许他们在彼此的家里待的时间太长了。

他平静地说：“我和任何人一样，在性方面保持开明的态度，克莱尔。这点你是知道的，成年人之间你情我愿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我会把这个跟小孩划出清晰的界线。任何一个正常人都这样。这跟偏见无关。”

“你听说过恋童癖者信息交换中心吗？”

“PIE？我听过。是在七十年代，一群变态想要把变童合法化。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被关起来了，而且应该把牢门钥匙也扔掉。”

“你知道这个组织？你从来没有提起。”

马特耸耸肩。“那又怎样？”

“托马斯是成员之一。”

“一点都不奇怪。”

“刚开始我也觉得这个东西恶心，但他跟我解释的时候，我觉得有点道理。”

“克莱尔，你究竟中了什么邪？猥亵小孩子怎么会有道理？”

“我说的不是这个，马特。但若要说我见到托马斯，有了一个收获，那就是他们不全是胡说八道的疯子。他们是有文化，能思考的人，努力去接受自己真实的自我，接受自然赋予他们的天性。”

“啊，现在又成了天性，就是这样吗？自然天性就是去迷恋儿童而不是像正常人那样，被成年人吸引吗？”

“我不是说那是对的，马特。那当然是不能接受的。必须把孩子保护起来。但是像你这种下意识的反应也毫无帮助。就是因为一开始他们没有把托马斯这种人与汤姆叔叔那样的疯子区分开来，才导致一个无辜的人被捕，而且还另有两个小孩被害。”

克莱尔满脸泪水。马特递给她一盒纸巾。“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要……，我去煮咖啡。”

马特的声音从厨房里传了出来，“如果你一定要这么做，那我跟你一起去。”

克莱尔勉强挤出一丝笑容。“马特，我之前见过他。”

“但不是单独见面。”

“托马斯根本不会干坏事。”

“去告诉那些被他猥亵过的孩子吧。”

“马特，我不是小孩。我知道怎么对待托马斯·布里斯托。”

第86章

克莱尔早早起了床，吃了很少的一点早餐，看着送报纸的男孩走上车道，琢磨着托马斯会不会对他感兴趣。她赶紧将自己的这些念头打住。马特是对的：她让自己身陷其中了。她要 and 布里斯托讲清楚，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他的房子一眼就能认出来：枯萎的花园一直延伸到被木板钉死的窗户前，被涂得乱七八糟的前门。哪些涂鸦令她十分反感，但她知道那是在发现他被错抓之前，就被弄上去了的。她不愿谴责这种行为，但在心里同情布里斯托，他居然一直坚持住在那里，任自己被盲目的仇恨包围着。

当她走在屋前小道上时，邻居家的窗帘都被拉开了，好奇的眼睛紧盯着她的每个动作，毫不避讳，让她感觉自己就像动物园里被展出的动物。她本能地朝下拉了拉连衣裙的下摆。等她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她不由得笑了起来。就算她一丝不挂地走进这所房子，托马斯也不会眨一下眼睛。

她第四次敲了门，还是没有反应。邻居们还在看着。

她再敲了一次，敲得更响些，还是没反应。

她看看时间，虽然早了点，但只有几分钟。她推了一下门，门纹丝不动。楼下的窗户被木板封着，看不到屋子里面。她往后退了几步，抬头望向楼上的窗户，有一扇居然奇迹般地幸免于难，完好无损。但还是看不出有人在。

克莱尔迟疑着从屋子旁边绕到后院去，那里同样遭到了肆意破坏。她使劲敲了一下，后门动居然开了，原来门锁已坏。

门缝开得更大了些，她跨进门去。

“托马斯？”

她摸索着打开灯，照亮了漆黑的厨房，眼前的景象吓得她直往后退。每一处地方都遭到了肆意的破坏。墙上，橱柜上，冰箱上，甚至

厨具上都被写上了脏话。成堆的碗盘碎片被扫到墙角里，等待最后的清理。想到托马斯过去一周里就住在这种环境下，她顿感内疚不安。

“托马斯，你在家吗？”

她心神不宁地找到了起居室，沿途打开了所有的灯。电视机掉在地上，已经被砸得稀巴烂。沙发和扶手椅都被厨房的刀具割开，刀子还插在上面。摔碎的金鱼缸躺在地上，水早蒸发干了。所有的碎片残骸都被扫到角落里，并没有被认真地收拾干净。

楼梯也好不到哪里去。两边的墙被涂鸦花喷得乱七八糟，地毯上洒得全是油漆。她一步一步拾级而上。

焦虑万分。

而又小心谨慎。

浴室里也是一团糟，洗脸盆和马桶都被砸破了，浴缸上也被涂花了，四面墙上布满了脏言污语。

“托马斯，你还好吗？”

楼上只有一个卧室。无数的画面从她脑里面闪过。

“托马斯，我是克莱尔。”

她在门外面犹豫着。“托马斯？”

她小心翼翼地敲着门，祈祷他能虚弱地回答一声，只是因为流感或是其他原因才卧床不起。

还是没人回答。

她推开门，一股排泄物的臭味直冲鼻孔，呛得她透不过气。她按了开关，灯却没亮。窗帘低垂，不过闪烁的电脑屏幕有足够的亮度让她看到床上的那个人影。

克莱尔慢慢步入房间，害怕发生了最糟糕的事情，同时也几乎对任何情况做好了准备。

几乎任何情况。

但除了这种。

足足一分钟，她呆呆地瞪着眼睛，接受不了眼前的事实。她双腿发软，一阵眩晕，身体靠着墙，慢慢瘫软下去。她稳住自己的身形，伸手去拿她的吸药器，她的手指紧紧抓住了手机。

叫救护车。

叫警察。

叫谁都行。

她从来没有看到过尸体，除了电视上的。现在却看到真的了。

这是不加处理的一幕。

他横躺在床上，头垂在床的一侧，双腿在另一侧。除了脚上棕色的尼龙袜子外，他几乎赤身裸体。一个塑料袋把他的整个脑袋紧紧地包住，清晰地勾勒出所有轮廓。一个像小橙子的东西从他口里突出来。他的头和脚都耷拉在床两侧，比身躯要低，血液同时流向了脚和头两端，身上的皮肤呈现出失血过多的紫色斑点。死亡导致肛门括约肌松弛，解释了臭味产生的原因。

托马斯的脸从那个紧绷的塑料袋子里盯着她。扭曲的五官，发青的皮肤，还有突出的眼睛都清晰可见。在阴暗的光线下，塑料袋还给他的皮肤添上了怪异的光泽。”

托马斯，可怜的托马斯。

受尽了一切苦难和折磨后，刚有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就落得如此可怕的下场。

显示器吸引了克莱尔的目光，上面是Windows的经典屏保画面。她小心翼翼地靠近，对她前面裸露的尸体带着警惕，但她的好奇心比那还强烈。她轻轻地触碰了一下鼠标，屏幕跳回到工作画面。

标题已经说明一切。

情人男孩

这跟她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只看了一眼，她已经觉得恶心。但某种病态的吸引力使她一直盯着屏幕，直到她的胃里翻腾着快要吐出来，她才不知怎么地闭上了双眼。

她愤怒地转向布里斯托的尸体，想向他吐唾沫，想大喊大叫。

这个背叛使克莱尔锥心疼痛。

她选择相信他。

相信他说的确有那种互相爱护，互相关怀的关系。

相信他从不伤害孩子的说法；

“你这个混蛋！你不是东西！”

她把鼠标摔向布里斯托的尸体，流着泪跑出了房子，浑身气得颤抖。只能把自己关在车里，直到警察抵达现场。

第87章

他正在里弗赛德停车场的顶层，这时，他看到了那个小女孩，她焦急的眼神正越过栏杆，投向下面跨越塞文河的人行天桥上。

他停下来观察她，欣赏着她那鲜艳而又宽松的上衣和那双中长的粉红色尼龙紧身打底裤，头上的发带跟打底裤的颜色一样。在她走路姿势里，在她的仪态中，某些东西吸引了他，让他垂涎三尺。他舔着嘴唇，沉思着，查看着表上的日期，连续三次。

“妈妈！妈妈！上面！”女孩兴奋地向底下的一个人挥动着手臂。“电梯那边见。”

他在他的购物袋里到处乱翻，找到那卷胶带，塞到口袋里。女孩往这边走来，他解下腰上的皮带，放进车子的行李箱里，一切就绪。

几秒钟之内就完成了。

女孩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他从身后捉住了她，用手捂着她的嘴巴以防她尖叫。趁女孩被吓得不知道挣扎的时候，他的另一只手拿出胶带，贴在了她的脸上。

没有时间来弄整齐了。他将一米长的胶带在她头上绕了一圈，又经过她的嘴巴上，在头上多绕了一圈。女孩勇敢地挣扎着，但他的两只手都已经腾出来了，很快就把她的两只胳膊扭到背后，用皮带将她的手腕和脚踝捆在了一起，然后就把这个的孩子扔到行李箱里，躺在那堆马莎百货购物袋中。

第88章

他取道M54回到位于M6服务区的那家汽车旅馆，把车停在停车场的那个偏僻的角落，就在他的厢式货车旁边，远离主楼的视野。

光天化日之下，把女孩从车里挪出来太危险了。他四周张望了一圈，确定没有人注意他，然后打开车后厢，将整个身子探进去。惊魂未定的女孩还在作徒劳的挣扎，想挣脱束缚。他体贴地把封住鼻子的胶带松了松，把她的身体挪了一下，让她的头搁在车毯上，觉得这样她会舒服一点。

他悠哉游哉地度过了这个晚上，首先在餐厅吃了一份牛排和啤酒馅饼，外加两杯热茶，然后回到房间看电视。他需要放松下来。他已经洗手洗了不下五六次，在房间里踱着步，一直紧张、冒汗。他安慰自己，早一天不要紧的，但他知道这很要紧。他责骂自己太不能自控了。

他躺在床上，想把心思放在电影上，好让他暂时不再惦记着那个女孩。这是个炎热的夜晚，空调也不好，可是他觉得累了，于是慢慢地，他闭上了眼睛。

第89章

杰夫十二岁就开始偷车。

随着他年纪增长，这个事情似乎也越来越难。也许只是因为现在车辆的防盗系统越来越先进了。

无论怎样，他根本不想考虑那辆轿车的。他的同伴会笑得直不起腰。不过，在停车场里游荡了二十分钟后，时间所剩无几了。今晚没什么好挑的，那些最好的车都停在不好得手的地方。灯光明亮，还靠近主要路口。

还不到十五秒，他就坐进了车子，不慌不忙地把车开走，不想惹人注目。M6公路上车辆稀少，但他还是保持着六十五英里的时速，在12号出口的离开M6，上了A5公路，准备在克拉克利班克与同伴会合。

他们一起坐在车顶上，喝着超市里买来的廉价窖藏啤酒，说笑着，直到深夜。车里的油表显示气油用完了。他们对它的性能进行了最后一次鉴定。特格把时速开到了九十五英里，车子就开始发出劈劈啪啪的声音，最后在韦斯顿安德利泽德村外的A5公路上停了下来。

杰夫一如既往的小心，用一块手帕将车子里面擦拭干净。虽然警察那里没有他的指纹记录，但是他不想冒这个险。一罐汽油被从一辆紧跟在后面的车里取了出来，把这辆轿车里里外外淋了个遍，确保万无一失。

他们不是偷车贼，他们只是喜欢开车兜风。

他们从没有想过去看看车子的行李箱。

女孩先感受到热气，然后才闻到烟味。

火苗还没烧到她的时候，她已经窒息而死了。

第90章

他突然一下惊醒，跳下床跑到窗前。已经是黎明了。

他骂自己不能自律，不到夜幕降临，他不会有机会把女孩再弄出来了。他在去吃早餐的路上，把房间续订了一个晚上，。

直到他开始把那辆货车朝后倒的时候，他才注意到轿车不见了。开车离开时，他的脑子一片混乱，但脸上却不着一丝痕迹。

当他驶入M54公路的时候，他把收音机调到了当地电台，然后向特尔福德开去。

什罗普郡的警察还在什鲁斯伯里市中心寻找这个失踪的女孩：九岁大的迈克尔·摩根，她妈妈最后一次看见她是在昨天傍晚，在那个立体停车场里。人们越来越担心她的安危。

女孩身体被绑的样子一直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粉色的打底裤。露在外面的肚脐。

他需要她。

其他人也一可以。

他决定了。

特尔福德。

第91章

即使是全盛时代，特尔福德也看不到几个警察。今天，大部分什罗普郡的警力又都集中在什鲁斯伯里市中心。

目前看起来，迈克尔的案子和汤姆叔叔犯的几起凶杀案没有明显关联。但是现在有联系的想法已经变成大家心目中的头等共识。现场记者都在焦急地等着揭示真相。

在没有找出实质性的联系之前，他们就尽量利用自己的推测和当地父母的恐惧，给正午的新闻简报添加猛料。

路上正好有好多孩子去上学。他喜欢这个场面，可是孩子们要么成群结队，要么有人陪伴着，要么就待在人多的区域。

然后，他看到了一个小女孩，从报摊里走出来，胳膊底下夹着她爸爸带的报纸。

而且是一个人。

七岁，或者八岁。她穿着淡绿色的短上衣和一双白色齐膝长袜。

他开车尾随着她，观察周围是否有闭路电视监控，然后在公交车站停下来。

周围看不到一个人。

他向东开去，沿着A5往回走，穿过克拉克利班克。厢式货车用的是隔音的箱体，外面根本听不到女孩可怜的叫喊。当车子来到韦斯顿阿帕利扎德村外，缓缓经过警察警戒线的时候，他面向前方，可是眼睛的余光却落在那辆被烧毁的车上。旁边停着一辆没熄火的警车。

他暗自笑了笑，然后加速离开。他在手机里找到了旅馆的电话，取消了预定的房间，接着就把电话卡毁掉了。

第92章

午餐时间，广播新闻的头条，就是在汽车行李箱里发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尸体。

什罗普郡警方证实尸体就是失踪的女学生米歇尔·摩根。她是头一天在一个热闹的购物中心停车场失踪的。警方发言人说，没有理由把这个事件与汤姆叔叔谋杀小孩子的案子联系起来。

一点钟的新闻头条又报道了一个女孩失踪的事故，是八岁的安德烈娅·怀特曼，当天早上去了特尔福德的一家报摊后，就再也没有回家。当全国的媒体记者都降临在镇上的时候，每个地方的父母都被告知要极为小心地看好孩子。

他向南开过了12号交叉口之后，就把车驶进了托丁顿的服务站，顺便订了当晚的房间，提前付了现金，然后在米尔顿凯恩斯消磨了一个下午，再把车停在了另一辆车旁边。这辆车是他几天前开过来的，过段时间他会再回来将它开走。

他在那家多功能大剧院看了场电影，再开车前往小码头。在那里，他找了个僻静的位置，然后就到车后部去找安德烈娅了。

能把名字和脸蛋联系起来真好。

他突然觉得胃口大开，就走到托比烧烤店，在运河边用餐。他要了一份上面滚了少许面包屑的烤欧鲈，加上薯条和薄荷豌豆，还有花草茶，一边吃一边考虑着抛尸的地点。

他是追求完美的专业人士，所以直到他吃完正餐，已经开始吃甜品的时候，他才做出了最后决定。

第93章

加文·拉奇教授又给自己倒上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舒舒服服地坐在他的扶手椅里，再次浏览了一下面前的文章，其实就是他其中一个学生的作业。

他感觉自己就像是《塘鹅追杀令》里面的那位法学教授，和自己的得意门生偷偷上床，人们还凭借这位得意门生的重要论文，抓到了坏人，解开了迷团。

只不过，她并不是他的得意门生。

她交上来的也是报告而非论文。

它没有解决谜团，也没有指出坏人。

他也没有偷偷和她上床。如果能有机会，也挺好。

尽管有这些保留意见，但他还是喝了第三杯威士忌，再次细细研读这份作业。

凯里·琼斯决不是朱莉娅·罗伯茨。她连勉强以最低分通过的机会都很渺茫，更不用说成为他的得意门生了。凯里很少准时完成作业，上课老是迟到，她还总是讲个不停。

然而，拉奇已经把她的作业读了三遍，现在正在读第四次。

这次的作业任务再简单不过了。从已被定罪的凶手中选择一个，分析警方搜寻凶手过程中做出的那些心理画像，把它们与定罪后揭露的事实真相进行对比。这是标准的二年级作业。学生都是千篇一律地选择了小报上的热门人物。尼尔森，达默，加西，本迪，还有萨克利夫反复在他们的文章中出现。

他曾经预料凯里·琼斯会选择一個不太有名的人物，如佩德罗·洛佩斯或者罗伯特·汉森。也可能是伦纳德·拉克，艾伯特·菲什最有可能被她选中。

但一切出乎他的意料。

她选择了刚才那个名单以外的凶手来做分析。这对她不利，因为这背离了作业的限定范围。教授除了给她F以外就别无选择了。但是她的画像分析却做得很好。

不受理论束缚。

大胆。

轻率。

有自己的想法。

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几年学生交上来的报告中最好的一份。可惜他不得不将它评定为不及格。

但除了无视老师布置作业的初衷之外，凯里还完成了一份他无法打分的画像。无法打分的原因是她选择分析的那个凶手还没有被捕。

第94章

虽然是马特选的地点，但尼罗咖啡店终于有一次不在考虑之中了。他们在坎特伯雷圣彼得街的凯撒咖啡店找到一张空桌子，坐下来后，要了清淡的意大利面，就着廉价而又使人兴奋的基安蒂酒，把面咽了下去。

“她是什么？”在经历布里斯托的事之后，克莱尔对这一切已经完全没有有了心情。“大二学生？”

“学应用心理学的。”马特强调说。“加文说值得见见。”

“这个……这个学生……我估计她是有乘着没课的时间跑到餐馆这些地方，利用课间时间胡乱分析一通吧？”

“克莱尔，我明白你现在的感受。但是忘了布里斯托吧。想想丽贝卡。还记得那天你跟我说的吗，说要扮演马普尔小姐？”

“此一时彼一时。我不确定我现在还能做些别的什么事情。”

“克莱尔，这个女孩的家在里尔，在北威尔士。她的妹妹和其中一个受害者在同一所学校上学。”

克莱尔推开面前的盘子，勉强地接过文件夹，象征性地看了看头几页，只是为了不让马特失望。

他是为了她才这么做的。

她至少得假装感兴趣。

然而，第二天一早，她就坐上了去利物浦的头班火车。

第95章

“这有点像算命，”拉奇教授嘴里塞满了沾着肉汁的薯条，同时向她解释道：“你知道星相吗？如果你的信息量够大的话，星相学能适用于任何一个情景。一旦你想要认真揭示事情的本质，这些理论的运用就会困难重重。”

在利物浦大学的餐厅里面，克莱尔专心致志地听着，而拉奇教授则吃饭聊天两不误。“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其实也有一些相当成功的例子。你记得那个蹒跚学步的小孩，杰米·巴尔杰吧？”

克莱尔点了点头。有谁可以忘记呢？

“那是保罗·布里顿最得意的时期。他准确无误地分析出两个男孩的一切特征。年龄，家庭背景，家庭成员，每个细节。那确实使人震惊。我的学生都视他为偶像。还记得那个被绑票的婴儿，阿比·汉弗莱斯吗？还有被绑架的房地产经纪人的斯蒂芬妮·斯莱特？这都是在保罗·布里顿的帮助下破的案。”又是一口薯条。“然后却惨败在蕾切尔·尼克这个案子上。一个带孩子的年轻女人在温布尔登公园被一个拿着刀的疯子袭击，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刺了四十九刀并且遭到性侵犯，然而没有一个人看到。有一个人被捕并被指控，但案子被法院驳回。法官差一点控告警方蓄意陷害这个被捕的人。”

拉奇教授停下来，往薯条上撒满了盐。“告诉你，通过弗雷德和罗斯玛丽·韦斯特两个案件，布里顿相当成功的挽回了自己的声誉。这么说，我就是想告诉你，这个理论也不可能次次都准。还有失败的例子吗？那就是美国的韦科惨案¹。那个笃信宗教的疯子，自以为是救世主。心理画像分析人员说，没事的，可以行动。他不是那种自杀类型的，结果却是整个大院都陷入了火海。他不只是自己自杀，还拉上八十个无辜的生命给他陪葬。所以说，犯罪心理画像是能发挥作用，但不要太迷信。”

“我会尽量不让自己走火入魔。”克莱尔用叉子在盘子里拨弄着一小块土豆。看着拉奇大快朵颐，她什么胃口都全没了。

“就算是老头子詹姆斯·布鲁塞尔本人，也有老马失蹄的时候。他最成功的案例是五十年代纽约炸弹狂人的案件。这个精神错乱的白痴，在十六年间把纽约的精锐警察耍得团团转。然后布鲁塞尔来了。他异常精确地列出炸弹狂人的特征：一个中年人，偏执狂，男性移民，和姐姐同住。布鲁塞尔甚至还描绘出他穿衣的特点：双排扣的夹克，扣子扣得严严实实。他讲得一点不差！”

克莱尔礼貌地点点头。假如不用看着他说话的样子，这堂历史课还是有点意思的。

“当然，从那以后，心理画像有很大的进步。美国佬现在把它搞成了一门艺术。看过《沉默的羔羊》吗？我爱死那部电影了。要是有机会，我愿意放弃一切，也要去参观位于匡蒂科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研究院。全世界没有哪里可以与之相比。告诉你，任何一个国家的疯子杀人狂的数目都比不上美国。”

“这我相信。”

拉奇把克莱尔的回答视作继续讲下去的暗示。“你看，性犯罪是一种历史相对较短的社会现象。我是说，当然啦，历史上从来不乏强奸和掠夺的事件。但是连环作案的性罪犯，恋童癖者，以及其他的所有的变态，这都是现代社会的现象。可是这并不是因为有了不断进步的侦探手段和记录方式。你听说过亚伯拉罕·马斯洛吗？”

他停下来，把更多的食物填进嘴里。克莱尔摇摇头，表示她不知道。

“他是一个天才。四十年代，马斯洛就提出了需求层次这个概念。人类的动机不是来自贪婪，而是源于需求。他说人的需求分为四个层次：食物需求，安全需求，情感需求，以及对尊重的需求。你可以在任何的社会阶级或是人群身上发现这一点。当人处于一片荒野之中的时候，他唯一关注的是维持生计，食物是早期人类的最重要需求。”

一提到食物，拉奇又开始往嘴里塞东西。“当食物问题基本解决后，安全的住所就变得重要了。看看任何一种动物就可以知道，越是高级的动物，越看重住处。家，和食物一样，是他们正常生活的一部

分。把人类和动物区分开的，是对情感需求，对关系的需求。而且，一些高级哺乳动物也显示出类似的特征，如海豚，黑猩猩和狗。”

拉奇停止了咀嚼食物，利用这段时间喝完了一大杯茶。

“最后就是对尊重的需要。自尊。就是这种需要驱使那些传统的工薪阶层到就业中心去，随便找一份工作，以便能通过职业获得尊严，哪怕那份工作是把粪便从一个地方铲到另一个地方，也不打紧。因为那是工作，意味着自我价值。当然了，如果他吃不饱或无处安身，工作的尊严就顾不上了，更别提人际关系了。”

克莱尔尽力显出听得津津有味的样子。她大老远来到这里，才不是要听什么社会学讲座。

第96章

“犯罪活动也反映了这一观点，”拉奇继续着他的高谈阔论，显然是陶醉其中。

“早期的犯罪目的是为了得到食物。学校告诉孩子们，说中世纪的法律非常野蛮，但那个时候的法律只不过反映了那个时期优先考虑的事情。你会因为偷钓一条三文鱼而被绞死，但如果你杀死了邻居，却没人会管。当经济发展起来，犯罪活动就主要与钱有关了，但是背后的驱动力还是一样的，就是对食物与住所的需求。现在还有谁会去偷羊羔？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如何宰羊，更不用说还要剥皮，然后做成吃的。”

克莱尔点头表示明白。

拉奇继续说道：“所以你就偷钱去买肉吃，或者在这个时代，你直接从超市顺手牵羊。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暴力犯罪开始大面积地针对平民。一旦这个奸淫劫掠的乱世过去了，性犯罪实际上就消失了。现在，性犯罪的原因有好几个，不过主要还是获得女人的可能性问题。我不是有意冒犯，克莱尔，过去的女人很廉价。”

克莱尔做了个鬼脸。她只是想来了解凯里的画像分析。马特曾经提醒过她，这个教授在课堂内外都能讲个滔滔不绝。

“我说的是真的，”拉奇继续他的演说。“有钱人有奴隶，穷人可以找妓女。只需要花几个便士，一个男人就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除了少数妇女在经营一些家庭小手工业之外，根本没有职业妇女这一类人。出卖身体是女人想要获得经济独立的唯一手段。”

克莱尔扬起眉头，不太相信。

“你要明白，克莱尔，在那个时代，人们对待性的态度不一样。穷人一家好几口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睡觉的时候人擦人。男人、女人和小孩挤在一起。性行为相当公开，孩子就在旁边看着。”他停下来，又叉了满满一口薯条。“贫穷阶级中，与孩子发生亲密行为的事件在文献中留下记载的不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发生过。但在那种受

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中，这种事是他们司空见惯的。”

克莱尔想起了布里斯托，不禁打了个冷战。

“随之而来的是维多利亚时期。在这六十年的辉煌年代里，连家里的桌子腿都要遮起来，免得让人感到尴尬，与之伴随的是社会对性问题更加压抑的态度，迫使性观念和性行为变成偷偷摸摸的事。突然间，性不再那么唾手可得。犯罪活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性犯罪分子出现了。”

拉奇停下来，跟经过的一个同事打招呼，然后继续口若悬河。

“开膛手杰克就是一个经典案例。继针对平民的暴力犯罪之后，性犯罪自然而然地演变出来了。女人变得越来越独立，妓女不仅越来越贵，也越来越少。那些有性暴力倾向的男人，本可以找廉价的妓女来发泄欲望的，现在却突然发现自己支付不起嫖资了。妓女成了他们生活困顿的压迫性象征，有些人就把她们当作报复社会的一种方式，她们也是容易得手的对象。”

“比小孩还容易得手？”

教授戳起一些豌豆。“问得好。你看，性犯罪是和性无关。”

克莱尔看起来吃了一惊。“那么和什么有关？”

“和权力有关。这又要回到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上来。大多数的凶手都有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他们有房子，有工作，甚至还可能事业有成。我想到了约翰·加西，特德·邦迪，还有我们国家的丹尼斯·尼尔森或弗雷德里克·森·韦斯特。据说其中有些人还婚姻美满。彼得·萨克利夫就是一例。科林·皮奇福克不仅有妻子还有孩子。特德·邦迪是个臭名远扬的花心萝卜。在前三种需求上，即在食物，住所和稳定的情感关系上，他们都已经获得了满足，尼尔森还声称他将被害人的尸体放置在床边，好给他自己做伴。”

他不以为然地耸耸肩。“但是他们都缺乏自己希望获得的那种自尊，虽然他们已经有不少成就了。自尊和权力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对控制的需求。这才是驱使男人去强奸和杀人的因素，而不是性行为本身。控制另一个人，甚至有能力和其杀死，是权力的终极表现。在那

些杀人狂扭曲的逻辑里面，这就是自尊的终极表现。”

“那你就是说汤姆叔叔也只不过是权力狂？”

拉奇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对一个成年人来说，显然控制孩子更容易，这只是因为孩子的体型小。但是除此以外，还有更多因素。”

教授把一个面包卷掰成两半，把其中一半塞进了嘴里。“问题是，心理画像技术被用来对成年人的性攻击进行分析时是非常灵验，但当受害人是儿童时，那些的分析往往会失败。这正是科林·邓斯特的失败的原因之一。他不能接受这一种观点，即，某些人可能真的发觉孩子本身是有性吸引力的。”

“就像托马斯·布里斯托？”

“一点没错。”

“不过，想必他精神有问题吧？”

拉奇耸耸肩。“是吗？”

第97章

“可那些小孩……小男孩？”

拉奇又塞满一嘴巴的薯条。“这是儿童受虐问题大辩论的核心问题，克莱尔。我的意思是，很显然，那些从自残或残害儿童的事件中获得快感的人的确是有严重的心理问题。这一点毋庸置疑的。但是说到潜在的吸引力，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采取某些道德立场是容易做到的，但当涉及严肃的科学论证时，各种观点就不再是泾渭分明了。”

“为什么呢？”

“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用来保护儿童免遭坏人利用的安全措施，恰恰同时阻止了对儿童吸引成年人的因素进行严肃的科学研究。而恰好是这样的研究才能真正帮我们解决问题。我是说，爱恋什么时候变成了性侵？母亲可以亲热地爱抚她的孩子，但父亲怎么就不可以呢？如果爸爸也可以的话，那么为什么其他的男性又不可以呢？比如兄弟，叔叔，继父。男性更有可能侵犯孩子吗？数据分析出来的结果是肯定的，但只要你愿意提出，任何数据是可以有争议的。女性与孩子做出的某些举动就可以接受，但换成是男性，做出同样的事情，人们所却总不能接受。一个典型的例子，母亲会去亲婴儿的小屁股，做妈妈的都会这样做，但如果是一个男性做同样的事……”

克莱尔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我明白你的意思。”

“问题的核心是，人们对儿童期性能力这个话题讳莫如深。儿童算是有性的个体吗？他们会有性知觉，性冲动吗？事实上，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儿童时期性态度的数据收集行为是不被社会观念所接受的，所以我们无从知晓。什么时候小孩子的天真游戏，比如医生与护士的游戏，会变成性侵？在许多个案中，年仅十二岁的男孩令同样年纪的女朋友怀孕了。如果这些孩子在十二岁的时候就可以进行完全性行为的话，那么他们是在什么年纪出现第一次有性知觉的呢？十一岁？十岁？还是更早？”

克莱尔庆幸这只是反问句。

拉奇用叉子铲起一些豆子。“这样，恋童癖者会狡辩说，孩子本来就有性反应。施虐者总是声称他们受到了受害者的挑逗，来为他们的行为辩白。是的，他们当然会那样说，但他们说的一定是假话吗？”

教授砸吧着嘴，喝下第二杯茶。“我认为，就是这一点，凯里比邓斯特强。她试着从汤姆叔叔的角度去理解他，而不是从她自己的角度。”

她想，终于到了！她开口道：“跟我说说凯里吧。”

拉奇把另一半面包卷塞到口里。似乎他很喜欢满口食物，同时滔滔不绝。“有什么可说的呢？她是二年级的学生，总是幻想自己会成为法医心理学界的一代新秀。”他叹息道：“他们不都这样吗？有敏锐的头脑，但不愿意去好好运用。做事不整洁，键盘玩不转，喜欢用手写。也没有想要争取好成绩的行动。她还来自威尔士。”教授补充说明，似乎这里面包含了什么深重的罪孽。

“但很明显，你认为她干了点事，对吗？”

拉奇点点头。“那是当然，我一直通过读报跟踪分析这个案件，职业兴趣嘛。”

“还有呢？”

“老实说，克莱尔，邓斯特的画像分析一旦被泄露出来，那上面的问题就暴露了。我的印象是，他的分析更多的是为了迎合公众消费，并不能当作一个严肃的科学的刑事调查基础。”

“你的意思是……？”

“直截了当地说，那是故意泄露出来的，让大家得到这样一个印象，警方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你认为他们不知道吗？”

“相信我，克莱尔，他们毫无头绪。”

第98章

杰夫用足了三天时间才鼓起勇气，而这三天既漫长又折磨人。尽管如此，这一切还是要归功于他的母亲。

他们四个都知道那辆车的事。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除此之外不会谈别的话题，并且总是压低声音窃窃私语。

他们很害怕。

非常害怕。

家人和朋友都起了疑心，都在猜测。他们知道，这孩子肯定跟这件事情有牵连，但光是这种想法就够他们痛苦万分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不再去想这件事，又照常地生活工作，假装什么都没有改变。

杰夫的妈妈不愿意这么轻易放弃。儿子如此专注的收看本地的新闻节目，还整天趴在收音机旁边，这让他的关注点暴露无遗。他肯定和那个案子有牵连。

她想直接问他，但是不确定知道答案后，自己是否接受得了。她知道她的儿子都是偷车贼，小恶棍。大家都知道。一个已经在服刑，另一个又夜不归宿，这样肯定没有好事。

但这次完全不一样。

她手里拿着一杯热气腾腾的好立克，以此为借口走进了杰夫的房间。她把杯子放在床头柜上的时候，他对她的到来几乎毫不理睬。收音机正在低声播着本地电台的节目。现在杰夫一天到晚都在开着收音机。她在床尾坐下来，不敢看他的眼睛。她半天才说出话来，声音里饱含着忧虑。

“你永远是我的好儿子，杰弗里。你应该很清楚，对吗？”

他讨厌别人叫他杰弗里。他转身面向着墙壁，痛苦地说“走开！”

“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是我独一无二的孩子。我只想让你知道这

个。”

杰夫扶着床坐起来。这些话在他飘忽的头脑里慢慢沉淀下来。他听到了，但几乎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你哥哥在监狱里，但这不表示我对他的爱会减少。他还是我的儿子，你们俩都是。无论他犯了什么错，我依然爱他；无论你做了什么事，我也依然爱你。”她已经知道了。什么秘密都瞒不过妈妈。

杰夫犹豫地说了出来。“我们弄那辆车只是为了玩玩。仅此而已。我们只是找乐子。”

她拉着儿子的手，就像她已经有十多年不曾这样拉过他的手了。“你们只是偷了那车，对吧。只是偷车。”

那是一句陈述，不是问题。

她不想听到别的回答。

她祈祷不会有其他答案。

杰夫的声音惊恐不安，他低声说道：“我怎么能知道车尾箱里有个孩子呢？”他满眼含泪，想忍住泪水，却无济于事。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还有谁在？”

“威廉、特格斯还有德斯。但我们都不知道后面还有个女孩。直到第二天，我们听了新闻才知道。”泪水顺着他的脸滚落下来。他趴在妈妈的肩膀上嚎啕大哭。不过他感到的不是羞耻，反而是一身轻松。

说出来了。

终于说出来了。

她抱住儿子，和他一起落泪。他们就那样安静地坐着，一起抽泣。然后她说：“杰弗里，我想你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他没有动。他只是靠着妈妈，试着忍住泪水。

“妈妈，”他终于开口了。

“嗯，亲爱的？”

“我爱你。”

第99章

“告诉我，在过去一百年当中，你认为哪三件事对英国孩子的童年造成的影响最重大？”

克莱尔耸耸肩。她对这些社会史失去耐心了，但是出于礼貌，她还是冒险一猜。“第二次世界大战？义务教育？我不知道了。”

拉奇把自己嘴塞满食物。“沼泽谋杀案，克利夫兰市儿童性虐案和邓布兰大屠杀。”

克莱尔露出的惊讶表情就已经足以让拉奇继续详细陈述他的理由。

“在欣德利和布雷迪被捕前，从没有人讨论过陌生人诱拐小孩的事件。可能有过这种事，但没有正式探讨。那就像皇室成员言行失检，不会被报道出来那样。在当时，肆意披露这种阴暗情节是不合社会规范的。然而沼泽谋杀案改变了这一点。我估计是因为人们听到妇女参与了谋杀，大为震惊。在欣德利和布雷迪出现之前，如果一个男人在街上给孩子糖果，别人会觉得这个男人和蔼可亲，是个好人。可是情况一夜之间就变了。突然，所有的男人都成了对小孩子的威胁。让小孩出去玩之前，你都必须先教育他们，要小心那些送礼物给他们的男人。陌生人是危险的这一观点逐渐形成了。”

教授停下来将第三杯茶喝完。“那是第一个的转变。接着，二十年后，又出现了克利夫兰市儿童性虐案。还记得玛丽埃塔·希格斯吗？它对我们心目中的童年进行了最后一击。突然间，不仅陌生人是一种威胁，每一个男性都成了潜在的施虐者。父亲，兄弟，叔叔，还有朋友，无论哪个都有可能。可悲的是，那个时候正值女权运动特别激进的阶段，政治正确性这一措施也刚开始显露丑陋的一面，它们同时阻止人们指出其中那些让人不快的真相。这些真相本可以使情况得以稳定的，让克利夫兰儿童性虐案的余波不至于彻底毁掉天真无邪的童年，不至于把每个男人都变成潜在的施虐者。”

他停下来，喘了口气，借此机会再吃上一口薯条。克莱尔看到肉

汗顺着他下巴流下来。

“一切再不能和过去一样了。如今的孩子将永远不可能再享受我们小时候拥有的那种自由了。那种自由中最宝贵的就是：可以充满信任地和成年人在一起，没有人会对你或是他们的动机产生怀疑。”

克莱尔点头表示理解。她和马特也有过类似的讨论。

你也会从报纸上看到，孩子整天待在家里，不是看电视就是玩电脑游戏，那是多么糟糕的一件事。但大多数父母都已经被吓怕了，甚至不敢让孩子走出花园。现在的孩子都无法拥有我们以前的那些娱乐体验了。无法创造自己的娱乐方式，无法探索自己周围的环境。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这些对于他们来说都太危险了。即使没有汤姆叔叔这样的疯子，也有交通安全问题，或者是街头的毒品问题。在任何一部过去的黑白电影中，都能看到街上满是孩子在玩耍的镜头。可现在，人行道上要找小孩都很难。如今的儿童游乐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但是父母们已经被吓得不敢让孩子到那里玩了。除了上学，孩子们什么都不能做。社会剥夺了他们享受丰富娱乐活动的权利，他们就干一点违法乱纪的事情，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克莱尔发觉自己在点头同意。

“接着是又是邓布兰大屠杀，我们所知的那种童年就此不复存在了。英国社会在九六年发生的改变，我们到现在都依然难以释怀。当然，不能否认，托马斯·哈密尔顿在春季对学校里小孩子进行屠杀实在是恐怖，但那只是个开始。历史上就从来没有哪一年是如此糟糕，我祈祷它再也别发生了。邓布兰事件让全世界震惊了，不过，接着又发生了一连串骇人听闻的儿童谋杀案，似乎永无休止了。

真的是一夜之间，人们的观念就变了。看一下邓布兰屠杀发生之前的报纸或新闻报道，你绝不会看到或者听到过恋童癖者这个词。这是个学术界的专业术语，一般人甚至连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然而，九六年的夏天还没过到一半，恋童癖者这个词就已经家喻户晓了。一个男人要是敢对一路过的婴儿笑一笑，就可能被一群人围堵在家中，嚷嚷着要把他正法。当然，政客们也来赶潮流，推出了恋童癖者登记制度。由父母们组织的反恋童癖团体也在各地涌现。突然间，

男人们都不敢和一个小孩子走街道的同一边了，就害怕会招来指控。”

克莱尔专心致志地听着。

“同一个夏季内，几起高调审理的儿童谋杀案就是火上浇油。接下来还有对全国各地儿童福利院虐待儿童的情况调查。大家开始感觉，儿童成了濒危物种。还有迪特鲁丑闻在比利时被曝光出来，那些可怜的女孩子被铁链锁住，关在地窖里。这时候，任何一点理性的辩论的迹象都被放弃了。当然，保护儿童安全成了政客们的年度口头禅，但是没有人愿意停下来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去看看像恋童癖者登记制度这种不经大脑的临时措施会造成的什么样的损害。我们再快进到伊恩·亨特利和他犯下的索厄姆谋杀案。这给我们心中的童年钉下了棺材上的最后一根钉子。”

第100章

“可是所有这些，与邓斯特和邓斯特的心理画像有什么关系呢？”

又是薯条。“啊，是的，我们的朋友科林·邓斯特。我应该从哪儿开始呢？他自称教授，但那是美国头衔，很可能是他花钱从网上买来的。话说回来，他也有过属于自己的成功例子，但比起威尔逊和坎特那样的人物，还是差远了。凯里崇拜坎特，她希望她的老师是坎特而不是我。真的是个背信弃义的毛丫头。”

他笑了笑。“但邓斯特……问题是，邓斯特是个信奉弗洛伊德学说的死硬派，决不容忍中间立场。西格蒙德在他眼里就是一个神。不，我要更正一下，不是一个神，而是唯一的神。你知道吧，我们上大学那会儿，都喜欢把切·格瓦拉的海报贴在宿舍的墙上？可邓斯特贴在床头的却是弗洛伊德的海报。你会相信吗？每一个问题，每一种想像得到的犯罪，都被邓斯特归结成了性的问题。还不仅是性，具体来说，就是小时候遭到过性虐待。犯了入室盗窃罪？小时候遭到过性虐待。偷车了？还是小时候遭到过性虐待。越是和性有关的犯罪，这个罪犯小时候遭到性虐待的次数就越多。”

“我猜，你是不同意他的分析。”克莱尔把吃了一半的盘子推到一边。拉奇探过身子，用叉子刺向那个没有吃完的土豆。

“请原谅我，太饿了。我太太不久之前离开了我。我到现在还不太懂怎么做饭。所以一有机会，我就多吃点。”

他把土豆塞进口里。“问题是弗洛伊德的这一套东西被愚蠢的美国心理治疗法吹捧得没边没沿。他们哪里是心理学，他们那是圈钱的手段。你知道他们怎么说精神病治疗的行业吗？神经病人在空中造城堡，精神病人住在里面，精神治疗师负责收租。还要茶吗？”

拉奇又点了饮料，同时扫了一眼甜品菜单。“请来两份‘死神巧克力’¹。”

克莱尔举手示意说；“我不要了，谢谢。”

拉奇用责怪的目光看着她。“两份都是我的。多些奶油。问题是弗

洛伊德的话百分之九十都是胡扯。请原谅我说话粗鲁。一想到邓斯特要给这个儿童杀手做心理画像，我就想笑。他一心要证明汤姆叔叔小时候遭到过性虐待，现在要拿其他孩子出气，给自己进行某种心灵洗涤。他是怎么说的？家里有五个姐姐，凶手是最小的男孩？完全是废话。不过，你得佩服他的胆量。”

“你觉得他是失去理智了吗？”

“科林·邓斯特吗？我发誓是的。”拉奇说得自己笑起来，却发现克莱尔不解其中奥妙。“对不起。疯子？你说的是，汤姆叔叔杀人是因为某些他自己不能控制的原因？也许吧，真正的精神病患者对自己的行为是不能控制的。他们会出去杀人或者做任何他们不得不做的事，然后又回到正常生活里，有时候对做过的事情甚至连记忆都没有。但是，仅凭他们那些在我们看来似乎是疯狂的行为，并不能认定他们就失去理智了。”

“依我来看，他们就是那样。”

“没那么简单，克莱尔。就拿杰弗里·达默来说吧。这是个典型案例。他杀害年轻的男性，我估计他杀了十七个人。他和受害者的尸体做爱，还煮了尸体，一点一点吃掉。爱死这个奶油蛋糕了，你真的不吃一点？但他是疯了吗？不。我们国家出的丹尼斯·尼尔森也是这样的。他们非常清楚自己所做的事情，所以才得以长期逍遥法外。他们不是精神病人，他们不是疯子，甚至可以说精神正常得很。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们的脑子没有问题，可是这不是我们对失去理智的定义了。造成问题的原因可能简单到就是缺钙，也可能涉及先天性畸形，我们称之为器官缺陷。我们要等到他们死后才能知道确切答案，可即便到了那时，也没有办法证明这就是导致他们，该怎么说呢，异常行为的原因。”

“你是说他们可能脑子有问题，但还没有失去理智？”

“你的生物学学得怎么样？”

“还好，我知道我的心脏在哪一边。”

“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你熟悉基因吗？”

“X和Y染色体？”

“差不多。你知道人体有二十三对染色体。两个X的发育成女性，而X和Y就是男性。记得《侏罗纪公园》吗？那里面的恐龙全都是雌性的。人类也一样。所有的胚胎开始都是女性，后来有些变成男性。这个事情风险很大。如果当中的转换不顺利的话，任何形式的缺陷都可能发生，大脑会出现结构性缺陷。而这些缺陷不至于影响到我们的性别，但是却会影响我们的性趣味。什么会让我们兴奋，什么会打消我们的性欲。

拉奇看了一眼手表。“时间到了，我等会儿还要去上课。克莱尔，对不起了。不过，你该去见见了不起的琼斯小姐了。我会把你送到她的住处，但之后你就得自己坐出租车回火车站了。我的事情一直排到了深夜。哦，还有，克莱尔。”

克莱尔抬起头。

“不要被她的话冲昏了头脑。她的小画像当然让我很感兴趣，但我告诉过马特，一定要记住的是，她只是我教的这些放牛班里的一个二流学生。”

¹ 热量的高的巧克力的名称。

第101章

韦斯曼高兴地搓着双手。“那是什罗普郡。他们的法医刚从尸体上找到痕迹了。”

“痕迹？”

“看来，凶手忍不住要去摸那个孩子。留下了尼古丁的痕迹。”

“肮脏的、该死的混蛋。”

“还要等进一步检验，但目前看起来不错。”

“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吗？”

“最大的帮助？香烟的牌子，那将是一条新线索。不管怎么样，我们起码现在知道了目标是个烟民。这会是我们最好的突破口。”他拿出一瓶格林莫瑞酒。“这个值得庆祝一下。”

只有皮特曼一个人回避了，大家都知道他是滴酒不沾的。

“让大伙都回去工作吧，戴维。我想在下班之前，知道所有嫌疑人的抽烟习惯。但要谨慎一点，媒体知道得越晚越好。”

第102章

燃烧着的线香味道浓烈得使人几乎无法忍受，但是比起拉奇教授那廉价须后水的辛辣气味，它还是出奇地受欢迎。

克莱尔沿着破旧的楼梯拾级而上，来到这座安特里楼房的顶层。拉奇告诉过她，凯里就蜗居在这里。栏杆摇摇欲坠，墙上的墙纸该重贴了，所有的木结构的东西也需要刷漆了。灯全部都坏掉了，楼梯平台那里的窗户积满污垢，直接把下午的骄阳变成了黄昏的夕阳。

学生的住宿条件还是和以前一样，克莱尔这样想着。

水壶在慢慢地烧着水，她们趁此机会互相熟悉了一下。她们聊到克莱尔过来的旅程，拉奇教授吃东西的习惯，如此种种，就是没有说到正题。廉价速溶咖啡颗粒和着奶粉用开水一冲，搅拌一下就成了咖啡。凯里解释说，冰箱坏掉了，只能放在那里看了。

“那一定很有趣吧，当个记者？”

凯里的话使克莱尔有点惊讶。拉奇显然没有跟凯里说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对她如此感兴趣。

“实际上，我不是记者，我男朋友马特才是。我是……帮他做做调查。”

凯里点点头。“拉奇教授告诉过你，这是我们私下的会面，不能被报道的，对吧？”

“没错。”

“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凯里紧张地说。

克莱尔向她笑了笑，以示鼓励。“拉奇教授对你赞不绝口。”

凯里很惊讶。“他会吗？”

“他说你对汤姆叔叔的分析十分出色。”

凯了笑了起来。“那可怪了。他甚至不愿给它打分。”

这次轮到克莱尔感到奇怪了。“但我还以为……”

凯里微笑着说，“我的错。是我没有按照要求做。作业要求是让我们去分析一个逮捕归案的凶手。当然了，大家都选了那些名字响当当的罪犯，你知道的，比如达默，尼尔森等，无聊死了。”她停下来，想从克莱尔的眼里找到认同感，却没有发现。她不自然地笑了起来。“无聊死了。他们都有恋尸癖，对吧？”

克莱尔勉强挤出点笑容。“那么为什么选汤姆叔叔？”

“我想分析儿童杀人犯，因为我觉得那些够变态。不要误会我。我不是说从街上绑一个大人回来，煮了他的头是正常的事。但是小孩子……我当时正在看那些选项，布兰迪，布兰克，费希，洛佩兹。这时候我妹妹学校的那个女孩失踪了。她们说不上是好朋友什么的。但是……”她的声音哽咽。“出事的也很可能是圭英拉的。”

她紧紧地握住杯子，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但她神色还保持平静。“要是他还在同一个地区，等待下一次作案，那怎么办？”

克莱尔伸出手去安慰她。

“好几个夜晚我都失眠了。”凯里继续说。“但我相信，他现在离开了。”

“我在你写的分析里看到过了。你能跟我从头到尾讲解一下吗？我带了复印件过来。”

凯里接过文稿，靠在椅子上，粗略地读着文件，唤回自己的记忆。“还有谁看过这个？”

“只有我和马特，显然，还有拉奇教授。”

凯里似乎很满意。“我所做的，只是尽力还原凶手的面貌。他主要的活动，作案日期、作案地点的关联性，受害小孩子之间的任何相似点。这些信息都很容易在报纸上找到。但要做一个严肃认真的画像分析，你需要知道他作案的那些血淋淋的细节。他对受害人做了什么，他们究竟是怎样被杀死的，诸如此类的事情。”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他做过什么了，对吧？”

“只是被报道出来的那部分。我真正需要的是法医的鉴证报告和尸检报告。显然，我们要考虑指甲被涂了油漆这件事，乍一看，这就很重要。这种独特的反常情况通常有助于辨认凶手。你知道，可能十个嫌疑人都有侵犯儿童的前科，但可能只有一个有心理疾病，想要通过这种方法来打扮受害者。科林·邓斯特说这是一种恋物癖。开始，我也同意他的说法，但后来我突然想到，如果凶手对指甲油有恋物情结的话，那就只能用指甲油。”

“为什么？”

“油漆和指甲油闻起来，味道完全不一样。”

“所以？”

凯里笑了笑。“你知道恋物癖是怎么形成的吗？”

“那可不是我花了一辈子时间去研究的事情。我承认我不知道。”

“有好几种理论。我比较倾向这种说法，即，某个物体，就是被依恋的对象，能在潜意识里重新唤起这个人对青少年时期甚至童年时期的美好回忆。在汤姆叔叔的案例中，这意味着他与涂黄色指甲油的女性有过愉快的交往。总之，邓斯特就是那样分析的。可是，如我所说，为什么用油漆呢？这在嗅觉上完全无法关联起来。而且这种油漆还是工程用漆，而不是那些随时都买得到的装修用漆或者木器漆。这样就奇怪了，非常怪异。我还看到报上引用一个警察的话说，那些指甲都是被一丝不苟地涂上了颜色。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邓斯特的分析就与真相相差万里了。”

“我不明白。”

“道理很简单。如果指甲是被一丝不苟地涂上颜色的话，我敢打赌那是在受害者死后才涂上去的。如果她们还活着，就算被捆绑着，她们也会挣扎，指甲就会花掉，不可能是这么一丝不苟的艺术品。”凯里正在重新整理自己的研究思路，把她当初写这个报告时的推理过程一一列举出来。声音变得越来越激动，没有注意到克莱尔正在失去镇定。

“然后就是凶手实际上是如何侵犯受害人的这个问题。警方对这方

面的说法相当慎重，目前只是否定了受害者受过真正强奸。新闻报道也仅仅提到性侵犯和被勒死的事实。那么是什么样的侵犯呢？是肛交吗？那他用了身体的哪个部分？有口部接触吗？凶手用了什么东西做性侵的工具？受害人是在事前还是事后被勒死的？我知道第一个受害的女孩，丽贝卡，被侵犯的时候应该还是活着的。对她来说这一切肯定太恐怖了。我是说凶手……”

凯里意识到克莱尔在哭。“对不起，你还好吗？我去拿些纸巾。”说着，她从床下抽出一盒舒洁牌的纸巾。克莱尔感激地接过来，轻轻地擦着眼泪。

“对不起，凯里。我应该一开始就跟你说实话的。告诉你吧，丽贝卡是我的女儿。”

第103章

“我们要录下来的，小子。你从哪里偷来的车？”

“希尔顿公园服务区，在M6高速路上。”

“具体在哪里？”

“在停车场内。”

“是主停车场还是汽车旅馆的停车场？”

“汽车旅馆的。”

“在什么时候？”

“大概是午夜。”

“你能说得更精确一点吗？”

杰夫耸耸肩膀。

“杰弗里，我觉得你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有多严重。”

“我们不知道。真的。对我们来说，那只是一辆车。我们根本都没有靠近过行李箱。我发誓，我不知道她在那里。有谁会知道呢？”

辩护律师开口了。“我的当事人是一个偷车贼。他承认偷了那辆车。很明显，他不知道那个孩子的存在。”

“也许是不知道，但是，是他点着了烧死那孩子的那根火柴。”

“长官，这样说的不符合逻辑的。你自己也承认，你们认为那个女孩是被汤姆叔叔绑架的。鉴于汤姆叔叔截至目前的作案记录，无论我的当事人有没有牵连进去，这个不幸的孩子似乎都会死掉。我的当事人在这里不是来接受谋杀指控的。他偷了车，仅此而已。”

探员没理这个律师，转向杰夫说道：“你偷走车的时候，车里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吗？能帮我们找到之前那个司机的任何东西？”

“什么也没有。”

“没有袋子或者箱子？没有证件或是文件？没有任何东西？”

“没有。只有一张地图。”

两个探员都离开向前探着身子。“地图？”

“街道地图，特尔福德的，就在仪表板上。”

“地图现在在哪里？”

“我估计，烧成灰了。”

“在没有其他东西了吗？”

“没有。”停了好久之后。“有一张光盘。”

“什么？”

“一张CD光盘。你知道的，就是那种音乐光盘？你也许会说那是音乐。不过是些老家伙在唱歌。”

“那么，我猜测这光盘和地图是落得同一结果了。变成灰烬了？”

他犹豫了。

“杰夫？”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没有，我把它给了我妈。觉得我妈会喜欢的，因为那更对她的口味，你明白的，老掉牙的音乐。”

“特德，你去联系一下租车公司。我去找麦卡利斯特太太。”那个警官刚要迈出屋去，突然又停下来，转过身来说道：“谈话在下午三点五十一分暂时停止。你们两个在这里等着。我会安排人过来。”

第104章

“有传闻说，其中一个主要嫌疑人被盘问抽的是哪个牌子的香烟。”

麦金太尔耸耸肩膀。“那又怎样？”

“那是一个新的角度，证明调查还在继续。”

“别再拿这种只言片语来浪费我的时间了，马特。我还有一份报纸要编。等你的把所有的事实拼好了，再来告诉我，我会来好好欣赏的。在那之前，我建议你还是歇一歇，去报道一下其他事情。你别忘了，那才是我们花钱雇你来做的事情。在那个蠢货凯勒曼再次抢先到我们的先机之前，赶紧去挖些背景资料。马特，因为你的事，普罗克特让我一整个星期吃尽苦头。真的，他心情糟透了。我们自己的记者牵涉案中，而凯勒曼却一次次抢报道的先机。我知道这是你和克莱尔的一个痛苦时期，但是普罗克特说得也有道理。这是继碎尸狂之后最轰动的犯罪新闻了，而且就发生在自家门口，可我们却在炒其他报纸的冷饭。”

马特看起来闷闷不乐。

他知道哈维·普罗克特在给麦金太尔施压。

报业的老板就是要欺压他的编辑。

而编辑只好去欺压他的那些记者了。

“我干这个行业十五年了，马克，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那么多孩子被杀，是的，但这真的是一生难求的机遇。凯勒曼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恶心杂种。他才不在乎这当中谁会受到伤害呢。但是我在乎。”

“我是在经营报纸，马特，不是搞他妈的咨询服务。”

马特砰的一声摔上身后的门。“混蛋！”

第105章

下午五点四十分，韦斯曼神情严肃地给他的手下们做着讲话，不时烦躁地咬着下嘴唇。

“今天早上，一个小子来自首了，说是他偷了那辆被烧毁的，并发现有女孩尸体在里面的汽车。他只有十六岁。萨罗普郡警局刑事调查科的人员整个下午都在审问他。我们的怀疑都被他们证实了。这辆车是被这个喜欢兜风的男孩偷走并烧毁的。萨罗普郡那边确定，那个年青人不知道行李箱里有小孩。不用说，之前他是吓傻了，没敢早些来自首。”

“我想我们应该感到欣慰，他终究还是投案自首了。”皮特曼平静地说了一句。

“戴维，我也是这么想的。好消息是，这个小伙子带给我们两条非常有用的线索。首先，仪表板上有一张特尔福德的街道图。虽然地图被烧毁了，但这说明了之前的那个司机可能对这个城镇不太熟悉。车上装有卫星导航仪，但大火过后，数据都丢失了。不过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司机会刻意避免使用导航仪。不过假如二者有联系的话，那张地图就说明凶手是有预谋的从特尔福德绑走这个小孩的。”

“在我看来，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长官。如果你说得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只能等着下一具尸体出现了。”

“这个我也想到了，戴维。但是我们总得鼓把劲吧，哪怕我们的信息少得可怜。你早些时候听到过的尼古丁那条线索，范围已经被缩小了，那是来自雪茄的。”

“总比没有好。那张光盘是怎么回事？”

韦斯曼忍住他的叹息。“内部沟通创造了奇迹。我们那个偷车兜风的小子在车上的音响系统里面找到了一张光盘。光盘里的东西不对他胃口，他就把它揣回了家，送给了他的妈妈。光盘已经被找了回来，现在在法医那里。好消息就是，光盘上面除了这两母子的指纹以外，还有第三者的指纹，极有可能就是凶手的。”

“那么坏消息呢？”

“这个指纹不在我们的罪犯指纹档案库里。有三种可能性：第一，指纹来自第三方，和这个女孩的案件无关。此前的两位用车人都被我们找到并调查过，已经排除在外。第二种可能性就是本案与其他几起杀害小孩的案子无关。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认为这不太可能。那么就要谈到第三种可能性。”

“邓斯特搞错了吗？”

韦斯曼显得有些不自在。“科林在他的推断里面还特别指出，凶手有过前科。档案系统里面的某个地方一定有他的资料。就我个人而言，我没有发现他的逻辑有什么纰漏。虽然我不太理解他给出的解释，但我觉着还是挺有道理的。不过，最新的证据指明这个指纹是凶手的。如果是这样，科林·邓斯特的画像分析中就有某个关键地方出了错，那么，先生们，如果说得客气一点，也就是我们有麻烦了。”

消息宣布后，下面一片寂静。

“头儿，我好奇地问一句，那是什么类型的光盘？我指的是什么样的音乐。凶手喜欢的音乐类型也许会给我们提供某种线索。如果他是钟情于重金属摇滚，或是沉迷于乡村和西部音乐子，他说不定会穿着皮夹克带，或是戴着斯特森帽子。”这个评论一点都不靠谱，用意在于打破沉闷，引得哄堂大笑，可是韦斯曼却没有笑意。

“我会把那个留到最后的。这个光盘是在家刻录的，来来回回都是播放同一首歌。先生们，我想不用质疑，这上面肯定是汤姆叔叔的指纹，这就是他的光盘。”他顿了一下以加强效果。房间里一片肃静，大家都在等着他的下一句话。

“光盘上不断重复的那首唯一的歌曲就是，莫里斯·希瓦利埃唱的《感谢上天赐给我小女孩》。”

第106章

看到主管的停车位上那辆奔驰车的时候，他本该料到昆兰医生会出现，但他当时却心不在焉，直到莫莉把他带到了昆兰的办公室。

兰德尔热情地握着坐在轮椅上这个虚弱男人的双手，心里无限感激，他不用再面对那个女人了。但当昆兰在桌子后就位后，这个年长的男人一脸严肃的表情让兰德尔不禁担心起来。

“雷诺兹大夫建议我直接和你谈谈，说明我们所担心的事情。”昆兰没有任何寒暄，直接开门见山。

“担心的事情？”

“我直截了当地说吧，兰德尔先生。你是因为自己对小孩有特别的兴趣，才自愿到我们这里来治疗的。我确信雷诺兹大夫已经给你说过，喜好小女孩这种性趣决不是你独有的。在这个机构里面，我们已经有多年经验，能够诊断出你这种喜好到底处在哪个不同阶段。”他停了一下。“对不起，要直接说出口不容易，但我还是要说，我和雷诺兹大夫都极为担心你两个女儿的安全。”

兰德尔整个人呆若木鸡，他心里反复为自己辩驳，嘴上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们不是说事情已经发生。可是我们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经验告诉我们，事情会突然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兰德尔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目光呆滞。

“你告诉过我们，你对小孩子的欲望与日俱增，我们担心的是，你的这种兴趣可能在短期内激增，甚至突破身体的界限。作为两个女孩的父亲……我确信你明白我的意思。我们的经验表明，这种性反常情况下，从幻想到实际的过程，从想象到行动的过程会发展得很突然，会毫无预兆就突然爆发，失去控制。我们并不想让你过度惊慌，但我和雷诺兹大夫一致认为，你的情况已经急需马上治疗了。”

兰德尔难以接受昆兰所说的一切。他想到了他的轰天双宝，纳塔莉和塔玛拉。“这种治疗……究竟包括些什么内容？”

昆兰靠回到他的轮椅里。他已经赢了这场战斗，现在只需要选出最合适的武器了。其实昆兰早有决定，提供种种的方案只不过是装样子而已。

“对于性功能障碍，我们有三种基本的治疗手段。这三种方法都被证明是有效的，都由我们机构提供治疗。当然了，你需要付一定的费用。我相信，你初次和我们联系的时候我就跟你暗示过这个。那是什么时候来着？五月？还是六月？”

“五月十二号。”

昆兰点点头。“你知道的，我们是私营的机构，不是慈善团体。虽说如此，我们也确实有多种收费标准，以便让更多的病人能接受治疗。我和雷诺兹大夫讨论过你的情况，只要花大约一万镑，我们就能为你量身定制一个治疗方案。”

兰德尔盯着昆兰，数字在他眼前飞舞。“一万镑？”他好不容易把他的想法说出口。“我……我没有那么多钱。”

“我十分抱歉，兰德尔先生。你一定理解，这样的治疗不仅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我们只采用最新技术，来确保我们提供最优质的治疗。这些东西都不便宜啊。”

“国民医疗服务系统能提供这种治疗吗？”

昆兰脸上展出了微笑。“是的。在全国范围内，有好几处在国民医疗服务系统名下的机构都能提供这种治疗。但直说吧，我不会向你推荐任何一家。国民医疗服务系统里，根本就没有任何员工在这个极其专业的领域里的受过培训，更不要说这方面的经验。我真心觉得，在你有两个女儿要照顾的情况下，到二流的治疗机构去凑合是不明智的，极不明智。你理解我的担忧了吧？”

兰德尔再明白不过了。接受廉价的治疗不会减少伤害女儿的风险。

昆兰继续加大宣传攻势。“当然，国民医疗服务系统会首先要求你有本地的全科医生的转院推荐。我想，你还没有和家庭医生讨论过你的问题吧？”

“没有。他给贝唐和两个女儿看病，我难以面对他。”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你考虑。国民医疗服务系统不是一个保密措施做得很好的公众机构。一旦你的资料进入他们的资料库，那谁都可能拿到手。而在我们这里，我们绝对保证你的隐私安全。”

兰德尔很是窘迫。“我们……我们有些积蓄，但没有那么多……没有一万块……。”

昆兰仿佛从每个毛孔里都流露出无限同情。“我很理解你的处境。以前我们有病人甚至抵押了房子，以便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帮助。当然我一点也没有建议你这么做的意思，但是你必须衡量一下短期的经济困难和长期的家庭安全保障，孰轻孰重。”

“我们所有的积蓄都是有指定用途的，先用来过圣诞节，然后是带两个女儿去旅游一趟。我不知道怎么跟贝唐解释。”

“兰德尔先生，如果你真的想保护你的两个女儿，唯一一个别的选择就是你搬出去，远离她们。只要你一直和她们住在同一屋檐下，她们就会有危险，而且这种危险是与日俱增的。很抱歉，可这就是我们对现状的看法。”

“我真的没有这么大一笔钱。如果我确实……昆兰医生，双宝就是我的一切，我不能没有她们。”

昆兰装出十分关切的样子。“我无意打探，你能拿出多少钱？”

“我不知道。我可以借，但借不了那么多。能凑得到一半都已经不容易了。”

昆兰似乎在考虑。“你的情况格外特殊，我给你提供一个特别优惠吧。如果不抓紧治疗，我真的担心你两个女儿的安危。我准备破例一次，给你优惠的价钱，只要七千镑就可以接受整个疗程。显然，我这样的做了，费用就会被转嫁到以后的病人身上，不过我们需要担心的

只是纳塔莉和塔玛拉的安全。”

对于兰德尔来说，这没有什么好考虑的了。轰天双宝是他的一切，他不能冒这样的险，因为某些愚蠢轻率行为而失去她们，他知道，这样的行为终有一天会发生的。钱又算得上什么呢，能与他对家人的爱相比吗？能与女儿可能受到的伤害相比吗？

“我可能需要几天时间。”

昆兰医生身子前倾，伸出手来。“很好，兰德尔先生，你做得非常好。你的女儿们有个值得为之骄傲的爸爸。”

兰德尔只敢盯着桌子，不敢看昆兰的眼睛。也许雷诺兹还不算太坏。在这个时刻，他真想干掉一瓶啤酒。“这个治疗。到底包括些什么？”

第107章

昆兰思考着兰德尔的提问，粗糙的手指互相交叠成金字塔的形状，抵着下巴。

“我说过，我们提供三种基本的治疗方式：药物治疗，行为治疗和心理治疗。我的专长是药理学，所以我负责这一部分的治疗。非常简单地说，就是用药物来治疗特定的功能障碍。有很多抑制性欲的药，可以协助降低性冲动。我想你听说过这种叫狄波-普维拉的合成激素¹。镇静剂也具有同样的作用。不过，我从雷诺兹大夫的报告里看到，你实际上和太太是有积极的性爱行为的，你支撑着一切正常的门面，其实心里却在幻想着年幼的女孩子。是这回事吧？”

兰德尔确信自己当时不是这么说的，可 he 发现自己在地点头认同，因为他太担心两个宝贝女儿，根本顾不上难为情了。

“在这种情况下，药物治疗也许并不十分适合你的需要。抑制性欲的药物会压制你所有的性冲动，而不仅仅是对小女孩的欲望。因此，那会对你和妻子，和家人的关系产生影响。”

“其他治疗方法呢？”

“嗯，心理疗法十分流行，在一些个案中还是非常有效的。但是这个疗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在很长的时间内定期前来应诊，要坚持下来确实不容易。我知道，你要不引人注意的长期来我们这里，也是很困难的。我们最理想的方案是开展一个最少为期六个月，或者时间会更长一点的心理疗程。但毫不夸张地说，实际疗程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如果你每次来都要小心翼翼，那么这种疗法对你来说，并不太实际。”

“就没有快一点的方法吗？”

“有，但毫无疑问，厌恶疗法不是……我该怎么说呢？让人一点都喜欢不起来。但是只要过来几趟就可以完成，还没有难以预测的副作用。”

兰德尔不喜欢这个说法。他谨慎地点头示意昆兰继续。

“厌恶疗法的原理相当简单，并且适用于多种问题。我们先要确认那种不被社会认可的特定性激发形式，在你这个病例中，这种性激发的形式就是幻想年幼的女孩。确认之后，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种性激发形式与一种不愉快的体验结合起来，从而建立一种厌恶心理。我们，以及大多数厌恶治疗师所采用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适当的电击。”

兰德尔看起来就好像真被电击了一样。他憋着气，蹦出这个词来。“电击？”

昆兰微笑着安慰他。“别误会我的意思，兰德尔先生。那只是轻微的一点电击，不是休克电击疗法。你碰过通电的牧场栅栏吗？就是那种程度的，只是让你不好受，所以你就不会再去做了。我向你保证，一点危险都没有。”

“这个管用吗？我能被治愈吗？”

“嗯，确切来说，不是治愈。恋童癖不是一种疾病。不过，是的，厌恶疗法会有效地抑制你在恋童方面的性冲动。如果我们同时还能鼓励你进行，怎么说呢，更多正常的性活动，那么，是的，即使不是临床上所指的治愈，我们也可以说你被有效地治好了。”

兰德尔想到坐电椅，心里就直犯嘀咕。在昆兰描述的三种可选方案当中，他最不喜欢的就是厌恶疗法。虽然医生还没有解释说具体要电击哪个部位，不过他已经一清二楚了。相比之下，甚至是要和讨厌的露丝·雷诺兹长期相对的那种漫长的治疗方案也被变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

他再次想到他的两个宝贝女儿。

她们幸福的笑脸。

她们甜美的样子。

还有她们的天真无邪。

他记得那次给她们洗澡的情形，两个女儿的手足无措，还有他自己的恐惧。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看着昆兰的眼睛。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¹ 一种长效可逆激素避孕药。

第108章

“我是探长皮特曼，来自肯特刑事调查科。我在什罗普郡警局的同事因为调查那辆失窃车辆的案子，和你们一直有接触。对，就是发现小孩尸体的那辆车。”

在他左手边的助手停止了手头的工作，很是惊讶。马特用手捂住听筒，低声说：“学着点，小子，学着点。”

然后马特对着话筒说：“他们本来有些关于这个案子的资料要转给我的，但是出了点小问题，可能发错了电子信箱。您能不能帮我确认一下租车的那些资料。是，我很高兴你们已经这样做过了。但正如我说的那样……这些资料会对整个调查工作有莫大的帮助。只需要麻烦你们……对的，我需要的就是这些。”马特一边说一边匆匆记下资料。“提供了实际的带照片的驾照吗？不，当然没有了。也没有闭路电视吗？不，不，那就行了。多谢你的帮助。”

那个小伙盯着他。“肯特刑事调查科？”

“嗨，人们说最好的记者都是侦探。我现在正好证明了这点。”他再次拨打电话。“丹尼，我是马特·伯福德。你能一小时后到尼罗咖啡店吗？好，一会儿见。”

他伸手拿了几块麦提莎巧克力，接着打第三个电话。四分钟时间，转了三个分机后，马特终于连接上了加文·拉奇。

“马特，找我什么事呢？是公事还是娱乐？”

“加文，你知道找你聊公事就是娱乐事件。能找到你我就开心了。在落后的默西赛德郡，大家都不用手机的吗？”

“在校园里可不行。如果我自己带手机的话，就不能阻止学生把手机带到课堂上了。不说这个了，这次你又想要些什么？”

“不是什么，是谁。你的得意门生还好吗？”

拉奇在电话里压低声音。“我的得意门生很好，马特。不过我知道你不认识她。她整天忙于学习，才没有时间去跟你这种粗人打交道。

你指的应该是年轻的凯里·琼斯小姐吧。”

“就是那姑娘。”

拉奇对着话筒叹了口气。“她才不是什么得意门生呢，马特。她成绩差的厉害。如果你问我的看法，我会说，需要有人在她屁股上重重地踢上一脚。”

“也许她只需要放个假。”

“啊哈，当然了。在加勒比玩上两周，你的成绩就会奇迹般地提高。那我可要向我所有的学生推荐了。”

“我考虑的是‘白崖体验游——’¹。”

“什么？”

“‘白崖体验’……算了吧。言归正传。加文，帮我一个大忙。我们想让凯里到我们这里，待一阵子。”

“我们？”

“我和克莱尔。凯里可以住在克莱尔家里。在海边度假会对她大有益处。”

“马特，她父母就住在里尔。她任何时候想到海边玩都行。”

“你一直都在跟踪什罗普郡的事件吗？”

拉奇轻蔑地哼了一下。“我们的这位女警官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谈，所以我都想要把她赶出我的课堂了。”

“你在开玩笑吧。”

“我是绝对当真的。这个女孩很有潜质，马特，真的很有潜质。但是修我的课程不只需要追踪汉尼拔，还有需要做其他的事情。我恐怕她已经对这个画像分析的游戏着魔了。当然，那是我的错，我当初就不该把她的论文给你看。”

“所以，让她过来一周反而会帮助她打消那些念头。”

“马特，我不能支持学生，我的学生，去亲自参与犯罪调查活

动。”

“你已经支持了。”

“那是一个错误。”

“加文，相信我。有几样东西还没被公之于众，而这些东西正在这边引起争议。邓斯特画像分析的失败比自由企业先驱号的沉没还来得快。我们需要有人来这里，给我们解释一些行话，好让我们明白现在是什么情况。凯里说过这个凶手不是当苦力的。这个一定不能对人讲，现在警方找到一个指纹。凯里是对的，凶手没有档案记录，没有犯罪前科。”

拉奇在电话里轻声地笑出来。“如我所说的，马特，我的得意门生。”

“那么你要让她来了？”

“我怀疑她有没有去过比伯明翰更远的地方。”

“读大学的时候，你没有旅行过吗？”

“没在学期中间旅行过。不。我按时听课，尊敬师长，拼命学习。”

“加文，这件事情很重要。”

“凯里的成绩也很重要。我是真的，她的功课可能会不及格。”

“就一周，加文，就那么微不足道的五天时间。”

“想让她逃掉整整一周的课，没门！”

“那么一个周末呢？”

“这我不能确定，马特。”

“就这个周五吧。把她扔上火车，我们在这边等她。钱方面她没有问题吧？”

“马特，她只是个学生。你的下个蠢问题是什么？”

“给她买票的钱，加上所有别的费用。发工资那天我再和你一次结

清。”

“你以为我是用钱做的吗？你知道现在的讲师才赚多少钱？”

“这个月底我就会还你钱。以童子军的名义。”

“如果凯里知道你们要报道她的东西，她是不会答应的。”

“我答应她不会的。”

“好，但是我该怎么说，好让她放心呢？”

“加文，谢谢你了。你安排好她的旅行时间就发邮件告诉我。”

“如果她这门课不及格……”

“她一定会过关的。当她和我们一起的时候，我会给她宣传关于接受良好教育的好处。”

“那才是我担心的事情。”

马特放下电话的时候，脸上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他放了两颗麦提莎到口里，把双脚翘在桌子上，伸了个懒腰。麦金太尔出现在他后面。

“不要在上班时间偷懒，伯福德。我在这里是办报纸。天啊，如果现在普罗克特走进来，你该怎么办？你到底在自鸣得意些什么？”

“还只是几块拼图碎片，马克。在我将整幅图画拼好之前，你不知道，记得不？”

“那么，起码要懂得装作忙碌。”

马特抓过他的外套。“这看起来够忙碌的了吧？我现在就去尼罗咖啡店刺激一下消费。”

麦金太尔怒冲冲地在背后瞪了他一眼，却突然发现马特的助手在咧嘴偷笑。被发现后，那个家伙也赶紧低头继续敲键盘，装作很忙的样子。

¹ 附属多佛博物馆的一处景点。

第109章

丹尼的摩卡喝了一半，马特才到。他要了一个大杯的脱脂拿铁，坐下来，把一张纸片推到桌子另一边的丹尼面前。丹尼盯着那个东西。

“这是谁？”

“这你别管了。”

“和汤姆叔叔有关的吗？”

“世界上又不是只有他一个坏蛋。”

“那么，就是和他有关了？”

“你妈还好吗？”

“我也许能帮上忙，你知道的。”他通常都会这么说。丹尼每件事情都想掺和一下。

“只要能给我搞到这个家伙的资料，你就是在帮忙了。”

“新的嫌疑犯吗？”

“希望如此。警察已经在调查他。”

“那么你干吗还操这份心？”

“只是找找救命稻草而已，丹尼。你能不能拿到？”

“为什么难关都是我去闯，而领功就你去？”

“看在上帝分上，丹尼。让那些冷酷无情的罪犯在你那该死的签名簿上亲笔写上自己的名字，你觉得是很容易办到的吗？”

“我只是想让你对我多点信任。”

“好啦，好啦。”马特想了想。“要找的是租车的那个司机，那个女孩就是在他租的那辆车里被找到的。或者至少，找到他用在驾照上的名字。”

“哇。你是说他可能就是汤姆叔叔？”

“是就好了。警方认为驾照是偷来的，上面照片也被换过。我和克莱尔周一要去见他。”

“我能一起去吗？”

“你他妈的去干什么？”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活生生的罪犯。”

“这不是闹着玩，丹尼。去玩你的《太空侵略者》游戏吧。”

丹尼把那张纸片推了回去。“去你妈的，马特。找别人干你的臭活儿吧。”

“你这混蛋，今天脾气这么坏呀？”

“我才不是坏脾气。我被人冒犯了。《太空侵略者》出现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呢。”

马特叹息说：“丹尼，这事很重要。”

丹尼静静地盯了一会他的摩卡，然后说：“今天早上，我看到报道说，什鲁斯伯里女孩的案件可能最终与汤姆叔叔无关。”

“报纸上的东西你不能什么都信，丹尼。”

丹尼得意地笑了。“特别是你署名的文章，对吧？”

“哈哈，说得好。丹尼，就帮我去找这些资料，好吗？”

“你想听听我的观点吗？”

马特看起来惊呆了。就算这个小福尔摩斯不提出管家就是凶手这一套理论，他要处理的问题也够多了。“下次吧。”

丹尼一副伤害的表情。“我在尽力帮忙。”

“除了电脑和犯罪，你就不能想想其他事情吗？”

“还有什么其他事情？”

“你都还没有女朋友吗？”

丹尼只是有点略微的不自在。“我不是同性恋！”

“我说你是了吗？”

“我只是还没有遇到合适的。你还想听听我的观点吗？”

“关于女孩的吗？”

“关于汤姆叔叔的。”

“丹尼，我没有时间听你说这个。”

“悉听尊便。只是要记住，我主动跟你提过这事的。”

“我会铭记于心。”

第110章

“克莱尔带你好好参观了吗？”

“只是沿海一带。拉姆斯盖特，马盖特，和布罗德斯泰斯。期待明天的坎特伯雷。这里完全不一样。北威尔士也有些漂亮的海岸线，但这里的白色悬崖真是太棒了。我还真隔着英吉利海峡看到了法国！”

“马特家里还有副望远镜。整个夏天他都在打望加莱海滩上那些袒胸露乳的晒日光浴的女人。”

马特还算知道点羞耻。“不是整个夏天。偶尔而已。”

就着一盘蔬菜咖喱——生平第一次尝试的素菜，马特就光盘上神秘的指纹，解释了一下皮特曼的理论。

凯里热切地点着头。“我一直就说，汤姆叔叔不是个有前科的性侵犯者。”

“这就是你在这儿的原因！但还有别的。指纹很可能是一个女性的。”

克莱尔吃了一惊。“他们能从指纹里看出来？”

“光盘或其封套是收集指纹的绝佳材料。”凯里说道。

“要是喷上化学药品什么的，连塞进去的那个卡片也能提供指纹。”马特加了一句。

“茛三酮。”凯里说。“蛋白质染色。我猜，那指纹是汤姆叔叔的。警察们竟然笨到不知道他们拿到了什么。”

“但假如是女性指纹的话？”克莱尔被弄糊涂了。“你该不是说杀死这些女孩的是个女人吧？”

“又不是没有先例。”马特说。“迈拉·欣德利。罗斯玛丽·韦斯特。肯定还有别人。”

“很多。”凯里表示赞同。“凯瑟琳·伯尼……乔伊斯·巴拉德……你还能说出多少个？但这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凶手肯定是个男

的，只不过不是邓斯特的画像里描述的那个。”

马特又拿出了两瓶里奥哈葡萄酒，把背景音乐关到几乎听不见。他拿出了一本记事本和一支笔。“拿出你看家本领的时候到了，凯里。”

第111章

凯里靠在椅子里面，晃着她的酒，看着挂在杯壁上的宝石红的液体。用不着看桌上的文件夹，她直接凭记忆开讲了。马特作着速记，而克莱尔则带着敬畏的心理，安静地听这个比她小十五岁的女孩开始系统的剖析邓斯特的画像。

她的判断有多高的准确性，只能交给时间去验证，但此刻，凯里已经俘获她的听众，而且这位听众还愿意接受她的观点。拉奇教授会骄傲的。

“我们就从指纹开始。你们对指纹了解得多吗？”

“我最近给一家刑事杂志写过一篇关于这个的文章。”

克莱尔插嘴了：“这儿还有些知识没那么渊博的人。”

马特明白她的意思。“啊，当然，每个人的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所有的指纹都不一样，这个说法先是从远东地区传过来的。有人说是从中国，但却是日本人在用指纹来确定制陶的工匠。不过，是某个在印度的英国人最先系统地运用指纹的。”

“是天文学家威廉·赫舍尔在1858年率先使用的。”凯里平静地说。“不过这个说法19世纪20年代就传开了。约翰·普尔基涅教授是第一个提出这一观点的人。”

“不过，不是弗朗西斯·高尔顿详尽阐述这个思想的吗？他是查尔斯·达尔文的表兄。”凯里点头鼓励马特继续讲。“接下来，上个世纪初，爱德华·亨利建立了伦敦警察厅的指纹中心。”

“1901年。”凯里补充道。接着她转向了克莱尔：“作为记者，相当不错了。不过马特漏掉了至关紧要的几点。”

“比如说？”

“你看，人体与其他表面哪怕只是轻微的接触，都会留下痕迹。而手指和手掌是最关键的，因为身体油脂和皮肤碎屑会留下纹路特征。但很多人不知道，男性的手通常比女性的手纹路更多。而不论哪个性

别的人，右手的纹路又比左手多。例外情况就很能说明问题。有相当大比例女性的左手纹路比右手多。我敢打赌，那张光盘上的指纹就属于这种例外情况，警察才会宣称那些指纹很可能是女性的。”

“这不正好印证了警察的结论，指纹不是汤姆叔叔的？”

“不一定。几年前，一所加拿大的大学，我想是渥太华大学，试图证明一条理论：同性恋倾向的出现，像其他的性行为变异一样，可以追溯到胎儿时期的荷尔蒙失衡。你知道吗，所有的胎儿一开始都是女性的？”

“加文……拉奇教授，提过这个。”克莱尔说。“所有胎儿一开始都是女性，但是，有些胎儿出现了Y染色体，变成了男性。是吗？”

“正确。Y染色体的出现减缓了胚胎的发育速度，这就是为什么女孩一出生就比男孩发育得好。它也会影响后来的性成熟时期。可是，警察队伍对这种研究嗤之以鼻，这些结论应得的严格检验也没有实施。同样地，好些研究，就因为揭示了男孩和女孩在学校的成绩会有差别的，黑人孩子和白人孩子也有差别，也被认为是性别歧视，种族歧视，不予采信，根本都不考虑那可能是有合理的科学根据的。”

“而那些指纹呢？”

凯里在椅子里面伸了个懒腰。“嗯，加拿大人测量了同性恋和异性恋男性的指纹，发现同性恋男子左手的印迹通常有数量更多的纹路。这一点和女性的通常情况一致。因此，留在光盘上的指纹可能是女性的，就像警察说的一样，但也同样有可能是一个男同性恋的。”

马特又倒了一杯酒。“我没听懂你的话，凯里。邓斯特的画像里，我能真正弄明白的几点之一就是：凶手肯定是异性恋，因为他只袭击女孩。”

“这一点，我实际上是跟他一样的，不过理由不同。要记住，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袭击案中用到了刀。”

“刀？”

“经典弗洛伊德理论。刀等同于男性的下体。”

“就像那个种老生常谈，说人们看血腥恐怖片是因为得不到性满足？”

“正是。捅人的动作就是男性下体插入的动作。根据克拉夫特·埃宾的说法，性交和持刀攻击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捅进去，刺穿皮肤，插入。我不是盲从弗洛伊德，别误会。把飞机或者摩天大楼看作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这种的说法太荒谬了。但持刀攻击带有生殖器象征意义，还是说得过去的。刀具通常与异性恋者的攻击行为联系起来。这些袭击者通常是性无能或性功能障碍，而男性的基本性需求还在。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汤姆叔叔带了武器。”

凯里停了一会儿，等马特记完笔记后，她接着说道：“邓斯特相信汤姆叔叔身材矮小，他选孩子当攻击对象是因为他们更容易对付，因为他没有信心对成年女子动手。”

马特耸耸肩。“我看很合理。要是有人需要追逐小孩子来达到情欲高潮，那肯定是因为他弄不到成年女人。”他抬头看着凯里。“不是吗？”

第112章

凯里问道：“那么确切来说，你的这个推论的论据是什么呢？”

“就是常识。”

“常识？你记得加里·格里特吗？”

“谁忘得了？我总把他当变态的代名词。”

“他可不是发育不全的矮子，你是知道的。更重要的是，在他因为把电脑送去修理而导致第一次被逮捕之前，他交过一连串行事高调，大名鼎鼎的女朋友。都是成年人，发育良好，性感得羡慕死人。然而就在同时，他还悄悄地下载恶心的儿童色情片。我们后来还查到，他在远东地区猥亵过不到十岁的小姑娘。”

马特耸耸肩。“你的意思是？”

“你的推理是以自我中心的，马特。你和邓斯特掉进一样的陷阱了。”

马特显然对自己犯的错感到莫名其妙。“我是这样吗？”

“我想我知道你的意思，凯里。”克莱尔说道。“托马斯让我意识到了这一点。就是用你自己的成见来判断别人的动机。”

“就是这点。”凯里说道。“邓斯特可能完全正确。也许凶手就是一个发育不全的矮子，没法与人保持正常的男女关系。但是另外一个可能性也必须考虑进去。汤姆叔叔可能真觉得姑娘就是年纪小才有性吸引力。他还可能真的能从对她们的谋杀中得到快感。我们得从他的角度理解这些谋杀，而不是我们的。80年代，坎特教授在伯明翰帮着解决芭布谋杀案时曾明确指出过这一点。”

“芭布？”

“阿德里安·芭布。表面来看他是个正常的20岁年轻人，却通过侵犯退休的老年妇女得到性满足。法官认为，他的行为是出于个人欲望，绝非某些心理疾病。对于汤姆叔叔，我们也不要忘了这个可能

性。单凭杀害女孩这一点并不能确定他就是神经错乱或者有身体缺陷。大部分连环杀手在日常生活中都再普通不过了。像艾伯特·菲什那样的真正的怪胎，幸好，数量很少，多少年才出那么一个。倒是像弗雷德和罗斯玛丽·韦斯特那样，看起来很正常的人，才是最难揪出来的。”

“不过，等等，凯里。”马特边说边查他的笔记。“有一件涉案的凶器。法医确定是刀刃割断捆住那两个威尔士姑娘的绳子的。”

“割绳子的是一把短短的钝刀，马特。性犯罪中通常使用的刀都是长柄，长刃，寒光闪闪的。汤姆叔叔唯一用过的刀是一把旧铅笔刀。如果攻击是针对男孩的，或者有肛门受到侵犯的证据，那就不同了。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曾试图侵犯。”

她意识到克莱尔在抹眼泪。“对不起，但我们必须考虑到每个方面。我只是相信，任何形式的性交都不在汤姆叔叔的考虑之列。”

马特把自己和克莱尔的杯子加满。“你是说汤姆叔叔如此迷恋小女孩，以致他会绑架她们，猥亵她们，甚至杀死她们，但绝不会试图强奸？抱歉，我觉得说不过去。”

“我说过，马特，你需要从他的角度看事物，而不是你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把性交行为看得那么重要，例如罗伯特·布莱克。他可能是英国最臭名昭著的儿童杀手。我们根本无法弄清楚他到底杀了多少小女孩。但他从没有试图强奸。受害者们都被他用最恶心的方式猥亵过，但他一次都没有尝试用他的阴茎。”

凯里用置身事外的语气叙述着，客观地衡量这些证据，不带感情色彩，用医学术语来描述的那些骇人的行径，使之不受个人情感影响。“邓斯特认为名片在某种形式上替代了强奸。我不同意。汤姆叔叔只是想要确保这些名片被找到。”

“那为什么不干脆把它系在尸体上？”

“这样就不会被冲走，只是也许。不过，主要还是为了影响的最大化。想在媒体上造成轰动效应。他就是想让尸体被找到。”

克莱尔问道：“但要是没有强奸，为什么还要彻底清洗尸体呢？”

“首先是对清洁的强迫观念。这类罪犯身上普遍有强迫性神经质性格。性焦虑经常会通过某种形式的强迫症表现出来。我不相信汤姆叔叔有神经病，但并不排除他可能有强迫症。我认为受害者都被小心的清洗过，而且是死后。”

“那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她们都还活着？”

“没有发现他有恋尸癖，所以是的。”

克莱尔努力控制着自己。马特握住了她的手。“邓斯特暗示说，有那个可能性。”

“邓斯特巴不得那样。”

“我听说过的恋尸的案子只是男人对着男人的死尸。达默和尼尔森。”

“不能主观排除这种可能性，马特。恋童和恋尸两种癖好同时出现的例子在档案中非常罕见，但我又想起了艾伯特·菲什。他吃掉小姑娘，炖着吃。他对男孩做的那些事情你绝对不想知道。跟他相比，汤姆叔叔驯良多了。不过我想，死后的清洁有可能被汤姆叔叔看成是某种形式的补偿。某种扭曲的赎罪情结。但这纯粹是猜想。我们必须在以证据为基础的可能性范围内中进行推理操作。”

“邓斯特声称清洁强迫症反映的是反侦察能力，因而证明汤姆叔叔是有前科的。”

“邓斯特错了。”

“就这样？他错了？推理呢，可能性范围呢？”

“我认为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职业盲点。”

“什么？”

“职业盲点。这是一种自然的，潜意识的推理过程，发生在每个职业领域，认为你自己做的那个工作有特殊价值。任何人都可以在超市上货，或者在公园收拾垃圾。但专业性强的工作，像采访或演讲，心理咨询或行医，或警察法证，都是特殊的，而在这些领域内工作的人都不应该受到指责。坏蛋都是有其他的工作背景，而不是跟你一

样。”

“你是说汤姆叔叔有可能是个警察？”

“只能说是一个有法医专业知识的人，而不是从犯罪活动中学到这个的人。我觉得警方，特别是邓斯特，在潜意识中已经否认了这种可能性。有了这个先入为主的思想，他们把汽车行李箱中的女孩排除在外。”

“因此你仍然相信什鲁斯伯里和特尔福德有关联？”

“百分之百确信。但先让我拆完邓斯特的台。”她的声音里略微有点淘气。

第113章

“让我们考虑一下他的这个推测：汤姆叔叔有航海背景。”凯里说道。“邓斯特从这几点论证它。袭击者以小孩为作案对象是因为他没有足够多的接触女性的经验，这就暗示着一个以男性为主的生活背景。邓斯特认为那就是海军，还可能蹲过一段时间的监狱。我知道他的角度，都是大男子主义的纯男性环境。把他跟航海联系起来，还鉴于把尸体绑在自行车上时打的绳结，当然，还有把受害者抛尸在水中。现在看来第一点是合理的。我搜索了一些游艇运动的网站，两种绳结都很常用。显然，那些绳结只是他的习惯做法，没有什么稀奇的。波士顿绞杀手就有一种他惯用的特别蝴蝶绳结。”

她等马特记好了这部分的笔记，又继续说了下去。

“但我不太赞同第二点。我认为邓斯特刻意把它跟海葬对等起来。但是，为什么在运河？还有什么比运河里的死水更不像大海的？为什么不在码头或者河口？或者就在海上。像邓斯特说的那种有航海背景的人，肯定了解潮汐。确保尸体飘向大海深处而不是回到陆地，并不是件难事。其实，就像我说过的，我相信汤姆叔叔想要尸体被人发现。而且，他既不是有前科的性侵者，也没有航海背景。”

“但绳结……你刚刚才说那是船上特有。”

“是的，但不要过度解读。罪犯分析是一门不精确的科学。邓斯特喜欢把它当艺术，喜欢诗意发挥，但我觉得还可以有个更直白的解释。想想汤姆叔叔是怎么杀死他的受害者的。用带子勒死，用的是绑架发生时，女孩们自己身上的东西。但在每个案子里，勒死人时，都像是在用棍子一类的东西绞紧止血带。”

“医学背景？”

“那也是我最初的第一个念头。但止血带是个已经被淘汰的概念了。我查了一些急救知识网站，很说明问题。现代急救理论十分明确地讲，止血带很危险，不应使用。但在历史上，我是指几十年前，止血带被认为是必备工具。这可能意味着，我们的凶手是在很多年以前

学过基本的急救知识。这就把他推到了邓斯特所确立的年龄段的最后面。”

“接近四十？”

“甚至更老。通常，年长男性不太会成为性杀手，而仅仅是猥亵者，但我们不能排除任何一种可能性。把这些事实放到一起：已经过时的基本急救知识，熟悉海事用的绳结，切割绳子的铅笔刀。难道没有想起什么？”

“没有。”

“我在想，汤姆叔叔可能年过四十，甚至更老，小时候有过童子军活动的经验。”

“嗯，范围就缩小到了几百万人。”克莱尔声音中的讽刺简直不加掩饰。

“这只是个开头，克莱尔。还有呢。”

马特拔开了第四瓶酒的塞子。笔记已经被搁到一边了。酒精和速记互不兼容。

“我们再回到什鲁斯伯里绑架案。”凯里平静地说。“我确信她是汤姆叔叔的受害者。”

“邓斯特说，她在车里，就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邓斯特错了。车里的女孩是汤姆叔叔一时冲动绑架来的，早了一天。一时兴起的绑架。”

对克莱尔来说，这太难让人信服了。她含着泪水说：“一时兴起的绑架，早了一天？凯里，也许我们该把这留到早上来说。到我们都清醒的时候？”她向马特寻求支持。马特点头表示赞同。

“这才是我的第二杯。你和马特把其他的全喝了。”

那两个亏心的人露出应有的羞愧表情。

空瓶子散放在他们面前，进一步佐证了他们的罪行。

第114章

凯里借机充分地发挥了她的优势。

“从我一开始写这篇罪犯分析起，我就趁机深入思考了几个论点。有一件事情特别让我困扰，直到今天下午，你们把我带到这儿来，我才把它想通。”

“我们？”

“听我细细道来。这一系列的犯罪有一个模式，到现在都还被我们忽略了。我惊讶的是连邓斯特也忽略了，不过有时候就是这样。那些真正的线索昭然若揭，而你只环顾其四周，而不是朝它们看去，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把五起绑架案放到一起想想。看。”她抓起了笔和纸，把那些女孩排成竖列，一个接一个，按照绑架的顺序。

“丽贝卡。劳拉·卡夫顿。蒂娜·斯坦普。米歇尔·摩根。安德烈娅·怀特曼。”

“最后一个女孩甚至还没有正式确认是被绑架的，更别说是被汤姆叔叔绑架。”

“就是汤姆叔叔，马特。那个女孩的尸体到时候就会出现。”

这是让人清醒的一句话，说得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克莱尔擦了擦眼睛问道：“你怎么这么确定？”

“看吧。”凯里在女孩的名字旁边列出了她们失踪的日期。“8月2日，9月1日，9月30日，10月1日。

“那么？”

“所有的女孩都是在月初的那两天被带走的。”

“除了米歇尔。9月30日。”

“刚才说了，一时兴起的绑架。早了一天。”

马特不屑一顾。“对不起，凯里，尽管喝了四瓶，但要我们相信这

个还是有点难。”

凯里不为所动。她列出了女孩子们消失的地方，按照消失的顺序，一个接一个排列下来。“佩格韦尔湾，昆斯费里，里尔，什鲁斯伯里，特尔福德。你没看出来？”

克莱尔拿过那张单子，看着，没弄明白。她又递给马特。

“那么？”

凯里拿回了那张纸，折起来，只露出地名的第一个字母。

“哦，天哪。P、Q、R、S、T。但是……”

“我一开始也没有意识到。报纸报道丽贝卡是从拉姆斯盖特失踪的，是最近的一座小城。直到你们把我带到这里来，我才知道她实际上是从一个叫佩格韦尔湾的地方被带走的。这样就全都关联起来了。”

“可为什么会按照字母顺序呢？”

“可能性是无穷的。我初步的想法是一种强迫性障碍。一个执着于顺序的人。跟病态的洁癖是完全吻合的。”

马特盯着名单，在大脑里搜寻旧新闻中的那些类似模式的犯罪。为什么凶手们作案时总会用老掉牙的那一套？比如说在满月的夜晚杀人？这绝不可能没听说过。“你能不能给我们说得具体点？”

“可以试试。大家都认为，凶手极有可能用的是一辆厢式货车。如你所说，这也是邓斯特把米歇尔绑架案与其他案子分开的因素之一。用轿车的风险太大了。但假设汤姆叔叔是开着租来的轿车往返于厢车停放的地点呢？一辆改装过的厢式货车，好方便绑架？隔音，没车窗，外面看一点都不显眼。”

“就像罗伯特·布莱克？”

“正是。假设汤姆叔叔打算星期二从什鲁斯伯里绑走一个女孩。星期二，10月1日。他星期一就进城了，很可能是挑选第二天要去的目标区域。最后看见米歇尔的是她妈妈，见到她在停车场顶楼挥手。假设汤姆叔叔，纯粹出于巧合，也正在那个停车场里。也许是利用它的

有利地形来俯瞰城区，选择绑架实施地点。一个空无一人的停车场。想象一下，那时候，他完全进入状态了，幻想着第二天要实施的袭击。突然，一个落单的小孩出现在他面前，一个小姑娘，他绝对按捺不住了。”

克莱尔颤抖起来，忍着泪水，想找到一个理由来驳斥这个简单得粗暴的设想。“为什么要把她留在车里？”

“控制。自我控制。因一时冲动而过早地抓了这个女孩，他别无他法，只有捆住她，塞住她的嘴。我可以想见，他试图把她转移到厢式货车上，我相信性侵就是在那里发生的。邓斯特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冲动之后，汤姆叔叔有时间冷静下来，整理自己的思路。再回到自己的计划上。他把女孩留在车上，打算继续开到他停厢式货车的地方。由于可悲的巧合，这车被偷了。剩下的我们都知道了……”

“所以不管怎样，这孩子是毁了。”马特平静地说。

“那个特尔福德女孩呢？”克莱尔问道。“安德烈娅·怀特曼？”

“我要是没错的话，我们能做的，只有等着尸体被发现了。”

第115章

马特摇着头。“你把它说得像是精心计划的军事演习，而不是一个疯子的癫狂行径。那为什么从P开头？佩格韦尔湾？为什么不是A？阿什福德？安多弗？阿克斯明斯特？”

“我暂时还不知道，马特。这个模式现在还不清晰。坎特教授把犯罪心理画像描述成追踪罪犯的影子。那就是我们现在得做的。试着弄清他留下的心理痕迹的意义。我不相信他的犯案是随机的。是的，也许其中某一次是情绪失控，但整个系列却不是，它们是按某种形式计划好的。我们得以汤姆叔叔的方式来思考，理解是什么促使他犯案，理解他作案的原因和方式，再通过这些，预测他会在哪里出现。”

“就这样？”

“假如坎特教授是对的，他的那些影子就在那里。我们只需要看到它们并解读出来。”

“邓斯特肯定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吧？”

“但他走岔了，马特。邓斯特认为，凶手属于低智商人群，最多是一个无需特殊技能的或者技术不好的体力劳动者，轮班工作，或者打零工。我却认为我们的对手要聪明得多。有较高的智商，受过良好的教育，多半是某个领域的专业人士，经济状况良好。我觉得他选的时间，就像他选的地点一样，要么完全由他的强迫症决定，要么是在玩某种游戏。”

“天才和疯子之间的微妙界线。”

“正是。这个模式是毋庸置疑的——假如我对迈克尔的推测正确的话。”

“还要假设特尔福德的那个女孩也是被绑架了，罪犯还要是同一个人，”克莱尔反驳说。“而丽贝卡呢？她的案子不符合这个理论，凯里。她是8月2日被绑架的。你的理论若要成立，就一定还有另一个孩子在前一天被杀。”

“我还没有把它全弄清楚，克莱尔。但我知道我走对了路。”

马特点头表示鼓励。“如果你是对的，凯里，把他找出来，——我承认，四瓶酒可能让我的判断失灵了——但如果你是对的……你是说我们能预测到他下一次作案的时间和地点？”

“要是他遵循模式的话，应该是一个名字由U开头的城镇或村子，下个月多一天后，又会在V开头的城镇作案，两地相距很近。大约二十到三十英里远吧，不过我认为距离因素更多的是与方便与否相关，而不是他作案动机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把日期缩小到那个的一、二号，他很有可能会提前一天左右到达这个地区。”

“天哪，凯里，要是你是对的，我们就可以逮着那个混蛋。我们得去趟警察局。”

“马特，你答应不对外公开的。”

“你要是对的，就可以救一个孩子的命了。”

“但只是‘要是’。我只是个学生，马特。都是猜出来的。仅此而已。”

“一分钟前你还相当肯定。老天爷，凯里，你在邓斯特的主场打败了他。你可以自己开条件了。任何一所你想进的大学。还有你想象不到的工作机会！”

凯里一副窘迫的样子。“你答应过的。”

“我们不能坐视不理。”克莱尔伸手摸着凯里的胳膊安慰她。“马特是对的。就算你是全错，我们也有义务为这些女孩的家人们做点什么。我欠丽贝卡的。警察到现在也没发现什么。哪怕你的分析只有部分正确，那他们也是找错方向了。不管是错是对，汤姆叔叔是不会自觉自愿地住手的。”

凯里不情愿地点着头。“要是他意识到被警察包围了，他会改变策略的。除非他真是强迫症。”

马特凑到了她面前。“我看我们别无选择，凯里。我答应不提你的名字，但我们必须把这个理论提出来。我有一位熟识的本地探长，戴

维·皮特曼。我们可以托付给他。”

克莱尔默默坐着，陷入了沉思。“还有另一种可能性。要是我们能先找到他……”

“英格兰警察和威尔士警察的联手大戏都失败了，克莱尔。我们怎么可能做得比他们好？”

克莱尔拿起了凯里的文件夹。“因为我们的犯罪心理画像更准确。当然，你得给皮特曼探长一份。但我们自己也要追踪到底。”一双满含泪水的眼睛向马特祈求着。“我们必须试试。还有将近两个星期他才会再次犯案。”

马特转向他们的客人。“凯里？”

第116章

马特在沙发上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倾泻而来，捉弄着他的惺忪睡眼。他伸手去拿表，却抓了个空，然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在哪里。隔夜的酒气还弥漫在空气中，把昨晚的记忆又加深了一层。

他安静地躺了片刻，摇摇晃晃地起了身，抓起空杯子。在自己的公寓里，这些洗洗涮涮的事情他是能推多久就推多久，但在克莱尔家，他觉得，还是不要这样邋遢的好。

水槽里的温水慢慢放着，他用一只手摸着没刮胡子的下巴，另一只手拉开了百叶窗。花园里，凯里坐在丽贝卡的轮胎秋千上轻轻地摇晃着。马特喉头一紧，几乎哽咽了。

他猛然意识到，他们的客人不过也只是刚刚才长大的孩子。这让他对昨晚的那一席谈话有了一个清醒认识。

在冰冷的白日天光下，按照一个十九岁学生漫无边际地推测出的理论，扮侦探追捕汤姆叔叔，这想法好像是有些荒谬。

水烧开的时候，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

平静的对话。

委婉地向她挑明自己的想法。

加文是对的。她得开始用功学习了。

这时，她转过身来问候他。他发现她的眼睛红红的，肯定出什么事了。他有些尴尬，犹犹豫豫地站在那里，将咖啡杯递给她。

“凯里，你还好吗？”

她感激地接过咖啡，啜了一口冒着热气的液体后，才开始回答。“你说你认识的那个警察，你今天上午去见他吗？”

“我在考虑，凯里。昨天晚上的事。也许……我的意思是，我们都喝得有点太多了，而且……”

“你还没有听到新闻，对吧？”

马特紧张起来。“新闻？”

“广播播出来的。安德烈娅·怀特曼，那个特尔福德女孩？今天早上，他们在一条运河里捞出了她的尸体。”

第117章

马特一到家，就发现从门下面塞进来了一个普通的棕色信封。

他从里面抽出仅有的一张纸，浏览着丹尼用潦草的钢笔字写下的笔记。当他扫视着那些被确认了的条目时，他低低地吹了一声口哨。

他绝不可能带着克莱尔去了。

第118章

“这位肯定是克莱尔吧？”

马特犹豫了一下。“克莱尔，他叫迈克尔·贝茨。”

她小心翼翼地握了下他的手。

“克莱尔是第一个被害的小孩丽贝卡的妈妈。”

贝茨看起来一点都不自在。“对不起。我真的抱歉。老天爷，我知道我决不是什么天使，但是孩子……我希望他们把那个混蛋绞死。”

“我们也都这么想的。”

“给你拿点喝的好吗？茶？咖啡？”

克莱尔正要礼貌地拒绝，但马特打断了她。“咖啡就好了。克莱尔？”

“茶，要是不太麻烦的话。”

“一点不麻烦。请坐。”

他领着他们走进了起居室。贝茨一走进厨房，克莱尔就立即转向马特。“我可不想跟他套近乎。”

“我劝过你，让你跟凯里待着的。我们不可能站在门口一直问吧。我得让他畅所欲言。”

“他看起来不像强奸犯。”

“布里斯托看起来像有恋童癖的人吗？”

门开了。“要糖吗？”

“马特要两块，我不要，谢谢。我自己有甜味剂。”

饮料端出来时，马特刻意拿起了壁炉架上的一张照片。上面是年轻的贝茨和一个女人、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十岁，也许十一。

“家人？”

“以前的。我在牢里的时候，她跟我离婚了。把他们带回了特立尼达。”

“对不起。孩子们很棒。”

“最棒的。我很疼爱他们。但我有三年多没跟他们任何一个说上话了。”他的声音哽咽了。“这个世界可真滑稽。你犯了罪，活该蹲监狱。我都受得了。但他们把你扔出来的时候，惩罚才真正开始，你发现你失去了一切。”

克莱尔说道：“我很抱歉。”

贝茨不自然地笑了一下。“没必要抱歉。我活该的。你显然知道我的过去。不过警察很高兴我的驾照弄丢了，要么就是被偷了，而且不知道是怎么被一个叫汤姆叔叔的家伙弄到手的，还修改了它。真是讽刺啊。”

“你是什么意思？”

“通常，我的黑皮肤会让我变成头号嫌疑犯。这还是我第一次因为这一点而脱了干系！”

第119章

“你自己搞不到吗？”

马特不动声色地搅着他的拿铁咖啡。“你总在我耳边叨叨着要参与行动。这就是你的机会。”

“小意思。”

“多久？”

“几个小时。一进去我就开干。那么，安德烈娜把它解决了，对吧？”

“解决了什么？”

“谋杀是按字母顺序来的。”

马特瞪着他。“你他妈的怎么知道的？”

“傻瓜都看得出来。”

“你早知道了？怎么不早点说。”

“你又不想知道，记得吗？”

“我什么？”

“我上次问你想不想听听我的理论，可是，不，我只是个小孩。我怎么可能知道呢。”他在马特的鼻子下面挥着他的那张纸。“当然，只有电脑方面例外。”

马特怒视着这个小屁孩。他简直能当场杀了这个小混蛋。

“一开始，我想这个汤姆叔叔可能是个疯狂的足球迷。”

马特困惑地耸起了眉毛。

“P，Q和R。你知道吗，QPR？女王公园巡游者¹？但是，什鲁斯伯里和特尔福德终结了这个理论。后来，当他们发现了最后那具尸体，所有问题就都解决掉了。”

“还有什么隐蔽的发现是我应该注意到的，波洛先生 2 ”

“你还没有告诉我迈克尔·贝茨的事呢。”

“无可奉告。”

“别把我当小孩了，马特。”

“你多大了？”

“十四。”

“那不结了。”

丹尼坐了回去，生气了。“我们做点交换，怎么样？”

“什么？”

“交换。交换意见。你知道，我说一条我的理论，要是你说一条你的理论的话。”

“丹尼，这不是游戏。活生生的人正在不断遭到伤害。孩子们。小女孩子们。”

“合伙人应该分享观点，而不是互相竞争。”

马特努力压抑着骂娘的冲动。“我们没有互相竞争。我们是一头的。”

“那今天下午再来，我准备好你的名单。我们到时谈点正经的。我有好几条理论。”

“丹尼，你要是知道什么，现在就直说。”

“在这儿很难说清楚。下午来，我让你看个明白。”

“来哪里？说具体地点。”

“我家。格兰奇路。我爸整天都忙着下赌注，妈妈上班挣钱买烟抽。到时候整个房子都归我们用。”

“没门儿。”

“你需要去那里。我有大堆大堆的书、杂志和……其他东西。”

“都跟这些谋杀案有关？”

丹尼若无其事地耸耸肩。“只是我留意到的东西而已。”

“你留意到的东西？”

“是啊。就像比你先留意到的字母顺序。”

“明白你的意思了。所有这些东西到底在哪里？”

“显然在我的卧室。”

马特夸张地摊开双手。“想都别想。我是不可能让自己和一个十四岁的小孩单独待在他的卧室里的。”

“怎么不可能？我相信你。”

“别傻了，丹尼。这不是信任问题。是别人怎么看的问题。你认为我为什么总是在这里见你，这种公共场合？”

“因为你对咖啡上瘾？”

“丹尼，我不会和你单独待在你的卧室的。”

“那就带个朋友。”

“我没什么朋友。”

“这个我可以相信。”

马特的脸上慢慢浮现出了笑容。“实际上，丹尼，我刚好有个合适人选。”

“他是谁？”

“她是个女的。”

“克莱尔？”

“不。跟我一起研究这个案子的人。你会喜欢她的。她和你一样，沉迷于生活的黑暗面。”

“你的外遇？”

“丹尼，她只有十多岁。实际上比你大不了多少。”

丹尼眼睛一亮。“真的？她身材好吗？”

马特耸耸肩。“我想是的。她总是一身运动装。”

“你这个老家伙！”

1 女王公园巡游者：女王公园巡游者足球俱乐部（英语：Queens Park Rangers Football Club，简称Rangers，缩写QPR）成立于1882年，主场为罗夫图斯路球场（Loftus Road），于2011年由英格兰冠军联赛升级到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两年后降回英冠，但在2014年取得英冠升级附加赛冠军重返英超。

2 波洛：赫尔克里·波洛（英语：Hercule Poirot），是一位由阿加莎·克里斯蒂创造的比利时侦探。与简·马普尔并列为阿加莎·克里斯蒂最有名且长寿的角色之一，在出版于1920年至1975年且背景设定于同一时代的33部小说、1部剧本与超过50部短篇集出场。

第120章

“我希望我有机会见他一下。与现实生活中的恋童癖者面谈。我有好多问题想问。”

“你可能会不喜欢那些答案的。”

她们一起洗好碗盘，等着水壶里的水烧开。

“真有意思，凯里。到最后，我几乎认为托马斯·布里斯托是正常的。但看他那样躺在床上，那些图像……欺骗是最伤人的。他向我谈起他的那些男孩，那说法让我相信他真的是对他们有感觉。是关心，而不是性欲。他甚至提到了爱。但是他的电脑屏幕上的东西……真是难以置信。孩子。小男孩……”

“你必须试着把事实和幻想分开。不能因为布里斯托需要色情视频来意淫，就断定他对他认识的那些男孩做了那种事。”

“不能？”克莱尔竭力想要抹去被背叛的感觉。“我现在为他的姐姐感到伤心了。可怜的女人没别的亲人了。”

“他们说，最伤心的还是家人。”

“我原来也这么想，直到我们昨天跟迈克尔·贝茨谈话的时候为止。我发现我为他感到难过。你相信吗？我的心肠一定是被软化了？”

“他到底做了什么？”

“开始是个倒卖赃物的小无赖。后来干起了入室盗窃。猥亵了一个女人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闯入别人家里，进行强奸。有两个是那樣的。他被判了四年，但两年多就放出来了。他的妻子离开了他。带走了孩子。他好几年没有见过他们了。他说这才是真正的惩罚，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但是谁能说他不会又开始强奸呢？”

“多数类型的性犯罪累犯率是很低的。茶还是咖啡？”

“茶。马特在的时候，我已经喝了够多咖啡了。但为什么？我是说累犯率。我还以为情况相反呢。”

“媒体印象。被第二次抓住的性罪犯是新闻。被第二次抓住的小偷只是一条新的统计数据。比起其他罪犯来，性罪犯可以得到更多的像帮助和治疗这一类的东西。”

“贝茨说，他被保释的条件之一就是必须到一个诊所进行治疗。实际上，那家诊所离这儿不远。塞文奥克斯。”

凯里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莫非是昆兰机构？”

“你听说过？”

“听说过？克莱尔，为了见他，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迈克尔·贝茨？”

凯里咯咯直笑。“不。是詹姆斯·昆兰。说实话，简直是梦想成真。他是目前还在世的性功能障碍方面最权威的专家之一。去年，他在北方各个大学里开办巡回讲座，我马不停蹄连听了三场。那些演讲棒极了。我已经读了他所有的书。”

“可为什么我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呢？”

“克莱尔，对我这种人来说，他就是神。他参加的研究走在了性科学的最前沿。他应该是继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甚至是金西之后，这个领域内最重要的研究者了。我想大学一毕业，就到他手下干活。”

“我有时候很担心你，凯里。”

“你跟我爸爸一个口气。他觉得总有一天，我会被强奸或杀害，或者两样一起遭遇。就仅仅因为我选了这门课。”

“一个宠爱孩子的父亲不可能想象他的女儿从事这种职业。”

“当我把自己变成了英国顶尖的性变态研究专家的时候，他就会为我骄傲了。”

第121章

“做一个研究穿着雨衣的老色鬼的专家，可不是我对职业的想法。”

“这种想法太古板了，克莱尔。见过了贝茨和布里斯托，你一定认识到这一点了。真相就是，每个人都有某种性幻想。不愿公开承认的幻想。对吧？”

克莱尔顽皮地露齿一笑。“我非得回答这个问题吗？”

“就是了。我们都有。不管是否与社会认可的价值观相符合，它们都会因为基因学，医学，社会学方面的因素，而呈现出不同形式。但是我们都拥有它们。”

“我想也是。”

“如果你老老实实在地想想，唯一正常的性形式就是普普通通的性交。进去，出来，进去出来，开始喝两口，完了抽两根。它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繁殖。因为觉得它让人愉快，所以我们会为了繁殖以外的原因做这件事。但说一千道一万，人类最基础的本能就是使自身这个物种繁衍，性不过就是为了完成这个本能。从这个定义来说，它是自然性的。同理，除了以生殖为目的的异性性爱以外，其他任何性行为，从定义来说，都是不自然的。甚至是使用避孕套这种简单的行为。性爱中的前戏也是不自然的，尽管有些种类的动物有夸张的求偶仪式。因此，很显然，生殖行为的异常形式，比如说自慰，同性恋，当然还有些更不为人所接受的性欲倒错，肯定也是不自然的。”

“凯里，你不能随便说同性恋是不正常的。现在是21世纪了！那种想法简直属于洪荒时代。”

“我说的是生物学上的不自然，不是不正常，不是错误的。我不是恐惧同性恋，克莱尔。基于我的职业规划，我是不会随随便便做主观判断的。我是在使用理性的语言。同性恋，因为它的自身特征，阻碍了繁殖的进行。说不定它是为了控制人口而专门进化出的一种特征呢。”

“因此它是不自然的，但还是正常的？可以接受的？”

“这要看你怎么定义不正常了。归结起来，真正的问题是社会是否接受它。在大约半个世纪里，同性恋从不被接受、不合法、被人憎恨的地位，转变成了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合法的性取向。”

“托马斯也说过这一点。但他是试图为成人与儿童之间的性行为辩护。他认为，假以时日，变童这种性行为也会经历同样的公开化的转变。”

我可以想象。恋童癖者通常都会试图援引这一类似的辩护，以应对自己所犯的罪行。但是从冷静、理性的角度看，恋童癖，与区别于生殖性、异性性交的其他性行为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它只是基本性欲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由基因的，病理的和社会环境的因素造成。很可能是三种因素的结合造成的。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对的或错的。对错是社会道德所关心的事情，而不是生物学；是伦理学所关心的事情，而不是科学。性功能障碍是人自然属性的一个领域，我们对它的理解才刚刚开始。”

“几个星期前，我连听都没有听过。性功能障碍，性欲倒错，自淫，管它是什么，就是害死了托马斯的那东西。真是个崭新的世界。”

“窒息式自淫，”凯里笑着建议说。“我的生活和呼吸里都是这种东西。几年前，从我在我爸爸的衣柜里找到那些杂志开始，它就成了我的一种兴趣。你知道，我到处瞎找，小孩子都这样。然后，我就看到了那些。穿着胶皮紧身衣的女人，用鞭子什么的東西，抽打裸体的男人。那时候我觉得太搞笑了。但后来，当我的脑海里对性有了更清晰地概念，我就开始思考，究竟是什么让我父亲这样正常又普通的男人，却要珍藏起这样的东西，就好像他过着一种神秘的生活。白天是个爱妻子的好丈夫，爱两个孩子的好父亲，晚上却活在这些光怪陆离的幻想中。”

凯里眼神迷茫，沉浸在童年回忆当中。“我不知道妈妈知不知道这些。我猜她肯定知道。杂志就在那里，在他们的衣柜里。也许，如果我继续找，还会在某个地方的抽屉里，找到属于她的胶皮紧身衣和鞭

子。嗯，也许不会。妈妈不会的。但是，人们做这些的时候是为了快乐，是为了享受性，可我却从没有产生过这种想法。我们是按天主教教义来培养的。我们从没有学过关于生殖过程的任何知识。老师甚至不会解释学校里的兔子怎么会一夜之间就从两只变成了八只。孩子们都认为是奇迹。”

她停下来去找她的茶包。克莱尔耐心地等着，不忍打断她缅怀过往。“然后在中学里，我第一次知道了真正的性。嗯，我说真正的性，其实只是如何受孕，婴儿如何出生这些。我那时大约十三岁，正经历青春期。你知道，我想的是：好恶心！我爸妈也曾经做过？甚至那时候，我还无法理解，他们可能还在做这些事。我们被教育的就是，要是你的父母有两个孩子，那他们一生中就进行过两次性交。若是人们为了愉悦而做这个，那简直不可思议。又过了一年，我才把生殖性行为、性交——学校教的那种——跟我爸爸的那些杂志联系起来。从那时起，我才开始严肃地思考性。”水壶烧开了。“然后我来到了这里。”

克莱尔笑了。“对比之下，我不得不认为，我小时候被保护得很好。”

“我那时从我爸爸那里了解到的，就是普通人也有很不普通的幻想。我是说，人们到底怎么开始意识到自己会喜欢被绑起来，被穿着胶皮紧身衣的女人用鞭子打屁股呢？然后，那些真正的功能障碍者又是怎么开始认识到，他们更喜欢和动物、和孩子，或者和其他什么进行性行为的呢？”

克莱尔点点头。“见过托马斯·布里斯托和迈克尔·贝茨之后，我认识到，不同性取向者并不是怒眼圆睁的恶魔，也不会有驼背钢爪。”

“正是。他们只是无法遵守社会规则的普通人。”

“汤姆叔叔是这样的吗？只是个普通人？”

凯里捏着茶包。“不，汤姆叔叔没那么简单，克莱尔。他不是普通人。但还是一个人。他已经在犯错误了。再多犯几个，警察就会抓住他。要是他们抓不住，我们也会的。有牛奶吗？”

“冰箱里有一盒鲜奶。”

“你知道，这是我真正惦念的东西。新鲜的牛奶。但我的女房东是绝不会把我的冰箱修好的。她简直是个……哎呀，你有糖尿病？”她拿起一个胰岛素的盒子。

“是丽贝卡的。没忍心把它扔出去。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可笑的小东西突然让人心里觉得沉甸甸的。”

电话响了。克莱尔去接电话，把更多的泪水逼了回去，凯里则喝完了她的茶。

“是马特。他想要你见一个人，今天下午。他两点三十分来接你。”

第122章

“丹尼，太棒了。我喜欢！”

凯里几乎是冲进房间的，高兴得像一个孩子进了玩具店。

门敞得更开了，凯里的赞美似乎远远不够。马特知道丹尼不是普通的小孩，但即使是这样……

其他小孩收集的是邮票、汽车模型，或是体育明星的签名，而丹尼，马特其实知道的，收集的签名却是臭名昭著的罪犯的。但他没有意识到，其他的孩子墙上挂的是足球明星、流行歌手的照片，而丹尼的是那些声名狼藉的违法者目露凶光的画像。克赖兄弟、杰弗里·达默、迈拉·欣德利、波士顿绞杀手、约克郡碎尸狂、伊恩·亨特利。

“你从哪里弄到这些的？”凯里在房间里来回转着，看看关于犯罪和罪犯的书，瞧瞧武器的模型，放下这个又拿起那个，就像黄蜂绕着蜜罐飞一样。她指着一幅海报，说道：“阿龙·科斯敏斯基！那么你不认同梅布里克理论？”

“绝不。必须是科斯敏斯基。杰克是伦敦人，不是利物浦人。贝格的假设。”

马特完全糊涂了。“这是一场私密对话吗？要不谁来告诉我，你们聊的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丹尼向凯里咧嘴一笑。“你得原谅马特。他是个新手。”他接着转向马特说：“开膛手杰克。我认为是科斯敏斯基。他们说最后承认了，临死前。”

“在科尔内哈奇疯人院。”凯里补充道。“请注意，如果……”

“好啦，好啦。”马特打断了他们。“丹尼，要是我决定写一篇关于开膛手杰克的文章，我知道去哪里找材料啦。但是，我们今天来这里是有原因的。清单呢？”

丹尼拿出了好几张纸。

浏览着打印出来的文字，马特的心沉了下来。白天的时候，他考虑了一下这项工作，认为只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任务，只要借助一下丹尼的电脑魔法，就可以辨认出汤姆叔叔下次袭击的六七个可能地点。英国的乡下竟然会有那么多用U和V做名字开头的村镇。他当时就在脑子里勾了几个。尤托克西特（Uttoxeter）。阿克斯布里奇（Uxbridge）。这让他感到安慰。要是他只能找得到两个，那汤姆叔叔能找到更多的地方吗？

他用手指数过清单里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地名，从萨福克的尤贝斯顿格林，到达费德的尤兹马斯顿，每个都附有地图网格坐标。“老天爷，丹尼，我要的不是每条街道的名称列表。我还以为你懂的。我要的是城镇和村子。我们假设的是，汤姆叔叔要去的地方是他还没去过的。他用的应该是某种普通的公路地图，而不是电脑列出来的从A到Z的地名列表，这些的地方鲜为人知。阿格伯勒（Ugborough）？上斯劳特（Upper Slaughter）？阿普顿斯库达莫（Upton Scudamore）？你确定这不是你胡编乱造的？”

“马特，这些都是城镇和村子，是1：250，000的比例尺。”

“什么意思？”

“每两厘米代表五公里。用英制单位就是一英寸代表四英里。这个清单里的每个地方都大得足以出现在普通的公路地图上。”

“你开玩笑吧！这上面得有一百个地名了。”

“二百四十七个。V开头的稍微少点。只有三十个。”

马特翻到V开头的地名那一页。之前，他一个也想不出来。

“也有好的一面，”丹尼说。“当汤姆叔叔来到X，他就只能干瞪眼了。全国各地没有一个以X开头的地名。任何比例的地图上都没有。”

这个发现让马特陷入了沉默。那意味着还得有四个小孩被谋杀。

“要是我们选的比例再小点，这个名单还会增加，”丹尼说道。“比如，陆地测量部的《陆地漫游者》系列地图，1：50，000。用他们的《探路者》系列的1：25，000图，名单还要更长一些。”

“我们就用这个，谢谢。那么，这份是相互临近的地点的总结，对吧？”

“没什么用。对于英国这种小国来说，五十英里的半径已经是很大的区域了。要单独确定出一对来，根本只能靠猜。你看，我已经标注出了几个可能的地方，但当你走到像英格兰西南部这些地方，你会发现到处都充斥着这种名字。大多数V开头的地名集中在多塞特，德文和康沃尔。”

“也许，那里就是他的下一个目标。”凯里说。“要从汤姆叔叔的角度来考虑。不管他到底是被真正的强迫症牵制着，必须遵循这一模式，还是只是在跟我们玩游戏，他都需要尽可能久地坚持下去。”

“同意。”丹尼说道。“你觉得他是特德·邦迪一类的吗？或者是杰拉尔德·谢弗一类的？”

“比这两种都糟糕，丹尼。有些凶手的所谓名片只是象征性的，但汤姆叔叔却是真的留了名片。他没有等到媒体给他起什么愚蠢的外号，他自己就取好了。他在掌握主动权。”

“你不能怪他。”丹尼顽皮地瞥了一眼马特。“我的意思是，什么样的傻瓜才会取个名字叫波士顿绞杀手，或者炸弹狂人，或者约克郡碎尸狂？记者？”

“副主编。”马特明确地告诉他。“他们干不了记者的活，就只有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写点花哨的标题，希望能正好有与之配合的新闻发生。”

“我打赌，要是遇上像杰弗里·达默和丹尼斯·尼尔森那样的人，他们会气死的。”

马特露出困惑的表情。“为什么？”

他和凯里密谋似的相互瞟了一眼。

“他没希望了，凯里。”他又转向马特道：“他们专挑不合群的人。主要是无家可归的人，所以他们的受害者多数连失踪报告都没有。媒体起绰号的对象，都是那些被抓之前就变成大新闻的杀手。弗雷德里

克和罗斯玛丽·韦斯特就是这种情况。想象一下，你们这群人会给这两个取些什么让人无语的名字呢！”

第123章

“丹尼说到点上了，马特。”凯里附和说。

丹尼一边得意地笑着，一边望着马特，舔着自己的食指，在那块看不见的记分牌上给自己加了一分。

“这是汤姆叔叔展现自己专业素养的又一个很好例子。”凯里说道。“他几乎完全控制着局面。但他一点也不像尼尔森和达默。”

“连我也看得出来。”马特说。“那两个是恋尸癖。”

“是的，但这不是我的意思。汤姆叔叔是个有条理的反社交型。”

“一个什么？”

凯里和丹尼相互做了个鬼脸。“美国联邦调查局区分出了两类色情杀手，马特。有条理的反社交型和无条理的无社交型。彼得·萨克利夫，约克郡碎尸狂，是典型的无条理的无社交型杀手。”

“什么意思？”

“他是个不合群的人。”丹尼插嘴道：“跟异性难以相处，尽管他已婚。他没有细致的谋划，会把尸体留在凶杀现场或附近，几乎不会花精力掩盖自己的罪行，通常使用顺手拿来的任何武器。”

“那另外那种类型呢？有条理的什么东西？”

“有条理的反社交型。”丹尼自鸣得意地笑着说。马特简直想掐死这个小屁孩。

“开膛手杰克是个经典例子。”凯里解释说。“他对人满怀敌意，但哪怕是跟他说过话，你也不会知道的。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很善于社交，和男性女性都合得来。善于操控别人。通常是个上班族杀手，因此符合梅布里克理论。”

丹尼激动地点着头。

凯里继续道：“通常，他会肢解尸体，留下战利品，再精心设计抛尸过程。完全就是汤姆叔叔的做法。尸体被故意放在会被发现，又不

至于发现得太早的地点。他会有被抓住的风险，但尸体不被发现又毫无意义，所以得在两者间寻找平衡点。他最不想要的结果就是像达默或尼尔森那样默默无闻。他渴望有人关注。他的自我价值感严重缺乏。”

“他还用自己的手做接触性武器。”丹尼说道。“这跟权力有关。就我个人而言，我想，接下来我们会发现他肢解尸体的仪式。”

马特紧张地看了凯里一眼。“肢解尸体的仪式？”

“同意。汤姆叔叔是个控制狂，但自控能力只能到这种强度，就像开膛手杰克。开始是按他自己的节奏，自己安排的时间，杀人，毁尸，每一次都计划周详，计算精确。然后，随着强迫性的增强，他开始变得不那么小心，更冲动了。因为一次作案被一个路人打断了，几个小时后，他就又作案，当时就在那条人行道上肢解受害者。他的强迫症就有这么厉害，竟然让他放弃了平时一丝不苟的计划，冒着被抓个现行的风险。”

“那你觉得汤姆叔叔也在向这个方向发展？”

“肯定是的。我相信，什鲁斯伯里袭击案就是他精神崩溃的早期症状。但我不指望他会因为犯下个大错而被抓住。他还控制得住。他的名片就代表着他那超级傲慢的心理，而不是他有自毁情结。”

“嗯，他要是自毁了，倒是解决了大问题。”马特表示赞同。

丹尼忍不住笑了起来。“她不是那个意思，马特。有些凶手是因为特定的目的而开始杀人的，比如为了报复，需要证明点什么，但最终，他们都会变成为了杀人而杀人。一旦他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那就了结了。他们感受不到杀戮的刺激，没有了目的。至于那之后会怎么样，他们已经不关心了。”

“埃利奥特·莱顿对那些愤怒杀手们的论证是很有说服力的。”凯里补充道。“报仇是一种强大的情感动力。就算是最理智的人，车启动不了的时候也会咒骂，摔倒的时候也会恨恨地盯路面。复仇只是这些情绪的延伸，达到了极端。”

“你是在告诉我，有人最终变成杀手可能仅仅是因为他们碰疼了脚

趾头？严肃点！”

“彼得·萨克利夫变成了约克郡碎尸狂，仅仅是因为一个妓女骗走了他十英镑。”丹尼说道。

马特怒视着他。鬼机灵的小屁孩。

丹尼回敬他一个笑脸。“我猜，等他到了X，他就会进入自杀模式了。”

“那还会有四个孩子被谋杀。别想不该想的了。”

整个房间里陷入了沉默。

“丹尼，之前你说你自己有些观点？”

“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我想凯里早就发现了。”

“发现什么？”

“汤姆叔叔的手法，按照布莱克和达菲这一类人来塑造自己的形象。”

“达菲？”

“铁路强奸犯。”

凯里好像不确定那是谁。“提示一下。”

丹尼无法掩饰住自己的得意之情。他第一次胜过了凯里。“等一下。”他伸手从床底下取出了一摞剪贴簿，里面的剪报内容全都是臭名昭著的犯罪。

“红色的文件夹里是涉性的案子。我把它分成了强奸案，恋童癖案和同性恋攻击这三个小类。”

“但这个达菲到底是谁？”马特追问道。

“80年代的事吗？”凯里猜测说。“它是不是坎特教授早期的成功案例之一？”

“你答对了！”丹尼拿出了相应的剪贴簿。“约翰·达菲，铁路强奸犯。”他看着马特说，“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他在铁道线路附近寻

找机会，袭击受害者并强奸她们。”

“我给你说过的。这个案子是副主编负责的。但是，这些袭击都是针对成年人的。跟汤姆叔叔有什么联系？”

“他杀死受害者的方式。窒息而死。”

马特耸耸肩。“我承认我不是专家，丹尼，特别是在目前我们几个人中。但我得说，窒息在谋杀案中是很普通的情况。”

“用止血带？”

凯里坐了起来。“当然。是的，丹尼！”

丹尼的脸上扬起了一个巨大的笑容。

看来马特还是没有明白。“还有呢？”

“达菲案是这个国家第一起用那种特别手法勒死人的案子。说起来，你到底算哪门子的犯罪专题记者？”

马特怒视着他。“我每天都报道正常的犯罪，丹尼。一般的犯罪分子。警察抓小偷那一类。不是这种连环杀手的案子。这是个新现象。又是该死的美国进口货。”

“开膛手杰克是新的？”

“哦，闭嘴。”挨千刀的小屁孩什么都答得上来。

丹尼却是笑容绽放。他转动着他的小刀。“他也不是美国人。”

第124章

凯里插了句嘴，打破了这个紧张局面。“马特，丹尼的意思是，汤姆叔叔可能是刻意模仿其他杀手的作案手法。”

“那么到底有多少种勒死人的手法？”

“很多。有用绳索的，有用手的，还有……”

“这只是设问，丹尼。”

丹尼有些犹豫，不知道设问是什么意思。“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汤姆叔叔在抄袭铁路强奸犯约翰·达菲的作案方法，就像他抄袭罗伯特·布莱克一样。”

“那他为什么这么做？”假如这孩子真打算参加成人组的辩论赛，那他一定得让他吃点苦头。

“我认为他研究过这些类型的案件，从他的偶像那里选择犯罪手法，寻找犯罪灵感。他想在犯罪史上垂名。”

马特转向凯里问道：“我们要严肃对待吗？”

“当然。我来接着说。名片是一个明确的标志，说明他想要得到关注。”

“还有我的小团队理论。”丹尼说道。

“你的什么？”马特和凯里异口同声地问道。

“我的小团队理论。这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联手作案。你知道，现代的布雷迪和欣德利，或者弗雷德和罗斯玛丽。”

“别逗了。”马特反驳道。

凯里却有些同意这个说法。“你知道些什么吗？”

“还不太确定。几个月前有一起案子，是一个女人引诱一个小孩上了一辆白色厢式货车。一个小女孩。她没有被杀，或被怎样。只是被猥亵了。报纸上几乎都没提过。我想我能记得住也是因为牵涉到一个

女人，这点不同寻常。当然，我的意思是，女人猥亵小孩。托儿所的员工经常会。但这一点还是让我感到不寻常。女人进行的性侵犯很少会发生在路边上。”

“我赞同你的说法，丹尼。”凯里把她的头发抖开，瀑布般披散在肩头。丹尼的眼睛亮了。过去的十分钟里，他的眼睛就几乎没有离开过她。这个事实没有逃过马特的眼睛。

丹尼问道：“你认为他是为了获取战利品吗？”

“可以打包票。迄今为止，每个女孩都有些衣物不见了。包括汽车行李箱里的那个女孩。”

马特说：“要是你的意思是，他对小女孩的内裤有恋物癖，那就别绕弯子，直说得得了。”

“不，恋物癖不一样，马特。”

“难道你不知道吗？”丹尼咧嘴冲着这个大人笑，马特却怒目以对。他跟他水平悬殊太大。

“我看过最搞笑的是美国的‘内裤劫匪’，”丹尼说着，流利地接过话头，就好像他经常跟他的客人讨论这些话题一样。“布鲁斯·莱昂斯，是什么时候来着？88年？89年？”

“88年。”凯里说道。

“他持枪劫持内衣店，命令女员工和顾客们脱下内裤，然后在她们面前自慰！”

马特忍不住笑了。

“猎取战利品是不同的。”凯里说道。“它满足人始于狩猎与采集时代的一个基础本能，就是猎取食物，征服配偶的需要。”

“就像阿拉斯加的罗伯特·汉森。”丹尼补充道。“他是大型狩猎游戏的猎手。他绑架女人，脱光她们的衣服，再把她们赶到野外，这样他就可以追踪并猎杀她们了。”

“哦，别吹了，丹尼。”马特断然否定。丹尼就伸手去拿他的文件

夹。

“好吧。我相信你！”

凯里说道：“就我来看，汤姆叔叔留下受害者的衣服，满足了两种需求。它们是猥亵的物质奖励。当他在想像中重温这些场面时，它们又充当了激发性欲的东西，还可能为他下一次作案起热身作用。”

马特在一旁玩命般做着速记，而另一边，对话却慢慢变成了凯里与丹尼之间的对决。两人都试图揭露一些鲜为人知的真实案例，想要压倒对方。关于汤姆叔叔，显然，他能了解的都了解到了。

“我要去尼罗咖啡馆了。”马特宣布说。“有没有谁想和我一起？”

丹尼和凯里都全神贯注，顾不上搭话了。

马特只好由他们去了。

第125章

去哈德斯菲尔德的路很堵，跟出租车司机聊天也很无聊。虽然说苏格兰口音还不完美，偶尔会有走调，但这个土生土长的约克郡司机怎么也不会听出来的。他故意在离目的地还有段路的地方下了车，给了司机一点小费，但并没有多得很夸张。太少或者太多都会给司机留下不必要的印象。

几分钟之后，竹竿身材的雅各布在他的面前笑着，呲着大金牙。“今天别找麻烦了，朋友。我们相互体谅吧？”

“你有妞？”

“就在楼上。”

“多大？”

“十一岁。”

“你确定？”

“用我妈的坟发誓。”

“去你妈的，雅各布。这女孩怎么样？”

“我怎么知道？你觉得有妞我就会先试用吗？她干净得像天上飘着的雪花。谁的手也没摸过。”

“你最好祈祷是那样，雅各布。为你们两个好。”

雅各布向前迈了一步，手摊开来。“今天要多给五十，我的朋友。这个女孩很特别。”

“什么？”

“多五十。在这个地区要找个她这么大的处女，你知道有多难吗？现在的孩子啊，尿布还没脱就开始干这个了。我跟你说，这是国家的耻辱。我那个年代是绝不会发生的。”

第126章

女孩坐在床上，齐腰的黑发在她不安的手指上绕来绕去。门口出现的魁梧身形把她吓得直往后缩。

他看到她，脸上却露出了笑容。终于有一次，雅各布没让他失望。

女孩说她的名字叫罗达。他信了。她说她刚满十一岁，三个星期前。他也看出来了。长发从饱满的肩头上散落下来，宽松的衬衣掩盖着即将被发育征服的身躯。百褶裙和白短袜成就了这副天真无邪的模样。他任凭自己的父性本能发挥出来，用友好、安慰的语调和温柔的手势让她放松下来。

“你是第一次？”他坐在床边挨着她，一只胳膊轻轻地放在她的肩头。“别担心。我不会伤害你的。握着我的手。我们先聊一会儿。”

她不太情愿地把她的小手放到了他的手上，感觉到他粗壮的手指温柔地握住了她。他的另一只手伸到了她的膝盖上。

“紧张吗？”他的语气平静，让人安心。“放松就好了。那样你会更好地享受它。”他轻抚着她的胳膊。“十一岁的感觉如何呢，罗达？”

她悄声回答说：“还好。”

“比十岁好？”

她紧张地耸耸肩。闲谈可不是这会儿她心里想的事。她只想捱过去，完事走人。回家去，玩她的洋娃娃。

“你喜欢上学吗？”

她小心翼翼地点着头。

“这是你校服的裙子？”他把手放到裙边上，用大拇指摩挲着她的大腿，让她习惯他的触摸。“你的头发真美。”他用手指捋着她的头发，仔细欣赏那丝一般的发质。“你有姐妹吗？”

“有一个。”

“比你小吗？”

她摇摇头。

“可惜了。否则，下次我们可以来个三人行的。”他拍拍他的钱包。“也许完事了，我还可以多给你点儿呢。”他伸出手，开始解她衬衣上的扣子。她强迫自己坐着不动。她的姐姐已经解释过会发生什么了。“他们给你多少钱？”

“我不拿钱。”

他解开了第二颗扣子。“这样行吗？谁说的？”

“我爸爸。”

“你爸爸？他知道你在这里？”他摇着头，不敢相信。还能有比这更卑鄙的吗？

“那你爸爸是谁？听起来他真是个好人。”

“他就在楼下。他的名字叫雅各布。”

第127章

“马特，我是凯里。你能给我回个电话吗？我的卡快用完了。”

马特伸出手去摸床头灯。“等一下。”半睡半醒中，他按下了回拨键。“你还好吗？你在哪里？”

“在我家里。”

“那出了什么事？”

“出事？没有啊。我想出了一条新理论。就这样。”

马特盯着钟面，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嗯，那好吧。我还以为你凌晨两点把我叫醒，应该有什么紧急事务呢。”

“两点？马特，对不起！我忘了时间了。没想到这么晚了。”

他无声的诅咒了一句，嘴上却说：“没什么。你想到了什么？”

“是关于丽贝卡的。”

他抬腿从床上下来，拿起他的便签本。“我听着呢。”

“丽贝卡得的是I型糖尿病吗？”

马特耸耸肩。“这种事，克莱尔能确切告诉你。”

“我不想让她担心。可能也没什么。”

“你大半夜地把我叫醒，就是为了问这个？”

“马特，对不起。只是……没关系。我明天给克莱尔打电话。晚安。”

电话断了。马特差点就按了重拨，但看看钟，还是算了。

不管是什么，都可以等的。

第128章

兰德尔伸手越过贝唐辗转反侧的身体，关掉了闹钟，又轻轻地用手梳理着她的头发，把她安抚着重新入睡。

他有一节在伦敦的信息技术课程，他告诉过她的。

早出晚归。

他洗了个澡，悄悄地穿好衣服，但没有胃口吃早餐。

他溜到孩子们的卧室。轰天双宝挤在一张床上睡着。她们各自有床，每天晚上都各自入睡，但毫无例外，第二天早上她俩准又都睡到了一张床上。

昨天晚上双宝都累了。奶奶给她俩做了万圣节的道具服，双宝坚持要爸爸带上她们一起去取服装。反正贝唐的班会上到很晚，他就带他们去了。

夜晚来临，疲惫袭来，而且到家也晚了，女孩们没有按照惯例在晚上洗澡。她们各自喝了杯热巧克力就被安排上床睡觉了，为她们的父亲好，也是为她们自己好。他希望她们没有传染上他的感冒。

离开房间时，他分别在双宝的额头上亲了一下。

“我爱你们。”他轻柔地说。“永远。不论怎么样。”

大门在他身后关上了，而他的手在颤抖。

第129章

一阵敲门声惊醒了马特，他穿着睡袍穿过屋子，开门后看到丹尼。虽然怒气冲冲，但他还是把门缝开得更宽些，不情愿地让这个年轻的拜访者进了屋。

“我以为我们说好了你不来这里的。”

“你应该在一个小时前就到达尼罗咖啡馆的。”

马特瞟了一眼钟。“该死！对不起。我睡过头了。你弄点咖啡，我去穿衣服。”

丹尼高高兴兴地遵命了。被请进了马特的公寓可不是一项不小的壮举。当主人洗完澡，刮了胡子，穿戴整齐的时候，咖啡已经在壶里冒着香气了。

“你需要一台咖啡机。”丹尼说道。

“雀巢很适合家里用。要是你想要喝好咖啡，就去尼罗咖啡馆。”

“我去过。你不在那里。”

“我说过抱歉了。”

“警察给你说过他们的计划吗？”

“丹尼，警察最不想透露消息的对象就是我。我是个记者。在交换信息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关系是特殊的。都是单向的。”

“他们给了你邓斯特的报告。”

“这是格外开恩。我的联系人冒了丢工作的风险的。我可不能再要他干这个。”

“但他们会按我们的理论行事，对吗？”

“绝对不能对别人说，是的。他们正盯着清单上的地址。我知道的就这些，丹尼。真的。”

丹尼看起来还是怀疑。“那你怎么还在床上？”

“昨晚没睡好。凯里凌晨两点钟打电话把我吵起来。”

“你真有狗屎运！她想要干什么？”

“没什么重要的，我保证。”

“比如说？”

“嗯，事实上，她是问丽贝卡得的是哪种糖尿病。”

“然后呢？”

马特耸耸肩。“就这样啊。”

“她大半夜地给你打电话，就问这个？”

“女人心，海底针，丹尼。你长大就明白了。”

“她很酷，不是吗？”

“谁？”

“凯里。”

“我想是吧。”

“我打赌，你看上她了。”

“丹尼，她比我小二十岁。还是个孩子。”

“她十九岁。马上就二十了。都老了！提醒你，我能给她的。”

“给她什么？”

丹尼羞怯地一笑。

“丹尼，你才十四岁。你该追你同龄的女孩，而不是一个成年女人。”

“五秒钟前她还是孩子呢。”

“她是。对我来说。”

“你说话像我爷爷一样。”

“网络犯罪的世界怎么样了？”

“前途光明。”

“很高兴是这样。有没有从黑社会给我带点有料的八卦？”

“想得美。”

“啊，你最好把耳朵贴在地上仔细打听，合伙人。否则，一旦他们把汤姆叔叔弄走了，你对我的用处也不大了。”

“你要踢开我？”

“应该把它想成是裁员。”

“他们可能抓不住他。”

马特抿了一口咖啡。“他们会有的。”

“你听起来没什么信心。”

“乐观点，丹尼。已经战斗到一半了。”

“你知道，大部分的杀手都是意外被捕的，而不是靠花哨的侦察工作。”

“丹尼，你就不能讲点别的吗？”

“比如说呢？”

“我不知道。随便。”

“那我们说说凯里。”

马特笑了。“你真的喜欢上她了，对吗？”

丹尼脸红了。“我想我恋爱了。”

第130章

莫莉领着他进了休息厅。他掩饰不住自己的难过，而露丝·雷诺兹带着职业化的微笑跟他打招呼。她解释说，昆兰大夫被叫去处理一件紧急事务了。

“实际上你会发现，对着女人会更容易些，格雷戈。”她又心虚地加了一句：“你知道，有些人是这样的。”

兰德尔如磐石般的沉默着，表明他不属于那些人。

“在我们开始前，你要来点什么吗？咖啡？更刺激点的？”

“求你，雷诺兹医生，我们能不能快点开始快点结束？”

“如你所愿，格雷戈。请过来。昆兰医生把程序告诉你了吗？没关系，你一边换衣服，我一边告诉你。”

“换衣服？”

他被带着走过了几条没有标识的走廊。最后，雷诺兹停在一扇门前。这门跟其他门唯一的区别就是它的编号。她刷了门卡，示意他进去。里面的一面墙上满是屏幕和监视器，一张躺椅放在它们前面。

“盥洗室在那边，格雷戈。里面有厕所和替换的衣物，完了还可以冲个澡。挂钩上有一件病号服。请你换上病号服，把开口穿在前面。我在这里把东西准备好。”

“衣服全都要脱掉？”

“你想的话，可以保留袜子。男性通常都会这样。我们现在感兴趣的不是你的脚，对吧？我需要能接触你的胸部和下身。”她上下打量着他。“噢，快点，格雷戈。你说过你只想快点结束走人的。还是你改变了主意，想喝点什么呢？”

他关上盥洗室的门，犹犹豫豫地开始脱衣服。

“你要上厕所的话，我建议你现在就去。我们想，能避免的话，就尽量不打断治疗过程。我想昆兰大夫已经告诉过你了吧，在治疗前，

有必要避免任何形式的性行为？”

一声无力的“是的。”

“那么，你上一次做爱是什么时候？”

他恨这些问题。“几天前。”

“自慰？”

他宁愿在任何地方，也好过在这里。他摸索着解着自己的衬衫扣子，手在发抖。“最近没有。”

“你最近的一次勃起是什么时候，格雷戈？”

幸好还有一扇门在他们之间。“我想，应该是今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

“紧张了？”

“非常紧张。”

“没必要。放松就好了。我知道你觉得尴尬，格雷戈，但要解决你的小问题，这是避免不了的。所以，就像你说的，开始得越早越好。准备好了吗？”

“快好了。”

“你换好了，就马上过来。”

第131章

他把长裤从脚上拽了下来，不情愿地脱下了平角内裤。

他又把手臂塞进病号服里，脚塞进这里提供的拖鞋。绝配。

他犹豫地推开了门，突然想到这还是他在这个机构里看到的、唯一一扇不带安全锁的门。

雷诺兹站在那些监视器旁边等着他，职业化的笑容堆了满脸。

“很好看嘛，格雷戈。你拿着的那是什么？”

“手帕。”

她的眼睛笑弯了。“你不需要那个。”

“我感冒了。”

“哦。我还以为……没关系。坐到这里来，找个舒服的姿势。有必要的话，可以调节一下座位。你待会儿要看着这些屏幕，所以按这个选择你最放松的姿势。”

他身子放低，坐到这张高扶手的、光滑的黑色皮革躺椅里面，做了必要的调整。“感觉不错。”

“很好。请你再站起来，把病号服的带子解开。”

“解开带子？”

“格雷戈，这不是保持端庄的时候。我马上要给你看各种图像，我需要测量你的反应。”

“我的反应？”他希望昆兰大夫在这里，而不是这个女人。

“没什么好担心的，格雷戈。只是体积描记仪。”

他茫然地盯着她。

“它能测量你的性冲动程度。别担心，不会痛的。只是一个可以扩张的铜环，套在下体上。它甚至能记录下最微小的刺激。再加上对你的心率，脉搏和脑电波的测量，我们就可以准确地观测到，到底是什

么能让你性奋起来。”

“但你已经知道了呀。那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

“这是一个标准的临床评估工具，格雷戈。你看，你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你会被某个特定的刺激物引起性兴奋。大脑在性方面的主观性是非常强的。体积描记仪会给我们一个更准确的描述。”她探过身来，拿起了设备。

“就是这个东西。它连着监视器，可以记录下治疗过程中下体反应出来的任何变化。现在别动了，我给你戴上。”

兰德尔紧张地往后靠。“我自己来不行吗？”

“格雷戈，请放松。相信我，什么样的我没见过啊。”

可你没有见过我的啊。

他紧握着拳头，盯着天花板，让她把病号服拨开。他感觉到了她的手，他的脸红了。这过程漫长得就像是永远都不会结束一样。

突然，她又站了起来，用橡皮膏将电极固定在他胸口上。

“这些是用来测量你的心率的。这个是检测大脑活动的。”她把一个电线构成的轻巧的头盔戴到了他头上。几秒钟时间之内她就做完了这些。

他忸怩着把病号服合拢来。

“别系，格雷戈。要有点活动的空间。现在，像刚才那样坐下。找个舒服的姿势。”

他照做了，很温顺地遵从指示，心里想着轰天双宝，提醒自己，这么做是为她们好……

她把一块板子架在椅子的扶手上，伸手从板子下面把悬着的导线拉过来，插到插座上。

病号服又被拉开了，他又感觉到了她的手。他屏住呼吸。

她最后调整了一下，站起来，微笑着。

“并不是很糟糕，对吧？现在，放松了，格雷戈。我希望你忘记我的存在。马上我就会关掉灯光，我希望你看着屏幕。我会给你看一些图像，我希望你只是放松地看，不要试图用任何方式控制自己的反应。只是放松，顺其自然地产生反应。”

她把板子紧紧地夹在椅子的扶手上。“任何情况下，手都不要伸到板子下面来，格雷戈。我们要求不能用手人为操纵。这一点非常重要。好了，还有问题吗？”

“电击什么时候开始？”

雷诺兹笑了。“下次。我们今天做的，格雷戈，是对你喜欢的刺激物进行临床确认。不做完这个，厌恶疗法就不能开始。现在，你准备好了吗？”

灯光暗下来，轻柔的音乐在背景里响起来。

柴可夫斯基。

芭蕾舞曲。

《天鹅湖》？

《睡美人》？

他突然想起了。

是《胡桃夹子组曲》。

第132章

“正如我已经强调的，科林，这决不是针对你个人的责难。完全不是。媒体已经被压住不发声了，我们的行动不可能被公众干扰。”他们等消息的时候，总警司锡德里克·沃克已是第三次在安慰他。“就是掩饰我们工作中的失误这么简单的事。这种模式已经不可能是单纯的巧合，没法让人忽略。你肯定会同意吧？”

韦斯曼点头同意。

邓斯特仍然闷闷不乐。“我想，一些高级警官居然会相信一个乡巴佬记者的那些滑稽的理论，这种情况实在让人难过。你自己也承认，他和其中一个受害者的母亲搞在了一块儿。”

沃克叹了口气。“事情没那么简单，科林。我……”

值班警员有点担心地把头伸到了门边。“长官，我们刚收到来自提赛德的报告。有个十一岁的女孩没去上学。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她在她家附近上了一辆身份不明的车辆。没有进一步的细节，但您说过要立即报告的。”

“发生地点不在那张该死的清单上，对吧？”

“不在，长官。在米德尔斯伯勒。还有一个怀特岛上的女孩失踪了，不过确实是刚刚接到报案。”

“谢了，托尼。随时报告。”他转向了韦斯曼说。“米德尔斯伯勒？怀特岛？也许汤姆叔叔的字母表没学好。你怎么看，科林？”

“我打赌，没什么严重的。”

韦斯曼恨恨地看了一眼他的客人。“任何有孩子失踪的案子都是严重的，科林。先生们，请原谅，我要回去了。还有事做。”

他来到专案室，跟皮特曼搭话。“戴维，有什么消息吗？”

“还不多，长官。米德尔斯伯勒的那个十一岁女孩叫萨伊娜·辛格。她的朋友看到她上了一个陌生人的车。没有胁迫迹象。他们告诉了老

师，老师打电话给当地警察局作为备案。显然，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具体关注的事项和地点，不过现在人人都在提防汤姆叔叔。”

“另外那个孩子？怀特岛上的？”

“没有进一步的情报，长官。”

“那么，也没有关于伯福德的清单的情况？”

“目前都很安静，先生。我们的心理分析专家是怎么看的呢？”

“他正在跟总警司搅和。爱拍马屁的混蛋。想当初才见面的时候，我居然还喜欢他。”

“外表具有欺骗性，长官。”

“我不介意，可就因为我们追逐这条线索，他那架势就好像被公然冒犯了一样。要是这是假警报，这事儿就会没完没了。当失踪的女孩们不是来自于从U到V的地方时，你看看他脸上那副得意的表情。”

“也许汤姆叔叔不认识字母表呢。”

“你还敢说，戴维。我才从总警司那里领教了一回。他又在向邓斯特宣传公关关系那一套了，警察工作的面貌要改变，要搞好社区关系，融入社会。都是屁话。”

皮特曼咧嘴笑了。“屁话，长官？”

“别傻了，戴维。看在上帝分上，别老叫我长官了。”

“好的，长官。”

第133章

屏幕亮了，出现了头几张图像。

衣衫暴露的女人们微笑着，摆出撩人的姿势，对着镜头发出召唤。

他发觉自己在黑暗里张望，想找出雷诺兹在房间的哪个角落，可是却看不见她。监视器上显示出一些波动的线条，就像医疗剧里面的一样。

“请看着屏幕，格雷戈。”就在他身后。

屏幕上的女孩们开始跳脱衣舞了。在别的时候，他也许会觉得它有挑逗性。但是有雷诺兹躲在黑暗里，观察他的每一个行动，他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感觉。

他的眼角余光看到监视器上有动静。

“就这样，格雷戈。你要放松。”雷诺兹的声音中透着安慰。

一瓶冰冷的百威啤酒出现在他旁边。他心怀感激，一把抓在手里。

随着啤酒下肚，波动的线条也平缓了下来，当他的注意力转向屏幕时，波动又变厉害了。

“你觉得怎么样，格雷戈？”

“像这样坐在这里，真有点傻。”

“这些图像吸引你吗？”

“不是特别吸引。这种环境下不行。”

“你看，格雷戈，大脑是很主观的。根据我们的仪器记录，这些图像是能令你兴奋的。”

他想摸摸自己，反对这个判断，但椅子扶手上的板子挡住了他。

他又集中精神，想感觉出自己有没有勃起的迹象。

没有啊。

那些图像消失了，下一个又来了。音乐也消失了，与画面配合的声音传了出来，是两个女人在帮对方脱衣服，模拟女同性恋做爱的情景。慢慢地，他开始不那么注意周围了。更放松了。雷诺兹一直保持沉默，有那么一阵，他都忘了她的存在。

慢慢地，图像消失了。

“这只是帮你放松的，格雷戈。把你带到那种情绪中去。接下来，我们会在屏幕上看到一系列的图像。不会再有中断了。我只希望你能放松地看着它们。有些对你会有吸引力，有些没有。有些你甚至会讨厌。这些都没问题。确定哪些让你没兴致，跟确定哪些让你有兴致一样重要。好了吗？”

屏幕点亮了。一系列的静态图片出现了，每一张都显示几秒钟，然后换下一张。

他认出了其中有些图像是他在上次就诊时看过的，于是，他开始猜测这些图片的顺序。穿衣服的女人，穿得很少的，然后是裸体的。

接着是男人，也是这个顺序。

接下来是成对的。

然后是前戏中的成年人，接着是真正做爱的。

他观察着每一幅图像，眼睛不时瞟一眼监视器，看上面记录了什么样的反应。当发现只有男性在屏幕上的时候，波动几乎可以忽略，他心里暗暗感到安慰。

接着，图像改变了。游戏中的小孩。

他紧张起来。

就是它了。

这就是他来这里的原因。

他深吸了一口气。男孩和女孩一起。

接着只有男孩。

接着只有女孩。

穿夏季连衣裙的小女孩在游乐场玩。他突然发现监视器上那些生机勃勃的波动。

图像变了。

裸体的小孩。

他记得雷诺兹把这些图片说成是天体主义照片。只不过现在是视频，而不是静态图像。正在沙滩上玩耍的裸体小孩

图像又改变了。

再也不是天体主义者了。

小女孩故意穿得很性感，姿势撩人。

他发现了监视器上狂跳的波动线条，赶紧转开不看，心里异常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他能感觉到自己股间的躁动。不用什么电子仪器也能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

“看着屏幕就好，格雷戈，拜托了。”

他看见雷诺兹的身影出现在他旁边，转动监视器，让他看不到上面的显示。

“你觉得怎么样？”

“不舒服。”

“有欲望了？”

“算是吧。”

“你是被挑逗起来了。相信我。不要难为情，格雷戈。这很好。”

“很好？我看着小女孩，下面就变硬了，还很好？”

第134章

“很好，我们正式确定了刺激因素。”雷诺兹的语调不动声色。

“现在，放松下来。继续看。我们有必要确定你的兴趣到底在哪里。”

“我还以为我们刚刚确定了呢。”

“我们还要知道你对其他情景的反应如何。打破身体的界限。跟小孩产生身体接触。和小姑娘。”

“我跟你说过，我还没到那一步。”

“这就是我们马上要确认的，格雷戈。体积描记仪不会撒谎的。要是你发现自己不自觉地勃起了，也不要紧张，不要尴尬。只需要放松，完全放松。让你的身体自然地产生反应。”

现在是动态图像了。有些明显是业余爱好者拍的，也有很专业化的。但都涉及小女孩。

早期超8毫米录影机录制的那种闪烁的画面，被家用录像机画质的代替了，接着是一清二楚的高清镜头画面。

他带着病态的迷恋，看着真正的小孩，小女孩——有些比轰天双宝小得多——却参加到了那些在他最变态的想像中也不敢设想的活动当中。

尽管不情愿，但他还是能感觉板子下面，自己勃起了。

他试着闭上眼，想想其他的事情。

他试图告诉自己，这并不愉快。

这些孩子是在被猥亵。

被伤害。

但他还是看着。

突然，他感觉一只手伸到了他的双腿之间。“调整一下体积描记

仪。别管我。看屏幕，格雷戈。你做得不错。”

她的手很轻柔，声音里没有任何责备的意思，他第一次相信了她。

仍然不情愿，但他还是放松下来，躺回椅子上，让自己充分享受这些影像，甚至喜欢上了下面正在发生着的身体接触。

他的脉搏加速，下身完全勃起了。

他不由自主地享受着看到的这些。

感受到的这些。

有那么几秒钟，图像和现实混淆在了一起。

雷诺兹被遗忘了，唯有视觉和触摸才是重要的。

接着，出事了。

他没有任何办法。

短暂的快感之后，他感觉到了雷诺兹的手在他的裆部，给他擦干净，那快感马上就被极大的尴尬代替了。

他的身体在椅子上萎缩下来，屏幕上的影像被抛到了脑后，谢天谢地，还有黑暗可以藏住他。他期望灯就这样，不要开。

他能看到雷诺兹的身影在他面前，默默走到看不见的地方去。他希望她能开口说话。

说点什么。

随便什么。

告诉他这没有发生过。

告诉他这没有关系。

告诉他这一切都是他在做梦。

但只有沉默。

沉默和闪烁的屏幕。

第135章

大家都一致认为汤姆叔叔只看得上小女孩。

那天被报告失踪的男孩被一带而过。米德尔斯伯勒女孩早些时候已经到校，这让全局上下都松了口气。

怀特岛戈兹希尔的八岁失踪女孩是他们仍然担心的对象，但是，就像韦斯特不断给他的探长的提醒那样，戈兹希尔不在伯福德的名单上。

怀特岛上第二个失踪小孩的报告，让皮特曼和韦斯曼又在专案室里谋划起来。

“十二岁。茱莉·梅里克森，来自文特诺。根据社会服务署的高危人群记录，她经常离家出走。这是V开头的地名，否则我们已经把它当普通的逃学事件，不予处理了。”

“那里是谁在负责？”

“阿斯普勒探长负责协调纽波特那边的事务。”

不到一分钟，韦斯曼就打通了电话。“我是警司约翰·韦斯曼。关于那两个失踪的女孩。你上次跟我的探长通话之后，有没有什么新情况？”

“没什么，长官。当然，我们已经封锁了全岛，可是两个女孩可能已经到大陆了。那是假设的最坏情况。老实说，大点儿的那个女孩很有可能午饭后就会露面。这是她最喜欢玩的花招。让我们担心的是那个小点儿的孩子。不用说，她的父母都担心得要命。”

“他们的担心完全有理由。有任何情况，立即向我汇报。”

“也可能是巧合，长官。”听起来皮特曼并不确信，但是他还是重复了一下那个观点。“这些地点中，只有一个与这个名单上的序列符合。但这个文特诺女孩又是个逃学惯犯……”

“那是假设那该死的名单跟这个案子有那么一点点相关的情

况。”韦斯曼在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之间游移不定。“让我感到困扰的是时间，戴维。甚至邓斯特也同意，我们看到的是某种以月为单位的周期。我打算再跟他谈谈。”

“恕我直言，长官，但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再听那些无聊的蠢话，说什么有些人小时候没吃到母乳，长大就成了挥刀砍人的疯子。”

“这样说不公平，戴维。我承认，科林的犯罪心理画像目前似乎没有让我们有什么发现，但他在这个领域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问题是，当我们太看重心理画像这种游戏的时候，伙计们也开始把它过分地当一回事。他们开始回避其他的调查方向，就仅仅是因为这些方向不符合画像的标准。”

韦斯曼叹了口气。越快把皮特曼打发走越好。“还有呢？”

“开始，我是倾向于把心理画像师跟以前的灵媒相提并论的。那当然是在您来之前，长官。但现在……现在我觉得他们比灵媒还糟糕。过去是，当一切都无济于事时，警察就会去找灵媒，作为最后一搏。他做得小心翼翼，藏在幕后的。而现在呢，你不过就遇到了接连两起犯罪手法类似的案子，人们就开始大呼，连环杀手，连环强奸犯，连环商店扒手，还请来了顶着商业管理学和巫术唯心论两个大学学位的专家。他们一辈子也没见过真正的罪犯，我们还得按照他们的每一个怪念头去行动，找出一个家庭背景不好的嫌犯，小时候经历过创伤，长大了穿着双排扣马甲，……”他的声音低了下来，因为用光了描述心理画像中老套形象的词语。

韦斯曼挤出了一个笑容。“我相信，当你提到商业管理学学位的时候，心里没有特殊所指吧？”

皮特曼感觉到坐立不安了。“长官？”

“你看，戴维，我知道我没什么经验。我也理解有些人对我有什么感觉。但警察队伍正在改变。我们得适应这种改变。无论如何都得。”

“只是比喻而已，长官。”

韦斯曼踱到了白板前。“已经有五个孩子被谋杀了，戴维。现在，我们的人，不管他们的教育背景如何，都有一种共识，那就是五个孩子中，有四个都是同一个人所杀。要证明你和伯福德是正确的，我们还需要两起案件，发生在分别以U和V作为地名开头的地点。我觉得戈兹希尔不符合，戴维。你觉得呢？”

“我保留自己的意见，长官。”

韦斯曼大声咂着嘴。“就像邓斯特说的，地点顺序纯属巧合。面对现实吧，戴维，汤姆叔叔是个脑残的白痴，很可能连拼写都不会，更不用说按顺序计划绑架行动了。”

第136章

“对……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就这么发生了。”

雷诺兹的声音是从卫生间里传出来的。他能听到龙头的水声。

“没必要道歉，格雷戈。那很棒。真的很棒。你到达性高潮是很有必要的，这样我们才可以记录下你性兴奋的峰值，为以后全面开展治疗设立一个基准。很抱歉，我没有提醒你，但提醒了就有可能改变你反应的方式，就不能算真实记录了。”

“那些孩子……我以前从来没看过这样的。太……我忍不住。我知道这不对，但它太……”

“色情了？”

尴尬和羞耻同时充斥着他的大脑。他觉得自己好下流。“现在该干什么呢？”

雷诺兹回到了房间。他祈祷着她不要开灯。

“厌恶疗法要等到你精力充沛的时候才能开始。我们今天没有别的事情了。请坐稳，我给你把体积描记仪取下来，然后你就可以洗澡、穿衣服了。”

“就这样？我能走了？”

“等我们分析了这些结果，下次我们就正式开始治疗了。莫莉会在你走的时候，给你安排下一次的日期。别担心，她完全不知道你做了什么。”

他走到了浴室，享受着热水的冲刷。他给自己一遍又一遍地抹着肥皂，同时试图把自己混乱的思绪理出个头绪来。

隔着屏风，雷诺兹问道：“你觉得怎么样，格雷戈？”

“尴尬。羞耻。下流。变态。”

“别对自己太苛刻了。”

“看到性侵真实地发生在影片里，就在我面前……你们到底是在哪儿弄到这些东西的呢？”

“就我们来说，我们是慎重地通过内政部拿到的。这是伦敦警察厅恋童癖案小组收缴的罪证。”

“那这之前呢？”他需要谈话，来推迟灯光重现时与雷诺兹无可避免的面对面。“这些东西最初是从哪里来的呢？”

“最初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但网络让它变成了世界性的现象。你买过色情杂志，对不对？”

“买过成人类的。不是儿童色情。”

“你看过《洛多克斯》和《彩色高潮》系列吗？”

他看过，但还不打算承认。“没有。”

“出乎我的意料。它们风行多年，当然主要是在合法的性用品商店里。这是真正的色情作品，不是你从当地报亭买得到的那种利用三版女郎引诱人的杂志。《洛多克斯》是彼得·特安德在六十年代创办的。现在好像难以想象，但就在60年代，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承认色情行业合法了。各种色情行业，包括儿童色情。你刚才看到的那些镜头是来自《洛丽塔》系列。”

“《洛丽塔》？我看过那部电影。杰里米·艾恩斯。但不是……”

“不是纳博科夫的小说。是真家伙。《洛丽塔》杂志系列是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的、商业化的儿童色情组织，被丹麦政府批准合法的。公司现在还在运营，当然，不再有关于儿童的了。但那时候，它带出来了一批山寨作品系列，比如《洛丽托滋》。那也是在丹麦发行，不过是由一个名叫艾瑞克·克罗斯的英国人管理。《洛丽托滋》是规模最大的，但还有其他的。《可爱的帕迪》和《可爱的琳达》。斯堪的纳维亚的政府最终还是叫停色情业，它们都被迫转入了地下。儿童色情作品几乎不可能找到了。但网络意味着一切都改变了。现在，任何人只要鼠标一点，就可以在他自己的起居室里看猥亵儿童的图像了。就像你第一次来时，我说过的，格雷戈，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你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性幻想的人。”

“我现在也开始认识到这一点了。”

“还有人真的相信与小孩发生性关系只是无伤大雅的小情趣，应该被合法化。”

“合法化？”

“你想必听说过恋童癖信息交换联盟吧？”

“好像听说过。但它现在不存在了，是不是？”

“官方说法是不存在了。这个组织被明令禁止了，但是禁止某样东西并不能消除这些问题。我敢向你保证，它现在还有成员存在。不仅这里有，全世界都有。你听说过勒内·居永协会没有？”

“从来没有。”

“就是《美国派》的原型。他们主张，要把他们所谓的跨代性爱合法化。他们的口号可能会吸引你的，格雷戈。”

兰德尔好奇地从屏风后面探出头来。“那是什么？”

雷诺兹微笑着对他说：““八岁前做爱，否则就太晚了。””

第137章

对于老萨莉来说，这只是寒冷冬天里又一天。

圣诞节前的突击购物意味着深夜顾客和喝醉的狂欢者，他们经常会打扰她在这条大街的门廊里的晚间休息。一旦人群最终散去，五颜六色的街灯又让她睡不着了。

小巷尽头的大垃圾箱是她常规的落脚点。垃圾箱对于伦敦街头的这些无家可归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个宝藏。

她发现一件衬衣，小孩的，几乎是新的。她或许能拿它在慈善商店里换一件她穿得上的东西。她把这件衣服塞进口袋，又去拿那件厚外套。

当她把衣服从垃圾箱里扯出来的时候，一双毫无生气的眼睛瞪着她。她那颗心脏已被低体温症和廉价酒精折磨得虚弱不堪，这一幕完全超过了它的承受范围。老萨莉费劲地走出来，到了街角就支撑不住，倒下了。

这个老太婆手中的口袋没有引起警员斯蒂芬·格洛弗的任何兴趣，他正记录那个费心停下来的人的一堆废话：要多点衣服才能保暖。救护车慢慢地离开时，格洛弗循例走回到垃圾箱那里，看老萨莉有没有落下什么东西。他还是第一次在巡逻中遇到有人死亡。

他漠然地捡起了白色短袜。

又有一只，他的心开始紧张起来。他想起了老萨莉包里的小孩衬衣。

而那条灰色百褶裙让他几乎是跑步到了垃圾箱跟前，害怕是那种最坏的情况，但还期望不是那样。

这是警察生涯中必然的组成部分。

但是亨登警察学校所教的任何东西，都没能让他为这一幕做好准备。

第138章

戴维·修利斯医生先在距离较远的地方做了初步估计，耐心地等着法医摄像师拍照结束。

当他接手现场时，他几乎掩饰不住他的兴奋感。

这简直就是法医病理学家梦寐以求的现场。

黄色的指甲像信号灯一样凸显出来，确定无疑是汤姆叔叔的招牌。修利斯带着自信的神气接管了尸体。犯罪现场的法医们正在安全距离上安放弧光灯，因为十二月的黄昏已经步步蚕食了日光。一顶帆布帐篷把现场遮起来，挡住了警戒线外聚集起来的看客们的目光。

修利斯满意的用麦克风宣布了他的发现，同时有一个摄影师在为他录制相关画面。

还没有尸斑，就是重力作用下的血液沉积现象，这表明死亡时间很近。

他宣布了直肠温度计上的读数。他完全有能力直接心算出结果，不过，他还是在笔记本电脑上运算了一下，以便得出精确的数据。从正常体温的摄氏37度中减去记录下来的温度。除以1.5。按平均每小时2.5度的降温速度绘制一幅曲线图。电脑可以自动加入空气温度和其他相关因数。但修利斯已经在脑海里得出一个大概的死亡时间了。

又过了一个小时，他才准备好移动尸体。

周围没有任何可以说明这个小女孩身份的东西。她那焦急的父母对几个街区外发生的这一幕毫不知情，直到傍晚才终于不再给女儿的朋友们打电话，而是报了警。

不到一个小时，那位父亲赶来，认出了自己的孩子，十岁大的维多利亚·吉勒姆。

那时候，他的妻子已经在大剂量的镇静剂作用下，坠入了让人欣慰的迷糊之中。

维多利亚是他们唯一的孩子。

第139章

大家都说，维多利亚是个独立的小女生，更喜欢一个人独处，而不是同龄人的陪伴。

那天早上她去上了学的，但在午饭时间独自一人溜达到了城里。

下午点名时，老师给她记了个缺席。但现在是本学期的最后几个星期了，学校为圣诞排演的戏比计划进度慢了不少。老师觉得，甚至都没有必要短信报告她的父母。跟对付这种逃课惯犯相比，她还有更紧迫的事要做。

这是老师们每天都被迫要做出的那种职业决定。

但这个决定将会给她的余生带来持续的噩梦。

第140章

在兰贝斯路上，法医们取得了进展。

指甲上的油漆样本已经被放在两只碳电极和一只电弧之间，进行发射光谱分析。分光镜把发射出来的光线划分成几个组成部分。这与之前在汤姆叔叔的受害者身上发现的油漆是相同的。

铜管上的纤维显示，凶手在勒紧绷带时，带了白色的棉质手套。

女孩的羊毛衫上发现的毛发，除了被放在显微镜下进行比较分析外，还进行中子活化分析。动物的毛发被证明是来自女孩养的宠物。从羊毛衫上取下来的53根人的毛发中，有一根不是属于这个孩子的。DNA分析确定，它和在孩子身上发现精液痕迹来源一致。凶手是棕色短发。

那只脏手帕几乎是多余的了。白色的棉手帕，沾了小孩的血，A型血。而手绢上的鼻涕却属于一个未知的人，血型为O型。其DNA来源也与毛发和精液一致。

但刚刚开始欢欣鼓舞却是短命的。

调查很快停滞不前了，因为线索一个个都引向了死胡同，好心民众提供的消息也像洪水一样退潮了。

12月10日，根据一位无名氏的举报，失踪的怀特岛女孩们的尸体被从雷丁南部的肯尼特-埃文运河中打捞了出来。

第二天，《犯罪观察特别报导》播出之后，又有了一条新线索。

韦斯曼亲自接的电话，并安排皮特曼接手调查。

一个案件通报会将在中午时分于肯特郡社会服务署举行，警方在被邀之列。

几个对重点保护儿童进行日常随访的社工相信，他们可能偶然发现了汤姆叔叔的身份信息。

第141章

在戴恩瓦利路的这间案件通报会议室里，四个社工坐在长桌的一边。发言嘉宾已经打过电话，说她要迟到一会儿。皮特曼独自坐在长桌的另一端，暗暗咒骂韦斯曼。这工作该是分给那些菜鸟警察的，而不是他这个经验丰富的老手。

跟社工交谈的尝试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

他们根本不属于同一个星球。

嘉宾到来时被淋成了落汤鸡，皮特曼对此有点幸灾乐祸。他故意夸张地看了一下表，但其他人好像都不在意那点被浪费了的时间。有人给来宾端上了一壶茶，这又拖延了一些时间。皮特曼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并不想喝，但要是有人能给他一杯也好啊。

“感谢大家今天的到来。”他们中的一个终于开口了。“因为有几张新面孔，所以请容许我简要介绍一下。本部门的，我叫薇拉·凯吉，高级社工。我的同事有科琳娜·穆恩和约翰·普拉特，两位都是目前被安排负责这些孩子的专案社工，还有米歇尔·奥谢，也是高级社工。我很高兴地欢迎桌子对面的露丝·雷诺兹大夫。露丝是位于塞文奥克斯，久负盛名的昆兰机构的心理治疗师。”她顿了顿，让她的同事们有机会好好认识他们面前这位纡尊降贵的客人。然后，几乎就像是回想起来似的说道：“出席的还有肯特警察局的皮特曼警官。”

“探长。”皮特曼纠正道。“探长。”他在想，韦斯曼是不是故意给她说错的。

“皮特曼探长。”凯吉装出了一个毫无魅力的微笑。“现在专门召开这个会议，是为了应对两个女孩受到性侵的事情。性侵的实施者，像多数案件一样，是他们的亲生父亲。我们需要考虑是，是否有足够的依据可以将这些孩子列入高风险人群登记表。”

“当然，如果那些孩子正在被性侵，这是早就该做的事了。”皮特曼大胆地说了句。

凯吉怒视着他。“事实是，警官……社工的工作有无数必须遵循的

守则和程序，工作量很大。不能因为一个孩子正在受到性侵，我们就立刻闯进去解救。”

皮特曼扬起了他的眉毛。“是探长。而且，要是你乐意把你的证据交给任何一个警察的话，我们都会为你做到这一点。性侵儿童是刑事犯罪，也许你还没有听说。”

凯吉挥了一下手，没理他的话头。“我们还没有证据，警官。雷诺兹大夫今天来，就是要向我们说明这些。”

于是，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了雷诺兹。她愉快地接受了大家的关注。凯吉继续说道：“雷诺兹大夫，就是露丝，已经为这位父亲治疗了一段时间了，并通过她的努力发现了明显证据，揭露了一些令人惊悚的性侵。因为她极度的担忧，她特别要求今天需要有警方代表的出席。”

专案社工们都倒抽了口凉气。雷诺兹享受着这个悬念，对瞟向她的每一张充满敬畏的脸，都一一报以微笑。皮特曼觉得好恶心。自以为是的滥好人。他不耐烦地弹着手指。

“闲话少说，接下来，我把会场交给露丝。”

雷诺兹在众人的目光下坐直了，开始对她的听众发话。皮特曼却在研究他的手指甲。

“虽然带着深深的疑虑，但我今天来这儿的目的是，为了大家的利益，去背叛一位客户，一位病人的信任。”

第142章

雷诺兹故意停了一下，啜了一口茶，享受着社工们渴望的目光。

“今年早些时候，一位31岁的白人男性，格雷戈·艾伦·兰德尔找到了我们，他在我面前呈现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病例，他在多方面性欲反常，包括一度对小女孩产生色情兴趣。”

“雷诺兹小姐，我知道存在一定的联系……”

“警官，请安静！”是凯吉，满脸都是受到顶撞之后的那种愤愤不平。“我当然不知道你的警察局里面是怎么对待客人的，但在这里，我们认为让发言的人在被打断的情况下讲完，才是礼貌的行为。”

“但是我……”

“等露丝说完了，你就有机会向她提问了。”凯吉眼冒怒火，谅他也不敢再挑战她的权威。

“谢谢你，薇拉。”露丝说着，看着皮特曼。“嗯，兰德尔在今年的七月来找我们，就在那个悲剧事件，那个小女孩从这个地区被绑架后的几个星期。

“丽贝卡·梅多斯。”皮特曼说道。

凯吉好像赞成这种简短但有用的插话。

“丽贝卡，对。多好的一个孩子。我对她父母充满同情。对他们来说，这无异于一场可怕的磨难。”

“太可怕了。”这些滥好人们齐声低语道。

“当然，像我们这样的机构，在发生了备受瞩目的性侵害案件之后，得到更多的公众关注是相当常见的。”

以凯吉为首的社工们把头点得像驴子一样。皮特曼在心里给凯吉起了个外号：高级点头工。

“长话短说，我代表昆兰医生和兰德尔进行了初期的面谈，他呈现出来的的是一个恋童癖患者的特征，对青春期前的女性有清晰的且日益

增长的性趣味。兰德尔已婚，是一对双胞胎的父亲。两个六岁大的女孩。”

等滥好人们把前前后后联系起来时，现场又是一片倒抽凉气的声音。雷诺兹认可了他们的思路。

“的确如此。不过，一开始兰德尔还能够说服我们，保证他的恋童癖倾向不会延伸到他自己的女儿。他承认，他觉得女孩最有魅力的时候是八、九岁的时候，因为这个，他害怕将来自己可能会弄出点什么事情来。再加上汤姆叔叔的事件被公开后，他受了刺激，就向我们寻求帮助。”

她停下来、喝了口茶，高兴地看到皮特曼在记笔记。“为了完成我们的评估，我们告知兰德尔，因为担心他将来有可能对他自己或别人的孩子构成威胁，所以需要尽早展开某种形式的预防性治疗。你们会发现，我们只能根据客户向我们透露的那些事情进行判断。在这个阶段，我们没有办法认识到兰德尔是在利用我们机构，来进行他自己卑鄙肮脏的勾当。”

凯吉像是在祈祷一样握着双手，难以置信地摇着头。而其他的滥好人们，在意识到雷诺兹的话指向何方之后，都发出压抑的惊呼。皮特曼全神贯注地听着，并没有对雷诺兹假设的道德困境产生什么反应，只是急于想得到更多细节。

“昆兰大夫和我开始对兰德尔进行一个疗程的厌恶疗法，打心眼里相信我们能从某种程度上帮助这个可怜的人。你们可能知道，厌恶治疗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患者观看那些用于刺激他的影像，以便于在后期阻止他畸形的性欲。在这个案例中，就是他恋童的癖好。为此，我们通过内政部，得到了一些儿童色情作品之类的材料。这一类的东西，我敢肯定，会让房间里在座的每个男男女女都感到反胃。”她停下了，扫视了一圈她的观众，看有谁敢不感到反胃。

“内政部把儿童色情片交给你们，拿给病人看？”皮特曼一脸怀疑。他有没有听错？

雷诺兹得意扬扬地笑着。“昆兰机构是这个国家中少数几个获得内

政部授权，可以参与性侵者治疗项目的机构。我们治疗的是有持续性暴力行为的罪犯，我们所用的资料是全国恋童癖稽查分队和它的前身——淫秽出版物稽查小组每年收缴来的大量儿童色情作品中的一部分。”

“让我来说明白。你们拿儿童色情图像给有恋童癖的人看？”

“非常准确，探长。那么，我可以继续了吗？”

皮特曼深深地叹息了一声。至少，她用了正确的警衔来称呼他。

“当然，事后回想，我们才意识到，兰德尔实际上是在利用我们的设施实现他自己施虐狂的性幻想，我们现在意识到，这些性幻想导致了他再开杀戒。”

“你的意思是……。”凯吉非常惊讶。“你的意思是，兰德尔是……汤姆叔叔？”

其他的社工都被惊得目瞪口呆。

雷诺兹的脸上完全是一副真诚的表情。“的确是这样的，薇拉，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你今天把警方也邀请到这里来的原因。”

驴子们又在点头了。皮特曼发觉自己也在点头，就赶紧用手托着了下巴。

“上个月，当我们的治疗似乎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时，昆兰大夫就安排兰德尔去见一位独立的分析师，听听其他人的意见。我们这个机构的人并没有多骄傲，相信自己能解决一切问题。有时候，一个新的视角对治疗这一类的病例是很有好处的。”

“这又是怎么把兰德尔和汤姆叔叔联系起来的呢？”

“若是有机会的话，我就要说到那里了，探长。昆兰大夫安排兰德尔到一个私人诊所去见一个我们在伦敦南部的同行。事情搞混了。兰德尔到了诊所，却被拒之门外。”

皮特曼耸耸肩。“然后呢？”

“我们说的这家诊所在伍尔维奇，那天早上，一个女孩被谋杀

了.....”

第143章

社工们倒抽了口凉气，感到了恐怖。

“当然，在我们意识到真相的同时，我们也面对着一个棘手的决定，是否要违背与客户的保密协议。”

凯吉向前探了探身。“噢，露丝，我们都感同身受。一个必须面对的巨大困境。”

“为什么你不立刻报告警察局呢？”皮特曼问道。

雷诺兹带着一副纡尊降贵的笑容。“兰德尔有两个女儿，纳塔莉和塔玛拉。既然他操纵并利用我们机构服务的企图已经明显无误了，同样明显的就是，这个男人对他的女儿已经进行了不知多少年的性侵犯了，很可能从她们出生就开始了。”

“可怜的孩子。”凯吉讨好地说道。“她们可能已经受到了永久性的伤害。但我们会尽我们所能来帮助她们的。”

其他的社工都一起点头，急着想表现出来，他们愿意尽一切所能。

“当然，事后看来，这些线索是如此明显。”雷诺兹说道。“例如，兰德尔给孩子们取了个外号。他称她们为轰天双宝。”她用眼睛扫视了一圈整个屋子。

“潜在的色情含义不言自明。显然，他把轰天炮的棍子形象想像成了男性的下体。当然，轰天炮的爆炸就代表着射精。当兰德尔用轰天双宝来指称女孩们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就是他在幻想着与自己女儿的亲密行为。而且这是基于他还没有这样做的假设。”

听到这个讯号，社工们又是一片抽气声。皮特曼来回地看着他们和雷诺兹，心里盘算着他还能坚持多久不笑。滥好人们欣然接受了雷诺兹的心理分析套话。

凯吉说道：“不用说，我们必须万分小心地处理这一极端微妙的情況，以避免进一步的心理伤害被施加到这些孩子身上。”

她转向了皮特曼。“我必须要非常郑重地强调，警官，如果你们警察不问青红皂白就直接逮捕了这位父亲，而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安置这些小孩，那这些年幼的无辜心灵将遭受巨大的打击。”

滥好人们卖力地点着头。对于又一次的口头降职，皮特曼只能闭嘴了。解释也没用。也许他一开始就该拿出高级警官的样子来。

凯吉又开始说话了。“为孩子们签发安全住所令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当然，是为了把孩子们会遭受到的，无可避免的创伤和压力减到最小。”她看了看她的表。“嗯，时间很紧张，我建议我们午餐后立即进行突击准备，明早第一件事就是营救孩子。大家都同意吗？”

皮特曼目瞪口呆了。“要是孩子们已经处在像雷诺兹小姐这里暗示的那种危险境地中，为什么不现在就去？”

“但要考虑孩子啊！”凯吉也惊呆了。“对不起，警官，绝对不可以那么做。”

皮特曼在回答之前，先深吸了一口气。“要是情报正确的话，我们所谈的就是这个国家最危险的人之一。雷诺兹大夫，请把这个人的地址给我……。”

凯吉几乎跳了起来。“她不会这样做的。要是某个笨手笨脚的警察不分青红皂白就逮捕她们的父亲，这两个孩子会遭受终生的创伤的。”

“这个人是个暴力罪犯。你们那些叽叽歪歪的滥好人程序只能收拾起来了，凯吉小姐。我要把这个人抓起来，马上。”

驴子们又在抽气了。他竟然这样跟一个高级社工说话！

凯吉怒视着他。“我确定沃克总警司能理解我的看法，警官。锡德里克和我打过很长时间的交道了。”

对皮特曼来说，这太过分了。他收起笔记本，开始向门口走去。“我不关心你们打过多久的交道，凯吉小姐。我的责任是保护公众。别操心地址了，雷诺兹小姐。没有你，我也能找到他。但我应该指出，阻碍警方的案件调查是一种刑事犯罪。”

第144章

到了福特山，还在愤怒中的皮特曼直接闯进了韦斯曼的办公室。这位警司正在打电话，他示意皮特曼坐下，可皮特曼还是站着。

“他刚好走进来，薇拉。是的，我会解释一切的。确保所有的文字工作都做好了。总警司首先就给了我四个警官来配合你。明天一旦他被收监，我就再次联系你。”

他放下了电话。皮特曼瘫倒在椅子上，明显是泄气了。

“要是他今晚再杀一个小孩呢？就在你的烂好人朋友们做好他们的文字工作的时候。”

“戴维，你反应过度了。仔细想想。这次再也不能搞砸了。总警司可是一直支持我的。”

“如果又有孩子被伤害的话，你真的以为锡德里克会扛下一切责任？”

“一个小时之内，我就会布置好全面监视。兰德尔哪怕是放个屁，也会被我们的人知道的。”

“那他自己的孩子呢？他有两个女儿。”

“薇拉好像对此没有感觉不妥。显然，提供这条线索的心理治疗师已经向她保证，说今晚孩子们不会有问题。”

“那她又是怎么知道的，说准确点？”

“戴维，我不想假装知道她们怎么得出这个结论。所以，就这么着，好吗？我已经同意，明天一早首先就给薇拉配备四个警官，来协助她。我想，你也许愿意去？”

“跟这些社工再待上一分钟？我宁愿砍掉我的……。不，谢啦，长官。我会等到他被收监的。我们的计划是什么时候？”

“早上7点。”

“经典的清晨突袭？把尖叫的孩子从床上拖起来？我还以为这种盖

世太保式的策略已经随着克里夫兰调查案灭亡了呢。”

韦斯特在他的椅子上坐立不安了。“我要说的是，戴维，总警司已经同意了这一切。我建议我们还是用自己的时间，做点有用的事。”

“长官？”

“做好逮捕兰德尔的准备。我们可以以猥亵自己的孩子的嫌疑，把他拘留24小时。薇拉也同意，孩子们一旦由他们的接手照顾，就立即对她们进行体检。但我们现在还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他和梅多斯家的小孩联系起来。然后，我们还需要带出伍尔维奇案。大都会警察局一听到我们抓住了他，立马就会要求将他转移到他们那里。显然，在我们审问他关于伍尔维奇案的情况之前，他们不能听到任何风声，时间很紧啊。”

“遵命，长官。”

“我希望能小心谨慎地进行这次行动，戴维。得小心谨慎啊。兰德尔一旦被抓，我就要立刻拿到一份完整的体检报告；在他离开这里被送到大都会警察局之前，还需要一份。我们可不想重复布里斯托事件了。”

第145章

兰德尔关掉了煎熏肉的炉子，把睡袍的带子在腰间拉紧，他扫视着房间，希望自己已经把熨衣板收好了。他瞟了一眼钟，非常确定地安慰自己：这么早敲门的只能是邮递员。

他打开了门，发现两个穿制服的男警官站在前排。后面是三个穿便装的普通人。两个女警官殿后。他本能地明白了他们在这里的原因。

“格雷戈里·艾伦·兰德尔吗？”

他想答应，却发不出声音。

“格雷戈里·艾伦·兰德尔，根据拘捕令，我们将以猥亵儿童的嫌疑逮捕你。”这个警察一边念着告诫词，一边扭转兰德尔的胳膊，麻利地把兰德尔的左手铐上了。他还没有时间反应过来，第二个警察走上前来，抓住了他的另一只胳膊。

这就是他几个月以来一直默默害怕着的时刻，反复发生的梦魇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就跟想象中的一模一样。“但我已经在接受治疗了。”这是他唯一能说出来的回答，声音中却没有了底气，完全被击溃了。“肯定是弄错了。一切都控制得很好的。”

贝唐的声音从楼上飘了下来。“格雷戈，是谁呀？”

“亲爱的，没事。”兰德尔看着警员，用目光恳求他们不要让贝唐知道警察来了。

“孩子们在哪里？”

兰德尔的脸白了。“她们在睡觉。不要让她们看到这个，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从来没有碰过她们。我还能控制住自己。求求你们……”

“她们就交给你们了。”警察把兰德尔推进了起居室。那三个便装的普通人也不打招呼，径直闯了进来，走上楼梯，那两个女警也跑上来跟着。

“不！别碰双宝。求你了！哦，天哪，不……”他想要走上前去，警察随手把他推倒在沙发上，差点撞倒了圣诞树。松针像瀑布一般，倾泻在了树根周围的大堆礼物上面。他听到贝唐在淋浴中途冲了出来，大叫着，在楼梯平台上堵住了入侵者。

“见鬼，你们是谁？格雷戈？出什么事了？”

入侵者在她面前挥舞着一份文件。“迈克尔·奥谢，肯特社会服务署高级社工。我有一份关于塔玛拉·兰德尔和纳塔莉·兰德尔的安全令，授权我们……”

“休想！格雷戈？我丈夫在哪？”贝唐坚决的占据着楼梯口。

奥谢示意他的两个同事让开，两个女警走上前来，跟贝唐对峙。

“兰德尔太太，我们到这里来是执行看护令的。孩子们在哪里？”

“看护令？双宝的？简直疯了。你要是敢动我的姑娘一根手指，你就得从这里横着出去。”她站在楼梯口，头发浸湿着水，眼睛冒着怒火，警察迟疑了，不知道该怎么继续。

“我丈夫在哪儿？格雷戈在哪儿？”

“他在楼下。被捕了。”

“被捕？”贝唐抓住了门把，支撑自己的身体。“我的天啊，出什么事了？看在上帝的份上，发生什么事了？”

“兰德尔太太，这对你来说肯定难以接受。但安全令只是一个临时措施，用来保护孩子的，纳塔莉和塔玛拉。”

贝珊的声音变成了尖叫。“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我警告你：别碰我的女儿。听清了吗？滚开！”

塔玛拉惊恐的脸出现在了门边。“妈妈？出什么事了？”

本能让贝唐转向她的女儿。两个警察趁机采取行动，把她压制在墙上，社工则用闪电一样的速度窜进了卧室。贝唐试图挣脱，但警察把她压了回去。在她身后的房间里，塔玛拉尖叫着，一个社工抓住了她的胳膊，把她向门口拽。另一个社工趁纳塔莉还没完全醒来，一把

抓起她，随随便便地拎起来，扛到了门口，任她尖叫。

她看见妈妈在跟警察反抗着，就叫起了妈妈，小小的胳膊无助地向她伸出去。兰德尔在楼下吼叫起来，在孩子们恐惧的尖叫声中，他的话已经无法听清了。沿街住户的灯都亮起来，窗帘也都拉开了。

第146章

“纳塔莉！”贝唐尖叫着女儿的名字。“放开她，你们这些混蛋！”女警们使劲地抓住她。“纳塔莉，别怕。妈妈在这儿。你们要带她们去哪儿？我们爱我们的孩子！看在上帝的份上，谁来告诉我，我是在做梦！”

她挣扎着，浴巾掉到了地上。

奥谢色迷迷地斜睨了她一眼。

第一个社工拉着塔玛拉的胳膊，想要跨过去。孩子惊恐地呜咽着。看到妈妈被穿制服的警察押了起来，她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纳塔莉叫得更大声。贝唐回应着她们的尖叫，挣扎着想要够着她们。

奥谢朝楼梯做了个手势，第一个社工拽着这个被吓坏了的六岁女孩的一只胳膊，根本没有费心去安慰她，任由她小小的手指绝望却是无济于事地抓着楼梯扶手。

第二个社工把尖叫的纳塔莉牢牢地裹在毯子里，抱着。她踢打着双脚，但胳膊不能动。

在这个社工下楼的时候，女警们走了回来，守住楼梯口，感到又诧异又尴尬。

有那么几秒钟，贝唐盯着她们的身影，头晕乎乎的，不知所措，接着她冲进了卧室，向着窗外尖叫着女儿们的名字。在清晨流动的雾气中，她还能听见她们的哭声，但几乎看不见人。接着是车门被摔上的声音，尖叫声变得沉闷模糊了。

她盯着窗外，眼看车子消失在雾中，感到难以置信，于是控制不住地哭了起来。

在她身后，一个警察递给她一件睡袍。“兰德尔太太，你最好穿上这个。”

贝唐不情愿地接过睡袍，裹在自己身上。震惊中，她坐在床尾，身体抖动着，心里无法接受刚刚发生的一切。第二个女警出现在了门

边。

“我们需要给你丈夫拿点衣服。”

她没等贝唐回答就走到衣橱里，开始翻动衣架，挑选裤子和衬衫。

“格雷戈在哪里？”

“在楼下。他将要被带回警察局，接受进一步审问。”

“为什么呀？他又没干什么。”

“你丈夫的袜子和内裤在什么地方？”

贝唐一边给她示意墙角的那个抽屉柜，一边难以置信地摇着头。

先是她的孩子，现在又是她丈夫。

简直无法理解。

“我得跟格雷戈谈谈。”

“对不起，目前不行。”

“但是……我不明白。”

“兰德尔太太，你的丈夫被捕了。怀疑他猥亵小孩。”

“猥亵？小孩？不可能！格雷戈不会干这种事的！弄错了。格雷戈决不会……”她开始意识到这个指控的严重性。

“你不会是指的双宝吧？不！不可能！太可笑了！他不可能，不。这……”她抗议的话被沮丧感代替了。

女警坐到了她身边，用手搂着她的肩，安慰她。

她的同事在抽屉里翻找，衣橱里找到的衬衫和裤子搭在她的手臂上。她转向贝唐，手里拿着五条女孩内裤。

“你丈夫经常把你女儿的内裤放在他的抽屉里吗？她们的脏内裤？”

贝唐抬起了头。“她们的什么？”她看着展示在自己面前的东西，

努力想着它们为什么会在那里。双宝在她们的房间里有自己放衣服的抽屉。“它们一定是跟他的混淆起来了……”她的声音弱了下来。

她又看了第二次。

慢慢地，她摇着头，难以置信。“哦，天哪。哦，天哪，不。”

“兰德尔太太？怎么了？”

“它们不是双宝的。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些。”

她的全身颤抖着，声音升高，变成了歇斯底里。

“你把它们放进去的！你栽赃！你个混蛋！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格雷戈不会的！他决不会……”

楼下，他们能听到格雷戈在一边穿衣服，一边辩称自己是无辜的。

声音平淡，毫无生气，说服不了任何人。

他在被领着向前门走去的时候，向着楼上喊了起来。

“贝唐，你还好吗？我决不会伤害双宝的，贝唐。相信我。我爱她们俩！我爱你！求求你，你必须要相信我。”

她试图回答，却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她想要相信他。

她疯狂地想要相信他。

但看着警察把那些脏内裤放在床上，她能做的一切就只剩下哭泣了。

第147章

轰天双宝紧紧地贴在一起，吮着拇指，怯生生的眼睛因惊恐而圆睁着，怀疑地观察着每个人。

穿着睡衣坐在沙发上，裹着毯子，泪水纵横的小脸和纠结的头发，让她俩成了全国防止虐待儿童协会（NSPCC）宣传海报的绝佳候选模特。这个社工收起了她的笔记簿，和她们一起坐在了沙发上。双胞胎向后退缩着，不敢相信她，觉得害怕。

“你们好，我是班福德小姐。你们俩谁是塔玛拉，谁是纳塔莉？你们俩真的一模一样，对吧！”

双宝泪水盈盈的眼睛观察着她的一举一动。

“好吧。你们要是不乐意，就不用告诉我。我就只有猜了。嗯，我看看。你是塔玛拉，你是纳塔莉，对吗？”

她的笑容没有骗到任何人。双胞胎盯着她，什么也不说。

“快点，姑娘们，没人会伤害你们的。我们只是需要谈谈话，然后你们就可以回妈妈身边了。”

双胞胎只是盯着她看。

“你们不想吗？你们不想再见到妈妈吗？”

没人回答。

“你们饿了吗？要不要吃早餐呢？我们有很多的麦片。脆米粒？可可米？甜玉米片？”

没人回答。

她生气了。“你们玩这些愚蠢的把戏也没用，知道吧。”她赶紧打住。换回了甜美的声音。“看，我告诉你们我们要做什么。我会去拿些麦片来给你们吃。你们吃了东西就会觉得好些的。我回来的时候，你们就能告诉我，你们最喜欢什么样的玩具和糖果。然后，我希望你们妈妈会准备好，来带你们回家。怎么样呢？”

双胞胎还是跟她对视着，就是不说话。

她去了几分钟就回来了，端着一个盘子，上面放了两碗甜玉米片，一罐牛奶，糖，和两把汤匙。她把盘子放在了沙发旁的地板上，挂起跟刚才一样的笑容。“都在这儿了。早餐。现在，我得去喝杯茶，你们俩就自己待在这里。好吗？”

班福德仔细地计算着时间，等到快走出门了，才问出下一个问题。“你们想要我带点什么糖回来吗？巧克力？雪葩？聪明豆？”

有片刻，她们没有反应。

班福德开始慢慢地关门。

意识到这是她们最后的机会了，塔玛拉终于点了头。纳塔莉重复了她的动作。

班福德对她们笑着，关上了门。

第一局，班福德胜。

第148章

“虽然我们提议了，但兰德尔先生放弃了为自己请辩护律师的机会。”皮特曼对着镜头说道。“你能在录音中确认这一点吗，兰德尔先生？”

“我不需要辩护律师。我没有犯什么事。”

“如你所愿，兰德尔先生。现在，根据我们收到的消息，你的两个女儿，纳塔莉和塔玛拉，被安置在本地政府的社会服务署，接受临时的监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两个孩子可能遭受了性虐待。她们将接受这一领域内的一个儿科专家的体检。现阶段，你还有什么想要告诉我们的吗？”

“我从来没有碰过她们。她们是我的女儿。我爱她们，像任何一个父亲那样。”

皮特曼向洛维特点头，示意由他来开始。

“格雷戈，我必须要警告你，刑事调查部警官在逮捕你之后，已经搜查了你的房子。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他们是否有可能找到什么？”

“比如说呢？”

“嗯，那是你的家。他们会找到一些淫秽的东西吗？例如，淫秽儿童图片？你自己孩子的？其他人孩子的？”

兰德尔想起了上次在昆兰机构的治疗。“肯定不会。”

“你确定吗？”

“完全确定。”

“有没有任何可能被认为是猥亵的东西？比如说，你自己的孩子洗澡的照片。这些东西，你自己看起来没什么，但别人不一定那样看。”

“不。你在报纸上能读到这些。父母们把自己拍的这种照片发出去，结果被捕了。我对这些事情是很注意的。”

“注意，格雷戈？为什么要注意？”

“我就是，行吗？”

“我们的警官找到了一些DVD。”洛维特说道。“你想不想跟我们说说关于这些DVD的事呢？”

“就是些DVD而已。”

“有没有什么淫秽的内容？”

“没有。”

“它们会接受检查的。”

“那就去看那该死的东西啊。我告诉过你们，上面没什么。只有电影。”

“我们在你家找不到电脑，兰德尔先生。”皮特曼插嘴道。“去哪了？”

“我没有电脑。”

皮特曼和洛维特对视了一下。“你没有电脑？人人都有电脑。”

“我们没有。”

“兰德尔先生，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约谈你的妻子的。”皮特曼警告他。“她能证明你们家里没有电脑吗？”

“当然能。”

洛维特接过话来。“那么，它是正在什么地方进行维修，是这样吗？”

“我们家里没有电脑。要我再说多少遍？”

“你能解释为什么吗？”

“双宝小的时候，我们做了这个决定。不要让她们在成长中就沉溺于电脑游戏和社交网络。”

“所以，你们家里从来也没有电脑。”

“我说了没有，你还有哪里不懂的呢？”

“但你上班要用吧？”

“当然。”

“我们的警官今天早些时候会把那台扣押了，兰德先生。”

“我的天！我的老板会……你不能……”

显然，他们能，也做得到。

“那你愿意告诉我们，他们可能在硬盘里发现什么吗？”

兰德先生怒视着他。“账户。”

“什么的账户？”

“账户，见鬼了。我是个会计。那是我的工作。”

“我们以后会再谈到电脑问题的，兰德先生。”皮特曼说道。“我们的警官还发现了一些小孩的衣物。”

兰德先生屏住了呼吸，等待着。

“在你的抽屉柜里。是小孩的内裤吧？小姑娘的内裤？”

“我有两个女儿。你想什么呢？”

洛维特伸手从桌子下面拿出了一个塑料证物袋。他在镜头前面打开了袋子，把里面的东西倒在了桌子上。“我在向嫌犯展示编号为IRB-2的证物。五条小女孩的内裤。格雷戈，这些东西是在你卧室的衣服抽屉里找到的，跟你的衣服放在一起。你认得吗？”

“当然。这些是双宝的。我女儿的。纳塔莉和塔玛拉的。”

“那你的女儿多大了，格雷戈？”

“六岁。”

“两个都是？”

“双胞胎这个词就表明了这个吧。”

洛维特拿起一支笔，用笔尖小心翼翼地挑起一条来。“我在向嫌犯

展示一条粉红色的棉质内裤，上面有芭比娃娃的图案，是从他家里收缴的五条之一。那么，这是哪个女孩的呢，格雷戈？纳塔莉还是塔玛拉？”

兰德尔犹豫了。“其中一个的。两人的。她们是双胞胎。她们经常穿对方的衣服。”

“谁买的这些呢，格雷戈？你，还是你妻子？”

紧张了。“贝唐。她负责给双宝买衣服。我不是很擅长这种事情。”

“格雷戈，我们的警官在你的抽屉里找到这些衣物的时候，他们给你的妻子贝唐看过了。她说她以前从没有见过这些。这个你怎么解释？”

“我……她一定是忘了。”

“格雷戈，你说你的女儿六岁大。她们跟同龄人比，是不是特别高大？”

“就是普通的六岁女孩。”

“那你怎么解释，我拿着的这条内裤的标签上标着：适合九到十岁小孩穿着？”

第149章

洛维特用笔尖又挑起了另一条女内裤，举到一定的距离。

“我现在在向嫌犯展示一条白色缎面的女童内裤。脏的内裤。适合年龄十一到十二岁。格雷戈？”

“我得想想。”

“这些不是你女儿的衣物，是不是，格雷戈？”

“很难解释得清。”

“我们有的是时间。”

没有反应。

“兰德先生，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些衣物是属于谁的。”

“我不知道。它们……”他的声音消失在沉默中。

“你不知道？”

“我是这样说的。”

洛维特接着审问道。“格雷戈，我们在你家还发现其他一些有趣的东西。比如说，衣服邮购目录。”

兰德耸耸肩。

“在你的衣橱里。”

“还有呢？”

“很旧的目录。你的妻子贝唐对它们还在那里表示惊讶。她说，这是她的，是她经营代理商店时用的，但她以为这些旧的已经被扔掉了。”

“我有一点收藏的嗜好。”

“那么，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让它们被保存下来？藏在你的衣橱里？”

“没有。”

“格雷戈，所有的目录里都有被折起来的书页，就好像做个记号，方便参考一样。能不能说出个理由来，为什么折起来的页面上都是小女孩的衣服呢？内裤的？泳衣的？”

“我想给双宝买些衣服。”

“从过时的目录里？”

“我……”

“你刚才说了，贝唐负责买你们孩子的衣服。”他扫视着他的笔记。“你说的是什么？我不是很擅长这类事情？”

皮特曼拿出了第二个证物袋。“我正在向兰德尔先生展示编号为IRB-9的证物。兰德尔先生，你认出这份封信了吗？”他展开了一张页眉印着昆兰机构的信纸。兰德尔屏住了呼吸，而皮特曼则拿它在镜头前挥了一下。

录下的声音是这些：“这封信是在嫌犯的公文包里发现的。它是寄往住在马盖特的兰德尔先生的信箱。时间是11月21日，来自昆兰机构，其地址标明为塞文奥克斯的凯姆辛，署名是一位叫J·T·昆兰的大夫。以下是引用它的原文：亲爱的兰德尔先生，为了推进我们对你的治疗，雷诺兹大夫和我都认为，在继续我们目前的治疗安排之前，如果你能获取其他人的意见的话，你的治疗将会更加有效。为此，我已经替你预约了我的一位同事：就职于伦敦性心理诊所的R·S·帕特尔医生，地址是沃维奇的斯特拉特福德街，见面时间是12月1号的上午11点。这次咨询是免费的。如果你不能赴约，请立即告知。你真诚的朋友，詹姆斯·昆兰。你能向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吗，兰德尔先生？”

“这是我的隐私。”

“它说明了你正在这个昆兰机构接受某种形式的治疗。”洛维特说道。“治疗什么，格雷戈？”

“关你屁事。”

皮特曼咂着舌。“兰德尔先生，没必要说脏话。”

“我就没必要待在这里。”

“噢，完全有必要，格雷戈。”洛维特反对道。“你早些时候说你正在接受治疗。今天早上，你在家被捕时说的，我引用你的原话，‘但我正在接受治疗。肯定出错了。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后来，当你被登记入押时，问你要不要辩护律师，你说：‘不，我不需要。我没犯什么事。我还能控制得了。难道是我们编出来啊？’”

“我说我没犯什么事。没有。”

“能控制得了什么，格雷戈？你在治什么病？”

“这是私事。是我和昆兰大夫之间的私事。”

皮特曼插话了：“当然，兰德先生，如果是医疗问题，我们必须尊重你的私隐。你去赴了昆兰大夫为你安排的约会吗？”

“你刚认同了，那是隐私！”

“兰德先生，我没有问你为什么去哪里，只是去了没有。不论是出于什么隐秘的，私人的原因，你于12月1号到伍尔维奇赴约了吗？”

“是的。但我不会说原因的。不过，出了错。他们并没有安排见我。”

“那你没有赴约？”

“我去了的，但没见着医生。”

“那你做了什么？”

“我能做什么？我喝了杯咖啡，然后回家。”

“那是什么时候呢？”

兰德耸耸肩。“大约中午？我不知道。”

“这是不久之前的事情，兰德先生。你什么时候到家的？”

“傍晚的时候。”

“你花了一整天才回到家？”

“贝唐以为到那个时候我才会回家。我得消磨掉这些时间。”

“只是时间？”

兰德尔看着洛维特，诧异之至。

“那么，你一整天都做了些什么？”

“我去了格林尼治。去了航海博物馆。

“一个人？”

“显然的。”

“你见过什么可以为你作证的人吗？”

“没有。”

“门票你还留着吗？”

“当然没有了。为什么要留着？”

“你用卡支付的吗？”

“不。对账单上会有显示。贝唐以为我在伦敦城里上信息技术课。”

“兰德尔先生，在你去伍尔维奇的特拉特福街诊所赴约，或者说你没有赴约的那一天，一个九岁大的女孩被绑架并谋杀了。被肢解的尸体在不到四分之一英里外的一个垃圾箱被发现。”

兰德尔恍然大悟，却不敢相信，只能摇着头，费劲地说了出哽在干涩的喉咙里的否认。“维多利亚……你不可能认为……”

“这么说你知道她的名字，格雷戈？”

“我在追看相关新闻。”

洛维特拿出了一条装在证物袋里的手帕。“这是你的手帕吗，格雷戈？”

“侦缉警长洛维特正在向嫌犯展示编号为IRB-7的证物，在嫌犯家中找到的一条白色棉质手帕。”皮特曼研究着兰德尔的面部表情，但

只看到了迷茫的恐惧。

“兰德尔先生，在被杀的伍尔维奇女孩尸体旁边，发现了一条跟这个一模一样的手帕。那天，你也在伍尔维奇。”

兰德尔摇着头，感到难以置信。“这是个误会。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

洛维特看着他的笔记。“格雷戈，警察今天早上跟你的妻子谈过了。她确定你有三条一模一样的手帕，是你的生日礼物。是你母亲给你的？你妻子还说，你最近丢了其中一条。”

兰德尔瞪着前方，目光呆滞了。

“兰德尔先生，你承认，在这个孩子死的那天，你也在伍尔维奇。你不能提供不在场证据，也没有东西来证明你的活动。一条手帕，碰巧跟你丢了的一模一样，在受害者身边被发现了。你真的确定你不希望跟一个辩护律师谈谈吗？”

第150章

班福德从贮衣间里拿了几件衣服，从食堂买了些糖果，把收据收好，以后好报账。她绝不会自掏腰包给这些小鬼头们买东西。

她看了一眼收据。上面只列了价钱，没有其他的信息。她笑了，又买了20包超大号的乐富门香烟。这些也可以算进这些小鬼的费用里。还有十分钟的空闲时间，她坐下来喝了杯茶，抽了支烟。

三十分钟过去了，她敲了敲房门，在外面站了几秒钟，听着房间里的动静。室内有移动的声音，是双胞胎正急忙回到沙发上。

她打开门，走了进去，摆出笑容，把衣服放在了椅子上。

双胞胎蜷缩在沙发上，大拇指放在嘴里，就像她离开之前那样，但她们睡衣上的牛奶和麦片污渍暴露了真相，向她表明一切就像她预计的那样，饥饿战胜了恐惧。盘子里洒满了牛奶和麦片。

小邈邈鬼。

但她的笑容一刻也没有停。“我打赌，你们现在觉得好多了，对吧？”她把盘子移到旁边，挨着双胞胎坐在沙发上。她们退开了，眼睛却一刻也没有离开她的眼睛。

“那么，准备好告诉我你们的名字了吗？谁是塔玛拉，谁是纳塔莉？”

双胞胎盯着她。

她从衣服口袋里摸出糖果来。第一次，双胞胎的目光从她眼睛的位置移开了一下。“嗯。聪明豆。我喜欢聪明豆，你们不喜欢吗？”

没有反应。

“我最喜欢黄色的。”她摇着糖果包装。“黄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你们最喜欢的呢？”

双胞胎的眼光轮流扫视着她和她手里摇动着的那管聪明豆。她又从包里拿出了第二管。

“看，每人一管！你们不想要吗？”

塔玛拉小心翼翼地点着头。

“那先告诉我你们的名字。”

双胞胎重新与她对视。班福德把管子摇得哗啦啦直响。“只是你们的名字而已。我知道你们有一个叫塔玛拉，一个叫纳塔莉。但我不知道谁是谁。你们肯定能告诉我吧？”

双胞胎没有说话。

班福德收起了笑容。“好吧，我只能把聪明豆留给我自己了，对吧？”她故意慢慢地把糖果往她的包里放。

纳塔莉首先投降了。“我是纳塔莉。”她小心地伸出一只手。

班福德的微笑重新出现了。她转向了塔玛拉。“那你呢？”

塔玛拉盯着她。纳塔莉仍然满腔期待地伸着手。聪明豆还掌握在班福德手里。塔玛拉的眼睛移向管子，又移向她的姐姐，再回到班福德身上。班福德明白了其中的意思，不情愿的把其中一管糖给了纳塔莉。纳塔莉小小的手指一把抓过糖管，又退回去，和妹妹蜷缩在了一起。

塔玛拉犹犹豫豫的在心里掂量着。纳塔莉会把糖果分给她的。她们总是分享每一样东西。但是，每个人半管当然没有每个人一整管舒服。纳塔莉在努力地扯着封口。班福德在摇着手里的第二根糖管。

“最后的机会哦。”

“我是塔玛拉。”

双胞胎又在沙发上蜷缩在了一起。班福德离开房间，几分钟后拿着湿的法兰绒毛巾回来了。趁她们咔嚓咔嚓地嚼着聪明豆，她用毛巾在她们脸上抹了几把。她又从她的包里找出了梳子，开始一边给她们梳头，一边说一些安慰或者表扬的话语，慢慢地赢得她们的信任。她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每个词语都是根据之前的反应预先设计好的。

“现在，我给你们拿了一些衣服来。我希望它们还合身。谁先

穿？”

没有人自愿。班福德轻轻地拉过纳塔莉的胳膊，领着她下了沙发。孩子回头看着她的妹妹，但没有反抗。权威性已经被建立起来了。第二局，班福德胜。

衣服不是很合身，但能穿。班福德一边帮他们穿衣服，一边用老练的眼光打量她们的身体，穿内衣的时候还故意手忙脚乱，好从各个角度观察她们。

她什么也看不出来，但她用另一个念头安慰着自己——医生肯定能看出什么的。

可怜的小鬼头们。

两个小姑娘穿好衣服后，甜甜的糖果也显示出了它们的魔法，女孩们尽管还带着警惕，但已经高兴多了。班福德在她的簿子上记录下来，塔玛拉穿的是粉色羊毛衫，纳塔莉穿的是白色的。

她带她们来到了隔壁房间，一面墙上有一面大镜子。房间的一边装饰着芭比娃娃，粉红色衣服，蜡笔画，带蕾丝的华丽饰物，另一边的主题是汽车、火车、足球和耀眼的三原色。一边是玩偶小屋，另一边是模型车库。中间有一张沙发，两张椅子，是成人风格的家具陈设。两个女孩立刻奔向了玩偶小屋，意识到这个可怕的女人并没有反对，她们很快就沉浸在了游戏当中。

她离开了，给她们三十分钟独自玩耍，在房间里放松，她则通过那面双向的镜子观察她们。这时高级社工芭芭拉·西蒙斯走了进来。

“目前什么情况？”

“没有明显的痕迹。”

“她们看起来很开心。”

“一包聪明豆的功效真是惊人呀。之前根本不能从她们嘴里掏出一个字。愣是不理我。”

“双胞胎。总是一个样。提示你，这其实对我们有利。顺便告诉你，沙特伊医生有事要耽搁一会儿。要下午晚些时候才到，所以体检

要等些时候。这样的话，我想午饭过后立即开始第一次面谈。”

“那我要先让她们吃饭吗？”

“不，她们不吃也没关系。而且，也不要再给她们吃糖了。要让她们说出我们想让她们说的话，就得好好利用我们的每个筹码。”

第151章

班福德回到会面室。她一进来，双胞胎就抬起了头。她立刻在脸上挂上了笑容。

“我回来了，姑娘们。一切都好吧？”

“妈妈什么时候来？”

粉红色羊毛衫。这是塔玛拉。

“很快的，塔玛拉。但首先会有另外一位女士来这里和你们俩谈话。”

“我不想跟她谈话。我想要妈妈。”

“我也是。”

“谈完了才行。”

“为什么妈妈不能现在就来？”

“纳塔莉，你妈妈很忙。”

“她在工作吗？”

“是的。”

塔玛拉用怀疑的目光看着她。“外面天还亮着。妈妈只在晚上上班，天黑的时候。”

“不许顶嘴，塔玛拉。”

“我没有。”

“你就是。不许再这样。”

“那爸爸呢？”纳塔莉问道。“爸爸要来吗？”

班福德抓住这个机会。她拉着纳塔莉的手，蹲到跟孩子一样高的位置。“你想你爸爸吗？”

纳塔莉点点头。

“那你呢，塔玛拉。你想你爸爸吗？”

塔玛拉盯着她，好像在说，这是个什么蠢问题。“他什么时候能来呢？”

“晚点。我打赌，他到了这儿，就会给你们一个大大的拥抱，还要亲你们。爸爸喜不喜欢抱着他的小姑娘亲啊？”

塔玛拉和纳塔莉步调一致地点着头。“有时候他会把我们两个一起抱起来，使劲拥抱，让我们快喘不上气来。”

班福德的笑容消失了。“他会弄伤你们吗？”

塔玛拉笑了起来。“不，你真笨。他是闹着玩儿的。”

班福德又把笑容挤了回来，但没能藏住她闪过的一丝失望。“我打赌，他也会使劲地亲你们。”

“他过去会，但现在不多了。”

班福德在心里记了一下。“那要是你们真的很顽皮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他会打你们的屁股吗？”

双胞胎一齐摇着头。“绝不，绝不，绝不。爸爸说打人是不对的。特别是小孩。爷爷打过我们一次，爸爸很大声地吼了他。爷爷就再也没有打我们了。”

“但要是你真的很调皮呢，塔玛拉？我的意思是，你不可能一直都那么听话，对吧？”

双胞胎调皮地相视一笑。“要是我们真的很顽皮，我们就得回房间，在里面关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也不许看DVD，或做其他任何事情！”

“我敢肯定，那不经常发生。洗澡的时候怎么样呢？谁抱你们到浴缸里洗澡？妈妈还是爸爸呢？”

纳塔莉咯咯地笑了。“我们自己到浴缸里去，我们不是小孩子了。”

“什么，完全自己做？”

“当然，妈妈和爸爸会帮忙的。”

“什么，一起吗？”

现在是塔玛拉在咯咯笑了。“不，你真笨。他们轮流帮。妈妈上班的时候，爸爸给我们洗。妈妈在家的时候，就是妈妈给我们洗。”

“那你妈妈上班时，你爸爸就给你们洗澡？他一个人？”

“当然。”

“你们不介意吗？”

“介意什么？”

“爸爸给你们洗澡。”

“为什么要介意？”

“他要帮你们洗身体吗？”

“当然。我们才六岁。我们自己洗头发是洗不干净的。只有大人才能把头发洗干净。”

“那……你知道，下面呢？爸爸要给你们洗那里吗？”

两个女孩都摇头。“我们自己洗那里。爸爸说，我们不能让任何人碰我们的那里。”

“爸爸也不行？”班福德无法掩饰住她的失望。“爸爸没有碰你们的那里？从来没有？”

女孩们看着她，觉得她很蠢。她们不是刚说了吗？

塔玛拉转身回去玩玩偶小屋。“爸爸说，要是我们真的真的真的很听话，圣诞老人就会送给我们玩偶小屋。”

“我们还想要一台电脑。”纳塔莉补充道。“但爸爸说，向圣诞老人要贵重的礼物是不公平的，因为他要给全世界的小孩子买礼物，爱斯基摩小孩也要买，所以他的钱会不够的。”

班福德对她们的圣诞愿望一点都不感兴趣。被宠坏了的小鬼。

“姑娘们，我得走了，去工作，否则我的上司就要找我的麻烦了。我们不想让这种事情发生，对吧？”

双胞胎仅仅是出于有礼貌才没有说她们才不管这事会不会发生。

“你们两个就待在这里玩。回来的时候，我会把我刚才给你们说过的那位女士带来。完了之后，我想妈妈会来这里接你们。”

“爸爸也来吗？”

“当然。他刚才打电话给我，说他会来的。他要我告诉你们，要很乖很乖，要把你妈妈上班时候，你们和爸爸一起做的每一件事都告诉那位女士，哪怕是你们一直保守的秘密。他说，要是你们把什么都告诉这位女士的话，他就会跟圣诞老人谈谈你们想要电脑的事。”

第152章

班福德在走廊里就听到了哭声。

她拼命地转动着锁孔里的钥匙，推开门，看到塔玛拉用胳膊抱着嚎啕大哭的姐姐。

看她进来了，孩子用责备的眼神望着她。

“出了什么事？她受伤了吗？”

有点慌神了。

她不该让她们独自呆那么久的。

要是有人发现她们……

后果会很严重的。

“纳塔莉尿湿裤子了。她忍不住了。门打不开。”塔玛拉自己几乎也要哭出来了。在她幼小的心灵里，错的是她们两个人。

班福德长出了一口气。她向着孩子发火了。

“你这个龅龅、肮脏、邋遢的小姑娘。你就不能等一下吗？脏死了。我才走了五分钟。”她知道其实是一个多小时。

纳塔莉哭得更大声了。塔玛拉为她姐姐辩护着，声音也开始变了调。“我们喊了你的，但没有人来。我们还喊了妈妈和爸爸。也没有人来。没有人。她忍不住了。”

“我要妈妈！”

班福德被吓坏了。她瞟了一眼钟。西蒙斯说不准马上就到。

她抓起纳塔莉的胳膊，把她拽得站了起来。

“你，待在这儿。”她告诉塔玛拉。“我要把你这个恶心的小鬼姐姐带去换衣服。我走开的时候，你一个字都不许说。明白吗？”

塔玛拉点点头，吓得不敢说话了，泪水盈满了她棕色的眼睛。看着班福德把纳塔莉拉走，她祈祷爸爸妈妈快点到来，自己则在玩偶小

屋旁边蹲下，哭了起来。

几分钟后，西蒙斯出现在门边。塔玛拉警惕地打量着她。

“你好。你肯定是那对双胞胎中的一个。你为什么哭呢？你现在别哭了。”她四下看了看。“班福德小姐不在这里吗？你的姐姐呢？”

塔玛拉瞪着她。她的声音比那一位女士温柔，但眼神还是一样冰冷。塔玛拉确定自己不喜欢她，于是开始吮她的大拇指，蜷缩成胎儿的姿势。

“我问你问题呢。”

没有反应。

“你是哑巴吗？看在老天的份上，把那愚蠢的大拇指从你的嘴里拿出。你会长龅牙的。”

塔玛拉凝视着她。

西蒙斯摆出一副友好的笑脸，把语气放软了一些。“你是塔玛拉还是纳塔莉呢？”

小女孩犹豫了。只有你一个人的话，挑衅的状态就不那么容易保持了。她说得很小声，而且拇指还一直含在嘴里的。

“塔玛拉。”

“塔玛拉。多可爱的名字。那你的姐姐肯定是娜塔莉了。”

塔玛拉点点头。

“纳塔莉现在在哪里呢？和班福德小姐一起吗？”

“在厕所。”

西蒙斯强迫自己挤出了一个更灿烂的微笑。她俯下身去，抱起塔玛拉，让这孩子坐在沙发上她旁边的位置。“来吧，别害怕。你现在安全了。”

塔玛拉全身都绷紧。

“来嘛，坐舒服点。哦，对不起。你可以坐的，不是吗？你腿疼

吗？”

“我要妈妈。”

“当然。你过一会就会见到她的，别担心。有哪里疼吗？”

塔玛拉完全不知所措了。

“等班福德小姐把纳塔莉带回来之后，我需要问你们两个一些问题，好吗？是一个小游戏。如果你答对了，就可以赢得糖果。怎么样？”

“我要爸爸。”

“爸爸？像你这么大的女孩不需要爸爸了，对吗？”

“需要。”

“他晚点儿会来的。现在，我们要不要玩这个游戏呢？”

“纳塔莉什么时候回来呢？”

“马上。班福德小姐跟她在一起。她会照顾她的。”

“我不喜欢她。”

“但她是你姐姐。”

“不，那位女士。我不喜欢那位女士。她不友好。”

“塔玛拉，这不是很……”西蒙斯的脑子转了个弯。“嗯，其实班福德小姐真的不那么好，塔玛拉，你是对的。”她俯下身子，故作神秘地悄悄说道：“我来告诉你做什么。当纳塔莉回来时，我会要班福德小姐走开，这样，就只有你和你姐姐，还有我，我们三个在这里。你觉得怎么样？”

塔玛拉点点头。有了一丝笑意。

“这样，我们就能玩游戏，分享所有的糖果，而那个又讨厌又不友好的班福德小姐就只能自己一个人站在外面走廊里。”

塔玛拉想着这个前景，不禁笑了起来。

西蒙斯紧握住她纤细的小手。“听着，我听见有人来了。”

听到越走越近的脚步声，塔玛拉一下子振作起来，跑上前去拥抱了走进来的姐姐。湿裙子已经换成了一条肥大的牛仔裤。西蒙斯示意班福德就待在外面走廊上，然后走到她身边，把门关上了。

“出什么事了？”

“小畜生尿在身上了。我才走了几分钟，因为有人打电话。我回来时，她就站在那里，尿得遍地都是。没一点信号，一点都没有。那个小家伙需要狠狠地揍一下。”

“也许她只是膀胱不好。”

“胀慌了，肯定是。我不得不给她换了所有衣服，甚至袜子。”

“你有没有问出什么来？”

“很多。其中一条：爸爸经常帮她们洗澡。他一个人，在她妈妈上班的时候。我问你。什么样的母亲会让一个男人来帮孩子洗澡？”

西蒙斯点头表示完全赞同。有些女人根本不配当妈妈。

“我没有继续追问。”班福德说。“留给你来问。但他要干什么，那是非常明显的。就算是这样，她们还充满爱意地提起他，都不管他对她们做了什么。”

“只有这么大，她们可能以为这是正常的。你会看着的，是吗？”

“当然。想不想玩得更有趣？”

“说来看看。”

“赌十镑，你不能让她们直接承认。只要这两个孩子团结一心，就不行。”

西蒙斯推开门，看着女孩们，堆起了笑容。她对塔玛拉眨了眨眼睛。

塔玛拉也对她微笑。

协议已经达成。

“赌二十。”

第153章

艾萨克低低地吹了一声口哨。“他亲口说的找我？”

“直接指名道姓。”

“我真是荣幸之至。那么，是什么情况？”

“最开始，社会服务署接到举报，说兰德尔虐待他的两个女儿。”

“性虐待？”

“还能是什么呢？”

“据说兰德尔正在一个性诊所接受某种治疗。因为对小女孩有恋童癖兴趣。”

艾萨克从容地听完了这段话。“那就是目前还没有构成犯罪。”

“那个姓吉勒姆的小孩被谋杀的同一天，兰德尔就在伍尔维奇。”

“这个联系是牵强附会，警官。你不能因为都在同一座城里，就以谋杀罪起诉某人，哪怕他就是汤姆叔叔。而且，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说起他为什么有可能是汤姆叔叔。”

洛维特露齿一笑。他喜欢艾萨克的行事风格。“社会服务署发出了他两个女儿的临时监护令。今天晚些时候会给她们检查身体，那时候就知道我们的想法对不对了。”

“就这些了？”

“还没完。我们在兰德尔的家里搜到了他收藏的几条小女孩的内裤。”

“我估计不是他女儿的。”

“小姑娘的内裤，不同年龄的，都不到12岁。它们有可能属于汤姆叔叔的受害者。”

“可能？”艾萨克抓住了这一点。“那么，它们还没有被确认？他可能只是个晾衣绳大盗。”

“脏的内裤啊？”

艾萨克屏住了呼吸。他能感觉到自己开始亢奋起来。他是不是钓到大鱼了？他是不是将要为全英头号通缉犯做代理律师？

“但他还是可能给出无辜的解释。”

“他不能，或者不愿意说出原因。”

“你们已经审问了他？没有律师在场？”

“我们提出给他提供法律方面的建议，他拒绝了。只是当我们代表大都会警局，以谋杀伍尔维奇小孩的嫌疑再次逮捕他时，他才要求请律师。”

“这些都录了像？”

“当然。”

“我想在跟他面谈之前，先看看这些录像。他有没有说他是怎么知道我的？”

“他好像了解关于你和布里斯托的一切。他显示出来对那些谋杀案的高度熟悉，这远远超过了我对普通程度兴趣的定义。”

“这些案子公开得很彻底。每个人坐在家里都可以当专家了的。”

“难道我不知道啊。”

“距离最近一次逮捕，已经过了多久了？”

“还不到一个小时。我们马上就给你打了电话。”

“不同寻常的神速？”

“艾萨克先生，吉勒姆小孩是大都会警察局的案子。我们还没有什么东西能把他和梅多斯小孩联系起来。兰德尔不可能在我们这里待太久的。我们只能以社会服务署发现的情况为理由扣留他。然后，我们就管不了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艾萨克再明白不过了。“我希望他在被提走之前，能有一份完整的体检报告。有照片的。”

“手上现成的。我们比你更不想重蹈布里斯托的覆辙。”

第154章

西蒙斯坐在沙发上，拿着绘画簿和毡制粗头笔在涂涂画画。她几次把纸弄得沙沙响以吸引她们的注意。如她所愿，双胞胎离开了她们的玩具，走过来看她在做什么。

纳塔莉面露喜色。“米老鼠！”

西蒙斯瞟了一眼这个女孩。穿牛仔裤，这是尿裤子的那个，肯定是纳塔莉。

“对啊，塔玛拉。说得对。”

纳塔莉咯咯地笑了。“我不是塔玛拉。我是纳塔莉。”

“我是塔玛拉。”塔玛拉说着，站到姐姐的身边。

“天哪，我永远也记不住你们谁是谁。我告诉你们怎么办。你站在这里，纳塔莉，这边。塔玛拉，你就待在现在的地方。这样，我就可以把你们的名字写在纸上，不会把你们搞混了。”她草草写下了女孩们的名字。

双胞胎好像很喜欢这个安排。塔玛拉斜着身子坐到位置上。纳塔莉也那样坐下。西蒙斯知道，她完全可以指望她们以后也会行动一致。她迅速地看了一眼镜子，脑子里已经开始计划怎么花那二十英镑了。

“你们都喜欢米老鼠吗？”

“喜欢。”

“我也是。”

“那米妮呢？”她又画了一只老鼠，跟第一只一模一样。“好了。米奇和米妮。你们觉得怎么样？”

纳塔莉瞪着老鼠。“它们看起来都一样。”

“它们是一样的。”塔玛拉说道。

“也许它们是双胞胎，像你们俩一样。”

听到这个说法，女孩们笑了。“米奇和米妮不是双胞胎。他们一个是男孩，一个是女孩。”

西蒙斯略过称谓这个细节。“那男孩和女孩有什么不同呢？”

女孩们带着优越感对视一下，咯咯地笑了起来。她不知道吗？

西蒙斯故意露出困惑的表情。“这有什么好笑的呢？男孩和女孩有什么不同呢？塔玛拉，你告诉我。”

塔玛拉仔细地考虑了一下她的答案。“男孩力气要大些？”

“有时候。但不一定。还有什么呢？”

“男孩会在学校欺负你。”

“他们会吗？你告诉过老师吗？”

“噢。”

“你应该每次都告诉老师的。还有什么吗？还有什么区别呢？”

“男孩们穿裤子。”

“纳塔莉现在穿的是裤子。那就是说她是男孩了。”

“我不是男孩！”

“你怎么知道呢？你怎么分得清楚呢？”

女孩们相互看着，咯咯直笑。

“什么那么有趣啊？”

“纳塔莉不是男孩。她没有……”塔玛拉的声音听不见了。

“没有什么？”

“你知道的……”塔玛拉咯咯笑着。她把声音放低，悄悄地说：“小鸡鸡。”

“小鸡鸡？天哪，你们这些女孩怎么会知道那些东西呢？”

笑得更厉害了。“每个人都知道。”

“所有的男孩都有小鸡鸡。”塔玛拉宣布说。

“大人也有。”纳塔莉补充道。“我是说男的大人。”

“什么，包括你爸爸吗？”

双胞胎笑得歇斯底里了。“他当然也有。”

“真的？”西蒙斯让绘画簿滑落到地板上，身体靠在沙发上，一只手搂住一个双胞胎，巩固着她们的同谋纽带。她把头向前伸了一点，悄悄地问了这个问题。

“你们看过吗？”

女孩们点点头。

西蒙斯得意扬扬地向着镜子瞥了一眼。

第155章

西蒙斯激动地向前伸着脑袋。“我打赌，你们没有真的看到。你们编的。”

“我们看过。”纳塔莉不高兴地说道。

“什么时候？”

“我们小的时候，爸爸经常跟我们一起泡澡。”

“什么，不穿衣服吗？”

女孩们哄笑了。“当然不了，真笨。穿着衣服就不能泡澡了。”

“你说你们小的时候。那现在他不和你们一起洗啦？”

“再也不了。他不干了。”

“他不干了？为什么不干呢？”

“因为我们长得太大了。没有地方让我们都一起泡澡了。”

“我知道了。但是不是真的因为这个呢？”

女孩们困惑了。西蒙斯觉得纳塔莉显得有点忧虑。

“爸爸再也不跟你们一起泡澡，就是因为这一个原因吗？”

女孩们沉默了。西蒙斯乘胜追击。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不干了。你们可以告诉我的，女孩们。我保证不告诉任何人。”

长长的一段沉默。纳塔莉忧虑地看着塔玛拉。塔玛拉强忍着笑意。

“嗯，发生了一件事。”塔玛拉慢慢地说道。

“塔玛拉，不许！”纳塔莉探过身来，想打她的妹妹。“你保证过，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西蒙斯把她们俩分开。她带着胜利的表情看了一眼镜子。玻璃后

面，班福德脑海里浮现出了掏钱包的场景。她检查了一下摄像机的指示灯，确认它正在录制。第一个十分钟之内就让孩子们承认了！工作完了之后的整组人聚会，这个成就一定会让大家喝个痛快。

西蒙斯用安慰的语气说道：“你告诉我，塔玛拉。发生了什么事？”

纳塔莉几乎要哭出来了。“不，塔玛拉！这是个秘密！”

塔玛拉看看她姐姐愤怒的脸，又看看西蒙斯，看着她带着渴望的眼神等待答案揭晓。

“你要是说了，我就告诉爸爸，塔玛拉。”

“我相信爸爸不会介意的，纳塔莉。是不是爸爸叫你们不要告诉别人的？”

塔玛拉点点头。“他说，这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不能让别人知道。”

玻璃后面，班福德如坐针毡。

西蒙斯的脑子高速运转着。“不过，你爸爸想必不会介意你告诉我吧？我们都是女孩。这也会成为我们的小秘密。”

“塔玛拉，你要是告诉了她，我就再也不跟你做朋友了。明天都不。”

西蒙斯把纳塔莉抱到自己的大腿上。“姑娘们，姑娘们，别这样。你们是姐妹。你们应该做朋友的。我们都应该做朋友。朋友之间可没有秘密哟。对不对啊，塔玛拉？”

纳塔莉瞪了她一眼，以示警告。

“再说，你们都跟爸爸分享了这个秘密。”

“还有妈妈。”

“还有妈妈？”西蒙斯看了一眼镜子，以便表明她的厌恶。妈妈知道！“那妈妈对这件事是怎么说的呢？塔玛拉？”

“她也说，那很恶心。”

纳塔莉不安地扭动着身子。“塔玛拉！”

“嗯，就是很恶心。”塔玛拉说道。“我绝不会那样做。”

西蒙斯的脑子必须飞速运转。父母合谋会把事情的严重性大大地提升。“那谁来告诉我呢？”

没有自愿者。这个时候，纳塔莉显然是两人中的主导。

“要不我们吃点糖，怎么样？你们现在肯定饿了。”西蒙斯知道女孩们没有吃成午饭。她伸手从包里拿出了糖袋子。“谁喜欢吃水果糖片？”

女孩们眼馋地看着甜甜的糖果。

西蒙斯已经感觉到胜利在握了。“嗯，我喜欢绿色的。你们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呢？”

“我最喜欢红色的。”纳塔莉说。

“但是，黑色的也是最好的。”塔玛拉说。

“可我只有一袋。”西蒙斯体贴地说。“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分享啊。真笨。”

“只有朋友才分享东西。我刚才以为你们俩吵架了。”

她们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糖果。“我们现在没有了。我们又是朋友了。”

“那我呢？我也是你们的朋友吗？”

女孩们面面相觑，然后又看看糖果，又看看西蒙斯。塔玛拉不情愿地点着头。

“谢谢你，塔玛拉。我也是你的朋友吗，纳塔莉？”

纳塔莉看着西蒙斯把包装拆成两半，给了一半给塔玛拉。“我想是的。”

西蒙斯把另一半给了纳塔莉，拥抱了她。“不要忘了，朋友之间是没有秘密的哦，对吧？”

“但是，太尴尬了。”

“没有必要感到尴尬，纳塔莉。又不是你的错。你不该受责备。这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洗澡的时候吗？你们可以告诉我的。”

塔玛拉咯咯笑着。“总是在洗澡的时候。”

“塔玛拉！”纳塔莉嘴里塞满了糖果片，边嚼边反对。

“我们就告诉她吧，纳塔莉。她真的把糖给我们了。”

纳塔莉考虑着。“好吧，但是你来说。我不想说。”

塔玛拉往自己嘴里又塞了一些糖果。“是你干的。你说。”

纳塔莉摇摇头。

“快点，纳塔莉。要是你不想大声说出来，就悄悄地说。”西蒙斯的脑袋歪向她这边，鼓励着她。

“你保证你不生气？”

“当然不。我有个主意，要不你假装自己对自己说。走到镜子那里去，对着你自己说。这样你就不觉得尴尬了。告诉镜子，为什么爸爸再也不和你们一起下水了。”

镜子后面，班福德对这个绝招报以会心一笑。

直接对着摄像机交代。

绝了。

纳塔莉吃完她的糖果片，穿过房间，走到了镜子面前。

镜子的另一边，班福德兴奋得都坐不住了。

“好的，纳塔莉。告诉镜子，泡澡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会那么那么恶心？”

是悄悄话，但声音还是很大，满脸都是愧疚感，纳塔莉说道：“我

在浴缸里尿尿。”

第156章

“询问重新开始，时间是下午两点零二分。人员与之前相同，增加了杰里米·艾萨克先生，作为嫌疑人的法定代表人出席。格雷戈，我们要再次询问12月1号你在伍尔维奇的行踪。”

兰德尔看向艾萨克。艾萨克点点头。他已经向兰德尔保证了，如果警察超越了他们的职权范围，他可以在随时插进来阻止这场询问。

“那么，你去那里的确切目的是什么？”

“去一个诊所，你们已经知道了的。”

“这一点已经明确了。”艾萨克打断了他们。“你是想要把问题都重新问一遍吗，警官？”

洛维特不理他。“你离开家是什么时候？”

“大约六点半。”

“六点半？”洛维特听起来觉得难以置信。

“诊所很远的。我得坐公交车去火车站，换乘两次火车，然后……”

“等等。你坐火车去的？”

“你想要我走路去伦敦？”

“你没有开车。”

“没有。”

“为什么没有？”

“我不会。”

“你不会开车？”

“警官，我还不知道我的当事人会面临《道路交通法》的某种不明不白的指控。”

皮特曼和洛维特交换了一下眼色。

“兰德尔先生，你是在告诉我们，你从来没有通过驾驶考试吗？”

“探长，这有关系吗？”

“兰德尔先生家的车道上有一辆车。我们的警察还搜查了它。”

“是贝唐的。”

“她需要开车送孩子上学，所以你坐火车去了伍尔维奇。”洛维特提示说。

“警官，我想兰德尔先生表述得很清楚，他不会开车。”

“为什么不会？”

“我认为这没有相关性吧，警官。”

“好了，杰里米。要是这能让我早点离开这里，我愿意说出来。那时候我们才结婚，妻子怀孕了，刚办了房屋贷款。钱很紧张。我们的钱只够一个人去上驾驶课，马上有三个孩子要出生，贝唐比我更需要用汽车。”

“三个？我以为生的是双胞胎。”

兰德尔的脸变得悲伤了。“婴儿猝死综合征。特丽那时候才三个月大。她们是三胞胎，知道了吧。知道我们将要有三个女儿的时候，我们觉得她们真是一个有轰动效应的组合，就决定给她们起名为特里、纳塔莉和塔玛拉。”他笑了。“T-N-T。这就是为什么叫她们轰天宝。她们是我的一切。一切。”

皮特曼看着兰德尔娓娓道来，心里五味杂陈。他的感情看起来是真的，但是从那些穷凶极恶的罪犯身上，他看过多少次完美的表演了？他回想起雷诺兹大夫在社会服务署的案情通报会上对双胞胎的外号的解释。可恶的女人。

“兰德尔先生，你的火车票还在吗？收据？或者，信用卡回执单？”

“我付的现金。”

“真方便。”

“我不想让贝唐发现。她还不知道。应该是，她那时候还不知道。直到今天早上。你们告诉了她些什么？”

“到目前为止还很少。”皮特曼说道。“只说了那些在你家找到的东西。但是我要说得非常直接，兰德尔先生。你不仅在这一天没有开车，而且你从来就没有通过驾驶考试。对不对？”

“我的委托人已经清楚地说过很多遍了，探长。”

“你能给我们一分钟吗？询问暂停，现在是下午两点十一分。”

在走廊里，洛维特说出了他的怀疑。“我不明白，长官。要是他不会开车，那他就不在怀疑的范围以内，肯定的吧？”

“跟斯旺西核对一下。他可能是在蒙人。我们需要查一下他声称的猝死症婴儿的病历。听起来是真的，但我们还是要确认。”

洛维特向电脑室走去。皮特曼在韦斯曼的门上敲了一下。

“戴维，动作很快呀。”

“长官，这件事并不像一开始看起来的那样黑白分明。”

韦斯曼的笑容消失了。“继续。”

“兰德尔说，他不会开车。从来不会。洛维特现在在跟斯旺西核对，如果是真的，那我们的调查又被搅黄了。”

“但开车上路的司机中，很多都从来没有参加过考试，戴维。不要告诉我，你对这一点也持怀疑态度？养成习惯了，对吧？”

“只是想保持客观，长官。”

“但他承认了在那个小孩被谋杀的那天，他就在伍尔维奇。我们有那封信。”

“就像他的律师指出的那样，只有这一点，联系太牵强了。”

“但那些内裤……”

“没有一条是属于那个叫丽贝卡的本地女孩，我们就知道这么多。”

当然，要是有一条与其他受害者相符，那我们就走运了。但不管是不是，我们都得花时间来证明。”

“但他承认了他是个恋童癖患者。我们从护士那里拿到了诊断书的。”

“我不认为他的性取向还有什么争议，长官，但那并不意味着他就是汤姆叔叔。他给人的印象，并不是那种典型的连环杀手形象。”

“在你漫长而显赫的职业生涯中，确切地说，你又对付过多少连环杀手呢，戴维？”

“明白了，长官。”

皮特曼回到了审讯室，坐到洛维特身边。

第157章

艾萨克问道：“有什么问题？”

“没什么好担心的。只要兰德尔先生对我们坦白就好。”

“我的当事人很反感这种说法，探长。你们有关于那些孩子的任何消息吗？”

“目前还没有。有什么我们会告诉你的。询问重新开始，下午两点二十六分。出席的人照旧。兰德尔先生，我想要问问在过去六个月的一些特定日期内你的行踪。就从7月2号星期五的傍晚开始。”

“我和贝唐在家里。我们在看一部蝙蝠侠的老片子。《永远的蝙蝠侠》。贝唐是瓦尔·基尔默的影迷。”

“这都能记得住，将近六个月前的一个特定晚上你看的电影？”

“那是丽贝卡失踪的那天晚上。这种事情会印在你脑海中的。”

看起来洛维特并不相信。“我那天晚上在做什么，自己完全没有印象了，我还是从第一天起就跟这个案子的。”

“新闻上第二天就播出来了，说她失踪了。”

皮特曼问道：“8月1号和2号呢？”

“威尔士的那两个女孩。劳拉·卡维顿和蒂娜·斯坦普。”

洛维特扬起了一条眉毛。“你竟然知道她们的名字，有没有什么特别原因？”

“先生们，拜托。”艾萨克用了责备的语气。“这是众所周知的。引导性的提问无助于解决问题。”

“那么，这两天你在哪里，格雷戈。看其他的蝙蝠侠电影？”

兰德尔耸耸肩，显得有点担心了。“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了。”

“那9月1号和2号呢？还有10月的？还有11月的？”

兰德尔紧张了，瞟了一眼他的辩护律师。

“我怎么知道？丽贝卡是本地的小孩，当然我会记得。但其他的……”

他停了下来，在记忆里搜寻，然后道：“10月的那两个日子，我们在苏格兰。是的。”他坐直了，感觉找到突破口了。“贝唐有个姐妹住在那里。她的丈夫在空军部队工作，圣安德鲁斯的卢赫斯皇家空军基地。”回忆起作用了，他笑了。“我们整个星期都在那里，包括那两个女孩失踪的那些日子。”

“这些亲戚能为你作证，对吧？”

“当然。贝唐有他们的地址。”

“我们会去查清楚的。”洛维特看来失望了。“那我们回头看看你在12月1号的行踪。我在向嫌犯展示一张伍尔维奇地区的地图。这里是火车站。这里是诊所。两者相距，嗯，最多一英里半？你能给我指出，从火车站到诊所，你走的是哪条路线呢？你是走路，还是坐出租车？”

“坐出租。”

“直接去的诊所？”

“没有，我不想让司机知道我去的地方。他在路口给我停的车。”

“就是这个地方。你相信吗，那个孩子的尸体是在这里找到的，嗯，距路口只有五分钟的路程？”

艾萨克插了进来。“探长，你已经确认了格雷戈不会开车。他那天在伍尔维奇这件事也纯属巧合。他有充分的理由去那里，那封信可以证明。你没有任何证据把我的当事人和伍尔维奇谋杀案，或者和前面的任何谋杀案联系起来。你的警员却不断地做相反的暗示，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无意冒犯，艾萨克先生，我们有五条小女孩的内裤，穿过的，脏的，你的当事人却不能为拥有这些内裤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艾萨克看着兰德尔。在询问重新开始前，他们已经就此制定了一个策略。

“我的当事人希望就这一点进行陈述，以便澄清事实。”

“很有趣。”

“够了，迈克。”皮特曼怒视着他的同事。“时间交给你了，兰德尔先生。”

“这些内裤.....是我找到的。”

第158章

洛维特像个疯子一样咧嘴笑着。

“让我这样说吧。有一天，你在路上走着，啊，看见了五条脏的小女孩内裤被扔在人行道上。你就把它们捡起来，塞在口袋里，然后再放到你的抽屉里面。我猜你是存起来，等将来你女儿长大了好用？”

长长的沉默后，兰德尔开始说道：“我是在一个游泳池找到的。”

“别这样，格雷戈，别把我们当傻瓜。”

“你得给个机会，让我的当事人说完，警官。”艾萨克严肃地说。

“我找到的。但不是一次，是在不同的时候。我经常带双宝去游泳。为了让她们觉得更有趣，我们会尝试不同的游泳池，也可以坐不同的公交车和火车。”

“当然，因为你不会开车。”洛维特说道。

“迈克……”皮特曼警告他。“接着说，兰德尔先生。你是在哪个或者哪些游泳池找到这些衣物的？”

“几个不同的游泳池。有些游泳池有公共更衣室。你知道，男士和女士一起换衣服。”

“一起？”

“显然，有小隔间。但是，整个换衣区是男女混用的。”

“继续。”

“人们经常会落下一些东西。毛巾，洗发水，游泳衣。”

“内裤？”

“是的。”

洛维特笑出了声。“那么，这些小女孩都回家去了，却不知怎么的忘了穿上她们的内裤。难道你不觉得她们会注意到有风吗？”

“她们也可能是穿游泳衣回家的，警官。”艾萨克提示道。“我经常

在惠特斯特布尔游泳池游泳，那里就有男女混用的更衣设施。我能证明，的确有五花八门的东西经常被遗忘在那些小隔间里。”

“内裤？”

“是的，偶尔有。可以到接待处问问有什么失物招领。”

“但你没有偷这些东西，艾萨克先生。格雷戈现在好像是承认他是那样做的。但只是小女孩的内裤，对不对呢，格雷戈？还是，我们还会发现很多男孩的裤子，毛巾，用了一半的洗发水瓶子，你都把它们收集起来了？”

兰德尔盯着桌子。“我只是把它们捡走了，在不同的时候。”

“你只是把它们捡走了。”洛维特重复道。“那猪都可以飞了。”

皮特曼平静地问道：“为什么，兰德尔先生？”

兰德尔别过脸去。“你觉得为什么呢？”

“我想你对女内裤有恋物癖，格雷戈。那就是我的想法。”

“这不是犯罪，警官。”艾萨克说道。

“小女孩的内裤。”洛维特继续道。“脏的小女孩内裤。在我眼里，这就能把你定义为恋童癖，格雷戈。”

“那只是我当事人的私人性幻想，警官。他的私人性幻想。恋童癖并不是犯罪。”

“那他妈的就该是。”

“够了，迈克。”皮特曼坚决地说。“兰德尔先生，你还有什么想要说的吗？你知道，我们会对比这些……把这些内衣和谋杀受害者失踪的衣物进行对比。”

艾萨克插嘴说道：“探长，就我所知，在一个被谋杀的小孩身上，发现了精液的痕迹。一个简单的测试肯定就能够一次性地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掉？”

“我们已经依照标准做法提取了DNA样本。”皮特曼说道。“你是说

兰德尔先生还打算自愿提供一个精液样本？”

“我得说，这可以非常有力地证明他是无辜的。”

“或者他有罪。”洛维特说道。

“兰德尔先生？”

兰德尔点点头。“只要能让我出去，做什么都可以。”

“我来做必要的安排，艾萨克先生。鉴于指控的严重性，我确信我们是可以加快检测进度的。”

“能多快？”

皮特曼耸耸肩。“我和你一样，只能用猜的。当然，同时，兰德尔先生还得继续在我们这里做客，直到，比如说，大都会警察局正式要求接手他。到时候，他就会被交接到伦敦的某个警局去。”

兰德尔郁闷了。“但是马上就到圣诞节了……双宝……杰里米？”

“很抱歉，格雷戈。在我们拿到测试结果之前，我真的什么也不能做。”

第159章

“对不起，马特。”

“不，我应该想到的，克莱尔。”

“第一个没有丽贝卡的圣诞节。我无法面对它，马特。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她才十岁。她的最后一个圣诞节。”

马特紧握着她的手，让她继续说完。

“六岁起，她就知道了关于圣诞老人的实情。那年的圣诞前夜，她醒来时正好发现约翰把礼物放到她的床边。但是每个圣诞前夜，她还是会摆上一个桔子和一个碎肉派。她根本不急着长大。不像她的有些朋友，满嘴念的都是化妆品。丽贝卡喜欢圣诞节的欢乐气氛。唱颂歌，包礼物，还有电视里的圣诞专题。”

“我还记得上次节礼日¹来找你的情形。已经中午了，你们两个还窝在床上，看动画片。”

克莱尔挤出一个笑容。“当然，还有007电影。丽贝卡就喜欢这些。嗯，至少是罗杰·摩尔演的那些。我想，它们更像是家庭剧。一开头就有小丑的那一部是什么来着？”

“《八爪女》。”

克莱尔笑了。“当然，她从来没有搞明白那些带色的双关语。只是喜欢其中的欢乐气氛和动作场景。”

“她是个了不起的孩子，克莱尔。你会一直拥有这些回忆的。”

克莱尔盯着窗外，眼神呆滞了。“我在想，他这会儿在干什么？”

“罗杰·摩尔？”

“汤姆叔叔。兰德尔，管他叫什么名字。”

“忘了他吧，克莱尔。都结束了。”

“还有法庭审判。”

“这些都是形式了。对他来说，生命意味着终身监禁。今后的每一个圣诞节他都只能在铁窗后面过了。”

“这就是我想听到的。”

¹ 节礼日：圣诞节后第一个工作日。英国法定假日。

第160章

聂天双宝坐在地板上看《白雪公主》的DVD，她们离电视只有一英尺远，轮流拿着遥控器重播每一个场景。她们的外祖母坐在自己的椅子上看着她们。

“姑娘们，往后移一点。坐得那么近会伤眼睛的。”

塔玛拉用眼睛向贝唐求助。“妈妈，我们必须往后吗？我喜欢坐近一点。”

“我也是。”纳塔莉说道。“你从这里才能看到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

贝唐叹了口气。“双宝，按外婆说的做。我不想听争论。”

“爸爸就让我们坐得近。”

贝唐吼了出来，把孩子们吓得往后躲。“叫你怎么做就怎么做。马上！”

双胞胎一齐站起来后退了一步，接着又坐下，拖着腿移回了原来的位置。贝唐刚想让她们按要求坐好，但当即就意识到，她们的外婆已经被这个花招骗过了。她就没有再理了。

双胞胎已经回来两天了。

没有道歉。

社会服务署也不承认犯了错。

简直是虎口脱险，班福德告诉她，幸好社会服务署行动迅速，一场悲剧才被阻止了。她们的爸爸差点强奸了她们。

两个星期已经过去了，上一次女孩们看到她们的父亲时，他被戴上了手铐，而她们自己则被尖叫着拖出了家门。贝唐设法去探望了格雷戈一次，在他被羁押于布里克斯顿的时候。

有些条件是很诱人的。

其他的妻子可能就拿了钱，讲讲事情的经过，然后另外过自己的生活。

但贝唐当着他们的面摔上了大门，支票簿被揉成一团扔了出去，她的自尊也是伤痕累累。哪怕只是考虑一下他们提出的条件，都是承认她丈夫有罪。

她知道他爱这对双胞胎。

她知道他决不是杀人犯。

但接受抽屉里找到的那些内衣却没有那么容易，加上那次伍尔维奇的诊所之行。艾萨克只能向她保证，他相信她的丈夫是带着良好的意愿去了，是为了维护家庭，因为他爱她和他们的孩子。

她在没人住的那个房间接了艾萨克刚打来的电话。

“好消息，贝唐。今天早上，实验室结果就会出来了。一旦他被澄清了，我就为他申请紧急保释。幸运的话，他圣诞节前夜就能到家了。”

他犹豫了一下。

“要是他还能被接受的话。贝唐，发生了这些之后，你还想要他回家吗？”

“比任何时候都想。”

第161章

手帕上鼻涕的DNA与兰德尔的相符，这对他形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他被告知，DNA巧合的几率只有几亿分之一。

他是主动提供精液样本的。这一点，是最重要的，肯定能证明他的清白。

当样本被检验出跟小孩尸体上的精液DNA完全一致时，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精神失常了。

但对公众来说，这是他们的孩子们能得到的最好的圣诞礼物。

汤姆叔叔被牢牢地锁在了布里克斯顿的监狱里。

第162章

马特在肩上搭了条毛巾，一路滴着水走过地毯，抓起了电话。

“凯里，很高兴接到你的电话。”他本能地把毛巾缠在了腰间，表现出不必要的谨慎。“新年的感觉如何？”

“马特，又有一个女孩被绑架了。”

他坐了下来，本能地拿起来笔和便签本，头发上的水滴到了纸上。“又有一个孩子？什么时候的事？”

“一个星期以前。

“一个星期？我还没听说呢，凯里。你确定吗？”

“我父母给我寄来了他们当地的报纸。”

“你的意思是威尔士的？”

“一个叫莫尔德的小城。”

马特想了一下。“凯里，只是一次巧合。”

“马特，这事是发生在二号的。就是汤姆叔叔要再次作案的日子。”

马特叹了口气。“他们已经抓住他了，凯里。那个可恶的混蛋已经被关起来，等着审判了。汤姆叔叔已经成了历史。”

“但这个女孩……”

“世上不只这一个可恶的变态。我们都清楚。”

“马特，这就是汤姆叔叔。”

马特不耐烦地扔下他的便签本。“凯里，听着。我知道你的感觉。你的犯罪心理画像与真人不符，你感到失望了。但是没有必要觉得耻辱。邓斯特的心理画像也搞砸了。把这归结成缺乏经验吧。你还年轻。你可以从错误中吸取经验。”

“我没有弄错，马特。”

他竭力隐藏着他的怒气。“凯里，孩子尸体上的精液DNA和兰德尔的完全相符。你还需要什么证据呢？把他与其他受害者联系起来，只是时间的问题。”

他深吸了一口气。“凯里，兰德尔就是汤姆叔叔。要不，你的意思是兰德尔杀死伍尔维奇小孩的案子只是个案？噢，严肃点。”

“我不知道该怎么想，马特。他们抓住这个家伙的时候，我当然很高兴，可就是不敢相信。而现在，莫尔德的这个女孩……”

“悲剧的巧合。你的画像有漏洞，凯里。面对现实吧。当然，我们曾经都相信你的。我真的相信。但我们每个人都身陷其中，所以我们的判断力被蒙蔽了。从怀特岛谋杀案中，我们就看到了这一点。他没有遵循你预测的模式。文特诺还有说服力，但接下来的戈兹希尔？不是U。你的模式就是这时开始解体的。”

“但接下来又是伍尔维奇，马特。又回到了这个模式里。你没发现吗？”

“不，我没发现。兰德尔当时是到伍尔维奇的一个恋童癖诊所，去治疗他对小女孩的性沉迷。老天爷呀，这根本不是遵循什么模式。他只是一个他妈的可恶的变态。而且不管怎样，现在你说的是哪里来着，莫尔德？假如是约维尔或者约克，那你可能还有话说，凯里。但是莫尔德？M？你现在是在推翻你自己的心理画像。”

“马特，你听我说完。莫尔德在北威尔士。多数地方的路标都同时写着他们的英语名称和威尔士语名称。莫尔德的威尔士语名称叫‘尤尔伍伊斯格瑞戈’（Yr Wyddgrug）。”

第163章

马特在食堂里赶上了比尔·赖特。食堂有个响亮的名字：员工餐馆。

赖特正埋头于一盘油腻腻的熏肉加鸡蛋，眼睛在浏览《金融时报》。这时，马特侧身坐进了他旁边的椅子，把他的咖啡洒了一桌子。

赖特瞟了一眼他的表。“真是稀奇事呀！”

马特彬彬有礼地接受了这个评价。他可不是因为准时打卡上班而出名的。“它们怎么样了？”

“昨天跌了三便士。我弄不明白。肯尼特向我保证过，这阵子它们会上涨的。”

“今年到现在，他弄错多少次了呀？现在才一月！你还不如把你的存款都用于赛狗，押在第六隔栏的那些狗上面。这样，至少你还可以亲眼看着那条杂种狗输掉。”

“都是时机问题，马特。市场行情好的时候，我一个朋友的朋友一夜之间就挣了一万英镑。不管怎样，还没到九点呢。什么事情让你这么一大早就来了？”

“得在食堂见一个人。”

赖特好奇地四下扫视了一圈空荡荡的食堂。“谁？”

“南方传媒科学版的记者。”

赖特停止了咀嚼。“有什么问题吗？”

“DNA指纹。”

“我的文件是对公众开放的，马特。你自便。”

“我想要点个人见解。”

赖特狐疑地打量着他的同事。“有什么故事？”

“没什么。是个研究。”

赖特咧嘴大笑。“马特·伯福德搞研究？今天是谁过生日吗？”

“比尔，这是件严肃的事情。”

赖特放下了他的叉子。“说来看看。”

“基因指纹。怎样辨别，为什么能，来龙去脉。我原以为我对这些有点概念，但是现在我又不确定了。我想要一个直白的解释。它的工作原理如何？它的可靠性有多高？只需要在你宝贵的时间里挤出五分钟。真的求你了！”

赖特在嘴里塞满了鸡蛋，继续吃自己的。蛋黄顺着他的下巴慢慢地流了下来。

“它可靠吗？是的，非常可靠。不是万无一失，但是的确是最好的指示。我们谈论的是它在确定罪犯身份方面的意义，对吧？”

“哎，我仅仅是个犯罪报道专题记者……”

“你可以随时利用维基百科的。”

“我需要一些我信得过的资料。”

“马特，我受宠若惊了。嗯，我们从理论开始吧。人的身体由几十亿个细胞组成，每个细胞都有一个细胞核。早在1911年的时候……”

“别扯历史，比尔。它的可靠性有多高？过去肯定有过出错的例子，对吧？”

“将来还会有。没有什么是一万无一失的。当然，人为错误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使用两组独立的多点位探针检测基因，身份验证出错的几率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绝对的千载难逢。”

“做个假设，如果法医有三个独立的样本，比如说头发、精液和鼻涕。假如三个都完全吻合。还有没有可能出错呢？”

“打死都不可能。”

第164章

“这简直太好吃了。”艾萨克又塞了满满一嘴食物，就着干爽的霞多丽红酒咽了下去。“你刚才说这是什么来着？”

“是鲱鱼，加了香菜末，黑胡椒和牛至叶粉。”

艾萨克拼命点头，急切的表达着他对这道菜的赞许。“非常棒，我猜就是在这里钓到的？”

“上个礼拜三我邻居在西崖的海上钓到的。他经常给我鱼，他来钓，我来做。鲱鱼是我的最爱。它属于少数的几种放的时间越长肉质越鲜美的鱼。若是直接从海里捞上来就吃反而平淡无奇。

“我很吃惊，你居然没有做美食记者。”

马特露出亲切的微笑。“下一道是李子干。”

艾萨克正把藏在柠檬片下面的最后一小块鲱鱼弄出来，听见马特这么说，一时间竟畏缩了一下。他努力保持声调的平和：“能别提那玩意么，我这几年来吃得都要吐了。你知道么，我爸爸对这个东西非常迷信。”

“这绝不是学校晚餐里的那种让人会做噩梦的李子干和蛋羹。”克莱尔向他保证。

艾萨克把身体往后靠了靠，尽量显出一副已经吃饱了的模样。“李子干还能做出什么花样来？”

“是黑色馅的果馅饼，上面洒满了奶油糖粉细末。这种地道的法国李子干来自于阿让，没有任何一个长得过大的加州醋栗干混在其中，外行通常分辨不出来这两种的区别。把它们用伯爵茶泡过后，搅拌成糊放在杏子做的基料上，在顶上撒点面包屑，就着希腊酸奶一起吃，不过若是你喜欢我们可以换成鲜奶油。”

艾萨克感觉他的胃口正慢慢恢复。

“马特在夏天会做非常精致的李子干和阿玛尼亚克白兰地冰激

凌”。克莱尔一边说，一边把这道甜点端上了桌。

吃完了两份之后，艾萨克提出，他们邀请他来这儿品尝马特高超的厨艺，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马特一边概述着凯里的犯罪心理画像和她最后的短信，一边开了一瓶特藏里奥哈红酒。艾萨克刚开始是礼貌性地听着，却很快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几乎把丝绒般的里奥哈酒忘到了个精光。

“毫无疑问，这非常值得深思，马特。我欢迎任何对我的当事人有利的证据，可是凯里这个姑娘，她还是学生吧？”

“杰里米，凯里是一个极其聪明的19岁姑娘。”克莱尔说道。“她并不是那种异想天开型的。没有人比我更希望汤姆叔叔已经被监禁起来，再也不能大开杀戒。没有人！可是警察们上次就误认为托马斯·布里斯托是凶手。这也是我们今天请你来的目的。在所有人中，我们觉得只有你会愿意把这些都听完。”

“克莱尔，我并不是不想理会，可是这对我来说太突然了。很明显，你们俩对这些材料都深思熟虑过了，这让我非常佩服，可我现在需要把所有的事情在自己的脑子中过一遍。”

“你的当事人兰德尔不是否认所有的控罪么？”马特说道。

“是的，他否认所有的谋杀罪名。虽然他承认对未成年的女孩子有性偏好，但是那本身并不构成犯罪。社会服务署也没有找到关于他侵犯他女儿的任何证据，尽管他们用了盖世太保的那一套。”

“我可以想象。”

“可是就媒体而言，汤姆叔叔已成为历史。他们现在就等着走形式的审判了。对兰德尔来说，他压根儿就没有任何机会得到公正的审判。陪审员甚至在入选之前，就已经判定他有罪了。”

“所以凯里的犯罪心理画像可能是这个无辜的人唯一的希望了。”

“这正是为什么，我的理智告诉我不能这样，但是我还是来了这里，听你们的意见。但是我必须带走这份资料，自己把所有事情客观的思考一遍，得出我自己的结论，你们同意么？”

“这份材料就是给你的，杰里米。我们只要求你保密，后面任何事情，都不要把凯里的名字泄露出去。”

艾萨克点头应允。“这样的话我必须得走了，今晚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要做，我得先解决它们，但是我答应你们，我过几天会把它们好好儿的再研究一遍。”

第165章

艾萨克给自己调了一杯热巧克力作为睡前饮品。他安下心来，开始研究即将到来的庭审上需要用到的材料，心里暗暗责骂自己晚餐花了太长的时间。

可是他没法集中精神。

已经10：30了。

他不情愿地拿出了凯里的材料，开始试着做些并不很成熟的注解。

第二天早上6：50，闹铃打破了清晨的寂静。此时艾萨克依然坐在椅子上，困倦得眼睛发红，视线模糊，他已经在喝第五杯黑咖啡。8：30，他电话通知卡伦取消早上所有的预约后，又一次拨通了电话：

“马特，我们需要谈一下，我们三个人。”

“在哪里？”

“克莱尔的家？”

“我马上过去。凯里是对的，不是么？”

“也许什么都不是。这件事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明白么？我必须保护我当事人的秘密。”

“我的光辉岁月已一去不复返了，杰里米。这次是私人性质的。我想要的只是真相，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行。”

“带上你所有的背景材料，所有的。我已经尽我所能来追踪这个案子，可是你却注定比我知道的多。啊，对了，马特，带一张地形测量图来，怀特岛的。”

第166章

“叫我老古董吧，但我觉得这要比看电脑屏幕容易多了，”艾萨克在桌上展开了地图。“请忍耐我一会儿，我并不完全确定我在找什么，但昨晚我的脑海中冒出了一个想法。我小时候到过怀特岛。学校郊游。你们知道的，奥斯博恩行宫，还有恐龙的脚印。”

马特看上去一脸茫然。“然后呢？”

艾萨克有条不紊地仔细浏览着地图，眼光跟随着他的手指在地图上游走。突然间，他抓起一支铅笔把某个区域圈了出来。“就是这里！瑟昂德克利夫（The Undercliff）。我就知道这里会有蹊跷。”

“我不明白。”

“瑟昂德克利夫（The Undercliff）。这就是那个可以把前后联系起来却没有出现的U。看起来你们那位姑娘的想法对极了。”

“杰里米，那个孩子是在戈兹希尔被绑架的。戈兹希尔和文特诺，”克莱尔反驳道。

“谁说的？”

克莱尔摇着头，并不认同艾萨克的想法：“警察的报告里是这样写的。”

“他们怎么会知道的？”

“他们当然知道！那些女孩住在那里。”

“克莱尔，昨天晚上你告诉我，凯里是意识到你住在佩格韦尔湾而不是拉姆斯盖特之后，她的画像才从模糊变得清晰了。你的地址的开头字母是P，并不是R。”

马特把身体向前倾。“是真的，克莱尔，你不明白吗？这个小姑娘有可能是住在戈兹希尔，但是她是在昂德克利夫（Undercliff）这儿被绑架的。看，这两处相隔只有一、两英里。见鬼的丹尼为什么没有把这一点列在他的单子上？”

艾萨克抬起了头。“丹尼？”

“说来话长。丹尼列出了未来有可能发生绑架的地点，我们已交给了警察。”

“显然瑟·昂德克利夫并不在其中。他是怎样列出这个单子的？”

“用电脑。有了电脑，丹尼几乎可以说是无所不能。”

“可问题是，马特，电脑只能按照你的指令来做事。看，这块区域显示为瑟·昂德克利夫，并不只是昂德克利夫。这正是问题所在。这位丹尼在U下面搜索，可是瑟·昂德克利夫是被归入T之下。”艾萨克补充道：“这得感谢邮局给我的启发。我最近寄了一个包裹去冈比亚，他们却在地址簿上找不到。原来在那上面，它被写作‘瑟·冈比亚’的。”

“如果地址顺序到这里都是正确的话，那么接下来就该是X和Y了。”马特兴奋地说道。“丹尼做了搜索，发现并没有X开头的地名，那么汤姆叔叔就会跳过直接到Y，就是这个莫尔德镇，威尔士语里面叫什么来着。”

“尤尔·伍伊斯格瑞戈。”艾萨克说道，对自己的发音非常满意。

“随便了。这表明他接下来就到了W。这就把我们带到伍尔维奇和你的当事人兰德尔。地点，时间全都对上了，还有‘一吨’的证据让他入局。”

艾萨克表示赞同。“‘一吨’对他不利的证据。马特，你说的是‘一吨’的证据，是吗？”

马特耸了耸肩膀。“这只是个修辞手法。”

“我想我明白了，杰里米。”克莱尔说道：“马特，想想这个情况。至今为止，每一个孩子都没有发现犯罪线索。你记得邓斯特是怎么说的么？他说汤姆叔叔有反侦察意识。”

“的确如此。然后突然间，出了伍尔维奇女孩的案子，那个维多利亚。就像你说的，马特，有‘一吨’的证据，名副其实的法医所掌握的完美证据都指向了一个人？而这个人正在积极治疗他对小女孩的性幻想，他那天又正好在伍尔维奇，去赴一个并不存在的医生预约。”

“你说他是被陷害的？这太荒谬了。”

“随便你怎么说，马特。但是我感觉这也太巧合了。前一分钟警察们还手忙脚乱，毫无头绪，突然间他们又有一具新的尸体，还轻易地找到了落在罪案现场的用过的手帕，并且有一个正在治疗中，对自己的恋童癖供认不讳的患者，就在那座城里，就是那一天。我是说，这是不是有点太令人无法相信了？”

“可是DNA是吻合的，甚至连精液也是。谁能将这些设计好呢？”

“我不知道，马特。但这是在告诫我们要当心了。地图证实了凯里的推论是正确的。莫尔德镇的绑架也是如此。我觉得，汤姆叔叔以某种方式陷害了格雷戈·兰德尔，现在他又在街上游荡着了。”

“可是警察们确信这次他们抓到了真正的罪犯。铁证如山。除非再出现一个小孩的尸体，死于跟汤姆叔叔的一模一样的犯罪手法，他们才会重新考虑。”

克莱尔抓住了马特的胳膊。“我们不能坐等着让它发生。我们必须要做些什么。”

第167章

艾萨克点头赞同。“目前，莫尔德镇的绑架案被认为是与此无关的偶发案件。虽然北威尔士的警察们会尽全力的，可是如果汤姆叔叔有点脑子的话，他就会确保尸体不被找到。这次不会有名片了。”

克莱尔冒昧地问道：“我们这样现实么？还是让希望代替了现实？”

“很现实，”艾萨克向她保证。“还记得吗，托马斯·布里斯托是因为一个匿名的告密电话才被大都会警察局拘捕的。打这个电话的人说在索撒尔看见了他的车，那儿与发现尸体的地方非常近。一定有人知道他有恋童癖才举报了他。”

“这是公开犯罪记录引起的。在他的年代里，他被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过，他的名字也在性犯罪者登记册上。”

“的确如此。可是格雷戈·兰德尔的性偏好却完全不为公众所知。马特，我得再强调一遍，我们这次谈话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格雷戈在今年早些时候去了一家私人诊所，因为他非常担心他那与日俱增的对儿童，对未成年的女孩子的性偏好。没错，他是恋童癖，但是别让这点蒙蔽了你们的判断。这并不会让他成为杀人凶手，就像托马斯·布里斯托那样。”

“那么为什么警察首先要抓他呢？”

“我正要说这点。格雷戈付了很多钱，开始一个昂贵的疗程，叫厌恶疗法，试图控制这种他不想要的欲望。他严守着这个秘密，家人，同事，所有人都对此一无所知。在12月，他去了伍尔维奇，准备按预约去一个诊所赴诊。可不知道什么原因，根本没有预约这回事，格雷戈在镇上无所事事。就在同一天，几乎就是在转过街角的地方，这个小女孩被杀害了。在格雷戈接受治疗的那个诊所里，一位护士显然把两件事情联系了起来，于是通知了警察和社会服务署。”

“你不是说是这个护士陷害了他吧？”

“当然不是。我想也许真正的汤姆叔叔也是这个诊所里的病人。一

个可能在那儿见过格雷戈的人，或者至少是知道他在那里接受治疗。”

“这个诊所到底在哪儿？”

“昆兰机构，在塞文奥克斯。有很多已被定罪的性罪犯都会去他们那里治疗。也许我是异想天开，可是托马斯·布里斯托也去过昆兰机构，是在多年以前。”

“我的天啊！”克莱尔一下坐得笔直。“迈克尔·贝茨也在那里治疗过。”

“谁？”

马特简明扼要地说了下他们和贝茨的会面。

“我能问问你们是怎么知道他的么？哦不，我不想知道。”艾萨克摇着头，表示不敢相信。“我敢打赌，当他在这个机构的时候，他的驾照不见了，丢了或者是被偷了。”

“我们必须告诉警察，马特。”

“还没到时候，克莱尔。上次的事情让我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想我们还是自己先跟踪调查一下，看看我们还能有什么收获。”

“我同意，”艾萨克说，“可是这主要得靠你们俩了。这个星期的大部分时间，可能还有下个星期，我都要在巡回刑事法庭给一位大状做副手。格雷戈·兰德尔并不是唯一一个需要我给他洗刷冤屈的人。但我觉得详细调查一下昆兰机构并不是纯粹浪费时间。新闻调查，我想他们是这么叫的，对么，马特？”

“你对我的信心令人振奋，杰里米，可是也许不应该对我信心满满的，我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先去和那个告发格雷戈·兰德尔的护士聊聊怎么样？她听上去像那种没主见的老好人。利用她的愧疚心。让她确信是她间接让一个无辜的人被关押，说不定她就会良心不安，交出每个来他们诊所敲过门的让人恶心的变态佬的资料。”

第168章

克莱尔的泪水轻而易举地就流了出来，根本没有必要演戏。

这位第一个遇害的孩子的妈妈，拼命地想明白为什么。

雷诺兹大夫愿意见她吗？

愿意帮助她抚平创伤么？

带着一些顾虑，雷诺兹同意和克莱尔见十五分钟。守时是必须的，她的日程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改变的。

“违反职业操守泄密，这对您来说一定是个非常艰难却非常高尚的决定。”克莱尔打开话题。

雷诺兹立刻喜欢上了这个恭维。“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困难的决定之一。可我意识到，若是他还会伤害另一个孩子，我一辈子都会良心不安的。”

“我想知道……应该是，我希望或许您能告诉我一些关于他的情况：汤姆叔叔，格雷戈·兰德尔。”克莱尔觉得她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在被分析着它们的潜台词。

“对不起，克莱尔，这依然是机密的。”

“当然，可是雷诺兹大夫，是什么样的动机会让一个男人，普通的男人，去杀害一个小孩？去虐待和谋杀一个小姑娘？”克莱尔的眼睛又湿润了，可她并不想去制止自己的泪水。“我只想明白这是为什么……”

雷诺兹不耐烦地瞥了一眼手表，有些后悔同意和克莱尔见面。比起安慰这个沮丧的客人，她还有更多重要的事情要做。“这很难和外行解释，克莱尔。男人虐待女人和小孩是有其深层次的原因的。如果不用我们领域里的那些令人费解的专业术语，是很难概括出来的。”

克莱尔轻轻抹着眼泪。她什么也没有问出来。“您是心理医生么？”雷诺兹看上去真的吓坏了。“我的天哪，不，我是精神治疗师。

这两者完全不相同。可是克莱尔，就像我说的，现在没有时间去一一讨论。在机构里，我的时间表排得非常的满。”

“我明白，非常感谢您为我抽出时间。这里有很多精神治疗师么？”

“只有我和昆兰大夫。我们经营一家小型的集约型的诊所。很明显，性功能障碍并不是吃几片阿司匹林，然后在床上躺一个礼拜就可以治愈的。这需要密集的，一对一的治疗。我们的一些客户很危险，相信我，克莱尔，非常危险。强奸犯，恋童癖患者，杀人犯，就像汤姆叔叔一样。”

克莱尔不由自主地发抖。“这肯定有时候会让人很害怕，特别是对你来说，我的意思是，你也是个女人。”当她提到这点时，雷诺兹冰冷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亮光，克莱尔决定就此展开话题，“你一定非常勇敢，面对面地去治疗他们，独自一个人。”

“并不是这样，克莱尔。”雷诺兹几乎是沾沾自喜了。“这只是因为成熟。你知道么，性犯罪者从来都不是为了性而犯罪。”

“他们不是？”

“当然，你听上去会觉得很奇怪。可是性虐待是关乎权力的，并不是性满足。男权凌驾于女人，孩子，甚至于其他弱小的男人之上。随着男人的成熟，他们能够逐渐处理好最原始的本能。但是潜在的控制欲一直都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年长的男人占据了职场顶层的那些高管职位。这与经验和能力无关，一切都是关乎权力的行使。”

克莱尔一边请她继续讲下去，一边想着怎样把话题转到机构里的其他客户身上去。

“对比之下，随着女性的成熟，她们更能够理解男人在想什么。所以女人能更好地控制男人。可是所有来这里治疗的男人本质上都是不成熟的，不管他们的生理年龄有多大。他们甚至不能与异性开始正常的恋爱，所以他们就用粗暴的力量，用他们的体力，来表达他们自己。”雷诺兹把身体坐直，满是自负。“作为一个成熟的女性，我在面对他们的时候只要做一件事就可以了，就是看着他们的眼睛，挑战他

们最原始的本能。因为所有的男人在本质上都是懦夫，所以他们会退缩。相信我，如果你遇到了强奸犯，瞪着他的眼睛就会让他跑出一英里之外。”

克莱尔心想，谢谢了，我还是会用防狼喷雾剂，并给他的下体来一脚。

第169章

克莱尔盯着雷诺兹的双眼：“这听上去太让人吃惊了，我从来都没有那样想过。”

“因为这不是你从小就被灌输的想法，克莱尔。学校是个起点。虽然大多数的老师都是女性，可却是男性在制定教学方法。从一开始，女孩子就被教育要做男同学的附庸。男人在社会中操控着权力，制定符合自己利益的制度，符合他们对权力的需求。”她开始趾高气扬起来。“可在我和这些让人恶心的变态打交道的20年中，我从来都没有被吓倒过。”

克莱尔装出敬畏的样子。“从来没有过么？”

“自打我成年就再也没有过。我成熟了。当然，在我是个小姑娘的时候也遭受过性虐待，可是哪个小姑娘没有遭遇过？”

“我没有。”

雷诺兹露出了微笑，丝毫没有掩饰她的蔑视和居高临下。“克莱尔，你不记得了，但是我可以和你保证，你遭遇过。亲戚，邻居，老师……那些你信任的男人。”

“雷诺兹大夫，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从没有……”

“好了，克莱尔，”雷诺兹伸出一只手安慰她。“这被称为受害人的抵制心理。非常自然的。你的意识关闭了一部分记忆。你的潜意识并不想让你面对发生过的事实。这是一种保护性的机制。”

克莱尔无法隐藏她的怀疑了。

雷诺兹微笑道：“看，你现在就在抵制，这恰恰证明了我的观点。事实上，克莱尔，所有的男人都会虐待。这是他们的本能。你有没有听说过记忆恢复综合征？就是恢复潜意识中被深藏的记忆。那些记忆会被意识完全禁锢起来，恰恰是因为它们太痛苦了。但是在被催眠的状态下，通过一些高超的心理治疗术的诱导，这些记忆会被唤醒，克莱尔。这些虐待可以再经历一遍，以一个成年人的身份。这能让女性

去理解它们，去正视现实。”

克莱尔曾经读到过记忆恢复综合征，但没有说得这么赤裸裸的。她让雷诺兹继续说下去。

“回想下你的童年，克莱尔。你真的记得每一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么？哪怕是很小的，每天发生在你生活里的事情？当然不是。你丢失你大部分的记忆，可能是童年时光中的好几年，将它们禁锢起来，因为这些曾发生过的往事让你不堪回首。”雷诺兹看着克莱尔的眼睛。“我强烈向你推荐这个治疗，克莱尔。当然不是在这儿。我有一位同事在坎特伯雷，你可以去见他。从你的表情和你的肢体语言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你的潜意识太混乱了，你对我所说的也产生了共鸣。你的潜意识知道那些可怕的记忆是存在的，但是它本能的保护性机制就是把它它们禁锢起来。”

克莱尔挣扎了一番，可是她控制住了自己。这个女人很明显已经疯了，加文·拉奇曾经提醒过她要小心精神治疗师。

她瞥了一眼钟，她的时间就快要用完了。

她的思绪在高速运转，想要找到一个方法把对话转到对自己有利的方向上来。“可是那个杀害了丽贝卡的人——格雷戈·兰德尔，社会服务署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显示他虐待了自己女儿的儿。若是你说的都是真的，那么想必……”

若是雷诺兹感到吃惊的话，那么她掩饰得非常好。“这刚好证明了我的观点，克莱尔。在虐待案中，社工们找不到证据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被法规约束了手脚。由几乎全部是男性组成的政府制定的法规，是专门用来保护男人权益的。还记得克利夫兰调查案么？对不起，这发生在你的时代之前。一位大夫，一个女大夫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鼓起了勇气去揭露当时虐待儿童的真实状况——对儿童恶魔般的虐待。从那以后，我们的议会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设计新的方式方法，让社工们无法恰当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社工们几乎没有哪一个星期不会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情被指责。结果就是这样，虽然伤害孩子的人最终被监禁，可是接受指责的是可怜的社工们。”

雷诺兹摇着头，仿佛连自己说的话都无法相信。“在男性制定的工作规程下，社工被禁止去证实虐待，从而保护别的男人不受调查。这种情形下没有赢家，克莱尔。我们女性能做的只是直面我们童年时所遭受的虐待，必要的话可以通过唤醒记忆的方法，然后加入到制止其他男性实施虐待的战斗中。要赶在他们完全沉迷于权力，开始杀害无辜妇孺之前。就像杀害你女儿的那个男人一样，克莱尔，就像格雷戈·兰德尔。”

克莱尔努力保持镇定。“可假如他是无辜的呢？你不担心格雷戈·兰德尔可能不是汤姆叔叔么？可能是弄错了？”

雷诺兹的眼里闪过一丝愤怒。“你太荒唐了，克莱尔。”她特意去看了一眼挂钟，“我想你的时间到了。”

“不，求你了，请听我说完。假如杀害丽贝卡的那个男人还逍遥法外，还在跟踪其他的孩子呢？”克莱尔的泪水涌了出来，这可不是演出来的。“我只是想确认一下，雷诺兹大夫，求你了。”

“克莱尔，法医已在孩子的尸体上发现了兰德尔的精液。就算是他犯案时被现场拍下来，也不比这个证据更确凿。这个案子结束了，克莱尔。格雷戈·兰德尔就是汤姆叔叔，他已经被逮捕了。他在铁窗后面，那是他的归宿，是所有男人的归宿。”

“可是又有一个孩子在威尔士失踪了，和前面的案件是一模一样的情形。兰德尔与凯里的犯罪心理画像并不相符。”

接下来是几秒钟死一样的寂静，雷诺兹的眼睛像冰一样冻住了，五官像石头一样僵硬。

但魔咒马上就被打破了。雷诺兹换上了热情而富有同情心的嗓音，还把手放在克莱尔的肩膀上安慰着她。

“凯里？犯罪心理画像？”

突然间，雷诺兹的时间安排变得灵活起来。

“你想喝杯茶么？”

第170章

最前面的两个语音留言来自他的母亲。

这太意外了，让人始料未及。幸好为了在克莱尔家过夜，他的手机整晚都是关机的，他觉得自己简直太英明了。

他的母亲希望他跟电视上追踪那个可怜政客的狗仔队没有任何关系。什么时候该去看望一下她呢？花园里有些活儿该干了。马特在心里提醒自己，周末得回家一趟了。

马特用吉列剃须刀刮着脸，当他听见凯里急切的语调取代了他妈妈的声音的时候，就放下了剃须刀，抓起了笔和本子。

“马特，我是凯里。我知道时间已经很晚了，可是我不得不给你打电话。现在我确信我们是对的，兰德尔并不是汤姆叔叔。在兰德尔被捕后，汤姆叔叔又犯了两次案，在莫尔德镇杀了那个女孩，在这之前是牛津。这太明显了。我现在知道我们错在哪里了。我们原来想当然地认为丽贝卡是第一个受害者，但其实她不是，她只是第一个死掉的。那些涂了油漆的指甲只是烟雾弹。但是，不会再有尸体被发现了。马特，我的话费就要用完了，给我回电话。我们可以用坎特的圆圈理论找到汤姆叔叔，可是只有不到一个星期就要……”

马特按下了回拨键，可是却直接到了语音留言信箱。几秒钟过后，他拨通了拉奇教授的电话。

“加文？我是马特·伯福德。你今天见过凯里么？”

“她今天下午第一节是我的课，怎么了？”

“加文，你见到她就让她立刻打电话给我，如果需要的话把你的电话借给她。”

“马特，我不可能整天追着那些任性的学生到处跑。”

“这非常重要，加文。这事牵涉到凯里的犯罪心理画像。”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深深的叹息：“我以为这个事情已成历史了。”

“我们也曾这样认为，但现在我不那么确定了。凯里有没有和你说过些什么？”

“她是想和我说的，但是我直截了当地告诉她，别在这上面浪费时间，该去学习了。”

“加文，请一定让她打给我，越快越好。”

他又一次拨通了电话。“杰里米，我是马特·伯福德。”

“马特，我刚好要打电话给你。”

“打给我？”

“是的。我的办公室被盗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难受，可是为什么你想要告诉我？”

“你没有明白，马特，不是我们事务所被盗了，是我的，只有我的办公室被盗了。是在顶层，有人从窗户进来的，手法非常专业。”

“只有你被盗了？”

“正是这样。所丢失的只有性罪犯的档案，包括布里斯托和兰德尔。刑事调查部的人刚走，但是没有收集到证据。这是彻头彻尾的专业犯罪手段。在我们那晚的讨论后，我想你应该有所察觉。”

“你和警察说了这些么？”

“不，还没有，我觉得我应该先跟你谈谈。”

“杰里米，我接到了凯里的一个电话，是一个让人费解的语音留言，你听一下。”马特把录音对着手机重放了一遍，艾萨克默默地听着。

“听出什么了吗？”

“毫无头绪。”

“我也是，她的手机关机了，但只要她一打电话给我，我就马上通知你。”

“就这么说定了。”

马特再一次拨通电话。

“丹尼么？帮我一个忙。”

第171章

“你的最后一个奴隶是为什么死掉的？”丹尼把纸盒牛奶滑过桌子，在马特的眼前晃着收据。

“作为一个初级合伙人，要想和我这样一个超一流的记者合作，就别指望全都是牛逼闪闪的工作了。”

“为什么我不能做个高级合伙人试试呢？”

“你年纪太小了。听着，你想做一些真正有用的工作么？站在媒体报道的第一线，身处现代新闻的最中心？”

丹尼一下子容光焕发。“就是这样。”

“那么去把水烧上。你在家到底在做什么？玩吃豆子游戏么？”

“你可真是上了年纪了。”

“如果电话响了，别去接。那会是凯里的电话。打给我的。我可不想她被你垂涎三尺的幼稚模样给吓回去。”

“说得像真的一样。”丹尼突然咧嘴笑了。“嗨，你猜怎么着？上个礼拜我收到了她的一封电子邮件，现在我们在脸书上已经是朋友了。我想她喜欢我。”

“你做梦吧。”

“等着看吧。可不管怎么说，她能有什么理由会打电话给像你这样的怪蜀黍呢？”

“就不告诉你。”

当电话铃响起来的时候，马特正安心地吃着迟到的玉米片早餐。他正要放下碗，丹尼已经抓起了听筒。

“喂？是的，我想是的。请等一下。”丹尼一边咧嘴笑着，一边用手挡住了听筒。

“马修在么？是你妈妈的电话！哇，她一定来自史前时代。”

马特拼命做手势。“挂掉她的电话！”

丹尼笑得嘴咧得更大了。“对不起，他刚巧出去了，需要我给您传个口信么？”

“好的，再见，伙计。”他挂上了电话。

“再见，伙计？”

“她要你一回来就给她打电话，说有非常要紧的事情。好像是关于草坪的？”

“她只是想有人陪她而已。你想去么，丹尼？退休的寡妇，有房有车，寻找一个十来岁的小白脸儿，有电脑游戏经验者优先。”

“见你的鬼去吧，死老头。”丹尼拿起了记事簿。“随手写的么？我想这应该是个速记吧？让我看看，坎特。这应该是坎特伯雷，对么？看，马特，我是这类游戏的天才。”

“这跟坎特伯雷没有关系。”

“那是指马儿么？”

“你来告诉我，爱因斯坦。凯里曾经提过这个：坎特圈。因此我画了一个圆圈，中间写上了坎特这个词。我聪明吧。”

马特一边坏笑着，一边警惕地打量着他的初级合伙人。

“还是没那么聪明，你都不知道坎特是谁。”

“我猜你是知道了的了？”

“如果是凯里说的，那就该是大卫·坎特。她大概是指他的圆圈理论。”

“你是在和我瞎扯么？”

“我说的句句是真话。别告诉我你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坎特？在他的倡导下，犯罪心理画像才在国内兴旺起来。”

马特眼前一亮；“丹尼，我现在真想亲你一下。”

“多谢了，我的脸可是留给凯里的，她那一型才是我的菜。”

马特把碗推到一边。“那你可有得等了，孩子。她喜欢真正的男人，而不是小男孩。”

丹尼看上去有些垂头丧气。“实际上，我才没那么小。”

“那么，这个圆圈是怎么回事呢？”

丹尼瞪着窗外，一言不发。

“丹尼？坎特圆圈是什么？”

丹尼很不高兴地架着胳膊，“我只是个小孩，你不记得了吗？”

马特叹了一口气。“好吧，我承认，我对这个是一窍不通。我勉强搞得定那些普通的罪犯，毒枭，银行劫匪什么的。不然，你觉得我为什么是在‘南方传媒’这种死水一潭的小出版社里工作，而不是在伦敦市里？我为你渊博的知识所折服，可以了吗？如果你他妈的知道些什么，就快点告诉我！”

丹尼端起了恰如其分的得意劲儿。“我并不是凯里那样的专家，你知道的。这只是我读过的东西。”

“大概也是关于这个主题已经发表的所有东西吧。说重点。”

“好吧。坎特的方法是把罪案现场在地图上标注出来，接着画一个足够大的圈把所有地点都包含在内。那么在这个圈里某个地方，就有可能找到罪犯的地点。凯里能够解释得更清楚。有什么大不了的？汤姆大叔已经被捕了，不是么？”

“我们并不能那么确定。”

“真的？”

马特看着这个孩子。仅仅只有14岁，他所有的知识都是二手资料，都通过新闻报道，杂志和书的净化筛选。该不该让这个男孩进一步参与呢？

“仔细听着。”

当马特重放语音留言时，丹尼的脸容光焕发了。“没错，我早就知道！”

“知道什么？”

“兰德尔不是凶手，谁都能看得出来。”

“你说什么？怎么看得出来？”

“你记得在那个礼拜的周日报纸上他和他女儿的照片么？”

“那又怎样呢？”

“他的女儿们……她们的脸被弄模糊了，为了保护她们的身份，——好像可以隐藏得住似的，她们的爸爸可是头版新闻——可是她们的头发，是梳得很蓬松的。”

“就像我以前说的那样，那又怎样呢？”

“这正是关键的地方，她们的头发梳得很蓬松。每一个被害女孩子的头发都被编成了小辫子或者类似的发型，对么？这是汤姆叔叔所进行的仪式的一部分，很明显，汤姆叔叔偏好小姑娘们的这种发型。如果他自己有女儿，他绝对不可能让她们顶着那样蓬松的头发出门。这对他太重要了。”

马特惊奇地盯着这个孩子，“见鬼，你为什么之前不说？”

“我只是个端茶递水的小跟班，你不记得了吗？”

马特露出很抱歉的样子。“好了，丹尼，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你。可是记住：要有职业操守。这件事必须严格保密。”

“我有让你失望过么？”

丹尼毕恭毕敬地默默听着，偶尔插入一个中肯的问题，他们把凯里的留言反复听了很多遍。

“她说他又作了两次案。”

“莫尔德镇是Y，那么X是哪个？你说没有一个地点符合。”

“我保证，电脑是不会说谎的，不管怎么说，不会对我说谎，它不敢。”

“那瑟·昂德克利夫（The Undercliffe）是怎么回事儿？”

“那不一样的。它是在条目 T 下面，我要把关于 X 的条目再检查一遍，确保万无一失。但我向你保证，什么也找不到。”

“如果你愿意，可以在这儿做。”

丹尼向马特的电脑投去了鄙视的目光。“用那只恐龙么？谁把它做出来的？克莱夫·辛克莱 ¹ 么？我必须得回家。”

“那你还等什么？”

丹尼已走到房间中间了，马特才问道：“你今晚有什么安排？”

小男孩耸耸肩膀。“和平常一样。”

“那到这儿来见我，六点四十五。把你能找到的所有东西都带来。来之前空着肚子，你要到克莱尔家去吃饭。”

“是真的么？”

“是真的，丹尼。你正式入伙了！”

¹ 克莱夫·辛克莱：1966年发明迷你电视机的英国发明家

第172章

“我在家里能吃到的就只有炸土豆条。这太好吃了，克莱尔，这个还有么？”

“你的胃口真好。”

“这才是真正的食物！我并不是经常能吃到的。你知道的，我妈妈不会做饭，她甚至连鸡蛋都煮不好。”

“能把鸡蛋煮好的人不多。”马特宽慰他。“判断一个鸡蛋是否煮得正好是很困难的事，困难到出乎你的意料。”

“是啊，我猜就像你一样，你能做的就只是冲咖啡。”

“事实上，丹尼，马特的厨艺非常棒。”

丹尼用怀疑的眼神看着马特。“你个娘娘腔！”

马特开玩笑地拍了下男孩的头。“好吧，看起来今天我们是等不到凯里的电话了。看你什么时候吃完……然后就该让克莱尔看看你的真本事。”

丹尼把盘子舔干净了才开始说话。

“马特，就像我在来这儿的路上告诉你的那样，没有一个说得通的地名。我检查了一遍并且进行了复核，没有地名是以X开头的。无论是在牛津附近还是国内的其他任何地方。我可以保证这一点。我检查了所有的新闻网站，看有没有孩子失踪的消息。莫尔德的那个女孩依然没有找到，但是没有线索能把她和汤姆叔叔联系起来。

“你的努力是值得的。但我在想，也许我们应该去找一张全国地图，纸质的，用放大镜在上面一英寸一英寸地搜索，说不定有一线希望可以找到些什么，就像杰里米那样。”

“我已经远远抢在你前面了，马特。既然凯里特意提到了牛津，我就去买了一份包括牛津和周边乡下的地形测量图。”

“我告诉过你，他很棒的，克莱尔。”

丹尼在桌上展开了地图。“可是这上面也没有什么线索，我已经研究过两遍了。”

“那如果是在全国范围内呢？”

“没那么简单。以这个《陆地漫游者》系列为例。如你所见，它非常详细，可是它有80厘米厚呢。”

“换成英制是多少呢？”

“你真是老朽了！2.5英尺。”

“我们能行的。你把它们都带来了吗？”

“一共有200多张，包括了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

马特轻轻吹了一声口哨。“好吧，我们转到B计划。”

“B计划是什么？”

“我原来指望你能知道。”

这时马特的手机响了起来，打断了他们的对话。“可能是凯里。”

“马特，我是加文·拉奇。”

“凯里和你在一起么？”

“这正是我打给你的原因。凯里今天没来上我的课。没有什么新情况。但是我问了她身边的朋友，他们有一些担心，因为已经有好几天没人见过她了。你接到她的留言是什么时候？”

“我今天早上听到的，但是她是昨天晚上的什么时候留的言。”

“那样就能让人松口气了，我都开始有些担心了。可能她只是生病了。但她的朋友说，最近她的行为有些古怪。”

“古怪？”

“待在图书馆里的时间太长了，研究着什么。这不是她平常会做的事情，你明白么。而且她还去了我们学校的生物系，询问关于糖尿病的问题。

“她以前也像这样消失过么？”

“我没听说过，但是学生们会有这种情况。你知道的，因为考试的压力之类。”

“那么她有考试要马上参加么？”

“没有。”

“我得和她谈谈，十万火急。加文，你知道坎特的圆圈么？”

“戴维·坎特？他的圆圈猜想？当然知道。这是用来确认连环杀人犯的可能犯案区域的一种方法。等一下，亲爱的，我就来。马特，我很抱歉，我得走了。当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就知道想找个女人是多么困难，所以你不能让她们等。”

“可是那个圆圈，加文，它有什么工作原理？”

“明天再打给我！再见！”

“妈的！”马特扔下了手机。

“马特，怎么了？凯里还好么？”

“我不知道，已经好几天没人看见她了。”

“如果她昨天晚上还打了电话的话，那就没什么可担心的。”

“可能吧，但是这解释不通啊。她留了一个那样的留言，急着想要说些什么，接着就把电话关机，让我不能联系上她么？一个字都没说，自从……”

“也许她的电池没电了。”丹尼说道。“也许她的手机被人偷了。”

“或许她知道的她告诉我的要多，她觉得非常害怕。”

“我们必须去找她，马特，”克莱尔说道。“我们欠她的太多了。”

“你说得对，如果我们能让凯里和加文坐下来一起讨论，说不定我们就能解开所有的谜团。”

“我也要去。”丹尼说道。

“我来这里也没有告诉他们。”

丹尼看着马特，皱起了眉头。

“另外，这头儿还有些事情需要你跟进。”

第173章

丹尼的笑容又回来了。

“是什么？”

“我需要查一个叫勒罗伊·麦肯齐的人的底细。也是个性罪犯。但不是侵犯孩子，我就知道这么多，可是他的案底资料在杰里米·艾萨克的办公室里失窃了，和兰德尔与布里斯托的一起。杰里米认为他的资料大概只是碰巧和其他两份一起被拿走的。”

“你不这么想？”

“我不知道该想什么，丹尼。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不过这是你的下一项工作。”

“好吧。克莱尔，你的电脑在哪儿？”

“不行。”马特说道。“他们有可能通过网络追踪到你在这儿的位置。”

“可是，在我的电脑上拿我的脑袋来冒险，就没问题？”

“我不是这个意思。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还得讨论其他的事情。你可以今晚晚一点发邮件告诉我麦肯齐的信息。谁想喝咖啡？克莱尔，你要喝么？”

“好的，谢谢。”

“丹尼你呢？”

“你没有更带劲儿的么？”丹尼把目光投向了柜子上面的那瓶酒。

“咖啡或者是茶。如果你运气好的话，我们也许顶多给你喝橙汁。”

“你又把我当成小孩子看了。”

“喝酒并不能让你长大，丹尼，只会让你的身体衰老。”

马特用托盘端来两杯咖啡和一杯给丹尼的热巧克力，他们挪到了

安乐椅上坐着。

“是甜味剂么？”丹尼放了五块儿到杯子里。“好恶心！为什么不用真的糖？”

“丽贝卡有糖尿病，丹尼。所以我的家里从来没有糖。”

马特低声问道：“你向凯里说过丽贝卡有糖尿病的事么？”

“她看到了放在冰箱里的胰岛素。怎么了？”

“加文说凯里去咨询过糖尿病的相关问题。”

“为什么？”

“我不知道。但是她在一个月前给我打过电话，是在半夜，问我，丽贝卡得的是不是I型糖尿病。我没有多想，一直到……”马特瞪着眼睛，望向远处。

“一直到？”

“一直到现在。我突然有点思路了。”马特把身子往前倾。“记得凯里在留言里说什么了吗？丽贝卡不是第一个被害的孩子，只是第一个死掉的。”

“什么意思？”

“假如她并不是被谋杀的呢？假如她只是因为没有注射胰岛素所以才死掉的呢？”

“可是验尸报告……”

“说是因窒息而死。但也同时说明这只是揣测性的结论。丽贝卡的尸体在水里浸泡了太久，不能提供任何切实的线索。只是假设一下，克莱尔……只是假设他诱拐了丽贝卡并杀害了她。”马特握住了克莱尔的手。“我很难过，但是试着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想一遍。他绑架的孩子突然死了，他必须得做点什么。因此他把她伪装成窒息而亡。”

“法医可以轻易分辨出死亡之前和死亡之后的伤痕。”丹尼说道。

“如果她的尸体是被立即发现的，那是可能的，可是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

克莱尔忍住了泪水。“这么说，他可能还侵犯过其他的女孩子？那些还活着的？”

“当然可能！”丹尼兴奋得把热巧克力都洒出了杯子。“应该会有一个过去的性侵记录。”

“可是很明显，要是有的话，想必警察已经把它们联系起来了？”

马特的大脑在高速运转。“要是发生在不同的郡，就不会了，已经越过了警察辖区边界。”

“警察辖区边界？”

“这是主张有一个全国性警察部门的论点中的最核心的一条。目前，各地警察队伍都有各自的管辖范围以及偏好的办案方式。有时候，信息交换不容易，或者不心甘情愿，特别是轻罪信息。

“可是马特，这可是谋杀案调查。全国的警察想必都在全力合作吧？”

“可他们以前并不是这样”丹尼说道。“马特说得对，现在性骚扰太平常了，所以若是发生在多个警察辖区，它们可能从来不会被联系起来的。”

马特在房间里踱着步子，边思考边大声说道：“凯里说什么来着？指甲上的油漆只是障眼法？我想汤姆叔叔是想把警察的注意力从他早前的性骚扰案件上引开。一旦他手上有了一个孩子的人命，他至少也要面临过失杀人的指控。这之后，他就是再杀人，也没有任何损失了。相反，这会降低他被认出的可能性。这是反对死刑的经典论据。罪大恶极的人总是一不做，二不休。”

克莱尔用纸巾擦了下泪湿的双眼。“想必我们现在得把这些告诉警察了？”

“克莱尔，我们需要更确切的信息，而不只是模糊的想法。我们需要弄清他在丽贝卡之前犯的一系列案子。他有可能是采用了跟以前犯

案相同的模式。对么，丹尼？”

丹尼拼命点头。“这正是凯里想告诉我们的事情，如果我们能确定那些地点，我们就可以用坎特圆圈的原理去追踪他。”

“我需要查阅《南方传媒》的新闻数据库。丹尼，你得回家去揭开勒罗伊·麦肯齐的老底。写邮件告诉我你的发现。克莱尔，我建议你早点睡。明天我们要开很长时间的车。”

“我也想去见凯里。”

“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丹尼，答案是不行。”

“马特，求你了。”

“你不能去，丹尼，这没得商量。”

第174章

夜这么深了，让这个男孩自己一个人走回家，马特有些不放心的。

可是丹尼却一再坚持。

他说他不是一个小孩子。

他已经14岁了。

他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想到这儿马特笑了。他喜欢这个男孩子，在丹尼身上他可以看到自己童年时代的影子。

这是个活泼快乐的孩子。

他无忧无虑。

他善于思考。

他很聪明。

他坐在车后座上。

当马特以85公里的时速行驶在M2公路上时，这个男孩子睡眼惺忪的模样出现在后视镜里。

“你他妈的怎么会在这儿？”

“我想你可能需要人陪。克莱尔在哪儿？”

“在家，你也不应该出门的。”

“我以为她要和你一起去的。”

“计划有变。”

丹尼爬到了前排座位上。“那就没理由不让我跟着你了。”

“先别想得太美。我要从一个出口开出去，你得回家了。”

“面对现实吧，马特。你需要我，非常需要。我知道麦肯齐的底细，不是么？”

“你还是必须得回家，你包里装的是什么？”

“是个保温瓶，你想喝咖啡么？”

“别扯了。你他妈的到底是怎么进来的？我记得我是锁了车的。”

“你是锁了。天啊，等你等得快冻死我了。我的蛋蛋都要冻掉了。”

“我想它们根本还没有掉下来过。”

“一大早你就要这么尖酸刻薄么？”

“快把咖啡递给我。”

“看，你需要我的，马特。”

马特满心感激地接过塑料杯子。他斜眼看着丹尼。“你他妈的咧着嘴在笑什么？”

“你刚刚开过了下一个出口。”

第175章

勒罗伊·麦肯齐是个危险人物，马特曾向克莱尔强调过这一点。

他答应过克莱尔，等他从利物浦回来后，和她一起去见麦肯齐。他不可能让克莱尔独自去见

麦肯齐伸出一只手，她小心翼翼地握了下。

这是强奸犯的手。

另一个强奸犯。

对于和性罪犯的会面，她已经渐渐地没有感觉了。

克莱尔跟随他穿过屋子，到了二楼的起居室。他穿着宽松的慢跑裤，一件运动背心紧裹着他的身子，肌肉发达的躯体引人注目，特别是巨大的二头肌。克莱尔猜他身上一块多余的脂肪都没有。若是他想做什么，她一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茶还是咖啡？”

克莱尔并不想待那么久，但是她回想起马特与迈克尔·贝茨会面时的情境。

“我喝茶，谢谢。”

麦肯齐的声音从厨房里传来，“就像我在电话上说的，我不觉得我过去有多光彩，但比那些伤害小孩的混蛋仍然要好上千百倍。我自己当过父亲，你知道么，一个小男婴。”

“当过？”

“他因为脑膜炎去世了，九个月大，所以我知道失去一个孩子是什么感受，这也是我愿意见你的原因。”

“我很难过。”

“很久之前的事情了，你加牛奶还是糖？”

“只要牛奶。这照片真不错，这个是你么？”她从架子上拿下一个

相框，照片上是个正在修建海岸防护工程的工人。

他拿着一杯茶再次出现在克莱尔面前。“对不起，我没有茶碟。很少有女客人来。对，那是我，很多年以前照的。恰恰就在你们那里一带。瑞卡瓦，你知道这个地方么？”

“你当过建筑工人？”克莱尔想到了邓斯特的心理画像。还有凯里的留言说油漆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他们管这个叫土木工程，可是到头来也只是个加了光环的泥水匠而已。我当时是那个公司里唯一的黑人。他们把所有的脏活累活都给我干。那些混蛋。”

“那你现在还在做这个吗？”

“我倒是想。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工作了。想想也是挺愚蠢的做法。没错，我是一个被定了罪的强奸犯，可这跟我做建筑工作有什么关系？茶还行吗？”

“非常好，谢谢。那个小婴孩……你结过婚？”

“‘结过’这个词用得很恰当。是的，她在我第一次坐牢时离开了。我出来时什么都没有了，没有家，没有工作，只有这些。”他举起了他的两只胳膊。“这是那段经历给我留下的唯一的好东西。那里面有个非常棒的健身馆。”他骄傲地收缩起他的二头肌，“科尔汀里，在萨里。你知道那儿么？”

“从没听说过。”

“那是个疯狂的地方，是这个国家最早的工业监狱，在他们开始将一切都私有化之前很久就是了。我曾经在那里做过道路标识。”

“道路标识？”克莱尔觉得有些不安了。道路标识，道路划线。这两者有区别么？

“你为什么会来米尔顿凯恩斯？”

“有一天，来这里看那些混凝土奶牛¹，结果迷路了。”他咧嘴笑了起来。“当然是因为工作来的，还能有别的什么原因呢？没有人自愿来这里的。不过，说笑归说笑，说真的，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仅

仅就在几年前，这里根本就没有失业这么一说。我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工作，直到……嗯，你知道。不管怎么说，我坐完牢，出来之后，就搬到了这个便宜的兔笼里，只剩我一个人。黛拉在我被捕那天就弃我而去，甚至都没逗留一会，看看我是不是可以不被判刑。”

克莱尔稍微想了一下在类似的情形下她会如何做出反应，可是勒罗伊却打断了她的思绪。

“现在我被困在这个炼狱里。救济金只够支付房租和伙食费。靠出租一间车库，我才有点零用钱。我自己供不起车，那让别人用去吧。好了，我想你来这儿应该不是想听我这些可怜的人生经历。你到底需要我为你做什么呢？”

“这说来话长。我依然在努力试着接受我女儿被谋杀了这个事实。你应该知道，有人已经被指控了。”

麦肯齐防御性地向前摊开了手掌。“我不认识这个人，如果你想知道的是这件事的话。实际上，我希望他们能绞死这个混蛋，该死的强奸犯！对不起，请原谅我的粗话。可残害小孩子的凶手，根本就不配活着。”

前提是，他们真的有罪。克莱尔心里想到。“勒罗伊，我……该怎么说呢……我能问你一些私人问题么？”

“我没有秘密，克莱尔。我干了坏事，我并不否认。像我刚才说的，我并不以此为荣，但历史是不能改写的。想问你就尽管问，如果你觉得你受得了任何答案的话。”

¹ 混凝土奶牛：在英格兰密尔顿凯恩斯的水泥奶牛是标志性的雕塑，由加拿大艺术家丽兹创作，有三头奶牛和三头约一半大小的小牛犊组成。制作奶的废皮和玻璃纤维钢筋混凝土是由地方建设者捐赠。

第176章

“杰里米·艾萨克做过你的律师，对么？”

“艾萨克？哦，是的，那是我第一次被捕的事。嗯，那是在巡回刑事法庭上，大律师做了大部分的工作，不过是的，艾萨克是我的事务律师。你认识他？”

“杰里米的办公室几天前被盗了。”

“嗨，那不是我干的！”

“当然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问题是，有一些档案被偷了，其中有你的。”

麦肯齐毫不在意地耸耸肩膀。“档案里有的，公共记录里都有。”

“那就没有什么理由让人想要偷你的个人资料了吗？”

“他们只偷了我的档案么？”

“不，还有几个人的。杰里米认为他们大概只是错把你的档案也拿走了。”

“很有可能，见鬼，谁会想要我的资料？”

“那档案里面真的没有什么会让人感兴趣的么？”

麦肯齐又耸了耸肩膀。“那上面有的应该都是与第一次强奸案相关的法律废话。我之后换了个律师。”

“这么说杰里米没有处理你所有的官司？”

“没有。我倒是希望都是他处理的。他是个聪明人。对于警察越权，他是零容忍。可当我第二次被捕时，他没法来。总之那只是个直截了当的认罪，所以也没多大关系。我就直接去了格伦登。”

“格伦登？”

“格伦登安德伍德。嗨，太太，你不太了解我们的皇家监狱啊。这一点毫无疑问。”

“我还从来没有这个荣幸，虽然说我曾去坎特伯雷监狱见过一个犯人。托马斯·布里斯托，你认识么？”

如果这个名字跟麦肯齐有点什么关系的话，那他可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来。

“这一类监狱的问题是，他们只是把你关进牢房，随后把你扔出来。这就是我第一次被捕的经历。我坐了两年牢，被假释出来。我是直接从这个大门到那个大门，有两年甚至没有见过一个女人，接着，嗯……我只是不能控制自己。嗨，对不起，我并不是有意让你难受。”

“没关系。”克莱尔撒了个谎，这让她觉得恶心。她警惕地看着他巨大的二头肌，回想着自己今天是否带了防狼喷雾。她强迫自己将谈话继续下去。“后来呢？”

“三年监禁。不过谢天谢地他们把我送到了格伦登。”

“谢天谢地？”

“它不是很远。在艾尔斯伯里。比科尔汀里那儿舒服多了。真的是宾至如归。当然，那儿比不过伍德希尔，那里的单人牢房（peters）里甚至有地毯。”

“彼得斯？”

“嗨，你还真是从另外一个星球上来的，太太。那不是一个人的名字，是指的牢房。这是监狱里的俚语。”

“那么格伦登好在哪里？”

“哦，格伦登是专门关押强奸犯的监狱，性犯罪者被送到那里去分类，这跟我以往待过的监狱都不一样。它一共有5幢辅楼，每一幢都被划分成所谓的社区，在那里囚犯们对社区管理都有发言权。当然，前提是它们同意接受治疗。”

“治疗？”露丝·雷诺兹的身影出现在克莱尔的脑海里，她不禁打了个寒战。

“是的，治疗，他妈的没完没了的治疗。所有人围坐成圆圈，告诉

别人为什么会到这儿来，接着互相猛拍对方的手腕。有一天我到了那里，坐在一个侵犯自己儿子的混蛋的旁边。他的亲生儿子！哦，我只用皮带抽了他一下，若不是他们把我拉开，我一定已经把他杀了。我被加了一个月的刑期，而且几乎当了幽灵。”

“当了幽灵？”

“在晚上所有人都睡着了的时候，狱警会到这里来，接着你就消失了。”

克莱尔被吓坏了。“在咱们国家发生这样的事情？”

麦肯齐大笑。“只是转到其他的监狱去了。不过那是真正的监狱，没有任何优待。这很有威慑力，我向你保证。我听说现在在有些国家，他们付钱让妓女去看望囚犯，以确保他们出狱时不会像我一样饥渴。在我听来，这是个好主意。我因为强奸被关了两次，可两次出来后都重蹈覆辙。对不起，我不该告诉你这些。”

“没关系。”又一个谎言。“很明显，他们又抓住你了。”

“第三次很幸运。法官判了我四年。我站在被告席那儿，当即就告诉他了，这些他妈的全没有任何意义。我知道我一出来就又会再次犯强奸罪。我需要的是帮助，并不是惩罚。那种真正的帮助，可以制止我再次犯罪。”

“你现在已经改邪归正了？”克莱尔打断他。“是不是？”

麦肯齐把身体向前倾。“甜心，你完全不用担心自己，我现在已经完全控制得了，我不会再伤害任何人了，甚至像你这么漂亮的人也不会让我有邪念。”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事实上，太太，我碰见了一位真正的医生。他几乎治愈了我。但你知道么，如果我事先知道那些治疗的内容，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他们强迫你了吗？”

麦肯齐伸展开了身体，“听着，太太，如果让你选择在监狱里多待

一年，还是选择每个礼拜去让你的宝贝肉肉受一次煎熬，而其余的时间就可以像鸟儿一样自由，这可不会很难选。”

“你的什么受煎熬？”

“你的宝贝肉肉，太太。你的老二，鸡鸡，锤子，钻子。你想要我给你看么？”

克莱尔连忙摆手。“不必了。”

“用一万伏的高压来电你的生殖器无疑是一种降低性欲的一种好方法。我告诉你，这其实不痛，有点像赶牛杆的那种电击。可是这让你觉得很丢人。”

“这是在你出狱后，是么？”

“是我假释的条件的一部分。法官认为我迫切需要帮助，所以把我送到了肯特的一家诊所。你也许知道那儿，叫昆兰机构。”

第177章

克莱尔屏住呼吸，大脑飞速运转。“从没听说过。”

“那是一家性诊所，我是指，针对性犯罪者的。我在格伦登监狱时听说过一些关于那儿的传闻。他们说那里有个博物馆，关于强奸犯的博物馆。你能相信么？我告诉你，Q大夫自己是一位非常酷的老兄，作为一个白人来说。”

“Q大夫？”

“昆兰大夫，诊所的老板。坐在轮椅上，可怜的家伙，老得快变化石了。可是他有自己的一套。在机构治疗了几次后，我再也没有动过强奸女人的念头了。”

“昆兰大夫是亲自给你治疗的么？”

“很滑稽的是他并没有，我猜可能是因为他老得弯不了腰了吧。是一个女人做的。我忘了她的名字了，听起来像是爱尔兰语的，名字的开头字母是R。叫什么来着？妈的，就在我嘴边可我想不起来了。”

“雷诺兹？”不由自主的蹦出了这个回应，克莱尔只能看着地板，咬着嘴唇。

“天啦，你究竟是怎么知道的？”

克莱尔绞尽脑汁，想了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你说听起来像是爱尔兰语，有一位爱尔兰首相的名字就叫雷诺兹。”

“嗨，别和我谈政治，太太！”

她长舒了一口气，放下了心。

“对，露丝·雷诺兹，就是她。昆兰大夫说，让女人来做这个也是治疗的一部分，因为强奸是男人操控女人的行为，所以让女人来治疗，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这种局面。她操控男人，包括我。我告诉你，我可不是那么容易被操控的。”

“那她做了些什么？”

“哦，她在我的下身贴上了很多的小装置。刚开始让人十分难堪，让这个母夜叉抓住你的要害。一个驼背的老巫婆，脸长得像公共汽车的尾部一样难看。可即使这样，事情还是会发生。”

“事情？”

“嗨，太太，现在是你让我觉得难堪了。不过我告诉你，她是一个怪人，她恨我。恨所有的男人，你明白么？”

“我知道这种类型的女人，认为所有男人都是强奸犯。哦，对不起……”

麦肯齐大笑。“是的。当然，我是一个真正的强奸犯，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男人都是。你真的想听所有这些么？”

克莱尔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说说看。”

“嗯。这个贱人把一个玩意儿贴在你的子孙根上，当你的子孙根开始变大，它也变大，在电脑的屏幕上就测量出你的兴奋程度。你能相信么？我是说，她只消朝下看看就能明白。如果它挺得笔直，就说明你很兴奋，不是么？”

克莱尔不能自己地笑了。“接着呢？”

“他们把探测器之类的东西都给你安好后，就给你看黄色电影，我是指那种真正的色情电影，并不是在报刊亭架子顶上的那种垃圾货色。不管你喜欢哪种类型，他们都有。有些片子，甚至让我都感觉有些肮脏。她让你看这么多色情电影，就是为了让你的“旗杆”举起来。有一次我无论如何都举不起来，你知道么，这个贱人居然帮我手淫，就是为了让治疗继续下去。天啦，这太让人难堪了。我告诉你，太太，在我黑黝黝的外表下，我当时脸红得和甜菜根似的。”

“那你去诊所治疗的时候，碰到过其他的病人么？”

“不可能的，太太。不可能。Q大夫对这点十分注意。一个时间段只会有一个病人接受治疗。那儿总是被收拾得一尘不染，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曾经有其他人来过。Q大夫是个非常爱收纳讲卫生的人。”

“你非常尊敬昆兰大夫，是么？”

“嗨，他治好了我。我再也没有强奸过女人，是真的。他对我非常好，直到现在也是这样。”

“直到现在？”

“好吧，也许我不该说，可他的确是还在帮助我走出困境，打消我想要再次犯罪的念头。”

“他做了什么？”

“你能别和任何人提这个事么？这是一个私人的安排。”

“鬼都不会知道，勒罗伊。”

我在湖区¹有一个车库，我们的老房子，在布莱奇利？唔，Q医生租了它，他妈的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但Q医生说他想帮助我。所以他每个礼拜塞给我些钱，说这是后续服务。”

“在布莱奇利？”

“湖滨住宅区的威廉王子大院。5号，绿门那个。”

“你把我弄糊涂了，勒罗伊。这怎么能帮助你不再犯罪？”

麦肯齐把声音压低，悄悄说道。“这样我每个礼拜可以招一次妓，女士，还能怎样？男人需要经常过性生活，你知道的。”

¹ 湖区（Lake District）是英格兰西北部坎布里亚郡的一片乡村地区，是受欢迎的度假胜地，以湖泊与群山，并因19世纪初诗人华兹华斯的作品以及湖畔诗人（Lake Poets）而著称。

第178章

克莱尔刚坐到自己的车里，马特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到现在还没有凯里的任何音讯，克莱尔。现在我们正等着加文下课。你还在家么？我们今天要晚点去米尔顿凯恩斯了，对不起。”

“我已经在这儿了。”

“什么！我的天哪，克莱尔，我不是告诉你要等我到那里么。你不能独自去见他。”

“早已经见过了，马特，我刚刚离开他。”

“天哪，他有没有做什么？”

“马特，他是一个十足的绅士。而且你猜怎么着？他也曾是昆兰机构的病人。事情开始有些眉目了。”

“怎么讲？”

“我需要花点时间把所有事情理一下。”

“克莱尔，别做任何傻事。”

“我不是小孩子，马特。”

“你现在知道我的感受了吧，克莱尔。”

“丹尼？你怎么会在那儿？”

马特的声音听上去有点尴尬了，“他还是跟着来了，搭便车。”

克莱尔忍住笑：“见到凯里替我问候她，丹尼。”

“没问题！”

第179章

这一排车库已经过了自己的光辉岁月。可是，哪怕麦肯齐的描述不是那么让克莱尔记忆犹新，那个巨大的铁链和挂锁也会把她吸引过去。5号，绿色的门。

“你丢了东西么，小姐？”

克莱尔转过身，看到两个小男孩正狐疑地打量着她。她礼貌地微笑了一下：“我只是随便看看，不过还是谢谢你们。”

她朝着侧面的窗户走去。玻璃很久之前就被打碎了，粗铁丝网阻挡了她的视线。那两个男孩子饶有兴趣地看着她。克莱尔冲他们笑了一下：“你们知道这是谁的么？”

“谁想知道？”

“我想，这是个秘密么？”

“你是警察么？”

“我看上去像警察……像女警吗？”

“你听上去像，问了很多问题。”

“我只是想知道这个车库是谁的，仅此而已。”

“不晓得。他不住在这块儿。”

“你怎么能这么确定？”

“我们认识住在这块儿的每个人。”

“我明白了。”

“无论如何，你别离它太近。”

“为什么呢？”

“秃子不喜欢别人靠近那里。”

“秃子？”

“对，我们这样叫他。他没得头发，你明白了吧。”

克莱尔点头表示她听明白了。“我想也许正是这样，他不喜欢你们靠这儿太近么？”

“是的，他若是看见我们就会抓狂。”

“会抓狂。”第二个男孩子也进行了证实。“我妈妈都说他是个疯子，她不许我们靠近他，尤其是梅甘不能。”

“梅甘？”

“是我的妹妹。”

克莱尔紧张起来了。“你妹妹怎么了？”

“他给她一英镑，让她把内裤脱下来。”

“我的天啊，她没这么做，是么？”

“当然没有，只为了1英镑？她可没这么傻。”

“是的，”另一个男孩子说道。“那至少得要5英镑。”

“孩子们！听着！你们爸妈有没有把这些告诉警察？”

男孩子们像是被吓到了。“当然没有，我们可不想警察来这儿。他们总是说我们偷了东西。”

“是的，上个礼拜，我只是往一辆车的车窗里看了一眼，一个警察就来找我麻烦。我甚至都没有偷东西的念头。那只是辆没人要的破车，连用钥匙划一下都不值得。”

“你的妹妹，她还好么？他没有碰她或是对她做什么吧？”

“他不可能得逞的。要是他敢做什么，我就踢碎他的蛋蛋。哎呀，对不起，小姐，我不是有意讲脏话。”

克莱尔挤出一个紧张的笑容。“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刚刚过完圣诞节。”

“你确定么？”

“当然确定。”

“他是怎样到这里来的？”

“乘公共汽车。后来又开自己的厢车离开。”

“公共汽车？”

“那有什么奇怪的？我猜你太有钱了，都不稀罕坐公车。”

“不，我并不是那个意思。这趟公车，是到什么地方方的？”

“市中心。”

“你指的是米尔顿凯恩斯么？”

“那正是我说的。市中心”

“那这趟公车从哪儿来，在到这里之前？”

“也是市中心，很明显，这是一趟环路公交车。”

“对不起，孩子们，我不住在这个地区。”

“我们看得出来。”

“这么说，这个人乘公车来这里，开自己的厢车离开。然后下一次把车开回来，再搭公车离开？”

“是的。真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把车停在自己的房子外面呢？”

“也许是因为他和我们一样住的是公寓，傻瓜。”

“别叫我傻瓜。你这个蠢货。”

克莱尔抬起一只手，示意他们安静。

“是不是碰巧是一辆白色的厢车么？没有窗户的？”

“是的，为什么问这个？你想从他手上买过来么？”

“有可能，我当然想先看看车。”

“困难了。他今天早上开着车走了。”

克莱尔觉得她的胃开始抽搐，她努力在脑海里搜寻那个日期。是1

月30号。

“你确定么？”

“我们看上去很傻么？几个小时前他还在这儿呢。”

“你能给我描述下他长得什么样子么？”

“什么，秃子吗？好吧，他没有头发。”

“孩子们，这很重要。”

男孩子们仔细想了一会儿。“嗯，他是个秃子，我说过的。而且是大块头！胸部真他妈的大。哎呀，我的意思是说……”

“没关系，继续说。讲脏话也没关系。”

男孩子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真的么？见个大头鬼！”

“你个蛋的，屁眼，狗屁，你妹的，”第二个男孩子迅速冒出了一串脏话，以防她又改变主意。

“孩子们，求你们了，跟我说说他长什么样子。”

“秃头。”

“大个子。”

她想到了勒罗伊·麦肯齐。“他不是……他不会碰巧是个黑人吧？”

“当然不是！我们这儿没有黑佬。”

克莱尔没有理会他们的措辞，不是黑人这点太重要了。“还有呢？他多大年纪？”

“很老，至少有20岁。”

“或者60岁。我下个月就10岁了。”

“我10月份就10岁了。”

“对，万圣节的头天晚上。”

“滚开，我是白天出生的。”

“可还是万圣节的头一天。这说明你妈妈是个巫婆。”

克莱尔举起手来让他们安静。“听我说，孩子们，如果这个人再回来，离他远远的，记住了吗？”

他们不屑一顾地摇着手。

“随便啰。”

第180章

加文·拉奇教授打量着丹尼，带着惯有的鄙视。他坚信，他所有的学生都不过是孩子，而任何高中以下的孩子还都穿着尿不湿。他看着马特，希望他能解释一下，是不是有些事情他还不知道？

“加文，见见丹尼。丹尼，这是加文·拉奇。正儿八经的拉奇教授。如果你吃下所有的绿色蔬菜并且刻苦学习，你也可能这样的。我可提醒你了！”

丹尼伸出手，拉奇很不情愿地握了一下。

“很高兴见到你，孩子。”

“我也是，大叔。”

拉奇看着马特。这个小孩比他的学生还要放肆。

“丹尼和我一起工作。”

“为这个案子？”

“说起来有点复杂，他并不像他看上去的那样木讷。”

拉奇露出一副不相信的神情，这个小孩在他看来，还真是够木讷的。

“还是没有凯里的消息么？”

“一点消息都没有，教务处已经联系过她的父母了，他们也没有她的消息。当然，现在他们都担心得要命。”

“有没有报警？”

“我们还没有。总是有学生逃课，这也是难免的事。不可能每次有人不来上课，我们就派出一支搜寻队。但是我得承认，我很担心，马特。凯里全神贯注于汤姆叔叔的案子已经很久了，她的课业被影响得很厉害，所以她最经受不了的就是再缺课了。她留下的信息是什么？我想这多少有些关联？”

“若不是为了这事，我们也不会来这儿。”丹尼说道。

拉奇瞪着这个小男孩，然后皱起眉头看着马特。“你的左膀右臂，就是他？”

马特笑了。“凯里说，她可以肯定那个被拘留候审的人，那个格雷戈·兰德尔，是无辜的。她确信在兰德尔被捕后，汤姆叔叔又犯过两次案。”

“你相信她？”

“加文，是你首先给了我们她的那个犯罪心理画像的。”

拉奇举起双手辩解道：“我希望她不是在让你们白忙一场，马特。这个叫兰德尔的人，DNA检测是吻合的，不是么？我听说他们在最后一个受害者的身上找到了他的精液。这点在我看来，是板上钉钉的结论。”

“先前有出错的例子哦。”

“这种巧合的几率真的只有几百万分之一，马特，你清楚的。凯里几乎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和我纠结这些统计数据。”

“可是凯里说……”在教授严厉的目光注视下，丹尼硬生生把话咽了回去。

“事实是，她陷得太深了。我从一开始就不该同意她跟你和克莱尔搅和在一起。她被冲昏了头脑。我不想说刻薄话，可她只是一个二流学生，上了我那些差劲的课程而已，老天呀。见鬼的我到底当时在想什么，怎么会把那份犯罪心理画像给了你？对不起，马特。我那时以为里面会有有价值的东西。可是我错了。邓斯特也错了。可我们比他强，至少我们承认出错了。”

“可是凯里……”丹尼又想要说话。

“凯里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拉奇说道：“在这个年纪，他们都这样。现在我想她正躲在某个地方的图书馆，不顾一切地寻找某些隐晦的事实，好让她那不足信的理论起死回生。我不得不给她不及格，马特。幻想太多，却不刻苦用工。死定了。”

“这太不公平了。凯里非常酷。”

拉奇鄙视地看着丹尼。“听着，小子，等你拿了几个学位，有了头衔……等你在这个圈子里转了几圈后，我们再回到这里来讨论这个，好么？”

“我们还是得和凯里谈谈。”马特坚持道。

“请自便。如果你能找到她的话。替我带话给她，把她漂亮的小屁股移到我的教室里来，不然她就完蛋了。我可以给你她的地址，马特，但是她不在那儿，我今天早上还亲自四处打听呢。”

“你四处打听？对一个死定了的学生，你可真是尽心尽力啊。”

拉奇在座位上换了个姿势。“是啊，嗯，我觉得我有责任。我应该在 she 上交那该死的犯罪心理画像时，就臭骂她一顿，让她重新在课程上用功。若不是因为这些没用的事情，她分数其实还过得去的。”

“我们还不确定这是不是没用，加文。假如兰德尔像她所说的那样，是无辜的呢。这里面有很多灰色地带。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兰德尔和其他的受害人有联系。完全没有。社会服务署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虐待他的女儿们。两个六岁的小姑娘。如果一个人杀了这么多的孩子，但却从没碰过自己的两个女儿，这有可能么？”

拉奇一边思考着这个观点，一边从他公文包里拿出了一颗苹果。“这是可能的，约克郡碎尸狂把每一个受害者都开膛破肚，却没有伤害过他的妻子。”

“彼得·萨克利夫，”丹尼说道。

“非常好，小子。现在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大人在谈话呢。”

丹尼皱起眉头，马特和他使了个眼色。“让我先来告诉教授我们到目前为止发现的东西，然后你就可以继续骚扰他了。”

一开始，拉奇只当做消遣似的不耐烦地听着，可听着听着，就开始认真起来。当马特谈到凯里的语音留言时，拉奇已经是全神贯注了。

第181章

拉奇说道：“当时我对凯里的想法是半信半疑。我必须得承认，怀特岛的谋杀案让我们迷失了方向。虽然说听起来你的律师朋友给出了说得过去的解释，然而，这恰恰成了对兰德尔不利的证据。”

“何以见得？”

“鉴于已经显现的模式，很有可能是汤姆叔叔强迫性的遵照时间、地点的流程来犯案。我所指的强迫是一种病态性的。他对于这种模式的坚持是他自己无法控制的，就像有盗窃癖的人无法控制自己不偷东西，或是像厌食症患者无法让自己吃东西一样。现在，凯里又总结出了一个模式，那就是汤姆叔叔在每个月相同的连续两天里，接连做两次案，对么？那么，伴随伍尔维奇凶案的另一个凶案发生在哪里呢？”

“没有另外一个。”

“完全正确。可这是为什么？”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地名是以字母‘X’开头的。”

“你算是说对了，”拉奇说道。“这解释了伍尔维奇凶案与所有其他案件不同的原因。我认为他想被抓住了。由于没有一个地名以‘X’开头，他的病态需求就无法满足，而他存在的理由，即这一系列沿用一個模式的凶案就被突然中止了。这让他非常痛苦，所以他让自己被抓住，以便在他扭曲的心灵中，为自己不能继续这个犯罪模式找到理由。”

“自杀综合征。”丹尼轻声说道。

拉奇不情愿地点头表示赞同。“非常好，小子。马特，从逻辑的角度来思考一下。一连串的受害者都被清洁过，没有留下任何有法医学意义的印记，除了嘲弄人的名片。接着，突然之间，这么多新证据让他一下子出现在了画面里。对不起，马特，可是所有的矛头都指向兰德尔。”

“那凯里的语音留言怎么解释呢？”丹尼反驳道。

“丹尼是对的，加文。”马特表示赞同。“她说在兰德尔被捕后，汤姆叔叔又犯了两次案。我们断定，在那个威尔士小镇上真的发生了绑架案。”

“绑架案，可能吧。但即便这个也还不能肯定。有可能是小孩子自己跑丢了。这事发生过的。没有证据表明这和其他的谋杀案有关联。而且，凯里杜撰出来的这另一个受害者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不知道。加文，听一下这个语音留言。这可能会给你什么启发。”

马特重放了一遍留言，拉奇聚精会神地听着。听完后，他什么都没说，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接着他又开始吃苹果。“牛津的什么地方，对么？”

“凯里是这么说的，但是国内并没有一个地名是以‘X’开头的，尤其是牛津地区没有。”

“为什么这么肯定？”

“电脑，光盘，因特网，谷歌地图，但凡你能说出来的我们都查过了。我们甚至还查了地形测量图。”

“牛津地区的地形测量图？”

“当然。”丹尼说道。“我们非常专业。”

“我已经领教了。你有带着那地图么？”

“我告诉过你，我带着所有东西。可是你这是浪费时间，我们已经找过成千上万次了。”

拉奇拿出地图展开。“也许你们找的方向不对。”

“是啊，我们太傻了。我们找的是以‘X’开头的地名。”

拉奇得意洋洋地笑着。“看看这个。”他把马特的笔记本递给了丹尼。“把这个读给我听。”

“我读不了这些废话！这都是速记！”

“是的，是哪种速记，马特？”

“最初是皮特曼速记法，2000年版。但现在我用我自己的版本，我们都是这样。”

拉奇点头说道：“凯里也是这样。她的课堂笔记写的是像象形文字一样的鬼画符。”他说话的同时，手指在地图上游走，眼光从未离开过桌面。“但是我这会儿考虑的是更基本的东西。日常简写，每个人都会用的类型，就算是站在这里的这个孩子也会用的。那些用X标出的地点，朋友，那些用X标出的地点。

“你什么也找不到的，”丹尼坚持说。“我敢保证。”

“也许有，也许没有。不过，我还以为你对这个姑娘有信心。”

拉奇啃着苹果，身体倾向地图，手指所圈的范围在不断扩大。突然间，他大喊一声，“亲爱的耶稣啊！”

拉奇坐回原位，擦了下他额头上的汗珠。“这个姑娘太了不起了，她是我最棒的学生！”

“加文，怎么了？”

“你可以用全副身家来打赌，这个村里一定有个小孩失踪了。”

马特和丹尼伸长了脖子，看见了拉奇用食指指出的那个牛津东南的一个地点。

他们异口同声地大声读了出来。

“克里斯马斯科盟”¹

¹ 克里斯马斯科盟（Christmas Common）：Christmas在英语里常被写为X'mas。

第182章

马特从他的公文包里抽出了一叠纸，递给丹尼。

“是时候让教授看看你的能耐了，搭档。”

丹尼的语调充满自信，而拉齐则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们的争吵已经成为历史。

“记得凯里在语音留言中告诉马特的事情吧。丽贝卡并不是第一个受害者，她只是第一个死掉的。我们搜索了在丽贝卡之前，未致命攻击案件的档案，列出前面六个月的攻击案清单。真是难以置信，那些儿童侵害案件的报道只有短短几行，而且还安排在版面的边边角角里，好像一点儿都不重要似的。”

“记者们要关注好多问题，丹尼。”马特说道。

“我们把范围缩小到为数不多的那些符合作案手法的案件，又根据案发地点的开头字母，列出了其中从A到O的案子，字母的序列就在丽贝卡被绑架的佩格韦尔湾的P之前。在以字母O开头的地名里，奥塞特的案子发生在丽贝卡绑架案的前一天，七月一号。”拉奇慢慢消化着这些信息。“这些性侵害案都是针对小女孩的？”

马特点点头。“正因如此，它们根本没有像谋杀案一样被重视，特别是这些案子之间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所以在当时，它们只是被看成是独立的案件。”

“可这么多的性侵犯案件，肯定很快就会给人们敲响警钟了。”

“如果它们都是发生在同一个警力的辖区，那有可能。可是它们看上去像是特意被挑选在了不同的辖区。丹尼你继续。”

“丽贝卡绑架案的前一天在埃塞克斯的奥塞特发生了案件，属于不同的警队在管辖。再往前一个月，在苏塞克斯的纳瑟斯特和伦敦的莫顿都有案件发生。如果再往前追溯可以找到米德尔塞克斯的阿什福得和布莱顿。”

“完全吻合么？”

“个别有遗漏，”马特说道，“但是我们认为，这有可能是父母们选择不报警，也有可能是这小姑娘吓得不敢说，或是觉得对别人难以启齿。”

“你们把这些告诉警察了吗？”

“上次之后就什么都没有说过。”丹尼说道，“我们需要更具体的东西提供给他们。”

拉奇看着丹尼，脸上是困惑的神情。“年轻人，你似乎会已经出色地抓住了事情的要点，我觉得你很了不起。”

丹尼欣然接受了称赞，只是看上去还有些小小的难为情。“谢谢。”

“再给我看一下地图。”拉奇说道。“全国的那张。我想你快说到点子上了。”

丹尼把地图在桌上展开。拉奇拿出了一支马克笔。“现在再把发生案件的地点念一遍，从字母A到O。”

在丹尼读出这些地点的同时，拉奇在地图上标上了明显的记号。

“现在范围缩小很多了，不是么？加油啊，神童，你截止目前已经做得很棒了。”他把笔递给了丹尼。“现在，把余下的干完，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可丹尼看上去一脸茫然。

拉奇说道，“坎特教授？圆圈猜想？”

丹尼一下子恍然大悟。“哇噻！马特，汤姆叔叔的大本营肯定就在这个圈里。”他环绕着肯特，埃塞克斯，萨里，萨塞克斯和伦敦画了一条线。

“在这个区域里我们一定能找到他！”

“天哪，”马特说道。

“我打赌，凯里已经知道这点了，”丹尼说道，“我打赌她知道一切，所有的事情！”

“我只希望老天保佑，她不是自己一个人到那里去追踪那个疯子，”拉奇说道。

丹尼摇着头。“她不是傻子，教授。”

拉奇咧嘴笑道：“我当然知道，丹尼，她是我最优秀的学生。”

“加文，我们得找到她。”马特说道：“今天就要找到。”

“我同意，我把她的地址给你，马特，你可以直接去问她的房东。不过，我觉得你可能什么也问不出来，因为我就是这样。”

丹尼冲着拉奇咧嘴笑道：“或许你问的问题不对，教授。”

第183章

“我们非常担心她，爱泼斯坦太太，”马特试着捎带点威尔士口音。“一听说她没去上课，我们就马上开车过来了。”

“什么？从威尔士？”

“从里尔。”

“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去过里尔。”爱泼斯坦太太望着远方，“那个薯片店还在那儿么？”

“还在哪儿？”

“不是在里尔么？”

马特从未一辈子也没去过里尔，“哦，是的，它依然生意红火，非常棒的炸鱼和薯片。”

爱泼斯坦太太瞪着他。“那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难吃的薯片。”

马特慌了手脚。“这家店换了新的管理层。”

爱泼斯坦太太迷惑不解地仔细打量着他们的脸。“你说你是他弟弟？”她凑近了盯着丹尼。“你和她长得不太像。”

“半个兄弟，”丹尼飞快地回答。

老太太考虑着可能性。“可是凯里从来没有提过你。”

“她不会提我的。”丹尼说道：“她更喜欢她的亲妹妹。”

“我明白了。”她看上去依然不相信。

“爱泼斯坦太太，你绝对肯定凯里一点都没有透露她可能去哪里么？你应该能想象得到，现在她母亲该有多担心。”

“真对不起，亲爱的，可就像今天早上我对那位和善的胖教授说的那样，我确实一点都不清楚。你知道么，她还没交房租呢。”

“爱泼斯坦太太，你有她房间的备用钥匙么？如果我们进去很快的看一下，也许会发现她留下的线索，告诉我们她去了哪儿。”

“琼斯先生，我执行着一个严格的政策：从来不会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让别人进入房客的房间，对不起。”

“可是我是她父亲。想必……”

“你说你是他父亲，但也可能是随便什么人。你并不是最近第一个来这儿想要见她的陌生人。”

“有其他人找过凯里么？”

“噢，那是一位举止非常优雅的绅士，可不是随随便便的老屁民。”她上上下下打量着这两个人，确认他们明白她说的是谁。“并且说话如此得体。”马特拿出钱包，“爱泼斯坦太太，如果我替凯里把欠你的房租付了总行了吧？这样能证明我是她父亲了吗？我的意思是，真正的陌生人现在是不会替别人付房租的，对么？”

“老太太看到20英镑面额的纸币后，严阵以待的脸色缓和下来：“啊，我想你说得有道理，亲爱的。正好你在这里，若是让你付两个月的房租，不会太过分吧。我敢肯定，凯里会很感激你的。”

“2个月？”

“爸爸，给她吧。”丹尼轻轻推着他的胳膊说道。“你知道，她值得你付这么多。”

“那我就要张收据么？”马特想也许他可以当作工作开支，让麦金太尔给他报销。

“那是多少钱？”

“两个月么？”爱泼斯坦太太又一次上下打量他们，仿佛房租是个可以随便说的数字，完全取决于她认为他们能够负担的数目。“400。”

“英镑么？就一个卧室？”

“是的，请付现金。”

“当然。”幸运的是，在马特从事的行业里，大把的钞票是基本工具。“我都是为了这姑娘这么做的。”

爱泼斯坦太太猛然伸手接过了钱，速度快得与她虚弱的外表极其

不相符。“你人真好，亲爱的，实在是太好了。等一下，我去拿备用钥匙。”

当她回来时，马特和丹尼还在交头接耳。拉奇给了他们地址，却没有告诉他们房间号码。

“给你，亲爱的。在离开前，请把门锁好。把钥匙塞到我这个门缝下面就可以了。我想我得躺一会儿了。”

B计划开始进行了。

“儿子，房间号码是什么来着？5号？”

“不是的，爸爸。我确定凯里说的是6号。”

“不对不对，亲爱的。是9号，就在顶层。”

“9号。看吧，爸爸，我告诉过你，不是5号。”

“也不是6号，儿子。”马特说着，享受着他和丹尼耍的小心机。

“可是我的比较接近。”丹尼说道：“6和9非常像，只是倒了个儿而已。”“少说一句你也不会亏，儿子。”马特转向爱泼斯坦太太说道：“我希望凯里没有像这个这样，敢跟您顶嘴。”

第184章

“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能开车，克莱尔。”皮特曼拿走了她的车钥匙。“你说的是哮喘？你确定不需要叫辆救护车来么？”

“我现在很好。我们可以走了吗，探长？求你了。”

“克莱尔，你的状态听上去很糟糕。我只希望你把自己弄得这么难受是值得的。”皮特曼一边亮起指示灯，一边把车缓缓驶出了蓝水停车场。“能找到我算你运气好。你打通电话的时候，我正巧到警局来拿一些书面材料。啊，很显然，你把我喊到这儿来，并不只是需要我温柔的陪伴吧。所以，如果你觉得还吃得消的话，我想你该给我一些解释了。”

“对不起，探长，”克莱尔的声音沙哑。“穿过QE2大桥时，我哮喘发作了。我没办法再开车，可是我必须去塞文奥克斯。”

“我当个跟班的。”

“如果你也在的话，他们应该会很认真地对待我。”

“那是毫无疑问的。可是问题是，我是不是该认真地对待你。没有非常合理的原因，我是不会去敲人家大门的。”

“探长，你将会有充分的理由，只要等我能够正常地说话。现在只要你开车，请吧。”

当克莱尔粗重的呼吸平复了之后，她简述了一下迄今为止他们所了解的情况。皮特曼很有礼貌地倾听着，不时地摇头表示难以置信。

“你说，现在那个姑娘，叫凯里的，也失踪了吗？”

“马特去她住的地方了，看看能不能找到她。我们觉得她可能吓坏了。大家现在都担心得要死。”

“啊，至少有一件事情你可以确定。汤姆叔叔只攻击小孩子，而不是成年女性。而且，若是马特和她在一起，我可以肯定她的安全有保障了。”

第185章

整栋楼都很安静，大部分住在这里的学生，要么去上课了，要么就是逃课去城里玩了。连楼下爱泼斯坦太太的水壶发出的微弱哨声，都能清晰地听到。

马特出于礼貌敲了下门，但是只等了几秒钟就用钥匙打开了锁。

他跨过门槛的时候有些犹豫不决，觉得自己像是个入侵者。可突然间事情又麻烦起来。他感觉到丹尼在他的身后，正催促他快点进去。

“若非必要，别碰任何东西。去找写了字的便笺，新闻剪报，地图这一类东西，任何可以给我们线索，告诉我们她去哪儿了的东西。”

丹尼用不屑的眼神扫视着这个房间。这是一间起居室和卧室连在一起的房间，最里面看上去还有个小小的厨房。“我以为自己就已经够不爱整洁的了。”

“学生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操心。”马特说道：“就像记者一样。除非是发现在水槽里的碗碟攒够一个礼拜没洗了，否则绝不动手清理。”

“那么，你不准备在这里逗留喝咖啡了？”好了，看来凯里并不是家政女神。丹尼也不会为这点和她计较。

“我们四处看一下就离开这儿。她要是现在走进来，发现我们擅自闯进她的房间怎么办？”马特几乎是在祈祷她马上能够出现。

马特有条不紊地沿着房间的一侧一路查看，而丹尼却随意捡起某些东西又扔掉。任何报纸，笔记本或是草草写下的东西都受到了他们的关注，可是却什么也没找到。

突然间，马特听见小厨房那儿传来一声尖叫。

是透不过气的叫声。

接着又死一般的安静。

“丹尼？”

可是有什么回应也没有。

“丹尼，你还好么？”

正当马特急忙走向门那边的时候，丹尼退了出来，碰到了他的身上。他的肩膀垮了下去，举起了一只胳膊，颤抖的手指指向了他前面的那个房间。

马特跃过了咖啡桌，一下子冲进了小厨房里。

他突然停了下来，有那么几秒钟仿佛整个人都没有知觉。接着他的膝盖发软，几乎要瘫坐在地上，只能抓着门来支撑身体。

凯里的尸体一丝不挂，几乎认不出是本人了，勒杀导致脸部和脖子肿胀不堪。

可是，这具尸体就是凯里，这点毫无疑问，就像凶手是谁也毫无疑问一样。

地上有张名片，一把剪刀压在了上面，刀尖指向了这个十几岁姑娘被粗粗刮过的外阴部分。

可是，她胸部的样子才是让马特最心惊胆战的地方。

两只乳房都被从躯体上切下，肌肉被取走了，可是皮肤还在，被黑色的棉线粗糙的缝合在原来的位置上，又扁又长，盖在尸体。

火红色的头发被整齐的编成了辫子，完成了整个意象。

一个十九岁姑娘的尸体，被改成了发育前的女生的模样。

第186章

丹尼断断续续地抽泣着，创伤过后，他的身体一直在轻轻地抖动。

马特把房间钥匙扔到了仪表盘上。男孩子本能地伸手去够钥匙，将手指穿过钥匙圈，把这个冷冷的金属物件攥在自己潮湿的拳头里。这是凯里留给他的唯一的東西，他把钥匙贴在胸前，呜咽着。

“我不想让爱泼斯坦太太走进那里。”马特用自己的手机拨通了电话。

没人接听。在蓝水停车场，克莱尔的电话被落在了她的车里。马特暗暗骂了一声，又再次拨打电话。

“加文，我是马特。”停顿了一段时间，他才说道：“对不起，我有些坏消息。”

电话那一头的咀嚼声慢慢停了下来。“我的天啊，是凯里么，是不是？”马特缓缓说道：“她死了，加文。”

丹尼又开始哭了。

“他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找到了凯里。我们来得太晚了。”马特的声音哽咽了。“加文，我很难过。”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他到底做了……哦不，我不想知道。你们现在在哪儿？”

“刚刚离开她的公寓。我们要回去找克莱尔。如果他知道了凯里，就一定也知道了克莱尔。”

“警察到场了吗？”

“他们还不知道，加文，你能和他们交涉么？我必须找到克莱尔，赶在他找到她之前。”

“我理解。可是该死的，这可是要好好费一番口舌了。”

“我们所知道的都已经告诉你了。”

“我会尽力的。你们要小心。”又是一阵沉默。“哦，还有马特.....”

“我在听着。”

“别让丹尼那个孩子出什么意外。”

第187章

“你不能再快点儿么？”

“要是小孩子突然跑到车前面怎么办呢？”

“我们是在高速公路上，我的天啊。”克莱尔大声喊了起来：“要是我们在到达之前，他又杀人了呢？”

皮特曼吸了一口并未点燃的烟斗。他是一位绅士，所以不能在有女乘客的场合抽烟。可是他的烟瘾太大，必须把这个冰冷的粘土制成的玩意儿含在嘴唇之间，才能获得些许安慰。“克莱尔，如果他和这个机构有关系，我很难想象他会坐在那里等我们去找他。你再给我讲一遍，以免我有任何疏漏。”这么做对他是有好处的，但大部分是为她好，可以把她的思绪占满，并平复她哮喘发作时粗重的呼吸。

克莱尔又把事情过了一遍：凯里的犯罪心理画像，犯案的模式和犯罪时间的选择。她又叙述了一遍拜访雷诺兹的经过。

“我也有幸见过她，在社会服务署的案情通报会议上。要是荒岛求生的话，我可不想和她困在一起。”

“可是探长，难道你没有发觉么？那个机构像一条线，把所有的事情都串联起来了。”

“克莱尔，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你是对的。”皮特曼异常小心地超过了一辆艾迪斯托巴特物流的牵引货车。

“天知道我们怎么会忽略了这个联系，不过的确，现在看来，很明显是有人利用，滥用这间机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可是在我看来，这恰恰又把疑点指向了兰德尔。我们知道他到这个机构去过好几次。他有很多机会能找到其他病人的资料。我相信昆兰这个人可以确认这一点。”

“那怎么解释在莫尔德和牛津的儿童失踪案呢？”

“莫尔德的案子的确疑点很多，我向你保证。但是也有可能完全是巧合，在汤姆叔叔的案子之前就有儿童失踪案，而在他的案子完全被

人忘掉以后很久，依然还会有儿童失踪案。至于牛津的案子，你所掌握的证据也只有你朋友留下的晦涩不明的信息。按照你的推论，会有一宗绑架案在地名以字母X开头的地方发生，可是你自己也承认，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存在。你没发现吗？你的朋友之前一直都是对的。但是她的犯罪心理画像塑造的正是格雷戈·兰德尔的形象，也直指他的自杀综合征，是以在伍尔维奇发现的尸体而告终。”

“可是那辆厢车……它是在勒罗伊·麦肯齐的车库里消失的。”

“克莱尔，外面有成千上万的白色厢车。看，现在就有两辆。又来了一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

“就算有那些孩子告诉我的那些反常情况，它也没有意义吗？”

“他们只是小孩儿，克莱尔。”

“还有那些在丽贝卡遇害之前发生的性侵案。难道说那些也只是巧合么？”

“恕我直言，我对那些一无所知。”

“马特有所有案子的详细资料，丹尼昨天晚上把它们都打印出来了。”

“丹尼？”皮特曼摇摇头，表示难以置信。“我的天哪，克拉尔，你们到底拉拢了多少人加入你们这个小小的维稳侦察部队中来？”

“我们不是治安维持者，探长。我们只是想确认，你们逮捕的那个人是杀害我女儿的真凶。”

“我可以理解，克莱尔，相信我。但是你要对刑事司法制度有信心。”

“在托马斯·布里斯托事件之后？”

“那次跟现在可不一样。可是所有的证据都显示兰德尔是有罪的。所以从官方的立场来说，汤姆叔叔已经被牢牢关押在布里克斯顿监狱中，等待庭审。”

“那非官方的呢？”

“这样说吧，如果不是对整个事件还有重大保留意见的话，我这会儿就不会和你一起待在这里。”

第188章

丹尼把钥匙按在胸口上，依然在轻声哭泣。

马特用一只手控制方向盘，另一只手反复拨着克莱尔家里的和手机的号码。电话答录机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搭着话，手机在停好的车里无人接听。

他拨通了马盖特刑事调查部的电话。

“对不起，探长今天休假了，可以让别的警员帮你么？”

“不，必须是皮特曼。”马特连解释的欲望都没有。“你能给他捎个信么？”

“很难。他不在警车上，也不带手机，你可能知道的。”

“我能不知道么。如果他打电话来，你能给他传一个非常紧急的口信么？”

“没问题，先生，请讲。”

“告诉他马特·伯福德打过电话。让他去找到克莱尔，和她待在一块儿，直到我赶到那儿。”

“克莱尔？”

“克莱尔·梅多斯。他必须要找到克莱尔，她可能有危险。”

“能再说一遍您的名字么，先生？”

“伯福德。马修·伯福德。”

“您和梅多斯太太是什么关系？”

“朋友，非常亲密的朋友。”

电话那头一阵迟疑，“先生，我不知道是不是该告诉你，但是我相信皮特曼探长已经和梅多斯太太在一起了。她今天早些时候打过电话，特意来找他的。”

“谢天谢地，他们现在在哪儿？”

“先生，就像我之前说的，今天他是正式休假。我只知道，他在离开之前印了一张谷歌地图。”

“地图？”

“塞文奥克斯的某个地方。”

第189章

很明显，你对这个姑娘非常敬佩。”

“她非常优秀，探长。”

“你说她只是个学生？那就更了不起了。”

“你很快就能有机会见到她了。我让马特等她课程结束后，邀请她再来玩。”

“我很期待，克莱尔。我打赌她会发现这里和威尔士的生活截然不同。她在哪个大学？班戈？”

“利物浦。”

“利物浦？”一阵沉默后，皮特曼说道：“你以前曾说过，你认为你知道兰德尔是怎么被人用DNA证据陷害的？”

“可当时你并不想听。”克莱尔提醒他。“你告诉我要尊重事实。”

“不管怎样，告诉我吧，我希望在和昆兰机构的这个家伙交谈的时候，有充分的准备。”克莱尔缓慢地，有条不紊地重述了她与勒罗伊·麦肯齐的会面。皮特曼一边听着，一边慢慢加大油门。

“要是格雷戈·兰德尔也接受过相似的治疗呢？”克莱尔十分纠结地搜索着合适的字眼，和一个跟自己爸爸差不多大的男人谈论这个话题是十分尴尬的。“我不太知道该怎么说，探长，但是也许兰德尔也被唤起了性高潮？他用纸巾或者是其他什么东西把自己擦干净。汤姆叔叔有没有可能用什么方法拿到了这个东西呢？”

皮特曼缓缓地摇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克莱尔。这个想法太怪异，虽说它有可能是真的。我能借一下你的电话么？”

“当然可以。”克莱尔把手伸进了包里。“哦，对不起，我把它落在车里了，在充电。”

“没关系，我可以找个公共电话。我确定路上肯定还有一两个公共电话。我只是想让警司了解这个情况。昆兰这个家伙似乎人脉很广。

在我惹麻烦之前，我最好先向我的上司汇报一下。”

几分钟过后，皮特曼停下了车，走向路边的一个电话亭。

克莱尔在车里等着他。广播电台里正在报道国内大部分地区会有大雪，暴雪天气正在向南方蔓延。她想，马特会不会被风雪堵在路上了。而截止目前，她和皮特曼真算是运气好，他们在东南部，只有非常轻微的飘雪。

皮特曼在电话亭里的举动引起了克莱尔的关注。满是皱纹的笑容不见了，脸色变得灰白，斜靠在电话亭上。虽然什么也听不见，可是她还是拼命想去解读解他的唇语。

他回到了车上，一言不发，眼睛盯着远方，整理他的思绪。

“探长？”

皮特曼缓缓把脸转向她，伸出一只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上帝保佑我们吧，克莱尔，你一直都是对的。汤姆叔叔依然逍遥法外。”

“我的天哪，他们又找到尸体了吗？”

“这次不是小孩的尸体了。”皮特曼深吸一口气。“我很难过，克莱尔。我希望我能用更温柔的方式告诉你，可是这事没法温柔起来。”一滴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滚落下来。“是你的朋友，凯里·琼斯。汤姆叔叔先找到了她。”

第190章

昆兰机构的围墙上覆盖着厚厚的常青藤，像是一块厚重美丽的绿毯，与萧瑟的冬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标示入口的铜牌掩映在其中，几乎都要看不见了。

汽车缓缓驶过了一条弯曲狭长的车道，驾驶员和乘客都陷入了各自的深思中。

对于克莱尔来说，凯里被害的打击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皮特曼探长就要完成这场拼图游戏了，这减轻了她当下的伤痛。

对于皮特曼来说，职业习惯抵消了失去生命的顾虑。他只是一个人，追击凶犯的刺激感依然在心头萦绕。虽然是年纪太大了，不可能再升职，但他的潜意识中依然希望能在此时此地了结此案，正式结束人们对这个全英头号通缉犯真实的恐惧，为一个无辜的人洗清名誉。这可能是结束他40年警察生涯的最好的方式，也可以让他心安理得地如他太太所愿，提早退休。

“克莱尔，我觉得你最好在这儿等我。你不介意吧？现在这已经完全是警察的职责了。”他把领子竖了起来以抵挡寒风和越下越大的阵雪。“我尽快回来。”他想了一下，又补充道：“把车门锁紧，克莱尔，以防万一。”

皮特曼刚离开，克莱尔就觉得脊背后面一阵发凉，她上了每一道锁，接着又本能地去检查每一个把手。

“我是皮特曼探长。来自肯特郡刑事调查部。”他对着监控摄像头出示了他的警徽。“我想和昆兰医生谈谈。”

“请问您预约了吗？”

“没有，这是警察在执行公务。”

“对不起，昆兰大夫现在不在这里。”

“我想，雷诺兹小姐在这儿吧？”

“是的，雷诺兹大夫在这里，但我不知道她现在是否有空。”

“请告诉她，我有紧急的事情要和她谈。”

“请稍等。”

这个“稍等”持续了足足5分钟。皮特曼跺着脚取暖，他快要失去了耐心。就在他想要再按一次门铃的时候，他听见了自动门栓滑动的声音。大门打开的一瞬间，他认出了露丝·雷诺兹驼背的身影。她正透过厚重的染色镜片，对着他眨眼睛。

“探长？”

“雷诺兹小姐，我需要尽快和昆兰医生谈谈。他什么时候回来？”

“很抱歉，他出差去了。得好几天才能回来。”

皮特曼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那这样的话只能你和我谈了。”

“你选了个很不巧的时间，探长。今天一整天来来往往的都是我的病人。”

皮特曼瞥了一眼前院。除了他自己的轮胎印和脚印，薄薄的一层白雪上面没有任何印记了。“我想，他们都是走的后门了。有能说话的地方么？”

雷诺兹瞪着他，“进来吧。”她领着他穿过接待区到了咨询室。

“我就开门见山了，雷诺兹小姐。”

“请叫我露丝。”她挤出了一丝微笑。“你是戴维，对么？”

“雷诺兹小姐，有一个姑娘死了。”

她尽量表现出富有同情心的样子。“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难过，可是……”

“是个非常年轻的姑娘，只有十九岁。”

“对不起，探长，我是不是听漏了什么？”

“她是被谋杀的。汤姆叔叔干的。”

雷诺兹真的是大吃一惊。否则，皮特曼会准备随时交出他的徽章。但雷诺兹很快调整过来了，而且十分谨慎地组织着她的措辞。“我的天哪，探长。你是说格雷戈·兰德尔逃跑了吗？”

“我没有这样说，雷诺兹小姐。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逮捕兰德尔是一个失误。他不是汤姆叔叔。真正的凶手依然逍遥法外。”

“我不太明白，探长。”

“这正是我需要和昆兰大夫谈话的原因。”皮特曼轻声嘟囔了一句。“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向你解释得更清楚一些，雷诺兹小姐。我认为，真正的汤姆叔叔是来这个诊所就诊的人中的一个，是你的一个病人。”

“他们是客户，探长，不是病人。而且，对不起，我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认为，汤姆叔叔不知用什么方法得知了你的病人的具体信息。他不仅知道了格雷戈·兰德尔对儿童有特殊的性癖好，而且也知道了他在伍尔维奇的预约。”

“这绝对不可能，长官。完全没可能。我们的档案是绝对安全的。至于格雷戈·兰德尔，我可以向你保证他是个极端危险的人物。我唯一后悔的就是我没有早点向官方报告有关他的事情。”

“雷诺兹小姐，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四处看一下。去检查一下你们的安保措施。你们存放病人档案的地方之类的。”

“不可能，探长。在我们这样的机构里，为客户保密是首要原则。”

“就算是这样，我还是要亲自去查看你们的相关设施。”

“我已经说过了，探长，不可能。就算是昆兰大夫在这儿，他也会一字不差地这样说。”

“你好像没弄明白，雷诺兹小姐，这是警察在执法。是一次关于谋杀案的调查。”

“我很抱歉，探长，但是不行。”

皮特曼拿出他的烟斗，把烟草往里面塞。

雷诺兹看上去很警觉的样子。“探长，诊所里是禁烟的。”

皮特曼点燃了烟斗。“雷诺兹小姐，我换个方式解释给你听。你可以把我想要看的東西给我看，安安静静地，只有我们两个人参与。或者我可以在一个小时后左右回来，带上一张搜查令和一打警员，我们会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一个抽屉一个抽屉地查看。”

雷诺兹无法掩饰她的不悦。“好吧，探长，但是我必须坚持我要从头到尾陪同你。”

“相信我，我也不希望是其他任何的方式。”

第191章

在他们经过M25高速公路东向的莱特海交叉口时候，拉奇的电话打来了。暴风雪让交通严重受阻，车速像爬行一样缓慢。

“这里挤满了警察。我在外面和他们碰头，接着把他们带到了凯里的房间，天哪，马特，你应该事先提醒我一下。”

“对不起，加文，我没有想到你会……”

“很显然，警察迫切想要和你谈一谈。我已经尽力向他们解释我知道的事情，但你可以想象得出，那是什么情景。”

“他们得联系肯特警局。”

“已经联系过了，马特。是皮特曼对么？总之，我就是那样告诉他们的。”

“他现在和克莱尔在一起。我想他们是去那个机构了。如果天气情况允许的话，我会尽量在那里和他们碰头。”

“你最好快一点，马特，在警察找到你之前。”

“天哪，他们不会以为我……”

“当然不是。但是你是解开所有谜题的关键，马特。你，克莱尔，还有那个孩子。他还和你在一起么？”

“他昏睡过去了。我想是惊吓过度。他是在我之前发现凯里的。”

“我的天哪，太可怕了。不过他还好吧？”

“还行吧。”

“马特，看紧他。”

“别担心。我想汤姆叔叔并不知道他的存在。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不会让他离开我的视线的。”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你那边下面会做什么？”

“很难说。警察不会泄露任何消息的。他们现在和学生处的人在一起，要通知凯里的近亲。我可不羡慕他们的这件差事。”

“可怜的孩子。她本来还有大好前途的。”

“她是我的得意门生，马特。她才华横溢。”

“她很美丽。”丹尼说道。

“丹尼？我以为你睡着了。”

“什么，你们俩像老婆婆一样喋喋不休，我能睡着么？”他听起来似乎又恢复了老样子。“你好，教授。”

“你好，孩子。你还好么？”

“我觉得还行，你呢？”

“嗯，我也还不错。听着，孩子，你能帮我一个忙么？”

“要我做什么，教授？”

“你只要紧紧跟着马特，别干任何傻事，明白么？虽然我仍然没有理清楚你是怎么卷入所有的事情中的，但我有些喜欢你了，要小心，好么？”

“我会的，教授。”

“加文，雪下得越来越大了。有情况的话，随时通知我。”

“你知道我会的。小心点。”

马特挂断了电话，打闪指示灯，将车驶入了5号交叉口的出口。丹尼透过暴风雪拼命想看清楚路标。“塞文奥克斯那儿有什么呢？”

马特小声回答道：“克莱尔和皮特曼探长，还有自始至终贯穿整个肮脏事件的主题，你那个该死的圆圈理论的核心——昆兰机构。”

第192章

“这完全不是你们的常规做法，探长。”

“谋杀案的调查都是不合常规的，雷诺兹小姐。这些房间都是用来干什么的？”

“我实在不知道这跟你的调查有任何关系，探长。”

皮特曼随机地停在了一扇门外面，“就像我刚才说的，雷诺兹小姐，我们可用非正式的手段现在做，也可以过一会儿来，完全按规矩办。我看到的每个房间都上了安全锁。这是为什么？”

雷诺兹极其不悦的拿出一张卡片，在电子锁上刷了一下。门栓“咔嗒”响了一声，门被弹开了。

“你自己看吧，探长。我不清楚你认为我们隐瞒的是什么东西，但是你不会在这里面找到的。”

皮特曼笑得很甜。“我确定我找不到。”

他刚跨过门槛，一盏灯就自动亮了，照亮了一个接一个的书架，上面整齐地堆着杂志和放着一排排的DVD。

“这是？”

“治疗过程中用来进行刺激的资料。”

“英语的？”

“色情片，探长，重口味的色情片。我们通过内政部直接从警方那里得到的。”她发觉皮特曼面部的肌肉有些抽搐，于是赶紧利用这个先机。“我们的机构是由内政大臣亲自批准并颁发执照的。他与昆兰大夫是可以互相直呼其名的好友。”

“毫无疑问。”皮特曼随手拿了一本杂志翻了几页，赶紧将它放回架子上，脸上露出尴尬的微笑。“非常……这和外面报刊亭里书架顶层的那些东西完全不一样。”

“正如我所说，探长，这些都是直接从警方那里得到的。为了有效

地治疗罪犯，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弄明白刺激他们的到底是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欲望：是女人，其他男人，小孩，还是动物。不管他们的偏好是什么，我们治疗的第一步都是在可控的范围内重新激起这种欲望。我们必须直接。”

“那如果是恋童癖的病例，你们会用儿童色情片么？”

“那边最上面两层书架上的都是，是伦敦警察厅恋童癖调查部特许的。你想看看么？”

“不必了。”

在他离开房间后，门在身后自动锁上了。

“就和您看到的一样，一切都非常安全。那么接下来您还想看看什么？”她指向一排没有标示的门。“厨房？还是厕所？”

“你们存放病历的地方，请吧，雷诺兹小姐。”

他跟着她穿走过了一个走廊，又走过另一个。“这里可真大，你们究竟为什么需要这么多房间？”

雷诺兹没有理会这个问题。她领着皮特曼进入了一间没有窗户的办公室。“我们所有客人的资料都保存在这个房间里，在磁盘上。”

皮特曼兴趣寥寥地打量着整个房间，电脑让他无计可施。

“这个房间到底有多安全？”

“绝对安全。如您所见，没有窗户，想要进来只能用门禁卡。”

“那谁有这些卡？”

“当然是我和昆兰大夫。还有莫莉。”

“莫莉？”

“莫莉·哈密特，我们的行政秘书。当然，她接受过严格的审查。

“没别人了？”

“绝对没有。来访者从头至尾都有人陪伴，就像您现在这样。这明显是预防措施，因为我们的所有客人都是现行的或曾经的罪犯。当

然，现在这位除外。”

“那么别人有可能从外面登录这些电脑么？那个词怎么说的？黑进来？”

“绝对不可能，探长。我们内部的电脑与接待处的网络是不相连的。任何人想要获取资料，只有在这个房间里才行，而且他们还必须知道电脑的密码才可以。”

“密码只有你们三个人知道？”

“不，只有昆兰大夫和我知道。莫莉的工作完全只是行政管理，她对这些密码一无所知。”

“没有出现过任何形式的闯入事件么？”

“探长，我不知道您要把我朝哪里引，但我可以当场向你保证，昆兰机构是百分之百安全的。也许接下来，您会想看看我们的安保工作室。我确信它会让您完全放心下来的。”

在他们去安保室的路上，皮特曼说道，“在我离开前，我想要一份所有客人的名单。”

雷诺兹停下了脚步。“您说什么？”

“你听见我说的话了的，雷诺兹小姐。你们现在的和曾经的所有客人的名单。近三年来的怎么样？”

“这根本不可能。”

“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这是客人的机密。数据保护条例。个人隐私保护法。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泄露这些信息的。”

“相信我，雷诺兹小姐，你们的机构会合作的。如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拿一张搜查令过来。”

“那您就那样做吧，探长。昆兰大夫认识很多有权有势的人物，他会很快结束你的游戏的。”

“这不是游戏，雷诺兹小姐。如我所说，这是谋杀案的调查，而你的病人之中有一个是头号嫌疑犯。”

“是的，格雷戈·兰德尔。到目前为止，你对我所说的，没有一点能证明他是无罪的。”

第193章

“我听说兰德爾当时正在接受厌恶治疗？”

“这我不能说。”

“在我看过保安设施后，我想去看看这个所谓的治疗进行的地方。你们一边给病人看淫秽影碟一边电击他们，是不是这样的？如果问我的话，我觉得这是非常怪异的治疗手段。”

“没有人会问您，探长。我并不想评判警局的办案流程，所以我也将感谢您能够以同样的礼节对待我们在机构里的工作。我已经说过了，我们是有执照的经营者，是内政部授权我们进行这种治疗的。这可能不合您的个人品味，但是必须有人做这个事情。恕我直言，世界也因此变得更安全。”

“是的，我家花园的地里还住着守护精灵呢。”

“很明显，探长，您对任何的治疗方法都完全没有概念，当然，我也不想和你争辩。我觉得您完全不了解我的处境。”

“我非常了解，雷诺兹小姐。我确信昆兰大夫应该会更合作些。”

雷诺兹在一扇没有标示的门前停下刷了卡。皮特曼顿时哑口无言了。他以前曾见过高科技的安保系统，可是面前这个，不管从哪个标准来考量，都让人叹为观止。在众多监视器之中，皮特曼看见自己和雷诺兹的身影出现在其中一台上。他四处寻找摄像头，但却什么都没看见。

“隐藏型摄像镜头。所有这些都是机构安保系统的一部分。你唯一能实际看到的摄像头是那些外置的，起威慑作用的。不过，整个建筑和场地都在监控之内。正如我告诉您的，探长，我们对待安保工作是非常严肃认真的。”

在另一个监视屏上，皮特曼看见了那位叫莫莉的秘书正坐在服务台边。他看见她站起来离开了房间，这个监视器就暗了下去，而邻近的另一个屏幕又亮了起来，显示出莫莉在走廊上，停在了另一扇门的

外面。当她刷卡进去后，屏幕又暗了，接着另一个屏幕又亮了起来，显示莫莉在一个光洁的厕所里。他看见她按了墙上的一个按钮，屏幕上的图像就消失了，显示出几个字：隐私需求。

“有些房间里会有保护隐私的措施，理由显而易见。”雷诺兹解释道。“但如果您想看的话，我可以关掉隐私设置，让你看。”

“我相信你的话，可是不必了。”去看雷诺兹的秘书上厕所，并不是他需要优先去做的大事。“音频现在是关闭的，不过只要需要，我们可以听见所有的声音。”她碰了一个按钮，皮特曼听见莫莉一边冲厕所，一边哼着小曲。雷诺兹按了另一个按钮，皮特曼看见自己站在大门前，冻得瑟瑟发抖。

他以快进的方式看完了他们在房子里穿行的监控录像。接着她按了另一个按钮，屏幕恢复了正常。莫莉正在走向接待处。

“我对此印象深刻。”皮特曼指着一张带有绿灯和黄灯的整座建筑的电子蓝图问道：“这是什么？”

“人体监控。这是个后备系统，以防视频监视系统出故障，或者是摄像头被阻挡了。它可以记录人体热量。我们看一眼就会知道哪个房间里面有人。”

有两个绿灯是亮着的，显示是接待处和安保室。“这么说只有我们在这栋建筑里。”皮特曼猜测道。

“没错，探长。”

“那些黄灯是干什么的？”

“门槛监视器。它们指示门是否关好了。这栋建筑里的每一处门都在监视范围之内。如您所见，大部分门都是锁着的。”

“那些没锁的门呢？”

“全是内部的门。我们正在对这栋建筑的那一头进行一些二次装修。这是昆兰大夫最得意的项目。在您问我之前我就回答您，这个项目并没有找外面的承包商，昆兰和他的儿子自己来干所有的工作。”

这时一只蜂鸣器响了起来，雷诺兹拿起了听筒。皮特曼看见莫莉

出现在屏幕上，可是只能听见雷诺兹的回答。

“莫莉，等一下再让他进来。”她转向皮特曼说道，“探长，我得去见一位客人，需要保密的事情。您介意在外面等么？也许您愿意继续去检查一下厌恶疗法的治疗室。”

“就我自己？”

“那儿没有个人信息或物品，事先也说清楚了，我们也不可能提供这样的资料。不过如果您愿意去看看的话，我过一会儿就找您，给您解释一下厌恶治疗的主要原理。”

“可没有那个神奇的门卡，我怎么进去呢？”

雷诺兹按了一个开关，一展黄灯在面板上亮了。“那里，门已经为您打开了。从这儿出门向右拐，走到尽头再向左拐，然后再左拐一次，第四个门就是了。您不会找不到的。那是唯一打开着的一扇门，我会尽快去找你的。”

“我会找到的。”皮特曼把门在他身后关上了。她说的是向右转，可皮特曼却向左转，开始推他经过的每一扇关闭的门。

雷诺兹在屏幕中看着他的一举一动。完全在她的意料之中。

突然，前院监视器上有些东西吸引了她的注意。她把镜头推进，仔细观察着皮特曼的汽车。“莫莉，我不能接那个电话了。劳驾帮我接通詹姆斯的电话。”

第194章

看见一只扭曲的手正把挡风玻璃外的积雪擦掉，克莱尔几乎要被吓死。当认出那是笑容僵硬的露丝·雷诺兹正隔着玻璃窥视她的时候，她努力想恢复镇定。

“你最好进来，克莱尔。在这儿你会冻坏的。探长这个时候才提到你，不然我都早点出来了。男人啊，总是只考虑他们自己。你能想得到吗，他现在已经在休息室里喝着热可可放松了，而你却还坐在这儿冻得要死。”

在他们到接待处时，雷诺兹转向秘书说道：“莫莉，你可以回家了，雪只会越下越大。下午的工作我来负责。”

雷诺兹领着克莱尔沿着一条走廊向前走。“探长在休息室等着你。”一进入休息室，雷诺兹又说道：“哦，他肯定去厕所了。你请随意，我去烧些开水。”

在她离开的时候，电子门栓把门锁上了。

第195章

皮特曼猜到自己正被监视着，但是他却并不在意。

雷诺兹很快就会来找他，这下正好。他现在已经完全失去方向感了。

皮特曼又拐了一个弯，发现自己站在一条新的，更宽阔的走廊上，走廊的尽头连着一道双扇门。看得出它们是被楔子卡着以保持开启，有些工具和木板堆在附近。

在安保室里，雷诺兹按下按钮，想要锁上门，可是楔子却卡得很紧。她抓狂了，她抓狂地拍着控制按钮，拖着脚步冲了出去。

皮特曼以为当他进入房间的时候，灯会自动亮起来，可是房间里还是黑的。只有走廊上的灯发出微弱的亮光。

一盏琥珀色的灯在他头顶上方亮了起来，有个声音开始说话。

“欢迎来到昆兰性犯罪博物馆。”

皮特曼吃惊地转过身子，随即意识到这个声音只是录音。由于他的进入，设备开始启动并播放了。

“昆兰性犯罪博物馆是当今世界上该领域内展品最真实的展馆。博物馆是由声望卓著的昆兰机构的詹姆斯·T·昆兰大夫私人赞助，收录了他特有的，与臭名昭著的性犯罪者历史有关的展品与陈列品。昆兰性犯罪博物馆展品的时间跨度涵盖了这个领域的所有历史时期，从最早的有记录的性犯罪到最新发生的。开始观看请往前一步按绿色按钮。结束观看或离开请按红色的按钮。”

录音停止了，只剩下皮特曼安静地站在琥珀色的灯光下。在他面前，有一块天鹅绒布帘挡住了后面的展品。他按下绿色按钮，布帘卷了上去，出现了一个和真人一样大小的蜡像。

“从本质上来说，性犯罪的历史和人类自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在石器时代，当男人第一次强迫一个不情愿的性伴侣时，性犯罪就来到了我们身边。但是任何行为，只有在社会认为它非法的情况下，它才是

非法的。

虽然说性犯罪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现代社会的衍生物，但是整个世界的历史就是强奸与掠夺，奴役与虐待的历史。就目前所了解的而言，我们只要追溯到18世纪，就能发现性犯罪的起源。在1791年，世界第一本名为《瑞斯丁娜》的色情书籍出现了，它还有另一别名叫《喻美德的不幸》。它的作者阿尔冯斯·多纳希安·德·萨德，就是我们熟知的德·萨德侯爵。

当然，在德·萨德之前就有性虐待狂。从提比略·凯撒到弗拉德四世，有关性虐的历史就等同于人类自身的历史。正因为他认为性和痛苦不光是残忍的表现形式，也是一种哲学，所以德·萨德侯爵名字（De Sade）被铭刻在“施虐狂”（sadism）这个术语之中。他将文学中施虐与受虐双方的性爱提升成为艺术形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非常出名的著作《索多玛的120天》。然而在1816年，德·萨德穷困潦倒的死在了疯人院里，那时他的作品刚刚开始得到完全应有的赏识。

皮特曼按下了红色的按钮，叙述停止了，帘幕放了下来。录音提示他如果想看下一个展品就走向右边再按绿色的按钮。

尽管观看德·萨德的相关展示让他兴趣不大，但好奇心驱使着皮特曼往前走，琥珀色的灯光也跟随着他移动，刚才那个展品的位置暗了下来。在眼睛适应了灯光后，他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更宽敞的大厅，到处都是挂着帘子的展品。他走过了二号展品，灯光也跟着他将三号展品照亮了。他继续往前走，琥珀色的灯光就像舞台上的聚光灯一样跟随着他的脚步。他随机地停在一个展品前，按下了绿色的按钮。帘子卷了起来，出现了一尊蜡像，是一个不知名的人正在勒死一个小孩。

“亨利·霍华德·霍姆斯有幸成为美国第一位连环杀手。他的罪行包括在19世纪80年代的芝加哥谋杀了3个儿童和24个成年人。他的真名叫霍尔曼·韦伯斯特·马杰特。霍姆斯的一生……”

皮特曼按下了红色的按钮，他记起了来这儿的目的地。他又走过了十几个展品，随机地按下了一个绿色按钮。曼森家族出现了。这次的展品更加丰富，有新闻剪报，还有专门的屏幕在播放相应的新闻视频

片段。他从一个展品走向另一个，不时地停一会儿，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有些名字很熟悉，有些则不太熟悉。阿尔伯特·费什，爱德·肯珀，邦迪，达莫，尼尔森，盖西，伯科威兹，德·塞尔沃，拉米雷斯，布莱克。

他的脊背一阵发凉。

罗伯特·布莱克享有英国犯案最多的儿童杀手的盛誉。

“再也不是了。”皮特曼低声咒骂了一句。“你的马戏团成员已经过时了，昆兰大夫。”

第196章

皮特曼在警队待了这么多年，他对布莱克的犯罪历史早已烂熟于心了。

苏珊·麦克斯威尔。

卡洛琳·霍格。

萨拉·哈珀。

她们只是需要进一步证实的名单中的少数几个。到底还有多少他不知道的被布莱克害死的孩子？这恐怕是永远也没人弄得清楚了。

他迅速向前走。

托马斯·哈密尔顿，这个疯子邓步兰残杀了整整一个班的孩子。

霍华德·休斯，杀害6岁的苏菲·胡克的凶手。小姑娘在兰迪德诺一个花园的帐篷里被绑架，第二天早上在沙滩上发现了她的尸体。

伊恩·亨特利，索厄姆的杀人犯。

皮特曼看见最后一个展品就在前方。近乎病态的好奇心促使他按下了绿色的按钮。

“昆兰大夫非常遗憾地表示，这件展品依然还在准备之中。请向接待处咨询此展品开放的时间。”

在他面前是一处黑暗的空地，未来的罪犯蜡像会被安放在这里。他转身走近这个未完成的展品前，想要看看会是哪个罪恶的名字会写在这个展品的前方，而直觉似乎已经告诉了他答案。

他小心翼翼地揭开了幕帘，让琥珀色的灯光照在了这个展品上。随着眼前的情景逐渐清晰起来，他的胃抽搐起来了。

“这个该死的混蛋”。他猛地拉开幕帘，让整个展品显示出来，烟斗从嘴里掉了下来。

报道受害者尸体被发现的小报头条新闻与和一些衣服一起被展示

出来。他一眼就认出那是丽贝卡的自行车头盔，尽管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他还是仔细观察着展品，读出了早就铭刻在他脑中的那些名字。

他想要离开这里。

去和雷诺兹搭讪也好。

去哪儿都行，只要不是这里。

可是病态的好奇心让他的手按下了录像的控制键，他想看看新闻剪辑。

那是一个被捆绑着，塞住了嘴的孩子，发出窒息的哼哼声，这一幕让他的膝盖一下子瘫软了。

他转身狂奔，越过了一个个展品。随着他触动每一个感应开关，琥珀色的灯光拼命追赶着他的速度。他到达了尽头的双扇门，把它们完全推开。走廊上突然照过来的强光刺得他睁不开眼睛。他快步走出黑暗的博物馆，身体在发抖，想要呕吐的感觉也越来越强烈，努力回忆着来时的路。

一把刀从他身后捅了过来，轻而易举从肩胛骨之间刺进去，滑过脊柱，刺破了他的肺。

后来，韦斯曼会真诚地告诉皮特曼的太太，皮特曼肯定是当场死亡的。

只有站在这个痛苦扭曲着、抽搐着的身体前的这个驼背的人影，才知道事情根本不是那样的。

这一次她的笑容是发自内心的。随着皮特曼的肺部慢慢被鲜血浸透，她故意踢了一下他还在抽搐的身体。

她冷静地观察着皮特曼，任凭他呛了血的呼吸越来越微弱，直到完全停止。接着，她把探长的尸体拖到了一道幕帘后面。

第197章

丹尼冒着严寒，把铜牌上的积雪擦掉。

“就是这儿!”

“干得漂亮，丹尼。”看到丹尼的脸颊又恢复了血色，马特觉得很高兴。“越早找到克莱尔我就越开心。”

“如果汤姆叔叔在这儿，我要第一个上。”丹尼小声说道。马特缓缓地将车停靠在了白雪覆盖的车道旁。

他可以隐隐约约看见另一辆车的车痕。马特猜想，那一定是克莱尔和皮特曼的车。“我们还是留着让警察去出风头吧，丹尼。再说，不管汤姆叔叔和这个地方有什么关系，他现在都不太可能在这里。”

丹尼紧紧把钥匙攥在拳头里。“算他运气好。”

一个女人的身影出现在暴风雪中，举起一只手示意他们停下。马特摇下了车窗。

“对不起，诊所已经关门了。”

“请问你是谁？”

“我是昆兰大夫的秘书。请问你为什么来这儿？今天是没有预约的。”

“我们得见昆兰大夫。”

莫莉诧异地透过车窗看着丹尼。这个诊所绝不是孩子该来的地方。“没有预约，昆兰大夫不会见任何人。”

“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况且，昆兰大夫今天也不在这里。”

“皮特曼探长来过这里么？”

莫莉的脸上慢慢显露出明白的表情。“哦，那位警察。是的，他现在和雷诺兹大夫在一起。”

“有人和他一起来么？克莱尔·梅多斯？”

“我不知道名字，不过，是有一位女士。”

如释重负的感觉传遍了他的全身。克莱尔是安全的。“他们现在还在这儿么？”

“是的，但是你们不能——”

“谢谢你的帮助。”马特发动了车，根本没听到莫莉反对的声音。她看着他们的背影，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转身走进暴风雪中。她的双脚越快套进那双温暖的拖鞋里，她的感觉就越好。

“丹尼，我希望你能待在车里，好么？”他已经准备好了应付随即而来的反对，可谁知道丹尼只是点了点头。“丹尼，你听到我说什么了吗？”

“是的，没问题。我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马特。你想一个人去见克莱尔。”

“谢谢你，丹尼。我把把车钥匙留在点火器里，这样暖气可以继续工作。别开得太大，否则……”

他把车门关上，消失在茫茫的大雪中。

第198章

雷诺兹透过厚厚的镜片盯着他。“有什么能为你效劳的？”

“我是马特·伯福德。你一定是雷诺兹大夫。”他伸出了一只手。“我知道克莱尔·梅多斯和皮特曼探长到这儿来找你了。”

雷诺兹向前院四下张望。透过漫天飞舞的雪花，她只能看见马特的车正停在皮特曼的车旁边。丹尼躺在后座上，从这面根本看不见他。“啊，是的，你一定是那位记者先生。请跟我来，探长正和我说起那个被杀的学生。我感到非常难过。”

“他知道了？”马特顿时觉得人轻松了很多。让他来告诉克莱尔这个消息，他实在是难以开口。

“是的，我们曾担心会有类似的案件发生，”雷诺兹领着马特走在走廊上。“模仿式的谋杀，被格雷戈·兰德尔被捕的消息刺激了。”

“模仿式的？”

“当然。你不会也赞同探长那个荒唐的想法吧，认为兰德尔是抓错了？”

“这决不仅仅是想法，雷诺兹大夫，我可以和你保证。我们有了非常确凿的证据，证明汤姆叔叔依然逍遥法外。”

雷诺兹在一扇没有标示的门前停了下来。“确实，记者总是有最丰富的想象力。请进，我会把克莱尔和探长带到这儿来。我们大家可以一边喝着好茶，一边好好讨论一下这个荒唐的念头。”

“你有咖啡么？虽然茶也可以，可是我通常……雷诺兹大夫？”

电子锁“咔嗒”一声锁上了。

第199章

车轮碾过积雪覆盖的砾石路，发出的响声吵醒了丹尼。

他睡眠惺忪地直起身子，慢慢回到现实中来。他冻得瑟瑟发抖，坐在半明半暗中。布满云层的天空让黄昏提前到来了。雪依然在下。

他漠然地看着一辆黑色的梅赛德斯奔驰停了下来，一位老人费劲的坐上了轮椅，接着往入口的方向去了。丹尼耸耸肩膀，又继续去做他的白日梦了。

第200章

雷诺兹十分享受的从监视屏里看着克莱尔痛苦的的面容——她手上拿着哮喘喷雾剂，毫无意义地猛敲着门。

另一个监视屏上显示的是马特，一脸困惑地待在另一间房间里。

看到刚到的奔驰车，她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就向厨房走去。她知道昆兰大夫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喝上一杯好茶。

第201章

丹尼几乎还没躺好，就又听到了另一辆车开来的声音。

他漠然地从他躺着的位置，透过前排座位之间的空档望了过去。突然间，丹尼笔直的坐了起来，因为他看见了一辆没有窗户的白色厢车缓缓经过，消失在诊所大楼的边上。

一瞬间，他彻底清醒了，惊恐的眼睛瞪得大大的，肾上腺素飙升，大脑飞快地运转起来。

一条单独的车道通向这栋建筑的侧门。他爬到前排座位上，转动了钥匙，可车只向前颤动了一下就熄火了。

他惊慌起来，拼命想将变速杆推到空档的位置。他想起了离合器踏板，赶紧踩了下去，很轻松地操纵着变速杆。

他再一次转动钥匙，车子噼里啪啦的发动了。他踩下离合器踏板，猛地一下把变速杆推到了一挡，接着松开了脚。汽车向前猛地跳了一下，又熄火了。

丹尼骂出了声，又试了一次。这次汽车在颤动一下之后，引擎并没有熄火。丹尼缓缓地，很小心地将车横在了那条侧车道的入口，接着猛踩一脚刹车，将车熄了火。他非常骄傲地审视着自己的杰作，现在，什么也不能通过这里了。

他在位子上坐了足足一分钟，默默地思考着该怎么做。最后，他拿起了马特的手机，拨了999。

“紧急救援部门。”

丹尼盯着雪花出神。他该从什么地方说起呢？他只是个小孩，他们不会听他说话的。

但他知道所有的通话都会被录音的。

他缓慢但很清晰的对话筒说道：“请接警察局。汤姆叔叔在塞文奥克斯的昆兰机构。他在利物浦杀害了凯里·琼斯，现在他又到了这儿。

请来支援。”

他把电话放在座位上，没有挂机。手里握着凯里的钥匙，他下定了决心。于是，他把领子竖起来。遮住了耳朵，犹豫着走入了雪中。

第202章

这只是匆匆一瞥。

一双瞪大了的冷酷的眼睛，透过玻璃看了她一眼。

直觉告诉她，这就是杀害她女儿的凶手的那张脸。

可一瞬间，这张脸就消失了，只剩漫天飞舞的雪花。克莱尔靠近窗户，上面留下的手指印确认了刚才那一幕并不是她臆想出来的，绝望中，她拿起了笔记本电脑，砸向那几扇法式落地窗。窗上堆积的雪轰然崩落，电脑碎成无数的小碎片，可是窗上的钢化玻璃却完好无损。

她抬起沉重的咖啡桌，砸向窗玻璃，桌子腿断了，可窗户依然纹丝不动。

雷诺兹啜了一口她的饮料，饶有兴致地看着监视屏。大铁锤都敲不碎那块玻璃，更别提一个哮喘发作的女人微弱的攻击了。

在她旁边，昆兰大夫冷静地搅动着他的茶。一盏黄灯亮了起来，伴随着响起了蜂鸣声，指示博物馆的后入口被打开了。

“非常好，”他说道。“现在我们都到齐了，我该去见见我的客人们，让这件事情有个完美的结局。”

第203章

在狂风的呼啸声中，克莱尔和丹尼根本听不见对方在说什么，然而克莱尔受惊的面容，还有窗户下边被摔烂的电脑和桌子让情况不言自明。丹尼向克莱尔竖起了大拇指，接着又走进暴风雪中。

他从乘客座位的那一侧接近那辆厢车，慢慢将头抬到了车窗的位置。驾驶室里没有人，丹尼松了一口气。

他打开车门，伸手将钥匙从点火器上拔了下来，随时防备汤姆叔叔可能死死抓住他的肩膀。他正准备把车钥匙扔进雪地里，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他犹豫了，不能确定自己到底想不想知道。最终，他几乎是违背了自己的意愿，慢慢地来到了货车的后面，打开了后车门。

丹尼看过《真实罪案》杂志，对于即将出现的情形，他多少有点心理准备。可是事实上，即使天色已迅速的黯淡下来，这辆车的后车厢比杂志上任何一篇删减干净的文章都要保守。可加了衬垫的车壁，皮带和摄录机让肮脏的一切不言而喻。

恐惧告诉他应该逃跑，可散落在昏暗光线中的那些衣服让他爬进了车里，他的心跳得飞快。

羊毛长袜。

运动衫。

女式衬衫。

角落里还有一大堆毯子。

他突然停了下来，恐惧让他的全身都麻木了，他不想知道那里面会有什么。

可他还慢慢摸向前去，做着心理准备，去面对那难以置信的一幕。

无法回避的一幕。

这是最轻微的动作，可是他却心跳加速。他迅速地来到隆起的毯子前面，把它拉了下来。

一双红肿的眼睛回望着他，泪腺早已哭干了。恐惧渗透了这个孩子脸上的每一个毛孔。

她努力地想要用鼻子呼吸，嘴被堵得非常紧，丹尼几乎都解不开结了。他用凯里的钥匙在绑带中间滑动着，割断了布带子。

堵嘴的东西刚一松开，这个孩子立刻开始开始断断续续的放声大哭，泪如雨下。她衣不蔽体，瑟瑟发抖，甚至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

丹尼抱住这个饱受创伤的小姑娘，自己的眼泪也控制不住地流了出来。

他飞快地动着脑子，权衡着他的选择。这个孩子待在货车里比在外面要更安全，体温过低会像汤姆叔叔一样要了她的小命。

丹尼把小女孩的衣服扔给她，说了些安慰她的话，可是创伤过后还在哀号着的小姑娘根本没有听见。

丹尼走出车厢，关上车门，并上了锁，把货车的钥匙放入了夹克的口袋。他的手里依然紧紧攥着凯里的钥匙，从中汲取力量和安慰，也不断提醒他自己来这里的目的。

他知道。这个孩子现在命悬一线。

有可能他自己也是如此。

他努力想象着，在这样的情形下，凯里会怎么做。

慢慢地，悄悄地，他沿着这栋建筑侧面地上的脚印走了下去。

第204章

“小可怜儿，你肯定冻死了。”雷诺兹很困难地伸展了一下身体，把他领子上的雪掸掉，盯着他的眼睛。“壶里面有热茶，我们今天有客人，托马斯。三个窥视者。还记得我在社会服务署遇到的那个爱管闲事的警察么？他发现了那个展品。但你不用担心，我已经把他解决掉了。”

他用自己粗壮的胳膊环绕着她瘦骨嶙峋的身躯，一个熊抱把她抱了起来。“我经过的时候看见了那个女人，很脸熟。”

“克莱尔·梅多斯。你还记得丽贝卡么？”

他舔了一下嘴唇。“一秒都没忘记过。”

雷诺兹抑制不住的微笑。紧接着，她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托马斯，你去过利物浦了。”

他耸了耸肩膀。“为了解决那个学生，她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我们应该事先讨论一下。”

“她自己招的祸。这个多管闲事的婊子。”

“托马斯，我们不需要那样做的。你父亲会怎么说呢？”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三天杀了四个人？”

他微笑着说道：“是五个，我还为周末准备了一个小家伙。”

雷诺兹向后退缩了一下。“我的天哪，托马斯，你已经失控了。”她担心得眼睛都瞪大了。“这是自杀综合征。”

他抓住了她的肩膀。“看看我，我像不稳定的样子么？”

“可是托马斯，你需要控制。如果没有控制的话，你父亲的努力就毫无意义了。”

“多一个无伤大雅。”

“托马斯，你本不需要另外一个小女孩的。”

“你不明白。这可不是普通的小女孩。她有十岁，最多十一岁，正处在青春期的边缘。真是个小可爱，极品的小可爱。我跟你说，我已经堵住她的嘴，准备好要开始了。”

雷诺兹向上倾着身子，在他的脸颊上吻了一下。“托马斯，你真是我的小顽固。我真是爱死你了。”

“我也爱你，妈妈。”

第205章

脚印一直通向了建筑新建部分的那道双扇门。

丹尼使劲去推入口的门，却懊恼地发现门很容易就被推开了，上面的雪使门关不严，所以电子门栓没有锁上。

这次是没有退路的。

丹尼把钥匙紧紧地贴在胸前。“凯里，这次是为了你。”

当他小心翼翼地推门进去后，外面那一点微弱的亮光也没有了，确知还有一条逃生通道使他信心倍增。

当他的眼睛适应了黑暗的环境后，视觉就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恢复了，让他大概知道了这个大厅的范围。他摸着墙，开始缓缓地沿着墙边摸索，想找到开关或是门把手。他的手抓到了天鹅绒的幕帘，突然间一盏琥珀色的射光灯亮了起来，把他吓了一跳。在黑暗中，一个绿色按钮散发出的光亮特别显眼，当他按下去时，幕帘卷上去了。

“1995年元旦，弗雷德里克·韦斯特在伯明翰的皇家文森格林监狱自杀，当时他和他的妻子罗斯玛丽正在等待着对他们二人的联合公审，那是20世纪英国规模最大的性犯罪审讯之一。”

丹尼按了红色的按钮，虽然他对这些内容非常着迷，但是却害怕其他的人有可能会听见。

头脑敏捷的他立刻反应过来这是在某个博物馆里，但是现在没有时间去探个究竟。

他继续小心翼翼地往前走，琥珀色的灯光跟随着他。当他靠近时，另一个按钮的绿光闪了起来，可是他没有搭理，直接从旁边绕了过去，用手把幕帘拉了开来。他一下子就认出了罗伯特·布莱克凶恶的嘴脸。他放下帘子，扫视了一圈周围无数被隐匿着的展品。

他想起了手里的钥匙，于是把注意力又集中到自己的任务上。他向双扇门的方向走过去。现在在黑暗中可以辨认出它们来了。

可是他又犹豫了，停住了脚步。现在，他还是可以回头的。警察已经在路上了，皮特曼探长也已经在这儿的某个地方。

可是他想起了从窗户里看到的克莱尔惊恐的面容。

他也想到了在货车里的那个孩子。

这道双扇门根本推不动。丹尼看见了墙上的读卡器，心里既沮丧，又宽慰。现在他有充分的理由可以不再继续了。地板上有一丝水迹在琥珀色的灯光下闪闪发亮，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他走近看了一下，发现一张信用卡一样的东西。丹尼猜想这可能就是这道门的门卡，于是弯腰把它捡了起来，可他一下子觉得毛骨悚然，因为这张卡上沾满了血污。

也许现在的他对死亡已经腻味了，也许此刻只是被肾上腺素操控着，他将幕帘揭开，看见了那个背后插着一把刀的男人，但依然保持着冷静。他猜想，这一定是皮特曼探长。

他刷了卡。

这下是没有退路了。

他走入了走廊刺目的灯光里，开始有条不紊地用卡去刷每一道门。每次推门时，他都会有点犹豫，而每次也都会因为里面没人而松了一口气。

第206章

“我看上去怎么样？”

雷诺兹细细品味着“皇室牌”香皂的味道，帮他整理了一下袖扣。“完美的绅士。”

“爸爸在哪儿？”

“在8号房间的外面等你。那个记者已经被锁在里面了。”

“我会好好享受的。”

雷诺兹玩笑似的给了他一巴掌。“乖一点！你父亲完全可以自己和伯福德周旋。面对他的专业形象，所有人都会变得很庄重。但是他希望你去做他的后援，只是以防万一。”

他鼓了鼓他的肌肉。“我去收拾他。”

“不，今天不要再有血腥的事情发生了，尤其是在这里。”

“可是那个警察，你说……”

“我们以后再讨论这个。留给你的父亲去处理。”

“那个怎么样？”

“哪个？”

“那个警察。感觉怎么样？”

笑容在雷诺兹的脸上荡漾开来。“刀子进去得太容易了，我真的很吃惊。不过，托马斯，你说得没错。跟你说的一模一样。”

第207章

“伯福德先生，非常抱歉，我们的安保系统出了一些问题。”

马特的怒火瞬间消散了，因为门口出现了一位被困在轮椅上的老人。

“刚才整栋建筑都被锁上了。雷诺兹大夫和我都得等着我儿子来，重新接通电路。电子知识并不是我擅长的领域，我想你会理解的。”他伸出了一只手说道：“请接受我最真诚的道歉。我是昆兰大夫。詹姆斯·昆兰。”

马特没有握手。他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这个老人身后的另一个身影。

“克莱尔在哪儿？”

“梅多斯太太？雷诺兹大夫正和她在一起。”

昆兰的手依然伸着，马特不情愿地握了一下，半天才收起自己的疑心。被锁在一个空房间里已经让马特浮想联翩，可这位与机构同名的昆兰大夫却做出了诚恳的道歉，还给出了完全说得过去的解释。

跟在昆兰大夫身后的那个男人走上前来，露出友好的微笑：“我是昆兰大夫的儿子，托马斯。很高兴见到你。”

马特和他握了手，却并没有以微笑回应。“我想见克莱尔，马上。”

昆兰大夫的眼神闪烁了一下。“我说了，她和雷诺兹大夫在一块儿。她的哮喘……克莱尔有人照顾，我可以保证。”

“她还好吗？”

“没有什么是一杯热茶搞不定的。对不起，我都忘了基本礼节，我拿些点心给你好么？”

“皮特曼和他们在一起么？”

“我们说话的这个时候，皮特曼探长正在搜查这个地方。当然，我

是允许他随便搜查整栋建筑的。你是了解警察的，不把每块石头都翻了个儿，他们是不会甘心的。听到这个你能安心喝杯茶了吧？还是咖啡？托马斯，能麻烦你一下么？莫莉提早回家了。”他转过来对马特说，“请走这边。我们去个舒服点的地方。”

马特跟着这个老人缓缓移动的轮椅，向走廊尽头走去。

“那位探长有个奇特的想法，他认为汤姆叔叔依然逍遥法外，而且是我们的一位客人，”昆兰说得笑了起来，那笑声能让人一下子没了戒心。

“我该怎么说呢，伯福德先生？显然，你有些合理的理由支持你的观点，而我和雷诺兹大夫还并不知情。因此我们认为，大家最好能一起坐在桌子旁，以理智和文明的方式，来彻底弄清楚。”

“你知道凯里·琼斯被害了吗？”

昆兰看上去吃了一惊，但是他的语调却没有任何波动。“伯福德先生，马修，在此刻你如此痛苦的时候，我完全无法向你表达我的哀悼。是车祸么？”

“汤姆叔叔杀了她。”

昆兰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在一扇没有标示的门口停了下来，示意马特进去。

“请坐。托马斯过一会儿会把茶拿过来。”

马特站在了一边。“您先请。”

当昆兰把轮椅移到书桌后面时，马特问道，“如果不是通过这里，汤姆叔叔怎么会知道凯里？很显然，他肯定不知用什么方法查到了你的记录。”

昆兰耸了耸肩，“我绝对不是中伤你，马修。但是我认为，是你和克莱尔将所谓的犯罪心理画像透露给第三方的。你们不止给了我们，还给了警察，给了那个叫艾萨克的律师。天知道还有其他什么人。”

“警察拿到的只是心理画像的概要，并不是原件。而且应凯里的要求，我在上交之前把她的名字拿掉了的。”

“那就是那个律师了。我听说他的办公室被盗了？”昆兰又一次露出了闪亮的笑容。

马特觉得有些不自在。昆兰说得有道理。艾萨克拿的是原件的复印件，上面有凯里的名字。“办公室被窃的事并未公之于众，昆兰大夫。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第208章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昆兰大夫。”

“亲爱的孩子，我们当然是通过小道消息知道的。非官方的传播渠道，现代新闻业的润滑剂，不是么？国内最臭名昭著的罪犯的代理律师办公室被盗，消息很快就会传开，尤其是在像我们这样高深的领域。”

“那你也肯定知道凯里被害的方式了。”

“还不知道，但如果你说的是真的话，我可以想象出可能的场景。我非常理解对一个外行人来说，那会是什么情形。真的理解。可是对专业人士来说，所有的事情都一目了然。这是一宗单纯的模仿性谋杀案。凶手有严重心理疾病，以媒体所报道的汤姆叔叔为偶像。我敢保证，这样的人会有很多，尤其是在那些八卦小报添油加醋，大肆渲染案件细节之后。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完全不顾后果。”

“这不是媒体的责任，昆兰大夫。这是一个没有被抓捕的变态杀人狂在大开杀戒，而一个无辜的人却被关在了牢里。”

“无辜的？对不起，马修，但我不知道你和格雷戈·兰德尔是熟人。”

“我们不是。”

“那么这样说来，我就比你有优势了，不是么？他是我们机构的客户，我给他做过检查。私下告诉你，我和雷诺兹医生探查出了他内心最深处的欲望与幻想。那些性幻想，马修，对小女孩儿的性幻想。”

“托马斯·布里斯托对小男孩有性幻想。可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成为一个杀人犯，而且他也是你们的病人。”

昆兰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无所谓了。马修，我不知道你对我的声望了解多少，我也不想自我吹嘘，可是在性倒错研究的领域内，没有人会比我更专业。就我的专业观点来解释，格雷戈·兰德尔是一位精神分裂的恋童癖患者。他体内存在的人格

不止两个，而是三个。一个是溺爱孩子的父亲，是个爱家的男人，第二个是备受困扰、有性虐倾向的人，为保护自己的女儿不在未来受到伤害而寻求帮助。第三个是，按照你自己的说法，变态杀人狂，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捕杀小孩。不管从哪方面界定，马修，你确定‘无辜’是个合适的字眼么？”

昆兰大夫冷静、合理的解释再次让他消除了疑心。可凯里尸体的模样依然铭刻在马特的脑海中。

“如果兰德尔是汤姆叔叔，那谁杀了凯里？”

“我说过了，马修，是模仿他的杀手。这是模仿自己崇拜的偶像而带来的一出简单的悲剧。对英雄的过度崇拜。另外，那个叫凯里的女孩儿，据说我知，她是个成熟青年，并不是个小孩。”

“在他刚动手的时候还不是。”马特强行把头脑中凯里死时的样子抹去。“兰德尔被捕以后，还有别的孩子被杀了。”

昆兰大声笑了起来。“啊，是的，那个犯罪心理画像……莫尔德镇的那个女孩。只是一个巧合而已。至于说汤姆叔叔的威尔士语很流畅……当然，还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可是我和雷诺兹大夫觉得这点特别好笑。”

马特瞪着他。

“我非常理解你的感受，马修，相信我。但是格雷戈·兰德尔已经被关押了三个月了。自从那以后，你只发现了这一个失踪的孩子。而且除了那个谁也没听说过的偏远小镇的威尔士名字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可以把她和汤姆叔叔联系起来。而且，如果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能证实你这个惊人的观点的话，那他现在不是应该又杀了一个小孩了吗？”

“他难道没有么？”

“真的？可是马修，你这是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你朋友的心理画像……一个地名以字母X开头的小镇？可是并没有这样一个地方。”

“哦，但是有这样一个地方，昆兰大夫。”

昆兰大夫将身体向前倾。“请指点指点我。”

“我们相信有个小孩在克里斯马斯科盟（Christmas Common）被绑架了。”

昆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非常好，马修。全部都说出来吧。如果是因为我的专业判断失误，导致了又一个小孩被害，我会非常自责的。”

第209章

接连推开的每一扇门后面的房间都是空的，于是丹尼加快了原本犹豫的脚步。当编号为15的门敞开时，只想匆匆看一眼的丹尼却再也挪不开自己的目光，因为映入眼帘的是昆兰机构安全控制中心的大型电脑终端。唯一一台开着的监视器显示出白雪覆盖的前院。

他发觉自己像磁铁一样被吸引住了，用内行的眼光打量着一个又一个的控制面板，一边点头称赞，一边了解它们的用途，这感觉太熟悉了。自进入这个地方以来，丹尼第一次感到了轻松。

丹尼轻轻地关上门，门锁就自动锁上了。他坐在转椅里，沿着控制平台来来回回，拨动开关，按动按钮，自信一点点增长起来了。突然，他看见马特正情绪激动地和一个老人交谈着。这让他的心一下子放松了。他打开了音频。

“那DNA相符的事应该怎么解释呢？还有尸体上的精斑？胡编乱造只能到此为止了，马修。”

丹尼转换了场景，所以并没有听见马特的回答。但马特是安全的。克莱尔呢？他尽他所能快速的转换着房间的画面，直到找到那间休息室。克莱尔坐在那儿，头埋在双手之间，她的哮喘喷剂就在她身边。丹尼拨动了一个开关，看见克莱尔向一扇敞开的门转过身去。她看着门口，害怕得一声不吭，想着会不会有什么人进来。接着她又慢慢地向门靠近。

当克莱尔走出门去的时候，这个监视器就暗了下去，而另一个又亮了起来，显示出她站在空荡荡的走廊上。丹尼露出了微笑。从电子蓝图上他可以看出来，克莱尔离马特和那个老人所在的地方只有一条走廊那么远，但是她走错方向了。他扫视着控制台，希望能找出方法，给她发一个信号。他按了倒带的功能。

他看见克莱尔快退到房间里，又按了几个按钮后，看见他自己的脸出现在窗户上。他又往回倒了一些，看见白色厢车里的那个男人出现了。他定格了画面，开始仔细观察这张脸。

掌握了播放记录的控制后，丹尼跳过了好些场景，看到了探长站在前门前，在雪中等待。他改用恒速快进，不耐烦地看着那个驼背的女人把探长请了进去。他加速快进，跟着他们的行踪，进入各个不同的房间，包括他自己现在所在的这间。接着他看见皮特曼一个人开始四下查看。他的目光跟着皮特曼的身影，进入了博物馆，心里清楚地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当那把尖刀悄无声息地插入探长背后时，丹尼不忍直视。他把回放的速度恢复到正常，以便确认他看见的场景。是那个驼背女人把探长的尸体拖到了幕帘后面。

在窗户前那个男人，那个货车司机，汤姆叔叔，他在哪儿呢？

他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紧紧地攥着凯里的钥匙，以至手掌都冒出了血。这时，他的思绪才被拉回了现实之中。

他跳过了一些片段，在重播的影像里找到了那个男人——汤姆叔叔。他正拥抱着那个驼背女人。丹尼迷惑不解，赶紧又重放了一遍这个场景。突然，他又更换场景了，这次是实时播放。

他又找到了8号房间，他不敢相信地瞪大了眼睛。在他的头脑里，现实变得不可思议。马特和那位老人依然讨论得异常热烈，而他们的身旁，居然是汤姆叔叔在倒茶。

他绝望地扫视着这间房间，一脚把转椅蹬到了控制台的另一头，来到了一个新的位置。在那里他按着各种的按键，吃力地浏览菜单，直到他找到了想要的信息。那个菜单有个选项，“所有内锁解锁”，他点击了这个选项。在他身后，电子门禁解了锁，门敞开了。

在这栋建筑里的各个地方，相似的场景纷纷出现。丹尼从监视器上看到，汤姆叔叔跑到门边，想把它关上，马特和那位老人看着他。他换了场景，发现克莱尔看到那些门打开时，既疑惑又犹豫。在厨房里，那个驼背女人四处张望，不知所措。

丹尼把主机的导线扯了下来，把键盘在控制台上砸碎了，碎片四处飞散。他举起沉重的转椅，用力砸向主控制台。与此同时，他挑出了一台显示器，接着就再一次举起了椅子，把其与所有显示器都砸碎了。这一系列动作让他觉得精疲力竭。从唯一留下的那台显示器上，

他看到克莱尔离开了休息室。再瞥了一眼蓝图上的灯，他发现克莱尔走的方向与汤姆叔叔房间的方向正好相反，是向着博物馆的。

当丹尼在屏幕上看见雷诺兹驼背的身影向安保室走来的时候，他正要最后一次举起椅子。他把椅子放下，飞奔过走廊，冲进了一间空房间，看着雷诺兹经过。在她进入安保室后，他悄悄地向8号房间溜去，马特会知道该怎么做的。

第210章

雷诺兹环视着被破坏的安全控制中心，觉得惊恐万分。

在唯一保留下来的那个监视屏上，她看见克莱尔小心翼翼地沿着远处走廊走动。她想转换显示画面，可是却没有反应，于是她迅速拿起了她的手机。

8号房间里，昆兰大夫和马特道了声歉，接了电话。

“是的，他和我一起在这里。不，我完全不知道。有问题么？”

昆兰挂了电话，再次向马特道歉。“是雷诺兹大夫。克莱尔觉得好多了，我想听到这个消息你会很高兴的。她们马上会一起过来。托马斯，那个门弄好了吗？”

第211章

丹尼沿着走廊奔过去，大楼蓝图的样子已经清晰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当他接近8号房间时，丹尼早已知晓蹲在门边拿着螺丝刀的那个人会是谁。

没有任何犹豫。

更没有恐惧。

有的只是愤怒。

他向汤姆叔叔的后背猛扑过去，两人一起滚进了房间，撞上了书桌。

“你这个混蛋！你杀了她！”

马特吃惊的向后一跃，昆兰大夫拼命地调换轮椅的位置，震惊地看着这个不知从何而来的小男孩破门而入。

汤姆叔叔大吼一声，暴跳起来，把男孩扔到了房间另一边，撞在了那里的沙发上。

马特急忙跑向丹尼，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又害怕他受伤。“你还好么？丹尼，你到底在干什么？”

丹尼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地吐出了这些话。“他就是汤姆叔叔！他杀了凯里！他杀了她！”

马特转过身子，依然弄不清状况，年轻的那个昆兰却在向他们逼近。“哦，伯福德，你需要一个小孩子来替你动脑子，不是么？太遗憾了，我对小男孩从来不感兴趣，但就这一次，我破个例。”

马特冲到了丹尼前面。“除非我死了。”

汤姆叔叔狞笑道：“你倒很会打算盘，伯福德。可是显而易见，你们俩谁也别想活着出去。”

一只巨大的爪子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抓住了马特的头，把他扔出去，撞到了墙上。

“现在该你了，小男孩。”

汤姆叔叔向沙发扑了过去，丹尼却从他的两腿之间钻了过去，抓起了螺丝刀。

“来呀，你这个混蛋！试试看啊！”

就在汤姆叔叔转头去看丹尼的时候，马特操起一把椅子，对准他的光头砸了下去。鲜血喷涌而出，可是汤姆叔叔连眼睛都几乎没眨一下。碎掉的木板刚掉到地上，他就重新站稳了。

“丹尼，出去！快跑，马上！”

“没门儿。”丹尼挥着螺丝刀。“他是我的。”

“别傻了。快出去！”马特猛扑向汤姆叔叔，给丹尼腾出地方向外逃跑。他挥起拳头，却被一只巨大的，像老虎钳一样的手给中途夹住了。接着第二只巨手跟了上来，马特脚下失去了平衡，跌跌撞撞地摔倒在了房间的另一边，幸好是摔在丹尼刚刚爬起来的那个沙发上。小男孩立刻跑到了那里，帮着马特站起来。

“他只是在耍着我们玩儿。快出去！”

马特再一次猛扑向汤姆叔叔。丹尼像被施了迷魂术似的，眼睁睁看着汤姆叔叔只用一只手就挡住了马特的攻击，另一只拳头狠狠地击在了马特的肚子上。马特疼得蜷起了身子。紧接着，落在他肩膀上的那一拳，把他击倒在地。

“下一个是谁？”

丹尼依然一脸蔑视，准备好了螺丝刀。

汤姆叔叔冲丹尼勾了勾手指。“我等着你呢，小子。”

趴在地板上的马特虚弱无力地喊道：“丹尼，不要！”

已经太迟了。

丹尼举起螺丝刀，撞向汤姆叔叔，可是只有一秒钟，汤姆叔叔的粗手指就想老虎钳一样扼住了他的脖子。小男孩被掐着脖子举起来，离地面有一个胳膊的高度，螺丝刀从他的手上掉了下来。

丹尼感觉到掐着他脖子的手指越来越紧，呼吸越来越困难了。

他拼尽全力向外蹬着腿，可是仅有几次踢到了汤姆叔叔，换来的却是他的狂笑。

突然，狂笑变成了疼痛的咆哮声，因为那把螺丝刀刺进了他的肩膀。丹尼跌落到地板上，几乎失去了意识，而汤姆叔叔则转向了在他身后上气不接下气的马特。

汤姆叔叔把螺丝刀从肩膀上拔了出来，鲜血浸透了他的夹克。他向着马特走去，巨大的双拳紧握着这个凶器。

“你知道一件卡勒塞尼要多少钱么，伯福德？你最后的时刻将会为此变得非常不愉快。”

汤姆叔叔魁梧身躯的全部重量向马特逼了过来，螺丝刀则对准了马特的头。马特不得不用两只手来阻挡这个巨大的拳头。

马特不断地后退，在房间里绕圈，汤姆叔叔却无情地向他逼近，直到他的后背靠在了墙上。

突然间，就没有了任何退路。

汤姆叔叔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向马特压来，面目狰狞，光头上的青筋都暴起。那把螺丝刀离马特的脸只有几英寸的距离了。随着汤姆叔叔不断施压，马特感觉到自己的力气在快速减退。

“丹尼，快跑！”

螺丝刀离马特的眼睛只有一英寸不到了。

他知道，一切都结束了。汤姆叔叔太强壮了。

但他必须再坚持那么几秒钟，让丹尼逃跑。

突然之间，丹尼出现在他的面前，在汤姆叔叔的头顶上，他的小手抱住那张扭曲的脸，拼命抓住。对于汤姆叔叔来说，这不过是过敏

发炎一般的小疼痛，但是却让马特有了喘息的机会，把螺丝刀推了回去。

马特用双手阻挡着凶器，可当汤姆叔叔用另一只空闲的手抓住丹尼的领子，想把他揪下来时，马特就无能为力了。

丹尼抓着汤姆叔叔的脑袋，竭尽全力的紧抓着，这时，他感觉到了攥在自己手里的凯里的钥匙。

他紧紧抓住钥匙，用尽全身的力气向汤姆叔叔深深刮去，刮过左耳，刮过整个光头，划破了汤姆叔叔的皮肤，血花四溅，但是汤姆叔叔的手依然抓得紧紧的。

钥匙的尖端划到汤姆叔叔的前额，丹尼把钥匙深深地插入他的眼球，一股粘液喷了出来，粘了他满手。

汤姆叔叔疼痛得咆哮起来，向后打了个趔趄，双手捧住自己的脸。丹尼跌在了地板上，马特一下子就来到了他的身边。

有那么片刻，他们看着汤姆叔叔发出痛苦的尖叫，试图挣扎着从跪姿变成站姿。接着马特就抓起书桌上的沉重的曲臂台灯，朝汤姆叔叔的光头上砸去。

这个庞大的身躯一下子瘫倒在地上，发出痛苦的呻吟。丹尼又抓起台灯，一下接一下地砸向倒下的躯体，直到马特抓住了他的胳膊。

“够了，丹尼。”

他们瞪大眼睛，气喘吁吁地看着已经不会动弹的躯体。

昆兰大夫将轮椅摇了过来。“他死了吗？”

马特摸了一下汤姆叔叔的脉搏。“很遗憾，还没有。只是昏过去了。”

昆兰大夫一脸鄙夷地盯着倒下的躯体。“我毕生的工作都给你毁了，你这个可怜的蠢货。难怪你会喜欢小女孩。”

马特瞪着昆兰，觉得难以置信。“你知道这一切？”

昆兰轻蔑地摆了摆手，“你来证实呀，伯福德。”

丹尼把螺丝刀递给马特，指了指那扇门。“你能把锁修好么？”

马特点点头，十分赞赏这个孩子冷静的头脑。马特修门锁的时候，丹尼俯视着汤姆叔叔，希望他能动弹一下。

“好了，丹尼，我们走。”

丹尼把台灯扔向汤姆叔叔的身体，他的一只腿猛地抽动了一下。

“你是对的，马特。这个混蛋还活着。太可惜了。”

“快点，我们去找克莱尔和皮特曼。”

“克莱尔是安全的，马特。可是探长……马特，他已经死了。”

马特怒视着汤姆叔叔。这次是丹尼拉住了他的胳膊。

“不是他，马特。是那个女人。我们快去找到克莱尔，赶在她之前。”

第212章

克莱尔推开了博物馆的门，向黑暗中张望。

她向前走去，一束琥珀色的灯光跟随着她的脚步亮了起来，响起的录音把她吓了一跳。

“欢迎来到昆兰性犯罪博物馆。昆兰性犯罪博物馆所展示的是当今世界上此领域内最真实的展品。博物馆是由……”

她拉开了最近的幕帘，向里面张望，可是琥珀色的灯光却不够照亮那里。她凭着直觉，按下了绿色的按钮。幕帘向上卷起，露出了德·萨德侯爵的雕像。

“从本质上来说，性犯罪的历史和人类自身一样悠久。在石器时代，当男人第一次强迫一个不情愿的性伴侣时，性犯罪就来到了我们身边。但是任何……”

可接下来的录音，克莱尔就听不见了，因为角落里的尸体抓住了她的视线。

虽然她只看见了肩胛骨上插着的刀，可她立刻认出那就是探长。

她觉得一阵眩晕，几乎都站不稳了，哮喘让她的胸口一阵阵发紧。

她强迫自己离开这个展品，继续往前来到下一个展品前，扯开了幕帘。随着她的走动，琥珀色的灯光拼命想跟上她的脚步。愤怒和肾上腺素给了她力量，对抗着哮喘造成的虚弱。

第213章

在安全控制室里，丹尼一边责骂着自己先前太激动了，一边摆弄着控制台松脱的电线，想要重新控制残留下来的监视器。电线冒着火花，马特在一旁看着，满脸的不解。

“这就是皮特曼被害的那个博物馆。”

丹尼调整着摄像机的角度，有好几秒时间，镜头里什么都看不见。突然间，马特冲到了丹尼的身边，原来是克莱尔安静的身影在画面上变清晰了。她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展品，撕扯下一道道幕帘，琥珀色的聚光灯一会儿亮起来照着她，一会儿又随着她的离开暗下去。他们看见了雷诺兹驼背的身影，把刀从皮特曼背后拔了出来。他们两个拔腿就向克莱尔那里奔去，丹尼跑在前面带路。

第214章

最后一块幕帘被拉下来了，汤姆叔叔受害者的展品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克莱尔两膝一软，跪在了地上，不愿意去看，但是又无法将视线移开。她认出了丽贝卡的自行车头盔。

她的粉红色丝带。

她的身体痛苦得抽搐着，不知震惊和愤怒，究竟哪个情感在她身上更加强烈。

“现在你都知道了，克莱尔。”

克莱尔慢慢转过身，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着，泪如泉涌。她听出了雷诺兹的声音，接着就看见了她手里拿着的刀。

“你对我说过，你想知道真相，克莱尔。现在你知道了，感觉怎么样？对你有好处么？真的帮你平复了伤痛么？”

克莱尔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说出的话还带着哮喘发作时那种粗重的呼吸声。“为什么，露丝？看在上帝的份上，这是为什么？”

雷诺兹的笑容是发自内心的。“在遇见詹姆斯之前，我也曾这样问过自己。他教给了我很多东西。他教会我怎样生活，克莱尔。怎样在没有性别政治的情况下生存下去，在没有一个性别主宰另一性别的情况下生存下去。”

克莱尔疑惑不解地看着她。

“一次跳伞的意外事故。，他摔断了背，自此之后，詹姆斯就失去了性能力。一个男人在床上的表现能力被剥夺了，克莱尔，你就剥夺了他压抑别人的需要。所以，我们有了完美的恋爱关系，詹姆斯和我，真正平等的两个人。”

克莱尔指向那个展品，“那这些是什么？”

“你不是科学家，克莱尔。就是和你解释，也没有意义。”

克莱尔知道她自己需要时间恢复体力，于是对雷诺兹说道：“和我解释看看吧。”

雷诺兹笑道：“我们志同道合，詹姆斯和我。在追求真理的方面，我们想法一致。很多年来，我们都是通过二手资料来研究有关性犯罪者精神表现，这些资料都经过别人的思想的扭曲，而这些人思想都不够清晰，也不能够很好的解释。所以，这是远远不够的。克莱尔，你明白么？我们是这个领域的先锋。为了找到真理，我们必须越过那最后一英里。所以我们制造出了托马斯。”

“制造出？”

“他出意外后，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他用自己的精子让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毕竟，唯一能让女人凌驾于男人之上的事情就是生育能力。接着我们就遇到了由来已久的讨论：先天遗传还是后天培养？罪犯是生来就有犯罪基因，还是环境的产物？我们是科学家，克莱尔。我们有责任运用我们自己创造出的，我们的儿子，来寻找出答案。”雷诺兹手中的尖刀在琥珀色的灯光下闪闪发亮。

“你们是疯子！”

“疯子，克莱尔？这是谁的定义？”

克莱尔看着雷诺兹粗糙的手指环绕在刀柄上，想起凯里曾说过刀类似于男人阴茎。她不由笑了起来。

“我说错了什么吗，克莱尔？”

“只是凯里告诉我的一些事。可是我依然不明白。即使在你解释了男人虐待女人的事情。”

“这些可不是女人，克莱尔。她们是小女孩，只是孩子。”

“只是孩子？那你们就有权力……”她的泪水又涌出来了，声音一下子高了上去。“她是我的女儿，看在上帝的份上！”

雷诺兹点着头。“这就是我要说的，克莱尔。她是你的女儿，我指的是，她是你的私人财产，这正是你在这儿最重要的原因，不是么？你能说你也想到了其他死去的小姑娘吗？诚实一点，克莱尔。除了丽

贝卡以外，你还能说出任何一个汤姆叔叔的受害者的名字么？”

她指着其中一名受害者的新闻照片。“比如说，那边的那个女孩？”克莱尔没有挪动目光，依然紧盯着雷诺兹。

“你看，她对你来说什么也不是。就和一个被饿死的非洲饥民一样。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讨厌小孩。你的朋友托马斯·布里斯托没教会你这些么？你真的以为有谁会关心那些女孩子么？当然，人们在吃玉米片早餐或者坐着喝茶时候，读到这些新闻会觉得恶心。可是有谁真正关心这些受害者呢？”

克莱尔没有打断她，而是慢慢地重新控制了自己的呼吸，她的力气也在慢慢恢复。

“当一个恋童癖者受审时，你看法庭外面那些尖叫的民众，你觉得他们对受害者会有一丝一毫的关心么？当然没有。他们所担心的只是自己的孩子，就像担心他们自己的汽车或房子一样，担心自己的私有财产。这一刻他们还在为儿童受到虐待而尖叫呼喊，可下一刻，他们就在家扇自家小孩的耳光，让他们吸二手烟，给他们吃垃圾食品，把他们扔给能找到的最便宜的保姆，自己好进城去玩。”

“这并不是事实，露丝。”克莱尔咬紧牙关，从牙缝里吐出了这句话。

“哎，克莱尔，你知道我说的是事实。那是显而易见的道金斯自私基因。每年有数百万的儿童因为饥饿而死，我们都袖手旁观，任其发生。小孩子被地雷和炸弹炸得血肉横飞，我们又做过什么？什么也没有。世界各地都有小孩在遭受身体上的虐待和性虐待，克莱尔，我们却选择故意回避这个问题。只要不是我们所珍爱的儿子或女儿，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都说了是数百万，那再多一个又有什么区别呢？”

“不是这样的。”

“不是？那克莱尔，你告诉我，丽贝卡有什么特殊之处？她就应该活下去，而其他人就该死？你真的相信有人会关心丽贝卡么？没人，克莱尔。除了你之外没有人。”

“不是的。”克莱尔想到了马特，想到了皮特曼探长，也想到了凯

里和丹尼。还有那些警察，邻居们，那些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从丽贝卡失踪之初，他们就开始帮助她搜寻。“不是这样的。你错了。”

“这只是你自欺欺人罢了，克莱尔。看看你女儿的那张照片，多么可怜的小孩儿。托马斯所做的，只是加快她成熟的脚步而已。把她从童年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本来无意让她死的。这么说你是不是觉得安慰一点呢？你的那位学生朋友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正确的。托马斯怎么可能知道丽贝卡必须依赖胰岛素才能存活呢？他认为是他自己杀了她，这成为了他的一个新的兴奋点。对我们来说也是。它在我们的学术研究里开拓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你们这些混蛋，彻头彻尾的大混蛋！”

“就是这样，克莱尔，把内心的紧张释放出来，你会觉得好很多。”她笑了。“但是我有一件事弄错了，克莱尔。绝对的主宰权并非我最初想的那样，不是男人对于女人的那种主宰，而是生对死的主宰。你的那位侦探朋友帮助我完成了理解上的最后一次飞跃。托马斯告诉我们，每次都会比上一次感觉更好。现在我将会亲身体验。告诉我，克莱尔，知道自己终于要和心爱的女儿重聚了，你的感觉怎么样？”

第215章

雷诺兹举着刀向她逼近，克莱尔也用尽全力向前扑去，把绝望和愤怒化作奋力一拳，打在这个驼背女人的肚子上，紧紧地抓住她。

雷诺兹吓了一跳，挣扎着想保持平衡。凶器掉落在地上，她拼命地从克莱尔虚弱无力的控制中往外挣脱。

雷诺兹终于把克莱尔推开了。可是就在她弯腰捡刀时，克莱尔又扑到了她身上。

她们互相紧紧地揪住对方，努力想要保持平衡，接着两个人一起倒了下去。

不管怎么着，克莱尔终于将雷诺兹的身体扭在她下面，那个驼背身子重重地摔在地上，克莱尔则落在那个比她年纪大的女人的身上，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雷诺兹的眼镜滑了下来，她立即像瞎了一样，手忙脚乱地想用一只手把它推回到原位。克莱尔用膝盖把她的另一只胳膊压在了地上。当眼镜让雷诺兹恢复了视力之后，她惊讶得下巴都要掉了下来，因为她看见那把刀现在到了克莱尔的手里。

有那么一秒钟，雷诺兹感到了惊慌。可是接下来她就恢复了冷静，用她僵硬的笑容取代了害怕的表情。“来吧，克莱尔。”她用刺耳的声音说道。“如果你觉得你可以的话，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是个女人的话。”

克莱尔低头瞪着他，纹丝不动。

“一命换一命，克莱尔，不就是这样么？但是你会觉得好过些么？你觉得你从此以后能心安理得地生活吗？我可不觉得。你没有那个胆量。”

克莱尔低头看着雷诺兹。雷诺兹毫无防卫能力，听凭她处置，但脸上依然微笑着。

“别再自以为得计了了，露丝。我不会因为女人温顺天性而退却

的。我可不会犹豫。”她又看了一眼丽贝卡的照片，“我只是在品味这一刻而已。”

雷诺兹的笑容消失了。看见克莱尔脸上坚定的神情，她惊恐地睁大了双眼。

克莱尔举起了刀，摆好位置，用尽全身力气，刺了下来。

“克莱尔，不要！”马特的喊声来得太迟了。

在雷诺兹刺耳的尖叫中，刀子猛扎下来，扎在了镶木地板上。克莱尔转过身，看见马特向她跑来，丹尼紧随其后。

“天啦，我以为你已经杀了她。”

克莱尔的声音变得刺耳起来，呼吸艰难。“我插偏了。把她按住，我再来一次。”

雷诺兹再次尖叫起来。“救命啊！她疯了！”

马特一脚将刀子踢走，拉住克莱尔的胳膊，扶着她站了起来，抱住她安慰道：“你还好么？”

“汤姆叔叔怎么样了？”

“他不可能再伤害别的孩子了。我们还是多想想你吧。”

丹尼说道：“外面的货车里还有一个女孩子。她还活着。”

克莱尔从马特的怀抱中挣脱出来，“我们走，丹尼。”她瞪了一眼雷诺兹，看见她的眼神里充满了仇恨，畏缩地躺在地板上。“我要让那孩子看到，人们是在乎她的。”

丹尼把刀子踢过地板，落到了马特旁边。“你也许用得着。”

当马特弯腰去捡时，他第一次看见了汤姆叔叔的展品。

他转向雷诺兹。“你们这些让人恶心的，变态的混蛋。”

他捏着刀刃把刀递给了丹尼。“收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不然我会经不住诱惑，亲自使用的。”

丹尼说道：“赶快，克莱尔。我们去把严寒中的那个小姑娘带进

来。马特，你留在这里，看紧这个老巫婆。”

马特点头应允，很乐意让这个孩子掌管一切。

第216章

他们三个人坐在一块儿看晚间新闻。

当屏幕上最后一次出现丽贝卡的照片时，马特紧紧握住克莱尔的手。一切都结束了。

丹尼靠在克莱尔的身边，默不作声地看着新闻，眼睛都湿润了。

当露丝·雷诺兹的照片出现时，马特问道，“你说你想念她，是吗？”

“你最好别问。”克莱尔紧紧抓住他的手，另一只胳膊环抱住丹尼的肩膀安慰着他。“可是马特，有件事依然困扰着我。是雷诺兹问我的事情。展出的另外那个受害的孩子叫什么名字？”

丹尼说道，“劳拉·科弗顿，来自昆斯费里，六岁。在遛狗的时候被绑架，离家的距离只有几码远。”

克莱尔摇着头，感觉难以置信。“你到底是怎么能记住这些的？”

马特笑了：“丹尼就是一本活的犯罪百科全书。我说得对么，搭档？”

丹尼平静地说道：“以后不会了，马特。我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扔掉这些东西。书啊，杂志啊，所有的一切。”

马特一下子坐了起来。“丹尼，这是为什么？”

丹尼说道：“我今天得到了两个重要的教训，马特。”

“是吗？”

“是长时间以来，你一直试图让我理解的事情。”

马特和克莱尔交换一个眼神，感到不解：“我吗？”

“第一点，”丹尼说道，“真实的罪行和真正的罪行不是一回事儿。”他的声音开始哽咽了。

“真实的罪行是发生在别人身上。”

他深吸了一口气。“而真正的罪行是发生在你自己身上。”

“那么第二点呢？”

“这是一个肮脏的，变态的世界，没有小孩的容身之所。”他靠在了克莱尔的肩膀上，泪水扑簌而下。

“并且，就像你一直告诉我的那样，马特，我只是个小孩。”

全文完

谋杀鉴赏

莉比·菲舍尔·赫尔曼 (Libby Fischer Hellmann)

汪德均 王秋菊 李红懿

谋杀精英

业余女侦探福尔曼探案集第一部；《读者的选择》最佳小说奖、
世界推理小说大奖安东尼提名奖、阿加莎提名奖；



擅政治、言情、惊悚、推理、悬疑于一炉；《24小时》与《绝望的主妇》相结合；
美国当代社会的世态百相、流行文化小百科、中年女人的童话

莉比·菲舍尔·赫尔曼 (Libby Fischer Hellmann) 著

汪德均 编辑

汪德均 王秋菊 李红懿 译

Fiberead
- 2015 -

谨将本书献给我的母亲，是她发起了本系列作品的创作。

谋杀鉴赏

鸣谢

译者的话

序幕

第1章

第2章

第3章

第4章

第5章

第6章

第7章

第8章

第9章

第10章

第11章

第12章

第13章

第14章

第15章

第16章

第17章

第18章

第19章

第20章

第21章

第22章

第23章

第24章

第25章

第26章

第27章

第28章

第29章

第30章

第31章

第32章

第33章

第34章

第35章

第36章

第37章

第38章

第39章

第40章

第41章

第42章

第43章

第44章

第45章

第46章

第47章

第48章

第49章

第50章

第51章

第52章

第53章

第54章

尾声

后记

鸣谢

本书绝非作者个人之功。

成书过程中，作者获得众多才俊鼎力相助，其中多为各自领域之专家。书中之任何错误均属于作者。

谨向下列人士致以由衷的谢意：

欧文·卡特勒，其大作《芝加哥犹太人》让我获益匪浅；琳达·尤哈斯，她是研究芝加哥本地钢铁业的历史学家；堂·怀特曼；霍华德·普雷斯；保罗·霍洛维茨；尤其是彼得和芭比·梅勒；凯西·史密斯；里克·菲尔特；苏·迈尔；鲍勃·怀特；大卫·威克斯勒以及芝加哥音像制作与传播公司之各位同仁；著名的“毒药女士”露西·扎赫累；凯瑟琳·曼布雷蒂；以及桑迪·图利。

同时也向——

诺斯布鲁克警察局的麦克·格林指挥官，以及麦克·奥马丽警官；诺斯菲尔德警察局的比尔·卢斯提格局长；芝加哥警察局的戴夫·卡斯警长，以及所有那些不厌其烦接我电话者；

泰里·马西斯和雷德·赫林思；戴夫，迈克尔，埃莉诺，布鲁斯，斯蒂夫，戴夫，还有戈登——没有你们，我能做成什么？诺拉·卡万：显而易见，你是我的北极星；

杰克和萨曼莎，由此开启一段“美丽的友谊”；芭芭拉·彼得斯，她即使身着T恤，也丝毫掩藏不了其天使气质；

亲，衷心感谢你们助我梦想成真。

历史是由每一个关键时刻的失败与英雄行为共同创造的。

——弗朗茨·卡夫卡¹

¹ 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奥地利德语作家，犹太人。

译者的话

对，你没有看错，这次破案的不是福尔摩斯，而是福尔曼，而且是业余女侦探！她没有警方的协助，独自破了一起惊天大案：纵跨60年（警方早已封存此案绝不透露），横跨两大洲，人命六条——若非破案及时，还会达上千条！此案牵扯到富二代政治明星，甚至联邦政府高官，中央情报局官员；其主谋势力之大，可想而知！作为单身母亲，福尔曼要照顾12岁的女儿，还要操心年过八旬住养老院的父亲，还必须挣钱养家还房贷；她既没有福尔摩斯的专业知识，也没有华生医生那样的助手，对手如此强大又在暗中操纵，怎么会有心思和精力去破案？她凭什么去破案？且不说还要冒着生命危险？

芝加哥，这个美国第三大都市，工商业、金融业高度发达，繁华热闹，灯火辉煌，却是帮派林立、罪案频发之地；种族、劳工、政治三大问题盘根错节。

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中，女主人公莫名其妙一步步地卷入了这个案子。整个过程犹如你我这样普通百姓的真实生活——你若遇到这种情况，破案的就是你！

然而，本书并非单纯的侦探小说，而是融合了言情、惊险、推理、政治诸多文学样式于一体，广泛而深入地反映了美国当代社会的世态百相，社会心理，简直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微型版美国社会与文化的百科全书，让你领略真实的美国社会，感受美国中产阶级真实的生活与思维方式；引人深思，让人震撼。

作者在主题、题材、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遣词造句这五个方面都力求创新，读者当然也就会有全新的感受！本书既有影视的画面感，又能表现出人物复杂微妙的心理意识活动，让你感叹影视真的还代替不了小说！

书中的叙述描写都很实在，而且节奏从容不迫，不紧不慢，大环境与细节的真实感都极强，让读者身临其境；心理描写（当然包括推理过程）尤其具体，细腻、逼真，就像是在读者心板上雕刻！但又没有传统小说那样大段的描写与议论，而是具体生活场景中自然生出的

想法，一眼看去的景色，让你觉得不像是在读小说，而是自己就在芝加哥生活与工作一般，自己就在经历这一场惊心动魄的破案过程。

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本书初版于2002年，2003年即获得美国《读者的选择》最佳小说奖和同年世界推理小说“安东尼奖”的最佳小说提名奖！被称为“融《24小时》¹与《绝望的主妇》²为一体”。美国评论界称本书“缜密”、“娴熟”、“政治、历史与悬疑小说的精湛结合”！

就思想的深刻性、反映社会生活的广阔性与艺术感染力而言，本书超过福尔摩斯与波洛系列，而且还会给你全新的感觉与启示，或许会成为传世经典！不信？拿任何一本来比较！

借此机会，首先感谢本书作者为译者解答疑难；因为作者力求创新，表现手法与遣词造句都打破常规，译者当然经常与作者讨论，力求吃透原作，方能不仅讲述故事，还要传达其韵味；作者的回复总是很及时，有时是两三分钟内就回复，甚至还附上背景资料的链接。其次，要感谢两位留美学者：康靖雨博士帮助解决了其中涉及的钢琴音乐与数学问题；廖思丞博士在芝加哥学习工作10年以上，承蒙廖博士对照原文审读译稿，并对书中涉及的地名与道路及其他细节给予了解答与指正。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老作家尹强儒先生（曾旅居布拉格15年）指正书中一处布拉格地名在欧洲华人圈里的中文名称，并且肯定本书“译文流畅，作品也具可读性，不错”，而且表示“纸质书出来要收藏一本”，特此致谢。

本书开译之初，即下定决心“要做就做成精品，力争短期内无人能超越，否则不做！”因此首先要求通读全书，找到感觉才动笔。校对时，译者只服从自己的本心，凡是觉得有问题之处都要讨论，请作者解答；如果本书中译本还不错，功劳归于集体！其中的缺点错误，都归于我个人——因为我不仅译了大部分，为全书定了调子，而且作为责任编辑，最后的统稿定稿都由我个人负责！

好啦，赶快开始这场灵魂的探险吧！相信你很快会上瘾，开篇

的描写就会抓住你，无处不在的悬念会纠缠着你，“高潮与结局尤为精彩，一口气读完15章也舍不得放手”（廖思丞博士原话）！甚至几个网站居然都有不同的读者留言“一口气读完”、“半小时读完”（全书近18万字），因为，因为这实在是一次全新而深刻的视觉、心理与情感体验的盛宴！

汪德均

1 《24小时》：中文又名《24小时反恐》美国于2001年热播至今的反恐惊险电视连续剧，每季24集，至今已播完9季，共194集。

2 《绝望的主妇》：美国2004—2012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

序幕

1944年8月，布拉格。

傍晚的空气闷热而潮湿，夏日迟迟不肯离去。卡车穿过狭窄的城市街道时，带来一股腐烂的鱼腥味混杂着汽车尾气的恶臭。布拉格似乎什么都是脏兮兮的，很难想象，这个城市居然曾经是哈布斯堡帝国皇冠上的明珠！

他整个下午都在外面溜达，核查路线。他沿着潘斯卡街，走过停刊的《普拉格日报》编辑部门口——该报已被纳粹当局取缔；走过混杂着罗马式、文艺复兴和巴洛克建筑风格的城堡、宫殿、广场和大教堂。他尽量不引人注意，完全是一副普通的捷克人在夏季的傍晚出门闲逛的样子。

这个城市让他感到很不自在。战前，他在家乡时就常在黑暗的大街小巷里游荡，惹是生非，从来不害怕什么危险。但现在，一旦被抓，只有死亡。他小心翼翼地避免与人接触，也避开拥挤的人群。

餐馆里弥漫着劣质啤酒的气味，桌子上粘着一层厚厚的污垢。可能这些欧洲人不太讲究卫生——同样的状况会使北美人颇为难受！也可能这是被占领国家的人们反抗纳粹统治的唯一方式。几个常客已在里面，大多数是些老头子，他们的身体已被岁月折磨得不像样子。其中一人拄着手杖，走路一瘸一拐的。

经过一个小时的观察，这个美国人终于认定这里是安全的，可以进去。他斜靠着吧台，手里拿着一杯啤酒，就像一个平常的客人一样，但每当有人朝他这个方向看过来时，他的每一根神经都会紧绷起来。

门吱呀地响了一下，有人进来了。他转过身去。这位刚来的客人要了一杯杜松子酒。酒保头也没抬，就拿出杯子和酒瓶，给他倒了一杯酒。这人一口气喝完，然后把杯子往吧台上“砰”的一放。酒保又给他倒上了一杯。

“金斯基的花园现在很漂亮，对吗？”新来的客人低头看着吧台，用德语说着。

美国人用口音很重的德语回答说：“我倒是更中意此时的公园。”

新来的客人稍稍动了一下身子，但几乎让人察觉不到。“不错，那里比较凉快。”

这位客人又要了一杯杜松子酒；约莫十分钟后，他伸手到口袋里摸了摸，在吧台上扔下几个硬币，走了出去。几分钟后，美国人也离开，朝河边走去。此时暮色苍茫，楼房的轮廓已经隐藏于暗影之中。他谨慎地朝四周看了看，确信无人跟踪；然后，先向北走了三条街，再向东走过两条。一路上，他尽量表现得像一个散步的市民。

走过博物馆后面那条狭窄的鹅卵石小巷时，一个轻轻的声音从黑暗里冒出来：“晚上好，同志。”

美国人一惊，抬头看过去。

“不好意思，开个小小的玩笑。”联络人笑道：“我们可以说英语，但要小声点。”

美国人努力地点了一下头。“你怎么称呼？”

对方顿了一下，说：“卡夫卡，你呢？”

“美国兵，乔。”

卡夫卡收起笑脸。“很少看到美国人远离家乡，特别是到这里来。怎么回事呢？”

“有事要做。”

“经历颇复杂吧。”

“一直都在柏林。以前在东边。”

“你为自由而战，我们向你致敬，乔。”他耸了耸肩，又说：“言归正传吧。听说你要给我们提供一些情报？”

“我怎么知道情报没给错人？”

“没有人能保证这一点。但你我都清楚，用你的话来说就是——没核实我们的身份，你决不会同意这次会面。”

卡夫卡说的没错。乔已经听说了这个情报机构，是由英美两国共

建的。他们混入德军、获取情报，以此与纳粹战斗。他也听说过卡夫卡就是这个机构的成员。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听说过约瑟夫·门格勒¹吗？”

卡夫卡下巴一紧，“奥斯维辛的恶魔？”

“就是！”就在不久前，乔自己听说了这个魔头，那天阳光明媚。他还记得当时自己心里在想，为什么太阳还能如此灿烂！

“我们也听说他用活人做实验，残忍至极。真是禽兽，无耻极了！”卡夫卡说。

乔点了点头。“我们以为这种疯狂的行为只属于希特勒、门格勒，这些欧洲的疯子；可结果……”

他把手伸进夹克，掏出一束细绳困住的文件；解开后，递给了卡夫卡。

卡夫卡是站在阴影里的，这时他把文件移向透进巷子的一道光线里。在这样的黑暗中，乔看不到文件上面的字，他也没必要去看。这是一份记载那项实验具体情况的报告，装在一个信封里寄给纳粹党卫军头子希姆莱、卡尔·克劳伯格²，以及一个叫作劳舍尔的。另外还有一个收信人。

他耐心地等着联络人查看那份报告；报告的内容他自己早已熟记于心。

“致我们大洋彼岸的朋友：您给予我们的财政和精神支持，一直支撑着我们。我们因相同的目标而团结在一起。但愿这项研究也能为您提供帮助。”

卡夫卡抬起头，他的眼睛在黑暗里闪现着光亮。“怎么弄到这个的？”

“不能说。”乔说。这是玛格达弄到的，她“拦截”了情报员。多亏了她。“但我可以保证它的真实性。”

“信里的名字，这个美国人，他是——”

“我知道他是谁。”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但我认识。他为战争出了力。上司们对他评价很高。”

乔斜视着他。“你想说什么？”

“他们不会相信这个的。”

一阵寒意从乔的背上冒出来——不仅前功尽弃，而且深陷险境。“难道这份报告就不能交上去？”

卡夫卡耸了耸肩，说：“他们会认为这是虚假情报，敌人就指望着我们对此采取行动。”

他把手伸出来，“那么，还给我！我自己来处理。”

卡夫卡却马上把信移开，不让他拿到。

美国人将手缓缓伸进口袋，握住他那支四五口径的手枪，恶狠狠地说道：“老子冒着生命危险才搞到的情报，决不会让它葬送在你手上！至少现在不行！”

卡夫卡双眼一直看着美国人的口袋。

“噢，对了，你是哪儿的人，同志？”他缓缓地说。

乔歪了一下头。“那……和那有什么关系？”

“芝加哥，对吧？”卡夫卡移回阴影里。

“你怎么知道？”

“你以为我们不会同样去调查你吗？”卡夫卡笑了笑。“你们美国人是怎么说的？这世界真小，对吗？”

乔瞪着他。“这话什么意思？”

“我也住在那里，离开德国以后。”

乔仍然紧紧地握着枪。

“到了芝加哥，怎么找到你？”

“听着，朋友，我不打算——”

“相信我，你的努力不会白费的。”

突然，路上传来靴子踩踏地面的声音——一群纳粹党卫队从附近一家酒馆出来，喝得醉醺醺的。乔试图抢回报告，但卡夫卡向他身后侧移了一下，然后将报告塞进了衬衫里。

“怎么样，同志？”卡夫卡轻声说。

美国人身子僵住了，然后他嘶哑地低声说道，“米勒。戴维·米勒酒吧。”

这些士兵踉踉跄跄地走过巷子时，他缩在一处，尽量不引起他们的注意。等到那些带着啤酒味的笑声消失在夜色中时，他才转过身去。

卡夫卡消失了。

2002年4月，芝加哥。

屋里。门口传来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老人抬起头来：很可能是那只狗儿在他门口嗅来嗅去，等着给它喂食。他合上报纸，用手撑着椅子，站了起来。他的女房东上个月弄来了这只杂种狗。她说，为安全起见，当作看门狗。但这狗从来不叫，看到老人总是摇晃着他那该死的尾巴。

但老人对此一点也不介意。比起它的主人，这只狗倒是个更好的同伴。他拖着脚步走向门口，从壁橱里抽出一盒奶浸骨头。他仿佛看到那只畜生欢快地扭来扭去，等着享受它的食物。这让他觉得，只有这只狗才能给他带来一点生活的温暖和爱意。是呀，生活对他总是那么无情，但他还是活下来了。他就像一只躲进下水道里的老鼠，总是不得安宁，还得四处搜寻生活必需品；收获时多时少，全凭运气。

可是现在，就连这样的生存都无法继续了。他的眼睛看向报纸，似乎知道总会有这么一天。人类永远也不能摧毁邪恶；它总会再来，就像一种致命的病毒，会比前一代更危险、更致命。他必须主动出击，而且要快；必须发起一次精确的打击，以精准的时机，给对手以致命的重创；这一次，必将如愿以偿。

他一手抓着狗食，另一只手打开了门。突然，两个男人冲了进

来。一个扎着马尾辫带着太阳镜；另一个头戴着渔夫帽，帽檐拉得很低，盖住了前额。戴帽的男人抓住老人，把他的手臂扭到背后，另一个人从口袋里扯出什么东西——是注射器！老人无力地挣扎着，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马尾辫将针头插入老人的脖子。老人双手往上一甩，狗食饼干掉了下来，散落一地。

¹ 约瑟夫·门格勒（1911—1979）纳粹党卫军军官、医生，奥斯维辛集中营头目之一，被称为“死亡天使”。

第1章

我深夜才看到那封信。

下午我去学校接了蕾切尔，正开车回家，车载收音机里大声播放着《酒吧女郎》；我用手重重地拍着方向盘，想着回家还有足够的时间切好洋葱和芹菜，做一份砂锅菜，让蕾切尔吃了再去上钢琴课；突然，12岁的女儿问起了性事。

“妈，你口交过吗？”

“说什么呀，宝贝儿？”

“你口交过吗？”

我差点儿猛踩刹车！绞尽脑汁想要找到点儿恰当的词儿来回答，不管什么词儿都成！可就在那时，我偷偷瞥了她一眼；只见她系着安全带坐在前排，一双蓝色的大眼睛天真无邪。她是在试探我吗？朋友们一直提醒我说，如今六年级的孩子和以前可大不相同了。

我关小了收音机的音量。“谁让你问的？”

“哎呀，求你了，妈妈。你到底有过吗？”

我扫了她一眼。不知怎么的，她的眼睛好像不再那么天真无邪了，甚至还闪出一丝得意的窃笑。

“20年以后再问吧。”

“妈妈耶……”

她一下子就绷起脸，气呼呼的——这是那种只有十一二岁女孩才有的表情。我在她那个年纪也问过同样的事，而我刚才的反应也正像母亲当年对我一样；所以，我想她和我当时差不多。我换了个话题。

“学校里怎么样？”

她深深地窝在前排座位里，扭动了一下身子，伸出手臂，开大了音量。然后依次猛戳六个按钮，最后停在开始的怀旧音乐电台。

“两个男生打架，吃午饭的时候。”

先问性事，再说暴力——今天可真是个好日子！

“怎么回事儿？”

“你知道塞米·桑顿，对吧？”

“当然知道。”没人不知道塞米·桑顿。几年以前，他的哥哥丹尼尔在芝加哥北面一个犹太人社区横冲直撞，射杀了六个正统派犹太教信徒；以后在伊利诺伊州南部又射杀了两人才开枪自杀。后来才发现他原来与伊州中部的一个新纳粹组织有联系。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周五晚上的情景：我和蕾切尔挤在电视屏幕前，看着惨剧一幕幕揭开。当时，年仅九岁的蕾切尔问我：为什么会是这样？可偏偏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当时还颇为塞米难过——无论他多么努力追求新的生活，都永远摆脱不了杀人犯丹·桑顿弟弟的身份，永远都逃不出这个阴影。

“乔尔·梅里克是他的朋友。”

“乔尔就不知道了。”

“他住在萨默菲尔德，有个妹妹读四年级。”

我耸了耸肩。

“哦，是这样的。皮特·尼克尔斯开始骂塞米是‘纳粹’，乔尔就打抱不平，要皮特闭嘴；皮特也骂乔尔是‘纳粹’；乔尔就一拳把皮特打翻在地。”

车子拐进了我家那条街。“有没人受伤？”

“皮特鼻子流血了，可他没去医务室。”

“学校怎么处理的？”

蕾切尔没回答。

“难道就没人出来说几句吗？”

她摇了摇头。

“恐怕应该有人站出来吧。”

“千万别掺和！”她语气十分惊慌。“妈，要是你去说了什么，我就死定了。”

车停在了我家的车道上。

“好吧。不过，我要你知道，皮特的行为是完全错误的。任何人都无权那样辱骂别人。”

她看着前面。

“仇恨毕竟是仇恨，不管自谁而起。”

蕾切尔抓起背包下了车。

“皮特是头蠢驴，大家都知道。谁也不相信塞米是纳粹。”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或许我刚才过分担心了。看来，虽然我对蕾切尔的养育一塌糊涂，但她的自信心与适应能力依然很强。我从车里拖出一袋买回的东西，搬进了屋。

“哎呀，妈，你到底口交过没有嘛？”

见鬼！总是在我自以为处理得当的时候给我一击。我把东西放在桌子上，突然听见一声窃笑。

我转过身去。“什么东西那么好笑？”

“只玩儿，妈”。

“什么？”

“只是逗你玩儿的！”她拉开冰箱，抓起一罐汽水就一溜烟冲了出去。

晚上等到她睡了以后，我和两个朋友通了电话，一起讨论该怎样处理这种情况。苏珊认为我处理得恰到好处。吉娜却觉得很难说，最好是求助于单亲家长热线。吉娜是一位社工，她总是主张向陌生人敞开心扉。

到我终于忙完，倒了一杯葡萄酒坐下来时，已经临近午夜了；这时我才想起还没取回今天的邮件。

我们住在芝加哥以北20英里的一个小区里。其实我们以前住在城里，并且打算一直住在市区的；但是有一天，我带着蕾切尔从我们居住的湖景公寓小区步行去公园，走过街区尽头人行道旁边的一个大型垃圾桶时，好奇而敏锐的三岁女儿突然指着前面惊叫道：

“妈咪快看，那儿有只胳膊！”

果然，一只手臂一动不动地吊在那儿。

六个月以后，我们就搬到了郊区。

有时我也想搬回城里；这个学区的中小学尽管偶尔也会出点儿事故，但就各方面条件而言，在本州还算是名列前茅的；我们所在的社区虽然没什么独特的优势，但晚上外出也相当安全，哪怕是去公园也没什么可怕的。

问题在于我讨厌打开信箱——因为信箱里只有账单，从无他物。但明天是周五，今晚拿了信，后面几天就不必去，周一再去就行。于是，我匆匆穿上外套，冲向信箱——尽管已到四月下旬，春天之于芝加哥依然只是理论上的概念。

电力公司与燃气公司寄来的账单之间，夹着一个白色的大信封；这个大信封是芝加哥庆典活动办公室寄来的。该办公室是我的一个客户，我曾为他们制作过电视纪录片。我一拆开大信封，就掉出来一个小一些的浅黄色信封，上面贴了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着：

艾利：这是寄给你的，很可能又是你的一个粉丝写的。市长说把它退回去。看来你抢了他的风头。丹娜。

我禁不住笑了。芝加哥市政府搞千禧年庆典活动，负责该活动的办公室招标拍一部题为《欢庆芝加哥》的纪录片，后来我中了标，当时自己都吃惊不小。结果，《欢庆芝加哥》成了我的最佳作品——该片采用资料影片、照片和访谈等方式，诗意地再现了芝加哥及其周边城市的历史沿革。片子首映于城市的庆典仪式，至今也还在电视节目中播放。称赞该片的信件开始时如溪水一般源源不断，现在已经变成了细流；尽管如此，优雅大度的丹娜是庆典活动办公室主任，她收到这类信件后依旧一律转给了我。

我把黄信封翻了个面，看到信封边缘印着花卉图案。我的名字“艾利·福尔曼”，是用钢笔蘸着墨水写的，由《欢庆芝加哥》节目组转交。寄件人地址是芝加哥的伦特街，位于罗杰斯公园。我用小刀开启了信封，抽出信纸；信纸上挤满了难以辨认的字迹。

亲爱的福尔曼女士：

希望你能收到这封信。我并不知道你的地址。我叫露丝·弗莱希曼。我们从未谋面，可是我不知道还能找谁。最近两年来，一位名叫本·辛克莱的老先生租住在我家，他不幸于几周前去世。然而我不认识他的任何亲属；不过我发现他的遗物中有一张纸条上写着你的名字，于是我就猜想你可能他的一位亲属或朋友。如是，请打个电话过来，我将非常感激。我觉得他没有留下遗嘱；不过，他所留下的几件物品中可能会有一些让人回忆留恋的东西。希望尽快收到你的回复。

签名下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我又倒了一杯葡萄酒。本·辛克莱？这个名字毫无印象。不过，在拍摄《欢庆芝加哥》的过程中，我们曾在十多个社区采访了数以百计的人，其中是否有他呢？或许可以让布伦达·库恩查对一下记录。布伦达是我们摄制组的文案人员，她小心谨慎、一丝不苟，负责保管所有的记录及其他资料。

但我还是颇觉奇怪，一个死去的老人怎么会有我的名字？尽管我的这部片子热播，我也不是什么大人物。我实在想不明白，自己的人生和一个在出租房里孤独死去的老人究竟是怎么有了交集的。

已到凌晨四点过一刻，我却毫无睡意。或许是酒精的作用——酒精一转化为糖分，我就像打了鸡血一样；要么就是临睡前吃了一些巧克力，还有可能是那封信让我心神不宁，却又挥之不去吧。于是我翻身下床，先去看了看熟睡中的蕾切尔，然后拿着信到了工作间。

工作间在离婚前是家里的客房。

屋子不大，却是一个绝妙的观景点，可弥补其空间太小的遗憾。窗外有一株皂荚树；夏日里微风拂面，阳光透过树叶而产生的亮光闪烁，使得任何人造的焰火都自愧不如。目光穿过树叶向下望去，整片街区尽收眼底。当然啦，我们街区一般都平安无事；若是真的有事发生，我就会在那儿拉响警报——我的书桌恰好就在窗前。唯一的缺点就是太狭窄了，无法留客人过夜。

对我却很重要。

我打开电脑，查阅该片的资料，搜索“本·辛克莱”。毫无结果。我又打开电子邮件搜索，还是没有。于是发邮件给布伦达，向她询问这

个名字。

我走进卫生间凝视着梳妆镜，纠结着是否要吃一颗安眠药。一张四十岁女人的脸，灰眼睛，一头波浪式的黑发——与我金发碧眼白肤的女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张脸也凝视着我。多亏了经常步行，再加上偶尔去健身俱乐部，还有必须照顾蕾切尔，我的身体还算不错，只是眼眶细纹如织，黑发中夹杂着丝丝灰白。

还是决定不吃安眠药。我回到工作间，重读露丝·弗莱希曼的信，然后登陆一个数据库网站；该网站号称能查到国内任何人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我输入“本·辛克莱”。点击鼠标，全国15个本·辛克莱出现在网页上，每人都有地址和电话号码。我又试着输入本杰明·辛克莱，又出现了六个。没有一个住在芝加哥一带。尽管如此，我还是把这些信息都打印了下来。

一串车灯闪烁的光亮从百叶窗钻了进来，送来的报纸扑通一声扔在了门前的草坪上。我打着呵欠，关了电脑。

第2章

第二天早上，蕾切尔上学后，我查了一下电邮，布伦达已经回复——她要么是地球上最有效率之人，要么就和我一样有失眠症。她查对了手头的资料，并没有任何有关本·辛克莱的信息。

我喝着咖啡，查了一下日程。还要给中西部互惠保险公司写一个脚本；这家公司是我最主要的客户和经济来源，不过截止日期要到下周。我拿起那封信，打电话给露丝·弗莱希曼。

“你好？”声音听起来微颤而尖利；我想象着一个染发、浓妆并且珠光宝气的女人。

“弗莱希曼太太，我是艾利·福尔曼。昨天收到您的来信了。”

“啊，对。谢谢你打来。这整件事儿都糟透了。我接收房客已经二十多年，当然是从莫里死了之后，但我从没给哪一位办过丧事。这段时间真是糟透了。”

外加假指甲，亮橙色指甲油。

“我能理解。不过，恐怕我并不认识辛克莱先生；说实话，我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人。”

“天，我还指望你会认识他呢。”

“为什么呢？”

“嗯，因为，嗯，当然，我们看过你的节目。”

“我的节目？《欢庆芝加哥》？”

“对。”

我等着她说自己有多喜欢这档节目。

“我付不起那些特别好的电视台，HOB 1，Showtime 2 之类，莫里留给我的财产刚能勉强过下去，所以我凑合着只看基本频道。”声音里有种恼人的鼻音。“很好看，”她补充道。“你的节目。”

“谢谢。”无论她说的是什麼。“辛克莱先生提过没有，他是怎么知

道我的？”

“嗯，是这样，要知道，辛克莱先生不怎么出门，当然，除了去图书馆。他年纪挺大的，九十多岁了，而且又一向独来独往。不是说他这人不好。他一向按时付租金，而且也从不找麻烦，甚至那次风暴特别严重，断电两天，他都没说什么。当然，他自己没有电视，所以有时候我会请他下楼，一起看个节目。不过他倒是挺喜欢带布鲁诺散步的。”

“布鲁诺？”

“我的狗儿。看门狗。我肯定需要一点保护。从……几年之前那件事儿开始。”罗杰斯公园就是丹·桑顿闹事儿的地方。“所以，你看，福尔曼小姐……呃……是福尔曼小姐，对吧？”不知怎么，她的声音听着过于热切。难道她有个单身的儿子或者侄儿？

“是福尔曼夫人；我有个十二岁的女儿。”

“哦，”她失望地说。肯定是有个男亲戚。“嗯，就这样吧。我说到哪了？”

“你和辛克莱先生一起看《欢庆芝加哥》。”

“对。那天早上我做了咖啡蛋糕，那会儿正切着。我能看出来，辛克莱先生很喜欢。我是说，这个节目。尤其是有关朗代尔的那段。”朗代尔是我们的一个主题街区，在芝加哥西部。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是芝加哥的犹太人聚居区。“最后，你知道，就是他们会说谁做的节目，谁参演了……”

“演职员表？”

“对，演职员表。嗯，他一看到你的名字，表情就变了。”

“表情？”

“对。那种表情——好像他认得你，但又觉得很惊讶。他大声叫出了你的名字。”

“艾利·福尔曼？”

“没错。他就是这么说的，还有点疑惑的语气。”

“接着说。”

“就这些了。”

“他只说了这个？只有我的名字？”

“接着他就上楼了。”

“他从没说过别的？我是说，在那之后？”

“我也这么问过自己，在……那以后。但没有，他确实没说过。其实，我都已经忘了这事儿了，直到后来我发现你的名字和照片。”

“照片？”

短暂的停顿。

“是老式的快照。你知道，一张黑白照片，带齿状边儿的那种，这是肯定的。”

“肯……什么照片？”

“嗯，亲爱的，我就想问你这件事。”

露丝·弗莱希曼所在的罗杰斯公园片区，五十年来一直都没什么变化——低矮的平房，狭窄的街道，两边挤满公寓楼，这一切纵横交错，织成了一张细密的网。滨湖一带，重新启动的区域绅士化³进展迅速，大量高档住宅不断涌现，而且湖景宜人、绿叶如盖——尽管如此，依然掩饰不住那种无人问津的荒凉气氛。

我停了车，走到4109号。砖砌的房子，很窄，有一座门廊。门廊底下安着格子型挡板，前面掩着几丛稀疏的连翘。几朵水仙花迎着春寒绽放，星星点点散落在屋前。我走上三阶已经松动的木质台阶，按了门铃。正对着门廊有一扇大窗，掩着白色的帘子，我正顺着窗缝往里看，门开了。

露丝·弗莱希曼脸上涂着厚厚的粉，胳膊上套着一堆手环，只是没有染发；看上去七十岁开外，头上戴着一顶蓬松的假发，颇有几分像年轻时代的杰奎琳·肯尼迪⁴；要么曾身患癌症，要么就是必须要戴圆顶小帽的正统派犹太教徒，——后者可能性更大些。罗杰斯公园的这个街区已经取代朗代尔，成了芝加哥的犹太人生活中心，再说她看着

很精神，实在不像经历过化疗的人。

她带我走过杂乱的客厅，沙发上有一团毛茸茸黑白相间的东西，它抬起头嗅嗅，跳下沙发，好像认定我是一个新鲜味道，需要进一步探索。

“这就是布鲁诺吧，”我说，它跑过来，使劲儿摇着尾巴，都快要飞起来了。“你的看门狗。”

弗莱希曼太太肩膀动了一下，扬起眉毛，表示认同。我弯下身子拍拍它。这是一条有比格猎犬血统的杂种狗，它把头探到我手下，让我拍，我抚弄了一下它的耳朵。一停下，它就跳起来抓我的裤子，好像在说“我让你停才能停。”

“来吧，上楼。看看他的房间。”声音刺耳，比起指甲抓黑板还要难听。

我们上了楼，布鲁诺在后面跟着。

“辛克莱先生什么时候去世的？”

“4月12号。”

“怎么死的？”我问。

她的声音沉下来。“警方认为他把普蔡洛尔和拉诺辛⁵搞混了。那天我带布鲁诺去散步，回来以后布鲁诺就跑到楼上大声叫，就这样发现他死了。真可怜。虽说他已经九十多岁了，但一个人就这样突然去世，还是挺难受的。”

她打开一扇正面朝向的门，屋里满是尘土和酸腐的气息。一张双人床，床垫已被撤下，立在墙边；另一面墙边靠着一个五屉木柜，窗户底下放着一张小桌；还有一个衣橱，里面空荡荡的，只有几个衣架；地上堆着几个纸箱子。

弗莱希曼太太走过去，打开窗，一阵冰冷的空气涌进来。“所有东西在那里面了。”她指着纸箱子。“前两个是他的衣服，我打算捐了；那个箱子里是他的个人物品。”她转过身，看到我在门口踌躇。“进来吧，亲爱的，这东西又不咬人。”

我不太情愿地走进屋里，帮她把其中两个箱子搬到一边，她示意

我坐在地上。我盘腿坐下，打开第三个纸箱，最上面是一个塑料袋，用扎口线系住的，里面是剃须刀，一袋刀片，剃须膏，还有两个棕色的塑料药瓶。我看了一下标签，是拉诺辛和普萘洛尔。

“这些就是他的药——？”

“不是，那些运走他的人把药也拿走了。这些应该他以前剩下的。”

我隔着塑料袋研究这些药瓶。“你是说，他是因为把吃的药搞混了？”

弗莱希曼太太点点头。“本来他应该一天吃四次普萘洛尔，一次拉诺辛，但这些药看着太像了，很容易搞混。我有时候还这样呢。我就在厨房里贴了张表提醒自己——当然啦，吃过药就得马上去填表才行。”

我曾经目睹父亲的生命随年龄而衰退；但我和大部分婴儿潮⁶期间出生的人一样，从未放弃自己的青春，对于老年生活的诸多不便，几乎没什么意识。优雅地老去是一门艺术，一门我还必须掌握的艺术。

塑料袋下面放着一摞书，有一本《西都尔》，是正统犹太教的祈祷书，其他的好像是从公共图书馆借来的。我拿起几本一看：《二战秘闻》，《纳粹医生》，《影之战士：美国战略情报局⁷》，还有几本勒卡雷⁸的小说。

“他差不多天天都坐公交去图书馆，”她说。“附近新开了一个。”

我把一本书翻到最后一看，已经超过归还日期几个月了。我递了一本给弗莱希曼太太。“这些书该还了。”

“天哪，”她叹了一声。“他们可别罚我款啊。”靠近箱底还有一个米黄色的金属盒子，长宽大约十二英寸，三英寸高，看着挺适合用来放钓具的。我把它拿了出来。

“我打不开这盒子，”弗莱希曼太太说。“要不你来试试？”我把盒子拿在手里。“噢，试一下吧，亲爱的，”她唆使道。“你不想知道里面

有什么吗？”我咬着唇。他人已经死了，我觉得自己好像食尸的秃鹫一样。她夺过盒子，来回扯着锁扣。

盒子纹丝不动。

“对了，我房里好像有东西能用上。”她放下盒子走出去。我听到走廊对面的门打开又关上。一分钟后她回来。“拿去。”她递给我一个金属指甲锉。“看看这个管用吗？”

“弗莱希曼太太，这不太好吧。我又不认识辛克莱先生，这样好像……”

“没事儿的。”她摆了摆手，镯子叮当作响。“辛克莱先生已经不会在意了。而且说不定里面有什么能说明他的身份，是哪里人，那么……”她耸耸肩，好像不必再多说。

我勉强接过指甲锉，试着用它把锁撬开，但没用。然后我又把锉子的尖头插进去，来回扭了几下，想把锁扣弄掉，也没用。想着利用一下重力，我把盒子倒过来，重复撬锁的动作，但还是一样。

弗莱希曼太太不耐烦地看着。最后，她抢过盒子，扔回纸箱。“我看算了。”

箱子最底下躺着一个系绳的布袋。我松开绳子，从里面掏出一个锃亮的银色打火机，正面的图案是一个歪戴帽子的男人，靠着路灯柱站着，反面蓝色的机身上刻着三个首字母：SKL。我打开上盖，摁了一下打火轮，火苗随即绽放。

“看。”我向弗莱希曼太太举着打火机。

“亲爱的，我没戴眼镜。”

“打火机。而且还能用。”我扣上盖子，仔细看那些字母。“上面有首字母‘SKL’。”我皱眉。“不应该是‘BS’吗？9”

“是啊。”她也蹙起眉头。“不过，本·辛克莱是有秘密的人。”

“秘密？”

“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不会多过问。只是和人共处的话，这样就可以了。辛克莱先生对自己的事从不多说。坦白讲，我觉得他可能有

过，呃……不太光彩的过去。要不是我需要用钱的话，嗯，谁知道呢？不过我也说过，他是个挺好的房客。”

我摸着打火机。可能这是他朋友或亲人的，后来就由他保管了，什么原因呢？这其中肯定有故事，每个人都有。我也是因此才成为影视制作人，帮助人们讲出他们的故事。

“这倒提醒我了。”露丝走到桌前，打开抽屉。“请看看这个吧。”

她递给我一张旧照片，我父母相册里就是这种。这张可能是用广角镜头拍的，说不定是一台布朗尼相机¹⁰拍的；照片里是一对夫妻，站在某座桥端的卵石道上，桥两侧围着矮石墙，有许多雕像；一座欧洲常见的瓦顶建筑俯瞰着大桥。桥的另一端房屋更多，照片的背景中，有一座高耸于山丘上的城堡，哥特风格的塔楼和尖顶优美壮观。桥下，一条小河流过。

照片里的男人很年轻，精瘦结实，双眼漆黑，眼神犀利，手拿一顶薄边呢帽。女人穿着笔挺的垫肩套装，浓密的深色头发盘在脑后，怀里抱着一个婴儿。虽然姿势有点僵硬，但二人还是对着镜头微笑。

“这是本·辛克莱吗？”

“我觉得是，”露丝说，碰了一下自己的眉毛。“你看那双眼睛。”

虽然心里明白是徒劳，但我还是把照片翻过来，希望能有个名字或者日期。“你觉得这是什么时候照的？”

“看他们的衣服，应该是二战期间，或者那以后没多久。”

露丝摆弄着手镯，不断交换它们的位置。“当初他搬进来的时候，我问过他有没有家人，他说没有，我就没多问。”

我把照片递回去。“弗莱希曼太太，昨晚我查了一下，找到一些名叫本·辛克莱的美国人，名单在我包里，我拿给你吧。”

“这有什么用？”

“嗯，你可以打电话给他们。这谁也说不好，可能其中就有人认识他。”她眼里泛起一阵奇怪的目光。想着她可能是担心长途话费，我接着说，“名单里还不到二十个人。”

她耸耸肩，盯着地板。我站起来，拍掉手上的灰。窗外天色阴暗，我映在窗上的形象格外明晰：黑发白肤，相互衬托，一如照片里的女人。

“等一下，”我缓慢地说道。“你——你觉得这照片跟我有关？”她脸一红。“天哪！你觉得我就是照片里的婴儿！”

“我——不能肯定。我们看你的节目，他好像认出你的名字；之后，他去世了，我又发现你的名字和这张照片……”

“然后你就想我可能是他女儿，”我指了一下照片。“一个遗失了很久了女儿，可能就来自欧洲。”可恶。我看起来真有那么老？“对不起，弗莱希曼太太。我生在芝加哥，那时二战都结束很久了，而且我父亲还健在；我从来都不认识本·辛克莱。”

她皱起了眉头。“我知道这不太可能。”她叹了口气，轻揉自己的假发，好像是要放松神经一样。“不过，还是非常感谢你一路赶来。很抱歉耽误你的时间了。”她盯着纸箱，眼睛亮了一下。“对了，我还真的有件事。你能不能帮我个小忙？”

“什么忙？”

“我想把他的衣服捐给‘哦哈达斯’¹¹，但我没有车，他们又不会来拿。能不能请你把他的东西送过去？离这不远的。”

那是芝加哥的一个犹太慈善组织。初次见面就要求帮忙跑腿——想到这一点，本来应该拒绝的，我已经做得够多了。我看着她，她又在摆弄手镯，看起来一副老迈可怜的样子。我扫了一眼手表，还不到3点。蕾切尔在踢足球，5点过后才会回家。我叹了口气。“好吧。”

“啊，那太好了。书也一起送走吧？”

我努努嘴。她扬起一个满意的的笑容。我们一起用胶带封纸箱的时候，露丝的眼神落到那个打火机上。她拿出打火机。“哦哈达斯肯定不需要这个。你抽烟吗？”

“不抽。”

“那你男朋友呢？或者你爸爸？”

“嗯，其实，我父亲要抽烟。”

“何不把这个送给他？”

“啊，这不好吧。我不想让他多抽。”

她把打火机塞到我手里。“拿着吧，他能管好自己。”我看着打火机，它挺特别的。我顺手放在包里。“那就谢了。”

我搬着纸箱子出来的时候，注意到两个男人，他们把车停在我的车附近。开车的那个人长发，梳在脑后扎成马尾，正在摆弄收音机，另一个佝偻着坐在那，低着头，好像在地上找东西。真糟，我正需要帮忙。不过看他们如此专心于各自的事，装作对我的吃力毫不注意，估计就是喜欢看着女人辛苦，那种“小姐，要帮忙，先开口”的类型。我把箱子放进了后备厢，刚关上箱门，就听见弗莱希曼太太在屋里叫：“亲爱的，搬完了就进屋来吃点东西。我这有咖啡和丹麦饼。”

我回到她屋里。其实只要习惯了，她这人也不坏。不管怎么说，有多少人能在罗杰斯公园，享受杰奎琳·肯尼迪送上的丹麦饼呢？

1 HOB: Home Box Office, 是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有线电视网络媒体公司。

2 Showtime: Showtime Networks, 是美国一家付费有线电视网

3 区域绅士化：又译作“区域贵族化”，指在破败地区修建高档住宅吸引富人迁入而改变环境的过程。

4 杰奎琳·肯尼迪（1929—1994），其夫为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1917—1963，1961年1月就任总统，1963年11月遇刺身亡）。

5 普萘洛尔和拉诺辛：这是两种治疗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药物名称。

6 婴儿潮：指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6年初至1964年底美国的新生儿高峰期。

7 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成立于1942年6月13日，美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中央情报局的前身。

8 勒卡雷：戴维·康威尔，全名大卫·约翰·摩尔·康威尔（David John Moore Conwell），常用笔名约翰·勒卡雷（英语：John le Carré）。英国著名谍报小说作家。

9 BS: 本·辛克莱的英文为Ben Sinclair，英文缩写首字母应为BS。

10 布朗尼相机：柯达公司于1900年推出的廉价相机，使得摄影在普通人间流行起来。

11 哦哈达斯（Or Hadash）：希伯来语，意为“和平与民主阵线”。

第3章

图伊大道是一条商业街，横穿罗杰斯公园，热闹非凡，哦哈达斯就在这儿，位于一家韩国干洗店和玉米粉蒸肉餐馆之间；看上去，它收到的捐赠物品堆积如山，令人振奋，却关着门。窗户上的指示牌写着：隔周星期四接受捐赠，其他时间请先预约。后面有个电话号码。“我就这么倒霉！”我咕哝着，匆匆记下号码。幸好没把箱子搬下来。我又钻进沃尔沃。

罗杰斯公园图书馆位于克拉克街，明显就是一栋新建筑楼。红砖白边，优雅大方；它与其隔壁摇摇欲坠的公寓楼、街对面破败不堪的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大厅，似乎格格不入。不过，图书馆里面却排满了课外活动，充满了欢快活泼的嗡嗡声，与大多数图书馆那种葬礼般的沉寂截然不同。

一群小孩围坐在房间中央的几张红色长条桌旁，白人、黑人、拉美裔小孩都有。看样子，他们气氛融洽，其乐无穷。我走到一个人造大理石柜台前等着。那个图书馆员皮肤粗糙、头发灰白，脖子上挂着夹鼻眼镜，正为一个亚裔男孩找一本期刊。我马上想起了芬克尔女士——我小学时最严厉的老师。我将本·辛克莱借的那几本书放在柜台上。

向她说明来意后，她说：“噢，辛克莱先生呀，好一阵没见他来了，他还好吧？”

“很不幸，他去世了。”我把事情告诉她。

她脸上的皱纹加深了，“我真难过。”

我点点头。“如果必要的话，我来付这些滞纳金吧。”我拿起《影之战士》，翻开书后的归还日期给她看。刚刚翻开，一张纸片就飘了出来，掉在地上。我弯腰捡起纸片，看到上面用铅笔潦草地写了一个网www.familyroots.com（家族寻根网¹）。

“嘿，你看。”我把纸片给她看。

她看后不解地瞟了我一眼。

“是个网址。”她皱着眉头，好像我打乱了她井然有序的工作。

“我知道。只是我没想到一个90岁的老人还会上网。我并不是说这有什么问题，就是……呃……我爸爸现在还是认为电脑只不过是一种神奇的笔呢。”

她冷冷地看了我一眼。

我又解释道：“我想说的是，我在他家没有看到电脑。”

“辛克莱先生几乎天天都来这里上网。”她指向一些配着电脑的桌子。

“你开玩笑吧。他上网做什么呀？”

“这个嘛，即使我知道，也不能告诉你。我们这里有严格的规定，保护读者的隐私。”她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他总是一大早就来，有时我们都还没开门。你知道，那个时段上网最好，网速很快。”

“这就是他浏览的一个网站吗？”我指着那张纸片。

她毫无表情。

“是你教他登录网站的吗？”

她透过夹鼻眼镜看着我，“这并不难，只要按指示操作就行了。可以学会的。”

明显答非所问！但我没有纠正她。

随即她向我后面看去，表情严肃起来。

我转身一看，后面已经排着几个人了。

“算了吧，发生这种事情，”她轻快地说，“应该可以免收滞纳金。谢谢你把书还回来。”她把书挪向自己那边，然后目光扫向我身后，不再理会我了。

快要跨出门口时，感觉衣袖被人扯了一下。回头看到一个十来岁的男孩，深褐色的皮肤，毛茸茸的头发；蓝色的乔治城队棒球帽戴在头上，拉向右侧，遮住了大半个脑袋，肩上背着个黑色图案的背包。

“你认识辛克莱？”他问；声音似乎带着点指责、挑衅的意味。要不是听出了他处于变声期，我肯定会感到不快。

“算是吧，”我回答说。

“你说他死了？”他摸着自己的耳朵，上面戴着个突起的金色耳钉。

我点了点头。

这男孩倒没有被吓到。

我问：“你是他朋友吗？”

“是的。”他看起来在体味朋友这个说法，并且似乎很喜欢。“我俩很合得来。”

我走到门外，“我叫艾莉·福尔曼。你呢？”

“喵喵²。”

我看清楚了他的背包，上面的图案是犹太明星。

他问我，“你也是他的朋友吗？”

我一直看着他的背包，“老实说，喵喵，其实我并不认识他。但我觉得他认识我。”

我又看向他。“我认识和他住一起的女房东。”

“喂，伙计！你是说那老太婆？”男孩龇牙咧嘴地说，“那蠢货，从来都小看他，还骂他。至少他是这么说的。”

我无奈地笑了笑。“你是在这里认识他的？在图书馆？”

“对。”他挺直身子。“我教他一些东西。”他挺了挺胸。“电脑。”

我打开图书馆外面的门，他跟着我出来了。我感觉他想要吹嘘一番。

“你教他上网？”我抬高音量，以便压过午后街道的嘈杂车声。我们已经走到克拉克街上了。

这次轮到他点头了。

我又看到了他的背包。“喵喵，你不是犹太人，对吧？”

我指了指他的背包。

他把背包从肩上拿下来，递给我看个仔细。几个明星后面是两把铁叉，交叉形成一个X形状。图案上方有几个大写字母“GDN”。

“那是什么意思？”我指着那些字母。

“黑子，”他说，不耐烦地补充道，“黑帮子弟，伙计，‘黑帮子弟之家’。”

“噢，”我说，本能地抓紧了我的包。“你是他们一伙的？”

他挺直了身子。“辛克莱也这样问过我。”

我俩仔细地打量着对方。

“我哥哥是，我很快也是了。”

我的手松开了。什么样的黑帮成员会在图书馆里消磨时间呢？

“本是个犹太人。”我清了一下喉咙说，“我也是。”

“真见鬼。”他皱起眉头。

“是你教他上网的吗？刚才那图书馆员说他是自学的。”

他冷冷地回头看了一眼图书馆。“她知道个狗屁。”

我们走过一栋外观破旧的建筑，楼前有个蓝白色的“诊所”标志。我不知道要给这个男孩什么样的定位。半是极客，半是街头混混，一个现代版的人头马怪物。

“嘿，哺哺，”我说，“请你帮我看看。”我抽出那张纸片。“这是你帮他登录的网站吗？”

他瞟了一眼，然后耸耸肩。

我头脑里搜索着要怎么给他说。“你看，我不想给你找麻烦的，但本在一张纸上记着我的名字。他的房东，弗莱希曼太太，发现了这张纸。我就是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他也给你发邮件吗？”

“邮件？”我抬了下眉毛。“他有自己的邮箱？”他脸上突然做出个鬼脸，好像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多了。诊所过去两个门面是一家中东小

餐馆。

“哺哺，要喝可乐吗？”

他点了点头，于是我钻进了餐馆。里面，一个男人戴着脏兮兮的围裙，满头大汗地站在柜台后面，招呼我点单。我点了一份黄瓜酸奶沙拉三明治和两份可乐。

本·辛克莱居然有自己的电子邮箱账号，还给别人发邮件！应该是在图书馆里发。真有趣，我还真不知道图书馆可以做这事。我甚至不知道，没有相应的软件，怎么才能发出去。我付了钱，把东西拿到外面。哺哺却不见了。

¹ 家族寻根网，该网站成立于1990年，总部位于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

² 哺哺：英文booboo，这少年真名克拉伦斯·拉姆齐，他自称哺哺；原意指小儿碰伤时的啼哭或轻伤；用于成人，指愚蠢的过错，多半语调轻松，表示无心而不碍事的小错。

第4章

我扔了可乐，狼吞虎咽地吃下了三明治，同时不断地瞥向后视镜，希望再次看到喵喵，但过了二十分钟都没见到，便决定返回伦特街。此时已将近四点半，我得赶回家了！看来本·辛克莱的遗物还是得露丝·弗莱希曼来处理。

我按了门铃，却没有任何反应，从前面的窗子往里看，期待着两只耷拉的耳朵及一只湿湿的黑色鼻子从门帘后钻出来，可什么动静都没有。也许她出去遛狗了吧。我摸出笔来，找到一张加油站的收据，草草写成一张便条；然后蹲下，把字条从下面的门缝里塞进去——突然，我注意到了什么。

门框底部，有一根挡风雨的铜条，本来是被纱门遮住的；我看到铜条后面是空着的——原来，门微微开着！我站直了身子，伸手去握门把手，轻转一下，门开了！

我纠结着是否应该进屋。我与弗莱希曼太太只有一面之缘，并没有熟到可以随意进入她家的程度，但我又不想仅仅为了退还两个纸箱再跑一趟。

“弗莱希曼太太！”我大声喊道。“我是艾利·福尔曼。你在吗？”这时我记起了那条狗儿。“布鲁诺！我在这儿，布鲁诺！快来呀，好孩子！”我打了几声口哨。还是没动静。

我跨过门槛。屋里毫无动静，令人压抑，静得可怕！似乎什么东西被扰乱了，还没恢复平静，就连灰尘也不敢动一下。直觉告诉我即刻离开，带着纸箱子回家。不过好像有什么别的东西也触动着我——或许是好奇心，或许是一开始让我接下纸箱子的责任感。我朝着本·辛克莱的房间，慢慢地走上了楼梯。

地板上躺着一人，四肢摊开——正是露丝·弗莱希曼！

警方赶到时，我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其中一个警察很年轻，身穿皮夹克和崭新的警服衬衣，细细的小胡子像是粘上去的。他的搭档则年纪较大，满脸皱纹，显出一副什么都知道的神态。问了我几句以后，他们就进了屋子。

他俩几分钟后就出来了。年轻的警察拿出手机，开始拨号。

老警察一把抓过手机。“别浪费了。”他的拇指猛地指向屋里。“用她的；反正她用不着了。”

年轻警察把手机滑进衣袋，进屋去了。

“弗莱希曼她——？”我开口问，但声音颤抖。老警察点了点头，他的警徽上写着“马奥尼”。我抓紧阶梯栏杆。“可我一小时以前还和她在一起，那时她都还好好的。究竟发生了什么？”

马奥尼脸上闪过一丝警觉。“你之前就在这儿？”

“三点钟离开的。”

“鲍尔斯，快出来。”年轻人出来了。“为什么先前没说这个情况？”

我一句话才说到一半，老警察就举手把我打断。

“记下来，鲍尔斯。必须做记录。”

鲍尔斯下巴一低，拉出一个记录本。

于是我就说了，我是如何应弗莱希曼太太的请求来到罗杰斯公园的，又是如何查看本·辛克莱的遗物的，她又是如何说服我带走箱子，以及我回来是如何发现她在地板上的。我说话时，鲍尔斯运笔如飞，迅疾异常。

马奥尼打断了我。“你说她给你写了一封信？”

“对。”我就说了《欢庆芝加哥》的情况。

“这个节目是你制作的？”他上下打量着我。我紧张了起来。“我看过。我就是在城东长大的。”他脸色顿时转晴，笑了起来。“你说的完全正确。”我一下子放松了。

法医的车来了，马奥尼停止了对我的询问。他们进屋时，我听见他们说：“没有刀伤，也没有擦伤或其他外伤”……“可能是一到两个小时”……“现场似乎也没有动过。”看见他指着我，我就站了起来——顿觉天旋地转，只好再次坐下。

等到护理人员把露丝放上了担架，人群已经围上来了。其中一位

老太太，穿着皱皱的裙子和毛衣，双臂紧抱，好像很怕冷；黄褐色的长筒袜卷到了膝盖。她走过来，介绍自己是雪莉·阿特舒勒，是露丝的老邻居、老朋友。

“什么事儿，孩子？”

我唯一见过的另一个死者是我的母亲，可那是在医院里，因为癌症才不治身亡的。我想要回答，不料眼泪蜇着双眼。阿特舒勒太太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然后看见鲍尔斯缓步走了出来，手拿记录本。

“警官先生，露丝怎么啦？”

鲍尔斯看着记录，好像雪莉并不存在。

“警官，我的朋友究竟怎么啦？我们刚才还一起喝咖啡，离现在还不到一个钟头呢。”

鲍尔斯抬起头来。“真的？”

她说是三点半过来的，那时我刚走几分钟。她俩在一起半个小时。鲍尔斯又开始记录。

“到底怎么回事儿？”阿特舒勒太太再次问道。

“看来是心衰竭，夫人。”

“奇了怪了！露丝健壮得像一匹马。”

“她七十多岁了，阿特舒勒太太，”我说道。

“叫我雪莉。”她转向鲍尔斯。“我认识露丝三十年了，该吃的药她从没断过，而且每天坚持散步，精神好得就像三十七八的女人。”

我看着鲍尔斯。“能肯定是心衰竭吗？我返回时，前门是开着的。或许——”

鲍尔斯立即打断了我。“没有强行入室的痕迹，现场也干干净净的。”他扫视了一眼雪莉。“老年人常常会忘记关门。”

雪莉的脸一下子绷紧了。

“可这也未免太快了吧，辛克莱先生才去世几天呀，”我说道。

“经常有这种事，”鲍尔斯说道。“一个走了，另一个也不想活下去

了。我见过的太多了。”

“可他们不是——我是说，她和他不是——”

鲍尔斯打断了我的话。“他们当然不是。”

“警官先生！”雪莉挺直了身子：“他们的关系没什么不体面的。”

鲍尔斯耸了耸肩。

就在我依次扫视这两人的时候，突然想起一个重要情况。“那只狗呢？”

“狗？”他皱起了眉头。

“布鲁诺，弗莱希曼太太的看门狗。这会儿不见了，他先前还在的。”

他皱着眉头答道：“我们优先考虑的是人，而不是动物。”

想起布鲁诺刚见到我时摇着尾巴、全身扭动的样子，眼泪又要掉下来了。

“小伙子，”雪莉打断他说。“我的侄女住在司考基 ¹ 的一栋公寓楼里。她说，有人闯进她邻居家，杀了那家人的狗儿并且分尸。结果是俄罗斯街头匪帮干的，就是俄罗斯黑手党。”

鲍尔斯的下巴抽动了一下。“这里不是司考基，夫人。也没有谋杀的证据。那条狗很可能跑掉了。”他朝门口做了个手势：“尤其是前门还开着。不过，我会告诉法医关于咖啡的情况。或许是咖啡因……”他合上了记录本。看样子要走了。

马奥尼走到了我们面前，示意要鲍尔斯的记录本，鲍尔斯递给了他。马奥尼扫视了一眼记录，然后向雪莉询问露丝的近亲。雪莉说，露丝有个侄儿住在西郊，应该是离了婚的。

尽管看起来一切正常，我却总觉得想要说点儿什么。

“我们会和他联系的，”马奥尼说。

“你们要把露丝送到哪儿？”雪莉问道。

“埃文斯顿医院。”

她低下头，穿过草坪，走回家去。

马奥尼手里依然拿着记录本——突然，他指着雪莉，碰了碰搭档的倒肘。

鲍尔斯拖着步子追上雪莉：“对不起，夫人，请再说一遍你的名字。”

开车回家途中，我不由得想着，生命如此脆弱，死亡才是永恒。

蕾切尔已经看着电视睡着了；我抱着她，比平常抱得更紧，抱的时间更长。然后把本·辛克莱的遗物放到了地下室。我让蕾切尔睡在我的床上，自己则坐在旁边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直到鸟儿开始歌唱。

¹ 芝加哥北部的一个小镇。

第5章

“喂，麦克，情况怎么样？”

第二天，我一进麦克的办公室就问。

麦克朝着电话转了一下眼球——话筒夹在他的脖子和肩膀之间，然后用那只空手招呼我进去。“他们到底砍了多少价？”

麦克阿瑟·肯德尔三世，是我那部《欢庆芝加哥》的导演，在诺斯布鲁克拥有一间影视制作工作室；他以拍摄花季少女青春留影、犹太少年受戒礼仪式和婚礼庆典起家，不久便进军企业宣传片；经过多年的打拼，已建立起质优价廉的牢固信誉。不过，到了现在，他的价格显然也算不上低廉了。

“包括所有的后期 1 ——？”停了一下。“也包括图形设计？”他开始拿着铅笔无意识地画着。“我没法与那种价格竞争，弗雷德。我只能给你说，你要弄清楚，苹果与苹果才有可比性。”又一阵停顿。

我从裤兜里掏出那个打火机。

“我理解。好啦，如果最后没成的话，记得再来找我。”他挂上电话，摇了摇头。

“什么情况？”我坐下来，端详着他的脸。圆领毛衣，排扣领子，妄自尊大的名字 2 ——这一切使他像极了讽刺漫画中的人物；但左脸上一道丑陋的疤痕却让这幅漫画泡了汤。最初见到他时，他说是在墨西哥贩运毒品时留下的纪念；直到拍第一部片子时，才承认那是十几岁时遭遇的一场严重车祸留下的伤疤。只要他烦躁不安，那一条伤疤就涨得通红——此刻正红似火烧。

“我们成了恐龙，这时代变化太快，艾利，”他用铅笔指着我。“被淘汰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上周，我去竞标康威公司的一个大工程——你知道的，他们是搞网络和调制解调器的——”

我点了点头。

“本以为是囊中之物——因为他们是老客户了；哪知道刚才来了个电话，他们说四季青出价比我们少1.5万美元！”

“四季青？就是传说中用他老爸的钱开店的那孩子，是不是？”

麦克扔下铅笔，铅笔跳着滚过了桌面。“大家还以为这帮人都是他妈的斯皮尔伯格呢。”

我手里摆弄着打火机。现在视频设备越来越先进，价格不断下降，结果凡是有摄像机和剪辑室的人都以为自己能干这行，尤其是那些喜爱音乐视频者。可悲的是，有些企业客户并不知道那些业余爱好者与专业制作团队的区别。“就没别的办法了？”

“只能面对现实，可又不能降价那么多。”

“好啦，等他们搞砸了，你还可以出来收拾残局，那感觉肯定不错。”

他扫视了我一眼。“对呀，这就是我——专门给别人擦屁股的老家伙。”

“还不算太糟³。”

“这话还是说给陪审团听吧”他揉了揉眼睛。“很抱歉，艾利。你来得真不是时候。”

“我生就这个命，”我耸了耸肩。

这使他露出了微笑。“绝妙的笑话。”他看着我，身子前倾。“看来，发生了什么意外，我的小山雀⁴？你一脸的疲倦。”

“我想去费城。”

他摇摇头：“这个就不好笑了。”

“你说对了。我今天状态不佳。”

“怎么回事儿？”

我就说了昨天的事。

“天哪，艾利！你撞见了死尸——糟糕透顶！”

“我提都不想提了。”手里的打火机又翻了个面。“不过听着，我正

在为中西部互惠公司做另一个节目；他们打算拍摄后先在公司内部播放，然后网上宣传，我就想请你来做网络传播。”

“遵命。何时开始？”

“还有四到五周吧。把汉克给我做剪辑，行吗？”汉克·切洛维斯基是与我合作过的最佳编辑。他不仅才华出众，而且温和沉静，服从安排，要和我这种A型人格 5 顺利合作，这是先决条件。

“当然可以。反正我们也没什么事做。”

“别装可怜了，麦克。你不是那种人。”

“一针见血！”他笑出了声来，然后指着打火机：“你又开始抽烟了？”

“昨天在弗莱希曼太太家里拿到的。”然后我告诉他本·辛克莱的多数遗物是怎样到了我家地下室的。

“给我看看，”麦克说道

“好吧。”我递过去。“你两口子都是收藏发烧友。”

只要到他家里一看，便知这话不假：客厅里唯一的家具就是一个木制框边的玻璃大立柜，从地面直抵天花板，里面放满袖珍娃娃屋收藏品，全都由他妻子莎伦打理。

麦克把打火机翻来覆去地审视。“这东西了不起呀，我的朋友。”

“有什么特别的？”

“这是一款芝宝 6。还挺有历史了。”

“这表示有价值吗？”

上帝分发爱好古玩的基因时漏掉了我，对这个疏忽我深表感激；要不然，我家里也会除了一堆旧玩意儿别无他物。

他点点头。“三十年代的产品。二战中美军随身之物。现在成了热门收藏品。”他“啪”的一声转动了齿轮。随即火星飞溅。“好家伙！六十多年了，一打就着。那时的东西真耐用。”

“你看值钱吗？”

“不清楚，不过可以帮你问问。想知道吗？”

我耸耸肩。“能值多少？”

“几百美元吧。”

“我想送给我老爸。”

“好礼物呀。”他笑了。“跟你说，我想复制这上面的图像，今晚上网查一下，然后才说得清到底值多少。”

我现在每月的可支配收入还不到几百美元呢。“没问题。”

“噢，对了，我搞到了盗版的斯科塞斯7，要不要借去看看？”

“呃，废话。”

趁着他复制打火机上那男子与灯柱的图像，我闲逛到影像编辑室。汉克正弯着腰，俯瞰着两个显示器。他身材细长，头发凌乱，面色苍白，表明长年累月不见阳光，只是处于电脑屏幕的微光之中。此刻他不断移动光标，调整着一台显示器上的一连串数字，另一台屏幕上高亮度地显示着一系列菜单；然后双击鼠标，把座椅向后滑动几步，双手扣在脑后。

画面继续播放。广阔的背景中，一个男子走来，形成了一个中景特写镜头。该男子停在了镜头前面。

“天衣无缝。”我说。

他扭过头来，看见是我，然后摇了摇头。“再看一遍。”

他重播这段。这次我看清楚了。第一个画面中，那人右手打着手势，左手靠近腰部；第二个画面中左手却出现于胸部。“你是对的，还需要画面来衔接。”

“可我没有那些画面。”

“不能早一点切镜吗？”

“不行。音频配不起。”

我点点头。无论事先考虑得多么周到，后期制作时总会冒出意想不到的问题。好影片与杰出影片的区别取决于编辑的剪辑能力。

汉克突然两眼发光。“有办法了。”

他俯身于键盘上，调整、点击、预览——折腾了差不多五分钟。然后再次重播。这一次，男子的左手从腰部自然地升到了胸前。

“难以置信。怎么做到的？”

“插入。把一些画面这儿加一点，那儿加一点。”

“可你没有那些画面呀。”

“我创造的。”

“怎么创造的？”

“我的底牌不能都暴露吧，艾利。那你就会以为我只是凡人一个了。”

麦克走了进来。“别信他那套。都在软件的功能里。老实说，我正考虑要把汉克折价换一个程序员外加季后赛首轮选秀的门票呢。”

“管住你的嘴，麦克！”汉克说。

麦克把打火机扔给我。“我得冒这个险。”接着递给我一盒套着白卡纸的录像带。“好好享受吧。”

我把这两样都装进了我的黑色皮包。“我真是个幸福的女人。”边说边往外走。

“这就让你觉得幸福，那你也太好打发啦”麦克说。

我回眸一笑——一个维罗妮卡·莱克⁸式的微笑——走了出去。

1 后期：（影视片的）后期制作。

2 欧洲的皇帝或国王爱用什么什么几世为名，例如亨利四世、查理一世等。

3 这是美国法庭上律师常用的话语。

4 我的小山雀：出自电影《我的小山雀》，美国20世纪40年代最成功的电影之一。其中男主角曾在面临绞刑前喊出最后的愿望：“死前我想看一眼巴黎，费城也行。”

5 A型人格者属于较具进取心、侵略性、自信心、成就感，并且容易紧张。

6 芝宝：1932年诞生的美国打火机品牌。

7 斯科塞斯（1942——）美国电影导演，此处指其作品。

8 维罗妮卡·莱克（1919—1973）美国著名戏剧、电影演员。

第6章

一到星期六上午，无论经过附近哪片空地，都会看到一群群身穿鲜艳衬衫短裤、戴着护膝的少男少女们追着足球跑来跑去。现在，有组织的足球赛已经成为一种孩子们不容错过的成长仪式了。当然，父母也得跟着出来，带着折叠椅、咖啡等，还有各自评头论足的立场。

有个男人，是蕾切尔队友的父亲，特别能“瞎搅和”。他总要设法搅进每场比赛，在场外大声喊叫，指挥他女儿这样那样。而每当他的指挥没起到作用时，就责备他女儿。尽管那孩子是队里踢得最好的一个！但长此以往，恐怕几年后，她就会是一副染着一头蓝发、抹着黑色口红，身上到处打着各种圆环的样子了！

大多数人认为，这家伙是把自己的积郁都发泄在孩子身上了。或许婴儿潮¹出生的人都把竞争看得太重太重了。但我觉得，他应该是还没从越南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的确，我们这一代人对战争从来没什么好感。我们所经历的不是像凡尔登战役²和诺曼底登陆³那样可称之为“神圣”的战争。相反，有的只是那场不光彩的游击战，我们的青年成了越共⁴的活靶子；还有另外一场战争，我们甚至怀疑是否应该参战。三十年后，所有压抑着的挫败感，都由那样的家伙发泄出来。遗憾的是，那些人并没有因为这种发泄而变得平和一些。

场地上空徘徊着阴沉的雾气，偶尔有冷冷的雨点打在脸上。地上有些地方还结着冰，但大部分地面已经开始变得泥泞不堪。我带了一热水瓶的咖啡，但这一节结束时手指还是冻得麻木了。

蕾切尔踢的是中卫。在一阵特别激烈的对抗后，她抢到了球，然后传给前锋，前锋运球直下，射门得分。“好球……”我们这边爆发出一片欢呼声。我和其他家长一起大声喝彩，完全不顾这种行为是否符合父母身份。突然，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我回过头去，眼前突然一亮，顿时又泄了气。该死！真希望我前夫不要长得那么像凯文·科斯特纳⁵。看来我下半辈子注定要在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中度过了。我冲他一笑。

巴里回给我一个笑脸，那感觉就像在说，我知道我看起来特帅。

他穿着羊绒背心、高领毛衣、牛仔裤和工作靴，的确看着不错。事实上，他唯一不太完美的地方就是鼻子，太长太窄。但这点反而让他的帅气恰到好处。

“她表现得怎样？”他看向场上。

“刚做了一个漂亮的助攻。”我如实描述。

“不愧是我的女儿。”

我忽略掉他满是占有欲的虚荣心。“比赛结束后打算带她去哪儿？”

“可能回我家。”

“没特别的安排？”

巴里耸耸肩。我换了个姿势站立。通常，他会迫不及待地向我炫耀他为蕾切尔安排的一连串周末计划，就好像我们在竞相博得女儿的好感，而赢家就是让她在周末晚上玩得最筋疲力尽的那一方。

“你呢？”

“去我爸那里。”

“哦。”

我盯着他：“你还好吧？”

“很好呀。”他的目光从一个守门员飞快地转向另一个。

我双手抱着微温的热水瓶。他从来不擅长说谎。

果然，他接着说，“我要跟你点事儿。”

一阵刺痛窜过脊梁；听说，他有了女友。我尽量做出无所谓的样子。“说吧。”

“我可能暂时无法支付蕾切尔的抚养费。”

我就知道。“为什么？”

“我——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我的目光飘到他后面，猜想他会说些关于婚礼、公寓和蜜月之类的话，但场地另一头的欢呼声打断了我的思路。对方进球了。我们这边纷纷发出叹息声。巴里低头看着地面。

“怎么了？”

他犹豫了一下，说：“我有只股票亏了。”

我不知道是该松口气还是该愤怒。“你又开始炒股了呀。”离婚前，我们开过一个网上交易的共同账户，属于一家小型财团联盟的当日交易，里面没多少钱，因为是心理咨询师建议我们找点事情一起做才开的。离婚的时候关闭了那个账户，把钱分了。“多少？”

又一阵迟疑。“大约10万。”

“10万？”我叫了一声。这一瞬间，球场边缘的吵闹声突然变得空洞，好像从空管子里传过来似的。

“是个高新技术孵化中心，”他继续说，“他们买了几家新兴的科技公司。但这不是他们的错，”他谨慎地说。“那是一家很棒的投资公司。我对他们做过大量研究，他们是有这个实力的，只是市场形势太糟了。现在他们正转型向房地产发展。会赚回来的。”

女孩们在场地上闪过来躲过去的，像是泥海里飘来荡去的浮标。

“赚回来？说什么呀，巴里？”

“现在已经触底了，马上就会好转，我想继续买下去，等它回升。”

“等等，你才亏了十万，就连女儿的抚养费都付不起了，还要投钱进去！”

他的下巴动了起来：“现在正是买进的好时机。这样吧，艾利。你肯定可以撑几个月的，我到时会把钱还给你。”

“巴里，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支票不会好转呢？如果它越跌越低怎么办？”

“不会再跌了。我们——我是亏惨了，但现在不跌了，我保证。反正就几个月而已。”

又来这一套。他总是向我保证，说些甜言蜜语，勾画出诱人的图景，而我总是相信他。但现在我们已经不再是夫妻，我也没必要再陪他玩这游戏了。

“巴里，我不能同意。你知道我过得有多紧吗？”

他眼里的暖意消失了。“天哪，艾利，别这样！你还不至于要去申请社会救济吧。”

激怒我！这是他的一贯做法。很快，股票下跌也会怪到我头上了。“你没搞清楚吧？我没必要让步。法官是这么说的，你必须确保我按时收到支票。”

我在球门区看完了剩下的比赛——独自一人。

1 婴儿潮：这里指美国1946年-1964年间人口大量出生的现象。

2 凡尔登战役（19160221-1219），法军大胜，德军大败，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3 诺曼底登陆（19440606-0825）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始了反法西斯战争西线战场的大规模反攻。

4 越共：越南战争期间，美国人对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简称，也统称一切越南抗美人士。

5 凯文·科斯特纳（1955—）：美国电影演员、导演兼制片人。

第7章

老爸住在司考基的一所养老院里。那座殖民地风格建筑的后面是一个花园，约一英亩大小；大堂里有个很大的休息室，每天有服务人员清洁房间，买菜做饭，人们称之为辅助生活型住房；住在这里不用自己铺床、做饭、搞清洁。我一直恳求院方将我放进等候入院的名单里，但老爸说，你得先挣一大笔钱，然后才能收买那帮强盗。

我那天下午去得较晚；停好车后，推开玻璃门走进去。老爸正和几个老哥们儿在休息室里玩梭哈¹，牌桌上空弥漫着蓝色的雪茄烟雾。他脑袋发亮，布满了老年斑；甩出一把筹码时，头皮在灯光照射下泛着微光；看上去似乎比一周前更加衰老。

“艾利，亲爱的，”他从房间那边叫我。“我的好莱坞明星怎么样了？”自从《欢庆芝加哥》节目播出后，他就这样地称呼我，半是玩笑，半是自豪。

“我不是和你说了嘛，爸。好莱坞是俗人的，请叫我里娜·韦特缪勒²。”

“好吧，这边来，里娜。”

他立即向我介绍另外几个一块打牌的人，全然忘记了我早就认识他们。阿尔浑身圆肿，活像个老年版的皮尔斯布力面团宝宝；马弗又高又瘦，比阿尔稍硬朗；还有弗兰克，干瘪的脸上戴着厚厚的眼镜。

“打扰你们打牌了，真不好意思。我就在旁边等着。”

“不用，反正我输着呢。”

“不算刚才那一盘的话，你才没输，杰克，”马弗喃喃地说。

“拿女儿当幌子，土蝮蛇？”这是弗兰克说的。“她出现得可真是时候。”

“你们就是妒忌我有个漂亮女儿。”老爸收起筹码，向我使了个眼色。他本来就不高，现在背也挺不直了，但彬彬有礼的举止还是会给人值得信赖的感觉。他很爱笑，一笑起来眼睛就埋在皱纹下看不见了。

老爸领我走向电梯，“谢谢伙计们，赢了不少呢。”

我们乘电梯上到三楼，沿走廊往里走，绕过停在他房门旁的清洁手推车，进到房间里。老爸的房间是一室一厅，客厅很大，干净整洁。他放上一张本尼·古德曼³的唱片，为自己倒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酒。“听本尼·古德曼一定得配杯酒，”他说。

“爸，你下午不应该喝酒的。”

“现在担心这事有点晚了。”他又往杯子里放了三块冰。“要喝什么？”

“健怡可乐，谢谢。”

他给我准备饮料的时候，我瞄了一下摊开在沙发上的报纸。有条头版新闻说的是老大党⁴推出的联邦参议员候选人是玛丽安·艾弗森，对手却是现任的民主党参议员。艾弗森承袭了利迪·多尔⁵的温和保守，发表的言论句句中肯，甚至主张堕胎合法化。

爸爸把饮料递给我，然后坐在他那张棕色皮革、金线包边的旧靠椅上，跟着大合唱歌曲《唱吧、唱吧、唱吧》哼了起来；唱完后他双手展开，“Nu？”

“Nu”是个意地绪语⁶单词，表意灵活，可以是“有什么新鲜事？”或者“哦，对了”，又或者“找我什么事？”

我纠结着要不要和他说钱的事情。他向来不喜欢巴里，主要因为我们是德裔犹太人，而巴里的家族来自克拉科夫⁷东部，他不是犹太人。老爸那个时代的人对这种事情看得很重。在他眼里，巴里从来就不是个成功的房地产律师，只是个不能给他女儿幸福的小混混。我好像都已经听到他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会这样”了；于是决定不给他讲巴里的事。

“我挺好的，爸爸。你呢？”

“马弗的儿子给他带了一包珍藏的古巴雪茄。”

“爸，你得注意——”

“Sorgsichnicht⁸，艾利。我早晚要被你唠叨死。”

“你搬来这儿之前从不抽烟的。”

“所以呢？我应该搬走，就因为在这里可以抽到不错的雪茄？”他打量着我。“搬去和你住怎样？”

“好吧好吧，你赢了。”顽固的家伙，就是不让我替他操心。

他舒适地稳坐在椅子上。“蕾切尔怎么样了？”

“你真应该看看她在球场上的表现。”我说了蕾切尔早上踢球的情况。

“你们女人要强大起来啦。”他笑着说，“你妈妈肯定会为你们感到骄傲。”

我母亲一直是个出色的自由主义者，还是在华盛顿长大的，考虑到这一点，她可算是个特别叛逆的人。尽管华盛顿现在风光得很，过去却是个毫无活力的南部小城。妈妈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坚守礼节。她常说，权力归于人民，可你得注意举止。

爸爸起身去换上《辛纳特拉 9 与贝西伯爵 10》的唱片，跟着响弦鼓鼓刷的节奏打着响指。我的眼睛又飘到报纸上。“还不仅仅在运动方面，”我说。

爸爸一脸迷惑。

“女人强大了。”我指向报纸。“她，你怎么看？”

“她是个政客。”他轻哼了一声。“还是富二代。”

我们又坐了几分钟，弗兰克 11 低声唱起《你在我心灵深处》。

我看着双手——该修一下指甲了。

“怎么了，亲爱的？”

我抬起头来，“没事，怎么问这个？”

“你看起来像是刚破产一样，要不就是和最好的朋友闹翻了。”

到了晚年，他却非常敏锐。我盘算着该跟他说点什么，“嗯，是有点事，前几天发生一件挺伤心的事情。”

“什么事？”

我脱口就说了露丝·弗莱希曼的来信和我在罗杰斯公园的经历。等我说完这些时，太阳从云缝里钻了出来。午后的光线斜斜地从窗户射进来，照出老爸惊讶而伤感的神情。

“噢，爸爸，对不起，我不该说这些的。”我顿时感觉非常内疚。一个年老的男人和女人孤零零地死去，死后也没有家人为他们哀悼，他听到这种事肯定会难受。“爸爸，那种事情不会发生在你身上的。”我伸手去搂住他。“其实也不全是糟糕事，”我说，“弗莱希曼太太给了我一样他的东西。一个打火机，好像挺值钱的呢。”

“是吗？”他脸上恢复了神采。

“迈克在帮我查它值多少钱。”我伸手到包底摸出打火机，“就是这个；迈克说这是芝宝。”我递给老爸。

他皱起眉头看了一下，然后从衬衣口袋里拿出老花镜戴上，仔细审视着打火机。当他再抬起头看我时，脸上的神采已经退去了。“你再说一下，从哪里弄到的？”

我告诉了他。

“你说是，本·辛克莱？”

“对。”

他眼里闪烁着一些我看不懂的东西，“怎么了？”

“我以前见过这个打火机。它只可能属于一个人。”

“爸，别开玩笑。”但我从他脸上看出他并没有开玩笑。“你是说，你——认识——本·辛克莱？”

他抓了抓后颈，“我认识他时，他叫本·斯库尼克——我们都叫他‘砸脑袋’。看这——”他让我看刻在上面的字母：SKL 12。

“砸脑袋？你以前认识一个叫‘砸脑袋’的家伙？”

“大家都这么叫他。”

“那是什么名字呀？”

“我想是因为，如果他憎恨你，就会砸扁你的脑袋吧。”

我瞟了一眼打火机，又看着爸爸。

“我还记得他拿到这个打火机的时候。这是第一批有雕刻图案的芝宝打火机。他当时特别得意，总是随身带着，为女士们点烟。”爸爸轻轻拨动打火轮，打出一个火花。

“等一下，”我有点怀疑。“你怎么知道是同一个打火机？”

“你看这里。”爸爸指着上面的图案，一个男人靠着灯柱。“他们称这个图案为‘醉汉’。这是第一批雕刻在打火机上的图案，应该是36年出产的。砸脑袋买了一个，也让米勒酒吧的所有男孩使用。你知道，因为混酒吧的关系。”他身子前倾。“再说了，有多少人会这样张扬地把自己的外号刻在打火机上？这一定是砸脑袋的。”

这时，音乐结束了，屋里的空气更加沉闷。

1 梭哈，又称沙蟹、五张种马，是扑克游戏的一种。

2 里娜·韦特缪勒（1926——），意大利女导演，具有女权主义思想，作品为社会底层百姓说话。

3 本尼·古德曼（1909—1986）美国单簧管演奏家，作曲家。

4 老大党：美国共和党的别称。

5 利迪·多尔（1936—）美国共和党人，曾任职于里根与小布什两届内阁及联邦参议院。

6 意地绪语：东欧年老的犹太人使用的一种语言。

7 克拉科夫：波兰的一个城市。

8 Sorg sich nicht：德语：别担心。

9 弗兰克·辛纳特拉（1915—1998），又译作法兰克·辛纳屈，被公认为20世纪最重要流行音乐人物。

10 贝西伯爵（1904—1984）：又译作巴锡伯爵，爵士音乐家，其乐队为爵士乐时代几个主要的乐队之一。

11 弗兰克，这里指弗兰克·辛纳特拉，

12 “砸脑袋”的英文是Skull，本义为头骨，SKL表示Skull的缩写。

第8章

“你知道的，我年轻时在朗代尔混过一阵子，”爸爸说着，坐进了舒服的安乐椅。

“那是三十年代最后几年，对不对？”我蜷缩在沙发上。以前听他讲过年轻时的经历：他如何在一家名叫戴维·米勒的台球室兼酒吧闲逛；他如何自称“土蝮蛇杰克”；他的铁哥们——“皮条客巴尼”，如何坑蒙拐骗，给地头蛇和妓女之流跑腿牵线。拍摄《欢庆芝加哥》时，他拒绝采访，不过他的一些回忆还是出现在片子里了。

“巴尼·泰特曼是我的铁哥们。他父母在道格拉斯大道附近开了一间公寓和馆子。”他停了一下。“我父母不赞成我和他来往。”

“为什么呢？”

“我们家族是从海德公园迁来的德裔犹太人。”他耸了耸肩。“泰特曼家却不是。当然啦，我那时不大在乎这些。”

我不安地扭动了一下。人是会变的。

“我和巴尼混在戴维·米勒酒吧那帮小子中间，很卖力气。砸脑袋也是那帮人中的一个。”他抿了一小口威士忌；杯子里的冰块已经融化了大半。“砸脑袋个头不大，但精瘦结实，强壮有力，意志坚韧，而且善于哄骗，树上的鸟儿都会被他们哄下来。”他笑起来嘴就咧开，显然沉浸于往事之中。

“他原来是哪儿的人呢？”

“有人说是纽约人，也有人说他是从玛克斯韦尔街过来的。没人说得清楚。不过，我可以說一件事。砸脑袋最讲究穿着打扮，总是穿高档的毛料西服，还打着丝绸领带，戴着一顶可翻式帽檐的软呢帽。”

我想起了露丝·弗莱希曼给我看过的那张照片。“我在弗莱希曼太太那里见过一张照片，照片中是一男一女，男的手里就拿着一顶可翻式软呢帽。”

爸爸头一偏。“给我看看。”

“没带来，在家里。”我又问道：“那么，这个砸脑袋，他干些什么

呢？”

“混赌场啦，行贿兼收保护费啦。”爸爸清了清嗓子。“都是些我鄙视的勾当，你懂的。”

“你当然不会参与。”

“不过我要给你说，艾利，他当时的行为处事可很得女人们欢心呢。”

“从他那儿学了几招吧，嘿嘿。”

爸爸的额头皱了起来。“我那时只有跑腿的份儿，就是通风报信。”

“你那会儿就是跟街头混混瞎胡闹。”

一声叹息溜出了爸爸的双唇。“当时的情况与现在大不相同，宝贝儿。你得明白，正是戴维·米勒那帮人让克拉伦登滨湖区在二十年代对公众开放，那以前是被限制进入的。而且也正是由于那帮小伙子对抗那些爱尔兰街头恶霸，才保全了一大批Yeshiva-bochurs¹。而且还有牵涉到纳粹的传言。”

“什么传言？”

“人们说，戴维·米勒那些人当时在追踪北边的纳粹团伙成员。”

“真的？”

爸爸的眼光越过了我。“那一年夏天，米莉亚姆·赫希，是个女演员，演意地绪语戏剧的，我对她一见钟情，整个夏天都围着她转；就这样遇见砸脑袋的，他俩正难舍难分。”他突然停住，看着我旁边，似乎在纠结是否应该说下去。

先是蕾切尔，现在又是老爸。看来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爸爸！这都六十多年过去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他揉了揉鼻子。“是这话。呃，结果米莉亚姆遇害，当然砸脑袋就去追查凶手，查出凶手原来是纳粹团伙的头子。”

“她被杀了？”

“因为纳粹发现米莉亚姆是砸脑袋的线人，在暗中监视他们。”

“天哪！后来呢？”

“砸脑袋杀了那个纳粹头子，然后就无影无踪了。我说的是砸脑袋。”他撑着椅子站了起来，步履蹒跚地进了厨房。

我跟着进了厨房。“去了哪儿呢？”

“他说是去了欧洲，参加了地下组织。”

“秘密抵抗组织 2？”

“他是这么说的。可谁知真实的情况呢？他总是编得出故事来。”

“后来又见到过他吗？”

爸爸把一袋椒盐脆饼干抖进碗里。“见过一次。战后。那时我还没去上法学院。”他把碗递给我。“当时，我和巴尼正在米勒酒吧喝啤酒。我并没有看见他走进来，可是突然之间，他就出现在我们面前，跟我们坐了一会儿。没坐多久，我记得。他当时shpulked 3，不停地东张西望，还从窗子里往外窥探。后来才知道他是在潜逃之中。”

我拿起一片饼干。“你们说了些什么呢？”

老爸耸起双肩。“杂七杂八的什么都说了一些。当时我还在服役，并且我——”他突然僵住了，很不安的样子。“呃，当时正在谋划退役后的出路。我们说的就是这一类的。几天以后，他就因故意杀人罪而被捕。”

“判刑了吗？”

“判了。他们整了他个无期。”

“后来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吗？”

“音信全无。”老爸走回到起居室，低头摆弄CD播放机。

“我就是想不通，这个砸脑袋，或者本·辛克莱，怎么会把我的名字写在纸片上？”

爸爸眉头一皱：“我也搞不懂。”

“你们两人之间是否还有什么旧账未了？”

“没有。”他放进了另一张CD。“可能他是想祝贺你的节目。他以前确实住在朗代尔。”

“可能吧。”我就着可乐咽下饼干。“也可能是我的名字让他想起了你，他想和你再联系上。”

“那他怎么不直接打电话呢？”

“你忘了吗？自打你搬了家，没人知道你的新号码呀。”

“那倒是。”

“他有些东西放在我那儿的，也许我该带几件过来，让你看看那人是否真的是他。”

老爸坐回了椅子上。“是些什么东西？”

“几个纸箱子，主要是衣物。还有那张照片。桥上一男一女，抱着个婴儿。背景像是欧洲。砸脑袋结过婚没有？”

“不知道。”

“还有个铁盒子，但是锁着的。露丝特别想打开它，甚至让我用上了指甲锉。结果还是没打开。”

“我也不清楚，艾利。这人如果真是砸脑袋的话，就不是你想象的那种——”

我急忙插话：“可你以前认识他，爸爸。如果说这事儿完全是巧合，你不觉得太奇怪了吗？”

“对呀，不过——”

“怎么样，明白为什么跟你说这些了吧？”

我把喝空了的杯子拿进厨房。

没过多久，我就离开了。那辆清洁车依然停在走廊里。旁边堆着一些小肥皂，我拿了几块装进了衣兜——这好像成了我对付紧张情绪的一个习惯。电梯门一打开，老爸的房间里就飘出了《我可爱的小城》的第一串音符。

1 Yeshiva-bochurs：意地绪语，犹太教神学院学生。

2 秘密抵抗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纳粹占领国家中的秘密反法西斯组织。

3 Shpulkes：意地绪语：心神不定，坐立不安。

第9章

我回到家已是黄昏。车道两侧簇拥着新近吐芽的灌木，车道也就嵌在它们投下的阴影里。我把车停进车库，听着《奇迹》的最后一句歌词，希望自己来生能成为另一个格瑞斯·斯利克¹。直到最后一个音符淡去，我才注意到地下室的门开着，本来以为自己离开前关上了呢。我停好车，熄灭引擎，走进屋子，心里惦记着厨房里那瓶还没开的葡萄酒。我一上楼，就惊呆了——所有的橱柜门全都大大敞开，有几扇还晃荡着几乎要掉下来，吧台上满是瓷器碎片，抽屉也全都开着，餐具扔得到处都是。我平日里归置好的一沓报纸散乱地堆在地上，上面压着拖把笤帚。食品柜也被翻空，汤罐头散落，底下是压烂了的麦片盒。

我迅速扫了一眼这混乱的状况，随即跑进起居室。沙发基座有几处被划破，坐垫被人掏空，变成了一团破布和填充物。茶几翻倒在地。我那几件高档银器被甩到角落里。我突然惊觉——入侵者可能还在房里！

随即飞奔出门，跳进车里，倒退着开出车库，停在街区尽头。我用手机按下911，双手都在颤抖。警方的调配员让我留在原地不动，并且无论如何都不要进屋——这点他们大可放心。我抓紧方向盘。要是蕾切尔没跟巴里在一起可怎么办？要是事发时她在家里，独自一人，那会怎样？我吞了吞口水。

几分钟后，两辆巡逻车闪着灯开过来，慢慢停在我家门口。一男一女两位警官手按枪套跳下车来。看着他们闪身进屋，我努力把事情往好的方面想。随着不同房间的灯光次第亮起，我密切注意着屋里的情况。没有枪声。

两位警官出来，走到沃尔沃前。我摇下车窗。

“屋里没人，夫人。”那位年轻的男警官说道。他的警徽上写着“诺斯警官”。“你可以回去了。”

我把方向盘抓得更紧。

“你现在可以回去了，”他重复道。“屋里什么都没有。”

我点头，依旧待在车里。

那位女警官的警徽上写着“弗莱彻”，她伸手来开车门。“你得看看丢了什么。我们还要问几个问题。”

我强迫自己下了车。

我们一间间屋子查看；我努力回忆着有什么不见了，同时却觉得自己与这景象间有一种奇异的距离感，好像有一层凝胶般的幕布落在眼前。然后，我坐在楼梯上，诺斯问我什么时候离开的，去了哪，什么时候回来的。他问我是否知道有谁可能会这么干。我摇摇头。

“最近没跟什么亲戚起过争执？”

“没有。”

“没跟同事闹过矛盾？”诺斯问。

“我是自由职业者，就在楼上工作。”两位警官交换了一下眼色。“那么，你做什么的？”

我跑上楼。办公室里，档案柜的抽屉都被扯了出来，东西散了一地。剪刀，笔，磁盘。电脑开着，屏保是一系列名家摄影的静物图，此刻正不怀好意地闪动。

“我关了电脑的。”我说。“那台电脑，早晨还是关着的。”

“你确定吗？”弗莱彻眯眼看着我。“现在大家都习惯开着电脑。”

“非常确定。”

她检查了一下键盘和鼠标。诺斯下了楼，拿了一个帆布包回来。“我们可以提取一下指纹，”她说——但不是对我，而是对她的搭档。

诺斯掏出一台相机开始拍照。他从所有角度拍摄了工作间，然后示意弗莱彻“都是你的了。”他回到楼下，起居室传来他走动的声音。

弗莱彻从包里拿出一个小盒子，打开并取出一个毛刷和一罐好像黑色粉末的东西。她戴上乳胶手套，开始用毛刷细扫我的键盘和鼠标。“这些不是物证科的工作吗？”我问道。

“我发誓，再有一个人说我得像电视里演的那样干，我就把工作让

给他。其实大部分警察要自己做。”

“怎么会？”

“除非是在大城市，我们没那么多人力和预算。”

“哦。”键盘上多了厚厚的一层。“呃，那些粉末不会搞坏电脑吧？”

她脸上的表情告诉我不要多嘴。她在屋里忙来忙去，仔细刷着抽屉把手和边角，文件柜，门把，然后检查结果。结束后，她收起工具。工作间看着更糟乱了。“我收集了很多印记，不久就会知道是谁留下的。”她站起身来，手在裤子上擦了擦。“好了，你想好丢了什么吗？”

我把包丢在椅子上，勉强翻了翻这堆凌乱不堪的东西。“我说不好。我想楼下也许丢了些银器，还可能少了些珠宝。但不能肯定。”

“趁现在还记得，你该写下来。”

她拿起包。

一阵惊恐扼住咽喉。“你不会要走了吧？”你们不能抛下我独自在此！

我们走下楼梯——她才不管我害不害怕。“我们要把这些交给侦查员。他可能需要你和你女儿的指纹，用来比对。北岸这一带最近发生了一连串入室盗窃案。”

“所以这只不过是一般的入室盗窃吗？”

走到楼梯口，诺斯也过来了。“城里来的那些吸毒的。你算幸运，他们没偷多少东西。”

“哦。”我双臂抱在胸前。“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他考虑了一下。“可以清理一下。我看，证物都收集好了。”

“他们……他们不会再回来了吧？”

“绝对不会。”他笑了，做了一个皮下注射的动作。“早就跑远了。”

我没有回应。

他收起笑容，尴尬地碰了碰帽檐。“今晚有人能陪你吗？”

我不能告诉老爸，他会急出心脏病的，也不想叫苏珊和吉娜，反正她们大概也不在家。“没有。”

“哦，那你最好去住宾馆。明早就会感觉好些了。”

他们走了后，我边走边捡着地上的杂物，好歹穿过厨房，走到冰箱旁，拿出一瓶波本²酒，庆幸这个没被偷走。我倒了一英寸高的酒在玻璃杯里，一饮而尽，尽力无视它的灼烧感；接着又喝了一杯。

三杯下肚，我决定不理睬诺斯的建议；这是我自己的家，任何无耻的窃贼都不能把我赶出去！我费力在厨房的拖把底下找出电话本，叫了一个24小时锁匠。他给每扇门都装了双重锁。接着我走过每间屋子，轻抚屋里的东西，好像摸一摸就能标记成是我的，就能把它们永远钉在原处。

一串珍珠项链和配套的耳环不见了，但巴里作为结婚纪念日礼物送我的钻石手链还在珠宝盒里，而且我放在床垫底下的应急现金也没丢。虽然电脑被打开了，但我的文件都在，放在驱动里的磁盘也在。蕾切尔的房间没人动过，我十分惊讶——甚至，还有一阵莫名的感激！

楼下，我的纯银水果盆和咖啡壶都不见了，但是配套的托盘，连带着糖罐、奶油瓶都还在。很奇怪。瘾君子应该想要的那些东西，比如电视，录像机，微波炉之类的，都没被拿走，其他东西却不见了。

我在厨房里到处找垃圾袋时把暖气开了，屋里涌起一阵暖流这才想起还没检查地下室。那里没放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台旧的健身自行车，巴里买的，本来想弄一个家庭健身房。自行车型号很老，早已落后于时尚，他只用了大约一个月，搬走的时候就没带走。

我走进地下室。自行车仍在——已积满灰尘，还有蕾切尔的一袋子旧玩具，一张摇晃的桌子，几把不配套的椅子。好像没什么被动过。我正要往回走，顺便瞥了一眼门背后——砸脑袋的箱子已不见踪影！

- 1 美国女歌手及词曲作者，是 摇滚乐的 领军人物，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的迷幻摇滚风格时代，从越战、肯尼迪被刺及公民权益斗争等事件中汲取精华进行创作。
- 2 波本酒，即波本威士忌；波本是美国肯塔基州一个地名。

第10章

第二天早上还不到九点，负责我们社区的警探丹·奥马利就到了我家门口。他个子高高，金发白肤，长着雀斑——就像那个依靠生长激素长高的豪迪·杜迪¹。我领他到了厨房，他靠着门框打量着屋里。房间中央放着一个垃圾袋，袋里塞满了瓷器碎片、食物垃圾和废旧报纸，桌上满是各种餐具。

“抱歉。”我赶紧腾出一片桌面。

他小心翼翼地坐下，引导我细说昨晚的情况，同时匆匆记录下来。我拢了一下头发。难道他没看到弗莱彻和诺斯的报告？可是，听我说到纸箱子也不见了时，他皱了下眉。“纸箱子？报告上可没提到。”

不是有假设、推理这么一回事儿么？“呃……我后来才发现纸箱不见了的。”

“箱子里装的是什？”

我详细地给他说了。

“这么说来，这两个箱子的主人你根本不认识。”他偏了一下脑袋。“放在你这里有多久了？”

“一两天。”

“而且那人已经死了？”

“不错。”

“他住在什么地方？”

“罗杰斯公园。但他的女房东两天前也死于心脏病发作，比他晚一个月左右。”

“他的亲属呢？”

我耸耸肩。

他环视了一周，手指摩挲着两边长短不一的红色八字胡；然后放下手来，似乎经过深思熟虑以后，要把先前的推测全部否定。

“你查对了指纹没有？”我问道。“昨天来的警官提取了指纹。”而且留下了满屋的狼藉——尽管弗莱彻拒不认账。

“应该没有什么发现。那些指纹很可能是你自己的。”他扭动着手指。“现在那些吸毒贩毒者都知道戴手套作案。”

“那么，你不需要我的指纹？也不需要我女儿的？”几年以前，警方在商场搞了一次儿童安全宣传活动，我当时趁机保留了一套蕾切尔的指纹。

“我跟你说实话，福尔曼女士。大多数入室盗窃案的结果都无人被捕。你这还算是很轻的了。多想想自己的好运吧。”这已经是第二个警察说我幸运了。

“你确定是吸毒者干的？”

“最近有维修工来过吗？”

“没有。”

“清洁女工？庭园设计师？”

“没有。”

他查看了一下记录。“你的前夫呢？来看女儿时有没有争吵，为抚养费等等之类的事？”

“难道人人都要怀疑？”

他抬起头来看着我。

“肯定不是他干的，”我连忙说道。“周末他带着女儿呢。而且，这儿再也没有他想要的东西了。”

他露出一丝微笑。“你换了锁？”

“昨晚换的。”

“报警系统呢？”

“买不起。”

“还是安上吧，心里会踏实一些。”

临走前，他给了我几本有关家庭安全防护的小册子，其实就是

《警民好伙伴，携手保平安》计划的部分内容。看着他的车子离去，我突然想起，这一个星期与警方打的交道，超过了以往三十年。他们也从“猪猡 2”进化成了伙伴。这大概又证明了老爸常说的一句话：有了财产，就会趋于保守。尽管我不愿承认，但他说的没错。

我正忙着把垃圾袋搬到路边让垃圾车收取，就看见苏珊来了。她一头红发，身材苗条，哪怕是穿着汗衫，也让我相形见绌。小区里其他所有女人都是一头金发，穿着勃肯牌 3 的鞋子，戴着珍珠项链，于是苏珊·塞勒就觉得自己是个异类。我也一样。她用评估损失的目光打量了一番厨房：“没我想的那么严重。”

“我从天亮一直收拾到了现在。”

“那就该歇一会儿了。来吧，出去走走。”她拉开了厨房门。“总共丢了多少？”

“就是我给你说的那么多。首饰、两件银器和那些纸箱子。”

“太奇怪了。”

“我也觉得奇怪。”我们慢跑着上了哈普路，环形道路的北端。尽管微弱的阳光穿透了层层阴云，气温依旧大约在费尔班克斯 4 和晴朗时的西雅图 5 之间。苏珊一头红发，映衬着青色的运动衫，犹如一团火焰。我一身破旧的灰色运动衫，脏兮兮的，裤腿上还溅有几点油漆。

我们走下台阶。我总结了一下奥马里的来访。“他的基本态度就是：‘算了吧，女士。’我看他们根本就不打算去抓那些杂种。”

“还有呢？”

“他给了我几本居家安全防范的小册子，”我说道。“是《警民好伙伴，携手保平安》计划里面的部分内容。”

她眼珠子转了一下：“下一步怎么打算的？”

“不知道。找保险公司理赔、搬家、尽量避免情绪化。”我瞟了她一眼：“这衣服真好看！”

“24美元。TJ麦克斯 6 买的。”

我和苏珊就是在一个折扣店相遇的。当时，她指着一件标价打两折、薄荷绿的加菲尔德&马克斯 7 套装，对我说那颜色正适合我。那次我们一起喝咖啡时，我向她倾诉自己关车门时夹了蕾切尔的手指，她也坦言曾经坐着了女儿，结果压断了女儿的锁骨，我们就成了朋友。后来，当她说起在马林郡 8 的一处海滩上亲眼见到过格蕾丝·斯里克 9 时——当时格蕾丝正在观看海獭，我就知道我俩的友谊将维持终生了。

“我想这一段时间都不大可能买什么东西，”我说。

“打折也不买？”

我摇摇头。“不仅仅是因为家里刚遭偷过。我一开始就不该买这房子。”我跟她说起巴里炒股亏了的事。“离婚时，我就下定决心，不能影响到蕾切尔，我要努力给她安稳的生活；就因为这，我才拼命努力要保住这个房子。”

几个孩子骑着单车飞驰而过，我俩差点儿躲闪不及。

“多数女人都是这样的，”苏珊说。

“我又收到了账单。所有的钱都用来还房贷，支付水电气和购买食品。至于热水器、空调出不出毛病，屋顶漏不漏雨，就只能求上帝保佑了。我一直都过得很紧，现在还打算安装警报系统。该死的房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苏珊没说什么；她很善于倾听。

“再看看巴里吧。没错，离婚后的几个月，他手头拮据，或许甚至持续了一年。但现在他买了自己的分户式公寓，每个月只付一千美元左右的抚养费，并没有其他的义务。这我也不想说什么。他甚至还有足够的钱去炒股。”我加快了步子。“你说，我究竟错在哪儿，竟然会落到这个地步？”

“就当时而言，那是最佳的决定。”

“目光短浅的决定！”

“不要这么自责。未来的情况谁能有把握呢？”

我们走到了道路尽头的天主教堂。停车场已成了车海，其中一辆白色的豪华轿车前面贴着“新婚”的标记，保险杠上飘动着粉色和白色的飘带。“你需要达斯汀·霍夫曼 10 的时候，他会在哪儿？”
“什么？”

“只要有一丝希望，就应该有人来阻止婚礼。”我指着那辆婚车说。“因为离婚的概率是50% 11 ！”

苏珊的一边眉毛跳了一下。八年的朋友，相互都能察觉到彼此的心思，就算想要尽量掩饰也不行。“唉，今天尽遇到伤心事。”

“苏珊，如果巴里就是不拿抚养费，我该怎么办？”

“恐怕你反应过度了吧？”

“对巴里？”

“管他发生了什么，你都会撑过去的。大不了你可以借钱呀，人们天天如此。那地方就叫银行。”

“那得假设我的信用等级没有跳水。事实上很可能已经跳水了。离婚后得花多年的时间才能把我的信用等级单独列出。巴里过去的信用记录——”

“你知道的，有时候我觉得你忧虑过度！艾利。你知道人们常说什么来着？‘忧虑过久，真会发生’。自我应验的预言。”

“我不是忧虑过度，只是想要能够……掌控，控制自己的生活。”

“好啊，现在终于触到了问题的根源。除了我上次听到的那些，像这种偶尔发生的入室盗窃和前夫的问题，你一个离了婚的女人管得着吗？”

我刚要插话，她赶紧抢着说：

“听着，艾利。我知道情况很糟糕。你此刻就想要答案，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你这段时间确实很不顺。但你必须走出来。谁也说不准事情会怎么发展；也许警方会抓住那些窃贼、股票也可能会涨回来呢？”

“而且可能真的有牙仙 12 出现呢。”

向西经过蕾切尔的学校时，我们的步子变得节奏明快，颇有韵味。早先闪过的那几个儿童自行车手现在操场上弯来绕去地显示他们的车技。

苏珊换了个话题：“玛丽安·艾弗森几周后要在森林湖市 13 办个募资集会。”

“不错嘛。”

“道格要赞助她。”道格是苏珊的老公，社区的财产托管人，热心参与地方政治活动。“你跟我们一起去吧。”

我皱了一下鼻子。年轻时，我参加过革命活动，坚信我们会推翻法西斯猪猡的腐败制度；读过《革命时代》，研究过三位M的著作：马克思、毛泽东和马尔库塞 14。不过没有坚持多久，因为人们说我是毫无希望的资产阶级小姐，无论我多么积极地参加革命都改变不了。从此我便远离政治，最大的愿望就是一家人平平安安。

“她是个女人，艾利。她主张人工流产合法化。”

“对一个共和党来说，这还挺需要勇气的。”

苏珊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别逗了。比起你支持过的那些候选人，她至少还很有可能胜出。”

我瞪了她一眼。

“而且说不定，你的男神就在那儿呢。”

我突然加速，创起的灰尘落了她一身。

1 美国儿童电视节目《豪迪·杜迪》中的主人公。

2 美国民间对警察的蔑称，犹如我国以前作品中的“黑狗子”。

3 一种鞋底宽平的皮质凉鞋。

4 费尔班克斯为阿拉斯加州矿业中心，靠近北极，冬天寒冷而漫长。

5 西雅图位于美国西北部的华盛顿州，纬度虽高，冬天并不寒冷，多在零度以上，四月份已经樱花盛开。

6 TJ Maxx又叫TJ's,美国的百货连锁商店，主要的服装零售商。中国大陆有人称之为“奢侈品折扣商店，淘宝天堂。”

7 Garfield & Marks，美国服装品牌。

8 Marin County位于加州旧金山以北。

9 Grace Slick（1939—）美国歌手，歌曲作家，艺术家，模特。

¹⁰ Dustin Hoffman（1937——），美国演员；此句是指他在《毕业生》中饰演的主人公本恩。剧中，女友被迫与本恩分手，后来本恩赶到教堂，阻止了女友与他人的婚礼。

¹¹ 据有关统计，当代美国社会的离婚率为50%。

¹² 牙仙：传说中的仙子，儿童们相信，如果把掉下的乳牙放在枕头下，晚上牙仙会拿硬币来交换。

¹³ 森林湖市：位于芝加哥以北约30公里。

¹⁴ 马尔库塞（1898—1979），德裔美国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理论家。

第11章

那天下午我去购物，好填满窃后的橱柜。最后看到商场里一条过道的尽头，引人注目地陈列着一些抽烟的用品，有烟斗通条、气体打火机，还有打火石。货架上装饰着五颜六色的缎带花彩，肯定不是为了吸引年轻烟民的。我挑了一小罐打火机油。

把车停进车库时，我突然浑身发抖；立即想到了冰箱上边那瓶波本威士忌酒——那可解决不了问题；大麻、香烟也一样，还有其他我偶尔会用一点的任何药物也不行。我坐在车里，等着平静下来，却又担心是不是从今以后，每次回家时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四点钟左右，巴里把蕾切尔丢在了车道入口，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就绝尘而去了。

蕾切尔放下背包，我倒了两杯鲜柠檬汁，打开了一盒小圆饼干。她看着我，一脸疑惑。“出什么事儿了？”

“说什么呀？”

“你从来不用柠檬汁配饼干的。到底出什么事了？”

“好吧。”我斜靠在桌上。“是这样的。昨晚我们遭了小偷。”等我说完，她跳起身来，张开双臂抱着我。

“哎呀，妈妈！你没事吧？”

“我能有什么事儿，宝贝儿！”我低头把脸紧贴着她的脖子。她的皮肤光滑温暖，依然是小女孩的皮肤。

“你当时吓坏了吧？”

“那时我没在家。不过，我真的很害怕。”

她松开手臂，伸手又拿了一片饼干。“他们偷了些什么？”

“问题就在这儿！没偷走几样，只是几件银器、一些首饰。没偷你的东西。”我喝了一小口柠檬汁。没提砸脑袋的纸箱子。

她抚摸着下巴——像极了她外公的动作。“可能是吸白粉的家伙。”

我差点儿叫柠檬汁呛住！“你怎么知道的？”

“人人都知道，那些瘾君子就靠偷东西买毒品。”

“哦，是吗？”

“妈妈，这是弗兰德里警官经常对我们说的。”

又是《警民好伙伴，携手保平安》里面的。肯定是。“好啦，警方说的也跟你一样。他们正在尽力破案，不过很可能抓不到窃贼。”

她抓起了盘子里最后一块饼干，掰了一半塞到嘴里。

“管它的。”她嚼着饼干，若有所思的样子，“反正有你保护我。”

此话一出，天地可鉴。

我把剩下的半块塞进嘴里。

那天晚上，我拖着真空吸尘器搞大清洁，想要恢复正常的工作与生活秩序。我们住在一条死胡同的尽头，我一直认为我们是本街区最安全的人家。毕竟，如果仅仅为了偷盗我家，哪个头脑正常的窃贼会冒险两度开车经过17户人家呢？如果是步行的话，就有可能抄近道穿过几户人家的后院，但他们是带着沉重的纸箱子逃跑的——这不太可能。

也就是说，窃贼不是极度缺钱就是毒瘾太大了。可是，他们为什么会放着现金和珠宝不拿呢？那不正是瘾君子们想要的吗？吸完了这间屋，我弯腰去拔电源线，居然发现了砸脑袋的芝宝打火机！就在书桌下面，卡在硬盘驱动器和墙壁之间。准是弗莱彻警官在这儿时从我包里掉出来的。我捡了起来，只见其银质外壳在灯光下闪烁。我直起身，突然间，一副画面跳入我的脑海：我拖着纸箱从露丝·弗莱希曼家出来时盯着我的那两个男人！莫非他俩就是入室行窃的瘾君子？莫非他俩莫名其妙地认为那些纸箱里面是无价之宝，因而一路跟踪？

我把打火机握在手里。或许应该打电话告诉奥马里。不行。太愚蠢了。瘾君子们不会潜伏在一个老妇人家门口，只等着有人带着纸箱出现而一路跟踪。苏珊说得对，我确实忧虑过度了。

我拿着打火机下楼进了厨房。打火机油还放在吧台1上。我旋开打火机底部加油的盖子，把油加进了装有棉条的油箱，然后把盖子旋

紧。接着掀开帽盖，转动打火轮，橘黄色火焰顿时冒出，温和文静。本·斯库尼克究竟是谁？他怎么会记下我的名字？除了辛克莱变成砸脑袋、在图书馆消磨时光、60年前认识我父亲外，我对他几乎是一无所知。

我关上盖子，指头摩挲着凹凸不平的S、K和L的刻痕。这个打火机可能就是这人曾经来到世间的唯一确凿证据。90年的生命浓缩在了一个打火机上。

不知怎么的，我一下子想起了多萝西娅·兰格²系列作品中那些四处漂泊的民工，眼前浮现出那一张张凝视着未来的面庞——目光凄凉却神情坚毅。

不对。我紧紧地握着打火机。还应该有的线索。那张从图书馆的书里面掉出来的纸片，上面用铅笔潦草地写着一个网址。那个网址对于砸脑袋肯定有某种意义——意义重大到他要写下来的程度。我努力回忆，想要记起那个网站：家族寻根网。

我立即返回楼上，登录该网站，焦急地等待着电脑屏幕载入的信息，开始是一片马赛克，渐渐并入一连串的画面。网页顶端是一张泛黄的旧照片，照片上是一个抱着婴儿的女人；婴儿穿着老式的水手服，女人头上盘着辫子。照片下还有不少图像：一个酷似大卫·克罗克特³的男子穿着鹿皮装，带着浣熊皮帽；埃利斯岛⁴上一长串移民；穿着灯笼裤滚铁环的小男孩。网页中心有一段文字，说明该网站是一个免费交流家谱信息的平台，其数据库目前已经存储了5万多个主题的资料。

我信手点击了一个图标，一下子就出现了很多标题：从南、北达科他州的冰岛人到墨西哥革命者的后裔，内容繁多。闪闪的光标催促我键入要搜索的题目或姓氏。我输入“福尔曼”，立即就出现了“福尔曼”姓氏谱系。难道我需要搜遍这个姓氏的所有帖子吗？

再次点击。跳出20条信息，每一条都要求输入所属的福尔曼家族的具体情况。爸爸是独生子，但他的家族延伸到罗斯、西蒙和利奥波德家族。我滚动屏幕寻找这些名字，结果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也没找

到。

再点击一个新的链接；该网页立即邀请我上传我这一支的家谱。我不想上传，于是点击进入了另一个网址；该网址声称可以从四亿多个有亲戚关系的姓名中搜索。近五亿个名字！为何有人会花那么多精力去寻找几个远亲？人们真的感到那么孤独而需要那种家族归属感吗？也可能，找到一个远亲或姑表老爷就能莫名其妙地提升你家的地位，人们就会说那是你家的荣耀，又多了一、两个不平凡的人物吧。

我键入“斯库尼克 5”，想象着电脑会从四亿多个姓名中搜寻出什么有价值的信息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没有符合条件的信息。再试。依然没有。斯库尼克这个姓名没有家谱。

纸箱子不在了，衣服也没有了，网上也查不到。线索全都断了。我关了电脑，换上睡衣。那天在弗莱希曼太太家里，真应该多花点儿功夫打开那个铁盒子。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我关了灯，把被盖拉到了下巴，想到砸脑袋和露丝去世的时间如此相近，真是既讽刺又伤感。也许鲍尔斯警官说得对，他俩不仅仅是房东与房客的关系。我侧身屈腿而卧。至少，他俩相互也是个伴儿。

特殊的伴儿。想起露丝如何卖力地想要打开那个铁盒子、打不开时是如何地泄气、然后又是如何伴着一声恼怒的叹息把它扔回纸箱的样子，我不禁笑了。

笑容突然僵住——这幅场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那个铁盒子！脑海里回放那一幕。露丝把铁盒子放回了纸箱，我发现了打火机，然后她要我把砸脑袋的衣服送到哦哈达斯 6，我就拖着两个纸箱出去放在了我的车上。不对，问题并不在铁盒子本身，而在于那个装有它的纸箱子。第三个纸箱。我带了两个下楼，但还剩下第三个。现在想来，我记得那天返回露丝家的时候，并没有看到那第三个纸箱。

我倒肘一撑，起身开了灯。露丝当时是侧身躺在屋子中央的，一只手臂长伸似乎正在举手，另一只弯曲地横在腰部。床紧靠着墙壁，书桌在窗前，壁橱门开着。可屋里没有纸箱。我敢肯定。弗莱希曼太太正好躺在当初纸箱所在的位置。

我下了床，拖着脚步进了卫生间。露丝很可能是自己移走了那个

纸箱，她说过要扔掉。不过，她当时眼睁睁地看着我吃力地拖着那两个纸箱下楼，并没有出手帮我一下。为什么她会突然决定亲自搬动第三个纸箱呢？再说了，就她那样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怎么搬得动呢？可能她就是因为用力过猛引起了心脏病发作。但问题是，那个纸箱到哪儿去了呢？

我拿起发刷。或许另外有人帮她搬动纸箱。我梳理着头发。对，就这么回事儿。我走后邻居雪莉·阿特舒勒来喝过咖啡。很可能她和露丝一起把那个纸箱推过厅堂，弄进了另一个房间，甚至还有可能弄到了楼下。我回到床上，拉起枕头盖住脑袋。

这一下子就想通了。

几秒钟以后，我拿开枕头。露丝为什么不叫我把那个纸箱和另外两个一起拿走呢？她并不是那种羞于开口求人帮忙的人，她亲眼看着我拖着两个纸箱下楼的呀！非要在我离开以后自己被迫搬动重物，岂不是有些不合常理吗？除非她想着再试一次——打开那个铁盒子。

我裹着床单，两腿一蹬，双脚感到一阵凉意。要是在我开车经过罗杰斯公园期间，她和雪莉设法打开了铁盒子，会怎么样呢？也许他们发现了有关砸脑袋的重要情况，为此，露丝在雪莉回家后又到了砸脑袋的房间。也许我今天上午就应该给雪莉打个电话，她给了我号码的。我再次侧身而卧，双腿卷缩。

对，就这么办。

不，不行。

雪莉为人和蔼可亲，但如果我问她是否动了露丝房客的物品，她会觉得很奇怪的。要是我也会。假如她问我为什么想知道，我该怎么回答呢？我自己都不能肯定。而且，要是她和露丝并没有搬动那个纸箱呢？或者她们没打开过那个盒子呢？第三个纸箱究竟去哪儿了呢？

我想着在我家被盗的那两个纸箱；想着本该在露丝家的第三个纸箱；想着坐在车里的那两个男人，还有家族寻根网站，以及网站说的斯库尼克没有家谱的事。

肯定有哪里不对劲儿！

- 1 吧台:美国厨房里面高约1.2-1.3 米、宽约一尺、长约六尺、一端靠墙,另一端向灶头弯曲的家具,弯曲处即为厨房与饭厅的出入口。它与洗碗池、洗碗机连为一体,台面比洗碗池与灶头约高20厘米;靠墙处往往是两个天然气灶;从饭厅这边看,就像餐馆、酒吧的吧台。
- 2 多萝西娅·兰格(1895—1965),女,是20世纪美国杰出的纪实摄影家,代表作有《移居的母亲》等。
- 3 大卫·克洛科特(Davy Crockett, 本名David de Crocketagne, 1786年3月—1836年),美国政治家和战斗英雄。他曾当选代表田纳西州西部的众议员,因参与德克萨斯独立运动中的阿拉莫战役而战死。
- 4 埃利斯岛,纽约市曼哈顿区(Manhattan, New York)西南上纽约湾(Upper New York Bay)中的一个岛。它是1892年至1943年间美国的主要移民检查站,于1954年关闭,现为博物馆,已成现代美国人寻根处。
- 5 Skulnick有可能是本·辛克莱年青时为自己伪造的姓氏。Skul 应该是Skull(头颅、颅骨)的简写,也是“砸脑袋”之意。
- 6 芝加哥犹太人的一个慈善组织。Or Hadash:是希伯来语,意为“和平与民主阵线”。

第12章

星期一早上总是充满了希望。有首儿歌说，生活将给予你什么，取决于你的出生日期；对此，我有自己的看法。我最喜欢的是星期一，它就像张白纸，一个崭新的机会，可以借此从头来过，学着避免犯错，也可以开始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天空终于放晴了。好像为了对过去几周的坏天气表示歉意，阳光特别温和，暖暖地照耀着大地。所有的绿色植物似乎一夜之间全醒了，从土里探出头来，就连地面也都散发着泥土的芳香和清新的气息。过一阵就该打理草坪了。以前都是巴里在打理庭院，为了和别人家的草坪不相上下，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我过去常常取笑他这种“绿色攀比心”。

我洗了个澡，然后拿了杯橙汁到楼上的工作间。今天得提交中西部互惠保险公司的稿子了。这是一份内部营销视频脚本，说的是公司如何得心应手地处理灾难。虽然这个视频不会赢个奥斯卡奖回来，但我感觉自己有义务寻找一种有创意的制作方式，在保持自己的工作兴趣的同时，也要交出一份好作品。

我也不是一直都制作企业宣传片。大学的时候接触了爱德华·默罗¹，受他的启发，就去学了影视制作。我也希望制作那种可以改变世界，极有影响力的纪录片。但中途，我被使用影像而非文字来讲述故事的挑战诱惑，开始尝试做故事片。遗憾的是，那时我已经和巴里在一起，所以迟迟没有去纽约或洛杉矶发展。那个时候在芝加哥打拼，就只能做些工业或商业广告，但我把不做商业广告作为底线。然而现在，我还是得靠制作20至30分钟的商业广告来赚取生活费。不过，我们称之为企业形象片。

蕾切尔出生前我也正儿八经地上过班，那时在11频道工作了几年，制作了几部纪录片；那些片子现在也还作为“备胎”而时有播放。或许将来某一天，待我的经济状况稳定后——唔——谁知道呢？

而现在，不知怎么的，一个类似《暴风雨》²的情节总是出现在我脑海里。海难可当作是灾难，爱丽儿则象征内部系统，一有风吹草

动就展开行动。但我还不能确定要如何处理卡列班，或密兰达和弗第南的爱情。我又抿了一口橙汁。也许灵感会来的。

一小时后电话响了——铃声吓了我一跳。

“艾利，我是麦克。怎么样了？”

我伸手去拿橙汁，告诉他入室盗窃的事情。他在那头安静地听着，然后说，“你上周可真是够倒霉的。”

“可不是嘛。”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不用。警察认为这是一起偶然事件，瘾君子干的。”

“他们偷了些什么？”

“也没偷多少。”我把事情告诉了他。

“居然没偷电视和录像机？”

“对呀。”

“肯定是被毒品烧坏脑袋了。”

“幸亏是那样。”

“是啊。嘿，给你个好消息。记得那个芝宝打火机吗？可以卖到一千美元呢。”

“不会吧？”

“这可是易贝网 [3](#) 买家报的价。”

我扭了扭脖子，这几年脖子上的肌肉僵硬了许多。从人体工程学上讲，我的工作姿势太糟。“才失若干珍珠粒，又得一只打火机。”

“我想你可以——”

另有电话打进来，我这头“嘟嘟”地响，打断了他的话。

“稍等，麦克。”我拍了下钩键开关换了条线。“艾利·福尔曼。”

“艾利，你好，我是罗杰·沃林斯基，玛丽安·艾弗森的竞选经理。”冷静、自信的声音，完全是公事公办的腔调。

“你好，请稍等一下。”我切换到麦克的电话。“稍后打给你。”又切换回来，并用上我那套职业语气。“抱歉，请问有何贵干，沃林斯基先生？”

他清了一下喉咙，“候选人让我联系你。”

候选人？

“我们正在策划一个竞选用的视频，非常希望可以请到你来制作。很多人强烈推荐你。”

我？脸“刷”的一下红了。“深感荣幸；但我还是得说，我不涉足政治。”

“是这样的吗？”他听起来有些惊讶。我拿起橙汁，来回晃动杯身，看果肉粘在杯壁上。“可你做了《欢庆芝加哥》呀。”

“那和政治无关。”

“在芝加哥，任何事情都和政治有关。”

一针见血。我放下杯子。

“你至少和她见个面，怎样？她这周要举办一个筹资活动，希望邀请你来参加。因为她总是要到处跑，所以这是个见面的好机会。”

苏珊和我提过玛丽安·艾弗森的募捐集会。“我说不准，沃林斯基先生——”

“前面一个小时左右她会和捐赠人谈事情，但八点以后应该会有时间会见你。”

“听着，我刚说了，我很荣幸，但是——”

“我还应该提下，我们为合作方提供很有竞争力的报酬，应该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我不再说话了。

我刚把中西部互惠保险公司的稿子发过去，就听到一个破旧消声器的嘎嘎声，马上就是一辆道奇公羊卡车停进车道的声音。门铃响了，外面站着一位高个子男人；他头发乌黑，两鬓斑白，正透过纱门朝我这边笑。

来人是福阿德·瓦利德·阿尔·哈姆拉——我家以前的园艺师，

离婚以前就是福阿德打理我们的草坪。他是三十年前从叙利亚移民过来的。我记得巴里是如何地爱发号施令，而福阿德又是如何地恭敬谦卑，就像英国的仆人对君主一样。但巴里一转过身去，福阿德眼里就现出狡黠、嘲笑的神情；我一下子就觉得，这个人不简单。

我们第一次交谈时，我问他，既然在荒漠中长大，怎么会成为一名园艺师的。他回答说，新月沃土⁴从叙利亚东北部穿过，那里有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地，而他的家族世代代都在那里耕作。

“哦，怪不得。”

他装作没看到我发热的脸颊。

他继续说，家里曾送他到英国的公立学校读书，那时，西式教育在他们那一带还没成为一种必需。后来，家人叫他回国的时候，他虽然也顺从地回去了，却从未真正融入过家乡的生活。六日战争⁵爆发以前，他就搬到了美国。

福阿德是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并且亲阿拉伯，但我们相处得很好。我猜想大概是因为我们都努力地去实现各自的美国梦，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会调和一个人的思想。福阿德的追梦挺顺利；现在他除了提供园艺服务外，还拥有个园艺用品商店。

“福阿德，真是意外呀。”我打开纱门，希望他不是来要求我把他雇佣回来——我可负担不起。

“艾利，最近怎么样？熬过冬天了？”

“我很好，你呢？”

“艾哈迈德在杜克大学读完了一年级，纳塔利秋天就要进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了。”

果然是来寻找新客户的。

“蕾切尔怎样了？”

我笑了笑，“十二岁，都成大姑娘了。嘿，福阿德——”

“艾利——”

我们不好意思地相视一笑，“你先说。”

“艾利，我希望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但是，自从你——从我——”他不知道该怎么说好。

“你是说，自从我离婚。”

“是的。从那时起，你的草坪和花园，哎，就——”

“就像核冬天⁶降临似的？”我打开纱门走到外面。“我知道。但我现在没有多余的收入来处理它，而且我也不太会打理花花草草。”

他跟着我出来，“我就是冲这个来的。”

“福阿德，我不——”

“不是，不是。”他摇着头说，“我是想跟你提个建议。”他怯怯地笑了笑。“我不想看到我几年来的心血白费。我偶尔过来帮你弄一下怎样？不收费。顺便也教你一些园艺知识。”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是要免费帮我？

“我不会每周都来这边，也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但是，我们可以一点一点地把这地方弄好。当然，需要你来帮点忙。”

“福阿德，你太慷慨了。”我已经记不起上次别人对我这么慷慨——应该是，无私——是什么时候了，“为什么？你事情那么多，没必要来我这做善事呀。”

他脸上浮现出不好意思的表情，“我不是……《古兰经》说，尚未有生命的土地是真主给我们的一种神谕。我们必须赋予它生命，并利用土地生产谷物，这样的话，就会有更多生命可以享受到大地的果实。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向真主表达谢意，他创造了地球所生产的一切。”

我的脚尖在地上划来划去。即使在西方国家呆了三十年，福阿德说起话来仍然像个离乡背井的人，他的性情适合于更加简单的时代，即信仰在生活中占据重要部分的时代。我逃避任何需要信仰的事情，我无法接受那些我看不到、碰不到也体验不到的信仰；但我试着与之共存，万一上帝真的存在呢？

“来吧，”福阿德说。

我们一起检查了庭院，就像猎人在打猎前检查猎犬一样。当然，“庭院”只是个委婉的说法——我的草坪大概就两个停车位那么宽。福阿德建议我马上买点儿除杂草的肥料，他来施肥，还说我还应该买一盆美乐棵⁷来养多年生植物。

“多年生植物？”

他歪着头，准备说什么，但似乎还要再想仔细了才说。然后他耐心地给我讲解了多年生植物和一年生植物的区别。他给我指了指院子里的金银花、石竹植物和绣球花，这些植物长着长着很快就会呈现出不同的繁盛状态，还保证下个月给我带些一年生植物来。我连连点头。或许“绿色攀比心”是会传染的吧。

春天是让人狂躁的季节。当晚的本地新闻报道了耶利米·吉布斯，圣约堂的领导人的讲话；他保证要支持新纳粹分子在司考基镇的游行。这个教堂实际上是个不加掩饰的白人分裂主义组织；蕾切尔一位同学的哥哥丹·桑顿，那个在罗杰斯公园胡乱射杀犹太人的家伙，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吉布斯老奸巨猾，总是踩着法律的底线做事；据说，他还利用一个技术上非常先进的网站招募成员。

前几年刚开始游行时，许多人，包括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对这种在以大屠杀幸存者为主的社区里举行纳粹游行的行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虽然有针锋相对的反示威游行，但一群群凶神恶煞的暴徒，佩戴着纳粹党卐字形臂章，举着纳粹旗帜，仍然迈着正步走上了街头；期间只发生了几起类似于丢石头的小事故。当然，游行可以如此顺利地进行，也可能是因为警察在一路上都安排了密集的保护线。从那时起，他们每年都举办这样的游行；于是，就像某种习以为常的肢体残疾一样，已经没人太过关注这件事情了——包括那些大屠杀的幸存者。

报道切换到吉布斯在罗杰斯公园发生枪击事件时的资料录像。他英俊潇洒，一头金发往后梳得光溜溜的，稀疏的胡子，冰冷的蓝色眼睛，穿着一件笔挺的西装，看着像银行家或者律师；我感觉他应该是后者，尽管他从未进入律师业。

“出现这种违法行为，我感觉很不安，”他在录像片断中说，“但我们的宪章要求我们不要同情其他民族。”

一股怒气涌上心头。他凭什么可以那么上镜？凭什么用这么轻快的语气说那十秒钟的话？

浴室门开了，蕾切尔裹着块毛巾走出来，皮肤上冒出一丝丝热气，湿湿的卷发像光环一样围绕着她们的脸。“妈妈？”

“嗯，宝贝儿？”我关掉电视。

“我什么时候可以刮腿毛呀？”

“刮腿毛？”

“我们班里就只有我没刮了，大家都觉得我是个怪胎。”

“卡蒂刮了吗？”

“呃，没有，但她妈妈——”

“那么考利呢？”

“也没有，不过——”

“萨拉呢？”

“妈妈，别人都这么做。我不想落在她们后面。”

“我告诉你吧。”

“什么？”她热切地抬起头来。

“我保证你婚礼前肯定会刮的。”

她不满地哼了一声，跺着脚走开了。

1 爱德华·默罗（1908年4月25日 - 1965年4月27日），美国广播新闻界的一代宗师，新闻广播史上的著名人物，CBS的著名播音员。

2 《暴风雨》，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完整的杰作，接着的几个人名都是该剧中的角色。

3 易贝网：eBay，总部位于加州的电子商务网站，全球民众可上网买卖物品、在线拍卖等。

4 新月沃土，现今的以色列、西岸、黎巴嫩、约旦部分地区、叙利亚，以及伊拉克和土耳其的东南部。因在地图上似一弯新月而得名。

5 六日战争，又叫第三次中东战争或六月战争，1967年6月5日开始，埃及、叙利亚、约旦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持续6日。

- 6 核冬天：指在核战争爆发后地球上烟尘弥漫、严寒黑暗的漫长时期，是科学家预测出来的名词。
- 7 美乐棵，施可得公司下属著名园艺品牌，也是世界销量第一的家庭园艺肥料与营养土

第13章

弗莱希曼太太房前，黄色的连翘花迎风起舞；阿特舒勒这边，紫色的杜鹃花团团簇簇。几天晴朗的日子，就能如此春意浓浓，真令人称奇。我走上台阶，按响了门铃。

雪莉开了门，认出是我，顿时笑逐颜开。

“你好吗，亲爱的？”她依然穿着露丝去世那天的一身：便裙和毛衣。“前几天葬礼时我还想打电话给你来着；很不错，全是他侄儿操办的，简单，但特别庄重。”

“但愿葬礼以后，你也能安宁一些，”我说道。“能多一些安宁是一些。布鲁诺回来了吗？”

她摇摇头，眼神忧郁起来。“我一直留心着，可都过去一周了。”她把门开大了一些。“请进。”

我瞥了一眼屋里：蕾丝花边的网眼垫子，黑乎乎的沙发——阴暗的房间！于是就待在门廊里。“发生了这么多事，我要说的可能很微不足道，”我开口说。“那天我帮露丝处理辛克莱先生的纸箱子的时候，掉了一只耳环。”我指了一下耳朵。“我不想打扰您，可那是我女儿送给我的礼物。”

她的手抚上了胸口。“噢，天哪。”

我清了清嗓子。“我想问问，您是否有露丝家的钥匙？”

她点了点头。

“我可以……我是说，您觉得我可以进去看看吗？”

“当然可以。”她拍拍我的胳膊。“我去拿钥匙。”

我转身走下台阶。“是否先给露丝的侄儿说一下？我不想让他认为我擅自进屋。”

“噢，别介意，”雪莉说道。“他说过，一切由我做主；其实，他来都没来过这儿。”

“这么说来，他没来查看过露丝的遗物？”

“没有。事实上，没人来过这儿；自从……自从……”她双唇紧闭。“我这就拿钥匙吧。”

我觉得自己很不地道。

窗帘是拉下来的，遮住窗外的大部分光线，一股霉臭味儿迎面扑来。我装作寻找耳环。“可能是在拖着纸箱下楼时掉下来的。”我趴下去，双膝跪地，伸出手仔细查看着楼梯附近的地板。“您看见什么了吗？”

雪莉弯下身子，眯着眼睛。“那只耳环是什么样子的？”

我指了一下一只耳朵；耳朵上夹着一只小小的蓝白色调韦奇伍德¹风格的耳环。另一只就在我的沃尔沃前排座位上。不过，这对耳环的确是蕾切尔送我的礼物——这可不假。

“很抱歉，亲爱的。我什么都没看见。”她直起了腰杆。

我叹了口气：“我也没有。我想上楼看一眼，可以吗？”

“去吧。我在厨房等你。”

砸脑袋的房间依然是我记忆中的情形。床，梳妆台，书桌，壁橱，还是那天的样子。地板上空空如也。没有纸箱，也没有金属盒子。拉开书桌抽屉，什么也没有。壁橱里面，也是空的。我趴在地板上，查看床下面。除了灰尘裹成的小毛球，别无他物。我起来擦了擦身上、手上的灰尘，朝着楼下叫道：

“还是找不到。”

“真可惜，”她回答道。

“我想看看露丝的卧室，行吗？或许——”

“当然可以。”

我穿过厅堂，到了露丝的卧室，开了门。

房间里，窗帘遮住了光线，床上盖着一床锦缎被盖，墙脚是一把活动睡椅，睡椅上铺着丝绸软垫。简直是诺玛·黛丝蒙²的闺房。我细细查看了壁橱、抽屉，甚至床底下。只发现了一些过期的《犹太人新闻报》，一卷白线和一瓶红色的指甲油，但没有纸箱，也没有金属

盒。

楼上还有一个小房间，比橱柜大不了多少；里面只有一个烫衣板，两个空洗衣篮，一台老式的辛格牌缝纫机，边上有轮子的那种。没有纸箱，只有一只蜘蛛在地板上懒洋洋地爬行。我只好下楼。

“运气怎么样？”雪莉拉开厨房的窗帘，明艳的阳光立即透过百叶窗涌了进来。看到她憔悴的面容，我突然意识到这件事对她来说多么痛苦。

我摇摇头，感到更加内疚。

“真不幸。不过，你要知道，我敢肯定，如果你把实情告诉女儿，她会理解的。”

她把手伸到洗碗池下面，掏出一块海绵和一罐餐具洗洁精，然后把洗洁精喷洒在池子里，开了点儿水，开始用力地擦洗那个碗形的池子。

“可能你说得对。”我迟疑了一下，又说：“除非……”

“除非什么，亲爱的？”她向下擦洗着池子四壁，然后用水冲洗。

“除非我走后有人来过，拿走了它。”

“你说的是露丝走的那天？”我点点头。她双手停下，皱起眉头：“就我来过。”

我斜靠在桌子上。“对呀，我忘记了。你来喝过咖啡。”

她转身向着我：“是的；不过我并没有看见你的耳环，当然也没去找。”

“还来过别的人吗？”

“我记得应该没有。”她小心翼翼地拿起海绵，结果还是有几滴水珠滴到了地板上。

“对，我记得清清楚楚，没人来过。绝对没有。她转身继续清洗。

“这么说来，我是大约三点钟带着纸箱离开的，我前脚走，你后脚就跟着来了，待到——呃——大约四点？”

“对呀。”她用洗碗帕擦干双手，然后折好帕子，放进了碗柜。

“然后我回来发现露丝是在大约四点半，”我接着说。“这就是说，除非有人在这半个钟头之间来过——”

“那只耳环对你来说，肯定是意义非凡吧。”她的脸色柔和下来。

我两眼一眨：不能再说这个话题了。“算了，不就是一只耳环吗？咱们还是走吧。”

她笑了笑，环顾一下露丝的厨房，好像这是她最后的告别。那一刻我明白了：她的打扫和清理，是对老朋友最后的悼念。

回到车里，我拢起了一绺头发。从我离开到返回发现露丝的尸体，只有雪莉去过露丝·弗莱希曼家，即使有别人，也只可能在四点到四点半之间。那以后没人进去过。但我离开时，有两个男人一直潜伏在露丝的屋子外面，再以后就是本·辛克莱的纸箱不见了，而且露丝·弗莱希曼也死了。

记得卡尔·荣格³说过，巧合之事，必有缘故；越是违反常理的巧合，越有可能并非偶然。我不能证明荣格的观点，但我觉得，发生在我家的盗窃案并不像是随机发生的，而且弗莱希曼太太独自在家的半个小时也值得注意。有人急于想要本·砸脑袋的遗物，不惜擅自闯入；当时露丝·弗莱希曼正在屋里；一小时后露丝就死了。

我竭力回忆，想要记起潜伏在露丝家外面坐着两个男子的那辆车。浅色……很旧的，好像是一辆卡特拉斯。我掏出手机，开始摁奥马里的号码，接着又断开了。他会问我要证据，可我没有，就连那辆车的具体情况也说不出。

于是我打开电话查看留言。有一条来自凯伦·毕晓普；她是我的客户，中西部互惠保险公司的。他们的服务器肯定是出毛病了。她说收到了我的邮件，附件里的脚本却没有。问我能否重发。

我现在全靠电子邮件：收发视频节目脚本啦，与人交换意见啦，各种副本抄本啦，甚至发票等等；而且几乎所有的调查都依靠网络。除了入门阶段遇到过一些麻烦，现在我一般都能避免技术性的故障。因为常常听到一些网络安全事故引起的麻烦，所以我对于网络空间始

终都怀有一丝戒心；这就有点儿像是对一个所爱的人，你总是觉得他有某种阴暗面，但还未见到过。但愿此刻并非这种情况。我发动车子向北驶往图伊大道。就在我向西转向艾登斯的时候，喃喃的身影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他也给你发邮件吗？”

砸脑袋居然还要给别人发电子邮件！是喃喃在帮他。或许喃喃知道一些内情。我立即调转车头。

站在大理石柜台后面的那位图书馆工作人员，此刻正与一位白发男子聊天；白发老者一手握着拐杖，另一手抱着一摞书。墙上的挂钟刚好过了三点。我四下看了看，喃喃不在。图书管理员有关天气的长论一完，白发老人便一瘸一拐地从我身边走过去了。

我连忙靠近柜台，彬彬有礼地问道：“请问，您今天见到喃喃了吗？”她把夹鼻眼镜往上一推，盯着我。看来，她简直没认出我。“谁？”

“就是戴着乔治城棒球队帽子和金色耳钉的孩子，爱玩电脑的那个？”

“哦，你说的是克拉伦斯呀。”她让夹鼻眼镜掉下来一些。“他今天没来。”

话说完了，我还站着不动，想着她还会说一句寒暄的话，但她一声不吭。我把电话号码给她，请她下次见到喃喃时交给那孩子。她转过身去。

走到外面，烤羊肉串的香味把我引到了大街的转角处。我买了一份希腊烤肉卷，夹上洋葱和西红柿，吃了起来。我正擦着手上的油脂，突然看见一个黑人少年穿着运动服、头戴乔治城棒球队帽子、背着背包，行走在两辆小车之间——正是喃喃！我连忙跑出餐馆，边跑边挥舞着餐巾纸。

他向对面冲去，似乎估计到我要找他，而他并不想蹚这趟浑水。

“喃喃，等一下！”我弯来绕去地穿过车流，跨过了大街。

他显出犹豫的神情。

我必须想出妙招，而且要快！

我一边使劲儿把嘴里的东西吞下去——这儿有个1000美元的东西呢——一边掏出砸脑袋的那个芝宝打火机。“我有样东西要给你。”接着举在手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阳光下，手里银光闪烁。他眯起双眼。“打火机，老兄。”

“不错；不过这可不是普通的打火机。仔细瞧瞧。”我递给他。“看见那雕刻的图像，那个男人靠着路灯杆子的吗？他怎么会拼命似的斜靠在那儿？”

他皱起了眉头。

“这叫‘醉汉’，是芝宝打火机，最好的产品。这上面的图案是最早出现在打火机上的，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我指着上面的首字母缩略语：“看看这几个字母。”

他眯着眼看。“SKL。”

“知道这是谁的吗？”他耸耸肩。

“是本的。本·辛克莱，你的朋友。他的真实姓氏是‘斯库尼克’，绰号‘砸脑袋’。”

“砸脑袋？”

我拍拍自己的脑袋。“他以前专打别人的脑袋。”

“靠！”他打了一个响指，然后从背包里的一个烟盒中抽出了一只皱巴巴的酷牌香烟⁴，接着啪的一声打燃芝宝，把火焰凑到嘴上的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你说他曾经是街头混混？”

“什么？”

“你知道的。他自己的帮派？”他向我这边吐出烟雾。

我点点头。“不错。”

他把香烟捏在手心里，手掌握成杯形。“什么地方？”

“郎代尔。”

他眉头皱得更深了。

“城西一带，这儿以南。可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和哪些人混在一起？”

我不置可否地抬了下肩膀。

他把香烟扔在地上，再踏上脚。“你来就为把这交给我？”

“我觉得你会珍惜的，因为你是他的朋友，而且这东西值不少钱呢。”

他歪着脑袋，似乎知道这事儿并不那么简单。“你想要什么？”

“这个……的确有点事儿，”我承认道。

“嗯。”

“我需要你帮个忙。”然后提到他曾经说过砸脑袋发电邮的事。

还没说完，他就往后退。“没门儿。我不做告密者。”

“喃喃，我知道你讲义气。可是发生了些事情。弗莱希曼太太，就是他的房东，不明不白地死了。就在我去的当天。”他把脸转向一边。“我把他的衣物放进了我的车子。说来话长。总之，我带回了家；几天以后就遭到了入室盗窃。本的东西被盗了。”

他把玩着打火机。

“我想不出谁会要那些衣物，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但我觉得肯定和本有关。”

一辆小车呼啸而过。喃喃猛地抬起头来。一辆厢式货车又从旁经过，然后是一辆褐色的卡特拉斯，里面有两个身影。我心里一跳，目光追着那辆车，直到它转过拐角。

“干吗跟我说这些废话？”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停下，我开始责备自己，你简直患了妄想症。“我……我记得你说，他一直在图书馆给别人发邮件，就想着或许你能帮我。”

他手握打火机，仔细查看；然后看着我。“我什么都不知道，夫人。就算我知道，也不会给你说。”但他的声音中浸入了新的东西：要么是反抗，要么是恐惧。

“听着，”我说，“我知道你不应该说出现在图书馆的事情，我肯定会守口如瓶。不过我需要知道具体情况。”

他背起包开始走开。“求求你，别走。我吓怕了，喃喃。我和我女儿住在一起，就我们两人；闯入我家和露丝家的是同一伙人。他们可能与露丝的死有关，他们也知道我家住哪儿。要是他们再来，我该怎么办？”我听见自己声音中的绝望。“我必须采取行动，警察压根不顶用。”

“这你倒说对了。”他边说边走。

“喃喃，我并不指望你会在乎我或我的女儿。可本是你的朋友，他无论做了什么对他来说都是很重要的，重要到90多岁了还要学会上网发邮件。那么现在，好啦，我不知该怎么给你说，但我一直认为，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尤其是你的帮助。”

他停住了脚步。一辆金属外壳的油罐车从旁驶过，圆筒形的车身反射出他波浪起伏般的蓝黑色身影。他转过身来：“我不知道他究竟干了些什么，只知道他很害怕。”

我看出他脸色中的恐惧。“他怕什么？”

“他说，有人发现了他，要弄死他。”

“有人要杀死他？”

“还说他的时间不多了。”

我看着街对面的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大厅门口；刚才在图书馆见到的那位老人一瘸一拐地走了进去，一只手臂下面依然夹着那一摞书。“你是说由于他发了邮件而被人跟踪？”

他不看我的眼睛。

“他给谁发邮件？”

他摇摇头。

“好吧。只说一个名字行吗？只说一个接收他邮件的人。”

他瞟了我一眼。“CIA 5。”

“砸脑袋给中情局的人发邮件？”这孩子是在糊弄我吗？“我不信。”

他耸了耸肩。

“你得证明这是真的；帮我进入他的电子邮箱。”

他一下子愣住了。“你疯了吗！”

“听着！如果你说的是真的，这事儿可是非常严重；如果不是，我还是需要知道谁偷走了他的东西，为什么要偷；然后我才能报告给警方。”

他把打火机插进了衣兜，转过身去。该死，我又说错了话！“他是你的朋友，喃喃；他需要你的帮助。他的用户名是什么？”

又一辆货车轰隆隆地驶过克拉克大街。两个孩子经过我们身旁，其中一个说：“厄尔克 6 怎么跑出来啦？”

另一个笑道：“说什么呀？他又没戴眼镜！”他们看着喃喃，相互击掌，不久便消失在了街边。

喃喃的嘴唇抿成一条线，脸色冷酷起来。

“喃喃？”

他看着那两个孩子消失的方向。“BENS，”他慢慢地说出。“就像他的名字。”

“密码呢？”我低声问。

“GIJoe。”

我倚靠在一辆车上。“想和我一起查看吗？”

他摇了摇头。“不行。她会抓住我——”他朝图书馆点了下头。“那我就永远进不去了。”

我明白了。图书馆就是他的避难所，即便入场券过期，他也不能扔掉。

“谢谢。”我伸出手去。

他向四周看了看，确信没人盯着，才与我握手。

1 韦奇伍德（Wedgwood）：英国著名高档瓷器品牌。台湾译作“玮致活”。

2 诺玛·黛丝蒙，1950年上映的好莱坞影片《日落大道》中的主角，葛洛丽亚·斯旺森扮演过气的无声片影星诺玛，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似被臣民遗忘的皇后般自我中心的角

色。

3 卡尔·荣格（1875—1961）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的始祖。

4 Kool，日本香烟品牌，以薄荷居多，香烟盒子呈绿色，在日本是大品牌，日本便利店中很畅销。

5 美国中情局：中央情报局）是美国最大的情报机构，成立于1947年，现直属美国国家情报局。

6 美国情景喜剧《凡人琐事》中的书呆子，是个黑人男孩。

第14章

我随便做了点烤奶酪三明治当作晚餐，然后赶紧去上网。找出砸脑袋的免费电子邮箱网站，点开登录页面，在用户名处输入“BENS”，密码处输入“GJJoe”，点击登录。屏幕上下跳出十几封邮件。我仔细看了邮件列表，大多数是广告邮件和“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优惠信息。我把这些统统移入了垃圾箱。还剩下一封，发件地址是DGL@Premier.com。我将邮件点开。

“我可能有你正在寻找的信息。但我需要身份确认。你是谁，为什么想找莱尔·戈特利布的资料？”

莱尔·戈特利布？

我只听说过一个莱尔，就是《音乐之声》里那个年轻的奥地利女孩，她被纳粹男友伤透了心。我转动椅子，看着窗外。附近的几个小孩在街道上溜旱冰，接着蕾切尔从视野里飞一般地滑过去——居然没戴护腕和护膝！

我手指敲打着桌子。突然想到一件事。在弗莱希曼太太家里看到的砸脑袋在欧洲和一个女人在桥上的快照。莱尔·戈特利布可能就是照片里的女人。我眯起眼睛看向屏幕。老爸说砸脑袋自称加入了秘密抵抗组织。有没有可能他在那里遇到这位莱尔，然后狂热地坠入爱河，并生了个孩子呢？有一天，他们在居住的城市里平静地散步，在桥边拍了那张照片，后来纳粹暴徒闯进他们的屋子，抓走了莱尔？又或者，砸脑袋出任务时去了各种不同的地方，最后他们失散了，解放后也没找到对方。这也是有可能的；现在偶尔也还会看到类似的新闻。

我来回晃动着手里的笔。应该看看砸脑袋的发件箱，说不定看了他一开始发送的那封邮件，就能知道些什么。我点击砸脑袋的发件箱，屏幕变成白色底，蓝色边框。上面有句话：“发件箱里无邮件。”

我皱起眉头。大多数人会保留发件箱的信息——至少会当作通信记录保留一阵子。但砸脑袋的发件箱却是空的。不正常。特别是他还经常给人发邮件。

除非——

我又拿起笔。弗莱希曼太太说过本·辛克莱是个有秘密的人。也许砸脑袋清空发件箱是为了保护自己，隐藏他的上网痕迹。喃喃说砸脑袋认为自己被人盯上了。可能砸脑袋觉得有人监视自己的电子邮箱，这听起来有点偏执，但说得通。鉴于他只是网络菜鸟，他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消息记录就算是删除了还是会存储在各个服务器上。

但如果他在寻找失散多年的爱人，为什么要极力隐藏呢？如果我在找人，特别是某个亲密的人，肯定会尽可能地散布消息，知道的人越多越好。很显然，砸脑袋并不这样想。除非他在寻找的并不是失散多年的爱人。

我又返回到砸脑袋的收件箱，想看看他以前收到的邮件会不会提供一些线索。但除了DGL的邮件，收件箱一无所有。我又检查垃圾箱，希望他只是把邮件移到了垃圾箱，而没有删除。但除了我刚刚移进去的，什么也没有。他清理得很彻底。

纱门“砰”的一声，然后台阶响起了重重的脚步声。

“蕾切尔？”

“嗯，妈？”

“你今晚有作业吗？”

没有回答。那就是有。她利落地关上了自己的房门。

我可以自己写信给DGL，问他或她与莱尔·戈特利布的关系。然后我重新考虑了一下。DGL，不管他或她是谁，都有可能对我这种做法产生误解。这事本来就很奇怪，而且DGL也没有义务告诉我任何该死的信息。

我打开浏览器，想用几个搜索引擎找找莱尔的名字。菜单下面是“家族寻根网”的网站。我竟忘了前几天收藏了这个网站。现在看到它，我倒是有了个想法。我把鼠标移到它上面然后点开。

出现和前几天相同的网页。我滚动鼠标，滑过图片，在搜索框中输入“戈特利布”。几秒钟后跳出了一百多条信息。真是个庞大的家族。我跳过查询海因里希·埃米莉和阿尔弗雷德·戈特利布的信息，但就没有查询莱尔的。看到最后时，我扭了扭脖子，又耸耸肩膀，开始

往回翻。差不多回到页面顶部时，我看到了。

寻找任何关于莱尔·戈特利布或莱尔·魏斯的信息。二战期间她住在芝加哥。

我把信息全部展开。

寻找任何关于莱尔·戈特利布或莱尔·魏斯的信息。二战期间她住在芝加哥，于45年搬走。所有回复保密。BENS@webmail.com。

“所有回复保密”！我双臂顿起鸡皮疙瘩。BENS@webmail.com是砸脑袋的邮箱地址。这个帖子是他写的。我又读了一遍。第二句说明了很多问题。如果莱尔·戈特利布或莱尔·魏斯战争期间住在芝加哥，那她就不太可能在欧洲拍下那张照片——我看到的那张照片大概就是那段时间拍摄的。那么，她是谁呢？为什么砸脑袋要找她？这和他的遗物被盗会有联系吗？

我把屏幕往上滚动，看到砸脑袋发帖子的日期。4月5日。我记得砸脑袋是4月12日去世的。又看了看DGL回复邮件的日期——4月13日，砸脑袋死后！砸脑袋从未看到这封邮件。

但另外有人在网络上看到了！而且他们知道莱尔·戈特利布是谁！

第15章

几片碎棉絮般薄薄的云彩，随风缓缓移动。

我的沃尔沃也缓缓移进了中西部互惠保险公司的停车场。一栋低层写字楼出现在眼前，主楼向外延伸出几栋侧楼，周围是几块草地，草地里几只鹅在晃荡。其中一块草地旁有人造池塘，浮着几只小船。有几个人正在划船，懒洋洋地绕着圈子。我停好车，转身朝大厅走去。

大厅四面都是玻璃幕墙，我就在那儿等人领我去凯伦·毕晓普的办公室。凯伦是我的客户，和我一样也是职场母亲。不过，她没离婚，而且周五还可以不来上班。我以前一直以为她周五都跑外面办事了，直到有一天我问起，她才露出一丝狡黠的神色。

“你装傻吧？”她咕哝着，“孩子们在学校，我老公又是自由职业者，周五当然是和老公待在床上呀。”

这才是一个懂得轻重缓急的女人。

但今天不是周五，而且凯伦看起来很烦躁。她一只肩膀夹着电话，试图说服她的客户，就是“灾难团队”的总经理，告诉他我们的视频值那个价。最后，她不断保证会尽可能削减预算，随即猛地挂掉了电话。

“混蛋！”她气冲冲地说，“他居然说自己根本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我坐下来。

“艾利，我一开始就告诉过他，大概得出三万美元。我还有邮件为证。”

我发出一声同情的感叹，“还继续做吗？”

“当然要做。他需要这部片子，他的经理们开会时要用的。他就是想来讹我。”她摇摇头说，“你知道，如果我是个男人，根本就不会有这通电话。”她用力翻动桌上的一叠报纸，好像能清洁空气似的。“拍摄计划带了吗？”

“我昨天在邮件里又给你发了一次，连同脚本一起。”

“不好意思。杰瑞德喜欢的棒球队在打季后赛。我昨天很晚才到家。”

“没事。”我从包里翻出一份打印稿。

我本来设计了一个野外场景，要拍摄一场大灾难或灾难后的情形；但经过讨论，凯伦认为没有那个必要。“我们的资料库里有很多拍摄花絮，比如飓风、森林大火、密西西比河大洪水等等。”

“这些是彻底破坏、想要表现灾难的严重性的吗？”我问。

“当然。”

“有没有人们相互抱紧，即使失去了一切，仍旧感谢上帝让他们活着的镜头？”

“那还用说。”

“有人们表达感激的音频吗，说多亏了中西部互惠保险公司，他们才能不惜一切地重建生活？”

“应该能找出类似的。”

“小孩的泰迪熊被河水卷走的特写镜头呢？”

“噢，得了吧。你可以自己拍那个。”

“成。”

我们接着讨论了脚本。我不得不放弃《暴风雨》的想法；因为我无法在情节中融入弗第南和密兰达的爱情故事。但音轨里有很多戏剧化的紧张感：铺天盖地的警报声、轰隆的雷鸣，还有咆哮的狂风。不过，最后凯伦还是说她喜欢，这倒让我稍感欣慰。然后她以惯常的作风，不显山不显水地做了大量修改。

我们决定接下来的两周在公司总部拍摄采访，然后内部编辑初剪，再到迈克那儿完成线上部分。

这样就把问题解决了。这个项目一个月内就可以做完，不算困难，而且我可以预领一半的工钱。

下午结束后，苏珊和道格来接我。汽车在41号公路上飞驰，收音机里克劳斯比、斯蒂尔思、纳什和杨乐队¹唱着展望未来的歌曲。我们穿过森林湖市蜿蜒而整洁的街道；林荫蔽日，微风吹动树梢，沙沙作响。这一带的温度比其他地方约低华氏10度；仿佛村里的元老们已经颁布号令，规定这儿的生活质量必须高于其他地方。铁轨东边，房子越来越大，车道越来越宽。我们驶上环湖路时还路过一栋装饰派艺术的大厦，一栋摩尔式的建筑²，还有几种版本的塔拉³。

终点是一所超大的石砌建筑庄园，绵延在10英亩的土地上。光是园林景观——玉簪花和凤仙花，——可能就超过我的房屋抵押贷款。多亏了福阿德，我才知道它们是阴生植物。常青藤顺从地拥抱着的一面砖墙，中间露出一个喷泉，瓷制的水中仙女正准备浸到水里。三个碎石车道分别通往房子边沿的几块空地。泊车员穿着红背心，忙着调整车位，给客人停车：宝马、奔驰，偶尔还有凯迪拉克。

“幸好我今天穿了唐娜·卡兰⁴，”我说。

我们的车开往大门。

苏珊没有说话，似乎她也被这气派给吓到了。

重重的镶板门开着，管家在门厅处向我们致意。我们把名片放在银制托盘里，他便带我们往里走，穿过一个昏暗的大厅，厅里整齐地挂着挂毯画和肖像油画。远处隐隐传来清脆的笑语和酒杯相碰声。

“我是保罗·艾弗森，钢厂就是我的身家性命，”道格模仿40多年前的一档电视节目里的流行句式，绘声绘色地低声说道。

“我是玛丽安·艾弗森，正在竞选国会议员，”我也跟了一句。

“是参议员，”苏珊冷淡地说。

我们经过大大的会客厅，从一扇法式门走出来，来到了一个石板铺砌的露台。

人们手拿酒杯，随意地走来走去。露台前边是一片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草坪向下倾斜，延伸到一片狭窄的湖滩。远处，一只单桅帆船在湖里晃动，两只水鸟尾随着帆船戏耍。

我的视线又回到露台上。

宾客们三五成群地聊天说笑。女人们穿着休闲的春季新款时装，男人们则衣着轻便，但看着都价格不菲。比起奥斯卡颁奖现场，这里有更多喷着发胶的脑袋。

“现在逃走也不迟，”我喃喃地说，逐渐意识到我的裤子已经穿了四年。

苏珊从经过的侍者托盘里拿了些小点心。侍者转向我，但我什么也没拿。我从没参加过那种教你如何一手拿酒，一手拿食物盘子的课程。

“是黑鱼子酱，”苏珊说，慢慢地咬一小口烤面包，她的盘子端得很稳。

“我觉得这是贝鲁嘉，或者是奥西特拉 5。”

“肯定很不错，”

我叹息着说。“什么？”

“给自己办一个这样的派对！”

“差不多吧。”

“问题是，你如果总是花钱如流水，别人就会认为你不需要募集资金。”

“噢，那倒不一定，”苏珊说，她看着道格；道格正和一个身穿高尔夫球衣和马德拉斯棉布 6 裤子的肥胖男人聊天。“我想，这取决于你要募集什么样的资金。”

马德拉斯男人发出一阵狂笑，然后道格走回来搂着苏珊过去了。我扫了一眼人群，认出几个芝加哥的大人物和他们的奉承者，几个北岸的政客，甚至还有三两个记者。从他们的外表看来，大多数人 是“头寸松 7”——我是这么叫的。“头寸松”不是家族富翁，也不是新兴富豪，而是宽松款爷，他们资金宽裕，喜爱随意投钱。

我缓缓穿过人群，走向吧台，却差点撞到一个金发女郎的后背——女郎颇具斯堪的纳维亚范儿。她转过身来。原来是达娜·诺瓦克，曾是市政府庆典活动办公室的雇员，该办公室是我以前的客户。

“艾利，真没想到会在这碰到你。”她弯起一只手绕过我脖子，给我一个空中拥抱，类似于中西部地域风格的空中接吻。“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她问，“我以为你的政治倾向是另一边的。”

我耸耸肩，“那你呢？市长知道你来这吗？”

“就是他派我来的，”她笑着说。看到我露出不解的表情，又说道，“我正在筹办一个劳动节集会，到时玛丽安会来参加。我来这就是礼尚往来。”

“玛丽安要参加劳动节集会？”我皱起眉头，“可她是共和党人呀！”

“新的共和党。他们现在很有同情心。”

“但市长不是。我是说，共和党。”

“那是他的家事。其实市长的父亲以前为玛丽安的父亲做了很多事。”

“不可能吧？”

达娜点点头，“市长的父亲以前是艾弗森钢厂的工会代表。很多年来他们彼此相互尊重，关系不错。但你是怎么回事，怎么来这里了？”

我告诉她关于罗杰·沃林斯基的来电。

她轻轻拍下我的肩膀。“不错，加油啊！”

“什么不错？”

“打破了老男孩儿的圈子。”

“不过，达娜，我上次看到玛丽安·艾弗森时，她就是女人耶。”

“一个强大的女人，就这点不同。”她指了指我身后的一群人，几个男人正和一个女人谈笑风生的。那女人保养得非常好，蜜色的头发，染得不见一丝灰白，一身整洁的阿玛尼⁸西装，戴着珍珠耳环和配套手镯，脸上的妆容也和发型一样无懈可击；年龄从五十到七十都有可能。

“来吧，我给你介绍。”

我还来不及拒绝，她就向那群人中的一个男人挥了挥手，并从经过的托盘中拿了一个法式蔬菜色拉。达娜明显是通过了盘子平衡课程的。她在政治圈里定会大有作为。

“罗杰·沃林斯基，这是艾利·福尔曼，《欢庆芝加哥》背后的天才。我听说你想把她挖走。”

一个男人从那群人中走出来。他手臂上的毛发又浓又黑，头发也是一样，个子不算很高，脚尖不停地在地板上踏着。他匆匆地和我握了下手，然后大拇指和食指捏在一起，绕着小圈相互摩擦。简直就是《叛舰凯恩号》里的亨弗莱·鲍嘉⁹，只是没有钢球。

“很高兴见到你。”我感觉自己像只待宰的羔羊。

“她现在还没时间见你，”说完又马上回到那个小圈子里去了。我转过身，寻找达娜，但她不见了。罗杰谨慎地与候选人保持着一段距离，但我感觉他正在用心记下和玛丽安握手的每个人，掂量他们作为潜在捐款人的价值。

我从侍者的托盘上端起一杯葡萄酒；理所当然的，罗杰就在这时候开始动作了。

“玛丽安，我给你介绍一下。”

突然，我眼前出现一张灿烂的笑脸，握手坚定有力，灰色的眼睛还带着试探神情。我拿着杯子的手晃了晃。

罗杰在她耳边说了几句，她脸色马上变得柔和了。“你就是为市长做节目的那个人？节目很棒。”

“谢谢。”

“肯定花了很多心血吧。”

“那是我喜欢做的工作。”

“看出来了。”她热情地笑了笑。“我从你的作品里学到了很多。”

作品，而非片子。我回过去一个笑脸。

“罗杰告诉我，你也拍政治题材的？”

“说实话，我不拍政治题材的，艾弗森女士。”

“不拍？”她瞟向罗杰。“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被迫找一个随时可以藏身的地方。“我不想知道得太多，免得惹上麻烦。”我把酒杯换到另一只手上。“而且，政治家们经常忘记付账。”

她笑得更灿烂了。“一针见血！我也不想卷入政治。”

“是吗？”我反驳到，“那么，恐怕你这话明显有问题。”我摆了摆手。

“你是说我为什么离开这种优越的生活，挤进政治圈里？”她眨了眨眼。“首先，这房子是我母亲的，不是我的。是她坚持要我来这里举办办筹资活动。”

“可你是在这里长大的，你的根在这儿。”

“每个人都来自某处，对吗？就我而言，来自何处至关重要。”

罗杰急匆匆地说了些什么，然后又继续摩擦两个手指。

“不好意思。”她笑了起来，“原谅我偏离了主题。你就是这么说的，对吧，罗杰？”她把一只手搭在罗杰的手臂上。“尽管如此，但认真说来，我确实意识到我有多么幸运，拥有的太多；我想，这就是我回报的方式。”

我看向周围的富豪们：“回报谁？”

罗杰脸色突变。

玛丽安似乎并不在意。“别那么天真。你知道的，金钱吸引金钱。”

“我不是天真，也不是不尊重你们，但一个茶会共和党人¹⁰能为南边的人们¹¹带来什么呢？又能为南边那些仍然居住在棚屋区的人做些什么？”

她没有一刻犹豫。“又是一个好观点，”她平静地说。“对我而言，这确实具有挑战性，对吗？我确实想代表所有的人，不仅仅是——你怎么叫我们的——茶会共和党人？顺便一提，我喜欢这种说法，可能

会盗用哦。”罗杰一只手搭在她的手臂上。“希望我们可以再见，艾利。”

罗杰成功把她拉走了，但只能是因为她的默许。“我也希望你给我们这些茶会党人一个机会。”她拨弄着脖子上的珍珠项链，转身走开，投入下一场征战。

我目送着她离开，惊奇地发现自己很喜欢她。我穿过人群，向苏珊和道格那边走去。这时两扇法式门打开了，推出来一个坐轮椅的女人。她面容暗淡，皮肤枯萎苍白，头发稀疏而纤细，颜色像暴风雨那种灰白。一名护士推着她往前，露台上的人群立马分开站在两旁让出一条道，有如查尔顿·赫斯顿¹²劈开红海一般。这个女人深谙出场之道。

“这谁呀？”我前面有人问。

“弗朗西丝·艾弗森，玛丽安的母亲，”另一个人回答。

我从旁边靠近一些。她的眼睛也是铁灰色的，像她女儿一样，却没有那样的温暖。我感到一丝寒意。

1 克劳斯比、斯蒂尔思、纳什和杨乐队Crosby, Stills, Nash & Young，四个人组成的民谣摇滚乐团，以他们的姓氏命名。

2 摩尔式建筑特色包换不加装饰的拱顶、简单的圆拱马蹄形、或是拥有繁复装饰的拱形、靓丽釉彩的青花瓷转，以及阿拉伯文或者几何图形的装饰。

3 塔拉，爱尔兰东北部村庄，古代爱尔兰国王的故居。

4 唐娜·卡兰，美国服装名牌。

5 贝鲁嘉、奥西特拉，都是比较常见的鲟鱼。

6 马德拉斯棉布：一种薄棉布。

7 金融术语，如果暂时未用的款项大于需用量时称为“头寸松”。

8 阿玛尼：意大利的世界时装品牌，美国销量最大。也是奢侈品品牌。

9 亨弗莱·鲍嘉（1899-1957）美国演员，多次获奥斯卡奖，代表作《卡萨布兰卡》、《非洲女王号》；此处指他饰演的《叛舰凯恩号》里的奎格舰长。

10 茶会共和党人：共和党中的右翼、极端保守主义者。

11 南边的人们：指穷人、普通蓝领阶层。这个群体通常支持民主党。芝加哥南部是穷人聚集区。

12 查尔顿·赫斯顿，美国演员，在电影《十戒》中扮演摩西，劈开红海，领导以色列人出走埃及。

第16章

周六，福阿德带来了些大丽菊、秋海棠与藿香蓟，还教了我要怎样安排它们的间距才能成簇生长。院里的紫杉长得太高，快要遮住了大门，他也修剪了一下；又在紫杉树下种上些凤仙花，凤仙叶子是淡雅的薄荷色，和紫杉深绿色的针叶相互映衬，相映生辉。

他离开后，我按照他的要求浇了一遍水，然后寻思着接下来做什么。足球赛结束了，蕾切尔在巴里那儿，我落单了。前几年，在逐渐崩溃的婚姻中，绝望感像利刃一般割裂着每一寸空气，那时的我是多么希望蕾切尔和巴里能让我安静独处啊！如今，每两个周末他们才让我独处一次，我却因孤寂而伤感。有人陪伴总比独自一人要好，哪怕他没有责任感，哪怕他恣意任性；有另一个人在身边，至少可以见证你也在场，证明着你的存在。

我放了那部斯科塞斯¹的碟子，看了几分钟。除了几处犀利的幽默，就是一部黑色电影，充满那种他惯爱表现的城市混沌。我关了机，走进厨房，烤了一个冷冻百吉饼²；烤到一半，冒出个想法。马上关了烤面包机，抓起提包，出门走向车库。

30分钟后，我到了老爸那儿，带着一打新鲜的百吉饼和一磅熏鲑鱼。他仔细检查着那些百吉饼，深信只有烘焙师的儿子才能买到好面包。唱机里，艾拉·费兹杰拉德³正吟唱着有关绸缎布娃娃的曲子。

我说了玛丽安·艾弗森募集竞选资金的事，还有我可能会去给她做视频。他在洗碗布上擦了擦手。“你什么时候变成共和党了？”

“没变。”我端了一盘洋葱和西红柿到桌子上。

父亲一生都是民主党人；他拿出百吉饼，透过眼镜盯住我。“反正，你自己选择。”

我们坐下来，我伸手拿了一个贝果。“爸，我有件事一直想问你来着。”

“什么事？”

“我碰巧知道了一个女人的名字，好像本·斯库尼克生前在找她，我想你会不会刚好听说过她。”

“我还以为你不会再管他的事了。”他在百吉饼上涂了厚厚一层奶油芝士。

“我好奇嘛，先不说这些……”我继续道。“莱尔·戈特利布这个名字你有印象吗？”

老爸的手僵住了。“你说什么？”

“莱尔·戈特利布。砸脑袋生前在找一个叫莱尔·戈特利布的女人。”

他的脸色突然像羊皮纸一样苍白，那手使劲地握着餐刀，胳膊上血管凸起。

“爸？”

他什么都没说。

“你没事吧？要我叫人来吗？”

他摇摇头。

我冲进厨房，倒了一杯水。“喝水。”我在他面前坐下。

他摆摆手，我拿开水杯。他小心翼翼地把餐刀放回盘子里。

“爸爸，怎么了……”

他双手撑着桌子慢慢站起来，抬起一根手指示意我稍等，然后拖着脚步走进卧室。我听见柜子抽屉打开的声音，一分钟后又关上了。他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张照片。

“是什么？”

他坐下来，清了清喉咙。“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注视着照片。“说实话，我从没想过，会跟自己的女儿说这种事。”他啜了一口水，看着我。“但……”

他把照片递给我。

这是一张老式的黑白快照。两个穿着军装的年轻男子，坐在一张小桌边上，好像是在咖啡店里。两个人对着镜头咧嘴笑着，分别用一

只手揽着中间那个年轻女子。其中一个是我父亲，另一个看着像是青年时的巴尼·泰特曼，我的巴尼叔叔。我没认出那女孩是谁，但她的笑容是那么绚丽，我都想跟着微笑。她脸型精致，鼻梁娇小挺直，克拉拉·鲍⁴一样的嘴唇，一头浓密的金色鬈发；魅力四射。

“我和巴尼，入伍以后，”他轻轻地说。

“这个女人呢？”

他犹豫了一下。“这事发生在我遇见你妈妈以前。我要你知道，我从来没做过让你妈妈忧心的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的目光移到照片上。“莱尔·戈特利布是我在朗代尔时的女友。”

我把照片放在桌上。

“她是德国难民。38年秋天来到美国。那时候她16岁，金发碧眼，天使一样。”他倒了两杯咖啡。“她当时住在犹太孤儿之家，靠给人打扫屋子来维生，而且几乎不会说英语。”

我捧住咖啡杯，想起自己离婚前，也曾有一些清洁女工出入家里。其中有个拉脱维亚⁵的移民，曾在我们家的钢琴前坐下，凭着记忆弹奏了一首贝多芬奏鸣曲，弹得无可挑剔。

“莱尔来自弗莱堡⁶，”爸爸接着说道，“靠近黑森林地区。她家有三个孩子，她是长女。父母想办法把她送出了国。这边她的一个远房亲戚做的保证人。好像她家给了这个亲戚不少钱，但最后没帮上什么忙。莱尔也没怎么提起过他。”

他拿起照片。“我们认识的时候，她已经想法住进了朗代尔的临时收容所，但在海德公园附近打工。那时候，我上完课就送她去科蒂奇格罗夫电车站。周末要是去巴尼那儿，也会跟她见面。”他轻轻笑着。“我记得，她就是不愿讲德语，即使我会说一些德语，她依然坚持不说；只是用手指着东西，我就告诉她用英文怎么说。

“二战开始后几个月，她弟弟从德国寄来一封信，说父亲被杀，母亲和妹妹被卡车拉走，自己躲在朋友家，要想办法逃出来，以后就音信杳无。”

我脸上不禁抽动了一下。

“从那之后，我成了她最亲密的朋友。帮她在T夫人餐厅找了间屋子搬进去，教她读写英语。带她到处逛。”

“你们在一起了？”

父亲点了点头，眼神飘远。“我记得有天晚上，我们去黑鹰餐厅看本尼·古德曼⁷的表演。那天基尼·克鲁帕⁸做鼓手，泰迪·威尔森⁹是钢琴手，那是最棒的组合，演奏充满醉人的魔力，我和莱尔都不想它停下。”他的神情恍然如梦。“回去的路上，我们找地方喝了点东西，等回到巴尼那儿已过半夜。我记得自己说‘我要离开家，然后加入本尼·古德曼的乐队。’”

“是吗？那你会什么乐器呢？”她的声音优美轻柔，知道吗？就像清脆的铃音一样。”

他微笑。“我说我很擅长制作简易卡祖笛的技术¹⁰。她咯咯地笑，但马上严肃起来。‘那么，雅各布’——只有她会这么叫我，‘你长大后要做什么？’

“娶你，’我说。‘然后照顾你一辈子。’”

他眨了一下眼。“珍珠港事件之后，我和巴尼应征入伍。莱尔很害怕，她说我应该加入本尼·古德曼的乐队，跟他们一起逃跑。”

他放下照片。

“参加新兵训练前几周的一个晚上，我带她出去吃饭。她很开心，因为找到了工作。‘一个真正的工作，’她说；是在报纸上找的。我现在仍不明白，她那时为什么那么自豪，是她找到工作了，还是能读英文了，”他说。“是去艾弗森钢铁厂做工。”

“艾弗森？”我插了一句。“是那个参议员候选人，玛丽安·艾弗森的艾弗森？”

“她父亲。”

“这倒很巧。”

“他们需要女工。经过培训她成了铆工。”他笑了，沉浸在属于自己的回忆里。“她很喜欢这份工作。记得有一天，我去工厂接她，正

赶上一个反战游行。艾弗森本人带领了一队工人穿过厂房。他们都在举旗，吹号，唱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场面。那个男人就像国王，带领着自己的随从队伍。而且所有人也确实像对国王一样尊敬他。他经过我们的时候，莱尔挥动旗子，行了一个屈膝礼¹¹。

“那以后不久，我就去了加利福尼亚。”他动了动身子。“几个月之后她就不再来信了。我想她大概是不习惯写英文。但后来连电话也不回了，我感到事情不妙；终于想法搞到了回去的许可证，借了一辆车，直接开回了芝加哥。凌晨两点的时候我到了T夫人餐厅。餐厅的领班乔正在关门。

“‘杰克，你在这干什么？’他说。‘她在上面吗？’我问道。

“‘别上去，’我记得他这么说。

“‘你走开，别拦我。’我没听他的。你知道，我当时还有她的房间钥匙，和我的狗牌¹²一起挂在脖子上。”

我闭上眼睛——已经看到了结局。

“莱尔正和另一个男人睡在一起。”他看过来。“你知道，这件事……这件事我一直记着……她终于意识到是谁开了她的门时，却毫不愧疚，毫不耻辱，甚至一点都不畏缩，只说了一句，‘嗨，杰克。’还带着喘气声，嗓音依旧轻柔。”

我盯着尘埃在空气中打着旋。

“那人叫库尔特·魏斯，”父亲继续说。“和她一样，是德国难民，来自法兰克福。纳粹党卫队杀了他的家人，但他逃掉了。后来他到了这边，找了一份送快递的工作。”父亲顿了一下。“他和莱尔深为彼此所吸引。我想这也很正常。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历史，经历过同样无法言喻的痛苦。我怎么比得上？”

我推开咖啡杯，为父亲感到一阵心碎。

“几个月后，我收到她的一封信。全是在道歉。她知道自己让我痛苦，祈求我能原谅她。我是她唯一能求助的人。库尔特应该是被征募入伍了。”

“但他不是移民吗，这怎么可能？”

“那时候，政府为了打赢战争不惜代价。记得吧，他德语流利，熟悉地形。莱尔说他被招募为特工了。”

我啜了一口咖啡，已经凉了。“哪个机构的？”

“战略情报局。”

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成立于二战期间。

“据我所知，莱尔那时已经有几个月没他的消息了，她担心库尔特已经被送回欧洲，已经深入敌后，她非常担心，快发疯了。她希望我能想想办法，什么都行。”他站起身，来回踱步。“我肯定是无能为力的。”

“后来呢？”

他停下脚步。“库尔特没有死，他回来了。我不知道战争期间他做过什么。他从未提起。”

“你还跟他说过话？”

他坐回椅子上。“在确认我不是个威胁之前，他自然不愿意跟我讲话。但对于这整件事，我都表现得很有风度，最后，我们也真的在一起喝了几杯啤酒。这人其实挺不错。”他握起双手。“莱尔继续留在钢铁厂。库尔特也跟那边的人谈过一次，我还以为他也会去厂里工作，但没有。

“库尔特回来之后几周，巴尼，我，还有他们俩一起去了道格拉斯公园的一个音乐会，那时候巴尼也回来了。我记得，是蓝音符乐队。”他向后靠在椅背上。“那时天还很热，我们坐在毯子上，突然传来砰砰几声，我以为是鼓手开始打他的复段了，接着莱尔开始尖叫。我扭过身子。库尔特趴倒在地，鲜血直流。一分钟后，就死了。”

我倒吸了一口气。

“警察很快就来了，但当时很黑，场面混乱，凶手逃了。莱尔疯了一样，我和巴尼尽快把她带回了家。”他陷入沉默，随后又开口，“一场小葬礼。除了莱尔，巴尼和我，只有莱尔的两个工友，还有负责这个案子的警探。”他用勺子搅拌着咖啡。“案子一直没破。”

“怎么会？”

“我不知道。不过我记得，当时觉得那些警察没认真对待这个案子。”

“为什么？”

“有些事，不问为好，可能答案你并不想知道。”他把两只咖啡杯都拿起来。“大概一周之后，莱尔最后一次来见了。”

“这次是为什么？”

“她怀孕了。”

“怀孕？”

他点点头。“她来问我该怎么办。我隐约觉得，她希望我来替她解决，不管我想到什么方法，跟她结婚，或者找医生来处理。”

“你怎么做的？”

“什么也没做。”他耸耸肩。“*Gnugchistgnugch* . 13。我告诉她自己不能帮她了。我去了东部读法学院。几周后，她就离开了芝加哥。”

1 马丁·斯科塞斯（1942—）美国导演，编剧，奥斯卡和金球奖获得者。

2 百吉饼：又译作“贝果”，一种先蒸后烤的面包圈。

3 艾拉·菲茨杰拉德（1918—1996）美国女歌手，被公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爵士乐歌手之一，被誉为“爵士乐第一夫人”。

4 克拉拉·鲍（1905—1965）是1920年代最当红的好莱坞女星、性感偶像，是爵士时代摩登女郎的代表。

5 拉脱维亚：位于欧洲东北部，西邻波罗的海；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于1991年独立，2004年加入欧盟与北约。

6 弗莱堡：德国西南部城市，位于巴登—符腾堡州。

7 本尼·古德曼（1909—1986）于20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带领最流行的爵士乐乐队，享有“摇摆乐之王”的美誉。

8 基尼·克鲁帕（1909—1973）著名爵士乐鼓手。

9 泰迪·威尔森（1912—1986）著名爵士乐钢琴手。

10 卡祖笛是一种特殊的管乐器，通过人的哼唱发音，一度流行于爵士乐伴奏。

11 屈膝礼：欧洲传统中，女性向王室成员或尊长行的礼节。

12 每一位美军胸前都佩戴的身份牌，俗称“狗牌”，Military Dog-Tag，是美军现役必配的配置，用于士兵的身份识别。

13 *Gnugch ist gnugch*：德语：凡事总有个限度。

第17章

屋里一片沉寂，只有冷空气流过通气孔传来的嘶嘶声。爸爸端着咖啡杯子进了厨房。

我也端起盘子跟了进去。“这么说来，你一点儿都不知道库尔特被暗杀的原因？”

他摇了摇头。

“这事儿与战略情报局有关吗？”

“谁知道呢？他到底是不是战略情报局的特工，我也不能肯定。”他弯腰打开了洗碗机。

库尔特曾经——或可能——是中情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的特工；砸脑袋从图书馆借的书当中有一本就是介绍战略情报局的；多年以后，砸脑袋给中情局发电子邮件。“砸脑袋和库尔特互相认不认识呢？”

老爸摇摇头。“库尔特来的时候，砸脑袋已经离开芝加哥很久了。”

“可他肯定认识莱尔。”我们一起回到了客厅。

“这我也不知道。砸脑袋38年8月就不见了，莱尔10月份才来的芝加哥。”

“那么，他为何要在网上寻找莱尔呢？”

“什么网上？”

我这才想起没给爸爸提到搜寻砸脑袋的情况，于是作了一些说明，但没说家里被盗的事。

听我说完，他摸着下巴。“你有时间怎么不干点儿正经事？那家伙是混帮派的，艾利。”

我看着地板：“最近没活儿。”

他一下子火了：“那么，你现在成了本·斯库尼克专家了？”

“哎呀，不是的。我只是觉得……他好像有些……”我的声音越来越小；自己也不清楚到底要说什么。我拿起桌上那张照片。爸爸和巴尼风华正茂，充满自信，坚信能够带着胜利的桂冠回到家乡。不过后来巴尼在奥马哈海滩¹身负重伤，差点没能回来。

“他知道你和莱尔的事吗？”

“谁？”

“砸脑袋呀。”

“他要是知道，也只能是道听途说。”

道听途说？总是律师的做派。

“对了，战后我确实见过他一、两次，是在他被捕以前。我有可能提到过莱尔的名字，但也只能是顺带提到的。”

充其量就这么点儿联系，却成了我了解的全部情况。“怪不得他有我的名字。”

老爸看着我，满脸困惑。

“我想，砸脑袋观看《欢庆芝加哥》时，在演职员名单中看见了你的名字，就联想到了你。”

“我？”

“福尔曼，这个姓氏。他看到就猜想我们可能有亲缘关系。”

“可这太荒谬了。至少有几百个福尔曼呀。”

“想想看，节目中有一个郎代尔的片段，你和他，还有莱尔，都曾在那儿。假设那个片段勾起了他关于朗代尔的全部记忆，突然看见我的名字，就会想我和你是否具有血缘关系；或许他想联系上我，通过我找到你，就可以知道莱尔的消息了。”

老爸叹了口气。“大概凡事皆有可能。可为什么？他的动机是什么呢？没有什么表明他认识莱尔呀！”

我两手一摊。“我想不出了。你说该怎么办？”

他目光严厉。“就一条。不要对本·斯库尼克太好奇。他只会给你带

来麻烦。”

“可他已经死了。”

老爸双眉一扬：“他也应该安息了。”

下午四、五点钟的斜阳给万物都染上了一层温暖的玫瑰色，然而到达我家车道时，我却打了个寒噤。一进门，先扫视一遍，以确信什么也没被人动过，包括我留在烤箱里的百吉饼。即使如此，我上楼前还是先确认房门上的双重锁完好如初。

进了工作间，我拿起那份打印出来的DGL给砸脑袋的回复。

由于知道了莱尔是谁，好奇心就更强了。砸脑袋为什么会寻找我父亲以前的女友呢？按老爸的说法，他俩从未有过交集。他们之间唯一的联系，居然就是听我父亲提起过，而且是可能提起过！尽管如此，显而易见的是，砸脑袋生前想尽办法要找到这个女人；而且这个DGL，还不知是男是女，却知道莱尔的情况。

窗外，黄昏的阴影悄然而长长地爬过了草坪。

我开始查询砸脑袋的背景，希望由此可以发现窃贼的线索。既然我已经知道老爸与莱尔·戈特利布的关系，好像我的赌本又增加了一些。我再次琢磨那条信息。假如DGL握有一部分解谜的关键，我倒想知道那是什么。

亲爱的先生/女士：

我在BenS的邮件里看到了您对于他在家族寻根网上所发帖子的回复。我很难过地告诉您，BenS已于4月12日不幸逝世。因为您回复的日期是4月13日，我肯定他并未读到；后来得知，我的父亲也认识莱尔·戈特利布，却与斯库尼克先生并无关系……

我立即用回车键删除了“斯库尼克”四个字；砸脑袋并没有透露他的姓名，我也不该透露。

……却与BenS并无关系；如果您能提供有关莱尔的任何情况，我们都会非常感激。

行了。除了用“我们”有点像写社论打官腔以外，其他全部都是真实的。我向后靠在椅背上，想象着DGL看到这封信时会是什么反应。

感觉希望渺茫。DGL有可能认为我脑子有问题，于是根本不回复，直接丢进垃圾箱。但我不可能在电子邮件里解释寻找莱尔·戈特利布的具体原因。入室盗窃偷走纸箱这类野蛮的事件会吓跑任何人。我必须让人觉得可信，但那意味着必须暴露一些个人信息。我咬着嘴唇，既非常好奇，很想知道莱尔·戈特利布的情况，又怕惹来麻烦，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最后，还是好奇心赢了。

肯定您会心存疑虑。我很乐意通过电话回答您的任何问题。期待您的回复。

847-555-9876。艾利·福尔曼

¹ 奥马哈海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诺曼底战役的四个主要登陆地点之一的代号，位于法国北部海岸。

第18章

在中西部互惠保险公司拍了几天片子以后，一回到家里，就看到录音电话的指示灯不停地闪烁。第一个消息是罗杰·沃林斯基，就是玛丽·艾弗森的竞选经理的，他把自己的办公室及住宅电话都留下了。第二个是巴里的，要我给他回个电话，越快越好。我首先打给巴里。

“是我。啥事儿？”

“呃……”一阵停顿。“艾利，真不知该怎么给你说……”

我一下子想到我的家人。蕾切尔在上学，老爸在和那帮老年人玩纸牌；如有什么意外，他们可能已经给我打过手机了——要是有机会的话。我的胃部一阵搅动。“到底怎么啦？”

“我……我刚刚亏了一大笔钱。我上次提到的高科技孵化公司……垮了，股票全都打了水漂。”

我一下子放松，全身瘫软靠在了吧台上。还好，只是钱。我抓起一把切肉刀。“多少，巴里？”

“现在的经济形势，你懂吗？谁也无法预料到——”

“到底多少，巴里？”

“50万，他们要我马上支付大部分。”

我打起精神避免呼吸过于急促，同时盯着自己的双脚。

“对不起，艾利。我搞砸了。”

我挣扎着尽力保持呼吸平稳，依然盯着自己的双脚。

“但我觉得，不会牵扯到你。”

我把刀尖垂直对着切菜板，举在空中。“你觉得不会牵扯到我，什么意思？”

巴里什么也没说。

“除了抚养费那部分，我估计那部分我也永远看不到，当然与我无关。”

不吭声。

“是不是？”

还是不吭声。

“巴里，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听见他呼出一口长气。“我交易的账户是联合账户，那上面有你的名字。”

“什么，你在演滑稽剧吧？”

“真的。”

“不可能！我们离婚时关闭了那个账户。财产分割得清清楚楚，再无瓜葛。”

“那个账户从未关闭，因为管理上出了点儿问题。当时遇到阿尼退休，账户没有关闭，而是进入了休眠状态。后来我想重新开户，他们说我已经有了账户；我也想带着书面凭证去纠正过来，但就是一直抽不出时间来，然后——”

“我来说明白！你想说的是，如果严格按照法律，你的股票亏损50万美元我也有责任？”

“不会到那一步的，艾利。我会搞定。”

一辆小车匍匐而行，移动缓慢，恰像高速拍摄的镜头正在播放；它那镀铬的保险杠反射出阳光，点点火花闪烁；穷吃穷吃的引擎声淹没了昆虫的鸣叫。

“听着，我知道你很烦，不过我会打电话给吉恩，他会搞定这一切的。”

吉恩·舍伍德是他的律师。律师的律师。“这几天保持电话联系，好吗？艾利，千万别干蠢事。”

我猛地把刀剁进菜板。他自己亏了50万，却把我搅进这笔债务，还叫我别干蠢事！我所能干的最蠢的事，就是还在和他通电话！

我的律师帕姆·赫德尔斯顿说，不用担心，不过就是那家公司办事人员的笔误，我不会负任何责任的；我们有书面证据。巴里这一着是

侵权行为，如此而已。

在她看来或许是这样。对于钱财，我向来爱恨交织。不过我还能不把钱放在眼里。“这会影响我的信用等级吗？”我盯着窗外。那辆小车已经不见了踪影。

“还不知道。”

“假如我急需要一笔贷款呢？”

“别着急，艾利，”她说。“不会到那个地步。我了解一下情况再给你回话。同时，你要做这样一些事情。”

我匆匆记下了她的话：整理房屋的所有产权证书，确保那上面是我的名字；查找其余的离婚记录。她还建议，趁机开始清点并管理我自己的钱财，并且可以给我介绍一个很棒的理财规划师。好，我现在就只差足够的资产来管理了。

然后我拨通了罗杰·沃林斯基的电话，约定周四面谈。

第19章

河北区 1 位于卢普区 2 的西北边，该区既充满艺术气息又富于传统色彩，既是繁华的商业中心又不乏温情与高雅。就是在这里，玛丽安·艾弗森的竞选总部硬生生地挤进了富兰克林大街与苏必利尔大街一栋高层建筑的三楼；一楼是搞平面设计的店面，二楼是家具批发商，隔壁是一家意大利餐馆。

一进门，只见一张巨大的红木办公桌连着一个色彩斑驳的大理石柜台，柜台后只露出一个头顶。我踮起脚来，才看清是一个年轻的金发女子，头上戴着一副耳机和一个微型耳麦。

“请问您找谁？”她从最新一期的《大都会》月刊 3 上抬起头来问道，声音清脆悦耳。

“艾利·福尔曼，找罗杰·沃林斯基。”

“请坐，稍等一下。”

于是我就在一张小沙发上坐下，接待员不见了，但她重复我名字的声音清晰得令人吃惊。她座位上方的墙壁上，除了一只挂钟外空无一物，刚刚过油漆的气味还很浓。我伸长脖子，悄悄地打量着周围。

这间屋子很大，天花板相当高。两扇落地式窗子从地板直达顶棚，窗户玻璃上的鸢尾花图案俯瞰着苏必利尔。玻璃看起来很新。屋子中间，八张办公桌挤在一起，每张桌上都放着一排电话机。

桌旁坐着五个年轻人，三女二男，都戴着与接待员相同的耳机，有几个正对着麦克风低声说话。一个女子很像是西班牙裔。房间的尽头有一张很大的会议桌，桌上靠边处有一台星巴克咖啡机，旁边有一个空的甜甜圈盒子。边上有几个单人办公室。到处都有薄膜覆盖的基座，基座上放着一些盆栽的植物花卉——看来有人努力想使这儿的环境温馨起来。

罗杰·沃林斯基从拐角转出来。

我起身。

“艾利。”

他身穿墨绿色的马球衬衫和牛仔裤，双臂上的黑色汗毛使他显得皮肤黝黑，但没什么魅力。他意识到我在打量他，便微微一笑，也开始打量起我来。我身穿白色T恤配印花长裙，脚蹬凉鞋；头发拢在颈子后面，戴着蝶形发夹。

我们握手时，我的眼光移到了桌旁那些人。他们的说话声几乎没超过空调机的噪音；这种压抑与秩序感让我不大舒服。

“我原以为，竞选嘛，就是狂热、混乱；人们尖叫、乱跑，对不满意的民意调查恨得咬牙切齿。”

他笑了：“会有的。夏季我们要增加人手。不过，我们通过电邮和网络取得了惊人的战果。而且别忘了，这还只是一个办公室。我们的人员遍布全州。”

“他们是干什么的？”我指着那一排办公桌问道。

“你问的是他们？”他做了个手势。“我们的斗牛犬 4。”

“哦。”

“他们要做好各种前期准备，协调各选区，策划安排七月四号 5 的活动。”

“可是连阵亡将士纪念日 6 都没到呢。”

“阵亡将士纪念日的活动几个月以前就安排好了，现在忙的就是独立日的事情。”他挽住我的胳膊走向会议桌。“如果飞个来回，我们就可以在伊州南部做三到四件事。”

“飞个来回？”

“对呀，包一架飞机——就能做很多事情。”

我脸色稍变——平生就怕坐飞机。

“人人都想见玛丽安，”罗杰显然没注意到我的反应，接着说道。“最近两周，她的支持率上升了七个百分点。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毕竟对手是现任联邦参议员。”

玛丽安的竞争对手是伊州南部的民主党人，即将结束其第一个任

期，为人很有亲和力，但平平凡凡。因而大家都觉得选举的结果毫无悬念。我们来到会议桌旁。

“来点儿咖啡？”

我摇摇头。他为自己接了一杯咖啡，目光射向了那些“斗牛犬”。我敢断定，罗杰肯定属于那些乘坐2号飞船的人物。根据《银河系漫游指南》⁷，一头基因突变的巨型星际公羊，威胁要毁灭格尔噶福润查姆人⁸，这些人打算派出三艘飞船去一个新的行星开拓殖民地。1号飞船乘坐该行星的各类领导人、发明家和科学家；3号飞船装载体力劳动者；不过，首先发射的是2号飞船，上面装的是理发师、中层管理人员以及市场营销方面的人员，是去为另外两类人员打前站、做好各方面准备的。五年以后，1、3号与2号失去了联系。

罗杰指了指放在桌上的马尼拉文件夹⁹。“我擅作主张给你准备了一些资料：玛丽安的简历、立法记录，还有其他一些情况。”

坐下来后，我打开了文件夹。

“有一篇《芝加哥论坛报》的文章，”他说，“那篇访谈很精彩。”

我飞快地翻阅着这些文件，并把那张访谈抽了出来。

“这是一个系列。有点儿像竞选日志。”

“是吗？”我看着标题下面的记者署名：斯蒂芬·拉蒙特。这名字没怎么听过。

“这种宣传，我们不会付钱。”罗杰眼光闪烁。“拉蒙特后来变成挺好的朋友了。你会见到他的。”

我浏览了一下。文章简略地勾勒了玛丽安的政治生涯，任伊利诺伊州参议员两个任期间的活动，包括作为农业综合企业小组委员会主席，她推动了一项重大酒精法案获得通过；还提到参加选举前，她曾担任过州商业部的代理部长；那以前，她是艾弗森钢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她还管理过艾弗森公司？”

“只有10年，公司就被卖了。”

“什么时候？”

“20世纪70年代。那时进口量激增，企业濒临死亡，他们家就把公司卖掉了。”罗杰说道。

“很难想象，”我喃喃自语道，“那时她那么年轻。”

罗杰耸耸肩。“她不大谈起那些事。”他压低了声音说道，“家庭不和。”

管它和不和，反正我更加钦佩她了。那时候，年轻女性担任首席执行官相当罕见，而且还是钢铁企业极为困难时期的女性老总。那段经历肯定多方面锻塑了她的性格——这当然只是我的猜测。

“她从政以前，似乎有几年空白。那几年她在干什么？”

“休整了几年。到处旅游，看世界。然后她决定进入政府工作，州长立即给了她一个职位，就在斯普林菲尔德 ¹⁰。”

好容易！

我合上文件夹。“说吧，罗杰，说说你对这个宣传视频的想法吧。”

罗杰从衣袋里掏出一个掌上电脑，开了机。“玛丽安说起过1992年为克林顿竞选总统拍摄的喜剧片《希望之子》，挺有效果。”

我不想扫他的兴，便小心翼翼地说：“你真的认为我们有必要模仿他？”

“为什么不行？他模仿我们很多年了。”

我正要回答，有人把一份文件推到他面前。

我抬起头来。那位西班牙裔女子站在他身边。“很抱歉，罗杰，”她说道。“但这个非得你签字才行。”

他也抬起了头。“是什么？”

“我们订购的宣传海报。我预订了5000份，可以在周围一带散发。”她黑黑的双眼热情洋溢，披肩长发浓密黑亮，格外引人注目。

“艾利！这是多莉·桑切斯，”罗杰说道。那女子挺直身子；她的女

士西装使我的外套显得破旧寒酸。

“你好！刚刚加入我们这个团队吗？”

“还不算。我是为竞选制作宣传片的。”

“哦。”她认真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转向罗杰；他俩交换了一个眼色，罗杰签了那份文件。

她返回办公桌，罗杰目送着她。“刚才咱们说到哪儿啦？”他的手开始抽动，拇指和食指画着小圆圈。

奎格舰长 11 回来了。

“《希望之子》。”

“对。”他清了一下嗓子。“拍一部类似的，行吗？”

“恕我直言，玛丽安给我的印象不是那种人。”

“是什么样的印象呢？”

我挺直了肩膀。“智慧、坦率、自信、坚定——尽管她并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说下去。”他用金属笔轻轻点着掌上电脑的微型显示器，做着笔记。“她的政治纲领呢？”

“这就很有趣了，”我说道。“好像是个大杂烩。我是说，她肯定是共和党人，但并不保守僵化。她既传统又现代，在有些问题上又接近自由主义者。几乎每个人都能在她的政纲里找到赞同点。”

“那么，这就对了。”罗杰咧嘴而笑。

“什么对了？”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获得广泛的支持。你的话证实了我们的信息传达到位了。如果能保持这个势头，前景不可限量。”

“包括城区的选举吗？”

罗杰把他的拇指猛地指向那些“斗牛犬”：多莉和一名非裔男子正在低声交谈。“我们要争取所有可能的选票。就像我说的那样，前景广阔，不可限量。”

他建议我下周提出一个方案——一个“构思”。我们商定于6——7月间拍摄，8月份完成后制作。当然还需要一些素材影片。他说，我应该跟去拍摄7月4号那个周末的活动，还特意记下要我们乘飞机的事。

我只好忽略对飞行的恐惧。

然后谈到了预算；他的大手大脚，让我颇感意外。“应该花钱的地方就得花，”他说。“要做就得做好。前期拍摄你需要多少？”

我吞了一下口水。“呃……最好有40%吧。”

“没问题。我们会给你开一张支票。”他站起身来，表示今天到此为止。“记得把发票传给我。艾利，非常高兴你能加盟。”

我也起身，与他再次握手。我推门出去时，发现多莉·桑切斯的目光一直跟随着我。

1 河北（River North）是芝加哥北部地区。它的边界为东到Rush街，北到芝加哥大街，南面和西面到芝加哥河。

2 卢普区（The Loop），芝加哥的传统中央商务区所在，现为美国第二大中央商务区。

3 大都会（COSMOPOLITAN）是世界上销售规模最大的年轻女性杂志。杂志目前使用26种语言、在100多个国家发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杂志。内容包括：两性关系、职业、浪漫、个人成长（特点是模拟人格测验）、最新时装、美容秘方、健康保养、名人专访以及通俗文化的报道。

4 斗牛犬：一种极其强壮、有时凶猛的斗犬。此处比喻那些竞选工作人员精力旺盛、尽职尽责。

5 7月4号：美国独立纪念日。

6 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的法定假期，为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

7 《银河系漫游指南》：英国科幻小说、广播喜剧及电影。

8 格尔噶福润查姆：该科幻小说中一个红色的半是沙漠的行星，其居民为格尔噶福润查姆人。

9 马尼拉文件夹：纸张厚而重量轻的文件夹。

10 斯普林菲尔德：美国伊利诺伊州首府。

11 奎格舰长：1954年好莱坞电影《叛舰凯恩号》中的舰长。这里指罗杰·沃林斯基。

第20章

保罗·艾弗森声称自己是平民出身，在宾夕法尼亚的煤矿区长大的，年轻时来到中西部，与弗朗西斯·钱德勒结婚，也就成了威廉姆·钱德勒和玛丽·钱德勒的女婿。威廉姆·钱德勒有一家制药公司，且和福特家族交好。艾弗森和弗朗西斯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我把这篇文章打出来，记了笔记；以前我还以为玛丽安是独生女。

根据这篇文章，艾弗森颇有抱负，精明能干。那时候塞缪尔·英萨尔¹在北岸忙着搭电线，阿穆尔²家族经营畜牧场，艾弗森在他岳父的帮助下购买了一个日渐衰颓的冶炼厂。那以后没几年，他就把这处产业打造成一个专门的加工厂，生意蒸蒸日上，很快就连本带利还清了岳父的贷款。鼎盛时期，艾弗森钢厂的农具制造名声赫赫，有三千多名雇工；战争期间又转而制造军用装备，工人达四千之多。

艾弗森钢厂还是芝加哥第一个接纳工会的制造厂，前提是工会不干涉企业管理。虽然对所谓“企业管理”的范围有过一些争论，但艾弗森这一注下对了。1938年，芝加哥近7.8万钢铁工人参与的大罢工激化成一场骚乱，共和钢厂竟有10人丧命；而就在同一条路上的艾弗森钢厂，却安然无恙；而艾弗森本人最后还出来收拾乱局，成了那些工厂主和工人们之间的调解人。

另一篇文章介绍了艾弗森的慈善活动：战争期间，为帮助犹太人逃离纳粹铁蹄下的欧洲，艾弗森捐赠了大笔款项。一些捐款流入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³，帮助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或是移民到美国；在科德尔·赫尔⁴执掌国务院的情况下，这并非易事。艾弗森的努力赢得了普通民众的尊敬，尤其是那些来自纳粹占领国的移民，或是有家人在那边的。文章里有一张艾弗森和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威廉姆·格林的合影；格林称颂艾弗森是“人人临危自保之际，少数敢于挺身而出的英雄。”

我下载了照片仔细研读。此人居住森林湖市⁵，既是工业大亨，

岳父又和亨利·福特⁶交好，为何要为犹太人挺身而出？艾弗森看起来四十多岁，十分帅气；但照片太陈旧模糊，难以辨清。他身材高大，衣着考究，眼睛黑亮，头发浓密——似乎已呈灰白。

继续往下读，发觉艾弗森的历史地位之所以稳固，并非仅仅因为他的商业成就或慈善活动。二战期间，美国男人都参军上前线了，成千上万的女人进入了厂房、车间去接替他们。政府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舆论运动，鼓励妇女们去工作，一时间到处可见“铆工露丝⁷”的主题海报、歌曲，还有年轻女子在工厂里的照片，她们喜笑颜开地给坦克，飞机，以及其他重型设备上着螺栓。

虽说战后她们大都辞工了，但这仍是争取女权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据称，当时全国所有钢厂中，艾弗森钢厂招女工速度最快，数量最多。有个历史学家推测到，“铆工露丝”这个说法，可能就是源于艾弗森的厂房。我想，莱尔·戈特利布就是这样找到工作的吧。

很不幸，艾弗森没能活到见证自己历史地位的时候——战争进入尾声时，他却因为心脏病突发而去世。

我刚读完文章，电话响了。

“艾利，我是多莉·桑切斯？”说到“桑切斯”，她的语调升上去了，陈述句变成了疑问句。我发现在工作场合的女性经常如此。好像她们还在争取某种入会许可，说话还不敢带有权威性。男人们就从来不在意这点。

“你好，多莉。”我的声音沉稳自信。

“抱歉打扰了，罗杰让我问你，制作影片期间，需不需要在这边有间办公室。”

“办公室？”

“这儿有几间空的办公室，至少劳动节前都没用。他让我转达，可以给你一间，需要随时来。”

“那就十分感谢他，还有你。”我犹豫了一下。“不过我想可能用不着。”

“哦。”听上去她有点失望。

“我得经常在拍摄地，要不就是剪辑室，另外……嗯……你知道……”我咬着嘴唇。

“这样吧，”她又愉快地说，“我们会留一间，再配台电话，万一你改主意。对了，介意给我你的电话吗？如果有什么急事好联系。”

我皱眉。“我——不会的；847-904-5566。”

“邮箱呢？”

我告诉了她。

“谢谢。你知道，我希望我们能有机会聊聊，很想再听你讲讲你的工作。”

“当然，”我说。“我会经常过去的。”

“很好。我会把你的电话转告给罗杰。”

吃过午饭，我调查了一下关于“铆工露丝”的事。花了一个小时打电话咨询各种行业协会和图书馆，最后挖出琳达·乔根森这个名字。她在芝加哥钢厂发展史这个领域颇有研究，还小有名气。她家几代都从事这个行业，也因此收集了各种文件和记录。

我电话联系到她，问她对“铆工露丝”运动是否了解。

“哦，当然知道。那时候整个钢铁制造业都很红火。”

“我最近在做这方面的调查，有篇文章说这个运动可能发源于艾弗森钢厂。这点你了解吗？”

“你当真问这个？居然没人跟你说过啊。当时好莱坞的有声电视新闻做了一个关于艾弗森钢厂女工的纪录片，这个片子参与了整个运动的发起。”

“真的呀？什么时候的事？”

“我想想看。我父亲看过这个片子，可能是在42年初的时候。”

我立马坐直身子，好像猎犬嗅到什么气味一样。“有声电视新闻。”我记下来。“隶属福克斯公司的。”

“你说是就是吧。”

“不知道他们还有没有这部片子的拷贝。”我把电话夹在耳边，腾出手来浏览福克斯有声电视新闻的网页，记下他们的电话，待会再打过去。

“喂，关于艾弗森，我这儿还有些东西，你可能会感兴趣。”琳达解释说；艾弗森钢厂被转卖以后，新买主觉得没必要把那些旧记录都留着，就交给她来保管。她把那几箱文件存在了一个仓库里。

我说这事我先记着了。“我得问问，你是怎么研究起这些的？”

“以前我家在西边有一个小钢厂，属于共和钢铁厂。”

“共和钢铁厂是最大的钢厂之一了。”

“非常大。我的祖父，父亲还有几个叔伯都在厂里工作过。但60年代的时候，它也跟着很多钢厂一起遭了殃。我和几个堂表兄妹倾尽所有买下了一部分厂子，价格非常低。然后我们开始经营电线电缆制造。”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70年代后期，”她说。“为了经营下去，当时得裁员，改装车间，重新流水线生产线。不过结果总是好的，最后还是开始盈利了。”

马克思主义者请注意：生产资料已经从资产阶级转移到工人阶级，资本主义常常以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方式运行。

“这倒很有意思。”我又做了记录。竞选视频完成之后，谁知道以后怎么样呢？

“你要知道，事情的结局真是太可惜了，”她说。

“你指什么？”

“艾弗森先生的事，”她说。“一直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

“做什么？”

她犹豫了一下。“当然是为什么自杀啊。”

我惊骇不已！“保罗·艾弗森是自杀的？”

“是啊。”她干咳了一下。“抱歉，我以为你知道的。”

“不是死于心脏病吗。”

“对外宣称是这样。我想应该是艾弗森家不想外传。但所有人都知道。”

当晚，爸爸打电话来说明天是五旬节⁸，我要为母亲念诵伊实可⁹。所谓伊实可，是为纪念过世之人祷告时进行的仪式，一年四次，都是和其他节日连在一起的。这也是身为犹太人的麻烦之一。一年中节日太多，你可能老是在准备过节，过节，以及从节日中恢复到日常生活。有些犹太人除此之外没什么事情可干。我始终坚持几项传统：房里不放猪肉，不庆祝圣诞，逾越节¹⁰不吃面包。我把这些统称为“洁食规训”。

第二天上午我回家时，福阿德的小卡车停在家门口。他正把割草机从车厢里搬下来。他看到我穿着裙子、长袖衫和正式场合才穿的鞋子，就问：“你很忙？”

我摇摇头。“我刚去了教堂，今天是五旬节。”

“要我换个时间来吗？”

“不用，我马上就好。”

“福阿德，你要在肯定该夸我。”我换了T恤和短裤出来说道。“前两天晚上我在森林湖市那边谈业务，居然能分得清阴生和阳生植物。”

他对我笑了一下。

“我去的那户人家，至少得有一英亩的凤仙花和玉簪花。”

“真的呀？”他推着割草机走向草坪。

“那以前是艾弗森家的地产，就在湖边。我正在帮玛丽安·艾弗森做竞选视频。她在竞选联邦参议员。”

“哦。”他走向卡车边，拿了一副厚厚的帆布手套。“那今天你在教堂，学到点儿什么？”他说，戴上手套，很明显对我的新客户没什么兴趣。

“学？没学到什么。”

“不太可能吧。这是一个有关学习的传承。每次去参加仪式，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他说话好像刚才那个拉比¹¹，恳劝像我这样的人常去教堂，去重新认识自己，感受领悟到犹太教义的喜悦。

我把手别在短裤的腰带扣上。“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学习，但小时候，我经常跟父母去祷告。伊实可开始的时候，小孩子都得离开圣堂。只有失去父亲或母亲的人才能参加，一切都泛着成人世界的气息和神秘感，我记得那时候还想偷看，想知道是什么样的秘密。”我目光向下。“现在我应该去，却又不想去了。”

“因为你的母亲。”

我突然喉咙发紧。

“所有人都要体味死亡，”他说。“《古兰经》说死亡是生命循环的一部分。我们都要面对。你参加的伊实可，说不定正以某种方式帮助你迎接那一刻呢——教你如何接受死亡：你所爱之人的死亡，你自己的死亡。”

我把手插到口袋里。

“信仰可以给人很多安慰。”他对着割草机弯下腰。“现在，艾利，”他拉了一下绳子，马达轰鸣着启动了，“你要学习如何修剪草坪了。”

¹ 塞缪尔·英萨尔（1859—1938）英裔美籍公用事业巨头。1881年赴美国任爱迪生的私人秘书，1892年成为芝加哥爱迪生公司的总经理。

² 菲利普·阿穆尔（1832—1901）美国企业家，阿穆尔公司的创始人，是世界第一家生产罐装肉制品的食品加工生产公司。

³ 也称“犹太圣会主义”，中国大陆官方习惯译为“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人发起的一种民族主义政治运动和犹太文化模式，旨在支持或认同于以色列地带重建“犹太家园”的行为。

⁴ 科德尔·赫尔（1871—1957）1933年被任命为美国国务卿，是二战初期美国《中立法案》的实际执行人。

⁵ 芝加哥以北，同属伊利诺伊州的城市。

⁶ 亨利·福特（1863—1947）汽车大王，同时也是激进的和平主义者，一战之后美国反犹主义思潮的重要支持者，认为一战是由“德裔的犹太银行家们”造成的。

⁷ 铆工露丝：来源于二战中一幅同名宣传画，因为男人们大多上了战场，需要大量女性进入工厂，铆工露丝即成为二战期间美国女工的代名词，后来成为美国文化的一个符号。

- 8 五旬节(Shavuot), 犹太民族和犹太教的节日, 在每年的五六月(犹太历西汪月六七日)间举行。
- 9 伊实可(Yiskor), 犹太教悼亡仪式。
- 10 逾越节, 旧约中有, 过了逾越节, 在除酵节后的安息日的次日, 祭司将谷物初熟的谷穗(果子)一捆割下, 向上帝献祭的初熟节(初实节)节期。向上帝献此初熟节祭物之前, 以色列百姓不可以吃新粮。
- 11 拉比, 犹太教经师或圣职人员。

第21章

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那个周末，蕾切尔本该去巴里那边。但巴里一直没打电话来。我在他的电话答录机 1 里留了一连串话语，但到了周六早上我就不得不放弃了。

“他一定是突然有事出差了，宝贝儿，”我哄女儿说。

蕾切尔硬撑着点了点头，说她理解；但她的下唇却在颤抖。

我忙着清理厨房，试图压抑内心的担忧。巴里很少这样接连消失一个多星期，而且他从不会错过和蕾切尔相处的周末。打个电话给他？不，他是成年人，还是律师，难道不知道自己的责任？管他的，他毕竟是成年人。

我打开后门，把垃圾倒了，脑子里盘算着下一步的计划。阳光温柔地流淌，暖暖地拥抱着大地。刚刚割过的草地散发出清新的气味，丁香花的芳香四溢开来，仿佛我们身处阳光充足的热带天堂，而非狂风肆虐的草原地带。

“有了。”我往腰包里塞了些零钱，拉着蕾切尔到车库，把脚踏车推出来骑上，朝着植物园踩去，一路上贪婪地呼吸着花香。

停好脚踏车后，我们游览了日本花园，欣赏守候在宁静泻湖上的盆景雕像。然后朝英式围墙花园走去，蕾切尔在格子状的人行道、围着棋盘而坐的老人和报春花树篱之间游荡，我则研究金鱼池里的水仙花，假装没有比了解简·奥斯汀 2 更重要的事情可做。但我的思绪并不在这些拥有地产的英国绅士上。我只是想着，没有了巴里的抚养费，怎么才能撑过这个夏天。

那晚我们顺路买了比萨饼，租了影碟，回家躺在床上看电影，但蕾切尔兴致不高，电影放到一半时就睡着了。我也昏昏欲睡，突然电话铃响，顿时惊醒。我手忙搅乱地抓过电话。可能是巴里，估计又要给我编一个蹩脚的借口。

“是艾利·福尔曼吗？”

陌生的声音。“是的，你是？”

“我是大卫·林登。”

“哦？”我翻过身来，时钟显示11：30，难道巴里受伤了？

“一周前你给我发了封邮件。”

一阵微风从百叶窗吹进来，带来泥土和潮湿的气味。

“你是DGL。”我轻轻地呼口气。

“希望现在给你打电话不会太晚。我——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国外。”

当然不晚。其实周六的午夜，常常接到陌生人的电话；“不晚不晚。”

然后是长时间的沉默，我意识到该自己打破这种气氛。

“谢谢你联系我。你……你可能奇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的。”

“这个事情有点特别。”

沉默。

我一摔腿下了床，拿着电话到了工作间。皂荚树沐浴在淡淡的月色中，透过窗户投下枝叉交叠的阴影。“这事要从一个月前说起。”我告诉他露丝的来信、如何得知我爸爸认识BenS、在图书馆书里掉下的纸片、我又怎么找到关于莱尔的帖子等等。我没说入室盗窃的事。当我说完后，又是沉默，时间比前一次更长。然后他说，“你一直叫他BenS。我认为那是他的邮箱名，但他的真名是什么？”

我没说话。

“福尔曼女士，不知道他的名字，我是无法判断该怎么办的。”

云遮住了月亮，树影也随之变暗。我把电话夹在脖子和肩膀之间。我为什么要保护砸脑袋？他已经死了。“他姓斯库尼克。本·斯库尼克。但他自称为本·辛克莱，至少最后几年是这样叫的。”

“斯库尼克？我没听过，也没有任何亲人叫这个名字。”

“那么辛克莱呢？”

“抱歉。我真希望可以帮到你。”他说话的语气像是要结束谈话，准备挂掉电话。

“你可以的。”我把椅子转过去，面对着窗户。“本·斯库尼克一直在找莱尔·戈特利布。你认识她，对吗？”

“但我不认识你，福尔曼女士。我不习惯透露信息给陌生人。特别是通过侵入他人邮箱找到我的人。”

我心虚，想起了喃喃。“林登先生，我并没有侵入本的邮箱，我们也不素不相识，可能我通过这种方式联系你也不很恰当，但我并没有打探你的意图。我只是想找到这个男人与莱尔·戈特利布之间的联系。”我又跳过了入室盗窃的事情。“而且这也是为了我父亲，”我继续说。

“你父亲？”

“是的。”

“为什么？和你父亲有什么关系？”

“他认识莱尔·戈特利布。”

“你爸爸认识她？”

“是的，我在邮件里也说了。”

“你父亲是谁？”

“杰克。杰克·福尔曼。”

“你爸爸是杰克·福尔曼？”

“你……你听过他的名字？”

云散去了，月亮露出来，皂荚树的树干像白桦树一样泛着微光。

“我母亲说……说他是她在芝加哥时唯一的朋友。”

“你母亲就是莱尔·戈特利布！”

“对。”

心脏瞬间停跳，万物寂静无声。“她还跟你提过我爸！”

“对。”

我转动了一下座椅。“所以你知道他们是……我是说……你知道她曾在一栋寄宿公寓里住过一段时间？”

“在朗代尔。”

“泰特曼公寓。”

“对。”

但这个人的名字是大卫·林登。不是魏斯。“你父亲……他不是——”

“我的继父，约瑟夫·林登，他收养了我。我生父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

“你的生父是库尔特·魏斯？”

他声音中带着明显的惊讶，“你怎么知道？”

“我父亲告诉我的。但他和你母亲失去了联系，在你母亲……离开芝加哥后。她去哪儿啦？”

“去了费城。”

费城。我对那地方的了解仅限于何奇三明治、奶酪牛排和椒盐脆饼。还有就是，W.C.菲尔兹³认为那里与死亡只有一线之隔。

电话那头传来声音，似乎是一声轻笑，“我觉得你对那里没什么好感。”

“我从未到过那里。你现在住在那儿吗？”

新一轮的沉默，压得我喘不过气。我是否跨过了某种默认的界限，问他太多问题了？我吐出一口气，吹动前额的头发。“林登先生，我不知道为什么砸脑袋——”

“砸脑袋？”

“不好意思，斯库尼克先生的朋友们经常这么称呼他。”

“原来是这样。”

我可能还能说上五秒，他就会挂电话了。“林登先生，本想联系你母亲。你知道原因吗？”

“不知道，但那已经没有意义。她很早以前就去世了。”

“抱歉。”该死。他现在真要挂电话了。他本就没有义务配合我。

又是停顿。然后他说，“福尔曼女士，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觉得我能帮到你。”果然是这样。“但是，或许你可以帮到我。”

我意识到自己嘴巴张开着，下意识地又闭上。“我？帮你？”

他清了一下喉咙。“毫无疑问，你已经看出来了，我有意要调查自己的家谱。”

“是的。”

“正巧，我下周要去芝加哥出差。如果你父亲真是认识我母亲的那个杰克·福尔曼，我希望可以见见他。”

“你想要见我父亲？”

“非常想见。”第一次，他的声音听起来那么真切，不带任何伪装。

我有些飘飘然。“我问问他，但我觉得他应该会同意的。”

“好的，我过一两天给你电话。”

“我可以给你发邮件。”

“我打电话。”他语气果断。

挂掉电话后，我几乎是跳着回到床上。我的努力有了回报。当然，有个小小的问题，那就是大卫·林登不认识砸脑袋。但他母亲和本·斯库尼克之间肯定有某种联系。我会找出来的。

我脱了衣服，突然想到大卫·林登不知道他母亲和我父亲的真实关系。莱尔说爸爸是她的朋友，大卫是这么说的。我回想爸爸告诉我的事情；库尔特死后，怀着身孕、孤身一人的莱尔是怎样来找他，恳求他帮助的。大卫·林登真应该知道一下，自己的继父差一点就是杰克·福尔曼了。

非同一般的朋友！

刚刚入睡，窗户上鼓点般的雨声就把我吵醒了。我起身，打开

灯。一道道的雨水顺着玻璃往下滑，积到窗台上。我关好窗户，不经意地向外瞟了一眼。路上有辆车在慢慢移动。看不清车的型号和颜色，却看到车里有两个人。

车子在我屋前放慢速度时，我冲去拿电话，把话筒从基座上扯下来。我按下9，然后按1，这时听到了关车门的声音，关门的“砰”声淹没在雨声中。我扔下电话，把帘子拉开，灯光如洪水般涌上草地。车子开走了，只留下一幅幅银色的雨帘。车子经过邻居家门时，聚光灯扫过车身。是一辆褐色的四门轿车。

我强迫自己深呼吸，直到车轮在潮湿路面上滚动的嗖嗖声消失。我把电话放回基座上。直觉告诉我，报警不管用。不管刚才外面是谁，反正都一样。

我蹑手蹑脚地下了楼，感到血液往脑门上冲。先确认所有的门都关好了，然后走进厨房，抓起一把我能找到的最大号的刀。回到楼上，把刀放在床下，看了下蕾切尔。

她睡得很安稳。总有人应该的。

1 即录音电话。

2 简·奥斯汀（1775-1817）英国著名女作家，其代表作为《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英美皆有批评家将她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

3 W.C.菲尔兹（1880-1946），美国喜剧演员，配音演员，作家。

第22章

周五夜里，迈克来接我时，夜色正浓，昆虫已经睡去，鸟儿尚未苏醒，大地一片沉寂。趁着与玛丽安见面前的几个小时，我们出发去拍摄一些幕后花絮。迈克有个朋友，在伊利诺伊州的哈佛镇附近有个30英亩的农场，我们打算在那儿拍摄破晓时分的牧场美景。

迈克把他那辆超大福特远征车里的座椅、立体声扬声器和杯架卸了，差不多全部用来装了大型金属器材箱。这辆厢式车给我的感觉就像一架小型运输机。我挤进去，紧挨着相机箱和录音师。迈克的摄影师递给我一杯咖啡。

“祝福你，我的孩子。”我从他手里接过纸杯。他在胸前划了个十字，然后合拢双手。

一下公路，我们就驶上一条乡村马路。车头灯偶尔扫过农场、谷仓，或街边小店，除此之外，四周大都是嫩玉米田和大豆田，它们在黑暗里无限延伸，犹如没有边界而不断膨胀的宇宙。我不停转身往后看，总感觉会有辆褐色汽车在后面跟着，却什么也没看见，只有空阔的夜色。我们在一条泥土路上停了下来，这条路将玉米田一分为二。这时天色稍稍变亮，漆黑转为木炭黑，一只鸟儿发出微弱的啁啾声。

迈克和员工们从车上卸下器材。我把喝完的咖啡纸杯收集起来，扔进塑料袋。

“虽然我不想承认。”我双手在裤子上擦拭了下。“但确实搞不清楚哪儿是东边。”

迈克没有回答我。

“迈克？”

他把相机装在三脚架上，然后绕了个大圈转过身来面向我，手掌往上一摊。

“还指望你呢。”

我想过带一个指南针的，但那又显得不相信麦克能考虑周到。制

片人应该相信自己的团队。真该死，早知这样我就该听从直觉。我朝车厢走去。

“逗你的。”迈克咯咯地笑着说。

我转过身来，见他从牛仔裤口袋里掏出一个指南针。

“可别再这样了。”我跌靠在一根栅栏柱上。

“对我有点信心嘛。”他把指南针递给我。“给，你负责日出的位置。确保它正好从”——他指过玉米地——“那里升起。”

我看过去。远处的空地上立着两棵树，高低不一，乌黑的枝干印在地平线上，有如非洲般的异国情调。前景是脚踝那么高的玉米梗，沿着对角线铺开。镜头里有明显的对称感，却又不至极端。“你之前就来考察过，是不是？”

“差不多吧。”他耸耸肩。

为了找到最佳拍摄点，他肯定专程跑了一趟。

“太完美了！”

他笑了笑，“而且，不等你说，我用了中性密度的滤光片。光密度不是6就是9。”

这时录音师让我们别说话了，他要开始录制鸟儿和小动物们苏醒的声音。一阵微风扫过草地，天空渐渐亮起来，那两棵树上的几片指状的紫色云朵慢慢染上了深红色。寒冷也逐渐散掉，只剩下几缕薄雾缠绕着玉米梗。我们在泥路上安顿好，等着太阳出来。

几分钟后，天边出现一抹红晕。迈克打开摄影机。深红色镶边的云朵变成了金黄色，树干从钢笔画变为彩色画，太阳挂在树冠。我们禁不住喝起彩来。

一小时后，我们靠咖啡和甜甜圈撑着，开车去了镇里。哈佛镇大约有六千人口，过去一直是乳品业中心，特别是二战期间。战争结束后，虽然农业人口减少，但一家摩托罗拉工厂还支撑着这个社区的经济。此外，为纪念该镇的历史，哈佛镇每年六月都举办为期四天的“牛奶节”。

我们在镇中心广场开始拍摄。其他城市中心常有的阵亡无名军人雕像，这里却见不到，只有一个名叫“哈迈达”的黑白花牛雕塑优雅地立在广场上。广场上聚集了一小群人，玛丽安穿着无可挑剔的蓝白色圣约翰服装，用一把大剪刀剪断一条长丝带。随即人群欢呼喝彩，一大片气球飘上天空。我拍拍迈克的肩膀。他把镜头往上移，拍下了这一幕。

仪式上，玛丽安按惯例发表了一通陈词滥调，时间精确地控制在8秒之内，然后开始与人群展开互动。我们拿着摄像机跟着她。期间，她向一个身穿短裤和短衬衫的小女孩弯下腰，双手握着女孩的手。女孩抬头，用崇拜的神情朝她笑。我转向迈克，他向我竖起大拇指。

人们情绪高涨：对农民来说，这开启了新的季节；对工人而言，可以休息一天；孩子们因不用上学而兴高采烈，相互推推攘攘。玛丽安也很在状态，似乎也被人群的激情所感染。成就感一定是让人振奋的。

午休时，我们在当地麦当劳用餐。到处是引人注目的黄色、红色和褐色塑料制品，弥漫着精心营造的欢乐气氛。这样的环境，是从“牛奶节”歌颂健康的氛围中短暂逃离的好去处。我占了一张桌子，坐下来按摩自己的下颚，笑得都要抽筋了，然后打开我的巨无霸。迈克要了份沙拉和健怡可乐，坐了下来。

我盯着他的托盘，“这又是怎么回事？”

“我得保持住自己少女般的身材啊。”

我往嘴里塞着薯条，“我们拍了多少？”

“包括特写镜头，一共拍了五盒。每盒30分钟，原始素材就有两个多小时。”

“我知道明天是星期六，不过，你能把窗口配音做完就更好。”

他把手伸进我的薯条袋里，“那你要付出代价。”

“什么意思？”

“给我买个奶昔，纪念一下‘牛奶节’。”

我去柜台要了一份巧克力奶昔，但是他们给我的化学汤料里是否

有一点真牛奶，很值得怀疑。然后我打电话给蕾切尔。学校两天前就放假了，她现在住在吉娜家，这时正和卡蒂在游泳池里玩。回到桌前，奶昔盒已经空了，还有我的薯条袋，而迈克正和一个留着胡须的男子交谈，那人穿着狩猎衫，肩上挂着个相机。

“就这样，海关把这辆车拦下，打开车门。好家伙，这辆福特远征里至少挤了30个人。是辆新车，和你的一样。这些叔叔呀、阿姨呀、表亲呀、孩子呀，都想偷渡入境。”

“后来怎么了？”迈克问。

“海关人员把他们遣送回墨西哥。我是说，他们本来就应该这样做，对吗？不能让那些非法移民玷污了我们的国土。给他们几块钱，把他们送上了开往卡塔赫纳的汽车。”他说。

但卡塔赫纳在哥伦比亚，并不在墨西哥呀。

“那车呢？”迈克问。

“问得好。”这男人食指指向迈克。“这才是重点，哥们。海关没收了。就是占为己有，说它属于美国政府。墨西哥人对此毫无办法。”

“不是吧，”迈克说。

“据我所知，这车一开始就该属于美国。这些非法入境的劳工可能就是抢来的。”他摇摇头。“可能现在正有人开着这辆车往德克萨斯州运毒品呢。”

“我才不信。”迈克说。

那人张开手掌。“哥们，我发誓。我亲眼看到的，还有照片为证。”他拍拍他的相机。

迈克扭过头，看到我走来，拇指朝我这边一指。“她来了，你和她说吧。”

胡子男扭头看过来，“嗨，我是斯蒂芬·拉蒙特，《芝加哥论坛报》记者。”

看样子应该为此钦佩他一下啰。我们握了手。“你就是写玛丽安专题的那位。”

“你就是制作芝加哥街头影视的那位？”他上下打量着我，“现在又做竞选视频？”

我僵住了，对他话语中的暗示很反感。好像我的水准降到了无耻的广告制作商级别一样。

“马卡宝宝就做马卡宝宝该做的事。”我耸耸肩。这是蕾切尔看的一个儿童剧里极有特色的一句话。

迈克笑起来。拉蒙特皱起眉头——显然他没有孩子。

他双手摊开。“抱歉。”

你当然该道歉。“找我有事？”

“我希望可以合作。”

“合作什么？”

“我的系列。我在为《论坛报》报道玛丽安的竞选情况。这会是个非常有趣的边栏新闻。”

我皱起眉头，“报道视频？”

“视频在市场营销的战场上是威力巨大的武器。我想挖掘它是怎样构思的，你的期望是什么。你懂的，”他露齿而笑。“这个报道可能会大受欢迎。”

我把托盘里的东西全倒入垃圾桶。虽然我不会为任何舆论感到焦虑，但也不想让全世界都知道我在为政治候选人工作；而且我讨厌记者——他们自以为有权力介入别人的生活和工作，只因为是“第四等级¹”。

“如果你认为竞选视频会是好的边栏新闻，那你肯定是饥不择食了。”

拉蒙特一只手指指向我。“没错。这里没什么卖点。”

“那你还做？”

“那个女人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人人都喜欢她。没有竞争对手，而且我们还有四个月的时间。”

他看起来不像是那种会让无聊工作挡道的人。“我肯定你会找到其他更好的新闻。”

“嘿。我也是出于无奈，”他说，“当然，不是指你的视频。”他耳朵唰地一下红了。

“当然不会是。”

“好吧，你想想这事。”他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你4号²要和她一起乘飞机吗？”

我点点头。

“我也要去。”他推门出去时又上下打量我，“我们那时再谈。Ciao³。”

我向他摆了摆手指，他晃晃钥匙。我转过身，迈克正得意地笑。“笑什么？”

“越来越有格调了，是吧？记者要报道你啦，又这又那的。你不久就可以在河北区⁴安家了。”

我瞪了他一眼。

他耸耸肩，“开个玩笑。”

“我们在做些微不足道的事。现在他还想在我们的的小事上再做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我把双手插进口袋。

迈克笑了。“他也得吃饭呀。”

“吃饭——还是吃人啊？”

他一个手指指向我。“说得好。”

¹ 第四等级，新闻界的别称，指新闻界的社会地位

² 指7月4号，美国独立纪念日

³ Ciao：意大利语：再见。

⁴ 河北区是艺术、时尚和设计的圣地；参见第19章第1句。

第23章

罗克福德的钟楼酒店里。

“就他们那个时代的工厂主而言，你父亲可说是非常进步的了。”我对玛丽安说道。

为排练第二天的“牛奶节”演说，她住进了这家酒店的套房。客厅里有一张淡绿色的沙发床——面料是块状毛呢，两张花色面料的椅子，黄绿色地毯铺满了房间，咖啡桌上搁着一碗水果。以罗克福德的生活水平来说，这当然是豪华配置了。罗杰进进出出，手里拿着掌上电脑，耳朵边上贴着手机。不愧是2号飞船的船员。

“我们不愿宣扬我父亲”她笑着说。“因为这太不像共和党人了。”她甩掉鞋子，往后靠在沙发上，“我的天，真舒服！”她来回转动着脚踝。“高跟鞋真算得上刑具了。”

她伸展双脚时，我仔细看了看她。她肯定有60多岁了，依然身材苗条，双脚和踝关节还很柔软。蜜色头发经过精心打理，贵族式的鼻子让我想起她父亲——我在照片上看过。她不算美丽惊艳，却充分展现了自己最好的一面，属于我称之为端庄优雅的类型；最吸引人的是那双灰色的眼睛：清澈纯正，时而闪现温暖，时而透出冷静。

她用一种愉快又稍带焦虑的表情望着我。“今天很顺利，你觉得呢？”

“他们都支持你，”罗杰在门口说。

她笑了笑，“但到11月投票时他们中还有多少人会支持我呢？农民都很固执。”

“别担心，这里是艾弗森家族的地盘，夫人，”罗杰面无表情地说。

“和什么比？”

“比如说，市中心。”

“我以为我们在市中心挺有进展的。”

“确实有。”罗杰把头扭向我。“我们正盯着合同问题。”

“合同问题？”我问。

“20多亿的城市债券与合同发放给了少数族裔企业，”他说。“但在执行中却出了些……问题。你还记得吗，有个城市合同本来是授予一家女性企业的，结果背后的操纵者是白种男人？”

我点头。“弄得市长很尴尬。”

“是的，我们要让每个人都记得这事。”

“但那是市一级的问题，不是州一级的问题，”我说。

“妙就妙在这里”罗杰笑着说，“这没什么，我们不用操心，反正那都是民主党的问题。”

“我以为市长是盟友呢。”

“这是个选举。”他轻快地说。

玛丽安抱歉地耸了耸肩。

我看着我的笔记本。“我想问个问题。”

“随便问。”

“好的。”我靠向前，“你对外表示支持堕胎，抨击市长没有认真贯彻发放给少数族裔的合同。我还了解到你秋天准备参加的一个劳动节集会。这些听起来都……都不像是共和党人的做法。我很不解。”

玛丽安拿起一串葡萄，又把水果碗摆到我面前。我拿了个桃子。“你显然是个聪明人，艾利。”她又坐回椅子上。“但你不怎么关心政治，对吗？”

我摇摇头表示：对，的确不关心。

她笑着说。“这就是我聘请你的原因之一。我也不希望别人知道得太多。”

她居然记得我的话。

“我们国家现在的政治形势远比表面上看到的复杂。我们以前依靠的支持者现在已经不支持我们了。其他人，就是我们一贯忽略的人，

倒很支持我们。”她从那串葡萄上扯下一粒。

“比如说劳工；现在有很多善于交际的保守派蓝领工人。那些想要通过减少进口和移民数量来保障自己未来的人，他们讨厌民主党支持与中国自由贸易。如果有可能，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手票投给帕特·布坎南¹。我们要把这些人收到帐下。”

我思考了一下。“这我可以理解，但支持堕胎怎么说？你这样不就疏远了党内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派别吗？”

罗杰插进来说，“女人参加投票的比例高于男人。她们的投票至关重要。”

“我和罗杰在女性问题上有些分歧，”她打断罗杰的话，“别误会。我是真的认为女人应该对自己的生育有控制权。我希望，她们之所以投我的票，并不是因为我支持堕胎，而是因为赞同我的理念。”

“你的理念？”

“我们要怎么解决她们关心的三大问题——教育、社保与医保。”

“你听起来像个民主党。”

她把葡萄放在一张餐巾纸里，双手放在膝盖上。“我完全不同意你的意见，亲爱的。两党讨论的问题可能相同，但解决方法完全不同。”

罗杰突然打断，“艾利，今天就到这里吧。玛丽安要休息了。”

她挥开他。

罗杰手机响起来，于是走到外面接电话了。

“那么你的看法呢？”我从包里掏出笔记本。

她沉默了一会儿，眼里露出专注的神情。

“我认为我们社会存在的真正问题是界限不清，”她慢慢地说。“在这个真正全球化的环境里，人们不知道思考什么、做什么、期待什么。生活已经变得太可怕、太复杂、太多冲突。以前有的机会现在都没有了。恐怖分子摧毁我们的地标建筑，利益集团相互争斗；而政治，则以其自身的方式，反映这种混乱——这就是人们会混淆党派之

分的原因。”

我飞快地做着记录。“你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我无法为所有的问题找到答案。但我认为人们需要强大的领导力，帮助他们找到答案、指明方向。我一点也不在乎他们的肤色、性别，或国籍，每个人都需要指引。一些非常成功的文明，如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甚至是犹太文明那样，他们的领导人都是既勇敢又有威望的，能够带领人们走出混沌，引导人们踏上更高的台阶。我想要抓住提供那种领导力的机会。如果不是我，那么就是别人，但肯定有人来做。我们的文明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我停下手里的笔。她挺直腰，目光锐利而清澈，盯着我看。我在她眼里看到了一种魅力——抱负和果断，还有别的东西；过了一会儿我终于明白了——是信念，而且很坚定。玛丽安·艾弗森不可能是错的。

她的脸色缓和下来——那种魅力消散了。她向后靠去。

我合上笔记本。

罗杰回到屋里，手机紧贴耳边。

“我们能谈一下视频吗？”我问。

“请说。”

“我想在你的人生历程开始时提到你的父亲，作为背景。他按自己的方式做事，是个先驱，走在那个时代的前面。这和你差不多。”

玛丽安扭过头去，“你觉得呢，罗杰？”

罗杰把手机从耳边移开，“什么？”

“我可能有一段关于艾弗森钢厂的资料片，说的是战争时期的一个铆工。如果合适的话，我想把它用在视频里。”

罗杰眉头皱起，“视频应该说的是玛丽安，不是她父亲。”

“我明白。但她父亲的经历反映了她成长中接受的影响和传统。”我转向玛丽安。“当然，我们会提到他允许工会成立，这不会有坏处。”

“这点倒是可取，”罗杰承认，好像构思作品就像家具一样可以买卖和摆设。

玛丽安插进来说，“真的有关于我父亲的电影作品？”

“我不确定，但有可能。”我向她解释自己联系了有声新闻。“他们称有‘铆工露斯’的影片，40年代初期在芝加哥拍摄的，所以我让他们寄过来了。”

“太好啦，”她说。“我很想看看。”

“片子一到我就告诉你，”我说。“你父亲是在战争快结束时过世的，对吗？”

“是的。”她起身走向滑动门，门外边是个小阳台。一只鸽子从扶手上走过去。“心脏病发作。”

“心脏病？”琳达·乔根森说保罗·艾弗森是自杀的。玛丽安把门打开，走向阳台。我跟着她走出去。

难道她并不知道？也可能她母亲没有告诉她真相。那时她很小，可能还不能理解。又或者是琳达·乔根森弄错了。

门厅里传出很大的说话声。听起来像是罗杰。玛丽安似乎没注意到。

“玛丽安，我读过一篇文章，提到艾弗森家有两个孩子。你有一个兄弟还是姐妹？”

她的目光越过扶手，一直射向下面的停车场，因此我不能确定她是否听到我说的话。鸽子拍打着翅膀飞走了。我正想再问一次，突然听到她低声地说，“我有一个哥哥。”她转过身来。“戈登，年轻时就去世了。那时我在纽约，还没进厂。”她脸上皱纹加深，突然间我觉得她老了，这是我见到她以来第一次有这种感觉。

“你以前住在纽约？”

“住了一阵子，50年代。”

“我明白了。所以艾弗森家就你们两个孩子？”

她点头。我意识到她经受了太多的痛苦，先是失去了父亲，然后

又没了哥哥。她生命中的所有男人。“这就是你至今未婚的原因？”

套房的门打开了，罗杰冲进来。在他后面，多莉·桑切斯站在门厅里，眼里冒着怒火。罗杰当她的面用力摔上了门。

玛丽安眉毛往上扬起，似乎在等着他的解释。

罗杰跌坐在沙发上，装作无所谓的样子，但膝盖上上下下地抖动。

玛丽安又转向我。“戈登死后，我进了工厂。工厂卖掉后，我就去旅游。我觉得……我觉得我从没考虑过婚姻。”她瞟向罗杰，“从这些天对你们的观察来看，这事可能不算太糟。”她嘴角似乎露出了笑意。

我笑着迎上去。“还有一件事。我们要用一些你年轻时的照片；该去哪里找呢？”

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嘴巴僵住。走向房间里，“我母亲可能有一些。”

“我可以打电话问她要吗？”我跟着她走进房间。

她耸耸肩。

“不管怎样，为做这个视频，我也想和她面谈一下。”

她发出刺耳的声音。“祝你好运，母亲讨厌宣传活动。”

“或许你可以说服她。”

“我母亲？我什么都说服不了她。我不想泼你冷水，”又马上补充道，“我的父母曾经是——是很好的人。但他们成长的时代与我们不同。他们的价值观受到经济萧条和战争的影响，而我们现在需要全新的做法。总之，我和她的看法有很多分歧。”

可以理解。我点点头。

“是的。”她眼里重燃光亮。“我知道你能够理解，但可能我们应该问问罗杰。”她看过去，“你觉得怎样？这个视频需要采访我母亲吗？”

“其实，我倒觉得不错。”他说，“这可以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建立起延续性。还有利于获得老年人的投票。”

“有道理。”她摸着喉咙处的项链——那条粗粗的金链子。“好吧，如果你们都同意，我想我得去说服母亲了。”

我看向罗杰，用嘴唇说了个无声的谢谢。

玛丽安看到了我们之间的互动。“很高兴你能与我们合作，艾利。”

我感到脖子一片滚烫。“我下周会录制对你的采访，在摄制室里；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控制选景。”

她点头。

“今天就占用你这么多时间。”我伸出手。“谢谢。”

“我很乐意。”

罗杰站起来，送我到门口，很随意地把手搭在我肩上——简直像一条钢带！

“共进晚餐怎样？”他问，打开门。我瞄见他手上的戒指。

“我想顺便讨论一下视频的事情，”他清了一下喉咙说。

“不好意思，我还有其他事情。”

“好的，那下次吧。”

身后的门关上了，我走向电梯。看到多莉·桑切斯，她低着头，抱着胸，在门厅里走来走去。

“多莉，”我叫她。“还好吧？”

她没有看我，只是挥手让我走开。

“多莉？”

然后她抬头看过来，痛苦的表情像刀子一样刺穿了我。

我连忙从楼梯溜走了。

1 帕特·布坎南，美国政治评论员、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第24章

夏日的时光总是很长，似乎炎热把几分钟拉成了几个小时，再把几小时拉成了几天。

周六下午，七点已过，阳光依然炙热，游泳池充满了孩子们的喧闹声。我和蕾切尔在游泳池会合。虽然我很疲惫，却是那种完成了任务后舒坦的感觉。我们游了几圈，然后玩水球，直到游泳池下班救生员来催我们。回到家吃过晚饭，已经差不多十点钟了。我脱下衣服，打开窗子，一股微风顿时穿过夜色而来。

我打开新闻频道，想看看媒体对于“牛奶节”是怎么报道的，好比较一下我们刚录的片子。主持人正在播报三个白人种族主义者因为策划爆炸一栋联邦大楼而在明尼阿波利斯¹被联邦调查局逮捕的新闻：三人中有一个还是联邦政府的高级雇员，曾与该大楼里面的激进分子合谋，弄到了交通高峰期的车流量调度表和该大楼的图纸。

对于种族主义密谋的报道占了这么多时间，电视台似乎有些歉疚，接下来安排了一个金发美女惊艳登场，语速飞快地总结了“拉美裔进步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据该党领导人拉乌尔·伊格莱西亚斯说，拉美裔很快就会成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可是在就业方面，大多数人却处于社会的下层。

“由于现存的经济制度，我们正在挨饿，”伊格莱西亚斯说道。“我们中很多人甚至连最低工资也拿不到。本市2500家少数族裔企业中，拉美裔企业得到的合同还不到3%。我们希望能够公平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为了引起社会的关注，该党在集会上要求拉美族裔参加定于劳动节²在戴利广场举行的示威活动。

报道转到了市长讲话的摘要。市长在其蹩脚的演讲中宣布，他的目标就是要给予每个人公平的待遇。“我本人就生长于蓝领家庭，深知一份可靠稳定的工作是多么的重要。本届政府绝不会阻碍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家庭实现他们的美国梦。”

这就是真实的芝加哥：种族、劳工、政治，三大问题盘根错节。

斯蒂芬·拉蒙特怕是肺都要气炸！

终于等来了20秒钟的“牛奶节”新闻。一头奶牛的特写镜头，人群的切换镜头，玛丽安讲话的原声片段。节目一闪而过，费用却不低。我们的节目比它好。我用调羹舀了一些香草冰激凌在碟子里，以奖励我自己一下；突然，电话响了。

“我是大卫·林登。”

我穿着T恤衫与短裤，想赶紧找东西盖一下。“呃……你好。”

一阵停顿。他觉察到了我的慌乱吗？

然后。“抱歉，我没有早些打电话给你，因为我这段时间都在国外。”

我在杂物间里胡乱翻检，抓起一件未洗的长袖衫。“你经常旅行吧？”

“对。”

又一阵停顿。

我把长袖衫裹在了肩头上。“我也一直很忙。”

“哦。”

再一次停顿。

“我想知道，你和你父亲是否还想见我？”

“当然。你打算什么时候？”我应该记下来，可笔记本在楼上工作间。

“明天怎么样？”

“明天？你在——？”

“我今天飞来开会。”

“开会？”一辆经过的小车灯光闪烁，后面飘着红丝带。我把长袖衫的袖子裹得更紧。“什么会？”

“新千年外币兑换的税务影响与管理调控。”

“哦。”

“我是富兰克林银行外汇交易部的主管，”他不大耐烦地说。

外汇交易，当日交易³；这两样我都不大了解，似乎风险极大。

“福尔曼女士——”

“两点半怎么样？”我说。“你住哪儿啊？”

“丽思·卡尔顿⁴。”

星期天上午，我匆匆穿上那条高档的白色亚麻布休闲裤，上身搭配黑色的丝绸衬衫；好几个月没穿那条裤子，现在拉链都拉不上了。我叹了口气，只好换成深蓝色的西装长裤。我一看，自己好像是熊队⁵的中后卫球员。于是又换成圆点图案的红色连衣裙。现在又成了赶路的小红帽。于是又换回黑衬衫和那条白休闲裤；因为裤腰裤腿宽大，褶皱多便遮掩了一切；坐下时只要动作缓慢，便不会露出裂缝。我化了妆，把头发夹在脑后，再把一副太阳镜挂在衬衣的胸前。

阳光朦胧，天气闷热；我找到停车位时已经两点半了；匆匆忙忙地跑过丽思·卡尔顿酒店的水塔，额头上满是汗珠儿；推门进入时，一阵冷风袭来。芝加哥的闹市区高档酒店很多，但丽思·卡尔顿属于最早的一批，而且长盛不衰。我进了电梯，到达12楼的大厅，放轻脚步走过波斯地毯。只见一幅镀金边框的大型油画旁边有个电话间，我便走了进去，在铺着白缎子的长凳上缓慢地坐下来，拿起听筒。第二声铃响他就接了。

“我是艾利·福尔曼。抱歉，我迟到了。”

“我就来。”

我起身，拉了拉衬衣，悠闲地经过喃喃自语般的喷泉，走向一个很大的餐厅，餐厅里面是设计精致的大理石地板，四周是格状的架子，架子上全是盆栽的棕榈，一株活生生的树成了一幅画的边框——临窗俯瞰的街景。严格说来，午饭时间已经过了，然而依旧有一个服务员举着一个银质托盘，托盘上放着银质穹顶形盖子的碟子；他把托盘递给了站得笔直的服务员。

服务员把托盘送到了一对金发碧眼的夫妇面前；这对夫妇带着三个淡黄色头发的孩子，孩子们都穿着洁净的白色夏服。杰伊·盖茨比⁶，黛西·布坎南，以及他们的孩子——假如故事是另一种结局的话。不

知大卫·林登是否带着他的妻子儿女？我想象着一幅温馨的场景：一个温柔端庄的妻子带着几个活泼可爱而彬彬有礼的孩子。

服务员把一个穹顶形盘子递到小女孩面前，但她却用倒肘推开服务员，拿着芭比娃娃行走于桌子边缘；她母亲弯下身子对她耳语，小女孩却生气地摇摇头；母亲再次请求，女孩很不耐烦地大叫一声“不！”

突然，两兄弟中的一个把一个蘸了奶油的面圈扔向了妹妹，正中她胸口。女孩爆发出尖锐刺耳的叫声，餐厅里顿时僵住了，就像过去的广告片中，爱德华·弗朗西斯·赫顿⁷讲话时的场面。然后人们发现小女孩并未受伤，餐厅里便恢复了常态。于是，父亲斥责儿子，妻子责骂丈夫，女孩哭了起来。

这时我转念一想，大卫·林登住得起如此高档的酒店，他的孩子恐怕也会宠坏，怕也和这几个淘气鬼差不多，其中哪个将来甚至会成为杀人犯也说不准。想到这里，心里感到平衡了一点儿。

“艾利？”

我转过身。面前站着一个身穿白色马球衫的男子，海军蓝的休闲裤，马革休闲鞋。他肩膀宽阔，手臂的肌肉如雕塑一般，表明是健身房的常客；一双蓝色的大眼睛，细纹围绕着眼眶；贵族范儿的瘦削鼻子使他的神情显出轻微的傲慢。他肯定有五十多了，但看上去年轻得多——半是因为头顶上一副瑞福牌⁸的太阳镜，半是因为一头浓密而过早变白的头发。

扬声器播放着背景音乐，夹杂着刀叉碰撞瓷器的叮当声，然而我却什么也说不出。除了皮肤、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以及嘴角的样子，面前这个男人简直就是保罗·艾弗森的替身。

他的神色，刚才还是坦率热情，瞬间变成了小心谨慎。“你就是艾利·福尔曼，对吗？”

我双手插在裤兜，然后抽出来一只，伸了出去。“抱歉；你……你让我颇感意外。”

他的脸上掠过一丝疑问，但又显然不打算提出来。他握手时，坚

定有力，触感在我手心里回荡。

“请进，”他指向餐厅。“如果你愿意的话。”

他大步走向餐厅，我小跑着跟在后面，同时大脑飞快地转动。既然莱尔是他的母亲，库尔特是他的父亲，那么，他怎么会像极了保罗·艾弗森呢？

大厅与餐厅之间有一道三级大理石台阶，他走到那儿时才转身，似乎刚刚记起我还在后面。领着我走下台阶时，他的手轻轻擦着我的后背——这感觉真好！

服务员领班带我们到了一张较小的餐桌，那儿远离盖茨比夫妇——他们此刻还在争吵，就像其他不和的家庭一样。

“你吃过了吗？”他打开一本菜单，封面与封底都是红色皮革制作的，封面上文字是金质的浮雕。

“我……呃，没，但我——”

他看着我，琢磨着我的心思。“那好吧，我要点一份三明治。”

他合上菜单，立刻就来了一个服务员。常进餐馆者肯定有引起服务员关注的秘诀——但愿我也能知道！大卫点了一份鸡肉沙拉配面包，一杯冰茶。我要了一杯葡萄酒。服务员一脸的不屑。

大卫摊开餐巾，铺在了膝部。我玩着餐刀，注意到他前臂上那些柔顺金黄的汗毛是如何向一边生长的。

“你的皮肤、眼睛和头发的颜色和你母亲一样。”

他一脸困惑。“你知道她的模样？”

“我父亲有一张老照片，是她和我父亲、巴尼·泰特曼三人的合影。”

“哦。”

饮料送来了。我喝了一小口葡萄酒。

“他会来这儿见我吗？”

“谁？”

“你父亲呀。”

我皱了下眉。这事出了点儿小问题。我给老爸说了大卫的事，老爸大为光火。

“你脑子进水啦？”他大呼小叫道。“居然把电话号码给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他不算是完全陌生，”我辩解道。“他是莱尔·戈特利布的儿子。”

“那只是他的说法，”老爸说完，随即开始不断数落我如何天真，很容易只看表面就轻信别人，我到底了解他多少？怎么能把号码给他？上帝保佑你不会去见他。就连大卫住在丽思·卡尔顿这个事实都不能让他平息怒火。“我给你说，艾利，假如我要行骗，难道我会去住那些廉价旅馆吗？他当然会住在丽嘉酒店。宝贝儿呀，对于人的本性，你需要学的太多太多了。”

我听着他训斥，一点儿也不反驳，只盼着过一会儿他心平气静以后会想通的，可他一直没回电话。

“呃，爸爸今天来不了，”我对大卫说。“他……关节炎犯了。你知道的，老年人腿脚常有毛病。”

“哦。”他的下巴动了一下。

“我很抱歉。”

“不必。没什么。”他鼻孔张大，那股傲慢气又深了一点。

“对了，你是搞货币交易的？”

“对。”

“哦。”我看着他。“你一直住在费城吗？”

“除了旅行都在。”

“我猜，旅行的时间更多吧。”

“对。”

我拿起调羹。“常到些什么地方呢？我是说，你旅行的时候。”

“大部分是欧洲，有时到东京。”

“去过德国吗？”

“去过。”

“那是你父母的祖国。”

“对。”

我这句话让气氛变得令人不安了——我从来就不擅长喝酒时闲聊。于是我竭尽全力，尽量不去想他有多么像保罗·艾弗森。然而这就像尽量不去想一头粉红色的大象那么困难。

服务员端来了三明治。他小心翼翼、整整齐齐地咬了几口，然后把剩下的三明治放在盘子里，双手交叉放在前面。“你呢？你的工作？”

他终于提了一个问题。这种勉强的交谈肯定让他感到尴尬。“影视制片人。”

“真的？”他的嘴角意外地飞出了一个亲切的微笑。“我一直想执导一部作品”

作品。而不是片子。他看上去完全玩得起数码摄像机及其全套设备，甚至包括现在市场上的那种编辑软件。

“当然可以啊，现在人人都可以做的。”

他耸耸肩。

“你可以用家人来练手艺嘛。”

他摇了摇头。“我并不想做家庭生活纪录片；而且我也没有家人。”

无妻，无子。不会有杀人犯了。

“我没做故事片，是为企业客户拍商业广告。”

“可你懂啊。”

又是一个微笑——灿烂、坦诚，就像老爸照片里莱尔的微笑。

一阵刺痛的快感传遍我的全身。“当然，我也不会一直都拍商业广告片，总有一天……唉……谁说得准呢？”

“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就是看电影。上中学时我在电影院打工。”

“打工！引座员吗？”

他点了点头。

我闭上一只眼睛，浮现出一个长着青春痘、穿着红色夹克衫的少年在电影院里领着观众找座位的情景。“那么，你最喜爱的影片有哪些？”

他举起手掌。“这可不行，我记不住那么多。”

我咧嘴而笑。“只说前五部。”

“还是很难。”他看着我身后，把三明治都忘了。“我想想看。”他举起一只手。“有《正午》，《教父》。”说出一部就放开一根指头。“《公民凯恩》，《七武士》……还有……《阿尔及尔之战》。”他摊开手指，颇为得意。

我的眉毛上扬了一下。“很不错。”

他拿起剩下的三明治，塞进嘴里。

“我给你补充三部。”

他停止咀嚼，微笑不再：“我漏掉了什么？”

“《卡萨布兰卡》，《双重赔偿》，《热情似火》。或许还有《洛城机密》。”

“颇有好莱坞范儿，对吗？”

“全靠片厂制9！”

他向后一靠，眯起眼睛看着我。“不适合你。”

“有眼力。”我再次咧嘴而笑。“我以前常拍纪录片。对了，咱们言归正传……我是说你的家庭……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他拿起餐巾纸擦着嘴唇。

“我跟你说起过砸脑袋——就是斯库尼克先生——电话里说的——”

“我也说过我不知道他的情况。”

“我知道。我只是在想，我见过一张砸脑袋的照片，大约在二战期间拍的。他身边站着一个女人，女人是黑头发，抱着婴儿。我猜想他们是一家人，照片是在欧洲拍的。”

他喝了一小口冰茶。“欧洲什么地方？”

“不知道。”

“你带着吗？那张照片？”

“没有。很不巧。照片——没带。”我摆弄着调羹。“他们站在一座桥上，地面是鹅卵石，背景中有一座城堡。”

“那种背景到处都有。”

盖茨比一家从我们桌旁经过；孩子们跳跳蹦蹦，无忧无虑，父母挽着手臂并肩而行。一切都过去了。

“或许我一直都想反了。”

他看过来。

“如果你母亲有关系的不是砸脑袋，而是照片中的女人呢？”

“你是说那个女人和我母亲认识？”

“完全正确。”我一下子来了劲儿。“或许砸脑袋知道，她俩是密友。有可能砸脑袋觉得你的母亲能帮他查到那个女人的下落。你母亲谈到过她在欧洲时的朋友吗？”

他摇摇头。“她极少谈起来美国以前的事情，这也就是很难了解她情况的原因之一。好像她建造了一堵墙，把战前与战后的生活分隔开来。”

我用调羹在桌布上画着小小的圈子。“我觉得自己在抓着一根救命稻草。”

“战争中，我的父亲被派回德国，但你已经知道这事。他也死于那儿，不过我不能完全确定。”

我停下了画圈。“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我父亲被派——”

“不，另一句？”

“他死在了那儿，不过——”

我放下调羹。“库尔特·魏斯并非死于德国。”

“就是德国。”

“不对。库尔特·魏斯死在这里，就在朗代尔，道格拉斯公园的音乐会上。”

他把头一偏。“你说什么？”

“当时我父亲就在场。”

“不可能。我母亲说，他是战略情报局的特工，战争结束时才回家；但那时很多纳粹分子想逃往北美和南美，于是他就被派回去执行最后一个任务。”

“最后一个任务？”

“父亲应该是去追踪一个纳粹高官，防止他溜出国境。但是出了意外，我父亲被人出卖而牺牲。”

我摇摇头。“不对。”

我简述了老爸告诉我的情况。

我说完后，他端坐不动。我开始觉得他并不相信我所说的这一切。“我弄不明白，”他说，飞快地眨着眼睛，声音低得就像耳语。“如果真是你说的那样，母亲为什么要对我说谎呢？”

我也没有答案。

1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的城市。

2 美国和加拿大的劳动节是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3 当日交易：（网上操作）利用股价浮动赚取小差价的当天投机买卖行为。

4 丽思·卡尔顿：世界级豪华连锁酒店及度假村品牌，分布于24个国家的主要城市，旧译丽嘉酒店。

5 熊队：芝加哥橄榄球队的队名。

6 杰伊·盖茨比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美国著名作家弗·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中的主人公；黛西·布坎南也是其中的主要人物；2011年，美国出品同名电影。

7 Edward Francis Hutton（1875—1962），美国金融家，当时流传这样一句话：“他一开口，大家只有静听的份儿。”

- 8 Revo：一种高档的太阳镜品牌。
- 9 指好莱坞以电影制片厂为中心，进行综合产业化经营的模式。

第25章

1 建筑工地外景。日。

黑暗淡出，一束阳光在一条钢梁上闪烁（或需特技使阳光闪烁）。

一台移动式起重机吊着这条钢梁升入空中。

穿过空中的钢梁向着一栋现代建筑的手脚手架移动。

钢梁放到建筑物上，戴着安全帽的工人们赶过去，卸下钢梁。

解说员声音响起：

可靠。持久。坚韧。钢铁建造了这个国家，创造了富有力量的传统。尽管其外形与结构不断演化，传统却历久弥新。

镜头切换到钢厂的资料片：

烟囱林立，高炉处处，等等。20世纪30年代。

解说员（续）：

传统。

（化入）现代钢结构的场景。

解说员（续）：

坚守传统而又与时俱进，既成就了一笔精神财富，也成就了一位杰出的领袖。

背景音乐响起（安详而威严）。叠化出玛丽安·艾弗森在竞选活动中与民众握手的场景。音乐渐弱，玛丽安的近景（只现出腰部以上）。

尽管稍嫌粗糙，还是比较满意。传统部分会吸引老一辈男性共和党人；但是应该清楚地表明，玛丽安已经超越了过去，即将引领未来——这就会吸引年轻的选民；而且也有希望能够如她所愿，打入新的选区。

卡车急刹车的尖叫打断了我的思路，我抬头看着熟悉的棕色卡车

停在了房前。除了节假日前后，UPS 1 极少来我家，而且通常来得很晚——今天却这么早！他们的快递员往往非常年轻，精力旺盛，充满阳刚之气。那小伙子从驾驶座跳下，跑到卡车后面取出包裹，丢在门前，按一下门铃，随即返回车里，扬长而去——还不到一分钟！

此刻我已疲惫不堪。

退货标签上写着：福克斯有声新闻电影公司 2 资料馆。我撕开硬纸板包装盒。里面是一盒录像带，标明《铆工露丝》，1942年3月。

我走向录像机，期待着见证真实历史的激动；这是未经着色、没有导向的历史本来面目。然而我一按下电源，绿色的冷光闪烁，显出时间已是1：30！哎呀，约好的拍摄采访玛丽安，我迟到了！立即抓起录像带，扔进挎包就走。

摄制场布的景是一间只有两面墙的办公室，办公桌已经抬走。一面墙上挂着的窗帘巧妙地掩饰着后面的假窗户。它前面仔细地安排着高高的绿色植物，叶片的阴影微妙而宜人。靠着另一堵墙的是一张深红色的皮革沙发，就是在企业老总办公室里常见的那种。不过，这布景的聚焦点却是挂在沙发上方的一幅抽象派绘画，是用蜡笔画成的。这真是一个完美的背景，尤其是用特写镜头表现出来。带着几分女性风韵的挑战者玛丽安，彬彬有礼、举止优雅，镜头里肯定会显得很出彩。我此前已经要求她穿海军蓝的夹克衫；这样，蜡笔画配上深红色的皮沙发与她的服装，就形成了一幅和谐统一的画面——既传统又前卫。

我到达时，玛丽安还在化妆间；她身上搭着一张塑料布，化妆师正在给她化妆。罗杰在摄制场走来走去，手机夹在耳边。摄制组的三个成员正在调试灯光及其他设备，他们都戴着耳机，耳机连接着控制室里的麦克。

我在工作台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下；尽管我不会出镜，他们也给我别了一个微型话筒：“调试一下话筒。”

我清了一下嗓子。“你好妈咪，你好爹地！我想要匹小马驹，一台冰激凌机，一个小丑，还要一个游乐园，装进我的地窖里。”

“可以，”他说道。

“好搞笑！他们也是这么答应的。”

他狡黠地笑了一下，然后看着我身后。

我扭头一看，玛丽安朝着摄制场走来；她身穿海军蓝的香奈儿服装，优雅大气，精明干练；化过妆的脸上神采奕奕；齐颈的短发精心做过。摄制组手忙脚乱地引导她就座，把一个佩戴式话筒给她别在了夹克衫上，先测试她的音高，然后再次调整灯光。

终于开拍了。

我周末就给罗杰发去了一个问题清单，显然，玛丽安是精心准备好了的。听了问题以后，她往往稍微停顿一下才回答；回答吐词清晰，逻辑严密，非常自然。有时候，在陈述了关键信息以后，她也会简短地穿插一些趣闻逸事，甚至不乏幽默——讨论性别问题时，她这样开头：“上帝创造人类时，她——”然后停顿一下，以便与乔治·伯恩斯³配合得水乳交融。

访谈拍摄完毕，微型话筒刚被取下，她就问道：“我的表现怎样啊？”

“棒极了，”我说道。“机智幽默、清楚连贯，政治家的专业范儿与邻家大姐的亲切热情和谐统一。后面就是编辑的工作了。”

她站起来，一脸满意的微笑。

罗杰过去搀扶着她，打算走出摄制场。“那么，下一步怎么拍？”他问道。

“最近一两天，我就会把完整的脚本给你，包括一份书面的已经完成部分的剪辑情况。我们就按这个脚本拍摄。哦，对了，上周我提到的那部资料片到了，就是《铆工露丝》，还记得吗？”

玛丽安停下了脚步，罗杰差点儿撞上了她。“就是那部你认为可能是在钢厂拍摄的片子吗？”

“还不能确定，我还没来得及看。”

“看后请一定告诉我。”

“我已经带来了。”

“真的？”她眉毛一扬。“想看看吗？”

罗杰的一根指头按在了自己的水晶表盖上。“玛丽安，你要去会见莱克郡的共和党人，只有十分钟了。”

“可以晚点去。”她说道。

麦克把两张椅子拉到了一个角落，然后推过来一台录像机和一台装在金属支架上的显示器；玛丽安坐了下来。“日期是1942年3月，”我指着盒式磁带上的标签说道。

开头是一连串免责声明，并警告未经授权而擅自使用此片者将被列入联邦调查局十大通缉名单；然后切入爱国大游行的声声口号，屏幕上黑色消退，变成了粗糙的黑白拼贴画；军人们列队前进，微风中彩旗飘飘。一个声音——很像沃尔特·温切尔⁴的声音——宣布道：过去的一周，将被证明是本次大战的转折点，为自由民主而战的力量开始走向胜利，邪恶势力开始走向灭亡。

解说词说道，成千上万的新兵正在全国各地进行训练，他们即将成为轴心国⁵的克星。我们看着士兵们的打靶训练，从带刺的铁丝网下面蠕动着爬过，攀越钢丝网栅栏。播音员强调说，我们必须记住，尽管离别亲人让我们深感悲痛，但他们的长官会为他们感到骄傲，我们也会的。

玛丽安和我交换了一个眼神。

音乐变得舒缓起来；解说员接着说，大后方的人们也在为战争贡献自己的力量。妇女代替男人进入了各种工矿企业，承担起男人的责任；而且人数之多，前所未有。

镜头切换到一个新场景，出现“艾弗森钢铁公司”几个大字。玛丽安身子前倾，双肘分别撑在椅子两边的扶手上。一大群男男女女带着灿烂的微笑和欢呼声，拥挤着穿过一道十字转门。有些人斜戴着安全帽对着镜头。人们纷纷带着午餐盒与保温瓶。背景则是一座座高高的烟囱吐出一团团白色丝带般的轻烟。

画面切换到钢厂内部。机器吐着气，轮子旋转，传送带移动。移动式摄影机的镜头平稳流畅地从一个场景转到另一个场景，最后停在

了一位穿着背带裤工作服的女工身上。尽管还是远景，依然能看出一张轮廓分明、五官精致的脸庞，金发盘在头上。镜头切换到中景——我突然张大了嘴巴！

“天哪，莱尔·戈特利布！”

玛丽安瞥了我一眼，然后继续看着屏幕。屏幕上的女子与我在老爸那张照片上看到的女子相比，眼睛一样，嘴唇一样，样貌也一样。不同的是，在这部片子里，她青春靓丽、容光焕发；即便穿着工装，依然魅力四射。当她对着镜头的时候，带着几分羞怯与性感——屏幕上一下子亮了起来。

此刻推出了一个莱尔工作时的特写镜头。她正在操作一台铆接设备，要确保把铆钉打进某种钢条里面，很难看清她到底把铆钉打在什么上面：卡车的车门？坦克？也可能是飞机的某一边。每隔一会儿，她就要把脸转向镜头，似乎是在回应摄影机旁边的某人。我眯起眼睛看着屏幕。这时镜头拉回来，现出她身后一个西装领带男；男子满面春风。

镜头摇了过去，解说员介绍这是保罗·艾弗森。我以前看过的剧照并没有充分展现出他的风采。比起照片中，屏幕上的他更高更瘦，着装优雅，老板范儿十足；他的鼻子更加挺直，眼珠更黑；尽管满头浓密的白发，看上去也就四十来岁——活脱脱一个年轻版的大卫！

似乎导演给了提示，艾弗森向前一步与莱尔并排站立。俩人的笑脸对着镜头，这时的解说则是钢厂为战争所做出的贡献。艾弗森放下一只手臂揽着莱尔。

我一下子惊呆了！

是那种搂抱的方式让我吃惊。那既不是工友们之间的动作，也不是老板拍拍工人肩背的那种行为；而是那种保护性的、亲昵的举动，似乎他想竭力为莱尔挡住外面的世界。莱尔的肢体语言也证明了这一点：她的手臂消失在了保罗的腰后，嘴唇张开，身子靠拢保罗，似乎在迎合保罗的心愿。那是她男人的心愿、情郎的心愿。

我向玛丽安看过去；她正专注于屏幕，随即也偷偷地向我瞄了一眼；发现我正看着她，连忙闪回到屏幕上。此刻播放到了战争债券发

行的最新数据。我按下了停止按钮。一时间，我俩都没吭声。

然后她点了点头——好像主要是对她自己，而不是对我。

“太棒了，艾利。真的很棒。”她的言谈举止之中好像消失了某种东西，但我说不出来究竟是什么。“你看呢？”她问道。

摄制场总是很冷，我的手掌在手臂上来回摩擦，想要暖和一些。我很清楚自己的看法，但回答却很谨慎：“肯定有我们需要的片段。”

“我也这么想。”她用一根指头轻轻地拍着下巴。“不过，你知道的，或许还是罗杰说得对。我们或许应该把重点放在现在而不是过去。我不想让人们觉得我什么都依赖父辈的遗产。我可以这样想吗？”

“当然可以。”她试图暗示我什么吗？

她抓起手提包站起身来，打开包扣，伸手进去搜寻着什么；她目光停在包上，漫不经心地说道，“你说你认识那个女人？”

我也站起。“我想是我父亲认识她。很久以前的事了，二战期间。”

“天哪，世界真小！”她双肩抖动了一下，肌肉似乎绷得紧紧的，先前的淡定自若顿时无影无踪，甚至屋里的空气似乎都凝固了。

我一下子极为不安，内心深处的神经都发出了噪音，犹如勋伯格⁶的乐曲中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

“怎么认识的？”

我的回答很谨慎。“呃——这是家事。”

“理解。”她啪的一下关上提包，拍拍我的手，突然间又淡定起来。“好吧，谢谢你下了这么多功夫。我从没看过有关父亲的影片。我简直不知道还能看到父亲的过去。”

我感到一阵寒冷，而且与摄制场的空气无关。

那天傍晚，我正想着怎样才能不做晚饭，突然，电话铃响了。一个清晰的女声问道：“是艾利·福尔曼家吗？”

“对。”

“我是爱丽丝·斯宾塞，罗杰斯公园图书馆的管理员。”

芬克尔女士回来了。

“哦，我记得你。”我看着窗外。夕阳的余晖在皂荚树的枝叶间闪烁；那些枝叶在微风中轻轻摆动。

“我在柜台里发现了你留下的电话号码。你当时想和克拉伦斯·拉姆齐联系。”

喃喃！“对。你真是细心，还记得这事儿。不过我——”

她打断了我，声音颤抖着说：“今天得到了不幸的消息。克拉伦斯遭遇了枪击。离这儿约三个街区。他……他现在生死未卜。”

夕阳突然变得扎眼而冷酷。

“警方判断与帮派争斗有关。”

我张开嘴，什么也没说出来。我费力地挤出几个字：“喃喃没加入帮派。”

“歹徒是在开车经过他时开的枪。”

我眼前的景象包上了黑色的边框。透过窗子，我朦朦胧胧地看到一个骑着三轮车跑来跑去的小孩，后面跟着另一辆红色的货三轮。

图书管理员接着说：“你瞧，他们没跟我说多少，我也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了”

我听出了她的声音很痛苦。“你为他做的够多了。”

“远远不够。”她吸了一口气。

我问他在哪家医院。

“你打算去探望他吗？”

“我……我也不知道。”我顿时觉得脑袋像一块又轻又大的海绵，大得与我的身子不相称。我揉搓着颈背，想象着喃喃在图书馆里玩电脑，接入虚拟世界的情景。我猜想，网上的那些文字、书籍和思想会给他镀上一层保护色，使他可以脱离那些黑道街娃的生活。飞机的咆哮声从头顶上闪过。“不过，如果你听到了什么，请告诉我，好吗？”

“当然。”

一阵沉默。我用一个问题打破了僵局。“警方知道谁干的吗？有没有目击者？”

“街对面有一对夫妇说看见了一辆米黄色或黄褐色的小车。警方正在搜寻这辆车。”

我死命握住听筒，手指一阵剧痛。“是一辆卡特拉斯？”

“不清楚。”又一阵沉默。“好啦，我以为你要知道。”

“谢谢。”

挂上电话，我用两手抱住膝盖。自从沾上了砸脑袋的纸箱，不幸就接二连三地发生。先是露丝·弗莱希曼之死，接着我家被盗，现在又是喃喃生命垂危。把这一切联系在一起的，就是一辆黄褐色的小车。

1 UPS：美国联合包裹快递公司。

2 美国福克斯有声新闻电影公司（1928——1963），美国福克斯影业公司旗下的新闻电影生产部门。

3 乔治·伯恩斯（1896-1996），美国喜剧演员，与格雷西·艾伦（1906-1964）组成喜剧搭档。他俩配合默契，在过程和时间的掌握方面恰到好处，造成插科打诨和家庭幽默水乳交融的效果。

4 沃尔特·温切尔（1897-1972）：美国著名的新闻（报纸、电台）评论家。

5 轴心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结成的法西斯国家联盟，包括德国、意大利、日本及其占领的一些国家。结成反法西斯阵线的则是同盟国。

6 奥诺德·勋伯格（1874-1951）奥地利作曲家。

7 芬克尔女士：主人公艾利小学时的老师，以严厉著称，这里指那位图书管理员。参见第三章。

第26章

我到小区的花店买了花，让他们送去医院，然后去犹太教堂做了祷告。到家时，电话里有条大卫·林登的留言，他想知道我爸爸身体是否好些，他们什么时候可以见面。我虽然没什么心情理会这事，但还是给爸爸打了电话，他仍然表示没兴趣。

“爸，他不知道库尔特死在道格拉斯公园。他妈妈告诉他说，他爸爸是在欧洲执行任务时被人杀死的。”

“你说什么？”

“大卫说，按照莱尔的说法，库尔特在45年6月回来，但很快又离开了；去执行最后一次任务，监视某个逃去南美洲的纳粹党人。后来事情搞砸了，库尔特就被杀死了。”

“绝不可能。他7月底回来的，就在给广岛投原子弹前一周左右。为什么她会跟她儿子说些没有的事呢？”

我本来就怀疑。“我也不知道；他今天又打电话了。”我看着窗外，暮色越来越深。“爸，他需要听你说说这事。对他来说这事非常重要。”

我听到电话那头发出的叹息声。

“谢谢爸爸，永志不忘。”

“你给我惹了些什么麻烦呀，艾利？”

我避开这个问题。“提醒你一下，爸，我觉得他不知道你和莱尔的关系，你知道我的意思。”

“当然知道。”

“我爱你，爸爸。”

“我也爱你。”

他挂电话后，我听到嘟的一声。然后又听到了一声嘟响。

“爸？”没声音。“你还在？”还是没声音。怎么回事？一开始是我的邮件，现在又是电话。难道我突然被判进了技术地狱？或者是其他

原因？我皱着眉头，把电话挂到机架上。

在丽思·卡尔顿酒店大厅里，我把大卫介绍给爸爸时，不知道会发生怎样的情况。我知道爸爸会彬彬有礼，但他肯定很激动。他抑制着自己，几乎有点严肃，以军人立正的姿势站着。他看到大卫时，握住他的手，两眼盯着他看，拿儿子的脸部特征与记忆中他母亲的特征进行比较。我窘迫地玩弄起自己的头发。如果当时不是那样，爸爸可能已经成为大卫的继父了，而我根本就不会出世。我刚想到这点，爸爸就朝我温和地一笑，手掌摸过我的头发。

大卫今天穿卡其裤，浅蓝色衬衫，使得他的蓝眼睛和白头发对比鲜明，更加引人注目。我心里涌起某种悸动。保罗·艾弗森是不是也这么帅？如果是的话，难怪莱尔会被他吸引。我们坐在一套软垫椅子上，下面垫着中国丝绸地毯。从大厅的这个角度看，正好可以欣赏到喷泉的景致。虽然还是上午，却回荡着清脆、柔和的钢琴声。

“呃，”爸爸转身面向大卫，“艾利说你从事外汇交易。那个行业肯定很赚钱吧。”

“可能不如你想象中那么赚钱，先生。”

“怎么？”

开场白不错呀，爸。

“80年代的时候，差价很大，如果你比较懂行，就可以挣到很多钱。但现在完全不同了。”

“为什么？”我问。

“和其他行业一样，随着信息越来越普及，人们看到了以前没有发现的机会，于是竞争就越来越激烈。”他笑着说。“全球参与者也比以前多得多了。差价缩小了，利润也少了。”

爸爸点点头。他懂了，我却没懂。

“别误会，”大卫说。“外汇始终是我们投资组合的一部分。但如果银行家足够诚实，他就会告诉你，我们做这种交易的唯一目的就是为客户服务。帮助他们套购保值或融资新项目。”

“我原以为交易目标就是投机呢。”

“可现在不是了，这就是我的意思。”大卫身子前倾，双手搭在膝盖上。“比如你是美国的丰田汽车公司，要在今后6个月内从日本的丰田公司买进一千辆车。我们假设美元比日元强势。”

“这意思是……”

“意思就是用你手里的美元要兑换日元，六个月后比现在划算得多。”

“嗯。”

“这种情况下，你要对日元债务采取保值措施，并锁定在这些车子的价格里，这样对你才有利，而不是等6个月。那样，你现在就知道了今后几个月车子的实际价格。”

“所以我现在要买进日元？”

“未必。你可以订下合同，六个月后以日元交易，但现在就把价格确定下来。”

“是这样呀。”我似懂非懂地说。

“你看，公司都是想得到担保，提前知道他们的实际成本——他们所售货物的成本。”

“但是，如果日元在今后6个月里进一步下跌呢？”我说，想到巴里的股票。“事情可能朝另一面发展，不是吗？”

“当然。”

“因此，”我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你还是在冒险，你赌日元会朝着你期待的方向走。”

他摇摇头。“不，我们不是投机者。我们的客户理解这一点。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订立合同，在取得商品所有权之前，就知道商品的价格。外汇交易就提供了他们实现这个愿望的工具。他们能够锁定价格——无论日元是什么走势。”

“照你这么说，听起来很简单。”

大卫耸耸肩。

“但巴尔的摩¹那家伙是怎么回事——那个爱尔兰银行的职员，几

乎损失了十亿美元？他是外汇交易员，对吧？”

“他用银行的钱交易。他先是做坏了一笔交易，却隐藏自己的所为，事情就变得更糟糕。之后他想在别人发现他的损失前，把所有的钱都弄回来，结果未能如愿。当一个人陷入那样的困境时，总是会这样。”

“所以他才是在投机。”

“这就是他惹上麻烦的原因。”

“我不明白了。你刚说你不是投机。”

“我不是。我所做的只是帮助银行客户对冲他们的外汇风险。从这方面讲，我更多的是作为一名顾问，从不拿银行的钱做交易。”

“但是其他人这么做。”

“没错。”

“谁呀？”

“我交易圈内的同僚。”

我希望他们比巴里在行点。

一个服务员端着银托盘向我们走来，脸上露出询问的表情。大卫挥手示意他走开。

“你在哪学的外汇交易？”我爸爸问。

“我是沃顿商学院 ² 毕业的，但主要是在工作中学到的。”

“你说是，费城？”

“还有伦敦、日内瓦、东京。”

爸爸眉毛扬起，“你会说所有这些国家的语言？”

“惭愧，不会；连德语都不会说。我妈妈总是和我说英语。”

“是像莱尔的做法。”爸爸笑着说。

大卫的表情瞬间变得严肃起来，“福尔曼先生——”

“叫我杰克吧。”

“艾利说的是真的吗？我父亲死在这里，在芝加哥？”

爸爸的脸色柔和凝重起来。“就在朗代尔，”他轻轻地说。“道格拉斯公园，当时我在场。”

“杰克？”他舌头似乎打了结，艰难地说，“可以带我去……去出事地点吗？”

¹ 巴尔的摩：美国马里兰州最大的城市，大西洋沿岸的重要海港。

² 即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世界首屈一指的商学院，尤其是金融方面。

第27章

还没开出艾森豪威尔大道¹，爸爸和大卫就聊得像老朋友一样了。车头转向南边时，爸爸已经高兴得搓着双手——他很多年没有这样兴奋了。

“这里就是朗代尔，孩子，”他说。“曾经是芝加哥犹太人生活的中心。”

我们经过一栋栋烧焦了的大楼，只见到处是废弃的空地，遍地垃圾和生锈的垃圾桶，还看见一个家电包装箱。朗代尔在骚乱中被洗劫一空，破坏殆尽；四十年过去了，伤痕依旧，满目疮痍。

“看到那儿了吗？”我们经过一家麦当劳时，爸爸摇下车窗。麦当劳光鲜亮丽的店面与周围的脏乱环境极不协调。“米勒酒吧的台球厅过去就在那儿。”他指着那家餐馆前面的人行道说。“这是我第一次遇见你母亲的地方，大卫；就在罗斯福大街与科德兹大街之间，一个星期天的下午。”

我减慢车速，让大卫好好地看看。

“你是在台球厅遇到我母亲的？”

“她只是路过，”爸爸连忙回答。

我偷偷瞟了一眼后视镜。镜中阴影掩盖了大卫的表情。我们沿着科德兹大街继续向南驶向奥格登大街，只见一栋破烂的大楼前，有一块牌子上写着：主耶稣基督教堂。从前，这儿肯定是该社区最高雅神圣的建筑，现在它那带有格子形图案的檐板已经摇摇欲坠，墙壁上涂满了胡乱书写的彩虹色缩略语字母。

“那就是道格拉斯公园大礼堂，意地绪语剧场所在地。我认识那里的一位女演员。”

“就是砸脑袋的女友吗？”我问道。“被纳粹头子杀害的那位？”

爸爸点了点头。我看过去。里面的墙壁已经坍塌，只剩下木头的墙骨，裸露的管子与电线。窗户倒塌之处，碎玻璃上阳光跳荡。

爸爸要我驶向奥尔巴尼大道——此时他的情绪开始低落。我们停

在一座长长的棕色砖木结构大楼前，大楼正面有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上方写着：

圣心之家。

“还在这儿，”爸爸低声道。“这里曾经是犹太孤儿院。大卫，你母亲在这儿住过，后来才搬到了泰特曼公寓。”

大卫把头伸出了车窗。

我们掉头回到了道格拉斯林荫道。这条宽阔的四车道风景优美，路中间是一个安全岛，路两边树木成荫，枝叶茂密。我想象着很多年以前的情景：这些人行道上，情侣们漫步闲谈，身穿连衣裙的女士们打着阳伞，孩子们蹦蹦跳跳地跟在身后。

“瞧，”爸爸指着一座四四方方的砖混建筑，那是朗代尔社区学院。“这是犹太人的大学。那一年夏天你母亲和我曾在楼顶上跳舞。”

“你和我母亲？”大卫的声音中带着怀疑。

我脸色一变——爸爸不该说这些。

他肯定也意识到了。“那时她还没遇到你父亲，”他吞吞吐吐地说。“你母亲和我……一起度过了一段时光。”

我又偷偷地瞄了一眼后视镜——大卫面无表情。

“看看街对面，大卫，”我连忙插话道。“那里过去是希伯来²神学院。”我指着一座花岗石建筑，入口处装饰着陶立克圆柱³。“我们制作《欢庆芝加哥》时拍了它一些镜头。”

“全中西部⁴的男孩儿都来这里学习呢。”老爸明白了我的意图，顺着我的话说道。“不过，他们和其他犹太人一样，25年前就搬到北边去了。”

车子继续前行。

“对了，我女儿可是位很有才华的导演，她给你说过吗？”

“制片人，爸。我给他说过的。”

“她给你说过在为谁拍片吗？”

“爸——”

“为玛丽安·艾弗森拍竞选宣传片，”他骄傲地说。

“就是那位竞选联邦参议员的。”爸爸好像忘记了他对共和党的反感。

“我母亲曾经在一位名叫艾弗森的男子手下工作过，”大卫说。“他有一家钢铁厂。这位女士是他的亲属吗？”

“他的女儿。”我说。

“我母亲对他评价很高；你正在为他的女儿拍片？”他的脸色开朗起来。“太巧了。”

车子转过街角，我不禁想起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一连串巧合：砸脑袋、莱尔·戈特利布，现在又是艾弗森一家。感觉这一切正是荣格心理学研究的内容。

老爸示意我停在索亚大街一栋三层楼的建筑前面：泰特曼公寓。我熄了火。爸爸下了车，望着最上面那一层的一扇窗户。大卫下车后，爸爸轻拍了一下他的手臂，然后指着那上面。她的房间。他俩凝视着那儿，谁也没吭声。

回到车里，我们绕回道格拉斯林荫道。经过一栋砖混结构的公寓大楼时，爸爸又说：“你父亲上了前线，你母亲就搬到了这儿。”这座大楼装饰着白色的线脚，风格雄伟壮丽。

我放慢了车速。这是座四层的楼房，窗户间隔较大，表明房间宽敞，天花板很高。门口两侧立着圆柱，大楼的围墙是铁栅栏。“与孤儿院相比，简直是天堂了。”我说道。“泰特曼也是。她怎么住得起呀？”

“哦，她认识那老板，我们都认识。那人的名字是——我想想看——菲尔德。”老爸偏着脑袋。“他常常到餐厅去吃饭。”

“就算是熟人，可是——”

“那时的情况与现在不同，宝贝儿，”老爸说道。“因为有战争。人们互相帮助，共渡难关。我敢肯定菲尔德答应帮助她，因为她丈夫上了欧洲前线。对了，孩子……”老爸从皮包里拿出什么东西，打开后

递给了大卫。“这是你母亲和我，还有巴尼·泰特曼在餐厅里的合影，上前线以前拍的。”

大卫凝视着照片。

“不如你留着吧。”

大卫抬起头来。“真的？”

老爸点了点头。

“谢谢你，杰克。”他又看了一眼，然后轻轻地装进了衣袋里。

我沿着道格拉斯林荫道向东行驶，到了尽头，就把车停进了一个停车场。我们下了车，绕着一个人工湖漫步而行；路上不见乱丢的杂物，令人颇感意外。此处树木茂密，绿草丛生，周围贫民窟的嘈杂声也很少传过来。母亲们推着婴儿车，儿童们嬉戏打闹；甚至那几个衣衫褴褛的男子——很可能是无家可归者——也被四周的祥和所感染，显得安安静静。

走过一处精心护理的花圃时，我说起了福阿德，说起了我自己的花园现在有多么漂亮，状况是多么良好。“他讲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种植花卉那一套确实很有道理。”

“为什么那么说？”老爸问道。

“他……呃……有点儿宗教意味。”

“福阿德。”大卫轻轻地重复这个名字。“阿拉伯名字？”

“叙利亚人；福阿德是穆斯林。”

爸爸揉搓着双手：“犹太女孩正需要！”

“他只不过是教我打理花园罢了。”

爸爸翻了个白眼。

“爸——，你要是认识他，就不会这样了。”

老爸只是耸耸肩，继续朝前走。隐约可见转过弯有一个壳形露天音乐演奏台⁵，但舞台已被挖空了。到了舞台对面浓密的树木与灌木丛旁，他放慢了脚步，然后停下。

“这就是事发现场。”

芳草青青，鲜花盛开，昆虫们懒洋洋地嗡嗡鸣唱。我挤过树丛，面前是一小块空地——真是绝妙的隐藏、监视并且射杀目标之处。我拨开灌木丛回到外面，抖掉身上的树叶和荆棘。

大卫把太阳镜推到额上，凝视着四周，陷入了沉思。然后他看着我父亲。“全都告诉我吧，杰克。”他的眼里带着一丝悲痛。

“真的想知道吗，孩子？”

他点了点头。尽管悲痛，他的举止依然高贵威严，颇有几分王者之气。父亲带着他走开，慢慢地走向灌木丛。大卫目不转睛，似乎要牢记这个场景。父亲在不断地说着，但我听不见，也不想听见。大卫停下了脚步，用手遮住了双眼。他张开下巴，喃喃自语地说道：“*BaruchDyonEmmes*”⁶。

“感谢上帝，”爸爸说，“阿门。”

说罢伸手拥抱大卫。

蕾切尔和我冒着酷热，驱车前往丹叔户外用品店去看野营装备。这将是她第三次去露营；幸好去年冬天就付清了费用。今年，手头可就紧得多了；这次只买了一双远足旅行靴和红色的雨披，她一出店子就戴上了雨披。其余的我打算去塔吉特⁷买。

回家的路上，西天乌云密布，狂风大作，树枝猛摇，浅绿色的叶背都翻到了上面。一阵疾风追着我们进了家门。开始做晚饭时，第一批雨滴打落在街面上，发出了嘶嘶的声音。我立即关上窗户。几分钟以后，已是瓢泼大雨。叉状的闪电在天空燃烧，炸雷犹如直击头顶。

晚餐时，我和蕾切尔都静默不语，似乎我们心照不宣地约定，就让暴风雨替我们倾诉愤懑吧。饭后她主动提出帮我收拾锅碗，这让我惊讶不已；原来她是不愿独自待在餐厅里。她把碗碟放进洗碗机的同时，我煮了一壶低因咖啡。然后我们回到客厅，听着雨声重重地击打在屋顶上。我再检查了一遍，确保门已锁好；然后走过房间，把电话从基座上取下。

“你这是干什么呀？”她问道。

“避免遭雷击，这样才稳当。你知道暴风雨是怎么回事的。”

“会不会停电？”她依然害怕黑暗。

“不会的。”我笑着让她放心。“喂，我要再看看我工作的资料片，和我一起看吗？”

“不，我要看书。”

“好吧。”

她抓起一本《哈利·波特》，我把录像带放进影碟机。一边倒带，一边伸出一根手指按摩头皮，盼着不要再看到先前所看到的東西。或许那只是我的臆想，只是我的职业习惯——把子虚乌有的东西联系起来编造故事。或许我的那些怀疑也会像咖啡里冒出的蒸汽一样烟消云散。

然而并非如此。我注视着莱尔·戈特利布和保罗·艾弗森在一起的场景，从头到尾又观察了一遍他们的肢体语言：他们如何相对而视，如何相互回应配合等等。毫无疑问，他们确实心有灵犀、亲密无间。

而且大卫和保罗·艾弗森如此相像。两人都很帅气，早生华发；都是瘦削的、贵族气派的鼻子，都有近乎王侯之气。我不安起来，用拇指重重地戳了一下遥控器，惊得蕾切尔突然一下抬起头来。

我一把抓起咖啡杯进了厨房。室外一声炸雷。大卫·林登已经五十好几了，也就是说，莱尔去找我父亲时，已经怀上他了；但抚养他时，却让他相信库尔特·魏斯为其生父。

我在洗碗池里冲洗着咖啡杯。莱尔这一生忙于在三个男人之间周旋：先是我父亲，接着库尔特·魏斯，然后保罗·艾弗森。她也善于抓住机会，从孤儿院到寄宿公寓，再到豪华公寓。我伸手去拿毛巾。莱尔·戈特利布究竟是什么人？她为什么要接连不断地俘获三个情郎？难道她那么绝望无助——还是仅仅由于孤独？

那么，砸脑袋呢？难道也爱上她了？或许对于那幅照片中站在桥上的那个女人，我原先的猜测是错的。或许砸脑袋也曾经是莱尔的情郎之一；她不停地周旋于其间。或许砸脑袋竭力找到她就是想再续旧情。

我擦干了杯子，并放好。我还是不明白，即使砸脑袋要想再续旧情，那么，又是怎么与他的遗物被盗联系在一起的呢？就算这涉及三角恋、四角恋或多角恋，假定这些男人都曾经被莱尔迷得神魂颠倒，依旧不能解释究竟是谁那么迫切地想要砸脑袋的东西，竟至于要到我家来破门而入的地步？

那天夜里，我坐在蕾切尔的床边。

“妈——”

“怎么啦，宝贝儿？”

风雨已过，月光透过百叶窗流淌进来。

“爸爸去哪儿啦？为什么电话都不打一个？”

我咬着嘴唇，摇摇头。

“难道他不知道我们会担心他吗？”

“他很可能知道的。”

“你说，他没事吧？”

我轻轻地摸着她的额头。“肯定没事。”

“那么，他为什么电话也不打一个？难道他不爱我们了吗？”我低下头，用鼻子紧贴着她的颈窝。“如果这世界上我能确定的只有一件事的话，就是你的父亲非常爱你，超过他生命中的一切。他准是忙着一件非常重要的案子。我敢肯定，只要有可能，他就会联系我们的。”

她的脸色平和下来，伸出双臂抱住我的脖子；然后侧身，把脸安放在两手之中。我坐在旁边，看着月光在墙上跳荡，直到她睡熟。

1 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是从芝加哥市中心出发向西的一条高速公路，也叫290号高速。

2 希伯来：犹太人的语言就是希伯来语。

3 陶立克柱式：古希腊三种基本柱式之一，形态简洁，其柱高是直径的6倍，雄健威武，象征男性美

4 中西部：指美国中西部，包括十几个州。

5 壳形露天音乐台：舞台顶部有贝壳形响板遮盖的演奏台。

6 此为犹太拉比为死者祈祷时的一句希伯来文。意为：真相至关重要；我承认这就是真相。这样我们才能帮助自己接受真相而不是自欺欺人。

7 美国连锁超市，与沃尔玛类似。

第28章

显示屏上荧光闪动，我和汉克准备放一下中西部互惠保险公司的视频。最艰苦的工作已经完成，现在只需稍作调整。我给巴里打过电话，想跟他谈谈，但还是没人接，我气得连语音信息都没留下，只好在控制室坐下来。

汉克点击鼠标。闪烁的荧光消失了；屏幕变黑。随着一声“叮”的音符响起，一滴针尖大小的泪珠在黑屏上化开。随后出现第二滴泪珠，声道里又是一声“叮”。泪珠变成水滴，水滴和叮铃声越来越多，水滴变成细流，细流变成瀑布，瀑布变成洪水。声音也逐渐增大，从叮铃声到嗡嗡声再到翻江倒海般的声势。当整个屏幕全是激流时，我们把镜头切换到一只泰迪熊跟着急流旋转而下的画面。旁白响起，一对夫妻哀叹他们失去了房屋。

15分钟后，谢幕播完，屏幕又成黑色，音乐也同时停止。有些编辑只是让音乐逐渐淡出，但汉克把声轨往后拉，直到最后一个音符才算结束。

“很好，”我说。

“只是很好？”他很受伤地看着我。

“过渡自然，声道配得好，特效简直是视觉盛宴。你做得太棒了。”

“但是——”

“没有但是。已经远远超过了凯伦的预期；而且，只要是你参与制作的，她一见便知。”

汉克的脸色放松下来：“但下次，我们要做得更炫目些。”

我假装手里悬着一支雪茄，在汉克头上弹下烟灰：“《星球大战》、《末日审判》，你知道我的意思，宝贝？观众会照单全收的。”

汉克双手抱住后脑勺。“好莱坞的女观众都被你抢走啦……”

我拍拍他的肩膀。“看看玛丽安的视频。”

“从哪儿开始？”

“可以先筛选，或标记一些画面，但要到独立纪念日之后才能正式开始剪辑。”我告诉他飞机竞选旅行的事。

“太妙了。什么样的飞机呢？”

“哎呀，你知道的，还不就是两个机翼一个机尾的。”我把头扭开，低声说道，“我最怕坐飞机。”

“不会吧？”

“我肯定是你见过的最恐惧飞机的人。大飞机我一般都得先把自己灌醉才敢上，这次的飞机又超级小；等着着陆时我就什么都做不了啦——假如真能平安着陆的话。”

他大笑起来，“如果我给你说飞机比汽车更安全，特别是配备全新安全设备的飞机呢？那也没用？”

“废话。”我把椅子转回来。“谁都知道飞机是靠电焊和橡皮筋连在一块的。”

汉克摊开两手，“我简直不敢相信，你可是什么都不怕的。”

他是这么看我的吗？“顺便提一句，如果你敢把这事说出去，就等着被扔到河里喂鱼吧。”

“这才像你说的话嘛。”

对讲机嗡嗡地响。一个毫无特点声音从对讲机里传出来，“汉克。三号线有人找。”

汉克一边打电话，一边快进播放牛奶节的影片。玛丽安脸上挂着笑容，在人群里穿来穿去，一副兴致盎然的样子。再一次，我被她的镇静和自律打动，举手投足透出王者之气——就像她父亲，还有大卫·林登。

到家时，电话里有条律师留下的消息。

“我联系了几个人，了解了一下巴里的问题。”我给帕姆回电话时，她说。

“然后呢？”我把鼠标线缠在手指上。

“情况比我们想象的糟糕。”

我初次见到帕姆·赫德尔斯顿，是20年前在西区的一个妇女庇护所；当时我俩都是志愿者。我仍记得她看到一名受虐待妇女时那种一触即发的愤怒——至今依旧。

“这话什么意思，帕姆？”

“这么说吧，首先，我觉得你不会有麻烦。”她觉得？几周前，她还肯定的。“但有个坏消息。巴里好像消失了。”

“消失？怎么消失的？”

“你以什么意思？他跑了！卷起铺盖跳上最后一趟火车躲起来了。”

该死。阵亡将士纪念日他没出现，我当时就该给他打电话的，都怪我自尊心太强。如果他不想让我们——

“你上次和他联系是什么时候？”

“阵亡将士纪念日之前。”

“是这样的，他在公司请了假，把公寓租出去了，现在没人知道他在哪儿。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我将鼠标线缠得更紧了。“为什么？发生什么事了？”

“呃，艾利，我们来回顾一下整件事情。”

听起来不妙。

“你知道巴里欠芝加哥证券公司50万美元，对吧？”

“他的股票追加了保证金。”

“没错。”

“帕姆，我觉得保证金¹只是为了保护大家，这样的话，若股票下跌，经纪人就把它卖掉，你只是损失投进去的那部分。”

“理论上是这样。但如果股票跌得太快太狠，你的账户就会变负数，而且，他们公司也会亏钱。他们不想亏损，所以想要把钱收回来。”

“这就是现在的情况吗？”

“我正在设法了解所有的细节。目前的问题是，账户上写的是你们两人的名字——”

“那就是芝加哥证券公司的错了。他们从未关闭那个账户。”

“但是他们说，早已关闭，在处理离婚财产协议时就关闭了。他们说是巴里后来重新开通的。”

“他怎么可能开通？他从没叫我签字——”我停下来。“帕姆，巴里这人可能不怎么样，但他也没卑鄙到那一步。我了解他，毕竟和他夫妻一场。”

“我知道，”她干巴巴地说。“我也不太相信证券公司的说法。我想大概是他们没处理好这事，想掩盖自己的错误。当初的经纪人在你们离婚以后几个月就去了佛罗里达。谁知道他离开前有没有处理好这事？”

“巴里的新经纪人怎么说？”

“呃，这又是一个问题。那家伙上周辞职了。他兜售股票，自己都亏得不行，更别说他那些愤怒的客户了。”

“天哪，帕姆。简直是一团糟！”

“的确是非常棘手、可怕的烂摊子。不幸的是，这并没有阻止他们设法追回他们的钱。由于他们找不到巴里，他们就说要盯上池里子的另一条鱼——”

“放他妈的屁！他们是要追着我要钱！”

“冷静点儿，艾利。先稳定好情绪，好吗？我已经和他们的律师谈过了。他理解我们的处境。”

我盯着窗户。皂荚树叶像锐利的刀片一样闪闪发光。

“艾利，听我说。事情没那么糟，”帕姆说，“我已经给他们发了一份记录。但我希望你自己也列一份，从你离婚后我给你的那一份开始。你在听吗？”

我呜咽起来。

“你他妈的说话呀，艾利。”

“我听着。”

“那就好。现在，我要你列一个财产清单发给我。今天就传真给我。”

“财产？帕姆，我拥有的唯一财产就是这房子。还保得住吗？”

“能，艾利，当然能保住。我们会把事情解决好的。巴里的债务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国的任何法院都不能判你来承担。”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做这些事情？”

“只有这么做了，才能不让事情走到那一步。”

我咬着嘴唇。

“这就是根肉中刺，没办法，”帕姆这样说，“但同时，我希望你平时注意一点。”

“注意什么？”

“你要节制消费。近期内不要在无谓的东西上花钱，不要买奢侈品。”

“就和我这些年一样？”

“你知道我的意思。不要买大件物品，不要去海边或山区旅游，也不要泡温泉。”

“这不用担心。这个问题要多久才能解决？”

“很难说。如果巴里短时间内不出现，证券公司可能会请私人侦探找他。但你要打起精神来。事情还不算太糟。”

“还能怎么个糟法？”

“算了，当我没说。你不会想听的。今天就把清单发给我，怎么样？你别担心，我们会击退这些混蛋的。”

我听到割草机的嘎嘎声，远处车辆的嗡嗡声，乌鸦的叫声，直到一个女声机械地说，“如果您想拨打电话……”低头一看，电话还在手中。

一小时后，我匆匆去了趟五金店，又奔去银行，然后冲进杂货店。马不停蹄地做这做那，像快进的磁带。或许，这样忙碌着就可以逃避内心的恐惧。

多年的经历让我把金钱问题浓缩成了一个简单的理论：金钱就是力量，力量就是控制力。我需要控制力。我也不知道这种理论是怎么来的。我父母和其他人的父母一样，不会这么神经过敏。据我所知，其他人也一样。但事实上，没有金钱带来的安全感，我就会感到六神无主，感到自己只是空壳，一个并不存在的人。这可能就是我嫁给巴里的一个原因。

我急匆匆地走在洗发水货道上，寻找苹果花蜂蜜牌的洗发水，这是蕾切尔最喜爱的牌子。我很快就找到了这种金绿色的瓶子。正要丢进购物车时，突然想到去看看价格标签。4块多。我又看看旁边的牌子，价格只要它的一半。我拿着两个瓶子看来看去，最后把苹果花蜂蜜放了回去。

我推着购物车走到饮料货道。商店自营的无糖汽水比可口可乐便宜多了。我愤愤地抓起两包6瓶装的放到购物车底部。又推着车走到肉类柜台，油亮亮的牛肉鼓鼓地裹在透明的塑料袋里；可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牛排？想都不用想！我推车走开。

然后我停住。我竟已经提前开始节制消费，想去适应并尽力去过量入为出的生活了。为什么？巴里肯定没有这么做。他可能正窝在某间海滨别墅或湖畔小屋里“享受生活”，有掌上机、笔记本电脑和DVD陪伴。如果他不按规则出牌，凭什么我要？我回到牛肉柜台，挑了最厚的牛排，然后原路返回，把自营汽水换成无糖可乐。

我绕过拐角走到商场里面。头顶是一面镜子，横向照出商场。自上而下面对着购物者，是一种省钱的安全系统，这种设计可以照到每条货道。我在镜子里看到糖果道上有几个小孩，接近保健和美容区时，一对夫妻正在争论急救喷雾剂的优缺点。我走到洗发水货区，把便宜的牌子放回去，装进苹果花蜂蜜。

我走过化妆品区，注意着有没有淡紫蓝色的眼影。这种眼影已经过时几年了，但如果是黑头发、灰眼睛的40岁女人，就能获得最大的

性价比。我慢慢扫视这些化妆品，大多数挂在金属线货架上。我看到许多面膜、眼线笔，以及各种颜色的眼影，就是没有紫色的。

我俯下身子看架子的最下排，看到紫色眼影夹在胭脂和粉饼之间。我把它从架上取下来，正是我想要的。看了看价格，差不多5美元。太贵了。我不会吝啬蕾切尔需要的东西，但我自己的却是另一回事。化妆品是不需要的奢侈品，特别是现在。

但它是淡紫色，而我原有的已经完全用光。可能再也不会其他地方找到它了。这是一项投资，可以用几个月。我想得越多，就越想要它。得到它，完全应该——尤其是现在。一种熟悉的冲动涌上心头。

我站直了身子，向两边都望了下。整条货道上只有我一个人。我又回头看镜子，没有看到任何蓝色工作服——商场员工的统一服装，但为安全起见，我用背挡着镜子。我可以顺手牵羊，只是动作必须麻利。如果有人从货道的另一头出现，就可以把我抓个正着。但我可以搞定。我可以打开皮包，抽出车钥匙的同时把眼影装进去。

我盯着手上的眼影。另一只手就放在皮包上。我回头瞟了一眼镜子。一个女人提着篮子转过拐角，直接向我这边走来。顿时，良知如同冷水般泼来。不行！我把化妆品装进购物车，走向收银台。

¹ 保证金：这里指保证金账户，又叫融资融券账户，即可以向证券公司借钱（融资）买股票，风险与机遇都可加倍。追加保证金是为了融资额度相应加大，盈利与亏损的风险也就相应加大了。

第29章

第二天早晨我开车去市区，到玛丽安的竞选总部参加讨论视频脚本的会议，空气像被汗水湿透的毯子一般包裹着全身；停车以后，我双腿都粘在了车座上，背上的衬衣也滑腻腻的。

比起我上次来的时候，这里的气氛又火热了几个点。电话铃不断，打印机阵阵嗡鸣，房间里一片热烈的讨论声。

多莉·桑切斯抬起头来，从她办公桌那边向我挥了挥手。

我也挥了挥手，走向那间空的办公室，感谢他们最后还是帮我留着了。我整理了一下，拿出脚本，准备应战。这时接待员出现在门口；她脑袋上挂着耳机，像长了一个新器官。

“你的电话，艾利，”她说。

“找我的？”她指了指桌上的那部黑色电话。谁会打到这找我？我只告诉过苏姗自己在这工作，蕾切尔只打我的手机。“你好？”

“艾利，我是大卫·林登。”

接待员回到大厅去了。我坐在桌子边上，努力不去理会那阵穿透全身的颤动。

“啊，没想到是你。会……会议开得顺利吗？”

“哦，就是那种现成的安达信 1 咨询研讨会，没什么新东西。”

“是这样啊。费城天气如何？和这边一样热吗？”

“不知道，我还在芝加哥呢。”

心跳加快了。停下！我责备自己。

“我……我决定休个假，在这儿待一段时间。自从你告诉我……自从我们去过朗代尔，我想过很多。关于我父亲的死，还有我母亲从不把这件事告诉我，究其原因何在。”

“一定很震惊吧。”

“的确很震惊。但我和你父亲——呃，那是另外——不管怎么说，

我决定要调查父亲的死，看看能发现些什么。既然我已经都来了，就顺便多待一段时间。”

“你给自己安排了一个艰巨的任务。这事过去都快六十年了。”

“我明白，但我必须知道真相。”

“万一答案并不是你想要的，怎么办？”

“我……我会想办法解决的。”他顿了一下。“其实，我就是为这个打来的。你之前做过类似的调查。我现在有一些想法，想听听你的意见。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午餐有空吗？”

温暖的光点顿时在体内跃动。“嗯，当然，应该有空。”

“我过去找你可以吗？”

“不如我去找你吧？附近有个熟食店。”

“我过去的话会不方便吗？我还从没见过竞选是怎么运作的。”

我犹豫了一下，不太想让他把我和任何政治因素联系在一起，但我听出他声音里的热情。“好吧，半小时后这边见。”我把地址告诉他。“对了，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我可是大侦探呢。”

“大卫……”

“我打电话到你家，你女儿告诉我的。”

三十分钟后，接待员按铃通知有人找我，可玛丽安还没从办公室出来。我走出去迎接他；接待员这次没有直接消失在桌子后面，而是忙着清理接待区，时不时向大卫瞟一眼，露齿而笑。大卫一见到我，顿时笑逐颜开；接待员的笑容随即消失。

领他走出大厅，我只允许自己给他一个浅笑。“大卫，不好意思。我以为这会儿就能结束了，但会议还没开始呢。”

他四周看看。“我可以等。”

“可能得有一段时间，但愿你带了什么可读的。”

他耸耸肩。我引他到那间空的办公室，想再找一把椅子；这时就

看到多莉·桑切斯搬着一把椅子从屋子那边过来了。

“你一直都这么高效率吗？”我说。

她嫣然一笑。

我替他们介绍了一下，她问了一些初次见面总是会提的问题，大卫欣然作答，然后他们聊了起来。我捋了一下头发。多莉很善于跟人聊天，五分钟之后他们还在说，我心里一阵刺痛，随即告诉自己这实在傻透了。接着，门口出现一个人影；我瞥眼过去，是玛丽安。她手里拿着包，正看着我们。

多莉紧张起来，可能因为她，我也跟着紧张。

玛丽安盯着大卫。“这位是谁？”

我感到空气中一阵细微的震颤，好像某种日常的秩序被扰乱了。“这是大卫·林登。我的一个……朋友。”

“是这样呀。”玛丽安观察着大卫。多莉看着她看他。没人讲话。然后她伸出手，“很高兴见到你，大卫。”大卫握住她的手。

玛丽安扭过头来看着我。“亲爱的，如果你准备好了，”她说得简明扼要，“我们现在就可以过一下脚本。”她转过身去，走向办公室。

讨论结束我返回时，多莉还坐在桌子边上和大卫说笑，棕色修长的双腿在桌边晃来荡去。看到我过来，她跳下桌子。

“怎么样了？”大卫问道。

“还行。”我把文件扔到桌上。“只做了几处修改。”

他很孩子气地向我竖起大拇指，我忍不住笑了。

“嗯，那我先走了，”多莉从我身边过去，轻轻耸了耸肩，走出了房间。“聊得真愉快，大卫。”她身后留下一股浓郁性感的香水味。

“还想去吃午饭吗？”我语气中透着不悦。

大卫似乎没注意到。“我都快饿死啦！”

我们推开门走到街上，一阵滞重闷热的气浪袭来，卡车和汽车慢慢吞吞开过，车身上升起闪动着的热气。行人迟缓地拖着步子，走路似

乎变成了一个难以承受的重担。走拢街角的熟食店，我后颈窝都湿了。

这时午餐高峰时段已过，店里稀稀落落地坐了几位客人；不过，最近好像午餐推后都成了习惯。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店里有一种大蒜、洋葱、可能还有熏牛肉混在一起的气味，虽然我从来都分辨不清，但一闻总会食欲大开。一位女引座员领我们穿过铺着黑白色瓷砖的餐厅，让我们坐在一处色调明亮的卡座，周围回响着模糊不清的小熊队²比赛实况广播，偶尔传出一阵讨论声。一位女服务员递给我们两份菜单；她穿着白上衣，黑色裤子明显小了一号。

我盯着菜单，对于大卫和多莉如此合得来，还是有点不爽。大卫把墨镜推到头顶，也在看菜单。女服务员回来了，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是一碟碟的食物，饮料，还有一个盛着腌黄瓜的银色小罐。她先把食物送到邻桌，再把腌黄瓜放在我们桌上。

我瘫坐在位子上，觉得大卫肯定更想跟多莉·桑切斯一起出来。又怎么能怪他呢？多莉迷人性感，颇有亲和力，况且我又不是他的什么人。就算是我先遇见他的，而且他留在芝加哥也有我的原因，但我们之间并没有私人关系。算了，无所谓，我不想追问他有关多莉的事，免得把现有的关系破坏了。我把手叠放在膝上。

“呃，你刚刚和多莉在聊些什么？”

他拿了一条腌黄瓜，分成五块，放了一块在嘴里。“我可喜欢这个了，”他说。“你呢？”他又起一块伸过来。

我从他叉子上咬下来。

“我没怎么跟你讲过自己的事吧？”

我眯起眼睛看着他。“什么意思？”

“你比较了解我父母的事，但关于我知道的不多。”

“嗯……确实，不过……”

他打断了我。“像多莉和我这样的人，不会轻易敞开心扉。”

多莉和我？看来她出手快得很呢！

“是这样的，我们都在收养所长大。”

我一愣，停止了咀嚼。

“我母亲到了费城以后嫁给一个名叫约瑟夫·林登的男人。在我大约七岁的时候，他们双双死于一场车祸。”他的语调平静，好像在预报一阵冷空气来临，而不是在讲述一场改变人生的悲剧。“那是一个冬天，刚下过一场暴风雪，费城有很多山地，车子就那样失控，冲下大桥。”

我皱起眉头。

“因为在那边没有亲人，至少是没能找到什么亲戚，我就进了收养所，待了十年。”

那个女服务员为我们点了单，大声报了一遍，随即走开了。

我看着大卫，不知先问什么好。“你是怎么……怎么……？”

“进过收养所的孩子有一种特别的眼神，我隔很远就能看出来。他们往往耷拉着眼皮看人，不想让别人发现自己的目光，不想被注意到。他们就只想敷衍过去，不惹麻烦。多莉就有那种眼神，我想自己也有。”

就是因为这个他才一直戴墨镜吗？“但你现在已经很成功，完全不像……像你所说的那样。”但愿这么说不会显得势利。

“关于这点，我从没质疑过自己。母亲经常对我说，我能够，不，我一定会实现所有的梦想。她说我是特别的。”他叹了一口气，与其说是感慨，不如说是呼了一口气。“我一直深信不疑，虽说后来我也意识到，她这话更主要是说给自己听的。”

“怎么说？”

“我就是邪不胜正的证明。希特勒几乎杀光了犹太人之后，我出生了，我就是她的胜利。我是一个切实的存在，一个可触可感的证明——不是纳粹，而是她，赢了。她像对待王子那样养育我，当然不是以物质享受，因为严格地讲，我们那时是贫穷的。但我拥有无条件的爱，我的一切要求都可以满足。”他垂下目光。“直到她去世。”

点的菜端上来了。他拿起烤牛肉三明治，大口吞食着，我慢慢地

吃一份沙拉。“那十年我不断地被送去费城的各个收养所，”他咬下一口，说道。“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他下巴上的一条肌肉轻跳着。“但我很幸运，拿到了去宾州州立大学的全奖。一年之后，又转学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以后就一直待在费城。”

女服务员端着一壶咖啡过来，我把手罩在自己的杯子上，但大卫点了点头，她就倒了一杯给大卫。大卫打开两个糖包，倒进咖啡里搅拌。不管莱尔·戈特利布是怎样一个人，我想，至少她是个好母亲；她对儿子的信念，支撑着儿子度过了那段充满孤独和磨难的少年时期。他撑过来了。还有多莉。

我把自己的盘子推开。“那么，说说你的计划吧。”

他啜着咖啡。“我想去找一下警方，看看能不能拿到父亲那件案子的卷宗。如果当时负责此案的警察还在世，可能还要拜访一下他。”

我咬着唇。

“我知道希望渺茫，”他说。“但说不定，他有个儿子或者女儿，他们能记得什么。”

我摇摇头。

“怎么了？”

“找警察没用。”

“为什么？”

“他们不会透露任何信息给你，尤其是，严格说来，这个案子还没结案。”

“但已经过去60年了。”

我耸耸肩。

“你怎么知道的？”

“几年前，为了当时拍的一个片子，我想弄到一个案子的卷宗，那时案子还没破。我尝试了很多渠道，写了不少信，甚至还托了些关系，都没用。他们的理由是，‘我们怎么知道你不是犯人，或犯人的亲友？’我不是犯人，但结果都一样。”

大卫皱眉。“为什么会这样？”

“想想吧，要是卷宗里有这样的记录怎么办，比方说警探怀疑史密斯先生杀死了布朗先生，但警方没有证据起诉他。如果消息泄露了，不管他是不是有罪，史密斯先生，或者他的下一代，就能以诽谤罪控告警方。当今的世道，人都会这样做。”

“但我并不想公开这些信息。”

“跟这没关系，”我说。“不过，嘿，试试也好，先别太失望。”

女服务员在旁边晃来晃去。大卫摇了摇头，她有点失望。“我还想找认识我父母的人，”他说。“就是说，除了你父亲以外。那个你父亲的朋友，巴尼，还在世吗？”

“十年前就去世了。”

“哦。”他啜了一口咖啡。“那么，我可能会找一下我母亲在钢厂的工友。”

我想到琳达·乔根森，应该把她的名字告诉他；又想到那个莱尔和艾弗森一起的新闻短片；可我什么都没说。

“我还可以找找父亲的雇主。你父亲说他是快递员？”

“对，”我说。

他突然笑了，眼睛旁边的纹路加深了一点。“你知道，那张母亲的照片，是我拿到的唯一有关她的东西。希望你父亲知道，我有多珍惜它。”

“他会有的。”

“我父母总是轻装简行，你懂的，轻简到我能把他们所有的东西收到一个盒子里。其实，我只有一样父亲留下的东西，一个钟。”

“钟？”

“是布拉格一个有名钟楼的模型，叫布拉格天文钟³。他战后带回来的。”他又喝了一口咖啡。“据说这是欧洲最古老的机械钟之一，建于15世纪。钟面上显示出太阳，月亮，和一些星星的运行情况，几个世纪以来，又不断有新的装饰和雕刻添上去。二战期间纳粹毁掉了这

座钟楼，不过听说已经修复了。我拿到的当然只是一个便宜的复制品……”他的声音低了下去，渐渐沉默。

我心里想，那一刻到来的时候，我该怎么纪念父亲呢，好像一张大乐团 4 专辑，或一盒哈瓦那雪茄都不太够格。

“不过，很奇怪，”他接着说。“我母亲总说这个钟很珍贵，其实不然。我拿去鉴定过，发现20世纪的时候生产了很多。”他耸耸肩。“但没关系。”

“我理解。”

“真的？”他把咖啡杯推到一边。“我们是不一样的，你和我。你认识你的父亲。你有他的照片，他的东西。你可以证明他的存在。我不能。我去过德国，寻找母亲的亲人，甚至还找到了她的一个邻居。但我从没找到任何有关父亲的线索。好像他和他的家人从未存在过。甚至连他的照片都没有一张。仅有的就是那只钟。”

女服务员送来账单，放在了一个棕色小托盘上，我和他都伸手去拿，他的手无意中碰到了我的。

“是我约你出来的，记得吗？”说着，他在我手上压了一下。

一阵暖意涌过全身。

他拿了账单。

“这就是我想要弄清父亲身世的原因，”他继续说道，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他是我的一部分，是我所继承的传统的一部分。我必须要知道他是谁，他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你理解，对吗？”

我刚要说是，但马上停住了。库尔特·魏斯不是他的父亲，保罗·艾弗森才是；那他继承的究竟是什么传统呢？

1 安达信：指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曾经的五大会计事务所之一，在企业咨询、审计、税务和企业融资等领域向客户提供一体化的解决方案，并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提供法律咨询服务。2002年因“安然事件”倒闭。

2 小熊队：指芝加哥小熊队（Chicago Cubs）是美国职棒大联盟（MLB）的一支球队。

3 布拉格天文钟：也称“布拉格占星时钟”，是捷克首都布拉格的一座中世纪天文钟，安装在老城广场的老城市政厅的南面墙上。

4 大乐团：又译作大乐队，是演奏爵士乐的乐团，流行于美国30年代初到50年代末的摇摆年代(Swing Era)。

第30章

我返回竞选总部时，玛丽安已经离开，气氛也轻松了不少。电话安安静静，“斗牛犬 1”们悠闲地靠着办公桌，就连罗杰也出来闲聊。我走进那间空办公室去收拾我的东西，多莉停止了与别人的闲聊，朝我走了过来，一脸心照不宣的微笑。

我突然意识到，一个对我的午餐约会对象一见倾心的女人，不应该是这种神情。她不是应该阴沉不语、眯着眼睛看我吗？不是恨不得我也像那个恶女巫那样渐渐缩小进而完全溶化掉 2 吗？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远离约会那档子事已经很久，可能也不懂那些暗示了。

“午饭吃得爽吗？”她问道。

我警惕地看着她。“爽极了，谢谢。”

“他绝对是棒极了。”

我耸耸肩。

“哎呀，艾利，别装了！别跟我说你没有注意到。”

但愿我脸上没显出不快。

“我都感觉到了你俩之间的火花。”

“火花？”

“而且是大火花。你俩的眼睛都粘在了对方身上。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我抬起头来——或许刚才错怪了她。

“总而言之，怎么认识的？”

我靠在墙上；一下子完全原谅了她，还觉得自己的嘴角现出了一丝傻笑。“这个嘛……说来话长。”

她关上门，提起臀部坐在了桌上。“我有的是时间。”

我详详细细地告诉了她。从露丝·弗莱希曼的那封信说起，说到本·斯库尼克，他的纸箱子，邮箱账号；也说了如何联系上了大卫，大卫

的母亲在艾弗森钢铁厂上班，她如何认识了我父亲等等。但我没说我家被盗与我对大卫的生父问题的怀疑。

她不断地点头、微笑；我讲完了，她的脸色却变得严肃起来。“那个男人叫什么来着？”

“哪个？”

“就是你黑进他电子邮箱的那个。”

“我不是黑进了他的邮箱；我有密码。”

“对。”她停顿了一下。“那么，他叫什么？”

“本·斯库尼克。”

她眉头紧锁。

“他去世前姓辛克莱。”

“斯库尼克。辛克莱……”她的声音逐渐减弱。“抱歉。”她起身推开桌子，把头一偏看着我。“你说大卫的父亲是谁？”

“他名叫库尔特·魏斯。”

“战争刚结束他就死啦？”

“就在45年。是在道格拉斯公园看音乐会时遭枪击的。”

“他的母亲在艾弗森钢铁厂上班？”

我点了点头。

她走向门口。“跟我来，给你看样东西。”

“多莉，我得赶回北边；要迟到了。”

“只要一分钟。”她开了门，走向玛丽安的办公室。

门是关着的。她握住门把手。

“你干什么呀？你不能就这样——”

“没事儿。她知道我们有时候必须进来写上她的时间安排。看——”她旋动把手，门就开了。“罗杰晚上才锁门。”

我跟着她走了进去。她走到玛丽安的办公桌后面的一套架子面

前。架子上放着书籍和几幅镶有镜框的照片。多莉取出一个镜框递给我。这是一张黑白照。照片背景像是马球场，一个男人骑在马上，穿着白衬衫、骑马裤和亮闪闪的皮靴子，一手握着马球棒。阳光在他的白发上闪着微光，好像点燃了银丝线。

“这就是玛丽安的父亲，”她说。“保罗·艾弗森。”

活脱脱又一个大卫！

我抬起头来——多莉正看着我。

此时正值下午的交通高峰期，肯尼迪大道 3 上的车流缓缓而行。我夹在一辆家具搬运车和黄色的校车之间，轻轻地向前挪动着沃尔沃，一边想着多莉。她看出大卫与保罗极其相像，想让我也知道。

可为什么呢？与她有什么关系呀？她也只是刚刚才遇见大卫，我们的关系也算不上是朋友。事实上，我曾经认为她是那种想通过了解他人情况而试图掌控局势的人。现在我拿不准了。

我旋开收音机，心神不安地猛戳控制板上的按钮，随即冒出阵阵噪音：乡村音乐中的鼻音，用西班牙语吼叫的男声，两个强音节拍的低音吉他；最后停在了一个全是新闻的电台。

“《芝加哥太阳时报》最新的民调显示，玛丽安·艾弗森领先其对手、南部的民主党候选人弗兰克·克莱顿8个百分点……”

玛丽安。

她见到大卫时的反应极为奇怪，现在我觉得很不正常。我可以肯定，她不会不注意到大卫和她父亲那么相像，可她对此却一言不发。这很奇怪。假如有人那么像我的父亲，我一定会非常好奇。最起码我会说几句，还会把我父亲的照片给他看。我甚至还有可能问问他的家庭情况，说不定他还是失散多年的堂兄弟呢。

可是玛丽安无动于衷。短暂的尴尬之后，她便恢复到往常的镇定自若，装作此事并未发生的样子，与她看新闻片时的举动如出一辙。我回想到新闻片中的艾弗森和莱尔。他们之间那么随意、那么亲昵、肢体几乎触碰的样子。大卫·林登无疑是保罗·艾弗森和莱尔·戈特利布的儿子，而玛丽安肯定早就心知肚明；可是，她为什么要装作若无其

事呢？

我捋了一下年代。德国于45年春季投降，美军于6月份以前就陆续撤回美国。老爸说，库尔特·魏斯是7月份回来的，那时他们就恢复了被战争中断的关系。据说，莱尔和保罗·艾弗森的关系也就结束了。可他回来还没过几周就遇刺身亡。此后一个星期左右，莱尔就出现在我父亲的门口，说她怀了库尔特的孩子。

我一个急刹，险些儿撞上了前面的货车！停得恰到好处。今天，由于有了早孕测试笔，怀孕后几天就可知道，可那个时候，至少要6——8周才行。库尔特遭到暗杀以后不到两周，莱尔就声称怀孕，而他回来最多也只有几个星期。这就是说，他回来前莱尔已有身孕。

莱尔说了谎。

这事不难理解。当时，堕胎极其昂贵，而且既困难又危险。她或许觉得别无选择。保罗·艾弗森并不是那种仅仅因为情人怀有身孕就能抛下一切的人，何况那情人还是犹太女子。保罗很可能只是偷偷塞给了莱尔几卷百元大钞，叫她自己处理。不要找我，宝贝儿，我会找你的。

我插入左边的车道，与刚才那辆货车并排行驶。我热得汗流浹背，衣服都粘在了座位上，裙角拉起放在了大腿上。这时车流蜗牛般向着艾登斯大街移动，货车司机趁机向我挤眉弄眼。

还是和从前差不多——我幽幽地想道。

1 “斗牛犬”比喻竞选工作人员。

2 溶化恶女巫：这是美国童话大师弗兰克·鲍姆的《奥兹系列》（即《绿野仙踪1》）里的故事，小姑娘刀乐熙（Dorothy）向恶女巫泼了一桶水，恶女巫便渐渐缩小最后完全融化掉了。

3 肯尼迪（Kennedy）是芝加哥南北向的一条高速路，从市区到机场，也叫90号高速

第31章

第二天拂晓，天气晴朗。清风吹散了闷热的空气，一缕缕金色的阳光跨过地板。我煮了一壶香香浓浓的咖啡，浇了花，然后和苏珊一起去散步。我们沿着自行车道行走，这条狭窄的沥青路如丝带般在森林保护区里蜿蜒向前。阳光稀稀落落地穿透茂密的树荫，脚下是一层树叶，像海绵般柔软。

我既然给多莉·桑切斯说了大卫的事，当然也就告诉了苏珊，我猜想她肯定会为我欣喜异常——四年多了我终于对一个异性表现出一点兴趣来。我咯咯地笑着说和大卫在丽思·卡尔顿见面的事。

“这么说来，你喜欢他，对吗？”

她的笑让人难以捉摸。

“是的，但有个问题。”

“问题总是有的。”

我告诉她大卫和保罗·艾弗森长得像，还有我怀疑保罗才是他的生父。

苏珊放慢脚步，“你说的是玛丽安的父亲？那女人是你现在的雇主？”

我从路边摘下一朵野花。“不错。”

“艾利，你都在做什么呀？”

“我怎么了？”我捻弄着花茎。

“你怎么让自己卷入这种——这种事情呢？”她双手在空中比画了一个圆圈。“所有的事情相互关联，然后又兜回原地？”她看着我。“这种原理叫什么来着，有的吧？”

“大概是犹太地理学的万有引力。”

她满脸不解地看着我。

“一种把世界各地的人物、地点、事件联系起来的自然力量。”我笑着说。“不对。应该是整个宇宙。”

苏珊拱起一只眉毛，宛如艺术表演。

“不开玩笑了。大卫正在设法寻找他的家世。他妈妈曾住在朗代尔，那里过去是犹太人聚集地。”

“但艾弗森钢厂不在朗代尔。”

“战争期间，各个地方的女人都跑去钢厂工作。”我耸耸肩。“但大卫正想弄清的事情就发生在朗代尔。”

“他父亲的死。”

“他以为的父亲。”

“那你要怎么帮他？”

“不帮。”

“为什么？你专做调查的事情，你擅长这方面呀。”

一群小虫在我头顶徘徊。我伸手去挥，它们立刻散掉了。“我怎么知道能做什么？”

她面向着我。“你怎么能袖手旁观？你是最先把他引来芝加哥的人。”

“算不上。”我犹豫不定地说，“他是来开会的。”

“得了吧。”

我扔掉手里的花，加快步伐。“苏珊，不要让我觉得更加内疚。我不能帮他。”

“为什么不能？”

“大卫从小就视库尔特·魏斯为偶像。库尔特不仅仅是他父亲，还是一个反法西斯英雄。我告诉他库尔特并不是在欧洲战壕里牺牲的，而是死在这里，已经够打击他了。我要是再告诉他其他事情，他会疯掉的。”

“但他正在寻找真相。”

“我没有真相。我有的只是直觉，一段纪录片，还有一连串可疑的事件。我需要更多的证据。”

“这些足够揭开真相了。”

我们走到人行道下面的一条小支路。“那……那不是我该管的事情。”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中规中矩了？”她挺直了身板说。“艾利，关于他的身世，你在几周内的发现就比他50年的努力寻找都还要多。”

“如果那真相他无法接受怎么办？”

“所以要由你来判断他能接受什么或不能接受什么；根据你对他人生的叙述，他早已经历了很多。”

“可能吧。”我瞟了她一眼。“不管怎样，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处理。”

苏珊这人好就好在，她总是知道什么时候适可而止。“那么，巴里的事情怎样了？”

我告诉她巴里消失的事情。“现在没人知道他在哪儿，我很担心。我在想，或许我应该雇人去找他。”

“你是说私家侦探？”

我耸耸肩。“帕姆说证券公司可能会雇人找他。具体我也不清楚。但如果他惹上麻烦了怎么办？”

“巴里自己可以处理。”

“欠下50万美元可不是件小事。”我双手卡在口袋里。“别误会。虽然我很庆幸不用再和他一起生活，但他毕竟是我孩子的父亲。为了蕾切尔，我也不希望他做出任何疯狂的事情——”

“疯狂——？”

“比如——”我突然僵住了。

苏珊也停下来。“怎么了？”

我感到心脏快要跳出来了。

“艾利，你还好吗？”

“没事，没事。不是我。”

“什么？”

“我刚想到一些事情，关于库尔特·魏斯。”

“大卫的父亲。”她马上纠正，“他以为的父亲。”

我点头。“我和你说过库尔特从战场回来后，几周后就被人杀了，还记得吗？”

“记得。”

“我刚想起一件事。保罗·艾弗森也是那段时间死的。官方说是心脏病发作，玛丽安也这么说。但有人告诉我，他是自杀的。”

“保罗是自杀的？谁告诉你的？”

“一个可以称作是芝加哥钢铁业历史学家的女人。她说大家都知道保罗是自杀的，但他家人特重面子，所以对外宣称他死于心脏病。”

苏珊研究着我的表情。“我想不通。为什么那样一个成功的大亨要自杀，他拥有一切，甚至还有个情妇。”

“问得好。”

“你相信那个女人的话？那个历史学家？”

“没理由不相信。”

“听起来不靠谱。”

“未必。那个时代，自杀不是一件值得宣扬的事情。”

苏珊耸耸肩。

“如果你觉得她是别有用心，我倒没看出来，”我说。“她的话似乎很可信。”

我们在自行车道上拐了一个弯。只听得高速路上车流奔驰而过的声音。苏珊转过身，调整好下巴的角度，加快步伐，开始最后的冲刺。

“你知道，”我说——我落后了她几步。“昨天大卫问我，他爸爸做了什么事情，竟会惹来杀身之祸。如果不是因为库尔特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拥有什么呢？”

苏珊放慢了脚步。

“库尔特有莱尔·戈特利布，”我继续说。“而保罗·艾弗森没有。他失去了莱尔——可能还有他未出世的孩子——而库尔特得到了这些。所以库尔特就遭到暗杀。”

“然后艾弗森就自杀了，”苏珊把我的话说完。

我们步调一致地往前走。谁都没有说话。

“有件事你说对了，”她终于开口了。

“什么？”

“找到证据。”

第32章

多亏了里克·菲尔德，我才再也不会一想到牙根管手术就不寒而栗；当然不是因为从墙背后的喇叭里飘荡而出的经典摇滚乐，也不是因为那幅罗伯特·雷德福¹年轻时的画像——其悬挂的高度与椅子齐平，更不是因为他先让你戴着特制眼镜观看录像时趁机在你的嘴里开动牙钻——而是因为他医术高超，用药精妙。

不过，第二天早上我到诊所去找他，并不是要看牙病。

蕾切尔睡了以后，我就竭力想着怎样才能证明莱尔与保罗之间有私情。他俩在哪儿幽会呢？钢铁厂附近是东区，没有几个旅馆，至少没有适合保罗·艾弗森的。莱尔也不大可能把保罗带到泰特曼她自己的房间里——太多的眼睛窥探着那儿。他俩的关系究竟是在何处发展并维持的呢？我满屋踱着步子，想把所有的思绪都集中起来，差不多午夜才想出主意。

我拨通爸爸的电话。

“艾利，你知道现在几点啦？”

“我知道你没睡着，对不对？”

“没有，不过——”

“很抱歉，爸爸。但我急需了解一个情况。菲尔德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道格拉斯大道莱尔住的那家公寓的老板？”

“又是莱尔？”他叹了口气。“什么事？”

“就是把道格拉斯大道的那间公寓出租给莱尔的人，他还在吗？你说过他叫菲尔德。”

“不知道。”听筒里飘来一串轻柔的单簧管乐曲声。“不过，我可以问问马弗。他家以前就在那一带搞房地产。明天给你回话。”

第二天早上，我还在煮咖啡，老爸就来电话了。“菲尔德早就死了，不过，马弗说他有个儿子在诺斯布鲁克，好像是个牙医什么的。”

“不就是那个里克·菲尔德，给我做根管的吗？”

现在该明白我所说的“犹太地理学”什么意思了吧？就因为这，里克的诊所还没开门我就进去了，而且也没有预约。

从里克·菲尔德的玩具与穿着判断，可能会觉得他属于追逐时髦或是追求非西方的精神信仰、医学与生活方式那种人——李维斯牛仔裤，白色的外套里面配花衬衫，拖鞋，或者是挂着金链子的名牌鞋，指甲打磨得光亮无比。其实这两种人他都不是。六十五岁左右的里克，尽管身材瘦小得像个赛马骑师，却声称在大学里当过划艇队的艇长；头发稀疏短浅，灰白而卷曲。不过，他开朗乐观，爱说笑话，眼里总是笑意闪烁。

护士把我领到后面一个小房间，里克弓着脊背坐在电脑前，白大褂沐浴在显示器的微光里，屏幕上五颜六色的图像和大段大段的文字。

“早上好，里克！”

他猛地抬起头来。“艾利！”他大吃一惊：“你没预约吧？”

我摇摇头，凝视着显示器。

他急忙关闭网页，脸红到了脖子。

色情网站。肯定是。

“抱歉，我对这些不感兴趣。”

他扫视了一眼屏幕，然后看着我：“实际上——”他清了一下嗓子——“我在阅读。”脸色变成了樱桃红。

“阅读？”

“这个科幻小说网站挺不错，还可免费阅读。”他耸了耸肩。

“我有点儿时间就会登陆。”

好这一口还到了如此地步！

我不禁笑了。“很抱歉擅闯禁地；我只是想问一个有关你父亲的问题。”

他退出了该网站。“他的什么事？”

“他曾经在朗代尔有房产，对吗？”

“对啊，我妹妹出生以前，我们一直住那儿。”

“你还记不记得道格拉斯大道那处公寓？四层的红砖楼，前面有圆柱的？”

“我家就住那儿呢。”

胸腔子里顿时响起了机关枪。“你开玩笑吧？”

“搬到司考基以前一直都住那儿。”

“那么，戴上眼镜好吗？我想给你看样东西。”

“没问题。”于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治疗室。

“到底什么事儿？”他摁下了录像机上的电源开关，拿起了一副眼镜，像是没有镜框的太阳镜，旁边还有一副耳机。

“说来话长。”我掏出那盘纪录片录像带，放了进去。出门前我就倒好了带子，恰好要放到艾弗森和莱尔的画面。

他递给我一副眼镜。

“不，就你看。”我说道。“只需告诉我你认出了什么人。”

“有声音吗？”

“没有，呃，当然有，但你不用听。”

他把眼镜上的连接线插入一个细小的银盒子——银盒子是附在录像机上的，然后戴好眼镜，按下了播放键——这台录像机就像是来自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他抬起头，嘴巴开始抽搐，然后大张。几秒钟以后，取下了眼镜。

“太令人吃惊了。你是从哪儿搞到的？”他把眼镜递回给我。

我透过眼镜看过去。就在右边，眼睛的高度，有一个屏幕，只有一平方英寸大。我刚好能识别出纪录片里的那个场景；画面虽小，却是严格按比例缩小的。“你认出来了？”

“那还用说。他们租了一套公寓。”

“他们？”我把眼镜放回到了录像机上，按下了停止键。

“那个白发男子和金发女郎。他们住楼上。”

“他俩？”

里克点了点头。“那时我经常和汤米·斯坦伯格在大楼前面玩同盟国与轴心国的游戏。我记得那一头白发。我们当时就断定他准是魔术师或巫师什么的。他和那女的总是一起回来一起出去的。”

“总是？”

“早上出去，夜里才回来。第二天早上又出去。”

我咬紧牙关。“这么说来，他也住在那儿？”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艾利。”里克把脑袋一偏。“怎么，发生了什么事？那人究竟是谁？”

“保罗·艾弗森。”

“那个钢铁大王？”

我点了一下头。

“当时就看出他是大人物。”

“他们一起在那儿住了多久？”

他的目光在房间里东游西荡，然后摇了摇头：“不知道；当时我只有六、七岁，你知道的。嘿，等等。我真的记起来了。”他眼睛一亮：“诺曼底登陆²那天，他就在那儿，我记得。那天我和汤米在外面玩儿，看见他俩走过来，有说有笑的。他好像是说了句‘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宝贝儿。一个重大的节日。’我还记得跑进屋问过我父亲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点了点头，竭力压抑着涌动翻滚的百感交集。

¹ 罗伯特·雷德福(1936 -) 美国著名制片人、导演、演员，亦为监制、商人、模特儿、环保人士和慈善家。

² 诺曼底登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在欧洲西线战场发起的一场大规模攻势，战役发生在1944年6月6日早6时30分。

第33章

下午我回到家，只见福阿德的道奇车停在车道上。

“艾利，你好。很高兴见到你，”他边说边从前面转过来。“这儿有个小问题。”

我跟着他到了房前花园，那里种着几株紫杉。棕褐色像猪鬃一样的东西零零星星地落到了地上。“六点黄蜘蛛寄生在了紫杉树上；如果不采取措施，紫杉就会死个精光。”

“好，”我说道；但鼓不起多少热情在园艺上。“咋办呢？”

“可以喷洒毒死蜱或神农丹¹。两样我都有。来吧。”

“你不是用神农丹杀蛆虫的吗？”我边说边随他走向他的小卡车。

“对呀。”他放下车厢后板。

“那可是剧毒农药呀！”

他上了车厢。里面有一辆独轮手推车，几袋泥炭苔²，几根软管子，还有其他一些园艺工具挤在一起，上面盖着一张油布，却没有遮完。他扯开油布，找出了背包式喷雾器。他拖出喷雾器时，我注意到有两只长长的、褐色的东西夹在车厢边上。他见我看着那儿，连忙用油布遮起来。

“福阿德，车上带枪干什么？”

他四下一望，看看是否有人看着我们。“打猎。”

“现在可不是打猎的季节。”

他低下头。“不是。我只是把枪搬个家。”

我等着他进一步解释。

他叹了口气。“我现在没有州政府的《持枪许可证》，所以只能藏起来。”

我指着车里。“你这都叫藏起来？我看还是藏到别处为好。”

他跳下车厢，把双臂伸到喷雾器背带里。

我好奇地看着他。福阿德居然会知法犯法！太不可思议了。“怎么不申请《持枪许可证》？”

他双臂一抬，把喷雾器背在了背上。

“福阿德？”

他薄薄的嘴唇勉强挤出来一句：“本来有，但没更新。”

我们走向那些紫杉。“为什么？”

他犹豫了一下。“刚来美国时，我住在司考基，既不懂习俗，也不懂法。来了才两个月，室友就因偷盗电视机而被捕。警察在我车里抓到他——他借了我的车。尽管我并没有参与偷盗，可警方不相信我说的。被盗商家说，他看见的是两个小伙子。”他停下了脚步。“我当时没钱请律师，但室友说他的律师也会为我辩护。我当时就觉得那事没什么。他也是叙利亚人，和我一样，你明白吗？”他无可奈何地笑了一笑。“结果律师只把他带出去了，却没我的份儿。”

“后来呢？”

“因为是初犯，目击证人之间也有分歧，我没有坐牢，只是被判社区服务和缓刑。”他放下喷雾器，连接一根软管子到喷雾器。“当然啦，这都过去30年了。”

“那时就有了《持枪许可证》？”

“不错。可是，最近出了新规定。以前是五年以内有前科才不能办理，如今却不管你什么前科也不管是多少年以前的都不行。”

“这好像不公平吧。你向他们解释过没有？”

“我试过。”他耸耸肩。“可他们不相信。”

“为什么不相信？”

“我的名字叫什么，艾利？我是从哪个国家来的？”

一股怒气窜上脊梁。在美国，人们普遍认为，无论你姓甚名谁，来自何方，都无关紧要——只要你是守法公民。

“这么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福阿德？你还如此淡定，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他微微一笑。“《古兰经》说，‘除了真主赐予之物，余皆不可掌控，无论利害。’我只好努力顺从真主的意愿。”他把喷雾器的喷头对着紫杉。“所以，”他的眼睛忽闪忽闪的，“我把枪藏在车里。”

我们正给那几颗紫杉喷洒农药，突然从拐角处绕过来一辆红色的本田，停在了路边；驾驶座那边的门开了，大卫伸腿下来。他今天穿着浅色卡其布裤子，上身是蓝绿色的衬衣，脚蹬休闲鞋，没穿袜子。他把太阳镜推到脑门上，开步跨过草坪向我走来，头发在阳光下闪烁。

心里顿时“叮”的一声贯穿全身，我下意识地朝他走了几步。相隔几英尺时我们都停下了，双方脸上都是条件反射般的笑容——时光静止了。

福阿德清了清嗓子，同时蕾切尔从屋里一跃而出。“妈，你看见我的——”她突然停下，因为看见了大卫。

我看着这一幕——蕾切尔缓慢地打量着他，眼睛里映出他的衣服，他的白发，他的笑容。

“蕾切尔，”我说道，“这是大卫·林登。大卫，这是蕾切尔。还有福阿德·阿尔·哈姆拉，我的朋友。”蕾切尔缓缓走近，伸出手去，同时偷偷地看了我一眼。“你好！”

“你好，蕾切尔。”他握住蕾切尔的手，时间长达心跳一次；然后转身与福阿德握手。

“我一直试图找到一位在艾弗森工作过的女士。她住在芒特普洛斯佩克特。”

那是西边的一个居民区。

“但她几个月前好像搬到了一个私人疗养院……”他的声音逐渐变小。然后把太阳镜收起来插在了衬衣口袋里。

我止不住笑容，他也止不住。“听我说，你和蕾切尔进屋去休息，等我和福阿德把这儿弄完，我就来做冰茶。蕾切尔，好好招待客人，确保宾至如归。”

蕾切尔派头十足地把头一甩。

我目送着他们进屋，然后转向福阿德。他也在笑。可恶——难道除了笑就没有别的动作了吗？

“你没必要留在这儿，艾利，”他说。“我能搞定。”

“不，我要帮忙。”

我们喷洒农药时，清脆的琴声从窗户里飘出来。今年夏天，蕾切尔碰也没碰一下钢琴，可现在弹的却是她为举办一场独奏音乐会而学练的曲子。曲子终了，还偶尔传出和弦的叮铃声。我进屋去洗手，只见大卫和蕾切尔并排坐在琴凳上，低头向着琴键。

“琶音，连同其一整套三度音、四度音等等，不过就是一连串数字，”大卫正说着。“就像人们所说的数列。”

蕾切尔一脸困惑地朝着他。“究竟是什么意思呀？”

“什么样的和弦与什么样的和弦配合，不同的旋律应该如何连接，都是有讲究的，对不对？”

蕾切尔点了点头。

“都不是胡乱碰在一起的。声音的美妙只不过是由于其恰当的音程及其比例——它们相互关联。就像这样。”大卫弹了一个G大调的和弦。

“这个呢？”蕾切尔弹了一个G小三和弦。

“同样的，”大卫笑着说。“你要做的不过就是改变最低的三度音程的比例。”

蕾切尔研读那些琴键：“从两个全音变为一个全音和半个全音。”

“学得好快！”

蕾切尔眉开眼笑。

大卫接着说：“音乐与数学关系密切。事实上，有人说弹奏一门乐器有助于提高数学成绩。”

蕾切尔面露怀疑的神色。

“真的！科学家们发现，音乐活动与脑波活动基于相同的模式。”

“你那样说就是想要让我多花工夫练琴。”

大卫笑了起来。“我说不过你，行了吧？”

我悄悄进了厨房，做了一大壶冰茶，然后端进了客厅。“谁想来一杯？”

蕾切尔对大卫耳语了几句。“呃，妈妈？我有个主意。”

“听上去可不妙。”

“我俩都有点儿饿了，”大卫说道，“我想带你俩出去晚餐，怎么样？”

“晚餐？”我笑得嘴都合不拢。“你念的是魔咒吧？”

他向蕾切尔使了个眼色。

1 神农丹：即涕灭威，又称铁灭克，是一种剧毒农药。

2 泥炭苔：一种有机物，常与土壤混合用于植物栽培。

第34章

我冲了个澡，匆匆穿了条休闲裤和一件让我显得还有点脖子的蓝色上衣。我们坐进大卫的车，开去一个名叫意大利花园的小餐厅，餐厅前面的喷泉里有个米洛的维纳斯雕像。蕾切尔掏出一个1美分的硬币，掷到喷泉里；硬币碰到维纳斯像，反弹跌进浅水池里，和其他的1美分以及偶尔出现的10美分硬币躺在一起，在水底下闪闪发光。

“你不想知道我许了什么愿吗？”她靠着门问我。

“说出来，就不灵了。”我说。

她眼睛飞快地从我身上移到大卫身上。

我脸上像火烧一样。

我们走进餐厅，大蒜味扑面而来。这地方很是热闹，桌子铺着红白格子布，蜡烛放在小编织篮中，烛泪顺着烛身流下，结起一层层硬块。大部分桌子都有人坐了。手风琴乐曲声在餐厅里流淌。

餐厅领班把我们安排在养满热带鱼的盐水鱼缸旁边。一群群黄色、蓝色和橙色的小鱼透过玻璃一闪一闪的。和巴里离婚后，我就经常来这里。一天晚上，我喝多了，餐厅老板文森佐竟然来挑逗，结果什么事都没发生——他醉得比我还厉害。几天后他对我说，幸好没酿成什么后患；还说他真正的兴趣是鱼——鱼儿们不会反驳他，也不会在意他早上是不是冷落了它们。

女服务员为我们点饮料时，水槽里的蓝光照在菜单上。蕾切尔要了一杯可乐，大卫点了一瓶西施佳雅——一种托斯卡纳葡萄酒，他说比基安蒂红葡萄酒好喝。服务员脸上露出认同的表情。

蕾切尔继承了我妈妈南方人的魅力，那种特征我明显缺少。此刻她正喋喋不休地问大卫关于费城、奶酪牛排和独立钟¹的情况；然后又展示了她的社交手腕——提议玩一个游戏。

“规则是这样的，”她闪烁的蓝眼睛里透出老练。“你要说出两个在一起的名字，比如‘笔和墨’、‘牛奶和蜂蜜’，就是这样。我们围着桌子按顺序一个接一个说，要快，说不出就算输。明白了吗？”

“明白了，”大卫点头。

我对即将要玩的游戏感到不安。我脑子转得没那么快，很不擅长这种智力竞赛。

“我先来，”蕾切尔说。“杰克和吉尔 2”。她洋洋得意地笑起来。“现在该你。”她指着大卫。

“黑与蓝，”大卫毫不迟疑地说。

四只眼睛盯着我。哎呀，天哪！这下他要看见我有多迟钝了。我的目光不断在屋里环绕。有了。“盐和胡椒”，我松了一口气。

蕾切尔嘟起嘴。这有点像是母女竞争，可能吧？“鸟和蜜蜂，”她喊道。

“罗密欧与朱丽叶”，大卫说。

“呃，呃，火箭和鲨鱼 3，”我说。

“表演和讲述。”蕾切尔很擅长这个游戏。

“邦妮和克莱德。”大卫也是。

又轮到我了。我盯着盘绕在天花板上的仿灰泥图案，脑中一片空白。“嗯——”

“快点，妈。”

“雷德福和纽曼，”我脱口而出。

“什么？”蕾切尔挺直身子。“他们是谁？”

“他们一起主演了好几部影片。”

大卫看着面前的盘子，嘴唇抽动。

蕾切尔立马了解了其中的意思。“你输了，”她霸道地说。

我耸耸肩。

大卫笑起来。

“别难过。我也是绝处逢生。”

“来吧，各位。我们再玩一次，”蕾切尔自信地说，好像知道她就

是会赢一样。谢天谢地，服务员这个时候把我们点的饭菜送来了。蕾切尔和我争论她是应该用刀叉还是用手抓着吃比萨。我输了。

我们走回车里时，两盏探照灯来来回回照射，穿透夜空。我不知道谁家遭窃或什么东西被盗了，幸好这次不是我家。我们到家时，蕾切尔假装打哈欠，上楼去了。

我翻出一瓶杏仁酒和两个白兰地小口酒杯，拿到客厅，倒了一杯酒递给大卫。我深深地知道，应该将保罗·艾弗森和他母亲的事情告诉他。但我不想破坏此刻的气氛；像斯嘉丽⁴一样，我想明天再考虑这件事。

大卫摇转着手里的酒杯。光束穿透琥珀色的液体，形成茶色的光斑，在他手上舞动。

“效果不错。”我挨着他坐到沙发上。

“你在视频里怎么表现这个？”

“烟雾和镜子，”我说。

他半眯着眼睛微笑。我感到我们的身体靠在了一起。我一口气喝完我的杏仁酒。这时我们的手相距只有几英寸。他握住我的手，送到他唇边。我一阵战栗。他的嘴唇覆在我的手腕上。我体内热血奔涌。他把我的手搭在他脖子上，把我拉近，亲吻我的脖子、脸颊，最后是嘴唇。我尝到他舌头上的杏仁酒味，心想他是否也尝到我舌头上的味道。我双手搂住他的脖子。他的亲吻变得急促，舌头不断探索缠绕我的舌头。他抚摸我的脸颊。我仰面躺下。他顺势移到我上面。我闻到他耳边肥皂的清香。他的手从我脸上移开，抚摸我的脖子，我的肩膀，我的胸部。我颤抖着，感受他压在我身上的重量。

突然，我感到我们之间拉开了距离。我睁开眼睛。

他的身子已经离开。

我急促地呼吸着。“怎么了？”我嘶哑地嘀咕。

他摇摇头，移到沙发的另一头，缓缓地坐正。“对不起。”

我感觉眼睛刺痛，试着稳住呼吸。“对不起什么？”

“不是你。我——我——”

“你想着别人？”

他没说话；沉默是最好的答案。

我站起来。

他也站起。

“好吧，”我缓缓地说，“我想就这样吧。”我看到他脸上的歉意，好像想说什么。

我在他唇边竖起一根手指。“什么也别说，”我小声说。“不要道歉，没关系。”

其实不然。

我送他到门口。知了已经唧唧地叫了起来。小时候，黄昏的蝉鸣小夜曲是标志夏天结束的第一信号。那些甜蜜、慵懒的日子终于要到头了。从那时起，他们的鸣唱听起来总是既甜蜜又苦涩。

我上了床，钻到被单下，感到床上空荡荡的。脑海里浮现大卫的身影，他的浓密的白发，平滑的皮肤抹着一层金黄色，心烦时下巴动起来的样子——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

我闭上眼睛，掀起T恤衫，双手放到胸部，手指绕着小圈转动，轻抚四周；然后侧身弯腰，双手往下滑到腹部。他的手。

窗外蝉鸣依旧。

床上空空荡荡。

1 独立钟：指美国费城独立厅的大钟，也叫自由钟，1776年7月4日鸣此钟宣告美国独立，1835年被损。

2 杰克和吉尔，一部电影，讲述的是双胞胎兄妹杰克和吉尔的故事。

3 火箭和鲨鱼，歌舞片《西区故事》里的两个少年流氓集团，《西区故事》剧情源于《罗密欧与朱丽叶》。

4 斯嘉丽，小说《飘》（影片名《乱世佳人》）中的女主人公，傅东华译本译作郝思嘉。

第35章

我和蕾切尔把两个旅行包、一个睡袋和背包放进车里，驱车前往威斯康星州。刚刚过了州界，星星点点的房舍就变成了大片大片的农田，带着牛粪的青草气息扑面而来。路边是团团簇簇蓝色的野花，白色的野胡萝卜花混杂其间。转一个弯就穿过一座座小镇，见到一个个教堂的尖塔；转过另一个弯，又见到一群袒胸露乳、头戴标志性大头巾的自行车飙车客。中心地带到了。

蕾切尔一路上嚼着口香糖，没怎么说话；快到达营地时，突然开口道：“我喜欢大卫。”

“这种感觉应该是双向的。”

她看着远处。“你和他还会见面吗？”

“不知道。”

蕾切尔点了点头；似乎她也知道要顺其自然。

银湖露营地这种地方，是我一直想来而未能实现的。营地依偎于小湖旁边，有一个热水池、一堵攀岩墙、一些运动设施，还有马匹。蕾切尔曾经央求我让她参加骑马训练班，我同意了。据说骑马能唤醒性意识，少女们因而迷恋这项运动。可惜我自己从未骑过马，没能体会到那种感觉，或许蕾切尔可以给我说说。

把行李搬进蕾切尔的房间时，里面已经有一个女孩和一位中年女子。小女孩身材丰满，一头长长的黑发，正在用力打开旅行包。

那女人应该是她的母亲，却是金发白肤，瘦削如杆；身穿三角背心、短裤与性感细跟凉鞋。她冷冷地看着手忙脚乱的女儿，连一个指头也不伸出去帮一下。

两个女孩互相打量了一番。蕾切尔自我介绍以后，把手伸进背包里，问那女孩想不想听音乐。那个叫艾米丽的女孩点了下头，蕾切尔便从旅行包里取出播放器，放在双层床的下铺上。很快，小甜甜布兰妮的歌声就在屋子里回荡，两个女孩便跟着唱起来。

与此同时，艾米丽的金发妈妈——发根处明显要黑得多——开口

说话了。不出五分钟，我就知道她与艾米丽的父亲已经离婚，冬天就到西棕榈滩¹，夏天则与欧洲男友出国避暑；她还有个儿子，正在阿拉斯加野营旅行。

我用眼角的余光观察着这两个女孩儿。蕾切尔打开卫生用品袋，取出两根棉签，把它们插在鼻孔里，引得艾米丽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蕾切尔，”我说道，“快取出棉签。”

艾米丽又咯咯咯地笑了一阵。蕾切尔扮了个怪相，然后取出了棉签。艾米丽的母亲喋喋不休地说着在日内瓦逛商场的经历，她脖子上那条金灿灿的项链就是在那儿淘到的。蕾切尔和艾米丽现在假装抽烟，把棉签夹在手指之间，吹着想象中的烟圈。

艾米丽的母亲见此情景，两眼大瞪，立刻就抽烟的危害启动了长达五分钟的训诫。女孩们扔掉棉签，呆如木鸡。于是艾米丽之母志得意满地看着我。

“绝不要放过教育子女的机会。”

我勉强笑了一笑。

几次拥抱与吻别之后，我就驱车回家了。车子沿着丝带般的公路呼啸疾驰；我把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雷霆大道》从扬声器里喷涌而出，震耳欲聋；疾风呼啸着穿过头发，似乎进入了永恒的瞬间——过去的三十年经历从未发生过，我依然年轻，无忧无虑，人生刚刚开始，机会无限；任何地方都可去，任何事情都可做，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能成为什么样的人——歌声戛然而止，我又回到了眼前，带着一连串的失败、失望和自责的重负。

到家时天已黑定。又累又饿，浑身沙砾灰尘裹着汗水，只想喝一杯葡萄酒再泡一个热水澡。穿过厨房时，只见录音电话红灯闪烁。我按下了重播键。

“艾利，我是多莉·桑切斯。我必须和你谈谈。请打过来。”

我拨了她留下的号码，但没人接，也没有录音设置。

另一个信息是我的律师帕姆·赫德尔斯顿留下的。“艾利，请尽快与

我通话，无论何时皆可。”

我打了过去，她在家。

“艾利，很高兴你打来了，”帕姆说道。“坐下来听。芝加哥证券公司对你和巴里提起了诉讼，要求你们俩还钱。他们说将请求法庭没收你的财产，强制执行。”

我什么也没说。

“你听见了吗？”

“嗯。”

“他们雇了一个私家侦探去找巴里。但找不到人，就要你来还清全部欠款。你明天就会收到法院的传票。”

¹ 西棕榈滩：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处海滩，位于热带。

第36章

夜里没怎么睡着。早晨炎热潮湿，我却裹着睡衣抱成一团。传票送达，我签了名后，便随手扔在了餐桌上。

我凝视着阳光把那颗皂荚树的叶子一片一片地着上彩釉。金钱就是力量。有力量才能掌控自己的生活。这两者我都即将丧失殆尽。尽管我不屑于讲排场，极其瞧不起艾米丽母亲那种人，此刻，我却很想与她交换各自的人生。看来，想要保证财源不断、无忧无虑顺利地度过一生，成了我永远体会不到的奢侈。

倒不是我没有尝试过。只是一不小心，就会开始混淆“想要”与“需要”的界限，就会开始觉得自己有权支配自己挣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尤其是当你觉得半生都充满着愤怒、失望与压力，余生已无意义的时候。

起初，似乎算不了什么：一块糖果，一张贺卡，一支笔。我想要，我应该有，我有权力得到。于是我偷拿这些东西。逛商店时的顺手牵羊就这样成了家常便饭。大约一年以后，我在百货商场见到了一件女式上衣，是柠檬黄的纯丝绸低胸圆领无袖衫，无论搭配长裤还是短裙都很好看。到试衣间穿上一试，既非常合身，又光彩照人。我正要拿到收银台去付款，突然灵机一动。此刻四围无人，售货员也不见踪影。我完全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拿走；于是将内衣塞进手袋。

我至今还记得那件新衣服的气味，还有匆匆走向旋转门时地毯上的图案；我也记得女服务员的尖声大叫：“抓小偷！”记得保安抓住我手臂的感觉，以及其他顾客震惊的面孔。

我提出付双倍的价款，但那也没用。警察赶来把我带到了局子里；彬彬有礼的面孔下是掩饰不住的轻蔑。我坐下犹如被钉在了椅子上，唯恐一站起就会被丢进单人牢房。然而，就在那时，巴里来了；半小时以后，对我的指控就不明不白地取消了。即使如此，这件丑事留下的记忆依然刻骨铭心，时刻提醒我不能再犯。我出来就参加了一个名为“十二步疗法”¹的项目，结果疗效显著。那以后，我努力要变得理性地看待金钱。然后就离婚了。

可现在我欠债50万美元！我只能申请破产保护。我会失去房子——这还只是开始。这次巴里不会来救我。其实，就是他把这笔债务压在我身上的。这真是最好的惩罚，上帝的惩罚！我穿好衣服，出去浇花，也不知还能在这房子里住得了多久！

下午，只花了20分钟就到了艾弗森庄园。开车经过那座房子，把车停在一座小桥边。从早上起，炎热就不断升级，背上的内衣已经湿透。摩托艇的呜咽声从遥远的湖面传来，沃尔沃的引擎戛然而止，此后一切沉寂。

我将胳膊伸过栏杆。下边是草木丛生的峡谷。谷底，细小的溪水流进峡谷汇入湖水。陡峭的半山腰有一处建筑，一半都隐藏在树丛中。我眯眼细看。原来是一座砖砌的蓄水池，直径约8英尺，是建在石头基座顶部的。五颜六色的蝴蝶盘旋环绕其上，不肯离去。

我错怪了保罗·艾弗森。我曾以为他只是玩玩莱尔，只是把莱尔当作炎热的午后纵情欢乐的玩物。我也曾想象着，一头金发的莱尔，只穿着衬裙，懒洋洋地以诱惑性的姿态躺在床上，看着艾弗森穿上衣服返回森林湖。保罗会丢下一件小饰品在床上，然后与她吻别，出去时嘴角上挂着满意的微笑。她也会冲到窗口，目送着保罗漫步走向等着他的那辆小车，同时盘算着还要几天几小时保罗才会让她离开装配线。

但如果里克·菲尔德说的是真的，保罗·艾弗森与莱尔住在了一起；开始或许是逢场作戏的艳遇，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成了一场销魂蚀骨的激情。

我能理解。首先，保罗发现自己与莱尔待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已经下不了离开的决心；接着，他意识到自己爱上了莱尔；最后，他认定和莱尔生活在一起，终生相伴，共同有个孩子才是他一生中唯一重要的事情。神魂颠倒之中，他决定抛弃妻儿房产，坚信唯有莱尔才能满足他，填补他心中从未被察觉的空虚。

可是有一天，莱尔出乎意料地拒绝与他来往了，抛下他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而且夺走了他俩未出世的孩子。没有任何预兆，这一根心灵的救命稻草——其重要性犹如空气、水分和食物之于生命——

硬生生被人从手里扯掉。权势赫赫的钢铁大王，居然败在了自家装配线上的女工手下。

背后突然响起了发动机的旋转声和车轮擦地时的尖叫声。我猛地一转身，刚好看见一辆车加速驶离艾弗森家的车道；我盯着那辆车，一阵恐惧让我的胃部痉挛起来——这就是那辆黄褐色的卡特拉斯，里面坐着两人！我火急火燎地想看清该车的牌照，可它跑得太快了——越来越小，直到消失，耳朵里还残留着它沉闷的呼啸声。我来这儿是早就约好采访玛丽安的母亲——当然也是保罗·艾弗森之妻的，可那两个家伙怎么会知道我要来这儿呢？

左边几百码²开外，有两根石柱，就是道路的终点。石柱之间一块牌子上写着：森林湖墓地。

进了里面，沉重的木门似乎隔离开了外面的世界。我也觉得好像一脚跨进了另一个时空。一个身穿黑白制服的女仆领着我穿过黑暗的大厅，进入了会客室。里面是犹如大教堂里的天花板、格调优雅的装饰、古董般的家具，让人过目难忘。募资集会时并未注意到这些。

弗朗西丝·艾弗森斜靠在一张铺着锦缎的沙发上，一手端着茶杯。轮椅靠在墙脚。尽管身穿钴蓝色的晨袍，她依旧肤色苍白如灰，端着茶杯的手就像布满纹路的大理石。一套银质茶具放在旁边的红木桌上，茶盘里放着小块的三明治、各种果酱罐子与其他各式各样的东西。

“艾弗森夫人，感谢您同意这次采访。”

双眉上扬算是回答。“据说，这是母亲的职责。”声音粗糙浑浊，似乎岁月已经夺走了她的性别痕迹。她放下茶杯，与我握手——她的皮肤摸起来像是皱纹纸；然后示意我坐在一把空椅上——椅座尚温。

尽管挂着厚厚的窗帘，西天的阳光依然斜斜地奔涌而进，直射在我脸上。我举手挡住阳光。她要是没注意到我这个动作，要么就是故意的。她的眼睛就像两潭漠然的死水。“我女儿说，你问什么我都得回答。”

“所以我就提前几分钟到了。我们可以先过一遍问题。”我偷偷地看了她一眼。

“艾弗森夫人，开始以前，我得问你一个问题。你刚才有客人来过吗？”

她双眉紧锁。“客人？”

“两个男子；开着一辆黄褐色的卡特拉斯？”

“我不会知道这些的。”她轻轻活动了一下腕关节。“不过有可能。常年都有人来干点儿什么。庭园设计师啦，维修工啦。维护的量太大了，我真的应该找个小一点的地方。”她用力起身，把手伸向红木桌上的一个银铃。“问问贾斯丁吧。”

“哦，别麻烦了，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儿。”

“真的？”

我摇摇头。

“那就由你吧。请喝茶。”她笑着，给我倒了一杯茶。“别放过这些烤饼，这都是自己做的。”看着我拿起一块咬了一口，她的笑容开始扩散。“很高兴你不是那种挑剔食物的女人。”

我把咬剩下的烤饼放进小碟子。“玛丽安说你不喜欢接受采访。”

“我一直认为记者爱把人搞得鸡犬不宁，他们总是夸大其词，耸人听闻。”

“我不是记者。”我以为她知道这个情况。“我采访你是要为你的女儿制作竞选视频。你女儿很讨人喜欢。”

她抬起下巴，目光顺着鼻尖看着我。她绝非平易近人者；只要不是太令人生畏，我就要想法问出真相。“我想在视频里加入你对玛丽安小时候的回忆，尤其是那些趣闻轶事。”

“趣闻轶事？我想想看。”她盯着茶具，然后讲了一个玛丽安学骑马的故事。玛丽安如何从马背上摔下来，如何又无所畏惧地再上马背。或许是察觉到我没有反应，她又笑了，两边脸颊变成了海面上的波纹。“这个故事不行吗？”

“呃——”

“你是对的。这故事太多的贵族味儿。”她身子前倾，在我的手上

拍了拍——玛丽安也有这个动作。“让我再想想，会想出比这合适一些的。”大理石壁炉台上有一组相片，阳光照在上面闪闪发亮。“我们也需要一些玛丽安青少年时期的照片。”我做了个手势。“我可以看看吗？”

“当然可以。”

我走了过去。一张镀了银边的照片里，年轻的弗朗西丝和保罗·艾弗森并肩而坐；保罗的头发已经花白，但穿着深色西装白衬衣的他依然引人注目；弗朗西丝也是美艳动人：一头金发，下巴轮廓鲜明，身材苗条——玛丽安很像她。两个孩子在前面摆好姿势：年轻的玛丽安穿着蕾丝花边的白色连衣裙，戈登则穿着灯笼裤，打着蝶形领结。

我拿起了保罗的另一张照片，与玛丽安办公室那一张完全相同。弗朗西丝看着我说：“这是保罗和我刚认识的时候照的。当时在马球场，你真该看看他骑在马上的样子。”

我转过身来。

“他骑着马儿跑上跑下，就像一位骑士，全身披挂，闪闪发光。当然了，他当时还有点儿锋芒毕露。”她停顿了一下。“不过我们那时还年轻，耗得起时间。”

一丝怅然若失的微笑浮现在她嘴角。

“我能借用一下这些照片吗？我把它们扫描后就还给你。”

“我叫贾斯丁拿个盒子给你。”她拿起托盘里的银铃。

“不必。”我拿起那两张照片走向手提包。“装在这里就行了。”我小心翼翼地装了进去。“玛丽安对我说过你的儿子之死。为此我深感惋惜。”

她双唇收拢，紧紧地闭成一线，神情严肃。

“你的丈夫去世以后，戈登接手以前，是谁在管理钢厂呢？”

她抬起头来。“我们成立了一个财团；实际上，是三方共管。管理层选出总经理，由工会提名人选——”

“工会？”

“嗯，工会负责人。”

“市长的父亲当时是钢厂的工人代表？”

“我相信是。他帮了很大的忙。他们维持着钢厂的正常运转，直到戈登接手。”

我看了下表。麦克迟到了。好吧，苏珊，我就给你找到证据。我坐下来。阳光已经移开了我的脸庞。“艾弗森夫人，几天以前，我听到一个传言。我想向你求证。”

“什么传言？”

“传言说，你的丈夫并非死于心脏病突发，而是自杀。”

一时间，她一动不动；然后拉开一张毯子，盖在双腿上。眼里闪烁着某种令人不快东西。“谁告诉你的？”

“东边开办小钢厂的一个女人。”

她点了点头；好像主要是对她自己，而不是对我。“我以前听到过这种说法。好像每隔几年就要冒出来一次。”她端起茶杯。“我想，对于成功人士而言，无论是名人大佬、魅力超凡或其他方面的杰出人士，总是少不了流言蜚语的。这就是我不待见新闻界的原因。”

“艾弗森夫人，你的回答不会进入视频。”

她啜了一口茶。“那么，你为何如此在乎？”

我看着她。“玛丽安说他死于心脏病突发。我读到的文章也这样说。但我感到纳闷。我也不想说什么——不适宜的话。”

她轻轻地发出一声叹息。“保罗走时，玛丽安还是个小女孩，她还不明白死亡是什么。玛丽安不停地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还以为他是出差去了。”

门铃响了。麦克和摄制组已到。“那么，是真的啦？”我低声问道。

她放下茶杯。“我的丈夫英年早逝，这是我们全家的悲剧。”然后从茶盘里拿起一块黄瓜三明治。

沙发上的锦缎在阳光里闪着微光。

1 又名“十二步项目”，是一个通过一套规定指导原则的行为课程来挽回（治疗）上瘾，强迫症，和其他行为习惯问题的项目。

2 码，英制长度单位，1码=3英尺。

第37章

采访结束后我开车回家，车子飞快地闪过司考基大道旁一个个模糊的广告牌、店铺和停车场。企业故弄玄虚而不否认一件事时，就是对事实的默认。这恰好是弗朗西丝·艾弗森给我的答案。

我一只手撩过头发。艾弗森和莱尔曾有外遇，从42年底开始，或者在那前后几个月。之后不久她搬到道格拉斯大道的公寓，一年后，如果里克·菲尔德没错的话，就是44年，艾弗森也搬了进去。45年她怀孕了。不久库尔特从战场回来，莱尔与艾弗森分手，库尔特被杀，接着艾弗森自杀。

保罗·艾弗森与库尔特·魏斯的死有关系吗？他是不是出于妒忌而杀了库尔特，然后无法面对自己的良心而选择自杀？这种推论本来就有点牵强、缺乏理性，现在更加不能确定。

我在桑赛特大道上转过弯向南行驶，随手摇下车窗玻璃。车内立马灌进一股热气，我只好又关上车窗。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艾弗森家族要编出心脏病的故事来。他们不想让保罗·艾弗森的名字牵扯到一点点绯闻，哪怕只是人们私底下悄悄议论。

还可以解释为什么玛丽安要坚持这种说法。

伊利诺伊州竞选联邦参议员的共和党候选人之父涉嫌谋杀一个美国兵的卑劣事件，就算是间接参与的，也会对选举造成伤害。这是吸引眼球的新闻素材。就算不会成为重大丑闻，也会成为一两天的热门话题。甚至会导致选票下跌。他们有必要搪塞这件事。

我转弯驶进哈普路，太阳落在树林后面。难怪玛丽安对我产生了戒备。我既然领她的工资，就应该做个忠诚的员工；但我却挖出了暗示她父亲和另一个女人存在婚外恋的影片，甚至还在她面前展示那段恋情的结晶——大卫。她可能正纳闷我到底站在哪一边，我打算怎么处理这些信息。

我和她需要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我要让她知道我不会背叛她。我不是犹大，我永远不会公布那些信息。我把车子开进停车道，对自己的打算很是满意。对，就应该这样做。

用遥控器打开车库门时，我想起了那辆黄褐色汽车。很明显，有人在跟踪我，对我保持密切监视，却又不靠近。为什么？他们想要什么？为什么弗朗西丝客厅的座椅是温热的？我下了车，感觉自己的处境犹如在冰面上打滑，马上就要撞上迎面而来的车流。

“蕾切尔怎样了？”

“大卫？”

“她在外面过得还好吧？”

“很好。”他为什么还打电话来？那晚的行为已经相当明确地表态了。“她给我发了两次传真，想要回家。”

“不会吧。”

我笑起来。“不用担心，她的正常反应。”

“怎么回事？”

“开头那几天，我总会收到哭天喊地的传真和信件，要我不顾一切带她回家。然后，过了一个周左右，她就只跟我要口香糖、CD，或钞票了。”

“哦。”

沉默。

好吧，寒暄完了。我该做的都做了。

“艾利，我……上次我们谈话后，我做了一些调查，我想和你见下面。有些事情想和你核对一下。我可以过来。”

于是就有可能被他再拒绝一次？我可不想冒这个险！

“你是对的，你知道，”他继续说。“警方不愿配合。但我绕开他们另外找到了一条线索。”

“线索？”听起来像个侦探。

“我去市区的图书馆查找了旧报纸，以为可以找到一些关于那件谋杀案的新闻。我翻阅缩微胶卷肯定花了好几个小时，但除了《每日新闻报》上提了几句，一无所获。后来我无意中和一个图书馆管理员聊

了一会儿，她告诉我一个女人的名字，说她是研究钢厂历史的专家。她叫乔根森。我准备打电话给她。”

该死。如果他与乔根森联系上，就会知道他母亲的事和那段纪录片，还有保罗……“哇，呃，真有意思。但是，呃，你觉得她能告诉你什么？钢厂与你父亲一点关系都没有。”

“没错，但和我母亲有。我或许可以通过这个女人找到艾弗森钢厂其他认识我母亲的人。看看他们还记得些什么？”

是啊，谁知道呢？我绞尽脑汁想找点话来说。“你……你真的觉得那时的人还有活着的？”

“当然。他们也就和你爸爸的年纪差不多，不会老到哪儿去。”

“有可能。”我咬着嘴唇，用小到连自己都听不清的声音说，“但……那样做真的有意义吗？”

“难道你不会这样做？”这声音听起来有些疑惑。

事实上，我就是那样做的。“这简直是草堆里寻针。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这样浪费时间，或者占用那个女人的时间。”我重重地叹了口气。“但是，我又知道什么呢？”

“很多。你对警方的判断就是正确的，”他亲切地说。“我会考虑一下。那么，我们碰个面，怎样？”

“大卫，我明天要起早搭飞机到南部。后天怎样？”

“噢。”他听起来有点失望。“当然可以；到时我打电话给你。”

我们挂电话时，我听到另一声嘟响，但几乎淹没在我的罪恶感里了。我说谎了，极力掩饰，还试图操纵一个我很在乎的男人。有一件事情我想错了——很明显，我已经成了犹太！

我打电话给爸爸，想要给他说我明天的行程。但没人接。他可能与朋友出去了。我留了一条消息。

第38章

发动机的轰鸣声刺痛了我的耳膜。窗外闪过一片又一片的云彩。我们向空中猛冲，大地从下方被撕开。我紧闭双眼，等着轰然撞击到地面——结果却相反：我睁眼一看，飞机倾斜着越过一湖碧水。

引擎声从卖力的低鸣变成了无力的哼哼。我的胃子突然扭动紧贴到了胸口——这下可要掉下去了！飞机触碰到了什么，然后又升起来，似乎从气泡上飞过；我等着相应的往下一掉——却没有。

“你没事吧？”声音淡定轻柔，顿时打消了我的恐惧。

简直忘记了麦克还系着安全带坐在我旁边；我大口地吸着机舱里循环利用的空气。

“起飞的技术真棒。”他笑着说，露出了牙齿。

透过机窗，只见下面的建筑就像玩具小屋，车辆爬行宛如一线蚂蚁。视线转向另一边。玛丽安和罗杰挤在第一排。这是一架10座的塞斯纳¹飞机。第二排是斯蒂芬·拉蒙特，旁边是位年轻女子，这女子我从未见过；罗杰介绍说是他的助手——可以前是多莉·桑切斯！只有一个词儿可以形容这个女孩——这个塌鼻子金发女人——神气活现。麦克和我坐在他们身后。我们后面是麦克的摄制团队。拉蒙特和那个助手谈笑风生，就连玛丽安的笑声也不时传来。似乎人人都无忧无虑，只有我例外。要是他们知道飞机会失事，还会把担忧隐藏得如此不露痕迹吗？

飞机降落在卡本代尔——“伊州最佳小镇”——机场的一幅海报如是说。这个靠近本州南部边界的小镇，曾经是煤炭与水果运输中心，现在则以南伊州大学所在地而闻名。

到了机场门口，就看到前来迎接的队伍，那是杰克逊郡共和党派来的。出了冷气弥漫的小航站楼，只觉阵阵热浪袭来，于是大家赶快挤进等候的小车。此地位于芝加哥以南400英里，与到威斯康星的距离相比，离肯塔基还要近一些。——远近无所谓，只要还活着就谢天谢地了。

我们并没进城，而是转入了肖尼国家森林²和州立巨人城市公园³。随着成千上万株枫树、冷杉和橡树的阴影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凉爽，空调的呻吟逐渐平息。公园四周围着巨大的砂岩峭壁；之所以名叫巨人城市公园，就因为森林中有一处巨石林立的景观，其形状宛如城墙与大街小巷、像极了一座石头组成的城市。整个中西部的登山者都爱来此攀岩；甚至我所认识的那些南部校友还宣称：未经石头砸，不识其中乐。

车队弯来绕去地经过森林中的小路、鱼塘以及观景点，最后到达终点——一家旅馆；这里是公园中心，有一处空地。旁边是一个带遮阳顶棚的游泳池。旅馆前面有一个台子，装饰着红色、白色与蓝色的飘带；草地上一字排开十几张桌子，桌上铺着红白相间的格子布。

此处已聚集着两百多人。玛丽安的车停下时，我听见了零星的掌声。她一下车，就被人带到旅馆里去稍事休整。罗杰和他的新助理在人群中忙来忙去。我跟着麦克，但他挥手让我走开。

“艾利，这里的一切都交给我。去和大自然交流交流、放松一下自己吧。我们弄好了就叫你。”

由于此刻还带着晕机的呕吐感，我便朝着空地的边缘漫步而行，同时毫无顾忌地回望着这个场景。桌子一边的一张长条形工作台上堆满了一桶又一桶的土豆沙拉、饮料和一碟又一碟的炸鸡；另一边是三个穿着条纹衬衫、戴着草帽的音乐家拨弄着班卓琴、吉他和低音提琴。炸鸡的香气与松树的气息混在了一起。

我从一个桶里抓起一罐汽水，把冰凉的罐子在前额滚来滚去。其实我并不想再拍爱国主义的演讲及其狂热的群众场面，只想消失在森林中那些小径里，在清凉安静的树林里一边喝着饮料，一边琢磨着该如何与玛丽安谈起保罗·艾弗森的事。

可不知怎么的，我却慢慢地朝着人群走了回去。

斯蒂芬·拉蒙特和罗杰头挨着头。牛奶节以后，他提都没提到给他拍新闻视频的事，我也不想提醒他。我转向对面，劈头见到一位深褐色头发的邋遢胖女人，她穿着国旗衬衫，红短裤，浓妆艳抹。我向她做了自我介绍。她介绍自己是杰克逊郡共和党主席夫人。她恭维了我

一番，说我们选择卡本代尔之举极为明智，因为南部共和党人在斯普林菲尔德⁴的影响力举足轻重。一听到我被拉进了“我们”，顿感不是滋味，我赶紧喝一口汽水把这感觉硬生生吞了下去。我只是受雇而来，并非他们中的一员。

就在国旗女士向我透露她丈夫即将任职州政府、调查斯普林菲尔德的不动产情况时，我发现罗杰和拉蒙特向我这边走过来。罗杰向我勾着手指。

“抱歉，有人找我，”我几乎有点儿感激地说道，小跑着过去显出是他们一伙的。

“艾利，”罗杰一只手抱住我的肩膀。“你不是说过你在调查玛丽安的父亲吗？”

“呃，对。了解一点儿。怎么？”

“拉蒙特正在调查玛丽安的背景。”他挥了一下指头。“你俩应该勾搭一下。”

“我只是下载了一些文章，”我转向拉蒙特。“你肯定已经有了这些文章。是有关工会的，大部分都是。”我耸了耸肩，似乎因为浪费了他的时间而表示歉意。拉蒙特则捋着胡子。

“你不是挖出了一部有玛丽安父亲镜头的新闻片吗？”罗杰说道。

我把喝空了的汽水罐子在手滚来滚去，以拖延时间。拉蒙特正在追寻的猛料，却在我手里。联邦参议员候选人的父亲：风流成性，婚外生子，情人之夫遭谋杀，本人接着赴黄泉；情节糟烂下作，耸人听闻。拉蒙特就爱搞这类玩意儿。我谨慎地答道：“只有几秒钟的镜头，混杂在一些战时公债的报道之中。”

“听着，宝贝儿。你无论弄到了什么，都要保证他看到，行吗？”

罗杰捏了捏我的肩膀。

“当然可以，”我后退挣开。“宝贝儿。”

罗杰放下了手臂。

拉蒙特抿嘴而笑。

那部资料片我并未付钱；片子属于玛丽安，如果她要给拉蒙特看，我也拦不住。我只希望他不会发现莱尔-保罗恋情；不过，我对此并不乐观，因为那家伙精于刺探隐私。

罗杰那位新助手打断了我们的交谈。“他们已经准备好让玛丽安出场了。”她说到玛丽安的名字时，声音非常虔诚；随即转身走向看台，臀部左右摆动。罗杰紧盯着她的屁股，同时下意识地舔着嘴唇——突然，他似乎记起我还在旁边，才闭了嘴。

“多莉呢？”

一丝恼怒从他脸上闪过。“她……离开了。”

“离开了什么？竞选总部？”

他点头。

“什么时候？为什么？”

他迟疑了一下。“她……我们断定她实在是不适合这项工作。”

我眉头一皱，一脸掩饰不住的失望。“我倒觉得她干得很不错。”

“不，她不行。”他开始追随神气活现小姐而去；简短生硬的话语表明他不愿说起这事。他走过草坪一半时，又转身说道：“艾利，说到工会，玛丽安打算劳动节在市中心组织工人集会，头天晚上在帕尔默家里搞一个募捐活动，她想当场播放竞选视频。我们租用了不少的大屏幕置于舞厅四周。妙极了，是不是？”

幸亏玛丽安的演讲很短。录制一结束，旁跳镜头5刚拍完，麦克就收工了。我给老爸打了个电话，他还是没接。不知父亲的情况，让我深感不安。随后我走进那家旅馆。

本以为这样的旅馆修建粗糙，装饰粗俗，砂岩墙壁，石头地板。一进去才发现，走廊上铺着地毯，边上有礼品店，毫无特色的酒吧，与竞选路上任何一家旅馆的橡皮鸡6毫无区别。我轻轻走进大厅，寻找女厕所，停在了一道关着的门前。我捏着把手旋开了门，里面是一个橡木地板的大客厅，四周巧妙地安放着一组组家具。一头是壁炉，另一头是一张吧台；几张桌子上摆着跳棋以及双陆棋7。

我漫步向前，目光搜索着女厕所的标志；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走错了地方。正要退出去时，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让我止住了脚步。我转头一瞥——玛丽安站在走廊里，低声对一个男子说话，那男子背对着我。

“我给你说过决不能靠近我。”她的声音透着紧张，而且很像是戏台上那种能让观众听见的耳语。

“这可不行，”那人答道。“有事要跟你讨论。”

“这里不行，现在也不行。”

“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

玛丽安的双肩直抖，开始朝门口走来。“你只有一分钟的时间，就在这儿。”

我的气息一下子卡在了喉头。要不了两秒钟她就会看见我。尽管我不知道她在跟谁说话，但直觉告诉我自己不该出现在这儿。本能下意识地行动起来，我快步冲向最远那一头的吧台，只盼着我的运动鞋能捂住我的脚步声；刚好把自己扔到吧台后面就听见门开了。

“你来这里干什么？”玛丽安语气严厉。“被人看见怎么办？”

“我来通知你最近的情况，”那人答道。

“我不想听。”玛丽安声音大了一些，也更加清晰。

因为靠着双手与双膝撑着身子，我全身肌肉紧绷。上帝啊，千万别让他们走到这边来。木地板上响着啪嗒啪嗒的脚步声——朝着我的方向！

另一串脚步声跟随而来——更加沉重，也更加缓慢。

“你非听不可。劳动节一眨眼就到了。”他的声音很近。太近了。“既然开始行动，就得加快进度。”

停顿了一下。“为什么？”

“明尼阿波利斯很不顺利。他们搞砸了。我们不会。”

又响起了高跟鞋敲击地板的声音。香奈儿5号 8 已经可以隐隐嗅到。

玛丽安已经靠在吧台的另一面，她只要伸头向这边一看就会发现我。

“我不关心这事。我以前就说过，我给你说——”她的声音离我太近，就像是耳语。

我双眼紧闭。

“物资全部到位。我们已经渗透进了卢普 9 的一个建筑工地，就在街对面。正在那儿储藏器材。”

又一阵停顿。然后，“干吗告诉我这些？”但她的声音没那么清楚了。难道她转身了？

“我们要保护你，要给你一些忠告。”

“你大老远跑来就为了说这些？”

“还有另一件事。那个娘们，必须处理掉。”

“不行。”她声音果断，但比刚才清楚些了。看来她又转向了我这边。

我屏住了呼吸。

“此前我们一直尊重你的意愿。”

“她是我的雇员。”

“她知道的太多了。很危险。”

“谁的过错呢？”

“总有未尽事宜。旧账。必须采取正确的行动。”

“我不允许。我——我喜欢她。”

“你的仁慈成就了你。不过，正如我说过的，你没有资格谈条件。”又一阵停顿，比以前时间长些。“很快，我们就要你消失一段时间，北上多尔郡 10，住乡间别墅，在那里度长周末。”

“现在正处于竞选中期，我不能离开。”

“你这段时间太辛苦了，需要好好休息一下，才能迎战劳动节到十一月之间的冲刺阶段。人们会理解的。”

又一阵停顿。

然后，“别把我牵扯进去。”

高跟鞋撞击木地板的声音渐渐远去。

男人的声音也跟着远去。“放心吧。你只管怎么赢得选票就行了。”

“我走后你再待五分钟才走。”玛丽安的声音冷若冰霜。“看在上帝分上，不能让任何人看见你。”

门“吱呀”一声开了又“砰”的一声关上。

我呼出气来，但没动弹。如果这男子等待时想查看一下房间会怎么样呢？如果他口渴想要一杯饮料呢？我瞪着吧台里面的洗涤槽；洗涤槽上方有一面小镜子，倾斜着对着屋里；我先前还没注意到有这面镜子。突然听见一把椅子在地板上刮擦了一下停住了，然后是一个人坐下来的声音。我伸了一下脖子。假如我能伸得更高一些，就能看见那人是谁了。

我听见了人群的嗡嗡声，几声大笑，乐队卖力地演奏着《班卓对决》¹¹，我轻轻地变换成下蹲姿势，抬头瞥了一眼镜子中那人的轮廓。金黄色的大背头，稀疏的小胡子！不可能吧？但的确如此！

我蹲下去——脉搏雷鸣般轰响。

然后我听见脚步声——逐渐减弱——开门关门。我又数了50多秒钟才慢慢地站起来。此刻我独自一人。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拖着僵硬的步子走向门口。尽力做到若无其事，我一下子溜进了走廊。

正遇着斯蒂芬·拉蒙特。

“天哪，”我急忙后退，好像手指碰上了火焰。“你差点儿把魂都给我吓掉了。你在这儿干吗？”

他两眼一眯。“恐怕该是我这么问你。”

他指着房门。“你刚才在里面，对吗？”

我瞥了一眼房门，然后瞪着拉蒙特。他会知道些什么呢？“怎么？”

“玛丽安几分钟以前才出来。”

“我在大厅里买口香糖。她从我身边走过，是从这个方向来的。”

四下一看，向着女厕所的牌子。“没办法跟她进去，嗯？”

“得了吧。”他疑惑地看着我。“你为何与她碰头？”

“不是我。”糟糕，说漏了嘴。

“那是谁呢？”

他并不知道。

“你知道吗，拉蒙特？我的感觉是，如果她想要你知道的事，她会亲自告诉你的。”我侧起身子想要过去，但他跨出一步，拦住了我。

“我会继续挖，最后肯定能查出她和谁见面；但如果你告诉我的话，就会容易得多。”

他恩赐似的把一只手搭在我肩上。“这将节省我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也能让你知道我掌握的情况。噢，你会跑去找沃林斯基，给他说我重大发现。你是那个小圈子里的。”

我挣脱了他的手臂，但同时也很吃惊，他居然认为我有那么重的分量。突然我记起他是记者。“想挖内幕，另请高明。我只是临时雇来的帮手。”

“好！”他指着我的胸口。“你一定看见了什么。”

我也用一根指头对着他。“你这个人哪，到底是总觉得有阴谋活动在进行呢，还是仅仅是职业病？”

他举起手来，扳着指头一一列举。“玛丽安开了一个会但并不在日程表上；没有新闻发布会；没有媒体参加；没有沃林斯基。你却在那儿。”他迟疑了一下。“而且我听见了一些。”

“听见了什么？”

他摇摇头。

“别装了，拉蒙特。你那么精明，该不会无缘无故透露什么吧。”

“那你就告诉我。”

“告诉你什么呀？”

“告诉我谁给我发了一封匿名电邮？”

我瞪着他。

“没有名字，没有IP地址，没有回复路径，只是单向的信件。”

“说了些什么？”

“说我应该近距离观察艾弗森的竞选活动。”

我感到一阵不安。

“有人给你发邮件？”

“不错。”

“很可能是对立面搞的。竞选中心虞我诈的伎俩。”

“你这样认为？”

“你该不会认为是我吧？”

他扬起一只眉毛。

“拉蒙特，就算是我真的知道些什么，你也不能认为我会原原本本地告诉你吧？”

他双臂交叉抱在胸前。“你知道吗？你很可能说对了。我就是要去问玛丽安，刚才你俩和谁在一起。她对我一向是相当坦诚的；即使她不想说，她的反应也会很有意思。”

他肯定是吓唬我。他当然不能去问；否则，玛丽安就会知道我在偷听。他仔细地打量着我。“另外，有件事你可以帮我。”他傻傻地笑了。“那个女人，那个西班牙裔的呢？我怎么也没见到她。”

“你说的是多莉·桑切斯？”

“就是她。她怎么啦？”

我嘴唇紧闭。他准是断定我不应该是刚才参与密谈的人。或许是他碰巧看见我进了那个房间，以此来讹诈我，操纵我，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要么我说出他想要的，要么他就告诉玛丽安我在偷听。他捏着我的软肋。我俩都心照不宣。

“被辞退了，”我低声道。

“什么时候？”

“几天以前。”

“什么原因？”

“这就知道了。不过，如果泄露出去——”

“别担心。”他双手一下子插进衣袋里。“我站在正义的一边，艾利·福尔曼；问题在于，你呢——”

趁着麦克把摄影器材往飞机上搬的当儿，拉蒙特抢占了我旁边的座位。我很不高兴东看西找，想换个位子，但神气活现小姐已经坐在了麦克的录音师旁边，剩下的唯一座位就是罗杰旁边那个。我只好自顾自地坐在位子里。

但返程途中，拉蒙特并没有套我的话。相反地，他滔滔不绝地大讲市长和市议会成员的内幕故事，让人觉得市长与市议会是他的主要对手。这倒使气氛出人意料地轻松愉快。尽管我知道这不过是他的另一手策略——恐吓无效，就来拉拢。但每当玛丽安回头，看到我和他的脑袋靠得很近的时候，我依然有些慌乱。玛丽安脸上露出的东西叫我很不舒服。

唯一的好处是我并没有感到乘飞机的恐惧。当我发现与玛丽安密谈的男子竟然是耶利米·吉布斯以后，怎么还能有心思担忧飞行问题呢？

1 赛斯纳飞机：赛斯纳公司位于堪萨斯州，以制造小型飞机为主。

2 肖尼国家森林属联邦政府管辖，位于伊州南部，面积约1100平方公里。

3 巨人城市公园属于伊利诺伊州，位于伊州南部杰克逊郡与联盟郡之间，占地约1619公顷。

4 斯普林菲尔德：伊利诺斯州南部一城市，该州州府所在地。

5 旁跳镜头：又叫切换镜头，指从一镜头直接转换到与之紧密关联的另一镜头。

6 橡皮鸡：（美国）在竞选或担任官职时没完没了地参加各种宴会是一件苦差事（进行竞选之类的活动与咀嚼硬如橡皮一般的鸡肉同样艰苦）。

7 西洋双陆棋：一种供两人玩、以掷骰子决定棋子行进的游戏；又叫“巴佳门”“十五子棋”。

8 香奈儿5号：香奈儿5号是Coco Chanel(可可·香奈儿)在1921年为香奈儿品牌推出的第一款香水，这款香水后因传奇女星Marilyn Monroe(玛丽莲·梦露)的一句“5号香水是她唯一带上睡床的东西”而闻名世界。

9 即卢普区，芝加哥的中央商务区，常常用作芝加哥市中心的别称。

- ¹⁰ 多尔郡：位于美国威斯康辛州东北部，东临密歇根五大湖区，西临格林贝。面积 6,138 平方公里，其中 79.63% 为水面面积。
- ¹¹ 又名《五弦琴对决》，是经典影片《激流四勇士》中的一段插曲。

第39章

走进屋时，电话答录机的提示灯不停闪动。帕姆打来电话说她已经收到芝加哥证券公司的律师函。除了应对传票，我们也许能想点其他办法。我应该马上给她回电话。还有一条麦克的留言。我已经将编辑日程用电子邮件发给他了，但他收到的只是一页乱码，只有发信人处写着我的名字。还可以再发一次吗？我写了个便条提醒自己打电话给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这是第二次或第三次邮件出问题了。随后电话机里传出一个微弱、尖细的声音。

“艾利，我是马弗，你爸爸的朋友。是这样，亲爱的，我不想让你担心，但是……”

我僵住了。

“杰克，我是说，你爸爸很好。他现在只是留院观察……然后”

我没有继续往下听。爸爸的电话没人接，我便打了电话给养老院。20分钟后，我走进埃文斯顿医院。

妈妈因胰腺癌在这里去世，很多年我都不来这家医院。大堂重新改造过，现代雕塑、嵌入式照明、石制长凳，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而不是医院。其实他们不需要费这个心思。死亡让人厌恶，无论装扮得多么漂亮都一样。

服务台的女员工说我爸爸住在5楼。以前标示楼层的蓝色和黄色箭头，现在变成了素色地毯和新油布，但墙上仍然反射着深沉的寂静。我曾在这里待了一个月，眼睁睁看着生命一点点从妈妈身上流逝，于是发誓再也不来这里。

5楼的护士站给我一种压抑的熟悉感，像是从肿瘤病房搬过来的一样。桌面盖着颜色活泼的镶板，墙上有抽象艺术画，但公告栏依然是一样的图表，列着病人名字的信息栏也和以前一样，就连台面上的可乐罐都是一样的。电脑前坐着一个皱起眉头打字的护士；那模样，明显是亚洲人。

“打扰一下，我找杰克·福尔曼。”

护士抬头看过来。“沿过道往里走，5110号。”她冲我微笑。这里的每个人都是这样彬彬有礼和热情，都是一副该死的临终关怀的样子。

爸爸坐在床上看电视，一边脸裹着绷带。皮肤看起来苍白而脆弱，但他用另一边嘴巴啜饮着一支吸管。我想哭着用双手搂着他。但我没有，只是说，“我才离开几个小时，连这个州都没有离开，看看都发生了什么！”

他眼睛一亮，想要笑——脸部肌肉动了。

我跑过去，跪下来，将头埋在他怀里；泪水刺痛着眼睛。“爸爸，你还好吗？我好担心你哦！”

他一手抚摸我的头发。“没事，宝贝儿，我很好。”

“发生什么事儿了？”我抽泣着说。

“昨晚在巷子里，有人袭击我。”

“啊，天哪！”

“我们想去看电影。丹尼·德维托 1 的新片，好评如潮。其他伙计上周末去看了，让我们一定要去看看。所以我和马弗去看午夜场。他开车载我——他还有驾照——然后把我放在街道一头，他去找停车位。”他用遥控器跳过电视广告。“我就站在那儿，想着自己的事情，离一条巷子大概50英尺，然后那两个流氓抓住我，把我拉进巷子里。”

“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还会做什么？他们想揍我一顿。”

我小心地去摸他头部受伤的部位。“看来他们做到了。”

“嘿嘿！”他俯下身，打开床边桌子的抽屉。“他们没料到我有这个。”他拿出一罐防身喷雾器。

我嘴巴张大。“你有这个多久了？”

“亲爱的，”他沙哑地说，“已经好几年了。我出门一定会带着它。”

“你想打退他们？”

“我当然打退了他们。”他挺直腰背。“不要问我怎么做到的，因为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就是，我快要倒地时，从口袋里掏出了这个喷雾器，朝他们喷射。”他咯咯地笑了；脸部肌肉因包着绷带动起来显得有些不自在。“我前面的那个人像石头一样倒下，另一个——呃，我猜是被吓到了——因为他扔掉了武器。”

“你做了什么？”

“任何一个理智的人会做的事情。我爬起来，磕磕绊绊地跑出巷子，大声叫喊。当然，警察赶到时，他们早就跑远了。”

看上去他非常自豪。

我双手搂住他的腰。“爸，你知道当时多危险——我是说，天哪，你可能会被杀死！”

“想要对付杰克·福尔曼，两个小混混远远不够！”

虽然他故意显示自己多么厉害，可我依然忍不住又掉眼泪了。

“宝贝儿，”他轻声说。“别哭了。我马上就好了。只是一点小意外而已。”我摇头。

“怎么了？”

“袭击你的是两个人，对吧？其中一个是不是戴着渔夫帽？”

他斜起头。“可能是吧。对，是那种帽子。”

“另一个——是不是扎着马尾辫？”

他眼睛眯起。“你怎么知道？”

我咬着嘴唇。“你是因为我才被袭击的。都是我的错。”

“因为你？什么？——”他停顿了一下。“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必须告诉你一些事情。”

我轻轻拍了拍枕头使之松软鼓起，再捋平他的床单，然后说出了所有的事情。入室盗窃，砸脑袋的东西被偷；喃喃；黄褐色卡特拉斯汽车。告诉他我给玛丽安看福克斯有声新闻的纪录片；她对我越来越

心存疑惧；她对大卫的奇怪反应；她与耶利米·吉布斯的见面。

我说完时，他双手在胸前成尖塔状前额血管突起：“就这些了吗？”

我点点头。现在除了我以外，又有一个人知道了这一切，我顿时轻松了不少。“有人追踪所有认识砸脑袋的人。你在朗代尔认识他。”

“为什么？他们想要什么？”

“还不知道；但不管是什么，似乎值得为此杀人。”

“你觉得是玛丽安和吉布斯在后面操纵？”

“还说不准。要不是因为我们知道砸脑袋试图找莱尔，我还以为这两件事毫无关系。”

他舔着嘴唇。“这样不行。你得辞掉这个女人的工作。”

“爸，我必须做完这个视频。”

“艾利，我们是在谈论你的性命。谁管它什么该死的视频！”

“但是她已经给我付钱了。”

“那就让她起诉。”

“爸，听我说。玛丽安为什么要用一辆黄褐色卡特拉斯汽车跟踪我？她没必要这么做。她随时都可以看到我。”

“但吉布斯亲口对她说要除掉你。你还需要什么证据？”

我无言以对。

“我已经老了，艾利。但是你不同。你应该珍爱自己的生命。离开他们的视线，特别是玛丽安。直到我们弄明白该怎么做再做决定。”

“我不能半途而废，我有责任。”

“你的责任是我，还有你女儿。你必须让自己活着。”

再次无言以对。

第40章

大半夜都没睡着，只得天一亮就起床，光着脚径直穿过庭园。草叶上挂着露珠，湿漉漉的，双脚冰冷。街两边我都望了望。空无一人。我抓起邮递员扔在门前的报纸。拉蒙特发了一篇有关巨人城市公园竞选活动的报道，不痛不痒的。回到屋里，我煮着咖啡，决定妥协，就算是为了老爸。我不去市中心，要到麦克那里去完成那部片子的编辑，可能要两三天时间；然后再考虑究竟咋办。清洗茶杯时，只见一辆红色的本田转过街角。车停后，大卫从里面下来，穿着休闲牛仔裤和绿T恤。我的脉搏顿时加快。他还没敲门，我就把门打开了。

“这趟旅行怎么样啊？”

“很不错，”我撒谎道，同时跨出门外。“回来就不爽了。”我说了父亲的遭遇。

他一脸震惊。“我能帮你做些什么？”

“什么也不能。”

我考虑过告诉他那辆卡特拉斯的嫌疑。可是，除了那封简短的电邮，大卫对砸脑袋一无所知。他没必要卷进来。

“他还在医院里吗？”

“还要住一天。”我走过去卷开浇水的软管子。“真的，他没事儿。”

他点点头。接着是一阵尴尬的沉默。

然后——

“那天我去了钢厂。”

“艾弗森公司？”

“就是昨天。还围着铁丝网。我翻了进去，逛了一阵；透过窗子向里看了看。”

我打开管子上的开关，想象着他从尘土中爬行而过，一个小男孩探索禁区的情景。——我差点儿笑了。

“你知道吗，非常奇怪。我几乎感受到了我母亲就在现场。因为就在那同一个地方，她度过了如此之久的时光。”他双颊泛红，两眼放光。我只得把目光移开。“艾弗森白手起家，能够做到那么大，绝非泛泛之辈。”他一脚跨过软水管。“你一直在调查他。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我把水管喷头对着凤仙花。“不知道。如果你问我，我的回答就是，他有点儿像那种20世纪的强盗式资本家。”我调整了一下喷头。

“你有没有他的照片？”

我一下握紧了水管。“你知道的，我应该没有。”他为什么要问这些？他究竟为什么来这儿？他已经清楚地表明想要与我有什么样的关系——或是不想与我有什么样的关系。我并不擅长做“朋友”。他应该返回费城。我抬起头。“大卫，有一些——”

他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心思，立即打断了我的话。“艾利，我来这儿不是为了这些。”

终于转入正题。女友？未婚妻？

“我想解释那晚的事。”

我把脸转开。“不必了。”

“不，有必要。没有别人，艾利。”

我呆住了。

“是因为，呃，我人到中年，从没想到过在生命中的这个节点上还会遇到你这样的人。这段时间我一直专注于自己的身世，不敢信任他人——唉，上帝呀，真的很难……”

管子在地上胡乱地喷洒着水花。

“你的父亲，女儿。你吸引着人们。他们似乎是飞蛾你是火焰。你在你周围营造了家庭感。”

“我没——”

“请让我说完。并不仅仅是你的父亲，你的女儿。就连你的花匠——”

“他是我朋友。”

“我正是这个意思。你把每一个人都变成了你的家人。而我……我想成为其中的一员。”

心跳顿时狂暴起来。

“可我——我的意思是——当我知道了你父亲和我母亲之间的事以后，我就——”

“你知道他们的事？”

“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时，是很难伪装的。全都写在你父亲的脸上。这就是那天晚上我离开的原因。我当时不知道你的感受，你是否在乎。我确实害怕。”

凤仙花周围已经成了泥潭，水珠溅过了门前的台阶。

我弯腰关掉了水管。

“原来如此！当时你害怕我会如何反应，现在就不怕了？”

“我很恐慌。但我后来决定，如果有机会——任何赢得你的感情的机会——我都要争取，不管我们的父母发生过什么。”

我手臂上直冒鸡皮疙瘩。我走向门口，把门拉开，伸出手去。

他牵住了，跟我进了屋。

第41章

傍晚时分，我俩都饿极了——至少我是饿极了。我匆匆套上他的T恤到厨房去找食物。由于蕾切尔不在家，吃的东西很少。

我正往碗里打鸡蛋，传来他下楼的脚步声。我转过身去。他只穿着长裤，没穿衬衣；健美的肌肉条条隆起，使得我内心发出渴望的低吟。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他把我拉到了怀里。我的手指从他的颈子往下滑，回味着他与我肌肤相亲时的感觉。开始时我们如何温柔地相互触摸，然后如何持续升温；如何迅速地找准了节奏，一直从容不迫；最后又如何同时达到高潮，然后又从头再来。

“吃鸡蛋可以吧？”我转向炉子。“只有鸡蛋了。”

“鸡蛋很好啊。”他用口鼻蹭我的后颈窝。

一股震颤穿透全身。我身子一躬：“你要不停地这样，就没蛋可吃了。”

“听你的。”他放开了双臂。“饿惨了。”

我取出英式松饼放进了烤箱，然后从抽屉里拿出餐具。我去摆桌子时，他抓住了我的手。我笑了，眼光忽闪着看向他；但我们的目光相遇时，我的笑容顿时消失——他满面愁云。

“怎么啦？”他没吭声。“大卫？”

他摇摇头。“没什么。忘了吧。”

我胃子里一阵痉挛。“你不能这样。”我抽回双手。

他依然一声不吭。

“大卫，这样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应该好好谈谈，好好沟通。”

“好。”他点点头。“好吧。”他转动了一下椅子。“琳达·乔根森的事，你怎么不给我说？”

“谁？”

“琳达·乔根森。那个熟悉芝加哥钢铁行业的女人。”

我转身走向灶台，把鸡蛋倒进了长柄平底煎锅。“你在说什么呀？”

“还记得你跟我说不要寄希望于警方吗？说找警方没什么用？”

“我说对了，不是吗？”

“但不包括琳达·乔根森。”

我用小木铲搅动鸡蛋。

“你知道吗，我在图书馆打听到了她的名字；和她联系上以后，她说最近还有人向她了解过艾弗森钢厂的情况，是个女人，正在为老艾弗森的女儿拍摄竞选宣传片。”

我眨了眨眼。

“这个女人很可能知道我母亲的一些重要情况，而你和她交谈过；可你从未对我提起，并且好像害怕我与她联系。我只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

我双唇紧闭。

“沟通交流，艾利。这不正是我们应该的吗？”

我的额头汗珠儿直冒。

“你知道，我一直在寻找我的过去，我想知道答案。我以为你值得信任，可以帮我。”

“你不会明白的。”我抓紧木铲——嗓音逐渐微弱。

他语气平静，并无责备之意。“如果我那样认为，就不会提出来。”

我转开脸。怎么到了此刻他还如此通情达理？他明知我撒了谎，欺瞒了他，还那么充满激情地与我做爱。他到底哪儿有毛病？

“艾利，我不是生气，我只是想——”

“为什么不？”我猛地转身。“你为什么不开气？”他怎么敢对我如此宽容？

“你以为你是谁呀，大卫·林登？难道你总是这样宽恕别人？这样无

视别人的过错？否则就是——”我挥了一下铲子。“为了获取女人的欢心，你就这么自轻自贱到可以忽视她对你做的一切吗？”

他不禁有些畏缩。

“对不起。”我含糊不清地说道。“刚才过分了。”

但他已经站了起来，把椅子推拢餐桌。“我以为我们可以理性地谈谈这个问题，但看来我错了。你就是我一直想要的女人，这种感觉从未有过。或许现在我知道原因了。”

“你混蛋！”我用铲子乱戳锅里的煎蛋——蛋卷这时已经又干又硬。“你混蛋，大卫·林登！”

他转过身去，脸色忧伤而平静。不知怎么的，他越冷静、越理性，我的火气就越大。那副贵族范儿，见他妈的鬼去。

“哼，说穿了恐怕没那么奇怪。”我挥着铲子。“就因为莱尔·戈特利布是你母亲！”

“什么？”

见鬼。我端起煎锅，想把煎过头了的蛋卷刮进废料盘。可我忘了煎锅还很烫，一下子就从手中掉落，“哗啦”一声砸到了地板上。“真他妈见鬼了！”

他后退一步回到厨房。“刚才说什么？”

“忘了吧。我什么也没说。”我猛地拉开冷水管，把烫着的指头伸到了水龙头下面。

突然间，大卫来到我身后，把我转过去与他四目相对。他紧紧抓住我的胳膊，脖子上青筋暴起，两眼从煎锅扫视到我的手指，似乎在确认我没有受伤。然后说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就因为莱尔·戈特利布是我母亲？”

我试图挣脱他的双手。“没什么。我说的气话。”

他的下巴颤抖起来，冷静沉着不见了。“你有什么东西瞒着我。到底是什么？”

我感到胃里一阵绞痛。“你不想知道的！”

“艾利，如果你知道我的家庭情况，无论是什么，请一定要告诉我。”他摇晃着我：“一定，一定！”

冰箱里传出压缩机的运转声，煎锅里飘出黄油的气味。他紧紧抓住我的双臂。我强忍住眼泪。

“我没想到事情会成这样。我不想伤害你。”

但他的眼神告诉我，已经太晚了。我走到了客厅，他跟了进来。我从包里掏出那部有声新闻片。“这是四十年代的新闻片，有关铆工露丝的。里面有你母亲，也有保罗·艾弗森。”我试图把目光移开，可他的脸就在我眼前晃动。“你母亲和保罗·艾弗森有私情。是战争期间。当时库尔特·魏斯在海外。”

他眯起眼睛，满脸的不相信。

“他们住在朗代尔的一栋公寓里。”我停顿了一下。“她有了身孕，大卫。库尔特·魏斯不是你的生父，保罗·艾弗森才是。”我把录像带递给他。“全都在里面。你和他长得一模一样。”

他凝视着手里的录像带，然后端详着我的脸。

我避开他的目光，只觉得我和他结束了。

“不止这些吧，对吗？”

眼泪终于夺眶而出。

“全都告诉我，”他声音刺耳。“马上！”

“战争结束后，你母亲就离开了艾弗森，回到了库尔特身边，”我声音很低。“大约一周以后，艾弗森就自杀了。”

他等着我说完。

“但我认为，他自杀以前，杀害了库尔特·魏斯。”

第42章

第二天一早，天空犹如滤过一般纯净，只有天边飘荡着一缕薄云。我一起来就拨打大卫酒店房间里的电话，没人接；心里一下子变得沉重乏味。我强迫自己起床，去跟帕姆·赫德尔斯顿见面。

她说我们已经争取到一些时间：之前她送去一些材料，证明这个账户在办理离婚期间已经关闭，那以后巴里做的那些事，我毫不知情。芝加哥证券答应帕姆，等他们的调查员找到巴里之后再处理，为此要填一份延期诉讼申请。

然后我去找麦克，录了一条临时音轨。最后还是会找一位专业配音员，但现在还没想好要男声还是女声，眼下就暂时用我的声音。

音轨添加完成后，我和汉克看了一下巨人城的镜头，然后讨论片子的节奏。麦克拍了不少B卷镜头¹、欢呼的群众、笑脸、缤纷的美国风物。我们想追求的画面是激情、成就，甚至要表达出一种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听了一些能加强这方面效果的音乐素材，汉克说下周能出一个初步的剪辑版。我离开的时候他还在翻阅录制记录。

我去医院把父亲接回养老院，晚饭叫了中餐。等他在椅子上睡着了，我才悄悄离开。回到家里，我又打电话给丽嘉酒店。这次我直接转到前台，得知大卫已经退房了。我打到他办公室，但东海岸时间已经过了五点，他不在公司。我打他家的电话，是电话答录机。一听到他的声音，我的心就会停跳一拍。

“大卫，是我。”我清了清嗓子。“即使你再也不想跟我说话了，我也不怪你。我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借口。我可以推说是压力太大，说我前夫炒股亏损50万美元，我太惊慌，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说玛丽安·艾弗森她父亲，也是你父亲的事情，说我对父亲的事情还心有余悸，还有遭遇那次入室盗窃，还有几周前一个孩子在马路上遭到枪击等等。所有这些事，我早就该告诉你。但我拿不准，不知道该怎么办，还有……嗯……不重要了。这些都不是欺骗的理由，也不是我应该让你如此痛苦的借口。很抱歉，希望你能原谅我。”

我挂断电话，看着话机。客厅里电视的声音渗入厨房。一家电器

商的广告已经在嚷着劳动节大甩卖了。我想起耶利米·吉布斯，巨人公园。他那时候好像在说有关劳动节的事。电视机发出的一道道蓝色荧光闪烁着穿过房间。我试着回想他说过的话。好像是什么生产基地转移了，他的人已经渗透进卢普的一个建筑工地。

电话铃响，我跳了起来。

“你好。”

“大卫，”我吸了一口气。

沉默。

“你还好吗？”

“噢，当然，艾利。冷不丁告诉我个惊天消息，过几小时，我肯定恢复如初。”

“我也不想这样的。”

他喉咙中发出一声刺耳的声音。“有一件事你说对了。我们长得很像。”

“你看了录像！”

他苦笑。“有其父必有其子。”又是一阵沉默。“我本来不想打给你的。我再不想跟你有什么瓜葛。”他声音涩涩的。“但该死，艾利，你是唯一一个明白的人。”一阵痛苦的哽咽。“他们是我的父母，艾利。我的家人。”

我紧抿双唇，想见他，想碰触他，想轻抚他额前的头发。“我希望自己在你身边。如果能帮到你，我愿意做任何事。”

他清清嗓子。再次沉默。他又开口时，声音冷静了一些。“有件事可能需要你帮忙。”

“什么事都行。”

“回家之后，我就开始检查所有跟父亲有关的东西。我想证明你是错的，想证明这不是真的。”他吸了一口气。“后来我就开始琢磨他的那只钟。你记得吧，我跟你提过的？”

“布拉格带回的那个？”

“对，”他又清了一下嗓子，声音更有力了。“我盯着那东西有一个小时，发现表盘周围有一圈裂缝，你知道，就是绕着指针的地方。我以前从未注意到。然后我拿了一把刮刀来回撬它，过了几分钟，表盘被我撬下来了。里面有东西。”

“在钟里面？”

“一份报告。好像是某种文件记录，有十来页，全都折起来了。内容我不确定，是用德文写的。但随着还有一封信，写着寄给海因里希·希姆莱，还有另外两个德国人。”

“希姆莱？”我低声道。“那个纳粹头子？太疯狂了，怎么会这样？”

“我怎么知道？但这还不是最惊人的。”他犹豫了一下。“信上还有第四个名字。”

“谁？”

“艾弗森。”

“保罗·艾弗森？你有一封同时寄给他和希姆莱的信？”

“不错。”

“上面有日期吗？”

“1944年。”

艾弗森没有参军，而且也没被征召。他一直待在国内，确保钢厂持续为盟军生产飞机坦克。那么，他的名字怎么会和希特勒的心腹一起，出现在1944年的一份德语文件上？

“我给银行的助理打了电话。她母亲是德国人，她会帮忙读，然后翻译一份给我。”

“你把原稿留下了吗？”

“艾利，对我有点信心嘛。”停顿了一秒。“我就是为这个打电话过来的。”又一秒。“我想传真给你。”

“我？为什么？”

“嗯，”他缓缓说道，“你为玛丽·艾弗森工作。我想让你拿给她看。可能她会知道写了些什么。”

我坐在转椅上旋了一圈，双脚在地上一顿，一声沉重的闷响。“这不太好。”

我听出他语气中的反对。“为什么？”

我使劲儿想着措辞。我不能拿着这个东西去找玛丽安·艾弗森。现在不行，以后也不行。我已经答应了父亲跟她保持距离。但另一方面，我和大卫的关系岌岌可危，如果我拒绝帮他，他会退出我的生活——永远！

“大卫，你让我跟她说什么？呃，玛丽安，看一下这个可以吗？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不过你可能会懂？顺便一提，这是从你同父异母的弟弟那儿拿来的。你不知道自己有个弟弟？嗯，你猜怎么着？”

他的声音冷下去。“你真把我想得那么蠢吗？”

蠢的是我，还有我这张嘴。

“我相信你会谨慎行事。在我们——我了解到更多关于生父的信息之前，玛丽安不应该知道我的存在。”

我想象他对着电话一脸怒容。

“可能不该找你去做这件事。”他的声音职业化而冰冷，好像我们第一次交谈时那样。

突然记起我们做爱的情景：彼此默契配合，嘴唇、皮肤的颤动；记得他充满我的身体——他留给我的一切滋味。这是一个测试。我最后的机会。他在等我的答案。我喉咙里涌起一阵焦虑的哽噎。

“好吧，”我轻声说。“明天传真给我。”

¹ B卷镜头；B-ROLL，就是另一个机位拍摄的其他素材，用来扩充主要内容，比如如果拍摄产品展示片，可以使用这个产品的屏幕操作或拍摄某人使用这款产品当做B-ROLL。又叫幕后花絮或拍摄花絮。

第43章

“看到你真好。”第二天，罗杰匆匆走进我在竞选总部的办公室。

我还是违背了自己的理智，来到了市中心；我为自己辩解道，只待几分钟，摸清玛丽安的意图，看看她的立场是什么。光天化日之下能发生什么事情？再说了，这地方人多着呢。

“我们核对一下完成日期；打算什么时候做完？”

“应该在做好音轨后几天就完成。”

“没错。已经把录音给玛丽安听过了，她正考虑着这事。”我点头。“劳动节那个周末之前没问题吧？”

我摇头。

“很好。至少你这边还在掌控之中。”

“什么意思？”

“没什么。”他额头皱起，手指像奎格舰长¹那样绕圈摩擦。“你最近有拉蒙特的消息吗？”

心里闪过不安的念头。“问这干什么？”

“我联系不到他。他说要在劳动节那个周末报道一件关于玛丽安的大事。”罗杰咳了一声。“噢，好吧，我也奇怪为什么玛丽安让我问你。”

我抬起肩膀。“联系过《论坛报》吗？”

“他不在那儿，也不在家。”

罗杰走开后，我琢磨为什么玛丽安认为我会知道拉蒙特的行踪。然后想起了从巨人城市公园飞回来时的情景。她老是向我们扫视，而且似乎不太高兴。

我走去卫生间。不安的情绪不断增长。我先前还天真地以为可以将大卫的事情向她全盘托出。绝对不行。女卫生间很小，只有两个隔间，但嵌入式照明灯光线柔和，与外面的荧光灯不同，不会使我看起来面容憔悴。我解决内急后对着镜子梳头，这时门锁转动了。是玛丽

安。

“艾利，亲爱的。”她进门时一脸灿烂。“我正想着你呢。”

“噢。”我小心地笑着。

“真的。我迫不及待想要看看视频。罗杰说做得非常棒。”

罗杰并没有去过我们的编辑室。“谢谢。”

她弯腰俯向水槽洗手。

“玛丽安，”我说，“可以和你谈一下吗？”

我在做什么？

她看着镜子里我的映象，露出好奇的表情：“当然。”

“是……是关于你父亲的。”

“是吗？”

突然门锁转动了，接待员走进来，还戴着耳机。她看到我们时，把耳机扯下来，愉快地笑了笑。玛丽安也朝她一笑。那女孩从我身边走过去，进了其中一个隔间。玛丽安伸手去扯纸巾。

“能在你的办公室里说吗？”我问。

她擦干手，把纸巾揉成一团。“噢，亲爱的，我正要去德雷克酒店开会。”

“明天怎样？”我问。

她把纸巾扔进垃圾桶。“坦白地说，我打算开溜几天。”

“你要离开？”

“罗杰告诉我，现在可能是我在11月以前的最后机会了。你知道，后面要全力以赴了。我打算去多尔县休息几天。”

我点了点头。

“当然，如果非常重要……”她带着歉意地笑起来。“我大概可以挪出一个小时左右……”

“不急，可以稍后再说。”

她轻拍我的手，“谢谢。”然后轻快地走出去了。

回到办公桌我便收拾文件。是时候离开了。还要尽快。正要走出去时，电话响了。

“艾利，我是大卫。”突然一阵短暂而喜悦的战栗。“艾利，出事了。”

我胸口一紧。

“我委托带信的那个女人……”他犹豫地说。

“准备请她妈妈看的那个？”

“亚尼内，我的助手；今天下班回家路上遭到抢劫。她死了。警察刚刚离开。”

我喘不过气来。

“她走过市场街时遭到了伏击。凶手把她拖到一个巷子里，然后……枪杀了她。”

“哎呀，天哪！”

“艾利，听我说。杀她的人拿走了文件。”

“什么！”

“她离开银行时，带着那份文件，装在一个马尼拉文件夹里。但警察找到她时，文件没有了。”

我感到双脚发软，呆呆地看着门。西边的阳光透过窗户的杂色玻璃照射进来，散射开的阳光像一颗颗宝石。我小声说：“可这事只有你我知道呀！”

“我明白。”

电话里传来一股气流的声音，就像远处海洋里的浪涛声。

“艾利，你可得非常小心哪。”

“但我离你有七百英里远。”

他停顿了一下。“我早上就把它传真给你了。”

一个影子挡住了办公室外面的光线——玛丽安走了过去。

我一路穿梭驶过拥堵的道路。尽管空调响个不停，但我仍然感到双手又湿又粘。应该没人知道那份文件。大卫才发现它，我也没有告诉任何人。我驶进拉萨尔街时，阳光射到我脸上；太阳下的乌云不停翻涌。我打开收音机，传出单调而微弱的噪音。我又关掉。拉萨尔街的交通灯坏了，交警只好吹着口哨，指挥人流和车辆；可是他不仅两边都不讨好，也没有缓解交通压力。

可能亚尼内的死只是个不幸的巧合。就像大木偶剧院 [2](#) 一贯演出的那些可怕而又毫无理由的死亡故事一样。

没错。

我转入湖滨大道时，太阳消失了。灰色的湖水卷起一层层白色的泡沫，在我右边涌动。天上笼罩着躁动的乌云。

到家后，我冲去办公间，抓起传真机里吐出来的纸张，仔细看了信件上的签名。在纸张的折痕中间，笔迹潦草，再加上传输造成的模糊，名字几乎不能辨认，但看起来像是约瑟夫·门格勒。

我惊呆了。

臭名昭著的门格勒。纳粹中的纳粹。一个野心勃勃的医生，在希特勒手下一路飙升；作为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指挥官，他主持进行的医学实验，淫秽野蛮至极，人们至今仍不愿谈论。

这肯定是个恶作剧。我打电话给大卫。

他在一声响时就接起了电话。

“我拿到了。”我摆弄着文件。“这个——肯定有什么错误。”

“你看到签名了。”

“不对，肯定是弄错了。”

他打断我。“艾利，你和别人说了这件事吗？”

“没有，”我小声说。“你呢？”

“只和你说了，还有亚尼内。”他又说，“或许我应该飞过去。我担心我正想着的事情。”

“不！”这气势，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就待在你那儿，先看看警察

怎么说。我明天打电话给你。”

我们挂了电话。我准备挂好听筒时，听到电话里响了一声。

“喂？”

没有回应。

“有人在吗？”没人回答。

突然，我明白了电话里那一声嘟响是怎么回事。恐惧顿时蔓延到全身。我小心翼翼地把电话放回机架上。还有其他人知道了这份报告。那个迫切想要得到它、不惜杀人的家伙。现在大卫有一份，我有另一份，监听我电话的人知道了。

¹ 奎格舰长：电影《叛舰凯恩号》里面的人物。

² 大木偶剧院，巴黎一剧院，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演出情节刺激如情杀、强奸等戏剧而出名。

第44章

老爸现在换上了自己的衣服，看上去恢复得极好，只是还看不见绷带包扎的部分：眼睛清澈，声音洪亮，气色相当不错。他戴上老花镜，读着那份报告。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从街上渗进百叶窗的灯光在屋里跳荡。他抬起头来，镜架滑到了鼻尖。

“哪里来的？”

“大卫传真给我的。”

“知道门格勒是谁吗？”

我点点头。

他鄙视地瘪着双唇。“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死在他手里，而且是在受尽了无法形容的折磨以后。不仅仅是奥斯维辛，他还有同党在比克脑、达豪；¹他就是西格蒙德·劳舍尔²那类货色。”

“克劳伯格呢？”那是报告上另外两个名字之一。

“他是门格勒的助手。”窗户上传来重重的噼噼啪啪声，狂风暴雨拍打着玻璃窗。“那些家伙是魔鬼。艾利。用痛苦难忍的种种实验连续多日折磨受试者，像解剖青蛙那样肢解人体，把他们扔进装了冰水的大桶里，把化学品倒进他们眼睛里看能否改变眼睛的颜色，在高海拔地带试验人体忍耐稀薄空气的极限而致人窒息。对于双胞胎——”

他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液。“他们对双胞胎所做的——”

“别说了。”我双手蒙住了耳朵。

爸爸停了下来。

“信上……说了些什么？”

“我的德文不很好，好像是感谢那些帮助过他们的人，资助过实验项目的人，与他们分享研究成果，”他停顿了一下。“好像是艾弗森在资助门格勒。”他抬起头，看见了我的表情。“别那么大惊小怪的。那时相当多的美国人认为希特勒的理想不错，包括林德伯格³，库格林

神父⁴，亨利·福特——天哪，甚至还有乔·肯尼迪⁵。”他轻轻地哼了一声。“但艾弗森显然比他们走得更远。”他把那封信重新折好，脸色严峻。“是大卫发现的，你说？”

“藏在库尔特从布拉格带回的一只模型钟里面。”

爸爸扬起了一只眉毛。

“为什么是布拉格？布拉格就那么重要？”

“布拉格是同盟国通向东欧的门户，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即使在被纳粹德国占领期间，地下抵抗组织收集到的大量情报都是通过布拉格传出来的。库尔特很可能是从一个线人手中得到的情报。”

“砸脑袋？”

他一下子警惕起来。“怎么提起他？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告诉大卫助手的遭遇。

“怎么没早点告诉我？”

“我才知道的。”

他两眼紧闭，好像十分疲倦；待到睁开时，眼角皱纹重重。难道他是在想，过了六十年，这世界的变化为什么还如此之小？难道相同的仇恨与恐惧依然驱使着人们？难道无论我们尽到多大的努力，历史还是能够而且依然在循环往复？

“还有谁知道你有这东西？”他平静地问道。

“不该知道的人。”

没有火冒三丈，也没有抱怨连天。“你不能回家，太危险了。”

“爸——”

“没有讨论的余地。就在这儿铺床。”

我无力地坐在沙发上，向电话机扫视。我应该打个电话给大卫。爸爸好像察觉到我的心思，随即说道：“他也应该小心为是。”

我点点头。“他正在处理一大堆问题。”

他的手指摩挲着那份报告的边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他与保罗·艾

弗森长得一模一样，对吗？”

我瞪着他：“你怎么知道的？”

“如果你知道艾弗森什么样子就不难理解；而且，你又问了菲尔德的事……”

“你知道他们的公寓？”

一丝苦乐参半的微笑浮现在他的嘴角。“就凭铆工的薪水，莱尔根本住不起那种公寓。”

“可你什么也没说过。”

他耸耸肩。“关我什么事？”

我明白他的感受。“那么，至少这一点就可以解释艾弗森为什么要杀害库尔特了。”

老爸眉头一皱。“你的意思是——”

“艾弗森决不能让库尔特告诉莱尔，与她同床共枕一年多那个男人竟然是门格勒的帮凶，尤其是他当时已经开始帮助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地区，显示出一副反法西斯慈善家的公众形象。莱尔若发现他是两面派定会非常恐惧。还有，艾弗森可能认为，如果库尔特出局，莱尔就会重回自己怀抱。于是他就杀害了库尔特。”

爸爸手摸下巴。“有可能。但是，他得逞后为何要自杀呢？”

我即兴发挥：“或许库尔特生前已经给莱尔说了艾弗森的秘密；莱尔就此质问艾弗森，于是他极为内疚，不能自己吧。”

爸爸似乎并不信服这个推论。

“大卫是怎么说的？”

“还没讨论过。”

“应该和他讨论。”

我咬着嘴唇。“我倒想啊，可是不能在这儿打。他们可能也正在监听你的电话。我的手机没电了。”

他想插话，但我抢着说：“外面那个杂货店里有公用电话。我会马

上回来的。”

起初，我并没注意到后面射来的车灯。虽然狂风早已加大了力度，但从养老院到沃尔格林大楼只有一个街区，所以我就没打开后雨刷。我摇晃着进了停车场，才意识到后面跟着个尾巴。到了大楼后面快要靠近停车场入口处的刷卡器时，我只得减速，后面那辆车也慢了下来。我查看后视镜，但由于大雨疾风与后车的前灯光裹挟在一起，除了闪光的雨滴，什么也看不见。

我松开刹车，在停车场里兜着圈子，后面那辆车也跟着绕行。我出了停车场驶向高尔夫路然后向西跑去。后面的车灯也紧紧跟来。于是我到了路口就向左转。

葛洛斯角路像一束散开的毛线一样穿过司考基；总的说来，它朝向西南方，其间偶尔也沿着商业区的店面、小公寓群和其他较矮的建筑物的边沿绕过去；有些路段，它有四条车道，有些却狭窄到只有两条。暴雨击打着挡风玻璃，看不见前面的路；狂风则要把我铲出正在行驶的车道。我想紧贴着中间的车道走，可是雨刷摇来晃去，射出去的车灯一闪一灭，宛如黄色的信号浮标晃动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

再次查看后视镜，那辆车依然紧追不舍。我猛踩油门。突然间，沃尔沃撞上了什么而被弹回，我的身子突然向前一冲。恐惧掠过我全身。车子再一动便滑进了中心车道，我谨慎利用刹车成功控制住了局势。肯定是撞上了路缘石。我不禁浑身发抖。查看车速，将近50英里。

挡风玻璃上已是水汽弥漫，我用衣袖去擦拭干净。前方就是十字路口。但后车射来的灯光犹如无数的圆盘一般越来越亮、越来越大。他们已经迫近！我猛地一下踩住了油门。

随着十字路口影影绰绰地逼近，绿灯变成了黄灯。横街上早就停着一辆等着绿灯的货车，这时开始过街。但我不能刹车。我狂按喇叭，并把方向盘猛地向右一打。沃尔沃一个急转弯，惊得我全身发抖，顺时针进入另一场急刹。货车一下子突入在我的挡风玻璃前，我的轮胎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只听得自己一声尖叫！然后，沃尔沃不知怎么地找到了支点强行通过了。它穿过了路口与货车擦身而过——只

隔几英寸！货车司机气得猛按喇叭。

这时我转入一条黑暗的街道。此街早已废弃，看不到任何地标，也没有街道的标志与灯光。最后终于在道路左边不远处现出了一片不很高的建筑，右边也出现了类似的房屋。昏暗的灯光中雨滴闪着晕轮。不是仓库就是厂房。可能到了司考基废弃的工业园区。也有可能是到了奈尔思⁶。

我看向后视镜。尾巴不见了。

松开油门，我才缓过气来——终于摆脱了他们！现在必须好好想想怎样离开此处。我放开了紧握的方向盘——哎呀，此路不通，已到尽头！只好掉头向左。我喘着粗气。

一辆车横在路上挡住我，车灯闪烁。我猛地倒退，想返回原路。挡路车转头划出一个流畅的弧线尾随而来。我猛地向左打方向盘想进入一条车道。不过这一次，沃尔沃好像受够了，它滑向右边，撞上了路缘石，停下了。我加大油门，感觉到轮胎飞转，但车子依然不动。我再次加大油门，车子震动了一下但仍在原地。

我甩开车门，跳了出去。这是一个空旷的停车场，四周围着铁丝网。一百码⁷开外是一个仓库模样的平房。我拼命跑去。雨点像石头一般打在身上，溅到眼睛里，眼前一片模糊。只听得车门砰的一声。我回头一看，有人在追我，他们低头迎着风雨跑来。

我发疯似地冲过停车场。透过一边眼角的余光，我看见了前面的建筑。我沿着它的一侧往前跑，但三十米开外它突然横过来——它的侧翼拦住了去路。我已陷入绝境。我一弯腰，向墙上猛地一扑，手抓墙壁，似乎我能用魔法爬上墙壁。只听得身后重重的脚步踩着雨水横流的地面。我竭力要溶化进墙壁里。突然，一双手紧紧抓住了我的双肩！

¹ 奥斯维辛集中营是纳粹德国在波兰南部奥斯维辛市修建的1号集中营，也是当地40多个集中营的总称，比克瑙是其2号集中营，毒气室即在该处，被称为“灭绝营”。达豪集中营则位于德国慕尼黑附近。

² 西格蒙德·劳舍尔（1909-1945）纳粹德国党卫军医生，在达豪集中营做人体试验。

³ 查尔斯·奥古斯都·林德伯格（1902 - 1974），美国著名的飞行员、发明家，历史上首位成功完成单人不着陆飞行横跨大西洋的人。

4 查尔斯·库格林（1891-1979），以神父身份利用电台广播大肆宣扬犹太人阴谋论，支持希特勒，影响极大。

5 乔·肯尼迪（1888-1969），美国商人、政治家，曾任驻英大使，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

6 奈尔思，伊利诺伊州东北部城市。

7 码：1码=0.9144米。

第45章

那双手把我扳过来——才是多莉·桑切斯！她头发滴水、全身湿透，脸色极为严峻，似乎灾难迫在眉睫。我俩站在工厂入口处的遮雨板下面，一部分位于墙壁上卤光灯的阴影之中。另外还有一个男人，看上去很面熟。

随着风雨中灯光的晃动，她的脸色忽而苍白，忽而阴影笼罩。不过我也好像看到了一丝微笑。

“想不到你还跑得够快的。”

我喘着粗气，靠在墙上让自己站稳。全身每一块肌肉都在抽搐。“你差点儿害死我了，多莉！”

“没办法，只有这样才能找到你。”

没有道歉。没有借口。

“天哪！”我瞅着沃尔沃。“我得赶回车里，马达还没熄火。车子卡住了什么。”

“不用。”她转向那个男子。“拉乌尔，你去。”他点了下头，冲刺而去。这时我认出了他。拉乌尔·伊格莱西亚斯，拉美裔进步党的头儿。多莉转身掏出一包万宝路，递到我面前。

“我15年不抽烟了。”我说道。她坚持。我只好抽出一支。

她抽出一根火柴，划了几次，然后恨恨地扔到地上，再抽出一根。我双手围成杯形为她挡风。火柴燃了。我俩点着了香烟。

“你一直不回电话。”我吸了一口万宝路。

“不能回。”她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吐出来一长串轻烟。“有人窃听你的电话。”

我点了点头。

她眼露惊诧，似乎没料到我已知此事。“有人监视你。”

“我知道。”

又闪过一丝惊诧。“你到底还知道多少？”

“刚开始理出头绪。”

拉乌尔回来把钥匙递给我。“车子没问题，只是泥巴塞满了。现在都清除了。”

我点头以示感谢，然后把钥匙塞进衣袋里。

多莉弹了弹烟灰，似乎突然不大耐烦。“你还记得大卫到办公室来的情景吗？”

我点了下头。

“还有我带你去看玛丽安父亲的照片？”

“记得。”我又吸了一口香烟。

“大卫的名字出现在一封电邮里，我碰巧看见的。”

“大卫？在玛丽安办公室？”

她探究性地看着我。“是发给玛丽安的。”

“发件人？”

“圣约堂¹”。

耶利米·吉布斯。

一股寒气穿透全身。“说了些什么？”

“说鉴于目前的事态发展，他们要采取必要的行动。”

“什么事态？”

“不难猜到。”看着我困惑的眼神，她接着说。“玛丽安可能事务缠身，却并不愚笨。大卫和她父亲有多么相像，太明显了。”

烟头上余火未尽，圆圆的橘色斑点闪烁。那部有声新闻片。玛丽安的反应。

她肯定知道自己父亲的风流韵事，也就知道库尔特其人，还知道自己的父亲谋杀了库尔特。我脚踩烟头。她决不能让此事泄露，丑闻将危害其政治生命。于是，她求助于吉布斯。

必须提醒大卫。我猛地转身，正要冲向车子，但拉乌尔抓住了我，把我的双臂扭到了背后，捏得死死的。

“放开我！”我低声怒喝道，并挣扎着。“我必须——”

多莉两手把在我两边肩头。“艾利，等等。”我感受到她双手的重量和恳切的语气，于是停了下来。

我向后撞向拉乌尔。“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想干什么？”

多莉把我端详了一番，然后向拉乌尔点一下头，拉乌尔便放了手。

“大约8个月前，”拉乌尔说，“一个男子到我们党部来干活。他是那种好像突然冒出来的勤杂工，无论干什么活儿他都满意。他说是来自墨西哥与伯利兹²交界处，靠近玛雅人居住的热带雨林。”拉乌尔看着旁边。“我们很快就发现他是来做卧底的。”

“卧底？为谁？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原来安排得好好的一些活动突然……遭到了破坏。”他挥了一下手臂。“我们曾经要在维克尔公园³租用办公室；本来说好了的，第二天去签约才发现已被他人租了。”他看着我。“一家公司因为骚扰一位拉美裔女子，我们正在组织一场突发的示威游行声援该女士，突然间，该案悄无声息地被处理掉了。又经历了几次类似的事件以后，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内部，终于发现我们的热带雨林朋友是卧底。”

“怎么发现的？”

“在他屋里找到一张支票，签名是艾弗森。”

我吸了口气。

拉乌尔继续道：“我们决定不惊动他，看他到底要做到什么份上。”他身子动了一下。“可是，玛丽安·艾弗森宣布竞选联邦参议员以后风向变了，尤其是她声称与拉美裔的亲密友好关系以后。我们当然知道肯定有哪个地方脱节了。我们担心的是，如果玛丽安当选，拉美裔进步党的处境将比租不到办公室还要严重得多。”

我转头看着多莉。

“这就是多莉志愿去她那儿工作的原因。去查明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哥和拉乌尔是密友。”她说；但他们交换的眼色清楚表明，他俩的关系绝非这么简单。

“你在监视玛丽安？”

“我们必须知道她扮演了什么角色。她是政客，势力很大。”

“发现了什么？”

“你也许知道，我们发起了一个抗议劳动节集会的示威游行，”拉乌尔说。“那个集会上，她和市长都会到场。”

我记起了那篇报道：“一大群拉美裔将到戴利广场⁴抗议，要求提高工资，要求更多的晋升机会，更多的签约机会。”

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们怀疑有人——很可能是吉布斯或他的手下——会在那个集会上来搞破坏。他们策划好了，要么让我们无法应对，要么让我们信誉扫地。”

“一场由拉美裔进步党承担责任的骚乱？”

“多莉发现的信件就是那个意思。”

“信件？”

“另外还有电邮。”

“吉布斯发来的？”

“不知道。没有发件地址。”

我知道在网络上隐匿自己的身份完全可能。但谁会那样做呢？又是出于何种理由呢？

“等等，”我说。“你一直都侵入玛丽安的电子邮箱吗？”

多莉耸耸肩。

我“扑哧”一声笑出声来。

她尴尬地笑了笑。

拉乌尔一脸困惑：“你们笑什么呀？”

想起我进入砸脑袋的邮箱那件事她是如何刺激我的，我就摇了摇头。

一道雨幕乒乒乓乓地扫过停车场，墙上的电灯噼噼啪啪地作响。我们向遮雨板下面的入口通道里后退了几步。

“有什么发现？”我问道。

“还不能确定。”多莉说道。“信里用词隐晦。可能是自发性的骚乱，或是某种暴力活动。”

“可玛丽安需要你们手中的选票，为什么会处心积虑地对付你们呢？这可是政治上的自杀行为呀。”

“我们党是一个很小的拉美裔组织，”拉乌尔说道。“有些人说我们并不代表大多数拉美裔。”他眯起眼睛。“听着，要在政治上打击她，唯一的可能就是证明这一切都是她安排的、是她精心组织的。但我们又觉得不是她干的。”

“我就不明白了：你们既然从她的邮件里发现了阴谋活动的蛛丝马迹，可你又认为不是她策划的？”

多莉又点燃一支香烟。火柴抛出的长长阴影划过她的脸庞。

“另有其人。”

“吉布斯。”

“不是，吉布斯没那能耐。这个人应该金钱无数、资源众多，老奸巨猾，能够策动一场内乱，却像是自发产生的。”

我瞪着拉乌尔，再瞪着多莉。突然间，巨人公园那一幕跳出脑海。

“你可能说对了。”

拉乌尔面向着我。

“玛丽安曾经与吉布斯密谈。”

他两眼大睁。

“就在巨人公园，7月4号。”于是向他们解释我是如何偷听到他们

谈话的。“吉布斯谈到了某个行动，玛丽安好像知道是什么内容。”

“什么行动？”

“不知道。是从明尼阿波利斯转到这儿来的行动。”

“明尼阿波利斯？”拉乌尔问道。“你还听到些什么？”

我回想当时躲在吧台里面听到的谈话。“建筑工地。他说他的手下已经混进了卢普区的一个建筑工地。”

拉乌尔向外走了几步，一只手猛地一拳砸在了另一只手掌里；然后转过身来，语气严峻。“是炸弹。他们想在集会上引爆炸弹，然后嫁祸于我们。”

多莉脸上顿显恐惧。

“你忘了吗？不久以前，联邦调查局在明尼阿波利斯逮捕了几个恐怖分子，发现了炸弹。是白人分裂组织干的，与吉布斯那伙人有联系。”拉乌尔紧握拳头。“他们想在此故伎重演。”

“哦，还有，我刚才想起的，”我插话道，“吉布斯对玛丽安说明尼阿波利斯那帮人太草率了，才出了错。他说他不会出错。”

拉乌尔拳头高举。“够了！”

“不对。”多莉牙关紧咬。“吉布斯只能筹划游行，他只是抛头露面的，决定不了爆炸的事。他可能卷入了其中，但不是老板。”

我眉头一皱。“不是吉布斯，就一定是玛丽安。”

多莉摇了摇头。

“怎么不可能？玛丽安可以拿竞选经费让他去干。”

“政客们决不能从那里面拿钱出来，”多莉说道。“他们只拿钱进来。我在那儿时看过账簿。每一笔开支都必须透明。”

“那么，就是某个新纳粹组织。”

“也许吧。不过，如果我们要阻止他们，就必须查明是谁。”她看着我，我身上直冒鸡皮疙瘩。我开始后退，拉乌尔挡住了我。

“但拉乌尔不要我查；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我不能。”

“你能，”多莉说道。“而且你必须帮我们。跟我去，明天晚上。”

“去哪儿？”

“办公室。看看她的信件。”

“你想让我闯入竞选总部？和你一起？”

“我有钥匙，而且还有她的密码。”

“哦，这还差不多。”

“所有的线索都在那儿，我们可以汇总分析；然后采取行动。”

行动？什么行动？我摇摇头。“你去吧。”

“我不在那儿工作了。你还在呀。”

“如果被人撞见，我该怎么说？”

“你在加班呀。”

“在玛丽安办公室？”

多莉耸耸肩。“办法多的是。”

“那么你呢——如果有人来了的话？”

“拉乌尔会守在楼下。他会警告我们。我就藏起来。”

“不行！”我断然说道。“太荒唐了。玛丽安那么精明，绝不会让任何不利的证据留在自己的办公室。”

“自以为是滋生疏忽大意。我不是也看到了有关大卫的信件，对吗？”

混凝土地面的积水在灯光下闪烁。我的凉鞋与双脚湿得通透，雨水也渗进了我的衬衣。我很快就会嗅到潮湿而带有泥腥味的陈腐气味。我想到了玛丽安。大卫。有着艾弗森名字的那份文件。玛丽安真的也知道这些吗？我喉头一酸。或许，她竭力要掩盖的并不仅仅是谋杀库尔特一案。

我向他们说了那份报告。我细说内容时，多莉向拉乌尔靠得紧紧的。

“我必须提醒大卫。”

“可你的处境也很危险。”

“我能照顾好自己。”

“你真能？”多莉说道。“听我说，你会有麻烦。玛丽安会打电话给你，说想见你。与你相约，但不在市中心，而在某个偏远之处，也许出了伊州。”

玛丽安明天将前往多尔郡。按照耶利米·吉布斯的安排。

“我不会回她的电话，也不会去见她。”

“你以为这样就能阻止他们？他们闯入你家，在图书馆外面枪杀那个男孩，在街上袭击你父亲。斯库尼克也很可能是他们杀害的。”

我的头猛地抬起。“可他死于心脏病发作。”

“有一些模仿心脏病发作的化学物质，如果有门路，就很容易搞到的。”她双手叉腰。“你还忘记了另一件事。”

“什么？”

“你有个女儿正在野营。”

我全身僵硬，声音沙哑：“不，不会的。”

“你敢肯定？”

1 圣约堂：这是作者虚构的一座教堂。

2 伯利兹：中美洲的一个国家，是中美洲唯一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

3 维克尔公园：又译作柳条公园，位于芝加哥西城区，卢普区的西北部。

4 戴利广场：又名理查德·J·戴利中心，得名于长期担任市长的理查德·J·戴利，位于芝加哥市中心卢普区西华盛顿大街50号，矗立着一座毕加索命名的雕塑，为著名艺术、商业中心。

第46章

杂货店里，我打电话给大卫，但没人接。我没有留下语音信息。拿了一把牙刷便去柜台结账。店员讥讽的表情让我感到不安；我想都没想过要偷东西呀！看到镜子里自己那副狼狈相，我才明白过来——简直就是从少年恐怖片里跑出来的：一身蓬乱、湿嗒嗒、脏兮兮的。

“你去哪儿了？”爸爸开门时责问我。

“我正打算报警呢。”

他眼睛眯起，“你全身湿透了。”

我用毛巾擦干身上，告诉他多莉和拉乌尔说的话。

我说完时，爸爸停下正在铺弄的沙发床，走进了卧室。对折的垫子还打开着，一只脚悬在空中。我听到抽屉拉开又关上。他走回来时，一手拿着一支半自动手枪，另一手拿着一盒子弹。我看着他给这支柯尔特手枪装子弹；装进弹夹后，他把枪放在椅垫上，然后接着铺床。

我走近垫子，小心地避开手枪。“爸，你觉得砸脑袋知道这份报告吗？”

他俯在一个枕套上。

“你觉得他是最初把报告交给库尔特的人吗？他是秘密抵抗组织的成员。库尔特是战略情报局特工。他们会不会在欧洲就认识了？”

“这种巧合可能性太小了。”他挺直身子。“但是，就算他们认识，你又怎么证明？他们都死了。”

“我们知道砸脑袋之前一直在找莱尔。他东躲西藏地活着。他曾给喃喃说过，如果那伙人抓到他，就会除掉他。而且不仅是莱尔。他还到处打听消息。喃喃说他甚至给中央情报局发邮件。可能他是想确认这份报告的下落……这份他在多年前给库尔特的情报。”

爸爸开始点头。“有可能。”

“如果玛丽安或吉布斯知道他正在做什么，那就可以说明很多问题

了。”

“你的意思是，他们杀了他，因为砸脑袋知道保罗·艾弗森资助门格勒。”

“对，但他们可能不知道砸脑袋是否真的有那份报告。所以他们盗走他的东西，并且除掉任何可能的知情人。”

“包括我？”

我点头。

“我不明白，”爸爸说。“就算砸脑袋知道玛丽安的父亲帮助纳粹党，为什么要杀他？”

“玛丽安怎么能让这个消息泄露出来？这可能会毁掉她的政治生命。”

爸爸摇头。“现在，这种事情用不着如此隐藏了。福特、通用汽车、拜耳公司，都承认过类似的事情，他们照样发展得很好。的确，这份报告会让他们尴尬，但并非毁灭他们的致命因素。记住，那是她的父亲，不是她。她可以洁身自好，离他远远的。告诉大家这件事多么可恨，她和她父亲是完全不同的。”

我把毛巾扔到衣橱的底板上。“如果他们完全不同，为什么她要与耶利米·吉布斯见面？”

爸爸的眼光移到手枪上面。“这就知道了。”

苍白的碎片不断幻化——刚入梦境却突然醒来！我依然疲惫不堪，依然紧张害怕。爸爸在椅子上轻轻打着呼噜。手枪放在地上。想到大卫可能会打电话来，我赶紧爬起来，从包里掏出手机，才想起手机没电了。

我轻轻地走进卫生间，往脸上泼冷水。突然，镜子里我的身后出现了一张脸。我吓了一跳，然后才意识到那是爸爸。他双眼充满血丝，一脸白色的胡茬。我用手去摸他的脸颊。

洗漱完毕后，他走进厨房，拿出一个碗、一些面粉、牛奶、鸡蛋。我小的时候，他常常在特殊的日子做薄煎饼。不是杰迈玛大婶1 那种厚的。他做的是很脆、很薄、淡黄色的薄饼，饼子卷起来，里

面塞进果酱，上面撒些白糖。

我并不觉得饿，但仍然狼吞虎咽地吃了四个薄饼。还有两杯咖啡。收拾完桌子，我收起自己的东西，并把那份传真装进包里。

“你要做什么？”

“我不能待在这里，已经给你带来太多危险了。”

“要去哪儿啊？”

“必须把这份文件藏在安全的地方；还得提醒大卫——”

“艾利——”他停住了。他知道劝我是没用的，于是拾起地板上的手枪。“带着这个。”

我咽了一下口水。“不会用，反而会搞砸的。”

他示意我过去。取出弹夹，向我演示如何装入弹匣，移动滑套，装上一发子弹。然后教我如何瞄准。

我小心翼翼地把枪放进包里。“如果今晚没有你的消息，我就报警。”

我吻了他一下，然后溜出门去。

¹ 杰迈玛大婶，早餐品牌。

第47章

回到小区附近时，已经没下雨了。我四下观望，看看有没有异常情况；到了车库门外，也仔细听听。什么也没有。我一步跨两梯上了台阶。厨房里，电话答录机的指示灯不住闪烁。

大卫的声音穿透了寂静。“我今天下午到达你那儿，请留言在哪儿找你。”

糟糕！如果有人窃听——当然有人在窃听——他们就会知道他会到哪儿；立刻删除！

我冲了个澡，换上了牛仔裤和T恤衫，然后下楼到了厨房。在壁柜里翻了一阵，拉出来一个塑料袋；把那份传真仔细地装了进去，再用扣式扭线环¹把它扎紧，然后走出屋子。

天空乌云滚滚，预示着又一场倾盆大雨即将来临。我两眼扫过草地、皂荚树与常绿灌木下面的凤仙花花圃。花圃后面，房屋地基处有一口采光井²，窗井上遮盖着半圆形的塑料井盖，井盖被那些紫杉遮掩了一部分——我几乎忘记了有这么个地方。

我小心翼翼地探脚于花丛之间，鞋底沾满了泥土，靠着窗井那堵墙挤过去，同时试探着避免紫杉锋利的细刺。我弯下腰费力地拉起井盖。5英尺深的井底是一层砾石，混杂着多年累积的草坪杂碎：树叶、细枝以及腐烂程度不一的杂草。我迅速看了一下四周，然后跳了进去。

我们搬进来以前，这窗子就是关好并且漆过的；此刻覆盖着不少的蜘蛛网，有的还是最近才接起的。我尽量不碰着它们，小心地把一层石子和树叶刨到一边，然后蹲下，把塑料袋放进去，再盖回那些石子与树叶，确保看起来没有人为的痕迹；然后双手撑着井口爬了上来。再一次查看院子和前面的街道。没人。我放回井盖，回到屋里。

先把鞋底泥巴剔除干净，然后把家里全部查看一番。屋里空阔安静，沉默中似乎有一种蓄势待发的力量，只等一声令下，便会爆发出生命活力。我踮起脚步上了楼，打开了电脑，滴滴哗哗之声顿时刺穿了寂静。打开搜索引擎，搜索布拉格的图片。几秒钟内，屏幕上便出

现了12幅小图。下拉滚动屏幕，出现城堡、政府大楼，甚至大卫说过的那座钟塔。我跳转到另一页。

第三页上的一个镜头让我注目。下面注明“布拉格：查理大桥 3”，是长镜头拍摄的一座鹅卵石路桥。点击那张缩略图，大图立即出现。背景中有一座小山丘，山丘最高处是一座城堡；桥与城堡之间是一片建筑物，有些屋顶呈红色。

旁边的文字说，这是查理大桥与赫拉特洽尼城堡。城堡起源于中世纪，数世纪以来，经过了历代君主及诸侯的扩建；现在它高耸于城市上空，成了昔日奥匈帝国的纪念物。大桥就在它前面，巴洛克风格的圣徒雕像群夹道而列。此桥修建于1342年，而其木结构部分，则可追溯至公元900年。

突然一股电流掠过全身的每一根神经：我认识这座桥！尽管这是一个远景，我见过的那张照片是中景，却是同一个位置。露丝家那张照片里砸脑袋就站在这座桥上。砸脑袋、女人和婴儿。城堡为背景。

我保存图片，并启动打印机。二战期间，砸脑袋在布拉格，库尔特也在那儿。这可不仅仅是荣格心理学上的巧合。我点击“打印”。打印机蹒跚着卷进了一张白纸。

图片慢慢地吐出时，新一轮大雨滂沱而下。我关上窗户。叉子一般的闪电烧焦了天空，炸雷落向头顶，犹如山崩地裂。冰雹击打着屋顶。灯光闪烁了一下。两下。然后全灭了。显示屏全黑，打印机停止。满屋陷入沉寂，先前所有的滴滴声、嗡嗡声、震动声全都变成了可怕的寂静。

我下楼进了厨房，拉开装杂物的抽屉。那次遭窃时，手电筒摔坏了，可我从未更换。我正在心里责备自己办事怎么如此拖沓时，突然间，“砰”的一声打破了寂静。

我一下子僵住，手臂伸在抽屉上方一动不动。

又是“砰”的一声。

还有“沙沙沙”的声音。

声音在屋外。

我向窗外窥视。

又一个叉形的闪电喷溅而出，把草坪照得通明。庭院里空无一人。然后只听得“哐啷”一声，好像是什么金属物品刮碰到了窗下的水泥地上。离房子太近了，看不见。我全身成扁平状紧紧贴着墙壁。真不该回家来！还是应该听多莉的。

手枪。

如果能拿到包，就可以拿到手枪自卫了。见鬼！我究竟把它放哪儿啦？

客厅里。我细看每一个角落。找到了，只需7步就可拿到。

我命令自己移过去——双腿纹丝不动。

又一阵重物触地的“砰砰”声。

恐惧刺醒了我瘫痪的双腿。我冲过去，抓起手提包，掏出那把柯尔特式自动手枪；蹑手蹑脚走到门口，打开枪上的保险栓，把枪举到胸前。我呼吸急促、心跳剧烈！从猫眼里看出去——

福阿德站在门口，浑身滴水。

我才一下子松弛下来，一把拉开门；但他看到我举着手枪，急忙后跳，双手高举。

随着一声金属物撞地的“哐当”，新一轮恐惧再次穿透我全身。福阿德怎么会知道我在家里？刚刚撞到水泥地上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开门迎来的究竟是敌是友？

我紧握手枪。“你怎么在这儿？”

“遭遇了暴风雨。”他侧身靠拢他的手推车。

我依然紧张。

“我敲了门，可你没理睬。”

“我没听见。”

他猛拉着拇指。“我本想就待在车里，可车窗关不上；看见你关窗户，才知道你在家的。”

风雨声太大，他是吼着说的。由于雨水直流，他的衣服紧贴着身子。

目光移到掉在地上的金属物体。眯着眼睛透过大雨，勉强看出是一把修枝的大剪刀。

终于放松下来。“进来吧。”我合上保险栓，把枪放在了茶几上。

他跟着进了屋。

我给他拿了一条毛巾。

毛巾从他头、脸、手臂擦下来，然后围在了脖子上。他盯住那把枪：“艾利，你遇到麻烦了。”

我看着地板。

“你的前夫？”

“不是。”

“女儿？”

我摇摇头，突然感到一阵剧痛——对蕾切尔的强烈担心。

“你的新朋友？”

他脸上刻满了关切。

“我怎样才能帮你？”

“你不能。我甚至不该回家。”

“看来是大麻烦。”

我点点头。

“也不能给我说？”

“和那个要我拍片子的女人有关。”

他眉毛一跳。

“那个种了很多玉簪花的女人，森林湖的？”

“不错。”他居然还记得，这倒让我吃惊。

“必须等暴风雨过了才能走。”

我看了一眼外面。层层雨幕抽打着草坪。狂风吹得窗户“嘎嘎嘎”地作响。我们走进厨房坐了下来。

喝第二杯咖啡时，电话发出了颤音。我知道不能接电话。很可能是玛丽安来的。或是罗杰。可如果是大卫来的呢？我盯着电话机。铃声继续响着——宛如永无休止。终于，电话录音启动。

“艾利，我是罗杰。玛丽安要我找你。她要与你碰头。她说事关重大。请给她回电话。”

话机咔嗒咔嗒地记录完毕，指示灯开始闪烁。

我与福阿德交换眼色。

1 扣式扭线环：缠绕在纸张、塑料或锡箔纸中的一小段铁线，作为扣件缠绕在一个或多个物品周围。

2 采光井：又称“窗井”，地下室外及半地下室两侧外墙采光口外设的井式结构物。采光井的作用主要是解决建筑内个别房间采光不好的问题。

3 布拉格查理大桥：欧洲最古老最长的大桥，中文网上有人写作查尔斯大桥，欧洲华人圈称之为查理大桥。

第48章

黄昏时，雨逐渐停了，空气中还笼罩着一层黏糊糊的湿气。我把车停在养老院附近的沃尔格林大楼后面的停车场。5分钟后，一辆雪佛兰开了进来，环绕而行，慢慢停在我的沃尔沃旁边。

多莉开车。拉乌尔打开车门，我坐进后排。她开动汽车，向东边驶去。他俩都穿着黑色衣服。多莉的头发绑在后面，收在棒球帽里。

“你说对了，”我说。“玛丽安打了电话来，她要见我。”

“你没回她电话？”

“没回。”

“没错吧？你被人监视了。你家，你的电话，甚至是你的电子邮箱。”

“我的电子邮箱也被监视了？”

多莉点头。

想起凯伦和麦克收到的乱码邮件——他们还做得真彻底！

我们沿着里奇路穿过埃文斯顿。和橡树公园、布朗士区和贝塞斯达一样，郊区小镇总是比它们所依附的大城市更适合居住。

“为什么要找我？为什么找我来帮你？”

多莉望着镜子与我对视。“首先是因为和斯库尼克有关。你曾说过他的事情，其中疑点不少；然后是大卫的出现，他看上去和玛丽安的父亲一模一样，而玛丽安的反应那么反常，这里面肯定大有名堂。”

“你也看出了？”

“我曾设法警告你。”

我想起她在玛丽安办公室里给我看保罗·艾弗森的照片。“但我们不知道你究竟了解多少，后来我接到斯蒂芬·拉蒙特的电话才知道。”

“拉蒙特？”我身子前倾。“你和拉蒙特合作？”

她没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我离开竞选团队时，对外公布的是我辞

职了。但拉蒙特知道我是被炒了。他并没说消息来源，但他的表情足以让我明白，是你告诉他的。”

我皱起眉头。“我不是故意的。他玩花招套出来的。”

“那不是他们本该做的事情吗？你知道，作为记者，他不算坏。”

“前提是你能忍受这类人。对了，罗杰正在找他；他好像消失了。”

拉乌尔清了一下喉咙。“他在执行一项任务。”

“为你们？”

“为他自己。主要是。”

“他跟我说有人一直给他发邮件，”我说。“匿名邮件。告诉他要密切关注玛丽安的竞选。知道是谁发的邮件吗？”

拉乌尔笑着说。“别担心。他很安全。”

“我当然知道这点。”我转向多莉。“这就是你离开竞选团队的原因？”

她握紧方向盘。“不。是沃林斯基。他逼我和他上床，我不干。”

我脑海里闪过罗克福德酒店的画面：多莉站在玛丽安房间外，脸上抽搐着，愤怒交织着苦恼。

拉乌尔握住她的手。

我往后靠在座位上。

睁开眼睛时，已经到了密歇根大街¹。白天，这条位于橡树街海滩和康拉德·希尔顿酒店间的大街繁华热闹、光鲜亮丽，令人充满信心。但夜幕降临后，就大不同了。人群在阴影中进进出出，车辆缓慢爬行，鬼鬼祟祟的身影游荡于背街小巷。阴影中潜伏着一种邪恶、野蛮的力量，这种力量以骇人的舞姿，把激情与危险混合起来。196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抗议者在这一带与警方发生冲突；安德鲁·库纳南²也在附近追踪他的猎物。

多莉与拉乌尔正低声说话。

我打了个哈欠。

“很好，”拉乌尔对着后视镜说。“快到了。”

我伸展双臂。“我还有些疑问。玛丽安之所以雇用我，是因为我的能力还是因为她必须把我放在眼皮底下？”

“这点还不大清楚，”多莉说。“关键在于：谁曾经——谁现在——处于控制之下。”她转了个弯。“我只能这么跟你说，一开始说要做视频时，罗杰就马上提到了你。没有任何先兆。”

到了苏必利尔大街再朝东行驶，我看着窗外。“那么，他们最初雇我去拍片纯属偶然？”

多莉耸耸肩。

又一个荣格的巧合。

¹ 密歇根大街：芝加哥最繁华热闹的商业地段，高端商场齐聚，世界品牌荟萃。

第49章

露天停车场里，一位弯腰驼背的老人接过停车费，并祝我们晚上愉快——笑口一开，满嘴无牙。走到两个街区之外的玛丽安竞选总部时，片片薄雾飘过，烟雾状的触须逐渐飘散。拉乌尔藏到了隔壁的意大利餐馆，他要在那儿望风；发现有人进入大楼，就拨打多莉的手机，响两声就挂断。

多莉用钥匙打开了大门，我们静悄悄地进入了窄窄的走廊。走廊太小，一个保安也藏不下；不过，指示牌上写着：本楼警报系统与第18选区直接相连。这牌子我以前并没注意到。

小小的电梯摇摇晃晃地把我们驮到了三楼。我竭力把恐惧和着唾液硬咽了下去。若不是想到蕾切尔可能处于危险之中，我绝不会被他们说服来掺和这事。“你能确定我们应该——”

多莉竖起一根指头紧贴自己的嘴唇要我闭嘴，接着把钥匙滑进锁眼；门倒是一下子就开了，但推门时却吱吱吱地响了几声。进去便听见门已锁上。进门处是一排电子按键。多莉轻轻触碰了4个数字，一个红色指示灯就变绿了。她松了一口气。我以前也没注意到这个警报系统。可是，她怎么知道自己离职以后密码还未改变？一阵担忧掠过全身。

接待处笼罩于黑暗之中，除了“滴答滴答”的挂钟走动声，一片沉寂。楼下一辆小车飞驰而过，飘出响亮而刺耳的重金属音乐。一副白色的耳机躺在大理石桌面上。我们绕过拐角。街灯透过饰有图案的玻璃窗，把鸢尾花的阴影扭曲地洒在地板上。接着我们从接待厅后排绕过，经过罗杰的办公室，多莉皱起了眉头。

几英尺外就是玛丽安的办公室。门关着。

多莉掏出另一把钥匙，插进锁里，开了门。一大片黑暗延展开来，我瞪大眼睛几秒钟以后，屋里的轮廓才逐渐从黑暗中分化出来。一头是玛丽安那张圆形的会议桌，椅子和沙发；另一头是办公桌，电脑显示器就在上面。多莉轻轻地走过去伸手到下面去开机。

机箱随即呜呜地响了起来。片刻之后，蓝色的微光洗刷着一切。

我走了过去，深知时间极为宝贵。光标终于从沙漏变成了箭头。多莉一点击玛丽安的邮箱，就要求输入密码。

她键入STEEL，邮箱打开了，出现了一百多条信息。看来玛丽安从不删除，要不就是她的粉丝比摇滚歌星还要多。多莉和我浏览着邮件列表，在寄件人地址里搜寻吉布斯、圣约堂或教堂的字样。

接近列表底部时，我指着—个地址。

圣约堂！

多莉点开了这封信，我看到了开头几行。这是要求玛丽安详述其国内政策的，行文客观中立，单调乏味。许多组织在评估应该支持哪一位候选人时常常这样做。

多莉和我交换了一个眼色，并向我示意打印机。拉乌尔曾说过无论找到什么都要打印下来。我点击打印。

打印机嘎嘎嘎地响着，她继续滚动网页。底部冒出又一封圣约堂来的邮件。刚点击这封信，第一封信就打印完毕，她便伸手去拿打印件；想把它塞进包里；我突然呆住了——门外有响动！

多莉猛地转过头去，伸着脑袋倾听。

吱吱吱的声音。

有人在开外面的门！她脸上顿显恐慌。

“糟糕！我们上当了！快跑！”她低声喊道；立即冲到门口，身影随即消失。

我刚抓起打印机上那张纸，突然间，接待处灯光齐明，大厅如同白昼。已来不及逃出去，也来不及关电脑。我连忙藏到办公桌下面，旁边是交织成一团乱麻似的电源线，这些电线连接着一个闪着橘黄色指示灯的插线板，我摁了一下插线板上的总开关——顿时黑暗，一片沉寂。

只有踏过地板的脚步声！

我屏住呼吸，恐惧像锋利的刀刃刺透了我的皮肤。外面究竟是谁？多莉跑到哪儿啦？脑海中突然—闪：警报器密码其实早已修改，

可多莉并未察觉到。他们很可能设计好了一套程序，让旧密码依然可用但同时激发警报系统。也就是说，他们早就怀疑她了，或许保留警报密码就是要引诱她自投罗网。

更多沉重的脚步声踏过地板。打斗声回荡在四壁。咕噜声，明显是男人的。一个愤怒的低声“臭婊子！”然后一声呻吟——女人的。

我发疯似地四面张望。办公桌的四面都没有挡板，任何人往玛丽安办公室里一看，都会发现我。我想爬窗出去，但窗子上都有铁条。沙发背后没有藏身之处，屋里也没有衣柜之类的。我掏出柯尔特，从办公桌下面爬出来，跑到门口，紧贴在门背后。又一阵扭打从其他房间传来，接着好像是急促的喘气声。

又一阵衣服摆动的声音。“砰！”

然后是沉寂。结束了吗？他们走了吗？

几秒钟以后，破裂声两次劈开了寂静。

哎呀，不妙！我打开了柯尔特的保险。

更加密集的脚步声，直向我这间屋奔涌而来！

突然间，门“砰”的一声打在我脸上，像要把我压进墙壁里。疼痛撕裂了我的鼻子。我顺着墙壁瘫软下去，一阵眩晕袭来。柯尔特“咔嚓”一声掉到了地板上。我双手捧脸，触到了一种温热、黏糊糊、有着金属气味的东西。一双手把我从门背后拽了出来，打了我一个趔趄，再把我扔过去撞到墙壁上。

我刚想喘口气，背上就遭到某种坚硬的东西一击，于是双腿一软，侧身倒向地板；刚要伸手防止摔倒，顿觉手腕剧痛。我呻吟着，想转身坐下，头上又遭到沉重的一击，什么东西直把我的脸往下猛推，恨不得把我摁进地板里。热气喷到我的脸颊上，一个沙哑低沉的嗓音钻进我的耳鼓。

“想都别想，婊子！”

我嘴里触到了灰尘沙砾；鼻腔里扑进一股令人作呕的体臭。

“拿手铐来。”

又一个含混不清的声音。脚步声到了我右边。

眼前出现一双黑色橡胶后跟的鞋子，背上的重物没有了。有人抓住我的右手，然后是左手，反扭到我背上。疼痛顿时冲过全身。

接着是“咔嚓”一声，冰冷的金属箍在了我的手腕上。然后，另外一样小小的东西刺在我的背上。枪管？

讨厌的烟气喷到我的脸上。“可以起来了，规规矩矩地走到电梯。明白？”

我的头发被人抓住拉扯，我的脸露出来——疼痛痉挛，头皮欲裂。

“明白吗？”他扯得更紧。我感到头皮都掉了。“说！你明白了！”

我呻吟着说了。

“这还差不多。”头上的刺痛减轻了。我感到一下猛戳，好像是一件硬物深深顶进我的后背。“以防万一。”

另一人抓住我的肩膀提着我站起来。手一松我就失去平衡，不觉向前扑倒；粗糙的双手抓住我，这才没倒下。我小心地迈出一小步，然后想要瘫倒在地——这是我在60年代学到的自我保护绝招¹。

背上立即戳得更深。“再不规矩，就用你的枪毙了你。”

柯尔特！我试着扭转身，背上就戳得更厉害。他们猛地把推了出去。门外，还没到罗杰办公室门口，一个暗黑的身躯躺在地板上。

多莉。

痛苦与愤怒涌上心头。拉乌尔呢？究竟怎么啦？

他们把我推进电梯，让我面朝后壁。门一关，有人拿东西蒙住我的双眼，连我的鼻子都给紧紧地绑住。头部充血引起了新一轮眩晕。一块硬纸板样的东西塞进我嘴里，把我的舌头顶到了喉咙；嘴也被堵住了——胶带封住了我的双唇。电梯门开，我被推着穿过大厅。

只听得门上的合页与金属摩擦的吱吱声。这是大楼的后门，我从没走过，但知道它通向胡同里的临时停车场，玛丽安和罗杰的车平常就停那里。身后门一关，就算出了大楼。我吸进了带有蒜香的空气。

他们拉开一辆小车门，把我扔了进去；我侧身倒向后排座。车门“砰”的一声关上。车外一阵低语，然后一片沉寂。

我在后排蠕动着，想找到什么可以利用之物。但座椅套太滑腻了。好像过了很长的时间，两边车门都开了，前排座位下面的弹簧嘎吱嘎吱地响了几声。

“你把她处理掉了？”是那个粗哑的嗓音。

“不错，”另一个声音回答。没那么低沉，有些尖利。“另外那个老墨²呢？”

“扔进了垃圾箱。”

拉乌尔。

一阵恶心差点使我窒息。车门重重地关上。油门加大。车子左右摇晃地行进。我翻滚着侧身卧在后座上，忽前忽后地倾斜移动。最后，车子成直线加速行驶，我也或多或少地感到比先前平稳些了。

车里混合着陈腐的香烟、杂草以及暴力的酸臭气。我面朝下挨着座位，每一次颠簸都增加一丝疼痛；左脸被一块粗糙的胶带摩擦着；那胶带可能本来是用来修补家具衬垫物上裂口的。

“给我点上一支，”哑嗓子说。

几秒钟以后。“拿着，笨猪。”

打火机的咔嗒声。车内立即充满了烟味。有人呼气。“必须提前打算，伯尔。预测。并且做好准备。”

“我在做，尤金。我就是那样的。”

“滚你妈的。从遇到那条恶狗以来，你啥都没学到。”

狗？

“我把它解决了，难道不是？”

“这倒是；可就是因为你一开始就出笨，才让我们陷进麻烦。你本该知道那老太婆当时带着那杂种散步的。”

布鲁诺。露丝·弗莱希曼。

“假如我们没有返回去善后的话……”他的声音逐渐变小。

“可我们还是搞定了，尤金。对不对？”声音含糊不清。

“等把她一解决，以后不就没问题了嘛。”

“给，你拿着。”

“柯尔特？嘿，谢谢。”

然后一片沉寂。

我试着正常呼吸，但吞不下足够的空气。咽反射³再次袭来。我的喉咙后部发出啜泣声。肯定他们会怜悯我的。

“要是再弄出声音来，臭婊子，我立马做掉你。就像对你的amiga⁴那样。”

这就是他们的怜悯。

我试着用鼻子轻微呼吸，咽喉部的紧张逐渐减轻。我力图用数数来计时，可就是数不过8。多莉真的死了吗？拉乌尔呢？这是去哪儿啊？

减速转弯。不知道车子开了多久，但从崎岖的路况推断，此刻已不在公路上。又转了几个弯，轮胎发出在沙砾上摩擦的声音，车停了，门打开，一双手拉出我，再推出去。我向前跌倒；微风传来青草刚被割下的气息，以及安静的波浪轻轻拍岸之声。

¹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生的抗议活动常与警方冲突，学生们被教示弱，不要抵抗、更不要硬拼，以此保护自己。

² 老墨：指在美国的以墨西哥人为主的拉美裔人，其肤色、面相具有大体相似的特征。犹如我们称一个美国人为“老美”。

³ 咽反射：咽喉部触到异物时发呕的感觉，俗称“干呕”，即前面提到的“恶心”。

⁴ amiga：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为（女性的）朋友。

第50章

眼前不断闪过种种影像，好像旋转木马的彩灯一般——这是自己头脑不清楚了！我蜷缩在一处寂静黑暗的地方，眼睛被蒙住，双手也还是被铐着，手腕擦伤处刺痛不已。也不知过了多久，下巴已经僵硬，嘴唇和喉咙干渴难忍，只能感觉到嘴唇上的胶带。

外面传来一阵拖拉的脚步声，然后是钥匙插进锁眼。门开了。

“快起来！”声音刺耳。哑嗓子尤金。

我努力伸腿想坐起来，但又摔倒了，右侧的身体和脸颊狠狠地撞在冰凉坚硬的地面上，两眼直冒金星。

“这臭婊子笨死了吧。”当时车里的另外一个声音说道。

一双手抓住了我，把我扯起来，我打了个趔趄，但那双手紧抓着我，把我往前推。一个又凉又硬的东西抵住我的脸。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是哑嗓子。

我摇摇头。

脸颊又被戳了一下。“是我的格洛克 1，”他说。“伯尔拿着那把柯尔特 2。”

我没动。

他把我嘴上的胶带撕下来，皮肤和嘴唇一阵刺痛；我发出一声呜咽。

“我说过什么来着？”他用格洛克使劲抵住我一侧的太阳穴。我的嘴唇不住抽痛，好像伤口上撒了盐一般！我倒抽了一口气。

我们啪嗒啪嗒地走过没铺地毯的大厅；好像铺的是地毯。有人抓住我的胳膊把我往高处推，走上楼梯，一共走了13阶。

楼上好像暖和了一些——看来之前是在地下室。我转向抓着我胳膊的那个人。

“水？”我哑声说道。

“我告诉过你闭嘴。”是哑嗓子。

“求你了……”我乞求到。

“该死。”

接着，“他妈的给她杯水，伯尔。”

脚步声。水涌出龙头，接到杯子里，随着杯子由空至满，水流声也由盛转稀。我几乎要感激落泪。又是一阵脚步声，随即有人把杯口塞到我嘴边。我急切地张开嘴，嗅得到清水中淡淡的氯气味，口中满含期待。

“没那么容易，臭婊子。”尖嗓子说道。“你说出我们想要的，才会给你水喝。”

杯子被一把拿走，水倒进水槽。我听见笑声。

“妈的，伯尔，”那个沙哑的声音笑道。“你倒学得挺快。”

突然一阵铃声，响亮而单调。

“走吧。”

眼罩被拿下来；随着一阵刺痛，明晃晃的光线闪着我的眼睛。

我紧闭双眼，过了一会才缓缓睁开一条缝；一个圆眼睛，梳着马尾的男人站在我面前。原来是他——那个开褐色卡特拉斯的！

他推着我走进门。

¹ 格洛克：指格洛克手枪，是奥地利格洛克有限公司（Glock GmbH）研制生产的一系列自动手枪的统称。

² 柯尔特：塞缪尔·柯尔特创办的柯尔特公司所生产的手枪，世界最著名的自动手枪之一。

第51章

耶利米·吉布斯懒洋洋地躺在艾弗森家的锦缎沙发上；他穿着白色亚麻布的休闲裤，丝绸衬衫，恰像一个悠闲的绅士。夜色紧紧拥抱着窗户，几盏台灯绚丽夺目。哑嗓子用格洛克枪管顶着我的脖子，把我推进了一把簇绒椅子。前面的红木桌上有一个大水壶，我眼巴巴地看着它。

吉布斯的两根手指抚摸着黄胡子，打量着我——似乎时间过了很久。他倒了一杯水，扑通扑通地放入冰块。

我的喉咙干燥似火，嘴唇张开。

吉布斯示意哑嗓子：“给她。”

那家伙拿起水杯，放到我嘴唇之间倾泻而下；冰水一下子塞满我的口腔，溅起水花并溢出，流过下巴、胸部，湿透了衬衣和牛仔裤。

“尤金，小心点！这地毯可是很贵的。”吉布斯起身夺过杯子，举到我的唇间，缓缓地把水倒进我的口里。

我狠狠地喝着。

“良好的教养只存在于昔日；对吗，艾利？”

他拿走杯子，我们目光相对——我赶紧转向一边。他把杯子放回桌上。

“只有我们才懂得礼仪。”他坐下来。“可是，擅自闯入算什么呢？”他愤怒地把手一挥，责备道。“他们——好啦，早就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可你呢？你应该比他们强些吧。”他挺胸昂首，面色冷峻。“你还真的以为我们不会改变警报器的密码？还真的以为能找到我们不想让人知道的东西？”

我动了动嘴唇。

“说什么？”

我声音低沉沙哑。“大卫呢？”

“别担心，他一到我们自然会接待他。”

我的头猛地抬起。

“不错，我们知道他正在路上。”

“我的电话。你们——”

他闪过一丝尴尬的浅笑。“包括你的电邮。”

“你们还企图杀害我父亲。”我怒火直冒。

他用手指梳理着头发。“老家伙倒很厉害，而且跑得快。算他走运。当然，他最终还是跑不掉的。”

“放过他吧，你已经抓住了我。”

“很抱歉。他知道得太多了。”

“什么？他还知道哪些我不知道的情况？”

他竖起一根指头贴住嘴唇。“你会明白的。耐心诚痛苦，果实分外甜。”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等着我称赞他博学——不过是卖弄罢了。

“亚里士多德之言。”

我不想理他，但又好奇他是从哪里学到的。难道他小时候也是独来独往，常常出没于图书馆？那不正是心理疾病的起点吗？

突然间，我想起了另一个常在图书馆的孩子。“你们杀害了喃喃，他可是无辜的！”

他耸了耸肩。“他在图书馆帮助斯库尼克。谁知道他听到了多少？还有——不用你问——不错，那个老太太——弗莱希曼。她是个绊脚石，但说出了你的名字，我们找到你就容易多了。”他用手指整理了一下衬衣领口。“你一直都没闲着，而且挺能办事，当然也就到此为止了。我钦佩你。居然还能侵入斯库尼克的电子邮箱，还有在巨人公园能躲过我的眼睛。”

我怒目而视。

他双臂交叉抱在胸前，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我们知道你发现了那份文件，你和你的男友。问题是，还有谁知道此事，艾利？你必须告诉我们。”

我看着他，目光坚定。

“别想当英雄，你不适合。拉蒙特知道吗？”

我紧闭嘴唇。

“别犯糊涂。”他把拇指向哑嗓子猛地一竖。

我摇摇头。

“唉，艾利。”他朝哑嗓子点了一下头。“本来以为你很明智的。”

哑嗓子一边用格洛克指着我，一边绕到我前面，从衣袋里取出一把瑞士军刀；一打开，寒光闪闪。他用枪管挑起我的T恤，然后在我右胸划过一刀。

我一声尖叫——火辣辣的剧痛穿透全身，鲜红的血液从伤口涌出。我开始倒下，但哑嗓子抓住了我，把我推回到椅子上。我疼痛难忍，眼前如红雾翻滚，脑袋无力地倒向一边。吉布斯的脸色混合着恐怖与着迷，似乎欣赏着一场可怕的意外事故，目光贪婪，舔着嘴唇。

“怎么样，艾利？”他身子前倾，嗓音低沉沙哑，似乎性意识才被唤醒。

“拉蒙特到底知道些什么？”

“不知道。”我喘息着说。

“你不是和他一起工作过吗？”

“没有。”

“别对我撒谎。”

我想把头移到另一边，可没那个力气。吉布斯再次点头。哑嗓子放下手枪，一把抓住我的T恤衫往上拉到颈子处，再把手滑到我的左胸，就像捏一个葡萄柚一样捏住我的乳房，然后划了一刀。鲜血喷射而出，我顿时瘫软倒地。他再一次把我提起塞回到椅子上。疼痛鞭打着我的皮肤，在我耳里发出巨响，使我全身颤抖。我大口吞咽空气，尽量撑着不要昏过去。

吉布斯起身走近我，他此时呼吸急促。

我使劲想要缩小。

“事实证明，你就是个麻烦，艾利。”

“我提醒过你。”一个新的声音从后面传来；低沉粗哑，几乎不像是女声。我扭过头。弗朗西丝·艾弗森出现在门口。

我不住喘气。

“弗朗西丝。”吉布斯满脸堆笑。“今晚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弗朗西丝缓慢地把轮椅滚进了屋里；一只骨节突出的手，从巨大的轮子上抬起；然后指了一下红木桌子。吉布斯倒了一杯水递给她。她喝了一半，便递了回去。

“我给你说过她会惹麻烦。”她吸了口气。“我们决不能浪费时间。”

“正在处理这事，”吉布斯答道。

哑嗓子大声道：“伯尔弄来了她的车。你还是要让它从桥上翻下去吗？”

吉布斯举起手掌。“稍等。”

我在椅子上扭动。

“很遗憾，艾利。玛丽安很喜欢你；这就是你现在还活着的真实原因。她说服我们不要伤害你。可现在，当然啦，别无选择。”

疼痛剧烈至极，简直无法忽略；但其他神经细胞却异常活跃，显示出惊人的潜能。此刻思路极为清晰，以前那些模糊晦涩的联系浮现出来。或许因为我猛烈地对抗疼痛，才让大脑的其余部分完全释放出潜能。

我转身面向弗朗西丝。“原来报告上是你的名字，并不是你丈夫的。”

“我说过不要低估她。”她身子前倾锁定刹车，然后靠回了轮椅后背。

哑嗓子插嘴道。“夫人，恕我冒昧地说一句，我们没有时间了。”

温热而黏糊糊的血液粘住了我的T恤衫；两边乳房疼得不住颤动；浑身无力，头晕眼花。真想蜷缩成一团，婴儿般倒地而卧；算了吧，别硬撑了。但疼痛并不放过我。一个念头闪过：引诱他们说话，拖延时间。

我张开嘴，双唇干燥破裂。“为什么？”我的声音低沉嘶哑。“我不明白。”

弗朗西丝神情淡漠地打量我，然后瞟了一眼哑嗓子尤金。“她有资格这么问。”

她双手撑着轮椅。“许多爱国的美国人……有产者……杰出人士……都信仰希特勒，和他的理念。分开麦子和麸皮。领袖们来自底层。这也有道理。但也总有一些人出类拔萃。我的父亲，亨利·福特，库格林神父，他们都看出了这些思想里的智慧。希特勒只是加速了实现其理想的进程。”

她微笑着，射来一个讽刺的目光。“有趣的是，我们的争论与犹太人无关。至少，开始时无关。你们犹太人很聪明。也很有用。对于我们而言，有色人种才是问题。棕色人种，黑种人，黄种人。他们才是麻烦。他们像兔子一样繁殖力极强，让世界人口过剩，消耗宝贵的资源。”她把头一甩。“还在战前我们就明白这个道理。”

“二战之前？”

“毫无疑问。”

“可是——可是当时你还只是个年轻姑娘呀。”

“身患小儿麻痹症、离不开轮椅的年轻姑娘。”

疼痛告诉我，继续让她说话。“小儿麻痹症？”

“父母带我全世界求医。结果根本没救，但他们还是不放弃，依然带着我到每一处温泉，每一个疗养院，尽管希望渺茫，最好的结果也只不过是稍有改善。”她的目光变得迟钝而模糊起来。“那是在瑞士，30年代，遇见了一个年轻英俊而志向远大的医生。他在法兰克福读遗传学。我父亲有一家制药公司，于是我们就有了很多共同的话题。这个医生对我的病也治不了，但他与我们很‘投缘’——就像你们年轻人

说的。他所说的，我们倾听，我们学习，我们喜爱。”

“门格勒！”我屏住呼吸。

“几年以后，他开始研究‘优等种族’概念；先是参加了纳粹党卫军，然后通过奥斯维辛的实验证明那个概念的正确性。但不幸的是，希特勒削减了他的研究经费，因为首先要保证军事、特别行动队以及所有集中营的日常开支。这时门格勒记起来了那个带着残疾女儿的美国富豪。当然啦，这时富豪已逝，女儿继承了制药公司。”

“你资助了门格勒。”

笑容加深了。“开始并没有。我非常谨慎。‘优等种族’概念颇有吸引力。那么令人动心，却又如此虚幻。怎么才能实现？耗资究竟多大？需要多长时间？而且当时我忙于带孩子，忙于做保罗·艾弗森夫人。”

“可你还是资助了他。毁灭生育、无情折磨、凶残屠杀——这就是你们的所作所为。”

她的笑容消失，目光变得钢铁般冷酷。“你知道吗，当你的丈夫为了一个娼妓而抛弃你的时候，你会是什么感受？”

莱尔。

“他完全被那妖精迷住了。给她买衣服，租房子，甚至捐钱给她的事业。他只不过是被那娼妓所控制，所利用。证据就是，魏斯一回来，她就像一只长耳大野兔一样跑回了魏斯的床上。”

她的目光柔和下来，一度充满了怜悯。“保罗就是个笨蛋。”然后恢复了冷酷。“他开始尊重、钦佩犹太人。对别的种族也一样。他甚至开始相信，我们的家族、朋友们以及我们圈子里的人都是错的。然后，当他开始捐款给——”恼怒的神色弥漫在她脸上。“这就不能容忍了。”

“于是你就资助门格勒，报复保罗。”

“他的理念很有价值，值得资助，至今依旧。战争也许结束了，但问题并没有解决。我们有道德上的义务继续下去。默默地坚持。在我们的实验室里。现在，可以肯定，我们已经超越了门格勒好几光

年。”

基因重组。基因定制。我竭力把相关的场景推出脑海。她的家人——丈夫，怎么能宽恕她？保罗·艾弗森为人正派，善恶分明，怎么能和这样的女人共度一生？除非——

“保罗毫不知情，”我突然说道。“他并不知道你在资助门格勒。”

“不错。”

“那么，是什么方式——什么原因——又是通过哪些人的……”，我接着说，试图解开过去的谜团。她资助门格勒。门格勒送报告给她。保罗·艾弗森对此一无所知。但有人知道，有人看过那些文件，或文件副本——也就是大卫在钟里发现的报告。“库尔特·魏斯。他拿到了报告。”

她扬起一只眉毛。“从斯库尼克手里拿到的。”

砸脑袋与库尔特都看过那份报告。他们以前认识。

“据说，砸脑袋的女人和一个德国情报员上床，从他的烟草袋里偷出了那份报告。”

和砸脑袋一起的女人——照片中那个。

她脸上掠过一丝得意的微笑。“斯库尼克传给了魏斯。可魏斯从没通过组织渠道传递上去。”她又喝了一小口水。“却在战后拿来与保罗对质。”

我听见了屋外的呜呜声，那是汽车引擎消音器的声音。我的目光扫过吉布斯，然后弗兰西斯，他们似乎还没注意到。我把身子挺直了坐着。

“保罗向库尔特保证，一定要调查此事。他冲回家来，要求我解释。我告诉他以后，他就说我们之间完了，他要离婚。”她凝视着旁边的落地式门窗，那儿覆盖着白白的薄纱，映衬着深蓝的夜色。“我当面嘲笑他。我说这有什么关系，你还不是被那娼妓甩了。‘魏斯把那份有着艾弗森名字的报告给莱尔看了以后，’我说道，‘无论你说什么她都不会相信了。’”

“保罗说我错了。他会请求莱尔原谅他，会用余生为我赎罪。”

她抚平自己的长袍，布料颜色很深，闪闪发亮。“当然啦，我说对了，莱尔抛弃了他。唉，保罗还不死心。可莱尔见都不想见他。然后，在魏斯遭到不合时宜的死亡以后，这关系就彻底完了。保罗知道那娼妓肯定会怪罪他。”

“不合时宜的死亡？可我还以为——”

“那时，情况非常紧急。有关集中营的内幕已经开始传出，人们惊骇异常。我们差点儿遭遇灭顶之灾。”

我全身一震，犹如掉落冰窖。“你杀害了魏斯！”

她简单地地点了一下头。

“可保罗决不能容忍此事。因为他知道莱尔会认为是他干的。”

“我说过，他是笨蛋。”

“于是他就自杀了。”

“似乎如此。”

似乎如此？“不，不可能！他可是你丈夫呀？”

她耸耸肩。“心脏病发作。也许是自杀。他威胁要把我们曝光。公司。研究项目。我们决不允许。”

车门砰的一声。脉搏开始加速。

“什么东西在响？”惊慌掠过吉布斯脸上。

“伯尔。进来，”哑嗓子喊道。

戴着钓鱼帽的男子出现在门口，“去看看外边是谁。”

“好的，尤金。”

吉布斯坐在椅子上烦躁不安。我还得让他们不断说话。尤其是我已经猜到了外面是谁。

不过，弗朗西丝又喝了一小口水以后，安静了下来。

见鬼。再想想，艾利。我不顾疼痛，清了清嗓子。

“砸脑袋坐牢那么多年出来以后，你怎么知道他又开始采取行动了？”

“问得好，亲爱的。”弗朗西丝摊开双手。“我们有同盟，有朋友。他们位高权重，提醒了我们。”

我皱起眉头。什么样的朋友？什么样的职位？然后想起来了。砸脑袋曾经给中央情报局发过电子邮件。“中情局？”

“有很多——最高层级的公共和私人部门都有——他们依旧和我们信仰相同，尤其是现在。”

“现在？”

“还不明显吗？社会已变粗俗，秩序意识丧失殆尽。愤怒与暴力司空见惯。甚至儿童上学都不安全。”

吉布斯接过话头。“如此之多的不公平依然存在。仅仅由于平权法案¹，优秀的年轻人失去了应得的工作，却让少数族裔得到；还有发给游手好闲者食品救济券及福利补贴等等；多样性²计划除了将平庸制度化以外一无是处，纯粹是浪费金钱；动辄数以百万计美元的经济发展项目，到头来却变成了贫民窟。”

我的大脑已经转不动了——好像进入了一个哈哈镜，那里黑白颠倒，是非易位，法西斯成了大救星。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³，”弗朗西丝说道，“大概是最杰出的军事理论家，说过‘准备战争即确保和平’。我们一直在备战。”她的眼睛斜视着旁边。“我那位年轻干练的朋友懂得新技术，他的同伴们，可以这么说，就是我的臂膀和腿脚。”她轻声地笑了起来。“我提供战略思想和——”

“金钱。”

黑暗似乎有了生命，它包围拢来，逼近我。

我试图扭动手指，但已完全麻木。想起了多莉和拉乌尔。“劳动节集会上引爆炸弹是你的战略部署之一？”

弗朗西丝两手紧握。“战争不可能只有一条战线。”

“你在制造混乱。引起内乱和无政府状态。”

“我们只是在加速已经存在的社会进程。”

“你们精心组织的，却要嫁祸于别人。”

“大众躁动不安，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你们声称为了拯救世界，干的却是首先毁灭世界。”

“这不正是真正的革命精髓吗？六十年以前发生的只是序幕，现在是为了我们的生存而战。”

“你不是在战斗，”我说道。“而是在资助恐怖主义。”

“那只是文字游戏。”弗朗西丝挥了一下手。“只有在不久以后，人们才会看清楚必须重建社会结构与秩序，而且必须要有英明果断的领导人，才能带领我们走出这场大动荡。”

“玛丽安。”

弗朗西丝微笑着。“或许吧。”

“可她正是你这么做的理由——是你这个战略必不可少的部分。”我突然闭嘴——一句私语卡住了：也许她并不是！

弗朗西丝等着我提问。“她或许认为她不是；她花了很多年学他的父亲，竭力让自己确信一点儿也不像我。可她是政治家，政治生命是最强大的激励因素。我预料她最终会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如果她不干呢？”

“如果她不干，那么……”她与我目光相遇，浅浅一笑。

外面突然传来打斗之声。哑嗓子冲到窗口。“伯尔？”

没有响应。他把窗帘推到一边，盯着夜色之中。

“伯尔？”

仍无响应。他转过身，用枪管指着我的胸膛。

“你想干什么？”吉布斯从椅子上跳起来。

“把该做的做完，”他拉开枪栓。“然后，我要——”

“不行，”吉布斯尖叫着，打断了他。“我们不能冒那个险。也不能有枪伤。只需一场事故。最好就是车子翻下桥。”他眼里冒火。

“把枪给我！”

“没有时间了——”

“给我！”

哑嗓子犹豫不决，目光从吉布斯滑向弗朗西丝。

“照办，尤金。”弗朗西丝命令道。“拿好你的装备。”她眼神冰冷，声音死亡一般平静。

哑嗓子很不情愿地把柯尔特交给了吉布斯，然后弯腰去拿帆布包；我先前还没注意到有这么个包在这里。我考虑冲向吉布斯；如果够快的话，可以在他开枪以前就撞倒他。也可能他打不中。但我的双手依然被铐在背后，没人帮助，我连站都站不起来。

思考，我用力对自己说。思考如何拖延时间。可我头昏眼花，四肢无力，很想睡去。我强迫自己挣开手铐。手铐的铁齿钉进了皮肤，剧痛迫使我醒着。

“拉蒙特知道，”我骗他们。“他的报道48小时后见报。”

“到了这个份上，当然什么都得说了。”

我嘴唇裂开。“你肯定？”

吉布斯眯起双眼。

哑嗓子匆匆站起，拿着一只装满清澈液体的注射器。“准备好了。”

“行动。”吉布斯点头说道。

1 平权法案：又称“平权行动”指在就业、教育等方面鼓励聘用、录取女性、少数民族等弱势群体的政策与法律措施。

2 多样性计划：指保证多元化社会各种因素和谐共存的政策与法律措施。

3 克劳塞维茨（1780-1831）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著有《战争论》。

第52章

哑嗓子逼近过来，那只空手扯弄着我的T恤；棉质T恤的褶皱吸满了伤口流出的血，此刻已经又黏又硬。我缩向椅子里面，目光和他衣服上的耐克商标齐平。

机不可失！我拼尽全力，双膝猛地往上一顶，撞到他的腹股沟处！

他眼露凶光，攥起拳头，向我的头部猛击。

侧脸顿时疼得钻心！我倒向一边，大口喘着气。他一把抓起我扔回椅子上。我瘫在那儿，下巴抵着前胸。

他揪住我右侧的乳房，使尽全力又是猛捏又是挤压。

鲜血从伤口喷射而出。

我尖叫起来，泪水涌上双眼，又一阵眩晕袭来；但在意识深处，我知道，就算是徒劳，也必须抵抗。

我唇焦舌燥，喉咙干渴，不由得咳起来，勉强咳出一坨痰液，使劲吐了出去，吐在哑嗓子的脸上。他没有去擦，只是眯起了眼睛，放开我的乳房，然后猛力跨坐在我的大腿上！我感到身体一阵抽痛。他用拇指按压注射器活塞，挤出一两滴液体，然后将注射器对着我。

还没等他动手，一道强光就照亮了幽蓝的客厅，随即是巨大的爆炸声。法式厅门的玻璃板被震碎，碎片飞溅满屋。哑嗓子从我身上跌下去，落到了我的视线之外。

紧接着是一连串的人影和激烈的声响。哑嗓子在地板上翻滚了一下就不动了——他大半个脑袋都被炸掉了，血和脑浆喷洒在地毯上。弗朗西丝用手抱着头，尖叫着，脸上写满惊恐。

大卫举枪瞄准。

吉布斯举起格洛克，不是对大卫，而是对着我身后。

爆裂声。又一道亮光从枪口发出，没有之前的那么刺眼。

一声尖叫——是我。

一声咒骂——是吉布斯。

我扭过身子，福阿德瘫倒在地，脚边是他的来复枪。

我又转回来，吉布斯摔在沙发里，身体绵软，一股鲜血染红了他的丝绸衬衣。

格洛克掉在了地上。

我看向大卫。

他放下枪。

第53章

福阿德被及时送到了医院。

吉布斯没人送。

哑嗓子也没有。

伯尔躺在后门处，失去了意识；像是被铁铲重重地击中了头部——不知是福阿德还是大卫干的。

我也到急诊室处理伤口——必须缝上几针才行。

大卫被带到森林湖市警局询问，此后我再没见过他。

弗朗西丝也被带去了警局；大卫似乎几小时后就出去了，弗朗西丝却不行。

老爸打的来到医院，把我接回了家。

下午，一辆看不出型号的蓝色车子出现在我家门口，下车的是两名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我和盘托出了我所知道的一切，并从窗井里取出了那份报告。

晚上，他们就拟定好了文件，就多起杀人案起诉弗朗西丝，包括杀害库尔特·魏斯、保罗·艾弗森、本·斯库尼克、露丝·弗莱希曼和多莉·桑切斯。

伯尔·格林曼因谋杀砸脑袋和多莉受到控告。

玛丽安在多尔郡被捕。

联邦警察突袭了戴利广场对面的一个施工场地，在那里找到了炸药、起爆装置和雷管。据说，假如这些铵油炸药被引爆，就会导致几百人——甚至上千人死亡。联邦政府要对弗朗西丝、格林曼和玛丽安提起恐怖主义指控。

玛丽安立即被取消了竞选资格。

当地警方和联邦调查局一同搜查了艾弗森庄园、圣约堂办公室和玛丽安竞选办公室，没收了电脑、文档和硬盘文件。

经过再三审问，罗杰·沃林斯基被认定毫不知情；他马上离开了这个州。

警方在水箱里找到一批私藏的冲锋枪、机关枪和手榴弹；经调查发现，这批武器来自尤金，而尤金则是雅利安国¹的活跃分子。

他们还发现一个米黄色金属工具箱。盒子已经打开，警方说可能是用铁撬强行撬开的。里面有一张照片，是砸脑袋、一个女人和一个婴儿在布拉格的一座桥上。

还有一张碎纸片，潦草地写着两个名字：玛格达和卡西娅·潘查克，以及一个乌克兰的地址。

里面还有一张泛黄的报纸，报纸上有两篇文章：一篇是《每日新闻》的一个段落，关于一名退伍军人在道格拉斯公园遭到致命枪击的事件；另一篇是关于保罗·艾弗森之死的报道，报道非常详尽。

最后还有一本通讯录，其主人是一个名叫彼得·舒尔茨的人。他是30年代芝加哥德裔美国人联盟的首领。弗朗西丝·艾弗森的名字也在里面。

经过仔细盘问，弗朗西丝承认了一切。我多想相信她的内心充满了悔意！但我知道，她是因为自负而坦承了一切。哪怕她的“宏伟”计划可能会被彻底粉碎，她也想让世人知道，只差那么一点她就成功了。

由于她的供述，拼图的最后一块找到了归宿。

她说，杀死库尔特后，有个人来找她，就是本·斯库尼克。本说认识库尔特·魏斯，知道门格勒的文件，并且还知道是她，不是保罗，杀了库尔特。她问本是怎么知道的，本就拿出了那个通讯录，并指着弗朗西丝的名字。那是彼得·舒尔茨在郎代尔枪杀了库尔特后落下的。斯库尼克还说，虽然这不是决定性证据，但他发誓要用余生搜集更多的证据。

但弗朗西丝击败了斯库尼克。她操纵了对砸脑袋的审判，将砸脑袋判了无期徒刑，并威胁说，如果他在监狱里都还不死心的话，就永远也见不到自己的女儿了。做完这些后，她认定危险已经排除。

直到不久前中央情报局有位同伙提醒他们，一个叫作辛克莱的男人正在调查解密的纳粹文件，他们才开始调查，很快就弄明白辛克莱就是斯库尼克；于是她命吉布斯及其同伙去除掉他。

很快媒体就蜂拥而至，我把独家新闻给了斯蒂芬·拉蒙特，并将所有的电话转到他那儿。他的系列报道变成了长达一个月的专栏，为此还上了两次拉里·金²的节目；甚至有传闻说，他要去纽约发展。

共和党推出了另一位候选人，但没人觉得他能获胜，民主党已经开始宣传伊利诺伊州的两名联邦参议员³已经属于他们。

我去医院看望了福阿德。他真是命悬一线！但外科医生们成功地除去了他胸中那块九毫米子弹的碎片——若再进去四分之一英寸他就没救了。拉乌尔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仅腹部有两处伤口。他哥哥正以他和多莉的名义举行劳动节的抗议。罗杰斯公园的图书馆管理员打电话来说哺哺恢复得非常好，下周就可回家。

第二个周末，我去犹太教堂为福阿德、拉乌尔——当然啦，还有哺哺——祈祷。然后为露丝、多莉和亚尼内祈祷。那天晚上，我又为砸脑袋和库尔特祈祷了一次。

我的瘀伤和刀伤逐渐变为紫色，然后是黄色，最后慢慢开始愈合。一天傍晚，苏珊叫我去散步。蟋蟀和鸣蝉的歌声此起彼伏，微风习习，暗示着夜晚开始凉爽。太阳沉到了树下，向我们脸上涂抹金色的余晖。

“这个砸脑袋——他是个英雄，对吧？”苏珊说。

“他当然是英雄。但这个故事里还有很多英雄。”我扭动手腕缓解僵硬。“砸脑袋、库尔特、艾弗森；甚至莱尔。”

“保罗·艾弗森？他也算？”

“他唯一的错误就是爱上了莱尔。”

“你之前还认为这是他杀害库尔特的原因呢。”

“我弄错了。他爱上莱尔后就变了。他想要坚持正义，但他对抗的是强大的邪恶势力——”

“而且是他的妻子。”

“那是个女魔头。”我声音颤抖。“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做了最佳的选择——为库尔特，以命偿命。”

苏珊扬起一边眉毛。“那么莱尔呢？她怎么算英雄？”

“莱尔看到了一个绝妙的机会——向纳粹复仇，牢记家族的苦难，为其家族争光。”

“通过与艾弗森搞外遇？”

“不是。她和保罗混在一起是因为她孤单而且害怕，不知道库尔特是否能回来，甚至以为库尔特已经死了。艾弗森有钱有势，还为她着迷。我猜，她与自己做了个交易。”

苏珊看起来很不解。

“如果莱尔能说服艾弗森帮助犹太人逃出纳粹的魔掌，就愿意成为他的情妇。”我们经过教堂。

“你听过以斯帖的故事吗？”

苏珊摇头。

“以斯帖是个犹太人，她嫁给了亚哈随鲁王。亚哈随鲁王不是犹太人，而且也不知道以斯帖是犹太人。但国王的一名大臣知道，那是个邪恶的人，叫作哈曼。哈曼非常阴险，他说服国王杀死所有的犹太人。以斯帖知道了哈曼的计划后，就去找国王，承认自己是犹太人，并乞求丈夫收回命令。最后，亚哈随鲁王收回了命令，并杀死了哈曼。以斯帖将她的族人从种族灭绝的灾难中救了出来。”

“故事倒不错。”苏珊皱起眉头说。“但为的是什么呢？伴随这些英雄行为而来的究竟是什么？他们之中哪个有好下场？你口里的‘英雄’大多命运悲惨。但弗朗西丝却活着，仍然有仇恨、暴力和罪恶。究竟改变了什么？”

我无言以对。

我们沿着哈普路往下走。

“我也知道这很难理喻，”我说，“可我总觉得有愧于玛丽安。”

她抬头看过来。

“她被困在——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之中。”

“得了吧，艾利。别告诉我她不知道自己的母亲是什么样的人。她自己做的选择，然后失控了。”

“那并不意味着她同意这么做。”

“她也照做了，反正都一样。”

“要不是认为她母亲会报复她，她不会这么做的。”

苏珊耸耸肩。“这恰好证明了，一个人无法逃避自己的血统。”

“你不相信救赎？”

“你相信？”

我没有回答。

她换了一个话题。“福阿德怎么知道你在森林湖？”

这个问题可以回答。“大卫从费城飞过来时，他去了我家。那时我已经离开了，但福阿德还在那儿等他。福阿德告诉他我有麻烦，然后他们都决定等我回来。但我一直没出现，他们就打电话给我爸，我爸就说了我的情况。剩下的就靠福阿德了。”

“怎么说？”

“那些花草。”

“什么？”苏珊歪斜着头。

“不久前我告诉过他，雇我的女人在森林湖拥有一个湖边庄园，草坪种着玉簪花和凤仙花。福阿德找到了那里。”

“凌晨两点？”

“探照灯是开着的。”

“聪明。那么，你后来和大卫联系过吗？”

远处的卡车声呼啸而来，紧接着又消失了。“他没回我电话。”

我们继续往前走。

“弗朗西丝快要成功了！要知道，两场精心的谋杀，看起来就像死

于心脏病。再搭上四条命来掩盖事实。而且玛丽安正在建造一个权力基地。她的影响力广泛而深远；甚至供养着市长。”

“还有你。”

“对，还有我。”我抬起头。“她自己的雷妮·瑞芬舒丹⁴。”

苏珊拍打一只蚊子。“我还想知道一件事情。”

“什么？”

“弗朗西丝之所以要杀人，究竟是为了实现她的理想呢，还是仅仅因为她丈夫有外遇要抛弃她而一怒之下的冲动行为？”

¹ 雅利安国，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宗教组织，自称为“白人基督教分裂主义者。。

² 拉里·金，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人，著名主持人，有“世界最富盛名的王牌主持人”之称，是第一个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

³ 美国联邦参议员每个州只有两个名额。

⁴ 雷妮·瑞芬舒丹（1902-2003），生于柏林，电影演员，电影史上最出色的导演，其影片《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成为世界纪录片的经典；希特勒邀请她拍摄了几部重要的纳粹政策纪录片，因和希特勒的关系一生遭受非议和责难。

第54章

第二天我去营地接蕾切尔。只过了四周，她长高了，也晒黑了，看上去很健康。回家的路上，我把这一段经历中估计她能接受的都给她讲了。那天晚上，我们出去庆祝她平安返家，第二天睡了个大懒觉。

我正在花园里拔着杂草，一辆破旧的普利茅斯停到了路边。蕾切尔本来在房间里听音乐，此时却扯下耳机冲出门来。

“爸爸！”蕾切尔欢叫着，双手抱住她父亲。

“宝贝儿。”他不住地拥抱她，亲吻她。一如往常，他身穿熨烫整齐的卡其裤和蓝色衬衣，帅气逼人。我理了理皱巴巴的短裤，等着条件反射式的不快情绪袭来——但并没有。

“嗨，艾利。”他好不容易从蕾切尔手臂中脱身出来。

“嗨，巴里。好久不见啊。”

他没有说话。

我抓了抓脸。就这样任我调侃，不像他的做派。

“我过来看看蕾切尔，还有——”他顿了一下。“来感谢你。”

“谢我？谢什么？”

“你做的事。”

我皱眉。

“那笔贷款。”

“什么贷款？”

“你那位银行家，大卫·林登，为我安排了一笔贷款，还款条件还可以。”

心里一颤。“他做了什么？”

“艾利，别这样。我知道是你的意思。他都告诉我了。”

“大卫·林登替你申请了贷款，让你补回股市亏损？”

“他在费城办的手续，把文件拿到这边的。”

“他人在这儿？在芝加哥？”

“我们刚在丽思·卡尔顿签了合同。”

我和蕾切尔互看了一眼。“巴里，你会照看蕾切尔的，对吧？”

“呃，我没想到——”

我跑上楼，换掉园丁服。“记着让她打扫自己的房间。”

我开车疾驰在公路上，每一条神经都随着引擎的嗡鸣而颤动。我把车停在离酒店半个街区的地方，然后一路冲进电梯。电梯上升中，我焦虑地点着脚。该死，怎么这么慢？到了酒店前厅，我冲向电话机。

响了第二声，他接听了。

“你在哪？”我有点气喘。

“1612。”

上到16楼费了好长的时间！我终于跨出了电梯！

走廊尽头的一扇门打开了，大卫站在门口；室内的灯光从他身后溢出，构成了一幅画的边框。

我跑起来。

离他一步之遥时，我站定，摊开双手。“为什么这样做？”

“为了感谢你。”

“谢我？我才应该谢你。你救了我的命。”

他耸耸肩。“那我们扯平了。我找了一辈子的东西，你帮我找到了。”

我的手垂下来。“意思是你接受了？保罗·艾弗森的事？”

“保罗·艾弗森为人正派、品行端正，坚持正义。”他笑了。“库尔特·魏斯也一样，他们都是我的父亲。”他拉起我的手，看到上面的疤痕，皱起了眉。“他们所爱的那个女人，我的母亲，和他们一样坚持自己的原则。他们三个都坚信某种超越自身的东西，并且付诸行

动。”他抚摸着我的手背上的细痕。“能继承这样的遗产，我无比荣幸，又深感卑微。”

他的脸靠近来，我禁不住眨着眼睛。

他抬起我的下巴。“你将我的过去给了我，艾利；现在，如果你愿意，我想给你我的未来。”

他拉我进去，关上了门。

尾声

黑海港口敖德萨¹。

从波将金阶梯²上下来，走出两三个街区便到了闹市区那个咖啡馆。这儿也像黑海其他的港口一样，处处是瓷砖地板和粉刷的灰泥墙壁，给人以地中海沿岸的感觉。

一张桌子上，两个男子下着象棋；杯子里，浓浓的黑咖啡还剩下一半。

另一张桌旁，一位衣着得体的女士穿着定制的蓝色西装，一头短发夹杂着灰色的斑点，但那双蓝色的眼睛顾盼生辉，暗示着她年轻时风韵非凡。

我们的翻译向她走近；翻译是一位年轻的金发女郎，问过我们好几次是否可以寄给她一些美国的CD。那位女士面带微笑，犹豫不决地伸着脖子向我们张望。

我伸出手去，大卫也伸出手。翻译开始工作。

“我叫卡西娅·沃基尼诺娃。我一直很想见到你们。”

“我们也是，”大卫说。

我们坐下来，点了一些饮料。饮料送到桌上，卡西娅就开始讲她的经历。她终生都住在乌克兰，成为祖母以后搬到了敖德萨。她把那瓶淡黄色的汽水移到一边，伸手在一个草编袋里翻找，取出几张照片，照片上是三个健康活泼的孩子，两女一男。

“你呢？”她向我们摊开手掌。

我取出蕾切尔的照片递过去。她指着蕾切尔的眼睛，然后指着我的眼睛。

我们都笑了。

“家人至关重要。”她双眉之间那些垂直的皱纹加深了。“我从不知道父母的情况。他们二战时就亡故了。”

“你母亲名叫玛格达·潘查克？”我问道。

她点点头。

大卫拿出那张砸脑袋与女人和婴儿的合影。“这是你母亲吗？”

她仔细查看着照片；抬起头来时，眼眶已经湿润。

“照片里这个男子是你的父亲，他叫本·辛克莱，是一位英雄，反法西斯战士。”我说道。

她两眼放光，颇为自豪。

“你母亲是怎么亡故的？”

卡西娅挺直了腰杆。

“她参加了抵抗组织，在敌后战斗；有一次，她给盟军传递情报时被俘，然后被杀害。当时我还是婴儿。姨妈带着我，在基辅³。”

“卡西娅，”大卫说，“咱们每人来一份荷兰杜松子酒吧。我们也有故事讲给你听。”

（本书完）

¹ 敖德萨：乌克兰南部城市，黑海最大港口，敖德萨州州府所在地。

² 波将金阶梯：敖德萨最有名的象征，被认为是从海上方向正式进入城市的入口。

³ 基辅：乌克兰首都。

后记

亲爱的读者，恭喜你读完本书。

真与新，是本书最显著的两大特点。

《谋杀鉴赏》初版于2002年，是莉比·赫尔曼五十多岁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一问世就在美国作家圈好评如潮，翌年即获得《读者的选择》最佳小说奖、国际推理小说大奖安东尼最佳小说提名奖。

莉比·菲舍尔·赫尔曼，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与文学学士，纽约大学电影制作硕士，电视纪录片制片人，1973年曾在华盛顿播报过水门事件，把尼克松总统硬生生拉下了台。她不仅创作新式侦探小说，而且曾与人合编《悬疑推理小说写作指南》，堪称学者型作家。

先说真。一般的作品能做到艺术的真实就不错了，本书则是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巧妙统一。读者从注释中可以看到，大量的地名、商品品牌、人名、影视及文学作品都是实有其人、实有其物的；至于艺术的真实，指的是人物、故事皆为虚构，但那类似的人物与情形您在现实生活中常能遇见。例如《西游记》是神话、猪八戒当然也是虚构的，但这个人物却最真实，人物形象最丰满。您读了本书会感叹大量的作品假得很，有比较自然就有鉴别。

再说新。好的作品首先是思想内容上创新，带给读者深深的思考。

主题新。反恐，但并未提到IS或塔利班、基地组织，而是把60多年前的纳粹暴行与当今的恐怖活动联系起来，书中出现的唯一一个穆斯林是友好善良热心的守法公民，更是女主角的朋友；书中涉及到划分恐怖主义的标准：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杀戮驱赶，是出于恩怨情仇还是出于某种思想观念？人们应该平等和睦相处或至少可以井水不犯河水地并存，还是只有自己这个群体才最优秀、才有资格生存，要建立自己这个群体的理想国度，别的群体只有死路一条？历史与现实就是这么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遗憾的是，纳粹思想还大有市场——难道现实总是历史的重演？

题材新。一般认为，推理分析是男人的强项，女人是感性动物，

理性是其弱项，就连阿加莎·克里斯蒂，本人是女性作家，但其侦探系列小说的主角却是名叫波洛的男性大侦探。本书主角却是女性，不仅如此，而且既不是警察也不是私家侦探，破案也不是她的爱好，却偏偏破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惊天大案。

写法新。就我所知，这类小说的写法目前有三种模式：

福尔摩斯模式。这是传统写法，也是最自然的，大概任何人想写这类题材（无论小说影视戏剧），很自然就会想到这种模式：要么是有人来报案，要么是发生案子，出动侦查，寻找线索。

波洛模式。这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创新。案件发生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这个空间里几乎人人都有作案嫌疑，经过推理联系其他线索，一一排除，最后真相大白。想想《阳光下的罪恶》（海滨度假屋）、《东方快车谋杀案》（列车上）、《尼罗河上的惨案》（游轮上）；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商店里）《空中杀人现场》（飞机上），看书名就猜到是这种套路。

第三种就是福尔曼模式，即本书这种，随着事件的发展，蛛丝马迹越来越多，那些有点儿反常之处才逐渐引起怀疑和重视。这是不是莉比·赫尔曼的首创，留给研究侦探小说史的专家去考证。这种写法，其实才更真实，有几个案子在最初就可以把范围缩得很小的？所以阿加莎·克里斯蒂要把它设置在旅游途中。

下面打算回答从好几个网站的读者评论中提到的三个问题。

第一：故事推进很慢。

首先祝贺您被故事吸引了，心急如焚，急于想知道下一步怎么发展，但下一章却宕开一笔，并没按你的思路推进。其实这是本书剧情所决定的，否则就太假了。因为主人公并非警察，也非职业侦探，她有自己的生活重担，不可能一整天一条线索接着一线索地查下去，况且最初也不知道斯库尼克与弗莱希曼是被人害死的，警察到了现场也不立案，虽然狗儿不在了是个疑点，但警察都不重视，一个普通的40岁单身母亲，突然撞见了死人，她会那么镇静地怀疑那是被人谋杀而去追寻线索吗？更重要的是，水不紧鱼不跳，对于尚未掌握政权的犯罪集团来说，若不是感到有暴露的危险，他们会主动跳出来杀人灭

口吗？主人公要挣钱还房贷、要照顾自己的女儿、牵挂八旬老父，正处于生活与情感困境之中，操心的事情很多，对于连警察都不重视的细节，怎么能一下子就引起警惕呢？她只是对斯库尼克的身世感兴趣，查找过程中遇到的一连串反常现象才逐渐引起了她的警觉，她对此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故事没有按照我们熟知的套路进行，正是本书在该题材写作艺术上的创新，给了我们全新的感受，也让我们思考种种社会问题，尤其是恐怖主义产生的土壤。

其次，罪案之所以发生，正因为有滋长罪案的政治、经济与思想方面的温床，作者就是要揭示出罪案产生的根源，这正是本书的深度之所在。

其三，从情节设置上看，这正是“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方才引人入胜。刚刚发现一个线索，你以为能顺藤摸瓜，它却断了；断又没彻底断完，而是时断时续，时隐时现。疑难复杂的案件不正是这样的吗？

第二：故事堪称一流，推理比较平淡。

其实，本书的推理与福尔摩斯、波洛完全一样，否则怎么能够破获如此惊天大案？推理无非就是根据一定的条件推出一定的结果，条件与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具体到破案，条件就是线索、证据；在福尔摩斯、波洛那里，前面都不出现条件或只出现一两样条件甚至假条件，他们掌握的线索并不写出来（福尔摩斯揭开真相前往往要消失几天，大家都着急得不得了才突然出现，他这时已经找齐了条件），最后才集中揭开谜底。所以我们觉得他们很神奇，很了不起。而本书以第一人称叙述，发现一个反常之处心里就要想一下，后来把所有的疑点集中起来，每一步我们都和主人公一道在思考，其结果就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很自然地得出了结果。正因为如此，也才锻炼了我们的思维能力。如果某个案子警方每找到一条线索（真的线索）都通知你，最终把所有的线索都汇集到一起时，你还会觉得突然、神秘吗？再打个比方，福尔摩斯、波洛都是先说出答案（大家当然觉得突然、神奇），然后说计算步骤；本书是你和主人公一步一步地计算，最后得到答案。读者也在不知不觉中锻炼了思维能力。这正是本书的特点之一。

其三、有一位评论者说：

因为是在路途上看的，阅读的过程并不是十分连贯，但是整体的故事还是很好读，比较喜欢故事中关于歧视的问题但作为侦探小说还是有些庞杂了。

首先应该称赞您，您看到了内容的丰富性。或许我们青少年时期读惯了福尔摩斯、波洛系列，头脑中逐渐形成一个“侦探小说写作套路”的思维定式，受其牵制，纵使我们看到内容的丰富性，也对挣脱套路的新颖感到不适。其实古人就曾说过：“文有法而无定法”，“随物赋形”（苏东坡），即根据具体的写作内容确定不同的表现形式。况且，推陈出新是艺术发展的规律。

因为本书的案件是根源于重大而广泛的社会问题，种族、劳工、政治三大问题盘根错节，贫富悬殊、社会不公，这些都是产生恐怖主义的土壤；所以这才是本书内容上的一大特点：广泛而深入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可以说是当代美国社会的显微镜与解剖刀。这就在深度与广度上超过了一般的侦探小说。侦探小说属于通俗文学，原本是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读物。

这种内容的丰富性却构成了本书的又一大特点：既具有通俗文学的娱乐性，又具有严肃文学的重大主题、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

我们常说，长篇小说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具有帮助我们全面具体入微地了解生活的功能，因此，本书也能帮助我们了解美国当代社会生活。

其实，本书涉及的问题相当多，全都发人深思。

顺便说一句，有人评论一部同类的日本作品就称赞它“超越侦探小说”；很奇怪，同一种现象，在日本作家那里就是优点，到了本书怎么就成了毛病了呢？

简而言之，本书是一部鲜活的时代画卷，比较全面而具体地反映了当代美国的社会现实、社会心理与人性变异，是一部探究恐怖主义根源的佳作，思想内涵极其丰富，细读慎思，或有裨益。

最后说说本书的翻译。我本人生于1952年，80年代中期开始学习

翻译，学过多位大师，主要取法于傅雷、李文俊、庄绎传，坚持“学我者生、仿我者死”“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之原则，只唯实、不盲从。讲究“得气”，即找到感觉，探究作者匠心，以求在译文中再现：叙景状物，身临其境，言语情态，跃然纸上；行文讲究声音节奏之美，让译文读者的感受不下于原文读者的感受，不仅读了故事，而且还要享受语言的美感，既不能让作者蒙羞，更不能糟蹋了咱们优美的汉语。另外两位译者，一位是职业译者，翻译经验丰富，涉及许多领域；另一位毕业于外经贸大学英语翻译专业，此前曾在另一出版机构担任过翻译项目负责人，作者曾称赞她的英语“perfect”，现在芝加哥大学深造。因为作者为女性、主人公也是女性，女性译者有利于把握主人公在某些特定场合里复杂微妙的心理状态及感觉，即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处；其他情况，见《译者的话》。总之，三人优势互补，由我统稿定稿，恭请读者、方家指正。

欢迎读者与译者、作者交流讨论（作者也能读中文）。

本书第二、三、四部即将陆续上市，精彩依旧，敬请关注。

再次谢谢诸位读者。

汪德均

2015/12/29

迷失哈瓦那

莉比·菲舍尔·赫尔曼 (Libby Fischer Hellmann)

张超斌 李卓芙

迷失哈瓦那

**《谋杀鉴赏》作者赫尔曼又一获奖新作
堪称古巴版《四世同堂》**

2014年书架无边杂志年度最佳好书奖
2013年芝加哥作家协会年度最佳小说提名奖
2013年前言评论杂志年度最佳悬疑小说竞赛决赛入围奖

莉比·菲舍尔·赫尔曼 (Libby Fischer Hellmann) 。 著
张超斌 。 编辑
张超斌 李卓英 。 译

Fiberead
- 2015 -

迷失哈瓦那

第一部分 1958年——古巴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部分 1989-1992年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部分 现在 芝加哥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五章

第五十六章

致谢

参考资料

第一部分

1958年——古巴

第一章

爆炸发生后的半秒钟里，费德里科·瓦斯克斯有点没反应过来。割裂热带晌午阳光的那道白光可能是幻觉，他一眨眼就会消失不见。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惊人地清脆，紧接着传来一阵轰隆声，铺面而来的热浪和随之而来的沉寂都像一场梦，就连晃动的地面、吱吱作响的窗户和抖动的树叶，都显得那么陌生、诡异。

可那些气味说明爆炸确实发生了。哈瓦那灼热大街散发的石灰味被火药味所取代，紧接着是焦糊味中间混杂着酒精——或是汽油？——的芬芳。

这不是一场梦。

一声尖叫划破沉寂，接着又是一声。火焰从街角的银行里喷薄而出，一道道橘黄色的火柱沿着银行大楼四面攀爬而上，最后变成股股黑烟。拉兰帕大街两端的车辆骤然停止，惊慌的路人四散奔逃。瓦斯克斯待在自家的珠宝店里，离爆炸地点100英尺（30米左右），他很安全，但恐慌像瘟疫一样四处蔓延，他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一股甜得发腻的芬芳像烤架上滋滋作响的肥肉一样，慢慢渗入空气中。

“噢，天啊！”他向店里唯一的一位顾客喊道。“这是怎么回事？叛军横行山野是一码事，可一跑到哈瓦那市……来到拉兰帕大街上……”他拧着双手，“这肯定没什么好结局。”

名叫帕切利小姐的顾客跟他走到店前，一同看着面前的景象。瓦斯克斯感觉她并不害怕。这跟大多数女人不太一样。她只是静静地看着。

几分钟时间内，拉兰帕大街就被鸣着警笛的警车封锁起来，一队消防车、救护车和军用吉普紧随其后。警察在街区的两端都设立了路障，一群士兵在努力控制围观人群——随着最初的恐慌淡去，这里已经聚拢了不少人。

瓦斯克斯侧头看着这位年轻姑娘，她在一片骚乱中表现出来的镇定让人有几分不安。话说回来，她并不是古巴人，而是美国人，有着意大利血统，来自一个颀颀之间便能让人碎手断掌的家族。她和她的家族现如今是他最好的主顾。他伸手捋了捋夹克上的翻领，清了清喉咙说道：“抱歉，小姐。”他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刚刚失态了。有点……不得体。你没事吧？给您倒杯水压压惊吧？”

姑娘似乎什么都不需要，只是摇了摇头。她一头黑色长发，高颧

骨，身材苗条而富有曲线，是那种只要是男人都会驻足投目的女孩。她那双黑色的大眼睛炯炯有神，男人一看之下往往会忍不住再看一眼。他怎么可以……瓦斯克斯赶紧打住，他老得都能当她爷爷了。“我去把您的表取来。已经准备好了。”

“哎，瓦斯克斯先生，管它什么表不表的。”她从店铺的窗户向外望着说道。刺眼的午间阳光还是那么强烈，银行那边的场面一片暗淡。“你说会不会只是一场意外？煤气爆炸？会不会是什么东西热过头了？这种事可是……”

“不可能。”他打断她的话。“太平洋银行是政府银行有巴蒂斯塔 1……”他停顿了一下，“……和美国人撑腰。”

姑娘低下了头，瓦斯克斯不知道她是生气了，还是出于羞愧。帕切利小姐的父亲是位经理，也是拉佩拉（哈瓦那最新、最奢华的度假娱乐场之一）的半个老板。在此之前，她父亲曾在东方公园赛马场的赌场为梅耶·兰斯基 2 做事。瓦斯克斯不太喜欢帕切利先生，但又要靠他过日子。在帕切利的推荐下，游客们蜂拥至瓦斯克斯的店里，抢着买些手镯、戒指之类的小玩意当作哈瓦那之旅的纪念品。帕切利从来没要求过回报：不要回扣，不要打折，什么都不要。尽管如此，这个姑娘和她的家族还是局外人。跟所有的殖民主义者一样，他们有钱有权势有地位，人们或许能容忍他们，却从来没有真正接纳过他们。

姑娘伸着脖子望向银行，脸上一片哀伤。“我小的时候，父亲常常带我去那家银行。我还记得大理石地板是那么地冰凉，尤其是在天热的时候；天花板上挂着的电扇扇叶缓慢而慵懒地转着；每次来的时候，我都会站到那些黑色高柜台前，量量自己又长了多高。”她的声音越来越小，瓦斯克斯几乎为她感到难过。接着她摆出一副决绝的样子，似乎已经做出了决定。

“瓦斯克斯先生，我以后再拿那块表。我想去银行那边看看。”

他掰了一下僵硬的手指，“不行，小姐。这主意不好，太危险了。在这儿等到大街恢复秩序吧。我给你父亲打电话，告诉他你很安全。”

“可是如果有人需要帮忙呢？我可以……”

一辆尾部宽大的黑色加长凯迪拉克突然停到路边，一个身穿黑色长裤、白色衬衫戴着黑色帽子的男人跳了下来。

是司机。他怎么开进兰帕大街的？瓦斯克斯打开店铺的门，看到司机把车开到了人行道上。原来是这么来的。在附近围观血腥场面的几个店主和行人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可能不知道车主是谁，但是隐约流露出的敌意表明他们知道来者肯定是个富人，所以绝对不能轻

信。

“太迟了。”姑娘耸了耸肩，走出店门。“恩里克！”

司机迅速转过身，一看到她瞬间如释重负。他赶紧跑过来，“帕切利小姐，你一定要跟我走。你父亲快担心死了。”

“告诉他我没事，我想留下来。”

“不行，弗朗西斯卡小姐。”他抓住她的胳膊，“你父亲说你必须回家去，现在就走。”

她似乎突然泄了气，任由他领着向车走去。瓦斯克斯知道这个司机其实是个保镖，专门雇来在这种情形下保护她的。瓦斯克斯看着她向银行望了最后一眼。

水从水管里喷出来扑灭了火焰。几个躺在轮床上的人被推向救护车。围观的人还在聚拢，看起来毫无秩序，不过尖叫声和警笛声已经停止，只剩下偶尔的呼喊声和命令声。两名警官拖着一个似乎已死的人从银行里冲出来。瓦斯克斯马上

别过脸。

司机领着姑娘走到凯迪拉克旁边，引擎还在转着；瓦斯克斯看到排气管喷出一小股白烟。司机打开后座车门，姑娘爬了进去。

1 鲁本·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萨尔迪瓦（1901 - 1973），古巴军事领导人，1933年-1940年为古巴实际的军事领导人，1940年 - 1944年为古巴合法总统。之后他又通过军事政变于1952年重新成为古巴最高领导人。但是他的独裁政府同时也招致了诸多反对，尤其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反对组织。

2 梅耶·兰斯基（1902-1983）：梅耶·兰斯基出生于一个波兰犹太家庭。1911年，他与他的母亲和弟弟移居美国。他是犹太黑帮的教父，在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掌控了美国犯罪帝国的经济命脉，在古巴也有非常大的势力，甚至能操纵古巴总统的选举。

第二章

拉佩拉：大爆炸前夜

那些鸵鸟羽毛没有排列整齐。弗朗西可以分辨出来；她已经在拉佩拉看了几十次这个表演了。那些歌舞女演员的头饰应该形成一股绝对水平的粉白色波浪，当她们跳舞的时候头饰就会整齐划一地摆动。

“这要求很高吗？”要是舞蹈编导马可在的话，他一定会撅着嘴，扬起他那高昂的鼻音，“毕竟你没穿多少衣服嘛。”

但是马可现在回美国度假了，这些羽毛就变得凹凸不平、参差不齐。弗朗西抿一口代基里鸡尾酒，想要搞明白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她仔细地盯着舞台看。

那里。左起第四个女孩比其他女孩矮了至少两英寸。这些女孩理应身高一致——162厘米左右——高差至多不超过2厘米。可能有一个女孩生病了，现在高温酷暑倒不奇怪，他们可能临时安排了一个替补演员。替补演员的舞步是对的，但是她站的位置不对。她应该站在边上的。

弗朗西想，要是被她爸爸知道了，他肯定会大发雷霆。拉佩拉的一切都应该完美无缺、优雅时尚。数不清有多少次，爸爸会因弗朗西都未留意到的细节怒骂员工。她注视着这些女孩，反复斟酌。也许他没有必要知道。他的眼睛没有她那么犀利——至少在表演方面是这样——况且这些时日他正在烦心其他事。她大可以在表演结束后跑去后台，好好地警告舞台经理一番，到了午夜剧场的时候，一切就会恢复正常了。

话说回来，可能这也无关紧要。观众大概都没留意到吧。反正他们也没有心思管这些姑娘的头饰；他们只会色迷迷地盯着姑娘们那布料少得可怜的装饰着耀眼亮片的比基尼。每当有一个女孩婀娜摇摆地走过舞台，摆出一系列性感迷人的姿势（马可称之为数字舞），此时观众们就会目不斜视地盯着她们的美胸大腿。

弗朗西最后决定什么都不做了，随她们去吧。这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她往后靠躺，想让音乐把自己淹没。跟这些女孩一样，音乐也必须性感撩人，把哈瓦那性感无忧无虑的气氛渲染到极致。挑逗充足，酒水不断，游客们自然就会在赌场里松开钱袋子。这就是他们的经商理念。

与此同时，每个人都知道游客们，尤其是美国游客，根本听不得正宗的古巴音乐。他们理解不了这般异域风情的音乐，他们怎么懂得欣赏。乐队卖力地激情演出，时不时加上一段即兴重复的拉丁音乐，但是一切都经过百般练习。熟悉才是关键词。恰恰音乐或者更具异国情调的伦巴音乐，搭上康茄鼓悠扬的萨克斯或者小号调和演奏，就像是本尼·古德曼¹遇到桑蒂利亚教。就连弗兰克·辛纳屈²也会来哈瓦那表演。她想象着弗兰克·辛纳屈表演桑蒂利亚祭歌会是什么情形，不禁咧嘴笑了。

“什么事情这么开心？”一个男子在她耳边低语。

她转向尼克，紧握着他的手。尼克·安托内蒂爱弗朗西，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她的父母——酒店的经理——特意给他们留了一号桌；甚至当管家看到他们二人在一起的时候，都比平日还要更热情地巴结。现在是一年最热的时候，尼克仍特意从芝加哥南下古巴来看她。

“无事不登三宝殿。”那个下午，她妈妈一边扇着扇子一边笑眯眯地跟她说道。

“你这么说是因为你了解他的家庭。”弗朗西回应道。

“那又怎么了？他们家财万贯。他天资聪颖，更是毫不艳俗。”她仔细地想着弗朗西，“而且青春易逝啊，弗朗西斯卡。”

“妈妈我才18岁。”

“我不是说过了吗……”她妈妈睥睨着她，“我想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想安定下来。尼克疯狂地爱着你。”弗朗西不说话，她的妈妈又补了一刀，“你也知道这个世界可不欠你什么。”

弗朗西叹了一口气。数不清她听父母提过多少次这些事了，总是那些陈词滥调。要是她跟某个爸爸不认识的男生约会，他就总是唠叨，“他爹开的什么杂货铺啊？”

至于尼克，她父母亲不会给出各种恼人的评价。安托内蒂和帕切利家族是世交，大致他们的祖先还在旧大陆的时候就已经相识了。尼克比弗朗西大两岁，他们还在襁褓的时候就在一起在沙箱里玩耍了。现在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念大学四年级。他是安托内蒂家族第一个走进常春藤盟校的人，这让他的父亲可骄傲了。他英俊潇洒披着一头浓密的金发——他也有意大利血统——长长的睫毛下一双绿色的眼睛熠熠闪亮，三年运动锻炼出来的健美身材更是让人着迷。本科毕业之后，尼克会去就读商学院。她的母亲一直提醒她，能钓上这么好的小伙子可是三生修来的福分。

他把手臂搭在她的背上，“要不要跟我分享下，让我也一起笑

笑？”他问道。

她转过身来露出一个微笑，“无关痛痒的小事啦。”

他吻吻她的脸颊，“你开心就好。”

弗朗西环视一下大厅。拉佩拉坐落在哈瓦那的上流社会区——维达多区，它地占马勒孔海滨大道的整整一个街区。度假村里处处显尽奢华：高占三层楼的大堂，装满亮镜的墙壁天花板，豪华家居，还有精致的枝形吊灯。那盏枝形大吊灯上的灯从不会全部打开，否则方圆一里阴影尽消。赌场规模很大，也是全哈瓦那雇佣最多发牌手的赌场。实际上，拉佩拉比里维埃拉酒店，甚至是新开的希尔顿酒店还要豪华。除此之外，拉佩拉全场均有空调覆盖，这在淡季时有助于增加收益，因为人人都知道赌徒凉快的时候，钱袋自然敞得更开。

“看看这群人。”弗朗西说道，“现在是八月中旬。本该是旅游淡季，但这里还是座无虚席。当然现在的客人跟你在冬天见到的那些客人可不一样——你也知道，那些女人白天在游泳池边沐浴一天的日光，夜里穿上貂皮披肩就住这里奔。”

尼克稍侧脑袋，仿佛想弄明白她究竟意指什么。

“这些游客都是预算充足的，不然他们也来不起这里。他们穿着华衣丽服，大把大把的血汗钱在赌场里肆意挥霍，还美其名曰享受人生。”

“没有人逼他们来啊。”尼克说道。

“这倒是事实。”她摆摆手，“但是你去外面看，看那些守在在米拉马尔区、守在马勒孔海滨大道的小男孩，他们跳下悬崖就是为了捞几个1毛5分的钢镚。还有那些女孩，为了讨一碗米饭一碗青豆被迫站街卖身。有的人敛财无数，有的人身无分文，真的很不公平。”

尼克把她拉近自己，“弗朗西斯卡我就爱你这一点。你是那么博爱众生。”

“不是我博爱，是其他人太狭爱。”

一个穿着礼服的服务生走近，手上端着另一轮的酒水。

“谢谢你，拉蒙，但是我们已经喝够了。”她看看尼克，“你还要吗？”

尼克摇摇头。

“那你还要些别的东西吗？”拉蒙问道，“一些甜品？或者一杯冰淇淋？”

“不用了，谢谢。”

拉蒙点点头转身离开了。弗朗西看着他走远。

“就拿拉蒙来说吧。那天我无意听到他和酒店经理的谈话。他母亲病了，他得带她去医院看病。他请求能加多轮班，这样才能付得起她的医药费。他说她的药都是从纽约空运过来的。”

“真可惜。”尼克停顿片刻，“你看，我不是冷漠无情，但‘富人’和‘穷人’的分别总会有的，这是社会架构的基础。”

“你在宾州就学的这些吗？马埃斯特腊山的那些叛军恐怕不会苟同啊。”

“哦，那些叛军。”他的语调开始变得严肃起来，“他们肯定会遭报应的。”他大臂一挥，“弗朗西，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就算给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一百年时间来改变社会，他们也终将必败无疑。”

“你怎么知道？”

他微微一笑，但是又显得高人一等的样子，仿佛他在教一个天资迟钝的小孩，“叛军想推翻巴蒂斯塔政权，是吧？”

她点点头。

“假设他们成功了。”

听完这句话，她不禁在胸口划了个十字。

“是，我知道。但想像一下假如他们成功了，你说之后会怎样？”

她眉头紧锁，“他们会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国家。”

“没错。但是谁来统治这个新的国家呢？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西恩富戈斯、菲德尔的弟弟，还有那些藏匿在山里的其他人。他们将成为新的统治阶级，有特权的阶级。新的被统治阶级会取而代之，这些可能是在巴蒂斯塔统治下发迹却被叛军没收财产的人，这些财产又会被分发给新的统治阶级。明白了吧？这不过是一个阶级位置变换，不是一个新的模式。”

弗朗西思量了一下，“真到了那一天，希望我不用亲眼目睹。”

“真的会到才怪，不过我也希望你不用亲眼目睹。我不希望你发生任何意外，或者你的家人有事。”尼克弯下腰，亲了她一下。

他的双唇很柔软，弗朗西也紧贴着他的双唇。过一会，她放开他，仿佛周围的墙壁都要倾压而来，她透不过气“我们出去散散步吧。”

尼克直起身子，“不知道行不行啊，你父母叫我不要带你单独出去。街上……它们……”

弗朗西不屑地摆摆手，“就是沿着马勒孔海滨大道走走。我们不会有事的。”

“行不行啊，弗朗西。”尼克的声音有几分迟疑。

“有你保护我，”她笑着说，“什么坏人都要退避三舍呢。拜托啦。”

他久久地盯着她，然后果如她所料地点点头，从椅子上站起来，领她走了出去。

他们手挽着手沿着哈瓦那的木板行人道向东漫步。哈瓦那海湾边缘有一道水泥加固的防波堤，但是在暴风雨天气，大浪常常冲过防波堤淹没街道。因受信风影响，哈瓦那常常微风四拂。今夜却是风平浪静；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咸味。

马勒孔海滨大道白天主要是一个渔港，到了夜晚就成了聚会的地方。弗朗西和尼克走过一对紧紧拥抱的情侣；一个小乞丐面无表情地盯着他们走过；另一个小乞丐贼眉鼠眼的，似在暗中计划些什么。其他人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唱唱歌弹弹吉他。

从防波堤远眺而去，海湾一片墨似的漆黑。他们错过了今天的日落。通常日落时分，一道粉红艳橙的夕阳西沉，仿佛要轻蘸触碰青绿色的海水般。古巴人会骄傲地告诉你，古巴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地方。“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曾称古巴是他‘亲眼所见的最美的地方’，”弗朗西向尼克解释道，“所以啊，人们就把它誉为‘安的列斯群岛的明珠’。”

“这也是为什么所有的度假村都叫这个名字。”尼克接着说。

她笑道，“正是如此。”

他们继续往前走去。弗朗西爱古巴，目前为止她只有古巴这一个家。不过她的父母现在不断敦促她回美国。如果她打算上大学的话，那倒无所谓，可她一直想找一份工作，或者开一家她自己的餐厅。不幸的是，她的父母永远不可能同意。他们倒不会粗暴地拒绝，只是他们提供了许多看似诱人的选择，令她无法拒绝，例如嫁给尼克做家庭主妇，生儿育女。

“你想开一家餐厅，是吧？”她想像着父亲用那中西部英语和意大利语混杂的口音回答。“行啊，我给你买一个。但是我可不想你做什

么轮班工作，干那些——那些……”

“煮饭活？”她想象自己回答的口吻，“厨房打下手？雇佣小工？”

她的爸爸一定会摇摇头，“不是，你可理解错了。你想成功，一开始就得当老板。你开一家公司，争取投资者成为一个——叫什么来着——企业家。别人帮你招人、帮你煮饭，把一切弄得妥妥帖帖的。但利润都跑进你的口袋里。”

“等到你的孩子去上学就好了嘛。”她母亲会凑热闹多说一句。

尼克突然打断了弗朗西的思路，“弗朗西……”走过马勒孔海滨大道的一个转弯时，“弗朗西……”他那柔软的声音沙哑却深富魅力，“你应该知道我会为什么会来这里吧。”

那一瞬间，她紧紧地闭上眼睛。她希望他没有看到。

“我爱你。见到你的第一眼我就爱上了你。”

她咯咯地笑了，“在沙箱里的时候吗？”

“呃……那个……”

她装轻松地说，“在你把青蛙放我的裙子里的时候吗？”

他挤出一丝微笑，“小孩子早恋嘛。”

她又咯咯地笑了，“那现在呢，又是什么在等着我啊？我们现在在热带，就变成蜥蜴、蝎子了？”

他把双手放在她的肩膀上，“等着你的是我的爱、信任和忠诚，直至永远。弗朗西斯卡，你愿意嫁给我吗？”

一阵不安的感觉涌上她的心头，“哦，尼克。”

“这算是答应了？”

她把手指放在他的脸颊，温柔地滑到下巴。尼克的下巴有点尖，使他看起来有几分凶相。但是下巴中央有一道深深的裂缝这正是她喜欢的。他握住她的手。

“怎么样？”

“如果我想结婚的话，那个人只可能是你。”

他放开她的手，“但是？”

她吞吞吐吐地说，“我还没有准备好。我还有很多想做的事。你知道呢，在那之前。”

“什么事？”

她回望一眼马勒孔海滨大道，仿佛答案蕴含其中，“我不确定。但是我……从小就住在这里。这是个天堂，却不真实。我想在我——结婚之前，看看真正的世界。我想要干出一番事业，成为一个厉害的人。”

“你已经很厉害了。对于我来说。”

“噢，尼克，你总是说得那么好听。你知道我想说什么的。我不想我的一生就只是托尼·帕切利的女儿。我想游历世界，去奉献，去参与。”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说道，“好，我们一起去吧。我不是一定要去读商学院的。”

“你当然要去。你爸爸——他是这么以你为傲。”

“你呢，弗朗西？你有吗？你有没有以我为傲？”

她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当然。”

“那你爱我吗？”

她双手捧着他的脸颊，点点头。

“但是你不想嫁给我。”

“不是这样的。只是暂时还不想。”

他咬紧嘴唇，仿佛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突然他又露出喜色，“我想到了。美国新流行一种——非正式订婚，叫做“钉住”。我把我的兄弟会徽章给你，你戴上它，就像一种——承诺。我们是在恋人之上，但是还没有订婚。”

“准备好要订婚。”她接着说。

他点点头，“正是这样。”

“我在杂志上也看过。艾迪·费舍 3 和戴比·雷诺兹 4 是不是也这样做过？

“不知道。”尼克说，“但我希望我们这样做。”

弗朗西迟疑了一下，然后踮起脚尖亲吻他。“哦，亲爱的……我想——”

一阵重重的击鼓声打断了她的话。弗朗西后退一步。鼓声是从附近一个古巴人因景取名为“马勒孔阳台”的地方传来的。马勒孔阳台坐落于国家酒店对面，总是人山人海。她循着鼓声望去。光听声音，似

乎有邦戈手鼓、康茄鼓，还有巴塔鼓——古巴对打击乐器情有独钟。一阵甜蜜却带些许忧愁的吉他乐声伴奏。她盯着那些石头，无声的红光骤然一闪，在他们面前留下些阴影，是烛光。有人在他们面前跳舞。她牵起尼克的手，拉他一起向前，但他僵住了不肯移动。她不管不顾，还是迎了上去，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推着她前进。

一群肤色黝黑的古巴年轻人围坐成一个圈。两个男人在打鼓，一个男人手里拿着摇动器，还有一个人拿着吉他。所有人跟着音乐的节拍点头，看着圆圈中间的一个年轻女人。她个子很高，红唇黄肤，披着一头深色的头发。她穿着一件无袖上衣和一件短裤，露出她的美腿。她把手高举过头，跟着节拍摇动，一手画圈绕过人群。与此同时，不管如何摇颤，她的手腕一直向右弯曲，似在讲述一个什么故事。

她的眼睛眯成一条窄缝，像是正沉浸在一个迷梦中。弗朗西从她那迷幻的神情里看出，那必定是个愉悦的梦，性感的梦。在梦里，她知道男人们都想得到她，但她想要的却只是奥里沙众神——桑蒂利亚教里最重要的神。桑蒂利亚教是一个结合了非洲宗教、天主教、和美洲印第安人仪式的宗教，常常与魔法、迷梦、鼓器和跳舞有关，很多古巴人都信奉它。

“看，尼克，”她小声说道，“她是不是很神奇？”

他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弗朗西转过身来。律动不停的节拍，星火闪闪的蜡烛，那个女人脸上光彩的汗滴，一切看起来是那般痴迷醉人。舞者旋转过来的那一刻，弗朗西似乎感到一股原始的无法抵挡的冲动。她感觉那个迷梦也在召唤她，强迫她的髋骨摆动，推着她前进。舞者的眼睛突然睁开，她直直地看着弗朗西，弗朗西两人中间火光流转。舞者伸出手臂向她示意招手。弗朗西偷偷看了一眼尼克，他整个人都呆住了。

弗朗西悄悄走到围圈的边缘，地上的男人给她让出位置来。一束束黄橙色的烛光照在人们脸上。舞者继续点头致意、转动摇摆。弗朗西感到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迷人的音乐、悠悠的烛光、动感的节拍，它们都在招引着她召唤她跟桑蒂利亚舞者一起飞舞，向奥里沙神致敬。她只需迈出小小一步。

1 本尼·古德曼（1909-1986）：美国著名单簧演奏家，有“摇摆乐之父”之称。

2 弗兰克·辛纳屈（1915-1998）：美国人，20世纪最重要的流行音乐人物，与猫王和披头士等乐坛巨匠齐名。

3 艾迪·费舍（1928-2010），美国老牌歌手。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美国最受欢迎的男歌手。

4 戴比·雷诺兹(1932-)，美国著名艺人，在好莱坞历史上是米高梅公司歌舞时代的

重要演员。

第三章

次日下午

“你怎么就一个人出去了，你在想什么呢？你本应该带上恩里克的！”爆炸的第二天，弗朗西的父亲大声喝道。这样大喊大叫对托尼·帕切利来说可不常见。他身材魁梧，一切都在他面前显得渺小。他脸庞显圆，浅褐肤色，披着一头浓密的深色头发，有一种粗犷而复古的帅气，不像现在剃须后会喷古龙水修甲的那些男性。他从给一个芝加哥黑帮的老板当保镖做起，后来晋升成为黑帮家族餐馆的供货业务经理。他工作很出色，也没有吃很多回扣，所以当梅耶·兰斯基给他机会到哈瓦那来开一个小公司的时候，托尼就来了。几年后，他已经是拉佩拉的运营人，也开始了自己的家族企业。

托尼给他的员工和团伙头目一种他不在乎权力的印象，这正是他成功的原因，其实也是他被赋予权力的原因。他举止稳重也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托尼·帕切利说话斯斯文文，很少发脾气。这些年来，人人都叫他“银舌托尼”。

唯一的例外是他的家庭。他的妻子女儿常常惹得他暴跳如雷，有时生气起来甚至比斗鸡还情绪狂热。他现在就非常生气。他拿起今天的晨报摔到膝盖上。“你还有常识吗，弗朗西斯卡？”

“我是在那儿，”弗朗西淡淡地回答道，“如果你看到了那废墟的样子，火光四溅，如果你听到了那样的尖叫，你也会留下的。人们都被困住了。他们垂死挣扎，他们需要帮助。”

她父亲哼了一声，牢牢盯着报纸。报纸头版就是炸弹爆炸的消息，报业是巴蒂斯塔掌控的，所以报道里都是血淋淋的细节。九人死亡，多数是银行雇员，警察围捕了几个暴徒，正在“审讯”中。弗朗西知道，这就是严刑拷打的代号。

“还好恩里克适时出现了，”她的父亲眼神闪烁着说道，“你就没想过，你有可能被绑架，你有可能受伤，还有可能被那些禽兽杀害！弗朗西斯卡，你得记住你的身份。”

他甩掉报纸，踏着沉重的脚步踱到他们这座豪华公寓的阳台上。托尼现在掌管拉佩拉，他们已经从市郊的米拉马尔海景区搬到了度假酒店。另一套豪华公寓租给了来海岛旅游的贵宾名人，弗朗西还看过一两个歌舞女郎早晨头发凌乱、妆容不整地溜出去。

弗朗西知道她该做什么。她说道：“我错了，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

情了。”

“你说对了。”她父亲凝望着海湾和远方的大海。“是不会再发生了。”他转过头来。

弗朗西抬起头来。

“你该离开古巴了。”

“不。”这句话脱口而出，“我不能。我是说，暂时不能。”

她父亲折回桌子旁，弗朗西、她妈妈和尼克都还坐在这里。“你当然能离开，而且你也会离开。”他转头跟弗朗西的妈妈谈，“玛莲娜，你帮她收拾行李。尼克走的时候带她回去。”

“但是我不想走。”弗朗西转头看着她的母亲。“妈妈，你也不想我离开。我知道你不想。”

玛莲娜·帕切利是一个娇小的女人，温柔恬静，总是顺着她的丈夫，但是当丈夫不在的时候，她又有一种淘气的幽默感，笑声爽朗无人能及。

“妈妈，”弗朗西央求道。“求求你了。”

痛苦的表情闪现在她妈妈的脸上，弗朗西知道她在想什么。她把自己的所有希望和梦想都倾注在女儿的身上。在弗朗西出生前几年，她有过一个儿子，但是他才4岁就得猩红热夭折了。起居室的墙上还挂着一幅他的肖像画，那是根据一张全家福照片描画出来的。要她和唯一还活着的孩子分离的苦痛必是难以忍受的。

但是她妈妈的回应出乎她的意料。“我亲爱的，我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哈瓦那不太平啊。”她瞄了一眼她的丈夫。“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的。等事情都平静下来，你就可以回来了。”

“可是妈妈——”

“别说了，”她父亲下了命令，“你难道还不明白，你就是一个目标人物？这些暴徒就是想要绑架他们的敌人。”他顿了一顿。“你最好相信，我们就是他们的敌人。”他看了看尼克，问道：“你什么时候飞回去？”

“星期二。”

她父亲点头道：“还有很多时间收拾行李，弗朗西斯卡。你妈妈会把剩下的东西寄回去。你到时候和康妮阿姨住在一起，我今天下午就给她打电话。”

弗朗西全身僵硬。“我不可能在两天里就把东西全都收拾好。我至

少需要一个月。”

她父亲生气地皱着眉说：“太长了。我要你回芝加哥去。”

“几个星期，至少……”弗朗西说。

“你可以待到八月底。”

两个星期，她为自己争取到了一点时间。她点点头，把眼泪忍了回去。

“好，就这么定了。”按弗朗西父亲的想法，对话到这里就结束了，他可以把这件事从待办事项里划掉了。他的表情阴转晴，甚至可以说是面带笑意。他扬手赶走他们。“现在，我知道你们小情侣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他咯咯笑道，“可别做那些我不会去做的事情哟。”这是暗示孩子她妈要扬起眉毛假装害怕，而她也心领神会地做了。

弗朗西看到尼克的脸上浮起绯红。他大概是想起了昨天晚上从马勒孔海滨大道散步回来之后，他们在他房间里做的事情。在魅惑的古巴音乐声中，弗朗西热切渴望着他的抚摸。而尼克也遵从了，用了一种她父亲绝对不可能同意的方式。现在，他们交换眼神，狡黠地笑了。

如果他每晚都是这样对她，也许和尼克结婚也不是个坏主意。事实上，这可能正是她所需要的。

第四章

当晚，弗朗西和尼克在酒店住了一夜。虽说拉佩拉的赌场比国家酒店更大，而且还有空调，但太多人聚到一起混合出来的气味太有特色了：香水、发胶和烟味，还有一股失败者的汗臭味。墙角传来柔和的三重唱，这是她父亲的实验，他想看看人们听着现场演奏的音乐是否会多下赌注，不行的话，就换管弦音乐。弗朗西对这些都不上心。低吟歌手托尼·马丁正在一家夜店演奏，她和尼克将前去观看10点钟的表演。

音乐声中，她听到马提尼酒杯碰撞的叮当声，老虎机的哐当声，绿色毛毡桌子上骰子的咔哒声，纸牌的唰唰声，手握好牌的人的尖叫。时间还未到9点，这里已是人头攒动，吊灯下弥漫着厚厚一层香烟烟雾。一会儿人们就会抽起雪茄，到那时弗朗西也该走了。这些雪茄由比那尔德里奥省和哈瓦那最好的烟叶制成，是“管理层”送给玩家的礼物，可她受不了那种味道。

女人们穿着低胸礼服或晚礼服，身上佩戴的大珍珠链和钻石在灯光下熠熠生辉。外面的温度虽然高达26°，一两个女人肩上还披着貂皮围巾。大多数男人都西装革履，庄家、托尼·帕切利和尼克则穿着燕尾服。赌徒输得越多，赌场职员就越正式、恭敬，就好像濒临破产能用优雅和礼貌弥补一样。

不过，这家赌场还是以诚实公平闻名的。梅耶·兰斯基——哈瓦那赌场的霸王——坚持认为庄家和赌场总管应具备最高层次的正直感。在弗朗西的父亲看来，“小人物”早已看透了赌博的几率，心知运气总在赌场那一方，所以没必要出老千作弊。如果被逮到瞒报盈利，除非是兰斯基或巴蒂斯塔本人干的，否则一准会摊上大事。如此严苛的标准，会让人差点忘记哈瓦那是由世界上最大的犯罪组织操纵的了。

弗朗西搂住尼克的胳膊。她看到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在玩轮盘赌。当珠子沿着轮盘咔哒转动时，那个女人总是同一副表情；每次珠子停下来，她都变一次筹码。在掷骰子的赌桌前，一对夫妻黏在一起，十指紧牵不肯松开片刻。每当骰子掷出，他们都会大喊大叫。在玩21点的桌子前，四个男人推杯换盏，时不时开开庄家的玩笑，或咒骂他几句。

弗朗西转向尼克，“你想玩老虎机吗？”

他伸开胳膊环抱着她，“我不太会玩。再说了，我这只手已经得到了全赌场最好的牌了。”他紧紧搂住她的肩膀。

一个服务员端着一盘香槟路过，弗朗西端起两杯，转身递给尼克一杯时，发现他正盯着一个玩扑克的黑面英俊男子。男子身边围着一群金发少女，一个给他点烟，另一个在给他递酒。

“是那个人吗？那个演员，叫什么来着？”

“你是说乔治·拉夫特吗？”

尼克点了点头。

弗朗西笑了笑，递给他一杯香槟，“就是他。他是这附近一家赌场的半个老板，不拍电影的时候常来这里玩。”

“是吗？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什么意思？”弗朗西啜了一小口香槟。

“他在电影里扮演匪徒……现在却……”尼克突然停下，“噢，不是，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

弗朗西的笑意更浓了，“别担心，我懂你的意思。”她停顿了一下，“我回美国或许是件好事。”

“是吗？”

弗朗西环顾四周，“哈瓦那不是我人生的全部。这是我父亲的世界，也许我该寻找属于自己的了。”

“我会帮你走过每一步。”尼克热切地说道。

弗朗西吻了吻他的脸颊。

尼克回头望向拉夫特身边的女人，“哎，至少那家伙有人陪着。”

“噢，他不过是个小人物。鼠帮乐队来的时候，这里才热闹呢。”

“我能想象得到。”尼克吮了一口香槟说道。

她闻言一笑，“不过他们只在冬天来。”

二人继续在人群中穿梭，“弗朗西，你怎么会想开一家餐馆呢？”

她停下脚步，“小的时候，是一个古巴奶妈把我养大的。我总跟在她身边。她教我做饭，给我唱西班牙的歌和摇篮曲，还跟我讲桑蒂利亚教魔法传说。我知道她不是我母亲，但是……”她的语调变得忧伤起来，“后来，我六岁的时候，她病了。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有一天她没来工作。第二天没来，第三天也没有来。我父母最后不得不解雇了她。”

“发生了什么事？”

“不知道。他们不让我去看她。不久后的一天，他们告诉我她去世了。我哭了好多天。”她停顿了一下，“我把她当家人看，懂吧？我认为我们抛弃了她。可爸爸说她是家人，只是个帮手。”

尼克拂去她前额上的一缕头发，“你真是心地善良。”

她似是未听到一般，继续说道，“所以我想开家餐馆，或者咖啡厅也行，为那些你们一直说的‘垮掉的一代’而开。”

尼克轻声一笑，“要是你丈夫不想让你工作呢？要是他只想让你抚养3个好孩子呢？”

弗朗西报以微笑，“我可以两者兼顾啊。实在不行，我相信自己的‘丈夫’肯定会告诉我，毕竟，家庭才是最重要的。”

“说曹操……”尼克扬了扬下巴指了指。托尼·帕切利站在赌场的入口口处，一个身穿燕尾服的男人——弗朗西猜测他应该是赌场管家之一——领着她父亲朝一个角落走去，那里两个胸宽短脖的男人围在两个人身边。弗朗西和尼克往前凑了凑。她父亲背对着他们。

站在小圈子中央的是个满身肥肉的中年美国男子，他稀稀拉拉的金发耷拉到前额上，一身看似昂贵的西装却极不合身，到处都是褶皱，身边站着一个肤色浅黑的年轻娇媚女郎，她身穿紧身的蓝色缎子外套，脸上画着厚厚的妆。男人面部酡红，浑身是汗，步履蹒跚，显然是喝了不少。

乐队中断了演奏，可房间里的噪音依旧。尽管如此，他的声音依然盖过了噪音。

“如果你真的想帮我，”男子挑衅道，“就告诉我地点。”

她父亲低声答道，“惠蒂尔先生，请别在这儿闹，现在不是时候。”

“你以为我来哈瓦那是干嘛呀？来享受这鬼天气吗？”

她父亲轻轻抓住男子的胳膊，“你和你这位女性朋友跟我来，我们再想办法，如何？”

男子甩开她父亲的手，“放屁。我就想知道妓院地址。”他随便地指了指那位肤色浅黑的女性，然后抛了个媚眼，“我就想看她被上。”

“惠蒂尔先生，请不要大声喧哗。我说过，我们不会向顾客推荐这种服务。”

“那你最好跟你的接待员聊聊，他肯定知道。”男子又开始摇晃起来，“我怎么知道自己会把他娘的名片弄丢？”

“惠蒂尔先生，跟我们走吧。”帕切利的声音依然低沉而随意，似乎他有的是时间来应付。

“你以为你是哪根葱？教皇吗？你就是头蠢猪，是个混蛋匪徒。给我滚开！”

她父亲向两个肌肉男点了点头，两人架住了那个男子。

惠蒂尔眯着眼睛看了一眼一个打手，又转向另一个，说道：“放开我，要么就带我去我想去的地方。”

“他吆喝什么呢？”尼克悄声问道。

弗朗西领他离开人群，“哈瓦那有些私人住宅向游客提供现场性爱表演，游客还可以选一个男人或女人在他们面前做爱。当然了，我们不赞成这种行为。但是，游客们.....他们觉得自己可以在哈瓦那为所欲为。”

“难怪你父亲想让你回家去。”

“这座城市与别的地方没什么分别，仔细找的话，总是能找到的。”她把手滑进他的手掌，“但我们不必留在这里。走吧，我们去看看托尼·马丁。”

尼克拉住她的手，看着两个打手把仍在呼喊咒骂的惠蒂尔拖出赌场。他的女伴被告知待在原地，显得惊恐而孤寂。

“他们带他去哪儿？”尼克问道。

“你觉得呢？”

尼克眨了眨眼，“为什么不直接把他赶出去？”

“因为他跟我们不一样，尼克。他是头蠢猪。”

“他肯定不是到哈瓦那的第一头蠢猪。”

“没错，但我爸爸觉得有必要给他点教训。”

第五章

两天后，弗朗西送尼克到机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陪着恩里科开凯迪拉克载尼克到机场。哈瓦那可谓是豪车之家，别克、迪索托、奥兹摩比、帕卡德这些散热片巨大、镀成金色的豪车数不胜数。尼克说，光凭这些车的庞然体积，哈瓦那就已经阻塞难行了，但还比不上芝加哥的高峰时刻。各种美国制造充斥哈瓦那，美国汽车、美国赌场、美国明星、美国商业鱼鳞栉比，人们越来越觉得哈瓦那不过是另一个美国城市。

回到拉佩拉，弗朗西走到酒店存储区去取她的行李箱。她的妈妈有着严重的收藏癖，把她所有童年的玩意都收藏了起来：她的滑冰鞋，她看到《偷拍照相机》这个节目后硬吵着要的呼啦圈，她的书，她的唱片。他们在米拉米尔海景区的房子里的家具也在这里：一个花纹大沙发和套椅（自然比不上他们现在顶层豪华公寓里的家具优雅）；她的旧四柱床（这张床的粉橙色床罩以前总会让她感觉自己就是个小公主）。

还有她收藏古巴糖果蜗牛的那个柜子。这种蜗牛是古巴的特有品种，它们的壳并不是真的涂了颜色，而是天生色彩鲜艳、纹理优美，传说是太阳涂出来的。这些年来，它们被大量捕杀，变成珍稀物种。所以她的父母，还有弗朗西本人，决意看到一只彩色蜗牛就要买下。她父亲甚至还特意定制了一个玻璃面的展示盒，这个盒子一直放在她房间的墙上。

她跪在一个装满蜗牛的盒子旁边，取出一只蜗牛。这是一个亮黄色的蜗牛，壳的中心绕着一圈完美的白色螺旋纹，头部则有一圈深蓝色纹。她把蜗牛捧在胸前，一股伤感之流却不期涌来。她在古巴一生的记忆全都撒在这个地板上了，而她将离开这个地方，很有可能永远不再回来了。她轻轻地抚摸着所见之处的每一件物品。一定要妈妈把所有的东西都寄到美国去，不然，用什么来证明她曾存在过呢？

片刻过后，她不情不愿地包好蜗牛，放回盒子里。她站起来，取出两个大行李箱。她还是期待着回去的。摇滚乐在美国日渐流行，尼克一直在跟她讲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消息，说他几个月前应征入伍了。尼克还跟她介绍巴迪·霍利、瑞奇·尼尔森、约翰尼·马蒂斯等人。她迫不及待想要见到这些人。当然，只要他们乐意，任何的演出或是体育赛事，要拿一张前排的票是轻而易举的事。回去也没有那么糟糕。

她试着把行李箱拽出来，但是箱子沉得出乎她的意料。她决定去

叫一个酒店员工帮忙送到顶层公寓。她走楼梯回到大堂，绕道去游泳池边，想碰运气看看能不能遇到拉蒙、恩里克或者另外一个在酒店工作的员工。

她走出室外的那刻，眼睛猛然一眨。空气闷热得没有一丝微风，阳光无情地烤炙大地，热浪源源不断地从水泥地板上升。肾形泳池巨大无比，泳池的两端各建有一个吧台，客人在水里还可以随时啜一口代基里或者莫吉托鸡尾酒。大池旁边还有一个小孩泳池，露台边上摆放着十几张休闲椅。游泳池的一切东西——瓷砖、遮阳伞、椅子——都是纯粹的人工蓝色、黄色或者白色。池里大多是女人，嘈杂的说话声，还有小孩的欢笑声不时传来。不用说，那些丈夫、父亲此刻都在赌桌边尽兴呢。

弗兰西一眼扫过去，在池边负责饮料和三明治的服务生穿着白色长袖衬衫、系着蝴蝶领结，搭配长裤。她觉得他们肯定是酷热难当。她没有看到熟悉的面孔，便折返回了内堂。当她推开门的那一瞬间，室外的强光和室内阴暗的强烈对比令她暂时看不见，但是她还是听到了几英尺外两个男人的对话。他们说的是西班牙语，声音小得几乎像耳语。随着眼睛慢慢适应，她依稀看到角落里两个男人坐在椅子上，他们靠得很近，膝盖都要碰在一起了。虽然弗朗西读的是美国学校，她的西语还是很流利。她听到其中一个男人说要点什么，另一个男人说他可以弄到。她转头看了过去。

其中一个男人是拉蒙，就是那个在夜店上班、母亲需要服药的服务生。他肯定是在上日班。弗朗西从来没有见过另一个男人。她慢下步子，仔细瞧瞧他。就在这时，他也转身过来，恰好看到她。二人四目相视。

他不是很帅。他的头发黝黑浓密，乱糟糟似乎不肯躺平，向四面八方凌乱地伸展，罗马大鼻子几乎要遮住了整张脸。他的嘴唇很厚，下巴很不起眼。他那橄榄色的皮肤在昏黄的灯光下看起来有些灰黄。但是他的眼睛——深烟青色的眼睛——还有他的眼神让她移不开眼。粗鲁无礼，傲慢挑人，仿佛她看他一眼就是越过了线，他肯定要给她点颜色瞧瞧。她不记得还有谁用这样的眼神看过她。然后他的神情又软了下来，虽然不很明显，但她可以感觉到他喜欢他所看到的东西。她的脉搏突然加速。

他的眼中似乎飞出一分饶有兴致的神情，击中她的心扉。她发现自己竟然回了同样的眼神。他们在来回交流，这肯定没有超过一秒钟，但是弗朗西感觉他们聊得特别多。然后她突然松了一口气。但是为什么呢？这个男人是谁？

她看向拉蒙。拉蒙一直在看着他们二人。他的语调变了，也压低

了声音。他告诉他的朋友，她是老板的女儿，不要烦她。她本来以为拉蒙的那个朋友会吃惊，或者尴尬，但他的行为再次让她心烦意乱。他没有看向别处或低头盯着地板，相反，他对她的兴致似乎更浓了，仿佛他看穿了她的灵魂一般。

终于，他不再看她，跟拉蒙低声耳语。弗朗西听不出他们在说什么，但是拉蒙的反应是使劲摇头。他的朋友重复了一遍，拉蒙再一次摇头，同时伸出手掌一挥，好像要赶走危险一样。弗朗西知道她应该走了，但是她留了下来。

那个男人从椅子上站起来。他大约比她高3英寸（7.5厘米）左右，健美得没有一丝赘肉。他走——不对——是漫步过来。

“帕切利小姐，”他用西班牙语说道，声音很低沉却不失悦耳。

弗朗西稍侧过头，“什么事？”

他抓住她的手，眼睛盯着她。

“我是路易斯，”他说，“路易斯·佩雷斯。”

她用西班牙语回道，“你来拉佩拉做什么，佩雷斯先生？”

“我来看看我的朋友拉蒙。”

“我明白了。”这些对话显得有点不合时宜，虚幻无力。她转向拉蒙，“你母亲身体怎么样了？”

“好多了，小姐，谢谢关心。”他声音利里似乎有一丝鄙视？

“很好。”她注意到路易斯还握着她的手。她盯着他的手。

他松开手说道，“很荣幸认识您。”

她抬手抚着脸颊，“我该走了。”她一边思索着自己下楼干什么，一边转身朝电梯走去。最后，她终于想起来，又转过身来，“拉蒙，存储区有两个行李箱，我搬不动。可以麻烦你把它们送到楼上吗？”

“当然，小姐。”

“你准备去旅行吗？”路易斯问道。

弗朗西狼狈地地理理头发。她不认识这个男人，这关他什么事呢。“我准备搬回美国了。”

“啊……”路易斯没再说话。

不知为什么，她觉得自己有必要解释清楚，“是我爸爸。他坚持要我走。”可是，她为什么要这样说？

“我明白了。”又是一阵沉默。

弗朗西的胃在翻腾。她还想告诉他一些东西，但是说什么呢？她偷偷看他一眼，他还在看着她。

他帮她开了口，“很高兴遇见您。”说完，他后退一步，让她离开。“兴许我们还会再见面。”

那一晚，弗朗西一点都不饿。她感觉很不安，不停地在露台门和公寓的另一端之间来回踱步。她的爸爸正在赌场，妈妈去看望朋友了。她开了电视机，不到一分钟又猛地把它关了。她今晚没有心情看《我爱露西》。剧中男主角里奇·利卡多已经跟普通的古巴人不一样了，除了他那搞笑的口音之外，好莱坞把他的古巴人热情都磨灭没了。

她把电话抱进房间，关上房门。尼克回了芝加哥，几个星期才会回宾夕法尼亚。她拨通他的号码，跟他的母亲寒暄了几句，焦急地等他来听电话。

“弗朗西，一切还好吗？”他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听起来她好像打断了他的篮球比赛。

“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做的事情吗？”她开门见山。

尼克的声音变得有些沙哑，“哦，当然。”

“那我们可以再做吗？”

“哦，当然。”

“我要你想象我们在一起，就现在。”

“弗朗西……”他提高音量，“我们的爸妈……”

“我爸妈不在。”

“我爸妈在啊。”

“那你接上楼上的延长线，把电话拿到你的房间。我想要你，尼克。”

“哦，弗朗西斯卡。要是我在你身边就好了，亲爱的。”他的呼吸变得粗重起来。

听完他的话，她想象如果他们此刻在一起的话，自己会如何待他，不禁微笑起来。然后，突然，她回过神来。她怎么变成了这么淫荡的女人？“对不起。”她轻轻说道。

“开什么玩笑？我喜欢这样。”尼克回答道，“对了，我把徽针放在信封里留在你的床头边。你看到了吗？”

她之前没有留意，但是现在她开始在床头柜边搜寻。在那里，台灯下的一个角落。“嗯，我找到了。”她取过来，撕开信封。

“戴上它，然后告诉你的父母它的寓意。”

“哦，尼克，我好想你。”

“我爱你，弗朗西。”

“我也爱你。”

她挂掉电话，从信封里摸出一个小领针。领针呈钻石形，3个希腊字母用金压花在黑色背景之上。她把领针转过来，后背有一个搭扣，可以扣到衬衣领子上。除此之外，上面还有第二个小搭扣，搭扣上系着一个约2英寸长的精致链子。她把领针又反过来，爱不释手地盯着它。这个领针就是她的未来，她会回到美国去，到时候，尼克·安托内蒂，这个善良英俊、聪明并深爱着她的男人，会成为她的丈夫。他们将夜夜缠绵，生一大堆小孩。她还能在世上求什么更好的事呢，不是吗？

第六章

尽管公寓里开着空调，弗朗西还是彻夜难眠。天刚一亮她就起床了，热得浑身是汗，床单绞缠在双腿之间。她冲了个澡，穿好衣服，决定要去散散步，喝一杯古巴浓咖啡打起精神。

她蹑手蹑脚走出公寓，小心不吵醒她的父母。如果知道又自己一个人出去，他们一定会发疯的。天渐渐亮了，空气出奇地清新，沿着马勒孔海滨大道往东走特别轻松。远处是16世纪西班牙人最初建造的要塞，但在到那儿之前，她就向南转弯进了哈瓦那旧城区，走进颇具欧洲风情的铺着鹅卵石的巷弄。

她走进窄街里，这里公寓楼、宅邸、纪念碑和教堂鳞次栉比挤挤攘攘，这里的很多建筑都已经彼此拥挤了好几个世纪。小小的庭院时不时会出现，给人一种空间广阔的幻象，但也仅仅是幻象而已。哈瓦那旧城区是这座城市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不过通常把大街挤得水泄不通的大群行人现在还没有出现。

弗朗西走到了哈瓦那大教堂广场，广场大部是圣克里斯托巴尔教堂和它那巴洛克式的外部塔楼，两座塔楼一边大，一边小。她溜进去点了一支蜡烛，祈求圣人能够庇佑她去美国的行程。告示板上通知那天上午迟些时候有一场弥撒，但是她没有等候。离开教堂的时候，她看到3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在宽阔的石头广场周围转悠。哈瓦那大学关门了，弗朗西很好奇他们这么早来这里做什么。

她又向右转到了一条狭窄的街道上，背后一阵响动让她猛转过来。奇怪的是，身后没人。她确信自己感觉到了什么东西的存在，于是拉紧羊毛开衫。也许，自己一个人出来并不是个好主意，但是她并没有盛装，也没有化妆打扮，应该没事的，她不过是一个在早晨弥撒后去购物的古巴女人嘛。

一家小咖啡馆的浓郁咖啡香味飘到了街上。弗朗西放慢了脚步，看了看两侧，然后走了进去。这间咖啡馆只有一个柜台四张桌子，不过多数古巴餐馆都是家庭经营，他们就住在后屋或者楼上。她坐在一张桌旁。后屋的收音机里尽是反巴蒂斯塔政府的胡言乱语。一个腰身粗壮、头发灰白的年长女人从后头走了出来。

“麻烦来杯咖啡。”

这个女人点了点头，就消失了。收音机也安静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小男孩——也许是她的孙子——牢牢抓着杯子和碟子走出来，就好像万一失手打翻就会引来他奶奶没完没了的怒气一样。弗朗西对他

说了谢谢，从包里掏出一个比索递给他。小男孩咧嘴一笑。他的两颗门牙都掉了。

她呷着咖啡，读起随手从大堂拿来的今天的《日报》。过去一年很是动荡，标志性事件就是像银行爆炸案那样的突然袭击和巴蒂斯塔政权的残酷镇压。叛军点燃了糖料作物田，放火烧了一个埃索石油公司的精炼厂，还时不时把哈瓦那城外的道路封锁住。军队在马埃斯特腊山脉发动了一次战役想把叛军剿灭，但是叛军残存了下来。上个月，叛军又在埃尔希格战役中取得了一场出人意料的胜利。今天的报纸上就有一篇文章报道了菲德尔要通过一个叛军电台向整个古巴岛广播演讲。整个岛！

另一边，警察一直在逮捕叛军，他们的无罪抗辩通常在几天之后都会被改判有罪。不过自始至终，游客络绎不绝，促使她父亲和合伙人建了更多度假村和赌场。她认识的人都觉得革命不会成功，他们照常度日，仿佛这些动荡都只是发展中的一点小瑕疵。不过，她父亲的表情日渐阴沉，甚至希望她离开古巴，都说明了他其实也很担心。

他还在念叨着叫她母亲也离开，但是她明白地说她绝不会丢下他一个人离开古巴，无需再讨论。玛琳娜·帕切利，意大利裔美国人，西西里人的后代，她知道自己的位置，那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与丈夫厮守。

这样清楚明白是挺好的，弗朗西想道。倒不是说她不知道自己的位置，但是他们为什么指望她马上就定下来呢？为什么她不能先做点其他事情——至少做一阵子？如果她去找份工作，她爸妈倒不一定需要知道这事，等到他们发现的时候，说不定她都已经晋升了。她笑着把咖啡杯举到唇边，这个想法让她心生暖意。

“是什么让帕切利小姐觉得这么有趣呀？”

她大吃一惊，抬起头看，几乎把杯子掉在地上了。路易斯·佩雷斯，昨天在和拉蒙说话的人，就站在她桌子旁边。她只能尽力不张口结舌。她慢慢把杯子放到碟子上，听着瓷器互相碰到时叮当一声。他怎么会知道她在这儿？

“你一直在跟踪我。”

他点了点头。

“你什么时候开始跟着我？在大教堂那儿？”

“在酒店那儿。”

她双手交叉在一起。绑架这个概念不再是空想了，她父母是对的。她挺直身子，准备应付不可避免会发生的事情。这个时候，若流

露出一丝害怕，她就完了。“不要打扰我，否则我会让人逮捕你。”

那个年老的女人从店铺后屋走了出来。她的眉毛扬了起来，看着路易斯。“有什么问题吗？”

路易斯举起手做了个投降的姿势。“不，女士，没什么问题。我对这位小姐没有恶意。”他转头对弗朗西说：“我——我想和你谈谈。单独地。不带拉蒙。”

弗朗西看着他的双眼。一时间她的世界倾斜了，紧跟着又倒了回来。她不认识这个男人。他可以是任何人。他是危险的。

他拉出一张椅子坐下来。“可以坐吗？”

这一次，她还是张口结舌了。太紧张了！那个老女人双手支在臀部高抬起头来，好像是在问：“要我叫警察来吗？”

路易斯凝望着她，眼里的笑意比嘴上还浓。弗朗西盯了回去，“谢谢。不必了。”

那个女人犹豫了一下，之后转头消失了。

“你是谁？你想干什么？你昨天在拉佩拉做什么？”

“这都是我打算要回答你的。不过首先我肯定得获得你的信任。希望你允许我试一试。”

弗朗西跟这个男人一点也不熟，但是她知道他会这样说。他们对坐在桌子旁，保持一点距离，但是有什么东西把他们俩牵到了一起。是桑蒂利亚教神灵在施展魔力吗？

他笑了，好像读懂了她的想法一样。“你也能感受到，”他说，“你会否认，但是你也被爱神之箭射中了。你被这甜蜜的毒药伤到了。”

她没有回答。她隐隐觉得这个男人会改变她的生活。就在这一刻，她知道了事情发展的方向。她感到不真实，就像身体脱离了地心引力一般轻飘飘。她想搜寻一些话来说，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老鼠吃了你的舌头吗？”他笑着用西班牙语谚语说道。

她做出最后一搏，想要掌控局面，但这只是徒劳。“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我想跟你有什么瓜葛？”

“如果我说错了，你肯定会起身，留下几个比索买单，然后就回你的酒店去了。”

她此时更加不安。他说得对，她应该离开，撤回到熟悉的地方。留在这里简直是疯了。

但她留下了。

“我是个学法律的学生，”他终于说道，“或者说，曾经是。我在大学关门之前就退学了。拉蒙和我从小就认识，还一块儿扯掉蜥蜴尾巴玩呢。”

“你为什么会在拉佩拉？”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向前靠过来。这个时候，他的味道飘向了她的。深沉而雄性，有一丝石油气味，和尼克的味道截然不同。

“我把拉蒙拉进了我们的事业。”他轻声说。

弗朗西觉得有一把利刃划过桌子，“你是和叛军一伙的。”

路易斯双手绞在一起。直到这个时候，她才意识到他和自己一样紧张。他冒着巨大的风险。她望向别处。

“你打算绑架了我，是不是？偷偷把我带到山里，用我换取赎金。”

“看着我，弗朗西斯卡。”

当他叫到她的名字，她从脊梁骨里冒起一阵颤抖。这个名字在他舌尖打转，像是音乐。她又看了回来。

“我绝对不会伤害你。我也不想从你这里得到什么。”他顿了顿，“不，这样说不行。我想要你的一切。”

这一刹那，她无法呼吸。他靠上来，冲她张开双手，手心朝上。之后，她的手好像自己会动，自发地滑过去盖住他的手。

其实托尼·帕切利并不特别喜欢梅耶·兰斯基。没人喜欢。人们尊敬他，畏惧他，特别是当人们发现兰斯基就是打击他的好哥们巴格斯·西吉尔¹的主谋之后。这事发生的时候，很多人都很讶异，多半是因为兰斯基并非一个乡野村夫。他来自纽约，是犹太人后裔，个子小小的，小眼睛，大鼻子，大耳朵。他梳着油亮的大背头，穿着得体的西装，十分考究。但是托尼几乎没见过他笑，除了他和他妻子泰迪待在一起的时候。他满脑子生意经，即便这样，帕切利必须承认，兰斯基让他发了财。多亏了他，帕切利才能在拉佩拉分到一大块蛋糕，还能投资一些多数在哈瓦那之外的生意。

所以当兰斯基那天下午召开会议的时候，帕切利叮嘱他的办公室备好新鲜咖啡、酒饮和清水。不管这个小个子男人要什么，都得准备好。他穿上了一件新衬衫。

和以往一样，兰斯基很准时，四点整就带着两个肌肉发达的保镖到了。尽管气温很高，逼近90华氏度，摄氏度则几乎有32度，保镖也和他一样西装革履。帕切利伸出手来，兰斯基轻轻地握了一下。帕切利示意他坐到一张小圆桌旁。“稀客稀客。”他满脸堆笑地说道。

兰斯基冲他摆出一个似假笑似鬼脸的表情。帕切利松了一口气，要是他不认识或者不喜欢的人，兰斯基只会摆一张僵硬的脸。

“我给您来点什么？”

兰斯基抬起手掌，“不用了。”他在帕切利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我们的朋友想要我们给他增加提成。”

“总统先生？”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当年几乎是央求兰斯基在哈瓦那开店，这人尽皆知。兰斯基同意了，摆脱了美国黑帮的控制，在这个岛上创造了一个赌博圣地，而且全都是合法的。大家也都知道，因为允许兰斯基和他的朋友们控制赌场和赛马场，巴蒂斯塔从中捞了一大笔。

“你觉得他是在保护他自己吗，万一——”帕切利不愿意说出“叛军”或者“革命”这样的词，生怕越说会越像那么回事。

“这个我回答不了。我没和他说这么多。”

帕切利把自己的惊讶藏在心里。他还以为兰斯基和巴蒂斯塔是穿一条裤子的。

“但是北方的合伙人都在担心。《纽约时报》上满是卡斯特罗的消息，维加斯的人也不撤资了，我们日子不好过。”

为了改善维加斯赌场业的挣扎现状，内华达博彩业委员会在去年四月颁布了一个命令，如果在内华达持有博彩执照的经营者还想在维加斯做生意，就必须离开古巴。好些经营者都照做了。

“我可不想承认，”帕切利严肃地说，“但是拉佩拉的订房数确实是第一次减少了。”

兰斯基生气地皱着眉头。“减少了多少？”

“不太多，大概8个百分点。”

“我从桑托那儿也听说了。”托尼知道他是在说道上的桑托·特拉菲肯特²，他也在哈瓦那有大量投资。“那我们就降价，航班价格也降下来。”

“多米尼加的那个会开得怎么样了？”

现在古巴问题众多，兰斯基、特拉菲肯特和其他人都在加勒比的

其他地方找机会，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

兰斯基脸上浮现起奇怪的表情，“事情不如意。”

帕切利知道不应该再多问。

“我看没什么出路，”兰斯基说，“现在来说，我们得缩减开支，挤出两万五千美金来喂饱那个畜生。”

“一个月？”

“一个星期。”

帕切利翻了翻白眼。

“对，我知道。以前我们只要卖些股份给那些朋友们就行了。但是现在，还有维加斯这事儿，很多人都袖手旁观。”

“他们是在等着看好戏。”

“真是无耻，该死！不过不要担心，托尼。我们还是经营着这个岛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投资。即便是卡斯特罗推翻了巴蒂斯塔，他也不可能关掉赌场。我们赚多少钱呐。想想看，我们为古巴带来了稳定和发展。可不止我们，银行、电力公司、联合果业，还有埃索石油。卡斯特罗不是蠢货。咱们会有新伙伴的，你就等着瞧吧。”

他说完就笑了，托尼不得不也挤出笑容。但是帕切利内心有些怀疑，兰斯基这不是自欺欺人吗？托尼听到消息说巴蒂斯塔被颠覆的概率是66%。兰斯基没听过卡斯特的宣传吗？推翻政权，实施国有化，进行改革，古巴人共享财富，外国人休想分一杯羹。他疯了吗？还是一己私利蒙蔽了他？

兰斯基站了起来。“抱歉啦，托尼，但这只是暂时的，等到问题解决就好了。”

“我知道。”

兰斯基接着说：“我老婆泰迪在佛罗里达州待一阵子了。你有在考虑让你家人搬家吗？”

“我女儿下周离开。我妻子……呃，”他说道，“她不肯走。”

兰斯基拍拍他的肩膀，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帕切利比他高出一大截。“你有个好老婆，托尼。这是你的福气。”

帕切利看着他离开，然后又回到他的桌旁。他琢磨着兰斯基刚刚说的话。不管他怎么说，这个小个子才不会真正关心帕切利的未来，只有托尼才会处处关照托尼。他努力工作，成就良多，他可不会拱手就把这些都放走。他拿起电话。他犹豫了一下，拨通了一个号码。这

个电话将会改变一切。

“还记得我们讨论过的那个计划吧？”他轻声细语地说道，“嗯，我加入。”

1 巴格斯·西格尔(Bugsy Siegel):1906年生于美国纽约。奥地利犹太人后裔，是20世纪30年代 - 40年代美国西海岸势力最大的黑帮头目。1947年，西格尔在女友佛吉尼亚·希尔家中被谋杀。1991年美国电影“Bugsy”是一部依西格尔生平改变的电影。

2 (小)桑托·特拉菲肯特 (Santo Trafficante, Jr.) : 1914年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他的父亲老桑托·特拉菲肯特自20世纪30年代至1954年也是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黑帮老大。特拉菲肯特二世子承父业，后控制了佛罗里达州和古巴的犯罪组织。

第七章

弗朗西不知道自己该穿什么。以前，只要衣服干净她都会随便穿上——天气热的时候，她一天要换好几次衣服。然而，今天早上，她试了至少3套不同的衣服，才决定穿一条蓝色短裤、一件白色汗衫和一双沙滩鞋。她特别留意自己的妆容，确保美宝莲睫毛膏、眼线和眼影都涂得完美无缺。她把头发拢起来盘成圈，戴上帽子和太阳镜，在她妈妈醒来之前偷偷溜出了拉佩拉——这已经成了本周以来每天的惯例。

路易斯一如往常地在马勒孔海滨大道上等她，看到她，他的脸庞如晨间日出一样泛出红光。他牵着她的手，领着她走到大街上。

“今天去哪儿啊？”弗朗西问道。

“到了就知道了。”他捏了捏她的胳膊，“给你个惊喜。”

他们每天都会探索哈瓦那不同的街区。弗朗西本以为自己熟知这座城市，可路易斯对哈瓦那的历史和建筑的了解要深刻多了。听他讲教堂的一个怪兽形滴水嘴的细节，或者从他眼中了解过去，都让她意识到自己对这个第二故乡的认识是多么肤浅。除了她的古巴奶妈之外，她父母一直都不让她接触“真正的”古巴。如今，终于有机会看到真面目的时候，却又要离去。这种讽刺几乎要让她发笑。

不谈哈瓦那的时候，路易斯都会讲些以前从未有人跟她讨论的话题。他会先摆出自己的观点，比如说理性与激情的对比，或者上帝是否存在，然后再询问她的想法。她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观点受到重视，觉得自己跨入了成年人的行列。随着跟他的亲密度提高，她告诉了他一些从未向他人——包括尼克——说过的事情，比如她对父亲的生意的看法——她觉得羞耻，同时又有些好奇：它是如何运作的？是谁在运筹帷幄？比如她不想安定下来，只想先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有一天，两人正在室外咖啡馆喝咖啡的时候，他拿出一沓纸和一块木炭。

“你在干嘛？”她问道。

“光线正好，我想给你画张素描。”

“你还会画画呀？”

“我喜欢画画。”

“画完能不能给我？”

他摇摇头，“不给，我要留着回忆你。”

现在他们正向哈瓦那海湾的入海口走去。东哈瓦那水域的对面坐落着拉卡巴那群山。“我原本以为能借来辆车，结果没成。”

“没关系。”她说道。她更喜欢步行，两人的肩膀会时不时地触碰一下，或者闻到他身上的香味，要是坐在车里就得隔好远了。

“接下来，我们去坐渡船。”几分钟后，他们在哈瓦那旧城区外的港口登上了甲板。两人路过一个职员的时候，那个男人向路易斯点了点头，路易斯点头回应。

“他是谁？”弗朗西问道。

“不认识。”路易斯答道，“人挺友好的。”

渡船轧轧地穿过海湾，两人肩并肩地站着。微风拂起路易斯的头发，吹得它蓬乱不堪。她想伸出手去摩挲他的头发。

路易斯的言行特别绅士，他没有做出过任何越轨动作，告别的时候也只是轻轻吻一下她的两颊。其实，弗朗西有些担忧。跟她调情的男人多的是，路易斯是不是因为了解深入了就不喜欢她了呢？他习惯了大学里的女人，她们与他智力相当，或许性欲也相当。她只有高中学历，和她们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如今，她逐渐觉察到自己对性的痴迷，却只和尼克一个人好过。她眺望着海水。像公主一样几乎事事如愿却感到不满足，真是不可思议。

“弗朗西斯卡……”他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

她转过头，“不好意思。”

“你在想什么？”他盯着她，似乎要读懂她的思想。

“我在……没什么。”

他指着旁边山顶上的石头要塞，“看到埃尔莫罗了吗？”

她点点头。每当沿着马勒孔海滨大道走，埃尔莫罗总会落入眼帘。要塞和灯塔高高地俯瞰着马勒孔海滨大道，几百年来忠诚地护卫着海湾的入海口。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成了著名的地标建筑，成了风景明信片 and 照片的好材料。

“这是全拉美地区第二古老的要塞，由一位意大利人设计建造，知道吧。”

“不知道。”

“看到了吧？你们的祖先在古巴有着深远的历史。”他笑着说，“这座要塞用了11年才建成。”

路易斯扬起胳膊，“大约1千米以外，从这儿就能看到，是拉卡巴那要塞。它比埃尔莫罗要塞晚了200年，一度曾是新大陆上最大的殖民地军事设施，它实际上是一座迷你城市。”

“我们要去那里吗？”

“不去。”他的脸色突然暗下来，“那里现在被巴蒂斯塔弄成监狱了。”

弗朗西转过头。海浪闪着波光，仿佛天空的星星全都落到了地球上。几只海鸥俯冲盘旋着。路易斯几天前告诉过她，他来自东方省，那是古巴岛东端的一个省份，至今大部分地区仍是农村。菲德尔·卡斯特罗来自附近的比兰镇，那里也属于东方省。路易斯的父亲和菲德尔的父亲都砍过甘蔗，只不过，菲德尔的父亲发了财，路易斯的父亲却没有。

“你和菲德尔很熟吗？”弗朗西曾经问道。

“不算熟，”他回答道。“我们一起打过棒球。”不过不久之后，路易斯步了菲德尔的后尘，去哈瓦那市大学修读法律，下定决心要让自己和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他告诉她，正是在大学期间，他开始看清贫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巨大鸿沟，明白了这种区别全部源于贪污受贿。

他们下了渡船，爬了几步陡峭的石阶。到了台阶尽头，他们向埃尔莫罗要塞走去。他严肃地望着拉卡巴那要塞。

“我们来这里做什么？”她问道，“你一定很恨这里。”

“这里提醒着我们未竟的事业。”

她努力想以敬重的口吻回答，却说不出话来，最后脱口而出：“你为什么战斗？为什么不转去另外一所大学？去美国读书也行啊，你的英语那么好，我可以……”

他打断她的话，“你可以怎样？利用你家族的影响力把我弄进美国大学吗？”他嘲弄道，“那样我就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了。”

她觉得有些受伤。他领着她到旁边的凳子前，坐下拍了拍身边的位置。她也坐了下来。

“听我说，弗朗西斯卡。我见识得越多，就越意识到今日的古巴不过是美国的一块殖民地。”

有那么严重吗？她心想。

他仿佛能读懂她的心思，“从理论上来看，可能没那么严重。有些

美国公司对古巴人挺好。问题是，巴蒂斯塔把美国公司像匪徒一样对待。没错，比如说你父亲。不收他们的税，到处都是私下交易，凡事都用贿赂通融。你们国家从经济上占领了我们。”

“那就让菲德尔和切·格瓦拉收拾他呗。没人待见巴蒂斯塔，我父亲也不待见他。你干嘛掺和其中？”

“除非我们团结一致，否则一切还会照旧。政治体系已经分崩离析，古巴需要一个新的秩序。”

“可为什么非要动用暴力呢？上一周银行爆炸的时候，我在现场。死了人，特别恐怖。”

“用别的方式，没人会管。另外……”他停顿了一下，“你生活中也存在暴力，这你不能否认吧。”

“你怎么知道？”

他对她一笑，“要是没有暴力，那只能说明你的人生被圈围了。”

“我这不是和你在一起嘛。”

“为此我要表示感激。”他的笑意一闪即逝，“你所知道的古巴——或你自认为知道的古巴——终将消失。颓废、腐败普遍存在，就像罗马帝国最后的时日。而且这些不仅存在于政体内，毒素已蔓延到了文化中。游客蜂拥而入，疯了一样地大把挥霍，决意蔑视每一个社会行为标准。对他们而言，古巴就是一个可以肆意妄为的场所，不管言行多么淫秽，他们都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地甩手回家。这不是我愿意生活其中的家乡。”

弗朗西想起那个吵着要看性爱表演的臭男人，想起拉佩拉的那些演出。姑娘们穿得越来越少，扭得越来越厉害，但这正是顾客们想要的。顾客想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她父亲如是说。“但你怎么阻止呢？我所认识的人……”

“若能维持现状，你所认识的人能从中获取既得利益。”他停顿了一下，“不过，有一件事你说得很对：大多数古巴人都不待见巴蒂斯塔。这令人心痛，真的。如果他与人民共享财富，改善赤贫民众的生活条件，就不会出现菲德尔或切·格瓦拉，或者我这样的人物。”

她沉默了片刻，“如果你成功了，就会毁掉我的家族。”

他看着她，“弗朗西斯卡，我知道你和我在一起冒着多大的风险。我很怕某一刻你清醒过来，意识到我们在一起难如登天。但你不久后即将离开古巴，我们的爱情将会终结。”

她眨了眨眼，“那为什么还要见我？注定要来的事，何必拖延？”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轻拍自己的胸膛，“我离不开你。”

“噢，路易斯。”弗朗西抓住他的手握了握。她想哭，可一旦泪水开闸，她觉得会永远停不下来。

“不许再胡闹！”当晚，弗朗西的母亲重重地拍着餐桌吼道。“绝对不许离开拉佩拉半步，除非得到我的允许，或者你父亲的允许。不带上恩里克绝对不许出门。”

弗朗西战战兢兢地划拉着小牛肉和意大利面——自从和路易斯见面后，她都没什么胃口。以前她只见过一次母亲如此暴怒，那天，有个男生在学校里喊她意大利佬，她痛打了他一顿。此时，她母亲两颊涨红，脖子上的肌肉紧绷。唯一的慰藉是她父亲在楼下的赌场，如果两人的怒火混到一起，绝对会炸开锅。

“你跑出去一整天，”她母亲说道，“谁也不知道你跑哪儿去了。我一直提心吊胆的。要是被你爸爸知道，他早报警了。”

弗朗西感到一阵欣喜，“你没……告诉他？”

她母亲皱了皱眉，“还没有。”

“千万别说，”她脱口而出。

她母亲看着她，疑云丛生，“为什么？你去哪儿了？”

弗朗西眨了眨眼。不管她母亲知道什么，或者自以为知道什么，都必须设法应付过去，决不能跟她提路易斯的事。

“我……我去埃尔恩坎托买东西了，然后去了拉卡巴那。”这倒是一句实话。

“拉卡巴那？老天啊，你去那里做什么？”

“妈妈，我就要离开唯一一个熟悉的家了。”弗朗西惊奇地发现说谎如此随意，“再说了……我不一定会再回来。”

她母亲画了个十字，“别这么说。”

弗朗西继续说道，“我想重游我爱上的所有地方……最后一次。”

她母亲的躯体一下子僵了，“地方……”她厉声问道，“还是人？有人看见你和一个男人在一起。在哈瓦那旧城区。”

脑子转快点，弗朗西心想，“肯定不是我，我没去那儿。”

“你去了埃尔恩坎托？”她机警地问道，“你买的东西呢？包裹呢？”

弗朗西意识到自己正在靠近陷阱的边缘，赶紧打断为好。“我没找到想要的。是谁说看到我了？”

“这不重要。”

“那个，不管是谁，肯定看错了，我就一个人。”这句话在她母亲听来也那么假吗？显然如此。

“弗朗西斯卡，你是不是在和一个人乱来？”

弗朗西挺直腰板，“当然没有。”

她母亲嘟囔了些什么，她没听清，可能是用来赶走不吉利的一句祷告。“你上一次和尼克说话是什么时候？”

弗朗西大吃一惊，她已经好几天都没想过尼克了，路易斯占据了她的全部的思想。“在……几天前。”

她母亲眯起双眼，“弗朗西斯卡，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也不想知道。但这事必须停了，立马就停。太不像话了。如果被你父亲知道了，你明白会有什么后果吗？”

他会把她关起来，直到登上去芝加哥的飞机，弗朗西心想。她母亲也明白，她显然还知道更多事情，或者有所怀疑。弗朗西低估了她。

她往椅子上一靠，温顺地说道：“你说得对，妈妈。”

“那么，你会处理好……这件事吧？”

她明白她母亲指的是什么，于是点了点头。

她母亲的语气缓和下来，“你一定要小心，亲爱的。只剩几天了。”

弗朗西心知肚明，她一直在算着日子，期望时间可以静止。时间当然不会静止，现在距她离开古巴仅剩4天了，她还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路易斯。

第八章

他们本打算第二天在马勒孔海滨大道的老地方见面。但是，跟母亲的这番谈话后，弗朗西知道她必须取消——或者至少延迟这个约会。她告诉母亲，她准备到楼下的夜总会帮女演员们整理演出服。她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她那时天真地想着，只要在她们身边，抚摸着她们的服装，就会感染到她们的美丽和修养。

她下楼四处搜寻拉蒙。拉蒙身材矮小精瘦，披着一头沙褐色的头发，眼皮总是耷拉着，下巴平平。弗朗西心想，其实拉蒙长得并不难看，但是他长得那么矮，真是恼人啊。她似乎从未见他笑过。最后，她终于在夜总会里看到他和另外两个侍者站在一起。他们都穿着白色衬衣搭配黑色长裤。

她走上前去，美美地笑着，“拉蒙，很抱歉打扰你了，可否借一步说话？”

“当然可以，帕切利小姐。”拉蒙总是表现得礼貌。毕竟，她是老板的女儿，但她还是可以感觉到他掩饰起来的蔑视。

“你的母亲恢复了吗？”

拉蒙稍稍皱眉，“我们本以为她会好一点了，但是病情又复发了。”

“去看医生了吗？”

“我们看不起医生。”

“那也许我可以帮她跟我的私人医生预约？”她突然才意识到她还不知道拉蒙的姓，“你姓什么？”

“帕切利小姐，谢谢您的好意。但是我们不需要。”

弗朗西感到很疑惑，“为什么不？她怎么了？”

拉蒙盯着身后墙上的挂钟，“很抱歉。我必须回去继续工作了。”他正准备离开，但是弗朗西及时抓住了他的手臂。他直直地盯着她的手，好像那是什么恶心的东西。

“拉蒙，”她温柔地说道，“你能帮我转告一条信息给路易斯吗？告诉他我明天不能跟他见面了。我——我的爸爸妈妈——不让我独自出门。”

“您的父母做得对。街上确实不安全。”

这是什么意思？“拉蒙，你可以——可以告诉他明天下午到酒店来吗？我在那里跟他见面。三点钟，咖啡店。你可以帮我转达吗？”

她的声音听起来一定是绝望透顶了，因为他的脸上闪过一副狡猾的神情，仿佛他意识到此刻占上风的是他。

她放开他的手臂，仿佛继续触碰他的手臂会把她烧焦一样，“拜托了。”

他微微一笑，无礼地点点头。

“谢谢。”她突然意识到此刻的自己竟是那般地感激，这不免让她有几分尴尬。

整个早上，弗朗西都在收拾东西，找出那些需要洗的东西，列出每件她回到美国后要做的事。中午的时候，她开始怀疑自己能否还有耐心再等三个小时；一点钟的时候，她就知道自己不能了。两点钟，她下楼去找拉蒙，以确保他把信息转达给路易斯了。但是她却找不到他，餐厅里、夜总会里都没有他的影子，恐惧突然从她的胃中涌上。他是她和路易斯唯一的联系啊。他怎么能不在这里。最后，她看到他在游泳池边给客人伺候午餐。她赶紧跑过去。他正端着一个装满三明治和饮料的托盘。

她拍拍他的肩膀，“怎么样？”

他转过身来。当他见到她的时候，她在他的眼中看到一丝火气。他用西语说道，“稍等，小姐。”

她好像是有点粗鲁了。她后退一步，等他给那位穿着比基尼的客人上完食物。那个女人矮矮胖胖，比基尼穿在她的身上真是暴殄天物。最后，他终于转过身来，还特意放慢步子，弗朗西急得想要尖叫。

一走到室内，弗朗西努力保持镇静，“拉蒙，你告诉他了吗？”

拉蒙怒目一视，“我不能这么做，小姐。这是不对的。”

现在怎么办？她真的要发狂了。要给他钱吗？不可以，他会觉得那是侮辱他。但是，她已经说过要帮他母亲治病了，那也不奏效啊。她好恨自己竟然要依赖这个男人，一个微不足道的侍应生，“我理解。我不会再请求你第二次。就这一次。拜托拜托，当我求你。”

拉蒙盯着她，“他今天来不了。明天早上八点他会和你见面。”

弗朗西再次一夜无眠。为什么路易斯今天下午不来见她？他觉得她不值得他冒险来幽会吗？她整夜在床上翻来覆去。第一缕晨光刚划破天空，她就起床了。她身心俱疲，深感困扰。一方面，几个小时之后她就能见到路易斯了。但是另一方面，再过两天她就要离开古巴了。她穿好衣服，化好妆，7点45分时给母亲留下一张纸条说要到咖啡厅吃早餐就出去了。

咖啡店的布置是海洋蓝和热带雨林绿的基调。此刻咖啡店空空如也，只有两个衣冠不整的男人在收银台边上不住打盹，看得出来，他们上了一夜夜班。她绕过他们往包厢望去。路易斯背对着她，但她认得出他的头发和肩膀。她偷偷溜进包厢里在他对面的座位坐下。

“早上好，弗朗西斯卡。”他笑道。

“你昨天去哪里了？”她问道。

他的笑容僵住了，“昨天？”

“昨天三点钟，你应该来见我的。”

“我不知道啊。”

“拉蒙没有告诉你吗？”

他摇摇头。

“但是我叫他——”她自己打断了，“算了，反正你现在在这里了。路易斯，我母亲起疑心了。她现在不让我单独出门。她说，我的保镖兼司机恩里克必须时刻跟着我。所以我昨天早上才不能见你。很抱歉。”

他看起来有几分不悦。

“你看起来有心事”

他点点头，“我昨天见了拉蒙，但他丝毫没有提三点钟见面的事。我以为你不想见我了。昨晚跟拉蒙说起的时候，他才跟我说今早的会面。”

弗朗西眯起眼睛。拉蒙在耍她吗？他看起来不像这么会算计的人啊。她暂时把这个想法放一边，拉蒙现在不在，与路易斯共度的每一刻钟都极其珍贵。

“我说过，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在一起啊。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视线。”

他的笑容是那么温暖甜蜜。一股痛楚突然锁紧她的喉头，她低下头来。

“怎么了？”路易斯说。

“如果一个小时之后我没有回去，妈妈估计要出动大军了。”

他有些丧气。“好吧。本来我还想给你一个惊喜的。”

她的兴趣一下子又被激了起来，“什么惊喜？”

他偷偷看她一眼，“如果我带你去看的话，一个小时之内你回不来。”

她咬紧嘴唇。为什么她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两天之后她就要离开古巴了。她的父母可能把她像囚犯一样锁起来，直到她登上飞机，但是能跟路易斯多待几个小时，就算被锁起来也值了。

“好吧，”她声音沙哑地说道，“我们赶紧出发吧。”

“你就住在这里吗？”

他们从拉佩拉一直南行，穿过维达多区，蜿蜒走过遍布酒店、商铺和优雅别墅的高档街区。他们穿过拉兰帕大街的时候，弗朗西突然想起那起银行爆炸案。他们一直走到哈瓦那大学。往前再走三个街区，就是美丽的19世纪法国风格的房子。

“我住在三楼的阁楼里。”

“但是——这也太——？”弗朗西说道。

“奢侈是吧？”他笑着说，“这是我堂兄的表兄和他家人的房子，他是个卓有成就的医生。我要付房租的。”

弗朗西盯着整洁的黄色的粉饰墙，墙上砌了一层白色的饰边。房子前廊砌有多根柱子，走廊则用花盒装饰着。“他们知道你是谁吗？我的意思是，他们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他们肯定有所怀疑。大学都已经停课一年多了，但我还赖着不走。”他望了望房子，“但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什么。我觉得他们是——用英语怎么说来着——对冲止损吧。”

“没听明白。”

“假如菲德尔革命成功，他们可能会希望我们对他们从轻发落啊——因为我认识他们嘛。”

“那你会吗？”

“我做不了主。”

空气很沉重，没有一丝风，仿佛弥漫着硫磺般。

“来吧，弗朗西斯卡，我们走。”

“但我想看看你的房间。”

“没时间了。”他领着她走过角落，在一辆蓝白色雪佛兰面前停了下来。他从口袋里摸索出一串钥匙。

“我之前不知道你有车哎。”

“这是一个朋友的。”他打开副驾驶的车门，“上车。”

她快速地上车了，虽然有那么一刻她也在怀疑这会不会是个错误的决定，也许他早谋划好在此时绑架她。但她在脑子里挥走了这个想法。她早已选择跟他一起走，但话说回来，也许他算好了她会这样做。也许他前一天的缺席就是要燃起她的渴望，让她更想得到他。也许就是一个策略，等这一幕的发生。她最后决定她不在乎。

“五点钟之前我要回来。”她边说边关上车门。

“我会带你回来的。”

他们离开咖啡店之前，她给楼上打了电话，告诉妈妈她要跟特里萨去看电影。特里萨是她在美国学校的一个朋友。她要去看一个双片连映电影，吃晚饭的时候才能回家。她母亲还没来得及拒绝，她就匆匆挂上了电话。

路易斯发动引擎，小心地开动，一路向东开出哈瓦那郊区。一个小时之后，他们把城市远远地抛在了身后。此时，密云渐渐散开，一轮慵懒的太阳露出脸来，阳光一路随着雪佛兰照耀。

他们摇下窗户，风呼啸着穿过车子，想说话都很难。弗朗西不在乎。路易斯右手握方向盘，左边手肘架在窗框上。她偷偷瞄了一眼他的皮肤，上面布满浓密的黑发，往同一个方向整整齐齐地生长。他感觉到她的目光，转向她，握着她的手。她也紧紧握着他的手，往他身边靠近一点。她把他们的紧握的双手放到她的腿上。一股伤感又突然要把她吞没，她要怎么跟他开口，说她即将离开呢？

“你很安静。”他说。

眼泪突然从她的双眼涌出。

“还很伤心。”

一滴泪珠沿着她的脸颊滚下来。

他把车停在路边，“怎么了，弗朗西斯卡？”

“我……我后天就要离开古巴了。”

他不禁挺直腰板，“这么快啊。”

“我之前没办法告诉你。”

他直盯着挡风玻璃看。

“哦，路易斯……”她泣不成声，眼泪顺着脸颊哗哗直流。他把她抱在怀里，抚摸她的头发，直到她平静下来。然后他放开她，笑着轻轻地吻她的唇。他们分开后很快又吻在一起，这一次没有那么温柔。他们最后终于分开的时候，两个人都气喘吁吁。他不再说话，挂上档继续往前开。

一个小时之后，他们来到了瓦拉德罗。这是古巴最美的海滩度假胜地之一。他们从滩头堡驶进一个狭小的半岛，白沙绿水绕沿路的两边伸展。路易斯在离自然保护区不远的僻静地区停车。他从车子里拉出一个毯子，二人手牵手往沙滩走去。他们找到一丛枝叶繁茂的棕榈树，那里树荫阴凉，也足够隐密。

他摊开毯子，他们坐了下来。路易斯用双手托着她的脸颊，又开始与她激吻。弗朗西手臂绕在他的脖子，把他拽了下来。他身体的重量压在她的身上感觉刚刚好。当他们坐起来要换一口气的时候，他的头发被弄得很凌乱。她本想帮他整理，但是一看到他的表情，那些想法都跑到了九霄云外。他抓住她的手指放进自己的嘴巴里，她突然呜咽了一声。

他帮她脱下了衣服。

第九章

“你骗我，弗朗西斯卡。”弗朗西回来的时候，她妈妈正在客厅里抽着烟。她妈妈以前从不抽烟。

弗朗西想过再撒一次谎，但是她疲于伪装。反正她马上要离开了。

“是的，我骗了你。”她说。

她妈妈深抽了一口烟。“那么，他是谁？”烟圈从她鼻孔中冒出来，就像漫画书里的龙的样子。“我命令你告诉我。”

弗朗西不肯说出来，“你不认识他。而且这不重要。我不会再见他了。”

她妈妈却不为所动地继续问：“拉蒙？是拉蒙的朋友？”

弗朗西沉默不语。

她妈妈又吸了一口烟。“如你所说，这不重要。拉蒙已经被炒了。”

“这不公平。他什么都没做。”

“如果你和他没关系，你干嘛在意？他只是个招待。”

“但是我没有……他没有……他母亲病了，”她悲伤地说，“他需要钱给她买药。”

“这是他告诉你的。”

“你不相信他？”

“天知道？”她妈妈不屑一顾地挥挥手。“如果这是真的，那他就会赶快找份新工作。”她妈妈把烟头摁在烟灰缸里说，“他不是——从来都不是——我们的家人，弗朗西斯卡。”她哼了一声。“这不重要。”

弗朗西慢慢走向她的卧室。她妈妈并不是一个残酷的人，弗朗西知道她是在担心。现在警察局和其他地方遭受攻击已经是家常便饭。她妈妈大概是担心她被绑架，弗朗西不能怪她。弗朗西自己也想过这件事，不是吗？

但是她妈妈不知道路易斯的事。她想告诉妈妈路易斯这个人。他多么聪明，多么有原则。他让自己变成一个优雅而有魅力的女人，让自己变得有了思想。

她却不能。她抱着枕头，盯着自己的时钟收音机。时间一秒一秒过去，这种糟糕的感觉愈加现实。她不会再见到路易斯了。她想记住每一个瞬间，每一分感受，他的每一寸肌肤。但是记忆中的瞬间已经开始模糊，她知道，这终将会被淡忘，只剩下一些几缕残存片段。这些都终会消失，成为凋谢的过往。

八月底总会有一小段非常干燥的时期，九月的秋风则会带来暴雨，像是整个古巴在为弗朗西的离去哭泣。最后一天，她大多数时间窝在床上，为自己感到难过。直到六点，她才穿好内衣和吊带袜，穿起一条宝石蓝的晚礼服裙。她打扮了一下，下去到拉佩拉的夜总会参加父母为她举办的告别派对。

她在美国学校的朋友都来了，至少那些还没有去上大学的朋友都来了。她父母的朋友也穿着锦衣华服珠光宝气地出席了。节日气氛的装饰，丰盛的餐食，还有乐队在弹唱弗朗西最喜欢的音乐——还有摇滚音乐。他们还安排了一个巨大的蛋糕，上面用糖霜写着“再见，祝好运。”她吹灭了蜡烛，之后，每个人都鼓起掌来，连梅耶·兰斯基都过来跟她说再见。

她上楼的时候都一点多了。她的航班是第二天早上十点。弗朗西脱了衣服躺在床上，但是一直到一个小时后她父母上楼回房，她都还醒着。弗朗西盯着房门边的三个打包得整整齐齐的行李箱，旁边还有一个箱子，里面装满了她收藏的书籍、录音带和糖果蜗牛。她要把一切都带回家。

家，这个字飘荡在她的脑海里。芝加哥不再是她的家。十五年来，哈瓦那已经成为了她的家。而且现在，她遇见了可以和自己一起分享的那个人，一个可以清晨一起醒来，夜晚相拥入眠的人。下厨吃饭，一起度日，为彼此而陶醉。她又怎么能把这抛弃掉？

她掀开被子，重新开灯。她把她的泛美旅行包清空，重新打包了一只牙刷、三套内衣、一双丝袜、一件长袖衬衫、一套洗漱用品和一个梳子。她穿上衬衫裙子，穿上凉鞋，把风衣披在肩上。

她父亲给了她足够的现金当旅途花销，她从中点数了三百美金，小意思。她拿了钱包和旅行包，蹑手蹑脚走出房间，穿过走廊，离开公寓。她轻轻地关上了门。

她不敢冒险搭电梯。赌场是不夜城，尽管晚上安保人员少一些，他们还是会认出她。她脱下凉鞋，轻步走到楼梯间，往下走了十八层楼，到了底层。这会儿她重新穿上鞋子，穿过一个混凝土楼层走向后门。她试着保持安静，但是刚走到半道，在靠近门卫的储藏间时，她

听到一声杂音。她僵住了。哦，天哪，求求你了，千万别。

又有一声响。接着是轻声低语和女性的呻吟，后来又恢复宁静了，不过还是一直有撞击声，是有一对情侣在储藏间里做那事。她如释重负，笑意一闪。她悄悄穿过储藏间到了门口。

外面雨已经渐渐小了，有一层薄雾。马勒孔海滨大道上依然光线明亮，但是她躲在了最暗的地方。一切都看起来越来越遥远了，神秘的影子徘徊在街道上。她把风衣裹得更紧了一些，不去听偶尔传来的口哨声和嘘声，只想找一辆出租车。应该会有一辆吧；会有上夜班的司机，把赌客从这个赌场送到另一个赌场，有时候还能把客人放到一定的地方来赚个回扣。

几分钟后，一辆出租就在街上慢慢荡了过来。她举起手招起来。出租车慢了下来；她开了门坐进去。司机并没有比她年长很多，当他看着她的时候，眼睛都瞪大了。他显然是不习惯看到一个年轻女性单独在半夜出行。当她告诉他地址的时候，他又露出一副原来如此的表情。

“小姐，你运气算好的，让我瞧见你了。太晚了，街上是很危险的。你是要回家？”

“开车。”她静静地说。她实在没心情听安不安全的陈词滥调。

十分钟后，她到了。

她付了钱，迈到车外，看着出租车驶远。之后她转头望着路易斯的房子。她的计划只把她带到了他的门前。她在这儿了，却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她不能在这个时间按门铃。大家肯定都睡了。她想过朝路易斯的窗户丢石头，但是三楼有好几扇窗户，她不知道哪一扇才是他的。不管怎样，她都已经一路过来了。

她扫视了一圈街区，空空荡荡，漆黑平静。她爬上阶梯走到门廊，坐下来，倚在一根柱子上。她想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她太累了。

第十章

路易斯·佩雷斯从未想过自己会坠入爱河。理想是他的情人，学生激进团体革命委员会则是第三房小妾。对于诗人来说，也许爱情就像桑蒂利亚教女神奥里莎般轻浮，但对他来说并非如此。他所领导的小团体将进行武装行动和后勤活动，后勤包括为革命军筹集资金，所以当拉蒙建议绑架黑帮老大的女儿的时候，路易斯仔细考虑了一下。

“她任性、叛逆，而且被宠坏了。”拉蒙在一个月前的一次会议上说道。过去几个月里，支持地下革命军的人数猛增，而酒店工作人员这个独特的职位可以监视出入古巴的人们。

“她会在几周内回到美国，所以我们得加紧行动。”拉蒙继续说道，“不过，我们可以利用她做出声明。”

“声明哪有武器和物资重要。”路易斯反驳道。“我们就不能进到赌场里面吗？”拉蒙总是借机从拉佩拉偷些食物和物资出来，但那些东西微不足道，不值得费力运到山里面。他们需要的是钱，大笔大笔的钱。

拉蒙承认拉佩拉有很多现金，但根据多次加班的观察，他心知要偷赌场的钱难比登天。“日日夜夜时时刻刻都有人荷枪实弹地守着。”他说道，“每隔几个小时，现金就会被装入保险箱，帕切利每天早上都会带着这些钱乘着装甲凯迪拉克前往银行。”

于是他提出了另一个办法。帕切利的女儿至少值1万或2万美元，他劝说道。足以买一大堆新机关枪、弹药和火箭筒了。

他们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筹划这次行动。他们计划在她出门购物时绑架她。其中一个侍应生——一位支持者——告诉他们，她经常带着从埃尔恩坎托买的大堆东西回酒店。他们会在她从加利亚诺和圣拉菲尔交叉口的店里出来时抓住她，把她扔进接应车里，蒙上眼睛，然后拉到藏匿地点。一拿到赎金，他们就会放她走。

“不能这样，”在停车场工作的一个高个子年轻人说道。“万一她在我们抓她的时候喊叫或引起骚乱呢？大街上的告密者和秘密警察太多了，有一个人拦住我们，我们就完蛋了。”

拉蒙点了点头。“他说得对。再者，她父亲不会让她不带保镖独自出门。”他看向路易斯，“不过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

“假设我们可以让她自愿找上门呢？”

路易斯想了想。作为他们的领导，他有权做出最终决定，不过他凡事都用投票解决。“你打算怎么做？”

“她爱慕虚荣，愚蠢无比。”拉蒙说道，“你可以假装迷恋她，让她以为你关心她，激起她的兴趣和好奇心，奉承她几天，告诉她你爱她。然后安排到某处见她……”他弹了一下响指，“搞定。”

“不行，”路易斯说道，“我不干。”

“为什么不干？”

“绑架是一码事，可那样欺骗她？太……卑鄙了。”

“你不是说干革命就难免欺骗，有时候还要欺骗自己爱的人吗？”拉蒙说道。

路易斯紧咬着嘴唇。他的确说过这句话，而且不止一次。

“我跟你讲，她已经成年了。”拉蒙做了一个手势。“她有个美国男友，可那家伙是个娘娘腔！”他嘲笑道，“她需要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像你这样真正的男人。”

其他人哄笑起来。

路易斯不喜欢这个办法，但其他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他已经被否定了。

起初一切按计划进行着。他在哈瓦那旧城区的咖啡馆拦住她，假装迷恋上她。她年轻而天真，受情欲的驱使相信了他。第二天，他带她去国家酒店喝饮料。她好奇心强烈，问了一大堆问题，不加批判地接受他的答案，使他想起古巴的一种小型蜂鸟，它们每天进食的花蜜约为体重的一半。令他吃惊的是，与她相处使他精神焕发，他殷切地期望着下一次会面。

两天后，他们走在马勒孔海滨大道上，海鸥呱呱地叫着，海浪扑打着防波堤。她在跟他讲几晚前看到的一个桑蒂利亚教舞者。她描述那个女人时的优美姿态、性感的笑容和大眼睛，令他忍俊不禁。她的香水散发出强烈的肉桂芳香，令他沉醉不已。路易斯忍不住想与她亲近，也正是在这时候，他意识到这次任务可能要失败了。

第二天带她去拉卡巴那要塞的时候，他努力夺回主动权。他故意装酷疏远她。接着她问起革命的事，他提醒自己其中的危险和游击队队友的期望。他如实回答，但她似乎并不感到吃惊。事实上，她似乎听了进去，并仔细考虑了他的观点，直到她开口说话。

“如果你们成功了，就会毁掉我的家族。”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低。她不过是阐述一个事实，却戳中他

的内心。他有意识、有目的地计划着毁掉她的人生，并用欺骗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

路易斯觉得丢脸。之前他对她撒了谎，还假装怪罪拉蒙没告诉他昨天3点钟的约会。拉蒙告诉过他。事实上，拉蒙和其他人都说时机已到，只要他把她送出咖啡店，他们会在门外等着实施绑架，但他做不到。所以他爽约了，还跟自己的手下说找不到车。

但他们给他找来了一辆，又把行动时间安排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只要在早晨到咖啡店与她会面，然后把她载到藏匿地点就行了。结果，他带她去了瓦拉德罗的沙滩，还在沙滩上和她做了爱。可现在她即将离去。

他跟其他人说她那天早上没露面，他一个人开车兜风去了。他知道他们不相信，但他无所谓。行动失败，他把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可供反省的时间不多——哈瓦那的另一个革命军团体正计划着当晚伏击一个警察管理区，点上一把火，把他们的武器偷走。路易斯的人负责驾驶逃离的汽车。

行动进展顺利，当晚他们还计划着下一次行动。与山里的革命军不同的是，城市游击队有着不同的战术。菲德尔和他的手下可以战略撤退后重新集结，照顾伤病，然后计划下一次进攻。地下游击队却必须不断出手，残酷无情，让巴蒂斯塔的人一直处于防守，从心理上挫伤他们的士气。

路易斯回到住所的时候，天差不多已经亮了。他弯腰去拿晨报的时候，一样东西吸引了他，他直起身，突然发现弗朗西斯卡蜷着身子睡在门廊里。

“我的天啊！”

她微微一动，缓缓睁开眼睛。“早安，”她疲倦地说道。

路易斯震惊不已，“你来这里多久了？”

“昨晚就来了。”她伸展一下胳膊，对他笑着说道。

“你来干嘛？”

她的笑容消失了。她把一缕头发塞到耳后，“我……我离不开你。”

“谁……有人知道你来这里吗？”

“暂时没有。”她的脸上一片不安，“没关系的，对吧？”

他深深地咽了一口气。就在这一瞬间，一切都变了，他的所有计划，他所奋斗的一切，都被打乱了。他内心交战着，然后看了她一

眼。不管他的下一步举动是什么，都将改变两人的命运。

他爬上门廊的台阶，把她抱在怀里。她脸上的愁容散去，然后摸了摸他的脸。她开始讲起她的离家出走和那辆出租车——他早就发现了，她紧张的时候总喜欢不停地说话——但他用嘴唇堵住了她的话。她回应着。但不久他就听到了轻轻的啜泣声。他打开门锁，带着她溜进了自己的房间。

第十一章

当托尼·帕切利知道女儿跑掉的时候，他没有大喊大叫，也没有大发雷霆。他的妻子则在一旁接连不断地抽烟，一会哭，一会骂。但是托尼把持住了，仿佛只为证明没有人能占他的上风，连他的女儿也不例外。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质问他的妻子，这可不是个简单的任务。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已经是他第四次还是第五次质问了。

“我——我已经告诉你了，”她啜泣着说，“我起床，走进……走进她的房间，想看看她是不是起床了，可她不在。”

“那是几点钟？”他问道。

“我的天啊！那时候你也在场啊。大概七点钟。”

他继续拷问她，最后一点一点地挖出来，原来她一直有事瞒着他。她最后流着泪承认弗朗西斯卡在跟一个当地人约会，她已经下了禁令，弗朗西也保证过已经结束了。

“她发誓她再也不会见他，却……”玛莲娜摊开手，“……又这样”

托尼只扬了扬眉，只觉五内俱焚。他的妻子怎么这么傻呢？现在的哈瓦那还有谁信守承诺？很明显，也包括他的女儿在内。他努力保持镇定，决定迟一点再跟妻子算账，当务之急是赶紧找到弗朗西斯卡。

“你不知道那个当地人是谁？”

玛莲娜打了一个嗝，一只手扯着头发，夹着香烟的另一只手不住颤抖。托尼猜她大概是想起在芝加哥的时候，一个黑手党头目背叛了他，最后落得什么样的下场。如果连这都不算背叛，还能算什么呢？

“他是我们的朋友吗？还是朋友的朋友？我们认不认识？”

她没有回答。

“玛莲娜，我们必须考虑她有可能被绑架了。”

他的妻子摇摇头，“她是自愿去的”

“你怎么知道？”

她盯着他看，“女人的直觉。”

知道还不去阻止，托尼心想。女人不仅是地球上最愚蠢的生物，而且最一无是处。

玛莲娜眯了眯眼睛。

托尼注意到了，“怎么了？”

“那个侍应生……拉蒙……”

“那天你让我开除的那个人？”

她点点头。

“就是他吗？”他脖子上的青筋暴起，肾上腺素激冒出来。一个普通的侍应生竟然敢碰他托尼·帕切利的女儿？

“不是他，”玛莲娜说，“但我觉得他知道是谁。”

托尼大步迈到阳台的玻璃门边，直直地盯着马勒孔海滨大道。他握紧拳头，又几次松开，把盛怒压下去。年轻的时候，这双手不知扭断过多少人头，他不在乎再添多几个。实际上，他要碾碎那个拉丁杂种的脸，如果……不对，当他把他搜出来的时候。他转过身来，走到电话旁。

“你要做什么？”

他竖起食指叫她安静，然后给楼下酒店经理打电话，“那天开除掉的那个侍应生叫什么名字？”

“哪一个？”酒店经理很能侃，“是那个从仓库偷东西的，还是那个打死都不能准时的？”

“拉蒙。”

“苏亚雷斯。偷东西的那个。”

托尼按下转换键，打到车库里，“恩里克，上来。”

恩里克一到，托尼便下达命令，“给我找到他，带过来。”

“是，帕切利先生。”

“赶快。现在就去。”

弗朗西筋疲力尽，一沾到路易斯的床就睡着了。路易斯想躺在她身边，但是他不敢。他不是圣人，但是他从没想过把一个女孩带到自己屋里。另外，他也担心要是把她吵醒了，说不定她会大哭或者发出太大动静。

所以他坐在一张椅子上，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她的脸颊通红，呼吸也很轻柔，还有一丁点打鼾。如果他不小心一点的话，他可能会开始犯错。他知道女人有多大魔力，她会给男人施魔咒，击溃他所有的男子气概。

他在椅子上挪来挪去。他不能让她留下来，她会变成靶子——很快每个人都会开始找她。让她留下来实在是太疯狂了，但是他也不想放她走，或者说他不能放她走？也许她真的是个女巫，一个早已给他施了魔咒的女巫。

不管她是什么，他们都不能留在这里。他已经做好随时转移的准备了。跟巴蒂斯塔的战斗逐渐激烈，他的小组还要更频繁地执行更多行动。医生发现他的计划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到那时，他会把他撵出去，或者举报他，或者先撵出去再举报。路易斯站起身，悄悄拖出行李箱。

第十二章

劳顿区位于哈瓦那湾向南一公里，这片郊区住满了工薪阶层，街道上都是挤挤攘攘的出租楼。窗户之间的晾衣绳上挂满衣物。弗朗西心想，古巴白人和黑人都有住在劳顿的，但人也太多了。不过楼外层都涂着鲜亮的粉色、绿色、黄色，时不时还有枝繁叶茂的树木从墙之间穿出来，稍稍舒缓了原本的冰冷单调。

路易斯和弗朗西正走向一个小房子，屋前草坪上长着一棵木棉树。“这是我们的家？”

路易斯点了点头。

之前，弗朗西被阳光照醒，看到路易斯在打包行李箱。等到他打完包，他们就悄声下了楼出门。到了街上，弗朗西自然地向北走去，这是她几个小时前来的路。

路易斯在她背后叫住了她，“你去哪儿？”

“拉兰帕大街。去叫辆出租车。”

“不行！”他大叫道。

“为什么不行？”

“我们可不能被别人看见。”

“上个星期我们都逛遍哈瓦那了。”

“这不一样，你现在可是在私奔。虽然他们会跟每个人都说是被绑架的。”

“我爸爸不会……”她打住了。他当然会。

路易斯似笑似嘲地说道，“说到底，谁说什么并不重要，只怕每个人都会在找你。”

“但是没人知道我是谁。”

“弗朗西斯卡，你得换个思路了。你得再多往前想三步，考虑所有的备选方案，选出最有效的，或者是最不危险的。”

“就叫辆出租车而已。”她生气地说。

路易斯盯着她说，“拉蒙说得没错。”

“他说了什么？”

“他说你很倔强。”他解释道，她父亲为了找到她，肯定会掘地三尺。他肯定已经打电话给出租车公司，公司也会让所有司机都注意与她外貌相符的人。

弗朗西这才明白过来，怒气也都消散了，“他的确会这样做。亲爱的，对不起。”她顿了顿，“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等到公共汽车上都挤满了去上班的人再说。”

晨间的空气泛着暖橘色的光，他们漫步在小巷里，到一个咖啡馆喝了杯咖啡。等到高峰期来临的时候，他们便上了一趟去罗亚广场的公交车。下车后，他们又沿山坡往上走了好几个街区。之后，路易斯突然掉头朝相反的方向走去，走了三个街区，之后右转。他又重复这样做，一直到沿着整个社区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公交站。

这会儿，弗朗西盯着木棉树枝叶层叠的树冠。“你要知道，砍倒一棵木棉树是有罪的，”她说，“应该要先寻求奥里沙神的应允。”

路易斯有点儿吃惊，“你怎么会知道？”

“木棉树是古巴男性的象征。”她笑道，“我以前的保姆奶妈告诉我的。哈瓦那本地民也会汇集到这个地方，丢硬币来庆祝哈瓦那的建成纪念日。”

“那你大概也知道，在1898年，古巴的西班牙军队在一棵木棉树下向美国投降，所以他们认为木棉是和平之树。”

他高人一等的样子引她咧嘴一笑。他们是天生一对，她正准备这样告诉他，但是他的脸上浮现出警惕的表情，笑容褪去。他悄悄走到房子前，耳朵贴近薄木门。

冷冰冰的恐惧感让弗朗斯一阵战栗，“都还好吗？”

他伸出一根手指放到嘴边。过了一会儿，他小心地扭了扭门把手，门一下子就开了。他探头进去，然后示意她进来。

“这是谁的房子？”她边说边走进房子。

“是我一个手下的兄弟。他去了马埃斯特腊山，他妻子回娘家去了，所以我们用这个房子来开会。”

“这里安全吗？”

“暂时安全。但是没有什么绝对的，也许一眨眼功夫就得放弃一个住所，比如说如果邻居的狗狂吠，有人不喜欢你的相貌，或者出现了一个告密者……所以别太安逸了。”

弗朗西放下包裹，在房子里转悠。前厅很小，也没怎么布置。没

有沙发，只有一张安乐椅和几张折叠椅。百叶窗泛黄，没有地毯。从过道往后走，是一个小厨房，里面摆着一张桌子几张椅子，大多厨房用具都不见了。走道上有两扇门，一扇门背后是一个很小的浴室，另一扇后面则是很小的卧室，小到都可以把它装进她在拉佩拉的衣柜里了。

路易斯肯定察觉到她的失望了，“现在改变主意还来得及，弗朗西斯卡。我一定带你回去。”

“我绝不回去。”

“但是你父亲会来找你的。你知道的。”

“我会跟他说，我不走。”

“他不会相信你的。”

“他怎么会？只要见到咱们俩在一起的样子，他就会明白了。”

有一瞬间，他的表情让她以为他们会再度云雨，就像昨晚她睡着前想要的那样。然而，他只是在空中挥了挥手臂，“地方不怎么样，但是邻里都很可靠。”他顿了顿，“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就是在这儿长大的。”

她茫然地盯着他。

“他在革命军里的地位仅次于菲德尔和切·格瓦拉，应该算最重要的革命者，现在是指挥官了。他们仨在墨西哥城的时候碰过面。他是唯一一个从工人阶级闯出来的领袖。”

但是弗朗西对于革命军历史不感兴趣，“路易斯，我得告诉你一件事。”

他抬起头来。

“我爱你，胜过世上万物万事。我为你改变了人生的轨迹。而我很高兴我这样做了，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你要对我完全真诚。我什么都可以理解，什么都可以原谅，只要我知道真相。”

他没有说话。

“你听到了吗？”她问道。

他牵起她的手臂，挽着她坐到前厅的折叠椅上。

“你在做什么？”

“坐下来。”他说。

她照做了。

他凝视着她，表情神秘莫测。他想说什么呢？她身旁掠过一阵恐惧。以后的人生都要伴随这种恐惧吗？她思忖着自己是不是准备好了。而后，她想起了自己为了私奔所冒的风险——最坏的都已经过去，必须都过去了。

“你说你什么都可以原谅？那我们来试试吧。”他跟她说了绑架计划，他在其中的角色，拉蒙的，以及其他人的。

她静静地听他说完，然后说，“我料到了。”

他感觉到牙关肌肉一紧，“怎么料到的？”

“我们在咖啡馆第一次见面之前，在哈瓦那旧城区我就感觉被人跟踪。后来又加上拉蒙的差错，我……”

“其实我们计划在那天下午绑架你，”他打断道，“后来又改到了第二天早上，甚至还有昨天。但是我取消了这计划。”

“为什么？”

“因为……我爱上你了。”

她静了一会儿，复又说道：“但是你看，拉蒙说得对。他的计划成功了。我这不正好送羊入虎口吗？是什么阻止了你执行原来的计划呢？”

“我自己。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

她无力地笑笑，“那你不在的时候呢？”

“除非我死了，否则我不会离开你。”他停了一下，“这就说到我对你的要求了。”

她歪过头来。

“我不能背叛革命。如果我们在一起了，我也还得继续抗击巴蒂斯塔。”

她闭紧嘴唇，衡量着其中的风险。有她家那样的背景，他知道她肯定不至于太过震惊。过了好一会儿，她点了点头。

她看见他紧张的肌肉放松下来。

她站起来，走向他，把手臂环在他脖颈。“那么，你的手下还要多久会来？”她轻声说。

“一两天。”

“所以在那之前，就只有咱们俩了？”

他点了点头。

“美国有一个传统，两个人结婚的时候，新郎要把新娘抱过门槛。”

“我们还没结婚。”

“我们刚刚不就交换誓言了吗？”她笑了起来，这次是真正的笑容，然后走到门边，“我等着呢。”

第十三章

“他们现可在全古巴搜我。”两天后的半夜，拉蒙来到安全屋说道。

“为什么？”路易斯问道。

“你去哪儿了，兄弟？”拉蒙有些恼怒地问道。“帕切利家的小姐在预定离开古巴的前夜跑了。你竟然不知道？”

路易斯不敢和他对视。

拉蒙皱了皱眉，“她不会在这儿吧？”

路易斯犹豫了一下，大拇指朝着房子后面晃晃，“在卧室里。”

拉蒙先是睁大了眼睛，接着给了路易斯一个赞叹的笑脸，然后张开双臂，“老兄！你做到了！我们……”

拉蒙还没抱着他，路易斯就挥了挥胳膊，“不是，没有赎金。”

“怎会没有，这是计划的一部分啊。”

“没有，拉蒙。”路易斯坚决地说道。

拉蒙的脸上全是迷茫之色，“你到底在说什么？”

“她和我，我们……”

“我们在一起了。”弗朗西的声音从房间里面传过来。

拉蒙转过身来。弗朗西站在那儿，只穿着路易斯的一件衬衫。她的头发蓬乱，似乎刚刚睡醒。他满心怀疑，气急败坏地说道，“这……这不可能。路易斯，告诉她到底怎么回事。”

路易斯对视着他，“我说过了。”

拉蒙张大了嘴巴，“那就是真的了？你和她……”

路易斯点点头。

拉蒙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你疯了！你背叛了我们，背叛了革命，你主张的一切——曾经主张的一切——都毁了！”

“不，拉蒙，”路易斯说道，“我恋爱了。”

“结果还不是一样。”拉蒙说道，“我们完蛋了。”

“拉蒙，”弗朗西说道，“路易斯跟我保证过我不会有危险。我相信

他。”她似乎变得亲切起来，“为了报答他，我不会干涉他的——你们的行动。”

拉蒙怀疑地打量着她，然后看了看路易斯，“真的吗？”

路易斯点点头。

拉蒙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最好先别让其他人知道，他们肯定不会理解你。”

路易斯和弗朗西交换了一下眼神。

拉蒙继续说道，“但是还有一个更紧要的问题，老帕切利在四处搜寻我。”

“为什么？”

拉蒙指了指弗朗西，“她利用我联系你，拉佩拉的人都以为她跟我跑了。”

“对不起，拉蒙。”弗朗西说道，“都怪我父母，不怪我。”

他无视她的话，“我好几天没回家了，我妈妈肯定快急疯了。我本来想留在这里，现在看来……”他的声音小了下来。

“你当然可以留下啊，”路易斯说道。

“我看还是算了。”

“拉蒙，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事态已经开始迅速改变了。”

“可我们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啊。”拉蒙指着弗朗西说道。

“钱我们会拿到的，只不过不是通过绑架。今晚咱们再讨论这些。”

拉蒙用下巴指了指弗朗西，“你打算跟其他人说她的事吗？”

路易斯移开视线，“到时候吧。但是今晚我得叫你别告诉任何人她在这里。等时机成熟了，我自然会告诉他们。”

“我觉得这样不好，路易斯。”

“如果我觉得绑架她有利于我们的事业，就不会取消行动了。但他们绝不会掏腰包付赎金，而是设下陷阱等我们往里跳。所以我想和你商量一个新对策。相信我，拉蒙，一切照旧。我们是革命好兄弟，以后也是。”

拉蒙仍然半信半疑。

两人的谈话直到破晓才结束。路易斯回来的时候以为弗朗西已经睡着了，于是轻轻爬上床，免得吵醒她。但她翻了一下身，发出一声充满倦意却热烈的叹息，用双腿缠住了他。他闻着她的体香，感受着她的心跳。床很小，可他们也不需要太大的空间。一番云雨过后，两人浑身发烫，大汗淋漓，床单纠缠在他们腿间。

“弗朗西斯卡，我问你个问题。”

弗朗西用手指在他胸膛上划来划去，她说过她喜欢他胸毛的触感。“问吧。”

“我……我知道你不是处女，可是……”

“我只跟另一个男人好过，路易斯，他……”

“我不介意你和另一个人好过，但是，”他停顿了一下，“告诉我，你爱他吗？”

弗朗西紧咬着嘴唇。她不愿意去想尼克，事实上，她一直强迫自己不去想他。她爱尼克，但这和她对路易斯的爱不一样。说起来，尼克曾占据了她人生的一大部分，而她还尚未向他提及过路易斯。她停下划过他胸膛的手指，“我从没有像爱你一样爱过任何人。你是我的生命之气，是我的生命之光，没有你，我一天也活不下去。”

路易斯看着她，然后点了点头。

“亲爱的，你呢？”

他用两指夹住她的一缕头发，只觉如天鹅绒一般柔软，“除了你，没有别的人了。”

她满足地笑了，然后紧紧地偎依过来，“商量得怎么样了？”

“拉蒙什么都没说出来，我相信他。人人都在搜寻他，压力一定很大。”

她伸手拂过他的额头，“你信任他吗？”

“我们从小就认识了。”

“我的爱人，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她说道，“你们已经不是小孩了。”

几小时后，托尼·帕切利的私人业务电话响起。

“我有你要找的线索。”一个男人用西班牙语说道。

“你是谁？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号码的？”

“你想知道你女儿在哪儿吗？”

“她还好吗？”托尼问道。

“她很安全。”

“她在哪儿？”

“在一间房子里。离这儿不远。”

“你绑架了她。”

打电话的人沉默了。他没反驳托尼就说明了一切。

“你要多少钱？”

“两万美元。现在付一半，另一半等交货再付。”

现在轮到托尼沉默了。最后，他说道，“我得见见你。”

“不行。我给你一个付第一部分钱的地点，之后再给你指示。”

托尼咬了咬牙。人们在古巴看了太多的匪徒电影，就是这么回事。巴蒂斯塔可能干预过这些电影，用英雄主义、白日梦和浪漫蛊惑古巴人，让民众服服帖帖。托尼可能也拥有一家影院部分股份，他心想。他记不清了。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实话？知道她跑了的人很多，你可能是个想敲诈我的二流骗子。我需要她在你手中的证据。”

“我会在交钱地点留下她的一件衣物。”

托尼迅速回答道，“还不够。她妈妈和我不知道她离开的时候穿着什么衣服。你可能会在埃尔恩坎托随便买个小玩意，骗我们说是她的。”

电话那端又是一阵沉默。托尼不知道自己是在掌握主动，抑或处于被动。打电话的人显然掌握着主动权，但托尼可是个谈判行家。他应该能重新获得主动权。他本想高人两招，却突然意识到这不是一场关乎输赢的谈判。这事关他女儿，他不得不接受现实，至少暂时接受。

“你把‘证据’放到哪里？”

“今天下午3点，到拉佩拉的门卫储藏室。证据就在那儿。但必须预先付赎金。”拉蒙告诉他拉佩拉附近的一家西联国际汇款公司的地址，并跟他说一定要在2点前把钱汇给迪亚哥·胡亚雷斯先生。

但托尼·帕切利说出的话令他自己也很吃惊，“不行，在确信我女儿在你手上，而且毫发无伤之前，我不会交钱。”

回应他的是一声咔哒，接着是拨号音。托尼打了一个电话。

打电话给托尼·帕切利之前，拉蒙经历一番漫长而艰难的挣扎。一方面，路易斯是他的老朋友，两人一直以来形影不离。路易斯的父亲去世之前，曾和拉蒙的父亲在东方省的一家甘蔗种植园工作。年满18岁之后，两人一起搬到哈瓦那读大学。他们千方百计地找工作，靠着打杂、送信和在影院当服务生维持生计。手头特别拮据的时候，拉蒙会在雷格拉区跳岩挣钱。之后拉佩拉开业，打出广告招聘服务生，声称工资比其他度假胜地高很多。拉蒙的学习一直不是很好，于是就辍学去打工了。

他们凡事都以诚相待，分享各自的冒险经历和秘密。拉蒙第一次和女孩上床之后曾跟路易斯讲过，当时还是处男的路易斯对朋友变成男子汉大为惊奇。当路易斯开始参与叛军运动时，拉蒙发现自己也被卷入其中了。

当他们组成小团体时，路易斯成了领导。拉蒙对此毫不介意，他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况且路易斯比他聪明。事实上，路易斯让拉蒙想起身为医生和知识分子的切·格瓦拉。但人是会变的，革命中途宣称恋爱令人无法接受。谁都知道女人只适合三样东西：做饭、做爱和生孩子。其他的都是巫术。

路易斯这是病了，头脑发热。他被这女人迷住了。如果其他成员知道，他们肯定会剥夺他的指挥权。所以拉蒙自认为是在帮路易斯一个大忙，让他免于自找麻烦，等到这一切结束之后，路易斯肯定会感激不尽。

他乘着公共汽车回到安全屋。他可以编一个返回的借口：有些无中生有的话要跟路易斯谈，比如说招募新的潜在成员。他下车的时候还哼着小曲。快到傍晚的时候，他们将有1万美金到手，他将成为大英雄。他从公共汽车站走过3个街区，小心翼翼地绕道而行，免得被人跟踪。要是被帕切利的手下或警察跟踪，他可担待不起。

他爬过一道篱笆，在小巷里快步跑起来。确定没人跟踪之后，他向那所房子走去。木棉树的树荫斑驳地撒在道上。其他公寓的门大多开着，这么热的天，就算是又热又湿的空气也总比没的好。但安全屋的门紧闭着。他敲敲门，没有回应。他又敲了一次，还是没有。他转了一下门把手，门开了，他走了进去。

他喊道，“路易斯？帕切利小姐？”

无人回应。

也许他俩出去吃饭或买东西了，或者去洗衣店了。女人不都爱这样吗？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又喊了一声。还是没人回应，他精神大振。运气好到他自己都不敢相信，他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卧室，随便拿上一件衣物，还不用蹑手蹑脚溜出去。

然而，走向卧室的时候，拉蒙犹豫了。他这可是越界，路易斯肯定会当成背叛行为。但又确实不是越界，这是必要之举。如果路易斯头脑清醒，肯定会同意他的这种做法。革命第一，拉蒙这么做是正确的。他打开门，思量着拿些什么。别拿太私人的物品，一只鞋就行，或者一件首饰也可以。

房间里空无一人，只有一张床、一张床垫和一把折叠椅。

第十四章

原本预计只有四个小时的火车路程，因为路障和不可避免的故障，他们花了差不多七个小时才来到圣克拉拉市。弗朗西看出来路易斯很紧张。万一她父亲派人监视了巴士站、火车站和机场了呢？弗朗西把头发绑成了马尾辫，买了一件便宜的裙子，戴上了墨镜。他们的伪装好像奏效了，她和路易斯上火车的时候，两人没觉得有任何人盯着他们或跟踪他们。但是，路易斯说，等到了圣克拉拉之后，她还要大易装。

路易斯一路有些坐立不安，不跟任何人对视，弗朗西则望着窗外。一队耕牛在拉犁耕田，戴着草帽的农民在采摘西红柿，一群小男孩则在河边跳水。她很少走出哈瓦那，特别是去年。而且不管她去哪里，无论是在哈瓦那城里城外，她都是托尼·帕切利的女儿，总会受到特殊待遇，受人尊重。然而，现在她觉得戴上了一层自由的面纱。化名成另一个人，变成一个无名小卒，让她不住兴奋。

可她还是感到一阵愧疚。她知道是她给路易斯带来了麻烦。爱情毁灭了一切熟悉的生活，把他们推向未知。考虑到他的革命热情，这样的大变动肯定是特别残酷的。她为他感到心痛，但是她不能干涉他的政治生活。相反，她要竭尽全力处理好所有其他的事。不管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她都将不惜一切去构筑安全幸福的生活，完美的生活。这样他就永远不会后悔和她在一起的决定。

火车渐渐慢下来，阳光跳跃在近旁的火车车厢之上，调皮地眨着眼睛。“为什么要来圣克拉拉？”弗朗西用西班牙语问路易斯。这座城市属于维亚克拉拉省，沿着中央铁路蜿蜒。它本该是远近闻名的美丽之城，但它只有250000名居民，仿佛一座沉睡的农村版的哈瓦那城。

路易斯回答之前先环顾了一下四周。他们前面的位置没有人，身后的女人正忙着安抚两个小孩。

“三个原因，”他小声地用西班牙语回答。他伸出手指挨个说道，“第一，是时候离开哈瓦那了——”

“因为我。”

“不完全因为你。哈瓦那的大街不安全，秘密小组行动日益频繁，巴蒂斯塔也大规模出动人手。如果我被抓，等待我的肯定不是折磨之苦就是惨遭杀害。”

她皱皱眉，“那第二个呢？”

“圣克拉拉是一座大学城，我们可以融入其中。”

“我以为这里的大学已经被关了呢。跟哈瓦那的一样。”

“是的，但是还有很多学生在这里生活、工作和等待。”

“那第三个原因呢？”

“我在这里有用武之地。”路易斯解释说，菲德尔和起义军正在撤离马埃斯特腊山区。八月底，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将会出动一支精英队伍，他们的任务就是横跨岛屿，挺进西海岸的比那尔德里奥省。沿途西恩富戈斯必定还要组织更多的起义部队。

“但我们走的是相反方向啊。”

“这是因为另一股精英起义军，也就是切·格瓦拉领导的起义军，正往圣克拉拉进军。”

弗朗西倒吸了一口气，“为什么？”

“菲德尔计划在圣克拉拉把古巴岛一切两半，这样巴蒂斯塔就不可能占优势。”

“会成功吗？”

路易斯点点头，“起义军已经控制了古巴的东部，加之巴蒂斯塔军事领导才能太烂，士兵们已经意识到他们是在为将军卖命，而不是在为自己打仗。他们现在的挣扎就可充分说明这一点。”

“这是什么意思？”

“巴蒂斯塔一直在挑拨离间手下的将军，让他们彼此反目。所以比起打仗，他们现在更想着中饱私囊。逃兵成群结队，而起义军对他们甚是优厚，所以我们的队伍在不断壮大。这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火车突然停驻。弗朗西站起来去拿包，但是路易斯已经先她一步。“两年过去了，”他继续说，“这么多错误的起起停停之后，我想要参与最后的行动。”

“怎么参与？”

“切·格瓦拉的部队抵达之后，他们将会需要侦察员，也需要食物和设备。也许还有炸药和武器。我能帮上忙。”

弗朗西又坐了下来。

“你并没有很吃惊，对吗？”

“我猜没有。”

“你知道有很多人已经撤走对政府的资助吗？”

“知道，但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他们敬爱菲德尔，还是因为他们憎恨巴蒂斯塔。”

“这个重要吗？人心在变。资金和人力都在涌向我们的革命运动。我们占有一切优势。”

弗朗西仔细想了想。革命之后会怎样，谁知道呢？或许因为路易斯的全心奉献和英雄主义，他将获得要职。但是，现在，她必须调整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一件事突然涌上心头，“那我们呢？怎么确保我们的安全？在革命结束之前？”

路易斯没有回答。他们一路沿着走道往出口走去。一直到他们走下站台之后，他才开口，“我们得改名换姓，还要有新的身份。”

听完，她稍倾了脑袋。

“不能让人知道我们是谁，从何处来，或者我在干什么。你长得像西班牙人，说话也像当地人，这对我们颇有帮助。如果我们足够小心，就不会有事。”

弗朗西仔细想了想，然后咧嘴笑了。

“笑什么？”

“这是不是说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结婚了？”

路易斯也露出喜色，那是那一天他第一次笑，“悉听尊便。”

“那……我们应该叫什么名字呢？”

“你怎么想呢？”

她想起文塞斯先生和他在《埃德·沙利文秀》¹ 中的精彩表现，不禁咯咯笑了起来。“叫文塞斯先生和文塞斯夫人怎么样？”

“太明显了。”他停顿了一会，“洛佩兹怎么样？”

“好的。路易斯·洛佩兹。”

“不行，我要叫——胡里奥，胡里奥·洛佩兹。你一定要这样叫我。”

“但是我喜欢你的名字啊，路易斯。”

“那你就叫路易莎吧。路易莎·洛佩兹。”

“完美。”

“我们不能说来自哈瓦那。”他继续说道。

“东方省？”

“我觉得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应该来自卡马圭省。圣卢西卡市，大概这样吧。”

“那里有很漂亮的海滩。

“很好。”他们来到出口，路易斯跳下站台。他把行李包放在地上，伸出手来。她小心地走下陡峭的台阶。“弗朗西斯卡……我说路易莎啊……有一件事你必须谨记。这不是游戏，而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它关乎我们的性命。”

弗朗西点点头。她知道他们身处革命的漩涡中心，但是他们也刚刚坠入爱河。爱情本应该是令人愉悦的，她无法想像路易斯可能会被捕被折磨的情景，或者是她被搜到的可能。一想到潜在的危险，她就不禁变成了个焦虑紧张的生物——就像——她妈妈一样。她不会让这发生的！

“我明白，亲爱的。”她抚摸他的脸颊，“但是今天……今天我们是新婚夫妇。”

他昂起脑袋，好像在想，“所有女人都这么疯狂吗？”然后他拿起行李箱和泛美包，“洛佩兹小姐，我们还必须给你找一份工作。”

她点点头。她带来的三百美金不够他们花一辈子，“我去商店找一份工作，或者酒店也行。只要是能用我的英语的地方都可以。”

路易斯咧嘴笑了，似乎很以她为傲，“迟一点再做决定，现在我们要去吃饭了。”

在车站附近吃过一顿愉快的午餐过后，他们停在了维达尔公园前。那里绿树成荫，繁花似锦，与观景台的白色廊柱和周围的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继续前行，弗朗西则在研究玛尔塔·阿布雷乌的塑像。玛尔塔出生于圣克拉拉市，是古巴历史上最伟大的女性之一。她把自己的全部财富捐赠给穷人，因而被人们尊崇为平民英雄，甚至是守护圣人。弗朗西还了解到圣卡拉拉大学就是以玛尔塔的名字命名的。也许有一天她也——不对——路易斯——也会被人这般尊敬铭记。

他们步行了大约四里，来到城市的东北边。与她熟悉的哈瓦那的咸味不同，这里的空气中有几分泥土的气味。现在是下午半晌，没了她熟悉的港湾微风，强劲的热流让她不禁有几分眩晕。她不住地怀疑

自己是不是来到了地狱之门。

当他们终于找到一点树荫的时候，路易斯跟两个年轻人聊了起来。弗朗西一边给自己扇风一边在听。终于，话题转到了房子上来。那两个年轻人推荐了几个街区之外的一栋公寓出租楼。弗朗西和路易斯沿着他们指的方向走的时候，弗朗西不禁讶异原来找房子可以这么简单。作为帕切利家族的一员，这可从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他们一定要监视检查房子，清理装修，确保安全万无一失。

他们跟那个出租屋的女主人聊了起来，告诉她他们是新婚夫妇，刚从圣卢西卡市过来。这时那个女人推荐了她姐姐家的一处正寻租客的套房。路易莎和胡里奥说他们很感兴趣，并礼貌地询问房租。那个女人说不可能很高，还问他们有没有工作。

“我正准备找工作。”弗朗西说。

“什么样的工作？”那个女人问。

“我是学英语的。我的英语很流利。”

“哦……”她转向路易斯，“那你呢？”

“我本来打算学法要成为一名律师的，但是大学关门了，所以……”

“等大学重开的时候，我希望他能继续学业。”弗朗西突然插话进来。她挽起他的手臂，“所以现在我就是赚钱养家的人啦。”

“我明白了。”那个女人朝她眨眨眼睛，“但是不会很久哦，我怀疑。”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弗朗西问道。

女人笑了，“看你们两个这么亲密，你们很快就有一个家啦。”

弗朗西笑容满面。路易斯也脸红了。

¹ 《埃德·沙利文秀》：美国CBS电视台1948年6月20日至1971年6月6日间的的周日档娱乐综艺节目，主持人为埃德·沙利文。

第十五章

“妈的！”当意识到他们已经走了的时候，拉蒙咒骂道。现在怎么办？他跌坐在安全小屋里的折叠椅上，头垂在手中。他曾经如此接近，但是现在一切都危在旦夕。他付出这么多心血，有过这么多成就，可不能让它们就这样如沙般从指缝流走。他挠挠头，要想到解决这一状况的办法。显然，他没办法生造出一个弗朗西。但是帕切利又不知道。拉蒙可以丢下一件她的衣服，拿走钱就消失。一万美元是大数目，起义军可以好好用这笔钱。

对，这是个好主意。他站起来，感觉冷静了一些。他要去埃尔恩坎托，买些什么，冒充那个女孩的东西。得是昂贵的东西，但是他得到了钱之后就弥补这笔花销了。他不需要谁的批准。事实上，路易斯一走，拉蒙可能会成为这个小分队的新头目。

如果路易斯真的走了的话。

拉蒙不自主地眯起眼睛。他当然走了。问题是，他为什么选了此刻逃走。路易斯是不是自己一个人绑架了那个女孩，计划去要赎金了？如果是这样，路易斯所说的爱都不过是谎言，而且他要比拉蒙想象的狡猾得多。也许他想自己独吞赎金。不会的，钱财对于路易斯而言不重要，原则才重要。但是也许这女孩跟路易斯勾结，也许他们想要骗过她的父亲，这样他们就有足够的钱一起生活。如果是这样，他的朋友显然变了。这就是女人的魔力。

换个角度想，一直琢磨路易斯和这女孩的事并不能帮他解决燃眉之急。他需要给帕切利一些东西。也许他不该去百货商店，他妈妈也许在家有些东西。一条围巾，一只手套，一只梳子。不行，他家——和他妈妈——都在受到监视。他不能回家。

最后他在劳顿的一家小商店停住了脚，买了一条颜色鲜亮的围巾。那是粉色与橘色相间的，上有印花，看起来像是那女孩会戴的。他扯掉了标签，跳上去市区的巴士。他没有在最靠近拉佩拉的车站下车，而是提前两站就下了，找了一个电话亭。他给拉佩拉的一个信差——也是自己的同伴——打电话。信差同意和他在酒店一角的出租车等候点和他碰头，把东西带到看门人的房间。然后拉蒙就赶快去西联的办事处等钱。

下午三四点的阳光昏沉浑浊，乌云在地平线聚集，但是拉蒙到了出租车等候点时已经浑身大汗。他一边等，一边努力让自己不那么引人注目。他看到两个女人，而后是一对游客——当然了，美国来的

——招了出租车。

十分钟过去了。信差在哪儿？他说会马上来的。他被什么事情耽搁了？妈的。拉蒙不能回拉佩拉；他都不应该靠得这么近。他生气地转过头。他要去再给信差打电话。他希望这不会耽误了交货。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他正回头往电话亭走去，这时他们抓住了他。

水从头上淋下来，拉蒙清醒了。他的第一反应是松了口气。他还可以思考，还有感觉，说明他还活着。紧跟着就是痛，一阵又一阵剧痛涌遍全身。他试着找到痛的源头，但是好像全身各处都在痛。一阵尖厉的痛楚刺穿他的肚子。他的头就像一个变糊的西瓜。他试着睁开眼睛，但是眼睛肿得眼皮根本打不开。有东西从鼻子里滴出来，也许是鼻涕，也许是鼻血。他想摸摸自己的脸，来看看是不是完好，但是他的手脚都被绑到椅子上了。他试着挪挪身子，但是一动就呜咽了起来。

在这一阵痛的迷雾中，有一个声音传来：“我相信我们的‘锻炼’已经让你变得更合作了。”

拉蒙让舌头在嘴巴里转了一圈。他的嘴唇肿得像气球，有几颗牙齿松了。他试着清清嗓子，但是唾沫太多了——或者是血吧——他咳嗽了起来，更痛了。

“你不会真以为你的疯狂计划会成功吧？那可是漏洞百出啊。”

拉蒙没有回答。

“好吧……”这个声音平静地说，“你准备好了么？”

拉蒙点了点头，还在干咳。

“她在哪儿？”

拉蒙尽了全力来说话，结果只能喘息着吐出几个字：“不知道……”

“哦，但是我觉得你知道。”这声音顿了顿，“也许我们应该‘让你回忆回忆。’”

他们还打算要打他。拉蒙感到胃部一紧，吐了出来。

“天哪！”第二个声音喊道，“他吐得我鞋子上都是！”

第一个声音打断它，“你可以晚一点清理。”他停顿了一下，“说吧，拉蒙，她在哪儿？”

拉蒙强撑着睁开眼。一切都是晕乎乎的。他眨了眨眼，再闭上，

之后才又睁开眼，这时天旋地转才慢慢地停止了。他看见自己在一个小黑屋里。一盏桌上台灯将拉长的影子投到墙上。也许是拉佩拉的地下室，专门用来做这一类“锻炼”的房间。有三个影子在他眼前摇摆。他斜眼看了看，这些影子变成了人。他看不清楚，但是也不需要。他知道都是谁在演这场戏。“啊呀，这么说吧，欢迎你加入。”托尼·帕切利的肢体语言很是放松，声音也很平淡，就好像是和拉蒙在喝咖啡一样，而不是什么拷打。“想必你准备好说了？”

“这——这是真相，”拉蒙呻吟着，“我不知道她去哪儿了。他们逃跑了。路易斯和你的女儿。我……我可以证明。”

“怎么证明？”

拉蒙告诉他安全屋的事儿。帕切利马上就派了两个人去劳顿区。他告诉拉蒙自己还会回来，然后把灯都关了。拉蒙还被绑在椅子上，直着身子打起盹来。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一个男人晃着他的肩膀醒他：“今天是你的幸运日，苏亚雷斯。”

拉蒙眨着眼醒来。他都可以闻得到自己的血腥和小便气味。他要通过嘴巴才能呼吸。

“你可以活下来，暂时留你一条狗命。但在此期间，你要帮我找到我女儿。”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即使他们还在哈瓦那。”

帕切利的笑容冷冰冰的，“你会找到他们的。事实上，从现在开始，这就是你的工作，你唯一的工作。找到我的女儿，告诉我她在哪儿！懂了吗？”拉蒙低下了头。一方面，他恨不得自己是被巴蒂斯塔的手下逮到了，而不是帕切利他们。警察肯定会马上杀了他。虐待他，会的，但是之后会马上杀了他。这更糟糕。现在他的生命悬在黑帮的一念之间。如果拉蒙没办法做到，他会死，但是他永远都没法知道何时死，也不知道会死在哪里。他每天醒来的时候就会怀疑这会不会是他的最后一天，是不是帕切利要索偿的那一天。为什么他想要勒索哈瓦那最无情的男人之一？他真是个傻瓜。

“现在听我说。”帕切利冷静地说，“接下来这么做。”

第十六章

弗朗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奥里沙众神一定是在保佑他们，感觉就像她和路易斯注定要来圣克拉拉一样。他们租下的房子正合心意，小厨房更是锦上添花。她迅速跑去买了新毛巾、床单和厨房用具，这些竟然没花太多钱！她可是在跳蚤市场和人使劲讨价还价了一番。

入住新居两天后，她走到房东推荐的一家理发店。“小精灵”发型在美国十分流行，所以她叫理发师把她的头发剪短。理发师有些犹豫剪去弗朗西那浓密的长发，但她坚持要剪。剪完之后，理发店的女士们都说她与奥黛丽·赫本十分神似。弗朗西笑了；这样的化妆一定很奏效。她又跑去买了些便宜的裙子、衬衫和裤子，这些衣服的款式和材料都与她在哈瓦那衣橱里的大相径庭，而当她在更衣室的镜子前单脚转起来的时候，她肯定不会有人认出她来。路易斯也改变了自己的外表；她帮他剪短头发，染了色，让他戴上一副假眼镜。

第二天，弗朗西顶着新发型，穿着新衣服，到一家银行参加了面试，他们正在招聘会讲英语的职员。她编了个故事，说自己的家人把她送到芝加哥与亲戚同住，而他们则留在古巴改善自身生活。七年后，他们攒够了些钱，所以她就乘飞机回来看看。正因此，她的西班牙语才没英语说得那么流利。面试她的男子问她为什么没有回美国。她告诉他，她本来打算回去，但是遇到了胡里奥。她又脸红着补充了一句，“先生，想必您明白那种感受。”男子点点头。他懂得爱情之箭的意义，于是她得到了这份工作。

她的新生活逐渐步入正轨。每天一大早，路易莎·洛佩兹去银行上班，胡里奥则去办自己的事。晚上的时候，她就回家做饭。从小到大，她都会粘着奶妈，而奶妈又是他们家的厨师。她常常恳求着帮忙加些调料，或者搅一下汤锅，奶妈应允后，还会给她讲这一步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弗朗西所学到的东西显然超过了她的想象，因为她此刻在烹饪上可算相当有才。路易斯特别喜欢她做的古巴式肉饼，还有热腾腾的蔬菜炖汤。

他的赞赏令她喜笑颜开。18年来，她一直过着公主般的生活，可那样的生活总让她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如今，她只是一个普通女人，但她有了目标，这才是最重要的。她愿和路易斯共享人生，用他们所爱的东西充实人生，从食物到新家、家庭和漫漫长夜里彼此温暖的臂弯。说起来，革命形势动荡不安，她却感到幸福，这有些古怪——真的很讽刺，但她很现实，眼前的幸福一定要抓住。管它什么革命不革

命，她反正是不后悔。

路易斯用了好几周才与起义军联络上，到了10月中旬，他已经开始在为切·格瓦拉（其所率纵队已到达圣克拉拉南部的埃斯坎布雷山脉）和维亚克拉拉省当地的起义军头领跑腿办事了。革命团体之间的团结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维亚克拉拉省地下领导人恩里克·奥尔图斯基跟切·格瓦拉有着不同的打算，两人的争论点在于土地改革和将来美国所扮演的角色。有一段时间，切·格瓦拉想抢几家银行来给起义军增加资金，但奥尔图斯基表示反对。他认为抢银行有悖于古巴精神，连菲德尔本人也不会赦免这种行为。作为情报员和供应员，路易斯是两个军营的共同朋友，因而成了实际上的调停方，他用了好久才缓和了两方之间的紧张局面。

10月中旬，菲德尔重新部署卡米洛·西恩富戈斯，让他不用再带领起义军前往比那尔德里奥省，而是命令他到维亚克拉拉省北部支援切·格瓦拉。路易斯在当月底第一次见到西恩富戈斯，他那时在招募蔗糖厂的工人，路易斯则被请来帮忙。路易斯回到家跟弗朗西讲这些事，她觉得西恩富戈斯和路易斯一样来自工人阶级，是革命中的真英雄，也许比菲德尔更厉害。

到了11月，路易斯要么和切·格瓦拉待在山里，要么和西恩富戈斯待在维亚克拉拉省的某地，有时候要一口气待好几天。弗朗西希望他能多跟自己倾诉，她知道自己能够理解起义军所使用的战术；但她也明白，自己知道的太多，就会有危险。和她父亲的手下一样，起义军也有着自身要遵守的缄默原则。

所以当路易斯不在的时候，她要么工作——她开始喜欢上这份工作及随之而来的受尊重感，要么和银行新结交的朋友待在一起消磨时光。晚上和周末来临时，他们会前往镇中心的维达尔公园。按照传统，围成两个圈，女士在内，男士在外，在公园内转来转去，这特别适合年轻男女仔细查看对方，而每当看到意中人的时候，女孩们都会交头接耳，然后咯咯地傻笑。

跟年轻女孩们相比，弗朗西觉得自己像是个已婚老妇女，但她依然参与其中，毕竟没别的什么事可做。她最喜欢的是星期天下午，当地的音乐家会穿着精美的瓜亚贝拉衬衫和锃亮的鞋子，在即兴演唱会上弹奏吉他。

在一个星期天，银行女职员之一的玛利亚在她们散步的时候盯着她，表情越来越严肃。

弗朗西觉得胃部一紧。玛利亚看出她不是路易莎·洛佩兹了吗？会

不会和她对峙啊？

“玛利亚，怎么了？你表情好严肃。”她小心翼翼地问道。

玛利亚很长时间没回答她，然后昂了昂头，“我一直在观察你，路易莎。”她说道，“我觉得你的腰部有点变胖了。”

弗朗西正当吃多少都不会胖的年纪，她自然而然地反驳道，“不可能，我吃什么都不会长胖。”

玛利亚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弗朗西，“我可没说是因为吃东西哟。还有你的皮肤……有种我以前从未注意到的红晕。”

弗朗西停下脚步。上一次月经是什么时候？有段时间了。在他们来圣克拉拉之前。事实上，现在仔细想想，她的乳房最近似乎变得更敏感了。她以为是新衣服太紧导致的，但是可别忘了还有路易斯啊。他每次回到家，两人就会进行极致的性爱，基本上每晚两到三次。她转过身抱了抱玛利亚。

直到12月中旬，拉蒙才得到一条有关路易斯和弗朗西的线索。当时的哈瓦那一片混乱，谣言、秘密和阴谋交织着。双方的宣传活动激烈交锋，报纸上大肆宣扬抓了多少叛军，起义军电台则吹嘘说起义军到处攻城略地。真实的情况其实介于两者之间，起义军的阵地在推进，但很多人认为这都得感谢时机和运气，而非他们有什么精湛技术；巴蒂斯塔的军队士气低落。逃兵越来越多，起义军却声明优待他们，所以起义军的军衔也在不断升高。与此同时，仍然留在军队的那些人拒绝发动强有力的攻击。起义军成功地阻断了高速公路，炸毁了电话和电力设施，致使哈瓦那市和岛上其他地区之间的旅行与通信都时断时续。

没了路易斯掌舵，拉蒙的小团体解散了——本来也可能如此，这正好让拉蒙更容易办事：他没必要向以前的兄弟掩饰自己的任务。他在哈瓦那大街上四处徘徊，尽力从其他成员身上试探路易斯的消息。他问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不能露出自己的急切心情，而要显得担心。他和路易斯自小就是至交，他担心是自然的。路易斯被抓起来了吗？那个姑娘遇到不幸了吗？他都需要知道。路易斯的家人也快急疯了。

可如今泄露太多消息十分危险，即便他的伙伴有消息，也不告诉他。经过几周的一无所获，拉蒙不安起来。托尼·帕切利要他每天汇报，还会询问一些细节，比如他和谁谈过话，如何去追踪这个联系人。

说真的，帕切利坚持要了解每一个细节，使得拉蒙害怕他准备亲自动手，这就必然意味着拉蒙的末日。他寝食难安，房子被人盯着，帕切利施舍的几块钱还不够他和他妈妈吃饭。她从未抱怨过，可她看起来特别衰弱憔悴。如果不是因为她，拉蒙早跑了，现在却只能像只老鼠一样被困在笼子里。他心想，这就是你的死路，不是在暴力的火球中丧命，而是一点点地煎熬至死：先是失去掌控力，然后是自由，最后是生存的意愿。

一天晚上，他步履蹒跚地走在普拉多大街上，试图忽略那些似乎一夜之间挂起的圣诞节装饰品。整个哈瓦那都被美国运来的金属箔、闪光灯、圣诞老人、麋鹿和圣诞树淹没，店铺里传出锡制唱片播放的美国圣诞颂歌，橱窗里放满了红粗丝带捆着的亮晶晶的大包裹。单看这样的喧闹气氛，人们几乎会忘了正在打仗呢。想到不能继续在拉佩拉工作，拉蒙就觉得心酸不已——每逢过节，小费都能拿好多呢。

他绕过一座房子，走进一条小巷，一个不到18岁的瘦高个男孩在提心吊胆地抽着烟。他的头发向后梳成鸭屁股发型，气温差不多有26°，他却穿着一件黑色皮夹克。肯定是冒牌货，但不管怎样，他看起来像电影《西区故事》里的人物。拉佩拉的舞蹈总监马克为了纪念那部百老汇剧目而创作了一首舞曲——那群人名叫什么来着？流浪少年，就是这个。拉蒙没再想下去，命在旦夕了，他怎么还有心思想一部纽约戏剧呢？

他一边朝着那个线人走去，一边拿出自己的香烟。男孩在里维埃拉酒店工作，也是那家酒店起义军团体的一员。拉蒙跟踪他好长时间才决定与他会面，虽说谁都不能相信，这孩子应该不太能兴风作浪。“有火吗？”

男孩从兜里摸出一盒火柴，抛给拉蒙。拉蒙慢慢点着烟，深吸了一口，呼出一团烟雾。男孩比他高大约15厘米，但拉蒙决定让他明白控制权在谁手中。

男孩挥手散着烟雾。

最后，拉蒙开口说道，“怎样？”

线人把香烟扔到地上，一脚碾灭。“先给钱。”

男孩不是个傻瓜。拉蒙从口袋里摸索出来几张纸币给了他。

“我们刚从埃斯坎布雷山回来。”男孩把钱装进兜里，“我们去送东西了。”

切·格瓦拉的营地就在那里，拉蒙知道。切·格瓦拉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你去了？”

男孩似乎很自豪，“我是其中一个司机。”

拉蒙努力保持镇静。这太不公平了，他才应该和切·格瓦拉共同作战，而不是这个骨瘦如柴的小孩。“还有呢？”

“我老大那时在最后一次点数，确保所有的枪支和弹药都……”

“说正事。”拉蒙打断道。

“我们看见你要找的人了。”

“路易斯·佩雷斯？”

男孩点点头。“他外表变了样，头发颜色变浅了，还戴着眼镜，不过我在警察局那次行动上记住他了。”

拉蒙点点头。6个月前，他们这一搓人跟其他团体共同点火烧了市中心一个警察局。那次行动不太成功——警察很快扑灭了火，没造成多大损失，但极大地鼓舞了起义军的士气和精神。他觉得自己应该记得这个男孩——身材瘦长，恐慌万分，刚刚入伙。

“我得看到证据。”拉蒙说道，“我还得见见你的上司。”

“做不到。他不见陌生人。”

“那我怎么知道就是佩雷斯？”

“因为他说刚到圣克拉拉几个月。他和他的‘妻子’。”

拉蒙直起身子，“他妻子？你看见她了？”

他摇摇头。

拉蒙泄了气。

“我们一起开车回到圣克拉拉，我、我上司和佩雷斯。佩雷斯说起他有多饿，说他老婆做的饭多好。当我上司说在哈瓦那见过他的时候，佩雷斯说不可能，他来自圣卢西亚省，他妻子也是。之后他就一声不吭，什么话都不说。后来他就在一个街角下了车。”

“你知道他们住哪儿吗？”

“不知道。”

“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我只知道他和切·格瓦拉有联系，还有西恩富戈斯。”

“我得知道他们住在哪儿。”

男孩脸上闪过精明之色，“我或许能查到……但是得不少钱。”

拉蒙握紧了拳头。帕切利给了他一些钱散出去，他挪用了一小点买吃的，可剩下的已经不多了。他端详着男孩。路易斯和切·格瓦拉、西恩富戈斯有联系，拉蒙却只能被困在哈瓦那，这已经够令人气恼了，更糟糕的是，如果拉蒙不能完成任务，他就可能被做掉。待在路易斯身边的本该是他，而不是那个姑娘，那个桑蒂利亚教女巫。他已经沦落到了掏钱贿赂人的地步。拉蒙怒气冲冲，觉得头都快炸了，会像漫画里那样冒出蒸汽。接着，他想起自己的老板。他告诉男孩保持联系，然后就回去找帕切利了。

第十七章

托尼·帕切利放下电话，开始摩拳擦掌。那个拉丁崽昨晚把线索告诉了他。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马上派人去圣克拉拉市；一旦发现他女儿的住处，就发动一次深夜突袭。然后他会把女儿和她母亲一起架回美国。当然，佩雷斯必须被除掉。没有大损失。但这次行动存在一个风险，那就是弗朗西可能在交火中受伤，所以他必须考虑其他的方案。他刚刚打的这个电话就是一个绝佳的备选方案。

他走上阳台，望着楼下的马勒孔海滨大道。海水波浪起伏，晨光绕着波浪欢姿雀跃。他现在心中无比清楚，巴蒂斯塔政权肯定会被推翻，唯一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卡斯特罗会接掌大权，一时混乱也在所难免，但是托尼觉得这肯定是暂时的。新政府需要稳定的收入，而赌场能提供他们所需的一切。如今只需耐心等待，找到真正掌事的那个人，向他行贿。

但是，在尘埃落定之前，托尼和其他赌场老板都在把现金运回美国。飞机返程他们就会为叛军运武器。他一年多前就知道这些秘密飞行任务，但亲自参与其中也只是几个月前的事。这是个慎重的保险措施，正所谓不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

实际上，这是他们所有人的赌注，兰斯基除外。梅耶·兰斯基跟巴蒂斯塔的联系太深，也太人尽皆知了。一旦卡斯特罗开始掌权，那个小子在哈瓦那的日子就指日可数了。托尼感觉很糟糕——至少他自认为如此。兰斯基曾是他的导师，但是托尼也要考虑自己的未来。若除掉兰斯基这个过滤器，他就可以直接跟政府头头打交道，这也不算太坏的结果。

尽管托尼在做生意时不是容易情绪冲动的人，也一直不苟言笑，但是他此刻的确嘴含笑意。通常情况下，他不在乎武器如何运达并送往目的地，只要起义军知道他们的赞助人是谁则足以。其他事都可以由马仔和走卒去做，对于这些人，托尼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们的身份。直到现在。

圣诞节后第二天，拉蒙登上了驶往圣克拉拉的火车。那个叫做亚历山德罗的小屁孩就坐在他旁边，身上还穿着那件冒牌皮夹克。亚历山德罗一路上没有多说话。他跌坐在座位上，脸色苍白，表情有些尴尬，也有几分惶恐。拉蒙心里想，他害怕也是正常，大概这个小屁孩的一生也没经历过这么大压力。与此同时，帕切利钓了很多钱引诱

他，所以他也是充满动力的。

帕切利想用亚力山德罗引路易斯上钩。一开始拉蒙觉得这太冒险了。考虑到这小孩说过路易斯在某个人认出他之后三缄其口，他肯定不会相信这小孩，甚至还可能会怀疑他。但是帕切利指出，无论如何，路易斯都不能和拉蒙接头。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万一那个小屁孩失败的话，帕切利告诉拉蒙，让那小屁孩谨记这可是帕切利的女儿。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拉蒙往窗外望去。若影若现的乡村风景，小镇、田野，这些让他不禁想起以前和路易斯坐火车从东方省到哈瓦那的情景。过去三年发生了太多事了。革命之火不断升温，他和路易斯的友谊却日渐冷却。要不是那个女孩闯进他们的生活的话，这一切就不会发生。换作任何人，当好朋友开始用脚趾头想事情的时候，他们都会像拉蒙这样做的。现在她的父亲也跟他站在同一战线。路易斯总有一天会感激他的。那时候，他就知道，现在拉蒙做的这笔交易是多么精明。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那个父亲会夺回他的女儿，路易斯会得到他想要的武器，而拉蒙则会——最终——会得到路易斯。

他把视线转回车厢内，开始向这个小屁孩解释，他应该跟路易斯说些什么。更重要的是，哪些是不该说的。“永远不要提到那个女孩。你只知道他孤身一人。没有女人。”

小屁孩点点头。拉蒙可以闻到他的恐惧，苦苦的，有点咸。

“永远不要提你想去他家里。你不要让他对你有半分怀疑。让他定一个见面地点。”

“但我们怎么找出他的住处呢？”

“这个交给我。”

“我们怎么——”

拉蒙打断他，“我已经说过了，这事交给我来办。除了武器之外，不要跟他提任何事。”

“这怎么可能行得通呢？”

拉蒙清清嗓子，挺直腰板，合拢双手，“我已经告诉你了，我的人会把一批武器从迈阿密运过来。我已经安排他们把货运到圣克拉拉。你是中间人。你告诉佩雷斯，货正在运过来。然后，他——或者他安排一个人——过来负责交接。”

小屁孩咬紧嘴唇，“如果他决定派其他人过来呢，那又该怎么办？”

拉蒙来回弯曲手指，“他不会的。他想要监视一切。他人就这样。对了，你第一次跟他接触的时候，他会安排一个中立地点。他可能会带一些兄弟来检查你。”

小屁孩的胸膛上下猛烈起伏，“我不知道——”

拉蒙打断了他，“当然，你知道。是的，你可以。就因为这，钱才都给了你。”

火车慢慢停下来。他们马上要到圣克拉拉了。

“你要给他一个决定期限，比如说24小时，让他跟他的上级好好商量。这段时间，我们就待在酒店。”

“你怎么知道他们会同意？”

拉蒙轻声一笑，“他们是没有拒绝的本钱的。”他用手指戳戳小屁孩的胸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交货地点。不管佩雷斯定在哪里，你都要同意。去之前，你和司机要先见我。货车里会有几个人，他们跟我一起来。然后你就把货送过去。同时，其他人会去解救那个女孩。一切顺利的话，没有人会受伤。”他希望他说的都会成真。他可是完全按照帕切利的指示做的。帕切利可是没有理由对他翻脸不认人，也没必要这么对待那个小屁孩。他希望如此。

小屁孩犹豫地点点头，仿佛也在想同一件事。“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拿到钱？”

“当我拿到钱的时候。”拉蒙挤出一丝微笑。“我会把你的那份给你的。这可是个大肥年啊。我们两个人都是。”

小屁孩看起来眼神空空的。

“还有一件事，”拉蒙补充道，“你永远不许提到帕切利的名字。永远不许。他们会问起，特别是佩雷斯。他想要知道幕后送货的是谁。你只能说你不知道，只知道这是一份礼物。来自朋友的礼物。这肯定不是他们收到的第一份礼物。他会明白的。”

火车缓缓进站。这次旅程可谓一路顺风，连火车都准点到了。

小屁孩把夹克领口拉高。

“你为什么要穿那个？”拉蒙问。“这里可热得很呢。”

小屁孩耸耸肩。

拉蒙叹了一口气，又一个以为穿上龙袍就是太子的笨蛋。他大声说道，“给我脱了。你看起来太明显了。现在，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那我们现在做什么？”

这个小屁孩还真的那么笨吗？拉蒙真希望自己别选错了人。他可是肩负重任的。“我们要联系佩雷斯。”

跟哈瓦那一样，圣克拉拉中心城区也堆满了各种圣诞装饰。尽管这里是热带沙滩，人行道、商店、建筑都布满了常青树、彩灯、圣诞老人、麋鹿、人工雪之类的。又是美国风格，说不定是从迈阿密运过来的呢。美国仿佛占据了古巴的每一寸领土一般。革命成功后，当它们从古巴消失的时候，一切将会变成什么呢？路易斯说过那意味着自由。拉蒙以前是相信他的。现在他不是那么肯定了。他什么也不敢肯定。

他和小屁孩走到大学，停在校园里的一处建筑前。拉蒙当探子，分辨人群——通常是独自行走的年轻男女。当他找到一个有希望的目标时，拉蒙让小屁孩出马，他自己则潜在幕后。小屁孩按指令做了，但是没有这么简单。他们是陌生人，谁都知道这些时日跟陌生人说话可不安全。

好不容易，过了几个小时，两个年轻的女人告诉他们附近有一处出租公寓楼，屋主认识一些“找人”无所不能的人。一个女孩好像对一对来自圣卢西亚市的夫妇有印象。

他们跟着指示来到出租屋，但一到那里，拉蒙就断定情报有误。亚历山德罗问那个屋主认不认识一对从圣卢西亚过来的夫妇，他们到了差不多一个月了。小屁孩说那对夫妇是他们的表兄嫂，为了圣卢西亚的家人，他得找到他们。

但是那个女人矢口不认她有认识他们，当然也就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拉蒙小声地骂了几句。这个路易斯到底有什么好的？为什么总是有人在保护他？他到底为什么这么特别？

他和亚历山德罗垂头丧气地在一家廉价酒店入住。次日清晨，他让亚历山德罗回到那栋出租屋，求那个女人给路易斯带个话。他们可以在他选定的任何地点见面，任何时间都行，他们只是想要跟他谈谈。“那我们还是表兄弟吗？”亚历山德罗问道。

拉蒙想了一会，“你可以告诉她实情。但是一定要你说你确定路易斯肯定想见你。”他让小屁孩在那个女人的出租公寓一直等着，直到路易斯答复。

“如果她不肯帮忙呢？”“那我们再想办法。”拉蒙说。但是他知道自己心里没底。如果这招不管用的话，他还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第十八章

云朵飘在高空中，仿佛是太害羞不敢靠近。那天下午，路易斯一边往维达尔公园走一边思考。昨晚，他们所住家房东的姐妹递给他一个纸条，说有一个年轻人——准确地说，一个小男孩——拼命地想要见他。“他不愿意走，”这个女人写到，“他想说服我，说他是你的表亲戚，但是后来又承认他不是。他很肯定地说你会想听他要说的话。他说等你定时间地点——他就是想和你谈谈。”

一开始，路易斯并不想去。他花了很多时间精力来伪装。他剪了头发，弗朗西还帮他头发漂染成浅棕色。他也戴了眼镜，尽管镜片没有度数，穿上了短袖衬衫和斜纹棉布裤，打扮得像一个攀爬人生阶梯的中产阶级分子。但是这个伪装并不是万无一失的。几个星期前，他搭了一辆货车的顺风车，和几个为切·格瓦拉运送武器的革命军一起从山里出来。其中一个人觉得自己认出了从哈瓦那来的路易斯。路易斯当然矢口否认，但他逃也似地离开了。

打那时起，他就更加小心了。如果他被盯上了，他和弗朗西都得逃到山里。弗朗西不会抱怨，但是他不愿意把她困在一个本质上就是军营的地方，那里没有水管，全都是粗野山夫和一大堆武器。她现在的状况尤其不合适让她进去。

孩子，每当他想到这儿，就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从她告诉他自已怀上他的孩子了之后，路易斯看这个世界的方式都变得不同了。他要当爸爸了。这就是一个奇迹。这件事改变了一切。他要和弗朗西斯卡结婚。他想象着他们将来生活的地方，他会怎么教育自己的儿子——他很肯定这会是个男孩。这个孩子会衣食无缺。他一方面知道他的愉悦是自然而然的，他并不惊讶。但是偶尔他的情绪还是会不自觉地纠缠着他，他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他现在考虑事情的先后顺序是有点颠倒了。

工作、下厨、打扫卫生的都是弗朗西斯卡，在孩子出生之后她不能继续这样。他还得为家庭付出。这还是路易斯从大学退学后第一次想要回到以前，像以前计划的那样，成为一名律师。

然而，房东带给他的纸条很是诱人。这也许是又一次武器运送。这时机再好不过。切·格瓦拉准备对圣克拉拉市发起进攻了。如果他成功了，古巴会被一分两半，革命军会控制这个岛的东边。巴蒂斯塔不可能活得下来。革命就会结束，革命军得胜。这次进攻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革命军将要动用他们能得到的一切支持。

而如果更坦诚一些想，路易斯想要见这个联络人还有另一个原因。他在这个地区已经呆了三个月。他建立了一些联系，但是现在他不过是一个跑腿的。如果他成功运了这批货，切·格瓦拉和其他人就会知道他的重要性，知道他值得尊重。

这么想来，他回话给了住处的女人，说他会和那个男孩见面，时间是4点钟，地点在维达尔公园。

路易斯走过公园边宽阔的砖石人行道时，附近的小店里传来轻轻演奏的圣诞颂歌声。他告诉那个男孩在瞭望台和他碰头。他在一个小时之前就来察看过这个地方，寻找那些表情过于放松或者鬼鬼祟祟的陌生人。他没有发现什么不寻常的。

四点钟的时候，他坐到了离瞭望台还有几码距离的长椅上。不一会儿，一个身穿蓝色T恤和卡其色裤子，身材瘦削颀长的年轻男子出现在了对面。他瞄了一眼路易斯，但是没有要接近他的意思。相反地，他倒是闲逛似地穿过草坪到了公园中心，到了“穿靴子的小孩”雕像那里。他研究了一会儿，又向马尔塔·阿布雷乌的铜像走去。他是想像一个游客融入这个环境，路易斯想到，但是他的行迹如此明显，恐怕白费尽了心机。路易斯好奇地想是谁派了这么一个新手来。

他站起来，走到马尔塔·阿布雷乌的铜像旁边。当他靠近的时候，男孩的脸上浮现出松了口气的表情。更靠近一点时，路易斯看见他上唇满是汗珠。他指着那个雕像说：“她是个非常重要的人。”

男孩的脸上有一些困惑。

“马尔塔·阿布雷乌，”路易斯说道，“她走遍了全世界，却从没有忘记她来自何方。她把所有钱都用来帮助穷人。可以说她是古巴的第一个社会主义者。”

男孩盯着雕像，然后清了清嗓子，“你是路易斯·佩雷斯？”他不敢和路易斯对视。

路易斯看了一眼手表。“我只有几分钟。你想要什么？”

“明天会有一堆武器从迈阿密飞过来。有人说你也许会有兴趣。”

“谁？”

“我不知道，”那个男孩说，“我只知道他们告诉我的这些。”

“那是谁告诉你的？”

“我——我在哈瓦那里埃维拉酒店的革命军领导。我不能告诉你他

的名字。但是我们是DR。就像你一样。”

DR——学生激进团体革命指挥部，是抗击巴蒂斯塔的两个主要游击队之一。他们在为恢复1940年古巴民主宪法而抗争。另一个是菲德尔的M-26-7，代表着“七二六运动”，这是菲德尔在1953年攻击古巴圣地亚哥的军事设施未遂的日子。M-26-7运动希望创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路易斯怀疑地看着他，“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你在从埃斯坎布雷山脉回来的路上被认出来了。”

路易斯轻轻地骂了一句。他为了伪装所付出的所有努力都化为乌有了。

这个男孩表示理解，“不要担心。我们的组织想要帮忙。他们知道你是很尽心尽力的。”

路易斯闭紧了嘴唇，不确定是否应该相信他。“谁提供的这些武器？”

“我听到了一些传言。”

路易斯弯起了眉毛。

“那些哈瓦那商人看见了大街墙上的宣传。他们想要表达好意。”

路易斯眯着眼说：“哪些商人？”

“我不知道。”

“美国人？”

男孩耸了耸肩。

“赌场老板？”

男孩犹豫了。“我说过了，我不知道。但是我将是你的联络人。你只需要和我打交道。”

路易斯想了一会儿。“不行，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叛徒？是不是通风报信的人？在得到更多信息之前，我没法做出决定。我们的对话结束了。”他转身，准备走开。

男孩喊了出来：“200支M-1步枪，15支斯普林菲尔德步枪，10支卡宾枪，还有7000发弹药。”

路易斯顿时转过身来，轻声说道：“这些话永远都别大声说出来。”

男孩低下了头。“对不起。我——我只是想——”

“给我留下印象。引起我的注意。”

男孩点点头。“我哥哥是跟着卡米洛·西恩富戈斯的。他被巴蒂斯塔的军队杀死了。是我自己要求做这个工作的，为了不白费他的牺牲。”

路易斯挪了挪脚，一边仔细观察这个男孩，一边思考着。最后他说：“你还有很多要学呐。”

男孩的运动鞋在土里滑了一些痕迹。路易斯注意到这本来是双白鞋子。

“这批货什么时候会到？”他小声问。

“我说过，明天晚上的飞机。我们会用卡车从哈瓦那运过来。你要用你自己的卡车来接货。你想在哪里碰头都行。”

“那他们想要什么回报？”

“胜利之后，能与你友好相处就行了。”

路易斯挠了挠腮帮。“我会考虑的。你今晚应该待在圣克拉拉。明天早上再在这里和我碰头。这样，如果我们确实要行动的话，你可以在天黑前回到哈瓦那。”

男孩点了点头。

“你叫什么？”

“亚历山德罗。”

他们讨论了更多细节，然后路易斯就很快走出了公园。他听说巴蒂斯塔的士兵们正在准备着纠集三千多人的部队打仗。革命军只有四百人。革命军将会得到飞机、狙击手和坦克的支援。事实上，革命军正等着明天将到的火车带来援军。但是切·格瓦拉打算在那之前就对城市发起攻击。西恩富戈斯本来也会在那儿，但是他还在北部海岸线的亚瓜哈伊和军队守卫战斗。革命军人数和火力都不占优势，他们需要支援。

这次交易是真的吗？他听说过一些报告，说哈瓦那的商人、赌场老板和其他一些美国人，包括中情局的人，在同时运送军火给政府军队和革命军。两边下注。路易斯需要小心行事，免得让自己落得被两边利用的下场。现在他已然在思考这些武器应该用到哪些地方了。他要把武器运给切·格瓦拉和他的伙伴们，如果一切都照计划进行，那他们明天就会到达大学。

亚历山德罗看着路易斯离开公园。事情的进展都和拉蒙说的一样。关于他哥哥在和西恩富戈斯一起作战时死去的谎言搞定了这件事。拉蒙会很高兴的。

另一边，路易斯拖着脚步走在街上，全神贯注，完全没有注意到公园附近一幢建筑的圆柱旁有个人溜了下来，跟住了他。这将是他人生的最重大的错误。

第十九章

12月29日的早晨，一只鸟儿孤零零地叫着，仿佛今天就是它的末日。路易斯一边向家里走去，一边思索着，根据目前的形势来看，今天还真可能是它的末日。切·格瓦拉的纵队昨天很晚才到达大学，自那以后，枪声就不间断地传出，似乎要压过鸟儿的歌声。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火药味。

起义军明显人手不足，但都占据有利位置，以期达到最大杀伤力。学生激进团体革命指挥部和七二六革命军的人早已悄悄溜进城里进攻军营，炸弹和狙击手占据战略位置，使得巴蒂斯塔的军队无法在大街上游荡。圣克拉拉的大多数居民都帮忙竖起了路障，还弄了一堆土制的莫洛托夫燃烧瓶。

切·格瓦拉的属下登上了卡普里奥山，这是进入市区的最后一道屏障。他们本来抱着必死的决心，但在向山顶冲锋的过程中却意外地没遇到任何抵抗。巴蒂斯塔的军队四散奔逃，躲到了军营和从哈瓦那载着援军而来的火车上。起义军认为敌军是在拖延时间，以等待反击。黄昏时分，切·格瓦拉用大学农业系的拖拉机捣毁了铁轨，使火车寸步难行。

破晓时分，和切·格瓦拉一起奋战了一整夜的路易斯借着战斗间隙斜挎着步枪走回了家。他的军服上沾满了泥土和汗水。弗朗西斯卡还在睡觉。她什么时候都能熟睡，路易斯一边这么想着，一边放下步枪坐到床边。床垫一沉，她就醒了过来，带着他早已习惯了的充满欲望的笑脸跟他打了招呼。这个女人如何做到让他无论何时见到她都想要她呢？或许拉蒙说得对，这个女人也许真是个女巫，他确实是受了她的迷惑。当真如此，他希望她的咒语持续一辈子。她伸出双臂，他脱掉衣服，躺到床上。两人体一接触，她就发出他也早已习惯了的满足的叹息声。她开始吻他的脖子、他的耳朵、他的脸庞。

“你身上好咸。”她轻声说道。

“昨晚太热了。”

“还有好多土。你是不是在土里打滚了？”她笑着在他身上摆好位置，双手轻轻地刮蹭着他的胸膛。他感觉自己下身顿时坚挺起来。

外面的吆喝声和一阵爆炸声搅乱了两人的情绪，爆炸虽然没直接击中他们，却也离得不远了。是莫洛托夫燃烧瓶。他们听到鞋子和靴子重重地击打着街面，枪声突然响起，煤油味和烟雾漫进屋内，弗朗西斯卡一下子呆住了。

路易斯紧紧地搂住她，两人一动不动，静止了将近一分钟，然后他轻轻地推开她。透过黎明昏暗的光线，他看到了她眼中的恐惧。除了恐惧，还有别的一些东西，令人悲痛不已且难以驱赶的东西，仿佛她知道接下来会怎样。

“你得离开圣克拉拉一阵子。”他说道。

她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从他身上翻下来，“不，我不会离开你，路易斯。”

路易斯心里一紧，站起身来，一股怒意袭遍全身。他要保护她，可她不让。“你怎么这么顽固？这么自私？刚刚外面的声音你也听到了，你得为孩子着想啊。万一你出了什么事，怎么办？或者他出了事？我不允许你留下。房东今天下午去南方找她家人，她提议带你一起走，我已经答应了。”他啪地打开衣橱，“赶紧穿衣服收拾东西。”

他本以为她会怒气冲冲，可她的反应令他吃惊。她站起身，脸上带着决绝的表情，“自从我离开哈瓦那以来，”她轻轻说道，“我们从未分开过。当时我就说过，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不管过得好不好，不管战争还是和平，这就是其中一种。”

“弗朗西斯卡，我整个白天和大半夜都不在家，想起你一个人留在家里，我没办法集中精力啊。”

“路易斯，别傻了。你知道我会遮住窗户，关掉灯，跑到屋子里面躲起来。我们不会有事的。”她轻抚着自己的肚子说道。

路易斯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怒火，“弗朗西斯卡，听我说。赢了这场战斗，战争就结束了，起义军将取得胜利。可圣克拉拉之战至关重要，是这场革命中最重要的战斗，我不能让你毫无防备。”他停下来，又接着说道，“如果你不肯自己走，我就找人拖你走。”

她把双手支到臀部，“你还是不明白，对不对？如果你出了事，我也免不了。我们要一起度过难关。”

他内心充满了挫败感。他从未跟她提及过他为起义军做过的事，一方面是因为她不懂他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泄露情报太过危险，但最主要的是因为自他们离开哈瓦那之后，他都没有任何值得上报的行动。现在机会来了，他考虑告诉她武器的事，如果这能说服她离开，保证她的安全，那也值了。他告诉了她。

“是谁提供的？”

“不太清楚，我也正担心这一点。”他跟她讲了公园会面，“圈套的可能性非常大，真是这样的话，我不想把你卷进去。”

“既然这么怀疑，干嘛还要去？”

他过了好一会儿才答道：“因为我想做点贡献。”

弗朗西斯卡默不作声，接着走到写字台前，打开抽屉，穿上衬裙。衬裙的腰部越来越紧了。她回到床前，“没错，很可能是个圈套，也可能不是，但最终都会不再重要。不管是谁提供的武器，他都在和你朝着同一个目标奋斗，至少暂时如此。你拒绝不了这次交易。”

“所以才要你离开几天。”

她转过身，“路易斯，我不能离开自己的家，这一次我不走，没有你陪着我也不走。”她穿上一件红色衬衫和一条白色裤子。

路易斯努力压制着自己的挫败感，他从未遇到过这么倔强的女人，正当他想告诉她的时候，外面又响起燃烧瓶的爆炸声。弗朗西斯卡畏缩了一下，接着就到厨房准备早餐：鸡蛋、玉米粉圆饼和车前草。她的厨艺已炉火纯青，他本以为黑帮老大的女儿肯定是个被宠坏的公主，可她做起工人阶级的活来就像天生一样熟练，令人想跟她生气都难。

吃完饭，她在水池洗刷的时候，他抱着她的腰，把她拉近，亲了亲她的肚子。她的肚子已经开始显圆了。“它将是最受人喜爱的小家伙。”

她放下平底锅，滑下胳膊抱着他，眼中又流露出那种充满欲望的色彩，“你说什么时候走来着？”

“我要去维达尔公园会面。”

“急吗？”她双手爱抚着他的肩膀，向着胳膊滑去。

他感觉自己有了反应，“不太急。”

当晚，圣克拉拉之战的消息传到了哈瓦那。那天下午早些时候，起义军掀翻火车轨道之后，军队的火车脱轨，大多数队伍投降，这就意味大量的弹药落入了起义军手中。托尼·帕切利交叉着双臂在哈瓦那郊外的一个私人飞机跑道上等候，他从迈阿密运来的军火将在几分钟内着陆，现在可能已经是多余的了，起义军不需要了。

所幸的是，这并不是他此次行动的目标，但可能改变对方的形势。路易斯·洛佩兹或许会取消这次会面；比起从火车上得到的军火（谣言说它们都装在标有“美国陆军财产”的集装箱里）而言，他可能对这么点东西一笑置之。再往坏处想，佩雷斯可能根本不会现身，那样托尼就没机会干掉他了。

一片厚厚的云朵洒下蒙蒙细雨，阻断了视线。托尼动了动身子，感到脸颊、脖子和头发上湿漉漉的。混蛋飞行员最好知道往哪儿降落。这是哈瓦那仅有的几个“商人”才知道的飞机跑道。事实上，他本该通知兰斯基自己打算使用这里，但不知怎么地，他“忘记”打电话给他了。

远处传来低沉而清晰的嗡嗡声，托尼身边的一个人打起几盏信号灯，放到降落跑道的两边。一分钟不到，嗡嗡声中现出一架飞机，最后震耳欲聋起来。一个庞然大物浮现，从雨幕中缓缓下降，那是一架派珀科曼奇私人飞机。降落设备出现，飞机落到地上，一直滑到跑道的尽头停下，然后转过头，向跑道中间停着的托尼的凯迪拉克和皮卡车驶去。一股燃油味直冲车边的人而来。

托尼的手下围住飞机，飞机舱门打开，舷梯降落。一个瘦削结实的小个子出了飞机，走下舷梯。托尼走向前跟他打招呼。

“怎样？”托尼摊手问道。

“进展顺利。”那人回道，“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很好。”托尼把手伸进裤兜里，“货都是之前说好的吧？”

那人笑道，“没错……还不止。我们的朋友这一次特别慷慨。两天前，肯塔基州的一个军械库显然被抢劫了。”

托尼点点头。他安排这次交易时并没有问过这些“朋友”的身份，但他知道他们是谁。桑托·特拉菲坎特、兰斯基和新奥尔良的卡洛斯·马塞洛每当利益一致时，就会联系中情局的线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古巴革命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两个组织要确保菲德尔在真正掌权后成为朋友，从而保证既得利益。但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谨慎地说，是极不稳定的。托尼要桑托保证中情局不是在处心积虑将他和其其他赌场老板一网打尽，而桑托则说中情局要托尼保证他不是诈骗他们。真是敌友难辨，人人都想要打好古巴这张牌。

托尼示意手下卸下武器，然后转身问道，“苏亚雷斯，你在哪儿？”

趴在皮卡车方向盘后的拉蒙跳下车，跑了过来。

托尼上下打量着他，“你准备好了吗？”

拉蒙点点头，“嗯，先生，一切就绪。”

“你确定她住在哪儿吗？”

“我跟着佩雷斯直到他们家，摸黑也能找到那里。”

“你那哥们呢？”托尼指了指正在帮其他人把武器装进车厢的亚历

山德罗。

“他也准备好了。他会和佩雷斯见面，然后交付武器。”

“很好。”托尼说道，“我在预定地点等你。”

“好的，帕切利先生。”

托尼走向凯迪拉克，坐上后座，向着圣克拉拉驶去，不出意外的话，他们两个小时左右就能到达。

弗朗西边打呵欠边洗着餐盘。她没想到怀孕会这么累，她可以提早回家——因为打仗，银行下午关门早——然后洗洗衣物。这会儿她走到后院，从绳子上取下晾干的衣服。她想忽视那些噪音，可时不时传来的玻璃破碎声、远处的枪声、叫喊声和汽车鸣笛声怎么都无法忽视。她快步走进房间，一边叠衣服，一边祈祷着路易斯平安无事。

这是个动荡不安、难以预测的年代。银行里认识的一个女性朋友说几个起义军拜访了她那当教师的妈妈。他们毫无预兆地出现在她门前，浑身脏兮兮臭烘烘的。他们穿着军服，肩上斜挎着步枪，脖子上戴着佛珠。她朋友的母亲特别害怕，直到其中一人说自己是她多年前的学生，老师才放松了警惕，给他们准备了咖啡。他们喝着咖啡，吃着点心，聊些有的没的，待了一个小时，感谢她给的咖啡之后就离开了。

弗朗西走进卧室，放下衣物。家里很安全，可以对打仗充耳不闻，也可以喝点咖啡，吃些点心，无视外面的混乱。待在家里，她的世界就变得更小、更有秩序。等到孩子出世，她的世界还可以再次缩小，变成只有他们3个，一家人共同面对世界。她轻轻地用手抚摸着肚子。

她要保证围绕他们的只有爱和安全感，如果上帝允许的话。

她意识到自己又祈祷了一次，她满心希望上帝有在聆听。她好长时间没去过教堂了。和她一样，路易斯也是个天主教徒，只是不太严格遵守教规。她不怀念做弥撒、领圣餐和听布道，这些只会令她心烦，但如果上天能保佑他们，她就欠了他的人情。

她感觉不可思议地心境平和，于是放热水打算洗个澡，之后蜷在床上歇息。不出意外的话，破晓时分路易斯就能回来。但愿他会跟她说说一天的经历，他终于肯开口向她倾诉，想想就觉得开心。他们将会成为真正的伴侣，相守相携，相爱相知，诉说彼此的梦想和打算，共同抚养他们的儿女。她把浴袍挂到架子上，脱下衣服，正准备踏进浴缸的时候，突然听到前门被撞开。机关枪一阵扫射，墙上满是枪

眼，之后传来西班牙语的吆喝声和呼喊声。

弗朗西抓着毛巾呆立原地。谁竟敢闯入她的家。她绕好毛巾，急忙走进前屋。三个脸蒙大印花头巾的人迅速围拢，全都用机关枪对准她。面对如此逼近的危险，她的勇气瞬间蒸发，皮肤因恐惧而阵阵刺痛。

“别开枪！”她喊道，“我手无寸铁。”

其中一个人抓住他，她的毛巾差点滑落。

“别！”她哀求道，“别伤害我，我怀孕了。我怀孕了！”

抓她的那个人松了松手，但也只那么一下，然后叫另外两人中的一个脱下衬衫。一件迷彩衬衫。那人脱下衬衫，往外举着。弗朗西夺过衬衫，抓着他胳膊的那个男人尴尬地转过身。她解开毛巾，一边慢慢穿上衬衫，一边思索着怎么做——怎么都行——才能脱身，可她心知这都是白费力气。

“照我们说的做，就不会伤害你，帕切利小姐。”那人说道，大印花头巾上方露出一双檀木般乌黑的眼睛。

弗朗西惊得张大了嘴，就在那一刻，她明白了。她不认识这些人，以前从未见过他们，但她知道是谁派他们来的了，也知道了原因。她突然觉得自己的新生活正在像沙子一样从指缝中溜走，身体一下子瘫倒，开始令人心痛地长长地抽泣起来。若不是那个暴徒扯着她，她早趴地上了。

抓着她的那个人朝其他人点头示意，给她衬衫的那个人从裤袋里抽出一个眼罩，蒙上了她的双眼。

“只戴一会儿就好，”他说道，“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第三个人走到她身后，把她的胳膊抓到一起绑住。弗朗西歇斯底里般地哭嚎着，她想再装一次虚弱，躺到地板上，他们就无法挪动她了，可他们推着、拉着、戳着、挤着她，直到把她摆正，她于是无计可施，只得不情愿地一步步往外走去。

他们拖着她走到外面。在抽泣声、枪声和火药味里，她被抬进一辆卡车的车厢里，靠在一侧。一阵刺痛搅动着她的太阳穴，光线从眼罩的微小缝隙中透进来，她感觉到其中一个人跟她一起留在了车后面。其他人肯定都去了前面，因为门开了一下，又关上了。引擎轰鸣，不一会儿，卡车冲上大路，拐过了街角。

对于路易斯来说，这是难熬的一天，而夜晚将更加漫长。当天早

些时候，起义军把火车弄得脱了轨，陆军大多投了降，躲在军营的军队也一样。这场战斗的流血牺牲很少，切·格瓦拉已经在享受这场将被称作古巴革命决定性战役的成果了。菲德尔和手下在东方省袭击了古巴圣地亚哥市，并且占了上风。起义军现在完全控制了横贯古巴岛的中央高速。一切都在聚拢。

在圣克拉拉郊外一家农场附近的土路上，路易斯见到了亚历山德罗和从哈瓦那开来的卡车。他们把武器搬运到路易斯借来的皮卡车上，他转向卡车，正准备跳进车厢的时候，一阵枪声从身后传来。路易斯赶紧趴到地上，手护着头。亚历山德罗却没有。

路易斯瞥了一眼那孩子，看到他脸上流露出彻彻底底的震惊。一抹红色出现在他的胸膛，然后慢慢散开，直到覆满他衬衫的前襟。路易斯满怀惊恐地看着他向自己伸出一只手，蹒跚地向前移动，接着猛然跌倒在地。

路易斯听到身后传来车门关闭的声音。引擎加速，他听到车轮嘎吱一声，似乎是在急转弯。他等着更多子弹将自己打成窟窿，可什么也没发生。

确信汽车已经走远之后，他跳起来，冲进卡车里。这是个圈套，他早就应该想到，杀死亚历山德罗的那颗子弹无疑是冲他来的，等到他们意识到杀错人的时候，肯定会回来收尾。他和弗朗西斯卡必须得逃离圣克拉拉，就在今晚。

但首先他得把武器送到切·格瓦拉手中。他踩足油门回到切·格瓦拉设在大学的总部，匆匆忙忙地卸下货物。虽说即使没有路易斯的捐献，从火车上弄来的武器也已足够，切·格瓦拉仍然拍拍路易斯的肩膀，亲切地叫他“兄弟”。路易斯心急如焚，根本没一点自豪感。

他把卡车留给切·格瓦拉，慌慌张张地向家里奔去。燃烧瓶留下的阵阵烟雾从夜间的空气里传来，但这并不能阻挡圣克拉拉的市民聚集到大街上庆祝。从实质上来看，战斗尚未结束，但大学已经被起义军掌控，大街上到处都在狂欢。路易斯在人群中左冲右突，咒骂着那些挡道的人。

离大学越远，四周就越宁静，不过这并不持久。他的邻居听到切·格瓦拉胜利的消息之后，也会冲到门外庆祝。反常的是，这种宁静反而使他更感到心烦意乱，于是他开始跑起来。

他们的公寓在房子后侧，所以前门开在后院。当他穿过草坪走向后院的时候，他呆住了。公寓里的灯亮着，门敞开着。这都快凌晨四点了，肯定出事了。他一边喊着，一边朝门那边冲去。

“弗朗西斯卡？”无人回应。他衣服下的皮肤出了一身冷汗，他冲

进屋内，“弗朗西斯卡，你在哪儿？”

仍然无人回应。他从前屋跳到卧室，她不在，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他如发狂一般四处乱窜，口中喊着她的名字。寂静无声。他跑进浴室，看到浴缸里放满了晾凉的水。她的毛巾挂在门后的钩子上，他又冲回前屋，仔细看着面前的情景。床头灯打翻了，他们的两张椅子侧翻在地，然后他看到了嵌在墙上的那一片子弹。

他的胃部一阵翻腾，恐惧感如波浪一般袭遍全身，他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他仿佛失去了方向和重量，仿佛他的躯干只由最纤细的线联结。

他冲回浴室，抓住弗朗西斯卡的浴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布里浸透了她的气味，他想一辈子都沉浸其中的气味。接着，他扔掉浴袍，跪倒在地。他捂着双眼，痛哭起来。他那悲痛欲绝的哭嚎被外面邻居们的欢呼声吞没。

“革命万岁！”

第二部分

1989-1992年

第二十章

1989：安哥拉

安哥拉的夜幕降临得很快。这里临近赤道，想看暮光基本靠做梦。日落过后几分钟，夜色就像一个巨砾般瞬间笼罩着大地，黑暗就像爆炸似的把先前的日光驱逐得无影无踪。昏黄的街灯也照不散那浓厚吓人的黑暗。这样的黑暗，路易斯已经熟悉了。

他沿路摸索，好不容易走到卢卡帕市郊一家破破烂烂的酒吧。卢卡帕是安哥拉北隆达省的主要城市——如果它能被称作一座城市的话。北隆达省比邻扎伊尔共和国，所以卢卡帕就像美国大西部里的一座边境小城，成千上万的矿工、难以数计的妓女，还有随处可见的雇用枪手和交易商人。

还有古巴人。

自1975年来，在将近15年的时间里，菲德尔不断派遣部队，以帮助安哥拉人民维持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政府。菲德尔和苏联支持的团体与南非和美国支持的造反派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内战。

去年，他们终于在纽约签订了一份和平协议。虽然各反对派之间依然内讧不断，但古巴人是抽身战争，与己无关了。路易斯在古巴军队里是上校，和平协议签订后，他被提拔为准将，现任卢卡帕基地的指挥官，主要负责处理古巴军队的有序撤退。他在这里几乎两年了。他经常不禁怀疑为什么他们会来到这种鬼地方。人们把它叫做古巴人的越南战争；他对此倒是没有异议。这里有超过五万名古巴军人和人道主义工作者，其中大多是医生。他们绕了大半个地球来到这里，但又是为了什么？这个蛮荒的国家，除了钻石和黄金，别的什么都没有，还特别悲剧地卷入了超级大国的代理战争当中。

他弯弯肩膀，跺了跺脚。他现在快要五十岁了，有点驼背，发间多了些灰丝，看书也要戴眼镜了。这里的潮湿气候对他来说特别不容易，而11月意味着安哥拉湿热的雨季的开始。他周身酸痛，衣服总是潮湿发粘。微风也黏糊糊的，空气中传来一股刺鼻的金属味道，暴风雨又即将来临了。万幸的是，卢卡帕位于高原之上，其海拔通常让这里的热气还能忍受。在非洲，几度之差可是地狱和炼狱之别。

他拉开大门，走进恩基安比酒吧，简称就是恩基酒吧。说白了，这里就是一座破烂房子搭着个烂金属屋顶。简陋的风扇吹着风，但是电在这里十分不可靠，路易斯无比肯定迟一点会断电。房间的一边是临时酒吧，它曾经是一棵树；另一边则是一堆白色塑胶花园椅和桌

子。头顶的两个电灯泡在地上投下长长的黑影，角落里的人很容易就融入黑暗之中。

时候还早，但是吧里已经半满。这里一堆士兵，他们大多数是古巴人；那里一堆安哥拉人，可能是矿工。女人都还没来，她们一般是把孩子哄睡之后才会出来。

路易斯走到吧台，跟一个安哥拉酒保点了一瓶啤酒。那酒保皮肤黑得发亮，还带着一股亘古不散的怨气。路易斯不怪他。十五年来，恩基都忍受着古巴人侵略他的国家，在这里喝霸王酒，现在他们撤退了，还要顺手牵羊。当然，在菲德尔的军队里，公开场合是绝对没有腐败和掠夺这回事的——官方记录上他们是不存在的——但是随便去问个安哥拉人，他们都会告诉你实情。安哥拉人眼里的古巴人，大概就是三十年前古巴人眼里的美国人吧。

“这玩意也叫朗姆酒？”有人大喊起来。

路易斯转过身来。

“混蛋！”拉蒙把杯子倒干，砰地一声把杯子扔在桌子上。

“拉蒙！”路易斯喊道。

拉蒙抬头一看。渐渐老去的他可没当年那么英俊了。话又说回来，谁还似当年呢？他的头发差不多掉光了，胖了二十磅不止，潮红的脸掩盖不住一道道皱纹，这都是酗酒加睡眠不足的烙印啊。路易斯举起他的啤酒瓶表示问候，然后走到他的桌子边，“放松点，兄弟。再过两个多月我们就能离开这鬼地方了。”

拉蒙怒目一瞪，“你说得倒容易，我可没收到任何命令。”

路易斯坐下来，“它们很快就到啦。我非常肯定。到时候我们一起撤退。”

拉蒙哼了一声。

“在那之前，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别挡大象的路。”

拉蒙已经升到了中校，这主要是因为他在路易斯左右多年，就像桑丘·潘沙跟随堂吉诃德征战四方一样。他们唯一分开的一次，就是革命期间路易斯在圣克拉拉待过的那几个月，但是他们也不再提这件事了。弗朗西消失之后，拉蒙坦承他受了弗朗西斯卡父亲的严刑拷打，才背叛了他们二人。因为如若不从，唯有死。路易斯承认，换作是他，可能也会做同样的事，但是拉蒙低声下气了好几年——当时少不更事，别无选择——才重获路易斯的信任。但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事了。他们一起在军队的年岁里，拉蒙一直坚定不移、忠诚顺从。

“还有老虎呢，将军。它们一闻到你的味道，你就死定了。”拉蒙顿了一下，“我们又那么臭……”他大声笑道。

路易斯喝了一大口啤酒，只觉冰爽得不可思议。他完全想不出来安哥拉人怎么能在漫天野地里冰冻啤酒。“那，你听到消息了吗？”

“有一架747私人飞机在罗安达等着我们？”

路易斯咧嘴笑了，“你还没听今天的短波频道吧？”

“我忙着跟安哥拉人民解放军互动呢。”

安哥拉人民解放军是安哥拉陆军，尽管已经签订了和平协议，他们还在跟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这伙反叛敌人战斗。

路易斯点点头，“行啦，都别管了。今天将会是历史的分水岭。”

拉蒙坐直身子，“以色列人引爆了原子弹吗？”

“东德政府宣布东德人可以随时进入西德境内。柏林的人正在街头庆祝呢。他们推倒那堵墙了。”

拉蒙的嘴巴张得好大，“柏林墙？”

路易斯点点头，“结束了。共产主义要完蛋了。”

拉蒙一动不动。他还是合不拢嘴，好像还在消化这个信息。良久，他终于发声了，“那古巴呢？”

“没有苏联的支持，你觉得菲德尔能撑多久？”路易斯又喝了一大口啤酒，“你觉得他这么急着签订和平协议是为了什么？”

拉蒙露出疑惑的神色。

“不管你怎么说菲德尔，”路易斯继续说道，“他绝对不是笨蛋。他知道时势艰难，我们不能再在这里烧钱浪费人力了。他要我们回去。”

“等一下。你的意思说苏联不再支持我们了？”

“不像以往了。他们在削减出口量，特别是石油出口。”

拉蒙阴沉着脸。

“东德是第一个，但我觉得会引发连锁反应。先是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然后是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很有可能再过几年苏联都不存在了。”

拉蒙叉开双手，“那我们怎么办？”

“问得好。”路易斯喝完他的啤酒，又点了一瓶。

“我的天啊！”拉蒙突然说道。他站了起来，椅子刮过地面，大步迈到吧台，“再来一轮！”他把杯子递给恩基。他捧着酒杯回到桌边，坐下来，靠近路易斯，“我一直在想”，他压低声音，“你刚才说的让这件事变得更加重要。为什么只有我们两手空空，不带一点——纪念品回古巴呀？”

“纪念品？”

“我有一个朋友，他在挖钻石，他也很愿意分给我们一份股份。只要我们能运出去。”

“安哥拉人？”

“他是哪里人有什么关系啊？只要能把它偷运出去，找个工匠打磨一下，我们就发了。”

路易斯使劲喝了一口啤酒。从窗户看去，一道闪电划破天空，紧跟着一阵响雷。暴风雨来了。“那我们怎么把它们转给工匠呢？”

拉蒙笑了，“他说世界上有三大加工中心，安特卫普和以色列是其中两个。”

“这两个地方我们都去不了啊。我们没有钱，也没签证。”

拉蒙举起一根手指，“啊，但是第三个中心在苏联啊。耶烈万，就是亚美尼亚的首都。你可以找机会去那里一趟的嘛，比如说去检查一下军队状况，或者随便找个借口。你现在可是个将军了，想去哪里还不都是小菜一碟。”

路易斯想了想，然后凑近拉蒙，“其他人都在掠夺当地人和这片荒芜之地的资源，不代表我们也要这么做。”

拉蒙往后一靠，啪地拍了拍桌子，“你个笨蛋！”

路易斯没有接话。

“兄弟，你看啊。这是十拿九稳的事。但是我不能一个人做。得有人帮我。”他扫视了一下房间，“如果你没兴趣的话，我再找别的军官。”他停了一下，“你不会说出去吧？”

路易斯犹豫了一下，“当然不会。”

又一道闪电划破天空，一声霹雳接着响起。下雨了。没有半点预告，雨点像机枪子弹一样噼里啪啦地砸到酒吧的金属屋顶上。

突然他们身后的角落一声尖叫响起，“天杀的！”有人在用英语喊，“这破酒吧竟然敢漏水。”

路易斯和拉蒙循声望去。角落里一个男人站了起来，他一只手握

着一杯看似威士忌的酒，另一只手则在揉着颈部，好像被谁打了一拳。

“一分线一分货啊，兄弟。”路易斯用西班牙语应道。

“当然”，那个男人也改用西班牙语说。

“一起坐坐吧。”路易斯用酒瓶指了指男人那边，“雨季坐在屋子中间才是明智之举啊。”

男人点点头，走了过来。他高高瘦瘦，皮肤白皙，披着一头红色小卷发，浓密的胡子略显一点灰。他看起来不是军队里的人，穿着旅行用的那种卡其服，肩上挂着个有点脱皮的皮革包。他的脸蛋发红，看起来似乎在太阳底下暴晒过久的样子。要么是因为这个原因，要么就是他喝醉了，又或者两者都有。

他一边用英语咕哝着，一边坐下来，“对不起啊”。然后他又改用西班牙语说道，“这里什么东西都湿湿软软的。湿不可言呐。空气、衣服和食物，连酒都是湿的。”

“你是哪里人？”路易斯问道，“你的西班牙语挺好的。”

“我在瑞典出生，但我的大半生都在美国度过。”

拉蒙和路易斯交换了一下眼色。

男人看到了，“别担心，我不是中情局的，不是军方人士，也不属于任何军事武装。我是个地质学家。”

“地质学家？”拉蒙稍侧了下头。

“研究地球深层岩石和其他物质的科学家。”路易斯解释道。

拉蒙眯了眯眼睛，“哦，就一个矿工嘛。”

“也可以这么说。”

“钻石还是黄金？”拉蒙挥挥手，“还是两样东西你都想拿来发财啊？”

男人笑了，伸出手，“我叫奈德·斯文松。不知道我这么有幸能同台喝酒的这两位是？”

拉蒙和路易斯分别做了自我介绍。

“你来非洲多久了？”拉蒙问道。

“大概一个月吧。”斯文松答道。

“你可要小心。”拉蒙郑重其事地说道，“你得找个可靠的向导。尽

管签了和平协议，战斗还是时时处处都有呢。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的人是本区最大的矿主，要是他们觉得你侵占他们的地盘，肯定会杀了你。”他弹弹手指，“就像这样。”

“要么会被地雷炸死。”路易斯补了一句。

“我明白。”听到这么可怕的忠告，斯文松看起来还异常的平静。

“要知道，你不是第一个来这里发财的人。”路易斯说道，“现在战争即将结束，每个人都想要剥削它一下。除了那些可怜的安哥拉人。”

“说得还真像个马克思主义者啊。”斯文松拍拍路易斯的背，“但今天过后可就越来越少咯。”

“你听说柏林的事了？”

“当然，”斯文松站起来，“下一轮我请客。当庆祝。”

雨点还在敲击着屋顶，潮湿的空气飘进屋来，路易斯的头发被吹卷了，脖子上也渗着一圈汗。斯文松捧着酒回来的时候，路易斯看到瓶子上有凝结的水珠。恩基的电已经烧尽了。这应该是他的最后一杯啤酒了。

“那么，”拉蒙转了一下他的朗姆酒，“到底是哪一个？钻石还是黄金？”

斯文松用他那布满血丝的眼睛盯着拉蒙和路易斯。他大概已经喝了几个小时了吧，路易斯心想。“实际上，两个都不是。”他说道。

“好吧，那你来这里做什么？”拉蒙说道，“很明显，你可不是为了体验这天气而来的。”他大笑着戳戳路易斯的手肘。

斯文松不紧不慢地回答，“世界在变。”他瞥了一眼路易斯，“实际上，今天是第一天……”他往上看，“……或者说新秩序的第一夜。”

拉蒙点点头，“路易斯也是这么说的。”

“不仅是政治秩序，”斯文松继续说道，“也是经济秩序。二十年以后，整个世界做生意的方式将与现在截然不同。”

“怎么不同？”路易斯问道。尽管这个男人半醉半醒，说话倒是清晰。

斯文松使劲喝了一口酒，“电子技术。”

拉蒙嗤之以鼻，“电脑？它们不过是速度快一点的计算器罢了。”

这次轮到斯文松发笑了。“两位先生啊，这个世界即将进入新的工

业时代。几年后，我们用的每一样东西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想象一下，电话可以变得跟香烟盒一样小。”

“你是说那些手机吗？”路易斯说，“我听说过了，可是贵得很啊。有钱人的玩具罢了。”

“现在是这样，但是十年之后呢？或者二十年之后？你应该看到电脑已经降价了吧，在古巴应该也一样。想象那么一天，你可以带着一部电话游走全球，或者用一个电子设备看书，或者看电影，或者玩比任何游戏机都要复杂的游戏。一切都会实现。”

路易斯注意到他说话有点含糊不清了。

拉蒙用手背抹了抹嘴巴，“那又怎样？这跟安哥拉的采矿业有什么关系？”

“所有这些新的设备都将需要一种新的电池。”

拉蒙伸出两根手指，在桌子上戳戳，“它们现在已经有了啊。”

“不是常用那种的电池。”斯文松大笑，“实际上，它们叫做电容器，就像电池的近亲吧，比电池更有效地稳定储存电容量。正由于此，它们需要用能产生和保存这种电容量的材料来制成。”

路易斯恍然大悟，“你在这里发现了这种材料。”

斯文松的脖子也红了，他露出一丝佛祖一样的微笑，“你该不会想着我会承认吧？”

他绝对是故意含糊其辞。“你已经承认了，”路易斯说。

斯文松上下翻动着手掌，“也许是，也许不是。但估计来这里一不图黄金，二不图钻石的人不止我一个。”

拉蒙卷卷舌头，“我不明白。”

斯文松可怜地看了拉蒙一眼，“你当然不明白了。”

又是一阵闪电雷鸣。

斯文松往前倾了倾身子，用极其夸张的声音低语道，“得了，我告诉你们吧。它叫钶钽铁矿石。”

“钶钽铁矿？”

“钶钽铁矿。它在地球上的储量是有限的，80%的钶钽铁矿分布在扎伊尔。我预计十年之内，人们就会开采钶钽铁矿石——并为它打仗，而且比争钻石、石油和黄金加起来都还要凶得多。”

拉蒙拿空啤酒瓶在桌上滚来滚去，“如果这个矿物真有你说的这么

神奇，为什么我们没听说过？为什么你还没有找到它？”

“谁说我没找到？”斯文松一饮而尽。

酒吧的门打开，一个安哥拉人走了进来。他看到斯文松后便走了过来，“先生，雨刚停了一会。”他礼貌地说，“我们该出发了。”

“啊，托比亚斯啊。”斯文松点点头，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我的朋友们啊，你们真是不可多得的酒伴。但是现在我必须要说再见啦。我的司机可以从来不会错的。”

路易斯看着他跟恩基结账，然后摇摇晃晃地走出门去。突然，拉蒙也站起来走向恩基。路易斯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是他看到拉蒙指着门口。

恩基叫出他十八岁的儿子——坎巴拉。坎巴拉跟他的父亲在酒吧工作。坎巴拉走过来的时候，恩基在他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坎巴拉点点头，走出了酒吧。

第二十一章

次日清晨，拉蒙和路易斯开车驶在卢卡帕唯一的一条公路上。公路闻起来就像潮湿的沥青，但这味道不久后就会散去。热浪蒸腾着从地上升起。这吉普车是他们借来的，路易斯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恩基的儿子坎巴拉坐在吉普车的后排。

“很确定他就是往这边走了。”坎巴拉用跛脚的西班牙语说。他往北面指去。扎伊尔共和国与安哥拉的东部及北部接壤，而他们驻扎的北隆达省比其他地方都更靠北一点，使得这部分的边界模糊不清，所以两边的矿工和军阀这些年都在利用这点漏洞偷偷牟利。

开了差不多60英里之后，他们终于来到了栋多。这是一个离边界大概几公里远的矿业小镇，几条非洲的河流都在此流过。以前路易斯还记得那几条河的非洲语名字的，但现在他只想到，在这河床上，他们将找到世界上最好的矿产地。

如果说卢卡帕是一个荒野的西部小镇，那么栋多就是它的前哨站。除了一个例外。1912年人们就在栋多的河床发现了钻石，自此以后，小镇的一部分就被当作新市镇来发展。六十多年来，也就是在1977年之前，该地区的钻石开采都是由一个国际财团垄断的，其产量占国际宝石级钻石市场10%以上的份额。但是现在国际财团已经不复在此，矿产区也回归政府控制，也就是说现在人人都想找机会来占据这块肥肉。

路易斯刚刚来到安哥拉的时候就被派到了这里。他的任务就是检查边境进出情况，汇报所有他认为必要的边防措施。他知道这是一个测试——官方规定边境应由古巴军队保护，但事实上，古巴士兵大多数时间都在豪饮嫖娼或者走私货物。路易斯汇报说一切状况良好。他的古巴上司非常欣悦，因为仗打到了这一步，谁都不想没事找事。

拉蒙开过栋多一幢东倒西歪的楼，当地所谓的酒店。要是迫不得已在这里逗留，不睡觉会更安全一点，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当你醒来的时候——假如还能醒来——还能剩多少行李。

在世界的这个角落，贫困、疾病、矇昧肆无忌惮地猖獗扩散。尽管如此，安哥拉人却有着路易斯见过的最美的灵魂。这里的人们思想单纯、友好，注重精神力量，充满魔力。他们喜欢本族的舞蹈，他们喜欢自己的面具。每当看到他们，他都会想起古巴的桑蒂利亚教。

他们经过一个新开发区，两条公路交界处形成一个正方形广场，房屋搭建在其上。这里就是新市镇。它的东西两边躺着一堆小破屋，

这种任性自然的无设计感透出几分刻意的冷漠，似乎是在抗议刻板整齐的规划社区。住在小破屋的都是当地人。

驶离栋多之后，他们继续在大致与河流平行的主公路上行驶。走到山谷地带时，地形突然升高，路面变得崎岖难行。这里其实不是山区，至少不像古巴的山，但是由于不平整的高原地形，河流时有急流时有瀑布，其中一些被用来发电。迎风而驶的时候，路易斯还能清晰地听到远处河水搅动的声音。

坎巴拉终于示意他们西转了。他们急转弯，撞入一条泥路，道路两边都是密布的森林，路边的风景也终于从棕色转成了绿色调。空气中弥漫着枯叶的味道，路易斯发现这里有几棵树看起来很像家乡的木棉树。他们这毫无征兆的入侵吓坏了树林里的动物，猴子喋喋不休，昆虫嗡嗡作响，还有一只金刚鹦鹉尖声叫了起来。另外一只鸟也受到惊吓，金刚鹦鹉又尖叫了起来。路易斯不禁觉得几分毛骨悚然。

“还有多远？”拉蒙问坎巴拉。

拉蒙肯定也很不安。

“很近了。”坎巴拉指向前方。

道路最后变成了一条狭窄的小径，吉普车勉强能开过去。森林似乎急不可待地要收回整条路，把它生吞下去。路易斯注意到已经有好几公里不见人烟了。

“他妈的这是在哪里？”拉蒙问道。

“靠近边境，”路易斯说道，“我们可能已经跨过边境了。”这里没有边境警卫。“你要小心，这里可能会有地雷。”

“或者蛇。”拉蒙龇牙笑道。前方毫无预兆地突现一片空地，就像方才毫无预示地就驶进了森林般。前方约摸50米处，一条山涧潺潺地流过鹅卵石。这里的水不像河水般泥泞发棕，而是出人意料地清澈。山涧侧旁几米处有小石块围成的圈，中间放着一大块岩石。

“我们到了。”坎巴拉说。

路易斯和拉蒙跳下吉普车，精神抖擞地往小溪走去。坎巴拉留在吉普车上。他是聪明人，路易斯心里想。

他们没遇到地雷，他也没有见到蛇。过了一会，拉蒙停了下来，踢踏着泥土。“我不明白，”他说道，“为什么是这里？”

路易斯研究了那片空地，“他要是挖矿，肯定要砍伐树林，把机器开进来，就跟钻石矿工一样。很明显他还没开始。”

拉蒙冲坎巴拉喊道，“你确定是这个地方吗？”

恩基的儿子点点头。“那个白人在这里停了下来。他拿着大灯，在四周走了一下。用脚丈量距离。坐在那个石头上面。”他指着那块巨砾和它旁边的那圈石头。

拉蒙用手擦擦眼睛，“你还记得我们怎么来的吗？”

路易斯点点头。

“你能画一张地图吗？你最擅长搞这些事了。”

“为什么？”

“万一我们以后还要找这个地方。”

“拉蒙，这不是我们的。我——”

“我没说它属于我们。”拉蒙说道。他舔了舔嘴唇，“就当是帮我一个忙好不好？花不了很长时间的。”

路易斯一边驱赶着蚊子，一边思考着。有时候拉蒙确实有一些好主意。很显然他也比路易斯更加机会主义，但他很少能看到他的行为的长期影响。这也是他碰上麻烦时需要路易斯解救的原因。但画一个草图也不是什么困难或者危险的任务，路易斯还是喜欢画画的，尤其是在非洲。这里遍布异国风情。

他走向吉普车，取出背包，然后走向空地，取出纸笔，开始勾画。他不知道这里的具体坐标，但他尽量描画出了他们刚才驶过的长公路，刚果边界还有附近的河流。他在纸的左下角用插图的形式画了那块巨砾和石圈，虽然跟其他的不成比例。

“你说我们下了主公路是往西走还是西北走呢？”

“我觉得……”拉蒙话音没落，一阵嗖嗖的引擎声传来打断了他的声音。那一瞬间，树林里的一切声音都停止了，仿佛动物、飞鸟、昆虫也在侧耳倾听。然后就像被暂停了一秒钟的电影般，一切又开始动了起来。小鸟呱呱地叫。一只动物在嚎叫。溪流溅泼在河岸上。引擎的声音越来越大。

“见鬼！”拉蒙跑回吉普车，跳了上去，启动引擎，快速挂倒档。车猛地一颠，他匆忙地开始倒车。

“拉蒙，你要去哪里？”路易斯喊了出来，“等一下！”

“我去把吉普藏起来！”他用手背做了个手势，“快去林子里藏起来。我会回来的。”

路易斯还没来得及回应，吉普车嘎吱一声就驶出了空地，消失在他的视线里。路易斯开始寻找藏身之处。他发现小溪不远处有一个灌

木丛，于是小跑过去，挤到里面。他蹲了下来。灌木丛的树影把他遮得严严实实，但他还能看到空地的情景。

一阵喇叭声突然响起，但路易斯辨认不出来它的方向。然后是一阵急刹车。一扇门啪的被关上。路易斯听到一百米开外的呵斥声。他只能隐约听到对话的片段，但很明显争吵越来越激烈。他听到拉蒙的声音，还有一个听起来很像是奈德·斯文松的声音，就是酒吧里的那个地理学家。他们在用西班牙语朝对方吼。

“你在这里干什么？滚！现在！马上滚蛋！你没有资格！”

拉蒙也大吼起来。路易斯皱起眉头。在林子里扯破喉咙大喊大叫可不是什么好事，万一隔木有耳呢。他取出手枪。拉蒙是个莽夫，总是要路易斯出面解脱困境。

路易斯走出灌木丛，正准备朝这两个争吵的男人走去。此时，枪声突然响起。紧接着又是一阵枪响。他僵住了。还有一个他没有听过的声音也喊了起来。路易斯赶紧跳回灌木丛中。两分钟之后，拉蒙、斯文松、斯文松的司机还有坎巴拉都双手抱头回到了空地上。斯文松的表情满是恐慌。拉蒙面色发怒，四处警看，好像在找路易斯。路易斯退到了树丛的更深处。真是大事不妙了。

六个士兵出现在空地上。他们穿着卡其布制服，两个人戴着丛林帽子，但是六支枪都齐刷刷地对准拉蒙和斯文松。他们是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的叛军，而拉蒙开的是安哥拉人民解放军的吉普车。二者可是势不两立的敌人。叛军逼着他们退到溪边的时候，路易斯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感觉五脏六腑被人使劲打了一拳。

叛军在吼叫，争吵，用步枪捅着他们。路易斯拿出他的自动手枪。他们现在离他只有二十米远了。他或许能搞定三个人，或者四个人，但可能还没冲到安全地带就被其他的士兵干掉了。路易斯犹豫了。

拉蒙对着斯文松喊，“告诉他们你是美国人！”

斯文松看着拉蒙，好像他疯了一样。

“快点。他们以为你要抢他们的钻石！”

斯文松开始用英语喋喋不休地说，用手臂坐着各种横扫的手势。但他的声音带着哭腔，然后路易斯明白了他们都不懂他在说什么。路易斯猜想，坎巴拉大概是想用班图人的方言解释，但是叛军不停地打断他，说明他们的交流也不成功。斯文松的司机和拉蒙都没有开口。

路易斯在想能不能转移他们的注意力，这样拉蒙能跑回吉普车去

取他的步枪，但是这显然不合现实。拉蒙肯定不能活着跑出空地的。但是，他又不能让他的最好朋友被活活打死。他束手无策了。

叛军一直在朝着他们咆哮，不断地用枪推搡、骚扰他们。泪水淌在斯文松的脸颊上。卡巴拉不说话了，但是他的脸上写满了恐惧。拉蒙背对着路易斯，但他看到拉蒙摇了摇头。这是一个信号。但是要干什么？拉蒙是要他留在原地，还是要采取行动？路易斯侧了侧身子，刚一动，就传出了树枝折断的声音。

突然之间，一连串的动作接连发生了。斯文松的司机猛冲起来，想要逃跑。两个叛军快速转身扣动扳机。司机倒下了。坎巴拉趴在地上，开始往灌木丛爬去。一个叛军朝着那男孩连开数枪，路易斯感觉空气呼嗖地响了好几声。坎巴拉仆倒在地，就像一条不知自己已经死了的鱼。血泊开始在他的身下汇聚。

斯文松举手求饶，但是那些非洲人肯定误解了。可能他们以为他要攻击了，因为一个叛军对着他的头开了一枪。刚还在哭泣的斯文松手掌紧握，跪倒在地，然后最后慢慢往一边坠下，倒在了地上。

拉蒙弓起肩膀，低下头，缩成一个球的样子，径直朝那些人冲去。他年轻的时候当过摔跤手，知道怎么把身体变成武器。但是一个人对六个全副武装的叛军，他的机会几乎为零。一个叛军开了枪，拉蒙往一边倒去，摔在泥里。另外一个叛军抓着他的手臂，把他按在地上。

路易斯眼看着他痛苦地扭动。他也很想去解救拉蒙，但是对方人多枪多。他看着两个人把拉蒙架出空地，路上留下一道血迹。其他人走在拉蒙身后，从他的视线中渐渐消失。

路易斯又听到叛军喋喋不休，但这一次是在远处。两个引擎发动的声音响起。很明显叛徒启动了他们自己开过来的车，还要偷走路易斯的吉普车。路易斯如释重负，但这也让他倍感羞愧。刚才为了画地图他已经把背包拿出来了。吉普车上没有东西能牵扯到他。没有人知道他来过这里，除了拉蒙。

他一直等到吉普车的声音消失远去，昆虫的鸣叫又回来了。一只金刚鹦鹉尖音厉叫。溪水飞溅。光线把树林照成了单调的蜡绿色。路易斯从丛林中走了出来。他不知道过去了几分钟还是几个小时。天气依然燥热潮湿，这在非洲不过又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但路易斯却感到无可名状的寒冷。

第二十二章

1991年——芝加哥和迈阿密

一阵刺耳的声音把迈克尔从梦中惊醒。那个梦如田园风景一般甜蜜无比，他在从小溪里钓鱼。这条小溪原本应该在威斯康星州，可在梦里却是在欧洲。他的荷兰前女友在帮他挂诱饵，他正准备甩杆的时候，一阵高昂的尖叫声打断了他的梦。铃声？警笛声？欧洲的乡下怎么会有警笛声？

当意识逐渐清醒的时候，他才明白是电话在响。他把枕头捂到头上，可电话应答机的滴答声还是隐约传了过来。

“迈克尔……”一阵停顿。“迈克尔·德卢卡。马上下床，已经下午了。”

他妈妈怎么如此了若指掌？他听到她那有点恼怒，又有些屈从的叹息声——只有身为人母的女人才会发出这样的叹息。“起床后给我打电话，等着你来吃晚饭。当然了，也可能是你的早餐，但别指望有薄烤饼和培根。”

他把枕头扔到一边，翻了翻身，睁开一只眼睛。钟表上显示将近两点，他把被子扯到一侧，坐起身来。一股恶心感涌上喉咙，他使劲晃了晃脑袋。他拖着双腿坐到床边，两肘支到膝盖上。他用手抱着头，让那股恶心感由强变弱，直至消散。

他努力回想昨晚做了些什么。又是一次周六晚上，他和阿尼又去串酒吧了。记忆开始回转，他们又像往常一样喝得酩酊大醉，但这一次他们遇到了两个女人。她叫什么来着？翠西？斯泰西？总之是个金发女郎，这他倒记得。他喜欢金发女郎。他记得床上放着一只泰迪熊玩偶，那肯定是去了女方家里。他觉得脸颊发热，于是摇摇头把热气散去。他快32岁了，还是单身；她也早过了21岁。问题是，她床上放着只填充动物玩偶做什么？

他缓缓站起，等身体平衡之后，又走到窗前。11月阴冷的灰色阳光撒到他所居住的湖滨小区。与10月如火的激情不同，11月就像一个沉闷的老妇女。他打开电视，走到厨房里煮了一壶咖啡。他一边啜着咖啡，一边听着如今被称作高端谈话的脑残电视对话。把谁都能想到的问题和带有谈话要点的答案结合起来，这算什么？人造交流。他太了解这些把戏了。

他在浴室里舒舒服服地洗了个热水澡，之后，他觉得通体舒泰，

于是刮了胡子。他妈妈讨厌现今男人流行的邋遢样，还明确告知过他，而且经常耳提面命。他有着和她一样的黑发，而且十分浓密。当兵的时候，他经常理发，可现在头发又长出来了，变得又长又密，还打着卷。女人说他的棕色眼睛充满热情，天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贵族般的鼻子，还有小时候摔倒在下巴下方留下的疤痕，虽然让他的脸显得不那么英俊，但却耐看，很难让人转移视线，有人这么告诉他。他个子高大威猛，健壮如牛。他吸引女人从来不成问题，男人也有，只不过他的性取向还算正常。

他刮完胡子，穿上衣服。他五月份就从波斯湾回来，可是5个月过去了，依然无所适从。但这并不是说他没碰到机遇，他曾是总部位于科威特的伊利诺伊斯州第285军警营的一名军警，去伊拉克执行过几次任务，中央情报局因他外公的关系向他伸出橄榄枝，可迈克尔不感兴趣。和其他机构内部一样，在中央情报局混官职逐渐变成关系户和巴结谁的问题，而迈克尔向来不喜欢与人共事。

他整理完毕，把杯子浸到水池里，穿上一件夹克。他得驾车40分钟到他父母居住的巴林顿，他不太想去，这并非是他不喜欢见到妈妈。至于他父亲，哎，可就是另一码事了。

一个人在迈阿密小哈瓦那马克西莫戈麦斯多米诺公园里等待着，他至少比拉蒙大了20岁，所以在这里显得不那么惹眼。他穿梭于被门廊阴影笼罩的密集的桌子，倾听着玻璃瓦的咔哒声和偶尔传来的咕啾声。古巴雪茄的味道在空气中飘荡，他以前曾去过几个街区之外的一家雪茄店，店主似乎手里总是有货，可是这里的雪茄比在古巴卖的贵了3倍。

他坐在门廊边上一张涂成绿色的椅子上，假装读报。他在等着和一个他永远不愿再见的人会面。他如今在美国已经快住了两年，可他依然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说是好事，是因为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的叛军在安哥拉朝他开枪的时候，他以为自己死定了。说是坏事，是因为他再也回不到古巴了。

他回想起安哥拉叛军给他蒙上眼罩，捆住他的胳膊和双腿，扔到吉普车的后车厢里的情形。被推挤颠簸了大约几个小时后，他来到一个不知名的地点，一间黑暗潮湿得令人窒息的临时小屋。有人给他包扎了伤口，但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殴打、禁止睡眠和水刑将他逼到死亡的边缘。这一切皆源于这几个非洲人不会说西班牙语，而他又不会说葡萄牙语和班图语。

之后，当他以为自己再撑不过一天的时候，两个白人出现了。从他们的口音来判断，他猜测其中一个是南非人，另外一个是美国人。

第二次审讯开始，这一次用的是西班牙语，而且他没有挨打。拉蒙和盘托出：古巴人在安哥拉的行动，还会停留多久，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关系，斯文松发现钶钽铁矿石，以及他和路易斯在未来开矿地点的目的。

一周后，那个美国人又来了。突然之间，拉蒙的待遇提高了不少：他不再被折磨；有饭吃了；伤口愈合之后，他获得庇护权，乘飞机飞往迈阿密。一年，十年，一生，都是全新的，连名字也变了。就像一条蜕皮的蛇一样，他不再是拉蒙·苏亚雷斯，而是赫克托·冈萨雷斯。他每月还能领到一份津贴，但这仅够他维持生计。当他问及原因时，那个让拉蒙称呼自己沃尔特斯的人说这是定金，“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再用到你呢。”

“赫克托”今天来到多米诺就是因为这事。沃尔特斯昨晚打来电话，拉蒙到现在才弄明白他是中情局特工。美国人在安哥拉周边已经秘密工作了多年，与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和南非结盟，意图趁火打劫。

他在佛罗里达州炎热的阳光下等着，汗水浸湿了衬衫。迈阿密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也比哈瓦那气温低，但因为没有季风，迈阿密变成了一个装满沸水的大蒸锅。145公里的距离，差距就是这么大！

几分钟后，一个男人坐下。拉蒙抬头从报纸上边瞥了一眼。他戴着一副圆边太阳镜，穿着精美的运动衫、运动裤和漂亮的拖鞋。来人胖了不少，头发也变长了，拉蒙依然认出了沃尔特斯。他继续读报，可一股气味从热气中传来，他闻到沃尔特斯刮胡水的味道。他猜测那是布鲁特牌的。

沃尔特斯双臂摊到椅背上，视线从拉蒙身上移开，但他的话依然清晰，“最近怎样，赫克托？”

“还好，总的来说。”

“那点津贴还够花吧？”

“嗯，够。”

“不错。你受了不少苦。”

拉蒙点点头，“我真希望自己能说这笔钱值了，可我说不清楚，我以为自己能回到古巴。”

“我理解。”沃尔特斯清清喉咙，“好了，我有个会让你心情好转的消息，或者至少能帮你缓解那点苦痛。”

拉蒙看向他，面带怀疑。

沃尔特斯轻轻地摇了摇头，动作虽小，拉蒙却还是垂下了眼帘。

“还记得跟我讲过你和你哥们发现的那个钨钼铁矿吗？”

拉蒙点点头，心里疑惑提这事干嘛。

“好，我有个……客户……他对这个矿感兴趣。”

“客户？”

“波士顿的一个家伙。我已经不在中情局了，不过仍然做同样的事。明白吧？”

拉蒙不明白，可他将计就计，“明白。”

“我们想带你一起回去那里，指出位置。你能拿到很大的分成，说不定还能发一大笔财，足够你生活安定，你的孩子也会有花不完的钱。”

“我没孩子。”

“那正好有资本成家。”

拉蒙佯装仔细思考，但他心知自己的答案。一会儿过后，他说道，“不好意思，我永远也不想回那里，全世界的钱都给我，我也不去。有部电影——《现代启示录》还是什么来着，你知道吧？他们沿着那条河去人间地狱的时候？那就是我对非洲的印象。如果之前你没来，我肯定死了，所以我为此感激你。但是我不能……我不想……再回去。”

沃尔特斯坚持道，“时代不一样了，你不会有危险的。我朋友和我会跟你一起去。”

拉蒙想起背上因殴打留下的伤疤，被打断后仍然跛着的腿，一劳累就痛的体侧，不知道自己能否再活过一个小时（更别说一天了）的绝对恐惧。“我知道我欠你一个人情，但这跟要我死差不多。我想忘记往事，就算你把我的津贴取消，我也不去。”

“你确实欠我一个人情，”沃尔特斯说道，“你自己明白。”

拉蒙揉着太阳穴，脑子飞快地转着，突然有了一个想法。他抬起头，“如果你能拿到一张地图呢？一张能把你领到矿那里的地图？”

沃尔特斯的眉毛皱了一下，“有这个可能。但我怎么能确定地图是准确的？我又怎么确定你不是要把我们领到死胡同里？”

“千真万确，我发誓，以我的生命起誓。”

沃尔特斯半信半疑，“不太靠谱，但也许能行，至少迈出了第一

步。”

“很好。”拉蒙笑道，“非常好。”

“然后呢？”沃尔特斯问道，“地图在哪儿？什么时候能给我？”

“啊……”拉蒙答道，“很不幸，地图不在我这儿。”

“那你他娘的跟我说什么地图？”

“因为我知道在谁那儿。”

沃尔特斯窃笑了一下，“他会二话不说，乖乖交给我吗？赫克托，别玩把戏了。我的客户愿意花大钱获取情报，我也想让你分一杯羹，但是首先得拿到货才行。”

“我明白，真的。我知道这个人会把地图乖乖交给谁。”

沃尔特斯面向拉蒙，“交给谁？”

“你听说过托尼·帕切利吗？他是中情局的老朋友。”

“有点耳熟，不过，我告诉过你，我已经不在中情局了。”

拉蒙轻蔑地摆了摆手，“没关系。帕切利以前曾在哈瓦那经营一家赌场，梅耶·兰斯基是他的一个朋友。总之，帕切利有个外孙，你们找他就行，他能拿到地图。”

“你怎么知道的？”

“这不能说，不过我的情报很准确。”

沃尔特斯怀疑地看了他一眼，“假设说我找到这个叫帕切利的人，然后报出你的名字，他会怎么回答？”

“别报我的名字。我在他家酒店打过工，不过……我们闹了些不愉快。”

“那他娘的怎么会让我随意差遣他外孙？”

“因为我知道一些帕切利不愿意传到外边的内幕。我保证你提到这事，他肯定乖乖合作。”

“是吗？”沃尔特斯靠回椅背，胳膊放在椅背上，“是什么？”

拉蒙竖起一根手指，“首先，我们得商量商量。”

两人争论了几分钟后，拉蒙说道，“好，这样可以。”

“说吧，你有什么内幕？”

“我有证据证明帕切利在革命期间给革命军提供武器。”

“给菲德尔？不是给巴蒂斯塔？”

拉蒙点点头。

“所以呢？又不止他一个。”

“没错，但我知道具体日期和时间，还有运输方面的细节。”

沃尔特斯手扶下巴，“嗯，考虑到我们目前与卡斯特罗的关系，再加上肯尼迪被刺杀、黑帮和中情局这一堆烂事，我看帕切利可不想把这种内幕泄露出去。”

这一次，拉蒙没再掩饰自己的笑意。

“那个孩子呢？他外孙？为什么我不能派自己人去拿？”

“首先，他不是个孩子。”拉蒙气愤地说道，“他30多岁，海湾战争期间曾当过军警。不过我听说他现在无所事事，更重要的是，他是唯一一个能帮你拿到地图的人。”

沃尔特斯皱了皱眉，“他有什么特别之处？”

拉蒙犹豫着说道，“他能搞定这事，你只需要知道这么多。”

这位前中情局特工似乎在考虑要不要相信他，“如果他搞不定呢？”

“那我们俩都损失一大笔。”

沃尔特斯起身离开，拉蒙靠回椅背，心里想着自己是不是出卖了路易斯和帕切利。回想起革命期间，帕切利的手下曾在哈瓦那折磨过他，任何人受到那种痛苦都会吐露一切，连路易斯也不例外。帕切利是咎由自取，但路易斯呢？他在安哥拉抛弃了拉蒙，任由他在世界上最荒凉的角落里受叛军蹂躏。就算拉蒙真的出卖了路易斯，这也是报应。

第二十三章

门卫挥手示意他把车开进大门，迈克尔把车停在巴灵顿大宅的环形车道处。他没有从前门进屋，而是绕到了侧门，从厨房溜了进去。方才走到门边，一阵爆洋葱、大蒜、莳萝籽的香味扑面而来。他妈妈爱极了煮饭，特别是星期天厨师不上班的时候。她也是一个很棒的厨师，迈克尔最爱她做的加勒比海菜，例如蒜蒸龙虾、黑豆煮、香煮香蕉点心等等。她煮饭的时候很喜欢唱歌。实际上，迈克尔渐渐发现，只有煮饭的时候他妈妈才最开心。她现在又在哼歌了。

他把夹克挂在门厅里，一头扎进厨房。洁白的墙上，红色、蓝色、绿色、五颜六色的颜料处处绽开。看到此情此景，他仿佛又回到了童年，他和妈妈经常在厨房里待几个小时。他父亲从来不跟他们一起玩；事实上，他会经常抱怨她总是花太多时间煮饭，厨房都成了她的情人了——所以他们才花了点钱请了个厨师。这唯一的结果就是迈克尔和妈妈两个人像美国脑力墙黑帮成员那样窃窃私语、不停偷笑。

“嘿，老妈。”

她一看到他立刻就神采熠熠，从小到大都是这样。他走上前去，她紧紧地拥抱着他，仿佛这可能会是最后一次拥抱一样。她经常这样，他有时觉得很疑惑。她已经50多岁了，但是看起来还非常年轻。她的身材保持得很好，还会染头发，所有富家女人保持青春的方法她都会用。但是，这些方法用在她身上却显得那么自然。他们有时会一起出去吃个午餐或者喝几杯，当这样美女妈妈的护花使者总是让他无比骄傲。当他们一起出去的时候，她也表现得更加年轻。她会更加健谈，更加女孩子气，也更加幽默，跟她在家的时候迥然不同。

“是我打电话你才起床的吧？”她说。

“说对了。”

“昨晚那个是谁？算了，不用说了，我不想知道。我们要尊重彼此的私人空间。你们年轻人现在是不是这样说的？”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说，但是我 知道我老妈还是那么爱管闲事。”

她开玩笑地给了他一耳光。

他转移了话题，“闻起来真不错。”

“我在做一道哈瓦那的菜啊。有龙虾。”

“太棒了。”

“伯霍普家有打折。而且你外公工作结束后也会过来。”她走回炉子边，“他想跟你谈谈。”

“谈什么？”

“他没有跟我说。但是你知道他……”

“弗朗？你在做什么？”一个带着布鲁克林区的口音的声音突然从另一个房间传过来。迈克尔突然紧张起来。不一会，厨房门打开了，一个身材高大、头发稀少发白的男人走了进来。虽然穿着一套休闲西服，他看起来整洁地无可挑剔。

“不是说好煎牛排嘛。”一看到迈克尔，他就停下了脚步，“噢，嘿，迈克。”他点点头，语调明显冷酷下来，“我不知道你会来。”

迈克尔也同样冷冷地点点头。他父亲明明知道他讨厌别人叫他迈克的。

他父亲皱皱眉，转向他妈妈，“看起来这可不是牛肉啊。”他指指火炉上的食物。

“昨天伯霍普家的龙虾打折，所以我想做个哈瓦那菜。”

“弗朗，你知道我不喜欢海鲜。”

“卡迈恩，爸爸今天要过来。他喜欢海鲜。”

“那怎么不做意大利面啊？他也很喜欢啊。”

他妈妈没有回答。他父亲看着妻子爆开一个龙虾壳。他凶神恶煞的样子，面无表情，似乎能轻而易举地扭断一个人的人头，就像他妈妈扭断龙虾头一样。迈克尔心想，他以前是纽约黑帮的头头，肯定做过这种事。只是后来他飞黄腾达了，手上的尘土血迹都被刮得一干二净罢了。

他父亲转过来面向他，“你找到工作了吗？”

卡迈恩·德卢卡有个绝招，那就是不说话则已，一说话就把人伤的体无完肤，对他儿子尤其如此。你要是跟他不熟，可能就被他华丽的辞藻给蒙骗了，根本意识不到他的含沙射影、指桑骂槐能伤人多深。但是迈克尔跟他相处了这么多年，早就练就了一身应对他们之间的非暴力冷激战的本领。他死死盯着父亲。

他父亲却一直盯着他妈妈看，“噢，我忘记了，你还在等合适的机会呢。”他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迈克尔努力挤出一丝笑回敬他。

他父亲转身离开了厨房。

迈克尔好不容易才把逼到喉头的怒火吞了下去。就是因为这样他才讨厌回家，每当跨进门槛，他就不再是那个冷面无私、不相信任何人的老练军官，而是又变回了那个小孩，那个拼命地讨好父亲欢心——却从未成功——的小孩。

他偷偷看一眼妈妈，她紧紧咬住双唇。她转身回去摆弄她的哈瓦那菜，嘴里也不哼歌了。

一个小时后，迈克尔帮他妈妈摆好桌子。哈瓦那菜肴非常美味，但是这一顿饭吃得很尴尬。他妈妈试着跟他父亲和外公闲聊，但是他们才吃完主菜，他父亲就起身离席了。

“你不要甜品吗，卡迈恩？”迈克尔的妈妈问道。“我做了朗姆酒蛋糕。”

“请端到我办公室。”他指指客厅旁边的工作室。他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工作室，现在晚上也越来越经常待在那里。

“当然可以。”

迈克尔的父亲一直在家“工作”，但他并非现在人们说的“家庭主男”。事实上，迈克尔从来搞不明白为什么妈妈一开始要跟他结婚。他猜她是怀孕了——卡迈恩年轻时候英俊潇洒，迈克尔不得不承认——那时候，未婚先孕可是大恶。但是时代在变，迈克尔不明白既然明明不再相爱，为什么还不离婚。因为他们是天主教徒？他觉得不大可能。还是因为两个人在一起住了三十年，磨合了，习惯了？他有想过问个究竟，但心知这个话题可是禁区。

他父亲前脚刚离桌，气氛马上就活跃过来。他妈妈和外公开始聊起天来。托尼·帕切利长得并不高，年过八旬的他已有些弯腰驼背、皮肤粗糙，不过他的脸依然圆润，皮肤依然是橄榄色，头上的银发依然浓密。他妈妈以前跟迈克尔说过，别人都叫外公“银舌托尼”，但是迈克尔则觉得应该要改称“银发托尼”了，这让妈妈笑得前仰后合。

妈妈在煮咖啡，迈克尔则帮忙收拾桌子。“去拿出红色碟子来装蛋糕，就是玛莲娜外婆以前的那套。可以吗，乖儿子？”

迈克尔从柜子里拿出四个甜品碟。他妈妈说过，这一套艺术碟子由红色的斜角玻璃制成，历久弥新。他把碟子端到餐厅，妈妈则开始端上咖啡和蛋糕。

他外公咬了一口蛋糕，慢慢地咀嚼，脸上露出一丝幸福的笑，“好吃，弗朗西斯卡。”

“谢谢，爸爸。”

他舔了一口咖啡，“这个也好喝。”

享受简单的生活小事。这肯定是岁月的磨练和生活富足的人才有的心态，迈克尔心里想。他好奇自己是否也会有这样的感受。他微笑地看着祖父。

“什么事这么好笑？”

“我喜欢看你。”

他外公举着叉子指向迈克尔那边，“美味蛋糕，浓醇咖啡，幸福家庭。有了这些，一个人还要奢求什么呢？”

他妈妈翻了个白眼，但依然满脸笑意，“这番话啊，竟然出自一个全世界最忙碌的80岁老男人之口。”

“弗朗西斯卡，不然我还要做什么呢？你妈妈已经走了，你有自己的生活，我们家的小伙子也有他自己的天地。”

“你可以退休啊，至少把工作节奏慢下来啊。”

“然后干什么呢？整天打牌？”他指指迈克尔的妈妈，“在拉佩拉那么多年，我从来没赌过，一次都没有。你要我现在开始？”

“好吧，这样的话，我们就来谈谈餐厅的原料供应吧。现在的价格坐火箭一样飞涨，而这都是因为卡车司机工会。他们一直涨价，再涨下去就真要搞死我们了。”

迈克尔开始心不在焉了。照外公的话来说，他妈妈有“她自己”的生活，但是她精明能干、厨艺高超，最喜欢跟食物打交道。她很早就开始参与家族餐厅的原料供应事务，现在她全权运营。她还负责另外两个非食物项目。当然，这一切他外公都应允了。他还在适应这种新兴事物——让一个女人来打理生意——就算是他的女儿。

“弗朗西斯卡，我告诉过你了，不能逼他们，他们是我们的朋友。”

“朋友归朋友，但总有一个限度啊。难道要我们一份破沙拉卖10美元吗？”

但托尼·帕切利是守旧派，“弗朗西斯卡，要懂得审时度势，明白什么时候发动进攻，什么时候要顺势而行。有时候，忠诚在手就是最大的王牌。”

迈克尔注意到妈妈愤怒的表情。

但是在家族生意面前，迈克向来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外公，

妈妈说你有事要跟我谈。”他插话进来。

他外公挥挥叉子，“等一下。”

言下之意就是“我想跟你单独谈。”

他妈妈还在为卡车工会的事跟外公吵，外公则一直在避重就轻。迈克尔差不多都想要回家了。好不容易，他妈妈终于注意到了他的不耐烦，一头钻进厨房里，拿着一盘蛋糕出来，“给，拿去给你爸爸。”

迈克端着盘子走进工作室。昏黄的灯光，意大利乡间的油画，还有他妈妈多年前送给父亲的银钢笔银铅笔，工作室被装饰成典型的高档仿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房间的样子。他父亲在讲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估计那边是赌博经纪吧，又在讨论周日足球比赛的赌注购买情况了，总结谁输了什么。迈克尔很好奇他父亲怎么从来没参与帕切利家族生意。这是父亲的决定，还是外公的主意？

迈克尔清清嗓子，“这是你的甜品。”

他的父亲抬头看了一眼，但是没有回答。迈克尔放下盘子，瞄了一眼电视机。是一部007电影，蒂莫西·道尔顿演的新詹姆斯·邦德正在一个加勒比海海滩上，一个漂亮的女人在施计搞定他。跟肖恩·康纳利演的詹姆斯·邦德比起来，蒂莫西演的版本被甩出十条街不止。他妈妈也说只有肖恩·康纳利演的007电影值得一看。迈克尔正往餐厅走的时候，突然听到妈妈的声音都要盖过电视机了。她的声音满是愤怒。

“你开什么玩笑。我绝对不同意。”

一开始他以为他们还在讨论卡车工会的事。

他外公的声音却很温柔，迈克尔必须集中精力才能搞听楚他在说什么。他用安抚的语气说道，“弗朗西斯卡，别这么蛮不讲理。你自己说他什么计划都没有的。在他准备好接管家族生意之前，总要找点事做吧。”

迈克尔停了下来。

“他永远都不会接管家族生意。你还看不出来吗？”

长时间的沉默。“永远可是很长啊。但是我们现在不用讨论那件事。我们要讨论的时候是这个……这个提议。”

“我不会让他去的。你这么快就忘了吗？”

“你的记性非要那么好吗？”

迈克尔知道，从他很小的时候起，他妈妈跟外公就关系不和。他们互不搭理，要是两个人不得不同处一室，他们会像躲瘟疫一样躲对

方。每次迈克尔问及其中缘由，她都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然后不肯再多说一句话。他们二人和解还是在他的外婆玛莲娜去世之后，但是他可以感觉到，那不过是一时休战。

“有人抓着你的把柄了，是不是？”他妈妈尖酸地说，“你遇到麻烦了！”

“知道就不要再问了。”

“为什么不可以？你总是为了生意牺牲家人。”他妈妈听起来很愤恨。

他外公的音量提高了，“不要这么跟我说话。我还是你的父亲。我是一家之主。”

但是他妈妈不肯让步，“我发誓，你要是敢跟他提这件事，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跟你说话。真不敢相信，我们经历了这么多，你还有脸提这种事。”

迈克尔舔舔舌头。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你还活在过去，弗朗西斯卡。”

“这句是开玩笑的，是不是？”他妈妈的声音平静了下来，但依然火药味十足。“活在过去的人不是我。我在往前看——不管有没有你。那一段人生已经结束了。你要是敢再提，我保证你绝对会后悔。”

迈克尔心想，不管他们争的是是什么，已经争论得够久了。他故意大步迈回餐厅，“你们在讨论什么？”

他们二人都吓了一跳，好像被抓了现行一样。两个人都用责怪的眼光看了看对方。

“你们说要我去哪里来着？”

他妈妈什么都没有说。

“妈妈，不管是什么事，你不觉得应该跟我讨论，而不是跟外公争论吗？”

“你——你……”他妈妈盯着他外公，气得说不出话来。

“看到没？”迈克尔的外公哼着鼻子说。

“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他妈妈终于吐出几个字。

“你们俩不说怎么回事的话，我可就走啦。”迈克尔没打算兑现自己的威胁，但是听起来很不错，够霸气。

他外公往椅背一靠，“好吧。是这样的。我接到一个……熟人的电话。他有一份工作，我觉得你可能会感兴趣。”

“爸爸……”

“闭嘴！”托尼·帕切利咆哮道，“进厨房去！”

他妈妈气得鼻孔冒烟，但是一动不动。迈克尔以为她会反抗她父亲，不过僵持了好久之后，她踏着重步走进厨房，砰的一声甩上了门。迈克尔能听到她在到处摔锅。震耳欲聋。

他意识到，他妈妈那一代的女性和他这一代的女性还是不一样的。他妈妈那一代处于两个世界的夹缝：顺从听话的贤妻乖女的世界和独立女性的世界。很明显他妈妈非常不满，但是最终，她还是跟父亲妥协了，至少这一次是妥协了。是因为托尼·帕切利还是老大吗？还是因为她知道她爸爸想跟他单独谈？这都不重要。换作他这一代人，绝对没有哪个女人肯受这样的气。

迈克尔清清嗓子，转身看外公，“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外公从口袋里抽出一根雪茄，点燃一根火柴，“我听说你拒绝了中情局的工作。”

“我不想在那种地方工作。”

身为常青藤盟校的高材生，迈克尔精通四门语言，大学之后辗转欧亚两洲。令妈妈懊恼的是，他去参军，作为一个军警被派到波斯湾。现在他退役了，他妈妈因担心他缺乏人生方向，于是开口向外公求助。迈克尔几乎不抱希望。他了解托尼·帕切利的过去；在五十年代，他算是梅耶·兰斯基最好的朋友。

但是，当托尼安排他跟中情局官员会面的时候，迈克尔才意识到外公的人脉比他想的要深多了。或许能追溯到二战期间黑帮辅助战略情报局策划入侵西西里岛。历史证明，猎人和猎物往往只有一线之差。

他外公吸了一口雪茄，缕缕轻烟盘旋冒出，空气渐渐变浑浊。“可能这个工作会更好。你妈妈恨死你去伊拉克了。她那时气到抓狂。”

“可是局里想要我当分析员，要我静静坐在办公室里翻译文章。这不是人间地狱吗？”

“你还是那么爱冒险。”

“不是这样。伊朗门事件¹曝光以来，搞情报的人都提心吊胆，忙着给自己擦屁股呢。”

“不包括你的……”他外公又吸了一口雪茄。

迈克尔点点头。他外公跟妈妈都想让他加入“家族生意”。迈克尔有认真考虑过，但他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其中一分子。这不是年轻人叛逆那么简单。虽然他们无数次跟他说，不要被电影《教父》误导了。他只知道，他们为他选择的路太容易了，一切都经过了精心安排。不管他最后做什么，不管他最终选择去哪里，他都想要靠自己，而不是继承他人。另外，虽然他当兵成了执法者的正义一方，也不代表要跟家族生意作对。

“是这样的。”他外公又吸了一口雪茄，“我有一个……朋友，实际上他是一个朋友的朋友。他有一份工作，需要人在古巴做。”

“古巴？”

“跟我们以前住在那里的事完全无关。”

迈克尔一直很好奇他妈妈在古巴的生活。她告诉过他很多关于米拉米尔海景区的故事，他们搬进拉佩拉之前，她就是在那个富人区长大的。听了她的故事，他一直很想去看那个小岛。但是，每一次他提议去那里旅游的时候，比如借道加拿大或墨西哥，她都会摇摇头说，“禁令一日在，我们都不能去。不管怎么样，据我所知，古巴已经面目全非了。我所熟悉的古巴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轮到迈克尔盯着外公了，“你的‘朋友’是在中情局工作？”

“以前是。他现在单飞了。他的朋友也一样，他们是这么告诉我的。他在波士顿有一个客户。”

这种事越来越常见。雇员再也不会一生待在情报机构。相反，他们把中情局、联邦调查局或者其他的情报机构当踏脚石，之后便跳槽到更诱人的工作。有的人也会自己设立公司，跟说客、各种公司或者国际集团做生意。还有人当了自由职业者，为外国政府做监控和掩护工作。他听说军情处几个以前的军官在跟华盛顿的一些法律公司打交道。

“你这个朋友的朋友是哪里人？”

他外公挥挥手，“我老了，跟不上时代了。但是我相信我的朋友。他说他的朋友沃尔特斯需要一个人下去那里。”

“去干什么？”

“我不知道。”

“不会又是没头没脑地去刺杀卡斯特罗吧？”

托尼咯咯一笑，“这次不是。”

“我要在那里待多久？”

“我也不知道。”他把雪茄放在烟灰缸碾灭，“但是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可以把他的电话号码给你。”

“你跟妈妈就是在为这件事吵？”

他外公皱皱眉头，抬抬眼眉。这是经典的意大利式表情，意味着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尽管迈克尔从来不想动用家族关系，因为他觉得不干净，但是除了在中情局，他从来没有参加过第二轮面试。虽然他经验颇多，但恐怕没有哪家警察局愿意聘用一个黑帮成员的儿子，除非是当线人，但是他又对线人丝毫不敢兴趣。一句话，他进退两难。

“可以。给我电话吧。”

托尼开始在钱包里摸索起来。这时他妈妈冲回了餐厅。她双颊通红，眼圈发黑。她的四肢僵硬，呼吸急促得让迈克尔差点以为她要窒息了。迈克尔还从未见过她这般激动。除了十七岁那年，他在平安夜把自己的车包在一根电线杆上。

“我不允许你这样做，迈克尔。除非我死了，不然你别想去古巴。”

“弗朗西斯卡，”托尼说，“大革命三十年前就结束了。就算菲德尔执政，古巴还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现在苏联已经解体，古美关系很可能会重新升温。我不……”

他妈妈双手叉着腰，“古巴正身陷严重的萧条。就连卡斯特罗都说是‘特殊时期’。没有人吃得饱，没有足够的石油，什么都没有。死人都被扔在大街上。你不能……”

迈克尔插话了，“你们两个，够了。现在就给我停下来。我要去。就这么多。”

他转身看看他外公。帕切利满眼遗憾地看着女儿，仿佛为她感到丢脸，非得让她体会到一般。迈克尔转身看着妈妈，“妈妈，我自己的事情我做主。另外，我想要看看你曾经住过的地方。所以我要去。”

不用再说什么，他的态度彻底改变了他妈妈。就像一根针刺破了一个膨胀的气球，她突然不再抗争了。她猛然倒地，仿佛希腊神话里的阿特拉斯擎天神，全世界的重量瞬间压在她的双肩。她准备开口的时候，他外公突然插话了。

“看到了吧，弗朗西斯卡？让他选择自己的路。”

迈克尔本以为他妈妈会再大发雷霆。他的影响力太大了，他也总

是要求别人屈从他的意志。但当他看向地上的她时，她的愤怒已经烟消云散。她的眼里只有恐惧，一种他从未见过的恐惧。

第二十四章

1991年-哈瓦那

阳光撒落在大街上，反射到金属物体上，亮晃晃地闪到迈克尔的眼睛里。他戴了全框太阳镜，但还是要眯眼才能看清楚。

他那天才刚刚来到哈瓦那。这个城市跟他想象中的差不多，更脏乱一些，有点像西班牙风格的迈阿密，被永远困在了1959年。街上没有几辆汽车，仅有的那些大多都是老爷车，雪佛兰、福特还有苏联产的拉达；成群的人耐心地在巴士站和商店门口排队；屈指可数的几个广告牌和海报不是切·格瓦拉的照片就是朗姆酒广告。

但是古巴和美国最大的区别还是在于生活节奏。这里一切都不急不慢，慢条斯理，仿佛他们都知道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好操心。当然，这里的酷热是部分原因，但是迈克尔还是强烈感受到这里没有忙碌喧嚣。不是说这里的人口没有芝加哥或者纽约那么多。这里的人口也不少，但是似乎即使排了一整天队等待配给食物，但在轮到他们之前配给就派完了，他们还是会很满意。他们顶多就解散，然后又去另一个街角的商店排队等待领取别的东西。街上也有骑自行车的人，但是没有人会急着踩脚踏板。一种非洲 - 古巴的音乐节拍悠悠飘来，周围似乎沉浸在节日的气氛里。

他在国家酒店登记入住，这也许是岛上最著名的酒店。但是他打算最多只住一夜。一半的古巴人会跟另一半的古巴人通风报信，一个陌生人，特别是一个单身男人，绝对具有新闻价值。等找到小一点的、更隐秘一点的住处，他就会搬走。古巴人称之为“私人民宿”，就是古巴版本的住宿加早餐酒店¹。它们在古巴不是合法的，至少目前还不合法，但是古巴人在求生方面总是那么富有创造力，国家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这里还有小餐馆，即“私人餐馆”，一般是私人在家里提供美味食物的餐馆。迈克尔的目标是要两个都找到，这样他就能在引起别人注意之前神不知鬼不觉地融入当地。

他是通过墨西哥来到古巴的，他从墨西哥登上了一艘从坎昆到波兰杜伦的民船。他本来计划从那里取道古巴西边的比那尔德里奥市，然后再到哈瓦那。当他晃了一下假美国护照的时候，海关官员跟他预想的一样没在上面盖章。只要是美国人到古巴，他们都会这样做。但是他们确有讯问过他。迈克尔只能不断叫他们再问一次；跟他学的西班牙语相比，古巴式西班牙语速度更快，发音也不一样。他大学的教授把它叫做“乡巴佬西班牙语”。

摸索出这里的方言特质之后，他告诉他们，他是从墨西哥坐船来到岛上的。一个海关官员开始跟他讲起1956年菲德尔回到古巴闹革命的故事。另一个官员则骄傲地说菲德尔坐的船名叫格拉玛号，现在“格拉玛”已经成了哈瓦那一份大报的名字了。迈克尔谢过他们的历史普及，然后问从比那尔德里奥省到哈瓦那的最好办法。

“以前有巴士的，”一位官员说道，“还有一趟火车。但是现在……”他说，“……谁知道呢？”他猛地伸出一个大拇指，“这就是最好的办法。找辆卡车，搭顺风车就行。”

迈克尔谢过他们，辛苦跋涉走到高速公路，终于最后找到一辆愿意捎上他的卡车。卡车后车厢堆满了其他的古巴人。他也顺便了解到，搭便车基本就是他们唯一的出行方式了。一个小时后，卡车抛锚，所以天黑之后迈克尔才赶到比那尔德里奥市。那天晚上，他在一个甘蔗地度过，悠然地看着当地农民有条不紊地用牛耕地。一直到第二天下午，他才到达哈瓦那。

他在酒店入住后洗了个澡。此时的他已经饿坏了，但是他不能在国家酒店的餐厅吃饭，那里太多耳目了，所以他决定出去散个步。他没用地图，以免引起注意，只是一路沿着马勒孔海滨大道走，然后往维达多区走去。他外公的酒店应该就在附近；他要去看看。

他走过一排带窄阳台的旧房子，这些阳台大多都快塌了，只有一些煤渣砖之类的东西强撑着。这里的破破烂烂让他想起快要奔溃的法语区。很多建筑的边角都有外延的廊柱，这样在烈日下还能有个遮荫的地方，但这些也都需要修葺。这里还有用彩蜡装饰支柱顶撑的建筑，但现在它们也被木板加固。他一边回忆多利斯式的、爱奥尼亚柱式的还有科林斯式建筑风格的异同——他觉得这些应该属于爱奥尼亚柱式，一边注意周围的环境和街上的行人。此时他察觉到，自己被跟踪了。

他慢下脚步，心知跟踪的那个人也一定会慢下来。那人到底是谁？除了他的家人，没有人知道他在这里。还有沃尔特斯——他的联系人。他是来监督迈克尔有没有干活吗？或者说那个小尾巴是古巴政府的人？特殊时期的古巴唯一没有受影响的产业就是间谍。无论经济情况如何，情报永远不可或缺。实际上，形势越坏，这种秘密工作就越繁荣昌盛。

有那么一瞬间，他差点想转过身去跟那个跟踪他的人对峙。但他转念就意识到这样太草率了——盯梢的说不定就是想从游客身上揩油的皮条客，或者就是个无名小卒。适度的多疑是一个优秀军警的标志，大概只是睡眠不足让迈克尔不安而已。

他转过街角，走到拉兰帕大街。一栋建筑上模糊的标志显示他已

经到了“古巴咖啡厅”。他一头扎了进去。要是在美国，人们一走进室内，空调的冷风就会迎面扑来。在这里，这顶多只能是幻想。迈克尔在里面还汗流浹背，他差点要发怒了。但是没有人跟着他进来，三个大顶风扇在吹着风。他决定留下来。

房间很宽敞，灯火明亮，但是涂漆已经剥落，一面墙上的裂缝从地板一直延伸到天花板。收音机里播放着慷慨激昂的古巴整风演讲，还有菲德尔对古巴和苏联日渐疏离的反应。

里面有15张桌子，只有两张坐着人。他走到柜台的时候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玻璃橱窗后的大部分架子都是空的，只有收银台后方的三只桶装着东西，二只桶装着米和大豆，还有一只装着一些炖菜。一个女人穿着一套已污迹斑斑的黄色制服站在柜台后面。他端着一个餐盘向她走去，点点头。她拿出一个盘子，舀出一些炖菜、米饭和大豆，然后把盘子放在柜台上。

“有可口可乐吗？”他用西班牙语问。

“没有。”

他环顾四周。没有自动售卖机，他看到一张小桌子上有一壶咖啡，还有一卡拉夫瓶的水。

“那你们有什么？”

“芒果汁。”

“好的，谢谢。”

他付了钱，端起餐盘走到一张桌子边。他解下背包，放到椅子旁边的地板上。饭菜是出乎意料地好吃，不到一分钟，他就狼吞虎咽一扫而光，然后又回去要了一份。第二份饭菜扫荡完之后，他开始喝起橙汁，同时环顾四周。一个褐色皮肤的老人坐在桌边，一会吸一口不带滤嘴的香烟，一会舀一叉米饭。另一张桌子上一个年轻女人在看书。

迈克尔摘下太阳镜。那老人吃的是软食物，但看起来还是要花不少功夫才能嚼得动。老人一张开嘴他就明白个中缘由了：他的牙齿几乎全都掉光了。迈克尔转移了视线。女子在刻意忽视周围的环境。她的肤色很漂亮，鼻子高耸，还有一双美丽的眼睛（从他的角度看过去的話）。她披着一头短短的棕金色头发，不禁让他想起了芭芭拉·史翠珊²，只是她略矮了些，更小巧一些。她很迷人，但是她的表情——虽然她沉浸在读书中——却散发着软硬不受的味道。

他觉得现在拿出哈瓦那的地图不会有事了，所以他往前一倾，打开背包拉链，把地图抽了出来。他一拿出地图，咖啡厅的门就打开

了。他抬头看了一眼，一个年轻男子手插进口袋里走进来。迈克尔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直跟踪他的那个人，但他似乎无所事事，这就令人起疑了。迈克尔提高了警戒。他猜那家伙大概是一个线人，也可能是这个区古巴保护革命委员会的头。该组织间谍遍布，就像一张天罗地网，国家建立这样的组织就是为了让人们互相举报邻居的行动。可能是柜台后面的那个女人打电话叫他来的。迈克尔觉得自己该走了。

他正准备起身的时候，邻桌的女人起身朝他走来。刚进门的那个家伙似乎也在往他的方向走来。两个人从不同的方向同时接近他，迈克尔被包围了。这是埋伏吗？他低声骂了一句。他的猎刀和在坎昆买的9毫米小手枪都在背包里。他正准备抓起手枪，那个女人走到了他的桌边。她被背包绊倒，手臂开始乱挥。

“天啊！这是什么？”她一边生气地哭，一边用西班牙语骂。

迈克尔跳过去扶住她。“很抱歉。请坐。”他一边说话一边弯腰抓起背包。“你受伤了吗？”

她跌坐在一张空椅上按摩她的脚踝。“不知道。”她厉声喊道，然后压低声音，“继续说话。”

迈克尔一下子领悟了，“要不要带你去看医生？或者去医院？我去找一辆的士。”然后又静了下来。

“我就是医生。”她同样低声地说。然后她用正常的音量说，“我扭伤脚了，都怪你。”她怒目而视，“你要做点什么，就把我扶出去吧。”

“当然可以，”他慢慢地扶她站起来，“你把手臂搭在我肩膀上。”

她站起来，把手臂搭在他的身上。刚刚走进来的那个男人在她摔倒的时候就停下来了，但现在大喊了出来，“小姐，我可以帮你吗？”

她开始滔滔不绝地大骂，但她的语速很快，迈克尔听不懂，只听到“笨蛋”“游客”“销售员”这些词。她转头对迈克尔说道，“把我的包拿过来。”她指了指刚才失去平衡时掉在地上的包。他照做了。

进门的那个男人站在远处，显然觉得没有什么好干涉的了。迈克尔把她领到门边，女人一只脚跟踉跄地跳了出去。他肩上背着他的书包和她的手袋，尴尬地把她领到街上。

“把我带到街角那里。”她轻轻抬起下巴，指指右边。迈克尔继续半扶半牵着她走过去。他们的身体靠得很近，他甚至可以闻到她的味道，甜甜的，有点汗味。他们转过街角，又走了半个街区。女人停了下来，转过身，迈克尔依法施为。看不到其他人。女人把脚放下来，走了几步，丝毫没有跛脚的样子。

“非常感谢。”迈克尔用西班牙语说道。

“我看那人不面善，”她研究了一下他，“你还穿着你的美国衣服，戴着你的美国帽子，这么明显的线索。”

他侧转了一下脑袋，惊讶于她竟然观察力这么敏锐。

“你自己暴露自己了。”

“啊……”他点点头，“我不知道咖啡厅会那么空。我本来打算在那里甩掉他。”

“碰到我在那里算你走运。”她冷冷说道。

“你觉得他是谁？”

“可能谁都不是。但他会跟古巴保护革命委员会的人说出你的信息。”

那他就无能为力了。他戴上太阳镜。“你真是医生？”

“嗯。但我今天不上班。”

“休假？”

“我的排班——很不固定——这些时日。”

他伸出手，“我叫米格尔。”

她握了握他的手，“卡拉·加西亚。”

他抓着她的手多握了一会儿，“好名字配美人啊。”

她把手收回来，“你对所有你绊倒的女人都这么说吗？”

“只对那些我还想再见的女人。”

她想要发怒，但眼角流露出几分顽皮。走近看，迈克尔发现她的眼睛颜色竟呈宝石绿般。

他们继续边走边聊。一个小时后迈克尔觉得他不要找一个私人旅馆了。他知道他想去哪里过夜了。

1 住宿加早餐酒店：（Bed and breakfast，缩写：B&B），是一种酒店及旅店的类型，与民宿相似；主要提供床予客人过夜及早餐供应，亦不包括早餐外的其他膳食。B&B多由普通住家的其中一两间客房作出租用途。顾客对象主要为公路过客、司机及背包客等。

2 芭芭拉·史翠珊：1942年生于纽约州纽约市布鲁克林。1962年与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签约并发表了她的第一张唱片，在1963年赢得两个格莱美奖，成为最年轻的“年度最佳专辑”大奖得主；随后她也在百老汇上出演音乐剧《妙女郎》，以其改编的影片获得奥斯卡影后桂冠，并在CBS的电视节目中获得巨大成功。

第二十五章

当晚黄昏时分，迈克尔坐在卡拉家的阳台上，望着清冷的风抽打着棕榈树叶。她的公寓位于维达多的第八街，在一座曾是私邸建筑的四层。维达多位于哈瓦那住宅区，是哈瓦那市的金融和商业区的中心地带，但这里的住宅区让迈克尔想起了芝加哥的林肯公园。可惜的是，多年前用华美西班牙风格建成的许多建筑，都已经破落到一根羽毛都能压倒的地步了。革命之后，苏联人建造的房屋也不过是丑陋的住人的盒子，毫无建筑美感。靠近前里维埃尔酒店的那栋公寓楼显得尤其突兀，与后面豪华的美式建筑极不协调。

公寓内部，卡拉的家具又古老又寒酸；电视机是廉价的苏联产品，收音机比革命还陈旧。但四周的墙壁红得喜人，只不过上面的裂缝逼入眼帘，看起来像是刚刚粉刷过一遍。她还种了不少植物，都长得十分繁茂。公寓离马勒孔海滨大道不远，迈克尔闻到空气中有一股微弱的特殊气味。

卡拉拿来两杯饮料，给了他一杯。他啜了一口，是朗姆酒和某种果汁的混合物，略带些冰凉和甜味，“你一个人住吗？”

她坐在一张椅子上，喝了一口，然后点点头，“房租不贵，都有补贴。当然了，也没什么可买的，就算有钱也没处花。”她就事论事地说道，语气中不带一分怒意或悔意。

“我知道你为国家工作，而且你是个医生，你不是应该属于收入最高的那批人吗？”

她脸上现出迷惑的表情，好像不知道该斥责他还是解释一番，“我们的薪资确实最高，每月700比索。”

迈克尔心里计算了一番，“那才35美元，你怎么过啊？”

“很多人过不下去，忍饥挨饿的人多了去了。营养不良、疾病肆虐、药物和维生素缺乏，人们患了哮喘，眼睛变盲，不孕不育，所以我才没做全职工作。我的工时被缩短了，真正工作的时候，也只能是把人们送回家里等死。”

风又吹了起来，一扇开着的门，也或者是百叶窗，嘣地响了一声，接着屋里的灯就灭了。

“混蛋！”卡拉四处走动，经常这样。”她走回来拿起饮料，又喝了一口。大街上微弱的灯光在她脸上留下一道长影，“米格尔，你是做什么的？到这里来干什么？拜访亲友吗？”

“算是吧。”

她盯着他，“咱们直话直说吧，我不喜欢废话。你别扯淡，我一下子就能看透，古巴人在这方面的直觉特别敏锐。”

迈克尔有些懊恼地前倾身体，转着杯中的饮料，“我妈妈小时候在这里住过。”

卡拉来了精神，“是吗？她来自哪个省？”

“她是美国人，她父亲在革命爆发前经营着一家酒店和赌场。”

“哪家？”

“拉佩拉。”

“我知道那家，我在那里给我父母拍过照。他们以前经常去一些特殊场合，那里可真奢华。”她笑着说道，“那家赌场现在变成了一家会议厅了，你知道吗？事实上，我……”

敲门声打断了她的话，迈克尔绷紧了神经。

她摆摆手，“别担心，可能是楼上的邻居。她可能是需要蜡烛，我有秘密储备。从诊所拿来的。”她补充道。

他放松了警惕。

她站起身，向门口走去，“你问我们怎么过的，古巴人在生存问题上很有创造力，有个说法，叫‘谋生路’。”

“谋生路？”他不解地问道。

她伸出一根手指，用另一只手打开门，他听到一个女人的低语声。

“近来吧，”卡拉说道，“我们在阳台上。”

卡拉摸索着走向屋里时，那个女人现出身来。迈克尔在暮光中看不太清楚，但他觉得她有些憔悴，头发软弱无力地搭在肩膀上。他感觉她以前美丽过，但已经是明日黄花了。

“晚上好。”他招呼道。

她张嘴一笑，露出少了两颗牙齿的牙口，“晚上好。”

卡拉拿着两根蜡烛走回来，“给你，朱莉安娜。”

“非常感谢，卡拉。”她用胳膊圈住卡拉，紧紧一抱，“你真是我的天使。”然后朝迈克尔挥挥手，走出门去。

“她气色不太好。”他说道。

卡拉拿着另一根蜡烛走到阳台上，点燃它，然后坐下，“她病了。”

“什么病？”

“你们称为艾滋病的那种。”

他深吸了一口气，“传播到这里来了？怎么……”

卡拉打断他的话，“你以为呢？游客来了，古巴女人也是迫不得已。这是‘谋生路’的办法之一。”接着，仿佛意识到自己说了些什么，她又补充道，“当然，我没有选择走那条路。”

迈克尔决定相信她，或者也许他想相信她，“她知道自己病得有多重吗？她得停止才行。”

“我叫她回卡马圭的家，但她父母说她令他们蒙羞，不再认她这个女儿。”她的声调扬起，似乎濒临绝望，“我无能为力，我们连最基本的抗生素都没有。”

“对不起。”他低声说道。

卡拉眨了几下眼，似乎眨眼就能掩盖一切，或者她可能是在忍住不哭。接着，她清清喉咙，“你之前说，你来这里……因为何事？”

迈克尔顺着她的话头说道，“来看看我妈妈住过的地方。他们搬到酒店之前在米拉马尔有房子。”

“你爸爸，他是意大利人？”

“嗯。”

“他也住在这儿吗？”

“没，我们……呃……这不重要。”

“我懂了。”这一次她接过他的话头，“你住哪里？”

“我的行李在国家酒店。”

她任由沉默蔓延，眼神有些冷酷，然后说道，“你来这里究竟做什么？”

迈克尔昂起头，像一个被老师惩罚的学生，他不想撒谎，“我来找一个人。”

他从烛光中看到她的前额皱起几条深深的褶皱，仿佛要做出决定。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心里无比希望这个决定对他有利。

“好吧。我明白你还没打算告诉我真相。理解。别告诉我，但丑话

说在前头，我最受不了欺骗。永远别对我撒谎，好吗？连——用你们的话怎么说来着——善意的谎言也不行。”

他点点头。她一动不动地看着他的脸。她是在邀约吗？

她仿佛看透了他的想法，补充道，“现在，去酒店把你的行李拿回来，如何？”

第二天早上，一缕阳光给朵朵云彩抹上了玫瑰红和金黄色，迈克尔和卡拉在喝咖啡。在阳光下，从阳台上望去，入眼的大多是其他密集的建筑，建筑后面的海湾一角增添了几分情趣。

“这是这个月最后的一点咖啡了。”卡拉叮当一声把杯子放到茶碟上。

“我妈妈喜欢喝古巴咖啡，”迈克尔说道，“也许我能弄一些来。”

她哈哈一笑，“那你得变成魔术师才行。附近只有黑市才能买到咖啡，而且比金子还贵。”她站起身，身上只穿着一件皱不拉几的美国产体恤衫。迈克尔想象着她衣服下的曲线——他昨晚谙熟的曲线。

但卡拉一本正经地说道，“我该换衣服了。我在联合诊所工作到七点下班。”

“诊所在哪儿？”

她指指阳台外面的左边，“几个街区之外，离兰帕大街不远，在一座布满壁画的旧建筑里。你有什么打算？”

“我估计会先去找要联系的那个人吧。”他也站起身，“他是军人，曾在安哥拉待过。你知道这里招待士兵的酒吧或私人饭店吗？”

她皱了皱眉。他喜欢她眉毛一挑，有想法之后又舒展开的样子。“跟我共事的一个医生曾在安哥拉待过。跟我来，咱们去问问他。”

第二十六章

在哈瓦那唐人街的入口处，迈克尔跳下了出租车。这种出租车介于人力车和高尔夫手推车之间，其差别就在于蹬车的人在前边，在这个犯油荒的首都，这些交通工具随处可见。这肯定就是卡拉说的“谋生路”了，他心想。

他用比索付了出租车费——车费和小费加起来相当于1美金，随后走进拱形大门入口。他之前一直不知道哈瓦那还有一个唐人街。说实在的，这感觉太奇怪了。中国人是怎么来到古巴的？什么时候的事？最重要的是，为什么呢？他站在门边仔细观察着唐人街。仿佛就在这一眨眼间，他就回到了芝加哥。这里的唐人街入口是灰色的，芝加哥是红色的；这里的寺庙屋顶是金色的，芝加哥是绿色的；但是除此之外，他感觉自己是站在芝加哥舍麦路和永活街的唐人街，而不是古巴的唐人街。

他穿过拱形大门，沿街走下去。那天早上，他去诊所见了卡拉的医生朋友——马里奥。马里奥在安哥拉待过两年，他知道军官们会去米拉马尔海景区的一个私人餐馆吃饭，但是只有上校或以上级别的人物才能进去。维达多区还有一家哈瓦那自由酒店。菲德尔的士兵占领哈瓦那之后，他们曾经在这里住过几天；迈克尔还是有可能在那附近找到一两个士兵的。除此之外，马里奥说，他在唐人街遇到过一些军官——他觉得其中一个住在一家餐馆上面。

卡拉的公寓离米拉马尔海景区的餐馆和自由酒店不远，所以他决定先来唐人街找找看。他一路逛下来，发现这里的中国商店跟芝加哥的一样——货架上堆满货物，油腻味和辣椒味随处可见，还混着一股熟烂了的水果甜腻味。各个门头挂着同样的红色灯笼，商店里销售着同样的廉价商品。令他惊奇的是，在这里的唐人街，非洲裔古巴人比中国人多多了，而且这些中国人说着西班牙语，他们仿佛也已经失去了亚洲人的面貌特征。兴许由于多代通婚，迈克尔觉得他们的脸好像一张张被盖过太多印的墨汁邮票。

马里奥记不起他遇到那些士兵的餐馆名字，但他觉得应该是在第一条街半路转右处。另外，那里还卖意大利食物。想想古巴唐人街里竟然有一家意大利餐馆，迈克尔就觉得好搞笑。他在街角处转弯。这是一条很窄的小街，一辆小汽车恐怕都很难开进来，更别说一辆供应餐厅食物的卡车了。

不过，沿街走了大约一半，他看到一面旗子竖在一处楼房的二楼处，在微风中飘扬。大写的“*La Traviata*”（茶花女）字母印在一面红

白绿相交的旗子上。迈克尔打开侧门，爬了一小段楼梯。餐厅的门微开着，他挤了进去。

一个卷黑发、棕色皮肤的女人正在摆桌子。她看起来有点像亚洲人，又有点像拉美人。她生气地盯着他。

“过一个小时我们才开门。”

他盯着她正在铺的桌布：黄色，沾满污迹，就是一块破布。“我不是来吃饭的。我来找人。”

女人的神色紧张起来。迈克尔好奇她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呢。然后，她仿佛决定主动出击，而不是屈从陌生人的要求，她眯着眼睛，绷紧声音，“美国人，是吧？你想干什么？”

迈克尔没有退缩，“这里住着一个驻扎过安哥拉的军官。我要跟他谈谈。”

“为什么？”

“个人私事。”

她的眼神变狡猾起来，“没有这样的人。”

迈克尔决定加大赌注，“但是我们约好了见面的。”

疑惑游离在她的脸上，迈克尔压住了笑意。现在她半信半疑，这正是他想要的。

她回头看了一眼，好像在数房间里的家当，防止他偷东西。“等着。”她低头走过门槛，又爬了一截楼梯。

迈克尔挑了一张桌子面对着门坐下来，防止有什么问题出现。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他用手指敲着桌子。

过了一会，他听见楼上的吵闹声。一个男人在骂，“我不认识什么天杀的美国人！这是一个陷阱！”女人则反驳说，“他说认识你。”迈克尔听到有人哼了一声。一阵大吼大叫后，那男的开始直接骂那个女人。没有回应，但是过了又一会，楼梯里传来嗒嗒的脚步声。光听脚步声，应该是女人。然后又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传来。

女人冲进房间里。她没有看迈克尔，消失在厨房里。一个男人跟在她身后走进来，看起来他才刚睡醒。他是一个中年男人，皮肤黝黑，看起来好久没有刮胡子。他浓密的头发斑白了不少，黄色打底衫下露出一撮胸毛。他随便抓了一条裤子穿着。尽管这样，他看起来却有点像《欲望号街车》里老年版的马龙·白兰度。

他的眼睛布满血丝，盯着迈克尔，“你是谁？你他妈的在这里干

嘛？”

“我叫米格尔·德卢卡。我们之前其实没有见过面。我道歉。但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方式能见到你。我在找一个人，据说也许你能帮我。”

男人低声骂了几句——迈克尔没听清——然后用手掌揉搓着下巴的胡子。他走到房间另一头的吧台，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朗姆酒。他打量着迈克尔，“我能得到什么好处？”

迈克尔心里暗笑，“25块，美元。”

男人把朗姆酒一口喝尽，又倒了一杯，“50美元。”

迈克尔装作考虑的样子，然后说道，“如果你的信息有用的话……可以。”

男人又哼了一声，好像意识到他本来可以再榨取50美元一样，他勾了勾手指，示意拿钱来。

迈克尔走上去，从皮夹子里抽出一张50美元，递给他。

男人看起来还是满意，“说吧？”

“我在找一位军官，他在1988年和1989年曾经驻扎在安哥拉。”

男人又开骂了。“安哥拉那么大。随时都有至少五万个古巴人驻扎在那里。他叫什么名字？”

“路易斯·佩雷斯。”

“他派驻在哪里？”

“卢卡帕。”

他的脸上露出熟悉的神情，“北隆达省。”

迈克尔点点头，暗暗祈祷他能帮上忙。

“太糟糕了。我没去过那边。”

迈克尔压住失望之情，“那你去过哪里？”

“去过南方。圭托夸纳瓦莱。最后一场战斗的时候我在那里。”

他这线放得还真长，迈克尔心想。

男人叫厨房里的女人，她拿着一支蒙特克里斯托雪茄走出来。“再来一支。”他下令道。她折返回去，拿了另一支出来。他示意她把雪茄递给迈克尔。“这可是真的好东西，美国佬。可不是你们美国佬的那些冒牌货。”

迈克尔点点头以示感谢，接过男人递过来的火柴。

他们安静地抽了半刻烟。他开口说道，“你为什么要找这个人？”

“他身上有一样属于我的东西。”

男人诡秘地笑了笑，“这些日子古巴人可没什么值钱东西。”

“这么说吧，它有——情感——价值。”

男人侧过头来，“你是中情局的？”

迈克尔差点笑出来，“不是。”这倒是实话。

“黑手党？”

“跟这些没关系。”

男人看起来并不相信迈克尔，但他还在抽雪茄。迈克尔心想，他表面上已经没有敌意了，进展很好。实际上，看着卷曲上升的雪茄烟，迈克尔想起了外公。

男人的眼神仿佛在计算什么。“我可能认识一些驻扎在北方的
人。”

“真的吗？”

男人点点头。

“我怎么知道你带的路是对的？像你说的，安哥拉的士兵可不
少。”

“随便你。你不想要？雪茄给你，你走。”

迈克尔打量了一下男人，然后把雪茄放在烟灰缸里，又拿出一张
十美元放到男人手里。很可能这又是他放的一次长线。男人用手指夹
着钱，眉毛抬了一下。迈克尔又抽出一张二十美元。

男人点点头，把钱攥在手里。“有这么一个人。我们从卢旺达一起
飞回来。他驻扎在北方。”

迈克尔的心跳不禁加速，“他叫什么名字？”

“名字我不知道。他在哈瓦那旧城开了一家小店，一家打印店，在
一个仓库里，在大教堂附近。当然，也有可能他关门了。现在的经
济，你知道的。”

迈克尔把雪茄掐灭。他不知道男人说的是不是真的，也不知道走
了之后，男人的鼻子会不会像匹诺曹那样变得老长。但是话说回来，
他没有选择，这是他唯一的线索。他对着男人点点头，朝门边走去。

第二十七章

当天下午，迈克尔乘着自行车的士前往哈瓦那旧城，车把手上反射着火辣辣的热带阳光。去过唐人街的意大利餐馆——唐人街与意大利结合在他眼里就是一个永远讽刺的矛盾体——之后，他招手叫住了另一辆自行车的士，这辆车会把他载到另一个哈瓦那——不是马勒孔海滨大道的哈瓦那，也不是卡拉的公寓所在的那个哈瓦那。哈瓦那旧城的离港口特别近的那一部分，几乎就是一个贫民窟。街道年久失修，各种换洗衣服搭在了院子里，电话线私拉乱扯，怪不得古巴的电话系统这么不可靠。

迈克尔问了车费后，瞬间被车夫说的价格震住了，因为车费还不到两美元。他给了那个家伙一笔慷慨的小费。车夫的眼睛都瞪圆了，尔后把钱塞进口里。迈克尔希望那个家伙一家人晚上能够吃一顿饱饭。

走下的士的时候，迈克尔拉出地图。唐人街的那个军官说商店就在圣基道霍大教堂附近。迈克尔随即动身前往。一路往哈瓦那旧城的深处走去，他绕过了许多狭窄的鹅卵石小路，还有古巴被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建筑。最后他终于来到了一个宽敞的广场。

大教堂耸立在他的面前。他站在教堂前，仔细地研究其优雅的巴洛克石面装饰，还有两个不对称的尖塔。他心里想，一些人真有幽默感。他记得妈妈曾说过，她以前在里面点过蜡烛，所以他走了进去。里面没有人，只有大理石地板和花岗岩支柱，还有冷酷得让人噤声的微弧拱廊。他绕过教堂正厅，不禁赞叹这华美的雕刻和艺术装饰。显然，教堂的后部，就在他进来的那个门旁边，是一张摆满祈愿蜡烛的神台。

他走出教堂向右拐。一想到母亲曾经走过这些同样的街道，他心中便有一种异常古怪的感觉。她那时在这里做什么呢？她那时和谁在一起？离广场300米左右的地方坐落着一个小小的咖啡馆，他感觉自己应该停下来喝一杯。他刚想走过去，然后突然想起还有任务在身，咖啡得靠边站了。

他沿着原路走回广场，绕着它的边缘走了一圈。广场附近的建筑并不像教堂一般华美，也没有保存得那么好；准确来说，大多数楼看起来都是脏兮破旧。迈克尔仔细盯着广场一角的一个区域望去。它小得都不能被叫做一条街，更像一个隐秘的小巷，或者说是一个凹槽。巷尾处突然冒出一栋三层建筑，两边大门打开，那有可能是一个仓库的入口。

是这里吗？

迈克尔悄悄地走过去。大门以前被涂成过白色，但是跟哈瓦那的其他东西一样，油漆已经大部剥落。他抬头往上看。屋檐凹陷进去，整栋楼都没有窗户。他四处探看，发现两扇门的左边旁边有一条狭窄的走道。他走了过去。深色的影子使眼前的视线都模糊了，但是往前走20米左右就到了一个院子，院子四周则是破旧的楼房。一家房子的二楼阳台上站着一个黑皮肤的女人，她穿着白色长袍包着头巾盯着他看。他们目光相会的那一瞬间，她就迅速消失了，迈克尔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现幻觉了。这闹的到底哪一出？

他原路返回仓库的大门，耳朵贴着墙壁仔细听。里面传出刺耳的爵士音乐声，但时不时还有一个高分贝的哀嚎声传出，断断续续地此起彼伏。迈克尔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防止自己要紧急撤离；然后他从背包里拿出自己的9毫米手枪，拉出衬衫，把枪别到腰带上。

他走近门边，敲了一下，然后静静等待。

无人应门。

他一点都不惊讶；如果里面有人，那台收音机（也可能是其他杂七杂八的机器）的声音肯定掩过他的敲门声。他抓起一个门把手。它一下子就转过来了，门打开了。他好奇地往里面探探头。

一个灯泡在天花板上摇颤，照得屋里昏黄，但门口的斜缝也透了一点光进来。水泥地板上满是蜘蛛网似的裂缝，说明这个地方曾经肯定是一个工厂。斑驳空白的墙壁上四处钉着钉子，各种各样的线在墙壁上拉缠乱绕。一根电线连着一个立式电扇，它嘶哑地咿呀作响，制造了不少噪音。

车间后面站着两个男人，他们躬身站在一台看似老式印刷机的机器前面。一个鼓轮连着一个精致的金属框架，两个巨轮牵带着滚动转动。他们背对着迈克尔，但是他们看起来应该五十好几了，可能还更老一点。其中一个头发都几乎掉光了，下巴懒懒地下垂。另外一个则拖着一串油腻的灰发。两个人的打底衫都被汗浸湿了，各自拖着一条宽松短裤。那个秃顶男走到墙边，插上根电线，迈克尔刚才听到的高分贝哀嚎声又开始了。转轮大概动了三下又停了下来。

“狗屁东西！”一个男人拍打着它骂道。

二人一直沉浸在印刷机的作业——或者说不作业——当中，都没有注意到迈克尔，所以他又敲了一下门，但这次是在里面敲。

“早上好，先生们。”他用西班牙语说道。

二人转过身来看了一下他。秃顶男皱起眉头，有头发的那个男人

则几分不悦地张开嘴。两个人都没有回答。

迈克尔继续用西班牙语说，“唐人街有位前任军官告诉我说，这家工厂的主人以前在安哥拉北部服役。”

秃顶男的眉头皱得更深了，他跟另外一个人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个人就像看到外星人一样盯着迈克尔。

迈克尔坚持说道，“我在找一个人，一个两年前驻扎在卢卡帕的上校。”

两个人又交换了一下眼神。秃顶男摸了摸下巴，他的胡子至少有三天没刮了。“你他妈的是谁啊？”他问道。

迈克尔在路上就编好故事了，“我以前也在安哥拉。但我不是士兵，而是一个医生。”

那个秃顶厚下巴的男人皱了皱眉，“在哪里？”

“栋多。”

“地狱啊，那个地方。但整个国家都是啦。”

迈克尔点点头以示赞同。“那你是这家……工厂的主人？”

秃顶男笑了，笑声空洞刺耳，“这鬼地方你也叫工厂？”他摆摆手，“没有灯，没有电，没有钱。”他摇摇头，“还有，它不是我的。”

当然不是他的，迈克尔心想。一切都属于国家了。他想笑笑就把错误掩饰过去，但是第二个男人一直在仔细观察他。他插话了，“那你找的这个上校是谁？”

迈克尔转向他说，“他叫路易斯·佩雷斯。”

“那你又是谁？”他的眼神好像开始算计了。

“我叫迈克尔·德卢卡。”

“德卢卡？意大利佬？”

“我父亲是意大利人，我母亲是古巴人，”迈克尔撒谎道，“她在59年差点就离开古巴，后来又改变了主意。我父亲是一个水手，”他说道，“但我不认识他。”

第二个男人的眼睛眯了起来，“你找这个上校干什么？”

“他手头上有我要的信息。”

男人的脸色一黑，一阵狂风——或者是风扇的缘故——把烧焦的橡胶气味刮进房间里。

迈克尔知道这两个人并不买他的账。他们应该在怀疑他是不是古巴保护革命委员会的人，又或者是秘密警察。他在想他们会不会打算抓住他，虽然他对此并不是很担心。他才三十二岁，训练有素，还带着武器。他们两个快是中老年人了，大腹便便的，他们挥拳的速度大概跟羊有得一拼吧。但是，他们可能还有身手好的朋友藏在角落里，他还是应该装得镇定自若。毕竟，他们不用相信他的故事；他们只需要知道他不是一个威胁。

“这个——上校——有你要的什么信息？”

迈克尔环顾了下车间，好像在找监听器或者其他的监视设备，“隔墙有耳，小心为上。但这不是什么犯法的事，跟政治也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这个人在安哥拉见到了一点东西，但那样东西对我很重要。”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说道，“你们给我提供信息，我会给你们报酬。”

第二个男人哼了一声，“我猜也是这样。你的口音不像古巴人，也不是墨西哥人。你是美国人？”

迈克尔没有回答。他们可能猜他是中情局的人，但就算如此，他能感觉到他们在考虑他开出的条件。

最后那个秃顶男说话了，“多少钱？”

迈克尔侧转脑袋，“这就得看你能不能找到他了。”

“你给美金啊？”

“如果你想的话。”

两个男人又交换了一下眼神，第二个男人放下了手臂。这是一个信号。

厚下巴男人又摸了一下下巴，“我帮你打听。”他终于说道，“但是现在的人——你也知道这里的规矩——他们可不会轻易说话。”

迈克尔点点头，“那要多少才能让他们松口？”

他们讨价还价了一番，终于达成了一致。这可比迈克尔预期的价格要高。但话说回来，古巴世道并不好。他不情愿地掏钱出来的时候，他丝毫不怀疑自己肯定被坑了。

“后天再回来。星期五。可能到时候我能给你一点信息。”

“那如果你没有呢？”

那男人舔了舔嘴唇，然后龇牙一笑，“那就当你为革命事业做了贡献啦。”

那天晚上，在卡拉的公寓里，迈克尔说，“我们去吃晚饭吧。我带你去旧城区的私人餐馆吃饭。”

卡拉正在换下工作服。她纽扣半开，停来说，“不要。”

“为什么不要啊？”

“这可不是什么好主意啊。”

“有什么问题呢？”

她脱下衬衫，换上T恤衫和短裤。她转身看向迈克尔，双手插在腰间，“你们这些美国人！你们觉得你们只要来我们的国家，炫耀炫耀美金票子，我们就会卑躬屈膝为你们服务，任由你们差遣。”

迈克尔惊诧地后退了一步，“只是一顿晚餐而已，卡拉。我要.....感谢你收留我。”

她的脖子开始迅速烧红起来，她用手捋了捋她的短短的棕黄色头发。迈克尔不知道该说什么。此刻她内心冒出的愤怒却让她变得更迷人了。穿着短裤T恤的她，头发后拨的她，更添几分性感。她也一定感应到了他的想法，于是大阵仗地转身踏进了客厅。

“你想一想，米格尔，”她侧转肩膀说道，“私人餐厅是给外国游客和那些高级政府官员去的。要是他们发现我就是个无名小人，再说只要我一开口，他们肯定听得出我的哈瓦那口音，他们就会举报我。”

“举报你什么？因为你跟一个朋友吃了顿晚餐？”

“跟一个到处炫富的外国人厮混。严格来说，私人餐馆还是非法的。至少对于古巴人来说是这样。有人会告诉那个区域古巴保护革命委员会的人，说他们在那里看到我了。收到报告的人又会告诉我那个区的古巴保护革命委员会，然后他们会开始监视我。谁知道呢？说不定他们现在已经在监视我了。谁的事都别想逃得出他们的掌心。”她转身看着他，“所以说这不是什么好主意。”

迈克尔有点沮丧地摊了摊手。住在古巴有太多的不便，其中一个就是没落的经济。这里的人怎么能在这么压抑的环境中生存？他靠近卡拉，想把她搂在怀里。

但她退后了一步，“你为什么要玩这些欺骗的小伎俩啊？”

“欺骗什么？”

“你到底是谁，米格尔·德卢卡？”她的眼神满是怒火。

“一个关心你的男人。”

她哼了一声，“废话，狗屁。我们才刚刚认识。我们在床上倒是玩得很开心。就这么多。我不是什么蠢人。”

迈克尔吃惊地退后了一步。他压低了一声，“我从来没有想过你是蠢人。但你最好不要知道我在干什么。”

“你是中情局的人？还是联邦调查局的？又或者是黑帮？你要是这些人，他们肯定会发现的。保护革命委员会……警察……”她的声调温柔了下来，但是额头上还是写满了“忧虑”两个字。“我敢肯定他们已经开始注意你了。我真是个傻瓜大笨蛋。我一开始就不应该让你留下来。”

他清了清嗓子，“卡拉，我不是中情局的人，也不是联邦调查局的。我来是有任务在身。时机适合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他停顿了一下，“你看，我理解你的忧虑。但如果我们不能去私人餐馆的话，你能不能带我们去一个更‘合适’的地方？我想请你吃晚饭。”

他们最后去了一个小小的古巴咖啡厅。那里桌椅摇晃，铺着油地毯的地板已经剥落几分。墙上钉着一块卡片菜单，上面有大豆米饭搭一两块猪肉，或者大豆米板搭一块鸡肉。迈克尔选了猪肉，卡拉则选了鸡肉。

“他们以前还有‘老衣服’的。”卡拉伤感地说。

“这是什么？”迈克尔问道。

“是一道炖菜。羊肉或者牛肉，搭着辣椒、西红柿、洋葱和大蒜慢炖。非常丰富。”那一刻她梦幻地想象着，但是很快她又回到了现实，“但它现在还开张就算我们走运的了。”

“我敢打赌他的确走运。”迈克尔指了指此刻正在邻桌收盘子的店主。这里的菜品种类少得可怜，座位却几乎满了。

当他们的食物上来的时候，他就明白了。食物很棒：慷慨的分量，上等的手艺，香料四溢，还有辣味醉人。

迈克尔看着卡拉把食物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他知道食物在古巴是稀有物品，特殊时期古巴人平均瘦了二十磅，特别是哈瓦那的居民，因为这里的可耕农田极度稀少。人们在屋顶上种水果蔬菜，只要能开采得了的田块都没有放过，但还是要花费不少心血才能自给自足。令迈克尔高兴的是，至少今天卡拉能够填饱肚子。

吃完饭已经过了十一点，他们蜿蜒穿过哈瓦那旧城狭小的鹅卵石小径。天色已晚，街上还是人山人海。商店都还没有关门，虽然他们

的货架上也没有什么好卖的。黑白皮肤的皮条客、妓女都在推销他们的货，还有不少在讨食的流浪狗。一阵微风吹来，廉价香水混杂着麝香汗味还有体臭味飘了过来，处处都是音乐：吉他艺人，歌手，还有各种打击乐器演奏者。

尽管处处是节日气氛，但显然人人都在寻求施舍或“谋生路”。这让迈克尔想起以前读到的魏玛共和国末期德国的情况，那时候的派对庆祝都逐渐变得绝望、被迫和空洞。但是古巴也不总是这样的。三十年前，他的母亲就走过哈瓦那旧城的大街小巷，那时候的古巴还正当繁荣。他在想妈妈看到现在的古巴会作何感想。

吃饱了的卡拉的幽默感此刻似乎也恢复了。她顽皮地转身看着他说，“我有一个想法。”

“什么想法？”

“你很快就知道了。”她带着他转过街角，走过一个狭窄的小巷。她领着迈克尔在各个小巷蜿蜒穿行，直到把迈克尔搞得完全分不清方位。最后她在一条窄巷的中间停了下来。阵阵香味从一扇门里飘散出来。

卡拉把头伸进去，跟一个人说了几句。片刻过后，她招呼迈克尔过去。

走到门口就没有风了，迈克尔走进一个房间，里面堆满了各种家具、垃圾还有低俗的艺术，他觉得自己要被逼出幽闭症恐惧症了。房间的中间立着一张小小的铺着桌布的桌子，一个硕大的非洲裔女人穿着白色衣服戴着白色头巾坐在前面。她手臂和耳朵上的首饰叮当作响，双唇赤红，衬得她的牙齿像她的袍子一样雪白。迈克尔眨了眨眼。这不是他在大教堂附近的那个院子里看到的女人，但说不定是她的姐姐。

“过来，米格尔。叶琳娜可以预言你的任务能否成功。”

他犹豫了一下。许多古巴人成群涌到桑蒂利亚教祭司那里问询关于健康、情感、财政方面的事。这是一种结合伏都教、天主教还有非洲宗教的混合体，桑蒂利亚教祭司最著名的就是他们的预言未来的能力。他们是古巴版的吉普赛人，只不过正逐渐被算命机所取代，就像在科尼岛¹的吉普赛人一样。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诈骗。

女祭司叶琳娜一定是察觉到了他的犹豫，便朝他露出了一个大大的微笑。她少了两颗牙齿。“过来，我的孩子，”她用西班牙语说，“坐。”

迈克尔坐了下来。他告诉自己这么做只是为了让卡拉高兴，特别

是因为他们刚才还在吵架。

“你不想来这里吧？你过来只是因为你的女人。”

他大吃一惊。有那么明显吗？

叶琳娜为他的不安笑了，她站起来，走到另外一张铺着桌布和珠子的小桌子边。两根蜡烛立于其上，仿佛桌子就是一个小神坛。叶琳娜点亮蜡烛，开始念词颂歌，用手不断地画圆。迈克尔以前跟一个犹太女孩约会过，看过她的妈妈在星期五晚上祷告的时候也会这样做。

她拾起神坛上的一个小袋，回到迈克尔身边坐下来。她打开小袋，把十二个蛋壳形状闪闪发光的贝壳摆放在桌子上。她再次开始唱诵。然后她移动了几个贝壳开始研究它们，然后再移动几个。她抬头看着迈克尔，然后用一种他不懂的语言低声自言自语。

“你在干什么？”他问道。

“我在请奥里沙圣人和信徒。”她停顿了一下。“你知道圣人是谁。我看得出来。”

她知道他是天主教徒。那又怎样？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是啊。或者说曾经是。

她又移动了几个贝壳，然后抬头再次看着迈克尔，“你在恋爱方面十分走运。”她偷偷地看了看卡拉，然后笑着说，“实际上，你已经遇到了生命中的真爱。”

这是她们的标准说词啊。

她向下看了一眼贝壳，“你来古巴找一样东西。还有一个人。”

这也简单之至吧。他穿的衣服不破不烂，她靠猜也能知道他是一个外国人。

她继续看看贝壳，“你在金钱方面无忧。实际上，你身边的一个人……会带给你更大的财富。很快。”

那个人可能是他的妈妈，或者父亲，或者是外公。他们都是有钱人。

她重新排列一个贝壳，迈克尔突然听到一声喘气。那个女人坐回她的椅子上，然后抬头看着他。她的笑容消失不见了。

“怎么了？”迈克尔问道。

她瞥了一眼卡拉。迈克尔转过身来。卡拉的脸上写着恐惧。

他再转身看叶琳娜，“到底是什么，天杀的？”

她飞速地用西班牙语跟卡拉说。

“我不想 忽视它”，他说。为了确保她知道他明白了，再说了一遍，“我想知道。”

叶琳娜眉头一皱，卡拉的脸红了。

“我道歉，米格尔。”卡拉说道。她示意女人继续说。

这个女人用舌头舔舔嘴唇，一抹口红被刮到了牙齿上。“你会见到你来古巴寻找的那个人。很快。这个人有你想要寻找的答案。”

迈克尔倾了一下头，“那些答案是什么？”他怀疑地问道。

“这我就知道了。”

“好吧，听起来挺像那么回事。”他说道，心里想着他可浪费了几美金。

叶琳娜和卡拉一起研究贝壳，然后交换了一下眼色。

“你们两个在互相看什么？”迈克尔问道。

叶琳娜犹豫了一下，“因为之后你可能会决定你不想知道那些答案。”

“为什么不？”

她把手指并拢放在桌子上，“因为贝壳说那个答案带来的可能是你的末日。”

¹ 科尼岛：位于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半岛，原本为一座海岛，其面向大西洋的海滩是美国知名的休闲娱乐区域。

第二十八章

周五下午，迈克尔回到了哈瓦那旧城区的那间仓库。天气比第一次来的时候更热，虽有电扇吹着，他依然觉得像踏入了炼狱。汗水沿着脖子流淌下来，衬衫贴到了背上。收音机里没放音乐，只传出棒球赛的喧闹声和电波声。他记得妈妈告诉过他，古巴人爱自己的棒球。菲德尔本人就曾经当过职业棒球手，事实上，许多古巴人声称这里就是棒球的发明地。

两人还像他第一次来的时候那样站在同一个位置，双下巴秃顶男和他头发花白的伙伴弓着腰看着报纸。不知情的人可能会以为面前的两人是静物画，不过，当他这一次敲门的时候，那两人点了点头，似乎在等他来一般。

“欢迎回来，德卢卡先生。”秃顶男说道，“哈瓦那招待得还算周到吧？”

“无可挑剔。”那家伙是想搞好关系，和他前一次的冷漠相比，这显得有些古怪。迈克尔提高了警惕。

“朋友，你从美国的哪里来？”

有些不对劲。迈克尔眯着眼睛说道，“问这干什么？”

秃顶男神经兮兮地笑着说道，“好奇而已。我在迈阿密有几个表亲，不过在纽约和芝加哥也认识些人。”

迈克尔笑道，“古巴难民在我国通常会得到优厚待遇。”

“我也听说了。”

迈克尔环顾四周，仓库和上次一样昏暗，没什么不同之处。警惕为上。“所以呢？”

秃顶男摊摊手，“啊……遗憾，非常遗憾。我尽力了，但是找不到战争期间曾在卢卡帕或栋多待过的人。我问了很多，”他使劲点着头，仿佛点头能证实他的苦劳，“但是没人驻扎在那么靠北的地方。”

“也许你还没尽全力。”迈克尔搓着大拇指和其他手指，做出全球通用的暗示钱的动作。

那人装出受到侮辱的样子，“先生，我们古巴人还没到绝望到那种地步。我试了，失败了，对不起。”

迈克尔只得重头再来，或许要回到卡拉的朋友几天前推荐的那家酒店，或者彻底改变方针。

另一个男人稍微瞟了一眼仓库的内侧，又转向迈克尔，迈克尔看在眼里。

“你会在哈瓦那停留多久？”

“不知道。”

秃顶男插话道，“好，如果我的线人有了消息，怎么联系你？”

迈克尔想了想，那天他说自己是个医生，“我在维达多的社区诊所帮忙。如果我不在那儿的话，留个口信，他们会传达给我。”

“好。再次对未能找到你的……朋友表示抱歉，但别放弃希望，古巴万事无定论。”

迈克尔走后，路易斯·佩雷斯从暗处走了出来。仅看一眼，他就知道了迈克尔的身份——就像年轻时的他和弗朗西斯卡的结合体，黑色眼睛、直挺的鼻子和高颧骨都那么相似，就连他笔直的站姿，头向一边略微倾斜，都和她很像。然而料想不到的是，看到自己的儿子，一股袭遍全身的悲伤竟汹涌而来；这种感情那么自然，仿佛弗朗西斯卡昨天才被掳走，而非30年前。他想抹去迈克尔的现身堆叠出的影像，却做不到。

两人的脸上充满好奇，“怎么了？”头发花白的人说道，“你认识这个人吗？”

路易斯努力集中精神。他儿子来古巴做什么？是弗朗西斯卡叫他来的吗？她在传达什么信息吗？如果不是她叫他来的，还会有谁？他脑子里衡量着各种可能性，但出于谨慎，他没说出自己的想法。双下巴秃顶男听命于他，但路易斯不信任任何人。

“多谢了，士官，谢谢你联系了我。卢卡帕一别，好久没见了，吧？”

秃顶男点点头，“他提到栋多的时候，我就觉得该找找你。”

路易斯点头回应道，“这么做很对。目前的情形很微妙。只可惜，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从没见过他，无论是在安哥拉，还是在这里，哪里都没见过他。”

秃顶男昂起头，“可他很确定他认识你啊。”

路易斯摊了一下手，“那也改变不了事实，恐怕他要长途跋涉劳而

无获了。”

第二十九章

迈克尔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才帮卡拉取到她的当月食物配给。幸运的是，他分到了一个从卡马圭省运来的瘦骨如柴的鸡和几棵新鲜蔬菜。他按照卡拉的指示，把鸡宰了，给蔬菜去皮，把所有的材料放在锅里炖。他做的晚餐味道还不错。晚饭后，他们出去散步。

与往常一样，马勒孔海滨大道人山人海：穿着破烂衣裳和没有鞋带的运动鞋的小男孩，穿着紧身短裤和坎肩的妓女，街头卖艺的音乐人。他们的蜡烛摆在岩石上，散发出一丝柔和的烛光。卡拉说，这些人大多住在防波堤的另一端。夜幕降临，笼罩了绝望，各种黑暗的污迹漂浮在海面上。

“那些是什么？”迈克尔指着远方问道。

“轮胎，”卡拉回答道，“人们把拖拉机轮胎的内胎捆绑起来，在上面扔一块木板，就可以用来做渔船。”

“拖拉机轮胎？”

“这些拖拉机再也不能用来耕作了，至少这样还有点利用价值。”

又是一个“谋生路”的办法，迈克尔悲伤地想着。他看着渔民把轮胎划出港湾，“毁灭……就在这里。”

“你说什么？”卡拉问道。

“还记得那个用贝壳占卜的桑蒂利亚教女祭司说的话吗？”

“当然。但你说的毁灭是什么意思？”

“皮条客、妓女、轮胎船渔民……这些人之前可能是老师、工程师、技术人员，但是现在……”他渐渐说不下去了。“你的家人在哪里？”他问道。

“我爸爸生病了，所以我父母回古巴地圣地亚哥了。他们是那里人，那里还有其他亲戚可以帮他们。”她突然安静下来，“他得了癌症。”她补充道。

“但是你留在这里？”

“我有我的工作。还有公寓。至少暂时是这样。”

“‘暂时’是什么意思？”

“这套房子原来的主人30年前离开了古巴。他儿子是我妈妈的一个

朋友，我父母就搬了进来当“看守人”。当然，现在房子是国有的了，他们可以随时收回去。”

“但是他们没有收回？”

“很可能因为我是个医生吧。”她哼着鼻子说道，“至少还有点用。”

“如果他们有一天把它收走了呢？你要怎么办？你会去哪里呢？”

“我会‘谋生路’。”她停了一下，“不要再提不开心的事了。”卡拉笑着说，“来吧，我们去拉佩拉，你可以去看看你妈妈以前住的地方。”

拉佩拉之旅甜中带涩。拉佩拉现在成了一个会议中心，大门紧锁着，他们进不去，只能通过玻璃大门往里看。迈克尔看到一个宽敞的大厅，这里装饰满了落地镜子和许多枝形吊灯。卡拉说这是哈瓦那第一批全空调覆盖的度假酒店之一。

迈克尔想象着三十年前，它一定是哈瓦那度假酒店的一颗珍宝——确切地说，最闪亮的明珠。他又开始好奇母亲以前的生活了。她在这里住了将近十五年，她是在这里长大。她离开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她有没有后悔过呢？是因为这样他才如此焦躁不安的吗？她从来没有过多提及这里的生活。但是话说回来，他也没有问过。

他们转身往卡拉的公寓走回去。她仿佛知道要分散他的注意力一般，开始跟他闲聊起来。“比起湿季，我更喜欢干季。干季不会很热，还有我最喜欢的微风了。”

“那现在是什么季……十二月份？”迈克尔接过话头，“我猜家里肯定下雪呢。”

“你家在哪里？”卡拉问道。

完了，说漏嘴了。他不想让她知道，她知道得越少越好。日子一天天过去，这也变得越来越难。他想转开话题，“你要是身在美国，看到的还真只是物欲横流。很多人都会装扮成圣诞老人的样子，圣诞树随处可见，金钱大笔挥洒。他们把这叫做‘节日气氛’。”

对他妈妈来说，圣诞节是一年里最重要的节日。她总是要在树下放一大堆的礼物。还有派对。他妈妈每年平安夜都要举办一个派对，奢华装饰，美味晚餐还有乐队——一开始演奏摇摆乐，晚间则转到摇滚乐。他的外公和父亲都会穿着燕尾服。但是现在，一路沿着马勒孔海滨大道走，他似乎渐渐明白了。轻浮、食物、音乐——这些会让他妈妈想起哈瓦那，想起那些每夜拉佩拉都有派对的日子。迈克尔沉浸

在思绪里，不知不觉慢下了脚步，也没有听到卡拉在说什么。

“喂？”她说，“米格尔？”

他好不容易拉回思绪，“对不起！你说了什么？”

“我说圣诞节在古巴是一个宗教节日。但是在革命之前——那时我还很小，大约三四岁吧——我记得商店酒店都是满布装饰。他们进口冷杉树，用大大的彩球装饰它们，还有灯光。1959年之后，当然，这个节日被当成帝国主义的象征禁止了。但是现在偶尔你也能看到门上挂着的一只红袜子。当然，在保护革命委员会的人强迫人们把它们拿下来之前。”

迈克尔牵起她的手。她由他牵着。这肯定是第一次，他心里想着。

“新年才是我们庆祝的节日。那天正好也是革命胜利日。整个国家都在狂欢：烟花、派对、喝酒、狂欢。”她点头说道，“这样才更好。”

“为什么？”

“因为就像你说的那样啊，你们美国人都被物质的东西征服了。你真应该看看我病人的亲戚寄给他们的信，炫耀他们有多少钱，他们买了的东西，他们要添置的东西。他们会让你觉得整条街都是用美金铺成的。”

迈克尔本来想说“你以为呢”，但他突然想到，像卡拉一样，肯定有很多古巴人不想跟美国扯上关系，不管是物质上还是政治上。他们肯定很恨那些在卡斯特罗掌权后或是离开或是逃走的人，比如说他妈妈。他很好奇如果卡拉跟他妈妈见面，卡拉会怎么想她呢。估计没什么好感吧，他心想。但他说出来的话却是，“你不怎么喜欢美国人，对吧？”

卡拉更正他的说法，“我不喜欢贪婪的人，或者那些凭着自己住处高贵、金钱富足而意图控制他人的人。”

“那就像我说的嘛，你不是很喜欢美国人。”

她松开他的手，“米格尔，我是跟着菲德尔长大的。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不能相信美国人。革命之前是剥削，然后是入侵——就是你们说的猪湾事件——然后又是导弹危机，接下来就是封锁禁令。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们？”

“你那些病人的亲戚寄来的那些信呢？”

她做了一个扫开的姿势，“那些大多都是谎言罢了。他们想让我们恨菲德尔，向往美国。但是没有用的。你的国家也问题重重：战争狂

人、种族主义、歧视。在美国，古巴人跟黑人同样受到不公平待遇。”

“不是这样的。”迈克尔脸颊红了，“古巴人总是被允许在美国避难。”

“没错，但是获得庇护之后，在哈瓦那当医生的跑去迈阿密洗盘子，或者去纽约开出租。”

“这么说来，你宁愿留在这里，在生存线挣扎咯？花尽一切力量‘谋生路’？”

“古巴是我的家。”她表情生硬地说道，然后加快了步伐。

迈克尔跟在她的身后。这是他们第一次吵架。

他们一言不发，默默地沿着马勒孔海滨大道走。卡拉走在他前面几步，好像决意不能在迈克尔代表的资本主义堡垒面前屈服一样。至于迈克尔，他本身就对这样的争论有点厌烦不堪了，此刻却不禁赞赏起她的顽强来。而且，因为她走在几步之前，他忍不住欣赏她的屁股——小巧却形美。

她仿佛读懂了他的心思一般，停下脚步，转过身来，“对了，我差点忘记了。”她的语气表明其实她没有忘记，只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说出来罢了，“今天有人来诊所找你了。”

迈克尔吃了一大惊，“谁？”

“他把名字和地址写了下来。”她在包里搜了一番，抽出一张纸片。

“是路易斯·佩雷斯吗？”

她盯着纸片，眉头一皱，“你怎么知道？”

“他就是我要找的人。”

她把纸片递给他。

他把它举到路灯柱上，看着地址，“这是哪里？”

“劳顿区”，看到他疑问的表情，她补充道，“在古巴岛的南部，是一个工人阶级街区。”她停了一下，然后说道，“既然你知道他在哪里了，就该干正事了吧。”

迈克尔点点头。

“之后你就会回美国？”她的表情难以捉摸。

迈克尔没有回答。一刻钟前的夜间新鲜空气突然变得越来越闷

热。他原本计划拿到地图，处理掉佩雷斯，在圣诞节之前离开古巴。但是他不能把这些告诉卡拉。想到要跟她撒谎，他就充满了罪恶感。

第三十章

迈克尔和线人沃尔特斯在美国编了一个跟事实差不多的小故事，其要点是拉蒙·苏亚雷斯还活着，现居迈阿密，想和路易斯重新取得联系。最终见到佩雷斯的时候，迈克尔要先侦察一番佩雷斯的家，再决定怎么能最有效地拿到地图。

这是一个一击必杀的任务，如果佩雷斯在迈克尔拿到地图之前反抗，他会被消灭掉；如果他不反抗，之后也会被干掉。他们一致认为最好别留下活口。迈克尔参加海湾战争的时候就杀过人，再杀一次也不算什么，特别是虽然外公极力否认，但他感觉这会帮托尼·帕切利躲过风口浪尖。

迈克尔一夜无眠，忙着策划战略。他决定在第二天早上执行任务。劳顿是个工人阶级的居住地，到时候大街上满是人，他就不会太显眼。到了佩雷斯家，他得先博取他的信任。或许要交流一下打仗的经验，佩雷斯在安哥拉打过仗；迈克尔在中东打过仗。他在心里想了一下佩雷斯可能会问的问题，比如拉蒙被叛军绑架之后怎样了……为什么再没回古巴……为什么不跟他联系。迈克尔排练了一下自己的回答：他不知道拉蒙后来怎样了，只知道很惨；拉蒙现居迈阿密，因为南非人把他交给了美国人，后者给了他政治庇护；他之所以没写信，是因为邮件——还有电报和电话——都不安全；拉蒙恐怕有心之人发现他们有联系之后会给佩雷斯带来麻烦。

黎明姗姗来迟，太阳升起那一刻，一道道云朵把天空染成了粉紫一片。两只跟秃鹰很像的海鸥在卡拉的阳台上方徘徊着，迈克尔喝着卡拉所谓的咖啡看着它们，那东西淡而无味，味道就像菊苣。卡拉说坐P-2公交车就能到劳顿区，但提醒他由于行程不定，可能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到。迈克尔把手枪和换洗的衣服一起放到背包里，跟卡拉吻别，不过没告诉她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见。不知怎么的，她转身走开了。

卡拉说的没错，公交车行程不定，又没到“出租自行车”上班时间，所以迈克尔等了一个多小时。当公交车拖拖拉拉冒着黑烟终于露面的时候，上面只剩下站位，他一路都只能抓着头顶上的横杠。他在十月十日街区的一个大十字路口下车，大街两边一字列开各种断了柱子的建筑。他想象着这些建筑曾经多么宏伟壮观，如今连接两边的线上都挂满了衣物。

他转过街角朝前走去。他仿佛置身郊外，但在哈瓦那，有哪个地方不像郊外呢？最后，他走到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大街和圣弗朗西斯科大街交叉口，然后朝一座小山走去。他发现自己走进了居民区，这里也不怎么样：一团电话线遮挡了视线，人行道上杂草丛生，不过大街中心长着几丛还算生机勃勃的灌木，周围密布着摇摇欲坠的建筑。他想起卡拉说过每一座房子基本上都算国家财产，他真想不出来会有谁愿意要这种房子。

至于大街上人多这回事，他还真猜对了。街上的行人忙着这一天的事，根本没时间留意他。路人或黑或黄，似乎没吃饱饭一般。白人面孔不多，这让他不禁疑惑佩雷斯为什么要住在这里。他的军衔或许能保证他在卡拉住的附近得到更好的房子。之后他突然想起唐人街的那个军官和仓库里那个军人，或许军衔高也帮不了什么忙吧。

他跟着门牌号走到一座窗户上装有板条百叶窗的单层黄色房子前，百叶窗上少了一两根板条，剩余的半开着容光线进屋。门也开着，咖啡味——真正的咖啡味——扑鼻而入。或许当个军官还是有些好处的，比如说可以先挑配给品。

他悄然走过那座房子，绕整个街区转了一圈，中途遇见3个女人和1个男人，他们连看都没看他一眼。他又绕回佩雷斯家，大街上空无一人。他想冲过去把门踹开，但他强迫自己走上前去敲了门。

开门那人打着赤膊，只穿着条短裤。他和迈克尔差不多一般高，只是更瘦一点。他形容特别憔悴，但看起来——有种熟悉感。浓密的黑色直发，在脸上显得特别突出的罗马大鼻子，嘴唇丰满，下巴不怎么起眼，皮肤呈橄榄色，眼睛乌黑有点朦胧，但迈克尔看不懂他的表情。那表情既有博学，又有些善良。为什么？迈克尔觉得有些不安。

“先生，早上好。”

那人点点头。

“您是路易斯·佩雷斯吗？”

他毫不犹豫地问道，“你是迈克尔·德卢卡吧？”

迈克尔点点头，“我找您很久了。”

“我听说了。”他唇角露出一丝微笑，“没想到你会来这么快。”他走到门边，示意迈克尔近来，“随意坐，我去穿上衬衫。”

他领着迈克尔走进一间小屋——起居室。佩雷斯走进后屋，迈克尔不敢相信自己运气如此之好。侦察这里的机会来了，他于是开始了探索。家具很旧，但屋里一尘不染，一切都井然有序。

几缕光透过板条百叶窗洒进来，两面墙边摆着的藏书是仅有的色

彩；煤渣砖上支着普通的厚木板；这种结构在美国的大学宿舍经常能见到。他扫了一遍书名，都是西班牙语，不过他看到有文学、诗作，还有纪实文学作品。迈克尔舔了舔嘴唇，佩雷斯的文学修养出乎意料，算得上一个知识分子。

他看了看房间里的其他地方，一个小沙发，一把椅子，一盏台灯，沙发上放着一本打开的素描本，小桌子上放着一组铅笔，还有一张带框的照片。他走过去仔细看了一眼。照片里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两人都很年轻。男人怀抱着女人，他个子很高，身材细长，非常健壮，跟迈克尔20多岁的时候很像。透过相框过来，那时的女人似乎还是个少女，满头黑发，身材苗条，曲线有致，高颧骨，眼睛深黑而炯炯有神。迈克尔看着看着便睁大了眼睛，下巴都快掉了，仿佛被闪电击中一般。

佩雷斯走了回来，迈克尔猛地转身。佩雷斯正在扣扣子，他看看迈克尔，看看照片，又看看迈克尔。

迈克尔脱口而出，“你他妈的怎么会有我妈妈的照片？”

第三十一章

路易斯心想，迈克尔，米格尔，多么有力多么强势的名字。他的儿子——这么多年后，说出这个词的感觉那么怪异——知晓真相之后，将会亟需这种力量。但儿子的反应却出乎路易斯的意料。他准备好面对质疑、否认和怒意，却什么都没遇到。最初的冲动淡去，米格尔的面色发白，他那僵硬的站姿和路易斯烦乱时候一模一样。他快速地眨着眼睛，面部没有任何表情。

路易斯猜测这是经过训练后的反应，可见某些人——或许是军队——对他的培训卓有成效。永远别外露感情，尤其是在敌人的领域内时。永远别让他们知道你的想法，直到你发动攻击的那一刻。路易斯等待着。

过了一会儿，迈克尔的表情有些迷茫，仿佛在拼凑整合信息。之后，他疑心重重地环顾了一下房间，接着，仿佛突然之间一切都压得人喘不过气一样，他垂下身子，跌坐在沙发上。

“来点咖啡吧。”他说道。

路易斯犹豫了一下，这个请求出乎意料。他是在演戏吗？如果要发动攻击的话，现在时机正好。路易斯该不该进厨房？他回来时会遇到什么？他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到古巴来做什么。但话说回来，迈克尔是他的儿子，他费劲千辛万苦才找到自己。

他权衡着，不管他带来的消息是好是坏，总而言之，它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但他儿子不太可能大老远跑来，却又不告诉他。所以他抱定信念，走进厨房。过了一会儿，他端着两杯冒着热气的咖啡走了回来。

米格尔仍然坐在沙发上，只不过手里拿着那张照片端详着。路易斯感到慰藉，除了慰藉，还有一丝希望。他把咖啡放到小桌上，米格尔抬起头。

“你从哪里弄到的？”

“什么？”

“咖啡。”

“这是我允许自己购买的唯一奢侈品，从黑市上买来的。”

迈克尔点点头，似乎他也会为了一杯好咖啡而打破条条框框。但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回应有些奇怪，路易斯心想。米格尔放下照

片，端起咖啡，他啜了一口，然后说道，“那张照片什么时候拍的？”

“1958年。”

“在哪里？”

“在圣克拉拉。那是革命爆发之前我们居住的地方。”

“你和我妈妈？”

路易斯点点头，抿了一口咖啡。两人又陷入沉默，但路易斯觉得他们之间有着古怪的亲密感，好像他们已经多年如一日地一起喝晨间咖啡一样。他赶紧赶走这种思绪，认为自己肯定是出现幻觉了。

迈克尔放下杯子，盯着路易斯，“说说看，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相信什么？”

“相信你——和我妈妈——在一起住过？以前——现在——你们……”他磕磕绊绊地说道，“……是我双亲吗？”

这才是路易斯意料之中的反应，“你应该相信，因为这是事实。”他回答道。

“我怎么知道这张照片不是你伪造的呢？还有那个故事？为了引我上钩。”

“引你上钩？去哪里？出于什么目的？”路易斯摊开双手，“是你找到的我。”与此同时，迈克尔的问题暗示着他来古巴不仅仅是为了寻找父亲，他还有别的目的，而这些目的裹挟着风险……甚至危险。路易斯有种拔出配枪的冲动，接着又打消了念头。这可是他的亲生儿子。

迈克尔紧盯着他，研究着他的面容。他看到什么了，路易斯心想。和他在仓库偷听迈克尔和那两人对话时所看到的一样吗？他们两人的外貌多么相似？

接着，他说，“我妈妈和你是什么关系？你们结婚了吗？”

路易斯的声音中充满惊讶，“她没跟你说过？”

迈克尔摇摇头。

“我明白了。”他停顿了一下，“她——你妈妈，弗朗西斯卡——是我爱过的唯一一个女人，她也爱我。”

“可你们没结婚。”

“我们本来打算……但是革命……”

“我不明白。我是在美国出生的。”

“你妈妈逃离拉佩拉，和我在一起去了圣克拉拉。我们在那里住了几个月，之后，她父亲——你外公——发现了我们，领着一群人把她带走了，然后强迫她回到美国。当时正值革命高潮，一切都很混乱，人人都很害怕。她走的时候已经怀着你了。”

“你呢？”迈克尔的语调几乎满是责难。

“我怎么了？”

“你害怕吗？”

路易斯再次犹豫了一下。但他必须告诉儿子真相，“不怕，我是起义军的一员，高兴还来不及，古巴终于自由了。”

“只不过结果并不如你们所愿。”

“一切都未能如我们所愿。”路易斯盯着他，“除了你。”

迈克尔有些出神，他什么也没说。

过了好长一会儿，路易斯问道，“你在想什么？”

迈克尔有些惊愕，路易斯猜测迈克尔会不会觉得这个问题太冒失了。

他儿子把视线转向他妈妈的照片，表情严肃起来，“我妈妈……”他拧着眉说道，“……曾有段隐秘的人生，她从来没提及过。她怎么能这么自私？为什么她不告诉我她嫁的那个人——那个人……”他咬牙切齿地说道，“……不是我的亲生父亲？”

“当时情况复杂，世道艰难，她可能是被迫保持缄默。”

“嗯，可不是嘛。”马克用英语刻薄地说道，接着他又改用西班牙语，“一旦她下定决心，被迫怎么可能挡得住她？”

虽然谈话气氛很严肃，路易斯不由自主地笑了，“那才是我心目中的弗朗西斯卡——任性，被宠坏了，但又那么漂亮，还有那股精神劲……”他的声音渐渐低下去。

“你确实很爱她。”米格尔的语气透露出几分惊讶。

“我也看得出来她曾经——一直以来——多么爱你。”路易斯说道，“她已经被岁月磨平了棱角。别怪她，她那也是无能为力。”

“既然你这么爱她，为什么不去找她？为什么不带她回来？或者搬到那里？”

“有些事情也超出了我的掌控。我为革命而战，成了新政权的一

员。早些年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她的消息。过了些时日，我意识到自己永远听不到她的消息了。直到现在。”他转移了话题，“告诉我，米格尔，她什么时候改变了主意？你为什么来这里？”经历了多年的苦难和如此多的失望，路易斯无法抑制他声音里充满的希望，“她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他儿子别过头去。

不对劲。路易斯身体前倾，双手擎在大腿上，“你是为她而来的，不是吗？”

迈克尔放下咖啡，站起身，开始在小屋子里快速踱步。

“不是她叫我来的。”他终于开口道。

“那就是她父亲了？这么多年了，托尼·帕切利还找我做什么？”

米格尔没有回答。

“也不是你外公？”

米格尔仍然没有回答，路易斯直起身子，“世上知道你的人只有另外一个了，可他死在了安哥拉……”路易斯猛然间明白过来，说到半截就停了，“也许他没死。”

米格尔用手背擦擦眼睛，开始往门外走去，“我该走了。”

路易斯站起身，“为什么？”

米格尔没有回答。

“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们还有很多话要谈。”

但他儿子飞快地穿过门，小跑着离开了这所房子。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第三十二章

次日清晨，闪目耀眼的朝阳擦亮了城市，迈克尔却一直垂头丧气。这里没有水泥大道，只有用泥土铺成的坑坑洼洼的路。他心不在焉地想，要是在美国，这肯定是片刻都不能容忍的事。但是他也知道，分析哈瓦那的路况不过是为了逃避快要淹没他的满脑疑惑罢了。

他的直觉告诉他，要赶紧跟身在美国的沃尔特斯联系，但幸亏他还有点脑子，没有听从直觉的引导。他要收到有意义的情报才会行动，可事实是他什么情报都没有。他也并不了解沃尔特斯，是外公牵线他们才认识的。他只知道沃尔特斯曾经是中情局的人，现在自己单干，替一个因商业用途而想得到地图的人工作。沃尔特斯不会干涉迈克尔的私事。他应该不知道这些事。

但是那个给沃尔特斯和他的外公牵线的男人可能知道。是不是佩雷斯以为在安哥拉丧生了的那个男人？根据佩雷斯的说法，他是这个世界上知道佩雷斯是迈克尔父亲的唯一一个外人。那个人到底是谁呢？他是怎么样牵起这一条线的呢？他到底是心怀好意还是图谋不轨？此人一定明白他和佩雷斯会弄清楚两人之间的关系。他有什么企图？他是打算两面耍沃尔特斯和托尼·帕切利吗？不管这个人是谁，他一定知道迈克尔不会杀他自己的父亲，尤其是在他刚刚才发现自己的亲生父亲的时候，难道不是吗？

迈克尔抓着自己的头发。太多问题了，统统没有答案，最可怕的就是迈克尔根本不知道要相信谁。他感觉到佩雷斯没有撒谎。他没有撒谎的理由。但是如果他的父亲——要把佩雷斯当成父亲看待真的好难——说的是实话，那就意味着他的母亲和他那个叫了三十年父亲的人一直在撒谎。他的外祖父撒了谎。他们都藏着秘密，几十年啊。想到这一点，迈克尔真的不确定自己能否原谅他们。

那天晚上，他和卡拉出门散步。湿润的微风缓缓吹来，抚弄他们的脸庞，带走那天的热气。迈克尔的心情很沉重，各种想法压得他透不过气来，成群的音乐家、妓女还是那些伸手要钱的人都自动在他眼里消失了。

“你很安静。”卡拉说。

迈克尔抬头看着她。他要怎么告诉她，他的世界快要崩溃了呢？“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他问道。

“跟往常一样呗。”

他们继续往前走。尘土给海湾罩上了一层紫色的披风，海浪猛烈拍击着岩石。两三点灯光，或许是渔船的吧，在越来越暗的海水里眨眼。突然，卡拉停了脚步。迈克尔还来不及反应，她就抓住他的手，拉着他往防波堤走下去。她蹲伏在岩石上，逼着他也做一样的动作。

“这是在干什么？”迈克尔问道。他的心咚咚地跳。

卡拉把手指压在唇上，指了指。上面有一群男人，他们穿着蓝衬衫黑长裤，戴着看起来像贝雷帽加几串流苏的帽子，正从对面走过来。是警察。他们走过去的时候，迈克尔看到他们队伍松散，大声嬉闹。他们在大笑，扮着小丑的样子，色眯眯地盯着街上的妓女，丝毫没有不悦的样子。

等到他们砰砰的脚步声消失，迈克尔开口问道，“这是在干嘛？”

卡拉把手掌放在胸前，仿佛是要平复她狂蹦乱跳的心脏一般，“你永远搞不懂那些警察想干嘛。是我太惊慌了。对不起。”

“发生什么事了？”

她往前走到一个位置停下来。在那里，他们可以沿着防波堤爬回马勒孔海滨大道，“有一些事情，我没来得及告诉你。”

尽管天气是这般燥热，一股恐惧的冰柱狠狠地刺痛他的皮肤。

她犹豫了一下，才说出口，“朱莉安娜——你应该记得她。住在我楼上的邻居……”

他打断了她，“那个——生病了的女人？”

她急躁地点点头，“她告诉我，古巴保护革命委员会的人知道你是美国人了。”

“古巴保护革命委员会的人是谁？”

“一个老女人。她住在隔壁。她的工作就是要对每个人知根知底。”

“她是怎么发现的？”

“古巴人是怎样做到无事不晓的？”

迈克尔点点头，仿佛早有预料一般，“这是迟早的事。你和我——我们没有小心隐蔽我的行踪。朱莉安娜是个妓女，急着要钱。可能是她告诉那个女人的。她……”

卡拉打断他的话，“可能是她，可能不是，但这无关紧要。他们一

旦找到你.....我真的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事，不敢想象我们两个会怎样。”

迈克尔瞥了一眼防波堤，又回头看着卡拉，“他们什么时候会派出秘密警察？”

“可能过一两天吧。他们肯定会以容留国家公敌为理由逮捕我。”她停顿了一下，“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对付你。他们大概会以为你是——你们的情报机构怎么称呼来着？”

“中情局。”迈克尔伸出手，把她拉到墙边。他们一起沿着岩石爬到人行道，“我会走的。我一开始就不应该.....”

她又抢过他的话，“是我邀请你的，还记得吗？”

他看着她，“但是.....你打算怎么办？”

“我也一直在想，我打算去古巴的圣地亚哥。回到我家人那里。”

“你确定这样能行吗？他们不会去那里追你吗？”

“可能会，可能不会。但我肯定不能再待在家里，也不能再回去诊所。”

迈克尔盯着眼前这个热情似火的女子，生活的艰难、贫穷还有她每日要面对的疾病都无法将她打倒。他还记得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她假装扭到脚踝帮他摆脱掉麻烦。“谋生路”是她的第二本性。他钦佩她的灵活应变能力、她的聪明才智，还有她在危险前的沉着应对。他带来的危险。他突然想到，这是他第一次对一个女人有这般的感觉。他牵起她的手，继续散步。

“那么.....”他说道，“看来我们两个都有离开哈瓦那的理由了。”

“你的任务完成了吗——不管是什么任务？”她关切地问。

“就是因为这我才没有跟你细说这个任务。我不想你受到伤害。”

“现在说这话不免有点晚了，不是吗？”

“我同意。现在是时候告诉你我的故事了。”他们一边走，他一边告诉她所有的事：他为什么会来到古巴；他的任务是什么。现在天黑了，但是有人在岩石上点亮了蜡烛。卡拉一边听故事，眼睛睁得老大，同时又表示理解。当他说到他的目标原来是自己亲生父亲的时候，她用手掩住嘴巴。远方渐渐传来一阵萨尔萨舞曲的节拍。迈克尔讲完故事后，萨尔萨的节拍也缓缓停了下来。

“所以，当我的联系人发现我取消了任务.....”

“你已经做出决定了吗？”

“我怎么可能杀我的父亲？”他犹豫了片刻，“很奇怪，你知道吗？那个我以为是我父亲的男人，卡迈恩·德卢卡……他恨我。我从来不明白为什么，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事惹得他这样对我。”他咬紧嘴唇，“现在我明白了。”

她把头靠在他的肩上，“但是，米格尔，如果你不完成任务的话，那你要怎么办？”

“我了解我的父亲，但我需要小心行事。一方面，我觉得这是一个温情的童话故事，另一方面又觉得这可能是个陷阱。”

“我不相信童话故事”卡拉说。

他抬起头，“我也不相信。”

她沉默了片刻，然后说道，“米格尔，显而易见，你卷入了一些我毫不知情的事情当中。我也不想知情。但是家庭——我明白，家庭必须永远放在第一位。”

他的下巴一紧，“你是这样想的？我妈妈把关于我真正家人的秘密瞒了三十多年。她一直生活在谎言之中，还逼迫我这样做。我不觉得这叫家庭为先。”

“她是想保护你。”

“她这叫自私。”他厉声说道，“她想掩盖过去，装作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卡拉停下来，转向迈克，“你还不懂女人。如果我有小孩的话，我会尽我所能保护他或她的安全，任何事。”

“话是没错，但她失败了。”他摊开手掌，“现在两个国家的特工都要来追杀我了。”

卡拉加快步伐，“真是头犟驴子。”她用西语咕哝着道。

迈克尔追上她，“犟？犟的人是谁？你这辈子就剩一两天可活，却还像没事人一样在马勒孔海滨大道上闲逛？”

她没有马上回答。过了一会，她说，“今时今日，乃因当初；至于以后，尽人事，听天命。”

这是她的桑蒂利亚教的鬼话吗，还是智慧？微风徐徐吹来，卡拉迎风而上，任凭微风弄乱她的头发。虽说闹了矛盾，牵着她的手沿着马勒孔海滨大道散步竟然感觉是那么自然而然，就好像天经地义一般，这令他惊奇不已。

想到这一点，他心头蓦地一亮。迈克尔的一生都活得像一个局外

人，窃听他人的生活，饥渴地捡起幸福的碎屑。他从来没有满意过。现在，尽管麻烦缠身，或者正因为这些麻烦，他却有种归家的感觉，仿佛这些巨大的谜团终于被解开了。是否这个一贫如洗的小岛才是真正属于他的地方呢？

第三十三章

迈克尔没回美国过圣诞节，也没有回去过新年，他只给沃尔特斯发了封电报，说任务推迟，希望不要被有心之人看到这封电报。之后，他和卡拉商讨了一下方案。他们不能待在她的公寓，她也不能回到诊所去，所以两人要找一个安身之处，还要拖延时间。

“你父亲怎么办？”卡拉问道。

“你真是把我的心读透了，”迈克尔说道，“他们绝不会去那儿找我们，至少这段时间之内还不会。”

一个小时后，他们行李收拾妥当，离开了维达多的公寓。黎明时分，他们到达劳顿区路易斯家门前。他先是吃了一惊，之后便欣然欢迎二人入内。幸好他还有一间多出来的屋子。这间屋子只比柜子大一点点，不过下午搬了张床垫进去，屋子就成了两人的天地。

迈克尔和父亲相处的时间越久，他就愈发对自己的情感感到惊讶。路易斯·佩雷斯聪明过人，考虑周全；语调温润而口齿清晰。迈克尔开始佩服他，这在跟卡迈恩·德卢卡相处时是从未有过的事情。事实上，这种感觉是那么的陌生而柔弱，迈克尔不知道是否该相信它。相亲相爱的家庭就是这样的吗？

与此同时，迈克尔又感到父亲深埋的忧伤，他怀疑这种痛苦是由母亲的离去引起的。他有时也会从母亲身上感受到同样的悔恨。他知道外公为何及如何将他们拆散，还知道外公30年前的行为才是他今日来古巴的首要原因。

新年前夕的庆祝活动总是充斥着过度的朗姆酒、焰火和音乐。此时此刻，路易斯、迈克尔和卡拉在朝劳顿区最高的山顶爬去，许多人都聚到那里看烟花。

可古巴革命保护委员会的魔爪已经伸到了劳顿区，街坊们好奇的目光基本上说明了他们之后会好好追究一番路易斯的“客人”。所以到了第二天早上，路易斯宣布天气非常适宜出游：迈克尔应该出去看看他的家乡——虽然他出生在美国，路易斯依然把儿子看作古巴人——也就是路易斯和他妈妈曾一起待过的地方。

他们打算从维达多的海滩出发，目的地是古巴的圣地亚哥，方便卡拉去探望父母。路易斯打算带迈克尔看看他在东方省长大的地方。路易斯说，等到回来的时候，革命保护委员会的人就会跑别处去了。

第二天，趁着早上风光宜人，他们坐着借来的58年款别克出发

了。那车一路吭吭哧哧，噤里啪啦，迈克尔觉得它肯定撑不过20英里就会完蛋，但这丝毫影响不了他们的好心情。迈克尔像一个发现充满新奇事物的世界的孩子一样，卡拉也和他一样兴高采烈，笑声不断，就连路易斯也显得精力充沛。

路易斯开着车，出了哈瓦那市之后，景色就变了。革命壁画和带有切·格瓦拉、菲德尔图像的建筑物，纠缠成一团的电话线没了，迷宫般的电车轨道消失了。他们身处乡村，可如果迈克尔期望看到成片的甘蔗田和烟草地，恐怕是要失望了。入眼只见大片荒芜的田地和草地。

“仅剩的甘蔗田都在这边的南部和东部。”路易斯解释道。

“可我以为……”

路易斯打断他的话，“菲德尔说我们会要获得大丰收，才能结束现在的特殊时期。可惜他忘了说我们需要化肥、除草剂和燃料。当然了，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甘蔗田面积减少了90%。”

草地慢慢地变成了树林，又变成沼泽地。1个小时后，他们穿过一条蜿蜒河流上锈成绿色的高架桥。路易斯打包票说这桥很稳当，迈克尔却肯定他们开车过去的时候桥晃动了。到了桥对面，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有恐高症这事可从没跟任何人提起过。

不久后，一个大标志迎接他们进入瓦拉德罗。20分钟后，他们便看到了完美的沙滩：蓝绿色的大海，洁白的沙子，还有金黄的太阳。孩子们被小心翼翼的父母紧盯着在水中嬉戏；情侣们裹着毛巾，依偎在毯子上；年纪较大的成年人在茅草棚大伞下休憩。大美如斯，大美无暇，不禁令迈克尔喉头一紧。

路易斯看着他，“我曾带你妈妈来过这里，”他温柔地说道。

迈克尔转过身，“哪里？”

路易斯伸手指着说道，“自然保护区那边那块与世隔绝的区域。”

迈克尔伸手遮住光线，“我想去看看。”他开始朝着自然保护区的方向走去，卡拉伸手拉住他。她笑着摇了摇头。她觉得那属于私人记忆，不应该被人打扰吗？

迈克尔放下手，“算了。”

路易斯舒了一口气，“我年轻的时候，常常在东方省的沙滩上过夜。星星低垂，仿佛伸手就能摘下几颗放进口袋里，跟我的弹珠和蜥蜴放到一起。”他停顿了一下，“一个男孩和他的梦。”他笑着拍了拍迈克尔的肩膀，“跟我说说你的梦吧，儿子，我想听听。”

无论男女，从来没有人问过迈克尔的梦想，这一定是一个真正的父亲，一个爱自己儿子的父亲才会有的行为。

在去圣克拉拉的路上，车子最终还是抛锚了，路易斯把它丢在马坦萨斯省外。他们走向火车站，买了火车票。火车晚点了3个小时，这在如今也算是正点了。火车进站的时候，上面挤满了人，大部分路段他们都得站在过道里，望着窗外与铁轨平行的道路。偶尔有一辆坐满搭便车旅行的人的卡车驶过，但见得最多的还是牛车、马车或是货车。路标画在木条或石块上，这一切都暗暗提醒着人们，古巴的进步其实是南辕北辙。

到了圣克拉拉，路易斯选择了他和迈克尔的母亲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时走的那条路。他带他们参观了大学，还有他和弗朗西斯卡曾经居住过的那所房子。卡拉带着照相机，他们在房前拍了照：路易斯和迈克尔一张，迈克尔和卡拉一张，三人合照一张。

到了古巴的圣地亚哥，他们见了卡拉的父母，她的叔叔阿姨，以及她的侄子侄女们。卡拉的母亲50多岁，精力充沛，高兴得合不拢嘴，至于是因为见到女儿，还是因为卡拉带回来个男朋友和男朋友的父亲，这就不得而知了。卡拉的父亲体弱多病，虚弱不堪，虽不太热情，却给路易斯递了柯西巴斯香烟。他们在家的时候，一个小侄子一直在拍篮球。了解到迈克尔来自芝加哥之后，小孩问他认不认识迈克尔·乔丹。当迈克尔说自己不认识的时候，他显得特别沮丧。

卡拉和她父母多待了几天。话虽没说出口，但大家都知道这将是卡拉最后一次见到父亲了。与此同时，路易斯带迈克尔去了他成长的地方——奥尔金省的阿尔托塞德罗村。他还带迈克尔去了邻村比兰镇——菲德尔成长的地方。路易斯告诉他，他们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一起打过棒球。菲德尔的父亲是个农民，靠自力更生积累了财富，所以菲德尔的成长环境相对比较富裕。迈克尔听了似乎很震惊。

几天后，在晚点4小时的回哈瓦那的火车上，路易斯望着正在打瞌睡的卡拉。

“我想告诉你我来古巴的真正目的，”迈克尔轻声说道。

听到迈克尔说他的任务是杀掉他时，路易斯惊得一退，“在我给你地图之后吗？”

迈克尔点点头。

“你打算怎么说服我把地图给你？”

“我会说苏亚雷斯还活着，在迈阿密活动，他想重新建立联系。”

“他怎么知道这么多年了我还保存着它？”

“问得好，”迈克尔说道，“或许他比你所想象的更了解你。”

路易斯想了想说道，“说的也是。”

“或许他知道你对所爱的人一心一意。”

路易斯耸耸肩，不置可否。

“不管怎么说，他们帮我准备了如何应对你可能会问的问题。”他停顿了一下，“如果不行的话，就得采取必要行动。”

“你看见拉蒙了吗？跟他见过吗？”

“时间仓促，没见着。”

“我明白了。”路易斯合上了他正在看的书。“自文明存在之日起，卑劣的贪欲一直是推动它前进的动力。”他透过老花镜，看着迈克尔说道，“费德里奇·恩格斯，共产主义之父。”

“他说得一点不错，古今适用。”迈克尔说道。

路易斯笑了。

“路易斯……爸爸……”这是迈克尔第一次称呼他“爸爸”，路易斯心想。“我的线人和他所效力的人认为这次行动涉及一大笔财富。他们已经计划好了，就算我不完成任务，这个计划也不会终止。他们残酷无情，而且……”

路易斯摆了摆手，“先别说下去，我给你讲个故事。”路易斯给他讲了来龙去脉：那个地理学家认为钶钽铁矿石是黑金；他和拉蒙如何跟踪他到达矿地；拉蒙叫路易斯画一幅那个地点的草图；他们遭遇叛军袭击，拉蒙受伤并被掳走；路易斯以为他死了；以及这么多年来他保存着这张地图，只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友谊。

“你什么时候知道它可能价值连城的？”迈克尔问道，“我的意思是，你为什么决定把它藏起来？”

路易斯笑着说道，“比起美国，我们或许落后了些，但我们并不傻。我在那里待过一段时间，所以尽量跟上时代的脚步。几年前，我意识到这张地图可能会引起某些人的关注，拉蒙显然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就想，我应该好好保管起来。”他翻了翻手掌，“有备无患嘛。”

迈克尔清了清喉咙，“听着，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我想带你回美国，你和卡拉都去。我们再……一起处理这事，像真正的家人一样。”

路易斯眨眨眼，迫回眼中突然涌起的湿意。他等这样一句话已经

等了好多年了：昭告天下，他所爱的女人为他生了个儿子，他们最终将通过儿子的努力永远相守。但这不是多愁善感的时候，他得集中注意力才行，就像人们说的那样，要“谋生路”。他过了好久才镇定下来，然后把手放到迈克尔的肩膀上。

“你说的话比我这辈子听的什么话都重要，可我不能去美国。”

“你还是不明白，一旦我的线人发现我取消了行动，他会亲自来搜寻地图。他会杀了你。”

“他不知道我在哪儿。”

“可我就找到了你。”

路易斯抿紧双唇，“我老了，半个身子都埋进土里了。”

“胡说！”迈克尔反驳道，“你不老，但是你 身处危险。”他伸手抓了抓脖子后边，“你不能拒绝我的提议，不然就是自取灭亡。”

“可我必须拒绝，”路易斯耐心地说道。

“为什么？”他儿子的话里明显充满了愤怒，接着他停下问道，“你害怕见到我妈妈，对不对？”

路易斯没吭声。

“我们到时候再应付她，还有我外公。收拾完苏亚雷斯，我们再一起应付他们。”

路易斯抬起头，“拉蒙怎么办？你打算杀了他吗？”

这一次轮到迈克尔不吭声了。

“看到没？我不能叫刚刚相认的儿子去给父亲复仇。”

迈克尔想反驳，但他父亲坚持己见，“你现在有自己的生活……”他指指卡拉，“你将建立自己的家庭。我的负担，不应该由你来承担。”

“可他们要杀了你。”

“也许不会。”路易斯说起拉蒙和他在东方省从小就是朋友；他们一起到哈瓦那求学；一起投入革命运动；不爱学习的拉蒙辍学到酒店工作。“我跟你妈妈就是这么相识的。”

迈克尔在听，但脸上不禁露出怀疑的神情。

路易斯告诉他，30年前，托尼·帕切利严刑拷打拉蒙，问出了他女儿逃往何处；后来，安哥拉叛军也折磨他，只缘他在战争中靠错了边。

“拉蒙这一辈子过得不容易，能活下来真是奇迹。我很高兴他还活着，我相信他把这张地图和地图所能带来的财富当作自己应得的回报。这可能让你感到惊讶，不过我能理解。他理应得到回报，我对那个矿没一点兴趣，从来没有。”他往前一倾，“再者，只要不涉及你，我就对他没任何敌意。我不喜欢他们利用你来蛊惑我，所以或许我解释解释，拉蒙就会改变主意。”

“爸爸，你怎么那么傻。”

路易斯笑了，“你觉得为什么拉蒙选择你来执行这个任务？”

“因为他知道你不会把地图给别人。”

“正是这样，但如果他操持这一切是为了让我和你父子相认呢？”

迈克尔点点头，“我也想过，但……”他沉默了一会儿，“现在这已经不重要了。如果你猜的没错，苏亚雷斯的慷慨也就如此。我的线人沃尔特斯却别有用心。他对我们极其危险。”

路易斯正准备回答，卡拉睁开眼睛，伸展一下身子。

回到哈瓦那后，卡拉直奔床而去。路易斯示意迈克尔跟他到他的房间里去，“我给你看看地图在哪儿。”

“我不想知道。”

“你必须知道。”他领着迈克尔走进一间小屋，里边那张床只比儿童床大不了多少。一条颜色鲜艳的编织毯，大小如浴巾，摆在床边的地板上。路易斯拿起地毯，下面露出一块松动的地板砖。他掀起来，放到一边，从下边拿出一个大白信封。

“这儿。”路易斯叫迈克尔仔细看，然后放回地板下边。他把地板按回原位，又把地毯铺上去。

迈克尔开口说道，“我很难相信你竟然对这幅地图无动于衷。它可能会给你带来财富，改变你的人生。”

“它已经改变了我的生命，它给我带来了你。”

迈克尔把手放到路易斯的胳膊上，“谢谢你，但这只是个开头。我知道你从军队退役了，可津贴远远不够花。求你了，爸爸，安排好你的事情，你、卡拉和我——还有地图——都要到美国去。就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你打算怎么做？古巴人离境很难的，卡拉和我得有出境卡。而办卡需要时间，几个月乃至几年都不一定。”

“交给我来办。”

路易斯盯着迈克尔，显然他儿子还有很多他不知道的本事。“为什么这么急？”

迈克尔犹豫了一下答道，“我给线人发电报说需要时间，但我不确定他会不会批准。如果不允许的话，他会——我之前说过——亲自前来完成任务。”

“什么时候？”

“原计划是我来之后一个月。”迈克尔犹豫着说道，“3天前已经到期了。”

第三十四章

他娘的怎么会有人愿意住在这种地方，沃尔特斯边盯着哈瓦那湾边想。白色的泡沫翻腾在加勒比海水中，但海湾的美景丝毫不入他的法眼。他才刚到这里24个小时——他从墨西哥偷渡过来——但已经被这里的贫穷、两性的放纵和不停的音乐喧嚣声闹得恶心。这里跟非洲原始森林不相上下，不对，说不定稍好一点吧。往好了说，这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绝望就像水管中泄出来的水一样从墙上蔓延开来。就连他住的这家酒店，据说是该市最好的酒店之一，在美国都别想排上两星级。

他不再看向风景，转身翻找着手提箱里的东西。他很生气，但并不为这次行动失败感到特别意外。他早就应该明白，跟拉美佬打交道，永远别想顺心。他不该听从混蛋冈萨雷斯或苏亚雷斯或那个随便叫什么名字的人的话。去他娘的古巴叛徒，全都是一丘之貉。他们总爱说你想听的话，只为了攫取你在他们面前晃的钱，或者免费搭便车到迈阿密。他在中情局的伙计早警告过他。至少安哥拉的那些叛军很诚实，虽说愚蠢，但至少诚实。

最主要的是德卢卡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那家伙到达哈瓦那的时候给他发了一封电报，几天前又发电报要求多给些时间。可是，当沃尔特斯回复的时候，总得不到确定日期。那个小意大利佬像是融进了港口夜晚的浓雾。他要么自己拿跑了地图，要么就是没完成任务，死掉了。真悲剧，但不管怎样，他的客户肯定会怒气冲冲，说不定哪天就把自己给做掉了。

一股怒火传遍他的全身，他真不该带苏亚雷斯到美国，但他在兰利的上级对此很上心，觉得促使一个古巴军官叛变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一落地，他们就“火药味十足地”——中情局的说法——提到苏亚雷斯，但这家伙没掌握什么值得上报的情报。他早该告诉他们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安哥拉就像非洲大陆上的一个痔疮，哪有人管它什么安哥拉人民解放军或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还是什么南非军队，这些都不足一提，只不过是历史的注脚而已。摆脱安哥拉任务的那天是他人生中最好的日子。

他阴沉着脸想到，今天就另说了。雪上加霜的是，黑帮逼得他喘不过气。联系他和帕切利的中间人一直说帕切利要听他那混蛋外孙的最新消息。没错，他是回复过，可那都是没有价值的废话。但如果他不说些什么，帕切利可能会派自己的手下来收拾他。“不妙”“不妙”，那个中间人像只恼人的鹦鹉一样一直重复来重复去，好像沃尔特斯连

这点常识都没有一样？

他坐在床上，脑子里一片混乱。这是摊上的什么事？他只想过点好日子而已，可是在中情局显老，做办公室工作又大材小用，这本来应该是他金盆洗手前的最后一次，是他“再-也-不-用-干-活”的奖赏才对。老天都知道这是他应得的。他倾听、讨好、办成事，可现在他对自己的这次行动一点头绪都没有。要不是涉及到这么多钱，他早就撂下这个烂摊子，远离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回美国去了。

可他不能走，他得找到拿地图的那个混蛋。他希望这事不会拖太久。等找到那人，他要看看德卢卡是不是携图潜逃，若真是如此，还要查查他跑到哪儿了，然后再把两人处理了。他打开手提箱，拿出两把手枪、一把转轮手枪和一把猎刀，检查它们是否完好能用。检查武器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执行过清理行动。在中情局做探员那会儿，他总是办事干净利落，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他合上手提箱。有些事情从来不会变。

第二天早上，一阵鸟鸣声吵醒了卡拉，它们很可能是一家子咬鹃，羽毛绿、红、白相间，贵为古巴国鸟。但这没什么，她睡得很香，香得有些一反常态，这肯定是因了悲伤的缘故吧。想到以后再也无法与父亲相见，她在心里向远在美国圣地亚哥的父亲道了声永别。他们曾都撒下了热泪，紧紧拥抱着彼此，之后，她只想一睡解千愁。

这会儿她感觉精神振奋，精气充沛。也许一个人所能承受的悲伤是有限度的吧，但不管怎样，她决定起床给迈克尔和路易斯准备早餐。她在厨房里找到几颗鸡蛋、面包和足够沏3杯的咖啡。

她走到火炉前，准备热壶水、烤面包，可拧了一下煤气阀门，却什么动静也没。煤气跟电一样，常常不期然地断掉，也不知道会持续多久。她只好切些水果对付，不过，她的心情依然畅快，找刀子的时候还哼起了歌。

她和迈克尔认识尚不足一个月，可她的人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如今已没了回头路。她走向那个当作卧室的狭小空间。米格尔还在熟睡，两腿蜷缩在床单下。她看着他随着呼吸起落的胸膛，呼吸着他的味道；她爱上了两人交融到一起的味道。这就是爱吗？也许是，也许不是。她以前从未坠入过爱河。

过了一会儿，他似乎感觉到了她在床边，于是翻了下身，慢慢醒了过来。他那浓密的头发蓬乱着，头顶的一撮直立起来。他用依然睡意朦胧的双眼上下打量着她，她坐到床边，弯下腰去吻他。他的双唇甜蜜而充满欲望，她也感到情欲被唤起，于是不管什么早餐的事，爬

进了被窝。

一番云雨过后，她拂去他额头上的一缕头发。

“早上好。”他趴在她身上说道。

她咧嘴笑了。

他爬到一边躺下，双手叠放到头下，“英语里有个说法：‘你就像一只吞了金丝雀的猫。’”

“什么意思？”

“意思是生活惬意，心满意足。”

她点点头，“啊，我们西班牙语则说‘小猫偷吃大金丝，人生宽长乐呵呵’”

迈克尔轻抚她的下巴，“你像只吃了金丝雀的开心的小猫，”他调笑道，“干嘛这么高兴？”

“因为我月经晚了两周啦，我可是从来没晚过的。”

她观察着他听到这句话的表情：眉毛聚到一起，似乎在沉思，然后是恍然大悟。“你怀孕了？”

她犹豫着点了点头。

他脸上一片红光，“太好了！”他紧紧地抱住她。

卡拉这才意识到自己之前多么紧张，这会儿也紧紧依偎着他。这已经是最好的回应了，或许这就是爱。她的泪水夺眶而出。

他轻轻捏着她的下巴，“别哭，”他轻轻说道，“这是欢乐的时刻，不许掉眼泪。咱们去告诉我爸爸，叫醒他。”

她咯咯一笑，捅了捅他的眉毛，才发现自己又哭又笑地，“噢，让可怜的爸爸睡吧。时间多得是。”

迈克尔把她搂过来，吻过她的脖子，她的胸膛，她的乳房。等他终于停下的时候，她轻声说道，“现在谁是开心的小猫？”

他伸出胳膊，搂住她的脖子，把她抱到臂弯里，“也许你们的人生观还真有些道理呢。”

“哪一个？”

“该来的总是要来的。”他在她肚子上画着圈说道。

她动动身子，给他多点画圈的空间。

“只不过有件事，”他说，“我们不能在这里生孩子。”

“不能在哈瓦那生，你说得对。我们或许应该去……”

他打断她的话，“不能在古巴，你得跟我回美国，我爸爸也是。”

“美国？”她从他胳膊弯里挣脱出来。

他点点头，手掌仍然在轻拍着她的肚子。

她精神一紧，他停下了轻拍。“你疯了吗？我们怎么去？我又没有出境卡，而且没有关系肯定弄不到啊。”

“你不需要。”

她挪开他放到她肚子上的手，“你说什么？”

“还有……别的办法。”

“什么别的办法？我是个医生，他们肯定不会放我走。”

他那自信的表情淡了下去。

“我知道这很危险，但或许我们能在这里找个藏身之处。古巴并不完全如意……”她的声音低了下去，“……但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家。”

“卡拉，你在这里没有人生；至少再无值得度过的人生。如果古巴保护革命委员会发现你……”

这一次轮到她打断了，“可是——你妈妈……她肯定不会接受我，还有你外公。他们不想再被提及古巴，我会……”

“卡拉，你就要做我孩子的母亲了，我们的孩子。”他表情严肃地说道，“我想让我们的孩子在美国成长。我本来就打算带你走，而且是在知道……这事之前。但现在……”他从床上下来，“……就更紧迫了。”

“米格尔，我觉得这样不好。时机未到，或许过段时间……”

他加重了语气，“你仍然相信那个桑蒂利亚女祭司的话吗？”

她默不作声，他的话变得尖刻起来，“你不觉得她是吹牛吗？骗子？她只想要咱们的钱，完全是瞎编的，全都是瞎编的！”

卡拉依然默不作声，嘴唇如尘土一般干硬。

第三十五章

迈克尔睡觉之前反复思量。他不奢望路易斯或卡拉能帮他想办法回美国。作为军队的一名军警，要是没有执行方案，他从来不会开始一项任务，撤退的路线也是早就规划好的。沃尔特斯本来打算在迈克尔办完事派一架小飞机从迈阿密飞过来，半夜在比那尔得里奥市降落，把他接回去。

但是他现在必须赶紧想出另一个计划，而且不能麻烦他父亲或者卡拉。不管他们想出的是什么办法，那肯定会把他们置于更大的危险之中；他们得低调行事。他是通过墨西哥来古巴的，但是他们不能这样离开；卡拉和他父亲都没有护照。

这样就只能选择私人飞机或者是船了。如果他还有多一点时间的话，没有沃尔特斯他也能搞到一辆私人飞机。当兵期间，他认识一些在佛罗里达州基韦斯岛的人，他们在古巴飞进飞出，运“货”卸“货”。再多几个“人货”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他没有时间去寻找他们，也没有时间去安排运人。

所以乘船大致是最好的选择，但这样的话，他必须要动用他在这里的人脉去找到一艘船。他回忆他来到古巴后遇到的每个人。卡拉在诊所工作的医生朋友——那个被派去过安哥拉，告诉他士兵们在哈瓦那娱乐地点的医生。他叫马里奥。但是卡拉不能回诊所，她的所有同事都一定被要求报告她的行踪。她变成一个叛徒了，一条蠕虫。他怀疑马里奥能否顶住上头的压力。

还有仓库里的那两个老男人。他们笑咪咪地接过他的钱，撒谎说认识路易斯。就算他们不认识路易斯的话，回去找他们也是蠢猪，当然，他们的确认识。还有那个桑蒂利亚教的女祭司。如果把命运交到她手中，迈克尔肯定不会去找她。她是那种先拿走他的钱，信口雌黄胡乱许诺，万一失败了还能编个狗屁故事来圆谎的人。

那就只剩下唐人街的那个前军官了，那个把他引到打印店的人。他也是很明显想要迈克尔的钱的人，毫无疑问，他还会开口索要更多，但是他的情报的确是有用。更重要的是，他那邋遢的生活环境说明他应该没有跟政治牵扯上关系。他可能是属于被遗忘的一群——古巴人完成他们的职责，以为他们以后能被国家好好照顾，结果是回到了一个赤贫无助的国家。那个家伙现在白吃白喝，想要“谋生路”。可能对于古巴而言，他就是最贴近雇佣兵概念的人了。

所以，吃完早餐之后，迈克尔借了路易斯的自行车，骑到唐人街

去。幸运的是，那个军官还在，身上依然穿着那件脏兮兮的黄色打底衫，依然露出一撮胸毛。他那十足的坏脾气也丝毫没有改变，直到迈克尔甩出一沓钞票。

他的脸色瞬间就亮了，“怎么帮你，美国佬？”

迈克尔解释了他需要的东西。男人挠挠胸毛，然后搓搓手指，示意拿更多的钱来。迈克尔再抽出几张钞票，身上只剩下最后的几千块了。那个男人数着钱，把它们塞进裤袋。他走去另一个房间，拿着一张纸片和一支铅笔出来。他沙沙地写下几个字，把纸片递给迈克尔。

“我不知道这个人还在不在新赫罗纳，”他说，“可能在，可能不在。”

要是再听到一次这句话，迈克尔可能真的会狠狠揍那人一拳。古巴人那种事事无关紧要的态度在美国肯定行不通。但是话说回来，这就是古巴的生活。可能是，可能不是。但肯定没好事。

“什么——新赫罗纳——在哪里？”

那个男人大笑起来，“这是我们对雷格拉区的称呼。你去到就知道了。”

迈克尔如释重负地叹一口气。

那个军官好像看懂了迈克尔的忧虑，“你沿着马蒂街走，看到电厂后，走到第一条小巷。那是一家仓库的后门。你走到前门去，会看到一个办公室。走进去，如果那个人还在那里，告诉他是我叫你去。”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他笑着说，“告诉他唐人街送来问候了。”

还真像电影一样，迈克尔心想。

“是的，唐人街。”那个军官好像读懂了迈克尔的心一样，“你说这么多就可以了。”

渡船轰轰烈烈地往港口对面的雷格拉区开去。雷格拉区是一个工业区，堆满了肮脏破旧的仓库，大大小小的烟囱还有一个破烂的码头。那些住不起哈瓦那市区的人就聚集在雷格拉区。为了降低这点生活开支，那些居民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跟造船厂、发电厂还有炼油厂分地方住，那个炼油厂整天排放让人反胃的臭气。这里也曾经是古巴起义军的中心地盘，这么多年来雷格拉的能量已渐渐消散，就像一个泄

了气的气球一样。

迈克尔推着自行车走下渡船，沿着马蒂大道——雷格拉区的主大道走。圣母玛利亚教堂后面有一个广场，那里最著名的就是黑色的圣母雕像。迈克尔把自行车放在广场上。它不仅会拖慢他的节奏，还会引人注目，那样的话，他还不如在背上刻一个“目标”的记号呢。他不奢望回来的时候还能看到那辆自行车——到美国之后，他会给路易斯买一辆新的。

他向广场里一个皮肤粗糙的黑人妇女打听到发电厂的路。她大手一挥，指指右边。他沿着街道走下去。在十字路口处，他看到一堆摇摇欲坠的房子，破破烂烂的街道，还有一些老爷美国车。这里大多是黑人，他们似乎都无所事事。

十分钟过后，他终于走到了发电厂。结实的木墙封锁着毗邻发电厂的小巷，有保安在那里站岗。迈克尔故意装成毫不显眼的样子，继续往前走。他记得唐人街军官给的方向，终于来到了另一个小巷。那里没有隔墙，他走了进去。一个黑人小女孩正把一个洋娃娃从婴儿车里拉出来，好奇地看着他路过。

走到巷尾，他左手边是一个球场，一群小男孩在打棒球。他们大力地挥棒，然后大喊欢呼，这些声音听起来是那么熟悉，那么舒服。那一瞬间，迈克尔差点以为自己回到了芝加哥。他看向另一边，右边是一片遍布岩石、高低不平的草场，里面长满了高大的野草；草场后面就是码头了。他穿过草丛，越往前走，咸涩的海水和死鱼的味道越浓厚。

片刻之后，他终于站到了船厂前面。这里看起来死气沉沉，只有一些简陋的码头、船坞和仓库。码头旁停着几辆货船，沉寂得叫人发慌。小时候，外公曾带他到芝加哥的卡拉麦特湖港口，二者无可比之处。几年前，圣劳伦斯航道的开通带动了整个港口的扩张，南芝加哥的航运量也因而急剧增长。

但是，这里的空气却渗着绝望，所以必须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才行。他一边盯着深水，一边甩下背包，取出手枪藏在腰间。他脑中一直闪过电影《唐人街》里的画面，特别是罗曼·波兰斯基砍伤杰克·尼科尔森的鼻子的那一幕。他还记得那一幕也是发生在港口附近。

他好不容易在一个仓库里找到一间小办公室。目前为止，唐人街给的信息都是准确的。办公室的门开着，迈克尔能听到里面风扇转动的声音。他敲了敲门，没有人应。他又敲了一次。这次里面传来一个声音，听起来甚是不满，甚至有点敌意。

“关门了！”

尽管如此，迈克尔还是探头进去，“你的门开着。”

破旧的桌子后面坐着一个中年男人，光头，留着络腮胡子。他头都没抬一下，只顾忙自己的事情，但桌子上只有几张纸，没有铅笔、钢笔或者电脑，连个计算器都没有。他可能在打盹吧。良久，他抬起头来。

迈克尔没有急着解释，他看着唐人街给的那张纸片上的名字，“我在找埃斯特万·迪亚兹。”

那个家伙扬了扬眉毛。

“唐人街叫我来的。”

那个家伙突然挺直腰板。迈克尔不知道那是好是坏。

“我想出去透透气，”稍作停顿后，男人说，“跟我来。”

迪亚兹走到码头的尽头，迈克尔跟上。一只海鸥扑扇着翅膀飞上天空，仿佛它与世隔绝的暖窝被人打扰了般。

“你想要什么？”迪亚兹打量他一番后说。

“我要一艘驶离古巴的船。去迈阿密。三个人。越快越好。你能帮忙吗？”

迪亚兹摸摸一周没刮胡子的下巴，然后侧过头，再次打量着迈克尔，“唐人街，是吧？”

迈克尔点点头。他在猜这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是在安哥拉？他没有问，这无关紧要。他在等迪亚兹继续说话。迪亚兹还思量了挺长时间，然后说道，“算你走运。有一艘船正从基韦斯岛开过来。”

迈克尔没有问迪亚兹运进古巴的是什么。肯定是走私货。武器还是毒品？或者是更普通的东西，新鲜食物或者收音机之类？大致是些可以悄悄藏在仓库的东西。他知道得越少越好。雷格拉区向来是走私者的天堂。

“什么时候？”

“他们随时都可能到。可能是今晚。”

迈克尔的心跳突然加速。不可能这么简单的，不是吗？但很明显事实就是这样。唐人街和迪亚兹的关系肯定不浅。

“多少钱？”迈克尔问道。

那家伙伸出两根手指，“乘上千，美金。现在给一千，迟点给另外一千。今晚回来。凌晨过后，带上你的乘客。”

给完迪亚兹钱后，他肯定会破产的。但话说回来，他很快就可以回到美国了，真正困难的是要说服卡拉和路易斯在短短几个小时内收拾全部家当逃跑。他告诉自己，一定要用更大更好的东西补偿他们。可卡拉并不在乎物质的东西，他父亲也不在乎。

他最担心还不是这件事。为什么迪亚兹想让他们回到这里？准确来说，码头在那个守卫森严的电厂旁边。埃尔莫罗要塞的灯塔就在不远处，它的探照灯每夜都会扫射港口。一艘船要在黑夜中离开雷格拉区很可能被搜到、围截或者强行登船。

其他任何一个港口都比这儿强。或许他应该选哈瓦那西部的马列尔港，虽然1980年的马列尔偷渡时间后，那个港口的守卫也非常森严。或者应该选哈瓦那城外的一个海滩。也许这是一个陷阱。也许他应该就此走开。他努力抑制住自己的疑惑。

“我们从这里出发吗？安全吗？”

迪亚兹点点头，“整个海岸线都有治安警察巡逻。但是，越危险的地方，才越安全。”

“为什么会这样？”

那个男人狡猾地笑笑，“你该担心的是发电厂周围的那些守卫。但是他们喜欢喝朗姆酒，特别是我朋友——也是守卫——给他们免费带酒的时候。到了凌晨两点，他们肯定全部醉趴了。”

“埃尔莫罗要塞的探照灯呢？”

“在你们离港之前，船长会一直贴着海岸线走。探照灯照不到你们。”

迈克尔不太信服，“我有点担心。”

“下一班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迪亚兹说，“你也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当然，你自己决定。”

迈克尔衡量了一下风险：时机、地点、参与人员。但其实他没有别的办法，他们必须离开哈瓦那。他把钱递给了迪亚兹。

路易斯满心欢喜地抚着下巴。米格尔跟他母亲竟然是那么像，至少跟他记忆中的那个弗朗西斯卡很像：满脑子都是宏伟的计划，不管后果如何，都要坚定地实施。他还记得那个黎明，她蜷缩在她在哈瓦那住的房子的走廊上。为了跟他在一起，她二话不说就这样逃跑了。他那时候就意识到，她会不惜一切得到所有她想得到的东西。现在她儿子——他们的儿子——也一模一样。

他走进卧室，在衣橱里翻找了一下。假设米格尔真的能奇迹般地弄出一个出逃计划，那么路易斯会带什么走呢？除了带不走的书之外，他想带的东西真不多，也就几件衬衫、几条长裤和几双鞋子。他还考虑了一下军队配发的马卡罗夫手枪，自从安哥拉回来后，他就一直把它藏在衣橱后面。这支手枪需要全面检修，他甚至不确定它还能不能用。他还盯着松动地板上铺着的小地毯——地图就藏在那里，心想要不要把它带走。这张地图对他没有任何意义，那本来就是拉蒙的计划，不是他的。

他内心还在挣扎，突然听到前门传来了一丝声响。有人想开门，而且显然不想闹出声响。他喊道，“卡拉？米格尔？是你俩吗？”

没有人回答。路易斯开始往卧室外走，还没走两步，一团卡其布影子就向他扑了过来。他感觉那是一个粗壮的白人，体格健壮，异常灵活。那人冲过来，把他撞倒在地板上。那人迅速压在路易斯身上，拳头如雨点一般砸下。第一拳打到了路易斯的肚子上，路易斯痛得呻吟起来。那人紧接着又一拳打到他的腰上。路易斯大口喘气，想蜷起身抵挡进攻，但那人的庞大身躯压得路易斯动弹不得。路易斯头部遭受沉重一击，一边喊叫，一边侧过头，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他睁开眼睛，看到那人正拿枪当短棍打他。

路易斯想在地板上滚动以获得动力来摆脱那人的压制，如果这招行不通的话，那至少还能把枪口扭开。但那人比他重了15磅不止，路易斯顶多只能挣脱左臂。路易斯是右撇子，却毅然甩出左手去抓枪。二人又是一番扭打，在地上滚来滚去，都在抢枪。最后，那个攻击者花了好大的气力，咕咚一声把枪从路易斯手上拽走，朝着他的脑袋开了一枪。

第三十六章

看到路易斯的自行车还在他原来停放的位置，迈克尔很吃惊。他蹬着车从广场回到渡口，压迫他的重担开始缓解。自行车没被偷，今晚他们将会乘一艘轮船离开哈瓦那，前往佛罗里达州，之后他们就安全了。如果卡拉在场，她会说这是个好兆头，他和迪亚兹的会面是明智之举，他们是注定要离开古巴的。

他骑车回劳顿区的路上，天空阴沉沉的。黑压压的乌云把空气挤压成湿漉漉的泥浆，厚重得像一条湿透的毛毯。迈克尔蹬车爬坡朝路易斯家驶去，汗水从他身上直流而下。到了门口，他把自行车放倒在前院，因为车子没脚撑，然后径直走到前门。

他突然停下脚步。

路易斯家的大门敞开着。他知道父亲常常在白天半开着门吹风，但不会开这么敞。是来客人了，路易斯想让客人更舒适一些吗？还是父亲把门打开警示些什么？若是后者，又是什么呢？

迈克尔慢慢走向门边，把耳朵贴到门上。屋里很安静，没有一丝响动，没有沙沙的声音，没有撞击声，什么声音都没有。路易斯和卡拉怎么没拉家常了？打扫声、洗刷声和做饭声都哪里去了？他猛地转过身。大街上空无一人，没人路过，也没小孩子们在玩耍，连声鸟鸣都没有。他体内涌起一股愠意。

他退后几步，绕着院子转了一圈，没发现什么异常。他回到前院，又望了望街上，街上仍然空无一人。他拔出枪，打开保险，溜进屋里。

看到眼前的景象，他的胃顿时抽紧了。

前屋的所有东西都散落一地：小沙发底朝上扔着，沙发垫被扯得支离破碎；两把椅子中的其中一把也是底朝天；父亲的书扔得到处都是；电灯被扔到地上，灯泡摔成了碎片，碎茬子在书本之间显得特别扎眼。

迈克尔喊着他父亲的名字，然后又喊卡拉，可无人应答。他给枪上了膛，开始探查整座房子。厨房空着，早餐盒子堆在水槽边的晾干板上，橱柜门大开，路易斯为数不多的罐子被扔得满地都是。

他走到和卡拉同住的小卧室外面，举着枪冲进屋里。里边空无一人，但绝对有人来过。床单被砍得满是豁口，他们带来的几件衣服散落一地。他扫了一眼浴室，里面什么都没有，橱柜也空着，用了一半

的牙膏掉在地上。

他又举起枪冲进父亲的房间。路易斯衣橱的门开着，衣服散落一地，床铺也被弄得七零八落，床垫斜躺在房间一角。床边那把椅子——全家唯一一把靠背椅——被摔得稀巴烂。迈克尔瘫倒在床架边，捂住了双眼。他先觉得或许是警察来过，可又觉得他们不会把房间弄成这番模样。

显然是有人在找什么东西，是沃尔特斯。不过，他仍然倾向于卡拉和父亲逃脱了。他放下双手，愈加仔细地环视整个房间。当视线落到床垫上时，他浑身一颤。床垫浸满了血红色的斑点，他站起身。他原本以为自己的线人狂怒之下把床垫扔到了墙角，可现在他明白它半盖着某种东西，仿佛是为了掩人耳目一般。他下巴抽紧，双手发颤，他走过去抬起床垫。

他父亲的尸体蜷缩在床垫下面，脑袋大部分被子弹轰掉，墙上洒满了或红或棕的道道。还有一枪打在胸脯上，地上那摊血在热带的高温下早已开始凝固。苍蝇在他父亲脸上嗡嗡着飞来飞去——说明路易斯死亡已久。迈克尔丢下床垫跑进浴室。

待到迈克尔打起精神，他的悲痛只留下彻底的疲惫和不住颤抖的双手。他努力控制自己的一举一动，不浪费丝毫的精力。他强迫自己条分缕析，发散思维，思考对策。

警察发现路易斯的尸体时——早晚的事——父亲的邻居会假装一无所知。这就是古巴。不过，只要施加足够的压力，他们最终总会吐露实情。他们会跟警察说起住在这屋里的访客：一对年轻男女。他和卡拉会成为这次调查的首要嫌疑人 and 目标，除非卡拉也已经死了。他紧紧闭上双眼，老天不能那么残酷。然而，他不得不尽量远离劳顿。他挎上背包，把枪别回腰间。

他鼓起勇气走回路易斯的卧室。他低着头，免得看到父亲的尸体。他走到床边，毛毯还摆在原位，估计这是屋里唯一没被人动过的东西了。迈克尔蹲下身，拉起地毯。他用掌根推了一下地板，地板随之分开。他看着里边装着地图的信封还在，他拿起信封，滑进背包，之后把地板推回原位，又把毯子放到老地方。

他朝门口走去，快出门的时候又突然停步，转身回到前屋。他没看到自己要找的东西，又没时间去仔细搜寻，正准备放弃的时候，突然瞥到地上书堆里闪出一缕金属光亮。他走过去，扒出一张路易斯和他妈妈在圣克拉拉拍的照片，正是路易斯摆在沙发边小桌上的那张。迈克尔翻过相框，取出照片，也放进了背包。

出了门后，他挨着房子一边转到房后。该朝雷格拉出发了，可卡拉依然生死未卜。他的线人绑架了她吗？把她当人质了吗？或者她正躺在某个地方流着血慢慢等死？他努力回忆她说今天会做什么。他觉得她可能会在漫无尽头的队伍里等着分发物品，但也许这只是他的臆想。不管怎样，不确定怎么可以走掉？

他不能走，她快要给他生孩子当妈妈了，得找个地方躲起来等她。他悄悄离开了路易斯家。劳顿区只比破落的小镇强一点，街上的房子就跟哈瓦那高峰期间乘公共汽车的人一样拥挤，可大街上静得出奇，邻居们或许都趴在窗边，躲在他们的百叶窗后。

他搜寻着能躲进去的地方。他想起和父亲、卡拉一起看烟火的地方，那地方在深山里，几棵棕榈树挡住了视野，但扒开树叶就能看见路易斯家的前面。

迈克尔一路小跑到了一个钢筋裸露、杂草丛生的小广场。广场中心是座小型石碑，上面的涂鸦多得盖住了碑文，看不出来是为谁或为什么而立。他穿过广场，钻到一棵棕榈树下面。他现在几乎躲得严严实实，身前的那根电话线杆又提供了一重掩护，除非有心寻找，没人能看得到他。

他盯着自己的双手，它们还在不断地颤抖。他逼迫自己不去想这可能是他人生中犯的最大的一次错误，他所接受过的训练和常识都叫他赶紧逃走，可他下定决心要等，为那可能出现的死亡痛哭流涕。

狂怒的暴风雨卷携着乌云，把下午后半晌的天空抹成了红白紫相间。卡拉没有露面，迈克尔快要绝望了。再过1个小时天就黑了，他纠结要不要在去雷格拉的路上去她住的公寓一趟。不行，那样太不明智，当地的古巴革命保护委员会在通缉她，卡拉肯定知道，她肯定不会回家。他扒开棕榈树叶，人们陆陆续续开始回家吃晚饭了，他们不久就会发现他父亲的尸体。

沃尔特斯是出了名的办事好手，可他留下路易斯的尸体，摆明了是知道迈克尔一定会找到。这传达了一个信息：“看看我的手段。”然而，迈克尔为不能安葬父亲而心痛，他希望父亲的灵魂能够宽恕他。

可沃尔特斯又没拿走地图，这是为什么？他应该能发现的：松动的地板是最最不保险的藏匿地点。沃尔特斯的搜寻行动被打断了吗？是因为卡拉突然回家惊动了他吗？若是这样，沃尔特斯把她也杀害了吗？或者把她掳为人质了？抑或他以为是警察而中途逃掉了呢？

不管是哪种情况，迈克尔知道自己不能再在劳顿待下去。他抓起背包，站起身。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曾答应过卡拉永远不会像他妈

妈那样对待自己的孩子，他们的孩子有权利了解父亲的身世，让孩子知道自己是父母爱的结晶。可现在，他和路易斯一样永远无法见到自己的孩子了。他怀着沉重的心情朝山下走去。

正在这时，他看到卡拉往山上爬过来。她背着一个塑胶袋，行李用棕色纸包着。他感到一阵安慰，露出了一天来的第一丝笑意。看到她还活得好好的，他满怀欣喜地冲下去与她会合，差点忘了看看自己有没有被人跟踪。接着，他突然想起自己的处境，于是迂回了一圈，他只看到一个推着婴儿推车的女人，和一个脖子上绕着个自行车轮胎的黑人。

他回头朝卡拉走去，没注意到从暗处走出来的沃尔特斯。

第三十七章

到了傍晚，天气转好，天空仅飘着几片云。云朵急速穿过昏暗的天空，下侧被月亮照亮，给一切都蒙上了朦胧的影子。微风拂面，冷得让卡拉庆幸自己穿了毛衣。

在前往雷格拉的渡船上，迈克尔跟她讲了路易斯的遭遇。她惊叫了一声，赶紧用手捂住嘴巴。她和路易斯只相处了几日，却已经被他的绅士风度所折服。这实在令人措手不及。

“怎么会这样？”

他盯着水面。除了悲痛之外，她明白他还在斟酌该吐露多少。一阵恐惧冷冰冰地占据了她的。

“算了，”她说道，“我不想知道。”她犹豫着说道，“我们有危险了，对吗？”

他紧咬着嘴唇。这个动作就说明了一切。

又一阵颤栗传遍她全身。她这是摊上了什么事？这个男人，既陌生又熟悉的男人，给她带来了激情和亲昵，可也把她的人生推向了危境。因为他，她将要抛弃她所熟知的唯一一个地方。一直以来，人们教导她美国是古巴问题的根源，现在她即将进入敌方的无底深渊，这种讽刺之事几乎占据了她的全部思想。

刚下渡船，卡拉就让迈克尔在一座立有黑色圣母像的教堂止步。她在教堂里点燃了两根祈愿蜡烛，一根给她自己的父亲，另一根则给路易斯。教堂外，一个桑蒂利亚教女祭司坐在水泥墙上向他们打招呼，但迈克尔领头向相反方向走去。他们只走后街人多的地方，以免引起注意。他们不怎么说话；迈克尔的悲痛显而易见；卡拉也在抚慰自己的忧伤。

当他们走到码头后面的空地时，一股鱼腥味迎面扑入她的鼻孔。他们穿过空地，转过弯，走到码头对面一栋摇摇欲坠的建筑前。其中一面墙壁上的一盏顶灯坏了，但月光和云朵的光辉洒下一滩暗淡的光。迈克尔轻轻叩击着门，不一会儿，一个男人走了出来。他大腹便便，光头，留着一副络腮胡。他朝迈克尔点点头，然后看了看卡拉。从暗淡的光中，她看到他眉头紧锁。

“你说过是三个人。”

卡拉听到迈克尔的声音有些哽咽。“出现……计划有变。”

“啊……”那人郑重地点点头，“我这儿也是。”

迈克尔猛地抬起头，“什么意思？”

“小变化而已，事实上会对你更有益处。船到了，但是进不了海湾。我带你去船上，这会儿正等着呢。”

“出什么事了？你没把朗姆酒送到吗？”

迪亚兹笑了，“那事已经搞定了。”他的笑意渐逝，“不过哈瓦那警卫今晚在海湾巡逻。这是我没预料到的，所以小心为妙。这是最好的办法了，我刚刚也说了，我亲自带你们过去。”

迈克尔转过头，忧虑与恐惧写满了脸庞。卡拉的心跳加速，她又饿又冷，疲惫至极，而且，虽然迪亚兹百般保证，这显然仍是个症结。彻底的恐惧开始侵入她的脊骨。

“你准备如何把我们送到船上？”迈克尔问道。

迪亚兹指了指码头那边。码头下边的水上飘着一个装置，这个装置由三个用绳子捆到一起的内管构成，上面盖着一块厚木板。是一艘轮胎船。“没船的渔民都用这个。”迪亚兹解释道。“我从一个朋友那儿借来的。他自己造的。”他努力摆出一副让人放心的笑脸。

卡拉抓住迈克尔的胳膊，“不行！”她突然喊道，“我不上去，不安全，我们会淹死的。”

“小姐，声音小点。”迪亚兹说道。他清清喉咙，“我说过会亲自带你们去。如果不安全的话，我也不会去。这段路很短，几分钟就到了。海湾里很平静，那艘船会在雷格拉那边接你们。”他指指海湾对面，“看到没？不远的。”

卡拉看看迪亚兹，又看看迈克尔。她知道别无选择，可仍然觉得胃部抽紧。她开始喃喃地祈祷起来。

迈克尔用胳膊搂着她，“卡拉，别害怕。”他的声音令人镇定，“我会划船，有必要的話，我会跳进水里推着船走。我游泳很棒的。”

但卡拉一直摇头，似乎摇头能把这种境地完全抹掉。这不是她所期望的人生。或许是感受到了她的不安，迈克尔抚了抚她仍紧紧抓着他胳膊的手。

迪亚兹走向码头，拿出一个短木梯子，悬挂到码头边上。他拿起两根木桨，下到轮胎船上去。

“出发啦，快点。”他搞笑地冲他们悄声喊道。

迈克尔轻轻地推着卡拉向前走，可她不愿移步，“卡拉，没别的办

法了。”

“我知道。”

“求求你。”

“我……我不会游泳。”她说道。

迈克尔抚摸着她的脖子，“用不着的。”

“你怎么知道？”

他端详了她好一会儿，然后从肩上取下背包，“我差点忘了。我需要你为我做些事。”

她疑惑地看着他，“什么事？”

“我知道你肯定会没事的，所以想让你替我……保管一些……重要的文件。”

“什么文件？”

他在背包里翻找着，“一个是我爸妈在圣克拉拉拍的照片，我想让我妈妈留着。另外一个是一张地图。”

她绷着脸问道，“地图？发生了这么多事，你竟然还要拿走地图？”

“你不想了解内情，记得吧？别担心，等到了美国，我们一靠岸，你再还给我。”他把东西交给她说道。

“你这不过是想分散我的注意力。”

“也许吧。”他弯下腰，亲了亲她的脸颊。

他在隐瞒什么？“为什么一定要我拿着？你去哪儿？”

“伴你左右。但到了美国，他们可能不会搜你的身，我是一定会被搜的。”

“搜身？”她提高了声音，“米格尔，怎么回事？为什么非得今晚到美国？我不……”

“嘘！”迪亚兹打断她的话，一根手指按着嘴唇，“该走了。”

卡拉不情不愿地接过东西，放进包里。她向前走了一步，迈克尔走到梯子前。她跟着，迈克尔后退一步，让她先下去。他站在她上方，迪亚兹则在下方的船上。她小心翼翼地从上往下走，抓住迪亚兹的手，然后踏到木板上。木板往一边倾了一下，卡拉发出一声惊叫。

“小姐！”迪亚兹的低语充满紧张感，“求求你！一定保持安静。这完全是正常现象，轮胎……都这样。别害怕。”

她刚刚努力压抑的惊慌席卷了她，迪亚兹帮她坐到中间，她蜷起胳膊抱在胸前。迪亚兹向上看着迈克尔。

“先生，该你了。”

迈克尔把背包扔进轮胎船，朝卡拉一笑，然后沿着梯子往下走。他刚踏上第一阶，黑暗中突然传出一声大叫。

“站住！不许动！”

卡拉喘了口气，迈克尔拿出枪喊道，“什么人？”

武器的撞击声在码头上回荡，“边防卫队！放下武器！快点！马上！”

“糟糕！”迈克尔咒骂道。迪亚兹说得对，警察确实在海湾巡逻。

为什么，他心想。是谁走漏了风声？

迪亚兹解开连接轮胎船和码头的绳子，悄声对迈克尔说道，“快点……进来！我接着你。”

“不，带她走，我游泳追上你们。”

卡拉开始从船里往外爬，“不，米格尔！要走一起走！”

可迪亚兹已经抓起一根木桨，用它划着推离码头。“到了货轮那边，就会有船了。他有灯，他会闪3次灯。”他低声说道，“我们等等看。”

“米格尔！”卡拉伸手去拉迈克尔，“先生，求求你，回去！”

“照顾好她。”迈克尔喊道。

迪亚兹的目光从卡拉身上转向迈克尔，“放心吧。”

迈克尔一只手拉着梯子，直到小船驶出射程，然后举起手枪。

“放下武器，”同一个不见人影只听人声的人喊道，“不然我就开枪了。”

他肯定有夜视镜，迈克尔心想。他瞄向黑暗，开了一枪。一秒钟后，步枪开火的声音划过暗夜。迈克尔丢下枪，从梯子上掉了下来。他已经听不到自己的身体拍打水面的声音了。

沃尔特斯看着迈克尔的尸体像水母一样慢慢地翻过身。那个卫兵已经跑到了码头边，沃尔特斯拍了拍枪套里的左轮枪，从暗处走了出来。他大步流星，用流利的西班牙语问道，“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

“先生，两人意图乘小船逃跑。这个也是，不过他有枪。我叫他放下武器，他不听。”

“小船，”沃尔特斯说道，“上面都有谁？”

“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女的。”卫兵答道。

沃尔特斯指了指迈克尔的尸体，“我认识这个人，他可是在密谋造反。你做得很对，但是我们必须追上那个女人。”

卫兵扬起头，似乎才刚刚意识到对方并不是卫兵，“先生，你是什么人？”

沃尔特斯假装没听到，“不过首先我们得搜他的身。”

卫兵盯着他，明显充满了疑惑。

“帮我把他弄回码头上。”卫兵一动不动，沃尔特斯于是拿出一叠钞票递出去。

卫兵先是犹豫了一下，接着就把钞票放进了口袋里。

沃尔特斯脱下夹克和枪套，沿着梯子下到水里。他扯住迈克尔的衬衫，把他拉到梯子上，两人合力把他拖到了码头上。沃尔特斯立即搜遍了迈克尔的全身。没有地图。他拿起自己的夹克和枪套，把左轮枪放到触手可拿的位置，然后站起身。

“你是谁？”卫兵又问道。

沃尔特斯拔出枪，“你没见过我。懂吗？”

卫兵抬起步枪，指着沃尔特斯，“先生，放下武器，表明身份。”

沃尔特斯开了枪，可他没打中。卫兵回了一枪，正好打中他。沃尔特斯最后的思想充满了惊讶，他从未想过会是这样的结局。

或许呜咽声能传得很远，不过究竟源于女人的哭泣，或者只是夜间动物的叫声，却是分不清的。浪花拍打着码头，盖过了其他声音，不管是谁发出的声音，它都慢慢减弱了。寂静重新占据了海湾。

一个穿着军装的男人不慌不忙地跑向码头，“我听到枪声，怎么回事？”

年轻的卫兵道明原委。他情不自禁地颤抖着，这是他第一次开枪，而且开了两枪。一年之前，给他这份工作的古巴保护革命委员会的官员说当卫兵很轻松，只需要穿着制服四处走走就行，而且还能站在配给店的队首，还能得到其他津贴。这些才是他当兵的目的，开枪杀人可不是。

“长官，我该怎么办？我是自卫，我知道肯定要调查报告、遭到询问的。”他犹豫了一下，“我……我……”

长官伸手示意卫兵停止胡言乱语。他盯着两具尸体，又把目光转向卫兵。卫兵是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他还是个孩子。这是他们在雷格拉遇到的第一次枪战。通常情况下，逃犯都很温顺，而不会这么胆大包天，他们很快就会投降。这会在卫兵的人生中留下污点，他的人生也不例外，尤其是那条小船还跑掉了。

他眯着眼睛看着暗夜中的波浪，仿佛在看小船跑到哪里了。接着，他转向那个卫兵。

“这事没发生过，懂吗？这次不过也是常规巡逻。”

年轻的卫兵指了指两具尸体，“可是……可是，尸体怎么办？”他惊慌地问道。

长官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扔进海湾，保证别让他们再浮到海面。”

第三十八章

芝加哥——五月

四个月后

弗朗西会永远记得她明白迈克尔已经遇难的那一天。那还是三月初，水仙花已经破雪而出。已经两个月没有他的消息了，就算是他在中东的时候，他们失去联系的时间也最多不超过一个月。她乞求她的父亲去调查，但那天晚上回家的时候，他面如死灰，说他找不到迈克尔，也联系不上那个起初安排任务的人。那时候她就知道了。

一开始她冲着父亲发火，“你教我永远不能相信政府！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她哭喊着说道。

“我的牵线人跟政府没关系。”她父亲说。

“但是他的牵线人有！你自己一直都说什么‘上梁不正下梁歪’”。

银舌托尼·帕切利破天荒保持了沉默，他无言以对。弗朗西大喊大叫，又哭又闹，摔这摔那，然后沉溺进她无法挣脱的无边绝望。她父亲也好不到哪里去。失去外孙的悲痛彻底把他压垮了，一直以来他都满心希望迈克尔能够继承衣钵。他没有否认弗朗西的责备，一再道歉。他告诉弗朗西，他的人生再也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他的确是没有了。一个月后，托尼·帕切利因大范围冠状动脉血栓症逝世。弗朗西很感激他倒是死得痛快，但她仍是愤怒难平。为什么上帝要这样惩罚她？她的一生中只爱过三个男人，现在两个都死了。至于第三个，路易斯——天知道他怎么样了？痛苦像一只啃咬着尸体的老鼠一样撕啃着她，痛得仿佛要把她给生吞了一般。有时候她倒希望它真的把她生吞就好了。

但是弗朗西必须暂时把悲痛摆在一边。父亲去世，她就成了这个家事实上的头。如果她想保持地位，就只能去争取。她想要这个地位。若不是为了接掌权力，她怎么会遭受这么多苦痛？也许这是上帝对她的补偿，她要掌舵了。时候到了。她受父亲亲身指点，她知道自己定能胜任，但任何一个西西里黑手党家族都没有过女掌门人的先例，她要接任，前方必有威胁。

葬礼过后，她在办公室与父亲的参谋罗伯特·多纳蒂闭门密谈。

多纳蒂靠在椅背上，瞧瞧手指，脸上带着一丝隐秘的微笑，“你父亲几个星期前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

弗朗西皱了皱眉，“真的吗？”

多纳蒂笑逐颜开，“我把我跟他说的话告诉你。有两个威胁。”

“只有两个？”她也想挤出一丝微笑，但她的嘴角就是纹丝不动。

“第一个就是本尼托·阿尔贝蒂尼。那时候你还太小，可能不记得了，他父亲曾经试图夺取你父亲的位置，结果失败了。”多纳蒂抖抖手，“阿尔贝蒂尼没脑子，只会用脚趾头想问题。”

弗朗西点点头。她不是很了解阿尔贝蒂尼，但他就是个鼯鼠样的小不点，她也不喜欢他。

“另外一个呢？”

“吉诺·卡佩塞。他是二老板，做事能干，冷面无情，也很精明。他的情况跟阿尔贝蒂尼完全不同。”

“你有什么建议？”

多纳蒂沉默了片刻，然后说道，“各给他们一队人马，让他们直接向你汇报。化敌为友总比化友为敌好得多。”

这一次弗朗西终于笑了。他的语气听起来很像她父亲，“安排跟他们两个人的会面。”

一个小时后，阿尔贝蒂尼过来，他拒绝了她的条件。“家族理当属于我。”他轻蔑地朝她笑笑，“女人可干不来这份工作，就算是你的父亲也同意我的看法。我的大部分指挥官也是这么想的。”

弗朗西知道他在撒谎，但她说会仔细考虑他的建议。他离开房间的时候，她朝罗伯特点点头。阿尔贝蒂尼今晚回不了家了。

吉诺倒是另外一回事了。“你父亲和他父亲是朋友，他们彼此尊重。”罗伯特说道，“他会等待时机，但你必须赢得他的尊重。不然的话，他会篡权。”

“什么时候？”

多纳蒂耸耸肩，“这我可就不知道了。”

弗朗西叫他把吉诺带进来。吉诺身材高挑，肌肉发达。这些年他参与了太多的行动，所以面上自然而然带着怀疑。

“请坐，吉诺”，她说道。她解释了她想给分配他手下的想法，“实际上，我希望你能把自己当成我的二把手。”

吉诺脑袋一侧，眯了眯眼睛——他是出了名的沉默寡言——然后点点头。弗朗西看得出来他明白她的意图，他不介意被她收买，但也

会密切关注她的每一步行动。

第二天，主要罪犯家族迎来历史上首位女掌门。尽管心中仍无比悲痛，弗朗西无法掩饰她的喜悦。事情本该这样，她将会把家族事业带到全新的高度。

所有人都离开巴灵顿大宅之后，她开始想是否就是为了这一天，自己所爱的男人——被夺去生命，自己要忍受这般苦痛。既然她不能拥有爱，那就选择权力。任何男人——或者女人——都别想把它从她手里抢走，否则都要付出代价。她终于可以自主决策了，可以做她认为合适的事情，再也没人能拦着她。

挡着她的路的还有一件事。作为丈夫，卡迈恩·德卢卡一直很冷淡；作为父亲，他更是不称职。她父亲找人帮忙安排了这桩婚姻，免得她因怀有私生子而名声败坏。她那时候不可能回到尼克的身边；她曾伤过他一次，她心知道自己没第二次机会。她别无他法，只能嫁给卡迈恩，努力做一个尽责的妻子，这一切都是为了迈克尔。但是现在迈克尔已经死了，她的父亲也死了，再也没有留着卡迈恩的必要了。他甚至很可能会成惹来麻烦。大约在午夜，她拿起电话，打给了一个人，这个人以前只有她的父亲知道，现在就只有弗朗西知道了。

“你好，朋友。我有一份差事要麻烦你。”

迈阿密——九月

阳光刺破臃肿的云层，星星点点地散在卡拉的仅有一个房间的公寓里。高效，他们是这么说的。分明就是单间公寓，为什么不按事物的本身属性来称呼呢，她心里想着。这是一个嵌在格子间里的格子，专给穷人住的。尽管如此，她还是尽量避免外出。即使已经到了九月，迈阿密令人窒息的湿气依旧让她喘不过气来。佛罗里达离古巴只有90英里远，却是另一个世界。这里没有信风，没有马勒孔海滨大道，没有港湾，只有内港，堵满了汽船排放的令人作呕的废气。哈瓦那虽然一贫如洗，她倒是精致优雅得多。用三个词就可以形容美国的一切——硕大，俗艳，肮脏。

她也是。卡拉觉得自己与一头母牛别无二致：乳头酸痒，肚子胀痛，不停反刍。她从来没想过怀孕会是这般不舒服——每天就像搬着一袋二十磅的大米走来走去。想起自己在古巴的时候那么漫不经心地对待孕妇，她突然感到愧疚不已。

她紧紧地闭上了眼睛。她现在不能想家，得赶紧去工作了。她吃力地爬下楼梯，走出了西北十二大道的这座小楼。汗珠成串地从她脖子上滴下来。她走上了一条大马路——这岂是普通马路，要说高速公

路也不为过吧——闪躲着飞速驶过的汽车。她多希望他们就这样永远走出了小哈瓦那¹。她在路边等待巴士，去一个说西班牙语的药店商店上班。讽刺的是，她在美国拿的是最低工资，每天拿回家的却比她在哈瓦那一个月挣的还要多。

四十五分钟后，她走出巴士，再走两个街区就到药店了。店主原本是古巴比那尔德里奥省的医生，现年六十多岁，顶着一头厚厚的有些斑白的头发。六个月前，她在天主教堂里遇到了他。他问了她几个问题，估计是她的回答正合心意，于是得了一份工作。她当不了医生，他说，要想在美国当医生，就得重新念医学院，她也是一样。不过她可以在他的药店工作。她很感激。她没有任何证明文件，没有钱，也没有身份。

卡拉进门那会儿，他正在药店后面填写药瓶标签。他抬起头来，“下午好，卡拉。刚才有一个男人来这里找你。”

卡拉正往前面的收银台走去，猛地回转头来。她来到美国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了。除了去社区大学上英语课外，她几乎不敢走出西语区。她知道，美国跟哈瓦那一样，乱说话可不是明智的选择，但原因正好相反。在美国，没有人想要听古巴有多么美，多么优雅，却没那么功利，他们尤其不想听在菲德尔统治下长大的人说这些话。她学会了小心谨慎，行事低调。说实话，她在迈阿密只认识两三个人，除了她的老板外，没有其他男人。

“是谁？”她紧张地问道。

“他——大概——比我年轻一点。但是很胖，没什么头发，橄榄色皮肤，脸色很红。”这位药剂师耸耸肩，“这热气，你也知道的。”

“他想要什么？”

“他声称认识你丈夫。”他的老板指了下她的肚子。

一阵突如其来的恐惧掠过她的心头。她没跟任何人讲过迈克尔的事，任何人都没有。实际上，她想让大家以为她怀孕是因为“那种事”，都怪她自己不小心，记错了日子。当然她也从来没有说她结婚了。她伸手捋过自己的马尾辫。她把头发留长了，平常都用发带把它绑起来。

“你是怎么跟他说的？”

“我说你上晚班，叫他到时候再回来。”

她的表情一定是出卖了她的忧虑，他的老板摊开手掌，“对不起。我犯错误了吗？”

她打开收银机，仔细想了想。现在她想明白米格尔给她的文件跟

他的任务相关，她还知道那次任务失败了，路易斯和米格尔都是因此才遇害的。但她还不知道那个任务到底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那张地图如此重要。不过，现在都不重要了。如果有人追踪她到这里，那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好像是要强调这点一样，宝贝踢了一下她。

宝贝。她的房东的妻子说她认识一个助产士。卡拉自己也很清楚怎么接生，也在药房买了所有生产用品。很快就要生了。感谢上帝，可能是随便一天。但是现在一个新的危险就像那些巨大的美国霓虹讯号一样，亮灿灿地闪在眼前。她，还有她宝贝，都可能命悬一线。

它什么时候才会终结？过去的九个月就是一场噩梦：从米格尔被枪杀的那个晚上，她就在乞求迪亚兹回去，但是他拒绝了；到在过境处的时候一阵暴风袭来，几乎翻船；再到孤零零地被留在美国的领土，身上没有任何的文件，也没有钱；还有虽勉强糊口却要为胎儿保持健康。在古巴她可能会活得更困难，但那是她的家。在这个物质丰盈的国家，她却过着困苦艰难的生活，近乎绝望。

她的眼泪差点要掉下来，但她又忍住了——这纯粹是荷尔蒙的影响。但是，她已经动了投降的心思。每日的生存挣扎已经要把她榨得精疲力竭。用英语来说就是，她已经山穷水尽了。她需要帮忙，特别是宝贝出生之后。但是现在她必须要逃亡，找一个新的避难所。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一个人到底能承受多少才会崩溃？

她合上收银机，告诉药店主说她需要休息。

“你才刚来啊。”

“一个小时后我会回来。”她撒谎了。

她坐巴士回到公寓。其实并没有很多东西要收拾，家具是房子自带的，她的开支也是节俭有余。她拿起一个帆布袋，开始沿楼梯走下去。快走到底的时候，一阵剧痛像尖刀般刺穿她的肚子。她没有时间了。

接下来的十二个小时，她被扔进了痛苦的海洋，艰难地游着。她模糊地记得自己咬着毛巾。助产士让她四处走动。血的味道——她自己的血——飘到她的鼻子里。也有短暂的解脱，但只是几秒钟，接着撕心裂肺的苦痛又回来了。她又躺倒下来，滑进一个如梦般的昏睡状态，每个人都在嘶吼着要她用力。她照做了，但她记不住为什么。她只想要痛苦早点消失。

终于，痛苦消失了。

“你生了一个女儿，卡拉。”一个声音把她从梦中拉了出来，“一个漂亮的小女孩。瞧这粉嘟嘟胖乎乎的小脸蛋！”

¹ 小哈瓦那：美国迈阿密的一个区。这里居住着大量的美国移民，以及来自中南美洲的移民。

第三部分

现在

芝加哥

第三十九章

“瞧这粉嘟嘟粉嫩的小脸蛋！”弗朗西斯卡·德卢卡坐在床边，捏着孙女的脸蛋说道。

虽说已经芳龄22，路易莎·米歇尔·德卢卡依然像个小女孩一样撅着鼻子，像轰走恶魔一样伸出手。“奶奶，你说过等我毕业就不这样了。”

弗朗西斯卡笑道，“我是说过，我道歉行了吧，小宝贝，对不起。”

“不，一点诚意都没有。”

“说对了。”她奶奶露出那种诡计被识破的无奈笑意。路易莎心想，不管是意大利人、法国人、犹太人，还是拉美人，这种笑意用之天下而皆准，每一种文化都有着同样的“我可不知道这事哦。”

她伸了一下懒腰，把被子从床上蹬下来。她妈妈在克利夫兰参加医学会议期间，她和奶奶待在巴灵顿。严格来说，路易莎已经成年了，可她妈妈出门时依然要她待在奶奶身边。对于卡拉·加西亚来说，这不算过度保护，更像是硬性钳制。

不过，路易莎并不介意，奶奶可把她像公主一样对待呢。她小的时候，妈妈还在医科学学校读书。那5年里，她们就住在这儿，奶奶把一间客房装饰成了粉红和白色相间，这里变成了路易莎的专属城堡。她妈妈肯定会鄙夷地想，路易莎没被宠坏了真是奇迹，

“路易莎·米歇尔，来说说，你今天有什么计划？”

只有奶奶才会叫自己的全名，路易莎笑着想到。奶奶大概有70多岁了——她从来不肯透露自己的真实年龄——但看着像是50岁不到。多亏了每天早上必来的私人教练，她身材匀称健壮；多亏了每天下午必来的私人助理，她的穿着无可挑剔；多亏了每周必来3次的理发师，她的头发整整齐齐，连一丝银发都没有。从这方面来说，妈妈和奶奶正好相反，她绝不肯把时间浪费在化妆上或者浪费金钱去添置昂贵的衣服，而且她特别鄙视那种叫人来家里帮她运动的想法。

路易莎把手垫到脑后，“我准备见见朋友，检查下周示威用的宣传单。”

“你还在——参与——这种活动呀？”奶奶撅嘴问道。

路易莎从床上坐直身子，“当然啦，你也应该参加的。咱们是一伙

儿的。”

“是哪一伙儿？”

“想要停止荼毒地球的这一方啊。人类上天入地，翻腾下海，无所不尽，不遗余力地撒播在地球每一寸肌肤上的毒素都要被清除。我们必须阻止那些无法无天的大企业，他们不能再继续破坏遗存的清新空气、干净水源和土地了。其实他们自己也心知肚明，可他们想用工作岗位和美国的自给自足这样的金羊毛来漂白自己的行为，”路易莎说道，“人人都知道他们唯利是图。”

“哎，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啊，”奶奶说道。

“你也曾年轻过啊。”

“谢天谢地，我早就长大了。”

路易莎本来以为奶奶会笑着说这句话，可她没有。路易莎没放在心上，“之后要和指导老师会面，研究一下我的暑期计划。”她正在西北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我说过可以帮忙啊。”

路易莎假装没听到，“妈妈一会儿回家，之后我也会回去。”

奶奶清清嗓子，“这么说，你今天早上没什么安排，对吧？”

路易莎扬起头问道，“怎么了？”

“噢，没事。”奶奶的声音显得有点意外，然后又耸了耸肩。

路易莎猜测着奶奶的情绪：和蔼，随意，但眼神里又有一些古怪。奶奶总是心有谋划。“奶奶……”

“好啦，”奶奶说道。“你知道我撒不了谎，至少对你撒不了。”她停顿一下，“还记得我们昨晚谈论的事情吗？”

路易莎精神一振，“关于我爸爸吗？”

奶奶点点头，“我今早还有事要做，不过想让你看样东西。”她犹豫着说道，“问题是……这是个秘密，你我之间的秘密。能保密吗？”

路易莎考虑了一下。妈妈和奶奶不和，妈妈说这是因为祖辈和孙辈天生就是对抗父母辈的盟友。可作为路易莎的妈妈，卡拉总是直言不讳，有什么说什么，而且动不动就发火；她时不时地也见识过。而她奶奶，不管她自己怎么说，却是一个计谋多端的人。路易莎努力在两人之间周旋，这可并不容易。两个女人的唯一共同点就是保守有关她爸爸的消息。可如今，奶奶显然准备吐露心声了，路易莎的好奇心占了上风。奶奶肯定早料到了，路易莎心想。

“是什么秘密？跟我爸爸有关吗？”

奶奶点点头，“是属于你爸爸的一样东西。”

她爸爸迈克尔在她出生之前就死了，不过她听过许多描述。比如说奶奶在哈瓦那邂逅路易斯，却被她的父亲拆散；她因为怀有身孕而被迫嫁给卡迈恩；30年后，她和路易斯的孩子——她爸爸——被派到古巴；他又邂逅她妈妈；两人逃离古巴时，他却不幸被射杀。

“是什么？”

奶奶的表情有些鬼鬼祟祟，“在我的保险箱里存着，存在银行里。”

路易莎思忖着它会有什么。珠宝？股票证券？他从伊拉克带回来的礼物？

她奶奶俯过身，伸手抚开路易莎前额的头发，“宝贝，你去换身衣服。厨房里有咖啡，阿曼多开车，不过我们得带3辆车去银行，之后你再去赴约就行。”

路易莎在浴室冲了个澡，这个浴室和卧室一样，也是粉红色和白色风格。这些年来，她逐渐认同了妈妈的看法。这里的装修有些过犹不及：富丽堂皇、奢华、粉红色——压抑得要令人窒息。她擦完身子，穿上牛仔裤，一件厚毛衣和工作靴子。芝加哥刚进入早春，可温度只比冬天高那么一点点。芝加哥的春季酷寒，夏季燥热。

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绑好自己的头发。她那一头棕色头发十分浓密，长而卷曲，总是不听她的话。她头发的坏基因遗传自家族的双方：妈妈的头发不该卷的地方卷着，奶奶的头发全都蜷成小卷。虽然大家都说她很漂亮，可路易莎觉得自己很平凡。她身材瘦小，体格有点结实，褐色的眼睛间距过大，鼻子高耸。除了奶奶经常提及的圆嘟嘟的脸蛋，其他特征都很一般。

一个小时后，奶奶和路易莎在保镖的拥护下见到奶奶在巴灵顿的银行经理。经理坚持要亲自带她们前往银行保险柜。奶奶履行政程序，在一大堆卡上签了名，拿出一把钥匙，经理拿出另一把相配的钥匙。满墙都内嵌着一模一样的金属小门，他打开其中之一，拉出一个盒子，放到房间里的隔离区。奶奶朝保镖和银行经理点点头，示意他们全都到门外等着。

他们一走出视线，奶奶就打开了盒子。盒子里边放着3个白色小匣子，几个商务信封，还有几个大的马尼拉麻信封。奶奶从盒子里拿出其中一个马尼拉麻信封，打开封口，抽出一张纸，然后递给路易莎。

那张纸宽8英寸，长11英寸¹，很厚，白色信纸已经泛黄。纸上画着3条间隔1英寸的弯弯曲曲的竖线，中间是一条向右的直线，一条凹凸不平的横线在纸上端与所有线条相交。两条曲线附近有3个点，其中一个位于横线下，第二个点位于第一个点的左下方。第三个点离纸下端有大约3英寸。纸的底部写着两个C，后面是一个被圈住的字母L。左下方还有一副图：由点组成的圈，圈中心有个东西。

路易莎看不懂，“这是什么？”

奶奶好一会儿没回答，然后抬起头，眼角似乎闪着泪光。如果路易莎不知道奶奶是世上最坚强的女人之一，她肯定以为那双眼睛湿了。接着，奶奶眨眨眼，表情又恢复了正常。

“你爷爷本来可以成为一名艺术家，”她温柔地说道，“可他……志不在此。”

“这是路易斯爷爷画的吗？”

“在古巴的时候，你爷爷把它给了你爸爸。”弗朗西没说路易莎的妈妈认定她爸爸就是因此而死，她把这话咽到了肚子里。

“这是一张地图，”奶奶继续说道。

路易莎拿起地图。曲线、点和字母都让人搞不懂，“什么的地图？哪里的地图？”

“不知道。”

路易莎盯着奶奶，“真的吗？妈妈也不知道？”

奶奶摇摇头。

“你也不知道？”

奶奶皱了皱眉，“对了，如果你妈妈知道我给你看了地图，她肯定会气死。”

虽说奶奶喜欢开玩笑，路易莎的心还是揪了一下。她的一生都在绕着不能说的秘密和故事周旋。奶奶和妈妈只跟她说那些她们想让她知道的事情，只跟她分享那些经过审核批准的记忆。为什么她们就不能像别的家庭一样，坦诚分享历史、瑕疵等等呢？

“可为什么？为什么给我看这个？”

奶奶瞟了她一眼。她有些事瞒着路易莎，“因为我觉得你具有探索精神，就像我一样。”

路易莎正准备说自己知道奶奶有所保留的时候，奶奶笑了。

“你总是问有关你爸爸的事情。这张素描对他很重要，对你爷爷也很重要。多年来，我一直不明白其中缘由。我很想知道，你呢？”

她的笑意有点过了，路易莎心想。“你想让我查查这是什么，然后报告给你，对吧？所以才要我看看。”

“你就不好奇吗？这可能需要你一番探索哟。”奶奶停顿了一下，“当然了，如果你不愿意……”她声音越来越小。

路易莎太了解奶奶了，“我当然很好奇了，可为什么选择现在？”

“我觉得，既然你是学工程的，那么你可能比我拥有更多的资源。”

“你确定要我查这个吗？万一查出什么不想知道的事情呢？”

“亲爱的，不管它代表什么，都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这么久了，谁还会管呢？”她停顿了一下，“不过，还是别对你妈妈提起为好。”她又停顿了一下，“所以你想不想去查呢？”

路易莎再次端详着那张地图，然后抬头看着奶奶，“不如叫银行复印几份吧？”

“好主意。”奶奶眉开眼笑地说道，“就知道你最适合干这个了。”

¹ 译者注：1英寸 = 2.54厘米。宽8英寸，长11英寸即宽约20厘米，长约28厘米。

第四十章

“我不在的时候，一切都还好吧？”当晚晚餐快结束的时候，卡拉向女儿问道。卡拉刚参加完一个关于儿童发育紊乱的医学会议，下午时间都用来准备鸡肉饭了。与古巴不同，在芝加哥，她梦寐以求的任何食材永远都能在离家5分钟路程的大型杂货店里找到。

卡拉仍然不习惯美国的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大，那么耀眼，那么欣欣向荣。她知道这大多是一种假象：穷人被塞进不合规格的房子；黑帮横行于南部和西部的街道；美国也是文明社会谋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然而，像她们这样生活在埃文斯顿的富足地区，这些缺陷很容易就能被忽视掉。事实上，她和路易莎总是事务繁忙，像这样一个没有保镖的侵扰安安静静待在家里的夜晚，倒是少有的事。

“一切都好，妈妈。”路易莎咬着鸡肉笑道。

“你祖母呢？”20年以来，卡拉几乎可以不带任何强调地说出这个词了。

“噢，你还不了解奶奶嘛。”

卡拉点点头。她对弗朗西斯卡·德卢卡可谓是爱恨交加。婆婆对孙女的爱甚至远超于她爱生命，这一点无可置疑，但两人的价值观大相径庭。这并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多年来，卡拉不情不愿地相信了资本主义体系比菲德尔的政权更加健全，而且——令人惊讶地——更加合理。她对自己受到的待遇也毫无怨言。那天，在困乏和绝望中，她满心恐惧地抱着路易莎来到芝加哥，给弗朗西斯卡看了她和路易斯40年前在圣克拉拉拍的合影，弗朗西斯卡失声痛哭，并从那时起，给予了卡拉和路易莎皇室一般的待遇。她帮助卡拉学习英语，送她到医学院，同时又让她有时间照顾路易莎。她给卡拉找了一份在医院当儿科医生的工作，等到卡拉有资格开私人诊所的时候，又助她开业运营。为了她们，她不惜花费任何一分钱，不惜动用任何关系，甚至不惜走任何后门。

但问题也正在于此。如果不能控制周围所有人的人生，弗朗西斯卡就不会高兴，而卡拉正好不喜欢受人掌控。

“奶奶想帮我找一份暑期实习。”路易莎说道。

卡拉收起碟子拿到厨房。事关弗朗西斯卡，她得注意自己对女儿的回答了。她不想让路易莎觉得两难，不过她怀疑自己的态度已经耐人寻思了。

“我跟她说我的导师已经给我安排好面试了。”

卡拉从厨房里大声回道，“真的吗？他真是太好了。”她拿了一小块奶油蛋糕从厨房里走出来，把它放在桌子上。

“他看好我。”路易莎说道。

卡拉忍不住笑了。路易莎在这方面跟她爸爸太像了，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自吹自擂，可对他俩来说，这不过是事实而已。卡拉不禁再次希望迈克尔能活着看看他们俩的爱情结晶。她拿起一把刀子，切开蛋糕。

当晚晚些时候，当卡拉一边坐在摇椅上休憩，一边钻研着儿童大脑半球彻底切除术的会议摘要时，路易莎从她自己的房间走出来。她已经关着门在屋里待了一个多小时了，这可有点反常。卡拉抬起头笑了笑。像这样的夜晚，母女俩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却仍然能够心意相通，算得上小小的奇迹。卡拉知道路易莎不久就要搬出去，她一直在努力做好迎接那天到来的精神准备，但这会儿，她十分珍惜两人在一起的时光。

“在忙什么呢？”她在路易莎扑到沙发上时问道。

“给宣传单润色。还有上网。”

“宣传单？”卡拉皱眉问道。她还是不太懂英语俗语。

“你知道的，下个月抗议用的。”

卡拉淡淡一笑。她女儿虽然不像她一样成长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府，却和她一样认为社会不应当以牺牲公共福利为代价进行财富积累。她希望路易莎当工程师的志愿某天能为公共福利做出贡献。卡拉支持这样的雄心壮志，但不确定迈克尔会不会如此。他独立自主，是个独行侠，相比社会目标，他更关注个人目标。但他内心里呢？谁知道呢？

他父亲路易斯则截然相反。事实上，卡拉发现价值观隔一代或者两代遗传的现象挺有意思。她从未对路易莎的行动主义有过太多言语干涉，但私底下却以她为傲。不过，她猜测女儿的决心部分来自于她的男朋友，那个留着长发的名叫杰的计算机系学生。

路易莎清清喉咙，坐直身子，表情有些严肃。

“怎么了，路易丝塔？”卡拉问道。

她似乎小心斟酌着字句，“妈妈，跟我讲讲路易斯爷爷吧。”

卡拉合上刚刚在看的摘要。

“你爷爷人很好。他很有头脑，求知欲很强，意志坚定，但是又有绅士风度。他受到众人的尊敬，是个人人都应有的好父亲。或者祖父。”她又补充道。

“可他被人害了，对吗？在卧室里被枪杀了。”

卡拉犹豫了一下，“没错。”她和弗朗西斯卡都未对路易莎隐瞒过这一段故事。她女儿了解帕切利家族，了解这个家族在古巴的往事。她知道弗朗西斯卡的父亲托尼如何在古巴革命期间棒打鸳鸯，也知道被卡迈恩·德卢卡养大的迈克尔如何查明谁是自己的亲生父亲，还知道他们的团聚如何被悲剧打断。

卡拉知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事实上，她常常觉得这个家族和肯尼迪家族一样，都被诅咒了，父辈的罪恶——或者说祖父辈的罪恶——被强加到了孩子身上。但卡拉决心让这个诅咒随迈克尔的去世而终止，路易莎绝对不会被暴露在公众面前。而从女儿的行为来看，卡拉猜测弗朗西斯卡也有着同样的想法。只不过，一种夹杂着恐惧的不安感令她不禁坐直身子夹紧双腿。

“问这干嘛？”卡拉希望自己的声音没那么严肃。

路易莎蜷腿坐下，“他为什么被杀了呢？”

卡拉记得20年前在回雷格拉的路上问过迈克尔同样的问题。几分钟后，他把照片和地图交给她，然后他就被边防卫队射杀了。

“我不知道，路易莎。”她撒谎道。

路易莎的表情说明她无法接受这样避实就虚的答案。

卡拉回想起迈克尔出门时路易斯家的那些早晨，她和路易斯会一边喝着走私来的咖啡——这是路易斯唯一的奢侈品，一边聊天。

“呃，我知道他在军队待过一段时间。”

“古巴军队。”

“没错。在东方省，也就是古巴的圣地亚哥的时候，他就认识菲德尔。他们一起战斗过，呃，可能不是并肩作战，不过跟菲德尔一样，路易斯也是跟巴蒂斯塔政府作斗争。”

“这些我都知道。”路易莎不耐烦地说道。

“什么？”

“我知道曾祖父托尼看不得自己女儿和革命者混在一起，所以才拆散他们。”

卡拉点点头。

“我还能知道当时奶奶已经怀了我爸爸。”

卡拉点点头，“怎么突然这么好奇啦？”

“我们……这个家庭多姿多彩，充满了戏剧性。我想多了解一下各个角色。”

卡拉挪挪身子，思考着女儿的问题。“呃，我以前说过，我总觉得路易斯更像个智者，而不是士兵。当他说在安哥拉待过的时候，我感到惊讶。他不像……”

“安哥拉？路易斯爷爷在安哥拉待过？”

卡拉点点头。

“你从没跟我说过这些。”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去过安哥拉的古巴人有50万，士兵、医生和社会工作者，各种身份都有……菲德尔不肯承认，但安哥拉战争就像古巴打的越南战争。”

“爷爷驻扎在安哥拉的哪个地方？”

卡拉皱了皱眉，“我不太清楚，好久以前的事情了。让我想想。他曾做过准将，这我是知道的。他在那里待了两年，然后和平协定签署，他就回家了。不过他说那里的叛军仍然在丛林里互相残杀。”

“可你不知道具体在哪儿？”

“不知道。怎么了？”

“没什么。”路易莎走进厨房。卡拉听到抽屉被打开，然后一阵餐具撞击的声音。

“你在干嘛呢？”

“我打算再吃一块蛋糕。你要吗？”

酒店里4天一成不变的食物和甜得发腻的饮料，搞得卡拉觉得自己像是一头被拽到饲料槽面前的牛。“谢谢，不用了。”

路易莎切了一大块蛋糕放到盘子上，端着它回到自己房间。她把蛋糕放在电脑旁，拿出一张祖母给她的地图复印件。她轻摇鼠标，启动电脑，关闭文档和她之前在编辑的宣传页，打开了谷歌地图。当电脑提醒她输入欲“飞往”何地时，她输入了“安哥拉”。她看着屏幕上的地球缓慢地转过大西洋，向南方移去，最后停留在非洲东南部的一大

片土地上。

她移动鼠标，以便看得更清楚一点，可地图上的颜色——绿色、土黄色和灰色——令人难以辨别地形，再加上安哥拉面积又很大。她把图片放大到能看清河床、森林和山脉，但是没有一点跟她祖父速写的地图相似。事实上，她根本不知道他的地图的比例尺应该是多大。她仔细查看了安哥拉地图的每一寸，寻找着祖父地图上那三根从顶部到底部的蛇形线条。她估计这是些小河、河流或小溪，但什么都没找到。还有纸上底部写的那些字母——两个C和一个L，同样让人迷惑不解。

她站起身，伸伸胳膊，然后吃起蛋糕。她当天下午已经查了许多古巴地图，可是没找到任何和那幅素描相符的东西。她预计明天得找更详细的安哥拉地图，但抱的希望并不大。无论她祖父画的是什么，可能早已都被历史吞没了。

第四十一章

次日清晨，四月的阳光温暖惬意，路易莎可以骑着自行车去学校。这是芝加哥的春天：时刻准备着最坏的情况，天气稍好人们就能对天气众神大加赞扬。一个女保镖开车跟在路易莎身后。现在她对这些保镖熟悉得就像自己的影子一样——她还在襁褓之时就有人一直跟在她的身边——她也已经学会了去忽视他们。她把自行车锁在铁架上，大步穿过一个宽阔的广场。

麦考密克理工学院是西北大学校园里比较现代的一座大楼，至少在建筑风格上是这样。事实上，这栋楼跟过去的唯一联系就是门头上的石刻。路易莎不知道上面画了什么，觉得太尴尬也一直没有问，但其中一幅看起来像一个古希腊人用一根原始杠杆移动巨石，另外一幅可能是化学家约翰·道尔顿或者艾萨克·牛顿坐在某个不知名的机器旁。

她走进大楼，沿着大厅往里走。大厅铺着油地毡地板，闪闪发亮。她往右转的时候，内景猛然转变，接着穿过一座建筑明亮的玻璃桥，走进马德图书馆¹。与桥一样，图书馆采光特别好，极具现代气息。此刻图书馆的人并不多，她马上就走到了一台空置的电脑旁。

她输入“安哥拉”和“地图”，点击搜索键，片刻过后，她顿然垂头丧气。有关安哥拉的地图和信息大多数都不在马德图书馆，而是在主图书馆。她再次搜索，加上词条“工程学”和“科技”，但还是没有收获。她爬楼梯到三楼的书架区，那里存放着少量的地图，但还是无果而终。

她又走了出来，去一趟主图书馆是免不了的了。她背对人行道，正在给自行车开锁，后面传来一个男声。

“嘿，路路！”

她转过身，一个高高瘦瘦的年轻男子穿着破旧仔裤宽大夹克，正朝她走过来。他披着一头浓密的细软卷发，还带着一副无框眼镜，看起来与爱因斯坦颇有几分相像。眼镜后是一双明亮的蓝眼睛。

“嘿，是你啊。”她双手抱着他的脖子，给了他一个长长的深吻。他的身体滑进她的怀抱，当他们分开的时候，那双大大的蓝眼睛正紧紧闭着，她看到他嘴角一丝无精打采的笑。杰迪代亚·柯林斯是蒙大拿州人。他自己经常开玩笑说，他与路易莎迥然不同——路易莎是一条响尾蛇，他则是一匹野马。他从小就四处骑行，帮助他的父亲放牛。他是一个心直口快平易近人的牛仔，路易莎还从未见过他心情不好的

时候，仿佛长空之乡 2 的孕育使他成为了一个永远阳光的少年。路易莎则正好相反，她身为富家千金，家族背景复杂，还是一名激进少女，她就如同一朵来自异国的温室花。但这也让他们成为天造地设的一对。

她开了车锁。在其他方面他们也很般配——他们身高几乎一样，这意味着他们肩并肩走路或者慢跑的时候，步伐总是默契一致；就是在床上，他们也是很般配的一对。有多少个本该在图书馆的夜晚，她却在他的公寓度过。一想到这里，她的身体就有些发烫起来。

“路路，你最近在忙什么？”

她喜欢他这么叫她。“我在找一幅安哥拉的地图。”

“安哥拉？为什么？”

虽然杰知道她的家族历史，也很喜欢听她讲故事——他是第一个承认他只在电影中看过黑帮故事的人——但路易莎只是拨了拨刘海，轻描淡写地说，“就是一些家事罢了。”

她很吃惊他竟然没有追问下去。但他一开口，她就明白为什么了。

“呃……今天下午你有课吗？”他的声音燃着几分热火。

路易莎明白他的意思，他们已经好几天没在一起了。她抬起头来，“没有不能逃的课。”

他们推着自行车，一起走回他的公寓。保镖当然知道这种事不能跟她的妈妈汇报。

一番云雨之后，杰竟然睡过去了。路易莎真不知道应不应该生气，但转念一想，就当是给她的一個机会吧。她溜下床，捡了一件他的T恤衫穿上，然后朝他书桌上正开着的电脑走去。

要是知道她祖父被派驻安哥拉的位置就好了。她妈妈不知道，她估计奶奶也不知道。她用谷歌搜索“驻安哥拉的古巴士兵”，搜索到的结果数量之大吓了她一跳。她开始一个个浏览。很明显，古巴几乎在安哥拉每个省都有驻兵。她记得妈妈说过，那些年有五十万的古巴士兵去过安哥拉，但这个信息帮不了什么忙。为什么古巴人不能缩小到一个更小、更封闭的领域呢？就像南越那样？或者一个与世隔绝没有几个选择的地方，比如阿富汗？

她返回谷歌界面，开始搜索安哥拉的地图，同时仔细查看这些图像数据。她粗略地看了几十幅地图，其中有地形图，跟她前一天晚上

搜索到的结果无异，还有政治地图，但她没有找到哪幅长得像祖父的地图的。

二十分钟过后，杰醒过来了，“你在干什么？”他哈欠打到一半又压了下去。

“我告诉过你了呀。”

“是啊，我知道。安哥拉的地图。但是为什么？”

她把椅子转过来，“我的奶奶给了我一幅地图，那是她的——我爷爷——在安哥拉画的。他在古巴军队的时候被派驻过安哥拉。但我们不知道具体位置。我想要找出来，但没什么成功的苗头。”

“图书馆没有什么资料吗？”

“马德图书馆里没有。我以为那里可能有工程地图，但什么都没找到。主图书馆可能地图比较多，我本来正打算去，结果被——你拦截了。”

“你知道吗，我应该可以设计一个电脑程序，你扫描那幅图，就可以把它跟现有的地图比较。”

杰是电脑科学专业的研究生。那一瞬间，路易莎的希望又重新燃起来了。“那可太好了。要多久才能设计出来？”

“不知道，一两个星期吧。”

她撇了撇嘴，“我还以为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我想快点找出来。”

他斜倚在床头柜旁边，抓起眼镜戴好。他把头发往后一撩——他思考的时候就会有这个习惯动作。突然他转过身来，伸出手，“你知道吗，路，你聪明是聪明，这次可没有用脑子啊。”

“你什么意思？”她有点生气。

“想一想。安哥拉有什么？还有刚果有什么？那个地区都有什么？”

“我——我不知道。”

“不，你知道。”他停了一下，“我打赌你奶奶也肯定知道。”他伸出三根手指，搓了一下。

她盯着杰德看了一会，接着张大嘴巴，“钻石！”

“不然就是其他同样血腥的东西。”

她猛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额，“肯定是啊！我真是笨蛋！采矿地图

啊！”

“现在你动脑了。”

路易莎转身回看杰的电脑，输入“采矿”“地图”和“安哥拉”。几个网页弹了出来。这些是黑白地图，也只有简单的勾勾画画，但这正是她想要的。片刻过后，路易莎竟然吹起了口哨。

“杰！快看这里！”

¹ 马德图书馆：由美国物理学家、教授、慈善家Seeley G. Mudd捐赠建成。

² 长空之乡：美国蒙大拿州的别称，英文原词为Big Sky County.

第四十二章

“你找到啦？”奶奶吃到一半就停下来问道。

“应该是。”路易莎和她妈妈正在奶奶家餐厅里就餐。曾祖父去世不久后，奶奶的丈夫卡迈恩在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中丧生，她便把巴灵顿这所房子的第一层全部重新装修了一遍。装修的时候，路易莎还是个孩子——她们那时刚从迈阿密来到这里——不过她妈妈跟她讲过以前的那些黑色家具、厚地毯和被雪茄烟熏陶的空气。现在这里既明亮又通风，铺着光滑的硬木地板和华丽的东方地毯，还有许多煜煜闪光的水晶石。奶奶做饭手艺超棒，虽说帮手很多——秘书、保镖和助手多得挤不开——她依然喜欢下厨，这不今晚就是意式千层面配萨尔萨辣茄酱。

她妈妈抬头问道，“找到什么了？”

路易莎和奶奶交换了一下眼神。

“路易莎在寻宝，”良久，奶奶终于说道。

卡拉有些迷惑，“学校布置的任务？”

路易莎看了看奶奶，奶奶轻轻地点点头，“呃，不算是吧，妈妈。”

卡拉的身子几乎令人不易察觉地僵硬了一下，但路易莎都看在眼里。她妈妈只会在心烦意乱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动作，而最能令她心烦意乱的非奶奶莫属，尤其是当奶奶让她觉得是个局外人的时候。路易莎不知道奶奶是不是有意的，但妈妈显然觉得她就是故意的。

奶奶对卡拉的不安视若无睹，插嘴说道，“你找到什么了？”

路易莎从桌边站起，走到背包前，翻出一张打印出来的东西。她妈妈盯着她的一举一动，路易莎走回桌边，把那张纸交给奶奶。

奶奶研究着那张纸，然后抬起头，“不好意思，这是什么？”

“是安哥拉一个小地方的地图。”

“安哥拉？”奶奶和妈妈同时说道。奶奶的眼睛一亮，妈妈的眉头一皱。

“在安哥拉东北部，临近刚果边界，”路易莎说道。

奶奶皱了皱眉。

路易莎伸过奶奶肩膀比划着，“这3道弯弯曲曲的线条代表河流，其中两条以字母C开头。”她指着纸上最下方的2个C说道，“看它们的名字，希恩贝河和希卡帕河，中间那条是卢阿希漠河，即L开头的那条河。”

奶奶惊得张大了嘴，“难以置信！”

“杰帮我想出来的。这些……”她指着纸上的两个点说道，“那些代表城市，一个是卢卡帕，是安哥拉在该地区较大的城市之一；另一个是栋多，位于东北角，几乎在刚果境内了。”路易莎回到桌边的座位上，“我查过了，古巴军队曾在这两个地方都驻扎过，主要是在卢卡帕，但在栋多也有一个前哨站。”

“这么说路易斯曾在那里待过？”奶奶咕哝道。

“有可能。我唯一不明白的是纸上方第三个点代表什么。”她犹豫着说道，“当地以钻石和其他矿物质著称，很可能是一座矿。或许路易斯爷爷找到了一座钻石矿。我也不确定纸下方大圈周围圆点围成的圈代表什么，可能是幅插图——就是放大显示那个地方。”

奶奶张开嘴准备说话，一个严厉的声音插嘴道，“你到底在做什么？”

路易莎和奶奶双双抬起头，她妈妈的面部僵硬，因愤怒而变得绯红。

噢，不好，路易莎心想。妈妈生气了。她大声回道，“奶奶叫我看一眼的。”

“这张地图，你从哪儿弄到的？”

奶奶回道，“我给她的，是个复印件。”路易莎听出奶奶口气中的挑衅意味。

“为什么？”

“因为查明真相的时机已到。”

路易莎迷惑了，“真相？什么真相？”

“我真不敢相信，弗朗西斯卡。你怎么能这样？”她妈妈吼道。

“早该这样了，卡拉。”

她妈妈气得脸发黑。

“早该怎样了？”路易莎问道，“怎么回事？”

“我来告诉你。”卡拉轻蔑地说道，“你爸爸——还有你爷爷——都

因这张地图而死，他们俩都是被人杀死的，而且是在同一天。全都是因为……”她摆摆手，显然是无法再说下去。

路易莎转头向奶奶问道，“真的吗，奶奶？”

奶奶没作回答，但一切不言自明。

“是真的，”她妈妈说道，“可你奶奶不肯放手。我真应该一到美国就把那烂东西烧掉。”她看着奶奶，“我差一点把它烧了，你知道吗？可我觉得你可能想睹物思人，留下你曾爱过的人的物品以作纪念。”她再次嗤之以鼻，“我真傻。”

奶奶伸出手，“卡拉，谢谢你所做的一切，也谢谢你带来那张照片。”她指指黑皮沙发一端一张玻璃面小桌子，桌子正中摆着一个纯银相框，照片里是她自己和路易斯。“但我们必须查明真相。”

“弗朗西斯卡，这都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是上辈子的事了。当时都那么危险。”

奶奶直起身子说道，“杀了我爱的人，谁也别想逃脱罪责。”她以专横的语气厉声说道，“不管过了多久，我都不会罢休。”

卡拉推了一把桌子，站了起来。她脖子上的青筋暴露，眼神如钢铁一般坚毅，声音充满了冰冷的怒火，“你没有权利为了满足自己复仇的欲望而把我女儿往火坑里推。”

路易莎看了看她妈妈，又看了看她奶奶。两个强势的女人，都在捍卫自己的地盘。她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接着奶奶放松身形，温柔地笑了，说话也柔声细语，“卡拉，理智一点。你以为我会把路易莎置于险境吗？她只是做了些调查，仅此而已，没什么危险的。”

但她妈妈并不信服，“我知道你想控制全世界全宇宙，但有些事情是你始料未及的。你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万一真的——英语怎么说来着？”她看着路易莎问道。

“打开潘多拉之盒，”路易莎轻轻说道。

“对，打开潘多拉之盒。”她妈妈重复道。

“你想得太单纯了，卡拉。”奶奶说道，“话从你这样迷信命运的人口中说出，我早料到了。”路易莎明白，这是在攻击妈妈对桑蒂利亚教的坚定信仰。“可你人那么聪明，不该相信这些。人的命运由自己决定，而且我们做到了。我们两人都做到了。”

“你当时不在场，弗朗西斯卡。我亲眼所见。”

路易莎摆弄着一缕头发，“是真的吗，奶奶？”

“你爸爸去古巴就是为了那张地图，”她妈妈插嘴道，“有人想得到它。他的任务是把它带回来，不惜任何代价带回来。”

路易莎皱了皱眉，既有些震惊，又有些愤怒，“你们从来没跟我说过。”

“你那时还太小，也没必要跟你说。你爸爸不知道路易斯是他父亲，但派他去的那个人知道。那人还知道路易斯只会把地图给迈克尔一个人。你爸爸发现真相之后，就中止了任务。”

“可他们依然杀了他，”奶奶说道，仿佛这一句话就说明了一切。“该让他们血债血偿了。”

“是谁？”路易莎问道。

“你奶奶不知道，”她妈妈说道，“但如果你找到他们，她就把我们所有人都置于险境了。”

路易莎看着她们俩，“奶奶，妈妈说得对。或许还是放手的好。”

奶奶没有作答。她全神贯注，仿佛在抽丝剥茧，建立联系。

“弗朗西斯卡，听到我说话没？”她妈妈说道。

奶奶仍然未作回答。

她妈妈双臂交叉，“你在想是谁派的迈克尔，对不对？”

她奶奶打起精神，清清喉咙，“卡拉，我这一辈子总是被男人捉弄。他们利用我，控制我，拆散我和路易斯，杀了我儿子。”她的表情坚毅，“到此而止，我受够了。”

“什么男人？”卡拉嗤之以鼻。“迈克尔效力的那些陌生人吗？还是你父亲？你本可以回去找路易斯。”

“如果我回去的话，我父亲会杀了他。再者，我当时已经怀孕了。”

“你可以逃掉，就像你当初跑去圣克拉拉时候一样。出生在古巴的小孩多了去了。”

“就像你的孩子吗？”奶奶的声音里充满了讽刺的意味。

她妈妈眼睛一红，“别把我扯进来。是你父亲毁了你的人生，弗朗西斯卡，不是那些派迈克尔执行任务的人。如果你想复仇，就先从你父亲开始。”

可奶奶的父亲——曾祖父托尼——已经去世了，路易莎心想，他

在她出生之前就去世了。

“你这是玩火，弗朗西斯卡，”她妈妈继续说道，“你会给我们所有人引火烧身。这又是为了什么？因为你有能力吗？”

弗朗西斯卡的声音很轻，但是十分坚决，听得路易莎阵阵不安，“卡拉，我不允许你这么跟我说话。今天的谈话到此结束。”

奶奶离开房间，朝自己的办公室走去。那间办公室原属于卡迈恩，他去世后就成了奶奶的。路易莎还小的时候，常常躲过保镖——或者自以为躲过保镖——溜进办公室。有时她奶奶在和人争论，但她一摸进屋里，他们就会停下来，奶奶会笑咪咪地给她一颗棒棒糖。她后来才知道，那些保镖早得到指示，可以让她随意进出那间屋子。

她妈妈和奶奶今晚的脾气都不太好。

“咱们走，”她妈妈汹汹地说道，打断了她的思绪。路易莎走到衣橱前拿起衣服。

回到办公室，弗朗西斯卡拿起电话。

第四十三章

自从尼克·安托内蒂专门乘飞机到哈瓦那向弗朗西·帕切利求婚以来，50多年已经过去了。虽然她当时并未答应，他可是信心十足，两人会终成眷属。他的父母却并不支持两人的结合，他们知道她父亲是什么人，而安托内蒂家族那时脱离黑道已经有两代了，他们现在干的是遵纪守法的买卖。但尼克当时对弗朗西爱得如痴如醉。他们也一定知道，要是为这事闹起来，只会给儿子的爱情冲动火上浇油。

当听说她和一个古巴革命分子私奔的时候，尼克正在收拾行李去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这件事沉重地打击了他的勇气和梦想，当时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从中恢复。但他父母不管三七二十一，仍然把他送到了费城。他们对他充满了期待；他可是整个家族里就读常青藤盟校的第一人。他们满以为他会成为一名律师，可他竟然去了沃顿商学院读金融学，后来又转到投资银行工作。

读大四那年，他邂逅了来自维斯切斯特县的邦妮·汉密尔顿，二人结婚后便搬到了芝加哥。在这里，尼克先是在梅斯洛金融公司干了两年，然后就自己开了家公司。公司业务繁荣，他们于是在森林湖买了栋房子，养了两个半孩子——邦妮常常说他们的小猎犬施洛算是半个孩子。

然而一年前，与癌症进行了漫长的搏斗之后，邦妮辞世。尼克讨厌“搏斗”这个词，人跟癌症哪是搏斗，不过是与它对峙，直到化学剂和辐射里的毒素搞得人虚弱不堪，几乎任何一种感染或病毒都能把他们撂倒。

邦妮去世后，尼克走出半退休状态，往尼古拉斯金融公司投入了双倍努力。一部分是因为经济不景气，还有一部分是因为他的确无其他事可做。他不是那种整天打高尔夫的人，不参赌酗酒，也不会大吃大喝。赚钱是他唯一的强项，而且强得不一般。经济虽然不景气，尼古拉斯金融公司依然运转得令人满意，这可能得归结于它的规模小、可选择性强并且极度独立吧。

尽管人生中充满坎坷，尼克并未怀恨在心。这么多年来，他和弗朗西斯卡偶尔也会聊天，在他看来，两人关系中的裂痕已经补好了。她儿子迈克尔死的时候，他和邦妮参加了悼念仪式，而当邦妮辞世，弗朗西斯卡也来守夜。所以当晚他喝完咖啡，正犹豫着该看书还是看电视，家里的电话响起时，他并不惊讶于听到她的声音。

“晚上好，弗朗西。”尼克说道，“听到你的电话真是惊喜。”

“我发现自从……给邦妮守夜之后，咱们就没再聊过。有点太久了。”

尼克望了望巨大的岛形厨房。他最近在考虑换间小点的房子，搬到芝加哥市区，或许湖滨大道那里。他现在的房子在森林湖区，除了大房子外，他还拥有数英亩的美丽如画的风光湖。这里可能是北岸最富庶的郊区了，他一直为自己能住得起这里而感到骄傲，可如今，没了与他共享荣华富贵的邦妮，它显得太过庞大，太过浮华，太过高级。

“最近怎样，尼克？”

“还是老样子。工作，回家，然后再工作。”

“我想请你来吃晚餐。”

尼克拿起一把勺子，用两根手指转着它。巴灵顿——弗朗西住的地方，从富足的角度来说，与森林湖不相上下，只是位置更靠西一些。“你真好，不过不麻烦你了。”

“瞎说。迈克尔……和卡迈恩……之后，你和邦妮那么照顾我。”

“你也经历了丧亲之痛，弗朗西。”他没说鉴于她的家族业务，死亡和不幸是无法逃避的结果。他礼貌地拒绝了芝加哥黑帮的提议，成功地与他们撇清关系，而他们也来烦他。这可能源于他与弗朗西的关系吧，这也是他不怀恨意，反而深怀感激的另一个原因。

“我们都经历了苦痛，”她说道。

说实话，尼克对自己的选择很满意。他逐渐意识到，他们的分手并不是件坏事。未能与弗朗西成婚这件事简化了他的人生，使他不必要面对许多挑战伦理道德观的事情。

弗朗西清了清喉咙。

尼克还记得她的那种声音，它代表着请求或建议将随之而来。“好，德卢卡女士，我很乐意前往就餐，但我觉得你找我不止为这一件事。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吗？”

弗朗西咯咯地笑了，这在夜晚10点钟显得有些太过爽朗。“没想到你这么了解我。”她停顿了一下，“不过，我的确有个问题，而你是唯一一个我能信任的人。我得小心为上。”

他用手抚了抚下巴，心知她是在奉承他，“没问题。”

弗朗西跟他讲了地图和路易莎查到安哥拉东北部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份十分重要的文件，尼克。但我需要对那个地区多了解一些。”

“你怎么弄到地图的？”

她又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用词，“我儿媳妇从古巴带回来的。当——在迈克尔死后，他们找到了它。我们觉得这张地图可能与采矿或类似的事情有关，只是不太确定。你认识懂这行的专家，对吧？”

得到第二天早上再和尼克详谈的保证后，弗朗西准备上床睡觉。她从没跟尼克提起路易斯是怎么死的，人人都知道迈克尔是在逃跑过程中被边防卫兵射杀，但她和卡拉把路易斯之死的细节瞒了下来，就连路易莎也是在今晚才知道的全部真相。

她理解卡拉的顾虑，但这张地图曾经是路易斯的重要物品，这样一来，它也就成了她的重要物品。路易斯是她一生的至爱，是唯一一个让她毫无保留地给予的男人。若不是革命当道，她如今仍会留在古巴，心满意足地做一个妻子和母亲，洗衣做饭，相夫教子，夜晚与路易斯互相取暖。这张地图是连接她的过往的唯一纽带，在那样的过往里，幸福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她走到浴室，卸掉妆容。她洗着脸，思索着路易斯是如何因这张地图而死，而他们的儿子——激情的结晶——也因此而死。是时候算账了，任何拥有她这种势力的人都会想算账，这是她父亲的教诲。她的地位让她可以实现这一愿望。在他多年的指导下，她已不再是一个幼稚的小女孩了。再者说，无论从矿里发掘出些什么，都是意料之外又未尝不好的一笔横财。她要走上路易斯和迈克尔二人开启的路，完成他们未竟的任务，她敢肯定二人会同意的。

她走出浴室，拉起床上的棉被，然后躺到被子下面。这么做都是有正当理由的，当她关灯的那一刻，她这么说服了自己。

第二天早上刚过10点，尼克便打来电话，“早上好，弗朗西。我开了扬声器，给你介绍两位朋友。他俩是我最好的帮手之一。”

“你确定这条线安全吗？”

“确定，我们确认过了。通往我这间办公室的门也紧锁着。”

“多谢了，尼克。我欠你一辈子的人情。”若能通过电话操持生意，或者让别人上门，弗朗西斯卡从来不会选择出门，这样一来就安全得多。她的人每天都会清查电话和电子设备。

“我要给你介绍的第一个人是汉密尔顿·斯诺尔。他是我外孙，今年23岁，在尼古拉斯金融公司做调研人员。碰巧的是，他的专长是自然

资源”

“早上好，汉密尔顿。”

“叫我汉密就好，大家都这么叫。只是别加上黑麦瑞士干酪把我当成早餐¹。”

弗朗西适时轻笑了一阵。

“还有汉密的上司乔治·特雷弗也在这里。他曾是贝尔斯登投资银行的主管，不过我们有幸在他们破产的时候把他挖了过来。”

“早上好，德卢卡女士。”特雷弗打招呼道。

“我们做了初步调查，”尼克说道，“你孙女可能是对的。地图上对应的安哥拉的那个地区矿产十分丰富，但具体采什么矿在这这么多年里发生了很多变化。你知道那张地图是什么时候绘制的吗？”

“是在古巴出兵安哥拉期间。”

她听到几下柔和的敲击声。有人带了笔记本电脑。汉密的声音传来，“古巴人在安哥拉的时间是从1975年到1989年。”

“你说多久就是多久，”弗朗西说道。

“弗朗西，你知不知道更具体点的日期？”尼克问道。

“不知道，”她答道。“但是我们认为是在临近冲突结束的时候。”

“呃，”第三个人——乔治·特雷弗——开口说道，“那几年正处于血钻的高峰期，或者按他们的说法，叫冲突钻石。”他说话鼻音很重，嗓门又高又尖。她想象他大概是戴着一副眼镜和口袋护套的样子。

“给我讲讲，”她说道。

“好的。当时人人都在开采钻石，主要是为了支援安哥拉和邻国的暴动势力。可惜的是，合法或合乎道德的途经并非首选。你听说过‘血腥’钻石吧？”

“不是有部电影就讲这个的吗？”弗朗西说道。

“对，大约10年前。当然了，那部电影是虚构的，但是它探讨了曾经发生过的令人发指的侵犯人权事件。刚果的叛军理所当然地利用儿童和妇女，强迫他们进入矿井，如果采不出矿石，就会折磨——甚至屠杀——他们。砍掉年幼孩子的一只手或一条腿都是常事。如果用这种方式还得不到钻石，他们就会从合法矿产公司那里偷取。他们袭击、强奸村民，指控村民偷盗钻石，以达到掩人耳目的目的。如果你儿子……”

“不会，”弗朗西斯卡打断他的话，“迈克尔不会掺和到这种事情里去。”

“什么？”乔治·特雷弗的语气流露出他不习惯于被人打断。或许他以前没戴过口袋护套。

“我儿子绝不会接受涉及野蛮手段的任务。他是有原则的人，而且不唯利是图。他是非……”

某人咳嗽了一声，打断了她的话。弗朗西不知道是谁，但在随后令人尴尬的沉默中，她意识到自己为死去的儿子辩护不过是浪费口水。没有人，包括友善的顾问在内，会相信与黑帮有牵连的人会有一丝一毫的社会公德心。

然而，对于迈克尔来说，这却是事实。弗朗西总是想不明白为什么迈克尔无心于敛财掌权。她有时自恋地想，这可能与自己那段短命的叛逆有关，但实实在在想想，她知道这是他的天性，一种遗传自路易斯的天性。迈克尔在军队服役的时候……可能可以……当然也确实有过……助人掌权。弗朗西不想打破自己的幻想，希望能继续骗自己迈克尔没有干过这些事。但是，那时候，她确实一直是这么幻想的。

尼克温柔而坚决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你昨晚不是告诉我迈克尔并非那次任务的负责人？你说他只不过是个跑腿的？或许他并不知道那张地图的用途。”

弗朗西斯卡不得不承认尼克说得有些道理，但绘制地图的是路易斯。而且如果迈克尔真的对权势和财富不感兴趣，路易斯也明确表示过对两者的厌恶。占有财富与路易斯·佩雷斯的思想完全相悖，或者说至少与他年轻时的思想相悖。弗朗西回想起两人讨论过马克思主义和菲德尔意欲在古巴实现的社会平等，路易斯毫无保留地相信这些。有那么一瞬间，她的心骤然疼了一下，几乎要流出泪来。

尼克仿佛读懂了她的思绪，温柔地说道，“如果图是路易斯画的，那也是在你认识他30年后，弗朗西。人是会变的。”

弗朗西斯卡沉默了一会儿，“那么你们认为那是座钻石矿了？”

“地点吻合，”特雷弗说道。

“有办法证实吗？”

“不到当地看看吗？恐怕不行，”特雷弗说道。

“但你一定在全球都有线人，专门负责探查这种事情的人。”

“弗朗西，这超出了我们的业务范围，”尼克说道。“我不否认我们

能找到合适的线人，但你要扪心自问值不值得。花费肯定不小，你期望找到什么？”

弗朗西不能告诉尼克真相，任由他以为她是贪婪吧，总比知道她在复仇轻松得多。“当然是财富了。”

电话另一端一阵沉默，之后有人又干咳了一声。

“看来得派人出去查探查探了，不过那地方完全有可能已经被开发了。”

“那就算我倒霉了，对吧？”

“弗朗西斯卡，我能提个建议吗？”尼克问道。

她没搭他的话，“我要知道那里有什么，是不是有人已经开发过了？开发者是谁？还有……”她犹豫了一下，“……有地图在手，是不是会改变局势？”

尼克继续说道，“弗朗西，我不建议这么做。你可能会遇到各种不愿遇到的人物和团体。那些人……”他停了下来。

弗朗西知道他为什么停了下来，他所描述的正是她每天都要应付的那种人。

沉默依旧。

终于，尼克说道，“好了，乔治，不如拿来地图，瞧上一眼，然后让汉密去查查？当然了，要悄悄地。”

“有可能不是钻石，你知道的，”特雷弗说道。“安哥拉还有其他资源和矿产，比如金子、金属之类的东西。”

“这些都和钻石一样赚钱吗？”弗朗西斯卡问道。

“有可能。”

“好了，弗朗西，”尼克疲惫地说道，“让我们替你查吧。你把地图传真过来？”

“呃……我派人去送吧。看到的人越少越好。这样吧，我弄一份复印件，派人亲自去送。我派我孙女给你们送去。”

“好。让她找汉密就行，他做联络人，好吗？”

“祝福你，尼克。”

他很久才回道，“借你吉言。”

1 译者注：由于“汉密”在英文里是“Ham”，这个词也表示火腿。故而汉密在此开玩

笑，“别加上黑麦瑞士干酪把我当成早餐”。

第四十四章

夕阳透过汉密·斯诺尔办公室的百叶帘溜了进来。他的窗户朝西，加之现在又是夏令时，他一般都会拉上百叶帘避免强光。尽管如此，零星的光线还是能渗进来，在他的办公桌上留下一道道影子。

电话嗡嗡响起的时候，他正快看完一篇关于刚果采矿的文章。是乔安妮，他的接线员。

“你有一位访客。”她的声音清亮却不失性感撩人，也正因此他才会雇了她。当他问来者是谁的时候，她的语调透出几分滑稽的样子，“她说她叫路易莎·德卢卡。”

汉密绞尽脑筋把名字和人对上号。他前两天跟一个哥们去了拉什大街 1 泡吧，他们喝了好些酒。他记得那时遇到了两个女人，她们俩都有把名片塞进他的口袋。

这种事经常发生。汉密火辣得很，至少大家都是这么说的。女人都爱慕他那健美的身材，沙褐色的头发，还有那纯蓝的眼睛。他下巴上有道美人沟，他曾不止一次骗女孩说他跟让人神魂颠掉的维戈·莫腾森 2 有亲戚关系。母亲在世时，他这么告诉她，她开玩笑说柯克·道格拉斯 3 的美人沟才最好看。

他还是想不起来这个名字，但是没有关系。他也快下班了；去见一下她，看她想要什么的，有必要的话，就说自己赶着去约会呢。“跟她说我马上出去。”

“我一定会的。”乔安妮的语气让他觉得一定不要浪费时间。

当他走进尼古拉斯金融公司的接待厅时，才明白乔安娜是对的。一个年轻女孩子从沙发上站起来。她顶多1米6，穿着紧身牛仔裤，厚毛衣，黑色及膝皮革长筒靴，她身体的每一寸都恰到好处。她把深色的头发扎了起来，几根发丝滑下，衬托着她的脸颊。她很瘦，但凹凸有致，脸庞既像小孩又像妖媚的女子：圆圆的脸颊，小巧的鼻子，尖尖的下巴，深黑的眼眸仿佛他一个不小心就会深陷进去。那双眼睛显然也在观察着他。

她伸出手，有点冰凉却很柔软。“谢谢你的接见。很抱歉这么晚过来。”

那一瞬间非同寻常地尴尬，汉密竟然失语了。接待小姐干咳了一声。

汉密心领神会，“呃，德卢卡小姐，是吧？”

她点点头，似乎被人记住名字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我奶奶说你知道我会过来。”

汉密正准备说她在胡扯，一下子明白过来：外公的朋友；晨会；黑帮女王。他吃惊地眨了眨眼睛，“当然，”他尝试着掩饰，“我没想到你会这么早过来。你速度还真快。”

她微微一笑。她的嘴唇柔软又丰满，牙齿亮白，汉密突然意识到这次对话已经超出了他的掌控。这种情况还从未在他身上发生过啊。

“当奶奶做出决定的时候，她从不浪费点滴时间。她本来想要我早点过来，但是我刚才有课。”

有课？在哪里？上什么课？他突然想从里到外地了解这个女人。“好的，这样，进来我的办公室吧。”他为她打开门，把她领进员工办公室在的大厅。乔安妮强忍着笑意，最后依然没忍住。有那么明显吗？

地图易手不过用了五秒钟，但是路易莎并不急着离开。汉密——她觉得男人叫这个名字也太奇怪了——好像也不急，于是他们就聊了起来。几道光线闯进了房间，亮晃晃地照到她的脸上。她伸手遮住眼睛，汉密跳起来关上了百叶窗。

“不不，不用，”她说道，“你的窗户朝西。我们看一下夕阳吧。”

“你确定吗？”

她点点头，看着他把百叶帘又拉开，然后挪了挪椅子，这样太阳就不会照到她的眼睛。夕阳已经变成了艳橙色，吐出最后的光线，在摩天大楼之间弹跳，在窗户上闪跃，把芝加哥的空气都染成了玫瑰色。

“日落是一天中最好的时刻，你觉得呢？”

汉密稍侧过头，这个动作让她不禁觉得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她继续说道，“早晨当然也很美，特别是在芝加哥，朝阳从湖面上升起。但是夕阳有其特别之处。仿佛太阳在燃尽白日堆积的尘土，为城市奏响轻柔的夜晚前奏。”

她话一出口就后悔了。他说不定以为她很做作呢，就一个自以为读书多就了不起的人。

但是汉密笑得更欢了，他的喉结不停颤动，她不禁在想他是不是

也跟她一样紧张。她伸手捋了捋毛衣袖子。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男人罢了，为家族干活的人。反正她都有杰了，她跟她的牛仔在一起很开心。难道不是吗？

他们又继续聊了下去。他跟她说他上过宾夕法尼亚大学，就跟他的妈妈和外公年轻的时候一样。跟他的外公一样，他也主修了金融。他玩过美式足球，参加过兄弟会，还是常春藤联盟学校老男孩俱乐部的成员。他问起她的情况。

一般情况下，她不会透露太多她的信息。有的人知道她是谁，其他人知道之后都会跟她保持距离。杰追了她好几个月才俘获她的芳心。但汉密是奶奶的朋友的外孙，又偏偏那么健谈。她讲完的时候，黄昏也远去了。

她背靠椅子，惊讶于自己说了这么多。他说不定已经烦透了，迫不及待想要出去了。

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靠上前来，“是否赏脸共进晚餐？”

第二天早上汉密早早就到了办公室。他走过乔安娜的柜台的时候，微微一笑。

她观察着他，“要是有人吃屎还傻笑，那肯定是你现在的样子了。”

汉密没有回答。

“你不说话？啊哦。我们年轻才俊的分析师被雷劈了吗？”

他留下一个自以为神秘的微笑，径直走向办公室。二十四小时能改变的东西还真是太神奇。换做昨天，他肯定会说乔安娜就是个花痴浪漫迷，就想着那些电影里的故事。今天，他不敢那么肯定了。

当他们意识到双方都住在埃文斯顿——芝加哥北部的一个区的时候，晚餐之后又吃了甜品，然后又变成了饭后酒，接下来是咖啡，每样都去了不同的地方。空巢老人潮“发现”了埃文斯顿这块宝地，好像每个星期都有一家新餐馆开业，一个比一个欧化，一个比一个爱炫耀。虽说汉密和路易莎都是不在乎气氛的人，她把他载回他的公寓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

他本来想邀请她上去，天杀的，他想把她带到床上，永远不让她离开，但好像有点操之过急了。再说，她的保镖一直在第二辆车里跟着他们。保镖是个女人，汉密从她的举止判断出她是个退伍军人。她行事很低调，但光摆在那里就已经吓到他了。

所以他们就坐在路易莎的丰田普锐斯里继续聊。有那么一刻，他犹豫着用他的手臂搂过她。她慢慢靠近他，扬起头。她把她那名贵的手包挂在肩膀上，身体倾过来，在他的唇上落下一吻。

“我该回家了。”

他点点头，往副驾驶挪了挪，“明天见？”

她点点头。

“你能不能……”他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考虑下来我这里？我下厨。”

“那你会煮什么呢？”

“呃，呃，我牛排烤得可好了。”

这会儿汉密坐了下来，身子后倾，打开他锁着地图的那个柜子。他迫不及待地要开始了，其他项目都可以靠边等。要是他够幸运的话，说不定今晚就有消息告诉她了。

作为一个研究分析师，汉密只处于入门水平，但是他不介意。他明白外公一定会把公司留给他，只是想让他从基层做起。平心而论，汉密喜欢做研究，纯粹为了知识而追求知识是很高贵的。而他的领域——自然资源——注定跟丰功伟业密不可分。

他差不多看完网上有关安哥拉矿业的文章的时候，他的老板——乔治·特雷弗踏着碎步走进房间。特雷弗未婚，汉密不止一次怀疑他到底是不是同性恋，但这也跟他没什么关系。特雷弗高高瘦瘦的，棕色的头发有点稀疏，戴着一副眼镜，有点像死鱼眼。但他的着装无可挑剔，每次他脱下夹克的时候，领带总是打得紧紧的，衬衫也精心地熨出了平整的褶皱，能一整天都不乱套。汉密猜他肯定是一整天都坐着一动不动——对，就像死鱼一样。

“乔治，怎么样？”汉密问道。

“关于尼克派给你的任务，来跟你聊聊。”特雷弗坐了下来。“要不要帮忙？”

汉密手拿地图，“我从外公的——呃——朋友——手上拿到了地图。”汉密斟酌着措辞。他不知道外公跟弗朗西斯卡·德卢卡有什么历史，但他怀疑他们以前不止朋友关系这么简单。他现在才意识到自己毫不知情。

特雷弗哼了一声，“你知道她是谁，对吧？”

“德卢卡夫人？”特雷弗点点头，汉密便继续说道，“外公说她是黑帮的人，是不是？”

“帕切利家族，”特雷弗接着说道，“弗朗西斯卡·德卢卡属于芝加哥少有的几个能把家系从罗斯坦⁴追溯到卡彭⁵的家族之一。”

“不是吧？”汉密惊得退了一步。

特雷弗诡秘地一笑，“她父亲是托尼·帕切利，人们都叫他银舌托尼。50年代的时候，他本来可以跟着巴格斯到拉斯维加斯，或者跟兰斯基去古巴。他选择了兰斯基，最后去了哈瓦那开了一个大赌场。他和他的家族在59年左右差点没能逃出古巴。这些年来，帕切利在赌场、毒品、嫖娼方面着手重建生意，还有合法生意。他女儿现在是家族的首领了。”

汉密的眉毛快扬到了天上，“你是说一个女人领导着一个犯罪集团？”

“为什么不行？她们的足迹已经踏遍各行各业了。”

“但是……但是……”汉密语无伦次地说，“黑帮？”

“她丈夫是个混蛋。传言说她父亲去世，她一当首领，或者叫女首领，就把他干掉了。”

“别开玩笑啦！”

“没有，”特雷弗说道，“任何一个黑手党成员，无论男女，都不能示弱。所以如果你之前有好奇过的话，现在你知道你的雇主是这样的人了。我建议你最好不要忘记。”

“你也在为她干活啊。”

“尼克让你来当联络人。”

汉密本来以为特雷弗还会加上“谢天谢地”，但是他没有。特雷弗胡子花白，来自康涅狄格州，是个白人新教徒。汉密的妈妈这边有意大利的血统，虽然他的家族跟这些事情无关，他看世界的观点倒是大不一样。一部分大致是由于黑帮的历史——一群穷得掉渣的西西里农民被富人压迫之后，来到新大陆，不出一代人的时间便家业繁荣。你怎么能不尊重他们呢，至少有一点点崇敬？虽然他们的行事方法非血腥即鲁莽，但他们的故事的确是一个少数族裔版的霍雷肖·阿尔杰⁶的故事。

另一部分原因，他也知道，是因为他还很年轻。X世代⁷和Y世代⁸的人有点漫不经心，愤世嫉俗。他们普遍认为腐败猖獗，也没有父辈的理想主义。他们不想要净化系统，而是实际主义至上，灵活变通，只想从中获利。

汉密身体前倾，“嗯，我猜她跟那些个州长是一丘之貉，对吧？再说了，跟那些以前雇我们的政客不同，她应该会付账的。”

“希望如此。对了，我认识一个人，他可以给你更多非洲采矿业的资料。”

1 拉什大街：芝加哥著名酒吧街，芝加哥最早的街区之一，以美国开国元老、《独立宣言》签署人之一本杰明·拉什的名字命名。

2 维戈·莫滕森：丹麦裔美国籍著名男电影演员，在2003年凭电影《指环王：王者归来》阿拉贡一角荣获美国演员工会奖最佳电影演员奖。

3 柯克·道格拉斯：美国好莱坞知名一线电影演员，1999年，他被美国电拉什的名字命名影学会选为百年来最伟大的男演员第17名。

4 阿诺德·罗斯斯坦：（Arnold Rothstein，1882年-1928年），1920年代他是纽约犹太人黑社会组织的首领。

5 艾尔方斯·加百列·卡彭（Alphonse Gabriel Capone，1899年-1947年），昵称为艾尔·卡彭，绰号“疤面”，美国多个城市的知名罪犯。他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父母为原籍意大利那不勒斯的美国移民；是芝加哥犯罪集团的老大，是拉斯维加斯创始人之一。他所犯罪行不但至今仍常被提及，也曾被搬上银幕。例如奥斯卡得奖电影《铁面无私》中，知名影星罗拔·迪尼路就曾饰演过他。

6 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 Jr.，1832年13日-1899年），是19世纪的一位多产的美国作家，以少年小说而闻名。阿尔杰小说的风格大多一致，均描述着一个贫穷的少年是如何通过其正直、努力、少许运气以及坚持不懈最终取得成功。

7 X世代：专指美国加拿大地区1966年~1980年出生的人。X世代的定义在今日有相当多的说法，在原著小说中的X世代，很明显的定义为中高学历、相对低薪、低福利、从事服务业、常感到没有未来的人们；喜欢在购物商场，消费低价但是跟得上流行的商品。其最大特色在于这个世代相当容易受到媒体影响，举凡新闻、时尚、运动等重大消息，都有可能决定性的影响了他们的人生观。

第四十五章

汉密给特雷弗在多伦多加拿大国家银行的联系人打了电话。这些年来，加拿大的金融家成了采矿和能源资源方面的专家。与美国不同的是，加拿大人并不厌恶页岩油和油沙，而且十分乐意让人用他们的油管输油。他们还在寻找能够吸引投资界目光的新一代最佳矿物，而世界上仅有的少数充满机遇的地方之一就是非洲。特勒弗告诉汉密，几个月前，他在佛罗里达州的一次会议上与汤姆·科科伦相识，两人在推杯换盏之间交换了名片。

“汤姆·科科伦办公室。”

汉密做了自我介绍，解释说在上司乔治·特雷弗的引荐下打电话过来，“我是自然资源方面的分析师，想向他讨教一番。”

接待员说科科伦先生直到下午早些时候才会回来，不过她会转达信息。多伦多比芝加哥早了两个小时，所以汉密说自己会在办公室多待一会儿。

正当他准备收拾东西，出门去买牛排给自己和路易莎做晚餐的时候，他的外线电话响了。

“请问是汉密尔顿·斯诺尔吗？”

“嗯？”

“汤姆·科科伦。你给我打过电话？”他带着短促的英国口音说道。

“谢谢您回电话，我上司乔治·特雷弗说他几个月前在马可岛和您相识，推荐我与您联系。”

“特雷弗，特雷弗……”

“他是芝加哥尼古拉斯金融公司的副主席，”汉密说道。

“嗯，记起来了。”科科伦的语调显得冷漠而造作，“那有什么需要我的帮助吗？”

“我们的一位客户有意投资安哥拉的一座矿。乔治说您是采矿方面的专家，如果不介意的话，我想请教几个问题。”

“不介意，乐意效劳。这座矿在安哥拉的哪个地方？”

“在该国东北部。”

“靠近刚果国界。”

“没错。事实上，据说它在一个离边界很近的小镇附近。”

“哪个小镇？”科科伦问道。

“栋多。”

短暂的停顿。“我知道栋多，”他说道。

汉密心跳加速，“能跟我讲讲那里吗？”

科科伦笑了，“那里正努力走向文明。有大概三个街区，有一家酒店，不过这都是表面装饰，算不得真正的城市。那里荒野得很。”

“怎么说？”

“要知道，在那里，边界——暂且称之为边界——漏洞百出。那里战事不断，而且不止一场，尤其是涉及矿物的时候，这使得那里形势非常危险。现在还有很多争斗。”

“他们在争什么？”

“你对那里有什么了解？”

“我知道据说那里有金子，当然还有钻石、铜矿，还有少量石英。我只知道这么多，所以才打电话来请教。”

“朋友，你那都是过时的资料了。自从血腥钻石那事搞砸之后，钻石不怎么好卖了。金子又太贵，难以预料，你提到的其他矿物不值得投资。大伙儿趋之若鹜的东西只有一个。”

“是什么？”汉密问道。

“钶钽铁矿石，是钶铁矿-钽铁矿的简称。听说过吗？”

“听说过。开采于刚果。”

“话是没错。你知道它的用途，对吧？”

“跟计算机有点关系。”

“小子，你的情报得跟上时代啊。钶钽铁矿石不单单是跟计算机有点关系，而是与万事万物都息息相关啊。手提电脑、手机、DVD播放机、游戏机、计算机、传呼机，市场上几乎所有电子产品都与它有关。”

汉密往后一靠，“我不知道。”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科科伦说道。“钶钽铁矿石是电子电容器的必要原料，它能长久地储存强电流，所以是控制这些微型电路板内电流的理想材料。它可以循环利用，但是，你可能也猜到了，对它的需

求量剧增。像索尼和诺基亚这样的公司，为了得到这玩意的稳定供应，他们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哇。”汉密知道自己听起来像个乡巴佬，但这些都是新知识。

“没错，哇。问题是，它的储量并不大。事实上，它极为稀有，尤其是在刚果，这就意味着掌握了钶钽铁矿石你就能掌权。所以那些受卢旺达和乌干达支持的刚果叛军以及跨国集团，都为了它而互相争斗。凑巧的是，这些叛军正是15年前操纵钻石市场的那批血腥混蛋。他们重出江湖，走私盛行，童工遍地，奸淫掳掠，更别说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了。”

“刚果不就这样，”汉密说道，“不是吗？”

“啊，可与刚果搭界的是哪个国家？”

“你是说安哥拉也有钶钽铁矿石矿吗？”

“这才是重大问题，对吧？”科科伦又笑了，“我认识一些人，他们不惜全力寻找一个远离操控和争斗的钶钽铁矿石供应商。”

“这么说，如果某人持有临近栋多某地的地图，他们会是在寻找钶钽铁矿石吗？”

汉密听到对方清了清喉咙。

糟糕，他确定自己不该提到那张地图，德卢卡夫人要求过要完全保密。他抽了自己额头一巴掌。是不是搞砸了？

科科伦仿佛没听到一般继续说道。

“嗯，称呼它为黑金不是空穴来风。”科科伦说道，“好了，该说说你为什么一直审问我了吧。”

“我说过，我们有个客户有兴趣开发那片区域，但是需要了解更多信息。”

“明白了。”汉密知道科科伦不会问客户是谁，他也确实没问。“嗯，告诉他们风险很大，不仅是因为有叛军，还因为竞争对手会拼命互相排挤，就连中国人也想插足市场。回报丰厚是毫无疑问，但我建议等到时局更稳定以后再做打算。如果盲目行事，你的客户可能血本无归。”

“懂了，谢谢您，科科伦先生。占用了您的时间。”

“乐意之至，替我向特雷弗问好。”

汤姆·科科伦对乔治·特雷弗印象模糊，也根本不知道汉密·斯诺尔是何许人物，不过栋多和地图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看看手表，波士顿是7点刚过，不过他有客户的手机号码。他最大的客户是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正是这家公司与银行进行的大宗投资业务送汤姆坐上了副总裁的宝座。当然，这家公司最近业绩不怎么好；话说回来，哪家业绩好了呢？

但汤姆·科科伦现在想的不是这些。那位首席执行官曾说过，如果听说一张安哥拉北部某个鸟不拉屎的栋多小镇附近的地图，立马打电话给他。

科科伦拿起电话。

第四十六章

跟汤姆·科伦谈完后挂断电话，大卫·谢佛尔努力抑制着自己的情绪。他以前曾经历过不少次空欢喜，所以在这次确认之前，他不能太兴奋了。不过，一点点的白日梦还是免不了的。他追踪这幅地图追了那么多年，越找不到它，它的价值越是逐年增加，这不是说他不想要得到而又得不到，而是因为钨钽铁矿石已经成为今日世界上最珍贵的物品之一。

他走下楼去吃晚餐。当妻子卡罗尔倒上一杯卡本纳红葡萄酒时，他笑了。这可不常见的。

“有好消息？”卡罗尔问道。

“或许吧。”

“嗯，那就好。”她走向厨房去端食物。听到她开关冰箱的声音，他意识到两人已经到了无爱婚姻的缓和阶段。他们不再公然吵嘴，不再敌视对方，大多时候都是——漠不关心。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至少对大卫来说如此。

他的出身并不富贵，但也比下有余。他父母的地位步步高升，他是独子：母亲是个医生，父亲是保险公司的主管。他6岁时就已成了家里的小国王，利用自己的地位来使唤父母。“限度”一词不存在于谢佛尔一家的字典里，大卫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而这大多源于母亲想弥补白天不在家陪他的愧疚感。

然而，他仍很害羞，社交技能也学得很慢。有那么一段时间，他妈妈甚至以为他得了孤独症，可带他去的那位心理医生却说他不过是孤独一点，需要社交而已。

随着他逐渐长大成人，大卫喜欢独自一人待在家里，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保姆打电话或看肥皂剧时——基本上她一直都这样做——他就趁机翻一遍父母的东西。12岁时，他发现父亲偷偷养了个情妇；14岁时，他琢磨出了父母卧室里保险箱的密码；妈妈不小心把手机落在家里那天，他发现她有严重的处方药成瘾行为。

大卫从来没动用过他发现的秘密，但这些秘密使他意识到情报就是力量，他发誓永远要掌握正确的情报。读高中的时候，他不会恃强凌弱，但他似乎总是掌握其他孩子的把柄。大多数人不怎么待见他，但又觉得跟他关系好总比当对手看待更安全一些。

不怎么出彩的4年大学生活结束后，大卫决定在电子方面开创一番

事业。他赶不上史蒂夫·乔布斯和马克·扎克伯格，没他们的远见和雄心壮志，但他觉得最适合自己的事情就是复制他人的成功。

到了80年代中期，他已经说服父母拿房子二次抵押，以担保他的生意：一家为将梦想变成现实的电子设备生产配件的公司。结果证明他的生意头脑很精明，五年不到，谢佛尔电子公司就开始盈利了。

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获得稳定的原材料供应，大卫于是满世界寻找小商小贩。公司刚起步的时候，他需要既轻又抗热的塑料来生产家电部件。然而，到了90年代，市场发生了变化，手机、游戏机和手提电脑等小型便携式设备成了主流，大卫又将业务拓展到了新型供电设备至关重要的部件上——电子电容器。为此，他就需要一个能够以合理价格卖给他钶钽铁矿石的供应商。

大卫在马其顿金属联合集团——总部位于特拉华州的大型联合企业——找到了一家公司。一如往常，大卫在跟他们接触之前进行了详细审查。可供他差遣的人不少，他们大多是些前探员，如今都忙着渗透企业界查某家公司的对手、供应商和战略伙伴之类的信息。

通过他们，大卫发现马其顿金属联合集团在非洲利用童工开采钶钽铁矿石，他还发现这个集团资助靠武力采掘钶钽铁矿石的非洲叛军，以达到推翻任何掌权的政府的目的。有了这些情报，他找到马其顿金属联合集团的主管，以相当便宜的价格跟他们签下了收购钶钽铁矿石的合同。

这一招虽说老谋深算，但大卫心知这持续不了多久。他受这家大型公司钳制，随时都可能会面临大幅涨价。想要成为大玩家，他就需要稳定的供应，自己能供应最好。

他的突破点来自于一位在做商业间谍的已退休中情局官员。大卫雇他来找出哪里能挖到更多的钶钽铁矿石，那人说起一位叫沃尔特斯的前中情局同事，说他知道一张安哥拉矿地图，这个矿可能会主宰未来。大卫派人联系上沃尔特斯，问他那个矿里是什么东西。

知道是钶钽铁矿石之后，大卫欣喜若狂。这一次可能是他翻身的好机会，控制了那座矿，大卫的财富将滚滚而来，摩托罗拉公司、苹果公司和索尼公司的合同将源源不断。至少，他不必再依赖马其顿金属联合集团。他决定出资支持一次行动来拿到那张地图。

之后一切都乱了套。那张指向一个名叫栋多的破烂前哨的地图，显然属于一个古巴人，而此人又成了中情局的骨干，管他的沃尔特斯在哈瓦那被意外枪杀，地图——还有那个骨干——消失得无影无踪。更糟糕的是，正如他担心的一样，钶钽铁矿石的价格飙升，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竟然狂涨了将近600%。人人都在找这玩意儿，中国人也不

例外。谢佛尔电子公司的利润下跌，公司的未来突然陷入了困境。

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是想得到。接下来的20年时间里，大卫缩小了公司规模，裁了一些员工，将就着用马其顿金属联合集团提供的劣质——价格又比天高的——钶钽铁矿石。但他依然对那幅地图痴迷不已，它仿佛成了他苦苦寻找的圣杯，一盏被遮挡了的灯塔，诱惑着他寻找自己的救赎。

这些年里，他派人拍了安哥拉的卫星照片，派探子进入情报和金融界，从地理学家和分析师的报告中筛选只字片语。他从来不喜欢失败，丝毫不怀疑终将找到那张地图，开采那片区域，赚个盆满钵溢。

第四十七章

二十四小时过去了，路易莎的香吻还留在汉密的唇间。他一整天都在想着她，想着她皮肤的触感，想着指尖划过她的乳头，想着进入她的时候又会是何般快感。

所以，一跟汤姆·科科伦通完电话，他就一路赶回埃文斯顿，去买牛排、土豆、沙拉酱，还有两瓶梅洛红葡萄酒。路易莎七点钟准时到达，而他也摆弄出了一顿绝好的晚餐（按他自己的话说）。他们喝完了第一瓶梅洛之后，第二瓶又开了半瓶，她才摆手说罢。

“吃的喝的我都不要了，”她说，“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汉密笑着把她领进起居室。他放起了戴夫·布鲁贝克 ¹ 的音乐——他可是一个爵士迷——他们脚并脚懒洋洋地躺在他的绒面革沙发。一个小时过后，他往她挪近，开始吻她——这比他们昨晚的吻要深得多了。她回应了，几分钟过后，他们移到了他的房间，他再也不用想象抚摸她到底是什么感觉了。

之后，他们蜷缩在一起聊天。她把杰的事告诉了他。

“你打算怎么办呢？”

“明天跟他分手。除非……你不想我这样做。”

“开什么玩笑？”他把她抱得更紧了。她的头发闻起来既像香桂也像蜜糖，撩人却又不俗。

“保证完成任务。”她郑重地看着他说道。

他温柔地亲吻着她，然后抖松两个枕头，一个塞在她的头下，一个塞在自己头下，“我已经在跟进地图的事了。我跟一个人谈过，他说有可能是钶钽铁矿。”

“那是什么？”

他做了解释。

路易莎的眼睛亮了起来，“那是金矿啊！”

“呃，先别太激动。还有一些……问题。”

“什么意思？”

“第一，它不一定是钶钽铁矿。”

“我们肯定要冒一定风险的。”

他握紧手掌，“等一下。就算它是钶钽铁矿，你还要知道，每个人可都在联合弟兄抢这东西。它价值连城，一切的坏事都由它而起。”他停了一下，“你还记得血钻冲突吧？”

“我看过那部电影。迪卡普里奥²演的，是吧？”

“对，”他点点头，“现在的情况也差不多。刚果武装分子跟政府冲突严重，他们控制了钶钽铁矿，从中获取暴利，继续支持武装斗争。”

路易莎挪了下身子。

“情况越来越严重，”汉密继续说道，“叛军跟那些急需钶钽铁矿石的大公司沆瀣一气，比如说……呃……反正很多都是财富五百强企业。他们跟叛军同流合污：叛军把矿卖给他们，他们精炼之后再高价转卖出去。”

“哦，不是吧。不可能那么糟糕吧。”

“当地农民被从土地里硬拉出来，被强迫在矿上作业。还有儿童。另外，矿工还会屠杀所有挡路的大象或大猩猩。从我目前看到的资料来看，大猩猩几乎要在那片地区绝迹了。整个生态系统都被毁了。自然，叛军还会折磨、强奸甚至杀害平民。”

她撑起手肘斜立起来，“都是因为这个叫钶钽铁矿的东西？”

汉密点点头。

“但这——这简直天理难容啊。”

听到她的语气，汉密差点要笑出来了。仿佛仅凭路易莎·德卢卡的一句谴责，一切罪恶就会终止一样。

路易莎说，“我昨晚跟你说过我有参与占领运动吧？”

他再次点点头。

“我决定继续修读工程学硕士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修复这些大公司搞砸的事。毫不客气地讲，他们就是把事情搞砸成了一堆屎样。”

“但你也属于那百分之一啊。”

“谁在乎我是百分之一还是百分之九十九啊？我有良心啊，不是吗？我决不能忍受这些公司继续毒害我们的水源、土地，现在，假如你说的是真的话，还要加上谋杀无辜平民的罪名，很快地球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露天采矿沙漠，这一切已经在发生了。想想他们用水力压裂法采的气田，那是毁灭性的破坏。就算是我们伊利诺伊州的居

民，也总有一天会得肺癌。要是我们不出面阻止，最终社会就会瓦解，就像刚果一样。我们将会为了争夺地球上为数不多的资源而战乱不止，那几个幸存下来的健康人就得带兵打仗。这真是无法无天了。”

路易莎越讲越激动，她的脸颊涨得通红，眼睛里映出坚定的决心，“我明天就跟奶奶说。我肯定只要跟她解释，她就会重新考虑。”

汉密扬扬眼眉。她能有这样的信念，真是妙哉。

到了午夜，路易莎才打电话给妈妈说她不回家过夜了。

卡拉很不高兴，“为什么不回来？”

“妈妈，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我们保持着各自的私隐边界，好不好？”

卡拉的声音听起来要发火了，“边界！胡说八道！所以我也不能问你跟谁在哪里？”

“是的。”

“你的保镖呢？”

“玛尔塔在外面。我正准备叫她回去。我被保护得很周全。”她对汉密笑笑。

“不行，你不能这么做。”

“但是妈妈……”

“没有什么但是的，”卡拉打断了她，“她留下。守在外面。但是要继续值班。”

路易莎做了一个鬼脸，虽然她也知道妈妈看不见。“好啦。”她闷闷不乐地说。“对了，妈妈，我要跟你谈谈。我发现了一些极坏的事，关于地图和它所在的那片区域。我不喜欢。我希望奶奶就此收手。”

卡拉大笑，“那你觉得她会听进去吗？”

“也许，如果我们搞一个联合阵线的话。”

卡拉哼了一声，“她会活转包出去，现在都是这样干活的。搞一些子公司，创建几个分支，跟其他机构签合同。这样他们的手就能继续干干净净了。”

路易莎知道妈妈不同意奶奶的生意，但她还是第一次听到她这样

公然表示敌意，至少在路易莎面前。

“好吧，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要说服她认识自己的错误。明天见你再说。”

路易莎挂下电话，滚到汉密的身边。他那精瘦硬朗的身体下竟是如此强劲，她怎么都觉得要不够。他正是她一直渴望的，虽说她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一直在寻找。她把电话放回手提袋里，紧紧地跟汉密依偎在一起。她抚摸他的脸颊、他的脖颈、他的肩膀、他的胸膛，然后把手往下移，他开始轻轻地呻吟。她滚到他身上，片刻过后，呻吟声又起了。

¹ 戴夫·布鲁贝克: (David Warren "Dave" Brubeck, 1920年 - 2012年) 美国爵士钢琴家、作曲家。他是美国爵士乐先锋，被人们称为爵士传奇音乐家。二战结束后成立了“戴夫·布鲁贝克四重奏”乐队，他们从1950年代开始赢得声誉。

² 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 (Leonardo DiCaprio, 1974年11月11日 -) 美国男演员、电影制片人。曾五度获提名奥斯卡 (三次影帝) 和十次提名金球奖。代表作有《泰坦尼克号》《血钻》《盗梦空间》等。

第四十八章

拉蒙·苏亚雷斯又名赫克托·冈萨雷斯，现名托马斯·马丁内兹。他正剥桔子的时候听到汽车引擎的轰鸣声。他叹息一声放下桔子——佛罗里达州的桔子大概比哪里的都好，甚至连古巴的桔子都望尘莫及。他走到起居室窗户边，从窗帘下向外望去，一辆黑色的加长豪华轿车停在他家门前。

他顿感心神不宁，豪华轿车一般不会来这个古巴人聚居的宜博市坦帕社区。这里大部分都是商业区，令他想起迈阿密的小哈瓦那，不过这里的住宅区正在重新翻修，拉蒙在哥伦比亚大道和17街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子。他后院种着一刈树木，给这座房子增添了些乡村气息。他这辈子头一次安逸地住上了舒舒服服的房子。离开迈阿密真是走对了。

直到现在。迈阿密的人跟到这里了吗？他盯着那辆轿车，车玻璃是黑色的，但他可以看到里边有3个人：2个坐在前排，后排1个。他想劝服自己他们并非危险人物，若真是的话，也不会光天化日之下就来。

坐副驾驶位置的那人下了车。他是个体格庞大的光头，面无表情，肌肉发达。他走到轿车后门，打开门。下车的那人看起来五十五岁左右，衣着整齐，个子不高，平头灰发，十分浓密，经过精心打理，衣服面料昂贵，但很休闲，戴着高档的太阳镜。

可万事难料嘛。

拉蒙走到衣柜前，拿出古巴军队以前配发的俄罗斯制马克洛夫手枪。门铃响的时候，他把手枪别到腰带上，扯出衬衣盖住。

拉蒙打开门但没打开屏风。坐后排的那人身边站着两个打手，那个司机，现在拉蒙终于看清楚了，和另一个人一样壮的像头牛，不过留着波浪形的金发。他们看着不像黑帮，但若不是黑帮，又会是谁？

站在两位保镖中间的那人笑着说道，“是赫克托·冈萨雷斯吗？”

“抱歉，你们找错人了。”他正要关门，那人说道，“可你就是赫克托·冈萨雷斯，曾经是。”

拉蒙只觉一惊，“你是谁？”

那人摸摸衬衫口袋，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拉蒙。看到拉蒙犹豫，那人说道，“别担心，我不会强行入门。”

拉蒙又犹豫了一阵，然后打开一点屏风去接名片。他扫了一眼。在美国待了30年后，他能看懂一点英语，但也就一点。幸运的是，名片只写了一个名字和头衔：大卫·谢佛尔，波士顿谢佛尔电子公司首席执行官。

拉蒙抬起头，那几个保镖没往前逼他，他稍微放松了一点，“你们跑得不近啊。”

那个叫谢佛尔的人摊了摊双手，“小孩子们不常说嘛，小事一桩。波士顿还在下雪呢。”

如果谢佛尔意图让他放松警惕，那他这招算奏效了。

“我想和你谈谈。”谢佛尔说道。

拉蒙看了看那两个打手。

谢佛尔注意到了，“你们回车里等我。”

这次轮到保镖们犹豫了，不过他们还是退到路边，抱着双臂靠在轿车上。

拉蒙推开屏风，后退一步，让客人进来。70多岁的拉蒙被关节炎折磨得弯腰驼背，一只脚还跛了。医生说要早点更换髋骨，可拉蒙不太愿意被人下刀。

谢佛尔注意到了他的跛脚，“说人会体面地变老的人都是骗子，对吧？变老这破事可是需要勇气的。”

谢佛尔想博取好感，为什么？

他们坐到安乐椅上。这两把椅子是一对的，外罩灰褐色天鹅绒，是拉蒙新买的几样东西之一。通常，他会从慈善二手家具店或救世军家具店买家具，可以前的死里逃生经历不正是现在享受的大好理由吗？至少买一对倍棒的椅子总可以吧。

谢佛尔摘下眼镜放到衬衫口袋里，他笑容满面，眼睛却如灰色的闪电一般。“还记得20年前把你带出安哥拉的那个人吗？”

拉蒙强忍住掏出马拉可夫手枪的冲动，他大声说道，“当然，他是中情局的人。”

谢佛尔点点头，“没错。他从非洲回来后就从中情局辞职了。我的一个朋友认识他。”

沃尔特斯。地图。他曾跟拉蒙说过退出中情局的事。

“我们根据他的情报进行了一次行动，可惜的是，行动失败了。”

拉蒙想起迈克尔·德卢卡之死，他通过古巴的小道消息听说了这件事。沃尔特斯也被杀了，不过和德卢卡在一起的那个女人逃掉了。拉蒙猜测如果地图还被人收着，那肯定是在她手上，或者至少她知道地图在哪儿。他还记得那时她有孕在身，在迈阿密的一家药店工作。其实他去找过她，只是没碰上，等到再回来的时候，医师说她已经走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拉蒙很不爽，但他又能怎样？几个月后还没人联系他分成的时候，他估计那张地图已经丢了，不然就是他被踢出局，他的份子钱被抢了。这不公平，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种解脱。那张地图已经成了诅咒，放弃它并不使他感到遗憾。西班牙语谚语有云，一个人的解药，对另一个人来说就是毒药。然而，既然已经吃过苦药，他决定这次保险行事。他搬到北方，再次改名换姓，融入了坦帕市的古巴社区。

这都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如今他看着眼前的访客。谢佛尔追踪他到这里只有一个原因：那张地图重现江湖了。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拉蒙问道。

“我的人擅长搞各种安全活动。”谢佛尔指了指窗外。

拉蒙对现在盛行的高科技安保行业还算有所了解，前军事和情报人员为企业效力，工资是以前的20倍，还有无限的资源可供利用，大海捞针都是小菜一碟，全球无死角。

他站起身，走向窗前，掀开窗帘。两个打手仍然靠轿车站着。菲德尔说得对，他早料到企业会掌控世界。拉蒙最近经常深思，他在思考追求利润是否与独裁者的政策同样邪恶。他想不通，但路易斯肯定会有自己的想法。真可笑，拉蒙已经好多年没想起过路易斯了。

他的注意力神游了好一会，于是坐回到椅子上。

“一幅画有安哥拉矿藏的地图在芝加哥现身，”谢佛尔说道，“卫星图片显示这个矿十分可观。但我这人比较谨慎，尤其是因为我对以前那次很失望，我要确保它就是我来多年来一直寻找的那张地图。我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我知道最先跟我们说起地图的人就是你。”

“那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我不知道它现在在哪儿。”于此同时，拉蒙的心里很憋火。那张地图怎么又出现了？它到底在谁的手上？他只能想起芝加哥的一个家族，那个有钱有势来追踪那张地图的家族。不过他大声说道，“你找它做什么？你已经很富有了。”

谢佛尔笑了，“我想继续富有。我感觉你很想变富有，对吧？”拉蒙还没顾上回答，谢佛尔就又说，“从理论上讲，那张地图属于

你，还有被你出卖的同伴，他现在已经死了。”他停顿了一下，“你想分一杯羹，对吧？它给你带来的钱财将超乎你的想象。”

拉蒙眨眨眼，他知道对方在忽悠他。

不过谢佛尔把拉蒙的沉默当成了默认，他皮笑肉不笑地说，“你和我还有一笔生意要谈，你得告诉我地图在谁那儿。”

拉蒙需要时间考虑，可谢佛尔不让他如愿。如果像他怀疑的那样，是托尼·帕切利家族拿着地图，那拉蒙就死定了。帕切利家族的人要杀他就像碾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但这个人呢？他带着两个打手和高科技安全设备？为什么谢佛尔还不知道地图在哪儿？

原因只有一个：拉蒙是地球上唯一一个知道地图存在的外人。这就意味着他是个牺牲品。事实上，他被消灭掉还是件好事，没了他，其他事情就干净利落了。

谢佛尔仿佛读懂了拉蒙的想法，“我希望咱们能达成交易，你的情报换取可观的费用，当作是你发现它的酬赏。”

拉蒙的心猛地加速，这人想置他于死地。会死得干净利落吗？或让他慢慢死去？拉蒙知道他唯一不能忍受的就是折磨，他已经受过两次苦了，第三次肯定就是最后一次了。他衡量着自己的选择。

“你愿意接受我的提议吗？”谢佛尔转头对着窗外点点头。拉蒙瞥见两个保镖开始悠闲地往门这边走来。他只不过是白底上的一个黑点，一点即将被抹掉擦除的灰尘。

“如何？”

拉蒙扫了一眼窗外，他们越来越近了。

谢佛尔竖起手掌，“不要敬酒吃罚酒。”他站起身朝门走去，仿佛要给保镖开门一般。拉蒙拔出马拉可夫手枪，上了膛指着谢佛尔。

“停下，”拉蒙说道，“哪里都别想去。”

谢佛尔猛地转过身，看到枪的那一刻，他的脸上充满了惊讶。

“叫你的手下滚蛋，”拉蒙说道，“举起双手。”

谢佛尔乖乖举起双手。

其中一个保镖去抓屏风的门把手。

“叫他们滚！”拉蒙吼道。

“小伙子……”谢佛尔轻声说道，“退后，他有枪。”

门外突然静下来，连昆虫都不再鸣叫。

拉蒙盯着门，“叫他们滚远点。”

“听到没，”谢佛尔说道。

拉蒙看不到他们，但能听到扭动门的声音。他们不肯走，事实上，也许是在策划进攻，二对一的话，他必然寡不敌众。

他退后一步，枪仍然指着谢佛尔。谢佛尔和他的手下不知道的是，房子后面有扇隐蔽的车库门。开发商建这座房子的时候，他们决定试装一个门，把它伪装成两扇窗户的样子。屋主按一下按钮，带窗户的外墙升起，就能看到车库，而这个车库被拉蒙当成了储藏室。

如果保镖分头行事，一个瞻前，一个顾后，后边那人可能看不到这扇门，从而继续沿着房子往另一边走。如果拉蒙能迅速打开车库门，或许就能够穿过草坪，跑到后面的林子里躲起来。

拉蒙退到通往车库的走廊里，谢佛尔的双手依然举着，但他一点都不害怕。拉蒙似乎看到他的冷笑。

“你逃不掉的，”谢佛尔说道，“我的手下身手很好。”

拉蒙没回答，在他距车库门3步远的时候，一个打手突然冲破前门，手持手枪闯了进来。谢佛尔挪到一边，拉蒙扯开门，在保镖往走廊里打出一梭子弹的时候逃掉了。拉蒙按下按钮，车库门升起。

仿佛等了一辈子，车库门才缓缓升起来。拉蒙屏住呼吸，他听到外面的呼喊声，之后是走廊里沉重的脚步声。天啊！你他妈的快打开啊！

终于，拉蒙看到了日光，开始跑起来。刚起步，他就觉得背部撕裂般地疼痛。被击中了吗？不，是关节炎在作祟。他差点慢下脚步，之后想到一旦慢下来，就只有死路一条，便强迫自己继续跑。树林子就在20码开外，可对于一个75岁的老头来说，这段距离得有1英里那么远。

冲到院子中间的时候，他听到一声咔哒。第二个保镖上膛了，一排子弹从身边呼啸而过，拉蒙想转身反击，可那需要时间，他又没有时间。他必须冲到林子里。他的腿如火烧一般——他再次想到自己是不是被打中了——林子只有几步远了。后面传来阵阵呼喊，打手们在追他。他开始大口喘着粗气，再有几秒就够了。求求你，上帝！他跌跌绊绊跑过最后几步，一头扎进了林子里。

第四十九章

接下来的几天里，弗朗西所了解的有关钶钽铁矿石的东西超出了她的预期。四月一个阴雨的早晨，尼克带着特雷弗和汉密一起来到她家。重重背景审查后，他们带来一位采矿工程师。此人拥有自己的公司，以前还在刚果干过活。不知通过什么方法，这4个人搞到了一堆近期的卫星照片、采矿报告和其他信息，使得开采位于刚果对面靠近安哥拉栋多那座矿的前景看起来十分诱人。

和弗朗西一同与会的还有她的参谋多纳蒂，她的私人会计也到场了。这两人没提什么意见，只问那些切中要害的问题：需要投入多少资金，窗口期是何时，该投资的潜在收益，工程师的预期与费用等等。弗朗西知道自己的参谋在想办法把所需资金洗到合法项目中去，而会计是在思考税费方面的问题，但他们太了解她了，所以既不会当着陌生人的面给她提建议，也不会讨论这些事。

尼克就不一样了。作为她的老朋友和前未婚夫，他提醒她从长计议，建议她先派人探查该矿。尼古拉斯金融公司推荐他们带来的那位工程师，但如果她有自己信任的人，当然也全都由她决定。工程师将评估环境、泥土和水源，制定出计划和时间表。之后她可以决定是否要派人去做前期勘查。如果证实储量丰富的话，他们可以扩大规模。弗朗西点头表示同意。尼克最后说如果成功了，她将成为电子工业界最富有、最有权势的女人之一。

她在椅子上挪了挪身子，显然是被说动了心。弗朗西的目标向来是扩大帕切利家族的生意，使之合法化，扩大自己的掌控范围。她从餐馆管理和供应业出发，现在已经步入了房地产和建设行业。她考虑过创建——或收购——一家金融服务公司，并且一直悄悄地关注着尼古拉斯金融公司。但是采矿是一个她未曾考虑过的机遇，并且这个机遇是那么简单可行，那么引人遐思。

不过，如果说这么多年学到什么经验，那就是小心行事。她的目光从工程师身上转向特雷弗，又看向汉密，“目前为止，你们只说了挖掘的好处，坏处呢？”

三人交换了一下眼神。特雷弗清清喉咙说道，“你会涉足一个充满政治、生态恐怖主义和偷抢、折磨、剥削并且不择手段的武装分子的产业。一旦他们知道市场上有了新竞争者，他们会来收拾你。你要做好准备，这可能……”他犹豫了一下，“会带来生命危险。这些不是你该打交道的人。”

弗朗西坐在办公室里那张她已逝丈夫曾坐过的橡木桌后面，把胳膊肘放到桌面上，唇边露出一抹笑意，“就是说，除了这以外，这次行动是合法的？”

“表面看来，是合法的。但你的手下可能遭遇的方式方法……”

特雷弗突然停下，似乎想起来自己客户的身份以及她曾做过的事。他清清喉咙，坐回椅子上，以掩饰他的不安。

但和他们一起来的年轻人汉密尔顿颇有兴趣地观察着她。若不是经验丰富，她会以为他挤出了笑容。

弗朗西端详着他。卡拉说路易莎在和他约会，也曾表露了她的不满。当然了，这使得弗朗西未跟他接触就喜欢上了他。他似乎是个热诚的年轻人：金发碧眼，帅气逼人，像他外公年轻的时候。

弗朗西回想起她和尼克在一起的时光。他在床上十分野蛮，又充满爱意和尊重。她想起他给她定情信物，想起他们共度余生的计划。可是之后她遇到路易斯，一切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而如今，多亏了路易斯，他们的后代得以续上她和尼克未能结果的前缘。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还挺适宜的，缘分的圈子将会变得完整。或许在做完采矿的决定之后，她要举办一场有汉密、尼克、路易莎和卡拉参加的庆祝晚宴。

想到这里，弗朗西意识到要先处理好采矿一事。路易斯发现它，画下草图，标好以作后用。他们的儿子因为保护它而死。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的重担落到了她的肩上。命运，抑或上帝，抑或是那位她常去光顾的桑蒂利亚教女祭司给了她机会，接下来的事全看她的决定了。

这将是她送给路易斯和迈克尔的贡品和财产，而尼克、汉密和路易莎参与其中是多么地恰当啊。毕竟，那座矿总有一天会属于路易莎。作为弗朗西的孙女和唯一的后代，路易莎将会继承所有的家族生意。

弗朗西用手支着下巴，思考着人生的奇妙之处。作为热望的社会主义者，路易斯发现了蕴含无穷财富的东西。他们养尊处优的儿子又奉献了一切，只会保证好人有好报。如今他的女儿，一个像路易斯一样有着崇高理想的年轻女孩，即将收获所有的劳动成果。

弗朗西又回想起自己的悲惨遭遇：那个告发她、拆散她和路易斯的拉美佬；被迫嫁给冷漠无情的怪物；儿子的惨死。或许这一切都是有缘由的。弗朗西活了下来，变得坚强而有权势，确保整个家族存活并兴旺发达。如今，如果钶钽铁矿挖掘出来，她会变得更加富有，更

加有权势，再没有人能够阻挡她。

她把目光转向汉密，又转向尼克，然后转向法律与金融团队。这一切都是为了家族。“开工吧。”

当晚，路易莎正在给果馅饼收尾的时候，汉密偷偷走进厨房，从后面用胳膊抱住了她。

她大喊一声，向后一跳，给了他一捶，“别这样！”她喊道，“你吓着我了！”

他扭过她的身子。她呼吸急促，心跳加速，眼神里混合着恐惧与愤怒。她躲开身，抓住他的一只手按到心口，“感觉到没？”

他感到她的心脏在迅速蠕动，心里满是悔意，“对不起，我想……”

“不，你没动脑子。”她停顿了一下，“看到没，跟我这样的人相处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我——不喜欢惊喜。我从小就受这样的熏陶，常规、秩序和可预见性，这些之外的都要严加警惕。”

他点点头。她任由他拉近身子。

“你可能在想自己摊上多大的事吧？”她抬头看着他，“不全都是吃喝玩乐了，对吧？”

“我一点都不后悔。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伤害你，或吓到你，或让你不安。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他吻了她一下。她闭上眼睛，似乎在享受。接着，她突然睁开眼睛，嘴唇一咧哈哈大笑，“骗到你了！”

这次轮到汉密吃惊了。

“我跟你说的都是假的，”她笑道。

“什么假的？”

“我不怎么做饭，所以做饭的时候要全神贯注。刚刚太投入了，没想到你会来，或者……”

“你开玩笑的吧？刚刚那些话都……是编的？”

她的笑里充满了恶作剧的意味，“看来你没有自以为的那么了解我啊。”

汉密后退一步，“真的吗？要这样是吗？你欠我一次，小姑娘。大大的人情。”

“等着吃果馅饼吧，很快就好。”

“那好啊，”汉密说道，“我打算好好利用剩下的几个小时。”他抓住她的胳膊，“咱们走。”

“你带我去哪儿？”她假装害怕地问道。

“到柴房去，得惩罚惩罚你。”

“正合我意。”

一番云雨之后，两人昏昏欲睡地搂着对方。

“真想一辈子都这样。”路易莎柔声说道。

汉密收紧搂着她的胳膊，“你确定我不用担心你那被抛弃的小情人妒火中烧来收拾我吗？”

“我跟你说过，杰很随意的，顺其自然，对这方面很有些禅意。不出一个星期他就会结交新女友，女人都抵挡不了牛仔的诱惑。”

汉密皱了皱眉。

“但比起你，他还是差远了。”路易莎钻进他的臂弯里。她喜欢和汉密在一起的感觉，就像两人能融为一体一样。和杰在一起时，她总是有所保留，仿佛潜意识知道他不过是她遇到真爱之前的嬉戏玩闹，而汉密就是真爱。

“果馅饼做好了吗？”

她咯咯笑了，“这就想起你的胃了呀？嗯，事先告诉你，我厨艺不好。说来好笑，妈妈和奶奶的厨艺都很棒，看来基因遗传把我隔掉了。”

“说起你奶奶，我今天早上见到她了。我们在巴灵顿开了个会。”

“我知道。”

“消息真灵通。”

“德卢卡家族的特征嘛。”

“嗯？”

她抚弄着他的胸毛，胸毛的密度正好适合她的手指从中穿行。他的胸毛大多是金色的。“我奶奶觉得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事了。”

“什么事？”

“你和我的事，”路易莎说道。“她说这是命运使然，都是命。她年轻的时候和你外公约会过，这你是知道的。他们定过亲。”

“什么是定亲？歃血为盟的仪式吗？就像安吉丽娜·朱莉和那个谁来着？”

她哈哈笑起来，“显然在上个世纪，男的要给女的一枚定情信物，代表着二人不仅关系稳定，还要确定关系。”

“我外公从来没提过。”

“没必要，”路易莎说道。“但现在奶奶想举办晚宴，你、我、你外公，还有她，来庆祝生命的轮回。当然了，我妈妈对此不怎么上心。”

“你妈妈不喜欢我吗？”

“凡是我约会的人她都不喜欢。”

“那我的人生使命就是要让她高兴啦。”

“错，你的人生使命是让我高兴。”她吻着他的胸膛说道。

“这样的话，咱们最好现在就开始吧。”他把她拉到身上说道。

门铃响的时候，两人正在打盹。汉密呻吟了一声，拿枕头捂到头上。路易莎看了看时间，刚过半夜，还不算太晚。

“汉密，你不去开门吗？”

“可能是我邻居。他喝醉跑出去就会忘带钥匙。我有把备用的。”汉密爬下床，穿上一条长运动裤。

“有可能是我的保镖。每当我……外宿的时候，她受命待在公寓外面的走廊里，而不是在车里。”

门铃再次响起。

“等一下，真烦人。”汉姆喊着往前门慢慢走去，路上顺手关上了卧室门。

路易莎拉过床单全身扑到床垫上，他那边还热乎乎着呢。

过了一会儿，她听到一阵扭打声，接着是一阵挣扎的声音，然后传来轻微的碰撞和模糊不清的呼喊声。路易莎弹到床下，抓起汉密的体恤衫穿上，遮住赤裸的身躯。肾上腺素流遍她的全身，她想跑到起居室里看看是怎么回事，但多年的训练——从母亲和祖母那里学到的——此时起了作用。

其实她之前并没有骗汉密。她被叮嘱警惕任何异常的声音和动作，这些通常就代表着麻烦。如果真遇到的话，她应该尽可能地让自己不显眼，躲起来，跑掉，只要能保命就行。

这会儿，沉重的脚步声从大理石地板上传来。不是汉密的足音，路易莎把棉被从床上扯下来。她想起自己受过的训练，应该赶紧跑进浴室，锁上门。他们是来抓她的，这就意味着保镖要么是走了，要么就是死了。没人能帮忙。

她想起浴室墙上有扇很高的窗户，或许能挤出去。她不知道有没有窗台或外部支架，而且汉密的公寓是在五楼。爬出去或许跟待着不动一样死得快，但那是她唯一的机会。

接着她改变了主意。汉密还一个人在外面，她不能丢下他不管，不然她就成了最差劲的胆小鬼。就这么简单，如果她向外边的那些暴徒投降，他们或许会放过汉密。

有人转了一下卧室的门把手。“这就来，”路易莎尽量保持镇定地说道，“正穿衣服呢。”

门把手停止了摇动，但她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外面的人肯定会猜出来她在找武器。她想得没错，几秒钟后，门突然被破开，两个男人冲进来抓住她。

她喘着粗气，但是没喊出来，“我知道你们找的是我，我跟你们走，但是求求你们别伤害他。”

最靠近她的那个男人只嘟囔了一声。

他抓住她的胳膊背到身后，另外一个人把她胳膊绑到一起，用东西蒙上她的头，令她呼吸不畅。他们把她拖出卧室。

她听到起居室某处传来一阵呻吟声。

“汉密，你还好吗？宝贝？”她的声音模糊不清。

又一阵呻吟声传来。一阵呕吐的感觉袭来，她想蹲下去，挣脱开去安慰他，可她做不到。“求求你们，”她大声哀求道，“你们已经达到目的了，别伤害他。”

回应她的仍是一声咕哝。当他们推搡着她走过大理石地板时，房间里传来一声尖锐的爆裂声。汉密的呻吟骤然停止，路易莎哭喊起来。不知什么东西刺痛了她的胳膊，一瞬间，她感到浑身冰冷，眼花缭乱，接着浑身软弱无力，眼前漆黑一片。

第五十章

当路易莎没有接电话的时候，卡拉并没有特别担心。有时候她女儿会故意不听电话，这是她小小的叛逆。有时候，渴望默默无闻，做一个小人物的冲动是无法压制的。卡拉能理解她。

那天晚上路易莎没回家，她也没有担心。她知道路易莎在生气，因为卡拉之前对汉密的态度并不热情，她在耍性子抱怨不满呢。所以卡拉打给了路易莎的保镖。她低调地守在汉密公寓楼下的大厅，确定了路易莎还在里面，并没有离开的迹象。卡拉再次确认了保镖下班的时间。玛尔塔说她会在那里待到凌晨两点，尔后夜间的同事会过来换班。

只要不出问题，保镖从来不会打电话过来，除非路易莎的行程变换，而且是他们觉得有必要知会卡拉的时候。但是卡拉还是会每天检查，特别是没有路易莎的消息的时候。她也不想过这样的生活，或者让她的女儿这样生活，有时候，她也会反感。这是弗朗西斯卡·德卢卡控制她的另外一种方式，但这么多年下来，也成为了每日习惯。

但有时卡拉不禁会想，如果许多年前她没有来芝加哥的话，她们的生活将会是怎么样呢？如果当时在迈阿密能想办法活下去会怎样？有时候她会让自己沉浸在这些虽算不上后悔但也美好的想象中。她肯定成不了医生，但她可能会留在药店。也许有一天，她能够从老板手中把它买过来。她会省吃俭用，但她一生的确都在节省了。她和路易莎也许能过上一种平凡、体面的日子，但肯定不是现在生活的样子，弗朗西斯卡慷慨提供的奢侈品和机遇远远超出了卡拉的能力所及。

但现实就是如此。

她强迫自己不要继续想如果了。不可以，这就是生活了。生活就是它本来的样子，今晚，谢天谢地，没有出什么差错。她给自己泡了一杯花茶，看了新闻，然后看了一会书。她准备关灯的时候，心里不情愿地认为，从大多数时候来看，对于一个带着任性女儿的单身母亲来讲，弗朗西斯卡的警觉确实是件好事。

她的电话颤动的时候，她正在做梦——梦里的她在给一个小孩做手术，但她却不是个外科医生。她突然惊醒，看了看时间。一点钟，她的胃一抽。她接了电话。

电话那头的男声低沉而粗鲁，“你女儿在我们手上。你要是想她活着回去，听好了。有一张地图……”

弗朗西斯卡派了一辆车过来，不到一个小时，卡拉就在前往巴灵顿的路上了。夜空中，一轮苍白的月掠过，照亮了那些被蚀刻的云层。他们有二十四小时交出地图，那个男人说，明天下午会打下来过来说明交易地点。他连那句“不然……”都不用说。

当司机拐进弗朗西斯卡的半环形石砾私人车道的时候，卡拉看见全屋灯火通明，仿佛要逼退黑夜一样。但是卡拉丝毫没有感到安慰。于她而言，路易莎一日不安全，时间、空间、光亮或是黑暗都没有意义。

走进房子，她瘫坐在弗朗西斯卡书房的椅子上。她穿着一套运动服，短短细尖的头发四处乱飞。弗朗西斯卡坐在她的桌子后面，脸色也好不到哪里去。她穿着一件深色的睡袍，披散着头发，无精打采，此刻看起来就像一个幽灵，脸色苍白得像是一个日本的歌舞伎。她一直在不停地打电话，好像干干收集情报发发命令这样的事就能让她掌握形势。但是卡拉知道她现在狂怒的行为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她们两个人都掌控不了形势。

打电话的间隙，弗朗西斯卡则在监看她的人的出入情况。她派了两个士兵去埃文斯顿。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保镖的尸体。他们破门而入的时候还发现了汉密，那时他还有呼吸。弗朗西斯卡打给紧急护理人员和尼克，尼克马上出发前往西北纪念医院。同时，她的军师和二把手也正在前往巴灵顿的路上。“我的队长都在这里了，接下来就要构思进攻计划。”

攻击计划？弗朗西斯卡疯了吗？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是谁绑架了路易莎，也不知道她在哪里。此刻狂怒恐慌的她突感心寒。她恨坐在对面的那个女人，但是又惧怕她。心情好的时候，她能打开心扉看到婆婆好的一面。但这一天绝对不好。这个女人差点害死了她女儿心爱的男人，而卡拉则不安地觉得杀戮才刚刚开始。

“你干了什么？”她脱口而出。

弗朗西斯卡从电话机抬头往上看。

卡拉示意她挂机。等她放下电话，卡拉极慢地重复，“你——干——了——什——么？”

弗朗西斯卡一定注意到了卡拉的表情，因为她犹豫了一下没有回答。尔后她笔挺地站了起来，仿佛不允许任何人挑战她的权威，尤其是自己的儿媳妇，“你觉得这一切是我造成的？”

这不是讲客气话的时候，“我女儿被绑架了，她男朋友躺在血泊之

中。我想知道你到底做了什么，才导致这一切。”

弗朗西斯卡的目光似要把卡拉撕裂。最后，她冷冰冰地说道，“当这一切结束的时候——肯定会结束的——你和我得好好谈谈。”她停了一下，“二十年前就该好好谈谈了。”

但是卡拉受够了，“不。这一次你错了。我要我女儿。打电话报警。”

弗朗西斯卡坐回椅子上，“不能报警。我们能处理好。”

卡拉生气地站了起来，“那我去打电话。这是我的女儿，我的命根啊！不是——不是随便哪些暴徒要争的领地。”她本想冲出去，但眼角的余光扫到弗朗西斯卡点头示意书房外的保镖。他把门锁了起来。

卡拉转身面对着她。她此刻真想把弗朗西斯卡撕个稀巴烂，但只能死死地盯着她，身体因愤怒而僵硬得不能动弹。

弗朗西斯卡缩了一下。动作虽小，也很轻微，但卡拉瞬间明白弗朗西斯卡放下了防备。那一瞬间，卡拉也知道婆婆其实跟她一样害怕。讽刺的是，卡拉却没有因此有丝毫的同情。相反，她更害怕了。如果最强大的黑帮家族的首领都害怕退缩了，她的女儿还有多少生还希望？

她们的冲突进一步升级之前被打断了，弗朗西斯卡的参谋睡眼惺忪衣冠不整地来了。厨师准备了食物，一个女仆端着一盘新鲜烤制的羊角面包、三明治和一壶咖啡走了进来。

弗朗西斯卡让卡拉去起居室等候，嘱咐一个保镖要守在她身边。卡拉无助地躺在黑色皮革沙发上。尽管弗朗西斯卡的书房门紧关着，卡拉依然能听到电话不断响起的声音，还有他们的低语对话。

巴灵顿这块独立王国的活动节奏变快了。几个魁梧的壮汉来了，他们走进书房。卡拉知道他们在等弗朗西斯卡的命令。她的喉咙一紧。她只想找回女儿，但她越来越害怕恐怕这小小的愿望难以实现了。弗朗西斯卡·德卢卡会把它演变她和她敌人之间的恶战，就像她的父亲一样，还有她父亲的父亲。路易莎最后会变成一个附带牺牲品。她先前的镇静瞬间蒸发了，胃里翻江倒海。她跑到厕所里吐了出来。

弗朗西紧张地把精力投入各种活动，仿佛一慢下来或者停下来就是承认被打败了一样。当尼克打电话来的时候，她从椅子上飞了出去，抓起电话，开始飞快地说。

“谢谢你打电话过来。我真的很抱歉，尼克。要是知道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我绝对不会把你卷进来。这是一个……”她自己停了一下，“但是我们会扭转乾坤的。我保证，我已经……”

“他母亲，我女儿……哎，你想想……”他的声音哽咽，“他正在接受手术，不知道还能不能撑过来。”

弗朗西斯卡咬紧嘴唇。她还没有问汉密的情况现在怎样，只会急着掩饰自己的错误。“尼克，我知道医生们一定会竭尽所能。你放心，我也一定会。我肯定会追查到底，我们会胜利的。汉密的伤——我一定会帮他报仇。”

尼克没有说话。

弗朗西斯卡靠在桌子上，“我知道你在想不该掺和这件事，但谁能预料到会发生这种事。我说了，我们会……”

尼克打断她的话，“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

“尼克，你绝对不能这么想。你没有做错什么。”

他安静了一会，然后说道，“你真的不明白吗？”

“我明白这些人穷凶极恶，他们会极尽一切手段得到想要的东西。”

尼克没有接话。

她以为他的沉默就是默许，继续喋喋不休地说，“谋杀未遂？绑架？这一切就是为了一个屎地方的一个小矿？想都别想。”

“谁，弗朗西？是谁在背后指使？”

“这个，事实上，我可能需要你的帮助。说实话，一开始我们以为是我们自己的人干的，或者是其他的家族，或者是政府。有人窃听了我们的电话或者偷听了我们的会议。但是……”她清了清嗓子。“在我们……呃……调查之后……”她犹豫了一下，“……我们很肯定不是。家族重组之后我们的人都非常满意。”

“调查？”尼克问道。“你指的是警察调查，对吧？你报警了，是不是？”

这回换做弗朗西不知如何作答了。

“好吧，那不用担心了。我会的。”

“为什么，尼克？我可以处理的……”

他把她打断，“弗朗西，你自己说过，这是一起绑架案，还有谋杀未遂。你不可能掩盖过去。”

“我也没打算要掩盖。不管是谁做的，我肯定要他下十八层地狱。但你绝对不能报警。我要找出幕后主使，我要亲自收拾他们，”她说道，“而且我时间不多。”她走回椅子边坐下，“好了。尼克，这就是我现在掌握的情况。我的人是有清白的。也就是说，消息是你那边泄露出去的。”

尼克的声音变得强硬起来，他要发怒了。很好，弗朗西心想，愤怒是最好的动力。

“你还不明白我吗，”他冲口而出，“我的公司没有人会出卖我。”

“尼克，我相信你，”她说道，“我相信你的人忠心耿耿。但也许不是你的雇员走漏了风声。可能是你的人跟某个人说起这事，那个人可能知道些什么，稍微一合计，就把消息传出去了。”

“我不在乎是谁干的，弗朗西。让警察来处理吧。反正我是不能离开医院的了。”

“尼克。帮我们找出你的人跟谁透露过，说过什么。在警察介入之前。我求你了，就这一次。”

尽管她用了“求”这个词，尽管她说话客套，弗朗西知道尼克明白这不是请求。

他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这关乎我们的家族利益，也同样关系到你的家族利益。”她继续说道，想要那命令听起来没那么强硬。“我知道你想找出来是谁攻击了汉密。想让他——他们——血债血偿。警察不会这样做。但是我会，你知道的。”

尼克欲言又止。他是想骂她吗？告诉她他的真实想法？弗朗西心想他会不会觉得当初没娶她真是万幸。

但他只说了一句，“那好吧。我打几个电话。”

第五十一章

汤姆·科伦当天早上睡过了头。昨天的天气对于多伦多的春天来说暖和得有点异常，今天的天气预报说还是同样的天气。终于捱过了严寒的冬天，他和银行的3个同事决定去打18洞高尔夫，不去办公室了。

汤姆迫不及待地要重回绿茵场上。他去年一月就计划好去百慕大进行一场高尔夫之旅，结果和他打算带着同行的那个女人分了手，所以自从十月以来，他都没再上过球场。当季的第一次出行总是那么意义特别，虽然地上依然满是枯黄，一片荒凉。

他一边刮胡子一边笑着，然后穿上高尔夫球衣、多克斯卡其裤和防风衣。他一口气喝完咖啡，拿起钱包。他的装备都存放在俱乐部的柜橱里；他要到专卖店买一盒高尔夫球和几个球座。

门铃响的时候，他正在水池边刷洗自己的咖啡杯子。他条件反射似的看了一眼手表，还不到9点，或许是韩国干洗店给送衬衫来了，也可能是楼下前台送来一个放不进邮箱的包裹。他打开门，正准备亲切地问声早安，两个男人突然闯进来，一个穿着短大衣的人抓住他，另一个穿着羽绒服的人则把他的胳膊扳到身后。

“嘿！”他喊道，“你他妈……停下！弄疼我了！”

短大衣关上公寓的门，穿羽绒服的那个男的收紧了双手。

“你们……这是干什么？”

“闭上臭嘴，”短大衣怒斥道。

汤姆退缩着想摆脱羽绒服的双手，可那打手至少比他重了50磅。接着，那人把汤姆的胳膊扭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角度，极度的痛苦朝汤姆袭来。“好了，好了，”他喘着粗气说道，“住手！我给你们钱，我有个保险箱。快……停下。”

短大衣走近点看着汤姆疼得翻来滚去，他的表情漠然，甚至有些厌烦。

“求求你……让他停手吧。”汤姆的眼里淌满泪水，“快疼死我了。”

短大衣皱了皱眉，脸上依然是那副冷漠的表情，接着他朝羽绒服点点头，汤姆只觉胳膊上的握力减小，赶紧吸了一口气。

“就是说你准备好开口说话了？”

汤姆疑惑地眨眨眼，“你们是谁？”他怒气冲冲地问道，“你们想干吗？”

短大衣似乎在考虑这个问题，他的嘴边挂着一丝微笑，“我们.....是私人侦探。”

汤姆不理解地盯着那人，“这.....这他妈的什么意思？”

短大衣一拳打到汤姆的脸上。疼痛骤然而至，他听到鼻子的断裂声，血液流满他的嘴，又从鼻孔里喷了出来，一颗牙齿也松动了。他喊叫着捶打着羽绒服。短大衣的脸伸到距他的脸只有几英寸的地方，汤姆闻到一股发酸的咖啡味。

他咳出一口血，牙齿也跟着掉出来了，“噢，天啊.....”他快哭了。

“跟我们说说你和汉密尔顿·斯诺尔谈了什么。”

汤姆的脑子被痛苦折磨得迷迷糊糊，动不了了。

羽绒服在他身后加大了握劲，汤姆哽咽着说，“好了，好了，让我想想。”

“我帮你回忆回忆，”短大衣嘶嘶地说道，“斯诺尔是芝加哥的一个分析师，在尼古拉斯金融公司工作。他几天前打电话问你钨钼铁矿石的事。”

他慢慢地回想起来，仿佛火车慵懒地爬行在铁轨上，虽然痛苦不已，汤姆依然想通了。钨钼铁矿石，谢佛尔，什么地图。那次谈话之后他给谢佛尔打过电话。谢佛尔到底做了什么？汤姆想搞明白，可那疼痛感搞得他无法进行最基本的思考。不过，直觉告诉他不能坦白自己知道的事情，“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让我提醒你一下。”短大衣朝抓着他的同伴点点头。短大衣一拳甩到汤姆的腰上。

汤姆像手风琴一样蜷缩起来，若不是羽绒服拉着他，他早趴下了。剧烈的痛苦排空了所有思绪。

“准备好了吗？”

汤姆呻吟了一声。

“很好。”短大衣点点头，环顾了一下起居室，看到露台拉门，他眼睛一亮，“既然早上天气这么好，何不到你阳台上叙叙？”他没等着答话，“带他出去，”他对羽绒服说完就拉开了门。

阳台很小，只够放两张躺椅和一个烤架。扶手上挂着几个花盆，

可惜都光秃秃的，里面全是冰冷的硬土。两人推搡着把汤姆弄到外面，短大衣坐到一张躺椅上，做手势让羽绒服把汤姆扔另一张上。

这一动让汤姆再次呻吟起来，他前后挪动了好几下才找到一个不会让他躺到地板上的舒服姿势。

“来，我给你说说跟你讲话的那个人的最新消息。”短大衣说道，“他现在情况危急，昨晚有人朝他开了枪。”

汤姆惊讶地耸起身子，可与震惊随之而来的还有更可怕的东西——预感。“发生了……什么事？”

“估计你和某人提及了你们的谈话，我们想知道此人是谁。”

汤姆有种预感，如果承认跟分析师谈话完毕就打给谢佛尔，他蹚的这趟浑水只怕会更深。他努力回想与斯诺尔的谈话内容。那小伙来自芝加哥，汤姆把这告诉了谢佛尔。可他还是疑惑谢佛尔到底做了——或派人做了——什么惹怒了黑帮。因为这些人肯定是黑帮。汤姆闭上眼睛。

黑帮怎么会和这个叫斯诺尔的家伙共事？暴徒应该干暴徒的勾当，不应该掺和合法生意啊，虽说在非洲开矿也不算合法。尘土招致污垢，还有腐败，不论你身在何方，都是如此。汤姆的思绪被短大衣打断。

“怎样？”

汤姆想摇头，可动不了。

羽绒服清清喉咙。

“马上说比较好一点，你明知最后还是要说出来。”

汤姆努力思索着跟这俩暴徒说些什么。然而，他还没想好，他们就把他扯出躺椅架到了扶手上。汤姆感觉像布娃娃一样不堪一击，他的肌肉松弛，仿佛有了弹性一般。这不对劲，他应该能站得住才对，至少能倚到扶手上吧。他差点笑出来。

短大衣又皱了皱眉，“科科伦，很高兴你觉得这么开心。听着，我们知道你想让我们赶紧走。我们会走的，只是要知道你跟汉密·斯诺尔说完话打电话给谁了。这有多难？”

两人又开始往他这边凑，这一次他终于摇了摇头。他想说话，可只能发出呜呜声，接着他发现扶手晃了一下。人们没觉得多伦多的冬天比芝加哥暖和，即便如此，这里的积雪山脉和冻人低温，依然让人们开口闭口都会讨论“全球变暖效应”。而3个月的严寒终于过去之后，骤然而至的温暖又让他们开始争相破坏树木和金属。汤姆的走廊

扶手就是这些材料做的。

他想站起身，扶手又晃了一下，他视而不见，“听着，两位。”他的声音听起来还算正常，他心想。“我不知道你们想要什么。”

“我快没耐心了，科科伦。”短大衣说道，“还要我说得多清楚才行？”

“你怎么知道就是我？你们在芝加哥的人也跟很多人说了啊。斯诺尔是这么跟我说的。”

话一出口，汤姆就意识到说漏了嘴。

“看来你确实跟他说过话。”短大衣扬扬下巴，“不错，有进步。现在告诉我们你之后打给谁了。”

谢佛尔是汤姆尊重的唯一一个客户，他很幸运能攀上这棵大树。说实话，汤姆知道自己很平凡，或许有时候还挺招人讨厌。他从来没有什么天赋，可他不能跟这两人说实话。他们会去找谢佛尔，谢佛尔一下子就能猜出是谁泄密。没了谢佛尔，他就完蛋了。

他摇摇头。

这似乎是最后的信号，因为两人从两边凑过来。他们托着他的屁股，抬高到扶手上方。他脚上头下，没一点依靠。他们抓着他的躯干。他感受到四周空气的流动，血液冲到脑子里，弄得他晕乎乎的。不知怎的，他闻到新鲜的泥土香味，可他离地面还有18层啊。这味道从哪儿来的？

“等等，等等！”他喊道。他开始惊慌起来。

两人的回应不过是把他往扶手外面又送了一点。

现在他可以看到下面的人行道了，汽车显得很小说，但晨光从它们的保险杠上反射过来，直达18楼，他不得不闭上眼睛。或许这是一场噩梦，可睁开双眼，他依然在半空中。

“行，行。”汤姆现在有点呼吸困难，“我说。”

“这才对嘛。”短大衣说道。

他朝羽绒服点点头，两人紧抓着汤姆，开始把他拉回走廊。然而，正拉的时候，阳台扶手发出一阵巨大的碎裂声。它断成碎片，掉了下去，两人的手一松，汤姆就开始往下掉。

“噢，天啊，快救我！”他喊叫着。

他们想抓住他，可一切都在转瞬之间，汤姆原本就有一半在扶手外边的身体滑到了他们够不着的地方。羽绒服身体一晃，赶紧往回退

了一步。短大衣想抓住汤姆——至少之后他发誓自己尽力了——可为时已晚。他们听到他坠落时发出惊恐的尖叫声。

第五十二章

“就是说你没查到名字？”怒气冲冲的弗朗西感觉喉头发紧。这是她找出绑架孙女幕后黑手的唯一机会，她的手下却搞砸了。她一把撂下电话。

现在是芝加哥时间中午刚过10分钟，距路易莎被绑架过了12个小时，离最后期限还有12个小时。她把胳膊支到桌子上，一只手扶着额头，头疼得像被虎头钳钳住了一般。

她强打起精神仔细分析形势：他们拿到地图之前不会杀害路易莎——这不用想就能知道；弗朗西或许会被迫交出地图，但他们肯定明白她交出之前会弄一个副本。这样的话，拿到地图还有什么意义？除非是她想错了，也许真的是竞争对手家族想展示力量，或是另一个组织要夺得那块土地的开采权。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如果她被迫交出地图，这不会是最后一战，路易莎安全获救之后将会出现很大动静。

但话说回来，这件事涉及到她孙女，这就变成了私人恩怨。另外，如果他们找地图找了几十年，她现在开始怀疑路易斯和迈克尔之死也跟他们有关，这使得私人恩怨的意味更加浓厚。他们是谁？他们知道她的身份吗？她思索着自己的父亲会如何应付。他肯定会认定对手就是黑帮，然后全力反击。但万一不是黑帮呢？他还会如此心狠手辣吗？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救回路易莎吗？

弗朗西思索着是否对手认定了她是个女流之辈，就可以玩弄她于鼓掌之间。如果他们真这么想，那就是犯下了天大的错误。弗朗西亲眼见识过父亲的威力。无论男女，作为强大的黑帮家族的头领，她心知帮派战争的后果，也与死神多次交锋。她要动用一切力量收拾他们。如果他们觉得她不堪一击，那就是彻底想错了。

但首先她得查明他们的身份。不管打什么仗，最恐怖的就是知己不知彼，一旦查出敌人的身份或者能对上脸，就能制定策略，实施计划。

显然，某件事或某个人走漏了地图再现的风声——可能就是多伦多的那个混蛋。可他已经死了，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要现身了。而等到他们现身的时候，她就能重新掌握主动权，她将重整兵力，伺机报复。他们必将遭到报应。

带着满腹思绪，她打起精神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卡拉蜷在皮沙发上，紧张得不行。弗朗西的手下不知道该去哪儿或该做什么，只得不停地四处走动。她的二把手吉诺正在打电话。她坐到沙发另一端，

柔声说道，“我们去拿地图，原版的，不是副本。在银行放着。”

卡拉站起身，自绑架之后，机敏的精神头第一次回到她的身上。她点点头。

“很好，”弗朗西说道，“咱们走。”

弗朗西和卡拉在3点左右带着地图回到巴灵顿。绑架者会在6点钟打来电话。路上，弗朗西向卡拉问起路易斯和迈克尔的死：具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是怎么在古巴被杀的。听了原委之后，弗朗西更加确信他们和绑架路易莎的是同一伙人。正当她准备通知手下让他们为今晚做好准备的时候，一个门卫从前门打进电话。

吉诺拿起电话，接着在屋里喊道，“德卢卡夫人，大门口有个男的说要见您。”

弗朗西皱了皱眉，她没想到对方会提前两个小时联络她。她穿过房间，接过电话，“是哪位？”

门卫说道，“他说他叫拉蒙·苏亚雷斯。”

弗朗西阴沉着脸说道，“我不认识这个人。”

她听到那边传来一阵咕啾声。

“他说和你在哈瓦那是旧识。”

弗朗西想了想，之后突然吸了一口冷气。拉蒙，那个告密的服务员，那个拆散她和路易斯的混蛋。她吃了一惊，“他想干什么？”

“他说有重要的情报。”

她嗤之以鼻，“他能有什么情报？”

又是一阵咕啾声，之后，“他说他知道地图的事，也知道谁在找它。”

她想了想，稍事停顿后说道，“搜过身了吗？”

“嗯，夫人，他没带家伙。”

进门那人的皮肤如死灰一般，卡拉心想。他拄着一根拐杖，右大腿包着厚厚的绷带。他显然遭遇了意外，现在依然疼痛不已；她从他眼里看到了痛楚。弗朗西斯科则冰冷地凝视着他。

“您好，帕切利小姐。”他的英语带着浓重的口音。卡拉听出了这

种口音，他是古巴人。

“你来这儿做什么？”弗朗西斯卡问道。

“我是来提醒您的。”

“提醒什么？”

他点点头，“那张地图。”

“你知道些什么？”

他环顾四周，仿佛害怕当着屋里这么多人的面——这么多枪的面——继续说下去。

可弗朗西斯卡没那份耐心，“早知会这样。”她转过身，“吉诺，给我……”

“慢！”卡拉猛地甩了一下手，“别。”她开始快速说起西班牙语。听到自己熟悉的语言，他的脸一下子焕发出容光。“你怎么了？来这里做什么？”

他也用同样快速的西班牙语回答。

卡拉点点头，又问了几个问题。他答了话，但正说话间，弗朗西斯卡打断他，“我的西班牙语早忘光了。他说了什么？”

卡拉转身面向她，“他说他知道你恨他，一切事情都怪他。”

他又说了一大堆话，仿佛这些话已经尘封多年终于找到发泄口一样。或许真是这样，卡拉心想。“他说他受不了你父亲的折磨，他那时候……现在仍然……不够坚强。”

弗朗西斯卡紧盯着拉蒙，仿佛他是一头刚从下水道里爬出来的畜生。

“他说杀死路易斯的人在几天前也去找他了，在他逃跑的时候打中了他的腿。”

“什么人？他们找你做什么？”弗朗西斯卡用英语问道。

拉蒙也用英语回道，“因为是我叫路易斯画地图的。”

弗朗西斯卡惊得张大了嘴，“你跟路易斯在一起？在安哥拉的时候？”

“听到你父亲在革命期间的所作所为之后，他原谅了我，”他说道，“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弗朗西斯卡摆了摆手，“我这有急事，没时间听你讲这些。”她迈

步转身走开，吉诺和另一个手下围拢过来。

但拉蒙纹丝不动，他显然想说完。“在安哥拉的时候，我觉得路易斯.....你们怎么说来着.....不顾我在丛林里的生死。叛军抓住我，然后.....”他放低了声音。

卡拉接话道，“他们又一次.....折磨你？”

拉蒙点点头，“不过中情局救了我，把我带回美国，给我钱，我给他们提供情报。我跟线人说了地图的事。他离开中情局。”他犹豫了下，“之后我觉得心里有愧，那.....你们怎么说来着？”

“你耿耿不安？觉得愧疚？”卡拉问道。

“嗯，对。听说你到了迈阿密，听说迈克尔死后，”他用食指敲着太阳穴说道，“我就知道是谁因何杀了他。我查出你工作的地方，还去了一趟，想去提醒你。”

卡拉惊得后退一步，“去药店的人原来是你？”

他再次点点头。

一股血液冲上她的大脑，卡拉只觉一阵头晕。正是拉蒙的到访促使她逃离迈阿密。她以为他是敌人，但如果两人相见，她就会听他讲完原委，或许就不会离开那里，也不会来到芝加哥，更不会遇到弗朗西斯卡，路易莎也就不会被绑架了。卡拉想大喊，又想哭出来。

弗朗西斯卡向前一步，“你在浪费我的时间，苏亚雷斯。给你10秒钟时间，告诉我谁想得到地图。”

“您竟然不知道？”

弗朗西斯卡给吉诺和另一个手下使了一个眼色，两人开始朝他走去。

拉蒙伸手说道，“别。他叫大卫·谢佛尔，是做电子的。”

“绑架我女儿的竟是个生意人？他妈的生意人？”卡拉气急败坏地说道。

弗朗西斯卡气得双颊发热，双手紧握成拳头，显然是不想让卡拉泄露绑架事件。

拉蒙惊讶地问道，“那个小女孩？”他指指卡拉，“你女儿？被他们绑架了？”

卡拉点点头，但弗朗西斯卡抢先搭话，显然是决定说出真相，“他们开枪打了她男朋友，又绑架了她。如果不交出地图，他们会杀人灭口。”

“我愿意帮忙，”拉蒙说道。

弗朗西斯卡语气强硬地说道，“我绝不会让你接近我的家人，尤其是在你让我遭受这么多痛苦之后。”

“我们都一样。”

“你告发了我们，”弗朗西斯卡直起身，“你是个叛徒。”

但拉蒙不为所动，“如果我没像你说的那样‘告发’你，就不会有今天的你。”

弗朗西斯卡气得说不出话，脖子上的青筋暴露。从来没人敢这么跟她说话，卡拉心想。

“你会仍然留在古巴，”拉蒙继续说道，“成为光荣的革命战士的妻子，儿孙满堂，充满爱意和幸福。”

弗朗西斯卡身体一僵，周围的人同样身体一僵，空气也凝滞了。卡拉感觉时间仿佛停滞一般，此时此刻，卡拉意识到弗朗西斯卡·德卢卡的真实状态：被剥夺了爱，然后经历丧子之痛——那可是被剥夺之爱的切切实实的结晶——她就是一个可悲的老女人。

卡拉突然为婆婆感到可怜，至少她还曾拥有过迈克尔，虽然时间短暂。而且路易莎还活着，至少暂时还活着。她偷偷看了一眼弗朗西斯卡，婆婆面如死灰，仿佛她终于意识到自己跟年轻时的计划偏离了多远。她第一次显露出了年迈的迹象。

拉蒙打破沉寂，“我想弥补错误，帕切利小姐。我想把地图交给他们，把那女孩换回来。”

卡拉打断他的话，“不行，他们没能在佛罗里达州杀掉你，肯定会在这里做个了结。”

拉蒙摊了摊手说道，“我不要地图，也不要随它而来的任何东西。这样我就能……与过去一笔勾销。”

弗朗西斯卡没做任何回答。

但卡拉做出了回应。她是很想救回路易莎，但凡事都有个度。她不能任由人送死而不顾，“万一你交了地图，他们不肯放走路易莎呢？”

“我这辈子已经活够了。”拉蒙对她勉强一笑，笑意中带着些觉悟，甚至有些轻微的窘迫，仿佛觉察到自己的生命多么渺小，多么不值钱。“如果真这样，帕切利小姐会收拾他们。”他转向弗朗西斯卡问道，“对吧？”

弗朗西斯卡一动不动。

卡拉拿不定主意，救回路易莎的渴望与拉蒙必死无疑的想法在猛烈交战着。她看向婆婆。

“这样，”拉蒙对弗朗西斯卡说道，“他们可能早把我们当一伙了。他们知道地图在你手中，让我去吧。”他停顿了一下说道，“让我赎罪吧。”

第五十三章

六点钟，弗朗西的私人电话准时响起，但早在那之前，弗朗西就已经采取行动了。她已经派人去收集大卫·谢佛尔的所有情报。她在办公室等待，肾上腺素充盈着身体。她终于在做事了，终于参与其中，重新掌控了局面。

她的参谋最先回来报告。他通过邓白氏 ¹ 调查了这家公司，取到了谢佛尔的个人金融财政资料还有罪犯背景调查，所有资料都显示他干干净净，连一张超速罚单都没有。她的律师团队接下来报告他的生平履历。最后，尼克的人提供了一份谢佛尔的客户清单，同时分析了他和马其顿金属联合集团的关系。慢慢地，这些线索开始形成了一幅清晰的图画：谢佛尔是怎么白手起家的；钨钼铁矿的价格飞涨的时候，他是怎么几乎输掉产业；还有他是怎么缩小规模生存了下来。

弗朗西的人甚至还查出他从中情局挖过来的那个人——就是沃尔特斯的朋友，那个在安哥拉跟拉蒙打交道的人。最关键的情报是弗朗西的人打电话到谢佛尔在比肯山 ² 的家，说要尽快联系上他，他妻子说他到芝加哥出差，很快回来。电话结束后，弗朗西让吉诺去找波士顿家族的同行人去拜访一下大卫·谢佛尔的妻子。十分钟过后，吉诺报告已经有两个人在去的路上了。

所以当电话进来的时候，弗朗西已经准备就绪。他们讨论过要追踪电话，但心知这不过是徒劳之举。他肯定会用一些无法破解的互联网迷阵隐藏电话信号，他的电话也肯定不会超过一分钟，让他们无法进行三角定位。

那人可能是谢佛尔雇来的一个暴徒，说话声音金属质感很重，肯定是经过了某种变声。他通知弗朗西午夜十二点在奥黑尔机场长期停车场E区入口处对面见面。她或者她的手下只能开一辆车来，车里只能坐两个人。那人还说，不用废话，武器自然是不允许带的，敢不听的话就撕票。

这个地点让弗朗西觉得谢佛尔和他的人应该藏在机场附近的一个酒店里。她还没放下电话，就示意吉诺进办公室。

“你怎么保证一定会交还路易莎？”她在电话里问道。

“她会坐在车里面，说到做到，一手交地图，一手交人。”对方稍作停顿，“但是有一个条件。”那人似乎在读稿子，“你交出地图之后，如果我们发现你以任何形式继续打矿的主意，一定不会不放过你。下一次就没有这么讲理了。”

电话线断了。

弗朗西看了看表，他们还有几个小时。吉诺在旁立正待命。她挂上电话，重复了那人刚说的话。

“奥黑尔机场长期停车场？他妈的要我吗？”弗朗西没有回答，吉诺又骂了一声，“真他妈的业余！”

弗朗西耸耸肩，好像在说“你打算怎么办？”然后说道，“你传话给奥黑尔机场附近的酒店。那里的酒店不是很多，我们跟它们差不多都有联系。你要用多少人尽管调遣。我们在找一个叫大卫·谢佛尔的人。他可能用化名登记，并且一定是用现金支付，应该开了不止一间房。还有他是从波士顿飞过来的，要是这个信息有用的话。”

吉诺皱了皱眉，“十二点钟之前我们不可能查得出来。那里的酒店还是太多了。要是能缩小范围，追踪到电话，可能会容易一些。”

弗朗西的眼睛冒了一下火。她和吉诺相处得还好，但也只是还好而已。她知道他心里还在衡量局势，思索着一个女人到底能不能胜任这份工作。但她跟父亲承诺过会把他留在家族里，至少留一段时间。她无视了他的反对。

“我说过了，你要用多少人都可以。包括其他家族的人，要是必要的话。我们迟一点会安排。”她停顿了一下，“现在，说说今晚的事。他的保护措施应该很周全，有可能是准军事级别的。雇佣兵，前中情局的人也有可能。你要有所准备。”

“他们知道我们是谁吗？”

“如果之前不知道，现在也可能知道了。他们打电话给我了。”

他的眼眉拱了起来，“他们是怎么找的你呢？”

弗朗西想了一下。“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她冰冷地说道。但她也很好奇他们是怎样发现她的身份，知道她的手中有地图的。过后再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吧。

“那些家伙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竟然痴心妄想搞定我们。”吉诺说道。

“这也就是你要准备好第二支分队的原因。把你最好的人选出来，两支分队十点钟之前都要到酒店就位。”她解释说谢佛尔很可能还在酒店，午夜之前抓到他——还有路易莎——的机率很大。一支队伍解救路易莎，另一支则搞定谢佛尔。

“要是他们不在那里呢？”

“那你就把他们找出来。或者，如果有必要的话，你也可以在奥黑

尔跟他们见面。我一点都不担心，吉诺。我对你有信心。”她说。失败的后果就不用她明说了。

“什么时候让他知道他老婆在我们手中？”

弗朗西想了一下，“你决定。但是要确保她打电话告诉他有人‘看护’。”

吉诺点点头。

“对了，”弗朗西说，“还有一件事。”

她解释完之后，二把手用一种近乎崇拜的眼光看着她。她甚至觉得好像从他脸上看到了微笑。女人果然是蛇蝎心肠。

两个小时过后，罗斯蒙特 3 洲际酒店的一个侍者跟弗朗西的手下确认，酒店里有两间房的住客名叫约翰·史密斯和大维·琼斯。当被问到他们二人有没有谁带着一个女人进来的时候，侍应生说没有看到；但是话说回来，要从停车场或者侧楼溜进来总是可以的。他还告诉弗朗西的手下，他们没有刷信用卡，但听他描述了那两人的长相，说两人给了一大笔小费，弗朗西的手下把电话回来报告了。

弗朗西露出了一天里的第一次笑容。她挂了电话，走到起居室。卡拉、拉蒙还有另外几个手下都在这里等，吉诺也在。

“生意来了，”她说，“该行动了。”她解释了他们掌握的信息，然后环顾众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但我可要好好洗个澡，然后吃顿晚餐。欢迎你们一起来吃。”

拉蒙跟卡拉坐在皮沙发上，他突然站了起来，“我想跟队伍一起去。”

卡拉用手臂挡住他，“不要。”

弗朗西双唇被怒火刺得发痛。卡拉怎么还敢擅自干涉弗朗西的事？第一次——好，她本打算就这么让它过去了。她也不是一个怪物。她明白每个人，包括卡拉在内，都神经紧绷。但是现在呢？弗朗西慢慢眯起了眼睛。她本打算昭示自己的权威，但转念一想，卡拉跟她自己一样，急切地想找路易莎回来。她暗自想着稍后再追究这件事。她转身看向拉蒙，“没有必要。”

“为什么？”拉蒙问道。

“因为将不会有交易。”

卡拉大吃一惊，“为什么？你在说什么，弗朗西斯卡？”

弗朗西说她将会派两队人去酒店。“如果为了路易莎的安全，不得不暂时交出地图，那么等路易莎安全返家，我们也会再夺回来。对方不管是哪一级别的人都没有资格接受它。”

卡拉的面容瞬间冷结起来。

“那我就更有理由去了，”拉蒙说，“我要去确保事情顺利。”

卡拉看起来还有异议，但弗朗西观察着拉蒙。事实是他现在在她的生命中无足轻重，他不过是她一巴掌能拍死的蚊子。她又看向卡拉，后者的表情既有焦虑不安，又透露出坚决。“如果对你来说真那么重要，去吧。”她瞥了一眼四周，“其余人四十五分钟之后集合进餐。”

士兵和拉蒙在准备他们的任务，卡拉注视着窗外。夜漆黑一片，闪闪发亮的雪轻轻飘落。雪小得像雾，但是芝加哥的春天就是这样的。小片的白花，与屋子的亮光交融，旋转着扭曲着落下，仿佛这样就能掩盖住所有的污垢、尘土和罪恶。

卡拉想起多年起弗朗西斯卡收留她们的情形。那时候卡拉以为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虽然这么多年来，卡拉已经逐渐意识到，弗朗西的行为都源于她的控制欲、管理欲和操纵欲。弗朗西的父亲打破了她的梦想；她没有反抗，而是选择了跟随他的步伐。不管路易斯和迈克曾经对她多么重要，现在都被她的征服和复仇欲望玷污了。她在古巴学到的东西不外乎爱、美丽和平等的力量，但它们都已蒸发殆尽，就像窗外汽车篷顶上融化的雪花一样。

1 美国邓白氏公司（简称邓白氏，英语The Dun & Bradstreet Corporation, 简称D&B），是一家有国际知名度的企业资讯和金融分析公司，总部设在美国新泽西州。

2 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的一个地区，以历史住宅、砖铺人行道和别致的鹰棚原址的皇家马厩而闻名。

3 罗斯蒙特：美国伊利诺伊州库克镇的一个小村庄，位于芝加哥的西北部交界处。由于位置邻近奥黑尔国际机场及芝加哥市中心，它已经演变成一个重要的边城和娱乐区，这里有数千平方英尺的办公场所，近50家餐厅，15家酒店。

第五十四章

美国的市郊都一个模样，拉蒙坐在弗朗西手下的车里想。不管是在迈阿密、坦帕市，还是芝加哥，一样的霓虹灯、连锁餐馆和四四方方的商店排在宽阔而笔直的大马路两侧，唯一的区别在于这里是那么平缓。土地、人民和他们的语言都那么平和，这里的西班牙语显得无趣而单调，跟古巴那优美的口音大相径庭。

他从车窗向外望去。车里还有4个打手，包括司机。另外一队由吉诺领头坐在半英里之外的另一辆车里。雪已经停了，可空气依然刺骨，车里的暖气又不是太好。拉蒙打了个冷颤。

到了酒店之后，拉蒙被它的典雅惊呆了。他本以为会是个破旧不堪、黑暗而危险的地方，没想到这里装有水晶吊灯，地板镶嵌着大理石，还有制服笔挺的招待员在前台接待。这让他想起了哈瓦那的酒店赌场，那时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庞大、浮华而花哨。

其中一个黑帮士兵走出车门，估计是要和他们在酒店里的线人联络。其他人则开车绕到后面，停到一条面对着高速公路的大街上。他们一言不发，但这种兴奋而紧张的宁静正是士兵们打仗前的节奏。

拉蒙能体会到他们的期望，他和路易斯在安哥拉的时候也多次有过这种感觉。他从来没觉得自己易于激动，可想起那些日子，喉咙就涌起一阵热热的酥痒。他们没见过什么大场面，至少在他被绑架之前，但他还记得每当拼着性命巡逻之后，都会到那个叫作酒吧的破烂地方喝上一杯吉亚姆比家的热啤，只为缓解一下沉重的压力。

几分钟后，那个打手带着两个房间号回到车上。几个小时前，其中一间里的某个人叫了外卖：汉堡、薯条和一个凯撒沙拉。之后又定了一部动作电影。另一个房间里的人什么都不要。车上众人点点头，仿佛这个情报的意义非同一般。

另一辆车到达，吉诺跳下来与刚进酒店出来的人交谈起来，之后又打手势叫所有人都下车。

“接下来这么着，”吉诺说道，“我这一队上楼去找那个定电影的房间，我猜女孩就在那里。找到她，咱们再收拾其他人。”他指向和拉蒙同坐一车的打手，“你们去查另一个房间。听我口令冲进去，干掉谢佛尔。”之后，吉诺又指向拉蒙和另一个还没安排任务的手下，“你们两个盯着大厅，以免谢佛尔想溜掉。看到他，就通知我。快点！”他逐一与众人对视，拉蒙也不例外，“懂了吗？”

没人表示反对，吉诺点点头，“好，出发。”

绑架她的人没伤害她，但路易莎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他们一把她拐出汉密的公寓，就用面罩罩住她的头，还用东西塞住了她的嘴，之后把她放进车后座开走了。不能视物的时候，她只得用依赖听觉、感觉和味觉。那些人都不说话——肯定是有人不让他们开口——汽车在夜间疾驰的噪音令她无法分辨出方向。说到味道，汉密的体味依然留存在她的身上，但也很快就被绑架者的体味掩盖了。

有人在车里抽起雪茄，再加上车的颠簸和转弯，路易莎觉得喉咙一紧，再不停车的话，她可就要吐了。

开了感觉几个小时后——后来她才知道不过只有几分钟——他们朝右一拐，开始绕着大圈子慢慢往上升。停车场？过了一会儿，引擎熄灭，只剩下浓浓的宁静。接着一扇车门打开，她被人从后座拽出来，一人扯着她的胳膊，推搡着她往前走。每当她跌绊的时候，他都会咒骂一声。

她依然觉得自己是在停车场里；天很冷，但如果是在野外，肯定会更冷。最后，他们带她走过一道门，进了电梯。随着电梯的上升，他们变得更加沉默。电梯停止时那欢快的叮一声吓了她一大跳。

空气中弥漫着家具上光剂和收敛剂的味道，路易莎觉得自己要么是在公寓楼里，要么就是在一家酒店里。不过，她没机会想清楚到底是哪个。一出电梯，他们就带她穿过走廊，漫无目的的绕来绕去，估计就是为了让她们搞不懂身在何处吧。

终于，他们停了下来。路易莎听到钥匙卡链的声音，接着是锁打开的声音。等到他们把她猛推进屋里，刺鼻的消毒剂和地毯清洁剂的味道扑面而来。她了解这种味道，确定是酒店房间无疑了。

她满心希望他们会拿掉她的头罩，可希望落空了。他们也没拿出口塞，虽然她试图说明自己不会喊叫，可从嘴里传出来的只不过是呻吟和咕哝声。有人用绳子绑住她的手脚，把她推倒在一张床上，至少床很软和。接着一个人开了口，他的口音十分罕见，“想去洗手间，就给我呜咽仨次。饿了的话，就给我呜咽俩次。懂？”

她点点头，心里一直努力弄清楚他的口音。他来自纽约？波士顿？她不太确定，但那人只说了这些话。过了一会儿，手机响声传来，有人把电视声音调得很大，以掩盖对话。

路易莎心知这次绑架与那张地图有关，他们和奶奶一样都想得到它。至于原因也不难猜得出来。唯一的问题是谁，以及他们为什么要

对汉密开枪才能得到它。想起那声枪响，她的眼里便充满了热泪。他倒在自己公寓的大理石地板上，很可能已经死了。

她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但她一定睡着了，因为电视里阵阵枪声和爆炸声吵醒了。之后电话响起，她试图集中精力偷听对话，但电视吵闹得很，她只能听到几句简短而模糊的回复。

她一定又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怎么睡着的？她不知道——因为有人敲门的时候，她突然间醒了过来。那些人拉起她，把她扔进洗手间，然后才去应门。她想大喊，可口塞让她发不出声。在他们放她出来之前，她趁机上了个厕所。

等到他们把她拽出来，汉堡、油炸薯条和咖啡的香味充满了房间。路易莎有点蒙了；她这么落魄，几乎算得上痛苦了，可她又极度饥饿。在这样的时刻，她怎么能感到饥饿？她思索着为了一口汉堡或几根薯条，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接着，她斥责自己竟然想着从这群混蛋手中得到东西。她要坚强，可又能坚持多久？她的决心开始崩溃，让一个人感觉无助竟然这么简单，而这一切都怪她奶奶。路易莎不明白奶奶为什么还没来救她。她在哪儿？更重要的是，妈妈在哪儿？

路易莎需要妈妈的陪伴，就像切除扁桃体那时一样。医生说扁桃体跟高尔夫球一般大。她一周内不能吃喝，还一直吐大团的黏液。她妈妈日夜在家陪伴着她，努力帮她减轻痛苦，可痛苦依旧。一切办法都不奏效的时候，她妈妈便坐在床边轻抚她的额头，心知有人陪着有益于她的恢复。可这次没人陪了，如果还能回家——不，决不能这么想。等回到家，她还有很多话要跟奶奶说。

结局有些出人意料。路易莎差点完全无视汉堡和薯条残留的香味的时候，又传来一阵敲门声。绑匪立即提高了警惕，她听到手枪的上膛声。其中一人走到门边，“什么事？”

大厅里传来一个温和的声音，“我们要退还你们的部分晚餐款，刚刚多收钱了。”

“退到账单里。”

“抱歉，先生，我们需要签名。我上司要求的。”

一片沉寂。路易莎想象着绑匪正从猫眼里看外边是谁。等他终于把门打开的时候，迅速、高效而彻底的攻击旋即发起。一把装着消音器的手枪迅速连续射出两发子弹。

“她在那儿！”一个人喊道。

有人冲到床边，另一个人则用手机开始打电话。路易莎的口塞和头罩被摘掉，她像冬眠的动物醒来被阳光刺了眼一样猛眨着眼睛。看到吉诺，她开始哭起来，她觉得自己的泪永远都止不住了。

第五十五章

大卫·谢佛尔最近一直梦到圣诞节，梦中的他年仅8岁，父母没给他买任何礼物。难道侦察行动被他们发现了吗？这是对他的惩罚吗？正当要开口问的时候，他的手机传来震动。他醒过来，伸手去摸索床边桌子上的手机。

“喂？”

“大卫，我是卡罗尔。我……我好害怕，你得想办法。”

“你说什么呢？”

“不久之前，两个人破门而入，赖着不肯走。他们要跟你说话。”

谢佛尔一下子从床上跳起，“他们是什么人？”

“不知道。”她近乎歇斯底里般地说道，“不过他们有枪，大卫，还把我绑起来……”

电话被人夺走，一个带着浓重波士顿口音的男人阴沉沉地说道，“你还好吗，大卫？”

“你他妈的是谁？”一阵恐惧爬上他的脊柱，拿电话的那只手泌出了冷汗。

“先别猖狂，你知道我们是谁。”

“让我妻子接电话。”

“没问题，大卫，一会儿再说。等你……办完……在芝加哥的生意再说。”

大卫疯了一样地环顾房间。他们究竟如何找到他的？仿佛听到指令一般，门口传来叩门声。大卫赶紧跑过去，满心希望是自己人。可当他从猫眼向外瞄的时候，正好看到3个不认识的暴徒准备破门。他胃部一抽。

“我回头再打给你。”他沙哑着嗓子对电话那头说道，接着把电话扔到床上，抓起车钥匙和钱包，快速跑到套间的另一扇门边。他预先研究了酒店的平面图，之后才定了这个房间，还暗自庆幸万无一失。他推开门，门外是一道临近的走廊。没人。他大摇大摆地穿过走廊，跑向楼梯。

起初，拉蒙因为被安排这么个微不足道的小任务而沮丧不已，过了一会儿就想通了。对于帕切利家族来说，他是个陌生而可有可无的小角色，再说了，他那条伤腿也是个累赘。他环顾酒店的大厅。这一生，总是可有可无，随时都可以弃置。话虽如此，他依然守着电梯和楼梯。当楼梯门打开，大卫·谢佛尔出来朝出口溜去时，拉蒙赶紧扯了扯同伴的衣袖。

“就是他！”他喊道。

谢佛尔猛地转过身，脸上满是惊讶之色。等到认出拉蒙，惊讶变成了恐惧，他赶紧朝大门冲去，像喝醉一般撞到家具和大厅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客人身上。

拉蒙身边的那个打手追了上去，手机也放到了耳边。拉蒙跛着脚跟上。他赶到停车场的时候，谢佛尔已经被吉诺的手下按到了墙上，吉诺手里端着把自动手枪指着谢佛尔。水泥土的撞击声在半开的停车场里发出清晰的回响。谢佛尔在求着饶命。

“听我说，我没伤害她。她还好好的。我只想得到地图！你们留着吧。放我走，还有我老婆。”

拉蒙看见吉诺犹豫了一下，仿佛在考虑谢佛尔的恳求。接着他拉了一下套筒，拉蒙看到枪口闪过一团火焰，听到子弹尖锐的撞击声。谢佛尔仆倒在地，拉蒙挪过去盯着谢佛尔的尸体。一滩血在他头边汇聚起来，拉蒙紧紧闭上了眼睛。

吉诺发出了命令，“快点，快点！把他弄出去！”

拉蒙转过身。在停车场对面的路上，一张苍白的脸贴在一辆多功能车的玻璃上。是那个女孩。停车场内铁青的光幽暗，他还是看出来她的疲乏，还有惊慌。他似乎还看到她脸颊上滑下的泪珠。

“把他扔到哪儿？”拖着谢佛尔的尸体往另一辆车上走去的其中一人问道。

吉诺先看了一眼拉蒙，又看了看那人。“老地方。”吉诺改用意大利语接着说道，可惜拉蒙听不懂。他一跛一跛地走向路易莎，她认不得他，满心恐惧地向后挪了挪。

他笑了笑，示意她摇下窗户玻璃。“自己人，”他喊道，“我认识你母亲。”

她盯着他，但没有摇下玻璃。她可能以为他是帕切利家族的人吧。

“我认识你爷爷路易斯。在古巴。”他补充道。

她警惕地点了点头。

“你安然无恙，我就放心了。”他又笑了笑。

她仍然毫无反应，不过拉蒙表示理解。她受到了惊吓，刚刚逃出绑匪的魔爪，他理解那种感受。等到她从惊吓中恢复过来，他再跟她说明一切。他要跟她讲讲他与路易斯的友谊；讲讲他们在东方省一起长大，然后一起搬到哈瓦那；讲讲路易斯学习法律、历史和艺术的故事。他要跟她说说他和路易斯一起在安哥拉度过的日子；说说路易斯上校是多么高尚。他朝路易莎点点头，正准备往另一辆汽车走去时，吉诺喊了一声。

“苏亚雷斯！”

拉蒙转过身。

“别烦她！离车远点！”

拉蒙站到一边，想扬手表示“你在说什么”，可手到中途就停止了。子弹击中了他的胸膛。子弹穿过血肉的时候，他感到一阵尖锐的灼热，这阵灼热令他呼吸一滞。他踉跄了一下，仆倒在地，大口喘着气。雪已经停了，可他依然感觉冰冷，越来越冷。与此同时，他的大脑慢了下来。一定是因为刮风了，他心想。风大起来了。

该回到古巴去了，回到那热带温暖的和风吹拂的岛屿，不会再被狂风肆虐。劳尔·卡斯特罗现在当上了总统，改革也已展开。古巴人可以自由买卖房屋和汽车了，他们也可以开始做生意了。他想在出生的地方死去，而不是在一个陌生而孤独的城市里。他知道芝加哥有飞往哈瓦那的航班，不过在做好安排之前应该先找个桑蒂利亚教女祭司占卜一下，她会告诉他什么时候最适合出行。他的最后一眼看到了那个女孩的双眼。她不该这么害怕才对，他心想。仿佛噩梦在蔓延。她应该笑才对，这时候应该开心才对。拉蒙就要回家了。

第五十六章

看到路易莎穿过巴灵顿的大门，卡拉飞奔过去，紧紧抱住她，眼泪瞬间决了堤。路易莎也哭了。实际上，她的回归引发了她们的情绪狂风暴雨。卡拉像直升机般盘旋在女儿四周，不让她离开自己超过30公分。她把自己沉浸在各种琐事中，一会儿热汤——除了她自己，谁都不会做；一会又要放洗澡水——她是唯一一个知道合适温度的人。她无微不至地照顾路易莎，就像女儿刚病愈出院一样。

至于路易莎，她一直不停地颤抖，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她不肯去洗澡，说她不想跟家里的其他人分开。卡拉保证陪她洗澡，然后把她带下楼，可她还是不肯。无奈之下，卡拉只好把她安置在沙发上，给她拿来毛毯和枕头。有人端上餐盘，里面放着卡拉热好的汤和一个三明治，但是路易莎不饿。

“好奇怪，”她在卡拉耳边低语，“他们劫持我的时候，我真心饿坏了。我一直能闻到他们的汉堡包和薯条的味道。那时候只要让我咬一小口，我什么都愿意给。但是现在……”她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

卡拉努力不表现出忧虑。她发现往往是苦难结束之后，人们回想起来才会后怕。她舀了一口汤喂女儿。作为医生，她知道女儿可能会好多天反应不正常；但是作为母亲，她却深感担忧，只好不断安慰自己，路易莎安全就是万幸了。

弗朗西斯卡从办公室走了出来，她刚才在里面和吉诺密谈。她慈祥地笑对每个人，然后拥抱了吉诺。

“再次表示感谢，”她柔声说道，“现在都结束了。”

吉诺点点头，仿佛小事一桩，不过是又一天的日常工作。卡拉一想到这点就不寒而栗。然后他集结他的手下离开了。

弗朗西斯卡的参谋和另外几个人还在宅子里。弗朗西斯卡解释道，吉诺的人把谢佛尔的尸体丢到了南边的一片空地，旁边还放着一包海洛因。“警察来的时候，他们会以为这只是一场黑帮枪战。一次毒品交易谈崩了。谢佛尔的妻子没事。她还活着。他们在波士顿的兄弟把她放了。”

然后她往路易莎走去，坐在沙发的尾端。她抚摸着路易莎的头发，“但是最重要的是你回家了。”

路易莎紧闭双眼，由着奶奶摩挲。

突然卡拉环顾了四周，“拉蒙呢？”

她婆婆毫无反应，继续帮路易莎梳头发。

“弗朗西斯卡，”卡拉重复了一遍，“他怎么样了？”

弗朗西斯卡犹豫了一下，舔了舔舌头说道，“很不幸。根据吉诺回报，他想攻击路易莎。吉诺只好阻止他。”

路易莎皱了皱眉，她把头撑在手肘上，“你是说那个古巴人吗？”

卡拉点点头，抬头盯着弗朗西斯卡。她终于不再摆弄路易莎的头发了。

路易莎转过身，“他没有攻击我，但是吉诺以为他要攻击我，于是开了枪。我亲眼看到的。”

弗朗西斯卡一时间没有回应，过了一会，她开口道，“你一定搞错了，路易莎。那时候天那么黑，你又受了惊吓，一切都发生得猝不及防。”

“不是的，奶奶。他想透过车窗跟我说话。他说他认识路易斯爷爷。”

弗朗西斯卡仿佛窒息了一般，她颌下的肌肉痉挛了一下。那一瞬间，卡拉明白了，但她还是竭力保持镇静。

“来，路易莎。该回家了。”

弗朗西斯卡打断她的话，“你不能走。你比我更明白她不能乱动。”

卡拉看着弗朗西，“我再也不能待在这个宅子里。你背叛了我们，不只是路易莎，还有迈克尔和路易斯。”

“你怎么敢这样跟我说话？你根本不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

“我知道，每个人都曾经高贵善良纯洁，但现在他们身上都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

“我救了你女儿！要我任由她死你才开心吗？”

“根本没有必要杀拉蒙。他只是想帮忙而已。”

“他准备攻击路易莎！”

“他是一个老人，腿上还有枪伤，怎么可能会伤她？”

路易莎打断她们的话，“奶奶，他想跟我说话。我……我，那时我不知道他是谁，所以没有开窗。”她看起来又要哭了，“我当时应该开窗的。”

“留着他也是个祸害。”弗朗西斯卡说。

卡拉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勇气，她鄙夷地看了一眼弗朗西斯卡。她挺直身子。她的身体仿佛不一样了，更加硬直，更加坚定。可能她压抑了二十年，但奇怪的是，她觉得这才是真我，这是她到芝加哥以来最自我的一次。

“他对你而言是个祸害，”她说，“一直以来你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弗朗西斯卡。你要复仇，你要平衡利益，你的贪婪。好了，你赢了。现在没有人再挡你的路了。”

弗朗西斯卡反击道，“告诉我，卡拉。维护家族的未来平平安安难道有错吗？让你女儿不像你一样——做个穷鬼，有错吗？”

“我宁愿生活贫困也不要像你一样，”卡拉回击，“你利用了拉蒙。你知道他想救赎，于是让他如愿以偿。”她突然爆出一声忧郁的笑，“你把他的美国梦变成了一个噩梦。”

“我救了你女儿。她现在回家了。她的男朋友也还活着。”

“汉密还活着？”路易莎的下巴快要掉下来了。

“他活着。医生们正在给他动手术。”

“妈妈……我们快去医院。”

弗朗西打断她的话，“现在不能去，路易莎……你现在身体……”

“奶奶，”路易莎说道，“闭嘴。”她转头看向母亲，“我们走。”

弗朗西斯卡的脸红了，她的脸上写满了愤怒。

卡拉仿佛没听到女儿说的话，继续说道，“叫她调查地图的人是你，因为你明知道她会不惜一切取悦你。然后你还要去偷不属于你的东西。你变成了一个怪物，就跟你的父亲一样。”

“你说对了一件事，”弗朗西心平气和地说，“它不是我的。它从来都不是我的。它是属于她的。”

卡拉看向路易莎，“现在地图上不仅沾上了你父亲和你爷爷的鲜血，还有其他人的鲜血。有汉密的，有那个来自多伦多的人的，还有拉蒙的。”

路易莎从她坐着的沙发抬头往上看，脸上满布恐惧，“是真的吗，奶奶？”

“亲爱的，我必须这样做。”她恳求着看了一眼路易莎，“我知道你肯定会理解我。”

路易莎疑惑地看着她的祖母，仿佛她还在努力理清头绪。然后她眯起了双眼。她明白了，卡拉心里想。经历了这些苦难，她还是明白了。

弗朗西斯卡继续摆布，“你还年轻，但是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总有一天你会接掌生意。”她笑着说道，“你一直都知道。”

“可我不想要，”路易莎大喊，“我不想要参与这些事。一辈子都不要。”

那一瞬间静得吓人。

卡拉看向弗朗西斯卡，“要是你儿子看到你现在的样子……”

弗朗西斯卡打断她的话，“他会理解我。怎么都好过你……你这个……”

卡拉本以为弗朗西斯卡口里会吐出“妓女”这个词，但是她没有。

“我想见汉密，”路易莎说，“妈妈，带我去见他吧。”

“路易莎·米歇尔，你哪里都不能去。你需要休息。”弗朗西斯卡下令道。

“妈妈？”路易莎说，“拜托。”

“来吧。”卡拉点点头，“我们走。”

卡拉搀扶着路易莎，她们肩并肩走出了弗朗西斯卡的房子。

数团玫瑰色的云朵飘过浅灰色的天空，黎明即将来临。弗朗西孤身一人，神经紧张。有那么一个瞬间，她也惊慌失措，她怀疑调查地图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还有杀拉蒙，跟卡拉和路易莎争吵。然后她按捺下那些念头。她不是怪物，她只是过度紧张。她不是一整天都在不停地喝咖啡吗？

路易莎需要成长，就像弗朗西自己自己一样。就是这样，不过如此。一旦她的孙女懂得了事情轻重，她就会明白这事别无他法。这会是一个很奇怪，甚至很痛苦的过程，但是路易莎会明白的，总有一天会明白。

毕竟，路易莎才是未来。不然为什么弗朗西要忍受路易斯和迈克尔的牺牲？为了家族，为了下一代。她已经做好了安排。路易莎聪明有天赋，她什么都可以做到。如果卡拉坚决反对，也有办法搞定她。

弗朗西看着天渐渐变亮。她该上去休息一会儿了，然后再给马其顿金属集团打电话，告诉他们矿产的事。她会提出一个公平的交易，

这是她的一贯风格。他们不会拒绝的。然后她会想办法赢回路易莎。她笑了，感觉胃里的抽痛也稍稍舒缓了。她关了灯，上了楼。

全书完

致谢

也许这难以置信，但本书的核心情节是借助推特和Skype才不断发展起来的。我当时为了寻找古巴干预安哥拉事件的背景信息，在推特上发布了一个问题。三十分钟后，专门研究古巴和撒哈拉以南地区的英国专家爱德华多·乔治（Edward George）博士回复了我。这原本是爱德华多的博士论文课题，他已经把该论文扩展成了一本书。

我从图书馆里借到了这本书。读罢，我们通过Skype畅谈，这最终给了我一些很重要的情节启发。我对爱德华多所付出的时间和专长非常感激，也对推特和Skype表示感谢。有时候，我真是无比热爱感激科技。

我也希望借此感谢原味古巴旅行社（Authentic Cuba Travels）的雅尼·马科斯（Yane Marquez）和我们的古巴导游马里奥·维拉（Mario Villa），他们十分耐心，对古巴历史、地标建筑和风俗都有深刻的了解。还要感谢我的朋友乔治·雷耶斯（Jorge Reyes），他是一位心怀抱负的古巴裔美国小说作家，在西班牙语方面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我还要衷心感谢唐·怀特曼（Don Whiteman）和麦克·格林（Mike Green），他们与我分享了许多知识。苏西·列文（Susie Levin）和克劳迪娅·司泽奇（克劳妮）[Claudia Szewki(Cluny)]则帮助我想到了这本书的标题。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塔尼亚·提拉奥罗（Tania Tirraoro），她是特别善用辞藻的专家，帮我一起打磨书中的描述。玛丽·艾伦·卡兹莫尔（Mary Ellen Kazimer）和乔治特·斯宾尔文（Georgette Spelvin）两次通读了手稿，他们与我一起优化这本书。

而一直以来，我的写作小组——红鲱鱼小组（The Red Herrings）——一直让我保持诚实。我在下文附上参考资料书单。

参考资料

Edward George

The Cuban Intervention in Angola, 1965-1991: From Che Guevara to Cuito Cuanavale

(Routledge, London, 2012)

Martin Cruz Smith

Havana Bay

(Ballantine, 2008)

Ace Atkins

White Shadow

(Berkley, 2007)

T.J. English

Havana Nocturne: How the Mob Owned Cuba and Then Lost It to the Revolution

(Harper Collins, 2009)

Catherine Moses

Real Life in Castro's Cuba

(Scholarly Resources, 2000)

Eamon Javers

Broker, Trader, Lawyer, Spy

(Harper Collins, 2010)

Carlos Eire

Waiting for Snow in Havana

(Free Press, 2003)

Ramon L. Bonachea, Marta San Martin

The Cuban Insurrection 1952-1959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74)

Faith Morgan,Director

The Power of Community: How Cuba Survived Peak Oil

Documentary,2006(DVD)

天真易得

莉比·菲舍尔·赫尔曼 (Libby Fischer Hellmann)

刘婧 庄菲娜 刘凡

天真易得

娴熟 缜密 惊悚

“私家侦探乔治娅·戴维斯”系列第一弹

莉比菲舍尔赫尔曼 (Libby Fischer Hellmann) 著

刘婧 编辑

刘婧 庄菲娜 刘凡 译

Fiberead
- 2015 -

本书献给Robin，他的歌声为我的生命增添了喜悦与阳光

天真易得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五章
第五十六章
致谢

第一章

很久之后，她都还记得那种气味。她闭着眼睛——她从来都不会“欣赏”周围的“风景”，关键是很多时候根本没什么“风景”可看。但是气味还在那儿，挥散不去。有时候，她也能自娱自乐，根据那些男人的须后水为他们取名字：干香槟、旧香料、还有“鸦片香水”¹。取名字这事儿很简单。但是，每当那些男人懒得拾掇自己，头发油腻，散发出体臭或口臭的时候，她就想吐了，也没心情编名字玩了，只能用嘴小口呼吸。

毯子上有灰尘的味道，还有床单浆洗的味道和地毯窗帘上残留的香烟味。如果在更豪华的宾馆，还能闻到消毒水的气味。

但是，欢爱的气味都是一样的。这跟对方的肤色——无论他是白人，还是黑人或者亚洲人——都没关系，跟他讲不讲个人卫生也没关系。那种味道散发着淡淡的化学物的咸味，即使有时候带有酵母的气味或者汗味，也没让人觉得不舒服，只是有一些不同而已。

她压在他身上，缓慢地蠕动着，他喷的须后水盖住了那种味道，浓浓的香料味中透着一点甜味。她不知道是哪个牌子，但是她知道肯定很贵。她坐了起来，房间很大，装修优雅。傍晚的阳光洒在木窗上。他总是会带她去一些比较好的宾馆，而且给钱大方，从来都不讨价还价。

她拿起放在床尾的毛巾，温柔地擦拭着他。他愉快地呻吟着，伸开双臂。他说自己喜欢在完事后立即清理干净，但是她知道，他只是想要再多一些“服务”而已。

她接着擦，问他：“接下来怎么办？”

他闭着眼睛，嘴角上扬，抬起自己的骨盆。“嗯……”

男人都是容易预测的动物。但是除了能拿到钱之外，满足他也是值得的。她很享受他俩在最后那一瞬间那种无法驾驭的感觉。当他释放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欲罢不能。那一瞬间的力量简直不可思议，叫人上瘾。

她又过了一分钟才停了下来。她知道怎样来调动他，然后再来一次。当然，这也意味着自己能拿到更多的钱。但是这一次，他没有动。他静静地躺在那里，她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睡着了。可千万别睡着，她还有另外一个约会呢。

她把毛巾揉成一团，扔了出去。刚好扔到她的黑色皮短裙上。该死！这可是她花了200美元买的，外套也是200美元。要是被一条欢爱后的毛巾给弄脏了，想都别想。她从床上爬了起来，把衣服和放在旁边的蔻驰包捡起来。她还记得当时买包的场景，她用一种不耐烦的表情将300美钞甩了出去，极力掩饰自己拥有这么多钱的自豪感。乌节商场的店员斜眼看着她，极力隐藏住自己的嫉妒。是的，她想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花钱值了。

她走进浴室，故意敞开门。他喜欢看她穿衣服。她想了想，他不是一直都喜欢这样呢？可能不是。当然了，当时和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她笑了笑。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她把自己擦洗干净，穿上裙子和那件透视衬衫，对着镜子，从左边转到右边检查着妆容。一个夏天过去了，她减掉了几磅，她更喜欢自己现在瘦瘦的样子。她马上就要去买冬天的衣服啦，多开心。

她重新上了妆，脑子里想着普拉达 2 靴子和范思哲 3 线衣。就在这时，他的电话响了。他骂了一声，然后在外套口袋里找电话。他把电话翻盖打开时，发出金属咔哒的声音。

“怎么了？”

她对着镜子研究着自己的头发。她将头发放了下来，金色的波浪卷映衬着她的脸庞。但是待会儿还有下一个约会，所以她决定还是将头发编在一起。不一样的发型、不一样的衣服和妆容，所以没人能认出她来。包括这个叫“查理”的人。她忍不住笑出声来。查理，哪个嫖客会取这个名字？他应该取个更有新意一点的名字。有时候，她会跟客人说自己叫斯特拉，寓意为欲望的化身。这可比那同叫斯特拉的汽车要好得多。

“我在开会，”他对着电话说道。

虽然她听不到他在跟谁说话，但是她听到他长叹了一口气，她知道，一时半会儿他是挂不了电话的。

“我们要见面谈一谈。”他停顿了一下，“葬礼在这儿的基督教堂举行，她不愿意回到老房子那儿。”接着又停顿一下。“她不愿意在陵园那里举行葬礼。”

她停了下来，不再玩弄头发了。

“我跟你说过，我不想再讨论这件事情。我说过我会搞定佛瑞德。但是你就是不愿意等。现在我们都要完蛋了！”

佛瑞德？她放下手臂，慢慢地转过身。只见他坐在床边，侧着身子，手机贴在耳边，另一只手拉着裤子。她靠在浴室的门上。

“当然，她很难过。”他扣好扣子，“他是家里面唯一和她保持联系的人。现在他因火灾丢了命——她难受死了。每个人都很难过。我告诉你你别着急行动，我们差不多能搞定了，但你就是不听。”

她咬了咬嘴唇，又抿了一下。但当她想到刚刚的场面时，便不由自主张开嘴巴，吸了口气。

他转过身来，盯着她，脸上的怒气立刻消散干净，表情变得茫然起来。接着他眯了一下眼睛，说：“我待会儿再打给你。”他挂了电话。

她垂下头，看着地面，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1 片香水：1977年由法国“YvesSaintLaurent”公司推出，风靡整个欧美，并成为1979年世界上销量最大的香水品种之一，至今仍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2 拉达：奢侈品品牌，于1913年在米兰创建。

3 思哲：来自意大利知名的奢侈品牌。

第二章

公主。对他来说，她就是一位窈窕公主。

嘘。安静点。别出声。看看这位金发柔顺如丝绸的少女。看啊，她在空地上转着圈儿。

他蹑手蹑脚地溜到一棵树后面，悄悄地像只毛茸茸的老鼠。除了她之外，空地上的其他女孩儿都不斯文。她们有说有笑，围成一个圈，让公主绕着她们打转儿。公主跌跌撞撞，而其他的女孩边欢呼边拍手。她们应该停下来，他想着。童话中的公主不该摔倒，而应该保持微笑，像仙女一样轻盈地跳跃、飞翔。她们的魔杖触碰到公主时会闪闪发光，而公主则会坚强地站立起来。

别，千万不能碰到自己。大家都说这样不好。

他举着的树枝弹了回去，但是那些女孩儿都没有发现，她们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欢唱之中。他等了一会儿，然后又把树枝抬了起来。

女孩们终于走了，只留下公主一个人。但她没有飞来飞去，用魔杖施着魔法，而是跺着脚，在空地上走来走去。她的手臂露在外面。那修长、赤裸的手臂上，夏天晒过的古铜肤色尚未褪去。他开始想象着她紧身牛仔裤下古铜色的、匀称的双腿，感觉自己勃起了。

她看不见周围，因为头上罩着一个白色的金属水桶。桶内散发出一种恶臭气味。是死鱼的味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她拔着水桶，使劲地又拉又拽，想把它从头上弄掉，但就是弄不下来。她的戒指碰到水桶上，发出了金属的叮当声。她不停地敲着，边敲边喊：“有人在吗？有没有人？”

“有人吗？”他几乎听不到她低沉的求救声：“来人呀，救命啊！我快要闷死了！”

他松开树枝，公主的侍女们早已离她而去。而他，这位英勇的王子，将要拯救她。但是首先，他要解决一个当务之急——他的欲望。这强烈的欲望燃烧起来，有时候能将他殆尽。每当他看到美女的时候，就会感受到这种欲望，而只有打飞机才能够让自己舒缓下来。而

这一位公主，是如此的美丽。于是，他躲在一棵树后面，脱下裤子。悄悄地，不发出一点声响，也不会让任何人发现。

“喂，救命啊！救救我！”

他的心脏开始狂跳，公主在呼救！他想说，公主殿下，我在这儿。我马上就来了。但是首先，我得把这件事办完。一分钟就好。只要一分钟。

过了一会儿，他松垮垮地靠在树上。已经完事儿了。他瞥了瞥四周，公主静静地站在那儿，有点不对劲。难道她听见了他发出的声音吗？不会的，怎么可能呢？他办事时一直都是很安静的。更何况她头上还套着水桶呢。

空地另一边的灌木发出沙沙声。谁在树林中慢慢靠近公主？他们手里拿的是棒球棍吗？这是真的，还是只是他的幻觉？医生总是说，他会看见一些不存在的东西，还会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儿。

小时候，爸爸给他买了一个路易斯维尔·斯拉格¹的棒球棍，跟他说泰德·威廉斯²和哈曼·基勒布鲁³的故事，还教他怎么扭胯。他还记得那时候，那是十分美好的一天。

等一下。那儿到底在干嘛？那是水桶，可不是棒球呀，怎么可以用棒球棍敲打水桶？别再打了，不然公主会受伤的！她已经被打得左右摇晃了。可那棒球棍仍然不停地敲打着水桶。那人挥棒，落空，打着了。公主跪在地上，头上仍套着水桶。灰尘落了一地。公主倒下了，倒计时开始：“十，九，八……”紧接着又是一棍，伴随着响亮的叮当声，公主倒下了。

全垒打！主队赢了！铃声呢？口哨声呢？分数板亮了起来，和国庆日燃放的烟花一样绚烂。一股红色的液体从水桶的边缘淌到地上。

瞬间，周围一片寂静，甚至能听见蚰蚰儿的叫声。他盯着公主，公主一动不动。上天啊，太好了，机会来了，他心情畅快。但是他的裤子已经湿了，粘糊糊的。公主的裤子也很脏。都需要清洗干净。“小玛菲特小姐坐在小土墩儿上，清理着乳清。”他哼起了童谣。

她那柔嫩白皙的脖子，柔软金黄的头发，现在已经沾满了红色的液体。是他做的吗？当然不是，他是来拯救她的。树上的叶子颤抖着，他也是。

路易斯维尔·斯拉格的棒球棍躺在公主身边。小时候他很想进少年棒球联合会。那时他可是游击手呢，他想着。但是后来他很快就放弃了，没有进队。他的爸爸很生气。他也记得那一天，太痛苦了。他站了起来，从肩膀向外挥棒。挥棒，落空，好球！

接着，尖叫声打破了这片林子的死寂。之前的那群女孩儿们回来了，她们用双手捂住嘴巴，惊恐地瞪着眼前的一幕。你们来得太晚了！他想要大声斥责她们。你们没能拯救你们的公主！

他丢下手中的球棍，跪倒在她身旁。他摸了摸血糊糊的桶边，然后用衬衫擦了擦手。林子重新恢复了死寂。他应该大声呼喊的！可惜他不会。

1 易斯维尔·斯拉格：著名的棒球装备品牌。

2 德·威廉斯：美国职业棒球球员和经理。他奉献了他整个22年的职业棒球生涯在大联盟波士顿红袜队。威廉斯是两次美国联盟最有价值球员（MVP）得主，带领球队，联赛中击球六次，两次赢得了三冠王。

3 曼·基勒布鲁：美国职业棒球球员，奉献了他整个22年的职业棒球生涯在大联盟明尼苏达双子队。

第三章

“那个脚踏两只船的贱人，”他吐了口唾沫。“她会付出代价的。就等着看好戏吧！”

乔治娅·戴维斯尽量不理睬这个男人恶毒的语气，但是他貌似越说越来气。他是乔治娅的潜在客户，他俩约在星巴克见面，他一坐下来就开始痛骂他的妻子。乔治娅听着，极力让自己心平气和。“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她私会别的男人？”

“大概六个月前吧。”男人说道。

“看样子你是等了好久才采取行动。”乔治娅说。

“我还以为她是真的去上什么鬼课。但当我打电话去学校问的时候，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她的上课记录。”他的脸涨得通红，肢体僵硬，感觉马上要爆炸一般，“她就是那个卖肉的！这个该死的婊子！亏我还为她做了这么多。她在嫁给我之前，什么都不是！”他将手攥成拳头，骂道：“他妈的什么都不是！”

乔治娅喝着咖啡。这个男人是她不太熟的一个私家侦探介绍来的客户。介绍人在西郊做事，但客户住在北岸，所以他觉得乔治娅是接手这单案子的最佳人选。她本来很感激地喝着咖啡，但是现在她觉得自己可能没那么好运了。介绍人知道这个家伙是个混蛋吗？或许在走之前，她还得多问出一些眉目来。

但是对于酬金，他还是挺大方的。当乔治娅提出每天应付的钱时，他连眼睛都没眨，就答应了提前付款的要求，而且还说如果乔治娅能够破案，还会得到一笔可观的奖金。

“科利先生，这个案子就交给我吧。”她放下咖啡，“如果您说的都是真的，我会帮您找到证据的。”

“什么证据？照片？录像带？还是其它什么没用的玩意儿？”

“差不多吧。”乔治娅回答道。

“那可一定要在法庭上有用。”男人说道。

“会的。”乔治娅说道。

他怀疑地打量着她：“拉蒙特说你是新来的。”

乔治娅直视着他，说：“我当了十年警察了。”

“在哪儿？”

“就在这儿。北岸。”

“每天就找找自行车，管管流浪猫吧？”男人不屑地问。

还有很多破烂家务事，她想着，但没说出口：“还有别的事情。”

“好吧，但是这件事可不像是在哈普路上抄抄罚单那么简单。你怎么向我证明你有能力来搞定它？”

乔治娅瞥了他一眼。“我无法证明。”她顿了顿，接着说，“但是如果你怀疑我的能力，可以去找别人。”她从椅子上拿起包，跨在肩上。“谢谢你的咖啡。”她转身离开。

“等等。”科利挥了挥手，“我开支票给你。”

第二天晚上，乔治娅感到有事情要发生。

女人双臂缠绕着男友，脸上洋溢着喜悦，那光彩几乎要照亮整个停车场。她的身子紧紧贴近他，男友抬起她的下巴，亲了亲她的眼睛、鼻子、喉咙。接着，他温柔地抚摸着她的脸颊，她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他抱住她，两个人就这样黏在一起，几乎要融为一体。男人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门。女人跟了进去。

乔治娅皱了皱眉头，放下相机。他们看上去完全不像一对私会的男女，而像是一对热恋中的爱人，沉浸在爱情的滋润之中，让旁人看得妒忌，忍不住要挪开视线。他们并不在乎这样秀恩爱有何不妥。乔治娅离他们所在的旅店只有50码¹，观察着他俩的一举一动，而他们完全不在乎周围是否有人在偷看。

乔治娅弯弯手指，倒回了检像器中的带子，当看到男人用手抚摸情人的脸颊时，她放大了焦距，发现女人的皮肤上有一块淤青。

乔治娅权衡了一下。她完全可以把带子给删了，然后撒谎说是相机坏掉了。那女人嫁给那个混蛋已经够倒霉了，也已经得到了惩罚。但是，乔治娅想，这是自己的生计，她无法拒绝那笔丰厚的酬金。这件案子不仅仅是家务事那么简单，还要追踪调查，说不准还扯上保险诈骗——这些都堆在了一起。她将镜头从汽车旅馆扫到女人的白色奔驰上，在牌照那里放大了焦距。然后将镜头扫到汽车的后挡风玻璃那里。车子外面有几条狗，其中一条软绵绵地趴在车窗上，将脖子贴在窗户上，它白褐相间，耳朵耷拉着，是一条比格犬。

拍完后，乔治娅收起相机，准备开车离开。她原本准备回埃文斯顿，但又改变了主意，下了车向汽车旅馆走去，轻轻地敲了敲门。

至少让这对苦命鸳鸯提前准备一天吧。

第二天清晨，乔治娅洗完了澡，发现浴室里雾气弥漫。这儿好湿，应该在窗台那里放一盆蕨类植物。但是她知道自己不会种植物，因为基本都养不活，所以也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客厅里的电话响了。她跑过去接起：“你好，我是戴维斯。”

“请问是乔治娅·戴维斯小姐吗？”是个女人的声音，听起来很温柔，但又有点怯弱。

“我是，请问你是哪位？”

女人清了清嗓子，说道：“您好，我叫露丝·乔丹，呃……我，是丹·奥马利警官建议我给您打电话的。”

“哦，奥马利警官呀，那老家伙最近还好吧？”乔治娅开玩笑问道。

女人没有回答。

“哦，不好意思，他，呃……有时候，我会，呃……”乔治娅觉得挺尴尬的，又接着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觉得我还是不敢相信发生了这件事儿。奥马利警官认为您可能会帮助我。”

奥马利向别人推荐她？这可是第一次！乔治娅想道。“没关系，别着急，到底发生了什么？您从头慢慢说。”她对女人说。

那女人呼了一口气，说：“好的，我叫露丝·乔丹，住在诺斯布鲁克。我想说说我弟弟的事情，他叫卡梅伦，我们都叫他小卡。”

乔治娅把毛巾挂到脖子上，走到书桌边，拿起一支笔和一张纸，说：“您接着说。”

“小卡一直都是——唉，该怎么说呢——他和常人不大一样。他从小就已经这样了。”她迟疑了一下，“他并不是有暴力倾向或者其他什么毛病。他就是——唉，好像连医生都不能确定。他自闭，这一点我们很肯定。但也还有其他问题。我们几乎所有办法都试过了，有时候，他好像又变得正常些，但也难说。现在我们的爸爸妈妈都去世了，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所以我——唉，生活真的很艰辛，您能理解吗？”

乔治娅用笔在纸上敲了敲，问道：“乔丹女士，您现在遇到了什么困难？”

“小卡——唉，小卡现在麻烦大了。”她又清了清嗓子，说道，“他前几周被拘捕了，现在在监狱里。警察说，他杀害了一个十几岁的姑娘。”

¹：长度单位，主要用于英国、前殖民地和英联邦国家，美国等国家也使用它。1码=0.9144米。

第四章

发亮的油毡地面，璫加海德革¹的用餐区，墙上还有很多镜子用作装饰，使得田园饭馆宛然变成一个翻新的小餐馆。但是无论再怎么翻新，它也只是一个小餐馆而已。餐馆位于街边，离警察局不远，这儿提供的食物物美价廉，所以已经经营了二十年之久。几年前，三个希腊兄妹把餐馆买了下来，这里的饭菜便带了些民族风味儿，但它仍然是警察最乐意去的地方。此时正值下午三点左右，餐馆里空荡荡的，奥马利正喝着一碗汤。乔治娅知道，奥马利不会在上下班高峰期约她出来。要是被人看到警察和私人侦探在一起会面，这可不是什么聪明的做法，哪怕这个私人侦探之前也做过警察。他为什么会约在田园餐馆呢？可能他没在意吧。她溜进餐馆，坐在他对面。

“嗨，丹尼，谢谢你请客啦。”乔治娅说道。

“咱们得快点儿。”奥马利拿起汤匙。他的红头发中掺着几根白发，看上去不到四十五岁，但是脸上已经没有了第一次见面时的壮志雄心。他的脸上带有一丝厌世的情绪，表情多疑呆板。他们差不多是同一时间入警队的，但是奥马利在之后的几年内得到提拔。实际上，在乔治娅离开前，奥马利一直都是她的导师。他是个不错的导师，从来不会在政治敏感地带或者一些愚蠢的规定上纠结犯糊涂。然而乔治娅却做不到，这确实拖了她后腿，让她落在男同事后面。不管她做得好不好，奥马利都会帮她指出来。

她假装没有觉察到他的变化——脸色苍白，还鼓起了啤酒肚。他还好吧？她该不该问呢？尽管她后来退出了警队，但他们之间一直都坦诚相待。她瞥了一眼他的汤，热腾腾的黄油汤里面放了几片培根肉。

乔治娅指了他面前的碗，问道：“这就是你所说的健康饮食？”

“小心烫，”他说着就舀了一匙汤，送进嘴里，慢慢咽下，“我的生命里已经出现了一位养生大师。”

确实，一旦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他的妻子乔伊斯就会在网上找

到一大堆方法帮他治疗。乔伊斯是个坚强的女人，话虽不多，但精力旺盛。

乔治娅将倒置的咖啡杯放正。当服务员走过来倒咖啡时，她看了一眼墙上镜子中的自己。有人说她看上去有些严肃，尤其是在没有化妆的时候。但是今天，她用一個蝴蝶结发卡别住了自己的金发，再加上她眉目分明，皮肤白皙，所以看上去很淑女。她拉了拉毛衣，觉得自己身材没变。她将手放在大腿上，牛仔裤的材质摸上去很舒服。

“所以，我为何有此殊荣得到这个案子呢？”

“别这么说好不好？我跟她说过，大家可能都没有办法，但是她很执着。”他放下勺子，认真地看着乔治娅，说，“怎么样？还顺利吗？”

乔治娅喝了口咖啡，说：“还不错，毕竟也是在警队里待过几年的人了。”

“那就行。”他摇了摇头，“这事儿从一开始就——就不对劲。奥尔森不应该……唉，妈的！”

“没事儿，丹。我还是得继续查，你也要继续。咱们得关注眼前，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吧？”

“当然。”他点了点头，迟疑道，“你看上去——变了不少。”他眯了眯眼睛。“是不是因为参加了什么宗教活动？还是瑜伽冥想？”

乔治娅忍不住笑了：“哈哈，只是定期去教会而已，体验体验教会生活。”

他扑哧一声笑了，又舀了些汤，胡子上沾了些白色的汤汁。

“那么，”乔治娅用手摸了摸嘴唇，“告诉我一些关于萨拉·朗的事情吧。还有，9月17号她在森林保护区里做了什么。”

奥马利抬起头，说：“看来你还是做了一些功课的。”

“看看报纸就行了。死者萨拉·朗，今年17岁，在温内特卡的纽菲尔德中学读书，今年高三。她在森林保护区被发现经人用棒球棍重击头部而死。她的朋友们发现凶手手持球棍，跪倒在死者旁边。女孩们都吓跑了，打电话叫来警察。几分钟后，警察发现凶手在案发现场附

近晃悠。经调查，凶手名叫卡梅伦·乔丹，是在案的性侵罪犯，头脑有问题。”

“一点儿都没错。”

“所以呢？”

“所以什么？”

“所以，一切听起来不过是老生常谈的案件。你为什么让嫌疑人的姐姐打电话给我？”

奥马利推开汤碗，用手撑着桌子，看着乔治娅，说道：“我也不想这样。”他顿了顿，又说，“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

乔治娅向前倾着身子，把手肘放在桌上。她没说话。这是她在心里偷偷玩的一个把戏——她努力把奥马利的印象从脑海中全部清除干净。这方法还真奏效了。

“这单案子已经被迅速提交到州检察官那里了，你要想追踪的话，除非长出一对翅膀来，不然都很难跟上，”奥马利说道，“我从没见过这种情况，那些警察在找到嫌疑人后还没过半小时，我们就接到电话。重罪检查已经展开，我们进行了一对一辨认，而且他们很快就通过了谋杀指控的决定。”

“没有后续调查吗？”

“他们说需要后续调查，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所有资料。两天后，他们将资料包寄给卡尔，大陪审团指控嫌疑人为一级谋杀。两周后，卡梅伦·乔丹就被押送到斯考基去了。”

“我的天——这也太快了吧！受害者的家人知道吗？”

奥马利耸耸肩：“问得好，但听说州检察官想要昨天就结案。”

“谁在管这单案子？”

“杰夫·拉姆齐。”

“他是谁？”

“他是第一助手。从纽约来的，毕业于西北大学法学院。四年前进入州检察官办公室工作。他们说他想继续往上爬。”

“他们不都想往上爬吗？”

奥马利耸了耸肩。“但是，有意思的是，他就住在北岸。”

“真的吗？”

“在温内特卡，”奥马利点了点头，“他有个女儿在纽菲尔德上学。”

“哦。”

纽菲尔德中学被认为是全国最有名望的公立学校之一，但是这所学校可以同时折射出最美好以及最糟糕的青少年生活。人们谈到这所学校时，会说到毕业于这所学校的著名演员、总统内阁部长以及各大企业的总裁，但是全校四千多名学生，每个学生如何做到引人注目、成为校园的风云人物，对于乔治娅来说，这就是个谜，捉摸不透。她之前在芝加哥西区的圣迈克尔教区学校上学，整个年级只有40个学生。

“跟我说说嫌疑犯吧。”乔治娅说。

“卡梅伦·乔丹，三十五岁。是警察局的常客。确实，他是个性侵罪犯。但他从来不袭击别人，也没有暴力倾向。总体来说，他只不过是偷窥狂，喜欢在公园里面或者是其它的公共场所晃荡。”

“然后吓吓高中女学生吗？”乔治娅问。

“是的，”奥马利承认，“但是你懂法，你知道，不一定非要犯大错才意味着犯法。而且这也只是他的一个问题。”他继续说道，“我们在棒球棍上还发现了他的指纹，他的衬衫上也发现了死者的血迹。”

“听上去已经铁板钉钉了，”乔治娅说，“但你为什么又说案子一片混乱呢？”

奥马利没说话。

乔治娅向前倾着身子，问：“乔丹先生的律师是谁？”

“最开始是一个公设辩护律师。但是我听说他姐姐后来请了一个私人律师。”

“你不知道是谁吗？”

奥马利摇了摇头，“她只跟我说她请了个律师，但我不知道名字。可能叫凯利吧。”

“谁是你们这边的头儿？”乔治娅问。

奥马利犹豫了一下才回答：“罗比·帕克。”

罗比·帕克和乔治娅做过两年的搭档，但乔治娅受不了他。“帕克现在已经是侦探了？”

“才开始做。”

乔治娅转了下眼睛，埋怨道：“老天，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这还不是最‘精彩’的地方。”奥马利说道。

这时，服务员端着一壶咖啡，走了过来。乔治娅只抿了几口，让服务员续杯。服务员离开后，乔治娅靠在椅子上，问：“好吧，那最‘精彩’的地方是什么呢？”

“那些女学生在森林保护区里面做的事情。”奥马利说道。

乔治娅知道奥马利在说什么。两年前，当她还是警察的时候，一群女高中生在森林保护区里面欺负一群初中生，她们在玩什么所谓的粉扑橄榄球赛。几个女学生被打成重伤，送到了急诊室。不幸的是，有人带了录像机将当时的情境录了下来，现场打人的场面随即在电视上曝光，这件丑闻传遍全国。

乔治娅当时负责青少年案件，她还记得自己当时审讯了一些学生，结果发现这起事故其实是一个延续了好几年的欺凌传统。其中一些学生，包括男生在内，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看着自己的同学被欺负。而啤酒、棒球棍、水桶和其他一些欺负同学时用的工具都是由这些孩子的父母们提供的。一些受害者将学校告上法庭，最后将近30个学生都被开除了。学校还制定了严格的校规，严禁欺负同学。但是没人相信这种传统会就此消失，只是秘密转到了地下而已。

“欺凌……”乔治娅轻轻地说。

“这次没有现场录像，但有这种可能。”奥马利说道。

“这次他们喝酒了吗？”

“好像有。”

乔治娅点了点头，说道：“新闻报道里面写到，女孩儿们在树林里一个隐蔽的地方发现了她的尸体。”

“那也是惯例，同学们把她的眼睛蒙上，用装了鱼胆的桶扣在她头上，然后把她扔在那儿。她本应该自己找到路，然后回到大家野餐的地点。”

“那么用棒球棍打她的头呢？也是惯例吗？”乔治娅生气地问。

奥马利看了她一眼，说道：“那些学生说，他们只用了鱼胆，没有用球棒。”

“好吧。”乔治娅十指交叉，接着问，“那你来说说，丹，为什么你觉得案件进展得太快了？”

奥马利耸了耸肩。

乔治娅没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她说：“但是他们欺负同学这个事实，媒体从来都没有报道过！”

“会报道的，他们还在继续调查。”

“但是离事故发生已经好几周了呀！”

奥马利看着她，什么话都没说。

“可能他们还在等，等到那些女孩子们都请到律师来为她们辩护。”乔治娅说。

奥马利摊开手，说道：“嘿，谁叫这里是北岸呢？”

1 加海德革：一种人造革。

第五章

乔治娅开着车，在里奇路上西转弯，进入阿斯伯里，接着向南行驶。她准备找个地方，把车停在街边，但是一辆体型巨大的橙色卡车挡在了路中央。她骂了一句，从卡车旁边挤了过去，又在街道上开了一段路。大概过了5分钟，她找到地方，把车停好，一路小跑着回家。回家途中，她发现两个男人抬着一个大办公桌，朝她家的前门走去。

她绕开男人，走过草坪，爬上了第三级台阶。通往前厅的门开着，门厅只能容得下六个邮筒和一个小桌子。邮筒里通常都是一些垃圾邮件、优惠券和传单，但今天这些东西都被风吹到了地板上。她捡起一叠披萨送餐优惠券，希望这些送家具的能马上离开。因为现在已经是傍晚了，不管商会怎么向民众保证，她还是不敢在大晚上开着前门，埃文斯顿这种地方并不安全。

她正准备走上二楼，突然听到一声重击声，于是她停了下来。

“喂，小伙子，你能慢点儿吗？这可是我奶奶留给我的。”

“你要是想要找个专业的搬运工，就去找吧。”搬运小伙嘟囔着。

乔治娅向后瞥了一眼，那两个人跟自己年纪相仿。其中一个身材高大，像橄榄球里面的防守截锋；另一个又高又瘦，头发浅茶色，剃成了莫西干头¹，鼻梁上还架着一副眼镜。他穿着牛仔裤加短袖，袖子像是被剪掉了。手上搬着重物漂亮地秀出了他的肱二头肌。

他们继续上台阶，用栏杆撑着办公桌，希望能分担一点重量。但是要想把办公桌搬进屋里还得转个九十度。那个戴眼镜的男子抬起桌子，当他从门一旁侧过身的时候，灯光反射在他左手的金色腕带上，发出亮光。乔治娅转过身去，接着上楼梯。

她走进公寓，踢掉靴子，然后从冰箱里拿出一罐汽水。她走进卧室，这里比她的办公室要大一倍。公寓挺空敞，甚至有些冷清。屋内有一张棕色躺椅，米黄色的窗帘，两把安乐椅，一张书桌，桌上有几排架子。以前，她还会收集一些东西，像蜡烛、闹钟、铜公鸡，还有

景泰蓝碗。但是现在她把它们都收起来了。最好不要有太多的个人物品，这句话是谁说的来着？可能是某个法国作家吧，她想着。

现在乔治娅有两份工作：一份是跟踪追查，要是网络给力的话，可能只需要几个小时。还有一份是一起潜在的保险诈骗案。她没理由搞不定第二份工作，因为之前在做警察的时候，她一直身兼数职，而且做了好几年。

但是问题在于——可能也一直都是——钱。如果她接手了卡梅伦·乔丹的案子，可能就赚不到很多钱。但这是她一直都想要做的工作，不仅是查清一件妻子出轨的家事那么简单。她还没有向露丝·乔丹女士或者公社辩护律师证实，但是她认为自己的任务可能只是提供合理的假设，再推翻卡梅伦·乔丹杀害了萨拉·朗的假设就行了，至少要让法官信服这一点。

要想查案，乔治娅必须得介入别人的生活，问题便出现了——北岸的人并不喜欢外人介入他们的生活，而且他们一般把自己不认识的人都视为外人。还有来自州检察官的压力，他们想要尽快结案。另外，她还得应付她的前拍档。这一点没有关系，她的能力不输罗比·帕克。况且曾经担任过负责青少年犯罪的警察，她对北岸青少年的生活还是有一些了解的，她甚至还认识其中的一两个，或许能从他们那里获取一点信息。

乔治娅除去衣服，穿着内裤走进浴室。她用冷水冲着脸，听见走廊上东碰西撞的声音，还有骂人的声音。在主人的骂骂咧咧声中，家具被搬上了三楼。这个新的租客应该是住在她对面的楼上，还好，至少他们不会在她头顶上制造噪音。

乔治娅用汽水罐在额头上滚动着，随即坐了下来，用手指弹了几下罐子。接着，她站起身，拿起桌子上的无线电话，按下一串号码。

劳伦·瓦歇尔的手抖得太厉害，生怕会戳到自己的眼睛。她放下睫毛刷，盯着镜子里的自己。镜中女孩头发乌黑浓密，映衬着鹅蛋似的脸庞，碧蓝的眼睛炯炯有神，浓密的睫毛和白皙的肤色让她更加迷

人。劳伦知道，不管涂不涂睫毛膏，自己都会很好看。甚至她的妈妈，虽然很少跟她亲近，还是会叫她白雪公主。她记得小时候，经常在墙上找魔镜。她相信魔镜一定藏在卧室的壁纸下面，只要自己说出正确的咒语，魔镜就会神奇般出现，然后告诉她谁才是世界上最美的人。

现在，她的脸被明亮的灯光照亮了，她更加清楚地意识到——魔镜是不会出现的。人们都把镜子放在家里面，他们也确实应该这样做，因为大多数人都长得不好看。她又拿起了睫毛刷，对着镜子化妆。上周，她在丝芙兰花了25美元买了这只睫毛膏，这是个好东西，所有爱美的姑娘都在用。她又试着涂了一次，确保刷得均匀自然，但是她的手还是在不自觉地颤抖着。

她深吸了一口气，希望自己能平静下来，她可不能倒下，所有的事情都指望着她呢。可是他在哪儿呀？她一个小时前给他打了电话，他以往都会给自己回电话的。这时，电脑发出了提示音，提醒她收到了新邮件。他确实有一部奔迈Treo手机，可能是他发来的邮件。

她走进卧室，这是一个点缀着白色和淡紫色的薰衣草王国，卧室里放着一张巨大的四柱床，华丽的床篷和被子搭配恰好，同时又与窗帘和地毯融为一色。房间的角落里面堆着很多泰迪熊和毛绒玩具。妈妈让她把这些玩具都送给别人，送给那些需要玩具的孩子们，但她舍不得，因为她给每一个玩具都起了名字。

在这些玩具旁边是一排柜子和抽屉，桌子上放着CD-DVD播放机，电视和电脑。她点开邮件，不是他。她简单地回复了邮件，在包里摸出手机，准备打电话。

打完电话后，她打开CD机，躺在床上。约翰·梅尔那磁性的声音从“博士”音箱 [2](#) 中娓娓传来。她闭上双眼，萨拉在死前听的最后一首歌是什么呢？

这学期就是高三了，每个人都说这会是最困难的一年。学期论文、大学入学考试、成绩，将会充斥着整个学期，而森林保护区里面举行的粉扑橄榄球赛将是供他们消遣、打发无聊时光的唯一一的事情了。但尽管如此，萨拉·朗还是不想去。劳伦也不想去，但她觉得在活

动上露个脸还是有必要的，萨拉也这么觉得，但一直拖到了头一天晚上，萨拉才打电话给劳伦，说自己还是会去的。

“你怎么改变主意了呢？”劳伦问她。

“我要跟你说件事儿。”萨拉回答说。

“出了什么事儿吗？”

“没。我——我只是想和你聊聊。”她说道。

最近，劳伦和萨拉渐渐疏远。即使她俩已经是多年好友，劳伦也不确定生疏的原因是什么。可能这是常态吧。看样子，现在萨拉又一次向她打开心门，虽然没大开，但还是透了条缝。

“好吧，”劳伦回答说，“我们不一定要在那儿长待，也不一定非要参与她们。”

举行“球赛”的那天是夏暮以来天气最好的一天——阳光温暖，蓝天白云，树木碧绿。劳伦在场子里等着萨拉，她们俩可以马上离开这里，然后去星巴克坐一会儿。

劳伦没有指望学姐们，她也不知道这一次她们要被欺负。当希瑟和克莱尔跑过来，气喘吁吁地告诉她这个小道消息时，劳伦皱起了眉头。为什么她的朋友们如此激动呢？难道她们希望自己被羞辱吗？劳伦想要马上离开，她本应该马上离开的。

两个高年级的女生向她走过来，手上都拿着啤酒。劳伦认识她们：无所事事的高中女孩儿，只对男生、衣服和炫车感兴趣。其中一个女生用手摆玩着一缕头发。“我们想找萨拉。”她们说道。

“萨拉？”劳伦问，“为什么？”

那两个女孩儿交换了下眼色，“她得改改态度。”其中一个说。

劳伦双手抱臂。

“她认为自己是个万人迷，”另外一个接着说，“是时候要给她点颜色看看了。”

“萨拉？你在开玩笑吧？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你知道就行了。”第一个女生意味深长地看着她。

劳伦感到背上一阵发凉，她说：“我不会帮助你们伤害她的！”萨拉是个漂亮女生，学校里几乎每个男生都对她垂涎不已。但是萨拉从来不与那些男生调情，也不搞暧昧。尽管那些男生鼓起勇气想要靠近她，但萨拉每次都掉头就走，这些劳伦都知道。这样能够阻止那些男生，但是并不能阻止那些充满嫉妒心的女生。

“你听说过侵犯隐私吧？”第二个女生喝了一大口啤酒。

她们还是谈到了这件事情。劳伦移开视线，不再和她们对视。

“她能不能别再掺和别人的事了，她总是想打听到所有的事情，”第一个女生说道，“她又不是安·索耶³。她得拎拎清。”

劳伦耸了耸肩，假装自己完全不在乎这件事，但实际上她在乎。萨拉是出了名地喜欢打听私事儿。她总是想知道谁跟谁在做什么。她看别人的笔记，甚至有人说她偷看别人的日记，但是谁会笨到把日记带到学校里来呢。劳伦知道萨拉为什么要这么做，她也警告她别这么干了。但是萨拉说自己又不是唯一一个做这种事的人，比如说希瑟，她更过分。但是希瑟又不像萨拉这么漂亮。

劳伦尽量让自己听上去更冷酷一些，她问：“你们想要干嘛？”

“不是我们，而是你，你要来做这件事情，你和其他的小伙伴们。”

她们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但劳伦并不喜欢这个主意。但是她要是不听从的话，这些高年级学生会让她和萨拉的生活变得很痛苦，这不是她们想要的。所以等萨拉来的时候，劳伦告诉她，要冷静，听从她们的安排——让她们把她带到场子上，然后把桶扣在她的头上。萨拉犹豫了一下，但是劳伦跟她保证，整个过程只有几分钟，而且到最后，每个人还会夸她开得起玩笑。于是萨拉答应了，因为她总是想让大家都喜欢她。

劳伦以为萨拉一定能够找到回来的路。但是后来，她听到了从空地上传来的球棒重击水桶的声音，接着是尖叫声，不是惊讶或者恼怒的尖叫，而是痛苦的尖叫，那种无法忍受、由剧烈的疼痛引起的声

音。

劳伦把音乐声调大了。别再想了！她命令自己。她走近衣橱，打开门，拿出一条牛仔裤和普拉达的外套。她瞄了一眼床头几的闹钟，差不多七点钟了。她的父母有严格的规定，即使没有任何的家庭作业，上学的晚上她也得呆在家里。除非有论文，不然劳伦都会在教室或者自习室把作业做完。那些说高中生活很艰难的人一定都是傻子，她觉得挺容易的呀。她穿上衣服，关上电脑。

她走下楼梯，靠近扶栏站着。从这一边的楼梯走下去不会发出声响。那个巫婆现在正在厨房里面打电话。劳伦看着她的妈妈，把她想象成栖息在凳子上的一只鸟，而一旁的花岗岩柜台和墙上墨西哥式的板砖几乎融为一体。妈妈到现在已经喝了两杯酒了，但是她的妆和头发还是完美无缺。为了保持身材，达到劳伦的标准，她也不得不在健身房里坚持锻炼，还有她的身材，也保持得很好。要知道，为了保持像劳伦那样的好身材，她得每天在健身房里锻炼好几个小时呢。想到这里，劳伦忍不住嘲笑了一声。

但是如何逃出门才是最难的一步。通常情况下，她会从车库里逃出去，但是那样就要从厨房里穿过去。如果她脚步轻一点，可以从前门逃出去。尽管红色的信号灯会闪一下，但是因为妈妈在打电话，所以她很有可能注意不到。

她悄悄地经过大厅里挂着的那幅夏加尔名作。她的父母不厌其烦地告诉别人，这幅画是原作，要是有人鼓起勇气问他们花了多少钱——这其实正是他们想要听到的——他们就会装出一副不屑一顾的表情：“噢，价钱这事儿嘛，我们从不关心。”

她走到门那里，停了下来。厨房里面没有飘出让人垂涎的饭菜香味，只有洗涤剂和家具打光剂的味道。她的妈妈从不做饭，一直都是直接从便利店买熟食。妈妈一直都说没有必要做饭。劳伦的爸爸也很少回家吃晚饭，而且他说自己不喜欢吃放很久的食物。第一句话是真的，爸爸从来没在10点钟之前回过家。但是第二句话是假的，妈妈从便利店买回来的食物都是在商店里面放上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

劳伦竖起耳朵，听妈妈打电话。她在说佛瑞德舅舅；几周前，他

在一场大火中丧生。舅舅不久前刚从中风中恢复，没想到就立即遭到不测。劳伦很爱舅舅，当她听到这个噩耗时，她哭了。当她还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出了城，佛瑞德舅舅就会带她出去吃晚饭，有时候还带她看电影。但是后来中风了，舅舅就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照顾她了。妈妈认为，可能舅舅当时打开炉子煮东西，后来忘记关掉，才造成了火灾。

然后又是她的好朋友萨拉，在舅舅死后的几天后被那个变态狂杀了，劳伦又哭了。为什么死神总是要夺走她所爱的人？如果这就是她的命，那她宁愿不要。

她推开门，溜了出去，然后轻轻地把门关上。她一直走到金鱼池塘前面的第三块混泥土石板那里。她的妈妈一直都会纠正她，说这叫锦鲤，不是金鱼。有多少人能够在前院有一个鱼塘？再说了，有多少人能住上这样的豪宅？

她打开路虎车门，钻了进去。但是一旦启动引擎，就会吵醒半醒半醉的妈妈，她就会知道自己溜出家门。管她呢，她就是要走。

1 西干头：莫西干是北美地区的一个 [印第安民族](#)，莫西干族人留的发型就是 [莫西干头](#)，比如小贝留过的；罗伯特·德尼罗曾在《出租车司机》中饰演的一角色就留着莫西干土著的发型，而这一角色在影片使得莫西干发型有种悲壮勇士的意味。

2 博士”音箱：BOSE（博士）是全美国最大的扬声器厂家之一，总部坐落在美国麻省。

3 安·索耶：“美国梦”的一个典型，因为她由乡下女孩子逐渐发迹而成为美国ABC电视台的当家女主播。黛安在尼克松时期是美国白宫的新闻助理，在尼克松下台后协助他撰写自传。

第六章

乔治娅心跳加快，掌心汗涔涔的，她总是要鼓足勇气才能走进这里。她之前也来过库克县监狱，但是每次走进这个地方，她都会感到胸腔发闷，呼吸不畅，里面的空气太过稀薄了。她迫不及待地想出去，谢谢老天，她每次还能走出这个地方。她想到那扇将警察和犯人隔开来的铁门，打了个哆嗦。

但是这一次呢，却是她自己要求下去探监。她想要见见卡姆·乔丹。在检查了犯罪现场之后，乔治娅让他的姐姐露丝在来访者入口处等她。

但是在犯罪现场，她并没有发现太多有用的线索。萨拉·朗在森林保护区被杀害的空地离举行粉扑橄榄球比赛的地方有50码。证明场地被破坏过的唯一一项线索就是保护现场所用的黄色警带被扭成一团，扔在了一堆落叶里面。他们想要尽快结案，奥马利说过。是的，他们无需再继续追查，凶手已经落网，他们已经掌握了证据。

她小心翼翼地在周围勘察，躲开穿透稠密林木的阳光。若是案情更加严重，这些村庄警察就会从北区犯罪专案组或者取证实验室里面调用技术，而不仅仅是勘察现场。那样会更加安全可靠。

地上铺满了树叶，但是树叶下面是干燥的地面，所以不可能留下凶手的脚印，即使有脚印，也是那些女孩儿们的。警察们可能利用专门工具检查了现场遗留的头发、皮肤纤维、甚至是碎裂的头骨，但这些都不是凶手的。乔治娅想要知道那证物袋里面除了装着棒球棍和卡姆的衬衫之外还装了什么，但是她不是警察，这些信息她无法获悉。

检查完现场一小时后，乔治娅在加州26号¹和露丝·乔丹见了面，她们彼此介绍了自己。保安检查了她们的身份证，并让她们每人填写三张表格。

卡姆的姐姐身材瘦小，卷曲的头发已经大致灰白，像是被随意地抓了几下就绑在一起，她的脸上显露出焦虑的表情，看上去十分担忧。

“卡姆比我小15岁，”露丝说道，她俩并排坐在一张长椅上。她的声音柔弱且悲伤，乔治娅要凑过去才能听清楚。“我们的父母在生下我之后，过了好久才有了我弟弟。所以小卡对他们来说就像是他们的孙子一样，他们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她看着乔治娅，问道：“你有孩子吗？”

“没有。”乔治娅很快地回答道，然后移开了视线。

“我也没有。和小卡生活在一起，我想——唉……”她把手放在前额上，虽然没有汗，她还是抹了一下。

这时，一个身材强壮的保安叫了声露丝的名字，她俩都站了起来。保安搜查了一下她们的包，给她们的外套贴上标签，示意她们跟上。接着保安把她们引出门外，走向另外一座房子，露丝接着说：“我不能保证你能问到很多信息。他不说话，连我都很难叫他开口。”

保安把她们领进一幢潮湿的楼里，上了楼梯，又沿着一个长廊走下去。乔治娅感觉脚下的地面黏糊糊的。这里的气味很不好闻，臭烘烘的，一部分臭气来自于垃圾车，还有一部分来自于体育馆的储物柜，再加上小便和烟味，这里的空气简直无法用鼻子呼吸。乔治娅用嘴巴吸着气。

经过这些监房的时候，乔治娅听见嘘声和口哨声。库克县大多数监狱都被分成了一间间这样的监房，里面采光很好，这些监房又被分成了很多个小隔间。监房的地板上栓着几张桌子和椅子，墙壁上高挂着一台电视机。这些罪犯大部分时间都在桌子周围晃荡着。这儿有一个跟停车场里的亭子差不多大的小屋子，位于监房最前面——那些保安就在这个区域看着他们的犯人。乔治娅瞅了瞅旁边的洗手间，除了一排便池之外，什么都没有，没有坐便器，没有门，没有隐私。

保安在中央通道的门口停了下来。乔治娅透过门上的一扇小窗户朝里望，他们把卡姆·乔丹从他的隔间里带了出来，他弯腰驼背地坐在桌子旁边，脚上带着镣铐。乔治娅很吃惊他们会把他带到探监室里，她还以为她们要去那间昏暗的玻璃间里看望他。房间的天花板上铺满了水管，米黄色的漆已经剥落。貌似库克县里所有的一切都是米黄色

的，乔治娅想到，墙和地板都是米黄色的，制服也是米黄色，甚至连人，都是米黄色的。

当保安打开门的时候，卡姆开始摇晃起自己的身体。他棕色的头发油腻腻地贴在头上，米黄色的囚服挂在身上，衬出瘦小的身材。要是给他穿上干净得体的衣服，再稍微修饰一下，他长得也不赖。但是不能看他的眼睛。因为他的眼睛深黑发亮，仿佛通往他内心的另外一个世界。

露丝走过去，轻轻地捏了下弟弟的肩膀。小卡呆呆地盯着前面。露丝在他的对面坐下，而乔治娅坐在她旁边。露丝并手并脚地坐着，看到弟弟这个样子，她正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你还好吗，小卡？”她问道。

他不再摇晃身体了，而是大声地咳嗽起来，声音刺耳，而且能听见喉咙里有痰。

“他生病了！”露丝大声地叫喊着，她转过身对保安说，“拜托，你们能帮他找个医生看看吗？”

“我们全天24小时都有护理人员值班。他们十分了解你弟弟的身体状况。”保安回答道。

露丝绝望地看了乔治娅一眼。保安口中的护理人员就是那些照看精神病人的医生，他们的治疗对象患有精神分裂症，具有自杀倾向、以及其他精神病症的病人，他们可能觉得咳嗽几下太小儿科了。

“小卡，你有没有好好吃饭？”露丝又问了一句。

还是没有回答。

她咬了下嘴唇，说：“我们有没有办法能把他带出去？”

“保释金是多少？”乔治娅问道。

露丝低头看着自己的手，好像刚刚意识到它们交叉在一起，说：“法官说要300万美元。”

30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啊。“你的律师可以要求减少数目。”

“他说他会试试，但要我不要抱太高期望。”

乔治娅点了点头。毕竟没有人会让一个杀害了北岸少女的罪犯被轻易释放。

露丝转过头对弟弟说：“小卡，这位女士是来帮助我们的。她叫乔治娅。就像是那个州的名字。你还记得乔治亚州，对吧？”

“佛罗里达，乔治亚，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马里兰……”卡姆开始默念道。

“太棒了，好弟弟，你真棒！”

但是他的表情没有变，只是摇晃身体的频率变小了。

露丝看着乔治娅，说：“有时候他要放松下来——要在他觉得安全的环境内才会回答问题。有那么一两次，我还看到他笑过。但是在这个地方……”她的声音慢慢变小了。

“他和你住在一起吗？”乔治娅问。

她点了点头，说：“他住在地下室里。但是地下室是修建好了的。地上铺着很好的地毯，墙上还有镶板。光线柔和，又安静。他喜欢他的房间，很宽敞。他还有自己的浴室，还能洗澡。”她在最后四个字上强调了一下，似乎对这一点很是骄傲。

“那他每天都干嘛呢？”乔治娅问。

“他在家里的的时候就玩游戏，就是孩子们喜欢玩的那种棋类游戏，比如‘糖果乐园’²、‘梯子和滑梯’³，还有‘四子棋’⁴。他特别喜欢玩棋。”

“他一个人玩吗？”

“有时候我会陪他玩。他也看电视，还学骑自行车，但是大部分时候，他都去散步。”

“一个人吗？”

“通常是，他自己有一条经常走的路线。”

“穿过森林保护区吗？”

露丝犹豫了一下，接着说：“是的。”

“你们的父母呢？”

“他们都去世了。我的父亲八年前就去世了，一年过后母亲也走了。”

“快跑，快躲起来。”小卡突然大声说着，“爸爸拿着皮带。”

乔治娅和露丝交换了一下眼神，露丝说：“我爸爸不想——唉，他一直都不能接受小卡。他认为他可以让小卡变成一个正常的孩子。”

“爸爸会打他。”

“而且一直打，一直打，”小卡唱了起来，声音轻轻地，但不在调上。他的声音很细很高，像个女孩子。

“他有时候用歌声跟别人交流，”露丝解释道。

乔治娅在想自己是不是能找个办法跟他交流。

“我们的爸爸是一个——十分严格的人。他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露丝又看着自己的手，但是乔治娅听见了后面一句话，“但是我信奉天主教。”

难怪这孩子会疯。小卡的爸爸是个宗教疯子，他想用暴力帮小卡治病。但是法官才不信这档子事。露丝接着说：“我知道小卡是个在案的性侵罪犯，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小卡摇晃身体的速度又加快了。

露丝缩坐在椅子上，说：“大概在六年前。小卡……我刚刚说过，他喜欢在森林里面散步。有时候我会陪着他，他很正常。我们就是沿着小路走走，捡捡石头而已。但是有一天——我没有陪着他——我们接到了警察的电话。小卡躲在一棵树后面打手枪，被一对情侣发现了。当时他们在树林里慢跑。他们看到小卡，叫他滚开，但是他没动，哪儿都没去，还把手上的事做完了。那女人说小卡太过分了，是性骚扰。”

“因为他当时既没停下来，也没逃走。”

“这都是我的错。”露丝的脸扭曲了，“这件事情我知道，这是他的……习惯。几年来我都知道。但是我没说，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小卡毕竟是个男人，他需要释放他的荷尔蒙，他也有自己的癖性。只要不伤害其他人，他这么做也不能算是做坏事，难道不对吗？我不知道他明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又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相信，他绝对不知道这么做是不对的。”

跟动物园里面的猴子差不多，乔治娅想道。

“但是我知道——他不会伤害任何人。他也没有能力伤害别人。所以这次的棒球棍事件……”露丝的眼神里面透露着愤怒，“你看看他，他从六岁开始就没有挥过球棒。我都怀疑他会不会挥球棒了。”

乔治娅看了看旁边的这个男人，前摇后晃地，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他看上去经不起一点点打击。但是他的姐姐怎么知道他没有另一面呢？也许是黑暗凶残的一面？可能他有神游症呢？被某种无可名状的冲动或者愤怒蛊惑了呢？这样的话，他可能就有力气挥动球棒了吧？作为警察，他们之前也遇见过这种事情，尤其是精神病人。露丝告诉过她小卡有自闭症，而且可能有其它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乔治娅思考着。

“小卡之前见过医生、社工，或者是其他一些了解他情况的人吗？我想问一下他们。”

露丝点点头，说：“小卡在北岸精神健康中心有一个社工。您能和她联系。还有我们的新律师。我的教区牧师说服他接手这件案子的。”

“太好了，”乔治娅说道，“露丝……我能和小卡谈谈吗？”

“你可以试试，”她说道，“但别抱太大希望。”

乔治娅站起身来，正对着小卡坐下，他立即加快了摇晃的速度。乔治娅问道：“你好，我是你姐姐的朋友。我是来帮助你的。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小卡看着地面，继续摇晃着身体，但是频率缓了下来。

“我叫乔治娅，就像那个州的名字。我刚刚听见你在背州的名字，很厉害。”

还是没有回应。他看上去一会儿惊恐万分，一会儿又冷静下来，仿佛他的大脑现在混乱一片。

“我想要更好地了解你。”乔治娅又试着说了一句。

还是没有回答。

乔治娅叹了口气：“好吧，或许下次吧。我还会回来看你的。好吗？”

小卡眨了眨眼睛。

乔治娅看着露丝。

“等一下，”露丝说道，“你有可能在考虑报酬的问题，我的祖父母为小卡建立了一个基金项目。我会把这笔钱付给你和律师。之后可能就剩得不多了，但是我会……”

“你是个好姐姐。”乔治娅打断她道。

“和这一点没有关系，”露丝坚持着，“我只是不想看着弟弟因为某些他没有做的事情而在监狱里度过下半生——我知道他没有杀人。他从哪儿弄来的棒球棍？他都好多年没打棒球了。”

小卡前后摇晃着，走调地哼了起来：“嘟嘟嘟，嘟嘟嘟，蝙蝠侠。”

就在那天傍晚，保罗·凯利对她说道：“瑟马克评估了他的病情，但是没有把他送到医院里去。”凯利个头矮小，穿着破旧的海军夹克，卡其裤子和蓝色衬衫。他靠在椅子背上，双手放在脖子后面，日光灯的灯光反射在他发光的秃顶上。

凯利的门上挂着一个标牌——“保罗·凯利：律师&保险代理”。这个牌子难道就能说明他处理法律事务上的能力？他的办公室坐落在罗杰斯公园，邻近芝加哥北部。办公室是两间宽敞的房间，但是家具稀

少。

“医院为什么不接收他呢？”乔治娅坐在凯利对面，桌子有些磨损，“很显然，卡姆够格接受治疗。”她说。

“但是人太多了，”凯利说道，“病房只能收容真正的病人。所以他们总是搞出一些无聊的测试，让病人们去测。”

乔治娅翘起腿，问道：“你现在正式成为卡姆的律师了，是吗？”

“对，两天前。”他嘲讽地笑了一下，“你应该去警局看看，卡姆特别感激我，甚至都亲了我。”

“你能不能坚持让他们收容卡姆呢？”乔治娅问道。

“我到后来跟他们争到脸都绿了，他们还是不答应。”他的声音尖尖细细的，但是语气小心翼翼的，声音还带着些许韵律，像是在弥补他的音色。“呃——戴维斯小姐，您听说过海啸，对吧？”

她点了点头。

“这单案子就像海啸一样，处理得极为迅速。我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犯罪嫌疑人三天之内就收到了控诉，两周后又被传讯。但是我们要知道——州检察那里也已经总结了案情。”

乔治娅猛地抬起头，说：“这可是头一回听到啊！”

“我也知道呀。”保罗指了指放在桌子另一边的一摞文件，接着说道：“事实就是如此，肯定是有人想要快点结案，所以案情才进展得如此之快。”

“为什么？”

“谁知道呢？”他耸了耸肩，说道，“可能是因为州检察官去年制定出一个很高的目标，他想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吧。”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针对这起案件呢？”

“因为这件案子轻而易举就能结束掉。”

“没有别的可能了吗？”乔治娅问道。

“这就知道了，你为什么这么问呢？”保罗反问到。

“有人说拉姆齐，就是州检察官的第一助手和检察官，负责处理这件案子。拉姆齐住在温内特卡，他的女儿和受害人在同一个学校读书。”乔治娅回答。

“听上去挺有意思的。”保罗说。

“所以，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有某人在给他施压？”

“在芝加哥，总会有人顶着压力生活。大家都说在库克县，你甚至能把火腿三明治告上法庭，你应该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说吧。”他顿了顿，“但是如果你的意思是指某些过分的压力的话……”他在“过分”那里强调了一下。

“这起谋杀案发生在芝加哥地区最富有的白人区。是的，如果受害人和拉姆齐的女儿上同一所学校，会有来自学校和周邻的压力。大家都不想让这件事情影响到整个地区。另外，拉姆齐确信自己一定会赢。毕竟警察已经在棒球棍上发现了卡姆的指纹，还有他的衬衫上也有受害人的血迹。”

“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查清楚。”乔治娅说道。

“没错。”凯利看了她一眼，“听着，我知道露丝·乔丹为什么要雇你。我也知道她相信她弟弟是无辜的。但是我不能保证案情在接下来会发生转变。我们能做的可能就是为卡姆求情，让他在监狱里面待一阵子。他们也许还会给他请个精神科医生，这对他也有好处。”

乔治娅把腿放正，她想到，如果凯利不打算为小卡辩护，那么跟他合作将是噩梦一场。她斟酌着自己的选择。她可以告诉他奥马利对自己说的话，但是她又不想给奥马利添麻烦。但是她还是要给凯利透露点信息，不然他就真的要马上向法官求情了。“实际上，是一位来自北岸的警察想让我参与到这起案件中的。”

凯利挑起了眉毛。

“露丝没跟你说吗？”

“没有。”他往前靠了靠，好像才刚开始对他们的谈话感兴趣，“如

果警察逮到嫌疑犯，他们往往不会再去搜寻证据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时在案发现场发生了一起学生欺凌事件。”

“欺凌事件？”凯利皱着眉头。

“公设辩护律师没告诉你吗？”

凯利摇了摇头：“我还是比较幸运的，公辩律师竟然知道自己客户的名字。”

“我想警方报告里面可能记载了这件事。”乔治娅说道。

“我还没看。”

乔治娅捏了捏自己的鼻梁，说：“好吧，那我来告诉你吧。”

乔治娅开始跟他解释两年前的那起学生冲突事件，凯利点了点头。“我还记得。”他移了下椅子，问道，“等一下，那你的意思是，可能是她的同学袭击她的？”

“有可能。”

凯利摇摇头：“但是，怎么会——”

“如果——当时他们都失控了呢？他们当时喝了酒，后来又不记得了。要是其中某个人喝醉了，无意间杀害了那个女孩儿呢？”

“无意？”

“那本应是一场触身式橄榄球比赛。”乔治娅说道。

“哦。”

“或者说，几分钟之后，另外一个女生袭击了死者的背部，接着又有人捡起了棒球棍，然后越闹越严重。要是他们其中刚好又有人对死者怀恨在心……”她也向前靠了靠，接着说道，“你知道高中生可都是很疯狂的。”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疯狂了？”凯利问道。

乔治娅反而没有表现出很惊讶，她说：“他们十分多变，很多行为

都是由青春期的荷尔蒙引起的。这意味着他们可能在下一秒就背叛自己的朋友。特别是女生的小团体，不管谁在这个小团体，只要能合群、被团体接受，她们总会做出一些疯狂的事情。”

“但一个女生也得足够强壮才能袭击死者，让她丧命。”

“一个六岁的小孩儿都能够用棒球棍搞破坏。”她耸耸肩，“而且，如果那不是个女生，而是一个男生做的呢？当时保护林里面也有男生的。”乔治亚说。

凯里突然露出吃惊的表情，甚至像在认真思考，乔治娅倒真的希望他在思考。但接着，他的表情又严肃起来。“所以当时在树林里面有一些学生，他们半醉半醒，四处胡闹。但是这也无法消除不利于我当事人的证据呀。他是个在案的性侵罪犯。这一点你绕不开的。”

“凯利先生，我们不知道你的——我们的——当事人当时在树林里面做什么。那些女学生看到他跪在死者旁边，但是警察是在距离案发现场四百英里的地方找到他的。除了棒球棍上的指印之外，没有人亲眼目睹是我们的当事人杀死那个女孩儿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的当事人说不了话，他无法告诉我们真相。”乔治娅看着自己的手，“还有很多问题都没有答案。比如说，球棍从哪儿来的？当事人的姐姐坚持认为球棍不是他的。”

“我不知道，”凯利怀疑地答道，“但是我还是觉得，帮他求情是最好的办法。”

乔治娅咬了下嘴唇。还差一点点，再差一点点就能说动他了，绝不能让这个机会白白溜走。她摊出了最后一张牌，说：“我曾经也是一名警察，而且我刚刚也说过，我所敬重的一位警察也认为我们应该再查查看。”

“你曾经是警察？”凯利问。

她点了点头，说：“但是，很显然现在没有人继续追查这件案子，至少没有仔细追查。而我们还有一些疑问没有解决。拉姆齐的女儿是不是也参与了这次欺凌？或者是另外某个重要人士的孩子？还是——案情背后隐藏着某些我们完全不知道的信息？我们需要调查清楚，但

是我需要一些时间。你是卡姆的律师，你能不能帮我争取一些时间？”

凯利敲了敲桌子，一辆公交车打这儿经过，汽车尾气从窗子飘进来。乔治娅看了看窗外，是一辆校车，孩子们从车里走了出来，彼此推搡着，有说有笑。她转过头来看凯利，露丝·乔丹的教区牧师究竟是如何劝服这个顽固不化的律师来接手这件案子的呢？她倒很想知道。

凯利似乎看穿了乔治娅的心思，他叹了口气，说道：“卡罗尔神父和我一样，都在曼哈顿西区长大。他恳求我接手这件案子。神父告诉我，露丝·乔丹是一位虔诚的教徒，她心地善良，却背负着沉重的负担。他告诉我帮助她是在积德。”他说到这里大笑起来，“如果算算我做的好事，我都可以进天堂了。”他将手撑在桌子上，接着说：“但是说实话，我不看好这起案子。就像我之前说过的，我从来没看到过进展得如此之迅速的案件。他们可不是在开玩笑，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但要是我们的当事人不是杀人凶手呢？”乔治娅问道。

“这样的事情又不是第一次了。”

乔治娅看着他，没说话。

他挠了挠脑袋，说道：“但是，要是你一心想当圣女贞德，我会帮你搜集法庭证据的。但是我需要一点时间。”他放下手，挠过的脑袋上留下两条花白的痕迹。

“需要多少时间？”

“可能一周左右。”

“时间不够吧。”

“他们还会做一个BCX 5。”他似乎很不满乔治娅打断了自己。

“BCX是什么？某种精神状况报告吗？”乔治娅问道。

“行为临床诊断，是一种心理诊断，用来确定被告是否能够理解自己面临的控诉，是否能够配合律师的辩护，并且用来确定案发时他的神智是否正常。”

“你已经知道他的精神有问题，为什么还要让他接受测试呢？”乔治娅不解。

“这能为我们争取更多时间。”凯利解答道。

我们，乔治娅欣喜地想到，他说了“我们”。“可以争取多少时间？”

凯利侧着头，说：“如果有人捏造事实，强迫他们快点结案的话——这种情况是我们无法预料的，基于目前的案情发展，可能只有一两周的时间。但是我们还需要和官员和医生打交道，他们为了保住饭碗，不可能捏造事实，所以可能会为我们争取一个月的时间，也有可能更久。”

这样更好，乔治娅想。

“而且……”凯利的脸上出现一抹微笑，“根据报告结果，我还能要求参考私人精神科医生给出的意见。这就可能再为我们多争取一个月的时间。”

乔治娅回以微笑，问道：“那么，你什么时候申请为卡姆做行为临床诊断？”

凯利的眼睛亮了一下，说：“我已经申请了，就在他们传讯卡姆的时候。”

乔治娅吃惊地张开了嘴巴。

看到乔治娅的这个表情，凯利咧开嘴，非常诚恳。

“挺顺利的嘛，律师先生。”她低估了眼前这个男人。她在心里盘算着，今天是10月8号。“所以在12月份之前，我们都不需要再上法庭，对吗？”

“这取决于法官。记住，原告律师占据着有利地位，他们可能也收买了法官。”

“但是，你在尽力帮助我们。”

“当然。”

乔治娅站起身来，“但是在最开始的时候，你又为什么表现得如此强横呢？”

凯利耸耸肩。

“你在试探我吗？”乔治娅问。

他也站起身来，说：“可能吧。”他顿了顿，又说，“也许我在实话实说呢”

“什么意思？”

凯利笑了：“我在积德行善。”

乔治娅几乎相信了。

乔治娅在附近的“金考”打印店里复印了一些文件，然后把原件还给凯利。当他把露丝·乔丹的支票拿给她的时候，乔治娅十分吃惊。

“这张支票是定金。”他说道。

乔治娅将支票塞进口袋，准备动身去埃文斯顿，回想起来，她真庆幸自己通过了刚刚的考验。

1 州26号：一家店的名称。

2 果乐园：一款经典棋盘游戏，是一种骰子棋，只不过主题是糖果世界。

3 子和滑梯：美国hasbro（孩子宝）生产的一款棋盘游戏，适合3岁以上小朋友玩。

4 子棋：一种益智的棋类游戏。

5 CX：BehavioralClinicalExam，医学术语，意为：行为临床诊断。

第七章

一辆白色的沃尔沃疾驰冲向街角，司机不得不猛踩刹车。乔治娅认识车里的这个女人，埃莉·福尔曼。当乔治娅还是警察的时候，曾经查过这个女人的案子。实际上，正是那起案件让乔治娅停了职，但是她最后还是喜欢上了这个女人。但是有些时候，福尔曼总是表现出一副拥有特权的样子，这让乔治娅很不舒服。为什么有些人总觉得他们可以违反规则呢？公平点说，福尔曼也不是唯一一个，尤其是在北岸这个地方。

“这已经习以为常了，”奥马利曾经说过，“他们都是律师、医生，或是一些重要人士，他们总会告诉你他们之间关系多好。但是有些人之间关系好，有些也不见得。但是，你还是得叫他们‘小姐’、‘先生’。你得灵活地处理同他们的关系，特别是当他们犯法时，更要小心谨慎。”

当白色沃尔沃在车道上停下的时候，乔治娅假装没看见。她已经不是警察了。要是有人不遵守规则，她在乎又有什么用呢？过了一会儿，车门打开了，司机走了出来，她摘下棒球帽，金色的卷发垂了下来。

不是埃莉。是她的女儿，蕾切尔。

乔治娅看着蕾切尔，但是女孩并没有发现有人在看她，她取下自己的双肩包，拿出一个白色的塑料袋。她把袋子塞进包里，然后背在肩上。她现在已经十六岁了，什么时候已经长这么大啦？乔治娅很不喜欢奶奶记错自己的年纪，但她总会弄错。所以乔治娅发誓，自己不会记错小姑娘的年龄，因为这样很不礼貌。想到这里，乔治娅拽了拽自己的灯芯绒外套。

“蕾切尔！”

女孩儿转过身，“乔治娅！”她吃惊地叫了一声，脸上的表情先是惊喜、高兴，接着又有点内疚，“天啊，我刚刚没有看到你。”

“别开玩笑，”乔治娅有点冷淡地说道：“你一直都是这么快开车

的吗？你拿驾照多久了？”

女孩儿的脸红了，她恳求道：“拜托了，不要告诉我妈妈，我下次不敢了。刚刚只是——”突然间，她换了个话题，“咦，你今天没有穿制服吗？今天休假？”

“问得好，但是转变话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是你曾经照看过的小孩儿突然间跑到马路上了怎么办？你还敢开得那么快吗？”

蕾切尔紧张地卷了卷毛衣的袖口，袖子已经拖到她的手腕。她肯定地说：“真的，我保证，下次再也不会了。”

乔治娅点点头，她不想太为难这个孩子。因为是蕾切尔，乔治娅才过来提醒她的，否则她也懒得管这种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

蕾切尔似乎意识到乔治娅不会追究这件事了，于是放松下来，问道：“你为什么会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吗？”

“没有。”

蕾切尔耸耸肩，动了动肩上的背包。

“但是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蕾切尔眯起眼睛，皱着眉头：“什么问题？”

“我们进去说怎么样？”乔治娅说。

她们走进屋里，乔治娅观察着蕾切尔，觉得她至少长高了5公分，已经和自己差不多高了。她那金色卷发和她妈妈的黑发一样显眼，但被剪短了，并用宽宽的发箍别在头上。她蓝色的眼睛清澈明亮，嘴角一直挂着微笑，好像在等什么有趣的话语，好让自己大笑一番。蕾切尔显然已经长成一个妙龄女郎了。

“发生了什么事？”蕾切尔走到了后门那里，把门打开。

乔治娅走进厨房，还是跟上次来时一样的摆设：砧板桌、白色的厨具、深色的木橱柜。“我想跟你谈谈萨拉·朗的事情。”乔治娅对蕾切尔说。

“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个。”蕾切尔转了转眼睛，“现在所有人都在谈

论这件事。”

“这件事……”乔治娅开始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辞，“这件事情非同小可。”

“嘘——你没开玩笑吧。”蕾切尔小声说道。

“小蕾。”这时从楼上传来一个声音，“东西买到了吗？”

“买到了，妈妈。”蕾切尔放下背包，拿出塑料袋，回答道，“这种洗发液是新出的，清洗、护理和焗油一步到位。”她看了看乔治娅的头发，对她说：“你也应该试试。”

乔治娅刚想回答，又被楼上的声音打断了：“小蕾，谁跟你一起回来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回家先做作业。”

蕾切尔调皮地笑了：“你自己下楼看看谁来了。”

乔治娅随即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不一会儿，眼前便站了一位魅力十足的女人，她一头黑发、穿着T恤和卫衣。

“乔治娅！”埃莉·福尔曼高兴地喊道，她张开双臂，热情地拥抱了乔治娅，“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乔治娅有点儿尴尬，但她努力克制住这种情绪，说道：“我就在这附近转悠……”

埃莉退后一步，眼睛里闪露出精明和敏锐，“当然了。”

乔治娅假装没有看到，接着对埃莉说：“实际上，我想跟小蕾谈谈萨拉·朗的事情。”

埃莉看看蕾切尔，又看看乔治娅。

乔治娅接着说，“她刚刚准备告诉我学校里的生活。”

“哦，好的，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埃莉转过身，打开冰箱。乔治娅拉出一把椅子，坐了下来。

“我刚刚说了，”蕾切尔骄傲地说道，“我们每天要应付很多会议和前来咨询的人。满校园都是社工和辅导员，另外我们每天还要知道一

些新的消息。我们都快要应接不暇了。”

乔治娅忍俊不禁，这小姑娘说话的语调听上去跟她妈妈一样。

“学校还要我们跟警察谈话。”蕾切尔顿了顿，说道：“但是这个你肯定知道了。”

这时，埃莉转过身，和乔治娅交换了一下眼神。很显然，她没有告诉女儿乔治娅停职的事情。当然她也没有理由这么做。乔治娅看着埃莉，回答说：“我不知道。”

“你难道不是在查这件案子吗？”

乔治娅盘算着要怎么告诉蕾切尔自己停职了，但她不打算在她家里说这件事。“我在查，现在只是做一些——调查。”

“为什么呢？”蕾切尔问，“我还以为你们已经抓住凶手了。”

“还有一些地方……查得不是很清楚，需要跟进。”她又和埃莉交换了一下眼神。如果埃莉想要拆穿乔治娅的身份，可能就是现在。埃莉看上去想要说些什么，但她转过身，问道：“谁想喝汽水？”

“我要，”蕾切尔回答。

“你呢？乔治娅。”

“我不用，谢谢。”

埃莉拿出两罐汽水，递了一罐给蕾切尔，说道：“好吧，我现在要上楼了。乔治娅，有时间电话联系。”

乔治娅点点头。

上楼前，埃莉又看了一眼乔治娅。她还不错，乔治娅总结道，良好市民的样子。“所以这起事件是不是在学校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乔治娅问蕾切尔。

蕾切尔点点头，“他们想要确保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都能获得帮助。”

“他们是谁？死者的朋友吗？”

“其中一些是，但是还有很多是一些想要引起别人关注的人，你知道的，有些人不是她真正的朋友，但总是想引起别人的注意。”她拉开汽水罐。

“你认识她吗？”

“萨拉吗？不太熟。”

“你不是她的朋友吗？”

“不，我不在那个小组里面。”

“什么小组？”

“这些小组没有正式的名字，至少她们没有在公共场合透露过。”

“什么意思？”

“她们都是些像芭比娃娃一样的女生，很漂亮，但是不聪明，喜欢时髦的衣服，她们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打扮，或者是在拿着手机发短信。”

“萨拉是小组中的一员吗？”

蕾切尔点点头，说道：“嗯，她很漂亮，比我大一岁。”她喝了口汽水，问道，“你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呢？”

“我刚刚告诉过你，案子还有些地方存在疑点，我在做跟进调查。”

“哪些地方没有查清楚？”

乔治娅没有回答。

蕾切尔仰起头，问道：“你觉得那个男的不是凶手吗？”

“猜想谁是凶手不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这得由法官或者陪审团来决定。”

蕾切尔紧紧地盯住乔治娅，说：“你和我妈一样。”

“什么意思？”

“她不想让我知情时，就会给我一些不是答案的答案”

乔治娅没理会她的牢骚，问道：“萨拉的朋友有哪些？你能不能说出几个？”

蕾切尔又喝了口汽水，说：“你是不会告诉我的，对吗？”乔治娅陷入了沉默，小蕾叹了口气，说道：“好吧，我知道她和希瑟·布莱克利是朋友。希瑟是学校早间新闻的主播。”

“学校新闻？”

“每天早上，只要有人来咨询，学校都会让我们看电视新闻。”

“你们教室里面有电视？”

蕾切尔点点头，说道：“对，几年前，家庭教师协会购置了这些电视。我也不知道是用来干嘛的。我们根本不需要电视。可能逼着我们看新闻是找个借口来用上这些电视吧。希瑟是新闻主播，她总觉得自己是凯蒂·柯丽克¹。”

乔治娅拿出便签本和笔，接着问：“还有别人吗？”

“还有克莱尔·特南鲍姆。她可能会是你见过最笨的女孩儿。但是像个宠物狗一样可爱。你知道这些女孩儿虽然很笨，但人们还是忍不住喜欢她们。啊，我怎么能把她忘了呢？还有劳伦·瓦歇尔，她家住在格伦科，那是一栋价值连城的别墅，配有游泳池和单独的贵宾室，另外还有个金鱼池。”

“你去过她家吗？”

蕾切尔喝了口汽水，摇摇头：“没有，劳伦只会邀请一些圈内比较酷的朋友去她家玩。我不在她们的小团体里面。”

“谢天谢地。”乔治娅喃喃自语。她记着笔记，发现蕾切尔在注视着自己，眼神略微挑衅。乔治娅微笑着看着她，说道：“你不需要和那些女生们混在一起，你已经是我见过的最酷的女生了。”

蕾切尔忍不住咧嘴笑了。

乔治娅希望小蕾能够相信她的话，她接着问：“那么男朋友呢？”

小蕾的脸唰地一下红了：“克雷格？我——我其实并不是——”

“不是说你啦。”乔治娅打断她。

“哦，”小蕾害羞地笑了，“我不知道诶，那些男孩子都对萨拉垂涎三尺，还有对她的朋友们也是。他们经常会在走廊里装酷耍帅，但是我不知道她正在和谁交往。”

“哪些男孩子？”

蕾切尔耸耸肩，说：“我也不知道。”

“好吧，你刚刚提到的女生里，有谁有车吗？”

“好像克莱尔有，哦，还有劳伦。她有一辆黑色的路虎。她经常让别人搭便车。”蕾切尔皱了皱眉，“说到这儿，我好像最近都没怎么见过她。”

“明白了。”乔治娅写完了，合上本子，塞进了外套口袋，“是不是有个叫拉姆齐的人在你们学校？跟我说说这个人吧。”

蕾切尔点点头，“对，莫妮卡·拉姆齐，她是高三的。”

“她是萨拉的朋友吗？”

蕾切尔耸耸肩：“我不知道，怎么了？”

乔治娅也耸了耸肩：“好奇而已。”

“她的爸爸可是个大人物，对吧？”

“对，超级大人物。”乔治娅回答道，“对了，你有没有年鉴，可不可以借给我参考一下？”

蕾切尔点点头。

“你可以把你刚刚提到过那些人都指给我看看。”

“好的，我去拿。”

乔治娅笑着说：“包括克雷格哦。”

那天晚上，乔治娅回到公寓后，开始翻看警方报告、陪审团的记录文本和证人的证词。她也发现了蕾切尔提到过的那三个女孩的口供。她们当时都在粉扑橄榄球的现场。

乔治娅紧抿着嘴唇。两年前发生了同样的欺凌事件。但是为什么这一次没有人来制止呢？当时，一些大人、学校老师和行政人员也在怀疑，欺凌可能会再次发生。现在回想起来，两年前的情景仿佛还历历在目。她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走进厨房。大人们制定了规定，但是孩子们忽略它，不去遵守，而大人们也没有采取行动强制推行，最后还责怪孩子们无视权威。

她倒了一杯水，一口气喝光。她尽量不让自己脱水。大家都说喝水能够补水，但是一天喝八杯水吗？那也太多了吧，而且总要跑厕所，太麻烦。但不管怎样，她还是尽量多喝水。

法庭的记录和她了解的案情一致——那些女孩们回到空地的时候，发现卡姆·乔丹跪倒在萨拉·朗的身边，旁边还放着棒球棍。她们吓坏了，叫来警察，但卡姆显然逃跑了。结果警察在距离犯案现场400英里的地方找到了他，他当时就在那附近晃悠。

接着她又开始看警方报告，果不其然，和她知道的也没差。但是，她还是仔仔细细地又浏览一遍。报告中没有出现“欺凌”的字眼，也没有人承认带了水桶、眼罩和球棒去现场。那么这些东西为什么出现在现场呢？乔治娅就奇怪了，难不成是从空气中变出来的？

乔治娅看完后，把这些资料堆放在地板上一堆整齐的材料里面。她知道粉扑橄榄球比赛，她也知道这些女孩们会自己改变游戏规则。但她想象不到有哪一条规则会让萨拉·朗愿意把水桶套在头上。更关键的是，没有一个警察愿意去问这些问题，或者即使他们问了，也没把答案写进报告里。

乔治娅走进厨房，盯着窗外。太阳已经下山好久了，外面一片漆黑，和她白色的窗帘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简单明了，同时又引人入胜。黑白从来都不会相互混淆，也不会任人摆布。她将额头贴在玻璃上，她想知道萨拉·朗的案子能否同样会水落石出。

1 蒂·柯丽克是美国CBS及ABC电台的著名女主播。

第八章

铃响了，下课了。劳伦开始着急起来——她还有威利·斯塔克和杰克·伯登 1 的人物分析作业没有做。她抱着书，将普拉达的包挂在肩上，走出教室。走廊上一群学生你推我搡，劳伦紧贴着储物柜，小心翼翼地往前走，生怕被撞倒。走到走廊的尽头时，她看到了克莱尔和希瑟，她俩正在那边等她。

“又怎么了？”劳伦看到她俩站在那儿，很生气，她还要做作业呢！但是她俩这段时间却没课——她们去年春天就和萨拉说好了，这学期就这么混过去。

“想出去转转吗？”希瑟·布莱克利问道。希瑟个头娇小，穿M号的衣服，对于这一点她十分自豪。劳伦觉得她像是得了厌食症——从来都不吃东西，至少在她们面前是这样的。今天她穿了一件淡绿色的短袖和西铁城 2 的牛仔百褶裙，短袖像是从EXPRESS 3 买的。这样的穿着十分之“希瑟风”——淑女、简练。

劳伦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说道：“好吧，但是我只有几分钟，之后我还有事，饿死了，我们去咖啡馆吧。”

克莱尔·特南鲍姆摇了摇头，她又高又瘦，比希瑟高出一个头。她褐色的长发中挑染着些缕金色，即使在学校的日光灯下也闪烁发亮。“我要和你俩说件事情。”克莱尔说道。

劳伦皱着眉头：“什么事情？”

克莱尔穿着低腰的Sevens 4 牛仔裤，牛仔外套紧紧地贴在身上，她环视四周，指了指那边的楼梯。

“为什么一定要上去说呢？”希瑟用质疑的语气说道。该死，这女人从来都不会说“好”。她总是迫不及待要马上知道所有事情，相比之下，萨拉还要委婉一些。克莱尔想道。

“跟我上楼就是了。”克莱尔经常都会用这样一种空洞无味的语气

说话，好像她大脑中控制语言的区域工作得太慢了。但是今天，她看上去很急切，甚至有点害怕。

劳伦向楼梯走去，她们准备去三楼一个清静的小角落。有时她们会在课间到这里来，这儿人很少，老师基本上不会来——但就是要爬太多的台阶了。

她们走向楼梯，一群学生涌过来。课间只有五分钟，老师还威胁说，要是学生上课迟到了，他们就要拖堂。来到三楼，她们推开两扇玻璃门。希瑟的鞋跟重重地敲在台阶上，劳伦注意到那是迈克高仕⁵的木屐凉鞋。

克莱尔靠着走廊尽头的门边坐了下来，希瑟小心地坐在一旁。

劳伦靠着墙站着，似乎准备随时打断克莱尔，她不耐烦地说道：“到底有什么事，克莱尔？”

克莱尔的下巴动个不停，她在嚼口香糖。她向前倾着身子：“今天早上我很早就到校了，因为我要见数学老师，他要交代一些考试的事情。然后呢，我在对街的车库里面停车——”

希瑟转了转眼睛，打断她道：“说重点，好吗？”

克莱尔瞪了希瑟一眼：“我是在说重点呀。”她转过身子对着劳伦，接着说，“然后呢，有个女人挡住了我的去路，她说她想找我谈谈萨拉的事情。”

劳伦直起身子来，一旁的希瑟也站直了，对克莱尔的话感兴趣起来。

“她是谁？”劳伦问道。

“乔治娅·戴维斯。”

劳伦皱着眉头：“她是警察吗？”

克莱尔把口香糖弄得啪啪响，回答道：“我觉得——应该是。”

“你没问？”

“她拿着一叠材料，还在不断翻看，所以我想——她可能是警

察。”

“她穿制服了吗？”希瑟问道。

克莱尔摇摇头。

希瑟瞥了劳伦一眼，说道：“不管是不是警察，只要我们的父母不在场，我们就不应该谈论这件事情。”

“我也是这么跟她说的。”克莱尔连连点头。

“然后她怎么说？”劳伦问。

“她说要是我们不放心的话，可以打电话叫父母来，或者她可以跟我们一起回家再说。”

希瑟看上去很生气，她看着劳伦，似乎要问：你到底想干嘛？

劳伦没理会希瑟的眼神，接着问：“然后呢？”

克莱尔慢慢盘起腿，吹着泡泡。只要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她就高兴了。劳伦想道。“然后呢，她先朝我的车里看了一眼。”

“为什么呀？”希瑟打断了她。

“我不知道。可能是她怀疑我藏毒？”

“你怎么会藏毒呢。”希瑟嘲弄道。

“当然不会……”

“克莱尔——”劳伦问，“她想知道什么？”

“好吧，她问了我粉扑橄榄球比赛的事情。”

“问了哪些问题？”

“她想知道现场去了多少女生、比分是多少，诸如此类的事情。”

“我就不懂了，”希瑟大声说道，“她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呀？警察们早就查清楚了，她没道理——”

“闭嘴，希瑟！”劳伦朝克莱尔挥了挥手，说，“你接着说。”

希瑟不吭声了，靠着墙默默站着。

“我问她我为什么要再说一次，”克莱尔说，“难道是在第一次录口供的时候说错了话？”

“还有呢？”

“她说他们要一遍遍地进行调查，有时候之前记不得的事情，再一次回顾的时候，可能会想起来，像是一些细节什么的。”

这时，两个男生从走廊另一头走了过来，大声地说着话。这两个人的穿着都很颓废，古惑仔似的：裤子松松地扎在腰下面，长T恤，棒球帽反戴着。他们朝着她们仨走过来，挥着手里的手机，攀比着手机里的软件和游戏。学校里面禁止使用手机，这是校规。但是在三楼这里，你可以放心炫耀，不用担心受罚。

克莱尔朝他们笑了笑。

劳伦严肃地瞟了克莱尔一眼，然后又瞪了那两个男生一眼，他们顿时就安静下来，急匆匆地跑开了，消失在门外。劳伦闻到一股浓浓的须后水味，其中一个男生恐怕倒了一整瓶在脸上。劳伦转过身，看着正在吹泡泡的克莱尔：“要我说多少遍，你才不会在这些男生身上浪费时间，克莱尔？他们——太幼稚了！”

克莱尔不嚼口香糖了，看上去像是被打了一巴掌。

“所以这个——叫戴维斯的女人还问了什么呢？”劳伦问道。

克莱尔用手抓弄着外套，好像要弄掉衣服上的线头。“她想知道谁把萨拉带走了。”

“你怎么跟她说的？”

“我实话实说了。”听她这么说，劳伦脸上抽搐了一下，克莱尔急忙补充道，“我必须要说实话，因为警察都知道了。”

“当然了。你做得对。那还说了什么呢？”

克莱尔耸耸肩。

希瑟对克莱尔做了个夸张的表情，说：“克莱尔，我觉得其实你可以说得再详细些，好好想一想吧。”

“然后……”克莱尔看看希瑟，又看看劳伦，拉长了语气，“我还说了萨拉喜欢多管闲事。”

希瑟的脸抽搐了一下。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档子事，像是萨拉必须要知道其他人都在做些什么。”

劳伦没有吭声。

“怎么了？”克莱尔理直气壮地问道，“这些警察也都知道。”

“你告诉她眼罩的事情了吗？”希瑟问。

克莱尔点点头，“对，还有水桶。我说了水桶很脏，还有异味。”

“还说了什么？”劳伦问。

“我说了学姐只是想给她个教训，大家都不想伤害她的。我还说一定是那个疯子干的，他才是凶手。”她看了看劳伦，似乎想得到她的认同。

“她有没有问学姐是谁？”劳伦问道。

克莱尔点点头。

“你说了哪些人？”

“我说了安妮·切尔诺，朱迪·伯拜利克，还有莫妮卡·拉姆齐……”克莱尔回忆道。

“你跟她说了莫妮卡·拉姆齐？”

克莱尔点点头。

“还有呢？”希瑟问。

“没有了，然后上课铃响了，我就走了。”

“真的没有了么？”

“真的没了。你干嘛要问这么多呢？”克莱尔生气地看了希瑟一眼：“你不准把这个播到新闻里去。”

劳伦忍住笑，没吭声。

“西班牙课上我和莫妮卡·拉姆齐坐在一起。”希瑟骄傲地说。这句话真是风马牛不相及，劳伦想。但是你又不能怪她们，她们都不讲逻辑。

“而且，我知道萨拉是我们的朋友，”希瑟接着说，“那些男生都想和她交往。但是她也不完美呀，我是说，看看她之前做的事情——你们知道我什么意思吧。”

“不，”劳伦皱着眉头，“我不知道，她做了什么事？”

“比方说，卡什的事。”

劳伦不屑地摆摆手：“早就过去了。”

“但是我还记得。”

“最好别把这件事告诉警察，也不要告诉侦探，”劳伦说，“不然他们会怀疑你跟这件谋杀案有关。”

“呃……”希瑟皱了皱眉，拉长了声音，“太恶心了。”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都是因为那个女人，我没能及时去见我的数学老师，”克莱尔又嚼起了口香糖，“所以这次的考试我铁定砸蛋。”

劳伦猛地指向希瑟，说：“她这么聪明，她会辅导你的，对吧，希瑟？”

希瑟嘟起了嘴巴。

1 利·斯塔克和杰克·伯登是小说《国王班底》里面的人物，该小说于1946年获得普利策奖。

2 铁城：著名的服装名牌。

3 XPRESS：美国著名服装品牌。

4 evens：美国著名的服装品牌。

5 克高仕：美国著名的奢侈品品牌。

第九章

如今这份工作已经成了例行公事。生活平淡无奇，事实上，他很好奇为什么他的老板还需要保护。可能老板就是那种认为自己能够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的人吧，觉得自己就是上帝的左右手，要是没有自己，任何事都做不成。

但是有件事情很清楚，他一边擦着老板的捷豹一边想着。他的老板事必躬亲。从他给自己下指令如何洗车就可以看出来——要用什么布来擦车，要用多少腊，要抛光多久。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感激老板给了他工作的机会。他已经失业一段时间了，自己的推荐信给他的简历添了不少彩。另外，他还受到了吹捧。这当然是好事。要是再不开工，他的技能就会衰退。虽然他平时也有练习，保证技术仍然上手。但只有去实践，才能真正知道自己的技术能有多娴熟。

但是目前他还只是在外围工作，是老板家的外人，连司机都不是。他要先赢得老板家的信任才可以得到进一步提升。他期待着进入核心团体，但要慢慢来，毕竟成为一个具有团队精神的合作伙伴是十分必要的。

他给汽车抛完光后，绕到了后面。房子的阳台前是一大片碧绿的游泳池，池边环绕竖立着一些大理石雕像。泳池前有一片宽阔、带斜坡的草坪，碧草芬芳。老板从泳池里走了出来，胸前的毛发上沾了些水珠，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的脖子上戴着一条银色的圣卷¹项链，在清晨的阳光下闪烁着光芒。老板披着浴巾，看着自己的豪宅，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突然间手机响了，老板抓起电话，吼了一句，然后把手机扔在桌子上。老板在小屋那边发现了他，浓密的眉毛扬了起来。

“这些该死的律师！”老板吼道，“他们不仅不按照你的要求做，而且还想把你往死里整！”他恶狠狠地骂着。

¹ 卷：即门柱圣卷，在每个正统犹太家里，会看到有个精美的小盒子斜挂在房子右边的门柱上，盒顶向屋内，盒底向屋外。这个就是门柱圣卷或称经文楣铭。

第十章

一股辛辣的披萨味从隔壁的公寓飘来，乔治娅这才意识到自己从早餐后就一直都没有吃东西。她写完笔记，走到厨房，打开冰箱，发现里面只有一瓶蛋黄酱，一些已经蔫了的生菜，几个鸡蛋和一大块门斯特干酪¹。她拿出卡特扣²刀，切下一片干酪，大口地吃起来。

今天是查案的第一天，但没有多少收获。她先给卡姆·乔丹的社工打电话。但这只是出于礼貌——她猜社工可能会跟露丝·乔丹提供一样的信息。但这通电话还是非打不可。保罗·凯利很可能在辩护时用到这些信息，尤其是卡姆从来都不会使用暴力这一点。但当乔治娅给社工打电话的时候，对方却不在，她要么是出去开会了，要么就是不在办公室。而当社工再打过来的时候，乔治娅又去健身了。最后，乔治娅通过语音留言给社工留下了自己的号码。

中朋友，克莱尔·特南鲍姆那里获得了一些信息。克莱尔提供的信息大部分都跟警方报告里的描述一致，但她注意到克莱尔也给出了一些警方报告里没有提到的信息——例如，萨拉在橄榄球比赛期间被人带走了，因为高年级的女生说要给她个“教训”。当被问到为什么要教训她时，克莱尔说，因为萨拉太多管闲事了，“她总是想知道大家都在干嘛，她还偷看别人的笔记，甚至还有日记。”

“为什么？”

“我不知道，她也不总是那样。”

“所以说——这种行为最近才开始的吗？”

克莱尔有点不大自然，好像察觉到自己说得太多了。她应付道：“可能吧。”

乔治娅得到的最有价值的信息就是当时在保护林里那些高年级女生的名字，其中一个就是莫妮卡·拉姆齐。

这时，乔治娅走进客厅，打开电视新闻。她吃惊地发现女主播的背后出现了萨拉·郎的照片。她立刻调大了音量。

“.....上个月，一所高中举办的橄榄球比赛中发生了一起欺凌事件，女学生萨拉·郎遇害，”女主播报道着，“据知情人士透露，受害者当时要被带到保护林的另外一个地方，接受同学们的惩罚。正如大家所知，欺凌同学在北岸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了.....”

这时两年前的音像资料再一次在屏幕上闪现，包括女生们被泼粪便、尿液、油漆、猪肠和鱼胆的场面。还有一些视频中，女学生们被掐、被踢、被桶套住头击打。

镜头切换到了艾瑞克·奥尔逊那里，他是乔治娅的前老板，也是警察局局长。他说，虽然极其不幸地发生了欺凌学生的事件，但这并不会改变司法公正的结果。他在声明中坚持表示凶手已被逮捕，并且他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但是他们会继续对每个方面都展开调查。这些话听上去像是照着稿子念的。罗比·帕克，这个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的男人站在奥尔逊的旁边，双手背在身后，一脸得意的样子。

欺凌事件已经不再是秘密了。但既然目前事情已经公之于众，那么在最开始为什么对此事一声不吭也会遭到质疑。责任该由谁来承担？乔治娅想知道答案。学校领导是否会声称展开内部调查，然后在确定之后再对外公布消息？而父母是不是也会承认他们一直在给当局施加压力，让他们保持沉默？或者警察及州检察官方面，是否还会提供一些不周的解释呢？

乔治娅关掉电视。目前的好消息是，官方短期地掩盖欺凌学生这一事实，即使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对于卡姆·乔丹来说也是好事，因为这有助于提出合理的疑点，来证明他有可能不是凶手。她可以和凯利想出一些方法来。可能和某位友善的记者交谈一下会有帮助。乔治娅准备明天给凯利打电话。

这时，乔治娅环视公寓，意识到自己已经在家独自待了一天。长时间独处可不好，她拿起外套，锁了门，走出公寓。

夜晚的空气略微浑浊，一阵风吹来，带着浓浓的焚烧树叶的味道。她拉上外套拉链。再过一个月就要穿上羽绒服了。乔治娅慢跑着穿过六个街区，来到了里奇路东边的米奇餐厅。她推开了门。

“嗨，戴维斯。”米奇餐厅的老板欧文·多尔蒂咧开嘴笑了。他是一个高大的男人，穿着宽松的白衬衫，腰间系着酒保的围裙。他看上去像是复映电影《蜜月期》中的杰克·格里森³，甚至连胡子都是一模一样的。

“最近好吗，欧文？”乔治娅问候道，欧文这名字说起来朗朗上口，挺好玩的。

“还行吧。”近几年来，埃文斯顿开始变得时尚起来，崭新的公寓，高档的餐厅拔地而起，还有被空巢老人和单身汉们视为购物天堂的商店也四处可见。而这里灯光昏暗，陈旧的家具和廉价美味的汉堡，使得米奇餐厅成为附近最落后的地方之一。“你呢，戴维斯？”欧文用潮湿的抹布清理着吧台。

在米奇餐厅这里，除了欧文和前任老板米奇之外，其他的人都用姓氏来称呼彼此。乔治娅不介意，这反而让她有归属感。

“我吗？混日子吧。”

多尔蒂在八年前买下了这里。“这里不需要做出任何改变，”他得意地说道。但是看到门外陈旧的霓虹招牌，屋里破旧的餐桌以及磨损的门，乔治娅不大同意他的说法。但是这儿的简陋反而让她觉得舒服，而且很亲近，米奇餐厅正在演变成一个文物，可以随时出售。当然，这可能也是多尔蒂的计划，这让他乔治娅的眼中显得更加精明。乔治娅溜到了吧台一端的凳子上坐了下来。

“那么，今晚要吃什么呢？和往常一样吗？”

她点了点头。于是多尔蒂在高脚杯里放了几块冰块，从吧台下面拿出饮料喷嘴，往杯子里面倒了些可乐。他又从吧台下面取出一片柠檬，固定在杯子的边缘。“一杯可乐，多冰加柠檬。”

“谢谢。”她喝了一口，奇怪为什么这里的可乐总要比家里的好喝。她环顾四周，检视着周围的人群。酒吧坐了一半的客人；大多数面孔还是很熟悉的。五个展台有三个都被占了，其中两个展台上坐着两对情侣，另一个是带着两个孩子的一家人。角落里放着唱片机，但是没在放音乐。吧台上的电视调到娱乐体育台，正在播放球赛片段。

还好不是在放新闻。乔治娅端着可乐走到了一个空展台边，问道：“我可以坐这儿吗？”

欧文点了点头，说：“行。杰玛今晚不在，要想吃东西就找我。”

“给我来个汉堡加份薯条吧，这次肉要半熟的。”

欧文打量着她：“半熟的肉？没事吧你？”

“没事。想帮你省事儿呢。”

欧文钻进厨房。乔治娅在展台里坐下，还在想着案件的审判。和奥马利见面两天后，欺凌事件便浮出水面。是他向媒体透露的吗？可能吧，显然他不喜欢案件进展的方式。但是无论有多不满意，他还是一个听话的警察，因为他不想冒险招惹麻烦。而泄露欺凌事件需要胆量。

乔治娅盯着电视，一个发型炫酷的帅小伙子气喘吁吁地说，上周49号球员进攻得很漂亮，是一大杰作。但是她听不进去，完全沉浸在另一件事中——她之前做的一件事。那天早上问克莱尔·特南鲍姆的时候，她手里拿着一叠文件，在谈话关键的地方还研读了一下资料。这让那个小姑娘相信自己是个警察——至少，她的做法与警察是一致的。

但是问题就是她已经不是警察了。而且假扮警察是犯法的。讽刺的是，当她还是个警察的时候，她知道在某些情境下，撒谎是合法的。她曾经看过奥马利在审讯嫌疑犯的时候，经常用一些相悖的观点来套取信息。而这一招通常都管用。但是克莱尔·特南鲍姆还只是个孩子。对一个孩子撒谎——或者误导她——都是不对的。

还有一个问题。乔治娅已经不是警察了，所以她也失去了警察能够得到的保护。要是克莱尔告诉父母自己被一个警察审问，然后她的父母又去打电话确认怎么办？要是被发现，麻烦就大了。她盯着电视，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

大概过了十分钟，欧文端出了晚餐：“汉堡加薯条，肉半熟。”他放下托盘，说道：“肉绝对新鲜。”

乔治娅咬了一口：“太棒了。”

欧文走到吧台后面，乔治娅知道他很开心。她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来米奇餐厅的时候，那是三年前春天的一个雨夜，马特带她来的。他说这里是个很舒服的地方，人们不会彼此隐藏，也不用费心思去挖掘别人的意图。马特说得对。直到现在，欧文可能都不知道她——或者是马特——曾经都当过警察。

她看到欧文将白色的毛巾搭在肩上。他们之前经常来这儿，所以她对这里的“节奏”很熟悉。一小时内欧文要擦多少遍吧台——大概12次。欧文会给客人看多少个电视频道——只有2个。他会提供多少种牌子的波本威士忌⁴——7种。她还记得有一个晚上，可能是喝了几杯啤酒后太高兴了，她突发奇想想偷走欧文的毛巾，然后看看他会有什么反应。估计他会大吃一惊，然后逐个搜身，直到找到毛巾为止。于是她溜到欧文身后，准备当他转过身的时候抢走他肩上的毛巾，但是后来一直都没找到机会。马特当时笑得太厉害了，把啤酒都打翻了。然后他们就用欧文的桌布把桌子擦干净了。

乔治娅蘸了蘸番茄酱，把薯条塞进嘴里。她什么时候才能不再想马特呢？他们已经分手两年了，但是他还是会经常出现在她的梦里，甚至当她捉坏人、写罚单、洗衣服的时候，马特的脸都会浮现在她的脑海中。她会看见他从脸颊边拨开头发，弯起嘴角笑。有一次马特的头发留得太长了，奥尔逊威胁他，要是再不把头发剪短，就送他回大街上巡逻。那天下午，马特吃完午饭后就把头发剪了。她还记得那天下午，马特徘徊在奥尔逊的办公室门口，来来回回起码有20次——直到局长注意到他剪了头发为止。但是局长当时啥也没说。

她用纸巾擦了擦嘴巴。那些日子很美好。他的抚摸让她脊骨震颤，而独处时，他们则会扯掉衣服，沉浸在彼此的气息和爱抚之中。她原以为这种感觉永远都不会消失。她这样想着，又咬了一口汉堡，却觉得索然无味。

¹ 斯特干酪：产于法国东北部的一种半软、淡黄、味淡的干酪。

² 特扣：一种刀具的名牌。

³ 克·格里森：（1916.2.26–1987.6.24）美国著名的喜剧演员。

第十一章

社工卡罗尔·穆尔在一叠橄榄绿的文件夹中翻了一会儿，然后取出一份，很快地浏览了第一页，说：“找到了，我们开始吧。”

乔治娅坐在卡罗尔·穆尔的对面，这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头发浅金色，戴着一副大大的眼镜。她穿着牛仔裤和棱纹毛衣，看上去像刚刚高中毕业的学生。她们现在坐在“北岸精神健康诊所”里的一张桌子边。诊所坐落在邻近奥克顿和里奇路的一座埃文斯顿建筑内，这儿曾经是一个教区学校。若你扫一眼周围，就会发现这儿跟圣迈克尔教区学校一样，油漆已经剥落了，墙壁是绿色的，瓷砖上也出现了裂纹。墙上传来一股恶臭味，这味道乔治娅也很熟悉。

“卡姆·乔丹是我的当事人，我接手他已经一年多了。”穆尔说道。

“时间不长啊。”乔治娅一边说一边用嘴巴呼吸着。

“我想想，我是从……”穆尔翻着文件，“……玛吉·汉森手上接过卡姆的案子的。后来她结婚生孩子去了。在她之前是肖娜·亚历山大，她也接过卡姆的案子。”

乔治娅有点不大耐烦——对这些社工来说，卡姆只不过是一个病人而已，接来转去，他们要通过累计案件的数目来证明工作上的预算都是合理的。

“你见过卡姆吗？”乔治娅问道。

“当然见过。”这个问题似乎让穆尔不大高兴，“现在他上了电视新闻，我们就接到更多的电话了。但是我们只能给出客观的事实，不能发表个人意见。”

“正如我所说的，我是调查卡姆案子的私家侦探。所以任何关于卡姆精神状态的信息都会有帮助。”

穆尔点点头：“你来之之前，我就和局长谈过了。对了——”她抬起头来看着乔治娅，“开庭时我会被叫去作证吗？”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安排审判。”

“但是有可能对吧。”

“对。”

“我问问而已。”穆尔用手拨了下头发，然后又低下头看文件了，“他最后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大概是5个月前，也就是在六月份。”

“你多久见他一次？”

“要是没有紧急情况的话，六个月见一次。”

“所以一年才见两次？”

“戴维斯小姐，你知不知道我一年要见多少当事人？有一些是遭受虐待的受害者，诸如虐待儿童、性侵之类的案件。之前一位当事人被她爸爸关在笼子里两年。还有一个曾经在30个寄宿家庭里面辗转。我总是在家访、进行临床调查、写报告，所以我一年见他两次已经算是奇迹了。”

她说的这些都不是法庭审判时需要的东西，乔治娅暗自想着，想起了拉姆齐。她问道：“你总共有42位当事人需要帮助，所以一年只见卡姆两次，所以实际上，你根本不知道他有没有暴力倾向对不对？”

乔治娅又提高了音量，“那您能不能说说和卡姆会面时的情况呢？”

“每次都是他姐姐带他来的。我基本上都是和他姐姐讲话。她似乎把弟弟照顾得很好。至少每一次我看见他的时候，他都比较平静，不会太激动。”

“他会使用一些药物进行治疗吗？”

穆尔皱了皱眉头，扶了下眼镜，然后开始找对应文件：“根据玛吉的笔记来看，卡姆有服用思瑞康¹，坚持了一年。还有瑞美隆²。但是没有记载这些药物是否对他有用。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坚持药物治疗。”

“这些药都是用来干嘛的呢？”

“一种是抗抑郁的，还有一种是专门针对躁郁症还有精神分裂症的。”她看着乔治娅说，“精神病药物学代理商可以帮助精神病患者改善生活，但是促进治疗最好的方式就是与治疗师保持积极、相互信赖的关系。”

“但是你不是卡姆的治疗师对吧？”

“我告诉过你，我们只会在病人遇到身心健康危机时才去看他们。而且只是检查而已，这里没有其他的治疗师了。”穆尔合上文件，说道，“我觉得可能是没有足够的钱来帮病人治疗吧。”

乔治娅指了指文件，问道：“这些材料可以给我看一下吗？或许能复印一下吗？”

“局长说，要借阅材料的话，你需要出示一份书面申请。然后拿到我们的内部委员会请求批准，再经过州委员会批准才可以。”

“好吧，那我能不能浏览一下，看看要申请借阅哪些报告呢？”

“抱歉。”穆尔靠在椅子上，脸上却是一副“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的表情。“但是我可以跟你说说报告上的内容。”

乔治娅忍住没爆粗口，有些人总会一次倒一点点信息给你。这种人好像有虐待倾向，喜欢别人求他们。如果需要这些记录的话，他们必须传讯文件。“请吧！”乔治娅干脆地说道。

穆尔重新打开文件夹，开始浏览：“其实和卡姆说话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交流——至少他在这里的时候是这样。他讲话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重复个别词语，或者是儿歌里面的短语。”

“有没有记录说明他是性侵罪犯？”

“我看看……”她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每位社工都知道他会在公共场合打手枪。但是显然，他是否会和异性进行身体接触还存在疑问。他姐姐保证他一定没有和保护林里碰那个女人。但是，那对夫妇提供了相反的证词。”她接着读到，“显而易见，他曾经遭受过虐待。他的爸爸打过他。”

“嗯，我知道。”

穆尔偏着脑袋：“这可能会导致他有暴力倾向。”

“什么意思？”

穆尔抬起头：“你也知道，要是某个人曾经受过虐待，那么他们更加有可能——咦？”她突然间停住了，皱起眉头来。

“怎么了？”乔治娅问道。

“报告上说，这对夫妇在几个月后销案了。”

“销案了？为什么？”

“他们应该是分居了，还离了婚。”她不屑地说道，“可能是请到了其他律师处理离婚纷争吧，所以在我们这里销案了。”

既然这对夫妇销案了，而且案子也没有定罪，卡姆怎么就被定义成“性侵罪犯”了呢？乔治娅边做笔记边追问：“在这些文件中，有没有关于他出现暴力行为、威胁恐吓或者伤害他人的记录呢？”

穆尔又一次翻阅着文件，摇了摇头。

“那么你认为，鉴于一切有关卡姆的记录，像他这种人，有没有可能突然间去杀害一个陌生人呢？”

穆尔看着她，说：“对于精神受到损害的人来说，一切皆有可能的。但是，根据他的文件信息和同他共处的个人经验来看，我认为可能性很小。”

乔治娅突然间释然了，她说：“我们可能要传讯整份文件。”

穆尔挥了挥手，无所谓地说：“随便你们。”

回家之前，乔治娅在街边买了几份报纸。关于欺凌事件的报道登在《芝加哥论坛报》³和《芝加哥太阳报》⁴的头版上。尽管专家们都在感叹青少年暴力事件在不断增加，警察局局长艾瑞克·奥尔逊却否认暴力事件的发生会影响案件的最终审判。而州检察官那里，目前也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
- 1 瑞康(富马酸喹硫平片)，本品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和治疗双相情感障碍的躁狂发作。
 - 2 美隆：通用名称：米氮平片/米氮平口腔崩解片，处方药，适用于抑郁症治疗。
 - 3 《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Tribune)是美国重要报纸之一，在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出版，创办于1847年，一直是论坛报公司的旗报。
 - 4 《芝加哥太阳报》：(ChicagoSun-Times)是在美国芝加哥地区出版的日报。

第十二章

“萨拉最讨厌早起了，”梅琳达·朗苦笑着，“现在每天早上醒来，我还会想着要叫女儿起床。”

“我很遗憾，”乔治娅说，但她知道这几个字是多么的无力。

萨拉·朗的妈妈是个身材高挑、金发及肩的女人，她把试衣间里的衣架和衣服都取了出来。这是她工作的地方——北区一家高档的女士便装店——NewIdeas 1。当时在翻阅警察报告时，乔治娅发现了萨拉的妈妈在这儿上班，于是决定来碰碰运气。她不确定梅琳达会不会回来工作，但是她觉得在家之外的地方找她谈话可能不会那么痛苦。但前提是她愿意开口。

乔治娅走进店里，这里温暖舒适，让她十分惊喜。店内的上衣、裤子图案明朗，款式多样，连珠宝也是。在NewIdeas，既能找到适合主妇的简单大方的时装，也有为年轻女性所偏爱的时髦运动时装。乔治娅看上了一套运动卫衣，她用手感受了下质地，又软又棉。她开始想象衣服的上身效果——那套蓝色的穿上一定很好看——但是当她看到了衣服的价格——240美元，她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们看到我回来上班都很吃惊。”梅琳达说道，朝一位正在和顾客交谈的收银员点了点头，“贾内尔就是这样。但是我又能怎么办呢？我休了一周的假，但是一回家就只能对着空荡的墙壁发呆。”她身子微颤。“萨拉的弟弟杰米回学校去了，她的爸爸杰瑞也在工作。”梅琳达眉头紧皱，“抱歉，您刚刚说您是——？”

“乔治娅·戴维斯。”和萨拉的妈妈聊天并不困难。乔治娅一眼就认出了她——和她的女儿一样，头发金黄，身材苗条。梅琳达问乔治娅是否需要帮助，她点了点头。于是话题立即转移到了萨拉身上。但是，梅琳达如此渴望倾诉的心情——尤其是对一个陌生人倾诉——让乔治娅有点儿迷惑。但是后来她意识到：每个人解决悲痛的方式可能都不一样。

“您是侦探吗？”

“是的。”

梅琳达脸上显露出惊讶的表情。“不好意思，可您刚刚说您是警察啊？”

乔治娅紧张起来，她不想误导这个女人，但是一旦告诉她真相，她们之间的谈话可能也就结束了。尽管如此，乔治娅还是如实回答：“实际上，我来此找您谈话的目的是要确保谋害您女儿的真凶落网。”

梅琳达将衣架和衣服紧紧攥在胸前，问：“你为那个——那个禽兽办事，对吧？”

“是的，”她轻声回答道，“但我只是希望能够查出真相，我不会有任何的偏见。”

乔治娅预计自己五秒钟后就会被踢出门外。但是梅琳达的表情十分复杂，过了一会儿，她走到附近的衣架前，把衣服挂了上去，她说：“要是一周前你来找我，我一定会把你赶出去。”

乔治娅点了点头。这个女人能够读懂她的心思。

“我希望警察能把卡姆·乔丹抓住，我要把他碎尸万段！让那个混蛋永不见天日！哎，但是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梅琳达叹着气，“事情发展得太快了，快到我头晕。所有的事情都在三四天之内结束，一眨眼间，他们就说可以结案了。”

“您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我在家里的時候，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但是现在——一切都不重要了。”

“不，这很重要。”乔治娅脱口而出，“如果您有任何理由觉得卡姆·乔丹不是真正的凶手，您应该说出来！”

“我没必要那样做。”梅琳达转过身去，眼神闪烁着。

乔治娅心里一阵发慌，“瞧瞧你干的好事！”乔治娅在心里责备自己，她本想帮助这位极度悲痛的母亲，但感觉自己要把案子搞砸了。她正准备向梅琳达道歉，但被一个穿金戴银的女人打断了。她手里拿

着一件黑白相间的斑马服，高声问道：“这件有6号的吗？”

梅琳达愣了一会儿，“我来看看。”她的声音很紧张。

“抱歉，”乔治娅说，“刚刚我有点冒昧，对不起。”

梅琳达微微点了点头。

“我去给您买杯咖啡吧。”

梅琳达看了看手表，说道：“我20分钟后就要下班了，要回家做晚饭。”

“我可以去您家里。”

“这——我不知道这合不合适——”

“只耽误您15分钟的时间，时间一到我就走。”

梅琳达转过身来招呼那个买斑马服的女人，接着对乔治娅说：“只有15分钟。”

乔治娅把车停在西威尔梅特的一栋小房子面前，这里在北岸是十分受青睐的住宅区。这儿被划分到纽菲尔德高中的范围之内，令人费解的是，房地产经纪人称这里是殖民地，但是周边都是错层式的房屋，占地面积也不大。

房子的板砖需要嵌缝，白色的百叶窗也可以再刷一层油漆了。车道上停着一辆老式的卡马洛²。尽管如此，这正是乔治娅的父母一度十分向往的房子。乔治娅还记得妈妈对她说他们一家人怎么搬到了郊区，住在一座带车库的房子里。乔治娅每天早上坐公交去上学，而下午，妈妈都会在家等她放学回家。他们会在冬天一起做饼干，夏天在后院里玩耍。她那时还小，只有五六岁。那时候的生活无忧无虑，她怎么会想到之后的生活会怎样？

梅琳达把她领到客厅里，乔治娅闻到家具味有点重，于是拉了拉毛衣领子。

“我去煮点咖啡，”梅琳达说，“你随意，不要拘束。”

客厅里放着一套尺寸特大、红蓝图案的沙发。乔治娅穿过沙发，小心翼翼地坐在一张红色织锦的椅子上，扶手上的织锦已磨损了。桌子一端放着两张装裱精致的照片——一张四口之家的全家福，还有一张姐弟照。相片里的萨拉看上去像是最近拍的。

“谢谢您让我进来。”乔治娅对梅琳达说。

“实际上，我很想知道那些人花多少时间才能查清真相。”梅琳达的声音从厨房传出来，“反正现在欺凌学生的丑闻终于曝光了。”

“您是什么意思？”乔治娅注意到白地毯上有一些褐色的斑渍，但她没看见家里有狗。

“住在这样的地方，你得学会迅速判断形势。”梅琳达走到客厅里来，手里只拿着一个咖啡杯。她坐到沙发上，喝了口咖啡，“我们知道搬到这里来有点冒险。”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孩子在这里会接触到各种不同的价值观。他们周围的人都十分有钱。但是纽菲尔德是一所好学校，我们希望能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机会。”

“你们之前住哪儿？”

“在奥斯丁一带。杰瑞和我是在那儿长大的。哦，不对，我在卡尔帕克东部一带长大，结婚后我们就一起搬到了奥斯丁。那儿的学校……唉，我觉得孩子们可以上更好的学校。所以我们就东拼西凑地搬到了这里……”她环视着周围，像是第一次看这个家一样，“但有时候也感觉自己快撑不下去了。”

乔治娅点了点头，不确定梅琳达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刚刚说你知道他们会用多久来干嘛……”

梅琳达又喝了一口咖啡，说道：“我在NewIdeas上班，每天都有一个女人过来，花上千美元买衣服，付钱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就跟我们花几块钱买杯咖啡一样。一个礼拜之后，她们又会再来买衣服。”梅琳达有点迟疑地说道：“她们挥霍金钱如流水，我在想她们还

有什么不能挥霍的。”

“什么意思？”

梅琳达看着她，说：“我的意思是这儿有些人有钱有势，除了个别事情外，其它的事都能找人搞定，而且很快就能搞定。”

“您是说他们隐瞒欺凌事件，还是指找出凶手这件事？”

“这两者有区别吗？”梅琳达“砰”地把咖啡杯放在深色的茶几上。咖啡从杯沿溅了出来，乔治娅终于意识到地毯上的斑渍是怎么来的了，“我们搬到这里的时候，萨拉还小，她弟弟更小。他们俩不明白为什么有一些小孩从来都不会邀请自己去参加他们的生日派对，也不邀请自己去他们家里过夜。杰米从来都不在乎这些事情，但是萨拉不一样。我记得有一次，当她发现同学没有邀请自己参加派对时，还哭了。但是长大后，她就没有那么爱哭鼻子了。但是总有一些女生想要排挤她。而且，萨拉长大后变得很漂亮，那些女生就很讨厌她，因为她们嫉妒。”

乔治娅看了一眼桌上的全家福，相片里的萨拉金发碧眼、肤色红润，确实十分美丽。她问：“哪些女生？”

梅琳达摇摇头。

“朗女士，您要给我更具体的信息，否则我没法查案。”但是梅琳达始终没回答，乔治娅向前倾着身子，问道，“您有没有理由相信卡姆·乔丹没有杀害你的女儿？”

梅琳达严肃地盯着乔治娅，说：“其实我知道他们计划在保护林里面做的事情，而且不光我一个人知道。”

乔治娅十分吃惊，扬起了眉毛。

“谣言都已经传了好几周了。自学校开学的时候就已经传开了。”

“那么是萨拉告诉您的吗？”

“不是，其实我是在店里面听说的。有一些顾客在说那件事情——她们的女儿跟萨拉在一个学校。上一次欺凌事件发生在两年前，当时有些女生被教训了一顿，而现在那帮女孩儿又要开始这场游戏，说是

要延续学校传统。但是据说这一次不会伤害任何人，只会搞出一些嘲弄人的把戏，不会发生暴力事件。”

“那么您知道萨拉可能会成为她们的目标吗？”

“当然不知道。”梅琳达一脸怒气，“萨拉虽然不跟那些时髦的女生混在一起，但她也有自己的朋友。所以我觉得她可能不会成为大家针对的对象。”梅琳达继续说道：“她跟那些女生不一样，她有份兼职，放学后和周末都会去工作。”

“在哪儿工作？”

梅琳达端起杯子：“在老乌节路的一家咖啡馆。那个咖啡馆在一家书店里面。她用自己挣来的钱买衣服，买手机，还能买到打折的书。她知道挣钱不容易。”

“所以您没意识到会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

“萨拉的一个朋友说她喜欢插手别人的事情，偷看别人的笔记和日记。所以那些女生说要教训教训她。”

“萨拉会做那样的事情？怎么可能？简直是胡说！她除了工作之外，在学校里面尽量表现得很合群——这一定是谣言。高中女生有时候真的很讨厌。”乔治娅从她的眼神里读出了痛苦。

“她的朋友都有谁？”乔治娅轻声问道。

梅琳达努力地让自己恢复平静：“希瑟，克莱尔，她们小学就认识了。还有劳伦·瓦歇尔。”

“您喜欢这些孩子吗？”

梅琳达耸耸肩：“我——接受这些孩子，可能这也不应该吧。”她看着远方，眼神有点飘忽，“现在回想起来，可能这就是她要去那儿的原因吧。”

“去哪儿？”

“保护林。她说她想去那儿和劳伦聊聊天。”

“她这样说的？”

梅琳达点点头，“我当时很惊讶。因为她事发的头天晚上她说不准备去的。”

“她有没有说她为什么想跟劳伦聊天？”

“没说。”

“您没问吗？”

“我不想打听。”

“您认识瓦歇尔一家人吗？”

“劳伦的妈妈安德莉亚有时候会到店里来。”梅琳达低下头，“但她会假装不认识我。”

“所以萨拉出事后，你一直都没和萨拉的朋友们说过话……”

“即使我想也没机会，她们的父母把她们紧紧地锁在家里。这是重点。”

乔治娅抬起头。

“欺凌事件太残忍太野蛮了。把装了鱼胆的桶扣在萨拉头上？然后用棒球棍来威胁她？这些人到底有多恨我女儿？两年前的几个女生还被送到急诊室去了，我，我只是搞不懂，为什么当时没人预测到灾难会重演呢？学校为什么没有制止呢？”

“学校确实制止过。”

梅琳达用力地摇摇头：“不，他们只是颁布了公告。然后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他们得有多蠢？辅导员都干嘛去了？社工呢？没有一个人，不管是学校还是家长，尝试过揭露这件事。没有人承担责任来保证孩子们不会再受到伤害——这……”她的声音沙哑起来，“我女儿就因为他们的无能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您是说您认为那些女孩中的某一个杀了萨拉？”

“我不知道谁杀了萨拉，可能就是他们在树林里面找到的那个男

人，也有可能不是。问题在于，我觉得我们查不出真相。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解决’了，搞定了。我快要疯了——我要知道事实真相！但我知道完全没希望。”眼泪在她的眼睛里打转。

等梅琳达冷静下来后，乔治娅问道：“朗太太，您介不介意我去萨拉的卧室看一下？”

梅琳达看了下手表说：“现在差不多五点钟了——”

“我很快。一下下就好。”

“警察也去过，他们把她的手提电脑和手机都拿走了，是那种能照相的手机，她才买的。”尽管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但说到女儿时，梅琳达的语气中还是透露着一点点骄傲，“你不能拿走任何东西。”

“当然不会。”

梅琳达迟疑了一下，然后站起身来，领着乔治娅穿过大厅。萨拉的房间在右手边的第二间。房间的气氛和屋里的其它地方一样压抑。墙纸上都是小花图案。房间里有一张双人床、一张书桌，有几个抽屉打开着，还有一个双门衣柜。

“她从来都不让我翻她的东西。”梅琳达说道，声音沙哑。

乔治娅打开柜子门，衣服洒了一地。她翻找着，有短裤、吊带衫、露背式胸衣，还有高跟凉鞋。她看了看鞋子——马诺洛³。然后她走到书桌那里，发现了两条盖尔斯⁴牛仔裤，还有很多亮闪闪但比较透的上衣，有一件的价牌还挂在上面：\$5995。乔治娅打开底层抽屉，看到了一个薄荷绿的钱包，标牌上写着：马克·雅可布⁵。包旁边放着一台数码相机和一个iPod。她关上抽屉，心想萨拉一定卖了很多杯拿铁。

“您还记不记得萨拉有没有带手机去保护林？”

“没带，警察来的时候，手机还在她桌上。”

乔治娅想知道警察有没有查过她的通话记录。要是查了的话，肯定已经被写到证物记录里了，但是她啥都没看见。所以，要么警察还

没有查，要么是他们还没拿到通话记录。乔治娅十分了解罗比·帕克，所以她断定是第一种情况——他们还没查。

乔治娅转过身，“好的，朗太太，今天差不多就这样了。谢谢，我知道这很困难，但希望您一切顺利。”

梅琳达脚步沉重地走出大厅，乔治娅跟着她回到客厅。

“对了，萨拉在学校里的表现怎么样？”乔治娅问道。

“她大概处在良好的等级吧，平均水平。但是考虑到她还要工作，这样的成绩也算是满意了。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工作都比较忙，所以也没有很了解她的学习情况。”

“她会经常做作业吗？”

“她在学校里比较有空，会在那里写作业。”

“她的导师是哪一位？”乔治娅回想起在纽菲尔德，女学生们四年的高中生涯中都会有一个导师。每天早上，她们的导师都会在课前跟她们见面，谈一谈学习情况。纽菲尔德有三千多名学生，日常的咨询安排在指导教室里面，那儿能给学生一种“归属感”。

“她的导师是博蒙特小姐——吉尔·博蒙特，教社会学的，人很好。她给我打过几次电话。”梅琳达看着乔治娅，“你到底想知道什么？你认为他们抓住的那个男人不是杀人凶手？”

乔治娅权衡着要怎么回答：“我确定卡姆·乔丹不会使用暴力。尽管他被警方指控为在案的性侵罪犯，但他从来不会与人发生直接的身体接触。我也知道他的姐姐也确定他不会杀人。但是杰夫·拉姆齐似乎想把这个案子迅速地呈上法庭。”

“拉姆齐，”梅琳达问，“他是检察官，对吗？”

乔治娅点点头。

梅琳达理了理头发“如果最后查出来那个男的不是凶手，而是那该死的欺凌事件导致了我女儿的死——我不会善罢甘休的。两年前第一次出事的时候，一些家长也把学校告上了法庭。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为我女儿伸冤。这种事情一定不能再发生了，要让它永远消失。没有人

应该像我们这样，承受这样的痛苦。太——”

这时门外传来钥匙开门的声音，紧接着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小梅，车道上停着谁的车？”

梅琳达出去迎接丈夫，他是个健壮结实的男人，一副倦容，看上去大概四十多岁。听完梅琳达解释完乔治娅的来意，他前额上的皱纹加深了。他绕过妻子，来到乔治娅面前，说道：“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但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跟你谈论萨拉的事情。”

“杰瑞，”梅琳达恳求道，“我们在讨论另外一种可能性，也不是很牵强，你先听我们说说看。”

杰瑞摇摇头：“如果你是为卡姆·乔丹工作的话，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我们的女儿已经死了，总得有个人来偿命。”

“但是如果他们抓错了人呢？”乔治娅问道。

“我们不会考虑这种可能性。”他抓住乔治娅的手臂，把她拖到门口，说，“你该走了。”

1 ewIdeas:美国著名的设计服装品牌。

2 国卡玛洛CAMARO，是雪佛兰公司的一个分部的品牌。

3 诺洛鞋是高跟鞋中的“贵族”。据说有很多大牌女星们也是它的狂热追求者。

4 尔斯：美国著名的服装品牌。

5 克·雅可布：是美国知名服装设计师MarcJacobs设计的品牌。他的个人品牌MarcJacobs和MarcbyMarcJacobs以及设计作品在时装界享有美誉。也因此，他受到LV、Chanel等众多品牌的邀请出任设计总监。

第十三章

爸爸妈妈要是吵架了，劳伦总是会知道。不会有大吼大叫——她的爸爸妈妈不会互相吼叫——但是空气中会蔓延着一种敌意，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让人浑身不舒服。劳伦的妈妈是个“冰雪皇后”，特别擅长冷战。她只要说几句挖苦讽刺的话，就能让你气到吐血，然后又转过身去，用一种温暖甜美的声音跟陌生人打电话。

爸爸却很少发脾气——要是没胆，要么是太懒。十六年来，爸爸只对自己吼过一次。那是因为她骑自行车时没注意，把爸爸新买的保时捷上的油漆刮花了一块。尽管他朝自己吼了一句，劳伦却怀疑他发脾气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妈妈也很生气。

劳伦走出房间，惊讶地发现爸爸妈妈竟然都在家里。这可不常见。她拿出iPod准备听歌。莎拉·克劳克兰¹深情的声音从耳机中传来。爸爸说，这个歌手让他想到了琳达·郎丝黛²和邦尼·瑞特³。但是由于她的名字和萨拉有点像，劳伦尽量不去想她的名字。

二月份一个周日的傍晚，劳伦十二岁，爸爸妈妈去了阿卡普尔科⁴——他们每个冬天都要去墨西哥待十天。他们不在家时，瓦歇尔家的管家来照顾劳伦：给她做饭、打扫卫生、接送上下学。那是很平静的一周，要不是有佛瑞德舅舅来带自己去吃晚饭，生活甚至会有些枯燥。

那个晚上，大概到了六点钟，门铃响了，劳伦兴冲冲地下楼开门。一个身体健硕、两鬓花白的男人站在门外——是佛瑞德舅舅，舅舅高兴地拥抱了劳伦。他们今晚要去威尔梅特的一家中国餐厅吃饭，萨拉也会一起去。劳伦把舅舅带到萨拉的家里，舅舅夸她会认路，劳伦十分开心，觉得自己长大了。

萨拉在家门口等着他们。她钻到旁蒂克⁵的后排，手撑着前排的座位。他们谈论着上周“老友记”的剧情、布拉德·皮特的新电影、还有

她们的校篮球队打败了他们的死敌。然后萨拉递给劳伦一件毛衣，这是她之前问劳伦借的。

“哦，你留着吧。”劳伦说道，“我还有好多呢。”

萨拉摇摇头：“我妈妈让我一定要还给你。”

劳伦耸了耸肩，接过毛衣。

到了餐馆，他们坐在一张铺着白色桌布的桌边。佛瑞德舅舅让她俩尽情点自己爱吃的菜，她们一口气点了好多——蛋卷、糖醋猪肉、鸡肉炒面，还有冰淇淋。她们本想像大人一样成熟一点，举止优雅一些。但在上了主食之后，萨拉就因为劳伦的笑话笑得直不起腰，劳伦也笑了。于是这两个小姑娘就这样笑笑停停地吃完了这顿饭。

佛瑞德舅舅还没结婚，也没有小孩，看到她俩大笑着，自己也笑了，但却有点困惑，他不知道这两个12岁的小姑娘到底在哪个频道上。但他还是迎合着她们，说自己从来没有跟这么讨人喜欢的小伙伴们一起吃过饭。这让两个小女孩笑得更欢了。

事后萨拉告诉劳伦，说她很幸运，自己也想有个佛瑞德舅舅。

劳伦惊地一下子抬起头，她一定是睡着了。她抛开那些遥远的往事，看了下时间。天啊，已经这么晚了。她得去找德里克了。她必须找德里克谈一谈。

她起身走进浴室，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她从化妆盒中拿出一只深红色的口红，克制住乱涂一通冲动，小心翼翼地对着镜子涂抹着。接着她穿上昨晚穿过的黑色阿玛尼针织衫，闻上去仍带有黑色开什米6的味道，她很喜欢这种麝香和肉桂的气味。她又拿出一条新的Joe's Jeans 7的牛仔裤套上，裤管从上到下都有绣花花纹。今天她把又黑又直的长发披了下来，还好青春痘也不明显。总之，一切看上去都还不错。

劳伦又看了下时间，周四晚上去商场会比较困难，因为你不知道

那儿人多不多。人们都在为周末做准备，想抓住最后一秒钟再买一条裤子或者一双鞋，或者在美食区再逛逛。德里克一定会在那儿，那是他们常去的地方。而且她现在也很饿。妈妈带回家的龙虾汤和鸡肉沙拉自己根本不想吃，她想吃一点真正的食物。待会儿去烘焙角看看吧，或者去乔尼小店看看。

临走之前，她又检查了一下自己的邮箱。虽然一小时前已经检查过了，但最好还是得注意更新的消息。很简单，设置一下就可以了。她身边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女生，总认为会弄电脑的一定是个技术宅，这简直是胡说。她点开邮件，没有更新消息。

劳伦正准备关上电脑，却听到轮胎轧在砂石上的声音。她看了看窗外的车道，一辆车正朝着她家开来。由于夜晚光线不好，她没认出来。一时间，劳伦慌了神。德里克不会来她家的，她可不允许，而且她记得他没有开过丰田。车停了下来，她睁大眼睛准备看清楚。

过了好一会儿，司机才从车里走下来。是个女人，金色的头发挽在脑后，穿着牛仔裤和运动夹克。那女人绕到车的前面，不确定该往那边走。厨房的门离她只有几米远，她却绕到前门去了。

1 拉克劳克兰：加拿大女歌手。

2 达·郎丝黛：美国70年代最受欢迎的女歌手，曾五次登上滚石杂志封面，十次获得格莱美奖。

3 尼·瑞特：美国最具代表性的R&B摇滚女歌手兼歌词作者。

4 卡普尔科：墨西哥南部港市。

5 蒂克：庞蒂亚克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旗下品牌之一，国内也称为庞蒂克。

6 色开什米（BlackCashmere）：一种香水品牌。

7 oe'sJeans：一种牛仔服装的品牌。

第十四章

瓦歇尔的家——或者说他家的豪宅——是一栋多层建筑，站在楼上可以俯瞰密歇根湖。此时此刻，乔治娅注意到湖水很平静，湖面波光粼粼，但是这个湖和青少年的性情一样，变幻无常，下一秒可能就会波涛汹涌了。

房子有三层楼，从前面看，由砂砾色的花岗岩建成，跟现代博物馆一样的外观。树林环绕在房子四周，将其与街道间隔开来。车道的形状像是小写字母“h”，乔治娅把车停在“h”的最上面。房子的前门处在字母“h”弯曲的部分，她走了过去。

三个圆形的混凝土石板，一个高过一个，将前门和一个小鱼池连接起来。乔治娅瞥了一眼鱼池，橙色和银色的鱼在池里跳跃。她走到一扇巨大的木门前，按下门铃。

门外响起一段音乐声，回响在寂静的池塘上空。乔治娅在门口踱着步子，要是在过去，她穿上警服、戴着警章、拿着警棍，别人会完全相信她是个警察。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她都没有，只能靠自己的智慧了。

开门的是一个瘦高的女人，她穿着黑色的绉绸裤子和米黄色上衣，黑色的短发只到耳朵上，金耳环清楚地展现出来。她的脸庞瘦削，突出的颧骨被年龄和完美的妆容掩盖了。她虽然不是个美人，但是吉普赛人的面部特征让她带几分异域风情。显然，她的姿态表明她很清楚自己的特别之处。

乔治娅扣上运动外套的扣子，礼貌地问候：“晚上好，瓦歇尔夫人，我是乔治娅·戴维斯。”乔治娅看着女人深邃的眼睛，她正怀疑地打量着自己。

“他们不是说了七点半钟吗？”

“抱歉，您说什么？”

“七点半。你是从学校来的，对吧？”瓦歇尔夫人的眉毛上扬，弯成了一道拱形。

学校会派人来这儿吗？乔治娅回想起自己和蕾切尔的对话。出事之后，辅导员和社工来家访，平抚学生的情绪。她看着瓦歇尔夫人，对方露出一副傲慢冰冷的表情——乔治娅意识到，这可能就是自己唯一能调查萨拉·朗的机会了。于是她深吸一口气，决定将错就错。

“呃，现在不方便吗？我刚好就在附近，所以……”

女人上扬的眉毛松了下来，但显然很生气。“我觉得我们可以快一点结束。”接着她转过身，朝着大厅喊道，“汤姆，劳伦的社工来了。我知道现在还早，但还好我们都在家，女儿也在，你下来吧。”大厅的地面上铺着大理石，看上去很冰冷。

乔治娅一阵心慌，自己到底在干嘛？这次可能会吃不了兜着走了。

“好吧，”门里传来一个声音，“安德莉亚，让那个可怜的女人进来吧。”

安德莉亚·瓦歇尔打开门，一个男人走到门口，他的脸庞又大又平，和身子的比例很不协调，金色的头发梳到一边，脸颊红润，眼睛和下巴都很小。但是他个头高大，身体也很结实。男人穿着牛仔裤和淡绿色的衬衫，看上去年轻了几岁，而且比一旁的妻子也稍微随和一些：“我是汤姆·瓦歇尔。”他微笑着，“你是从纽菲尔德高中来的吧？”

乔治娅想起卡姆·乔丹的社工，马上装出一幅高傲自大、指手画脚的姿态。“您好，我是乔治娅·戴维斯。”说完叹了口气，然后装出一副笑容。

瓦歇尔也微笑着，但是笑意未达眼底，说道：“进来吧。”

安德莉亚·瓦歇尔冷冷地看着一旁的丈夫。

乔治娅走了进去，瓦歇尔把她领进客厅。客厅很大，地面上铺着白色的地毯，上面镶嵌着几块东方风格的小毯子，厅侧还有一扇巨大的落地窗户。透过窗户，乔治娅能看到树林的尽头是一片岩石断崖。蕾切尔告诉过她，瓦歇尔家有一个游泳池，还有个贵宾室。所以他们现在一定是在房子的另一侧，因为窗户前面只能看到一个砖块堆砌而成的天井，里面还有一个内嵌的烤肉台和烤架。烤架旁边放着一对钳

子和防热手套。

乔治娅突然想起那段烧烤时光——那是个炎热的夏天，他们在户外烧烤，炊烟袅袅。餐桌上放着卷心菜沙拉、玉米饼，还有桃子——几蒲式耳¹的新鲜桃子。“亲爱的，我帮你给这些桃子都取了好听的名字”一个温柔的声音对她说，“很可爱吧？但是你比它们更甜、更嫩、更美。”

“你要喝点什么吗？”汤姆·瓦歇尔走到客厅另一边，打开灯。落地窗反射出客厅里的摆设，窗外的风景顿时消失了，乔治娅把自己从思绪中拉回了现实。瓦歇尔家和萨拉·朗家的差别太大了——这里找不到任何装饰品或纪念物，也没有带框的相片——相比之下，瓦歇尔家略显单调。

乔治娅清了清嗓子：“不用麻烦了，我——我只是想来看看劳伦。”

安德莉亚站在客厅的门口，交叉着手臂，丝毫没有招呼她的意味。但是她老公看上去要好客一些。这是什么情况？他俩是在耍她呢？还是本来就如此不配合？乔治娅暗自想道。

“安德莉亚？”瓦歇尔朝妻子挥了挥手，但是她只是向下走了两个台阶，然后就停在小地毯那边，一动不动地继续站着。

“请坐。”瓦歇尔走了过来，说，“你一定也累了一天了。确定不喝点什么吗？”

“不用了，谢谢您。”乔治娅笔直地坐在米黄色的沙发上，上面铺着厚厚的垫子，“劳伦近来怎么样了？萨拉出事以来，她——还好吗？”

瓦歇尔的表情顿时凝重起来，双手握在一起，像在祈祷一般：“嗯，有段时间了——”

“其实她挺好的。”安德莉亚插话道。

瓦歇尔叹了口气，接着说：“我们都装作没事一样，特别是安德莉亚。”他瞥了一眼妻子，“但是劳伦还不行，萨拉和她的好朋友，这些

时间来她挺难受的，特别是她的舅舅也去世了。”

“很抱歉，”乔治娅说道，“我不知道她的舅舅也……”

瓦歇尔点点头：“我们都——我们都挺有压力的。”他看着安德莉亚。他在为妻子的态度道歉吗？乔治娅盯着他。“但是劳伦很坚强。她一定会挺过来的。我们准备带她去看看治疗师。”

乔治娅听到安德莉亚深吸了口气。

“幸好官司还得接着打。”瓦歇尔接着说，“我就是个律师，我知道强忍着悲痛打官司是怎样一种心情。”

“您负责这件案子？”乔治娅问道。

“不是，”瓦歇尔松开双手，将手肘靠在椅子背上，“我只是说——我能理解当事人的心情。”他的嘴角微微上扬，透露出一丝傲慢。

他说的当事人是指杰夫·拉姆齐吗？他们是朋友吗？乔治娅想追问下去，但又想到自己的身份只是一名“从学校来的社工”，不应该询问关于案件调查的问题，她靠在沙发上。汤姆·瓦歇尔继续扮演着一个好客的主人，却让人感觉不真诚。而他的妻子在一旁无动于衷，十分冷淡。要是他们知道了自己不是劳伦的社工会怎样？她本不应该来的，但现在说这些已经太迟了。乔治娅用大拇指抵住食指，问道：“我可以和劳伦谈谈吗？”

瓦歇尔摆了摆手，说道：“当然可以。”他转身对着安德莉亚，“亲爱的，把咱们女儿叫出来好吗？”

但是安德莉亚没有动。瓦歇尔用一种质问的眼神看着她，但她还是没动。瓦歇尔绕过她，走到楼梯处，喊道：“劳伦，小宝贝，能不能下来一会儿？”

没有人回应。

瓦歇尔尴尬地朝乔治娅笑了笑。“她肯定是关着房门没有听见，我去叫她下来。”他开始上楼去。

她和安德莉亚·瓦歇尔独处的几分钟实在是太漫长了。这个女人一直用一种怀疑的眼神盯着自己，而且没有一点闲聊的意思，她的意思

很明显——“你不属于这里，我不喜欢你，我不会让你在这里舒舒服服地待着。”乔治娅甚至能感到自己的太阳穴在跳动。

这时，楼上一阵吵闹声打破了寂静，乔治娅听见一个女生反抗地吼叫着：“不要，我没空。”

然后是两个人叽里咕噜地说了一番，乔治娅没听清。紧接着，女孩儿的反抗变成了抱怨，最后生气地叫了一句：“好吧。”接着是一阵脚步声，劳伦·瓦歇尔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这女孩简直就是安德莉亚的年轻版，但是面目特征要更加明显一些。个头比同龄孩子要高，身材苗条，头发和她妈妈一样的颜色，但要更长更浓密。和安德莉亚一样，她穿的衣服很衬身材，而且看上去很昂贵。当看到乔治娅的时候，劳伦的表情和她妈妈一样疑惑，她眯起了眼睛。

“你是谁？博蒙特在哪儿？”

“你在说什么，劳伦？”安德莉亚问道，“她是学校来的辅导员呀。”

“我从来没见过她。她不在纽菲尔德工作。”

还没等安德莉亚反应过来，乔治娅便插嘴道：“是的，我是被聘的私人顾问，在埃文斯顿工作。”她说的也不全是假话。

“他们为什么要安排私人顾问？”劳伦挑衅地问道，“你又不认识萨拉。”

“是的，”乔治娅说道，“但是私人顾问对你有好处。我不会给你背包袱，我知道怎样帮人们走出危机。”她朝劳伦微笑了一下，说，“这是我的工作。”她也并不是完全在撒谎。

劳伦看了下手表：“我只有几分钟时间，我马上就要出去了。”

“去哪儿？”安德莉亚问道。

“就出去一下。”她冷冷地回答着，然后把脸转向她妈妈：“你说七点半之前回家，现在连五点都不到。”

安德莉亚看着乔治娅耸了耸肩，“她来的时候是五点钟。”

要是能和劳伦单独聊聊就好了，乔治娅想着。她转身问瓦歇尔：“我可以和劳伦单独谈谈吗？”

劳伦的家长互相交换了下眼神，瓦歇尔回答道：“通常情况下，我一定会允许的。但是因为这件案子……”他将手搭在女儿的肩膀上，说，“……会给劳伦带来太多的压力，我不想让她承受更多的负担。我相信你能理解。”

乔治娅尽量让自己保持镇定：“我当然能理解。”她在心里面祈祷着，希望自己下一句话能够说服他们，“但是如果劳伦感到不舒服或者不够安全，我会很难完成我的工作，她不应该受到别人的影响或者评判。这就是我的目标。作为一名律师，瓦歇尔先生，我肯定您能够理解。”

瓦歇尔站起身来，打开另外一盏灯，房间里立即投射出黄色的光亮。天色还没有完全黑下来，但是他们四个人的身影投射到落地窗上，遮住了窗外的景色。“我能理解。”他微笑着说道，“但是我不会改变决定。”

争论结束，瓦歇尔赢了。

乔治娅又装出一副微笑，安德莉亚转身离开房间。劳伦懒散地坐在椅子上，她把手垫在腿下面，来回地荡着腿，好像对他们的对话完全不感兴趣。

乔治娅绕开刚刚的争执，接着说：“我知道萨拉和她的朋友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因为保护林里面发生的事情她们都有参加。”她清了清嗓子。

劳伦瞥了爸爸一眼，说道：“我觉得没必要说这件事情，尤其是和你。”

“实际上，我也不感兴趣。我目前关心的问题是你们这些女生，你、希瑟，还有克莱尔。”

劳伦没说话，继续晃着腿。

“这样的事情发生后，你们可能会有一点点自责，但我要确保你们清楚自己什么都没做，所以无需自责。”乔治娅说。

劳伦看了她一眼。

“自责是悲伤情绪中最具毁灭性的一种。如果你有这种感觉，我希望你能够接受它，而我，包括你的治疗师，以及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会帮你克服它。”

“我不自责。”劳伦扬起下巴，“而且我爸妈会给我请治疗师，所以不用你管。”

“那就好。”乔治娅顿了顿，接着说，“难道我所了解到的事情是假的？”

“什么事情？”

汤姆·瓦歇尔坐在沙发一端。在乔治娅看来，他就像一只准备攻击的老虎，却又对猎物装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模样。

“萨拉专门去保护林跟你说话那件事。”

劳伦不再晃腿了，脸上露出一副十分吃惊的表情。

这时，乔治娅听到厨房里传来打电话的声音：“谢谢你。不用了，我们自己会处理。”电话挂断了，紧接着传来脚步声。安德莉亚·瓦歇尔走进客厅，这一次直接站在落地窗前，盯着乔治娅，说：“我刚刚给纽菲尔德打了电话，他们没有聘请任何私人顾问，也没有听过叫乔治娅·戴维斯的人，所以你在说谎，你的身份是假的。”

乔治娅倒抽了一口凉气。

“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想干嘛？”安德莉亚一字一句地问道。

¹ 式耳：一种计量单位。在美国，一蒲式耳相当于27.216公斤。

第十五章

回家路上，乔治娅想着要不要数一数自己的手指、脚趾，以确定自己毫发无伤。当她和安德莉亚·瓦歇尔正面对峙的时候，她坦白了自己是为卡姆·乔丹工作的私人侦探。当时，汤姆·瓦歇尔的脸涨得通红，命令自己滚出他家，并且发誓如果被他发现乔治娅在离他女儿一百米的范围之内出现，他就会想尽一切方法，让乔治娅丢掉饭碗。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他还会下一个限制令或者直接把她告上法庭。

所以她必须迅速离开。

车沿着谢里登路往南开，乔治娅抡起拳头，狠狠地捶在方向盘上。她知道刚刚的做法极其冒险，自己干嘛要这么做？这下她有两个敌人了，而且一旦瓦歇尔威胁她的话是真的，自己就玩完了！尤其是瓦歇尔还暗示自己和拉姆齐是朋友。要是她的“家访”传到了州检察官那里可怎么办？对凯利会有影响吗？卡姆呢？这一次她死定了，真的！

乔治娅抄近路穿过绿湾路，把车停在了Jewel 1 那边。走进超市，她推着购物车穿过一排排货架。尽管脑子里没在想食物，她却抓了牛奶、生菜、面包和鸡蛋放在购物车里，然后又浏览了一些生食，拿了个披萨。乔治娅不想出去吃饭，也没心情去米奇餐厅了。她付了钱，走到车里，把东西扔在后座上。

酒店离这里只有一个街区。今天有点倒霉，也许该去那儿买点酒。

乔治娅推着购物车，准备放到购物车库里面，突然间，她感觉自己身后有人，乔治娅立即提高了警惕。这里一片漆黑，周围黑黢黢的氛围完全可以为坏人犯案提供庇护。呵，太好了，要是再来次抢劫，今天也就“圆满”了。这种不好的直觉越来越强烈，乔治娅假装没有发现，紧紧攥着手中的购物车扶手。要是幸运的话，坏人可能会等一会儿再行动，那时自己就能拉出购物车，甩到他的肚子上，然后拼命地逃走。慢慢地，乔治娅把购物车放回车库里面。

“喂！”一个声音喊道。

乔治娅猛地拉出购物车，手握拳，准备将车子甩出去。

“等等，不要！”是一个女孩儿的声音。

乔治娅呆住了。

劳伦·瓦歇尔出现在阴暗处，挥着手。

乔治娅深吸一口气。提起的心脏终于慢慢地落了下去：“是你？你在这儿干嘛？”

“我跟踪你的。”

“一路从格伦科跟踪过来？为什么？”

“我想找你谈谈。”

乔治娅把购物车放回到车库里面，问道：“你爸妈知道你来找我了么？”

“当然不知道。”

乔治娅松开了手里的购物车，身体里的肾上腺素慢慢退了下去，“他们要是发现了，很可能会把你锁在家里的。”

“他们不会的。”劳伦耸耸肩，“那我就说，是你等在我家门外，然后逼着我跟你走的。”

乔治娅盯着劳伦，哑口无言。这小姑娘真有两把刷子。

劳伦傲慢地朝乔治娅笑了笑，小跑到自己的路虎前，坐在车盖上：“是这样的，萨拉是我的好朋友，要是那个疯子不是凶手，我知道是谁杀了她。”

乔治娅在劳伦家里没有得到任何信息，她的出现简直就是一份大礼。但是马特曾经告诉过她，永远不要收下送上门的礼物——因为那很可能就是特洛伊木马²。乔治娅来到劳伦跟前，问道：“你为什么觉得那个男人不是凶手？”

“不如你来告诉我吧。”劳伦交叉着双腿。

头顶上的钠蒸汽灯发出嗡嗡的声音。“要不跟我说说萨拉和她朋友之间出现的问题。”

“什么问题？”

“别装了，”乔治娅说道，“萨拉想跟你在保护林里说什么？”

“你到底在说什么？”劳伦不安地问道。

“少来了，劳伦。萨拉的妈妈告诉我她要去保护林找你，为什么？”

劳伦耸耸肩膀，什么都没说。

乔治娅尽量让自己保持耐心，“她没有给你语音留言吗？短信呢？”

劳伦晃着脚，说：“都没有”。

乔治娅不知道她是否在说谎，于是她接着问：“所以你不知道萨拉到底想要干嘛是吗？”

“对，我不知道。”劳伦继续晃着脚。

“你确定这和她……活动没有关系吗？”

劳伦抬起头，停止晃动，问道：“什么活动？”

“克莱尔·特南鲍姆告诉我，萨拉比较喜欢——好吧，姑且就说她对其他人的事情比较好奇吧。”

“哦，那件事情，”劳伦松下肩膀，说，“那是克莱尔胡诌的，她喜欢搬弄是非。”

“什么？”

“克莱尔虽然很可爱，但她太蠢了。”

“所以她说的不是真的？”

“我从来没看过萨拉做那样的事。”劳伦说这话的时候，没看乔治娅的眼睛。

“劳伦，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也以为真正的朋友会帮彼此保守秘密，不会把朋友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告诉别人。但是我现在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有时候你要是把这些秘密告诉了别人，可能才是真正地对你朋友负责。特别是如果这些秘密能够帮助我查清真相，抓住真正的凶手。”乔治娅顿了顿，接着问，“所以你确定，没有别的事情要告诉我的吗？”

劳伦犹豫了几秒钟，还是没吭声。但已经达到乔治娅想要的效果了

“劳伦？”乔治娅追问道。

劳伦用手摸了摸脖子上的皮带项链，银色的吊坠在钠蒸汽灯橙色的光亮下闪闪发光。

乔治娅又轻轻问道：“萨拉是不是有一些不想让别人知道的秘密？”

劳伦舔了舔嘴唇。

“有一些牵涉到其他人的秘密，对吗？”

劳伦盯着乔治娅，把手从项链上放了下来，然后从车盖上跳了下来，清了清嗓子，说：“萨拉和别人的男朋友约会，那是去年夏天的事情。她对这件事情很难释怀。”

“哪个男生？谁的男朋友？”

“但是他们相处的时间不长，而且那也不是萨拉的错。”劳伦开始加快语速，“我的意思是，萨拉长得很美，男生们都喜欢她。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那个男生是谁？”乔治娅交叉着手臂。劳伦的眼睛盯着地面。

“好吧，那个男生是谁的男朋友？”乔治娅换了一个问题。

“我得走了。或许你是对的，我就不应该跟你来这儿。”劳伦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了路虎的门。

“劳伦……”

劳伦打开门，爬到前排的座位上：“是莫妮卡·拉姆齐，”她轻声说道。

“是那个州检察官的女儿？”乔治娅放下手臂。

劳伦点点头。

“而且萨拉被谋害的那天，莫妮卡·拉姆齐也在保护林里面。”

“是的，”劳伦重复着，似乎才刚刚想起来，“她也在那儿。”

乔治娅将超市买来的东西拎到公寓，一路上想着家人、朋友和秘密，但是她突然听见有人在吵架。

“我才不管你说了什么，你的话就是废话。”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乔治娅停了下来，抬头看着上面，似乎能看到空气中漂浮着的愤怒。

“你到底想要我怎样，希拉？”接着是一个男人在说话，克制着语气，但还是很紧张。

“我想要你回家！”

“但是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这样闹也没用，我们已经结束了。”

“你为什么就不肯原谅我呢？”女人又开口了，“是我的错，行吗？我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

“一错就错两年吗？”男人的声音尖锐起来。乔治娅吓得往后退了几步，她可以听见声音中的生硬和痛苦。

“你装什么圣洁？你就是个伪君子！”

“出去，希拉！现在就给我出去！”

然后是脚跺地板的声音。乔治娅掏出钥匙来开门，刚走进门口，楼上的门开了。

“你会后悔的。”那女人说道。

“再见，希拉。”男人干脆地回答。

门“砰”地一声关上，然后是“咚咚”的下楼声。乔治娅轻轻地关上门。

劳伦在开车去商场的路上，一直检查着后视镜。自从萨拉被杀害之后，劳伦就时不时地往后看，害怕有人在盯着自己。即使警察已经抓住了那个树林里的疯子，但这种感觉仍没有消失。她不断想起几年前看的《午夜凶铃》——据说只要你看了那个录像带，就会在七天后死去。那确实是一部烂片，但是只要一想到——可能也会有一个人像电影里面那样，把自己给谋害掉。劳伦就毛骨悚然，尽管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不会的，自己一定是太紧张了，没有人在跟踪自己。萨拉是被那个疯子给杀了。警察是这么说的，所有人都是这样说的。那个男的是一个在案记录的性侵罪犯。但是那个私人侦探为什么还要问这么多问题呢？劳伦已经告诉了她莫妮卡·拉姆齐，让她去做一番徒劳无功的调查好了，这样可能就不会再来烦自己了。总之关于萨拉的事情，越少人知道越好。

劳伦紧紧握着方向盘，她太累了，心力交瘁。为什么她要自己处理一切问题？难道这不应该是她自己的时间吗？作为一支正在盛开的玫瑰，她应该要珍惜大好时光，肆意挥霍爸爸给她的一切。

“你正年轻，还是白富美。张开翅膀，享受你的生活吧。”

当然了，爸爸永远都知道该怎样享受生活。比起她的“冰雪皇后”妈妈，爸爸更有心机一些。但是每次一想到自己的家庭，劳伦都很痛心，她总觉得自己的家已经失去了某些重要的东西。说起来也奇怪，要是这种东西从来都没有过，又怎能叫失去呢？

劳伦停下车，匆忙走进商场。一走到主街，她就发现了德里克。他正坐在Bath&BodyWorks 3 外面的长凳上，翻着一本插画杂志。那只是一本普通的杂志，却卖得跟CD一样贵。劳伦知道他为什么要拿着那本书，算是个不错的道具吧。她悄悄走到德里克的身后，他像是完

全沉浸到书中，但劳伦知道他肯定觉察到自己来了。这是骗子经常使用的手法——别表现得太感兴趣了。

“嗨，哥们儿。”劳伦绕到长凳前。

德里克·贾诺威茨抬起头。他的鼻子很尖，嘴唇薄薄的，看上去一副高傲的样子。他的身材并不高大，但却是个摔跤手，而且他的身体强壮结实。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眼睛，深邃的蓝色眼睛像是第一眼就能看穿你的心思。但也只是虚有其表，这种人会有同情心和智慧吗？但他的外表确实很有欺骗性，回头率很高。

“什么事？”他放下书，玩弄着脖子上的皮带项链，和劳伦戴的那个很像。

“我们得谈谈。”

“我很忙，你难道没看出来？能等等吗？”

劳伦有点生气：“不能。”

德里克懒散地坐在长椅上，说：“那就说吧。”

劳伦快速地扫了一眼周围，对面椅子上坐着一个身形肥胖的女人和一个十几岁的男生。男孩的脸上是一副真不想和妈妈坐在一起的表情，但是那女人一直盯着德里克看。真是恶心，这女人起码有四十多岁，她竟然还对着德里克流口水。

“别在这儿说。”劳伦皱了下眉头，说，“跟我来。”

劳伦走到电梯，径直朝食品区走去，并回头看看，确保德里克跟在身后。然后她走到Auntie Anne ⁴ 店里，在柜台上拿了几块样品，放到嘴里，尝得出来是艾斯阿格芝士 ⁵。她走到食物摊位背后一个灯光微暗的桌旁停下，坐了下来。空气中传来浓香的中国食物的味道，还有披萨和刚出炉的饼干香味也飘了过来。

几秒钟后，德里克坐在她身边，问道：“到底什么事？”

劳伦将手握在一起，回答：“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德里克叹了口气，但是劳伦听出了他声音中的恼怒。

“我是说真的。”

“你上周就这么说过，当时——”

“当时不一样。我搞定了。当时你没怎么帮上忙。”

“是啊，”他嘲笑道，“当时要是没我的话，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说的没错，但是劳伦还是瞪了他一眼。他开始把她惹毛了。竟然说要是没有他自己摆不平？那意思就是自己更需要他一点咯？是不是所有的男人都一样？还是只有德里克这样？爸爸虽然也有缺点，但是他不会一直贬低别人，至少不会贬低她。

德里克抬起手，摆出一副“你能拿我怎样”的姿势。

“一个私人侦探正在调查萨拉的案子。”

德里克吃了一惊：“你怎么知道？”

“那个女人今天来我家了，假扮成了一个心理医生。”

德里克扬起了眉毛：“是个女的？”

“她叫乔治娅·戴维斯。她说她是个社工，但结果她不是。”

“没搞错吧？”

“你认识她？”

“不认识。但竟然是个女人，有点难搞。”

劳伦耸耸肩，说：“是的，但是我后来又和她私聊了一会儿。”

德里克盯着劳伦的身后，似乎想要洞察出她内心的想法。一路上过来，劳伦已经想到很多种可能性，但还没想出答案，她也不指望德里克会给她个答案。去年开始，他就从高中辍学了。要不是因为他的聪明机智，她才不会和他合作呢。

劳伦转过身去，想知道德里克正在看什么。她身后正走过一个高

挑苗条的金发女郎，火辣漂亮，但一看就知道抹了太多化妆品。女郎朝德里克微笑了下，德里克也朝她笑了笑。

劳伦厉声说道：“现在不是泡妞的时候，你个混蛋！”

德里克收起眼神，十分生气。很好，至少他不装了。

德里克前倾着身子，问：“这个戴维斯知道多少？”

“她知道萨拉到保护林是要找我谈话。”

“真的吗？”德里克看上去很感兴趣，“那么她想干嘛？”

“我不知道，我一直找不到机会弄清楚。”

德里克的眼睛眯成一条缝，说：“我以为你啥都知道呢。”

“好吧，跟某些人相比起来，我确实……”

德里克的眼神开始透露出一种厌恶，她怎么就不能谦虚一点呢？劳伦继续说道：“听着，要是不需要你帮忙的话，我也不会来这儿了。我想误导她，而且效果不错。但是我们还是要确保万无一失。你想想，你那边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

“比如说？”

“我也不知道。比如说有人问你太多的问题，或者说一些奇怪的话？”

德里克的眼神里透着精明：“你的意思是除了萨拉？”

劳伦没有理会他的讽刺，说：“你知道我什么意思。”

德里克懒散地靠在椅子上，皱起眉头。过了好一会儿，他摇摇头，说道：“我不喜欢这样。”

“我也不喜欢。”劳伦说道。这时突然出现了一群聒噪的初中生，占用了他们旁边的那张桌子。劳伦必须要抬高声音，才能让德里克听见她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她大声问道。

“我想想。”德里克坐直了，狠狠地瞪了一眼那边桌子上的男生。其中一个男生也用同样凌厉的眼光朝他看过来。德里克盯着那个男

生，对劳伦说：“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不能做的事。”

劳伦看了一眼和德里克对视的那个男生，他看上去很年轻，大概十四岁，正怒气冲冲地盯着德里克，眼神十分挑衅。为什么男生都想要划定自己的地盘呢？可能是雄性激素必须要找地方宣泄吧。“什么事？”劳伦问道。

“别让别人看出你很害怕。”

1 ewel是美国大型的连锁超市。

2 洛伊木马：在古希腊传说中，希腊联军围困特洛伊久攻不下，于是假装撤退，留下一具巨大的中空木马，特洛伊守军不知是计，把木马运进城中作为战利品。夜深人静之际，木马腹中躲藏的希腊士兵打开城门，特洛伊沦陷。后人常用“特洛伊木马”这一典故，用来比喻在敌方营垒里埋下伏兵里应外合的活动。

3 ath&BodyWorks是美国地区最大的沐浴保养品牌，是最受女性朋友欢迎、最爱使用的天然品牌。

4 untieAnne：美国最受欢迎的面点品牌。

5 斯阿格奶酪是一种硬质奶酪，已有1000多年历史，原产地为意大利东北部的艾斯阿格高原，现时产地主要集中在维琴察、帕多瓦等地区。除欧洲外，美国亦出产了一种仿制品种，仿制品种的成熟期较长，味道亦较甜。

第十六章

清晨的阳光透过车窗照射进来，乔治娅看着咖啡杯里的蒸汽变成一缕缕烟雾，飘散开来。她把车停在了温尼卡路，杰夫·拉姆齐的家在这里。他的房子坐落在安静的柳路上，是维多利亚风格的房屋，经过修葺，房子很大，但不豪华，与街道上其它的房屋很协和地融合在一起。乔治娅很惊讶——她还以为拉姆齐会住在温尼卡的私家道路里，那儿跟车道差不多。她很感激他没住那儿，不然就不好找了。

乔治娅看了看手表，差不多七点钟了。其实并不是非得到这儿来，但是她感觉，如果能知道这件案子牵涉到哪些人，自己会更有把握。她不会以貌取人——这些人都是演技高超的“演员”——但她还是想看看这些人怎么掩饰自己，是否会看着你的眼睛，怎样跟人打交道。由于自己没理由直接联系拉姆齐——即使试了也联系不上——来这里看看是她唯一能做的了。

乔治娅拿出昨天晚上打印的材料，迅速翻了翻。多亏了谷歌和克罗尔——这家咨询公司提供一个庞大的电子数据库，只要付费就能查到资料——现在乔治娅对杰夫·拉姆齐有了全面的了解。他在新泽西的郊区长大，高中以第四名的成绩毕业。获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奖学金——主修政治学。最后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并且在那儿遇见了他的妻子珍妮特。为了缴大学学费，他一直为私人聚会和公司活动演奏钢琴。他曾在纽约为一位联邦法官做过办事员，然后被地区检察官雇佣，因为打赢了多场官司并创下了记录，成为一个明星律师。四年前，杰夫来到了芝加哥，当时戴利正在挖掘年轻的人才，杰夫就是其中一名。

杰夫的妻子珍妮特也是一名律师，但是她从不参与律师实务。她是北岸老年组织的执行理事，活跃在当地政界，而且还有传闻说珍妮特将计划竞选村干部会议的领导。莫妮卡是他们的独生女。

两个雄心勃勃的人处在同片屋檐下，肯定会给婚姻带来压力，更别提对一个处在青春期的孩子了。

房子的前门打开了，出来一个男人，棕色的卷发盖住前额。乔治

娅看了一眼打印的照片，没错，他就是拉姆齐，后面还跟着一个穿着牛仔裤和粉色短袖的小姑娘。

莫妮卡大概有一米六五高，黑色的头发扎成马尾。她背上双肩包，沿着砖砌的小路往下走。拉姆齐叫了她一句，莫妮卡停了下来。乔治娅将车窗摇下，想听听拉姆齐说了什么，但自己离他们太远了。她看到莫妮卡点点头，给爸爸一个飞吻，然后朝着停在房子前面的本田思域 1 走去。莫妮卡长着一双大眼睛，鼻头有点塌，嘴角上扬，看上去健康而有活力。她看上去可爱漂亮，完全不像是会用棒球棍打人的女生。但这可不好说，泰迪·邦迪 2 不就一直都让人认为他是一个手拄手杖的英俊魔术师吗？

莫妮卡钻进本田车里，拉姆齐径直穿过草地，走到车库。他中等身高，穿着蓝色的细条纹西服，系着红色领带，步伐自然而有活力。乔治娅突然感觉自己的喉咙发干——他走路的样子和马特一样。她曾经微笑着看着马特走路——直到有一天，他就这样地从自己的身边走开了。

拉姆齐看着女儿把车开远，然后打开车库，钻进一辆银色的宝马里，接着驶出车道，消失在角落。乔治娅想再逗留一会儿，看看珍妮特在不在家，但又决定先不着急，可以再等等。她喝完咖啡，把杯子扔到地上，启动了车。回到希巴德时，她拨通了凯利的电话。但是现在还早，她只能给他留言，但她不喜欢留言。于是，她挂断了电话，把车直接开到了健身房。

锻炼完身体后，乔治娅打通了凯利的电话。

“你好，我是凯利。”他的声音又细又哑。

“早上好，保罗。我是乔治娅·戴维斯。”

“我之前还在想会不会接到你的电话。”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想我了？”

凯利不满地哼了一声。

“就当你默认了吧。我正在查一些事情。”

凯利顿了顿，接着说：“然后呢？”

乔治娅把自己找克莱尔·特南鲍姆和梅琳达·朗谈话的事情告诉了他。

“你是怎么让那个姓朗的女人和你说话的？”凯利有点意外。

她告诉她自己怎么去了NewIdeas，最后又是怎么去了梅琳达的家。

“真的吗？”凯利十分惊讶。

“真的。”接着她把梅琳达对案情发展的速度和欺凌事件的态度也告诉了他。

凯利小声嘀咕了几句。

“你说什么？”乔治娅问。

“没什么。”凯利又清了清嗓子。

乔治娅没管他，接着说：“但是，她的老公并不是很开明。”她描述着当时梅琳达老公下班回家并要求她马上离开的场景。

“那样才正常，”凯利说道，“但是，我们还是有优势的。你认为女孩的妈妈会为我们作证吗？”

“我觉得机会渺茫，她的老公给她很大的压力，要她和我们划清界限。我觉得还得找找看有没有其它的线索。”乔治娅把自己在萨拉柜子里发现很多名牌衣服的事情也告诉了凯利，“我会和萨拉书店的老板进行确认。但是这些还不是最精彩的部分。”

“还有更精彩的？”

“当然。”她把自己去瓦歇尔家访的事情也告诉了凯利，“但是他们一点都不配合。”

“瓦歇尔？他们是谁？”

乔治娅向凯利解释了劳伦和萨拉的关系，接着说：“当然了，这有

可能是我的错。”

“为什么？”

瞒着凯利也没有意义了——他迟早会发现的。她告诉了凯利自己怎样扮成一个社工，又是怎样被揭穿的。

“你干嘛要那样做？”

“仅仅是因为——好吧，事情就那样发生了，我也不想的。”

“你当然不想了。”

“是真的。”乔治娅奇怪自己为什么要为自己辩护，她并不需要向保罗·凯利证明些什么呀，“我只是从他们那里找到一点线索。”

“好吧，但是假装成别人出现在他家里？他不会放过你的。”

“我不是……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好好利用那个机会，但你说的也对，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了。”

电话那端一阵沉默。

“我觉得我们会搞定这件事的。”乔治娅打破了沉默。

“我们？”

乔治娅不出声了。

“你到底想要我干嘛？”凯利听上去很痛苦。

“汤姆·瓦歇尔——那个女生的爸爸——是个律师。他说他不负责这个案子。但是我还是想确定一下。你能帮我查查他吗？”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他答道：“好吧。”

“谢谢。”

“还有别的事吗？”凯利埋怨地问道。

“老实说还有。”乔治娅告诉了他莫妮卡·拉姆齐的情况，萨拉有可能抢了莫妮卡的男朋友，莫妮卡可能当时也在案发现场，而自己也去监视了莫妮卡的家。

“等等，”凯利打断她，“你是说拉姆齐的女儿可能参与到萨拉的谋杀案里？”

“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再多了解了解这两个女生之间的关系。”

“打住打住，你有什么证据说她当时也在保护林里面？”

“有两个女生都这么说。”

“但是在警方记录里面没有提到过莫妮卡·拉姆齐这个女生。”

“对，但是——”

“所以你就听信那几个高中生的话？”

“我能得到证据。”

“我的天，你不能这么做。我就知道这不是件好事，从一开始我就不应该答应卡罗尔神父——”

“你准备帮卡姆辩护，”乔治娅提醒他，“但又不做任何调查。”

“我是个律师，那是我的职责。”

“把无辜的人关进监狱吗？”

“少来这一套，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你不能追查拉姆齐的女儿，戴维斯。你还要跟我说什么？拉姆齐隐瞒了欺凌事件？他故意陷害乔丹，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

乔治娅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我没有打算追查任何人。我只是在理顺这些证据。”

“什么证据？证据在哪里？”凯利的声音像剃须刀片一样尖锐，“从我的角度看，你得到的只是一些小道消息，连传闻都算不上。这——你……”凯利气急败坏地说道，“你知不知道，州检察官可能会怎么处置我？又会怎么处置你？”

“我明白，但是——”

“不，我觉得你不明白。他们可能会吊销我的执照，而你呢，再也不能回来工作了。”

“如果真的发生了，你还可以去做保险生意，不是吗？”

“你开什么玩笑？”

“反正法律这一行你也没有很用心嘛。”

一阵难堪的沉默后，凯利接着说：“戴维斯，别再纠缠拉姆齐的女儿。即使她也出现在保护林里面，她也只不过是现场二十多个女生中的一个。”

“保罗，但是如果这二十个女生中有任何一个与萨拉·朗的死有牵连，我都会跟进的。”

乔治娅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恼火的叹息声。

天色尚早，咖啡的醇香弥漫在书店里。乔治娅沿着咖啡的香气找到了咖啡馆，买了杯拿铁，希望咖啡中的牛奶能把胃里的酸中和掉。她喝了口咖啡，四处张望，尽量让自己看起来镇定自若。她从没在书店里待过太长的时间。她的高中英语老师是一个老修女，每堂课开始的时候，她总会引用一段莎士比亚的话，尽力将乔治娅引进一个文学的世界。玛丽安修女总是意味深长地说，通过阅读，能让自己通往一个美好的世界——但这从未实现过。乔治娅光是理解那些文字就要用尽全力了。她后来发现自己有阅读困难症：自己无法按照正确的词序阅读那些文字。

乔治娅在柜台边转悠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站在收银台前，眉毛上戴了很多眉钉。现在收银台前只站着一个顾客——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女人。乔治娅等女人走后，走上前去：“你好”，她跟小伙子打了声招呼。

小伙子抬起头来。

“经理在吗？”

小伙子指了指仓库的后面，说：“在那儿。”

乔治娅朝后看，仓库跟一个足球场一般大，她问道：“在哪儿？”

“从那扇写着‘员工通道’的门进去。”

乔治娅点头表示感谢，就走到后面去了，她绕开书架，发现很多都是平装书。单调的纸张气味替代了咖啡的香气。她会不会因为没有读书，就错过了什么呢？孩子们都爱来这里，他们学到了她所不知道的东西吗？他们找到了那个神秘的文学世界了吗？还是因为这里要比麦当劳舒服，所以他们才来这儿的呢？

她敲了敲门，没人应。乔治娅又敲了敲，然后听见里面一阵“沙沙”响，门打开了。一个穿着牛仔衬衫、牛仔裤的年轻人从门内探出头来。

“你是经理吗？”

“是的。”年轻人看上去有点不耐烦。

“我是乔治娅·戴维斯。我想向你打听一个员工，呃，你们之前的一个员工。”

经理皱着眉头，问：“是谁？”

“萨拉·朗，她之前在这家咖啡店工作。”

年轻人皱着眉头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恍然大悟：“那个在保护林被杀害的女生吗？”

“是的。”他要花这么长时间才想起来吗？这儿所有人不是都听说过萨拉的事吗？

他更加仔细地打量着乔治娅，问道：“你是谁？”

“乔治娅·戴维斯。我是负责这个案子的侦探。请问你叫什么？”

“布莱恩·普茨斯基。”

乔治娅记了下来，接着说：“普茨斯基先生，萨拉的妈妈说她每天放学后都会来这儿工作，周末也会来。看样子时间挺长的。”

布莱恩皱了皱眉，问道：“是吗？”

“对。”乔治娅抬起头看他。

“那就奇怪了。”

“为什么奇怪？”

“我不记得——好吧，我先查查她的工作记录。”

“好的，谢谢。”

布莱恩打开门，乔治娅钻进屋里。这儿放了很多金属书架，架子上堆满了书或者装满书的纸箱，一些平放着，还有一些竖着堆在一起。地板上也堆了很多书，甚至有些还零散地躺在柜台或是橱柜里。如果这些书摆放有序的话，乔治娅是不会介意的——但是这里给不爱看书的人一种幽闭恐惧症的感觉。乔治娅深吸了一口气。

普茨斯基弓着身子，从一个金属架上抽出一个马尼拉文件夹³。他慢慢翻看着，然后停了下来。浏览了一页纸后，把纸从文件夹里抽了下来，点了点头，说：“和我想的一样。”

“什么？”

“萨拉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来工作了。”

“那是多久？”

“她很早之前就辞职了。”他拿起那张纸，说，“这是她的工作记录。”

“她最后一次工作是什么时候？”

“四月中旬。”他把那张纸递给乔治娅，“去年春天的时候。”

¹ 田思域：属于汽车品牌东风本田的一款轿车。

² 迪·邦迪：美国一个活跃于1973年至1978年的连环杀手。

³ 尼拉文件夹：用马尼拉麻造的结实，浅啡色纸张。作档案夹、信封用。

第十七章

他嗅到了阴谋的味道，却一直不知情。可能在他被雇佣之前，这件事就已经发生了，抑或刚刚酝酿，而他却被排除在外。他知道伦尼——安全主管，即他的直属上司和大老板私下谈了很多次话。他偷听到大老板查问那些人什么时候会行动。这件事一定很重要，因为他的直属上司比以往更急性子、更不耐烦了。

他原本以为老板是不会让他参与这件事的。因此当伦尼来找他时，正在冲洗捷豹轿车的他大吃一惊。

“有活儿干了。”

“好啊。干什么？”

“监视。”

他抬起头，将水管扔到一边。

“凭你之前的经验，这活儿应该是小菜一碟，除非你的简历上都是胡扯。”

“你不是核实过了嘛。”

“嗯，”伦尼犹豫了一下，双手插在口袋里，好像在纠结到底要不要让他负责这件事，“这活儿的重要性我就不多说了。办好了，好处是少不了你的。要是你搞砸了，那……”话语中的威胁暴露无遗。

他清了清喉咙：“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伦尼看了他一眼，说道：“监视的对象是个女私家侦探，之前当过警察。她在调查一些事情，让我们……很不爽。你得去弄清楚她找了哪些人谈过话，去过哪些地方。搞清楚她到底知道多少信息。”

“到底是什么事情呢？”

伦尼又犹豫了一下才答道：“你最近看新闻了吗？”

“那么多新闻，你说的是哪条？”

“在保护林被杀的那个女孩儿。”

“我听说过。”

“你监视的对象就是调查这起案子的私家侦探。”

他将水管绕起来，问道：“为什么是她呢？”

伦尼摇摇头说：“抱歉，你知道这么多就够了。”

他耸耸肩：“这个女人叫什么？”

伦尼紧张地瞥了他一眼，好像不想大声地说出这个名字似的：“我写给你吧。”伦尼在一张纸上草草地写下了她的名字，递给了他。

马特将水管放到地上，看了眼名字，把纸片塞进了口袋。接着，他捡起水管，和伦尼冷冷地对视了一眼：“我要什么时候开始办这件事？”

第十八章

户外，小春天气¹的炎热达到了顶峰，十月的太阳散发出金黄的灼热光芒，好多人都准备在周末离开芝加哥去密歇根和威斯康辛度假，这两个地方是芝加哥论坛报评选出的“赏秋叶最佳去处”。他们将穿过的森林，按下相机快门，责备着因错过电视节目或逛商场而埋怨的孩子。然后，他们会在周日下午返程，堵在车流中，心满意足地想他们已经领略过秋日美景了。

一想到自己不用做这些事，甚至不用假装喜欢做这些事，乔治娅就松了口气。她走向自己的车，一面思考着：萨拉本应该在书店的咖啡店里打工，除非她说谎了。那么她为什么要说谎呢？她在其他地方打工吗？如果没有的话，她买手机、iPod和衣柜里那些昂贵的衣服所用的钱又是哪里来的呢？

有些事情已经变了，乔治娅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事，但她发觉自己的立场岌岌可危，而最让人头疼的则是好像只有她一个人察觉到了这一点。离开书店之前，她看似漫不经心地问了老板：“我猜警察已经来过这儿了吧？”

普辛斯基皱起眉头：“没有。”

乔治娅努力回想着自己是否在警方报告里看过关于萨拉工作的描述，答案是否定的。罗比·帕克漏掉了这条线索。尽管他能借此赢得快速破案的名声，但这无疑是作茧自缚——为什么没有人查下去呢？她应该想到这点的。奥马利也会这么做，除非他无能为力。

开车回家的路上，乔治娅决定去找吉尔·博蒙特——她是萨拉在纽菲尔德高中的辅导老师。辅导老师可以从长期的角度去评价一个学生，有些辅导老师变成了实际意义上的代理家长，有些和学生成了朋友，还有一些好老师则成了孩子步入社会时迫切需要的良师益友。但她不能去纽菲尔德找博蒙特，瓦歇尔一家肯定向学校报告了她之前设下的骗局，没人会欢迎她去的，说不定她已经在学校访客的黑名单上了。

回到公寓后，乔治娅查了下时间，现在正是中午，目前她啥也做不了，只能等待。她叹了口气，打开电脑，开始办另一个案子。

杰拉尔德·古铁雷斯是曼哈顿西区的机修工，偷了他老板辛辛苦苦挣来的两万美元逃之夭夭。他老板赫克托·蒙托亚只想把钱要回来，但他知道警察帮不上忙。他打给了自己的律师，后者是乔治娅青梅竹马的伙伴，于是将乔治娅介绍给了蒙托亚。

她运气不错。搜索了库克县估价员的网上记录后，她找到了一处在古铁雷斯妻子名下的平房。乔治娅又花了两小时搜索了两个订阅网站，然后往亚利桑那州的图森打了一个电话。电话主人是玛利亚·罗德里格斯，她是古铁雷斯妻子的表妹。乔治娅告诉接电话的女人，自称是古铁雷斯在芝加哥银行的工作人员，最近有人往古铁雷斯的账户汇了一大笔钱，她问古铁雷斯有没有在电话旁边。但对方说古铁雷斯现在不在家，下午才回来。乔治娅说她会再打来，接着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的客户。

乔治娅下线了，心中油然而生出一股搞定案子的满足感。她喜欢这种感觉，正是因为这样自己当时才会选择当一名警察：虽然出生在曼哈顿西区的乔治娅·戴维斯很平凡，但她能惩恶扬善，伸张正义。她曾和马特聊过加入警察队伍的初衷。对她来说，是因为她需要被肯定，被认可。而对马特来说，则是需要被救赎。但当她问到马特究竟犯了什么过错需要被救赎时，马特却缄默不语了。

突然，她感受到一种懊悔，抑或是孤独？痛苦？时间让这些感受变成了她的第二本能，但她依然不能清晰地辨别它们。这一定是失恋的一部分，她如是想到。分手后，生活依旧继续，但某一天，也许痛苦的迷雾突然就消散了。但也许那些尖锐的疼痛会猝不及防地再次出现，让你的灵魂悲鸣。

她还和马特商量过以后会离开警察这一行，然后开家商店，名字就叫“北岸的尼克·查尔斯和诺拉·查尔斯”，这是马特的主意。乔治娅不知道尼克·查尔斯和诺拉·查尔斯是谁，还偷偷地上网去查，这就是她和马特之间的差距：她勉强高中毕业，马特则接受过良好的教育。马特是犹太人，她则是“堕落”的天主教徒。他觉得这点差异没什么，她

也是这么想的。不过只是那个时候这样觉得而已。

乔治娅没费多大力气就找到了吉尔·博蒙特的住处，晚上便驱车去了安德森维尔，那是芝加哥北部的一个地区。安德森维尔曾是工薪阶层瑞典人的聚居区，环境十分清幽。但现在，街道两边的民族餐馆商店摩肩接踵，大多数居民都是金发白人。乔治娅走在克拉克街上时，看见了一幢亮着蓝色荧光灯的仿贵族建筑，那是一座两层的体育馆，里面有两个人汗流浹背地举杠铃。

乔治娅在两个街区外找到了一个停车位。在她成为警察之前，她可以随处停车而不用担心收到罚单。要是真的收到了罚单，她便去找她父亲的朋友马克思，他在公司法律顾问办公室工作。她会带上一份芝加哥太阳日报，在第四页和第五页之间夹上两百美元，罚单便会消失。

后来，她成了警察，意识到自己不该欠别人人情，也不想再往别人的口袋里塞钱。于是她不再随处停车了。马克思最后调到东莫林上班去了，而芝加哥新的电脑罚单管理系统也非常清廉。但是，每当看到别人违规停车而自己却遵纪守法时，她会格外想念旧时光。

乔治娅走到法格拉特，那是个福斯特东北部的安静街区。她在一幢貌似翻新过的三层灰石楼前停下来。透过狭窄的门厅浏览信箱，她发现写着“三幢A栋”的信箱上印有博蒙特和伯卓莫斯的名字，于是她按响了门铃。

麦克风里传来一个尖细的女声：“请问是哪位？”

“你好，我是乔治娅·戴维斯，想找吉尔·博蒙特。”

“抱歉，我们好像不认识你。”

乔治娅垮下肩膀：“我是个私家侦探。”

对方安静了很长时间，乔治娅猜想博蒙特可能在各种假设，权衡到底要不要和自己见面，也许有人命令她不准和自己接触，纽菲尔德高中可能会这么做。他们压力很大，要是萨拉的父母或其他人决

定起诉他们的话，他们还可能得承担法律责任。第一起欺凌事件中，她见到了当时的校长，对方是个懦弱的书呆子，外强中干，一看到冲突就妥协了。

对讲机终于响了，乔治娅松了口气。

开门的是一个矮矮胖胖的女人，露出好奇的表情。

“你就是博蒙特小姐吗？谢谢你愿意见我，我希望——”

“我不是吉尔，我是她舍友。”

“哦，抱歉，”乔治娅尴尬地笑笑，“吉尔不在吗？”

对方摇摇头，一只手停在门把手上，只把门开了一条小缝，但炖肉的香气依然飘了出来。乔治娅咽了咽口水。

“吉尔认识你吗？”对方问道。

乔治娅紧张起来：“我们——我们没见过。”

“你是为了的案子来找她的吗？”

这个女人只是把门的，乔治娅终于意识到了这点，她得开门见山。“是的。”

“我猜也是。”对方继续守着门，神情戒备，放佛把门当作一个盾牌，“吉尔压力很大，暂时不想面对这件事。”

“要是不是事关重大，我也不会登门拜访。”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想见你。”

乔治娅理解地点点头，全身紧绷，非常紧张。

对方上下打量了她一番：“不过你可以试试，”她叹了口气，“她在‘女人天下’书店参加读诗会。”

¹ 加拿大 与美国的交界处，魁北克 和安大略 南边，有一个很特别的天气现象，深秋的时节，在冬天来临之前忽然回暖的天气，宛若回到了温暖的夏天，于是常叫做——印第安的夏天（Indiansummer）。郁达夫曾在散文《北平的四季中》提及“Indiansummer”，使用了“小春天气”的翻译。

第十九章

一天跑了两家书店，这是种暗示吗？走回克拉克街的时候，乔治娅这样想到。要是问马里恩修女，她肯定会说“当然了”，并且会从《哈姆雷特》或《麦克白》里引用恰当的语句来证明这一观点。

“女人天下”书店夹在安赛勒瑞典餐厅和希腊餐厅中间，起初它位于几英里以南的林肯公园那里。两年之内，它扩张了，就搬到了安德森维尔。书店里面和乔治娅记忆中林肯公园那儿的书店一样，又挤又乱，但却不失活泼。书架和柜台上堆满了书，彩色传单钉在墙上，内容五花八门：宠物走失启事、招聘广告、心理咨询广告、面向同性伴侣的瑜伽课程宣传单等等。店里唯一称得上是“高科技”的物品大概就是入口处的电子收银机。女收银员看上去很眼熟，肯定和林肯公园那儿的书店老板是同一个，只是头发更灰白了一点。

和早上去的书店不同，这里很温馨。乔治娅随手翻阅书籍的时候，感觉内心深处的紧张感慢慢消失了。她在贴着不同标签的书架间闲逛着：有烹饪书、女性杂志、畅销书、推理小说、同志专区等。书店后面搭着一个凸起的站台，前面放着些椅子。一块硬纸板上用印刷体写着“瑞德·丝莱蒂克将于七点半吟诵诗歌”。旁边放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罐白葡萄酒、健怡可乐¹和一碟方块奶酪。

乔治娅看了看手表，现在已经七点二十了。六个人零星地走了进来，其中有五个是女人。哪一个是吉尔·博蒙特呢？两个女人坐在前排，十指紧扣。她们乱蓬蓬的灰白色头发让乔治娅想起了圣迈克尔教区学校的修女们。第三排坐着两女一男，男人坐中间。第五个女人坐在后排，孤零零地看着一本平装书。她身材苗条，顶着一头金色卷发，穿着斜纹粗棉布的无袖连衣裙，里面是长袖T恤。当她抬起头时，乔治娅看见了一双深陷的眼睛，颧骨突起和眉毛浓密，眼周是深深的阴影，看上去十分憔悴。她是博蒙特吗？

几分钟后，又有一个女人急匆匆地走了过来，留下了一股奇异的香气。她高挑而纤细，穿着黑色紧身毛衣、黑色短裙，脚踩黑色过膝皮靴。她把棕色头发扎在脑后，嘴唇抹得鲜红。她大踏步走到台上，

一手拿着本书，一手拿着星巴克杯子。整个房间似乎瞬间活跃了起来。乔治娅给自己倒了点汽水，坐在后排。

收银台的女人也走到了台上，向大家介绍起瑞德·丝莱蒂克。书店老板拿着本很薄的书，对听众说可以在活动结束后购买瑞德的第一本诗集——《秘密》。然后，她将灯光调暗，坐了下来。

瑞德跨坐在台上的高脚凳上，翻开了自己的书，开始朗读。她的声音低沉，听上去很慵懒。乔治娅扫视了一圈，发现第一排的同性情侣在眉目传情，已然忘乎所以。第三排的男人似乎全神贯注地在听诗，但另外两个女人则在他背后闲聊。而那个被乔治娅认成是博蒙特的女人懒懒地看了瑞德一眼，似乎在逼着自己不要睡着。

听了几分钟朗诵后，乔治娅也昏昏欲睡了。也许是瑞德单调乏味的声音，或是诗歌本身，或是这几日的疲劳，总之乔治娅的眼皮也开始打架，脑海中飘过了一串没精打采的画面：马特和她亲热时的眼神；顶上是银色天使的通明圣诞树。乔治娅困顿地窝在座位里，食指摩挲着杯口。她懒懒地想着，应该在台上点上蜡烛才对，这样就能赶走阴影了。

“我们和自然融为一体……在生命的摇篮中浮沉……是如此的潮湿。我将你的手放在我的胸前……你吻了我，我找到了栖身之处。”

乔治娅猛地抬起头。真的有人在听吗？当她视线复于清晰时，她发现瑞德直直盯着自己，笑容玩味。乔治娅的神经绷直了。刹那间，她有点摸不着头脑——瑞德对她说话了吗？她该说点什么作为回应吗？

但当微弱的掌声响起时，她便松了口气。瑞德已经读完诗了。乔治娅也鼓了几下掌，但瑞德一直看着乔治娅，就好像她们拥有什么秘密似的。乔治娅的脸颊发起烧来。瑞德笑容满面，就好像击中乔治娅的要害一样。然后她移开了目光，继续翻阅自己的书。

乔治娅站起来，活动了下肩膀，走到了房间后面。她来这儿是来干活儿的，而不是来被其他女人挑逗的。等瑞德读完了，乔治娅也调整好了情绪。书店老板站起来感谢所有人的到来，并拥抱了瑞德。穿

着斜纹粗棉布无袖连衣裙的金发女郎拉上了夹克衫的拉链，拿起了自己的包。乔治娅连忙走了过去。

“吉尔·博蒙特？”

对方回过了头：“有什么事？”

“幸会。我想和你谈谈，我是乔治娅·戴维斯。”

博蒙特吓了一跳，后退了一步：“就是你去了瓦歇尔家。”她的眼神强硬起来。

“是我的错。”

“说倒轻松。”她的脸都扭曲了。

“我希望你没因此挨骂。我最不想你惹上任何麻烦。”

博蒙特抿起唇：“事与愿违——即使我和你做的那些蠢事无关，还是有人质疑我的诚信，甚至还有几个说是我让你去的。”

“天哪，为什么？”

“因为我是劳伦·瓦歇尔的指导老师。”

“抱歉，我没有想过会这样。”乔治娅眨了眨眼，“所以他们认为是你告诉我劳伦的事，然后我就去了她家，是吗？”

博蒙特再度点了点头。

“非常抱歉。”

博蒙特拉了拉夹克，说道：“这种情况下，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说完便想离开。

“拜托——”乔治娅伸出手拦住她，“我愿做任何事来弥补——写信，发表声明，打电话……我愿意做任何事。”

但是博蒙特甩开了她的手，说：“你做的够多了。别来烦我，可以吗？”

乔治娅赶忙说道：“但是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是关于萨拉·朗的。”

博蒙特恐惧地看了看四周，好像自己在被人监视一样。“听着，我们学校又发生了一起欺凌新生事故，这已经够糟糕的了。我们原本可以处理这件事，也能打发掉所有媒体。但是你又挑起了学生的谋杀案，让我们陷入了危机。我要应付的事情太多了。”

“我理解，虽然我不能强迫你告诉我什么，但我希望你能重新考虑一下。我只是想确保可以抓住杀害萨拉的真正凶手。”

博蒙特正视着乔治娅：“他们说你曾经是警察，对吗？”

乔治娅没把握地点点头，她为什么要这么说？

“但你相信那个疯子不是凶手？”

“我的工作内容不包括猜想凶手是谁。”

博蒙特沉默了一会儿：“如果凶手不是他，那是谁呢？”

“我不知道。”

“你，你觉得是另一个学生吗？”她轻声问道。

“你觉得呢？”

博蒙特移开了目光。

乔治娅继续追问：“你也不知道，对吧？”

博蒙特没有回答。接着，她摇了摇头：“我不敢相信有学生会——不，至少不会在纽菲尔德。”

“但无论如何，你晚上也睡不着觉。”

她瞥了乔治娅一眼。

“你是否知道萨拉和其他学生有什么矛盾呢？”

她吸了口气，放松了身体：“我不清楚。她和劳伦·瓦歇尔关系很好。”博蒙特的嘴唇抽动了一下，“但我想你已经知道了。”

乔治娅几乎是笑着回答道：“我调查过的人说过萨拉抢了别人的男朋友。你知道具体情况吗？”

“不知道，但你得记住一点。”

“什么？”

“萨拉很年轻，而且越长越美，这会引起各种问题：嫉妒、巴结、在背后嚼舌根。女生坏起来会很邪恶的，这就是高中生活。”

“那你发现过这些问题吗？和萨拉有关的？”

“我是她们的指导老师，所以她们不会把消极的一面展现在我面前。”她犹豫了一下，“但萨拉却相当稳健，劳伦也是。我觉得她们并不在乎流言蜚语。”

“那你知道有哪些男孩吗？”

博蒙特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哪些男孩子喜欢萨拉？”

“不知道。但我相信要是她想谈恋爱的话，好多人都会趋之若鹜。”

“那么萨拉是什么样的学生呢？”

“她——呃，老实说，她一直没有进步。”

“为什么这么说？”

“以前萨拉更专心于学业。举个例子吧，高二的时候，她参加了三个俱乐部，还是合唱队的一员，成绩也很稳定，B+ 2。但今年的话，”她摇了摇头，“萨拉退出了俱乐部，成绩……虽然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但她看上去并没有在功课上花心思。”

“你问过她原因吗？”

博蒙特点点头：“她说她在打工，需要上班，为读大学存钱。但同时她也知道高三学业紧张，并保证会更努力。”博蒙特耸了耸肩。

“你不相信她？”

“倒不是不相信。我，我能感觉到，她只是说了我想听的而已。”

“她经常这样吗？”

“萨拉是个好孩子。我觉得她只是想让别人满意而已。”这时，书店老板朝她们走来，博蒙特看了下手表，“我们得走了。”

“最后一个问题：萨拉有没有告诉你她在哪里打工？”

“我想想，”博蒙特皱着眉头，“对了，在咖啡店，老果园路的书店里。我之前还在想她得干多长时间才能攒够读大学的钱，因为咖啡店的工资太低了。”

“她是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开学没多久吧，怎么了？”

“没事，”乔治娅换了个话题，“我之前问过的一个女孩说萨拉总是想知道其他人在干嘛，你知道这件事吗？”

博蒙特摇了摇头：“恐怕我帮不上忙。”

“别这么说，你可帮了我大忙。”乔治娅说道，“我知道你对萨拉的谋杀案还有很多的，呃，疑问——”眼看着博蒙特想辩解，乔治娅连忙举起手示意她别说话，说：“我不会再逼你说什么了，我会离你远远的。”她们一起走出书店，乔治娅补充道：“但要是你想起了什么，无论是什么，都告诉我，好吗？”

博蒙特没有立刻回答，过了一会儿才开口：“你为什么离开警局呢？”

乔治娅吃了一惊，愣了一下才回答：“我被停职了。”

“为什么？”

“因为在处理一起脱衣舞夜总会的故事时，我没有按程序来。”

博蒙特揶揄地看了她一眼：“讲得通。”

乔治娅把名片递给博蒙特，便走出了书店，心情轻松。她和博蒙特旗鼓相当，说不定博蒙特会成为自己的盟友呢，至少她不会是自己的敌人。

她正准备沿着克拉克街走，突然，一只手抓住了她的手臂。一时间肾上腺素飙升，她没多想便使出掌刀，重击了一下袭击者的手臂，同时迅速转身，手指直逼对方眼睛。

“冷静点！”一个女人喊道，“是我啊！”

乔治娅僵住了，手悬在半空中。是瑞德·丝莱蒂克，“女人天下”的诗人。她垂下了手，蹒跚着后退了几步。“天呐！”她倒抽一口气，“难道没有人教过你不要在街上随便抓人的手臂吗？尤其是在晚上？”

瑞德挥了挥手：“抱歉！我没——我觉得你应该不会介意。”

“下次别这样了。”乔治娅努力平复着呼吸。

“非常抱歉。”瑞德低下头，“我只是，只是想知道你有什么想法。”

“对什么的想法？”

“我的诗歌。”

乔治娅松了口气，同时又很生气：“你的啥？”

“我的——我的诗歌。”瑞德急切地看着她，“你喜欢吗？”

乔治娅发觉自己脸上的肌肉绷紧了，她怎么可能在夜晚的克拉克大街上和陌生人讨论诗歌？黯淡的路灯下，瑞德的眼睛闪闪发光。刹那间乔治娅醒悟过来：“听着，无意冒犯，但是我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不是同性恋。”

瑞德过了一会儿才回答道：“你就只是随便看看？”

“我是私家侦探。”

“挺酷的。”瑞德微微一笑，“我在伊利诺斯共济会当护士。”

“看样子你还没明白，我今晚在工作。”

瑞德上下打量了她一番，那表情让乔治娅相信对方对付撒谎者很有一套。即便如此，她也得及时终结这场对话。于是她转身就走。

“等一下，”瑞德叫住了她，“也给我一张吧。”

乔治娅停下来，回头看她：“一张什么？”

瑞德指了指乔治娅的口袋：“名片。那个你看上的女人，你给了她一张名片。”

看样子瑞德一直在监视自己和博蒙特的谈话。出于某种原因，这让她很恶心。“我说过了那是我的工作。”

“好吧，说不准什么时候我也需要请个私家侦探。”

“你在电话黄页里可以找到很多。”

“这可说不准，也许你什么时候也需要护士呢。”

乔治娅没有说话。

瑞德耸耸肩：“随你便吧，但是如果你需要的话，宝贝儿……无论何事，就去戴弗西街的‘银拖鞋’酒吧，每晚十点之后我都在那里。”

说完，她便转身朝北边走了。乔治娅克制住想跑的冲动，朝反方向走开。

1 怡可口可乐，顺应了部分消费者需求低热量饮食的选择，所以上市之后广受各地消费者的喜爱。目前健怡可口可乐已成为全球第三大饮料品牌，可以说健怡可口可乐是可口可乐的第二个分身。

2 国大部份学院及大学利用下列评分等级评审大学部和研究所学生的成绩：.A卓越/优秀（90-100%）B佳（80-89.9%）C尚可（70-79.9%）D不佳（60-69.9%）F不及格（低于60%）。有些学校允许老师在评分时附加+或-号，例如学生可获得A+或A-，B+或B-等。

第二十章

第二天，乔治娅在纽菲尔德高中对面的停车场等人，看着学生们鱼贯而出，她想着，纽菲尔德高中的学生穿的牛仔服比李维斯¹服装厂生产的都要多。他们都穿着蓝色的牛仔衣服：牛仔褲、短裙、马甲、夹克衫。有些学生笑嘻嘻的，但大多数人都阴沉着脸，面帶挑畔，就好像在昭告世人他们要做的可比上高中要了不起得多。

几个学生一出校门就点燃了香烟，他们竭力让自己看上去冷淡无趣，但是乔治娅却清楚得很：这些学生在炫耀自己小小的权利，就好像在说“看见了吧？就算你是成年人，你也管不着我”。乔治娅记得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每每她受困于官僚主义的繁文縟节时，她就会又痛苦又生气。

蕾切尔说过希瑟·布莱克利认为自己是下一个凯蒂·库里克。后来乔治娅翻看年级纪念册时，才发现希瑟确实和这位女主播长得很像：齐下巴的褐色头发，大嘴巴，身材娇小，非常自信。照片上，希瑟正将话筒对准前来参观学校的奥巴马总统。看来，希瑟也会走上和凯蒂一样的道路。

十月份的早晨还比较暖和，但突如其来的一阵寒风让落叶打着旋儿飘落到了地上。乔治娅在停车场边缘徘徊，仔细观察着来往的学生。

在一大群人中间找到一个人相当困难，这让乔治娅想起曾经作为新人参加北区犯罪专案组的调查。当时罗比和她在罗斯蒙特地平线体育场内站岗，等待U2乐队²的演唱会结束，而特遣部队则准备拘捕尼尔斯市的某贩毒团伙。他们得知，犯罪团伙的首脑会在演唱会上现身。分析完座位分布表后，专案组在每条过道都布置了警力，并且分发了目标人物模糊不清的照片。结果音乐会一结束，所有人都往外涌，她完全认不出谁是谁。一直到她看见了几条过道之外，场面混乱，才反应过来目标已被抓住了。虽然不想承认，但她当时确实松了口气。

终于，一个看上去像希瑟的女生慢悠悠地穿过了马路，和她一起

的还有一个女孩和一个年纪更小的男孩，看起来不像是上了高中的年纪。三人走到停车场后，第二个女孩先走了，希瑟和那个男孩则往一辆银色丰田走去。

乔治娅跟了过去：“希瑟？”

女孩回过头，她的夹克衫敞开着，里面穿着白色乡村风格的短上衣，搭配着镶嵌着小珠子的牛仔裤，有些珠子很像珍珠。这些衣服看上去都价格不菲。

“我是乔治娅·戴维斯，正在调查萨拉·朗的谋杀案，可以和你谈谈吗？”

希瑟踌躇了一下才答道：“我认识你，但我不能跟你说话。”

乔治娅充耳不闻，又往前走了一步：“我知道你是萨拉的好朋友，我相信你也希望看到我们将真正的凶手绳之以法。”

“听着，我说过了，无可奉告。”

在警校读书时，乔治娅学过媒体关系。当时老师说，绝对不要用“无可奉告”这种词，因为这会暗示你在隐藏什么东西。直接告诉媒体他们撬不开你的嘴就行了，不要用“无可奉告”这种词。

“这回答可不怎么高明啊，希瑟。”乔治娅说道。

而一旁的男孩也开口了：“你真的是私家侦探吗？”

“贾森，闭嘴。”希瑟威胁地看了他一眼。

乔治娅却接过了话头：“是的，贾森，我是私家侦探。”

“和梦龙 3 里演的一样吗？电视上有重播——”

“差不多。”

“真酷！当私家侦探的话需要什么训练呢？”

“我以前是警察。”

“梦龙也在海军情报部门工作过。”

乔治娅点点头，想让男生一直说下去，但希瑟插了进来：“贾森，

冷静点，去车里待着。”她冲贾森“嘘”了一声，让他走开。

“等一下，只有几个问题而已。我已经和克莱尔·特南鲍姆和劳伦·瓦歇尔谈过了。”

“我知道。”希瑟答道。

“那么你也知道被抓起来的那个人有可能不是真凶？”

希瑟傲慢地看了她一眼。

乔治娅耸耸肩：“在我看来，你是所有人当中最希望找出真相的。”

“得了吧，大家都说就是那个疯子干的。”

“你确定？还记得那个故事吗？法官的丈夫和妈妈被杀死了，所有人都认为凶手是个白人至上主义者。”乔治娅顿了顿，继续道，“结果真凶则是起诉所有医生的那个人 4 ——你是个记者，你应该懂得，纯粹的假设是没用的。”

“广播记者。”希瑟纠正道。

乔治娅严肃地点点头：“那就更应该以身作则了。”

希瑟有点动摇了：“听着，要是我和你说话，我会有大麻烦的。”

“这样做行不行：我提问题，你以点头或摇头来回答，确认一下我已经掌握的信息。你知道的吧——两源头法则 5？”

希瑟得意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萨拉抢了某人的男友，”乔治娅继续说道，“她还喜欢管别人的闲事。有些女生就想给她点教训。我想知道的是她抢的是谁的男友？”

希瑟看了看乔治娅，又看向贾森，乔治娅也看着贾森。于是贾森将手插到衣兜里，慢慢溜走：“好吧好吧，我走就是了。”

乔治娅点点头：“谢了，帅哥。”

看着贾森走到了停车场边缘的树林，乔治娅回过头看向希瑟：“请

帮帮我，希瑟。你是我能信任的极少数人之一，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天啊，她也有给别人戴高帽子的时候。过了一会儿，她才继续道：“萨拉抢走的是莫妮卡的男友吗？”

希瑟咬着唇，点了点头：“我对萨拉的死感到非常难过，但说实话，只要萨拉愿意，她想和谁在一起都行，她那么漂亮火辣，却选择了卡什。”

“卡什？”

“莫妮卡的男友。去年夏天莫妮卡不在城里的时候，他们就好上了。那有点——唉，太不厚道了。”

“你难道不觉得卡什也脱不了干系吗？”

希瑟耸耸肩。

乔治娅耐心地等她继续。

“嗯，可能吧，”希瑟勉强说道，“我不想说萨拉坏话，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我理解。”乔治娅充分表现出了理解的态度，“那么，那天晚上你把鱼胆倒在萨拉头上时，莫妮卡和你在一起吗？”

希瑟吃惊地看了她一眼：“你怎么会知道是我干的？”

乔治娅摇了摇头：“这无关紧要。”

“是克莱尔告诉你的吧？”希瑟有点生气了。

“我不能泄露我的情报来源，希望你理解。”

“克莱尔可做不了这种事。”希瑟的声音大了起来，“当时莫妮卡的确在那里，但是——”

“但是什么？”

“她压根没对萨拉做什么啊。”

“她没有？”最后，希瑟完全不需要乔治娅旁敲侧击，自己说了起来，这是个好兆头。“那么是谁干的呢？”

希瑟不敢看她的眼睛。

“希瑟？”

女孩的声音轻如耳语：“我们也是被逼无奈。”

“为什么呢？”

“毕业班的学生要我们这样做。”

“但是劳伦、克莱尔和你都是萨拉最好的朋友。”

“我们别无选择。活动开始前，他们把我们拉到一边，威胁我们，说如果想在新年一切顺利的话，就必须听他们的话。他们知道，除非我们带着萨拉，否则她是不会离开空地的。”

“所以你们妥协了。”乔治娅记得马特说过集中营的事情。他的祖父母是德裔犹太人，1936年的时候差一点就被纳粹抓住了。但他们的很多朋友却没那么幸运。战争胜利后，幸存者们讲述了集中营里同为囚犯的犹太人是如何互相残杀的：嘲笑、偷窃、互相告发。为了生存，你别无选择。

“是谁买了水桶和鱼胆呢？”

“不知道，我们到的时候就已经在那儿了。”

“但是莫妮卡·拉姆齐并不是威胁你或萨拉的毕业班学生中的一员吧？”

“她犯不着啊。开学的时候她和卡什破镜重圆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和莫妮卡是西班牙语课的同桌，我在修西班牙语四级课程。”

“真棒，”乔治娅顿了顿，“也就是说莫妮卡告诉你她和卡什重归于好啦？”

“我们无话不说”

“跟我说说卡什吧。”

“他也是毕业班学生，在一个蓝调乐队里弹低音电吉他。”说这话

的时候，希瑟的表情非常虔诚。

“你们把萨拉扔在空地，自己回到活动中心后，莫妮卡还在现场吗？”

“我，我不记得了。”

“可你刚刚还说——”

“我说的是我们走的时候她还在。我不记得我们是什么时候回去的，当时太乱了，到处都是人。”

“有没有可能是莫妮卡躲在空地旁的某棵树后面呢？”

“我，我不知道。”希瑟又抿起唇，神情有所戒备，“听着，你问的差不多了吧，我得走了。”

乔治娅点点头：“最后一个问题：你知道萨拉放学后和周末在哪里打工吗？”

希瑟耸耸肩，皱起了眉头：“在书店的咖啡厅。”

“你确定？”

“当然了。”

“要是你发现自从去年春天起她就不在那里上班了，你会怎么想呢？你知道她会去哪里吗？”

“她不在那里上班？”希瑟的眼神恍惚起来，乔治娅看的出来，对方正在努力回想着什么。

“你在想什么，希瑟？”

希瑟没有回答。

乔治娅又喊了她一声，希瑟怒气冲冲地瞪了她一眼：“就这样吧，我不想说了。”说完后，她便转身离开。

“贾森，过来，我们走吧！”

比尔酒吧是芝加哥最具雅皮士风格的蓝调酒吧，坐落于埃文斯顿一条安静的街道上。酒吧内地板干净，桌子擦得锃亮，而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它一尘不染的卫生间了。市中心其他的蓝调酒吧总是乌烟瘴气，醉鬼和恶汉层出不穷。和这些地方截然相反，比尔酒吧的墙上贴着色彩明丽的深肤色舞者海报，每张桌子上都放着卡片，注明晚上的第一场演出全程禁烟。每周日，这里甚至还有“家庭表演”。

只有北岸才会有这样的酒吧。

乔治娅要了杯汽水，毫不理会酒吧里一干男人饶有兴致的眼神打量。舞台上乔·莫斯乐队的歌曲唱到一半，藉由麦克风扩大音量，声音震耳欲聋。店里熙熙攘攘。歌词唱的是爱人离他而去，乔治娅用手指在腿上轻轻打着拍子，感受着吉他的哀叹和旋律的脉动。乐队换了一首曲子，她便随着音乐感觉到了暗恋的痛苦、身无分文的悲哀和酩酊大醉的颓废。然而这样的痛苦却被低音电吉他、时髦的键盘乐器和刺耳的男高音给调和了。

汽水送来了，乔治娅付了钱，转过身去。一对情侣已然在过道里跳起了舞。她的朋友萨曼莎曾说，可以从男人跳舞的姿势看出他的床上功夫。但乔治娅却不大相信这点。马特根本不会跳舞，他要是跳起舞来，即便使尽力气，也毫无技巧可言，只会左右摇晃着身体。然而，他却对床第之事一清二楚。想到这里，乔治娅觉得颈椎一阵刺痛，她强迫自己不去想马特。

酒吧后头，四个稍显稚气的男孩子围坐在小桌边，死死盯着舞台。乔治娅在今晚早些时候打了电话到汤米·卡什安家里，但被告知汤米不在家。接电话的女人听上去饱受困扰，她还说，她不清楚汤米去哪儿了，但可能会去比尔酒吧，因为他通常周五都会去那里。当女人问到打电话的是哪位时，乔治娅表达了谢意，就挂断了电话。

乔治娅拿起饮料，溜达到了酒吧后面。她把金色长发披散了下来，穿着紧身牛仔裤和低领套衫，围着条五彩的山羊绒披肩——这是她对时尚做出的唯一让步了。她靠近那张小桌时，有个男孩抬起头把她打量了一遍，微微笑起来。换做平常，乔治娅会对此视而不见，但

今晚，她也抛给了对方一个笑容：“你是汤米·卡什安吗？”

失望从男孩的脸上一闪而过，随即被狡猾取代：“谁找他呀？”

乔治娅脑海中闪过了无数种对策，但最后，她决定开门见山：“我是私家侦探乔治娅·戴维斯。”她不得不喊出声来以防声音被淹没，“卡什是哪一位？”

叹了口气，男孩指了指桌子对面的那个人——一头乌黑的长发，身体瘦削，眼神锐利。他穿着夏威夷花衬衫和牛仔裤，衣服下摆露出了长袖保暖衬衣的一角，一副墨镜架在头上。听到自己的名字，他将目光从舞台上收回来，也像同伴一样打量了乔治娅一番。从对方的目光中，她看到了一丝欣赏。

乔治娅转向他：“不介意的话，能和你单独谈谈吗，卡什？”

男孩皱起眉头：“你是谁？”

乔治娅自我介绍了一番。

卡什又回头去看乐队演出。有一瞬间，乔治娅还以为他忽略了自己。但紧接着，男孩拉开了椅子站了起来。台上的鼓手开始即兴重复独奏，主唱乔·莫斯、键盘手和吉他手都赞许地点着头。乔治娅示意卡什跟她到外面去谈。

外面安静的环境和酒吧里的吵闹形成鲜明对比，给予了他们极大的慰藉。“你玩什么乐器？”乔治娅问了一句，尽管她已经知道答案。

“低音电吉他。”

“蓝调？”

“还有摇滚。”男孩用手擦了擦嘴，“嘿，这算什么事儿啊？你把我叫出来难道是想和我聊音乐吗？”但是他并没有显示出恶意，反而靠在墙上，显得舒适惬意。乔治娅不由自主地把眼前这个冷静沉着的男孩和当年缺乏安全感、神经兮兮的自己联系在一起。

“我想和你谈谈你、莫妮卡以及萨拉·朗的事情。”乔治娅答道。

卡什的表情严肃起来。他在复习自己的台词吗？以防有人问起这

件事而演练过好几遍的台词？男孩站直了身体：“你想知道什么？”

“你心知肚明。”

“确实。”他承认了。

“告诉我吧。”

“你想知道我和萨拉的事，我和莫妮卡分手的原因，复合的原因，以及这些和萨拉的死是否有关。”

这个男孩子不仅镇静，而且聪明。她现在明白为什么莫妮卡·拉姆齐和萨拉都喜欢他了。

“实际上，”卡什继续说道，“我还在想什么时候才会有人来找我。”

“你是说还没有人来问过你这方面的情况？”看到男孩摇头，乔治娅补充问道，“警察也没来找过你吗？”

“没有。”

屋内乐队的声音小了下来，但吉他拨弦声和贝司的低音仍然让墙壁嗡嗡作响。

“你和警察不是一伙的。”卡什说道。

“我受雇于卡姆·乔丹，”看到对方皱眉，乔治娅继续解释道，“他因涉嫌杀害萨拉被逮捕了。”

“哦，对了，就是那个疯子。”

“你认识他？”

卡什摇了摇头，乔治娅从他脸上看不到狡诈，只有单纯的好奇。

“那么我们来聊聊萨拉吧。”

卡什挺直身子，把手从衣服口袋里抽了出来：“我是在夏天遇见萨拉的。她，呃，莫妮卡和她家人回东部了。我和萨拉嗯……我们一拍即合。她很——有趣。”

“女朋友一走你们就——”乔治娅打趣道。

卡什耸了耸肩。

“之后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约会了几次，一起参加了蓝调音乐节和印刷厂文学节⁶。我还带她去看了巴迪·盖伊⁷的表演，有一次我还带她来了这儿。我喜欢她。”卡什沉默了。

见卡什没有继续说下去，乔治娅追问道：“你——有多喜欢她呢？”

即使灯光黯淡，乔治娅也能看见对方的脸红了。“我本来想——该死的，我本打算全身心投入的。”

“但是？”

“萨拉总是敷衍我，她不让我那么干。也不是因为经验不够——我不想当个混蛋，但她那么温柔，又漂亮，所以就——”

“所以莫妮卡不在的时候，你们会经常见面。那么莫妮卡回来之后发生了什么呢？”

“莫妮卡回来是八月份——我跟萨拉说我准备和莫妮卡分手。我在去莫妮卡家的路上给她打了电话，但萨拉突然打电话给我，说要和我见一面。”卡什的表情变得十分悲伤。

“怎么了？”

“我在书店和她见了面，然后她就把我甩了。”

“萨拉甩了你？”

“她告诉我不要和莫妮卡分手，我属于莫妮卡而不是她。”卡什看向乔治娅的双眸，“她说——这挺奇怪的——她说她配不上我。”

“她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卡什摇了摇头，“我继续问她，她却不肯再说，只是说我们不适合。”他恳求地看向乔治娅，“她不肯解释，只是一直叫我不要问了。最后……”他低下了头，“最后，我放弃了，离开了。”

乔治娅感同身受，她体贴地沉默了一会儿，才继续以温柔的嗓音问道：“莫妮卡知道吗？”

“我从没对她说过，但她还是听说了。”

“萨拉告诉她的？”

“不清楚，我也不在乎。但是她——你得明白，莫妮卡是个非常温柔的女孩儿。”

“你也是这么形容萨拉的。”

“她们俩都很温柔，这就是为什么——我从哪里看到过这么一句话：一个人一生会遇见两个人，一个温暖了时光，一个惊艳了岁月。”卡什突然停了下来，“这就是她们给我的感觉，让人欲罢不能。一个惊艳了我的岁月，另一个……”他的声音慢慢低下去。乔治娅第一次从他脸上看到了迷茫。

卡什花了点时间重新振作起来，乔治娅暗暗惊讶，这个男孩子为何会如此少年老成。“莫妮卡有没有向你打听过萨拉呢？”

“只问过一次。在萨拉甩了我之后，开学之前。我知道她早就知道了。她问我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她说。”

“你的回答是？”

“我告诉她我很想她，看到她回来很开心。”

“她没有问别的事情？就这么一笔带过了？”

“她看上去——很满足，我们就像以前那样，没什么大问题。”

也许莫妮卡在积攒怒气，以求报复萨拉呢？

卡什似乎看透了乔治娅的想法，补充道：“莫妮卡天性善良，她不会伤害任何人，包括萨拉。”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那天我也在保护林，”他靠在了墙上，“我送莫妮卡回家的。”

“什么时候？”

“其他人把萨拉带走后我们也走了。莫妮卡不赞成他们的做法，她说那样做不对，想提前走。我喝完了啤酒就和她一起走了。”

“顺便问一句，是谁带啤酒来的呢？”

“不知道。”

“是某个家长吗？”

卡什耸耸肩，“不清楚。”

如果是家长带东西来的，他们提前知道学生的计划吗？若假设成立，他们就是从犯，这样就能解释他们为何想让欺凌事故秘而不宣了。

“是谁把萨拉带走的？”

“她的朋友吧，希瑟、劳伦，还有个女生。”

这一点吻合之前的调查。“卡什，莫妮卡有没有带棒球棒去现场？”

“当然没有了。”

“你知道是谁带过去的吗？”

“不知道，我们到的时候棒球棒就已经在那儿了。”

乔治娅点点头：“还有一件事：你和萨拉交往时，她还在书店打工吗？”

卡什眼睛一亮，似乎想起了那段快乐时光：“我把她送到店门口，有时候也去接她。”

“你有没有到书店里面去找过她？”

“嗯……让我想想，有一次我打算去店里的，但是你也知道乌节路停车有多难，还是在外面等方便一些。”

“这么说来你也无从得知萨拉是否真的在书店里上班了。”

卡什有点疑惑：“应——应该是这样，你为什么这么说？”

乔治娅摇摇头：“没事。”

1 维斯（Levi's）是著名的[牛仔裤](#)品牌，作为牛仔裤的“鼻祖”，象征着[美国](#)野性、刚毅、叛逆与[美国](#)开拓者的精神。

2 2是一支成立于1976年的爱尔兰都柏林摇滚乐队，自80年代窜起走红之后，一直到进入21世纪的今天，仍然非常活跃于全球流行音乐乐坛。

3 部美国电视剧（1980-1988），讲述了一位夏威夷私家侦探的故事。

4 处指的是发生在芝加哥库克县的一起案件，库克县一名女法官的丈夫和母亲被一名男子谋杀。凶手被认为是白人至上主义者，结果发现凶手是对女法官的判决心怀不满从而报复。

5 源头法则，适用于新闻界，源自水门事件后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的报道原则。即为了发布好的新闻，记者需要两个来源而不是一个来源以确保新闻的正确性。

6 年六月上旬在芝加哥举行的节日。

7 国吉他手和歌手，曲风以布鲁斯和摇滚为主，是[芝加哥](#) blues的代表人物。

第二十一章

汤米·卡什安镇定、聪明，并且具有一个初露锋芒的音乐家必需的敏感度。但仅凭这点，萨拉怎么就说自己配不上他呢？这意味着萨拉感到羞愧，或是内疚，或没有安全感。尽管青少年天性都缺乏安全感，乔治娅却没有从萨拉身上发现这一特点。她觉得萨拉可能没有那么敏感，也许只是好奇心强了一些。

乔治娅一边往自己的车走，一边仔细考虑着自己可能漏掉了什么：谋杀案和萨拉从书店辞职有关吗？不，应该无关——孩子们一般不会在意这种低薪工作，他们只会在乎可以代替这份工作的其他东西。萨拉跟父母说自己在打工时，一定还在做别的事情。

经过一条小巷时，乔治娅放慢了脚步。她看到了垃圾箱边有两个鬼鬼祟祟的黑影。突然一道橙色光芒闪过，紧接着传来了熟悉的烟草味。乔治娅加快了脚步。两年前的欺凌事件中，家长将啤酒带到了保护林，他们据理力争，宣称即使自己不这么做，孩子们也会带酒过去的，至少他们没带毒品前来。他们还说，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孩子不尊重权威。

乔治娅坐进自己的丰田，开回公寓。所有疑点都没记录在警方报告中：啤酒、萨拉辞职、她和卡什的短暂交往。要是粗心大意，她也可能忽略掉一两点，而罗比也确实很懒散。但忽略掉全部疑点？乔治娅忍不住怀疑这份水分极大的警方报告会不会和某个事实有关，那就是检举此案的州检察官的女儿也在案发现场。

若自己的子女面临讨厌的盘问，保护心理是人类的自然反应，而若你是颗冉冉上升的政治新星，这一点就更重要了。自己的女儿出现在欺凌事件和谋杀案的现场，这对作为库克县顶尖执法人员之一的拉姆齐来说是巨大的耻辱。卡姆·乔丹的出现为杰夫·拉姆齐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来保护自己的女儿，以及他自己。这到底是顺水推舟还是掩饰真相？前者是政治惯例，后者则会将库克县政府的丑闻昭告天下。

乔治娅找空位停车时，做出了决定：不管汤米·卡什安的辩词多么

无懈可击，她都不会忽略莫妮卡·拉姆齐去了保护林的事实。莫妮卡可能和萨拉·朗的谋杀案无关，但乔治娅警察的直觉则告诫她不要轻易下定论。这些孩子知道如何钻法律的空子，也会操控他人。如果莫妮卡确实有渴望报复的一面呢？如果她把对卡什劈腿的愤怒掩饰起来了呢？目前只有卡什的证词能说明他们一起离开了保护林。也许莫妮卡捡起了球棒，一个人溜回了空地，下定决心要给萨拉点厉害瞧瞧呢？或者她怂恿别人替她出手？也许卡什说谎了，其实他自己也参与了谋杀？

当然了，这起谋杀也许只是欺凌失控的产物。孩子们醉醉醺醺，毕业班学生想大展拳脚，现场正好有啤酒和棒球棒。也许莫妮卡、卡什、劳伦、克莱尔和希瑟所有人都对萨拉的死插了一脚。乔治娅记得自己在高中时看过一本书，讲了一群男孩受困于荒岛，最后变成了野蛮人，还杀害了一个孩子——这本书应该是《蝇王》¹。

或许是她想太多了。说不定卡姆·乔丹精神错乱误杀了萨拉·朗，而自己则太固执而不愿承认。终于，乔治娅找到了一个停车位，周五晚上还能找到空位，还真算幸运的，但她意识到自己还得查下去。

乔治娅锁上车，往公寓走去，空气中弥漫着刺骨的寒冷，树叶绕着车子飞舞，像下了场树叶雨一样。她不喜欢季节更替，也许是因为这意味着时间的流逝。她加快了脚步，打开了通往前厅的门，希望能感受到暖流。但让她大吃一惊的是——屋内弥漫着浓重的恶臭味，几乎触手可及，让她几欲作呕。

¹ 《蝇王》是英国现代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戈尔丁的代表作，是一本重要的哲理小说，借小孩的天真来探讨人性的恶这一严肃主题。故事发生于想象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一群六岁至十二岁的儿童在撤退途中因飞机失事被困在一座荒岛上，起先尚能和睦相处，后来由于恶的本性的膨胀起来，便互相残杀，发生悲剧性的结果。作者将抽象的哲理命题具体化，让读者通过阅读引人入胜的故事和激动人心的争斗场面来加以体悟，人物、场景、故事、意象等都深具象征意义。

第二十二章

恶臭如海浪一般扑面而来，乔治娅一阵反胃，皮肤潮乎乎的。她条件反射地伸手掏枪，扑了空后才反应过来自己没有带在身上。她跌跌撞撞地冲到门外，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几秒钟前她还在担忧冬天的到来，现在她却迫切地需要用干净的冷空气来清洗一下肺。

又吸了几口气，她平静下来，用披肩捂住口鼻，走到前门，透过门缝往大厅里看去：东西没有被翻乱的痕迹。桌子上按类别摆着各种传单，地板很干净。她打开门，那股恶臭又扑面而来，但这次她有所防备。她压紧了披肩，穿过了门厅。

一开始她以为是尸体，但先不提尸体是如何进来的，气味也对不上号。她之前见过尸体，在它们陈腐脂肪味的表面下，还有一股令人作呕的腥甜气息。房子里的味道要新鲜一点，更加恶臭，更像鱼腥味儿。

一楼的公寓都关着门，四下里静悄悄的，太反常了。她的邻居们去哪儿啦？这股恶臭应该是会渗透到他们的客厅里的。但她却没听到风扇拼命鼓风的声音，也没有听到从开的窗子里传来的街道噪音，或是大声的抱怨。而且门厅里也没有告示——除非没人在家。她想了想，毕竟是周五晚上，而她的邻居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他们可能出去玩了。所以她很有可能是第一个发现恶臭的房客。

她抓紧了楼梯栏杆，强迫自己上楼。每走一步，气味就浓烈了一分，湿粘的感觉布满全身。但乔治娅已经不再震惊了，取而代之的是滔天的怒火——哪个胆大包天的敢这么做？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上二楼之前她便看清了情况：她房间门前的地板上有一堆灰色秽物——鱼头上呆滞的死鱼眼空洞地盯着上方，而鱼尾、内脏和鱼刺则在地毯上结成了一团团的東西。血淋淋的残骸和鱼鳞撒得到处都是，还能看到银色和红色的反光。乔治娅强忍着恶心，但不踏过这团秽物没办法进屋。她掏出钥匙，瑟缩了一下。

乔治娅的鞋底和牛仔裤底端沾了一点秽物，好像是它们自己跳上

来粘住一样。恶臭长驱直入，钻进了她的鼻子、喉咙和衣服里。她抖了一下，想象着脏东西渗过鞋和袜子侵蚀她的皮肤。这就是那天萨拉·朗在保护林里头套鱼内脏的感觉吗？她将钥匙插进锁孔。心想着，这下她和萨拉·朗终于有共同点了。

乔治娅花了一个小时用铲子将那团秽物塞进了两层垃圾袋，丢到了走廊里的垃圾箱里。大部分秽物都清理干净了。她开了门窗，在楼梯上开了两台风扇，希望将恶臭从房间里吹走，以防干扰到邻居。她在水槽下找到了地毯清洁剂，把它撒到了门厅的地毯上。但这远远不够，明天她还得租个蒸汽清洁器。但今晚，无论如何她都没办法在家里过夜。她打了个电话给朋友萨曼莎，留下一条语音信息。

乔治娅跪在地板上，第三次漂洗地毯，一边骂着嵌入地毯里的鱼鳞碎片。就在这时，通往楼下前厅的门突然开了。

“我的老天爷啊！”传来了一个很大的声音，“发生什么啦？”

乔治娅从楼梯的缝隙间往下看，说话的是住在三楼的男人，老婆叫希拉。男人用手捂紧口鼻，乔治娅朝下喊道：“呃，有点麻烦事。”

“你也太轻描淡写了吧。”男人透过手掌喊了一声，“看在基督的份上，到底怎么啦？”

乔治娅解释了一番。

“太过分了，谁干的？”

乔治娅努力保持冷静：“不知道，当时我不在场。”

“真精彩啊——这幢公寓被鱼胆包围了。”男人风趣地眨了眨眼。

如果不是花了一个小时收拾残局，估计现在她会笑起来：“这可不是我自找的。”但这个回答也够逊的。

男人抬头看着她，半晌才说道：“你是怎么处理那些——呃，垃圾的？”

“铲起来扔掉了。”

男人用手背蹭了蹭下巴，往二楼走上来：“扔到垃圾桶里了？”

“嗯，我还用垃圾袋包了好几层。”

“唉，这可不行了。”男人挥了挥手，“这个做法是错的。”

乔治娅皱起了眉：“什么意思？”

“臭气会转移到垃圾桶，还会生很多蛆虫，老鼠和猫也会过来。搞不好它们现在已经在刨垃圾了。”

“你有什么好点子吗？”

“最好把它们制成堆肥。”

乔治娅把手插在屁股后的口袋里：“这么晚了，我该到哪里找材料呢？”

“说不准植物园有呢。”

“大半夜去植物园？你在开玩笑吧？”

男人耸了耸肩。

“好吧，你接着说说，弄来这些个神奇的材料后，我要怎么做呢？”

“把它们放进冰箱。”

“拜托，那可是是两大袋的垃圾。”

男人又耸耸肩。

“那你干嘛不在冰箱里再放个袋子呢？”男人盯着她。

“你这办法可不怎么样啊。”这次换她耸肩了，“我就该把它们直接拖到湖边再扔进去。”

男人摇了摇头：“我不赞成。要是你被抓了，是要交罚款的，搞不好还要被拘留。罪名就是破坏环境什么的。”

“你真是帮了大忙了，”乔治娅酸酸地说道，“这个问题我今晚就要

解决，不能拖到明天或者是下周一。我也没空搞到堆肥或是工业尺寸的冰箱。”

男人又往上走了几步：“你知道这堆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吗？”

“我猜是伯霍普海鲜店的，或者是从其他鱼市来的。对了，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专业知识？”

“都是些常识啦，”男人越过她走向三楼，手依然掩着鼻子，“至少用水管冲洗一下。”他的声音有些模糊，“我指的是垃圾箱，再用点漂白剂或者煤酚皂液。”他嗅了嗅，但立刻就后悔了，“还有，别忘了叫警察备案。”

“当然。”乔治娅目送他离开。

巡警离开了，走前也承认，鉴于此案没有造成伤亡，也没有东西失窃，警察局可能不会太上心。乔治娅洗了个澡，又上网查了查鱼市和海鲜餐厅。城里倒是有不少鱼类和海鲜产品批发商，但她怀疑自己遇到的东西应该来自北岸。她找出了六个可疑的地方，都是从埃文斯顿开车很快就能到的地方。

接着，乔治娅又搜索了一下“鱼内脏”。网上推荐的处理方法之一的确有堆肥法。她继续看了下去，意识到她邻居并没有乱说。如果鱼骨头没有变质腐烂的话，还可以用来做汤。但她从来没烧过汤。

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保持干净。如果她用水冲洗了垃圾箱，再倒一杯漂白剂或者煤酚皂液，气味就不会那么难闻了。乔治娅关了电脑，想不通她的邻居为什么会知道这些。他难道是个环保主义者？一天到晚想着拯救鲸鱼拯救世界？

乔治娅关了风扇，锁上门，用水管冲了冲垃圾箱，倒进了点煤酚皂液。清理完毕后，她开车去了萨曼莎家。

乔治娅进警察学校学习前，就在奥克顿认识了萨曼莎·莫塞勒。小萨想当平面设计师，所以当时在学习电脑设计课程。而乔治娅则在隔壁教室学社会学。她们互相盯了六个星期后才承认彼此的存在。乔治

娅觉得和女生交朋友很难，而萨曼莎也有同样的想法。直到她们在同一晚考完了期末考试，并去了同一家酒吧，她们才开始说话。从那时起，她们就成为朋友了。

小萨打开门，皱起了鼻子：“呸，好臭。”

“我洗过澡了，但是应该还有味道吧。”

“等一下，”小萨走进房间，片刻后拿了瓶香水过来，“转过来——”她开始朝乔治娅的T恤和牛仔裤上喷。

乔治娅连忙举手投降：“别，我觉得还好，只要——”

“别抱怨啦，这可是迷恋 1 哎！”小萨继续喷着。

叹了口气，乔治娅只能妥协。香水的味道总好过死鱼的味道。

“谁干的？”小萨问道，她们正坐在客厅里，手捧热茶。萨曼莎是位迷人的黑发姑娘，长发及肩。她将一撮头发别到了耳后。

“我不知道。”

“你在调查某件事，对吧？”看见乔治娅点头，小萨补充道，“你觉得两者有关吗？”

“有可能。”乔治娅向她解释了整个案子。

“他们到底是怎么进屋的呢？”

乔治娅耸耸肩：“他们可能等到公寓的最后一个人出门时，趁机混进去的。”

“他们会不会在给你传达什么信息，比如让你就此收手之类的警告？”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的做法就太蠢了。”

萨曼莎啜了口茶：“但是保护林被杀的那个女生不也是全身都是鱼杂吗？现在你也全身都是，所以——”

乔治娅打断了她：“如果他们真想警告我，你不觉得一张纸条、一通电话更有效吗？为什么要不怕麻烦花钱买鱼杂，再带到我家，还撒

满了大厅——这样就想让我退出？也太傻了吧。”

但萨曼莎非常喜欢扮演安乐椅神探²：“等等，《教父》³里是不是有类似的情节？他们不是把死鱼送给别人作为警告吗？”

“小萨，这不是在拍电影。”

萨曼莎玩着自己的一绺头发：“说不定他们自己没意识到罢了。”

乔治娅想了想，有了主意。

¹ 恋香水：CalvinKleinCK激情女士Obsession香水喷雾。

² 乐椅神探(ArmchairDetectives)(偶见意译为躺椅侦探)是侦探小说所塑造的一种侦探。与一般的侦探之间，最大的差异是安乐椅神探无须奔波劳碌，只需坐在舒适的安乐椅，听着、看着命案的线索，就能凭借著推理，指出真凶。推理小说史上的第一个安乐椅神探是由奥希兹女男爵的小说《角落里的老人》里的主角。自从这个部作品出版后，安乐椅神探变成所有推理小说作家想要挑战的角色。

³ 教父》是派拉蒙影业公司出品的一部黑帮题材的电影，改编自马里奥·普佐的同名小说。

第二十三章

马特在乔治娅公寓街道对面的阴影处监视她。他已经跟踪乔治娅好几天了，昨晚跟着她去了安德森维尔的书店，今晚又跟着她去了比尔蓝调酒吧，看见她找到了一个穿着夏威夷花衬衫的男孩。在她回去取车的路上，她又放慢了脚步去查看一条小巷——不愧是当过警察的人……

乔治娅发现门厅里的鱼杂时，马特就已经在街对面看着了。起初他一头雾水，不得不凑近垃圾堆检查一下。鱼杂？这是干什么用的？他打了电话给伦尼，对方也很吃惊。伦尼盘问了一下细节，命令他呆在原地。

如果马特再后退些，就能用望远镜看清乔治娅窗户内的情形了。只见她从厨房里拿了水桶、刷子和抹布，去了门厅。四十五分钟后，她不再来回走动了。

伦尼要他每隔两小时汇报一次，若遇上乔治娅有所行动，汇报必须更加频繁。马特掏出手机，正准备告诉伦尼她晚上都会在家里待着，乔治娅房里的灯突然熄灭了。几分钟后，她从公寓里走出来，肩上背着背包，披散下来的金发在街灯下熠熠生辉。

马特将手机塞回口袋，连忙跑去开车，正好赶上跟在乔治娅的丰田后面，并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她这是要去哪儿？是去别人家住吗？乔治娅在坦普斯特路口向西转了个弯。马特瞥了一眼挡风玻璃，也转了弯。答案很快就会揭晓。

第二十四章

德里克·贾诺威茨只在每周六上半天班，但周六是一周当中生意最好的日子，这可不是因为他是个机修工。

他在霍纳加油站快干满一年了。一天中，他会花上几小时鼓捣汽车，大多数都是好车。毕竟，这里可是北岸啊。他会调刹车、换电池、换机油。有时候老板霍纳会问问他怎么修喷油嘴或是传动装置。这些天霍纳经常被这些问题给难住，毕竟他也老了。霍纳常常发牢骚，说数字化的年代，一切都太过复杂。要是在以前，你只需知道化油器、配电盘和火花塞就可以了，那些日子难道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吗？

德里克赚钱的工作来自为其他客人提供服务。他告诉过劳伦自己知道别人想要什么、愿意付多少代价，他可不是在开玩笑。德里克是货源的提供者，他在别人想要的时候满足他们。实际上，德里克认为自己是白手起家的大富豪，就像唐纳德·特朗普¹，或是创立航空公司的老总一样。他的声名不断扩大，很快就能辞了加油站的工作，让霍纳回老家了。说不定他也能这样对劳伦，那个贱人从来不曾夸过他。

他将一辆白色讴歌²推上了升降机。霍纳留给他的纸条里说这辆车需要换新的闸片，还要做前轮校正。这辆车看上去有点眼熟，可能属于某个住在诺思布鲁克或格伦科的富二代，他们对汽车保养一窍不通，以为只要给车加满油就能开了。想到这里，德里克摇摇头——要不是有他，好多人可都要摊上大事儿了。

德里克启动升降机时，一辆银色的凌志驶进了加油站。车并没有停在加油泵前面，反而在小超市门口熄了火。一开始德里克并没有注意。司机可能是那些要问路的白痴，或者是想买糖果的女人。说来也好笑，这些女人一把年纪，身材臃肿，却到超市买棒棒糖，再偷偷摸摸地塞进自己的钱包，好像私带毒品似的。

但凌志的司机下了车，径直朝自己走来，德里克这才发现对方是查理，自己的一位常客。通常查理开的是保时捷911涡轮。德里克降下升降机，在裤子上擦了擦手。

“早啊。”德里克走到了车库门口，查理正等着自己。

查理点了点头。

但德里克察觉到一丝不对劲。查理通常在网上预订，而且今天是周六。德里克的常客不会在周末光顾。周末光顾的通常是游客或是新手，但人数不少，而且总会变成常客。

“嘿，有什么事吗？”德里克问道。

查理越过他走进车库，德里克注意到他的卡其色长裤和丝绸衬衫都熨烫得很服帖——富人再怎么刻意都没办法穿得随便，就连他们的牛仔褲都熨过。德里克看着查理将手伸进口袋，接着又伸出来，两只手紧握在一起。

“我——嗯——我想确认件事。”查理说道。

查理通常很随和，但今天则一反常态。

德里克问道：“什么事？”

“你还记得我一直约出来的那个女孩吗？”

德里克紧张起来。他知道查理指的是谁。这家伙几乎挑遍了姑娘，直到几周前，他才选定那个女孩。

“我知道你会和你的女孩们聊天，”查理说道，“以确保她们安全无恙，比如说，呃，没有被客人们打，被弄伤，或被利用之类的。”

他当然会找女孩们聊天了，做他这一行可不能惹上麻烦。要让他评价自己的话，他可是尽职尽责。可查理为什么要提这个呢？

“这就是我想知道的事情，”查理继续说道，“有没有……有没有人，”查理停了下来，小心地避开任何人名，这被德里克注意到了，“有没有女孩儿说过，在接客时发生的一些不寻常的事情？”

“喂，你他妈的到底想说什么啊？”

查理耸起肩膀，脸上的表情也乖戾起来：“我知道她们会告诉你她们去哪儿了，做了些什么。像你这样的人——我相信她们会详细对你口头说明的。”

德里克忽略了这句双关语，查理是不是有点反常？从对方的衣服和保时捷来看，他觉得查理是那种在家找不到乐子的男人——也许他错了，有时候这些人也“兴奋”不起来，说不定查理也会为此而尴尬。不知道真相前，他得保持冷静：“嘿，伙计，你和那女孩做了什么，是你和那个女孩儿的事情，别人管不着，懂我的意思吗？”

查理的脸又黑了一层，他弓起背，将手插进兜里，仿佛竭力压抑着自己的怒气：“我不是这个意思。”

德里克换了个态度：“那你是什么意思？”

“她们会不会跟你说之前和之后发生的事情？比如电话，还有和生意相关的东西，不是你的事，是和我有关的情况。”

“你是指谁收钱和怎么收钱？你知道的啊，都是预付款的。”

查理又从口袋里掏出了手，在德里克面前挥了挥：“算了，和你说话简直对牛弹琴。”他生气地摇着头，“算了吧。”

德里克的脊背一阵发凉。

“对了——”查理突然挤出一个笑容，好像在和老朋友说话似的，“下周二下午怎么样？”他交叉着双臂，“四点左右？你能帮我安排吗？”

德里克却没买账，他谨慎地问道：“你想要什么样的？”

“我不知道，新鲜的吧，与众不同的，你做主就好。”

“不错啊。”

“让她们去老地方等我，可以吗？”

“没问题。”

查理的嘴咧得更开了，露出了洁白的牙齿，德里克一看就知道漂白过。男人放下手臂，转身走向自己的凌志车。德里克看着他发动汽车，放下手闸，向他挥了挥手，于是他便开车离去了。

德里克回到了升降机边，这可能是他和查理最长的一次对话了，但却毫无意义。查理在暗示什么呢？德里克最讨厌别人拐弯抹角地说

话，话里有话，逼自己去想他们的真正意图。劳伦有时候也干这事。他想，这些人肯定是在富人学校里学会了这样的说话方式。他将讴歌抬离地面六英尺，在车盘底下打开了手电筒。他觉得霍纳的日产闸片可能管用，便回到贮藏室找去了。

半小时后，德里克还在修车，想起查理的举动，依然迷惑不解。那个女孩确实说过一些事情，那是在她和查理出去的最后几次之后，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他记得是一个夏末的周三下午。她找德里克报到顺便送分成来的时候，并不像平时那么开心。他还记得自己问她是不是被人打了，她说没有。此时此刻，德里克盯着讴歌的底盘，神游天外——她还说了什么呢？好像是关于好人没好报之类的话，她还说了她会小心的。对了，她说的就是这个。

妈的，现在他再想想，她跟劳伦、查理做了一样的事情，这他妈到底什么意思？她说了点什么，然后查理就来问了。整件事都很奇怪，一点都不好玩，和他们的生意也没啥关系。想到这里，德里克停下了手头的活儿，掏出手机，给生意伙伴发了条短信。

1 纳德·特朗普，曾经是美国最具知名度的房地产商之一，人称“地产之王”。

2 歌（Acura）是日本 本田汽车公司 旗下的高端子品牌，于1986年在美国 创立。

第二十五章

在萨曼莎家的沙发上，乔治娅租了台蒸汽地毯清洁器，回到家，花了大半天时间擦洗地毯。她用地毯清洁剂和酶清洁剂不停地冲刷楼梯和楼梯口，直到大部分气味都消失了才停手。除非贴着地毯闻，否则是不会察觉到异味的。乔治娅还有点期待碰到那个邻居，但那个男人没有出现。

这是个干冷的秋日，天气湛蓝，下午的时候乔治娅就去跑步了。她朝东慢跑到湖边，接着往西北跑去，在埃文斯顿绕了一圈。快到学校时，她看到了一对在湖边闲逛的情侣，他们身体紧贴，完全沉浸在两人世界中。乔治娅记得这种感觉：这是一种无法抵抗的需求，只有对方能够满足自己，还伴随着巨大的喜悦。这种欣喜充斥着大多数的生活，却在乔治娅的生命里稍纵即逝。想到这，她的胸口隐隐作痛。

回家后乔治娅洗了个澡，换了衣服，将地毯清洁器还到超市。自己肯定是太想喝汤了，因为她买了一堆东西，其中就有一罐番茄浓汤。尽管她不太清楚浓汤到底是什么东西，看上去像奶油番茄，但是更贵。除了那个时髦的法国名字¹外，这两者还有什么区别呢？想着，乔治娅将浓汤倒在平底锅里，用火炉烤起来。

遇到马特之前，她对汤并不感冒，但是马特很喜欢喝汤，还说肯定是自己灵魂深处的农民本性作祟。唉，她又来了——将马特作为自己生命里程的参照标准。她什么时候才能呢？乔治娅盯着浓汤，然后将它从火炉上取下来，倒进了下水道。

公寓的电话响了起来，此时乔治娅正费力地从地下室将一桶干净的衣服拖上楼。她跳上最后一级台阶接通了电话。

“喂？”

“戴维斯，”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不甚悦耳的声音，“我是保罗·凯利。”

这可是周六晚上啊。她从来不知道律师周末还上班呢。“你好啊，保罗，什么事？”

男人清了清嗓子，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说道：“我刚才在整理乔丹一案的笔记，想和你核对一下。”

“这几天倒是挺有趣的，”乔治娅跟他说了鱼杂的事，“我本来也可以找你帮忙的。”

凯利咕哝了什么，乔治娅没听清。

“你说什么？”乔治娅笑了，“你是觉得清理鱼杂碎不在你的工作范围内吧？”

“法学院教我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

“法定诉讼程序吗？”乔治娅打开门，看着已然焕然一新的地毯，“但是，考虑到萨拉·朗头上也被倒了同样的东西，我敢说有人想要警告我。”

“聪明的推理，”凯利评价道，“但是用鱼杂就太蠢了。”

“可能他们只想到了鱼杂吧。”

“这是什么意思？”

“我在想会不会是欺凌事件中的某个孩子做的。”

“有什么线索吗？”

“你可能不同意，但我想到了一个名字。”

“谁？”

“莫妮卡·拉姆齐。”

她听到凯利倒抽一口凉气。

“听着，保罗：很明显汤米·卡什安，莫妮卡的男友，很喜欢萨拉·朗。他们在夏天混到了一起，但时间不长。根据萨拉朋友的描述，莫妮卡知道这件事。我问汤米的时候，他也承认自己很迷恋萨拉，甚至愿意为了她和莫妮卡分手。但是萨拉阻止了他，事实上是萨拉甩了他。”

凯利没有说话，保持沉默。

“还没完呢。莫妮卡当时也在保护林里，包括她男友在内的几个人都能作证，但警方报告中却提都没提。她男友说活动开始后他就带莫妮卡回家了，但很可能他在作伪证。我准备继续查下去，要是让我抓住了她的尾巴，或者——”

“戴维斯，”凯利打断了她的话，“你也知道吧，你要是想让某件事成真，就会洗牌作弊，产生偏见，让事情朝你希望的方向发展，对吧？”

“我不会那么干的。”

“你敢保证吗？”

“这只是一条线索罢了，保罗。”

“这是唯一的一条吗？”

乔治娅犹豫了一下，轻轻答道：“不是。”

“你还发现了什么？”

“萨拉谎称自己在书店打工。”

“真的吗？”

“书店老板说她去年春天就辞职了，五个月前就不干了。”

“那她在干嘛？”

“还不清楚。”

“要我说，这才算线索。”乔治娅听见他翻阅纸张的声音，“而且警方报告中也没有记录这一点。”

“当然没有了，他们没有继续查。”

“这就有趣了。”

“你又不能怪警察，他们深信不疑卡姆·乔丹杀了萨拉。”

“就像你相信凶手是莫妮卡一样？”

“我没有——”乔治娅停了下来。

“我说，你别老是抓着州检察官的女儿不放了，专心做你的事情好吗？”

“知道了，那我们厅里的鱼杂碎怎么办？不管是谁干的，他们明显不喜欢我四处打探。”

“你还惹毛了谁？”

“说来话长。”

“洗耳恭听。”

“还有汤姆·瓦歇尔，就是我让你查的那个律师。”

“是他啊，据我所知，他是著名房地产律师，事业有成，前途光明，”凯利哼哼道，“还有谁呢？”

“萨拉·朗的父亲也不太待见我，我采访的女孩子们都不想跟我说话。可能是他们中的一个扔了鱼杂吧。”

“你有眉目了吗？”

“还没呢，”乔治娅用手指轻轻敲着电话，“你是知道的，我放不下那份缩水严重的警方报告。”

“我正在查。”

“你是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

“你不是说不会动拉姆齐吗？”

“没错啊。”

“那你——”乔治娅发觉自己讲错而突然住嘴，“你想找警察的麻烦？”

“又不是第一次了。”

她不安地动了动：“我劝你别这么干。”

“为什么呢？”

“我曾经是警察，你还记得吧？”

“你现在又不是了。你要想两边都不得罪，这不可能，戴维斯。”

然而乔治娅想到了奥马利，他是她的良师益友。她不想给对方造成麻烦。虽然她不能为帕克工作上的草率态度辩解，但帕克可做了她将近十年的搭档啊。那时候她每天都冒着生命危险，而唯一能提防她不被偷袭的就是这个搭档，这种关系在两人间形成了一种纽带，可以超越任何规章制度。

“保罗，我觉得鱼杂的事可能因个人恩怨而起——我总是四处打探，惹得某些人反感。你先别去招惹警察，让我自己跟进这件事吧。”

“招惹警察”，哼，至少指出他们的报告里缺了什么，也能为我们争取更多的时间，同时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卡姆·乔丹身上转移。”

他说的这一点倒是有道理。

“能让卡姆免除牢狱之灾吗？”那个环境对他来说太过野蛮，他日渐消瘦。如果能利用这个机会减少他的保释金让他早点释放出来也不错，不妨一试。

“有可能。”凯利答道，“而且现在欺凌事件也被捅了出来。公众舆论势必会软化。”他顿了顿，继续道，“顺便问下，你知道是谁泄露了欺凌事件吗？”

“不知道。”乔治娅脱口而出。

“好吧，”凯利清了清嗓子，“也许是某个大胆记者？”

“可能吧。”也可能是某人想当一次英雄，譬如奥马利。当然了，如果真的是他，他肯定不会承认的，而她也不会问。“保罗，警察这条线还是等一等比较好。如果我们走投无路了，尚且可以一试。现在这么做……不大对。”

“什么时候靠撒谎达到目的的私家侦探也会感到良心上的不安啦？”

乔治娅没有回答，因为她自己也不确定。换个角度想，至少现在

凯利也参与到破案中来了：提出策略，测试线索。前一秒钟他还不想去调查任何人呢，下一秒他就准备去控诉那些半调子的警察了，还说什么不受良心的谴责。

“你妻子肯定喜欢看你从麻烦中净身而出的样子。”乔治娅揶揄道。

“我还没结婚呢。”他的声音依然尖细。

她就知道他会这么说。

¹ 茄浓汤的英文为tomatobisque，其中bisque为法语单词。

第二十六章

东岸俱乐部是集健身、商务会议、各种便利设施为一体的城区健身场所，而北岸健身中心则是位于郊区的东岸俱乐部，提供各项便利服务。北岸健身中心毗邻斯科基法院，这座黄砖建筑群迎合了消费者的期望：一整排四周用玻璃围住的会议室，面对着壁球场和游泳池。乔治娅将车停进车位，她从纽菲尔德一路尾随劳伦·瓦歇尔至此。她想象不出这个女孩到这种俱乐部来能有什么事。

那天早上跟踪劳伦之前，乔治娅去了五个鱼市：两家在伯霍普，一家在东餐厅¹，还有戴维斯街鱼市和格伦的米切尔餐厅。但是这几家老板都不记得有谁拿走了鱼杂碎，其中伯霍普餐厅的经理建议她下午换班时再来问问。理论上来说，她应该再去盘问一下萨拉的朋友，但是希瑟·布莱克利和克莱尔·特南鲍姆都被严厉命令不能和她说话。她已经对她们使劲浑身解数了。

接下来只剩劳伦·瓦歇尔了。劳伦可能会知道鱼杂碎的事，但如何接近她却是个问题。乔治娅在瓦歇尔家不受欢迎，在停车场也不明智。便决定跟踪劳伦，再假装在某个地方偶遇，这样劳伦可能会愿意回答几个问题。虽然策略不完美，但值得一试。

乔治娅把车停在离劳伦的路虎两排远的地方。她谨慎地和女孩保持着距离，跟着她走进了大门。劳伦没有背运动包，她可能把健身服放在寄物柜里了。这样的话，乔治娅就不得不跟着她去更衣室或者在外面等她锻炼完出来。

俱乐部内部装修得像是挂着精致枝形吊灯的酒店大堂，还有巨大的落地镜，墙上挂着引人注目的艺术品。左手边，一条大理石道路通往安置着沙发和椅子的鸡尾酒休息室；右手边则是饮料吧和餐厅，环绕着屏风和盆栽棕榈树。头顶上方的标识像极了电影院里的滚动字幕，指示顾客去往更衣室、游泳池和球场。这里和高中校园里充满汗臭味的体育馆和更衣室简直天差地别。乔治娅还察觉到了空气里弥漫的果味芳香，也许是桃子味的消毒剂？

乔治娅本以为劳伦会去更衣室，没想到她竟然直接朝饮料吧走

去。乔治娅跟在女孩后面，偷偷往吧里看。饮料吧里有一半的桌子都有人，两个服务员慵懒地聊着天。劳伦走向后面角落的一张桌子，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坐在那儿。乔治娅不想暴露自己，因此她悄悄溜到后面，坐到了一排棕榈树后，这才仔细观察起那群人。劳伦坐的桌子离劳伦有几英尺远，棕榈叶子遮挡了她的视线，但她可以听得非常清楚。

“嗨。”其中一个男人说道，他的声音非常熟悉。

“嗨，爸。”

是汤姆·瓦歇尔。

乔治娅听到椅子被拉开的声音。汤姆站起来拥抱了女儿。

“你带了妈妈寄物柜的钥匙吗？”

“在这儿呢。”

乔治娅想象着男人把手伸进口袋，边笑边将钥匙递过去。

“谢了，爸，你真好。”劳伦的声音听上去非常甜美，不愧是爸爸的小甜心。

“你锻炼完后记得把钥匙带回家。”

“不用你说啦。”女孩的声音透露出一丝丝的叛逆。

“宝贝，我想介绍几个人给你。哈利，这是劳伦，我女儿。这位是哈利·珀尔，是位房地产开发商。”

“很高兴认识你，珀尔先生。”劳伦的声音很生硬。

“我也是，很高兴认识你。”对方的鼻音浓厚。

“还有这位也是成功的开发商。你要是以她为榜样，一定大有前途。”

“得了吧，汤姆，”一个女人抗议道，“别害这个不懂事的小姑娘。”

“乱讲，别谦虚了。劳伦，这位是里基·费尔德曼。”

我的天啊。那一瞬间，乔治娅相信自己喊了出来。

停职之后，乔治娅被送去了咨询师那里，这也是流程规定的一个环节，别人是这么说的。她老老实实地去了。他们很快就把话题转到那场事故：六个月前乔治娅没有上交一名罪犯的枪，她还带着一个平民去执行埋伏任务。这两样显然违反了规章制度，她因此被停职了。乔治娅充分理解这一决定，为自己的行为全权负责，并且告诉咨询师，如果那种情况再次发生，自己还是会那么做。所以没什么好说的。

咨询师点了点头，开始问她的私生活。现在回想起来，乔治娅意识到当时她一定说了很多话，因为她和那个女咨询师说了马特的事情。我们的事都老掉牙了，她开始说道。然后讲起他们约会的事，他们是天生一对，都是警察，可以相互理解。马特后来爱上了另一个女人，甩了她。

仔细想来，乔治娅承认自己低估了犹太传统对马特的影响力：她听说过犹太男子很喜欢和异教徒女性约会，称她们为Shiksas²。如果对方是金发女郎的话，就更好了。但想成家立业，他们通常会和犹太姑娘结婚。他们分手也是因为马特家人要他遵循传统，乔治娅是这么跟咨询师说的。马特的祖父母免遭大屠杀的厄运，他的父母从不准他忘记这点。在某个周五晚上的犹太民俗晚宴上，乔治娅曾见过他们一次。马特的父母彬彬有礼，甚至可以用“友好”来形容，但她却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只不过那个时候，她觉得这点并不重要。

但事与愿违——即使马特后来爱上的那个女人像只饥饿的狐狸一样既精明又野心勃勃，即使那个女人的父亲拥有鲨鱼的名声，那又如何呢？那个女人是犹太人，马特爱上了她。

“你说的‘鲨鱼’³是什么意思呢？”咨询师问道。

乔治娅解释道，三十五年前，斯图亚特·费尔德曼，也就是那个名叫里基的女人的父亲，在乔利埃特附近建了一处居民区，外形美观、价格实惠。但是问题在于他“不小心”忘记告诉大家，这处居民区在建

之前是有毒的垃圾堆遗址。之后住在这里的孩子患癌症的比率高得不正常——大多数是神经母细胞瘤。问题曝光后，费尔德曼便面临着一桩金额庞大的集体诉讼。面对此景，他的公司破产，自己又得了中风，至死未愈。他过世后里基接管了生意，很快就解决了诉讼案件。

“但马特一点都不在乎，”乔治娅补充道，“一点都不。”

咨询师满怀同情地听她说完，试图解释逆境心理五阶段，这是由一个叫伊莉莎白·库布勒·罗斯⁴的女人提出来的。乔治娅说这是放屁，她自己同时经历了五个阶段，仍然很痛苦，每时每刻都记得自己失去了什么。

咨询师说，也许乔治娅只是固执地习惯于用一种友好的、诚实无欺的方式告诉别人，马特和里基都疯了。她建议乔治娅寻求专业帮助。乔治娅则告诉咨询师他们完了，然后就走人了。

而现在，那个害她被甩的女人就坐在劳伦父亲旁边。

乔治娅的喉咙干涩，胃不停抽搐，觉得忽冷忽热。她尽可能慢地掀起了一片棕榈叶，偷偷看过去——里基·费尔德曼就坐在她正对面。

这个女人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她的头发：丝般顺滑的咖啡色直发，发梢没有分叉。接下来是她的双眼：一对明眸，睫毛浓密，眉弓完美。她身材苗条，稍显娇小，穿着不菲，而且很有品味。乔治娅看到屋里的男人们都悄悄地瞅她：服务员、商人、抑或来锻炼的人，都在看她。甚至连劳伦的目光中都包含了赞叹。

管她呢，里基深知她的魅力所在。即使是喝一杯粉红冰沙，她都能表现出一股刻意的傲慢，深知自己是全场焦点。乔治娅注意到，汤姆说了句话后，里基的唇边扬起了一抹高深莫测的笑容。紧接着，里基挥了挥自己指甲修剪整齐的手。所有的动作都是精心安排的，她知道哪怕是自己的一个小动作都能吸引注意。

乔治娅抹了一把自己的马尾辫，觉得自己相比之下就像个粗俗的傻大个。从这个角度看，她倒不能怪马特把自己给甩了，但她却能怪里基做了第三者。

乔治娅强迫自己收回思绪：劳伦仍然站在桌边，看着她的爸爸，若有所思，而她的爸爸在和哈利交谈。

“我们进行的不错，哈利。规划委员会顺利通过了相关改动。”

乔治娅将注意力集中到哈利·珀尔身上。这个男人看上去不高，但是由于他坐着，所以还不好说。他的身材匀称，五官平平，蓄着流行的灰色卷长发，穿着长毛绒的热身服——可能他刚从壁球场回来吧。他很迷人，但又不是特别英俊，可能是眼睛的问题。他的眼神在不同人身上游移着，从不停留一秒钟以上。

珀尔清了清嗓子，张开嘴说话了，嘴右边有道金色光芒一闪而过。

“棒极了。”他看向里基。

汤姆也穿着热身服，双手交叠，和在自己家里的动作一样：“未来仍有挑战，全体董事会还要再次审议。他们对低收入住房规定犹豫不决——任何变数都有可能发生。”

珀尔俯下身：“我们雇了你，就是要和董事会搞好关系。”

“这就需要——谨慎了。”汤姆意味深长地看了珀尔一眼。

劳伦抬起头。

“但是你有自己的优势。”里基插话道。

“有困难尽管提。”珀尔补充道。

汤姆的鼻翼微张，乔治娅看不出来汤姆到底是欣赏珀尔，还是憎恶或是畏惧他。

三人都沉默了一下，里基抬起头，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劳伦宝贝，”她说道，轻露皓齿，“你和你妈妈长得真像。她可相当美丽动人啊，对吧？”她转向那两位男士，看到他们齐齐点头。

在乔治娅看来，劳伦几乎是愤怒地看了里基一眼，然后试图掩饰：“哈哈，我要走了，很高兴和各位见面，再见。”

乔治娅看着劳伦离开，心情沉重，无精打采。盘问劳伦的计划得

延后了。她转过身，往出口走去。推着十字形旋转门时，她看到了停车场另一头有个男人正在上车。乔治娅看不见对方的脸，但那个人身材匀称，留着一头黑色卷发，很像马特。不，自己一定是看错了。

1 餐厅：一家著名的餐厅。

2 hiksas：<贬> 非犹太姑娘。

3 鱼：对应英语shark，除了“鲨鱼”还有“坑蒙拐骗的人，诈骗者”之意。

4 莉莎白·库布勒·罗斯：精神科医师、医学博士，国际知名的生死学大师。

第二十七章

下午乔治娅又去了格伦维尤的伯霍普餐厅，当值的经理告诉她，上周五的确有人来买了一袋鱼杂。

餐厅后面传来了收音机的声音，音量非常大，是西班牙摇滚乐。

“你能描述一下那个人吗？”乔治娅努力克制住激动的心情。

“一个男人——应该说还是个孩子。”经理答道。

“年龄？”

“可能是高中生吧，个子小小的，皮包骨头，鼻子尖挺。”

“他穿什么衣服呢？”

“牛仔裤和T恤衫，工作鞋。对了，”男经理讽刺地笑了一声，“还戴了很多首饰。”

“要是我给你一本年级纪念册，你能把他找出来吗？”

经理笑了起来：“怎么可能？那得有三千张照片吧？我很忙的。”

乔治娅咬住：“那么，请你告诉我，你给了他鱼杂吗？”

经理耸耸肩：“有啊，这样我们就能少处理一点垃圾了。”

乔治娅道谢后便告辞了。那个男孩是否是幕后黑手呢？她想着要不要找埃莉·福尔曼的女儿蕾切尔帮忙。如果发现男孩是莫妮卡·拉姆齐的朋友，那么……但是她又想了想，决定还是不要把蕾切尔牵扯进来，劳伦·瓦歇尔才是她的王牌。

那天晚上下雨了。树叶被刺骨的冷雨打落，堵塞了排水沟。行人原本踩在干树叶上非常舒适，现在则变成了一种滑溜溜的折磨。乔治娅在沉闷而空旷的公寓里游荡，非常寂寞。于是她抓过夹克衫和雨伞，朝米奇餐厅走去。

餐厅混合着湿羊毛和油脂的味道，由于下雨，客人并不多。她走向店后面的雅座，欧文立刻把食物送了过来。直到她咬下第二口汉

堡，乔治娅才察觉到有人在盯着自己。她抬起头，看到了吧台那边坐着个男人。灯光昏暗，她看不清对方的脸，但并没有感受到恶意。事实上，对方在冲自己微笑。乔治娅眯起眼睛，看清了对方：沙色头发，后面长，两边短，鼻梁上架着无框眼镜——天啊！这不是她楼上的邻居嘛！乔治娅赶紧低下头。

但是对方却没看出乔治娅的心思，反而端着饮料走了过来。乔治娅本想告诉对方她没兴致，但却没有开口，之后她也承认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不是因为对方的衣服——普通的卡其色裤子和纽扣领衬衫，袖子卷了起来。但他看上去一点都不在意自己的衣服过时，反而很满足。或许是因为他的笑容——不是那种一心追逐名利的男人脸上不自然的假笑，而是温暖的笑容，和他的眼神交相辉映。或许仅仅因为这个糟糕的夜晚，她厌倦了一个人。无论是什么原因，当他拿着啤酒，朝自己走过来时，乔治娅朝他点了点头。

男人坐下来，带了一股雅男士 1 的味道：“找到真凶了吗？”

乔治娅疑惑地眨眨眼。

对方放下酒瓶：“我是说倒鱼杂的人。”

“那个啊，”乔治娅摸了摸头发，“你当时说得对。”

“我说了什么？”

“堆肥是比较好的处理方法。”

“你怎么发现这是个好办法的？”

“我上网查。”

“第一次啊。”

“什么意思？”

男人看着她：“第一次有人说我是对的。”

乔治娅抬起头，咬了一口汉堡，觉得少了点味道——或许少了些番茄酱或者佐料。

“我叫皮特·德林杰。”

乔治娅咽下汉堡：“我乔治娅·戴维斯。”

“佐治亚州 2？”

“你对南方有偏见吗 3？”乔治娅笑着问道，皮特也笑了起来，笑容灿烂。

他朝酒瓶示意了一下：“我请你喝一杯？”

乔治娅眼巴巴地看着对方的啤酒。今天很累，自己也比较倒霉，而喝酒可以赶走霉运，这可比健怡可乐好多了。而且啤酒加汉堡更美味。好吧，她想喝酒，而且还不要钱。

她不由自主地：“好啊。”

皮特站起来去了吧台，对欧文下了单。欧文朝乔治娅点点头，但她却不敢和他对视。欧文耸耸肩，倒了酒，皮特拿了过来。

“侍者好像认识你，你经常来这儿吗？”

这句话也老掉牙了，但这哥儿们却摆出一本正经的表情。乔治娅忍住了话头，换了个简单的回答：“嗯。”

“我喜欢这儿。”皮特环顾四周，露出非常满意的表情。

“谢谢表扬。”乔治娅举起杯子，犹豫了一下，便深深地喝了一口。啤酒和她记忆中的味道一样：冰冷的，酸酸的，味道很冲，余味粗糙。她有多久没喝酒了？一年还是一年半？可恶，冰啤酒是这世上最美妙的东西了。乔治娅放下杯子，偷偷看了眼吧台，刚好对上了欧文的视线，欧文手放在臀上。她移开了目光。

“你喜欢我们的公寓吗？”乔治娅专注地看着皮特。

“还行吧。”

“除了不喜欢有人往门厅里倒鱼杂。”

“我猜这其中有什么故事吧？”

乔治娅又喝了一大口，杯子里只剩一半酒了：“我是私家侦探。”她开了口。十分钟过去了，她喝完了第二杯酒，跟皮特说了萨

拉的谋杀案。这一点连她自己都感到惊讶：她当警察时，几乎不会和平民讨论案件。

皮特听得聚精会神，所以乔治娅必须认真说，虽然她省略了一些信息。皮特没有插话，这点和马特截然相反。马特曾辩解他只是想更好地理解，但这样做却像在盘问她似的。皮特就不会，他在恰当的时间点头，全程保持沉默。等乔治娅说完了，他将手肘搁在桌上。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我刚才不是说了嘛，我有个猜想，但是证据不足。”她喝干了杯中酒。

“还要喝吗？”皮特指了指她的空杯子。

她犹豫了一下。她已经喝了两杯了，第三杯可能有点多。但皮特已经喝了四五杯了。如果他没问题，她也没问题：“好吧。”

皮特又拿了酒来，嘴角的笑容若隐若现。乔治娅在想，到底有什么好笑的，但不好意思问，于是她转移了话题：“你怎么样？你为什么会搬过来呢？”

“我和我妻子分居了。”

“希拉。”乔治娅咕哝道。

皮特的脖子都红了。

“那天晚上我听见你俩在吵架。”她补充了一句，想起了希拉的火爆脾气。

“哦，”红晕蔓延到皮特的脸上，“嗯，那天她来找我。”

“她想让你回去吧。”

“她……呃，”皮特摇摇头，有点慌乱，“我不会回去的……”他看着乔治娅，恳求道，“我们换个话题吧？”

乔治娅耸耸肩，又吃了口汉堡。皮特好奇地看着她。

乔治娅看见他的目光，把汉堡推了过去，反正她已经饱了，喝酒

喝的。

皮特却皱起眉。

“怎么了？”乔治娅问道。

皮特又摇了摇头。

乔治娅的视线从皮特移到了盘子上：“你是素食主义者吧。”

皮特尴尬地笑了笑：“你介意吗？”

“怎么会，那是你的生活方式。”

素食主义者，估计会说“我的身体是我的殿堂”之类的话。乔治娅叹息了一声——她怎么总是遇到怪人呢？实际上，在遇到马特以前，她很少和男性打交道。她只和三个男人发生过关系。他们都很温柔，就是有点非主流：第一个是高中时认识的软件狂人，几年后是宠物连锁店的会计，最后就是马特了——书呆子警察。她肯定给别人一种“我喜欢书呆子”的感觉。

乔治娅将酒杯拿起来放到嘴边。里基·费尔德曼才不是这样，她敢放手一搏，只会对最有钱最帅的男人感兴趣，并且势在必得。乔治娅小心翼翼地放下酒杯，整个屋子摇晃起来。

皮特拧起眉：“你喝的太快了。”

“我今天很不顺。”

“谁不是呢？”皮特有点伤感地答道。

他说的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又不只是她一个人。为什么她会顾影自怜呢？突然，她失去了思考能力：喝了三杯酒，基本没吃东西。她的酒量都去哪儿啦？以前她能毫不费力地连喝四五杯呢。现在，她却头昏脑涨，意识不清。她得躺下来。她把餐巾团成球，想扔到桌上，却失了准头，扔到了地上。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说道：“我得走了。”

1 男士：高档的男士护肤产品。

2 治娅的英文写作Georgia，和佐治亚州的英文一样。

3 治亚州是美国东南部7个州之一。

第二十八章

秘诀是你得表现得满不在乎，她曾这么对那些女孩儿们说，之后你可以笑一笑，让客人们觉得他们是独一无二的。劳伦看了下手表——准时也很重要，客人们可没有时间等你，更别说她自己也是个大忙人了。但是德里克迟到了。

劳伦没精打采地坐在长凳上，犹豫着要不要给他打电话，但估计也没用。德里克得停下手头上的事再拨给她，而现在已经没多少时间了。劳伦环顾着商场，星期一总是过得很慢，好像不到周三时间是快不起来的，而周四周五又很忙，周六就忙疯了。劳伦通常把周日和周一抽出来锻炼、写作业、休息。她的手机响了，她看了看来电显示，是希瑟的电话。她直接无视。

今晚他们要商量正事，她得和德里克谈谈，因为德里克雇了些——素质不太好的姑娘。他在高尔夫米尔和伍德菲尔德找姑娘。但是芒特普罗斯佩克特和绍姆堡又不算是北岸。那儿的姑娘不算漂亮，虽然她不愿意承认北岸垄断了漂亮姑娘的市场。她见过不少客人挖鼻孔、张着嘴嚼东西、挺着大肚子系着皮带。但是北岸姑娘有独特的优势。经过劳伦的培训后，她们就完美无缺了，劳伦很为这一点自豪。

德里克认为他们得扩大生意，最好开个分店，没有进步就是退步。但这一行又不是快餐行业，他们也不是麦当劳。劳伦喜欢控制小型生意，这样挣的钱更多。这才是关键。人们尊重富有的女性——靠自己发家的女性，比如里基·费尔德曼。劳伦只和里基相处了几分钟，但她知道她们是同一种人，她能从里基的眼神中看出来。她们互相理解。劳伦想起了里基赞美她母亲的话。劳伦知道，里基话里有话，她不喜欢自己的妈妈。

劳伦还得和德里克谈谈萨拉。那个私家侦探跟克莱尔和希瑟都谈过了。那两个傻姑娘啥都不知道。但乔治娅迟早会发现，然后再找到自己。想到这里，劳伦嘲笑了一声——谁会取名叫“乔治娅”啊？她希望乔治娅把注意力集中在莫妮卡·拉姆齐身上。那天晚上，她跟着乔治娅去小卖部时，就已经在对方心里埋下了怀疑的种子，以便把对方的

焦点从自己以及自己的生意上转移走。但是她并不能高枕无忧。乔治娅已经发现了萨拉没有在书店上班，而现在希瑟又突然不停地打电话，连珠炮似地问问题，好像要挖大新闻题材去写学校新闻似的。劳伦知道希瑟就是好管闲事，她在学校里就是这样。希瑟也该长大了。

劳伦翘起二郎腿，抖动着脚。萨拉搞砸了书店的事情，书店的前经理也是客人之一，他为萨拉说谎了，记录下打电话到书店找萨拉的人，替萨拉伪造上班时间记录，而萨拉则会替他“吹箫”一两次作为回报。但是那个经理在夏天的时候被炒鱿鱼了——他被逮到偷收银机里的钱，而新上任的经理不知道萨拉的真实工作。劳伦曾告诉萨拉赶快找份新的“表面工作”，但过了两个月萨拉都没找到，接着她就死了。

劳伦的脚前后晃动着。她想到，他们不是已经抓到那个疯子了吗？即使欺凌事件曝光，警察们也对此确信不疑。但为什么私家侦探还要管这个案子呢？她也得和德里克谈谈这一点。德里克说他会处理乔治娅·戴维斯，但劳伦还没看到什么进展。还有德里克之前发的短信，提到了常客查理的事。德里克告诉劳伦，一旦查理来找她，就要向自己汇报。

劳伦放下腿，又看了看手表，德里克迟到太久了。她掏出手机，拨通了电话，电话直接转到了语音信箱：“你好，请留下姓名和电话。”这通留言也太平淡无奇了，公事公办的口吻。劳伦挂断了电话。

劳伦站起来，走到了BathandBodyWorks 1 专柜，一头扎了进去。她买了香草味的身体乳，一直留意着商场里的情况，德里克还没来。她走了出去，怒气渐长。去他的，他怎么敢放自己鸽子？

德里克在迪尔菲尔特的住处离商场只有二十分钟的路程，但要是下雨的街道上开车去的话，花的时间还要久一点。德里克有两个室友，劳伦见过一次，两个都不喜欢。室友们操着浓重的欧洲口音，比德里克年长很多。其中一个脖子上戴着粗粗的金链子，另一个一只耳朵上打了五个洞。但当劳伦问德里克觉得室友怎么样时，他却说他们很酷。

他到底怎么想的？劳伦边抱怨边穿过了迪尔菲尔德路。德里克没有多说自己的生活，她只知道：他家曾经住在威尔米特的危房里，有个兄弟，但是两年前去世后，整个家就散了。他母亲酗酒而死，父亲什么都不管。后来德里克辍学了。

劳伦在一个网络聊天室遇到了德里克，之后两人便开始互发邮件。当德里克说他也来到纽菲尔德后，劳伦请他喝了咖啡。就这样慢慢地，他们决定合伙做生意，渐渐地生意越做越大，两个人都赚了不少钱，那些姑娘们也是。

劳伦将车停到了公寓后面，街灯投下了微弱潮湿的阴影。不过才晚上七点，天就黑了下来，“日光节约时间”²在一周后就要结束了，所以现在不过是强弩之末。一旦太阳五天前就下山，冬天就来了。她将路虎停在四幢红砖建筑的其中一幢后面。她绕过拐弯往屋子正面走，玩着手中的雨伞，没有马上看到闪光灯标。等她看到时，几乎都要撞到灯上了。房前是一辆州警察巡逻车，旁边聚集着二十多个人。劳伦僵住了。

警车是空的，但有一扇车门敞开着，车顶上交替闪着红蓝两色灯光。那群人在车旁徘徊，伸长了脖子去看公寓的大门，那是德里克的公寓。公寓前门大开，劳伦要想挤进去的话，势必会被那群人和警察看到，而且他们也不会让自己进去。她记不清德里克住在哪一栋了。劳伦掏出手机，又打了一遍德里克的电话，还是转接到了语音信箱。

劳伦将手机塞进兜里，一声汽笛破空而来。她回头看去，一辆救护车疾驰过来，鸣着汽笛停在了公寓外。人群自觉地让出一条通道让救护人员通过。劳伦突然喘不过气来——她试着说服自己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有人死了，可能是自杀，也可能是心脏病突发，就这么简单。

但又开来了两辆警车和一辆黑色搬运车，不停地闪着蓝光，劳伦心里一阵抽搐。这些车停在了德里克的公寓门口，从车里走下来三个警察和两个穿制服的男人，他们行色匆匆，车都没熄火。劳伦开始在寒冷的夜色中战栗，她拉紧了自己的夹克，看到一个警察从公寓里出来，拿起一个手提式扩音器。

“大家请回家，警方已经控制了局面。”警察喊道，一阵刺耳的机械化声音从扩音器里传了出来。

德里克在哪儿？劳伦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她盯着警车上的闪光灯，灯光闪烁的速度和她心脏跳动的频率一模一样。她想起了那些会让孩子癫痫的日本动漫——她也会这样吗？突然，她的大脑重新活动起来，去它的，自己不会有事的。她只是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劳伦逼迫自己前进了一步，那些围观者移到了另一边，都不急着离开。人们撑开了伞，这幅景象让劳伦安下心来。也许这就是人们喜欢去火灾和事故现场凑热闹的原因：为了庆祝自己一切安好，没有遭受自己所目睹的灾难。劳伦偷偷溜近了一点。

“那个孩子完全没机会逃跑，一枪毙命。”劳伦听见一个男人如是说道。

哪个孩子？恐惧攫取了她的喉咙。

“有人认识他吗？”一个女人问道。

“反正我不认识。”说话的男人答道。

“我可能认识，他是和那些塞尔维亚人住一起吗？”另一个女人问道。

劳伦抓紧了雨伞，心提到了嗓子眼——她想逃走。但是她强迫自己拍了拍那个女人的肩膀，问道：“不好意思，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她几乎发不出声音。

一个矮胖的女人回过头，脸上映照出警灯蓝粉交替的色彩：“一个房客被射杀了，刚打开门就是‘砰’的一声。”她用拇指和食指做出了一个开枪的手势。

“是谁呢？”

“一个年轻人，住在我楼下，和两个年长一点的家伙住一起，名字不常见。”

“是叫德里克吗？德里克·贾诺威茨？”

女人的表情放松了下来：“对，就是他，贾诺威茨。你认识？”

可怕的晕眩感再度袭来，伴随着尖锐的哀鸣声。女人好奇地看着她，劳伦的伞掉在地上，她转过身，踉踉跄跄地朝自己的车走去

¹ athandBodyWorks：美国著名护肤品品牌。

² 光节约时间（DaylightSavingTime），最早是1895年新西兰推出的，主要是节省当时的用电量，一般在天亮早的夏季人为将时间提前一小时，可以使人早起早睡，减少照明量，以充分利用光照资源，从而节约照明用电。

第二十九章

铃响了，休庭结束，每个人都得回到座位。但乔治娅没有动，她仍然坐在石阶上，环视整个操场，看着两只知更鸟飞过草地。有一次衔了根草，但当乔治娅仔细看时，才发现那是一条蛇，在不停地扭动。知更鸟扔掉蛇，蛇爬过草地，留下一条血迹。铃声再度响起，更急速刺耳。一股刺鼻的鱼腥味弥漫开来。知更鸟飞走了，乔治娅渐渐恢复了意识。

原来是她的电话响了。她用枕头埋住脑袋——又做了一个晨梦。这种梦都特别生动，要是她喝酒了，就更是如此。电话响了第三遍——该死的，谁敢这么早就打电话来？乔治娅没动，等着电话转入语音信箱。

“哔”声过后，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咆哮声：“戴维斯，要是你在，就他妈地赶紧接电话！”

乔治娅睁开一只眼去看时钟。视线模糊失焦，她眯起眼又试了一次——上午十点。天呐，怎么这么晚了？她滚下床，抓过电话，努力抑制住头昏眼花的感觉。

“我在。”她的声音很粗哑，嘴巴像砂纸一样干涩。

“我是奥马利，”乔治娅还听到了一个急促尖细的噪音，于是她问道：“老天啊，丹，你在哪儿啊？在龙卷风走廊 1？”

“你也知道这年头公用电话不好找吧？我在火车站呢。”

“为什么要去火车站？”

“醒醒吧，戴维斯，起来喝杯咖啡，赶快给我清醒过来。”

乔治娅在床上伸直了腿，试图让自己集中注意力。奥马利在打公用电话，因为——她突然明白了。

“该死的，对不起，我今天早上反应有点。”她说道。

奥马利哼了一声。

“怎么了？”

“我听到了点风声，觉得可能对你有用。”

乔治娅坐直了身体：“你说。”

“可不是我跟你说的哦。”

“当然不是了。”

“哼哼。”奥马利明显不太相信。

“丹，你得相信我。”

“我再也不相信任何人了，”奥马利顿了一下，“不过不是你的错。”他叹了口气，“好吧，昨晚迪尔菲尔德发生了一起杀人案。”

“那就是周一晚上。”

“如果今天是周二的话……”

“我错了，你继续。”

“他们出动了北区犯罪专案组，我们的人也去了。死者是个孩，叫德里克·贾诺威茨，和两个塞尔维亚人住在一起。”

“还有呢？”

“他以前在纽菲尔德上学，似乎一年前辍学了。但有趣的是这个：他们搜查了所有东西，发现了一个存满电话号码的掌上电脑 2。”

乔治娅屏住了呼吸。

“上面有萨拉·朗的号码。”

乔治娅小心翼翼地下床——她头痛欲裂，胃里阵阵翻涌。她发誓以后再也不喝酒了。她本想烤个面包圈，但完全没食欲，只好喝了两杯水，吃了三片雅维 3。

奥马利挂断电话之前还告诉她，迪尔菲尔德的警察已经审问了德里克的两位室友，他们都说对德里克的谋杀案一无所知，而且到目前

为止，他们的不在场证明也成立。乔治娅问奥马利她的前搭档、即负责萨拉一案的警探——罗比·帕克是否知道这件事，奥马利告诉她说：“我知道的，帕克也都知道。当然了，受害人的掌上电脑上有萨拉的号码可能只是巧合。”他补充道。

“好吧。”

“嘿，我以为你想知道呢。”

乔治娅表示了感谢。奥马利不嫌麻烦地找了一条无法追踪的电话线给她打电话，就说明他仍然在照顾自己。乔治娅欠他一份情。穿上衣服后，乔治娅打开电脑，搜索了一下“德里克·贾诺威茨”，没有结果。她试了试其他的数据库，依然一片空白。奥马利说德里克在诺斯布鲁克沙玛的一家加油站工作，她得跑一趟。

乔治娅走之前给凯利打了个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早啊，戴维斯，”对方开心地吼了一声，“我怎么突然荣幸地接到你的电话呢？”

乔治娅嘟囔了一声。她清醒了不少，但是头依然很痛，凯利尖细的声音让她状况更糟。要是他们面对面，乔治娅估计会给他一巴掌，但在电话里，她只能把奥马利的话复述了一遍。

“真的吗？事情开始好玩了，你会去查的，对吧？”

现在她真准备扇他一巴掌了：“按照计划，是的。”

“你看能不能在周四之前找点东西给我？”

“为什么是周四？”

“要是你下午两点左右来法院，就知道了。”

“你准备干嘛？”

“我提交了一份削减卡姆·乔丹保释金的提案。”

“真的吗？”

“三百万美金太过分了。”

“太棒了！”乔治娅答道，“听到这个消息真好，那个可怜的孩子得

尽快出狱。你什么时候——”

“等一下，戴维斯，”凯利答道，“你最好别抱太大希望。”

“为什么呢？我们之前不是说既然捅出了欺凌事件，事情就会有转机吗？”

他轻轻哼了一声：“恐怕光凭这一点还远远不够。”

“那为什么——”

“我想摸一下法官的底。”

乔治娅的额头痛了一下：“我不明白。”

“卡姆·乔丹的姐姐连十万块都付不起，更别提一百万了，对吧？”

“嗯——”

“所以如果法官减少了保释金额，哪怕就一点点，我都会知道他确实把我的提议当回事。”

“那么……”

“那么我就可以申请对席判决而不是陪审团判决⁴。如果他不肯减少的话，我就得在陪审团身上碰碰运气了，Capiche⁵？”

“啊？”她记得她过，凯利是爱尔兰人。

“那只是一种臂喻罢了。”

凯利把“比喻”说成了“臂喻”。乔治娅叹了口气：“好主意。”

“我也这么想。”凯利高兴地答道。他们约好周四在斯科基的法院外碰头。挂断电话后，乔治娅盯着电话出神——她从没见过凯利这么高兴，应该是他骨子里的爱尔兰血统作祟。他已经准备好大干一场了。

杰瑞·霍纳是个驼背的老人，眼镜总是滑下鼻梁。他穿着沾满污垢的制服，衬衫口袋上有“杰瑞”的字样，戴着褪色的广告帽，帽檐压得

很低。乔治娅找到他时，他正缩在车库的角落，屁股下的皮椅靠着墙壁。椅子年代久远，遍布裂缝。杰瑞应该有六十多岁了，但现在他却惊恐地看着四周，像个和母亲走失的孩子。

乔治娅走到车库门口，车库里没有活儿干，但是汽油和清洁剂的气味，再加上她的宿醉，让她恶心欲呕。她调整了自己的站姿，面朝外面。

“抱歉打扰了，霍纳先生，我想问您几个问题。”

霍纳朝她看过去，皱了皱眉，懒洋洋地答道：“你还想知道什么？”

“不好意思，我不太明白您的话。”

“你们不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了吗？就差问我喝的咖啡有没有加奶了。”

“霍纳先生，我不是警察，”乔治娅说道，“我只是对德里克·贾诺威茨很感兴趣。”

“拜托你们相信我吧，”霍纳继续说着，对乔治娅充耳不闻，“我压根不知道他在干嘛。”

“请问您在说谁？”

“当然是贾诺威茨了，我不知道他在忙什么。”

乔治娅点点头，等待对方继续说下去。

霍纳朝前晃动着，将皮椅摆正：“你要知道，我可是一直老实本分地做生意。贾诺威茨九个月前来我这里打工，他好像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很会玩电脑，擅长使用电子产品。他说过未来是网络世界，只要有鼠标就能获得一切。但是我没有想到……”

“他到底在做什么，对吧？”乔治娅接过话茬。

“我哪知道？”霍纳动了动身体，椅子发出了“吱嘎”声。“我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干过违法的事。贾诺威茨是个好孩子，住在这附近，以前在纽菲尔德念书。”他看着乔治娅，脸上一片了然的神色，“这件

事证明了你不能相信任何人。”

“麻烦您再说一次您对贾诺威茨的印象吧。”

“还要说？你不是来过了嘛，我——”

“霍纳先生，我不是警察。”

他糊涂了：“你不是？那你——”

“我是个侦探，在追查另一个案子。但是贾诺威茨的掌上电脑里有我负责的案子里受害人的姓名和电话。我想知道——”

“掌上电脑是个什么玩意儿？”

乔治娅揉了揉太阳穴：“是一种电子产品，有电子通讯录等其他功能。”

“这样啊。”霍纳没有出汗，但是依然用袖子擦了擦额头。

“所以我想问问您有没有听说过萨拉·朗这个名字。”

霍纳哼了一声：“那臭小子有好多女孩的名字，他做的远不止这些呢。”

乔治娅又一次揉着额角，感觉自己的头痛加剧了：“您的意思是？”

“贾诺威茨是个拉皮条的，那个混蛋。他就在我的眼皮底下作奸犯科。”

霍纳的话让乔治娅惊呆了，她放下了手：“什么？”

“你听得很清楚吧。”霍纳靠回椅子上，将手枕在脑后，他看得出来，自己的回答让他在这场谈话里占据了上风，几乎要微笑起来：“他是个皮条客，溜须拍马，四处逢迎，从事皮肉生意——这是警察说的。”

乔治娅靠在车库的墙上，努力让自己保持镇定。

“今天早上我还没开店，警察就来了。”霍纳主动打开话匣子，“我数了数，有五辆巡逻车呢。我向上帝发誓，我还以为他们来抓我来

着。但是他们问了我贾诺威茨的事情。昨晚他们就抓了几个站街女，她们承认贾诺威茨在打理生意。”霍纳将手抽了出来，“一个天杀的性犯罪团伙啊，就在我的加油站里，怪不得警察开了五辆车来呢，搞不好他们认为我把那些风尘女子锁在车库里了。”

车库外面，一辆银色宝马停在了加油泵前。乔治娅转过头看了看，又把眼神转回到霍纳身上。她想起了以前处理过的一个案件，那些人确实把女性锁起来了。那起案子里，罪犯都是铁石心肠的皮条客。但是德里克·贾诺威茨还是个孩子。从宝马里下来了个女人，开始给车加油。

她当警察时，同事曾提醒她注意少女失足现象。她知道这些人数不断攀升，而且很多风尘女都是非法移民、瘾君子和逃亡者。还有不断增多的失足少女出身于收入稳定的中产阶级家庭。金钱是主要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这些女孩儿为了喝加三倍奶的摩卡拿铁，为了买iPod，为了穿四百美元一条的牛仔裤而出卖自己。

乔治娅想起了萨拉衣橱里的昂贵衣服、数码相机和iPod。她记得梅琳达·朗说过他们家赚的钱只能勉强度日，买不起奢侈品。但是萨拉却做到了，凭她打工挣来的微薄工资吗？现在，她知道萨拉撒谎了。

开宝马车的女人加完油，坐进车内，开出加油站。

“我刚才说过，警察们抓住我不放。”霍纳还在絮叨，“他们认为我是德里克的同伙——但是我不需要干那个，你懂吧？我有四个孙子，都嗷嗷待哺呢。”乔治娅逼自己专心听他讲。这可能是霍纳这辈子经历过的最重大的事了，他需要有人见证这十五分钟的描述。

“警察们确信德里克有同伙吗？”

“千真万确。”

“他们认为是你。”

霍纳抬起了头：“刚才五分钟你干嘛去了，小姐？我刚刚才说过。”

“抱歉。”乔治娅揉了揉额角，“您能形容一下贾诺威茨吗？”

“很瘦，不高，大概五尺六七寸⁶的样子，长头发，像个小姑娘似的戴好多首饰。我不准他上班的时候戴那些东西。”霍纳耸耸肩，“对了，他鼻子又大又尖，眼睛老是盯着你，像要把你吸进去似的。”

乔治娅不再揉太阳穴了。上次她在哪儿听到类似的描述来着？最近吧。她绞尽脑汁地想，希望能想起来——对了，伯霍普餐厅下午值班的经理，他也是这么描述那个买鱼杂的孩子的：“身材瘦小，皮包骨头，尖鼻子，戴满首饰。”

霍纳摇着头：“我一直跟警察说我这辈子都安分守己地工作，怎么可能是德里克的同伙。”

那就是别人了，乔治娅如是想到，也许德里克的同伙知道杀害萨拉·朗的凶手。

“霍纳先生，您经历了这种事情实在是倒霉。但是，能请您帮个小忙吗？”

“什么忙？”

“您肯定有德里克·贾诺威茨的地址和电话吧，能给我吗？”

“你要这个干什么？他又不可能接电话了。”

“这会帮我找出他的同伙，”乔治娅笑起来，“这样警察就不会怀疑你了。”

霍纳盯着她，然后站起来，慢吞吞地离开了椅子：“我想这应该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别来烦我就行。”

¹ 卷风走廊地带从**落基山脉**延伸到阿巴拉契山脉，平均每年这里会形成1000次龙卷风，风速则达到500公里/小时，沿途经过的农田、房屋、人和牲畜都被摧毁殆尽。**俄克拉荷马城**和塔尔萨之间44号州际公路沿线被称为“1-44龙卷风走廊”

² 上电脑：PersonalDigitalAssistant，简称为PDA。

³ 种镇痛药。

⁴ 席判决是指人民法院在双方当事人自始至终参加诉讼活动情况下所制作的判决。陪审团判决则是指由特定人数的有选举权的公民参与决定嫌犯是否**起诉**、是否有罪。

⁵ 大利语，意为“懂了吗”。

⁶ 尺=12英寸=30.48厘米；1英寸=2.54厘米(cm)=25.4毫米(mm)。因此五尺六七寸约为167cm-170cm。

第三十章

周四乔治娅在法院见到了罗比·帕克，她一点都不吃惊，让她感到惊讶的是看到了奥马利和杰夫·拉姆齐，他们完全没必要来——反正审判结果已经板上钉钉了。她了解罗比，知道他一定会出庭，他就是不想老实上班。但是奥马利干嘛来呢？他从来不喜欢来法院。他不止一次说过法院审判就是浪费时间、作秀而已。当然了，作为库克县州检察官首席助理，比起出席削减保释金的听证会，奥马利有很多其他工作要处理，除非他要出庭作证。但如果他想在政界继续往上爬，出席这种场合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乔治娅冲奥马利和帕克点头示意，奥马利也点了点头，但是帕克一直不肯看她。乔治娅耸耸肩，确保奥马利看见了，便走去找保罗·凯利。

凯利完全不受拉姆齐出席的影响，这点倒是值得表扬。凯利坐在法院外的长凳上，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显得愈发笔挺正式，不愧是一名资深的律师。他的秃顶在日光灯下闪闪发光，整个人看上去朝气蓬勃，兴高采烈。事实上，他们在等候开庭时，凯利一直在偷笑。露丝·乔丹坐在他身边，穿着灰衬衫和白外套。

乔治娅把德里克·贾诺威茨的秘密告诉了凯利。等她说完，凯利高兴地搓着手：“干得好，戴维斯！现在我们总算有进展了，你会把他的同伙找出来吧？”

“我在查，但警察也在查。我听说他们集中火力对付他的室友，那两个东欧人。”

“也就意味着这是一个有组织的大型犯罪组织。”

“没错，”乔治娅说道，“但是我不是特别想对付俄罗斯犯罪团体，或是塞尔维亚犯罪团伙，或者任何一支在北岸从事性犯罪活动的违法帮派。”

“你说会不会是两个帮派之间起冲突，萨拉成了牺牲品？”

“不清楚，这得看贾诺威茨和萨拉是什么关系了。”

“你怀疑过这点吧。”

乔治娅皱起眉头：“萨拉是在保护林被杀的。”

“那又如何？”

“按理来说，如果是站街女，凶手也和这些有关，那么她应该在工作场合或是去工作的路上被杀才对。但是她是和高中朋友在一起的。如果站街也算正经职业，这就和她的职业差了十万八千里了。”

“可能凶手就想利用这一点，”这时候，法院的门开了，走出来几个人。凯利站起来，把门扶着，让露丝进去。

乔治娅跟在后面：“不管怎么样，卡姆·乔丹的嫌疑是越来越小了。”

“这又不会给今天的开庭带来任何影响，”凯利说道，“另外，你心里清楚萨拉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乔治娅迷惑地抬起头。

“她有着另外一种生活。”

法官走进来，书记员请所有人起立。法官在席位上坐好。乔治娅和露丝并肩坐在辩护席后。她之前从未和“这些人”同席过，以前她只坐在警察席。现在，她第一次注意到斯科基法院看上去像教堂：听审席的长椅，神坛上的库克县县徽，而法官席则像读经台。

帕克和奥马利坐在警察席上。帕克穿着件俗丽的衬衫——可能要花几百美元吧——口袋上别着徽章，非常显眼。如果警探升职了，他们只会得到一个徽章和一份服装津贴——至少在北岸是这样。警探升职是平级调动，但罗比似乎从中获利了。他仍然装作没看到乔治娅。

而奥马利则穿着紧身的海军服，这么多年，他来法院都穿这套。他看上去苍老不少：额头上皱纹更深了。他脸上坚忍的表情表明他宁愿去威斯康星的诺斯伍德钓鱼也不愿来法院。

乔治娅想起了六个月前她停职的时候，当时是她第一次独立办

案，而且案件棘手：有关一位女性被射杀的视频。这不是什么凶杀影片，视频也没有公开过。那是一段监控录像。时值寒冬，乔治娅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但当她遭遇俄罗斯黑帮时，就顾不上遵守制度了，能保命就好。最后她和蕾切尔的妈妈——埃莉·福尔曼，去了德斯普兰斯的一家脱衣舞俱乐部，同行的还有一位手无寸铁的平民。乔治娅制服了保镖，收缴了他的手枪。但问题是她一直没有上交。即使她破了案、救了人命、抓了坏人，这些都无济于事。奥尔森让她停职，理由是她违规了。

奥马利曾试图劝说奥尔森，但对方固执己见。在破获一起腐败案后，奥尔森成了头儿，逼迫三名警察辞职，想给自己塑造一个清廉的形象，而乔治娅就是他的替罪羊。那时她才明白，即使是警察，她的世界也不可能黑白分明。她只能继续游走在灰色地带。

眼下，帕克紧张地拨弄着自己的徽章，好像要用它证明自己是是个警探似的。奥马利严厉地看了他一眼，帕克放下手，看上去很愧疚。难道奥马利在照顾他？所以他也出庭了？很有可能。这是帕克负责的第一起谋杀案——当时他没有与乔治娅一起处理视频案件，而且除了开交通传票和查酒驾，他的法庭经验并不多。乔治娅一点都不怀念这种经历，也不怀念文书工作。她怀念的是那种团结精神，是那种和认识的人面对面交流的能力。他们了解人们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乔治娅将目光转向杰夫·拉姆齐，他坐在检举人席上，双手交叠。拉姆齐的黑色西装倒是不花哨。他系着棱纹领带，穿着蓝色衬衫，一大撮棕发滑落额前。他看上去和乔治娅在书上看到的罗伯特·肯尼迪一模一样，都很真挚。拉姆齐时不时和坐在他旁边的黑发女助手轻声交谈。

法官一定有六十多岁了，可能是个放弃本行的律师，转而谋求一份稳定的薪水。大多数巡回法庭的法官都受人尊敬，有些权力很大。从对方冷静的表情和黑色长袍上判断，乔治娅想着这位法官到底把自己看作是成功的法官还是失败的律师。而这一点是否会影响他的审判呢？

凯利自我介绍后，告诉法官他带来了一位卡姆·乔丹的证人。

“证人是谁？”法官问道。

“被告人的姐姐，露丝。”

“被告人的姐姐有何要说？”

“法官大人，她可以证明乔丹先生并不是具有暴力倾向的人，并且他不对社会构成威胁。”

“她是心理学家还是精神病医生？”

“法官大人，两者都不是。”

“那么，我为何要听她的证词呢？”法官用手指擦了擦鼻下，“抱歉，律师先生，请继续陈述。”他毫不掩饰地看了看手表。

凯利点点头，毫不犹豫地继续口若悬河起来，至少在乔治娅看来是这样。凯利宣称，考虑到乔丹的情况，三百万的保释金非常不合理。卡姆·乔丹心智不健全——当拉姆齐反对时，凯利很快地撤回前言，换了个说法：“心理失常”。卡姆无法辨别真假虚实，凯利继续道，尽管从生理学角度说，卡姆是成年人，但他的心智仍然是孩童状态。卡姆不理解发生了什么事，而且他在库克县监狱遭受的残酷待遇——说到这里，凯利停了一下，没有将其称作虐待——正损害着他的身心健康。

凯利也承认卡姆确实曾作为性犯罪者被记录在案。但是，若仔细审视记录，就会发现卡姆从未实质上触碰或接触任何人。他的行为都是基于自我满足。卡姆的姐姐是社区的楷模，如果他能交由其姐姐照顾，那么他是不会逃跑的。凯利继续说道，说实话，除了他和姐姐共同的家，卡姆也不知道该去哪儿。

凯利继续道，若有恻隐之心，就该削减卡姆的保释金额。卡姆一家捉襟见肘，无力支付天价保释金。恻隐之心，凯利重复了一次，以及另一个因素。

“我们已经收集到一些信息，有足够理由质疑针对卡姆·乔丹犯罪的证据，”凯利严肃地说道，“事实上，我们的资料显示卡姆·乔丹不是凶手。我们将在合适的时间将这些材料上呈法庭。至少现在可以肯定，

谋杀萨拉·朗的凶手依然逍遥法外。”

“律师先生，”法官说道，“现在难道不是提交资料的合适时间吗？”

“法官大人——”凯利斟酌了一下词句，“这和欺凌案件有关。目前我们仍然在调查那天发生的事故，并且会在适当的时候揭晓答案。但此时此刻，恕我们还不敢公开信息——”

“难道我就‘敢’相信你的话吗？律师先生，你请求削减保释金，但又不肯公开信息，这就难办了。”

法庭一片鸦雀无声。凯利接着从资料的敏感性以及维护客户权利的角度来反驳。此时，就连杰夫·拉姆齐也听得全神贯注，但奥马利却一动不动。凯利说完后便返回了辩护席。法庭里唯一的声音来自于书记官的键盘。

接着轮到拉姆齐了。他从桌后站起来，将头发从额头上拨开。动作不错，乔治娅心想着。他紧了紧领结，听审席上有个女人清了清嗓子。

“庭上，请允许我发言。”拉姆齐说道。

法官举手示意他继续。

“我理解凯利律师对其客户所怀有的恻隐之心。事实上，这也在我的预料之中。我同意，卡姆·乔丹由于他的……隐疾，在过去的生命中已屡次经受挑战。有几次他安然度过了，有几次则深陷麻烦。但是，恕我直言，请让我们言归正传。本次听证会要讨论的问题非常简单，”他顿了顿，转而面向听众，“我们应该让一个已经入狱的少女谋杀犯重获自由，伺机再次犯罪吗？抑或我们应该让他待在监狱，以确保我们的孩子和社会是安全的？”

乔治娅眨了眨眼。

“被告人已经三十五岁了，”拉姆齐继续道，“他有六英尺高，而他的姐姐……”拉姆齐指向露丝，脸红了，“……却很娇小。实事求是地说，如果被告人想从家里逃出去，那又有多困难呢？他只要轻轻一

推，或者——但愿不会发生这样的事——袭击他的姐姐，就可以出去了。”

“但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他会不会伤害他的姐姐，问题是如果他自由了，他会干些什么。现在我们所掌握的信息很让人不安：卡姆每天散步都会经过我们的学校，即孩子们的聚集地。他是记录在案的性犯罪者，有过性侵犯的前科。我们如何能相信他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犯罪呢？就凭辩护律师保证吗？鉴于卡姆的——性格，有谁能控制他呢？不管辩护律师说什么，答案就是我们不知道。而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

拉姆齐走到一边，又拨了拨头发。该死的，他看上去非常诚恳。“同时，不容置疑的证据表明，卡姆出现在萨拉·朗被谋杀的犯罪现场。他的衬衫上有被害者的血迹，球棒上也有卡姆的指纹。法官大人，无论您如何分析，卡姆·乔丹都是一号危险分子。法律不允许您削减他的保释金额，不允许您任他回到社会中。法官大人，如果您关心我们的孩子，关心他们的安全，凭良心讲，您就不能接受这份提案。我请求您做出正确的选择。”

“律师先生，您在进行竞聘演说吗？”法官干巴巴地问道。

“法官先生，我可以一直讲下去，只要能让卡姆·乔丹呆在他应该呆的地方。”

接的好，乔治娅想到，拉姆齐根本没提欺凌事件。

拉姆齐看看法官，又看看听众，让大家消化一下他的陈述。他回到桌边坐下，法庭里愈发安静，就连法官本人都不说话了。乔治娅看向凯利，当他们四目相交时，她通过凯利的表情意识到他们一败涂地。

乔治娅正往外走，听到了有人叫她。她转过身，是罗比·帕克，而奥马利在离他身后几英尺远的地方。乔治娅暗暗叹口气，她知道他们的谈话不可避免。帕克一边朝她走来，一边玩着自己的侦探徽章。她暗自想，他是不是一直都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小动作？

“好久不见啊，戴维斯。”

他们做了好几年的搭档，帕克仍然称呼她的姓。“是啊，罗比，祝贺你升迁了。”

帕克挺直了身体：“工作而已。”他掩饰得不太好，一直都是如此。“我刚刚得知你在替被告人做事。”

乔治娅没有接话。

“你干嘛要花时间在这个已成定局的案子上呢？”

乔治娅掩饰了怒火：“显然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你的看法改变不了事实。”

他在模仿拉姆齐吗？“你什么意思？”

“我——我们接到消息，说你在找人谈话，问很多问题。”

“这就是侦探的工作。”

“大多数侦探不会装成社会工作者。”

乔治娅绷紧了身体，觉得脸上一阵发烫。汤姆·瓦歇尔——劳伦的父亲，曾经威胁她去找警察。她咕哝着，拼命想找话回应。

奥马利走了过来：“嗨，戴维斯。”他看了看她，又看了看帕克。奥马利一定是察觉到他俩的剑拔弩张了。奥马利肯定知道，她快招架不住了。

“怎么了？”奥马利问道。

帕克直起身：“我只是提醒戴维斯，假扮社工会惹麻烦的。”

“帕克，别这样。”

但是帕克继续说着：“我不是在怪她。案情如此明朗，某些人就会绝望，抓住任何漏洞不放。”

“你够了。”奥马利呵斥道。

乔治娅气得说不出话。她站在帕克面前，盘算着要不要提德里克·

贾诺威茨的谋杀案和萨拉可能从事的工作。但是要是帕克还不知道这些信息的话，她干嘛要告诉呢？

“看到你这么自信，我真开心，帕克。这一定是源于‘你’做的侦探工作吧？”

“对了，”帕克反唇相讥，“还有件事：要是有人想盘问州检察官的女儿，他们就是在自讨苦吃，尤其是对那些还想回来当警察的人来说。”

他怎么敢在她面前如此趾高气扬？乔治娅原本不想和他吵的，但反驳的话脱口而出：“罗比，你知道吗？如果警局是由你这种人管理，我才不想回去呢。”

奥马利打断了两人的对峙：“得了，孩子们，都收敛一点。你们可能没发现，但是你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奥马利松了松领结，“帕克，你得学会什么时候该闭嘴；戴维斯，”奥马利看着她，“你，呃，你——”

乔治娅替他说完了：“我得学会顺其自然，对吧？”

奥马利叹了口气：“祸从口出……”

但是她受够了：“听着，丹，我欠你的，你清楚。但是他……”她朝帕克挥了挥手，“我对他已经没有用了，让他离我远点。”

没等他们回答，乔治娅便转身回到了法院内，边走边摇头。十年前，她选择当一名警察，因为向往作为警察所意味的忠诚和体系：规章制度，清晰的流程，尽管搭档间有时会争吵，但大家心知肚明——彼此会互相扶持。这就像拥有了一个她从未有过的大家庭一样。但现在，那种忠诚和体系不堪一击，家庭纽带也四分五裂。

乔治娅穿过大厅来到法庭。也许她该去找凯利，和他一起吃午餐，赞美他的陈述，虽然他们输了。但她推开门，却看见凯利和拉姆齐站在空旷的房间那头，投入到谈话中。乔治娅听不见他们的交谈，但拉姆齐看上去一脸不悦。乔治娅转过身，又回到了外面。

1 国第35任总统约翰·F·肯尼迪夫妇的第二个孩子，前美国司法部长。

第三十一章

开车回家的路上，乔治娅一直在琢磨：汤姆·瓦歇尔肯定找警察说了自己假扮社工的事情，或者是找拉姆齐说了。汤姆不是吹牛说他有关系嘛，但是她又不知道他的关系到底有多硬。他和拉姆齐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他们有生意上的来往吗？还是他们的妻子在纽菲尔德学校事务 1 上共事？

还是说瓦歇尔是那种喜欢和警察称兄道弟的人呢？当她还是个警察时就遇见过这种人，他们窃听警用无线电频率，去犯罪现场，有时候甚至比警察到得还早。还有的在警察常去的酒吧和餐厅闲逛。你得小心这种人，有时候他们可能会掌握有用信息，但你也得付出相应的代价。

乔治娅倒不认为瓦歇尔是这种人，瓦歇尔是哪种人，他和谁说了自己的事，这也不重要。帕克就是个自大的混蛋，但有件事他倒说对了：她不该假扮社工。以后她得长点记性了。

乔治娅向西开去了老乌节路，路的一边是个乡村俱乐部，另一边则是公墓。今天是阴天，空气潮湿凛冽。树枝上还挂着几片无精打采的叶子，但这些叶子都不适合用来生火。

乔治娅回想了一下德里克·贾诺威茨的信息。是他在自己的公寓门厅里倒鱼杂的吗？鱼店老板和霍纳的描述完全吻合，但那是德里克自己的主意吗？还是他同伙的主意呢？她要怎么才能找到他的同伙呢？无论如何，乔治娅必须一试，因为无论同伙是谁，对方都是萨拉一案仅存的唯一线索了。

乔治娅考虑要不要去德里克的公寓，想方设法去撬开他舍友的嘴。但鉴于对方已经遭受过警察的严密拷问，说不定会把门摔到她脸上。而且警方肯定持有德里克的掌上电脑，所以她还不如查一下德里克的通话记录，毕竟她已经拿到号码了。

有些人肯定会罗里吧嗦地抗议，在没有传票的情况下，获取私人通话记录有违法律和道德规范。老实说，乔治娅在停职前也是这么想

的。但作为私家侦探，要想破大案的话，她就不能在获取信息来源方面过于保守。警方有各种资源，这也是她怀念警察生涯的一个方面。但作为私家侦探，她是孤军作战，只能依靠人际关系获取自己所需。

确实，这里存在取舍：追捕罪犯和侵犯他人隐私。但是只要花上几百美元，她就能拿到德里克·贾诺威茨的通话记录，查出很多新线索，包括他同伙的电话。

回到家后，乔治娅打了个电话给另一个私家侦探，几个月前对方曾为自己介绍了一个案子。那人把佛罗里达某个人的姓名电话给了她。乔治娅给了对方自己的信用卡号和她想追踪的电话号码，以及查询日期。五分钟后，佛罗里达的那个人说工作量很大，会在七个工作日内把结果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她。

乔治娅挂了电话，四顾了一番。这样的夜晚总能让她感受到时间的沉重，感觉自己无依无靠。她已经没有什么牵挂了，感情上如此，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她的母亲在乔治娅小时候抛弃了她，而她的父亲则沉迷酗酒，七年前去世了。现在她孑然一身，却自由自在，而且自己还是白人，只有二十一岁²。她父亲在清醒的时候总会用这几个词来形容她。乔治娅却觉得他太高估“自由”这个词的分量了。

乔治娅在公寓转了一圈，然后点燃蜡烛，虽然她已经不再收集东西了，却不舍得扔掉以前收集的蜡烛。有些蜡烛是有香气的，比如薄荷味、椰子味还有草莓味。点亮所有蜡烛后，乔治娅躺在沙发上，看着烛火摇曳。这些蜡烛赶走了屋里的空虚，让她感到清晰透亮。她知道，自己也曾拥有过像烛火一样的光与热。

周五早上乔治娅去了健身房锻炼，之后她在加油站买了杯咖啡。站内小超市里的广播调到了新闻频道。她把钱递给柜台后的收银小弟，一边庆幸自己不用喝三美元一杯的拿铁（站街女们喝这种咖啡）。这时她却听见广播里的女播音员用一种紧张急促的声音说有重大新闻：“刚刚接到消息：州检察官杰夫·拉姆齐先生宣布他将退出卡梅伦·乔丹的谋杀审判案件。上个月，乔丹被指控在库克县保护林杀害了少女萨拉·朗。”

乔治娅惊讶地抬起头，收银小弟完全无动于衷。

“在声明中，拉姆齐先生说情况比想象中的要复杂。他承认，自己的女儿当晚也在保护林欺凌事件的现场，欺凌事件后便发生了谋杀。他的女儿，莫妮卡·拉姆齐是纽菲尔德高中的四年级学生³。”

“拉姆齐将该诉讼案件交给了副检察官负责，并承诺他的女儿将全力配合。拉姆齐称其女儿并不是谋杀案的嫌疑人，和案件没有直接联系。他说，移交案件是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利益冲突。不要走开，请继续关注案情进展。”

广播切换成一则阿灵顿海茨汽车经销的广告。收银小弟心不在焉地给乔治娅找零钱，啥都没听见。乔治娅收起硬币，拿着咖啡走了出去。她想起了那场听证会，拉姆齐大获全胜，这点毋庸置疑。她突然想起了后来他和凯利的交谈，那个时候拉姆齐看上去可不像打了胜仗的样子，反而显得忧心忡忡。

将咖啡放到车里的杯架内，乔治娅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给保罗·凯利。电话转到了语音信箱，她留了言。

凯利之前反对乔治娅去查莫妮卡·拉姆齐。他不是说，要是莫妮卡当时真的在保护林，你也不能用影射和谣言来破案，不能去招惹州检察官的女儿。但很明显，现在情况变了。

乔治娅直到傍晚都没联系上凯利，但她至少知道原因了。凯利一整天都在接受媒体访问，新闻里铺天盖地都是这件事，反复播放着拉姆齐和凯利的录音。一开始是拉姆齐：“最重要的一点是，无论发生了什么，萨拉·朗的谋杀案都不会受到影响。我们抓住了罪犯，相信是他独立犯罪的。同时，我们会努力收集全部证据。”

接着是凯利的话：“显而易见，从一开始州检察官办公室就试图利用卡姆·乔丹草草结案，调查力度非常不足。现在我们知道原因了。我认为应该撤销对我当事人的指控。”凯利转了个方向，这样他就能看着镜头说话了，而且也能给观众留下他是在直接跟他们说话的印象。聪明啊，乔治娅如是想到。

两段讲话之间是记者播报，大多数是在斯科基法院做现场直播。

但有一个大胆的女记者去了萨拉·朗在维尔米特的家。朗一家不愿上电视，只发布了一则声明，节选如下：“我们希望今天的进展不会阻碍正义的审判。我们无时不刻都在为女儿的死以及她所遭受的痛苦而痛彻心扉。无论结果如何，我们希望看到正义。”

真的吗？乔治娅想着，要是正义告诉他们，他们的女儿是个卖肉的呢？

乔治娅调到了公共电视频道，看到评论员互相粗鲁地大喊大叫，时下这种方式被看作是“辩论”。共和党人把拉姆齐骂得狗血喷头，叫他收拾东西滚回纽约。

“别傻了，”一个长发女人阴沉着脸反唇相讥，“他会渡过难关、化险为夷的。毕竟这样做需要勇气。”

“这也体现了他的责任心。”另一个人说道。

“他也是别无选择。”还有人这样评价。

之后他们又讨论了道德问题，一个面色红润的银发男人宣称，真正的赢家是库克县的人民，因为法律系统发挥了作用，让大家受益。

乔治娅关掉了电视，走进了厨房，在冰箱里翻找东西吃。最后她找到了个奶酪三明治。乔治娅将面包和奶酪放到煎锅上，一面想着，她不知道那些人对拉姆齐的看法孰是孰非，但她确信一件事：走投无路时是很容易鼓起勇气的。

1 国学校通常有家长委员会，由家长参与学校事务的管理。

2 国俚语，指只要你是自由（非奴隶）的二十一岁（成年人）白人，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

3 国高中学制为四年。

第三十二章

案子渐趋白热化了，马特继续在北岸跟踪乔治娅。他跟踪她去了伯霍普餐厅，去了法院，甚至去了米奇餐厅，看见她和她的邻居共进晚餐。他之后查了查那个男人，发现对方是州里的一个官员，可能和乔治娅的案子没什么关系。马特也看到了关于拉姆齐的报道，他猜想拉姆齐的退出是否和乔治娅的所作所为有关。

马特自己的事情也棘手起来，特别是在他向伦尼报告了乔治娅尾随劳伦去了健身俱乐部之后。马特不是老板的心腹，但他注意到了伦尼和老板有过好几次秘密会谈。老板要么在开会，要么在打电话。然而几天前，伦尼消失了。老板说伦尼需要休息。但是伦尼刚消失，那个在加油站工作的孩子就被杀了。难道这两者只是巧合吗？

伦尼一走，老板就开始压榨马特，一天给他打十通电话，要马特汇报乔治娅去了哪儿，和谁说了话。马特知道自己不能多问原因，但他察觉到某些事情已经发生变化，形势变得更加紧张。因此他更加小心地观察，斟酌每个字，对任何蛛丝马迹和情绪变化、甚至是双关语，都更加敏感。

马特的睡眠质量变得很差，他越来越紧张。但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战场，尽管这次他是单枪匹马。没有规则或指示告诉他什么时候该如何行动，他想着若老板让他做监视之外的工作，他该如何去完成。他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隐约猜得到他的下一个任务会是什么。他绝不能让私人感情阻碍工作。

第三十三章

一开始乔治娅没听到敲门声，她在上网，电视也开着。但敲门声固执地响着，她本想直接忽视掉，因为正在查少女失足的资料。后来她意识到，不管是谁敲门，肯定都听得到客厅里电视的声音，并且知道她在家。于是她便去开门，想打发掉敲门的人。

乔治娅打开门，原来是楼上的邻居皮特·德林杰，对方撑着副拐杖。

她吃惊地瞪大眼睛：“你怎么了？”

皮特羞涩一笑：“两天前打篮球时扭伤脚踝了。”

乔治娅推开门：“进来坐吧。”心想着还是别打发他了。

皮特一瘸一拐地走进来，他剪掉了牛仔褲的右褲腿，右腿从脚趾到膝盖都打了石膏。乔治娅仔细瞅着这幅打扮：“这么大费周章，就只伤了脚踝吗？”

皮特耸耸肩，小心地拄着拐杖走向沙发。等走到沙发边，他转过身，把拐杖斜靠在沙发边，然后扑通一声坐了下去，松了口气。

乔治娅跟着他走过去，问道：“痛吗？”

“还行，”皮特拍了拍自己的衬衫口袋，“我有维柯丁¹。”

乔治娅点点头：“想喝点什么？”

“你有啤酒吗？”

“你不是在吃维柯丁嘛。”

“喝一瓶的话不会有事啦。”

乔治娅看了他一眼，摇了摇头：“抱歉，我不喝酒。”

皮特皱起眉头：“那么那天晚上你在米奇餐厅喝的是啥？”

“我不该喝的，”她威胁地看了皮特一眼，示意不准他反驳。

皮特迎上她的目光，松开了眉头：“好吧，你有什么我就我喝什

么。”

乔治娅走进厨房，拿了两瓶斯纳普果味饮料，倒进杯子后拿进客厅。她把其中一杯递给皮特：“最后赢了吗？”乔治娅指了指皮特的脚。

“没有，我们输了两分。”

“真遗憾。”乔治娅坐在沙发另一头，“那你的工作怎么办？还能上班吗？”

“我是办公室文员，文书工作还是可以的。”

乔治娅想起了皮特说过关于鱼杂的事情，便问：“你负责环境事务吗？”

皮特笑了笑：“不是，但我以前常常和我爸一起去北方森林钓鱼，”他顿了顿，“我在伊利诺斯州农业部度量衡局工作。”

“从没听说过。”

“我是局长呢。”

“哇。”乔治娅犹豫不决地架起腿。

“别觉得不好意思，没人知道我们这个部门的存在，”皮特说道，“运气好的话，以后也会如此。”

“那你们干什么呢？”

“我到处跑，给各种产品计量称重。”

“为什么呢？”

“为了确保你们买东西物有所值。打个比方，我可以确保你买到的一加仑汽油、一蒲式耳 [土豆](#) 和 1 磅汉堡都是足斤足两的。”

“怎么称呢？”

“用我的天平啊。”

“你的天平是特别制作的吗？”

“对啊。大多数人以为自己买的东西是足称的，但天平一点点的误差都会造成很大差异。比如说，每五加仑的气体要是出现一勺的误差就意味着一年会损失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

“真的啊。”乔治娅努力让自己看上去很感兴趣。

“对啊，”皮特看上去来了兴致，“当你计算这些额外的损失时——”他突然停住了话头，“嘿，其实你对这个不感兴趣吧？”

“哈哈，是的。”乔治娅微笑起来。

“好吧，根本没人感兴趣。”皮特喝了口饮料，环顾了一下客厅，“你的生活……挺节俭的嘛。”

乔治娅的笑容消失了：“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东西不多，比如照片、小玩意儿、花瓶什么的。”

乔治娅想象了一下皮特曾和他妻子住过的房间，可能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她四周看了一圈，用皮特的视角去看，确实很空旷，疏于打理，死气沉沉。然而乔治娅还是有点恼火：“我不喜欢乱糟糟的。”

皮特有点后悔那么说了：“我不是有意——实际上我更喜欢你这样，空间更大。”

乔治娅知道他在说谎，但没有计较。

“你的案子进展如何？”

乔治娅将杯子放在咖啡桌上：“你看了今晚的新闻吗？”

皮特点了点头：“我猜和你有关。”

乔治娅跟他解释了一下，包括她对萨拉·朗和德里克·贾诺威茨的怀疑。皮特听得非常认真，乔治娅的怒气也渐渐消失了。但等她说完，皮特却怀疑地看着她：“你的意思是一堆城郊的孩子在经营他们自己的犯罪团伙？”

“可能从属于更大的组织。”她说到了德里克的东欧室友，“你之前听说过这种事吗？”她的语气揶揄。

“我？”皮特的脖子红了，“没有，我从来不——啊，算了，”他将手放到沙发背上，“跟我说说，女孩子为什么会干这个呢？”

他问出了乔治娅心中所想“主要是为了钱吧。”乔治娅回答道。

皮特不赞同地摇摇头：“太极端了。”

“这和个人视角有关，”乔治娅说道，“你可以用很短的时间赚大钱，而你所需要做的只是去掉衣服和人上床。”

皮特盯着她，乔治娅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然后皮特开口了：“这是不是意味着莫妮卡·拉姆齐这条线索断了？”

“我会继续查的，但少女犯罪这条线可能会往出乎意料的方向发展。可能最终会证明在萨拉·朗的谋杀案中，莫妮卡唯一的错误就是在出现在了谋杀现场。”

皮特沉默了，又喝了口饮料，然后仔细看了看杯子：“饮料很好喝，我之前从没喝过。”

“很贵，但是我也喜欢喝。”

皮特放下杯子，朝电脑示意了一下：“抱歉打扰到你了。”

“没关系。”

“你刚刚在干嘛？”

“真想知道？”

“反正比称东西有趣。”

乔治娅从厨房拿了把椅子放到桌前，皮特也拄着拐杖走到了桌边。

他们花了一个小时打印并浏览了六篇有关城郊少女犯罪的文章。文章里谈到皮条客是如何在商场里接近那些女孩，并利用服装、化妆品和首饰诱惑她们上钩。有篇文章提到一个女孩儿在酒店客房跳脱衣舞，顺利“毕业”后便开始发放这类广告。另一篇文章提到“Trix是给孩子们的”³ 这句广告词是如何拥有了新含义——风尘女中甚至包括年仅九岁的女孩儿。他们还读到那些受过教育的女孩儿——尤其是金发

少女——是最受欢迎的，因为她们工作努力，赚的钱也更多。而郊区的嫖客大多数是平时开着跑车、车内还有婴儿椅的已婚男人。还有一篇文章提到了一种新的皮条客：“爆米花皮条客”，指的是高中生皮条客。

“也许我太单纯了，我还不明白。”皮特说道。

“你不明白什么？”

皮特皱起眉，表情很受伤：“这些……为什么呢？”

乔治娅指向那堆文章：“这里说了。为了钱、独立，还有自我满足。”

“但是女孩子为了能赚钱就和那么老的男人上床，这——”

“实际上，我觉得可能有其他原因。”

“比如？”

“同辈压力。”

“啊？”

“地位——奢侈品——这些对如今的孩子来说非常重要。我在当警察时见过类似的情况。这可不仅仅是买得起盖璞⁴的牛仔裤那么简单，她们想要的是四百美元一条的牛仔裤。不仅是买得起随身听或立体音响，她们想买iPod和iPhone，或者是黑莓手机。”乔治娅顿了顿，“在星巴克或麦当劳打工可买不起这些。”

“所以她们就出卖色相？”

“这么说吧，如果你父母没钱给你买那些东西，你又赚不到足够的钱自己买，除了去偷，你还会怎么办呢？”

电脑显示屏在皮特脸上投下蓝光，他看上去很沮丧。

“想想看吧，”乔治娅继续道，“好些年来，一些女孩儿们都认为炫耀并利用她们的身体没有错。有些人便进一步想，替人“吹箫”又怎么样呢？和几个男人上床又有什么大不了呢？只要这能让她们买得起

MichaelStars 5 的衬衫或是周仰杰 6 的鞋子……”

“如果她们年龄再大一些——比如是二十一岁的独立女性，搞不好我能理解。但她们还是孩子啊，出身于殷实的家庭。”

乔治娅没有答话。

皮特坐立不安：“那些正经谈恋爱的孩子们又做什么呢？约会还是参加班级舞会？”

“有些人会这么做，”乔治娅靠在沙发上，“但很多孩子已经不像我们那时候一样约会或者谈恋爱了。”

“拜托——”

“我不是说他们就不发生关系了。实际上他们会，但就是随便勾搭一下。他们称作‘能一起找乐子的朋友’。”

“什么？”

“不会产生纠纷或任何后果的肉体关系，彼此不会纠缠不清。我刚才也说了，少年站街女可能……”乔治娅停了一下，“……是这种关系的自然发展。”

皮特皱起眉：“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我刚说啦，我以前是负责青少年犯罪的警察。”

皮特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的手往边上一挥，失手把拐杖挥到了地上：“那她们的父母呢？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乔治娅弯腰捡起了拐杖，脑海里闪过萨拉·朗父母的脸：“他们玩命工作，精打细算，想让自己的孩子过上好日子。”

皮特过了一会儿才开口：“我的父母都工作，我猜你家应该也一样，但是你没有变成那样，我也没变成皮条客。家里穷会让你头疼吗？”

“我感到头疼的是有个站街女被杀了。”

皮特将手枕在脑后：“你已经全明白了，对吧？”

乔治娅站起来：“你有姐妹吗？”

皮特点点头：“有个妹妹，二十九岁，住在加利福尼亚。”

“要是你发现她是，你会怎么办呢？”

皮特的眉头打了个结：“她不会的。”

“你确定？”

“为什么这么问？你到底想说什么？”

“随便问问。”

“我觉得，实际答案是我也不知道。我们没那么亲。”

乔治娅看了眼电脑，又看向他：“或许你应该和她更亲一些。”

皮特离开后，乔治娅又浏览了一遍文章，注意到现在站街已经网络化了。如果你知道网址，通过邮件注册、填写邮政编码就能预订指定的女孩子，二十四小时后便能确保收到回复。那篇文章继续介绍了皮条客现在已不在街上游荡了，只要有电脑和网络，他们就能在家里管理那些女孩。

乔治娅把杯子拿到厨房洗干净。她在加油站和杰瑞·霍纳谈话时，对方说过德里克曾说可以在网上得到任何东西。“鼠标控制着未来的世界。”

乔治娅连忙回到电脑旁，打开谷歌浏览器，键入了“三陪服务”，一连串的网站弹了出来，让她惊诧不已。她改了下搜索关键词，加入了“芝加哥”，结果依然让她目不暇接。乔治娅开始一个一个地打开链接，大多数网站刊登着裸女的照片，她们都是年轻漂亮的女郎，摆着诱惑的姿势。有些网页广告邀请你从金发女郎、黑发女郎或亚洲女郎里选择。其他网站则兜售欧洲美女或波兰公主。

乔治娅生气地扒了扒头发，这些网站怎么敢明目张胆地打广告呢？退一步讲，“三陪服务”已经是比较委婉的说法了，但这些网站则证明“三陪”和“站街女”之间没有区别。总有办法能对付它们、关闭它

们吧？但警察总对这种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相比这种犯罪，警察更愿意关注毒品、强奸，甚至是身份盗用等案件。再说了，大多数非法网站都在国外运营，不在美国法律管辖的范围之内。即使关闭了网站，它们还是有办法迅速地利用互联网的漏洞重整旗鼓。

乔治娅继续浏览着网站，简直不敢去看照片上的女人挂着诱惑的表情打手枪或是互相褻玩。她们是谁呢？她们也来自和萨拉·朗一样的家庭吗？大多数女人看上去二十出头，但谁又知道她们的真实年龄呢？她们的微笑是发自内心的吗？那些露齿微笑的背后是否掩盖着深深的绝望呢？

乔治娅想起了去年遇见的一个女人：前苏联垮台后，米卡离开了东欧的家，落入了俄罗斯黑帮所操纵的白人奴隶犯罪团伙。乔治娅记得在听了米卡的遭遇后，她自己有多愤怒，但却无能为力。她为米卡遭受的剥削愤怒，为自己束手无策而感到悲哀。

乔治娅盯着屏幕，想将一部分愤怒转移到德里克·贾诺威茨身上。德里克是皮条客，但他已经死了。不管他的死是否和他的生意有关，他已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且平心而论，乔治娅不能把责任推到他一个人身上。她想起了萨拉衣柜里的昂贵衣服——如果萨拉确实在做这行，显然她也赚得不少。

乔治娅又浏览了不少网站，发现了一个链接，宣称提供“年轻火辣的甜心”。她点了进去，另一批裸女的照片跳了出来。网站称这些女人都不到二十一岁，但显然有些人看上去没有那么年轻。她们用条格缎带绑着头发，穿着短袜。有些女人没有阴毛，身体瘦长，摆出少女的姿势。

乔治娅点击一张看上去年纪最小的姑娘照片，进入了一个只有IP地址而没有名称的网站。网页上没有文字和照片，只有一栏要求输入邮政编码。乔治娅输入了纽菲尔德高中的邮编，过了一会儿，跳出了一张登记表，要她填入电子邮箱、用户名和密码，表格底端要求她写明她需要“服务”的要求和具体日期。

乔治娅开始填表。她输入了自己的电子邮箱，起了个“每时每刻”的用户名，设置了密码，并说明想找一个十六岁的金发女孩，并

且自己每个工作日下午四点后都有空。当她准备按下回车键时，却犹豫了。

乔治娅完全不知道自己将面对什么，也不知道这是否会让她进一步了解德里克·贾诺威茨的生意。她甚至不确定德里克是否利用互联网来招揽嫖客。网站要求她填邮编，因此她怀疑这是隶属于某个全国性的团伙，说不定是个犯罪团伙。这样一来，暴露自己的电子邮箱就很危险了。于是，乔治娅删除了信息，记下了IP，关闭了网页。

她开始在公寓里走来走去。奥马利说过，如果想不清案情的话，就换个环境：站起来、四处走走、锻炼一下。他说这会恢复左右脑的平衡，更容易理清头绪。

她走到窗边打开窗户，玻璃上有水珠凝结，街道上弥漫着潮湿的沥青味道，刚才一定是下过雨。风吹打着树叶，这是她最喜欢的秋天场景，但却即将结束。十一月的寒风卷落树叶，树枝光秃秃的，露出扭曲斑驳的枝干。

街对面正对着她的是一栋两层小屋，住着三个小孩子，前门草坪上停着辆玩具三轮车和手推车，边缘是光秃秃的路堤。妈妈今晚肯定是太累了，才没有把孩子的玩具收回家。乔治娅希望它们不会被偷走。她很喜欢孩子，觉得他们很可爱，但一想到拥有自己的家庭，她就感到害怕和恐惧。等孩子长成少年后，她该怎么办呢？她要如何防止他们变成另一个萨拉·朗呢？

乔治娅关上窗，完全不敢想象自己成为母亲的样子。当她试着去想象时，脑海中只出现了一片空白，像是晚上切断了信号的电视机屏幕。

1 于麻醉性止痛药，可以缓解疼痛。

2 量单位。在美国，一蒲式耳相当于35.238升（公制）。

3 是一句非常有名的美国广告词。Trix是种非常有名的麦片粥，是General Mills公司1954年推出的

随着这产品的推出，电视上也开始播出一系列的广告（从1954年至今），封面人物一只兔子，反复地尝试用诡计骗走小孩子手里的trix麦片粥，但是它永远失败，而孩子在看穿它的阴谋后总会说：Silly rabbit, trix are for kids.（傻兔子，Trix是给孩子们的）。

4 璞（GAP）是美国最大的服装公司之一。

5 国著名服装品牌。

6 JimmyChoo是周仰杰 以及以他英文名命名的闻名世界的鞋子品牌。除了鞋子，JimmyChoo还经营包袋、香水等产品。

第三十四章

周六早上乔治娅终于联系上了凯利，对方听上去好像还对周五的经历激动不已。

“你怎么看？”

“你说过不会查拉姆齐，因为这么做很冒险。”

“我重新考虑了一下。结果证明效果不错。”

“暂时而已，他们仍然在查。”

“他们只是想保住面子而已。现在公众舆论对我们有利，他们知道这起案子已经不是板上钉钉了。”

“那卡姆·乔丹怎么样？”乔治娅问道。

“他怎么了？”

“拉姆齐退出了，而且大家都注意到了这点，难道现在不是将卡姆保释出来的绝好时机吗？”

“我已经做了。”

“真的啊？”

“我申请了第二次削减保释金的听证会，周二举行。”

这一次，听证会很简短地敷衍了事。上周末的新闻都在讨论杰夫·拉姆齐以及他的政治前途，公众舆论非常兴奋：两家报纸发表社论批评拉姆齐的行为，广播电视也如法炮制，政治博客也高度关注此事。记者们在拉姆齐家门口游荡，他们拍到了莫妮卡遮着脸走出家门——她父亲肯定警告过她要避开照相机。

尽管州检察官高级助理的陈述非常真诚，法官依然决定允许卡姆·乔丹保释出狱。乔治娅开车送卡姆的姐姐去了库克县监狱。几个小时后，卡姆被放了出来，脸色苍白，身形瘦削。乔治娅又将姐弟俩送回

家，感到非常乐观。尽管案子远未结束——法律程序依然在进行中——但自从她接了这个案子，这是第一次她看见形势朝正确的方向发展。她正在努力维护正义。

回到公寓后，乔治娅煮了一壶咖啡，坐在厨房里。下午的阳光透过树叶，在桌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乔治娅盯着桌子，轻啜咖啡，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

乔治娅打开电脑，进入克雷格列表 1 主页，找到了芝加哥分页，点击了“成人”服务专区。网页跳出了成人内容警示，告诫用户保证安全，且必须年满十八周岁。

乔治娅继续点击，看到了一连串的信息，提供各种各样的性服务。每一页都包含一百个链接，含有诱惑图片、广告、摆出放浪姿势的女人照片等。乔治娅浏览着这些内容，格外注意金发女郎。虽然她也不敢期望找到萨拉的照片，但还是得确认一下。

一小时后，她一无所获，就连看上去与萨拉有一点相似的人都没有找到。她认为这是好事。接着她又翻出之前皮特一起浏览过的黄色网站记录——她之前记下了三十多个网址。她连接到WHOIS数据库，该数据库由全网最大的域名注册系统创建，登记了谁拥有哪个网站，并提供了用户链接和技术人员链接。

乔治娅将那三十多个网址一个个地输了进去，大多数网站由公司注册。她在谷歌上查了下，发现这些都是主机托管的网站。链接最后都会返回虚拟主机的客户服务部。对此她倒不惊讶，虚拟主机和其他人一样非常看重个人隐私，并尊重客户匿名的要求。如果她还在警局，就能拿到传票获得真实数据，但事与愿违。

查了二十个网站后，她有些灰心丧气了。有些网站尽管提供美国女孩，却是在俄罗斯或波兰注册的，还有的注册地甚至在巴巴多斯岛 2 和苏丹。而且她只找到两个女孩的名字：一个在多伦多，另一个在圣莫尼卡。德里克可能和她们有联系——地理距离对互联网来说毫无意义。但她却无法证实。

现在只剩十个网址了。乔治娅又试了九个，什么都没找到。她叹

了口气——一个小时前她还以为这个方法有效呢。她输入了最后一个网址，看着屏幕底端的进度条缓缓推进，最后转入一个新的网页——依然什么都没有。

乔治娅站起来，感到背很痛，因为在电脑前弯腰驼背地坐了好久，所以头也很疼。如果贾诺威茨真的经营着黄色网站，那么他一定很清楚要如何在网络上隐藏自己。她几乎浪费了一整个下午的时间。

乔治娅又回到了厨房，盯着窗户外面发呆。突然电脑上传来了新邮件的提示音，她又冲回去查看。邮件是佛罗里达的线人发来的，含有附件，是德里克的通话记录，她差点忘了这件事。

乔治娅打开附件，文档顶端是德里克的电话847-555-4586，下面是她要查的日期，以及至少三百条通话记录。乔治娅往下拉动文档，发现德里克一天差不多要打四十通电话，大多数电话以847开头，是北区的区号，这就能说明问题了。但是她也看到了几个773和312打头的号码，还有两个她不认识的号码。

乔治娅重新回到文档顶端。她推理着：如果德里克有同伙，对方的号码出现的次数肯定不止一两次。她仔细查看着通话记录，看到了六七个经常出现的号码，其中有两个号码出现的频率更高，都以847开头。乔治娅拿过电话，拨通了第一个号码。电话响了一声，她的神经紧张起来。电话又响了一声，传来了人工语音：“您所拨打的号码暂时不在服务区。”

这是萨拉的号码吗？是因为她死了所以才不在服务区内吗？乔治娅挂断了电话，然后拨了另一个号码。她闭上眼睛，等待电话接通。电话响了三次，转入了语音信箱。乔治娅屏住呼吸。

“我是劳伦，请留下号码，我会打给你。”

劳伦俯下身，从地板上捡起了自己的可汗钱包³放到膝盖上。她正在上历史课，不能在课堂上接电话。所以她把手机调成振动模式，以免引起老师注意。

事实上她有两部手机：一部是公事用，一部私人用。她父母不知

道“办公手机”的存在，她也不打算告诉他们。她看了看自己的包，刚刚振动的是私人手机，号码却被屏蔽了，这让她很不自在。她认识的人中没有哪一个需要屏蔽号码给她打电话。是不是打错了呀？很有可能。只有德里克和萨拉会两个号码都打，但他们都死了。

也许是希瑟打来的，她可能想为自己的报道挖掘新闻吧。

希瑟和克莱尔——她当然不会生克莱尔的气——每天依然多次打电话或发短信过来问一些蠢问题，比如“你觉得艾丽西亚的鼻环怎么样？”、“周六你能来接我吗？”、“你看见卡什穿的衣服了吗？”

劳伦以前也这样，但自从她做生意后便不再这么干了，萨拉也是。她们对这种幼稚行为不感兴趣。

每当希瑟和克莱尔没完没了地问七问八时，她们便很烦躁。劳伦和萨拉将生意隐瞒了起来，却不太容易。所以萨拉才会老是问别人在干嘛。劳伦提醒过她要她小心点，别太咄咄逼人，但萨拉却不听劝。部分原因是萨拉想被大家喜欢——每个人不都这样吗？但这不是全部原因。有些女孩，比如希瑟，将权力、美貌和信息等同起来，萨拉则不同。对她来说更为简单：萨拉渴望得到金钱可以买到的东西，她从一开始就目标明确。但她又不想别人注意到自己的“生意”。

好笑的事情是，如果你仔细想想，会发现其实萨拉可能比劳伦还要适应这一行。劳伦不在乎钱，她一直不缺。但萨拉则恰恰相反。实际上劳伦曾意味深长地跟萨拉谈过她“干活”的次数问题。萨拉一向都来者不拒，但她不该这么草率的。后来她们彼此疏远，友情也淡了。劳伦不知道究竟是因为什么。

眼下劳伦盯着黑板，模糊地意识到课堂正在讨论门罗主义⁴。那个私家侦探知道萨拉去保护林是为了和自己谈话，这是萨拉的妈妈告诉她的。劳伦猜想萨拉非常担心有人发现了她的秘密。但如果她想多了呢？也许萨拉担心的是其他事情？也许她想去保护林告诉劳伦自己非常遗憾她们疏远了呢？所以她想修复关系呢？劳伦心头涌上一股愧疚：如果自己主动与萨拉谈论这个话题的话，结果可能就会不一样。

不，已经太迟了，现在一切已成定局。劳伦将手机塞回包里，努力集中注意力听讲。如果打电话的人急着找她，肯定会再打来的。

但是对方没有再打来，到了晚上，劳伦已经忘记这件事了。她正忙着管理网站：已经是周三，需求不断攀升。通常她是不介意忙一点的。她喜欢在网上做生意，这让双方距离更遥远，更简单清楚。德里克安排好了一切，他甚至建立了一个文件共享系统储存留言和记录。这样劳伦用不了五分钟就能给客人安排好姑娘。

劳伦打开了收件箱，明天下午有两单生意。她开始查看姑娘的日程，却突然停了下来。萨拉先被杀了，接着是德里克。这两者有关联吗？那个私家侦探查到什么了吗？也许凶手不是那个疯子，而另有其人。劳伦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这么想——警察那么确信凶手就是他，可或许——凶手不是他呢？会不会是哪个客人？萨拉是不是察觉到了什么？也许德里克也察觉到了什么？劳伦不知道答案，这让她忧心忡忡。

万一有人想处理掉他们呢？劳伦记得自己曾提醒德里克别把生意做太大，以免惹祸上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但德里克始终没听进去，而他现在死了，离萨拉的死还不到一个月。萨拉的死是不是一个警告呢？而德里克却没注意？会不会下一个目标就是她本人？

劳伦感到了一阵恐惧。在生意刚起步时，她从未想过会发生这种事。她只想把生意控制在当地范围。但后来德里克加入了，他们突然就管理着十二个北岸的姑娘。如果没有德里克，她一个人是忙不过来的。特别是当有人想害她时，她一个人更显势单力薄。

也许她该缩减规模，保持低调，远离麻烦，至少等到风头过去。对，她就该这么办。她得给客人发邮件，告诉他们暂时减少生意——因为一些女孩去度假了。这理由听上去不错。女孩们几周后就会回来，皮肤黝黑，精力充沛，更加火辣。

她群发了邮件，将iPod插进电脑，下载了几首艾希莉·辛普森的歌曲。她听见妈妈在厨房和平常一样一边打电话，一边走来走去。劳伦

想起了一本小说，可能是丁·昆士写的。那本书说人类和电脑融为一体，有知觉的电脑以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古怪方式一口一口地吞噬了人类，最终产生了一种半人半电脑的怪物。她想象着她妈妈的耳朵上长出了电话。而按照妈妈的个性，搞不好她会将其视为了不起的成就，值得向全世界炫耀。

劳伦将歌曲传到iPod里。通常她能从妈妈的语调判断出她在和谁打电话：如果语气冰冷充满敌意，那就是爸爸；如果语气傲慢冷淡，就是和修理工或商店职员。但偶尔她也能听到柔和的甜言蜜语，劳伦就不知道对方是谁了。

劳伦躺在床上想放松一下，突然听到了办公事用的手机响了。她本不想接，因为今晚没心情做生意。但讽刺的铃声却欢快地响个不停。劳伦不情愿地起身抓过电话。

“喂？”德里克老是叫她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就好像她不知道这么做一样。

对面传来一个女孩的声音，迟疑不决，带着哭腔：“请，请帮帮我。”

劳伦看了看来电显示，并不认这个号码：“你是谁？”

“贾——贾——。”

是德里克找的女孩，韩国人。“怎么啦？”

“我——我有麻烦了。”

恐惧堵住了她的喉咙：“什么情况？”

“我受伤了。”对方结结巴巴道。

“你在哪儿？”

对方爆发出一阵哭声，劳伦没听清她的回答。

“我听不清你说的话。”

女孩儿一边抽噎一边又说了一遍，她在芝加哥北边的汽车旅馆里。

“你在那儿干嘛？”劳伦严厉地说道，“你应该在——”

女孩儿又哭了，劳伦说不下去了。

“好吧，我这就来。”劳伦答道。

“我在254室，求——求你快来。”

劳伦挂断电话，心砰砰直跳。她环顾着房间，想着要带什么东西过去：急救箱？镇静剂？还是维柯丁？通常是德里克处理线下事务，这是他们的分工。她只是后援而已——她甚至都不认识打电话的女孩。德里克在高尔夫米尔遇到了那个女孩，说她很聪明，而且野心勃勃，想挣够钱上大学。

劳伦迅速地从洗手间抓过了一些消毒剂、绷带、剪刀和纱布。她完全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但她得带点东西过去。她将东西塞进包里，偷偷溜下楼，悄无声息地经过厨房，出了大门。

1 雷格列表（Craigslist）：是美国一个著名的大型分类广告网站，创立于1995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湾区地带。该网站虽然只有枯燥乏味的文字，但却是一个免费自由的信息发布平台，也因此受到了美国大众的青睐，成为美国最火的分类网站。

2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view/76578.htm" \t "http://baike.baidu.com/_blank" 西印度群岛中的一个岛屿。

3 汗（ColeHaan）始创于1928年的**芝加哥**，1988年被耐克收购，成为耐克的旗下品牌。如今，ColeHaan已经成了**美国**时尚潮流的品牌象征。

4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view/89190.htm" \t "http://baike.baidu.com/_blank" 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发表于1823年，表明**美利坚合众国**当时的观点，即**欧洲**列强不应再**殖民**美洲，或涉足**美国**与**墨西哥**等美洲国家之主权相关事务。而对于**欧洲**各国之间的争端，或各国与其美洲**殖民地**之间的战事，美国保持**中立**。相关战事若发生于**美洲**，美国将视为具敌意之行为。

第三十五章

丽景汽车旅馆就在克拉克街尽头，处于破破烂烂被遗忘的城市边缘。从窗外看出去，只能看见快餐厅和破旧的仓库。给旅馆命名的人一定非常幽默，旅馆招牌上的字母“E”歪到了一边，而“W”已经不见踪影¹。

劳伦从未来过这里，她确保女孩们去的都是北岸的高档酒店。事实上，之前她只处理过一次紧急情况，当时那个女孩待在凯悦²的酒吧里。谢天谢地！那次的生意没有暴露，女孩也顺利融入了生意。

劳伦钻出车，发现停车场的柏油路面裂缝累累，扔满了罐子、瓶子和食品包装纸。旅店隔壁的汉堡店飘出油味，堵在她喉咙里挥之不去。她独身一人前来，准备帮助一个陌生人。她感到一丝恐惧，深吸了一口气，扣上了UrbanOutfitters³运动上衣的扣子。254室在后排，她走过去敲了敲门。直到敲了第三次才有回应。

开门的女孩身材娇小，乌黑油亮的长发垂到腰间。放在平时她肯定显得古灵精怪，但眼下她的头发乱糟糟地缠在一起，黯然无光；身上穿的紧身黑色背心卷了上去，露出了大片腹部，黑色的短裙也被撕破了。她的左手紧紧捂着右臂。

但让劳伦倒抽一口凉气的却是她的脸：一只眼睛底下满是淤青，整张脸都肿了起来，脸颊上还有一条狰狞的伤痕。手臂和腿上也是伤痕累累，似乎有人用刀片在她身上割了好多刀。

“贾思敏？”劳伦抓住门框，试探着问道。

女孩儿点点头，身体摇晃了几下。

“谁干的？”劳伦的声音由于恐惧而嘶哑了不少。

女孩摇摇头。该死的，自己来之前应该查一下记录才对，但现在没时间自我谴责了。这时女孩哭了起来，向前倒下。劳伦连忙接住她，贾思敏尖叫起来。

“我觉得我的手臂断了。”

劳伦松开手，让她坐在床上，轻轻地碰了碰贾思敏的手臂。女孩哀嚎了一声。劳伦冲进卫生间，从架子上扯下一条毛巾，轻轻绕过贾思敏的胳膊，笨拙地在脖子后面打了个结。

贾思敏抬起头，眼泪从脸颊上滑落下来。她扑进劳伦怀里，好像用尽了所有力气才支撑到劳伦到来。劳伦环住对方未受伤的肩膀，感觉有些生疏尴尬。她记不清自己坐在那里听贾思敏哭了多久。慢慢地，哭声止住了。

劳伦放下手臂：“你能站起来吗？我们得去卫生间，我得帮你检查一下。”

贾思敏站起来，走了两步，却突然停了下来，眼眶里又有眼泪聚集：“很痛。”她哭喊着，“下面。”她指了指胯部。

劳伦半推半拉地拖着她进了卫生间，让她坐在坐便器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贾思敏指着外面的床，劳伦看到了床单上的斑斑血迹，喉咙发紧。她强迫自己呼吸了一下。

“他——他伤害了我。”

“哪儿？”

贾思敏摇摇头：“我的腿。”

劳伦稍稍松了口气，突然意识到对方说话时咬着舌头：“你的嘴怎么了？”

女孩张开嘴，伸出舌头，劳伦瑟缩了一下。贾思敏的舌头被刺了个洞，有人——或者是什么物体拔掉了舌钉，女孩的舌尖变成了血淋淋的一团。

劳伦紧紧闭着眼不忍直视：“怎么回事？”

“我把舌钉伸出来时他就疯了。他有把剃刀。”

“他割了你的舌头？”

女孩点点头。

“我的天啊。”

“很痛，”贾思敏哀号了一声，“非常痛。”

劳伦飞快地思考着。女孩需要一个医生，但她不能带贾思敏去急诊室，不然会被问很多问题。更何况她要去哪个急诊室呢？她又从哪里弄到钱去付医药费呢？她和德里克都未料到会出现这种突发状况。当然了，他们知道确实难免会遇到一些不正常的人，但德里克应该把他们都剔除掉了才对。除非贾思敏自己接了私活，不然她怎么会在陌生的旅馆而不是预订好的地方呢。劳伦怀疑地眯起眼：“嫖客是谁，贾思敏？你是怎么跟他勾搭上的？”

“德里克帮我们牵线搭桥的。”

那就不是接私活了。“这是第一次吗？”

贾思敏摇摇头，伸出了三根手指。

“前两次怎么样？”

“他还好。我不知道他喝了酒。我不想来。上次我们去的地方更高级一点。我跟他说去老地方见面，他不同意，他说我们必须来这儿。”

“你不该来的。”

“他说他和德里克讲过了，不会有问题的。”

“我想回家，我要妈妈，我——”女孩又哭了起来。

天杀的德里克，天杀的萨拉。他俩都该死，谁叫他们丢下她一个人呢？一切都失控了，她干脆把贾思敏丢到急诊室自己跑路算了。不行，警察马上就会来，贾思敏会告诉他们一切的。劳伦抿起唇：“我会照顾你的，让我想想。”

“你打算怎么办？我们要去哪儿呢？”

劳伦打量了一下房间，不肯和她对视。活到现在，她第一次感到茫然。

二十分钟后，乔治娅看着劳伦从旅馆走了出来，挽着一个瘦小的亚洲女孩。她们慢慢走向劳伦的跑车，昏暗的灯光在停车场上投下古怪的长长的阴影。但是乔治娅清楚地看到那个亚洲女孩弓着背，小心翼翼地护着自己的左臂。两个女孩都低着头，但是当劳伦抬起头用遥控钥匙解锁时，她看上去摇摆不定。

乔治娅的车停在两百英尺远的地方，她打开自己的车门，突然喊了一声：“劳伦！”

劳伦僵住了：“是谁？”

劳伦看不清黑暗中的人影。“乔治娅·戴维斯。”女孩愣在那里。乔治娅钻出车子，一路小跑过来。那一瞬间，劳伦看上去像是要逃跑似的，但意识到这样做只是徒劳后，她无力地靠着自己的车。贾思敏恐惧地看着乔治娅，又看了看劳伦。

“你在这儿干什么？”劳伦问道。

“我在跟踪你。”乔治娅走近了，仔细看了看另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儿需要帮助。”

“我知道。”

“你要带她去哪儿？”

劳伦低头盯着地面：“我——我准备打电话给——一个朋友。”

乔治娅皱起眉：“为什么呢？”

劳伦看了看贾思敏，又看了看乔治娅，无助地耸耸肩“我——我不——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乔治娅点点头，朝贾思敏走了一步：“帮我把她抬到我车上。”

“我们要去哪儿？”

“急诊室。”

劳伦叫了出来：“不行，不能去！”

“又不是送你去。”

“但是——我们会——警察会——一切就全完了！”

乔治娅摇摇头：“太晚了。她必须去看医生。”

“我就不能——把她留在那里吗？”

“不要——”贾思敏又哭起来，“不要丢下我！”

“求求你，”劳伦转过头，恳求地看着乔治娅，“肯定有其他方法的。拜托！我——我很害怕。”外面不冷，但女孩全身发抖。

乔治娅考虑了一下。很明显劳伦已经六神无主了，但有一件事她说对了：如果她们去了急诊室，只要给贾思敏简单检查一下就会招来警察。她记得她以前当警察时向急诊室汇报过的几起家庭暴力案件——光是文书工作就花了她好几天时间。

乔治娅权衡了一下：劳伦·瓦歇尔是这起案子的核心。如果乔治娅能在不招惹警察的前提下让贾思敏得到医疗照顾，劳伦就欠她一个人情。这可是大好的时机啊。她又想了想现在的地理位置，离克拉克街不远，“女人天下书店”就在拐弯处。

“我知道去哪儿了。”

“哪里？”

“坐我的车。”乔治娅挥了挥手，“走吧。”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乔治娅停下来，盯着劳伦：“因为你别无选择。”

“你打算怎么办？”

“别再废话了，帮我把这孩子抬进车里。”

劳伦看上去似乎还想争论一番，但贾思敏又哭起来。劳伦闭了闭眼睛：“好吧。”她费力地拖着贾思敏朝乔治娅的车移动，这时乔治娅拦住了她们：“让我来吧。”

乔治娅站稳了，弯下腰，将女孩抱进怀里。贾思敏不重，但一百

磅⁴ 毕竟就是一百磅，乔治娅感受到了肌肉的负重，但是她坚持将人带到了车边。

“开门。”她指示道。

劳伦依言而行，乔治娅让贾思敏坐在了后座，她看上去一片茫然，了无生气，但至少她还睁着眼睛，手臂被碰到的时候也叫出了声。

“你叫什么名字？”乔治娅问她。

“贾思敏。”

“今天周几？”

“周二。”

“你在哪里？”

“你车里。”

“行了，”乔治娅转向劳伦，“你也上车吧。”

等到车门关好，所有人都系上了安全带，乔治娅便发动了引擎，驶出停车场，向克拉克街开去。

街上车很少，十分钟后乔治娅右转，进入了戴弗西街。戴弗西林荫大道在林肯公园的中心，每隔几年就会翻修一次，从破烂的酒吧和店面慢慢进化成高档的购物地带。尽管这些商店迎合了富人的各种品味，这里的酒吧大多数却是同志酒吧。其中一家酒吧就夹在书店和花店之间。

乔治娅将车停在银色拖鞋形状的霓虹灯前面：“你们俩待着这儿，我很快就回来。”

但是劳伦似乎在这段时间恢复了一些信心，高傲地质问道：“我们来这儿干嘛？我们要——”

乔治娅从车窗外瞪了她一眼：“劳伦，你给我闭嘴。”

劳伦不甘示弱地瞪回去，然后眨了眨眼。

乔治娅推开银色拖鞋酒吧的门，迎面扑来一阵夹杂着酒气和香水味的热浪。很多情侣，大多数是拉拉，懒懒地坐在桌边和隔间里。单身的人则在吧台喝酒。乔治娅走到酒吧尽头，四处看着，刚过十点，但她没看到要找的人。

酒吧后面还有一间房，里面摆了很多桌子。乔治娅走了过去，看到屋子中央是一小块舞池，灯光很暗，一台自动唱片点唱机播放着佩茜·克莱恩⁵的一首慢歌。一对情侣在跳舞，另一对在忘情接吻。乔治娅不能自己地想着，女人的嘴唇尝起来到底是什么感觉呢？和马特的嘴唇一样柔软吗？女人的身体又是什么滋味呢？会和马特一样吗？她还记得马特用腿压着自己，让她觉得很放肆，却又很有安全感。还有皮特——她怎么会想到他？不，是马特，还有马特的动作。她觉得自己的脸红了。

她应该回到酒吧里。乔治娅转身时，瑞德·丝莱蒂克出现在她面前，和她读诗那天一模一样：乌发红唇，长到大腿的靴子。但是今晚，她却咧嘴笑了：“乔治娅宝贝儿，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了？”

乔治娅挥挥手制止了她的笑容：“我记得你说过你是伊利诺斯共济会的护士？”

“千真万确。”她的笑容动摇了。

“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拜托。”乔治娅补充道。

“我不是——到底——”

“人命关天。”

瑞德的笑容消失了，她皱起眉头，然后点了点头：“我拿一下东西。”

¹ 景汽车旅馆英文名为TheFairviewMotel，此处指的是英文招牌。

² 悦酒店集团（HyattHotelsCorporation），总部位于芝加哥，是一家世界知名的酒店集团。

³ 国Indie-Rock(居家文化)的服饰鼻祖，著名服装品牌。

⁴ 00磅约合45kg。

⁵ 国著名歌手，被誉为上世纪50-60年代第一天后。

第三十六章

一小时后，贾思敏在伊利诺斯共济会的一间小房间里舒服地躺下了。瑞德把她们从员工通道偷偷地带了进来，找到了一个同意治疗贾思敏的男实习生，并且保证什么都不问。他给女孩的手臂打了石膏，包扎了伤口，用抗生素给女孩的口腔消了毒，并且保证舌头是最快痊愈的地方——可能一两天就没事了。然后他建议贾思敏多吃果冻和冰激凌，这让女孩咯咯地笑了起来。乔治娅这才意识到她还只是个孩子。

“我马上回来，”乔治娅说道，“我去跟劳伦报个平安。”劳伦在候诊室里待着。

“非常感谢你。”贾思敏说道。

乔治娅点点头，走到走廊上，瑞德在那里等着：“发生什么事了？”她轻轻问道。

尽管她非常感激瑞德和医生的小心谨慎，她却不想把实情全盘托出。但毕竟瑞德冒着被炒鱿鱼的风险帮了她们，她有权知道真相。因此乔治娅简洁地回答道：“她出台了，嫖客很糟糕。”

瑞德畏缩了一下：“她才多大？”

“大概十六岁吧。”

瑞德吐了口气：“你是怎么牵扯进去的？”

“说来话长。”

瑞德看向她：“我想请你喝一杯，顺便听你讲讲。但也许你还有其他事要忙？”

“抱歉，但是非常感谢。你本来不必帮我，但你出手相助了，说不定会因此丢掉工作。”

“反正也是本行。”

“我欠你一份人情。”

“我很荣幸，”瑞德苦笑了一声，“一个异性恋女人欠我人情，而且她以前还是个警察。”

这次乔治娅笑了：“等事情结束后，一起吃晚饭怎么样？”

“一言为定。”瑞德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你看吧，”她的脸上堆满了笑容，“这次是你找我要名片的。”

乔治娅把名片塞进自己的外套口袋，往外走去。没走几步她又折返回来，很快地拥抱了一下瑞德。当她走出走廊时，看见瑞德在摇头。

乔治娅开车将贾思敏送回了她在奈尔斯的家，让女孩自己向父母解释发生的一切。她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也不想再搅这趟混水了。但她得到了那个嫖客的信息，准备明天给奥马利打了个电话，将那个混蛋绳之以法。

但劳伦·瓦歇尔的情况又完全不同。她坐在乘客座位上，看着乔治娅往北开车。乔治娅看了看手表，现在已是午夜时分，但劳伦的父母可能已经习惯女儿晚归了。乔治娅往东转了个弯，挑小路走，以避开红绿灯。

很多房屋都为庆祝万圣节而装扮一新。小时候，乔治娅最喜欢的节日就是万圣节了：没有礼物，不用上教堂，只要穿戏装，还能得到一袋袋糖果。有一年她扮成了童话里的公主，第二年又扮成了消防队员。还有一年，在第三区当部队队长的父亲给她戴上一顶真正的消防帽。妈妈则往帽子里塞了很多纸，以免它滑下来。

而现在，她经过装饰着鬼魂、食尸鬼和滴血怪物的房屋，觉得非常恐怖。有些装饰品比圣诞节的装饰还精美，但看上去都非常古怪邪恶，好像邻居们都竞相争夺着本街区最恐怖的装扮。人们怎么会对恐怖之物如此痴迷呢？空心南瓜灯¹、栗米糖和友善的鬼魂都去了哪里呢？如果人们知道真正的黑暗是什么，他们肯定会立刻重新喜欢上鬼马小精灵²的。

乔治娅偷偷看了劳伦一样，女孩儿靠在车窗上。谁知道呢？也许这一切都归咎于目无法纪，归咎于反抗道德规范，劳伦这样的孩子才会游走在法律边缘。乔治娅原路返回了奥克顿，经过了伊登斯。当她再次看向劳伦时，发现她已经泪流满面。

乔治娅将车停在路边：“怎么啦？”

劳伦摇着头，开始小声啜泣。

乔治娅静静等着，看着女孩脸上的光影交替。劳伦继续哭着，长长的抽泣声让她的心都要碎了。乔治娅俯下身越过她，打开了车上的储物箱，抽出了几张纸巾。

“劳伦，怎么了？”乔治娅温柔地问着。

“你还记得你上次说的关于秘密的一堆话吗？”

乔治娅轻轻拍了拍孩子的头：“你指的是有时候如果你泄露了朋友的秘密，反而能成为一个更好的朋友？”

劳伦点点头：“我——我受够了，”她抽噎着，“纸终究包不住火。”

“我知道。”

“不，你不知道，”她转向乔治娅，脸上泪迹斑斑，“你什么都不知道。”

“那么你告诉我吧。”

女孩忍住了一声抽泣，脸上写满恐惧：“我觉得杀了萨拉的人接下来就会来杀我，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圣节的标志性物品。

2 马小精灵是一部以鬼怪幽灵为题材的儿童卡通电影，它以独特的视角、幽默诙谐的表现手法将长时期以来人类隐晦的话题展现在小朋友面前，充满童真童趣，是迪斯尼的一部经典之作。

第三十七章

诺斯布鲁克和格伦维尤之间的柳树路上有一个购物中心，这里有一家名叫“Steak-n-Shake”的休闲餐馆总是营业到凌晨一点钟。餐馆很干净，洋溢着欢快的气氛。店里的装饰有意地营造出艺术氛围，但那黑白条纹状的遮阳棚太时髦，鲜明的红色太抢眼，还有那晦涩的印第安人标记点亮后，在红色的霓虹灯照耀下也太眼花缭乱了。尽管如此，它仍然是北岸为数不多可供众人聚集在一起享受宵夜的地方，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他们都喜欢到这儿来。乔治娅将车驶入停车场，然后从车里出来。街道上，人工路灯充斥着一种强烈的电压，为黑夜带来一片人造光芒。劳伦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车里。

乔治娅靠在已经打开的车门上：“怎么不下车？”

劳伦抱臂说道：“这地方是瘾君子的天堂。纽菲尔德有一半的人都在这里闲逛，我们一定会碰上熟人的。”

“难道这是个问题？”

劳伦低下头。“人们知道你是谁。”她咕哝着说道。

“这意味着你会被贴上告密者的标签吗？”

劳伦没有回答。

“你可以告诉他们我是你俄克拉荷马州的表姐呀。”

劳伦差点笑出了声。“还不如说是乔治亚州的表姐。”接着打开车门，下了车。

餐馆里面，一名中年女服务员把她俩领到一张小桌子边。女服务员身着白领T恤、黑色休闲裤，头上戴着貌似快餐店厨师才会戴的帽子。她把两本菜单放在桌上，问道：“喝点什么吗？”

劳伦一边坐下，一边点头，“咖啡。”

“麻烦来两杯咖啡。”乔治娅也坐了下来。

“稍等，咖啡马上来。”

服务员把咖啡送来后，劳伦双手紧紧握着自己的杯子。乔治娅浏览着菜单，对劳伦说：“看看你还想吃点什么，我想吃点东西。”

劳伦在转椅上转动着，凝视着背壁，背壁上悬挂着三幅巨型彩色照片。其中一张是香蕉船，另一张是奶昔，还有一张是带热奶油沙司的圣代冰激凌。

“我可以点一个香蕉船吗？”劳伦问道。

“当然可以呀！”

“香蕉船上有热奶油沙司吗？”

乔治娅挥手示意女服务员过来。“要一个带热奶油沙司的香蕉船，一个三分熟的汉堡，配薯条。”

女服务员在便笺簿上潦草地记下后便走了。劳伦环顾四周，突然跌坐在座位上。

“有熟人？”乔治娅问道。

劳伦点了点头。“我认识这些孩子。”

乔治娅转过身去，看到有四个孩子往他们的方向投来好奇的眼光，其中三个男孩穿着运动衫和牛仔裤，还有一个女孩明显在嚼口香糖。当乔治娅对他们怒目而视时，他们才将眼神转到其他地方。乔治娅将脸转向劳伦。“问题解决了。”

劳伦拱起眉毛，但没坐直。

乔治娅拉近自己的咖啡杯。“好吧。依我看，你可以选择跟我合作，这样我就会尽我所能保护你。但前提是你必须告诉我一切，并且要结束你的——生意。”

“你竟然知道？”乔治娅点了点头，劳伦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是私家侦探。”

乔治娅看得出劳伦在思考其中的可能性，她正在做选择。最后，劳伦低声问道：“那警察呢？”

“警察怎么了？”

“你会告发我吗？”

“如果你合作的话，就不会告发你。”

“如果我不合作呢？”

“那我们就离开这里。并且今晚我就会告发你。”

“你不能那样做。我不会让你那样做的——”她的表情僵硬了。“我会给我爸爸打电话。”

乔治娅叹了口气。“劳伦，你父亲不能帮你摆平你这次犯的错误。你一次次触犯了法律，而与你一起触犯法律的两个人都死了。你要么告诉我真相，这样我们就能有更多的时间来弄清楚这件事，不然我就去报警。”

劳伦的自负消失不见了。“我们能够拖多长时间呢？”她的声音温顺起来。

乔治娅想过这件事。找出杀死萨拉·朗的凶手并不是她的职责所在。她所需要做的只是让人们合理地怀疑凶手不是卡姆·乔丹。揭露萨拉是一个站街女就能达到这个目的了。然而，乔治娅意识到这还不够。她需要找出折磨这些年轻女孩的凶手。她要制止这些行为。“拖到我们找出杀死萨拉·朗的凶手。”

劳伦看着乔治娅。“你觉得不是那个疯子做的。”

“嗯。你也这么想的，对吧”

劳伦身体前倾，想要说些什么，但被送来的食物打断了。乔治娅把汉堡对半切成两块，狼吞虎咽地吞下一块。劳伦先舀起一小块香蕉，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冰激凌和沙司舀到香蕉上面，再一口吞下，接着重复刚刚的步骤。乔治娅记得小时候，她总是尽量均匀地分布香蕉、冰激凌和沙司，最后快吃完的时候每样各剩下一口，难道劳伦也是这样？

劳伦闪过一个尴尬的笑容，仿佛自己的思绪都被看穿了。乔治娅回想起之前在她家采访时，她是怎样将腿垂落在椅子的一边，跟她的母亲一样霸道和傲慢，似乎向每个人展示她有多么坚韧。然而现在，这个女孩看起来不一样了。乔治娅是不是已经取得了突破？

她啃着另一半汉堡，然后用餐巾擦了擦手。“让我们从头开始吧。萨拉什么时候开始站街的？”

劳伦在无菌灯下盯着乔治娅，脸上的最后一丝怨恨消失了。她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和乔治娅合作了。“六个月之前，我雇佣了她。”

“不是德里克？”

“整件事都是我的主意。”

乔治娅掩饰着自己的惊讶。“是你？”

“我有过——几次邂逅。”劳伦说道。

“你也是站街女？”乔治娅希望自己面无表情。

劳伦点了点头。“严格来说，是自由职业者。这个职业——嗯——我很喜欢。它让我觉得——呃——觉得我是有价值的。”

乔治娅凝视着这张刚刚脱离童年时期的脸。这张脸给主人带来了很多的利益，也被赋予了很多的好处，然而却是贫乏的。是什么东西——或者说是什么人——让她产生那样的感觉？

劳伦一定是看到了乔治娅脸上的某种神情，说道：“你不明白，对吧？”

“明白什么？”

“当你看到一个男人想以那样的方式拥有你，那是多么神奇的感觉。”

乔治娅没有回答。她拿起叉子。“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我第一次为钱发生性关系是15岁。那感觉像百灵鸟一样欢快。”她嘴里含着一口冰激凌，“我在商场里遇到那个家伙，他是外地来的。他给我买了一条项链。我知道不该收下，但是最后我收下了。

那个晚上，他打电话给我，约我第二天在凯悦酒店与他共进午餐。”

“他知道你的年龄有多小吗？”

“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我应该在什么时候跟他说过。”

“接着说。”乔治娅将薯条蘸了蘸番茄酱，然后塞进嘴里。

“那天我逃学了，跟他吃了一顿不错的午餐。然后他对我说他必须去房间拿点东西，并问我是否介意跟他一起上去。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因为13岁后我就不洁了。我们上了楼，他把门锁上，开始摸我。”

劳伦停了下来，盯着乔治娅。

“我把他推开，但我看到了他眼里的欲望。他才吃过午餐，但他显得十分——饥饿。从那一刻起，我知道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乔治娅突然没了胃口。

“于是，我开始脱衣服。一件一件地脱。首先是我的鞋子，接着是我的牛仔裤，然后是我的夹克，背心。”她微笑起来。“接着，我们开始做爱。那可真是一个高潮。后来，他将200美元塞进我的钱包。”她停顿了一下，然后咯咯地笑，用勺子挖着香蕉船。“呸，就算是不给我钱，我也会跟他做的。”

“所以，你是为了权力？”

“男人是如此可预测的，你知道吗？他们认为他们掌握了控制权，但我们才是拥有控制权的。没有人可以迫使我们。我们还能得到报酬。”劳伦把勺子放下。“我只是不明白为何女人和男人间会产生问题。我妈就是。我不相信她搞不定古比¹。”

“古比？”乔治娅模糊地联想到一个卡通人物。

“我那样称呼我父亲，因为他委曲求全、用尽一切办法来保持和平。即使那样，我母亲仍然跟他吵架。一直都是这样。她已经让我的父亲绞尽脑汁了。”

即使是一个胆小鬼，跟这个孩子在一起，也会有一番成就的。乔

治娅想着。然后她大声地说：“我们来讲讲你自己吧。自从第一次后，发生了什么事？”

“我决定继续做下去。但是我很小心，只挑看起来不错的小伙子，特别是那种看起来不会带女人回家的居家男人。”

“你是在哪儿找到他们的？”

她笑了。“无处不在。这完全是小菜一碟。酒店、餐馆、商场，到处都有。”她挖了挖冰激凌。“几个月后，我忙得应付不来。后来，去年冬天的一天，我在聊天室遇到了一个女人……”

“聊天室？”

“嗯。有时候我也会在聊天室遇到一些男人，你懂吧？”

劳伦现在畅所欲言了。乔治娅以前也见过类似的情况。坦白让人舒服，公开一切让人轻松。有些人需要让自己的成就获得赞扬，无论这些成就是通过多么罪恶或可怕的手段得到的。人们渴望获得称赞，即使警察也是一样。说实话，劳伦是个精明的孩子。毕竟无论对孩子还是成人而言，在任何生意上获得成功都是不容易的。乔治娅想知道她从中捞到了多少利润。

“总之，这个女人——至少我认为她是个女人——告诉我如果我自己雇佣女孩的话，会赚更多的钱。我想了想，觉得她说的没错。”

“你就不担心这是错的？”

劳伦耸了耸肩。“这是女孩赚钱的好方法。而男人们也同时从中释放了压力。大家都是赢家。”

“可事实上，这是违法的，你就没想过吗？”

劳伦的脸上显示出轻蔑。“为什么大人总是厌恶我们从皮肉生意中获取利益？难道这不是比一个女人被强奸和牧师性侵小男孩来得好吗？那也是违法的呀。而皮肉生意仅仅是为了钱而已，是一种纯粹的商业交易。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乔治娅抱臂沉默。这还不是审判的时刻。“你是如何雇佣萨拉的？”

“去年冬天，她一直抱怨在书店的工作。工资少，几乎没有多少钱。而她的父母又买不起她想买的东西。很多年来，她一直羡慕我所拥有的一切——我知道这困扰了她。我的意思是，我曾把我的音乐唱片、化妆品、甚至衣服借给她，但这跟自己拥有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她又咬了一口香蕉和冰激凌。“于是，我告诉她我知道一种方法可以让她赚大钱。”

“难道她没有被你的主意所困扰吗？”

“没有。”劳伦的脸上洋溢着傲慢。“她有自己的一套。至少她是这么说的。”

“这意味着她已经不洁了。”

“你要知道，我们这个年龄的女孩大多都不洁了。”

乔治娅没有回答。“所以，一开始只有你和萨拉？”

“萨拉是唯一一个来自纽菲尔德的。”

“那克莱尔和希瑟呢？”

劳伦哼了一声。“你是在开玩笑吧？”

“为什么她俩不行呢？你担心过她们会怀疑吗？”

“当然不了。她俩不行——就是不适合。”

“但总有合适的吧，”乔治娅继续问着。当劳伦点头的时候，她问道，“你是在哪里找到这些人的？”

“杂货店、餐馆、7-11超市。当然，最好的地方非商场莫属。”

“为什么？”

“商场可以让你分析她们是否适合。”劳伦将一缕头发撩到耳后。“我会寻找自己一个人逛商场的女孩。如果她们身材纤细、高挑且金发碧眼，那就更好了。”

“为什么？”

“男人都喜欢金发碧眼的。而且这种女生干活更带劲。”

她那就事论事的语调让人感到冷漠。“比如萨拉。”

劳伦点了点头。“然后，我会走上前去和她们交朋友，跟她们聊服装、化妆或是CD。诱使她们说出她们需要金钱。然后告诉她们有一个地方可以赚到钱。”

“如果她们叫你滚呢？或是威胁去报警？”

“有些人说她们没兴趣。但相当多的人是有兴趣的。”

“那等她们答应了以后呢？”

“我们通过电子邮件保持联络。有时我会带她们去逛街，买合适的衣服，告诉她们如何行动，如何预先拿到钱。并确保她们明白客人想要什么、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还有最佳的避孕手段。我会花时间塑造她们。”

乔治娅呷了一口咖啡。劳伦是不是通过扮演母亲的角色来弥补她从未拥有过的那样一个母亲？“你一共管理着多少个女孩？”

“去年春夏有十来个。但萨拉出事后，后来又发生了好多事，我将规模减少到4个。但不包括贾思敏。”她挥舞着勺子。“她们尊敬我。我是她们的朋友、大姐姐、甚至妈妈。我不计一切让她们开心。而且，”她自豪地说着，“我总是确保她们在宵禁之前回到家里。”

乔治娅差点吐出了嘴里的咖啡。“德里克是怎么牵涉其中的？”

劳伦解释了他俩是如何在一间成人聊天室相遇并开始给对方发邮件的。“起初我以为他只是一个嫖客。但后来，他开始跟我谈判。他想要折扣，并说作为回报，他会帮我拓展业务。”她用勺子刮下最后的香蕉和最后一口冰激凌，送进嘴里。

她做到了。所有的东西一起吃完。

“原来他也在纽菲尔德上过学。当然了，我并不认识他。总之，”劳伦继续说着，“最后，我们成为了合作伙伴。”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乔治娅拿起剩下的另一半汉堡。

“大约在五月份，德里克开始介入。一切发生得很快。我想反正我

也需要一个男的来处理棘手的事情。他帮我建立了网站，这为我带来了更多客户。后来客人越来越多”

“是通过他在加油站的工作吗？”乔治娅边吃汉堡边问。

“我猜是吧。但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一段时间过后，我们形成了一个工作模式。他负责带来嫖客，而我负责寻找站街女。但几个月前，他也开始雇佣女孩。他总是说我们要更快地拓展业务。”她边玩着勺子边说道。“我告诉他要放慢脚步，他做得太过火太快了。”

“告诉我，那些鱼的内脏是德里克的杰作吧？”

劳伦犹豫了一会，然后说：“嗯。”

“为什么这么做？”

“你来我家后，我跟他讲过你在制造麻烦。于是我们决定给你点颜色看看。”

“为什么用鱼的内脏？”

“我想你应该会将它与保护林和欺凌活动联系在一起。我们不想被你注意到。”

“所以那是你出的主意。”

劳伦没有说话。

“想用计谋打败我，嗯？”

她耸了耸肩。

“你也是用这样的方法对付莫妮卡·拉姆齐的。”

劳伦张大了嘴巴。“你怎么会——”

“这不失为一着妙棋，至少花了我一段时间。”还害我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乔治娅心里想着。

劳伦歪着脑袋，似乎不确定是要为此感到骄傲还是羞愧。好吧，就让她心神不定吧。

“再聊聊萨拉吧。”乔治娅吃掉剩下的汉堡。“就你所知，她做的事

有没有让人感到奇怪的？”

劳伦的表情变得非常哀伤。

“怎么了？”

“萨拉和我——呃——我们不再像以前那么亲密了。我始终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曾经是最好的朋友，一起度过了所有的时光。然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疏远了。”她低下头，“我有一个舅舅，叫做佛瑞德，他是我母亲的哥哥。当我和萨拉还小的时候，他常常带我们去吃晚饭。”

乔治娅笑了。“听起来很有趣。”

劳伦点了点头。“萨拉非常喜欢他。她过去常说她想让他来做她自己的舅舅。这也让我们组成了一个特别的家庭。但是那个时候，舅舅已经得了中风，后来就去世了。”她的眼里镶满了泪水。“然后萨拉也死了。”

乔治娅吞下了嘴里的汉堡。她明白被遗弃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像是从你爱着的和你认为也同时爱着你的人的停泊处被狠狠推开，然后一个人在海上漂泊。她想把手伸向她，但她没有这么做。这时机不对。等劳伦自己振作起来后，她问道：“你是在说萨拉吗？”

劳伦清了清嗓子，点了点头。“嗯。就在今年夏天，有些事变了。”

“你们的关系改变了？”

她点了点头。“我不知道什么变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只是开始疏远我。”

“这离她开始站街有多久？”

“几个月。她是在二月份开始的。”

“所以至少有四、五个月。”劳伦点了点头。“萨拉有没有跟你说过任何虐待行为？像贾思敏今晚遇到的家伙一样？”

劳伦摇了摇头。

“如果她遇到了，德里克会知道吗？”

“我不知道。我想我该查一查文件。”

“文件？”

“德里克让我将每个女孩的信息记下来，并录入一个文件共享系统。系统里还有客户及服务他们的女孩信息。”

“为什么这么做？”

“他说这些信息以后可能会派上用场。”

德里克是在布置勒索的计划吗——为了以防万一？乔治娅并不感到吃惊。那么，嫖客们又是些什么人呢？什么样的男人会冒着风险与未成年站街女在一起？

“我认为你确实应当查一查文件。但现在，想一想，你确定萨拉没有发生过奇怪的事情吗？”

劳伦的眉头紧锁。然后，她猛地抬起头。“我想起来了。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可能是我想多了。”

“什么事？”

“德里克给我发过一条短信。”

“什么短信？”

“在我的手机里。他去世的那天，曾经发短信给我，是关于一个客户的。”

“哪个客户？”

“是我们的一个常客，叫作查理。”

“然后呢？”

“他问我最近有没有收到查理的消息。”

“查理是什么人？”

“他一直都和萨拉出去。”

乔治娅坐直了身子。“你知道德里克为什么要问查理的事吗？”

“不知道，但德里克在几个小时后被杀了。”

¹ 比（Gumby），是美国著名漫画家阿特·克洛基（Art Clokey）于一九五三年创造的漫画人物。

第三十八章

尽管北岸有其特有的世俗和复杂性，但是居民住在被包围的村庄里。他们步行在同样的街道上，光顾同样的商店。这样一来，便造就了一个小型的封闭社区。这天是周六，乔治娅在格伦科的星巴克，等待劳伦的到来。

就在周六早晨，劳伦打电话给乔治娅，向她汇报了在网站上的文件里找到的信息。

“信息不多，”她开始说道。“但我——”

“我觉得等见面了再说会更好。”乔治娅打断她。

“为什么？难道打电话会被人偷听？”劳伦的声音听起来很紧张。

乔治娅并没有直接回答。“反正我也需要一份纸质版的材料。不如我去找你？”

“你不能来我家。”

“嗯。那镇上的星巴克怎么样？”

“好。”

此刻，乔治娅小啜了一口拿铁，感受着乡村生活周六早晨律动的脉搏。这是踢足球的旺季，忙碌的家长牵着孩子匆匆进出。孩子们穿着颜色鲜艳的制服和袜子。而那些不再需要照看的成年人则轻松地浏览着报纸，有的在看《芝加哥论坛报》，有的在看《纽约时报》，但是看《芝加哥太阳时报》的人不多。

几分钟后，劳伦穿过大门。她身着黑色牛仔裤和紧身的灰色运动衫。牛仔裤上点缀着缝合上去的人造钻石，运动衫看起来像是丝制的。乔治娅觉得自己的“好市多”¹ 牛仔裤和高领毛衣都太过朴素了。

“你找到了什么信息？”劳伦走过来的时候乔治娅问道。

“正如我刚刚在电话里说的，信息不多。”她把包放在桌上，从包里抽出了一个很大的牛皮纸信封。“这是有关萨拉和查理一起出去的

条目，包括她最后一次的情况。”

“最后一次她是和查理出去的？”

“我想是这样的。在她文件中的最后一项有记录。”

“那查理呢？他的文件中有什么信息？”

“不多。”劳伦指着信封。“只找到了他第一次注册时的信息。”

“那是什么时候？”

“五月底。在德里克介入以后。”

“接着说。”

“文件还显示了他接受过多少次服务。”

“多少次？”

“不下二十次。”

乔治娅吹了一下口哨。“果然是‘常客’。”

“他是我们最好的客户之一。”

“你知道他的身份吗？或者，你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吗？”

劳伦摇了摇头。“他是德里克带来的嫖客。”

“你有他的邮箱吗？”

“有他用来与我们联系的邮箱，但那应该不是他本人真正的邮箱。大多数嫖客会用匿名或是秘密电子邮箱来与我们打交道。”

“但他们也会定期查看这类邮箱。”

“当然。”

“文件中有没有信息表明他精神不大正常之类的？”

“如果他精神不正常，萨拉就不会一直跟他见面。”劳伦自信地说道。

“你这么肯定是因为……”

“因为我之前说过，我们大多数的客户都是不会把女孩带到家里的居家男人。”

“那昨晚那个混蛋呢，怎么解释？”

劳伦没有立即回答，沉默一会儿后才开了口。“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

“文件中的信息说他只想要17周岁的女孩。”

“真的吗？为什么呢？”

“因为17周岁是允许进行性行为的年龄。”

“也是。”乔治娅转移了思绪。在伊利诺斯，嫖客如果和17周岁以下的未成年少女在一起，会被判处为法定强奸罪。但如果少女超过了17周岁，处罚就没那么严厉。也就是说，查理是懂法的。虽然这点可能没那么重要。大多数“专业”人士在参加这类活动时核实女孩的年龄吗？

劳伦把信封递给乔治娅。“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现在，你得回答我的问题了。你觉得我现在的处境危险吗？”

乔治娅把信封放在腿上。“事实上，我也不知道。”劳伦露出焦虑的神情。“但我会尽我所能保护你。”

劳伦向乔治娅投去一种眼光，似乎想表达她不确定乔治娅的“所能”是否足以保护自己。

乔治娅转移了话题。“所以这些就是网站上的所有信息吗？”

劳伦点了点头。

乔治娅正要问查理的问题，劳伦的手提袋开始震动。

“我手机响了。”劳伦拿起手提包，在里面摸索了一番，然后拿出手机。“噢。”她的脸上露出放松的表情。“是克莱尔打来的，是我的私人手机。我等会给她回电。”她把手机放在桌上，笑了笑，然后靠在椅子上。她今天看起来轻松多了。

乔治娅指着劳伦的手机。“你还有‘非私人’手机？”

劳伦将手掏进包里，拿出了第二个手机。“这个是做生意用的，刚刚那个是私人的。”

“你的父母不知道你用来做生意的电话吧。”

她把用来做生意的电话塞进包里，然后向乔治娅投去一个蔑视的眼神。这眼神让乔治娅觉得，虽然劳伦世故而老练，但她也不过是个孩子。

乔治娅呷了一口咖啡，发现已经凉了。“劳伦，我跟你说过要停止网站上的所有生意，记得吗？”

“我——我还没逮着机会去做这件事。”她结结巴巴地说。“不过，我记得，今天回去就做。”

“我重新想了一下这件事。我觉得我们得再继续经营一段时间。”

“但是——”

“但不是你来经营，而是我。”

“你想要继续经营这个生意？”

“我要你给我密码，并详细向我解释我想知道的一切信息。”

劳伦的脸上露出狡猾的神色。“你是想把查理骗出来吧？”

乔治娅没有回答，但劳伦的表情说明她对乔治娅的看法有了改观。“我来帮你吧。我可以——”

乔治娅打断了她。“不，你不要插手。但当一切结束的时候，你再结束整个生意。”

劳伦皱着脸，拧起眉。“至少让我——”突然，她停了下来，缩进位子里。“糟糕了！”

“怎么了？”

劳伦用下巴指向门口。

乔治娅转过身。安德莉亚·瓦歇尔刚刚走了进来，朝着柜台走过

去。她穿着一条好看的灯笼芯休闲裤和紫红色毛衣，但是表情异常严峻。这女人以前笑过吗？

劳伦向乔治娅投去惊慌失措的眼神，她的嘴唇开始蠕动。“妈的！真倒霉！我不该和你坐在一起的。现在怎么办？”

乔治娅吸了一口气。看样子是逃不过这一劫的。“我会尽我所能。”她平静地说道。

几秒钟过后，安德莉亚转过身，看到了劳伦。她快速瞟了一眼乔治娅，眯起眼睛。她气势汹汹地大踏步走来，来到她们的桌前。她的身体紧绷，感觉像在颤抖。

“你在这里干什么？”咆哮的声音贯彻了整个咖啡馆。

劳伦似乎有点畏缩。

安德莉亚瞪着女儿。“你怎么敢来见这个——这个——”

“私家侦探，”乔治娅帮她说完了整句话。“很高兴见到你，瓦歇尔夫人。”她冷冷地笑着。“您好吗？”

“不要跟我套近乎！”

乔治娅惊叹于这个女人的狂怒。如此充满敌意也要耗费巨大的能量。“瓦歇尔夫人，您的女儿是萨拉·朗的朋友，而我正在调查她的谋杀案件，您女儿能告诉我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我丈夫已经明确警告过你了。你必须远离我们，还有我们的女儿。我现在应该报警的。我敢肯定，我能用跟踪、非法侵入住宅或是其他罪名逮捕你！”

其他桌上的客人向他们投来好奇的目光。乔治娅装出感兴趣的样子。“瓦歇尔夫人，我理解你的敌意。而且我知道你是想要保护你的女儿。但我也有工作要做。”

安德莉亚皱起眉头，似乎动摇了片刻。她面向女儿。“她有逼你跟她说话吗？这个女人有没有以任何方式威胁你，宝贝？要是她敢这么说的话……”她愤怒地看着乔治娅。

女孩看着乔治娅，然后看了看母亲。过了一会儿说道，“不，她没有强迫我。”

乔治娅感到胸中的石头落了地。

“你确定？”安德莉亚的声音充满了疑问。

“我确定。”

安德莉亚·瓦歇尔扬起手。“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你。我来这里买咖啡，结果看到你在取悦一个试图帮一个杀人犯摆脱困境的讨厌侦探。”她转向乔治娅。“他们给了你多少钱？”

乔治娅站起来，双臂交叉。保护是一回事，但侮辱是另一回事。“他们给我的钱不足以应对像你这样的人。”

安德莉亚的脸因为愤怒而扭曲着。“如果我发现你和我的女儿继续联系，不论是通过电话、邮箱、还是烟雾信号，我一定会把你送进监狱。你就等着瞧吧。”她转身面向女儿。“劳伦，跟我走。现在就走。”

劳伦的脸上露出执拗的神色，摇了摇头。

乔治娅快速地做出了判断。她想要女孩信任自己，但她不能让自己潜入母女争执中。安德莉亚·瓦歇尔有可能会成为麻烦。于是，她不屑一顾地挥了挥手。“走吧。反正她也没啥要说的了。”

劳伦不确定地看了她一眼，然后站了起来。乔治娅眉头一皱，低下眼睛。同时，安德莉亚·瓦歇尔抓住女儿的胳膊，带着她走向门口。在她们向前走时，劳伦回头看了看。乔治娅摇了摇头。

她们一走出门，乔治娅就用颤抖着手遮住了脸。像安德莉亚·瓦歇尔这样的人喜欢引起轰动，而对此她也束手无策。安德莉亚的反应，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反响，都超出了她的控制范围。她只是希望这样的女人能把时间花在更重要的事情上。她开始清理桌子，希望自己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案件上。但当她把纸巾和纸杯扔进垃圾桶时，她仍然感到烦扰，而她也认识到这并不完全是因为安德莉亚·瓦歇尔。

当乔治娅还是警察的时候，也处理过站街一类的案件，其中也包括未成年站街女。但劳伦的类型和她过去见过的站街女不一样。她以

前抓住的站街女都会避免直视自己的眼睛，无论她们站街的动机是什么——金钱、毒品、还是皮条客。她们也许会瞪眼看着男警察，甚至向他们搭讪，但对于女警察，她们明白这是没用的。尽管她们看上去无坚不摧，乔治娅仍能感受得到她们内心的愧疚。

而劳伦却从未表现出一丝悔意。很明显，对她和萨拉而言，站街与其他的交易一样，都是合法的赚钱方式。甚至可以说是更好的方式，因为可以赚得更多。她们冷漠而傲慢，不认为站街是自我毁灭的、有损人格的、甚至是危险的行为。而她们为什么要站街呢？因为她们想买名牌服装、皮包和玩具，让同龄人——大多是同龄的女孩们——对自己产生钦佩之情。不仅仅是劳伦和萨拉。劳伦还管理着其他的女孩。乔治娅迅速有力地擦着桌子。劳伦还宣称站街是一种“双赢”的活动：男人获得欢愉，女孩得到金钱。或许她是对的吧。可能乔治娅她自己才是唯一一个为此感到不好受的人吧。

她抓起挂在椅子背上的包，几乎在享受着自己的愤怒——这是一种愉悦的、毫不掩饰的愤怒，呼之欲出，想改变些什么。突然，她发现劳伦的手机还放在桌子上。在刚刚的骚乱中，女孩忘记了自己的手机。乔治娅捡起手机，扔进自己的包里。

¹ 市多(Costco) 是美国最大的连锁会员制仓储量贩店。

第三十九章

乔治娅开着车，驶过几个街区，来到瓦歇尔的家，打算将劳伦的手机放到她家的信箱里。她不想碰上瓦歇尔夫妇，于是把车停在看台，那儿种着常青树，能挡住房子里的视线。她抓着手机，爬出了车，环视四周的环境。附近的房子都很大，许多都有私人车道，这也就意味着信箱可能距离房子有几百码¹远。她看了看半圆形车道的两端，但没有找到信箱。

乔治娅跋涉穿过树林，享受着松树和杜松散发出来的新鲜而清爽的气味。昨晚一定下过雨，因为草地很柔软，还有大块的泥土粘在了她的鞋子上。她正要冲破树林的掩护时却突然停了下来。只见车道上有一辆未熄火的黑色捷豹。驾驶座上有一名男子，而安德莉亚·瓦歇尔正俯身靠在驾驶座边上的窗口上。

乔治娅盯着手握方向盘的男子。只能看到那人的侧面，他留着卷曲的花白头发、穿着一件运动夹克，很面熟。乔治娅躲到一棵树后面。

“我要和你谈谈，”安德莉亚对着车里的男人说道。“土地交易符合规定吗？”

那个男人点了点头。

“那为什么佛瑞德说不是这样的？”安德莉亚的声音听起来很紧张。

那个男人歪着头。乔治娅只能勉强辨别出他的回答。“我一点都不知情。”

安德莉亚挺直了腰，双臂交叉。“我知道他因为一些事情而心烦。但在临死之前他都来不及处理。汤姆又不肯跟我讲，所以我想问你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的回答太小声了，乔治娅好不容易才听见了。“安德莉亚，一切都很好。”

“别这样敷衍我。他可是我的哥哥啊，哈利。”

哈利·珀尔！就是在北岸健身房和汤姆·瓦歇尔、里基·费尔德曼在一起的房地产开发商。

“我没有敷衍你。”忽然，他的语气里流露出一丝同情。“只是——汤姆负责细节的问题。我们差不多已经准备要启动工程了。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

安德莉亚打断了他。“那为什么佛瑞德说他要当地管理部门了解情况？”她的肢体语言表达出了内心的愤怒，但又不仅仅是愤怒。还有紧张，或许还有一点儿害怕。

那个男人耸起肩膀。“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去问你的丈夫吧。”

安德莉亚盯着车子，一会儿过后，她转身走进家里。

珀尔关上车窗，驶离了安德莉亚的房子。乔治娅在那里等着，直到捷豹驶离视线。原来信箱位于房子的前方、金鱼池的右边。她轻轻地将劳伦的手机放进信箱里。

佛瑞德是安德莉亚的哥哥。“佛瑞德舅舅。”乔治娅在回家的路上回想着。他和哈利·珀尔一起卷入了一场土地交易中，但是他对土地交易起了疑心，然而还没来得及采取措施，他就去世了。现在，他的妹妹，也就是劳伦的母亲，正在跟进这件事。

乔治娅回想起自己在健身房里无意听到的珀尔、瓦歇尔和里基·费尔德曼这三人的谈话。虽然那时因为看到里基而分了心，但她仍然记得他们在谈一场交易，而且需要汤姆·瓦歇尔的帮助。他们希望瓦歇尔能够缓和乡村董事会的紧张气氛。她还记得珀尔——或是里基——叫瓦歇尔利用他的“优势”。他们讲的“优势”是什么？他们讲的交易是土地交易吗？

她把车停在阿斯伯里，然后朝着公寓走去。安德莉亚·瓦歇尔那天在星巴克那么生气，肆意地指责和威胁着，今天他们谈话的内容会不

会是使她烦恼的部分原因？或许乔治娅应该深入调查。虽然这件事并没有直接关系到卡姆·乔丹或萨拉·朗，但没有劳伦的帮助她无法跟进站街方面的线索，而她最不愿意的便是和劳伦切断联系。如果她在土地交易中揭露出重大真相，或许就能利用这一点来说服安德莉亚让自己继续和劳伦谈话。这样，她就能利用自己的“优势”了。

回到公寓里，她坐在电脑前，用谷歌搜索哈利·珀尔。“珀尔开发”的页面立即跳了出来。该网站的设计非常精湛——他一定是花了一大笔钱请了代理公司专门设计的。不幸的是设计师不是她的好朋友萨曼莎，因为萨曼莎一定会很喜欢这份工，而且收费也会便宜得多。网页界面用一串珍珠来兜售该公司的“珍宝”。只要点击任意一颗珍珠，就会进入一个项目。其中包括密歇根大道的一座摩天大楼、若干个购物中心、以及威尔县和莱克县的住宅开发项目。

再有就是格兰小镇，这是一个建立在美国中西部大草原上的商业和住宅社区。格兰小镇的建立颇具争议。环保主义者为了保持土地的原始质朴而斗争，他们召开会议、举行抗议活动、甚至还打赢了一两个棘手的官司。然而最后，这个项目还是得到批准，珀尔还在小镇上建立了几十栋住宅、一间疗养院和一家旅馆。

最近，珀尔宣布了一个新项目，名字叫做“栗树2500”。该项目刚好位于格兰小镇东部。在新项目中有两栋紧密相连的公寓和一个小型、封闭式的高级商场。在珀尔与安德莉亚·瓦歇尔的谈话中，珀尔说他们差不多要启动工程了。乔治娅搜索了其他正在开发中的项目，但除了这个新项目，并没有找到其他的。格兰小镇不过是几分钟的路程。于是，她抓起了外套出了门。

暗淡的阴霾笼罩着灰色的天空，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泥土芬芳。乔治娅开着车，从沃基根路转向栗路。整条街道像极了住宅区和商业区间的交战地带，而商业区总是赢得战争的胜利。街道的一侧耸立着一套公寓，但被街道另一侧的商业区、墓地和小型的办公楼淹没了。

她所寻找的建筑坐落于利哈伊和栗路的东南角，面积差不多有一个足球场大，四周围绕着铁丝网围栏。乔治娅通过一个敞开的门走了

进去。该场地周边有若干台起重机和运土工具，场地的其中一个角落里停靠着一辆白色的休闲车。看来珀尔可没浪费时间。

场地中央有个洞，乔治娅朝着那个洞走过去。地上的泥土在她的鞋底结成了块，这已经是今天第二次被泥土粘住鞋子了。她捡起一根棍子，刮掉鞋底的泥土。她凝视着洞口，想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她虽然不是一个环保主义者，但自己仍不想看到又有一段过去的时光消失不见了，仿佛通往未来的大门被关上了。

她仔细环顾四周。场地的一侧屹立着几栋新建的连排别墅，另一侧坐落着银行和公园设施。然而，穿过街道，场地的北部有5栋平顶房，似乎在用自身的破旧向周围发出挑衅的信号。这些平顶房大多油漆脱落，门廊摇摇晃晃，草坪也十分破烂。每隔两三栋平顶房间都有一片空地，像是小孩子张开嘴巴后门牙中间的巨大缝隙。在最末端的平顶房前边的草地上，一张写着“已签约”的标记系在了树桩上。

乔治娅朝着最破旧的房子走去，按下门铃。

一名年轻的亚洲女孩开了门。“你好，请问你找谁？”

这女孩看上去和劳伦差不多年龄。“你好。你的父母在家吗？”

女孩茫然若失了一小会，然后快速转身，用另外一种语言往屋里喊着。是汉语吗？屋里的水壶发出声响，接着，一位妇女出现在大厅里。当她看到乔治娅，眉毛弯成了拱形。

乔治娅对她笑了笑。“您好！我是乔治娅·戴维斯。”

妇女眉头一皱，看着女孩。

女孩为她翻译后，对乔治娅说，“她不会讲英语。”

“我想问她街道对面那片地产的问题。”乔治娅等着女孩翻译。

妇女听完后，表情变僵硬了。她的回答也甚是生硬。

“她说她不想卖掉房子。请您离开。”

乔治娅举起了一只手。“请告诉她我不是来买房子的。”

女孩翻译完，谁知妇女突然开始谩骂起来。女孩的脸上布满尴

尬。“不好意思，请您马上离开。”她当着乔治娅的面关上了门。

乔治娅走回人行道上，琢磨着要不要再试试另一家。这样做不大可能帮她找到杀死萨拉·朗的凶手，但她也不喜欢门“砰”的一声摔在她脸上。但是既然来了，就要调查彻底。她注视着另外三栋房子。其中一栋房子的侧壁上，斜靠着一个生锈的便桶，便桶旁边放着一堆塑料水桶。

她走过去，按响了门铃。没有人来开门。过了一会儿，她又按了下门铃。仍没有动静。她正要离开，不料前门“吱吱”地开了。开门的是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她皮肤粗糙，几块发红的头皮显露在一缕缕的白发中，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挂着一副阴沉的表情。她穿着磨破的睡袍，睡袍原始的颜色已经无法辨别。她脚上的新款蓝色拖鞋显得很协调。

“你好！”她对着手掌咳嗽着，那刺耳、含痰的咳嗽声让她有种掩住脸的冲动。

乔治娅对着她点了点头。“您好。您能不能跟我说说街道对面的地产。”

妇女移动了一下，她的举止透露着怀疑的味道。“怎么了？”

“我有几个问题。”乔治娅面带微笑。

“你是谁？”

“我叫乔治娅·戴维斯。”

“你是房地产公司派来的吗？”

“不。我是一名私家侦探。”

妇女摇了摇头。一股发臭的气味飘荡出了家门。乔治娅后退了几步。“我已经对他们说了我不卖。但他们不停地打探。你能帮忙吗？”

“是谁在打探？”

“那些房地产的人。”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拖鞋，似乎担心拖鞋会跳离她的脚。

“你知道房地产商的名字吗？”

“名字中好像带个‘伯’字。”

“珀尔开发？”

“没错。有个穿着豪华西装的家伙大摇大摆地走进我家，对我说他想要买下我的房子，然后把它建成公寓和商店。我告诉他我不卖，除非我死。他来了好几次，但我再也不跟他浪费口舌了。我都已经在这里住了四十几年了。”

“确实很久啊。”

“你说对了。我又能去哪儿呢？我的侄子说他会替我找个地方，但鬼知道他会不会，毕竟他有自己的生活要打理。他有妻子，还有三个孩子。但现在税涨得这么高，我可能得卖掉房子才能生活。”她叹了口气。“我没办法了。他们没心没肺，没有灵魂，你知道吗？”

“那片地里以前有什么？”

妇女的手指沿着睡袍的腰带滑动下来。“以前那儿有一个加油站，还有一个汽车维修店。自从我搬进这栋房子就有了。”

“你认识加油站的主人吗？”

“当然认识啦，他叫佛瑞德·斯图尔特。”

原来是安德莉亚·瓦歇尔的哥哥，也就是佛瑞德舅舅。“你喜欢他吗？”

“大家都很喜欢他。他可是个好人，总是热心助人。我侄子曾经在那工作了一整个夏天，从未讲过他一句坏话。当然了，自从他病了以后，加油站不得不关闭了。”

“什么时候关闭的？”

妇女眯起了眼睛。“已经一年多了。听人说他去年夏天得了中风。”

“谁说的？”

“我也不知道。我猜是买下加油站的人吧。”

“买下加油站的人是什么时候开始来这里的？”

“大概六个月以前。那个穿着豪华西装的家伙说他们要把加油站建成公寓，而我必须把房子卖掉，搬出去。”她瞪着邻居家草坪上“已签约”的标记。“我可能是坚持抵抗到最后的人吧。”

“我明白了。”乔治娅点了点头。“谢谢您。非常感谢您提供的信息。”

妇女朝地上吐了口痰。“所以，你能够阻止他们吗？”

乔治娅犹豫了一下：“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打电话给侄子，”她小心翼翼地说，“然后接受他的提议。”

¹：英美制长度单位，通常换算方式为1码=0.9144米，实际1码=0.91440183米。

第四十章

乔治娅正在打扫公寓。她幻想着做一顿晚餐——烤羊肉、小土豆、蔬菜（可能是西兰花）、还有沙拉——实际上，她今天早上就去了杂货铺。她不确定晚餐为谁而做，但这样的想法本身就具有出奇的吸引力。她一边扫地，一边想着沙拉酱和巴萨米克黑醋汁，这时电话响了。于是，她接起了电话。

“卡姆·乔丹的行为临床测试报告出来了，”保罗·凯利说道。“情况并不乐观。”

“行为临床测试……”幻想的晚餐消失了。“这么快就出来了。你不是才申请吗？”

“不到一个月。根据提讯程序，预计是在十月份的第一个礼拜。”

“报告怎么说？”

她听到电话里传来纸张沙沙翻动的声音。“我念给你听。‘按照阁下的命令，下列签名者’……等等，找到了。‘基于上述测试以及对相关记录的检查，我认为卡姆·乔丹目前的状态适合接受审判。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明显的精神错乱的症状或迹象’……”

“没有‘错乱’的迹象？这是在开玩笑吗？”

凯利哼了一声。“听着。报告说‘他能够认知控告，明白法律诉讼程序的性质和宗旨，并且展示出了能够自己选择与律师合作的能力。’”

“胡说八道。他根本连今天是星期几都不知道。”

“我之前跟你说过了，这单案件非常轰动。”

“但现在拉姆齐已经退出了。”

“这不意味着他就置之不理了。这仍然是个棘手的案件。或许现在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他的女儿出现在案发现场，他们就更加关注这个案件了。但是谁才是背后发号施令的人呢？谁又知道呢？”

“测试是谁负责的？测试报告是谁写的？”

“是法医临床服务机构的一名精神病学家负责的。”

“我不明白。测试结果怎么能够这么——不准确？”

“你肯定很惊讶，是不是？”

“是。”她深深地叹了口气。“那现在怎么办？”

“我会要求私人精神病学家再测试一遍。但我不知道法官是否会同意，也不知道整个过程要多久。”

“你猜要多久？”

“几个星期，或许要一个月。”他清了清嗓子。“但我认为我们不能忽略其中的信号。必须开始采取手段了。”

“什么手段？”

“认罪。”

“但他不是凶手呀。”

“我们始终还是没找到证据。”

“不必走这一步。卡姆·乔丹现在回家了，而公众舆论摇摆不定。让露丝·乔丹上电视。”

凯利又哼了一声。

“事实上，我们现在离真相更近了。”她告诉凯利萨拉·朗和少女犯罪团伙的事。

但她还没说完，就被凯利打断了。“所以这个女孩真的是个卖肉的？”

“嗯。”

“你确定？——你可不能毫无证据地提出这种指控。”

“我有证据。”

“什么证据？”

“我有个证人。这个女孩是萨拉的老板。”

“她的皮条客是另一个女孩？”

“是她最好的朋友。”

“天哪！她们吸毒吗？”

“没有。”

“那是为了逃亡？”

“不是。”

“难道她们的父亲曾经虐待过她们？”

“没有。”

“那十几岁的女孩究竟是为了什么——”

“钱。”

“啊？”

“萨拉·朗的父母买不起她想要的东西：衣服、化妆品和昂贵的手机。”

“那另一个是为了什么？那个——皮条客？”

“我还在查。这是我以前从未遇到过的。”

他安静了下来。乔治娅不知道他正在想什么。她记得他可是个不该为任何事而震惊、对许多事都不感兴趣的律师。他转移了话题。“这可太好了！这会让整个案件水落石出！你是怎么发现的？”

“说来话长。”

“但你会告诉我的，是吧？事实上，你已经准备好要告诉我了，对吧？”

“不，保罗。我还有几个问题没搞清楚。”

“戴维斯——”

“我有其中一个嫖客的线索。萨拉·朗定期与他私会。她最后一次接

客也是和这个人。”

“不。让警察来处理这些。我们要做的就是告诉警察去调查！——上帝啊！这可是一个大突破，我们可一直在等待着这么一个机会！”

“再等等，保罗。这不是一般的皮条客利用站街女来获利的案件。我们不能只是把它扔给警察——”

“戴维斯，找出凶手不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我们要做的是要让众人怀疑卡姆·乔丹不是凶手，这样陪审团就不能判处他有罪了。这还有好长的路要走。”

“我明白，可是——”

凯利发出了一个喉音，这声音像是嘟囔声，又有点像鼻息声。“不，你不明白。你仍然以警察的方式思考问题。你想要找到罪犯、揭露罪犯、从中获得荣耀感。”

“有那么明显吗？”凯利没有回答。她接着说：“保罗，再等几天。卡姆现在已经出狱了，而你可以要求第二次行为临床测试。事情正在进展。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抓住凶手的。”

“我应该现在就把事实告诉相关的机构，并带上证据。”

“我保证，一旦证据到手，就会给你。”

“我还以为证据已经在你手上了。”

“是，但还不够。我想要更多的证据。”

“比如？”

“文档、供认。”她停顿了一下。“或许甚至包括凶手本人。”

“你还需要多少时间？”

“一两天。最多一个礼拜。”

“你是在要我的命啊，戴维斯。我的年纪已经大了，经不起这般折腾。”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恼火。

“保罗，谢谢你。”她愉快地说道。“你不会后悔的。”

他又嘟囔了一句。“你还有什么事要告诉我的吗？”

他现在进入了闲聊的状态。“嗯，事实上，还有一件事。我不认为它和这个案件有关系，但我还有点时间，所以就查了查。”乔治娅说。

“说重点，戴维斯。”

她跟他讲了安德莉亚·瓦歇尔和哈利·珀尔的对话，以及格兰小镇上的物产。

“瓦歇尔？为什么这名字听起来这么熟悉？”

“他是和珀尔共事的律师，也是运营犯罪团伙的女孩的父亲。你帮我查过他。”

“他回来了？”

“可能吧。”

他叹了一口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乔治娅继续说道：“无论如何，那块土地属于瓦歇尔的大舅子——佛瑞德·斯图尔特。六个月前，他把土地卖给了哈利·珀尔。这块土地上以前有一个加油站，但据说现在要把它建成公寓和室内购物中心。”

“加油站？”

“嗯。”

“土地是六个月前卖出去的？”

“住在街道对面的女人是这样说的。”

“你说他们已经动工了？”

“就要动工了。”

“真有意思。”

“怎么了？”

“有人拿到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吗？”

“为什么这么问？”

“只要有加油站或干洗店，便会产生各种各样需要净化的污染物和杂质。我曾遇到一个开干洗店的客户，这可是环境保护局的噩梦。”

“什么意思？”

“加油站和干洗店都会把各种各样的污染物排到地面。对于干洗店而言，会有许多化学溶剂和粪便，而对于加油站而言，就更糟糕了。可能会有泄露的地下储油罐发生事故性溢漏而流到地面，而且地上的泥土也会沾上各种有毒物质。这些都必须净化。一旦有毒物质渗入供水源，比如，溪水……”凯利对这一话题十分感兴趣。“即使没有，也得花费一大笔钱来把它清理干净。”

“所以呢？”

“问题是这类净化得花上至少一年时间，通常不止一年。首先，你得对土地进行测试和分类。接着，你得开始净化的流程，然后进行再次测试，并提交一份最终报告。任何人在买了加油站后的短短半年后就开始动工的，一定是偷工减料。”

“真的吗？”

“我说了。我那个买下干洗店的客户在三年内都不能在那块土地上做任何事情。那块土地只能闲置在那儿，吞噬大把的钱财和每个人的心血。”

“也许我该找出更多线索。”

“也许是的。”

“谢谢你。”

“对了，戴维斯？”

“嗯？”

“这个案件现在已经步入正轨了，你得自己小心点。”

“我会的。”

于是，他又开始抱怨了：“北岸的少女犯罪团伙！我的老天爷呀！”

在伊利诺斯州环保局的网站上，乔治娅了解到由于极其昂贵的净化费用、冗长的净化过程或是负债风险，一些褐色土地、被废弃的土地都得不到重新开发。凯利所说的干洗店一定也是其中之一。但佛瑞德·斯图尔特的加油站不是，因为它在六个月后就得到重新开发了。

她梳理了一下网站的信息，试图找到位于北岸的环保局办公场所，这样就能跟办公人员面对面交谈了。但是她发现离自己最近的办公场所位于埃尔金。乔治娅找到了在斯普林菲尔德地区的社区关系机构里的工作人员名录，于是便拿起电话。

在第三次转接后，她终于听到了活人的声音。她解释了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并立马得到了转接。电话传来一个新的语音信息，要按“0”来获得帮助，她照做了。

一个女人的声音传了过来，那声音明显带着一些南部肯塔基州的鼻音。“你好，我是赞恩。”

“你好，我是乔治娅·戴维斯，我对某个地方的现状很感兴趣。我是由……”她在网站上点击了一下。“……由金杰·米切尔转接过来的。”

“嗯——”赞恩停顿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回答，这让乔治娅怀疑她是否仍在电话的那头。“是什么地方？”

乔治娅把方位告诉她。

“请稍等。”

乔治娅把电话拿到厨房，庆幸周围没有烦人的音乐声或喋喋不休的广播声。她打开冰箱，看了看早上买的羊腿，这足够供十几个人吃了。但唯一的问题是她认识的人加起来都没有十几个。她开始想着自己为什么会买这么大的羊腿呢？就在这时，赞恩说话了。

“我找到了报告，但你必须根据《信息自由法案》提出申请，才能

获得报告复印件。”

“我该怎么申请？”

赞恩告诉她可以通过网站提交申请，也可以写信申请。

“我想通过网站申请。”

赞恩把网址给了她。

乔治娅在浏览器里输入网址，然后一边讲电话一边输入申请信息。“太好了。还有，在我提交申请的时候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

“请问。”

“你能告诉我提交那个地产报告的公司名称吗？”

“呃，严格意义上来讲，我必须等你提交了申请后才能告诉你。”

“我正在发送。”

“嗯。”她停顿了一下。

乔治娅等待着。

“好吧，告诉你应该也没关系。报告上说该公司的名称是‘环境工程师’。”

“谢谢你。你知道该公司的地址吗？”

赞恩脱口说出一个在斯科基的地址。

乔治娅想再碰碰运气，便继续问道：“我猜他们提交的地产报告应该符合程序吧？”

“是的。”赞恩说道，她说话的时候把每个字都拉伸成三个音节。“无需继续修复的证明在两个月前就寄出去了。”

“什么是‘无需继续修复的证明’？”

“当一块土地净化完毕后，我们会寄出‘无需继续修复的证明’。”

“两个月前就寄出去了？”

“小姐，我已经告诉你很多信息了。你自己看报告吧。”

“好的。非常感谢你。”乔治娅挂断电话，完成了申请的提交流程。但是得两周后才能拿到所申请的报告复印件，这太久了。她看了看时间。尽管有安德莉亚·瓦歇尔的威胁，她和劳伦昨天还是交换了电子邮箱。劳伦答应她放学后会给乔治娅打电话，告诉她那个“生意”网站的密码。

但是离她打电话来，还有好几个小时。

第四十一章

“环境工程师”位于斯科基的工业带边远地区，四周布满了仓库和小工厂。这些的建筑有一个共同点：大多数都是单层楼的平顶房，由难以辨别的黄色砖头砌盖而成。乔治娅掠过几乎和建筑物一样呈淡黄色的草地，走到两扇玻璃门前。左手边玻璃门上的白色字母显示她来到了北岸最好的厨房改建基地，而右手边玻璃门上的黑色字母拼出了她所寻找的公司名字。

门里面沿着走廊走进，有一个小房间。一位年轻的女士坐在一张灰色的办公桌后面，她穿着黑色T恤、黑裤子，连指甲油的颜色也是黑的。当乔治娅走进的时候，她从杂志里抬起头来。

“需要帮助吗？”她以近乎阴沉的声调问道。

“是的。我想找——呃……”乔治娅装出在包里找一张纸的样子。

那女士没有帮她说出她想说的名字。“他不在这里。”

乔治娅露出了微笑。“不好意思。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

“吉米·布罗德本特。”

“没错。瞧我这记性！”

“你是？”

“我叫乔治娅·戴维斯，我想向他询问一个已经完成的项目信息。”

“他今天去工地了。”

“工地在哪儿？”

那女士叹了一口气，仿佛乔治娅的问题没有答案。接着，她在桌上到处翻寻，然后拿起一张纸，说道：“德斯普兰斯。”

乔治娅等了一会儿，但那女士却没有说出更多的信息，她摇了摇头。“德斯普兰斯那么大。”

女士眯起了眼睛。“你找他干嘛？”

“我们已经约好了。如果你告诉我他在哪里，我会立即离开，这样你就可以继续做你的事了。”她指了指桌上的杂志。

女士扫视了一眼她的杂志，然后看了看乔治娅。“他在登普斯特，那是一个旧工厂。”

乔治娅对她笑了笑。“谢谢你。”

吉米·布罗德本特本人看起来和他的名字很像：矮壮的身材、棕色的头发，脖子粗粗的。乔治娅想知道他是不是曾经做过拳击手。他穿着牛仔裤、工作靴和一件带有“Sox”商标的风衣，俯身站在离废弃建筑大约十英尺距离远的地方。当她走近时，她看到他正把一个手摇钻往泥土里推挤着。他身边放着一个打开的手提箱，里面有两排干净的试管和一个玻璃瓶。一会儿过后，他把手摇钻从泥土里拉出来，换用手铲继续往里钻，然后把他从泥土里收集到的东西倒进玻璃瓶中。直到他盖好了瓶子并在写字板上做好笔记后，乔治娅才打断了他。

“请问是布罗德本特先生吗？”

他抬起头来，吓了一跳。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办公室的人告诉我可以在这里找到你。”

他向她投去冷漠的一瞥。“我现在很忙。”

“这花不了你很长时间的。我对你为‘珀尔开发’完成的一个项目很感兴趣。”

他一动不动，但乔治娅感觉到他的肌肉在收紧。

“你想起来了吧？”

布罗德本特皱起了眉头。“我完成过很多的项目。”

“这个项目是一个旧加油站，加油站的老板名叫佛瑞德·斯图尔特。”

他的眼神看起来很断然。“不好意思，我想不起来。”

“你确定吗？伊利诺斯州环保局的工作人员说在两个月前把“无需继续修复”的证明寄给你了。”

他耸了耸肩。“我刚刚说了，我完成过很多的项目。或许他们给你的信息是错的。这些政府机构常常弄错信息。”

“好的。我明白了。”

他更加细致地审视了一番乔治娅。“你刚说你是谁？”

“我叫乔治娅·戴维斯。我现在的工作涉及到那个加油站的主人。”

“可以给我一张名片吗？”

他审视着她的样子很明显想让她离开这里。“不好意思，我没有带在身上。”

他没有说话，然后点了点头。

“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在格伦维尤的工作吗？”

他缓缓地摇了摇头。“不记得。”

“好吧，这样的话，很抱歉打扰你了。”

她往自己的车走去，感觉他一路盯着自己。很明显，布罗德本特在撒谎。但是为什么呢？在返回埃文斯顿的路上，她试图将几件事拼凑在一起。佛瑞德·斯图尔特有一块地，并且有足够理由确定这块地受到了污染。他把地卖给哈利·珀尔，而布罗德本特则是负责净化土地的人。保罗·凯利说过净化的过程需要好几年。但珀尔却以破纪录的速度拿到了土地净化证明。

除非布罗德本特有事要隐瞒，不然他没有理由撒谎。但是反之亦然，他也没有理由说实话，因为他并不知道她是谁、目的是什么。何必说实话呢？事实上，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土地交易与卡姆·乔丹和萨拉·朗没有一丝关联，而她也没有足够的筹码利用它来给安德莉亚·瓦歇尔施压。尽管如此，有个声音不停在她耳边唠叨着：只要你有合适的律师来帮忙解决问题，一切皆有可能。而汤姆·瓦歇尔，即哈利·珀尔的律师，正是个解决问题的高手。

四点多的时候，电话响了，乔治娅已经回到了公寓。电话是劳伦打来的。

“在哪里可以看到客户的请求信息？”乔治娅点击进入网站后问道。

“客户填写表格后，将表格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到我的雅虎邮箱。我再将日期、女孩信息和他们见面的方式回复给他们。”

“我要如何才能访问这些邮件呢？”

“首先，你需要知道如何处理网站。”劳伦把一个网址、用户名和密码告诉乔治娅。乔治娅把信息输入网站。

“我要怎么更改信息呢？”

“这有点复杂。我们使用梦想编织器¹来编辑网页，然后将信息更新到服务器上。现在需要的话，你可以叫我帮你更改。”她停顿了一下。“你想更改什么信息？”

“现在还不需要。”乔治娅回答道。“但是以后可能需要。那电子邮件的账户呢？”

劳伦给了她另外一个用户名和密码。乔治娅点击进入雅虎账号，然后输入劳伦的用户名和密码。网站上跳出了一个页面，显示着“收件箱”。但是点击进去并没有新信息。“为什么没有任何信息呢？我还以为每一天都有客户与你联系。”

劳伦的声音变小了。“呃，因为我之前给每个客户都发了一条信息。”

“什么信息？”

“我——我跟他们说我们要去度假，生意要暂停一段时间。但是我们会回来的。”

“为什么发这条信息呢？”

“在德里克发生意外后，我——我非常害怕，所以决定停止工作，

直到一切恢复平静。”

“这或许是个好主意，”乔治娅承认。“那么查理也收到那条信息了吗？”

“当然了。”

“很好。现在，我要怎么发送邮件？”

“登录账号后，就能像平时一样，正常发送邮件了。”

“在我发邮件时，电脑显示的发件人是谁？”

“我一直使用的名字是‘伊冯’”

“这是德里克设置的吗？”

“是的。这不难弄。”她说道。“很多人都会用。”

乔治娅在她的声音中听到了一丝不耐。“你妈妈最近怎么样？”

劳伦犹豫了一下。“她非常不喜欢你。”

乔治娅笑了。“这并不奇怪。”

“其实，除了骂你是坨大便外，她并没有对你耿耿于怀。她还有其他事情要生气。”

“什么事？”乔治娅装作一无所知。

“我想，应该跟佛瑞德舅舅有关。”

“佛瑞德舅舅怎么了？”

“你记得吗？我跟你说过他在几周前去世了。我觉得我妈应该是觉得事情的发展跟她所想的不一樣。”

乔治娅用铅笔敲击着桌面。“什么事情？”

“应该是他的遗嘱吧。我也不清楚。”劳伦不耐烦地说道。“乔治娅……”

乔治娅停了下来，不再敲桌子了。这是劳伦第一次喊她的名字。

“如果萨拉和德里克被谋杀都跟我们的生意有关，那——那我会不

会是下一个受害者？求你……”她的音量渐渐减弱。

“什么？”乔治娅轻声问道。

劳伦暂停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求你不要留下我一个人。”

“我不会的。”乔治娅的声音戛然而止。她吃了一惊，因为她差点说出了“亲爱的。”

她考虑过给奥马利打电话。如果有人要针对劳伦，警察会有更好的资源来保护她。但是，如果她这么做，所有的事情都会公之于众，那么劳伦的生活——还有她父母的生活——都会天翻地覆。此外，警察往往会等到灾难发生后才会采取措施、保护市民。她清了清嗓子。“你看，你正在做正确的事情。你终止了生意，抽身而出。而且你还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我。我会帮你的。”她希望她的话听起来是让人信服的。

“谢谢你。”劳伦的声音很小。

她继续摆弄着铅笔。“听着，我还有另一个问题。查理带萨拉去哪里——”她还无法鼓足勇气说出“苟合”两个字。“他们在哪见面？”

“查理喜欢麦考密克酒店”，听到乔治娅没有说话，她补充说，“你知道的，就是那个被称作‘上校专属’的地方，位于高地公园，比凯悦酒店还高档。但——”

“我知道了。”乔治娅把铅笔掰成了两半。

麦考密克酒店是以一位威武的芝加哥人——罗伯特·罗斯福·麦考密克的名字来命名的。麦考密克在一战期间是一名炮兵军官，被称为“上校”。他后来继承了祖父创办的《芝加哥论坛报》，并运营了几十年。他的政治观点属于匈奴王阿提拉右翼派，将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的拥护者贴上“苏维埃”的标签。而且他时常会做出惊人之举，比如用具有讽刺性的绰号来攻击东部自由主义者。不过，麦考密克上校是一个有教养的、成熟的男人，以他名字命名的高雅酒店就能反映出这一点。麦考密克酒店隐藏在高地公园的森林丛中，深受莱克县和

库克县北部的商业人士欢迎。乔治娅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她曾经在那里与马特共同度过了一个周末。也就是在那个周末，他们分手了。

她站起来给自己倒了一杯水，一饮而尽。接着，她回到电脑前，点击了一下邮件列表，找到查理的邮箱。她打开邮件程序，着手编辑一条发自“伊冯”的信息。

“献给我们特别的用户！新货已经到达：年轻可爱、金发碧眼、火辣无比，保证为您的每一寸肌肤带来欢愉。为了向您展示这些迷人小妞，我们特提供五折优惠！此优惠仅限三天。心动不如行动！”

她检查信息的时候手机响了。这声音让她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她伸手过去拿电话，呼叫ID显示“保密”。她接起了电话。

“你好？”

没有回答。

“你好！请问是谁？”

还是没人说话，但她听到对方的呼吸声。她快速挂掉电话——她从不和无聊的人玩电话游戏。

她继续处理邮件。这段广告听起来不错。于是，她点击“发送”。接着，她把网站和劳伦的邮箱账号密码都更改了。以防万一。

今晚，她点燃了蜡烛。她把一根蜡烛带到沙发，放在靠近她的茶几上。蜡烛是两年前的一个周末和马特在加利纳买的，闻起来有香草的味道。她躺下，呼吸着香草的芬芳，进入了梦乡。

¹ 想编织器：Dreamweaver，一种网页编辑类软件名称

第四十二章

伦尼体格壮硕。马特不想和他有瓜葛。伦尼并不健谈，很少谈论自己去了哪里，而且看上去也不想回答别人的问题。当伦尼告诉马特他们要一起完成一项任务时，马特十分惊讶。

“什么任务？”

“听说你是一个神枪手？”

“算是吧。所以呢？”

伦尼带马特走向自己的运动型多功能车，打开了后车门。只见座椅上有一把雷明顿700栓式步枪。伦尼看着他。“你知道怎么用吧？”

马特点了点头。

“好。”伦尼俯下身，捡起了一样东西，拿给马特。那是一把DNWS26狙击枪，白天晚上都能用。“不用教你怎么用吧？”

马特把手揣进口袋里。“这是个好家伙。”

“我只用最好的。”

“目标是谁？”他随口问道。

“那个私家侦探。她是个大麻烦。老板想要铲除她。”

“就是我监视的那个人？”

“对。而且这次由你负责。”

“什么时候？”

“今晚。”伦尼歪着头，用一副好奇的眼神盯着他。“有问题吗？”

马特没有回答。然后，他慢慢摇了摇头。“当然没问题。”

凌晨两点，他俩在乔治娅公寓对面那栋房子的后院会面。伦尼把雷明顿递给马特。他已经在枪筒上装好了消声器。

“还是会很吵。”马特指了指消声器。

“不会的。”伦尼凝视着对面的街道。“山脊就在东部，离这里只有一个街区。如果有人听到，他们会以为是卡车经过。”伦尼转过身，指着后面高出院子大约十英尺的堤岸。“埋伏在那里吧。”

马特拿着步枪，撤退到堤岸上，躲在常青树的影子里面。他前面有一辆小孩的三轮车，旁边还有一辆红色的货车。他想过用货车来支撑步枪，但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伦尼在他身后来回踱步，喃喃自语地念叨着窗户和马特应该瞄准的地方。马特自己看得到，乔治娅正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旁边放着点燃的蜡烛。

伦尼停止了踱步，看了看手表，说：“行动吧。”

他瞄准目标，看到她的后脑勺。他按下枪栓，锁定目标，然后扣动了扳机。

子弹偏离了。“妈的！”

“你他妈的为什么没射中？”伦尼大声嚷嚷着。“你不是百发百中吗！”

他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我把她瞄准在十字准线上了。可能她移动了位置。”但她是从来不会在睡觉的时候移动位置的。“或者可能是窗户的原因。透过玻璃射击可能会导致子弹偏转。”

“该死的！”伦尼说着。“我要怎么跟老板交代？他还指望着你完成任务。”

“哥儿们，我很抱歉。跟他实话实说吧。”

伦尼瞪了他一眼。“真是个好主意。我看你还是趁早滚蛋吧”

马特盯着窗户，看见房间里闪烁着光亮。“哦，天呐！”

伦尼转过身来。“怎么了？”

“蜡烛！”马特低声说道。“那儿有根蜡烛。子弹一定是击中蜡烛起火了！”

伦尼眯起眼睛，窥视着马路对面，摇曳的光亮似乎更明显了。“妈的！被你说中了。”他转过身。“你真他妈幸运！你最好祈祷这场火帮你完成任务吧。”

马特舔了舔嘴唇。乔治娅仍然一动不动。“希望如此。”

伦尼环视四周。“嘿，我们得赶在消防人员来之前离开这里。”

“是啊。妈的！”他不得不把目光从窗户边转移到伦尼身上。“伦尼，真的很抱歉。”

伦尼抓着雷明顿，向着他的车走去。“家里见。”

马特点了点头，走进车里。至少他们俩是分开驾驶的。他插入钥匙，启动了车子，在开车之前，他掏出手机，拨了一串熟悉的号码。

第四十三章

一个刺耳的声音吵醒了乔治娅。她隐约意识到自己仍然躺在沙发上，闭着眼睛摸索着手机。

“喂？”她用嘶哑的声音接起电话，仍然闭着眼睛。

没有回答，她头昏眼花。该死的！这些烦人的把戏啥时才会停止？她把手机扔回地上。脑袋一阵剧痛，她感到很热，全身都是汗。难道昨晚她发烧了吗？她该去卧室休息的，因为卧室会更凉快。这样想着，她慢慢地睁开双眼。

她的脑后火光闪烁。不一会儿，她就失去了方向。接着，一股呛人的、灼热的气味钻入鼻孔。她猛地坐起来，跳下沙发。火焰吞噬着她家的窗帘，散发出一阵阵浓厚的黑烟。她吸进了一大口火热、辛辣的空气。只有窗帘着了火，但火势蔓延非常快。她没有灭火器。于是她跑到浴室，抓起一条毛巾，浸水后套在头上，冲回客厅打开前门。

糟糕！她不该这样做的。走动带来的气流煽动了一条火苗穿过地板爬到沙发上——就是她刚刚睡着的那块沙发。她窜进走廊，看到火灾报警箱在另外一边的墙上。她打碎报警箱的玻璃装置，拉下拉杆。一阵刺耳的警报声立刻传遍整座大楼。她开始“砰砰”地敲邻居家的门。

“着火了！大家快出去！着火了！”她喊着。“快打电话给消防部门！”

她对面的邻居是个西北大学的研究生，对方打开了门，耳边紧贴着手提电话。他的室友在他身后徘徊着。两个人都穿着T恤衫和四角裤。研究生说道：“我刚刚打了。”

“太好了。我到楼上去。”乔治娅喊道。“你们快去通知一楼的人。”

两个男生全速跑下台阶。乔治娅关上她家的门，快速冲到三楼。她“砰砰”地敲着皮特家的门。“皮特，快出来，着火了！”

皮特家对面的门打开了，一个女人脸上露出惊慌的表情。房间里传来婴儿的哭泣声。

“快点带小孩出去，”乔治娅大声喊道。“现在就走！”

那个女人点了点头，转过身。“宝贝，妈妈来了！”

乔治娅向二楼看过去。尽管她把门关了，但一屡屡烟雾仍然从门缝下渗出。大火肯定会冲上天花板的。如果她往楼下跑就能逃过一劫。她把毛巾挪到前额，然后再次敲了敲皮特家的门。

“皮特，快醒醒！快！”

乔治娅数了五下，又敲了一次。皮特的邻居从她身边跑过去，怀里抱着婴儿。“我今天一整天都没看到他。”她往楼梯方向跑过去的时候喊道。“他可能不在家。”

乔治娅停了下来。如果皮特不在家，那她就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她应该尽快跑出这栋大楼。但皮特的脚踝受伤了，还拄着拐杖。她想要不要撞门进去看看皮特到底在不在，但撞门也要耗费时间。

走廊里的烟越来越浓了，而且开始翻腾到天花板上。她闻到了砂砾的味道。呼吸越发困难了。她再一次用身子撞门，手不停地敲着门，直到关节发酸。“皮特·德林杰，如果你在家，快点出来！着火了！”

又过去了十秒钟。烟雾弥漫，热气熏人。她的额头渗透大粒汗珠。她往楼梯看下去，只见她房间的门缝下火光闪动，这意味着火焰已经蔓延到墙壁了。不能再等了。她一步迈两个台阶，往楼下冲过去。很快她便到达二楼，正准备往一楼冲下去，却突然听到了三楼传来开门的声音。一个微弱的声音传了下来。

“救命！”

她停了下来。“是皮特吗？”

“乔治娅？”

她转过身，跑回二楼的楼梯平台。她看到她房间的门缝下露出了橙色的光芒。烟雾成波浪状向她翻滚过来，浓浓的烟雾呛着她的喉咙

和鼻子，十分难受。她继续跑向楼上，喊道：“我来了！”

乔治娅冲到三楼楼梯口，看到皮特拄着拐杖，气喘吁吁，脸上大汗淋漓。她扯下头上的毛巾，递给皮特。“盖住你的头。”然后，她蹲下来。“扔掉拐杖，爬到我的背上来。”

他接过毛巾，但是摇了摇头。“不行。你背不动我。”他的声音嘶哑而紧张。

“我们得试一试。快点！没时间了。”

她又蹲了下来，把背朝向他。

“行不通的。”他颤抖地说道。

“该死的！皮特！快点坐在地上，然后爬到我的背上来！爬上来后就抓住我，不要放手！”

他按照她说的做了，但当感受到背上的重量时，她把肺里吸进的空气全都吐了出去。她露出痛苦的表情。她无法背着他一次性迈两个台阶，但她必须搏一搏。

“准备好了吗？”

“嗯。”

她翘起屁股，向下迈出步子，每次往下迈一个台阶。她向下走了三个台阶，但背上的压力十分折磨人。她瞥了一眼二楼，火焰已经蔓延到走廊上了，她房外的墙壁上也着了火。高温让人难以忍受。她听到了警笛声。谢天谢地！但还得几分钟消防员才能赶到这里。

“乔治娅，停下来吧。”皮特说。“这样行不通。”

“你他妈给我闭嘴！”

她又向下挪了一个台阶。再过两个台阶，就能到达楼梯平台了。她试图吸进一口气，但只吸入了炎热、布满烟尘的空气。她继续向下前进，终于到达了楼梯平台。

“我得休息一下。”她喘着气说道。

他放开了手，滚到地板上。她吸入了更多的烟，开始咳嗽，她转过身去，只见皮特正挣扎着试图在地板上坐直。她向他爬过去，支撑住他。当他坐直后，他摇了摇头。“你先下去。我会——我会自己下去的。”

警笛声听起来更响了。有人在楼下大喊。“乔治娅，你在哪？”

她想回答，但她根本说不出话，皮特的声音倒是很大。“二楼！”他用嘶哑的声音说道，“快来救我们！”

“我们来了！坚持住！”

“乔治娅……”皮特的声音低沉，仿佛是从遥远的地方传过来。“你必须离开这里。我会——我会自己搞定的。”

她试图站起来，但到处都是热气、火焰和烟雾。她的脚滑了一下，脑袋里天旋地转，眼前一黑，接着，她什么也看不到了。

她醒来时，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块干瘪的草坪上，隐约听到对讲机、呼喊声和空载引擎的嗡嗡声。她慢慢睁开眼。左边闪烁着红色和蓝色交替的灯光，右边则聚集着一群人。

“嘿，她醒了。”身边响起了一个男人的声音。一张张模糊的脸出现在她的视线里。“给她一点空间，大家都向后退。”接着，众人的脸消失在视线内，只留下了两个人。集中注意力后，她看到其中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察，另一个是穿着蓝色外科工作服和运动衫的女护士。女护士抬起乔治娅的手腕，看了看自己的手表。

“皮特还好吗？”乔治娅用嘶哑而低沉的声音问道。她的脸上盖着氧气面罩。

“不要说话。”女护士命定道。她的眼睛仍然盯着自己的手表。几秒钟过后，她放下乔治娅的手腕，用血压表套袖绕在她的手臂上。乔治娅等她为自己量完血压后，摘下了氧气面罩。

“那个脚踝受伤的家伙。”她再次问道。“他怎么样了？”

女护士拿下耳边的听诊器，拆开乔治娅手臂上的血压表套袖。“他

吃进了一些烟，但没大碍。我们会一直照顾他的。”她一边说着一边伸手去拿氧气面罩。

“其他人呢？”

“他们都及时跑出来了。但是你必须带上这个面罩。”

乔治娅摇了摇头，用手肘把自己撑了起来。她吸进一股寒气，空气闻起来很新鲜。

“你没有听到我说话吗？”女护士训斥到。“戴上面罩。”她调整了一下面罩，把它戴在乔治娅脸上。“在医生见你之前，别再让自己受伤了。”

乔治娅再次摇了摇头。“我不去医院。”她闷闷的声音透过面罩传出来。

“别废话。”

乔治娅盯着她。

女护士眨了眨眼，站起来，回到救护车里。乔治娅转身面向警察。在她确定女护士已不在视线之内后，她摘下了氧气面罩，对警察说：“这是怎么回事？”

“一根蜡烛掉下来，引起了大火。至少目前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以前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

“可能只是你没碰到过吧，但这种事确实可能发生。倒霉的意外。”他歪着头。“我有几个问题，你可以现在回答吗？”

“我可以选择不回答吗？”

“不可以。”

“帮我坐起来。”

警察拉了她一把，让她坐直。她的脑袋一阵晕眩，于是她低下头，等头不晕了才抬起来。有人拿来了一条毯子，盖在她的肩膀上。她抬起头表示感谢。现在火势已经得到控制，夜晚的空气带着丝丝凉

意。一缕缕烟雾仍然从房间的窗口飘散出来，偶尔还会有余灰颇具挑逗性地飘到地面上。

许多软水管伸展到前门，顺着梯子爬到了二楼。消防员和警察们四处转悠着，一些人在讲笑话。消防车边，皮特躺在一副担架上，旁边站着刚刚拿着她氧气面罩的女护士。

突然间，她眼角的余光捕捉到一个黑影。人群的边缘处，一个人影从消防车后部溜到了阴影中。她只匆匆一瞥，却确信这个男人跟马特一样，拥有她所熟悉的黑发和瘦瘦的身材。

“警官。”

站在她身边的警察从写字板上抬起头来，他刚把一份表格贴在写字板上。

“那个人是谁？”

“哪个人？”

她指着消防车。“就是刚刚在消防车后面消失不见的人。”

警察眯着眼睛，朝着她指的方向看去。“我没看到任何人。”

“有人在监视我们。就在那，刚刚走了。”

大约一百码远的街道上，响起了发动机的声音。接着，一辆车开了出来，向远方驶去。

乔治娅伸长了脖子。“他在那里。”她伸出手，试图站起来。

警察制止了她。“你现在还不能起来。护士会杀了我们的。”

乔治娅让警察帮自己坐立起来。一股不安的思绪笼罩着她。

第四十四章

尽管护士一再强调她应该去医院，但乔治娅不听劝，她借来一个手机，给好朋友萨曼莎打电话。小萨开车把乔治娅接去她的住所，第二天再把乔治娅送回家看看损失。硬木地板已被严重烧毁，上面留下了黑色的烧焦痕迹，客厅里的家具都已经面目全非了。经过烟火的摧残，放在衣柜里的大部分衣服也都被糟蹋了。如果她是一个喜欢购物的女生，那么这样的火灾绝对会带来“意外的收获”。但对乔治娅而言，购物是一件苦差事。

她的邻居们都没有什么损失。除了弥漫在整栋大楼里的烟熏味还会持续几天，没有人遭受了显著的损失。事实上，每个人，包括皮特在内，都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公寓里。

乔治娅在房间里又绕了一圈，她发现客厅窗户底部有一圈蜘蛛丝一般的同心圆。她停下来，细细查看这些印记。在圆圈的中央有一个小而明显的锥形孔。她知道这样的洞是怎么来的。绝对不是火灾引起的。

她的背上一阵发凉。她透过窗户，凝视着街道对面的房子。她看到了玩具三轮车和红色货车，还有后面的岸堤。这样的场所为狙击手提供了大把的机会下手。她转过身，想象着一颗子弹划过客厅的轨迹。她急忙跑到对面的墙上，在那儿发现了一个黑色的洞口，这样的洞很可能就是子弹穿进墙壁留下的痕迹。她回头看了看放蜡烛的桌子，果真是在同一个轨迹上。

“你惹到什么人了？”埃文斯顿的侦探问道。

“我也不知道。”乔治娅说道。她思考了一番是否要报警，得出结论——不报警是愚蠢的。当警察赶到时，她指出街道对面的堤坝有可能就是狙击手躲藏的地方。然而，当警察在堤坝上没有找到任何弹壳、脚印或其他证据时，她一点也不感到惊讶。他们也没找到子弹。子弹可能插入墙壁后，被埋在建筑物的壁骨里了，也许是落到了砖头

的另一侧。

“所以，你不知道凶手可能是谁？”

她告诉侦探自己正在调查萨拉·朗的案件，但不知道想要杀她的人是谁。他说他们会调查，而且会告诉罗比·帕克。

“也请告诉丹·奥马利。”她说道。

他点了点头，但她并没有太多期待。埃文斯顿警察局会跟进一段时间，但除了一个弹孔和受害者以外，如果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他们就会放弃这个案件了。驾车枪击的案件在埃文斯顿也不是没发生过。然而，他们会把事情告诉帕克，对此乔治娅还是感到很高兴。或许这样一来，帕克就会三思这个案件背后的势力了。而且，万一她发生了什么意外，至少有记录表明她曾经受到了威胁。

侦探离开后，乔治娅开车前往“卡尔森”服装店，仅仅花了一个小时就买了三条牛仔裤、几件毛衣、高领毛衣和一件新外套。然后，她到药店买了一些必需品。接下来的时间她都在申请保险索赔、更换驾驶执照、买新手机，并且打电话询问能够获得购买新家具的赔偿预算。

她想过打电话叫劳伦休学一两天，因为意图谋杀她的人很可能把目标指向劳伦。让劳伦保持低调是个好主意。但是她不能这么做，因为她不想吓坏这个女孩。她应该做的是打电话给劳伦的母亲，叫她好好照顾自己的女儿、不要再喝那些该死的酒、把注意力放在女儿身上。任何人，包括劳伦，都不该缺乏母亲的保护。

然而，她也没有打电话给劳伦的母亲。因为安德莉亚·瓦歇尔无疑会在乔治娅说出这些话前就把电话挂掉。

那天晚上在小萨家，乔治娅借了她的电脑上网。她输入“伊冯”邮箱的新密码，屏幕上显示了一条新信息，她屏住了呼吸。她盯着屏幕好一会儿后，才点开它。

“我想尝尝新货色。明天下午4点钟，麦考密克酒店见。查理。”她

感受到了自己砰砰的心跳声，然后回复了一封确认邮件。

第二天早晨，乔治娅又来到“卡尔森”服装店，等待店铺开门营业。她买了一件黑色的裤子和一件黑色敞胸外套。开车回小萨家的路上，她心想着这应该是她穿过的最正式的服装了。那天下午，她换好衣服，开始化妆。

“重要约会？”小萨咧嘴笑了。

“可以这么说吧。”乔治娅一边说着，一边涂睫毛膏。

“是跟你住同一栋楼的家伙吗？”

“你是说皮特吗？”

“还能有谁？”

看着浴室镜子里面好友的目光，乔治娅意识到，小萨希望答案是皮特。但她摇了摇头。

“所以谁才是神秘的仰慕者呀？”

“这是为了工作啦。”

小萨歪着头。“什么样的工作需要你去‘卡尔森’买新衣？而且还要化妆？”

“不是你想的那样。”小萨从来不会为了工作而付出额外的努力。对她而言，工作是重要的，但个人生活才是重中之重。小萨从来都不明白为什么乔治娅想做一名警察。还好，这并不影响两人的友谊。

尽管如此，小萨还是翻了个白眼。“重中之重，重中之重呀。”

乔治娅有自己的“重中之重”。她闭上了嘴巴。

乔治娅三点半到达酒店，把车停在后面，然后通过一个大大的旋转门走进酒店。酒店大堂和她记忆中的一样：水晶吊灯、簇绒内饰、厚厚的东方地毯、还有许多深色的木材制品。一个酒吧占据了大堂左

侧大部分的空间，右侧则是一个咖啡馆。后墙上有一块十英尺高的大理石壁炉，壁炉周围放着三张舒适的座椅。她走进酒吧，选了一张可以看到酒店入口的凳子坐下。她的计划是监视进门的人，等可疑的人离开酒店后再尾随其后。

她点了一杯毕雷矿泉水。这个地方很冷清，只有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讲话十分大声，还有一个穿着西装的女士，看起来十分无聊。

她喝了一口饮料，试图整理自己的思绪。鱼的内脏是个幼稚的恶作剧，但穿过窗户的子弹却是来真的。有人想要除掉她。

她最近一直在接触的人只有劳伦·瓦歇尔，但劳伦非常配合。她在星巴克遇到了安德莉亚·瓦歇尔，但那只是意外。接着，她发现了佛瑞德·斯图尔特的土地交易。后来，她跟吉米·布罗德本特交谈过，问他有关土地净化的问题，并把他与哈利·珀尔联系在一起。那个晚上，有人向她射了一枚子弹。想到这里，她又呷了一口饮料。她还没把土地交易的事告诉埃文斯顿的警察。或许她该告诉他们的。

她看了看表，离四点还有十分钟。咖啡馆的入口就在酒吧的正对面。她记得那个咖啡馆。在她和马特分手的那天早晨，他们去那儿吃早餐。那个周末本该是个特别的假期，他们本该度过浪漫的几天。为了这个周末，他们已经计划了几个月，确保彼此都能腾出时间来。

但是当周末来临的时候，一切都出错了。他们没有亲热，马特没有和她深情对视。第二天早晨，他简洁地用几句话结束了这段感情。在他们点咖啡前，他跟她说他遇到了里基·费尔德曼，并且爱上了她。他本该取消周末度假计划的，但他说不出口，因为他知道她一直期待着这个周末的到来。他说他很抱歉，然后转身离开了。

那一刻，她全身发冷，动弹不得，她的脸上温度尽失。她一动也不敢动，生怕一动就会崩溃。所以她坐在座位上，不知坐了多久——心里想着还要不要继续活下去。最后，咖啡馆的女服务员拿着一壶咖啡走过来。“你看起来需要这个。”她同情地说道，然后把咖啡倒进一个精致的瓷器杯中，对她笑了笑，转身离去。

乔治娅还记得那个精致的瓷器杯，还有那个女服务员善良的表情。她想知道那个女服务员现在过得怎么样，是不是依然在酒店工作，依然向被抛弃的恋人发放免费的咖啡？乔治娅不记得当初她是用了多少力气才回到家里，她又是怎么把车从酒店开回公寓的。她惊讶地发现自己原来已经记不得了。事实上，她完全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中，差点忽视了旋转门的开合。等她回过神来，已经四点过十分了。乔治娅从凳子上站起来，走到酒吧背阴的角落。

只见一个穿着西装、拎着公文包的男士推开大门。他走进酒店大堂，四处环顾，仿佛期待着与某人见面。但是他站的地方离乔治娅有四十英尺的距离，乔治娅不能清晰地看到他的脸。她向前走了几步，但没有走离背阴处。仍然没有人来与他打招呼，于是他把手伸进口袋。一会儿过后，始终没有人靠近他，他看了看手表，愤怒地跺了跺脚。又一分钟过去了，他转身离开。

就在这时，乔治娅清晰地看到了他的脸。他有金色的头发、红润的脸颊、小眼睛和小下巴。原来是汤姆·瓦歇尔。

第四十五章

乔治娅开车回小萨家的路上，双手紧紧握住方向盘。汤姆·瓦歇尔就是查理。查理和萨拉发生了性关系。萨拉为自己最好朋友的父亲提供了性服务。而这一切都是通过汤姆·瓦歇尔的女儿实现的。

在某种程度上，她并不因为汤姆·瓦歇尔寻花问柳而惊讶。毕竟，他的妻子安德莉亚太冷漠了，而且时刻怀有敌意。她能理解汤姆·瓦歇尔为何要在外面寻求慰藉。但为什么要和他女儿最好的朋友上床？何况还是一个未成年少女？是什么导致一个男人变得如此不计后果？是他的傲慢？还是他的愚蠢？网站上的文件显示他曾接受过二十几次服务。他这样做足以让他的整个律师生涯陷入危机。他怎么会冒这样一个险呢？

她朝南方驶去，进入谢里登路。实际上，一个所谓值得敬重的律师与未成年风尘女在一起是一回事，但控告他谋杀却是另一回事。她没有证据能证明瓦歇尔与萨拉·朗的死亡有关联。而他出现在麦考密克酒店也可能只是个巧合。然而，她觉得自己应该告诉凯利她所掌握的信息。他们能够提出足够合理的疑点来翻盘。

但她内心有个声音反对她这么做。或许凯利说得对，她仍然把自己当成一名警察。警察要做的不只是提出合理的疑点，他们还负责破案。也许乔治娅只是想向罗比·帕克和其他人证明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者是发生了火灾以后，这个案件就私人化了。毕竟自我保护是极好的动力。

她把车停在温尼卡路南边的一盏路灯下。每年的这个时候，接近黄昏时分，朦胧的紫色光芒就会笼罩着一切。她扫视了一眼刚刚路过的几栋房子的窗户，看到妇女们正在家里开心地准备晚餐，小孩子们要么懒洋洋地躺在电视机前，要么坐在桌子旁。她记得小时候，每到凉爽的秋季，她总是在外面玩耍一整个下午，直到天黑了，她在变凉的空气中抽着鼻涕，才会走回家去。她喜欢回到温暖、舒适的家中看到母亲等待着她的那种感觉，每每那时，空气里总是弥漫着晚餐的香气。但是，当母亲去世后，一切都变了。那时，乔治娅12岁。从那以

后，她再也没见过母亲。

想到这里，她又有了一个继续调查的理由：她承诺过要保护劳伦·瓦歇尔。没有人照顾她——包括她的父母、学校的老师、甚至她的朋友在内，他们都不会照顾她。有多少次乔治娅都期望着有人能够照顾她呀？如果她现在去找凯利，劳伦的生活就会受到重大打击。她想延迟这个时刻的到来——至少要减少给劳伦带来的影响——直到她能够找出方法来更好地保护她。信任的种子在她们彼此心中发芽了。她不想让劳伦失望。她突然颤抖了一下。难道这就是爱一个孩子的感觉吗？

虽然她早已记熟了回萨曼莎家的路线，但当她看向窗外时，突然无法确定自己是在哪里。黑影笼罩着街道两旁，平时认为理所当然就会出现的路标怎么不见了？她还在谢里登路上吗？她是不是转错了弯，来到了陌生的地方？窗外的风景看起来阴森而又陌生，仿佛来到一个似曾相识的梦境里。她正要把车开到路边，手机的震动声就打破了这片恍惚。她回过神来，确定没有走错，这里有一条商业街，旁边还有一家7-11超市，而打印店就在隔壁。她把车驶进7-11超市的停车场，接起电话。

“戴维斯，我是奥马利。”

“丹，我正好想打给你呢。”

“埃文斯顿的警察跟我们说了火灾和枪击的事情。你还好吧？”

“我没事。”

“这就好。”她听到了他松了一口气。“我觉得你也是时候收手了。戴维斯，事实上——原谅我——这案子引起了太多关注，很难处理。”

她忽略了他的话，继续说道：“丹，我没事的。其实，我——”

“我也不期待你会说出其他话来。”

她把电话换到另一边耳朵上。“我知道你觉得自己要为此承担责任，因为是你给我介绍这个案子的。但是事情现在有了进展，我很快

就会解决。”

“前提是不会有人再一次把你当成射击练习的目标。”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我觉得如果你把案件交给我们会更好。我们会跟进的。”

“这是不是意味着帕克已经以新的角度来看待卡姆·乔丹了？”

“很明显，保护林中除了卡姆·乔丹外，还有其他事情发生了。”

“丹，谢谢你的好意，但我不会放弃的。”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但至少我劝过你了。”他叹了口气，“听着——你现在有——你需要的东西来保护自己吗？”

“丹，我没事。”她向他保证。“别担心。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疯狂，但是你——或者说有人说过他们最近见过马特吗？”

“马特·辛格？”

“嗯。”

“很久没见过他了。上次我听说他在圣地寻找信仰。怎么了？”

她皱了皱眉头。“没事。嘿，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第四十六章

乔治娅在萨曼莎家里又住了一晚，回顾着过去几天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汤姆·瓦歇尔在萨拉·朗的案件中显得很突出。而作为哈利·伯尔的律师，他可能也参与了土地交易，至少，这很可疑。他可能也和德里克·贾诺威茨的死有关，甚至也可能跟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枪击事件有关。无论如何，她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弄清楚。但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她需要帮助。

第二天早晨，她一早起床，穿好衣服，然后蹑手蹑脚地走出公寓，没有把萨曼莎吵醒。二十分钟过后，她在瓦歇尔家门前的街道上监视着。大约7:45的时候，劳伦的路虎驶离了车道，开上了街。几分钟过后，汤姆·瓦歇尔也离开了。现在，只剩下安德莉亚·瓦歇尔一个人在家里了。

乔治娅从丰田车里溜出来正准备朝瓦歇尔家里走去。就在这时，安德莉亚·瓦歇尔出现在车道尽头。她穿着一件昂贵的运动服，额头上都是汗。她看了看两边的道路，但没有注意到乔治娅的丰田车。她开始沿着与乔治娅相反的方向朝街道快走。

乔治娅跟着她，紧贴着树，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显眼。但是几分钟过后，安德莉亚开始慢跑起来。这是一个空气新鲜、阳光普照的十一月早晨，安德莉亚保持着好身材。乔治娅的身材也不错，但是她穿着厚重的工作靴和牛仔裤，使得她的身材看起来没那么好。几分钟后，她俩的距离就拉远了。乔治娅决定不再跟着她，而是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回车里。

三十分钟过后，安德莉亚慢慢地走回街道上，一边深呼吸，一边摆动着手臂。乔治娅等着她走进车道。不一会儿，安德莉亚走到了丰田车前。

“瓦歇尔夫人。”

她转过头来，看着乔治娅。各种表情在她脸上闪过：先是惊讶，然后是认出乔治娅而显现出的愤怒。“滚开，不然我马上报警。”

“这主意听上去不错。”

安德莉亚眯起了眼睛。

“我知道你哥哥佛瑞德，还有他参与的土地交易活动。”

“所以呢？”

“有人想杀我，而这可能与土地交易有关。我需要你告诉我你所知道的信息，以及你丈夫在土地交易中扮演的角色。”

“你怎么就能在这里胡乱指控，还要求我跟你谈话？你以为你是谁？我不会告诉你的。”

“我完全理解你的处境。如果你不愿跟我说，那就去跟警察说吧，或是跟检察官说。”

女人的脸上闪过惊慌。“你不能这样做。”

乔治娅丝毫不为所动。“几天之前有人对我开了一枪。我还没告诉警察你丈夫的名字。但如果你不配合我，我会告诉警察的。”

“你在说什么？”

乔治娅详细解释了一番。

“你不会认为我丈夫想杀死……”她停顿了一下。“……你？”她的脸上写满着烦恼，但乔治娅看得出除了烦恼之外，还潜藏着一丝焦虑。安德莉亚看着乔治娅。“你到底想要什么？开个价吧！”

“我不要你一分钱，但我想知道那天晚上是谁对我开的枪，还有是谁杀了萨拉·朗，以及两件事是否有关系。”

“怎么可能有关系？你不过是病急乱投医。像你这样的人——总是想尽办法接近我们、陷害我们。”

乔治娅耸了耸肩。“如果这是你的想法，那好。但你可别后悔。”

“你在威胁我？”

乔治娅想到愤怒的反面是恐惧。没有人能够无限期地保持愤怒的状态。“当然不是。”她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更加柔和。“瓦歇尔夫人，

跟我谈话对你会有好处的。有一些事情是错的，而你的丈夫正深陷其中。或许我需要一些时间，但你放心，我一定会查出事实的真相。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自救的机会，同时也是救你女儿的机会。”

“机会？你野蛮地闯进我家，竟然还说这是一个机会？”

“我们交谈后你就会明白。”

安德莉亚盯着乔治娅，似乎想了解她有多可信。她舔了舔嘴唇，快速地环顾四周，仿佛在看是否有人在看着他们。最后，她投降了。“你最好还是进屋来说吧。”

她走到厨房门口，打开门。乔治娅跟着她走进去。安德莉亚示意乔治娅坐在花岗岩厨房灶台边的凳子上，然后走去拿咖啡壶。她给自己倒了一大杯，然后又拿起咖啡壶。

乔治娅朝她点了点头，坐了下来。安德莉亚又倒了一杯咖啡，把它拿到桌子上。“你想知道什么？”

“从你哥哥的加油站开始说吧。你知道加油站下的土地受到了污染吗？”

她喝了一口咖啡。“嗯，我知道。”她轻声说道。

“那你知道那块土地很快就拿到了净化证明这件事吗？”

“汤姆告诉了我，然后我告诉了佛瑞德。”

“然后呢？”

“然后什么？”

“你哥哥有什么反应？”

“他——很生气。”

“为什么？”

“因为——因为他知道不该这么快就拿到了净化证明。”

“这是他告诉你的？”

安德莉亚低头看着地板，点了点头。

“从头开始讲一下这件事吧。”

她犹豫了一会，然后开了口。“得了中风后，佛瑞德变得很虚弱。很明显，他已经不能继续工作了。我们都认为——包括佛瑞德在内——把土地卖掉是最佳方案。这样一来，他就能存一些钱用于日常所需，也就不担心钱的问题。所以，汤姆帮他卖掉了加油站。”

乔治娅放下外套，把它挂在凳子后面。“卖给了哈利·珀尔。”

安德莉亚抬起头。“珀尔想要那块土地，并且愿意支付高价。这看起来是个完美的方案。于是，汤姆促成了这笔交易。”

“那关于土地被污染这个事实呢？”

“我的理解是，汤姆向佛瑞德保证哈利会处理这件事。这是谈判中的一部分。”

“难道你不想知道他们怎么能够这么快就完成土地净化吗？”

“我没有多想。”她耸了耸肩。“这和我没关系。但是当汤姆告诉我事情办好了后，我跟佛瑞德讲了。他立马觉得可疑。他说土地在周一还带有有毒物质，是不可能周二就净化完毕了的。他还说他要调查一下，可能会到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她抿起嘴唇。“他一直想要做正确的事情。”

“汤姆知道佛瑞德为此心烦吗？”

她点点头。“他们大吵了一架。”

“什么时候？”

“那是——他去世的前几天。”安德莉亚停了下来，“天啊！”她用手捂住自己的嘴巴。

乔治娅没有说话。

安德莉亚的脸皱成了一团。“我——我不想知道。”

“瓦歇尔夫人，这不是你能决定的。”

安德莉亚闭上了双眼，又慢慢地张开了眼睛。她的声音很紧

张。“我敢肯定你一定是搞错了。快速完成净化可能会有一个完全合理的解释。而试图杀死你的人，可能只是随意射击而已。毕竟，埃文斯顿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安全。”

“好吧。”乔治娅转移了话题。“跟我说说你的哥哥吧。”

“佛瑞德是我唯一保持联系的家人。”

“为什么会这样？”

“其他人——只是期盼着能捞到好处。”安德莉亚看着自己的厨房。乔治娅跟着看去，看到了花岗岩橱柜、手绘瓷砖，以及最新款的小家电和小玩意。安德莉亚看这些东西的样子仿佛是以后再也没机会看了。“我们出身贫寒，永远在与生活作斗争，是所谓的‘渴望成为中产阶级的爱尔兰人。’”

乔治娅打了个寒噤，试图掩盖住。

但安德莉亚还是看到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是吧？父亲的虐待、母亲的酗酒、兄弟姐妹总是惹麻烦。唯一照顾我的只有佛瑞德。我一有能力就立马离开了那里，成为一名法律秘书、遇见了汤姆，然后把过去的生活掩埋，除了佛瑞德以外。当汤姆发现了加油站，我们付了首付，然后佛瑞德搬了过来。”她咬了咬嘴唇，“这至少是我可以做的。”

“直到现在。”乔治娅说道。

安德莉亚又一次凝视着整个房间。然后她的目光落在乔治娅身上。“你想要我怎么做？”她低声说道。

她是准备用他的丈夫来换回对哥哥的回忆吗？抑或她只是想要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无论如何，乔治娅知道自己已经得到了她的信任。

“我需要知道土地为什么能如此迅速地完成净化。”她说道。“我对此持有怀疑，但我需要证据。我想知道该土地状况是否与佛瑞德的仓促去世有关——我还需要找出他们为了得到土地净化证明还采取了哪些措施。我希望你能保持警惕，一有情况就及时联系我。你丈夫会在

家里放文件吗？”

“他在楼上有一个办公室。”

“这只是个开始。我需要信息、文档、还有你丈夫与珀尔的会议记录或谈话记录。不仅仅是珀尔，还有其他人，比如吉米·布罗德本特。还有跟‘栗树2500’项目有关的一切信息。你要及时向我汇报任何信息，即使你不知道它们是否重要。”

安德莉亚的脸上露出算计的表情。“我以为你是在调查萨拉·朗的案件。”

“没错。”

“那女孩的死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乔治娅不喜欢安德莉亚·瓦歇尔。她考虑过是否将她丈夫与萨拉·朗在一起的事情告诉她。或许这个女人的震惊和反感——以及她对报复的恐惧——能够让她帮更多的忙。但她如果要告诉安德莉亚有关“查理”的事，就必须揭露劳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而她还没准备好这样做。“可能有关系。”

“什么关系？”

乔治娅摇了摇头，努力让自己保持缄默。“现在还不是时候。”

安德莉亚哼了一声。“我要怎么辨别什么是重要信息？我根本不懂房地产的来龙去脉。”

“你是个聪明人。”乔治娅说，“你知道的比你认为的多。”

“那作为回报呢？我能得到什么好处？”

“作为回报，我会努力保护你，还有你的女儿。”

安德莉亚双手捧着杯子，喝了一口咖啡，盯着乔治娅。“你会不会毁了我的生活？”

“瓦歇尔夫人，你丈夫在很久以前就走上这条道路了。”她站起来，耸耸肩穿上外套。“保持联络。”

第四十七章

安德莉亚·瓦歇尔或许不知道房地产的来龙去脉，但乔治娅认识一个内行人。

芝加哥河南部的地区比卢普区更迎合高层次消费者，而乔治娅沿着市中心方向驶去的办公室也不例外。在特朗普¹退出地产领域以及另外一个开发商——马克斯·戈登——因为违法而被判处终身监禁后，哈利·珀尔接管了位于芝加哥太阳时报办公室所在的建筑，那是一栋93层楼高的用玻璃和钢筋建成的塔。当乔治娅还是个警察的时候，她曾与特朗普打过交道。但是现在，他已经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离目的地停车最便宜的停车场位于几个街区外的格兰特公园，但她并不介意走一段路。芝加哥市区现在已经能和任何一个欧洲首都相媲美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风景迷人的千禧公园。虽然千禧公园的建设成本超支了几百万美元，但园区为人们带来了优美的建筑、绿地、以及从菲尔德博物馆延伸到兰多夫街的雕塑。乔治娅抄近路走过一片宽广的混凝土广场，呆呆地看着那圆形露天剧场。剧场屋顶的金属布置看起来像一个以错误方式打开的巨大罐头，但它向人们提供着世界上最棒的音响效果。

她从密歇根大街走到沃巴什河，再从沃巴什河的北部走到摩天大厦。大厅里的大理石地板、高耸的天花板和墙壁都十分优雅，但看上去十分冷漠。乔治娅用力拉了拉外套，她出发前穿上了一件漂亮的休闲长裤、一件兔毛毛衣，并化了妆，确保自己的头发看起来很好看。但是，她突然间又改变主意，重新换上牛仔裤和高领毛衣、卸掉了妆容，并把头发扎回马尾辫。和里基比美？这想法真是太蠢了。

电梯把她送到54楼。出了电梯口，右边是一个律师事务所，事务所的名字由五个难以正确发音的单词构成。左边的两个玻璃门上印着“费尔德曼开发”。她深吸了一口气，打开大门。

候客厅十分宽敞，装修很时髦，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艺术画廊：墙上挂着抽象派蜡笔画、地上铺着装饰地毯、室内摆设着亚洲风格的插画，甚至空气中都弥漫着某种香味。应该是甜肉桂的味道，她想着。

前台接待员是个金发女郎，如果没有化那么浓的妆可能看起来会更有魅力。她穿着低胸上衣和超短裙，上下打量着乔治娅，看着她的牛仔裤、高领毛衣和靴子。

“需要帮助吗？”她露出了自视甚高的微笑，这通常意味着所说的话是反话。

“是的。”乔治娅心平气和地回答道。“我想见里基·费尔德曼，没有事先预约。”

“很抱歉。”接待员皱了皱眉头，额头上露出的皱纹让她看起来更像40岁，而不是她装出来的30岁。“费尔德曼女士今天已经满约了。”

“告诉她我是乔治娅·戴维斯，我有重要的事要跟她说。”

不知是因为她的声音中的权威比她预想中来得多，还是因为这个名字对接待员颇具含义，她脸上高傲的姿态消失了，只剩下紧锁的眉头。她拿起大约有25个按钮的电话接收器，按下其中一个按钮。

她轻声说着话，因此乔治娅只能听到一两个短语。“是的，她现在就在这里。”她停顿了一会儿，“好的。”说完，她挂断电话，抬起头来。“请自便。”她脸上的微笑消失了。“费尔德曼女士一会儿就会见你。”

“谢谢。”乔治娅来到靠近窗户的一排低矮的椅子边，桌上各式各样的杂志成扇形散开。她保持站立的姿势，看着东部窗户外面密歇根湖的壮丽景色。她往往能从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点点白浪和点缀着海平面的雪白帆船上找到慰藉。但今天碰上了11月的阴沉天气，灰白的烟雾笼罩着水面，展现出波浪狂暴冷酷的另一面。

她转过身，里基·费尔德曼站在一个玻璃咖啡茶几旁边。她的眼睛露出好奇、评价的神色，但还有其他乔治娅看不懂的东西。“里基，你好。”

里基炫耀着她必不可少的商业休闲装：一件带有整齐折痕的灰色羊毛裤、一件厚厚的黑色毛衣、还有颜色暗淡但质地柔软的皮靴。她那柔顺的棕色头发向后梳起了一个结，这让她的眼睛看起来更大。有那么一会儿，乔治娅为自己没穿好看点的衣服过来而后悔。但不一会

儿过后，她又斥责自己竟然会这么想。

“我正在处理一个案件。”她说道。“我需要问你几个问题。”

里基点了点头，仿佛一直在等着她的到来。“进办公室吧。”她转过身。

乔治娅跟着她走过一个走廊。她刚刚在前台闻到的香肉桂的味道更浓了。原来是里基的香水味。里基带她走进角落的一个办公室里。阳光透过两扇大窗户洒落到室内，其中一扇窗户面向南边的卢普区，另一扇则面向东部的湖面。里基走到她的桌子边，这是一块钢底基的大型花岗岩平板。接着，里基向她挥手示意，让她坐到一把红软垫椅子上。桌子后面玻璃和金属材质的搁架格子上放满了非洲面具、景泰蓝碗、布谷鸟钟和其他小饰物，这无疑是为了向来客显示她有多么见多识广。

里基也坐了下来，手肘撑在桌上，双手指尖并拢。

“我会尽量长话短说。”乔治娅说道。

里基点了点头，但她的头摆出顺从的姿势，眼睛微微眯了一下，这让乔治娅感到不解。似乎里基正等待着一个坏消息的到来。乔治娅摒弃了这样的想法，觉得这可能只是自己的幻觉吧。

“我知道这可能有点尴尬。”她开始说道。

里基打断了她。“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我很高兴看到你来。我一直想要和你谈一谈。”

“关于什么？”

“马特和我——嗯，那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我们——我们合不来。”她停顿了一会，“我们——那就像一场自发引燃的烈火。”

乔治娅猛地抬起头。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这样说的。那——我们——我们来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很抱歉造成了这样的后果。”

乔治娅保持沉默，为里基所说的话感到吃惊。即使是在道歉，里

基也不能停止夸大自己，仿佛她是唯一一方需要承担责任的，而马特与此事毫无关系。

“你知道吗，他去以色列前，就提出了分手。”

她不知道。她记得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马特跟她谈过以色列。他说过想要移民以色列，去朝拜圣地。他还曾经叫她一起前行。她本会答应。虽然她本人并不信仰上帝，但马特信仰，而只要在马特看来是重要的事，对她而言也会一样重要。她过去甚至想过改变宗教信仰，皈依犹太教。但就在马特迷恋上里基的几个月后，他就向警局请假了。乔治娅原以为是他们一起去以色列，但她猜错了。

“我不是来和你谈马特的。”她终于说了出来。

“不是马特？”里基看起来真的很惊讶。

“我刚说了，我在调查一个案件，需要向你询问一些信息。”

此刻，里基露出了慌张的神情。“是为警察调查案件吗？”

“我现在是一名私家侦探。”

“真的呀。”她那粗细完美的眉毛弯了起来，身上所固有的骄横又回来了。

这才是她认识的里基。“你能跟我聊一聊哈利·珀尔吗？”乔治娅斜靠在椅子上。

“哈利？”里基瞟了她一眼。“他和我父亲是合作伙伴，后来和我合作，我们一起干了几个项目。他是个充满活力的商人。”

“你们现在还是合作伙伴吗？”

“你为什么想知道这些？”

“我刚刚说了我在调查一个案件，而他刚好出现在案件中。”

里基盯着她。

乔治娅吸了一口气。她是寄望于里基想要在他人面前（特别是“情敌”面前）留下深刻印象、炫耀知识的特点才来到这里的。

“是的。”里基在停顿了一会儿过后回答道。“我们一直都保持着偶尔合作的关系，而且这样的关系会继续保持。”

“我对栗街上的一块土地很感兴趣。就在格兰小镇附近。”

里基耸了耸肩。“我得查一查。我是个不怎么过问业务的合作伙伴。我并不知道所有的细节。”

乔治娅并不相信她的话。“好吧，或许你能从纯粹的理论角度回答下面的问题。假设在格兰小镇有一块地产，地产的主人试图快速重建它。事实上，他迫切想要完成工程。你说他为什么要这么着急？”

里基再次并拢指尖。她是不是觉得这样的动作能让自己显得深思熟虑呢？“这可能有很多原因。”她说道，“可能有来自投资者的压力，可能是因为工程担保或是最后期限即将到来，也可能是由于区域划分的问题。”

据乔治娅所知，珀尔并没有其他的投资者，而乔治娅也不认为会有什么工程期限。她回想起在健身房中无意听到的对话中有人提到了区域规划局。“什么是区域划分问题？”

“比如有关低收入住房的规定。”

“那是什么？”

“即将出台的国家规定要求每个村庄都要提供一定比例的低收入住房，我记得是10%。但是北岸的许多村庄都不符合规定。”

“原来如此。”乔治娅声音暗哑。

“问题是在未来一年内，政府将成立一个遍及全州的委员会——区域规划局申诉委员会，有权否决由地方区域规划局做出的决策。这意味着地方村庄可能失去对分区的控制权，特别是在这些村庄不符合低收入住房规定的情况下。”

“这对我们刚刚假设的业主会有什么影响？”

“乡村的区域规划局都很害怕。他们担心如果现在建立太多的商业区，就不能提供足够的保障性住房，那么他们就会失去对分区的地方控制权，从而失去他们的土地。”

“但还有一年的时间。”

“从分区开始到建筑完工至少需要一年时间——通常要更久。你假设的业主当然想确保土地现在就得以分区，以防形势恶化。”

乔治娅抓了抓自己的脸颊。“那确实可能发生吗？土地真的会被重新分区？”

“如果土地得到持续的关注，应该不至于被重新分区，但如果土地一直闲置或闲置了一段时间，那可说不准。”

“那他可以聘请律师帮他解决这些问题吗？”

“什么意思？”

乔治娅的回答被敲门声打断。

“请进。”里基说道。

接待员把头伸了进来，她手上拿着一个粉色的留言条。“费尔德曼女士，很抱歉打扰您。”她停顿了好长一段时间，以至于乔治娅想着这是不是事先计划好的。“萨莉，在我们开始谈话五分钟后进来。”里基可能刚刚在对讲机里小声地跟接待员吩咐好了。

“珀尔先生刚刚发来了一条信息。”

里基用手示意了一下。“拿过来。”

接待员走了进来，站在乔治娅身前，挡住了她的视线，把粉色的纸条递给里基。

“谢谢你，阿什利。”但接待员仍然没动，里基补充道，“你可以出去了。”

阿什利转过身，看了一眼乔治娅。“好的。”

乔治娅冲她笑了笑，阿什利走了出去。“看来你并不是一个不太过问业务的合作伙伴呀。”

里基轻蔑地挥了挥手。“唉，哈利习惯用手机，不像一些人喜欢发邮件。”

“什么意思？”

“他掌握的通讯技术还停留在1972年，他甚至不会用电脑。”

乔治娅用手指着小纸条。“但他总能与你保持联系。”

“他能够翻遍全世界追踪一个人。他曾从希腊给我打过电话、在家里给我打过电话、凌晨三点钟给我打过电话。我多么希望自己没有把电话号码给他。”她紧张地笑着。“现在，如果差不多了的话……”

乔治娅做出了一个决定。她俯身向前。“还有一件事。假设刚刚那块土地上曾经建过一个加油站。”

里基转移了视线。

“加油站将各种各样的有毒化学物质排入地下。那么就理论上而言，要多久才能完成净化程序，从而得以重建该土地？”

里基眼睛旁边的一块肌肉开始抽动。“我说不准。我想应该要几年吧。”

“所以如果这块地产——也就是这个理论上的加油站——以破纪录的速度完成了净化，比如六个月，而且拿到了无需继续修复的证明。这样的速度快得异乎寻常吧？”

“真的会这么快吗？”她看起来很担心，试图掩藏她的情绪。“你在讲什么？”

“没什么。我觉得鉴于你的背景，你应该会以最快的速度去了解有关废物处理的规定。”

里基的脸色发白。“我真的不能和你继续谈下去了。我还有约。”

“我也觉得是时候告辞了。”乔治娅笑着，“总之，谢谢你。”

她离开了，只剩下里基焦虑地盯着花岗岩办公桌的图案。

1 纳德·特朗普，美国地产大亨。

第四十八章

乔治娅沿着谢里登路向北部开着车，心里想着里基的话解释了珀尔急于动工的原因。哈利·珀尔想要建立公寓和商场，利用格兰小镇上的机会大赚一笔。但鉴于低收入住房规定即将出台，他不能冒着土地被重新分区的风险让土地闲置着。因此，当珀尔从佛瑞德手中买下土地后，他让瓦歇尔利用“优势”买通乡村区域规划局官员，从而确保分区按照他的想法进行。他可能也运用了同样的“优势”让布罗德本特提交了一份环境报告，从而拿到净化证明。

微弱的阳光打破了阴沉沉的天气。乔治娅摇下车窗，感受着冷空气的匆匆来袭。她离真相越来越近了。调查了瓦歇尔的商业行为后，再把他和萨拉·朗的关系考虑在内，她觉得瓦歇尔可能也牵涉到德里克·贾诺威茨的谋杀案件，甚至也与试图谋杀自己的枪杀有关。面对如此复杂的案件，即使是最具侵略性的检察官——包括杰夫·拉姆齐在内——也不得不再细细过一遍这个案子。

但还没到稳操胜券的时刻。她仍然没有证据证明瓦歇尔与萨拉·朗的谋杀案件有关。凯利总是强调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他们已经能够让人们合理地怀疑卡姆·乔丹不是真正的凶手。但乔治娅一直想要找出真凶。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也是为了卡姆·乔丹和他的姐姐露丝，还有萨拉·朗的家人、劳伦、以及所有将自己置于危险处境中的少女们。但现在的问题是她不确定接下来要怎么做，而且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

就在这时，她的手机响了。“你好，我是乔治娅·戴维斯。”

原来是她的房东打来的。房东说已经完成了房子的修复工作，新的地板和窗户都安装好了，墙壁还重新粉刷了一遍。她现在可以搬回去了。

那天下午，她收拾好衣服，向萨曼莎一再表示感谢，然后回到家里。客厅几乎是空的，但墙壁和新安装上的窗户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而且墙壁和地板上有一种特别的化学涂层，能够吸附挥之不去的烟臭味。她预订的家具还没到达，多亏了有保险公司的赔偿，她才

能快速而果断地订下这些家具。而她的新电脑已经被临时工搬了上来，现在正放在地板中央的一个大箱子里。

她卧室里的家具没有受到损坏，但床垫却发出霉味和烟雾的味道。她吃力地把床垫搬到街边，心里估计着保险报销的费用，然后去买了一个新的床垫。现在一定是床垫店铺的淡季，因为商店的人告诉她当天下午就可以送货上门。回家路上，她途经塔吉特零售商店，买了新的床上用品、毛巾和枕头。

床垫准时送达了，接着她便整理床铺。她把电脑从箱子里拿出来，想着在组装之前先订个披萨，但在这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她打开门，皮特·德林杰露齿而笑。“我看到你房间的灯亮着。你什么时候搬回来的？”

“刚刚。”乔治娅也对他笑了笑。“很高兴看到你可以走动了，你现在还好吧？”

“我在医院过了一夜，但第二天早上就回来了。”他有一只手一直放在背后。“你呢？我听说有人想朝你开枪。”

“好像是。”

“你顶得住吗？”

“还有别的选择吗？”

“楼里面的每个人都接到了一个埃文斯顿的侦探打来的电话，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问他们是否有线索。他说目前还没有进展，但案件还在调查中。”

“这句话的言下之意是‘我们没有线索，而且我们也不能在这个案件上花费更多时间了’”。皮特皱起了眉头。她耸了耸肩，说道，“这样的事时有发生。”

“他们怎么能就这样放弃呢？”

“他们也没有选择。总是会有一些新的案件需要警察的关注。”

“你觉得枪击事件和你在调查的案件有关系吗？”

“可能吧。”

“我的天啊！你怎么能够如此——如此平静？”

“我哪里有很平静呀？嘿，我们来讲点别的吧，好吗？”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清了清嗓子。“好吧。”他说着，用手指着自己的腿。“你看。”

她看着他的腿，发现石膏不见了，而且他之前受伤的脚上还穿着袜子和凉鞋。他的脚踝看起来有点肿。“我现在裹着绷带，还拄着一根拐杖。”

她向四周看了看，“拐杖呢？”

“在楼上。”他把藏在身后的手伸了出来，原来是一束鲜花。“送给你的。谢谢你。”

她的脸颊和脖子热了起来。她已经不记得上次收到鲜花是什么时候了。她突然感到很害羞。“我找个东西来放花吧。”但是她一说完，就意识到家里并没有花瓶。水槽下空着的蛋黄酱罐子应该可以凑合着用。于是她走向厨房，忽然又停了下来，转身面向门口。“哦——抱歉。你要进来吗？我保证不会有狙击手的。”

他咧嘴一笑，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他穿着平时穿的卡其裤和领尖带扣衬衫，淡蓝色的衬衫衬托出他茶色的头发。她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是他搬进来的那一天，从那以后他一直穿着无袖T恤。她也还记得他那强健的二头肌是怎么在重荷下负伤的。

“不好意思，”她再一次道歉。“我买了一些新家具，但是还没运过来。”

“没事。”他小心地坐在电脑箱子旁边的地板上。

她点了点头。

“需要帮忙组装电脑吗？”

其实她不需要，电脑组装是小菜一碟，甚至小孩都能做。但是她却回答道：“当然啦。”

一小时过后，电脑组装好了，包括在大火中幸存的电缆连接也设置好了。

“有没有找回旧电脑里面的数据？”

“还没试过，旧的电脑在地下室呢。”

“好吧。如果需要的话就告诉我，或许我能帮上忙。”

“谢谢。”

“要不要现在上网，然后给我发封邮件试试能不能正常使用？”他问道。

“先预定一个披萨怎么样？我请客。”

“好啊！”

吃完披萨后，他们测试了宽带连接，一切看起来都没问题。

“你有没有想过电子邮件对邮寄信件的影响？”皮特问道。“我的意思是，邮局应该心怀感恩。你不觉得吗？”

“为什么？邮局的业务不断萎缩。但是话说回来，我们仍然收到无数邮局寄来的垃圾邮件，所以我想他们应该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吧。”

“总有一些强烈反对机械化和自动化的人，他们从来都不使用电子邮件。”他笑了起来，“对于这些人而言，使用手机就是一个重大成就了。”

乔治娅突然不出声了，只是盯着皮特。

“怎么了？”

“对不起。”她说道。“我——你刚刚说的话让我想到了一些东西。”

“与你正在调查的案件有关？”

她点了点头。

“我刚说了什么？”

“手机。你说——”她摇了摇头，“唉，算了。”

他继续盯了她好一会儿，然后说道：“你从没停下来过吧？”

“什么意思？”

他摇了摇头：“没什么。”

乔治娅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这令她感到不安。皮特一定也有相同的感觉，因为他很快地跟她说了晚安，然后上了楼。在乔治娅关门的时候，她想着自己是不是应该为这样一个夜晚在不愉快中结束而感到难受。

她把皮特·德林杰的影子从自己的脑海里赶了出去，陷入沉思。里基·费尔德曼说过哈利·珀尔不使用电脑，他总是用手机与他人保持联系，而且他不怕打扰别人。如果珀尔打电话给瓦歇尔时，瓦歇尔正和萨拉·朗在一起呢？劳伦说过萨拉对“佛瑞德舅舅”有种特别的感情。萨拉会不会把佛瑞德当作自己不曾拥有过的“舅舅”呢？如果她无意中听到佛瑞德和土地的事情、以及珀尔与瓦歇尔将采取何种手段拿下土地，那又会怎么样呢？而如果瓦歇尔发现萨拉偷听又会怎么做？她听到了什么？瓦歇尔又做了什么？

第四十九章

乔治娅拨打了安德莉亚·瓦歇尔的电话，希望能拿到汤姆的电话号码，但是安德莉亚没有接。乔治娅给她留了言，让她回电话。她想过要不要打电话问劳伦要，但还是决定不这么做。既然现在安德莉亚·瓦歇尔已经跟她合作了，她需要处理好与这母女俩的关系。她们俩都是她的盟友——至少目前是的——但这一联盟的纽带是脆弱的。如果劳伦知道自己的母亲也参与其中，她很可能会退出。但乔治娅需要安德莉亚——因为她更了解她哥哥的财产，而且能够提供更多帮助。

她翻阅着劳伦为她打印出来的网站文件。根据这些文件显示，萨拉最后一次与查理私会的时间是9月14日，星期三。这是她被谋杀的三天前，也刚好是佛瑞德·斯图尔特死于火灾的一个礼拜前。

她上了网，在瓦歇尔的律师事务所官网上下载了他的一张照片。网站上关于他的个人简历上写着他曾与费尔普斯和马奥尼合作了20年，是芝加哥房地产实践基地的负责人。他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现在是律师事务所执行管理委员会的成员。

周六一大早，乔治娅开车来到麦考密克酒店。大多数出差的客人在前一天就离开了，因此大堂十分安静。咖啡馆里几乎没有人，但是火炉里的火非常旺，有个男士坐在火炉前专心地读着报纸。一个穿着白色夹克和黑色裤子的酒店员工用刷子擦拭着桌子。

乔治娅朝着前台的服务员走去。对度假酒店而言，周末是最重要的时间，因此通常配有高级职员。但这里却只有年轻的一男一女站在大理石柜台后面，两个人看起来都不超过二十岁，都穿着洁白的衬衫、系着红领带、套着灰色的西装，并且西装的口袋上绣着金色的酒店标志。乔治娅犹豫着要跟哪一个说话，她心里想着女孩应该会更配合，而且她本身也不愿意为了获取信息而巴结一个男生。但是话说回来，这个女孩看起来应该是个循规蹈矩的人。

决定了要在这个女孩身上碰碰运气后，乔治娅走到柜台前面停了下来，就在这时，另一个女士出现了。她穿着同样的制服，但是年纪比他俩大，看起来也更圆滑。当乔治娅更仔细地看她时，发现这个

女士外套的徽章上写着“经理”两个字。她的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用手指着手中的一张纸，开始对着那两个职员说话。

乔治娅就站在几英尺远的地方。过了片刻，那个女士抬起了头。乔治娅认出了她，十分震惊。原来是马特和她分手那天为她端来咖啡的女服务员。她看着乔治娅，脸上露出了困惑的微笑，仿佛在说她也记得乔治娅，只是不能叫出名来。

乔治娅先回过神来。“早安。你可能不记得我了，但是两年前你对我做了一件非常友善的事。”

“我？”

另外两个职员停止了手中的活。那个女士露出了胜利的微笑，仿佛在说：“我告诉过你们服务是非常重要的吧。”

“那个时候你在咖啡馆工作。我刚跟男朋友分手，你为我倒了一杯咖啡，对我说我应该会需要它。”

女士睁大了眼睛。“我记得。”她打量着乔治娅，“那天早上你的情绪看起来很糟糕。”

“确实。”

女士的目光扫视着大堂：“你——你没有和他一起回来……”

“没有。”乔治娅笑了起来。

“真好。那你的新男朋友呢？”

“我没有新的男朋友。我叫乔治娅·戴维斯。”她边说边伸出了自己的手。

“我叫雪莉·迪尔。”她们握了握手，“你需要什么帮助吗？”她用手势指了指他们三个人。

“其实，有点私事。”

雪莉盯着乔治娅，然后转向另外两个职员。“现在没什么人，要不你们先去办公室处理发票吧。”

于是，那两个职员走进后面的办公室。乔治娅断定他们听不到自己说话后，身子微微前倾，双手放在柜台上：“我是一名私家侦探，我现在正在调查一个案件，涉及到一个人。我有他的一张照片，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认不认识这个人？”

雪莉的脸上写满了怀疑。“你是和警察一起的吗？”

乔治娅跟她讲了真相：“直到去年冬天，我都是一名警察，但现在是个私家侦探。其实警察也在调查这个案件。或许你也听过这个案子。”她大致说了一下。

虽然大厅很温暖，但经理还是打了一个寒颤。“确实有听说过。我自己也有一个15岁的女儿。”她皱起了眉头，“等一等，我记得警察已经抓住凶手了。是一个性侵犯者，总是折磨年轻女孩。我没记错吧？”

“有证据表明他不是凶手。”

“真的吗？”乔治娅点了点头。雪莉又问道，“那么你是想查出真正的凶手吗？”

“我们认为有个男人——或许跟这个案件有关——他在这里呆过几次。”她拿出了汤姆·瓦歇尔的照片，“你认识他吗？”

雪莉认真地看着，然后抬起头来。乔治娅看到她的眼神在说认识。

“谢谢你的配合。”

雪莉点了点头。“就只要这样吗？”

“嗯，还有另一件事。我相信9月14号他在这里出现过。如果你能帮我确认这一点，可就帮了我大忙了。”

“你想要我检查记录？”

乔治娅又点了点头。

雪莉沉默了一会儿，小声地说：“我不能这样做。”

乔治娅打了个寒噤。“我们可以传唤他们，但如果你能帮我的话就

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和金钱。”

“你可能没懂我的意思。”雪莉的声音十分坚定，“我们的记录是高度机密的。如果没有得到授权而擅自检查记录，我会被解雇的。”

“你不用说话，”乔治娅坚持着，“你只要点头和摇头就可以了。”雪莉没有回答，乔治娅又继续说道，“这是一个坏家伙。如果我们不抓住他，他会继续杀人的。你真的希望他继续出现在这里吗？如果他碰上你的女儿呢？”这样说显得很低劣，但是她需要获得想要的信息。

尽管如此，雪莉还是摇了摇头。“恐怕你必须按照程序获得公司领导的同意，我可以告诉你要找谁。”

乔治娅垮下了肩膀。虽然用了一种不正当的方法，但乔治娅并没有感到遗憾。雪莉·迪尔不是一个容易打败的对手，这个世界需要多一些像她这样的女性。她让雪莉写下了相关办公室领导的名字，然后朝着自己的车走回去。

她开车通往埃文斯顿的时候，手机响了。她把车停在路边，接起电话。原来是安德莉亚·瓦歇尔打来跟她说汤姆的手机号码。乔治娅开心得想亲她一下。她一回到家中就打电话给佛罗里达的探子。探子说周末24小时内的活儿要付双倍价钱。她把自己的信用卡号码给了他，毫无怨言。

第五十章

“该死的！”马特的老板用折叠的报纸重重地拍打着桌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伦尼耷拉着脑袋，像是一个被罚的孩子。“这个蠢货没有射中！”

老板转过身。他们现在正呆在布勒夫湖畔的书房里，这是一个用镶板装饰的房间，墙上挂着一个留着胡子的犹太人和一个仔细阅读《摩西五经》的学生画像。“辛格，我还以为你是个百发百中的神枪手！摩萨德¹告诉我你连一根头发都能射中！”

马特皱起了眉头，但内心却得到了解脱。他的身份没有泄露。他和警局小心谨慎地一步步设下圈套，确保会有合适的人为他担保、支持他。“珀尔先生，是我的错。窗户玻璃太厚了。”他耸了耸肩，“真他妈倒霉！我承担全部责任。”

哈利·珀尔瞪了他一眼。“你承担责任。你……”他摇了摇头，“给我一个不解雇你的理由。”

马特盯着珀尔，“我没有理由。”

“老板……”伦尼的脚来回挪动着。“你可以——”

“我在跟你说话吗？”珀尔厉声说道。

伦尼闭上了嘴。

马特静静等待着。这可能是他工作的结束、他卧底工作的结束、甚至也是他生命的结束。

就在这时，珀尔的手机响了。“你好，我是珀尔……”他停顿了一下，“里基，我现在没空跟你说话。”马特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你在说什么？不行！”珀尔又停顿了一下。“我知道你父亲发生的事。他是我的合作伙伴。但是你所建议的事我无法接受。”她又沉默了一下。“你的名誉？费尔德曼，这跟你无关。我等会给你回电。”

珀尔挂断了电话，把手机扔到办公桌上。他盯着伦尼：“只要有钱赚，每个人都很开心。但是一旦出了事，他们就会背弃你。”他拿起

手机，在桌上拍了拍。“我对她父亲说过我会照顾她，但是她却成了一个麻烦。”

伦尼点了点头。

“不要像只黑猩猩一样摆动你的脑袋。如果你需要回答，我会跟你说的。”

伦尼露出一副受到惩罚的表情。

“如果没有这么忙，我会——”他停了下来，发出了一声叹息，“一步一步来。”他盯着墙上的犹太人画像。“辛格，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这是我想要你做的事情……”

珀尔解释着，马特感到身体的每一根神经都绷紧了。

¹ 摩萨德（Mossad），全称为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The Institute for Intelligence and Special Operations），由以色列军方于1948年建立，以大胆、激进、诡秘称著于世，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军情六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一起，并称为“世界四大情报组织”。

第五十一章

乔治娅在24小时内就拿到了探子发过来的瓦歇尔的手机通话记录。乔治娅将注意力集中在他在9月14号接到的电话。有一个号码打来了六次，其中一次在四点左右。乔治娅反复确认自己的号码已设置成不会在来电显示中出现，然后拨打了那个号码。

“你好，我是珀尔……”

她挂断了电话，紧张得心脏怦怦直跳、牙齿咯咯作响。

劳伦躺在床上，紧闭双眼，耳塞里放着金属乐队¹的音乐。要是黑暗能穿透她脑袋里的一切，她的问题就会消失不见，所有的事就会像没发生过。她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黑暗中，希望那粗野的、金属重击的声音能够将她脑袋里的东西粉碎成尘土。

一股气流在她身边翻滚着，于是她张开了双眼——原来是她的妈妈站在门口，接着，走到她的床脚。劳伦已经不记得她妈妈上一次来她房间是什么时候了。通常情况下，她总是用对讲机喊她，或是直接站在楼梯上大喊她。她现在穿着和早上一样的灰色毛衣和灰褐色休闲裤，可是以前妈妈是从来不会一整天穿同样一套衣服的。而且她的头发看起来好像被往外拨过。

劳伦撑起身子，看到她妈妈的嘴唇动着，但她听不到声音。她妈妈的脸总是笼罩着愤怒——从来没有消失过——但今天还有另外一种情绪写在她的脸上。劳伦花了一分钟才看懂了那情绪是什么——是害怕，她的妈妈脸上布满着害怕的神色。意识到这点，一阵寒意爬上了劳伦的脊椎。

妈妈挥了挥手臂，劳伦才取出耳塞。一阵金属低音传了出来。

“那该死的噪音……”

劳伦按下iPod的一个按钮，整个房间瞬间安静了下来。她的妈妈放下手臂。

“有什么事吗？”劳伦问道。

“几分钟前有人打电话来，你接了。”

“对呀。”

“谁打来的？”

“你为什么关心这个？”

“我想知道。”

劳伦歪着脑袋。她妈妈几乎不会过问这种事情的。“要找爸爸的。”她从小就被训练接电话时要问清来电者的名字，然后再转接给她的父母。但如果打来的电话是他们不想接的呢？比如陌生人或者推销员呢？“是个女的。”

“叫什么名字？”她的妈妈问道。

“里基·费尔德曼。”

“她有说想要干什么吗？”

“没有，但她听起来很生气。”

“很生气？”

劳伦把手伸向耳机。

“你有把电话转接给你爸爸吗？”

“当然有了！我看起来没那么笨吧？”

“对不起。”她环视着劳伦的房间。“那么，你晚上有什么活动吗？”劳伦看着她的妈妈，皱了皱眉头。“不知道，怎么了？”

“我——我想，也许我们可以一起看部电影，或者……”

“一起？”

“有问题吗？”

她喝醉了吗？好像没有。但是她每次吃晚饭前都要喝红酒和马提尼，醉没醉又怎么看得出来。劳伦耸了耸肩：“应该没问题。”

“好。我马上回来。我去问问你爸有没有空。”

这是周日晚上，乔治娅向窗外望去，凝视着公寓对面的红色货车。就在这时，安德莉亚·瓦歇尔打来了：“我现在不方便说话，但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在听。”

“半个小时前，里基·费尔德曼打电话给汤姆。劳伦接了电话，说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生气。接着，汤姆打电话给珀尔。”

里基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就采取行动了。“然后呢？”

“我去了汤姆的办公室，问他电话是关于什么的。他不告诉我，但说他晚上要和珀尔见个面。”

“在周日晚上见面？”

“嗯。他说事情十分重要。”

“他有说见面的时间或是地点吗？”

“没有。但是他的表情——那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表情。”

“什么表情？”

“那是一种——被掏空的感觉。完全的空虚。”

“不要让他走。”乔治娅说道。“我马上过去。”

“你不能来。他会——”

“让他呆在家里。我二十分钟后到。”

乔治娅挂断电话，抓起外套。她想让里基为土地净化猫腻的事大吵大闹一番，很明显，目的达到了。她拽出了鞋子，穿好后站了起来，扫视着桌子上方的架子。她拿下架子上的数字磁带录音机，扔进包里，一步迈两个台阶往下走，但却在二楼的楼梯平台停了下来，转身往回走。

她回到公寓里，打开衣柜，拿出一个鞋盒。一把SIGP229 [2](#) 躺在

一块柔软的布底下。这是她使用过的所有九毫米口径手枪中反冲力最小的。而且她也喜欢这把枪的手感。当她还是个警察时，她有两把这样的枪。但停职后，她把其中一把刻有她标记的枪上交了，而另外一把则放到了衣柜里。

她举起手枪，连着“Kydek”品牌的手枪套一起举起。她是在隐秘携带必要的情况下买了这个手枪套。虽然并不是真皮——这点常常被帕克拿来说笑——但那塑料外观倒是沿着她身体的轮廓紧贴着。

她把手枪从皮套里拿了出来，检查了一下弹匣。她拿出一小盒子带有金色圆点的空头弹，把它们装在弹夹里。接着，她走进卧室，把身上穿着的薄薄的黑色高领毛衣换成大件的白色渔夫毛衣³。她敏捷地把手枪皮套夹在牛仔褲的皮带上，然后把手枪放进皮套里。

手枪的重量紧紧贴在她的臀部，她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忘记了一把枪能给她带来多大的安全感。她和罗比·帕克不一样——帕克过去常常说他们能够在任何时候拿下任何想抓住的人。他们就是“法”。然而，手枪确实让她感到安全，还有强大。或许她跟帕克也没有多大区别吧。她朝着衣柜里翻了翻，掏出一副手铐，扔进口袋里。

公寓外面，一片薄雾在她的丰田车上吐了一层小雨滴。她爬进车里，打开除霜器。雨刷拍击着挡风玻璃。她将汽车缓缓驶出停车库，然后朝着绿湾路驶去。到达威尔米特时，一起交通事故减慢了往东方向运行的交通速度，因此她把车转向谢里登路。在她转弯的时候，雨下大了。一股混凝土被淋湿的气味扑鼻而来。

尽管伊利诺斯州大部分地区以平原为主，但从温内特卡到布勒夫湖畔的路上，一连串的悬崖绝壁环绕密歇根湖的海岸线分布着。在悬崖峭壁之间林立着陡峭的峡谷，而谢里登路正好穿过了这些峡谷。有几公里的地方，特别是在格伦科，道路会变成急剧蜿蜒的通道。这虽然不失为一道奇妙的风景，但也可能带来危险，特别是在恶劣天气下。

乔治娅驾车沿着谢里登路向北飞驰。她加速爬上了一个小山坡，到达顶部，然后下坡。到了山脚下是个急转弯，她沿着弯道蜿蜒行驶着，突然间她身后一道光在黑夜中散发出烤焦的味道，而且伴随着响

亮的劈啪声，后挡风玻璃破了。破碎的玻璃落在后座上。忽然吹进车里的风使她的丰田车摆尾行驶。她努力控制住车轮。

空气和雨水蜂拥而来。她向后视镜瞟了一眼，车灯划破了黑夜。光线向下的角度说明后面跟着一辆处于高位的运动型多功能车或小卡车。她能辨别出前座上有两个人，坐在乘客座位上的人正朝着车窗外举着步枪。

又有一道枪口闪光。她踩下刹车，准备从道路的一边转向另外一边。但是谢里登路只有两条车道，当她沿着曲线疾驶时，又有一对车头灯照着她：有辆车正朝着她的丰田车飞驰过来。她赶紧反应过来，车轮像是被猛拉了一把，刹住了丰田车，然后转过弯向潮湿的道路驶去。她差点没注意到刚刚那辆迎面而来的车，而另一辆车的喇叭足足响了十秒钟。

乔治娅又朝后视镜瞟了一眼，那辆车仍紧随其后。忽然间，左边出现了一个车道，但车道几乎位于她的头顶。车轮被猛拽了一番，丰田车以一定的角度蹒跚前行。轮胎在沙砾上劈啪作响，车窗外的树木一闪而过，而她感到车子正疯狂地在砾石和岩石上弹跳着。她猛踩了刹车踏板，听到车子发出可怕尖锐的声音。接着，车子开始打转。这股力量推动着她前进，她赶紧拉紧了安全带。她觉得自己可能会贴到挡风玻璃上。拉紧的安全带仿佛威胁着要把她的胃对半切成两块。还好，又有一股强大的推力将她的背推到座位上。她的脖子恢复过来了，但是安全带仍然紧紧缠绕着自己。

然后，一切结束了。

她倒吸了一口潮湿的空气，在心里检查了一遍自己的状态。除了胸部被安全带的挤压而导致的抽筋和脖子的悸动外，自己应该没什么大碍。丰田车身的一部分停在车道里，四周一片黑暗，她根本不知道身处何处。或许这是北岸呈蜘蛛网状分布的私人车道之一吧。她的眼睛扫视着黑夜，发现刚刚朝她射击的人并没有跟着她转弯。她在雨水浸透的寒冷中颤抖着。他们等会或许就会追过来，她得快点到达目的地。于是，她开始倒车。

¹ 属乐队（Metallica），美国一乐队名。

2 IGP229是由德国枪械公司“西格&绍尔”研制及生产的一种紧凑型军用型半自动手枪。

3 夫毛衣（fishermansweater）最初由带脂肪的羊毛纺织而成，当航船在大洋上扬帆时，只有这样厚重而防水的针织衫，才能让海员的身体一边保持温暖，一边挥发劳动产生的汗水。

第五十二章

乔治娅停下车，瓦歇尔家车库上方的照明灯闪烁着。灯光把不规则的条纹投射在草地上，草地上覆盖着一层潮湿的叶子。她把车停在半圆形的车道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跟上她。她下了车，检查了一下后窗的受损程度。后窗上的玻璃已经掉得差不多了，除了四角边上还有一些，后座洒了一层玻璃碎片。

她朝着房子快速走去，走着走着却放慢了脚步。难道她真的想和汤姆当面对质吗？或许她该把这些事告诉警方。警察能够控告他参与嫖妓、质问他是否与萨拉的死有关、是否与贾诺威茨的死有关、是否与他的大舅子佛瑞德的死有关、还有是否与企图谋杀她的案件有关。不，她想太多了。她越过鱼塘，按响了门铃。

门里响起一阵匆忙的脚步声。她的手掠过手枪，把身子移向一侧，以防万一。但开门的人是安德莉亚。当她认出乔治娅时，她皱了皱眉头，没打招呼就把她领进厨房。花岗岩柜台上正放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空气里飘荡着一股浓浓的果味香气。

“你丈夫在哪？”

“在楼上的办公室。”她的表情看起来很紧张。“你打算怎么做？”

“里基·费尔德曼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问？”

“里基可能有危险。我得提醒她。”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跟她说了你哥哥的那块土地‘神速’完成了净化。她为此感到不愉快。我敢肯定这就是她打电话给汤姆的原因。”

“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做？”安德莉亚的表情甚是恐惧。

乔治娅扫视了一遍房间，她也想知道他们会怎么做。接着，她听到了大厅里传来了吱吱声。

安德莉亚脸色变得苍白。“汤姆来了。”她低声说道。“如果他发现你在这里……”

乔治娅打断了她：“这件事让我来处理。”

她的手放到皮套上，但她还没来得及抓住手枪，瓦歇尔就已出现在她面前，手里抓着一支口径为9毫米的左轮手枪。“你们两个人都不准动，把手放在头上。”

“汤姆！”安德莉亚震惊得扭曲了脸。“你在干什么？快放下枪！”

“按我说的做，安德莉亚！”瓦歇尔的声音十分冰冷。

安德莉亚举起双手。汤姆朝着乔治娅挥舞着手枪。“还有你。”

乔治娅慢慢地把手举到空中。

他朝妻子扬起下巴。“她怎么在这里？”

安德莉亚没有回答。

“你竟然让她进来。”他看到了他妻子的茶杯。“准备开茶会吗？”他朝着柜台生气地迈出了一步。

安德莉亚向乔治娅瞥了一眼，那是一个无声的求助。

乔治娅打断了汤姆的话：“瓦歇尔，理智点放下枪。我们得谈一谈。”

“我在大厅里已经听得够多了。我和你无话可说。”瓦歇尔把眼神从乔治娅身上移开，落在妻子身上。“还有你。我早该知道你会叛变。她给你什么承诺？帮她找证据她就会让你逍遥法外吗？怎么可能？她只是个私人侦探。”

安德莉亚不敢看他的眼睛。

“我要你们两个走到客厅里我看得到的地方。”他把枪指向乔治娅；“你先走。”

乔治娅小心翼翼地移动着。到现在，他还没有发现她偷带的枪。她庆幸自己穿了渔夫毛衣。安德莉亚跟在后面，而瓦歇尔则走在最

后。乔治娅的鞋子在大理石地板上发出了砰砰声，但当她走到铺有地毯的客厅时，声音就消失了。她在离观景窗几英尺的地方停了下来，窗户上有雨，但他们照在观景窗上的映像却在窗外黑夜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显眼。她要怎样才能拿出手枪而不被发现呢？

安德莉亚开了口：“汤姆，快放下枪，不然让劳伦看到。这——”

“闭嘴！”

乔治娅伸展了一下双手。“她说得对。这对你没好处。”

“我跟你说了，把手放在头顶上。对于我的处境，你又知道多少？”

她再次抬起了手臂。“你帮珀尔为佛瑞德的土地弄了一份造假的土地环境报告，接着你和珀尔杀死了佛瑞德，以防他搞砸土地交易。但是现在有太多人知道这件事了。里基·费尔德曼、你的妻子、还有我。你再也不能为了掩盖这一事实而继续杀人了。”

他下巴的肌肉抽动了一下。

“你还杀了萨拉·朗。”

安德莉亚大吃一惊：“萨拉·朗？她和这件事又有什么关系？”

瓦歇尔的眼睛瞪得很大，他的眼神看起来杀气重重。乔治娅知道，这个男人现在把恶魔的一面露出来了。

“你杀了萨拉，因为她无意中听到你和哈利在电话里谈论有关佛瑞德和土地的事。你和哈利担心她会告诉别人，比如她的皮条客——德里克。”

“我没有杀她。”瓦歇尔厉声说道。

“你是个懂法的人。就算不是你动的手，你也是个从犯。”

“不是我！”

乔治娅假装相信他的话。“那就放下你的枪，告诉我谁干的。告诉我你刚刚为什么和珀尔通话。”

“珀尔——他很冲动。我刚刚试着让他理智点。”

“他想对里基动手，是吧？”

“我说了，我已经搞定他了。”

“能持续多久？”

瓦歇尔把他的左轮手枪对准乔治娅：“闭嘴。你哪来这么多问题。”

“为什么她把萨拉·朗扯进来？”安德莉亚打断了他们的对话，“还谈到了皮条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安德莉亚，这事你别管。”汤姆说道。

“如果不是你，”乔治娅没有理安德莉亚，继续说道，“那就一定是珀尔。汤姆，快把枪放下，你还有机会。”

“停下来！”安德莉亚交叉着双臂。“你们两个都不要说了！我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乔治娅猛地指向安德莉亚，然后面向瓦歇尔。“你想要亲自告诉她，还是由我来告诉她？”

瓦歇尔没有回答，于是乔治娅转向安德莉亚。

“你的丈夫杀了萨拉·朗，还有她的皮条客。”

安德莉亚·瓦歇尔把头歪向一边。她的声音有点沙哑，语速很慢。“萨拉——朗——有——一个——皮条客？”

瓦歇尔向乔治娅瞥了一眼，然后看着安德莉亚。“安德莉亚，别相信她说的话。她想挑拨我们的关系，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安德莉亚，萨拉·朗是个卖肉的，而汤姆是她最好的嫖客之一。”乔治娅轻声说着，但是她的声音却像一道尖锐刺耳的声音划破空气。她并没有向劳伦保证不揭露犯罪团伙一事，但她推迟了时间。现在，这件事被揭露了，而劳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会暴露。这个家庭，这个女孩，都毁了。尽管面临枪口的威胁，一股深刻的悲哀之情仍然向她袭来。

安德莉亚一动不动。“汤姆，这是真的吗？你和劳伦最好的朋友乱搞？一个未成年女孩？”

“你没证据。”瓦歇尔的声音夹杂着怨恨。

“你错了。”乔治娅平静地说着，“我有证据。事实上，证据就在这栋房子里。”

“安德莉亚，不要相信她。”

“在你女儿的房间里。”

瓦歇尔眉头紧锁，安德莉亚盯着乔治娅。

“你的女儿一直用她的电脑管理着一个少女犯罪团伙。”

安德莉亚张口结舌。

“汤姆，其实是你女儿负责帮你和萨拉牵线的。”

“不！”瓦歇尔发出了抑郁已久的呼喊声。“你撒谎！”

“献给我们特别的顾客，”乔治娅背出了那段广告，“新货已经到达：年轻可爱、金发碧眼、火辣无比，保证为您的每一寸肌肤带来欢愉。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呢？查理？”

瓦歇尔静静地站着，好一会儿过后，他才慢慢地朝他妻子走过去。“我不知道是她。我发誓。她看起来没那么年轻，不像劳伦的朋友。我一直都没认出来，直到——”

“直到她偷听到你和哈利在电话里谈到佛瑞德。”乔治娅打断了他。

“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他继续朝着妻子走过去。

安德莉亚伸出双臂阻止他的动作。“不要再靠近我。”

瓦歇尔停住了脚步。

“但是，一旦你认出了萨拉，你又多了一个杀她的理由，”乔治娅继续说着，“你不想让人知道你和你女儿最好的朋友乱搞。”

安德莉亚的嘴唇颤动着，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乔治娅表现出同情，仅仅是因为她是劳伦的母亲。但她却做不到。

瓦歇尔是另一回事。她憎恶他是一个没有良心的问题解决者。她厌恶他杀了人——或是允许他人随便杀人。而且她还厌恶他“虐待”年轻女孩，用性作为私人资本来交换。难怪劳伦对自己站街一事毫无顾忌，还从中找到获利的方式。她开始朝着他缓缓移动，心里想着扑向他并迫使他放下手枪，但就在这时，一声尖叫声划破了僵局。

“我恨你们！我恨你们所有人！”

汤姆转过身，手里仍然握着左轮手枪。劳伦站在客厅门口，她的身体在铺有地毯的台阶上晃动着，眼睛睁得很大，脸颊上露出点点绯红。

乔治娅快速拿出了自己的手枪。“劳伦，快走！离开这里！瓦歇尔，放下你的枪！”

但是劳伦站在原地，面向自己的父亲，胸部随着呼吸而起伏着。她似乎没有看到她父亲手上的枪：“这是真的吗？你真的是查理吗？你跟萨拉发生了关系？和我最好的朋友上了床？你还杀了她？”

“劳伦，快上楼去。马上！”乔治娅再次喊道，“瓦歇尔，放下枪！我不会说第二遍！”

瓦歇尔犹豫了一段时间，却像是过了一个世纪，他逼近他的女儿，抓住她的手臂。他把她拉近，推到自己身体前面，把他女儿的身体当作一块盾牌。他把左轮手枪抵在他女儿的太阳穴上。

“爸爸，你在做什么？”劳伦尖叫着，“快放开我！”

“安静，劳伦。”瓦歇尔把她的身体转了过来，这样他们两个就都面向着乔治娅。瓦歇尔盯着乔治娅的手枪。“轮到你了，把你的枪放在地上。马上。”

乔治娅没有移动。她听到了自己疯狂的心跳。“瓦歇尔，这不是你的本意。”她慢慢地说道。

“放下枪！马上！”他的声音十分刺耳。

劳伦的双眼充满了恐慌。乔治娅的脑袋里翻滚着无数想法，但其中一个渐渐占据了优先地位。她承诺过要保护劳伦和安德莉亚。于是她慢慢地展开手臂，把手枪放在地上。

“现在，把双手放在头上。”瓦歇尔咆哮着。

乔治娅伸直了双手，把双手放在头上。

瓦歇尔用下巴指了指枪。“安德莉亚，去把枪拿给我。”

但是安德莉亚没有动。她露出茫然的表情，仿佛自己正在看一部不带字幕的外国电影。

“安德莉亚，没听到吗？”瓦歇尔声音紧绷，仿佛在说耳语。“把她的枪拿给我。”

“爸爸，求求你……”劳伦打断了他的话，哭丧着脸。

“安静点，劳伦。”

安德莉亚像雕塑一样一动不动，保持沉默。乔治娅看着劳伦，女孩的肩膀缩成一团，肌肉蜷曲着，看起来很害怕。但乔治娅觉得她在害怕的表面下还有其他情绪——比如决心。当她向乔治娅投来审慎的一瞥时，乔治娅就更确定了。她在等着乔治娅给她发出信号。乔治娅看着自己的手枪，仍然躺在地板上。

“安德莉亚！”瓦歇尔大喊道，“你聋了吗？快按照我说的话做！”

忽然间，安德莉亚清醒过来了，转向她的丈夫。同时，劳伦推挤了一下她父亲，挣开他的双臂，然后朝乔治娅扑去。乔治娅拉着她倒在地上，抓起放在地上的手枪，然后扑在劳伦身上。瓦歇尔和他的妻子扭打着，失足绊倒在地。忽然，枪声响起，紧接着是响亮的爆裂声，一幅颜色艳丽的抽象派帆布画从墙上掉了下来，一缕青烟从枪击点飘散而出。安德莉亚倒在地上。

有那么一会儿，所有人都一动不动。乔治娅不确定安德莉亚是不是和墙上的画一起被弹头击中了。

“夏加尔 1！”安德莉亚突然大声喊道。

乔治娅从劳伦身上滚下来，胳膊肘撑在地板上，放稳了手枪。瓦歇尔从妻子身边解脱出来，站了起来，把左轮手枪指着乔治娅。但乔治娅早就准备好了，她瞄准后便扣动了扳机。

手枪发出的闪光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瓦歇尔的脸变柔和了，看起来很有弹力，他露出了一个令人迷惑的笑容。接着，他的身体似乎自动折叠起来，近乎优雅地倒在地板上。乔治娅看到一滩血红色的液体渗入了白色的地毯。

安德莉亚站了起来，用双手盖住自己的脸。

乔治娅站着，帮劳伦撑起身子。劳伦的下嘴唇颤抖着，嘴里发出了痛苦的抽泣声，她看了看父亲，然后看向乔治娅。乔治娅把自己的手枪放进皮套里，对劳伦张开了双臂。

¹ 加尔，俄国画家。

第五十三章

这是一个漫长的夜晚。格伦科的警察把乔治娅带回警局，安德莉亚被带去医院，劳伦也因休克而被带去了医院。

乔治娅被带到一间房间里，接受了好几个小时的审问，房里没有窗户，墙壁是用煤渣堆砌而成的。北区重案组也被惊动了，还有三个侦探在审问室里进进出出。他们待她十分谨慎：瓦歇尔在自己的家里被谋杀了，而他们无从知道她是怎么到达案发现场、又为何会出现在案发现场。不过，她并不担心。劳伦和安德莉亚的证词能够证实她说的话，而她曾经做过警察这一事实也对她有利。

在重复了几遍事情缘由后，她告诉他们有关哈利·珀尔的土地交易、贿赂、伪造的环境报告、谋杀、以及试图枪杀她的事件。但当她把所有事情与萨拉·朗的谋杀案件联系在一起时，他们都露出困惑的表情。两个一直审问她的侦探离开了，可能回去核实她的话了。其中一个过了一个小时后又回来了。

“我们打电话给罗比·帕克，他说萨拉·朗的案件早就结束了。他们已经抓住了罪犯，而且准备开审了。”

乔治娅被愤怒刺痛了。“我就知道他会说。我是为被告调查的私家侦探。”

“他说你以前曾和他共事，但后来你被停职了。他还说你一直都不能从停职的阴影中走出来。”

她双手握拳，伸进了口袋。“如果你最近看了电视，一定会知道那是胡扯。女性同胞们都支持我，不是吗？”

“我们已经开始调查了，”他疲惫地说着，“特别是调查珀尔。但至于其他的……”他耸了耸肩。“一开始就不是我们负责的案子。”

乔治娅在房间里踱步，努力控制住她的失望。她本该预计到罗比·帕克不可能帮助她的，但她确信一旦奥马利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为她担保。还有保罗·凯利也会支持她。

但就目前而言，她需要着重关注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哈利·珀尔仍然逍遥法外。如果汤姆·瓦歇尔的话可信，那珀尔就是一个难以驾驭的危险人物，特别是当他被激怒的时候，就更是如此。而里基·费尔德曼对于土地净化感到不满这一事实早已激怒了他。

“你也知道，”侦探说道，“今晚你经历了很多事。你杀死了一个人。这毕竟不常见。我敢打赌，你所在地区为警察提供咨询服务的精神病学家应该会很期待见到你。”

乔治娅停止了踱步。她有空再处理那个问题：“我不需要精神病学家。我要阻止杀手杀人。”

侦探看着她：“我不知道你想干嘛，但如果你所说的有一半属实，那么你最好要好自为之。”

隔天早上大约七点钟，他们才放她回家。她先给一个叫亨利的朋友打了电话，亨利在富勒顿开了一家汽车修理店。他告诉她，如果把车送过来，他会在两天之内修好。乔治娅说她会把车送过去。

她不能与珀尔对质——警察已经没收了她的枪——但她也许能做点调查：尾随他或是他雇佣的杀手，以确保他们不会对里基·费尔德曼下手。她告诉自己要提醒一下里基，而且她还想去看看劳伦。

她敲了敲皮特家的门，希望他还没去工作。果然，他在家。她说服皮特把讴歌车借给她。

她冲了个澡，来到布勒夫湖畔，这是一个毗邻北岸莱克福里斯特的富裕村庄。一路蜿蜒穿过村庄，她来到一条离密歇根湖只有几英尺的大街上。一栋类似意大利别墅的建筑俯瞰着布勒夫湖畔，建筑上装饰着石制艺术品、罗马拱门和滴水兽。

房子前面的车道空荡荡的。乔治娅把车开回路上，停在路边。明亮的晨光普照着万物。她在房子外面观察了大概30分钟，看到一辆黑色雪佛兰开到大街上，停在她的后面。她透过后视镜看了看。开车的是一个瘦瘦的男子，留着黑色的卷发。她听到了自己的心脏砰砰跳的声音。当他的车从她身边经过，转进车道时，他向四周扫视了一番，他们的目光相遇了。她屏住呼吸，觉得自己像是被打了一拳。

她下车向马特走去。但马特仍然坐在雪佛兰里，双手握在方向盘上。

“是你。”

他搓了搓脖子后面。“你好，乔治娅。”

还是那样的棕色眼睛，她过去曾经为之着迷。还是那样的卷发，她过去常常用手指在上面轻轻划过。还有一样的眼镜。她喜欢他戴着眼镜的样子。他曾对他说过，他戴着眼镜看起来更绅士。她想开口说话，但却发不出声音。

“你看起来很好。”马特说道。

乔治娅看了他一下，移开视线。“你能告诉我你他妈地在这里做什么吗？”

“工作。”

“为珀尔工作？”

他慢慢地点了点头：“说来话长。”

“他是个恶魔。”

“我知道。”

“瓦歇尔死了。”

他露出震惊的神色。“什么时候的事？”

“昨晚。被我开枪打死的。”

他的眼里隐约闪现出一道光。“原来如此……”

“什么？”

“大约一个小时前，珀尔和伦尼出门了。他们叫我呆在这里。”

“伦尼？”

“他是我的——我的上司。”

“我们得找到他们。我觉得他会.....”，她抿起唇，“.....里基·费尔德曼下手。”

“什么？”

“是我的错，我设下了一个圈套。”乔治娅解释了她去了里基的办公室，告诉她环境报告造假的事。“我那时想，如果她还不知道，那么鉴于她父亲的遭遇，她会和珀尔大吵一番的。而如果她已经知道了她会提醒珀尔我也知道这件事。无论怎么样，我都可以利用她来揪出他们。”

马特打断了她，闪现出会意的眼神。“这个方法奏效了。”

“你怎么知道？”

“她打电话给珀尔，而我刚好在现场。”他停顿了一下，把整件事串联在一起，“现在看起来一切都讲得通了。”

“我应该提醒她的。是我搞砸的。”

他摇了摇头：“你只是做了你必须做的事。”

“还有，我觉得是哈利·珀尔杀了萨拉·朗。”

“那个死于保护林的女孩？”马特露出忧虑的神色。“那件事情发生时，我还没有来这里工作。”

“瓦歇尔和她上床，”乔治娅说道，“她是个站街女。我觉得她应该是听到了不该听到的事。”

马特张大了嘴巴，然后又合上了。

“他们去哪里了？你知道吗？”

马特摇了摇头。乔治娅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费尔德曼女士在吗？”她停顿了一下，“一直没有她的消息？好吧。”她挂断了电话，对着马特说道，“她不在办公室，整个早上都没去。”乔治娅的心跳加快了。“你知道她住哪里吗？”

“等一等。”马特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科尔曼，我是辛格。我需要那辆运动型多功能汽车的GPS定位点。”他停顿了一下，“是

的，给我回电话。”然后他挂掉了电话。

“GPS定位器？”乔治娅眯起双眼，“那是什么？”

马特没有回答。

“你刚才打给谁？”他仍然没有回答，于是乔治娅明白了：“你是卧底！”

他沉默了一会儿才回答道：“嗯。”

“是为奥尔逊吗？”

他摇了摇头。“我从以色列回来后，联邦检察院为我和警局牵线，把我安排在白领犯罪¹组。”

“怎么会这样？”

“我和里基在一起后，知道珀尔手段十分肮脏。我很不舒服，回家后就决定对付他。”

“复仇天使！”乔治娅脱口而出。

马特眼里露出谨慎的神色。“如果我说我想恢复原状，你会相信我吗？”

她想着要不要道歉：“为了什么？”

他的手机响了：“是吗？在哪里？好的。我现在过去。我需要支援。”他把手机塞进衬衫口袋，“车停在莱克福里斯特的伏牛花小巷上。”他倒吸一口气，“那是里基的家。”

“坐我的车吧。”她走向她的讴歌，还没走几步，就突然转身抓住马特的胳膊。“马特，我没有枪，警方没收了。”

“我能解决这个问题。”

¹ 领犯罪（white-collar crime）所指白领人员所实施的犯罪。又称绅士犯罪、斯文犯罪。它是美国犯罪学家萨瑟兰在其1949年出版的《白领犯罪》一书中首先提出的概念。

第五十四章

马特打开雪佛兰汽车尾箱，拿出一把GLOCK27型手枪¹。他又查找了一番，掏出一盒口径为10毫米的子弹，递给乔治娅。乔治娅装好弹夹，给子弹上膛，然后放在讴歌汽车的驾驶座上。

“枪是哪来的？”

“伦尼保证我们有充足的储备。”他钻进乘客座位。

乔治娅启动引擎，将车驶离房子。“你究竟为珀尔做些什么？”

“我是他的保镖。还负责其他一些事。”

“你就是对着我家窗户开枪导致火灾的人？”

他清了清嗓子：“我射偏了。”

“谢里登路上的也是你。你就是射击后挡风玻璃的人。”

“相信我，我不会伤害你的。”

“为什么要相信你？我可能早就没命了。”

“如果不相信我，你是不会让我坐进车里的。”

他说对了。乔治娅把车转向南边的绿湾路。

“为什么目标是珀尔？”她停顿了一会儿后问道，“比他更坏的大有人在。”

他犹豫了一下：“我——我想是因为——他声称自己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吧。”

“珀尔？”

“他拥有各种各样的犹太人服饰，吃规定的食物，去犹太教堂，有空的时候也会守安息日。但他是个伪君子，嘴里一边念着圣经，一边贿赂着村里的官员。而当他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时……”他的声音逐渐变弱了。

“也许他认为他被赋予了豁免权，比如以上帝的名义盗窃、贿赂和

杀人？”

“你是说犹太人的那场战争？”

“过去也有发生过。”

“哈利·珀尔并不是个虔诚的教徒。他的骨子里只有贪婪。”马特叹了口气。“里基曾经想让我跟着珀尔学习犹太法典。”

“在你离开警局前就认识他了？”

“里基想介绍我们认识。她知道我一直都想要变得更守教规，而我猜珀尔就是她认识的犹太人中最守教规的了。”他哼了一声，“她觉得我和珀尔有共同点，但那时我跟他还没见过面。”

“为什么没见面呢？”

“我对她和珀尔的交易有所知情，并且发现了一些疑点，所以就开始调查。我发现了一些见不得光的事，但又没有勇气采取行动。”他看着乔治娅，“里基和我一开始就是错的。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在一起。”

乔治娅试图忽略自己哽咽的喉咙，她得继续问下去：“你知道佛瑞德·斯图尔特以及他在格兰小镇上的地产吗？”

“我是到这里工作后才知道的。但不仅仅这个土地交易，还有其他交易的手段也很肮脏。联邦政府也知道。”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我在调查这个案件的？”

“我知道你在调查萨拉·朗的谋杀案件，但我不知道这个案件与珀尔有关系。”

她紧握着方向盘：“他们给你装了窃听器？”

“这也是他们展开‘鬼落’行动 [2](#) 的方法，记得吧？”

她点了点头。联邦政府曾仔细调查过法院的丑闻。那是二十年前，助理州检察官不满于库克县法院的一些做法，比如定期贿赂法官。于是，他突然转做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含沙射影地暗讽那些贿赂法官的人。没人知道他身上装了窃听器。结果，超过92人被逮捕，包

括13名法官最终被控告。

她大声问道：“你是怎么拿下这份工作的？”

“我们设下圈套，让他们觉得我接受贿赂，并且把武器之类的产品运到以色列。结果奏效了。”

她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转向马特：“你做的事——很勇敢，马特。”

“我倒不觉得。这只是我需要做的事。”

“我懂。”

他的眼神变得很柔和。手机铃声又响了，他接起电话：“是吗？”他停顿了一会，“好。”他挂掉电话，说道：“他们开始行动了。”

“在哪？”

“他们正朝着绿湾路南面前进。我们有两个选择，一是跟着他们的车，二是去里基的家里确保她没事。”乔治娅问道：“支援队伍就在路上了，是吧？”

马特点了点头。

“让他们去查看房子。我们得继续跟踪车子。里基有可能还跟他们在一起。”

乔治娅继续开着车。“你觉得他们会去哪里？”

“这取决于他们想做什么。”

“伦尼通常携带什么枪？”

“他有一个厉害的武器库：一把雷明顿栓式步枪、几把半自动步枪和几把左轮手枪。”

绿湾路往东部延伸，而后又往南部延伸。“珀尔呢？”

“我从来没见过他带枪在身上。但这也不意味他不会用枪。他可能也用左轮手枪吧，或是‘狮子鼻’3 转轮手枪。”

马特的手机又响了。他接完电话，对乔治娅说：“他们正往东部移

动，现在位于高塔路。”

“东部？”乔治娅皱起了眉头。“那里啥都没有，都是住宅。”

“一定有什么东西在那里。”乔治娅又说道。

“糟了！我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了。”

“哪里？”

“大泻湖！”

斯科基泻湖实际上位于温内特卡，由一连串沼泽池塘组成，最初由美国民间资源保护队于20世纪30年代建成，后来又得到修复。现在，这片湖区供游人钓鱼、划船、观鸟。傍晚时分往西望去，还能看到夕阳落在水面上，这对芝加哥而言可是难得的享受。斯科基泻湖周围环绕着树林和厚草丛，这使它具备另外一种价值：绝佳的藏身之处。

“他们还有很多其它的选择。”乔治娅说道，“如果他们藏得好，尸体可能到春天都找不到。”她指了指马特的手机，“问问他们是不是向南转进森林路。”

马特打电话给他的内线，问了问。他听着电话里的声音，点了点头：“我们在5点前会到达那里。”他对着电话说完，便挂断电话，对着乔治娅说道，“他们去了森林路。”

乔治娅向南转进森林路，一边是保护林，另一边是泻湖。街道上树木的叶子都掉光了，树枝被大风吹弯。泻湖一侧是停车场，停车场后面有绵延的草地和泥地，再往后是一片海岸线。乔治娅放慢了车速。

“我们要找一辆黑色的福特探险者4。”

他们绕了一个急弯，右手边出现了一个停车区，但没有看到车。于是乔治娅继续开车。她又绕了一个弯，来到另一个停车区，只见前方尽头停着一辆黑色的运动型多功能车。

“就在那里。”乔治娅说道。

“继续开过去。”马特说道。

她绕过车，开到看不到车的地方，把讴歌停在路边，然后下车，往那辆黑色运动型多功能车跑过去。

乔治娅感受着夕阳的照耀，现在依然很温暖。威力大减的夕阳悬挂在寒冷的空中，四周十分安静。没有一丝流水的声音、没有鸟鸣声、也没有微风吹过树枝沙沙作响的声音。即使是远处高速公路上汽车和卡车发出的噪音也都不清楚。这是即将到来的冬天所特有的沉寂，也是死亡前的沉寂。

马特指着地面。地上的泥土经过几天雨水的沐浴，还没完全变干。乔治娅能从中做出推断。因为泥土上有带条纹的鞋印，而这些鞋印应该是由穿着胶鞋的男子留下的。马特开始跟踪这些足迹。走着走着，他停了下来，转过身。把一根手指举到唇边，然后示意向前走。

他们前面有一片香蒲、金丝雀草和其他灌木丛。透过草丛，她瞥见一片银镍色的水域。乔治娅闭上双眼，集中注意力。渐渐地，她察觉到微弱的声音：沙沙声，咕啾声，接着是一阵较尖的叹息声。

她张开双眼，踮着脚尖向前走过去。马特拍了拍她的肩膀，示意她朝一个方向前进，而他自己则往另一个方向前进。

她点了点头，呼出了一口气，化成了一团雾。她等马特绕过灌木丛后，才开始小心地朝另一个方向走去，慢慢地，尽量不发出任何声音。片刻过后，她脚下的一根小树枝断了。她僵住了——还好没事发生。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始继续缓缓向前移动。前方的灌木丛越来越少了，她能听到一些声音，很小声，但是听起来很急切。

她停了下来，向前张望，只见里基·费尔德曼仰着脸躺在水域边上的一块空地上，一动不动。乔治娅眯着眼睛斜视着，她感觉到里基的呼吸声很轻，心想着他们对她做了什么？

两个男人站在几英尺远的地方，背对着乔治娅，低声说着话。其中穿着运动裤和羊毛背心是珀尔，而另一个男人长得比珀尔更高大、强壮，穿着帆布裤子和厚呢上装，还拿着一把枪——看起来是一把

Glock手枪——而且他时不时地回头瞥着里基，仿佛担心她会站起来逃跑。

乔治娅等着马特。他要绕更多的路，因此得花更长的时间。乔治娅轻声地解开皮套扣子，拔出自已的Glock手枪。她就这么站着等待马特的到来，心里期待着这两个坏蛋就这样继续说下去。似乎过了很久，她注意到空地的另一边有一点动静——原来是马特，他拔出了枪。乔治娅知道马特想要她怎么做。于是，她把手枪指着那两个人。就在这一瞬间，马特从灌木丛中跳了出来。

“伦尼，放下枪！”

伦尼转过身，一脸惊讶的表情。“你他妈这是在干什么？”

珀尔也转过身。

“珀尔，不许动，”乔治娅从另一边向前迈去。“我开枪打死了瓦歇尔，也一样可以开枪打死你！”

珀尔怔住了，张开嘴巴，瞪大双眼，但伦尼却转身面向乔治娅，脸上挂着一丝微笑。他拉掉自动手枪的保险，瞄准乔治娅。乔治娅往后一跳，失去了平衡，倒在地上。

突然一阵枪声响起。接着沉默又笼罩了一切。乔治娅在地上滚了一圈，背部朝上，抬起头。伦尼的脸上露出吃惊的神色，他的身体绷紧了，肚子上中了一枪，血液从枪口里喷涌而出。接着，他向前扑倒在地，手上仍然握着Glock手枪。

珀尔仍然没有移动。乔治娅从地上爬了起来，把枪瞄准珀尔，但马特早已把枪对准了他。

“你没事吧？”马特大声问道。

“没事，马特。”

“嗯。”他松了一口气。

乔治娅看着里基，里基的呼吸声仍然很轻，但她张开了双眼，眼里满是恐慌。马特仍然站在原地，枪对着珀尔。

“给他戴上手铐。”马特向乔治娅喊道。

她从口袋里拿出手铐，往珀尔的方向弯腰。她把珀尔的一只手往后拉，接着把他的另一只手往后拉，猛地扣上手铐。

“谢天谢地！你们来了！”珀尔忽然说道，“他……”他边说边用下巴指向倒在地上的伦尼，“他发疯了！抓着我们俩做人质，想要杀了我们。他——”

“你省省吧！”乔治娅说道。

“你得相信我。我不会做任何事去伤害我合作伙伴的女儿。是他——”

“珀尔，闭嘴。”她又吼了一声。

珀尔闭上了嘴巴。远处传来了警笛声。乔治娅看了看里基。她看起来又湿又冷，嘴唇上还有汗水。乔治娅走到她身边，跪在地上。

里基打了一下哆嗦。她是在想着乔治娅会做什么吗？是重重一击？还是一枪爆头？或者是更糟糕的事？

“我会死吗？求求你，”她说，声音微弱而绝望。“我不想死。”

乔治娅用两根手指按着里基的颈动脉，感觉到里基的脉搏跳得很快。然后她把里基的手掌翻开，只见她的手掌全是汗，眼里仍然满是惊慌失措的神色。

“发生了什么事？我会死吗？求求你，救救我！”

乔治娅细细观察着她的“情敌”。她想着如果躺在地上的人是自己，会想要什么。于是，她慢慢举起自己的手——这可能是她一生中做过的最艰难的事——摸了摸里基的额头。“你现在安全了。”她轻轻地说着，“一切都结束了，你会没事的。”

1 LOCK27型手枪：由奥地利格洛克有限公司（Glock G.M.B.H.）生产。GLOCK27型手枪是GLOCK系列中的袖珍型号，尺寸重量小。

2 0世纪80年代，联邦执法机构联手对以渎职著名的芝加哥地方法院系统发起了一次代号为“鬼落”（Greylord）的清查行动，结果多名法官被逮捕。

3 枪管短粗的转轮手枪，粗短的枪管特别像狮子的鼻子，所以人们称其为“狮子鼻”。

- 4 特探险者是福特汽车推出的一款运动型多功能车。

第五十五章

“这可是个比赛啊，看谁能先抓到他：联邦调查局还是地方警局。”凯利在第二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对乔治娅说道。他特意开车来到埃文斯顿的“幸运拼盘”餐馆¹与乔治娅一起吃早餐。

“有人提出诉讼了吗？”乔治娅可饿坏了。在过去的两天内，她接受了北区重案组和联邦调查局的访问，还写了很多任务报告，压根没时间吃饭。她咬着一块培根，觉得美味极了：又脆又干，而且咸淡刚好。

“还没有。但是很快就会有一大堆。”

“伦尼，那个保镖，所有人都是他杀的，对吧？包括萨拉·朗？”

凯利点点头。“珀尔把矛头指向他，声称全都是伦尼的主意。但没人信他的话。”

乔治娅吸进了一口气，闻了闻新鲜咖啡、盘子里的煎蛋和饼干的香味。“为什么用球棒呢？他不是带着枪在身上吗？”

凯利耸了耸肩。“可能是刚好球棒就在那里吧。有人把球棒带过去，他看到球棒在地上，觉得会派上用场。”

“这使得卡姆·乔丹被控告了。”她轻声说着，“你知道我一直在想什么吗？”

“什么？”

“那些女孩欺负萨拉·朗是因为她太爱管闲事了，总是想知道别人在做什么。但萨拉·朗这样做是为了弄清楚有没有人知道她站街。这一切都太……太乱了。”

凯利举起咖啡，吹去表层的蒸汽。“告诉我，你以前杀过人吗？”

“没有。”

“你承受得住吗？”

“我会做到的。”以前在警察学院时，他们就提醒过她杀了人后可

能会有一定的生理反应。他们确保她知道哪些资源能够帮助她度过创伤。但乔治娅并不需要心理咨询服务、药丸或是酒精来治愈创伤。她以前受过的培训起作用了，而开枪杀了瓦歇尔完全是本能反应。要么选择开枪，要么就会被杀死。如果重头再来，她还是会选择开枪的。

“你说佛瑞德·斯图尔特的土地值多少钱呢？”她问道。

“这很难说。”凯利回答道。“根据现在的市场，位于北岸中部，四到五英亩的地，应该可以建好几个工厂吧。”

她感到一股深深的疲惫。调查谋杀案非常耗费精力，这迫使她放弃了一切事情，专心寻找凶手。她几近痴迷地调查了每一条线索、每一个访问、每一个细节，保证没有漏掉任何疑点。最后，一个女孩的生命竟然是被钱扼杀的。结果看起来是如此的徒劳，甚至有点陈腐。珀尔是罪魁祸首，但他不是唯一要承担责任的人。汤姆·瓦歇尔也不是。无论如何，他们所有人，包括安德莉亚、劳伦，甚至萨拉·朗都是被贪婪给毁了。他们都要为此承担责任。

凯利双手交握。“戴维斯，你做得很好！”

“这是我的工作。”

一个穿着牛仔裤和T恤的年轻女服务员走了过来，为他们斟上新鲜咖啡。她的脚步几乎没有声音。

“听着……”女服务员走后，凯利倚在桌子上说道，“你想要换一份工作吗？我可以帮你介绍几个。而且——呃——我不介意与你一起工作。”

乔治娅微微一笑。“哇，这可是对我的鼎力支持啊！”

“嘿。”他露出了一副受伤的表情，“我是认真的。”

“我今天早上接到了艾瑞克·奥尔逊的电话。他是我以前的警察局长。”

凯利挑起了一边眉毛。

“当我被停职后，我——呃，一不小心忘记上交我的一把Sig手枪。格伦科的警察在周日晚上把枪没收了。”

“所以呢？”

“奥尔逊说他知道我被停职后还留着枪。他必须决定是否要起诉我——”

“妈的！”

“或者邀请我复职，这样我开枪就合法了。”

凯利另一边的眉毛也翘了起来，两边翘起的眉毛形成一个完美的拱形。“你怎么回答他呢？”

“我说我要考虑一下，再给他答复。”

过了好一会儿，凯利都没有说话。接着，他说道：“戴维斯，做出正确的决定吧。”

“劳伦会怎么样呢？”那天晚上，皮特一边在乔治娅厨房的水池边洗着土豆，一边问道。乔治娅从没有想到自己会邀请皮特、萨曼莎、还有她的男朋友一起来家里吃感恩节晚餐。而皮特欣然接受了她的邀请，这也让她感到很惊喜。虽然皮特是个素食主义者，没有吃火鸡，但他却把母亲的秘制甜土豆派食谱带了过来，并宣称这食谱可是他经过苦苦乞讨、哀求和贿赂才从她母亲那里哄骗到手的。

“她被控告组织性犯罪。如果她手下的女孩有未满16周岁的，那就要增加判刑。”

“要判多少年？”

“这属于四级重罪。”看着他茫然的眼神，她补充道，“一至三年。但她可能得到缓刑，特别是我为她作证的话。”

“你会作证吧。”

乔治娅点燃了锅下面的火焰：“如果弄清事实，你会发现她并不是一个坏孩子。我要是法官，一定会马上让她接受治疗，让她和受虐待的妇女们一起参加社区服务。”

“那她母亲呢？”

“她看起来很懊悔。”

皮特皱起了眉头：“她没有参与其中吗？”

“不。她哥哥死前，她并不知情。”

“你相信她吗？”

乔治娅并不喜欢这个女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是个骗子。于是，她点了点头。

皮特把土豆倒进锅里。“这就是你的生活啊。你怎么能日复一日地熬过来的呢？难道你不烦吗？难道你就不想过得——正常一点吗？”

乔治娅洗了洗手，然后用抹布擦干。“谁说我的生活不‘正常’了？”

¹ 运拼盘(LuckyPlatter)，美国一家餐馆名。

第五十六章

阴冷的十一月带着特有的寒意在感恩节的前一天降临了，同时还伴随着无情的霜冻，还有黯淡的灰色天空。乔治娅在客厅里转悠着，欣赏着昨天运到家里的新家具：一块柔软的米黄色沙发、两块棕色的安乐椅、还有一张货真价实的古铜色咖啡桌。褐土色调散发出一种宁静的感觉，再加上她的桌子和书架，整个客厅看上去很圆满。

她想着要不要出去再买点东西，就在这时，对讲机响了。她想皮特一定是忘记拿什么东西了，便按下按钮。

“你落什么东西了？”

没有回答。

“是皮特吗？”

“我是马特。”

乔治娅愣了一下，然后按下按钮，让他进来。她想着要不要冲进浴室梳头发，再涂点腮红。但是她没有，只是呆在原地。她打开门，走进厨房，倒了一杯水。当她喝水时，前门发出了吱吱声。她回到了客厅里。

马特站着，一边解开身上的格子图案围巾，一边说道：“嗨。”

“嗨。”

马特环视了一番，说道：“这地方看起来挺好的。”

“火灾给了我购置新家具的理由。”

“我可以不穿外套吗？”

乔治娅双臂交叠放于胸前。她能闻到马特身上带有户外的味道，那是一股寒冷、潮湿、刺鼻的气味。

马特没有放下外套。“我们那天顺利完成了任务。可以说是——一次天衣无缝的行动。”

她仔细看着他的表情：“我敢肯定，你的上司一定很满意。”

“他们确实很满意。我要谢谢你没有控告我。”

“你只是做了你必须做的事。”那天马特已经向她表示过感谢了。“我没事，而且，”乔治娅挥了挥手，“我还因此购置了新家具。”

他感激地点了点头：“我还得解决我和上帝之间的问题。”

“你的上帝不会那么反复无常的。如果它真的那样，你又何必信仰它呢？”

马特脸上掠过了一丝微笑。“你说到点子上了。”乔治娅没有接话。

“嗯，我想我还是得向上帝祷告一下。乔治娅，我们之间很有默契。”

乔治娅脸上闪现出不安的神色。

“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她眨了眨眼睛，试图掩饰内心的不安。但那不安停留在她内心，非常沉重。

“我错了。”他继续说着，“离开你后，我是不完整的，因为有一部分的我留在了你身边。我想要重新变完整。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好吗？不要告诉我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特别是在过去的几天。”

“是的，我有想过。”

“那结果是？”

她咬了咬嘴唇：“问题是……”她停顿了一会，“我再也不需要你了。”

“你从来就不需要我。”

他倒说得轻松。

“重点是你还想要我吗？”他轻轻地问道。

她掂量着要怎么回答，然后为自己的回答感到惊讶：“马特，我希

望你能够找到你想要的东西。”

马特长叹了一口气。“你喜欢上别人了，是吗？”

“不。就我一个人。”当她说出来这句话的时候，她也意识到这是事实。

马特低下了头。这时，乔治娅听到门外传来一阵轻敲声，紧接着是砰的一道重击声。接着又是轻敲声，然后又是一道砰的重击声。有人在敲门。

她打开门，是皮特，他斜靠在拐杖上，咧嘴笑着。但是，当他看到马特的时候，笑容消失了。“噢，不好意思……”皮特看着乔治娅说道，“我不是故意打扰你们的。”

“没事。”

“我只是下来跟你说我一直在研究我姐姐的配料食谱，我觉得我已经掌握得不错了，想让你尝一尝味道。”

“好啊。等我一分钟吧，我等会上去找你。”

他不确定地瞥了一眼马特，然后又看着乔治娅，说道：“好的。”

乔治娅看着皮特迈上台阶，一步一个台阶地走着。接着，她关上门。

马特看着她。“我们没有机会复合了，是吗？”

“马特，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

他沉默了一段时间，然后说道：“我会叫你见鬼去。”

乔治娅笑了，然后伸出手，放在他的脸颊上，手指顺着他下巴滑下。“我不会那样说的，毕竟你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但是……”马特的胸膛上下起伏着。

“但是……”乔治娅摇了摇头，“现在不会。也许永远都不会了。”

马特叹了一口气，迅速转过身。他打开门，下了楼梯。乔治娅关上门，靠在门上。她听到马特重重的脚步声，还有他走出楼下大门时

前厅大门发出的吱吱声。

她在门上靠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在牛仔裤上擦了擦双手。对了，皮特、小萨和她男朋友明天要来。客厅里的家具看起来还不错，但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对了，是植物！有生命力的植物！是时候买点热带榕属植物了，或许蕨类植物也不错。她看了看厨房里的时钟，想着如果现在出门买植物，那么明天就可以收到了。于是，她抓起了外套和包，走出了门。

致谢

我想感谢很多人，若没有他们的宽容和耐心，这本书无法问世。我要再次感谢伊利诺斯诺斯布鲁克警察局副局长麦克·格林，诺斯布鲁克麦克·奥马利侦探，库克县检察官罗伯特·伊根，私人侦探乔尔·奥斯特兰德（帮助我解决了很多问题），苏·特罗布里奇，丹·弗兰克斯律师，治疗专家里克·特夫斯，伊利诺斯环境保护署鲍勃·卡尔森，朱迪·伯伯里克（她博览群书），肯特·克鲁格，罗伯塔·伊斯莱布，黛博拉·唐纳利，露丝·乔丹和“红鲱鱼”（Red Herrings）出版社。

另外，我也从“奥普拉秀”一期关于高中生失足的节目中受益匪浅。

最后，我也要感谢杰基·塞奇，我们一起构想了这个故事。我还要感谢诺拉·卡温，她的编辑技术帮了大忙；以及十分有洞察力的安·里滕伯格和艾莉森·詹森的润色。

另类间谍

莉比·菲舍尔·赫尔曼 (Libby Fischer Hellmann)

汪德均

间谍课，大街上！引爆2016的谍战大戏，独创全新路子；
全球顶级畅销，fiberead独家引进。
《谋杀鉴赏》译者倾情演绎，打造一流译品。

莉比·菲舍尔·赫尔曼 (Libby Fischer Hellmann) • 著
Fiberead • 编辑
汪德均 • 译

另类 间谍

如果希特勒抢先掌握了原子弹，会是什么结果？美英苏慌了神，急忙追赶！
妙龄少妇变身三面间谍！视觉独特，写法独特，人物独特；
当然少不了窃取情报、美人计等具体间谍行为，
但重在斗智斗勇、剖析内心、揭示人性！颠覆了所有谍战剧/小说的套路，
让您惊叹何为创新、何为独辟蹊径！其中的思想火花让...

Fiberead
- 2016 -

谨以此书献给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了解最多的
玛丽·艾伦·卡其默¹，
以及那些
经历过战争的人们。

¹ 作者的朋友、该书编辑，对该书的写作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

另类间谍

译者的话

第1章

第2章

第3章

第4章

第5章

第6章

第7章

第8章

第9章

第10章

第11章

第12章

第13章

第14章

第15章

第16章

第17章

第18章

第19章

第20章

第21章

第22章

第23章

第24章

第25章

第26章

第27章

第28章

第29章

第30章

第31章

第32章

第33章

附录

译者的话

亲爱的读者诸君，感谢您选择本书，帮助本书创作完成——依据接受美学，作品非经读者阅读，创作不算完成！

也许你读过100本间谍小说或看过100部谍战剧，但是读了本书，你才会感叹什么叫“创新”，什么叫“独辟蹊径”！

间谍当然得刺探情报，微拍文件、暗号联络等等，但本书除了这些内容、除了离奇曲折、惊心动魄的故事，还着力于刻画美女间谍匪夷所思的内心世界，揭示人性底线的生死博弈。

历来的谍战剧/小说一般都是类似的套路：去执行任务（或刺探情报、送出情报、暗杀某人、爆炸重要目标等；但这任务几乎不可能完成，因为对方极其强大、防守严密、老奸巨猾——这就吊起读者/观众胃口，急着想看主人公怎么去完成如此艰险的任务——主人公以其大智大勇（文戏）、或加上非凡的身手（武戏、融合动作片）最终完成了或接近完成该项任务。

那么，请您先猜猜，本书会怎样展开故事（大的套路）？然后读下去验证；保证您一点儿边也沾不着！

本书是美国当代悬念大师莉比·赫尔曼2015年9月才出版的《战争三部曲》第一部，也是她的第12部小说中唯一的中篇（当然她也有短篇小说，被称为“短篇小说中的‘诗’”），旨在揭示战争对社会、对个人命运的影响，其余两部将在今年陆续问世。

赫尔曼是一位人生经历极其丰富的学者型作家，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与文学学士，纽约大学电影制作硕士，电视纪录片制片人，1973年曾在华盛顿报道“水门事件”，穷追猛打尼克松总统，导致尼克松下台。她的作品视野广阔，构思独特、描写逼真，发人深思，广受欢迎；目前有好几部都被译成了德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中文版《谋杀鉴赏》在亚马逊持续热销，续集《谜案鉴赏》以及《加倍偿还》《面纱与革命》正在翻译之中，均由汪德均主持翻译，近期将陆续上市。

Fiberead本是合作译书模式，但作者认为本书很短，与译者商定由译者独自译完的；故需首先感谢作者的信任与一直以来的支持。

承蒙物理学博士廖思丞先生审读本书，指正书中涉及原子物理学方面的表述；廖博士对于《谋杀鉴赏》及其续集《谜案鉴赏》均有多处教正，特此致谢！

本书译者汪德均，生于1952年，80年代中期开始学习翻译，学过多位大师，主要取法傅雷、李文俊、庄绎传，坚持“学我者生、仿我者死”“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之原则，只唯实、不盲从；讲究“得气”，即找到感觉，探究作者匠心，以求在译文中再现：叙景状物，身临其境，言语情态，跃然纸上——力求传达出原文的神韵；行文讲究声音节奏之美，让译文读者的感受不下于原文读者的感受，不仅读了故事，而且还要享受语言的美感，既不能让作者蒙羞，更不能糟蹋了咱们优美的汉语。

仅举一例。16章有一处，初稿为“继续行进”，最终改为“继续前行”，因为“前行”两字都是平声，“继续”是仄声，读起来“仄仄平平”，音调和諧。书末的《附录》中，是对于一个句子的多种译法及其点评，以期与文学青年、写作爱好者、对译文讲究的读者诸君交流，更期待大方之家教正。

无论是我亲自翻译的，还是我主持翻译的，在“译稿精炼”结束以后，我都要亲自修改至少6遍以上，保证达到一流译文的水准，短期内（20年）无人能够超越！望读者诸君监督！

旅欧老作家尹强儒先生读了《谋杀鉴赏》后说道：

“译文的语感、音韵、准确度均属上乘一类”。

那么，你可以相信，本书译文质量不会低于《谋杀鉴赏》。

不过，限于精力与水平或疏漏，难免依然存在不当之处，但不会影响整体效果，恭请读者诸君挑刺，今后还会修订；书末的《附录》是我对书中一个句子的不同译法，专供喜爱文学、写作或翻译的读者批评指正。

汪德均

2016年1月24日。

第1章

1942年12月，芝加哥。

丽娜上车时就认定这两人会杀了她。平常与她接头的只有汉斯，今天下午却还有一人。那人坐在后排；虽然他手中既没刀子，也没手枪，连细铁丝也没有，但他身上有种令人不寒而栗的东西。丽娜一见到他，就感到车里比十二月的寒冬还要冷。他公牛般强壮，面若冰霜，不理不睬，似乎上帝分配给他的言语和手势都极为有限，多一点儿言语或手势就会引起混乱。而平常爱说话的汉斯呢，此刻只顾盯着前面，假装身边无人。丽娜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偷偷溜进副驾座的鬼魂。

她想到了逃跑。打开车门跳出去？她看了一眼车速表。时速30多英里 ¹！车子正沿着湖滨大道向南急驶，跳车必死无疑。当然也可以滑向汉斯，在汉斯回过神来以前，自己猛踩一下刹车，随即跳下去。但路面有冰，车子会打滑。要是撞上后面驶来的车辆怎么办？她紧闭双眼，不敢想象。她也想过砸破车窗大声呼救，可这辆福特轿车的玻璃特别厚；况且，就算能砸破，她该怎么说呢？谁会相信她呢？

她咬着嘴唇使劲儿想。或许是自己想多了，也可能是这六个月来过于紧张。要不就是经期反应。卡尔以前不是经常就此打趣吗？她疾速地眨了几眼，努力抑制着眼泪——一想到卡尔，眼泪就要涌出。

她的工作就是打字啊整理文件啊之类的，天天如此，年复一年，和其他所有的秘书都极为相似。午饭时还同索尼娅一起，索尼娅说她老公夏天参加了中途岛战役 ²；从自助餐厅出来走到57号大街的花店附近，发现了接头暗号——被雪覆盖的小花盆里，插着一面小小的美国国旗。这就是说，她必须尽快与汉斯接头。

管他的，就是不去。可是麦克斯和麦克诺蒂等着她回家呢。麦克诺蒂是住在楼上的邻居，也是麦克斯的保姆。每当因为接头而回家很晚的时候，丽娜就会向麦克诺蒂解释说是因为必须“加班”。麦克诺蒂当然会让麦克斯准时吃晚饭，也会准时哄着麦克斯上床睡觉。而就在几天以前，她还对汉斯说自己知道该怎么行事。不行！她不能不去接

头，不能冒这个险：要是他们再次绑架麦克斯，那怎么得了？

她向后靠着椅背，吞了一下口水。发现接头暗号时，本来应该立即跑回家，抱起麦克斯，登上第一列火车逃出芝加哥的。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自己真是个笨蛋！

福特减速拐进了湖滨车道南段，车速更慢了。后座那人身子前倾。她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了，立即鼓起勇气，轻声道：**Sh'ma !** ³

¹ 30多英里约50公里。

² 1942年6月4日—7日，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中途岛附近海域击败日本海军，此战成为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

³ 这是犹太教基本的祈祷用语，承认上帝是唯一的，赞美上帝。

第2章

1935年5月，柏林。

丽娜沿着艾伯特大街向西一路跑到动物园，迅速躲了进去。才五月中旬，热辣的阳光就使人觉得简直是在七月。不过，一旦进了绿荫下，就顿时凉爽下来。微风轻拂，鸟儿鸣唱；一阵风划过树丛，鸟儿们似乎有些惊恐不安，正如丽娜自己一样。她跑过拐角，险些撞上两个骑着单车的女孩，一眼瞥见几个儿童在杜鹃花丛后面打水仗。约瑟夫应该就在那座雕像旁等着她；那雕像中的女人手贴胸部，丽娜一直都记不得她的名字。

他就在那儿！波浪般的金发，瘦削的下巴，迷人的绿眼睛，看上去不像是犹太人，倒像是雅利安人。丽娜则是一头浓密的栗色头发，褐色眼睛，大鼻子——真觉得自己鼻子太大！但约瑟夫说无论如何他都喜爱这个大鼻子，简直无法忘怀。约瑟夫声称，在那几次校园暴力事件中，他全靠这副相貌才免于灾难。他家是几年以前从阿尔萨斯¹搬来的，所以他开玩笑说他既是法国人、又是德国人、或是法德之间某处的人，不管是哪里的人，反正他总是爱着丽娜——他常常会赶快补充这一句。

约瑟夫一见到丽娜，顿时笑逐颜开，张开双臂。丽娜跑进约瑟夫怀里。她从五岁起就认定，约瑟夫就是自己将要托付终身的人；每周的犹太教堂活动时，她总会借给约瑟夫几个硬币去tzedukah²。但直到一年前他俩16岁时，约瑟夫才意识到这一点。

丽娜退出约瑟夫的怀抱，直盯着约瑟夫。她知道自己没笑，可是约瑟夫的脸上，刚才还那么灿烂的笑容，此刻已无踪影。她觉得自己的脸皱成一团，眼泪满眶，再也抑制不住了，一滴滴流过面颊。

约瑟夫抱住她。“我的丽娜，出什么事了？别哭，一切都很好。咱俩在一起呀！”

但丽娜哭得更厉害了。

“到底怎么回事呀？”

“唉，约瑟夫……”呜咽声突然止住了。

约瑟夫拉着她走向一条铁制长凳，让她坐下，自己坐在她身边，抓住她的手。通常，泥土的气息和盛开的紫丁花的芳香会使她开心地微笑，可是今天眼泪还是止不住往下掉，她只好试着用手背去擦干眼泪。

约瑟夫的手指轻轻擦过她的面颊。“到底怎么啦？你这样子，就像失去了最好的朋友一样？”

“就是嘛，”她哭道。

“胡说些什么呀？”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竭力使自己镇定下来。“我爸妈要送我去美国。三周后出发。”

约瑟夫一脸的不相信。“可是——你爸妈准备去布达佩斯呀，和我爸我妈一道。”

丽娜觉得自己的嘴唇都在发抖。“他们的确要去布达佩斯³；可他们说，我到了匈牙利也不安全，要我远走高飞。”

“我也试着说服爸妈改变主意，可我们有一个表亲，类似于姑妈或姨妈的，住在芝加哥，同意做我的担保人。这事已经定了。”

“不行！”约瑟夫握紧她的手。只说了一个词，但一切都在这个词里。

“我——真不知该怎么办，约瑟夫。我离不开你！”

约瑟夫点点头：“我也一样！”

突然，她的脸色开朗起来：“也许你可以和我一道去美国。”

约瑟夫盯着她：“这怎么行？你知道不可能的。我们可没那么容易找到担保人——”

“我求求那位姑妈看。”

“我爸妈绝不会同意。”

她看着地下，低声说道：“我知道。但我们不能待在这里。我们再也上不成学了，我爸失去了报社的工作，你爸也失去了政府里的职位。情况只会越来越糟。”

约瑟夫一时说不出话来。“让我想想。我一定要想出个主意来。”随即把她拉拢来，捧起她的下巴：

“丽娜·本特海姆，我爱你，永远爱你！”

“我也爱你，约瑟夫·迈耶。永远！”

“永不分手，除非死亡！”约瑟夫说罢，俯下身子。

“永不分手，除非死亡！”丽娜哽咽着重复道。

两人激吻。

¹ 法国东北部地区，隔莱茵河与德国相望，以说德语的居民为主。

² 意第绪语：慈善捐款。

第3章

1935年，芝加哥。

但约瑟夫并没想出什么主意；于是三周以后，丽娜登上了一艘驶往纽约的轮船。她郁郁寡欢，而且晕船，只好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甲板下面——这个旅途真是度日如年，她发誓永远也不再乘船出海。一旦进了纽约，通过了海关，她就按照姑妈信上的指示，坐上了开往芝加哥的列车。

“姑妈”厄休拉在火车站接她。厄休拉身材瘦削，浅黑型肤色，淡蓝色眼睛；姑父名叫赖因哈德·斯坦纳，数学教授，老家是雷根斯堡¹的；五年前，赖因哈德获得了芝加哥大学提供的教职，他们就来到了中西部²。此刻她俩乘出租车，来到一个名叫“海德公园”的小区；小区不仅宽敞，而且绿树成荫。还在车上，丽娜就发现厄休拉精明能干、颇有头脑，但也并非刻薄之人。很显然，她对丽娜的人生已经作了规划。

“你先要参加英语强化培训……”她说，“包括打字，才能找到工作。当然啦，我们会借钱给你，等你工作以后慢慢还我们。赖因哈德在学校里有些关系，等你培训合格以后有可能帮你找到工作。目前经济持续疲软，只要能找到工作就算很幸运了。”

丽娜连声道谢，凝视着窗外。不错，她已经16岁了，许多德国女孩都在这个年纪离开了学校，不是工作，就是嫁人；但她还有一些期待——不是期待，而是希望——真想再读一两年拿到一个文凭；并不是她还不想进入成年人的世界，而是这个成人世界来得太快太突然了。仅仅三个星期以前，她还在柏林动物园里和约瑟夫偷偷亲吻，此刻，青少年时代就已经结束——真想把眼泪全都眨回去！

接下来的六个月，满满当当的英语课、秘书课，也常收到家里来信。约瑟夫定期写信来，告知他的情况——他在家自学，学做饭菜，散步走很长的路。他声称非常想念丽娜，他爱丽娜永无止境。丽娜的父母来信总是好消息，从不提起如何应对希特勒对他们的迫害。然

而，丽娜明白，好消息越多，情况就越糟糕。因为她常读报纸。丽娜回信请求他们离开柏林到布达佩斯、巴黎或纽约。但他们从未提到过要离开德国，至少在回信中没有提到。

不过，眼看就要到犹太教³的新年了，德国的来信却越来越少；终于，到了12月，约瑟夫来了一封信。

你真应该庆幸逃出去了！这里的情况十分糟糕！我爸妈已决定去布达佩斯。你在美国，可能不大了解这儿的状况；可是，就在九月份，希特勒通过了《纽伦堡种族法》⁴，剥夺了所有犹太人的公民权，我们现在成了希特勒帝国的“臣民”。该法还禁止犹太人与雅利安人通婚或有性关系，也不能雇佣雅利安女人做家务；而且还规定，只要祖父辈有三、四个犹太裔血统者都算是完全的犹太人。

于是，现在人人都在为某人到底是完全的还是部分血统的犹太人而争辩不休。这很重要吗？至关重要！我爸说，待在这儿，就是等死。而且他们还在制定更加苛刻的法律。我们和罪犯没有区别，就因为我们是犹太人！简直无法相信！

爸妈在布达佩斯的朋友给我们找好了房子，但显然房子很小，我们过几天就要出发。我想你想得好苦啊，简直要绝望了！

好久都没见到你爸妈，他们可能早就逃出去了吧？

第二天她收到妈妈的来信。很奇怪，不像约瑟夫的信里说了那么多，什么情况也没说，还是以前常说的那些鸡毛蒜皮的事。丽娜立即回信，问他们怎么还不逃出德国。他们和约瑟夫交谈过吗？她再一次乞求父母离开柏林。然后哭了一场。

此后再无回信。

¹ 德国东南部城市。

² 指美国中西部，包括地理上中北部的12个州，芝加哥是中西部最大的城市。

³ 犹太新年的开始是犹太历的每年七月初一，一般在公历9月到10月之间。

⁴ 又称《纽伦堡法案》，指纳粹德国1935年9月15日起通过的一系列剥夺犹太人权利、迫害犹太人的法案。

第4章

1936年五月，芝加哥。

刚好一年以后，厄休拉就宣称丽娜可以找到工作了。“你也知道，来美国以前我就干文秘这一行，所以才遇到了赖因哈德。贪玩的女孩如何装出一副很能干勤快的样子、还能让别人相信的那一套把戏，我全都明白。”

丽娜不知道这是不是在教她如何应聘，但一见姑妈的笑容，心里一下子就放松下来；学起英语来得心应手，才四个月，就说得犹如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赖因哈德帮你打探过，物理系正好要雇一个秘书。还有……”厄休拉笑逐颜开，接着说“系里有两个德国学生，英语不太好。一听说要来一个德英双语的秘书，兴奋得不得了。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形势。”

丽娜吞了一下口水。“可我对物理一无所知。我读的文科中学，大部分基本概念都是错的。像什么加速度、比率、重力等等，我头痛死了。”

厄休拉轻蔑地挥了一下手。“不必懂物理学。我连2加2都算不清楚，看看我现在如何。”

可是丽娜并不愿像姑妈那样遇到并嫁给德国留美学者。约瑟夫还在布达佩斯等着她呢，她要尽快把约瑟夫弄到美国来；不过这以前，她当然要接受这个职位。

莱尔森物理试验室覆盖着常春藤，令人赏心悦目，它位于58号大街，大街后面靠着大学的四合院。丽娜常爱步行穿过这个院子去上班，想象着自己就是一个在校生。唉，还会有学生时代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吗？

尽管芝大物理系很小，但它却以拥有两位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而自豪。其中一位就是亚瑟·康普顿¹，该系的系主任。丽娜很快就明白

厄休拉说得对，她压根儿就不需要懂什么物理学。

但她必须确保打印的文件正确无误。那些文件有许多的图表、分数、百分数、公式、符号等等，尽管她看着神秘莫测，但那些科学家都能看懂，所以，绝不能出错。她曾问过为何不能出错，康普顿教授解释说：逐渐养成严谨准确地观察物质世界的习惯，就是物理系的使命。

“为达此目的，”他摸着小胡子（有点儿像希特勒的小胡子——丽娜想着），“我们要求本系的研究生要能复制那些杰出的研究者们做过的经典实验，并且得出自己观察到的数据及其分析结论。”

丽娜点点头。在康普顿面前，她有点儿胆怯，但在那些学生面前就自在得多了。他们谈笑风生，幽默机智；作为未来的科学家，这些人风趣得令人吃惊。其中有两个德国研究生，一年前才来到美国，他们写论文时常常需要丽娜帮忙。还有一个年轻的英国人和三个美国人也常来闲逛。

有一天，那个德国学生弗朗茨对她说：“其实系里的德国学生有三个，只是这学期卡尔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

“怎么回事呢？”

另一个德国学生叫亨利希，笑道：“实验要在那儿做。大量令人兴奋的原子实验。我迫不及待地等他回来说说那一切。”

谢天谢地，丽娜倒还知道原子是什么东西。“可为什么要做原子实验呢？”

“分裂原子，”弗朗茨说道，“甚至爱因斯坦也认为原子有可能分裂。”

“目的呢？”

“那谁知道？但是据说希特勒也在干同样的事，所以，美国人当然也必须干……”他的声音逐渐减弱，“无论如何，卡尔九月份都会回来。”

1 亚瑟·康普顿（1892—1962），1927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

第5章

1936年9月。

还没到秋天，约瑟夫的来信就逐渐稀少了。他在一封信中说道，自己没事，但妈妈病了，咳嗽时发现手帕上有血丝，恐怕是得了肺结核。他自己在布达佩斯学木匠。“想想吧，咱们将来修建自己的房子时，这手艺准能派上大用场。”

丽娜也想跟着乐观一下，但好几个月都没有爸妈的消息；约瑟夫说在布达佩斯也没见着他们；因为移居当地的德国犹太人社区很小，人们彼此全都认识。丽娜曾听到传言说，纳粹党卫军把犹太人包围起来，驱赶到强制劳动的集中营。她祈祷上帝保佑这不是真的，盼望着很快就会收到乐观一点儿的来信——要么寄自巴黎，要么寄自伦敦或阿姆斯特丹。

一天下午，她正在档案室——其实不过是一间狭窄的小屋子——忙着整理文件，突然，门外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喂，有人吗？”

声音比较犹豫，口音很重，像是德国人说的。准确地说，是巴伐利亚¹口音。只要是德国人说英语，丽娜一听就知道说话人来自德国哪个地区。

她赶紧走了出去。一个小伙子靠墙而立，黑黑的卷发，棕色的眼睛——眼睛显然被那副眼镜放大了；体格健壮，身高六英尺²——丽娜现在也习惯使用英尺英寸了。

“需要帮忙吗？”丽娜知道自己的口音也暴露了自己是外国人。

小伙子面露喜色：“你是德国人！”他的表情纯真而充满喜悦，丽娜立即感到轻松自然。

丽娜点点头：“你是巴伐利亚人。”

他改用德语：“你怎么知道？”

丽娜笑着拍拍自己的嘴唇：“听出来的。”

他也笑了：“好厉害的耳朵！”随即举起手掌：“慕尼黑”。

“柏林。”丽娜也举起手掌。

“你在这儿工作？”

“我是系里的秘书，五月份开始的。”她把头一偏：“你是新来的？”

小伙子笑答：“不是。不过是出去了一段时间。”

“哦，你就是卡尔呀。”

他笑得更加灿烂了：“当然是啦！”

“你这段时间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

他点点头。“你呢？”

丽娜举起手来：“我说过了，我不是学生。”

“你的名字呀，”他说话语气温柔。

丽娜觉得一阵脸红。“哦，丽娜·本特海姆。”

他伸出手来：“卡尔·斯特恩。”

丽娜握住卡尔的手。斯特恩有可能是一个犹太人的姓。他俩站在那儿，两手紧握，时间超长——但似乎都不嫌长。

这以后卡尔每天都要来系办公室，要么是借一本系图书馆的藏书——丽娜常常帮学生们查找，要么是找一篇别人已经写好的论文，要么就是弄丢了这学期的课程表，反正每次来都有不同的借口。丽娜什么也没说，却常常盼着他来。

两周以后，卡尔鼓起勇气请她出去喝茶³。

“喝茶？太——太好了！”她咯咯咯地笑着说：“可我们又不在伦敦呀！”

“当然……”卡尔的脸红到了脖子。“那就喝咖啡嘛。”

丽娜扬起头：“可惜也不在维也纳⁴；不过，那些美国人爱喝美国

咖啡倒也不假。”

卡尔脸涨得绯红，说话也结结巴巴起来：“那——那——，我向你道歉，为……”声音越来越低，似乎身子也在缩小。

“可以喝啤酒呀，”丽娜微笑道。“不过这是另一回事。附近能找到酒馆吗？”

卡尔顿时满脸放光。

“五点钟再来，怎么样？”

他兴奋得不住点头。

丽娜带着卡尔进了一家餐馆，就在校园外面。菜单上自豪地印着百威啤酒的商标，上端还有一行文字：菜品优良，味道更佳。特色菜有浓汤，肉馅糕⁵，甚至还有学生都不嫌贵的汉堡。食客们全都喝着啤酒进餐。菜肴的香气弥漫于空气之中，令人食欲大增，丽娜已经开始吞口水。他俩都点了肉馅糕。

聊起德国的情况，他俩无话不谈。此时柏林奥运会⁶刚结束不久，希特勒正得意洋洋，原本以为他的雅利安运动员能主宰所有的赛事，不料美国黑人杰西·欧文斯⁷几乎囊括他所参加项目的金牌——真是讽刺中的讽刺！就因为这场奥运会，德国政府才暂时收敛了一下迫害犹太人的行动。

“然而，不断出台的反犹措施越来越多，”卡尔说道。

丽娜身子坐直。“你是犹太人？”

“是啊。我还以为你知道呢。”

丽娜靠向椅背，全身如释重负。卡尔明白这种感受。其他的德国研究生虽然对犹太人的处境深表同情，可他们毕竟不是犹太人，对那些迫害并没有感同身受。这是到美国以后，丽娜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活得多累。

“你的父母呢？”丽娜问道。“家里其他人呢？”

“他们在奥地利。我正设法把他们接到这儿来。我觉得这事肯定能行，只是不知何时能办到。现在，美国对于入境控制得相当严。”他停顿了一下：“你的家人呢？”

丽娜一时语塞，然后摇摇头：“音信杳无。”

卡尔把手伸过桌子，紧紧握住她的手。

¹ 德国东南部一州，州府慕尼黑。

² 6英尺=1.8288米。

³ 指英式茶点。

⁴ 奥地利首都。一般而言，欧洲人认为欧洲的咖啡比美国咖啡更香，但此处别有含意。

⁵ 一种用肉类和其他食材烤制而成的长方形面包状食物。

⁶ 即第十一届柏林夏季奥运会（19360801—16），德国获得金牌总数第一，希特勒趁机以此宣扬德国实力。

⁷ 杰西·欧文斯（1913—1980），美国黑人田径运动员，在柏林奥运会上获得4枚金牌，四次打破世界纪录，9次破奥运会纪录。

第6章

到了年底，丽娜和卡尔已经形影不离。她多数时间都在卡尔的公寓里度过；那是海德公园南部的一间小屋，比厄休拉的房子还要破旧。不过厄休拉并没说什么，似乎她早就知道会是这样，并且默许了此事。每周五的安息日¹晚餐，卡尔都受邀而至。只要没外出，这一顿就成了他俩唯一的大餐。

与卡尔初试云雨的那天晚上，她感觉自己是卡尔的第一个女人。过后才意识到必须给约瑟夫写封信。最初她还颇感内疚而竭力与卡尔保持距离，但卡尔极为谦恭、温柔并且非常聪明，丽娜很快就喜欢上了卡尔。不管怎么说，约瑟夫好几个月都没来信了；有关他的记忆就像是夹在一本书中已经枯萎的花瓣，而那本书也是几个世纪以前写成的。

这一段时间，物理系弥漫着前所未有的热情与兴奋。虽然系主任康普顿以研究宇宙射线而闻名于世，但让学生们着迷的那些实验却是恩里科·费米² 1934年在欧洲就开始做的。

一天晚上，他俩做爱以后，卡尔试图以丽娜能听懂的方式解释一下费米的工作。

“那是与中子而不是质子有关的轰击性元素。费米使用的元素之一是铀，铀是目前已知最重的元素之一。这个实验太重要了。”

“为何那么重要？”

“因为结果将证明比他开始时的元素要轻。”

她皱起了眉头。“什么意思哦？”

“费米自己也没有真的弄明白其中的原因，但有人很快就把它与爱因斯坦的 $E=mc^2$ ³理论联系起来。”

“为什么呢？”

卡尔笑得牙齿都露了出来。“因为在轰击过程中会释放出大量的能量，“他顿了顿。”如果我们探明这究竟是如何发生的，释放出来的究

竟是什么，世界就有可能改变面貌。”

丽娜很爱听卡尔说话；尽管她不大明白卡尔说的是什么，但卡尔的热情洋溢与强烈的求知欲激发了她重返学校的愿望——至少得完成中学学业吧；甚至，在那以后，兴许还能读大学呢。

¹ 犹太教主要节日之一，本意为休息、不许工作，时间是每个周五日落到周六日落。

² 费米（1901—1954），美籍意大利裔物理学家，193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

³ $E=mc^2$ ：爱因斯坦提出的质能方程，E代表能量，m代表质量，c代表光速。

第7章

1937—1938，芝加哥。

丽娜和卡尔结婚的那一天，是1937年6月里一个微风和煦的日子。

小小的婚礼在卡姆以赛亚以色列犹太教教堂 ¹ 举行，教堂位于海德公园。来宾只有几人：厄休拉与赖因哈德，物理系的研究生，丽娜的朋友、数学系秘书邦妮，以及康普顿夫妇。丽娜在马歇尔·菲尔德 ² 买了一件特价的白色连衣裙，邦妮帮助她做了一张面纱。但她最满意的还是那一双白色的凉鞋，因为那上面装饰的人造钻石，在灯光下熠熠生辉，让她的双脚好像在空中飘浮。

仪式结束后，厄休拉和赖因哈德邀请客人们到他们家去享用婚礼蛋糕和香槟。厄休拉居然端出了卢茨牌的杏仁蛋白软糖蛋糕——德国糕点中的名牌！这真让丽娜大吃一惊。那是厄休拉一路开车到北边去买回来的。那天晚上，卡尔的朋友们带着他俩去国会酒店看本尼·古德曼 ³ 三重奏组合的演出。他们跟着唱啊、跳啊直到凌晨才结束。丽娜满意到了极点——要是爸妈能来参加婚礼就更好了！

几个月以后的一天，他俩从靠近57号大街与多切斯特大街的公寓里出来，走向学校的四合院时，丽娜——现在的斯特恩太太，举起手来，从不同的角度品尝着结婚戒指在早晨的阳光下闪闪烁烁的滋味——她现在常做这样的动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那只是一个不值钱的小圆圈；但于她而言，其价值不下于最近修建的整个诺克斯堡 ⁴。

她转向丈夫：“谢谢你，卡尔。”

“谢我什么？”

“一切的一切——是你让我成了健全的人，让我终于有了归属感。”

卡尔笑了，牵住她的手，默默地走了几步。

然后，丽娜说：“我得向你坦白。”

“坦白什么呀，亲爱的？”

“但愿……”她犹豫了一下。“有时候啊，我真不想关心欧洲的情况。我这样是不是太不像话了？”

卡尔握紧她的手：“我认为不是。有时候我自己也这样。”

“那么你会内疚吗？”

“我不会让自己内疚；而且，我正在研究的领域能够结束那儿的灾难。”

“那还早在哪里哦……况且能不能成功还说不准；你看看眼前，纳粹是多么地不可一世。”

卡尔抓住她的手臂。“或许能，或许不能。但不要忘了，我亲爱的丽娜，你也在出力呀。”“除了打字、整理档案和写信，我什么也没做。”

卡尔竖起食指紧贴嘴唇。“可别那样说。你的工作干得好，就能让我们集中精力搞研究。总有一天，这项研究会给予美国一个极有价值的工具。”他俯身亲吻丽娜。丽娜很想收藏这样的时刻；要是能把它们储存在生活的幸福时光相册里，那该多好啊！

于是，丽娜竭力忽略那些不断从欧洲传来的坏消息。不过，这种努力只能在短时间里有效；因为坏消息正如有了毛病的水龙头，每时每刻都在滴水，毫不停歇。据报道，匈牙利已经被迫加入了轴心国⁵，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当然遭到围捕。丽娜为约瑟夫祈祷平安。她不敢也不愿想象自己父母的处境；她竭力说服自己，无论是他们进了劳改营还是进了人们传说中的集中营，自己也无能为力；因为她自己身在美国，美国人关心的不是欧洲，而是美国本土。

美国此时集中力量复苏经济，不愿卷入战争。当然也有一些人，如亨利·福特⁶，甚至诋毁犹太人；而库格林神父⁷，这个天主教牧师每周一次的电台节目，竟然有几百万听众！只要一听到他的节目，丽

娜就会关掉收音机。

到了1938年3月，纳粹势力蔓延于奥地利，于是德国吞并奥地利；十月侵占苏台德地区⁸，11月制造了“水晶之夜”⁹！欧洲已经成了充满暴力与死亡的屠场，要想视而不见，再也办不到了！

不过，丽娜所在的物理系传出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恩里科·费米因其中子撞击领域的成就而获得1938年诺贝尔物理奖；因此，对于核武器研究的未来，人人都很乐观。

到了12月份，丽娜发现自己停经了，并且乳房也变得柔软起来；因为常常和邦妮说起，才知道自己有了身孕；也不知卡尔对此态度如何，因为他工作时间太长了，便打算给他一个惊喜。于是，一天晚上，丽娜带着卡尔去了那家菜单上有着百威啤酒商标的餐馆——这儿成了他俩的“窝点”。

点了啤酒以后，她才说道：“告诉你个好消息。”

卡尔歪着头：“你爸妈的？”

她摇摇头。“不是，边都不沾。”

卡尔皱眉：“那么，是啥？”

她伸手握住卡尔的手：“我们要有孩子了。”

卡尔满脸舒展开灿烂的微笑。

刚好在圣诞节前夕，两位科学家宣布，他们重复了费米的实验。这是分裂了中子和能量的铀原子轰击实验。他们声称，在恰当的条件下，这些沸腾的中子可以撞击其他原子，产生链式反应，释放出更多的中子与能量。他们把这种现象叫作“裂变”。

这个实验是在柏林做的！¹⁰

¹ 这是芝加哥最古老的犹太教堂，曾于1874年的芝加哥大火中烧毁，1924年重建于海德公园。

² 芝加哥老牌百货店，2006年并入梅西百货。

³ 本尼·古德曼（1909—1986）美国单簧管演奏家、爵士乐音乐家。

- 4 诺克斯堡位于肯塔基州北部，1936年起为美国联邦政府黄金储藏地。
- 5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为首结成的法西斯战争同盟。
- 6 亨利·福特（1863—1947），美国汽车大王。
- 7 查尔斯·库格林（1891—1979），推崇希特勒和当时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号称4500万听众（占当时全美人口三分之一），每天收到捐款无数，专门雇佣150人点钞。
- 8 苏台德地区：本书中特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临近德国的德语居民区。
- 9 水晶之夜：又称“碎玻璃之夜”，“十一月大迫害”，指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纳粹分子袭击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事件；因打碎大量玻璃，灯光下地面如水晶般闪烁，由此得名。此事标志着大规模迫害犹太人已经开始。
- 10 指1938年10月，柏林威廉大学化学研究所奥托·哈恩和弗里茨·斯特莱斯曼所做的原子核分裂实验。

第8章

1939年，芝加哥。

1939年3月，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内维尔·张伯伦 ¹ 鼓吹绥靖主义；不过许多人都认为，希特勒根本不吃他那一套。

一个月以后，卡尔回到家时笑得合不拢嘴。丽娜正在煨豆子汤，浓浓的那种，卡尔很爱喝。

“你今天真像《爱丽丝漫游奇境》 ² 中那只猫儿。”

“好消息！你绝不会相信的！”卡尔说。

“啥事儿？到底啥事儿？”

“刚刚收到家里来信。”

她一下子睁大了双眼。能接到纳粹铁蹄下亲人寄来的信，太不容易了。“信里怎么说？”

“爸妈下个月从汉堡 ³ 坐船到古巴。”

她下巴张开：“真的呀？”

卡尔连连点头：“那艘船载着约1000犹太难民；他们要在哈瓦那停留一阵，然后——”

她舞着搅汤的木瓢，插话道：“他们可以住在这儿，太好了！”

“他们说，接近五月底会从哈瓦那发一封电报过来。”

“卡尔，我们必须庆祝一下。”

“好啊。”卡尔眼色柔和，两眼放光。“我想喝朗姆酒 ⁴。家里还有没有？”

丽娜咯咯咯地笑了起来。“没有，但我可以出去买点儿回来呀。这个消息太好了！”

“他们肯定会喜欢你的。”

丽娜羞怯地笑了。卡尔拥抱了她一下，然后拍拍她的肚子——胎

儿已经六个月大了，肚子圆滚滚的。“等到孩子出世——”

她立刻打断：“那艘神奇的轮船叫什么？”

“圣路易斯。”

圣路易斯号于五月13日从汉堡起航，丽娜和卡尔做好了一切准备。他俩已商量好自己睡客厅，父母来了以后就住卧室，待找到房子以后再搬出去。为此他俩去买了一个旧沙发，打开就成了一张床的那种。丽娜连续两个星期都在研究菜谱，并且买回家大包小包的食品。

那艘难民船原定于五月27日停靠哈瓦那，但过27号还没接到电报。第二天晚上依然没有音信，他俩着急了。

很快就真相大白。那艘船一进入古巴水域，亲纳粹的古巴总统——菲德罗拉·拉蒙多·布吕——就宣布，不援助那些难民，千名犹太人中只允许22人进入古巴。其余的被迫待在船上。难民们呼吁美国让他们进入，美国两党也异口同声地发表了意见。人们游行示威，还有无数的信件寄给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讲述船上难民的悲惨遭遇。

但也有些人要求那艘船连同其装载的货物，立即离开。于是古巴、美国之间开始了谈判，甚至多米尼加⁵也掺和了进来，形势成了一个跷跷板：头天还是好消息，第二天就传来坏消息了。看来，全世界都为这事屏住了呼吸。

最终，反对派占了上风。谈判于六月7日失败，圣路易斯被迫返回欧洲。丽娜和卡尔悲痛欲绝。卡尔陷入了严重的抑郁，丽娜生怕他干出什么傻事出来，把厨房里的刀具都藏到了橱柜背后。

欧洲只有几个国家接纳了一些难民。有些人到了比利时、法国或荷兰，但一年后希特勒侵略这些国家时，他们又陷入了困境。该船回到欧洲几个月以后，卡尔收到父母来信，说是已在法国定居，此后再无音讯。

八月初，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致信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这是他对链式反应、铀以及裂变等问题的科学思考的总结。信中写到：

“这些新的发现必将导致新型炸弹的研制，可以想象得到——尽管

还不能确定——这种威力极其巨大的炸弹可望研制成功。”

九月1日，希特勒进攻波兰；两天以后，英法向德国宣战。

-
- 1 内维尔·张伯伦（1869—1940），1937—1940任英国首相，鼓吹“绥靖政策”，致使法西斯势力大增。
 - 2 英国童话名著，1865年出版，作者笔名刘易斯·卡罗尔，真名查尔斯·路德维希·道奇森（1832—1898）。
 - 3 汉堡，德国第最大的海港，第二大城市。
 - 4 朗姆酒：甘蔗糖蜜制成的蒸馏酒，口感甜润、芬芳馥郁。
 - 5 多米尼加共和国：加勒比海上的岛国，1844年独立并建国。

第9章

1939—1941，芝加哥。

两天以后，麦克斯·斯特恩出世，其时为1939年9月5日。

丽娜非常顺利地生下了孩子：中午才破羊水，不到7点麦克斯就露面了。这个男婴真是完美无瑕：浓密的黑发，响亮的哭声，意志坚定的下巴——这一切似乎在说，谁也无法忽视我！这名字来自于他的外公麦克斯米利安——对于丽娜来说，父亲就算尚未遇难，也显然算是失去了。

产后的丽娜需要一段时间恢复，于是卡尔就安排孩子的割礼¹。他找来割礼执行人，邀请客人，准备食物等等。丽娜则一直和厄休拉呆在卧室里。

听到孩子猛地发出尖利的哭叫——那肯定是手术刀割去包皮；丽娜忍不住冲进卫生间，一阵呕吐。

丽娜对麦克斯宠爱有加，把他像王子一般养育。当然也就辞掉工作，一门心思都在孩子身上。她下定决心要做麦克斯引以为傲的母亲。毕竟，麦克斯的出生就证明了：无论纳粹多么猖狂，也不能一手遮天；确保麦克斯健康成长，就是她这个母亲神圣的职责。

翻过年来，丽娜认真地给儿子洗尿片、刷奶瓶，保证他有充足的新鲜空气；还不断地对他唱歌，和他说话。专家们说过，对婴儿说话越多，婴儿就会越聪明。

不过，暗夜时分她依然满怀担忧。孩子稍微有一点儿鼻塞她就急匆匆去找医生；他是否饿着了？睡得太多还是太少了？就连尿布湿疹也让丽娜紧张不安。在她心灵最深、最隐秘处，她认定，只要自己出错，哪怕是疏忽大意的错，就是自己的末日到了。已经从圣路易斯号事件中恢复过来的卡尔试着安慰她；可是她的视野，尽管以前那么广阔，现在却小得只有麦克斯——麦克斯需要什么，麦克斯做了什么，麦克斯的费用支出等等；对她来说，麦克斯身上那股带着爽身粉的婴儿气息，闻起来比什么都香。

1940年6月的一天晚上，卡尔回到家，麦克斯早已睡熟。通常，丽娜尽量拖着儿子晚睡，好让他看看爸爸。可是今晚，他的小脑袋垂下，眼睛也没撑住，丽娜只好抱他上床。没办法，卡尔现在常常加班，回家很晚，因为重新启动了链式反应与铀化合物的实验。

卡尔告诉丽娜，伯克利²、纽约³和英国有了很多新的发现；因为康普顿是国家科学院的负责人，有关核研究的一切都要听听他的意见，所以卡尔他们必须研读大量的论文、分析报告和理论探讨，由康普顿综合判断，于是就常常要忙到半夜才能下班。

卡尔走进卧室之时，丽娜已经上床，正在打盹儿，忽然闻到了啤酒的气味儿。卡尔不大喝酒，她决定不过问这事；然而，卡尔却被自己的脚步绊倒，发出一声尖叫；丽娜立即开灯，撑起倒肘。

“你没事吧，亲爱的？”

“没……没事——”

“你喝醉了。”

“有……可能。”他打了一个响亮的酒嗝——似乎是为了证明这一点。

丽娜摇了摇头，她虽然厌恶醉酒，却不能对卡尔发火。

“太紧张了！我们几个出去喝了几杯啤酒，放松一下。”

丽娜起身变成坐姿。卡尔需要几杯啤酒减减压，这倒是很重要。“我给你做一杯咖啡，怎么样？”

“谢谢，*liebchen*。”⁴

10分钟以后，丽娜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进了卧室，递给了自己的丈夫，然后返回床上。丽娜看着他小心翼翼地呷了几口。过了几分钟，卡尔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看上去比先前平静了一些。

“怎么回事，搞得那么紧张？”

卡尔坐在床边：“我可以给你说。但你先得发誓，绝不要对任何人

透露半点。“

“当然不会；还记得吧，我以前也在那儿工作呢。”

卡尔点点头。“当然记得。你还记得那个军官，叫作查尔斯·柯林斯上校的吗？政府刚刚建立了原子能委员会，他就常来系里。”

卡尔的指头摩挲着丽娜身上盖着的被单，似乎能够透过被单摸着丽娜的皮肤。“他总是要求私下见康普顿。好像他才是这儿的老板，康普顿是他的手下一样。”

“想不起有这个人。他是科学家吗？”

“懂点儿皮毛罢了。康普顿说，柯林斯只是在大学时修了一两门课，却自以为无所不知。”

“不过就是一个兵油子，披上老虎皮就以为自己统治世界。”丽娜说道。“全世界都一样。可是，康普顿怎么会受得了他呢？”

“我也在琢磨这事。结果并非如此。”卡尔笑道。

“怎么讲？”

“这么说吧，”卡尔端起咖啡又喝了一小口。“我不知给你说过没有，还在五月份——呃，这个很难讲清——德国侵占挪威，夺取了一家重水厂，那是世界上最大的重水厂之一。”

“重水？”

“那是一种制造核武器必需的材料。这就向世界表明，对于制造原子弹，德国人可是非常认真的。”

丽娜点了点头。

“从那以后，这项工作就加快了步伐，英美两国都不想落在他们后面，你知道的。”

丽娜感到一丝恼怒突然袭来。“我当然知道，可这跟你醉酒有什么关系？”

“我正要说到这里，”卡尔跪下来，伸手抚摸被单，停在了她的胸

部，手掌成杯子形状握住乳房。丽娜正在哺乳期，乳房沉重，乳汁充沛。她轻轻弹开了卡尔的手：“说下去！”

卡尔叹了口气。“嗯，上个月政府重新启动了核武器研究计划，研究了好几种方式分裂同位素来产生链式反应，但关键是军方代表不再是委员会成员。”他停顿了一下。“于是，柯林斯今天一来，就被告知没理由再来系里了。”卡尔笑得露出了牙齿。

“结果呢？”

“上校当然很不高兴。”

“我不明白，军方不参与，这意味着什么？”

“实际上，这说明不了什么。只是我们不需要军方批准预算就能得到足够的经费来进行研究。但是显而易见，军方不可能长时间被排除在外。无论我们研究出来的是什麼，都得由他们去实施。”

“但是柯林斯不满意？”

“他一点就着、暴跳如雷，威胁说要到高层去控告。其实军方应该参与负责这个计划。”

“无疑，他应该来当领导，”丽娜说。

卡尔点点头：“的确如此。然后他跺着脚走了出去。”

丽娜想了想：“天哪，好刺激！”

“不过，康普顿依然在办公室里待了一会儿才出来，然后召集我们，语气严厉地讲了保密问题。他说，我们的工作生死攸关，不得向任何人透露丝毫，连家属也不能，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国家的最高机密，必须采取最严格的保密措施。”卡尔咬住嘴唇，接着说：“如果他发现我给你讲了这么多，肯定会开除我的。”

“我绝不会透露半点，你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他抚摸着丽娜的脸颊。“你看，这就是我们去喝酒的原因。我们都有点儿——发抖！突然之间，感到极为惶惑：不知未来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

丽娜不知不觉地伸出手臂抱着丈夫。“别担心，我绝不会打探你的工作。好啦，快上床吧。”

- 1 犹太人习俗，男孩生下不久就要割去其阴茎包皮。
- 2 伯克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 3 纽约：指哥伦比亚大学。
- 4 德语：亲爱的。

第10章

1941年，芝加哥。

麦克斯18个月大时，丽娜做了一件本该在一年以前就做的事情。三月的一个晚上，她写信给约瑟夫；也不知约瑟夫是否还在布达佩斯，是否还是那个地址。信中说到了卡尔、麦克斯、自己在美国的生活情况，也顺便提到了物理系；她为自己没能早点儿写这封信而道歉。在令人痛苦的柏林时期，那段爱情颇有意义，约瑟夫曾经是她的灯塔，她希望的航标灯，但她得继续前进——当然这些话并没有写上；只是简单地说，希望约瑟夫能够原谅自己。她并不指望能收到回信，但写完以后感觉好多了。

一个月之后，居然有了回信，丽娜颇感意外。约瑟夫仍在布达佩斯，他母亲已经去世，父亲衰弱不堪。但他想要丽娜知道自己能理解丽娜。毕竟“时不我待，人生无常。”

其实，约瑟夫当时正与一个女人约会，并已经打算求婚。他把丽娜这封信中所说的经历看作是丽娜的权宜之计。他只是向丽娜及其家人致以最良好的祝愿，其余什么也没说。丽娜读信时热泪盈眶，同时也解除了内疚，顿时感到几年以来从未有过的轻松。

随着由春入夏，麦克斯开始说话了——真实生活中的用语夹杂着儿语，常令人喜不自胜。每天的大部分时间，丽娜都要和他聊天；夫妇俩都确信这孩子智力超常。

一天下午，风和日丽，丽娜突然想起他们结婚的日子——真不敢相信，这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于是，她把麦克斯放在一辆最新流行的童车里，推着他走向湖滨大道南段旁边的公园。现在，湖滨大道的南北两段连为一体，路上的车辆行人当然比以前多得多了，他们小心翼翼地穿过马路。丽娜漫步走向59号大街附近的湖滨，铺一张毯子在沙滩上。她和麦克斯就在这儿建沙堡啊，把脚趾头伸进冰凉的湖水里啊，兴奋极了。

不久，麦克斯瞌睡来了，丽娜只好把他放在毯子上，自己也躺在旁边。

丽娜肯定也睡着了，因为她后来记得的下一件事就是，阳光已经从西边的树丛中穿过来；一看表，足足睡了两个钟头。

于是急忙唤醒麦克斯，可他还要去玩玩湖水；丽娜只好抓紧他的手又一次走到湖边；一会儿以后才把他放进童车，推上了回家之路。

就在从沙滩回到57号大街的途中，丽娜突然感到有人跟踪！她猛地转身，却见不到任何人，不禁眉头一皱。麦克斯不断说话，她只好集中注意力回应麦克斯，并继续前行。跨过57号大街进入人行道以后，那种感觉就更加强烈。她再次突然转身——只见一个人影闪进了两栋建筑之间。的确有人在跟踪自己！

可那会是谁呢？海德公园一直是芝加哥最安全的小区之一呀！她不由得推着童车加快了步子，这使得麦克斯哭了起来。她只好哄着麦克斯，说是在沙滩上睡得太久，快赶不上晚饭了。麦克斯好像听懂了，因为他停止了哭闹。

经过海德公园那些店铺时，那种感觉减弱了，但她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东瞧瞧，西望望，似乎并没人在注意自己。她强迫自己进入肉店，买了一些烤小牛肉。再过去两道门就是菜市，她又去买了一些小土豆和一些新鲜的青豆；最后一刻，才加上几个熟了的西红柿。

回到家，她立即把门反锁好——平时极少这样做；打开收音机，播的全是战争，简直没有好消息。她一边开始做晚饭，一边琢磨着究竟是谁在跟踪自己，目的何在；可以肯定那是一个男人，因为瞥见了一闪而过的黑色长裤和条纹衬衫。

卡尔一回到家，她就说了这事。

卡尔双眉紧皱。“你一点儿都不知道那是谁？”

她摇摇头。

卡尔脸色凝重，似乎非常认真严肃地思考此事；然后抬起头来，问道：“你能肯定有人跟踪你？”

她一下子就火了：“那还用说！你以为这都是我编出来的？”

“当然不是。但我无法相信有什么特殊目的。或许是某个街头混混

想抢劫。”

她再次摇了摇头。“但他并没有靠近我的提包。”

“那我就想不出来了。亲爱的，还是应该忘了这事吧。也可能是……”卡尔耸耸肩……“恶作剧？误会？”

“如果再次发生呢？”

“那就一定要弄清此事。”卡尔语气坚定。

她只好闭上了嘴巴。

第11章

1941年，芝加哥。

12月7日，星期天，寒风刺骨。

这一天改变了一切。

丽娜和卡尔把麦克斯放到床上去小睡一会儿。丽娜想要做一些土豆饼，准备一周以后的光明节 ¹ 享用，而且满心期待着麦克斯今年能够懂一点儿节日的意义。

卡尔今天在家工作。本来不应该把任何资料带回家来的，当然他并没和丽娜谈起工作的任何内容，丽娜也不过问。可要是不这样，丽娜母子就一直见不着他——他实在是太忙了。还在7月份，英国的一份报告就明确地指出，核炸弹完全可能研制出来。——英国人已经领先了。

英国人的热情促使美国人重新分析他们的发现。11月份，康普顿领导的委员会得出结论：2-100公斤的铀-235产生的临界质量 ² 将会产生威力巨大的核裂变炸弹，成本约5000万-1亿美元。

丽娜当时在切洋葱，洋葱的香气闻起来很舒服；她打开了收音机。当时正在播放熊队 ³ 主场的橄榄球赛；大约1:30的样子，球赛突然中断，插播新闻——日本偷袭珍珠港，轰炸美军太平洋舰队！丽娜惊得捂住了嘴巴。卡尔也停止了工作，呆呆地听着收音机直到深夜。近20艘军舰、200架飞机被炸毁，其中包括8艘大型战舰；死亡两千多陆、海军人员，还有2000多伤员。

第二天，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国会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讲，称12月7日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日子”；不到一个小时，美国就向日本宣战；三天以后，向德国宣战。

丽娜立即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忧虑之中；美国当然是正义一方，但人们的生活会有什么变化就说不准了。她知道形势有可能瞬间发生变化，而且的确如此。欧洲的一系列反犹太人法，自己逃离德国，失去约瑟夫，父母渺无音讯，“水晶之夜”的暴行——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她只能听天由命，犹如一个在球网两端被打过来又打过去的网球，完全身不由己。她和卡尔、麦克斯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安全感栖息于随风飘摇的历史羽毛上，哪怕是最轻微的变化也能把这一切全都击得粉碎。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的心情却很复杂。那些美国人举国狂躁，虚张声势，似乎如释重负，兴奋激动，一出战便马到成功似的；酒吧里常能听到“揍扁日本鬼子”，到处都谈论着“把日本人当野兽一般猎杀”——歧视日裔美国人的浪潮开始了。

日本的一切均遭抵制——餐馆纷纷关门停业，商店橱窗到处被砸。中国城里的欢呼声、起哄声此起彼伏——华人是日本人的死对头。丽娜不由得联想起自己在德国的遭遇，尽管还没那么严重。她一想到战争就极为恐惧，但对这些普通的日本人却恨不起来。

形势继续升温，丽娜日渐沉默与担忧，预感将有厄运来临，每天寝食不宁、坐立不安；甚至麦克斯也感染了这种情绪，脾气变得暴躁乖戾起来

一周以后，果然应验。

那一天，早上阳光灿烂而温和——这在12月的芝加哥极为罕见；不久变成了雨夹雪，路面光滑，结起一层薄冰。到了傍晚，积雪已达两英尺⁴。道路覆盖着白色的裹尸布。下班后，卡尔通常步行回家。可那天早上出门时，他既没穿靴子，又没戴围巾。

珍珠港事件以来，卡尔极少在午夜以前到家，所以丽娜没有等他，独自去睡了。

几小时以后，她醒来，一摸身边，卡尔还是不在；一看时间，已是凌晨一点。平常，若是回家很晚，或是要在办公室过夜，卡尔总要打个电话说一声，可这次没打。看了一眼窗外，那雪下得正紧。可能他就在系里过夜了吧。

一阵响个不停的门铃声惊醒了她——一看钟，凌晨三点。难道卡尔忘了带钥匙？从未有过此事。她裹紧睡袍从门上的小孔看出去。

门外站着两个警官，在雪地里跺着双脚。她顿时脉搏狂跳，耳如

雷鸣，雷霆击穿了双手、胸腔和头部——连呼吸都很困难。他们要干什么？是来抓她的吗？还是来抓卡尔的？他们究竟为何而来？

一瞬间，好似回到了纳粹德国。但这儿的确是美国。卡尔曾建议她准备一支枪在家里，但她不同意，说这儿很安全。那时，甚至一想起家藏武器就觉得可笑。此刻，是否可笑就难说了。

她把门开了一条缝，双手不住颤抖。

“什么事？”声音嘶哑而低沉。

“你是斯特恩太太吗？”

她咽下一口唾液，点了点头。

“我是奥格雷迪警官，这是我的搭档梅武德。可以进屋吗？”

“你们想要什么？”

“你丈夫的事，我们必须和你谈谈。”

她胃部一阵痉挛，重重地靠在门上。突然之间，她只想匆匆跑回床上，把被子蒙在头上。

“求求你，夫人，请打开门好吗？”奥格雷迪有些犹豫，似乎知道她很害怕。“我们不会伤害你。”

她打量了一番这两个警官。外套、靴子，手套，好像没拿武器。实际上，奥格雷迪已经摘下了帽子，帽子边缘融化着雪花。丽娜把门开大了一些。

“谢谢你，夫人。”他俩进来，刚好站在了门廊里。她关上门，就站在门口。

“斯特恩夫人，恐怕我们带来了坏消息。”

脑袋好像被一根钢箍子箍了起来。

“卡尔·斯特恩就是你丈夫？”

她点点头。

奥格雷迪一个深呼吸，像是一声叹息。

“我们去处理一桩电话报警的交通事故，肇事车早已逃逸。就在57号大街。”

钢箍子箍得更紧了——双脚如同在地板上生了根。

“约一小时前，你丈夫在57号大街向东行走，我们相信他是从学校出来。这——”

“究竟怎么啦？”丽娜插话道。

奥格雷迪目光下垂，再移开，然后迎着丽娜的目光。

“你丈夫被一辆汽车撞倒在地，准是在冰上失去了控制，肇事车的一侧撞到了他。很遗憾，斯特恩夫人：他没能挺过来，已经去世。”

¹ 光明节：又名修殿节，灯节，犹太教节日，节期为犹太历的基斯流月（公历11—12月份），为期八天。

² 临界质量：维持核子链式反应所需的裂变材料质量。

³ 即芝加哥橄榄球队。

⁴ 两英尺：约61公分。

第12章

1942年1月，芝加哥。

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丽娜想。肯定是。准是上帝曾经规定，我的幸福只能很短。难道是因为我和约瑟夫曾躲在动物园那棵树后面偷偷接吻？还是因为爸妈显然已经遭难而我却活得如此滋润？还是多年来我一直不大相信上帝？我努力工作，只是要创造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幸福。如今才明白，上帝对我并不满意。

葬礼仪式上，悲痛如浓雾般笼罩她的心灵，好不容易才熬过去，下葬时也是如此。厄休拉操办了七日丧期——人们来来去去长达7天。康普顿来了几次，坐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丽娜记不得康普顿给她说了些什么，能回忆起的只有他的眼镜镜片上反射着屋里的灯光。系里的德国研究生——现在是科学家——都来了，来的还有她的朋友，就是数学系的邦妮，还有一些认识卡尔的人，但她并不认识。

麦克斯还不明白爸爸去了哪儿。他说，爸爸肯定躲起来了，于是就去寻找，找遍床下面，壁橱里、门背后，都没找到，就不停地追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有一次甚至问道：“爸爸去打仗了吗？”

丽娜惊得嘴巴大张。麦克斯还不满三岁，怎么能够把战争与他父亲的消失联系起来？她试图给儿子解释。

“不是，宝贝儿；爸爸去了天国。”

“什么时候回来呢？”

顿觉喉咙里堵了一大块，堵得她快要窒息。“不回来了。”

她抱起麦克斯，紧紧抱着。同时，也不由得想到，她的人生是如何被这些巨大的恐怖事件标上了记号的。二战爆发几天以后，麦克斯出世；珍珠港事件以后几天，卡尔就去世了。下一次呢？

奥格雷迪警官和梅武德没来，来的是另外两人；其中一人介绍自己名叫拉尼尔，是FBI ¹ 的特工。丽娜一下子惊呆了。拉尼尔大约四十来岁，矮壮结实，一头细细的金发。

“FBI？你们怎么会管这事？”

拉尼尔微笑道：“例行公事。我们密切关注实验室每一个人。”

“为什么？”丽娜问道。

“因为那里的情况非常特殊。”他答道，语气亲和。

丽娜没有回应。

拉尼尔接着说，他们详细调查了附近这一带，但没人知道凌晨三时57号大街有车辆打滑的情况，那时人们都在被窝里。但他承诺，他们会继续调查此事。丽娜看着他的眼睛，觉得他在撒谎。

这年底的节假日期间，丽娜觉得特别冷清；她还记得，她和卡尔以及其他几位物理学家是如何度过往年的除夕之夜的：到卢普 2 去听爵士乐和摇摆舞音乐，跳舞跳到半夜。可今年呢？厄休拉送了一些鸡肉和紫甘蓝过来，丽娜碰都没碰一下。

两周以后，厄休拉又来了。正午已过了好久，可丽娜还没有心思穿好衣服，也没给麦克斯穿好。厄休拉像通常一样干脆利落，立即帮着母子俩洗澡穿衣服，然后清洁房间，并做好茶点。

在餐桌前就座以后，厄休拉一边搅拌着茶杯里的糖粉，一边问道：

“丽娜，亲爱的，下一步怎么打算的？”

丽娜抬起头来，不断眨眼，试图看得更清楚一些；然后耸了耸肩。

厄休拉点点头。“我能理解，你这一段日子犹如地狱里走了一遭。不过，确实应该考虑考虑将来的生活了。”

丽娜搜寻着答案，可是厄休拉讲的似乎是一种外语；她简直不知该说些什么。

厄休拉接着道：“卡尔走了已经三十多天，我知道你还在悲痛之中，但现在是时候振作起来、恢复正常的生活了。”

丽娜嘴唇紧闭。

“现在的经济状况如何？”

“勉强度日。”

“那么，”厄休拉严肃地说，“你就该回去上班了。”

“怎么去？麦克斯怎么办？”

“可以找个保姆；或许可以问问楼上那位女士，就是她的孙子每周都要来的那一位。”

麦克纳提太太，脸膛黑红，白发飘飞，就住楼上。麦克纳提一见到麦克斯，总要对这男孩眨眼，老是问丽娜这孩子怎么样。其实，丽娜记得，在七日丧期的无数面孔中，麦克纳提太太那关切的表情。丽娜还记得，她端下来一碗水果。是苹果，麦克斯最爱吃的。

“去哪儿上班？哪里挣得够我们母子的开销？还要支付保姆费？”

厄休拉盯着丽娜，沉默了片刻，然后抿紧嘴唇：“当然可以，你记得的。”

“记得什么？”

“康普顿教授呀。丧礼期间的一个晚上，他在你身边坐了很久，他说要是你想工作的话，原来的位置还等着你的。”

丽娜摇摇头——那次谈话毫无印象。

“当时我就坐在你身边，正给你擦背。他甚至还说，他能理解你不能晚下班，因为有麦克斯。他说可以和你协商想出办法来的。当然，他们找了一个秘书代替你，但他说也可以再雇佣一个。”

¹ FBI：美国联邦调查局。

² 卢普区：芝加哥的中央商务区，最繁华热闹之处。

第13章

1942年1月，芝加哥。

于是丽娜就回到物理系上班。这里本来就不清闲，目前更是熙熙攘攘，气氛狂热而紧张。自从美国参战以来，每一天都是在与时间赛跑。

康普顿是负责人，领导着全美的核裂变实验。每一个实验，从恩里科·费米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做的，到奥本海默¹在加大伯克利分校做的，都有望走出一条制造原子弹的路子。丽娜和另一位秘书索尼娅，整天就不断地寄信——有时发电报——给那些科学家；把其他科学家作出的结论和分析打印出来，甚至与政府官员通信。对于和那么多著名科学家的信件往来，尽管是间接进行的，丽娜也极为兴奋激动。渐渐地，她开始走出了悲伤的阴影。

此后不久，康普顿决定把一些研究集中到一处；他任命里奥·西拉得²负责物资筹措，并告诉西拉得，费米和其他科学家也要来芝加哥工作。他还趁机在斯塔格球场西边看台下面的壁球馆下面建了一个著名的“冶金实验室”³。正是在这个实验室里，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石墨与铀的实验，用中子连续不断地轰击，就有可能——而且很有可能——产生链式反应。

回到家，丽娜也觉得日子恢复了正常。麦克斯与麦克纳提太太相处融洽，称她“M太太”。

“他就想吃苹果，”M太太说道。

“那也不一定是坏事呀，”丽娜笑道。

麦克纳提太太笑道：“他整天要不就是津津有味地啃着苹果，要不就是兴致盎然地玩着林肯积木⁴；我看呀，他长大了准会成为工程师，或者就是科学家呢。”

“就像他爸一样，”丽娜柔声说道。

下班以后，丽娜尽可能地和麦克斯待在一起；她还恳求麦克纳提太太让麦克斯白天多睡一会儿，她晚上在家才能和麦克斯多待一些时间。不过，尽管白天睡了长达三个小时，到了九点，麦克斯的小脑袋还是垂了下来，丽娜就对他哼唱一些德语摇篮曲——那是小时候从母亲那儿听来的，同时把他放上床盖好被子，然后自己倒头便睡着了。

然而丽娜的工资尚不足以完全支付食物、房租和保姆费，每周的欠债越来越多。好心肠的食品店老板让她无限期地赊账，麦克纳提太太也一样。丽娜还是担忧永远还不清欠款。她感到恐惧：总账一定会算，只是时间问题。

1 罗伯特·奥本海默（1904—1967），美国犹太人物理学家，被称为“原子弹之父”。

2 里奥·西拉得（1898—1964），美国核物理学家，原为匈牙利人。

3 有时根据其英文简称译作“梅特实验室”，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的前身，成立于1942年，为当时参与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的科研机构之一。

4 林肯积木：美国儿童玩具品牌，由约翰·莱特1916年发明于东京，于1918年回到美国创建红广场玩具公司批量生产并上市，1999年进入“国家玩具名品堂”。

第14章

1942年4月，芝加哥。

一个雨天的上午，刚好午餐前，电话响了，丽娜拿起听筒。康普顿一直在等费米打来电话，费米正在来芝加哥的途中。若是费米来的，丽娜就必须立即找康普顿接电话。然而，听到的却是一个哭哭啼啼的女声，这声音明显极其痛苦，说了些什么却听不明白。

“喂，你谁呀？”

对方又哭了一阵，接着狠狠地吸了一口长气。

“拜托，究竟是谁呀？”

“斯——斯特恩太太，”对方抽抽搭搭地说，“我——梅布尔·麦克纳提。”

丽娜好一阵才回过神来；因为她俩一直相互称呼对方为斯特恩太太与M太太。

刚刚明白对方是谁，恐惧顿时窜过脊梁。

“什么事，麦克斯还好吧？”

“呃——警察来了。”

恐慌顿时涌起，立即穿透全身。她开始颤抖起来，简直控制不住。

“警察？到底怎么回事？”

“斯特恩太太，我简直无法相信！”她声音沙哑。“我弄不懂——就是弄不懂是怎么回事。”

“麦克纳提太太！”丽娜大叫起来，声音大得索尼娅惊恐地抬起头来。

“麦克斯在哪儿？”

又一阵哭声充满耳鼓。丽娜跳了起来，用那只空手抓起皮包。电

话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接着是一个深沉浑厚的男声：

“斯特恩太太，我是德尔加多警官，芝加哥警察局的。”

丽娜胃部痉挛起来，一阵恶心涌上喉头。

“你的孩子麦克斯遭人绑架。我们已派警车来接你。”

M太太说，她带着麦克斯去了科学与工业博物馆，麦克斯最爱穿行于那儿的煤矿展区；童车也推着，以防麦克斯累了要坐。但那时麦克斯想要自己步行。平常外出时，她总是一手牵着麦克斯，不过今天上午，M太太要一手推车，一手打伞，就无法牵着麦克斯，只能和他走在一起；回家时刚刚走到拐进57号大街的转弯处，突然有人从后面冲上来猛推了M太太一把，随即抓起麦克斯就跑。

那人的行动如此突然而猛烈，M太太被撞倒在地；她惊叫，麦克斯大哭；刚好一辆小车从后面靠近减速，只等那家伙拉开后车门，抱着孩子窜了进去，随即飞速开走。

这一切来得太快，M太太根本就没时间看清牌照。就算看清也没用。要查到该车在机动车管理处的记录，就算不需要几天，至少也得几个小时才行。M太太只得跑回家报警。

丽娜记不得乘坐警车的情况，但20分钟以后，她已在自家客厅里和两名警官交谈。他们说，警方正在搜索该区域，同时梳理所有的线索来寻找麦克斯。

不过情况很不妙，因为他们不知那辆车的车型。麦克纳提太太只记得是一辆黑色轿车；既没有牌照，又没有对绑架者可靠的描述。当然，警方依旧在详细检查附近这一带，巡逻车停在57号大街盘查机动车驾驶者。还派人去询问博物馆的门卫与其他员工。麦克斯的照片已在警方传阅并到处张贴。谁也不想再一次发生利奥波德与勒伯案¹。

丽娜听着警官们的叙述，警官们的声音好像是从厚厚的毯子里传出来的，而且朦朦胧胧、似懂非懂。大脑的一角还在运转，也知道自己极为震惊，但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她坐在沙发上，双手交叉而恭敬地放在双膝，似乎沉浸在一场钢琴音乐会之中。

联邦调查局特工拉尼尔——就是卡尔去世后来过的那位，半小时后也赶到了。M太太把她的经历又讲了一遍，其间好几次向丽娜扫了几眼，目光满含歉意。

M太太讲完以后，拉尼尔要丽娜待在家里，守着电话。“很可能要不了多久就会有好消息：绑架者打电话来要赎金。”

“可我没有钱，付不起。”这是拉尼尔来了以后她说的第一句话。

“但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很可能以为麦克纳提太太是全职保姆或家庭教师，你又住在海德公园林荫道里的一栋大房子里。这两条都是有钱人的标志。”

丽娜出了一声，不完全像是抽泣。“我只是学校里的秘书，收入只够买食品。”

“你在冶金实验室上班，对吗？”

“嗯，就是物理系。”

拉尼尔点了点头，似乎是在证实自己已经掌握的情况，然后换了个话题。他没有逼迫丽娜谈起工作情况，其实即便他问起，丽娜也不能说。她重返岗位时，签过严格的保密协议；对任何人都不能透露工作情况，包括政府官员。

那天下午，时间似乎凝固了。警察们走了以后，除了雨滴拍打窗户，极为安静。丽娜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拉尼尔虽在，但极少开口。约莫五点，他说要回办公室，不过另一位探员会来。他临走前拉开门，明白无误地说：

“一接到绑匪的电话，立即通知我；他们当然要你不告诉任何人，但你必须这样做。我们会暗中行动，把孩子解救回来。”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斯特恩太太，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你的孩子定会平安回家。作案者不止一人，就表明有预谋；他们抓走麦克斯肯定有目的，可能就是为了钱。假如只是一人作案，那恐怕就是不祥的预兆。一定要信任我们。”

拉尼尔说吧，轻轻关门而去。信任？凭什么信任你？看着雨点斜

斜地打着窗户，丽娜又一次觉得，难道她做了什么非常邪恶的事，才导致惩罚降落到自己身上？上帝啊，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她缓慢地撑起身子，拽着沉重的步子进了厨房，拉开碗柜，取出一个高高的玻璃杯，装满了水；举杯喝了一半左右，然后仔细查看着水杯，接着一转身，猛地将杯子一扔；对面的墙壁顿时一声巨响，碎片与水花四溅，水流漫过地板。说来奇怪，那一声巨响居然令她有一种畅快的感觉！

¹ 利奥波德与勒伯是芝加哥大学的两个学生，他俩于1924年绑架并杀害了14岁的罗伯特·弗兰克。

第15章

拉尼尔刚走不久，电话铃就响了——而另一名FBI探员尚未到达；丽娜刚刚清扫完那些碎玻璃，这铃声真把她吓了一跳。她冲向电话，突然又踌躇起来。为何此刻打来？究竟是谁，时机拿捏得这么准——恰好屋里无他人？

“我断定侦探走了，”声音粗哑低沉；那个男人似乎嘴上捂着毛巾或毯子。

“你是谁？”

“你很想交谈的人。保姆走了吗？”

M太太依然情绪异常，急需平静下来，早已上楼回家休息。

有人一直在监视自己家！丽娜一阵颤抖。“我——我独——自一人。”

“好！麦克斯在我们手里。他很好。我们想把他送回来。”

“谢天谢地！求求你们立刻带他回来。”

“一定。不过，我们想要一点儿回报。”

她胃部一阵绞痛；然后咬着嘴唇：“我没钱。”

听筒里传来笑声。笑声！

“我们知道。说实话，我们想帮你改变。”

“什么——你在说什么？”

“我们将补偿你的痛苦。上帝知道你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份收益。”

“你怎么知道？你们究竟是什么人？我只想要回儿子！”

“你会的；不过，先得接受我们的提议。”

“什么提议？”

“几分钟以后，我们有人上门，他穿着警服，但不是警察。你得让他进门。明白了吗？”

“明白了，可是——”

“一旦你接受提议，麦克斯就会回家。”

“今晚？你们今晚送他回来？”

“对。他毫发无损。我们不想伤害他。”

“要是我不接受提议呢？要是我拒绝呢？”

“这主意可不好，丽娜——无论对你还是对麦克斯。”

丽娜开了门。进来这人毫无特色：中等身材、中等体重、不胖不瘦、褐色头发、牛角镜框眼镜；唯一算得上特征的是一对超大的耳朵。他身穿警服，警徽别在胸前。要是以后必须描述此人，丽娜也只说得这么多。

他进来就坐在沙发上，就是丽娜几分钟以前坐过的位置。丽娜拿起一张童毯，坐在了椅子上；此前她一直把那张毯子握在手里，因为那上面有麦克斯的体香。

“麦克斯还好吧？你们怎么对他的？”

那人清了清嗓子。“他很好。不过我只有几分钟时间。Frau Stern 1；我们要的是，”他顿了顿，“消息。”他的口音清清楚楚。德国口音。南部的。很可能是巴伐利亚的。和表姑父赖因哈德的口音有点相似，雷根斯堡 2 的。

丽娜双臂抱在胸前，用德语问道：“什么消息？”

那人飞快地眯了一下双眼。丽娜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一般情况下，此人完全干得出极其残忍的事来。尽管屋里非常暖和，丽娜却又一次冷得打战。那人肯定看到了这一点，因为他出乎意料地露出了牙齿，丽娜假定这是他的笑容。

“每天带点儿消息回来，”那人用英语答道。

丽娜一时答不出话来，她竭力思考那人为什么不用德语回答；然后把这想法放到了一边。如果那就是他们想要的，她还有什么选择？

她只想要回儿子。“原来，你们要我出卖情报，”她用英语说道。

她所假定的笑容——并非真的笑容——散开了。“听说，你学什么都很快。”

“你们是哪一方的？”她问道；尽管真的没有必要，这事再明白不过了。“你们想要我为纳粹刺探情报？”

那人不置可否。

“我为什么要那样做？而且是在你们——他们对我所做的一切，对我的家人所做的一切，对我的人生所做的一切之后？我宁死也不愿帮助那些——你们这些——魔鬼！”

那人点了点头，似乎对她的反应并不吃惊。“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现在你真的只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如果不答应，就会永远也见不着你的儿子。”

她瞪着那人，然后脑袋垂下，双手抱头。先前忍住的眼泪此刻奔涌而出。自己的人生总是充斥着二连串无法掌控的事件，现在又多了一件！

假警察清了清嗓子。“斯特恩夫人，时间紧迫，警察马上就要到了。”

又一次陷入困境，只能陪他玩下去了。她吸了一口童毯上的气味。没有了麦克斯，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上帝啊，求求你原谅我吧。随即又自嘲起来——根本就没有上帝！至少对我来说没有。这是再明显不过的。她眨了眨充满泪水的眼睛，看着远方。

“具体要我干什么？”

“日常工作中接触到的任何资料：信件、档案、理论分析、观察结果；如果可能的话，还有实验室的图片。美国人显然在研制原子武器，我们知道有好几种途径可以达到目的，也知道芝加哥正在试验其中的一种。我们需要知道那些科学家所知道的情况——他们的最新进展，我们也得知道。你要提供这些。”

“可要是被他们发现呢？”她强调说：“你们会帮我逃跑吗？给我和

麦克斯找个藏身之处？”

那人又清了一下嗓子：“我们理解这事不容易，也并非没有风险。时间一长，会有人怀疑你的行为，这非常可能。”

答案是否定的，她想。假如她暴露了，他们不会救她。只能靠自己。

“这正是我们慷慨补偿你的原因。”他又说，“每月两百美元。”

丽娜惊得嘴巴都合不拢：好大一笔财富！再也不会为钱发愁。“我们知道，自从你丈夫不合时宜地死亡以后，你的经济状况就一直都很糟糕。”

不合时宜？那是什么意思？丽娜仔细地看过去。那人依旧毫无表情，然后把头一偏：

“警告你一句，丽娜。别想摆脱我们，我们监视着你的一举一动，掌握着你的每一步；一旦踏上这条路，就没有回头的机会。”

丽娜恨透了这个人这些话，但又不能去告发。她自己就是德国人，逃亡者。尽管她现在已经是美国公民，但这些日子，所有的德国人都受到怀疑。他们甚至有可能断定，她已经在进行间谍活动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她和麦克斯会是什么命运？不，不能冒这个险。唉，真是陷入了困境！

那人看看手表。“我得走了。”他清清嗓子。“还有一件事：你得学一些谍报技术。”

“什么技术？”

“获取情报、传递情报、自身安全等等。你要学会一些最基本的。我会教你。”

“你要教我做间谍？”

“我可不那么叫。”

“那你把这叫什么？”她知道自己的声音显得有些恼怒。她想要那人明白这一点。

“这只是避免冒险的方法，也避免我们自己冒险。”他迟疑了一下，说道：“那么，你究竟怎么办？”

丽娜双眼圆瞪，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希望会使他不大舒服：“你让我别无选择！”

那人从夹克衫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打开后，点出10张面额20美元的纸币，放在了茶几上。

她的嘴巴再次张开。

“你不必送我到门口。明天开始训练。你的邮箱里将会出现一张纸条，纸条上有接头的时间地点。”

丽娜收起钞票。“既然我们要一起工作，你的名字呢？”

“你可叫我汉斯。”

她点点头。“麦克斯呢，汉斯？”

汉斯站起来说道：“很快就会让他下车。”

承诺果然兑现。十分钟以后，蜂鸣器响了。丽娜冲下台阶。打开前门，只见一辆小车开走；麦克斯站在路边，一手握着气球，另一手拿着一只樱桃红棒棒糖；嘴唇已经染红，似乎吮吸棒棒糖已经有了几个小时。

“嘿，妈妈，”他咧嘴而笑。

丽娜紧紧地抱着他。

¹ 德语：斯特恩夫人。

² 德国东南部城市。

第16章

一周以后，汉斯对丽娜说：“美国人什么都怀疑，但一定怀疑不到你头上。”

其时为周六上午，微风轻拂，空气清新。他俩沿着卢普区的国家大道 1 快步行走。时间尚早，阳光斜斜地穿过一栋栋大楼，在商店橱窗的玻璃上闪烁跳荡，令人心情开朗。

“任何时候，你都得注意周围的环境、周围的情况，注意周围的人。警惕有可能危及你安全的人和事。那些事有的可能很小，无足轻重，而且很可能是一件毫不相干的事。”他停下来，接着又说：“例如，刚才过去那个女人的裙子是什么颜色的？”

汉斯的步子既大又快，丽娜集中精神才能跟上，根本就不知道什么裙子。“不知道。”

“转身看看。”

她照办。浅蓝色。她转回来。

“那双鞋呢？”

丽娜一下子情绪低落。匆匆忙忙走在大街上，要确保不会和来人相撞是一回事，要记住来人穿什么鞋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黑色的，”汉斯说。“她擦没擦香水？”

丽娜耸耸肩。

似乎了解她的心思，汉斯继续道：“擦了的。不过别着急，你能学会的。关键在于，为了保持警惕，你得事事留心……要让人们觉得他们并不安全。你的安全至关重要。假如某事太过冒险，假如觉得被人盯梢，就得立即取消行动，另想办法来完成任务。”

丽娜已被汉斯训练了五天；尽管每天都很想早点儿回家陪着儿子，下班后依然不得不去跟汉斯训练，今天也一样。训练分为几个科目。今天是监视课。汉斯教她如何辨别是否被人跟踪，同时也向她示范如何跟踪他人；尽管汉斯也承认这一条很可能对她没多少用。她的

基本任务就是提供冶金实验室的研究资料及其进展情况。不过，汉斯说道，她还是应该熟悉一些基本的间谍技能。

联络方式已经确定。丽娜需买一盆花放在窗台上作为信号，有时移到左边，有时移到右边，或表示接头，或表示某物已放到了秘密情报传递点。同时汉斯也教她辨识留给她的暗号：如何跟踪粉笔记号、玻璃瓶盖或电杆上的大头钉等等；还说，丽娜所在的街区里有两个秘密情报传递点，她可以把胶卷和文件就放在这两处。丽娜暗暗吃惊：自己居然从未注意到！而且，这话才是重点。汉斯还教她如何从报纸上的分类广告中找到编码信息以及如何破译。此刻，她的大脑已开始眩晕。

“那些都是些简单的方法，”汉斯提醒她。他们沿着国家大道继续前行，边走边说。下一个领域，就是掌握一些工具，汉斯接着说。“显然你需要一个相机来对那些装置和文件拍照。”

丽娜皱起了眉头。“可是，怎么——”

汉斯打断她的话。“我们当然想拿到原件，但就你的情况而言，这不现实。照片就行了。每一次你拍了照，都可把胶卷放到情报传递点。”

“要是没机会拍照呢？”

“你想得出办法来。上班早到，下班晚走。”

“大家都是那样的。”

“那就更早些到，更晚些走。周末也去。”

“怎么把胶卷带出办公室呢？”

汉斯挥了挥手。“你的手提包。公文包。你会想出办法的。”

“我不带公文包；开始带公文包好像是炫耀自己，会引人注目。”

“那就随机应变。食品杂货袋啊，衣服口袋啊什么的。听着。”汉斯停下步子，掏出钱包，取出一张20美元的钞票。“去马歇尔·菲尔兹
2 买一个新的手提包，大的那种。”

丽娜趁机问道：“相机呢？”

汉斯笑道：“学得挺快。当然会给你。快进店去。我等着。”

当时他俩站在国家大道与伦道夫大街相交之处的钟楼下面。丽娜朝商店入口走去；突然，她转身返回。“手枪呢？”

“枪？你要枪？”

她点点头。

“没有枪。”

她转身进了菲尔兹。

¹ 国家大道（state street），又译作州街，是芝加哥最繁华热闹的卢普区的起点。

² 芝加哥的高档百货商店，2005年并入梅西百货。

第17章

这次事故以后，FBI特工拉尼尔每天都要来两趟，这让丽娜非常懊恼。拉尼尔说，他想不明白——究竟是谁绑架了麦克斯，却没提要求就送了回来。

汉斯曾教丽娜如何回答；于是丽娜背诵道：“我就是想不通呢。你怎么想的？”

“就像我说过的，弄不懂。我真的以为就是一桩普通的绑架勒索案。”

“拉尼尔探长，”丽娜笑道：“或许你干得很好，超过了你自己的想象。或许绑架者知道他们拿不走赎金。”她飞快地说，“只要麦克斯回来，我就感激不尽；我不想再提起那件事了，尤其是丈夫才去世不久。”她吞咽了一下，咬住嘴唇；似乎竭力忍住眼泪，不让掉下来。

拉尼尔挠了一下自己的脸颊。“对，应该考虑这个因素。我倒很想知道这两件事之间是否有联系。”

丽娜顿时面无血色。

“哎呀，对不起！别伤心，斯特恩太太。我相信，你也有过这种猜测吧。”

她一时回答不出；过了片刻才说：“当然有过。可什么样的联系呢？目的又是什么呢？”

拉尼尔头一偏：“我原本希望你能告诉我。”

“你一定记得，我失去了父母，失去了祖国，失去了丈夫；然后，差点儿失去了儿子。”她摇摇头。“拉尼尔探长，再失去儿子，我也活不下去了。”

过了好一阵，拉尼尔才点点头：“我能理解，也不再提此事。不过，我想要——”

“什么？”

“我想，我们算是彼此认识、可以直接称呼名字，好吗？我叫特德，不过大家都叫我特里。”

丽娜笑道：“丽娜。”

“这是我的名片；如有任何需要，尽管拨打电话。”

关于麦克斯被绑架一事，汉斯编了一个故事，教丽娜在冶金实验室敷衍同事们。丽娜便说，其实麦克斯并未遭人绑架，他只是到处闲逛而离开了M太太，结果就迷路了；后来，一个好心人发现了他，就送他回了家。

大家好像都信以为真了，丽娜却深感内疚。卡尔去世以后，康普顿特意重新聘用丽娜，为方便她能多陪伴儿子，专门为她调整作息时间；甚至留用索尼娅分担原本是一个秘书的工作。而她是怎么回报的呢？——谎言与伪装！

的的确确，她每一次想起自己的行为，心里就一阵难过。但是，看到自己的钞票以每周50美元的速度迅速地增加，心情就大不同了。她开始还清了食品杂货店的欠账，付清了房租——这还是卡尔去世后第一次；甚至还有点儿结余能大手大脚地花在麦克斯身上。她渐渐变得离不开这笔收入，并且开始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工作。她所经手或见到的每一样东西，都要考虑是否可以拍照，凭着这些照片可以拿到多少报酬。

窥探到实验室里的情况并不困难。每天都有大动作。费米现在芝加哥与格伦·西博格¹、利奥·奇拉得一道工作；另外一个名叫布什的是康普顿和总统之间的联络人。

她拍照的第一份文件是布什给康普顿的一封信，有关陆军工程师兵团的，不管什么武器发明出来，都由该兵团制造，其中提到几名军官是主要联系人。她清楚汉斯及其同伙想知道这几位军官是谁。汉斯给了她一台美乐时²微型照相机，大小及形状犹如一把小梳子，适合藏在提包或衣袋里，使用极为方便并且效果极佳。这是德国人设计制作的，汉斯说。

几天之后的一个下午，大雨滂沱，丽娜不禁窃喜。她给索尼娅

说，忘记带伞来，要待到雨停了才走。“你知道的，芝加哥的天气真是变化莫测。”

“就用我的吧，我姐姐要来接我，我和她合打一把伞就行了。”

丽娜心里一阵发紧，脉搏加快。“哦，不用。反正我还有事情要做。”

索尼娅看了她一眼，笑道：“那么，我还是给你留下，明天带来就是了。”

丽娜咬着嘴唇：“谢谢。”她成功了。但愿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依然正常——其实内心波涛汹涌。自己的话是否太不领情？把别人的好意太不当回事？引起索尼娅怀疑了吗？怀疑自己是某种间谍？第一次行动，就担忧自己会暴露。要是每一次和同事说话都这么紧张，这日子还怎么过下去？然而，要是去自首，汉斯及其同伙会怎样对付麦克斯呢？

只要那伙人还在，儿子就不可能逃脱他们的魔掌，无论“他们”是谁。而且，丽娜确信“他们”是纳粹。她只能闭嘴。

直到晚上九点，办公室里才只剩她一人。除了荧光灯的嗡嗡声和雨滴打着玻璃窗户的声音，安静极了。她又等了一分钟，才走向那一排档案柜——就在她与索尼娅的那两张办公桌后面。档案柜锁着的，但她与索尼娅都有钥匙。她开了最近的柜子，拉开最上层的抽屉。文件按时间顺序归档，布什给康普顿的信就在最前面。她先把那封信放在柜子顶部，然后好好想了一下，再把它拿回到了自己的办公桌上。

然后从提包里轻轻摸出美乐时，停下来，仔细倾听有无动静。什么也没有——除了自己的恐惧！双手抖得厉害，一封信拍了六次才拍成功。完事后，相机丢进包里，急匆匆把信放回去，重新锁好档案柜，抓起提包就冲了出去。

尽管还下着雨，她一路狂奔的速度创了纪录！快要到家时，突然想起索尼娅的雨伞还在办公室——恐惧顿起，全身冰冷！怎么办？总不能撒谎说雨停了才走的吧，而且此刻依然不紧不慢地下着。可是，假如明天不能把伞带去，索尼娅可能会起疑心。宁可要安全。于是她

拖着疲惫的步子回到系里去拿了雨伞，然后重新踏上回家的路。

进了前厅，她抖了抖伞上的雨滴，然后几乎是跑上台阶到了自家门口。

麦克斯睡得很沉，M太太在客厅里打着呼噜。丽娜踮着脚进了儿子的房间，在儿子额上吻了一下；又过了三十分钟，她的呼吸才恢复正常。

¹ 格伦·西博格（1912—1999）美国著名核化学家，1951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之一。

² 美乐时：德国相机品牌，1938年即推出超小型相机，其体积小于一支雪茄，重量轻于一个打火机。

第18章

一个月之后，丽娜心里好受得多了，并且有时还觉得自己的行为情有可原；甚至还觉得找到了办法扫除生活的障碍，不仅不再听天由命，而且还能主动出击，把命运握在了自己手中，还享受着金钱带来的快乐。当然啦，接过纳粹的钞票给了她一种反常的满足感。她给自己和儿子买了新衣服，还为客厅预订了新的沙发和安乐椅。

一天早上她去上班时，穿着带有白色圆点图案的深蓝色连衣裙、系着一个大大的蝴蝶结。索尼娅一见，惊叹不已：“嘿——嗨！嘿——嗨 1 ！好一幅美丽的仙女图！”接着头一歪：“交了个新男友，还是……”

丽娜顿觉脸上发烫：“当然不是。卡尔才走了六个月呢。”

索尼娅打量了她一番：“哦，那么我想，我最好是向康普顿提议给我加薪，和你一样。”

丽娜从此牢记，上班时不能再穿新衣服。尽管她对自己新的挣钱本事暗暗自豪，但也同时因这钱的来源而感到羞愧。

碰见康普顿时她倍感难受：脉搏定会加快，脸也会发烫。她断定康普顿能一眼看穿她，并且等着她去坦白。她想象着海斯特·白兰 2 胸前戴着红字是什么感觉。于是，她常常下班就匆匆赶回家，紧紧抱着麦克斯，哭了起来。

到了六月份，汉斯才发了一个接头暗号。那是一个夏日的早上，阳光灿烂、空气清新，丽娜正走在上班的路上。通常，六月总让她想起结婚纪念日而悲伤难忍，但今天，眼泪并未涌出。这种感觉的确很新鲜——满足感？难道这就是她所要的归属感吗？就为了拥有一个微不足道的美国梦？尽管世界上战火连天，尽管欧洲已在纳粹铁蹄之下呻吟，尽管形势那么严峻，她依然能有不错的生活来源。或许她应该有另一种思路来麻醉自己，假装自己的邪恶行为并不存在。

于是她陶醉于这个新的想法之中，心里翻来覆去地咀嚼这个想法，差点儿没注意到57号大街与科姆巴科大街拐角处的橘子皮。她一

发现那个暗号，就紧闭双眼。根本假装不了！无论多么想把它当作是想象出来的，它依然是实实在在的暗号。

午饭时她告诉索尼娅，打算出去散散步，朝着科学与工业博物馆那边走走。

博物馆里，她漫步于大厅，赞叹于这个曾经的艺术殿堂高高的天花板和巨大的圆柱。30年以前，西尔斯·罗巴克公司³的老板朱利叶斯·罗森沃德带着儿子在慕尼黑参观了一个博物馆，就想到回芝加哥来建一个类似的。罗森沃德一家在丽娜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老罗森沃德的儿子威廉在三十年代中期组织人力物力，帮助大批德国犹太人移民美国。有些人的确坚持正义，她想。当然啦，他们既有钱又有本事。

正想着生活的礼仪是如何的让人吃惊，汉斯突然出现在她身边。汉斯挽着她的手臂，似乎他们是一对情侣，正要悄悄共度珍贵的一个小时。他们闲逛到了侧厅，这儿只有工匠们在制作微型火车和村庄，准备圣诞节期间的庆祝活动。

“你还好吧，丽娜？”汉斯问道。

“很好。你呢？”她谨慎地答道。

“我很好。”汉斯微微一笑。“你有新任务，得优先完成。”

丽娜扬起眉毛。

“我们获悉，美国科学家正在努力建造链式反应堆来生产钚，然后从经过辐射的铀里面提取它，这样就能制造原子弹。我们要你把重点放在反应堆和要做的测试上面。”

丽娜吃惊不小，但试图掩饰。“你怎么知道的？”

“别这样，丽娜。你并非我们唯一的情报来源。”他笑道，

“尽管你肯定是最有价值的。”

丽娜轻轻地吹了一口气。

“我们还知道，康普顿的首席工程师托马斯·摩尔领着一个小组，已经开始修建斯塔格球场西看台下面的反应堆了。”

“汉斯，告诉我‘我们’是谁？难道我还证明自己不够，还不能告诉我组里的其他人吗？”

汉斯举起一根指头紧贴嘴唇。“我们需要反应堆的详细计划。”

丽娜迟疑了一下，然后说道：“我知道，我与魔鬼签了协定。但我也需要详细情况。这也可帮助我整理给你们的东西。”

“丽娜，咱们还是说正事。我们需要弄明白他们是如何建造反应堆的。”

“可这事不可能。根本不允许我们靠近。”

“肯定有设计图纸。”

“就算有，我和索尼娅也看不到。”

“那么，你就得想个办法去搞出来。”

“怎么搞？总不能破门而入吧？通宵都有卫兵守着。”

汉斯伸出那只空手紧紧握住丽娜的手。“你这个女人足智多谋，肯定会想出法子来的。”

1 爵士乐队发出的欢呼声。

2 海斯特·白兰：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1804—1864）小说《红字》女主人公。

3 美国最大的私人连锁商场。

第19章

与汉斯碰面以后，丽娜的心情坏到了极点。她觉得自己肮脏、卑鄙、还不如那些卖弄风骚的女子。自己实际上无异于纳粹的婊子——只不过是出卖情报而不是肉体罢了。可是，唉，命运如此，自己也同意的呀！于是，接下来的几天里，她仔细观察冶金实验室的科学家，尤其是那些年轻的，琢磨着可以利用谁来当一个不知情的同伙。

她最终锁定了欧文·曼德尔。欧文腼腆谦恭，来自南边 ¹，获得博士学位以后留校工作，就是操作反应堆的。她知道欧文通过了安全保密审查，有可能进入最高级别的机密重地。小伙子又高又瘦——瘦得皮包骨，脸上满是青春痘，一头黑黑的卷发蓬乱得像个鸟窝，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然而总是一副羞怯的样子。

于是丽娜算好时间，确保欧文每天来时自己都在办公桌前，开始每天都给他一个欢快活泼的“早上好”与“晚安。”自然也就发生了简短的交谈，并发出了大量的微笑。过了两周，就在一次这样的交谈之后，她突然一阵恶心，急忙冲进卫生间。她已经不认识自己了——我究竟变成了什么人啊？

索尼娅跟了进去，满面愁容。“你脸色白得像卡斯珀 ² 的鬼魂。出什么事了？”

丽娜摇摇头。

索尼娅眯起双眼。这可不是好兆头，必须更加谨慎。

两周以后，有了回报。她与欧文先是同饮咖啡，再是共进午餐，晚上相约去喝啤酒，就在她和卡尔以前常去的那家餐馆。丽娜总是把话题集中在物理和工作上。“我一直想要懂得多一些，”她说，“但一直没机会学习。你知道的，我从德国来的时候……”她有意让声音越来越低。

欧文认真地听着，不住点头。尽管他自己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在丽娜面前的表现倒真的是无懈可击：勤奋努力的学者、善解疑难的老师、热情似火的追求者。丽娜断定，欧文从没如此接触过女人；每

一次瞟向他一个微笑或用手指轻轻触碰他的手时，丽娜都会感到一阵内疚的刺痛；此刻正是这样。

欧文于是开始解释，从理论上说，钚是如何从铀里面分裂出来的。

“你在反应堆就是干这个的吗？”

“这只是其中一部分。你瞧，如果我们的实验能成功，就能制造出大量急需的东西。然后……”他皱了皱眉。“你知道的，我不应该和任何人说，对同事也不行。”

丽娜把目光移开。“当然不应该。抱歉，我不是故意的——”话音弱了下去。

“怎么啦？”

她抬了一下肩，然后摇摇头：“没什么。”

欧文眼神柔和：“究竟什么事，丽娜？”

“我——我想亲眼见见反应堆。进去安全吗？”

“哦，那当然。”

“不会遭辐射，对吗？”

“绝对不会。”欧文笑了。“丽娜，说说看，你那么想看反应堆，究竟是因为什么呀？”

她目光下垂。“就是——就是我们——我和你以及系里其他人——都将被载入史册。你现在所做的一切将永远地改变世界。”

欧文抱着双臂。

“我——想，就是想要分享这个小小的部分。我渴望着能看一下，哪怕几秒钟也好。”她瞟向欧文一个令人心碎的微笑。“不过，我能理解，你不能违反保密规定。”

欧文叹了一口气。然后，他左瞧瞧，右看看，似乎以为有人监视着他们。“我倒想带你去看看，”他说。“但不能冒那个险。”

丽娜点点头，似乎接受了他的决定。“咱们谈点别的，好吗？”她扫了一眼手表。“哎呀，都七点过了，我真的必须回家了。麦克斯和M太太会担心我呢。”

欧文俯身，越过餐桌亲吻她的面颊，她也轻轻抚摸欧文的脸庞。“你真是我今生最美好的相遇。”

“不嫌我是老太婆？”她笑道——其实只比欧文大三岁。

“开什么玩笑？系里那帮家伙都羡慕死了。”

“你说了我们俩的事？”她竭力装出满面娇羞。“哎呀，不行。”

“我错了吗？”欧文一下子愁眉苦脸。

她一时语塞，然后一个娇滴滴的微笑：“我——我想——没错。”

两人起身，欧文紧紧抓住她的手：“走吧，我送你回家。”

“不必。”

“我知道。”

出了餐馆，欧文却转身向西，而不是向东；东边才是丽娜的住所。她拉着欧文的胳膊：“我们该走那边，欧文。”

欧文再次抓住她的手。“我们要去的地方绝不能提起，永远不能。明白吗？”

她心里猛地一跳！“明白，”她耳语道，“永远不会。”

他俩穿过了几个街区，走向斯塔格球场。

¹ 指芝加哥南边，为穷人区。

² 西莫·雷特和乔·奥里奥罗为1939年要出的儿童故事书创作的卡通形象，1945年，派拉蒙电影公司以《鬼马小精灵》为题出品动画片，后来又多次被搬上荧屏和银幕。

第20章

到了体育馆，他们绕到西边的角落。夏夜的空气湿热异常，才几分钟，汗水就包围了丽娜的脖子。她不停地用手巾擦拭眉上的汗珠。

“待在这儿，”欧文说道，随即闪了进去。

丽娜凝视着球场的砖砌外墙，大部分墙面都爬满了常青藤；每一个拐角处都高耸着一个塔楼，俨然守卫森严的城堡。一楼以上的窗户里面都遮着窗帘，底楼的窗户还覆盖着铁条。她一旦走进大门，就会发现自己处于球场中心，那些露天座位与瑞格利棒球场 ¹ 看台布局相同。

这个露天球场是冰上橄榄球比赛场地，丽娜从没来过。她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一群粗鲁的年轻人相互打斗并把对方扔到地上这种野蛮行为，美国人为什么会称之为“体育运动”。如此野蛮，一点儿也不像欧洲那种文明的football——或者，美国叫作soccer ²。丽娜只知道欧洲那种足球。

欧文出来了，小跑着穿过大街，向她伸出手来。“赶快！”听上去气喘吁吁的。

“真的要去？”

欧文低头亲吻她。

她也回吻。“你不会有麻烦？”

欧文笑道：“有也值得。”

他俩穿过入口，下了一段阶梯，绕过一个拐角到了一扇关着的门前。门外无人。

“卫兵呢？”

欧文举起手掌示意她不要出声，接着摸出一把钥匙，一手开门，一手把她拉了进去。

丽娜也不清楚到底想看到什么。根据那些备忘录和信件，她知道

这个堆里有着771,000磅石墨，80,590磅氧化铀和12,400磅金属铀。建造成本100万美元，曾被描述为扁平的椭圆体，按照晶格原理建造，因为石墨作为块状的金属铀或氧化铀的缓和剂，既是反应单位又用来隔开其他物质形成晶格。堆里堆外各种不同的点位都安放着重仪器显示中子强度；吸附材料的移动条幅作为控制物。

但那都是些抽象的定义。此刻她看到的是一个房间，以前是壁球室，宽约25英尺，天花板高20英尺。一端有一个精巧的装置从地面上升到天花板。这个装置大部分由砖头建成，中心是一道砖墙，上面是阶梯形的砖“堆”，堆上的每一梯都比它下面要缩进去一些。堆上的天花板看上去是用衬垫做成的，不过丽娜知道其实并非如此。她从打印过的信件中知道，那些砖后面，就是成吨的石墨、氧化铀和金属铀。

一个长长的像水龙头一样的东西从砖堆的最下部凸出来。但是丽娜并不知道是否会有水流出。一架梯子斜靠着砖墙。那个装置的右边有一些台阶；另一边是一道厚厚的帘子把砖与屋子的其余部分隔开。旁边是一连串的小隔间，隔板约高12英尺，每间里面都有一些奇形怪状的设备，那些设备她一个都认不出来。

欧文注视着丽娜凝视那个装置时瞪大眼睛的惊愕神情，问道：“感觉如何？”

“我——说不出来，也不知道期待着什么。其实，看上去很温和。除了1号堆，你们还把它叫什么？它会成为炸弹吗？”

“这是核反应堆，与炸弹大不相同，”他的语气带着一丝自豪。

丽娜皱起了眉头。“那么，为什么要建造它呢？我的意思是，它有什么用呢？”

“要给你解释清楚，恐怕得花上整整一个学期，”他说“这么说吧，一个炸弹需要巨量的可裂变物质，这就是我们目前努力在做的——快速地制造大量的可裂变物质。”

“你们是怎样做的呢？”她接着问，居然真的有了兴趣。

“这正是我们在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必须创造一种链式反应，来从根本上‘烹煮’铀并且产生能量；‘烹煮’期间会形成钚，造炸弹离不

开钚。一旦冷却下来，就要把钚从铀里面分离出来。但是钚的辐射非常厉害，因此必须建造机器来做这事，遥控处理。”

“听不懂。”

欧文笑道：“正常嘛。不过你瞧，全国还有很多科学家在用另外的机器做这种试验。大家都在竞赛，看哪个团队首先搞出来。当然啦，我觉得肯定是我们。”欧文有点儿自豪地说道。

室外传来脚步声，欧文双眼大瞪：“卫兵回来了，赶快出去！”随即抓起丽娜的手，冲向拐角处的阶梯。“跟我！”

20分钟后终于回到了家，长长的晚安吻别之后，丽娜开始勾画反应堆的示意图。她竭力回忆，要保证包括所有的细节；快要完工时，突然，电话铃响了。

“丽娜？我是厄休拉。”

“哦，你还好吧？赖因哈德也好吧？”

“我们都很好。不过，今天有个坏消息。”

丽娜一下子僵住了。

“收到一封柏林朋友的来信，说你父母去年被驱赶到了东边。”

丽娜紧闭双眼。“具体在哪儿？”

“谁知道啊？传言说是波兰某处。”

丽娜点了点头。她偶尔去了一次卡姆以赛亚以色列犹太教会堂，拉比 3 对会众说起过欧洲犹太人的真实处境。

厄休拉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你要有思想准备，*iebchen* . 4 你肯定也听说了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 5 。你爸妈的命运几乎不容置疑。我非常难过。”

丽娜一时说不出话来。最后才说：“知道了；谢谢你，厄休拉。”然后轻轻地把听筒放回机架，似乎任何多余的响声都可把电话机击成碎片。

丽娜回到桌前，看着反应堆草图，真想一把撕它个粉碎，就给汉斯说没能完成任务。然而，盯着这张图纸片刻之后，突然计上心来——给他们假情报，把图纸做一些改动，但不能改得太多，因为汉斯说过他们还有另外的情报来源。不过，自己很可能才是唯一亲眼见到过反应堆的。于是，她恰到好处地修改了图纸，删除了水龙头，旁边的“小隔间”以及天花板上的衬垫材料。

第二天一早上班途中，她在多切斯特大街一处齐腰高的石墙上找到了一处裂缝，这是她主要的胶卷传递点；不过这张图纸装在了一个白色信封里，信封太大，路人明显可见；一边装作拂去自己身上的灰尘，一边扫视左右两方。没人过来。于是漫不经心地把信封放回皮包走回家去。拉开客厅窗帘，打开窗子，把种着三色紫罗兰的花盆移到了窗台的另一边。

下班以后，汉斯来到她家。天气闷热无比，阴影处也酷热难耐；丽娜腋窝里的汗珠儿不停地冒出，宽松的衬衣上汗迹斑斑。然而，汉斯到来时，却穿着羊毛夹克衫。丽娜正要问他为何如此自虐，但见他 把信封塞进里面的衣袋，顿时明白。

第二天上班途中，丽娜在57号大街上边走边想着和欧文断绝关系。当然，她的任务已经完成；不过，欧文并不知道自己一直被她利用，甚至鼓起勇气约她出去看电影。她也曾礼貌地婉拒，说是需要多花时间陪陪儿子——这句话倒是真的。儿子就是她人生的全部意义。她目前所做的不正是首先考虑到儿子吗？她只需对欧文说，自己还没准备好那种关系——反正，犹太人的哀悼期通常是持续一年。她正演练着如何对欧文说出口，突然涌起一股奇怪的感觉。

有人跟踪！

她猛然转身，只见一辆黑色轿车缓缓而来，只在几码开外；目光扫到车头挂牌照处，却无牌照——顿时惊恐万分，每一根神经都绷得紧紧。她竭力回忆汉斯说的甩掉尾巴的招数。幸好前面有条小巷，她立即跑进去，然后突然转身想再看看那辆车及其司机。那司机是个男子，头戴草帽和太阳镜，看不到面部特征，然而头部及脸型却有几分眼熟；不过，她就是想不出是谁。轿车在下一个拐弯处向右转，随即

从视线里消失。

1 芝加哥瑞格利棒球场：建于1914年，美国历史上第二个棒球场。

2 Football在英国、欧洲、中国都指的是足球，而在美国则是橄榄球，又称美式足球。美国人说的soccer才是我们所说的足球。

3 拉比：犹太教学者、犹太教教士。

4 Liebchen，德语：亲爱的。

5 1942年1月20，纳粹头目在柏林开会通过了屠杀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又被称为“种族灭绝方案”。

第21章

1942年，8—9月。

8月份，冶金实验室分离出了少量的铀。这是一个重大的进展，全系都传开了。这就表明很有可能从铀里面分离出铀，从而就可以投入生产来制造炸弹。冶金实验室的研究大有前途。与此同时，恩里科·费米团队继续着产生链式反应的试验。

丽娜把这个消息传给了汉斯。最近汉斯陶醉于丽娜画的那张反应堆图纸，似乎每一个新的进展都让他着迷。丽娜也告诉他，制造原子弹及其所需材料的地点并不在芝加哥，已经选址于田纳西州的克林其河畔，并已交给一家私人公司来生产，该公司直接与军方打交道。政府将在芝加哥建一座实验用的反应堆，就在郊外的阿贡自然保护区，但冶金实验室并非该设施的经营者，那些科研人员依然不变，照常上班。人们极其担忧会发生事故，因为这儿已经成了潜在的核辐射污染区。

9月，军方任命莱斯利·格罗夫斯上校负责“曼哈顿计划”，也就是制造原子弹。格罗夫斯毕业于西点军校，时为陆军工程兵团建筑部副部长，曾当过华盛顿五角大楼建筑工程的质量监督。格罗夫斯上任以后，明确宣布年底就要做出决定，将实验室的研究成果用于制造原子弹。

丽娜尽职尽责地向汉斯报告了这个消息。汉斯偶尔会与她在黑色福特里碰头，车子绕着城南一带逛一逛；其他时候都是在咖啡馆见面，每次地点都不同。这次他带着丽娜开车去共进晚餐，进去后靠吧台而坐。丽娜点了冰茶，汉斯点的是巧克力奶昔；一个陌生面孔、带着白色鸭舌帽的男服务生过来收了他俩点的菜单。丽娜把倒肘靠在吧台上，看着那服务生制作奶昔。

“你们是不是还有一辆黑色的轿车或类似的？”

汉斯皱起了眉头，过了好一阵才回答。他摇摇头：“没有；怎么会想起问这个？”

“有人开着一辆黑色轿车跟踪我，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牌子的。”

“什么时候？”

“大约一周以前。”

“地点呢？”

“57号大街。早上。我上班途中。”

汉斯拱起眉毛。“看见那人是谁了吗？”

丽娜摇摇头。“他戴着太阳镜和草帽。”

汉斯双手摊开：“我也想不明白。”

丽娜想了想，说道：“那人有点儿眼熟，但我想不起在哪儿见过他。”

汉斯耸耸肩，笑道：“或许他只是想追逐一个风韵迷人的美女吧。”但那笑容像是被迫做出的。

刚才那服务生给他俩端来了饮料。丽娜伸手取了一根吸管，开始小口喝茶。在他们一起“工作”的这几个月里，汉斯从未对她有过最轻微的暧昧言行，完全是个专业的特工机器，尽管汉斯也清楚地知道她一直对欧文施展其女性魅力。有一阵子，丽娜很想知道汉斯为什么总是与她保持着一段距离，尤其是汉斯不止一次地夸她漂亮。于是丽娜认定，这种情况最好；因为汉斯不仅是纳粹分子，而且还是迫使她担惊受怕的元凶。

第22章

九月下旬的一天晚上，丽娜还没下班，通向系里的门虽然关着，一股微风却从窗外轻拂而来，带着一丝秋的气息。酷暑终于过去，不禁喜上心头。今年夏天的高温与潮湿好像特别令人难受。此刻，她刚刚把最新的一批来信和文件拍照完毕，把原件放回档案柜，突然感到一小股气流，就猛地转过身来。

门口站着一个穿军装的男子，目光正锁定她。肩章表明那人是军官；头上白发粗短，淡蓝色的眼睛透出一丝阴冷，条条皱纹刻满了额头。这男子以前肯定也健壮英武，但如今大腹便便，风华早逝；短袖的夏装军服，露出胳膊和手背上浓密的黑色汗毛——有点儿像类人猿。

丽娜一下子惊呆了。他站在那儿多久了？怎么没听见开门声？恐慌沿着脊椎爬了上来，手脚好像在突然之间脱离了身子。

那人抱着双臂。“你究竟在这儿干什么，女士？”

她只觉大脑一片空白，想要低头看看双手是否发抖但又不敢；这一天终于来了——自己被抓了个正着。这时，她突然想起了汉斯教她的间谍情报技术规则中的一条：假如陷入困境或被当场撞见，最佳的防御措施就是积极防御。当时她还问是否能做到，汉斯轻笑了一声，说道：“你一定能；我拭目以待。”

此刻，她才意识到汉斯说得对，别无选择！于是她挺直身子，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恐怕我才应该这样问你吧！”

军官双眉倒竖：“你可知道我是谁？”

丽娜摆起架子，竭力使自己的样子很可怕：“不知道；反正我要叫卫兵了，这里是机密重地。”随即走向桌上的电话。

他上前一步：“我是查尔斯·柯林斯上校。”

丽娜继续移向办公桌后面，因为提包还在地板上；她靠近提包时就轻轻地把它踢进桌子下面较深处。这时她才抬起目光，似乎刚刚才

想起来。

“柯林斯？几年前在这儿的是你吧？”

“就是我，不过我现在回来了。”他的神情近乎傲慢：“你又是谁？”

丽娜警惕地看着他，一阵恐惧掠过全身；但要是被他看出来，自己就完了。

“本系已经下班关门，上校；我有义务向上级报告你擅自闯入。你是怎么进来的？我们的安保等级可是第一级！”

“不管你是谁，很显然，你还不知道我的职位。”

“你也不知道我的职位！”丽娜对自己这话都很吃惊——这种镇定强硬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她拉开抽屉取出纸笔，写下柯林斯的名字，明早就报告上去。“

“报告递交给谁呢？”

她把柯林斯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琢磨着对方是否能察觉到自己的恐惧。

“我就是负责安保的，我的职责就是确保冶金实验室没人违规。听着，立即说明身份，否则将被拘留！”

丽娜不知道是否应该相信他，但万一他说的是真的呢？于是答道：“我叫丽娜·斯特恩，是系里的两个秘书之一。”她迟疑了一下，接着说：“假如你说的都是真的，为什么没人和我说起过你？”这时的感觉就像是胃里有只鸟儿在扑腾。

“显而易见，因为你的级别不够。”

柯林斯这样的强调加上自负，使得丽娜很想发出一些神经兮兮的笑声来，但她紧闭嘴唇，确保不会发出。

“你为什么在这儿？”

她避开这个问题：“如果你就是你说的那个人，你会知道的。”

柯林斯盯着她，脸色发红。

“这段时间事情太多了，有时候我得加班到很晚才行。”丽娜说罢就弯腰拿起提包，只盼柯林斯没发现包里最上面的美乐时。“不过现在……很抱歉，上校……”她啪嗒一声扣上了提包扣子“……我要回家了。”

她走出门时，感到柯林斯的目光一直跟着。

第23章

这以后的物理系，柯林斯无处不在，大家都觉得他既多余又讨厌。他总是在其他人工作时突然闯入，尤其对那些级别比他低的——几乎人人都比他级别低，因为大多数科学家都是平民。此时军方已经在负责曼哈顿计划¹，柯林斯便放手干预这边的事。他每天都要求安全审查、检查记录、文件、备忘录等等，常常打断丽娜和索尼娅的工作。大家都理解安保工作的重要性，但他把这作为干预一切的棍子。唯一能管住他的只有康普顿，但康普顿总是忙着与军方和政府高官开会，很多时候都不在；于是，系里多数人都开始厌恶起柯林斯来。

丽娜对汉斯说，就因为柯林斯，她被迫暂时缓一缓——否则太冒险了。汉斯同意她避一避风头。丽娜当然非常高兴，只要时间合适就可回家陪麦克斯。麦克斯已经三岁半，求知欲很强，总是不停地问各种问题，丽娜只好不断地学习，诸如鸟儿为什么会飞、云彩怎么形成、叶子为什么会变色等等，尽量满足儿子的求知欲。

与此同时，欧文却越来越让她烦心。丽娜没有勇气给他说他们的关系已经结束。不过，她也确实减少了与欧文见面的时间，也看出欧文有一些挫折感。她担忧给欧文说明以后不知欧文会如何反应。

危机降临于十月份。一天晚上，丽娜刚刚把麦克斯放到床上去睡觉，蜂鸣器突然响了；她按下了对讲机，一个清脆的声音说道：“我是柯林斯上校。”

丽娜双膝打战。他这时来干什么？难道他发现了我的证据？这就是传说中的夜半敲门无好事吗？丽娜恐惧到了极点。不过，她学会了主动出击。

“上校！”她厉声说道。“时间太晚了，我正要就寝！”

上校清了清嗓子。“有急事和你讨论。”

她顿时语塞。怎么办？

声音再次传来：“拜托了，斯特恩太太！”

她取消了主动出击。上校几乎是彬彬有礼地求她了。也许并不是发现了她的间谍活动而是其他的事情呢？她松了一口气，按下开门键让柯林斯进了大门。

打开房门时，才见柯林斯仍旧穿着军服，但是皱巴巴的，好像在地板上打过滚儿；他脸色苍白（通常红润过度），散发出酒气。

“谢谢你肯见我。”

丽娜谨慎地点了点头。“请进，上校。不过请小声点儿，我儿子刚睡着。”

进屋后他四下看了看。

丽娜从小养成的礼貌开始显现。“喝杯水吗？”

“有没有更带劲儿的？”

对于这个请求，丽娜颇感意外；她结结巴巴地说：“我——我——好像有。”随即进入厨房，搜寻橱柜。几个月以前，欧文曾带了一些威士忌过来，这时刚好找到，几乎还是满瓶。丽娜正要问问他怎么饮用，就转过身来，突然大吃一惊，不禁后跳一步——柯林斯正站在厨房门口！并没听见他靠近的声音呀！原来他是这个目的——我gefickt 2！

柯林斯举起一只手：“对不起，吓着你了，我不是故意的。”

她这才松了一口气，竭力压住自己的恐惧。“你——你打算怎么饮用？威士忌，我是说。”

“直接喝，只一杯。”

她拿出一个杯子，倒了一半，然后递给柯林斯。两人随即返回客厅。丽娜坐在了椅子上，十指相扣，把沙发留给了柯林斯。

柯林斯坐下后，长长地喝了一口。

“到底啥事这么了不得，非要连夜来说，上校？”她尽量使语气保持敌意，以便掩饰内心的紧张，但依然透出一丝不安。

“我有个提议。”

丽娜双眉一扬。如果这是一场较量，这样的开局倒很别致。她把身子挺得更直。

“我知道你和系里的一位物理学家在约会。”

丽娜顿时僵住了。

“就是欧文·曼德尔。不要否认。我们从几个方面证实了此事。”

“上校，”丽娜冷冷地说道：“舌头长在别人嘴里，我管不着；而且人们通常会加油添醋，夸大其词。我丧夫才10个月，仍在伤痛中。”

“你说的是实话吗，斯特恩太太？”

丽娜无可否认。“不是。可就算如此，又关你什么事？”

“曼德尔的事和我大有关系，斯特恩太太。我们断定，”他清了清嗓子，“他是外国的间谍。”

丽娜一下子懵了。欧文？间谍？她瘫向椅背。他们怎么得出了这个结论？或者，这是给她设的陷阱？柯林斯指控欧文是要试探她，让她不慎泄露什么？可得万分谨慎！

“不可能！”她终于说道：“我倒觉得，欧文是一个忠诚的爱国者。”她顿了顿：“你怎么会那样认为？”

“你知道我不能泄露详情。这是机密。”

毫无疑义；这个美国佬暗夜来访，说话旁敲侧击、含沙射影，精通审问技巧，这些手段之卑鄙与那些纳粹分子没有多大的区别。但他那些话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反应堆！对，肯定是。他俩去那儿的事已被人发现；可是，他为什么要单单挑出欧文而不连她一锅端呢？

“斯特恩太太，”柯林斯又长长地喝了一口。“你可以否认这一切，但我知道你俩经常约会，我这儿有你俩的照片，就在校园附近那个餐馆里拍的。”

丽娜大惊，不觉挺直了身子。“你一直在跟踪我们？还拍了照？”声音陡然高了八度；自己也不知是出于恐惧还是愤怒。

柯林斯竖起一根指头贴住嘴唇。“你恐怕还是想降低声音吧，不是

说你儿子在睡觉吗？”他的嘴唇微微卷起，现出一丝得意的微笑。

丽娜无话可答，只能怒目而视。

“其实，斯特恩太太，有一句话你说对了，你俩是什么关系与我无关，即使你俩像兔子一样滚到了一起，那也是你的私事。我真正关心的是冶金实验室的安全。正因为如此，我才需要你的帮助。”

丽娜双唇紧闭，眼睛也不敢眨一下，生怕泄露内心的秘密。

“其实，我是想要你保持和曼德尔的关系，尽可能和他形影不离，还要加深你们的关系。”他也忍不住笑了一下。“但是，你得向我汇报，让我知道他做的一切，无论上下班。我还需要证据。”

“什么，你要我监视我的同事？”

“对，而且不止一个。”

“说的什么话呀！”

“曼德尔是我名单上的头号嫌疑人，但还有其他的。我不在时，你要做我的耳目；不管你发现了什么，都是最高机密；你发现的任何东西都是给我们提供的敌方的情报。”

丽娜脑袋一偏：“情报？”

他点点头：“有什么问题吗？”

一股恶心涌上喉头。太过分了。“我不干。欧文离间谍何止千里万里！他绝不会背叛他的国家。也不会背叛他的同事。他以自己是美国人而自豪。系里其他人也是一样。我不会堕落到你的档次。”

“你提到了‘美国人’这个词，我深感欣慰，斯特恩太太，”柯林斯说道。“我还研究过你的身世，知道你是来自德国的难民，而且是犹太人。”

“犹太人”这个词稍微加重了语气。

“我现在是美国公民，我丈夫生前就职于冶金实验室，那也是我们相遇之处。”

“我很清楚这些。”他挥了一下手。“不过，在这样的环境里，尤其是在这样的时期，是敌是友，谁也分不清。如果你不合作，你的生命——还有你儿子的——可能会十分危险。”

“你是在威胁我，上校？”丽娜说道，不觉浑身发抖——并非恐惧，而是愤怒！

“一点儿也不是，斯特恩太太。我只是提醒您作为美国公民的义务，尤其是战争期间到处都有间谍活动的情况下。务请三思。”

¹ 曼哈顿计划：美国陆军于1942年开始的研制原子弹计划的代号。

² *gefickt* 是一个粗俗的德语单词，意为：上他妈的当了！

第24章

柯林斯走后，丽娜睡意全消，便去厨房倒了半杯威士忌——就是刚才给柯林斯倒过的那瓶，然后又“砰”的一声放下杯子。必须告诉欧文，柯林斯已经怀疑他从事间谍活动；可是，怎样才能不暴露自己呢？哼，这全是柯林斯的诡计。柯林斯对我一直冷冷的，现在却要利用我来密切监视欧文！

现在我已同时被两个组织利用，双方各有目的。柯林斯虽然比不上德国人奸诈老练，但对我来说并无区别。无论对于哪边，我都只是一枚棋子，复杂棋局中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兵。假若那些人发现，我其实一直在糊弄他们，会怎么对付我？怎么对付麦克斯？

她双手捂住脸。自己走向了一条无法回头的死路：身为间谍的日子已屈指可数，恐怕还包括生命！究竟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或许，自己本来应该留在德国，与家人、与约瑟夫相依为命。可现在呢，毫无疑问，只有死路一条；但即便要死都应该死得堂堂正正，死得清清白白，没有耻辱也没有丑闻！

丽娜在客厅里踱着步子，来来回回。或许会有人帮助我脱离困境。就是那个人——那个唯一提到两次事故之间有联系的人。但他真会帮我吗——没道理呀！说不定他也会把我扔进狼群，正如其他人肯定会干的那样。况且，就算他真的肯出手相助，我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困难。她搜肠刮肚、冥思苦索，想找出别的办法，但毫无结果。

最后，还是满屋里翻箱倒柜地寻找那人的名片，那是几个月之前交给她的；找了厨房，再搜卧室，就是找不到。真是急死人！必须找到！终于，在梳妆台上的首饰盒里发现了它。她一把抓起来，差不多是跑到了电话桌。

“你好，丽娜，”拉尼尔的声音：“我一直等着你的电话。”

第25章

第二天早上秋高气爽、清凉宜人，是那种令人想起到处都是苹果和蜂蜜的日子、那种欢庆新年的日子。犹太新年¹已经来过了——今年来得特别早，但那些猩红、鲜黄、橘黄的各色树叶在空中随风打着旋儿，提醒着人们季节的更替。上班之前，丽娜依依不舍地拥抱麦克斯，比往常多抱了几次才出门。

她严格执行拉尼尔的策略，既不向汉斯、也不向柯林斯透露和拉尼尔的谈话内容。昨晚电话一挂，拉尼尔很快就过来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也坐在柯林斯坐过的位置。丽娜毫无隐瞒地讲述了一切，然后两人讨论丽娜该怎么办。

“我想要你为我们做事。”

“我们？”

“美利坚合众国。”

“我想我已经在了，通过柯林斯。”

“我们还没能确定他的身份。他有可能太粗鲁任性，只是个人行为，因为并未正式任命他参与曼哈顿计划。要么他就是别有用心。目前还不清楚。”

“具体要我怎么做？”

“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你给他们真真假假、虚实难辨的情报，在传递给汉斯的文件中加入一些误导他们的信息，对柯林斯也一样。总之，他们得到的要么毫无价值，要么全是谎言。”

丽娜咬着嘴唇，回想起修改过的反应堆图纸，就给拉尼尔说了。

“就该这样。干得漂亮。这正是我们想要的。”

“可具体怎么做呢？我怎么能够分辨出哪些有价值哪些没有呢？”

“听着，凡是你打算传给他们的东西事先都由我看看。送给他们的假情报在短时间内当然没多少效果，可时间长了就大不相同。你必须

确保送出去的每一份情报事先都要给我一份。”

“我怎么给？”

“你现在是怎么做的？”

丽娜就给他说了。

他点点头。“我们也要建立自己的情报传递点。”

丽娜用一只手梳过自己的头发：“要是他们意识到情报被做了手脚，会怎么样呢？”

“如果你小心谨慎，就不会露馅，”他顿了顿，接着说：“要记住，你也要给他们一些真情报。”

“给柯林斯的也一样，你说的？”

拉尼尔点点头。“在这点上，宁要安全，不要后悔。对不对？”

丽娜没有回答。

“还有，我会尽最大的努力支持你。你现在是站在正义的一方了。”

丽娜疑惑地扫了他一眼。

“好啦。”他开始转移话题。丽娜嗅得到他脸上须后水的气味。“现在，咱们谈谈明天怎么做。”

丽娜要完成两个任务。第一，对汉斯说欧文已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而这都是她的错，请求汉斯做点什么来应对此事；她必须承认自己因为深感内疚而慢慢失去理智，因而自己的工作要放慢节奏，还要做好准备应对可能产生的后果。第二，要告诉欧文柯林斯深夜到访一事；要说明，欧文应该知道自己已经处于监视之中；或许他俩可以一起想出办法来对付柯林斯。

丽娜想马上告诉欧文，但只能等着欧文来了才行。欧文通常是午餐时间过来，但今天午餐已过，他依旧没来。丽娜问索尼娅是否见到过欧文，索尼娅摇摇头，说道：“不过，我倒想跟你说几句。”

丽娜心头一紧。

“终于收到了弗兰克的信。他很好，再过两三个月就回来。”弗兰克是索尼娅的丈夫，今年夏天被选中参加中途岛战役以后，索尼娅好几个星期都没有他的消息。

丽娜顿时如释重负，为她深感欣慰。

“还有，”索尼娅偏着脑袋，“一旦他回家，我就不来上班了。”

“哎呀，真不想你走！”丽娜意识到自己已经舍不得离开这位同事了，更不要说，任何代替索尼娅的都有可能是安插来监视自己的；这种情景，她想都不敢想。

“我可不像你那么有奉献精神，丽娜，”索尼娅接着说，“我不可能像你那样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工作上。”奉献？索尼娅就是这样看我的？丽娜刚要回答，又突然住口——真不忍心扫她的兴。

午饭后，丽娜出去找到一个付费电话，拨了出去。

“你去哪儿啦，欧文？我非常担忧。”

“我被开除了。”

“什么！原因呢？”

“柯林斯知道了我在不该去反应堆时去了，卫兵报告他说听见了两个人进去的。他并不知道另一人是谁，但他认为是一个女人。柯林斯认为我是间谍，但他说如果我不声张此事，他就会把这事包下来。”

“不可能！间谍？哪一方的间谍？”丽娜问道。她禁不住想知道柯林斯是否了解自己的真实情况。柯林斯把所有的线索都汇总分析过了吗？难道他那次夜访是给我设的陷阱？

“苏联间谍。”

“苏联间谍？亏他想得出来！”尽管如此，她依然暗自松了一口气；其实也就是被判了缓刑。柯林斯还没想到纳粹身上。然而，她的轻松很快就转化为自我憎恨。纳粹特务摆脱了嫌疑，自己怎么还能如此庆幸？

“欧文？”没有回应。“欧文，我一定要和你谈谈。这都是我的错。”

电话那头只有沉默。欧文不同意她的说法。

“欧文，我要去找柯林斯，向他说清楚我才是那个真正想进去的。一切责任由我承担，我才应该是那个被开除的。”

这一次有了回音。“不要去。两人都受苦，那才没道理。”

她也曾希望欧文会那么说。“可那是我的主意，不能让你来受罚。”沉思细想，看看是否真有机会来取消对欧文的惩罚。我真能让柯林斯相信欧文其实是无辜的？简直就是一场冒险！不行，柯林斯绝不会相信。柯林斯要么会认为我在为欧文开脱，要么就会把怀疑集中到我身上，而且很可能已经在怀疑我了。然后又想，究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自己的暴露只是个时间问题，唯一不确定的是，究竟是谁把我抛出来？汉斯还是柯林斯？——或许，甚至是拉尼尔！

“不！”欧文语气坚定。“你不能失去工作，我知道你全靠这份工作。”他顿了顿。不过，我倒的确想问问你：“为什么想看反应堆的愿望那么强烈？是不是瞒着我什么？”

Mein Gott ! 2 丽娜瞪着街对面那家干洗店的牌子，但她看见的只是一团模糊不清的字母。如果那个信以为真的男友都不信任我的话，那我一定不是一个称职的间谍。真想把自己溶化进地下，就像电影《绿野仙踪》3 里面那样。于是她小心翼翼地答道：

“欧文，你是知道我的。你怎么看？”

随后是长时间的停顿。然后，“对不起，丽娜。只是这个——所有的这一切——都与我整个儿唱反调。我父母要我回去和他们在一起。可我怎能回去？回去就是承认失败。我真不知道，离开了冶金实验室，我还能干什么？”

“你不是间谍，欧文。我俩都很清楚。”她接着急匆匆地说道：“我们都知道，柯林斯可能歧视犹太人，他这样做并不令人吃惊。”

他叹了口气。“反犹，亲犹，谁会在乎？任何人都可能有嫌疑……索尼娅……你……我……甚至康普顿，天理何在啊！这些日子，任何人都有可能脱不了嫌疑。”

“欧文，住口！”对于这么好的一个小伙子，我究竟做了些什么啊？欧文如今成了我过去的影子，一个失望、伤心的影子——全都是她引起的！

“丽娜，我今晚想见你。求求你。可以过来吗？”

她用一只手蒙住了双眼——今晚要和汉斯接头，决不能让这两个男人相互撞见——她正要提议第二天晚上，突然，欧文说道：

“我懂了。”沉默就是丽娜的回答——欧文肯定这么想。

“不是，等等，欧文，不是那——”

电话已经挂断。

¹ 犹太新年以希伯来历法为准，每年的日期在公历上都不同，目前在公历的9月5号—10月5号之间，为期两天。

² 德语：天哪！

³ 《绿野仙踪》1939年美国影片，其中有小女孩多萝西用一桶水就把恶女巫溶化了的情节。

第26章

接下来的几小时里，丽娜觉得自己就像是贝拉·卢戈西¹恐怖片中的吸血鬼。

咖啡馆里，她对汉斯说了欧文的事，自己是如何利用欧文才得以看到反应堆，又如何发生了意外的。

“你得采取措施，”她的语气极度痛苦。

汉斯耸了耸肩。

“拜托。我这可是在求你啦！”

“你能肯定他一无所知？”

丽娜低下头，想起欧文那个是否有什么瞒着他的问题。

“到底怎么回事，丽娜？”

她抬起头来。“他一无所知。我敢肯定。”

“我明白。”汉斯两眼收窄。丽娜明白，汉斯并不相信自己。

对于欧文的突然消失，同事们居然无人谈起，或至少无人与丽娜谈起，她对此颇为吃惊。她猜测，这是因为人们知道他与欧文常常约会，不便触及她的感受。不过，这倒有点儿值得庆幸，因为她才可以尽量集中心思在工作上来麻痹自己；但柯林斯每次进来都要问她有什么新发现，还要催促她赶快提供可疑情况。她不禁开始咬起指甲来；这个动作，以前从未有过。接着出现了间歇性头痛、厌食、失眠；就连回到家里以后，看着嬉笑蹦跳的儿子，也高兴不起来。

一周以后，已是10月底，丽娜假装着要赶工处理堆了几天的文书档案，想要选出一两封信来拍照，但随即决定取消——柯林斯随时都会突然现身！

真是英明决定！——还不到20分钟柯林斯就走了进来。这一回，他的脸色可不像往常那么凶恶——其实是面部肌肉绷得太紧、眼光极其焦虑所致。

“听说了吗？”

她脉搏顿时加快——柯林斯嘴里从没什么好消息！

“一场大火。”

丽娜本来坐着，此刻一跃而起，跑到窗边观望。既没火苗，也无烟味。“哪儿啊？什么也看不见。”她转过身来。

“不是这儿。”柯林斯手摸嘴唇。“你真的不知道？”

“上校，我简直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丽娜胸腔子里怦怦直跳。“到底什么事儿——究竟是哪儿啊？”

柯林斯停顿了一下——但不到一秒钟，然后说道：“你那个情郎，欧文·曼德尔，他家昨夜失火，已被烧塌。”

“啊，天哪！”丽娜一声惊叫，双手飞起抱着两边太阳穴。

“消防队说，起因是感恩节放在窗台上的蜡烛点燃了旁边的窗帘。”

“可是——可是——”她语无伦次地说，“不可能！”欧文家里从来不过感恩节，这是他家严格遵守的习俗；因为欧文不止一次对她说过，他们认为感恩节是异教徒的习俗。一定有人故意放火而又掩盖真相。

柯林斯接着说：“幸好曼德尔先生和太太不在家。”他清了清嗓子：“但欧文在。”

丽娜不觉抓住自己的头发。

“他没能脱险，已经走了。”

没过多久，冶金实验室就开会讨论欧文家里的火灾事故。震惊与恐惧让人们迅速谈起欧文的情况：间谍活动的传言、职业生涯的终结。丽娜后来也记不清是谁首先推断欧文之死并非意外事故——由于失去了理想的也是唯一能干的工作，孤僻而绝望的欧文安排了自己的命运。还有些人指责柯林斯并要求开除他；他们甚至相信这场事故是柯林斯用了什么诡计“安排”的。

丽娜当然清楚得很。欧文的确心烦意乱、沮丧失望，但绝不可能自杀；柯林斯也还没有胆大妄为到会叫人消失的地步，他这人虽坏，疑心重重、让人害怕，但并非凶手。

她知道是谁放的火，也知道原因。想到这里，最后一丝镇静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局势已经失控。她必须保护儿子，保护自己！无论用什么方法！

星期六早上，她告诉M太太自己要出差，请她照看麦克斯，然后乘公车到了中国城，在瑟麦克大街与温特沃斯大街相交的路口下车后向南走，到了23号大街的拐角处右转。这个街区中部是陈氏枪支用品店。丽娜走了进去，30分钟后出来；身藏一把史密斯-韦森 ² 22左轮手枪和一盒子弹。

¹ 贝拉·卢戈西（1882—1956），美籍匈牙利裔演员，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主演过一系列恐怖片。

² 史密斯—韦森公司：美国著名手枪生产商，成立于1852年。

第27章

1942年，11月。

究竟是如何度过了这年的11月份的，丽娜自己都不知道——

既要分别为汉斯与柯林斯刺探情报，还要向拉尼尔汇报细节；要在这几方之间做得天衣无缝，几乎毫无可能。这是一场表演——不仅对于汉斯、柯林斯是表演，就算对拉尼尔也是如此；自己犹如同时扮演三个角色，必须记牢什么话是对谁说过的；只要错一句台词就会露馅，就可能招来灭口之祸，比超人1的飞速子弹还要来得快！

不过，对于交给汉斯的情报她倒不必忧虑，可真可假，美乐时拍摄的胶卷就是救命稻草；但柯林斯和拉尼尔要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文件，她只得用两层复写纸打字，而复写件有时又不能完全对齐，塞在滚筒里看上去凌乱不堪。丽娜偶尔还要瞟一眼索尼娅，担心她会发现自己的行为；但索尼娅似乎心不在焉，总是想着丈夫回家的日子。

来函与备忘录须手工抄写，她就偷偷把一些文件装进手提包里带回家，一旦麦克斯睡着就开始抄写；还得仔细伪装自己的笔迹，以防系里有人怀疑到她。当然啦，这样做修改文件时也容易得多，但传递情报也有麻烦。柯林斯声称他自己的级别可以接触最高机密，丽娜向拉尼尔求证，拉尼尔却说柯林斯撒谎。然而，她别无选择，依旧不得不向柯林斯传递情报。

传给柯林斯的第一份情报是康普顿写给军方的一封信，信中附有一对加大伯克利分校最新研究进展的分析报告。那是奥本海默领导的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团队的结论；该团队包括菲利克斯·布洛赫、汉斯·贝特、爱德华·泰勒、罗伯特·塞伯尔，以及从芝大冶金实验室过去的约翰·曼利等著名科学家。该团队认为，要制造那颗原子弹，所需要的可裂变物质是他们先前估计数量的两倍之多。而康普顿决定等到反应堆的实验数据出来才做判断。

午餐时间到了，丽娜收好那封信，匆忙穿上大衣，带起手套，对索尼娅说要去散散步。下楼以前，先进了卫生间，偷偷取出那封信的抄件塞进了一只手套。出了大楼，按照事先约定的那样“碰见”了柯林

斯，趁机不经意地把那只手套掉在了地上。柯林斯弯腰捡了起来。

那天下午，柯林斯来到了办公室。“女士们，”他朝向索尼娅和丽娜挥舞着一只红手套，“你们知道这只手套是谁的吗？我在外面捡到的。”

索尼娅看向丽娜：“这不是你刚买的那双中的一只吗，丽娜？”

丽娜吃惊地抬起头来。“哎，对呀，就是呢。谢谢上校。准是去午餐的路上掉下去的。”

丽娜很晚才完成当天的工作，刚刚穿上大衣要走时，柯林斯就出现在门口，好像是从阴影中溜进溜出的——丽娜最讨厌这一点。

他瞥了丽娜一眼，眼色颇为狐疑。“你怎么知道我想要有关康普顿的情报？”

丽娜摇摇头：“并不知道。”

柯林斯双眉一扬。

“我以为你想要曼哈顿计划的所有信息；否则不会这么保密。”她忍不住加了后半句。

柯林斯突然愣住了。“呃，这个，这个……”他清了清嗓子：“命运使然。奥本海默的任何情况我都想要，只要你能找到：他想什么、做什么、有多少钱，怎么花销、何时洗澡或欺瞒过他的妻子——总之，事无巨细，无所不包。”

丽娜一声不吭。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柯林斯补充道。

“他是康普顿教授的同事、杰出的物理学家。”

“人们都知道他与苏联人有联系，而且说不定他本人就在给那些人提供情报。跟你说实话吧，我之所以来这儿，就是因为他。此人很可能成为曼哈顿计划的领导者。我们必须密切注意他的一举一动。”他顿了顿。“你干得好。”

丽娜步履沉重地走在回家的路上。这戏再也演不下去了，简直叫

人崩溃、叫人疯癫。自己肯定会暴露而受到惩罚，纳粹、柯林斯、甚至拉尼尔都有可能随时毁了自己。必须到此为止——无论以什么方式，也无论那三人想要什么。就在这时，突然幸运降临——蹦出一条妙计！此计或许能引爆这场戏的高潮，加速滑向结局。她一到家，就给汉斯发信号要求接头。

¹ 超人：1938年《动作漫画》创刊号登载的漫画故事，1941—1943年出品同名动画片，共17集。

第28章

“有麻烦了！”第二天碰头时她对汉斯说。

“怎么？”汉斯问道。

她就说了柯林斯的行为。“我早就想给你说，但又害怕。他到底掌握了好多我的——我们的——情况，心里没底。我想要在和你接头以前就弄清楚。”

汉斯的脸色莫测高深。“你给了他些什么情报？”

“就和给你的差不多。”

汉斯咕隆了一声。“从现在起，要确保他所得到的资料刚好就是你告诉我的。”他又琢磨了一下丽娜的话。“对于我们的计划，他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没有？”

“这正是我一直没跟你接头的原因。我现在可以肯定，他一点儿也没察觉。”

她预料汉斯会起疑心，威胁着要报复，或要以某种方式惩罚她。然而汉斯却微微一笑，这使她颇为吃惊。“好啦，好啦，这个消息可能很有用。有关柯林斯的最新消息，一定要继续告诉我。”

继续报告最新消息？就这些？丽娜不觉紧张起来。汉斯好像真的对此漠不关心，可他们却除掉起了疑心的欧文。自己的计策失效了。“你怎么能说柯林斯‘可能有用’呢？他可是真正的威胁呀！”

“你这想法是怎么来的？”

丽娜只觉怒火聚集。“汉斯，你看看我现在的处境。你要我为德国人刺探情报，柯林斯又要我暗中监视奥本海默；他一旦怀疑我，我就完了。尤其是现在希特勒已经侵入了苏联。”

“丽娜，不用着急。”

汉斯试图使她放宽心。糟了，她想。“你好像忘记了，我现已身处险境、命悬一线！”

“哪有那么危险，你干得棒极了。”

丽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不，我干不下去了，我想退出。这也是我今天来的目的。太危险了。我再也没法干了。*Genuchistgenuch.*”

1

汉斯点了点头。“理解。不过也没几天了。”

“什么意思？”

“我们都知道，要造原子弹，曼哈顿计划会重新选址。你当然会留在这儿。唯一的问题就是，搬迁何时进行。那时我们自然会安排你的出路。”

“可是，柯林斯呢？打算怎样对付他？”

汉斯好像胸有成竹。“不足为虑。他只不过是——美国人怎么说的？‘一堆小土豆’²而已。”

丽娜明白，如果自己真那样想就是直奔地狱；她巴不得马上就开始制造原子弹——这样才可以解脱。

但前提是，那时她还活着。

1 德语：还是适可而止吧。

2 一堆小土豆：这是美国俗语，意为“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第29章

1942年12月，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1号反应堆。

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1942年12月2日，星期三，下午3:30，费米的一位助手安放好最后一根控制棒，核反应堆的活性区便开始自我供给能量、加速运转起来；巨量的石墨、金属铀和氧化铀首次产生了自我维持的原子核链式反应。功率虽然只有半瓦，但没人嫌它太小——毕竟，反应堆已成功运转！

康普顿立即拨通国防研究委员会主席柯南特的电话，用暗语说道：“意大利航海家刚刚登上新大陆。”

“土著居民是否友好？”柯南特问道。

“人人安全登陆，个个欣喜异常。”

实验室举行了庆典，其实就是在附近的一家酒吧里狂欢喧闹一阵——假如这些物理学家们的欣喜算得上喧闹的话。丽娜比任何人都高兴。炸弹研制的下一阶段即将开始，她的情报工作当然也就完结了。她迫不及待地等着这一天到来。她已经想好辞职，寻找一份完全不同的工作：去保险公司或制造厂谋得一个职位。目前的工作中，一方面是无法理解的科学知识多得叫人受不了，另一方面是理解得极为透彻的口是心非更叫人崩溃癫狂。虽然金钱上会有一些损失，但重获自尊的机会却是一笔超额的补偿。

接下来的几天里，为证实出现的链式反应并非侥幸，科学家们把反应堆的功率提高到了200瓦。这天下午，一位科学家从堆里出来后，手臂上带着烧伤。丽娜什么也没说，但她知道这是核辐射，链式反应的副产品，危害极大。三天以后，那位科学家一病不起，周末即逝。这个消息简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幸好欧文没有继续钻反应堆。否则，他也会因曼哈顿计划而丧生；其实，他已经如此。

第30章

几天以后，丽娜归档一份绝密文件，是克罗夫斯给康普顿的备忘录。她匆匆忙忙拍了照，正要放回去时，突然瞥见“德国”二字，就一下子引起了注意。格罗夫斯说的是一个他们曾经怀疑而现在已经证实了的消息——德国人至少一年以前就放弃了原子弹研制计划，而且很可能不止一年。只因为希特勒既无足够的资金又无足够的人力来进行这项试验。纳粹两面作战，前线不断告急，而财源又大量流失，只好把每一个马克都配给了国防军。

丽娜不禁瞪大了眼睛。最近六个月以来，她和冶金实验室的所有人一样，确信纳粹德国的核试验对于美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德国科学家发了疯一般狂热研制原子弹并且实际上领先于美国。现在看来，真相恰恰相反。她和其他每个人所听到的都是宣传，都是谎言。或许，这一切只不过是哄着美国人民艰苦奋斗、加班加点、力争领先的一种手段罢了。

她拍完了这份备忘录，回家的路上偷偷放在了传递点。她知道，这个情报一定会引起反应。表面上，她是在为德国人刺探情报，而就是那些德国人却并没有研制原子弹；假如他们没制造原子弹，为什么需要她来刺探这些情报呢？不错，他们可能需要这方面的情报，但为什么会那么急迫？为什么要搞那些秘密活动、那些神秘的接头暗号？而且，假如德国的每一个马克都要首先满足国防军，那么她得到的那些钱又来自何处呢？

她回想着这一年来发生的事情：先是去年12月的卡尔之死，此案从未破获；接着是4月份的麦克斯遭绑架，这事也不了了之；然后是欧文死于一场神秘的火灾——就在欧文带她查看了反应堆之后不久；仅仅12个月，三大悲剧接连发生，绝非巧合！尽管自己的潜意识深处早就这样认定，可心里就是不愿承认。

但现在不得不承认了。自己之所以幸存也正和这三件事密切相关。正是汉斯及其纳粹同伙精心策划了这一切。首先，杀死丈夫——使她既失去经济来源、又变得心理脆弱；然后，夺走儿子——儿子是

她活下去的唯一理由，逼她同意当间谍才将儿子归还；最后，除掉欧文——欧文已无利用价值，反而有可能是他们的麻烦。

而现在，第四大悲剧的主角轮到她自己了。当他们发现自己已经知道这一切都是他们设的局时，会怎么处置她？她回想起曾经问过汉斯，一旦芝加哥不再搞原子弹研制，她的未来怎么办？汉斯却含糊其辞。要是她没有未来，又该怎么办？要是对于汉斯那伙人来说，自己不过就是他们手中的一枚棋子——微不足道、花费巨大、已经无用的棋子——又会怎么样呢？

一阵火辣辣的感觉窜过全身。丽娜探索、咀嚼这种感觉。第一次，这不是恐惧，而是愤怒。接近狂暴的愤怒。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遭受了这么多苦难，怎么还能装得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回到家里，晚餐以后陪着儿子玩林肯积木，直到儿子睡觉。儿子睡熟以后，她就苦苦思索，要想出一个万全之策。去找柯林斯坦白一切、揭发汉斯及其同伙？柯林斯从不相信她，尽管她给柯林斯传递过情报！柯林斯会以叛国罪控告她。柯林斯根本无法理解一个绝望的母亲被迫保护自己孩子的苦衷。自己肯定会在监狱里度过余生，甚至还会被判处死刑！

她跌坐在沙发上，双手抱头。拉尼尔也没保证过她的安全，从没有过任何承诺。拉尼尔只说是会尽力“支持她”。现在可真是走投无路！

丽娜走向壁橱，取出那把左轮手枪，然后回到客厅，举枪瞄准一个假想的目标。对着活人开枪！我真的下得了手？答案上涌，喉咙紧闭。无法肯定。她能肯定的只有一点：那些人不会——不能赢；自己的间谍生涯已到尽头，不再有谎言，不再口是心非。

她拨通了电话。

第31章

1942年12月。

第二天，丽娜与索尼娅一道去吃过午饭，就在回办公室的路上，发现了汉斯发出的暗号：57号大街的花店门口，一个被雪覆盖的小花盆里，插着一面小小的美国国旗。意为下班以后碰头。她很想不去。可是，如果不去，汉斯就会来找她，而且更糟的是，找麦克斯；于是，回家后就打开壁橱，取出手枪，装上子弹，放进外衣口袋里。至少，她也会搞点儿出其不意。

几分钟以后，那辆福特就到了。这一个典型的芝加哥的冬日，夕阳西沉，地面积雪还有几英寸，寒气刺骨；出门需手套、围巾、帽子齐全——全身裹得严严实实。丽娜等着小车停稳，摇下车窗。

驾驶座上的汉斯向她叫道：“快上，车里暖和。”

上车以后，才意识到后排还有一人；她转头一看。只见那人肌肉结实，壮如公牛。心里那个冷呀，比12月的寒冬还要厉害！

“他是谁？”

汉斯挥手：“迪特尔。”

一听提到他的名字，那人抬起头来。

“他不会英语。”汉斯又说。

“那他在这儿干什么？”

“接受我的训练，”汉斯停顿了一下，答道；停顿告诉丽娜，这是谎言。

顿时如坠黑暗之中。迪特尔一定是杀手，自己就是他的目标，他就是来“处理”自己的。逃跑？跳车？福特正沿着湖滨大道向南行驶，时机至关重要。迅速移至门边，猛地打开车门，一跃而出！但是先得确信后面的车辆距离尚远，免得落地就被撞倒碾过。唉！变数太多，此法不行。

要是汉斯拐进任何一个湖滩，都有机会行动。果不其然，就在77号大街，汉斯拐进了彩虹湖滩公园，那是一个伸进湖里的半岛。广阔的草坪上摆着许多供人们野炊的桌子，再过去就是沙滩，夏天总是人山人海。她和卡尔曾在这儿向北观赏卢普的景致——阳光灿烂的夏日里，真是壮观极了；有一张明信片上的照片应该就是那儿。然而此刻，只有骷髅般的树枝、脆弱的枯草与雪地；公园里空旷荒凉，犹如被遗弃的坟场。

“怎么停在这儿？”丽娜问道。

“当然得找一个僻静之处，才不会受干扰。你不断地提问，现在，给你答案的时间到了。”

丽娜偷偷看了一眼汉斯。他在玩什么把戏？唯一的答案，肯定就是一把上了膛的手枪对着自己。他拐进了一条幽静宜人的车道，驶向一座靠近湖边的低矮建筑；停车熄火，示意丽娜打开车门。

“我们走一走。”

三人下了车，背向湖面，开始穿过公园。汉斯与迪特尔走在丽娜两侧。暮色把公园投进了阴影，眼前的一切都模糊起来，难以辨认。丽娜轻轻地把手伸进衣袋，掂量着左轮手枪的分量，心里才有了几分踏实——至少还可以自卫！

一排光秃秃的树丫后面有一张野炊桌，桌上一层白雪。随着他们走近，一个身影逐渐现出：那是一个男子，身上裹着的好像是黑色的切斯特菲尔德大衣¹，头戴黑色软呢帽，脚上是结实的长筒靴。丽娜一见，好眼熟！那头型，那棱角分明的下巴，那双肩耸动的样子——胸腔子里顿时砰砰作响。原来是他！不觉加快了步子。

同时，那人也仔细打量着丽娜。那身形，丽娜太熟悉了。

眼看到了面前，他微微一笑。

丽娜猛地吸了一口气：“约瑟夫！”

¹ 一种流行于1930—1950年代的西装式大衣。

第32章

约瑟夫笑逐颜开。“你好啊，丽娜。”

丽娜靴子里早就钻进了不少的雪，脚底的寒冷本已使她发抖——但此刻心中的冰块却使她忘记了这些，反而觉得双脚倒是热的。“你——我不明白！你怎么会在这儿？”

约瑟夫伸出双手——这双手躲在厚厚的皮手套里：“为你而来。”

“为我？”丽娜眨了眨眼睛，满脸困惑，恍若梦中。“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在美国多长时间啦？”

“长得不想再长了。”

“为什么不来找我？”

他停了一下。“早就找到了你，通过汉斯。你的每一个行动我都了如指掌。”

“可你不是在布达佩斯吗？怎么会——”

他脸上现出一丝不悦。“你从没学会心平气和地说话。汉斯曾提到，你已经变得非常疑神疑鬼。我看他说对了。”

丽娜怒容满面。

约瑟夫顿了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再次开口时，语气变成了安抚：“对不起。我知道你过得有多么艰难。那种日子，会迫使任何人都不敢轻易相信什么。”

丽娜仔仔细细打量了他一番。比起7年前，约瑟夫明显有些苍老，两鬓似乎有一丝灰白，但他依然又高又壮，一副雅利安人的面孔总是让丽娜为他半是骄傲，半是羞愧；而他也满怀期待地注视着自己——丽娜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说点什么了。

“你是——你是怎么找到我的？我们一直音信不通。”

“哦，丽娜，”约瑟夫摊开双手。“稍微想一想，其实很简单。”

她眯起眼睛，凝神回想。原来如此！不禁倒退几步，嘴巴大

张。“你！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干的！”

约瑟夫低下头，以示默认。

“可是——可是……”她语无伦次：“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呀！你可是犹太人呀！”她耸了耸肩。

一股怒火沿着脊梁蹿上来。“你倒是真的变了？”丽娜冷笑了一声，不禁回忆起多年以前拿他的金发绿眼打趣的情景；完全有可能！

他双手掌心向上：“我没必要变。”接着伸出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沿桌子边缘刨起一堆雪，捏成雪球。“汉斯一直是我的耳目。”

丽娜猛地转身。汉斯就站在她身后，下巴凸起，似乎尽力显得不那么尴尬。

“必须等到恰当的时机才能告诉你。”约瑟夫再次微笑着说。

“告诉我什么，约瑟夫？”

他转过身，扔出那个雪球，然后转过来。“到了布达佩斯以后不久，我们一家人生活无着，没有钱，也找不到工作。一天，我在犹太教堂附近时，有两人向我走来。他们给我买了几样饭菜，我非常感激。那是我第一次填饱肚子，自从……好啦。我们就开始交谈，原来他们是苏军情报员；我们都认为必须打败纳粹。他们说，凭我的长相，可以冒充雅利安人……呃，你知道的。”

丽娜双唇紧闭。

“好啦，敌人的敌人终成朋友。你和那个柯林斯上校也没多大的区别吧。”

又一波愤怒让丽娜喘不过气来。“苏联间谍！”她喘息着说。“你在为苏联人卖命！原来我一直在给他们刺探情报，不是给纳粹的！”她悄悄地把手伸进衣袋去摸着手枪。

约瑟夫并不否认。“不错，苏联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中流砥柱，也是在为我们犹太人复仇。最初，我只是在布达佩斯参加一些不太重要的行动。但是，当我收到你的信说你在芝大物理系工作的时候……呃，大家都惊喜异常。”

丽娜紧闭双眼。的确在一封信中提到过自己的工作。而且不止一次。她还记得，信中描绘了系里的每一个人。那时怎么如此头脑简单？她当然知道答案——当时旧情未了，总是想把一切都向这个男人倾诉。

“说实话，多亏了你，丽娜，我的军阶才升到了这么高。莫斯科特别重视有关美国秘密研究计划的情报，想要随时得到冶金实验室的最新消息，尤其是关于铀-235裂变、制造炸弹的方法、需要什么设备来应用这些技术。这一切你都做到了。”

怒气汹涌澎湃，把内脏紧紧地扭成了一个球体；大脑一片空白。

“因此，你瞧，这事儿好得不能再好了。现在由我来照顾你，”约瑟夫满脸喜色，“以后就容易了。”

“容易？你撒谎！你们说是给纳粹刺探情报。你们强迫我回去工作，就在卡尔——”她气得说不出话来。“你们！就是你们，是杀害我丈夫的凶手！”

约瑟夫低下了头。丽娜觉得，这是约瑟夫第一次表现出了悔恨。“只能说，我对这事放任自流。”

“放任自流？说得倒轻巧！这是不折不扣的谋杀！你都成了什么样的人了，约瑟夫？为什么不来找我？或许我本来可以……”丽娜声音低了下去，因为注意到约瑟夫把手伸进衣袋里在掏出什么，于是紧握手枪。但约瑟夫掏出来的是一包香烟；他取出一支，用火柴点燃，吸了一口，吐出一团烟雾。他什么时候染上这个习惯的？

“好了，丽娜。别那么天真。你绝不会自愿帮我们的。我们也没有办法，战争嘛，当然是残酷的。”

“可你们为什么假扮纳粹？你们知道引起了我多大的内疚、对自己多大的痛恨？”

“我们必须保护自己。原来并不知道你这么有价值。假如你被抓，我们想要你的上司认为你背后是德国人，而不是我们。”

“于是你们就撕裂我的灵魂、毁灭我的人生……就为了保护自

己！”

约瑟夫一愣。“你对我不也是这样吗？抛下我，投入到另一个人的怀抱？”一时间，约瑟夫的镇静消失了，脸色阴沉起来。

这人已经不再是那个她所认识的约瑟夫、那个曾经让她魂牵梦绕的约瑟夫了。

“你们杀死卡尔，究竟是向谁复仇？”她顿了一下。那一幕幕全都连在一起了。“接着又绑架了麦克斯！”

约瑟夫又变回了沉着镇静，恢复了很有教养的风度：“小家伙那么可爱，我亲自逗他玩儿。如此聪明、充满好奇心的孩子，我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来疼爱。”

丽娜不理睬这句话。“然后又是欧文！”

约瑟夫吹出一口烟雾，丽娜吸进了陈腐烟草的气味。

“他会妨碍你们，他会一直是你们的麻烦，他成了所谓的‘附带受害者’。”

“附带受害者”，她低声重复道。

约瑟夫把烟头弹进了雪地里。

丽娜看着橙色的烟头慢慢地熄灭了。

“对不起，没想到让你这么痛苦。我也只是执行命令。”

她尽量不让自己声音尖利。“执行命令？你现在也是在吗？”

约瑟夫瞥了一眼汉斯和迪特尔。“现在我让他们去执行命令。我来这里，就是想要补偿你。我知道柯林斯起了疑心，你的处境很危险，不能回去上班。我想给你一条生路。跟我在一起。”

他犹豫片刻。“我们去纽约隐居起来，我来做麦克斯的爸爸。”

“可你已经结婚了呀！就是你信中提到的那个女孩。”

他笑了：“那只是‘白色的谎言’¹。没有别人。除了你，丽娜，我这一生绝不会有别的女人。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俩。”

他挥了一下手。“跟我回家吧。哈希姆会摆平这一切。我们可以抹掉过去，还自己一个清白的历史。”

这话听来好可怕！我曾经深爱的这个人，怎么能够厚颜无耻到这个地步！不，不对，这并不仅仅是厚颜无耻。而是傲慢！令人恐惧的傲慢！难道，对于他来说，兜了个圈又从头开始，真的就这么容易？

约瑟夫微笑着，一副好像懂得丽娜心思的样子。

丽娜伸手捂住嘴巴。也许自己别无选择。他说得对。不能回到冶金实验室。回去就意味着母子俩生活无着。可要是回到约瑟夫身边，自己还怎么能活下去？这个男人固然是自己的初恋，可现在从他身上看到的东西令人恐惧、令人恶心！整整7年的时光，怎么能够瞬间蒸发、消失于雾中，犹如生长于黑暗之中的阴影消失于阳光下那么容易？如果是那样，自己将生活在永恒的担惊受怕——甚至恐惧绝望——之中。不行，这是邪恶的生活，彻头彻尾的邪恶！

“你们利用我、操纵我、杀死我丈夫，绑架我儿子，把我逼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承诺，一定会补偿你。”他伸手在桌上铲起更大的一堆雪。

她极力忍住自己的厌恶。所有的悲伤、忧愁、内疚，早就刻进了骨髓里。一堆干净的白雪加上几句甜言蜜语，就能把这些全都抹掉？伸进衣袋里那只手握住了左轮手枪。“因为你想要摆平这一切。”

约瑟夫点点头。“我的意图是要和你永不分离，自从我们在动物园的相互承诺那一刻起，一直如此。‘永不分手，除非死亡！’还记得吗？”

丽娜靠前两步。“当然记得。而且我相信你是对的。现在，是时候摆平这一切了。”

约瑟夫张开双臂。

“永不分手，除非死亡！”丽娜哽咽着。

趁着还没改变主意，她突然抽出手枪，扣动扳机——约瑟夫应声倒地；随即转身，向汉斯开火，汉斯仰面倒下的——因为她知道，同时

射杀两人犹如毫无目标。这时迪特尔冲上前来，瞄准她的胸膛。她立即扑倒在地，希望缩小目标——但为时已晚，两发子弹接连射出！

¹ 这是英文谚语，意为“善意的谎言”。

第33章

丽娜看着迪特尔在几码开外慢慢倒下，雪地上血迹斑斑。她在地面上翻滚了一转，努力坐了起来；晕晕乎乎中，伸手触摸自己的胸部、双臂，以及面部；耳朵里依然回荡着枪声——还活着！没受伤！死的是迪特尔！

渐渐地，耳朵里清静了，警笛声清晰不断传来。约莫十几个男人蜂拥而至，冲过雪地，多数人边跑边叫。她神思恍惚地看着这一切，简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突然，影影绰绰之中，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丽娜，没事吧？请回答！”

她努力打起精神。

拉尼尔探长进入了眼帘。他跑过来，蹲下，伸手揽住丽娜的肩头。“你没有受伤，明白吗？一切都过去了。”

“我——枪杀了他们。”丽娜低声说。

“不错，你干的。”

拉尼尔目光扫向约瑟夫和汉斯，丽娜跟着看过去。汉斯躺着一动不动，但约瑟夫还在扭动，并且不住呻吟。拉尼尔的手下包围了他，挡住了丽娜的视线。

“迪特尔向我开枪，怎么……”她抬起头来，看着拉尼尔。

“我们抢先打中了他。”

她眨了好几次眼睛，想要竭力弄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自从昨晚接到你的电话，我们就一直暗中保护你。我一直都在离你几英尺以外的地方。”

寒冷的空气刺痛着嘴唇，她不禁伸出舌头舔了舔。“我是被迫的，特里。就在他对我……对卡尔……还有……做了那些事以后……”

拉尼尔打断了她：“丽娜……你意识到你都干了些什么吗？”

“我犯了杀人罪。两次。”

拉尼尔摇摇头。“你破获了美国最大的苏联间谍网。”

丽娜眉头深皱。“不，你不明白。我——我——”

“嘘——”拉尼尔竖起一根指头，紧贴嘴唇。“我知道你心里很不安宁，还极度震惊。不过，你的确是一位英雄，丽娜。没人做到过你所做的事。就你的情况而言。”他吸了一口气。“你摸到了一个主要间谍网的内部运作情况。他们的头目就是约瑟夫，依然活着。”

四个男人弯腰抬起地上的约瑟夫，走向旁边的救护车。

丽娜与约瑟夫四目凝视，相对无言——简直犹如梦幻之中！然后她问道：“你们打算怎么处置他？”

拉尼尔笑了。“我们首先要治好他的枪伤，保证他痊愈；然后，当然会把他驱逐出境。”

“驱逐？”

“别担心，你不会受牵连。因为你早就把传给他们的所有东西都告诉了我。”

“等等。”她举起手掌，做了一个向外推的手势。“柯林斯呢？他不会——？”

“已经通知他了。他高兴得不得了，连声称赞你是真正的爱国者。”

“可我犯了叛国罪。”

拉尼尔弯腰伸手去扶她站起。“你是被迫的。幸好你及时找我。为了国家，你成了一个战争时期的双面……不，三面间谍。”

丽娜皱起眉头。“你说你知道汉斯和约瑟夫不是纳粹？你早就知道他们是苏联间谍？”

拉尼尔一时未作回答；然后垂下脑袋。“其实以前给你说过，丽娜，我一年多以前就开始调查这个案子。”

“这么说你真的知道？”

他点点头。

丽娜把手从拉尼尔手中挣脱，陡然正色道：“为什么不告诉我？”

拉尼尔现出恳求的神色。“我本来想的，但上司们不许。他们担心，你不会像恨纳粹那样恨苏联间谍，那就有可能露馅。毕竟，纳粹才是你的死敌。”

丽娜凝视着拉尼尔。在某种程度上，拉尼尔也和汉斯或柯林斯没多少区别，也是在操纵她、利用她。她也应该恨拉尼尔——除了刚刚救了她的命这件事。

“没告诉你的确是我不对，”拉尼尔接着说，“我们现在才知道，你已经证明，为了美国你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你都成明星了，丽娜。你看看那边，一大群人都等着想跟你握手呢。”

丽娜费力地站了起来。她的世界突然间颠倒了。

“不过我敢打赌，你现在只想回家看儿子。”

她点了点头。

“听着，我还有事要处理，但我会尽快赶过来。我还有许多话要和你说。”拉尼尔向着一个手下：“阿彻，请你把这位女士送回家。”然后转向丽娜。“今后若干年里，人们都会传说你的故事，丽娜。”

她晕晕乎乎地摇了摇头。“你那么说，好像我有什么了不起，但我没什么特别的。”

拉尼尔笑道：“嘿，这次你可错了。我自己倒没什么特别的，只是一个普通而健壮美国人，在爱荷华州出生长大。而你的确不是普通人。”

“普通人，”丽娜重复道。或许他说对了。自己本来是一个难民、寡妇、间谍，但现在，表面上看，又成了一个英雄、明星爱国者。自从踏上美国，从来就没普通过。虽然她唯一想要的，就是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普通，”她说道。“一个普普通通的美国人。那是什么感觉？”

“也许是时间该你熟悉那种感觉了。”拉尼尔挽着丽娜的胳膊走过雪地，走向小车。“我们也可以好好聊聊那种感觉。”

“好，一言为定！”她笑了。

【全书完】

附录

关于“Until death do us part .”的翻译

初稿：

“丽娜·本特海姆，我爱你，永远爱你！”

“我也爱你，约瑟夫·迈耶。永远！”

“至死不渝！”约瑟夫俯下身子，两人激吻。

1校&2校：

“丽娜·本特海姆，我爱你，永远爱你！”

“我也爱你，约瑟夫·迈耶。永远！”

“相爱永远，至死不渝！”约瑟夫说罢，俯下身子。

“相爱永远，至死不渝！”丽娜哽咽着重复道。

两人激吻。

终稿：

“丽娜·本特海姆，我爱你，永远爱你！”

“我也爱你，约瑟夫·迈耶。永远！”

“永不分手，除非死亡！”约瑟夫说罢，俯下身子。

“永不分手，除非死亡！”丽娜哽咽着重复道。

两人激吻。

点评：

热恋中的少男少女即将分别，而且极有可能是生离死别，这个“Until death do us part”意为“到死才分开”，所以最早译为“永不分手，除非死亡！”但事实上他俩很快就要分开，所以这个“分开”不是两人距离上的分开，而是“分手”，“不再相爱”之意；考虑到他俩都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受过良好教育，当然也读过大量爱情小说，和

上文连起来看，改为了“至死不渝”；但后面高潮时，他俩相见，又重复此句，却无本章的“我爱你”之类的话。所以改为“相爱永远，至死不渝”；反复想象、体察当时的场景，窃以为，若是平时，说出“相爱永远，至死不渝”这样文采斐然、充满浪漫气息的句子可能性大得多，而当时两人都发愁死了，直接蹦出的话应该和分离有关，既是距离空间上的分离，更是心灵情感上的分离，此“分开”实为“分手”，即“不再相爱”“移情别恋”之意；按当时的场景与他俩的心境，最终改为“永不分手，除非死亡！”若有读者更喜爱“相爱永远，至死不渝”（和平时期一般会这样说，尤其是当今人们都受过教育），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偏爱哪一种表达，都很正常。

结语，**Until death do us part** .提供下列译法：

到死才分开！

不死不分手！

要分手，除非死！

若要分手，除非死亡！

永不分手，除非死亡！

相爱永远，至死不渝！

白头偕老，至死不渝！

当然还可以写出一些，但都不会有多大区别；译者最后根据当时的情景，尤其是主人公的心境，筛选出第5种译法。读者诸君觉得哪一种好，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可自行选择运用；但我估计，大多数会选第6种。

要是有人说，你这些句子都不很恰当，那么，我会非常高兴，相信您一定想出了更为恰当贴切、情韵深长的佳译，请您一定不要藏着掖着，一定要公之于众，千万要把金针度人，您将会成为译者的“一句之师”，或许会成为中国翻译史上流传千古的佳话，恰如古代流传下来的“一字之师”！

残酷的公正

梅尔·康莉 (Mel Comley)

李佩珊 余凌燕 陈海滨

梅尔·康莉惊悚罪案小说公正系列第一部

残酷的公正

梅尔·康莉◎著
陈海滨◎编辑

李佩姗 余凌燕 陈海滨◎译



《纽约时报》、《今日美国》、亚马逊、iBooks
以及全美最大实体书店邦诺书店
畅销书作家梅尔·康莉倾情巨献

Fibered
- 2015 -

残酷的公正

序幕

第1章

第2章

第3章

第4章

第5章

第6章

第7章

第8章

第9章

第10章

第11章

第12章

第13章

第14章

第15章

第16章

第17章

第18章

第19章

第20章

第21章

第22章

第23章

第24章

第25章

第26章

第27章

第28章

第29章

第30章

第31章

第32章

第33章

第34章

第35章

第36章

第37章

第38章

第39章

第40章

第41章

第42章

第43章

第44章

第45章

第46章

第47章

第48章

第49章

第50章

第51章

第52章

序幕

女人赤裸的背上一片红肿，疼痛越来越剧烈。她完全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也不知道被捆了多久。她的双手被紧紧绑在一把旧木椅上，早就失去了知觉。

她的生命就要到尽头了吗？

过了好一会儿，她的鼻子才终于习惯了弥漫整个地牢的恶心味道。

时间，她唯一拥有的就是时间，让她来思考，让她反反复复问自己同一个问题：他是谁？为什么要把她关起来？她这辈子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吗？竟然让一个陌生人这么对待她？我是个善良好心的人啊，难道不是吗？

什么样的人会把一个女人关在一个地狱一样的地牢里？

给她送食物时，如果你管放了几个星期的面包也叫食物的话，他用沉默折磨她。她试过用各种方法来刺激他，希望他做出反应。可是任凭她尖叫、辩解，甚至哀求，他都置若罔闻。他嘴角的讥讽和他阴森的目光在她赤裸的胴体上来回游荡，令她毛骨悚然。

现在，她自己的念头也开始折磨她了。疼痛的肢体在叫嚣着，渴望泡进洒了薰衣草精油的热水里。如果能洗干净刺痛她双腿的尿液和粘在身下的粪便该多好。她觉得受到了莫大的羞辱，这和她平时锦衣玉食的生活相差万里。

清醒着的每一分钟都变得绵绵无期。求求你告诉我，这噩梦何时才能结束啊？这噩梦怎么样才能结束呢？她问着上帝，一遍又一遍。

角落里断断续续的滴水声为她的痛苦雪上加霜。她回忆着过去的幸福时光，试图希望这样能屏蔽那些噪音，阻止疯狂念头潜入她的意识。她觉得自己的生命马上就要走到头了。她不停地祈祷天堂里的丈夫会在自己最后的时刻在那儿接她。如果现在能在他温暖的怀抱里该有多好。

地窖的门突然开了，她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突如其来的亮光刺疼了她的双眼，让她的眼里盈满了泪水。她皱了皱眉头，马上让她记起自己的右眼几天前被打肿了。

男人小心翼翼地走下颤颤巍巍的楼梯，身后还跟着一个人。

被囚禁的女人心跳加速，疯狂地挣扎着。他走过石板地面，在她面前停了下来。

“求求你，求求你放了我。”她用孩子般的语气乞求道。

男人虎视眈眈地注视了她一会，邪恶的笑声从他唇间发出。“为什么？告诉我，我为什么要放了你？”

“我求求你，求你告诉我，我到底做什么了啊？”

他不怀好意地笑着，猛地将她的椅子转了一圈。“啊，无知是福啊。”她强咽下升腾而起的满腔愤怒。“求求你，告诉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他咬牙切齿地说：“如果你做了什么倒好了。起码能帮上点忙，但你什么也没做，是不是？把我们往那儿一扔不管了，不是简单多了。把我们扔在那鬼地方那么多年，任我们腐烂。好，现在你知道这滋味了。”

男人气势汹汹的话令她退缩：“我很抱歉，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认识你吗？”

“你们都是一丘之貉。你们不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你让我恶心。”他把嘴唇向下拉，好像嘴里含着毒液，突然扭头朝她脸上啐了一口。

“你，你们那帮人都那么自以为是，其实你们都还不如你屁股底下的那摊屎。你们都是屎！”

他咆哮着。眼泪顺着女人脸上的瘀伤流下来。

“你这个脏兮兮、哭哭啼啼的臭婊子！你是什么东西？”

她垂下了头。

“我说话的时候看着我。”

她又把脑袋撑起来。

“说，你是什么东西？”

“我是个脏兮兮的……”

“说！你是个脏兮兮的什么？”

“我……我是个脏兮兮的……哭哭啼啼的，臭婊子……”鼻涕流进她的嘴里，她的喉咙干的发紧。她迫切需要擦擦鼻子，喝上一口水。

他的笑声充斥着整个房间。

“求求你，我能喝口水吗？”

“喔，这位女士渴了？”

“求你了？”

“那再来点吃的怎么样？你一定饿了，你饿吗？”

“是的。”

男人从外套口袋里拽出一双塑胶手套，双手滑了进去。他走到椅子后面。

她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但当他重新站回到她面前时，嘴角带着一抹笑容。看见他手里的东西，她倒吸了一口气，心怦怦直跳。

“张嘴。”

“求求你，别……”她紧锁眉头。

“可你饿了，不是吗？你说你饿了，来，把嘴张开，张大。”

忍着双眼的刺痛，她张开了嘴。龟裂的嘴唇被撕扯的更加疼痛。

“没错，你满肚子都是这个。”

他凑近她，用力将一把秽物塞进她嘴里。

“现在把它吞下去！”

她满嘴噎着自己的排泄物，一边吞咽一边抽泣。

他看着她的下身：“你的确是个肮脏的婊子。”他摘下手套扔在地上。

他不停地叫喊着下流话，发出阵阵狂笑，但他的这些话只令早已思维混乱的女人更困惑。

他转身朝楼梯走去，仍然沉浸在折磨她带来的兴奋里。

哦，感谢上帝，他要走了。有一瞬间她阖上了疲倦的眼睛。但当她再次睁开时，看到他又走回来了。她注意到他右手握着一根长金属棍。

哦，天啊，我要死了吗？

“你让我恶心！”他拖着脚步走近她。

她浑身起了鸡皮疙瘩，牙齿直打冷战，直视着他那双邪恶的黑眼睛，好似要将她生吞活剥了。

“听到我说话了吗？”

“我……我不明白。我做了什么要受这样的罪？”她干涸又沾满污渍的嘴唇里含糊地吐出几个字。

“我受够了，你这结结巴巴臭烘烘的婊子。”

棍子举了起来，女人尖厉的叫声充斥了狭小的房间，瞬间消散在他的疯狂里。棍子不断向她劈去，其中一击将她的头骨击得粉碎。她的生命随着涌出的鲜血渐渐消逝。

童年的画面在他已经癫狂的脑海里呼啸而过，但他没有停下来，一下接一下，他惩罚着她，没有意识到五分钟之前她已经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巨大的满足淹没了他。

地窖角落里放着一把大电锯，他抓起电锯架在死去女人的脖子上，享受着如高潮来临之前的感觉，他来回拉着锯子，速度越来越快，割断了肌腱，割断了骨头。他牙关紧咬，直到她的脑袋滚落在

地。

那个一直无声地旁观了整个过程的人，这时从阴影里走了出来。

他把目光转向那个人。那个人脸上流露的光彩告诉他，她很满意他动作的精准和凶猛。

“谜题的第一部分准备好了。”男人对她说。

“是的，我们都知道现在没有退路可走了。”

“没错，这只是开始……”

第1章

九月三十日

珞恩把散落在沙发上的大靠垫都拽到地板上，汤姆又朝壁炉里扔了一根木头。两个人陷进柔软的靠垫里，心满意足地舒了一口气。

到目前为止，整个晚上都在按计划进行。距离他们上一次共享晚餐已经有好几个月了，而距离他们上一次亲热的时间则更久。她给沙发桌上的两个杯子里倒上红酒，心里小鹿乱撞。

汤姆把她拉回到身边，伸出一只胳膊搂住她的肩膀。

“你不在家的时候我们很想你。”他在她耳边轻声说。

珞恩翻过身，把腿搁在他的大腿上，头依偎进他怀里，舒心地叹了口气。

“我知道。我也很想念你和查利。我还想念和我的梦中情人共度的那些浪漫夜晚。我们似乎有好几年没像现在这样了。”她把冰冷的玻璃杯贴在脸颊上降温，她真的在脸红吗？还是因为噼啪作响的炉火太热了？“我觉得自己有点像个淘气的少女。”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淘气的时候最常做的事吗？”汤姆挑逗地问，他调皮地用手在她苗条的大腿上轻抚，并且慢慢向上游走。

她紧绷的身体因为等待已久的触碰而微微颤抖。“傻瓜，我们小时候还不认识呢。你想说查利出生之前吧？”

“有道理。生下她你后悔吗？”

他突如其来的问题令珞恩怔住了，她坐直了身体皱起眉。

“当然不后悔，你后悔吗？”

这几个月来，汤姆一直在跟她赌气，她把这归结于自己比平时加班的时间长。但也许她错了，他们之间的问题远远比这严重。

珞恩和汤姆结婚十三年，女儿出生后他们就未曾正式讨论过对生

活的规划。今晚的两人世界是因为女儿是在一个朋友家过夜。而现在，她情不自禁地猜测这段对话会发展到哪一步。

他抬起手轻轻地摆正她靠在自己胸口上的头，才开口说：“不，我不后悔，但是……”

一个简单的词，像悬挂在两人之间的高压电线，危险一触即发。

珞恩再次想要坐起来，但汤姆的手像钳子一样夹着她的头。“汤姆，放开我。”她长出了一口气，企图抑制内心膨胀起来的不安。她两腿用力一蹬，坐了起来，低头瞪着他，同时稍微往外挪了挪，免得他再把她拉回怀里。“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是……？”

他双臂交叉在坚实的胸前，抿紧嘴唇，等于在拒绝回答她的问

题。

她深吸了一口气，鼓起勇气要求道：“汤姆，如果你有什么要说的，就一吐为快吧。”

哦，天哪，千万别情绪失控，把事搞砸了，我现在可应付不了你生一礼拜的闷气啊。

“说吧，亲爱的，很明显你有心事。”她微笑着哄他。

“好吧，我来告诉你我怎么了。但是记住，是你要我说的。”他一边伸手去拿红酒一边答道。他将杯里的红酒一饮而尽，看上去像在努力积攒继续说下去的勇气。

她点点头，她从没见过汤姆这样。他巧克力色的眼睛里透出的忧虑令她心神不宁。

他站起身，握着空酒杯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我很难开口。”

他对他的犹豫不决感到厌烦：“直说吧，汤姆。”

他用颤抖的手捋过自己浓密的黑发。她明白要他找到恰当的表达方式是多么痛苦。他要坦白他爱上别人了，就是这样。她鼓足了勇气，等着那些词句从他嘴边滚落。

“我受够了你把我做的一切都看得理所当然。对你来说你的工作比我们更重要。我受够了每次查利问起你为什么还在工作就要帮你找借口，你必须承认，最近你经常加班。”

她感到如释重负，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毕竟他没有婚外情。“哦，汤姆，亲爱的，当我接受升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生活会有很大改变，我们讨论过的——”

“我怎么记得那是单方面的通报，以‘我要升职了’开始，以‘我已经接受了’结束。我有选择的余地吗？不，没有，毫无余地，去他妈的。注定结果的事算什么讨论。”

“这不公平，我要怎么做？拒绝这次升职吗？你意识到这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吗？我一辈子都只能是个警长。”珞恩说着站起身，做好持久辩论的准备。

“至少查利能知道她妈妈是谁。”他孩子气地顶嘴道。

“你花我挣来的钱的时候，我可没见你抱怨。”她咕哝着。

“哦，你挣来的钱？”他怒目圆睁地回击道。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她沮丧地说，用拳头砸着自己的大腿。“我很感激你放弃自己拥有的一切来照看查利，但这是几年前我们一起决定的。你接下来就是要向我抱怨这件事吗？”

冗长的沉默却似有震耳欲聋的效果。

“或许当时我没料到抚养查利这么难。”他静静地说。

内疚像一根绑带勒着她的胸口，她为没能早些意识到他的孤独而自责。“宝贝，真的很抱歉……”她朝他走去。

但他却转过身去走到窗边。这让她吃了一惊。她伸手温柔地搭在他肩头，他却挣脱了。

“我不想要也不需要你的同情，珞恩。”他拉开窗帘，双手撑在窗台上，望着窗外。

“那你想要什么？”

沉默了几分钟，他可怜兮兮地喃喃道：“我想要回我的生活。”

她闭上眼睛叹了口气：“对不起，汤姆，我不懂你的意思，你有自己的生活，我们有共同的生活。事实上我们生活得不错——”

“不，有自己生活的人是你。我仅仅是活着。你八点出门，七点半左右回来，怎么加班你都不介意。而‘老好人汤姆’在料理我们孩子的一切，在打扫屋子。天啊，你究竟知不知道每周五天这样的日子有多乏味？”他的脸越涨越红，嗓门也随之越来越大。

珞恩能想象全国正有成千上万的家庭在进行这样的对话，只不过可能都是妻子们在向工作晚归的丈夫们抱怨。

她长出了一口气，问道：“你这样的状态持续多久了？”

“几个月了，只是你太忙了根本没感觉到。”

蹲在厨房门口的牧羊犬，亨利，因为他们的争吵呜咽起来，珞恩不由得分了神。

“乖，孩子，没事。”她安慰地轻抚他的脑袋，“快去床上躺着吧。”

牧羊犬低着头小跑回厨房去。五年前，珞恩把他抱回家的时候他还是一只小狗，这是她送给丈夫的礼物。汤姆用自己最喜欢的足球运动员的名字给他起名，蒂埃里·亨利。但这只牧羊犬似乎视珞恩为自己的主人，而不是汤姆，这也在他们之间引起了麻烦。

“呵，连狗也比我更受重视。”

“成熟点吧，汤姆。”话说出口她就后悔了。

汤姆转向她，抓住了她的肩膀。“所以你是这么看我的？一直以来都是我不够成熟？好了，明天你可以提交你该死的辞职信了，因为女士，下周的今天，我就要重新开始工作了。你听到了吗，珞恩？让我们看看你能花多少时间夜以继日地照顾我们天使般的女儿还不崩溃。记住一件事，我坚持了十二年，看看你能坚持多久，怎么样？”

说话间他抓住她肩膀的手越来越用力，他没发觉她疼得龇牙咧嘴。

“汤姆，你弄疼我了。”

“你不懂这些话的意义。”他咬牙切齿，不肯松手。

哦，天哪，他失控了。

她试着耸动肩膀挣脱他的双手，但他抓得更紧了。尽管她竭力想让他松手，但他拒绝放开。他像失去了理智，她知道只有一种办法能让他放手。她迅速地用膝盖轻轻地——至少在她看来是这样——轻轻地顶了一下他的腹股沟，她只用了足以迫使他松手的力气。然而，出乎她的意料，汤姆咚的一声倒在了地板上，痛苦地扭动着身体。

“汤姆，我不是故意这么用力的。来，我扶你起来。”她弯下腰安慰他，想扶他站起来。

“离我远点！你这个疯女人。”他抡了一下胳膊，拳头恰好打中她的眼眶。

她踉跄着越过房间，跌在那堆抱枕上。亨利跑到她身边，舔去她眉毛上流下来的血。

“没关系，孩子，回床上去吧。”她抚摸着它的头说，但亨利像是预感到还会有新的麻烦，不愿离开她。它挨着她坐下，警惕着注视着汤姆。如果汤姆再给她一拳会发生什么事？这时，珞恩放在沙发旁咖啡桌上的手机振动起来。

又来了，她心想。珞恩费力越过柔软的靠垫伸手去拿手机。她觉得疲惫得难以形容，接起电话时，她声音听起来心力交瘁。

“你好，我是辛普金斯警督。”

“那个，很抱歉打扰你，长官。我们在您的辖区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所以我们在想，您是否——”总机的女接线员说。

“告诉我详细情况。”珞恩说。汤姆站起来，摇摇晃晃地往厨房走去，经过他们时，亨利对着他狂吠了几声，但珞恩警告地拽了拽它的项圈。

“长官，细节暂时还不太清楚。尸体是在察灵森林里发现的，看起来死者是几星期前遇害的。”

“很好，那么在我到之前，给我准备好防护面具啊。”她打趣道。

“您的意思是，现在过来吗，长官？”

“是的，我马上就过去。和刑侦警长蔡尔兹联系过吗？”

“我的同事正在和他联系。她给我手势说，他也会过去，长官，他已经在路上了。”

“唉，又一个浪漫的夜晚泡汤了。”珞恩半真半假地抱怨了一句，假装家里一切正常。

“是的，长官。很遗憾，长官。”接线员赞同地说。

不过珞恩丝毫不觉得遗憾。“我尽快到。”她合上手机，重重地叹了口气，摸摸亨利的脑袋。她叫它待在原地，自己去找她气急败坏的丈夫。

汤姆正坐在餐桌旁，一手握着酒杯，一手握着只剩半瓶的威士忌酒瓶。

珞恩靠在门框上，怒火中烧。她把头发擲到耳朵后面，说道：“汤姆，我必须去工作了。等会儿我们还是得把话说完。”

他没有理睬她，继续瞪着自己的酒杯。

此刻，她为他给婚姻造成的破坏而恨他。她很快换好衣服，拿齐了手机，外套和手提包出了门，心里沉甸甸的。

第2章

从珞恩家开车到察灵山大概要半个小时。珞恩不禁庆幸这鬼天气倒是让这一路清静不少。

风暴已经过去了，可是雨势仍不见小。珞恩咂了咂嘴，担心这场雨可能妨碍他们的调查，现场脚印可能早就在她赶到之前就被雨水冲干净了。

珞恩到的时候是晚上十点二十分，已经有几辆救护车停在现场了。天际新闻的摄影师和记者在准备做现场直播。珞恩早有经验，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一帮如狼似虎的记者嗅到猛料蜂拥而至。还好现场已经先用蓝白胶带拉了一圈警戒线。

她从车上的储物箱里找出一块膏药，蘸着唾沫抹了抹手肘上的血迹把膏药贴上。她脱掉低跟正装鞋，换上长筒雨靴，往身上套了一件防水夹克，罩住那身海军蓝细条纹套装，走进雨里和刑警队的其他人汇合。

“辛普金斯巡佐，能跟我们说说你有什么发现吗？”记者大声问。

“晚上好，比尔，你又是第一个到现场的。等我有时间，也许我们可以聊聊你怎么这么快就得到消息。这回先告诉你一个真相，我是辛普金斯警督。”

“呃……对不起，实在无意冒犯。这是在调查谋杀案吗？”

记者脸上闪过一丝尴尬，不过转瞬即逝。

“饶了我吧，比尔，我才刚到。只要我们一有消息，你一定会第一个知道。我是说你跟其他那些记者。”她挤出一个笑脸，补充说道。

她在林地里跋涉，靴子踏在泥水里一步一响。她已经看到她搭档的车子了，这多少给了她一点儿安慰。她知道她不在的时候皮特·查尔兹已经把该问的都问过了。

“晚上好，长官。不管怎么看今天晚上都不太顺。”半路上，一个

穿制服的警察跟她打了招呼。

她点点头表示同意，沿着泥泞的小路继续往前走去。

越走她的头越沉。我的婚姻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她知道汤姆无意伤害她，但这并未减少她从他眼里读出的怒意。是不是我也有错？

珞恩避开一个水坑，思绪回到几年前。那时候她常带查利和亨利来这儿，三个人在橡树林里开心地捉迷藏。

出了今晚的事儿以后，即便是白天到这附近来，她都要三思而行了。天啊，如果是亨利挖出了尸体，而查利是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那可怎么办？她简直没办法再想下去了。

在泥泞的地面和潮湿的落叶上又走了几分钟，她终于来到了现场。

现场勘查的警员已经在尸体上支了一个临时的防雨篷，雨水一直从树的枝丫间嘀嘀嗒嗒落下来。

皮特·查尔兹凑过来：“你这是怎么了？”

“要是我说我不小心撞在门上，你肯定不信，对吧。”

“是我想的那样吗？”他难以置信地问。

“就是你想的那样，可是那只是个意外。你就别管了。”

“你开玩笑吗？一个男人打老婆是意外就见鬼了？等处理完尸体我就要去处理一下你丈夫了。”

珞恩往前一步轻抚他的手臂，“谢谢你，皮特。不过是我先激怒他的。我会处理汤姆的事儿。其实要不是我之前的警队特训，这件事从一开始就不会发生。现在这边是什么情况？”她套上白色的防护服，一边穿鞋套一边转移了话题。

皮特沮丧地摇了摇头，向她汇报了大概的情况，并告诉她那对当时被无头尸绊倒的少男少女正在警局接受询问。

调查组现在得到的唯一确凿的信息就是那是一具女人的尸体。

他们进到帐篷里那一瞬间，血肉腐烂的刺鼻气味扑面而来。皮特一边咳嗽一边捂住嘴。珞恩一直搞不懂为什么这么多年，她的搭档还没习惯死尸的气味。

看清在现场的病理学家是谁以后，珞恩忍不住哼了一声。他们从前可有过不少让人不甚开心的尴尬时刻。雅克·阿诺的“自我”比勃朗峰还大。珞恩和皮特站在这位总部病理学家旁边。他正用拇指和食指支着下巴，像被他脚边的尸体定住了一样，一动不动。

“医生，有什么发现吗？”珞恩问。据说眼前这位四十多岁头发灰白的病理学家是法国贵族的后代。

珞恩大部分的同事都为他性感的法国口音和迷人的外表而神魂颠倒。珞恩却一直对他不感冒，原因很简单，她自己就是他的毒舌和法式自大病的受害者。

她耐心地等着他回答。

过了一会儿，他才说：“你没看到我正在思考吗？警督。”

“思考什么，医生？”珞恩嘲讽地问，他的态度让她非常不满。

“当然是案子了。这案子很奇怪。”他说。

“怎么讲？”珞恩努力让她的声音听起来冷静平和。他可真是不招人待见，一点儿不像他的前辈托马斯医生。托马斯医生总是耐心的协助警察办案。虽然警局没人愿意跟阿诺合作，他做出的分析结果却比他的态度好很多倍。阿诺是病理学领域名声赫赫的专家，为DNA鉴定做出过开拓性的贡献。

“我怀疑死者被害已经大约一个月了。”他一边若有所思地绕着尸体转，一边说道。

“还有呢？”珞恩追问。

“第一现场并不是这儿。从某种意义上说，尸体被移动过。”

“你不是说那女孩被绊倒之后，踢了尸体吗？”珞恩向皮特求证。

“对，她……”

阿诺翕动着鼻翼打断了皮特。

“我是说整个被搬动过，而不是踢了一脚的那种轻微的移动。凶手大概认为尸体在另外一个地方更容易被发现，就把它搬到这儿来了。我可不是第一回遇到这种情况。他犯的这个错误可能成为他露出马脚的线索。”

“你怎么看出来的？”珞恩顺着他的推断接着问。

“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够多了。现在一切都是推测，验尸以后再讲其他。”阿诺不客气地终止了谈话。

“医生，你介意我旁观验尸吗？”

“这好像正是你作为本案负责人的特权呀，对不对？现在，要是你不介意，我还有一堆事儿要处理呢。”

珞恩只好跟着皮特走出帐篷。

“天啊，他有时候可真惹人讨厌。”皮特抱怨了一句。

“可不是吗，可他是这儿最专业的了。最不幸的就是这自鸣得意的家伙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才能无所顾忌地把全世界的人都当傻子。我们回去看看那两个孩子说了些什么吧。”

“咱们刚才好像是转移了一下话题。”皮特提醒她。

“得了吧，我能摆平汤姆，不需要外人插手。不过还是谢谢你。对了，你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干吗？”

“没做什么。就一边喝啤酒一边看《犯罪现场调查》。”

“你真可悲，在电视里看着血肉横飞内脏四溅的场面，等到了真的尸体前面却差点儿昏过去。你可真够小白啊。”他们走向车子的时候，她一边说一边戏谑地捅捅他的胳膊。

皮特的那张脸，可能只有他老妈爱，他的身材让大多数女人只想避而远之，女朋友这件事儿已经好多年不在他的议程之内了。他最近才跟珞恩承认他上一次约会已经是十五年以前的事儿了，而且他那段恋爱关系结束得也很快，然后他跟自己赌咒发誓今生再也不会让人当

傻子耍了。但他没讲他们到底是因为什么分手的。

“电视里演的，到底还是和现实不一样，不是吗？”

“你是说，你是捂着眼睛看电视的吗？”她一边想象这画面一边笑起来，“不过你知道电视上演的那些案子其实也是真实案情改编的吧！”

“现在我真得问问了，你从哪儿知道是真的？”

“字幕最后说他们找了迈克尔·巴登做顾问。”她也不确定他们是不是每一集都是找他做顾问，不过至少她碰巧看到的那集诡异的故事的最后，出现了他的名字。

“迈克尔·巴登是哪位？”

“巴登，‘巴士’的‘巴’，‘登天’的‘登’，迈克尔·巴登医生。他是全世界有名的法医病理学家。不过我也没指望你知道他。你就会在电视里看看热闹，根本不想那背后的名堂。”

“行吧，无所不知女士，有时候你真聪明得难以形容。”

“亲爱的皮特，这就是为什么我已经是警督了，你还是个警长。你不觉得吗？”她打趣地说，心里知道如果他真想升职，警督的头衔也是唾手可得。即使能力数一数二，他就是那种懒得为了一个头衔费力气的人。况且他和珞恩搭档很舒服，而且他们还是警局最出色的搭档。

他们各自开了自己的车离开。珞恩坐进自己那辆家用沃克斯豪尔威达，看着皮特开着他那辆老拉达，摇了摇头。那辆破车的声音听起来简直像一辆谢尔曼坦克。他却觉得骄傲得要命，每天在珞恩耳边叨唠，这简直是他花的最值的500英镑。珞恩每次都回敬他说，那个销售一定是乐不可支地看着皮特·蔡尔兹把这怪物开走的。

珞恩刚驶离现场，她的手机就响起来了。接起电话以前她瞟了一眼来电显示，要是汤姆打来的，她打算故意漏接，再在回家的路上编一个不接电话的理由。

“嗨，姐。有事吗？”她愉快地问。

“我刚挂掉汤姆的电话，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十五分钟。你对他做了什么啊？那可怜的家伙听起来心烦意乱的……”

“拜托让我喘口气，雅德。”

她听到她姐姐做了几个深呼吸，然后才又不依不饶地问：“你为什么这么做？你怎么能对你自己的丈夫做这种事？”她听起来正在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雅德永远可以理解汤姆，而且每次他们吵架，她都站在汤姆那一边。

珞恩深吸一口气，用前灯闪了皮特几下，示意他靠边停车。皮特慢慢把车停在几百尺以外。

“雅德，拜托，我现在真的没办法处理这件事儿，我在外面办案。我们刚在树林里发现一具尸体。”

“天啊，所以血淋淋的尸体就是你唯一关心的事是吗！你的婚姻怎么办？你看不出来你跟汤姆的婚姻遇到危机了吗？”

“我不觉得。雅德，我们吵一次架你就觉得我们要离婚。汤姆和我是有一些问题，不过我们自己就能解决，不需要旁人插手。”

“所以你是在告诉我少管闲事？你打了你孩子的爸爸，然后告诉我这不关我的事？”

“呃，这太小题大做了。是你这么说的，还是汤姆说的？”珞恩因为气愤心跳加速。汤姆玩的什么把戏？两口子吵架却把雅德给扯进来，真是自私的混蛋！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要是他知道你去年背着他做的事……”

“够了，雅德。你以前答应过我，永远不再提那件事。所以你就是这么跟人保证的？顺便说一句，汤姆忙着跟你告状的时候大概没提到，是他打了我，还划破了我的眉毛。”

雅德叹了口气，不再说话。

珞恩的语气缓和了下来，她和姐姐的关系一向亲近，跟她吵架是她最不愿做的事。“听我说，姐，我知道你是好意，可是这件事必须由我和汤姆自己解决。而且，我没事，谢谢你打来问候我。那只是个

意外。”她微笑着加了一句。

“哦，珞恩，你能原谅我吗？”

“原谅什么？我已经忘了。不过，下次你再来找我兴师问罪以前，最好听完两个版本的故事。我得挂了，明天打给你吧？”

“我保证。对不起。在外面小心行事。”这话是她家人几年前跟《希尔街的布鲁斯》里学的。她们小时候，爸爸出门时她们总会这么跟他道别。他以前是伦敦警署的侦缉总警督。

挂了姐姐的电话，珞恩忍不住想给汤姆打个电话，告诉他自己现在是怎么想的。不过她还是忍住了。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她得在私人时间里处理这件事，他的自私自利让珞恩感到厌烦。即便汤姆是那个发誓爱她，照顾她，珍惜她一辈子的人，此时此刻，她却觉得自己从他那儿得到的支持还不如这件穿了五年的胸罩来得实在。

她向皮特闪了几下车灯，发动了车子。

回到警局以后，负责接待的警长告诉他们，发现尸体的那两个孩子正在一号和二号审讯室接受询问。

“那女孩受了不小的惊吓，警局的医生已经给她看过了。他说可以给你几分钟时间问几个问题。”警长告诉她。

珞恩暗自好奇医生知不知道他们是在调查一起谋杀案。

“我去和那个男孩聊聊，女孩就交给你了。”她停在一号审讯室门口对皮特说。

“我谢你了，头儿！我放弃了一晚上的休息时间，你就是这么答谢我的。”他叹了口气嘟囔着。

“别抱怨了，赶紧去干活。对她和颜悦色一点，注意听她要告诉我们的东西，无论她说什么，都别急着下论断。”

“你这是教奶奶怎么打鸡蛋吗？我又不是新来的。”

“我知道，但你最近的询问可都没按规定来，不是吗？”她挑了挑眉毛。

“话是没错，但我也不至于给一个倍受打击的小姑娘伤口上撒盐啊”

珞恩走进审讯室的时候，托德·奥特曼抬头看了她一眼。她拉出一把椅子在他对面坐下。

“嗨，托德。我叫珞恩·辛普金斯。我知道这不太容易，不过还是谢谢你愿意跟我们合作。我只有几个问题，你回答了就可以走了。”

“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跟你的同事说了。我和佐伊什么时候才能回家？”他双手紧紧握着咖啡杯，可是，他的手抖得厉害，咖啡都洒了出来。

珞恩很同情这个十九岁的年轻人，他显然受了刺激，却竭力掩饰。珞恩注意到他红着眼睛，过去几个小时里他一定哭得很厉害。

“很快，我保证。”她安慰他，“现在告诉我，那么晚了你们在森林里干什么？”

他瞥了一眼站在角落里男守卫。

珞恩顺着他的目光，看了看那名警官耸了耸肩。

“托德？”

少年紧张不安地抖着腿。珞恩觉得他非常尴尬，不愿向她吐露实情，于是对他笑笑以示安慰。

他清了清嗓子才说：“我和佐伊每周四都会去森林里，只有在那儿我们才能单独相处。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我觉得我明白了，不过我觉得有的是地方比森林里更适合做那件事。更何况刚才还下着大雨。你还住在家里吗，托德？”

“是啊，怎么了？这和案子有什么关系吗？”他防备地问。

“你父母知道你去森林里玩吗？再多问一句，你知道在公共场合发生性行为也触犯法律吗？”她的话让少年顿时没了脾气。

“我知道，对不起。可是，你不会因为这个就逮捕我吧？”

珞恩努力挤出一个笑脸：“这次我不会追究，托德。不过以后你要偷欢的话，最好找对地方。”

“知道了，长官。不用担心，发现那具尸体以后，我在公共场合的风流生活就算是画了句号了。”

他彻底放松下来，珞恩第一次看到他澄澈的蓝色眼睛里透出一丝活泼。

“你们发现尸体的时候它是什么样的？”

年轻人坏笑了一下。她觉得他大概要说些搞笑却不靠谱的答案，赶快修正了自己的问题：“那时候尸体是被埋起来的还是已经暴露在外面了？”

“佐伊绊到的时候，尸体被叶子盖着的，她那时候被吓到了，她逃跑的时候踢到了尸体。她当时说那天晚上森林里阴森森的，她平常不是个爱抱怨的人。”少年啜了一口咖啡。

“你和佐伊最后一次去森林是什么时候？”

“我觉得是上个星期。”

“你得诚实地回答我，托德。到底是不是上个星期？”

“是，上个星期四。那天天气比较好，我真希望我们今晚没去那儿。”

“你在林里看见其他人了吗？”

“我觉得没有。”

“好好想想，托德。这可能是对案子至关重要的线索。”珞恩强迫他好好回忆，少年一脸绞尽脑汁的神情。

“没有，我不记得看见了任何人。我们能走了吗？你不会告诉我们爸妈吧？”

珞恩不太满意地叹了口气：“你们可以走了，但如果你想起什么

来，记得打电话给我。”她把椅子推后，然后递给他一张名片。

现在没理由再对两个少年穷追不舍了，她敲了敲另一间审讯室的门把皮特叫到走廊里。

“你从女孩儿那里问到什么了吗？”

“一点头绪也没有。她先哭了会儿，然后就歇斯底里了，之后又哭了会儿。总之就是浪费时间。你那边怎么样？”她郁闷的搭档一边问一边拎着裤腰往上提了提裤子。

“也差不多。让他们回家吧。我们应该在阿诺医生找我们之前去喝一杯咖啡。你是不是瘦了，皮特？”她打趣地问。

“怎么可能。”他接了一句，然后走进审讯室。她透过门上的小窗户看到他递给女孩一张自己的名片。佐伊又哭了起来，珞恩把托德带进去让他安慰女孩。

“你觉得怎么样？”他们走到餐厅的时候皮特试探地问。

“谢谢关心，皮特。我没事儿。”

珞恩故意避开他的眼睛，不过皮特没想让她糊弄过去。他们是工作上的好伙伴，合作了四年，彼此很了解。有时候根本就是太了解了。

“他为什么这么对你？”他问，话里透着关切。

她知道皮特对那些打老婆的男人的看法。即便汤姆是他的好朋友，现在也被他想成那种不堪的人了。

“要是你不介意的话，我实在不想聊这件事。”她一边说一边低头漫不经心地捣鼓手里的杯子。

皮特举手投降，他知道适可而止，也知道她固执得要命。“好吧，头儿。反正想倾诉的时候你知道去哪儿找我。”

“谢啦，伙计。”珞恩嘴角上翘，可是眼睛里却没有露出笑意。她

伸手越过桌子，拍了拍皮特的手。

他们之间的关系很默契，是建立在信任和理解之上的。珞恩把他当成兄弟，上一秒还拿他打趣，下一秒就冲他大吼大叫。而珞恩能使皮特更冷静、审慎；他是那种第一时间就不管不顾冲上去的警员，而珞恩却更倾向于退后两步，更理性、宏观地审视案情。他们的互补不仅使两个人在搭档时取长补短，也使他们破起案子来得心应手。

另外几个警官加入了他们，不一会，阿诺的短信就如期而至了。

“阿诺在等我们了，皮特。准备好了吗？”

“还差得远着呢。”他咕哝着推开椅子。

“来吧，我们赶紧把这事处理妥当。”珞恩当然明白皮特拖拖拉拉不愿进验尸房的原因。她强迫自己不去想接下来不得不和阿诺共处的那漫长的三、四个钟头。

第3章

“你们来得够快的啊。”两名刑侦警官到达圣帕特里克医院一尘不染的停尸房时，阿诺嘲讽道。

珞恩知道皮特不喜欢被嘲讽，迅速瞥了他一眼警告他不要回嘴。

“好啦！你们还在等什么？等二路汽车吗？看在上帝的份上，快去换上工作服和鞋套吧。小骨头，带他们过去。”

小骨头是阿诺的病理学助理。他不情愿地领着他们走进更衣室。更衣室角落里有一只高高的，标记着“已消毒”的塑料桶，他在里面翻了半天，抽出两件外科医生丢弃的绿色灭菌手术服。

医院觉得花钱为病理部买新的手术服是一种浪费。反正尸检结束以后血迹斑斑的手术服总归是要被丢进焚化炉烧光的。最后，他们在鞋子外面套上鞋套，就算穿戴整齐，可以出发了。

几个人穿过长长的走廊走回操作室。路上皮特轻轻咳嗽了一声，说：“话说……”

珞恩不安起来，并做好了心理准备，她知道她的搭档又要问他那些愚蠢的问题了。

“这昵称怎么来的？”他问那个还蒙在鼓里的受害人。

书生气的小个子助理回敬他说：“小骨头不是昵称，是我的姓。”

皮特笑了笑。

“你有意见吗？没错，所有俏皮话我都听遍了，你就别浪费时间想什么新点子了。”

“嘿，哥们，真的没有冒犯你的意思，只是聊聊天。”皮特回答。

年轻人的出其不意让皮特大感意外，珞恩看见他的那个样子硬生生把笑憋回肚里。

他悄悄对她说：“他火气好大。做这么一份死人气的工作，他的幽

默感大概早就死光了吧。”

“饶了他吧，皮特。”她用手肘戳了戳他的肋骨。又说，“你就不能闭起你那张喋喋不休的嘴，少说两句吗？”

珞恩清楚，他不合时宜的幽默只是虚张声势，是他在当现在这个环境里感到不自在的表现。

珞恩身着手术服，走向房间中央的不锈钢桌子，站在距离尸体45公分的地方，确保自己能鸟瞰整个过程。而皮特则站在一把被随手放在出口旁边的椅子边，那是个便于撤退的有利位置。他此时表现出的胆怯显得荒唐可笑。

阿诺站在桌子旁，利落地套上橡胶手套。他的工具都搁在身边一辆齐腰高的手推车上。珞恩打量着这些工具，觉得有些看起来不像医疗器械，倒像是在当地五金店里买的家用工具。除了修剪钳，振动骨锯以外，还有一把刀，就像她在家切面包用的那种。里而还有许多各种型号的解剖刀，或许他的助理小骨头每次检查结束后都会细心地将它们磨锋利。

小骨头拉开了尸袋，然后与阿诺两个人站在桌子两边顺势一拉，把袋子从尸体下抽了出来。

他们在案发现场就将尸体用白床单裹起来，现在它像具木乃伊一样躺在桌子上，珞恩瞟了一眼皮特。

小骨头和阿诺小心地揭开床单。珞恩希望皮特看到腐烂的无头尸，不会晕过去或是吐出来。

小骨头将床单摊在一边，确保所有证据都留在床单里以便稍后仔细检查，哪怕是蛛丝马迹也要完好保存。

放置尸体的桌面上有孔洞，如果尸体上有液体流出，都会从孔洞里流到桌子下面的接水盘里，这些液体样本稍后同样会得到分析。

小骨头走到旁边打开了录音机。

阿诺在尸体上割下了第一刀，珞恩立刻戴上了外科口罩。很快，腐烂肉体的气味就弥漫到了皮特站着的地方。他一阵恶心，双腿一

软，一屁股跌坐在身旁的椅子上。

可恶，果然不出所料。验尸房真是个区分开男人和男孩好地方。出于某种原因，在这样的环境里，女人们似乎比她们的男同事们更能应对自如。珞恩总觉得，不得不经历分娩的考验，帮了女警官们不少忙。

“我解剖尸体的时候，请随意提问。”阿诺突然说。

验尸时不佩戴口罩的病理科学家，珞恩仅见过为数不多的几个，阿诺就是其中之一。她曾经问过他原因，只换来他不耐烦的回答——口罩会掩盖至关重要的气味，比如氰化物用于杀人案时散发出来的杏仁味。珞恩怀疑，他可能一闻到腐烂肉体的熏人臭味就兴奋不已，但羞于承认自己对此痴迷不已。

“在案发现场，你怀疑尸体曾经被人移动过，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吗，医生？”珞恩问。他割下的每一刀都分散着她的注意力。

“啊，对，虽然尸体在一堆树叶底下发现，但尸体上沾满了泥巴。据我所知，树叶分解的时候，不会莫名其妙的改变它的自然成分。我怀疑有人回来过，并卸走了它的部分肢体，你看这儿。”他指着右肩上的一个裂开的口子说，“这只胳膊不是用利器切开，而是直接从关节上拉下来的。也只有尸体开始腐烂分解时，才能不费吹灰之力地做到这一点。”

“哦，上帝啊。”皮特大叫着夺门而出。

“看来你的同事对这事儿失去胃口了。”法国人讪笑道，深邃的深棕色眼睛里焕发出光彩。

她的嘴角掠过一丝笑意，看来这个难以捉摸的人，还有那么一点幽默感。

第4章

珞恩车上的自动导航仪坏掉了，回家这一路都不太顺畅。回到家以后珞恩就打开前门，在铺着明顿瓷砖的走廊上慢慢挪动，然后靠在护壁板上脱掉鞋子。她的双脚被禁锢了五个多小时，已经酸疼不已，在冰冷彻骨的无菌验尸房里对着一具尸体站了那么久更是雪上加霜。

让人失望的是验尸结果并不理想。阿诺医生推断，只有先找到尸体失踪的部分，才能确定死因。现在他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这是一起谋杀案。

珞恩身心疲惫，衣服上散发着一股令人恶心的腐烂气味，可是她却连爬上楼冲个澡的力气都没有了。汤姆最近把厨房重新装修成山毛榉和不锈钢结合的现代风格，她走进去转了一圈，新木的味道终于给了她的鼻子一点安慰。

亨利睡眼惺忪地靠过来，她拍了拍他毛茸茸的脑袋跟他打招呼：“嗨，你怎么样，小伙子？”花岗岩的餐台上方是个碗橱，她从里面拿出一只平底玻璃杯倒上威士忌。

琥珀色的液体散发出浓郁的香气，仿佛把她带到遥远的牧场，带到苏格兰石楠花遍地的山腹，美得令人窒息，以及查利出生以前，她和汤姆常去的那个小农庄。彼时的生活如同另一个世界，他们是那么自由，不受凡世约束。现在他们成了再普通不过的已婚夫妇，困在一成不变的时间里，等待孩子长大离巢。

她挣扎着走向客厅，亨利紧跟在她脚边。她打开沙发桌上的小灯，拖着疲惫的身体一头栽进汤姆留在地上的一堆垫子里。亨利挨过来，她轻轻抚摸它，它也舔舔她的脸作为回应。

威士忌缓缓顺着她的喉咙流下，肚子里暖暖的。她满足地叹了口气，摘掉验尸时绑住长发的发圈。然后手指划过锁骨，思索着这一天发生的一切。最后，渐渐地，她混乱的思绪复归平静，搂着忠心的四条腿朋友坠入梦里。

四小时之后，她睁开眼睛，看见汤姆站在那儿低头瞪着她。

她伸展了一下四肢，大声打了个哈欠。亨利跑到后门口，呜咽着想要出去。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汤姆问。

“我也不知道，可能三点吧。你还在生气？”

他扭头进了厨房。珞恩沮丧地摇了摇头。几分钟以后，她也跟了过去。他背对着她，珞恩小心翼翼地走过去从他后面抱住他，把头贴在他的背上，又问了一次：“你还在跟我生气？”

汤姆挣脱她环抱的双手，走开一步。“你什么时候才能不再审问别人？”

他的怒不择言让她背后发凉。他身着一件深红色的丝绸睡袍，领口敞开着，露出健壮，覆着胸毛的胸口。他看起来性感极了。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让人晕眩的小麦色肌肤。她的目光流连在他的肌肤上，心脏漏跳了一拍。不过，他也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些不那么可爱的特质，比如他的火暴脾气和不愿妥协的倔强。

“也许一朝是女警，永远是女警吧。”她耸耸肩表示抱歉。

“你身上臭烘烘的，至少你能先洗个澡吧。”

珞恩摇摇头：“汤姆，我累坏了，你能不能让我喘口气？”

“我觉得也是，你最近总是累得要死。”他回敬她一句。

她无意地转了一下眼睛，又惹怒了他。

“别他妈做这种动作行吗？你知道我是对的。你每次回来都累得要死什么都做不了，但这不是你洗澡的借口。你应该洗了澡再回来的。你凭什么把死人味儿带回家来？”

“你说够了没有？”她防备地交叉起双臂。“我一整晚都在停尸房里……”

“那还用说吗？”他眯起眼睛，恶狠狠地回敬道。

“我说过，我整晚都在停尸房，从那里回家比回警局快多了。可我从来没这么做过。”

他耸耸肩，为自己的突然爆发感到愧疚。

汤姆从碗柜里拿出两只盛麦片的碗。“你想吃点早饭吗？”他的语气缓和了不少。

“吃早饭之前我先去洗个澡，谢谢。”

她离开房间的时候听见汤姆在背后咕哝了一句道歉的话。

“没关系。”她扭头回应了他一句，就上楼去了。

半个小时以后，她看见他正在灶台上煎培根和鸡蛋。“别做我那份了，亲爱的，我随便吃点玉米片就得走。对不起，可是，我九点以前必须回警局报到。”

随之而来的是汤姆又一次阴云密布的表情和扔在洗碗槽里的煎锅。然后他像个五岁的孩子一样赌着气，咚咚地走出门去。

我为什么要为这个心烦？她瞬间没了胃口，匆匆离开了家。她厌倦了争吵，触动了某根神经，或者又说错了话。

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切都变了？

从前他们共有的那些快乐时光就像有一光年那么遥远。她也不确定他们要怎么，甚至能不能把事情解决。是他们的婚姻真的到了崩溃的边缘？还是她加班时间过长而导致的幻觉？

第5章

“早，长官。”她快步经过前台时，负责前台接待的警长朝她打招呼。

“早，伯特。有什么消息吗？”

“还没有，长官，不过局长让你尽快去见他。”

“他心情怎么样？”她向这位谢了顶的警长问道。

“好像一般。”他含糊地回答。

对珞恩的手下来说，局长难以捉摸，但她已经跟了局长好几年，了解他奇特的行为方式。他是她的导师，很快就发现了她的潜力。他将她推到极限，知道她会比手下任何一个男警员都更卖力。当别人不断忽视她的能力，他则一直对她抱有信心。

如果没有他的指导，她连今天一半的成绩都实现不了，并且也许几年前就被迫离开警局了。她和绝大多数女警官一样，在亨顿警察学院受训。不幸的是，警局仍停留在质疑女性警员的黑暗时代。珞恩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付出过艰苦的努力。

“话说，伯特，你的退休近在咫尺了吧。”

“没错，在这儿做了四十年了，巴不得退休呢。”

“堪称楷模的四十年。”

“多谢你这么说，长官。”

“以我对你的了解，退休生活的每一分钟都该是种享受吧？”

他朝她展现了明媚的笑容。他离开以后，她一定会想念这个笑容。

“我最好去看看局长需要什么。你能帮我联系一下大办公室吗？通知我的团队，会议推迟几分钟？”

“收到，长官。”说着他拿起了电话。

“长官，你要见我？”珞恩把头探进局长办公室的门框说道。

“进来，坐下，珞恩。我们可能要聊久一点。”他正埋头于一堆文件里，没有抬头，然后将文件递还给他的秘书。

他打发了那位上了年纪的女秘书以后，她就快步走出了办公室。

“你怎么了？”他注意到她眼眶上的创可贴。

珞恩犹豫了一会，思忖着要不要对他吐露实情，但当她看到他苍白的脸色，决定不这么做。“哦，没什么。昨天晚上被狗绊倒，头撞在了门上。”她这样说，同时避开他的眼睛。

他怀疑地打量着她，明白她在撒谎，但珞恩看得出来他并不打算勉强自己。

他叹息了一声：“跟我说说昨晚发现的那具尸体吧？”

“目前还没什么可说，长官。现场没发现任何能确定死者身份的东西。鉴于尸体的头部没有了，牙科记录也无迹可寻。凶手尽了他一切所能来阻挠我们。受害者的右胳膊不见了，左手的手指也在关节处被砍断了。”

珞恩做简报的时候，他前后摇晃着。“珞恩，昨晚你没怎么睡吧。”

很奇怪，他从来没有关心过我的睡眠状态。

“四小时左右吧，我估计，干这行的平均睡眠时间。等会儿我喝下头半打咖啡就好了。”她笑起来，额头的皱纹却没有舒展开。

“我很担心你，你破的上个案子耗费了不少精力。做卧底从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你不得不和那几个人渣打交道。你看上去脸色有些苍白，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替你安排个心理医生。”

这是事实。毫无疑问她的上个案子快把她耗得灯枯油尽了。刑侦组要求她以“老鸨”的身份去一家新开张的按摩中心卧底，所有常驻的姑娘都曾经是警察，她们得到情报说一个以格里普·琼斯为首的团伙“独角兽”正在向这片区域的其他几家按摩中心索要保护费。“独角兽”在这片社区声名狼藉，也是她一贯的死对头。

一旦受到“保护”，该团伙就强迫店主雇佣他们提供的非法移民姑娘。而如果这些姑娘们拒绝为这个团伙工作，她们在家乡的亲属就会遭到毒打。珞恩的世界被颠覆了，就连汤姆也对她涉足的环境一无所知。

虽然琼斯及其团伙最后被捉拿归案，在后援抵达之前，珞恩还是吃了点苦头。表面上是几处皮肉伤，几处红肿和瘀青，但内心深处却留下了疤痕，也正是因为这样，此刻她才需要汤姆的支持。也许她向他隐瞒这个案子是她的错，也许她当时的决定所产生的后果开始发酵。

“我很好。出什么事了吗，头儿，你平时不是这样的？”她清楚看心理医生只会徒增麻烦，但他的关心令她感到疑惑。

他翻着他面前办公桌上的一堆文件，现在轮到他避免眼神的接触了。

她担心有最坏的事情要发生了。

“我要告诉你的这件事，不能泄露出去。”

“我保证，头儿。”

“我要走了。”

她惊得合不拢嘴，就算被十吨重的卡车撞到，也不如她现在受的打击严重。“你要什么？”她喃喃自语。

“天啊，你一定是觉得信息量太大了，亲爱的。”杰夫·查尔默斯开玩笑说，试图活跃气氛。他接着说：“我提前退休了，我希望你是第一个知道的。”

珞恩难以置信地摇摇头。

“先生，请原谅我的无知。但四十八岁可没那么老，不是吗？”她含糊不清地问，不知道还该说些什么。

他勉强承认：“恐怕我是因为身体状况的原因，对此我不能说太多。你能理解吧，珞恩？”他的目光落在了骄傲地立在他办公桌上的全家福照片上。照片里有他美丽的妻子安妮，在他嘴里她的脾气和她

火红的头发颜色一样炽热。坐在她身边的，是他们一对身材魁梧的儿子，前几年双双从法律学校毕业。他自豪地称他们为“他生命里的氧气”。

她仔细盯着他看，看着他的手指一个个抚过家人时的面部表情变化。珞恩担心还有更糟糕的事在等着。她想要问他怎么了，但又有些担心无法承受真相。

不，她压根就不理解。她就要失去能有幸共事的最好的上司了。他的离职意味着她不得不重新花上好几年证明自己的价值。好像她的生活此刻还不够艰难似的，该死，真他妈该死。

你这个自私的女人！她谴责自己。杰夫刚刚告诉你他病了，病得很严重，你却只顾考虑自己的不幸。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长官。你什么时候离职？”

“两周以后。”

“两周以后。”她像只沮丧的鸚鵡，尖叫了一声。“我能问问新任局长会是谁吗？”

他低头瞥了一眼办公桌：“还没决定。我觉得他们不会提拔这里的人。”他对她说道，语气里毫无疑问带着不满。

两个人都无话可说了。珞恩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她沮丧地重重靠在门边的墙壁上，几分钟以后，皮特就是在那儿找到了她。

“五块钱买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对你来说很超值啦！”他欢快地问，效仿她靠在墙上的姿势。

“皮特，就算你把全世界的钱都给我，也不值得我那么做……”

“时间不等人，头儿。我们还有凶手要抓呢。”

“那你为什么还在拖延我的时间？我可没时间闲聊，小伙子。”她用力从墙边直起腰，皮特加大步伐跟在她身边，他们沿着长长的、昏暗的走廊朝大办公室走去

第6章

组里今天比往常还热闹，谁也没注意到珞恩和皮特进来。

米奇正在白话他最新的段子“后来我问她，‘亲爱的你的蛋 想怎么做？’结果她来一句：‘别授精就行’。神啊，你能相信吗？我向来对答如流，这次被她弄得哑口无言了。”

“别在哪儿胡扯了。米歇尔。”珞恩警告道。

米歇尔面露尴尬。要是平时珞恩肯定要拿他未能一展雄风开涮，但是刚经历了早晨的一切，她的幽默感早就跑到九霄云外了。

“你们都知道，昨天半夜我和皮特刚去调查了一起凶杀案吧。”

皮特递给她一个信封，里面装着犯罪现场的照片。她一边说一边把那套25*20公分的照片传给组员们。

“特蕾茜，我想让你和米奇负责挨家挨户收集线索，尤其是森林入口方圆几百码以内的范围。肯定有人看到或者听到过什么。我们刚刚问过话的那对情侣已经确认，上个星期他们去那边的时候还没有尸体。”珞恩对大家说完，照片又回到她的手里，她把照片递给皮特，皮特把它们都订在公告板上。

“知道尸体的身份了吗，长官？”特蕾茜·考克斯警长问道。她是小组里的新人。

“没有。搜索队还在找线索。验尸官推测，作案地点在别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我们未必能在发现尸体的地方找到什么关键线索。”

“受害者是怎么死的？显然受害者的头被割下来了，不过我的意思是真正的致死原因是什么？”米奇一改刚才的轻浮态度问道。

“刚才说了，我们还在等结果。死者身体遭到过钝物重击。对于死者的头颅会在哪，或者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你们有谁有什么推想吗？”

“遇害时间是什么时候？”约翰·福克斯探员问。

珞恩摇摇头。“接到确实的报告结果以前，我们没办法下定论。但是医生认为案子大致发生在一个月以前。约翰，我想请你和茉莉对照失踪人口名单调查一遍，大致范围是以森林为中心五十英里半径以内。”

“那得花上好几个小时。”茉莉抱怨道，就好像珞恩让她去作热蜡除毛似的。

茉莉·康奈尔今年三十五岁，珞恩觉得她是组里最令人无法忍受的一位。她觉得茉莉常常因为嫉妒心作祟而影响工作，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好几回了，但是茉莉从来不承认自己的态度有什么问题，她就是这样的人。

“需要多长时间你就干多长时间吧，茉莉。”珞恩回敬道。

一看这架势，皮特赶快插话打圆场。

“茉莉，事情发展到现在我们也没有足够的线索。总得先找个着手点不是？”

茉莉面带嘲讽地笑笑，转过头去看她的电脑。

珞恩对着茉莉的后脑勺，眼里透出怒气。又是没事找事。皮特简直是应付茉莉这种人的大师，珞恩倒是乐得他插手。

“皮特，和兄弟警局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发现尸体的其他部分。别忘了还有港口巡警。”

“放心吧，头儿。”

小组人员各自领命而去以后，珞恩往自己的办公室走去。她给阿诺的秘书挂了个电话，得知验尸报告傍晚才能出来。

填完堆积如山的文件表格，皮特的出现就像一场及时雨。他提议带她去吃点东西。珞恩这会儿正因为没吃早饭感到脑袋发懵胃里空空呢。

他们决定去近郊那间小意大利餐厅。

“茉莉发现什么有用的东西了吗？”珞恩问。服务生把一碗带蕃茄

和罗勒酱的通心粉放在她面前。

皮特一直等到自己那份千层面和配菜上了桌才回答道：“我们发现三名需要进一步调查的失踪女性，三个人大约都在一个月前失踪。一个二十岁，她应该是和比她年长的男朋友私奔了。另一个四十六岁，银行助理，前段时间跟保险柜里的十万美元一起人间蒸发了，她的可能性比较大。最后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妇人，本来应该出席一个家庭受洗仪式，结果却没出现，一周以后她的家人才去报案。”

“为什么没有马上报案呢？”

“这种事时有发生，我是说她有时候会不打招呼就离家几天。”皮特一边大口吃着面条，一边飞快地讲述了潜在受害者的情况。

珞恩听着，但是眼睛却盯着她的那碗通心粉。她觉得搭档的吃相实在惨不忍睹。如果在警局附近随便找个快餐店吃个三明治通常就不用忍受这个了。

“阿诺还没告诉我们死者确切的年龄，所以我们最好从最有可能是受害者的后两位开始查起。那尸体怎么也不可能是个二十岁的受害人。”珞恩吃干净碗里最后一点食物，用清水漱了漱口，“既然我们提到茉莉了，她他妈到底有什么毛病？下回麻烦告诉她，我这是最后一次警告她，让她注意她的态度，好吗？因为，要是我还能再忍一回她在那里说的废话……”

“是，她其实已经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她就是喜欢给你添个堵，头儿。我下次一定跟她谈谈。即便她有抵触情绪，也还是做了点好事。要是没有她，哪来的这份名单呢。她的事就交给我处理吧。”

珞恩瞥一眼窗外再看看皮特：“你带着失踪女性资料吗？”

“带着呢。我猜你就想马上开始调查。我觉得我们应该从莎伦·费舍兰开始，她是在，我应该说她以前在卡斯特威的DFL银行工作，从这儿过去也就二十分钟。”

第7章

以珞恩的车技，即便坐在她车里的这个人开谢尔曼坦克的，也照样会提心吊胆。

“皮特，我们开始调查之前，你或许想把下巴上粘着的晚饭擦干净。”下车前，珞恩对他建议说。

“我想留着当奚骁。”见她脸上露出迷惑的表情，他不得不解释一下这个笑话，“把‘当顿夜宵’，连起来，听懂了吗？唉，有时候我真对你失望，头儿，你幽默感的欠缺真叫人尴尬。”

“哦，对不起，皮特。我应该觉得好笑吗？”她摇摇头，又翻了翻白眼儿，两个人一起下了车。

他们走进业务繁忙的银行，排在长长的队伍末尾。

“如果有一件事，能比谈论天气还让英国人上瘾，那就是排一整天该死的队。”皮特一边抱怨道，一边焦躁地来回倒换着双脚。

“别发牢骚了，也别动来动去。你看起来太可疑，很快就要有员工按紧急按钮了。”珞恩严厉地对他说。

终于，合成语音系统请他们去现金业务三号柜台，他们穿过人群走了过去。珞恩向漂亮的金发柜员小姐出示了身份证件，问她经理是否有空见见他们。

“我先去帮你们看看，请稍等。”柜员小姐扭动身体从高脚凳上下来，摇摆着硕大的屁股，朝银行后面走去。

“老天，她的裤子里就像有两只比特犬在打架。我敢肯定她和布里吉特·琼斯一样要穿超大码的。”皮特犀利地评论道。

珞恩想要努力克制着不笑出声来，结果却一败涂地。

金发女郎很快回来了，她丰满的胸部仿佛要从尺寸明显偏小的内衣里挣脱出来一样。

“经理很快就会见你们，你们可以去柜台的那头坐一坐，他会从那扇门出来。”姑娘用沙哑的嗓音回复皮特，还朝他投去灿烂的微笑，完全无视珞恩的存在。

“看起来有人仰慕你。”

“哈，有猫腻。她就是那种专司把直男掰弯的女人。我肯定她在网络上纠缠的那些男人中，绝大多数都很不幸。或许在被她折腾得筋疲力尽以后，最后以恳求别人替自己净身收场。”他们到门口去等的时候，皮特回答道，但他说话的时候意外地一脸严肃。

珞恩猜测皮特是在有感而发。

几分钟后一个衣着光鲜，四十岁出头的男人向他们走来。他一边走近，一边伸出右手，接着又用这只手理了理灰白的头发，正了正粉色领带的结。

“我是经理查尔斯·蒂明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他隔着安全门问。

“我是辛普金斯警督，这位是刑侦警长蔡尔兹。我们找个更安静的地方谈谈吧，蒂明斯先生？”珞恩亮了亮她的警官证。

“去我办公室吧。可惜我只能和你们谈五分钟，我约了一个客户，不能迟到，我们银行一向以守时为荣。”

蒂明斯打开门让两位警官进去，又在皮特身后插上门闩。他们随他沿走廊向办公室走去。“他可真大方。”皮特小声揶揄道。

蒂明斯的办公室比珞恩预想的气派得多。一张大樱桃木办公桌占据了大半个房间，靠墙有一排书柜与之遥相呼应。她环视四周，发现大皮椅上方的墙面上，几幅裱装的“本月最佳经理”证书骄傲地占据着最醒目的位置。

“有什么需要我效劳，警督？”蒂明斯微笑着，示意他们坐下。

“我们来是想问问费舍兰小姐的情况，你们找到她了吗？”珞恩打开笔记本问道。

“你的意思是你们还没找到她？”蒂明斯出人意外地反问。

“暂时还没有。我们想再知道一些情况，以便深入调查。”

“比如什么？我知道的都已经告诉诈骗案缉查小组了。这婊子带着十万美金跑路了，你们他妈的还需要知道什么别的情况？”

他的敌对情绪导致珞恩对他生疑。“一些个人信息，比如她的身高、体重。你有你们员工的照片吗？”

“当然了，这些问题你们不该问她的家属吗？”蒂明斯显得很困惑。

“我现在问的是你，蒂明斯先生。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她的家属。那么，你有她的照片吗？”她的谎话编得非常圆满。

他指着挂在墙上的员工集体照。“中间那个就是她。”

“这张看不清，你还有别的照片吗？”珞恩开始失去耐性了。

他走到那一排书柜前，从背心口袋里取出一把钥匙打开第三个抽屉。拿到失踪女人的个人档案后，他重新锁上了抽屉，拿着档案返回办公桌。

他们看到的照片与停尸房里躺着的那具尸体毫无相似之处。这个女人的身材要高大、敦实许多。皮特和珞恩心有灵犀地交换了一下眼色。珞恩要了一份照片的复印件，尽管知道这对她们的侦破毫无用处。

“我希望你们抓到这个婊子，警督。”

“你对员工的评价总是这么高吗，蒂明斯先生？”

“她从这里偷走了钱。你猜怎么着，留下来背黑锅的人是我。你们越快找到她和这笔钱，我就能越早物归原主。事发之前，这片区域里，我的支行是排名第一的。可是自从丑闻被当地媒体公开以后，客户就大批流失，这都拜费舍兰小姐所赐。”

“看外面情形，生意还是不错的嘛。”珞恩说。

“是还不错，这个嘛，你们恰巧赶上了业务繁忙的一天。”蒂明斯脸红了。

“好了，我们不耽搁你时间了，谢谢你的协助，蒂明斯先生，只要一有费舍兰小姐的消息，我们会与你联系。”

他刚将他们送出办公室，皮特就情不自禁地对珞恩耳语说：“他大概想念每周五和她在储藏室里的交欢了。他和她有一腿，确定无疑，所以他才这么恼火。”

珞恩脑海里也闪过过这样的念头，但要这么直说出来她可绝对做不到。尤其是当事人就在离自己十步之遥的地方，不过这就是皮特存在的意义。

他们朝珞恩的车走去。“我相信，这下我们只剩一个选择了。”珞恩说。

“没错，贝琳达·格林纳威，她是个寡妇，报案的是她妹妹。她还有个儿子，住在离这儿两百英里的地方。”

“她妹妹不是住在附近吗？我们下午不得不去阿诺办公室看报告，可是或许在那之前，我们有时间顺道拜访她一下。”

“开车大概半小时。”皮特瞄了眼手表说。

“你可以在路上告诉我相关情况，这会转移你坐我车子时的注意力。”她戳了戳他圆鼓鼓的肚子。

“恕我直言，头儿，只要坐在你车子的副驾驶位置上，没有任何事情能转移我的注意力。”他打开车门，将自己肥胖的身躯挤了进去。“她外甥女的女儿的洗礼，显然贝琳达应该去参加的。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家庭恩怨。所以她失踪的时间越久，家属就越焦虑。她最疼爱这个外甥女，没理由失约。”

“这女人的背景资料？”他们遇上了交通堵塞，珞恩刹住车，问道。

“守寡四年，她丈夫杰克死于一场车祸。档案里除了她家庭主妇的身份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标明。”皮特说完合上了笔记本。

“你这样也不够‘政正’啊，皮特。”她边用力挂上档边打趣的说。

皮特不安地问：“‘政正’是什么鬼玩意？”

“政治正确性啊。我认为这项技能的专业术语是家务工程师。当今社会，没有家庭主妇这样的说法了。”

“家庭主妇，家务工程师，”他一边注视着广阔的绿色乡间大道迎着车窗扑面而来，一边嘟囔着，“是一回事，对不？她们都在家里看上一整天的电视，在老头子回家之前，按刚刚在《熟菜烹饪》上看来的菜谱，用二十分钟草草准备一顿晚餐，假装这花了她们三个小时时间。而赚面包钱的人每周五天出门工作，一天十二到十四小时，竭尽全力，好让他们两个人过上舒服的生活。

“天啊，而这该死的奉行大男子主义的蠢猪，有时候你会真的恼火。你错过了假期，你应该做个山顶洞人。你忘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他瞥了她一眼，她也把目光从路面上移开了一会。“那汤姆呢？你刚刚暗示了他整天坐在家里什么事也不干。我倒很想看看你怎么在他面前说出你这段台词，那你可就无法安然无恙地离开我家了，伙计。”

“该死的，我忘了你家的汤姆。”他表现出了恰如其分的尴尬。

“哦，我懂了，所以男人又另当别论了。男人的时间就过得有意义了，是这样吗？”新一轮两性之战开始了。

“他刚为你重新装修了厨房，不是吗？虽然你没有好好利用。”他不礼貌地小声补充了一句。

“什么都会自己干的女人也有一大把，事实上她们可能就是从电视节目里学来的。没错，我没有好好利用我的厨房，因为我和你一样，也是每天工作十二或者十四，有时候甚至十六个小时。但和你不一样的是，我不需要靠外卖为生，因为我家里有个体贴入微的，爱我的丈夫，他会确保我每天都吃得很健康。”在你的山顶洞里自己好好想想吧！

“好了好了，头儿，你说得很清楚了。”皮特举起双手投降。

珞恩得意地笑了，脑子里出现了一根竖起的食指，在空中一挥。又想跟我作对。可怜的皮特，他总是主动引发关于男女平等的争论，却鲜有获胜。她始终提醒他不要对人妄下判断，尤其是涉及人们在生

活中的地位时。总有一天，他会听她的。

她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画面：他腰里围着一块缠腰布，手里提着木棍，拽着一个女人的头发，准备为保护自己的猎物跟猛兽大战，不禁笑出声来。

“你想跟我说说这个笑话吗？”

“不太想。”她说。他们在目的地停下了车。

第8章

道路延伸到几幢精心打理的独栋老年公寓前就到了头。每幢房子前面都有一座迷你的英式花园。这个时节还能看到含苞待放的玫瑰花丛让珞恩激动不已。

想到自己家荒废的花园还带着孩子和狗狗横冲直撞留下的满目疮痍，珞恩就感到很内疚。大多数时候，她家的草坪看起来都像是有一支超级联赛的足球队在那儿练习过九个月一样，被踢得精光。前不久，她和汤姆决定要等查利再长大一些，就建造他们渴望已久的乡村别墅式的花园。而这可能要再等上一些年头。

“她叫什么名字，皮特？”她摁着门铃问。

“多琳·尼科尔斯。”

他还是气呼呼的，她真想提醒他成熟一点。

他们听到三道门栓拔出的声音，接着是插好安全链的声音。门开了一个15公分的缝，有一个虚弱的声音问道：“谁啊？”

“尼科尔斯太太，我是警督珞恩·辛普金斯，这是我的搭档刑侦警长皮特·蔡尔兹。能否让我们进来，问一些关于你姐姐的事？”珞恩边说边把她的证件从门缝里塞进去。老妇人把证件接过去，研究了一会，还了回来，才敞开门让他们进来。

“抱歉这儿很乱，亲爱的。我刚出院不久。到客厅里来吧。”老妇人全身的重量都靠拐杖支撑着，缓慢地一步步向客厅挪。他们跟在她身后，维克司牌薄荷润喉糖的味道扑鼻而来。

他们就像穿越了时空，棕色地毯上的漩涡花纹蜿蜒地伸向客厅。这样的地毯在七十年代早期大概风靡一时。珞恩心想这间屋子应该有很多年没粉刷过了。

客厅里的焦点是一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风格的壁炉，砌了瓷砖，烧的很可能也是同一时代的早期煤气炉。老旧的丝绒沙发是夸张的红色花纹，与棕色的地毯格格不入，厚实的木制沙发扶手将它的历史追

溯到三十年前甚至更早。

“要来点茶和烤饼吗？我才刚把它们从烤箱里拿出来。”老妇人问道，声音尖利。“即便我摔碎了屁股我也不会撒下我热爱的烘焙。”

珞恩婉言拒绝了，但皮特不放过任何一个把肚子撑得更圆的机会。老妇人缓慢地走向厨房，留下他们在客厅晃动。

电视机顶上骄傲地立着一个相框。“这一定是那个女儿了。”珞恩拿起照片轻声说。

“她姐姐的照片一张也没看见。”皮特说。

老妇人回来了，瘦弱的臂弯颤颤巍巍地端着盘子，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皮特仗义地迎上去接过盘子，放在了其中一张沙发前的咖啡桌上。

“我给你也拿了个杯子，亲爱的，万一你改变主意了。”她举起瓷壶，将橡木色的茶水分别倒进两个杯子里。

对珞恩来说，这诱惑果然很大。一杯上好的英式茶，火候恰到好处，由一把骨瓷茶壶倒入一只精致的骨瓷茶杯，这是她对天堂的想象。“我很愿意来一杯，尼科尔斯太太，谢谢。”

“叫我多琳。那么，你们说是关于我可怜的姐姐？你们找到她了？”老妇人一边将一套杯碟递给皮特，一边问。

她同时也递给他一小碟浇了一层厚厚黄油和草莓果酱的烤饼，皮特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皮特端详着杯碟，好像那是从外太空来的，但还是一声不响地接了过来。

“还没有，她这样一声不吭地就失踪了，对此，你有什么想法吗？”珞恩问完，抿了一小口手里的茶。

多琳·尼科尔斯干瘪的双手紧张地揉搓着身上绣着花的围裙，说：“她经常离家去旅游，但从来没有消失过这么长时间。如果她的旅途有延迟，她通常会联系我们中的某个人。”

“很抱歉我这么问，但是多琳，她有仇人吗？”

老妇人大笑起来：“贝琳达，仇人？你开玩笑吧。她在朋友圈里人缘很好，即便是四年前杰克去世，她的社交圈子也丝毫没有变窄。大部分女人在丧偶后会蜷缩在自己的壳里，但我的贝琳达不会。”说话间，她的眼里充满了悲伤。

珞恩想到多琳自己也是寡妇，对她顿生同情：“她丈夫从事什么工作？”

“他是个野心勃勃的人，是一家石油公司的董事长，他的工作就是环游世界。但只要他一直给她钱，贝琳达对此毫不介意。她并没有因为丈夫从不在身边而烦恼，这也是他们的婚姻能一直维持下去的原因。他死于一次直升机的坠机事故。可怕的意外，他们起飞时正好遇到一场暴风雨，直升机上有个设备在大风里出了问题，飞机掉进了海里。那些可怜的人，他们毫无生还的机会，飞机上的四个人都死了。说真的，贝琳达一直被照顾得很好，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保险金？”

“没错，亲爱的。两百万英镑。所以她才有能力说走就走。”

“你因此感到烦恼吗，多琳？”

第9章

“你们是双胞胎！”皮特说。

“是的，我有张照片，放在哪儿了？现在总得花好久才能想起事情来。”多琳站起身，在那个七十年代的橡木衣柜抽屉里翻腾起来。

她拿出一本家庭相簿，册子又破又旧，看起来经常翻阅。她坐回珞恩旁边的沙发上。皮特站在她们身后，越过她俩的肩膀看过去。珞恩不太喜欢他这样。

照片上的两个人一模一样。从婴儿到长大成人，这两姐妹一直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虽然凭心而论贝琳达看起来比多琳年轻一点，珞恩把这归因于贝琳达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

不幸的是珞恩几乎可以百分之一百肯定眼前这女人的身形和太平间里那具尸体的一样。她心里哀叫了一声，实在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开口告诉眼前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她的姐姐被人用最残忍的手段杀害了。

多琳还在一边翻阅相册，一边向他们讲述着每一张照片背后的小故事。

“这张是在巴特西游乐场照的，都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一瞬间多琳微微出了神，“这可能听起来奇怪，但是我还是想告诉你们，我们意识到贝琳达消失的那天，我有种怪怪的感觉。”

“怎么奇怪的，多琳？”

“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有的双胞胎会有心电感应。比如之前我生我女儿科琳的时候，贝琳达告诉我，她也在同一时间感觉到子宫的收缩。”

“所以这种情况多久会发生一次？”皮特用一种“我可不信邪”的口气问。

“经常发生，一般都是贝琳达能感觉到我的痛苦，不过有时候也会

反过来。她十六岁那年拔掉一颗碎了的牙，结果我成了那个不得不靠止痛片度日的人。”

一种无以名状的伤感攫住了珞恩，多琳很快就发现了她的异样：“亲爱的，你怎么了？你看起来就像刚发现车子爆胎了一样。”

“我只是在想这一定是件非常神奇的事，和另外一个人如此贴近。”珞恩温柔地回答，几乎忘了皮特还在屋里。

他清清嗓子提醒她他们此行的目的。

而这个敏锐的女人马上追问道：“亲爱的，这么说你应该是独生女吧？”

“不是，我有个姐姐。我还有个弟弟，生下来四天就死了。他和我姐姐是双胞胎。那件事对我父母伤害很大，在那之后他们就没想过再要一个孩子。”她眼睛里噙着泪水。

“我能体会，你和你父母一定非常难过。”多琳轻轻地说，语气里透出感同身受的同情。

现实把珞恩从久远的回忆里拉回来，她深深吸了一口气把这个家庭秘密压回了她记忆银行的地下室。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说。

多琳舒展了一下身子问：“你们今天来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多琳，你可以用用你的心电感应阿。”皮特被自己的冷笑话逗乐了。珞恩瞪了他一眼。

他耸耸肩表示歉意。珞恩清了清嗓子。

珞恩握住老妇的手，她的手冰凉。

“多琳，看完你给我们看的照片，恐怕我不得不告诉你，我们找到你姐姐了。”

多琳忘了自己的臀部还隐隐作痛，站了起来，连珠炮地发问：“天啊，在哪儿？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她还好吧？我什么时候能见她？”

珞恩感到自己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她求助地看着皮特。他却给了他一个“你才是头儿”的表情。每次遇到这类的突发情况她都要单身鏖战。

“亲爱的，多琳，你先坐下。”女人坐了下来。“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给我们看照片以前我们还不确定。现在，现在我们认为，我们昨天晚上在察灵森林里发现的那具尸体是你姐姐。”

“我不明白，你说尸体，所以她死了？为什么我开门的时候你们没有马上就告诉我？她不可能在一个月之内就变那么多，任谁都能一眼就认出我们是双胞胎，为什么你们不一开始就告诉我？”

珞恩觉得最好还是不要告诉多琳，她的姐姐被砍掉了头。

“我知道这消息有多残酷，我和珞恩不得不遗憾地通知你，我们相信你姐姐已经被人谋杀了。”

“什么？”老妇人粗重地喘息起来。两个警官无奈地看了看对方，无能为力。

“我的药片……那里……”她的脸已经失去血色，她急切地指向壁炉上面的小药瓶。

皮特马上反应过来，一边抓起药瓶一边问多琳她需要几片。

“一片。”她几乎要窒息了。

药瓶有一个儿童安全瓶盖，皮特的大手试了几次也没有拧开。珞恩夺过瓶子快速倒了一把药片递给她。

多琳哆哆嗦嗦地从一把药里拿起一片放进舌头底下。

那片神奇的药很快发挥了作用，几秒钟以后她就恢复了平静。珞恩把皮特支去厨房倒水。

他从厨房出来，看见他的上司正像抱着孩子一样搂着多琳，轻轻摇晃着她。

“我有心绞痛，一定是这消息让我又犯病了。”

多琳一恢复常态，便坚持要求他们解释清楚姐姐的死因。但是两

个警官担心她的心绞痛再发作，坚持不肯透露她姐姐所经历的可怖伤害。不过，珞恩还是问老妇人，是不是可以取她的DNA，作为他们正式确认死者身份的依据。多琳同意了。

皮特打电话给阿诺，阿诺马上派了一个同事过来。

与此同时珞恩打电话给多琳的女儿，简单解释了一下情况以后请她回来陪她母亲。

十分钟以后，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开门进来。她没化妆，脸上还粘着巧克力和面粉。她哭红的眼睛深陷下去。

“嗯，你还好吗？”科琳单膝跪下握住母亲的手，轻轻吻着。

多琳声音虚弱地把两个警员介绍给女儿，掀起围裙一角爱怜地擦掉年轻女儿脸上的巧克力。

“哦，科琳，我还能做什么呢？她已经死了，你的阿姨死了。”说着泪水沿着她满是皱纹的脸庞滚落下来。

“我知道，妈。我们会撑过去的，我保证。”

科琳陪两个警员走到门口。

“你母亲刚才犯了心绞痛，我们已经给她吃过药了。”珞恩递给女人一张名片，“病理部的人来了会做个腔抹式测试，不会给她抽血。如果你需要我帮忙，随时打电话给我。”

“腔抹式测试就是口腔粘膜测试是吗？那什么时候能得到DNA检测结果？”这个年轻女人的声音因为情绪的波动微微颤抖。

“是的，这方式比较柔和，而且能得到更多的DNA样本。早上就能出结果。我们拿到结果就马上告诉你。这之前你一直在这里陪你妈妈吗？”

“对，我先生会照看孩子们。这会儿还有一个邻居在帮忙照看。如果我妈妈需要，我会一直在这儿陪她。上帝，我表哥奥利佛怎么办？谁去告诉他这件事？”

“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去。我们最好暂时什么也不要做。等结果

出来了我先跟你联系，再打电话给他。我们办公室里也有他的电话。”

他们最后握了握手，珞恩和皮特离开了那栋悲伤满溢的房子。他们沿着小路往下走，院子里血红的玫瑰在微风里躬身向他们道别。远处的老人正拿浇水软管逗他的狗，那只狗叫唤了两声。能听到正常的，健康的生命发出的声音让他们都松了口气。

“为什么你从来没跟我提过你有一个弟弟夭折了？”皮特一上车就问她。

“这不关你的事，皮特，而且现在也不关你的事。”珞恩迅速转移了话题，“我们回去的时候顺便去一下医生的办公室，看看他的报告出来了没有。”

她父亲最早教给她的一件事就是永远别把私人生活和工作混为一谈。

皮特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好在，他想来想去还是决定放弃向她挑战。

第10章

他们去医生那儿取了报告以后回到警局。大办公室里一片忙碌，连茉莉都在不停地敲打键盘。

“给我五分钟时间，看过报告以后我做总结。下班以前，大家不管有无进展都做个小结，有问题吗？”

小组警员齐声回答：“没有，长官。”对所有人来说，最近的工作无休无止，想到能早收工，他们也振奋了精神。

不过医生的报告丝毫没能振奋珞恩的精神。事实上，报告上满是推测和不确定，让她失望透顶。报告上又强调了想要得到确切的死因，当前最重要的是找回缺失的肢体。

阿诺医生的报告上说，尸体在被发现之前，很有可能已经在冰柜中存放了一或两周时间。他还声称，尽管躯干遭受了钝器的反复击打，但那些伤口都不是致命伤。

脖子周围的皮肤有的地方成锯齿状，有的地方显示出被撕扯的痕迹。凶手应该是借助电锯一类的工具急躁地切断了脖子。伤口周围的失血范围很大，看来这是在死亡时间前后完成的。凶手似乎以同样的方式切断了受害者的左手手指。

受害者有四根肋骨断裂，胸骨也有多处骨折。

她继续看下去，惊恐地发现在受害者阴道深处塞着一块长13公分、直径7公分的木头。尽管尸体内外都没有发现精液，这仍表明可能有性侵犯的作案动机。

医生在报告的结尾说：假设受害者活了下来，她所遭受的这些内伤意味着她必须经历无数次矫形手术，以及长达数月的复健。坦白说，她的死应该算是是因祸得福。

带着震惊和气愤，珞恩甩手合上了报告。如果证实受害者是贝琳达·格林纳威，他们面对的是怎样的一个变态禽兽？看在上帝的份上，老妇人已经六十五岁了。任何一个正常人都该让一位这个年纪，应

该说任何年纪的人，遭受如此骇人的折磨，不是吗？

她不得不赞同阿诺的观点，对这个手无寸铁的可怜老人来说，死亡是更好的归宿。

珞恩突然有种想要打电话回家的冲动，听听亲人的声音。

“喂？”应电话的是个稚嫩的声音。

“喂，宝贝，在朋友家过夜开心吗？”

“还好吧，苏西又和她妈妈吵了一架，然后……”

“然后？”

“然后，我爱你，妈妈。”

她的视线立刻模糊了，喉咙一紧，她清了清嗓子，缓解这种感觉：“哦，查利。我也爱你。今天在学校过得好吗？”

“不怎么样。有个老师生病没来，副校长来代数学课。真扯淡！”

“查利，注意用词。”她忍着笑，严厉地说。“你爸爸在吗？”

“在啊，他还能去哪儿？”

是啊，还能去哪。但这还能持续多久？

“我听到查利刚刚说了个学校里新学的词给你听。”汤姆拿起话筒，轻松地说。

“天知道她从哪里学来的。总之，今天的工作准备收尾了，希望一小时内可以到家。需要我在路上带些外卖回来吗？”

“不用，我早就搞定了。快回来就好，晚餐吃意大利面。”

珞恩不忍心告诉他，自己中午吃的就是意大利面。显然他尽力了，他花时间准备她最喜爱的食物；她曾经怀疑自己的婚姻会突然收场，通话过程中，这种疑虑迅速减弱了。也许他考虑过了他们的现状，决定原谅她最近这段时间不在家。或者，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期待罢了？

她迅速整理好桌子，在腋下夹上那份报告回到大办公室。她一口

气读完了整份报告，包括每一个毛骨悚然的细节，小组的每个人都静静听着。

尽管小组全员尽了全力，但这一天他们仍然没得到任何更深入的信息。没有明确的验尸报告，他们无法找出作案动机。珞恩确信，他们很快就能正式确认身份，事情不久就会有眉目了。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约翰，下班前能帮我做最后一件事吗？”

“当然，头儿，做什么？”他很高兴被单独指派任务。

“明天上午组织一个新闻发布会，电视台、报纸、电台。明天十点我们应该可以确认死者的身份，所以十一点左右是理想时间。”

“在现场备一辆警备车怎么样？”特蕾茜问，手里握着电话做好了准备。

“好主意，就交给你了，特蕾茜。”

这位年轻警员点点头，已经开始拨号码了。

解散队伍后，珞恩朝她的车走去，皮特跟在她身旁。

“今天真要命啊，头儿。”

“没错，皮特，希望明天能有些头绪。”

“啊……嗯……在这整个案子上，你没有投入什么个人情感吧？”

她刹住脚步，对他皱着眉，不解地问：“你怎么会这么想？”

他们已经出了警局大门，而警局附近仍有许多执行任务的警察。和下班的警察相比，来打卡上班的人要少些。皮特靠近她轻声说：“只是，是这样，你在给我们念那份报告的时候，那些卑劣的手段……唔……你看起来有些情绪波动。今天我也在场的，你知道，你对多琳说起你弟弟的事那会儿……”

“你想多了，皮特。与其说这案子让我伤心，不如说它让我愤怒。每个案子都在一定程度上触动我们，你了解的。老实说，这个案子对你没有影响吗？”

“没有，头儿。”

他的坦承令她大吃一惊：“是因为受害者是女性而非男性吗？”

“真不敢相信你这么说，头儿。你清楚得很，无论受害者是什么性别，我都一视同仁。”

“我向你道歉，我不该这么说。这段时间我有太多烦心事了，皮特，我没法跟你解释。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没有像你所说的那样投入个人情感。这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所接到的最糟糕的案子了，即便是你，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他没有打断她，只是赞同地点了点头。

“我有预感我们还没见识到这个混蛋的真正厉害，你说这是女人的直觉也行。伙计，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我对这个案子表现出比平时更多的情绪。”

他举起双手：“我只是确认一下，头儿。我想我从没见过你这样，所以我多少觉得有点奇怪到底怎么了。”

“没什么可奇怪的，皮特。我是凭借着专业经验才成为一名警督的。好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急着回家去看丈夫和女儿呢。”

“这么说你和汤姆和好了？”他朝着还留在她眼眶上的创口贴点点头说。

“我想是的。你今晚打算怎么过？”

“和平常一样，看电视吃罐头，我会把食物用微波炉热热，杀死沙门菌，不过热的时间长了外边那圈就变得更硬。”

她知道他是在拐弯抹角地暗示她邀请他回家。她同情他，换了任何其他时机，她的同情心都会驱使她邀请他一起回家共享晚餐。但今晚不行，她真的无心社交。再说，她和汤姆之间有许多事情需要弥补，如果皮特在场，她就什么也别想做了。她内疚地说了句“晚安。”就直奔家里去了。

第11章

七点钟珞恩到了家，天已经黑了，夜晚晴朗的天空挂满星星，新鲜的空气里夹杂了一丝秋意。

她悄悄地进门，就像走进了一家图书馆。她听到楼上传来模糊的交谈声。她蹑手蹑脚地爬上楼梯，尽量不发出响声，最后停在女儿的房门前。

珞恩闭上眼睛，头微微向后仰着，希望汤姆难以抗拒她的诱惑。他的手抵在她头两侧的墙面上，两个人的头慢慢贴近。嘴唇温柔的触感让她全身一震。充满诱惑的轻吻落在她脸上和颈上，她的手情不自禁地攀上了他的脖子。

一瞬间，她本来担心会一去不返的感觉全都回来了。汤姆结实的小腹紧贴着她的小腹，她喘息着。她轻柔的呻吟声传进他的耳朵，鼓励他继续。

他轻松地一把抱起她向卧室走去。查利正在玩游戏，他们知道她会这样目不转睛好几个小时的。他温柔地把她放在床上。她饶有兴致地看他急切地脱去衬衫和牛仔裤。他从背后抱住她，解开她的裙子，毫不费力地拉下来扔到地板上。然后是和裙子配套的蓝色上衣，也同样丢到地板上。然后，他一边一粒一粒解开她白衬衫的纽扣，一边亲吻她暴露出来的每一寸肌肤。最后，他迫不及待地褪去她的内衣裤。落在地板上那堆衣服最上面的，是他自己的内裤。

汤姆略停了一下，欣赏她美丽的胴体。珞恩失去了耐心，主动伸手抱住他。雄性动物的直觉占了上风，他像一只猛虎一样把她扑倒，就像丛林里的猛兽那样，她是他的猎物。上一次感受她身体的曲线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要想控制节奏也着实需要一定的耐心，他似乎渴望悠闲一点。

而在她手指羽毛般轻盈的触摸下，汤姆的忍耐达到了极限，他现在就要她，现在。他们两人同时叫了出来，他感觉自己已回归本源。他们抓着对方，咬着，吮吸着对方。他们又换了个姿势，最后两个人

一起冲上了顶峰。珞恩一下子扑倒在汤姆身上。

他翻身把她安顿在自己身旁，房间里充斥了两人粗重的呼吸声，语言似乎无法形容这美妙的时刻。渐渐地，两人的呼吸平稳下来，安然坠入梦乡。谁也不记得厨房里的那份特殊的千层面晚餐。

第二天早上他们醒来时还保持着昨晚入睡时的姿势。

“你准备好再来一次吗？”汤姆靠过去，压在她身上。

“听起来很有诱惑力啊。”珞恩咕哝着。

他刚开始亲吻她就停下来：“我听到小朋友的脚步声了，赶快，假装睡着。”

查利推门进来那一瞬间他们刚好闭上眼装作还在睡觉。

“快起来！你们两个！已经七点半了。”她嚷嚷着，然后“嘭”地重重撞上了卧室的门。

汤姆看到丢了一地的衣服，呵呵笑着，俯身亲吻珞恩。她热情地回应，但汤姆却轻轻地推开了她。

“宝贝儿，我们得再找个方便的时间继续。现在我得去喂饥肠辘辘的闺女了，你还得去上班。”

“生活真不公平是不是？”她掀开羽绒被露出自己的身体，让他清楚地看到他错过了什么。她挑逗性地开合了一下双腿，满意地看到他睡袍下的生理反应。

他把睡袍扔给她，装出一个恶心的表情，跑到床的另一边穿上了大短裤，希望宽大的裤脚能够在他去楼下前掩饰一下男人的雄风。

“你有时候真是够能使坏的，辛普金斯夫人。”

“亲爱的，你才知道吗。”她快速伸手去够他短裤的裤脚，往下一拉，然后逃进浴室。

第12章

珞恩满面春风地来到警局。

皮特马上注意到了她举止的变化：“你看起来像只偷了腥的猫。”

“有新情况吗？”珞恩红着脸忽略了他的打趣。

“还没有。”

她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来得正好。响到第五声时，珞恩接起了电话。

“你终于接电话了，我正要挂断呢。”珞恩听出了电话里乖戾的语气。

“阿诺医生，这么说你已经拿到DNA检测结果了？”

“没错，验尸房的尸检结果和我们拿到的尼科尔斯夫人的DNA样本完全吻合。你能通知她的家属吗？”

“我现在就去。谢谢你打过来，医生。”她的心随着这个早有准备要听到的消息沉了下去。早晨的兴高采烈瞬间烟消云散了。

珞恩先做了几个深呼吸，才拨了几通不得不拨的电话。她决定先告诉多琳。接电话的是科琳，她母亲经历了彻夜难眠后终于睡着了。珞恩带来了她们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如她所料，科琳啜泣起来。珞恩告诉她中午之前他们会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

第二个电话打给科琳的表哥。珞恩对贝琳达的儿子做了自我介绍，表达了对他母亲的哀悼，向他说明了案情的发展。并通知他上午将要举行的发布会。

“谢谢你打电话来，警督。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去参加发布会。”

“当然，格林纳威先生。发布会在十一点举行，你十一点能到吗？”珞恩记起皮特跟她说过格林纳威家离这里有二百多英里。

“没问题，我坐公司的直升机过去。发布会开始之前我能看看我妈

妈吗？”

珞恩忍不住问：“你确定吗？我刚解释过尸体受伤的情况。”

“我想亲眼看看那个混蛋对我母亲做了些什么。”

珞恩越努力阻止，他越是坚持要看到尸体。她决定把这个烫手山芋交给阿诺和他那帮同事去处理。

珞恩刚挂下最后一通电话，皮特就把头探进她的办公室：“来杯咖啡？”

“最好不过，谢啦。”

很快皮特就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饮料回来了，只有他才会管这种玩意儿叫咖啡：“怎么样了？”

“DNA检测结果出来了，是贝琳达·格林纳威的尸体。她儿子现在正赶过来参加发布会，而且他坚持要看遗体。”

“不是吧！你没告诉他她是什么样的伤情吗？”皮特不敢相信地摇着头。

“你看我的表情像是在开玩笑吗？我指望着阿诺能说服他打消这主意呢。”

“你说谁会想看到那种景象啊？别管他了，就让医生去处理吧，他肯定有办法让他回心转意。你昨天晚上过得怎么样？”

她的脸色堪比熟透的樱桃：“很好啊，谢谢。你呢？”

“老样子，没什么能写回老家跟我奶奶报告的。”他瞪着深色的咖啡说。

“对不起我都没请你回去吃晚饭。嗯，我和汤姆有好多事情要处理。”

她埋头进文件里，借此暗示皮特：要是还要我这个朋友，就最好马上闭嘴。

“了解，头儿。”皮特摸了摸自己的鼻子，“你今天早上来的时候，

嘴巴都咧到耳根了，你那表情也是这么对我说的。”

她在心里叹了口气，她真是把什么都写在脸上吗？还是汤姆偷偷在她脸上贴了张小贴纸，上面写着“这辈子最激情的夜晚”。她有种立刻转移话题的冲动。

“发布会几点开始？”

“十一点整。”皮特坏笑着回答。

“谢谢你的咖啡，皮特。我再在办公室待半个小时，然后我们一起去和组里商量一下，看看能有什么好主意。”

“我听出来这是逐客令了。”

她无视皮特，开始处理桌上那一大摞文件。

组里的每个人都在这三十分钟里内心煎熬，等着马上就要到来的灾难戏开幕。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被害人的身份了，可以展开对案件的全面调查。”

“所以，可以确定死者就是贝琳达·格林纳威？”米奇问。

“是的。米奇，你可以调查一下贝琳达和她丈夫杰克的背景吗？”

“有什么重点调查内容吗，头儿？”

“看看杰克的生意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石油买卖遇到合同纠纷一类的问题一定很容易招来仇人。”

“他先生不是因为一次直升机事故死的吗？”皮特加了一句。

“是的，所以，米奇，我们需要先看看这起事故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茉莉，我希望你能四处问问他儿子的情况。看看他是不是卷进了什么麻烦里。”

“他住的地方在二百英里以外呢。”茉莉唉声叹气地说。

“所以，你想说什么？”珞恩不客气地问。

“他有可能跑二百多英里的路，就是为了丧心病狂地干掉自己的老

娘吗？”

“我也不知道，茉莉。你为什么不在现在就开始调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她反问一副苦瓜脸的探员，她已经快要让珞恩的耐心达到极限了。她厌倦了茉莉总是挑战她的权威。那一瞬间她甚至在想是不是应该趁上司还在，还可以帮她说话，干脆把这个女人从组里踢出去比较好。

组里所有人都一言不发地注视两个女人的对峙。最后还是茉莉先打破了两个人眼神交锋的僵局。

“特蕾西，你去问问格林纳威的邻居，看看她有没有跟谁发生过正面冲突。看看杰克在挖石油的时候，贝琳达都在干什么。”

“没问题头儿，另外警备车十点钟也会就位。”这个新人看上去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

珞恩不明白组里的其他人为什么就不能像这个女孩一样对自己表示点敬意。特蕾西来组里才三个多月，她就像吹进组里一阵清新的风，无论多小的工作都愿意做，只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她的热情、勤奋和进步。

她二十多岁，是组里任何一个男人都会垂青的金发小美女，和三十多岁整天苦着一张脸的茉莉不一样。即便是让茉莉做最简单的事情，她也要叽叽歪歪好一会儿。

“约翰，看看你能不能查到他们的经济情况，还有私人和企业账户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好，头儿。那她的儿子呢？”约翰问道。

约翰是组里的工作狂，也是皮特的好哥们。

“也去查查，我想要一张格林纳威家的搜查证。今天下午发布会结束以后我们就过去。”珞恩说。

“知道了，那他儿子几点过来？”

“他从康沃尔飞过来，应该十点钟就能到。我会带他去停尸房，要是路况不好我们再跟他说大家都很忙，没准他会放弃去看尸体的想

法。他知道发布会开始的时间，无论如何，让上帝保佑他吧。”

皮特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皮特去接电话，珞恩借机结束了小组会议。

“等一下。”皮特说。

珞恩抬起眉毛。

皮特捂住听筒跟珞恩报告：“港口巡警刚刚在科尔河发现一只黑色的塑胶袋，里面是一只右臂。”

“该死，让他们马上把袋子交给阿诺。”

“不光是右手手臂……”他看起来满心忧虑。

“还有？”

“前台警员说昨晚接到报案，说一个女孩在察灵森林附近失踪。”

“可能是巧合吧，皮特。问问细节我们晚一点再跟踪那个案子。”

在皮特向前台警员进一步了解失踪案详情的时候，珞恩回到她的办公室。她跟皮特一样，担心今天会横生枝节。这只是巧合？还是又多出一起谋杀案？他们面对的可能是个连环杀手？

她在抽屉里翻找着，想找出一板布洛芬来止住钻心的头痛。要是头痛能减轻一点，她就能好好应付待会儿的发布会了。

奥利佛·格林纳威十点钟准时出现。要是考虑到他刚失去母亲，他看起来还算镇定。他一到就径直去了停尸房。

谢天谢地，阿诺坚持不让他去看母亲的遗体。因为遗体的样子实在没法瞻仰。直到此时，奥利佛终于坚持不住，瘫倒在椅子上。他把头埋进手掌里痛哭了起来，一遍又一遍重复着同样的话。

“为什么，妈妈？告诉我为什么有人要对你做出这种事？你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善良，最关心别人的人。如果我这辈子只能做一件事，那就是抓到那个混蛋，让他也尝尝我妈妈受的痛苦。”

珞恩正要走过去安慰奥利佛，阿诺拉住了她。他见惯了这种场

面，知道这种情绪是承受丧亲之痛的人们必定要经历的。

珞恩突然意识到自己有多爱自己的父母，她决定一挤出时间马上给爸妈打个电话，想到已经有一个多月没跟他们联系了，她心里更是愧疚。

珞恩带奥利佛去小卖部买咖啡，十分钟以后皮特也过来和他们站在一起。

“头儿，发布会要开始了。”

“你确定要参加吗，奥利佛？”珞恩问

“如果躺在停尸房里的是你母亲的尸体，你会不会参加？”他情绪崩溃以后就几乎没有说过话。

“你愿意参加当然好，不过这也不是义务，所以选择权在你。”

“我没事，我想让那混蛋看看他怎么毁了我与我的家。”奥利佛说，语气里又有了怒意。

局长宣布发布会开始，随后交给珞恩主持。她刻意避开贝琳达的伤情，只公布了案子可能发生的时间，地点，呼吁有线索的人接受询问以便尽快让案情水落石出。

轮到奥利佛发言的时候，他犹豫了一小会儿，努力寻找适当的词开场。他适应了站在摄影机前对全国观众讲话以后，语气变得激动起来：“请帮助警察找到凶手。因为你的母亲，姐妹，或者妻子可能就是下一个受害者。”

珞恩肯定这发自内心的呼吁一定会引起观众的共鸣。

发布会结束以后，奥利佛和两名警官一起去了他母亲的房子。那栋房子其实更应该称为是一所宅邸，扎眼地耸立在伯恩利市郊，远离其他房产。路两旁成荫的绿树成为他们即将看到的壮观景象的序幕。精致的景观花园围拱着一座完美无瑕的“白宫”。

“我爸爸对美国总统的住处特别着迷。”奥利佛好心地向两位警官解释。

“显而易见。”皮特说着，向蜿蜒的小路扬了扬下巴。

“究竟为什么你母亲在你父亲去世之后还住在这？”珞恩完全被这处房产的宏大规模和典雅的外观震慑住了。

“她一直觉得我父亲还在这里，她不愿意失去家带给她的安全感。现在她发生了这样的事，对她所谓的安全感来说多少有点讽刺。”

“你母亲雇了人吗？”

“他们都已经跟了我父母很多年了，你该不会怀疑他们吧？”

“把他们的名字和住址告诉皮特，我们必须对他们做一下调查。”

他们检查了每一个房间，房间里的每一只抽屉和壁橱。珞恩翻看着已故之人的东西时，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入侵者。搜查的时间越长，他们也越沮丧。根本找不到线索。屋子里没有一点有人闯入的迹象，也没有任何线索说明贝琳达是在这里被杀害的。他们的调查又一次走进了死胡同。

所以，这会是一起偶然性的杀人案吗？

两个小时以后，他们无功而返。奥利佛则留在房子里怀念他的亡母。

回去的路上皮特问：“你觉得那个儿子应该怎么算？”

“你什么意思？”珞恩不解地瞥了他一眼。

“我们要把他视为嫌疑人吗？”

“神啊，皮特，我觉得你是从你那台该死的电视上看了太多警匪片了。”她笑起来，又恍然大悟地改口道：“哦，我明白了，你觉得他有可能为了继承财产杀了他母亲。是吗？”

“更怪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发生过。”他耸了耸宽肩膀。

“你还是没学会吧，皮特？”

“学会什么？”这回轮到他满脸不解了。

“你还是不会忖度别人的反应。”

“所以你是在说‘女人的直觉’么？头儿，首先我不是女人，其次我不会魔法，我用的是身为警探的判断力。所以我要是怀疑谁就得深入调查谁。”

“所以说我们是好搭档呢，就是因为我跟你分了点我天赐的能力。注意听好了！奥利佛·格林纳威不可能杀他妈妈！我确信这点，所以别指望我会跟进这个设想，明白没有？”

“你要是错了可别怪我。有句俗话说得好‘看起来最不可能的人可能就是罪犯’。”

“你的警匪片综合征又犯了吧？还有别的想法吗？”

“嘿，别打击我，宝贝儿”他模仿着烂美语的调调儿说，然后又恢复了自己的伦敦腔，“我们绝对应该调查一下那家伙。除非医生找到尸体上泥土的来源，否则现在就可以结案了。”

“其他人呢？”

“回去以后我再叫几个人做些深入调查。”

“也重点查查那个失踪女孩的案子。早上的发布会会在晚间新闻里播出，我们得做好被电话轰炸的准备。”

组里其他人这一天也不太顺利。直升机事故已经证明只是场单纯的意外。贝琳达·格林纳威虽然是个富有的女人，但是她的银行账户也没有任何问题。这些都是轻而易举就能查到的消息。邻居们说格林纳威夫妇都是很好的人，从没和邻居发生过摩擦。最让皮特懊恼的是，奥利佛没有任何嫌疑，他简直就是位浑身散发着玫瑰香气的无辜先生。

“那个失踪的女孩呢？”珞恩问。皮特正在她的办公室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吃着果酱多纳圈。

“她叫金·查尔顿，十六岁。她十一点左右从朋友家离开，叫了一辆出租车，可是那车没来。女孩不想等了，决定走路回去。她住的地方离她的朋友家只有两英里。”

皮特把搜集来的消息一口气讲了出来，然后咬了一大口手里的多

纳圈。

“她没有玩失踪的习惯吧？”

“这女孩平时很靠谱。但是她父母说她最近在和一个男生约会，可是他们并不赞成他们在一起。”他嘴里嚼着一大口点心，含含糊糊地说。

“他们有没有联系那个男孩？”

“联系过了，他当时正和朋友在城里另一边。周末以后就没见过她了。”

“这个人要好好问问，没准他只是敷衍女孩的父母。”

“还有别的事吗，头儿？”

“让米奇去调查一下那间豪宅以前的雇员，看看他们是不是可靠。”

第13章

当晚，每个新闻频道都在滚动播放这次听证会。当地报纸刊登了题为“林中暴尸”的报道。他们不知怎么找到了多琳，对她进行了专访。照片里她捧着一张姐妹俩的合影，老妇人看上去脸色苍白。珞恩因为媒体利用老人的悲伤而愤愤不平。她在心里记下，第二天要去看那位老妇人。

“我简直不敢相信。”女人瞪着晚报的头版，不敢相信地失声大叫。

“怎么了？”她身边的男人问。

“那个女人。”

“什么他妈女人？”

“你杀死的那个女人……你弄错了。”

男人从她颤抖的手中抢过报纸。扫了几眼新闻主要内容，他的脉搏随着愤怒而加速。他恶狠狠地朝女人看了一眼。

“你说‘我’弄错了是什么意思？给我消息的人是你，你这蠢猪。”他一把将报纸朝房间的另一头扔出去，报纸飘落在了地板上。报纸的头版朝上，仿佛还在奚落他。

“我……我以为那是她，我在报纸上看到她在颁奖的照片，我就推断……结果……”

“推断顶个鸟用。我是怎么和你说的，把情报搞清楚。”他从椅子上跳起来，俯视着她。她迅速做出反应，用双手遮住自己的脸，不由自主地颤抖着。他突然心生同情，在她身边跪下来，将她搂进怀里，轻轻地前后摇晃，温柔地唱起摇篮曲，就像她幼年时他常常唱给她听的：“嘘～小宝宝，不要吵；宝宝乖，睡树梢……”

女人跟着他的曲调低声哼唱，在他强壮的臂弯里再次找回了安全感。

男人回想起自己的童年。他和妹妹忍受着极端强势的父母的暴力。他的父母将许多朋友邀请至简陋的家中，他不得不和他们发生那些不当的关系。

“可是爸爸，求你了，我不想那么做。”从六岁起他就开始乞求，但都被可耻地无视了。而当他拒绝取悦他父亲的一个朋友时，他被打得半死，接着被扔在地窖里好几天。

在学校里他成了一个独来独往的人，但大家都懒得过问。他只是另一个他们不得不应付的小学生而已。岁月流逝，等他的妹妹长到九岁，小小的胸脯膨胀起来，他们的父亲就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她身上。

为了保护妹妹，男孩不止一次和他父亲对打，而他母亲却操着长棍从他身后狠狠地给了他一下。他被锁在了地窖里，而妹妹被迫和三、五个男人做那些难以启齿的事情。男孩听见妹妹的尖叫声，他感到羞愧难当，也因自己无法帮助她，保护她而充满内疚。

那次惨痛的经历后，他决心向学校寻求帮助。谁知学校愚蠢地将他吐露的秘密告诉了他的父母。从此，孩子们开始了更加暗无天日的生活。痛苦和愤怒慢慢吞噬了他，几个月后，他终于鼓足了勇气把自己和妹妹从苦难中解救出来……

第14章

一夜好眠的珞恩早早地出发去警局，湿漉漉的秋日清晨里，她微微打着寒战，她打开汽车暖气以抵御徘徊在车里的寒意。听到电台里还在播放听证会的消息和资讯热线，她感到很满意。通常这会带来大量线索，因此她做好了准备，迎接漫长的一天。

电话连续不断地涌进来，警局不得不抽调额外人员来接听。珞恩和皮特亲自追查了其中的几通电话，结果都只是一些想一夜成名的笨蛋搞的恶作剧。

午餐时间一晃就过了，电话响个不停，他们抽不开身只好叫了几份三明治外卖。珞恩从包里摸出手机，一边吃着火腿三明治，一边给姐姐打了个电话。

“嗨，雅德，你还好吗？”

“呵呵，终于等到了你这个隔天回我的电话了。”她姐姐假装伤心地责备道。

“哦，天哪，我真的说过这话吗？抱歉亲爱的，这几天太忙乱了。”

“是啊，我从汤姆那里听说了有多乱，尤其在你们的卧室里。”

“不是吧，汤姆和你说了……？”

我的私生活里还有什么事情是不可怕的吗？

“每一个小细节。特别是……”

“好了好了。等我碰到我那个该死的老公，走着瞧。”

“哦，别这样，妹妹。别拖我下水，汤姆再也不会相信我了。”

“但愿如此。”她桌子上的电话响了，“稍等下，亲爱的，我有个电话进来了。”

珞恩伸手去接电话，姐姐还在抗议她们的谈话被打断。

“头儿，多琳·尼科尔斯找你，要接进来吗？”特蕾茜报告说。

“糟糕，我忘了给她打电话，等我半分钟，再接通她的电话，好吗？”

“好的，长官。”

“嗨，雅德。抱歉，我必须挂电话了。有个真的很重要的电话等我去接。”

“只有和工作有关时才重要，对吗，珞恩？你知道，家人和工作一样重要。”

珞恩匆忙说了再见，拿起了办公电话。

“多琳，你好，你还好吗？”

“还撑得住，亲爱的。有什么新消息吗？”老妇人的声音透着疲惫。

“我们的呼吁得到了惊人的回应，但要厘清所有头绪还得花上几天时间。科琳还陪着你吗？”

“她刚出门去杂货店了，你知道现在我都不在餐柜里存什么吃的，吃的都太贵了。昨天晚上奥利佛来看我们了。”

“又是听证会，又是停尸房，他还好吗？”

电话里，珞恩听到老妇人的门铃响了。

“稍等，亲爱的，是科琳，她肯定忘了拿钥匙。”

老妇人把电话搁在桌上，珞恩听到多琳拖着脚步走去了。

听筒里传来微弱的交谈声，珞恩又埋首于文件中。

紧接着传来的老妇人的尖叫声令她周身战栗。

“多琳，多琳，你在听吗？”珞恩对着听筒大喊。

她听到一个男人的吼声，接着传来好几下砰砰的响声，好像是打了什么东西或是人被打了，随即多琳悲凄地哭喊着救命，紧跟着是几声撕心裂肺的尖叫。

“皮特，快过来，马上。”珞恩用手捂住听筒，大喊。

皮特很快冲进了办公室。

“怎么了？”

“马上安排最近的巡逻车去多琳家，她遭人袭击了。快去，快！”上帝啊，但愿在我们赶到之前，她能安然无恙。

第15章

珞恩胃里一阵翻腾。随后，电话那边陷入了死寂。没有哀求，也没有痛苦的尖叫，什么都没有。现实残酷地击中了她，就在刚才，她听到了多琳在人世上最后的声音。

“他们已经在路上了，估计五分钟就能到。”皮特一回来就告诉珞恩。

珞恩放下听筒跌坐进椅子上，摇着头轻声说：“来不及了，她死了。”

“妈的，所以你听见了整个过程？”

“所有变态的细节。”

“你还好吗？”

“我一会儿就没事了。我们最好快赶过去。”

尽管皮特警告过她，珞恩还是犯了作为警探的大忌：在感情上和多琳·尼科尔斯走得太近。

“我们现在就去，但是开我的车去，我来开。”

“随便吧，我没心情跟你争论。只要我们能安安全全地过去，谁开都行。”

“我把车开过来，一会儿外面见。”

她做了三次深呼吸，做好行动准备。“赶快把这件事了结掉。”她在胸前晃了晃双拳，大步向大门走去。几分钟以后，她跳进那辆“谢尔曼坦克”。

“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听见什么了？”发动机的轰鸣声太吵，她的搭档不得不吼着问她。

“多琳问我——”

“你得大声点，头儿。别嘟囔。”

“我没嘟囔。是你这堆破铜烂铁。你确定这不是你从哪个战争博物馆搞来的吗？我肯定以前在陈年的帕责新闻 上见过这东西。”

“切。你刚才在说什么？”

“我说多琳打电话来问我调查进行的情况，后来她的门铃响了。”

“但她家的防御就像伦敦塔 一样严密，那混蛋是怎么突破三道门栓和一道安全链的？”

“科琳去买东西，她以为科琳忘了带钥匙。我觉得多琳忘了挂链锁，我听见前门被撞开的声音，那门一定把她撞倒了。”

“我们最好还是快点儿，别让科琳看到她母亲这个样子。”

皮特把速度加到60迈，再快这辆破车就承受不住了。珞恩紧紧贴在副驾驶座位上，感觉命悬一线。她完全不觉得坐在这样的破车里是件好玩的事。

“上帝啊，皮特，这堆垃圾真的早该进废品场了。慢点开行吗，除非你想进停尸房陪多琳。”

皮特把速度减到40迈，接下来两个人一路无言。

“你在这儿等一会儿，我想自己查看多琳的情况。”他们走上死去女人房前的小路，珞恩边走边说道。

两个穿制服的警察站在前门旁边。

“这主意不好吧，头儿。”

“我没在征求你的意见，皮特。”

“小心别破坏了现场，头儿。”他在后面提醒着。

“皮特。”她警告地说。

门厅里看上去就像一部小制作恐怖片里的场景，可这却不是电影。多琳躺在血泊里，一只手臂摆在胸前，另一只伸在头顶。她的脖子好像被扭断了，脸已经辨不出样貌，左脸的颧骨裸露在外。墙上，地板上，家具上，甚至天花板上都溅满了鲜血。

珞恩小心翼翼地绕过多琳面目全非的尸体，避开地毯上的血迹。她从手提袋里拿出一副新的橡胶手套戴上。然后走到客厅边柜前，把听筒放回电话机上，刺耳的忙音瞬间消失了。电话后面有几张账单，一张出租车公司的名片——多琳没有车，很明显她平时出门会叫车——还有一张邮政储蓄的存折。要是嫌疑犯是为了抢钱，肯定会把存折带走。

珞恩走到尸体旁边，强压下如鲠在喉的感觉，仔细检查这副已经失去生命的躯壳。她很快发现女人的短衬裤挂在脚踝处。她弯下腰拉开女人A字裙的裙摆，看到令人作呕的景象。

我的上帝，我们在追查的是个多变态的混蛋啊？

尸体的两腿之间是一个小扫帚，扫帚的手柄插进了她的私处里。

一个女人的尖叫声打断了珞恩的思路。

糟糕，科琳回来了。

她冲出房子，看到皮特正在努力让抽泣的女人平静下来，她周围是散落一地的购物袋。

珞恩走过去抓住科琳的肩膀，皮特向后退了退。

“对不起，科琳。我们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你是说，她死了？”

珞恩缓缓点了点头，女人膝下一软跪在地上。她的尖叫先是变成了哭喊，最后变成低声啜泣，珞恩一直紧紧抱着她，努力控制着自己的眼泪。

多琳的邻居来请科琳过去，帮她弄杯茶。珞恩把科琳在邻居家安顿好后，马上回去打电话给科琳的丈夫。

几分钟以后，阿诺跟法律部的人也到了。

“保护死者的妹妹好像没在你的优先任务单里啊，辛普金斯警督。”阿诺一到现场就来了这么一句。

他的话在珞恩听来充满火药味，而且看着阿诺脸上挂着自鸣得意

的笑，她真想一巴掌扇过去。别理他，珞恩，别跟他一般见识。

“医生，我得说局里政策可没说过我们必须保护受害者家属，要是所有警力都用来做这个了，谁去把犯人揪出来呢？”

他咕哝了一句算是回答，然后开始尸检。珞恩走出去找皮特。

“他们来的时候看见什么风吹草动了吗？”

“他们来的时候大门敞开着，多琳已经死了。”

“他们没进房子里吧？”

“没有，他们说既然她已经死了就最好别进去破坏现场。”

“行，皮特，说得有理。她的脖子断了，而且把她弄得不成人样。科琳的先生已经在过来的路上了。我觉得我们最好利用这段时间走访一下邻居，看看有没有人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他们都是退了休颐养天年的人，没准我们还真能走运。我负责马路这一边好了。”

五分钟以后，一辆车一个急刹车停在多琳的房子前。一个穿西装的男人猛地关上驾驶座的车门大步往小路上走来，却被两个警员拦下来。

珞恩已经知道他是谁了：“肖先生？”

男人迷惑地转过头：“是我，我妻子呢？”虽然他努力用手整理，他的头发却还乱七八糟地立着。他的粉色条纹领带低低地挂在脖子上。

“我带你过去。”

“到底怎么回事儿？”他一边跟着珞恩走到邻居家的房子前一边诘问。

“我们也还不确定，还在等验尸结果。”

“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为什么贝琳达发生了那种事你们还不派人保护她？”

“我们没有任何证据指明她也有生命危险。我们认为贝琳达的谋杀案只是一次随机犯罪。”

“我没资格告诉你怎么做警察，不过我觉得，事已至此，你有理由怀疑这不是单纯的随机事件了吧？”

“我需要给你和科琳录口供，你觉得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合作？”

“警官，你觉得人多久能从这种悲痛里走出来？一年还是两年？”

“我知道这种痛苦，肖先生，不过请你尽量合作，别增加查案的难度。我们越早谈，也就能越快抓到凶手。”

“那就把你的询问留到明天吧，如果科琳觉得明天可以的话。”他咬牙切齿地抛下这句话。

“我明早打电话给你。”

“就这样吧，警官。”

珞恩走回皮特的车边，一种绝望的感觉隐隐升起。她是不是疏于对多琳地保护了？过去半个小时里已经有两个人跟她说她早该这么做。她想象着多琳被袭击时所受的痛苦，愧疚代替绝望充斥了她的心。

“我说，她丈夫难以接受吧？”等珞恩回到他的车旁，皮特站在她身边问。

“他把责任归在我身上了。”

“凭什么？”

“他有他的理由。我应该让局里的人每隔半个小时就来这附近巡逻，在房子附近加一层警力威慑。”

“你太苛责自己了。我们现在能着手奥利佛那边了吗？”

“你到底为什么老怀疑他，皮特？”

“你猜老话儿怎么说？查案先查亲。”

“你很乐于重复自己的观点吗？”

“不是，但你得承认这话有道理，头儿。至少70%的杀人案都是受害者的朋友或亲戚干的。”

他的确有他的道理。但是真要说服珞恩，奥利佛有嫌疑杀死他的亲生母亲和姑姑，皮特就得找出点确实的证据出来。

“帮我个忙，皮特，问问医生验尸结果什么时候出来。这会儿我实在没办法听他讨厌的唠叨。”

她钻进车里系上安全带，皮特回来告诉她：“他大概还要再待上三四个小时，他说已经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了，没准又得在停尸房过夜了。”

“我们回去看看组里其他人的进展。”

“邻居那里有什么线索吗？”皮特问。

“住7号的老人看到一个男人向多琳门口走去，但他没仔细看。他听说多琳的侄子也在镇上，他以为是她侄子来拜访她呢。”

“也许真是她侄子。他怎么没跟其他警员提起来？”皮特问。

“因为他什么细节都记不得了，连他头发的颜色都没看清。”

“真棒，他亲眼看见杀人犯，然后他妈的一问三不知。现在咱们上哪儿抓人去？”

“他年纪大了。”

“答应我一件事，头儿。”

“说吧，皮特。”

“我要是有一天也迟钝成那样，你就一枪崩了我吧。”

她点点头表示同意。

他们回到警局的时候局长也在，局里的电话比他们离开时安静了好多。

“珞恩，皮特，怎么样了？”局长走到皮特桌边问。

“我们认为多琳也是被同一个凶手所害，犯罪手法看起来一样。”

“有目击者吗？”

“没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阿诺博士说，他的团队在现场找到了很多可追踪的证据，这看起来很乐观。”

“你有什么想法吗？”局长问。

“我觉得我们应该查查那个儿子的背景。”皮特趁珞恩还没开口来个先发制人。

“皮特，你为什么怀疑她儿子呢？”

“他身上有些地方不太对劲，局长。”

“所以你也这么想吗，珞恩？”

“没有，皮特恐怕是一厢情愿这么觉得。”

“如果确实证据不多，那我跟皮特看法一样。你们应该查查那个儿子。她有遗嘱吗？她死后把钱留给谁了？如果她儿子是遗产的唯一继承人，那他就有犯案动机。你们去调查一下，及时汇报。”他离开房间的时候看起来忧心忡忡，他的肩膀耷拉着，看起来就像负着千斤重担。

看着他离开，珞恩的心抽痛起来。她回过头愤怒地看着皮特：“别觉得你刚才表现过人，皮特-蔡尔兹，现在我没心情也没精力跟你争论。去找贝琳达的律师，看奥利佛的私人生活和工作那边能挖出什么料。”

皮特离开以后，珞恩着手组里其他人的进展。从特蕾茜开始，她在组里问了一圈，尽量收集起大家查到的每一个关于案情的细小碎片。

“我能占用你一分钟吗，长官。”特蕾茜问。

“没问题，怎么了？”珞恩鼓励地对她笑笑，她早把特蕾茜当成她的小门徒了。

“今天早上我收到总部的一封信。”

“一封信，然后呢？”珞恩拉出一把椅子放在特蕾茜桌边。

“他们正在招新人去学司法鉴定课程。”

“听着还挺有意思的，所以呢？”

“所以要是我去了，连着八个礼拜，每周就有一天不能来办公室。”

“没问题。你可以好好记笔记，回来也给我们补补课。司法鉴定是现在查案的关键环节，要跟上所有新程序和新发展也是不容易的事。对了，有验尸吗？”

“很不幸，没有。”

“那课程都包括些什么？”

“每个礼拜都有一个专家来做演讲。题目应该包括弹道学，犯罪现场分析，指纹识别，毒理学之类的。”

珞恩看到了特蕾茜眼睛里的激情和憧憬，心想即便自己还没有准许她去上这个课，也根本没办法让她放弃这样的机会。

“那你就可以教我一些毒药的知识了，这在某些小组成员身上可能派得上用场呢。”她一脸严肃地对她耳语说。看到这个年轻人惊讶地张大了嘴巴，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珞恩笑了起来。“我开玩笑的。你还没习惯我诡异的笑点吧。如果你去问皮特，他就该告诉我几年前突然就转变幽默路线了。”

说完他们两个都笑起来，笑声引来其他人的目光。

“让他们猜去吧。”珞恩小声对特蕾茜说，然后又和另一个组员谈话去了。

没用多久，珞恩就把收集来的信息都整理在一个记事板上。十辆可疑的车，三名不知身份的可疑分子，全部的线索少得让人头疼。

难道皮特说得有道理？奥利佛真的有嫌疑吗？

第16章

男人一下子把门撞开，随后把外面那个疯狂的世界关在身后。他的衣服上血迹斑斑，脖子上有抓伤。他气喘吁吁地靠在门上，等心跳慢慢恢复正常。

屋子里回荡着撞击声和求救的哭喊声，他抬眼看了看天花板，意识到地窖的隔音需要加强，而且事不宜迟。

“事情办得怎么样？”女人向他冲过来问道。

“这一次我搞定她了。她不会再伤害任何人了。”

“下面的那个，简直让我受够了。”

“吃过晚饭我会除掉她的，我保证。”男人低头朝女人微笑着，充满爱意地抱了抱她，在她额头上吻了一下。

“我为你准备了你最爱的烤羊排，再等十分钟就可以吃了。你先去洗个澡，换身干净衣服，我们再开一瓶酒来庆祝？”

持续不断的哭喊声毁了他们的晚餐。

“该死的，我受够了。”

趁着女人将脏盘子端进厨房的当儿，他掀开地毯，愤怒地掀开了地下室的门。女孩即刻停止了哭泣。他沿着摇摇欲坠的梯子爬了下去，他向她走去，看着她不住地颤抖。

“求求你，求求你别再这么做。我保证不再出声了。求你别伤害我。我不是要嘲笑你。”

“啊，可你还是这么做了，不是吗？很快你就自由了。”他向她保证道。女孩已经被关在这地狱一般的地方整整两天了。黑暗中有无数生物从她身边匆匆爬过，从被关押的那天起，她没有喝到过一滴水，吃过一口饭。她的体力急速下降。她赤裸的身体在他的打量下战栗着。她屈膝环抱着自己，在他令人生畏的注视下尽量遮住自己的身体。

她又抽泣起来，他像一只准备俯冲的秃鹫，朝她俯下身去。他在她身边弯下腰来，像抚摸一只宠物狗一般抚摸着她的头发，接着，他那双下流的手从她的脸颊开始向下游走，用手指勾勒着她的嘴唇，沿着脖颈向下，在她的手臂上徘徊折磨着她的神经，最后他爱抚着她匀称的大腿。“嘘，好了，好了，没事的。”

他伸手去解开自己的皮带时，她尖叫起来……

第17章

凌晨一点钟，多琳·尼科尔斯的验尸结束了。

“由此，我得出结论，尸体头部所受到的致命一击导致了死亡。”阿诺说完，关上了录音机。

“可怜的多琳。”珞恩看着小骨头将尸检时的“Y”型切口缝合起来。居然会有人对多琳恨之入骨，恨到要置她于死地的程度，真是令人费解。对她来说，这一次的验尸过程是最难熬的。但她认为自己对去世的老妇人有所亏欠，坚持要留下来。

“可怜的多琳，尽管她心脏不好，刚做完手术身体也很虚弱，但她双手和胳膊上的自卫伤痕显示，她仍然用尽全力作了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抗争。

“她得知她姐姐的死讯时，发作了一次心绞痛。”

“这说得通，她一直有动脉硬化的毛病。”见珞恩皱着眉头，阿诺解释道：“意思是说，流经冠状动脉的血液受到限制，导致心肌缺氧。她的病情本来就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就这种情况来看，她的寿命会缩短。”

医生的话听起来很感性。这是他在向我表示，他还有同情心吗？

“这也不能让她的家人感到丝毫安慰。但得知她的日子本来就不多了，也许多少能减轻一些他们的痛苦。什么时候能拿到法医报告，医生？”

“二十四小时，或许四十八小时，因为是周末。周末还是有人要过的。拿到报告我会通知你们。我们在尸体上找到了一些毛发和纤维、一块泥土，很可能是从罪犯鞋子上掉下来的、她指甲里的一些皮肤细屑以及扫帚上的指纹。这一次凶手很鲁莽。他甚至在门口台阶上留下了一只沾血的脚印。也许是听到远处的警笛声，吓得逃走了。真是丢人啊，你请求支援的时候，你的同事都不在附近。”

“她住的地方是市郊的一座小村庄。当时最近的警车也是在执行另

一项任务。”她犀利地替自己的同事们辩护道。

“无关紧要，事已至此。我等你的消息。”

珞恩独自离开了太平间。夜晚刺骨的空气令她措手不及，她裹紧外套，裹紧自己本就冰冷彻骨的身体。皮特本来坚持要陪她一起来验尸，但她命令他回家休息。她有预感，之后的几天将漫长而辛劳，没有必要让两个人都筋疲力尽。

第18章

那个周日，办公室里只有珞恩和皮特两个人。他们一起看了一遍验尸结果。珞恩问起将奥利佛列为主要嫌疑人后，他的调查进行到哪一步了。

“别忘了昨天可是周六，我觉得我干得不错。五点左右我找到了贝琳达的律师。他正在海威科姆打高尔夫，他可不是很高兴被打扰。”他停顿了一下，啜了口咖啡。“总之，起初他不愿意合作，我好言好语地劝，他才透了底。”

“怎么透的？”珞恩知道皮特有多喜欢小题大做。

他的语气里透出了骄傲。“这个嘛，猜猜贝琳达遗嘱的主要受益人是谁？”

“别卖关子了，皮特，直接告诉我该死的事实。”

“你今天上午心情不太好嘛？总之，贝琳达的律师富兰克林·路易斯先生告诉我，她的遗产有90%是留给多琳的。”

“是吗，所以你怎么想？”她期待地抬眼问道。

“事实上，我可是想了不少。尤其他后来又告诉我，她几个月前刚更改的遗嘱，因为她和她儿子闹掰了。”他读完了本子上的笔记，得意洋洋地把笔记本扔在两个人之间的桌子上。

“他说原因了吗？”珞恩意识到了这些新发现背后的含意，向前挪了挪。

“没有，她只说这是私事，不想多说。”

“虽然我很不愿意承认，但你可能发现了重要的线索。”

“我早说了，头儿，他很可疑，我也不需要什么女人的鬼直觉来发现这一点。”

“好了，在你得意忘形之前，先等一等。如果贝琳达的遗产是留给

多琳的，现在怎么办？”

“我没明白。”

“我的意思是，多琳的财产会不会留给她的女儿，科琳？”

“我想是吧。”他耸耸肩。

“所以，奥利佛到底为什么要杀死他的姨妈？”

“因为他没有看起来那么聪明。也许他的下个目标就是他的表姐。”皮特眉开眼笑地说。

“不可能，抱歉，皮特，我不认同。我觉得他是个精明人。我们还应该考虑到另外一件事。”

“什么事？”他皱了皱眉。

“性侵犯。他会对家人做出这么变态的事吗？”

“这一点我不敢苟同。这世界变态可不少。总之，我的调查还没结束。我还联系上了他的公司，卡利克石油集团，那里的员工告诉我，最近两三年他过得不太顺利。”

“什么意思？”

“显然，他让公司损失了好几百万。他曾经许诺，升职以后自己会给公司带来更多客户，但恰恰相反，他搞砸了公司几个获利颇丰的合约。”

“对奥利佛作初步调查的时候没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啊。”珞恩翻找着档案夹。

“要看调查他的人是谁了。”他点点自己的鼻子说，“这么说吧，有时候我的魅力会产生奇迹。”

“你是个好警察，皮特，有一点神经质，偶尔缺少前瞻。但总的来说，我不能没有你。”他胖乎乎的脸颊泛起了红晕，她看在眼里，开心地笑了。

“哇哦，放过我吧，头儿。就像你一直以来对我说的，我们是优势

互补嘛。”

“为我们的互补干杯。”她说。他们举起咖啡杯，碰了碰杯。

“可你不觉得奇怪吗？”皮特坐回椅子上，问道。

“你指什么？”

“如果你的阿姨和母亲连遭杀害，难道你不会直冲到警察局，质问到底他妈的是怎么回事？”

“我会在巡警记事本上的字迹未干之前就赶到警局。我们有他的住址吗？”

“我要确认下，不过我想是镇上的鹿兄旅馆？”

“你去确认，我收拾一下。是时候拜访一下奥利佛·格林纳威了。”

“是，长官。”皮特像一个身负重要使命的人一样冲出了门。

第19章

鹿兄旅馆是一家奢华的四星级酒店，前台服务员告诉他们格林纳威先生上午十点已经退房了。

珞恩和皮特都强烈怀疑主要嫌疑人已经出城，于是决定去拜访科琳。也许她能够告诉他们一些有关贝琳达遗嘱的信息。

“你怎么能这么想？奥利佛爱他的妈妈，只要来这里他也总会来看望我妈妈。”科琳紧张地将纸巾在手指间绕成8字。

“我们注意到一些细节，都对你的表哥很不利。最近几个月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吗？任何事情？”珞恩问道。

“我想想啊。好像是有一些我觉得奇怪的事。给我点时间，我肯定会想起来的。我妈妈出了那样的事，我脑袋里乱得不行。今天我必须去趟太平间，唐会陪我一起去。”她朝着走进房间的丈夫报以微笑，她丈夫手里捧着托盘，托盘上有四个盛了咖啡的马克杯。

唐给大家递了咖啡，接着紧挨着妻子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他将一只胳膊环绕在她肩膀上，问道：“什么事，科琳？”

“大概一个月前，也可能是两个月，贝琳达阿姨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我记不起来了，你记得吗？”她因为想不起来先前的事眉头皱得更紧了。

“没错，周日贝琳达和你妈妈来吃午饭，她好像是说了点什么事让我吃了一惊。”

唐伸用手捋着头发，看起来心事重重。“没有，她绝对没说起这个。不过她的确说因为什么事情对奥利佛很生气，到底是什么鬼事情？”

“我知道了！”科琳好像对自己很满意，“贝儿——我们是这么称呼她的，她讨厌别人叫她贝琳达阿姨——她因为奥利佛丢掉了公司一个最大的单子而恼火。这些客人对公司意义重大，她丈夫杰克在世的时候，对他们毕恭毕敬，卑微屈膝。但奥利佛不愿意这样，他说他受够

了一直奴颜婢膝。”

“贝琳达是怎么知道的？”珞恩问。

“现在我记起来了。公司的董事长打电话告诉她的。他是杰克生前最好的朋友。杰克去世后他和贝儿仍是亲密的朋友。他提拔奥利佛做经理，我想内疚让他觉得自己有责任这么做。毕竟，奥利佛的父亲是在公司的一架直升机上丧生的。”

“他们吵架以后，你见过奥利佛吗？”

“没有，他疏远了我们。他没有回复我们洗礼的邀请。我给他打过电话，他说很抱歉，不能来参加。我生气极了，挂了他的电话。”她充满了悲伤，扫了一眼洗礼的那张照片，照片里她的女儿被她母亲抱在怀里。

“他不来参加的理由是什么？”

“他说专心工作意味着他一周工作七天，抽不出时间请假。”

“他母亲去世后你们见面时，你觉得他看起来如何？”珞恩小心翼翼地探问。

“这真的很难回答，他是个难以捉摸的人。他是独生子，娇生惯养，从小就什么都是最好的。”

“你觉得，他难过吗？”皮特追问道，急于抓到奥利佛的漏洞。

皮特的坚决令科琳有些慌张：“我想是的，我的确觉得他想亲眼看看贝儿遗体这件事很奇怪，尤其是，你知道，被……搞得支离破碎。我很高兴你劝他放弃了这个念头，警督。”她擦去了沿着脸颊滚下来的泪珠。

珞恩注意到，唐的表情在请求他们让她休息一下。

她心领神会，很快就和皮特离开了

“其实我不得不赞同她，在那种情况下他还要求看母亲的遗体，我们都觉得很奇怪。”回警局的路上，皮特说。

“唔。”珞恩应了一声，脑子里在思考着下一步。

“大老板会批准我们去康尔沃郡吗？我知道我们的预算很少，但我觉得我们应该尽早去拜访下奥利佛，你说呢？”

“我相信他也这么想。局长就交给我搞定吧。”

“今天到此为止可以吗？”皮特瞄了一眼手表。

“你有什么重要的电视比赛要看？”

“今天球队的对手是最厉害的。我只是觉得今天是周日，回警局也做不了太多事，回家也许还能看到开球。”

和汤姆一样，皮特一直以来都是阿森纳队的铁杆球迷，对阿森纳队痴迷的两个人每次聚在一起都能聊上好几个小时的球，尤其是聊到优秀的青年军，阿森纳主帅——温格的发展时，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当你有了塞斯克·法布雷加斯这样十八岁天才少年，谁还需要帕特里克·维埃拉呢。”珞恩曾经为他们弄到过上个季度杯赛的决赛门票。那场比赛阿森纳在点球大战中赢了曼联，赛后维埃拉就转去了尤文图斯。珞恩总是声称自己根本不喜欢足球，但暗地里她和他们一样享受着足球带来的乐趣。一旦皮特发现事实真相，她的生活就毁了。那样的话，她的搭档就会每天没完没了地侃球，尤其是当你不小心提到阿布拉莫维奇和切尔西这两个名字的时候。那么，他们的破案率肯定就会骤降。

“我有个主意，来我们家看比赛怎么样？我们在路上买点啤酒，趁比赛还没开始我再做点吃的？”

“那太棒了，头儿！你确定汤姆不会介意吗？”

“家里要是有另外一个和他一样熟悉越位规则的人，他会很高兴的。”她笑着挂上档，直奔德立街有外卖许可的酒馆而去。

阿森纳的铁杆粉丝没交上好运。阿森纳主帅，温格解释说，球队正在经历过渡期。在珞恩看来，他们只是踢得杂乱无章。

皮特只能借酒浇愁，不过有点浇过了头，结果就在珞恩家的沙发上度过了不太舒适的一夜。

第20章

第二天早上七点钟，亨利准时把皮特舔醒。

“滚开，笨狗。”他咕哝着，挪动着僵硬的身体。

珞恩穿戴整齐，走进皮特的临时卧室，她已经做好上班的准备了。“早啊，皮特。睡得怎么样？”她大声问，眼睛因为精神充沛闪着光芒。她从来都对宿醉的人没半点同情。

“大早上起来，你就不能把声音放平和一点吗，头儿？至于你问的问题，我只能说我不记得我睡得好不好了。”他起身的时候不得不拉住沙发背保持平衡。亨利跳到他身上。“喔，别这样……这间屋子直摇晃。”说着他又跌回了沙发里，“让我喘口气好好起床行吗？好小子。”

亨利叫了一声表示同意。

“给你五分钟，站起来以后来厨房。我们没时间慢慢吃早饭了。”

“清咖就行，越浓越好。”这回皮特终于成功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往浴室走去。

培根诱人的香味很快充满了整间房子，皮特一进厨房，珞恩就将一大杯英式早餐红茶推到他面前。

“看来这和我们家的咖啡不太一样。”他说，“别命令我吃这种东西啊，头儿。”

“低头吃吧你，这是为你好。上帝啊，你每次来我都觉得好像又领回一个孩子。”

“要是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下回你还是别留我住了。逼着别人吃东西可算不上热情招待吧？”

“倒计时两分钟，皮特。”珞恩双臂抱在胸前，抬头瞥了一眼墙上的时钟。

看到皮特越吃越香，她放弃了倒数。十分钟以后他们才开车上路去康沃尔。

四小时以后，他们终于到了卡利克集团。皮特睡了一路，珞恩则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分析一下奥利佛的动机。她还是没办法说服自己奥利佛就是凶手，可是在他们发现别的嫌犯以前，奥利佛这条路是必须要走的。

他们坐着建在楼外的玻璃观景电梯直达顶层。玻璃幕墙外起伏的山景美得令人窒息。不过电梯上升的速度令皮特的胃翻江倒海，早餐一阵一阵往上涌。

奥利佛的秘书是一个衣着得体，善于言辞的中年女人，她对两位不速之客的到访很是意外。

“恐怕你们白来一趟了，格林纳威先生从不会见没有预约的到访者。”她一边说一边挡在他的办公室外面，就好像他办公室里是珍藏王冠宝石的地方一样。

皮特抓住她的肩膀把她引回她的办公桌前。“他会见我们的，亲爱的。我们可是老朋友了。”

珞恩趁着皮特分散秘书注意力的功夫闪进奥利佛的办公室。他被突如其来的闯入者吓了一跳。

“警官，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们顺道过来看看。”皮特跟在珞恩身后闯进了办公室。

“我试过阻止他们，可是他居然对我动粗。”秘书越过皮特宽厚的肩膀对她的老板抱怨道。

“没关系，特蕾莎。有电话的话暂时都别接进来。”奥利佛绕过桌子把女人撵出了门。

“她可真像条罗威纳犬，我就猜到你爱找这样凹凸有致但特别愚蠢的金发女郎做助理。”皮特说。

“她通常都有本事把狼拦在外面。”奥利佛回敬道，毫不隐晦对皮特的反感。

珞恩打断了他们，“格林纳威先生，要是你不介意的话，我们需要问几个关于你母亲的问题。”

“我以为我已经回答过你们的问题了。”他坐回椅子上，示意珞恩他们坐在对面。

“那遗嘱呢？”皮特唐突地问。珞恩扔给他一个“一边去”的眼神，皮特不安地挪动一下双脚。

“遗嘱怎么了？”

“你知道你母亲不久前才对遗嘱做了一点修改对吗？”

“谢谢你提醒，我完全清楚。”

“那我能问问，为什么你的母亲把你从继承人名单里去掉了么？”

“她没这么做。如果你认真做了调查，应该知道她把10%的财产和房子都留给我了。这已经是一笔巨额财产了。”

“可是两个月以前你可是唯一的继承人，不是吗？”珞恩问。

“没错。”

“那我再问一次，你妈妈为什么要修改遗嘱？”

“事实上，这是我的建议。”他的话让两个警官都吃了一惊。

“哦？”

“你看起来很惊讶嘛，警官。我母亲的确是个有钱人，不过我也是个有钱人。”

“所以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格林纳威先生？你放弃你母亲几百万的财产就是因为你自己已经有几百万了？”

“差不多吧。我放弃继承我母亲的资产。但是那栋房子值三百万。所以警官，我这么做是无意间触犯了什么法律吗？”

“为什么？”珞恩已经问了第三次为什么了。

“多琳阿姨比我更需要那笔钱。你看见她过的那种日子了。我觉得我母亲应该多帮她一点儿。”他拿起那根派克金笔在指尖把玩着。

“你母亲在世时为什么没多帮帮她？她本来可以帮多琳安排一个私人医生做髌骨修复的。”珞恩的话里透出强烈的情绪。

“她俩都倔得要命。我妈妈太倔强，不愿主动提供帮助，多琳更是倔强，决不会要求援助。这是家族特性，又自傲又顽固。”

“所以当妈妈说我是唯一继承人的时候，我告诉她我不想要。我觉得多琳更需要那些钱。妈妈因此很生气，她指责我没有感恩之心。我花了好几年时间才与她和解。”

“为什么你不先接受你母亲的遗产，再把其中一部分分给你阿姨？”珞恩又问了一句，几乎就要确定她的直觉是对的。这个男人和两人的遇害都没有关系。

“因为我知道我能说服妈妈，但说服不了多琳。”

“这说得通，但为什么你阿姨一死你马上就离开小镇了？”

“对啊，我正想问呢。”皮特接过话茬，盯着他的主要嫌疑人。

“我正在处理一个大合同，我问过科琳，她能不能应付过来，她向我保证没问题。我本来计划过两天等尸体的其他部分都找到了，再回去办葬礼。”说着他的眼睛湿润了，他清了清嗓子接着说：“好了，我已经花时间回答你们的问题了，现在你们应该回答我一个问题。”

“你想知道什么，格林纳威先生？”

“你们是在怀疑我杀死了我母亲和阿姨吗？”

“我们只是在做跟案情有关的基本调查。我向你保证，没人指控你有任何非法行径。谢谢你的帮助，有了新情况我们会及时通知你。”珞恩站起来伸出手。皮特也站起来，双手却插在裤兜里。

奥利佛·格林纳威跟她握了握手，和她短短对视了几秒钟，说：“我是这件事的受害者，不是行凶者。”

“我知道，奥利佛。我保证，我们会把凶手缉拿归案的。”

这是她的肺腑之言。

“那就交给你们了。我的‘罗威纳’会带你们出去。”他微笑着说。

“你是不是信了他那派胡言？”皮特一进电梯就问。

“如果你是在问，我是不是相信他，我确实相信。我们现在要开始查别的线索了。皮特，我从一开始就说了，我百分之九十九点九肯定奥利佛格林纳威不是杀害他母亲和阿姨的人。”

他们走出大楼，沐浴在午休时间暖融融的阳光下。皮特摇着头表示异议，而珞恩却点着头表示肯定。

他们给车加满了油，又在加油站随便买了一个三明治，就返回伦敦了。如他们所料，回去的路上因为道路施工有点堵车，他们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已经快六点了。

珞恩一进门就隐隐察觉出一丝异样。她看见局长的身影在自己办公室的玻璃门后。

“发生什么事了？”经过特蕾茜桌子的时候，珞恩小声问她。

“他们找到那个失踪的女孩了。”

“这不是好事吗？”

“他们是在离察灵森林两英里远的一个花圃里发现她的，她已经死了，长官。”

混蛋，这该死的噩梦什么时候才结束呢？

第21章

十月四日，星期一

厚重的乌云压向地面，他们到达发现尸体的花圃时，大滴的雨点落下来，脚下的地面变得泥泞不堪。

离开警局以后，珞恩的情绪一直很糟糕。她和局长的谈话显然不太顺利，而打回家的那通电话则更糟。

她身上笼罩着的怒火提醒着皮特，他惯用的搞笑伎俩现在派不上用场，最好是保持低调。

法医组已经到位，照相机的快门声伴着“小心脚下！”的喊声此起彼伏。受害人金·查尔顿面朝下趴在花棚的木地板上。阿诺拿着解剖刀小心地从死者的背部提取土壤和血液样本。

“医生，你怎么在这儿取样？”珞恩看着他 把样本放进有机玻璃试管里。

“啊，辛普金斯警督，我们真的不能再在这种情况下见面了。”

“我跟你保证，医生，这可不是我安排的。”她说完这句风凉话马上就后悔了，“对不起，不过今天真是太不顺了。”

阿诺点点头接受道歉又继续工作：“我在这儿收集样本是因为尸体都是面朝上被运回验尸房的。所以我们把尸体放进存尸袋的时候，存留在尸体背部的证据就有可能被破坏。”

“原来如此。他们为什么不原封不动地运送尸体？”

阿诺愿意跟她正常说话的态度激发了珞恩的好奇心。

“因为尸斑。”

“尸斑？”

“就是说，心脏在停止跳动的一瞬间，血液也停止供应，红细胞因为重力原因停落在血管里。这导致尸体皮肤上出现类似栗色的痕迹，

也就是我们说的‘死亡之色’。”

“殡仪馆的人不惜一切防止尸斑出现，他们说那只会让死者亲属更痛苦。美国的辛普森案 曾经闹得沸沸扬扬，那以后就有规定，如果尸体背部向上，验尸官必须在犯罪现场取样。”

“你是说，他们从妮可·辛普森的背部提取的血液样本无效那件事儿？我记得很清楚，警察可没少为那件事头疼。”

“就是这么回事儿！验尸组的人也是，竟是些蠢蛋。他们就在受害者的血迹上走来走去，连鞋套都不穿。说他们是故意的？我也不确定，不过那天晚上验尸组和警员确实违背了职业规范。这绝对是对诉讼人不利的。我不过就是尽我所能不让这种事在这个国家发生。”他走到她身边说。

他一米九的高大身材，让她不得不仰视，她突然有一丝异样的感觉。

“现在还有问题吗，警督？”他语气温和地问，给了她一个充满魅力的微笑。

她从没见过阿诺的这一面，一时间不知如何回应。这种感觉让她困惑了一瞬间。上帝啊，清醒点！

她清了清嗓子说：“虽然前一个案子发生的时间更早，但是你觉得凶手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吗？”

“你知道我有多不喜欢臆测，不过我确实觉得这两个案子有关联。”

“哦，见鬼。”皮特越过珞恩的肩膀盯着女孩赤裸的尸体看。

她转身推着皮特出了花棚：“花圃的主人怎么说？”不知为什么，一走出花棚珞恩就感到轻松好多。

“急救队的人正在处理呢，他受了不小的惊吓。他一直念叨他最心爱的耙子被插在女孩的下体里。可怜的家伙。”

“棚子当时锁着吗？”

“锁着，不过他发现锁被撬开了，当然就扔在门外。”

“他动过里面的东西吗？”珞恩一边问一边查看周围可能的出入口，从她站的位置就只能看见一个。

“没有，他一看见尸体就冲出去呼救了。他的一个保安跑过来，看见了女孩的尸体，马上就打了急救电话。我们的人和救护车在几分钟以内就赶到了。”

“那个人叫什么？”

“花圃的主人叫吉姆·威尔金森，保安叫弗兰克·吉。”

威尔金森坐在救护车旁边。他身上围着一块毯子，身体却还是忍不住地哆嗦。吉靠在救护车门上。两个男人看起来都心有余悸，上了年纪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

“威尔金森先生，我是警督辛普金斯。我知道这件事给你打击不小，不过你现在能否回答我几个问题？”

眼前这可怜的男人哆哆嗦嗦地拿起腿上的氧气面罩扣在鼻子上，眼睛不安地朝四周看了看。终于，他点点头，并且看着他的朋友，想要寻求一点鼓励。

“吉姆，没事。把你知道的如实告诉警督。”吉拍了拍他颤抖的肩膀以示安慰。

“你什么时候到的？”珞恩问，皮特拿出记事本准备记录口供。

“我想是四点左右。我来摘些蔬菜做晚饭。”他一边回答一边摘下面罩。

“你最后一次来这儿是什么时候？”

“昨天下午。”

“几点？”

他又狠狠地吸了一大口氧气才回答说：“应该比平时都早，因为我想看那场球赛。大概是三点多，我跟另外几个人一起离开的。我们几个经常一起去酒吧看球。”

“你昨天就没再回来过？”

“没有，看完比赛就很晚了。我从来不在天黑以后过来，长官。”

“你离开的时候看见什么可疑的人了吗？”

“都是我认识的人。有几个人不去看比赛就留在这儿了，你要是需要我可以给你一个名单。”

“谢谢，那最好不过了。这里有人负责吗？”

“没有，也没有这样的必要。这儿从来没发生过什么离谱的事。扎克麦肯·雷和华特·摩尔跟我们去看球。他们每天下午都会过来，不过我不知道他们住哪儿。”

“没关系，我们能联系上他们。你呢，吉先生，你今天什么时候来的？”

“大概两点钟，我是第一个到的。”

“昨天呢？”

“昨天我家里有事，就没来。我星期天很少过来。”

“所以这里没有人负责？大门一般都是开着的，谁都可以进来吗？”

弗兰克·吉趁着他的伙伴又去吸氧接过话茬：“是这样，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管的。委员会的人有时候会过来看一眼，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这里一共有多少人的地？”皮特问。

“上次统计的是十五个人。你们需要所有人的名字和他们的用地面积吗？”

“如果有的话，真是帮了我们大忙。这是我的名片。你好点了吗，威尔金森先生？”

“好多了。他们想把我送去医院，不过我不太想去。”老人把正在往下滑的毯子又往肩上拢了拢。

“去好好检查一下也没什么不好。你的花圃恐怕要有段日子不能用了。”珞恩环顾一下四周，抱歉地说。

“不要紧，暂时我也不想再进去了。吉姆说如果我要用工具可以先向他借。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已又碰上这样的事。”

“又？为什么说又？以前也有人闯进来过吗？”

“是啊，大概两三个礼拜以前吧。”

皮特问：“丢东西了吗？”

“没有，不过倒是多了点东西。”

“哦？多了什么？”珞恩问。

“我之前离开过两个礼拜，跟我妻子去了贝尼多尔姆。回来的那天是周日，我看见锁被撬开了扔在地上，就跟这回一样。棚子里的地上有一摊血迹。”

“你报案了吗？”

“当然。警察也来过了，但是他们没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说当成闯入民宅记录在案。我特意问起地上的血迹怎么说，他们说肯定是犯人不小小心伤到了自己，让我自己清理一下就算了。”

“不是吧。那是哪个分局？”皮特义愤填膺地问。

“我也不知道。那个年轻警官只在这儿待了五分钟。”威尔金森又吸了一大口氧气。

他们谢过了两个男人，又回到花圃里。

“皮特，回去以后好好查查这件事。真是警界的污点。”

“对头，头儿。再多一起案子就真的变成连环凶杀案了。”

“谢谢，皮特，你真会说话，总能看到事情积极的一面，是不是？我们最好是够幸运，能在他再次动手前抓住他。我真是看不透这案子了。到底哪里是我们的盲点？这几起事件的联系是什么？除了受害人都是女人以外。”她狂躁地踢了一脚地上的土。

“如果凶手是同一个人，犯罪手段越来越恶劣，他也越来越有恃无恐。”

“我们还不知道这女孩的死因，你怎么知道他越来越恶劣？”

“之前的几天这个女孩被困在什么地方？别跟我说凶手在杀她之前什么都没对她做过。”

“嘘，你小点声。我们先回局里看看情况。等下又要到验尸房待一整晚了。最近在那鬼地方待的时间比在家待的时间都长。”

“说起来，你跟医生是怎么回事？”他捅捅她的胳膊冲她眨眨眼睛。

“你又在说什么鬼话？”她暴躁的情绪瞬间又回来了。

“我进去的时候你们看起来还挺亲密的啊。一般情况下你不是都要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吗？不过当时你们可是肩并肩呢，看上去又和谐又温馨。”

“那愚蠢的棚子里一共就不到5平方米。我觉得是你的大脑又抽筋了，皮特。”

“随便你怎么说，头儿，随便你怎么说。顺便问一句，局长说什么了？”

“案子没进展，他臭骂了我一顿。他得知最近这个案子也在他的辖区里，更是气得要命，限我们十天之内把案子结了。”

“怎么会这样？”

她后悔自己失言了，不得不找一个靠谱的借口：“呃，上一个案子超出预算太多。他想早点结案节省预算。”

“妈的，他觉得我们是超级特警还是什么？”

珞恩无奈地耸了耸肩。

第22章

“女士们，先生们，请到这边来一下。”他们一走进大办公室，皮特就嚷嚷起来。

房间里响起了拖动椅子和合拢笔记本的声音。

珞恩站在白板旁边，皮特在离她最近的桌边坐下。

“我知道你们都在尽力而为，但是我们还需要再进一步，深入挖掘，丰富联想，拓宽思路。如果你们在重温案件的过程中有什么新的想法，务必和大家分享。”

“一号被害人：贝琳达·格林纳威，六十五岁，守寡。多方求证表明她没有已知的仇人。二号被害人：多琳·尼科尔斯，贝琳达·格林纳威的妹妹。”

“一号被害人的双胞胎妹妹。”茉莉用她那呆板的声强调了一句。

“你的意思是？”

“她们不仅是双胞胎，还是同卵双胞胎。这也许是一起错杀的凶案。”茉莉用实事求是的口气说。

“不排除这种可能。不过多琳·尼科尔斯是个与人为善的老太太，实在看不出来凶手的动机是什么。”皮特道出了他的疑惑。

“好，这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还有别的想法吗？”

“我想起一件事，头儿。”米奇犹豫地开口，“你不在的时候，快递送来一个包裹，放在你办公室里。呃，是从阿诺那儿送来的。”

“皮特，能帮我拿过来吗？这件事应该早点告诉我。”

皮特很快回来了，他胖乎乎的手里攥着一只棕色的信封。他把信封递给珞恩。

珞恩快速浏览了一下多琳·尼科尔斯的验尸报告，时不时在白板上

多琳的名字下面记下一些细节：尸体上发现三根并非受害人的毛发；手表挂钩处发现绿色纤维，已经送去进一步检验；受害人指甲里发现的皮肤组织也不是受害人的；指甲里的血迹为O型阳性血。这下可好，全英国55%的人都有可能犯案了。

鉴识科的人找到两个完好的指纹，专家正在搜索数据库进行比对。鞋印上的泥土样本和贝琳达尸体上的基本相同，还在做更详细的分析研究。本周内，所有的检验结果都能出来。

“别忘了案子里的性侵犯部分。”特蕾茜小声提醒了一句。

“谢谢提醒。米奇，去查查性侵犯案件的记录，看看发现尸体的地点附近有没有发生过性侵案。顺便查一下恋童癖的犯罪记录，三号被害人金·查尔顿只有十六岁。”

“正好要说三号被害人金·查尔顿。失踪当晚她曾打电话叫过出租车，不过车没去接她。有人知道是哪家出租公司吗？”

“我现在就去查，长官。”约翰说。

“特蕾茜，我想让你帮忙查一个犯罪记录。发现金的尸体的那个花圃，几周前曾经有人闯入过一次。我想跟调查那次案件的蠢货谈谈。”

“是，长官。另外警备车已经从森林那边撤离了。恐怕他们那边也没什么重大线索。”

“好的，特蕾茜。我再想一下要不要让他们在花圃安营扎寨。等一下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

会议一结束珞恩就躲进她的办公室，顺便在贩卖机里买了一杯咖啡。

“我那杯加奶和双倍的糖。”皮特神出鬼没地出现在她背后。

“加糖你又得胖一圈，皮特。只能加一份糖，没商量。”放进硬币以后，珞恩按了牛奶咖啡的按钮，接了满满一杯咖啡递给她闷闷不乐的搭档。

“对不起，头儿。我正在琢磨一件事。”

“说来听听，小胖。”

“为什么不吃糖我就不会胖了，你早上才刚喂了我一顿英式全席早餐。”

“那叫食疗。全世界都知道油炸食物对宿醉最管用。”她戏谑地笑着说。

“你这是多重标准，反正我永远说不过你就是了。”

“没错，而且我都是为了你好。”

喝过咖啡，皮特帮珞恩处理了一些文件。一个小时以后，一阵敲门声打断了他们的工作。

特蕾茜探头进来：“长官，你要找的那个警员就在外面。”

“他叫什么名字？”珞恩不动声色地问。

“P.C.布尔默，长官。”特蕾茜小声回答。

“让他进来吧，特蕾茜。干得漂亮。”珞恩冲她笑了笑，特蕾茜敞开门让身后的男人进去。

“长官，你想见我？”

面前的年轻人二十多岁，看起来忧心忡忡。

“是这样，我倒是想请你坐下，不过我的搭档现在占了这间办公室里唯一一张空着的椅子。”

“没关系，长官。我站着就可以。”

“P.C.布尔默，你来警局多久了？”

年轻人骄傲地肩膀后展挺起胸膛：“这是我在警局的第二年，长官。”

“你喜欢当警察吗？”

“是的，长官，当然，长官。”他看起来放松了很多。

“如果你不介意，我想问你几个假设性的问题。我想多了解一些你

受过的训练。”

“尽管问，长官。”

“凌晨一点，你在市中心巡逻。突然看见一伙小混混袭击路人，你会怎么做？”

“我会用对讲机请求支援，长官。我会呼叫警车协助处理现场。如果当时只有我一个人，等到支援以前我不会贸然接近他们。但是如果我有一个警员同伴，我应该会尽我所能平息事端。”

“很好，很好，布尔默。那如果你看到一个年轻女孩遭到性侵犯，而犯人在看到你以后跑掉了呢？”

“啊，这个有点困难。显然应当重点关注女孩的情况，绝对不能把她一个人留下。但是如果犯人跑得并不远，我是不是应该去抓他？”

他思忖了一会，直到珞恩催他回答。

“所以？”

“对，我会联系警队的紧急后援，详细描述女孩的所在地，确认女孩没事就去抓犯人。一旦抓到犯人，我会回到案发现场等待支援。”

珞恩和皮特面无表情地交换了一个眼神。皮特接着说：“所以，女孩躺在那里流着血，身心受到了摧残和折磨，羞愧难当，而你首先做的是把她一个人留在那儿，不顾她可能受到其他攻击。等你抓住犯人，把他铐住，你忘了提这一点，你还准备把他带回现场和受害人同在一处，等着可能二十分钟以后才会来的救援队。”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那我大概会和受害人待在一起等救援队，再去追犯人。”他点着头，对改进后的回答表示赞同。

“那么，急救车什么时候才会到现场救助需要帮助的女孩？”珞恩犀利地问。

“我忘了考虑这一点。”布尔默脸上显出尴尬的神色。

“布尔默，警官办案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处理现场。真正的现场永远没有第二次机会。最后一个问题，一桩入室案中，窗户被打破

了，地上留了一摊血迹。你会怎么做？”

“我会确定没有任何东西被移动过，问房屋的所有人有没有丢东西。然后把情况反馈给局里，也可能会叫鉴识科来调查。”

“那好，为什么我们要叫鉴识科的人来？他们能给我们提供什么特别的帮助？”

“他们可以进行血液样本DNA检测，采集指纹，锁定可能的犯案者。如果犯人有前科，他的指纹应该有记录。”布尔默说完又笑了笑。

“如果现场只有血迹，窗子却没破，那怎么办？”

“我不明白，长官。”

“别废话了，大侦探夏洛克。这个场景是不是听起来似曾相识啊，布尔默？”皮特不耐烦地插话道。

“应该似曾相识吗？”他一时忘了用对长官说话的敬语。

“应该吗，长官。记住了小子！”皮特替这个迷惑不解的警员更正道。

“对不起。应该吗，长官？”

“那我们回想一下九月十六号星期六发生的事吧！”珞恩看着警员皱着眉努力回想的样子。“威尔金斯先生打电话报警说有人闯进他的花圃。”

“是的，长官，我记得那个案子。”

“现场的确有血迹，窗户被打破了吗？”

最后一只靴子终于落地了。“没有，长官，我不记得窗子被打破了。”

“所以血是从他妈的哪儿来的？权当你询问过威尔金斯先生，那不是他的血迹。”

警员紧张起来，他用手抹了把脸，然后又把手指插进头发里。“我

忘了问他，长官。”

“你的确没有，你把这件事当成普通的入室案处理，叫那个老男人自己把血迹给擦了。结果我和蔡尔兹警长不得不来收拾这个烂摊子。我会跟你的上级汇报，建议你重新做一次基本训练，以免你再在公众面前随心所欲。”

“真的很抱歉，长官。”

“布尔默，前几天森林里发现了一具尸体。虽然这件事现在还没有定论，不过现在我们怀疑那个花圃就是凶手藏尸地点。别再让我看见你。”

“是，长官……谢谢你，长官。我真的很抱歉，长官。”

“皮特，把这白痴带出去。”

“过来吧孩子。”他领着情绪低落的警员离开了办公室。

珞恩抄起一摞文件摔在桌子上，借此发泄心里的愤懑。她就是无法接受有些人在工作上的无能，布尔默怎么会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自己处理案子。她在记事板上记了一笔好让局长看看——她自己可没闲工夫再去管东管西。

要是她老爸知道布尔默这件事，恐怕要喋喋不休一整天。作为退休警官，他父亲尤其厌恶在媒体面前傲慢自大搞砸一切的事。索汉姆案就是一个先例。他一听见依安·亨特利在电视上的回答就知道他是凶手了。他甚至打给几个从前的同事让他们注意这个情况，但是根本没人去跟进。过去她父亲常说很多案子都是靠警官的直觉解决的，一个好的刑侦警探对案情有与生俱来的感觉，在500米以外就能闻到罪犯的味道。他父亲的时代过去了，英国警界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啊？为什么现在的警察就这么无能？是因为现在警局只有徒有文凭，而没有常识的本科生？还是罪犯都变机灵了？

九点左右，她打电话给阿诺，询问金·查尔顿的尸体检验是不是要开始了。

“我正要打给你呢，警探。你能自己过来吗？”

他的问题让珞恩怔了一下，她清了清嗓子才回答：“恐怕不行，我的搭档也得跟我过去。”

她本想让皮特早点回家，不过现在不行了。她把和阿诺在验尸房独处的想法赶出脑海。

“那我给他留个座，还是走最近的那个门进来。”阿诺边说边笑。

珞恩有些尴尬，说完他们半个小时以后就到，便匆匆挂了电话。

她整理了一下办公桌，拿上车钥匙，告诉组里的人今天的工作结束了。皮特推开楼梯边的门走过来。

“出去欢乐一下吧？”

“只要不是跟尸体一起欢乐。”皮特抱怨着，他的肚子也在叫屈了。

“路上给你买点薯片。”

“你别逗了，吃饱了还能去验尸吗？我还是饿着吧。”

“那你就别吃。不过你万一晕过去了不要怪我，医生到时候肯定喜闻乐见呢。”

“反正你总是说我胖，也许明天一觉起来我就能瘦几磅呢。”

“随便你。”他们一边下楼去开车，珞恩一边回头大声说。

第23章

珞恩和皮特穿戴好无菌装备走进验尸房。

“啊，警督，来，站我旁边。”他指指自己身旁不到一尺远的地方。

皮特还是靠着门站在他的老地方。珞恩怀疑他只要一看见验尸台上的尸体，就会忘了自己还饿着肚子。

阿诺专注地切开金·查尔顿的尸体，珞恩终于放松下来。

做Y字切口 以前，病理学家指给她看女孩所受的明显外伤：颈部，大腿和胸部至少十处咬痕；右侧乳头不见了，并且在发现尸体的现场也没找到。是凶手把它当成战利品收起来了吗？尸体面部血肉模糊，受到过十到十二次钝器重击；下颌断裂；右侧颊骨碎裂。

阿诺把园艺叉从尸体的下体拉出来，用录音笔录下女孩的伤情：“死者阴道有被圆头柱体插入的迹象，是一把园艺叉，插入力量中等。未见明显擦伤，显示园艺叉是被害人死后才被插入的。”

医生不可置信地摇了摇头，才接着说：“死者阴部还有另一处伤，阴道深处红色伤痕显示被另一种硬物插入。此处擦伤看起来是凶手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过程中造成的。”

他抬眼看着珞恩说：“死者双臂和双手上有典型的防卫型擦伤。这里，胸口处七、八公分的伤口，要等到切开尸体以后才能判断。”

他用棉签清洗了所有伤口，切下Y字切口的第一刀。Y字切口从死者两耳耳后开始成四十五度角向下延伸至颈部，再到胸前汇合，然后垂直向下到盆骨处终止。他打开录音笔：“将死者头部皮肤拉起后发现左枕骨区域有擦伤。脑部被钝器击中的部位向内凹陷。”

塑料门被猛地关上，珞恩和阿诺下意识地转过头。皮特已经到门外去了。

“我实在是奇怪，警督，为什么你每次都把他带上？他没有一次全

程跟下来的。你就不一样了，我可真是无语。”说着，他向她投去一个钦佩的眼神。

她脸一红。他在跟我调情吗？还是我在做白日梦呢？

“不如说我多长了一个胃，专门消化恶心的东西。至于皮特，他只有一个普通的胃。”她咯咯笑着，却忍不住回头看看门口，心里希望皮特赶紧回来。

“啊，所以你终于有了点幽默感。我开始觉得好奇了。”

“我没办法跟你一样在工作的时候也总是那么轻松自得。不管怎么说，只要我先生觉得我够幽默就成了。”

她暗暗希望装作不经意地提起汤姆能让阿诺放她一马。

阿诺心领神会又埋头工作了。检查结果显示死者胸前的伤口被类似小刀的尖锐物刺伤，已伤及心前区。阿诺怀疑这就是致命伤。

珞恩和医生把尸体留给小骨头做最后的缝合。皮特一个人坐在走廊里，头埋进两条过粗的大腿间。珞恩和阿诺视若无睹地从他身边走过，进了更衣室。

“我们才知道几个礼拜以前有人闯进过发现尸体的花圃。花圃的主人当时报警了，不过那个没经验的年轻警官没想到要找法医。你能不能再帮我去看看那个花圃？”

“血迹已经被清理了吗？”

“恐怕是的，你还有办法吗？”

“交给我吧，警督。我明天就去，看看鲁米诺 能否显示出什么。你已经找过那个坏事的小子了吧？”他们走过走廊的时候阿诺问。

“我能向你保证他不会再犯了。”

“很高兴听你这么说。要是没事的话我就先回去了，家里的热巧克力还等着我呢。保持联系，警督。还有你，希望你尽快恢复。”他取笑着皮特，消失在办公室门后。

“他可真能虚情假意！”

“走吧，我们也回家睡一觉。你要不要来我家？不然我还得开回警局取你的车。”

“连续两个晚上借宿你家，别人要说闲话了。”他冲她眨眨眼睛笑开了。

“除非你大嘴巴。去还是不去，皮特？”

“当然去，你那儿有吃的吗？”

“蛋卷行吗？”

“听起来不错，头儿，有时候你真宠我。”

“嗯……你刚才把我一个人丢在验尸房，疼你真不值得。”

“你是不是害怕单独跟阿诺相处？”

“别逗了，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另外，小骨头也在那儿，记得吗？快上车，小胖。”

听她又喊自己的绰号，皮特的眼睛都翻到天上去了。珞恩最近才给他起了这么个绰号，并不因为他的体重，而是他突然多了一个吃奇巧巧克力的嗜好，而且是那种矮胖型包装的。

第二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皮特和珞恩各怀心事。皮特郁闷地发现经过两个晚上的沙发之夜，他身上好几个地方都隐隐作痛。珞恩一副“离老娘远点”的阵仗。她昨晚和汤姆吵到凌晨三点，皮特则现场收听了全场演出。

吃早饭的时候气氛天寒地冻，珞恩夫妇在吧台上交换着气势汹汹的目光，丝毫没有察觉皮特和查利恐慌地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这鬼天气更是为大家的心情雪上加霜，滂沱大雨伴着他们一路开回警局。

“你车上有伞吗？”皮特看看灰蒙蒙的天色。

“有啊，不过别对颜色抱期望。”

“所以是HelloKitty粉了？”

“没错，而且带波点，是查利给的圣诞礼物，可‘潮’了。我尽量把你送近一点儿。”

皮特对她的决定很不满意，语无伦次地小声咕哝了两句。为了避免闲言碎语，每次他在她家过夜后的早晨，两个人都不会坐一辆车上班。

“下个红绿灯下车。”

“开玩笑！这离警局还有一英里远呢！”

“是不到二百米，运动一下身体好，别废话了。”她说话之际，信号灯变成了红色。

几秒钟之后，珞恩从他身边开过，看他在风雨里挣扎的样子鸣了两次笛。从后视镜里看到皮特冲她做了个V的手势，她笑了。他看起来已经像个落汤鸡了。一会儿肯定要受他的埋怨了

在等他到达的时候，珞恩买了两杯咖啡，查了邮箱。

几分钟以后，皮特在办公桌间曲折前行时，珞恩远远躲在一边看好戏。

“昨天晚上忘了把车开回家了吧，皮特？”米奇问。

“没有。”

“还是昨天春宵一夜呢？”

“没有，你想什么呢。”

“你还穿着昨天的衣服，你的车也一整晚都在停车场。”米奇摸摸鼻翼说。

皮特咕哝着往周围看了几眼，一边脱掉了还在滴水的外套。

珞恩强忍住笑看着皮特走进她的办公室。他前面的头发成了一缕贴在脸上，身后拖着一条水迹。

“早啊，皮特。”

“你可别说‘今天天气真好’之类的话。”他坐进她对面的椅子上警告着。

“绝对不会。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她指了指皮特手里的包裹问。

“前台说今天早上收到的，给你的。”他把那个30公分见方的盒子推给珞恩。

“我给你带了杯咖啡。”

他重新坐下来拿手绢擦脸。珞恩站起来用裁纸刀划开盒子周围的胶带。

“可能是我上个月定的文具。”

“今天我从哪儿开始查？”

她掀开盒盖从里面拿出一个用塑料泡沫包住的包裹。“先看看其他人有什么新进展，然后……”

一条蛆从包裹里掉到珞恩桌上，她吓得从桌边跳开。

包裹里散发出的气味冲入鼻腔。

“见鬼。”皮特喊着差点把椅子弄翻。

珞恩打开抽屉，拿出一副橡胶手套和两个口罩。皮特接过她扔来的口罩马上罩在脸上。

“我来吧，头儿。”

她推开他的手：“我来吧。”

她把胶带和塑料泡沫一层层拆开看了一眼，赶在早饭全吐出来以前跑到了垃圾桶旁边。

皮特想上去看，但她举手阻止了他：“皮特，别看，我想那是贝琳达·格林纳威的头……”

第24章

十月五日，星期二

皮特放下电话，半小时后阿诺出现在警局。

珞恩在被她扔在地上的纸盒里找到一张便条，上面写着：

你的第一个拼图游戏里少的那一块。

阿诺走进她办公室的时候，珞恩正在研究这张便条。

“你还好吧，警督？”

“要不是一早接到这份大礼，我还挺好的。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她把便条递给阿诺看。

他先戴上橡胶手套，然后接过纸条。

“挺奇怪的对吧，你看像不像旧式打印机的字体。”

“你是说像约翰·布尔打字印刷机那种吗？我小时候有一台。”她的声音有点颤抖。

“听着，你应该休息一下，用凉水洗把脸什么的。反正我还要再待一会儿呢。”

“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皮特站在门口说。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我知道我得少数服从多数。那我先出去会儿，十分钟以后回来。”

“你方便就好，警督。毕竟这是你的办公室。”阿诺把他的包放在地上，走到桌边的包裹旁边。

“老天啊，我们面对的可不是寻常之辈。”皮特刚在小卖部喝过一杯超浓咖啡。

“你还记得，包裹上的地址是手写的吗？”珞恩从豁口的杯子里啜了一口问。她的大脑正高速运转着。拼图，凶手说这是第一个拼图游戏里缺少的那一块。这变态的案子被比喻成一个拼图游戏，是不是就意味着这只是许多块中的一块？那家伙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手写的‘珞恩·辛普金斯警督’，黑色墨水，没有发件人地址，包裹一角大写了‘个人物品’”。

“好，那现在要去问问前台什么时候发现包裹的。”

“我去查一下监控记录。”

“好主意。你还好吗，皮特？看起来你一大早就出师不利呢。”

“我挺好。你呢？”

“老话怎么说的？祸不单行。够应景吧？”

“是，是，一会儿见。”他一口气喝光咖啡，走出门去。

珞恩走进大办公室跟组里的其他成员说明了事件的经过。办公室里瞬间炸了锅。珞恩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时，阿诺正弓着腰研究那颗人头。她溜到阿诺身后，越过他的肩膀偷看。

她呼出的气息刺痒着阿诺的耳朵，他慢慢回过头来，珞恩猛地跳开了。

“不是吧，我们是跳蚤吗？”

她没理会阿诺的话，很快恢复镇静：“有什么发现吗，医生？”她的视线越过阿诺落在那颗立在她办公桌上的人头上。

“这应该是我们第一个受害人的头。至少现在我们可以让她得个全尸了。我现在知道死者的死因了。”珞恩好奇地扬起眉毛。“还有，你不如直接叫我雅克吧，何况最近我们相处的时间好像挺多。”他的眼睛闪着光，同时，她不禁注意到他眼角形成的笑纹很有魅力。

“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有公事公办的态度，医生。”

“了解，警督。”他恢复了严肃的神态，“她曾经被钝物重击多次，伤痕和金·查尔顿身上的类似。”

“你去了发现尸体的那个花圃了吗？”

“你的好搭档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正在去那儿的路上，所以我直接过来了。我会安排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我得先把这玩意儿带回我的实验室去。你肯定不想再跟它或者这气味共处一室了。我建议你，接下来几个小时先去别的办公室躲一躲。”

“谢谢你的建议，需要我帮你吗？”

“感激不尽，你能帮我把包拿上车吗？我来搬盒子。”

他们经过走廊，往停车场走去，一路无言。珞恩忍不住先开口。“什么时候才能出结果？我也不愿意催你，但是头儿一直在催我。几个礼拜之内就得结案。”

他把钥匙递给她，她打开车门。雅克把盒子和包都扔进去。珞恩跟着他走到驾驶座旁边。

“你的上司经常给你出难题吗？”

他拉开车门，珞恩让到一旁。“不是，但是他对这个案子这么要求也是情有可原。”

“你能跟我说说都有什么原因吗？”

她倒换着双脚，耸了下肩说：“我发过誓要保密，没准连皮特都不知道。”

“要我跟他谈谈吗？我可以把每项检查需要的时间跟他仔细报告一下。”他发动引擎，冲珞恩笑笑。

“不用了。对不起，我可能误导你了。他可不是吃人的妖怪。我现在正要去见他，一会儿我会告诉他大家都为了这个案子拼命呢。一会儿见，医生。”她替他关上车门，看着他那辆闪闪发光的黑色宝马轰鸣着远去。

阿诺的离开在她心里搅起一种异样地感觉。别发神经了，珞恩，你可是个开心的人妻。好吧，至少是人妻。

“我拿到监控录像了。你想去会议室看一下吗？”她一回到组里，

皮特就问。

“你先准备着，我最好先跟局长汇报一下最新情况。”

“行。特蕾茜，你也要一起吗？”

“一会儿见，我先去拿杯咖啡。”特蕾茜向贩卖机走去。

“好姑娘，我那杯要牛奶加双糖。”

看着皮特匆匆离开，珞恩对特蕾茜说：“他其实想说的是还是少来点糖，一份就够。”

两人哈哈大笑，然后分别往不同方向去了。

第25章

“珞恩，进来，我正要去找你。刚才那一阵吵闹是怎么回事？”局长问道。

她向他汇报了恐怖包裹的详细情况。

“太可怕了，来把这喝了。”他递给她半杯威士忌。

“我不能喝，长官，我在执勤。”

“你受了惊吓，喝下去，这是命令。”

“向你汇报一下案件进展，长官。在发现第二和第三个受害者的现场，我们都找到了微量物证。但分析结果要到本周末才能拿到。”她拿起这杯琥珀色的液体就喝了一大口，但立刻呛得喷了出来。

“有可能加快进程吗？”警长的眉头深锁。

她没法不注意到他是多么憔悴；他脸色发灰，毫无生气。他的体重也骤减了，但之前她都太忙碌了而未能觉察。他的衣领原本紧箍在脖子上，而如今在脖子周围显得松松垮垮。

“抱歉，长官，没有可能。虽然我和病理学家谈过，他向我保证会加急检测，但面对三个受害者和大量需要核对的证据，进程必然会慢下来。”

“掌控好局面，珞恩。顺便说一句，他们已经任命了新的局长。”他平静地说。

她惊呆了，摇着头说：“已经任命了？是谁呢，长官？”

“他们对此暂时保密。不管是谁，下周一他就会来上任了。”

“这么神秘到底是为了什么？”珞恩咽下了最后一口威士忌，她突然滋生了对琥珀色液体的渴望。

“这种事太多了，我知道些什么而你被蒙在鼓里。其实，要离开了我感到如释重负，即便是因为身体欠佳的原因。我们只能等着瞧，看

周一谁会走进这扇门了。这次竟然没什么谣言，出奇的安静，通常会有列了十个候选人的名单，但这一次没有。”

“有一件事可以肯定，我和卸任局长之间的情谊，在新局长那里不会再有了。”珞恩的视线模糊了。

“我走之后会和你保持联系的，珞恩。你知道我把你当自己的女儿。你不会有事的，我很确信你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会带你渡过难关。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我依稀记得我们也并不总是意见一致。比如那个社工杀死自己妻子的案子，莱恩·卡尔文，对吗？”她点点头。“我确信那是场意外，还警告你不许插手。幸亏你太固执，不听劝，对他实施了二十四小时监视。我记得他染上了毒瘾，欠下巨债，想出了杀死妻子以拿到保费这个草率的计划。你破案以后，我被迫收回前面说过的话，不是吗？”他微笑着回忆说。

“是的，但无论从前我们的关系多紧张，我们彼此从不怀积怨，是吧，长官？总的来说你让我跟着我自己的直觉走。换了别人，也许会当我是故意刁难。拿我们现在手头的案子来说，皮特坚持奥利佛·格林纳威杀害了他的母亲和姨妈，我则很有把握他不是凶手。皮特总是公开谴责我过于依赖女人的直觉，但直觉还从来没有辜负过我。”

“我完全理解你的担忧。还有我指派皮特做你搭档的那次呢？你像着了魔一样又叫又骂。现在你觉得他是全天下最棒的搭档。”

“有道理，我只知道要遵守新官上任的新规矩不会太容易。顺其自然吧，反正我得出的结论就是，自己掌控之外的事，担心也无济于事。”

局长接下来证明了对她有多么了解，他问道：“你和汤姆在闹别扭吗？”他伸手越过桌子，放在她的手上。

委屈的泪水夺眶而出，她埋着头回答说：“对不起，长官，我失言了。我没事，可能那个包裹对我的打击比我想的更大。”

他紧紧抓住她的手，“看着我，珞恩。”她照着做了，“无论什么时候，如果你想找人倾诉，你知道我在哪。”

她抽出手来，说道：“下次我们再吵架，我再在凌晨三点思索自己

的未来的时候，我会记得去找你的。”

“啊，我太太不会太喜欢这个主意，你觉得呢？”他们都笑了起来，珞恩站起身准备离开。

“我是说真的，珞恩，永远别忘了。”

她点点头，离开了他的办公室。走在通往会议室的过道上，她做了几次深呼吸，以平复自己起伏不定的情绪。

第26章

“有什么发现吗？”珞恩走进大办公室问道。

“早上四点三十二分，一个嫌疑人送来一个包裹。你来看看。”皮特冲特蕾茜点点头，她开始播放录像。

珞恩看到一个一身黑衣的男人在警局的最高一级台阶上放下了一个箱子，她的背脊一阵发凉。他还停下来傲慢地对摄像头挥了挥手，他知道监控记录着他的一举一动。在他嘲笑摄像头的时候要辨认出他的五官特征几乎不可能，因为他穿着连帽衫，他的脸完全看不清。

“有什么办法能确定他的身高吗？这可以作为我们的起点？”

“我来叫几个人站成一排，当然，要不同身高的，看看能得出什么结果。马上去办。”皮特说。

珞恩和特蕾茜一帧一帧地检查录像，找寻线索。什么也没找到，没有戒指，没看到文身，一无所获。

米奇闯了进来一屁股坐进了一张空椅子上。他把一张名单放在桌上，并把它滑过桌面，滑到珞恩面前。

“察灵森林及周边区域一共有十五个性变态。”

“你说的性变态，是指有记录的性侵犯吧，米奇？”她一边细看名单，一边问道。

“事实上我说的是，名单上有十五个名字，十三个性侵犯和两个有记录的恋童癖。”

“干得好，米奇。由你和特蕾茜去调查名单上的这些人，有可疑的就带过来。”米奇张嘴想说些什么，珞恩抬起手阻止了他。“是的，我知道这类犯人看上去总是可疑的，但你知道我的意思。如果我们频繁带这些混蛋进警局，流言很快就会传到凶手那里。”

“只有当他和这些人有关时。长官，如果他跟这几个人都没有关系呢？”特蕾茜问道。

“那我们就又重新回到了起点，举步维艰，漫无头绪。”

“茉莉也有个有趣的发现。”米奇把椅子塞回长桌下面，站到椅子后面说。

“什么发现？”

“长官，我叫她进来告诉你？”

“你不能直接告诉我吗，米奇？”她问，极力想避免面对最不友好的员工。

“涉及很多细节，直接由她来说会更好。”

“好吧。”珞恩叹了口气，“叫她进来。”

特蕾茜清了清嗓子，“唔……长官，我有句话，不知道能不能说？”

“说吧，特蕾茜。”

“是关于茉莉的，长官。”年轻的警长迟疑了一下，眼睛看着她们中间的老旧橡木桌子。

“茉莉怎么了？我知道她有些时候格格不入，但不管她怎么为难你了，尽管告诉我。”她有些生气。如果那个该死的女人做了什么事惹我的明星学员不高兴，我可要给她颜色看看。

“前几天她和我聊了几句。长官，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她觉得您在挑她的刺。”

“她觉得什么？”

“她承认自己天生好争执，不过她说她总在努力克制。她极力想跟您和解，长官。她也不想总要受到最后警告。”

“所以，她请你来替她捐弃前嫌，是这样吗？”

“不，长官。我知道我不该多说什么，怪我多嘴了。她一直想找个机会和您谈谈，但最近这儿忙疯了，难有机会开口。”

珞恩看得出来特蕾茜很担心，可怜的姑娘被卡在中间，两边都是

她关心的人，她在努力帮助她们两个人。“我们一会儿见，自己在外当心。”珞恩说着，让她走了。年轻姑娘走到门口时，珞恩又叫住了她，“还有，特蕾茜，谢谢你替茉莉说话。”

也许她错怪茉莉了。或许茉莉表现出来的针锋相对，是因为她自己造成的。可能是个性之间的冲突？为什么皮特和茉莉之间就没有问题？她没时间再深究这个问题，因为茉莉已经走了进来。珞恩勉强挤出笑容来欢迎她，希望能化解两人之间的隔阂。

“嗨，茉莉。听米奇说，关于案子你有些有意思的想法想跟我谈。”

茉莉站在桌子前，珞恩拉出身边的椅子示意她坐下。

“你要我查看格林纳威的家庭雇员。其中有两个人，女的是管家，男的是男仆人兼司机，还干些杂活。他们是夫妇——罗恩·霍尔夫妇。他们是中介公司介绍的，已经在格林纳威家干了十多年了。中介一口咬定这对夫妻是模范雇员。当我向中介老板查看雇佣记录时，她告诉我他们前一份工作颇有疑云。”

“是风暴雨吗？”珞恩笑着问。

茉莉这时明显放松下来了，说道：“我怀疑是这样，尽管没有记录在案的不利于他们的投诉。他们很快被雇主辞退了。我再问得更多，那女人就谨慎起来了。我认为这线索值得追踪下去，她像是在掩饰什么。”

“你愿意过去跟她面谈吗？”

“我？可我从来没有离开办公室出过外勤。”

“那这就是你的机会了。跟踪自己发现的线索，你觉得怎么样，茉莉？我们休战吧？”

“求之不得，长官。我知道有时候我脾气不好，对此我很抱歉。”

珞恩抬起手：“不用多说了，欢迎归队，茉莉。”她伸出手，她的同事热情地回应了她。

“谢谢，长官，我很高兴归队。我能带约翰一起去询问中介的那个

女人吗？”

“当然可以，皮特和我来接替你们的工作。应该能发现些有意思的事。”她准备好承受皮特在耳边的喋喋不休了。“随时通知我你们的进展。”

珞恩坐回自己的椅子上，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过不了几天新任局长就要上任了，至少在这之前先缓和了一个眼看要恶化的关系，感觉不错

“我刚得出结论，测试结果显示那个男人身高大约一米八。”皮特回到了办公室骄傲地宣布着。

“好极了，现在我们只需要找一个符合身高的嫌疑人，案子就解决了，当警察太容易了，不是吗？”珞恩讽刺道。

“这又是谁惹到你了？”皮特的热情被打击了。

“抱歉，皮特，我不该这么说你。我派别人去出勤了，你和我就留在这里接电话，过一下我列的这张名单。”

“正合我意。我先去餐厅拿两个三明治来怎么样？”

“你永远就只想着你的胃，我拿你怎么办呢？我要一份金枪鱼加蛋黄酱。”

他对她的评论充耳不闻，径自去了。

珞恩在特蕾茜的桌子边坐下，电话铃响起的时候，她还在列那张名单。

“我是辛普金斯警督，有什么能帮您？”

最初电话里一阵安静，接着她听到背景里有个男人压低的说话声。

“说，跟她说。”

“喂，你是哪位？”珞恩问道。

她听到一记耳光和女人悲惨的呜咽声，电话挂断了。

“喂？喂？”珞恩手握听筒坐着，意识到刚刚打电话来的人就是凶手。从听到的声音判断他已经俘获了第四名受害者。该死！在她落得和别人一样的下场之前，他们还有多少时间？

第27章

花圃是唯一串联起两名受害者的地方，珞恩迅速行动，拿起电话命令对那座花圃进行二十四小时监控。接着她命令大办公室的每路呼入电话都准备信号追踪。凶手打电话时知道她在警局吗？他一直在跟踪她吗？她冲到窗口，左边是一幢混凝土摩天大楼，右边除了一片荒废的平地什么也没有。你多虑了，珞恩。

皮特闯进了大办公室，吓了她一跳：“你要的金枪鱼蛋黄酱三明治。出什么事了，头儿？”

“他联系我们了，就刚才。他又劫持了一个人质。”

“该死，他说了什么？”皮特将两个三明治扔在了自己桌上。

“就这些，他什么也没说。反正没有对我说，他胁迫一个女人替他代言，但她害怕得不敢说话。他就扇了她一耳光，把电话挂了。”

“他怎么会知道你在这儿？”

“我不知道。把大家都叫过来。我已经安排追踪全部电话线路，同时监视花圃。现在他不能去那儿处理尸体，那女人也许还能多活一会儿，如果他在那里犯案的话。”

“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一点，对不？我给阿诺打个电话，看看他能不能加紧查出指纹。”皮特说。

“好，你负责联系阿诺，我负责把大家都召回来。”珞恩心里扑通扑通地跳。

四名警长很快回到了警局，珞恩注意到茉莉一脸不爽。她想应该向她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把她叫回警局。

听了珞恩的解释，茉莉问：“我能做些什么？”

“等技术人员赶到，你协助他们。特蕾茜，米奇，我需要花圃那里二十四小时都有人监视。后援队正在往那边赶，你们介意值夜班吗？”

“我当然没问题。”米奇说，“你呢，特蕾茜。”

“我必须先通知家里一声，不过也不会有问题。”

“好，一个问题解决了。你们留在局里的时候，浏览一下性侵案罪犯的名单，看看有没有最近作案的人，另外把名单上那些人的指纹都调出来。皮特刚给阿诺打电话，催他的现场采录指纹测试结果。结果一出来，就可以跟你们调出来的指纹进行比对，希望我们可以找到嫌疑人。约翰，查一下多琳的背景资料，她是个校长，查一下是哪个学校的？”

此时，她的辘辘饥肠正在为远远超过了饭点而抱怨不已。

“皮特，过来，我们吃口东西。”

他不需要提醒第二次，就拿起之前买好的两个三明治，跟着她穿过大办公室来到了会议室。

“这一上午真要命。”

“现在的麻烦是需要追踪的线索太多。加上那通电话是雪上加霜。”珞恩揉着太阳穴。

“头痛？”

“不要了，谢谢，皮特，我自己已经有了。”她坏笑着回答。

“看到你还有心情开玩笑，我就放心了。”

“天知道我怎么挺过来的。我不介意跟你坦白，今天上午的这个电话，比打开那个装人头的包裹更让我毛骨悚然。”

“那是因为你感到无助。你知道会有事发生，但爱莫能助。但让你烦心的不单单是这个案子，对吗？”他咬了一口三明治。

“有时候你真是敏锐，哥们。”珞恩疲惫地朝他笑笑。

“真希望在这一点上我能赞同你，但那样我就在撒谎了。我听到你和汤姆一直吵到凌晨。”

“如果我们吵得你不能睡觉，我很抱歉。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了，

他似乎总在小题大做。”

“别误会我的意思，”皮特小心地看了她一眼，“你觉得他会有外遇吗？”

“他可是汤姆，皮特。”她大笑起来，但领会了他话里的意思，她的笑容消失了。“他和你说了什么吗？”

“他怎么会和我说？”

“那你为什么这么说？”

“你说他变了。”他耸耸肩，“所有的女性杂志都会告诉你，当一个家伙有所隐瞒，就是有外遇了。”

“你什么时候开始读女性杂志了？他最近几个月是有些变化，但也许是查利惹他生气了。她刚刚进入青春期，性格开始叛逆。有时候我很庆幸加班不用回家。哦，我不该这么说。”

“你觉得我为什么从来不安定下来，去生孩子？你试着和他谈过吗？”

“一有机会就谈，但他不太坦白。不过我们会没事的，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但这不是唯一困扰我的事。还要告诉你一件别的事，但你要向我保证不对任何人说起。我没法再保守这个秘密了。”

“预产期是什么时候？”

“不是我怀孕了，你这个笨蛋。”她嘲笑了他荒谬的想法。“上周局长对我说，他要离职了。”

“什么时候？”

“今天早上我去见他，汇报那个恐怖的包裹，他告诉我下周一开始，新局长就来上任了。”她走向角落里的饮水桶，觉得喝口水能把堵在喉头的不适压回去。

“他有说谁会来接任吗？”

珞恩感到她的搭档对这个消息并不非常忧心。他关心的是，只要自己还听命于珞恩，新上任的官儿找起麻烦来，首先烦的是她。

“他没说不，看来是上头空降的。”

“所以你是在发愁这事吗？”

“不能说发愁，也许是担心吧。局长和我很有默契，我觉得我和其他任何人之间都不会再建立这样的默契。就好像我告诉你，我要换个新搭档了，你是什么感受？”

“喜悦，开心，我会欢呼雀跃。”珞恩看起来很伤心的样子，皮特轻声笑了笑，急忙安慰她，“我是开玩笑的。我完全理解，但你这样心烦意乱于事无补。等到周一，看看谁会出现，嗯？到时候再慌张。”

“当然，你说的对。悲观失望到此为止，吃完午餐，去看看能从这个出租车公司里得到些什么结果。”

“我能把这句话记下来吗？你很少承认我在什么事情上说对了。”

她朝他吐了吐舌头，两个人拿着三明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第28章

“我叫你说话的时候，你就应该和那个好心的警督说。现在，我非得惩罚你了。”男人恶狠狠的黑眼睛像刺穿了女人的心。

“对不起，我太害怕了。再打一次给她吧。我保证这次我会和她说话。你要我说什么我都说，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做。别伤害我，求你了。”女人一步步向后退缩，地牢的寒冷和涌上心头的恐惧使她瑟瑟发抖。她的腿和胳膊都因为遭受暴打而阵阵抽痛，她被扒得一丝不挂，但值得庆幸的是他没有强暴她——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也许是她连续不断地祈祷救了她。

“她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把她杀了。”他的共犯说着，从阴影里走了出来。

赤身裸体的女人大哭着用双臂紧紧环抱着自己的双腿，她坐在地牢冰冷的地上，摇晃着身体说：“求求你们别杀我。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告诉我，你们是谁，求你们了？”

“啊，她不记得我们了，和另一个一样。叫她记起来，惩罚她，到她连求饶的力气也没有为止。”

女人扑过去往囚犯腿上踹了一脚，她身上的伤又多了一处。

男人抓住他疯狂的共犯，把她拉起来，拽到一边去。“让我们单独待一会，你先出去冷静一下，我还需要这个人做些事，然后才能干掉她。”

女人咕哝着，艰难地爬上了楼梯，楼梯被压得嘎吱作响。囚犯的尖叫声让她的脸上掠过一丝笑意，而腰带抽打囚犯肉体的啪啪声更令她得意地笑了。

电话响起的时候，珞恩和皮特正好从大办公室路过。

“等一下。”米奇打了个响指提醒所有警员注意。房间里鸦雀无

声，珞恩拿起了手边的电话。米奇将线路转接到那个分机上开始追踪。

“我是辛普金斯警督，你是哪位？”

珞恩又听到了女人的呜咽声，她凄惨地尖叫了一声后，接着轻声说：“他……他想知道……你收到包裹了吗？”

“我收到了，你受伤了吗？”

那女人用颤抖的声音说：“我没事，他们对我还不错。”

他们。她是说他们吗？听筒里传来了肉体被抽打的声音，珞恩皱起眉头，心提到了嗓子眼。

“他们想怎么样？”

“她问你们想怎么样？”

沉默。

接着那女人说：“他想要……报复。”

追踪电话的警员竖起两根手指。再多两分钟我们就能抓到这个混蛋了。

“报复什么？”

“她想知道报复什么？”惊恐的女人被迫充当警察和绑匪的传声筒，她的声音在发抖。

“为了那些他们过去没做到，现在还没做到的事。”话音刚落，电话就挂断了。

“别挂！告诉我们你在哪？”珞恩冲着话筒大喊，她的视线看向跟踪信号的同事，他摇了摇头。

“他妈的三十秒。我怎么就不能让她多说三十秒？”珞恩对着皮特说，握紧拳头重重地捶在桌子上。

“他不笨，他肯定意识到了我们会追踪他的电话。别自责了，头儿。至少我们知道那个女人现在还活着。”

“没错，但能活多久呢？她说‘他们’对她还不错，我们要找的嫌疑人不是一个……”

第29章

驱车穿过市中心的时候，珞恩的眼睛禁不住扫视着他们经过的每一个小巷和转弯处。

皮特终于忍不住爆发了。“头儿，你要是没意见的话，我还想全须全尾地到目的地呢。”

“你会好好到那儿的。我们可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我要是说的不对还请你指正。现在车上是我们两个人，一个人——就是你——负责开车。另一个人——就是我——一直在警惕周围的情况。你要是想换换也行，但是别弄得好像你一个人同时干我们俩的活儿似的，把我那份儿也兼了。”说着皮特一把抓住方向盘，珞恩差一点撞到一个骑车人。“见鬼，好险！所以你现在想怎么样？你是想集中精力开车还是想跟我换。”

“我就是在专心开车呢，是前面那个白痴不应该抢线。公路委员会就应该在这个地区设公交和自行车专用车道。”

“下个路口向右拐，出租车公司就在左边不远。”皮特沮丧地摇摇头。

他们要去的出租车公司在城市最危险的那一区。即便在白天，那里也到处充斥着皮条客和毒品，人们称这个地区为“棚户区”。

他们走进办公室，里面弥漫着的气味，似乎是混合着尿液和呕吐物。

“半个小时都没有车。”调度员浑身肥肉，正把一块巧克力曲奇往一杯不知是浓茶还是咖啡的深色饮料里泡。

珞恩环顾了一下周围，有些畏缩。能在这地方上八小时轮班的人也真够厉害的。

“我们不是来叫车的。经理在吗？”

“别看这儿一团糟，一会你就会习惯的。她出去了。”

“会很久吗？”皮特问。他的声音透露出对这个地方的厌恶。

“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呼她。说谁要找她？”

珞恩和皮特亮出证件，那女人皱了皱眉头。珞恩很难判是因为遇到了警察，还是她近视看不清楚。

“托妮，你还要多久才能回来？”她拿起面前的话筒和经理联系。

听筒里传来另外一个女人气急败坏的声音：“想多久就多久，干吗？”

“我这儿有两个条子，呃，警察，他们要见你。”

“五分钟后到。”

“这地方开了多久了？”皮特丝毫不掩饰对这里的反感。

“四年多。”这时候电话响起来，女人似乎松了口气。“托妮出租……对……要半个小时左右，那您就请自便吧。”她摔了听筒又在记事板上写过的提醒下面划了两笔，“他昨天就打过电话。等不及。”

三个人陷入了沉默，直到托妮回来。

当一个红头发的漂亮女人走进门时，珞恩很难把眼前这个纤细的，甚至有些孱弱的女人和早些时候电话里凶巴巴的声音联系在一起。她穿着紧身的白色牛仔裤和低胸的浅蓝色上衣，很显身段。

“什么急事儿？”

珞恩介绍了一下她自己 and 皮特。“我们是来调查一起谋杀案的。据我所知金·查尔顿是你们公司的常客。四天前她曾经叫车去她朋友的住处接她。你们的司机不知道为什么没出现。她等了半小时后，决定自己走回去。可是她当晚却被杀了。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想跟那个司机谈谈。”

“他是疑犯吗？”

“我们只是要问他几个问题。你知道那天晚上的司机是谁吗？”

“玛丽，找一下上周四晚上的值班记录。”

那个胖女人咕哝了一声，对于不得不从舒服的椅子上站起来表示不满。她从屋子另一头的文件架最上层抽出一个档案盒，盒子上标注着九月。她摇摇摆摆走回办公桌，跌回椅子上，看起来气喘吁吁，好像把她累得不行。她翻了翻盒子找出一摞纪录递给经理。

“玛丽，呼叫万科，让他回来。”

玛丽在无线电里告诉万科，警察在公司等他，所以如果他问心无愧就回来报道，要是他跑了，警察就知道他是畏罪潜逃。

“跑那一班的一共有多少司机？”皮特走过去看着墙上的日程安排问。

“那天晚上活儿还挺多的，我们一共有十个司机，那天有八个出车。另外两个人跑白班。”

“以防万一，帮我们准备一份所有司机的名单和地址吧。”

“万一什么？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警官。”

“万一我们需要一个一个跟他们问话。请他们做例行询问。”

“我会准备一份名单的。不过别缠着我的人不放。我不想让他们觉得焦虑不安。”

“哦，为什么他们要觉得不安？你是雇了好多有前科的人吗？”皮特用怀疑的眼神打量着女人。

她耸耸肩：“现在司机很难找。”

“所以你去找有前科的人给你帮忙？”珞恩鬼使神差地又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调度员正看着她。她的眼神让珞恩有点不安，那眼神不像是在看一个刚认识的人。

“过去的就过去了，他们的人生应该再有一次机会。你说呢，警官？”

“那得看他们以前犯的什么事了。不过我觉得你应该不知道吧？”

“可能是。这是保密的。委员会的人坚持让他们在申请表上写明白。他们能不能拿到驾照，最终是由委员会和犯罪记录署的人决定

的。所以要是想要详细信息，你得找他们。”

“你表现的就好像你知道某个司机犯了什么罪。我们告诉过你了，我们这是例行问询。”

“我的司机里没有杀人犯，这点我能跟你保证。”托妮说着把开水倒进杯子里，里面已经放好了一勺咖啡。

“你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和这些人在一起吗？”皮特挖苦地问。

“当然不是了，但是我了解我的员工。”

“要是是一个凶手不拿着斧子朝你走过来，你永远认不出他。他们脸上不会写着‘我是凶手’。”

“够了，皮特。”珞恩注意到托妮斜眼瞧着皮特的眼神。“抱歉。我们是真的想在凶手再下手以前抓住他。”

“你是说这人杀了不止一个人？等一下，你不就是那个前两天上电视的人吗。我记得你，你在调查森林里发现的那具尸体。”

“是。现在我们还没办法百分之百肯定两起凶案是同一个凶手所为，或者有什么关联。你能印一份司机的申请表给我们吗？还是我得拿着搜查证再来一次？”

托妮叹了口气走向破旧不堪的文件柜。

面向街边的那扇门被猛地推开了，一个足有一米八的大汉走进来。他看上去不到四十岁，胡子头发乱糟糟地。

“万科，这是辛普金斯警督和蔡尔兹探员。他们想和你聊聊。”托妮跟他解释着。

他坐进一把空着的椅子上，

“我犯什么事儿了吗？”

“目前我们还不清楚。上周四晚上十一点，你本来应该去查尔顿的朋友那里接她，她朋友家就在山畔路。你为什么没去？”那股腐败的臭气瞬间充斥了她的鼻腔，珞恩捏住了鼻子。

“你不会指望我记得每趟活儿吧？这段时间我至少接了500个人了。让我想想。”

托妮把记录递给万科。他草草地翻了翻，皱着眉努力回忆那天发生的事。

“对了，我当时拉了一个醉汉，他死活不肯下车。我试着把他拉下去，结果那家伙吐了我一身。拉下一趟活儿之前我得先把自己洗干净了。”

“这件事你跟别人说过吗？”珞恩问话的时候一直偷偷注意着那个假装在忙的调度员。

“对阿，我用无线电联络了公司，但是其他司机也在忙，没人腾出空来拉这趟活儿。”

“你在哪儿洗的车？”皮特拿着记录本问。

“罗斯园街有一个洗车房，我大概十点五五左右到的。我把车里清理了一下，回到女孩朋友那里已经十一点半了。她朋友告诉我她不想等了决定走回去。我当时挺生气的，不过我要是她，估计也决定用走的了。”万科说着跷起了二郎腿。

珞恩审视着他，最后觉得他看起来是无辜的。在问话过程中他并没表现出焦虑或者紧张。

“你去找她了吗？”珞恩问。

“我应该去吗？”

“你费劲赶过去拉活儿，即便晚了半个小时，也应该会在回程的路上留意一下是不是能碰见她吧。”珞恩穷追不舍。

“是阿，我是在她朋友家附近兜了一圈。没见到她也就算了，她那儿可能都该到家了。那里离她家只有几英里。我用无线电报告公司没找到人，于是又给我派了另外一个活儿。”

“那天晚上谁负责调度？”

“就是你吧，玛丽？”万科跟调度员求证。

她脸红了一下，假装没有听见前面的谈话，回答道：“是我，怎么了？”

珞恩看出她在假装，仔细留意着她的表现。

“你上个星期四晚上值班，对吧。”万科沮丧地叹了口气。

“是啊，是我值班。你什么意思？”

珞恩感觉到这两个人之间暗流汹涌。“你又叫别的车去接那个女孩了吗？”珞恩问。

“他刚说过司机都忙着呢。我也叫不到人。”玛丽胡乱摆弄着桌上的一堆曲别针。

所以，她其实一直留心着他们的谈话。

“把常客晾在一边对生意的影响可不太好啊。”皮特皱皱眉。

“她非拣最忙的时候叫车能怪我吗？一般酒吧关门的点都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所有出租车公司都这样。”

“一般拉一趟活儿要多久？”珞恩问万科。

“你问单程吗？晚上那个时候一般都是短程。最远的也就二十分钟左右吧。”

托妮把影印好的申请表交给珞恩，珞恩决定不再发问。“谢谢，我们用完就送回来。”

“等等，”在他们出门之前，万科叫住他们，“我还是没明白你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不好意思，是我没说明白。星期四晚上你本来应该去接的那个女孩确定于昨天被害。虽然她家只有几英里远，但她那天晚上没能回到家。”

“上帝啊，她是个好姑娘。我以前载过她几次。她还跟我说她以后想当模特。她爱在我的车子后座上摆各种造型，我们还拿这事儿开玩笑。她总是坐在后座的中间，这样她就总是在我的后视镜中间了。她每次摆姿势还喜欢撇嘴，我总笑她。从来没想到她会发生这样的事，

她还是个孩子呢。”

他们走到车子跟前，皮特说：“你在想什么？”

“我也不清楚，总觉得那个调度员哪里不对劲。你怎么想？”

“她胖得跟犀牛似的，你是指这个？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她与万科关系有点紧张。其他的就没什么了。”

“我们先回去仔细研究一下申请表，看能挖到点什么。”

第30章

“这家伙是班房的常客啊，每次都是犯些小错，都是最轻的量刑，所以我认为，他对这个系统了如指掌。”皮特说道，他们正在仔细检查托妮给的申请表。

“这要么是求助，要么就是因为比起他自己的厨艺，他更喜欢吃牢饭。”

“这说不通，他可以像我一样每天晚上叫外卖阿。”

“也许他想保持比你苗条的身材。皮特，说实话，你尝过哪怕一口蔬菜吗？”

“听说过萨咖鲁 吗？”

“这东西传染吗？”

“你听说过吗？”

“我得说我没听说过。”珞恩抬了抬左眉。

“是菠菜和土豆，这两样都是蔬菜，对吧？每次我点拷玛鸡的时候，我都会另点这份小菜。”

“我说的是有益健康的蔬菜，不是那些油炸过的，没营养只会增肥的蔬菜。”

“蔬菜就是蔬菜，不管怎么做。”

“好吧，咱们不讨论这个。托妮雇了十个司机，从表格上看其中八个有前科。如果我是老板，我可不会接受这样的比例。”

“没错，从入室盗窃到性侵犯，都占全了。根据他们犯的罪，坐三年到十年牢，然后他们就自由了。不管他们是多久以前犯的事，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坐在性侵罪犯开的出租车里。你打算怎么办？”

“现在几点？五点半。大部分人现在肯定都在上班，所以现在打电话过去也没用。明天早晨再说吧。”

“那个失踪的女人怎么办？”皮特将文件合起来，放在了桌上。

“我真的不知道今天晚上我们还能做什么。我派了特蕾茜和米奇整晚蹲守那片花圃。我们也不知道他还能把她带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不是吗？”

敲门声打断了他们，特蕾茜把头探进来。“抱歉打扰了，长官。”

“进来，特蕾茜，坐吧。”

“我希望你们不要介意我自作主张地把凶手和你通话的录音拿给一个朋友了，他分析了背景杂音，通过语音识别能得出不少结果。”

“怎么做到的？”皮特问。

“都是由电脑完成的。他能辨别出最轻的声音，就算有人在房间里掉了一个钉子，他也能听出来。总之，他播放了录音，带着背景杂音的，然后他把背景杂音剪出来，得到了一些有趣的数据。里面有一些回音，像是从没铺地毯的房间里传来的。拿这些数据和他已有的录音相比较，他认为这个房间的墙壁是光秃秃的，上面没有墙纸也没有石膏。”

“见鬼，他怎么能听出这些？”皮特目瞪口呆。

特蕾茜咧开了嘴笑了，显然她对此得心应手，她继续解释道：“如果墙面是光秃秃的，声音会从墙面上反弹出去，但如果墙上有墙纸或者类似的铺垫，它们就会使声音变得低沉。他还认为这个房间的墙壁有点潮湿。”

“光是听录音他就能知道这个？”轮到珞恩对特蕾茜说的话感到震惊了。

“我的朋友有点像极客。他拿我们的录音和上百份他能查到的录音作了对比，认为电话是在一个地窖里打的。还有，录音里还出现了别的东西。背景声音里他听到一辆火车在铁轨上行驶的隆隆声，另外，地窖里的一些东西好像也随之共振了，所以那个地方应该离铁轨很近。

“特蕾茜，去拿张那片区域的地图过来好吗？”

片刻后，特蕾西带着地图回来了，她把地图展开，铺在桌上。

“森林在这儿，附近没有铁轨的迹象。”珞恩说。

“花圃在这儿，旁边就有一条铁轨穿过。但他们不可能在那儿，因为此刻警察就守在那儿，法医们也在那儿进进出出一整天了。”皮特指着地图说。

“把大家叫来好吗，特蕾西？”

几秒钟后六个人围在了桌子四周看地图。“有谁知道，这一片哪里有带地下室的房子？”

“我妈妈有一间。她住在市郊。”茉莉指着地图右边的一条马路说。

“不对，附近没有铁路。还有人知道吗？”

“我有个朋友住在这儿，房子有个小地下室，但一直都被他们锁起来，我不太确定具体面积有多少。”约翰指着另外一条马路说。这一次，沿着房屋背面正好有一条铁轨。

“对了！”皮特大喊道。

“别这么快下结论。”珞恩说，“我们要仔细地研究这张地图的每一个细节，不能指望就一定是那条马路。今晚到此为止。茉莉和约翰，你们先去一趟房管会，看看那片区域里有多少房子符合条件？有一些也许最近翻修过。”

“我们会先过去，再去问问中介，看能挖到什么消息？”茉莉说。

珞恩点点头，将注意力转向特蕾西和米奇。

“你们肯定今晚两个人监视没问题吗？车停得隐蔽些，发现任何可疑情况，马上呼叫后援，明白吗？”

“明白，长官。我们明天什么时候汇报？”米奇问。

“七点左右我就会在这儿了。天一亮就到这里汇报，在你们回家睡觉前把情况告诉我。”

小组成员各自领命，留下珞恩和皮特继续仔细查看着地图。

“头儿，就我们目前掌握的所有线索来说，你不觉得我们应该增加些人手来参与调查吗？”

“削减开支，皮特。他们一个人都不会多给我们。我们只能自己尽力了。你看上去筋疲力尽了，快回家吧。在自己的床上睡一晚再好不过了。在我家的沙发上连续睡两夜，我很清楚那会是什么状态。”

他舒展了下腰肢，好像刚刚记起来前两个夜晚自己有多么难受：“我接受你这个提议，你也准备收工吗？”

“我先打几个电话，然后就回家。”

皮特离开后，珞恩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嗨，汤姆，是我。”

“别告诉我今晚你要加班！”

“汤姆，拜托别这样。查利在吗？”

“不在。”

“哦，她去哪儿了？”

“她奶奶把她接走了，今晚给我们一些单独相处的时间。我想，这样她就不会再被我们烦了。”

“对不起，亲爱的。我现在实在走不开，有太多工作要做了。”

“随你便吧。”

她能想象他咬牙切齿地喊出这句话的样子。她并没有说已经把手下的人都打发回家了，而是说：“大家都在忙着跟踪线索。我保证，我会尽早回家。”

“不用为了我这么麻烦。我会和兄弟们出去聚聚。说不准什么时候回家。”他挂上了电话。

她放下听筒，抱着头坐了一会。她的婚姻现在一团糟，要怎么调整她却毫无头绪。

电话铃声吓了她一跳，她差点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你好，我是警督辛普金斯，有什么事吗？”

“警督，你好吗？”

确凿无疑的法国口音，珞恩为之一颤。“阿诺医生，什么事？”

“是雅克。”他提醒她，“我在信上找到一个指纹，和在多琳·尼科尔斯家里发现的相匹配。可惜我确定不了这个人的身份。”

“我能去顺路去你那吗？”

“现在？”

“如果方便的话。”

“有什么不方便呢，我没别的什么事。你吃饭了吗？”

“我可不愿在停尸房里吃饭。等下我会找点东西吃的。”

“你高兴就好，警督。一会见。”

挂上电话，珞恩找出列有性罪犯和恋童癖名单的文件，拿起文件和手提包，出发去停尸房。

她开进停车场时，阿诺已经在入口处等她了。

一举一动都在他的注视下，珞恩感到心神不宁。走到距离他几步远时，他的目光停在了她的脸上。她试着迎向他的目光，但被自己的紧张出卖了。她不自然地大笑起来，“我可没想到还有人迎接。”

“我想透透气，再说这里六点就锁门了，所以我一样不得不下来替你开门。你看上去很疲倦，警督。”他说着，接过她的文件和手提包。

她很意外，对这样绅士的举动还不太习惯。

“要命的一整天。不过，我随时都能来第二轮。”

“我不太熟悉这句俗语，能麻烦解释一下吗？”

“不好意思，意思是说，短暂的休息之后，我又恢复了斗志，足以

应付这一天剩下的时间。至少，我希望是这样。”

“请随意。”他们来到他的办公室，他指着放在自己椅子旁边的一张柔软的皮椅子说。

他们只相隔十几公分，前几天她注视着他开车离开自己时，心里泛起的涟漪，出人意料地卷土重来了。她拿起文件，手却恼人地不停颤抖。她再次放下文件，以免被雅克发现。“你说你在信件上发现了指纹，我带来了一些嫌疑犯的名单，或许我们可以一起检查一遍，看看有没有匹配的。”珞恩盯着文件说。

雅克微笑着说：“你为什么怕我呢，警督？”

她的两颊泛起红晕，一时有些语塞。她站起身走到窗边，感觉到他的目光紧跟着自己。她觉得自己像个十几岁的少女，努力想找合适的话说。她头晕目眩，一心想逃。但往哪逃呢？她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她做了几次深呼吸，慢慢转向他。她将目光落在他身后的架子上，说道：“我为什么要怕你呢，医生？”

“啊，典型的警探的反应，用问题来回答问题。是我先问的。”他脸上总是挂着笑容。

“我不是怕你，只是害怕这环境。”她说，回到自己的位子上。

“我很难相信你的话，警督。在停尸房你一直很勇敢也很放松，不像你的搭档。”

“或许现在我有点神经质呢，我已经说过，今天我过得糟糕透了。”

他脸上的笑容退去，用体恤的语气说：“先是上午面对一颗人头，接着下午接到凶手打来的电话，这感觉肯定糟糕透了。”

“事实上，今天下午我接到了两通电话。两次我都和一个命在旦夕的女人通了话，却连一点忙都帮不上。”

“我明白了，我只知道那一通电话。我能问问那女人说了些什么吗？”他双肘拄在桌上，注视着她。

“绑架她的人教她说一句，她就重复一句。我问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他让那个女人传话说，他想要报复。报复什么，我一无所知。那女人无意中泄露了绑架她的不止一个人，为此她挨了一耳光。”

“为什么你对这个案子这么投入，警督？”

“我不知道，我觉得自己对多琳·尼科尔森有所亏欠。她触动了我的内心，我们一见如故。她是个很敏感的女人，我情不自禁地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让她失望了。这听起来奇怪吗？”从她进这个门，这是她第一次大胆地看着他的眼睛。

“一点也不奇怪。作为一名法医，我应当和躺在解剖床上的那些人们保持距离。然而一旦切开他们的身体，我就对他们有了责任感，他们有权利以死者的身份跟我说话。我称他们为‘沉默的证人’，并且的确是。我相信最高法庭赋予了我这样的权利，所以我比别人看到的更多。努力为‘沉默的证人’主持公正——虽然概率并不大，但是有时候我，我也和现在的你有同样的感受。但我告诫自己，强迫自己为了受害者们更努力地战斗。”

“现在看来，这个案件远远超出我的能力。”珞恩坦言，连她自己都吃了一惊。

“人人都说你是个非常能干的女警官。问问你自己，这个案子有什么特别，让你处理起来这么不顺手？”

“这就是症结所在，我也说不明白。通常，我可以判断这不对或那不对，但这次我做不到了。”她重重地倒在椅子上，接着坐起身用掌根捶打自己的额头，雅克抓住她的手腕，不让她再打第三次。

“请不要这样惩罚你自己，还有别的处理方法，我向你保证。”

“我想我更希望你是化身博士，至少我知道自己的立场。你的善意让我弄不明白。”

“可以办到，我可以变成他那样。”他打着响指说，“警督，很冒昧地问一句，你家里有什么烦心事吗？”

他的关心似乎很真诚，这不像是他在干涉她的个人生活，因此她

对他很信任。

“我承认是有点麻烦。但是每个人私底下都有些烦恼，这不应该削弱他们正常工作的能力。”

“我赞同，但这显然对工作产生了影响。你丈夫从事什么工作？”

“他是家庭主夫。”

“啊，对法国人来说这样的人是火星来的。你们有几个孩子？”

“就一个，查利，十二岁了。”

“你丈夫会不会是在反抗自己的家庭角色？你们是这么说的，对吗？”

她轻声笑了：“对，你说的没错，只是有些过时了。”

“男人经常改变主意，你要知道，这不是你们女人的特权。”他的脸又恢复了笑容，尽管他们本该进行一场严肃的对话，现在看来，这很有可能变成轻松地谈论有关家庭性别角色的话题。“我猜他要熨衣服，做清洁，吸灰尘，还要做饭？”

“没错，而我是那个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十四小时，有时候达到十六小时的人。”

“难怪你们之间不太融洽。没时间给爱情。”

“爱情”这个词悬在他的舌尖上，令她心跳加快，她再次感到一阵惊慌。她究竟为什么要把这么私人的信息透露给一个陌生人？一个非常英俊的陌生人？

“我没说我们的婚姻里没有爱情了……”

“啊，也许还有爱情，但还有激情吗？”

“你介意我们换个话题吗？我觉得有些不自在。”

“法国人和英国人就是这么不同。你们英国人对待爱情的态度，好像应该把爱情藏起来，囚禁在卧室里。而法国人，我们乐于向世界展示我们的激情。”他做了一个夸张地挥手动作，还想继续表演时，被

走廊尽头传来的门铃声打断了。“失陪一会，警督。”

“我的名字是珞恩。”

他拿着一只棕色的纸袋子回到了办公室，伴随着一阵无疑是美食的香味。“希望你爱吃中国菜，珞恩？”他问，第一次试着称呼她的名字。带一点法国口音显得很动听。

“你太客气了。我可以在回警局的路上随便找点东西吃的。”尽管他们刚刚进行了一场紧张的对话，这仍然是她今天第一次感到放松。

“刀叉还是筷子？”雅克打开他桌子的抽屉。

“刀叉，我完全不会用筷子。”

“我可以教你，很有意思。”

他取下三个饭盒的盖子，佳肴的芳香次第弥漫开来。糖醋排骨，鸡杂，还有大虾面。都是她最爱吃的菜，她有身在美食天堂的感觉。

“请吧，按你们英国人的说法，‘把头戳进去’。”

“你有餐具但是没有盘子，好奇怪。”

“这样更亲密，来……”她一抬眼，发现嘴边是被筷子夹住的一只大虾。

“我可没法一口把它吃进去。”她大笑着反对。

“好吧，但是如果不是我够绅士的话，就直接上手了！”

“你结婚了吗？”她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

“没有。我这样的人，认为承诺都是在精神病院里发生的事。不过我有过很多情人。啊，看得出来我又让你难堪了。”

“完全没有。即使是和一位异域的陌生人，这样坦诚的谈话也让我耳目一新。我可以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

“又一个？问吧。我不高兴的话可以拒绝回答。”

“法国女人和英国女人之间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吗？”

“你假定我有过英国女人做床伴？”

“没有吗？”

“我在这儿生活和工作了十二年，否认就太傻了。偶尔我们都需要得到满足。我有过两个英国情人，但她们很不同。我无法将她们和法国女人相比较。你有过外国情人吗，珞恩？”

“从来没有过，应该说就从未有过这样的机会。”

“那真遗憾，就我听得到的，英国男人做爱的平均时间大约是五分钟，我觉得这是个难以置信的数据。”他笑着摇了摇头。

现在她的好奇心被激起来，也不得不顺理成章地问：“那么你花多少时间来满足一个女人呢，雅克？”

他微笑着将一个空盒子扔进了身后的垃圾筒，接着转过身来看她的眼睛。“我年轻的时候，做爱就像马拉松，持续两到三个小时。”珞恩倒吸了一口气，惹得他大笑起来。“我说了是年轻的时候，现在至少包括一小时的前戏，紧跟着是三十分钟的激情戏。”

这下她更惊讶了。“你逗我的吧？”

“我逗你干吗？要不是你已经结婚了，我会说我很乐意证明给你看。”

“那么幸好我已婚了。在我家里六分钟就是马拉松了，天知道一个半小时后我会是什么样子。我也许有一个礼拜没办法正常走路。”

他们都大笑起来，接着雅克说道：“你笑起来很好看，珞恩，你应该经常笑一笑。”

“我这份工作很难允许我像猫一样到处闲逛，不是吗？”她迟疑片刻，接着说：“好了，我该回警局了。”失望的情绪掠过她的心头，尽管她之前并不认为和他在一起会很愉快。

“你不回家吗？”

“我还有几个电话要打，汤姆今晚和朋友出去了，充分利用查利待在她奶奶家的时间。所以提前回家没多大意义。”

“我有空，或许我可以陪陪你。”

“你这么说很贴心，不过你不需要这么做。”她拿起手提包朝门口走去。

“两个人总是比一个人主意多。我可以从旁观者的角度帮你审视一下案子，我真的不介意。”他用迷路小狗般的眼神望着她，她难以拒绝。

“好吧，好吧。不如把验尸报告也带上，我们可以看一遍。还有，雅克，谢谢你听我倾诉，也谢谢美味的晚餐。”

“这是我的荣幸。空闲时候，随时过来。并且我保证，下次被召去同一个案发现场，不会再有化身博士出现了。”

第31章

“珞恩，亲爱的……醒醒。已经六点四十五了。”那声音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模模糊糊。

她从世外桃源回到现实，伸了伸胳膊，打了个哈欠。“噢，我好像扭到脖子了。”

“意料之中的事。你这下该记住下回绝不能再在办公桌上睡着了。”雅克冲她笑笑。

“现在几点了？”她看了一眼表，却因为睡眠惺忪难以聚焦。她的头发乱糟糟的衣服上全是褶皱。她觉得，自己肯定是一团糟。

“告诉过你六点四十五了。我得走了。”

“没错，在我的组员过来以前离开的确是个好主意。老天啊，我肯定看起来糟透了。”

“胡说，你看起来美极了，跟平常一样。”

“你的法式谎言可真招人爱。你怎么就能总是看起来这么帅气？”

“肯定是我的法国基因好。我得走了，下午打电话给你。”出其不意地，他轻轻低下头在珞恩脸颊上印上一吻，离开了。

她看着他的背影消失的那一瞬间，忍不住红了眼眶。她突然有种被抛弃的感觉。情绪的转变让她感到害怕，可是珞恩对此却无能为力。

他们花了一夜时间，查到很多东西。他们一起研究了珞恩接到的两通电话，并探讨了珞恩的电话技巧，阿诺还主动帮忙清查了一遍花园的园丁。晚上十一点打电话给目击证人太晚了，所以他们转而一起把验尸报告仔细地研究了一遍。他们还煞费苦心地对指了指纹，但徒劳无功。

他们在一起的这段时间，珞恩越来越习惯阿诺的陪伴。几天前，她根本无法想象这样的状态。他们迅速地发展出一种超越同事关系的

情谊。

他们一起大笑过，调情过，甚至一起睡着，可是两个人都明白他们之间的界线。珞恩已经结婚了，而且她对这段婚姻有着自己的坚持。但是阿诺身上的诱惑让她忍不住尝试各种可能。她把她们之间建立起的这种情谊当作追查凶手的动力。她不再自我怀疑，雅克说过她们现在掌握的线索太少，头绪又太多。

她从抽屉里翻出应急用的干净上衣和内裤。她去健身房冲了个澡，换上干净的衣服，在洗澡间的干手机下面烘干了头发。幸亏她不是那种靠化妆保持美丽的女人。简单画一层唇彩，她就已经准备好面对新的一天了。

听到已经有人到办公室了，珞恩最后一次整理了西装，丝毫没有留下她在这里过夜的迹象。

“这根本就是浪费时间嘛，头儿。”米奇一进门就跟皮特抱怨。

珞恩通知小组的人：“我昨晚打电话给大部分的园丁，没人在那附近看到过可疑的人。”

“是不是叫一辆警备车在那附近盯着？长官。”特蕾西建议。

“我觉得没多大帮助，你们两个应该回家补个觉。”

“我没事，长官。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继续工作。”特蕾西说。

米奇被特蕾西的工作热情吓到了。

“米奇，你还好吧？”珞恩看到米奇的反映忍不住打趣。

“还有一些信息需要收尾整理，长官。不过我觉得也许可以先放一放。”他耸了耸宽厚的肩膀。

“等到九点再说吧，然后我希望你将这些性骚扰狂逐个调查清楚。”

她拿起性侵犯案件的档案袋递给米奇。

皮特跟着她回到办公室。两天以前他们才清理过珞恩的办公室，现在那里散发着一股松香消毒液的气味。她打开窗把新鲜空气放进

来。

“你昨天晚上在这儿过夜的吗？”皮特看着她问。

珞恩叹了口气：“是不是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火眼金睛？我打了几个电话回家，跟汤姆吵了一架，然后就睡在这儿了。”

“你总得跟汤姆好好谈谈，把问题解决了。”

“我知道，我今晚就跟他谈谈。所以我们可以从调查出租车司机开始吗？”

“你吃早饭没有？”

“还没，你呢？”

“来吧，我带你去凯文快餐店吃点垃圾食品。”

他们到店里的時候只剩几个空桌了。

“你吃薯条吧。我只要吃吐司和柚子酱就行了。”

“你想聊聊吗？”皮特塞了一大口培根和鸡蛋。稀蛋黄顺着他的嘴角流下来，珞恩不由得转开目光。

“没什么好说的。汤姆现在是在某个阶段里。”她捏着那块不太热的三角吐司。

“所以你俩吵架就都是汤姆的问题了？”

“你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你得承认，上个礼拜你整个人都不太对劲。可能是因为案子，可能是因为头儿要离开警局了，也可能是因为什么我也不知道的原因。我想说的是，你不觉得你应该后退一步站在汤姆的立场上看看你们俩的关系吗？”

“我根本没时间，工作永远都忙不完。”她把盘子推到一边完全没了胃口。

“你看你又来了，一脸怒气。要不你休息一段时间吧？”

“你真不可理喻，我没时间休假。再说，新来的头儿会怎么想

我？”

“好吧，我只不过提个建议。你不用把我骂得狗血淋头的，干脆就当我说。”

“行了没有？”

“什么行了？长篇大论还是早饭？”

她站起来，椅子在地板拖动时发出尖锐的声音，说道：“你的废话和早饭。”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快餐店。

快餐店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齐刷刷看向皮特。他拽出钱夹留了一张五英镑的纸币在桌子上，朝店里的人耸耸肩：“我找她要小费，结果她就急了。”

皮特跟上了珞恩：“好了，我们先去哪儿？”

珞恩的气瞬间消了一大半：“现在手边有哪些信息？”

“三个出租司机曾经涉嫌性侵犯，四个抢劫罪，一个人身攻击罪，另外两个没有前科。”皮特看了一眼从托妮那里拿来的司机名单答道。

“就从性侵犯案开始吧。第一个是谁？地址呢？”

“约什·兰帕德。三十八岁，五年前被控在地铁里猥亵一个女孩。他说是那个女孩先勾引他的。”

“这恶心的家伙。”珞恩摇了摇头。

皮特给珞恩指路，十分钟以后他们就停在了兰帕德的住所前。就在出租车公司旁边，只有一箭之地。

皮特按了门铃，又嫌弃地在裤子上蹭了蹭手。

一个穿着大裤衩的男人打开门，显然他们把他从睡梦中吵醒了。“怎么了？你们干吗的？”

珞恩出示了一下搜查证，皮特从男人身边挤进门去。

“嘿，你们这是干吗？”

“穿上衣服，我们有问题要问你。”皮特环顾四周，满脸纠结的表情。

男人离开客厅，很快套了一件衬衫就回来了，边走边系着纽扣，身后还跟着一个衣冠不整的女孩。女孩大概十八九岁的样子，只套了一件长及大腿的T恤。

“怎么回事，约什？他们是谁？”

珞恩没理女孩，问男人，“上个星期四晚上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之间你在哪里？”

男人挠挠头，走到桌子边拿起一支烟点上：“我在上班。怎么了？”

“在什么地方？”

“我怎么知道？”

“听着，我们可以在这儿就讲清楚，或者你愿意回局里讲也行。”皮特被男人的语气激怒了。

“行了，让我想想。那都是一个礼拜以前的事了。星期四……那天晚上活儿挺多的。那个点儿我可能在市中心附近，但是我也记不清了。怎么了？”

“你的一个同事本来应该在十一点钟去山畔路接一个女孩，但是他没出现。”

男人沉默了一分钟，试图把现有的信息拼凑在一起。“我还记得，应该是万科。他当时挺着急的，他也不想让女孩等着。我觉得他挺喜欢她的。不过有个家伙喝醉了吐得他满后座都是。他想在接她之前先清理一下车子。我要是记得没错，他应该跟女孩说要她等一等，不过她没听。所以玛丽才问有没有人愿意替他跑一趟，可是那会儿大家都忙着呢。万科告诉我，他过去的时候女孩已经走了。他去找她了，也没找到。他还有点失望。”

珞恩和皮特交换了一个眼神。这是不是就是他们一直没有理解的案情关键呢？

“他常常提起她吗？”珞恩问。

“也不是，但是她每次打电话他都随叫随到。”

“是吗？那你知道她坐他的车有多久了吗？”皮特问。

“我想有几个月了吧。”

“她搭过你的车吗？”

“没有。不过那女孩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都算个尤物吧。”坐在沙发里的女孩清了清嗓子，兰帕德马上改口道：“我的意思是万科以前说过她特别漂亮。”

皮特无视女孩，接着说：“所以要是有机会的话你还是愿意见见她？”

“这是什么意思？”

“你过去不是对年轻漂亮的女孩情有独钟吗？”他扬了扬手里的文档。男人瞪着他。

“是过去。我很多年不做那种事了。”

女孩从沙发里跳起来：“你以前做了什么？”

兰帕德挡在女孩前面抓住她的胳膊：“他们在忽悠你，宝贝儿。别理他们。警察最擅长干这种事儿。”

女孩困惑地看着两个警官。皮特耸耸肩：“他要不要跟你坦白是他的事。现在你最好让我们单独谈谈。”

她挣脱了男人的手跑出房间。楼上传来响亮的抽屉开合的声音和衣柜门被狠狠甩上的声音，伴着女孩的咒骂声。

“真是谢谢你，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珞恩试着缓和局面：“你没做错什么。我们在调查一起谋杀案。当天晚上万科本来应该去接的那个女孩儿几天以前被谋杀了。”

“不是吧！可是我不明白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的搭档是在问你，你当天晚些时候有没有去接那个女孩？或者

你知道你有同事去接她了吗？”

“我都说了，我记得那天晚上活儿很多，万科因为没人腾出时间去接她肯定心里生气。可是你们也不至于在婕玛面前揭我的老底吧。”

珞恩狠狠瞪了他一眼。她不喜欢性骚扰者，不管有没有洗心革面。不过她还是努力压制着自己的厌恶之情。

“如果你听到什么消息就给我们打电话。”

一出门，皮特便说：“看来那段感情里有不为人知的一面阿。”

“你说哪段感情？”

“当然是万科和金·查尔顿了。”

他们坐进她那辆威达的时候，珞恩瞥了皮特一眼：“皮特，你最好别太轻易表现出自己的情绪，那可真是雪上加霜。”

“我实在忍不了有性侵前科的人。我知道你跟我一样。你觉得刚才那个女孩几岁？”他愤怒地在身后捏紧了拳头。

“我的确注意了一下那女孩的年纪，肯定已经成年了。没必要故意惹毛别人吧。下次还是我来问问题吧。你总是还没赢得他们的信任就先激起他们的防御，这可是最基本的忌讳。”

车里的氛围有一点阴云密布，不过这回，换成皮特情绪低落了。

珞恩的手机铃声打破了沉默。

“嗨，特蕾西。”

“长官，半个小时以前有一个你的包裹。另外格林纳威先生在这儿等着见你呢。”

“奥利佛·格林纳威？他来干吗？”

“就是他，长官。他没说明来意。”

“那个包裹呢？看起来可疑吗？”

“是个气泡信封，上面写着收件人是你。又是专门送过来的，前台的人刚刚发现。”

“我们已经在回去的路上了。你带奥利佛去餐厅那边吧，我们过二十分钟左右就到。”

“好，长官。”

“他想干吗？”皮特问。

“我也不知道。不过他已经不在嫌疑人名单上了。我们回去以后，请把他当正常人对待行吗？”

“随便吧，你应付他，我去看包裹。”

“你不介意的话包裹也交给我。”她大脑飞速运转着：如果包裹里是另一份凶手的神秘大礼，她会直接把它送去阿诺那里。想到要见阿诺，珞恩心跳加速，潜意识使劲儿踩下油门。

“嘿，头儿，你开慢点！急什么？”

她赶快松油门，心里的紧张感却没有消失。她迫切地想知道包裹里装的是什么。

第32章

A5大小的气泡信封上，用粗笔头的黑色马克笔写着地址和收件人：珞恩·辛普金斯警督。

她戴上一副乳胶手套，打开信封，小心翼翼地把里面的东西倒在铺在桌上的一张纸上，是一个泡沫纸小包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警督，这是拼图的第二部分。现在凑起来了吗？她撕开泡沫小包，里面是一团被血浸透的纸巾；打开纸巾，里面是一个被割下的乳头。

“这是什么鬼东西？”皮特露出既困惑又厌恶的表情。

她轻声地回答他：“金·查尔顿尸体上唯一失踪的那部分……她的乳头。”

“这家伙真是越来越可怕了。你准备怎么处理它？”

“见完奥利佛，我就把它拿去给阿诺，他可以对纸条和包装进行分析。我过去以后，你看看其他人早上有什么进展。几小时后我就回来。”

看着皮特的样子她就知道他不太高兴被留在警局里，但那也没办法。

“抱歉让你久等了，奥利佛。”

他们握了握手，他微笑着，似乎很高兴见到她。

“警督，很高兴又见面了。我不是故意不期而至的，正好在这附近，想来看看案子有什么进展？”

“我很高兴你来，我本来也打算要联系你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但恐怕不是好消息。”

“我又开始担心了，我家人又出什么事了吗？”

“没有，不是那种事。昨天凶手联系我了。”她停顿了一下，不知

该如何说下去。

“说下去。”

“我收到一个大盒子，盒子里是……”她感到喉咙发紧，叫来在餐厅服务的女孩，请她替自己拿杯水。

“警督，请直说吧。”

女孩把水送过来，珞恩喝下一大口水。

“盒子里装着你妈妈的头。”

他把头埋在双手中。“我的老天。那人是个什么样的变态……有什么可以追踪的线索吗？纸条，邮戳？”他脸上的愤怒取代了最初的震惊。

“有一张纸条。你要向我保证，不会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我们必须瞒着媒体。否则，我们会接到上百通骚扰电话，影响我们的进度。”

“当然，我保证。纸条上写了什么？”

“提到了缺失的那部分拼图。”

“除了我母亲和我阿姨，还有别的人被害吗？”

“有，还有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就在刚才，我收到了带着另一张纸条的第二个包裹。”尽管知道自己不该这么做，珞恩还是坦白了，她觉得他有权知道这件事。

“你没收到什么我阿姨的东西吧？我是说没有包裹也没有纸条？”

“还没有，但我也不指望。别忘了，凶手还没来得及做任何手脚，武装警察就到场了。”

“除了我以外，谁是头号犯罪嫌疑人？”

“你不是嫌疑犯，奥利佛，我从没认为你会对自己的母亲和阿姨下手。”

“你搭档可不这么想。”他挑起了一侧的眉毛。

珞恩没有回应，她不愿在格林纳威面前批评自己的搭档。

“目前我们还没有确定嫌疑犯，但名单上的可疑人员每天都在增加。我向你保证，一旦我们拘留了嫌疑犯，就首先通知你。”

“谢谢。是这样，我来这儿是因为明天我们要在圣救世主大教堂举行双人葬礼，我想也许你会愿意来参加。这好像挺讽刺，将同一天来到这世上的两个人，在同一天埋葬。我们能不能把我母亲……唔……埋葬她时保持完整？”

“我正准备去停尸房。我会确保遗体完整的，奥利佛，别担心。明天仪式几点开始？”

“十一点。葬礼过后我们会在桑顿酒店守灵，欢迎你到场。”

“我未必能参加守灵，但我一定会去参加葬礼，谢谢你通知我。”

“那么明天见了。”

“我送送你。”珞恩朝他微笑道。

通往城镇另一头的交通迟滞不前，珞恩非常恼火。她真的那么想尽快到达停尸房吗？哪个正常人会急切地赶往那么令人沮丧的地方？当然，要去见在那儿工作的有趣的人就另当别论了。

珞恩在三点二十分抵达停尸房，她隔着验尸室的玻璃注视了雅克几分钟，才敲响了门。

他微笑着，并且见到她似乎有些惊喜，他用口型示意她去办公室里等一会，举起手打手势说，他还需要五到十分钟，手上还戴着血迹斑斑的手套。

几分钟后雅克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他已经换下了手术服，穿着时髦的黑裤子和驼色针织衫，彰显着“我对时尚了如指掌”的风度。

他走近她，在她的双颊上各轻吻了一下，她的心翻了个跟头。

“看来我的魅力让你无法抵挡，珞恩，你离不开我。”他打趣道。

见她涨红了脖子，羞红了脸，他更是笑开了花。

“这就是傲慢的法国男人，他们认为所有的女人都为自己倾倒。”她喜欢和他调调情，但她眼神里藏着别的东西。

他立刻觉察出她有心事：“来，坐下，来说正经的吧，我有预感出什么事了。”他帮她脱下外套，离他那么近让她紧张。

“奥利佛·格林纳威来找我了，他母亲和阿姨的葬礼在明天举行，我对他说我会确保他的母亲……唔……重新组合完整，可以吗？”

“当然，我会保证完成。还有别的烦心事吗，这件事你可以打电话通知我，再说这反正也属于常规程序。”

她把气泡信封放在桌上：“打开它之前，或许你会想先戴上手套。”

“我猜是凶手寄来的另一个包裹？”

“我怀疑里面装着的东西是属于金·查尔顿的，但我想请你替我核实一下，可以吗？”

雅克朝里看了看：“你觉得他分尸以后再寄给你，是出于什么目的？”

“来的路上我想了这个问题，战利品？”

“也许吧，但根据我的经验，凶手从受害者身上取下战利品以后，通常会藏在抽屉里。”他查看着乳头。“我会检测一下，也许上面有一些能帮助我们对这个恶魔立案的线索证据。我马上回来。”

他拿着包裹去找同事。一阵疲劳感席卷了珞恩，她的头枕在桌子上，迷迷糊糊开始打盹。

当她感觉到一双手在捏自己的肩膀，几乎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放松，你真的太紧张了。脖子还和早晨一样疼吗？”他的声音和他的双手一样轻柔。

“说实话，我还没来得及注意。哎哟，还那么疼。”

“当然，真正的按摩会更有效，需要脱光衣服接受按摩的那种。”

他在他的话语里备受煎熬，他的法国口音以一种难以解释的方式打动了她。她企图挣脱他的双手，但他决意要有始有终。和他对抗丝毫没有用，向他的说服力投降的那一刻，她感到自己内心的淤结在他温暖熟练的双手里化开了。

不由自主地，她愉悦地呻吟了一声，马上被自己吓了一跳。

电话铃声打断了这样的气氛。他用母语嘟哝着一些听不明白，无法辨别的句子。

时机消失了，珞恩以太空飞船冲进大气层的速度猛地回到了现实中，趁他忙着接电话，她冲到衣帽架取回外衣。她抬头看了一眼，这样从他的办公室逃走感觉很尴尬，晚点她会给他打电话道歉。她满心困惑，她不想逃开他，不想被吓得落荒而逃，但她同样不想对丈夫不忠。

她开车回警局，尽量使自己忘记他双手放在肩头的感觉。

她走进大办公室，里面鸦雀无声。

“凶手又联系我们了。”皮特通报说。

她甩掉外套：“他说什么了？”

“他不愿和任何人说话，你不在这儿他很生气。”

“你有让他再打过来吗？”

“没机会说，那个女人就在他旁边，他打来的最后一通电话里，他威胁她，她尖叫起来，然后就没有声音了。我觉得他把她杀了，头儿。”

珞恩瘫坐在了最近的椅子上。因为我，他把她杀了吗？如果她死了，只是因为我不在场？这个变态狂！这是私人恩怨吗？我认识他吗？

珞恩清了清嗓子，问道：“监视小组还在花圃守着吗？”

“是的，长官。”特蕾西回答说。

“把他们撤回来。你和米奇过去，把车停在距离那儿几条马路之外的地方，并且靠近花棚，以防他再去那儿。”

“我们马上过去，长官。”特蕾西说。

“你还好吗，头儿？”皮特站在她身旁，半倚在桌子上。

“老实说，皮特，就好像有人在我肚子上踢了一脚。我应该在场的，也许那样能让她多活一会。最后一通电话是什么时候打进来的？”

“大概二十分钟之前。你不能把错揽在自己身上。”

“不能吗？”

“不，当然不能。如果这个变态混蛋计划要杀人，你在不在这儿接他电话，结果都一样。”皮特走向自动贩卖机，替她买了杯咖啡。

“我不在的时候有什么进展吗？”她问道，尽力振奋起来。

“茉莉给房管会打了电话，根据他们的记录，铁路附近有两条马路有那样的房子，地下室大得足够住人。”他打开地图，标出那两条道路。“这儿，克利尔蒙特路，还有隐藏在这里的雷曼大道。”

“帮我拿一下出租车司机的文件，好吗？”

皮特把文件递给她，继续汇报说：“茉莉还去了那家中介，你知道就是那个雇佣霍尔夫妇的代理人，茉莉干得不错，从那个女人口中套出了不少信息。显然，在格林纳威家工作之前，他们为哈罗镇上的一家贵族做事——蒙巴顿家族。那家的丈夫总是出差在外，我猜可能是个探险家之类的。总之，蒙巴顿太太对霍尔先生产生了依赖，但有一天他越界了，想亲吻她。她威胁他们辞职搬出公寓，否则她就要报警。不久以后他们就开始在格林纳威家工作了。”

她不再晕眩了，思维功能恢复了正常：“代理人为什么接受他们？”

“那个女人告诉茉莉，由于蒙巴顿一家并没有正式提出诉讼，也没有报警，如果不给他们夫妻提供另一份工作就有失偏颇。那以后他们一直表现得很有分寸。”

“奥利佛通知我他母亲和阿姨的葬礼明天举行，我答应他我们会参加。霍尔夫妇应该也在场，到时候我们可以问他们一些问题。不过我觉得不会有什么收获。”

“不一定，他们有除掉贝琳达的机会，只是动机的问题。”

“可她的姐姐呢，更不用说还要考虑到金·查尔顿。因为是同一个凶手，这些案件显然互相之间有关联。所以，霍尔夫妇是怎么除掉他们的呢？”珞恩皱着眉头，翻阅着皮特递给她的文件。

“凶手一定认识多琳，并且知道她的住址，但就像你说的，金和她们有什么联系？她是怎么卷进来的？”

电话响了。珞恩确认技术部做好了追踪信号的准备后，接了起来。

“喂，我是辛普金斯警督，有什么可以帮你？”

电话另一头寂静无声。

“喂，有人吗？”

她仔细倾听，努力辨别背景的声音。她听到来回地脚步声和沉重的呼吸声。

“喂？”她再次提示她，“你不开口，我就帮不了你。”她用温柔一些的语气说。

一个声音瓮声瓮气地回答说：“你当时应该在，你本来可以救她的。”

珞恩闭上了眼睛，她多想朝他大声尖叫，但她知道必须克制住自己。按他的套路出牌很重要，这样才能赢得他的信任。

“我出去办了点事，我不可能一直在这儿等你的电话。”

“昨天晚上你和他相处的还不够吗？”

珞恩猛地睁开眼睛，撞上皮特的目光。他有些惊讶，而她耸了耸肩，假装自己不明白凶手在说什么。

“啊，沉默，内疚的预兆。你们调情我都看见了，你爱慕的是他的法国口音吗，警督？”

“你把那个女人怎么样了？”珞恩用颤抖的声音追问道。这混蛋一直在监视她，谢天谢地昨天晚上雅克陪着她，如果她单独一个人，也许活不到今天。

“觉得他的口音性感吗，珞恩？”凶手问，决意按照自己的，而非她的思路进行对话。

皮特瞪大了眼睛，摇着头，他做着口型：“别回答他，问那个女人。”

“我能和那个女人说几句吗？”

珞恩对问题的回避令凶手更为恼怒，他的喘息声急促起来。

“不能，她已经死了。你没接我的电话，我把她处理掉了。你让我很生气，警督。非常，非常生气。”

“我很抱歉。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会尽力弥补。”

电话断了，珞恩望向追踪信号的同事，他摇摇头。她匆匆走回自己的办公室，摔门而入，感到既无助又内疚。

敲门声响了起来，她希望如果自己无视它，那个人就会走开，让她一个人静静。然而，没这么好的运气，皮特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关上了门。他一言不发，只是在珞恩对面坐了下来。珞恩的视线越过他，落在他身后那面墙上挂着的那幅画上，那是她钟爱的《湖泊》。

“头儿，我们需要谈谈这件事。”

“这混蛋在监视我，皮特。你能想象这是什么感觉吗？他了解我的一举一动，为什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她用颤抖的双手捋着自己的头发，她沮丧地想将它们连根拔起。

“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视线的，好吗？”

“这不可能，皮特。你不可能二十四小时都和我在一起。”她长叹了一口气。

“昨天晚上阿诺在这儿陪着你？”他皱着眉头。

“没错，但单纯是为了工作。我们从每个角度对这个案子进行了分析，他帮我打了一些电话。我不需要向你解释我的行动，皮特，我没做错什么。”

“你应该把现在的情况告诉汤姆。你知道，有人在监视你，而不是……”

“晚点，我会这样做的。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找到尸体。让行动小组展开行动，对不对？”

皮特一离开办公室，珞恩就拿起了电话。

“是我。”

“为什么一声不吭就走了？我有那么可怕？我的甜心。”

“我很抱歉，雅克。我刚接到凶手打来的又一通电话。他已经把那个女人杀了，但尸体在哪我毫无头绪。”她尽力保持职业性的说话语气，而实际上一心只想在他的怀抱里寻找安慰。

“电话追踪成功了吗？”

“没有，通话时间太短。他不傻，他知道昨晚你在这儿，和我一起。”

“怎么可能？该死，他在监视你。”

“在我成为受害者之前，我们需要抓住那个混蛋。你能帮我加快检测吗？”

“不用说，我马上去办。晚点打给你，保重，亲爱的。”

“我会的，一有发现就打给我。”

挂上电话的同时，皮特冲进了她的办公室。

“前台有个女人，要求见这个案子的负责人。接待警员认为她是个疯子，但赶不走她。她给我也打了几个电话，但是……”

“也许她能向我们提供一些线索，皮特，目前我们不能把任何人排

除在外。”

皮特小声嘟囔着，动身去叫那个女人过来。

这个女人从头到脚都是黑的。她用手将一头黑色的长发撩过肩膀的时候，手上几枚银色的戒指碰在一起发出叮当的响声。黑色的唇膏和眼妆，强化了她怪异的美。

“我同事说，有关我们手上的一个案子，你有一些线索？”

“你是说一些案子，是的，警督。我叫卡萝尔·珞德，我的艺名是赛里娜夫人。上帝赐予了我天赋，来消灭这世间的罪恶。”

珞恩有些吃惊。“我明白了……怎么做到的？”尽管皮特对此心不在焉，她却饶有兴趣。她的余光注意到他抱着双臂，珞恩知道他对灵媒破案的看法，他称之为“骗人的鬼把戏”，并且坚信它在警局里没有立足之地。以前，有的警员会对于借助灵媒和他们的“特殊力量”帮助破案持接受态度，而皮特会谴责他们。不过，珞恩对灵媒另眼相看，因为她的叔祖母就是灵媒。

“我看见了至今无法解释的画面。我想已经有三起凶杀案了。”见两名探警对她说的话不置可否，她继续说道：“我透过凶手的眼睛，看到了卑鄙的行为。他冷酷残忍，并计算着每一步行动。我看到一张纸，上面写着三个名字。他把纸拿在手里，并把这些名字念给另一个人听。”

“纸上写着哪些名字？”皮特问，语气里带着他惯有的怀疑。

“看得出来你不相信这些，先生。如果你能将你的怀疑保留半小时，我会证明我看到的画面是千真万确的。”

“他能。接着说。”珞恩瞥了皮特一眼，以示警告。

“这几个名字模糊不清……”

“我猜也是。”皮特喃喃道。

“我看过报纸上对案件的报道，但如果我告诉你们一些没有刊登出来的信息，你们会相信我吗？”她问皮特。他耸耸肩，表示接受。

“皮特，如果你想走开，请自便。我很愿意听珞德小姐说下去。”

“我不走，我保证从现在开始，保留自己的意见。”

“其中两个女人是双胞胎。我想，是同卵双胞胎？其中一个是被错杀的。”

“没错，但报纸上已经刊登过这一点了。”皮特还没来得及讽刺地插嘴评论几句，珞恩就说话了。

“警探，你没有注意这一点，她说的是‘其中一个是被错杀的’。”

“目前还无法证实这一点，调查还停留在初级阶段。”

“反正，在你整理线索的时候，牢记这一点。金，那个十六岁的姑娘本来也不在计划内。她做了些事把凶手惹怒了，她是因此而受罚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皮特插话道，“其中一个双胞胎是错杀，现在你又说上一名受害者金·查尔顿也是错杀。我猜你的名单上，就写着这三个人的名字了，是这样吗？”

女人无视他，继续透露她看见的画面：“这几个女人是被绑架的，藏在一个地牢之类的地方。”

珞恩对此感到惊讶，没有任何媒体提及过这件事。这是昨天特蕾西的朋友分析过录音以后他们刚发现的。“说下去。”

“这些女人和他的过去有关，他在为许多年前发生的一些事而惩罚他们。我看不到究竟是什么事，或许将来画面就会浮现出来了。他用一种又细又长的东西将她们打死，一头是钩子，另一头是尖的。我想，在案发现场，你们至今都没发现任何精液，我认为这个男人没有性能力。然后，他的确对她们施加了性侵犯，并在她们身体里留下类似名片的东西。”

“见鬼，你是怎么知道的？”皮特被激发了好奇心。

“现在你相信我了吗，警官？你们还通过包裹陆续收到过一些尸体的部件。”

珞恩难以置信：“上一次你看到画面是什么时候？”

“几天前。前几个晚上我难以入睡，尽管看得并不清晰，我觉得他可能挟持了另一个人，是吗？”

“恐怕无可奉告。”

“警督，我能帮助你抓到这个人……燃烧，我看到燃烧的火焰了。”

卡萝尔·珞德用手扶着前额，珞恩心想，这个女人是不是正看见另一幅幻象。

“啊，好啦，这你说错了。因为还没有受害者是被焚烧，或是在火边发现的。”皮特迅速指明。

珞恩仔细端详着那个女人，她的额头上涌出豆大的汗珠。她抓紧自己的喉咙，大口喘着气。

“我要窒息了。有雷声，跳动的火焰把我包围了。我在一个隧道里，我能看到它的尽头。几米之外有一条河，要不是我被捆住，我可以跳进河里，把火扑灭。折磨，这是天大的折磨！他就站在旁边，大笑着看着火焰吞噬我，看着我受煎熬。求求你们，救命。”

“皮特，拿地图来。”珞恩下令。

听到一声尖叫，皮特冲回了办公室。那个女人晕倒在了椅子上，珞恩经过他身边冲过去倒水。

“怎么了？”

“她刚刚昏过去了。把地图铺在桌上，我们回忆一遍她说的话。”

“如果你相信她刚才说的，你就和她一样疯。”

“你怎么能这么说？她说出了我们还没有公开的那些信息。比如寄来的装着尸体部件的包裹，还有他作案的方式。我们还有别的地方可以下手吗，皮特？看在上帝的份上，别抱怨了。现在我们要找隧道和河流。”珞恩检查了女人的脉搏，似乎没什么问题。她一边和皮特研究地图，一边留意着卡萝尔。

“这儿，这儿有河经过，该死，那儿有座桥。老天，这能算是隧道吗？”

“打电话给前台，找人过来照看她。”一阵激动涌上珞恩的心头。

“马上去办。那我们做什么？”

“还用说，立刻过去。”珞恩一把抓起她的钥匙和手提包。

“但可能不是那样。谁能保证她说的是真的？”

“我愿意冒这个险。快。”

第33章

他们到那儿已经六点了，天色迅速地暗了下去。远远地，他们看到了什么东西，橘色的火光微微映亮了那片天空。

皮特从车里猛冲出去，留下后座的车门在微风中轻轻摇晃。珞恩联系警局呼叫后援，她还呼叫了消防队，叫了救护车，并请接线员立刻给阿诺医生打个电话。

珞恩在车里到处翻找，找了个遍，却只找到两只旧塑料购物袋。“该死！”

“拿着，用这些灌点水。”她把购物袋递给皮特，皮特看了看两个袋子，无奈地摇摇头，跑到石堤边，将右胳膊伸进了浑浊的河里。

他刚提起第一只购物袋，拉手承受不住水的重量断开了。“该死！”他拿起另一只购物袋，少装了一些水，冲向桥边隔墙正在燃烧的小火堆。他将少得可怜的水浇了上去，橘色的火焰黯淡了片刻，却重新燃烧起来。

“这样没用，需要更多的水。”珞恩满心惶恐，声音焦虑不安。她将一只购物袋套在另一只购物袋里，递给她的搭档。“用这个，我来看看还能找到别的什么吗。”她在四周搜寻，找到一只旧铁桶，但桶底有一个大洞，不过提手还是好的。皮特把另一袋水浇在火苗上之后，珞恩将铁桶递给他。“把袋子垫在里面，盖住那个洞。皮特，快点，别停。奏效了，火小了。”

听到远处传来的警笛声，珞恩如释重负。消防车停下时，她刚又朝着火堆浇下一桶水。

“女士，请退后。交给我们吧。”魁梧的消防员抓着她的胳膊，把她带到她的车旁边。

“死者是个女人。要小心，尽量别破坏任何证据。”

“我明白。除非逼不得已，我们会尽力不破坏现场。”

皮特来到她身边，他们一起默默地看着消防员把火扑灭。看起来，皮特和她一样都很受伤。

“这是我的错。如果当时我在场，接了他的电话，也许我可以阻止这一切发生。那可怜的女人。”当她看到烧焦的残躯，泪水在她眼眶里打转，但她决意不让它们掉下来。

“珞恩，别瞎说。那个变态混蛋都是计划好的，无论你是否在场接了他的电话，他都执意把这件事做到底。”

他很少用她的教名称呼她，他这么叫她的时候，她莫名地感到安慰。

一辆黑色的宝马在沙砾路上滑行了一小段，在他们身边停了下来。雅克朝他们走来，他关切地看着她。“警督？”

珞恩马上嗅出身边这两个人之间有火药味。“皮特，你能去看下情况吗？我和医生说句话。”

“你怎么知道尸体在哪儿的？”她的搭档一走，雅克便走近她。

“我给你打完电话不久，警局来了一个女人，想要见我。她是个超能力者，关于那些受害人，她知道一些我有意向媒体隐瞒的事情。她告诉我们有一座桥——事实上她用的是‘隧道’这个字眼，在一条河边。她还告诉我们她通过凶手的眼睛看到一些画面。她还看到一张写着三个名字的名单，我知道这是第四起案件，但她认为有两起是错杀。也许那两个女人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谁知道呢？她甚至说出了我收到包裹的事，加上凶手给我打电话时的情形，让我明白他在监视我，我也不禁猜测他是不是有这样的意图，把我列为受害者之一。也许名单上的第三个名字就是我的。”

“你真的相信是这样？”

“他一直要联系我，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有许多可能的原因。你是这起案件的负责人。”

“唔……”

“他视你为对手而非敌人，也是合情合理的。”

“如果是那样，为什么他不向我坦白实施这几起杀人案的原因？为什么他和我通话的时间都这么短？”

“因为他不傻，他知道你们会尽力设陷抓他，追踪他的电话。无论发生什么事，向我保证你永远不会同意和他见面，至少不是单独见面。”

“如果那意味着我可以挽救其他女人的生命，这正是我必须要做的事。”

“但这很荒谬。你不能为了挽救别人而置自己于险境。”

“我加入警局，是为了保护和服务我辖区的人。如果一有危险我就逃之夭夭，那我就是不称职的，不是吗？”

他耸耸肩，被她说服了。“我明白，劝你也没用。”

皮特回来了，摇着头说：“我跟你说过，他越来越残忍了。”

雅克向珞恩投去疑惑的目光。“皮特一直有这个念头，每一起案件都比前一起更残忍。”

“对凶手而言，完善他的作品，这很常见。他杀人的方式更充满自信，并且我猜也更大胆。”

“说些我们不知道的吧。”皮特说。

皮特不屑的语气令雅克怒目圆睁。“要是由我来告诉你应该怎么做警察，真是在你面前班门弄斧了，察尔斯警督，但我认为你最好送辛普金斯警督回家。她这一天够受了，并且她还在警局过了一夜，那可不好过。”

“是啊，你最清楚不过了。”

“看在上帝的份上，你们两个打住。雅克，谢谢你的关心，但如果你没忘记的话，我还要旁观验尸。即便我想，我也没法就此结束今天的工作。况且我也不想这么做。”

过了一会，雅克说：“那是你不能结束工作的唯一原因吗？”

“我想是的。”她困惑地回答。

“那我就把验尸推迟到明天。”珞恩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他又说，“作为这件案子的主验尸官，这是我的特权。不过实际上，反正我也是要等尸体完全冷却以后才能验尸的。”

“好吧，你赢了。我要几点到？记得明天十一点我还要横穿市区赶去参加一个葬礼。”再和他争论下去毫无意义，她感到心力交瘁，筋疲力尽。

“如果你向我保证直接回家，我会考虑早些开始。七点怎么样？”

“没问题。明天一早停尸房见。”

他没再说再见就走了，她无端地感到自己被抛弃了。

“来吧，我开车送你回家。”皮特说，他的目光像是要刺穿阿诺的后背。

“可你的车在警局。”她回答道。

“方便的话，我先送你回家，开着你的车回去，明天早晨再去接你？”

他们坐进车里，她无心和他争执。他的膝盖狠狠撞了方向盘一下，他咒骂了几句。她比他矮了至少有十几公分。当他的肚子挡住了调整座位的按钮时，他更是懊恼。

珞恩感到很难一直板着脸，他不满地朝她看了一眼。

在她家门前停下车时，天已经黑了。要面对汤姆气急败坏的态度，她的心怦怦直跳。

皮特注意到她的担心，问她想不想让他进去待一会。

她微笑着，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知道有你在的话他不会动气的。和他讨论解决方案之前，我想先看看查利好不好。”

发现藏在她身后的皮特，汤姆一脸阴云变成了灿烂笑容。

“查利在她的房间里吗？”汤姆点点头，然后转过身去。“麻烦给皮特倒杯酒吧，汤姆？”

确定查利很开心，并且完成了功课，珞恩走下楼梯，两个男人正在讨论足球，还有什么别的话题呢？

“除了亨利，他是这么久以来温格签下的最好的队员了。”

“你们说的是谁？”珞恩坐在她丈夫身旁的皮沙发上。

“何塞·安东尼奥·雷耶斯，一月份签下的那个孩子。这段时间他表现出众。”

“你们是指长相英俊，笑起来很性感的那个？”

两个人都惊讶地看着她。

“可你从不关注球赛，你怎么可能知道我们在说谁？”汤姆问。

她的秘密暴露了，究竟要如何躲过这一劫呢？“那天我在皮特的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谈到了最近阿森纳签约的一位新成员。要猜到并不难，毕竟我是名警督。”

皮特和汤姆充满疑虑地看着她，但姑且信了她。她站起身走进厨房，随便弄了点能吃的东西，做了一个芝士番茄煎蛋卷，但其实她并没什么胃口。她朝着客厅探头问皮特，想不想留下来吃晚餐。他谢绝了，她马上觉得慌张从心里升起。她的安全网正准备离开她，向前门走去。

“多谢你替我铺路，皮特。”在他出门前，她对他耳语道。

“明早见，头儿。我提醒过汤姆了，今天你承受了很多压力。”在关上门离开之前，他向她保证说。

珞恩悄悄走向厨房，坐在餐吧前吃煎蛋卷。她将最后一口晚餐塞进嘴里，抬头看到倚在门框上的汤姆，他正注视着她。他们四目相对，各自在肚子里搜寻着答案，可那些问题谁也没有想好该怎么问。

在这恼人的沉默里，珞恩洗干净了餐盘，把红酒放回冰箱，然后想从汤姆身边挤过去，可是他挡住她的去路。她向后退了一步，用眼神恳请他让她过去。他还是纹丝不动地站着，她便回到座位上，等着他开口。

气氛很紧张，两个人都不知道从何说起。这场对话将要终结他们的婚姻吗？还是修复他们的婚姻？必须有一个人先开口，但那会是他们两个中的哪一个？她身心俱疲。他的自私激起了她的愤怒，她只想在自己柔软、温暖、舒适的床上蜷曲着身子进入梦乡。

反而是珞恩先开了口。“查利在奶奶家过得开心吗？”

“开心。”

“今天糟透了。”她说，希望能博得一丝同情。

事与愿违。“我知道，皮特和我说了。”

她的情绪濒临崩溃，满眼泪水。“你想要我怎么做，汤姆？”

“我想要你做我的妻子，这要求过分吗？很显然的。”

“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我希望一切都回到你得到你该死的升职前的样子。”

他气急败坏的言语，像是狠狠地扇了她一巴掌。

“别那么大声，查利会听到的。”

“你对孩子的关心真让人感动，如果你不是有点虚情假意的话。”

他板着脸，怒气冲冲，她以前从没见过他这样。他英俊的面庞变得扭曲和丑陋。

“虚情假意。这怎么会是虚情假意？”

“如果你对你的孩子有哪怕一点点的关心，当她从学校回家的时候，你就会在家，在她吃晚餐的时候，你就会在这儿。但这些事由我来做更方便，不是吗？不用麻烦你了。”

“汤姆，这不公平。”他的话令她不安。

“生活就不是公平的，但你明白这一点，不是吗？珞恩？对你而言，和陪伴家人相比，生活更多是关于破案。你上一次带着女儿游泳是什么时候？他妈的几个个月前，就有那么久。你上一次坐下来教查利做数学题是什么时候？几个月前。但你有人可以依靠不是吗？好，如

果今天晚上我离家出走，你他妈的要怎么办？”

她猜自己是被他的话吓坏了，还有他的目的。当然，他说的没错。她已经有几个月没好好陪他们了。也许查理收到了一张不理想的成绩通知单，他没有告诉她？辅导女儿做功课这件事，她依靠不了汤姆，因为他自己也并不擅长，与培养在学校读书的兴趣相比，他更想把时间花在玩车上。老师曾一度认为他是朗读困难患者，但事实是他只是偷懒罢了，所以他们随他按自己的步调慢慢来。

如果他离家出走，放弃这段婚姻，她他妈的会怎么办呢？

所有这些问题，她无法回答其中的任何一个。

“汤姆……拜托，你知道我的工作难度有多大。我记得，你是支持我申请升职的。”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你实际上能在家待多少时间。你究竟知不知道这几天我的心情？这四面墙，一天二十四小时我只能看到这些。而你在意吗？哈，别逗了。你根本不在乎。你甚至都没注意到，不是吗？”

她被惊得瞠目结舌，惭愧万分无法直视他，他很快就看穿了她。

“怎么了，珞恩，我一针见血了？”他向她迈了一大步，她向后退缩。“上帝，你以为我是要打你吗？”

“我不知道。”

“这证明了，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彼此了解了。这么继续下去毫无疑义。”他沮丧地垂下双肩，跌坐在她旁边的高脚凳上。

“求你了，汤姆，别这么说。我爱你，”她伸出手，放在他的胳膊上。

“你爱我吗，珞恩？还是，你只当我是个可以帮你照顾你的孩子的人？”

“你是说我们的孩子？”

“合适的时候，她是我们的孩子。别的时候，我不知道她是什么。

也许是套在你脖子上的绞索？”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像爱你一样爱着她。”

“看在上帝的份上，那就表现出来。改变一下，对你的家庭表现出一点兴趣。拿昨天晚上来说，我对你说查理晚上在她奶奶那里过，这是我们共度时光的理想机会。但是，不，你告诉我你不得不加班。”

“你说晚上你会和兄弟们出去。”她痛苦万分地叫道。

“如果你不让我去，我会找个借口推辞的。我会为你这么做的，珞恩，为你。现在你会为我做些什么？仔细想想再回答。”他讥讽地提出警告。

她绞尽脑汁，却想不起来最近为他做过什么事。他的愤怒埋藏了多久？最近几个月来他一直都这样吗？他之前为什么不说呢？她那么只顾工作，家庭生活对她来说屈居第二吗？

“很难吧？我来告诉你，四个月之前，我和丹出去钓鱼，你照看了查利。四个月了！我他妈的就能休息一天。而你呢，我能说什么呢？上一次你打扫卫生是什么时候？清洁浴室是什么时候？拿起抹布呢……”

她抬手捂住耳朵。“别说了，别说了，汤姆。我求你了……”

他大步走向早餐吧上的橱柜，拿出一只玻璃杯，打开身边那瓶一直放在台面的威士忌，倒了一杯。

“那就是你解决我们之间问题的方法，是吗？”珞恩问，声音因愤怒而颤抖着。

“如果你有更好的答案，告诉我一声。”他反击道，一口饮尽了那半杯酒。

“我累了，我要去睡了，汤姆。”

走出厨房，她听到酒瓶碰撞玻璃杯的叮当声。随他去吧，就让他这样释放他的忧愁吧，我还能在乎什么呢？她疲倦地上楼，走进自己的卧室。问题是，她的确在乎，但她也感到困惑。她那么在乎，那么想要挽救这段婚姻吗？那雅克又在她的困惑里扮演什么角色呢？

她找来一件旧睡衣穿上，以备汤姆最终来睡时，有意与她和解。

睡意躲避着她，每次她尝试着闭上眼睛，烧焦尸体的画面就灼烧着她的眼皮。汗水从每个毛孔中溢出来，充满负罪感，这就是她的感受。

“如果……会怎么样？”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很可怕的。然而，她反复强迫自己问自己这个问题。如果她在场接到了凶手的电话会怎么样？如果至少他们开始带疑犯进警局会怎么样？如果她没有迷恋雅克会怎么样？如果凶手名单上的下一个名字就是她会怎么样？最后，如果他最终还是杀了她，她再也无法见证女儿的成长会怎么样？

汤姆蹒跚地走进房间，躺在她身边，她屏住呼吸，假装睡着了。

“珞恩，亲爱的，你睡着了吗？”他弯下腰喃喃道。

珞恩连脚趾头也不敢动，紧张地挺直身子，害怕他发现她还醒着。很快，他的鼾声取代了神秘女人烧焦的尸体，成为令她难以入睡的障碍。

第34章

六点十五分，闹铃准时响起。在吵醒汤姆之前，珞恩迅速关掉声音。她在卧室里蹑手蹑脚，找好干净的衣服，走出去时带上房门。匆匆冲了个澡以后，离她和皮特约定见面的时间还有十分钟。

皮特停下车子，看到她正站在门廊上发着抖，头发还在滴水。

“什么也别说了。”跳进副驾驶座时珞恩警告了一句。她俯身把暖气开到最大。

“我走的时候他还好好的。你肯定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把他惹毛了。”

“这么说吧，有外人在的时候他当然会装作没事了。简直没救了。我去验尸房的女厕所烘头发吧。把你的脚放下，皮特，你要熏死我吗？”

“你还不明白为什么我没结婚？”他粗声粗气地说。

他们到的时候，验尸房只有零零星星的几点灯光。皮特摇晃了几下前门，雅克才出现在他们面前。

雅克看着珞恩，又抬头看看天：“我不知道下雨了。”

“没下雨。”皮特回答他，珞恩则径直往洗手间跑去。

皮特和珞恩换好衣服和阿诺汇合。皮特缩在验尸房属于他的那个角落里，珞恩则像往常一样站在阿诺身边。

“小骨头没来吗？”珞恩问。

“我让他晚点到，他应该九点就到。昨天晚上高速公路堵车，凌晨两点多我们才离开。”

“你应该打电话给我，叫我晚点再来。你那是什么表情？”

他戴上橡胶手套满腹狐疑地看着珞恩。“我本来叫你回家休息一下。如果对你来说这就是休息，我就知道你为什么是个工作狂了。”

“谢谢，我没想到我看起来一团糟。别管我了，雅克。”她看看皮特，后者正用余光扫着他俩。

雅克立刻明白珞恩的顾虑，悄悄对她说：“我们晚点再谈，在没有邪恶之眼监视的时候。”

验尸开始了。雅克说：“死者叫珊德拉·科瑞福德，五十八岁，身高近一米七。”

“你怎么知道死者身份的？”

“我们在现场发现了女人的手袋。她的驾照和其他身份证件都在里面。手袋就在那边凳子上呢。”

长凳就在皮特旁边，珞恩叫他看一眼。他俩在现场只顾着灭火，根本没注意什么手袋。

雅克又说：“她有一个社会服务身份卡。她应该是社工。”他一边检查尸体，一边大声描述尸体上的每一处伤痕，以便录音笔录下验尸情况。“啊，这里有点奇怪。这里有些伤口。”他指指女人的胸部。珞恩向烧焦的尸体俯下身去，仔细看那个位置。“每两个伤口大约相距1公分，你有什么想法吗，警督？”

“他用的是有一种有两个尖的东西刺入死者胸口，可能是园艺叉，或者类似的东西？”

“比如像这个？”他拿出一个装证据的袋子，里面放着一把园艺叉。“这把有三个尖，可以轻易刺入皮肤。”

“这是在尸体附近发现的吗？”这问题更像是明知故问。

“修正一下，不是在尸体附近，是在尸体里。插进尸体的阴部。但这几处伤口应该是被钝物击中造成的，不是有尖的东西。”

“可能是撬棍吗？”皮特在翻看女人手袋时，突然插了一嘴。

“过来看一下。”珞恩建议道。

“我在这儿就行了。”

珞恩咂咂嘴：“你就不能有点用，去看一下我车上是不是就有一

根。”

“为什么你车上会有一根撬棍？！”

“这叫防患未然，对付色狼。我干吗跟你解释这个？皮特，拜托，赶快去拿过来。”

“行行行，你把裤带扎紧比什么都强。”他话一出口才意识到他们和谁在一起，瞬间羞红了脸，尴尬地离开了。

“别穿着无菌服出门。”雅克在他背后提醒道。他转过头面对珞恩：“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了，你昨晚怎么了？”

珞恩想糊弄过去专心查案，可雅克就是不肯让她轻易过关。他一再逼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好多事撞在一起了。先是要扑灭一具烧焦尸体上的火，感觉很糟糕，觉得因为自己她才丢了性命。后来又发现我很可能就是凶手的下一个目标，最后，我一回家总是不可避免又和我先生吵架。你觉得呢，还不够一晚上失眠吗？”她挤出一个虚弱的笑容。

“你和他和好了吗？”

“没有，皮特来接我的时候他还醉得不省人事呢。”她耸耸肩，眼神到处游走，就是不肯和雅克的眼睛遇上。

“他酗酒吗？”

“只有我们吵架以后。他觉得喝酒能解决问题。”

“问题解决了么？”

“我怎么知道。我没办法一直在他身边。他不过就是觉得自己很可悲，到最后把一切都归咎与我。别担心，我心理承受能力强。总会过去的，以前也是这样。”

“你不应该被动承受这些。他知道你的工作对你的要求有多高吗？”

“问题就在这儿。我是说我的工作。因为我接受了升职所以没那么多时间在家陪他和查利。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他觉得很孤单。他每天都

在家里待着。汤姆几年前就不工作了，现在根本找不到工作。他决定在家带孩子。我的工作性质导致我现在根本没办法去处理这些事。我今晚回家他就该没事了。”

“恕我直言，我觉得他有点自私。尤其是，当初是他自己决定放弃工作的。”

“就是这样，不过从他的角度来讲，如果是你一天到晚困在家里只能对着四面墙壁，还得给两个女人收拾烂摊子，你也会崩溃的。”

“我得说，亲爱的，从一开始我就不会让自己落到那样的田地。我再说一次，是他自己的选择。我有好多朋友的妻子都是家庭主妇，她们显然比你先生做得好多了。生活到底还是你的选择。告诉他要是真那么无聊，就找点兴趣爱好，或者做点家居装饰。”

对一个连她都不太了解的陌生人为汤姆开脱实在不太明智。她很快转移了话题：“堵车是怎么回事儿？”

“对不起我没明白。”

“昨天晚上，你说高速公路上堵车了。出事故了吗？”

“啊，转移话题啊。我以为你能做得有技巧一点。”

珞恩注意到他受伤的表情，心里奇怪为什么阿诺要对自己无聊的婚姻生活感兴趣。或者他很愿意听到我丈夫的短处？

“反正就是个郁闷的话题，雅克。如果你就是想看到我像个哭闹的小孩也行，不过要是对你来说无所谓，我确实不愿意在同事面前完全卸下防备。”

他还没来得及回答，皮特沉重的脚步声由远及近。

“给。”皮特伸出粗壮的胳膊把那只撬棍递给她。珞恩沮丧地叹了口气接过撬棍。

雅克从她手里接过撬棍时，触到了她的手。他们的眼神相遇，他的眼里迸射出快乐的光芒。

“如果凶器和伤口吻合，我们就得认真对待灵媒女士了。”珞恩

说。雅克扬扬眉毛，她解释道：“她认为凶器是一根棍子样的东西，一头是弯的，另一头是尖的。”

“凶器应该就是这个。验尸结束以后，我再对比一下其他案件。刚才我们进行到哪儿了？对，尸体的右耳不见了，我觉得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该收到邮件了。”

雅克在十点半完成验尸，给皮特和珞恩留了三十分钟赶去葬礼。

第35章

珞恩他们想抄近道拐上米勒街，可是山姆电器商店门前停了一辆送货的卡车，正好挡在街口。珞恩按了按喇叭，货车司机粗鲁地冲她比了个V字手势。皮特伸手去拉车门，珞恩拦住了他。最后她不得不倒车绕了条远路。他们到达教堂的时候离葬礼开始只差几分钟。

参加葬礼的人群从教堂门口一直蔓延到路上。奥利佛就站在一进门的左手边，招呼着他母亲生前结交的每个熟人。这些人大多来自上流社会。右边是科琳和她先生，问候着每个前来吊唁的人。左侧的座位已经坐满了人，坐在右边的人却寥寥无几，两个女人生前的生活由此可见一斑。

看见珞恩和皮特，奥利佛冲他们笑笑。

“警督，警长，谢谢你们过来。”奥利佛紧紧握了握两个人的手招呼道，“我已经帮你们留了位子。”他指了指人满为患的那一侧。

“谢谢，奥利佛，我们晚些再聊。”

珞恩和皮特一就座就开始观察到场的人。“那两个人看起来和这儿完全不搭。”皮特小声说。他向坐在第二排的一对夫妇扬了扬脑袋。那两个人看起来五十岁上下。

“他们一定是豪斯夫妇。留意一下他们，仪式结束以后我们得跟他们谈谈。”

坐在左边的上流社会妇人中，豪斯夫人是唯一一个没戴帽子的。其他妇人看起来简直是在女士日参加阿司各特赛马会的，为了成为当日“花魁”而争芳斗艳。

葬礼期间，两姐妹生前好友都分别致了悼词，最后轮到奥利佛。他首先感谢大家的到来，然后把话题转移到案件侦破上。珞恩以为他要责怪警方进展太慢，没想到他却对警方为案件侦破所做地努力大加赞扬了一番。演讲结束时，他发自肺腑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并且号召在座的各位和警方协力，找到凶手将绳之以法。

当棺木放入和奥利佛父亲的合葬墓穴时，珞恩甚至注意到皮特擦去了眼角的一滴泪。

“豪尔先生，豪尔太太，能和你们简单谈谈吗？”珞恩径直走向互相搀扶着的豪尔夫妇。

“你是谁？”豪尔先生不客气地问道。

珞恩亮出她的警官证：“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想问问你们和格林纳威家的关系。”

“我明白了。我已经跟你们的人说过了，我们和格林纳威女士的死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豪尔先生边回答边用手搂住他妻子的肩膀。

“不过你没告诉她你跟前雇主有过一点摩擦吧，豪尔先生？”皮特说。

“我们可以换个地方谈话吗？”男人慌张地四下张望了一下。

珞恩点点头，豪尔夫妇跟着他们上了车。

“说吧。”皮特说道。

“我们是被迫离开的，是因为蒙巴顿夫人，就是他们家的女主人。她的神经出了点问题，当时，她刚换了一种新的神经处方药，经常出现幻觉。她先生是个探险家，长年累月在外面探险。”

“她常出现什么样的幻觉？”珞恩发现豪尔夫人的脸渐渐失去血色。

“他们家的那栋房子很大，有一天晚上过了午夜，我们已经上床了。是这样吧，亲爱的？”女人点点头，可还是低垂着眼睛，盯着自己的腿。“蒙巴顿夫人觉得有人闯进来了。她说从她卧室的窗户里看见一个黑影。我出去找，却什么也没看见。院子里养着好几条杜宾犬，要是真有人闯进来，我们肯定会知道。不过那天晚上它们完全没有反应。”

“后来呢？”

“我进了屋，她递给我一杯威士忌。我当然挺开心地接受了。那是

十二月份，天很冷，晚上还有霜降。她心烦意乱地告诉我，她和她先生最近……在卧室里总是遇到问题。”

他深吸了一口气才接着说：“然后她就靠过来，抚弄我的胸毛，类似这样的动作。我觉得很不妥，就告诉她不要这样。她觉得我是在鼓励她，就开始扯我的睡袍。这时候玛格丽特刚好走进来。她的叫声吓了蒙巴顿夫人一跳，她企图让情况看起来是在骚扰她。我说她是在撒谎，可是她恼羞成怒，拒不承认事实，还把我们赶出了房子。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离开了。离开以后我们把事实真相告诉了中介公司。他们询问了她，但认为她在虚张声势，并且告诉她，她必须在七天之内提起诉讼。但她拒绝让警方介入，所以中介就默认她在撒谎，而我们讲的是实情了。所以他们才会把我们的名字列入他们的登记表。后来我在格林纳威家找到了一份差事，一做就是十年。我必须强调一点，这十年从来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对你们来说那是段尴尬的日子吧。”珞恩觉得豪尔先生讲的确是实情，所以她立刻转移了话题，“那格林纳威夫人有没有接到过陌生来电，或者有没有可疑的来访者？”

“我印象中没有。她人很好，从来不说别人一句不好。谁会想杀害这样的好人和她的双胞胎姐姐呢？那可真变态。”

“我们也想知道是谁。你找到其他的工作了吗？”

“中介公司昨天告诉我们又有一份工作邀请，离这里十多英里。下周就开始。”男人捏了捏妻子的肩膀，话音里带着一丝安慰。豪尔夫人把头依偎在豪尔先生的胸前，第一次对珞恩绽开一个笑脸。

“那就把你们的新地址告诉我们吧。如果我们抓住凶手可能会叫你们去作证。”

这对夫妇下了车。“他们看起来挺善良的。”珞恩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评论道。

“不得不承认的确是这样。中介公司站在他们一边，他们也够幸运的。一般都是有钱人说话其他人只有听着的份。”

“来吧，咱们在烘焙店停一下，我请你吃法棍和奶油蛋糕。”

皮特的眼睛瞬间亮了：“我还以为你让我节食呢。”

“我需要被巧克力夹心包安慰一下。你觉得我是那种吃独食的老板吗？”

他们回到局里的时候大钟刚好敲了一下。珞恩一进办公室就看见桌上的字条。那个灵媒卡罗尔·珞德留下的。“警督，抱歉，要是你还需要什么帮助就打电话给我。”后面加了一串电话号码。

“那是什么？”皮特手里拿着两杯咖啡走进来，用脚关上了门。

“卡罗尔·珞德的字条。吃完午饭我就给她打个电话，看看她那边怎么样。”

“虽然我不愿意承认，不过她说的可够准的，让我想起变戏法的。”

“其实我觉得她简直把《海底沉船》里的角色都搬到现实里来了，她太神了，别跟我说你还没改变对灵媒的看法。”

“想让我改变想法，还得看她到底是不是一直都这么灵。”

“皮特，别这么愤世嫉俗行吗。我觉得我们下午最好继续追查出租司机。”

“行啊，吃完饭我就把档案都调出来。”

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

“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长官，局长要马上见你。”特蕾西说。

“谢啦，特蕾西，你的性侵犯案件名单研究的怎么样？”

“查到三分之一了。大概有人把消息传出去了吧，每次我们一敲门人家都像正等着我们一样。目前为止所有人都有不在场证明，我们会继续追查到底。”

“有消息就通知我。另外告诉茉莉我们已经和豪尔夫妇谈过了，可以把他们从嫌疑人名单里除去了。”

珞恩咬了一口夹心面包，一边拿起电话拨给卡罗尔·珞德。“嗨，卡

萝尔，抱歉我们走得急。你怎么样？”

“警督，谢谢你打电话来，能告诉我有什么新发现吗？”

“坏消息，我们找到要找的女人了。不过还是没来得及救下她。卡萝尔，你以前也帮警方查过案吗？”

“从来没有。我开始有这种能力也没有多久，三年前我出车祸差点死了。就是那时候我听到了上帝的召唤，我躺在病床上看到一道亮光，然后我的灵魂离开了身体。显然我的时候还没到，我又被送了回来。从那之后我就有了那种能力。”

“车祸之前你有信仰吗？”灵媒的故事让珞恩觉得饶有兴趣。

“没有。”她轻轻笑了，“除了参加婚礼和葬礼，从没进过教堂。因为总觉得阴森森的。如果真能对侦破有帮助就太好了，我是说我正好能看到那些画面。要是有用也算是件好事。”

“我要先看一下具体的操作流程，首先得确保案件保密性。我们最不希望的就是有关案情的细节被泄露给媒体，这对受害人家属来说是很残忍的事。给我几天时间作调查，之后我再和你联系。如果你又看到什么画面就直接跟我们联系。”

“我会的。请向死者家属表达我的哀悼。抱歉我之前没有帮上忙。”

“保持联系。”

“老天，希望新局长受得了这一出。”皮特把最后一口蛋糕渣儿扫进嘴里，就着一口浓咖啡吞了下去。

“对了，老局长要见我呢。”她站起来抖落身上的蛋糕屑，整理了一下头发走出门去。

局长办公室里传来隐隐约约的说话声，他的秘书打开门告诉局长珞恩来了。

“啊，她来了。珞恩快进来。我想让你跟新局长见个面……”

局长滔滔不绝的介绍都从珞恩的耳边溜走了。面前的男人让她愣

住了。他从椅子上站起来，高大健美的身形遮住从窗里射进来的阳光。光亮的黑发间漏出几缕灰色。他的西装显然是定制的，证明了他在警局里爬的位置有多高。

他对珞恩伸出手时，她注意到他洁白如新的袖口和闪着光泽的金属袖扣。

她觉得自己动弹不得。他饶有兴致地看着她僵在原地，灰色的眼睛闪着光芒。他清了清嗓子，珞恩这才注意到他悬在半空的手。她赶紧在裙子上蹭掉手心里的一层薄汗，握住他的手。他使劲捏了捏她的手指，然后坏坏地笑了一下。可是珞恩暗下决心不为手指吃痛而退缩或者叫出声来。

“从周一开始肖恩会接替我。不好意思，你们两个认识吗？”局长注意到两个人似乎剑拔弩张。

“不过是曾经有过一两次交集，是吧，珞恩？”他眨眨眼睛。一种不祥的预感顺着珞恩的脊柱蹿上来。

他没有告诉局长他们过去到底是怎么个熟悉法，这让珞恩松了口气。“好久不见，肖恩。”

“啊，时间过得可真快。现在你恐怕要叫我头儿或者长官了，珞恩。听着不太顺耳是吧？”看着她发红的脸颊，他嘴角的嘲讽意味更深了。

“当然了，我可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我们正说到你呢，珞恩。”他们坐下的时候局长提起来。

珞恩把注意力集中在局长身上，扬了扬眉毛问：“说到我？”

“是啊，我跟肖恩介绍了你现在的这个案子。我跟他说过了，凶手和你联系过并且可能正在监视你。我们觉得你最好休息一个周末，用这几天好好调整一下，下礼拜一重新开始。说句公道话，你很久没放个假了，休息一下也会对你有好处。你觉得呢？”

“我也说句公道话，我觉得我最好还是利用周末好好查案，最好在凶手找到新目标以前抓到他。如果我坐在家里，就很难达到目标了，

您说呢。”

罗伯茨趁局长开口之前说：“这个决定不容讨论了，珞恩。我希望我最好的警督在星期一我接手的时候保持最佳状态。听小道消息说，你在之前的格里珀·琼斯案上表现不俗。你上次休假是什么时候？”

“我不记得了。”珞恩心里窜起一股无名火。

“我肯定，汤姆，是这个名字吧，肯定特别高兴你能在家过个周末。”他挑衅地看着珞恩，珞恩的视线落在地板上。他竟然敢提起汤姆的名字！

她藏在心里十三年的愤恨慢慢浮了上来。这不正是肖恩报复的好机会吗？他刚好可以让她的生活充满悲剧，就像之前她和汤姆对他所做的那样？也许在肖恩找到借口炒她鱿鱼之前，她就该认输？

“头儿，等我们再多相处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我其实就是个工作狂。我承受的压力越大就越能发挥潜力。汤姆能接受我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她试着掩饰自己的火气。

“我已经听说你的故事了，珞恩。我跟踪你的工作情况已经有好几年了。这个周末你必须回家休息，我坚持这个决定。等你周一回来，我们一起研究这个案子。”

珞恩默默接受了，她明白再争下去没有任何意义。

“少数服从多数，你们赢了。我明天下午五点下班，礼拜一早上八点准时回来报道。”她烦躁地出了口气，站了起来。

罗伯茨的声音追着她到门口：“休个长周末吧。今天五点下班，周一九点，不是八点啊，回来报道。警督，我很期待跟你一起查案。”

珞恩气得冒烟，但还是决定不露痕迹，她回过头来看着多年来一直是她的导师的老局长：“他们有没有给你安排送别会？”

“你解决了这个案子我就回来，我知道用不了多久。保重，珞恩，帮我跟汤姆和查利问好。”他的眼里满是歉疚。他觉得难过是因为自己要离开了，还是因为要把我留在肖恩这个暴君手下度日？这真是个荒唐的想法，因为他不会知道肖恩是个什么样的人，可不幸的是，对

肖恩·罗伯茨的为人珞恩却再清楚不过了。

第36章

珞恩走进办公室，狠狠摔上门。不一会儿，皮特进了办公室，见她正坐在桌边，双手抱着头。

“出什么事了？”他一屁股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问道。

“皮特，如果你不介意，我需要一点时间冷静一下。”她拿起一些文件，噔噔地走向档案橱柜，把文件猛塞进去，接着用力关上抽屉，橱柜随之摇晃了几下。

“我猜这坏情绪，都是因为你刚见过了新任局长？”

“你怎么知道？你也一直在跟踪我吗？”

“别拿我出气，头儿。嘿，茉莉和特蕾西对他意乱情迷呢，说他真的很帅。我看米奇都眼红了。”

她更沮丧了。“你知道人们总说——人不可貌相……我必须离开这里。快，拿上出租车司机的文件。去车里等我，我去一下洗手间。”

“你傻了吗？为什么要做不必要的冒险？这么做真是白痴，光天化日之下烧掉尸体，你想被逮住吗？”女人紧张地拖着脚步走来走去。

“我想让那个警督知道，我很生她的气。她不把我当回事，我受够了。”男人翻遍了报纸，也找不到报道他和他的作品新闻，这让他烦躁不安。

“她只是迟钝罢了。我确定她正在认真对待你，不然她就是个傻瓜。”

“那么，也许我们帮她加快一点速度，怎么样？”

“怎么加快？”女人问。

“我要在光天化日之下绑架那个叫司达克的女人，让我来看看，辛普金斯会怎么想。如果她还不重视我们，我们就想法子让这位警督

重视我们。”

“她肯定会很快找到其中的关联，放松点儿。”

“我喜欢戏弄那个女人。”男人扬起了嘴角。

“如果她把你抓住了，我可怎么办？”

“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亲爱的。再过几天，一切就都结束了。我们就能过回从前的生活，重新开始。”

两个人拥抱在了一起，男人亲吻着女人的额头，她满足地舒了口气。

“名单上第一个是谁？”珞恩的心情仍然很糟糕。

“你想接着从有性侵犯罪前科的人开始，还是从头开始？”

“性侵犯优先。”

“汤米·亚当斯。住在沙丘大街，又一片暴力街区，离这儿十分钟。”

“很高兴看到他们都集中在差不多的几片区域。就像下水道里的老鼠，他们似乎知道自己的地盘。”

“49号，就是这儿，头儿。”

房子的窗户都被封上了，正面的墙壁龟裂。他们走上三级台阶来到门口，皮特指了指一根脱离墙面的排水管道，也许是因为有人曾试图顺着它爬上二楼。

开门的是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穿着一件污渍斑斑的马甲和一条运动裤。

“喂，有事吗？”他手里拿着雪茄烟，边说边吞云吐雾。

“我们有些关于金·查尔顿的问题想问你。”珞恩和皮特亮了亮他们的搜查证。

“谁？不认识叫这名字的人？”

男人想要关门，但被皮特伸脚挡住了。“听着，伙计，你有两个选择，要么在这儿回答我们的问题，要么去警局，你选哪个？”皮特冷笑着把门推开，闯进了走廊。

“嘿，你不能像个疯子似的闯进来，我有自己的权利。”

“头儿，手铐准备好了吗？看来我们还是只能把这笨蛋带回去。”

“什么……没这必要。我告诉你了，我不认识什么凯特·查尔顿。”

“金·查尔顿。她叫金·查尔顿，她是你公司的常客。”珞恩纠正道，她回过头，看到街道上聚拢起来一小撮人。

“我发誓我从来没接过她。去该死的公司查查，他们会证明的。”

“上周四，你的某个同事应该开车去接她的，但他没时间。你去接了吗？”

“上周四几点？”

“晚上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之间。”

“没有，他们叫我待在城里。通常我们等在玫瑰王冠酒吧外面，打烊以后经常有喝醉的客人惹麻烦，所以酒吧通常一到那个时间就开始赶人了。”

“你们有几个人在那儿？有谁和你一起？”珞恩问。

“我想想，莱恩在，还有小艾登。”男人警惕地看着皮特说。

珞恩查了查手里的名单，找出了亚当斯提到的那两个人的全名。“莱恩·迪克森和艾登·科尔？”

“就是他们。我能担保那段时间他们和我在一起。”

“那段时间里，他们有谁接了从酒吧里出来的客人吗？”皮特问。

“也许，我不确定。”

“但他们有可能接了？”珞恩问，男人点点头。“如果他们接了客人，也许有个客人想去的地方离那个女孩的地址很近。他们也许会顺

道接走那个女孩，会有这样的可能吗？”

“不太会。老板要求我们快速送客，送完直接返回酒吧。”

“好的，谢谢你的合作，亚当斯先生。如果你记起了任何事情，给我打电话。”珞恩递给他一张名片，然后和皮特两个人离开了。

“这样一来，那名单上可以划掉三个名字了吧。”皮特喃喃自语道。

“下一个是谁？”珞恩看了看手表，四点，再去一家，他们就结束今天的工作。在新老板的指示下，她可不准备多工作哪怕一分钟。

下一个是弗莱德·法可纳。他住在地段较好的市郊，有妻子和两个孩子。他大大方方地当着妻子的面回答了他们的问题。珞恩知道如果他有什么事需要遮掩，就不可能这么做。于是他们回了警局。

“我该下班了。”将车停进警局停车场时，珞恩对皮特说。

“啊，现在才五点。你从来没在五点就下班过。你还好吗，头儿？”

“好吧，告诉你。他们命令我过个长周末。周一之前我都不能过来。”

“唔……怪不得你整个下午脾气都挺坏。”皮特若有所思地点着头。

“我没有。”珞恩否认。

“现在也还是没好啊。发生什么事了？你和新老板之间有什么故事？你们以前认识？”

“没错，肖恩·罗伯茨和我曾经有过交集。”

“他是什么样的人？你想跟我说说他的吗？”

“不想，我想最好由你自己去认识他。很快他就会露出真面目的，我很确信。”

“有时候你真是扫兴得要命。那案子怎么办？”

“交给能干的你。”

“我的天，谢谢啊。这意味着我必须要和阿诺打交道？”

“没错，就这个周末而言，你是案子负责人。一旦你了解他，你会发现他是个温柔的人。”

“你这话我信。虽然有一点我可以确定，我没打算像你一样，和他待一个晚上，只为了对他产生好感。”

她没上钩，瞟了他一眼以示警告。皮特的表情告诉她，他知道自己过头了。

第37章

回家路上，珞恩停车买了几瓶酒。和她的搭档告别以后，她的心情好了许多。她一边开车一边计划着如何和汤姆、查利共度周末。也许她可以带查利去游泳，也许他们三人可以说走就走去露营。唔……现在好像不是露营的好季节！

她打开门，家里寂静无声。也许汤姆带着查利去商场了，他并不知道她很早就会回家。她走进厨房，光脚踩着地砖，因为脚底的凉意而微微发抖。她把白葡萄酒瓶放进冰箱，发现冰箱里空荡荡的。好奇怪，她琢磨着，汤姆常常抱怨周五在超市要排很长的队，总是会在周四去超市。

她打开厨房橱柜，里面也几乎一无所有。他在玩什么把戏？

直到把替汤姆买的威士忌放在老地方，珞恩才看见那张纸条：

珞恩，我带查利回妈妈家住几天。也许分开对我们有好处，给彼此一点时间思考我们的婚姻。我需要考虑一下，它是否还值得我付出时间和精力！不用给我打电话，我想知道自己会不会想念你。此刻，我无法忍受待在你身边。我已经告诉查利，你要出门好几天，所以她也做好了不和你联系准备。汤姆。

他一定在开玩笑。这不可能是真的。汤姆，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在现在抛下我。她双手颤抖地把纸条来回读了五、六遍。她一面打开威士忌，一面大声说道：“噢，我的上帝，他离开我了。”她倒了满满一杯酒。

她的生活到底怎么了？她感到自己被遗弃在大海中央，不知自己是会沉溺，还是能够一直漂浮。她生还的几率，掌握在周围人的手里，岌岌可危。

生活为什么要如此残酷？为什么偏偏是现在？她不该受这样的苦。

她需要一条能攀缘的救生索，学着丈夫的样子，她也在威士忌

中寻求安慰，最后，她十点左右就倒在了床上。

周五的早晨毫无动静，下午一点，珞恩终于被侵入睡眠深处的电话铃声吵醒。电话转到了语音信箱，但对方并没有留言。她挣扎着走向浴室，头疼欲裂，接着她花了几分钟，冲了个凉水澡。

一想到要吃东西，她就不知所措。接下去这三天，家里没有人，她该怎么办呢？即便是在心情最好的时候，她也讨厌购物，她无法想象自己独自一人在超市里闲逛。要不，去修整一下花园？但做那个也没有意义，外面还下着倾盆大雨，只会让她更难过。收拾好了房间，她随手拿起一本书，读了几个小时。然而，她觉得故事情节复杂难懂，就放弃了这部最近的畅销大作。

整个下午，电话一直在响，但她并不愿去接，而对方也固执地不愿留言。

门铃响起的时候她正在厨房里研究晚餐吃什么，她还没来得及关上冰箱门，门铃又响了起来。

“该死的，等一会儿！”她沿着又窄又长的过道走了出去。

珞恩打开门，满脸怒气化为惊喜。

“我一整天都在打你电话，亲爱的。”

她感觉自己一团糟，躲到了门背后。“雅克！你怎么知道我家地址的？”

“啊，我自有办法。外面下这么大的雨，你有没有可能邀请我进门呢？”他的头发都贴在了脸上，但这并没有折损他少年般的英俊脸庞。

“我现在不太适合接待客人。”珞恩仍然躲在门背后，说道。

“你希望我走开吗？”

见他受伤的表情，她心软了，敞开门，走向客厅。

“我的外套挂在哪儿？”他站着，身上的雨水在明顿瓷砖上汇成了一个水洼。

“挂在走廊尽头的架子上，挂好外套就进来吧。”她指了指架子，消失在了厨房里。

“你这地方很不错啊。你在这儿住很久了吗？”

“住了几年。买的时候没这么好，我们一直，其实是汤姆一直在翻修它。我正打算做晚餐，你也一起吃吧？”

“你一个人吃吗？”他右边的眉毛挑了挑。

“加你就两个了。怎么样，不是美味佳肴，就是些简餐。”她一面在冰箱里仔细翻找，一面对他说。

“我很愿意，亲爱的。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帮我把红酒打开吧。准备工作就交给我。怎么说你也上了一天班了。”她递给他一瓶夏布利和一个开瓶器。

“那你今天怎么没上班？生病了吗？”

“我有几天假期。”她打开一罐番茄，倒在平底锅里。“番茄汁意面，可以吗？恐怕橱柜里没什么吃的，今天我本打算去买点东西，但一直抽不出时间。”她注意到，因为自己灰头土脸的样子，很快就被他识破了，感到两颊一阵绯红。

“我爱吃意面，对我的腰身很有好处。恐怕我吃了太多外卖了。”

“如果你和皮特住一块，会相处得不错。”珞恩大笑起来，连她自己也吃了一惊。

“我喜欢你笑的样子。对不起，不是故意让你难堪的。”见她脸红了，他解释道。

她剥了几只洋葱，切碎了扔进锅里，接着又切了六只蘑菇，加在了洋葱里。因为洋葱的味道，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她伸手够到一块茶巾来擦眼泪，这让她的情況变得更糟。她把平底锅从炉子上拿下来后，坐在了雅克身边的凳子上，抽着鼻子，努力忍住不哭。

他的手臂圈住了她的肩膀，她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了。“抱歉，雅克。通常在陌生人面前，我不会哭成泪人的。”

“你是这么看我的吗？陌生人，珞恩？”他的手臂从她的肩头滑下来。

她与他四目相接，感受到自己不假思索说的话对别人造成的伤害。“不是……我本不想说得这么刺耳。对不起，我继续做晚餐，你一定饿坏了。”

她正要站起来，却被他阻止了。“珞恩，请你告诉我出什么事了。也许我可以帮上忙。”

他温情柔和的语调令她感到安慰。是不是他的法国口音，让我心跳加速？

“我的生活一团糟，你帮不了我。”

“至少让我试一试。让我进入让你困惑不解的世界。我亲爱的妈妈总是说，如果不让问题暴露出来，就很难帮上忙。”

珞恩微笑着端详着他的脸，她很想伸手抚摸他湿漉漉的头发，但还是克制住了。“我们国家也有类似的说法，向别人倾诉，问题就解决了一半。”

“就是这样，那就向我倾诉吧。”

“如果我花这个力气坐下来分析自己的苦恼，它们听起来可能还不如实际的一半那么糟糕。”

“别浪费时间，直接告诉我。”

他的坚持得到了回报，她向他诉说了自己的烦恼，很庆幸自己没有再度崩溃。

“这么说这个肖恩·罗伯茨，你说你认识他，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让你这么难受。老局长退休，还有凶手一直给你打电话，这些事情让你难受我能理解。但罗伯茨怎么了？他对你做过什么？”他把一只手放在自己的大腿上，另一只手抚摩着她的手臂，试图减轻她的烦恼。

“不是他对我做过什么，而是我对他做过什么。我们曾经是一对，直到我遇见了汤姆。”雅克露出困惑的表情，她解释说：“情侣，我们

在一起，男女朋友。”

“啊，现在我想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我们在一起两年，他希望我们能同居，但我做不到。我告诉他，我还没准备好安定下来。他勉强答应了，但很快我们开始渐行渐远。有一天我的车抛锚了，汤姆是当地车行的一名技工，我们一见钟情。那天晚上我向肖恩提出了分手，过后不到两周，我就和汤姆住在了一起。有一个我们都认识的朋友发现了我和汤姆同居的事，所以他非常生气。为此他在局里和我大闹了一场，他很受伤，也很愤怒，我告诉他我还没有准备好安定下来，可是……”

“所以，这件事后来怎么解决的？”

“那时候的局长把我们叫去他的办公室，训斥了我们，还坚持把我们两人的其中一个调走。肖恩抓住了这个向上爬的机会。我花了许多时间，才重新得到上级领导的认可。最终我的辛勤工作得到了回报，长久的等待之后，几个月前我升职了。那时候我和汤姆之间开始出现问题。”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悲伤。

“说到这儿，希望你不介意我这么问，汤姆怎么不在家？”

“所以我才这么难过。昨晚我回家以后，发现了这张纸条。”她抚平了那张扭成一团的纸条，递给他。

“这是你的私生活，你确定给我看吗？”

她点点头，雅克看了纸条。当他抬起头，她的脸上已经挂满了眼泪。他跳下高脚凳，靠近她，把她搂在自己怀里。

“我很抱歉，亲爱的，现在我明白为什么你感到如此悲伤。好好哭一场，能让你放松一些。”

是啊，可是能把查利和我丈夫带回我身边吗？她的头枕在雅克的肩膀上，他身上的须后水味道在她心里激起了涟漪。她缓缓地抽出身来，他们的脸只隔了5公分。她的思绪随着她的心跳飞驰，他的目光落在她的嘴唇上。哦，我的天啊，他就要吻我了。两人的嘴唇轻柔地贴在了一起。但很快，又分开了。

“珞恩，我很抱歉。我这么做太自私了。恐怕我这么做只是让你的烦恼增加。”

“没关系，雅克。我是自愿的。我们就当作这一切从没发生过，我不希望它破坏了我们的友谊。”

他朝她微微一笑。“你不是在做饭吗？”

她从高脚凳上跳了下去，在他的面颊上轻轻吻了一下。“谢谢你，雅克。”

他们喝着前一天晚上她买来的两瓶酒，像两个久别重逢的朋友，坐在沙发上谈笑风生。他讲着自从他住在英国以后，经历过的那些灾难般的约会，她听得哈哈大笑。他对她说，大多数女人一听说他的职业，就惊慌失措，和他一刀两断。珞恩则对他讲述，自己有多么后悔没多陪陪女儿。唯一他们绕开的话题就是她的婚姻。

十点半，电话铃打断了他们的谈话。铃声第四次响起时，珞恩接了起来。

“喂？”

电话另一头的沉默令她不安。

“喂，汤姆，是你吗？”

“警督，今天你没上班。”那人指责道。

珞恩朝雅克打了个响指，捂住听筒，小声说：“是他。”雅克走到她旁边，她把听筒移开了一点，这样他们两个人都可以听到。“我有几天假。”

“那么说，你不忙着抓我了？”那个瓮声瓮气的声音问道。

“你为什么要杀死那些女人？她们做过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

“你的口碑不错，警督，如果你真的像传说的那么厉害，你现在肯定已经揭开谜底了吧？”

“你说你要报复，报复什么？”

“轮到他们受苦了，像我们曾经受苦那样。”

“我们是谁？”

“警督，升职适合你吗？也许太多的文书工作，已经妨碍了你破案的能力。”他大笑着，继续刺激她，“你丧失了破案的直觉吗，警督？”

“你名单上的最后一个人是谁？”她问，试图反制他。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警督，不过你说的没错。如果你愿意，我的攻击名单上，可以再多一个人。”

“我们见面聊吧。”雅克拽住她的胳膊，生气地摇着头。

“等我解决了最后一个人，我们会见面的，这一点你可以放心，警督。祝你和医生相处愉快。告诉我，你是故意把家人支开的吗？”

她还没来得及对他恶毒的指控做出回应，他就挂上了电话。

雅克跑向窗边，“该死的。”他喘息着小声说。

“你看到什么了？”

“有辆车拐弯开走了，我没看清车牌。”

她一屁股跌坐在沙发里，用颤抖的双手捂着头。他急忙过来安慰她。

“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做，雅克？他怎么找到我家的电话？他怎么知道我家的住址？”

“珞恩，汤姆知道凶手一直在联系你吗？”

“不知道，我还没有机会告诉他。我最好给他打个电话，以防他有危险。”她的手哆嗦着，在边柜上电话机旁的号码簿里查她婆婆的电话号码。

“嗨，珍妮特，我是珞恩。汤姆在吗，拜托？”

“你好，珞恩，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她的婆婆厉声说道。

“我知道，我很抱歉这么晚了还打过来。但我真的必须和他谈谈。”

“我很抱歉，珞恩，可他不想和你谈。你看到他留给你的纸条了吗？”

“是的，我看到了。但后来发生了一些事，他有必要了解。”

“哦，是吗，珞恩。汤姆说过你会尝试所有伎俩来跟他和查利说话。等他准备好了，他会给你打电话的，看现在的样子，你不需要再在电话旁边浪费时间了。”

“他不能不让我见查利，必要的话我会和他上法庭见。”她的婆婆似乎陶醉于他们家庭的破裂，珞恩很伤心。不过，反正她也从来没有喜欢过珞恩。

“随你怎么做。在我看来，你和我儿子没希望了，我很确定。”

“转告汤姆我打过电话了，拜托？”电话挂断前，她还在向有着极度报复心的女人恳求着。

“我猜是个站不住脚的借口？”她坐回雅克身边时，雅克问道。

“他妈妈从来没有喜欢过我，也从没忌讳这一点。据她所说，我想汤姆永远离开我了。”她摇着头，好不让溢满眼眶的眼泪掉下来。

“我很抱歉，亲爱的。那太可怕了，尤其是现在的情况下。不过，如果你不联系他，也许他会意识到自己有多想你。我知道，要是我的话肯定会是的。”

“哦，雅克。你真好。恐怕汤姆不是那样的人。他很固执，一根筋。在他准备好回来之前，他希望我遭受更多痛苦。如果他还会回来的话。”

“至少，我不会离开你。今天晚上我就在这张沙发上过。”他搂着她轻声说。

她抽出身，吻了他的脸颊。“你介意吗？现在知道了凶手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今晚我真的不敢一个人过。”

“没问题，这是我的荣幸。”

第38章

那张脸就在窗边注视着她，月光照亮了他阴森可怕的面容。他等到时机成熟，轻轻推开窗户，爬进了她的卧室。她嚅地惊坐起来，“你想干什么？”她惊恐地压低声音说。

他刺耳的笑声灌满了她的耳朵，接着他恶狠狠地回答：“我要抓你，警督，轮到你了。”

尖叫声充满了整个房间，这真的是从她的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吗？雅克挥舞着拨火棍闯了进来，打开了灯。

“怎么了，珞恩？有人进来了吗？”

珞恩坐在床上，像个受惊的孩子，用被子紧紧裹着自己，只露出脑袋，她环视了房间。“哦，天啊。我是在做梦，但感觉好真实。”

“你很安全，我在这儿，没有人会伤害你。”他们都看了一眼拨火棍。“如果有人企图闯进来，我会用拨火棍捅死他们。”紧张的气氛缓和了下来，他们都笑了。

“留在这儿陪我好吗？”

“留下来安全吗？也许你以为我是来攻击你的人，趁我睡着把我杀了？”

“傻瓜，进来吧。”她掀开被子，露出了她身上厚厚的粉色睡衣。雅克衣衫整齐地钻进被子，他们互拥入睡。

第二天早晨九点，阳光通过窗帘的缝隙射进卧室，光线把他们唤醒。悠闲地吃过早饭，他们决定去附近的公园散步。他们在公园中央的湖面上划船，天鹅优雅地游过。在那儿度过的两个小时里，珞恩感到轻松自如，无忧无虑。

“我想去一趟警局，顺路拿份文件。”他们手牵手走向公园出口时，珞恩说。

“我认为你应该给你家的号码设电话追踪。”

关于这件事，昨天晚上挂了电话后，他们讨论了很久，但珞恩仍不太愿意接受这个想法。她认为这是一种不必要的干扰，但雅克反驳说，如果她在家和凶手进行了更长时间的对话，他们抓到凶手的胜算就更大。

“好吧，去警局的时候我会把线路追踪的事安排好。事实上，汤姆和查利现在待在别的地方，我还有点高兴。”

皮特见珞恩来警局了，吃了一惊。而雅克坚持自己留在车里。

“嗨，头儿，怎么了？我以为要到周一才能见到你呢。”皮特问道，她的目光扫过皮特，向自己的办公室望去。虽然这样很傻，但没见他并没有霸占自己的桌子，她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有什么需要报告的事吗？”她翻找着文件柜，问道。

“没有。嘿，出什么事了？拜托，我有预感出什么事了，告诉我。”

“昨晚那个混蛋给我打电话了，他正在监视我的家。”她翻着文件继续说道，回避着他的目光。

“该死，汤姆怎么说？”

“他当时不在。”她咕哝着。

“老天，那个变态什么时候打的电话？”

“大约十点二十分，怎么了？”

“别找了。该死的，你能不能停下来，告诉我发生什么了？”他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拉到椅子旁，两人面对面坐了下来。

“昨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汤姆和查利已经走了。他离开我回他家找妈咪了。”

“该死，而凶手又在监视你的家。他知道你单独一个人吗？”

她深呼吸了一下，思考着自己的回答。

“雅克在。别露出这副表情，我昨天没上班，所以他很担心，就顺

道来看看我。幸好他在，当时我吓坏了，皮特。”

一提到雅克的名字，他的脸色变了。“这么说他整个晚上都和你待在一起？”他咬牙切齿地问。

“是的。”她小心翼翼地承认道。

“他怎么说？我是指凶手，不是……”

“他承认名单上还剩不止一个人。然后他对我说他会愿意和我见面。”

“你不会去吧？”

“如果这是抓住他的唯一方法，那么我就是会，我当然要去。”

“我不会让你去的。”

“在这件事情上你没有发言权，皮特。我还是你的上司，也许此刻我不在岗，但这仍然是我负责的案件，你要记清楚这一点！”她警告他。

“等着瞧。我会安排追踪你家的电话，今晚需要我住在你家吗？还是你有人陪？”

“没关系。雅克和我会再过一遍案子。他可能会发现一些我们没注意到的东西。皮特，别给我添堵了，烦心事已经够我一辈子受用了。”

他道了歉，还坚持送她回到车里。她还没来得及拦住他，他就走向后座车门，猛得拉开门，冷嘲热讽地警告他说：“你最好好好照顾她，否则——”

“够了，皮特。这样很无理。”

“也许是的，也许不是。周一见。”他跺着脚离去，一边摇着头，消失在了警局里。

第39章

门铃响起的时候，他们正在翻查她带回家的卷宗。雅克本能地拿起拨火棍，跟在珞恩身后，向门口走去。

“谁？”

“辛普金斯警督，我是你的同事，科林·夏普。”

“没事，他是来设置线路追踪的。可以把你吓人的武器收起来了，大英雄。”她嬉笑着将他领回客厅后，才给同事开了门。

三十分钟后，房间里又只剩他们两个人忙着查阅着卷宗。

“你的搭档说对了一件事。”雅克伸手去拿他的咖啡杯。

珞恩皱了皱眉，问道：“哦？哪件事？”

“凶手的手段正在变得更极端。我在新迪·克瑞福特的肺里发现了烟雾，这只能说明一点，凶手在她身上点火的时候，她还活着。”

“上帝啊，可怜的女人。难怪，卡萝尔·珞德晕过去了，她是通过凶手的眼睛看到了当时的情景，那场景一定是极度恐怖。”

“你相信灵媒吗？”他问。

“你呢？我必须承认，在认识卡萝尔之前我对此将信将疑。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从她所看到的画面的准确程度看，很难再质疑她。”

“我不会那么轻易相信。你为什么觉得，应该追查出租车司机？”

“我们在多林的家里和金·查尔顿的包里都发现了托妮出租车公司的名片，这是这两起案件唯一的一个共同点。”

“他有没有可能是别的公司的？也许他故意用名片来转移你们的视线？”

“这个想法很有意思，但是……金·查尔顿是这家出租车公司的常客。”

“所有的司机都询问过了吗？”

“目前为止只和几个司机谈过。名单上只剩下些犯过入室盗窃之类的小案，以及人身伤害罪的人和两个没有前科的人。我计划周一追查他们，只要肖恩·罗伯茨不插手。”

“好的，下一步我们要研究的，是那个灵媒对你说的话。她提到其中两个女人是错杀，哪两个？为什么？”

“也许双胞胎中的一个 是被错杀的，但是哪一个呢？贝琳达很富有，多年来更有树敌的可能。而多琳是一名退休的女校长。两个人都是寡妇。我们对贝琳达丈夫的死亡进行了调查，没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显然，直升机遇到坏天气而坠机属于多发事故。多琳的丈夫的死亡是合常理的，没有人为的意外。”

“你们调查过那个儿子，奥利佛吗，彻底地调查？”

“别提了，他是皮特最怀疑的人。虽然我不认为他有嫌疑。再说，他怎么认识金·查尔顿和辛迪·克雷福德呢？他住在康沃尔？”

“辛迪·克雷福德是个社工。在那一片生活和工作了好几年，她们和学校领导有交集，会不会？”雅克皱皱眉头。

“凶手说的是报复。他还说这和许多年前发生的事有关。他们的确有可能因为工作有所关联，社工一般必须和学校合作。周一我会做更深入的调查。好了，我想做饭了。”

她抓住他的手，把他拉进了厨房。从公园回来的路上，他们在超市买了些食材。这是几个星期以来，她第一次真正承认自己期待好好吃一顿。

剥洋葱的时候，她又掉了一次眼泪。雅克大笑了起来，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两个人都凝固了。珞恩抓起一块茶巾，一边抹着眼睛一边向客厅奔去，雅克紧跟在她身后。她一拿起电话，他就开始了线路追踪。

“喂？”

“就不能给我打个电话吗，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珞恩？”

尽管姐姐的声音充满愤怒，但听到她的声音还是让珞恩如释重负。“没事，是我姐姐。”她轻声对雅克说，雅克紧挨着她也凑在听筒边。

“你和谁在一起？汤姆和查利回家了吗？”

“别激动，姐。他们还没回家，你怎么知道他们离家出走了？”珞恩问，所有人里，唯独姐姐对自己的婚姻状况了如指掌，她感到很不安。

“看在上帝的份上，珞恩，别再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问题了。如果汤姆没和你在一起，那你旁边的人是谁？”

“如果你非要知道的话，是一个同事。”珞恩沮丧地叹了口气。

“男士？女士？”雅德立刻问道。

“如果你非要知道的话，是位男士。他和汤姆离开我这事毫无关系，别想太多。”

“哦，是吗？你是有多天真？”

“听着，雅德，我不想就这件事和你争吵。不如你直接告诉我你打电话是什么事，我好回去继续工作。”珞恩说道，尽力保持冷静。

“真不敢相信我们以前那么亲密。我打电话，是想知道没有了汤姆和查利，你还好吗。我甚至傻乎乎地认为你也许想要个肩膀依靠。但显然你不需要，你像只要命的骡子一样固执，珞恩。就连去年我想帮你摆脱那次小困境，你也断然拒绝了我。”

“雅德，你保证过不会再喋喋不休地谈论那件事了。我准备挂电话了，免得我们陷入口水战。你站在谁一边显而易见。顺便告诉你一下，我联系过汤姆，但他不愿意接我的电话。”

“可是——”

“雅德，这辈子你能不能听我说一次？”珞恩停顿了一下，等着她姐姐反唇相讥，令她惊奇的是，对方一直没有插嘴，“我现在面临着我所处理过的最棘手的案子，所以我会特别，特别感激，如果你别来插手，给我……”话还没说完，雅德挂掉了电话。

“该死，这他妈就是我需要的，一个受伤的姐姐。”她沮丧地走回厨房，雅克紧随其后。

他们默默地做好了晚餐，吃到一半，雅克问起了他无意中旁听到的事。

“冒昧地问一句，你姐姐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去年发生了什么？她提起的那件事让你很难过。”雅克伸手越过餐吧，放在她的手止。

她考量着是否要向他坦白，但觉得这个秘密太过私密，难以启齿。静默了几分钟后，雅克又开口了。

“亲爱的，我很抱歉。我这么问不太礼貌。”

他露出伤心的表情，珞恩感到内疚。“雅克，没关系。我会告诉你，我只是在寻找恰当的表达方式。我曾经很努力才把它埋藏起来，难以轻易地说出口。”她目不转睛地盯着面前那盘吃了一半的食物说。

“如果你觉得太痛苦，就不要告诉我了。但如果你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我能帮上忙，那么请对我敞开心扉。”他温柔地握了握她的手。

她有什么可失去的呢？她想，她准备对一个几天前还无法靠近的男人倾诉自己倍感歉疚的秘密。

“一年多前……我做过一次流产。”她婆娑的泪眼在他脸上搜寻着反应，但他脸上看不出有什么反应。他的目光里没有气愤，他的微笑令人宽慰。他点点头示意她说下去。“汤姆并不知道。”她再次停了下来，等待着谴责，而他依然耐心地等待着她说下去。

她清了清嗓子，这比她想象中更难。“我们一直准备只要一个孩子，但后来汤姆改变了主意。当他看到我包里的那袋避孕药，像发了疯。他强迫我停止用药，几个月以后，砰，我中枪了。”

他抬手示意她暂停，询问她那句俚语的意思。

“抱歉，我是说我怀孕了。我很慌张，不知所措。所以我对汤姆撒了个谎，说我是痛经，说医生认为我患了卵巢囊肿。我告诉他，我必

须紧急做一次手术，医生还坚持说禁止我怀孕，第二个孩子想都别想，因为这太危险了。我不愿意对他撒谎，但我不想再要孩子了。”珞恩再次回避着他的目光。

“于是你做了人工流产，然后呢？”

“你会为接下去的事而恨我的。智慧无穷的汤姆偷偷做了结扎手术。由于我不得已做了一次手术，所以为了防止我怀孕而面临危险，他说他也应该出一份力，只有这样才公平。听他这么说时，我震惊了。”

“天哪！这么看来你赢了这笔交易。”

“只有男人才会那么想。”她叹了一口气，说道，“人工流产不只是在公园里晃一圈，好吗？”

“好吧，抱歉，不该开你的玩笑，亲爱的。你手术多久回去上班的？”

他流露出不知所措的神情，她明白他话里的意思，如果汤姆有他一半善解人意就好了。

“卧床休息几天后，我就回去工作了。我知道通常这样的手术需要两周左右的恢复时间，我很幸运，汤姆对妇科的手术并不了解，或者他只是没有兴趣去了解。”

“亲爱的，你知道吗？”

“什么，雅克？”珞恩诧异地扬起了眉毛。

“关于你丈夫的事，我听得越多，就越讨厌他。他给自私这个词下了新的定义，该死！”

“我觉得你对他太苛刻了，雅克。很难说经历结扎手术这样的行为是自私，对吗？”

雅克耸耸肩，“有道理，我向你道歉。”

第40章

十月十一日，星期一

阴沉的天气就和珞恩的心情一样，她在门口和雅克道别。八点五五分，她刚在局里的停车场停好车，雨就分秒不差倾泻而下。还有五分钟，刚好足够在罗伯茨向组员们自我介绍之前做下准备。

“有带过嫌疑人回来审讯吗？”她推门走进大办公室，肖恩·罗伯茨正在问话。

屋子里瞬间一片沉默，六双眼睛齐刷刷地盯住她，等待回应。她的脸涨得通红。这是他妈什么情况？

皮特咳嗽一声打破了屋里的僵局。“呃，没有，我们还没带嫌疑人回来过，长官。”他撞上珞恩的目光，不自然地转移了视线。

“警督，你是不是来晚了？”局长看着腕上的手表问。

他这是什么意思？是他自己叫她九点来上班，按她手表的时间，还有新上司身后挂钟上的时间，都显示离九点还有三分钟。

“你让我九点钟来，我现在不是来了吗。”

“不，我记得很清楚，告诉你八点过来。我可不知道警督的办公时间是朝九晚五呀。一会儿去我办公室解决这个问题吧。”他的口气像在打发一个捣乱的人，“你刚才说什么，皮特？”

看着珞恩经过组员走进她自己的办公室，皮特尴尬的神情表露无遗。他清清嗓子继续向侦缉总督察汇报案子进展。

珞恩气得头上冒烟，但是她早该知道肖恩会跟她耍这套伎俩。他竟然敢在我的团队面前这样羞辱我？如果他就是为了把我甩掉，那他可要准备迎接一场血战了。混蛋！

走过前台的时候，接待员递给她一个气泡信封。她先带好手套，才再次拿起信封。看到熟悉的黑色马克笔手写笔迹，她便知道这信出自谁手，立刻打了个电话给雅克。

“嘿，你这么快就想我了？我才离开一个小时。”他打趣着，珞恩却完全没有开玩笑的兴致。

“你能找人来取个东西吗？”她的声音随着情绪跌到谷底。

“你又接到包裹了吧。你不愿意自己拿过来吗？我还是能挤出时间喝杯咖啡的。”

“我抽不出身。今天早晨迟到了，新局长正准备给我点教训呢。你能安排一下吗？”她挂了电话，重重地坐进椅子里。

“新局长现在要见你，头儿。”皮特在门前传了个话。

珞恩一言不发，像一阵风似的掠过皮特，走过走廊。秘书是张新面孔，给了她一个招牌式的微笑，让她坐下等等。秘书进了罗伯茨的办公室过了十分钟才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罗伯茨局长现在可以见你了，辛普金斯警督。”

罗伯茨用他黑色办公椅的椅背来迎接珞恩。他正在讲电话，珞恩就站在他桌前等着。过了一会儿，转椅缓缓地转过来，而转椅上的男人正用双眼紧紧盯着珞恩的脸。她无法再忍受他灼人的目光，只好走到他办公室的书架前，但他的目光仍然盯在她身上，不放过她的一举一动。

他挂了电话，珞恩才又走回桌边。他的眼睛里浮上了一层笑意，珞恩无措地在他面前倒换着双脚。

这混蛋竟然都不叫我坐下。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看起来不错嘛，珞恩。”他假笑着说。

珞恩没有回答，她知道这一点，但是他看起来也不错。那不代表她还对他有感觉。

“看来你不打算恭维我。”他随手拿起一支笔在手里转起来。

“你想怎么样，长官？”她已经浪费了够长时间等他腾出时间来跟她说话了。

“我希望过去的嫌隙就让它留在过去，不过你脸上的表情却让我不

这么想。”

“你已经明确表达了希望我们的关系怎么发展了。一大早的羞辱，就是为了让看看你有多努力让过去成为过去？如果你还耿耿于怀，现在就说个明白。我的团队向来和谐，我希望今后也能这样。”她冷静地回应道。

“警督，我没明白，我怎么羞辱你了？”

“星期一九点回来报道，上星期四下午你就是这么跟我说的。我被迫休息了一个周末，再来上班时发生了什么？我的每周例会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进入了尾声，你还在我的下属面前指责我迟到。你要这种伎俩究竟想得到什么？”

“你肯定误会我了，我确定我说的是八点。不管怎么说，这件事就过去吧。我们还有正事要谈呢。为什么你的团队认为你没有能力处理好眼前的案子，我就不能介入呢？”

她难以相信自己的组员会这么想，哪怕是暗示都不会，她知道如果有人背后指责自己，皮特肯定会挺身而出。事件频发的一周过去以后，珞恩发现再难有什么事好让她大惊小怪的了。

“你怎么敢这么说？”

他面无表情地说：“蔡尔兹警长告诉我，发生了四起谋杀案，却连一个嫌疑人都没抓来。是什么原因呢，警督？”

“你知道光一起谋杀案就需要做多少调查吗？更何况是四起！你想过得整理多少文件吗？作为刑侦组长，我还必须旁观所有的尸检，视罪犯的残忍程度而定，每次至少四到五小时……”她一口气说完。

“你的脾气还是跟以前一样火爆，珞恩。”

“我必须提醒你一句，我们正准备带嫌疑人回来问话，但你命令我回家休几天假。”

“好借口。”

“无论你怎么说，事实就是这样，长官。我的组员还告诉你什么了？”

“恩，我想想，”他故意把椅子转了一圈，故意想激怒珞恩，“啊，对了，还说什么让一个灵媒来参与查案。我真希望他们是在开玩笑。”

她吸了口气，罗伯茨自鸣得意地笑了。珞恩反驳道：“事实上他们没跟你开玩笑。如果不是卡萝尔，我们也不会那么快就找到最后一个受害人。”

“珞恩，所以啊，最后一个被害人到底还是被害人。你还是没救下她，是不是？”

“是。但是——”

“不许再用她。你听见没有？”他瞪着珞恩，警告她不容反驳。

“蔡尔兹还告诉我，他怀疑奥利佛·格林纳威杀了他母亲。不过你拒绝把他带进来问话。我可能是听错了吧，他还提到你说女人的直觉告诉你，他不是凶手。”

混蛋皮特，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你。她在心里咬牙切齿，同时又在想是不是罗伯茨在故意挑拨离间。

她冷静地回答：“这不过是忽悠皮特，他有时候容易轻信。如果我感觉到什么，就会跟他说是女人的直觉。每个警员都要靠感觉或者常识办案，你能接受这说法吧。”

“那你为什么不把奥利佛带回局里好好审问一下？”

“原因很简单，他住两百英里以外。而且他也不是那种会一个一个杀光家里人的类型。你知道他阿姨是另一个受害人吧？”他点点头。珞恩接着说：“金·查尔顿，十六岁，他们住的这么远，我没发现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辛迪·克雷福德，也就是最后一个被害人，一直住这附近，我也看不出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

“把他带来。”局长说。

“你想怎么办都行。你想让我来审问他还是由蔡尔兹来？”她竭力掩饰着心里的沮丧。

“我来，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

“可以啊。不过就是浪费时间罢了。”

“到时候就知道了。那个出租司机万科呢？你想过把他叫来局里问话吗？”

“我们在等他的不在场证明。”

“让他直接来局里，叫蔡尔兹审问他。”

“行。你想让我做什么？”

“你可以坐在隔壁观察审问。”

“就这样？”她的沮丧情绪终于流露了出来。

“有什么问题吗？我是个务实的领导，不像前任放任案子进展缓慢。按我说的做，能事半功倍，到时候你自然就知道了。安排警员去带那两个人，中午之前到局里。请康沃尔的警力去接奥利佛。”

“我马上就办。”珞恩转过身往门口走去。

“督察，从长远角度来看你最好别跟我对干。这次我会待在这，我一直是个怀旧的人呢。”

珞恩无言地走了出去，带上了门。

“皮特，到我办公室来。现在！”她穿过转门，一边走向自己的办公室一边对皮特爆发。

他走进的时候珞恩正盯着窗外。

“怎么了头儿？”

“坐吧，哥们。”她头也不回地说。

“我做错什么了吗，头儿？”

“我可不知道背后捅人刀子还被列进好刑警守则里了。”她冷冷地说。她的目光锁定在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女人身上。天啊，她好想查利。

“等一下——”

“如果你不想跟我搭档，我可以直接换人，你说句话就解决了。”

“喂！你这是什么话？”皮特的脸因为生气涨得通红。

“肖恩·罗伯茨，我刚才见他时聊了不少有意思的事。他说你觉得我不能胜任这份工作啊。”

“嘿，我可不是上班迟到那一位。你要怪就去怪阿诺医生吧。”

她转过身瞪着他。

“我没有迟到！是他让我九点钟到的。我什么时候上班迟到过了？”

他耸耸肩：“不管怎么说，你不在，他说他想介入这个案子。所以——”

“所以你觉得，山中无老虎——”

“你又开始胡扯了。如果你和罗伯茨之间有私人恩怨，不要扯到我的头上。”

“哦，皮特，那可真是我不对了。我以为我有一个忠心耿耿的好搭档显然是错了。”

“我只告诉了他跟案件有关的事。没提一句关于你的事。但你一直抓着我不放，不如我直接去他办公室，跟他讲讲你是怎么把自己的生活给毁了的！”他向后推开椅子往门口走去。

她的神经崩溃了。“站住，皮特。等一下，你坐下行吗？”

皮特朝门上踢了一脚，把头靠在门上。愧疚之情裹挟着珞恩，她不该质疑皮特的忠诚。

他们面对面坐下，注视着对方。几分钟以后，两个人才冷静下来，能够好好谈一谈。

“所以你打算告诉我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吗？”

“不，我觉得应该由你自己去定夺一个人。”珞恩摇摇头说。

“好吧，我觉得这个人还行。可是他能挑拨咱俩的关系，看来得引起重视。”皮特用手抚过他稀疏的头发。

“几年前我们有过一些瓜葛。”

他点点头：“行了，直说吧。”

“我欠你这个解释，但是你别四处宣扬。”然后她把他们的那段纠缠不清的过去给皮特讲了一遍。

皮特吹了一声刺耳的口哨：“看来咱俩这回算是上了贼船了。”

“我跟你保证会没事的，只要我们军心不散，不被奸人挑拨。现在该你了，我不在的周末都发生了什么？”珞恩很高兴他们两个之间的不愉快很快就过去了。

“就把没处理完的线索处理了一下。我和特蕾西又去了一趟托妮出租车公司，把所有人都调查了一遍，除了一个叫约翰·司各特的。他的房东说，最后一次见他是半年前的事了，现在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我今天再去一趟托妮那边，看看她有没有新的消息。”

“他有前科吗？”

“没有，他是两个没有前科的司机之一。”

“好，等会我们去查。局长让我把万科和奥利佛带进来问话，而且还是同时。他希望你负责万科，他会和奥利佛谈谈。”

“那你呢？”皮特一边问一边伸手搔搔脸的一侧，每次他对一个主意感到不舒服的时候就会这样。

“他让我观察这两个审讯，显然他觉得我是女超人一类的。顺便说一句，我今天早上又接到一个包裹，雅克已经叫人来拿了。”珞恩开始整理桌上的一大堆文件。

“雅克，嘿？里面装了什么？别告诉我是辛迪克雷福德的耳朵。”

“没错，还有一张字条，说这是拼图的另外一块。”

“你周末又接到凶手的电话了？”皮特问。

“谢天谢地，没有。有新的女性失踪的报告吗？”

“目前没有。”

“我和康沃尔警局的人联系一下让他们带奥利佛过来。他们应该两点左右就能到。我们吃完午饭一起去接万科，顺便去看看那个失踪司机住的地方。”

“行。我能问个私人问题吗？”

“你意思是回到友好模式？说吧。”

“汤姆是因为你和医生的情事才离家出走了吗？”

“皮特你太离谱了。过去几个月里我和汤姆之间的问题你最清楚。跟雅克没关系。你不能把早就出现的问题赖在他头上。还有，我没有，重复一次，我跟雅克没事。”

“可刚开始查案的时候，你对他无法忍受，而现在……”

“我知道，我承认我判断错了。在他海德先生的外表下是一个化身博士。倒是提醒我了，周末我们一起过了一遍我的笔记，他有一个有意思的想法。”

“说来听听。”皮特显然不信服她的说法。

“还得先说回卡萝尔·珞德，她说那两起谋杀案是错杀。没准金和贝琳达才是错误，多琳和那个社工辛迪之间其实有什么联系。”

“好像挺有道理的。那你们觉得谁可能是他被害者名单里最后一个？”

“不知道，我们没讨论那么多。先把那几个人带回来，然后再查那两个女人的背景吧。”

第41章

被带回警局问话，万科显得烦躁不安，皮特扮演起声色俱厉的坏警察角色，但并没有太过火。“万科，你同事兰帕德告诉我们，只要金·查尔顿叫车，你随叫随到。他还说你会配合她的行程。尽管不确定是哪天，但是每次都是准时十一点。是她父母给她规定的最晚回家时间吗？”

“我他妈的怎么知道？”出租车司机邋里邋遢，满脸胡碴，垂着头盯着桌上的塑料杯。

“老实交代，万科，她肯定在你们聊得亲热的时候说过这些吧？”皮特在审讯室里踱着步子问。

万科抬起头眼睛紧盯着皮特：“没说过，她只是我的乘客，仅此而已。”

“不光是‘乘客’吧？”

“你想太多了，伙计。她才十六岁。”

“是热情的类型，是吧？”皮特拉过万科对面的一张椅子。

“是，我觉得是。她肯定不是那种害羞的女孩。”

“她有没有挑逗你？你去接她的时候，碰巧她穿着学校的制服？你肯定欲火焚身了吧，要是我的话肯定会的。”皮特站起身走到双面镜前冲珞恩抿嘴一笑，等着椅子上的男人开口。

万科在椅子上扭动了一下身子。也许皮特真的说到点子上了。

珞恩在两块双面镜之间来回走动，看一会儿皮特的审讯，再去看罗伯茨。她发现局长在审讯过程中还是挺冷静的，不过奥利佛也一样。她心里偷偷希望奥利佛能给罗伯茨点难堪，他也正好是这么做的。两个人就这样周旋了半个小时，审讯结束以后，罗伯茨还为给奥利佛带来的不便道了歉，之后就来到观察室加入了珞恩。

“这边怎么样？”罗伯茨问。

“皮特跟他周旋到现在，他才刚开始招架不住了。”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出租车司机，回答道。

“所以，她有没有挑逗你？”皮特又问了一次。

“我没觉得。”万科的样子和声音都透着怒气。

“我们现在有可靠的证据，说你那晚心情不好，就是她失踪的那一晚。”

“不管是谁跟你说的，都是在胡扯。”万科把塑料杯拿在手里转动着。

“玩够了没有？”皮特一把夺过杯子扔进房间角落的垃圾箱里，“你自己跟我们说那天晚上你到处去找金。虽然是件不起眼的事，但你对我和我上司亲口承认过。问题是，万科，你同事可是有个完全不同的说法。他们觉得那晚你没有接到她所以很生气。你和小女孩金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他双手撑在桌面上露凶相。

“我们是朋友，就这么简单。”

“一个将近四十岁的男人和一个十六岁的小女孩有什么共同语言吗？”

“我们什么都没做过，我们只是聊天。我发誓。”

“辛普金斯警督跟我一起在出租车公司问你的时候，你可是装出一幅完全不知明白我们在问什么的样子。你还装模作样地看你老板递给你的那摞记录，那又是怎么回事儿？”

男人不安地用手抓着本来就乱成一团的头发，寻思着怎么回答：“那都是因托妮的原因。”

“为什么？”

“如果她发现我对某个乘客感兴趣，下次就不会再让我去接她了。”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这一次我想听实话。”皮特一拳擂在桌上，“你和金在你结束工作以后会不会私下见面？”

“会。”司机用微乎其微的声音承认道。

皮特的眼睛看向双面镜：“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会，可以了吧，会。我们一起去吃过一次汉堡，我去学校接过她一次。”

“所以就是学校的制服诱惑你了。”皮特轻蔑地问。

“你觉得我是变态混蛋吗？我喜欢的是她，不是他妈的她穿什么。”

“贝琳达·格林纳威呢？你认识她吗？”

出租司机愣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你是说你在森林里发现的那个老妇人吗？认识，我接过她和她姐姐几次，怎么了？”

“那珊迪·克雷福德呢？名字耳熟吗？”

“听过，我好像记得在那儿听过，怎么了？”

“她们都死了，万科。死——了，死了。你刚才说这几个人你都认识，你现在猜猜我要得出什么结论了？”

“见鬼，我知道了。她们都他妈死翘翘了，你就觉得是我把她们杀了。你他妈真能扯淡啊。”

“是吗，万科？到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我得去打几个电话，马上就回来。你就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皮特说完留下万科和看守他的警员离开了。

“做得很好，皮特。”一见皮特进来，罗伯茨就拍了拍他的背。

“肯定是他。这几个被害人他都认识，而且还知道她们住在那儿，家里都有什么人。”皮特发表着他的观点，胖脸上挂着一抹得意的笑。

“我能打断一下吗。别忘了我跟凶手交谈过，我确定他的声音和万科的声音一点都不像。”两个男人都惊讶地看着她。

“客观地说，头儿，他的声音被刻意模糊了。谁知道他真正的声音

听起来什么样？”

“同意。那他住哪儿？”珞恩一脸顾虑地问。

“在西尔堤那一区的一栋小房子里。怎么了？”

“这些问题都是什么意思，警督？”罗伯茨抬起一边的眉毛。

“我们已经确定了凶手可能的两个地址，那两条路都依铁路而建。不过据我所知西尔堤可不靠铁路啊。”

“该死，我忘了这点了。”皮特显然被珞恩的分析打败了。

“我对那些不感兴趣，现在我就要指控这个男人犯了四起谋杀罪。皮特，现在就进去逮捕他。我去通知犯罪科，现在就结案。”罗伯茨的声音因为愤怒而提高了八度。

罗伯茨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珞恩抓住他的手臂，“局长，你现在就在犯一个大错。他不是凶手。要是你现在逮捕他，他的律师肯定磨刀霍霍等着发财呢。”他瞪着她的手，珞恩只好放开了他。

“警督，又是你的女人直觉吗？”

“不是，是本能。以及一堆事实，长官。”她的语气里充满讽刺。

“马上逮捕他，皮特。”罗伯茨无视珞恩的推理，执意命令道。

珞恩看着皮特自以为是地逮捕她确定是无辜的人，气得脑袋冒烟。皮特告诉万科他被控杀害四个女人时，那个可怜的男人惊得哑口无言。在所有人看来，这都是负疚的表现，但在珞恩看来却刚好相反。她踹了椅子一脚，暗暗咒骂着罗伯茨的顽固不化。

一个小时以后皮特踏着凯旋的方步走进珞恩的办公室，她还在气头上。

“顺利完成工作。”他说着坐进椅子上。

“法医鉴定报告出来就有答案了。没掌握任何证据之前，我可从来不会拘留任何人。不过要是罗伯茨愿意自掘坟墓，就随他去好了。他还真有瞬间掘地三尺的本事。”

珞恩抓起电话：“嗨，雅克，是我。我们刚刚逮捕了一个人，并且指控他犯了谋杀罪。不过我觉得他不是凶手。我把他的指纹资料发给你，你能和多琳尸体上以及花棚里的指纹做个比对吗？”

“哇，慢点。我有点糊涂了，为什么要抓一个你觉得不是凶手的人？”

“说来话长。简单的说，新来的局长越过我直接命令皮特逮捕了那个人。什么时候能出结果？”

“如果你现在就拿过来，我们马上就可以作比对。”

“马上出发。”她挂掉电话，感到血管里的肾上腺素激增。

“我要跟你一起去，是这意思吗？”皮特说。

“你当然要去。证明了那不是万科的指纹以后，我们就可以继续调查其他司机了。”

皮特吹了声口哨说：“局长可不会喜欢这一出啊。”

去他的局长，话到嘴边珞恩还是把它吞了回去。最后只是说：“快走吧你。”

第42章

“白纸黑字，检查报告证明了你们抓起来的那个人不是犯下这些变态罪行的凶手。”珞恩和皮特到验尸房没多久，雅克·阿诺就拿出了检测报告。

珞恩露出满意的微笑：“一方面，这是个好消息，另一方面，我们的工作量刚刚翻倍了。”她撇了一眼两大摞资料。

“怎么就翻倍了？”皮特问。

珞恩忿忿地深吸一口气：“就因为局长的我行我素，我们只有先证明万科的清白才能继续追查真凶。好像时间还不够紧张似的。”

“我倒有个主意，”雅克的眼睛炯炯发光，“我打电话给他报告一下这个好消息。他要生气就冲我来。这样有帮助吗？”他在皮特的瞪视下摸了摸珞恩的胳膊以示安慰。

“值得一试。不过事先提醒你一下，雅克，他只认自己那一套。他就像风暴里巍然不动的百年老橡树一样固执己见。”

雅克扶住她的肩膀让她转了一个身，温柔的往门边推了推她。“局长就交给我了，现在快去抓凶手吧。”

珞恩和皮特回到车里，设定好导航，准备去调查名单里的最后一个出租司机。皮特坦言道：“可能我之前确实误会医生了。”

二十分钟以后，他们来到臭气冲天的出租车公司办公室。玛丽摆出一副看家狗的嘴脸跟他们打招呼。她正在吃多纳圈，下巴上沾满了果酱和糖霜。

“托妮不在。”胖女人含着多纳圈含糊地说。

“我们等她。”珞恩在办公室里悠闲的踱着步子。

十分钟以后托妮走进办公室，看到他们，她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

“警督、警长。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我们已经逮捕了万科，不过还在做进一步的审讯。皮特之前试着联系了一下约翰·司各特，他们说六个月以前就搬走了。如果你能提供一下他现在的住址就好了。”

“你不是认真的吧，我绝对不会想到是万科干的。上帝啊，那可怜的姑娘。”托妮跌坐进离她最近的一把椅子上，脸色苍白。

“我们已经以四起谋杀的罪名逮捕了他。约翰·司各特的地址呢？”珞恩问。

托妮摇着头走向玛丽。这调度员照例摆出一副充耳不闻的样子。珞恩却怀疑她像海绵吸水一样吸收了他们的每一句对话。

“玛丽，约翰的新地址在哪儿？”托妮问。

“不知道。”

“我得跟你说多少次，更新雇员的个人信息很重要？他现在在拉活儿吗？”

“没有。我这儿有他的地址，就是没在他的档案里更新罢了。”

看着调度员在她桌子上的一大堆破烂儿里翻腾，托妮忍不住摇了摇头。“总算找到了。克利尔蒙特路26号。”

珞恩注意到玛丽向她的老板投去不满的眼神。她和皮特谢过托妮便走出大门，大口呼吸着外面的新鲜空气。

他们在26号门前停下，刚好有个男人从前门出来，这是个维多利亚风格带花园的大房子。看到珞恩他们走上台阶，男人僵持住了。嗯……蹊跷，有人通风报信了吗？

“约翰·司各特，我们想简单跟你说几句话。介意我们进屋去说吗？”皮特往前迈了一步问道。

男人对于皮特的唐突感到惊讶，把钥匙插进锁孔里时他的手直哆嗦。他身上穿着一件老旧的派克夹克，右边的袖子都磨破了。一进门，他就脱掉夹克，并细心地搭在沙发扶手上。他的身高接近一米

八，不过在两个警员的注视下他的身形似乎缩小了好多。他的肩膀耷拉着，双手深深插进裤子口袋里。他穿着一件过时的羊毛坎肩，就是那种大妈给自己最喜欢的亲人手织的那种。坎肩里面是一件蓝白条纹的短袖衬衫，衬衫的领子也已经磨破了。

虽然房子里的家具都又旧又破，整个屋子看上去却有种不协调的干净整洁。珞恩走进房间，被地毯下面的一个突出物绊了一下。约翰·司各特的眼睛紧盯着她。珞恩拂过抛光的桃木壁炉架，惊讶地发现架上竟一尘不染。整间屋子就靠一个老式的煤气炉取暖，相对于煤气炉，房间有点大。刚才把她绊到的栗色地毯覆盖在老旧并且明显没有好好保养的地板上。一张巨大老旧的西班牙帆船油画挂在炉架上方很显眼的地方。

珞恩在男人的注视下拿起一个廉价的黄铜相框，相框的一侧已经褪色了。里面是一张约翰·司各特和一个女人的合照。他们在某个码头前相拥着。她是他的女朋友，妻子，亲戚，还是，只是个朋友？

照片上的约翰看起来至少比现在年轻二十来岁，而那个女人看起来有点面熟。珞恩看了看男人，又看了看照片。当她抬头看向司各特的时候，他的眼睛睁大了，让她有质疑他的冲动，但她没有那么做，只是见到这个人让她感到不安，可为什么呢？

珞恩在努力地观察周围的一切，皮特则不停地向男人抛出问题。他向皮特保证自己从来没见过金·查尔顿，他说，万科告诫过所有司机，让他们离她远点，只有他才能去接那个女孩。

他们离开的时候，珞恩禁不住打了一个激灵，一团疑云笼罩在她心上。“上帝啊，真奇怪。你注意到他看我的眼神了吗？你问了他是一个人住吗，皮特？”

“可能他看上你了。”皮特笑起来，珞恩却又打了一个激灵。

“问了，他告诉我他是一个人住，怎么了？”

珞恩停顿了一下，回答道：“那就怪了，我觉得屋子里有女人生活的痕迹。你觉得有几个男人会每天打扫房间，或者每次都把沙发上的靠垫整理好？”

“有道理，确实不多。反正我知道我没时间做这些事。可能他雇了人来帮忙打扫。”

“太不可能了。你肯定没看见他脖子上的抓痕吧？”

“我又不是该看见，确实没有。”皮特尖刻地承认道。

珞恩的电话响了。“我是辛普金斯警督。”

“嗨，长官，我是特蕾西。”

“特蕾西，怎么了？”珞恩从同事的声音里听出她非常紧张。

“抱歉打扰你，可是长官，恐怕你得尽快回来一趟。”

“出什么事了？”

“恩，是很重要的事。”

“知道了，特蕾西。十分钟以后见。”

珞恩的心狂跳起来，一种巨大的恐惧感席卷了全身。

第43章

两个人直冲进大办公室的转门，气喘吁吁。珞恩立刻发现了坐在特蕾西办公桌旁的两个看起来焦虑不安的孩子。

特蕾西急忙朝她走来，向她汇报。

“长官，他们是一小时之前来的。我们已经联系了家长，他们正在赶来的路上。家长到场之前，我们还没对他们进行任何询问。”

“我不明白，特蕾西。出什么事了？”

“抱歉，长官，我应该先解释的。这两个孩子尖叫着冲进警局。事情是，他们的老师叫了一辆出租车，准备在回家的路上顺路带他们一段。突然，老师对司机说了句什么。孩子们说那个司机大发雷霆，出手打了她。孩子们吓坏了，在他停车的时候从汽车里跳了出来。他们开始大声叫喊想引起行人的注意，而司机带着老师加速开走了。他们知道警局就在附近，便直接过来报案。我们刚给了他们一些喝的，请了一位医生替他们检查。”

“天啊，他们说了什么吗？比如，是什么样的车？”珞恩望了两个孩子一眼。

“女孩子记得是辆墨绿色的车，但男孩子似乎很确定是辆黑色的标致。”

“做得好。给托妮出租车公司打电话，一定要直接联系托妮，不要找别人。问她约翰·司各特开的是什么车。”

“马上去，长官。”

珞恩慢慢走到孩子们身边，裂开嘴笑着对他们说：“现在感觉怎么样？我猜你们今天过得不太好。”她拉来一把椅子，在他们中间坐下，皮特准备好笔记本，站在她身后。

孩子们十一岁左右，女孩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拨弄着腿上的——张纸巾。男孩的目光有些呆滞，好像正在脑海中重演刚才的恐怖经

历。

孩子们还没回答，一位女警官领着慌乱的女孩父母进来了。母亲抱住女儿，泪如雨下。“莎伦，我的天……谢天谢地，你没事。”

“别激动，妈妈，我没事。但那个人……他带走了司达克老师。她会出什么事？”小女孩望着珞恩，用眼神恳求答案。

“莎伦，你告诉我们的越多，我们就能越快找到司达克老师。你知道那个人为什么要打你的老师吗？”

“他开车来学校接我们。老师家就住在我们家过去拐个弯的地方，有时候她会顺路带我们。一开始，他好像很爱闲聊，他问司达克老师做老师有多久了。她说大概三十年。然后那个人一直问她一些问题，比如，她还记不记得很多年前的这件事呀那件事呀。”女孩子停了下来。

珞恩轻轻地问：“然后发生了什么事？”

女孩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司达克老师说她记得那个人，他就是那个时候打她的。司机停车的时候李和我从汽车里跳了出来。我使劲大喊，妈妈，就像你教我的那样，可没有人来帮我们。我们知道警察局就在拐角，所以就一路跑过来。但是，司达克老师还在他手里，妈妈。我们救不了她。”

女孩的母亲又抱了抱她。“没事，没事，亲爱的，你做得很对。所以你还是听了妈妈的话，我真为你骄傲，亲爱的。”

“莎伦，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不容易，但司达克老师的意识还清醒吗？我是说被打之后她还醒着吗？”珞恩弯下身，将手臂支在自己的大腿上。

“没有。我不知道她是晕过去了，还是死了。”女孩哽咽着回答说。

医生做了简单的检查，证实两个孩子都只是受了惊吓，但他们都足够坚强，不会留下长期的创伤。

不久，李的父母也到了，这意味着，现在珞恩可以向两个孩子直

接提问了。

“可以描述下司机的样子吗？”

“他头发是棕色的……”趁莎伦还没拦住他，李抢着说。

“不对，我确定是金色的头发。”

“你们觉得他大概几岁？”珞恩朝孩子们微笑道。

“我觉得他四十岁左右。”莎伦说，这一次，李同意了她的说法。

“你们觉得他有外地口音吗？还是本地人？”

“他绝对是本地人，因为他说司达克老师以前教过他。”看起来莎伦对自己的回答很满意。

珞恩站起身，把皮特拉到一边，“去查一下约翰·司各特的背景情况，查明他上的哪所学校，在哪一年。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兄弟姐妹，好吗，皮特？天啊，我刚意识到，司各特住在克利尔蒙特路上。”

皮特露出困惑的表情，接着恍然大悟，“背靠着铁路线。该死。你是对的，肯定是他。”

珞恩刚要回应，特蕾西打断了他们，“长官，约翰·司各特开的是黑色标致。他应该五点开工，你们猜怎么着，他没出现。”

“万科还被拘留着吗？”珞恩问警官。

“是的。”

“阿诺医生有没有给局长打过电话，你知道吗？”

“我不清楚，长官，我可以去问下。”

“不用了，没关系，特蕾西。问完孩子们，我自己会去找他。”

“我去查一下，看看约翰身上能挖出些什么料。”皮特朝他的办公桌走去。

“特蕾西，跟我来，我们给孩子们做笔录。我不想让他们再在这里做无谓的逗留，这一天够他们受的了。”

罗伯茨局长来的时候，珞恩正和莎伦一起总结口供。

“跟你说句话，警督？”他唐突地要求道。

“我马上就好，总之，谢谢你的协助，莎伦，现在回家好好休息。我不希望你替司达克老师担心，我向你保证，我们会找到她的，好吗？”

“怎么回事？出了事怎么没有人通知我？为什么我还得从秘书那里听说这件事？”罗伯茨质问道，嘴唇因为愤怒而抽搐。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长官，我来不及向你报告。”

“很抱歉我不相信你的话，警督。急着把万科的指纹拿去给法医鉴定，是你的主意吗？我接到一个病理学家怒气冲冲打来的电话，一个带着法国口音的家伙。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他确信我们抓错了人。我觉得事出有因，你和这通电话有什么关系吗，警督？”

“首先，我们在现场好几个地方都发现了指纹。我想，拿万科的指纹与之对照才是正确的做法。结果是指纹不相符，我猜就是。我们已经查遍了他的所有背景资料，没有发现任何疑点。如果有，我肯定会知道。”因为受到挫折，她的调门也高了起来。“其次，我没要求阿诺医生给你打电话。向我们提供他所找到的证据，这是他的责任。也许，他也想确保无辜的人不会因为激进的警察而坐牢。”

“警督，如果你说完了，请注意和上级长官说话时，最好语气放尊重点。我知道我们之间现在的情况让你心里不舒服，但事实是，我就是你的上司。听清楚了吗？”他怒目圆睁，愤怒使他的嘴唇抽搐得更厉害。

“完全清楚，长官。”珞恩答道。

“这些孩子出什么事了？”局长严厉地问。

“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知道这个案子的侦破是否还是由我负责？”

“我让你停手了吗？”

“没有，但在案子的紧要关头，你命令我休息一个周末。”

“我认为你会发现这是我前任下的命令，尽管，我的确赞成他的决定。我们希望给你放假能把凶手引出来。”

她强压怒火说：“你知道他给我家里打了电话，他的车从我家门外开走吗？假如周末我按原计划在工作，我的家人就不会面临危险！”

罗伯茨难为情地清了清嗓子说：“很遗憾，这么做是个错误。我很抱歉事情变成这样。汤姆和你女儿没事吧？”

“汤姆和我都觉得，他带着查利去他母亲家住一阵为好。至少等我们抓到凶手。”她希望这谎言能令他信服。

“好主意。听着，我会放了万科，但你必需带其他嫌疑人进来。有确认的人了吗？”这是他上任以来第一次用柔和的语气跟她说话。

“只有一个。今天皮特和我询问了其中一位出租车司机，约翰·司各特。我们共处一室时，他表现得焦虑不安。”珞恩讲述了经过，以及一直被司各特盯着的感觉。“皮特正在调查他的背景。”他点点头，珞恩感到，他终于能认真地对待她了。“最后一点，我们在司各特家时，我注意到他脖子上有抓痕。有一位受害者，多琳·尼科尔斯，反抗了袭击她的人。病理学家在她的指甲里找到了攻击者的皮屑。”

“这家伙有前科吗？”

“没有。正如我所说，皮特正在做更多调查。那家伙让我神经过敏，他给人毛骨悚然的感觉。皮特感觉不到，但他不是女人，对吗？”

“如果你的直觉那么强烈，那就调查他。等一等，他的声音呢？你和凶手说过话，他的声音听起来熟悉吗？”

她摇摇头：“很难说，他的声音总是瓮声瓮气的，好像是用布把话筒蒙住的一样。你能安排搜查令搜查他的房子吗？”

“交给我吧。与此同时，调查清楚他的一切，银行账户、前任雇主，全部。是不是一度怀疑他有共犯？”

“是啊，但我们还不知道共犯的性别。一旦你拿到搜查令，我们就能带他进局里。”

“还要找到那个失踪的老师，对吗，珞恩？”罗伯茨说。

“等待搜查令的同时，我想在他家附近安排监视。”珞恩在办公室里寻找着特蕾西和米奇的身影。

“我同意。但如果他真的绑架了老师，你真的认为他会笨到把她带回自己家？”

“我不确定。但如果是这样，现场应当安排警力。我会派特蕾西和米奇过去，你能批准加班费吗？”

“做你该做的，珞恩。别的事情留给我来操心。”

珞恩注视着罗伯茨沿着走廊走向他的办公室，她对未来会发生什么还是没有把握。她返回自己的办公室给家里打了电话，希望汤姆已经改变主意回家了，但只听到语音提示。她想给他母亲打电话，但还是决定放弃。

就在她要离开办公室时电话响了，她接起电话，内心一阵恐惧。

“珞恩，你还好吗，亲爱的？”

听到雅克的声音，她舒了一口气。

“强打着精神呢，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她把最新的进展大致说了一遍。

“这可怜的女人。我们必须保持乐观。目前。受害者还没有是被他立刻杀害的，也许他想延长对她们折磨。如果这些受害者都与他的过去有关，比起谋杀本身，让她们备受精神折磨也许更令他满足。你一拿到搜查令，就给我打电话。如果你坚信他就是凶手，我愿意协助对他住所的搜查。”

“我只希望在司达克老师成为第五个受害者之前，我们能找到他。拿到搜查令我会第一个通知你。”

“我想今晚的晚餐是不可能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这好像是个愚蠢的问题，但她还是感到很欣慰：“我整晚都会在这儿，等一会你可以顺路过来，到吃饭的时间我总要随便找点东西吃。”

“好。汤姆有消息了吗？”

“还没有，我刚给家里打了电话，他还是不在。我该去工作了，晚点给你电话。”

第44章

“有什么发现吗，皮特？”珞恩问。她走到皮特桌前伸展了一下僵硬的后背。

“没发现太多东西。约翰·司各特1975年到1980年间就读于阿什莉高中。那个学校里还有一个叫凯瑟琳·司各特的，我觉得应该是他妹妹。档案里有的就这么多。”他一边说一边厌烦地推开自己的笔记。

“和校长联系一下，虽然已经过了下班时间了，最好还是让他知道司达克小姐出事了。顺便让他提供一下学校的档案。”

“现在就办，头儿。”

“特蕾西，你和米奇现在就去约翰·司各特家盯着。直到我们找到证据为止。”

皮特捂着听筒跟珞恩说：“头儿，我联系上校长华伦先生了，他愿意现在就和我们在学校碰头。”

珞恩看了看时间：“告诉他我们二十分钟以后到。”

“茉莉，你和约翰接替皮特的工作，查查约翰和凯瑟琳·司各特的银行账户。我和皮特几个小时以后回来。”

“长官，之前几次犯人绑架受害者以后都和你联系过，要是凶手再打电话来找你怎么办？”茉莉问。

“试着追踪他的位置，拖延一下时间。我们八点左右就能回来。”

他们到学校的时候，华伦先生在校门口紧张不安地等着他们。

校长看起来五十岁出头儿，竖着风衣领子防止雨水滴进领口。“有什么新消息吗？”他问道。

“还没有。谢谢你愿意跟我们合作，华伦先生。司达克女士在这里任教很久了吗？”

“三十五年前她从师范学校毕业以后就来我们学校了。她和学生关系很好，她的个人档案就在我办公室里。”

他们快速穿过空无一人的校园。珞恩问：“学生档案呢？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战时德国人炸了学校，后来学校重建。我们现在把记录保存在另外一个地方了。校方不希望再发生类似的情况，所以他们在楼后用造了一个钢制房子来储存档案。”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先看看学生的档案。”

“没问题，这边走。我先开一下灯。”他走到墙边的配电箱，合上了几个闸门，整个区域瞬间灯火通明。他们跟着校长一路走进另一个走道，珞恩的鞋跟敲着地砖的“哒哒”声在这个安静的地方显得格外响亮。“就是这儿。”他走到一扇钢制的门前停下来。

他们进了大门，华伦先生在一排排挤得满满的架子间挪动着身子，金属的货架上整整齐齐地摆满文件箱。“我看看，你说1975年。约翰和凯瑟琳·司各特。约翰·司各特的档案在这里，但是没有凯瑟琳·司各特的。你知道那个女孩多大吗？”他吹掉一个厚纸板档案夹上积的灰尘，然后拿到屋子中央的桌子上打开来。

“我们也不知道，组里的人正在调查。如果你能帮忙就再好不过了。”

“我想想，嗯……男孩十一岁。司达克小姐是他的体育老师……真可怜，他父母在他十二岁的时候去世了。啊，他有一个妹妹比他小三岁，所以我们没有她的档案。她那时候应该还在上小学呢。等一下，这儿夹了一张女校长的备注。上帝，是多琳·尼科尔斯……”他停了一下看向两位警官：“她不是上个星期被杀了吗？”

“是的。备注上怎么说？”珞恩试着把案情在脑子里重组一遍。

“上面说约翰·司各特和他妹妹都被家庭暴力伤害。她立刻打电话联系了社会服务部。这两个孩子都被父母虐待过。太可怕了。”

皮特看了一眼珞恩，点点头，问道：“别说你刚好还有那时候联系

的社工的名字。”

“有的，在这儿呢……”

“珊迪·克雷福德。”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你们怎么知道？”华伦吃了一惊。

“这是有根据的猜测。上星期四我们发现了克雷福德女士的尸体。拼图里的重要一块。”

“所以你觉得这件事和这个人有关？”

“我们还不确定。能给我们一份档案复印件吗？”

“当然可以，我现在就去印一份。办公室里就有复印机。”

“你怎么想？”等待复印件的时候皮特问。

“两个孩子被双亲虐待，我们应该先查查他们的父母是怎么死的。”

“一回警局我就去查。受家暴的孩子不是应该离开施暴家庭吗？如果他们被送走了，他们的父母是在这之前还是之后去世的？约翰·司各特的同谋是他妹妹吗？”

“如果那两个孩子被寄养在不同的家庭呢？以前总有这种事情发生。报复，凶手用的就是这个词。肯定是他。他杀了小时候让他失望的所有人。他的父母、他的老师，社工，以及女校长，这是我们要调查的关联。”珞恩边说边在记事本上写下来。

皮特点点头表示赞同：“可为什么是现在呢？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

“我不知道，他在托妮出租车公司工作多久了？”

“不知道，我没查过。怎么了？”

“假设他刚被出租车公司录用，可能有一天他碰巧载到多琳或者贝琳达。可能，他看见她们就想起小时候受到的不公待遇。现在我们只能回警局以后再做进一步调查。”珞恩突然想起自己的家庭问题，不

禁走了神。

“想什么呢，头儿，你没事儿吧？”

“我没事，就是突然想起汤姆和查利。”她露出一个伤感的微笑。

“我很高兴听你这么说。要是因为一时的意乱情迷，就把他们都抛之脑后，那真是蠢到家了。”

“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皮特。你就是非要把我往坏处想。我和雅克只是朋友。可能如果在另一种情况下……不过，我向你保证，我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不当的行为。”

“你是被他青蛙一样的口音给迷住了，是不是？”

“行了吧，皮特。”老天，他就不能不提我和雅克？我最好转换一下话题。“不知道华伦先生还要多久才能回来？”

谢天谢地，几秒钟以后华伦就出现在门口。“给你，警督。这里有约翰·司各特和司达克小姐的个人档案。她丈夫那边呢，你给他打过电话了吗？”

“她结婚了？对不起，我还以为她是单身。”珞恩从校长手里接过文件夹。

“简在学校里比较愿意用她的本名。她几年前结婚，我们都以为她要一辈子当个老姑娘呢。”有那么一瞬间，他的眉毛拧在一起，抿紧嘴唇，随后抬起头，看起来很为她悲伤。“她的地址也在档案里，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打电话给戈登。”

“我们会找专门的人跟亲属联系，刚好我们也有些问题要问他。”

“我知道了。”华伦先生的微笑里藏着一丝担忧。

“这是我的名片。我们会尽所能把她安全的带回来。”

“希望你们能快点找到她。”

第45章

他们进门的时候局长已经在等他们了。他冲珞恩扬了扬手里的纸。“搜查令，警督。”他把一张对折的纸递给珞恩。

“这么快怎么拿到的？”她接过来仔细看了一遍。

“别问了，就当有人欠了我一个人情吧。我能一起去吗？”

“我得先处理几件事，然后跟组里的人说几句话。十分钟以后来找你。”

她迅速召集组员，把大概情况告诉大家，并安排茉莉对司各特的父母做更深入的调查，随后给雅克打了一个电话。

“克利尔蒙特路26号见。我五分钟后出发。另外，雅克……”

“怎么，亲爱的？”

“准备充分展示你的职业素养吧，新局长罗伯茨也会一起去。”

“收到。一会儿见。”

“皮特，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可能要坐局长的车过去。”

他们在司各特家门前停下车时刚过九点。珞恩跳下车找到特蕾西和米奇。

“有什么情况吗？”米奇打开车窗，珞恩弯下腰隔着车门问他。

“长官，毫无动静。他的车不在这儿。我问了问邻居，隔一个门的那一家，有个家伙说，这幢公寓的房东就住在一楼，他去奥兹探亲了，下礼拜才能回来。司各特显然平时都是独来独往，不过，最近他总带不同的女人回来，他觉得挺奇怪的。”

“有什么奇怪的？”珞恩盯着房子问。

“他说那些女人大多进去了就没见出来。除了一个人不一样。我问

他怎么不一样，他说他记不得了。他还说司各特看起来也不像那种会一夜情的人，他实在没明白这么多看起来很体面的女人看中了他哪一点。”

“那个不太一样的女人没准就是他妹妹。反正我们有搜查证，你们两个注意一下后面的情况。”

两个警员下了车绕到房子后面，珞恩回去找罗伯茨和皮特。“你要负责这次搜查吗，长官？”

“不了，警督，我正想看看你在外面表现得怎么样。”

哦，好啊，监督我，是吧。太他妈好了！

皮特按了门铃。虽然他们看见窗帘的缝隙里透出一点亮光，可是却无人应门。“皮特。把门撞开。”

他们分头在各屋看了一下，没有人，然后在客厅会合。

“嘘……别说话。你们听见了吗？”珞恩小声说。他们在原地站定仔细分辨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珞恩跪下来把耳朵贴在地板上。她迅速掀开早先绊了她一下的那块地毯，地板上赫然出现一扇地下室的活板门。

皮特用胳膊肘碰了碰珞恩，然后打开了挂钩，往上一提，打开了那扇门，下面露出了一个潮湿、黑暗的地窖，有一架梯子延伸下去。

他们听到了被什么东西捂住的低低的哭声，他们赶快走下摇摇晃晃的梯子。珞恩用手电在这间临时囚室的四周照了照。在手电光中，她发现了一双惊恐的眼睛。女人被剥得一丝不挂，绑在一张旧木椅上。“给我拿条毯子来，皮特。”珞恩挡住女人的身体。局长则迅速回到房间里去打电话叫救护车。

泪水顺着女人的脸流下来，她满脸的血迹。“简·司达克？”珞恩撕下贴在她嘴上的胶带。她大口呼吸着点点头。珞恩脱下自己的外套小心翼翼地盖在女人身上。她试着解开绑在女人身上的绳子，可是她自己的手也抖得厉害。皮特拿了毯子回来，帮她解开绳子。

岁月在她皮肤上留下了痕迹，她满脸皱纹的每一道细纹里都浸了

血。她花白的头发被血浸透，打了绺。女人明白自己得救了，这才哭了起来。

终于在她能说得出来话的时候，她喊道：“为什么……为什么是我？”

谢天谢地，我们及时找到她了。珞恩红了眼睛，暗暗下决心一定要亲自把那混蛋绳之以法，不论付出什么代价。

“我们等一下再细说，简。亲爱的，现在我们得送你去医院。你安全了，这才是最重要的，他再也不能伤害你了。”

“嗨，警督，你在吗？”一个熟悉的声音从上面传下来。

“我在下面，阿诺医生。我们找到她了，她还活着。”

“谢天谢地。叫了救护车吗？”雅克顺着梯子爬下来。

“局长去打电话了，你能在救护车来之前先简单检查一下她的情况吗？”

“当然，当然。现在不要担心，夫人。我们马上就带你离开这儿。”

珞恩看着阿诺温柔的样子不禁莞尔。他对待简的态度感动了她，毕竟，他习惯面对的是没有生命的尸体。

十分钟以后，救护车到了。雅克发现简的头骨上可能有骨折，应该是在车里被司各特打的。她的肋骨也断了几根，医护人员固定好她的身体以后，才把她放到担架上抬上梯子。

“上帝啊，这鬼地方……”罗伯茨又回到地下室，忍不住脱口而出。囚室的最里面，在那女人根本够不到的地方，放着一只狗食盆，里面装着一点稠粥。

离食盆十几公分的地方是人类粪便和一堆女人的衣物，有内衣裤，一些随身物品。他们假设，这些应该是前几名受害人的。珞恩手里的手电光照出了遍布整个地下室的斑斑血迹。

“她们像牲口一样被关在这里，被扒光衣服，不断遭受毒打。”雅

克一边对三个位警官说，一边装配了更好的光源，给现场拍照取证。

珞恩注意到她的上司瞪着法国佬的眼神，这才介绍起来：“抱歉，你们还是第一次见面。雅克·阿诺，内政部的法医，这位是总警督肖恩·罗伯茨。”

“我们之前通过电话。”雅克伸出手。

肖恩搭了一下雅克的手，说：“我们的确通过话，医生，我很好奇你怎么能这么快就到现场。”

“这么说吧，我有线人一直向我提供案情的进展。”雅克不动声色地看着肖恩回答。

“我明白了，我不多耽误你了。警督，我们上去跟你说句话。”

肖恩先爬上楼梯。雅克笑着握紧拳头，用口型跟珞恩说：“给他点颜色瞧瞧。”她耸耸肩挤出一个微笑，爬上梯子。

珞恩以为肖恩要为她联系了雅克而和她算帐，没想到肖恩只问她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我已经和警局打过招呼，所有警备车都出去找司各特的车了。他最可能躲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我们得先找到她妹妹的住处。你让组员们去通知简的先生了吗？”

“我让他们找辆车送他去医院。我现在就着手搜查这里。和你的组员联系一下，看看他们有没有关于司各特妹妹的情况。”

“抱歉，长官。”米奇插话道，“你应该去隔壁看一下。”

他们跟着米奇穿过走廊走进卧室。一瞬间，他们好像被送回了六十年代。屋子里全是笨重的深色家具，床垫中间已经向下凹陷，上面盖着一床旧式青柠色的鸭绒被。靠里的墙上被一块软木告示板占据着。珞恩难以置信地惊呼：“上帝啊！”她扫视着告示板，上面钉着一排排案件报道的剪报，一个挨着一个。凶手按时间和犯罪顺序将它们排好。要是今天下午我进过这间屋子……

肖恩站在珞恩旁边，指指其中一张剪报：“老天，那混蛋在嘲笑我们。看，他在上面用荧光笔做了记号，还在旁边写了‘哈哈’”。

一整天下来珞恩身心俱疲，她转过身对他说：“要听听我的建议吗？”

“说吧。”

“我们已经找到要找的人了，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犯罪现场调查组的人马上就会过来封锁这里。不如今天就先这样，反正现在我们也没什么能做的了。”

“好主意。已经快十点半了，警局能调动的人都在找司各特，今天就到此为止。”罗伯茨往前门走去。

“明天见，长官。我去和医生打个招呼再走。”

她返回客厅的时候，皮特和雅克正好从地下室的梯子爬上来。

珞恩走到壁炉架前又仔细看了看那张照片。雅克走到她背后。她把照片塞进他手里问，“这个你能做到吗？”

“做到什么？”他接过照片。

“我想知道他妹妹是谁。你的人能想办法模拟出这照片上的人二十年以后的样子吗？”

“交给我吧，我肯定能找到有办法的人。”

“我们决定收工了，你这边结束了吗？”她看着地上的活动门板问。

“差不多了，走之前我要再检查一下他的衣服，看上面的纤维和在多琳家找到的是否匹配。”

“好的，我帮你。皮特，你能跟特蕾西和米奇的车回去吗？明天见。”

皮特对珞恩把他支走有点不满，但珞恩看的出来，他也精疲力尽了。

她很快找到一件绿色的上衣递给雅克。

“这很可能就是我们需要的证据。”他把衣服收进证物袋里，“我回去就检查这件衣服和照片。大概明天午饭之前就能出结果。说起吃饭。”

“印度菜还是中餐。”珞恩的肚子也咕噜咕噜叫起来。

“你先回家，我去林先生饭馆买一顿中式大餐带过去。半小时以后见。”

一回到家，珞恩就看到电话答录机上的灯光不耐烦地闪个不停。“珞恩，我是汤姆。明天查利板球班下课的时候，你能去接她吗？妈妈四点半约了医生，不知道几点才能回来。我四点有一个面试，在市区的另一边。如果你去不了再给我打电话。提醒你一下，板球课五点半结束。谢谢。”

雅克带着晚饭回来了。珞恩去开门的时候心情有点低落。

他感觉到她情绪有变化。“真是让人精疲力竭的一天啊。”他向她走了两步，珞恩下意识地向后退。他僵住了，但他掩饰住失望，去拿碗盘，把食物装好。

她长长地叹了口气说：“汤姆打电话来了，我不在，所以他留了言。”

“哦。”雅克等着她说下去。

珞恩伤心地说：“听见他的声音，我才意识到我们的婚姻遇到了多大的麻烦。他叫我明天去接查利放学。一方面，我很感激他，这样我才有机会看到她。但是另一方面，想到他只能把我当成最后的选择真是让人心烦。就因为他和我亲爱的婆婆都没有时间，所以老好人珞恩得来顶这个缺。”她倒了两杯威士忌。

“肯定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今天太累了，疲惫的时候，小事就会被放大。亲爱的，积极一点，至少他打电话来找你帮忙了。如果他还在

气头上，能打电话给你就已经不容易了。别太强人所难了。这成语用对了吗？”

“对，是这么说。”微笑让她脸上的焦虑表情放松下来。“你怎么总能这么客观？”

“工作养成的习惯，亲爱的。来吧，趁黏糊糊的谷胺酸钠凝固之前，我们先吃饭吧。”

“你们医生总是知道怎么倒人家的胃口。”她拿起叉子，搅拌着他帮她倒在虾球上的酱汁。

“妹妹，是我。”

“约翰，谢天谢地，你在哪？”

“别担心我，我只说几句。今晚我已经帮你在燕子旅馆订好了房间，别回公寓，听清楚了吗？条子们应该已经搜查过那儿了。”

“那个女人怎么办？”她妹妹小声说，怕离她不远的同事可能听到她说的话。

“我猜他们已经找到她了。他们根本不知道她不是最后一个。很快，我就会证明他们错了，等着瞧吧。注意安全，妹妹，马上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

第46章

第二天，珞恩到达警局时，天还未亮。她看到有几位组员的位子空着，她猜想他们可能早就在司各特家清点证据了。

她刚推门进去，肖恩·罗伯茨便说：“你能来加入我们真好，警督。”

她瞄了一眼手表，不过七点半，皮特头顶上挂在墙上的时钟也证实了这一点。她扫了皮特一眼，皮特耸耸肩。

“如我所说，”罗伯茨继续向她的组员们训话，“是的，我们发现司达克老师没受什么伤，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认为自己做得不错，而开始沾沾自喜了。除非我们把约翰·司各特抓进牢里，否则我们活儿还远远没有结束。”

“茉莉，请出来告诉大家你查到了哪些和司各特兄妹有关的信息。”

茉莉站到了大家面前，她显得很紧张，笔记本都掉在了地上。她准备好发言时，慈母般的自豪感掠过珞恩心头。尽管最近她们之间有分歧，但过去一周里，茉莉的表现亮眼，如今珞恩已视她为小组里的中坚力量。

“首先，我利用皮特和警督从学校获得的信息，对约翰·司各特的背景进行了调查。约翰十一岁的时候，他的体育老师简·司达克，在课上发现他手臂上有伤痕。她问他是怎么回事。起初，他不愿意告诉她，但最终放下防备，承认他父母一直在虐待他和妹妹。她向校长多琳·尼科尔斯报告了这件事，而多琳又向社工辛迪·克雷福德反映了这件事。”

“没错，这些我和警督都猜到了，小茉，告诉我们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好吗？”

“是这样，”茉莉窘迫地继续说道，“约翰和他妹妹被从家中接了出来，然后被安顿在不同的寄养家庭里。他乞求机构负责人让他们在一

起，但他们无视他的请求。在当时，把兄弟姐妹安排在一个家庭里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之前，他是个成绩中等的学生，可是和妹妹分开寄养之后，他的成绩迅速下滑，他开始封闭自己。后来，他被送去心理治疗，几个月后他的成绩上升了。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亲生父母家里发生了火灾，他的双亲都葬身火海。我查找到了他们的验尸报告，他的父母当时都喝醉了，丧失了逃生的能力。

“大家公认火灾是一场意外，而司各特的成绩好转，显然足以再次打消学校的顾虑。我接着调查了两个寄养家庭。两家人都说他们是好孩子，每个周末都在一起，显然平日里他们安静又内向，但周末一到，他们就变得活泼好动。”

“一个十一岁的男孩故意纵火，有这样的可能吗？”珞恩困惑地问。

“以吉米·巴尔格的案例来说，十一岁的孩子能做出比纵火可怕得多的事。”局长回应说，他指的是几年前两个十几岁的男孩残忍杀死一个两三岁孩子的事。罗伯茨催促茉莉继续说下去。

“基本就是这些，最后一件事。我给社会服务中心打了电话，询问他们是否知道这两个孩子从学校毕业以后发生了什么事。约翰十八岁的时候努力了好几个月，争夺妹妹的监护权。当时凯瑟琳十五岁，最后，他成为了她的合法监护人，他们的档案也就只有这些了。”

“今天早上我邀请了一位朋友，她会在十一点左右到。希望大家都听听她是怎么说的。”茉莉报告完毕后，局长说道。

“你说的朋友到底是什么意思？”珞恩困惑地问。

“她是名犯罪学家。她来这儿是帮我一个忙。我已经向她陈述了案情，她会带着对凶手的分析报告过来。”

珞恩双手交叉抱在胸前，“无意冒犯，长官。但这会不会有点多此一举？我们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我们要做的只是将他抓捕归案。”

“也许是这样，但也未必，警督。她来的时候你不要抱有偏见。在凶案的侦破中，求助于犯罪学家比求助于病理学家靠谱多了，你觉得呢？”

傲慢的混蛋。珞恩眯着眼睛看着他掉头走出大办公室。她拉开椅子跟在他身后向他的办公室走。

皮特察觉到了她的意图，用自己的大块头挡在她面前。“别跟他计较了，头儿。拜托，我去给你买杯咖啡。”

随着早晨的时间一点点流逝，珞恩心里越来越沮丧，她朝桌面狠狠捶了一拳，我不应该待在这儿，我应该去搜查那混蛋的公寓。可相反，她却要奉命守在这儿，要一个“神经病专家”来告诉她那些早就知道的事实，而凶手还逍遥法外。为了迎合罗伯茨的所谓朋友去做些毫无意义的事情。

衣着讲究的苏珊·百沃特在十一点准时到达，这女人身材苗条，高高的颧骨凸显了她良好的教养，她大步向局长走去时自信满满。局长欢迎她时表现出了肉麻的热情。珞恩翻了个白眼，她觉得用这么夸张的方式欢迎这个女人是做给她看的。

“这位是苏珊·百沃特。苏珊，大家都准备好了，你随时可以开始。”

“谢谢，肖恩。”她对他报以意味深长的微笑。“研究过这些笔记之后，我对凶手的分析如下。此人怀着满腔的愤怒，他心里的恶意越积越深直到忍无可忍。于是他在狂怒之下杀死了那些女人。”百沃特低头看了一眼笔记，又接着说下去。

“详加分析可以看出，他是个孤独的人。他穿的衣服是他孩提时期的风格，回避当下的时尚潮流。曾经被一位女性家族成员性侵犯过，也许是他的母亲。他惩罚受害者，是因为她们的性别，以及过去她们曾让他失望。很可能他的愤怒导致他杀死了母亲，并且这可能在好几年里都一直是他生活的目标。最近的某次意外让他的愤怒再次浮出水面。有什么事情触发了他童年的回忆，他不愿意记起的回忆。这些回忆是他这么多年一直刻意避免的，因为它们会毁了他。”她清了清嗓子。

罗伯茨递给她一杯水，她接着说下去。

“他性格孤僻，需要兄弟或者姐妹的陪伴。他妹妹是关键人物。抓

到他妹妹，你们就能钓住这条鱼。他是个守护者，她的守护者。他的家收拾得一丝不苟，他很可能有强迫症。他对女人毫无性致。也许性无能，无法实施……”

特雷西桌上的电话响了，打断了她的评估。

“请稍等。长官，是阿诺医生，找你的。”

“你好，医生？真的吗……太好了，我们马上就到。”她放下电话，跑进自己的办公室，几秒钟又出来了，边走边匆匆忙忙地穿外套。

“警督，你要去哪儿？”罗伯茨皱着眉头朝她走去。

“情况紧急，长官。我请阿诺医生做的测试有结果了。他们帮我模拟了约翰妹妹的画像。百沃特小姐刚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抓到了他妹妹，就逮住了司各特。所以我要去实验室看看那个女人是谁。然后我会带她进来审问。如果你同意的话？”

罗伯茨长叹一口气，松口道：“好吧。”

太好了！“皮特，我们走。”

在车里坐定以后，皮特便说：“简直一派胡言。”

“也许吧，就像卡萝尔·珞德，嘿，至少她指引我们找到了犯罪现场。”

“医生提供你什么关于那个女人的线索了吗？”

珞恩一边换挡一边摇摇头，“他只是说结果出来了，画像效果很好。但愿我们能认出那个女人。”

他们到的时候，雅克正在他办公室外的大厅里。珞恩的心怦怦直跳，她不知道是因为见到了雅克，还是因为司各特妹妹的身份就要水落石出了。

“画像在我办公室。”雅克说，边朝皮特点头示意，边向珞恩投去微笑。

当雅克把画像递到她手里，珞恩的手都颤抖了，“上帝啊，我就知

道。我对她有种预感。谢谢你，雅克，你又做到了。”她在他的脸颊上啄了一下，冲出了过道，皮特紧紧跟在她身后。

“祝你好运，警督。”雅克在身后愉快地喊道。

“嘿，等等，头儿。你不打算告诉我这女人是谁吗？”皮特在她身后喊道，气喘吁吁地努力想要跟上她。

“很快你就知道了，快点，肥仔。”

第47章

雨越下越急，雨刷还没来得及清开视线，挡风玻璃就又被雨幕遮蔽。珞恩心里着急，开着车一路抄小路，穿小巷。

最后他们停在了楼前的双黄线上，皮特这才打趣了一句：“你这是在求罚单吗？”

“哈，不好笑。这鬼天气，你想停在一英里开外自己走过来吗？”她捅捅他的胳膊加了一句，“好像你从来没停过双黄线似的。”

“好吧好吧，你说得对。”他支吾了一句，头像节拍器的摆针一样晃来晃去。等珞恩熄掉引擎，皮特说：“所以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你觉得司各特的妹妹是谁？你这个关子已经卖得够大了。”

“你就快知道了。不过我得先问几个问题，看看简·司达克打电话给出租公司的时候，是谁接的电话。”她打开手包把钥匙扔进去，“走吧，速战速决。”说着下了车。

珞恩用手包遮在头上跑进了托妮出租车公司。

珞恩走进了办公室，皮特则在门口站定。

两个女人看到他们都很惊讶，不过托妮很快绽放出一个微笑，玛丽则斜睨着珞恩和皮特。她真的很不喜欢执法人员。

“嗨，警督，这次要我帮什么忙？”托妮给自己到了一杯咖啡，问道。

“我们想让你帮忙找一个司机。”

“哦，谁啊？”

“约翰·司各特。”虽然珞恩的肾上腺素飙升，却还是故作平静地说。

“他昨天打过电话来，说他想请几天假。他犯什么事了？”托妮的眼神在珞恩和自己的雇员之间游移，后者正在她的办公桌前坐立不

安。

“我不知道，也许我们可以问问玛丽？”

“我怎么会知道？”肥胖的调度员不客气地回敬道。

珞恩眯起眼睛：“作为调度员，他的情况你应该清楚得很才对啊，不是吗？”

“警督，到底怎么回事儿？”托妮问。

“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问玛丽，或者凯瑟琳·司各特？”

“真见鬼！”皮特忍不住喊了出来。

珞恩回过头，看见皮特一脸惊悚的样子，忍不住想笑。

托妮摇摇头满脸不解：“玛丽，你和约翰有关系吗？”

“那怎么了？”女人大叫，她的上嘴唇上翻，露出满口参差不齐的牙齿。

“你跟我说你姓马修斯，你为什么要撒谎？”

“我来替她回答吧，托妮。”珞恩对满脸困惑的女人说，眼睛却始终盯着调度员，“这样她哥哥才更容易绑架他名单上的那些受害人。”然后她又看着托妮说：“只要他们欺骗你。”她再次转向玛丽：“你对出车记录做了手脚，确保你哥哥的名字和别的司机调换，我说的对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玛丽含糊地说。

“昨天的出车记录呢，托妮，我给玛丽看看我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去给你拿，今天早上刚收起来了。”

托妮去找出车记录的文档，珞恩回头瞥了皮特一眼，他满脸迫不及待想抓住玛丽问个清楚的样子。

托妮取了她身边架子最上面的一个鞋盒递给珞恩：“在这里，你有特别需要看的记录吗？”

“应该有一份四点左右去阿什莉高中接人的记录，也许是四点十五

分，报的是司达克的名字。你能告诉我去接的司机是谁吗？”

“我看看，啊，找到了。四点十分有一通电话，去接的司机是万科。”托妮看着记录皱了皱眉。

珞恩抬起头来：“有什么不对吗，托妮？”

“有一点，万科昨天晚上九点以后才开始出车呢。”

“也许你能告诉我，昨天接到这通电话的时候，哪个调度员在当班？”

“玛丽，不就是你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万科那个时候根本不当班，为什么把他名字写在出车记录上？”

“这个问题我也替她回答吧，托妮。她是故意的。约翰·司各特去接了简·斯达克和两个孩子。谢天谢地，那两个孩子逃出来了，斯达克小姐就没那么幸运了。几小时后，我们在他家的一个囚室里找到她，她光着身子被绑在一把椅子上。她身上有好几处骨折，所幸还活着。约翰·司各特的前几个被害人就不一样了。对吗，玛丽，哦，还是叫你凯瑟琳？”

调度员瞪着珞恩一句话也不说。

“对不起，警督。我完全不知情。玛丽，收拾东西走人吧，你被开除了。你那变态的哥哥也一样。”

“没错，玛丽，拿好你的东西跟我们回局里吧。皮特，你能把这人带回车上去吗？”

“没问题，头儿。”

“最后一件事，托妮，司各特开的车是公司的还是他自己的？”

“警督，他们用的都是自己的车。我要是还得提供车，早就破产了。”

“谢谢你的合作，托妮。希望你尽快找到新的调度员和司机。”

托妮的脸上还是没有半点血色：“你知道司各特在哪儿吗？”

“我们很快会抓住他的。”

他们回局里的路上，玛丽的脸上一直挂着一个可恶的微笑。

皮特和珞恩把那女人带进第一审讯室后，走到隔壁的屋里透过双面镜观察她。她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守卫。

“你说的对，你之前就说过她有点可疑。她真是个魔鬼。”

“等我们找到他哥哥再庆祝也不迟。我豁出去了，皮特，你好像认识个本地报纸的记者？能不能让他帮我们发一篇稿子？放出风去说玛丽已经被拘留了。如果司各特知道我们抓到了他妹妹，他肯定会自己出现的，至少会跟我联系。”

皮特看了一眼时间：“我要是现在就去，还能赶上晚报。她怎么办？”他指指审讯室。

“先关她几小时，也许到时候她还能快点招供。”

二十分钟以后皮特回来了，珞恩正好挂了电话。

“真够悬的，就差半个小时。他们接下报道了，跟我们一样想赶紧看到司各特被绳之以法。你跟谁打电话呢？”

“戈登·司达克，问简怎么样了。她已经出院了，还惊魂未定，不过想想她刚刚经历的，已经恢复够快了。他希望我替他向全组道谢。”

“你跟他提起司各特的妹妹了吗？”

“还没有，我们现在就先静观其变。司各特早晚会来联系我们。在把暴跳如雷的玛丽拿下之前要不要找点东西垫垫肚子？”

“你告诉过局长我们把她带回局里了吗？”

“说过了，他还生气呢，一定要你来审问，我只能观察。”

皮特听了做了个鬼脸。

“别担心，万一有情况我会在耳机里给你指示。你肯定没问题。”

“太好了，这就像一位‘大姐大’在监视我，而我要审问另一个‘大姐大’一样。”皮特在去餐厅的路上叨唠着。

半个小时以后，他们把最后一口咖啡一饮而尽，珞恩问：“准备好了吗？我们给她带个三明治。我怎么这么仁慈！”

“她那个块头，你要真想让她吃饱，恐怕得带一卡车。”

珞恩咯咯地笑了起来，这让她想起一句老话儿：“只看到别人黑，看不到自己黑”。

第48章

皮特一走进审讯室就打开了录音笔的开关。他先向她讲明了法律赋予她的权力，用的是她的真名凯瑟琳·司各特来称呼她。无休无止的审讯就开始了。

“嘿，皮特，放慢节奏。给她个说话的机会。”珞恩的声音从耳麦里传过来，“问问她昨晚在哪儿。”

皮特照做了，但女人却缄口不言。他把三明治放在桌子中间，凯瑟琳的目光就聚焦在那个三明治上，而不是在皮特身上。

几个小时过去了，审讯依然没有进展。沉默，实实在在的沉默。每隔一个小时皮特就要垂头丧气地离开审讯室稍作休息，和珞恩简短地交谈两句后再回去继续审问。

四点四十分，特蕾西拿给珞恩一份首印的晚报，头版头条赫然用黑体字印着：

连环凶杀案嫌疑人之妹协助警方调查

“如果这样还不能把那混蛋引出来……”珞恩显然对记者的报道非常满意。特蕾西转动了一下腕上的手表，好像是表带夹住了汗毛。就是在那个时候，珞恩注意到了时间。“见鬼，已经这么晚了？我得去学校接我女儿。我得给我姐姐打个电话看她能不能替我去接她。皮特，我马上回来。”她扔下一句话就跑出去了。

她的手机还在楼上她的手袋里，所以她抓起离她最近的一部电话机打给她姐姐：“雅德，谢天谢地。查利板球课下课我本应该去接她的，可是我现在走不开……”

“你开玩笑吧？又是这样，工作比孩子重要。”雅德叹了口气，“几点下课？”

“谢谢，雅德。你最好了。赶快去吧？”

“你欠我一份人情，珞恩。”雅德不满地嚷了一句就挂了电话。

珞恩回到观察室，皮特看起来受够了司各特无言的折磨，开始回避她凌厉的眼神。

二十分钟以后，特蕾西冲进来。她咳嗽两声清清嗓子。

“怎么了，特蕾西？”

“长官，有人打你办公室的电话，我替你接了。”

珞恩听出好像有坏消息，她在犹豫怎么开口说。

“说吧，特蕾西，你已经开始让我担心了。”

“对不起，长官，电话是你女儿打来的。”

珞恩皱了皱眉：“然后呢？她不会已经回家了吧？”

“长官，哦，上帝，她还在学校，但她有点情绪失控。”

“特蕾西，到底怎么回事儿？”

“你姐姐被……绑架了，长官。”

珞恩膝盖一软，身子靠在双面镜上。“皮特，出来，马上。”

“怎么了？”皮特冲进门，先看看珞恩又看看特蕾西。

特蕾西接着刚才的话说：“查利看见她被塞进一辆出租车里了。一辆黑色的标致。”

皮特没反应过来：“谁被绑走了？”

“我姐姐，皮特，司各特带走了我姐姐。”

“我的耶稣基督！特蕾西，去报告局长，马上。”

特蕾西跑出门。皮特上前安慰珞恩，珞恩却只反复听到一个声音：我的天，约翰·司各特抓住了我姐姐。这一局一定不能输。

局长进来时，珞恩正在给皮特布置任务。“打电话给学校，让他们照顾查利。然后给汤姆打电话叫他去接女儿。去他的面试，听明白了吗？”

皮特点点头转身出去了。

从罗伯茨的表情看起来很为她担心，他递给珞恩一杯水：“特蕾西都告诉我了，珞恩，我很抱歉。走吧，我们先回你办公室去。”

珞恩低头瞄了一眼罗伯茨抓着她的手臂的手，她看到罗伯茨眼里的担心和忧虑，想起他们在一起时他也很喜欢雅德。“那她怎么办？”她指指双面镜那边的女人。

“我会让警员先把她关起来。”

他们刚回到大办公室，电话就响起来。大家面面相觑，直到米奇拿起听筒。“等一下，我帮你转过去。”

他拿着电话用口型说，是他。

“珞恩，我来接。”罗伯茨坚持道。

但珞恩挡开了他的手。“不。”她坚决地回绝他。马上要进行的对峙让她心跳加速。

“珞恩，听我说，现在的情况你很难保持冷静。不要让他钻空子。”

“见鬼，长官，我知道怎么处理这种情况。”珞恩咬着牙说。“你好，我是辛普金斯警督。”她努力控制着自己的声音。

“珞恩……是我。”

“雅德，亲爱的，你还好吗？你在哪儿？”泪水涌上珞恩的眼眶。

“啊，警督。问题，问题，你总有问题。你忘了接你女儿下课吗？你姐姐倒觉得她比你更适合去做这事儿呢。”他空洞的笑声从电话那边传来。

“混蛋。”

“现在，警督，你要是想再见到你姐姐真应该考虑对我客气一点。”

“你想怎么样，司各特？”

“拖延时间，我们试着追踪他的电话。”罗伯茨用嘴形对珞恩说。

“咱们交换人质吧，我妹妹换你姐姐。怎么样？”

“我确定可以安排，但是我需要先跟我的上级汇报一下。”

“为什么你不现在就问问罗伯茨局长呢，就是站在你旁边的那位吧？”司各特刺耳的笑声刺激着珞恩的耳膜。

珞恩转过身看向窗外。他在那里吗？在监视我吗？

“他会答应的，告诉我时间和地点吧。”

“我再打给你。时间到了，你大概正费尽心思追踪我的电话吧。”

“求你了，让我和雅德说句话。”电话挂断了，只剩下一阵盲音。她发白的指关节紧紧握着听筒，罗伯茨不得不掰开她的手指从她手里夺下听筒。

皮特正好走进来，大办公室里鸦雀无声。“出什么事了？”

珞恩的话堵在嗓子里说不出口。

皮特迷惑不解，于是说道：“头儿？别担心了，汤姆会去接查利的。”

“司各特刚打过电话过来。”罗伯茨说。

“见鬼。那贱女人最好现在就开口不然……”皮特愤懑地啐了一口。

“够了，皮特。我不希望她知道雅德的事。我们就折磨她一晚，让她也尝尝滋味。”她看向罗伯茨，后者点了点头。如果她要去见司各特，绝对不可能把司各特的妹妹交出去。

“我去一趟司各特家，看看犯罪现场调查组的人有什么发现。”

“你确定没问题吗？”罗伯茨问。

珞恩看着他摇摇头：“我打个电话就过去。”她走进办公室，关上身后的门。“雅克，是我。”

“你好，珞恩。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她这么说着，声音都在发抖。

“怎么了珞恩？”

“约翰·司各特又找到一个目标……”

“什么！不会吧。我刚看到报纸说你们逮捕了他妹妹。你们是不是把他逼急了？”

“我只希望他不要伤害雅德。我刚和她说话了，她听起来还好。”

“珞恩，我不明白你说什么，等一下，你是说你姐姐雅德？珞恩，她绑架了你姐姐？”

“雅克，都是我的错。汤姆只让我去做那么小一件事我却没办到。像往常一样，我被工作绊住了。现在她要去了，我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滚下来，她抹掉泪水，心里满是愤怒和恐惧。

“珞恩，不要自责。她一定会没事的。积极一点，我能帮什么忙吗？”

“没人能帮忙。他想用我姐姐换他妹妹，我觉得老板不会答应。我现在就去司各特家，看看犯罪科的人有没有什么发现。希望他们还没把要送检的证物都送走。”

“我还有几封邮件要处理，完成以后我就去找你。加油，坚强点。”

第49章

珞恩、皮特和局长到司各特的住处时天已经快黑了。雨才停，寒风扫起地上的落叶，形成了小小的旋风。调查组在房子外集合。

在进公寓之前珞恩说：“大家都带好橡胶手套了吧？”

犯罪现场调查科的人正好整理完东西。

“见鬼了，皮特。这地方简直一团糟。”珞恩扫视着一片狼藉的客厅。然后走向领头的同事。“嗨，杰克。有什么发现吗？”

眼前身形修长的中年男子还穿着白大褂，他正小心翼翼地绕开摆满一地的工具箱，走进客厅，他指了指他们收集的证据。“一个有意思的东西是一本剪贴簿，衣柜里还发现一个鞋盒，里面有些旧照片和几把钥匙。”

珞恩打开鞋盒，一张一张翻看里面照片，再一一传给局长和皮特。照片上都是些黑色记忆，不堪回首的过去。其中一张照片上，一栋房子在被熊熊火焰吞噬。什么样的人才会拍下这种照片？这是他出生的房子吗？他是亲眼看着房子付诸一炬吗？盒子里还有几张宝利莱照片，拍的是两座墓碑，碑上刻着格雷斯·司各特和杰夫里·司各特。照片上用大写字母写着“最后的解脱”几个字。

盒子里最后一件东西是一个黑布包，里面包着两张扑克牌，黑桃国王和黑桃皇后，还有一张塔罗牌里的死神牌。

“他可真是心理阴暗的怪胎。”皮特说完就吞了下口水，意识到自己说的话不妥。“对不起头儿，我不应该这么说。”

“没关系，皮特，我们都知道他是什么人了。”

珞恩坐进沙发里翻看着那本剪贴簿，皮特坐在她身边，吹了一声口哨。

“上帝啊，那家伙暗中关注你好多年了。”皮特看了她一眼，又回去看那本剪贴簿。

珞恩瞪着几百张自己的照片说不出话来。有她和汤姆还有查利在一起的照片，甚至还有最近她和雅克在公园里手牵手的照片，还有很多她和皮特出任务或者回警局的照片。最让她沮丧的，是那张查利在学校操场上的照片。这个混蛋不光监视她，而是跟踪她很久了。

“为什么？为什么是我？”她也问着简·斯达克问获救时问过的相同问题。

“因为你是主管这件案子的警督吧。”罗伯茨越过她的肩膀看着照片说。

“嘿，你们看这个。”皮特翻到倒数第二页，上面是几张整齐排放在一起的照片。微笑着的，年幼的司各特与一对年迈的夫妇站在一起。最后一页上是几张布纹照片，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也和这对夫妇在一起。那女孩应该是他妹妹。“你们觉得呢？可能是他们的祖父母。”

“肯定是。如果他们还活着，这两个孩子也不会被送去寄养。可能他们在火灾以后就去世了。皮特，给茉莉打电话，看她能查出点什么来。”

皮特走出客厅，罗伯茨在他的位子上坐下，在珞恩身边从头到尾把剪贴簿翻了一遍。“可能这是他们度假的房子吧，周围都是树，看起来荒无人烟。”罗伯茨仔细看着上面的照片。“应该是个建在树林里的小木屋。”

“是森林，从照片里能看出远处是山。这张照片，看起来好像是同一个地方，连木屋的边缘都照上了，还有金雀花和蓟类植物。可能是苏格兰高地？”珞恩转向局长，看到他有点分神。“怎么了？”

“我怀疑……”他抓起那串钥匙，上面有一把短钥匙和四把普通的钥匙。

“我们该不会想到一起去了吧？”珞恩瞥了一眼那串钥匙。

“去看看钥匙能不能打开那间小屋。不过，如果他已经带着雅德去那儿了，这串钥匙不是应该带在身边吗？”

珞恩摇摇头：“那可不一定。如果这只是串备用钥匙，以防兄妹两

个要分开行动呢？”

“也可能是障眼道具什么的，他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有可能。所以你觉得这可能是他故意耍的把戏，他故意把钥匙放在这儿，就是为了让我们发现？”珞恩咬着唇陷入思考。

“我们无法揣测他是怎么想的。这是个等了三十年只为了报仇，还亲眼看着他父母葬身火海的人。”

“过来，皮特。你的人和你的消息都在哪儿？”罗伯茨话音刚落，珞恩就把皮特叫过来。这个缺乏安全感，像颗定时炸弹一样的男人，此刻正掌握着她姐姐的命。

皮特走向房间。“我来了。显然，正当决定是不是要把两个孩子交给祖父母收养时，他们出了一场严重的车祸。虽然老夫妇乞求有关机构把两个孩子交给他们抚养，但是他们年事已高，即使考虑到他们的年龄社会服务机构也还是觉得他们无力抚养两个孩子。这恰好是司各特怪罪社工的另一个理由。”

“这两个孩子肯定经历了痛苦的童年。我想茉莉不会也查到祖父母的地址了吧？”珞恩问。

“她给了我两个地址。一个靠近利兹市，一个是在苏格兰的度假小屋。”

“就是那儿，一定是那儿。我打赌他把雅德带到那儿去了。”珞恩把照片递给皮特。

“茉莉有他们度假小屋的具体地址吗？”罗伯茨问。

“她好像提过，我没记下来。”

罗伯茨拍拍皮特的肩膀。“别担心。我想我们最好先回警局一趟，万一司各特又和你联系，我们就不会错过。珞恩，我们回去研究一下那个区域的地图。”

“特蕾西，有什么新发现吗？”珞恩一到警局就问。

“长官，他几分钟以前刚打了电话过来。”

“他说什么？”

“他很生气，问你在哪儿。我告诉他我也不知道，他听起来更生气了，还说你这个妈当得真差劲。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好，只能跟他说半个小时以后再打来。”

“他怎么说？”

“他说他可能会再打来，也可能不会。取决于他心情好不好。对不起，长官。”

珞恩拍拍年轻探员的胳膊，以示安慰。

“没关系，特蕾西。我想他说的是我没有去学校接女儿。这件事只能怪我。”

司各特再次打电话过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站在桌前看苏格兰地图。

他听起来很生气。“警督，你刚才去哪儿了？”

“出外勤。我能和雅德说话吗？”

“除非你礼貌地求我。”

“求求你，司各特先生，我能跟我姐姐说话吗？”她看了一眼手表，意识到雅德已经被绑四个小时了。

“我要先跟我妹妹讲话。”他恶毒地笑着说。

“我和局长谈过了，他同意交换人质。”珞恩在局长眼皮底下撒了谎。

“他同意了吗？还是你在耍我？”

“我没有，是真的。告诉我时间和地点。”珞恩心焦无比，只盼着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冷静镇定。

“我半小时以后打过来。这次你最好在那儿等着，否则就等着给雅德收尸的时候，她身上再多几处伤吧。”他又笑了起来，珞恩听到背

景音里有雅德的尖叫声，好像他已经打过她了。

“求你，求你别再伤害她了。”珞恩乞求着，司各特却挂断了电话。

罗伯茨摇摇头。“你在玩火，珞恩。我还没来得及和我的上司请示，就算我请示了，我也不可能答应你去交换人质。他对雅德动粗了吗？”

“他挂掉电话之前我听到她在尖叫。我没说我们真的要去交换人质，长官，但是总要放个饵出去。如果是你姐姐被抓做人质，你会怎么想？”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珞恩。可是你实在不应该拿自己无法做到的事情跟他保证。”

珞恩顾不上听罗伯茨说的话，她的头脑里正在盘算着自己的计划。

局长觉得不耐烦，回自己办公室去了。

电话响起的时候，珞恩让特蕾西把电话转进她的办公室，皮特也走了进去。

“好，我知道了。什么时间？我们会准时到。不，我发誓这不是陷阱。我只带我的搭档和凯瑟琳去。我能和雅德说话吗？坚持住，雅德，我一定救你出来。”

“他想在哪儿见面？”皮特问。

“M6高速公路的凯勒服务中心。我知道你很为难，不过你可以自己决定来或者不来。你不想来的话当然也没关系。”

“嘿，我们是搭档。你当然得带着我了。我看，我们是肯定不会带着他妹妹了？”皮特帮珞恩拿着外套，珞恩亲切地对他笑笑，把手臂伸进外套里穿好。

“你真好，皮特。咱们得赶在罗伯茨发现之前开溜。”

“把钥匙给我，我假装去上厕所把车开过来，可以节省时间。”

“好，我去告诉他们我要回家去看看查利，这样也能耽误他们些时间。”

公路尽头弥漫着一片诡异的雾气，珞恩他们驱车北上赶往约定见面的地点。皮特坚持由他开车，珞恩则满脑子都是无数个“万一”。当服务站出现在路边时，珞恩心里仍然全是不祥的感觉。

“他说在卡车停车场等我们，就在那边。皮特，我不想你逞英雄。按我的规矩来，明白？”

“明白，不过那不代表我就同意你的做法。”

“皮特，不要为我冒险。我只想把我姐姐救出来。”她看到一排卡车里唯一的一辆小轿车，一辆白色的大众高尔夫，他换了车。“我下车以后记下他的车牌号码，之后用得上。”

“知道了，头儿。别冒无谓的险。”皮特抓住她的胳膊提醒道。

珞恩把手放在他的手上。“放心吧。要是一切顺利，照顾好雅德，一会儿见。”

“必须的。我可接受不了今后要换搭档这种事。”

“一会儿见，搭档。”珞恩在皮特脸上亲了一下，竖起大衣领子下了车。

珞恩走向停在不远处的车子，冰冷的空气让她浑身打颤。皮特下了车，胳膊搭在打开着的车门上。

约翰·司各特出现了。他让雅德在自己前面，手上拿着刀子架在雅德的脖子上。他紧张地四下张望。

“凯瑟琳呢？”

珞恩停在三米以外，艰难地吞了一下口水说：“她在车里。”

“别胡扯了，警督。我看到你的搭档是一个人。”他把刀尖刺进雅德的皮肤，她尖叫了一声，血顺着脖子流了下来。雅德的蓝眼睛瞪得

大大的，满眼恐惧。

“好，好。拜托你不要伤害她。我求求你。”

“你骗了我。给我一个不杀她的理由。”

珞恩，镇定，不要被他的威胁吓住。“如果你杀了她，就真的永远也别想再看见你妹妹了。”司各特正准备开口就被珞恩阻止了，“我有一个解决办法。”

“是吗，是什么呢？”司各特加大了手上勒住雅德脖子的力道。

珞恩紧张出了口气说：“我们自己作个交换。”男人困惑地抬起头。她接着说：“你放了我姐姐，我做你的人质。你觉得怎么样？”珞恩咽下堵在喉咙口的愤怒。

“这件事由谁做主呢，你的头儿吗？”

“如果他们明天晚上七点之前不把你妹妹带来，你可以杀了我。”

“珞恩，不！”泪珠顺着雅德的脸颊滚落下来。

“嘘，雅德。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肖恩不会让我失望的。”

“只有一个办法能证明了，警督。小心点儿，雅德，你有一点不按我说的做，我就马上划开你的喉咙，听见了吗？”司各特伸出右手，“你过来我就放开她。”

珞恩走过去，吻了吻雅德的脸：“雅德。快跑”司各特伸出一只手勒住珞恩的脖子，另一只手在她的身上搜查有没有藏武器。她在他的触碰下绷紧了身体，看着雅德跑进皮特的怀抱，她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发现珞恩没带武器，司各特粗暴地把珞恩推进车后座。他用膝盖顶着她的背，把她的双手反绑在背后，然后用一个布袋罩住她的脑袋。袋子上的汽油味令珞恩一阵晕眩。

“特蕾西，我是皮特。”

“等一下。老板。”警员说道。

“你们在哪儿，皮特？”罗伯茨冲着听筒吼道。

“雅德现在和我在一起。我在M6高速的凯勒服务中心。尽快调辆车来接她。我得去办司各特的事儿。”

“皮特，珞恩呢？你们他妈的在玩什么把戏？”

“和司各特在一起。局长，你过来以后我再和你解释。”

“待着别动，我们几个小时之内就过去。”

“知道了，长官。我们在服务站里等。我们有位女士现在饥寒交迫。”皮特冲雅德笑笑拍了拍她的手。

“好，一会儿见。”

“好了，雅德，别担心了。你妹妹可不是简单的人物。而且我们也不是不知道他们要去哪儿。”

雅德冲皮特虚弱地笑了笑，然后转身看着司各特的车驶离了停车场。

第50章

他们在路上开了几个小时，珞恩支撑不住睡着了。

“起来吧，警督，我们到了。”司各特在她旁边耳语道。

他们走进一幢房子里以后，司各特才摘掉珞恩头上的袋子。屋里橙色的灯光在一些物体上投下了阴影，她猜那是家具。珞恩的眼睛刺痛，努力适应着屋里的光线。

小屋乍看很破旧，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里面的日常用品一应俱全。手工雕刻的木床上铺着几条已经磨破的毯子。一个两座的旧沙发摆在一个小小的老式铸铁炉旁。房间中央是一张板条桌和两把椅子。房间的顶头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厨房：两个灶眼下面接着一个煤气罐，那是这个厨房里唯一的设备。一个旧陶土水槽摇摇欲坠地支在两根木柱上。

一面墙上是一个帘子，珞恩猜那后面应该是洗手间。几块红色的地毯让房间显得温暖舒适，两扇窗前挂着的天鹅绒窗帘是更适合维多利亚时代客厅的款式。

“珞恩，欢迎来到你的临时新家。”司各特狞笑着说。他解开绑住珞恩的绳子，强迫她坐进一把椅子上，把她的手重新绑在椅子上。

“我们在哪儿？”珞恩假装对他们所在的地方毫不知情。

“在森林里。从我们出发的地方一直向北。你知道这些就够了，警督。”司各特向门边走去。

珞恩使尽全力想挣脱绳子，她试着把绳子左右扭动，但绳结纹丝不动。她的每一个小小的动作都让绳子更深地嵌进肉里。

局长走进餐厅的时候，皮特已经做好了挨训的准备。

“嗨，局长，你来的正是时候。”

“皮特，我等一会儿再找你。我们先把雅德带回去。特蕾西在外面，她会带你回伦敦。雅德，他弄伤你了吗？”

她下意识地摸了摸她脖子上被刀子刺过的地方。但她挺起胸膛，注视着他的眼睛：“没有，肖恩。不过我怕珞恩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拜托你快把她带回来。”

“雅德，我不轻易承诺什么，但是这次我跟你保证，我一定带她回来。”他清了清嗓子送雅德上了车。

肖恩回来以后，就直接对着皮特开火了。“好了，现在雅德离开了。你预备给我讲讲到底他妈的怎么回事吗？”

“局长，事情很简单。珞恩觉得她和司各特在一起更能控制局面。”

“你觉得她说得在理是吗？皮特，我简直不敢相信你助纣为虐。”

“长官，你不知道珞恩说服别人的技巧有多厉害。我可是亲眼见识过她的谈判能力。”

“说详细点。我现在拿你们没办法，但我警告你，等这件事过去，你和辛普金斯警督就等着为了你们的冲动行为负责吧。这事办得毫无章法，严重违反警局的规定。”

“好吧，头儿。我们已经知道他祖父母木屋位置了。我们知道司各特会把珞恩带到那儿去，我们组织了一个空中救援队，明天一早给他来一个突然袭击。珞恩，不好意思，辛普金斯警督已经告诉他，明天我们会进行人质交换。希望他不会发现我们的秘密布置。”

“你们怎么确定他会去木屋？”罗伯茨眼里还是透出掩饰不住的愤怒。

“那应该是唯一让兄妹俩觉得安全和快乐的地方吧。这是头儿看完那本剪贴簿得出的结论。长官，你知道她的直觉一般都挺准的。”

“警长，我可没看出来。还是你忘了我才刚来。”

“我知道，长官。不过这也不是你头一次跟她共事吧？她还特别不好说话，从我第一天认识她起，就发现了她的这个特点。”

“皮特，我怎么觉得你在耍花样呢。以前警督可不是冲动类型的。至少也不会先斩后奏，不过这不就是她现在正做的事么。司各特怎么和我们联系你想过吗？他有手机吗？我们有证据吗？要是他心理上还活在七十年代，我觉得他也不可能跟得上这个世纪的技术发展。”

“呃，没有，局长。还真没想过。”皮特垂下头，满脸尴尬。

“没准这就是为什么我是局长你却还是个警长。皮特，我的工作就是分析好情况再行动，而不是像这样玩些非常不专业的侦探游戏。”

“是，局长。”

他们穿过停车场走向局长的车子。

“我们先和武警联系一下，还有当地警局。你最好也跟我一起。珞恩的车就先放在这里，计划顺利的话，到时候她就能自己把车开回伦敦了。”罗伯茨摇了摇头和皮特上了车。

第51章

约翰·司各特抱着半打新砍的木柴回来了。珞恩打了个哆嗦，见司各特还想着要改善一下小木屋里寒冷潮湿的环境，稍稍有些安心。

珞恩看着他把木柴投进火炉里，问：“为什么，为什么是现在，约翰？”现在是和他套话的好时机，希望能赢得他的信任。

男人没有回答，继续翻动炉子里的木头生火。

珞恩又问了一次，这次用了更柔和的语气。“约翰，为什么要等这么多年？”

火越烧越旺，他关上炉门站起来，把沙发拖过来凑近火炉坐下，他的胳膊拄在膝盖上，搓着两手取暖。“为什么不呢？”他盯着炉火问。

“行了，约翰，一定是有什么事情让你想起来从前的遭遇。是什么事？”

他眼睛依然紧紧盯着翩跹的火苗，双手的手指紧紧扣在一起。“好吧，警督，要是你真特别想知道的话，我六个月以前开始在托妮的公司工作。”他说完又陷入了沉默。

“然后呢？”她小心地问。

“然后我拉到了一个客人，一个跟我不太愉快的童年相关的客人。”

她已经猜到了。“是贝琳达·格林纳威？”

“是的，只不过我把她当成了她姐姐多琳·尼科尔斯。我去一个富人区接她，但是不知道她的名字。我接过她几次，每一次看到她都只让我更加懊恼。”

“所以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你认错了人？”

“是看了报纸，我不知道她们是双胞胎。我肯定是气疯了，杀错了

人。”

“那时候你是什么感觉？”

“生气，觉得自己蠢，我想纠正这个错误。”

“你去多琳家的时候冒了很大险不是吗？差点被抓？”

“是啊。警督，我怎么知道我到的时候那个老太婆正在和你通电话。你很聪明，我知道要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我杀了金·查尔顿让事情变得完全没有联系了不是吗？”他转过头看着她。

“你是说干扰侦破的方向吗？那你为什么要杀金呢？”珞恩寻找着他的眼睛。

“她是个贱货！”斯科合上双眼，似乎重新回到了当时的情景。

“为什么这么说？”

“我知道万科喜欢她。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说她是个‘小骚货’。偶尔，我也会去接她，她跟我讲了很多她和万科的事。杀了她是为民除害。”

“如果你那么不喜欢她，为什么不直接拒载？为什么要杀了她？她才十六岁。”

司各特显得很激动，他把两只手绞在一起。“哈，十六岁有一天也会变成三十岁。那天晚上，我绑架她的那天晚上，她招手让我停车，说万科没有按时到。我说他只是要晚一点，但是他会回来接她的。她不愿意等，说她想回家，就钻进我车里来了。她故意坐在后座的中间让我能从后视镜里看到她。”他又陷入了沉默。

珞恩诱导他：“后来呢，后来发生了什么，约翰？”

“她是个荡妇。她开始把手伸到内裤里爱抚自己，一边呻吟一边挑逗我。她叫我开进一条小巷，然后到后座上来，来‘满足’她，她是用的这个词。”他回忆着事情经过时，脑袋不自觉地左右摇晃着。

“你呢，约翰？你和她做了吗？”

“我开始吻她，她使劲扯我的衣服。然后就全都搞砸了。”

“什么搞砸了，约翰？”

珞恩怂恿他说下去。

“就是搞砸了。”

“你有过女朋友吗，约翰？”

他陷入长时间的沉默，他深深吸气又缓缓吐出来，就像是在进行一种仪式。平静了一下，他才回答：“没有过。”

珞恩推测大概雅克猜对了，司各特没有性能力。“那么，你为什么要杀了她？”

“我当时……她就嘲笑我。”他停下来，双手插进头发里。

“约翰，因为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回应，是这样吗？”与此同时，珞恩在椅子后面摸到了一个粗糙的地方，便开始在那个地方磨绑在手上的绳子。

“她……一直在骂我。”

“骂你什么？”

“尽是些恶心，恶毒的字眼。‘没有精子的翰翰’，‘硬不起来的翰翰’之类的。我实在忍不住才动手的。她不该那样挑衅。是她的错。我杀了她，但那是她自找的。我知道，如果我让她走了，她肯定会哭着喊着说我强奸了她。可我根本没碰她，我做不到。”他的声音越来越小。

“约翰，你小时候经历过家庭暴力吗？”珞恩问话的同时，为自己真心的怜悯吃了一惊。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他才小声回答：“是。他们虐待了我好几年，后来他们开始虐待凯瑟琳，我想让他们住手。”

“所以你就去寻求帮助了吗？”

“是，可是她们什么都没做。她们不但没有帮我们，还把我们分开

了。如果我当时闭口不提，就什么都不会发生。”

“那时候和现在时代不同，约翰。那时候官方并不知道怎么正确地处理家庭暴力问题。那些你杀掉的女人，她们已经尽了所能来帮助你了。她们是受限制的。”

斯科咆哮道：“够了，我不想再提了。我们要睡觉了。”

“我饿了。”珞恩环顾一下四周，想找到些食物的影子。她的肚子饿的直叫。

司各特冲她耸耸肩：“我没想过吃饭的问题。我也没想过我们会来这儿，你逼我这么做的。”一开始他听起来有点尴尬，不过说完这句话他又冷笑了一下。

想到自己正和一个已经绑架了五个女人并且杀害了其中四个人的凶手共处一室，珞恩禁不住哆嗦了一下。更让珞恩害怕的是，他们谈话的过程中司各特并没对做的事表现出悔恨和愧疚。他反复无常的个性就像一颗定时炸弹。

司各特扔给珞恩一块毯子，自己爬上沙发缩成一团。珞恩看到他的样子有点吃惊。他关上台灯的一瞬间，珞恩感到心烦意乱。珞恩被绑在椅子上动弹不得，现在她后背麻木，胳膊疼得要死。司各特打起鼾来，珞恩觉得这是她挣脱绳子的好机会。

晨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的时候，珞恩终于感到绳结松动了，珞恩心里一动。司各特还沉沉睡着。木屋外突然传来了一些声响，珞恩竖起耳朵。是我听错了吗？停了一下，又传来嘎巴一声响。她加快摩擦绳子，最后用力一拉，绳子断开了。司各特翻了个身，珞恩深深吸了一口气，一动也不敢动。

又有一声响动，这次的声音听起来就在窗下。司各特也听到了，他跑到窗前。

“见鬼。”他透过窗帘向外张望了一下，回到房间中央双手狂乱地撕扯自己头发。他突然转了一圈，好像在想什么，接着用眼睛扫视着整个房间似乎在找什么东西。

珞恩被他的反应吓了一跳，问：“怎么了？”

“他们找到我们了。”司各特的心神不定只有一瞬间，接着马上采取行动把所有家具都顶在门上——这间屋子唯一的出口。珞恩等待时机，揣度着他下一步预备怎么做。

“约翰·司各特。我们知道你在这儿。这里已经被包围了。投降吧。”

珞恩听见罗伯茨的声音从扩音器里传来，她的眼睑颤动着，闭上了眼睛。

“永远别想！永远别想！”司各特大喊着走到那个帘子后面，珞恩以为是洗手间的地方，出来时手里拿了个汽油罐。

珞恩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哦，见鬼。她咽了咽口水，试着用最平静的口气说：“约翰，投降吧。我保证会给你你需要的一切帮助，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

“这不用你来告诉我。”他打开罐子把汽油倒在屋子各处。

汤姆和查利的脸出现在珞恩脑海里。要是这些年她能做一个更好的妻子和母亲……求求你，赐给我逃离这里的力量和勇气吧。

“司各特，你有两分钟时间把辛普金斯警督放了。”罗伯茨的声音又响起来。

司各特在厨房里走来走去找着什么。“在这儿啊。”他站了起来。哦，上帝啊……当珞恩看到他手里那盒火柴，全身上下的神经都紧绷了起来。该死，我现在要怎么做？他已经把门堵死了，如果他现在点火的话……

“警督，想和你的朋友们道别吗？”司各特说着从火柴盒里拿出几根火柴。他划着了火柴，威胁地把点着的火柴举到门边的沙发上。

“约翰，请不要这么做。凯瑟琳怎么办？她需要你。你不想再见她了吗？她现在可能就和他们一起在门外，就在外面等着你呢。你可以问他们。”珞恩抓住最后一点渺茫的希望。

他吹灭了火柴透过窗帘向窗外看去。“我看不见她。”他不知所措

的说。接着他走到珞恩跟前：“为什么？为什么事情一定要到这个地步？我唯一做的就是求助，我唯一希望的就是保护凯瑟琳。你那时候只有八岁，你问问他们。”

“为了我们双方着想，还是把我放了吧。”珞恩用颤抖的声音乞求着。

“你问他们，问他们凯瑟琳在哪儿？”他命令着，手里举着火柴盒随时准备点燃另一根火柴。

她马上喊道：“肖恩？约翰想见他妹妹，她和你在一起吗？”

“她在路上。你还好吗，珞恩？”

她看着司各特，又喊道：“约翰对我很好。他不想再伤害任何人了。他只想和他妹妹在一起。”

“他在撒谎。”约翰弯下腰冲珞恩大喊道，“她不会来的。你们都骗了我。那个女校长，那个老师，还有那个社工都骗了我。她们保证不会把我们分开，可是我们却被迫分开了五年。没人知道那五年里我和凯瑟琳受了多少委屈和伤害。如果我们在一起，这些伤害就不会有。你觉得我的要求过分吗？最后总要有人为此付出代价。她们都要付出代价。她们有了自己幸福的家，我的家却被搞得支离破碎。所以我才杀了我的父母。看着那对婊子养的葬身火海真爽啊。现在他们下地狱了，他们就该下地狱。”他的眼神变得愤怒狂野，他的语调凶狠无情。

“人都会犯错，约翰，人无完人。”

“你在说你自已吗？你怎么能容忍自己和医生这么发展下去？你有自己的家人，而他们都在家等着你呢。你把你的丈夫和女儿支走，可是你知道有多少人都巴不得有你这样幸福的家吗……你把他们当成什么，任你呼来唤去。你简直没心肝，就像那几个人一样。对你来说家不是你应该珍惜的东西，而是累赘。”说着他的眼泪涌入眼眶。

他的话字字敲在珞恩心上。“你根本不了解我的婚姻和家庭。”

“我说错了吗？你的丈夫和女儿一离开，那个法医就趁虚而入

了。”

珞恩无法去安抚这个男人的情绪，她自己的负罪感让她冲口而出：“你错了！汤姆和我确实有些感情上的问题，可是你不该把这件事怪在我和阿诺的友情上。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我和阿诺认识很久了。他一直对我很好，我们是好朋友，仅此而已。”为什么我要对着一个杀人犯开脱自己？

司各特还没来得及开口，罗伯茨的声音又在房间里回响。“一分钟，约翰。你只有最后一分钟把人交出来，不然我们就冲进去了。”

司各特看起来精神紧张，他抿紧嘴唇，咬紧牙关又点着一根火柴。“没有了我们，所有人都好受些。”他把点着的火柴扔在洒满汽油的沙发上。火苗瞬间窜了起来，不受控制地蔓延。

珞恩知道这是她最后的机会了。她必须为了保命背水一战。司各特出神地看着火焰从沙发上快速向四周延伸。珞恩站起来，抓起那把椅子抡在司各特的背上。司各特跌进燃烧着的沙发里。几秒钟以后火焰就吞噬了他。他的叫喊声回荡在木屋的每一个角落。

珞恩震惊地发现司各特并没有挣扎。他的喊声停止了，脸上展开一个微笑。珞恩觉得胃里一阵翻腾。

“肖恩。屋里起火了，门被堵死了，我出不去。”

浓烟一点一点渗进她的肺里，她恐惧地看着火苗开始向瓦斯罐蔓延。她跑向窗户，瓦斯罐爆炸的冲击波把窗户震碎了。也许冥冥之中真有神佑。浓烟挡住了她的视线，她用力呼吸，胸口却越来越紧。她感到自己的意识开始飘忽。她抓住窗框翻出窗户，碎玻璃碴划破了她的皮肤，她却一点知觉也没有。她挣扎着远离木屋，跑到草地上，这时罗伯茨冲过来拉住了她。倒地的时候，她能听到远处的若隐若现的说话声，随后她失去了知觉。

第52章

一个朦胧飘渺的影子在面前晃动，她安全降落了。这就是天堂了吧。她过去常听说要经过一条时光隧道，还有天使会在天堂门前迎候。“你叫什么名字？”她轻声问那个天使。

一个苏格兰口音的声音回答道：“珞恩，我是柯林斯医生。你觉得怎么样？”

医生。他刚刚说自己是医生？所以她还活着。“怎么回事？我在哪儿？”她的视线终于清晰了。

“你在医院里。你想见见你的家人吗？他们就在外面。”他用小手电筒检查了一下珞恩的眼睛。

“汤姆和查利在这儿？”

医生打开门，汤姆和查利跑了进来。

“哦，妈妈。你现在安全了……妈妈，你没事了。”查利哭着爬到床上。

“查利，下来。”汤姆严厉地说，然后弯下身珞恩的额头上吻了一下。

“发生什么了？”珞恩看了一眼自己缠着绷带的手，轻轻抚摸着查利的脑袋。“我的手怎么了，汤姆？”

“表面烫伤，还有几处被玻璃划伤了。打绷带只是为了防护。”

她掀起被单看了一下里面，看到蓝色的病号服和自己光溜溜的双腿才放下心来。

“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吗？”珞恩皱着眉头问，“我脑子里有模模糊糊的印象，但都搅在一起，一团乱。”

“晚点再说吧。”汤姆说完冲查利点了点头。

“我想知道嘛，汤姆。”她沮丧地说。这时，房间里又来了两个访

客。

“我和查利就在外面。你们有五分钟时间，然后我要和我妻子在一起。”汤姆离开前，对皮特和罗伯茨总警督说。

皮特递给珞恩一小束花，肖恩放了一盒巧克力在床头柜上。

“头儿，你觉得怎么样？”皮特的眼圈红了。

“你们能不能不要再问我觉得怎么样，告诉我到底他妈的发生了什么？”

肖恩拉过一把椅子深深吸了一口气，“爆炸震碎了窗户，你从窗户里逃了出来，但他们没能救出司各特。”

珞恩沉默了几分钟，脑袋里慢慢拼凑出失去意识以前的画面。“对了，我弄断了绳子，用椅子打了他，他摔进了沙发里。变态的是他根本没试着逃出来。就好像他已经接受了死亡一样。”意想不到的泪水盈满了珞恩的眼眶。

“也许他觉得这样比一辈子关在监狱里好。”皮特耸耸肩说。

“凯瑟琳呢？”珞恩问。

“我们正式逮捕了她，起诉她合谋绑架和杀人。如果犯罪科的人处理得当，她应该要被圈几年了。”罗伯茨笑了笑。

珞恩急着和家人回家，脱口问道：“我还要在这儿待多久？”

“我也不确定。”罗伯茨说。

“我觉得我现在就可以回家了。”珞恩掀开单子试着下床。

罗伯茨瞪着她说：“躺下，警督，你敢这样我就给你降职。”

“别再把事情搞复杂了，头儿。我们行动已经惹上麻烦了。”皮特咕哝着。

“都是我的错，皮特只是按我说的办事而已。你要发火骂人就都冲我来。”她假装咳嗽，拍着自己的胸口想挣得一点同情。

“恩，警督，等你身体好了重返工作岗位再说吧。我现在还没决定

好怎么处理你们。走吧，皮特，让珞恩和家人团聚吧。”

汤姆和肖恩擦肩而过的一瞬间，交换了一个不自然的眼神。

查利又跳上床依偎在珞恩身边问：“妈妈，我们现在可以回家吗？”

“我不知道，亲爱的。你问问爸爸。”

查利接着又告诉珞恩，爸爸找到了新工作，汤姆脸上一红。

“我明白了，所以你父亲同意你再回去为他工作了？即便查利出生的时候，你和他断绝了联系？”珞恩惊讶地问。

“是啊，他说是时候把过去放下了，再怎么说我是他手下最得意的机械师。所以……”

“那再好不过了。所以我们的婚姻也该回归正轨了。”

“辛普金斯夫人，我最近告诉你我有多爱你了吗？”汤姆弯下腰吻着她的嘴唇。

“上帝，你俩，真肉麻。”查利做了个鬼脸遮住了眼睛。

珞恩红着脸回答说：“没有，我觉得你最近没说过这样的话。辛普金斯先生。”

门外，一个人透过病房门上的视窗看着正在亲热的两个人，他怒骂了一声，牵动了一侧的嘴角。好吧，你活下来了啊，辛普金斯警督？我大概应该许个愿要我亲手解决你吧。他就是外号“独角兽”的那个人。他转过身，悠闲地走过医院的走廊。心里已经开始谋划该如何报复珞恩·辛普金斯了。她使他的帝国损失了几百万英镑。你搞得定格里珀·琼斯，可是你永远别想抓到我……

暗号

TJ·沃特斯 (TJ Waters)

张隽 程麒 郭家伟

TJ·沃特斯 (TJ Waters) · 著

张隽 · 编辑

张隽 程麒 郭家伟 · 译

前CIA官员间谍 / 悬疑处女作
出版48小时后引起好莱坞广泛关注

暗号

2011年获国际多元文化小说奖

手语翻译在视频电话中目睹政要离奇被杀
自己亦深陷危机四伏的政治漩涡

Fiberead
- 2015 -

暗号

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序

“格蕾特”安安静静地站着，任由布伦特的各种摆弄，他给“格蕾特”系上漂亮的粉色蝴蝶结，修剪指甲，还拿梳子缓缓地给它梳理毛发。他一只手给“格蕾特”做最后的修饰，另一只手飞快地在Sidekick手机键盘上打字。不一会儿，手机发出“哔”的一声，一抹微笑浮上了他的嘴角。

突然店门前的窗户被车灯照得透亮——那个老太太到了。“格蕾特”像是知道自己马上就要回家了，开始躁动起来。等回到家就会有人喂它好吃的，还会把它当成人一样宠着。对狗来说，实在没有比这更美的事儿了。店门口，一辆巨大的别克车缓缓停到了车位里。

布伦特把Sidekick手机放进口袋，像往常一样为她开门。“格蕾特”兴奋得活蹦乱跳。

“哦，我的乖宝贝。”老太太叫道，“你可真漂亮！天哪！你的手艺更加好了呢。她看起来可真漂亮！”

这位宠物美容师站在一边，静静地微笑着，默默地接受老太太的赞美——她是这世上少数几个能真正理解他为什么会选择这项职业的人。

“哦，我的宝贝儿可真漂亮。”她说，“真漂亮！真漂亮！”

他从不锈钢桌上把“格蕾特”抱了起来，轻轻放到地上。法国贵宾犬可不轻，但他很早就知道这老太太不喜欢别人动作粗暴，所以故意轻手轻脚的，好让她高兴。她给小费时出手大方，是个难得的好顾客。因为她出钱买他的服务，她越高兴就意味着小费越多。这样走的时候大家都能心满意足。

“你的活儿干得太漂亮了。”她说着一只手把支票递过去，另一只手从他手里接过狗绳。他又提议说，下次可以把“格蕾特”直接送回家，但也明白自己不能过分殷勤。提过就好，过犹不及——开车的自由对她来说很重要，要是他再三坚持，她或许会误解成是对她开车技术的侮辱。

“别傻了！我完全能自己来接我闺女回家。我知道你愿意送狗狗上门，但我刚好在附近。”

他们俩人都笑着接受了这个显而易见的谎言。无论是店家和顾客、男人和女人、富人和穷人、老人和年轻人，互相之间玩些文字游戏本是稀松平常。而他们俩涵盖了以上所有的关系，甚至可能更多。

他们俩几乎没有共同点，但她却是他最喜欢的顾客，也是他的店刚开张时最早的那批客人之一。那时布伦特在摸爬滚打中学习着经商之道，但无论什么时候，她都对他不离不弃。自始至终，她都能平静面对，耐心等待他重新走出困境——一个几乎完美的顾客。

尽管今天店里没有别人，她还是偷偷摸摸地把三张二十块塞进他手里，仿佛是在躲避某种看不见的威胁，或是在提防国税局的耳目。她就爱玩这种游戏。但她一个老太太能有多狡猾呢？他们两人之间这些亲密的小动作无非是找些乐子，况且还能给他带来些油水。

老太太出门以后，他锁上了门，金属锁发出“咔嗒”一声巨响，在静悄悄的店里回荡。他像往常一样，耐心地站在那里，等到她的车消失在远处才关了灯。他又看了眼Sidekick，看是否有新信息。

什么都没有。

布伦特把手机塞进牛仔裤的后袋里，把白大褂挂在钩子上，然后向里屋走去。他打开沉重的铁门，并用一块砖顶住。他的小卡车就停在外面。

他走到一条白脸德国牧羊犬的笼子前，打开门给它系上狗绳。他其实完全可以不系，但他已经习惯了在开着门的时候决不让狗自由乱跑。对于店里的规矩他总是严于律己，这让他成为一个更优秀的商人。毕竟，他就是一个商人，一个白手起家的商人，掌控着自己的店铺、自己的人生和自己的未来。一个野心勃勃的企业家。

他把卡车的货箱门放下来，然后轻轻拍了一下。牧羊犬早已熟谙这套动作，所以噌地跳了上去，顺从地走进固定在车厢地板上的笼子里。他把狗绳解了下来，锁上狗笼，然后朝店门走去。

他正要走回去关灯锁门的时候，牧羊犬叫了起来，狂吠一阵后又

发出一串低沉的吼叫，用爪子扒着笼子的门闩。

布伦特关了灯，又检查了下明天要用的清理修剪物品。他转身从后门出来，走到卡车边。牧羊犬的焦躁不安让他觉得很奇怪。

“怎么了，伙计？是不是又有浣熊在附近出没？”他问道。

狗在笼子里上蹿下跳，身上的毛全都竖了起来。布伦特不明白这条狗是怎么了，把砖块踢到一边，准备关门。

一个身影从他身后闪了出来，伸手抱住他的头。一只戴了手套的手伸向他的下巴，而另一只手一把揪住了他的头顶。两只手同时朝反方向一扭，拧断了他的脖子，他的尸体倒在水泥地上。

凶手把一块黑色油布摊在地上，接着把布伦特的尸体滚到油布上。他把裹成蚕茧似的尸体竖了起来，慢慢放倒在卡车车厢上的狗笼旁边。狗低垂着头，露出一种少见的恐惧神情。它忧心忡忡地嗅着油布包裹，眼睛却一直盯着凶手。不管是什么物种，猎杀者之间总是惺惺相惜。哪怕是在那些所谓的家养动物身上，仍然残留着对猎杀、冒险和弱肉强食的敬畏之心。

但这在人类身上，或许并不适用。

凶手关上了厚重的铁门，又确认了下门确实是被锁上了。然后他钻进卡车的驾驶室，开着车消失在黑夜里。

第一章

艾米·凯伦在星巴克一边排队，一边看着店里另一头的一群顾客。他们充满活力，嬉笑打闹着，显然他们彼此很熟，而且关系很好。她完全可以过得像他们一样。她还不到三十，身材苗条，扎着根马尾辫。她一身职业打扮——卡其裤，V领无袖衬衫，外搭一件夹克。非常得体，毫不夸张。她喜欢这种风格，并且把它叫做“休闲正装”。

长长的队伍缓慢向前移动，她的眼睛不禁又瞟向围坐在五张桌子旁边的那群人。他们大声交谈，谈话间充满了愉悦和亲昵，一点都不要在意外会有谁会听到他们的谈话。相反，他们看起来很欢迎别人加入。她恋恋不舍地最后看了他们一眼，然后走到柜台前。

“嗨，艾米！今天要来个面包圈吗？”服务生问她。

“不了，我得走了。我约了人。”她回答道。

“看来你是打算‘边开车边喝’了啊？”

“是啊，算是吧。”艾米过了一会儿才听出他这话听着像“饮酒驾车”。

“你下次也留下来参加个聚会嘛！”他一边说，一边瞥了眼正在不断增加的那群人。

艾米有口无心地说出了句：“我会尽量参加的。我保证。”

服务生没有问她要点什么。艾米每个星期二都来报到，店员已经不需要再问了；他们早就记住了——卡布奇诺，大杯，四块糖。艾米付了钱，去边上等她的咖啡，不禁又看了一眼那群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他们看起来好开心。

几张桌子被绳子围了起来，还有两个人正把一条巨大的横幅挂到店里的角落：蓝色的横幅上用鲜艳的黄色写着 *Deafcoffee.com*，这下绝不会有人看不见了。

一个年轻人站到讲台上，示意大家安静，于是周围的笑声慢慢停

了下来。他引起了艾米旁边在等咖啡的两名顾客的关注。

“他们那些人是干什么的？”其中一个问服务生。

“这是失聪人群的咖啡俱乐部。”艾米主动解释道。服务生看了她一眼，微笑着继续用蒸汽给牛奶打泡。

“是嘛！”那个年轻人回答道。他这才注意到艾米，一米七左右的身高，算上包大概110斤左右。她的肤色一半是晒出来的，一半是用美黑喷雾精心喷的，而且这时他才完全注意到她健美的身材。她的妆容完美无瑕——很显然她在那上面花了好多时间——眼睛是淡褐色的，周围画着淡淡一圈眼线，脸颊上涂着同样浅浅的腮红。今天她把红褐色刘海全部拢起来，梳进马尾辫，脸上清清爽爽。“你和他们是一起的吗？”他问道。

“不是。”她回答道，“呃，其实也算。我是说，不，我和他们不是一起的。我是说，我对他们略知一二，但是，我不认识他们。”

年轻人一脸茫然。服务生过来把艾米的卡布奇诺放在柜台上，就连他也听得一头雾水。

“这个很难说清楚。”艾米嘟哝道。她经过他们身旁，走出门去。她身后，聚会正要开始。

在“全手语视频传译服务中心”的一间小房间里，艾米在一台巨大的电脑显示器前面坐了下来，正对着显示器上方的摄像头。通话过程中，拨打电话的失聪人也会坐在一台类似的显示器前，脸处于全屏状态。一个小小的“画中画”屏幕能让艾米看到，自己在电话另一头的对方眼中是什么样子。一开始，她自己看自己觉得很别扭。但很快她也就接受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她的手语动作能让对方看见。现在她已经几乎完全不在意了。

她深吸了一口气，调整了一下耳麦。这种调整只是个下意识的动作；而调整她的心态以适应每个通话方的感情需求要困难得多。事实上，这份工作经常让她感觉情绪像被掏空了一样。她只能自己提醒自己，走廊两边的每个办公室里，视频传译的译员们都得面对这种感觉。

视频传译在取代老式失聪人士电信设备（全名 Telecommunications Devices for the Deaf，简称“TDD”）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而以前这种设备是连接有声和无声世界的唯一途径。TDD只限于传译文字，但因为打字和阅读非常花时间，所以沟通极其缓慢。而因特网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随着高速视频压缩技术和网络电话技术的出现，一个失聪人和一个听力正常的人能像在同一个房间里一样对话。这就意味着失聪人群能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

在美国，有超过一百万人把美国手语作为主要语言，使它成为继英语、西班牙语和中文之后的第四大常用语言。但与前三种语言不同的是，在使用手语交流的过程中，面部表情、肢体动作以及手语使用者的手势扮演着相当于语法和上下文的重要角色。

与普通电话业务一样，视频传译服务也由联邦通信委员会 ¹ 监管。除了全手语公司之外，很多公司也签约提供这种服务，而这些公司的办事处正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大主要城市出现。来自全世界的通话业务的密集程度决定着手语译员的工作时长，因为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客户使用这种业务，工作人员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来电的失聪人必须要能接受手语译员，一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进入他们生活中最私密的部分。法律纠纷，恋人间的争吵，小孩在学校生病，听力正常人群中常见的事情同样也会发生在失聪群体当中。视频传译业务的存在就是为了消除有声和无声世界里电话业务的不同——两者都应该是便利并且私密的。

别想太多了，艾米对自己说，该干活了。她把腿上的电话线拿开，同时检查线有没有插好。电线绕到下面的412系列Rolm牌商用电话机上，而电话机则连接着办公室里的电脑主机。她一侧的耳麦伸出来一个麦克风，对着她的嘴。让摄像头和显示器对准自己后，艾米开始敲打键盘，接进来今天的第一个电话。

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大概12岁的男孩子。艾米给了他一个灿烂的笑容，她看起来甚至有点兴奋过度。

“嗨，韦斯！”她用手语说。他挥了挥手，用手语回复，但没有说话。“嗨，艾米！”

他要拨打的电话号码出现在电脑屏幕上，电话系统开始帮他转接。铃响了两声后，有人在电话那头接起了电话。

“嘿，韦斯！”艾米的耳麦里响起一个声音。

她把耳麦音量调低，然后对着摄像头用手语说，“你今天要过来练习吗？”

“我来不了。”韦斯撅着嘴用手语说，“我被禁足了。”

“别跟个胆小鬼似的。”她比划道，“你偷偷溜出来不就行了嘛！”

“不行。”韦斯比划着说。

“来嘛！你肯定不会挨骂的！”艾米大声说着，语气强烈而热情，好让年轻的来电者感觉到他朋友反驳他时所有微妙的语气变化。“说真的，伙计，别人不可能比我们强！你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过半决赛，然后杀进地区决赛！”

韦斯用飞快的手势急切地回答着。不像艾米，他并不出声——他只用手语，艾米看到后对着麦克风清晰地翻译出来。

“你们今天自己练习吧。星期六比赛开始前我去你家。没有人能打败我们！”艾米把这些信息传译过去。

另一个电话里，艾米必须摆出一副阴沉而带有指责意味的脸孔。屏幕上出现一个看起来十分严厉的男人，穿着一件灰色西装，配一条红色领带。他背后耸立着一个巨大的书柜，装满了法律相关的书。他气势汹汹地对着艾米奋力比划，两手时不时地拍出响声。

“我的客户不会接受四十万美元的庭外和解协议的。事故发生时你的客户已经是法律意义上的醉酒状态，这点上我们觉得陪审团肯定会站在我们这边。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不仅要出示警方的监控录像，还要出示另外一段录像，上面显示你的客户几天前在另外一个聚会结束后同样醉酒驾车了。”艾米对着麦克风一一翻译。电话那头传来一声轻微的尖叫，看来对方律师听到这些消息很不高兴。

接下来的电话中，艾米的眼眶红了，她时不时需要停下手语，擦掉眼泪。她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尽量把它当做一个工作来完成，但是她做不到。她艰难地继续着，一边暗暗希望自己别难过到需要暂时中断，一边翻译着来自耳麦的那些令人心碎的消息。

“这个病叫‘非霍奇金氏淋巴瘤’，是一种免疫系统的癌症。”她用手语说，尽管她压低了声音，喉咙还是哽咽了。“如果我们当初及时发现的话，或许还有更好的方案。我很抱歉。恐怕现在我们能做的只是尽量让她不要太痛苦。”

屏幕上的女人听到这晴天霹雳般的消息后，哭出了声。艾米迫切地想要说些安慰的话，或是表达同情或鼓励，但也知道，她的工作不允许她表达自己的意思。FCC有严格规定，视频传译员必须遵守“缄默法则”——他们的功能类似于一台机器，仅此而已。

下午，艾米为一个漂亮的女学生翻译，这个女孩打手语时手上还拿着一本烹饪书和一杯红酒。她一脸坏笑。

“你应该做鲨鱼烤肉串配米饭。”艾米翻译道，“但最好让他来烤——男人喜欢用火！然后，你们可以在按摩浴缸里再来点儿甜点……”

年轻女孩伸手去拿红酒时，艾米的工作也结束了。一段新恋情开始时那种愉悦的笑声回荡在她的耳麦里。

这时，屏幕被一个18岁男孩热情洋溢的双眼充满。艾米凑近摄像头，像那个男孩一样，也用自己高高的颧骨和笔挺的鼻子填满了他的屏幕。

“我们走吧。”她用手语说，“我们这就去做！”她一边笑一边比划，“我不敢相信我们这就要结婚了！一个小时后来接我。如果我们赶不上飞机就完啦！”

艾米把那个男生的回答翻译过去。“不是要满21岁才能结婚吗？”

“不是。”艾米把她耳麦里的声音转换成手势，“是要满21岁才能进赌场……”

艾米摘下耳麦，走出传译室来到走廊。她看见磨砂玻璃后面的人影，知道那些玻璃后面也有很多电话在进行中。每天，发生在夫妻同事、朋友敌人、家人陌生人之间的各种变化无常的对话，让她身心俱疲。她做这工作才几个星期，而每天向她倾泻而来的人类情感，其丰富程度仍不断让她惊奇。

她走进休息室，从自动贩卖机上买了听可乐和一块巧克力棒，然后坐到她朋友凯西·梅娜德身边。

“天哪！”她心烦意乱地说道，“作为一个母亲，要是我女儿私奔去拉斯维加斯，我肯定希望有人能告诉我！”

凯西一边继续翻弄手里那本最新的《时尚》杂志，一边说道：“我觉得西莉亚还太小。在你担心她私奔前，还有的是你要担心的事呢。”

凯西和艾米从大学时代起就是朋友，而当艾米需要找一份新工作，事实上是开始从事新的职业时，凯西一直在旁支持她，是一个真正的好朋友。

“但不管怎么说，16岁就结婚？你简直就想打电话给她父母，然后大叫‘把她关起来！’”艾米回答道。

“我不觉得FCC会希望看到你这样。记住，电话开始以后，你仅仅只是一个……”

“……拨号音，是啊是啊，我知道。”艾米说。她多希望自己今天传译过的那些揪心的处境中，她能帮上忙。她摇了摇头，“我简直不敢想象，明天那个可怜的女人起床听到那消息后该是怎样的心情。”

FCC规定，视频译员在电话过程中听到的任何内容都不得向第三方透露。就算谈话中提及犯罪活动，他们也不能向当局汇报。译员置身于来电者最私密的秘密中。通过严格执行这项“缄默法则”，得以保证来电者的谈话会像他们面对面谈话一样私密安全。泄露谈话内容会被判刑，而检察官一定会拿任何愚蠢的大嘴巴来杀鸡儆猴。

“这让你意识到，牧师们都听到了些什么劲爆的内容。他们有时候也一定会忍不住想透露的。”凯西说。

“难道牧师不是最擅长抵制诱惑吗？”艾米问。

“希望如此了。”凯西答道。

“希望那些牧师是感到厌恶而不是受到诱惑。我在这儿见到的有些东西，我从这儿离开时再也不愿去想了。”艾米说。

“我刚刚就看到了你说的这种。”凯西说，“整个视频电话过程——没穿衣服！要是像布拉德·皮特那种帅哥没穿衣服也就算了；偏偏是像拉里·金²那样的干瘪老头子！我一直磕磕巴巴的，因为我实在没有办法强迫我自己看得太仔细。”

“我知道那个人！瘦瘦的，头发稀稀拉拉的，嘴唇很厚，还有个纹身……”

“……是企鹅纹身，在他裆部附近！就是他！”凯西叹了口气，“我的霍华德。有一天我一定要嫁给他！真是失聪人群体中的奇葩，妈呀！”她开玩笑说。

“哦对了，说到‘那个群体’，我得回去工作了。一会儿见。”

艾米站起身，拿起她的可乐罐子和糖纸，把它们丢进旁边的垃圾桶里。

“晚上下班了想去喝一杯吗？”凯西对着她的背影喊道。

“不了，谢谢。我去不了。我有事儿。”艾米回答说。

凯西一脸怀疑地瞄着她。“哪种‘事儿’？”她问道。

“我要去维特克的选举集会。”

“去参加还是去干活儿？”

艾米顿了一下，不确定自己应该表现得有多生气。“你知道我可以边参加边干活儿的。”最后她说道。

“你又不是要从政！我们还是去喝一杯吧！”凯西说。

“他们花钱雇了我！我不能临阵脱逃——他们需要一个译员，否则他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他们就没法了解他们讨论的问题是什

么了。”

“你才不是为了什么问题或是他们那些人去的。你说你想在这里工作，这样你的工作时间比较正常，但是你却还为失聪群体做翻译。”

“那只不过是个集会，没什么大不了的。”艾米说。她无奈地翻了个白眼，走出了休息室。凯西从休息室探出身子来喊了声。

“你还是再考虑考虑跟我去喝酒吧！”

走在巨大的沃尔特E华盛顿会展中心，艾米被总统选举的气势吓到了。墙上到处贴满了横幅和标语。议员和代表们在大帐篷里签到后，有人把他们领到楼里的各个小会议室里。分会场将进行战略讨论、基层选举研讨会和挨家挨户上门拉票的各种战术研究。尽管离选举还有好几个月，但看起来任何可能的拉票渠道都已经用上了。

艾米开始从事现场翻译时非常兴奋；或许是因为与视频传译服务不同，现场翻译更倾向于直接与人交流。在她和她服务的人群之间没有任何技术障碍。今天她会面对数千观众进行翻译，而不必在两个人谈论私人问题时当传话筒。发言人或许有些夸夸其谈，而讲话的主题更是与真相相去甚远（她觉得这在政界是家常便饭），但至少不会置她于两边为难的揪心处境。她可以保持相对超然的心境。

艾米进入礼堂后从正面朝讲台走去。她脖子上挂着无限制通行证，警卫随便扫了一眼，就挥手示意她去正在搭建讲台的一堆人那里。艾米绕到后面的更衣室，拦下一个助理求助。

“不好意思。”艾米说，“我要找维特克先生的竞选协调员杰奎·霍奇。请问你知道她在哪儿吗？”

“知道。我们这儿结束以后有个总结发言，我猜他们应该是在做最后的润色。右边第三个更衣室。”他回答道。

“太好了，谢谢。”

艾米找到那个房间，敲了敲门，没有人回答。她打开门，战战兢兢地走了进去。

“有人吗？霍奇小姐？”她试着喊了两声。

她刚走进去，里面浴室的门突然开了，杰奎·霍奇踉踉跄跄地走了出来。

“哦，我的天哪，格伦！你要让我一晚上都像个牛仔似的合不拢腿了！”有个女人叫道。

霍奇三十出头，是个丰满性感的金发美女。她正用毛巾把头发裹起来，身上一丝不挂。她身后是总统候选人格伦·维特克，看见艾米后他猛地跳回霍奇刚刚走出来的浴室。霍奇飞快地转过身来。

“艾米！我的天哪！你来早了！我，呃，我……你能去外面等我一下吗？”

艾米转过身，走到更衣室外面上门。

格伦·维特克正如鱼得水。这个政客在三万人面前声情并茂，不时敲击着讲台。他恰如其分地拿捏着听众的情绪，似乎大家全成了他手中的棋子。

艾米站在讲台的右边，为坐在前两排的一群人做手语翻译。杰奎·霍奇远远地站在墙边。

“这个政党是怎么了？”维特克咆哮着，“我们的基本价值观怎么了？这个政党曾经赖以生存的高尚道德去哪儿了？”

艾米偷偷瞥了眼维特克，又飞快瞥向霍奇，手里仍然不停地做着翻译。

“女士们，先生们，我向你们承诺，如果你们帮助我获得总统提名，我就把你们的政党还给你们！我会把一个有担当的政党还给你们！”

他用手示意高声呼喊的人群安静下来。

“人们现在都不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这不是曾经养育了我的国家，我不想让我的孩子成长在这样的国家。”

艾米脸上掠过一抹淡淡的鄙夷。

集会结束后，艾米穿过人群，绕到后台等着拿她的报酬。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向她走了过来。

“不好意思，我只想跟你打个招呼。我是莎朗·维特克，格伦·维特克的妻子。”

杰奎·霍奇正拿着艾米的支票走过来，见此情景愣在了原地。

“很高兴认识你。”艾米一边回答，一边伸出手去。

“感谢你今天过来为他们提供翻译服务。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

“你这么说太客气了。”

“你见过我丈夫了吗？”莎朗问道。

“我们碰到过，但还没正式见过。”艾米回答道。

“杰奎！”莎朗大声问杰奎·霍奇，“你看见格伦了吗？他是不是在洗澡？”莎朗回头对艾米说，“他每天要洗三次澡！”

格伦·维特克向她们三人走来，杰奎·霍奇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格伦。”莎朗说，“你见过艾米·凯伦了吗？她是你的手语翻译。”

格伦·维特克脸色刷地变白了。

“你怎么了？”莎朗问他。

格伦·维特克像是死神附体似的僵立不动。

“他今晚肯定累坏了。”艾米主动打圆场。杰奎·霍奇瞪大了眼睛，看着艾米向格伦·维特克伸出手。“很高兴终于能认识你了。对你，”她对格伦·维特克说道，眼睛却瞥向一旁的杰奎·霍奇，“我可是久仰大名。”

格伦·维特克迟疑了一下，不知该作何反应。

“我也是，艾米，很高兴认识你。”他停了一下又说道，“非常感谢！”

“不用客气。”艾米对他微微一笑。

艾米转过身，从杰奎·霍奇手中接过装着支票的信封。

“上啊，牛仔！”她转身走开时轻轻说道。

¹ 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简称“FCC”。——译者注

² 拉里·金（Larry King）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主持人，有“世界最负盛名的王牌主持人”之称，1933年出生，现年82岁。——译者注

第二章

第二天，艾米来到公司，早上短暂休息时间过后，她像往常一样戴上耳麦，敲了一下计算机键盘，接进下一个电话。

“欢迎使用全手语视频电话传译服务。请问您想呼叫的号码是？”

显示器中弹出个画面，一个大块头黑人出现在屏幕中。他身后的背景看了让人恶心，到处堆满垃圾，但这个男人却怡然自得地窝在La-Z-Boy躺椅里，脚翘得几乎和头一般高。有几个小孩在他身边跑来跑去，根本不在意满地的垃圾。这个男人开始比划手语。

“我想打给一家婚礼用品商店。”他“说”道。

艾米点点头，看到电脑屏幕上出现的电话号码，区号是704，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她的耳麦里传来拨打号码的声音。

一个女人接起电话，“迈克尔婚礼用品店，很高兴为您服务。”

“您好，我是全手语视频电话传译服务公司的112号手语译员。有一个视频转接电话呼叫贵店，”艾米说，“您了解视频电话传译服务吗？”

“非常了解。乐于效劳。”对方回答道。

“请说吧，先生。”艾米用手语告诉躺椅上的男子。

“你好，我想订购你们商品目录上的几条裙子。”他用手语说道。艾米把他的手语翻译成语音告诉婚礼用品店的人。

“好的，先生。非常高兴为您服务。”女店员答道，“请告诉我商品目录编号。”

“5-0-7-0-0-6-5。”男子“念”道。

“好的，您想订什么？”女店员问道。

“我想订5件45号的‘永恒记忆收藏系列’和5件99号的‘美好时光系列’。对了，45号系列我要白色的，99号系列要象牙色。尺寸从8号一直到10号。”他“说”道。

“没问题。您还有其它需要的吗？”女店员问道。

“我还要10双‘多米尼昂’露趾鞋和10双不露趾的。7码、7 ½码、8码、8 ½码、和9码，每个尺码各两双。”

女店员向艾米重复了男子订购的内容，而艾米把它翻译成手语告诉坐在躺椅上的男子，他点头表示肯定。

“‘崔妮蒂’面纱有白色和象牙色的吗？”他又“问”道。

“是的，两种都有库存，您需要每样5条？”店员抢先问道。

男子咧嘴笑了，“是的，谢谢。我要的就是这些了。”

店员又重复了一遍订单，“请问您用什么方式付款？”她问道。

“Visa信用卡。”男子回答道，扬了扬手里的信用卡。他报出卡号、有效期限和三位安全验证码，店员重复一遍让他确认。很快，交易完成了。

“您希望我们送货上门吗？”店员问道。

“是的。”男子答道，“地址是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市，4213园林大道145号，邮编37411。”他看着一张纸比划着。艾米听店员重复了一遍地址，然后翻译成手语让那个男人确认。

“感谢订购。”店员说道。

“谢谢。”男子“答”道，用遥控器结束了视频通话。

艾米舒了口气，靠在椅背上。好奇怪啊，这个男的竟然要这么多结婚礼服？他看上去可一点不像是做生意的。如果他要转售这些东西，为什么又不用纳税识别号呢？他可是直接从商品目录上按零售价订购啊。算了，管他呢。艾米已经放弃试图去了解客户，以及他们奇怪的讲话方式和打电话的目的了。来电的客户中总有些让她摸不着头脑的人。

不过话说回来，她自己打电话时说的话恐怕别人同样无法理解。尽管在这家公司呆的时间不长，但她发现其实大多数对话听起来都有些支离破碎，这当然不是因为人们言语粗鲁或有意回避什么。只有通

话双方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他们之间的对话内容在外人听来，会因为缺少上下文而一知半解。现代社会节奏紧张，大家打电话时都尽可能提高效率，在短时间内传递尽可能多的信息。

她敲击键盘接入下一个电话。

“下午好，欢迎使用全手语视频电话传译服务，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她用手语“说”道。

“说”这话的时候，她面部表情严肃。在这工作一段时间后，她可以认出许多老客户。只要她正常上班，她的工作日程难免会和一部分客户的工作日程同步。一些客户是沟通工作，另外一些客户中有许多是孩子上学后白天在家尽享清静时光的全职妈妈，也有许多是因病无法外出，或者是整天无所事事喜欢煲电话粥的人。

塞米是她熟悉的客户之一。他大概四十五岁，表情冷酷，虽然言语有礼，但也绝不是你想邀请他共进晚餐的那种人。他不友善也不粗鲁，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怪人。他今天跟往常一样衣冠不整，油乎乎的头发放乱地梳向一侧，衬衫没系扣子，露出毛茸茸的肚脐，耳朵上戴着大号的助听器。

“我想要打一个到东欧的国际电话。”他比划道，“我想应该没问题吧？”

艾米用手语回答，“当然可以。请告诉我电话号码，您想找谁？”

“我要找的人叫莱尼，他知道视频电话怎么打。”他答道。

电话那头，有人拿起话机，艾米的耳麦传出一个沙哑的声音。

“喂？”声音很粗，听不出是哪的口音。

“我是塞米，你现在手头有多少货？”塞米先生用手语比划，艾米用语音翻译给电话那头的人。

“我靠，现在是他妈的半夜，你有病啊！”

“我这儿可不是，我说了算。”塞米“说”道。

“见鬼，我客户多了去了，不缺你一个。”

“他们可不像我那么大方啊。废话少说，快回答我的问题。你现在手头有多少货？有新货吗？”

“嗯，我这儿有些新玩意，我想你会喜欢的。”莱尼语气软了下来。

“和上次不一样？”

塞米从旁边桌子上的一摞照片中抽出一张，是儿童色情照片。一个孩子摆出诱惑的姿势，艾米感到一阵恶心。

“你可要小心，除了网络，用其它渠道传递这玩意儿风险很大啊。犯了事，被抓的人可是你——我可一点关系也没有。”

“所以我作了加密。”艾米强迫自己继续翻译。

“怎么样，你想从现有货色中选一个，还是要一个定制的？”莱尼问道。

“定制的。”

“我会给你发一两张照片，你决定要哪个。”

艾米在耳麦中听到敲击电脑键盘的声音，一会儿，塞米的电脑发出轻轻的提示音，他赶忙查看笔记本屏幕。

“收到了。”塞米说。他丝毫不顾忌艾米在场，直接从旁边的打印机打出图片。

“不错吧。”艾米听到那个口音很重的家伙说道，“她们都很嫩。你要订一个吗？来些特别的？”

“行啊，何乐而不为呢？”

短暂的沉默。

“你想要看哪个？喜欢什么口味？”莱尼问道。

塞米拿起一张图片，“她，卡门，怎么样？”

“她很可爱啊，非常纯。有什么要求吗？”

“把她绑起来。”

“有特殊要求吗？”莱尼问道。

艾米厌恶到极点，但她只能继续下去。她心想，能不能假装设备故障来结束这个电话，但她知道这两个人还会通过其他译员再次通话的。

“我要视频，不要只是照片，我喜欢看她们哭喊。”

“你想要她哭着喊你的名字吗？这一项目非常受欢迎。”

“好的，我喜欢。”塞米说，他没有打手语的时候，手已经在裆部下流地自摸了。“你能保证她是‘纯’的吗？”

“像你们美国人喜欢说的，从各方面都是。”莱尼答道。

“成交。多久发货？”

“大概两周。不过可不便宜啊。”

“价钱不是问题。”

“这一两天我会通知你具体发货时间，价钱可能会涨，有附加费用，这你清楚。”

“要涨价就拉倒。”塞米瞪着屏幕答道，突然挂掉了电话。

悲伤心理顾问雷吉纳德·J·布朗医生的办公室是经过精心装饰的。房间风格无论是颜色还是图案整体偏向柔和，同时也突出了个人风格，与华盛顿的城市风格相比泾渭分明，整间办公室充满了南加利福尼亚低洼沼泽地区的乡土风情。艾米注意到房间里挂有反映博福特堡捕虾船生活的照片。雷吉·布朗在维克森林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完成临床阶段，但那许多黑白照片里站在及膝深的泥沼中的那个男孩，仍然是坐在艾米身边这个成年男子内心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他非常引以为傲的一部分。

不像其他许多医生爱使用高背皮椅，雷吉·布朗医生喜欢坐在波利斯岛出产的柳条椅上。这种椅子不仅价格便宜，夏天凉爽，同时也为刚进来的病人提供一个打破沉默的话题。任何人都可以从墙上的照片了解布朗医生的成长历程。一个医生对自己的过去如此坦诚布公，病

人也就容易吐露心声。可能对于来自华盛顿的那些显赫的客户，这样做略显矫情，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医生的业务。

柳条桌的玻璃台面上放着两杯冰茶，艾米隔着桌子坐在医生对面。布朗医生从文件夹中取出记录本。

“那么，今天感觉怎么样？”他问道。

“还好。”

“不过你看上去不大好。”

“今天工作时遇到个变态的客户。”

“你想聊聊那个客户吗？”

“我不能谈论客户，况且我在上班前其实心情已经很糟了。”

“原来如此，看来我们前一阶段的治疗效果不明显啊。”

她做了个鬼脸，“你知道我的意思。”

“你真的认为心理咨询不会对你产生任何作用吗？”

“不是，只是我没想到会这么...”

“私人？”

“我想是吧。”

“他是你丈夫，悲伤很正常，尤其现在是他去世一周年的日子。”他停顿了一下，考虑换一个话题，“觉得天气怎么样？”

她低头凝视着地板。

“感觉比之前好多了。”她平静地说。

“雨季已经开始了。”

她点点头。

“我们谈谈那件事怎么样？”

“不，我希望今天能快点过去，我一直在害怕今天的到来。”她答道。

“一周年是一个里程碑。”他接着说，“是时候你该继续自己的生活了。”

你说得倒轻巧，她心想。艾米不愿跟医生针锋相对，于是小心地斟酌着要说的话。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医生翻了翻膝头的文件，向后靠在椅背上。显然，照这样下去会毫无结果，他决定换一种方法。

“跟我说说你的新工作吧，你喜欢吗？”

“还好，我刚做了几个月。有时我感觉自己就是个不速之客。”

“不速之客？”他重复道，“为什么你会这么想？”

“杰夫已经死了，而他是我和失聪群体的唯一联系。”

“所以，他不在了，你和失聪群体就毫无瓜葛了？”

“是的，我就是这么想的。”

“这样的想法有些老套啊。”布朗医生说道，“你为什么不重塑一个属于你自己的身份呢？”

艾米在椅子上不安地挪了一下。“你的意思是？”她问道。

“杰夫是失聪人，我知道他是你与失聪群体的唯一联系。但他不在了，在这个群体中你需要一个新的身份。”

“你是说……”

“你需要一个继续作为失聪群体一分子的理由。手语译者只是你的新职业，但与你现在的生活完全分离，你需要一个目标。”

“什么样的目标？”她问道。

“建立艾米·凯伦自己的形象，找出对于这个群体什么才是重要的，然后抓住它。那样一来，你是作为艾米·凯伦主动成为这个群体的一员，而不是因为你是某人的妻子而被动加入。在杰夫去世之前你是有职业抱负的。你不能只做一些表面的改变，你应该脚踏实地地开始新

生活，就好像你计划要在那个圈子一直存在下去一样。”

几名译员正在公司休息室享用午餐。房间前面有一台电视，电视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争正如火如荼，五名领先者唇枪舌剑、争论不休。节目的最后，一名记者采访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克利·比林斯。

“不仅对于各位代表，对于党的领导层来说也是很难作出决定的。我们必须集中力量支持合适的总统候选人夺回白宫。所以我们不能在内部选举中浪费过去数月积蓄的力量。”比林斯朝镜头说道。

“比林斯主席提议不要内斗而将全党力量集中起来推举一人，但如果大多数选民没有明确支持某一位候选人的话，比林斯主席的提议恐怕很难让人接受。”记者最后总结道。

艾米从桌边站起，把剩饭倒进垃圾桶。又是枯燥的一天。这份工作稳定，不用出差，不会日晒雨淋，但大部分时间都很枯燥。哪怕是她感兴趣的话题，她也很少在电话上跟人海阔天空地大聊特聊，更别说现在她要把别人的闲聊翻译出来了，这其中的枯燥无趣程度超出了她的预期。

她关上自己工作间的磨砂玻璃门，坐在椅子上，调整好头上的耳麦，微笑着接进来下一个电话。

“全手语视频电话传译服务，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啊，您好，肯辛顿先生，今天下午过得怎么样？”她问候道。

哈罗德·肯辛顿，做过两任总统的司法部长，现在是当前呼声最高的总统候选人的高级顾问。他正一脸懊恼地盯着摄像头。

“你好，艾米。我很好，谢谢。你好吗？”他说道。

“很好，先生。我能为您做什么？”她用手语说道。

“我需要和克利·比林斯通话，他的号码已经发过去了。”

艾米按号码拨打了电话，等待电话线那头有人接起电话。

“晚上好，这里是全手语视频电话传译服务。有一个来自哈罗德·肯辛顿先生打给克利·比林斯先生的电话。”她对着麦克风说道。

“我就是。”一个声音回答道。

“晚上好，先生。我是112号视频译员，为您翻译肯辛顿先生的来电内容。我想您了解我们的服务吧？”

“是的，谢谢你。”比林斯答道。

“很好。现在请讲吧。”

“晚上好，哈罗德，民意调查计划今天进展如何？”比林斯问道。

“计划很好，”肯辛顿答道，“结果却不理想。我们投了大笔钱，然而收效甚微。”

“不掌握数据的话，你不可能赢得任何选举。我们必须先拿到数据。如果我们不知道人们的想法，党内就不可能推出一位适合的候选人。”艾米一边听克利·比林斯说话，一边用手语告诉肯辛顿。

“噢，算了吧，别跟我来那一套。”肯辛顿用手语答道，“民意调查数据不是用来研究人的，而是用来研究如何取得胜利的。选举的目的就是为了获胜。”

“我知道，哈罗德，可候选人不止一个。如果民意调查结果对你来说不理想的话，你们那位不如趁早退出。”

“那可就如你所愿了，是吗？”肯辛顿瞪着屏幕说，“汤普森能赢的，克利。你比谁都清楚。”

“在所有情况尚未明朗之前，我们不能动用政党的力量支持某个人。”

艾米吃了一惊，她在显示屏上看到肯辛顿瞪大了双眼——她还从未看见过他那样的表情。

“克利，我想你不会忘了我年轻时在军队情报部门呆了好几年吧。冷战期间我们在德国执行过‘蜜罐行动’。我们招募妓女，包装她们，训练她们，安排她们去做东德领导人的情妇。真是肮脏的手段啊，但在那个肮脏的年代不算什么。尽管通过那些妓女我们总能得到想要的情报，但是代价也很沉重。她们总是先于我们知情，因此行动总是更快一步。你永远不能信任她们。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屏幕上，一条白脸德国牧羊犬走到肯辛顿身后。他伸手想去抚摸它，但没够着。

“嗨，‘冠军’，你好吗？”肯辛顿说，“今天的宠物美容师怎么样？天啊，你看上去挺糟糕的，伙计。”

肯辛顿转过头，大声嚷道。

“今天宠物美容师没干活吗？瞧这狗，这样子像什么！”他又转回来面对摄像头，继续与克利通话。

“我现在说的不是民意调查，我说的是把我们的钱和最好的策略留到离选举更近的时候。现在我们争论不休，既浪费钱又浪费带宽。我们必须把一些经费和策略留到秋季冲刺，否则选民会抛弃我们。”肯辛顿比划道。

“宣传攻势非常重要，哈罗德。你必须让选民一直参与到选举中。”

“是应该鼓动他们参与，但绝不能让他们产生厌倦的情绪。我们现在每天都更换议题，我自己都搞不清我们在做什么。”

“哈罗德，如果你不喜欢现在的竞选方式，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不...”

这时，那条德国牧羊犬突然毫无征兆地跳了起来，一下子咬住哈罗德·肯辛顿的喉咙。老人惊呆了，从座位上本能地跳起，眼睛因为恐慌而睁得大大的，随即身体摔倒地板上，从艾米的屏幕上消失了。

“啊，天啊！”艾米叫道。

“怎么了？”电话那头比林斯问道。

肯辛顿在地板上痛苦地挣扎，转椅被踢到一边，托盘打翻了，上面的咖啡和茶点撒了一地。他抓住狗身上的毛拼命地往下拽，但无济于事。他改用拳头使劲砸，但他人躺在地上，最多只能够到狗的侧面，起不了什么作用。狗叼着他的喉咙拖向一边。他的左手离狗太近根本使不上劲，右手又够不着。他手刨脚蹬，试图站起来，但这只狗体型太大了，他没办法起身。

“电话掉线了吗，女士？”那边比林斯问艾米。

艾米已经被刚才的一幕吓呆了，全身因为恐惧而僵硬。她喉咙动了动，没有发出声音。

等到肯辛顿已经无力挣扎，牧羊犬踩住他胸口，用嘴狠狠地咬住老人的喉咙。它浑身的毛都竖了起来，爪子撕破了肯辛顿身上昂贵的衣料。

“天啊！住手！住手！”艾米反应过来，一边砸着显示器一边大喊。她从椅子上跳下来，脸几乎贴到屏幕上了。她伸手想去挂断电话，但又停住了，她有权挂断电话吗？这样合法吗？她又转头去看显示器，再次伸手想挂电话却又一次住了手。

“哈罗德，你在吗？”电话那头的比林斯毫不知情，有点不耐烦了。

艾米双手捂脸无力地抽泣起来。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不知道该怎么去救人。她怎么可以就这样束手无策地坐在这里？一定要想办法阻止那条狗。

“那边他妈的究竟怎么了？”比林斯开始爆粗口了。

艾米猛地拽掉耳麦扔到地上，然后一动不动地瞪着天花板。

她大声尖叫，“救命啊！”

第三章

麦克·西尔斯探长如往常一样停了下来，缓缓环视着犯罪现场。在警察学校，他们把这叫做“心跳时刻”。在你刚到犯罪现场的时候，先随着你的心跳驻足几秒钟，仔细观察周围，把周围的一切全部吸收进来。此时的视角是一个调查员把握全局的唯一机会。这个时刻有些神秘，调查员与受害者之间会有一种微弱而飘渺的联系。他无法在调查报告中解释清楚这种联系，也无法向陪审团仔细描述。这是只属于他的时刻，值得他报以静默的尊重。

麦克·西尔斯懂得什么是尊重。他小时候经历的鞭挞让他牢牢记住了尊重的意义，后来他把这种概念运用到军队里，用来调教年轻的军官。尽管他已经二十多年没穿过制服了，但他还是按军队的样式留着平头。

队长几次三番要求他系领带他都拒绝了，宁愿穿一件衬衫把扣子全扣起来，外加一件运动外套。年轻一点的探员们总是调侃说，他的外套比他们年纪还大。有时候，他们还真没说错。但西尔斯并不介意。他买的外套都质量上乘，只要他不在倾盆大雨中跑马拉松，一件做工精良的运动外套足以满足他一丝不苟的需要。

他不急不躁。有时候那些罪犯就指望着调查人员急躁呢——急于求成，结果反而多有疏忽。他细致缜密到无可挑剔的程度。他慢条斯理，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他从来没有因为办案程序上的细枝末节，或法庭上律师的交互询问而输掉过官司。他做好了功课。而这份功课在他跨出车门那一刻，就以一种对现场的冷静无言的扫视开始了。今天也不例外。

在哈罗德·肯辛顿位于乔治城的豪宅外面，警察用警戒线把陆续蜂拥而至的邻居们挡在外面。验尸官的手下用担架把肯辛顿从前门推出来的时候，街上的人群不约而同地倒吸了一口气。还有一些人在胸口划十字，低声祷告起来。

房子里面，犯罪现场技术人员正忙着检查肯辛顿的办公室。他的视频传译机前的波斯地毯上，有一摊滩血迹。他们给整个现场拍了

照，把收集的所有物品都做了归类，不到三十分钟就收工了。现场没有搜集到什么证据。他被自己的狗咬死了，这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西尔斯探长站在屋外对着警用无线电说：“我会在这边录些口供，然后开始调查。”说完他关掉了无线电。“见鬼！”

一个男人一脸茫然地向他走来。他黯然无光的眼睛都哭红了，但是他那昂贵的外套和领带将他的身份暴露无遗——政治顾问，专门替人处理棘手问题。西尔斯拦住他。

“你有什么事吗？”他问。

“我是丹·班度切克，肯辛顿先生的助理。”

“关于这件事，你知道些什么？”西尔斯问。

“什么都不知道。我根本不敢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

“警察给你打的电话？”

“是的。他在手机上紧急联络人那一栏把我和他的一个儿子设成主要联系人。”

“那狗呢？”西尔斯问。

“警察把它锁在门口的衣帽间了。我连看都没看到它。”

“你经常到这儿来吗？”

“自从菲尔·汤普森说服他重出江湖，我做哈罗德·肯辛顿的助手已经快两年了。那狗一直跟着他，我真不敢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根本说不通。”

“所以说，当时没有任何目击证人？”

“我到的时候机器还开着。很明显他当时VRS电话正打了一半。”

“VRS？”

“哈罗德·肯辛顿这几年来听力一直在下降，这也是他退休的主要原因。但他脑子好使着呢。这人犀利得让人害怕，而且智力超群。他用VRS来打电话。”

“什么是VRS？”西尔斯又问了一遍。

“视频传译服务 1。失聪的人使用网络视频电话，通过手语译员跟听力正常的人进行沟通。这让失聪的人和有听觉障碍的人的电话交流变得容易多了。这个技术可真了不起。”他滔滔不绝地赞美道。

“你和他交流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因为我学了不少手语。”

“你也用VRS跟他通电话吗？”

“有时候会用。用普通的电话机给他打电话他听不见，即使是那种你可以把音量调到很大的电话也不行。房间另一边的人都听见电话里传来的声音了，可他还是听不见。就在那时我们了解到VRS这种服务。”

“他耳朵听不见了，但还是有一部手机？”

“他可骄傲了，探长。他一直带着手机，但事实上只用来发短信。这个号码他已经用了十年了，所以不想弃用。在政界里，表面工夫很重要——否则的话别人就会觉得你很软弱。”

“明白。我们说不定应该去拜访一下那个VRS机构，看看他们能告诉我们些什么。你不介意的话，希望你能搭我的车一起去。我需要一个人有经验的人帮我听听，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是，帮我看看，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换句话说带我摸摸门道。有问题吗？”西尔斯问。

“完全没问题。”班度切克说，“很乐意为你效力。”

艾米坐在休息室的桌子旁，额头上敷着块冷毛巾。她眼睛肿肿的，满脸通红。其他的译员只要一得空就三三两两地来看她，一方面来了解情况，一方面来安慰一下同事。自从艾米那让人吓破了胆的叫声响彻了办公楼里的每一间传译室，凯西就一直坐着陪她。

“全手语”的现场经理卡罗尔·伯迪克把西尔斯和班度切克带进休息室。卡罗尔快六十了，是个矮个子的意大利老太太，对她那些年轻的手下恩威并用，时而慈爱如母，时而像个奴隶主，在和颜悦色给出意见的同时又巧妙地牢牢控制住手下的译员。她把艾米指给西尔斯看。

“好的……凯伦小姐。关于受害者，你能告诉我些什么？”西尔斯问。

“她什么都不能告诉你！”卡罗尔把自己横在西尔斯和艾米之间，语气警觉地说。西尔斯大吃一惊。

“你说什么？”他问道。

“她什么都不能告诉你。FCC严禁译员讨论电话内容、来电者，或是听到的任何内容。”伯迪克说。

“她说的没错，探长。法律上写得很清楚。他们不能向第三方透露他们看见或听见的任何内容。”班度切克也出来解释。

西尔斯死死盯着他。“让我猜猜。你是个律师吧？”他问。

班度切克点了点头，“不幸被你言中了。但是我放弃了个人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投身了政治，如果这么说能让你好过点的话。”

“不，”西尔斯说，“这一点都没让我好过。而且，这让我无路可走了。”

“难道我就不能……”艾米张嘴正要说什么。

“不能！一个字都不许说。”卡罗尔反驳道。

“正是因为FCC的规定所提供的对视频传译的保护，哈罗德才能在听力下降以后，仍然可以充满自信地回去工作。”班度切克解释道。

“他是那么和善的一位老人，”艾米轻声说道。

“是的，他是个好人。”他向艾米伸出手去，“我是丹。我在视频上见过你几次。”

“是的，”艾米回答道，“我也认出你了。警察给你打电话了？”

班度切克点了点头。“当时你看见了？”他问。

艾米也点了点头。

“真是好极了。你看见了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却不能向我们透露任何信息。”西尔斯插话说，“好吧，先不管他们说了什么。你看见那个

畜生弄死了肯辛顿先生？”他问艾米。

她的脸又红了起来。“狗的名字叫‘冠军’。他很爱那狗。”她轻声说道。

“你说什么？”西尔斯凑近她问。

“他可宠他的狗了。我不敢相信它会对哈罗德做出这种事来。”

“你经常在视频电话的时候看见……‘冠军’吗？”西尔斯问。

“是的。它一般都在。”艾米回答道。丹点了点头表示赞同，“它对老人一直都很温柔友爱。而老人对‘冠军’也是。他妻子去世了，孩子们也都成年不在身边，只有‘冠军’一直在家陪着他。”

“它今晚看起来有什么异常吗？”西尔斯问。

“不要回答！”卡罗尔说。“不要说任何有关肯辛顿先生外貌的话。”

“我问的是狗。它今晚看起来怎么样？”西尔斯说。

“它看起来又脏又乱。肯辛顿先生平时把它照顾得很好；有时甚至都好过头了。看起来‘冠军’胖了些。我猜因为选举什么的，肯辛顿先生没有时间带它出去好好运动。”艾米说。

班度切克听到这里垂下了眼帘，可能因为同意她的观点而感到自责。西尔斯继续写着他的笔记。

“探长，我有无数个电话要打。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回去工作了。”丹终于忍不住说道。

西尔斯盯着他看了几秒钟，想了想说：“是啊，我也想不出什么理由再让你留在这里了。我觉得就算你在，你也帮不上什么忙。”

他挥手向一个站在桌子旁边身穿制服的警官示意。

“能不能麻烦你把班度切克先生送回肯辛顿家？”

班度切克向艾米伸出手。“我很抱歉你目睹了今晚发生的一切。”他说。

“谢谢。”她轻声回答道。

警官和班度切克出门时，正巧碰上一个男人正穿过“全手语”的前门往里走。

这男人个子高高的，三十来岁，留着一头及肩卷发。他的穿着一丝不苟——白色衬衫配深色西装和领带。尽管这是个凝重的场合，凯西还是欣赏地多了他几眼。卡罗尔·伯迪克噌地站了起来。

“你可不能这么大摇大摆地就进来了。你想干什么？你是跟媒体来的吗？快给我出去！”她大声说。

来人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个棕色皮夹，里面有个徽章。“希斯拉斯科，美国特勤局。”他说。

“特勤局？肯辛顿当时是受特勤局保护的？”西尔斯问。

“不是，但他老板是。哈罗德·肯辛顿是菲尔·汤普森总统竞选活动中的首席政治战略顾问。”

“那么，既然你们没保护他，你为什么来？”西尔斯问。

“哦，因为特勤局认为我或许能派上用场。”希斯说。

“为什么？”

“对于失聪人群，我有独到的见解。”希斯回答道。他把头发拨开，露出耳朵上的助听器。

“一个聋子 特勤局特工？”西尔斯难以置信。

“有何不可呢。反正特勤局里每个人都要戴耳机，我一点都不显得突兀。”希斯回答道。

“大家还对着自己的袖口轻声讲话呢。”西尔斯咕哝道。

希斯拉起自己的袖子。“抱歉让你失望了，探长。我连‘秘密解码戒指’都没有呢。”

“我看你根本不像是个聋子。”西尔斯嘲讽道。

“我能听见一些，探长。我不是聋子——或许你可以把这叫做‘听

觉障碍’。”希斯解释道。

“有什么区别吗？”西尔斯问。

希斯用手指拨了拨西尔斯挂在胸前的远近两用眼镜。“就跟戴眼镜的人和盲人之间的区别差不多。”他说。

卡罗尔和凯西交换了一个赞赏的眼神。

“好极了，”西尔斯说，“你打算怎么个帮法？”

希斯没搭话，转身对坐在桌边的译员们说。

“各位晚上好。很抱歉你们今晚遇到这样的麻烦。我保证，我会尽快结束，尽量不给你们添麻烦，可以吗？”

艾米点了点头。

“菲尔·汤普森学了一个美国手语的速成课，学得挺好的。因为我能让他和特勤局的沟通更顺畅，所以哈罗德·肯辛顿让我加入汤普森的警卫队。我也教汤普森先生一点手语。我和失聪人群挺熟的。我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另外，我是从加劳毕业的。”他说。

“加什么？”西尔斯问。

“加劳德特大学？真的吗？”凯西问道。

“那个聋哑人大学？”西尔斯问。

“没错。我修的是犯罪学和心理学。我一开始在计算机与电信欺诈科，后来才去的特勤局。我的专长是为执法部门解析身体语言。”

“那应该挺有趣的。你经常和西尔斯探长这样的人打交道吗？”卡罗尔问。

“尽管我们用的手段和战术非常相近，我们要抓的人往往很不一样。”希斯说。

“你是什么意思？”凯西问道。

“西尔斯探长主要处理的是来自地方的威胁。偶尔或许会有个特别厉害的疯子，但他们通常都很粗心大意，所以会犯很多错。我说的没

错吧，探长？”

“嗯，基本上没错。”西尔斯回答说。

“但特勤局遇到的很多坏人都是非常理性的疯子。他们不会犯低级错误，所以我们必须要强迫他们犯一些他们毫无防备的‘聪明的错误’。”

“具体说说你们要怎么强迫他们呢？”卡罗尔问。

“我们有好多方法。”希斯回答道，“比如说，你们当中有谁知道什么是‘把柄’？”

“‘把柄’？”凯西重复了一遍。

“你可能一个字都没说，但一个动作或是一个习惯，就可以成为出卖你的‘把柄’。”希斯回答道，“特勤局特工能凭借这样的把柄，在人群中认出有可能正在策划一次恐怖袭击的那个人。”

“我怎么听着觉得像是什么巫术。”凯西说。

“其实不是。你每天要面对很多人，这或许对你很有用。我来给你演示一下。”

希斯拿出一张白纸，在上面画了张脸。然后他在脸上横竖画了两条线，把它分割成四块。

“注意他们跟你说话的时候眼睛看向哪里。从他们眼睛转动的方向，你能获得不少信息。”

他在纸上写了几笔，然后转向西尔斯。

“探长，我会问你三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请你对我撒谎。”

“好的。”西尔斯回答道，“问吧。”

“你是哪里人？”

“亚利桑那州，凤凰城。”

“你最喜欢的甜点是什么？”

“巧克力蛋糕。”

“你第一辆自行车是什么颜色的？”

“红色的。”

希斯写在纸上四个方块中的三个方块里，然后把左下角的方块用笔圈了起来。

“甜点的问题你撒谎了。你真正最喜欢的甜点是什么？”

西尔斯两眼放光，“嘿！你说得没错！哇！你是怎么办到的？”

“撒谎比说真话更费劲。更重要的是，撒谎用到的大脑部位也不一样。如果试图想起什么，人们往往会看左上方。”

“是吗？”卡罗尔问。

“这不能算是严密的科学知识，却是个实用的技巧，能帮助你判断某人是否在对你撒谎。显然，我们不能把大街上每个有嫌疑的疯子都绑到测谎仪上，看看他是不是打算暗杀总统。所以我们有一些类似的小技巧帮我们排除那些‘普通的’怪胎。”

“那你怎么能知道谁在撒谎呢？”西尔斯问。

“当人们想要编造些什么的时候，他们一般会看左下方。”希斯回答。

“太酷了。”凯西笑着说。

西尔斯探长把他的笔记本往后翻了几页。

“我可以记些笔记吗？”他问。

所有的人都看着他。

“这可能会对我正在调查的达马托警官的案子有帮助。”他略有些尴尬地说。

“没问题啊，你尽管记。不过，我包里还有些我们训练时用的作弊小抄。大家都来拿一张吧？”

他拿出几张。西尔斯拿了一张折了起来，放在外套口袋里。

“好了，我觉得我们已经占用你太多时间了。还有问题吗，探

长？”

“暂时没有了。凯伦小姐，我建议你回家好好休息。如果你想起任何可以告诉我们的事，请给我打电话。”他递给她一张名片，“我的手机号码就在背面。”

希斯跟着西尔斯走出办公室，关上了门。

“我觉得你从她身上问不出什么来了，虽然她本来也没说多少。”等他们走得够远了，希斯说道。

西尔斯翻了翻自己的笔记本，回头看了眼办公室，然后说道。

“你觉得她能承受得了吗？她能在不谈论这一切的前提下得到心理咨询吗？”西尔斯问。

“我也不知道。这项技术还很新；我觉得应该还没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或许她的医生能给她开些药，你知道的，能让她睡得好一些。”希斯说。

艾米在床上辗转反侧。她床头的钟显示现在是凌晨2点38分。她睡不着，那个场景在脑子里挥之不去。“冠军”紧紧咬住哈罗德·肯辛顿喉咙的恐怖画面。这狗是被什么附体了才会做出这等事来？

她已经几个星期没有为肯辛顿做过翻译了，这本身就是件奇怪的事儿。他是个大忙人。很多人都想找他。他和白宫，几个大腕级新闻主播，甚至加拿大和英国的国家元首谈话时，她都“在场”。这一切让艾米感到非常兴奋。他们大多与菲尔·汤普森的总统竞选有关，但剩下的都是他的患难之交，因为他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曾对许多人伸出过援手。

而她，目睹了他的死亡，却束手无策，只是像个孩子似地尖叫。她又翻了个身，无法摆脱自己深深的罪恶感。她用一只手撑着身体，另一只手握成了拳头，一遍又一遍地打着枕头。

她什么 都没有做。

她无法想象，他当时知道她能看见，除了指望她能帮他做些什么，什么都好，脑子里还在想些什么。他想到他的孩子们了吗？他们

是否在他弥留之际出现他脑海里？又或许他想到了汤普森竞选中的未完事项？他是否觉得克利·比林斯在他中断电话时会做些什么？他是什么时候意识到，他将在艾米的注视之下死去？

她又转向床的另外一边；这个想法让她不寒而栗。他当时一定盯着摄像头，迫切地希望她能想办法救他。相反，她只是坐在那儿，呆呆地看着，帮不上任何忙，任由一个她了解并且敬仰的人以一种可怕而孤独的方式死去。

她哭了起来，把头埋进枕头，怕哭声会吵醒西莉亚。她祈祷，没有人会知道，她是如何背弃了哈罗德·肯辛顿的信任。

艾米把晨报摊开在厨房桌上，西莉亚正在旁边地板上玩得起劲。艾米整晚几乎没合上眼，本就有些恍惚，加上头痛就更有些昏昏沉沉了。电话铃响的时候，她吓了一跳。

“喂？”艾米有气无力地说。

“嘿！你今天怎么样？”凯西问。

艾米瞥了眼报纸头版上关于哈罗德·肯辛顿之死的报道。“冠军”的照片下面的标题写着，它已被送至养狗场，目前正在等待法官的判决，决定它是否会被认为是凶猛动物而处决。

“我没事。”艾米说道。

“虽然我看不见你，但我敢说，你在撒谎。”凯西说。

艾米疲惫地笑了一声。

“你没怎么睡吧？”凯西问。

“嗯，没怎么睡。要不就是西莉亚在哭，要不就是我在梦里看着‘冠军’咬住那个可怜的老人的脖子。”

“那你现在在干什么呢？”

“看报纸呢。我还是无法相信他已经死了。我一直都在为他做现场翻译，而且他就住在我家附近。”

“艾米……”凯西说。

“他曾经住在我家附近。”艾米纠正了自己。

“但你们又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你们也没什么交集。”凯西说。

“说的也是。”

“他只是你翻译业务的一个客户。我承认，住得近或许让你从他那儿接到了更多的活儿，因为只要你找到能帮你看孩子的人，你马上可以去。而且，是的，我也知道他喜欢你 帮他做视频传译。每次他排到我的时候都会问我你在不在。”

“真的吗？”艾米问，“他真是个好人的。”

“我说，你需要出去走走，让你暂时忘了这件事。”

“我走不了啊。西莉亚在……”

“我过来带西莉亚。我要3点才上班，我可以带她去小公园玩。你可以趁这个时候睡一会儿。”凯西说。

“我不想睡觉。每次我一闭上眼睛，那画面就不断出现在我眼前。”

“或许西尔斯探长说得对，你是该去看看医生。”凯西答道。她停顿了一下继续道，“你跟布朗医生说起这事儿了吗？”

“我不能说。你知道他们不许我说。”

“你没必要把那些血淋淋的细节都告诉他，只要跟他说你看见有人在你面前死了。”凯西说。

“你觉得这件事会对我造成影响吗？”艾米问。

“我不相信这件事会对你没有影响。”凯西说，“换做是我，我肯定会受影响。更何况，你去年刚失去丈夫。”

“是啊，或许是这样。”过了一会儿艾米说道。

她把报纸上关于肯辛顿死讯的那一块折了起来。

“你需要我帮你带点什么吗？”凯西问。

艾米看了眼折起的报纸上“冠军”的照片。她迟疑了一会儿后，说道。

“不用了。事实上，今天我有事要办。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要是你能帮我看一会儿西莉亚，我要出去办点事。不会很久的。”

“我一会儿就过去。”凯西说。

“谢谢。”

艾米看着笼子里狂吠的狗，显得有些犹豫不决。正在一旁训狗的工作人员过来招呼她。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他问道，声音飘渺而含糊，一听就是个失聪人的声音。

艾米不由自主地惊了一下，反而把他们两人都吓到了。她脸红了起来。

“是的。你是工作人员吗？”她一边打手语，一边用嘴型说着。

“是的，”他回答道，看见来访的人能用手语显得很高兴。“我叫詹姆斯凯尔顿。有什么能帮你的？”

吉姆说话时无论声音还是音调都和她丈夫很像。在杰夫去世一年以后，能再听到这个声音，她像是获得了一些慰藉般松了一口气。

“你好，我是艾米·凯伦。我想看一看前几天警方带来的那只德国牧羊犬。”她说。

“它被关起来了。”他回答道。

“我知道。我只是希望能看它一眼。”

“你是主人吗？”

“不是，我只是，我只是想看一看。仅此而已。”她不安地说道。她也不知道这样能解决什么问题，但冥冥中觉得想要至少看一眼那狗；仿佛看见“冠军”就能帮她理解，为什么它会去攻击它和善可亲的主人。

他环顾四周——周围没有别人。他一边招手示意她跟他走，一边开了门。一只狗被单独关在一个封闭的隔离区里，与其他动物隔离开来。

“就是它了。”吉姆说。

艾米瞪大了眼睛。冠军比视频里看起来更加凌乱不堪。

“我不明白它为什么……”她正要开口，那只狗突然在笼子里朝他们扑了过来，咆哮着恶狠狠地露出它的尖牙。他们同时向后跳了一步。

“坐下！”吉姆吼道。

“哦，我的天哪！”艾米叫道。

那条狗试图攀爬笼子的铁条，从笼子的缝隙中伸出爪子，吼叫中把口水甩得到处都是。

“这是怎么了？”艾米叫道。

那狗继续吼叫着，跳到笼门上，结果向后摔去，又重新跳起来咬铁丝网。艾米惊慌失措地跑出了狗场。

¹ Video Relay Service，视频传译服务，简称VRS。——译者注

第四章

艾米今天在全手语公司上的这一班，难得一切风平浪静。帮助完一名少年和他的指导教师讨论家庭作业后，艾米准备接听下一个电话。这时，凯西敲敲门，探进头来。

“4号线上有你的电话。”她说。

“谁会打到这儿找我？”艾米问道。

“不是办公室电话，是转接电话。有人指名要112号译员服务。”凯西解释道。

“好的。”艾米答道，看见电话机上的指示灯在闪烁。

“你开始有一定知名度了，太好了！”凯西说。

“这可难说。”艾米答道。

“听着，通常情况下，一名新译员要达到被客户‘指名服务’的程度需要数年时间。一般来说，这种服务都是针对某一专项领域，比如一名失聪的西班牙客户要和一名听力正常的英语客户通话，这种情况下他们就需要一名译员既明白西班牙手语和美国手语的区别，又能够在手语与语音之间相互转换。有些译员专门为科学家或是学者就某一特定学科进行传译——只要谈话内容涉及很多行业用语或有很多专业术语，那就该他们出场了。翻译他们使用的专业术语需要译员能够掌握一些特定的语言手势。不过，说不定这个客户是你的粉丝呢。”凯西最后一句话明显带有调侃的意味了。

凯西说的有理。但艾米仍是个新手，并且她也没有任何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除了有几个她在做现场翻译时结识的客户，有时为了保持联系，打电话时会直接找她服务。客户喜欢找熟悉的译员，艾米也喜欢接到这样的电话，毕竟都是熟人，工作中有时能够看到友善的面孔大家都很开心。

她按下电话系统上的4号线，对着麦克风说：“全手语视频电话传译，我是112号译员，有什么能帮到您的？”

“我被骗了！”耳麦里传来一阵吼声。艾米皱了皱眉，调小了耳麦音量。

“对不起！请您不要大声喊，我戴着耳机呢。还有，抱歉——您想和谁通话？”艾米问。

“我不知道。你转的电话！你来告诉我！”电话那头的女人答道，说话声音还是很大。“你们这些人就会欺诈我们做小本生意的！把裙子还给我！”

艾米皱了皱眉头，不明白这个女人在说什么，“女士，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我没有在您那里买裙子啊。”

“不是你。前几天有人通过你翻译在我这订了几条裙子。”

艾米传译过不少通过电话订购目录商品的情况，她隐约记得是有人订过裙子。“请问您是哪位？”她问道。

“我叫黛安·斯缪顿，是夏洛特市迈克尔婚礼用品店的店主。上周你帮我在电话中处理过一个订单，订购十条裙子送到田纳西州的一个地址。”

艾米又回想了一下。“是五条白色的和五条象牙色的吗？”她问道，心中暗想难道自己翻译错了订单内容。

“没错！把裙子退给我！”黛安大声说道。

“退给您，女士？”艾米有些疑惑，她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不是顾客而是商家主动要求退货。

“他用的信用卡是偷来的。”黛安继续说，“我按照你告诉我的地址发货，但那个地址不是真的地址。”

“您说‘不是真的地址’是什么意思？”艾米问道。

“这个地址是那种私人邮箱地址，提供地址的邮箱租赁公司可以提供打印、邮箱、收发等一体服务。但这种租用的邮箱地址往往听上去就像是一个家庭地址或私营公司地址。”黛安解释道。

艾米知道这种邮箱地址，事实上，她自己也有一个。杰夫在世时

租用了一个，以便他们长时间出门在外时邮件不会塞满住所的邮箱，那样的话，别人一眼就能看出他们家里长期无人。这是一种很好的安全措施。她可从来没想过有人还会在意寄送的地址是租用的邮箱地址还是真实的家庭地址。

“我知道了，那个地址是个租用的邮箱地址。可我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啊。”艾米说道。

“这个租用邮箱地址会自动转发包裹到另一个地址，在非洲！”黛安又忍不住喊了起来。“我的裙子正被寄往地球的另一头，而我手里却只有一张伪造的信用卡。我必须知道那些骗子到底是谁。”她义正辞严地要求。

艾米的脑袋大了，她一点儿头绪也没有。

“我很抱歉，女士。我不知道打电话人的地址。他是使用网络电话拨进来的，拨电话的人可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我不敢相信他使用这种卑劣手段对待您，您肯定是这种情况吗？”艾米问道。

“当然肯定。”电话中可以明显听出怒意，“我刚和邮箱租赁公司通过电话，他们告诉了我自动转发的下一个地址，在乌干达！我寄出的裙子送达的第二天就被送往乌干达了！”

“您可以追踪货物吗？比如说与承运方联系？”艾米建议道。

“他们用的不是FedEx或UPS，”黛安哀叹道，“他们使用的是普通邮件，虽然运输时间长，但别人完全无法追踪。只要包裹寄出，特别是离开了美国，就不可能找回了。”电话里能听到她的抽泣声，她止住哭声继续说，“我们做的是小生意，损失十件裙子几个月就白干了。尤其是现在是淡季，我承受不起这样的损失。”

艾米绞尽脑汁想找一个解决办法，但无能为力。

“你们能追踪打电话的人的位置吗？”黛安最后问道。

“不能。”艾米告诉她，艾米上岗培训时就了解了相关技术。“打电话的人使用的是网络电话，不像普通电话一样有号可查。所以他可能在隔壁，也可能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我不敢相信这些骗子可以无所顾忌地拨打国际电话。”黛安恨恨地说。

“只要他们给美国公民打电话，我们就必须转接。”艾米解释说，“即便我们可以定位网络电话使用者的位置，其实我也不确定这在技术上是否可行，但我也不能那么干，因为联邦电信委员会明令禁止。根据相关法令，我们不能披露通话者的任何信息。”

“就算他们犯了法也不行吗？”黛安质问道，“我只不过损失了几条裙子，但是某个地方有一个合法的信用卡持有人正在努力追查谁偷了他的信用卡号，用的什么手段，这也不行吗？”

艾米被她的气势吓住了，回答时都有些吞吞吐吐，“是的，女士。法律没有规定例外情况。即便技术上可以做到，我们也不能插手。”

“我真不敢相信。”黛安不哭了，她的语气突然变得坚定起来。“我不会就这么算了。必须有人采取措施才行。你们怎么能坐在那里帮助坏人犯罪呢？你们是同犯！”她质问道。

“女士，我们没有违法。”艾米回答，“我们只是帮助人们通过电话互相沟通。您想和我的主管通话吗？她比我经验丰富，肯定能比我更好地解答您的问题。”

艾米回头正要伸手去开通向走廊的门，这时她听见黛安又开始说话。

“好吧，你刚刚告诉我不能和欺诈我的人通话，你可真是帮了大忙了！我希望你记住今天发生的事！”她恶狠狠地说。

艾米眼睛瞪大了，黛安是在威胁她吗？

“我只好通过涨价来弥补我的损失了。”黛安说道，“那些努力工作，诚实做人的年轻姑娘们和她们的家人需要花更多的钱才能买到婚纱了，而这都是因为你帮助罪犯携赃潜逃。”

“斯缪顿女士，对您的损失我很抱歉，但我实在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艾米正要往下说，黛安打断了她。

“算了，省省吧！你们从来都没有错，对不对？错的总是别人，社

会、教育、政府！总在互相推卸责任！好吧，现在因为112号译员帮助某个非洲恶棍欺诈了诚信经营的商家，某个年轻新娘就穿不起她一直想要的婚纱了，你满意了吧？我希望他们哪天偷了你的信用卡——也让你尝尝那是什么滋味。”黛安说完了。

艾米正要回答，却听见耳机里的忙音——黛安挂断了她的电话。

艾米摘掉耳麦。她现在想起打电话的人是谁了，是那个黑人。因为听不见他说话，所以无法通过口音判断他是哪里人。如果她没记错的话，他的手语看起来也没什么问题。难道他真的住在非洲？以后再碰到类似情况她又该怎么处理呢？

她离开电话终端工作台，走到走廊。她轻轻敲了敲凯西的工作间房门，然后倚着墙等她打完电话。过了几分钟，房门开了。

“嗨，怎么了？你没事吧？”凯西问道。

“我刚接了个电话。”艾米说，“对方经营一家婚礼用品店。大概一两个星期前我转接给她的电话是欺诈电话，有人用偷来的信用卡订购了商品。”

“哦，是吗。”凯西答道，“那种事我也遇到过几回。这不算最坏的，当你通话到一半的时候发现是个骗局那才叫糟糕呢。”

“你也知道这事？”艾米问，半信半疑。

“当然。这份工作做久了你自然就会识别。故事总在重演，同样的骗子使用不同的手法，或者不同地方的骗子，比如在德克萨斯州或乔治亚州，还真的带有口音。这种事每天都会发生。”

“我们采取什么措施了吗？”艾米问道。

凯西耸耸肩，“据我所知，什么措施都没采取。”

“为什么？”

“我们能做什么？”凯西反问道，“不管是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干预通话。这和你在家里不断收到垃圾邮件一样，你也没见邮局采取任何措施呀。”

“这不代表他们这么做就是对的。”艾米大声说道，“有人在利用视频电话传译服务来进行欺诈活动，我们必须做些什么去阻止他们！”

“等一下，别激动。”凯西举起一只手示意道，“你还是新手。这种事司空见惯，就像我爷爷常说，‘事不变——唯做事者在变’。他说的一点没错，有人类以来就存在骗局了。”

“可他们是在利用为失聪群体提供的服务。”艾米说。

“听着，”凯西说，“也许因为你丈夫是失聪人，你有点太敏感了。”

“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吗？”艾米明显被这句话刺激到了。

“这只是工作，不要掺杂过多个人感情。”凯西补充道，“否则会让你发疯的。”

“他们在利用失聪群体。”艾米重复道，“他们发现了可以利用的东西，然后他们用来骗走别人的东西，受害者还蒙在鼓里。我们必须警告他们！”

“喂！！不可以，亲爱的！”凯西有些恼了，“你不能那么做。我们能做的只是转接电话。”凯西告诫她。

艾米转身走开，不想再说下去了。她现在能理解黛安为什么失望了。如果和你谈话的人根本不想提供帮助，甚至对你认为重要的事根本不在意，确实让人生气。黛安在意她的婚纱店，而艾米在意的是她丈夫留下的东西。如果有人企图利用杰夫去犯罪的话，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好好教训那些人，绝不能让坏人得逞。是啊，如果换做是杰夫，他会怎么做呢？

但问题是她知道自己不是杰夫，她是艾米，她也没有失聪。如果她披露视频传译通话的内容，她会被解雇，还会被她想帮助的失聪群体所排斥。她怎么做才能改变现状呢？

一定有办法可以给失聪群体以警示。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规定中一定有针对这种问题的条款。她要认真找找看，理解一下条款到底是怎么说的，然后找出一种方法来阻止这种损害失聪群体名誉的通话行

为。

布朗医生让她找到一个目标。现在目标送上门来了。

西尔斯把车停到一座漂亮的都铎式住宅前面。房子旁边还有两辆乔治镇的警车，院子里绕着几棵百年老橡树拉起了警戒线。他刚下车，就看见大卫·达马托警官向他招手，为他引见本宅的主人。

“探长！在这儿呢。这是克里斯·艾利斯和萨丽·艾利斯。”

西尔斯伸出手，“幸会。很遗憾是在这样的情境下与你们见面。”

萨丽·艾利斯边哭边用纸巾擦眼泪，克里斯则是一副看上去非常生气的样子，是真的怒了，像是要准备揪下谁的脑袋。西尔斯一眼就看出克里斯跟他一样是个七情上脸的人。

这种喜怒溢于言表的家伙他从不担心。一个人大发雷霆，气得跳脚，说明只有这样他才能发泄自己的挫败感，不过也可能表明他智商有限，但至少他这种人探长一眼就能看穿。那种不露声色的家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你可能永远不能确定他们脑子里在想什么。克里斯看上去像是准备用机枪扫平整个小区，西尔斯决意先让他冷静一下，于是把达马托叫到一边。

“请给我们一分钟，我们马上就回来。”他对克里斯和萨丽说着把警官拉走了。他们走进客厅，西尔斯四下打量着问道，“发生什么事了？我记得你说是入室盗窃。”

这里每样物品都摆放得整整齐齐。房子干干净净，看不出被盗的迹象。

“是的，是入室盗窃，但不在这儿。在这后边他们有一个独立套间。”达马托说道。他示意克里斯和萨丽过来。“我们能去后边看看吗？”他问。

“这边请。”克里斯轻声说。

他带着西尔斯和达马托穿过房间出了后门，再穿过一个有顶棚的院子，一栋独立车库改造成的住宅呈现在他们眼前。克里斯重重地敲了敲门，西尔斯皱起了眉。

“租出去了？”他问。

“不是。”克里斯肯定地答道，这时门慢慢开了。

一位老人站在他们面前。他大概刚过七十岁，身材匀称，不很健壮，但一看就是身材一直保持得很好。花白的头发又短又稀。他身上穿着件系扣子的蓝色衬衣和一条卡其色裤子，全身上下连一个褶都没有。克里斯和萨丽轻手轻脚地走近老人，从他们几乎毕恭毕敬的态度看得出来，他们对老人非常关心。

克里斯上前搀扶着老人，小心地防止门碰到他。萨丽从西尔斯和达马托中间闪过，她的脸不再因为哭泣而涨红，但仍然显得很难过。

“爸爸，我是萨丽。这两位先生想要看看您的房间，可以吗？”

她父亲口中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西尔斯听不出是同意还是不同意。萨丽示意他们可以进去。

屋子很小，只比一间工作室稍大些。最大的一个房间也只有一张双人沙发、一把椅子和一张咖啡桌。沿墙一侧有一个高高的玻璃架子，上面摆满萨丽各个年龄段的照片，最后一张是她在婚礼上的照片。有一张照片里，萨丽旁边站着一个穿军装的男人。

西尔斯向对面墙看过去，墙上挂满了军队照片和几枚勋章，还有一幅相框，里面是一名年轻军人和里根总统的合影。西尔斯仔细看着这些照片。

“没错，那是我父亲。”萨丽猜出了他的心思，“我父亲很长时间身体一直不好，自从他被诊断出患有帕金森症后就和我们住在一起。”

西尔斯点了点头。这里虽然比前面的正房面积小一些，但几乎同样干净整洁。

“那么，发现什么被盗了？”西尔斯问。

“两件东西。”萨丽回答，“一把佩剑和我父亲的一件装饰品。”

西尔斯环顾四周，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并没有几件装饰品¹。“你是说一把佩剑吗？”他问道。

“叫做马穆鲁克 2 佩剑。”克里斯插话说，“那是一把……”

“海军陆战队佩剑。”西尔斯替他答道，“它被偷了吗？那柄剑原来放在什么地方？”

“这里。”萨丽已经转到他身后了，她指着一面木盾，上面有用来固定佩剑的搭扣。前面的铭牌刻着“弗兰克·斯图拉顿上校”的字样。

“还有其它东西被偷了吗？”西尔斯在记事本上一边记一边问道。

“你不是说有一个宗教艺术品也丢了吗？”达马托问。

“不是，我说的是一枚海军 十字勋章。”萨丽回答道。

西尔斯迅速转回头，吓了萨丽一跳。她手里拿着一个空的军队奖章盒。西尔斯注意到沙发对面挂照片和勋章的墙上有一处空白，大小正好和这个盒子相符，空白处一枚旧铜钉孤零零地突出墙面。

西尔斯眯起眼仔细检查这个奖章盒，他大声念出了盒子表面记载的嘉奖内容。

“表彰弗兰克·斯图拉顿上尉，因其在海军陆战队二师八团一营的突出英雄主义表现，1983年10月23日……”念着念着，西尔斯的喉咙哽住了，下面的内容没有念出来。他的脸变得没有血色，达马托不解地看着他。

“你没事吧，麦克？”他问。

“他在贝鲁特服过役？”他用嘶哑的嗓音轻声问道

“是的。”萨丽平静地答道。

西尔斯继续看下去。那年在黎巴嫩贝鲁特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被炸，当时弗兰克·斯图拉顿上尉救出了三名被敌人狙击手压制却仍然在废墟中试图挖出幸存者的海军救护兵。他救出海军救护兵后，绕过已是一片废墟的营地，最终击毙了敌人狙击手，随后又投身到救援工作中。

爆炸发生数天后现场清理恢复工作结束，海军医护部门推荐他获得海军二等荣誉勋章。在那场袭击中共有241名美国现役军人牺牲。

“除了佩剑和十字勋章，没有其它东西被偷吗？”西尔斯问。

“没有。”

“没有强行进入的迹象？会不会是家里的小孩？也许他们想看看爷爷的宝贝？”

“我们没有孩子。”萨丽答道，“也没人来这里。爸爸几乎没有客人，其实你们也看得出来，这里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如果有人来访，他会到前面的房间接待。这里是他起居的地方，他在这里可以舒适地生活，不被打扰。况且我们就住在前边，有什么情况也方便照应。”

西尔斯朝四下看了看，对面角落里有个小厨房，厨房后面有一段很短的走廊，尽头就是卫生间。在他左手边是一个小单间，面积虽小但看上去很舒适。一个退役老兵需要的也就是这些了，更何况他和家人住得又那么近。

西尔斯皱起了眉头。这根本说不通。这间住所看上去没有任何值得偷窃的东西。一台老式唱片机和几张歌手弗兰克·辛纳屈的老唱片，旁边放着一台旧电视，比西尔斯自己的电视还要老，而他那台电视已经算得上是古董了。

“你们有请家政服务人员吗？”西尔斯问。

“有一名保洁女工隔一星期会来一次。”萨丽解释道。

“她可靠吗？”

“我们请她已经有很多年了，以前从未出过问题。我们的现金和珠宝就放在屋里，还有电子产品和昂贵的玩意儿，从来没人动过。我们度假时她也帮我们照看房屋，没有出过任何问题，一次也没有。”

西尔斯被难住了。说实话，这个房间里有价值的物品其实只是对于上校和他的家人来说是珍贵的。在剩余军品商店或数十家网站上都可以轻易买到佩剑和军队勋章。为什么有人会偷走老人的纪念品？盗贼又是如何知道这里会有这些东西呢？

“实际上是保洁女工发现东西丢了。”克里斯又开口了，“她打扫房

屋时也会打扫父亲的房间，是她注意到佩剑和勋章没有了。”

“不是他告诉你们的吗？那时他不住在这儿？”达马托指了指弗兰克问道。

“他是住在这儿，但我父亲的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了。”萨丽答道。

西尔斯注意到弗兰克·斯图拉顿老人自从在门口萨丽征求他同意进入房间时发出一声外，就一直保持沉默。他只是安静地坐在椅子上，谁也不看，一直凝视着远处。

“我已经向艾利斯先生和太太做过解释了，这里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调查的。”达马托说，“如果没有外人进入过这个房间，我们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

“我们肯定可以做什么。”西尔斯的反驳出乎达马托的意料，“我要亲自调查这个案子。我会查一下当铺和剩余军品交易市场，说不定在易趣网站上能有所发现。我还要四处打听一下，看看是否有人知道哪些贼对军品感兴趣。”

“谢谢你，探长。”萨丽说。

达马托和艾利斯夫妇走到房间前门时发现西尔斯并没有跟上来。他回头看见西尔斯正不慌不忙走到弗兰克·斯图拉顿老人坐的地方。达马托眯起眼睛看着他，他以前从未见过这个样子的西尔斯，每个动作都轻手轻脚、小心翼翼，唯恐出半点差错。

西尔斯单膝跪在上校的椅子旁，身体靠近老人。达马托听不太清西尔斯在和老人说什么。

“我会找回您的勋章的。”西尔斯轻轻地说，“我发誓。”

然后他站了起来，向克里斯和萨丽告别并答应他们保持联系，随即快步走出房间。达马托在他后面叫道，“什么事这么着急？”

西尔斯头也不回地答道：“我要找到那个混蛋。”

艾米坐在法庭中间的一排。红木装饰的墙壁和大理石地面就像她

每周必看的电视剧《法律与秩序：特殊受害者》中的场景一般。她几乎有点期望可以看见扮演奥利维亚·班森探长的女演员玛莉丝卡·哈吉塔阔步走进法庭。

艾米很欣赏哈吉塔扮演的角色，强势但不失女性风格。该温柔的时候温柔，但当情况需要时也有能力怒对嫌犯或在街头制服歹徒。她羡慕那种自信。

法官席前面的座位坐满了穿戴整齐的检察官和其他工作人员。在她右边的一名法警看了看表，注视着旁听席上越来越多的人。这时，有人走到艾米身旁。

“您是……艾米女士？在视频电话传译服务公司工作？”

艾米认出是丹·班度切克，站起身说，“是的。”她热情地与他握手，“很高兴又见到您了。”

“看到您在这我真有些吃惊。”班度切克说道。

“哦，我只是看看有没有我能帮上忙的地方，”艾米吞吞吐吐地说，突然感到不自在起来。

“我相信肯辛顿先生会感到欣慰的。”班度切克说道。

艾米沉默了一会儿，“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吗？”

“我还想不出来。”班度切克回答，“这只是例行公事，我想不出有任何迫切理由需要留着那只畜生。”

“全体起立！”法警宣布。

班度切克走到法庭前排，打开通往起诉人及辩护人席的半扇门走了进去，找位子坐下。

“下面由尊敬的查尔斯·H·布里奇斯法官审理。”法警宣布。

“大家请坐。”布里奇斯法官说道，“今天有什么案子？”

他的助手站起身。

“法官阁下，您需要决定如何处置一条属于哈罗德·肯辛顿的狗，

两天前肯辛顿先生因它的攻击致死。”

“知道了。”法官边说边仔细阅读助手递给他的卷宗。

“法官阁下，公诉人认为，为公众安全起见，这条狗必须处死。”

“知道了。”布里奇斯法官又说了一次，“有警方报告吗？”

“有，阁下。”助手回答。

“负责调查案件的警官来了吗？”

麦克·西尔斯正和许多警官一起呆在旁边房间里等待各自负责案件的庭审，听见后迈步走出来答道，“来了，法官阁下。”

“早上好，麦克。你有什么要当庭说的吗？”布里奇斯法官问道。

“早上好。没有，阁下。我相信在提交的报告中都已经陈述清楚了。”

“看上去的确如此。有人还有疑问吗？”

地方检察官发言了，“法官阁下，我们认为肯辛顿先生死亡的悲惨事实足以证明处死这条狗的必要性。对这种严重社区安全的动物，我们找不出任何留下它的理由。”

“公诉人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布里奇斯法官问。

艾米有些惊讶，这和她人在电视剧里看到的场景不太一样。法庭上各方的关系很密切，每个人都循规蹈矩并且对所有主要观点看法基本一致。她奇怪，电视剧怎么能够把每天的例行公事演绎得那么富有戏剧性呢？

“法官阁下，我们怀疑这件事情只是某种意外。”公设辩护人发言，“也许是由被害人自己引起的。”

艾米从座位上跳起，急匆匆走到前排丹的身后。

“不是这样的，他没有。”她凑近丹的耳边告诉他，但声音大得其他人也能听见。“他没有招惹那条狗。”

班度切克转身谨慎地示意她保持安静，又侧过身和地方检察官耳

语了几句。

“法官阁下，我认为有充分证据表明被害人对这条狗关心备至。它得到精心喂养、照料，定期接受宠物美容师护理。没有其它相反的情况说明。”地方检察官反驳道。

麦克·西尔斯这才注意到艾米，对她会来参加这么一个结果明确的庭审感到惊讶。

“那么袭击时没有目击者在场了？”布里奇斯法官问道。

西尔斯看了看艾米，班度切克也回头看了她一眼又转过头去。他们两人都没有直接表明艾米或许知道些什么，而是选择保持沉默。

“需要我重复一遍问题吗？”布里奇斯法官注意到他们两人的动作。

“不用，阁下。没有目击者。”西尔斯回答道。接着班度切克起立向法官陈述意见。

“法官阁下，我和被害人共事了很长时间，对案件中的这条狗也很熟悉。我对于本案的悲剧事实毫无异议。但我必须告诉您，哈罗德·肯辛顿对这条狗的爱护是有目共睹的。”

艾米在前排的座位上点点头。

“我明白了。我没有理由怀疑你陈述的真实性，我相信大家会赞同在缺少目击证人的情形下，你的证词是在座诸位中与案件最相关的陈述。”

班度切克坐回自己的位子。

“如果你如此肯定这条狗的秉性，”布里奇斯法官继续说道，“我没有理由需要匆忙作出判决并对这条狗立即处决了。”

班度切克满脸困惑，“我并没有想暗示法官阁下什么……”

布里奇斯法官举手打断他。

“请等我说完。这条狗被关了起来，不会再造成伤害。我倾向于暂且还把它关在那里，直到肯辛顿先生的家人有机会发表他们的看法。

他们也许想领回这条狗，把它带到别的地方。如果是这样，它就不会给社区带来威胁，本地纳税人也就不需要负担任何费用了。”法官结束了发言。

“可是它很危险！”艾米不禁大声说了出来。

“年轻女士！这是你第二次扰乱法庭了。”布里奇斯法官斥责道，“也是最后一次。如果你有什么话想要记录在案，站出来说，让大家都能听见！”

艾米坐在原地，脸和脖子变得通红。

“你还想说什么吗？”布里奇斯法官继续问道，“现在是你唯一的机会。”

西尔斯同情地看着艾米，但没有做声。长久以来的经验告诉他，不要去招惹一名发怒的法官，特别是事关办案程序的事情。法官在这方面无一例外都是固执己见者。丹·班度切克再次站了起来。

“法官阁下，这名年轻女士和我一样熟悉哈罗德·肯辛顿。肯辛顿先生无疑是一个好人，团队领袖，对于所有认识他的人来说都是一位难得的挚友。我相信这位女士只不过是表达我们都怀有的悲痛之情。”

布里奇斯法官的脸色和语气都和缓下来，“好吧，你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请你不要再干扰法庭了。”法官说道。艾米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那么现在，就像我刚刚说过的，我倾向于搁置判决，等到被害人的直系亲属有机会表达观点。在此之前，这条狗将会继续在阿灵顿动物收容所隔离。”

布里奇斯法官敲下了木槌，结束了本次庭审。

1 Decoration一词在英文中既有军队荣誉勋章，又有装饰的意思，萨丽说的是前者，但西尔斯理解成了后者。——译者注

2 马穆鲁克为中世纪埃及军事政治集团。——译者注

第五章

艾米盯着桌子上的处方药瓶，里面是医生给她开的处方安眠药。艾米讨厌吃药，连阿司匹林也排斥。换作有些人，可能想都不想就把处方药吞下肚，可她从小就几乎不怎么生病，所以不太喜欢不舒服时就吃片药的做法。她现在仍然没想好要不要吃药，万一西莉亚半夜醒了要东西怎么办？

既然一时半会儿根本不可能睡着，于是她又坐在电脑前面上网。艾米找到今天晚上凯西电话里说过的另一个失聪人群网站，开始浏览网页，但这个网站上的言辞很不友好。

看来经营婚礼用品店的黛安·斯缪顿有大把的空闲时间，要不她就是召集了朋友和家人帮忙。他们在所有能找到的博客、网站和聊天室上发泄不满情绪。他们在网上说，失聪群体里到处是骗子，就像一个爬满毒蛇的蛇窟，伺机榨取美国小商人的血汗钱，而且那些聋哑人的欺诈行为最终竟然能够逃脱美国执法机关的制裁。这些贴子后面跟着大量言辞激烈的回复，绝大部分都是人身攻击的内容，对斯缪顿和她的婚礼用品店百般诋毁。

艾米默默地看着聊天室里的发言变得越来越充满敌意。她希望自己能做些什么，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既保住饭碗又能参与大家的讨论。她在心里再次提醒自己，即便已经构成欺诈，联邦法律也保护每一通电话的内容不被泄露。

艾米的内心在挣扎，她不愿接受这样的结果。猛然间她眼前闪过一丝希望。她不能以提供视频电话传译服务的手语译员艾米·凯伦的身份出现在聊天室，但既然来电者可以匿名，那她为什么不能在聊天室和网站也匿名呢？她不需要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她这不是想出个方法为失聪人群做些什么吗？在新身份的掩护下，她开始发帖。

“绝大多数视频电话内容肯定是合法的。”她写道，“通过视频电话与失聪群体业务往来的企业为了保护自己，可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就像对待其他消费者那样。”

艾米的脸上露出笑容，这个办法太完美了。她回复斯缪顿的帖子时并没有泄露任何受保护的信息，同时还帮助了失聪人群。这是个两全其美的做法。然后她点击了一个之前访问过的网站，贴上类似的回复内容。她针对那些担心使用视频传译服务进行交易是否合法的消费者和企业提出了一些建议。

“遇到单笔交易中使用多张信用卡的情况要警惕。”她写道。在另一个网站上，她建议“记下消费者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把电话打回去时再完成交易”。毕竟这么做合情合法。

她兴奋不已，足足写了一个多小时。能够提出积极的建议来改变大家的想法，这感觉实在太好了。她一鼓作气，又发了几个帖子，建议其他视频电话手语译员在遇到类似情况时要如何处理，甚至谈到大家应该如何去游说联邦通讯委员会修改相关规定。

艾米感觉好极了，相信自己今晚应该能睡个好觉。这时，电话铃声打断了她的思路。“你好。”她接起电话。

“你好，凯伦女士，我是麦克·西尔斯。我吵醒你了吗？”

“我倒希望被吵醒呢。”

“睡不着，对吧？”

“是啊，医生给我开了些处方药，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吃。”

“我知道你去过养狗场。”

艾米兴奋的心情立刻消失殆尽，她心怀愧疚，就像是个做错事被人抓到的孩子。

“是的，我不应该去，对不起。”

“没有必要道歉。很遗憾你在那里又遇到了不愉快的事。”

“你跟养狗场的人谈过了？”

“对。我记得那个人叫吉姆斯凯尔顿。他挺关心你的，说你走得很匆忙。”

“我当时是走得很急，都没跟他说声谢谢。”

“没关系。我想他能理解。”西尔斯清了清嗓子，“你看，我打电话是因为一些热衷动物权益的家伙已经说服法官释放了‘冠军’。”

“它被释放了？”她问。

“有个专门纠正恶犬行为之类的家伙。‘科勒’，我记得是这个名字。哈罗德·肯辛顿的儿子授权律师事务所处理狗的事。眼下他正忙着父亲的后事，没时间出庭，于是有人就想出这么个主意。总之，明天一大早他们就会把它接走。”

“你觉得它能变好吗？”艾米问。

“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你见过的那一幕。问题是，你觉得它能变好吗？”西尔斯问。

艾米闭上双眼，努力不去回想肯辛顿的视频电话过程和自己在养狗场的经历。“我比较怀疑。”她终于开口道。

“我也是。总之，我想在你从新闻上知道消息前先来告诉你一下。我认为把狗放了太不明智，不过既然法官已经裁定，也只能这样了。”他说。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你不再继续调查这起案件了？”她问。

“嗯，”他犹豫了一下，“其实这件事根本算不上是一起案件。希望你能理解——我手上还有很多积压的案件要处理。我正在尽力侦破一起入室盗窃案，目前一点头绪也没有。我能为肯辛顿先生做的不多。很抱歉。”

“没关系。谢谢你打电话来，探长。”

“睡个好觉，艾米。”

艾米拿起两片处方药，端起一杯水送了下去。

美国特勤局总部位于华盛顿市中心，是一座由混凝土和玻璃构成的堡垒式建筑，里面的装饰风格神似修道院。极简主义在这里发挥到了极致——出于特勤局对光洁表面的喜好以及节省保养费的考虑，这里看不到任何多余的装饰物；绝对是简约风的集大成者。

希斯·拉斯科在特别服务处工作，这是特勤局里提供训练和支持的部门，能随时对要员保护任务及每一个外勤办公室的临时需求提供支持。这个部门汇聚了各方面的专家，一旦接到命令，法医学、行为科学、先进武器和各种独特学科方面的专家能够迅速前往美国的任何一个角落。

“你找我，长官？”希斯问。

特别服务处处长沃尔特·布鲁姆五十多岁，身材瘦小，光秃秃的头顶四周有一圈花白头发。他是特别服务处里的传奇人物，总能嗅出假钞的味道。他曾经在二十二年里收缴了总额超过四亿美金的假钞，这一纪录至今无人打破。现在沃尔特掌管特别服务处，其他特工（也就是晚辈）在调查案件过程中遇到问题可随时向他求助。他喜欢自己的这份工作。这是一份稳定的执法工作，却又不会挨枪子儿，也不用深更半夜被人叫去办案。对于到了他这个年纪又不想退休的人来说，算是一份美差。

“网上有些言论我们需要关注一下。有些人很不满。”沃尔特的眼睛几乎没有离开《华盛顿邮报》。

沃尔特总是忍不住感到惊讶，有那么多写博客的人会向官方举报他们认为会对现实生活造成不良影响的网上言论。大多数情况下追究那些言论完全是浪费资源。但是哪怕一次言论成真，就可能招致国会质询，所以，小心驶得万年船。

“重要人物还是没那么重要的人物？”希斯问。

“目前还没那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可以阻止的话，就不要让事态继续恶化下去。”沃尔特说着把报纸折好。他拿起一个年纪比希斯还老的印有乔治城大学字样的咖啡杯，缓缓喝了一口问道，“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的，明白。”希斯说，“我要找什么呢？”

“不用找任何东西，只要继续关注相关的所有事情就好。”沃尔特回答。他喜欢和希斯说话，这家伙人聪明，做事又主动。希斯跟他一样，也喜欢特勤处特工的工作。沃尔特注意到他们两人有许多相似之

处，毫无疑问，这也是哈罗德·肯辛顿指定希斯担任特别助理的原因。沃尔特的阅历足以让他意识到，这是一位政治人物对有前途年轻人的刻意栽培。

肯辛顿设想一个有听力障碍的人也可以担任外勤特工，然后说服沃尔特同意把希斯收作非正式的门生，来验证他的想法是否可行。希斯前途无量，而沃尔特则决心要确保他当外勤特工时有公平竞争的机会。希斯也在极力争取，渴望能有机会表现。他很有天赋，这一点毫无疑问。不过，局里对让一个听力有障碍的人当外勤特工一直议论纷纷，所以希斯一定要证明自己比其他人强的多。

沃尔特不知道希斯能不能承受如此高强度的挑战，也不知道希斯如何去面对，不过他十分确定的是，如果他不采取行动的话，他永远也不会成为一名外勤特工。希斯必须做些安保工作，即便最初只是些外围工作。菲尔·汤普森出手扫清了障碍，哈罗德·肯辛顿的计划终于得以付诸实践。

“只是关注所有事情吗？”希斯重复道。

“这就像AV影片，你没办法准确描述，可是等到看见就明白了。”沃尔特对自己这种大胆的比喻颇为自得。

“AV影片？听起来是个很了不得的任务啊。”希斯说。

“别抱太大希望，没那么好。”沃尔特说，“是欺诈案，而且数量明显在不断增长。在失聪人网站上有大量关于这些案件的讨论。我想让你去关注一下。”

希斯皱了皱眉头，沃尔特是他的上级里唯一一个不对他的听力问题做文章的人。沃尔特若有所思地盯着他。

“不要想歪了。”沃尔特沉默片刻后继续说道，“让你去关注这件事，因为你是最胜任的人，没有其他原因。你懂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文化。这不是涉及聋哑人的案件，如果这么说会让你感觉好些的话。这是欺诈案。因为你了解聋哑人的情况，计算机欺诈和取证部门才会把它交给我们处理。这跟把工作交给会说法语或阿拉伯语的人没什么不同。他们找不到其他会用手语交谈的人，所以，不要过度解

读。”

希斯跳得飞快的脉搏慢了下来，原来是计算机欺诈和取证部门的那些人主动来找他的。沃尔特一眼就看透他的想法，知道他误以为这个案子给他是因为别人有偏见，这让他觉得不好意思，脸刷地一下红了。

“明白了，我会去关注的。”希斯终于开口道。

“你已经离开了计算机欺诈和取证部门，他们还把案子交给你，看来对你的评价很高啊。”

希斯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心里暗暗痛骂自己，一个所谓的“解读”专家刚刚居然差点对支持自己的人愤怒不已。

沃尔特递给他一张纸，上面是一个网址，可以链接到另外两个网站。计算机欺诈和取证部门的人仔细研究过网站上的内容，然后又移交给特别服务处，这可是非常罕见的。

计算机欺诈和取证部门的人是一伙绝不轻言放弃的家伙，他们是特勤局里与世隔绝的一个群体。最初设立计算机欺诈和取证部是为了遏制假钞流通。虽然保护总统和外国政要的特工有很多登上媒体版面的机会，但是对于某些特工来说，他们唯一的兴趣和热情，甚至整个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事就是找到假钞。多年来人们一直戏称计算机欺诈和取证部是“山寨俱乐部”，因为那里专门吸纳各种假钞。

互联网时代的假钞全部变成电子形式。制造纸质假钞的人越来越少，当今的假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数据，隐藏在世界各地的电信系统里。欺诈和取证部门就是专门解决这一特定问题的。计算机欺诈和取证部门无论男女都是最顶尖的计算机高手，因此“山寨俱乐部”的小众文化演化为技术精英圈文化。希斯在计算机欺诈和取证部工作期间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也交到了几个好朋友。

希斯热爱计算机科学，但是在他心里，让大家看到一个失聪特工出现在第一线同样十分重要。他不想只当个计算机专家。他想成为一名冲在最前沿的特工，在案发现场调查取证、发号施令。所以他要求调到另外一个部门，沃尔特自然是敞开特别服务处的大门欢迎他。

“谢谢，沃尔特。”希斯终于恢复了常态。

“不用谢。”沃尔特微笑着说，很高兴这个年轻人现在已经完全理解这项任务所包含的机会。

希斯回到办公室，仔细查看计算机欺诈和取证部门给的文件。有三位热心网友通过特勤局网站发来邮件，描述了在失聪群体聊天室引起广泛争议的一起欺诈案。

希斯阅读着大家的留言，没错，看起来的确像是欺诈案。婚礼用品店老板为此支付了昂贵的学费。其中一个跟帖的人引起了希斯的注意。这个人的发言理智冷静，语气充满关切。她不仅为这次欺诈交易辩护，而且希斯从字里行间中察觉到她也在为自己辩护。虽然她并没有承认自己参与了任何犯罪，不过她似乎过于维护欺诈事件。看来这人与本案多少有些牵连。心理分析不是希斯的专业范畴，不过他知道该去问谁。

他又浏览了另外两个网站的内容。上面同样出现了那两个登录ID，婚礼用品店老板同样在发泄愤怒，紧接着是匿名人士的辩护发言。匿名跟帖人建议企业和个人要如何阻止或至少减少未来可能出现的欺诈行为，在希斯看来，她的言辞十分真诚。

也许这就是计算机欺诈和取证部门的人放弃的原因。当一个人不得不借助翻译才能进行最基本的日常交流时，他或她才能理解三方交谈过程中需要的那种信任。作为一名聋哑人，为了同听觉正常的人交流，必须跟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分享自己生活中最隐秘的部分。所以当有人违背这种信任，就为了骗取一堆婚纱时，也难怪会引起一片哗然。

一片哗然正是事情的重点，计算机欺诈和取证部门的人通常不会遇到类似的情形，因为欺诈行为只有在没人察觉时才会成功。婚礼用品店老板的帖子就像在网络空间上扔出一枚枚手榴弹，弄得人尽皆知，所以类似欺诈行为长期存在的可能性极小。失聪人群也许不喜欢这场轩然大波，不过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会让更多人对欺诈行为保持警觉，有助于减少类似事件发生，骗子也很难再继续行骗。也许现在已经是这个状况了。他打算先快速浏览一遍，然后这件事就可以暂时告

一段落了。

希斯有几个在计算机欺诈和取证部门工作时使用的匿名互联网帐户，能够让人无法发现他在用美国政府部门的计算机上网。如果有人想通过网络追踪他的地址，经过五个不同链接节点后，会发现他们找到的是查塔努加市田纳西大学的服务器。这是美国特勤局操控的几个转接点之一，目的是为了隐藏他们在网上留下的痕迹，不让别人知道他们正在调查什么。

希斯登录后发现最早的一篇帖子是几天前发布的。他浏览着这篇帖子下面的回复，帖子的内容引发了大规模的口水战，他能够想象出来，如同野火一般迅速传播到绝大部分失聪人网站。他把所有内容都抓取下来，然后用计算机程序检索里面的内容，找出相互关联的部分。

最先出现的两篇帖子居然有近三千人回复！这简直是疯了。到底有多少人会为了一个欺诈案争论不休？但是，希斯快速浏览内容时发现，其实不仅仅只有这一起欺诈案；一种犯罪模式渐渐浮出水面。

有些人提到其他受骗经历，骗子也是采用同样的方式，货物邮寄到私人邮箱地址后转寄到海外。一个词不断被大家提及。

非洲。

沃尔特的看法是对的。根据统计分析，这一事件还在持续升温，并没有像希斯期望的那样逐渐平息下来。希斯用软件分析过用户博客和聊天室留言的日期和时间戳。通常情况下，聊天室里引发大家关注的新闻经过最初一段时间的热烈讨论后会逐渐偃旗息鼓，然后被新的事件所取代。但是，关于欺诈事件的热烈程度却并没减弱，跟帖越来越多，发言越来越长，大家花更多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这一热点事件不仅没有消失，甚至还没有接近最高潮。当某种情况结束消失时，相关的讨论也会渐渐平息，可这一事件却还在持续发酵。两三天时间里有三千人回复！这简直就像他旁边书架上那本书的标题，拐点 还在前方。

最新的很多发言都是关于电子邮件诈骗的。一些用户收到来自非

洲的电子邮件，要求提供捐款。

“扯淡！”希斯大声说道。近几年来，非洲的电子邮件每隔几个月就会冒出一封。现在还有谁没收到过那该死的东西？他继续浏览聊天室里的发言。当大家的话题转到非洲电子邮件诈骗时，婚礼用品店老板显然撑不下去，不想再争论了。也许她意识到跟失聪人群为敌的话，不会为她在夏洛特地区带来新客户。不管是什么原因，她这两天没有在网上发言。

她可能只是想找个地方发泄情绪。她不能朝客户或店里的员工大喊大叫，所以在聊天室匿名发言感觉会比较安全。他猜她大概没想到自己在网上的发言会引发这么激烈的反响。他心里开玩笑地想，她以后可能会“老实做人，本分做事”，不会再去尝试在网上发布攻击性言论。

最初那个跟帖人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希斯在其他失聪人的网站上看到了相同的ID。一些刚刚得知此事新参与进来的人已经开始引用她的发言了。知道她的人越来越多，不过还是不知道她的名字。她跟许多使用互联网的女性一样，选择对姓名保密。他必须记住她的ID，看看会不会在其他地方出现。于是他把她的ID写在便利贴上。JACK/3。

第二天早上，艾米在沙发上伸了个懒腰。昨天夜里吃过安眠药本可以睡个好觉，但西莉亚吵醒了两次。第二次被吵醒后，艾米决定干脆呆在楼下，她把西莉亚放在楼下的游戏围栏中，自己一头倒在沙发上睡着了。

西莉亚正坐在地板上安静地玩游戏，她在跟洋娃娃和狗狗先生喝下午茶，狗狗先生是凯西送的一个毛绒玩具狗。艾米裹紧身上的毯子，也许她们可以这样呆上一整天。家里只有她们两个人，安静又舒适。她还奢求什么呢？

前两周艾米的日子不太好过。她没想到新工作会有那么糟糕的一面，欺诈和死亡接踵而来，搅得她心神不宁。她不喜欢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明知有错却无法改正——尤其是这种情况还有可能频繁地当

着她的面发生，假如凯西说的一切属实的话。她必须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

艾米想到哈罗德·肯辛顿，假如他还活着，能问问他该多好。他是个非常睿智的人，一定知道该怎么做。失聪群体中有一小部分像哈罗德·肯辛顿这样的人，他们曾经听力正常，后来却丧失了听觉，艾米觉得他们更容易相处。她刚开始跟杰夫约会时，遇到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问题就是交流。

杰夫天生失聪，从没听过鸟儿的鸣叫，也没听到过自己妈妈的声音。他在音乐会上是用感觉去欣赏音乐。他们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乔治城的“冥河合唱团”重聚音乐会。杰夫从加劳德特大学赶过来。当他和室友查克随着歌曲“大幻影”的音乐开始跳舞时，艾米十分自然地问他，觉得这首歌怎么样。杰夫只是着了迷一样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

为了压过乐队的声音，艾米大喊着对他说话，不明白为什么杰夫只是看着她不说话，倒是查克一直在滔滔不绝。她又跟杰夫讲了两次后才发现他在打手势。杰夫会读唇语，这个本事在声音嘈杂的摇滚音乐会上尤其有用，也是他在安静的世界里逐渐学会的。查克注意到杰夫一副为艾米倾倒的模样，他不想毁了好友的美好夜晚，于是说个不停，尽可能为杰夫打掩护，不让艾米发现其实杰夫根本听不见她说话。

艾米不是因为杰夫的耳聋喜欢上他的，不过她倒是对他尽管耳聋，却能在生活里那么游刃有余的本事十分着迷。居然有个聋哑人来摇滚音乐会！他来这里做什么呢？杰夫知道每首歌的歌词，知道吉他即兴演奏和偶尔响起的架子鼓独奏。他们三个人继续说说笑笑了有十五分钟，然后杰夫拉起她的手，唱歌给她听。

想起当时的情形，艾米露出了笑容。乐队的声音太大了，杰夫荒腔走板的歌声几乎完全被主唱丹尼斯·迪扬低沉浑厚的声音淹没，她却有了触电般的感觉。她多年来一直是“冥河摇滚乐团”的歌迷。迪扬的声音和杰夫的年轻英俊的面容似乎融为一体，他充满感染力的笑容和开朗的性格也同样让她心动。他当时为她唱的歌曲是“宝贝”，这是迪扬献给妻子苏珊的一首歌，艾米已经听冥河乐队唱过六次。但是当杰

夫唱给她听时，她也为杰夫倾倒了。

西莉亚结束了她的下午茶游戏，拖着狗狗先生走了过来，伸出双手要艾米抱。艾米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很欣慰这个小家伙总能让她想起不幸早逝的丈夫。

“嘿，宝贝，”艾米轻声对西莉亚说，“你今天想做些什么呢？”

西莉亚用一双深褐色的眼睛注视着她，却没有回答。每次西莉亚这样默默看着她时，她都像看到杰夫的影子。杰夫知道自己的眼神比嘴巴能够更清楚地表达出内容。艾米在西莉亚身上也能感受到这点。

“要不要来点苹果汁？”艾米问，“你想吃早餐吗？华夫饼怎么样？”

西莉亚点了点头。艾米起身朝厨房走去，被门厅走廊到厨房的门槛绊了一下。她踉跄了两步，扶着墙才没有跌倒。到底还要被绊倒几次她才会把门槛修好？

她必须把门槛修好，要不然哪天她或者西莉亚真的会摔伤。新门槛在橱柜里已经躺了整整一年，她却一直没去换。今天就算了吧，明天再说。现在她满脑子都在想别的事。

艾米从冰箱里取出冷冻华夫饼，拿了两片放进烤箱。她要和西莉亚一起吃早餐。她一边等着华夫饼烤熟，一边用手指轻轻敲打厨房台面，思索下一步要怎么做。要是杰夫在这里就好了。

他一定知道该怎么做；如果有人利用失聪群体欺诈无辜的商人，杰夫绝对会找到那个骗子，踹开门后狠狠地扇对方一记耳光。他是每一个聋哑人的大哥，守护着他们，愿意为他们去拼命，所以大家都喜欢他。

破门而入对艾米并不适用，她一边为自己和西莉亚倒苹果汁，一边绞尽脑汁想其它办法。可她仍然想不出有什么办法能帮助黛安·斯缪顿。她同样也没想出一个办法，能在通话过程中提醒受骗者这是个骗局，对方在犯罪。但，肯定会有什么办法吧？

她的思绪再次飘到哈罗德·肯辛顿身上。难道有人虐待“冠军”吗？

莫非这才是它攻击主人的原因？她想象不出肯辛顿会虐待“冠军”。即便在通话过程中，肯辛顿还伸出手要去拍拍“冠军”。看起来他们的关系很亲密。还有其他人能够接近这条狗吗？

会不会是宠物美容师？

艾米把剩下的苹果汁收好，递了一杯苹果汁给西莉亚。会不会是宠物美容师虐待“冠军”？结果惹恼了“冠军”，愤怒的“冠军”没有报复宠物美容师，而是去袭击哈罗德·肯辛顿？她越想越觉得自己发现了什么重要线索。

“冠军”刚从宠物美容师那里回来，可是看上去不像是经过打理的。它身上的毛乱蓬蓬的，似乎最近根本没梳理过。宠物美容师到底干了什么？艾米放下手中的果汁。

她不能帮助黛安，也没办法真正帮上哈罗德·肯辛顿。那个利用视频电话传译服务欺诈黛安的人不知躲在什么地方，但哈罗德·肯辛顿的宠物美容师却是本地人。哈罗德·肯辛顿从来没用视频电话找过宠物美容师，反正艾米没有帮他传译过。难道这不是一起罪犯利用失聪群体资源实施犯罪的案件，而是专门针对失聪人的犯罪——也许这才是哈罗德·肯辛顿死亡的原因？

艾米认真回想着通话过程中的每个细节，她心不在焉地啃着华夫饼，却没有全部吃完。是的，她肯定没记错。“冠军”身上脏兮兮的，像是在外面游荡了一整夜。它看上去比平常块头要大些，当然了，在显示屏上看也没什么不正常。大家是怎么说的来着？上镜自动胖10磅？也许这话对狗同样适用。

可她不明白为什么“冠军”看起来一副肮脏粗野的模样。要是它刚从宠物美容师那里回来，身上怎么会那么脏，连毛都打结了？也许宠物美容师在占肯辛顿的便宜，也许宠物美容师觉得失聪的政界大人物肯辛顿太忙了，注意不到“冠军”的事。

艾米点了点头，觉得自己的想法有道理。既然有人能够利用视频电话系统从海外偷走新娘礼服，那么肯定会有人堕落到白拿一位老人的钱却没有好好照顾他的狗。令人难以置信的，他们竟然这么对待哈

罗德·肯辛顿，不知他们用了什么法子，把带给他快乐的伙伴变成杀死他的疯狂杀人机器。可事到如今她还能怎么办呢？

她把所有细节在心里全部列出来，仔细思索着。既然肯辛顿从没使用视频电话跟他的宠物美容师联络过，那么保密条款对她就没有约束性了。她并不清楚全部情况，只是感觉事有蹊跷。那么其他手语译员呢？如果他们为肯辛顿和他的宠物美容师提供过翻译服务，那又会怎么样呢？

思索片刻后，艾米觉得不会有问题。除了全手语公司以外，还有其他公司也提供同样的视频转译服务。不是每一个手语翻译都跟视频电话主叫方住在相邻的地区，这也是那件被运往非洲的新娘礼服订单的问题所在——电话主叫方可以来自任何一个地方。但是肯辛顿的宠物美容师就在本地。假如全手语公司里真的有人知道宠物美容师的事，可是探长西尔斯展开调查时却没有任何人提起过，所以艾米推测其他人也全蒙在鼓里。

她收拾餐桌时感觉自己已经理清了头绪，她现在得出的结论既明确又具体。事情不再是一团理不清的乱麻。她可以采取行动，想尽一切办法找出答案。黛安·斯缪顿是个很难缠的人，在她身上可能要花很长时间。她觉得如果没有官方的协助，她能做的大概不多。她要去找卡罗兰·伯迪克谈一谈，看看最好应该怎么做。不过，找到哈罗德·肯辛顿那条伤人恶犬就容易多了，几乎立刻就能办到。

玛莉丝卡·哈吉塔会为她感到骄傲的。

艾米在笔记本电脑上敲击了几下按键。一番搜索后，她很快就在网上找到了犬类行为纠正专家戴尔·科勒的办公地址和电话。她按照号码拨了过去。

“科勒和科勒。”电话另一头有人说道。

“你好，我找戴尔·科勒。”艾米问。

“他现在不在。需要我帮你留言吗？”

“我打电话是想问问一条狗的事，听说他会帮那条狗纠正行为。是哈罗德·肯辛顿先生的狗。”

“我可以问一下，你为什么会关心那条狗呢？”接电话的女人问。

艾米犹豫着不知要怎么回答。难道要她把那场惨剧原原本本再重复一遍吗？难道要她在脑海中再次回想已经重温过无数遍的哈罗德·肯辛顿惨死的情景吗？不，她绝不要。

“我是在报纸上看到的，说科勒先生要纠正那条狗的行为。那条狗是不是特别凶猛的品种？”艾米不想撒谎，于是胡乱说了个理由。

“哦，不是的，女士。绝对不是。”接电话的女人答道，“我是斯蒂芬妮·科勒，戴尔的妻子。德国牧羊犬非常友善。戴尔纠正那条狗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他在这方面特别有天分，简直像是在看《马语者》。”她开玩笑地说。

艾米心头一松，也轻声笑了起来。她喜欢那部电影，讲的是罗伯特·雷德福扮演的驯马师如何让一匹身心受到重创的马重新找回自我的故事。同样的奇迹能发生在“冠军”身上吗？艾米不知道。

“他们什么时候会开始训练？”艾米问。

“戴尔已经去接狗了。我觉得他会带狗去乔治城大学校园散步，毕竟狗在笼子里被关了好几天。不过，天黑前他应该会回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让他给你回个电话。”

“谢谢。这样太好了。”艾米说，然后把她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斯蒂芬妮。

艾米挂断电话坐了下来。要不要等戴尔的回电呢？如果想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等待似乎不是最积极的做法。也许她应该去看看科勒怎么训练“冠军”，听听他对“冠军”的评价，了解下他们的进展如何。她其实颇为讶异，科勒竟然会带“冠军”到人来人往的公共场所散步，尤其是想到在养狗场时“冠军”朝她扑来的凶狠样子。艾米心想，一个经验丰富的训狗师应该有能力处理类似的问题。

艾米朝窗外望去，外面是美好的清晨。为什么不出去走走呢？说不定能刚好碰见戴尔·科勒和“冠军”在正午的阳光下散步。

第六章

乔治城大学与它所在的城市同名，同处波托马克河畔的狭长地带。这座城市和这所大学像一对老夫妻一样，对彼此知根知底，同呼吸共命运。时髦的精品服装店中间夹着间古董服装店。正宗的爱尔兰酒吧挨着雅皮士的酒吧。啤酒泵和红酒杯一样随处可见。老一代人和年轻一代共同在这里生活，只有两代人的小家庭却很少。

艾米的外表看起来仍像个研究生，虽然推着西莉亚的婴儿车让她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所幸，她这次业余监视行动的对象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盯上了。

戴尔·科勒是个又高又瘦的中年人，在大学生中显得很突兀，而对于这一点，他看起来并没有比艾米自在多少。艾米开车在附近绕了三圈，终于发现他的车停在M街南口，车身贴着醒目的标志。不久她就在威斯康辛路看见了科勒，他正牢牢牵着“冠军”散步。

艾米假装津津有味地看着路边的商店，但她没料到沿街的商店里不是过于暴露的T恤展示，就是纹身店和内衣店。艾米想把西莉亚的注意力从那些琳琅满目的橱窗陈列上吸引开，结果不得不越来越往街上走去。幸好科勒的注意力都在狗身上，没有留意周围的人群。艾米希望这种情况能继续下去。

他们一前一后停了一下，左转到了Q街。人群慢慢减少了。大多数车辆和行人都在威斯康辛路，往山上的校区方向很少见到非本地居民。越往山上走，碰见的人就越有可能与大学有些什么关系。这也就表示，科勒越有可能注意到马路对面推着婴儿车一直跟着他的那个女人。艾米开始考虑是否应该停止跟踪。

正在犹豫不决时，汽车喇叭的鸣笛声把她从思绪中猛地带回到现在。她眼前发生的一幕像是在用慢动作播放——事实上不过几秒钟的时间。一辆本田轿车从Gap童装店后面蹿了出来，飞快地转过街角，蛇行着冲向迎面而来的车流。科勒带着“冠军”正走在马路中间，看到车向他们冲来，科勒和狗都惊呆了，而车子的左右移动让他们不知该向哪边跑。又一声鸣笛打破了午后的平静，科勒猛地回过头，惊慌中

松开了狗绳。

那辆本田撞上了“冠军”，“冠军”被甩到了街对面，撞在街角Chico's商店的墙上。狗的身体沉重地落在地面上，扬起一缕缕尘土，随后一动不动。而此时，一辆敞篷福特野马车为了躲避疯狂穿过路口的本田车，转而撞向戴尔·科勒。他发狂一样左顾右盼，却已经来不及躲闪。

科勒轻身一跃，跳上了引擎盖，但挡风玻璃过于倾斜，撞上去后他被抛向了天空。他在敞篷车的上空短暂地停留了一下。橡胶轮胎在水泥地上发出刺耳的尖叫声，扬起一团可怕的黑云，将摔向地面的科勒团团包裹。车身戛然而止时，驾驶室车窗内传来一声充满恐惧的尖叫，穿透了那团黑雾。

艾米把西莉亚推到花坛边，锁上婴儿车的轮子以防它滑走。本田车一路狂飙沿着Q街开走了。

“冠军”像一滩烂泥般奄奄一息地瘫在路边。艾米迟疑了片刻，还是走了过去看它是不是还活着。它的眼睛张得很大，肿胀的舌头从嘴里伸出来，样子十分狰狞。一束束狗毛像风滚草一样在它身上旋转。

艾米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在电视剧里见过别人怎么检查人的脉搏，但不知道要怎么给狗检查脉搏。她小心翼翼地伸手想摸摸“冠军”的头，但就算它命大活了下来，它身上已经没什么地方能让艾米拍一拍，给它些安慰了。她的手悬在半空，无所适从。

一个年轻的职员，一看就是乔治城大学来打工的学生，朝着Chico's商店里面大喊。

“快叫救护车！还有把经理叫来，快！”他喊道。艾米朝他站的地方走了过去。

戴尔·科勒的头部下方已经积了一滩鲜血。艾米在他身边跪下，握住他的手。

“告诉我妻子，我爱她。”他轻声说。

“放松些，别动。”她颤声说。她已经能听见警车的鸣笛声。

“告诉我女儿们……她们让我非常骄傲。”戴尔继续着，同时用一只沾满鲜血的手抓住艾米的衬衫把她拉近。他抬起头时，头盖骨的碎片仍留在地面上，吓得周围的人群倒吸了一口冷气。

“我的天哪！”艾米叫了一声，“你躺着别动。别怕，别怕。”她不停地重复着，既是对科勒也是对自己说。她转身朝着商店喊，“有人叫救护车了吗？”

戴尔·科勒向后躺下，表情放松下来，用一种平静的眼神盯着她。他的口中喷出一股鲜血，头倒向了一边。

科勒死在了她怀里，而临死前只把对家人的不舍告诉了她一个人。艾米担心自己会晕过去，深深地吸了几口气。这不是真的，是吗？她被死亡的念头压得喘不过气来。她在电脑屏幕上眼睁睁看着一个人死去已经够糟了，现在又有个人死在她怀里，她看着他的生命一点点逝去。这一次她的手上真的沾满了他的血，而她同样没能帮到他。

杰夫去世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至少科勒有人在旁陪伴他。而杰夫去世的时候只有他孤零零一人，仰面看着天空中一道道闪电，几小时后才有人发现他的尸体。

他也像科勒呼唤他妻子一样呼唤过艾米吗？他有没有用他最后一丝气息，告诉身边的草木，他有一个刚出生的女儿？艾米放下科勒的手，转身走开。有人为他盖上一件外套，给死者留下些微不足道的尊严，而科勒死得和肯辛顿一样蹊跷。她默默地祈祷，在一切真相大白之前，不要再有死亡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冠军”怎么样了呢？艾米又朝它偷偷看了一眼，周围的人群正在七嘴八舌地分析刚刚发生的事件。她感到很惊奇，她在屏幕上看到的“冠军”，和眼前躺在地上毫无生机的可怜动物相比，竟有天壤之别。它在现实中看起来更大更壮。它的爪子很大，这在她视频电话的屏幕上可看不见。当她仍在对比现实和记忆中冠军的差别时，她突然注意到西莉亚正默默地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艾米不由得暗暗自责：她都让自己可怜的女儿看见了些什么？她

所谓的侦探行动会不会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对自己女儿的造成了伤害？但她又怎么可能知道，一个平常的午后会演变成如此惨烈的状况？一个人死了，一条狗被撞得粉身碎骨，而自己的妈妈浑身是血。这会给她造成怎样的影响？难道这就是对艾米多管闲事的惩罚？

艾米看见那辆福特野马车的司机昏倒在路口。她的身边都是路人，但她已经无法承受了。她把西莉亚从婴儿车里抱了出来，紧紧地抱住——既是为了给西莉亚，也是给她自己一点慰藉。

麦克·西尔斯的车停在警察封锁线附近，他从车里下来，迎接他的是乔治城阳光灿烂的明媚午后。乔治城脏乱不堪，是美国首都的软肋，有它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在这样一个明媚的天气里，任谁都无法再厌世了。然而话说回来，有人在街上暴毙的消息，并不能让他在午餐被打断时感到振奋。他向一旁穿着制服的警察做了个手势。

“来，跟我说说情况。”

达马托警官打开记录本，“挺干脆的。一个乔治城的研究生为躲另一辆车转了向。那人是不可能躲掉的。”

“你到的时候他还活着吗？”西尔斯问。

“如果你觉得他当时的状态算是‘活着’，那么是的，但也只是一会儿。”达马托回答道。

“有目击证人吗？”

“有，而且证词都对得上。这个学生没别的路可走了。要不就是直接撞车，要不就是撞人。你知道这些路都窄得很。”

西尔斯环顾四周，“的确挺窄的。另外那辆车呢？”

“一辆本田轿车。有人说棕色，有人说是浅棕色。没有人看见车牌。也没有司机的任何信息。”

西尔斯回过头看着他，“就这些？”

达马托点点头，“目击者说，那辆轿车发了疯一样从转角弯过来——在最后关头躲过了那男的，直接撞上了那人的狗——然后就这么开走了。”

“看来不是个喜欢动物的人，对吧？”

“那可是条出了名的狗。或者，我猜应该说是臭名昭著的狗。”

“怎么讲？”

“就是前几天弄死那个政治顾问的德国牧羊犬。”

西尔斯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在脑子努力把两件事联系起来。“你是说哈罗德·肯辛顿？”西尔斯问。

“就是他。那个案子也是你在办，是吧？”

“我还称不上是在办那个案子。我现在毫无头绪。”西尔斯说。当他浏览达马托给他的证人名单和证词时，一个熟悉的名字映入眼帘。“不过看来，我这话说得太早了。”西尔斯说道。

“什么？”

“她在这儿干什么？”

艾米推着西莉亚的婴儿车从他身后走过来。

“凯伦小姐，我最近真是躲都躲不掉你啊。”西尔斯嘲讽地说。

“看起来的确是这样，探长。”

“你能告诉我，你在这儿干什么吗？”西尔斯问。

“我带着西莉亚散步呢。”艾米回答道。

“你住在这附近？”他问道。

“不是，我的车停在威斯康星路那儿呢。”

“所以，你特意开车过来，在一条都是陡坡的街上散步？为了什么？腹肌训练？”他咄咄逼人地问。

艾米绞尽脑汁，却想不出一个合理的回答。

“凯伦小姐，你这已经非常接近干涉警方调查了。关于肯辛顿的案子，你是不是对我隐瞒了什么？”西尔斯质问道。

“我什么都不能说，探长。我很抱歉。”艾米回答。

“你别把自己当成是南希·德鲁¹到处乱跑。”西尔斯吼道，“警方调查没那么容易，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而且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干的！除非你知道什么，要么正式向我们报告，否则离我的调查远一点！”

西尔斯怒气冲冲地走了，留下艾米和西莉亚无助地站在街角。

各种与高尔夫有关的物品占据了整面墙。这是业余高尔夫球爱好者的天堂，微微凹陷的球、长长的白色球座和球帽，都是他们的最爱。艾米认出了杰夫去世后她送出去的几件纪念品。她很高兴有人能喜爱它们。

她的对面坐着杰夫的大学室友查克·麦尔。查克比他们俩大几岁，他先在军队服役了几年，拿了当兵的补贴才上的加劳德特大学。艾米看到他穿西装打领带还是很习惯。以前，查克穿的每件衬衫，袖子都被剪掉了。就连在杰夫和艾米的结婚宴上，他也故意把一件二手礼服外套的袖子给剪了，当做是个玩笑。他人很好，是个靠得住的朋友，尤其是在去年一年里。艾米把一个信封递给他。

“我收到了这封信，但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她说。

查克一只手接过信封，另一只手熟练地抄起一把开信刀，动作流畅地把信封割开。

“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查克说道。他迅速地扫了几行，“是你的托管账户来的信。他们要调整你的按揭还款了。”

“他们要我每个月多还一些房贷？”她问道。

“放心，是减少，不是增加。”

“所以，没什么问题咯？”

“没事，艾米。你好好的。”

她松了一口气，“这就好！我还以为出什么事了。”

“艾米，我想说，你的收入还真不错啊。”

她低下头，“你知道，账目上的事以前都是杰夫在处理。我从来没做过这些——所以我总是瞎操心。”

“你不用担心。那是我该干的事。而且你根本不需要去兼职赚外快。你的投资项目涨势都很好。西莉亚大学学费也准备好了，现在调整了按揭以后，你每月要还的房贷也少了几百。你没事的！”

她静静地坐着，表情仍然很严肃，这表示她仍觉得自己多有不足——似乎她觉得现在只剩西莉亚和她两个了，她如果没有理财头脑就很对不起西莉亚。“谢谢，查克。你一直都是个很好的朋友。”

“你也一直都是我的好朋友，以后也是。你需要什么，尽管向我开口。”

“我知道。”

“好了，不说公事了。我的照片呢？”他半开玩笑故作严肃地问道。

艾米翻了翻皮夹，拿出一张她特意带来给“查克叔叔”的西莉亚的照片。他把照片钉在身后的公告板上，旁边是大学时代的他、艾米和杰夫在格林布莱尔第14杆洞旁边拍的照片。

“对了，你最近怎么样？”艾米问道。

“嘿，不是应该我问你这个问题才对吗？毕竟已经过了一年了。”查克说。

“是啊，整整一年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只是很想念他。”

“我知道。我也是。”

查克回头看了眼他们三人的照片，陷入了沉思。

“我不喜欢输，但是被后来转为职业选手的人打败也无话可说。要知道，你还去参加了巡回比赛。就算听你讲了那么多故事，我还是想象不出来那是什么样的。那种经历是我们这些人只能在梦里想想的啊。”

艾米伤感地看着那些收藏品。“但我的职业生涯太短了。”她说。

“职业生涯一般都要好几年才能有起色的。”查克说。

“可结束它却只需要几秒钟 的闪电！那种天气呆在户外，他明明知道……”

“嘿！”查克举起一只手阻止了她，“你只需要记住——他拥有过他想要的一切：一个爱他的妻子，和一个可爱的女儿。夫复何求啊。”

“要能一起变老那该多好。五年不算很长。”艾米尖锐地说。

他皱起了眉头，想不出对此还能说些什么安慰的话。他换了个话题。

“你平常出门吗？或许你想跟你的闺蜜们晚上出去玩玩？你知道我很乐意帮你带孩子的。”

她第一次笑了出来，“我知道。西莉亚很想你。”

“或许我最好正式安排一次跟她的会面。”他说着拿起一支笔。

她摊开两手，假装投降，“我懂你的暗示的。”

“能看见你笑真好。我已经好久没见过了。”

艾米接完电话，把耳机摘了下来，她得去趟厕所。但她还没来得及下线，她的电脑又接进来一个电话。她还能再接一个简短的电话，于是重新戴上了耳机。

“晚上好，全手语视频传译服务……哦，你好。”她说。

塞米·克拉克透过摄像头盯着她。“嗯，”他用手语说道，“电话号码已经传过来了。”

电话连接时，艾米紧张地调整了下耳麦。

“喂。”一个女人的声音说道。

“我是译员第……”

“她知道是我。”塞米打断了她。

“哦，好吧。”艾米结结巴巴地说，“你们说吧。”

“我今晚可以的。”塞米用手语说道。

“几点？”

“你3点可以取货。我可不想把它留过夜。”

“你别干这些小打小闹的了，干点大的。做点生意，珠宝交易，高价商品。”

“我一个人可干不了。”

“那招些人来做嘛。赚点大钱。”

“多谢了，不用。”塞米比划道，“商店和仓库意味着真正的保安系统。警卫和电网那些东西。这些雅痞可不想要那些麻烦事儿。他们只想开着他们的宝马车，过着自己愚蠢的小日子。这比从小孩手上抢点糖都容易。”

“要是给你一个小孩，那就不是抢糖那么简单了。”

“我网上的爱好跟这没关系。你到底准备好了没有？”塞米问。

“要不要我让你开开眼界，见识下一个真正的女人能做什么？”艾米耳麦里的声音温柔地问道，“你再也不会用那种眼光看小孩子了。”

艾米用手比划的时候，塞米·克拉克色眯眯地瞄了眼她，“你少吹牛皮。你只需要做好准备来接货。我今晚要去好几个地方。货色应该挺多的。”

“或许你该把这个作为你的全职工作。”

“不要。我网上的生意更赚钱。”

“我可不觉得那能算什么生意。”

“那是因为你没想到。我得干活儿了。”

他用一根手指划过脖子，向艾米示意结束电话，然后又开始比划。“我还有几个电话要打。你不需要自报家门。她在等我的电话。”

艾米抿了抿嘴，把即将冲口而出的话咽了回去。她怀疑塞米干的事几乎肯定是非法的，而她还要协助他，这让她很生气。她希望可以

摆脱他，但现在他还有更多 的电话要打！艾米打起十二分的专业精神，用尽可能平淡的语气回答道。

“那请你把号码发过来吧。”

她看见电脑屏幕上显示的号码，系统拨了几个县以外的一个区号。一个女人接起了电话。

“喂？”

“喂，是苏珊吗？”塞米比划道。

“是我。”

“我是丽贝卡·格兰兹。谢谢你回我的邮件。”

“哦，是的，亲爱的。你好吗？”苏珊回答道。艾米觉得她听起来年纪挺大的。

“我很好，谢谢你的关心。”塞米答道，“我正努力从失去丈夫的痛苦中走出来。”

“我可怜的。”苏珊答道。

艾米感觉有谁在她肚子上捅了一刀。塞米想干什么？她实在不想听到他捏造出一个丈夫，又捏造出他死亡的故事。他肯定是在设计什么骗局。他想干什么？

“我在邮件里已经说了，萨隆去世前已经当选了尼日利亚的总统。他本该会是个优秀的国家领导！他原本可以帮助尼日利亚摆脱贫困，为他们带去民主和资本主义。尼日利亚原本可以焕然一新。我们都是在美国受的教育，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那个小国家本可以有作为。非洲本可以把自己从那个自我毁灭的恶性循环中解救出来，在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塞米“说”完了。

“他们那样做是不对的。难道还没有开始调查吗？那个组织叫什么来着？哦，我的记性真是不如从前了。他们在全世界调查犯罪案件。”苏珊结结巴巴地说。

“你是说联合国吗？”塞米问。

“不，不，不。那也是像联合国一样的国际组织，只不过他们是警察。”

苏珊挣扎着想要记起那个组织的名字，电话那边一直没有声音。

“国际刑警组织？”塞米最后“说”道。

“是的！！没错！国际刑警组织！难道他们不能做些什么吗？”她带着恳求的语气说。

艾米的心跳加快了。这个混蛋想干什么？目前看来，他已经对这个可怜的女人撒了谎，说自己是一个非洲政治家的遗孀。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很不幸的是，国际刑警组织不会参与此类调查。这次是尼日利亚军用直升机坠毁，所以国际社会都认定这是个意外。但我知道我丈夫是被谋杀的。我就是知道。但现在我孤身一人，没有人能保护我。”塞米“说”道。

“可怜的孩子。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做？”苏珊问。

“我要从头开始重建我丈夫的政党。我们将开始一项新的运动，而我一定会完成他开始的那项重要事业。尼日利亚会重新成为一个主权国家。我发誓。”

“你听起来非常坚决啊！”苏珊充满感情地说，“我很欣赏你现在做的事。”

“谢谢你的安慰。只有像你这样也失去过挚爱的人才能理解我现在的处境。继续我最爱的丈夫的事业，这是目前唯一能让我坚持下去的目标。然而可悲的是，我一个人无法完成他的事业。”塞米继续比划着，一边打开了一袋多立多滋玉米片。

人们在吃东西的时候，要读他们的唇语本就够难了——在他们一边把食物丢进嘴里时，还要读他们的手语更是难上加难。艾米不知道哪样更让她恶心：是从他嘴里无声传递出来的话，还是他嘴里那些被嚼了一半的食物。

“我们必须得到人民的支持。我们的灵感来自你们的美国大革命！

正如你们许多年前那样，我们将从小的地方开始，然后把它做成一个全民运动，规模大到没有一个伪政府能够扼杀！”

艾米几乎能听见苏珊的心跳声。很明显，她已经完全沉浸在塞米放在她面前的这个“梦想”里了。

“太激动人心了！我能帮什么忙吗？”苏珊喘着气问道。

艾米可以感觉自己肚子里像是打了一个结。一股怒气涌上她心头——现在她已经完全明白塞米打的什么算盘了。在塞米的手离开夹在他双腿之间的辣酱瓶之前，她就已经知道他准备“说”什么了。

“我们需要钱来支持这项事业。”艾米翻译道，“我们已经找到一些可以收买的腐败官员来帮我们做一些事。他们以为那是来自美国和欧洲的人道主义援助，而事实上，这将帮我们打通一些本来根本不可能打通的关节。然后我们将发动我们自己的叛乱，打倒正在将这个国家搞得四分五裂的武装分子。”

“哦，听起来很危险的样子。”苏珊迟疑地说。

艾米重新打起了精神。或许苏珊会因为这很危险而退出，不想参与其中。

“不，不，这将会是一场不流血的政变。”塞米说。他做过功课，知道老太太反对暴力，因而应对得游刃有余。他改变了策略，让他的话听起来更带有一丝兴奋和神秘；用他狡猾的说明，让老太太听着像是好人用聪明才智战胜了坏人。“我们会偷偷潜进去。记得当初哥伦比亚军队是如何骗过那些叛乱分子，解救了人质的吗？我们打算也那么干。”

“哦，我在CNN上看见了！那可真厉害。你觉得你们也能那么干？”苏珊问。

“只有像你这样信奉上帝的好人愿意帮我们才行。”塞米回答道。他已经吃完了玉米片，现在开始吃爆米花。“如果你愿意花上几块钱，这将帮我们解放我们的国家。我们能成为美国在非洲的伙伴。我们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你难道不想成为促成这件事的一份子吗？”

“当然想了！你需要多少钱？”苏珊问。

艾米坐不住了，愤怒已经快要爆发。一定有方法能阻止这一切。

塞米·克拉克与尼日利亚叛乱分子的关系，就同他和火星表面的关系一样，差着十万八千里。

她不敢相信塞米居然这样利用她。她怒火中烧。他会拿了这可怜的老太太的钱，然后去买更多的，什么呢？爆米花？玉米片？可能是更多儿童色情片吧。那可真是皆大欢喜了！

艾米紧咬着嘴唇，脑袋里嗡嗡作响。她汗如雨下，腋下出现深色的汗渍，可见她正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个人渣正在利用一个老太太的善心，而艾米却不得不助纣为虐！很明显，他完全知道法律对她的限制。他一脸洋洋得意的笑容，简直让她无法忍受。

“动动脑子，艾米，动动脑子。”她催促自己。一定能有办法检举他。准确说，他犯了什么罪来着？她绞尽脑汁，拼命找出一些什么来。什么都行。

这可以算邮件欺诈吗？可能不行，因为他们大部分的交流都是通过视频传译完成的。那举报他们的电汇转账呢？也不行。艾米已经帮无数买房买车的人办过电汇转账了，或者仅仅只是把钱从一个账号转到另一个账号。她帮世界上任何一种个人商业交易都做过翻译，但她对法律限制的了解却非常少。她想不出有任何方法可以阻止眼前的这个交易发生，也没有办法可以让这个可怜的女人意识到上当了。

塞米算准了时机。他知道是时候开口了。

“你能转五万美元过来吗？”他终于问道，“这就足够贿赂尼日利亚皇家银行，让他们给我们开个账户，然后我们就可以展开国内的斗争了。你能与我们并肩作战，非常了不起。”塞米继续说道，“我们的国家对你感激不尽，将向你表示我们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哦，我能帮上忙已经很高兴了。”苏珊说，“支票簿就在我手边，我这就给你开一张五万美元的支票。我要往哪里寄呢？”

“我们已经在美国办妥一个地址，所以你不需要支付国际邮

资。”塞米回答道。

多周到啊，艾米暗想。让人毫无理由地捐了钱，却不强迫他们支付额外的邮费。艾米在椅子上不停地动着，她注意到塞米的眼珠也随着她的动作上下转动。于是她停了下来，转而开始用脚踢桌子。她想，如果她在背景里制造出足够的噪音，或许苏珊就听不见她开支票所需的地址信息了。

“那个地址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具体地址是……”

突然，塞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显示器上的蓝屏。艾米一脸困惑地歪着脑袋，她从来没见过这个画面。她在键盘上敲了几下，但是塞米带着他的诡计消失了。她看了看桌子底下，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原来，她刚才乱踢的时候不小心把电脑的网线给踢掉了。所以塞米的视频电话被切断了。是她的错，可那又怎样？苏珊还在线上，艾米干脆把电话挂了。

“你现在能听见我吗？”她模仿一个很受欢迎的手机广告，讽刺地说，“很好。我刚刚帮你省了五千美元。”

她对自己切断电话感到自责，但至少苏珊保住了她的钱。苏珊没有视频电话的来电显示，所以无法给塞米打回去，艾米意识到这点觉得很满意。事实上，苏珊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正在使用视频传译服务。塞米很狡猾地让艾米的翻译听起来像是一个女人在打电话给苏珊，而不是一个男人。说不定换做是个男人，苏珊根本不会搭理他。但是，如果是一个自称是遗孀的女人，因为丈夫被杀而怒不可遏，在非洲传播自由民主，并想通过与美国合作改变自己和祖国的命运？谁会不喜欢这样一个女人呢？

艾米的挫败感占了上风，她对着电脑又来了一脚，这次是故意的。失聪群体里有很多人都过着相对与世隔绝的生活，因为他们无法融入到正常听力者的世界里。现在，科技的存在使得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电话交流，即便对方也是失聪的人，但就会有像塞米·克拉克这样的人渣利用这种服务来敲老太太的竹杠。她心中燃起一股怒火，充满了

厌恶和愤怒的情绪。

保持冷静，她心想。现在要回答的问题是“我能对此做些什么？”踢掉电脑网线根本不能长远地解决问题，更何况她也不可能鼓动其他译员都频繁地出现这种“意外”。卡罗尔·伯迪克绝对不会容忍这样的事发生的。得想个别的办法来对付塞米·克拉克这样的人。

她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出这个办法来。

¹ 南希·德鲁（Nancy Drew）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侦探系列故事，女主角南希·德鲁是一个业余高中生侦探。——译者注

第七章

西尔斯放下手里的报告。他已经读了三遍了，但还是看不进去。他没法专心考虑其他案子，因为弗兰克·斯图拉顿的海军十字勋章一直在他脑子里挥之不去。弗兰克曾在海军服过役，但他不仅仅是一名海军，他是一名为了手下的士兵不惜牺牲自己性命的军官。贝鲁特事件中，那些海军军医和绝大部分伤亡人员都是些军衔很低的小兵，很多还只是毛头孩子。但在1983年的那一天，弗兰克·斯图拉顿根本没想过这些。西尔斯对此崇敬得五体投地。这个案子他需要些帮手，但他又不想为了找人帮忙而惹上麻烦。

“我一定不会让你白白付出。”西尔斯说道。

他之前想哄莱安·里克特帮个忙，但失败了。里克特是一个年轻的警员，是大都会警察局第二分部智囊团里的技术鬼才。西尔斯想让他上网查看一些不法网站，军用物品频繁地在这些网站上交换、出售或者与其他赃物进行物物交易。

莱安对这些网站了如指掌。作为技术人员，他有很长时间是呆在电脑屏幕前，而作为特种部队的一员，他又能经常外出参加更有趣的犯罪调查。西尔斯一直觉得，这孩子干的是他同龄人梦寐以求的工作。可以长时间地玩电脑，还能时不时地跑出大楼，坐上特种部队的车。而作为技术监查官，莱安拥有各种监视可疑人物的高科技电子设备。

“你想拿什么来交换？”里克特问。

西尔斯左思右想，到底什么才能给里克特足够的动力帮他干这票活。“下次出监视任务的时候，我带上你。”西尔斯开了个价。

“太无聊了！”里克特叫道，“还有什么？”

西尔斯想了想，“那你想见一见总统候选人吗？我说不定可以把你弄到后台和谁合个影。你要是跟他们都拍个照，你肯定能给你父母一张你和下届总统的合影了。”

“切，我对政治没兴趣。”里克特对此嗤之以鼻。

其实西尔斯早就知道能吸引他的诱饵是什么；他只是不想给。其他人会要了他的人头的。

“好吧，好吧。你帮我这个忙，我就带你去扑克之夜。”他说。

“真的？你当真？”里克特回答道，激动得像是小孩子被骗说，如果听话就能去动物园。

“是，该死的，我保证。你能不能帮我看看呢？”西尔斯问。

“包在我身上。”

莱安飘飘然地走到他电脑面前坐了下来。西尔斯听到这个年轻人敲键盘的声音——虽然用的是另一种键盘，但仍让人想起比利·乔尔¹那样的大师级天才。他摇了摇头。如果斯图拉顿的剑和十字勋章的确被卖到网上，里克特就一定能找到。西尔斯拿起手机，拨了个市区的号码。

“下午好，这里是FBI。请问您找哪位？”一个声音问道。

“你好，我找格林·卡佛。”西尔斯说。

“好的，请稍等。”

西尔斯耐心等待着，不一会儿一个沙哑的声音出现在电话那头。

“军事事务部。”

“格林！我是麦克·西尔斯。最近怎么样？”

“别提了！自从他们把那个定为重罪以后，我就没有休息过一天。”卡佛回答道。

“荣誉勋章”²一直以来都是唯一受到联邦法律保护的军事奖章。《反军事荣誉窃取法案》半步使得其他荣誉也得到了相应的保护，根据此法案，谎称获得并佩戴这个美国最高军事荣誉奖章是违法的。格林·卡佛是FBI打击这一行为的核心人物，他也很乐于把那些冒充奖章获得者的人关进大牢。不幸的是，最近真可谓是“生意兴隆”。

“听我说，一个海军十字勋章的市场价大概是多少？”西尔斯问。

“市场价？”卡佛重复了一遍。

“它值多少钱？把它卖了能拿多少钱？”

“眼下，蠢到家的人才把奖章戴在身上。每块勋章的真正得主都公布在网上了。不管是谁，随便一查就能发现冒名顶替的人。这种事每天都有。”

西尔斯想了想。那到底是谁会费那么大力气去偷弗兰克·斯图拉顿的奖章呢？

“那这个东西呢，”西尔斯继续问道，“一把剑，海军的剑。这总得值几个钱吧？”

“其实也不值几个钱。要不就是那个人穷疯了，要不就是他偷的时候并不知道那玩意儿不值钱。”卡佛说，“你在查什么案子呢？”

“一个退役的海军上校的案子。有人闯进他家偷走了他的剑和十字勋章。他本人没问题；我见过他的嘉奖令。问题是我想不出来是谁干的，因为我想不出为什么小偷要那么干。”

“没有什么别的被拿走吗？”

“啥都没有。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家里没有小孩子，也没有其他的客人。老人也帮不上啥忙。他身体不好，岁数又大了。除了帕金森，还有些别的问题。你知道我的意思。”

“是啊，我明白。”卡佛轻声说道，“我很抱歉，麦克。我这里什么也帮不上。要不你试试当铺。我猜，偷那些东西的人估计现在很难出手。我们现在杀鸡儆猴，动不动就起诉那些谎称获得奖章的人。而且这年头你也没法儿扛着把剑走来走去了。恐怕我帮不了你什么。”

“没事，谢谢你，格林。我正让我们的人在網上找呢。或许他能有些线索。”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或许可以帮你找个替代品。”格林提议道。

给别人的荣誉奖章找个替代品，这个想法让西尔斯很不舒服。如果不小心丢失了或是损坏了，那无可厚非。但让政府出面提供替代品，既花时间，又有好多手续要办。想要复制品倒是很快，在市区街

上的小贩那里就能直接买到，但他也决不愿意那么干。弗兰克·斯图拉顿应该有一个真正的勋章。更准确地说，那枚该死的奖章就应该物归原主。那是他拿命换来的。

“不了，谢谢，但我会记得你的提议。如果你办案的时候看见了斯图拉顿的名字，你能告诉我一声吗？”西尔斯问。

“没问题。”卡佛回答说，“还有，有些团体能给帕金森病患者的家属提供帮助。都是好人，而且也在军队待过。我这几年认识了好些他们的头头。回头我把他们的名字和电话用邮件发给你。”

“非常感谢。谢谢。”西尔斯回答道。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短暂的沉默。

“这家伙真是把你惹毛了。”卡佛最后说道。

“有那么明显吗？”西尔斯问。

“要是你不生气，我反而会很失望的。真希望我能亲眼看见你抓住那兔崽子。”

在特勤局总部四楼的走廊上，希斯走到431号办公室门口，探头进去。

“现在有空吗？”他问。

谢丽尔·科利从她桌上的文件中抬起头来。

“嘿，是你呀！当然有空了，快进来。”她回答道。“你怎么最近都不来看我了。”她嗔怒道。

希斯耸了耸肩，“抱歉，你知道规定。不准发生办公室恋情。”

“真没劲！”她取笑说。

他们俩都对这种无伤大雅的调情乐在其中，因为他们都心知肚明，他们的关系不可能更进一步。特勤局严厉禁止办公室恋情。偶尔有几次，结局总是一方被调走，而另一方则被迫永远离开特勤局，去其他政府机构。消息传开以后，再没有人会笨到去违反那条简单的规

定：“兔子不吃窝边草”。

希斯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又是那一套？”他问。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她回答道，“说是，是因为又是我们近几年来看过无数次的关于尼日利亚的邮件。”

“然后呢？”

“呃，尼日利亚的拉各斯³或许算不上是地球上最好的地方，但他们也不傻。他们知道我们几乎是鞭长莫及，而就算我们可以，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能阻止这种行为。”她说。

鉴于最近愈演愈烈的暴力行为，特勤局已经关闭了尼日利亚当地的办事处。叛乱分子们的武装行动正进一步升级，他们不仅袭击油田和炼油厂，而且开始集中力量进攻美国政府部门和企业所在的各大城市。如果还留在那里，实在太危险。

“所以他们现在就可以胡作非为了，是吗？”希斯问道。

“可以这么说。我作了一个文本语义分析，发现我们过去也见过类似的邮件。这并不对任何人构成真正的威胁。英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写邮件的那个人纯粹只是为了钱，骗的人越多越好，这样才没白下功夫。显然，他们知道如何对邮件稍作手脚，就能刚好与美国媒体正在报道的尼日利亚相关事件相呼应。等到骗了一圈之后，又会销声匿迹，按兵不动。然后等到他们又找到一个可以利用的时事新闻，我们就会看到他们重出江湖。”她说。

“好极了。”希斯自嘲道，“所以我们只能束手无策咯。”

“那倒未必。”她说，“而且我做的对他们很不利。我做文本语义分析时，顺便给他们做了个简单的远程心理画像。”

谢丽尔在乔治城大学修的是心理学。当时因为女子联谊会的一个女生安排的一次“相亲”，她和希斯认识了。

“远程心理画像？”希斯问。

“联邦调查局不是唯一一家会给他们逮不到的坏人做心理画像的机构。”谢丽尔说，“我手里的这些邮件就是大量很好的素材，我分析过

滤后做出了这个男人或女人的心理画像，我现在给你发过去。”

“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啊？”希斯问。

“我也不清楚。因为他们用的不是自己的母语，而且经常会因为他们的目标受众不同而改变语言习惯，要确定原作者的性别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还是分析出一些结果？”他问。

“我可以看出他们的偏好，或者至少非常接近了。”谢丽尔回答道。

“你还记得，你应聘特勤局的时候做过的MBTI测试吗？”

谢丽尔这样的人能够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解读、分析并描述他们的个性和所处的环境，这让希斯对其中的奥秘非常痴迷。迈尔斯-布里格斯性格分类指标（英语Myers Briggs Type Indicator），简称MBTI，是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心理测试。与其他类似的测试不同，MBTI已被成功应用于海外非英语国家，因此对于解决有国际背景的犯罪非常有益。

MBTI根据人们的偏好，将人分成十六大类。他们与外在世界是如何互动的？内向型还是外向型？他们如何处理接收到的信息？是实感型还是直觉型？他们依赖什么方式做决定？是思考型还是情感型？最后，他们总体上倾向于哪一种——接收信息还是做出决定？他们是判断型还是理解型？

在决定了一个人属于什么类型后，就可以判断他或者她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偏好。MBTI测试也许并不能准确地预测人的行动，也不能预测特勤局尤其感兴趣的特定行为。但在寻找有可能威胁总统或其他政府官员的某种性格类型时，MBTI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切入点。在知道了一个潜在危险分子的偏好之后，特勤局就知道该从哪里开始找起了。

“当然记得了。”希斯回答刚刚谢丽尔的问题。

谢丽尔从旁边的文件柜里拿出一份文件，“你要找的邮件作者很有

可能是ISTP型性格，是个内向型（Introvert，I）、实感型（Sensor，S）、思考型（Thinker，T）和理解型（Perceiver，P）的人。”

“我对于这些不同类型记不太清了。关于这个人你知道些什么？”希斯问道。

“你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冲动的人。一个平等主义者——他很忠于他所谓的‘弟兄’，但面对权威却心存疑虑。ISTP型的人非常叛逆。他们不会去违反规则 and 规定，而只是无视它们。他对武器非常精通，对他选择的东西都会用得炉火纯青。”她说。

“听起来他做叛乱分子再合适不过了。”希斯说。

“那倒未必。”谢丽尔提醒道，“叛乱分子一般都喜怒无常。但这个人不是。他选择的武器是一台电脑。ISTP型人凭一时冲动行事，从来没有计划。他会避开任何形式的等级制度或是权威。在别人眼里，他像个独行侠。陪伴他的只有他的武器，而这次就是他的电脑。但他不善言辞。今天，我们把这样的人列为阅读障碍者或学习障碍者，虽然这根本就是扯淡。他们仅仅只是觉得无聊而已。普通的教学方式对他们不适用，他们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方式学习。”

“真是群有趣的人。”希斯讽刺地说。

“所幸，正如许多欺软怕硬的人一样，一旦你掌握了方法，他们就不难对付。”谢丽尔说，“这些家伙不善筹谋，却善于行动。你在特种部队或是特种作战军里都可以看到很多这种类型的人。他们必须冲锋在前。他们就像是饥渴地寻求荣耀的猎犬一样，需要获得称赞。巴顿⁴和隆美尔⁵或许都属于这种类型，都擅长利用手头有限的资源去对付敌人。”

“就好像用一封来自海外的邮件哄骗一个好心肠的天真美国人，说只要完成一次简单的银行交易就能获得丰厚的回报。”

“正是。”谢丽尔说完合上了文件，“他们不愿履行义务，也不愿受责任约束。他们只想默默沉浸在他们对这个世界实施的骗局所带来的成功喜悦里。”

“真是好极了。”希斯讽刺道。

“要是你觉得值得做一下，我或许可以帮你做个Firo-B 6 测试。”谢丽尔提议道。

希斯考虑片刻。做了又能怎样呢？等谢丽尔拿出测试结果以后，他又能做些什么呢？拉各斯那里已经没有特勤局的办事处了，就算他需要，也不可能有人专门为他跑一趟。更何况以前那些特勤局的人说不定早就已经干过这事了。尼日利亚是现在世界上所剩无几，仍在大量制造高质量假钞的国家之一。那些驻扎在尼日利亚的特工一直在积极调查，办事处撤离后，他们的调查不是就此夭折，就是必须转移到另外一个国家才能继续。

鉴于最近暴力行为日益猖獗，派人飞去尼日利亚搜捕一个写邮件的人，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而他对此无能为力。这个案子还是早早了结了吧。除了警告美国消费者，让他们无视或删除那些电子邮件，没有别的办法。

“不了，别白白浪费你的时间了。”希斯对她说，“我会告诉沃尔特，这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把戏而已。或许我们该做的不是试图阻止邮件作者发送邮件，而是应该更多地去帮助他的行骗目标。告诉大家又有一种新的骗术出现了。”

“这主意不错。采取主动。”

“没错。”

“如果我有任何能帮上忙的地方，尽管开口。”谢丽尔说。

“我会的，谢谢。这次收获比我预计的要好得多。我可以把你的一些想法告诉失聪群体。”

希斯突然有了个主意。沃尔特或许不太喜欢这个主意，但又或许他会喜欢呢。他若有所思地看着她，心想会不会有法律上的阻碍。

“你想到什么了？”谢丽尔问。

“那个，既然我们知道这家伙的偏好，那如果他的邮箱被广告邮件塞满了会怎么样？又或者，人们把假的联系方式和银行交易记录之类

的信息发给他呢？你说过，只要有钱赚，他就会一直做下去。”

“没错。”

“那么如果他没钱赚了？如果因为有人捣乱，整件事根本进行不下去，他没法让那些真正会给他钱的受害者上钩了呢？”他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你的坏点子可真多！”谢丽尔说。

“怎么啦！这又不犯法。想想看，如果成千上万的人都开始回复他的鬼话，但他们不给他真正的银行账户信息，而是给他一串随机的号码，会怎么样？只要他们给的账号是正确的位数，除非那家伙去试，否则是没有办法知道哪个是真的，而哪个只是扯淡。就连在尼日利亚的银行也会引起注意。他这么耗费银行的时间，他们肯定会想办法摆脱他。然后他就得另起炉灶。直到他受够了一直浪费时间和金钱，却毫无收获！”希斯回答道。

“虽然跟艾略特·尼斯 7 比还差点儿，但也不赖哦！”谢丽尔夸奖道。

希斯脸上闪过一抹满意的坏笑，心里暗暗对自己说了句“干得漂亮”，然后迈着轻快的步子向沃尔特的办公室走去。

艾米靠在柔软的藤制摇椅上。她很喜欢希尔顿黑德岛，喜欢那里轻柔的海风和海边空气特有的味道。她想起以前和杰夫来这儿练高尔夫时，他们喜欢喝着冰茶休息几分钟，然后继续去打完后九洞。在整个专业巡回赛中，海松度假村毫无疑问是她最喜欢的一部分。

有一年，他们提前几天到了，去附近南卡罗来纳州的博福特参加一年一度的“渔船祈福节”。每年，商业捕虾船都会在这个节日收到来自教堂的祝福，如今这个节日越来越受欢迎。艾米以前从未听说过虾肉汉堡，但吃过以后立马把它列为她巡回赛时最喜欢的食物之一。现在她坐在“鲜虾小屋”的露台上，能闻到沼泽地散发的气味。

“嗨——自从你上次来过以后，日子过得怎么样啊？”一个声音问道，打断了她的美好回忆。

艾米睁开眼睛。她似乎还能看见哈勃镇灯塔塔身上红白相间的横条纹，但眼前被框起来的印刷画显然无法与实物媲美。她总想不明白，为什么布朗医生会想要离开那个地方。

“应该说还行吧。”她沉默了几秒后说道。

“你的朋友和家人还在帮助你吗？”

“是的。”她回答道。

“你最近有出门吗？”

“凯西和我时不时会出去喝几杯。之前有天晚上我没跟她出去，她到现在还在生我的气。”

“哦……一周年的时候？”他问道。

“是的。”她用沙哑的声音低声说道。

“说不定你是该跟她出去。那结果你做了什么呢？”

“我带西莉亚去了他的墓地，跟她讲杰夫以前的事。”

“我还以为你每天晚上都会跟她说呢。”

“我是每天晚上都说——但那天我觉得应该去他的墓地。”

“是你应该去还是她应该去？”

“你真是一针见血。”

“你还跟别的什么人出去吗？”他问。

“一个还不够吗？”

“我是说男人。你有在跟谁交往吗？”

“没有。”

“你难道不想吗？”

“什么？从酒吧带一个男人回家吗？西莉亚夜里会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去找爸爸，这已经够糟的了。我还要让她在家里发现一个陌生男人？到时候恐怕我们两个都要来看医生，而如果一个素不相识的小女孩走

到我带回来的男人面前叫他‘爸爸’，那男的早就逃之夭夭了。”

“这么说来，她现在不只是哭喊？”

“嗯。她会起来到处走。上次她走到我房间来了。”

“那现在呢？”他问。

“她在房间里游荡。客房，卫生间，有天晚上我还看见她在厨房里。我很担心她会摔下楼梯伤到自己。”

“她这个年纪的孩子在失去亲人后出现梦游并不少见。”

“有时候我都想跟她一起梦游。”

“那你这么做了吗？”

“当然没有了。”她有些懊恼地回答道，“我只是把她抱回床上。”

“你为什么想跟她一起梦游？你感到悲伤吗？”

“不只是悲伤。我，我……”

“什么？说出来！”

“我很生气！我很生气，见鬼的！”她突然大声说道。

“你在生什么气呢？”

“他丢下了我！”

“你因为杰夫死了而生他的气？”

“是的。”艾米叫道，“我是个被遗弃的妻子。”

“你不是被遗弃的妻子。老实说，我还在担心你为什么没有早点表达你的愤怒。这是哀悼过程中很重要的里程碑之一。”他解释说。

“看见了嘛！我连哀悼都不会！”

他用嘲讽的眼神看了她一眼，“那你为什么不和人交往呢？”

“你是说约会吗？”

“是啊！别搞得像我逼你说一样。”

“我现在这么不堪，既不会被谁吸引，也没有人会看上我了。”

“这么说，你还没有跟谁有过肉体关系，自从……”

“没有，布朗医生，我已经一年多没做过爱了。”

“你为此感到苦恼吗？”

“不，其实谈论它更让我苦恼。”

他不禁露出了微笑，“我欣赏你的诚实。所以你现在是说，一年来，你都没有遇到一个哪怕有一点点让你觉得有趣的人？”

艾米犹豫了一下，回答道：“其实也不是。我最近认识了一个男人。”

“跟我说说他。”

“他是特勤局的特工。”

“你打算再跟他约会吗？”

“其实上一次我们也不是约会。我们是在工作场合认识的。”

“那为什么不私底下见他呢？”

“我觉得那不是个好主意。他听不见。”

正在笔记本上记录的布朗停了下来，瞪大了眼睛看着她。“你这最后一句话有多讽刺，我都可以写出一本书来了。”他说，这个冷冰冰的回答让她感到措手不及。

“什么？为什么啊？”艾米问。

“就凭你这句话，已经表现出你的成见、歧视和心理偏见。”

“我吗？”

他放下笔，靠近些对她说，“去和他喝一杯吧。就当是帮我个忙。就一杯酒。我保证，你不会有什么损失的。”

1 比利·乔尔（Billy Joel）是美国歌手，钢琴演奏家和唱作人。曾六次获得格莱美奖，全球唱片销量累计超过一亿张。——译者注

2 荣誉勋章（Medal of Honor）是由美国政府颁发的美国最高军事荣衔，授予那

些“在战斗中冒生命危险，在义务之外表现出英勇无畏”的军人。——译者注

3 拉各斯为尼日利亚海港及最大城市带，是非洲第二大城市，人口仅次于埃及开罗，也是非洲成长速度第二快的城市。1991年迁都阿布贾前是尼日利亚的首都。——译者注

4 小乔治·史密斯·巴顿，是美国陆军四星上将，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指挥美国陆军第7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而闻名，在战场上身先士卒，指挥作风咄咄逼人，非常强硬。——译者注

5 埃尔温·约翰内斯·尤根·隆美尔是二战时一位著名的德国陆军元帅，通称“沙漠之狐”。英国战时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对其评价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位大胆与熟练的对手，一位伟大的将军。”——译者注

6 基本人际关系取向（英文：Fundamental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Orientation, FIRO），由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舒兹（William Schutz）于1958年创建的一种人际关系理论。该理论主要解释小型组群的底层人际关系，其基于分析人们在组群交往中追求的主要三种人际关系需求：爱（affection/openness）、归属（inclusion）和控制（control）。舒兹展开了一系列名为FIRO-B的测量方式，包括六类、九项的问答。该理论可用于测量和控制组织成员如何感受爱、归属和控制，或如何能够在组织中获取其他成员的回馈。——译者注

7 艾略特·尼斯（Eliot Ness，1903年4月19日—1957年5月16日），是美国在伊利诺州芝加哥著名的禁酒探员，有他执行并带领的团队执法严厉，绰号“铁面无私”（Untouchables）。——译者注

第八章

艾米关掉电视。既没有好看的节目，她也没有心情。现在她脑子里有太多的事情。

布朗医生想要她找人约会，麦克·西尔斯想要她别多管闲事，塞米·克拉克想要她协助欺骗无辜。可就是没有人关心她想要什么！当然，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她究竟想要什么？

正常的生活。这个小小的愿望现在对于她几乎是个奢求。她的生活与正常不沾边已经很长时间了。先是杰夫，然后是哈罗德·肯辛顿、戴尔·科勒和“冠军”，她经历了太多死亡。她简直不能招架了。没有一件事可以理出头绪。她永远也没有机会搞清“冠军”身上的疑点了。尽管她只是在乔治城的大街上远远地看见它，却还是被它硕大的体型震住了。她记得在视频通话时它看上去并没有那么大。“冠军”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既然现在它死了，她做什么也无济于事。

宠物美容师那边呢？她之前注意力都集中在“冠军”身上，还没有找过“冠军”的美容师呢。她还记得宠物美容店的名字，在肯辛顿死亡那天的新闻报道中曾提过，是尽善尽美宠物美容店。她还不能肯定美容师是否欺骗了肯辛顿。诚然，“冠军”这条线索已经断了，但也许她可以从别处查出端倪。也许，她能阻止同样的厄运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艾米打开笔记本电脑连接互联网。尽善尽美宠物美容店的网站做得很好，有许多狗的照片，也有许多客户表达满意的溢美之词。接着她打开收藏夹里的“安琪推荐”网站。

艾米很喜欢这个网站，最近还订阅了网站的杂志。她通过网站找过水管工、花店和汽车技工，并且很满意网站的推荐。“安琪推荐”可以推荐那些精通美国手语的服务人员或配有手语翻译的公司，所以在失聪群体圈子中也颇受好评。

艾米查看了几个页面，注意到有一些关于尽善尽美宠物美容店的评论。留言者赞美道：“华盛顿地区最好的狗狗美容师，没有之

一”；“服务堪称典范”；“世界上最好的人，非凡的爱狗人士”。类似的评论还有很多。这些评论无法支持艾米关于肯辛顿先生被骗的猜想。她怀疑这些评论的真实性，会不会是美容师的亲友发布的，或者干脆是美容师自己发布的。她还要去其他网站查查看。

艾米又查阅了华盛顿商业改进局的网站，通过查询大数据库，她找到了许多猫狗的美容师。很明显，从外交界人士到高级政府职员的大量高收入华盛顿居民中，爱狗人士的数量相当惊人。这些人很乐意在他们毛茸茸的家庭成员身上花费大笔金钱，仅在亚历山大里亚就有四家宠物狗零食店，真是疯了。

商业改进局存有每名从业人士的记录。艾米发现，针对宠物美容师、养狗场经营者、所谓的宠物寄养中心、甚至几个为维护宠物品种纯正而进行血统繁育的动物医生，那上面都有不少负面描述，还有至少一起法律诉讼。尽善尽美宠物美容店的经营者也在数据库里，却完全没有负面记录，倒有不少正面评价，尽管不像在其它网站上那么夸张，但可以看得出，这个店的客户真的对他很满意。

也许她需要亲自到这个店实地考察一番，看看实际究竟如何。艾米没有养狗，养育西莉亚就已经使她精疲力尽了。但没有狗，她找什么借口去那家宠物美容店呢？或许她可以问问那家店主是不是知道最近有谁想把狗送人。这时，她突然注意到在地板上玩耍的西莉亚。

对了，她可以借口需要一只亲近儿童的狗。这狗不要太小，也不能太大。她能照顾，但不会占用她很多时间和精力。她想提前征询一下宠物美容师的意见，因为以后有可能会需要他的服务。她因为工作、女儿和其它事情的缘故没时间好好照料狗，所以她需要宠物美容师的建议，对，就这么说。

“宝贝，想出去转转吗？”她问西莉亚，孩子从地板上跳起来扑进她的怀里。

二十分钟后，艾米在尽善尽美宠物美容店前停车。四下很安静。店门前小小的停车场里一辆车都没有。店里面漆黑一片。艾米下了车，紧张地四下张望。这里虽不是阿灵顿治安情况恶劣的地区，但也不是年度首善之区。尤其让艾米感到不安的是她没有看到一个人。

艾米让西莉亚留在车上看车载DVD播放的电影，并特意调小了音量。她没有锁车门，因为在这样一个地方，她不想冒自己被关在外面而孩子困在车里的风险，尽管她不确定这样做是否正确。

“妈妈就过去一下哦，宝贝。”艾米告诉西莉亚。她关好车门，车窗留了一条缝。在走向店门前她又谨慎地向两边瞥了一眼。

在门廊处摆着两个UPS的快递箱，显然最近没有人出来收货。她查看了一个箱子上的送货日期，奇怪，箱子已经在这里放了三天了。她听见店里有狗叫声，但听不到有人走动。她敲了几下门后才看到门铃，随即按了一下，可以看到店里几个蓝灯闪烁。她接着又按门铃，蓝灯亮了一会就灭了。

门框上贴着几张留言用的记事贴。门上显著的位置印有店里的电话号码，艾米用手机拨打电话，看看是否有人在后面的房间。电话里传来自动应答机的声音，提示录音已满，无法再留言。

奇怪。

这里没人。快递包裹和留言条在前门放着好几天了，电话也没人接。这该怎么解释呢？是不是应该报警？那意味着她又要和西尔斯探长见面了，她真不愿意重复一遍他们之前的谈话。她那时差点控制不住自己要说出她所看到的一切了。当西尔斯责问她时，她只感到筋疲力尽。难怪有人被讯问时会屈打成招，她不敢想象自己如果被带到警局讯问时会怎么样。

不，不能报警。那样的话，西尔斯可能真的会考虑以什么罪名控告她。她需要另想办法，但能是什么呢？

网站上登记这家店的主人的名字是“BJ”，还留有他的一个手机号。艾米拨打了这个手机号，又是语音邮件系统提示存储已满无法继续留言。艾米挂掉电话，听到西莉亚正在咕哝，她是在对《海底总动员》中小丑鱼爸爸马林的专横行为感到不满。这里没有人，没有人接电话，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来。

这个BJ到底在哪里？

她们到家时天已经黑了，西莉亚在车上就睡着了。艾米把孩子抱

到床上，也决定早点休息。今天有太多的事情没有头绪，还是直接睡觉吧。

艾米睡前没有关楼上的窗户，这样夜晚清爽的凉风可以从楼上一直到楼下。刚熬过华盛顿酷热的夏天，现在夜晚睡觉时如有初秋微风相伴定能安然入眠。她不喜欢开着空调睡觉，所以稍稍打开卧室的窗户感觉会很舒服。

今晚天气很好，虽然只有一丝秋意，但也为人们营造了难得的舒适夜晚。艾米睡得又深又沉，没有听见走廊里的响动。她一直就那么沉沉睡着，没有翻身，手脚也没有动，更不会意识到有什么事情不对劲。自从哈罗德·肯辛顿死后她第一次睡得这么踏实，直到被一阵尖叫声吵醒。

艾米慌忙跳下床，疯狂地踢着腿想把身上薄薄的被子踢开。她的眼睛还不能马上适应房间的灯光。她明显感觉到心跳骤然加快，血液中肾上腺素的急剧上升让她的瞳孔迅速变大。尖叫声就在这栋房子里，就在她卧室外。

艾米猛地拉开房门，顿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西莉亚躺在地板上，双目紧闭，整张小脸猩红一片，正用小手使劲揉搓着红肿的双眼，头发上沾满了血迹。放在走廊的一张桌子倒在地上，一只桌子腿卡在她两腿之间，桌子的一角有明显的血迹。

“天啊！”艾米惊叫一声，一把将西莉亚抱了起来，放在主卧的床上，急忙用被子擦拭她脸上的血迹。这时西莉亚叫的声音更大了，艾米手忙脚乱地拨打9-1-1电话。

“急救中心——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一个男声问道。

“是我女儿。”艾米哭喊道，“她受伤了，在流血，快派救护车来！”

急救中心调度员确认了地址后告诉艾米，在救护车到达前，他会与她一直保持通话。

“你能给急救人员开门吗？还是需要有人帮你开？”他问道。

“我尽量吧。”艾米答道，“现在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在试着给她止血。”

“等一下，我让护士与你通话。”他说。

“晚上好，现在什么情况？”短暂沉默后一个女声问道。

“我叫艾米·凯伦。”她努力控制住情绪，“我女儿西莉亚三岁了，她撞到了走廊桌子角上了，现在还在流血。”

“她是走的时候直接撞上了桌子还是摔倒时磕着的？”护士问道。

“我想是直接撞上的。”艾米答道。

西莉亚仍然又哭又叫，血从被子上滴了下来。艾米起身把她抱到卫生间。

“等一下，我们现在去卫生间。”

她把手机放在梳妆台上，打开卫生间的灯。突然，西莉亚像受到什么刺激似的哭声陡然高了八度，艾米急忙把灯关掉。

“怎么回事？”护士在电话里问道。

“我开灯时她吓坏了。”艾米回答。“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脑震荡？”艾米哭了起来。

“不一定是因为脑震荡。”护士说，“她也许是受到了惊吓，也许是对光线敏感，或是其它原因。你现在能看清伤口在哪里吗？”

艾米仔细检查了一下女儿。“她肯定是头部受伤了，但头发挡住了，看不到伤口。她头发上都是血，全部缠到一起了。天啊，这可怎么办！”艾米哭着说。

“女士！”护士叫了出来，“现在不是哭的时候，我需要你现在检查你女儿的情况，她撞到眼睛了吗？眼睛能看出明显的伤口吗？”

“看着不像有，但她眼睛一直紧闭着。我是不是应该强迫她睁开眼睛看一下？”

“千万不要！”护士说，“如果你没有看到受伤的地方，我们先假定

她的眼睛没问题。检查她的口腔。我听到她在哭，说明暂时应该没有呼吸道阻塞的危险，但你能在她嘴里看到什么吗？有牙掉了吗？嘴里有血吗？她有没有咬破自己的舌头？”

“没有，我看没有。”艾米回答，上上下下仔细查看着仍在惊声尖叫的西莉亚。

“在她头发边上能看见伤口吗？”护士问。

“看不见，但是有许多血！”艾米说道，声音又带了哭腔。

“别管它了。”护士的声音依然很镇定，“头皮处毛细血管密集，所以即使很小的伤口也会流很多血。你直接压住出血最多的部位，但也不要用力过猛，尽可能地减少出血就行。你刚才说她走路时撞到了桌子？”

“是的。”艾米答道。

“她平常这么晚都不睡吗？”护士问道。

“她已经睡下了。”艾米说道，“她今晚八点就上床了。不过最近她有梦游的毛病，但之前从来没有撞上什么东西。”

电话里有好一会儿没有声音，艾米心想，电话是不是断线了。“你还在吗？”她问。

“你最近刚离婚？”护士突然问道。

“不是，我丈夫一年多前去世了。”艾米回答，“怎么了？”

这时，房前传来了救护车的警报声，艾米抱着西莉亚站了起来。

“好像我们派出的救护人员已经到了，等你过来时我去找你。”护士说。

艾米挂掉电话，冲下楼梯打开前门。一名急救医生提了一个超大的急救箱冲了进来，紧跟着他进来的另一名医生拖进一辆急救推车，艾米想把西莉亚放到推车上，但西莉亚手刨脚蹬，又叫又闹就是不肯躺下。

“女士，你可以抱着她坐在推车上。”急救医生说，“我叫罗布。这

样，我们边走边确认几个问题。”

罗布问了西莉亚对什么药物过敏，平时的健康情况，上一顿饭吃的什么等等。艾米没意识到自己身上只穿着件单薄的睡袍，等到他们把总算平静下来的西莉亚放到推车上，这时夜风从敞开的前门吹进来，直吹到艾米被血浸透的睡衣上，她不禁打了个寒颤。她下意识地看向西莉亚，担忧女儿失血过多，也顾不得什么个人形象了。

“女士，我们把推车固定到车厢里，你去披件衣服吧。”罗布建议道。

艾米疑惑地看着他们两人，这两个陌生人正把她的女儿推向夜色深处。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从未见过这两个人，也不知道他们会把她女儿带到哪里。

“我们会等你的。”罗布安慰她道，像是看出了她的心思，“我们还要在这儿忙几分钟，趁这机会你快去准备一下，别忘了带家里钥匙。”

艾米冲回卧室，脱下睡衣，换上T恤和运动裤，抓起手提包，蹬上鞋跑了出去。几秒钟后她已锁上前门，坐在了西莉亚身边，救护车响着警报绝尘而去。

四分钟后他们到达乔治城大学医院急诊室。一组医生早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小心地把西莉亚从车厢里抬出。艾米走进医院，按照指示立刻到挂号处办好手续。几分钟后，她又回到西莉亚身边，医生正在给她做检查。

“艾米？”身后有人叫她。

艾米转过身，看到一位拉丁裔女护士站在那儿。

“是我。”艾米答道。

“我是卡琳，我们刚才通过电话。”她说着伸出手。

艾米呆呆地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努力回想之前发生的事情。“你是那位护士。”她终于想起来了，卡琳微笑着点点头。“天啊，真是太感谢你了！”艾米没理会卡琳伸出的手，而是激动地紧紧抱住了她。

“不客气。”卡琳答道，“你们发现什么严重的问题了吗？”她问医生组的医生。

在场的医生和创伤科护士不约而同地互相看了看，都摇了摇头。西莉亚没什么大碍。

“我认为伤口甚至不需要缝针。”一名医生说道，“我们先要把她伤口处的头发剪去一小部分，然后贴上一个蝴蝶型创可贴就没问题了。”

说完医生又忙着处理西莉亚的伤口，显然，做完了与患者母亲的短暂交流，他可以把心思放在更重要的伤口处理工作上。

听到西莉亚的伤势比预想的要轻，艾米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两腿也不听使唤地软了下来。卡琳注意到艾米站立不稳，急忙伸手搀住她的胳膊。

“我们去外边等。”卡琳告诉急诊医生，扶着艾米走出了手术室的两道门，来到等候区。她让艾米坐在沙发上，并为她拿来一瓶水。

“不用了，谢谢。”艾米说道，她依然能够感觉到身上在发抖。“我刚才差点失去平衡。”

“这很正常。”卡琳说道，“我们刚才在电话里还没说完。”

“是吗？”艾米说，努力回想罗布医生的急救组到的时候她们说到哪儿了。

“你说你丈夫一年多前去世了，是吗？”卡琳问。

“是的，因为意外事故。”艾米说，她还在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我感到非常遗憾。”卡琳说道，“你独自抚养孩子一定非常辛苦。”

听到这话，艾米的泪水涌了上来，勉强挤出一个痛苦而疲惫的笑容，“是啊，真是一言难尽。”

“你的女儿西莉亚患夜游症有多长时间了？”卡琳问。

“最近刚刚开始。”艾米答道。

“还有什么不寻常的‘情况’吗？”卡琳又问。

“她之前一直哭喊着要爸爸。”艾米突然想了起来，“最近这种情况特别明显。”

“生活上有什么变化吗？”卡琳问她。

“为了有时间照看她，我换了工作。”艾米说，“之前一直是我丈夫杰夫照看她。我和西莉亚对这种改变都还不太适应。”

“你们俩肯定需要一段时间调整。不过听起来，你自己也明白这点。”

“我以前听了解情况的人说过。”艾米谨慎地说。

“丧亲痛苦治疗师？”卡琳问。

艾米垂下目光，看着地板。

“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卡琳说，“当初结婚的时候，谁也不会料到以后会失去另一半独自一人生活。”

艾米点点头，“是啊。”她喉咙哽咽着努力应了一声，她不想在卡琳面前痛哭。

“我不想让你难过。”卡琳说，“但我必须提醒你，你需要和你的治疗师谈谈这件事。”

“为什么？”艾米不解地问。

“儿童在父母一方死去后患上夜游症的情况并不少见。”凯琳说道，“但我担心的是今天晚上的情况，西莉亚当时一定是跑得非常快。”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艾米说。

“大部分患夜游症的孩子梦游时走得很慢，他们不会匆匆忙忙的。他们可能是在寻找什么，比如刚失去的父母，但他们不会四处乱跑。大部分梦游是发生在家里，所以孩子熟悉大多数物品的摆放位置，就像盲人能记住家里物品的位置一样。所以通常情况下梦游中的孩子不会撞到东西。”

“那今晚是怎么回事？”艾米问。

“西莉亚也许当时不是在梦游，她可能是在跑。”卡琳说道。

“可她为什么要跑呢？”

“我不知道具体原因。她也许是向什么地方跑去，也许是为了躲开什么，她或许受到了惊吓。以前从未听说梦游者会因为恶梦而在梦游时惊慌失措。如果是西莉亚内心还没有接受爸爸已经不在的现实，那么很可能她今晚受到了某种惊吓，会不由自主地去找爸爸，结果在跑的时候撞上了桌角。”

艾米一阵茫然，沉浸在难以置信的孤独中。她想象着西莉亚今晚的情景，可怜的孩子惊慌地从她卧室门前跑过，想要下楼出门去找亲爱的爸爸，慌乱中撞到了走廊的桌子。她该如何面对这种情况？当西莉亚恐惧害怕，想躲开某个深夜恶魔时，却不想跑到妈妈的房间。

艾米意识到西莉亚当时是在试图找爸爸。虽然爸爸已经去世一年了，但仍是幼小的西莉亚心中最亲的人。想到这里，艾米眉头痛苦地拧到一起。杰夫死后她几乎没有时间悲伤，实际上，为了养家，艾米立刻接受了一份新的工作，一个新的职业。现在，她终于认识到，在家里发生巨变后，她还没有满足西莉亚情感上的需要。照顾三岁小孩本就是件不容易的事情，而艾米一直不知道该如何给西莉亚解释死亡的概念。她内心仍然在挣扎，要不要告诉西莉亚，爸爸以后再也不会回来了，他已经死了，永远不会回来了。

西莉亚怎么可能不会认为爸爸的死是妈妈的错呢？如果艾米自己都觉得杰夫的死是她的错，她又怎么能说服西莉亚呢？但这件事不能怪孩子，杰夫的死孩子一点错也没有，都怪艾米，因为她的缘故杰夫那晚才会去高尔夫球练习场。

艾米双手捂脸，趴在卡琳的膝上哭了起来。

第九章

艾米拿起她的卡布奇诺，向失聪者咖啡俱乐部的人群走去。希斯拉斯科从附近一张桌子向她挥手的时候，她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

“嗨，”艾米说，“你怎么会在这儿？”

“哦，我志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特勤局除了保护总统以外的一些职责。跟大家解释下我们的‘诡计’。”希斯回答道。

“嘿，那可太棒了！”

希斯笑了笑，艾米见到他显得很开心，这让他也很高兴。“呃，我看我得赶紧开始了。”他突然紧张起来，讲话结结巴巴的。

“你要说的就是上次你向我们演示的那些吗？”艾米问道。

“不是。这次不一样，是要讲解一些我们使用的更邪恶手段。”

有人向大家介绍了希斯之后，他开始边说边用手语向二十五位与会者介绍一种叫做“诱导”的策略。

“注意，我说的是‘诱导’，我可不希望大家把它和‘引诱’混淆在一起。”他提醒大家。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笑声，大家纷纷举起双手左右晃动起来，用美国标准手语表示鼓掌。艾米脸上露出了微笑。

“我可不希望明天有人打电话给我老板说‘特勤局叫我去招个妓女来施美人计’”。

大家笑得更厉害了。看得出来，希斯在很多人面前讲话时游刃有余。

“‘诱导’指的是在当事人不知道自己已受人操控的情况下，引导他们说或做出某事。这是汽车销售、律师，还有社会上一些不良分子惯用的伎俩。”他接着说道。

艾米看着他轻松自如地与大家交流，突然发现自己情不自禁地在考虑布朗医生的建议。或许她确实应该和他去喝一杯。会有什么坏处

吗？他和她年纪相仿，长得英俊潇洒，手上也没有戴婚戒，不过这也不代表他没有结婚或没有女朋友。一个那么帅气的联邦特工会没有女朋友？

女朋友？她被自己的想法吓到了。难道她真的介意他有没有女朋友？她现在生活中的事已经够她头痛了，她实在不想再去担心特勤局特工希斯-拉斯科有没有女朋友。不过，不管怎么说，他真的 很帅。或许等他们喝一杯的时候自然会说到这个问题。

“现在，说起不良分子，”希斯说，“社会上有些人会想要占你们便宜。好消息是，你们，不，是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听力障碍而成为他们的敲诈对象。听力完全正常的人们也和我们一样在接收那些诈骗电子邮件，聊天室的对话，和用平邮寄来的垃圾邮件。但是这些诈骗案之所以会引起特勤局的注意，是因为他们在诈骗过程中使用了视频传译服务。”

艾米警觉起来。难道希斯在办这个案子？她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案子已经引起了特勤局的注意，更别说他们已经开始考虑对策了。

“在我看来，这些案子的得手率之高使得它们尤其引人关注。不幸的是，我们现在也只能猜测而已。我们现在还没有准确数据显示，他们究竟发出了多少骗取金钱的邮件，更无从知道，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这当中有多少被转到了失聪群体。但我们确切知道的是，做这些事的人，正在用视频传译，专门向你们伸出了魔手。我们提醒大家留意正在发生的案子，明白这是完全的欺诈行为，更要知道，我们其实可以采取 措施阻止他们得逞。”

人群中大家纷纷点头鼓掌；甚至星巴克的一些其他顾客也围了过来。希斯一边用手语，一边大声讲解，以便能顾到他的所有听众。

“请一定要理解——担任视频传译的译员是无能为力的！大家请务必理解我。他们什么 都不能做。而试图骗取你们钱财的人当然知道这一点。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尼日利亚那些邮件骗局那么简单了。这些人想出了很多新把戏，他们会利用视频传译联系你们。他们从 MySpace ¹ 账户，LinkedIn ² 网站，以及你能想到的任何兴趣爱好好的

一千多个网站，来获取你们的个人信息。不仅是面向失聪人群的网站——与在正常听力世界一样，与你有业务往来的公司会不断转移、分享和复制你的个人信息。”

艾米环顾一眼整个房间，每个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她不知道为什么特勤局会介入，但她希望每个使用视频传译服务的人都能到场。没有人想到要把这段话拍下来真是太可惜了。这本该放在YouTube上和整个失聪群体好好分享。

“你们的视频传译电话无法被列入‘全美请勿致电名单’³里面，所以你们还是能收到传销电话。我知道你们不喜欢，我也不喜欢。但是眼下，我们没有办法回避这个问题。我建议你们每个人都与所在选区的国会议员取得联系。今年是选举年，所以他们更应对你们的呼声给予关注。这个问题关系到他们的选民，也就是你们所有人，所以他们应该听到你们的声音。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但必须由立法者来完成。而只有足够多的人给他们施压，他们才会采取行动。你们应该要求政府官员，给予视频传译服务与正常听力世界的电话同样的‘请勿致电’保护。这样我们大家作为消费者都能更加安全。”

讲完后。希斯回答了一些人的提问，又重新回到艾米旁边坐下。

“哇！你很专业啊！”她惊呼道，不小心过多地流露出她对希斯的钦慕。

“没有，没有。我其实最不愿意在人群面前讲话了。我喜欢观察，不喜欢讲话。”

“反正我觉得你讲得很好。”她情不自禁又夸奖起来。

希斯露出了微笑，听到赞美他信心大增。“谢谢你能这么说。”

他们两人都试图找到接下去的话题。

“感觉大家人都不错，”希斯主动开了口，“你经常来吗？”

“也不是。”艾米回答道，“其实这次是我第一次参加。”

“不经常出门，是吧？真是太遗憾了。”

“我的时间得跟着临时保姆的时间走。我小孩才刚开始学走

路。”艾米说。

“是嘛？哇！那一定挺辛苦的。”

好吧，我还是个菜鸟，她想，而且我刚刚把他吓跑了。没有人想要一个单亲妈妈——他们一定都觉得我们是想重新找个丈夫。虽然，在她身上倒也不能完全否定。

丈夫？这个念头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她现在就连打个雷都会想到杰夫。况且，谁会对她感兴趣呢？她开始在脑子里一项一项列举她的问题：她正在接受心理咨询，家里有个蹒跚学步的小孩子满屋子找她已经去世的爸爸，而她正跌跌撞撞地适应自己工作的变化。这些都不可能出现在任何男人的“女人最动人品质”的列表上。

“是的。”她好不容易恢复了一点点平静，说道，“我女儿三岁了，但还处在糟糕的两岁阶段。很不让人省心。”

“我能想象。不过我自己倒是决定，要永远停留在那个阶段。我妈妈有时还是会给我好吃的来让我闭嘴。”

艾米沉浸在自己的联想里，过了一会儿才听懂他的玩笑。她想，或许她并没有把他吓跑。

“什么都要我一个人做，有时是挺累得。不过我还应付得来。”

“她叫什么名字？”希斯问。

“西莉亚。”

“她父亲不在身边吗？”

艾米因为这突如其来的问题哽咽了一下。“他去年去世了。”她轻轻地回答道。

“我很抱歉，我不是想探听你的隐私。”希斯回答道。

“没事。我总有一天得适应谈起这件事。”

“但你现在不想谈也没关系。”

他轻轻碰了一下她的胳膊。正常情况下，如果有个她不熟悉的男

人突然碰她，她总会吓了一跳。但这次她没有。她本能地知道，他只是为了给她打打气才碰了她一下，仅此而已。这个动作没有任何性暗示，并不是在说“早点再把她弄上床”。她不仅没有被他这一动作冒犯，反而很受用。他是真心想要安抚她。这是一个知道分寸的男人，知道她什么时候需要别人像这样鼓励她一下，真的很让她动心。可那一下触碰到底意味着什么？

他只是在对一个最近丧偶的人表示关心吗？他是不是对眼前这个美丽动人，又可能有发展机会的女人毫无兴趣呢？还是恰恰相反？她意识到，自己在面对丧偶之伤的过程中来了一个“大转折”。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对他有兴趣。

她只是感激地点了点头，不想再透露些什么。

“好吧，我想我还是回去工作吧。我拿着政府的薪水呢。”

“你知道人们常说，‘只学习不玩耍，聪明的孩子也变傻。’”艾米开玩笑地说，试图让气氛轻松一些。

“是啊，可是说这话的人不用保护总统候选人啊。他可不知道玩耍为何物，至少在选举结束之前是这样。”

“汤普森的竞选活动进行得怎么样了？”她问道。

“你说呢！你觉得你有足够的动力想投票给他吗？”

艾米翻了个白眼，又耸了耸肩以示强调。“哼！”她调皮地说，“这可说不好。”

“那我觉得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他顿了一下，“当然，现在哈罗德·肯辛顿不在了，事情就更难办了。”

艾米脸上调皮的笑容消失了，“他真的是个好人。”

“是的，没错。”

她抬起头，“你认识他？”

希斯点了点头。“其实我和他还挺熟的。他和汤普森先生为了竞选的一些具体事项已经在一起工作了挺长时间了。虽然我并不觉得，党

里每个人都同意他们的观点。”

“嗯，那也是为什么总统候选人不止一个。”艾米提出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党内领导层的某些人与哈罗德提出的全面性战略意见相左。他花了好久才说服汤普森，但现在他不在了，我猜事情不会按照他的计划发展下去了。”

“是啊，可能是这样。”艾米表示同意。

“我猜，你或许从他与上面的人，像是克利·比林斯的对话里已经听到很多类似的话题了。他们俩可真是水火不容啊。”

艾米正要开口说话……但突然停住了。她的脸色阴了下来，眯着眼睛看着希斯。

“你这是在‘诱导’我吗？”她问道。

希斯一时没听懂，愣了一下才回答：“什么？不是的，我……”

“你比其他人应该更明白那些对话属于他们的隐私。”她大声说道。几个星巴克的店员回过头来。

“我不是完全听不见！没必要冲我吼。”希斯一边说，一边示意她压低声音。艾米气得头都快炸了，噌

“我真不敢相信你竟然对我地站起身来。也要那样的花招！”她吼道。

“我只是想跟你聊聊。”他回答道，一边看着周围越来越多注视他们的人，“是私底下聊聊。”

“算了吧，小子！那个华盛顿来的警察整天来烦我已经够糟的了！现在连你也来了！”

艾米气势汹汹地冲出了星巴克，留下店里的其他人都盯着茫然又尴尬的希斯·拉斯科。

“这就是你在办的‘达马托的案子’？”希斯压低了声音对西尔斯凶

道。

“拜托，我在这儿每次都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我都烦了。有一点优势是一点。”西尔斯同样轻声回道。

“我怎么就摊上这么个事儿了？”希斯懊悔地说道。

西尔斯和希斯同其他几个人围坐在餐桌旁。在场的有达马托警官、威廉姆斯警佐和他的顶头上司——特种部队队长比尔·哈尔。他们右手边的莱安·里克特正向希斯解释扑克的游戏规则。

如果里克特正赢着钱，那教教希斯也无可厚非。但事实是，他已经买进两次，往他们三小时前拿出来的二十块本钱里又加了四十。里克特教希斯教得太投入，都没有注意到其他警官正合伙悄无声息地榨干了他的赌注。

西尔斯也没落下，还从其他玩家那里也赢了些赌注。他今晚手气不错。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西尔斯？”威廉姆斯警佐问道，“刚才六把你已经赢了四把了。”

“快，你们谁去给他搜个身。”达马托说，“他肯定是在作弊。”

“好了，好了。你们都别紧张。我会给你们个机会，让你们把钱都赢回来的！”西尔斯笑着说。

达马托洗过牌后重新发牌，而此时西尔斯正抽着雪茄吞云吐雾，一边把筹码堆起来。“各位下注吧。”达马托喊道。

大家纷纷把筹码扔到桌子中央。

“比尔？”达马托瞄了眼他左手边的人。

“我要一张牌。”特种部队队长说。

西尔斯环顾四周，与他过去的玩牌表现相比，希斯的技巧简直让他时来运转，这让他很惊讶。希斯是他见过的最好的扑克老师了。

“我说，你们最近都在玩什么玩具呢？”西尔斯问道，因为他知道特种部队的那些人喜欢讨论枪支。“有新货了吗？”

“我是想啊！”达马托说。哈尔瞪了他一眼。

“特种部队不只是开枪打人那么简单，探长。”哈尔队长冷冷地回答道，“更需要战术。别忘了，特种部队的全名是‘特种武器和战术部队’。听见了吗？战术。”

“好吧，”西尔斯答道，浑然不觉自己踩到了哈尔的痛脚。“那么，最近你们正在采用什么新战术呢？”他觉得自己刚刚如果问的是政治或宗教什么的话题，或许反而不会显得那么尖锐。

“克利·比林斯最近在警察的办案方式上大做文章。”达马托解释道，“显然只要坐上了政党领袖的位置，你就自动成为城市社会冲突问题的专家了。他说，只要有可能，特种部队就要采取非致命手段。”

“听起来倒是把一些警察弄死的好办法，除非坏人也打算采取非致命手段。”西尔斯愤愤地咕哝道。他对于那种高中乐队时期以后就没穿上制服服过兵役，却喜欢对军事措施和执法手段说三道四的人，向来没什么耐心。

“但是我们也已经别无选择了。”史密斯说，“现在大家都在问，‘你们为什么不对他用粘性泡沫？’你们为什么不先试着跟他谈判？’我的妈呀！只要对方不开枪，所有人都想来插一脚。而一开枪，就变成‘哦，快来救救我们！’”

“有一点是肯定的，”哈尔队长说，“我们再也不能抱着‘你死我亡’的心理出任务了。现在张三李四的手机都能拍照。很多人都等着拍下警察过度使用暴力的画面。就算嫌疑犯把整个学校押为人质，而射击时完全不伤及无辜，他们仍然会对击毙嫌疑犯的警察横加指责，而我们从掌权的人那里也得不到任何支持。你们看着吧。都是扯淡，都是政客的游戏而已，但除了接受，我们别无选择。”

威廉姆斯轻蔑地一笑，“‘连带伤害风险’是我们现在必须考虑的主要因素了。显然人质安全已经不是头等大事。显然那些冒着生命危险的警察也不是头等大事了。”他把手里的牌甩到桌上表示弃牌。达马托也退出了，一脸的鄙夷。

这个话题并没有像西尔斯预期的那样，起到让对手分心的作用。他决定终止这个话题，尽快切到更安全的话题上去。

“话说，你到底打不打算约那个叫凯伦的女人出去？”西尔斯问道。

希斯没有意识到西尔斯正在跟他说话。“你说什么？”希斯的反应有些措手不及。

“你们俩都单身。那天在视频传译办公室，她们显然都对你饶有兴趣。甚至可以说，你们俩很有‘共同语言’！”西尔斯说完自己笑了起来。

“她长得美吗？”达马托问。

“我觉得现在不是说这个话题的场合，探长。”希斯说。

西尔斯仔细看着他，试图用眼神“告诉”希斯帮他分散其他对手的注意力。达马托再次发牌。西尔斯盯着每个人眼睛看，几乎顾不上看自己的牌。

“那么，队长，这局想不想加大赌注？”西尔斯问。

“行了吧，西尔斯！你不可能整晚运气都那么好。”哈尔说。

这时探长的手机响了起来。“我是西尔斯。”他用粗哑的声音接起了电话。

“有电话找您。”警局接线员说道。

西尔斯把雪茄从嘴里拿出来。“谁打来的？”他问道。

“一个叫艾米·凯伦的人。你认识她吗？”

“嗯。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西尔斯问。

“她想让你过去一趟。”

“我现在有点忙。你能不能让她留个口讯，我一会儿打给她？”

“她说有要紧事，想立刻跟你见面。”

西尔斯把牌叠拢，走到角落里。他拨通了接线员给他的号码。

“喂？”艾米接电话的声音很紧张。

“艾米吗？我是麦克·西尔斯。你没事吧？”他轻轻问道。

“呃，我也不知道。我有点被吓到了。”

“为什么？被什么吓到了？”

“我听到外面有声音。像是有人在翻我的垃圾箱。”

“你最近有好好睡觉吗？”西尔斯单刀直入地问道。

“睡过一会儿。只是还有点惊魂未定。”

“我想也是。我敢肯定，你听到的只是一个流浪汉在翻你的垃圾找吃的。”

“我不知道。可能吧。我只是想到了你说的那个入室盗窃案。最近报纸也有报道。”艾米回答说。

西尔斯回头看了眼牌桌。莱安嘴里不停地骂骂咧咧。因为身上已经没钱，他已经开始借债了，把自己当做借条开了出去——只要有人能借他些筹码让他继续留下，他就给他做一个星期的苦力。希斯正把一堆筹码揽进来，显然又赢了把大的。如果今天晚上有谁会大获全胜，那多半会是他。

“这样吧，”西尔斯对着电话说，“我就在附近。要不我过去看看，这样你会感觉好一些吗？”

电话这头都能感觉到艾米松了一口气。“那就太好了！谢谢！”

“好吧。一会儿见。”

麦克·西尔斯走到艾米·凯伦家外面的人行道。他还没来得及敲门，她就打开了前门。

“嗨，艾米。”西尔斯开口说道，“还有声音吗？”

“没有。不过，请进。”她说。

“谢谢。”

“想喝点什么吗？”艾米问道。

“不用了。”西尔斯回答道。他在客厅和厨房间的门槛上绊了一下，幸好及时抓住门框才没有完全摔到地上。

“哦，我的天啊！我很抱歉！我应该提醒你一下的！”她叫起来。

“哇！你可得把那东西修一修！”西尔斯说。与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擦身而过，使得他的肾上腺素急速上升，他开始微微出汗。

“我丈夫本打算修来着，”艾米说，“但他一直……我都买好新的了，只是我……”她欲言又止。

“没关系的，我没事。”他说，意识到她已故丈夫未完成的家务活一直以来都在她心里隐隐作痛。他四下看了看厨房。“你有被盗过，或者有人闯进你家过之类的吗？”他改变话题问道。

“没有。”艾米回答道，“但是因为最近附近出了几起入室盗窃，而且我又是一个人带着西莉亚……”她低下头看着地板，“可能是我多心了。”

“我可以帮你去周围看看。你有防盗报警系统吗？”

“没有，但我最近一直考虑装一个。”

“你有枪吗？”

她犹豫着要不要回答。

“你知道，有也没有关系的。有枪不犯法。”

她走了几步，把手伸进冰箱上的一个柜子里。

“这不是我的。是杰夫的。我连这是什么枪都不知道。”

西尔斯试图改变话题的努力再次惨遭失败，像第一次一样，他很抱歉让艾米又想起杰夫。这个可怜的年轻女人到底要承受多少打击？

“这是把左轮手枪。”他接过枪打开了后膛，“这是老型号0.38英寸口径的，但保养得很好。用来做家庭自卫足够了。”

他把枪递还给她，然后她再次把它束之高阁。他看了看那个柜子。

“冰箱上面？你难道不想放得离卧室近一点？以防万一？”

“我不想放在任何我女儿可以够到的地方。”艾米回答道。

“啊——有道理。”他走到厨房另一头，最后一次尝试改变谈话的基调。“你家可真漂亮。”

“谢谢。家里还到处都是小孩的东西。”

“是啊，不过那也是难免的。她还小？”

艾米粲然一笑。“她快三岁了。也像把枪似的，很小但很有力量。”艾米笑道。

西尔斯也配合。“你这形容有意思，很有意思。我学了一招！”

艾米转身看了眼身边台子上的婴儿监控器。西莉亚正站在婴儿床里挥着手。

“嘿！瞧瞧！她也能用手语？！”他问道。

“哦，对！手语对婴儿来说很有用。早在他们开口说话前就可以用手语了。”

“真的假的！”

“这样他们就不会因为无法交流而一直尖叫了。”

“所以，就是说她真的能跟你对话？”他问。

艾米凑近屏幕，“当然。我家的太平就靠它了。”

“她正在说什么呢？”西尔斯指着屏幕问道。

“她说她的娃娃 要喝水了。”

“她娃娃吗？这可真了不起！她知道多少词汇？我是说，她说的是完整的句子吗？”

“不，不是的。她还不是很会……”

“我是说‘她讲话’，呃，你知道我的意思。”他生怕自己说错话，打断她加以解释。

“我知道你的意思。”她笑了，从他到了以后第一次彻底放松下来，“她会讲的话不多，有时候要读懂她那些小小的手势也不容易。”

“你是说她的手语跟你的不一样？”

“当然了。你讲话的方式应该跟你父母也不一样吧？”

“那你怎么样才能学会每个来电者的手语方式？”他问。

“学不了的。这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难题。我们得当场适应。我们要试着模仿每次电话里来电者的动作习惯——这可不容易。”

“我猜也是。”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被叫做译员，而不是翻译。这两者用到的技能很不一样。”

西尔斯顿了一下。“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不一样？”

“翻译只是把每个字用另一种语言重复出来。而译员传达的是整个对话的情境。”

“所以这更难？”

“难得多。我们不仅仅要把字母和词汇转变成手势，还有很多用来传递情感和态度的特别动作。”

“真的吗？”西尔斯问。

“还有口音呢，这就真的棘手了。”

“口音？手语里也有？你开玩笑吧！”

“我说的是真的。口语里的特征在手语里同样存在。我们只需要正确理解并传递给对方就好了。”

“那可真了不起。我……”

突然他的呼机打断了他要说的话。他看了眼上面的号码，脸色沉了下来。

“不好意思。”他说，“是值班队长。我失陪一下。”他掏出警局无线电。“晚上好，队长。”

“西尔斯！”无线电里传来一声吼叫。“你到家了吗？”

“还没有长官。”

“你喝酒了吗？”

西尔斯翻了个白眼，“没有，长官。发生什么事了？”

“放下扑克牌，赶紧去科普兰4212号。又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

“是，长官。”他回头转向艾米，“我觉得你今晚应该没事了。显然我要抓的坏人又对别人下手了。我得走了。”

“谢谢你过来。我觉得我刚刚打电话给你有点傻。”

“没有的事。我就是干这个的。好了，如果你没事的话，还有一个漫长的夜晚等着我呢。晚安！”

科普兰庭位于乔治城外波托马克河岸边的峭壁凹处，聚集了许多昂贵的豪宅。周围的景色，尤其是到了秋天，格外壮丽。这也是许多人选择住到这里的原因之一。现在这里发生了多起入室盗窃案，每个被害人都非常震惊，丢点钱是小事，家里闯进贼可不得了——尤其是这还发生在同一条街上，而且没有人看见。

西尔斯走进4212号时，史密斯警官正在协调调查。

“探长，你怎么来了？今天不是扑克之夜嘛。”

“本来是啊！”西尔斯面无表情地说。

“抱歉。队长打电话给你了，是吧？”

“嗯。和其他案子是相同的作案手法？”

“这次略有不同。主要偷的是珠宝，还有一点点现金。”

“他们为什么总能刚好在家里没人的时候动手呢？”

一位三十来岁、身材苗条的黑人女性正在房间另一边和一位警官说话。她穿着时尚，手里抱了个刚学步的小孩，还有两个小男孩围在她身边，神色不安地看着警察在房子里穿梭。史密斯向她挥手示意。

“女士，这位是西尔斯探长。他一直负责调查本区的入室盗窃案。”

“对您今晚遇到的麻烦我深感抱歉。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贵重物品失窃吗？”

“我倒不担心那些被偷的现金或是珠宝。但是他们闯进了我丈夫的办公室，而且看起来他们把更多的注意力都放在了那里，而不是家里其他地方。”

“他在家办公吗？”西尔斯问道。

“有时候。他是个心理咨询师。他的公文包被偷了。他放在家里的文件被丢得到处都是。”

“少了什么吗？”史密斯问。

“我还没发现。需要他仔细看了才能确定。”

“我们能和你丈夫谈谈吗？”西尔斯问。

“他出城去了。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那里有个行为科学的讲座。我已经打过他的手机，留了口信。我想他肯定会尽快赶回来的。”

西尔斯递给她一张名片。“他方便的时候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我能问一下您贵姓吗，女士？”

“我叫切丽·布朗。我的丈夫是雷吉·布朗医生。”

1 MySpace.com是目前全球第二大的社交网站，为全球用户提供了一个集交友，个人信息分享，即时通讯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互动平台，现已拥有超过2亿名注册用户。——译者注

2 LinkedIn（领英）致力于向全球职场人士提供交流平台，并协助他们事半功倍，发挥所长。作为全球最大的职业社交网络，LinkedIn会员人数在全球已超过3亿。——译者注

3 全美请勿致电名单（National Do Not Call list）是联邦贸易委员会和联邦通讯委员会对电话推销进行管控，推行的，电话推销公司不能给名单上的消费者打电话。——译者注

第十章

办公室里，希斯向后靠在椅背上。网上大家的留言简直没完没了。有个女人的祖母收到来自非洲的电子邮件，她觉得像是个骗局，于是把这件事情的经过贴在网站上。她的祖母十分焦虑不安，因为通话过程中电话突然断了，她没能完成捐款。这个女人怀疑这是一起失聪人士制造的骗局，她想知道是否有人遇见过类似的事情。

希斯点击鼠标，打开附件。祖母？网上那些恶棍逼得人们必须要时刻保护自己的孩子，这已经够糟了。难道现在人们还要去保护自己的家长吗？他怎么摊上这种事了？

希斯长长地叹了口气，觉得沃尔特·布鲁姆管这个叫像样的任务的说法有问题。他已经离开了计算机欺诈和取证部门，可还在做同样的工作。他感到自己像被贴了两个标签，一个是继续做计算机欺诈和取证部门的工作，一个是总跟失聪人群绑在一起。这样下去，他一辈子也当不成外勤特工。

整天趴在电脑前敲键盘绝不是他想干的工作。也许该考虑换个地方了，或许去私营公司试试，那里肯定有一些不错的管理或安保职位。他已经通过安全背景审核，去政府承包商那里找工作会有优势。也许他接下来就该这么做。既然头头们让他干的都是他最不想干的活，那他干脆不伺候了。

可他做梦都想成为一名外勤安保特工。他的内心十分纠结。计算机欺诈和取证部门交给他的这个案子，也许很重要，但离他的特工梦像是更远了一步。他喜欢在特勤局外勤办公室的工作，可以全国各地到处跑。现在，知道他名字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主动找他去帮忙。也许他应该打起精神，先解决计算机欺诈和取证部门的案子，然后继续努力追逐他的特工梦。也许是他太小题大做了，说来说去，这不过就是个电子邮件骗局。

电脑屏幕上显示的文件内容跟之前的文件大不相同。这份文件标注了日期，而以前的文件都没有，上面显示的日期是两天前。谢丽尔是对的；拉各斯的犯罪分子显然很清楚美国这里正在进行总统选举。

他们的骗局会随着美国国内情况的变化而花样翻新。这次的骗局是有个女人自称是一位被害总统候选人的遗孀。至少内容还算新颖。他把文件拷到闪存盘上，然后转存到他特勤局的电脑上。

他用电子邮件把诈骗信发给谢丽尔，希望她能帮忙看下第二封发件人未知的电子邮件。她之前做的分析可能有点小问题。写邮件的人也许个性内向，可他明显是个真正的机会主义者。

希斯给谢丽尔打了个电话，说要请她吃午餐。这是她第二次帮他的忙，说不定会白忙一场，根本抓不到人。和过去一样，他只是希望可以利用这些信息多帮帮失聪群体，也许还能阻止其他打着类似鬼主意的人。他也希望能解决掉手头这个案子，在沃尔特那里可以交差。

吃过午饭后希斯跟谢丽尔在电梯口道别，然后返回办公室。沃尔特让他查诈骗案前，他手上还有其他工作在进行，结果上网查看资料耽误了他那么多时间。他目前在为菲尔·汤普森的竞选先遣团队写行为评估标准，算是帮外勤办公室一个大忙。想进入外勤办公室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在各地多交朋友。如果大家都认识他，碍于情面会很难把他拒之门外，毕竟他帮了他们好几次忙，又不是满世界跑来跑去只想从他们身上揩油。现在正是他们的用人之际，所以最好尽快完成他们需要的材料。

忙了三个小时后，希斯觉得自己已经整理出一套不错的材料，可以拿去给里士满的外勤办公室。汤普森一周后会去里士满访问。不巧的是，一个心理极不正常的年轻人刚从当地的过渡教习所获释。

特勤局里士满办公室的特工会去见见那个年轻人，提醒他关于释放条例的规定，禁止他出现在总统候选人附近。如果受到警告后那个年轻人还执意不听劝阻，蠢到去汤普森的集会现场，希斯觉得自己做的这份简报应该能帮助当地特工抓住他。

希斯看到谢丽尔发过来一封电子邮件，让他打电话给她。他们几个小时前才分开。她会有什么事？他拨通了她的分机。

“怎么了，野丫头？”他问。

“会把这世界上最无聊的骗局当成头等大事的也只有你了。”她

说。

“怎么说？”

“记得你发给我的附件吗？这份邮件和其他邮件完全不同，半点相似之处也没有。”

“这又是为什么？”希斯又问。

“其他邮件的目标是为了经济利益。新邮件的目标不一样，是为了操控。”

“所以不是在模仿？”希斯问道，确定自己没有理解错。

“绝对不是。”谢丽尔说，“尼日利亚人的目的是骗钱。可这个家伙，整件事就是为了促成电话联系。”

“目的是什么呢？”坐在椅子上的希斯身体前倾，他追问道，“他人在尼日利亚，能干什么呢？”

“看，这就是你犯的第一个错。这家伙不在尼日利亚，甚至不在非洲。”

“电子邮件显示的是南非地址。”希斯说。

“那你有多少个海外电子邮件地址？”谢丽尔反问道。

谢丽尔把希斯给问住了。收到像特勤局这种执法机构发来的电子邮件会让很多人感到精神紧张。特别是来自海外的邮件。为了隐藏政府身份，希斯有一堆虚假账户备用。

“所以说，改变邮件发送地址不仅仅是为了摆脱追踪？我是说非洲尼日利亚之类的。可是，这点真的很重要吗？”希斯问。

“我敢说这家伙跟你我一样是美国人。英语是他的第一语言。我猜他住在东海岸。年龄大概四、五十岁，虽然这点我说不准。”

“你从一封邮件里就能看出这么多？”他惊讶地问，不知道她的部门用了什么方法，能够检测出普通人根本察觉不到的信息。

“我不能保证我说的是对的，但从语法上看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语

法分析目前还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但已经初见雏形，乔·克莱恩就是这么被发现的。”她说。

“乔·克莱恩？这名字怎么有点耳熟？”希斯问。

“还记得几年前的《原色》吗？”谢丽尔问。

希斯闭上眼睛思索。这本小说现在正躺在他家的书架上睡大觉呢。几年前不是有谁当作礼物送了他一本么？他现在不怎么读书，主要是没时间。

“啊，对，我记得。”他支支吾吾地说。

“你别装了。”谢丽尔取笑道，“是一位匿名作家影射1992年比尔·克林顿总统竞选的讽刺小说。”

这下希斯想起来了。《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美国白宫，所有人都想搞清楚写这本小说的无名氏到底是谁。小说的内容和克林顿竞选过程中发生的事件惊人相似，大家猜测一定是选举团队内部的人写的，或者至少是能接触到内部的人。

“对，我记起来了。有个瓦萨尔大学的英语教授推断作者是名记者。”希斯回忆道。

“就是乔·克莱恩。”谢丽尔一字一顿地说，“克莱恩极力否认，在媒体上痛批教授。那个教授的名字叫唐·福斯特¹，是个好人。”

“他还找出那个泰德·卡钦斯基²就是‘大学炸弹客’，对吧？”希斯问。

“就是他。他还找出了莱温斯基—特里普谈话纪要的作者。”谢丽尔说，“他的确有些本事。不管怎么说，他真的把文本认证变成了一门科学。他不是揣摩作者身份或心理状况，而是确认特定文件的真伪。”

“好吧。那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希斯问。

“我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在互联网上搜索，看看有没有类似这份邮件的写法。”谢丽尔回答。

“其他文件……”希斯说。

“……是我所必需的素材，等我做出心理画像，你就可以锁定目标了。”谢丽尔抢着帮他说完。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不会有结果的。你还有真正的工作要做，这会占用你太多的时间。”希斯说。

“我们就管它叫做培训机会吧。”谢丽尔说，“这么说会不会让你觉得更诱人一些？”

希斯注意到她口气中的不满。“怎么了？”他警觉地问。

“你似乎对继续追查下去不太感兴趣。”谢丽尔分析说。

“这是我的工作。我对我的工作非常感兴趣。”希斯说。

“放松些，混球！你还没做这份工作我就认识你了，记得吗？我知道你全身投入工作时是什么样子。但你现在不是，至少在这个案子上不是。有其他事让你分心了。鉴于我不认为菲尔·汤普森正面临严重的威胁，那这个‘其他事’一定跟你有关。我怀疑是跟这个案子有关。”

“它根本算不上是件案子。所以我不想在上面浪费太多时间。”希斯辩解道。

“它当然是件案子。这是犯罪，是侵害美国公民的犯罪行为。这完全在我们管辖范围之内。但这也不是让你分心的理由。”

“别再说了。”希斯警告她。

“你不喜欢这案子，是因为它跟失聪人群有关。”谢丽尔说。

电话里陷入沉默，他们谁都没再开口，似乎连呼吸声也消失了。过了一会儿，希斯认为她人已经离开了，结果听到电话另一头传来转动椅子的声音。她还在。

“你这么说不公平。”他终于开口了。

“不仅公平，而且还是实话。”她轻声说，口气却咄咄逼人。“你一直对失聪过于敏感。你觉得这个任务交给你，是因为你有听力障碍，而不是因为你是名优秀的调查员。”她说。

希斯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生闷气。她凭什么这样指责他？就因为
她有个心理学文凭，再加上他们上大学时约会过几次，她就觉得自己
集弗洛伊德和他母亲的身份于一身了。

“别摆出硬汉那一套，我们早就分手了，冷战对我不起作用。”又
过了令人尴尬的三十秒后，谢丽尔打破了沉默。

“我正在努力想词儿，不能无礼，不能粗鲁，而且还要够专
业。”他回答说。

“要花那么长时间想吗？”

“没错！”

“听着，我不想跟你吵架。我只是说，如果这是针对其他社会群体的
犯罪，你一定冲在最前面。就因为这起案件涉及失聪群体，你害怕
了。抱歉，我说错话了。你不是害怕，你是在逃避。”她急忙改口。

“难道你不知道原因吗？”他提高了声音，从他办公室旁经过的秘
书被吓了一跳。

“是的，我知道，”谢丽尔说，“但是请你记住，他们也是我们服务的
全体选民中的一部分。我知道你一直努力想成为一名特工。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你要抛弃失聪群体。他们需要你的支持，需要你对他们
所处世界的理解，当别人欺诈他们时，还需要你运用手中的法律武器
保护他们。特工的徽章意味着，你为听得见的美国人服务，也要为听
不见的美国人服务。”

希斯紧紧抿着嘴，谢丽尔的话一针见血，刺痛了他。沃尔特向他
保证过，这是个正常的任务。也许他需要好好反省一下。有没有什么
谢丽尔可以做的事？那种该死的尼日利亚电子邮件垃圾已经在互联网
肆虐了近十年。他能把那个利用此类邮件给失聪人群栽赃的家伙怎么
样呢？

也许不能怎么样。不过，谢丽尔关于要为所有人群服务的说法很
正确。不尝试的话，他永远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他一直急于摆脱这
件事，好赶快去做他自以为更像样的工作，比如菲尔·汤普森的安保
工作，所以对这个案子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还口口声声说什么平

等！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他对着话筒轻声说，“我希望你可以对写电子邮件的人做个心理画像，我会非常感激的。”

“我很高兴能略尽绵薄之力。”谢丽尔用同样友好又略带嘲讽的口气回答道。

西尔斯坐在办公桌旁，身后是一大张计算机打印的所有入室盗窃受害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分析图表。受害人之间无法辨识出任何关联，他们的年龄、种族和社会经济背景全都不同。

他们当中有蓝领工人以及专业人士。有些是单亲家庭，有的则是几代同堂。除了都是入室盗窃受害人之外，西尔斯从图表中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共同之处。作为执法人员，拿小小毛贼无可奈何，让西尔斯憋了一肚子火。

角落里的电视正在播放克利·比林斯对华盛顿特区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评论，看来这个话题已经不再是深夜脱口秀的笑话。比林斯称，作为美国的首都，一个为全国制定法律的地方，华盛顿不应该有如此居高不下的谋杀率。他向公众承诺，无论哪位候选人赢得党内提名，都将重塑党的核心价值并恢复法律和秩序。

达马托警官走到西尔斯的办公桌旁。

“嘿，麦克。”他说。

“嗯。”西尔斯嘴里答着，眼睛仍然盯着计算机分析图表。

“伙计，下次别再带联邦特工参加扑克之夜了。”

“为什么？”

“那家伙卷了我们所有人的钱！”

西尔斯把椅子转过来，面对着达马托说，“拉斯科？他几乎不会玩扑克牌！”

“他把我们全榨干了！”

“你在开玩笑吧！”

“那家伙走的时候，兜里揣着三百多块大洋！”

西尔斯把头转过去，避开达马托的目光偷乐。显然，希斯再次成功验证了他的“解读”方法。可真有他的。

“知道了。”西尔斯转身说道，“以后不带联邦特工玩。”

这时，他的手机响了，他抓起手机赶紧接通。

“西尔斯”。

“探长吗？这里是调度中心。有一个电话，你可能会感兴趣。”

“好的，接过来吧。”

“说吧，夫人。”调度员说。

“我是西尔斯探长。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

“是的，探长。我的名字叫玛丽安·威尔斯。我要带‘汉塞尔’去宠物美容师那里，可我联系不到他。”

“‘汉塞尔’，夫人？”

“是的，‘汉塞尔’，我的贵宾犬。上星期我带‘格蕾特’去过宠物美容师那里，可后来我一直找不到他。他的名字叫布伦特·乔丹，是尽善尽美宠物美容店的老板。”

“你给他打过电话，或者去过他店里吗？也许他们最近太忙了，就像我们这里一样忙，夫人。”

“稍等一下，探长。虽然我是个老太太，可我很清楚，我的脑子不糊涂。我打过几次电话，也给他留过言，可他没有回电。这很不正常。我还去过他的宠物美容店，这几天没开门，这同样很不正常。他把‘格蕾特’打扮得漂亮极了，我每次都是下一周带‘汉塞尔’去做美容。我担心他会发生什么意外。”

西尔斯向上翻了个白眼。这件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夫人，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试着再给他打个电话，看看会

不会刚好有人接。你有他的电话号码吗？”

“当然有。不过，布伦特是聋哑人，所以你必须使用TTD线路或让视频电话传译公司帮你接通。”

西尔斯不再翻白眼了，“你说什么，夫人？”

“他是个优秀的年轻人，靠自己一点点把美容店做起来，我是他多年的老主顾了。”

“夫人，你会手语吗？”西尔斯问。

“不会，我和布伦特不需要用手语沟通。他知道我的喜好，而且他很擅长读唇语。每次去他那里，我都把牙齿刷得干干净净，然后再擦上一遍口红。我们常常给对方发短信，是他教我的。科技实在太奇妙了！这小伙子真是不错。”

“我相信他人一定很不错，夫人。这样吧，我先去找家VRS公司，看有没有人能帮我们，然后我给你回电话。”

“太感谢你了，探长。”

“我记下你的电话号码好吗？”

西尔斯把号码写下来，在旁边做了标注提醒自己。这时，警察分队办公室的电话响了，达马托接了起来。

“西尔斯！”达马托喊道，“三号线，特勤局电话。”

“威尔斯女士，我必须接个电话。一旦有结果，我们会立刻通知你。”他把电话切到三号线。“西尔斯。”

“谢谢你昨晚丢下我就走了。”希斯·拉斯科说。

“你有什么好抱怨的？我听说你让他们输惨了。”

“本来你丢下我，我挺难过的，不过赢钱让我感觉好多了。扑克牌很有趣。为了报答你，这个星期我会送你个仆人听你使唤，给你当免费司机，帮你去洗衣店取衣服，什么活都行。”

“你是说真的？”西尔斯问。

“我很乐意让莱安那小子给我当仆人。但是，我不能让他整个星期在办公室围着我打转。我老板绝不会答应的。所以，我招待你了，好好享受七天专人伺候的日子吧。可别说我没给过你好处。”

“你就为这个打电话找我？”西尔斯问。

“其实不是。有件公事。我刚看完哈罗德·肯辛顿死亡当晚的报告。情况是这样，那天当值特工的记录中说，送‘冠军’回来的人不是定期给‘冠军’做美容的宠物美容师。”

“所以呢？”

“特工说送狗的家伙简直是个白痴。问他宠物美容师在哪里时，他装作没听见。”

“所以呢？”西尔斯谨慎地说，“有些宠物美容师是聋哑人。”

“聋哑人，肯定有，但不会不懂礼貌。这是在做生意，没什么特权好讲。这几年肯辛顿一直让那家店给狗做美容。”

“那个宠物美容师的名字不会刚好是叫布伦特·乔丹吧？”

“是的，就是他。你怎么知道？”

“‘汉塞尔’的妈妈刚刚打过电话，说他失踪了。”

“谁的妈妈刚刚报告他失踪来着？”希斯问。

“是谁不重要。她说，她给美容师留过几次信息，可他一直没回。”

“她是用什么方式留言的，固定电话、手机还是别的什么？”希斯问。

“你说‘别的什么’是什么意思？”西尔斯问。

“你最好查清楚。”希斯说。

西尔斯皱了皱眉头，“我会去找法官，然后让技术人员开工。”

西尔斯和希斯开着一辆没有标志的警车前往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他们把车停在路边一幢不起眼的屋子前面。莱安坐在汽车后座检

查着他的设备。

“就是这里。GPS坐标完全一致。”莱安说。

“你这拿的看着像电话又不是电话的到底是什么玩意儿？”西尔斯问。

“那玩意儿叫Sidekick，探长。是PDA，掌上型电脑，跟我的黑莓手机差不多。集合了手机、笔记本电脑、照相机和短信通讯器的功能。”莱安说。

“Sidekick在失聪人群中非常流行。”希斯说。

“为什么？”

“它是个完美的非语言通讯器。”希斯说。

“为什么？”西尔斯又问一次。

“手语的缺点是它的公开性。附近所有人都能看到你的谈话内容。Sidekick让你可以通过短信私下交谈。”

“为什么有人要用它？我还以为手语是聋哑人融入社会的最好方式呢？”西尔斯问。

“让他们融入社会，手语的确是最好的方式。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聋哑人愿意别人透过他们的手语交流窥探他们的私事。短信让他们保有隐私。就像聋哑人在窃窃私语，其他人无法看见或听见。”希斯说。

西尔斯看着前院的“房屋出售”牌子。

“好了，你怎么看？打电话约一下房屋中介？进里面去看看？”他问。

“算了吧，我不喜欢这个小区。”希斯说，“周围环境不好。”

他们两个走到房屋门口，偷眼往里面瞧，一个人影也没有。他们绕到房子后面，悄无声息地朝独立车库走去。这个车库可以停放两辆汽车，他们看见外面的灯还是亮着的。

“你觉得车库门是开着的吗？我们可以帮他们关上灯。”西尔斯建议。

希斯试着推了下门，门是锁上的。西尔斯用力把卷帘门拉开，一股浓烈的臭气扑面而来。站在他们几英尺外观察动静的里克特立刻把脸皱作一团。

“哇！到底是什么鬼东西？”莱安问。

希斯和西尔斯同时伸手指向路边。“回车上去请求支援。”西尔斯命令。

拉起一半的卷帘门里露出一辆本田雅阁的后身。

“你说撞上狗的是什么车来着？”希斯问。

“棕色的四门本田。”西尔斯一边挥手驱散臭气，一边说道，“我没看见地板有东西。你要先请吗？”

希斯掏出一块手帕垫在手上，打开司机一侧的车门，然后拉下后备箱的控制杆。后备箱弹开了，里面被一大块黑色篷布塞得满满的。西尔斯用随身小折刀小心翼翼地划开篷布，露出一个年轻男子的脸，死鱼般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我猜是布伦特·乔丹？”希斯问。

一阵狗叫声让希斯放下正在查看的尸体。他绕到车库的后面。

“探长，过来一下好吗？”他喊道。

西尔斯朝车库后面的角落走来。

“看着眼熟吗？”希斯问。

一根长长的链子锁着一条肮脏憔悴的白脸德国牧羊犬。

两个小时后，法医鉴证人员彻底搜索完所有地方——房屋、车库和后院。警察给房屋中介打过电话，又询问了周围的邻居，连水电费记录都没放过。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房子的每个角落都被仔细搜索过。

鉴证小组完成本田车内部和后备箱的取证工作后，汽车被拖车拖走了。指纹、DNA、纤维以及任何可能作为证据的东西全部被取走封装，送往犯罪实验室，最后汽车才被拖离车库。

西尔斯找来一名警犬训练员，让他提供一些跟身份不明动物打交道的必要专业知识。希斯希望能找到一位经验丰富的训练员，可以回答他几个问题。不过因为警犬训练员是第一次看到这条狗，他也无法给出准确的答案。

警犬训练员写调查报告时，希斯和西尔斯走到一旁。

“你觉得它会是‘冠军’吗？”西尔斯问。

“我不知道。但是，为什么应该把‘冠军’送回去的人死在汽车后备箱里，恰恰又是这辆车撞死了一条几乎一模一样的狗？”希斯问。

“房屋中介说，这套房子周围不应该有人。房子没再继续出售，他们把它租给了两个合租的书呆子，用作科技走廊的兄弟会。”西尔斯说。

杜勒斯科技走廊聚集了众多新成立的科技小公司，以及许多西海岸较大规模企业的办事处。

“我们在进一步调查前，需要确认它是不是‘冠军’。”

“肯辛顿在这里没有家人。唯一一个经常看见他的人也只是在屏幕上见到他。”希斯说，“而且她在生我的气。”

“我给她打电话。”西尔斯说。

阿灵顿动物收容所里，吉姆·斯凯尔顿正牵着狗沿一块狭窄的草地向前走，希斯和西尔斯则在不远处聊天。艾米走过来时，希斯抓紧“冠军”的皮带，西尔斯上前握住她的手。

“你好，艾米，谢谢你特意过来，而且这么快就赶来了。”他说。

“没关系。我不明白你要我做什么。你觉得它是‘冠军’吗？”艾米问。

“嗯，我们希望你能告诉我们答案。除了它的主人，你是唯一一个

经常看见它的人。”西尔斯说。

艾米很紧张，狗在皮带另一端不停地跳上跳下，弄得他们两个都感到焦虑不安。

“看起来它恢复得很快。”希斯说，狗一直想往前窜，他只好拼命站稳脚跟。

“它为什么需要恢复？”艾米问。

“它被拴在阿灵顿市一幢房子的后面。我们猜它这样被锁了好几天。”西尔斯说。

“从肯辛顿先生过世那天起吗？”她问。

狗不停地叫着想要挣脱，把皮带绷得直直的。艾米在一旁看得胆战心惊。

“可能是。我们也不确定。所以才打电话叫你过来。”西尔斯说。

“这让我感觉真的不太舒服。”艾米说。

“你在之前的证词里说过，那条狗看起来脏兮兮的，可它早上才从店里送回来。”西尔斯说。

“你不能跟宠物美容师谈谈吗？”艾米问。

西尔斯和希斯交换了一下眼神。“宠物美容师……现在不能配合我们的工作。”西尔斯说。

狗挣扎着要摆脱希斯。

“它看起来像是‘冠军’。体重什么的都对。我只是不太肯定。”艾米说。

皮带啪地一声断了，狗成功挣脱了希斯的控制。它扑向艾米，爪子击中她的前胸。艾米摔倒在地，狗踩在她身上。

“啊——！”艾米尖叫起来。

但艾米惊讶地发现，狗并没有攻击她，而是不停地舔她的脸和脖子，兴奋地摇着尾巴。艾米在地上踢着脚扭来扭去，强忍着不笑出声

来。“啊！别舔了！谁来帮帮我！我怕痒！快把它弄开！”她喊道。

希斯过来要把狗拉开，可它力气太大了，根本拉不走。狗兴奋得全身发抖。艾米用手飞快比划了几下，狗立刻坐了下来。

“怎么……它懂手语？”西尔斯脱口而出。

“我看到肯辛顿先生对它做过几个特别的手势。只有他们两个才用的手势。”

“啊哈！”西尔斯说。

“怎么了？”希斯问。

“没怎么。”

“别拿‘没怎么’搪塞我。到底怎么了？”希斯又问了一遍。

“真的没怎么。只是觉得跟我们在狙击手学校里学的东西很像。”西尔斯说。

“你当过狙击手？”艾米问。

“我曾经在海军陆战队服役。”西尔斯说，“海军陆战队员是世界上最棒的狙击手。他们两人一组，一个是观测手，一个是狙击手。观测手负责观察目标并为狙击手清除障碍物，狙击手负责扣动扳机消灭目标。”

“哇。他们也用手语吗？”艾米问。

“每一组都会使用一种只有他们两个才懂的特殊语言。”西尔斯说，“我之前没有想到这点。很有趣。”

“他们自己的语言？”希斯问。

“嗯，没错。所有的海军陆战队员都会学习基本手势，但狙击手训练课程挑战性更高。即便你看不见也必须进行交流，哪怕是完全黑暗的环境或在水下的时候。除了眼睛你还要靠感觉。我们的手势有‘等待’……”

他把大拇指和食指、中指合在一起。

“‘视野良好’。”他向上竖起大拇指。

“和‘开枪’。”他用拇指和食指比划成手枪。

希斯点了点头，“我们也使用手势，不过为了避免理解错误，我们的手势跟美国手语保持一致。就是每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停止（stop）的s，视野良好（clear）的c，开枪（fire）的f和等待（hold）的h。”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出每个字母。

西尔斯转头对希斯说，“我真该死。我们在一起工作这么久，竟然用的是完全不同的‘语言’。”

艾米挨着“冠军”坐在地上，抚摸着它的头说，“所以误解才是个大问题。没有人意识到存在理解错误，可等到出了问题一切都来不及了！”她说。

她起身站在他们旁边。

“如果它是‘冠军’的话，”艾米掸着身上的土问，“另一条狗又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正在尽快查清这件事。”西尔斯说。

希斯挥手叫吉姆·斯凯尔顿过来，把“冠军”断掉的皮带递给他。

“请你把它带走好吗？”希斯说，“就算老天想要来把它收走也不行。如果没有特勤局的许可，任何人不能靠近它。”

“怎么回事？”吉姆问。

“我们还不能确定。在我们查清楚之前，我想把它留在这里，由你来看管。”希斯说。他在一张名片背面草草写了几笔，然后交给吉姆，“背面是我的手机号。明白了吗？”

吉姆看了看名片，转身带“冠军”朝狗笼走去。

“要不要我们送你回家？”西尔斯问艾米。

“哦，不用了。我后半段是搭地铁过来的。”

“那我们至少可以送你去取车。”西尔斯说。

“好吧。”

西尔斯开车，艾米坐在前座，希斯自己在后排。希斯的黑莓手机开始振动，发出哔哔声。

西尔斯透过汽车后视镜看着他。“天哪！失聪群体的每个人都有那个该死的玩意儿吗？”他问。

“科技为失聪人群开启了全新的世界，探长。科技让几乎已经被忽略的失聪人群有了公平竞争的机会。”艾米说。

希斯在用黑莓手机发短信。“是我的老板。你说什么？”他按了几下按键，“不好意思。”

“没关系。”西尔斯说。他问艾米，“你也有这个东西？”

“没有。我只有一个普通手机。”

“让残疾人有了公平竞争机会的东西，你怎么没要一个？”

“我不会把失聪群体称作残疾人 的。”艾米说。

“你别见怪。”西尔斯对着后视镜说。

希斯看着黑莓手机，连头都没抬一下。

“我没见怪。”他回答。

“现在失聪人的情况跟几年前完全不同。现在失聪人面临的只有语言障碍，仅此而已。在美国有很多人不会说英语，可也没人认为他们是残疾人。”她说。

“我明白你的意思。”西尔斯说，“那他们是什么呢？”

“我们是亚文化。”希斯说着收起黑莓手机。

“你真当吗？这是你的定义？”西尔斯问。

希斯点点头，“听起来不太吸引人，不过很准确。现在有很多亚文化，探长。你应该知道的。你也属于其中一种。”希斯说。

“我吗？”西尔斯问。

“你刚才说，你是海军陆战队员？”

“没错。”

“作为海军陆战队员，难道不是一种亚文化吗？”希斯问。

“我从来没想过。”

“如果你穿着海军陆战队T恤在酒吧喝酒，我上去揍了你一拳，结果会怎样？”

西尔斯点点头，“酒吧里所有留着锅盖头的海军陆战队大兵都会扑向你。”

“真的吗？”艾米问。

“毫不犹豫。毫无疑问。”西尔斯向她保证。

“你们是密不可分的群体，彼此就像兄弟。”希斯说。

“是的。得罪我们一个，就等于得罪全体。”西尔斯说着把车停在全手语视频传译服务公司的停车场。

¹ 唐纳德·韦恩·福斯特是纽约瓦萨大学的英语教授。他通过[文本分析](#)鉴定莎士比亚作品的真伪。他还将这些技术用于找出当代高知名度文学作品的匿名作家。——译者注

² 美国数学家、罪犯。绰号“大学炸弹客”。1978年至1995年，他为了对抗现代科技在全国四处邮寄和放置炸弹，造成3死23伤。——译者注

第十一章

西尔斯仔细阅读着布伦特·乔丹命案的犯罪现场报告。DNA的分析结果两周后才会出来。从汽车里提取的纤维物的分析结果要更久，因为里面的狗毛太多了。不过指纹比对有了结果。

汽车里有两组明显不同的指纹。从指纹大小来看，汽车后座的指纹应是小孩留下的。这并不奇怪，汽车的主人萨莉·里德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她的这辆本田车六天前在市中心的一个立体停车场被盗。但在前排座椅上发现的指纹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技术人员在汽车前排也发现了两组指纹，他们将指纹送到犯罪实验室的IT部门，让他们看看是否能够匹配任何记录在案的人员。西尔斯现在能做的就只有等待，可他不喜欢干坐着等结果。他需要一个精确的事件时间表。布伦特·乔丹是什么时间死亡的？本田车在车库停放了多久？他没办法早点儿拿到鉴证结果，但可以先列出个时间表，这就需要找莱安·里克特帮忙。

十五分钟后莱安终于不紧不慢地晃了进来。“你能帮我搞定它吗？”西尔斯问。

莱安呼噜呼噜喝着奶昔，一屁股坐在工作台前面。他没有回答西尔斯的问题，而是拿起布伦特·乔丹的Sidekick，煞有介事地拧开背面的小螺丝。他摇了摇头。

“你怀疑我的能力，我很不开心。”莱安假装生气地说，“我告诉过你，我能搞定。别老在旁边盯着我干活。”

“嘿，怎么啦？打赌输了还是怎么啦？”西尔斯挖苦道。

他继续看着这个年轻人忙碌。几分钟后莱安取下Sidekick的塑料外壳，接上两根电线，连接到他的笔记本电脑。他按下一个按键，过了一会儿，布伦特·乔丹的短信记录日志出现在莱安的电脑上。

“稍等一下。”莱安按下工作台上一个按钮。西尔斯旁边一个32英寸的电脑显示器亮了起来。“这对你的老眼昏花应该有帮助。”

西尔斯瞪了莱安一眼，不太情愿地戴上他的眼镜。他看着满屏幕乱飞的光标问道：“这上面是怎么回事？”

“重要的事要先做，探长。”里克特回答。他拿出一个闪存盘，然后把Sidekick存储器里的内容复制到闪存盘上。他把闪存盘递给西尔斯，又拿出一个闪存盘，重复了一遍刚才的动作。“收好了，以防万一出现什么问题。”莱安说。

“你这么说我怎么反而更不安心了呢。”西尔斯说。

“小心无大错。我要让别人一点儿错也挑不出来。我可不想日后在法庭上被人说篡改数据。”莱安说。

“人都已经死了。你有什么好担心的？”西尔斯问。

“死人不会泄密。”莱安说，“可死人的电子产品什么都会说。我们先从他去过的地方开始。”

莱安轻轻点击了一下，然后在掌上型电脑的GPS记录上移动着光标。“这是Sidekick记录的他死亡前24小时内去过的所有地方。”

西尔斯看着电脑将Sidekick中的数据记录绘制出来。显示器屏幕一角的小时钟不停地运行，围绕乔治城地区的一条连续不断的行动轨迹渐渐绘制成形。

“要知道这是掌上型电脑，没办法显示出乔丹先生去过的每一个地方。因为人们会把它放在家里、车上，任何你想得到的地方。”莱安提醒西尔斯，“但起码能给你的调查行动一个切入点。”

西尔斯翻开笔记本，“如果我告诉你地址，你能在地图上标记出来吗？这样我就知道他的相关位置了。”

“当然可以。”莱安回答说，“你需要整条路线的时间表吗？”他又敲击了几下键盘，屏幕上出现很多数字。每小时的起始点和结束点沿着Sidekick给出的行动轨迹标记出来。

“好啊，实在太棒了。真是个好主意。”

西尔斯念出几个地址。乔丹的家，他的宠物美容店，他父母的住处，最后是发现他尸体的空房子。莱安在地图上每个地址旁边添加了

一个红色图钉标志。

“所以，在我们发现他之前，他已经在那里呆了三天半了。”西尔斯边看边说。

莱安看着即时生成的分析结果。Sidekick是三天前的晚上10点42分到达空房子的，而西尔斯、希斯和他在第二天下午2点45分才开车到达案发现场。

“是的，应该不会错。也许凶手借着夜色的掩护把车开进去的。”莱安说。

西尔斯向后靠在椅背上。选在晚上十点以后抛车弃尸是个聪明的做法。那时天色已晚，但是又没晚到会让大家注意到一辆汽车的动静，而隔着窗户张望。周围的邻居不是在聚精会神地看电视，就是正在刷牙，准备上床睡觉。不管是哪种情况，都不会有人留意到一辆汽车驶入一幢空房子的车道。非常聪明。

“把它打印出来。”西尔斯粗声粗气地说。他心里暗自叹服如今的技术发展还有莱安的本事，这小子说不定还真能派上点大用场。“你还能找到什么？”

“让我看看。”莱安关闭地图，返回Sidekick的内部主菜单。“短信怎么样？肯定能从里面发现什么。”

他把布伦特·乔丹最后一天接收和发送的短信全部调取出来。

布伦特·乔丹的朋友给他发来很多私人信息。他的母亲发来三条，父亲发来一条。他跟一个人交换了很多条关于参加聋哑人咖啡俱乐部的短信。他预约了下周去理发，还发邮件给旅行社，讨论下个月的度假旅游安排。

“一点不像一个准备迎接死亡的人，对不对？”西尔斯一语道破。人的生命似乎总是在最美好的时刻戛然而止。

“嗯，看这个，探长。”正感慨人生无常的西尔斯被莱安拉回现实，他的目光重新回到显示器屏幕上。

“看什么？”西尔斯不快地问。

“哈罗德·肯辛顿发的短信！‘你能过来接冠军吗？它身上臭死了，不知道怎么弄的。你过来时我不在的话，我会给你留后门’。”莱安读着短信，“留后门？这个人不是受到特勤局保护的吗？”

“没有，不算是。他愿意的话，完全可以不锁后门，即便这么做有些不妥。”

“真的假的。”莱安哼了一声，“我可不喜欢留着哪里不上锁，外面到处都是疯子。”

西尔斯想起弗兰克·斯图拉顿。他家的门倒是上了锁，还不是被偷了。这世道实在不公平，好人总没好报。他必须想办法查出剑和奖章的下落。莱安在互联网上的搜索虽然挺有趣，却没有任何实际帮助。在犯罪记录数据库里搜索也同样毫无头绪。西尔斯的直觉告诉他，这不是一起临时起意的盗窃案。有人在暗中谋划什么，可他就是查不出来，真是想起来就火大。

“对了，我也能破解哈罗德·肯辛顿的掌上电脑。”莱安提议。

“你说什么？”西尔斯还没回过神来。

“我们可以查看一下肯辛顿的掌上电脑。也许能搞清楚他到底出了什么事。”

西尔斯仔细想了想。获得法官的准许并不难，可他们能有什么收获呢？肯辛顿当然不会发短信给他的狗。既然他们已经知道是狗咬死的肯辛顿，又有什么理由去侵犯肯辛顿的隐私呢？他想了一会儿，拿起电话拨了个号码。

“美国特勤局。”一个声音答道。

“请找希斯·拉斯科。”西尔斯说。

“我就是。”

“我是麦克·西尔斯。听着，我不知道查看哈罗德·肯辛顿的掌上电脑会不会有收获。你们不是一直说，Sidekick是连接失聪人群和听力正常人群的重要工具。我在想，里面说不定有什么东西，能提供些线索。”西尔斯说。

“会有什么结果呢？”希斯说，“我们知道肯辛顿出了什么事。我觉得特勤局不会同意的。事实上，我们的特工也给肯辛顿的掌上电脑发送过短信，而且绝对是不能对外公开的内容。”希思说。

“我怎么觉着有种政治黑幕的味道。”西尔斯说，“你确定你不是在为他的某个红颜知己打掩护？”

“随便你怎么猜。我们是做安保工作的。不过，抱歉让你失望了。据我所知，自从他的妻子过世后，政治是他唯一的情人。”

“问还是要问的嘛。”西尔斯说。

“谈到掌上电脑，里面的短信功能对我们非常重要，尤其是能让肯辛顿这种啰嗦个没完的人能够遵守时间表。我们的安保工作也会更容易进行，比如安排车辆到位、封锁街道、隔离人群等等。”希斯说，“短信中有一些涉及安保工作的内容，高层的人不会希望泄露出去的。他们甚至有可能借机扣留。”

西尔斯思索了片刻。现在他最不希望的就是再让媒体抓到把柄盯着警察局不放。“会不会有人把这件事当作一起政治事件？认为我们想要破坏或者帮助菲尔·汤普森的竞选活动。”

“有道理。”希斯说，“一旦你下载了里面的内容，整件事情就会成为公开记录，所有政府机构全都可以查看。是的，我敢肯定，短信中一定有关于竞选策略的内容。也许不会是完整的计划，但我敢打赌，肯定有一些用得上的小花絮。”

西尔斯摇了摇头，看来这条路绝对走不通了。他可不想卷进什么政治事件，甚至都有点后悔打这个电话。

“帮我个忙好吗？也算让我的日子能好过点儿。”西尔斯说，“明天做一份机构间备忘录，要求销毁肯辛顿的掌上电脑。透过内部安全渠道，这样就不会对外披露。既然你提出来了，我现在宁愿没有这个该死的玩意儿。”

“没问题。”希斯说，“明天就要举行葬礼了。到时候我可以说，我们突然想到这可能涉及安全问题。小事一桩。”

“谢谢。”西尔斯问，“你要去参加葬礼吗？”

“是的。我和菲尔·汤普森的家人一起过去。我在他的竞选先遣团队，不负责安保工作。不过我会和他一起坐车回去，有些事情要处理。到时候我会跟他提一下，说我们打算销毁肯辛顿的掌上电脑，让他知道一下。”

“谢谢。”西尔斯再次道谢。

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入口处庄严肃穆，似乎在向那些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先辈们默哀致敬。这里是国家最后一次向为自己尽忠职守的国民表达谢意的地方。石柱、花岗石板、大理石地板，公墓的每个细节都体现出对逝者的崇敬，而葬礼过程更是如此。

哈罗德·肯辛顿的葬礼在杜邦环岛附近的圣奥古斯丁天主教堂举行。然后灵车一行会缓缓穿过华盛顿市中心，在白宫前面特意绕一下再左转驶向波托马克河上的阿灵顿纪念大桥。

艾米看到送葬人群中许多政治家的面孔，这并不意外。哈罗德·肯辛顿长期活跃于华盛顿的政坛，他曾经帮助许多政治新星在权力的舞台上站稳脚跟。参议员丽贝卡·梅哈菲、温迪·鲍威尔和卡罗尔·吕弗勒，他们当初踏上政坛全靠肯辛顿的大力扶植，今天全部来到他的葬礼现场。

白宫办公厅主任达雷尔·沃尔夫和众议院议长斯蒂芬·克拉克也来了。艾米认出国务院、五角大楼和国家情报委员会的几位高级官员，都是经常在电视上露面的人物。另外还有些艾米见过的人，但他们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她隐约可以想起其中几个人的名字，不过也只记得他们姓什么。

那个努力用头发遮住秃顶的矮个子男人是安东尼。她最近帮他处理过抵押贷款的事，虽然他三年前就申请了破产。坐在艾米前面两排位置的是西尔维亚，她正亲密地依偎在丈夫怀里，可她丈夫五年前就跟一个同事有婚外情。他们身后是达斯汀，一个永远追不到女人的可怜人，常常在第一次约会之后就没了下文。艾米环顾着周围的人群，又认出一些来自当地失聪群体的面孔。

墓地旁边参加安葬仪式的人群起了一阵小骚动，艾米看见菲尔·汤普森和妻子在几个特工的保护下来到现场，希斯·拉斯科跟在他旁边。艾米把头转开了。

“艾米。”有人在她身后轻声叫她。

艾米转过身，看见丹·班度切克坐在她后面。

“班度切克先生。很高兴又见到你。”她说。

“叫我丹吧。你能来真是太好了。其实你不用特意过来。”

“我觉得我应该来。我看着他出事的，要是我当时能帮帮他就好了。”

“别说这种话。”他轻声说，“当时没人能阻止那件事。很遗憾你看到那么可怕的一幕。”

“谢谢。我也很遗憾。”

“你最近在忙什么？”班度切克问。

艾米飞快地偷瞄了一眼希斯，“哦，努力让我的生活恢复正常。”

班度切克注意到她目光投射的方向。他眯起眼睛，迎着午后的阳光打量着希斯。“我认识他吗？”他问，“他看起来有些面熟。”

“他叫希斯·拉斯科，是特勤局的特工。他那天来过全手语公司，就是肯辛顿先生……嗯……你知道的……”她的声音越来越低。

“哦，对了。他来的时候我刚好离开。为什么特勤局的人会来调查？”

“希斯有听力障碍。我猜他们认为他会对调查有帮助。”

丹点了点头，“他有帮助吗？”

“没有太大帮助。我本来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些线索，结果什么也没有。”

“线索？什么的线索？”

“哦，有几件事我想搞清楚。我总觉得肯辛顿先生死得有些蹊跷，

可我又说不出哪里不对。”

“你究竟在怀疑什么？”班度切克问。

“我觉得有人占他便宜。”艾米说，“我觉得有人在利用他。”

班度切克轻声笑了，“哈罗德非常聪明，他知道怎么保护好自己。”

“是‘冠军’。”艾米说，“出事那天它看起来真的很糟糕。有哪个宠物美容师会把它打扮成那样？”她问。

“哈罗德一直很忙。也许他没时间常常遛狗，也没留意‘冠军’的饮食和护理。”班度切克说。

“这些理由恰恰说明他需要用到宠物美容师和养狗场。”艾米反驳道，“他会更需要那些人帮忙，而不是相反的情况。随着竞选活动的升温，他常常要熬到深夜，还要四处奔波。他应该知道自己没办法好好照顾‘冠军’。所以我认为，宠物美容师可能在骗他。”

“真的吗？”班度切克问。艾米突然变得咄咄逼人的口气让他颇感兴趣，“你建议我们要怎么做呢？”

“嗯，问题就在这里。”艾米沮丧地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做。这只是我的猜测。我本希望希斯可以帮我解开谜团。”

“你告诉他你看见什么了？”班度切克问。

“没有！他只是告诉我一些他们调查时使用的技巧。我觉得，作为唯一的目击证人，查清事情的真相对谁都没坏处。”

班度切克向后靠在椅子上，“查得怎么样了？”

她沉吟了一会儿才说，“不太顺利。但我会靠自己查清一切的。”

“听上去你很有决心。”

“我的确有决心。”她的声音明显提高了，“我一定会找出答案。我想知道这条狗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宠物美容师送它回来后就变成凶神恶煞一般。‘冠军’袭击肯辛顿先生之前，他才刚见到它。我必须知道原因。”

她已经下定决心，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她都会一查到底。

“哦，我要再说一次，今天你能来实在是太好了。”他说。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艾米回答。

安葬仪式进入尾声，他们两个没再说话。肯辛顿的儿女站在棺材旁边，几个人走过去跟他们讲话。艾米起身离开，不想看着棺材被缓缓放进墓穴。她朝自己的车子走去，希斯离开安保小组朝她走过来。

“听着，”他说，“那天的事。我希望你不要觉得我有什么企图。我没有。”

“我知道，我知道，是我反应过度。我最近老是这样。”艾米说。

“嗯，也许是有原因的。”

“我不知道。我只是有些累，很容易发火，然后更累了。”

“你这两周过得不容易。”

艾米回头望去，最后一位向哈罗德·肯辛顿致哀的人已经走到一旁，好让肯辛顿的家人能静静地默哀。

“有些人过得更不容易。”她说。

“是啊，我明白你的意思。”希斯说。特勤局的安保人员开始护送菲尔·汤普森一家乘车离开。“听着，我得走了。希望你很快会好起来。”说完他转身离开。

艾米恋恋不舍地望着他离去的背影。

“我也是。”她轻声说。

“这简直就是狗屁！”

查克有些口不择言了。上大学时他可从来没说过重话，艾米还从没见过他发这么大的火。

“你觉得我能做什么呢？”艾米问，“我能做的就是电话内容翻译过来。”

“你必须明白，我的一些客户不大会打理自己的财产。所以他们才让我来管理。”他说，“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写这样一张支票给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

“再跟我讲一遍吧。”艾米说。

于是查克从头开始讲起。他的客户收到一封从尼日利亚发来的电子邮件，说一个银行账户里有一些钱，一千八百万美元。据说这个银行账户的所有人已经死亡，又没有直系亲属或者律师委托书，所以只要申请，任何人都可以获得这笔钱。发电子邮件的人称，查克的客户只需要支付一小笔费用，他/她就能代表这个客户取得这笔钱，但必须预先支付费用，要用来交税之类的。于是查克的客户就往开曼群岛的一家银行汇了五万美元。

这个客户什么都没跟查克说，是查克每季度查看银行记录时发现了报表中的这项支出，询问客户后才知道。

“不用担心。”接到查克的电话时他的客户说。他相信之前联系过的那家公司一定会给他回信。他给他们打过电话，而且是同公司的执行合伙人直接通话——由全手语视频传译服务公司转接。

“我没有接过那通电话。”艾米肯定地说，“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即便是通过公司转接的我也不会觉得惊讶。只要通话双方的一方在美国，我们会转接。”

“他们骗走了这个人的钱！”查克喊道，“你们明知道有人在诈骗，难道就不能阻止吗？”

“不，我们不能！别对我吼！”艾米坚持道。

“我没有吼。”查克又喊了一声才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你知道这个骗局，八百年前就有了。可我的客户上了年纪，对互联网一窍不通。他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他靠固定收入生活，以为这次下半辈子可以不愁吃穿了。可恰恰相反，他赔了一大笔钱！”

“我知道。我跟你一样厌恶这种事。”艾米说。

“我甚至还给特勤局打过电话。”查克说，“跟他们本地办公室的一

个人讲了这件事。他说，他已经在着手处理类似案件。有个来自失聪群体的家伙反映过这种事。他目前正在调查。”

艾米的眼睛亮了起来。“他不会碰巧叫拉斯科吧？”她问道。

“对，就是他。希斯·拉斯科。你认识他吗？他办事能力还行吧？”查克问。

“嗯，他人很聪明。”艾米说。

查克的表情一下子变了。“呦！呦！怎么回事？”他突然笑了起来。

“什么怎么回事？”

“别假装我们像是在谈论天气。我问他办事能力怎么样，你就两眼放光，说他很聪明。你有事瞒着我。”

“随便你怎么说。”

“你还瞒着我！说吧！告诉我！你怎么会认识一个特勤局的特工的？”查克紧追不舍。

“我就是那个反映欺诈事件的人。”艾米小心拿捏着措辞，“我帮一个人转接了一通欺诈电话。我讨厌这种事。”

“所以，你……？”

“所以，我开始在一些消费者网站和聊天室发布信息。”

“我在任何网站都没见过你的名字，无论是失聪人网站还是其他网站。”

她迟疑了一下，“我是用杰夫的帐户登录的。”

查克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

“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只是喜欢用他的账户，这样就不会有人知道发帖的是个女人。”

“他们以为你是杰夫。”查克说。

“不是。他的帐户名是个名字，但不是他的名字。呃，不只是他的

名字。”她说。

“什么意思？”查克问。

“他为我们全家创建了一个帐户。JACK/3——杰夫、艾米和西莉亚·凯伦/我们三个人。他觉得这样很酷，参加巡回赛时让家人和朋友随时了解我们的动态，比如我们旅游中的见闻，住宿的酒店环境之类的。就像是一次冒险旅程，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

查克沉吟了片刻，“听起来像是他会做的事。”他轻声说，“那特勤局又怎么会牵扯进来？”

“我和拉斯科特工是因为……”她犹豫了一下，不想再重温整个事件，“工作上的事认识的。他人很好。我们聊过几次。他上周在聋哑人咖啡俱乐部做了次演讲。”

“所以，你最后还是去参加聚会了。”查克说。

谈到希斯时艾米本来一直神采飞扬，现在却变得神情暗淡。

“喂！出了什么事？”查克问，“就像有片乌云突然飘到你头顶似的。”

艾米眨了眨眼睛，感觉很别扭。查克是杰夫最好的朋友，而杰夫一直就想有个查克这样的哥哥。他是独生子，先天失聪更让他倍感孤独。其他孩子都躲着他，他说话声音奇怪，又不能很好地交流。杰夫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成长过程。直到有一天，杰夫遇到了外向开朗的棒球球员查克，只要有人欺负杰夫，查克立刻冲上去跟人拼命。

艾米知道他们兄弟情深，虽然杰夫已经去世一周年，查克依然把他当作自己最亲密的朋友。现在坐在这里跟查克谈论另一个男人，她不喜欢这种感觉。

“你怎么突然不说话了。”查克看着她说，“这通常意味着你想到了杰夫。让我猜猜看，你不想让我知道你对别的男人感兴趣。”

“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对他感兴趣。”

“他很有魅力吗？”

艾米没有回答。

“看来是了。”查克说，“如果他长得惨不忍睹，你就不会犹豫了。”

“你真不厚道。”艾米不满地说，“这对我来说很难。”

“艾米，我知道杰夫走了。他已经走了整整一年，我也必须让自己接受这个事实。我知道有一天你会遇上别人，那也没关系。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没有人能够取代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希望你永远一个人，不再寻找其他伴侣。你还年轻，人又漂亮，你会让另一个男人感到无比幸福的。”

艾米大为惊讶，这些话她自己都没好好想过，更何况跟别人谈起。“其他伴侣”。除了杰夫以外的人。之前她一个人独自熬过了那么多漫长的夜晚，却从来没动过这个念头。可最近即便西莉亚没有半夜跑来跑去，她也好几个晚上辗转难眠。

西莉亚，这倒让她想起一件事。

“对了，不是说我不喜欢听你分析我有限的社交生活，你倒是提醒了我，我有件事想问问你。”

“不要转移话题。”查克说。

“我是认真的。我很愿意告诉你希斯的事，不过我要先问你另外一件事。我想动用一小笔钱，想听听你的看法。”

“干什么用？”

“我想买一套室内报警系统。”

“为什么？你怕有人会入室盗窃吗？我留意到最近有很多入室盗窃的报道。”

艾米眼前闪过麦克·西尔斯的身影，想了一下，决定还是不要告诉查克。因为这会让查克问更多她无法回答的问题。

“不是，其实是因为西莉亚。她总是半夜起来，半梦半醒地在屋子里走动。我想装一个报警系统，万一她从家里出去时能够叫醒我。”

“我觉得，如果我是你，我会再好好考虑一下。”

“为什么？”她问。

“警察会对假警报收费的。假如西莉亚一开门警察就出警，那你可能要破费一大笔钱喽。”

“好极了。”艾米抱怨道。

“不过，我倒是有个建议，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什么建议？”

“我可以看下你的手机吗？”查克问。

艾米把手机递给他。

“你的手机有拍照功能。你可以从网上下载一个叫‘手机间谍’的程序。它能把你的手机变成一个微型运动感应器和报警器。”

“不会吧。”艾米说。

“功能非常强大，我自己也装了一个。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下载。”

“当然愿意。”艾米点了点头。

查克摆弄了几下艾米的手机，然后连接到他的电脑上，找到程序后他下载到手机上。他一边下载一边问艾米，“好了。你想让它怎么做？有状况时给你发短信、响铃还是打电话？你床头有电话吗？”

“有。”

“我把它设置成拨打家里的固定电话叫醒你。”

他设置好后把手机还给艾米。

“实在太酷了。谢谢！”艾米说。

查克整理好桌上的文件，又把其他东西清理干净。

“我们的正事忙完了，你要给我老实交代特勤局那个家伙的事，你都对我隐瞒了什么？”查克问。

“我只是觉得特工应该保留些神秘感。”艾米开玩笑地说。

“从现在开始一个字都不能隐瞒，”查克说，“我想知道他对你打什么主意。”

查克的反应让艾米松了口气。她喜欢他们这样说说笑笑。她最近很少开怀大笑，很怀念过去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

“高中舞会前我会带他来见你和妈妈的。”她开玩笑地说，“我保证十点以前一定回来。”

“九点以前。”查克说，“手铐什么的都由我保管。别动什么色念头！”

他们没有坐摇椅，而是坐在会议桌旁。自从到布朗医生的办公室进行心理治疗以来，艾米这次感觉最放松。他们这样坐着很像是同事，没有去年那种典型的病人和治疗师的感觉。她现在已经习惯跟他分享自己生活中的变化，几乎有些迫不及待了。

“很抱歉，我不得不变更我们固定的诊疗时间。”布朗医生开口了，“谢谢你的配合。”

“没关系。”艾米说，“一切都还好吗？”

“我家里的办公室被盗了，有些资料损坏了，有些不见了。简直一团糟，还没清理完。”

“你家被盗了？”艾米问，“我最近在报纸上老是看到入室盗窃的报道。”

“是啊。我的文件柜全被掀翻了，公文包不见了。你简直想象不到，连摇椅的垫布都被划开了。”

“为什么会有人闯入你的办公室行窃呢？”艾米问。

“真是件倒霉事，对不对？不过，不说我的事了。我们继续谈艾米的事吧。我的笔记现在不完整，凯特正在努力把所有人的资料整理归档。你说，你去参加了哈罗德·肯辛顿的葬礼。”

“是的。”

“杰夫过世后，这也是你第一次参加葬礼吧？”他问。

“是的。”

“你感觉怎么样？”

“还好。我觉得只是让我想起杰夫。”

“肯定会有的。你怎么应对的呢？”

“我还好吧。我感到内疚，因为那时我不是特别想念杰夫。”

“为什么？”

“因为是去参加葬礼，也因为那个人也在那里。”

“那个特勤局特工吗？”他从笔记上抬起头。

“是的。”

“所以，你们两个人在交往？太好了！”

“不，这并不好。而且，我们没有交往。其实，前几天我们还吵了一次。”

“你们为什么争吵？”

“我觉得他在审问我。”

“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布朗靠得近了些。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可以相信谁。”

“我懂了。我们以后再谈这个，我想先谈点儿别的。西莉亚好吗？”

“上帝啊！”艾米看着天花板说，“她简直要了我的命！”

“她信任你吗？”

“这算个什么问题？”

“合理的问题。答案是什么？”

“大概吧。”

“你不确定吗？”

“为什么她会不信任我呢？”艾米问。

“从你那时特殊的工作生活状况来看，西莉亚可能和她的父亲格外亲密，是不是这样？”

“是的。我想是吧。”

“我的问题是，你对她是一种什么感情？”

“我爱我的女儿。”艾米坚定地说。

“这点我毫无疑问。但我要问的是，你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布朗问。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艾米的语气有些抵触。

“如果没有西莉亚的话，你现在会做什么？你会继续从事目前的职业还是去做原来的工作？”

艾米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甚至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听明白了问题。她尴尬地停顿了很久才抬起头看着他。

“我会去做原来的工作。”

“你会因为西莉亚打乱你的规划怨恨她吗？”

“不！当然不会！”

“西莉亚的存在中断了你的职业规划，你确定这不会对你产生很大的影响吗？”

艾米的嘴唇在颤抖，“你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她晚上会四处找杰夫？”

“我认为，你必须接受，你生命的那个阶段已经结束。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非常艰难的转变过程。再也没有抛头露面的机会，再也没有高声尖叫的粉丝。”

“我们从来没有过这些。”艾米说。

“我知道。我在想，这会不会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放弃这些会非常

艰难，而眼看就要到手的名利又溜走，会让放弃这些变得更加艰难。”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说，“近几年来高尔夫球发展很快，现在已经成为主流，你们有机会获得大笔资金的赞助。你肯定想过这些。”

艾米的头垂了下来。她当然想过这些。有很多个夜晚，她和杰夫共同规划着他们的未来。虽然他们都很喜欢高尔夫球运动，但也觉得，如果不利用现有的机会大赚一笔实在太傻了。她总是想到，巡回赛时接触到的各种人和摆在他们面前的各种商机。他们本可以拥有许多机会，直到那个阴云密布的夜晚，他出门去练球，他们的命运就此改变。之后一切都化为泡影。

“我必须怎么做？”艾米轻声问。

“你必须解决你的信任问题。至少从典型意义上讲，我认为失去亲人不是你真正的问题。”

“那什么才是呢？”

“西莉亚必须能够信任你，要让她相信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会陪在她身边。多花一点时间。总有一天，她害怕时不会喊别人，只会喊你。”

第十二章

第二天在全手语公司，艾米努力让自己回复到正常工作状态。这时，她的线上接进一个电话。

“感谢致电全手语视频传译服务。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她问道。

突然，一个男人的胸脯和肚子填满了屏幕，然后，那个男人慢慢向后退，在椅子上坐了下来。艾米顿时泄了气，这人正是塞米·克拉克。

“真倒霉。”她暗暗想道，“怎么我老是摊上他呢？”

“我现在把号码发过去。”他倒是干脆。

艾米在键盘上按了一下，拨通了电话。

“有段时间没看到你了。最近没上班？”塞米问。

“我请了几天假。”她冷冷地答道。

“度假去了？”

“不是。”

“生病啦？”

“差不多吧。”艾米说。她耳机里传来一阵忙音，“你要打的电话占线。你想过一会儿再打过来吗？”

“不，你能再试一次吗？他们应该在等我的电话。”他回答道。

“稍等。”

电话那头再次传来忙音。

“还是占线。如果我们无法接通的话，我得接下一位客人的电话了。”

“请你再试一次好吗？这个电话很重要。”塞米恳求道。

艾米又按了一下按键。她上次为他传译的电话让她一直耿耿于

怀，她忍不住想问问这次他又想干什么。不管缄默法则怎么说，不管公司或是FCC有什么规定，她必须要问问。

“什么事那么重要？”

“什么？”塞米回答道。

“你要打的电话。什么事那么重要，你非得现在打？”她重复了一遍。

塞米低下头看着左侧地板，艾米愣了一下。

“哦，啊，是公事。我自己开了家公司。”他用手语说道，“叫蠢大地数据系统。”

艾米迟疑了一下。蠢大地数据系统？这是什么鬼名字？他是想说春田数据系统吧？怎么会有人搞错自己公司的名字？失聪人很少会拼错他们的个人信息。他们的姓名、地址、电子邮件地址，当然还有他们自己公司的名称，应该毫不费力地从他们的指尖流转出来。可能他的公司名字拼法比较特殊吧。艾米不想问他，免得再忍受一次不必要的对话，因此趁他们等电话接通的空档，她在电脑上用谷歌搜索那个公司名。

忙音还没停的时候，谷歌已经显示出搜索结果。艾米点击了一下本地华盛顿特区商业周刊的链接。春田数据系统公司早已不复存在。旧金山的数据井公司收购了春田数据系统。春田在当地的办公室已于两个月前关闭。

艾米想起他回答问题之前眼睛瞥向左下方的动作。他在撒谎吗？但他到底为什么要撒谎说自己开了家公司？他为什么想要告诉她？

“对方还是占线。”她看着电脑屏幕说，“你确定还要再试一次吗？”

“是的，麻烦你了。再试一次吧。”

艾米一边浏览着网上的文章一边点了点头。帕拉特·米克尔，来自巴基斯坦，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曾将早期创立的三家公司全部出售，是春田数据系统公司的老板。目前住在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

“你喜欢这份工作吗？”塞米打断了她的思绪。

“是的，大部分时候。”艾米心不在焉地答道。

“很新鲜刺激吗？”

“不是的。我还是喜欢平静安逸的生活。”

塞米点了点头。

帕拉特有三个小孩，已经成立了另一家新公司。报道上说，他钟爱信息技术产业，希望在几年内同样能把这家公司卖出去，这样就可以再向乔治城大学附属医院捐出一大笔钱。他之前卖出自己的其他几家公司时，已经向医院捐出了总共五百万美金。帕拉特第二个儿子出生时早产，是乔治城大学附属医院救了孩子的命，从那以后，帕拉特一直在公开场合表达对该医院儿科的支持。

塞米在撒谎！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是不是也对别人撒谎，说春田公司是他的？他假装自己有一家公司，是不是为了骗别人的钱？艾米想起了迈克尔婚礼用品店，一个使用视频传译服务的诈骗电话给他们带来了多大的损失啊。黛安·斯缪顿是怎么说的来着？一个诈骗电话就让他们损失了两三个月的营业额？

艾米看向屏幕，塞米正等着电话接通。哈罗德·肯辛顿被害那天，希斯说了什么来着？他和西尔斯探长要抓的坏人类型不同，他会想办法出其不意，迫使他们犯错，或许她也应该试试这招。

塞米显然已经准备好了一套精巧的谎言。他说起春田公司时显然有备而来，尽管他对公司名字的拼写还并不熟练。她得问一些毫不相关的事，来看看他作何反应。如果她能逼他做些他没有防备的事，那么她或许能够阻止那些诈骗电话。

“这是你们的家族企业吗？”艾米问道。

塞米愣了几秒才回答，“为什么这么问……是啊，是家族企业。怎么了？”

“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春田公司和乔治城大学附属医院有很多往来。是你家里有人得了重病吗？”她开门见山地问。

“是啊。”塞米心虚地答道。

“谁啊？”

“我哥哥。他病了。”

艾米的眼睛眯了起来。“很遗憾听到你哥哥的事。你有几个兄弟姐妹啊？”她继续问道。

塞米看向左下方。艾米眼前就好像亮起了一个霓虹灯招牌，上面不停闪烁着，“撒谎，撒谎，撒谎！”

“三个——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她已经注意不到耳机里响个不停的电话忙音了。他在撒谎。这个可悲的混蛋在撒谎！他显然很想和她聊天，但又满嘴胡言乱语。他根本没有什么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哥哥也没有生病。他是在行骗。但是现在她该做什么呢？

她需要把凯西找来。她需要一个更有经验的人，一个比她更了解视频传译相关法律的人。那个人就是凯西了。艾米还是个新手，不太确定该怎么做。她看了看自己的桌上。全手语公司的操作手册到哪儿去了？那里面肯定有些关于这类情况的对策吧。

塞米挑起眉毛看着她。“有什么问题吗？”他问道。

艾米头也不抬地用手语回复他，“没事，稍等一下。”

她拉开一个个抽屉，把头顶上方柜子里的东西全都倒在桌上。电话簿，电脑使用指南，办公用品。那该死的操作手册去哪儿了？她瞄了眼屏幕，塞米正凑近他的视频电话摄像头。他盯着摄像头看，仿佛这样能更清楚地看到她，艾米感到很不安。

“你的电话现在无法接通。”她一边说一边转头透过门上磨砂玻璃往走廊上看。或许她可以在走廊上喊凯西过来。“你确定你不想过一会儿再打来吗？”她比划道，目光在屏幕和门之间来回移动。

“你在看什么呢？”塞米问。

“没、没什么。”艾米支支吾吾道，眼睛瞄向她右边。

“还有别人在吗？”塞米问。

“没有。就我一个人。我只是……”

“这是私人电话！”塞米打手语时手拍得啪啪直响。但是让艾米惊得跳了起来的是他口中发出的吼声。她用手捂着脸，显然被他突然的爆发惊呆了。

“是私人电话。我只是……”她结结巴巴地说。

“你个没脑子的臭婊子！”塞米朝她吼道。

视频电话就这样被掐断了。

“希斯！”一个女人的声音叫道。

站在车旁的希斯·拉斯科转身朝停车场对面望去。他以为只有自己才会这么晚走。他刚刚花了两个小时整理菲尔·汤普森最新的竞选活动路线变更，好确定那些外勤人员所需的物资要怎么样才能到位。克利·比林斯为了最大程度增加所有总统候选人的媒体曝光率，安排的各种活动都快把他们榨干了。这些活动对候选人来说算是好事，但对被派去保护他们的特勤人员来说简直是要命。

谢丽尔·科利从大楼外面的门向他跑过来。她一手拿着一叠纸，一手拼命向他挥着。

“希斯！你得看看这个！”她叫道。

她跑到希斯的车旁边时已经气喘吁吁。豆大的汗珠从她额头渗出来，她用没拿东西的手把汗水擦掉。

“嘿，慢点儿！”希斯提醒她，“出什么事了？我忘带什么东西了吗？还是里奇蒙的办公室打电话来了？”他问道。他最近一直忙得连轴转，是不是疏忽了什么？

“不是，都不是。”谢丽尔一边摆手一边说，“我找到一些东西，你应该看看。”

“找到什么了？”他问。

“你在找的那个新出现的邮件骗子？他最近在网上发布了很多东西。”

希斯想起她是如何斥责自己为了别的事而对失聪群体的案子有始无终的。尽管他不愿意承认，但她说得没错。

“你找到他了？”他问道。

“别那么惊讶。”她说，“我跟你说了，我会找的。IT部门那些家伙装的‘蜘蛛’可真让人刮目相看。”

“蜘蛛”是一种非常小的软件，可以遍布各个网站，寻找某人正在追踪或搜索的特定数据。正如谷歌能搜索关键词，“蜘蛛”搜索的是整个文件、图片或任何其他大型数据源。这是一种非常厉害的技术，执法机关最近才刚刚开始广泛运用。

“你找到什么了？”

“他在失聪群体的网站上发了很多帖子。但那并不重要。”谢丽尔说。

“不重要吗？你一直教训我说要支持失聪群体，现在突然又说这不重要啦？”他质问道。

“重要是重要。但我说的是，这人并不是随机浏览网站，他是在网上跟踪一个人。”她回答道。

希斯皱起了眉头，“好吧，来跟我仔细说说。你是在很多网站上都找到他了，是吧？”

“是的，但是只在失聪群体的网站上。”

“然后呢？”

“然后在每个网站上他都只和一个人讲话。”

“那个人也都在那些网站上出现了？”他问。

“没错！我检查了日期和时间。他一直跟踪着她。他用的是拒绝访问的地址系统，就跟我们用的差不多。”她说着递给他一张打印出来的文件。

“这些登陆ID都不一样。”他说，“我注意到她的帐户一直都没有变，但这儿有6个不同的用户名。你怎么知道这些都是他？”

“因为他使用的语言显示出很强的关联性。”她说。

希斯一脸怀疑地点了点头。

“怎么啦？就因为我拿的是心理学学位，我就不能懂点儿统计学了？好好学着点。”谢丽尔说，“我检查了文件比较中获得的数据。这些数据中的变量仅仅是表面的，在语言本质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他试图改变使用的句法，想让语言表面看起来不同，但这不可能骗过一个优秀的数学模型。结论就是，他一个人用了6个用户名！”她说。

希斯明智地闭上了嘴。回归模型 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数学模型，能将大量的数据梳理出各种模式。eHarmony.com使用回归模型为单身男女在线配对，并以此大赚一笔。美国亚马逊也使用此模型来分析消费者的购买记录，并向他们推荐他们有可能喜欢的类似书籍、音乐和电影。

希斯聚精会神地阅读着谢丽尔的文件。看得出来，她不断尝试反向追踪数据源，但一页又一页的文件显示，她的尝试都失败了。这家伙对电脑了如指掌。显然，他也非常了解计算机安全。

“那么，他到底想要什么？他玩的是什么把戏？这是不是恋人斗嘴升级了？”他问道。

“不，你说的差远了。我感觉他们从未见过面。一般都是她发个帖子，他跟帖，到后来这种情况越来越多。没有证据显示，他们在现实世界里互相认识，但是他们貌似都很了解失聪群体。这是我见过最奇怪的事了。看起来就像是他在不断欺负她，想看她会作何反应。”

希斯重新又读了一遍聊天室里的记录以及其他一些文件。这人的确来者不善。谢丽尔说得没错——看起来他的确是在不遗余力地对她挑衅，想看她爆发。

“他肯定是个混蛋。”希斯说，“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们最好先搞清楚是怎么回事。”谢丽尔说，“这人的作案手法和

尼日利亚那案子完全不一样。”

“怎么讲？”希斯问。

“这个人的性格类型是ENTP。怎么样？”谢丽尔问，显然对自己的诊断有些沾沾自喜。

“好，他是个ENTP。所以他性格特征里有两点与一开始那家伙不一样。又有什么稀奇的吗？”希斯说。

“那很稀奇。”谢丽尔回答道，“不是只有两点性格特征不一样那么简单，完全不是一回事。每一个性格特征都会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与其他特征发生复杂的反应。ENTP类型的人从周围的人和事件中获取能量。他们适应能力超强，善于解决问题，同时很享受争辩时碰到势均力敌的人。他们往往比别人要看得远。他们想要行动自由。”

“那又怎样？”希斯问。

“那就表示，这人不是绣花枕头。他是玩儿真的。”

希斯皱起了眉头，事情出现了奇特的转变。“你继续说。我洗耳恭听，看看能不能被你说服。”他靠在车上，两手抱在胸前。

“这人的心理画像与之前那个小混混不一样。他简直自成一家。我见过类似的对话，都是用来针对某个特定的人进行攻击的。”谢丽尔回答道。

“意思是？”希斯问。

“意思就是，哪怕这些回复转发给华盛顿的每一个人，其内容仍然只是针对一个人。接收者甚至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已经被盯上了。但发送者确实是针对某个特定的人。其他被转发的人都只是用来为他的最终目标作掩护的烟幕弹。”

“最终目标？”

“这家伙想让全世界都看看他有多聪明。每次有人说‘这不可能办到’，这人会觉得是对自己的挑战，然后回答说‘走着瞧’。他善于随机应变，非常危险，是个快速行动派。他对个体间微妙的语言差异了如指掌。这样的人都很有语言天赋，可以想都不想地在五种甚至六种不

同语言之间自如切换。你见过这种类型的人。”

他的确见过。拥有同样技能的特勤局特工，光是在这栋楼里希斯就能想到半打。

“这人辩论起来简直就是能把活人说死的天才。这种类型的人喜欢与人竞争时永远‘胜人一筹’。他们能快速适应竞争者不断变化的地位。他们喜欢智胜体制所产生的束缚，与你要找的尼日利亚邮件写手单纯地无视规则不同，他们更倾向于利用规则来达到目的。”

“他发出过任何威胁吗？”他问。

“还没，但他也不需要。说实在的，这点真的很诡异。因为他每次用的ID都不同，我确定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一直是和同一个人在说话。尽管他们看起来都很了解失聪群体，但我并不认为他们自己也是聋哑人。”

“为什么这么想？”希斯说。

“她了解那个群体，但她，我也说不上来——姑且说她是‘若即若离’吧。她有热情，但没激情。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她是在为一些她很看重的事辩护，但那些事跟她并没有直接关系。”

“那他呢？”

“他做过头了。从他回帖的语气来看，感觉他的情绪似乎要从屏幕上喷薄而出。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在国家地理的特辑上见过的非洲虎？”谢丽尔问。

“呃，记得。”希斯说，不明白谢丽尔的类比想说明什么。

“老虎了解羚羊，也了解斑马，了解很多动物。但是它们知道的一切都是从一个捕食者的角度获得的。它们知道如何制服那些动物，知道猎物的弱点和致命伤。但这些差不多就是老虎所掌握的所有知识了，因为这也是它会对那些动物感兴趣的唯一理由。”

希斯意识到这或许还不能归入特勤局的管辖范围。至少暂时还不行。

“你还在听吗？”谢丽尔问。

“是的，我只是在想，”希斯回答道，“即便我真的能做些什么，我现在反而比以前更不确定要怎么做了。”

“你只要知道这点。”谢丽尔说，“这个人会对任何类型的羞辱作出反应。他无法接受自己上当受骗，他会抓狂的。”

“真是好极了。”他说。他抬头看着浇注的混凝土屋顶。要怎样才能逮到这样一个人？他不知道犯人是谁，因为他还没犯任何罪。他也不知道犯人的猎物是谁，因为她还不是真正的受害者。他要怎么去调查一起还没发生，甚至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犯罪。“所以，我的切入点到底是什么？”他问。

“这人是善于构造人际关系的‘工程师’，一个高明的操控者。你可以把他想象成是一个不名一文，不爱抛头露面，却受过最好的教育和训练的布道者。他很有修养也很专业，但他的最终目标只是为了控制猎杀的过程。就跟老虎一样。”

“这可不是什么有用的线索。”希斯说。

“喂！注意力集中点！”谢丽尔回答道，“这至少给了你寻找的目标，一个可以重点关注的范围。这个人熟谙政治。一个可以利用自己的辩论技巧致他人于不利的人。你跟他玩这套是赢不了的。”

希斯吃了一惊。要去寻找？这岂不是跟沃尔特对他说的什么都要“看看”背道而驰吗？又或者，正是什么都要“看看”，他和谢丽尔才会要去寻找？他们“看”到的，将他们指引到要寻找的那个人。调查有时候就是那么奇怪，刚刚还漫无目标毫无头绪，突然之间就戏剧性地锁定到一个看似毫无关联的事实上。但眼下这意味着什么呢？

“你认为他有暴力倾向吗？”他问。

“如果受到羞辱？或者被激怒？是的，他可能会是个大麻烦。他太过看重‘随机应变’，反而让自己准备不充分。他会将个人界限无限延伸，只要棋逢对手，他可以为了干掉对方而不惜牺牲周围所有人。”她说。

“他到底为什么要操控那个人呢？”希斯问。

“我不知道。但我祈求上帝别让他们遇到。”

第十三章

艾米哄西莉亚上床睡觉，给她盖好被子。她自己在主卧卫生间卸完妆洗过脸，下楼刚走进客厅，电话响了。她看了看电话上显示的来电人姓名。

“喂。”

“嗨，姐们，是我。”凯西·梅娜德说。

艾米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杯红酒，和凯西在电话里聊起了公司里的八卦新闻。艾米现在几乎没什么社交生活，所以凯西希望她通过了解公司同事的轶事补上这一课。

正说着，艾米听到屋外有响动。她站起身，把酒杯放在咖啡桌上，一边听着凯西的电话一边走到窗前。

“稍等一下。”艾米打断凯西。

“怎么了？”凯西问道。

“我觉得刚才听到外面有动静。别挂电话，我去检查一下。”

艾米走出房门，沿着人行道来到大街上。只有几个慢跑者和遛狗的人，这在乔治城的夜晚再普通不过了。什么都没发现，艾米回到屋里，坐在沙发上继续和凯西聊天。

挂上电话后，艾米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边喝边坐在沙发上看几周前录制的真人秀节目。坐下来放松的感觉真好。西莉亚正在睡觉，她独坐在客厅中，感觉自己终于适应这样的家庭生活了。无论“咯吱吱”还是“嘎吱吱”，每一个家庭都拥有独一无二的背景声音。她以前没有注意，现在终于发现并喜欢上家里熟悉的声音了。

冰箱的哼哼声，厨房荧光灯的嗡嗡声，甚至家里烘干机运转的声音听上去都那么令人欣慰。对了，烘干机！她突然想起洗衣机里还有洗好的衣服需要烘干。放下酒杯，走进洗衣房，她把烘干机里的衣物取出，又从洗衣机里取出洗好的衣物放进去，打开烘干机的开关。

她拿着洗衣篮返回客厅，一边看电视一边叠烘干好的毛巾和衣

服。她正在叠第四块毛巾时听到了响声。

那是一种什么东西破裂的声音，就在屋外。

她转身向窗户走去，小心翼翼地靠近窗口观察外面。黑夜中什么也看不见。她返回咖啡桌旁拿起电话准备拨打报警电话，却又犹豫了，这次她该和警察说什么？就说又听见了响声？查克对于误报警电话说过什么来着？警察毫无疑问也会对因惊吓而误打报警电话的母亲收费。她放下电话，又拿起，接着又放下，举棋不定。

“保持镇静。”她咕哝着对自己说。

叠完毛巾，她关掉电视，把篮子里叠好的毛巾放到楼上的浴室，又下到一楼检查屋门是否锁好，关掉其余的灯。她准备睡觉了。

回到楼上，艾米拿起放在梳妆台的手机，运行查克给她装的手机间谍软件，然后把手机放到她卧室外走廊的桌子上。夜里西莉亚有什么动静手机会自动拨打艾米床头柜上的电话，这就成为一个自制的报警系统。现在所有的桌角都包上了泡沫橡胶，即使西莉亚直接撞上也没有什么大碍。

夜幕下的房屋悄无声息，漆黑一片。大街上慢跑者和遛狗人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夜色中。一团乌云飘了过来，遮住了新月的光辉，艾米房间的时钟指向凌晨2点42分。

“叮铃铃铃铃铃！”

床头电话的铃声惊醒了艾米。“喂！喂？”她迷迷糊糊地拿起电话，没人应声。“喂，有人吗？”她又问道。她看了看来电显示，是她自己的手机。

西莉亚！

艾米跳下床，刚从深度睡眠中惊醒后她身体还有些不稳。她踉踉跄跄地冲到门口，打开房门。

“西莉亚！”她轻声呼唤，“你在哪儿，宝贝？”

她走进黑漆漆的走廊，脑子里还是昏昏沉沉的。她来到西莉亚的房间门口，门是开着的。

“西莉亚？”

她走进女儿的卧室，随即一愣，床上西莉亚睡得正香，不像是刚醒过的样子，看样子也不会马上醒。这时，空调风把房门吹得轻轻晃动了一下，她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吁了口气。

“该死的门。”她低声地自言自语。

她轻手轻脚地退出房间，把门关上。穿过走廊，拿起手机重置了手机间谍程序。她把手机重新放回桌子上的瞬间，看到手机屏幕上映出身后有人影晃动。她以为是西莉亚，转回身说，“妈妈不是有意吵醒你的，宝贝，我……”

突然，她被两只强有力的大手抓住，一把推进了主卧室。艾米拼命地想挣脱，趁袭击者腾出一只手关门的时候，她抬肘猛磕他的下巴，摆脱了他的手掌。

“滚出去！”她大喊。

这一下出乎袭击者的意料，他被打得向后踉跄两步，靠住梳妆台才稳住。他穿着黑色带帽的运动衫，帽子罩在头上，头上还套着黑色丝袜。他两眼紧紧盯着艾米，慢慢关上门。然后，他突然扑上来把艾米往床上推去。

艾米极力反抗，又踢又打。她手脚一沾到床就一个横滚翻过枕头，两只脚交替猛蹬床头板的顶部，使得他们两人都从床上滚了下来。

她绝不能在自己的床上受到玷污。

她仰面朝天倒在袭击者的身上，双手抓不到任何固定支撑物，于是就继续两脚蹬地板，尽可能地远离床。当袭击者试图站起来时，艾米用力挣脱开，先他一步跳了起来，转身面对他。

他又扑过来，两人再次扭打在一起。扭打中他们同时撞到衣柜门上，柜门上镶嵌的镜子被撞破，碎玻璃飞溅到两个人身上。伴随着他们沉重的呼吸，时不时响起他厚重的靴子踩碎玻璃的声音。这时，艾米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站立，绝不能倒下！

只要站着，他就不能强奸她。

她屈膝，略微伏身以降低重心。大学里步伐训练时学到的东西全部涌到她脑子里。当时教练说了什么？重心的轻微移动好像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几个方面的改进综合起来就会产生复合效应——他们管这叫作力量的倍增器，好像是这么叫的。每个单独动作所起的作用有限，但合起来产生的效果惊人。

她慢慢向后退，一直退到墙边，无路可退了。

撞上衣柜镜子后两个人都向床这边闪了闪，现在她又沿着墙侧向衣柜靠拢。

站立，绝不能倒下！

她眼睛搜寻着室内任何可以用作武器的物品。床头灯看来是最好的选择，但床头灯在房间那头，而且就在床边。

不行。还有什么东西可用？

这是我自己的卧室，艾米想。我住在这里，睡在这里，自己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除了西莉亚，一年多就没有其他人踏进过这个房间！怎么他妈的就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当做武器？

杰夫的兄弟会啤酒杯！是陶制的，够厚、够硬、够分量，但原来摆放在梳妆台上的大部分东西现在都散落在黑暗房间的地板上。艾米视线迅速瞥向地板。就在这时，一道闪电瞬间照亮了房间，却没有足够的时间让艾米看到可以用作武器的物品。

袭击者趁艾米分心找武器的时机又向她冲了过来。他们沿着墙扭打，撞破了衣柜门，双双跌进漆黑的衣柜中。艾米伸手想抓住什么东西站起来，结果一把抓住了袭击者的帽子和头发，于是顺势狠狠一扭。

“啊！”袭击者惨叫一声，拼命想把她的手拿掉。

打斗声惊醒了西莉亚，走廊外传来她大哭的声音。这边衣柜里两个人还在搏斗，衣架和皮带飞得到处都是，挂着的衬衫和长裤掉下来

盖在他们头上。袭击者松开手从头上扯下一件罩衫，然后用力把她拉向自己，同时又往衣柜里逼近一步。

“想知道我要干什么吗？”他说道。

艾米喉咙里一阵恶心，差点吐了出来。她认出了这个声音。袭击者扯下面罩，借着角落里夜灯发出微弱的光线，她看见塞米·克拉克正咧着嘴狞笑。

“是你！”她厌恶地叫道，“你在我家想干什么？”

“干活儿！”他说着用胳膊抱住她。

她努力侧步摆身想挣脱，但晃来晃去两人都站立不稳跌倒在衣柜里。他像黑熊一样紧抱着她，她感觉到他的胳膊越收越紧。她试图朝走廊泄进灯光的方向挣脱，但他力量太大，把她拉回衣柜里，两只胳膊越收越紧。他想勒死她。

艾米的两只手先是在他身后胡乱地敲打，后来只能无力地伸出手，像是要抓住黑暗中的某个东西。她的呼吸越来越急促，这样下去坚持不了多久，但至少她没觉得痛苦。虽然她现在站立着，却完全使不上力气。

在意识逐渐模糊的时候，她右手碰到一个东西。一根光滑的高尔夫球杆，摸上去凉凉的很舒服，质地坚硬而柔韧。在逐渐窒息的恍惚中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熟悉这个东西。它陪伴她多年了，现在将再一次改变她的命运。

她左手揪住塞米的头发，把他向右拉，与此同时，她用双脚的力量把两个人向床的方向推去。

多讽刺啊。她不得不主动靠近床，让他自以为已经得手。

她转了几步跟他交换了位置，倒退着向后移动，他没有抗拒。现在她必须等待时机，再要一两步，不能着急。时机很关键。要让他认为我已经屈服了，艾米告诫自己。

她继续往床这边拽他。

她估计从衣柜到床尾的距离不到三米，她一向擅长估算距离，这

是一种天分。距左边不到三米，足够了。她把他的头拉到胸前，忍住他令人憎恶的气息。

他们又退一步。

现在她离身后的床不到六十公分，她松开抓他头发的手，让球杆滑过右手，直到她摸到橡胶握把。凭借十年专业指导下练就的熟练动作，她迅速挥动手腕，就像她以前练过的几千次一样。

i-brid球杆是卡拉威公司Big Bertha铁杆系列专为女性设计的新产品。泰勒梅也有些不错的碳纤维杆身的铁杆，但卡拉威的球杆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柔韧性。很容易把控，瞄准简单，杆身不易弯曲，使得杆头可以准确击中目标。由于球杆重心更低，在任何条件下都很容易控制。艾米一直很喜欢i-brid球杆。控制，是她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一直没能做到的事。

170克重的碳纤维杆身顶端是不足200克、8.5度右旋的杆头。虽然很轻，但艾米可以击打出145公里的时速。就像在比赛中一样，挥杆时速度并不是唯一重要的，角度也很关键。只有杆头精确地击中物体，才能把弯曲杆身所积蓄的力量全部释放出来。像i-brid这种混合设计就综合了发球杆和铁杆的优点，可以集中力量让球飞得更远。

当然，今天的重点不是让球高飞。

这一杆敲碎了塞米的左脚踝骨。他的眼睛暴突，嘴怪异地张开直吸凉气。他左脚一软，失去了重心，同时也松开了艾米。

她慢慢地向后退了一步，小腿接触到之前她推到床头的被子。现在她很从容，“不要着急”，她的教练总是这么说——挥杆姿势往往是击球成功与否的关键。

艾米紧紧盯着塞米狰狞凸出的眼睛，任由球杆自然垂到地上。她双手手指交错紧紧相扣，摆了个标准的互锁式握杆姿势。她甚至不曾低头看自己的手法——她不需要看。

这叫做肌肉记忆，多年的重复练习使得职业运动员能够自然而然地做出动作。这是他们头脑中战术策略的本能体现。这也是为什么迈克尔·乔丹在篮球场上傲视群雄却拙于挥动棒球棍，哪怕是性命攸关时

刻也无法爆发。肌肉记忆——只要摆好正确的姿势，剩下的就是自然反应了。

在她体内沉睡了一年多的竞赛本能又回来了，并助她漂亮地报了仇。6号铁杆是她武器库中的一件关键武器。中距击球本就是她擅长的。通过在场上良好的筹划，她一般每三洞就能减少一杆。在赛场上，6号铁杆就是她手臂的自然延伸，她的表现无人能及。这也正是她现在的感受——离我远点！

她双眼盯着塞米，向右侧逆时针举起球杆，当球杆与地面水平时她习惯性地停留了半秒。她往右挪了四分之一步以避免床角。举杆停顿的那一瞬间，她看到杆头反射的光线晃进塞米的眼睛。塞米自知厄运无法避免，他脸上那分明的恐惧让艾米很享受这一刻。

他瞪着她的神情活像魔鬼就要跌入自己所打造的地狱。

一年前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时速150公里，毫无疑问她这次挥杆破了160公里的时速。所以即便杆头在上行轨迹时会略有减速，它打到塞米下颌所造成的疼痛仍然无法想象。他的牙齿像冰块一样碎裂开来，口中的鲜血和唾沫混合成一团淡红色的泡沫，喷了一地。

艾米抽回杆，这时塞米在地上已经瘫成一团了。这样更好，她最讨厌打上坡球。

球杆呼啸着从塞米脸上掠过，尽管他根本无法看见这一幕。他翻着白眼，槽牙打碎后裸露出的神经末梢受到室内冷空气的刺激，血从破碎牙齿的牙床处涌了出来，被打碎的骨头扎穿皮肤透了出来。如果不采取医护措施，这个人会失血过多而死。尽管他的死微不足道。她决定不让他遭受如此长的痛苦。

她又挥出一杆。发挥得很好，明显是职业水平。这一杆打在塞米头盖骨上，击中时的声音让她想起了几年前在夏威夷卡胡库玳瑁湾举办的SBS公开赛。一个个椰子从树上掉到坚硬的水泥车道上时，外壳破裂的瞬间发出一种潮湿低沉的碰撞声，就和现在的声音一样。她露出一个疲惫却如释重负的笑容，就像那天在卡胡库的一样。

那一天是她参加LPGA后的首场胜利。

第十四章

麦克·西尔斯掀起了法医的油布，往里张望。

“嗯，他这死法可不怎么舒服是吧？”他问道。

“跟手里拿着根高尔夫球杆的人斗，这人也够傻的了。”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官大声说道，“不管你块头有多大——看到球杆也得敬它三分！更何况这女的几年前还是职业选手。”

“是吗？”西尔斯问。

“参加过巡回赛，她自己说，还赢过几次呢。”

“我的乖乖。你总是让人吃惊啊，艾米。”西尔斯嘟哝道。

他把油布重新盖上。房子里到处都是人，除了西尔斯他们那些警官，还有犯罪现场鉴证人员和急救医师。门口零零散散站着些医护人员和新闻媒体记者。大家都想抢头条。

等验尸官抬着塞米·克拉克的尸体走出屋子后，西尔斯进去找艾米。一个急救医师和凯西·梅娜德从西莉亚的房间走了出来，后者怀里抱着半睡半醒的西莉亚。

“探长！我认为克拉克没有对她下手。在我看来，整个过程中她都一直睡着，直到响声把她吵醒了。”急救医师说。

“谢天谢地。”凯西说。

西尔斯道过谢后，急救医师收拾好器械离开了。凯西把西莉亚抱回床上，西尔斯的目光转向艾米。“或许我们最好下楼去。”他提议道。

他们沉默地走到楼下的厨房。艾米从凯西泡好的一壶咖啡里倒出一杯递给西尔斯，他举手谢绝了。

“这么说，是电话铃声吵醒了你？”他问道。

“是的，是我的手机打的。”

“你的手机？为什么你的手机会大半夜打给你的座机？”

“从网上可以下载一个软件，装到手机上后就能把你的手机变成了一个动作感应器。我把它设定成西莉亚一走出她的房间，手机就会打电话叫醒我。”

“所以你认为这个……叫克拉克的家伙偷偷溜进了她的房间？”

“我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艾米转过身，对这一切感到厌倦。西尔斯没有意识到她在回避问题，接着问道，“有没有可能他只是在走廊里呢？”

“大概吧。”

“你认识这个人吗？”

艾米欲言又止，“我知道他是谁。我知道他的名字。”

“仅此而已？”西尔斯问道。

“他的事我知道一些，可我不能谈论。”

知道却不能说，这让她内心无比纠结。她到底该说还是不该说？不管她背叛哪一方，另一方都会得益。这样的决定不公平。西尔斯啪地一声合上了笔记本。

“我明白了。”他把笔记本扔在桌上，发出的响声吓了艾米一跳。他双手交叉在胸前，靠在灶台边上，“听着，艾米。我是来帮你的。这人闯进了你家。你害怕他可能伤害了你的孩子，你觉得他想要强暴你，可你还是不愿意告诉我他的事？”

艾米的眼里充满了泪水。西尔斯上前一步，艾米本能地向后退了一步。

“这几年我办过不少强奸案，但他不符合那种人的特征。从你的证词来看，似乎他没打算脱掉你的衣服。你觉得那意味着什么？”

艾米用手捂住脸。“我不知道！”她叫道。

“我来告诉我怎么看。”西尔斯的音量明显抬高了，“我认为他是来杀你的。”

艾米浑身颤抖地哭了起来。

“我是实在想不出，为什么一个人大半夜会莫名其妙跑到一个年轻妈妈的家里把她杀掉。我想不出来，是因为我手里仅有的两个证人，一个是当时在睡觉的小孩，一个是脑袋被打得开了花的暴徒。你觉得这说得通吗？”他吼道。

“够了！”他身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一声轰雷响彻天际，仿佛是在为她撑腰。凯西从走廊出来，刚好听见了西尔斯的咆哮和艾米痛苦的哭声。西尔斯回头看着凯西。

“没有人问你的意见。你要愿意，我可以找人把你丢出去。”

凯西冲到西尔斯面前，对他的威胁充耳不闻。

“那我就告诉FCC，你强迫一个视频传译员泄露来电者的信息。更别提受害者支持团体了，他们要知道警察辱骂一个强奸未遂案的受害者，一定会大做文章。还有儿童权益倡导者们！可别忘了他们！你觉得谁会成为晚间新闻的头条？”凯西几乎贴在他脸上大喊。

他们的叫声吵醒了西莉亚，她又开始大哭。这时天空又是一阵电闪雷鸣。艾米匆忙朝楼上西莉亚的房间跑去，她边跑边回头朝西尔斯大喊。

“你们这些人，干完活就给我滚、出、去！”

西尔斯探长坐在办公桌前，耳朵贴着话筒已经一个多小时了，电话的那一头是地区检察长理查德·A·莱姆。供他驱使一周的“奴隶”莱安坐在他旁边。

“从技术人员告诉我的内容来看，情况一目了然。我们把手机带回来了，跟她说的都对上了。”西尔斯对着电话讲。

电话那头的人说了些什么，他静静听着。

“我几天前去过她家。她一直听见外面有动静，觉得有人暗中盯着

她。她倒没说有人‘跟踪’她，但当时情况貌似就是这回事。”

接着他又停下来听对方讲。

“她丈夫去年去世了，那小女孩显然很难适应。一开始她只是夜里哭，到后来就变成了梦游。她妈妈担心她会摔下楼梯受伤之类的。”

又轮到他听了。

“她有一个婴儿监视器，但还想要一个能在小女孩出门或什么的时候叫醒她的东西。小女孩最近总是半夜在房子里到处找爸爸。”

他停了一下。

“是的，长官。非常可怜。”

又是一个停顿。

“我们所见所闻都与她在口供中描述的完全吻合。手机把一切都记录了下来。显然她并不知道还有这个功能。整件事毫无疑问就是正当防卫。”

他又停了下来。

“如果您批准的话，我希望能对他的房子来个全面搜查。我们需要证明他最近一直在四处行窃，也许还能找到一些失窃的钱物或珠宝。”

他点了点头，看来对方批准了他的要求。

“是的。我马上写好送到您办公室去。明白了。”

他挂了电话，吐了口气。

“怎么说？”莱安问。

“我们要去搜查塞米·克拉克的房子。”西尔斯回答道。

莱安翻了个白眼，“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成了跑腿的了。”

开车前往塞米位于杜邦环岛的公寓大约要二十分钟，莱安一路上都烦躁地敲着汽车仪表板。

“这家伙不是已经死了吗？那我们还要做什么？”莱安心不在焉地问，打破了车里的沉默。

“我要找一个东西。”西尔斯回答道。

“好吧，就算你能找到又怎么样？你又不能去逮捕一个死人。”莱安说。

“这跟想逮捕谁无关。我是要去找回一个东西。”

“找回什么？”

“一个海军十字徽章。”西尔斯几乎咬牙切齿地说道。莱安被这突然的气氛转变震住了，没再追问下去。

西尔斯向房东太太简单告知塞米·克拉克的死讯，并说他们是来进行调查的。房东太太开了门，站到一边。

“你们走的时候能关上门吗？”她问道。

“你不想留下来吗？”莱安问。

“和两个警察？房客已经死了？我留下来要干嘛？”她问。

西尔斯向她挥手，示意她一起进屋。“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的。”她夸张地叹了口气，和他们一起走了进去。

公寓的装修很有品味，虽然那些家具一看就是公寓自带的。80年代早期的深色木制装饰配上超现代家具，让西尔斯一看就难受，莱安却觉得这很复古。

“嘿，好家伙。”莱安说着坐到一张在钢管骨架外面包着黑色织布的大椅子上，“要是你想把一些家具处理掉，我连夜就过来把它们拿走。这可真棒！”

西尔斯很乐意让莱安和房东太太聊聊家装，这样她就不必过来碍事儿了。他仔细查看了客厅和厨房。餐厅的布置更像间办公室，里面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一个公文包、一些文件夹和几个收纳箱。

“克拉克先生是干什么的？”西尔斯回头问道。

“我不爱管别人的闲事。”她回答道。

是啊，是啊，你不爱管闲事，西尔斯暗暗想道。只要房租能按时上交，你什么都不闻不问。

西尔斯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房间里只有一些常见的现代生活的痕迹。在靠外面的卧室里，他检查了书桌、梳妆台和五斗橱。他把抽屉全部抽出来，把里面东西倒在床上。没有任何异常。

“我的乖乖！”他听见莱安不知在公寓哪个角落说了一句，西尔斯的耳朵竖了起来。

“有什么发现吗？”他叫道。

“简直是芝麻开门啦。”莱安回答道。

西尔斯匆匆穿过走廊，走进第二间卧室。莱安目瞪口呆地站在门口，像是有人刚刚把通往花花公子豪宅的钥匙递给了他。

“你快看哪。”莱安一边走进房间，一边赞叹不已。

房间的一整面墙上装满了各种电子设备。宽屏电视，环绕立体声音响，窗口还有一个卫星指向东南方向的地平线。莱安用手指抚摸着每一样东西。

“就这些东西你就喊乖乖了？”西尔斯骂道，“不就是个无线电嘛。成熟点吧，拜托。”

“无线电？”莱安扯着嗓子叫起来，“你以为这是个无线电？好好看看，探长。这面墙上的东西就够我们两个好几年的工资了。”

“这不就是个电视和一个音响嘛，莱安。”西尔斯一字一顿地说道，像是怕莱安太蠢，听不懂他的话，“你想听点音乐吗？”

他伸手去碰一个开关，莱安赶在他前面一把拽开他。

“别碰它！”莱安说，“所有设备都得按一定顺序开关，否则你会把整个系统都搞砸的。”他仔细环顾四周，发现墙边有一排用来启动不同设备的开关，于是走过去打开接收器和CD播放器。“我来为你解释一下，探长。这是一台中道 高清等离子电视机，已经用了几年了。可

能现在也要两万美金吧。还是二手的！”

“什么？”西尔斯说。

“这台功放就更旧了。Audio Research的前级功放是大家公认的目前地球上最好的功放。音质好到不可思议，就好像你就在录音室里一样。”莱安滔滔不绝地赞美道。

“算了吧，莱安，就连我也有个CD播放器。”西尔斯说。

“啊，是的，还有CD播放器。真是太棒了。”莱安又按了三个开关，“这可是Bang&Olufsen。动不动就要一两万。可能那个唱机转盘也要这个价。”

他一脸虔诚地打开功放。

“在你身后的是两个Electro Voice的低音炮，专业录音室级别的货色。嵌在墙上和天花板上的是JBL的影院声扬声器。这家伙是骨灰级的音响发烧友。”

一个工作台占据了房间另一面的墙壁，各种部件整整齐齐装在塑料盒子里。焊枪、电线夹和电子测试工具在工作台上一字排开。一个带内置照明的放大镜夹在工作台上方。

“我不敢相信这人已经死了。太可惜了。”莱安低头看着工作台上的东西说，“我真想能听听他的高见。”

“悠着点，大粉丝。”西尔斯说，“你要把房东太太给吓着了。说实话，你已经快把我给吓死了。”

“我平时没什么机会能玩到这种级别的东西。这是现在最最顶级的设备，你只能在比尔·盖茨或是茱莉亚·罗伯兹的家里才能见识到。就是那种不把钱当钱的人。”

西尔斯听烦了莱安对这些电子设备的评论。他走出房间，在客厅了又转了一圈，房东太太一直在他身后盯着。这显然不像是一个盗贼的家。既没有入室盗窃用的工具，也没有任何赃物。

“有没有可能那些东西都是偷来的？”他朝莱安喊道。

“不可能。所有的说明书都在，用三个文件夹建好了目录，连同收据订在一起。这人亲自买了每一件宝贝儿，然后动手组装起来。太漂亮了！”

西尔斯摇了摇头。等这儿的事办完了，莱安或许得抽上根烟才能平静下来。但是所有那些高端设备并不能帮他解决最主要的问题：那个奖章到底去哪儿了？

“你能不能跟我说说克拉克先生？”西尔斯问。

房东太太耸了耸肩，“他人一直很和善，很注重自己的隐私。话不多，但也从来不失礼。总是独来独往的。”

毫无帮助。她这话要是用在她养的猫身上一样适用。西尔斯又走了一圈，没发现什么隐蔽的储藏室。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塞米生活中有什么秘密。或许应该去检查一下他的笔记本电脑，说不定会有什么线索。

“喂，莱安！”西尔斯叫道，“别一直高谈阔论了，快过来一下。”

莱安走了进来，手里拿着10来张CD。

“别顺手牵羊啊。”西尔斯警告他，用手指着桌上的笔记本电脑说，“你能不能再施展一下你的‘数字魔法’，就像上次你对布伦特的PDA做的那样？”

“小菜一碟。”

“你们不需要搜查令吗？”房东太太问道。

“需要吗？”西尔斯略带威胁地反问道。

莱安坐下来打开笔记本电脑的开关。

“你需要破解它的密码？”西尔斯问道。

“我也不知道。”莱安说，“看起来他似乎没有设定开机密码，很多人都不设的。除非你想查看他的上网记录和邮件，或者私人文件之类的，那时才会需要担心密码的问题。”

他十分轻松地读到硬盘的内容。他说得没错——没有密码。

“这么看来，塞米没有和任何人共用过他的电脑，所以他才觉得不需要密码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儿都有些什么。要不要先看邮件？”

莱安打开塞米的邮件，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可疑内容。

“网站浏览记录？”西尔斯问。

“可以，稍等啊。我们先来看看他最近打开过的文件。看看我们都找到些什么。”莱安一边说，一边随机点开几个文件。屏幕上弹出一张图片，房东太太倒吸一口冷气，惹得西尔斯猛地回头看了她一眼。

“这他妈的是……”他说不下去了。一个赤身裸体的孩子在屏幕上看着他。一双棕色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莱安，看得他心惊胆战。

“儿童色情？”西尔斯问道。

房东太太倒退了几步。“哦我的天哪！”她用西班牙语叫了一声，紧接着在胸前飞快地划了三次十字。

“把它关了。”西尔斯命令莱安，“带上电脑。等你回到办公室后，把里面所有这些鬼东西都交给NCIC，看看有没有人能认出她。如果他是贩卖人口，我们就把案子转交给FBI。”

FBI的国家犯罪信息中心（National Crimes Information Center，简称NCIC）是一个计算机化的刑事司法数据库，全国范围内的联邦与当地执法机关均可使用。它根据犯罪类型、犯罪地点和罪犯姓名编辑信息，并可交互查询。它还为全国，甚至超越国境的失踪人口、网络犯罪、拐卖儿童以及其他犯罪行为提供法医信息。

莱安点头表示赞同，合上电脑站起身来。

“那又是什么玩意儿？”莱安指着西尔斯身后，“我从来没见过那种装置。那东西连着根数据线，但是没有连电脑，只是一个电线盒。慢着，那前面突出出来的是摄像头吗？”他向后跳了一步，仿佛这个装置会随时爆炸一样。

西尔斯立马认出了它。“这是一个视频电话。”他轻声说。

“一个什么？”莱安问。

“一个视频电话。”西尔斯又说了一遍。他随便按了几个按钮，屏幕突然亮了起来，显示屏上出现一个年轻男子。

“感谢使用全手语视频传译服务。有什么可以帮到您？”他一边比着手语一边说道。

“聋哑人用这个给手语译员打电话。”西尔斯解释道。他看了看莱安，而后者只是对他挑了挑眉毛。

“什么？”莱安问。

“女士？你刚才说，你和克拉克先生说过话？”西尔斯问道。

“是的，先生。”房东太太回答道，显然那张色情图片让她惊魂未定。

“他也跟你说过话了？”

“是的，那当然了。”

“你和他交流没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你为什么这么问？”

“也就是说，他能听清你的话？”西尔斯问。

“他不聋，探长，如果你想问的是这个的话。”

“那他为什么会有一个聋哑人用的电话系统呢？他是一个人住吗？”

“是的。”

“有女朋友吗？有没有可能偶尔过来跟他住的家人是聋哑人或听力障碍呢？”

“没有，谁也没来过！你们还要多久啊？”她问道。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跟她的前房客撇清关系了。

西尔斯回头看着屏幕。视频传译服务的译员看他们毫无反应，正加倍努力地比划着手语。西尔斯把视频电话关了。

“这些是什么啊？”莱安翻着餐厅桌上的一个文件夹问道。里面的

几张纸看起来曾被揉成一团，又重新打开摊平，有的还沾着些来源不明的污渍。西尔斯回过头，看见莱安手里拿着一份医疗档案。

“那有可能是保密档案。”西尔斯说。

“不是他的。”莱安说，“是一个女人的。心理咨询档案和处方。看起来她正在接受治疗。”他翻了几页，“哇，她问题不少啊。丈夫死了，女儿喜欢半夜梦游。她倒是长得还不错。”莱安说道。

西尔斯从他手里一把抢过文件，看到照片时不由得瞪大了双眼。

那厚厚的一叠资料封面上写着“16PF”，里面记录着患者的焦虑心理、适应情况和行为问题的轻重程度，治疗师通常用来做出临床诊断并给出治疗方案。文件中有几段被着重划了出来。

病人的交流习惯倾向于富有表现力和说服力。也就是说，她的感情流露或许完全不受抑制，并且颇为真诚。她的情绪易于被他人察觉，因此也容易影响到周围其他人的情绪。情绪表现力很强。

他跳过几段，开始读另一段被划出来的内容。

病人喜欢观察他人的动作、心情以及非语言交流，因此她善于解读别人的情绪和其他非语言的信息。对于他人的情绪高度敏感。

在这页的空白处有人用笔写着“对于一个视频传译员非常有用”。西尔斯翻回到封面。病人姓名：艾米·凯伦。

他又翻到其他部分，浏览同样被标注出来的段落。最后一页的标题是“领导力和创造力”。

根据病人目前能力，可以预计其创造力潜能非常高。

“到底谁会建这么一个关于她的档案？”西尔斯问道。

“关于谁？”莱安问。

西尔斯弯腰捡起地上的公文包。提手旁的铜牌上刻着一个名字雷吉·布朗医生。

“这个混蛋！”

希斯站在一块白板旁，用记号笔列出哈罗德·肯辛顿的人际关系和相关人士的不在场证明。房间的一角摆着一台政府办公室常见的电视机，画面调到CNN频道，但没人在看。那些上电视接收采访的人可谓按字计费，而这在选举年也没什么稀奇。

“民主党的候选人开始互相残杀。”电视上的评论员说道。“得到提名的候选人全都野心勃勃，正在为了得到本党的支持而不遗余力。”他继续说道。

希斯列出发现布伦特·乔丹尸体的车库的相关特点。周围环境安全隐蔽，离城镇远又方便进出高速公路——具备可操作性。

“该政党要如何应对各位候选人日益加剧的恐慌情绪呢？现在不再像是党派间的竞争——更像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政治上的尔虞我诈正在不断升温中……”评论员补充道。

在白板的另一面，希斯用图表说明哈罗德·肯辛顿、布伦特·乔丹、戴尔·科勒以及塞米·克拉克的死亡情况。每位死者都列出了与之有关的家人、同事、邻居、校友，生前参加的社会或商业团体的成员以及生活中其他形形色色的人际关系。

塞米·克拉克的图表显示出他服刑期间结识的狱友。哈罗德·肯辛顿与前三任总统有所关联。布伦特·乔丹和戴尔·科勒通过宠物服务行业有一些共同的人脉，但是与他们相关的人员因为两人服务的客户层不同也大相径庭。是什么样的情形将这四人蹊跷的死亡联系在了一起，希斯死活想不出来，但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他眼睛看着电视，但是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突然他被一阵电话铃打断了思路。一个特工接起电话后向他用手示意。

“希斯！电话。”

希斯在手边的电话机上按了个键，然后接了起来。

“我是西尔斯，你现在有时间吗？”一个声音问道。

希斯望着窗外华盛顿的天际线，“有啊。我想你们应该不会起诉艾米·凯伦吧？”

“你是为自己问呢？还是出于工作原因问呢？”西尔斯问道。

“其实两边都有一点吧。”

“算你老实。是的，她不会受到起诉，但是发生了一些比这可有趣多的事儿。”

“什么啊？”

“我们去了塞米·克拉克的公寓，有意外收获。”

“比如说什么？”希斯心不在焉地问道。

“一部视频电话。”

希斯一下子愣住了，转过身面对自己的办公桌。“在他家里？”他问道。

“没错。房东还说她跟塞米讲过好几次话。从来没感觉到他有任何听力障碍。不管是当面还是打电话，他听说都没问题。不过他倒是个狂热的电子产品爱好者。莱安看了他那些高科技的玩意儿后差点没激动得尿裤子。”

“那可真奇怪。”

“不，那只是稍微有点怪异。我还没告诉你真正奇怪的事儿呢。”西尔斯回答道。

“那是什么？”

“他手上有一份艾米·凯伦的心理分析档案。”西尔斯说，“有很多黄色荧光笔划过的痕迹，空白处还有很多笔记。”

希斯停下了手里的一切动作。“继续往下说。”他说。

“看来，她确实对一个心理咨询师谈起了肯辛顿的死。不过她没有谈到任何细节，只说了她眼睁睁看着一个人死去。她显然没有说是谁死了，也没说怎么死的。”

“你确定？”希斯轻声问。

“那些文件装在一个公文包里，是从我的一个入室盗窃案受害者家

里偷来的。除了那些心理档案以外，这家伙还有关于她工作安排的监视记录和临时保姆的信息。看来他还去翻了她的垃圾。我们在他家找到了一些艾米的账单和信件一类的东西。他已经监视她一段时间了。”

“除了艾米，你们还找到其他人的文件了吗？”希斯问。

“找到了，但已经被丢在垃圾堆里了。”

“她的文件是唯一留下的？”

“没错。”西尔斯回答道。

希斯飞快思索着这些信息，可这根本说不通。“你觉得塞米·克拉克就是你要找的入室盗窃犯？”希斯问道。

“发现布伦特·乔丹的那辆本田车的乘客座位上有他的指纹。”

“所以呢？”

“所以，我认为他和另外一个人在盗窃时被人发现了。有可能是布伦特·乔丹在送狗的途中撞见了他们或类似的情形。不管怎么说，他手上有一件在最近一系列盗窃案中失窃的物品。但是除此以外没有别的了。没有珠宝也没有现金。我猜他有可能用偷来的现金去买了那些电子产品。”西尔斯推理道。

“我不觉得。”希斯说。

“为什么？你觉得她在打什么主意？”

“不是。我不觉得她在打什么主意。我是觉得有人在打她的主意。”希斯说。

“哦？为什么这么说？”西尔斯问。

“你知道最近她身边有多少人死了吗？”

“不知道。”西尔斯回答。

“我知道的就有四个。”希斯转身看着他的图表。

“所以呢？”西尔斯问道。

“有没有可能他们都跟失聪人群有关联？”希斯问道。

“她是手语译员！她身边当然总是有失聪人群了。”

“但问题是，只有一个人的死亡与她的手语译员工作有关。其他人的死都是偶然，或至少看起来像是偶然。”

“你认为他们的死不是偶然？”西尔斯问。

“我现在想找出他们之间的关联，但目前为止，我毫无头绪。”

“那就先专注于第一个。”

“为什么？”希斯问。

“如果他们四人之间果真有什么关联的话，那么凶手在对第一个人下手的时候前期筹备虽然多，却最没经验。”西尔斯回答，“所以你认为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失聪群体对整件事已经很不满了。”

“是啊，呃，那个群体似乎不怎么喜欢警察。谁都不愿意跟我说话。”西尔斯抱怨道。

“别往心里去，探长。他们只是没能像我这样欣赏你的人格魅力。”

“你说完了没有？”西尔斯语带讽刺。

“暂时说完了。”希斯回答道。

“那等我有进展了再打给你。”西尔斯说着挂了电话。

希斯把其他人的名字都擦掉，白板最上面只剩下哈罗德·肯辛顿的名字。

“好吧，”他大声说道，“先别管那条狗。如果肯辛顿是被人用老套路干掉的话，要怎么做呢？”

他把一个优秀狙击手的特征写在白板上。安静、专注、训练有素。接着他写下“狙击手信条”，下面列出三个词。

跟踪、隐蔽、发现。

他抬起头看着旁边另一个特勤局特工。

“我很久不干这事了。你还记得‘狙击手信条’吗？”希斯问。

“记得。”那个特工回答道，“跟踪——跟踪你的目标，直到你掌握他的作息习惯。

隐蔽——保护并隐藏好你的位置。发现……”

这时电话又响了起来。他接了起来，把记号笔丢给那个特工。电话是楼下的谢丽尔·科利打来的。

“你不会相信的。”她说，“华盛顿特区警察把一个硬盘的内容放到NCIC上。除了几张儿童色情图片，你猜还有什么？”

“什么？”希斯问，脑子里仍然想着西尔斯的电话。

“我猜对了。你要找的非洲邮件写手果然是美国人。准确说应该是‘曾经是’。他已经死了。所以，你可能想要知道，他应该不会再对任何人构成威胁了。”

“那人是谁？”希斯问。

“那人名叫塞米·克拉克。”谢丽尔回答道。

希斯屏住呼吸，“你说是谁？”

另外那名特工把记号笔丢回到希斯桌上，“搞定。”

“塞米·克拉克。”谢丽尔又说了一遍。

希斯瞥了一眼白板上的最后一条：

“发现——挖掘目标暴露出的弱点。”

希斯的脸骤然间变得刷白。

“我的天哪！”

第十五章

西尔斯灌下他今天早上的第三杯咖啡。入室盗窃案已经过去一周了，依然毫无进展。昨晚希斯·拉斯科的一番话让他几乎一整夜都在辗转反侧。

希斯再三质疑塞米·克拉克就是乔治城入户盗窃案的嫌疑人，这让西尔斯十分恼火。他不习惯别人质疑他的判断能力。他才是调查员，希斯只是行为学家，一个有特工徽章的学者而已。尽管如此，希斯的质疑让西尔斯不再底气十足。起初他只顾着生闷气，可当他想到塞米·克拉克的公寓时，觉得希斯的看法也不无道理。

塞米·克拉克的住处绝不像是一个小毛贼的家。塞米·克拉克曾经因股票欺诈坐过几年牢，所以他有偷窃倾向不奇怪。但是股票欺诈属于白领阶层的经济犯罪。他的公寓一看就是个标准白领的家。西尔斯可以想像的出，随便找一个华尔街分析师或纽约经纪人，然后把他丢进克拉克的公寓，他一定觉得就像回到自己家。这完全说不通。诈骗投资者和入户盗窃根本不在同一层次。即便克拉克真的落魄成小偷，他也不具备一个专业窃贼必须的技能。

“早上好，探长。”莱安走了进来，“再过两天，你就可以摆脱我了。”

“早上好。”西尔斯嘟囔着。那个该死的拉斯科。如果希斯是对的，他又要重新开始调查。一大早头件事就是从零开始，实在让人提不起兴致。

“昨天那家伙的设备太牛了。”莱安问，“他的那些电子设备怎么办？”

“虽然你把它们当成宝贝似的，我猜房东老太太只会用它们看‘房屋与花园’的重播。否则就等到三十天后，这些电子设备会被视为无主财产，老太太可以把它卖给易趣上出价最高的人。”西尔斯说。

“可恶！”莱安说，“我可没办法跟那些易趣上的土匪争，我出不起他们给的价钱。凭我的工资，根本没戏。”

西尔斯的身体微微一动。“你能再帮我查一次吗？”他问。

“我记得你刚才说要等三十天的。”莱安说。

“什么？噢，那个啊。对，电子设备要等三十天。我说的是海军十字勋章。你再查一下好吗？看看易趣或者其他类似网站上有没有。”

“当然可以。”莱安说。

莱安开始上网搜索，易趣上没有，克雷格分类列表里也没有。他又查看了《华盛顿邮报》和乔治城大学学生报《豪雅》的分类广告。接着，他查看了几个典当商店用作票据交换所的数据库，典当商店为了避免因为交易失窃物品被起诉，通常会使用这几个数据库。哪儿都没有海军十字勋章的影子。

“抱歉，探长。”莱安说。

“该死。”西尔斯低声骂道。他原以为有希望，没想到还是一场空。这样一来，他的案子怎么办？回到原点了？又要从头开始一点点调查吗？他实在受不了了。西尔斯把脸埋在手中。

等一下，昨天他对希斯说过什么来着？从第一起案子开始。坏人第一次作案时最没经验。西尔斯把入室盗窃案的卷宗拿了出来。第一家被盗的是迪克斯家，丢了两千块钱和一块劳力士潜航者腕表。

泰迪·迪克斯和玛丽·迪克斯，很美满的一对小夫妻。家中被盗对成家不久的他们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们快有第二个孩子了，两千元能派上大用途。

“探长，我觉得这条路走不通。那个坏蛋一定知道你在等着他销赃。傻子才会在本地卖赃物。时机不对。他肯定会被抓住，他不会笨到这么干的。”莱安坚持道。

西尔斯愣了一下。

“你刚才说什么？”西尔斯问。

莱安支支吾吾地说，“我是说，我不是有意对你的办案方式指指点点。”

“不，不是那个。另外一句。”

“时机吗？我只是觉得，外行才会想要在本地产赃。我们要找的是一个变卖首饰之类东西的人，首饰很容易被追查到。现金还说的通，变卖首饰是找死。”

西尔斯摩挲着下巴沉思。莱安也许说到了点子上。时机。迪克斯真的是第一个受害者吗？如果弗兰克·斯图拉顿的海军十字勋章算作首饰的话，会不会他才是第一个受害者，而不是泰德·迪克斯和玛丽·迪克斯？西尔斯打开书柜翻找斯图拉顿的卷宗。

他把里面的文件摊在桌子上。按照萨丽·艾利斯的说法，是女佣发现她父亲房间里的东西不见了，第二天她报的警。但是，女佣每隔一周才过来一次。迪克斯家比斯图拉顿家报案要早四天，但如果斯图拉顿家早就被盗了，那么他才是第一个受害者。

“别舒舒服服呆着了。”西尔斯对莱安说，“我们要出去吃早餐。”

西尔斯开车来到萨丽·艾利斯家，他绕到后面把车停在弗兰克·斯图拉顿的房门附近。他在路上给萨丽·艾利斯打过电话，克里斯出差了，但萨丽很欢迎西尔斯再次拜访。

“很高兴见到你们。”他们进来时萨丽说。

“谢谢你同意见我们。”西尔斯说，“这是我的同事莱安·里克特。”

“很高兴见到你。”萨丽说，“我帮你们倒杯咖啡好吗？”

“谢谢。太好了。”莱安说。

“有什么消息了吗？”萨丽问西尔斯。

“没有，不过，我们对调查有个新想法。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们对最初的假设有些疑问。你觉得他会介意我们再查看一次吗？”西尔斯问。

“我觉得没问题。他这周情况不错。”萨丽说。

莱安朝西尔斯皱了下眉头，跟着他们穿过后院朝弗兰克·斯图拉顿的房间走去，他用嘴形问西尔斯“什么意思”。萨丽敲了下门，过了一

会儿，她的父亲打开房门。他拄着拐杖站在门口，下身是笔挺的卡其裤，上身红衬衫的扣子扣得整整齐齐。西尔斯心里暗自叹服，虽然帕金森症病魔侵蚀了这位退役海军军人的大脑和身体，但他依然保持衣着整齐。穿军装时养成的习惯是如此根深蒂固。

“嗨，爸爸！你还记得西尔斯探长吗？他想再看看你的房间。可以吗？”她问。

斯图拉顿向后退开，让他们三个人进来。莱安最后一个走进房间，他猛地放慢脚步，似乎感到非常不舒服。

“私人公寓，是吧？”莱安问。西尔斯吓了一跳，莱安说话的腔调很奇怪，声音还特别大。西尔斯瞪了他一眼，在这不大的空间里四处查看。

“我确信之前我们已经问过这些，不过，我希望再次确认一下。”西尔斯说，“房间只有一个入口。窗户没有撬动的痕迹。一切都正常。”

“是的。”萨丽说。

“你说，是女佣第一个发现剑不见了。”西尔斯说。

“剑？”莱安来了精神。

“嗯，是的。她像往常一样打扫完我们的房间后过来这里。发现剑丢了后她立刻回来找我。是我发现奖章不见的。”

“好的。”西尔斯说，“她前两周都没来过这里，对吗？”西尔斯问。

“对，探长。你想问什么？你真的认为她有嫌疑吗？”萨丽问。

“不，老实说，我不这么认为。”西尔斯说。莱安沿着房间四周不停地走动，他东张西望，似乎十分卖力地查看每个地方。西尔斯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不过看得很是心烦。

“失窃前两周你根本没来过这房间吗？”西尔斯问。

“是的。怎么了？”萨丽问。

“为什么不是你发现剑丢了？”

“我没有常常过来。我即便过来，也只关注我的父亲，不会留意装饰品。”

萨丽尽量保持礼貌，但明显有些不耐烦。

“对不起。我的意思是，假如两周都没有人过来这里，我很难列出准确的时间表。”西尔斯说，“我还以为，虽然你父亲每餐都在前面的正房吃，你白天会时不时地过来看看他。”西尔斯说。

“探长，我们出去一下好吗？”莱安问。

“你这是在暗示我没有照顾好我父亲吗？我恰恰非常爱他！”萨丽不满地说。

“哦，我相信你非常爱他。”西尔斯说，“可他如果跌倒了呢？如果他半夜身体突然不适要人帮忙呢？”

“我很想跟你到外面说句话。”莱安坚持道。

“你竟敢这么说！”萨丽说，“我觉得你们两个该走了！”

“好主意！我们为什么不出来一下呢？”莱安拽着西尔斯的胳膊朝门口走去。

“你他妈的是怎么回事？”西尔斯吼道。

“你他妈的是怎么回事？”莱安吼了回去，“你一直死咬着她不放，根本不听我说话。这个地方的线布得像蜘蛛网。”莱安说。

“什么？”

“整个房间。里面有微型摄像机和至少两个全向麦克风。这还只是我随便走一圈看到的，实际上可能更多。我们在那里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可能全被录下来了。”

西尔斯的目光越过莱安，看向不远处的萨丽。她亲吻了一下父亲，然后带上他的房门。莱安径直朝正房走去。

“喂！你在干什么？我可没说你可以进去！”萨丽大喊道，“不许进

我家！”

“莱安，给我回来！”西尔斯喊道。

“是的。出去！别再回来了！你听见没有？”

“莱安！给我滚出来。”西尔斯边喊边追着莱安进了正房，萨丽紧跟在他后面。

莱安站在安装在橱柜下的一个电视监视器前面，正按下白色遥控器上的按钮。

“莱安！给我……”西尔斯住了口，盯着电视屏幕上的图像问，“搞什么鬼？”

电视屏幕的画面分成四个方格，方格里是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弗兰克斯图拉顿房间的内貌。西尔斯在一个方格中看到老人正慢慢坐回安乐椅上看电视。其他方格里是老人的厨房、卧室和客厅反方向的画面。摄像机的镜头覆盖了房间的每个部分。

“把它给我！”萨丽从莱安手里夺过遥控器，用手指向大门。“滚出去！”她尖叫道。

“她确实常常照看他。”莱安轻声说，“只是用遥控的方式。”

萨丽突然哭出声来。“你们不明白。”她抽泣着说，“他生病后身体状况非常差。我不愿意让他住养老院，可他又不想成为我们的负担。他希望我和克里斯过正常的生活，不要去担心一个无法照顾自己的老人。”

莱安从她手上轻轻拿走遥控器，转到原来的电视频道。

“你安装摄像头是为了可以随时照看他。”莱安同情地说，“担心他万一需要你。”

“他是一个人把我养大的。”萨丽抽泣道，“我母亲去世时我还很小。他从没想过再娶。我希望他和我在一起……”

“就像这些年他对你那样。”西尔斯帮她说完。

“我不想欺骗他。”萨丽哽咽道，“他需要隐私，我尊重这一点。我

只是不想有人欺负他。”她说。

“这套设备很好用。”莱安用鉴证分析师的平静口气对西尔斯说，“你可以从任何角度看到他，不过，他在卫生间仍然保有隐私。万一他跌倒或者突发急症，麦克风可以把所有声音传送过来。你把这套设备连接到家里所有的电视机上？”他问。

萨丽点了点头。

“你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西尔斯安慰她，“你没有欺骗他。你是在保护他，还可以防止他伤到自己。我相信他跟你住在这里比去养老院要开心。你丈夫愿意和你一起分担，真是个好人的。”

“是的。他人很好。”萨丽说，“谢谢。”

“我们该走了。”西尔斯对莱安说。

“很抱歉我刚才不够冷静。”萨丽说，“我只是一心想着爸爸。调查有什么发现吗？”

西尔斯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说，“现在还不好说，我还没搞清楚为什么有人会偷那些东西。很抱歉，我没能帮上什么忙。”

莱安把遥控器递给萨丽，跟着西尔斯朝汽车走去。“现在怎么办？”莱安问。

“这类东西让我觉得自己太落伍了。”西尔斯说，“可以感知婴儿动作的手机，远程照看父母的隐藏摄像头，我简直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

“它们没有任何可比性，传感器和监视器完全是两码事。”莱安心不在焉地说。

“什么意思？”西尔斯问。

“信号输出方式完全不同。手机通话的信号可以追踪，而婴儿监视器使用的是无线广播方式，它向各个方向发射信号，没有记录，没有任何形式的电子轨迹。”

西尔斯已经打开车门，听到莱安的话后他停下来问道，“你说什

么？”

“婴儿监视器。它们通过调频无线电频率传送信号，萨丽家也是用的这类无线电装置。婴儿监视器通常用于短距离，从婴儿房间到客厅或者父母的卧室，差不多就是这样。”

“是的。还有呢？”西尔斯问。

莱安迟疑了一下，担心自己刚才说了不该说的话。“嗯，实际上信号能够传送到更远的距离。”他说。

“你的意思是，用高功率接收器之类的东西？”

“不需要。记得那个芝加哥老师用她的婴儿监视器收到国际空间站信号的事吗？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不过就是那意思。”

“你说信号，也包括音频对吧？”

“当然包括，大多数情况下。”莱安点了点头。

“假如你想拦截其他人的发射器发出的信号，有可能吗？”西尔斯异常兴奋地问。

“花上五十块钱，你能在无线电器材商店买到你需要的所有东西。”

“所以，你可以把婴儿监视器变成秘密窃听器，而且孩子的父母根本察觉不到？”

莱安点了点头，“除非他们知道这个原理。使用婴儿监视器的人永远也想不到，他们生活中的所有细节会广播给全世界收听。我哥的邻居无意中听到了我哥和我嫂子努力制造二胎的过程。那天晚上他们喝了几杯酒，然后他……”莱安绘声绘色地往下说。

西尔斯打了个响指。“他就是这么干的！”他喊道。

他绕过汽车走到莱安身边，脑子里回想着每一起盗窃案的细节。这些案子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相似之处。有个东西把几个完全不相干的家庭紧紧联系到一起。萨丽·艾利斯没有这个东西，不过从某种程度讲，她也算有。

“谁？怎么干的？”故事刚讲了一半的莱安问道。

“婴儿监视器！每个被盗家庭都有小孩，而且都使用监视器随时照看孩子。窃贼通过拦截监视器发出的信号就可以知道谁家里有人、谁养了条狗或者他们什么时候出门旅行不在家！”西尔斯猛地拍了下莱安的后背，拍得他生疼。“我们要去找队长。”他说着把莱安往乘客一侧的车门里推。

麦克·西尔斯站在最前面，准备对满屋子的警察、探长、技术人员和支援人员讲话。莱安·里克特站在他旁边。

“好了，各位，请坐。我相信你们大家都在想，为什么今晚要值班。”西尔斯说。他朝莱安点了下头，莱安正摆弄着面前工作台上的一台婴儿监视器。“莱安在这里要演示一下窃贼是如何选定目标的。”

大家全都看着莱安，他调整着婴儿监视器的接收信号，然后播放出几个拦截到的信号画面，有的婴儿在睡觉、有的在哭喊，还有些画面中正有人在给他们换尿布。所有无线信号都是随机拦截的，来自警察局附近一些家庭的实时画面。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意识到，孩子房间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已通过婴儿监视器进行了对外实况直播。

“窃贼通过这个手段就知道谁去旅行，谁是单亲父母，谁有报警系统。据我推测，他等到家里确定没人时才会出现在附近。”西尔斯接着说。他又对莱安点了下头，婴儿监视器上出现了一个个空荡荡的婴儿床。“这是一个完美的远距离监控设备。如果画面中没有孩子，背景声音中听不到说话声，他就知道这家没人，可以下手。而我们完全无法通过信号追踪窃贼的位置。”

西尔斯关闭了设备。

“我们要做的就是引诱他去已经布控的几所房子。”西尔斯转向背后挂在墙上的战术地图。“我们在乔治城安排了六户家庭，让他们在婴儿监视器的监听范围内谈论马上去旅行的事。实际上我们将安排他们住进当地的酒店。希望那个借助婴儿监视器的混蛋会拜访其中一家。等到他出现时，我们就当场按住他。有问题吗？”他问。

一名警官举起手。“你怎么确定会听到他的动静？”他问。

西尔斯微微一笑，“我们在房子里有安排。”

他把两根手指放到嘴边，发出刺耳的口哨声。两条警犬立刻冲进房间。

“我们在一些房子里布置了警犬。一旦有人出现，我们就能听见狗叫声。”西尔斯的脸上露出颇为自得的笑容，这是他的主意。哈尔队长起身走到房间前面，站在西尔斯旁边。

“特种部队这周随时待命。”哈尔说，“既然现在警犬单位协同行动，这是一个测试非致命性新手段的绝佳机会。”

西尔斯朝房间里的其他人翻了个白眼，哈尔把一顶特种部队的帽子朝他丢来。

“我不是说非致命性方式有多了不起，可是依赖重型武器会让我们在媒体那里挨批。这次我希望一枪不开就抓住那个家伙。伙计们，我需要你们协助我做到这点。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许开枪。让我们回敬媒体一个他们不愿看到的结果——只有坏人才干了值得报道的事。”

“好了。今晚的领导大人监督部分到此结束。”西尔斯说，“没抓到之前我们想开枪也开不了，所以，大家去喝杯咖啡，准备轮班监视。我们最多守三、四个晚上就能抓到那家伙。”

艾米·凯伦出现在警察分队办公室的后面，西尔斯把她拉到一旁。“你怎么来了？”他问，“出什么事了？”

“我很抱歉又来打扰你，但我想拿回手机。晚上有手机在身边，我对西莉亚会感觉放心些。我知道这很傻，可是……”艾米说。

西尔斯打断她，“不，一点也不会。你刚经历了那么可怕一件事。只要能让你晚上睡得好，任何事都值得去做。”

他去证据室取回艾米的手机。“不用说你也知道，我们已经删除了克拉克先生的视频。”他说。

“哦，是的，我还没想到这个。我一直努力不去想这些。谢谢你。”

艾米看到周围的人都忙着做准备工作。两名警官正把一张网装进一个像防弹壳的东西里面，另一个人在用充电器为电击枪充电，还有一个人正在更换夜视护目镜的电池。房间里到处是特殊武器。

“看来你们正在为大行动做准备。”她说。

“哦，不，根本不是大行动，就是简单的监视工作。”西尔斯对她说，“我们的人会出现在你家附近，如果你看到警车和警犬之类的，用不着担心。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找到了抓住婴儿监视器窃贼的办法。”

“婴儿监视器窃贼？”艾米重复道。

“被盗家庭都有婴儿监视器。我们认为，窃贼是利用婴儿监视器确定谁家有报警系统或者谁家养了狗。”

“嗯。”

“我可以给你个建议吗？”西尔斯小心翼翼地问。

“当然可以。”

“回家后关掉西莉亚的监视器。就这两天关掉。我们会监控所有的婴儿监视器。你可能想不到，家里有多少事会被那些东西播出去。你已经把手机拿回去了，我们抓住那家伙以前，你有手机就够用了。”

“我会照你说的做。谢谢。”

“我们会安排几条警犬协助抓捕行动。你自己也可以考虑一下。”西尔斯补充道。

“考虑什么？”艾米问。

“养条狗。很好的保护方式，特别是对单身的年轻女性。”他提议。

“我会考虑的。”艾米说。

“你要不要回家好好休息一下？如果你有什么需要，”他扬了下自己的手机，“我就在附近。”

艾米下了出租车，沿着人行道朝自家大门走去。她和临时保姆简单交谈了几句后结清了保姆费，然后锁好房门准备休息。今晚跟凯西玩得太累了。尽管她心里不愿承认，其实她今晚过得很开心。“拼车”是凯西最喜欢的阿灵顿的一家酒吧，她早就说要来一次女孩之夜，今天终于找了几个女同事一起去泡吧。她们喝着汤米巴哈马朗姆酒，向艾米参加女子高尔夫球巡回赛时的赞助商致敬。

艾米没有喝醉，不过，她好久没像这样连喝几杯酒，所以有些醺醺然。她的心情平静而愉悦，她的确需要晚上出来放松一下。她有好几个小时没去想最近遇到的各种烦心事。她玩得很开心。有两个男生跟她们搭讪，还请她们喝了杯酒，不过最后还是所有女孩一起结伴离开了酒吧。这是女孩之夜的规矩，无论她们遇到谁，无论对方长得多帅，女孩之夜结束时必须女孩们一起离开。

临时保姆洗了一大摞盘子，艾米把它们收了起来。西莉亚的玩具已经全部放在玩具箱里，她上床前只需要留一盏灶台上的小顶灯，然后关上其他的灯。她已经习惯不关小顶灯，西莉亚喝奶的阶段，她要半夜从楼上跑下来泡奶，留一盏灯很有必要，不会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

她上楼打开主卧的灯，然后打开浴室灯和排风扇。她脱下聚会时穿的漂亮衣服，换上T恤和薄睡裤。她从镜子里细细打量自己，酒吧里那些家伙不停地说她有多漂亮。虽然她立刻转头不理他们，可有人却一直锲而不舍地追着她。她又一次认真看着自己。

总体来说，她身材还算不错。自从没有参加巡回赛后，她就没再定期锻炼身体。她吃得比原来多，再加上从事办公室工作，这些都完全背离了热量控制原则。她现在比一年前要胖些，不过只要她愿意，肯定能恢复原来的身材。她考虑了一下要不要去健身房锻炼，然后关掉所有的灯爬上床，整个房间随即陷入一片死寂的黑暗。

艾米家外面，一辆从阿灵顿就一直尾随她的银色千里马从拐角处驶出，然后渐渐远去。

第十六章

莱安和另一名技术员挤在监控车的车厢里，这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电子设备。由十几台显示器组成的显示墙占据了车厢的一侧，每个屏幕上都是不同位置的婴儿监视器传来的视频图像。这时后门开了，麦克·西尔斯爬了上来。“嗨，伙计们，怎么样？”他问道。

“来听听这个。”莱安说，“我们已经听了好一会儿了。”

西尔斯听见一个扬声器里传出狗叫声，但他在相应的显示器上却什么也看不到，只看见音频输入指示的LED灯一闪一闪的，表明狗叫声确实是从那里发出的，而且不只有狗在那里。

“在哪里？”西尔斯低声问，说完突然醒悟到没必要这么小声。

“那是克利奥小姐。”莱安看了看K-9花名册回答道，“它在Q大街3329号达林公寓。”

西尔斯跳下车，接通了警用无线电。

“我需要特种部队去Q大街3329号。”他对着无线电说道，“行动迅速，不要出声。”他转过头对莱安说，“如果这个行动计划成功，你们一会儿跟过来。”

西尔斯驾车驶向Q大街，在距达林公寓一个街区的地方停下车。特种部队的厢式车两分钟后在他车后停下，身穿黑色制服，配备自动步枪、防毒面具和闪光弹的特种部队警官们跳了出来。西尔斯朝哈尔队长走了过去。“晚上好，哈尔，你的人就位了？”西尔斯问道。

哈尔看了看他的部下，所有人都已整装待发。“你想怎么解决？”他问。

“我想我们就用标准掩护战术沿着小巷过去，然后包围那里。稍等。”西尔斯通过无线电问，“莱安！我们现在进去没问题吧？”

“克利奥小姐现在不再叫了，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听见屋子里有动静，有人在里面。”

哈尔朝自己的人点了点头，“都听见了。两人一组沿小巷过去，伏

低身体不要暴露，别出动静，包围那里然后待命。”

一名K-9的警官走上前。“需要克利奥出来时就通知我。”他手里拿着一只犬笛说。

西尔斯摇摇头，“先别管它，我们会努力做到不误伤它，也不用它参加攻击。它在小孩的游戏室里，门是关着的。这些小伙子要是能干的话，会直接冲进主卧套房。”

特种部队警官通过一道后门，沿着小巷缓慢地向达林公寓俯身推进。西尔斯仔细审视着那栋黑漆漆房屋的每一扇窗户，这些窗户常常是行动中发生意外的所在。经常是特种部队警官到达现场还未展开时就会被看见，有时是罪犯，有时是住在附近的人，偶尔会是一条狗。希望今晚的行动不会出意外。

“我们的人进到房子里时，有没有办法让克利奥保持安静？”西尔斯问道。

K-9 警官大卫·凯梅尔摇摇头，“它接受的训练不是学会忽略某些事——实际恰恰相反，它会时刻保持警觉。但它的训练才刚完成了一半，所以它会不会叫起来只能碰运气。”

“这正是我担心的。”西尔斯略有些沮丧，克利奥随时可能狂吠不止。

但上帝保佑，克利奥竟然一声没吭。特种部队队员包围了房屋，四下依然寂静无声。突然，隔壁屋的灯亮了，警官们迅速趴在地上。西尔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隔壁竟然传出婴儿的哭声！怎么这么倒霉？每个人都一动不动，几分钟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西尔斯手指在空中一挥，示意大家向房屋靠拢。

比尔·哈尔第一个来到门前，西尔斯把钥匙递给他。哈尔的手法非常专业，门悄无声息地开了，他示意队员一个接一个进入房屋。

打头的警官突然定住了，手指向头顶上方。楼上有脚步声，他们要抓的窃贼正在走动。

西尔斯示意凯梅尔进入走廊，凯梅尔脱下鞋防止发出意外声响。

他走到游戏室，先伸进一只手，里面的克利奥嗅了一下，认出是他后尾巴高兴地摇个不停。凯梅尔喂给它两块饼干作为奖励，套上皮带把它带走了。西尔斯看到他们出去后长吁了一口气。

一个不确定因素排除了。

头顶上方地板发出的嘎吱嘎吱声使他们确信一个或多个窃贼仍在上面。特种部队警官扇形散开，占据了通往二层和三层的楼梯。现在情况有些棘手，如果他们冲上去抓住了二层的窃贼，可是三层还有窃贼的话，那么局面很快会陷入混乱。

三层的窃贼惊慌失措下也许会开枪射击——不止朝街道上的警察射击，可能会朝隔壁住户射击。那么迄今为止一切顺利的突击行动就会功亏一篑，西尔斯下定决心要避免那样的情况发生。

楼上的脚步声接近了楼梯，特种部队小队散开，清空了楼梯底部。警官都配备有夜视镜，在黑暗中他们就好比楼上的人占据主动。上面有人慢慢走了下来，似乎有些太慢了，难道有人发出响声被他察觉了？躲在阴暗角落里的西尔斯看到一个人影站在楼梯的最后一级上，似乎在听着什么。

西尔斯屏住呼吸。

突然，黑暗中伸出两个叉状物，顶住了这个人的胸口。西尔斯的右边发出嗡的一声，他随即闻见一股轻微的臭氧气味。这个人身体抽搐起来，面部扭曲，露出痛苦的表情。两名警官冲上去按住了他。

电击枪的放电极刚脱离他身体，他就瘫倒在警官的胳膊上。他们把神志不清、嘴里语无伦次嘟嘟囔囔的家伙拖进走廊。西尔斯和哈尔队长不约而同地盯着楼梯，还会有另一个吗？

两名警官摸了过来，其中一个先向上指指楼上，又指指耳朵。西尔斯示意他们是否听见了什么？两人都摇摇头。周围依然没有动静。

之前抓住窃贼的一名警官返回来，他向西尔斯和哈尔打了一连串手势并展示了他从窃贼身上搜出的一样东西。那是一部步话机——上边还有人。

西尔斯看着哈尔打了一串手势，哈尔摇摇头表示不同意。西尔斯翻了个白眼，压低声音说，“我们可能今晚都要耗在这儿了。”

“我不会让我的人冒险，也不会让他们冒冒失失地冲上楼搞砸这种教科书式的抓捕行动。西尔斯，想都别想！”哈尔低声回答。

西尔斯盯着楼梯想，这下得在这儿耗上了。上边的窃贼也许正在等他们撤退，却没料到警察会呆在下边守株待兔。哈尔看了看外边，朝另一个警官打了几个手势，那个警官示意明白，他下楼经过他俩身边时还向西尔斯伸了伸大拇指。

“你想干什么？”西尔斯贴近哈尔耳边说。

“使用非暴力手段。”哈尔答道。

几分钟后莱安背着一个黑色帆布包和那名警官站在楼梯平台上，他从包里取出一个东西放在地上。

西尔斯低头看去，是一本小号的平装书。大概18厘米宽，20几厘米长，又旧又破，就像在图书馆被借过多次一样。西尔斯张嘴正要和哈尔说什么，却突然停住了，因为那本书竟然在地面上移动起来。西尔斯眨了眨眼睛，以为自己看错了——应该是走廊射过来的光照在书上产生的错觉。他又向哈尔侧过身去，这时那本书又移了回来，西尔斯停下来凑近仔细打量。

突然，书的侧面书脊部分突了出来，越伸越高，向空中伸展了20几厘米。西尔斯看得目瞪口呆，而其他人的表现却好像这是世界上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一样。莱安正在摆弄一个像便携式电子游戏机一样的东西，他从游戏机上抬起头看了看那本书，然后目光又回到手里的游戏机。西尔斯看不见游戏机屏幕上有什么，所以往前凑了凑。

“真是活见鬼。”他低声说，屏幕上出现的居然是哈尔队长的脸。

西尔斯转回头，看见那本书书脊突出竖起的部分正指向比尔·哈尔。

“给了流动图书馆一个全新的定义，不是吗？”哈尔低声说。

莱安露出他那标志性的傻笑，西尔斯摇了摇头坐了回去。

莱安拨弄了一下控制器，书脊突出的部分又缩回原来的位置。从30厘米以外的任何角度看，都完全看不出这是个机器人。莱安朝一名警官点点头，这名警官捡起这本书爬上通往三楼的楼梯，把它放在最上边的台阶上，又悄悄地原路返回。莱安等到他返回藏身之处后，才控制操纵杆向前移动机器人。

这本书在地上缓慢地滑行。莱安再次升高书脊处的摄像机进行导航。机器人来到楼上的第一个卧室，它配备的橡胶胎面使得它能够悄无声息地溜进房间。莱安按下控制器上的一个按钮，打开机器人身上的微型红外灯，机器人在房间里慢慢转了一圈。

没人。

他们要抓的坏人要么藏在衣柜或床底下，要么就在别的房间。哈尔示意莱安检查其他房间。因为他们没有听到任何动静，所以坏人藏在这个房间角落里的可能性很小。不管他在哪里，他肯定会在原地怔住，暴露无遗。西尔斯对于这点很肯定。

莱安操纵机器人返回走廊，90度转弯进入另一间卧室。西尔斯从屏幕上可以看出这是一间小女孩的房间。他向莱安和哈尔俯过身来。

“这间也不用看了，这里没什么值得偷的。去主卧室看看。”

哈尔点头表示同意，莱安操纵机器人向走廊深处移动，经过了两边好几个房间。突然，他从摄像机里看到了一张婴儿床，一张更换尿布用的桌子和一把摇椅，这是一间婴儿室。

西尔斯笑了，毫无疑问这里也有婴儿监视器——把他们引到这里的東西。他挥手向莱安示意去别的房间，一般说来父母的房间就在对面。

莱安使用操作杆驱动小机器人从主卧的门缝钻了进去。进去后他让机器人停了下来，操纵微型摄像头从左到右仔细观察。西尔斯突然抓住他的胳膊，示意他把摄像头转向右方。在梳妆台前，一个黑衣男子静静地站在那一动不动。

莱安皱了皱眉，这看上去不大对劲。他控制机器人原地转向，发现微型摄像机被地板上一个东西挡住了。

“我们上去抓住他。”西尔斯说。

“他有武器吗？”哈尔问道。

“不好说，他手里的确拿着个东西，但我不确定是什么。”莱安回答。

“如果我们迅速行动，现在还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西尔斯坚持道。

“不行。”哈尔说，“把他抓住前这里由我指挥。”

西尔斯往后靠了靠，他讨厌哈尔每次仗着官阶发号施令。当然，理论上作为队长，哈尔可以在任何时候发号施令，但他总是特别喜欢直接指挥特种部队，而把一些日常警务工作留给其他人做。

西尔斯向窗外看去，心想他们难道要干等一晚上，直到上边那位“雕塑”决定投降。他看了看大街，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他们的行动。现在还没有人通知媒体他倒觉得有些惊讶。等到媒体来了他们就不得安宁了，最好能赶快把事情搞定。

突然，他有了个主意。

西斯拉住刚才那名警官的胳膊耳语了几句，那名警官第三次下楼梯走了。

“你他妈在做什么？”哈尔问他。

“让我们在日出之前都可以回家睡觉。”西尔斯答道。

过了一会儿那名警官回来了，还带来了K-9警官凯梅尔和一条名叫“王子”的警犬。西尔斯指了指通向三层的楼梯，凯梅尔通过莱安手里的屏幕看到了目标图像。哈尔点头表示同意，他们都退回到各自的隐蔽处。凯梅尔轻轻对“王子”说了几句，朝着楼梯方向推了它一下。

“王子”飞快地爬上楼梯，它的爪子在硬木地板上咯咯作响。它一声不吭地冲进三楼走廊，跑出了人们的视野。几秒钟过去了，没有任何动静。西尔斯和哈尔交换了一下眼神。

莱安操纵机器人向后朝走廊退了几步，转动摄像头想看个究竟，

突然屏幕上出现了警犬的图像，“王子”张开大口扑了上去。

“啊——”一个男子惨叫道。

男子逃出主卧室，“王子”在他身后咆哮着紧追不舍。他被莱安的机器人绊了一下，“王子”趁机咬住他的脚后跟。他挣脱开继续沿走廊跑去，转身冲下楼梯。

“站住！”哈尔队长吼道，同时从暗处跳了出来，“警察！你被捕了！”

那人伸手从衣服口袋里掏什么东西。西尔斯掏手枪时，另一名警官抢先一步冲在他前面，举起霰弹枪向男子开了一枪。

西尔斯心里一沉，枪声不像普通的霰弹枪，难道是枪卡壳了？他还是从枪套里抽出手枪，他指向男子时比尔·哈尔一把抓住了他的手枪。

“没有必要了，探长。”哈尔说道。

西尔斯看见“王子”咬住那人的裤腿把他往后拽。

“他可能装死，小心有诈。”西尔斯警告说。

“没问题。”开枪射击的警官把霰弹枪扛在肩上，“这种东西打在身上可够劲。”他俯下身捡起一颗小号的豆袋弹。

“非致命子弹。”他解释道，“但真挨上会让你痛不欲生。击中后人会喘不上气，倒在地上动弹不得。我宁愿挨真子弹也不愿被它击中。”

哈尔掀开那人的衬衣，胸前有一大块瘀伤。另一个警官伸手查看他的呼吸和脉搏，这时，他醒了过来。

“放松，大块头。”一名警官对他说，“我看，在你埋怨我之前，还是先给你带上手镯吧？”他把那人翻过来趴在地上，反剪双手戴上手铐。一名警官开始向他宣读他的法定权利。哈尔看向凯梅尔。

“上边没人了吧？”他问道。

“如果有的话‘王子’就不会下来。”凯梅尔解释道。

“很好。”哈尔转向西尔斯，“探长，剩下的交给你处理了。祝贺你，我想你刚破获了一个盗窃团伙。”他上前和西尔斯握手。

莱安跟着第二名警官到楼上回收他的机器人。西尔斯则走进关第一个窃贼的房间，那家伙还在地上趴着。

“在他们身上搜到了什么？”他问达马托警官。

“警用无线电接收器，市面上卖的夜视仪——和我们的比就是垃圾，所以他们并没有用上。还有一套小型专业开锁工具。步话机，手套，装东西的尼龙包，还有就是这个。”

他递给西尔斯一台手持视频信号接收机，后盖已经打开，可以看到里面有自己另外焊上的电子元件。西尔斯盯着屏幕，拿着它上楼走进走廊。进入婴儿室后他发现衣柜旁边墙上的高处有一个架子，一个摄像头就放置在架子上。他向前走了三步，从手上接收机的屏幕上看到自己走了进来。

他们一直在使用婴儿监视器作案。

尾随艾米的那辆银色千里马的司机独自沿着艾米房子外的人行道走了过来。他在垃圾桶处停下，垃圾桶后面就是配电箱，他迅速剪断了电话线。

现在时间已经很晚了，艾米和西莉亚应该都进入了深度睡眠——这个时候她们最不容易被脚步声惊醒。他使用电子开锁器轻而易举地打开后门门锁，悄无声息地开门进去，然后把门关好并重新锁上，这是为了防止他不小心发出声音惊动屋里人所采取的措施。如果艾米听到动静向楼下看，她会看到一切正常，不会发现他。

他上楼时动作很慢，轻轻踩到楼梯台阶上，以防木质楼梯突然发出嘎吱声——马上就要得手，如果现在被发现就太笨了。一点一点，一步一步，从楼下到楼上他小心翼翼地走了三十分钟，这也是他以前从未被发现的原因，这方面他很有耐心。

这个年代耐心可不多见啊。年轻人总是急于求成，想证明自己是多么聪明能干，多么精通技术。相比高科技，他更相信旧式做法——

事前周密准备和经验。这两点在过去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因此他现在也没理由相信自己会失手。

他上到二楼后，先观察四周的情况。依据《信息自由法案》，他花费三十美元从房屋验收机构买到了这栋房子的建筑平面图。美国政府如此贴心，让承建商把房屋平面图备案存档，谁还用冒着风险翻过灌木丛从窗户偷窥屋里的布局呢？而且政府还要求检查部门提供平面图供人随意查询。《信息自由法案》，简称FOIA，是他能够得到的用于规划行动的最好工具之一。

从楼梯口经过走廊到小孩的卧室有十步距离，他最后检查了一下自己身上，确保没有东西会发出声响。他伸出一条腿在第一块地毯上慢慢地移动，小心地转移身体的重量，接着迈第二步，没有一点儿脚步声。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但也是最有效的。简单，也许就是它屡试不爽的原因。这样做想搞砸都很难，除非你移动过快。让速度慢下来可以干扰人们对于熟悉事物的敏锐感知。在这种干扰下，人们直到从睡梦中惊醒才会意识到家里已经来了不速之客。有人管它们叫“生活模式”。走廊里的脚步声或上楼梯的咯吱声都属于生活模式范畴。模式能帮人们分辨出哪些是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正常的、例行的事物，也是他今天行动中竭力避免的。

其实当他在地板上移动时，走廊桌子上艾米手机运行的手机间谍程序就已经发现了不速之客。当他慢慢蹭进卫生间时，程序已经自动拨打艾米卧室的床头电话了，但手机屏幕上显示的“线路繁忙”表明无法接通对方电话，程序便按照设置自动重复拨号。他进入卫生间后，从放药的橱柜里取出一瓶药放进自己的兜里。接着他又像刚才那样无声无息地挪向西莉亚的房间，同时来回扫视着走廊。走廊桌子上的手机还在徒劳地反复呼叫艾米房间的电话，但总是“线路繁忙”。

他来到西莉亚房门前，慢慢打开房门的同时，眼睛还留意着艾米房间的动静。进入房间后，他站了一会让眼睛适应黑暗，伸手从兜里掏出一小瓶氯仿，在一块手帕上倒了一些，拿着手帕靠近西莉亚的鼻子。他先是停下让西莉亚正常呼吸，然后手帕慢慢地、一点一点凑近

西莉亚，直到最后捂在她的鼻子上，西莉亚只呼吸了三次就晕了过去。

他又认真听了听四下的动静，然后抱起西莉亚，轻轻把她放进带来的黑色帆布包里，那块手帕还在西莉亚鼻子底下。他从墙上取下婴儿监视器，同样放进帆布包中，搁在西莉亚两脚之间。

当他从西莉亚房间出来时，艾米的手机又注意到他，并再次打电话给座机。不速之客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艾米的房门上，丝毫没注意桌子上手机屏幕一闪一闪的信息。

他沿原路慢慢地走下楼梯，停住脚步又给西莉亚嗅了一下氯仿，然后打开后门侧身出去，关上门但没有锁，便这样带着西莉亚走进了外面近乎漆黑的夜幕中。

走过一段小巷，他抱着装有西莉亚的帆布包飞快地跑过几个街区。夜里的这个时刻，路上没有几辆车，而夜色的掩护使得他能够轻易发现偶尔路过的汽车，在汽车司机发现一个抱着装有小孩的帆布包的黑衣人之前及时躲避。

穿过后门，他回到不到两小时前离开的一座空房屋，把西莉亚放到地板上。他从帆布包中取出婴儿监视器，放到旁边的一个柜子上，让摄像头正对着西莉亚。他已经围起了一个小小区域限制小孩的活动，在他外出办事期间，孩子会一直处于摄像头的监控范围之内。

不管这个“期间”会是多久。

第十七章

西尔斯走下楼，把携带型接收器交还给达马托警官。第二个盗贼也已经苏醒了，嚷嚷着要采取法律措施，两名特种部队警员正把他口袋里的东西往外掏。

“我要起诉你们所有人！”他叫着，“什么人啊，居然会对一个手无寸铁，毫无威胁的人开枪？”

“伙计，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达马托对他说，“你确定你没有携带武器？有没有我必须知道的刀啊针啊之类的？你最好现在就告诉我，如果被强行搜了出来，你的罪名就是袭警。那样你可真得‘进去’蹲上一段时间了。”

西尔斯拿起他的钱包。安东尼·斯蒂芬。

“这名字看起来好眼熟啊。”西尔斯对达马托说。

“另一个房间里的是他哥。”达马托回答说，“你们还真是打虎亲兄弟啊？约翰·斯蒂芬。或许他们进了大牢也可以做室友呢。”

约翰·斯蒂芬和安东尼·斯蒂芬，这两人的名字还真的很熟。好像他曾在哪里见过他们的名字。难道是在报纸上？他想不起来了。他对他们的脸完全没有印象，只有名字似曾相识。今天发生太多事了，或许是他弄错了。

“他们身上搜出什么了吗？”西尔斯问。

“没什么值得一提的。”达马托回答道。

西尔斯用手拨弄着桌上的两堆东西。汽车钥匙和房门钥匙。钱包。约翰口袋里的一块手帕和一把梳子。安东尼的打火机。这时，他注意到约翰驾照上的地址，溪田街。

西尔斯眨了眨眼睛，溪田街，看起来也很眼熟。他有认识什么人是住在溪田街的吗？

达马托准备把安东尼押往警局，正推推搡搡地押着他往外走。西尔斯站到他面前。那年轻人就算已经被抓了，还是一副趾高气昂的态

度，看来他不太识时务。或许他可以再试试希斯的那些技巧。

“话说，你们究竟怎么处理你们偷的那些东西了？”西尔斯问。

“我们什么也没拿！”安东尼说着抬腿朝西尔斯踢来。

达马托拽着斯蒂芬的镣铐用力向后拉，他猛地后退了一步，几串项链从他衬衫领口甩了出来。

“我猜这些应该不是你的吧？”达马托问。他拉开斯蒂芬的衬衫，发现里面有两条金链子。一条上面挂着一个金币，是一种西班牙的货币；就是在电视新闻报道上常见的，从很早以前沉入海底的寻宝船上打捞上来的那种。另一条上面挂着一个金色十字架。第三条项链不是金的，是一条士兵用来挂身份牌的金属链子，链子上挂着一个黑色海军十字勋章。

“慢着！”西尔斯突然吼道。他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斯蒂芬面前，伸手去抓他的衬衫。那年轻人不断扭动着想要挣脱西尔斯，他还是一把抓住了那枚海军十字勋章。他把它翻了过来，上面写着弗兰克·斯图拉顿上尉-1983。

原来如此。溪田街。克里斯·艾利斯和萨丽·艾利斯就住在那条街上。西尔斯抓住勋章猛地一拉。他的脸涨得通红，鼻尖碰到了安东尼的鼻子。

“解开他的手铐。”西尔斯轻声说道。

“什么？”达马托问。

“别逼我说第二遍。”

安东尼眨着眼睛，不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

“你就这样挂在脖子上，啊？你就是这么办事的啊？”西尔斯咬牙切齿地说，“要不我把你挂在我脖子上试试？那会怎样，大块头？”

“探长，我真的得把他们押送去市里了。”达马托说。

“想跟海军老兵玩花招？换我试试怎么样？我也挺老了啊。虽然没有他老，但何不试试在我身上做那些勾当，啊？”西尔斯用胸口顶得

斯蒂芬往后退了几步。达马托不得不制止他。

“快把这个疯子拉开！”斯蒂芬对达马托说。

“来呀，”西尔斯继续挑衅道，“来跟我比试比试怎么样。这样吧，我把你的手铐解开，然后让他们都离开，就剩你和我两个人。你要能打赢我，我就放你们两个走。怎么样？”

斯蒂芬挑起了眉毛。西尔斯怒火冲天，看起来就像是一头发疯的猛兽。他汗如雨下，胸口一起一伏喘着粗气。西尔斯气得脸都绿了。他两只手抓住斯蒂芬的衬衫，手里还紧紧攥着那枚勋章。达马托站到他们中间，想把他们分开，但西尔斯用胳膊肘把他推到旁边。

“住手，探长！放开他。麦克！放开他！”

另外两名警员过来一起把西尔斯从斯蒂芬身上拉开。斯蒂芬随即又骂开了，威胁着要把他们都告上法庭。达马托推推搡搡地把他带到门外，留下西尔斯一个人站在房间当中，手里仍然攥着那枚勋章。

“我很抱歉深夜打扰你们。”西尔斯轻轻说道，“你确定我可以进来吗？”

克里斯·艾利斯站在门口，挥手示意西尔斯进门。萨丽一边从楼梯上往下走，一边在她的睡衣外面套上睡袍。

“很抱歉。”西尔斯支支吾吾说道，“我不该这么晚突然造访。我应该等到明天的。”

他手上拿着一个巨大的棕色袋子，紧张地藏藏在身后，一根手指在袋子上面轻轻敲击着。克里斯注意到袋子边上印着“证物”的字样。西尔斯有些犹豫不决，这在他身上可不多见。他这么晚过来是不是做得有点过了？他有一大堆报告要写，但趁着达马托在几个街区以外发现安东尼·斯蒂芬的车时，他还是直接从现场溜了过来。

“没关系。”萨丽说，“你在电话里听起来很激动。不用担心，没事的。你是不是有了新的发现？”

西尔斯看着后院弗兰克·斯图拉顿的公寓。“他睡了吗？”他问道。

克里斯按下遥控器，萨丽朝电视屏幕看了一眼。屏幕上，弗兰克·斯图拉顿正翘着脚靠在躺椅上看电视。

“他还在老地方。爸爸是个夜猫子。”

“那你介意我过去一下吗？”西尔斯问。

他们三人穿过后院，萨丽像往常一样敲了敲门，然后打开门探身进去叫她父亲。她先进门去，而克里斯和西尔斯则在门口等候。

西尔斯知道，她先进去是想确保自己父亲的仪态可以见客，不会辱没他海军军官的身份。她是为了保护父亲的名誉和尊严。过了一会儿她回到门口，示意他们进门。西尔斯走到斯图拉顿跟前，在老人椅子旁单膝跪下。

“长官，我找到了一些物品，我认为它们是属于您的。”西尔斯柔声说道。他打开证物袋，从里面拿出那把马穆鲁克剑。接着他把手伸进外套的口袋，拿出一件用手帕包裹着的東西。他毕恭毕敬地打开手帕，露出斯图拉顿的海军十字勋章。他回头看了一眼萨丽，她正拿纸巾轻轻擦去眼角的泪水。“我没有什么大道理。也不想学政客的腔调说什么‘国家感谢你’。我只是一名退役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愿意随时为您效劳，长官。”

萨丽对克里斯轻声说了几句，走进上校的卧室，过了一会儿才出来。电视上正播放着她父亲一直在看的华盛顿国民队的棒球比赛，她假装全神贯注地观看比赛。西尔斯的声音低得像是耳语。

“那天我失去了我的朋友，长官。而您保护了那些正在把他们的尸体从地里挖出来的战友。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他停下来，擦去一滴眼泪，“我将一家一家给他们打电话，告诉他们您的英勇行为。”

西尔斯在自己情绪失控之前站起身。但他不知道该如何告别，行军礼显得有些迂腐。他紧紧握住这位退役海军军官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谢谢您，长官。”他的声音有些哽咽。

西尔斯转过身走出门去，对自己通红的眼睛和脸上的鼻涕毫不在意。克里斯带着敬意对他点了点头，似乎不想去打搅属于他们的时刻。萨丽不知去了哪里。西尔斯穿过后院正要去拿车时，听到她的声

音。

“探长？”

他转过身，发现她就在自己身后。她的眼睛和他一样又红又肿，手里还捏着张纸巾。她另外一只手里也捏着个什么。

“我父亲退役的时候是他所在部队的指挥官。我想他希望把这个交给你。”

她递给他一块大圆币，西尔斯双手接过，把它翻了过来。

那是一枚斯图拉顿的指挥官嘉奖币。一面刻着海军的标志，而另一面则刻着部队的徽章，下面还刻有弗兰克·斯图拉顿上校的字样。西尔斯感觉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一样，艰难地咽了一下。

指挥官嘉奖币是指挥官为了表彰个人或部队的杰出表现而颁发的纪念币，一直是军中将士梦寐以求的荣誉象征。它们的大小跟一个50美分的硬币差不多。纪念币本身一文不值，却毫无疑问是军方想到的最有效的管理激励工具。

指挥官可以自由决定将硬币奖给任何人，不管是军人还是平民，只要指挥官觉得他们超过职责范围的行为值得嘉奖即可。嘉奖币能提高部队士气，更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只要你获得指挥官嘉奖币，你就算是个人物了。

西尔斯像对待一个新生婴儿一样，把铜币捧在手中。他支支吾吾想说些什么，却找不到合适的词汇。

“我知道，我给你和我父亲给你的意义不一样。”萨丽说。

“事实上，意义同样重大，甚至可能更有意义。谢谢。”他说。他想也没想，上前给了这个几乎素不相识的女人一个拥抱。

“哇……！”

沉睡中的艾米被一阵哭声惊醒了。她心脏突然加速，挥舞着手脚想要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整个人从床上摔了下来，撞上了梳妆台。她胡乱踢着被子想站起来。一根高尔夫球杆不知什么时候已被

她攥在手里。

走廊上，西莉亚的哭声震耳欲聋。艾米不得不捂住耳朵，尽管她手里还拿着球杆。她在女儿噩梦般的尖叫声中，努力驱散自己的睡意。

“西莉亚！”她叫道。

艾米打开女儿卧室的门。她眯起眼睛，不确定西莉亚是不是正躲在被子下或是床下。在两边都检查过后，她意识到女儿不见了。

艾米的意识似乎还未清醒，走廊两边苍白的墙壁在她眼里扭曲晃动着。她看见手机屏幕亮着，猛地把它从桌上拿了起来。

“电话占线？”她自言自语道，这时她才意识到西莉亚的哭声是来自楼下，在楼梯下面。她放下手机，两级两级地跑下楼梯。“宝贝！你摔倒了吗？”她大喊道。

她跑到楼梯下面打开灯，但仍不见西莉亚的踪影。她又转身跑向厨房。“西莉亚！你在哪里？”艾米一边喊着一边走进厨房。

艾米的心沉了下去。女儿痛苦的小脸出现在婴儿监视器的屏幕上，而她几个小时之前明明把监视器关了的。监视器的音量被调到了“最大”。

“西莉亚！”艾米尖叫道。

一只戴着手套的手从后面一把抓住她，把她甩到厨房地板上。

“她好得很。”一个声音说道，“但我想，是时候你跟我单独谈一谈了。”

艾米从地上抬起头看了眼不速之客。“你是谁？你在我家里做什么？”她质问道。

他走到她面前，把她从地上拽了起来。“我来问问题，你只用回答就好。”他猛地把她推到冰箱上。

艾米站起身，在西莉亚的哭喊声中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西莉亚！你在哪儿？”

他一直跟在她后面，大笑着说道，“你该不会以为，我会做些碰运气的蠢事吧？”

艾米抓起电话。她按了几下回拨键，但根本没有拨号音。直到这时，她才明白手机上的“电话占线”是什么意思。电话线已经被切断了。

还有手机！她从他面前经过跑向楼梯时，他朝她脸上狠狠扇了一巴掌，她被打倒在地。

“你还真以为我会做些碰运气的蠢事吗？我讨厌同样的事情说两遍。你们这些译员不是最看重这一点了吗？第一遍就得翻对？”

她眨着眼睛看着他。这声音，这口音。“我认识你。”她慢慢说道。

“是吗？”他问。

“我认识你！你是莱尼。那个变态就是从你那里买的色情片！”她厉声说。

“耳力不错啊，你。对，就是我。今天能见到真人，真是幸会啊。”他嬉皮笑脸地说道。

“我那时就知道那个交易是假的。”她疾言厉色地说。

“是吗？”他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你怎么会知道的，我亲爱的？”

“失聪的人不可能去订一个小女孩尖叫的色情片！”

他怔住了，她的指责有点出乎他意料。“哇，我还没想到那点！作为一个新手，你还挺机灵的。”

“你想干什么？”

“我想知道你都对警察说了些什么。”

西莉亚撕心裂肺的哭声响彻整个房子。艾米觉得自己脸上像被一层厚厚的东西蒙住了似的难以呼吸，每一次艰难的呼吸都需要耗费她大量的体力。她的脑子在飞速运转，想要找一个对策。

“没有！我什么都没有告诉他们！”她最后说道。

他一把抓住她的头发，跟她扭打着滚到地板上。他正要举手打她时，西莉亚的哭声戛然而止。他们俩同时僵住了。

慢慢地，他们两人动作划一地瞄向餐台，看着婴儿监视器。西莉亚出现在屏幕上，但她已经没在哭了。她正在打手语。

“快报警。”莱尼轻轻读着她的手语。

“快去救妈咪。”艾米接着往下念。

“她知道家里的地址？”莱尼说道。

“不愧是我的宝贝女儿。”艾米不无骄傲地轻声说道。

莱尼松开手，气势汹汹地冲出了后门。

艾米在厨房的门槛上又绊了一跤，摔到地上。她回头看了那个门槛一眼。这时，她头顶突然传来一阵响雷。她打开冰箱上面的柜子，拿出杰夫的手枪，追着莱尼消失在夜色中。

艾米穿着睡衣，追着他沿着巷子跑过几个街区，到了一所空房子跟前。莱尼一把推开后门，但西莉亚和婴儿监视器已经不见了。艾米跑了进来，举起手枪对准了他。

“我女儿在哪里？”她问道。她的声音低沉，充满了因为肾上腺素而加剧的愤怒。

“我可不得觉得那玩意儿能帮上什么忙。”莱尼冷静地说。

她还在想该怎么回答时，一只体形庞大的棕色拉布拉多寻回犬从她身后开着的门里走了进来。莱尼趁着她分神的瞬间，穿过房子从前门逃了出去。艾米僵在原地。肯辛顿的死像是刚发生的一样历历在目，她不允许这个畜生靠近她自己或是她女儿。

“西莉亚！宝贝，你在这儿吗？”艾米大声叫道。

她双手剧烈颤抖着举起枪对准了狗。那狗低下头，悄无声息地走出了屋子。艾米冲到房子里面。

“西莉亚！”她喊道，“西莉亚！你在哪里？”

到处都没有西莉亚的踪影。

艾米把房子里的每个房间都搜遍了，这才意识到女儿又不见了，而随女儿一起消失的还有那个挟持她的人。这一年来她所经历的所有压力——杰夫的死，一份新的职业，肯辛顿的死，塞米·克拉克——现在全都压在她身上。她慢慢地瘫倒在地。她怎么能让女儿失望呢？她怎么能就这样让别人随便进来把她带走，还做得如此肆无忌惮？她到底算哪门子母亲啊？

这时，卧室的门慢慢地开了一条缝。是莱尼回来了吗？艾米睁大了充满恐惧的眼睛，举起枪，准备一枪命中。她不想杀了他，只要能伤到他就好。得留他一条命交出西莉亚在哪里。门慢慢地开了，一束光线从门缝投到了房间里。但来者既非莱尼，亦非西莉亚。

那条拉布拉多犬谨慎地向里面四下张望着。艾米颤抖着把枪向下又对准了它。狗退了回去，过了一会儿它叼着西莉亚的毯子又回来了。它试探性地向艾米走去，然后把毯子放在她脚边。她用双手把毯子捧了起来，蒙在脸上。她深深地吸了口气，瞬间重又感觉到与女儿联系在了一起。那条狗走回门口，回头看着她。

“好吧，莱西！看你的了。”她说。

艾米一手拿着毯子，一手拿着枪，跟着拉布拉多犬从后门跑了出去。她跟着狗跑过巷子，穿过几条小路，最后来到一所维多利亚式的大房子跟前。只见那狗跳上了房子的后门廊，艾米紧随其后。

警察花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收拾完他们的乱摊子，让达林一家回到自己家来。西尔斯带着他们仔细检查了警察到过的地方，确保没有任何东西损坏或丢失。他知道，有些人把自己的房子租借给警方使用，为了就是日后能把警察告上法庭，声称警察打破了什么，或是偷了什么，又或者是把房子搞得突然不能住人了。警察每次都会事先要求对方签订一个免责条款，但还是会有人想要尝试起诉。

等到达林一家都满意了，西尔斯就让所有人都撤退，好让他们的两个孩子上床睡觉。他坐在车里写了一份长达五页的报告，还顺手写

了些备注，以便明天盘问嫌疑犯时有所准备。

他好好享受着这如释重负的感觉——就像是一只八百磅重的大猩猩终于从他背上下来了。当然明天还会有新的案子。只要他在执法部门一天，就永远会有新的案子。这世界上多的是那些人渣败类。但今天，是善良的人赢得了胜利。

他向队长和警察局长报告时吵醒了他们，但谁都没有抱怨。两位上司都很高兴他终于破了这个给他们带来那么多负面新闻的入室盗窃案。他们都承诺会给他的人事档案里加一份表扬信，等到他下次升职考评时能派上大用场。

西尔斯把报告放到一边，用手指翻弄着那枚指挥官嘉奖币。这要是在二十年前他还穿着军装那会儿，就算有人拿着千斤顶也不可能把斯蒂芬那混蛋从他拳头里撬走。但是今天的他已经不是从前的他了。他对萨莉的善举感激不尽，当时他已经差一点点就要哭成个泪人了。但他也明白，那枚纪念币不属于他。拿着它，他会一辈子良心不安的。

西尔斯走过去，拉开特种部队监视用的厢型车后门。“你还在这儿干什么呢？”他问道，声音在夜里听起来格外洪亮。

“那狗娘养的弄坏了我的机器人。”莱安怒气冲冲地答道，“要是我们看不见了，要这玩意儿也没什么用了。”莱安已经把机器全部拆散了放在汽车的工作台上，正在把摄像头重新接到升降杆的顶端。西尔斯在他身后看着。

“我倒不觉得他是故意踩上去的。‘王子’把那人逼到角落了。他肯定已经被吓得屁滚尿流了。”西尔斯说。

“我说的就是‘王子’。”莱安说，“见鬼的狗把我的机器人弄坏了。伙计，畜生和电子设备真是相克啊。”他一边说着，一边把一根电线焊了上去。

西尔斯笑了笑，莱安就是一个有了新玩具的大男孩。“我相信你肯定能修好它。听着，我得跟你说件事。”

“说呗。”莱安仍然低头看着工作台。

“请你转过来。”西尔斯的语气很坚定但很友善。他不希望莱安觉得是出什么事了。

“不好意思。”莱安说着转过头来。

西尔斯在他旁边的另一张技术人员的椅子上坐了下来。莱安看他坐那么近，吓了一跳。

“这个……给你。”西尔斯说。他把纪念币放进莱安手里，“你知道指挥官嘉奖币吗？”

“当然了。这枚是从哪儿来的？”莱安问道。

“这是一个退役海军上校的。要不是你帮忙，我不可能破了这个案子。你发现的那些线索，我很可能都没注意到。那些电子设备，还有它们能拿来干什么。我有可能都忽视了。这是你应得的。我明天会跟哈尔队长和局长说这事。”他用力握了一下这个年轻人的手，一次真正的握手。

“但是，等等。他是给你的呀。你把这给了我，那你得到了什么呢？”莱安问。

“比这更宝贵的东西。”西尔斯说着站起了身。

今天是他这辈子最开心的一天了。这就是海军的职责，保护人民。他很高兴有机会让很多家庭知道弗兰克·斯图拉顿的事迹。但要是没有莱安的帮助，他不可能做到。“我走了。你还要很久吗？”

“不用。我也差不多了。我明天再把剩下的装完。”

“好的。我明天审问那些家伙时说不定得用到你那些监控录像。”西尔斯说。

“没问题。我会准备好的。”

“那明天见了。”西尔斯说。他在莱安背上拍了一下，走了出去。就在这时，他听到一声女人的尖叫，于是停下了脚步。“那是什么声音？”他问道。

莱安头都没有抬一下，“我们还能听到那些婴儿监控器里的声音。

他们已经吵了快一个小时了。他听起来可够混蛋的。我一开始没认出那个声音来，但我知道，我一定认得他。”

西尔斯专注地听着。他也没有马上认出那个声音，但他能认出那些语言。从他退役以后，他就没听过那么有文采的脏话了。

“我认识他吗？”西尔斯问。

莱安伸手调大了音量。“照我看，应该是克利·比林斯。”他回答道。

“那个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你确定？”西尔斯问。

“我不能保证。但之前看那样子像是他，而现在听着更他妈是他了。”

从扬声器里传来的语言不堪入耳，西尔斯不禁摇了摇头。“我可没空管这事。”最后他说道。

“今晚这些音频我们都录下来了。”莱安说，“你打算怎么处理？”

“扔了吧。我们是在追捕盗贼，不是抓混蛋政客。”西尔斯答道，“我们可别给那些阴谋论者或是什么特别的公诉人提供爆料的机会。”

莱安把录音关了。正当西尔斯转身准备爬出汽车时，另一个显示器上的图像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凑近了去看那个小屏幕，上面的小女孩正在用手语比划着什么。她看起来很眼熟。

“西莉亚？是你吗？”他大声问道。他盯着屏幕，但是信号不好，杂音很多。图像一闪一闪地非常模糊。“艾米，我都跟你说了，让你把那鬼东西关掉。”

他刚走到车外面，警察局接线员用无线电跟他联络。

“我是西尔斯，说吧。”他回答道。

“西尔斯探长，有个紧急电话找你。”接线员说。他从监视车旁走开，以便电话不被他人听到。

“紧急电话？”西尔斯重复道，“什么样的紧急状况？”

“我也不确定。稍等。”电话里劈劈啪啪响了一下，然后只听嘟的一声。“说吧，女士。”

“西尔斯探长？我是全手语视频传译服务的卡罗尔·伯迪克。”

“伯迪克女士？出什么事了？”西尔斯问道。

“我们接到个电话，我觉得你应该知道。”卡罗尔说。

“我还以为你不能把来电者的信息透露给任何人呢。”

“的确是这样——但这个电话是要求打给警察的。”

“那为什么是你打给我呢？”西尔斯问。

“因为她指名要找你。是艾米·凯伦的女儿西莉亚打来的。她说她妈妈遇到了危险！”

西尔斯跑回监视车，车里的显示器上，那小女孩还在使劲比划着手语。“她现在是不是正穿着公主睡衣？”他问道。

“是啊。”卡罗尔回答道，“你怎么知道的？”

西尔斯把身子探出车外，用手对着比尔·哈尔猛挥，而后者正在和剩下来的特种部队警官做最后的扫尾工作。“哈尔队长！”他叫道，“让大家重新装备起来！我们今晚还有任务！”

莱安从他身后出现了，手里还拿着那个焊铁。“发生什么事了？”他问。

西尔斯按下他的无线电对讲机，“接线员！我现在要带特种部队前往艾米·凯伦的家！”

第十八章

当特种部队在现场部署时，西尔斯站在莱安的监控车旁使用警用无线电进行联络。

“我在后边——门是大开的，里面亮着灯，附近看不到人。”威廉姆斯警佐报告道。

“别动，我们这就过去。”西尔斯通过麦克风说道。

他示意两名警官跟着他转到艾米房屋的后面，在一片冬青树旁和威廉姆斯会合。

“有人吗？”西尔斯问。

“没有，没有动静。”威廉姆斯答道。

“我们不能莽撞，里面有个小女孩，开枪时千万当心。”西尔斯告诫道。

他们小心谨慎地进入房屋，西尔斯又一次被厨房门槛绊倒，重重向前踉跄了两步抓住橱柜才站住。他脱口骂了一句，招来特种部队警官的怒视，这下好了，安静潜入是没戏了。

这里到处是打斗过的痕迹。各种物品横七竖八，厨具散落一地，一把椅子侧翻在地上。橱柜台面上婴儿监视器的屏幕在大声地嘶嘶作响，他们小心翼翼地靠近显示屏，唯恐自己像扑火的飞蛾一样掉进什么陷阱。

监视器上出现的依然是西莉亚打着手语的画面。西尔斯调低音量到正常水平。这时，更多的特种部队队员从他们身边经过，去搜查各个房间、储藏室，包括各种可以躲藏的地方——阁楼、楼梯下面、停在车库里艾米的汽车等。所有地方都没有发现艾米的踪迹，也不知道厨房婴儿监视器屏幕上出现的小女孩到底在哪儿。西尔斯取出无线电对讲机。

“指挥中心，我们已经搜查过艾米·凯伦的房屋了，这里没有人。”

指挥中心的调度员立刻答道：“值班长官在这儿，请稍等一下。”

“西尔斯！”无线电里有人吼道，“那个用手语求救的孩子怎么样了？”

“她还在用手语示意！我们在这里的婴儿监视器屏幕上可以看到她，但我们在这所房屋里找不到她。”

“那么她现在究竟在哪？她怎么给警察局打电话的？”他问道。

“是西尔斯探长吗？”是卡罗尔·伯迪克插入了视频通话，她有些犹豫地说道，“很抱歉打断你，但我想西莉亚现在不在艾米的房中。”

“那她在哪？”西尔斯问道。

“视频电话不是通过电话线拨入的。”卡罗尔解释道，“而是通过因特网接入的，所以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

“你在和我开玩笑吧。”西尔斯无奈地说。

“我认识那个房间。”西尔斯在无线电里听到凯西·梅娜德轻声说。

“哪儿？在哪儿？”西尔斯问道。

“她不可能在那里。”凯西轻声说，“她不可能在那里。”

“哪儿？快说，在哪儿？”西尔斯急得叫了起来。

“我想那是哈罗德·肯辛顿的住所！”凯西说道。

特种部队成员撤离艾米的房屋并重新整队，然后他们便立即飞驰奔向四个街区外的哈罗德·肯辛顿的住所，路上西尔斯一手握方向盘一手拿着他的无线电对讲机。

“伯迪克小姐，你还在吗？”他通过无线电问道。

“我在。”她回答道。

“我想请你问问西莉亚，她妈妈在哪儿？”

“很抱歉，探长，我做不到。”卡罗尔答道。

“见鬼，为什么不能？”他喊道，“我一直以为那是你们译员吃饭的本事呢。”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们会手语，但问题是西莉亚现在看不见我。”

“你在说什么？”

“她那边的显示器没有打开。”她说。

“什么意思？”

“她看不见我们，她只是在‘盲打’，没有显示器的话她只能发送却不能接收手语信息。”

艾米紧跟着那只拉布拉多犬走进了一间装饰豪华的办公室，她看见西莉亚被困在由书柜和办公椅围成的角落里。艾米急忙拉开椅子，一把将西莉亚抱在怀里。“噢，宝贝！妈咪想死你了！你还好吧？”艾米哭着问她。

莱尼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从艾米身后一把抢过西莉亚，迅速将孩子扔到一边的地板上。“呦呦，你可真是让人意外啊！”他说道。

“放过我们吧！”艾米尖叫道。

那只拉布拉多犬叼住西莉亚上身睡衣，半拖半叼着西莉亚离开了房间。

艾米从口袋里掏出手枪对准狗，但又怕伤着女儿犹豫着没有开枪。莱尼趁机把枪夺了过去。她看了一眼放在书柜上的婴儿监视器摄像头，莱尼迅速抓起摄像头砸到墙上。

“别再耍花招了，你骗不了我。”他讥讽道。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艾米大声喊道。

他似乎缓和了下来，脸上表情也不那么严肃了。“看来你真的什么都没有告诉他们，是吗？经历了那么多事之后，你都没有泄露我们的事！他是对的！他早就知道你会是理想人选。”

“什么理想人选？”艾米感到一头雾水。

“如果那个白痴法官干他应该做的事，把那条该死的狗解决掉，而

不是送到什么庸医那里治疗，这件事早就结束了。”

“解决？你是说杀了它？！”艾米不禁问道。

“没错！杀掉！你没听说暗杀守则的第一条就是要干掉凶手吗？”他问道。

艾米不由地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就好像这两个字是毒药一样，“凶手？”

“现在你知道你已经改变了历史进程，感觉如何？”他问道。

艾米愣了一下，“你是说候选人提名？”

“如果你杀了总统，你会史上留名，但也会身败名裂。而在候选人被提名前，杀了总统候选人的智囊，你就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他说道。

“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艾米问。

“比林斯想要万无一失地让汤普森失去提名，那么干掉肯辛顿就是达到目标最简单也是风险最小的方法。”莱尼答道。

“他的死不是个意外？”艾米问。

莱尼慢慢摇了摇头。“没有肯辛顿，汤普森一点希望也没有。”他说道。

“哦，天哪，是你们杀死了他？”她试探地问道。

“不，亲爱的，是你杀死了他。”他冷酷地回答，声音冰冷、阴沉，就像宇宙空间一样。

艾米惊呆了，“我？”

“比林斯坚持亲自掌握时间和地点——确保现场没有目击者，也没有人救他。但比林斯自己又不能亲自在场，他需要一个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明。”

“怎么会？你在说什么？”艾米喃喃地说。

“找到一条模样相似的狗，小事一桩。训练它听到某些无关的词比

如‘我不明白’就咬人，同样非常简单。”

“我杀了他？”艾米感到不可思议地重复道。

“我们必须周密计划时间地点，而不能把狗送到就坐等事情发生。如果那个时候房间里有许多人，有人或许会救他，当局也会发现狗被掉包过了，这有什么意义呢？不行，他必须孤独地死去。你说，你如何才能目睹一个人的死亡过程但实际上无法提供目击证词？”

“视频传译。”艾米低声说道。

“也就是一个代理人，太对了！这样比林斯就不能算作目击者，因为事实上他什么也看不到。事发后他联络执法部门，但通话过程中发生的事情被我们在FCC的好朋友保护得好好的，谁也不会知道！”他讽刺道。

“所有这些电话、色情图片、盗窃案，都是一个局？”她问道。

“那时我们已经注意你好几个星期了。你是哈罗德最中意的译员，你了解他的喜好、性格和习惯。当你告诉他你要去全手语公司时，我们就肯定他会通过你来进行视频通话的。”

“因为他信任我。”艾米喃喃地说。

“是的，没错。但我想有些过于信任了。”

“公开场合他说话非常小心，但是在家里使用视频电话时……”艾米说不下去了。

“他就放松了警惕。”莱尼替她把话说完。

“是的。”

“你也一样。我们曾经暗地里给你做过心理分析，结果很糟。我知道你丈夫的事，也知道你在看心理医生。”

“许多人都看心理医生。”艾米答道。

“我也知道格伦·维特克和他的竞选经理之间的勾当。我设法让他们雇你作他那晚演讲的手语译员。你发现了他俩之间的事，本可以告诉他妻子，但你没有那么做。”莱尼说。

“他们雇我担任维特克竞选集会的翻译，是因为你？为什么？”

“你感觉怎么样？”

“什么感觉怎么样？”她问。

“你走进进去时他和她正在浴室里鬼混，而那时他妻子正在外面卖力地投身竞选活动。单身的你当时看到浴室内的一幕感受如何？”

“关你屁事！”她被激怒了，想站起来但又被他用枪管顶了回去。

“看见了吧！你口风有多紧！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FCC的严格规定是一回事，但更关键的是，我们需要找到一名无可挑剔的正直译员，这个译员要毫无疑问地遵守规定。但是我们还要确保，不管你看到多厌恶、多反感的事情，你都不会说出来。为了验证这一点，我们假装通过你提供的视频传译服务进行毒品、色情交易，结果你成功通过了所有测试。你，亲爱的，对于狙击手来说是最好的掩护，特别是对一个不会说话的狙击手，就是那条该死的狗。如果按我们的计划，他们把那条狗宰了，现在大家都会好过多了。”

“我觉得我要吐了。”艾米厌恶地说道。

“现在的问题是，该拿你怎么办呢？”莱尼说。

“我？”

“是啊，这件事给你带来的压力太大了。知道肯辛顿死亡的真相——却不能透露一个字。搁谁身上都会崩溃的，你只不过是再也承受不了罢了。”莱尼说道。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策划自杀和策划谋杀是两码事。”

“自杀？”艾米尖叫道，她明白了。

“一件案子里不能有太多相似的死亡，那样太引人注目了。那个该死的布伦特小子不配合我们的计划——对他我也没别的办法。那条狗？简单，意外交通事故。你呢，就准备死于自杀吧，我也是没办法啊。”

艾米已经哭出来了，“我求你了，就放过我吧。我不会对任何人说一个字的。”

“我已经等了好几个星期了。等到所有事情平息下来，再干净利落地悄悄干掉你。”

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从艾米浴室的药柜里拿到的药瓶，那是医生开给艾米的处方安眠药。“你由于没能够阻止悲剧发生感到万分内疚，不能再承受下去了，所以你必须死在肯辛顿被害的地方。”

艾米推开药瓶。“我工作中听到的一切都是保密的，”她哭喊着，“我不会告诉任何人，求你放过我吧。”

“我不能冒这个险，你就是那个最后被干掉的凶手！”

这时，窗外的一声惊雷震动了整间房屋。莱尼想打开药瓶，但是防儿童开启的瓶盖设计使得他无法单手打开，于是他放下枪，两手去开。艾米见机突然抓起枪，冲进走廊，边跑边拨倒旁边的家具阻碍莱尼追赶。她转过拐角，迎面撞上了丹·班度切克，后者抱着一摞箱子刚从地下室上来。

“班度切克先生！你在这里干什么？”艾米吃惊地问道。

班度切克吓了一跳，好像没有想到在屋子里会碰上其他人。“我在把竞选文件打包。你怎么在这里？”他问道。

“我们必须立刻离开这里！有人绑架了我女儿，把她带到了这里！”艾米大声喊道。

“谁绑架了你女儿？你在说什么？”

艾米拽住他胳膊，“没时间解释了！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请帮帮我！”

“别慌！别慌！”班度切克安慰道，避开她说话时手里挥舞的手枪。“把那个给我。”他小心地拿过艾米手里的枪。“现在慢慢和我说，你在这干什么？”他又问道。

“我女儿就在房子里的某个地方！”艾米说，“请帮帮我！我需要报警！”

“艾米，你在胡说什么啊！请先坐下来。我相信一切都会有合理解释的。”

这时，莱尼已经追到艾米身后了，班度切克向前一步挡住他，站到他 and 艾米中间。“你在这里干什么？”他问莱尼。

莱尼盯着班度切克没有说话。

“我在问你呢！”班度切克吼道。

“我听见了！”莱尼一边向他走去，一边答道，“我不聋，记得吗？”

班度切克又向前迈了一步，枪口仍然指着莱尼的腹部。

“你能不能控制住她，或者这也要我来做？”班度切克问道，同时手指在手枪扳机护圈上轻轻一拨，枪口朝下把枪递给莱尼。

“你把你的事做完，这边我来搞定。”莱尼冷笑道。

“就像你搞定其它事那样？”班度切克哼了一声，“那可真让人宽心啊。”

当莱尼又把枪口对准艾米并示意她站着别动时，艾米惊得目瞪口呆，她绝望地看着班度切克。

“你和他是一伙的？”她充满怀疑地问道，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告诉过你搞定后就来找我。为什么你把她带到这里来？”班度切克问莱尼，没理会艾米的疑问。

“我没有带她来这里，我是跟着她和一条该死的狗过来的。”

“带上你的狗和其它没有解决的问题赶紧走开，我还要找东西呢。”

“我不相信这一切。”艾米说，“肯辛顿先生是你的朋友。”

“他是我的老板，而且是一个政界大腕，仅此而已。”班度切克反驳道。

“他曾那么信任你。”艾米说。

“我曾经也信任过他，以为他会去做我需要他做的事。我想我们俩都失望了。”

“你只要记住是谁把事情摆平的。”一旁的莱尼威胁地说道。

“别着急，所有事情都会解决的。只要别把你负责的搞砸了。”班度切克向他保证说。班度切克看着艾米继续说道，“比林斯想成为维特克的副总统。他不想只做一名党派内部的管理者，但只有肯辛顿死了他才能竞选，他为此等了二十年。我想他认为维特克是他最后的机会，但没有人料到汤普森能劝说已经退休的哈罗德重新出山为他的选举活动效力。”

“维特克离职后副总统比林斯就是总统提名的不二人选。”莱尼说道。

“但我还没有找到任何照片。”班度切克说。

“应该是比林斯和别人老婆的照片，或者是类似查帕奎迪克岛事件的，或者是……”

“我不知道是什么。”班度切克打断他说，“我所知道的是，那些照片足以让他从当上新泽西州议员起就不能参选任何公职。”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人们早就忘了。”莱尼说。

“是啊，但事件的严重程度足以让比林斯二十年来一直坐冷板凳。他告诉我说每次党内推荐他参选公职时，哈罗德都会两眼瞪着他，这就像只有他俩懂的暗号一样。比林斯十分清楚他的意思——如果你参选，那些私人照片就会被公开。哈罗德说到做到，这点毋庸置疑。也许在这件事上没有法律时效，也许是一件重罪。谁知道呢，反正我还没有找到照片。”班度切克说道。

“比林斯肯定也从哈罗德身上学了一、两招，他让我拍摄维特克和他那个身材火辣的金发竞选经理乱搞的照片和视频。”莱尼说。

班度切克眉毛向上一挑，“杰奎？婊子养的！他把我的信息也告诉她了？”班度切克问。

“噢，你还不知道？我想老板对于和谁分享重要计划很谨慎。”莱

尼奚落道。

“你真是可笑，他是利用杰奎勾引维特克以掌握维特克的把柄，就像肯辛顿掌握他的把柄一样。杰奎会把掌握的信息包括和维特克的枕边话统统告诉他，这样现在比林斯就可以控制他们两个人了。”

“蜜罐行动。”艾米低声说。

班度切克和莱尼听到艾米的话后不由得大吃一惊，两人好一阵都没出声。过了一会儿，莱尼先开口了。

“哈！连她都明白了！！但他没有告诉你，对吧？”莱尼嘲讽道。

“你也干同样的事，把肯辛顿的情况向比林斯汇报！你和杰奎都是婊子！别以为你有个法律学位，就能比她强多少。”

“去吃屎吧。”班度切克回答他说。

“你现在可是世界上最没用的律师了。”莱尼依旧滔滔不绝，“他本来派你出庭以确保你的客户被处死，结果他们却释放了它！”

“闭嘴，你个混蛋。”班度切克说。

“难怪你不干律师了。那么，你让他脱了你的三角裤了？你是不是为了取悦那个老家伙还穿上了花边内裤？”莱尼嘲笑着班度切克，愈发趾高气扬起来。

“那个蠢货活不到维特克提名他当副总统的那一天。他离完蛋不远了。”

这时屋外一道闪电划过，室内的光线瞬间暗了一下。艾米趁他们两人分心的时机拔脚跑过走廊。莱尼在后边紧追，班度切克也跟着他追了上来。艾米费了两秒钟才打开屋门，这时莱尼已经冲上来抓住了她，后边的班度切克来不及停住脚步，一下子撞到他俩身上。三个人站立不稳，互相咒骂着撕扯在一起，都拼命想要脱身，直到突然一声枪响。

受到惊吓的艾米不由自主向后退去，但莱尼仍紧紧抓着她的胳膊，艾米的另一只手则抓住了班度切克，而后者还抓着莱尼。刹那间三个人互相盯着对方谁也没开口，房间笼罩在死一般的寂静中。

班度切克缓缓地跪了下去，从他那笔挺的白衬衣下涌出一股暗红色的鲜血。

“你这个蠢货。”班度切克嘟囔着说。

艾米松开手，看着班度切克躺倒在地上，她跪在他身旁。“天哪！他需要叫救护车！”艾米说道。

莱尼跌跌撞撞退到墙边，手里仍握着枪。他们天衣无缝的计划竟然演变成血溅哈罗德·肯辛顿家的地板，他不知道该如何补救。

“我不能送你去医院！你把我们都毁了！”莱尼绝望地叫道。

“比林斯不会放过你的，你逃到哪儿也躲不掉。”班度切克用最后的力气说道。他的双手在空中胡乱地比划，嘴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喘气声。他的目光转向艾米，嘴巴张了张却没有说出来，然后眼珠向上一翻。

班度切克死了。

莱尼浑身发抖，已经接近崩溃边缘，几乎握不住手中的枪。他无神的眼睛机械地扫来扫去，不知道怎样摆脱现在的处境。

“现在我该怎么办？”他对着班度切克的尸体大喊，“现在我该怎么办？”

第十九章

“求你了。放我们走吧！你们做的一切仍然是保密的。”艾米轻轻说道。

“保密？”莱尼吼道，“这件事没办法保密！你是一起谋杀案的目击证人！”他一边踱着步，一边挥舞着手枪。“我要怎样才能把你们两个都处理掉？那么多尸体我他妈的要怎么办？我得到国外去。留下来的话，比林斯一定会派手下那班喽啰来追杀我。我完了！我彻底完了！我简直不敢相信！”他大声嚷嚷着。

艾米向他走近了一步，莱尼立马举起了她丈夫的手枪对准了她。

“我别无选择。我必须把你们两个都干掉。”他一边举起手枪瞄准她，一边冷冷地说道。

艾米慢慢举起双手，“你不能杀我女儿，她还那么小，还只是个孩子。”

莱尼摇了摇头。“我不能留下任何证人。不能冒这个险。”他说。

“西莉亚什么都没看见。她根本都不在这儿。她已经走了。”艾米哀求道。

莱尼四下张望了一下。他都忘了，拉布拉多犬把西莉亚拖走了。“不能留证人。”他像机器人一样重复着，“不能留活口。”

“求你了！我跟你做个交易吧。”艾米恳求道，“放过我女儿，班度切克先生的死由我来顶。”

莱尼盯着地上的尸体。“不行。肯定不行。没有人会信的。”他哀叹道。

“那是我的枪，”艾米继续恳求道，“我手上也沾到了火药！他们肯定会信的！但你能伤害我女儿！你必须放她走。”她小心翼翼地把手伸进他的口袋，拿出那瓶药。“成交吗？”

“那你得把所有罪名都扛下来。”他要求道。

“你必须打911让人来救她。你不能伤害她——因为她不会伤害你的。”

莱尼点了点头。艾米看着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是有多讽刺——她必须自杀才能救女儿的性命。

自杀。认罪。上帝带走了杰夫，现在又要来带走西莉亚的母亲吗？艾米还没能好好向西莉亚解释杰夫的死。或许这就是西莉亚梦游的主要原因。如果爸爸还活着，只是不见了，西莉亚就一定要去找到他。

那又有谁能向她解释，为什么她妈妈也不见了呢？从此以后，西莉亚的人生会有多么糟糕？她会不会在某个孤儿院里同样梦游着，寻找她的父母双亲呢？

“这有什么好想那么半天的。要么你自己死，”莱尼把枪顶到她头上，“要么她一起死。你别以为我做不出来，那我先去把她干掉。”他转身向门口走去。

“不要！”艾米叫道。“求你了，不要！她从来没有伤害过你。求你了。”她颤声说。

莱尼走到吧台，从水晶酒瓶里倒了一杯威士忌，砰地一声放在她面前的桌子上，旁边就是那瓶药。“全吞下去。我可没什么时间奉陪。”他的下巴紧绷着。

“我能不能至少再见她一面？”艾米轻声问。

莱尼面无表情。“想都别想。我得赶快逃出去。你是想让她自己走着出去，还是被抬出去？”他问。

艾米双手颤抖着拿起药片和酒杯。她回头向隔壁房间看了一眼，不敢相信，她女儿的哭声将成为她对女儿的最后记忆。

“要不要我现在就去把她解决了？就像你说的——你手上也有火药残留。警方肯定会相信，你是先杀了你女儿，然后服药自杀的。”

艾米手里拿着酒杯和药片，摇了摇头。

“你就想这样，是吧？”他冲她吼道，“你想让我动手吗？让你死得

痛快些？”他再次走向门口。

“慢着！”她叫道，“我自己来！”她把几片药片丢进嘴里，用威士忌一口送了下去。她从来没有喝过纯的威士忌，呛得差点无法呼吸。

“再吞！”他命令道，一手仍然握着门把手。

她再次用酒服下几片药。药片和威士忌，一次，又一次，总共吞了五次。五次，她吞下了26片药。每一片药代表她每一年的生命。

她活到现在没什么可以炫耀的东西。丈夫死了。一份新的职业还没开始就已夭折。一个或许需要长年接受心理治疗的女儿。这一切是怎么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脱轨的？

她和杰夫有过那么美好的计划。她规划过自己的职业高尔夫球手生涯，先花几年时间参加巡回赛，然后找个温暖如春的地方定居下来做个职业教练。不再到处奔波，留下时间陪伴家人。计划很完美。她球技高超，有这个能力。结果，他带着新拿到的商业学位闯进了她的生活，成为她的全职经纪人，还帮她谈成了汤米·巴哈马的赞助合同。他同时还谈着其他好几份合同。一切顺风顺水。

然后，她突然怀孕了。参加巡回赛时东奔西走，她很难有规律地采用避孕手段。新人必须要从头做起，晚上要接受记者的采访，一早又有挥杆教练的课。所以不知怎么的，也不知什么时候，她漏了一颗避孕药。这比他们的计划早了几年，但是杰夫却能见招拆招。

当艾米重塑体形准备重返赛场时，他一直负责照顾西莉亚。汤米·巴哈马也很乐意立刻恢复赞助。他们两人配合得天衣无缝。杰夫一手签着合同，一手摇着西莉亚的摇篮。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办公室和西莉亚的婴儿房就是酒店的房间。艾米心里清楚这种状况不能持续太久，但是作为一个新手妈妈和职业高尔夫球的新人，她需要身边有人支持。他们在一起相处得很愉快。

艾米向后靠在墙上，而眼睁睁看着她慢慢死去的男人同样放松地靠在墙上。她感到很累，精疲力尽。她觉得没人会在二十几岁时能累成这样。再过几分钟，那些药片就会让她失去意识，而她将永远沉睡。她只是希望，无论如何，她女儿仍然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西莉亚

的童年毫无疑问会过得乱七八糟，但是艾米希望自己今天的牺牲能在以后得到回报。

她希望西莉亚能原谅她，希望她能有一天从今天的噩梦中惊醒，并意识到妈妈并没有抛弃她，而是通过牺牲自己而挽救了她。或许那样就足够了。

或许。

又一阵响雷在头顶轰鸣，一道闪电照亮了房间。莱尼像一条正准备大快朵颐的鲨鱼一样，守在旁边等待受伤猎物死去。她眨了眨眼睛，泪水模糊了双眼。

“你这会儿不是该打电话叫人来了吗？”艾米问。

“不急。”他回答道，“她现在哪儿也去不了。”

远处传来西莉亚的哭声，这让艾米更加焦虑不已。布朗医生说什么来着？总有一天，西莉亚哭时会找妈妈而不是找爸爸。讽刺的是，当这种情况真正发生时，除了死，她已经无力为她做任何事了。

暴风雨已经不能让她感到害怕了。电闪雷鸣也不像过去那样对她有那么大的影响。她很快就会与杰夫团聚。或许他们可以一起在天国守护他们的女儿。她已安然接受了自己的命运，等着无尽的黑暗将她带走。

她看了看门口，在心底默默地对女儿说了声“再见”。她从未想过自己会在西莉亚痛苦的哭喊声中离开人世。但至少西莉亚能活下去。至少，她可以第二次赋予女儿生命。

房子的正上方传来一声惊雷，吓了莱尼一跳。艾米很享受他惊慌的样子——能看到他胆小如鼠感觉不错。她朝窗外看着渐渐逼近的暴风雨。又一道闪电划过天空。就在那一瞬间的亮光中，她看见街道对面有一个人蹲在树后面。

她努力抬头看向窗外。是她出现幻觉了吗？她是不是开始看见一些幻象，因为她最后的一点意识也开始慢慢流逝了？难道慢慢死去的过程就是这样吗？

天空再次划开一道口子，她再次看见了树后的人。那人一身黑衣，戴着棒球帽，穿着一件像打猎装的背心，腿上放着一根长长的棍子。

又一道闪电划过，同时又是一声轰雷，艾米浑身一抖，而在亮光中，她看见了同样打扮的人在街上跑过。更多的黑衣人。他们举着棍子对准了房子。她突然明白了，自己刚才看到的不是幻象。

这是麦克·西尔斯的特种部队。

她飞快地看了一眼莱尼又转向窗外。偏偏这时没有闪电帮她照亮周围。他们怎么会知道她在这里？他们还在等什么？

“妈咪？”

西莉亚从走廊过来打开门，又突然停了下来——显然被眼前倒在血泊里的丹·班度切克和用枪对准她妈妈的莱尼惊呆了。

“你的计划就此结束！”莱尼一边挺身从墙边站了起来，一边恶狠狠地吼道。

“西莉亚！快跑！”艾米叫了起来。

不知从身体的什么地方涌出一股力量，艾米爆发出一声低吼，接着向莱尼的膝盖扑去。她把他扑倒在地，双手紧紧抱住了他的双腿。他踢着腿从她手里挣脱出来，一边把枪抵到她头上，一边站了起来。但是艾米已经达到目的了，西莉亚逃脱了，希望她的神秘大狗朋友会保护她。

那条拉布拉多犬突然回来了，狂吠着亮出两排利齿。莱尼骂骂咧咧地朝它挥舞着手枪，大狗重又退回到走廊上，莱尼气喘吁吁地靠在旁边的柜子上。

艾米坐起身，看看了地上。她正坐在哈罗德·肯辛顿家波斯地毯的一大片血迹上。血！肯辛顿就是死在这里的。她将死在同一个地方，她可真是“死得其所”啊！

她眼睁睁地看着他在那里死去。就好像当时她站在房间里，任凭那个老人死去一样。真是报应啊。犯罪现场技术人员会走过场似地写

份报告。或许CSI的作者们会看见报纸上的头版头条，而玛莉斯卡·哈吉塔会以这个事件为素材拍集电视剧。人们是怎么说的来着？取材于真人真事？她或许会上头条，但一两个星期之后就会销声匿迹，成为罪犯猖獗的华盛顿市犯罪率里的一个小小数据。她的运动生涯半途而废已经够惨了，现在她的人生同样如此。现在，就在肯辛顿咽下最后一口气的位置，她的心脏也将停止跳动。

艾米抬起头，看见哈罗德·肯辛顿视频电话上的摄像头，一盏红色的LED灯朝着她闪烁。机子开着！她把显示器的电源打开，屏幕上出现了凯西和卡罗尔惊恐万分的脸。艾米飞快地用手语比划，“快来接西莉亚。汤普森有危险。”

显示器突然亮起来的时候，莱尼猛地抬起头。他这才注意到视频传译电话，眼睛从显示器转到那盏红色的LED灯，接着转到艾米身上。她挑衅似的回过头。

“肯定是西莉亚打开的！他们肯定什么都看见了！”她说。

他看见卡罗尔和凯西用手指着他。凯西正气急败坏地跳脚，而卡罗尔正对着视频电话的耳麦大吼。他走到摄像头拍不到的地方，回头看着艾米。

“我猜，这下已经没有必要再设计什么自杀了，是吧？”他一边用枪瞄准她的头一边吼道。艾米身子蜷缩起来，等待着枪声响起。

突然，拉布拉多犬从走廊猛地跳了过来，一口咬住莱尼拿枪的手。那狗拖得莱尼失去了平衡，没有办法还击。拉布拉多犬的眼睛放着光，全身的毛都竖了起来，四条腿在不停颤抖。

这时又一阵电闪雷鸣卷过屋子上方。这天气就像是斯蒂芬·金小说里常有的桥段一样。

艾米爬到水池边，费了好大力气把手指塞进喉咙。她一次又一次地吐出许多红色小药片。她总共吐了三次，终于把能吐的都吐了，只剩下恶心的胆汁味。她摇摇晃晃地站直身体，身体里的肾上腺素和已经溶解了一半的药片似乎水火不容。

“妈咪！”

西莉亚跑进屋里。

拉布拉多犬与莱尼搏斗的时候，莱尼疯狂地向四周开枪。书架上的东西都碎裂开来，头顶的灯也被打得粉碎，整个房间陷入了黑暗之中。艾米从肯辛顿的书桌上拿起一个写着“国会高尔夫球场”的高尔夫球，用尽全力丢了出去。她一边用双手贴着视频传译电话的摄像头比划着，一边用身体挡在西莉亚前面。

卡罗尔和凯西一动不动地看着屏幕。他们看着艾米的手势，却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因为头顶的灯灭了，周围只剩下视频传译服务显示器这唯一的光源，这让艾米的手看起来像是脱离了艾米身体的鬼影子。

“一分钟之前她用手语说‘汤普森有危险’。”凯西说。

“探长，你听见了吗？”卡罗尔·伯迪克对着耳麦说。

“嗯，我听见了。你们派人去找特勤局的希斯·拉斯科，在我们搞清楚究竟发生什么事之前，让他把汤普森藏起来！”西尔斯大喊。

这时屋里又响起一阵枪声，西尔斯和特种部队猛地蹲下了身子。西尔斯又拿起对讲机。

“有人看见里面发生什么事了吗？”他问。

“什么都看不见。”特种部队队长比尔·哈尔回答道，“闪电太频繁，我们没办法用夜视镜，所以什么都看不见。”

“我能看见窗户前面的影子，但是不确定是谁。”达马托说。

“你们有谁能看见西莉亚吗？”西尔斯吼道。

“她跟艾米在一起呢。”卡罗尔回答道，“我们看不懂艾米想说什么，手语里没有她那个手势。”

“什么意思？”西尔斯问。

“她举着双手。一手握拳，一手握成手枪的形状！”

西尔斯低声重复了一遍卡罗尔说的话。突然，他瞪大了眼睛。

她的心理分析档案说什么来着？根据病人目前能力，可以预计其创造力潜能非常高。西尔斯懂了。

他把比尔·哈尔推到地上，一把抢过他手里的狙击枪。他把枪架在车顶上，打开保险。他一边盯着枪上的激光瞄准镜，一边按住对讲机的麦克风开关。

“瞄准！你们谁有机会，现在就开枪！现在！”

艾米扔出的高尔夫球砸碎了哈罗德·肯辛顿办公室落地窗的双层玻璃。拉布拉多犬受到惊吓，松开了嘴，莱尼立刻站直身体，手里仍然握着枪。

这时，天空刚好亮起一道闪电，照亮了整个房间。两颗子弹射入莱尼胸口，第三颗命中额头。他倒在地板上，身边躺着班度切克的尸体。两人暗淡无光的眼睛凝视着对方。拉布拉多犬飞快地跑掉了。

“我发现一条狗。要瞄准吗？”对讲机里有人问。

“他妈的不要！停火待命！我们要进去了！”西尔斯吼道。他放下狙击枪，跟着特种部队一起跑进了屋子。

“见鬼，西尔斯！现场行动我说了算！你以为你是在干什么？！除非你有观测手向你确认视线毫无阻挡，我们是不准使用致命手段的！”哈尔叫道。

“我有观测手。”西尔斯辩解道。他穿过屋子里的人群，冲进肯辛顿的办公室。走廊的光线洒进屋子，艾米正坐在视频电话面前的地板上，抱着西莉亚轻轻摇晃。西尔斯在她身边蹲了下来，抱住她们两个。

“哈尔队长？来见见我的观测手——艾米·凯伦。”

哈罗德·肯辛顿的房屋周围再次被警察设置的路障和犯罪现场的黄带子围了起来。越来越多的邻居围拢过来，压低了声音交谈着，一边对房子指指点点，一边猜测发生了什么事。一切似曾相识。

一个身穿灰色连帽衫的男子从穿着睡衣的人群外围缓缓走开。他

从口袋里拿出一个Sidekick侧翻手机，键入一条短信。

“搞定。”他写道。

他顺着水泥台阶旁的扶手滑到下面一条街上，背对着山停了下来。

在华盛顿会议中心，希斯·拉斯科感到腰间一阵震动，于是掏出他的黑莓手机。屏幕上显示“搞定”。他避开其他人，走进旁边的小房间。

“有什么问题吗？”他用短信回道。

“没。”不一会儿他收到了回复。

希斯穿过走廊，走到另一名特勤局特工面前，在他耳旁低语了几句。特工打开门，希斯走了进去，手里仍忙着在手机上打字。

“西莉亚没事吧？”他的短信问。

“毫发未伤。”短信回复说。

“干得漂亮。”希斯想了想，发了条短信。

“你也不赖。”短信回复道。

这时警察冲到台上包围了克利·比林斯，而希斯则从另一侧走到后台的菲利普·汤普森面前，示意汤普森去看台上的一幕。

第二十章

西尔斯陪艾米和西莉亚走到外面，达马托警长正从他的巡逻车后备箱中取出一个儿童座椅，固定在汽车后座。

“安东尼·斯蒂芬无意中接收到监控摄像头拍下的视频画面，发现原来隔壁邻居在监控她父亲房间。他把视频拿给弟弟看，两个人简直乐疯了，于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偷潜入邻居家偷了几件私人物品。他们发现可以利用婴儿监视器锁定盗窃目标，寻找哪家有值得偷的东西。”

“这些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艾米问。

“嗯，就是因为这样，你才成为受害人的。安东尼·斯蒂芬在联邦监狱蹲过几年牢，他当时的室友是你认识的一位绅士。”

艾米皱起眉头，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塞米·克拉克！安东尼一定告诉了老朋友塞米他们兄弟俩干的好事。我们在发现布伦特·乔丹尸体和‘冠军’的车里也发现了他的指纹。”

“你确定吗？”艾米问，“为什么会是我？”

“我们在他家里发现了使用视频传译服务的电话。”西尔斯对艾米说，“还有你的心理分析档案。你知道他听得见对不对？或者，你至少怀疑过。可你从没说过，即便他死了以后也一个字没说。”

“我现在也没说，探长。”艾米说。

“对，对，你没说。我在报告中一定会写明这点。”

“谢谢你！”艾米微笑着说。

“肯辛顿是受害者，但他只是个工具，真正的目标是汤普森。我们把肯辛顿的家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一张比林斯的照片或者任何能把他跟任何犯罪联系到一起的东西。即便真的有过什么能让比林斯名誉扫地的东西，肯辛顿一死，也变成死无对证了。”

艾米只是点了点头。

西尔斯恼火地抓了下自己的头发，“希斯说的没错，我和他对付的是完全不同类型的坏蛋。这已经远远超过我能应付的范围了。但要是耍什么盗贼，就尽管放马过来吧！不过，很难说所有这些事情特勤局会对外公布多少。”

艾米并不关心这些，她只是觉得很欣慰，所有可怕的事情终于可以抛在脑后了。她一心想要回家好好休息一下。

“宝贝，抱抱西尔斯探长，跟他说晚安。”艾米对西莉亚说。

西尔斯抱了抱西莉亚，“晚安，宝贝。今晚你是妈妈的骄傲。”

他高兴地看着西莉亚用手语对他说“谢谢”，然后艾米把女儿抱上巡逻车。

克利·比林斯被戴上手铐押走时，集会几乎陷入失控状态。喧嚣吵闹声中，希斯·拉斯科把菲尔·汤普森拉到一张椅子上坐下。

希斯知道这位总统候选人的手语能力有限，他斟酌着用词，双手直接在汤普森眼前比划着。周围混乱的人群反而给他们提供了足够的私人空间。希斯立刻开始讲述事情的始末缘由，他用尽可能简单的细节讲述，但又要让汤普森能明白。一切要从哈罗德·肯辛顿的谋杀案开始。

是的，他比划着，谋杀案。

希斯讲述着当他发现“冠军”活着但宠物美容师死亡时，开始怀疑其中必有猫腻。他说，他在交给吉姆·斯凯尔顿的那张名片背面写的是“十分钟后给我发短信”。他讲到和西尔斯一起开车从养狗场送艾米回去的路上，斯凯尔顿发短信问他“要我怎么帮忙？”。他当时在车上跟艾米和西尔斯说，是老板给他发的短信。

他接着讲到塞米·克拉克笨手笨脚地闯进艾米的家，根本没想到一个年轻羞涩的母亲在危机关头居然变得像她当年在高尔夫球场上一样势不可挡。希斯怀疑，派克拉克来的人就是打算让他失手被擒的，即便他得手，回去也会立即被灭口。

希斯说，他给吉姆·斯凯尔顿上了一堂街头监视技巧的速成课，让

他晚上跟着艾米，因为坏人最可能在晚上对艾米下手。他讲到斯凯尔顿看到莱尼把西莉亚从艾米家带走，当时斯凯尔顿十分纠结，不知道应该留下来陪艾米还是跟着西莉亚。斯凯尔顿选择了后者，把西莉亚放在他知道的一个安全地方：附近哈罗德·肯辛顿的家。

希斯提到他故去的朋友和知己时，汤普森哽咽了一下，希斯停了下来。汤普森恢复镇静后示意希斯继续。

“猜到莱尼或其他人想要看见西莉亚，吉姆把婴儿监视器打开对准西莉亚。他还打开了肯辛顿的视频电话传译装置，拨通了报警电话。”希斯比划着。

“为什么？”汤普森用手语问。

“他站在婴儿监视器和视频电话传译装置的摄像头后面，向西莉亚挥手，做鬼脸逗她开心。等到西莉亚平静下来后，他开始对她打手势，她跟着他学做一遍。这是学习手语的标准做法。”希斯解释着。

汤普森仔细思索了一阵。“打开婴儿监视器并拨通视频电话，他知道早晚会有人回应。”汤普森用手语说。

“对！”希斯表示赞同。

“干得好！”汤普森答道，示意希斯继续。

“吉姆用手语指挥狗，它的名字叫‘露西’。警察到达时，‘露西’向吉姆发出警报，让他有时间在特种部队包围房子前从后门溜出去。可以说，他一直是我就在那里的‘耳目’。”希斯开玩笑说。

汤普森向后靠在椅子上，尽管周围的人群像炸开了锅，他却面容安详地默默沉思着。“哈罗德没有看错你，”他的喊声压过了四周的噪音。

“什么意思？”希斯也大喊道。

“他说你会是个出色的特工。”

吉姆·斯凯尔顿抬头看了看前方的石阶，摘下套头卫衣的帽子，他被汗水浸湿的头发全部竖了起来。他不习惯现在干的事情，但并不代表他不喜欢这么干。他从运动衣里面拉出一个挂在脖子上的哨子，然

后放到唇边吹了一下。四周依然一片沉寂，还是刚刚那个平静的夜晚。

他咧嘴一笑，然后戴上耳机朝通往阿灵顿方向的基桥跑去。耳塞在他身侧徒劳地摆动着，这是个障眼法，用来迷惑可能看到他出现在这里的人，让他们以为不过是又一个乔治城的健身狂人夜里出来慢跑。他拿出Sidekick，又发了一条短信。

西莉亚把手伸进自己的睡衣，掏出一个薄薄的金属片递给妈妈。艾米把金属片拿到明亮的地方仔细查看。这是一个印有文字的黄铜名牌，上面反射的亮光晃得艾米一时睁不开眼。她眨了眨眼睛，目光突然被远处一个移动的东西吸引了过去。基桥上有一个独自慢跑的人，一条狗从后面追了上来。那是一条深棕色的狗，巧克力色拉布拉多猎犬。

“一切都还好吗？”麦克·西尔斯问。

希斯开车沿着波托马克河向乔治城驶去。他的郊区款雪佛兰车上闪烁着特勤局配备的蓝色警灯，前面的车辆纷纷为他让路。希斯一只手驾驶着汽车，腾出另一只手用黑莓手机发短信。

“她这个译员挺酷的。”手机上显示。

“宁可拿女儿的生命冒险，也要保守一个失聪人秘密的译员。”希斯慢慢打着字。

“克拉克那家伙不是真的失聪。”对方回复。

“可哈罗德·肯辛顿是。”希斯写道。

“是的。我觉得她现在是我们的人了。”

“她的确是。”希斯回复。

“那你会约她出去吗？”

希斯一边转弯一边思索着恰当的回复，“你干嘛这么关心？”

“因为你不约的话，我可能会约。”对方回复。

希斯想了一会儿后回复道，“老老实实跑你的步。”

吉姆看到希斯最后一条短信后哈哈大笑。他收好Sidekick，小跑着越过基桥。拉布拉多犬慢慢停了下来，转身最后一次向远处张望。一辆宽大的郊区款白色雪佛兰正驶向山顶，车上蓝色的警灯渐渐融入其他警车闪烁的蓝光之中。拉布拉多犬掉头朝吉姆追去。

艾米看着拉布拉多犬追上前面慢跑的人。她拿起女儿递给她的狗牌，又看了一遍：

“露西”。她把狗牌翻过来，背面的文字是“H·拉斯科，弗吉尼亚州阿灵顿。”

她转头又朝基桥望去。

她想起在养狗场第一次见到“冠军”时的情景，吉姆·斯凯尔顿当时正牵着一只巧克力色拉布拉多猎犬。几天后为了帮希斯和西尔斯辨认真正的“冠军”，她再次见到吉姆和拉布拉多犬。

那条拉布拉多犬就是露西，带她找到西莉亚的也是露西。莱尼出现后，是露西立刻把西莉亚带离房间。也正是因为露西咬住莱尼的手，麦克·西尔斯和特种部队才能干净利落地干掉莱尼。

“你在哪里找到这个的，宝贝？”艾米用手语问女儿。

“一个怪叔叔给我的！”西莉亚咯咯地笑。

“什么叔叔？”艾米问。

“他会说狗狗的话！”西莉亚用手语回答。

“他用手跟狗狗说话吗？”

西莉亚点点头。

“这个是你从狗狗身上拿的吗？”

西莉亚开心地笑着，丝毫没觉得自己哪里不对。

艾米看着一人一狗渐渐消失在远方。愣了几秒钟后，她慢慢明白了之前发生的事，原来是失聪群体的人帮的她。

“艾米！一切都还好吗？”西尔斯又问了一遍。

“还好。”她说着把狗牌放进自己口袋，“我只是想到一件事，要问问西莉亚的看法。”

“什么事？”西尔斯问。

艾米没有立刻回答，她一直等到基桥上空无一人时才开口。

“也许你是对的。”艾米说，“也许我应该养条狗。”

“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西尔斯说。

“‘冠军’需要一个幸福的家。”

“我觉得这个主意妙极了！”西尔斯喊道。

他们抬起头，看着一辆郊区款白色雪佛兰绕过急救车，停在达马托的巡逻车前面。希斯下车时把黑莓手机卡在皮带上。

“看来你们也忙了一个晚上。”希斯走上前来。

“你一直在忙吗？”西尔斯问。

“我敢说是的。”艾米说。

西尔斯皱起了眉头，斜眼打量着他们两个。“有什么我应该知道的事吗？”他疑惑地问。

“当然有。今晚公布提名结果。”希斯说。

“哦，对哦。”西尔斯淡淡地说完转身走了。

艾米对希斯会意地笑笑，她完全看透了他的“谎言”，但什么都没有说。

“要我送你回家吗？”希斯问。

艾米微笑着说，“好啊，谢谢。那太好了。”她解开西莉亚身上的座椅安全带，希斯把儿童座椅挪到雪佛兰车上。

“我会把座椅送回来，探长。”希斯说。西尔斯对他摆了摆手，继续跟达马托讲话。艾米把西莉亚固定在汽车后座上。

希斯发动汽车引擎，收音机里传出音乐声。然后，肯尼·切斯尼的

最新主打歌曲突然被切断了，播音员插播一条突发新闻——是克利·比林斯虐待妻子的录音片段。

“比林斯刚刚被捕，数千人亲眼目睹他在华盛顿会议中心戴上手铐。各位听众，这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们可能正在见证历史的缔造过程。”播音员滔滔不绝，艾米却懒得去听。

“我已经决定了。”她说，“我决定收养‘冠军’。”

“真的吗？太好了。”希斯回答。

“我觉得你会赞成的。也许以后有时间我们可以一起遛狗。”

“你为什么会认为我也养狗？”他问。

“哦，有人悄悄告诉我的。”

艾米在汽车后排西莉亚旁边坐下，顺手把“露西”的狗牌扔到副驾驶座位上。

希斯紧张地清了下喉咙，“也许我们应该谈谈那个透露消息的人。我可以请你喝一杯吗？”他看着后视镜说。

“不用了，谢谢。”艾米朝西莉亚点了点头。

“对了，她要回家。”

“去我家喝杯咖啡怎么样？”艾米问。

希斯再次抬头看着镜子里的艾米。“那太好了。”他说，“不会太晚吗？”

“不会，但我必须要先做一件事。”艾米说，“而且你可以帮我。”

希斯一脸困惑地问，“哦？什么事？”

暴风雨渐渐停了，月亮透过灰色的云层将光芒洒向雪佛兰汽车。随着暴风雨向东推移，远处的雷声几乎遥不可闻。艾米再也不会害怕暴风雨了，这点她自己非常肯定。

她准备好放手了，放手让杰夫安心离去，也许能让现在的她同样感到安心。她搔着西莉亚的下巴逗她笑——也许她还可以教会西莉亚

如何才能安心。

“我必须修好我厨房的门槛。”她终于开口道。

“今晚吗？”希斯疑惑地问。

艾米在月光下微微一笑，向正注视着她的棕色眼睛的守护天使轻轻道了声晚安。

“是的。今晚。”

间谍之死

丹·马里兰 (Dan Mayland)

彭娟 毛竞 王一晴

间谍之死

ТБИЛИСИ

前CIA阿塞拜疆站站长 马克·萨瓦的四天生死之旅

一起命案引发的蝴蝶效应

《马克·萨瓦》间谍系列小说经典之一

亚马逊最畅销间谍小说排行榜冠军，国际事务预测专家丹·马里兰得力之作

丹·马里兰 (Dan Mayland) • 著

彭娟 • 编辑

彭娟 毛竞 王一晴 • 译

Fiberead
- 2015 -

谁人忘却这伤害，捐躯者永不瞑目，佛兰德斯，罂粟盛开。

——源自约翰·麦克雷中校“佛兰德斯”一诗



(2015年)



(2015年)

间谍之死

第一部分

- 1 格鲁吉亚，第比利斯
- 2 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
- 3

第二部分

- 4 格鲁吉亚，第比利斯 一天后
- 5 南奥塞梯，俄罗斯军事基地 距第比利斯北面70英里
- 6
- 7 格鲁吉亚，第比利斯 1991年1月，苏联解体前11个月
- 8 格鲁吉亚，第比利斯 现在
- 9
- 10 格鲁吉亚，第比利斯 1991年5月，苏联解体前7个月
- 11 格鲁吉亚，第比利斯 现在
- 12 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
- 13 南奥塞梯，俄国军事基地
- 14 格鲁吉亚，第比利斯
- 15 格鲁吉亚，第比利斯 1991年6月，苏联解体前6个月
- 16 格鲁吉亚，第比利斯 现在

第三部分

- 17 格鲁吉亚，第比利斯
- 18 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
- 19 阿塞拜疆，巴库 第二天
- 20
- 21
- 22
- 23
- 24
- 25 南奥塞梯，俄国军事基地

第四部分

- 26 阿塞拜疆，占贾 第二天
- 27 阿塞拜疆，巴库
- 28 阿塞拜疆，占贾
- 29 阿塞拜疆，巴库
- 30 阿塞拜疆，占贾
- 31
- 32
- 33
- 34

第五部分

35 阿塞拜疆，纳希切万

36 南奥塞梯，俄军基地

37 阿塞拜疆，纳希切万

38 南奥塞梯，俄军基地

39 阿塞拜疆，纳希切万

40 阿塞拜疆，巴库

41 阿塞拜疆，纳希切万

42 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

43 阿塞拜疆，巴库

44 阿塞拜疆，纳希切万

45 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

46 阿塞拜疆，纳希切万

47 格鲁吉亚，第比利斯 1991年6月，苏联解体6个月前

48 阿塞拜疆，纳希切万 现在

49

50

51

52

53

54

55 阿塞拜疆，巴库

56 阿塞拜疆，纳希切万

57 阿塞拜疆，巴库

58 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

59 阿塞拜疆，纳希切万

60

61 纳希切万上空

62

63

64 格鲁吉亚，第比利斯 1991年5月，苏维埃解体前7个月

65 阿塞拜疆，纳希切万 现在

66

67

68

69

70

71 阿塞拜疆，纳希切万 6小时后

尾声 阿塞拜疆，巴库 6个月后

致谢

第一部分



坐落在古老而迷人的第比利斯的达希精品酒店里最年长的女佣一手按摩着后背胀疼的脊柱关节，一手别过挡住眼睛的头发，看着清洁单叹了口气。

405房，劳伦斯·普伦提斯·布兰

在她看来，世界上的男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即使没有收到任何暗示也会调戏清扫客房的年近六旬的寡妇，一种是不会这么做的。而布兰先生，恐怕属于前者。

她推着清洗车站在405房门口，听着房里传来的电视声，又叹了口气。

一周前，布兰先生在达希酒店住过一晚。她来清理房间时，他刚好也在房里。她仍然记得，当她弯腰去捡垃圾桶旁的两个空酒瓶时，他的目光一直在自己身上游走。要是在十年前，她或许会觉得受宠若惊；但现在，这只会让她觉得这个男人的欲望不过是极其恼人的进化特征。

现在是下午一点，只剩这间房没有打扫了。想到这，她硬着头皮敲了三下门，心想：上次他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动作，这次应该也不会拿自己怎样吧。

“客房服务。”她用口音浓重的英语喊道。

等待回应的时候，她瞥了眼清洗车，确认带了两罐空气清新剂。尽管酒店全面禁烟，但上次布兰先生房里还是有些烟味。她不得不多用了一罐才将味道消除。

无人应答，她又迅速敲了两下门。电子房卡就挂在围裙上，她等了一会，见还是没人开门，便将房卡插了进去。

“客房服务。”门开时她又一次说道。

进房后她首先注意到的不是房间的烟味，而是……那是什么味道？

片刻后，她就看到了布兰先生。她吓得朝后打了个趔趄。但她还算冷静，至少在发现的那一刻，尽管心跳加快，她也没叫出声。她打扫客房有二十个年头了，这也不是第一次发现客人神志不清的醉倒在地板上。

他像个胎儿似的蜷缩在那里，脸背着她。她希望在他醒来后，能自觉把周围瓷砖上的那溺尿清理干净。她闻到的就是这个味儿，真恶心。布兰先生快80了吧，他这个年纪的男人应该知道怎么做。

她一边皱着眉摇摇头，一边走近他想看个究竟。近距离地站在他身边，她也没有尖叫，即使她明显感觉布兰先生很奇怪：他身体一动不动，左手泛紫，头也被扭曲到一个很不自然的角度。尽管服务员在客房中发现房客尸体的事情很罕见，可也并非完全没有，对此她也有心理准备。

她紧握着挂在脖子上的银色小十字架，绕着布兰先生走了一圈，终于看到了他的脸。

布兰先生面如死灰，眼睛瞪得大大的，十分恐怖。这本就够可怕了，可更可怕的是他的嘴——嘴唇拼命地往后咧着，毗着森森的黄牙，牙关紧咬，仿佛是把一声痛苦的叫喊憋了回去——这样的景象可能会让她未来几年都噩梦连连。她终于尖叫了起来。

当拉里·布兰的尸体在第比利斯中央医院接受法医检查时，他曾经的上司——美国中情局驻比什凯克分局的前局长——马克·萨瓦正想着为什么这些年他在国外住过的房子都有外挂式阳台。

这并非巧合。马克在苏联解体后各自为政的国家工作，而阳台在这些国家很普遍。马克自己也很喜欢阳台，他觉得夕阳西下时坐在阳台上品一壶酒或在温暖宜人的日子里在阳台上睡一觉都是很惬意的事。

马克像抱足球一样抱着他刚出生十天的女儿，轻轻地摇晃着。他回想起刚辞去中情局的工作后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教授国际关系课程时住过的高层公寓。那套房子的阳台是他最喜欢的，那儿可以俯瞰全城，视野极好。

他也不是什么阳台都喜欢，其中最不喜欢的当属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的那个。那是个全封闭式的阳台，只有浴缸那么大，没有栏杆，墙壁上全是弹孔。从那上面看下去能看到一个十分破旧却很热闹的公厕。不过那都是将近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他还在中情局的特别行动科干着准军事工作。

他之所以会想起那些阳台，是因为他在将它们和现在他所在的阳台比较。刚搬进来时，他觉得这儿糟糕透了：栏杆上锈迹斑斑，地板也开裂了，空间狭小得连张桌子都放不下。但他们将阳台改造了一下。他妻子重新铺了一层从伊朗进口的瓷砖，瓷砖上是手绘的菊花图案。他自己则将栏杆刷了一层黑漆，并在四周摆放了一些番茄盆栽。

现在，绿油油的番茄藤令他心旷神怡，一如六月温润的天气和他怀中的女儿带给他的感觉。但他还是觉得这个阳台太小了，而且太临街。他想着自己现在既为人夫，也为人父，事业蒸蒸日上，应该是生平最快乐富足的时光了，或许是时候换一个与自己现在地位更相符的阳台了。

他看着那些番茄，想起那时自己就是因为它们才留下的。他俯身用手指沾了沾花盆里的土，发现都干了。他动作很轻，生怕吵醒了女儿。温度渐渐上来了，天气也变得愈发干燥。他便去厨房拿喷壶想给它们浇点儿水。

他到厨房后看到妻子也在，顿时打起了精神。“我都不知道你起来了。”马克说。

“才起来，我们的宝贝儿怎么样了？”妻子达莉亚问。他俩才结婚半年。

“六天前就没消停过，不过后来一直在睡。”

亲吻过后，马克给自己倒了杯咖啡，坐到餐桌旁。他早晨四点就起来照顾女儿莱拉了，现在脑子晕晕乎乎的。他看了电视选秀节目中一组俄罗斯杂技演员的表演，莱拉则躺在他腿上不停地打嗝，到天快亮时才好不容易睡着。她睡着后，马克吃了剩下的中餐，喝了杯很浓的土耳其咖啡，就算是早餐了。现在已经八点了，他感到有些疲乏，但并没觉得特别累，可能是喝了咖啡的缘故。

莱拉忽然哭了起来，“噓……”马克赶紧不停地摇晃着哄她。

“会不会是尿了？”

马克抬起莱拉闻了闻。“有可能，可我在她睡觉前才换的尿布啊。”

“那可能是饿了。来，给我。”

达莉亚解开自己的睡袍，掀起里面的内衣接过莱拉，不过莱拉好像对这次交接行动不太满意，吃奶时还紧握双拳以示抗议。达莉亚一边抱着女儿，一边去拿餐桌上的手机。

“看来的确是饿了。”马克说。

莱拉和她母亲一样，有着一头深棕色的秀发。马克希望她的头发能一直保持那样，因为那很有可能说明莱拉遗传妈妈多一些。达莉亚颧骨很高，手指纤细，笑起来活泼可爱，马克希望达莉亚的这些优点都能被莱拉继承。

“小饿鬼。”达莉亚附和马克道。

“不愧是我的女儿。”

莱拉吃得太快，以至于没过一会儿就开始打嗝吐奶了。

“慢点儿。”达莉亚放下手机，轻抚着她的头发。可当莱拉好点儿后，她又拿起手机不停按着。

“你在给谁发短信呢？”马克问道。

“娜吉拉。”

“哦。”

达莉亚曾经也在中情局工作，离职后自己办了一个救助中亚地区孤儿的公益组织。娜吉拉是个柯尔克孜族姑娘，有过管理孤儿院的经历，是达莉亚的副手，也是私下的朋友。

“没什么事儿吧？”马克边问边俯身去看莱拉，让莱拉握住他的无名指。“嘿，你这个小饿鬼。”他逗她说。

“目前一切顺利，不过我下周要抽空去见见那些捐助人。娜吉拉一会儿可能要过来看看莱拉，她问我们待会儿想不想一起吃午饭。”

“要不你俩去吧，我在家带莱拉。”

一直以来达莉亚因为生活太不安定而没有结交什么朋友，所以当马克听说她要和朋友一起出去吃饭后感到很欣慰。

“莱拉和我们一起去没关系的。”

达莉亚说话时习惯把舌头紧紧抵住牙齿，听起来有种异国贵族口音。这缘于她工作中大部分时间都说柯尔克孜语或其他突厥语系的语言。况且她从小被一对富有的外交官夫妇收养，谈吐间自然会流露出一些贵族气息。

“去不去都行，”马克说，“对了，我在想一旦她会走路了——孩子什么时候会走路啊？”

“这得看情况，估计得到一岁左右吧。”

“嗯，我在想到她会走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换个大点的房子，”马克抿了一口咖啡说道，“我不是说现在，大概半年以后怎样？”

马克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乱糟糟的客厅。一年前他们夫妇俩刚搬到这里时，没想要怎么装修。马克总觉得这不过是个临时落脚点，住下后再慢慢想去哪儿定居。可后来他们各自都忙得不可开交，根本顾不上规划以后的生活。但在这儿住了半年以后，他们的东西越来越多，有不少是婴儿用品。达莉亚的养父母从弗吉尼亚给她寄了婴儿床、摇椅、凳子、推车、背带、尿不湿收纳袋、安全座椅、护理枕等等。很多时候他们原本只是去当地的集市买袋四十斤的米，或是新鲜蔬菜，可往往最后会额外买回来一堆家具，像放在餐桌上的铜制烛台、客厅里的中式长椅和铺在卧室中的当地纯手工编织的毯子之类的。渐渐地，这个地方被布置得有了家的感觉，超出了马克的预期。

“什么？在比什凯克另找一处？”达莉亚问道。

“呃，我们不是非得待在比什凯克吧？可以看看别的地方。”

比什凯克地处中亚中心，四面环山。马克并不讨厌这儿，就是觉得这儿的冬天太冷太长。刚过去的这个冬天，路边一直积着烂泥，直到三月末才消散；城里的杨树几星期前才发芽，而如今都已经六月了。

马克朝阳台看去，天空蓝得沁人心脾。厨房里混杂着咖啡、婴儿奶香、青草、泥土和柴火的味道。这么看来比什凯克没有那么糟，可他也从没想过要在这儿度过余生，要是能去别的地方住，那也可能是

“阿拉木图怎么样？”达莉亚忽然冒出来一句，打断了马克的思绪。阿拉木图在比什凯克的东北面，距离这儿将近200公里，比这儿大得多也繁华得多，是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城市。“反正我现在每隔一周就要过去一趟。”

“嗯，那儿倒是可以。”阿拉木图并不是马克理想中的城市，但至少是个实际的选择。

“那儿的医疗条件更好。”

“没错。”

幸运的是莱拉的出生很顺利，也没有什么并发症，这部分得归功于达莉亚选择了顺产。因为她了解到那个剖腹产的麻醉师成日酒气缠身，还老是重复使用针头。这样看来，选择住所时也需要好好考虑下当地的医疗条件。

“不过我还是觉得比什凯克挺好的。”达莉亚顿了顿又接着说，“我现在挺喜欢这儿的，虽然刚开始我也觉得不会在此久留，可……”

“下周找个时间我选一些地方，列个单子，比较比较。我现在去给番茄浇浇水。”

马克从水槽底下捞出喷壶，灌满水后回阳台去了。

马克穿着一件短袖衬衫，右腋还破了个洞。炭黑色的涤纶混纺的宽松裤子上有几处奶渍。他已经两天没刮胡子了。

给植物浇水时，马克回想起妻子生产时自己紧张的样子。当时他也在产房，亲眼看见活生生的孩子出来后，他心中的石头才落了地。孩子出生后他们又担心孩子会不会患新生儿黄疸，头天的奶水足不足……天哪，他的生活从此天翻地覆。

“喂，土鳖！看着点水！”马克听到有人用柯尔克孜语喊。

马克循声望去，看到楼下的人行道上有二十多岁的家伙正在拭去肩上的水。那人穿着修身的西装，戴着一副笨重的黑色眼镜。

马克看了一眼他的番茄。他浇得太多，水都从盆底的孔隙中流了出来，顺着阳台围墙滴落到人行道上。

他当时心情很好，要不是因为那人一下子就开口骂人，他是准备给那人道歉的。土鳖这个词是柯尔克孜语里用来称呼那些没什么文化，住在山里的农民的。

结果他不但没道歉，还回了句“去死吧”。那家伙头都没回就竖起了中指。马克于是又用俄语重复了一遍“去死吧”，生怕之前没有表明清楚他的愤怒。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啊。”马路另一边忽然传来这么一句。

马克一回头，看到了他的朋友，前海豹突击队队员约翰·德克尔。

“小心水。”马克提醒他。

“我知道你是在和邻居拉关系。”德克尔开玩笑地说道。

德克尔穿了条卡其色短裤，踩着双人字拖，上身那宽松的黄色T恤更衬出他强壮的臂膀。不过即使在大夏天，穿这样短裤的人估计在比什凯克也找不出第二个了。

“你听到他骂我什么了吗？”

“你有想过去国务院工作吗？你会成为一个很出色的外交家的。”

“你来这儿干嘛？”

马克在比什凯克开了一家名为“全球情报方案”的小型间谍公司。公司主要负责中情局和国务院工作人员在比什凯克的安全，帮助在中亚地区的跨国公司搜集情报，翻译那些被安全局拦截的信息，还会为了获得机密信息帮助当地的商人和政要洗钱。

德克尔是马克的得力助手，马克休陪产假的这几天都是德克尔在忙公司的事。但德克尔和他澳大利亚籍的女友住在镇上另一头的一套小一居里，如果只是一些日常事务的话，他只需直接打电话给马克。

听到马克问他来做什么后，德克尔一下变了脸色，好像才想起自己为什么过来。“你现在有空吗？”德克尔问。

“有啊。”马克答道。他见德克尔一声不吭地站在那，接着说：“要不要上来坐坐？”

德克尔将近两米的身高和宽阔的肩膀使得他的每次到访都让马克深深感到自己住所的局促。即便德克尔光腿穿着短裤也没让这个地方显得更宽敞，因为他那浓密的腿毛占了很大空间。

“你好啊，德克尔。”达莉亚在厨房招呼道。

“好啊，达莉亚。”

“你最近怎么样？”

“我挺好。哇，你看起来——喔！”德克尔赶紧扭过头，“对不起，我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马克面对着达莉亚在餐桌边坐下，一脸茫然。德克尔没动。

“你知道，达莉亚在喂奶。”

达莉亚笑了起来。“拜托，德克尔。你又看不到什么。”

其实达莉亚喂奶的时候看到德克尔进来了，但她并没有回避。

“我知道，我只是不想打扰你们的私生活。”

“你没有，哦不对，你确实打扰了。不过你还没说你为什么过来呢。”马克说。

德克尔挠了挠自己的金色短发，对马克说道：“一小时前我接到一个电话。虽然我万分不想打扰你，但……见鬼，抱歉。这个消息实在是太让人难受了。拉里死了。”

达莉亚轻轻抚摸着莱拉的头，看着马克，然后俯身去拉他的手。“抱歉，亲爱的，很遗憾。”她不喜欢拉里·布兰，因为他总是把她当作瓷娃娃，好像一不小心就会摔碎。而和马克在一起时，他俩总是在谈论工作，而且感觉特别亲密。所以，尽管拉里的死不是什么好消息，却不足以让她自己感到难过。但马克和拉里是多年的好友，她为马克感到难过。

马克就那么站着，静静地看着达莉亚。

“我接到第比利斯使馆来的电话，”德克尔说，“记下了拉里所在的医院。”

达莉亚只到过格鲁吉亚首都两次，每次都只在那儿稍作停留，所以对那儿并不熟悉。但她知道对马克来说那是个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他的间谍事业就是从那起步的。

马克摇了摇头，用一只手扶着额头。

“他是怎么死的？”达莉亚问。

“我想他们大概认为是心脏病发作之类的吧。他们还在验房做尸检。”

“他在医院去世的？”

“不，在酒店。酒店一位女清洁工发现的。你知道，拉里也有些年纪了。”

“当时他在执行任务吗？”达莉亚问道。

拉里·布兰是马克在中情局的第一位上司。7个月前他从局里退休后，加入了马克的公司。

“嗯。”

达莉亚点了点头。格鲁吉亚和美国关系不错。同时，它也是将石油从里海地区运输到地中海这条线路上的重要交通枢纽。达莉亚很肯

定中情局在那里有自己的情报人员。她猜中情局委托马克公司的唯一原因是他们中欧亚部门的负责人不想这件事被中情局各种繁琐的规章制度所束缚。而之所以想避开中情局各种规章制度的唯一原因是他们对这项任务知之甚少。马克对那位负责人很是了解。至于其他，她无须，也不想知道。

“还有就是，”德克尔说，“拉里基本已经完成任务了，还提交了一个初步报告。所以我不知道杀他有什么意义。”

“他嗜酒。”马克说。虽然拉里只有72岁，但看上去老态龙钟。

“确实。”达莉亚附和道。据她所知，拉里年轻时是个享乐主义者。

“在他房间找到酒了吗？”马克问，“他是饮酒过量去世的吗？”

“不清楚。”德克尔说，“但不管死因如何，我们不能就这样把他丢在那。我是说，就算可以，也……”

“是的，”马克说，“他还有个母亲……”他叹了口气，用手捋了捋头发。“难以置信。他还有位年过90的老母亲，他每周都会和她通电话。他还有位时不时会碰面的兄弟。我们不能就这样把他留在那。”

“没有哪位母亲应该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种事。”达莉亚说。

“我们应该通知他的家人，”马克说，“安排下，把尸体运回来，包括所有相关的东西。这事必须妥当处理。该死。”

确实是该死。达莉亚深知马克说的“我们”是谁。

“去吧，”达莉亚说，“反正你已经准备休假了，这事也不麻烦。”

拉里不光是马克的雇员，也是朋友，他俩也是公司中唯一懂一点格鲁吉亚语的人。现在拉里离世，只剩下马克了。出于私心，达莉亚并不想他离开。但她知道，马克不放心将这件事交给其他任何人，即使是德克尔也不例外。

“但那不是我休假的原因，”马克说。

达莉亚一直知道他是个好男人。听说自己怀孕后，他不但没有逃

避，反而向她求婚。虽然在使馆草草办的婚礼不够浪漫，但他们已经很满足了。马克已经46岁，而达莉亚也34岁了。他们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地下事业。

她从未想过举办一场华丽的婚礼，也不知道要邀请谁，或是要在哪举行婚礼。但她想过要和他一起度蜜月。婚后在托斯卡尼度过的两周无疑是十分美妙。分娩时，马克就在她身旁，牵着她的手。他为她生产后的第一次坐浴忙里忙外，还亲自下厨，把饭菜送到医院，即使半夜起身照顾孩子也从未有过半句怨言。她很珍惜过去的这个星期，感觉他们是一家人了，拥有了真正的家，不是两个前中情局间谍为了赎罪而在一起。至少马克不是这样的。

“我知道这不是你休假的原因，”达莉亚说，“但事已至此，我能理解。”

“该死。”

虽然她嘴上这么说，但心里还是希望马克不要离开，至少不是现在。她知道，马克不可能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也知道自己无法改变马克。几年前，他试图放弃情报工作，投身教育事业，去教国际关系学。但天不遂人愿，过去的种种紧紧地牵绊着他，无法切断。她慢慢接受了这一切，甚至为他感到骄傲——毫无疑问，他是个天生的间谍。但现在是该他们好好享受家庭生活的时候了。他们已经准备好出院后先休息两周再回归工作，同时共同分担照顾莱拉的责任。

可如果让他对拉里的事袖手旁观，他会发疯的。就算自己能说服他留在比什凯克，他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她不想因为自己的私心让他感觉有愧于朋友。

“我们在这会好好的。你看，我们也不缺什么，莱拉睡觉的时候我也睡。”达莉亚微笑着吻了下莱拉的额头。她喜欢莱拉头发舒适的触感。

“她还只是个婴儿。”

“你回来的时候她也还是婴儿。”

“需要的话，我可以去。”德克尔说，“但我不确定是否能搞定剩下

的事情。”

“我去，”马克说，“我必须去。这是我欠拉里的。”

第二部分



格鲁吉亚，第比利斯 一天后

“马克·萨瓦？”

“是的。”

“我是使馆的吉米·卡尔。”

马克看了眼手机，现在是上午10点25分；他和卡尔本来约好10点见面。离开达莉亚和莱拉来处理老朋友的身后事是一件事；可让他等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哪怕多等一秒钟就得另当别论了。这一秒足够让人在早餐时多享用一杯咖啡了。

“对不起，我迟到了。”卡尔伸出手解释道。“欢迎来到第比利斯。”

他的身高和年龄与马克相仿——近一米八的个子，45岁左右，但比马克胖90多斤。他脸上有些雀斑，鼻子微微上翘，棕色的头发微微泛红。

“谢谢。”马克把皮包搭在肩上，以便跟卡尔握手。现在距离德克尔告诉他拉里的事情刚24小时。他乘坐的是夜航航班，刚好在天亮前到达第比利斯。

“之前来过这？”卡尔明快地问。

“是的。”

“是吗？什么时候来的？”

马克不想让自己显得很没礼貌，但是他更不想闲聊。他只想尽快处理拉里的死。“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当然当然，我们开始吧。”

第比利斯是个古老的城市，荒废和重建的中世纪教堂随处可见，19世纪格子状阳台摇摇欲坠，隐蔽在地下的有着圆形蜂窝顶的澡堂，

七拐八拐的鹅卵石小道，还有很多奇怪的建筑——一个摇摇欲坠造得像姜饼屋的木偶剧场，一个有着奇特光塔的清真寺。不难看出，这个城市有着由混乱和创造力共同谱写的历史。

达希酒店就是这些古老而奇特建筑中的一员。酒店共4层，20个房间。外观呈巴洛克风格，内部曾完全烧毁，后来在政府主导的资产阶级化浪潮中被修葺一新。至于这股浪潮是好是坏，取决于老第比利斯人自己的看法。

拉里·布兰就是在这儿死去的。

卡尔领着马克走到里面，说：“我刚刚去找了验尸官，所以迟到了。不管怎样，他们化验了拉里的血液，检测血液中的酶含量，你知道，就是心脏病发作时身体释放的那种酶。检测结果呈阳性。”

“我知道了。”

“等你整理好他的遗物，我们就可以办理托运尸体的手续了。”



“他的房间在三楼。”前台说，这是一个娇小的格鲁吉亚女人，眼神哀怨，眉毛修剪得有些夸张。在核对完卡尔的身份后她用清晰但口音很重的英语说道：“但需要先把房费结一下。”

卡尔对马克说：“他们想清理房间，把他的东西放进储物室。但我觉得还是保持原样比较好。”

“那没事。”

“我觉得让一群陌生人把他的东西随意丢进箱子里有些失礼，况且我知道一天内你就会过来……”

“房费不是问题。”马克掏出信用卡。

前台准备好账单，用马克的卡把房费结清后，给经理打了个电话。“经理会带你们去他房间。”

一个小型的玻璃电梯坐落在螺旋楼梯的中心。马克向楼梯走去，

觉得走楼梯能更快些，但已到古稀之年，有些驼背的经理却按下了电梯按钮。

尽管这个小型电梯看起来只能容纳两个人，但是他们三个都挤了进去。

“你熟悉死者吗？”卡尔问道。

“当然。”

“啊，他是个汉子，这边走，请节哀。”

马克抿起嘴——即便卡尔是真心的，马克也不会被那话打动。况且除了想到拉里的死会带来很多麻烦，他并没有真的那么想念拉里。所以接受这样的安慰会让他觉得有点虚情假意。“谢谢。”他说。

电梯空间十分狭窄，他们三个不得不紧挨着彼此。出于习惯，马克警惕地把手放在衣服口袋边，因为一个随意的身体接触都可能是扒手或是什么其他危险情况。

卡尔转过头咳了一下。“你在华盛顿一定有些高官朋友吧？”

“我怎么不知道。”

卡尔又咳了一下；这次，马克感觉到颈后的气息了。他暂时屏住了呼吸。

“起初，我们觉得这案子和其他客死异国的案件一样。要知道这种事时有发生，我们都习以为常了。但是我们接到华盛顿发来的电报，说你要过来，让我们尽可能配合你。”

马克没有回应。拉里死的时候应该拿着美国护照——尽管护照上不是他的真实身份；所以酒店在发现他死之后通知了美国使馆。美国使馆根据拉里的名片，给名片上的酒类出口公司打了电话——那个号码只是马克用来掩饰他手下特工身份的众多号码之一。马克也打了电话给中情局中欧亚分局的负责人泰德·考夫曼。

考夫曼已经做好工作确保马克不会遇到麻烦，但是马克并不想将这些告诉卡尔。

三楼到了。电梯门开后，他们都走了出来。经理领着他们走到走廊尽头的房间，用电子门卡开了门。

马克走了进去。

在小客厅里，一个壁挂式的电视放在情侣座的对面。地面上一半铺着地毯，一半铺着瓷砖。墙上的油画复制品描绘的是浪漫的中世纪时期的第比利斯。浴室用透明玻璃隔开。一张房间服务单放在茶几上。晨光从一个半开着的窗户洒进来。只有从天花板上的卵箭饰皇冠花纹才能看出这个建筑的真正年龄。

屋里有股尿味。马克看了眼凌乱的床。“他们在哪发现的他？”他问道。

“在瓷砖地上，我清理的。就在浴室外面。”

拉里的东西随意地放在周围：折叠式行李架上放着一个行李箱；开放式衣柜中挂着一件运动外套，一条西服裤子和几条领带；浴室里堆着拉里的洗漱用品，窗前的小桌上摆着电脑和相机。

窗外传来的教堂钟声表明现在是礼拜日早晨。

第比利斯有着马克的诸多回忆，不过这些回忆也不全是美好的。但他很喜欢这儿教堂的钟声。阿塞拜疆是穆斯林国家，每天早晨醒来的时候，他也能听到教堂的钟声，但那些钟声听起来感觉很怪，尽管他已经在那座坐落在格鲁吉亚南部的城市生活了多年。他自己虽然没有宗教信仰，但是他欣赏那些钟声中所蕴含的坚忍不拔的精神。在过去的1500年中，格鲁吉亚东正教抵抗住了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波斯人和没有信仰的苏联人的入侵，顽强地生存了下来。钟声唱到：我们是幸存者，我们挺过了一切，我们还在这里。

卡尔对经理用格鲁吉亚语说：“你可以离开了，我的朋友认识死者，需要点时间哀悼。如果有其他需要，我们会给前台打电话。”

马克挤出脑中演练过的格鲁吉亚语：“只要几分钟就好。”

他转过身背对着窗户。房间看起来没什么异样，只是气氛让人很压抑。拉里为中情局工作40多年了，在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建立了自

己的情报站，还帮助马克在迪拜和巴林执行过危险的任务。他的人生如此丰富多彩，最后竟因心脏病发死在一个不知名的旅馆中。马克也想过他这位朋友可能会在蒙特卡洛玩21点的桌子旁倒下，或是喝着伏特加死在黑海的度假村，亦或是死在中东某个监狱的行刑队前。

马克首先检查的是拉里那个价值2700美元的小型索尼数码相机——它跟一般游客包中的相机无异，但分辨率却相当高。马克将里面8GB的SD卡取了出来，又从拉里洗漱包中装创可贴小盒子的夹层中取出一个黑色128GB的SDXC内存卡。他把SDXC内存卡放进相机，迅速查看了俄军军事基地的照片。与此同时，他留意着照片上的编码是否断开，若有，则意味着部分照片已被人删除。

毫无线索。

他打开拉里的笔记本电脑，输入密码，找到一个隐藏文件，再次输入一串密码后快速浏览了一系列静态照片，这些照片看上去跟SDXC卡里的照片无异。

这是台联想笔记本，体型虽小，功能却很强大。电脑上安装了可以在线无线备份重要文件的程序。之后马克会将这些文件与内存卡和硬盘里的文件进行核对。他迅速关掉电脑，并连同SDXC卡和相机一起放进包里。

卡尔好奇地盯着他。“你想把他的东西都打包吗？”

“他死的时候穿什么衣服？”

“啊，我不知道。我想验尸官应该会有记录，可能把衣服都保存起来了。需要我帮忙收拾吗？”

“不用。”

拉里来的时候带着一个小行李箱和服装袋。马克从浴室开始检查。在拉里的洗漱用品袋里发现了血液稀释剂华法林，降压药依那普利，和降胆固醇的立普妥。马克知道依那普利和立普妥，但不知道华法林。

他本应该清楚华法林的，他最近一直在问拉里他当前的健康状况

以及最近都在吃些什么药。任何老板都不会将事情交由一个可能会突发心脏病的人。

显然，拉里谎报了他的健康状况。

这可真是拜他所赐。

马克在洗漱包里还发现了打火机，所以在收拾完浴室后，他闻了闻拉里衣橱里的衣服，在他的蓝色运动外套上闻到了很重的烟味，也就是说拉里可能一直和一帮烟鬼待在一起或者他自己偷偷抽烟。马克不关心吸烟的问题——几周前拉里声称要戒烟的时候他觉得拉里自信过了头。

马克忽然感到一阵悲哀，但他抑制住自己的情绪，问道：“他的护照在哪？还有钱包呢？”

“在这儿。”卡尔轻拍了他的手提包。

马克检查了挂在衣柜里的衣服的所有口袋，发现了另一个打火机和一些格鲁吉亚拉里，价值不到20美金。他取下衣服和服装袋，将东西都倒在床上。他把衣服塞进服装袋里，看着眼前的一切，想着拉里可能是因抽烟喝酒导致心脏病突发而亡。

浴室门对面的墙上是一个齐腰高的家具，里面摆放着一个小型冰箱和微波炉，上面放着一个两杯装的咖啡机，一篮子茶包和独立包装的咖啡。

咖啡机上面的墙上挂着一幅画。马克扫了一眼就转身走开了，可几秒后他忽然停住，回头盯着那幅画。不，这不可能，他想，一定是哪里弄错了。是记忆在捉弄自己，只是因为他回到了格鲁吉亚而已。

乍一看，这画跟其他廉价的复制品没什么不同。但是它确实与众不同。这是一幅真迹。画的笔触广阔，质感有些粗糙，锐利的线条已开始变得模糊，但颜色却十分明艳。马克意识到，他知道所有的颜色，他们有自己的专有名词，钴蓝，镉橙，黄赭色，铬绿……

这幅画的笔法近看有些杂乱无章，但当马克退后几步，这幅画就变得清晰起来。他确信，这幅画模仿的是雷诺阿早期的艺术手法。

他咽了下口水，眨了眨眼睛，伸手摸了摸画框——是简单上了色的松木。“你说他们在这发现的尸体？就在我站着的地方？”

“应该是。他们告诉我就在浴室外发现的，所以我想是这吧。”

“他脸对着哪儿？是对这面墙吗？”马克指着微波炉和迷你冰箱问。

“不知道。”

这幅画描绘了一个女人坐在画架前，手里拿着调色板，画着一朵花。当马克注意到这朵花时，他倒吸了一口气，这是鲜艳的红褐色，明亮的光线能让孩子都高兴起来，没错，画上的花是罂粟花。

这无疑是一朵罂粟花。

画上女人的脸无法看到，只隐约能看到她颧骨很高。马克注意到她长长的有点脏的金发随意的别在耳后。她穿了一件很凸显她身材的白色无袖上衣和带褶边的橘黄色吉卜赛裙。她身后立着一根竹子，还有一汪长满了睡莲的池子。

“兄弟，你还好吗？”

马克觉得一点也不好。他感到很不安，他感到危险正在逼近。

他仔细看了看画中女人纤细的手指，还有紧握的黑色刷子。他想要这个女人转过身，看看是不是那张他所熟知的美丽善良的脸。

毫无疑问，他认识画里的这个女人。但上一次见她还是在24年前的第比利斯，当时的格鲁吉亚还是苏维埃帝国的一部分，而他还是个名叫马尔科·萨维尔吉奇的年轻人……

南奥塞梯，俄罗斯军事基地 距第比利斯北面70英里

56岁的德米特里·蒂托夫甩下右脚的黑色拖鞋，脱下短袜，打开桌子最上层的抽屉，拿出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拔出刺刀割掉他大脚趾上的老茧。自从车臣战役中那个120毫米的迫击炮弹砸中他脚后，那个大脚趾就一直很别扭，老是会磨着鞋，把他搞得心烦意乱。

在他专心割弄脚上老茧的时候，他的电脑屏幕上，一个军事气象学家正在解说俄罗斯上空的反气旋可能会向亚美尼亚下沉。这个高压会取代目前造成伊朗多云天气的低压。

这是个私人的双向视频会议。蒂托夫知道气象学家明显能从他愉悦的脚部护理中看出其中的轻蔑之意。显然，他是在用轻视的姿态表达：这些信息我能从BBC网上天气预报中得到，并且我已经得到了。

蒂托夫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一个准军事精英部队的指挥官。这个间谍组织叫FSB ¹，在苏维埃时期被称为克格勃 ²。但在这个职位上，他并没有受到太多尊重。大家都知道单凭他的实力还不足以坐上这个位置。

蒂托夫从一分钟前的谈话中明显感觉到气象学家并不怎么尊重他，现在这么做不过是以牙还牙。而且，他知道这个私人的天气预报并不仅仅是做表面文章：这是莫斯科俄联邦安全局主管为他断后的方式之一。如果未来三天战事安排计划如期进行，但天公不作美，至少他可以说蒂托夫将军已从我们最顶尖的气象学家那了解了大概情况，并且同意了战事安排。要怪就怪他吧。

气象学家结束了天气播报，蒂托夫也正修好了他的脚。

“好，好的，谢谢，上校。”蒂托夫说着，将削下来的皮清理到附近的垃圾桶中。“感谢你的帮助。”

“还有其他需要吗，将军？”

“没有了。”

蒂托夫断开了视频，背靠在椅子上。他很累，尤其是在和美国人打交道后。他感到手臂史无前例的沉重。能坐在温暖的办公室工作而不是成天风餐露宿，他已经觉得很庆幸了。他实在太讨厌寒冷了。他摸了摸秃了的脑袋，想着布兰在这样的时候暴露了是多么不可思议。

话说回来，美国人在部署能说流利的格鲁吉亚语的人员方面是出了名的无能。中情局在第比利斯使馆的官员都是些没用的家伙。所以布兰理所当然就成了不二人选——他格鲁吉亚语极好，俄语更是不在话下。其次，他的满头白发和满脸皱纹很难让人想到他会是个间谍。

俄联邦安全局的军官行事谨慎，在南奥塞梯和格鲁吉亚的边境线曾拦住过布兰，那地方鲜有外国人。他的文件通过了审核，携带的袖珍相机中大部分都是当地葡萄酒厂的照片，没有一张会让人产生怀疑。而且他的说辞合情合理——他声称自己是超市盒装酒的进口商，正在寻找新的供应商。

但当俄联邦安全局将之与前摩多瓦尔中情局头目进行人脸识别测试时，蒂托夫得到了消息，并立马认出了他。就算时隔二十年了，他也从未忘记这张脸，从未忘记布兰的所作所为。

蒂托夫放在一个笨重的黄铜双头鹰压纸器旁的电话响了，他接了起来。

“有人去取我们留在达希酒店中拉里的私人物品了。”

“谁？”蒂托夫问。

“两个美国人。其中一个是在第比利斯使馆工作的中情局人员詹姆斯·卡尔。另一个还不确定。”

“有监控视频吗？”

“你电脑上应该有。”

蒂托夫在电脑上搜了一下。他确实有。

“他们要去哪？”

“医院。卡尔订了今晚的机票把尸体运回去。”

“你有安排人在那吗？”

“有。验尸官和殓房主管都会配合我们的。”

“尸体运走的时候再跟我汇报一下。”

“是。”

蒂托夫挂了电话，点开他接收到的文件。摄像头就隐藏在床上方的烟雾报警器中。

最初30秒，蒂托夫只是平静地看着。画面中不过是两个不起眼的人在清理一个老人的遗物。

但.....

不可能。

蒂托夫看着这个不明身份的人从布兰的手提箱中扯出相机。只见他动作迅速，毫不拖泥带水，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也没有流露出一丝对死者的感情。

脸颊饱满了些，头发短了些，两鬓有些斑白。但那双黑色的眼睛，尖尖的下巴和那两片薄薄的嘴唇.....蒂托夫认识这嘴唇——平时看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当两片嘴唇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刻薄无情的裂缝，或是半冷笑着的时候.....

蒂托夫站在那儿呆呆地盯着视频画面，呼吸开始变得急促。

是自己认错人了吗？

不会的。就是萨维利奇。

1 俄联邦安全局1：俄联盟的联邦安全部门 (Federalnaya Sluzhba Bezopasnosti) 是扼要国内安全服务俄联盟并且主要后继者代办处，在中苏维埃-时代和 克格勃. 俄联邦安全局反间谍内部组织，负责边界安全，反恐怖主义和监视其它的总部。

2 克格勃：克格勃。一直是苏联对外情报工作、反间谍工作、国内安全工作和边境保卫等工作的主要负责部门，是一个凌驾于党政军各部门之上的“超级部”，是一个超然的机构，它只对中央政治局负责。

马克站在酒店客房里的那幅画前，想起了他22岁第一次来格鲁吉亚的时候。

那时他对第比利斯这个城市印象很好。他喜欢矗立在库那河边的悬崖、城西绿油油的小山丘、林立 in 罗斯塔弗黎大道的新艺术派风格的建筑，还有只需四卢布就能看的歌剧：威尔第的《茶花女》和瓦格纳的《唐怀瑟》……在那之前他从不看歌剧，可既然只要四元，不去白不去。

那时他独自住在一个一居室的房子里，房子有一个木架子搭起来的阳台，阳台上爬满了紫藤。

“喂，你还好吗？”卡尔问。

马克又看了一眼那幅画。没错，他能肯定画上的女人就是卡特琳娜——那个他曾经认识，并且或多或少还有些在乎的女人。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幅画，但画中的场景却让他觉得似曾相识。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但马克还是能认出她，他肯定这是卡特琳娜的自画像。

“我没事。”马克说。画上没有署名。马克把它取下并仔细看了看画的背面，除了画布之外没有发现其他东西。

“这东西我们不能带走吧？”

马克已经24年没有卡特琳娜的消息了。虽然拉里在九几年的时候曾在第比利斯做过地下工作，但据马克所知，他和卡特琳娜从未谋面。第比利斯局势最糟时，拉里也在，可这一切都已过去很久了。马克试着找出那段黑暗的和现在的联系，可毫无头绪。

“我说我们要把这玩意儿带走吗？”卡尔抬高了嗓门问。

“对。”马克回答道。他把那幅画塞进包里，放在洗漱包和拉里的手提电脑之间，问：“警察搜查过了吗？”

“应该来过了。”

“他们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了吗？”

“据我了解没有。”卡尔似乎对马克拿走这幅画有些不满。

“他们提取指纹了吗？”

“没有吧。但通常情况下如果一个美国人在这儿死了，他们会详查死因的。尸体移走前来过一个当地的警察和一个法医。没有发现强行进入或打斗的痕迹。我看他们不认为这是谋杀。”

“而且这个房间在发现尸体后没有被封锁。”

马克想不通，拉里死前最后见到的东西之一居然是他前女友的自画像。卡特琳娜甚至都不知道拉里。难道她知道？他们那时见过彼此？马克还是觉得不太可能。

“房门是锁着的，但，如同我刚才所说，那帮格鲁吉亚人不认为这是谋杀，这里自然也不会被当作犯罪现场封锁起来。”

马克收拾好拉里的东西后说：“好了，我们去取拉里的遗体吧。”

“你确定没事吗？我是说，毕竟你俩以前那么熟，你去看他的遗体不会很难受吗？”

“没事。”马克虽然口上这么说，但心里并不好受。他一直在想卡特琳娜的事。

他和卡特琳娜是在第比利斯大学的一堂历史课上相遇的，当时他俩坐得很近。他依稀记得讲台上年过七旬的老教授怎样喃喃地讲述着格鲁吉亚中世纪时期的历史……

格鲁吉亚，第比利斯

1991年1月，苏联解体前11个月

美国人马尔科·萨维利奇是仅有的33名选修中世纪格鲁吉亚历史课程的学生之一，可即便在开课当天，也只有25名学生来上课。

虽说是俄语授课，可这门课的老师有很重的格鲁吉亚口音，还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要不是马尔科坐在教室后排，还挨着一个年轻的俄国女孩，说不定也会退选这门课。

点名时马尔科知道了这个俄国女孩名叫卡特琳娜·库斯金斯卡娅。一开始马尔科觉得她应该和自己不是一路人。

马尔科长得并不难看，却也知道自已不是那种会让人一见钟情的类型。他中等身材，身体很好，但没有发达的肌肉。他脸庞瘦削，可能会吸引某些女人，但大部分女人对这种脸型都不感兴趣。所以当他坐下后感受到卡特琳娜的目光时，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衣服或牙齿上是否沾上了什么东西。他心想：“会不会是上课前吃的猪肉饺子？她能看到我的牙齿吗？可我没笑啊。”

他舔了一圈牙齿，又抹了抹嘴唇，扫了一眼袖口和裤管，没发现有什么不对劲。

但他还是感觉那女孩在盯着自己。虽然那女孩显得漫不经心，但马尔科能肯定她就是在盯着自己。他从就小对周围的事物有着敏锐的观察力。

教授眼睛盯着讲台上的一大片讲义只顾闷头讲课。他每吸一口烟都会揉揉鼻子。他身后挂着一块黑板和几张破旧的格鲁吉亚中世纪时期的地图。

马尔科转向卡特琳娜，迎上她的目光。卡特琳娜吃了一惊，尴尬地扭过头。

马尔科不是那种对美女特别感冒的男人。不管是漂亮的还是长相

一般的，在他看来脱光后都差不多，他都很喜欢，而且通常那些相貌平平的女人更温柔。尽管如此，在接下来的那堂课里，他一直注意着她的一举一动。她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和斯拉夫人典型的高颧骨。马尔科被她那微闭双唇，好似在质疑教授说的话的样子彻底迷住了。还不时能闻到一股丁香花的味道。他不知道那是她的香水还是洗发水的香味，却花了好半天时间想搞清楚味道的来源。

半节课过去了，马尔科这才意识到除了他俩，其他人都在埋头记笔记。

她穿着一身宽松的波西米亚衣服，这一身打扮加上她迷茫的眼神让马尔科觉得很性感。

可她是个俄国人，他心想，从她的名字就能知道。

他倒不是对俄国人有什么不满。从血统上来说，他自己也算四分之一一个俄国人。但很多俄国人都是共产党，这就让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了。

下课后，大家都纷纷起身离去。马尔科犹豫了一下也站了起来。卡特琳娜合上笔记本的时候马尔科注意到了她的本子。她的笔记本是很多学生都用的那种薄纸装订起来的本子，马尔科的也一样。这种本子在商店里花一卢布就能买到。卡特琳娜在灰色封皮上随手画了些画。画中除了一些花花草草外，还有一个骑马的长发女孩，女孩和卡特琳娜很像。她还在左下角贴了一张圣伊利亚的照片。圣伊利亚被当代格鲁吉亚人奉为英雄，因为他曾在19世纪初推动格鲁吉亚从俄罗斯帝国中独立出来。现在，苏联已到了垂暮之年，圣伊利亚也成了当代反共运动的标志人物。

这已足以表明卡特琳娜不是共产党。于是马尔科转过去看着她。起初她回避了马尔科的目光，但看到马尔科坚持不走，她才触及他的目光。

“一起去喝杯茶吗？”马尔科问道。

其实马尔科这时急需一杯浓咖啡，但他买不起，而且作为一个俄国人，卡特琳娜很有可能不喝咖啡。

卡特琳娜先是愣了一下，不过很快就笑着点头说：“好啊。”

8

格鲁吉亚，第比利斯 现在

从学生时代开始，马克就多次回到第比利斯。苏联解体后艰难的内战时期回来过，离开中情局后，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又回来过。

回程中，他并没有回想太多的往事，但那幅画却让他陷入了沉思。所以当他与卡尔驶过第比利斯市中心韦利大道南段的广场时，他看到的不是广场中心由许多基石堆砌的圣乔治，而是曾经树立在那的列宁像；当他们经过古老的国会大厦时，他看到的不是头发蓬松的年轻人在阶梯上玩后空翻，而是苏维埃伞兵将格鲁吉亚的抗议者殴打致死；不是睡在露天咖啡厅或昂贵的香水店外的小乞丐，而是国营商店外空荡的街道。

“医院在哪？”在穿过第比利斯音乐厅后马克问。音乐厅现在也装修成了猫王主题的美式餐厅，主要售卖芝士汉堡和寿司。

“会查普沙韦拉大道。”

这意味着他们将路过第比利斯州立大学附近。马克回想起学校前面的老柏树。夜晚的时候，他和卡特琳娜常常在学校后面的一片高地上生篝火。还有1号楼前的阶梯和博物馆前的阶梯一样宽阔。多少次他和卡特琳娜一起坐在那些阶梯上啊！

卡特琳娜。见鬼，那幅画怎么会出现在拉里住的酒店房间里？

虽然卡特琳娜已故的父亲是个从莫斯科调到第比利斯的俄国共产党人，母亲是个生在莫斯科，长在第比利斯郊外的俄国人，她对政治或是当时俄国与格鲁吉亚之间的紧张关系却不甚关心。她在笔记本上之所以贴了老圣艾丽娅的画像也仅仅是为了迎合她的一些投身于国家独立事业的格鲁吉亚朋友们。她真正感兴趣的是艺术。她喜欢画花，儿童，老人，还有她的朋友……喝茶的时候她甚至问马克能不能画他。她还从未画过美国人呢！

俄国人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寡言，难懂，阴郁。马克直到现在也一直这么认为。但从他们相遇到分开，卡特琳娜给他的感觉完全不是那样。她是个乐天派。

那天下午，他们去了他的公寓。马克坐在那儿，尴尬极了，感觉自己像某种奇异动物一样被卡特琳娜观察着。她命令他把头转左，再转右……幸亏她画得很快，也很不错。他当时坐在阳台上，穿着牛仔褲和黑毛衣，背后是一株爬上墙壁的紫藤。一月的黄昏很冷，那紫藤看着就像一堆小树枝。

而她的画却充满了阳光，紫藤变成了围绕在他的周围紫色花海。而他，手里拿的不再是廉价的俄国啤酒，而像一个水晶高脚杯。卡特琳娜说，杯子里装满了柠檬水。

马克觉得卡特琳娜画的自己有点法国花花公子的味道，但他没说。他被她说话的方式迷住了，被她说“你”这个词的时候嘴唇张开的样子所迷倒。从她嘴里说出的俄语比从一口坏牙，满口臭气的官员嘴里说出的温柔有趣多了。

那一晚，他们在他的公寓共进晚餐，虽然晚餐简单到只有几片糊着奶酪的面包和几杯格鲁吉亚酒。他的索尼随身听中播着滚石乐队的《任血流淌》。

上帝啊，那是段多么美妙的时光。他依然记得蜂蜡蜡烛散发出的味道，松香味的白葡萄酒，还有那近乎空荡荡的房间。他们做爱了，他清楚地记得，卡特琳娜并不是个害羞的人。他只有一张松木床，一床从列宁广场一家国营百货商店买来的白色床单，一个枕头，一张由小学课桌改成的餐桌，这桌子还是在一条小巷里发现的，两把金属椅子，以及以便停电时使用的由很多酒瓶制成的烛台。

“该死的堵车，”卡尔打断了马克的思绪，“通常这个点没这么堵。”

醒醒吧，马克暗自说道，你已经有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了，别再想24年前的那一场春梦了。坐在福特蒙迪欧轿车上，马克将目光移向挡风玻璃外堵成一排的轿车。他扫了一眼后视镜，发现后面也被堵得

水泄不通。

卡尔又说：“前面肯定出车祸了。”

马克从背包中取出数字存储卡，将它插入拉里的笔记本电脑，输入拉里的密码，开始仔细查看这些照片。他尽可能地将照片放大以便能清楚地看到拉里所记录的进出俄罗斯军事基地的各种俄国制造车辆，有UAZ Hunter 4 x 4's ¹，BRDM ² 和BTR装甲车，老式吉尔卡车，以及新型T-90坦克。从这上百张照片中不难看出，这个基地有许多活动，最让人担心的是T-90坦克。可因为没有任何可以比对的基准，所以马克无法得出任何结论。

马克与中情局中欧亚分局签订的合同要求马克的公司——全球情报对策公司——监视位于南奥塞梯的俄国军事基地入口。南奥塞梯是个颇有争议的地方：格鲁吉亚方面宣称拥有该地，但实际占领此地的却是俄罗斯。

通过卫星数据，中情局发现这个基地的活动日渐频繁，但中情局明显不只满足于卫星数据，他们想得到更多进出该基地的军队类型的地面照片。由于中情局在第比利斯的最高指挥官害怕让自己手下去执行这项任务，出于谨慎考虑，考夫曼选择了马克的公司。

一到南奥塞梯，拉里就和当地的葡萄酒商喝酒闲聊起来。之后，他在当地首都茨欣瓦利一栋6层楼的公寓中租了一间顶楼的房间。从那个房间，他可以清楚地拍到进出附近俄国军事基地的军用车辆及人员。

难道是俄国人知道了拉里此行的目的，将他杀了吗？有可能，马克忖度道，但这和那幅画毫无关系啊。

他点击查看了更多的照片，但没找出更多信息。这些照片可能对考夫曼来说有用：他可以找俄罗斯专家分析制服，车辆牌照和武器装备，并将拉里观察到的基地活动与卫星所发现的这几年间基地的活动相比较。但对马克，这些照片言之甚少。南奥塞梯是个重度军事化的争议地区：它就位于车臣和其他几个重度军事化的争议地区的南面。

俄方多年来已在北高加索地区进行了一系列小规模的内战。所以如果没在这片俄军基地发现什么重要活动才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吧。

浏览到最后一张照片时马克发现最后一张的拍摄日期是6月6号。这张照片拍的是黄昏时基地外面的一辆俄罗斯装甲车。但拉里直到7号中午才离开南奥塞梯。

“什么鬼东西！”马克说。会是拉里在7号忘了拍照吗？马克对此很是怀疑；拉里熟知与中情局的合同上清楚地写着监视时间为96小时，而要等到7号中午这96小时才算完。

“有情况？”卡尔问马克。

“对啊，堵嘛。”

一个驼背老人抱着一把俗气的套娃沿着车流售卖。

卡尔挥挥手将他赶走，说：“就到了。”

马克打开拉里电脑硬盘中存储备份照片的文件夹。他之前没搞错——电脑中的照片和数字存储卡中的完全一样。6月7号没有任何文件。

那么，就只有一个地方要确认了：马克确定拉里在手提电脑里安装了可国际漫游的无线网卡，以便他能在边远地区也能异地备份。

他在浏览器中打开公司的在线备份存储网站，输入拉里账户的密码。

一长串文件夹列表显示了出来，每一个都代表拉里在过去六个月中执行的不同工作。马克打开了最新的文件夹，查看里面的照片。

就在这，他意识到，云空间中比拉里笔记本和藏在医药包中的数字存储卡多了28张照片。这些照片都是7号早上拍的。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有人发现了这些照片，并从电脑和存储卡中删除了它们。不过他们晚了一步，不知道这些照片已经在线备份了。

马克开始带着疑问检查这些照片：都是军事基地的入口，与之前的照片并无多大差异。他试着放大一些照片，但拉里的图像编辑器实在太差，被放大的图片模糊不清。

车辆又开始移动。马克扫了一眼前面的车，看了下后视镜，怀疑自己被跟踪了。

俄国军事基地的照片被删除，卡特琳娜的自画像，拉里的死。这些事之间有什么联系？他感到了威胁，仿佛有一团毒气正慢慢从脚底向上侵袭。

他搜索了一下卡特琳娜·库斯金斯卡娅，第比利斯。他先用格鲁吉亚语输入她的名字，然后是斯拉夫语。他点进了几个网页，但没有一个是他想要的结果。他翻出了当年在**第比利斯的电话记录**，但一无所获。

马克对卡尔说：“要是我给你一个人的名字，一个曾经住在第比利斯现在仍可能住这儿的俄罗斯女人，你能帮我通过使馆找一下吗？也许能提供个地址什么的？”

“我试试。叫什么名字？”

马克将名字告诉了他，又说：“她估计有45岁了。”马克回忆着。“7月出生，具体哪天不记得了。”

卡尔从仪表板下的抽屉里拿出一支笔。“拼一下名字。”

由于在开车，卡尔只能将马克拼出的名字草草记下。“有照片吗？”

“没有。可能她结婚了，姓氏也改了。不过至少从1988到1991年中，她在第比利斯州立大学上学。你可以从那找到她的一些信息。”

卡尔拿起电话给使馆拨了个电话，同时问马克：“查这个做什么？”

“她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很多年没有联系了。”马克顿了下。再见到卡特琳娜要说些什么呢？诚然，他会问她拉里的事，但……他并不希望事情朝着他不喜欢的方向发展。

“拉里更了解她些。”——马克自己都不确定这话是不是真的——“拉里在这儿的时候可能联络过她。要是我能找到她，就能知道他们是否见过，拉里的状态如何。我想尽可能将拉里死前的事都告诉

他的家人。”

¹ 俄罗斯一种巨胎越野车

² (前)苏联(可装载三人和反坦克导弹的)水陆两用侦察车

建于苏联时代的第九医院的楼都很矮，一片死寂沉沉的样子。停车场还有一半空位。卡尔找了个离入口最近的空位停了车。熄火之后，他看着马克。

“准备好了吗？”

“嗯。”马克应了一声，但他一直看着前方，盯着一个塞得满满的垃圾箱出神。

他感觉自己正被两只手朝不同方向拉扯着，这感觉让他备受煎熬。一方面，与达莉亚的结合以及莱拉的出生开启了他生活的另一扇门，让他觉得自己变年轻了，宛若新生，就像蛇蜕了皮一样。他感觉自己比十年前单身时还要敏捷和健康。在达莉亚的督促下，他去做了激光手术，视力好多了。可当拉里、卡特琳娜这一系列事件出现后，他觉得过去的生活又回来了，提醒自己已不再年轻，眼前的幸福生活不过是建立在一段段扭曲的过去之上。

马克跟着卡尔下了车。

“虽然我希望这事不会耽误我们太久，”卡尔说，“但情况可能正好相反。我们要见——

“是卡尔先生吗？”马克和卡尔转过身。他们刚下车就看到一个穿黑色套装的中年女人朝他们走来。她左手拿着一个记事夹。“您是使馆的詹姆斯·卡尔吗？”

“是的。”

“碰到你太好了。”她说她是医院停尸房管理处的，“运送遗体一事我们已经安排好了。你们跟我来就行。”

“哦，”马克说，“你们早就知道我们要过来了？”

“是的，是的，使馆那边提前打过招呼。我们将尽量给你们提供帮助。”

“对，就是他。”

马克被领到了一个白色福特货车敞开的后门处。他原以为会先被带到停尸房去确认尸体，然后他们才把尸体装袋运走。可管理员在半路拦住了他们，告诉他们尸体已经装好，准备运走了，各种证件也都办妥了。马克跟她进去缴完手续费后就可以在停车场将尸体带走。

那个管理员要了马克一千多拉里¹，马克问她：“你们平时也是这么处理这种事的吗？”他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包在真空塑料袋中的拉里尸体放在一个锌制的棺材里。这个棺材比一般的棺材窄而浅。对此，管理员解释说是为了避免尸体在运输过程中乱晃。尸体周围塞满了一团团类似沙发垫的东西。棺材放在一个木箱里，箱子上用格鲁吉亚语、英语、法语、俄语和土耳其语写着“小心轻放”几个字。棺材盖被拿走了，木箱也没封上。

马克静静地看着这一切。这些年来他和拉里共同经历了太多。造化弄人，一切在这里开始，也在这里结束。一公里开外有一个很小的餐厅，当年马克就是在那被拉里招进来的。

¹ 格鲁吉亚的官方货币符号，代号为GEL。

格鲁吉亚，第比利斯
1991年5月，苏联解体前7个月

“上帝啊，你连一个餐位费都付不起吗？你究竟是怎么回事，孩子？”

一个头发花白，眼神阴郁，五十岁左右的男人，一把将一杯啤酒放在了马尔科点的红豆汤和新鲜出炉的鱼雷卷旁。

确实，在他最喜欢的午餐地点没有座位。只剩齐胸高的桌子，一群人围着桌子边吃饭边抽烟，他们中的多数穿着第比利斯公路维修队的棕色短袖制服。

马尔科小心翼翼地将碗放在桌上，试图腾出一些空间。这个眼神阴郁的男人说：“你每个月的助学金有，呃，1475美金？就是那个所谓的富布莱特奖学金？”

马尔科眯起眼问：“我们认识吗？”

“嘿，这些钱可能在纽约算不了什么，但在这，一块能顶几块用。靠，你都能每周去达里尔吃一顿饭了。”达里尔算是镇上最好的餐厅，味道还算过得去。“至少那里有空位。顺便说一下，你可以叫我拉里。要来杯啤酒吗？”

尽管才中午，但自助餐厅里的大多数人都喝着啤酒配着汤。

“不需要。”马尔科将面包沾了一下汤然后咬了一口，既想让面前这位滚蛋，又想搞清楚他到底是谁。“你怎么知道我每个月的助学金是多少？”

“哦，我还知道很多关于你的事，马尔科。”

马尔科又咬了一口面包。“比如说？”

“比如你17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你离家出走，去新泽西皮斯卡塔韦的一个加油站打工，然后去罗格斯大学读书，顺便说一下这学校

不怎么样；我读的是耶鲁，不过你在数学上很有天赋……”

“你是谁？”

“……你想成为一个工程师，却对俄国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是的，这样比较实际。一开始我没觉得有什么，直到我发现你妈妈小时候和她的家人被苏联政府逐出了格鲁吉亚。我不是什么精神病学专家，不过我肯定在她自杀之后，你离家去她以前待过的地方找她，在这寻找她……”

“你他妈到底是谁？”

“我已经告诉你了，我叫拉里。”

“拉里什么？”

“就先叫拉里好了。说真的，你真有种，还有脑子。78年的那次抗议……哈哈！很行啊你。共产党竟然信了你的鬼话，不过也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

马尔科皱了皱眉。

1978年，苏联政府试图将俄语作为格鲁吉亚的官方语言，结果引发了大规模抗议。最终，苏联政府一反常态地克制住了自己，同意格鲁吉亚人保留他们的语言；苏联政府想让美国人更多地了解这一段历史，因为这能显示出他们的宽厚仁慈。为了能顺利拿到签证，马尔科当时保证自己会学习那段历史。

拉里又说：“当然，你骗不了我。你做的那些采访不仅仅是关注一些老套的抗议。你来这是为了整理过去70年中苏联往格鲁吉亚身上泼的脏水，听一些悲伤的故事，也许还会加点你母亲的伤心故事，然后回到家把这些都写下来，在共产党背后捅一刀。不是说你做的这些就真能改变什么，不过至少你的心还是朝着正确的方向。我来这是要告诉你，苏联政府也知道你在干什么。第比利斯的美国人只有那么点，他们一直密切关注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他们认为我们都是间谍。你难道没注意到自己被跟踪了吗？”

马尔科没有回答。他努力保持镇定。拉里所说的都是对的。

拉里说：“他们至少派了四个人盯着你。一个是你街对面的邻居。那个从不整理衬衫，总是那么友好，看上去笨笨的胖家伙？告诉你吧，萨维尔吉奇，他才没那么友好。他只是想知道你都去了哪儿。”

马尔科回想着对街那个与自己很合拍的家伙。他还以为是文化的关系。

“在这我也被跟踪了吗？”

“是的，被我跟踪。”

“我是说——”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经常来这所以他们不再派人跟踪你到这里了。现在好好想一下——如果有人人在跟踪你，而你又恰好有时间，不妨跟他们玩一玩。我这还有些消息。你做了很多记录吧？那些最终都会被他们偷走的。大概就是你准备离开的时候，还有，我想你的电话和公寓应该都被监听了。”

“你是——”

“我是个商人。我从格鲁吉亚进购奶酪再出口到美国去——这市场很大，大到让你吃惊。我跟美国政府打了很多交道——你知道的，需要进口许可证之类的。所以我知道那些事情。”

“你知道这些事是因为你倒卖奶酪？算了吧。”

拉里喝了一大口啤酒，发出了咕噜咕噜的声音。“真的不来一杯吗？”

马尔科本打算来一杯。“不用了。你为什么这么关注我？为什么要费心查出这些？”

“不管怎么说，你被当地政府盯住了。他们知道你来的目的跟你说的不一样。但仅仅是那样的话，我也不用来提醒你这些。”

“我可没被吓到。”马尔科撒谎道。

“你加入的那个小新闻俱乐部，放心，我不会告诉别人的，那玩意儿可让他们头疼了。尤其是他们发现你对他们撒谎说你来这儿是为了

上学。”

新闻俱乐部是由一群学生记者，或想成为学生记者的人，和一些反共团体建立的一个非正式组织。它的目的就是支持反共新闻，安排学生抗议，是苏联政府的眼中钉。在过去的几个月中，马尔科一直都去参加新闻俱乐部的会议。

马尔科将鱼雷卷面包沾了一下汤。“我不知道你究竟想说什么。”

“你知道处于恐惧中的动物是最危险的吗？好吧，老天都知道那些混蛋俄罗斯人就是这样的动物，我告诉你他们现在战战兢兢，他们能感觉到革命就要来了。你以为他们不会关心一个由一群什么都不懂的小孩搞的新闻俱乐部？那你可就错了。他们草木皆兵，看什么都是威胁。所以你要小心了，这就是我要说的。”拉里喝完啤酒，擦了擦嘴，继续说：“当然，如果你觉得新闻俱乐部需要一些资金资助，我倒是可以提供。”

之后，拉里站起身迅速走开了，剩下马尔科在那儿迷茫地盯着出口，沉思着刚刚发生的一切。

11

格鲁吉亚，第比利斯 现在

他的真名是劳伦斯·普伦提斯·布兰，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和一小部分斯拉夫语，甚至还会一些格鲁吉亚语，也知道一点阿拉伯语。他是中情局中的精英人物，守旧、富有、耶鲁毕业。拉里的许多背景都是假的，但耶鲁毕业确实不假。他在冷战最严峻的时期加入中情局，成为了一名间谍。他成功地给人留下了一个嗜酒傲慢的美国人的印象。随着年纪增长，拉里变得越来越像自己所伪装的人。

马克再次将注意力集中到袋子中的尸体上。

确实是拉里。他将食指放在这位老上司的脸上。有胶质感，看来拉里的尸体已经做了防腐措施。

“你们把他运到冷冻箱时对尸体做了什么？”马克用俄语问。

一位格鲁吉亚海关人员手拿着纸夹板，看着医务兵开始密封锌制棺材。

“哦，那不可能，”医院管理员用格鲁吉亚语说。她一头黑发，50岁上下，脖子上挂着一个不显眼的黄金十字架项链。她对马克露出殡仪员工标志性的微笑。

“昨天就可能。”马克和考夫曼商谈时，他们同意将布兰的尸体保持死时的样子，以便运送回国后能进行有效的尸检。

“如果尸体未经防腐处理，就不能进行国际运输。要是您被告知了其他说法，我很抱歉。”

“和我得到的消息确实不一样。”马克转向卡尔，“你知道这事吗？”

“知道。我昨天和验尸官也讨论过冷冻存储的事，他说需要调查一下。”

“尸体必须以这种方式打包，航空公司和接收国才能把他当成货物运输。方便的话，现在需要您填些表格。”

“你们对他的血液做了些什么？”马克仍然用俄语问。

“先生，您什么意思？”

“你们从他身上抽出的血。”

虽然马克不是专家，但谨慎点总不会错。如果拉里真是中毒而死，而体内的毒素又被抽出，那这对中情局在国内进行的毒性测试的精确度来说就是个致命的打击。

“我没从他身上抽取任何东西。”

“那就是验尸官了。”

“我相信尸体是被妥善处理的，先生。”管理员拿出一张尸体防腐的证明，一张用格鲁吉亚语写的死亡证明，还有一张被她称作卫生防疫证的证明。然后将这些证明交给卡尔。“有了这些文件海关才会放行。”她指了指正在看医务兵密封外部木质棺材的海关人员说，“他很快会向您提供他的报告。那份报告也是必需的。”

“可以给我看看吗？”马克从卡尔手中拿过表格，看到官方出具的死因是心脏病发。“有人告诉我做防腐处理前，你们做了一些测试。我可以看下测试结果吗？”

“当然，您可以要一份医师开具的死亡报告的复印件。”

“也就是尸检结果。”

“是的，但是您要不是直系亲……”

“我会看看我这边能做什么。”卡尔说。

“我想现在就看到。”

卡尔询问了管理员现在是否能看。结果是不行。

“我也接到了警方让渡尸体的许可。”管理员说。她拿出三张被装订在一起的文件。这些文件上有大量的官方盖章和签字。

“什么警察？”

“第比利斯的警察。他们已经查看了验尸报告和检测结果。确保是自然死亡。”

“他们确定这是自然死亡？”

“要是他们觉得这不是自然死亡，也不会同意让渡尸体。”



卡尔和马克在第比利斯的国际机场碰到一位傲慢的美国国务院新人。她将飞去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市参加她哥哥的婚礼。她很不情愿地答应与拉里的尸体一同乘坐土耳其航空货运航班飞往芝加哥。在那儿，她会将尸体转给一个丧葬主管。这个主管会将拉里的尸体带往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这期间，拉里的尸体会存放在冷冻柜中，直至中情局安排好尸检。最终，尸体将被火化，骨灰也将交送给拉里的母亲。

马克在前一天晚上与拉里的母亲通过话。这通电话并没有他担心的那样让人悲痛欲绝。因为拉里的母亲患有老年痴呆，目前在俄亥俄的一家疗养院疗养。

我是拉里的朋友，布兰太太。我非常遗憾地通知您，您的儿子过世了。

拉里？拉里怎么样了？

在货运站完成移交后，卡尔把马克送到了客运站。

“我让你帮忙查的那个人还没有消息吗？”马克问道。

“没有。如果需要，我回去后继续帮你查。”

“非常感谢。”

“你电话多少？”

马克将比什凯克一个有自动应答功能的号码告诉了卡尔。要是没人接听，它会自动数字化信息，并将转化后的信息以邮件形式发送到

一个邮箱账户。“要是我没接，就留口讯吧。”

“明白。”

他们握了握手。卡尔驱车离开后马克不禁想到即便是格鲁吉亚这种从未完全被苏维埃低效率办事风格影响的国家，甚至能在第一时间摆脱这种陋习的国家，想要政府机构帮忙办事也还是需要一些手段的。的确，格鲁吉亚人最近在打击政府腐败问题，尤其是在解决警方的腐败问题上颇有成效。但即便如此，拉里死亡调查的这件事也办得太快了。尸体防腐，甚至在医院停车场完成让渡！这一切，不得不让马克更加确信拉里是被谋杀的。

最有可能的就是俄国人了，他们是最会玩这种诡计的。除了格鲁吉亚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搞定格鲁吉亚政府各层官员的也只有他们了。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这件事接下来要怎么处理。

达莉亚的手机响了，没有来电显示，但她确定是马克打来的。马克会用顶配的iPad Mini拨打网络电话，因为这样不会显示拨号者的任何信息，很难被追踪和拦截。

她接起电话。

“喂，我的宝贝儿们都好吧？”

达莉亚笑了。听到丈夫的声音她很幸福。“我们都好。莱拉，来跟爸爸打个招呼。”她把电话放在莱拉面前，莱拉茫然地盯了电话一会儿。“女儿说她很想你。”达莉亚重新将电话放回耳边说。

“尿布疹怎么样了？”

今天早些时候，达莉亚曾对马克说，她把莱拉系在胸前去附近的公园散了很久的步。虽然产后的疼痛还没完全消失，但她迫切地想要把体重减下来。她早就厌倦孕妇装了，期待重新穿上牛仔裤。她选择这么带孩子出门也是因为她不想拖着笨重的婴儿车爬那又陡又窄的楼梯。她之前心情很烦躁，去公园走了走后感觉好多了。但由于走路时孩子会不停地在她胸前晃动摩擦，还尿湿了尿布，结果发了一些疹子。

“没有恶化，”达莉亚说，“哦对了，她的脐带脱落了。”

她多希望马克能见到那一刻啊。

“哇，这么快？”

“是时候了。她的肚脐眼现在有些红肿，我用酒精帮她擦了擦。没弄疼她。”

“真好。”

“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要离开这了。”

“那挺快啊。”达莉亚以为马克还要过一天才能回来。

“拉里已经在去芝加哥的飞机上了。事情比我想象的要快。”

“额，那难道不好吗？”

“今晚没有直飞比什凯克的航班了，但我买到了飞阿拉木图的机票。我明早到了阿拉木图就打车回去。那样会快些。”

达莉亚听出马克有些不安，她问他：“那边医生……”

“法医的鉴定结果是心脏病。拉里一直在吃华法林¹，但他没有跟我提过。我雇人时会问别人的病史，就是怕有人在执行任务时病故。”

马克听上去好像对拉里瞒着自己很恼火，但达莉亚知道事情不止这么简单。她知道马克很喜欢拉里。

“我很遗憾，马克。我知道你有多——”

“你能帮我个忙吗？”

“当然，”达莉亚说，但马克问她时的语气让她顿了一下。“什么事？”

“打开我办公桌左下角的抽屉，里面有几部预付过话费的手机。”

“我知道。”

“你偷翻我东西了？”

“需要做些什么，马克？”

“打开那个蓝色的手机。”



不一会儿那个蓝色的手机就响了，达莉亚接了电话。

“你身边有笔吗？”马克问。

“稍等。”达莉亚从台式电脑下的一个抽屉里取了笔和纸。

马克把拉里最新存放照片的网址和登录密码报给了达莉亚。“拉里在6月7号早晨拍了28张照片。你能不能帮我看下那些照片？我本来想让德克尔或其他手下看的，但说实话，现在我更相信你。”

“这些照片拍的什么？”

“进出南奥塞梯的一个俄国军事基地的人和车辆。得用家里的软件把照片放大，我想抓紧时间，不想拖到我回家再弄。而且你懂俄语——”

“拉里这几天就在干这事？监视一个俄国的军事基地？”

“这是中央欧亚分局那边的任务。”

“考夫曼下的任务。”

“嗯。兰利基地那边通过卫星监测到了一些异常行动，考夫曼想让人在地面上盯着。”

“所以你认为拉里是被杀死的。”她顿了顿接着说，“被俄国人杀的？”

“我可不想乱猜。”

“天哪。”达莉亚心想这很有可能又是中情局的一次毫无意义的行动，但拉里却为此付出了生命。“你要我找什么？”

“我现在也不清楚。但有人把那些照片从拉里的记忆卡里删掉了。我觉得这肯定有什么原因。我想先查查照片里的数字和标志之类的。找找有没有你不认识的装备，比如新款战车之类不寻常的东西。”

“那肯定有很多我不认识。”

以前在中情局的时候，达莉亚曾被派驻阿塞拜疆。在那儿她被训练识别阿塞拜疆及周边各国的各种军事徽章，其中就包括俄国的。但她最熟悉的还是伊朗。

“你尽力吧，尽可能利用网上的资源。你现在只需要初步看一下，局里研究俄国的专家最后肯定能从照片上找出什么来。”

“行，”达莉亚应道。可她心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还要

催着我看呢？只是因为拉里的死让他很不安所以想赶紧找出答案，还是他在担心别的什么？

“谢谢了。”

“你……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我是说拉里死了以后……”

达莉亚想了会儿。她告诉自己这一天终于来了；她在接受马克求婚那天就想到了。“什么蹊跷事儿？”

“我现在不想多说。”

她本想继续追问下去，但她想了想之后说：“好吧。我看完那些照片后给你回电话。”

¹ 华法林钠片，美国杜邦制药公司生产的抗凝血药及溶栓药。

“他现在改叫马克·萨瓦了。”俄联邦安全局反间谍部门的副主任说。“他负责这个地区很多年了，尤其是阿塞拜疆这一块。”

德米特里·蒂托夫在局里没有找到任何马尔科·萨维利奇的档案，也没有找到史蒂芬·麦克道格爾的信息。史蒂芬·麦克道格爾是萨维利奇在格鲁吉亚时用的假护照上的名字。所以他只好发了一张在达希酒店偷拍的萨维利奇的照片给莫斯科安全局总部的分析师。他们用脸部识别软件找出了这个人。

“肯定不是最近才改的，不然我不会不知道。”蒂托夫说。他用肩膀托紧耳边的电话，一手滑着手提电脑的触屏，准备自己去俄联邦安全局的记录中找马克·萨瓦的资料。

“直到两年半前他一直担任美国中情局阿塞拜疆分局的局长，出入美国驻巴库的使馆。在那之前他担任行动科科长，再往前他一直在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活动。”

当萨瓦在阿塞拜疆干得风生水起的时候，蒂托夫还只是情报领域的一名小卒，为了生计在车臣干着各种苦差。而他现在已经可以和当年萨瓦那个级别的人说上话了。但他是不久前才晋升的，那时萨瓦已经不在中情局了。

总部的分析师补充说：“我们认为，尽管不能百分之百确定，萨瓦九十年代初在中情局的特别行动科干过。虽然他那时用别的名字，但我们找到了一张93年在阿布哈兹拍摄的照片，上面的人很像他。”

蒂托夫低下了头。他现在能肯定当年那个自负的小孩没有被1991年在格鲁吉亚经历的事情吓倒。他原以为当年那个叫马尔科的人会十分庆幸自己能活着回到美国，而且很有可能因为受到了肉体 and 心灵的双重创伤而从此一蹶不振。可事实是，仅仅在离开格鲁吉亚三年后，他就出现在格鲁吉亚的自治共和国阿布哈兹，恰好赶上那场可怕的内战。

蒂托夫停止了打字，抓住电话问道：“他风评怎么样？”

得知拉里·布兰看到卡特琳娜的自画像猝死后，蒂托夫开心极了。但他现在意识到，把那幅画留在那个房间实在是大错特错。他当时认为既然大仇已报，就让那幅画和它所承载的记忆都随风远去吧。但他没有想到，世间唯一可能认出那幅画的人会进入那个房间。

“他是美国那边最厉害的特工之一。他在阿塞拜疆分局当头的时候破坏了我们很多计划。他和阿塞拜疆政府高层也有联系。他离开阿塞拜疆之后我们在那儿的工作好做多了。”

“他最近在干什么？”蒂托夫问，虽然他心里已经猜出个七八分了。

“接了些私活。主要也是为美国中情局干。他自己在比什凯克开了一个情报公司。”

“知道了。”蒂托夫说。

蒂托夫知道布兰和萨瓦又一起在为中情局干活了，与24年前如出一辙。虽然布兰一直声称自己是受雇于美国国防部的“独狼”，任务是监督南奥塞梯的军事基地。

“还需要我做什么吗，长官？”

“尽可能找出有关萨瓦的信息。他住哪儿，跟谁住，跟谁共事，什么时候在哪儿吃喝拉撒，在——”

“我得有局长的批准才能在比什凯克安置人手。”

“我一会就要打电话给他说这件事。现在你就着手准备。”

如果不出意外，蒂托夫的人一小时之内就能拿下萨瓦，甚至不用等到他离开格鲁吉亚。接着他们会审问他，看他是不是对这次行动掌握了更多消息。如果事情真能这样，蒂托夫希望自己有所准备。他希望了解萨瓦的弱点，因为他知道如果不利用他的弱点，自己就很难从萨瓦那里问出什么。

当然，审问后他们会除掉这个美国人。从个人角度来说，蒂托夫很乐意亲手干掉他；即便他和萨瓦之间没什么私仇，他们也不可能

在拘留并审讯这样一个美国人后再把他放了，好让他有机会对美国中情局诉说自己的不幸。

“你为什么这么在意这个美国人？”

蒂托夫不喜欢和同事谈论自己的私事，他更愿意强调自己的专业素养。既然布兰这个美国间谍于重要行动开始前在南奥塞梯的军事基地周边转悠，那么萨瓦和布兰有关系这点已足够蒂托夫来回答副主任的问题了。但蒂托夫不知道副主任对这件事知道多少。所以他只回答了一句：“这是我的工作性质决定的。要是主任要问下去，那就随他的便。”

马克怀疑自己被跟踪了。

他在航站楼里面的报刊亭购买《国际先驱论坛报》时发现，在五十英尺开外的一个小卖部旁的长凳上坐着一个身穿牛仔裤和蓝色卫衣的人，在不停按着手机。他的双肩包放在脚旁，太阳镜推到了染黑的头发上。

他与马克在第比利斯大街上遇到的其他人并无任何不同。

但马克仍看出了一些异常。例如，这个人穿的就像个20岁的泡吧一族，但他鬓角灰白的头发却在满头黑发中显得异常醒目。他带着婚戒。而且他的手机后置摄像头总是指向马克。

马克本打算先过安检，再到登机口等着上机。但现在离登机时间还有一个小时，他决定背着包，拿着装拉里电子设备的塑料购物袋闲逛一阵。当他快速穿过两条车道来到航站楼对面的停车场时，他发现那个背着双肩包的男人也离开了航站楼。他离马克大概一百英尺左右，站在与停车场平行的马路上，看上去像是在等出租车。

马克毫不吃惊。他经常被国外的情报部门跟踪，已经见怪不怪了。而且假如卡尔像马克怀疑的那样是中情局的人，那么格鲁吉亚人、俄国人或是其他什么人会因此认为马克有罪。现在看来，他估计这个背着双肩包的男人是单独行动，否则肯定有人在外面盯着。

马克故意从背包中拿出纸笔，随意记下两辆车的车牌号。他想，就让那个背双肩包的男人花工夫猜自己在干什么吧。然后，马克转身向航站楼走去，打算偷偷地在进去的路上拍下跟踪者。他走到停车场边界，准备穿过两条车道时，他瞥见左边有个阴影，还闻到了一丝薄荷烟的味道。

他用左眼余光看到一辆蓝色面包车向自己压了过来。他瞬间意识到自己被玩弄了。他突然停下来向右转去，和正在向地上抖落烟灰的

宽肩大胡子男人对视了一下。马克一手将报纸扔在了大胡子男人的脸上，然后用另一只手的拇指戳他的眼睛。

车里人拉开车门时，面包车也急停了下来。马克跳到面包车前，假装撞到车头坚硬的发动机盖，摔倒在地，开始痛苦地大叫。这番举动把航站楼入口附近的旅客都吸引了过来。

“白痴！”马克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用俄语吼道。

大胡子男人捂着眼睛，仍然前进着。

马克后退了几步，指着司机说：“你他妈的看好路再走！”

面包车的车门猛地关上了。大胡子男人看了一下面包车，显得困惑而不知所措。但现在，马克被聚集在航站楼入口附近的人群包围着，很安全。



马克在航站楼内边喘着气边想，自己真蠢。他差一点就被人掳走了。那个背着双肩包的男子可能就是诱饵，被派进航站楼里蹑脚的伪装了一下，然后用他的智能手机不停地拍照来刺激这个愚蠢的美国人甩掉跟踪者。

他捏了捏用来戳胡须男的拇指。拉里的事发生后他本应该多多留意才是：提防那辆面包车或是其他类似的事情，提防有人想要抓自己。要是他能未雨绸缪而非依靠自己的应激能力，这些人根本不能靠近半分。

但他们是谁呢？俄国人？有可能。这跟卡特琳娜有什么关系吗？马克毫无头绪。他只清楚自己已经过了仅凭一己之力就能从和这些人的战斗中全身而退的年纪。他需要尽力找出最省力的途径：尽量智取，避免争斗，才不会步拉里的后尘。

他又深呼吸了几次，但仍有些战栗，尽管他不想承认这点。他环顾四周，认定最省力的途径就是通过安检。一旦他通过安检，到达机场安全区，别人就没机会把他掳走了。

回想起来，他真应该在最开始就往那去。

通过安检后，马克在登机口附近找到了一家咖啡馆。他进入咖啡馆，挑了一个背靠墙的位置坐下，以便能看清进入这家店的人。他的左手边是员工通道。

他点了杯意式浓缩咖啡，一饮而尽。他将iPad连接到咖啡店的无线网。达莉亚呼叫他时，他正喝着加了冰的伏特加。

“我复制并剪裁了6月7号的照片，”她说，“仔细看了下我能分辨出的标记。它们和其他照片一样都是从同一个有利位置拍摄的，所以我认为所有照片中的相同的建筑物和其他东西都不值得担心。”

“然后呢？”

“有两个第10特种旅的人员，另一个我相信是内卫部队的人。”

特种部队是指任意数量的俄国特种兵部队。马克猜想有南奥塞梯基地中和周围一定有很多这些部队，特别是第10特种旅的部队。他们在该地区中以作战而闻名；而内卫部队是由俄罗斯内政部控制的军队。虽然他们很常见，但如果内卫部队中有特种部队那就要提高警惕了。

“那个内卫部队的人，是北高加索人还是——”

“看不出。我将他和其他人的头部单独剪裁出来，还将所有的标记都放大并提高了分辨率。他们还有一个将军，他的姓以戈洛开头——照片都是从一个角度拍得，所以制服上名字的其他部分看不到。另外，还有大量的第49军陆战队，不过，这点应该可以预料到。”

“恩，毕竟那是他们的后花园。”

“还有一个从出租车下来的穿便衣的人。他背对着照相机，看不到脸。但有拍到他的行李袋上有NAJ的字样。最初我还不能确认，但我稍微查了一下后发现那是纳希切万主机场的编码。”

“纳希切万？”

“是的。”

“很少见啊。”纳希切万是位于土耳其、伊朗和亚美尼亚间的一小块地方。虽然严格意义上说它属于阿塞拜疆，但纳希切万是一块飞地，就如同阿拉斯加和美国大陆的关系一样，它并没有和阿塞拜疆的领土相连。

“恩，我也这么认为。”

“我回去的时候会将所有的信息汇总成一个报告发给考夫曼。但现在你能把你剪裁下的图像并附上你刚才分析的发一份加密文档给我吗？”

“已经发了。看你邮箱。”

“谢谢。莱拉怎么样了？”

“睡觉呢。”

马克考虑是否应该将卡特琳娜的事告诉达莉亚，但向妻子解释自己被前女友的一幅自画像搞了一个措手不及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而且他现在并不想进行这种漫长的交谈。回家后，他们有大把的时间来谈论这些。同时，他也认为没必要提起自己几乎被人掳走的事。而且，当他明早在阿拉木图着陆时，他也打算多花点时间确认没有人再跟着自己。他必须确保在自己到达任何接近比什凯克的地方前完全没人跟踪。何苦要让自己的妻子担心这些呢？“好吧，回头聊。”

“一路顺风。”

“一定。”



马克的iPad仍然连接着咖啡店的无线信号，他拨通了泰德·考夫曼在弗吉尼亚兰利市的安全电话。那边现在还是早上。

“拉里在路上了。”马克尽可能将这天所发生的一切告诉考夫曼。

但和达莉亚的谈话一样，他没有提到画的事情。这件事太奇怪了，他还无法得出任何结论。他得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再和别人谈。

当他转述拉里的航班信息时，考夫曼打断了他。

“等等，我先找支笔。要不还是算了吧，你直接把我需要知道的信息发电子邮件给我吧。再和我多说说丢掉的照片的事儿。”

“达莉亚只作了个初步的报告——”

“达莉亚，那个达莉亚·巴金汉姆？”

“是的，她是我妻子。”

“我知道你结婚了，是和一个叛——”

“别那么说。”

“——那现在她是在为你工作了？你行啊，萨瓦。”

与马克不同，达莉亚是被中情局解雇的。她是个理想主义者，总是做一些违规之事。马克早已原谅她了，但考夫曼却没有。

“她只是在必要关头帮一下忙。”

“有资格参加这个机密行动的是你，不是她。”

“你想要有关缺失的照片的初步情报吗？”

“你有什么消息？”

马克开始复述达莉亚告诉他的信息。

“等一下，”考夫曼说，“你说了纳希切万？”

“嗯。怎么了？”

一阵沉默。

“泰德，你在吗？”

“你确定吗？”

“不。我都还没看达莉亚发给我的文件。我只是转述她告诉我的话。”

“那些字母还能代表什么？”

“很多东西都有可能。”

“但她认为那是机场安检贴纸。”

“嗯。他们检查完箱子后随意贴上的。”马克等了一会，问，“完事了吗？”

他听到敲击键盘的声音，然后是一声叹息。最终，考夫曼说：“听着，萨瓦。你能不能先不回比什凯克，再等我查点东西？”

“恕无法奉陪，泰德。”

“可能有些事要你办。”

“很好。你给我提案申请时我会视情况告知你要价的。”

“这个非常紧急。”

“要是你着急，我可以尽快给你安排个人。”

“我想这份工作你最合适。”

“我还有一小时就登机了。我今晚要回比什凯克，泰德。不过我们可以明天再谈。”

所以就把这事放进你的烟管当作烟抽掉吧，马克挂断电话时心想。

马克任中情局阿塞拜疆分局的负责人时，考夫曼是他的上司，所以他知道如何不伤感情地推掉考夫曼给的工作。此外，关于拉里，马克知道自己回比什凯克后能做更多的事。他要等中情局的俄罗斯专家分析那些缺失的照片。也许到那时卡尔也能提供一些卡特琳娜的消息。他考虑过自己去找她，但鉴于他还未能很好地把握现况，最好还是先回比什凯克。

某一刻，他想到回家同达莉亚和莱拉在一起是件多么让人心满意足的事。关于卡特琳娜的回忆自动隐藏到记忆深处。

要是她把那幅画留在那是在给他传达某个信息呢？所有的事情刚

好发生在他有了第一个孩子后，这是巧合吗？他和卡特琳娜都不再联系对方了。但她有和拉里通过某种方式联系吗？马克想不通他们会怎样联系，为什么会联系，但那幅画……同样让人捉摸不透的是，要是拉里和卡特琳娜之间没有关联，那幅画怎么会出现在酒店房间里？

马克看了下表，离登机时间还有半个小时。他拦下侍者，又点了一杯加冰的伏特加，并试图回忆卡特琳娜和1991的春天。可他浮现在他脑海中的是当时的一切以多么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失去控制。

回想过去，马克明白，同意帮助拉里给新闻俱乐部集资并非明智之举。他也忽视了拉里所暗示的若格鲁吉亚的局势升温后，美方会提供其他形式的帮助，甚至可以提供武器的话……哎，谁没年轻过呢。

马克想起，在提到武器后不久，拉里说过他想确保苏联没有在新闻俱乐部里安插间谍。钱是一回事，在任何武器转入前，他得确保俱乐部里面没有内鬼。拉里说他会想个办法。与此同时，马克也开始密切关注俱乐部的其他成员。

马克知道自己是在玩火，拉里不仅仅是个商人。他也知道自己被人监视着：那个穿着红色凉鞋，游荡在街头的老女人，总是在夜色中鬼鬼祟祟，问这问那；他好几次看到一辆挡泥板凹陷的黑色伏尔加牌汽车停在马路对面。但他就想参与进来，他想参与对抗冤死了他母亲的共产党人，他想留名青史，想创造历史。

之后，马克在与床板连在一起的劣质松木制造的床头柜内壁发现了一个药片大小的窃听器。从那时起，事情真正开始变得糟糕起来。

马克再次想起卡特琳娜，他回想过去，试图寻找能帮他解开眼前疑惑的一些线索。她会对他们之间发生的事耿耿于怀吗？仅仅是这样吗？马克不这么认为，但说实话，他不知道。他试着回想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从那时起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格鲁吉亚，第比利斯
1991年6月，苏联解体前6个月

一天下午早些时候，马尔科正在去鲁斯塔韦利地铁站的路上，一辆白色长面包车在他旁边停下，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有人将他推进了车厢。

车门关闭时出现了一个人影，马尔科艰难地动了动膝盖，举起拳头，想要给他一下。

“别紧张，小子。这不是我第一次干这个，别让大家都为难。”

拉里坐在车内贴着胶带的破旧长椅上。他手里拿着盛有棕色液体的透明杯子，马尔科怀疑他拿的是克瓦斯，那是当地用发酵的黑面包酿制的一种饮料。

“搞什么，拉里？”

“嘿，萨维利奇，听说过美人计吗？”

“你们把我弄到这儿做什么？”

“某个外国情报机构聘请了一个很能干的人，呃，甚至比我还能干。你看，我又老又臭。”面包车越过了一个坑，颠得马尔科和拉里都从座位上弹了起来。“所以即使你是双性恋，你可能也不想跟我上床。这个计策里没有美人，但像你这样的年轻人确实抵挡不住年轻貌美的女人。”

“你想说什么？”

“你女朋友就是美人计。你甚至都不知道你在享受鱼水之欢时透露了多少秘密。抱歉，我早该想到的，我实在是太蠢了。”

马尔科笑了。这听起来有些荒谬。“不，她不会的。”

拉里语速缓慢却语气坚定地说：“不，她会，她在利用你。”

“她是个画家，而且她还是学生。”

“还是被派来监视你和新闻俱乐部的克格勃特工。”

“胡扯。”

“关于我，还有你被人监视，以及你在帮我一起帮助新闻俱乐部的事，你都告诉了她。”

马尔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确说了。

“天啊，你为什么要告诉她这些！为什么？即使她不是克格勃特工——我不是跟你说过你身边有可疑人员吗？——就算她不是，可你为什么要跟她说这些？”

“昨晚卡特琳娜去看她妈妈了。我根本睡不着，我一直在想你说的可能有人在我的房间装了窃听器的事。哪怕几周前我已经彻底检查了公寓所有角落——”

“你找到了。”

“是的，在床下。所以我早上见到她的时候就和她说了窃听器的事，顺便也提到了我现在正在帮新闻俱乐部筹钱，这些事可能和我找到的窃听器有关。”

拉里摇摇头，一脸厌恶的样子。

“我没有提你的名字或关于你的任何事。我说，你到底想让我做什么？是你告诉我要是找到窃听器就别动它，不让那些人察觉我们已经发现了。”

既然马尔科已经知道克格勃在监听他们了，他还怎么继续和卡特琳娜交欢？他知道欺骗是无法原谅的，自己必须告诉卡特琳娜。他们不能再一起睡那张床了。

“那你告诉卡特琳娜这些时，她什么反应？”

“好吧，关于上床的事儿她不太高兴——我是说哪怕是对于苏联人来说，这事也非常恶心。”

“这本身就是笔肮脏的交易，马尔科。她看起来担心吗？”

“我感觉她恶心多于担心。”

卡特琳娜早就知道苏联将新闻俱乐部视为眼中钉，考虑到马尔科既是美国人又参加新闻俱乐部的会议，她早预料到会有人监视他。马尔科也觉得要是她知道了他为新闻俱乐部筹到了多少钱，一定会为自己担心，所以在这方面他一直都很谨慎。

“她确实有可能不知道窃听器。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是清白的，马尔科。”

“你真是够了，真的，拉里，你都不知道自己是在说什么。”

“孩子，克格勃已经知道早上你跟她的对话了。如果我没猜错，你们是在你公寓外面的街上讲那番话的。那地方应该没人能听到你们说话。”

“你监视我。”

“不，马尔科，是有人在监视……”拉里拿手指着马尔科说，“和窃听你。而我在监视和窃听那些监视你的人。我想我应该暗示过，我们有一些方法去拦截……我们姑且称之为通讯。”马尔科没有回应，拉里又说：“他们知道今天早上你跟卡特琳娜的对话，知道你在帮我给新闻俱乐部筹钱。我知道这是事实。肯定是她把这些告诉他们的。没有别的解释。你完全暴露了，你搞砸了，萨维利奇。”

“她不关心政治。几周前我带她去过一次新闻俱乐部的会议，然后她再也不想去了。”

“或许她对政治不感兴趣。或者她真的喜欢你。谁知道她有什么把柄在他们手里，她为什么要帮他们。他们在玩一场肮脏的游戏，马尔科。但是她在帮他们，相信我。她在出卖你。”

马尔科回忆起卡特琳娜如何教自己说地道的俄语，他们彼此讲述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和新泽西州伊丽莎白成长中所有有趣无趣的故事——比如，卡特琳娜三岁的时候，放下了自家汽车的手刹，导致车冲向了邻居家的围栏，又或者马尔科6岁时爬到屋顶对着邻居家窗户扔石子。卡特琳娜喜欢U2¹，麦当娜和REM²。说到父亲去世她哭了。他不相信这些都是她演出来的。

拉里说道：“要是我，明天就离开格鲁吉亚。到目前为止，苏联政府对你还不错，但是现在他们已经知道你在帮他们的敌人筹集资金，就无法保证继续善待你了。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你是美国公民，即使你完全搞砸了我的行动，我还是挺喜欢你的，不想看到你受伤。”

货车停了下来。

拉里又补充道，“如果你不离开而情况变得失控了，我也没法保护你，你的政府也保护不了你。”拉里给了他一沓100卢布的纸币，“这些本来是给新闻俱乐部的，现在你用这钱买一张回家的票，就说你生病了。我这边会确保你不受富布莱特³人的迫害。”

“我可没请你来保护我。”

“我们不会再见了。”拉里藏在车门后拉开门。“出去吧。”



在街上走了一小时后，马尔科做了一个决定。他用一个付费电话给卡特琳娜打了电话。

“怎么了？”

“你知道你画画最喜欢去的地方吧？”

“你是说——”

“别说出来！就在那见。”

“什么时候？”

“现在。你现在能走吧？”

“能……好吧，能走，但是到底发生了什么，马尔科？”

“我一会再跟你说。”



马尔科爬到了老城区后面的山上，路过歪歪斜斜的小房子和小教堂，一直走到杂草丛生，碎石和垃圾满地的地方，这里太陡，没有房屋。

现在是晚上10点，天早就黑了。城市的灯光在他的眼前闪烁，天空呈现出不自然的紫色。微风拂过草地。马尔科的右边有一个铝制的女性雕像，雕像一只手握着剑，一只手拿着一瓶酒：善待格鲁吉亚人，那么我们将会用酒来欢迎你，否则，我们就要用剑来跟你决斗。马尔科想，从现在起这也将是自己的座右铭。

他爬到一条横穿山脊顶端的小径上。然后向左走，路过夜间关闭的索道，一直走到植物园的门口。

第比利斯花园隐藏在山的背面，处于中世纪堡垒的阴影中，是逃离城市喧嚣的好去处。这是一个荒凉的地方，泥土小径和摇摇欲坠的石墙纵横交错。因为城市在山的另一边，所以这里几乎听不到汽车的声音，只有一点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在白天，门票非常便宜，只要20戈比。一个暴躁的老女人负责卖票。幸运的话，一天的门票钱就远超政府给她开出的微薄的薪资。现在因为是晚上，所以花园关闭了，但是它没有门。越过入口，马尔科离开大路，走入灌木丛中。

二十分钟后卡特琳娜从他身边经过，快速地走向有些陡峭的石子小路。她穿着马尔科送她的时髦的美式牛仔裤，这裤子其实是东德货，很便宜。荷叶边袖口的宽松白衬衫反射着月光，使她看上去在树林中闪闪发光。

马尔科待在阴影里看着，确定没有人跟着她后冒险走出灌木丛，悄悄走上小路，顺着卡特琳娜的方向走去，不让自己在月光下的影子显现在路上。他走到一处台阶边，那儿有一片竹林和长满睡莲的水池，他没有上台阶，而是回到了灌木丛中。

马尔科想卡特琳娜应该在主路上等着他，所以他决定穿过树林。虽然看不到她的表情，但他看得出来她很慌张，不像平时懒洋洋的样子。

马尔科等待着，听着周围树林的动静。微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树枝摩擦发出吱吱声。过了一会儿，他悄悄地走到台阶边，捡起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石头，躲在一棵高大的松树后，把石头扔向台阶的对面。

听到声响，卡特琳娜转过身。但马尔科却没将注意力放在她身上。他仔细听着树林的声音，竖着耳朵听着是否有其他人躲在那里。

什么声音都没有。

“卡特琳娜。”马尔科大声喊了她的名字。她转过身。

“马尔科？”

他从松树后闪出。“在这儿。”

“你在干嘛？”

“确定没人跟着你。”他用俄语说道。

“你吓到我了。”

“我想我们是安全的。我一直在监视这条路，跟我来。”

“去哪？”

“到树林里，去我们的营地。”上周，他们在公园待到天黑——卡特琳娜画画，马尔科看书——之后他们徒步到保护区的边缘，足畔是山脚下的溪流。他们围着一小片篝火喝酒，吃了面包和羊奶酪。“去吗？”

“你带毯子了吗？”

“带了。”

卡特琳娜走向他。她的手很温暖。他们悄悄穿过树林，走在灌木丛中的小路上，越过倒在地上的树木。他们到营地后，马尔科放下书包，拿出毯子和两根蜡烛。他把毯子铺在一周前自己跟卡特琳娜清理过的平地上。他把蜡烛点燃，在石头上固定好。这块石头上有他们上次来时残留的蜡滴。

卡特琳娜把挎包放在毯子边，问：“来这干嘛？”

“嘘。”马尔科把手指放在嘴唇上，然后脱下了衬衫。



衣服都脱掉后，一切都那么明显了，她身上没有电线之类的东西。亲着她的嘴，感受着她的头发在肩上的触感，与她共同呼吸，这一切都让他心里的焦虑和怀疑没了底气。他不想面对她。但又不得不这样做，而且非要在做爱之前不可。卡特琳娜的头靠在他的胸前，耳朵就在他的嘴边。

“今天早些时候我跟你说过一些事。”他顿了下，听着树林的声音，然后问道，“你……给别人说过吗？”

他这么轻轻一问倒使她僵住了。她将头从他的胸口抬了起来。他抚摸着她的头发，把她的头压了下去。

“你什么意思？”

“我找到的那个窃听器，还有我帮助新闻俱乐部的事，你和其他任何人说过吗？”

“没有。”不知道是不是想要掩饰内心的不安，马尔科感觉她身体绷紧了。“你在说什么？”

“这些事我只对你说过。但是现在有别人知道了。”

“谁？”

马尔科停顿了一下回答。“你觉得是谁？”

“你……你在怀疑我？”

“不是怀疑，只是告诉你发生的事实。”

“是谁说的这些事？是谁？”马尔科没有回答，卡特琳娜说，“是那个出钱的美国人吗？”

“是的。”

“他告诉你的？说是我告诉了他这些秘密？”

“不，他说你告诉了别人。”

“他撒谎。”

马尔科思索了下。他认识卡特琳娜的时间可比认识拉里的时间长得多。

“是吗？”马尔科问道。

“他肯定在撒谎。”卡特琳娜又抬起了头。这一次，当马尔科想把她的头放回他胸口时，她却跨坐在他身上，双手捧着他的头，脸贴着他。她赤裸裸地压着他。在昏暗的烛光下，他看不清她的脸。“他一定在撒谎。”她轻声说道。

“起来吧。”马尔科说道。

“你不相信我。”

他将食指放在嘴上。没有作声。

马尔科轻轻地把卡特琳娜推开时，她并没有反抗。马尔科全身赤裸地站着，走向毯子边，拿起她的内衣，检查了内衣的每一处角落。

“你在——”

马尔科再一次把手指放在嘴边并露出一个警觉地表情。当他确认内衣里没有装窃听器后，才把内衣递给了她。他同样检查了她其他的衣服，但她只是让衣服堆在面前，没有穿上。她低着头，马尔科想或许她在哭。

检查完她的衣服后，他开始检查她包里的每一样东西——她的美术工具，颜料，几只笔，一个小化妆包，润唇膏，一片卫生棉，零钱，他公寓的钥匙，指甲锉，在第比利斯的课程表，一个装有36卢布的粉色小钱包，几张收据，她的驾照以及她的苏联护照。

她看着他，摇摇头，嘴唇颤抖着，哭泣着。

就在挎包外层和内衬之间的侧缝里，他找到了窃听器。这里微微隆起，一般很难被察觉到。马尔科用牙齿撕开细缝，用食指掏出了窃

听器。他举起它，在微弱的光下仔细研究。这个跟他在公寓中发现的窃听器一样。

他面对卡特琳娜举起窃听器。她看着他，不再哭了，一脸困惑。在毯子前面有个小圆石环绕着的火堆。他轻轻咬住窃听器，拿起了两块石头，在卡特琳娜面前坐了下来。他向她展示这个窃听器，然后把它放在她的手，凝视着她的眼睛。她摇摇头，马尔科不知道她是在否认知道这件事还是因为她发现自己暴露了而惊慌失措。

他拿回窃听器，把它放在一块岩石上，用另一块石头把它砸碎了。

“这你怎么解释？”他质问道。在长久的沉默和石头撞击声后，他大声的质问显得非常刺耳。

过了好一阵，她问道：“这是什么？”

“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

马尔科盯着她的眼睛，试图找到一些线索，说：“你猜。”

她的眼里又开始噙满泪水，“监听我们的一种方法吧，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马尔科！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对你做了什么？”

“还需要解释吗？需要吗？生活不是在草原上散步，卡特琳娜。”卡特琳娜曾告诉他这是她妈妈喜欢的一句俄罗斯谚语。“不好的事时常发生。”

“别说了。”

他们彼此注视了很久。或许是她的眼神，或许是因为她的声音，又或者是她的眼泪。不管是什么原因，在那一刻，马尔科决定相信她。他捡起了那个碎了的窃听器。

“这是一个窃听器，有人把它装在你包里了。”

卡特琳娜从他手里拿过来，看到里面的线都被弄断了。

“那是天线，”马尔科说，就像他真的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东西一

样。但他非常确信那就是天线。

“我真的不知道，马尔科，我发誓。”

在闪烁的烛光下，他仔细观察她的表情。“你知道是谁把这个放进你包里的？”

卡特琳娜沉默了一会，摇了摇头。“不知道。我一直都带着这个包。”

“这个是被缝进去的。他们至少需要从你身边拿走几分钟。”

“也许是在学校。有人趁我上课，或吃饭的时候没注意，就拿走了。现在怎么办，马尔科？我们要做什么？”

马尔科也在考虑这些。“我们先隐藏起来。搬到你的宿舍，把春季学期上完，这期间我会远离新闻俱乐部和那个美国人。”

“然后你会离开。”

确实，马尔科会回到美国去，而卡特琳娜则会被困在格鲁吉亚。他讨厌这种想法。如果她想成为革命的一部分，见证革命，并帮助推动革命，那就简单了，可她并不想。她只想好好活着，好好画画。

“你想跟我一起走吗？”

她抬起头，疑惑地问：“去美国吗？”

“嗯。”

她皱起眉头，认真想了想，然后张大眼睛说：“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同意我走。”

马尔科犹豫了下，想了想，说：“要是我们结婚了，他们就会放你走。”他觉得最坏的结果不过是他们不能在一起，但那样至少她是安全的。

1 U2 是一支成立于1976年的爱尔兰都柏林摇滚乐队。

2 R.E.M. 是一支于1980年组建于美国的另类摇滚乐团。

3 “富布赖特科学奖学金计划”是一项美国和约150个国家之间的学术交流计划，它始于二次世界大战后，但一直没有正式登上台面。

16

格鲁吉亚，第比利斯 现在

他们那时还只是孩子，马克想。他喝完最后一口伏特加，确信有人在监视自己。

但他那时并未意识到。他认为自己和卡特琳娜都已经不再幼稚，而是真正的成年人了。但他错了，他还没有真正成熟，她也是。他们任性而冲动，分不清愚蠢和勇敢的区别，也没有看清现实……

马克用手捋了一下头发，再次想起那幅画，想起卡特琳娜，达莉亚，莱拉，拉里，德克尔，想起他为中情局工作的这些年，以及要是自己最初没有来格鲁吉亚，人生会变得多不一样。

克格勃那晚当着卡特琳娜的面掳走了他。凌晨四点，他们还在熟睡的时候，几个流氓踢开了她宿舍的门。他全身赤裸着被拽到大街上，然后被扔进了车里。他仍然可以听到卡特琳娜的尖叫声和别人扇她耳光的声音。

他想忘却那段丑恶的时光，想从脑海中删除那段回忆和其他许多回忆。

他的脑海中闪现出小莱拉在摇篮中的样子。他想着当清晨的阳光照进厨房时，达莉亚哺乳的样子。他甚至闻到新泡出来的咖啡的味道，听到咖啡咕噜咕噜的沸腾声，听到达莉亚温柔地对莱拉说“慢一点，慢一点，别喝那么急。”这些景象让他内心无比渴望能快点到家。

因为，虽然他不愿往这方面想，但他知道这种祥和，他所爱的一切，他想保护和保留的一切，都可能在瞬间化为灰烬。

在格鲁吉亚的日子至少让他明白了这点。

第三部分



马克在第比利斯的机场等着登机时，收到一条看似是吉尔吉斯电讯发来的短信，内容是一条打折信息。但实际上，这条短信来自泰德·考夫曼，意思是电话联系。

马克渴望回家，但他也清楚考夫曼给他带来了大量业务，是自己的主要经济来源，因此不能完全忽视他的要求。所以马克离开了登机口，重新连上机场外咖啡店的无线网，用备用的iPad mini拨通了考夫曼的安全号码。

“我说的那个工作，”考夫曼说。

“先提个申请？，我会优先查看的——”

“关键是，这件事可能和拉里的死有关。你现在至少先听我说说。”

“好，但我的飞机现在开始登机了。你得快点。”

“阿塞拜疆占贾分部的部长告诉我他发展了一个24岁的女孩做他的线人，但两天前这个线人却遇害了。”

占贾位于第比利斯东南约130英里处，是阿塞拜疆的第二大城市。马克上次在那的时候，那还相当混乱。而且，据他所知，那里现在仍然如此。

“我需要，”考夫曼继续说道，“你去查一下她的死因，还有这是否和拉里的死有关。”

“为什么那个分部部长不能查？”

“他最近压力有些大。事实上，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给他做个假身份，在他精神崩溃之前确保他安全离开占贾。当然，要在你听完他的汇报后。”

“什么压力？”

“有人威胁他。”

“你想让我带他撤离？”

“谈不上真正的撤离吧。据我所知，他只是需要别人拉他一把。”

“我才不蹚这滩浑水，而且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会和拉里的死有关。”

“纳希切万。”

“没明白。”

“有消息称，那个女孩在被杀前正打算把一家在纳希切万有大项目的建筑公司的财务状况告诉我们。”

“那就是这之间的联系了吧，一个机场安检标签和一个建筑项目。”

“纳希切万这样偏僻的地方出现的几率能有多少，萨瓦？现在我桌上有两份报告里都提到了这个地方——”

“我可不记得写过报告——”

“你知道我的意思。这两份报告都和纳希切万有关，还死了两个人。我希望你能找出这个女孩在占贾被杀的原因。我可以付你双倍价钱，还有额外奖金，如果——”

“我可是上了阿塞拜疆黑名单的人，泰德，记得吗？”

“噢，妈蛋，我忘了这事了。”

“我已经跟你说了两次了，要把我从黑名单上划掉。”

一年前，由于一次涉及石油政治和伊朗的情报工作没有做好，马克被阿塞拜疆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这意味着，他被收养他的国家踢了出来，并且永远不能再回去了。达莉亚也收到了类似的驱逐令。这也是他们搬到比什凯克的原因。

“是啊，现在又得重提了。”

阿塞拜疆的首都巴库曾经是马克的家。他在那里为中情局工作了

将近10年。辞职之后，他在当地的一所大学教授国际关系。被阿塞拜疆驱逐算是他人生的一个污点了。然而，考夫曼显然从未在意过此类问题。

“重点是，”马克说，“我无能为力。抱歉。”

“要是我能让你的名字从黑名单上消失呢？”

马克查看了下iPad上的时间，虽然登机就要结束了，他还是问道：“你办得到？”

“当然，我想基本没问题。”

“但我好像记得你上次帮我过问这事的时候，告诉我阿塞拜疆那边不肯让步。”

“确实，但那是因为当时你不是受命于应美国政府的。而现在你是了。”

“你连问都没有问过吧？”

“我记得我传过去一份你的个人申请。那可和国务院发出的照会不同。”

“我知道，该死。真谢谢你这么玩弄我，泰德。”

“你只要接了这份差事，我马上就发照会，我保证。”

马克并没有立即答复，他再次想起了达莉亚和莱拉，还有他们一起度过的那段短暂的平凡生活。他想，要是他们都能在巴库生活而不是被永久放逐在比什凯克，这种平凡的生活会有多好。身为父亲，需要看得更长远些。“我拿外交护照吗？”

“不。但我可以帮你弄本公务护照。”

“那也行。”

“你没有外交豁免权，除非你真的和美国站在一边。我是说，你可以在有麻烦时试着使用这个权利，但我不知道美国会不会护着你。”

“就算有公务护照，我还是需要阿塞拜疆的签证。”

“我可以给第比利斯的大使馆现在就去办这件事。是这样吗？你的意思是你答应干了？”

“不。我必须一劳永逸地被从黑名单上除名。我可不想回去几天就又被踢了出来。”

“如果你是被认可的承包人，并且和我们有稳定的合作关系，那这就没问题。巴库的新任大使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要是你又惹怒了别人，就等着再次被驱逐吧，到时可别说我没提醒过你。我能做到的就只有这些了。”

“达莉亚也必须被从黑名单上除名。”

“哇哦。”

“这没商量。”

“你不一样，马克。你一直都是我们的人。但达莉亚……”

“人年轻的时候难免会做些让自己后悔的事。”

“她当时可没那么年轻，而且，她根本就没后悔过。”

“你知道，我已经释怀了，你也能。”

“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要是你，我们到可以说你是和政府签订了合同。阿塞拜疆也会认可。但达莉亚的情况根本无从下手。”

“那就说她是我的人，也会同时进行工作。”

“这我可不知道，马克。”

“她已经投入到这个项目中来了。而且，90年代的时候你老婆不也是领着中情局的工资吗？”马克知道自己是在逼迫考夫曼，但要是不能让达莉亚也从黑名单上除名，他就无法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份工作。

在中情局，夫妇俩同时工作是很常见的。通常他们都会在一间办公室，而且他俩做同一份工作的收入经常大大低于各干各的。

“那是因为我们都驻莫斯科，还要抚养两个孩子。我需要一个信得过的帮手。”

“一个你可以信任的人，但没有专——”

“没必要侮辱我妻子吧，萨瓦。”

“想办法解决，泰德，这些是我的条件。”

这天晚上，达莉亚在去附近超市的路上时，手机响了起来。

“喂，还好吗？”马克问道。

达莉亚一手拿着电话，一手费力地推着婴儿车走在坑坑洼洼的人行道上。“挺好的，呃，其实也不是特别好。莱拉的疹子还没好，情绪也不稳定。”达莉亚心情也很烦躁，她为了照顾莱拉昨天半宿没睡，今天也没闲下来。“可能是我总带着她在外面跑的缘故，是我不好。”

成天和孤儿院的孩子们在一起却照顾不好自己的孩子，让达莉亚觉得很难为情。不过孤儿院里的那些孩子大多比莱拉大，而且还不用她亲自换尿布。

“没事的，别担心。”

“楼下的邻居让我试试将蛋清涂在她屁股上。”

蛋清！呵，怎么不把她自己孩子的屁股当作面皮一样往上抹蛋清？这听起来就像要让莱拉染上沙门氏菌。莱拉出生前，达莉亚特意研究了研究婴儿护臀霜，最后看中了三种。可她选的这三种在比什凯克买不到。最后她只好选了一个中国产的，但她总担心那里面添加了荧光剂。

“别听他们的，”马克说，“对了，我有个坏消息和一个彻头彻尾的好消息。”

达莉亚看了下时间。马克这时应该在飞机上了。“你现在在哪儿？”

“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坏消息。我答应帮考夫曼办件事。”达莉亚顿了几秒，然后说，“马克——”

“这事有可能和拉里的死有关，不然我不会接这活的。你发现的那

个纳希切万机场的托运行李标签和很多事有关。”

“你已经接了这任务了？”

“我答应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尽量帮帮忙，”没等达莉亚开口反对，马克接着说，“我知道，我知道，这种时候发生这种事的确让人很不爽。”

达莉亚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才说：“你为什么不先打个电话问问我呢？你要处理拉里的事，我完全理解。可……”达莉亚摇了摇头。她知道这种事迟早会发生，就像她有时候工作忙起来需要马克料理家里一样。他们对这些事都有共识。但她没想到这种情况会在莱拉刚出生后就发生。“他要你做什么？”

“做些调查。”

“为什么非要你去？”

“我猜是原来办这事的家伙遇到麻烦了。”

“什么麻烦？既然那人遇到麻烦了，你怎么知道你不会？”马克没说话，达莉亚继续说：“马克，我不——”

“听着，好消息——应该说是特大喜讯——是我要去阿塞拜疆。我明早就到巴库了。”但他没提他得先去离第比利斯西边一千多公里的伊斯坦布尔，再绕到在第比利斯东南边五百公里不到的巴库。如果俄国人真在跟踪他，他最好别停下，而且得尽快离开格鲁吉亚。他觉得在飞机上比在机场里安全，即使他已经过了安检到了相对安全的地带。虽然俄罗斯和阿塞拜疆也有着很紧密的联系，但马克对阿塞拜疆了如指掌，在那儿他能很快甩掉跟踪自己的人。

“好吧，我现在彻底糊涂了。”

“考夫曼会帮着把我们的名字从阿塞拜疆政府的那份不黑名单里划掉，亲爱的。这是我和考夫曼交易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回阿塞拜疆了。我们可以在巴库把莱拉养大。”

这个消息太突然了，以至于达莉亚一时无言以对。但她听出马克说这话时很兴奋，这和他一贯的平静很不一样。她知道马克对巴库的

眷恋之情，所以她不想说什么让他扫兴的话。而且他们以前商量过，如果他们被从那份黑名单中除名，就可以回巴库，达莉亚也同意在那儿经营她的孤儿院，甚至可以在那儿扩张业务。

但以前的那些讨论都只是说说而已，因为马克一直没能让阿塞拜疆政府解除对自己的禁令，更别说对达莉亚的了。“可考夫曼不是很讨厌我吗？”达莉亚问他。

“我跟他说，如果我们两个不能一起去巴库的话，我就不接这活。”

“哦，谢谢你。”

如果在一年前听到这个消息，达莉亚说不定会更高兴些。她当初来比什凯克不是因为她喜欢这个城市或吉尔吉斯斯坦这个国家，只是因为这儿离她资助的几家孤儿院近些。她一开始觉得搬到这儿只是临时的，她会利用这段时间做慈善，来弥补以前犯下的错误，同时也好好规划下未来的生活。但做着做着她发现自己爱上了原本为了赎罪而做的慈善工作。她现在身边有一群可爱的孩子和一个能干的助手娜吉拉，运营这些机构的钱也完全是募捐来的，再也不用靠她那点从中情局糊弄来的钱了。这一切都让她感到无比满足。

渐渐地，她也喜欢上比什凯克这个城市了。她喜欢这儿绿树成荫的公园，喜欢周围的群山，喜欢在夏天的伊塞克湖畔散步。她觉得，在自己忙着打理孤儿院和抚养莱拉的时候，要搬去这么老远的地方纯粹是添堵。

“巴库比比什凯克好太多了。那儿有更好的学校——”

“而且，要是莱拉不说自己想要成为总统这样的话，说不定还有机会去教训别人呢。”

达莉亚指的是她和马克曾经讨论过的一件事。在被问及以后想做什么时，一个阿塞拜疆的学生说自己想成为总统。老师告诉他总统只有一个，而且国家已经有总统了。那个学生的家长被叫去反省自己为什么会教育出这么一个口出狂言的孩子。批评教育结束后，这个孩子被开除了。

“我们让莱拉上私立学校。那儿的医疗条件也更好——”

“阿塞拜疆的人都去伊朗看病。”

“以前是，但现在情况好多了。他们的石油卖了很多钱。巴库的市中心正在建一座新医院和一些私人诊所。有些私人诊所还挺不错的。”马克的声音听着有点不高兴了，“我以为我们以前讨论过这个了。”

“是，我们的确讨论过。”可达莉亚心想，那是一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去巴库的想法只是说说而已，完全没有成形。

“我记得你当时说搬到巴库不是多大的事儿，你说你在那边依旧可以运营你的机构。”

达莉亚从未对巴库有多迷恋。那是一个拥有两百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周围都是沙漠。但巴库的确比比什凯克现代化。那儿比比什凯克富的多，所以也有更多的现代化设施。虽然她自己很少光顾古奇、蒂凡尼之类的奢侈品店，但她觉得去那些店里消费的妈妈们至少不会用蛋清来治孩子的疹子。她也承认吉尔吉斯斯坦的医疗条件很差。没有莱拉的时候，她毫不在意这点。世界上有那么多人住不上好的医院，用不上好的药物，不也都这么过下来了么，她和马克为什么就不能呢？但如果莱拉病了呢？他们忍心让莱拉受苦吗？

如果他们继续在比什凯克住下去，而莱拉忽然病了呢？要是她发高烧，他们该带她去哪儿看病呢？阿拉木图离这儿要两小时的车程，而且需要穿越国境线。

她设想了下巴库市中心的儿童诊所的样子。那会是个干净整洁的地方，穿着白大褂的女医生会对病人微笑，再没有酒气冲天的老男人——她想到了那个迫使她做出顺产决定的麻醉师。

“巴库那儿有TriplePaste牌护臀膏吗？”达莉亚问马克。“含羊毛脂的。我想要那种。”

“我查查看。”

“TriplePaste或Desitin的都行。要强效配方的，不要快速缓解

的。”

“好。”

“在巴库的生活会很好的。”达莉亚心不在焉地说。她现在只希望她一觉醒来后发现分娩后遗症和孩子的疹子都好了。“这个消息实在太突然了，我们之后得商量一下怎么搬家，不过船到桥头自然直。你自己多保重。”

“那是。”

“记住，你已经当爸爸了。”

“只要有条件，我就会打电话或发邮件给你。但从现在起，你要知道我已经处于执行任务的状态了。也许我应该更早进入状态的，可整件事就像滚雪球一样一发不可收拾。”

有任务在身时，马克不到非联系达莉亚不可的时候是不会打电话给她的。他们两在注册各自的机构时都会编造一个复杂的匿名法人架构。达莉亚从不与给孤儿院捐款的有钱人合影；莱拉出生证上的姓氏写的是斯蒂芬森；他俩所有文件上的签名都用这个姓，包括在比什凯克买房时签的合同。这都是为了将他们的私生活和他们隐蔽的情报工作——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完全分开。

他们知道，再怎样小心也不能保证彼此间的联系不被人监听。所以只要马克有任务在身，就不能给家里打电话。

“我懂。”达莉亚说。

19

阿塞拜疆，巴库

第二天

巴库变得越来越繁华了。

马克从等待出租车的队伍中望去，发现这个主机场航站楼是全新的，到处都是华丽的曲线和闪闪发光的钢材和玻璃，面积比他被驱逐出境时经过的那个老航站楼大了3倍。通向机场的道路不再是像几年前到处坑坑洼洼，而是已经变成了一条拥有八车道的崭新的现代化高速公路，即使他乘坐的出租车时速接近100英里也稳得很。马克承诺，要是司机能准时送自己到大使馆参加重要会议，就会给他200美元小费，所以司机开得很快。马克坐在车里看着后面那些可能跟踪他的车辆，觉得大部分是跟不上了。同时，他也注意到道路的两旁有数以千计的装饰性路灯，每一个的成本估计都超过阿塞拜疆的人均年收入。

这种石油交易带动的繁荣在马克被踢走时已初见端倪，但眼前的景象仍让他惊叹不已。天哪，这儿竟然还有一座川普大楼——这地方在他离开的这些年里真是天翻地覆。

唯一没变的是位于自由远景区的美国领事馆。这座领事馆建造于一个世纪以前，当时的巴库正处于首次石油兴盛时期，苏联还未将阿塞拜疆的石油工业引上末路。建筑本身很宏伟，比在比什凯克建造的防核爆地堡式的使馆好太多了。不过这栋建筑隐藏在高墙之后，必须经过绿色金属门才能进入使馆，让人很容易联想到那些资金不足的监狱。

马克慢跑进入口时想，要是将大门重新刷漆，并写上令人愉快的标语会不会让国务院抓狂？这不是他第一次这么想了。比如“欢迎来到美国领事馆！我们非常欢迎你的光临！”对大多数人来说，那座丑陋的大门就是他们所见的美国。

在一个小警卫室，马克被要求接受安检。安检员是身穿蓝色制服

全幅武装的阿塞拜疆人。他注意到这房间里面的电线仍然乱成一团，线路板仍然暴露在外，那种老式的金属探测器快要从他记忆中消失了。

他递过自己的新护照。这本护照是考夫曼授意，由第比利斯美领馆的人在他登上飞往伊斯坦布尔的飞机前交给他的。护照封皮是棕色的，上面标明他是为美国官方工作的美国公民。

“手机呢？”警卫问道，并指着他的双肩包说。“有没有笔记本电脑？”

“我要带着它们，请批准。”

除了使馆的工作人员，一般人都会被要求关闭所有电子设备。

“有预约吗？”

“预约了罗杰·戴维斯。”

对外，戴维斯是使馆的政务参赞；对内，他是中情局在阿塞拜疆的负责人。



由于携带电子设备进入大使馆的请求被拒，马克将拉里的笔记本，照相机，还有他自己的苹果手机，iPad，两个充电线，以及可将iPad连接到其他设备的转换器交给了警卫；警卫则将一张写有序号3的塑牌交给了他。

一名实习生在使馆主楼的海军陆战队警卫检查点接待了他，不过她并没有马上带他到戴维斯那，而是将他带到了个处理公共事务的官员的办公室，让他在那儿等着。办公室内堆满了杂物，但总的来说让人觉得很舒适。

在最初等待的半个小时里，他并不在意。巴库时间比华盛顿时间早9个小时。这意味着当人们早上刚到大使馆时，有一堆华盛顿那边在前一天发送过来的事得处理。马克是早上9点半到大使馆的，这个点戴维斯可能还很忙。

负责公共事务的官员是一位精神紧张的女士，她盯着电脑，手指猛烈地敲击着键盘，并不断咬着自己的指甲。等了一小时后，这位官员就像头一回看到马克一样，为耽搁这么长时间向马克道歉，并询问马克是否需要茶点。马克礼貌地拒绝了，但向她借了电话打给格鲁吉亚的领事馆。

他成功联系上了卡尔，但卡尔还是没有找到与卡特琳娜相关的信息。马克建议他可以到格鲁吉亚重要档案资料局或是格鲁吉亚国家社保系统中找一下，尤其是如果由美国大使馆直接发出请求，可能会得到更多回应。而且有名字和出生年月（1968年7月），应该可以找出点什么。卡尔很不情愿地说会再打几个电话问问。

一个半小时后，马克跟那个官员说想去厕所。他知道怎么走，不需要带路。但他没有不假思索地从公共事务部经过。那里坐着一位年轻的涉外官员，正盯着脸书和推特上的阿塞拜疆激进分子的活动。马克径直走向了他曾经待过的位于三楼的办公室。

罗杰·戴维斯正背靠着老板椅，双脚放在六英尺长的橡木桌上。这张桌子是阿塞拜疆人清理巴库老市政厅中的苏联政府留下的垃圾时马克花了差不多20美元买回来的。戴维斯正读着土耳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时代报》，喝着一杯健怡可乐。

“我打搅到你了吗？”马克环视着办公室，一切都和他走时的样子差不多：一张磨损的蓝色地毯，一扇可以看到楼下院子的高高的窗户，天气好的时候，马克会到那里吃午餐；一张咖啡桌，两把有靠背的椅子。除了90年代大使馆还被安置在酒店时，首任负责人买的一尊乔治·华盛顿的半身像放在咖啡桌上，就再没别的装饰了。马克注意到那个老式文件柜已经被移走了，那个地方放了一些打印机，电脑，和一排移动硬盘。戴维斯的桌上放着一个笔记本电脑。

戴维斯看了眼马克问道：“谁让你进来的？”

马克看了看四周，摇了摇头说：“年轻人，我可不想念这个地方。”

他说的是实话，他想念巴库，却不怀念分局负责人的工作。这张

桌子上的工作就没停止过，兰利那边的官老爷们不断地给他施压。而比起做好情报工作，这群官老爷更在乎的是不要犯错。

“我刚开完会回来。需要点时间整理会议纪要。你恐怕得再等一会。”

马克从未见过戴维斯。不过不是所有中情局官员只要出外勤时间够长就能升为分局负责人的。通常能晋升的都是那些马屁精。

“好。”马克随即找了一张靠背椅坐了下来。

“让你等的另一个原因是大使还要过来。等差不多了我会通知你的。”

“我就在这等。”

“我想你还是换个地方吧。”

“我听说他们打算在市中心建一家医院。相信不久之后巴库就可以告别穷乡僻壤这个称号了。它会变得像巴黎一样吧。”

戴维斯讥笑了一声说：“确实，里海的巴黎。政府已经缩小了贫富差距，不过他们搞砸了，人们为了离开这个鬼地方变得不择手段。这倒不一定是件坏事。人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就会变得见怪不怪，没有主见。”

戴维斯只在这里干了两个月，而马克在这待了5年。

“我来这儿不是要为难你，罗杰。是因为考夫曼拜托我来帮忙才过来的。我尽量不影响你的工作。”

根据现有情况，他认为现在最好不要告诉罗杰他打算将自己的间谍公司设在巴库市中心，虽然他自己也不确定要不要把公司开在这儿



戴维斯给大使打了个简短的电话。十分钟后，一位比马克和戴维斯还要高几英尺的女士过来了。她鼻孔宽大，长着男人的下巴。

马克想，好的方面是，她不是因为在政治上做了大量的贡献才坐

到这个位置的。她为国务院奉献了自己三十年的时光。她会说俄语，土耳其语，法语，还有一些阿塞拜疆语，而且，她非常清楚自己该干什么。坏的方面也是她为国务院工作了三十年。马克知道她是因为她的名声很大，但大多数时间她都在土耳其和华盛顿工作，所以马克和她从未谋面。

“罗杰在这儿，”女大使指着戴维斯说，“既然能派出人手到占贾去。我不明白为什么需要你到这儿来。”

马克很清楚自己在巴库的原因，不过他很怀疑罗杰·戴维斯和这位大使是否也知道。毕竟考夫曼对戴维斯和他的团队不是很信任。不过他说：“考夫曼请我来的。他想我从你占贾分部的负责人那里听取汇报并将化名信息资料交给他。据我所知，那位负责人现在有些焦虑？”

“我们的事我们自己能处理。”

“之后，我会调查——”

“我看过电报了，”戴维斯说。

“我的职责范围大过泰德·考夫曼和中情局，”大使说，“要是你引起什么国际纠纷，倒霉的是你，而不是考夫曼。”

大使直接代表总统。她的工作之一就是要确保情报工作不会影响到目前后方??的管理，或是与当局目前的大目标相冲突。

“你将在国外调查一起谋杀案，”她继续说，“还没有当地政府的同意。这让我很不安。”

“你走后情况变了。”戴维斯对马克说。“变了很多，投在这里的钱……”他大喘了口气，仿佛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是说，每隔一天我们都会接到一些国会传过来的古怪任务，要我们坑门拐骗地为他们的家乡促成一些见不得人的交易，他们认为自己只需要露个面，而我们就像是他们的经纪人！要帮他们和恰当的人取得联系！这还算是幸运的。还有人试图说服我相信伊朗北部想要脱离伊朗，加入阿塞拜疆这种胡言乱语。我是说，你根本想象不到他们蠢到什么程度。”

“噢，我能想到。”马克说。

“重点是，现在风险更大了。大多数人什么也不知道，却仍然关心时局或自以为是。很多投进去的钱很可能会打水漂。”

马克觉得戴维斯不想和考夫曼冲突，所以只是说出了普遍的担忧，而没有说出特别的事情。马克说：“好吧，我知道了。但那和考夫曼要我去占贾的事有什么关系？”

大使说：“我冒昧给比什凯克的大使馆打了个电话。他们对你和你的公司在中亚的工作评价很高。不过和那儿不同的是，恩……”大使摇了摇头，声音也弱了下来。

“不同的是，是华盛顿那边施压，”马克说，“让我来做你不愿意做的工作。”

“差不多。”大使说。

“听着，我对你的担忧表示同情，不过这听上去似乎是你和兰利总部那边的问题，与我无关。”

“可能吧，不过现在站在我面前的是你。”

“那就否决调查吧。考夫曼可能会发点牢骚，也可能会把他老板和你老板都牵扯进来，而你只是做了你该做的而已。”

“反正你都会收钱的，”戴维斯说，“是吗？”

“事实上，不是。我会收机票钱，但不会因为工作收钱。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白痴。我公司提供的情报工作都是物有所值的。”

马克并不怪戴维斯对钱的事充满敌意。当他还是这里的负责人时，他也很讨厌私人承包商。事实上，即便他给中情局开出的价格比其他私人承包商更合理，他的收入照样远远超过戴维斯，甚至比戴维斯管理的所有情报人员的收入都多。这并不公平，但这就是生活。解决方案就是整改中情局，让内部人员处理需要私人承包商做的事情，

不过马克认为短期内这不太可能实现。

马克转向大使说：“没有你的同意，我不会在阿塞拜疆开展任何工作。不过我们都知道，要是你不同意，考夫曼会有多不开心。这由你决定。”

大使没说话，看着戴维斯。戴维斯耸了耸肩说：“我一点儿也不想他在这，不过这是老板的意思，我也无能为力，只能这样了。我希望你能每天发份报告给我——”

“我无法保证每天提交报告。这取决于我在哪和我在干什么。但我会适时提交报告的。”

戴维斯转了转眼珠，“那就适时报告吧。还有不能带枪。”

大使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同意。在这个驻在国不能带枪。本来这儿的规矩也大概就是这样。”

那也是马克最后两年在这儿的规矩。阿塞拜疆限制枪支的法律非常严格，要想非法携带枪支，就得好好衡量下这其中的风险了。通常情况下，这个险并不值得冒，不过大多数的情报人员特别是在进行没有官方保护的行动时会藏一把以防万一。

“我没意见，”马克说，“你有为你的分部负责人准备假身份吗？”

“我需要花几个小时准备那个。”戴维斯说。

他们又花了一段时间讨论后勤的问题，之后马克与戴维斯和大使握手，感谢他们腾出宝贵的时间。马克正准备离开的时候想起了答应达莉亚的事。“顺便问一下，你知道哪能买到好的护臀膏吗？不是随便一个老牌子，我需要TriplePaste或是DESITIN¹牌的。”

大使皱了下鼻子说：“我不知道。”

“可以去巴库港口商场看看，”戴维斯说，“我不确定那是不是有药店，不过要有的话，他们应该会进很多这种高端货。”

马克收好自己的电子设备，在相对安全的警卫室叫了两辆出租车。出租车到时，马克转向持有武器的看上去是主管的阿塞拜疆警卫，“要是您不介意的话，请护送我上车。”

“您在担心什么吗，先生？”

“不，不过我在这儿并不算受欢迎，所以……”

“没问题。不过先生，你忘拿你的电脑和照相机了。”

马克将拉里的照相机和笔记本留在柜台上。存满俄军基地照片的内存卡就放在笔记本上面的密封袋里。

“我过几天再来拿。”他现在不需要这些东西，也不想带着他们到处跑。他可不想带着这些俄军基地的照片在占贾四处打探时被抓住。尤其是照片已经在线备份了。

“抱歉，先生。我们这不能为您保存东西。只能在您进大使馆的时候为您临时存放。”

马克还是把东西留在了那。

“请小心照相机，那玩意儿很贵的。也许把它们放进使馆里的保险柜比较好。更好的办法是跟罗杰·戴维斯说，让他帮我保存。”

“先生，我得告诉您——”

“最多不会超过一星期的。要是更久的话，我会派人来取。”

“这又不是储藏室，可以让您——”

“跟戴维斯说吧。我得走了，请护送我出去吧。”

虽然很不情愿，警卫还是照做了。

¹ Triple Paste或是DESITIN均为美国婴幼儿护臀膏。

从机场到使馆这一路，马克倒是没发现有人跟踪自己。但在经历了第比利斯机场那件事后，他一刻也不敢放松警惕。

走出大门后，他快速观察了一下停在门口的两辆出租车：一辆是应阿塞拜疆总统要求刷成亮紫色的新式英伦风出租车，另一辆是老旧的俄罗斯拉达牌轿车。开紫车的司机看上去年轻些。马克上了那辆车，因为他觉得年轻的司机开新车，速度肯定要快些。他上车时注意到，路对面有一个穿棕色皮夹克戴着风镜的人好像在看自己。

“去四季酒店，”马克对司机说，“五分钟内开到那儿，我就把这一百块都给你。”他把钞票塞到司机手里。车子“嗖”地一下开了出去。

不一会儿他们就到了奈夫特赤勒大道 ¹，和这条街平行的是一片通往里海海岸的荒地。这地方以前是人们闲逛的好去处。当时它的东西两头都是散发着石油气味儿的码头。不过现在这些码头都迁到巴库南边的一个新建的大港口了。原来那些锈迹斑斑的黄色大吊车和破旧的集装箱运输船也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海滨公园，其中一座公园里还竖立着一根高高的旗杆。这根旗杆原本是世界上最高的，后来塔吉克斯坦建了根更高的。以前这片荒地里有一道石砌防波堤，堤岸上弥漫着海藻和鱼的腥味。堤岸边是一条斑驳的柏油小道。现在这些都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铺着白色地砖的路，一直延伸到海边。

奈夫特赤勒大道前的一座小山坡上，有三栋火焰状的摩天大楼，主宰着西边的天际线。

马克一边看着这一切，一边观察是否有可疑的人跟着自己。有那么一刹那，他觉得现在的巴库也许不再适合自己了，他似乎赶不上这个城市发展的步伐了。他印象中的巴库是一个破旧、颓废、脏乱的城市，到处都是隐蔽的小巷。可现在……这地方俨然一个购物中心，一个微缩的迪拜。

他想可能是自己在慢慢变老的缘故。他也在变。他现在肩负着父

亲和丈夫的双重责任，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轻易冒险了。也许他的第二故乡在不断变化是对的，就像他在改变一样。他们都在洗脱自己的过去。

马克看了一眼后视镜中的自己。他看到了眼角的鱼尾纹，看到原先只在两鬓出现的银丝已悄然爬上头顶。

他不得不承认，经过岁月的洗礼，巴库变得更好了。

前面就是四季酒店了。“就停这儿吧。”马克对司机说。

他背上旅行包，下车后直奔巴库的老城区。他第一次来巴库的时候，这儿的老城区还被一座建于十一世纪的颤颤巍巍的石墙包围着。靠石油发了财后，阿塞拜疆的人民决定对老城区来个大整修。他们重新修筑了包括这个石墙在内的所有古迹，使之焕然一新。现在城里的古迹看起来和拉斯维加斯卢克索酒店前的狮身人面像一样新。

老城区里的石子路仍旧很窄，有些路能通到一些极窄的小巷。路上行人很少，这让马克能集中精力观察身后的人。

他左拐走上了一个陡坡，穿过一个没有围栏的工地。工地上乱放着水泥锯和手提钻，工人们在运着砂浆。到达坡顶时，他急转到右侧。一幢刚刚翻新过的蜂窝状圆顶水泥建筑出现在他眼前。楼前的牌子上写着：公共浴室。

巴库有很多土耳其澡堂，有些已经开了几百年。看到自己最喜欢的澡堂的外部幡然一新，马克有些失望。原先被煤烟熏得发黑的棕色外墙被刷成了卡其色。不过当他进去后，他又找回了以往的感觉：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空气中夹杂着水、汗、潮湿的木头和石头的味道。入口对面的柜台后面堆满了纸巾和茶杯，柜台前工人留下的一堆施工工具差点绊了马克一跤，澡堂圆顶上的墙皮也脱落得七七八八。这一切反而让他觉得很开心，因为这让他找到了他深爱的这个城市的感觉。

“萨瓦先生！”柜台后传来一声惊呼。“都过去这么久了，我还以为你已经死了呢！”

“还没呢，老兄。还没。”



哈桑从柜台后走出来。他是阿塞拜疆人，个头很大，秃顶，鹰钩鼻。因为总戴着眼镜的缘故，鼻梁上被压出一个印儿。他穿着运动短裤和无袖汗衫。

“好久不见，”马克招呼道，并和哈桑简单拥抱了一下，“你还好吗？”

“好，我很好。”

“你的孩子们呢？”

“老大从上个月起就来这儿打扫澡堂啦。他干活可卖力了。”

“那还用说。”

“今天不收你的钱，萨瓦先生。欢迎你回来。不过恐怕你找到更好的澡堂了吧。”

“哪有。我出国了，哈桑。那儿的澡堂都又脏又破。洗完澡后，回家还得再洗一遍！回来的感觉真好。早知道会走那么久，我会事先告诉你的，可……”

哈桑摆了摆手：“没关系，回来就好，萨瓦先生。”

他们聊了聊过去一年里的事情。马克告诉哈桑自己和达莉亚结婚了，还生了一个女儿。“今天你就好好享受一下吧。”哈桑说着指了指更衣室门口的凉拖。“你还要浴袍吗？”马克正要说不，哈桑忽然睁大眼睛说：“等会儿，萨瓦先生，我有样东西给你！”

“我不——”马克正要说他今天来不及洗澡了，可哈桑已经跑到前台后面的员工房间里去了。不一会儿他拿着一双塑料拖鞋出来了。拖鞋很旧，其中一只上面的塑料还开裂了。马克认出了这双鞋。

“这是你的鞋子，萨瓦先生。我们看你一年都没来，就把你的拖鞋从更衣室里拿走了，不过我帮你保存着。”

“我还想我可能拿不回来了呢。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哈桑点了点头，他很高兴马克这么说。

“可我现在来不及洗澡了。我需要你帮个忙。”

“尽管说，萨瓦先生。需要我做什么？”

马克向哈桑借了他的外套，太阳镜和一顶草帽。草帽是那些需要长时间顶着太阳干活的人戴的那种。马克从澡堂里的一条地下通道出去了。这条通道是放加热设备的，能通到澡堂后面的一条路上。马克以前常常在澡堂打烊后从这条通道出去，与他的线人秘密接头。

¹ Neftchilar Avenue.

确定没有人跟踪自己后，马克在路边买了杯土耳其咖啡。他刚出老城区就到了西方大学。教学楼是一栋19世纪初的六层建筑，有一扇很大的橡木制校门。马克跟保安说他要去看国际关系学院的系主任，虽然他没有学校的证件，可守门的保安还是挥挥手让他进去了。

进楼后，马克迅速跑到三楼，他只想早点完事，不想撞上熟人。以前那段短暂而痛苦的学术生涯和他干的情报工作毫不沾边，他不想跟这儿的同事解释自己为什么会做间谍，但他也不想撒谎。所以回避是最好的办法。

马克以前的办公室在三楼，从窗外看去有片栽了些无花果树的小园子，树被晒在外面的一排排衣服遮住了。办公室给人一种复古的感觉：高高的天花板，橡木制的护墙板，两米多高的门上有一个扇形窗。

马克掰开门把手，看到有人坐在自己曾经的办公桌前。那人背对着门，盯着电脑，用笔轻敲着桌子。马克敲了敲门。

没有回应。马克又用力敲了敲。

那人好像要记下刚刚所想的，抬手敲了几下键盘后才转过头来。他的眼睛肿得跟金鱼眼似的，鼻子通红，桌上放着一盒纸巾。

“有事吗？”

马克认识这个人，但也就是打过几个照面而已。他是教数学的，出生在伊朗。他和马克是学校里为数不多的拒收学生贿赂的教授之一。

“你现在有空吗？”

他们都说的阿塞拜疆语。

“周二才是接待时间。”

“我以前在这儿教过书。我们肯定见过。”

那人转过身来，说：“我们见过？”

“在员工休息室。那应该是一年多前的事了。”马克进了门，把咖啡杯移到左手，伸出右手与那人握手。马克告诉那人自己曾经在这儿教国际关系。“这是我以前的办公室。后来因为家里有急事就离开了。那时我没来得及理清自己的东西。我有件东西落这儿了，现在得取走。”

“在我办公室里？”

“那东西在办公桌右下角的抽屉里。要是不在就怪了。”

“抱歉，你说你是谁来着？”那个教授瞟了眼门口。

马克重复了自己的名字。“我以前和萨梅多夫教授共事过。”马克觉得这人有可能还在担任国际关系学院的主任。“我得把抽屉拿出来才能找到我的东西。”他把咖啡放在桌上说：“很快的，找到后我会把一切归位。”

“萨梅多夫教授上个学期末时退休了。”

“是吗？我知道他一直在考虑退休的事。”

“保安知道你进来了吗？”

“他们认得我。”

“你不介意我现在把他们叫过来吧？”

“完全不介意。”

桌上有一部无绳电话。但底座上接了根电话线。马克佯装帮忙把底座递给那人时，偷偷拔出了电话线，但还是让接头挂在插孔上。

“你打吧，我找我的东西，希望你别介意。”

马克跪在地上，顶着教授的腿，拉出最底层的抽屉。抽屉很沉，里面放满了书和活页夹，要把抽屉从滑轨上抬起来很费劲。

教授看着马克的举动，惊呆了。他拿起了电话。“其实我很介意你这么做。如果你事先约了——”

“马上就好。”

马克把抽屉拿出来放在地上，把手伸进桌子里，扯下一个用胶布贴在桌子内壁的保鲜袋。他迅速检查了下袋子，里面有一本破旧的阿塞拜疆驾照、一张政府工作证和一张西部大学的工作证。每个证件上都有他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有一头黑色短发，名字都写的是阿弟勒。里面还有一张三个月后到期的签证和十张面值一百的美钞。最终他确定这些假证件就是自己以前留下的那份。

马克不需要这些钱，他从比什凯克带了不少钱过来。但这些崭新的钞票还是让他为之一振。他把保鲜袋塞进后裤兜里，把抽屉装了回去。

教授一边拨号一边瞪着马克。

“我现在就走，”马克说，“多谢帮忙。”

他一口喝完剩下的咖啡，本想把空杯留在桌上，但最终决定还是不要做得太过分了。



马克离开了学校。在占贾分局送来新的材料前他没什么别的事要做。他一边想着去新巴库港购物中心看看有没有护臀霜，一边想着今后住哪儿。肯定得住城东，那儿离西方大学远，不大可能碰到以前的大学同事。可以住那些新盖的楼房里。马克想知道顶层公寓要多少钱，那种房子有的可不是阳台了，而是大露台。莱拉快会爬了，他可以在露台上给她装个小型攀登架。

达莉亚和莱拉在房顶上惬意地晒太阳的样子在他脑海中出现没多久，他又开始想，万一莱拉觉得好奇，爬到了露台边缘想要爬围墙，而围墙又不够高怎么办。

一个顶层露台和一个幼小的孩子……他在乱想些什么啊？既然房顶不安全，那阳台也——

马克打断了自己思绪。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时有两个男人朝他走来，两人都穿着白色汗衫和深色外套。马克一开始想撒腿就跑——他眼前有很多逃生之路——但他没那么做。他觉得这次和在第比利斯机场遇到的情况不太一样，他相信自己的直觉。

“马克·萨瓦？”

“不是。”马克说。

“萨瓦先生，有人派我们来找你。”

说话这人长得很结实，剃了个西瓜头，浓密的眉毛连成一根，亟待修剪。他说一口地道的阿塞拜疆语。马克稍稍松了口气。

“谁想见我？”

“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开什么玩笑。”

空气忽然凝滞了。那人朝路边一辆奔驰车招了下手。

“我不会上车的。”马克说。

“我可不是在请你。这是命令。”

“我不会上车的。”

“上车。”

“不。”

那两人对视了一眼。先开口那人耸了耸肩说：“反正也不远，我们走过去就是了。”

马克又想跑了。但他始终不觉得这两人有什么恶意。“到哪儿去？”

那人犹豫了下，然后说了一家饭店。那家饭店在巴库的老城区，马克对那儿很熟。

“谁开的饭店？”

他们说的和马克知道的一样。

“我们怎么走？”

“先走到伊斯特格拉里亚特街 1，右转，到凯奇可卡拉街 2 后再左转，然后——”

“好了，我知道了。我跟你们去。”

两人的口音，回答问题时的不假思索和放松的举止，让马克几乎肯定他们是本地人。而且从他们那身公务员打扮来看，他们很有可能是阿塞拜疆国安局的人。对他来说，阿塞拜疆人非敌亦非友。

马克抬起拿着咖啡杯的左手朝路前方指了一下，将两人的注意力从自己的右手引开。与此同时，他用右手从后裤兜掏出装着假证件的袋子，然后将空咖啡杯从左手转到右手，把袋子藏在里面。

走了一会儿，他们经过一个茶壶状的垃圾箱。马克记得市中心的垃圾箱每天清晨才有人清理。于是他把装着证件的咖啡杯扔进垃圾箱里。

1 Istiglaliyyat.

2 Kichik Qala.

女儿是这个世界上仅有的几样能吓住奥尔汗·甘巴尔的事物之一。

作为阿塞拜疆国家安全的部长，奥尔汗·甘巴尔更习惯威胁别人。阿塞拜疆的安全部就相当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局。他手下有上千人。安全部在国会街，每天早晨他都坐一辆豪华轿车来上班。他一来，整个楼就会变得很安静，只偶尔有人小声问候他一声：“早上好，甘巴尔部长。”楼里的每个房门都是敞开的，大伙儿都在埋头干活。

他的下属对他毕恭毕敬，可他女儿却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

现在，奥尔汗坐在巴库旧城的一家饭店的地下室里，准备跟女儿视频聊天。他点了两下智能手机上的按键，大声说：“现在应该可以了吧。”

“我还是看不到你。”他女儿回了句。她在巴黎。

女儿昨天给他发了个短信，问他今天有没有空和自己视频。他说当然可以。不过那时他还没接到萨瓦的消息。而且他对视频通话这种事不是很在行。

“我完全按你说的做的啊！”奥尔汗说。

“反正我没看到你——只听到你的声音。你检查下视频程序有没有用手机内置的摄像头。可能它以为你在用外部摄像头呢。”

奥尔汗有点恼火，因为他觉得女儿对他说话的语气就像在和一个小女孩说话。“这个程序——我怎么看啊？”

女儿越教他，他越灰心丧气。“我觉得这手机坏了。”

他女儿又试着教了他一遍。

“我们就说话好了，”奥尔汗说，“不用视频了吧。”他尽量说得很温和，但听起来还是很冲。萨瓦很快就要到了。

他女儿沮丧地叹了口气，心想：“你怎么这么笨呢？”不过她嘴上

说：“好吧，我们就语音好了。”

“在那边学得怎么样？”

“不错。”

女儿法蒂玛完全不用他操心。她聪明、活泼且努力，和他那蠢儿子完全不同。她顺利地就被法国索邦大学录取了。一想到这个，奥尔汗就无比骄傲。这可是完全凭她自己的成绩申请到的。

“工作的事呢？”

“爸，我有些重要的事要和你商量，所以才要和你视频的。”

奥尔汗仰起头，捋了捋胡须问道：“什么重要的事？”

“我打算申请法国国籍。”过了一会儿法蒂玛又问，“爸，你还在吗？”

“你想有阿塞拜疆和法国的双重国籍？法蒂玛，这事……你知道我的工作，这会很麻烦。”

“不是双重国籍。”

“法蒂玛。”

“这事我考虑很久了。”

“崇高的主啊，法蒂玛！”

直到十七岁前，法蒂玛都是个乖乖女。可一年前，在她交了个留着黏糊糊长发的诗人小男友后，她变了不少。这个男孩在参加巴库市中心的一次民主集会时被捕了。奥尔汗怀疑那人有吉普赛人血统。

那事以后法蒂玛开始对奥尔汗不依不饶，尽管奥尔汗向她保证抓那男孩的人是当地警察，不是他的手下。

为什么偏偏只有她男友被捕了？他接下来会怎样？被网上文章洗脑后，她开始不停地问阿塞拜疆的法律体系为何如此不公？为何明明未来属于民主的天地而阿塞拜疆政府却实行专制？自己的父亲做了些什么来改变现状？

奥尔汗解释说阿塞拜疆跟欧洲和美国不一样。阿塞拜疆有自己的文化和法律法规。你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你应该为自己的父亲是国家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而感到幸运，但也要记住享有特权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奥尔汗的这番话一点也没打动法蒂玛。她认为阿塞拜疆总统是个专制统治者，而自己的父亲在辅佐这位专制者。得知她决定去法国索邦大学留学时，奥尔汗松了口气。出去读书吧，在那儿你可以大谈特谈上帝、民主和受压迫的人民，说不定还能吸上大麻！你就在那儿尽情宣泄吧！你会逐渐成长，最后认清现实。到那时我们就求同存异吧。

“我当自己是世界公民，”法蒂玛说，“即使我没法当世界公民，我至少希望生活在治国理念为自己所认同的国家里。”

“你所认同的。”

“是的，我认同的。”

“那个国家便是法国咯？”

“我觉得法国比阿塞拜疆更适合我。”

“更适合？”奥尔汗紧紧抓住他的手机，抑制住想要把它扔到桌上的冲动。“你想改变国籍不是像你换一双鞋一样随便的，法蒂玛！”说完这话他缓了缓，想让自己平静下来。他感到自己心跳得厉害。“这事你跟你妈说过了吗？”

“昨晚说了。”

“她怎么说？”

“她觉得没什么。”

“不可思议。”

奥尔汗的妻子此时正在迪拜购物。她隔三岔五就会去那儿扫货，买了不计其数的珠宝服饰。那些买回来的东西能被她临幸一次就很不错了，很多只是放在家里当摆设。他妻子和他儿子一样是个头脑简单的无趣之人，只关注吃穿。

奥尔汗和法蒂玛是家中有思想有责任感的人，可现在她妈妈站在她那一边，这让奥尔汗更难办了。

他想知道法蒂玛有没有想过，放弃阿塞拜疆国籍会给位高权重的自己带来怎样的影响。如果被总统发现的话……他连自己的女儿都控制不了，怎么能指望控制阿塞拜疆无所不能的情报部门呢？

奥尔汗说：“法蒂玛，我知道你觉得现在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对的。我也知道你想过自己——”说到这儿他停了一下，好像被下个字眼卡住了喉咙。他告诉自己女儿还太年轻，容易受人影响，所以不要用嘲讽的语气跟她说话。“你想追随自己的理想。但作为养育你的父亲——”

“我是被佣人拉扯大的。”

“谁给你雇的佣人！作为你爸我要告诉你，人的想法是不停在变的。你是个漂亮的女孩子，前景一片大好。现在你觉得对的事也许过上一年、十年或二十年之后你就不这么觉得了。所以我希望你不要着急，再好好想想。”

“反正到真正入籍要五年时间呢，老爸。不是一申请就可以入籍的。”

奥尔汗心里的石头这才落了地。五年，如果他还没有被工作和女儿折磨死的话，五年后他说不定已经退休了。“这还行。”

“但我希望三年内就可以。如果我能早点修完本科的课程，然后边工作边读研，我就可以申请——”

这时奥尔汗的人推门进来了。

“人到了，长官。”

奥尔汗让法蒂玛稍等一下，他把手机放在胸前，盖住麦克风，对他的人说：“把他带过来。”

“他不肯来。”

“告诉他，必须来。”

“我们说了，但他还是不肯。他说只在院子里见您。”

萨瓦现在已经回到巴库了，奥尔汗本来想让他手下直接把萨瓦打晕然后拽到他跟前来。但他担心要是这么要求的话他的手下很可能会被打残。萨瓦看起来虽然不那么猛，也过了最身强体壮的年龄，但他还是很厉害。凭这么多年来对萨瓦的了解，奥尔汗知道这么做的后果。

“蠢货。”他咕哝道。

奥尔汗站了起来。他的肚子蹭到了桌子，杯子里的茶泼到了桌布上。他的肚子这两年呼呼地圆了起来。“我马上就出去。你们先去搜一下他的身。”他重新把手机拿到耳边，对法蒂玛说：“我得挂了。”

“我明白。总统一招呼，你就得去。那个畜生。”

“闭嘴，孩子，快闭嘴。不是总统。”

奥尔汗·甘巴尔走近时，马克发现他的这位老同盟，也算半个朋友的家伙长胖了。

奥尔汗一直是个大块头，而且是那种和熊一样壮硕的体型。他有一个弯曲的大鼻子，在多数美国人眼里这种鼻子很丑，但在阿塞拜疆人里这样的鼻子很普遍。他的鼻子和像举重运动员一样宽的肩膀让人很难忘记他。

但现在奥尔汗的脖子已经从厚实变成了臃肿，原本令人印象深刻的结实的肚子也变成了一团肥肉。短短一年，马克估计他长了30磅。

“甘巴尔部长，”马克说，“好久不见。”

奥尔汗皱了皱眉，鼻息声很大。

“没有武器，先生，”奥尔汗其中一个手下说，“这是他的护照和钱包。”

奥尔汗草草翻阅了一下马克的棕色官方护照。“新的。”他说。

“昨天发放的。”

奥尔汗指着马克背的包说：“这里面还有什么？”

“电话，iPad，衣服，牙刷，剃须刀等等，”奥尔汗的手下说，“还有幅画。”

“画？”

“拿出来给部长看。”奥尔汗的一个手下对马克说。

马克小心地将卡特琳娜的画像拿了出来，解开包在画外面的衬衫。“我从第比利斯拿的。你喜欢吗？”

奥尔汗大概看了一下说：“不喜欢。你的品位真差，萨瓦。装回去吧。”

奥尔汗的手下看着他，等着指示。奥尔汗向他们点了下头，下巴

指了指出口。

他的手下退了出去，现在院子里就剩下了奥尔汗和马克。这个地方曾是14世纪丝绸之路上的旅舍，院子里还铺着瓷砖。快到午饭时间了，马克猜奥尔汗已经下令清走了前来旅店用餐的人。院子周围的高墙上有拱形的壁龛，贸易商们可以将自己的牲畜，货物放在里面。

马克说：“我猜就是你。”

“你的推理能力还真是出色。”奥尔汗将马克的护照和钱包还给他。“我听说你结婚了，真的吗？”

“真的。”

“你就没想过亲口告诉我这个消息吗？没有喜帖？没有明信片？”

“抱歉，一切发生得太快了。”

“婚姻不该发生的那么快，朋友。”

“我的就是。”

奥尔汗的表情明显表示他对此并没有想太多。

“而且你和这个女人还有了孩子。”这不是个问句，奥尔汗已经知道了大概。他抿着嘴，皱着眉。“啊，萨瓦……这次回巴库，也许你该先通知下我。”

“时间太紧。”

“老是这样，你们美国人老是这样匆忙。过来，我们得谈谈。”

奥尔汗转向院子中间的一栋建筑。马克跟在他的后面，走在通往地下室的楼梯上，他注意到奥尔汗在下楼梯时紧紧地抓着扶手，仿佛在担心他会把楼梯弄垮。他看到他老朋友脖子背后已经有了一层厚厚的褶子。

“你可能会惊讶，盖达尔现在在上大学了。”奥尔汗在他们下楼时说道。

“恭喜。在哪？”

“德克萨斯大学。石油工程专业。”

马克知道，奥尔汗极其希望他的儿子盖达尔进德克萨斯大学。可主要问题是他的入学考试。由于欠奥尔汗一个人情，马克还曾帮盖达尔准备考试。

“他肯定付出了很多努力，毕竟入学考试很难。”

奥尔汗的眼角垂了下来。“努力，不。他花钱找人代考和申请的。不过我听说这很正常？现在，他追着美国姑娘，花着我的钱和俄国人一样喝得烂醉。”

“法蒂玛，她还好吗？”

“她在巴黎大学上学。不过我们现在还是别提她了。”

他们穿过一个洞穴一样的房间。弧形的天花板上尽是烟熏的痕迹，破旧的波斯地毯上摆放着镶着金边的沙发。房间的尽头伫立着一个大型旋转门。这道门由古老的橡树制成，并用厚实的铁箍加固。奥尔汗推门进去，仿佛进入了一个中世纪的地牢。

两套餐具摆放在长桌的尽头。饰有流苏的吊灯发出昏暗的光，反射在水杯和银器上。餐桌后面的劣质书架上，年代久远的陶瓷壶与现代的索尼音箱紧贴在一起。马克几乎可以想到过去的几个世纪中，那些香料商人，石油大亨，间谍和外交官们在这些房间中避难的情景。

“在外面等着。”奥尔汗对站在他椅子后面的人说，这个人小心翼翼地拿着奥尔汗的外套，生怕将衣服弄皱。“需要时会叫你。”

奥尔汗一屁股坐下，地下室的冷空气让他觉得很舒服。

“请用。”他指着餐桌中间的炖羊肉说。餐桌上还有一大碗柠檬切片，一壶茶，和一些面包。

“不了，谢谢。”

奥尔汗皱了皱眉。“好吧。”他为自己盛了满满一勺炖肉。

“你怎么会知道在哪找我？”

“从大使馆开始，你就被跟踪了。”奥尔汗拿了一片柠檬，用牙齿撕开外面的果皮。

“那些是你的人吗？”

“不，你看到的是俄国人。我的人发现他们在跟踪你，不然他们就会在你离开大使馆后把你带走。但我们一直在盯着。”

“俄国人。你确定吗？”

“确定，”奥尔汗说，“我们和俄国人都在老城区把你跟丢了，不过我还派了人在西方大学守着，以防万一。我记得，你对那个地方有着奇怪的喜好。为什么俄国人会跟踪你？”

“问得好。”

奥尔汗又吃了一片柠檬，喝了一勺汤。“总之，我必须得说，很高兴能再次看到你决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教国际关系学没用吗？”

“你是个老师的时候，他们把你踢出了阿塞拜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用处。现在，你又重回你的战场，变得有用，他们很欢迎你回来。这是我所看到的。”

“你批准我回来的？”

“不，我不管这事。”

绕过了巴库美领馆的正常沟通渠道，国务院政务部副部长直接向阿塞拜疆总统办公室申请将萨瓦的PNG解除。奥尔汗很确定总统，或是被指派做这件事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通过的是什么。

“嗯。”萨瓦说。

“但现在我不得不说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奥尔汗拿起了另一片柠檬。

“不确定因素。”

“是的。”

“你变得喜欢柠檬了，我看出来了。”

奥尔汗耸耸肩。“这对血液循环有好处。我血液循环有些问题。”他指向那个碗。“请用。”

“血液循环问题，你是说健康问题吗？”

“没什么大问题。”

“你肯定去看过医生吧。”

“那是，最好的医生。”

马克拿了一片柠檬。

奥尔汗说：“所以这个新任驻地负责人，罗杰·戴维斯。是他为你办事，还是你为他办事？”

“都不是。”

“那你和大使的关系呢？”

“合作关系。”

“你看，这就是我不确定的原因。”

“我现在是私人承包商，奥尔汗。他们需要我时，就雇用我。不需要的时候……”马克耸了耸肩。

奥尔汗清楚地知道美国人经常喜欢找私人承包商去做本应由政府

处理的事情。他认为要是美国人愿意花2美元去做一件只需要1美元就能完成的事，那是他们的事。他们有钱，愿意花，他管不着。就像他老婆喜欢去迪拜挥霍一样，完全没有问题。但雇佣马克这样地位的人，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复杂的指挥链，把和美国人的外交也搞得复杂起来。

马克继续说：“这是种新形式。中情局中的一些人想找些新的方式让中情局的任务操作起来更灵活，少被那些官僚制度约束。”

“你也觉得这法子不错？”

“我既不欢迎也不反对。我只是观察它，做出适当反应。”

“官僚制度并不总是件坏事。”

“也不总是件好事。”

“它可以帮助预防混乱。”

“或者制造混乱，这取决于最上面那个人。”

“够了，萨瓦。是谁派你来的？谁给你薪水？这才是我想知道的。”

“华盛顿那边，泰德·考夫曼，他是——”

“好，好，我知道了。中情局中欧亚分局。所以你和罗杰·戴维斯是同一个老板。”

“是的。”

“罗杰·戴维斯，和那个大使，你看出他们很傻了吧？”奥尔汗用手剥着柠檬皮说，“这里的抗议者，反对派，老是谈论着人权和监管，对选举的监管，他们在耍美国呢。他们大谈这些只是为了让你们国务院变着法子送钱给他们。可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想改变什么，也不会改变。”

“我知道现在情况很复杂。”

“我知道你知道。我担心的是戴维斯。关于你被雇佣的事，你能告诉我些什么？”

马克小心翼翼地说：“这涉及到一个在占贾的给我们提供情报的女人。她最近死了，可能是非自然死亡。我是被派来调查这个的。”

“这个女人，是阿塞拜疆人吗？”

马克点了点头。“你应该不会知道我在说什么吧？”

奥尔汗确实不知道，这让他很烦恼。“确实不知道。”

“真遗憾。”

“阿塞拜疆是美国的朋友。为什么你们要浪费时间来监视我们？”

“我没说我们在监视你们。你知道为什么俄国人会跟踪我吗？”

“不知道。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占贾？”

“很快。”

“要是你愿意，我可以安排送你过去。”

“噢，我想我自己可以搞定。”

“要是有问题，萨瓦……”

“我会打给你的。”

奥尔汗和马克过去合作得很不错，他也期待以后能有合作的机会。他们双方都从这段关系中受益颇多，他们从彼此那得到的消息经常都比各自政府希望知道得更多，这使得他们的关系显得十分紧密。不过，奥尔汗也意识到马克被指派的任务可能会与阿塞拜疆的情报工作相冲突，这对他和马克的关系是种考验。

奥尔汗叹了口气，按了按太阳穴，想起他和女儿之间的对话。

“你过得怎样，奥尔汗？”马克问，又继续说：“能再次见到你实在太好了。”

“就算我们变老，事情也不会变得容易，对吧，萨瓦？”

“是的，我想不会。”

蒂托夫从站在他面前的这些人眼中就能看出他们的怨念。好吧，就让他们怨恨他吧。

昨天他把他们心爱的小队长遣送回了位于俄国斯塔夫罗波尔的第49军军事基地。有些人就是太自作聪明，太多疑，太不尊重权威。那个小队长就是那样的人：他觉得自己比蒂托夫要优秀，更能胜任领导的位子。蒂托夫听到他指示自己的小分队在准备接下来的行动时不用带护目镜，而这个指示，直接违背了蒂托夫下达的命令，触犯了蒂托夫的底线。这个傲慢无礼的傻瓜已经忘了，作为一名俄国士兵，想要成为将军就得先学会如何卑躬屈膝。

蒂托夫命令小分队剩下的人，也就是被称为信号旗特种部队的俄联邦安全局准军事精英部队的所有人，在没有隔热，没有空调，没有窗户的钢制墙壁训练仓中集合。房子里面酷热无比，墙上吱吱呀呀的排气扇起不到半点作用。鸽子在屋架上搭建的巢中咕咕直叫，留下一地的粪便。

蒂托夫想这些人也许不尊重他，但现在他们至少能知道畏惧自己的工作。刚被他晋升为小队长的人，现在也算欠他一个人情了。

蒂托夫知道自己不算是最聪明的那个，但他一生都在为那些聪明的，有权的人服务。他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他们是如何操控别人来建立忠于自己的人脉，他知道该怎么做。

“你们每个人将单独进入纳希切万。”蒂托夫浑厚的声音回荡在全是金属墙壁的房间内。他给每个人发了一个密封的马尼拉纸袋。“这里面有你们的个人行程指示，充足的现金，以及你们的化名。禁止将袋子里的信息与你们的队友分享。虽然你们是通过不同路线进入纳希切万，但你们明天早上会在纳希切万市的格兰德大酒店汇合，成为一个小组。你们一个熟悉的同事会在那儿等着你们，他会交给你们武器，并下达下一步指令。我会在72小时内到达纳希切万加入你们。现

在，你们每个人必须在1小时内离开基地。”蒂托夫考虑是否要祝他们好运，再说点鼓励的话，但看了看他们之后决定不这么做。“有问题吗？”

没人回答。蒂托夫解散了队伍。他们出去时，阳光透过打开的门射了进来。蒂托夫注意到，他的俄联邦安全局反间谍部门的联络员正在门口等着他。他现在知道，俄联邦安全局反间谍部门中的多个层级已经完全了解并将协助纳希切万的行动。这也是理所应当的。

“您现在有时间吗，长官？”

“到我办公室吧。”蒂托夫快速走向位于基地另一边的临时营房。反间谍特工在一旁努力跟上他的脚步。

“那个我们打算抓来审问的美国人。”

“在巴库。”

“是的。我听说把他跟丢了。当然只是暂时跟丢了。”

蒂托夫消化着这个消息。他不是那种会射杀报信者的人；他之前当报信者时也遇到过很多次这种情况。尽管如此，这个消息还是让他感到挫败不已。

“那打听到这个美国人和比什凯克的联系了吗？”

“他似乎是个很小心的人。非常谨慎。”

蒂托夫歪着脑袋苦笑了一下。

这个反间谍特工继续说：“他在比什凯克的公司没有实际的地址，比什凯克的任何公共记录中也没有那个名字——”

“你是期待能从电话簿中找到他吗？”

“不是的，长官，但是——”

“你确定他就在比什凯克活动吗？”

“是的。六个月前，我们接到的比什凯克方面的情报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们首先将目标锁定在了比什凯克。而从那以后，我们又了解到

萨瓦有时会与吉尔吉斯斯坦政府人员来往。”

“那我们在比什凯克的人与那些政府人员直接对话过吗？”

“不清楚，长官。”

“询问过那些政府人员还有谁为萨瓦的机构工作吗？”蒂托夫没等那个特工回答，继续说：“你必须找出萨瓦和谁共事，跟谁住在一起。查到他和谁在联系就是了。”蒂托夫知道，严格来说，他没有权利来下达这样的命令，但长期以来他和俄联邦安全局主管的关系众人皆知，也就无所谓了。“通过一个人的住所就能查出这个人去过什么地方。”

第四部分



26

阿塞拜疆，占贾

第二天

当巴库在飞速变成一个小型迪拜时，占贾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

贯穿城市中心的河流的河床上，塑料袋，旧轮胎，易拉罐，酒瓶，和鸟的尸体随处可见。拾荒者从这些垃圾中精心挑选着可用的东西。由于水位太低，铁铸的管道暴露在空气中，污水从管道的破裂处流了出来。

出租车在河边停了下来，马克从车上下来，在一片嘈杂声中开始了侦查工作：混乱的马路上播放着电子音乐，商贩们沿街叫卖着自己的商品，汽车在狭窄的人行小巷中歪歪斜斜地行驶着。他走得很快，但经常顺着原路往回走。背包的背带横跨在胸前，就像缠了一条子弹带。他在火车上吃过晚餐后就没再吃东西了，现在已经是上午9点了，他觉得很饿，于是朝露天市场走去。那儿，T恤上沾有血渍的男人们站在树桩前，手持宽刃斧宰羊；老妇人们用盖子上戳有小孔的苏打水瓶给甜叶菜浇水，或是售卖放在帆布袋中的水果干和诸如肉桂，茴香，生姜，丁香，孜然的香料。

马克买了一袋杏干。吃完最后一块时，他刚好到达一个两层楼的砖楼。这栋建筑的墙上用蓝绿色的标语写着：全球解决方案——加强世界的教育。

他穿过入口的双开门，走进一个院子，院子屋顶是用饰有波纹的半透明塑料搭建起来的。右手边是通往上面阳台的楼梯，阳台栏杆上挂着几个空花盆；左手边是一个破旧的红色沙发。沙发上面有一个公告牌，上面散乱地贴着用英语和阿塞拜疆语写的告示。

马克扫视了一下这些告示，发现大多数都是在推广中心即将进行的活动：明晚9点开始的英语入门课程，周五午间开设的关于如何更好地申请美国和欧洲签证的演讲。据告示所写，美国大使会在一个月內到访占贾州立大学。

在后院的走廊里，马克听到师生有节奏的一问一答的声音。通过观察，他看到老师是一个梳着发绺的年轻白种女人，班里大概有20个阿塞拜疆学生，青少年到中年人都有。

老师看到学生盯着门口才转过身来，看到马克站在门口。

“有事吗？”这位老师穿着长至脚踝的扎染裙子，说话带着令人愉快的英国口音。

“抱歉打扰到您。我在找雷蒙德·考克斯。”

听到考克斯的名字，老师一下变了脸。

马克又说：“我是他的一个朋友，从美国来。”

“好吧，我能告诉你的是，你在教室里是找不到雷的。”

几个学生笑了起来。

“我听说他在这工作。”

“那要看你对工作的定义是什么。”

“您知道在哪可以找到他吗？”

她的鼻子翘了起来。“去他办公室看看吧。”

“在哪儿——”

“就在上面阳台的附近。散发着臭味的那间。顺便告诉他该还我的瑜伽垫了。”更多学生笑了起来。“现在，请你离开。”



马克在阳台上闻到一股腐烂刺鼻的气味。马克敲了敲门，听到里面有东西移动的声音。接着，他听到像是有人在悄悄给一个半自动手枪上膛的声音。

马克站到门的一边，避开可能被击中的位置。

“雷蒙德？”

没人回答。

“雷蒙德·考克斯？”

仍然无人应答。

“我想你是在等我一起吃午饭？”马克等着考克斯确认暗号。没有动静。马克提高了音量，再次说：“雷蒙德，我想你是在等我一起吃午饭。要不是的话，我就走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我没法做午饭了。换成晚饭怎么样？”

“要是5点就成。”

马克听到门锁转动的声音。门开了一条缝，飘出了一团香烟烟雾。而空气中还散发着尿液，酒精和动物的味道。

“进来吧。不过小心点——别让猫跑出去了。”

马克溜进考克斯的办公室，将那只烟灰色的土耳其安哥拉长毛猫推到一边。这种猫在这个地区很受欢迎。雷·考克斯站在屋子最里面，手里抓着支短管手枪。

“你现在可以把枪放下了。”马克说。

雷蒙德·考克斯是个矮小精悍的家伙，虽然他的棕色卷发已经及肩，头顶的头发却过早地脱落了。他蜷曲的胡子亟待打理。他戴着一条皮革编织的手链，穿着牛仔裤和胸前印有全球解决方案标志的T恤。T恤上还印有一个学生将地球当作课桌的图案。而他紧蹙的眼睛正看着他的猫。

“奎尼，回这来！”

考克斯手拿着枪，冲过去抱起了猫，迅速关上门。在他的后面躺着另一只白色的土耳其安哥拉猫。

“上帝啊，”马克环视着四周说，“这到底怎么了？”

这间办公室不过10尺见方。一扇小百叶窗叶片的缝隙中透过几缕微弱的光线。金属桌上放着一瓶廉价的俄罗斯伏特加，酒瓶旁边是一个装满水和烟蒂的玻璃杯。一半的地板都被当地报纸覆盖着。其中几

张报纸上盛着猫的排泄物，这些报纸旁边放着一个盛水的缺口陶瓷碗和一堆干猫粮。

考克斯看了马克一会，将手枪别在腰后，说：“我的房子被监视了，不得不搬出来。我想这儿至少周围还有人。我一直在等你。”

“了解。”马克看到地板上没有被报纸的位置放着两张叠在一起的瑜伽垫。垫子上搭着一条蓝色羊毛毯和一个脏兮兮的枕头。

“你把我的假身份资料带来了吗？”

“带了。你是觉得带着那把枪会让你更安全些吗？”

考克斯从屁股兜里拿出一包被压皱的云斯顿香烟，抽出一根烟叼在嘴里。点火的时候，他说：“你不用担心这玩意儿。”

“我昨天和罗杰·戴维斯谈过。他说驻地内禁止携带枪支。那只是针对我的规矩吗？”

“他屁股又没被人用枪指着。”

“你的是？”

考克斯吸了一大口烟，呼了口气，说：“看看这个。”

他拿起桌上一张正面朝下的照片，递给马克。照片上是一排酒吧柜子上的酒瓶，有马提尼&罗西甜苦艾酒，芝华士，金万利，榛果香甜酒，俄国斯丹达伏特加以及尊美醇爱尔兰威士忌。

“你可能觉着这只是一些酒而已，不过——”

“这是谁给你的？”

“你翻过来，看背面的字。”

马克翻过照片。看到上面用阿塞拜疆语写着“选瓶你的酒吧。”

考克斯说：“意思就是——”

“我知道这什么意思。”这是个在此地区惯用的威胁手法，即让你自己选择一种死法。“这是谁给你的？”

考克斯叹了口气，一屁股坐在桌子后面的椅子上。“那正是我担心

的。我不知道谁给的。”

“你什么时候收到的？”

“四天前。就在——呃，你听说我线人的消息了吗？”

“她被杀之后你就拿到了这个。”

“是的。这也是我认为她被杀的原因之一，那不只是个意外。她的尸体是在山路旁的沟渠里发现的。有个农夫说听到了汽车的喇叭声，然后就是撞车的声音。可是当他到那的时候，车子已经不见了。警方只把这当作一般的肇事逃逸处理。”

马克又看了下照片，然后将它放进口袋。“她就住在被杀现场的附近吗？”

“不，她住在镇上。而且，她没有理由会去那儿。”

“现在你认为杀了她的人要来索你命了。”

“是的。把我的文件给我吧。”

“我们先谈谈。”

“我们刚才已经谈过了。还有，你到底是谁？我从没听人提起过你。你不在使馆工作？”

马克坐在桌角，再次看了下这间肮脏的办公室。“两个瑜伽垫？”他说，“你真的很喜欢健身？”

“地板太硬了。我过去几天都是在这睡的，我不想冒险离开这栋楼。”

“你先告诉我你在占贾为中情局办什么事和你发展的这个线人的情况。然后我们可以谈谈你的假身份问题，再想个办法让你离开这儿。”

在巴库市中心的总统办公室里，阿塞拜疆总统、最高检察长、内政部长、国防部长和安全部长围坐在加长的椭圆形会议桌旁。

总统办公室是隔音的。除了正对门的墙上挂了两张照片外没有别的装饰。较小的那张是总统本人，另一张是总统已故的父亲。

总统个子极高。他缓缓坐下，跷起二郎腿，解开衣扣。他的衣服是米兰的私人裁缝为他量身定做的。他皱了皱眉，胡子翘了起来。

“各位，我们遇到麻烦了。”总统看了看三位部长，没人说话。“日子不好过了。”

还是没人说话。奥尔汗知道有人想用这种气氛震住自己，但这对他无效。

奥尔汗与总统相处得不错，但他更尊敬现任总统的父亲。那是个真正的强人领袖。苏联还没解体时，他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解体后带领阿塞拜疆顺利度过了那段混乱的时期。他的儿子，也就是现任总统，有点玩世不恭，喜欢美酒，热衷去加勒比海度假。

总统朝检察长点了点头，示意检察长从他的黑色皮包里拿出一个文件夹。检察长是一个秃顶、矮胖的男人，戴着一副无框眼镜。“文件是上一次安全委员会的会议纪要。当时我们五人都在这里。”检察长把这份纪要分发给三位部长。“只有总统阁下、总统秘书、我、你们三位和你们的亲信才有资格看这份材料。”

检察长继续说：“请注意，用黄色标出来的部分是我们针对将要在纳希切万进行的军事行动的讨论。”他又开始发另一份材料，“你们对比一下这两份材料。”

奥尔汗照做了。第二份材料是用俄文写的，上面也有在纳希切万行动的敏感信息。这些信息的措辞几乎和第一份会议纪要要标示出来的部分一模一样。显然，内部有人泄露了上次的会议内容。

奥尔汗头一个读完材料。他长吁一口，换了个坐姿来缓解背部酸痛。他放下那份俄文材料，问道：“这从哪儿搞到的？”

内政部长，也就是总统先生40岁的妹夫说：“从一个自称是俄罗斯外交官的人的皮包里拿到的。他住在巴库的四季酒店。我手下把原始文件照了下来。

“哪个外交官？”奥尔汗问。

内政部长报了个名字，又补充道：“他是俄国使馆商务处的随员。”

“为什么没有通知我的部门这场军事行动？”

“现在不是告诉你了嘛。”总统厉声说。

“是，是。”奥尔汗说。

“如果我知道找到的是什麼，早就通知你了。”内政部长说。“一开始我以为这是咱们内部的事。我开始注意到他，是因为我的手下看到他见了马吉利斯的反对党领导人。”

马吉利斯是阿塞拜疆的议会。

“听着，”总统插了一句，好像在对一群刚入学的孩子们说话，“关键是情报已经被别人拿到了，为什么或怎么被别人拿到的没那么重要。”他用手指敲打着桌子说：“我已经下令停止在纳希切万的行动了。”

“一小时前我已经将命令转达给当地的指挥官了。”国防部长说。

“我也同意这么做，总统阁下，”奥尔汗说，“在我们评估出损失前，还是小心行事为好。”

“对，评估损失是第一要务，不是吗？”总统提高嗓门说。

奥尔汗又指了指那份俄文材料说：“但我觉得从这份材料里并不能看出俄国方面了解我们在纳希切万行动的实质，他们可能以为我们只是要开展某种敏感行动而已。当然——”

总统拍了下桌子，说：“当然，当然，甘巴尔部长。你说的太多

了，眼下要做的是找出内奸，然后弄清楚他跟俄国方面说了多少。到那时我们才能具体评估损失。”

“我立即展开调查。”奥尔汗说。

国防部长和内政部长都表示同意。



奥尔汗坐上他的豪华轿车时，考虑了一下自己的处境。总统说要找出内奸，就必须弄个内奸出来。可谁是内奸呢？

肯定不是检察长的亲信，也不会是总统的手下。

内政部长是总统的亲戚，也是宣称发现泄密的人。他不可能给自己设局吧。

国防部长是有可能泄密的，可他和总统是军校同窗，而且他们常常一起喝酒，举家结伴去度假。

与国防部长不同，奥尔汗最初是被前总统任命为安全部副部长的，正部长死后才上位。尽管总统认可奥尔汗，但他们之间更多是工作上的联系，私交不多。

“您要去哪儿，甘巴尔部长？”司机问。

奥尔汗想了想。他没有跟俄国人说过什么，所以理论上他没什么可担心的。但他确信有人给自己下了套。

他从口袋里掏出医生给自己开的降压药赖诺普利，医嘱上说一天服用四十毫克。但他有时会多吃一两片。他发现药盒空了，最后一片昨天已经吃掉了。他只好吞了一片柠檬味的润喉药。

“回部里去。”他说。

马克站在雷蒙德·考克斯办公室的窗前。他把百叶窗拉开一丝缝儿，向窗外望去。

考克斯坐在桌上说：“我的线人——”

“先从占贾这方面说起吧。为什么你……”马克转过头来指了指房间问。“……在这儿？我想不会是因为你想为世界的教育事业做贡献吧？”

“用教育这个招牌打掩护确实不错。”

“我没说这不好。”

考克斯想了一会儿，说：“有一批从占贾大学出来的人在鼓动廉政选举。他们其实没什么影响力，但政府还是很害怕他们。”

马克想到了在格鲁吉亚加入新闻俱乐部的事，没想到让人头疼的是24年后，同样的情况仍在继续。

“很多这个组织的人到我们这儿来学英语。他们觉得这儿很安全，觉得我们是他们的盟友。当然我们的确是他们的盟友。我的任务是了解阿塞拜疆政府对他们做了什么，并向上面报告。当然，没什么人会看那些报告的，除了兰利基地一个25岁的分析师可能会在无聊的时候翻翻看。

“政府都对那些人做了什么？”

“就是吓吓他们。没怎么对他们施暴，但那些人被抢劫的频率很高。这种情况不会引起兰利基地重视的，我也不是被派到这儿来阻止这种事情的。美国方面也就只是对大致情况有个数，保证事态不失控。当地执委管着这些组织，确保他们不会对巴库产生威胁。我现在做的就是掌握执委的行动。”

执委是执行委员会的缩写，也就是阿塞拜疆的各个地区的区长。

考克斯继续说：“占贾的执委是总统的表亲。是占贾当地一霸，收了很多回扣。拿回扣的现象在阿塞拜疆比比皆是，只是这儿更严重罢了。”

马克心想这一点也不奇怪。所有阿塞拜疆的政府项目都夹杂着大量灰色交易。政府基层职员若是想要保住自己的工作就得贡献自己的一部分工资给他的上司，他的上司再拿一部分给地方长官，地方长官再给当地执委，执委再给总统。

这就是这个国家金字塔式的犯罪链，而塔尖是总统本人。

“几个月来我一直在物色一个能帮我打进执委内部圈子的人，但一直没能找到。直到我在英语课上遇到了一个叫阿伊达·塔基耶夫的女孩。她的申请表上写着她在巴萨杜兹建设公司工作，那个公司是占贾执委的。我想如果能了解他的企业的话，那就离了解他本人不远了。所以我就开始发展阿伊达。”

“你从什么地方下手的？”

“她在巴萨杜兹当会计。她来上了几堂课后我问她能不能来我们这儿当会计。她有一个不到一岁的女儿和一个教乐器的丈夫。我给她开的工资比别人高很多。”

“她真的来做会计？”

全球教育确实是一个国际性的非营利组织。考克斯刚给公司拿到了一个重要的项目。

“得了吧。我把账本都拿走了，把所有的记录都删了，然后自己编造了些给她。我尽量把材料做的复杂些，好让她认为她做的事挺有价值，但我也没弄的太复杂。就这样过了几周，我们熟了一些后她说她希望巴萨杜兹的账目也能像我们公司一样公开透明。于是我就撺掇她，让她帮我曝光这个国家的腐败，让阿塞拜疆走上正轨之类的。”

马克又回过头去看着窗外。“如果你觉得你做的这一切都是扯淡，考克斯，你为什么一开始要接这个活呢？”

“我想法变了呗。”

“她知道你是中情局的了？”

考克斯耸了耸肩，说：“我跟她说我同时为全球情报方案和联合国工作。我参与了联合国在高加索地区调查腐败的项目。我不知道她信不信，反正她也没多问什么。我跟她说只要她帮我弄到巴萨杜兹过去三年内的财务资料，我就给她五万美元。”

“她答应了。”

“我跟她保证她帮我弄材料的事不会泄露出去，我们会确保她的人身安全。但五万美元在这儿不算多少钱。她倒是很痛恨这种拿回扣的现象。说服她没费太大力气。”

“你和她……”

“我和她什么？”

马克回头看着考克斯，扬起了眉毛。

“你想问我是不是跟她上床了？”考克斯挠了挠肚子说，“没有。她跟这儿的穆斯林女孩一样，很会调情，但不会跟你发生什么实质性关系。她消失那天打电话告诉过我她已经把巴萨杜兹的财务资料存到U盘里了。她原计划晚饭后把U盘送到市中心一个超市的秘密情报传递点。因为她平时也会在晚饭后去超市，所以那晚她表现得跟平时没什么两样。”

“她把U盘送去了吗？”

“这个不清楚，反正我到那儿的时候U盘已经不在了。”

“她那天晚上回家了吗？”

“回了，她是在家给我打的电话。”

“所以情况就是那天她去上班，复制了一份巴萨杜兹的财务资料，回家后给你打了电话，然后去了情报点。她离家后被人劫持杀害了。”

“很有可能。我猜是她复制那份财务资料时被人发现了，他们决定灭口。”

“他们指的是谁？”

“我不知道。可能是巴萨杜兹的恶棍？或是执委的手下？”

“纳希切万那边怎么样了？”

考克斯盯着马克看了一会儿，问：“什么怎么样？”

“你有一份报告里说巴萨杜兹去年在纳希切万搞了个大项目。”

“哦对。那时阿伊达和我聊了聊巴萨杜兹的财务资料里可能有什么。她说公司本来要在纳希切万搞一个大型公路项目，但她怀疑那又是一个收回扣的大幌子。纳希切万这个地方很奇怪，巴萨杜兹很少在那儿有项目，所以我……我也没多想。但我觉得这事还是有必要提一下。”停了一下，考克斯继续说，“这和她被害有关吗？为什么他们在追查我？”

马克想起了拉里和卡特琳娜。卡尔还是没有查到任何有关卡特琳娜的消息。他怀疑在占贾发生的这一切有可能和拉里或卡特琳娜有关。

“不知道。你给阿伊达那五千块钱了吗？”

“她消失了，我没法给她了。”

“钱在哪儿？”

考克斯指了指为了给瑜伽垫腾出位子而被移到墙角的茶几。“最底下的抽屉里。”

马克拉开抽屉，看到一个马尼拉纸信封。

马克把信封塞进自己包里。“那是政府的钱，里面有我的签名。”考克斯说。

“你说阿伊达有老公和一个孩子。”

“一个女儿。”

“他们住哪儿？”

“城东。你不会想去那儿的。阿伊达接这个活就是为了让老公孩

子搬离那个破地方。”

“你把具体地址给我。”

考克斯给了他，说：“到时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住哪儿？”马克问。

“城西，尼扎米旁的一条小巷里。我还有些东西在那儿，但重要的我都带出来了。我要回美国了。”

“飞回去是最安全的。”

“可如果他们在监视我怎么办？”

“如果有人跟踪你，开车到巴库只会让他们有更多作案时间。坐火车一样。飞机很快，快就意味着麻烦少。”马克没有告诉考克斯他昨晚是坐火车来的。他从垃圾箱里捡回了之前扔进去的那份假身份材料，还去把头发剪短染成黑色，好让自己看上去和假材料上的照片一样。考克斯可能不会喜欢这种随机应变的方式。马克继续说：“我已经给你买了一张去巴库的机票了。飞机一个半小时后起飞。你到那儿差不多正好飞机就要飞了。使馆的人会去接你。你到了巴库后就安全了。同时……”马克把手伸进包里，他把卡特琳娜的画像挪到一边，摸到了两包他在巴库凯悦酒店边的药店里买的Desitin牌强效护臀霜，最后他拿出一个封口的信封。“给。”他把信封扔给考克斯。“你的新护照。里面还有一个纽约出租车司机的驾驶证。”

那个假身份材料是罗杰·戴维斯的手下在凯悦酒店交给他的。

考克斯拆开信封，把护照翻开到有照片的那一页，盯着看了两秒。

“把自己弄得和照片上一样。”马克说。

“啊……好。”

那张照片也是考克斯本人。只不过照片里他是个秃子，胡子也没了。

“准备走吧。”马克脱下他的灰黑色运动外套扔给考克斯，从包里

拿出一个红色的领带和一个蓝黑领的衬衣。“我外套里面的口袋里有一副太阳镜，你走的时候戴上。再找一些干净的报纸塞到嘴里。不用塞到把自己搞得像只仓鼠，稍微改变一下脸型就行。做事长点心。”

“我又不是白痴。”

“我没说你是啊。”

“我担心很正常。”

“我知道。”

“那些追查我的人可能看到你进来了。他们可能已经盯上你了。”

“一天有多少人来上课？”

“不清楚，一百来个吧。”

“他们得事先知道我是谁。可惜他们不知道，我来时没人跟踪。我们等学生下课时跟他们一起走。我走在你后面，确保你不被人跟踪。到百货商场那边后叫辆出租车。我不怎么担心离开这儿的问题。如果杀你线人的那帮人想要杀你的话，你活不到现在的。那个瓶子是用来吓你的，警告你让你少管闲事。既然你已经被吓住了，他们也没必要再怎样了。

“我没带剃须刀。”

马克从包里掏出一个来扔给考克斯：“我带了。”

奥尔汗从未与国防部长发生过争执；事实上，多年以来，他们在很多项目上合作得都很好。所以当他打过来时，奥尔汗毫不犹豫地就接起了电话。

“关于这件事，奥尔汗，你知道些什么？”

国防部长是个矮小的男人，但他低沉的声音却显得很威严。

因为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奥尔汗坦率地回答了。在纳希切万开展的针对俄国的行动的消息被泄露出去并不是他的责任，尽管他已对此事开启了内部调查。他十分怀疑是自己的手下将消息泄露出去的。

“你那边呢？”奥尔汗问，“你有什么消息？”

国防部长详细地说了他启动的内部调查，所说的内容和奥尔汗安插在国防部的间谍带回来的消息差不多。

“还有件事我很想问你，”国防部长说，“而且，呃，恐怕这事还有些敏感，所以总统一定要我打给你。”

“噢？”

“恐怕这涉及到你的女儿。”一阵短暂的令人不安的停顿之后，国防部长继续说，“当然只是个小问题，不过……你我都知道，你女儿和总统的政敌厮混在一起，还参加了游行——”

“她现在在法国。那不再是问题了吧。”

“最近总统注意到她可能打算放弃阿塞拜疆国籍。是真的吗？”

“总统命令你监视我女儿。”

“总统对你和你的家人非常重视。你应当对他下令保护你女儿感到荣幸。”

“那是当然。”奥尔汗并没有对国防部长所说的事感到震惊。事实

上，当国防部长的儿子在巴库希尔顿酒店用上了子弹的手枪威胁一个酒保后，总统就命令奥尔汗监视这个年轻的恶棍，以确保他真的参加了在迪拜进行的药物治疗计划。所以奥尔汗现在几乎没有什么理由表示不满。

“总之——”

“她是个冲动的姑娘，想法经常变。她没有什么决定是永久的，事实上，她经常隔几年就冒出一个新想法。而且，你也知道，法国的法律也不会允许她入籍。不过，我得说，如果我因为自己子女的行为被评判，其他人也必须因此接受评判才公平。”

“那是当然，肯定的，”国防部长说，“我提到国籍的问题只是因为它和你女儿的另一个问题相关。”

“那又是什么问题？”

“相信你已经注意到，她现在的老板是个俄国人。”

“她只是个巴黎大学的学生。因为最近不肯向父母要钱，每周两次去照顾一个两岁的孩子赚点零花钱。确实，我知道那孩子的父母是俄国人。”

“那你肯定也知道那个俄国人很有本事。”

“乌斯马诺夫是个有本事的人。”奥尔汗说，他指的是俄国最富有的人。“这个人跟他一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尽管如此，他和克里姆林宫还有关系。”

这种含沙射影的说法还真是让人震惊，奥尔汗想。在所有主要的政府各部门部长中，他认为自己是受俄国影响最少的那个。事实上，他是部长中为数不多的母语不是俄语的人。即使到现在，很多部长私下也会相互说俄语。俄语像是一种暗语，一种苏联统治后遗留下来的产物，一种让他们确信自己是受过教育的精英。甚至还有谣传说总统的母语也是俄语。

“关系，”奥尔汗说，“那都是90年代的事了！从那以后他就流亡异乡了。他现在不过是个小人物，靠着从俄国出口镍到德国赚点钱。”

国防部长叹了口气。“你已经全面审查过这个人了？”

“当然。”

“那你确定你女儿现在没有被俄国人利用，也不会被用来要挟你？进而影响你的行动？”

我会记住你的这些话的，奥尔汗想。“绝对确定。”

“我会将你对这件事的态度传达给总统的。”

锈水从破旧的排水渠和废水管中溅出，将阿伊达·塔吉耶夫所住的泥泞街道上的灰色房屋染得污渍斑斑。

马克能看出，50年前，这些摇摇欲坠的阳台都一样，但现在，它们如同里约贫民窟中破损的小屋，或是孟买的棚户区那样，每一个都独一无二。有些用三合板围着，再搭上生了锈的金属屋顶，阳台就变成了另一间卧室；还有的用嵌板或是砖块围了起来。大部分阳台上都晾着衣服，好似鲜艳的彩旗，挂在生了锈的滑轮间。

马克在一间标有11873号的建筑外停了下来。楼牌号写得很潦草，黑色的墨水早已褪色。这个地址是考克斯给他的。在门外，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头坐在一棵枝蔓横生的苹果树下的木质椅子上，用小收音机听着足球比赛。他看上去昏昏欲睡，却在马克靠近时把头抬了起来。他微笑着，露出满口金牙。

马克伸出右手，这个阿塞拜疆人也友好地回应了他。他的手指肿胀，长满了老茧。每个指甲都有半月形的污垢。“你好，朋友，”马克欢快地用阿塞拜疆语说，“卡帕队今天表现怎么样？”

卡帕是当地的足球队。

“一比零领先。卡里姆进的球。”

马克握着这位老头儿的手，说：“我想找阿伊达的丈夫拉苏尔·塔吉耶夫。”

虽然马克在巴库长大，但他的阿塞拜疆语说的和本地人没什么差别，也是一身阿塞拜疆人打扮：一身刚从市中心买的土耳其制造的高端西装，打着领带。确实，他白皙的皮肤，深棕色的头发，深陷的浅棕色眼睛和略微有些下垂的眼睑，让他看上去更像俄国人，但俄国人和阿塞拜疆人多年来一直通婚，他们也不会立马认为马克是个外国人。马克左手拿着一盒玫瑰味的土耳其糖果。

“你有烟吗？”

马克松开了老头的手，拍拍运动外套。“噢，我倒希望有。我三个月前戒了烟。要是能给你。”

老头耸耸肩，开始调收音机的频道。

马克知道阿伊达·塔吉耶夫的街道地址，但考克斯不知道具体的门牌号码——他从未去过她家。

马克问：“你知道拉苏尔·塔吉耶夫现在见客人吗？”他又继续说：“我是他妻子在巴萨杜兹建设的同事，”他举起土耳其糖果盒说，“我是来慰问的。”

马克想过这个老头可能是特意被安排在这儿的。他查过巴萨杜兹建设仅在占贾一个地区就有近千名员工。所以公司员工路过这儿不足为奇。要是这个老头儿是被派来看守这栋房子的，他所报告的也只是阿伊达·塔吉耶夫的同事前来慰问而已。

老头儿审视了下马克，再次耸耸肩。“214号。他应该在家。”

“谢谢，朋友。”马克拍了拍这位阿塞拜疆人的肩。“谢谢。”



马克很快就知道了为什么阿伊达·塔吉耶夫会接中情局的活了。

所有房屋一楼的窗户都安装了金属防护条。底层的走廊又冷又潮，散发着一股霉味。瓷砖地板倒是最近打扫过了，可天花板上渗水地方的油漆都已脱落。楼梯井处狭窄的小窗和监狱中的一样装着栏杆，阳光从那里透了进来。

与周遭阴暗的环境不同，214房的门刷上了鲜亮的绿色。他敲了敲门。门后响起一阵婴儿的啼哭，他这才意识到自己敲门的声音太大了些。

一个瘦小的男人隔着安全链打开了门。“什么事？”

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怀疑。

马克自称为阿迪尔·奥尔洛夫，阿迪尔表示这个名字表明他有阿塞拜疆人的血统，也说明了他的阿塞拜疆语如此流利的原因；而奥尔洛夫则是典型的俄国人的名字，正好解释他的长相。“你是拉苏尔·塔吉耶夫吗？”

那人粗黑的眉毛更加衬托出那双不安的黑色眼睛。

“我是。”

马克露出一个恭敬的笑容，并说明他在巴萨杜兹建设员工福利部工作。“关于阿伊达的事我很抱歉。”他是真心感到抱歉。拉苏尔，阿伊达，他们的孩子……他们不该承受这样的事情。

马克举起土耳其软糖的盒子，但显然，门开的程度无法将盒子送进去。

拉苏尔·塔吉耶夫的眼睛渐渐充满泪水。

“我能进去吗？”马克问。

“已经有人来收走她的东西了。”

“巴萨杜兹的人吗？”

“当然。”

“什么东西？”

“她的电脑，徽章。他们是昨天来的。”

“哦，嗯。不过我是巴萨杜兹另外一个部门的。我不是来取她的东西的。”

“阿伊达”——他用手背擦去脸颊上的泪水——“从没提过有个叫阿迪尔的人。”

“我听说她是个优秀的会计。不过，事实上，我们从未见过。我到这来是要和你商量你妻子的财产问题。你知道她在加入公司时购买了公司的人寿险吗？”

那人沉默了两秒。马克猜阿伊达·塔吉耶夫没买保险。事实上，没

几个阿塞拜疆人会买保险。但也不能排除有这个可能。

婴儿依然在哭闹，这让马克想到莱拉。她是否醒着？要是在这样的地方将她抚养成人会是什么情况？他想象着自己推着婴儿车走过坑坑洼洼的街道，看着她的衣物晾在废弃木材搭起来的阳台上。学校会是什么样呢？肯定很糟糕。他将这些思绪抛出脑外，说：“抱歉打扰到你的孩子了。”

拉苏尔凝视着马克，“你说你是巴萨杜兹的人？”

“是的。”

他把锁打开。“进来吧，我去泡茶。”



永远都是茶，马克坐在狭窄的客厅里想着。他认为自己很有耐心，不过这一点总会在他第一次拜访某个阿塞拜疆人的时候被考验。他们总为自己的热情好客而骄傲，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热情好客的人！可这种热情总免不了耗费大把的时间去准备茶水。

等着的时候，马克尽可能地观察了这间公寓。客厅的墙被涂成了浅绿色，家具看上去是新买的。两把一长一短的手工竖琴立在墙角。一面靠墙的架子从地板排到了天花板。架子中间齐眼的高度摆放着蚀刻着星型图案的橘红色水晶花瓶。马克站起来仔细看着这个花瓶。

“真漂亮，”当拉苏尔端着茶出来时，马克轻声说道，以免又把婴儿吵醒。他指着花瓶说：“现在的捷克水晶制品和当年的东西没法比。”

在苏联时期，捷克斯洛伐克以生产最上乘的水晶而闻名东欧。

“我父母送的结婚礼物。”

“他们住在占贾？”

“在巴库。”

阿苏尔将盛有两个梨形玻璃杯和一个茶壶的托盘放在了一个较低

的桌子上。倒茶的时候，他的手不停地颤抖。托盘上还有一碗酸樱桃酱，两个果仁蜜饼糕点以及被切成小片的士力架。

“谢谢。”马克喝了口茶说。茶的味道更加偏向于阿塞拜疆人的口味，比较清淡，不是他喜欢的那种土耳其式的浓茶。“味道好极了。你在占贾还有亲人吗？”

“没有了。”

“阿伊达，也来自巴库？”

“是的，我们去年搬过来的。因为她工作的关系，也是临时性的。”

“你会搬回去吗？”

拉苏尔耸耸肩，茫然地看着自己的手，好似想一个人清静会儿，但又碍于礼貌不好意思说出口。

“请，”马克说，“坐一会吧。”

拉苏尔坐在了沙发对面的椅子上。

马克吃了片士力架，说：“关于这个人寿险。就像我说的，你妻子在与公司签订合同时就办了。在巴萨杜兹，所有员工都是一家人。对于你经历的这个惨剧，我们感到非常悲痛。同时，我们也希望你知道我们非常重视你妻子的工作。并想尽一切可能来帮助你。”

“没人帮忙，所以也就没有葬礼，没有体面的安葬，也没有……”拉苏尔的声音越来越小。他开始用右手的大拇指按下每一个指头的关节，每按一次就短暂地停一下；有些穆斯林有这种习惯，类似于拨弄念珠。一分钟后，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个人也没有？”

“我是在警局看到的她，我指认了她。我们还讨论了关于葬礼的事情。可是后来他们就说检测出她患有肺结核，可是她从没得过肺结核，她很健康。”

“他们给你看过检测结果吗？”

“没有，他们就说检测结果呈阳性，他们非常担心病毒会传染，就把她火化了……他们告诉我她已经被火化了，会给我她的骨灰，可后来……后来就没有下文了。”

马克知道肺结核在阿塞拜疆是个不小的问题，那些表面无事的病人也有可能是病毒携带者。不过就算阿伊达的检测结果显示阳性，立即火化也是不正常的，因为古兰经中明确禁止了这种做法。除非土葬可能会引起大规模的病毒传播，但尸体上的结核抗药性也不会引发这样的病毒传播。

她被火化了，马克想，是因为尸体上留有证据。他想起拉里尸体的防腐工作做得有多快。

“警察没来过这吗？”

“没有。她也没有理由会到山路上去。我知道警察怀疑她出轨了。但她没有。”

“你给警察说过这些吗？”

“当然，当然说过，但他们说他们也无能为力，那不过是场交通意外，而且她身上还带有病菌，就再没说什么了。您能做些什么吗？至少让我拿到她的骨灰吧。”

马克叹了口气。鉴于他妻子为中情局所做的一切，中情局确实欠拉苏尔·塔吉耶夫一个交代。但显然，警察不是凶手，就是被逼掩盖事实。“我也希望能帮上忙。”

“求你了。”

“我在警察那边也说不上话。”

“巴萨杜兹是个很有权力的公司。他们也许能左右下警察。”

“要是我能帮你，肯定帮。但我无能为力。你可以试着直接联系巴萨杜兹，或是写封信给总统。他可能会帮上忙。我能告诉你的是我实在无能为力。抱歉。真希望能帮到你。”

拉苏尔皱着眉点了点头。

马克说：“现在，关于这个人寿险。”

“说实话，我都不知道她办了那种东西。”

“有5千美金。我受公司所托将现金交给你。公司也知道，现在，不管是情感上还是经济上，对于你和你的孩子来说都是个困难时期。”

马克从背包里拿出考克斯交给他的钱。他考虑是否要给拉苏尔一罐护臀霜，不过那样做会让人感觉很奇怪。他想还是把这两罐都留给达莉亚。

拉苏尔惊讶地捂住嘴。“这钱，你打算给我？”

“这就是你的。你的妻子指定你和你的女儿为唯一受益人。另外，我建议你跟我一起到银行去，我可以在那正式将钱转给你。要是钱被偷，或者你的某个邻居……”马克放低了声音。拉苏尔比任何人都清楚他住的这个地方治安有多差。“为了避免发生那些情况，我建议在银行转交。你想去哪家银行？”

“我们在占贾银行有个户头。”

“可以。”

“现在吗？你想现在就去？”

“你想什么时候去就去，塔吉耶夫先生。我现在有时间，要是现在你不方便的话，也可以安排一个你方便的时间，我这边完全没有问题。”

“那我把孩子带上。”

“当然可以，没问题。”

“那现在就可以。”



马克陪着困惑的拉苏尔·塔吉耶夫和他的女儿一起到市中心的占贾银行分行，银行职员将他们引入后面的房间后，马克把钱交给了这个

年轻的男人。

“好了，”马克说，“你不需要我帮你设置账户了。祝你好运。还有，再次对你的遭遇表示抱歉。”

“但……”拉苏尔显得十分慌张。他一手抱着女儿，一手拿着信封。“……我是不是需要签——”

“相关文件很快会通过邮件发给你。同时，你的存款收据也是巴萨杜兹将钱转给你的证据。”

说完后，马克离开了银行，买了一包考克斯抽的云丝烟，叫了辆出租车。几分钟后，拉苏尔住的廉租房再次出现在他眼前。那个阿塞拜疆老人还坐在外面。

“拉苏尔忘记孩子的奶瓶了，你能怪他吗？”在老头回答他之前，马克拿出一支烟给他点上。“一点小意思，谢谢你刚才给我指路。”

马克飞奔到二楼，累得气喘吁吁。放聪明点，他这么告诉自己，并且环视着走廊两边的路。动作得快，得把风险降到最低，必要时得玩命地逃。

他很满意自己在买土耳其软糖前购买的简易工具让他在一分钟之内就开了锁。这个工具包括由发夹和电工胶带做成的薄三角钩和单钩，另外厚一些的三角钩和单钩是由装订夹中的钢丝制成的；还有一个用一对弯曲的镊子制成的张力杆。作为一个长期伏案工作的站长，他的谍报技术已有些生疏，但这些技能最近正变得熟练起来。

在厨房外储存餐具的封闭阳台上，他打开了对着马路的双开窗户。他并不想从二楼跳下去，但他必须做点准备，以便危险来临时能紧急逃脱。

他看了下表，5点02分。他告诉自己要在十分钟内完成任务，10分钟后，危险将更大。



经验告诉马克，人们通常会选择把东西藏在卧室。那里让人有种

安全感，至少在晚上入侵者想要在黑暗中悄无声息的从卧室拿走东西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决定从拉苏尔和阿伊达的卧室搜起。

他仍可以感觉到房间中有阿伊达的味道，或者至少是她用过的香水味。玫瑰花的味道从壁橱中散发出来，那里挂着她的裙子；梳妆台中，她的T恤，牛仔裤和内衣整洁的叠放着。那味道与拉苏尔衣服上的泥土味或孩子身上的尿布味截然不同。

壁橱，吱吱作响的床垫下面，梳妆台抽屉中，墙上的镜子后面，没用过的尿布中间，甚至是垃圾桶中垃圾袋的最下面，他都搜遍了……他有条不紊地将整个卧室分为了四个区域，只有在搜完其中一个区域中的所有东西后，他才会转移到下一个区域。当他发现藏在阿伊达镶钻首饰盒中的佳能袖珍相机时，他觉得找到了想找的东西。相机中的存储卡可能会是间谍藏文件的地方。但当他把卡插入与iPad连接的外部转接器中后发现，卡里什么也没有。

搜完卧室花了他整整4分钟。另外3分钟的时间，他大多都用在厨房里——冰箱，饼干罐，小微波炉，橱柜……还有所有的抽屉。照这样的速度，他知道自己没有充足的时间将公寓其他地方彻底地搜查一遍了。拉苏尔随时都可能回家。他从厨房水槽上的窗户向外望去，发现那个老头已经离开了。

仔细想想。

马克推断，要是东西藏在这间房子里，就不能被拉苏尔或其他人偶然找到。所以这间房子中哪里是拉苏尔很少用到的？马克已经搜完阿伊达卧室里的所有私人物件，现在他在水槽下面的清洁用品中搜寻，谁知道呢，也许拉苏尔会帮着做清洁，也许不会。马克还在靠近大门的壁橱中搜查了阿伊达的冬靴，夹克，还有……

在他闯进公寓的15分钟后，马克终于在浴室的治疗痛经的非处方药瓶里找到一个小小的无标记的指状储存器。他将储存器插入外部转接器的USB接口中，看到了仅有的一个Excel表格。

他松了口气，这正是他想要的。

从雷蒙德·考克斯告诉马克的有关于阿伊达的信息来看，她是个可

靠，并且非常有条理的人，是那种肯定会将重要文件备份的人。拉苏尔说巴萨杜兹的代表来收走她的电脑的时候，马克还有点担心，但推断她也不太可能会将这种于己不利的文件保存在电脑上。那么就剩下外部储存器或者在线备份了。要是东西存放在外部储存器中，那么，她在公司和遇害地之间唯一到过的就是自己的家了。

他一直希望杀死阿伊达的那些人不是粗心大意就是头脑简单之人，不会搜查她家。看来，他们确实是这样的人。

马克沿原路从楼里出来，穿梭在各栋楼间交错的小路。确定没人跟踪后，他走到主路上拦了一辆出租车。坐在车后座，他打开了excel文件。

文件是用阿塞拜疆语写的，标题为巴萨杜兹建筑：年度财务报表及补充说明。标题下面是文件的目录，主要内容有：资产负债表，收益表，现金流量表和补充说明。而补充说明项下还有几个小项目：总务及行政费用，已完成的合同和进行中的合同等。

算上补充说明，文件一共有两百多页。

他滑动着鼠标，开始浏览每一个项目：资产，流动负债，合同收入……公司去年大部分的收入都来自占贾及其周围的一些项目，补充说明中也可以看出这些项目有很大的特殊性：修理占贾河大桥；翻新火车站；重铺大占贾的马路等。不过，有一个价值超过四千万马纳特的项目却没有任何补充信息。这项收入几乎占了巴萨杜兹去年财政收入的30%。

这个项目就是纳希切万。

“先生，”出租车司机说，“我们到了。”

马克抬起头。到市中心了

他付了车钱，下车走到斯大林式巴洛克风格的市政厅对面的长凳边，坐了下来。市政厅外墙上挂着一幅三十英尺高的总统画像。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他查看了其余的文档，想要找出更多与纳希切万相关的信息，但一无所获。

唯一有用的东西是在总务及管理费项下的附加工资表，这个表链接到一份包含了每一位巴萨杜兹建设员工的职位，去年所获报酬，代扣税金，家庭住址，入职日期及国家社保号的工资报表。

在浏览高层人士的资料时，他想或许可以从奖金入手来查看有关纳希切万项目的信息。巴萨杜兹建设有三千多名员工，可收入上十万

的却只有四个人：公司的所有者，也是当地执委之一，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和总工程师。这四个人去年将近两千万的款项收入囊中。这两千万中的大部分流入了执委的口袋，但把他选为目标风险太大，所以马克抬头找了下其余三人的地址。

他注意到总工程师的住址离这儿不远。

矗立在占贾市中心，阿巴斯清真寺西侧的建筑看上去就像是巴库近期所有整修建筑的克隆体。

马克走到这个建筑的背面，撬开一个没有窗户的灰色金属门，进入到一个杂物间，里面放着电子断路器和一排崭新的热水器。杂物间的另一扇门则一直通到中央大厅。

马克忍不住要把这地方跟他刚刚离开的那间屋子比较。高高的颓废派风格的天花板，水晶吊灯，印有鸢尾花的壁纸，宝石红的真丝地毯铺在镶木地板的中心。一个装有黄铜门电梯似乎在向马克招手，但马克选择走楼梯上了三楼。

他隐约听到301房间里传出了电视的声音，于是将耳朵贴在门上，确定是电视声，而且有人在不停地换台。现在刚过下午三点，他希望这位总工程师还在公司。因为房里有人，马克不得不另想办法。他爬上四楼，站在了301正上方房间401的门口。这次，门后没有任何声音，他大胆地敲了敲门。

无人应答。

马克掏出开锁器，可摆弄了一分钟后还没能把门打开，他低声咒骂起来。最终他将厚厚的挂钩掰到一个更尖锐的角度才将房门打开。进门后他觉得自己在比什凯克的公寓简直太寒碜了。光滑的木地板上铺着手工编织的土库曼地毯，厨房里的不锈钢器具闪闪发亮，嵌入式照明灯点亮了黑色的花岗岩台面……

“有人吗？”他用阿塞拜疆语喊道。“房屋维修！”

没人回答。在把注意力转到主卧的厕所之前，他快速地检查了五间卧室，发现都没有便捷的紧急出口；他只得冒险行事了。在铺开一大卷卫生纸后，他用马桶刷将纸堵住水箱底部的排水口，向上抬起盖子，然后对着挡板阀胡乱敲打一番，好让马桶一直不停地流水。

离开公寓的时候，马克故意没有锁门。

10分钟后，总工程师公寓里传来了女人的惊呼声。

马克在楼梯间听着动静，当他听到301开门的声音时，立马跑回了一楼。一个女人跑进了楼梯间，马克猜她是想去查看漏水的地方。听到她打开通往三楼大厅的门时，他三下两下爬上楼，进入了总工程师的公寓；女人太着急离开连门都没关上。

“有人吗？”他喊了一声，以防屋里还有别人。“我是来检查漏水问题的。”

这个地方跟楼上的结构一样，所以马克径直跑向了第一间卧室，确定它只是个储藏室后便跑到隔壁的房间，发现那是一个健身房。

当他探头到主卧室时，听到里面的厕所里传出了滴水声。马克迅速查看了一张照片，他猜照片里的男人就是工程师了，而他旁边那位踩着细高跟，穿着银色收腰外衣，梳着蜂窝式发型的中年女子便是工程师的妻子了。之后他潜进隔壁的卧室，这间卧室被用作家庭办公室。总工程师是个整洁的人，没过一分钟，马克就桌子左侧的橱柜里找到了银行账单。

他快速对着银行账单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将其放回原处，这时他听到了脚步声和一个女人的声音。

“它不会停，不会停！乌加没接电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马克慢慢地关上了办公室的门，这样那个女人到主卧去的时候就会看到办公室的门是关着的。马克贴着门听着那边的动静。

“不，你现在就过来！不只是漏一点，天花板都快被弄坏了！”

马克本以为这女人需要花些时间来处理马桶的事。她可以用东西塞住马桶，或是关闭阀门，亦或是抬起水箱盖并重新拨弄一下插板……要想停止马桶漏水可没那么困难。

他把门开了一道小缝，看到那个女人站在主卧中间，身体朝着厕所，没有试图去阻止漏水，而是不停地在手机上写着什么。

这就是马克在照片上看到的女人，不过现在她身穿绿色丝绒运动服，及肩的头发有点乱。马克想训斥她回到楼上，处理那该死的马桶。但一分钟后，她按掉电话，坐在大双人床上，无奈地盯着浴室。

马克冒险把办公室的门稍稍打开了一些。虽然她现在紧盯着从浴室天花板上滴下的水，但只要她稍一转头，自己就暴露了。马克想要是真被她发现了，就声称自己是来检查漏水问题的。巧的是，她并没有转头，滴水声也掩盖了他的脚步声，他退到了大厅，出了公寓，跑回一楼并从大楼的后门离开了。

马克回到大街上后，穿过人行道上漫步的人群，用预付费电话给约翰·德克尔打了电话。

“嗨，事情进行得怎么样，兄弟？”德克尔说话听起来永远那么愉快。他好像正在吃三明治。

“我需要你汇点钱。你有笔吗？”

“啊，稍等。”马克听到咀嚼吞咽的声音，然后德克尔说：“你那边怎么样了？一切都顺利吗？”

“嗯，我很好。给我打一万块。”

“妈的，我明明记得这儿有支笔的。”

“左边最下面的抽屉里有一些备用的。”

电话里传来一些沙沙声和咚咚声，然后德克尔说：“找到了，说吧。”

“汇到阿塞拜疆国际银行，占贾分行。”他右手拿着手机，左手拿着iPad，将iPad中的文字放大后，把工程师银行对账单上的账户和汇款路线号码告诉了德克尔。

“你什么时候要？”

“现在。”

“没问题，老大。”

“从我们英国巴克莱银行的溢出账户转，就是那个只用一个数字设置的账户。我可不想有人因此追查到我们在比什凯克的行动。”

“明白。”

下午四点，马克看到巴萨杜兹的首席工程师拎着手提包匆匆往家赶。他面露愠色，灰白的头发凌乱地耷拉在头上。

“照我刚说的做。”马克对出租车司机说。

马克下了车，故意撞在工程师身上，好像他根本没看路。他对工程师说：“查一下你的银行账户。”

“什么？”

“我给你打了笔钱。应该够弥补你的损失。”

“你是谁？”

“一个朋友。”

马克走回车上。工程师站在自家楼前，呆呆看着马克。车启动后，司机把相机还给了马克。

“去哪儿，先生？”

马克给了司机一张一百美元的票子，说：“到街尾就行。”

马克买了杯土耳其咖啡，边喝边在工程师家对面的公园里闲逛，同时观察着进进出出的人。半小时过去了，马克觉得工程师已经查过银行账户了，于是起身准备去和他聊聊。就在他过马路时，一辆巴萨杜兹公司的车停在了路边。马克猜这有可能是去工程师家检查损失的，那么工程师可能又得忙上一会儿了。于是他又买了杯咖啡，重新回到公园，在长椅上坐下。马克想起了达莉亚和莱拉。他想如果工程师知道阿伊达·塔吉耶夫被杀的原因，清楚纳希切万项目的底细，他也许今晚就会打包走人，搭乘明天一早从巴库到比什凯克的飞机。

一小时后，巴萨杜兹的那辆车开走了，马克再次准备去工程师

家。这时他看到工程师和妻子走出了公寓楼，他的计划不得不搁浅。

为了不让他们看见自己，马克又躲进公园，然后尾随他们到了一个昏暗拥挤的餐厅。餐厅的墙上用塑料做的枫树枝装点着，吧台上挂着希尔达朗牌啤酒广告。两个系着白围裙、顶着高高的厨师帽的年轻人在开放式厨房里的火炉上做面饼。他俩中间站着一个双手沾满面粉的丰满女人，在用双滚筒往面团里加食材。

马克在吧台边坐下，叫了半升希尔达朗。

“我请后面那对用餐的夫妇喝酒。”马克头朝工程师夫妇那边晃了晃，给了吧台服务员二十马纳特。“让他们想喝什么就点什么。”

服务员是个又黑又瘦的阿塞拜疆女人。她耸耸肩说没问题。

服务员把话捎给工程师后，他抬起了头。马克和他对视了一会儿，当工程师认出马克时，马克点了点头。

工程师拒绝了马克的好意，但不一会儿就朝马克走了过来。

“你是谁？”

“你查过银行账户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工程师用怀疑的口吻问道。

“我想给你看样东西。”马克把Ipad从包里拿出来，放在吧台上，把那份财务报表打开放到工程师面前。“看看。”

工程师看了文件后瞪大了双眼，鼻翼微张：“你怎么弄到这个的？”

“当然这只是个备份。原始文件在我同事手里。我看你去年挣了三十六万七千块呢。”

工程师的妻子坐在餐厅另一边盯着他俩，工程师勉强朝她笑了笑。“我猜这是你偷的吧？”没等马克回答，他又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尽管工程师说的阿塞拜疆语，但他说得很生硬，不像本地人。马克猜他应该是在国外上的学，很可能是英国。

“我知道你是贾瓦多夫家的人。”

贾瓦多夫是当地执委的姓。

“对。”

“你问我这份东西是不是偷来的。我没偷，是你偷的。然后你卖给了我。我给你银行卡里打了一万美元呢。”

“明白了。”工程师冷静地说。

“你真明白了？”

“你想勒索我。不过没用的。我觉得如果你够聪明的话——”

马克打开Ipad翻出一张照片来。“这是我们在你家楼下见面的照片，之后我就转了一万元给你。拿到钱后你就给了我这份资料。”

“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工程师说，但他看上去有点被吓到了。

“四天前巴萨杜兹的一名叫阿伊达·塔吉耶夫的员工被杀害了。你应该听说这件事了吧。”

“没有。”

马克盯着工程师，想看出他在说谎，但没能看出来。

“导致她被害的原因就是你刚刚在我Ipad上看到的那份文件。她本想偷了那份东西卖钱的。现在，设想一下如果有人发现是你给了我这份资料——”

“那个女孩。谁杀了她？”

“你觉得呢？”

“我没头绪。也没人会相信我给了你这份东西的。你还不明白吗？我是贾瓦多夫家的人。”

显然工程师认为，没人会怀疑贾瓦多夫家的人。可马克不这么想。权贵们最提防的往往是自家亲戚。历来篡夺王位的往往是皇亲国戚，而非老百姓。

“如果您不帮我的话，我就给巴萨杜兹打电话，把这份文件转卖给

他们。执委肯定会根据电话追踪到我的住所。他会派人去搜查。我房里有份报告，上面写了买通你的详细经过。”

“买通我，”工程师说，“可笑。如果是这样，我倒想知道买通我的你到底是何方神圣呢？”

马克没理会工程师的问题，接着说：“照片和银行对账单都能作证。你现在肯定在想，如果执委的手下拿到了这些证据，你可以亲自去跟他解释。但是你要知道，这张我俩的合影——”马克指了指Ipad——“只是其中一张。我跟了你好几周了。两周前的周六，你去叶尔努尔饭店吃饭，进门时我就站在你后头；三周前你去瓦吉夫街的洗衣店取衣服时，我也在那儿，还和你站得很近。这些全被我同事拍下来了，这样我就好拿这些照片跟我上司说我一直在努力策反你。”

工程师名下有一张借记卡，过去一个月的消费明细都能在银行对账单上查到。

“我不觉得……”工程师摇了摇头，显得很生气。但他声音变轻了，明显心慌了。

“我会再给你汇五万美元，但就这么多了。”马克软硬兼施。“你自己决定吧。”

“我不要你的钱。”

“我知道。去年巴萨杜兹在纳希切万的一个项目完工了。我需要知道那是什么项目。你只要提供我需要的信息就万事大吉了。没人会知道我们见过。”

工程师又望了妻子一眼，好像希望她赶紧过来支援自己似的。他低头看着吧台，挠了挠头。

“我们根本不认识。”

“对。”

“我没法相信你。”

“我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外国情报机构工作。”

“哪个？”

“我知道，有时我们那儿的做事方式不那么讨喜，但我们不会过河拆桥的。你帮我，我就会保护好你。就像今晚为了保护你，我是在确保没人尾随后才来见你的。”

过了一分钟。

工程师开了口：“关于纳希切万的项目，我知道的不多。”

“那就把你知道的告诉我。”

“然后呢？”

“我会销毁我们之间联系过的一切证据，然后我就闪人，永远消失”

“这不公平。”

“我知道。”

又沉默了片刻，工程师说：“机场跑道。我们在那儿建了一条机场跑道。”

“民用的？”

“我看不是。那条跑道建在……建在很偏僻的地方。”

“哪儿？”

“靠近与伊朗还有亚美尼亚交界的地方。但也没那么近，在交界处是看不到的。”

“你有卫星导航坐标吗？”

“没有。”

“那儿怎么去？”

“去阿纳斯。”

“那是什么鬼地方？”

“一个小镇。阿纳斯北面只有一条路可以出去。你沿着路走会看到

一个围栏。那儿有守卫。整个区域都有人守着。”

“他们建机场跑道干嘛？那儿有什么飞机？军用飞机？”

“这个我不知道。”

“我才不信。”马克说。

“你不相信也没办法。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他们给你们这么多钱就为了让你们造一条机场跑道？”

工程师耸耸肩。

“为什么找巴萨杜兹做这个项目？”马克问。

“雇我们的人不想找巴库的那些大公司，那样太惹眼。”

“谁雇的你们？”

“我不知道。”

“你觉得是谁？”

“这不是我操心的事。谁要跑道谁付钱呗。”

马克在Ipad上点开一个窗口，给工程师看了看录音软件的界面。“我会好好保存我们的对话的——”

工程师忍不住骂了一句“操你大爷”。

“——等我确定你对我说的都是真话后，我就会删了它。但我得先问一句，你对我说的都是真的吧？好好想想，这可关系到你的小命呢。”

工程师瞥了一眼Ipad，恨不得把它砸了。马克赶紧把Ipad装进包里。

马克和工程师对视了好一会儿。最后，工程师说：“那条跑道不在阿纳斯，在奥尔杜巴德。你出了奥尔杜巴德后一直往北开就能看到。”

“谢谢，朋友。等我查证你说的都属实后，我会销毁那段录音和一

切对你不利的信息。我也会保证你和你身边的人都安全。巴萨杜兹不会知道我俩的交易。”

事实上，马克一出餐馆就会删掉那段录音。他从不会在Ipad或手机上留下任何不利于自己或线人的信息。而且他经常重装系统，将Ipad和手机恢复到出厂设置，因为这样才能确保信息被彻底抹掉。

“你可不是我的朋友。”

“的确不是。别忘了明天去查查另外那五千美元有没有到账。”

马克找了一家能无线上网的咖啡厅拨通了考夫曼的保密电话。“雷蒙德·考克斯现在应该到巴库了。戴维斯会去查我的一份报告，你能安排下吗？”

“收到。知道考克斯的线人是被谁杀的吗？”

“有很多线索，但还不知道是谁。”

“查出第比利斯那事跟俄国有什么关系了吗？”

“那只不过是我的直觉而已。我觉得巴萨杜兹的安保远比考克斯和他的线人知道的严的多。这很可能是因为纳希切万的事。所以考克斯他们被发现很正常。”

“所以唯一能把布兰的死和考克斯线人的死联系起来的就纳希切万。”

“差不多。”

“他们在纳希切万做什么？”

马克没理会这个问题，问道：“为什么你非要派人盯着南奥塞梯的俄罗斯军事基地？有国家侦查局盯着还不够吗？”

美国国家侦查局操控着美国的间谍卫星。

“我跟你说过，我们想更详细地掌握他们基地的动向。”

“我知道。但我不觉得在南奥塞梯基地那样的地方，一点波动就会引起什么重要的警报。”

考夫曼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我们也在其他地方发现了俄军不寻常的行动。”

“哪儿？”马克问，“如果那边的事和我调查的事无关，你就不要说了。”马克办事从不过问与其无关的问题，他觉得那样比较安全。

“俄军在亚美尼亚和塔基斯坦的基地。”亚美尼亚和隶属于俄罗斯

联邦的塔基斯坦共和国都与阿塞拜疆交界。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过去两周。那两座基地的运作和南奥塞梯基地的基本是一个模式，也是一次不会进很多人或设备，但是几个星期下来就很多了。而且只进不出。”

“国安局怎么说？”

“他们啥都不知道。”

“没有去问问俄国人到底怎么回事吗？”

“问个鬼。我们才不会让他们知道我们在盯着他们。纳希切万那边你有什么消息？”

马克跟他说了机场跑道的事。正当考夫曼准备发问时，马克说：“我现在真的只知道这么多，不过我明天会去那边看看。”

听到这话考夫曼很是感激，他满意地说：“很好，萨瓦，你干得很棒。”

“但我去那边之前最好能看一下卫星数据。”

考夫曼答应说会尽快去查看。正当马克准备挂电话时，考夫曼说：“对了，我刚接到第比利斯那边的电传，说是你让他们那边一个人帮你查布兰死前可能见过的女人？”

马克顿了一下，说：“呃……是啊。没错。”

“为什么？”

“我找到……那个女人的一样东西。就在布兰死的那个房间。”

“哦。那女人是谁？”

“我现在不想谈这个。”

“你最好说一下。”

“你告诉第比利斯那边给我好好查就行。”

“他们查了。第比利斯没有人是在那天出生的。”

“他们去档案馆和劳保局查的？”

“嗯。第比利斯那边问我，是该不管你这事了呢，还是该让莫斯科分局在俄罗斯继续查，毕竟她是俄国人。”

“继续查。”

“你发现的她的那件东西是什么？”

“说来话长，泰德。等我查出什么有用的信息再和你谈。”

“萨瓦——”

“求你了，泰德。帮我把这件事办了。”

第五部分



宽阔的山谷中，一些小房子散落在小麦地和甜菜地间，金属屋顶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牛羊在山间悠闲地吃草。羊只并不多，这个时节，羊群通常会上山觅食。房子西面有一个人造灌溉池。

与山谷中的肥沃的土壤不同，周围的群山光秃秃的，毫无生气。古老而多彩的岩石和黏土层在山口形成一片冲积扇。一条条经阳光暴晒而干涸的深邃沟壑横亘在冲积扇中。

向西北边望去，可以看到伊兰达格山。当地传说称这座多石之山是诺亚方舟首次登陆的地方。不过在登陆亚拉拉特山——即现在的土耳其东部——之前，方舟在山顶上留下了一个深深的裂痕。

伊兰达格的双峰上飘着缕缕白云。马克朝着西边远远地张望，他想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也不低了，或许能窥见积雪覆盖的亚拉拉特山，但周围一片模糊。

现在才早上8点，他想，再过几个小时，云雾可能就会散去。

一开始他沿着一条新路缓慢行驶，但他现在把车停在满是污泥的路肩处，离沿线的黄色天然气管道只有几英尺。昨晚他已抵达纳希切万，并在纳希切万郊区的一个只能现金交易的酒店住了下来。四十美金一天的高额房费让酒店主人乐得将自己的雷诺轿车借给马克使用。

马克对外宣称自己来自一家制造塑料瓶盖的土耳其公司，此行的目的是了解纳希切万这方面的市场行情。

他在占贾的时候抽空制作了名片，然后用一晚上创建手写日志，并把伪造的有关瓶盖的数据输入到他的笔记本电脑中。他的灰色运动外套太大了，条纹领带又有点太宽太亮。他为了装扮成一个努力想引起别人注意却不得的低收入单身推销员，特意打扮成这样。

他汽车前座上的塑料袋里装有一百来个瓶盖，每一个瓶盖都打上了标签。瓶盖旁边放着一张地图，这样，万一有警察过来询问他为何

么会出现在这条路上时他可以抓起手边的地图告诉他自己迷路了。马克知道纳希切万的警察很多疑，所以遇到这种事不足为奇。

而他真正关注的是山谷对面一英里开外的狭窄土路。这条小路穿过农田，绕到一座陡峭的山后，一直通向传说的秘密机场跑道。马克希望能看到从山后开出来的车，任何车都行。

泰德·考夫曼通过电子邮件传来的首批卫星照片上有一个被荒山和高大的防护网包围的绿色山谷。而马克正在看着的这条路，由南穿入山谷，一直延伸到一座类似仓库的建筑。

可照片就显示了这些，没有跑道。

而第二批发过来的卫星照片比第一批早拍了半年，那时山谷大部分地区都被两列好似帐篷的巨型建筑覆盖着，以掩盖帐篷下的活动。通往山谷的道路已被压出了车辙，从这些车辙可以看出经过的是重型工程车辆。



三小时后，一辆米色轿车从山谷里驶了出来。马克看不到谁在车里。他没带望远镜，甚至连一个像样的相机也没有带，因为任何一个这样的东西都可能引起怀疑。

被伊朗、土耳其和亚美尼亚包围的纳希切万长约80英里，最宽处不超过40英里。严格来说，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仍然处于战争状态，这两国相互厌恶的事迹都够写一本传奇了。在苏维埃时期，阿塞拜疆大部分地区都成了秘密军事区，所以纳希切万人有一种受困的心态，他们觉得一旦放松警惕，家园就会被周围更强大的敌人所占领。外国人和那些拿着相机东问西问的人都会被纳希切万人所怀疑，所以马克不得不小心。

他迅速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并将它放大以便他能看到汽车的前格栅，应该是辆现代，他边想边删除了照片。马克将车驶离路边，慢慢开往几英里外的主干道，等着那辆车追上他。他经过了一个小村庄，看到公鸡在街上啄食牛粪。

马克从后视镜中看到那辆现代汽车驶近时，他稍稍提了速。他看到司机和前排乘客都穿着正式，像是摩门教传教士。司机戴着眼镜，看上去更高一些。快到主路时，马克再次看了一眼后视镜，看到司机打了右转灯，马克于是也向右转。

他们朝纳希切万市区开去。马克的左边是地处纳希切万和伊朗边界的阿拉斯河。朝右边放眼望去，一片白雪皑皑的山脉横跨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战线。

路边的野生红罂粟让马克想起卡特琳娜和那幅画。卡尔昨晚留下一个口信。与考夫曼说的相反，第比利斯的档案局有她的信息。1977年她和家人从莫斯科搬到第比利斯的时候他们就拿到了她的出生证明。目前还没有查到她的联络方式，也没有她结婚或死亡的任何记录，但是卡尔知道卡特琳娜出生于7月18号，知道她父母的名字和出生日期；他将信息发给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也将尝试在第比利斯更多的政府数据库中查找。

高速公路是新修的，车辆很少。马克一直在慢车道开着。路上装了不少摄像头。马克确保车速不超过每小时90公里，并告诉自己不要正眼去看那些摄像头。开了几英里后，他降低了车速，好让后面的现代汽车超过。

俄联邦反间谍处副处长汇报的消息让德米特里·蒂托夫很感兴趣。消息说中情局的一个特工昨晚到了纳希切万。

“这消息哪儿来的？”蒂托夫摘下眼镜问。很多年来他都不愿戴眼镜，直到上个月他发现自己已无法看清报纸了才妥协。

“我们买通了一个美国驻巴库使馆的报道官。”

为了密切注意美方在纳希切万行动中的动向，俄联邦安全局反间谍处的人假扮成中国情报部门的人，绑架了中情局一位报道官的妻子。“如果你不跟我们合作我们就杀了你妻子”是一个用来策反的老套路了。虽然这样有些残忍，但屡试不爽，至少短期来看是这样的。

“那个报道官提供的消息是从纳希切万发出的吗？”

“不是——很奇怪，是兰利那边给中情局巴库分局拍的电传，告诉他们中情局已经在纳希切万活动了。”

“谁拍的电传？”

“我们根据路由地址查过去，发现是中情局在中欧亚分局的负责人。”

蒂托夫说：“那就是考夫曼。我知道他。”

“电传很短。只说他们的一个合作人离开占贾去了纳希切万，接下来的48小时内不会有什么消息。”

“一个合作人？”

“很有可能是一个个人情报机构。”

“知道叫什么吗？”

“不知道。”

蒂托夫怀疑这个消息不可靠。

据说萨瓦是中情局在阿塞拜疆最有价值的特工。蒂托夫开始不以为然，然而当萨瓦在巴库轻而易举地甩掉了他们的人后，蒂托夫就不得不信了。

现在纳希切万又莫名冒出个中情局的人。比什凯克那边的调查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虽然俄联邦安全局的人现在在找一个前海豹突击队队员，此人可能是萨瓦的同谋。但蒂托夫觉得在比什凯克的调查没有什么意义。

“这个新冒出来的人肯定是直接向考夫曼汇报的，”蒂托夫总结道，“然后考夫曼再通知他们巴库分局。问问反间谍处能不能搞到纳希切万机场的录像和航班上的乘客信息。”

马克第一次去纳希切万是在90年代初，那时他刚到中情局特别行动科不久。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当时刚刚开战，所以通往纳希切万的贸易路线都被封了。很多人失业，整天饥肠辘辘。苏联时期的基础设施毁于一旦，也没有石油和天然气来支撑这个地方的经济。巴库也给予不了什么支援，那时阿塞拜疆的石油产业还不繁荣，首都巴库政治动荡、腐败横生、经济萧条。所以巴库能为纳希切万做的也很少。

马克在那儿待了一个月，期间悄悄帮忙运送武器给纳希切万的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再武装阿塞拜疆人。十年后，马克作为中情局调查员来这儿收买一名土耳其外交官，发现这座城市已大为改观。和伊朗与土耳其的贸易恢复了，道路修葺一新，中产阶级化的浪潮也初露端倪。

可现在……这个城市变得很陌生。所有房屋道路都修葺一新，古老的纪念碑也重建了。阿塞拜疆的总统很喜欢纳希切万，因为这是他父亲的出生地。石油大繁荣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纳希切万也因此受益匪浅，仅次于巴库。

在这座面貌一新的城市中心，矗立着一座十三层的玻璃幕墙大厦——大不里士酒店，它是纳希切万的最高建筑。马克跟着的那辆现代轿车驶进了酒店的停车场，但马克没有跟进去，他一直往前开着，最后在街尾的一家药店门口停了下来。马克下车后一路小跑回去，直到看见酒店的大门才放缓了脚步。

酒店大堂装修得很像高档商务酒店，但里面空空荡荡，只有刚刚那辆现代车上穿西服的两人站在服务台前。

两人看上去都是三十岁左右，留着黑色短发，无须。矮个的戴着一副玳瑁眼镜。两人手里的皮包都很旧。马克站在他们身后，佯装等待和前台服务员说话。

“附近有保龄球馆和影院，走路就可以到，”马克听到前台服务员

用俄语说，“不过今晚不开，明天才开。”

“我们不打保龄球。”高个男人用俄语说。

戴眼镜的男人搔了搔前额。他看起来好像一夜没睡。“别说娱乐设施了，告诉我们哪儿可以吃饭。不是晚饭，是现在哪儿可以吃饭。楼上的那个餐厅我们已经吃腻了。”

“你们可以试试阿塔图克的那家戈伊戈尔饭店。不远，你们可以走着去。”

“你可以帮我们预定吗？”

“当然可以，先生。但午饭不需要预定。”

高个男人拍了拍前台，皱了下眉头说：“好的，谢谢你。”

两人正准备离开，马克用俄语说道：“我可以跟你们一块到戈伊戈尔吃饭，但你们可以先去，不用等我。”他拍拍戴眼镜男人的肩膀，冲他们一笑。

两人看了看马克。马克猜他们肯定以为自己只是一个友好的俄罗斯同胞。他继续说：“你们不用等我，我刚到，还没登记入住呢。飞得累死我了！你们去吧，不用等我。”

他们离开的时候，马克听到一人悄悄对另一人说了什么。马克没听懂，因为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语，但从语调上来判断可能是说马克有毛病之类的话。抑或他们说的就是俄语，只是马克没听清罢了。

“先生？”前台服务员喊他。

“开一间房。”马克还是用俄语说。他用肩膀指了指正出大堂的两人，说：“在我朋友隔壁。”

服务员敲了几下键盘说：“816房间不是标间，但里面有一张大床。”

“好，就它了。”

马克把自己的阿塞拜疆护照递给了服务员。

服务员推开前台后面的门，喊道：“拿一下816房间的钥匙。”然后他开始输入马克的身份信息。过了一会儿，服务员抬高嗓门又喊了一遍：“萨尔曼！816房间的钥匙。听到了没？”还是没人回应。服务员愤愤地从打印机里取出一张纸递给马克说：“在这儿签个字，我去给你拿钥匙。”

服务员推开身后的门，里面有两个男人站在一台老式电视机前。“萨尔曼，你没长耳朵吗？”

“干嘛？”

马克瞥了一眼电视屏幕。电视上的画面是航拍的，警车封锁了一栋被炸毁的楼。屏幕右上角是阿塞拜疆国家电视台的标识。画面紧接着切换到一个混乱的新闻发布会现场。马克看出发言人是伊朗总统。

不一会儿服务员回到前台，交给马克一把很大的金属钥匙。

“出什么事儿了？”马克问。

“抱歉让您久等了。您也看到了，有些员工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如果大不里士尽是这样的人，那早就关门大吉了。”

“我是说电视上。出了什么事儿？”

“哦，发生爆炸了。”

“在伊朗？”

服务员把马克签过字的单子收进下面的柜子里，耸耸肩说：“对啊！当然了！有人想杀霍拉桑尼。他的住宅被炸了。”

大阿亚图拉¹·霍拉桑尼是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

“怎么炸的？”

“不知道。有说是导弹，有说是汽车炸弹。现在都只是传言。”

“什么时候炸的？”

“今儿黎明前。但现在才报出来。不过大家都觉得是以色列搞的鬼。”

“这下可闹大了。”

“那当然。但真主保佑，霍拉桑尼不在家。他还活着，所以应该不会打仗。”

¹ 伊斯兰教什叶派别中的一个等级。什叶派的宗教学者等级制度，包括大阿亚图拉、阿亚图拉、霍贾特伊斯兰三个等级。大阿亚图拉为其中一个等级。只有极少数的什叶派宗教学者（乌里玛）才能达到大阿亚图拉的等级，比如伊朗前最高精神领袖霍梅尼。

一小时后，蒂托夫就拿到了纳希切万机场的录像。现在他心中有数了。

他电脑上显示的是一名叫阿迪尔·奥尔洛夫的男性乘客，但蒂托夫确定他就是马克·萨瓦，虽然画面中的男子头发比萨瓦在第比利斯时深且短。萨瓦先是出现在第比利斯，现在又在纳希切万。情况逐渐明朗起来，这个美国人在盯着俄方的行动。

“把这张照片发给我们在纳希切万的每一个特工，”蒂托夫对副手说，“告诉他们这个人为美国中情局工作。他平时用马克·萨瓦这个名字，但现在用阿迪尔·奥尔洛夫。也用过史蒂芬·麦克道格。严查通往奥尔杜巴德机场跑道的那条路，还有周围的路。然后再查纳希切万所有主要的酒店。每一个酒店大厅都要查到。最后盯着所有进出纳希切万的高速路。纳希切万不大，必须找到这个人。不过你们得格外小心，这人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马克走向自己的房间时，看了看他前后的房间：817房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他想应该是他跟踪的那些人不想清洁工来乱翻他们的东西。

天花板上的监控对着马克，所以当他把手伸进口袋准备拿出开锁工具时，他挪了下挂在肩上的旅行袋以挡住摄像头。

门锁是普通的四角类型的，马克花了不到一分钟就打开了。房间干净整洁，电视机旁的桌子上有一包本地品牌的薯条和一瓶开封了的格鲁吉亚红酒。两张大床占据了房间的大部分空间，床上很凌乱。从房间的大窗户看出去，可以看到纳希切万市典型的红色屋顶和阿拉斯水库。阿拉斯河在城市的南面，被堤坝截住。由于水库是阿塞拜疆与伊朗的边境线，那里成了禁区，空荡荒凉。

他马克转过身，开始搜查浴室。由于水槽边上的两支牙刷没有品牌，马克也不能判断出那是从哪买的。同样无法判断的还有旅行装小瓶洗发水。没有药物。还有两个看着不错的四刀片的吉列剃须刀，不过这可能买自纳希切万，也可能是世界上任意一个地方。垃圾桶除了几张用过的纸巾外，别无他物。

回到房间，他搜查了梳妆台和电视柜，但这两个地方都空无一物。电话旁边是酒店便签纸，他拿起来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看，希望能从之前便签留下的痕迹中方法发现点什么。这是老间谍们的经验之谈。但很遗憾，这张纸非常光滑平整。

在壁橱中的行李架上，马克找到一个开着的新秀丽牌行李箱。箱子里面装着黑色绸缎运动短裤，黑袜子和白背心。其中短裤和背心都是在玛莎百货买的。玛莎百货虽然是英国公司，但世界各地都有；袜子没有品牌。行李箱上也没有行李牌。

行李箱上面的衣杆上挂着两套深蓝色西装和四件白衬衫，衣服都用干洗店的塑料袋装着。马克检查了西装外套，发现外套颈部的标

签，西裤后面的标签以及衬衫颈部的标签都被剪掉了。

很显然，他们都行事都很小心。

他把夹克和裤子都翻了个遍，仍然没能找到任何可识别的标记。西装看上去是定制的。他当然可以剪掉内衬，好在里面找到些什么标记。但这样一来他们就会知道有人偷偷进来过。

马克站在那儿，一面仔细聆听周围的动静，一面思索着。他再次扫了眼衬衣，发现衬衣是用干洗店的衣架挂着的，而衣架用纸裹着。忽然间他想到了什么，解开了其中一件衬衣最上面的两颗纽扣，并将衬衣从衣架上拿了下来。

马克看着浅米色文字，用英语念道：特拉维夫市，本耶胡达街，克莱因曼洗衣店，03/523-8967。马克看不懂英文上面的文字，但猜想那是用希伯来语写的相同的信息。

希伯来语。马克忽然想到先前在酒店大厅里那两人嘟囔的正是希伯来语。

奥尔汗刚和以色列摩萨德 1 的局长通完话，就接到了秘书的电话。

他的秘书听起来惊慌失措：“长官，有人找您。一共来了五个人，待在这儿不走。我不知道该跟他们说什么，我——”

“哪儿的人？”

“内政部的。他们说有总统签发的逮捕令。”

“什么逮捕令？”

“长官，我很抱歉。”

“什么逮捕令？”奥尔汗又问了一遍，虽然他心里已经有数了。他将因被指控泄露了纳希切万行动的情报给俄罗斯人而被逮捕。

“您的，长官，您的逮捕令。”

“知道了。”

电话是秘书从巴库市中心的安全部打过来的。这时奥尔汗在南城的家中，坐在一楼办公室外的一个院子里。10年前，他们举家从拥挤的住宅区搬到这栋别墅里，现在他开始后悔了。他一度认为自己就应该住在开阔幽静的高地，与那些富有的巴库市民为邻，拥有一套带院子、泳池和配有最先进安保系统的房子。但他现在开始怀念起老邻居了。

他还是很喜欢家中的院子，尤其是今天这种风和日丽的日子。虽然他身着西装领带，他还是很享受晒太阳的感觉。热量穿过他的黑色西服，把他的肩膀烤得很舒服。这能让他不慌不乱地思考问题。院子中央的喷泉哗哗作响，让人心情愉悦。

先是马克萨瓦现身，然后又有一个俄国间谍发现了纳希切万的行动，再是有人想炸死伊朗的最高领袖，现在内政部长想逮捕他。

直觉告诉奥尔汗，所有这些事同时发生绝非偶然，肯定大事不妙。可会是什么事呢？

他望了望守在自己私人办公室前的法式大门边的保安。一共有八个人守着他家。这些人都是他的亲戚，都忠于他。他早猜到今天会有事发生，所以选择在家办公。

“这份逮捕令，”奥尔汗问，“是总统本人亲笔签署的？”

“我亲眼看到了签名。我该怎么跟他们说呢？”

“实话实说。告诉他们来家里找我。”

奥尔汗随即沉默了一阵。他心想：五个人径直闯入部里，简直就是公然羞辱自己。

他得立马走人，但他必须留下两个人挑那份逮捕令的毛病，这样就能拖住内政部的人，给自己争取时间。

“您确定——”

“还有一件事——记一下这五个人的名字和职位。这事绝不会就这么算了。明白了吗？”

“没问题，长官。”

马克心想，自己跟踪的那两人真的是以色列人吗？刚刚在楼下听到的真的是希伯来语吗？

如果他们真是以色列人，马克猜他们肯定是从俄罗斯移民到以色列的，因为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所以被选中参与行动。就当他们是以色列人，可他们来纳希切万的这个被秘密管制的地方做什么呢？

马克倒是能猜出个一二来。尽管阿塞拜疆是个穆斯林国家，但和以色列的关系出奇的好。不过，考虑到地缘政治的敏感性，以色列和阿塞拜疆从未公开承认两国关系密切。以色列百分之四十的石油是从阿塞拜疆进口的，而阿塞拜疆常从以色列购买武器，例如无人机，防空武器和反导系统。根据透露出来的消息，阿塞拜疆总统曾把阿塞拜疆和以色列的关系比作冰山，90%处在水面下，而露出的只是冰山一角，让人捉摸不透。

所以两个以色列人来这样一个秘密管制区，很有可能是因为以色列与阿塞拜疆在合作搞秘密军事行动。

现在的问题是：这是什么行动？为什么要建一个从空中看不到的机场跑道？还是说巴萨杜兹的那个工程师撒了谎？马克想起那两个以色列人带的包。他怀疑答案就在里面。

马克来到自己的房间，把IpadMini塞进后裤兜，把自己常用的手机和两个预付费手机装进前面的口袋里，再把皮包放进衣柜。他犹豫了下要不要带上那副画，但想了想还是决定不带，怕带多了东西走不快。他走出大不里士，想去戈伊戈尔饭店碰碰那两个以色列人，乘机偷他们的包。

可他的计划被破坏了。他发现一个眼间距很窄、骨瘦如柴的男人

跟着自己出了酒店。那个男人几乎是明目张胆地跟着自己。他皮肤很白，不像纳希切万本地人。但由于长期被苏联统治，很多纳希切万人都有俄罗斯血统。

糟了，马克心想。他希望这人是纳希切万人，倘若俄国人发现自己在这儿，情况就不妙了。但不管怎样，他得在那俩以色列人吃完饭前先把跟踪自己的人甩掉。他深呼吸一口，脑海中浮现出一幅纳希切万的地图。他在想哪条路可以让自己既能轻易甩掉跟踪者又能通到戈伊戈尔。快找一条最容易脱身的路，马克暗自忖度。

马克快速走向盖达尔·阿利耶夫大道。跟踪他的人离他十五米左右，完全没有隐蔽行藏。马克走进一个清真寺旁的公园。公园是苏联时代建的，占地不到一千平米，里面全是野路，不用担心被车撞上。

公园最里面是一座十边形、25米高的12世纪陵墓。墓上用阿拉伯文刻着“安拉”字样。马克走向陵墓，但没有进去，只是猫腰绕着陵墓，尽量拉开与跟踪者的距离。

他穿过一个郁金香花园，然后下到一个很陡的野草丛生的河堤边。下去之后，他迅速左转，让河堤掩护自己，沿着一座大广场快跑，从广场可以俯瞰阿拉斯水库。他跑到广场东南角后，翻过及腰的金属栅栏，跑上一个长满野丁香和常青树的小山坡。

快要隐匿在树丛里时，他回头扫了一眼，这一眼让他真正开始担心了。一个比之前的跟踪者老和矮的人正在翻越栅栏。马克飞奔起来，穿过树林来到一条马路上。他沿着下坡路拼命往南跑，边跑边寻找能脱身的路和可以防身的器物。他觉得现在自己对付这种情况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可马克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停下！”这个词是用英语说的，但带着浓重的俄国口音。马克回头瞥了一眼，说话的是个年轻矫健的男子，像是越野运动员。

马克右边原本停着的一排车都开动了起来。他先是假装要从车上越过去，接着却用右脚踢了一下汽车的保险杠，然后转身就跑。马克撞上那个年轻男子时朝他脖子挥了一拳，可没完全打着。两人一个趔

起全都倒在汽车前盖上。他们摔下来的时候，马克又对着那人脖子打了一拳，这次打了个正着。

30米开外，一辆车正加速朝他们驶来。他们身后的另一辆车也加大马力冲了过来。马克赶紧左转，但从大不里士酒店就开始跟着他的那人追了上来，想从侧面包抄他。

那人掏出手枪朝马克的腿开了两枪，但没打中。马克一边拼命狂奔，一边望着路边树木丛生的山坡。重新回到那儿简直是自寻死路，但他已被四面夹击，别无他路了。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躲回那个山坡里。

山坡很陡，马克也已经精疲力竭了。他爬了6米左右后向左急转。他听到下面有人进入树林，头顶上陵墓旁的广场传来呼喊声，有人用俄语指挥着下面的人。

见鬼！

有一小队人在追他。可这是为什么呢？什么事需要如此兴师动众？

他估计自己这次逃不掉了。他低声骂了几句，轻手轻脚走了两步，在一棵松下打了个滚儿，从口袋里掏出了一部预付费手机。

达莉亚用食指试了下小塑料婴儿浴盆中的水温，正合适。然后，她将莱拉慢慢放进浴盆中。达莉亚想莱拉肚脐处的伤口已经愈合了，浸到水里应该没事。她挤了一点婴儿专用洗发液到黄色的小鸭形状的毛巾上，开始给女儿洗澡。

莱拉嘴里发出咕咕的声音，达莉亚看着她嘴角的表情猜想她是在微笑，虽然她知道婴儿这么小不会真的露出幸福的微笑。

“你很喜欢，是吧？”达莉亚跪在浴缸前说。婴儿浴盆就放在大浴缸里面。她挠了挠莱拉的小肚子。“莱拉洗澡澡的快乐时间！”

洗完莱拉的头发，她开始洗莱拉的手和脚。

她很好奇自己的亲生母亲——那个在她还是婴儿的时候就在伊朗遇害的女人——有没有这样为她洗过澡，有没有这样爱过她？

当然有吧，达莉亚这样告诉自己。她近来感觉自己和母亲近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亲近。她想着她和莱拉生死相别之时会是什么样，如同发生在她和她母亲身上的那样。想到这些，一股复杂的情感——对莱拉的不舍，对母亲的同情，对可能发生之事的悲伤等——油然而生。

莱拉又发出了咕咕声。

“妈妈的想法太疯狂了，是不是？”她挠了挠莱拉的肚子。“快告诉妈妈别太担心啦。”

但她肯定是会担心的，尤其现在马克不在。距他们上次通话已经两天半了。她不知道马克在哪儿，不知道余下的日子是否也要这么下去——马克出门在外，而她却成天待在家中怀着焦虑的心情照顾莱拉。

那简直糟透了。

他们曾经半口头半默认地达成一个协议，即要分担照顾莱拉的责任，按需投入。并非达莉亚不愿照看莱拉，相反，她有时在照顾莱拉的过程中感到强烈的喜悦之情，但她内心深处又会想马克是否想过.....

“你又在担心了，”她大声说了出来，“别想了。好了，先给莱拉洗完澡。”

把莱拉全身洗干净后，达莉亚将她放到铺在防滑垫上的白色婴儿毛巾上。

“好了，现在把你擦干。”

达莉亚放在厨房桌子上的手机响了一声。她给莱拉擦完身体，用毛巾裹好她。在抱她去尿布台的路上，她顺便去了厨房，看了眼手机。

信息是由一个陌生号码发过来的。她点了下屏幕。刚看的时候，她以为只是一封没有内容的信息，但随即她就意识到屏幕的左上角有个x。

“噢，不，”她自言自语道，“不，马克，不.....”

奥尔汗坐在一辆装了防弹窗的黑色雪佛兰后座。他两个妹夫兼保安跟着他。司机是他的侄子，也是他的私人助理。他们把车开出奥尔汗的专用车位，加速驶离巴库的高地。

“长官，去哪儿？”司机问。

奥尔汗想了想。他在内政部的眼线已经在调查内政部长了。但如果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他就被抓了的话，大家就会知道他已经失宠了，那时即便是他的亲信也会弃他而去。

但他还没被捕之前，不会有人离他而去的。

“先去纳尔达兰。去拜访一下阿亚图拉，看看他对伊朗爆炸的事知道些什么。”纳尔达兰在巴库东北面二十多英里处，是阿塞拜疆宗教气氛最浓厚的地方。奥尔汗虽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但他和当地阿亚图拉关系很好。他让阿亚图拉的清真寺衣食无忧。阿亚图拉则提供给他极端分子的消息。

奥尔汗的电话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他把手机递给助理，说：“按下免提，看看他们想怎样。如果他们找我，你就说我在纳尔达兰开会。”

奥尔汗的助理是个长着粗脖子和蓄着短须的大块头。他接过了电话。

“奥尔汗吗？”电话那边问道。

“你是谁？”

“甘巴尔部长在哪儿？”那边小声问道。

“纳尔达兰。你大点声说话。”

“我得跟他说话

“他在开会。”

“让他接电话。告诉他这是马克·萨瓦的电话。”

“萨瓦？”奥尔汗问道。

“奥尔汗，快接电话。我时间不多了，马上就要被抓了。”

奥尔汗接过电话：“告诉我怎么了，萨瓦。”

“我有些消息要告诉你，但你得先帮我个忙。”

“什么消息？”

“关于你们国家在纳希切万的行动。”

奥尔汗顿了两秒，问道：“你知道些什么？为什么前两天在巴库的时候不告诉我？”

“没时间说这个了，奥尔汗，我时间有限。快派人来救我。”

“你在哪儿？”

“纳希切万，马米涅哈顿陵墓附近。你能通过我的电话定位吗？”

“可以，但——”

“我不到迫不得已不挂电话。但我现在的情况很危险。”

“马克，什么——”

“他们来了。”

“马克？”奥尔汗把手机拿在手里盯着看了一会儿，重新放到耳边。“马克？”

电话断了。

马克将联系过奥尔汗的预付费电话塞进内裤中。当他将第二个预付电话从口袋拿出来时，有人抓住他的脚踝，将他从树下拉了出去。

这时又跑过来两个人。马克注意到他们都佩戴着MP-443乌鸦式手枪，这种枪虽然不美观，但很好使，很受俄国军方欢迎。他们不断踢着马克的胸和腹部直到他几乎昏过去。他感觉自己至少断了两根肋骨。

他的耳边一直回荡着“去死吧”这三个字。

他们用俄语说：“放下电话。”

马克用英语说：“我听不懂你说什么！”

回答是带着俄语口音的英语。“电话，混蛋，放下！”

大不里士酒店的人出现时，马克松开了手中的电话。

搜身的时候，他们拿走了他的钱包，iPad，常设电话和钥匙，但没有搜到打给奥尔汗的那部预付费电话。有人把他拽了起来。马克像具死尸一样被架着。

“走！”其中一人命令道。

马克没听，反而将腿并拢。这样更有利于将预付费手机固定在私处，以防滑落。

4个人一起拖着他，把他拽回停在路边的黑色起亚轿车。他们费力地把他拖进车后座，用布袋套着他的头，将他扔在地上。

“头向下！”

马克正准备照做，他的头就被一脚踹向地面。他感到脖子被人用枪抵着。有人坐在了后座上。

“你要是抬头或反抗，我就一枪打死你。明白吗？”

“去死吧。”

又是一脚。“眼睛朝下。别废话。”



他们大概开了半个小时，这期间马克的头一直被人踩着。他的左胸处断了几根肋骨，压着地面时疼痛不已。

即使头被麻袋套着，马克仍然可以感到从车子右后方照进来的阳光。这是上午晚些时候，他估算太阳在东南方，也就是说车的右后方朝向东南，也就是说，车在朝着北方前进。

他们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平地行驶，直到最后几分钟才开上了一个陡坡。

“出去。”

马克躺着没动。

“我说了出去！”又是一脚。然后用俄语说：“拖出去。”

马克双手紧握在胸前，双腿交叉，宁愿遭受更多的踢打也不想照他们的意思主动下车，不然预付费手机很可能会掉出来。当他们来抓他的时候，他放松身体，呈死尸状。三个人使劲将他拽了出来，然后拖着他穿过一条感觉很长的人行道。他试图去听其他车或者人的声音，但什么都没听见。

他感觉被拖着穿过了一个旋转门，然后进入了一个有地毯和空调的地方。

“要带他到哪？”

“楼下。在蒂托夫上将到前一直守着他。”

“他知道我们抓住他了？”

“当然。一接到你们的报告我们就告诉他了。他今天早些时候

到。”

他们说着俄语，好像马克不存在似的。

“他不是预计明天才会到嘛。”

“嗯，我也没看懂。”

“犯人受伤了吗？”

“没怎么受伤。”

“那他怎么没站起来？”

“因为他是个狗杂种。”

他们拖着马克向下走了几个走廊，下了几节楼梯，进了一个电梯。电梯下行。电梯门打开时，马克闻到了金属的味道，又或是……他无法做出具体判断。空气似乎特别干冷。透过麻布袋，他感觉到了一丝微弱的光线。

周围回响着踩在碎石上的脚步声。他们将马克丢到一个像是塌了的床上。床垫中的弹簧吱吱作响。马克重新调整了一下位置以减轻折断的肋骨带来的疼痛。

“好了，混球，欢迎到你的新家。”

有人笑了，说：“我得来点酒。”

“那个马屁精禁止喝酒。”

“啪”的一声，酒瓶开了。“去他妈的蒂托夫。”

达莉亚拨通了约翰·德克尔的电话。

“马克被抓了！”她用肩膀拖着手机。她正将一些日用品——尿布，婴儿湿巾，数字温度计，防溢乳垫，奶嘴，尿布垫以及低廉的中国制造护臀霜——塞进莱拉的尿布包。

“发生什么事了？”

“我收到了紧急信息。”达莉亚又塞了一个尿布进去，努力想拉上袋子的拉链。莱拉已经醒了，在摇篮里哭。

“什么信息？”

“我们有个约定，要是他觉得自己要被抓了，会尽可能让我知道。所以我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而且也以便……”达莉亚并不想大声说出下半句。“总之，我现在已经在打包了。”

“以便无论谁抓走了他，也不能利用你和莱拉来对付他。”

“嗯。”威胁伤害，或实际伤害犯人家属是审讯中惯用的伎俩。所以她和马克做了一些基本的防范措施。“我们商量了一些暗号。我收到的是情况最糟的那个。你能追踪手机吗？”

“在这可以，我们有些关系。不过在阿塞拜疆不行。国安局倒是可以。”

“德克尔，我不知道……”

莱拉哭得更大声了。

“他最后一次联系你是在哪儿？”

“巴库。”

“在那之后他去了占贾，我给他打过钱。要是我强烈要求的话，应该能联系上考夫曼。要是他有点良心的话，可以调用中情局的资源查

出马克打来的地点。把马克发给你的信息转发给我。”

“好。让考夫曼去查，德克尔。这是他欠马克的。”

“我试试。”

“不是试，去做！要是考夫曼在马克这件事上搞砸了，我发誓我会亲自去收拾他的。你也可以把这话告诉他。”

“你知道，眼下你可以去大使馆。没人能在那抓你。”

达莉亚在她和马克的卧室，将她的化名文件装进包中，那儿早已放了一支短管格洛克手枪。

“只要找出马克在哪就好了，剩下的我来解决。”

马克听到踩在碎石上的脚步声，然后听到有人说：“欢迎您，蒂托夫上将。”

过去的几个小时，马克一直在想着达莉亚，希望她收到了那条信息，并带着莱拉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他担心由于自己在很深的地下，预付费电话的信号会不好。

他感到有人正盯着他看。漫长的一分钟，没人说话。

之后有人说：“揭开他头上的袋子。”

麻袋被扯了下来。马克眨了眨眼以适应光线。他所在的地方看上去像是个矿井，但不是出产煤矿或者铁矿石的肮脏的矿井。天花板和墙上都是透明的灰色晶体。

“这是盐。”有人用带着俄语口音的英语说。那人站在马克身后。“这可以保持空气清洁和干燥。那些患肺病的人会上这儿休养。我们在女士专用区。这边空气更好点。”

难怪这儿有床，马克想。这儿大概有一百张床，沿着洞穴笔直地排成两长排。床都镶着金属边框。每张床上都铺着一张印有花卉图案的涤纶毛毯。洞穴拱形的天花板上挂着一排昏暗的光秃秃的灯泡。

“转过来。”

那个声音——马克觉得以前在哪听过，但怎么也想不起来。他转过身去。

六英尺外，有个男人坐在床上，确切说是低头垂肩地坐在床上。他中等身材，但看上去身强力壮，饱经沧桑。蓝眼睛，高颧骨，薄嘴唇，前额突出，灰色的头发被削成平头。他穿着灰色的休闲裤，脚蹬一双被擦得锃亮的黑色尖头鞋，一件带领子的紧身短袖衬衫更凸显出他身体和手臂的肌肉。他右手懒洋洋地拿着一把大乌鸦式手枪，枪就靠着右侧大腿放着，好像他根本不在意马克会做些什么。

“为什么他们叫你马屁精？”马克用英语问道。

“什么？”

“你的人。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叫你？你拍谁的马屁？”

蒂托夫转向身后的守卫，用俄语咆哮着：“你们这群蠢货！你们当着他的面说话？他懂俄语。”

“他撒谎，长官，”其中一个守卫说，“没人说过——”

“滚出去！”

马克观察着逮捕他的人。他用俄语问道：“我们见过吗？”

蒂托夫没有回答，反而拿出放在床边的一个马尼拉纸质文件夹扔给马克。“打开它。”

文件夹打到了马克的胫骨，掉到了地上。马克探身去捡，努力不被身上断了的肋骨所带来的刺痛影响。

蒂托夫稍稍转了下持枪的胳膊，将枪口对着马克的头。“这么多年了，你都没怎么变，”他看着马克说，“没怎么变，至少我看监控录像时没能认出你来。”

马克从信封中扯出一张光滑的彩色照片。相片很模糊，他猜是从视频中截取的某个画面。他自然是能认出自己的。照片中的他正在第比利斯的达希酒店中拉里·布兰死去的那个房间看着卡特琳娜的自画像。

他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蒂托夫。“你怎么认出我的？什么时候认出的？”

“卡特琳娜，你几乎看不到她的脸，但能看到她的头发和身段。她看着很漂亮，不是吗？”

通常情况下，马克会试着猜测审讯人想听到的信息，以此取舍他的回答来控制整个审讯，即使他是被审讯的那一方。但现在这种情况，他完全捉摸不透蒂托夫想知道什么，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想知道这些。这意味着他很有可能会给出错误答案。

他观察到蒂托夫下巴紧绷，腿上的枪被抓得更紧了些。

“回答我的问题。”蒂托夫说。

“我不喜欢你问问题的语气。是你杀了我的朋友吗？”

“朋友？什么朋友？”

“拉里·布兰。”

“那头猪？是的，当然是我杀了他。他真是蠢到家了，竟然还会回到格鲁吉亚。我给了他注射了点sux——你知道这种药吧？”

马克知道。氯化琥珀胆碱，英文缩写是sux。这是一种肌肉松弛剂，会引起全身麻痹，包括呼吸肌。在医院，这种药主要在呼吸机的呼吸管插入病人体内前使用；在医院外，这种药被用来杀人，主要原因是这种药很难在毒性试验中检测出来。马克回想起几年前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被披露在迪拜暗杀哈马斯情报人员时使用了这种药物。

蒂托夫继续说：“我看着他就那么看着卡特琳娜的画像窒息到死。他的大脑正常，却不能呼吸。看起来就像是离开了水的鱼。”蒂托夫鼓了鼓嘴。“还尿了自己一身。看着可真有意思啊。”

马克盯着蒂托夫。“这跟卡特琳娜有什么关系？她在哪？”

“我冒险杀了——”蒂托夫说到一半时停了下来。他头一次显得一脸惊讶。“你问我什么？”

“这他妈的跟卡特琳娜有什么关系？”

蒂托夫缓缓地说着，仿佛不相信马克敢问出这样的问题。

“她现在在哪儿？”

他拿着乌鸦式手枪比划着，说：“你是说你不知道……”他摇了摇头。“我不相信你。”

“24年前，我还在格鲁吉亚上学时，认识一个叫卡特琳娜·库斯金斯卡娅的姑娘。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见过或听说过她了。”

蒂托夫猛地跃向前，将手枪砸向马克。马克用前臂挡着并朝蒂托

夫撞去，而蒂托夫用手枪打了马克的后脑，抬起膝盖对着马克的脸顶去。马克摔倒在地，然后感到后脑被枪管指着。

你这个王八蛋，马克心下骂道。等着吧，老子一定会加倍奉还。

“你敢动。”蒂托夫边说边在马克的身后移动着，枪管紧紧贴着马克的头骨。之后，他用狂躁却又不大的声音说：“现在就是你的死期。上帝不会来救你。没人会理会你的哀求。你死之后，你的血液会玷污地面，尸体将被抛在垃圾堆中。没人会哀悼，没人会在意。”

马克感到枪管离开了他的头骨。

蒂托夫说：“现在，你想起我是谁了吗？”

格鲁吉亚，第比利斯
1991年6月，苏联解体6个月前

马尔科·萨维利奇之前从未吸食过海洛因，但在他的家乡，新泽西伊丽莎白，看到过很多街头流浪汉吸食海洛因，因此他知道少量服用这玩意儿并不会把人怎样。

仅在他发现卡特琳娜美术包中的窃听器的几个小时后，那帮克格勃暴徒就绑架了他，并把他弄得神志不清。他们显然对初步的刑讯逼供结果并不满意，于是又开始了第二轮的审问和殴打。他们审问了两周还是三周？马尔科已经完全没有时间概念了，但从手上的针口判断肯定已经有段时间了。只要马克身体能承受，他们就拼命给他注射海洛因。有时药物初始的冲击太过强烈以至于他还未进入那个无痛的虚无世界前就感到快要窒息了……

但就在前一天晚上，注射突然停止了。

药效令他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他们没有打他。也许是因为给一个人注射强效止痛药后再对他施加痛苦没有意义。不过现在他知道了，由于药物效果没有感受到的疼痛会在药效消失后放大10倍。

当他们再一次对他进行审问时，他试图去回答他们的问题。他确实回答了，可答案并不是他们想要的。他们又开始殴打他，有时用橡胶警棍，有时就直接拳打脚踢。

他把自己和一个叫拉里的美国人的所有见面，以及为新闻俱乐部募集资金的事情都告诉了他们，只要是他能记起的事他都一字不漏地说了。但那对他们来说还是不够。他们确信他为中情局工作，知道的远不止这些。

他甚至编造了他们想听到的关于中情局的事情，但他对中情局了解得不多，所以没什么说服力。

他们给他水和过期的咸味饼干作早饭，但由于发热和胃绞痛，他

都吐了出来。他想排便，但身体每一寸地方都剧烈地疼痛，以至于无法蹲上放在他头边满是他排泄物的桶。

他将脸移动了几英尺，贴到一块凉爽的地面。也许他们已经榨干他了，意识到他没有任何价值了。

门开了，灯光洒了进来，有人踢了下他。

“起来。”说的是俄语。

马尔科没法起来。

有只手抓着他的头发，使他呈跪着的姿势，把他向门口拖去。

门外，四个带着黑色滑雪面具的人围着另一个人。那个人跪在地上，脸暴露在外，双手被铐在背后。所有戴面具的人都持有武器。

“我想让他们见见彼此。”其中一个戴面具的人说。马尔科认出他是头。他认出了他的蓝眼睛，强健的肩膀，以及黑色靴子上的划痕。

有人将马尔科向前拖到一个年轻男人的面前。他留着棕色齐肩的头发，嘴唇肿胀，瘀青的棕色眼睛有哭过的痕迹。

这个头狠狠地踢了下马尔科的大腿，说：“你一点用处都没有。而没用的混蛋都是这个下场。”他从腋下露出的手枪套中拿出一把黑色半自动手枪，指着无名无姓的犯人的后脑，用俄语说：“现在就是你的死期。上帝不会来救你。”犯人开始颤抖。“没人会理会你的哀求。你死之后，你的血将玷污地面，尸体将被丢弃在垃圾堆中。没人会哀悼，没人会在意。”

之后，他扣动了扳机。子弹穿过犯人的头，从他的鼻子穿了出来，掉到了马尔科的双膝之间。犯人向马尔科的方向倒下，喷出的血溅到了马尔科的肩上。

“好了，现在轮到你了，”那个领导对马尔科说，“准备好了吗？”

马尔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自己也不禁感到奇怪。他太累了，太痛了，已经准备好结束这一切了。

“是你。”马克现在认出这是二十多年前折磨过自己的人。他的眼睛、声音甚至连肩膀的样子也一点没变。现在他终于知道这个俄国人是誰了。

蒂托夫。

马克本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但他只是听到一声枪响回荡在空房间里。接下来的几周里，俄国人当着马克的面又处决了5个人，老少都有。逮捕自己的人马克一个也不认识，那些人也没有说这些被处决的人来自何方以及为什么会被处决。马克希望这些人本来就是死囚，这样的话俄国人就只是早点送他们上路而已。但这只是马克的猜测。

蒂托夫重新坐到床上。“所以你一直都在撒谎。你从前就给中情局干活，现在还是在为他们卖命或跟他们合作。别否认了。我知道你在比什凯克的活动，你那位海豹突击队的老兄，还有你在那儿为中情局干的活。我很快还会知道更多的。”

马克看着蒂托夫。再次与他面对面，听他提到自己妻女所在的地方，对马克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在格鲁吉亚被关押的那段经历教会他，想要完全摆脱这些恶棍控制的唯一方法就是不去想他们会对自己做什么。在格鲁吉亚时他几乎已经修炼到了这个境界，那时他已经准备好甚至迫切希望被处死了。后来他一直怀着这样的心态为中情局工作。这是一个好特工的核心素质。

可当莱拉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后，他不再这么想了。即使自己的老命不值钱，女儿可是无价之宝。莱拉的命运或多或少还是和自己的命运相关的。自己若是死了，就无法养育和保护莱拉了。

至少到目前为止马克是这么想的。看着蒂托夫站在眼前炫耀自己在比什凯克的调查成果，马克真恨不得上去撕破他的喉咙。

马克盯着蒂托夫看了一会儿，说：“我在第比利斯上学的时候，帮过拉里·布兰，布兰当时在中情局工作。除了亲自参与的行动，我对其他事情一无所知。我当时已经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了你们，但你们很蠢，不相信我。”

蒂托夫对马克的谩骂无动于衷。“你两年不到又回了格鲁吉亚。我们在阿布哈兹发现了你。”

“那时我的确在帮中情局干活。但最初你们知道我时，我只是中情局的一颗棋子，被布兰利用了。”

“我们绑架你后，布兰到处找你。他派了人去救你。如果只是利用你的话，他不会这么做的。”

“是的。”布兰动用了他与格鲁吉亚反对派的关系组了一支临时队伍，把克格勃驻第比利斯的人消灭干净了。所有抓马克的人都被赶尽杀绝。蒂托夫当时不在那儿，所以侥幸活了下来。

马克与蒂托夫对视了一会儿。

蒂托夫问：“告诉我你逃走后发生了什么。”

“你为什么想知道这个？”马克不明白蒂托夫为什么不停地追问陈年旧事，却闭口不谈纳希切万的秘密军事禁区，俄国驻军，或者为什么要杀死布兰。他也不明白这些事和卡特琳娜有什么关系。他疑窦丛生。

蒂托夫没有回答。

马克接着问：“你干嘛揪着过去不放？”两人又对视了一会儿，马克说：“我回美国后戒了毒，加入了中情局。拉里·布兰介绍我去的，他想让我有个好归宿。”

“我是说在你回美国之前，布兰救了你之后，你还在格鲁吉亚的那段时间。

“没做什么。他把我救出来后我就离开了。”

“你真是没一句实话，萨瓦。”

“我没完成学业，我真的什么也没做。”

“你就这么走了。”蒂托夫嘲讽道。

“那些救我的人——”

“你是说那些杀了我手下的人。”

“——把我扔在第比利斯街头。我回了公寓，发现房子已经租给别人了，因为我已经两个月没回去了。你知道我那时是什么鬼样，你心里清楚你都对我做了什么。我站都站不稳。我身体脱水，需要尽快治疗，但我根本不知道该上哪儿。我愣愣地站在原来的房门前。房东赶我走，还威胁说要叫警察。我知道你的人和她串通好了，因为她看都没正眼看我。我跟她说只要她借我用一下手机，我就走。我给凯特琳娜打电话，可打不通。我走到大街上，凯特琳娜的房子就在一英里外，虽然我知道我很可能支撑不到那儿，我还是努力往那边走。这时拉里·布兰接上了我。”

蒂托夫发现他根本无法判断萨瓦是不是在说谎。即使是22岁的萨瓦也很难让人读懂，他说的事总是前后不符。即使那时他不是一个间谍，他也表现的像个间谍。要是他当时崩溃了，恳求原谅，审讯时间也不会那么长。不过蒂托夫总感觉萨瓦隐瞒了什么，哪怕萨瓦只是出于自尊。他已经决定将他完全摧毁，毁去他所拥有的一切，但他没能做到。萨瓦还能撑住。虽然有一半的时间他都神志不清，但他还是能朝人脸上吐口水，不管有没有真吐。

“拉里·布兰接走你后发生了什么？”

萨瓦的眼神呆滞。他的嘴几乎没怎么动。“当然，就如你所知道的，我染上了毒瘾。”

蒂托夫对此不想回应。他一生中做过很多后悔的事，但完全不会对他对萨瓦所做的一切感到后悔。萨瓦被救走后，克格勃在第比利斯的部队被布兰的敢死队弄得溃败不堪，蒂托夫也因此被发配到车臣做安保工作。那些灰暗的日子在苏联解体后更加苦不堪言。克格勃的存在也因此受到质疑。蒂托夫和克格勃花了很长的时间才东山再起。

萨瓦说：“布兰把我带到一个乡下的房子。他帮我把身子清理干净，给我喂食。也给我少量的海洛因，以至于我在格鲁吉亚的时候不会有脱瘾症状。他想把我调理到能自己搭乘飞机。这些就是后来发生的事。在那房子里待了几天后，我被送到了机场。一个大使馆的人一直陪着我。虽然身体还是不适，但至少我能走动了。总之就是我在第比利斯被绑架了。总之，我活着到了家。先是把毒瘾戒掉，之后接到了布兰的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加入中情局。”

“你说你愿意？”

“看起来是这样。”

“之后你从未试图再联系卡特琳娜？”

“没有。”

“为什么不？”

“那样更安全。”

“你说过在回第比利斯后会试图联系她。”

“是的。”

“为什么改变主意了？”

“我曾经有好好考虑这事。可想来想去觉得要是我离她远远的可能会更安全。我不想她遭受那些你对我做的事。”

“你凭什么会认为我们会伤害卡特琳娜？”

“你利用了她，不是吗？你和你的人在她身上安了窃听器来接近我。”

讨论那么久以前的事让马克产生了一种幻觉。事情太久远了，久的让人难以相信那些事真实发生过。

“可能吧。”

“你我都心知肚明你做了些什么。而且我知道，要是我不离开她，你们会再次利用她来接近我。所以我放手了。”

蒂托夫用枪拍了下大腿。“尽管如此，你也没打过一个电话，甚至连留言都没有。你肯定不怎么想她吧。”

“你错了，我爱她。”

蒂托夫盯着马克的眼睛。他说他爱卡特琳娜时和他说自己经历的折磨时都是一副目光呆滞的神情。这个美国人要么是个极其出色的骗子，要是真的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布兰有没有试图阻止你联系卡特琳娜？”蒂托夫问。

“没有。”

“真的？”

一阵沉默。蒂托夫不知道马克是在回忆还是不想回答。

“可能有吧，”马克最后说，“我们讨论了我的处境，以及接下来最好怎么办。”

“怎么办。”

“你问的都是2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你也知道当时我的情况。我对那段时间的印象很模糊。你为什么要杀拉里·布兰？为什么卡特琳娜的画像会放在他的房间里？”

“哦，对了，那幅画。现在我们来谈谈画。”蒂托夫的声音升了一个调。“因为要是你真的如你所说的那样离开了格鲁吉亚，也没有再联系卡特琳娜的话，你不可能认出来的。”

“不见得。”

“那幅画里她都没露脸，萨瓦，你不可能就这么认出了她。而且我知道这幅画是她在你被绑走之后画的！所以要是你在逃跑后再也没见过她，你不可能认出这幅画的。”蒂托夫让萨瓦想了一会。“所以我知道你在说谎。不，你逃走后去找了卡特琳娜，看到了这幅画。画还在风干状态，是吗？还有，萨瓦，我知道你在那的时候都做了些什么。”

蒂托夫怒视着萨瓦，看这个美国人是否敢否认事实。

洞穴尽头的电梯门打开了。蒂托夫的一个手下走了出来。他戴着战斗耳机，手上拿着短管自动来福枪。“长官，我们有麻烦了。”



巴巴可疗养院坐落于纳希切万市西北面10英里外一片荒地边缘的一个大型的战前古老建筑中，地下是古老的盐矿。这个建筑本是为那些患有哮喘的苏联退休人员躲避俄罗斯中部内陆地区湿冷的天气而建的。最近，一群过于热情的土耳其投资者将之整修了一番，企图吸引土耳其和伊朗年迈的退休人员来这儿进行空气疗养。

不过这个投资失败了。事实证明花高价到一个集权国家的盐矿中疗养的吸引力非常有限。一个月前，俄联邦安全局从土耳其银行手中

收购了这个地方。一周前，蒂托夫开始悄悄地将他的部下和装备从南奥塞梯转移到纳希切万，并将这个疗养院作为他的基地。

一出矿井上到疗养院的电梯，蒂托夫就见到了他的一个手下。这位年仅25岁的莫斯科人，是俄联邦安全局圣彼得堡分局指挥官的儿子。

“有多少？”蒂托夫绕着电梯前关着的喷泉半走半跑地问。

“6辆车，14个人。”

“他们现在在哪？”

“9个人包围了疗养院，5个守在前门。”

“武器呢？”

“马卡洛夫手枪和一些乌兹冲锋枪，没有重甲。”

“他们想干什么？”

“搜索这栋楼。”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俄联邦安全局反情报组的先遣队给过当地警方好处。疗养院附近也没有什么人烟，都是荒地和沙漠。是萨瓦。他用某种方式把阿塞拜疆人引来了。蒂托夫不知道这个美国人是如何做到的，但这帮人在萨瓦到这之后不久就出现了，这绝不是巧合。

“你跟他们说了什么？”

“我们询问了他们是否有进入的许可。他们说没有，但要是我们不允许他们进来，他们就硬闯。”

“你相信他们吗？”

蒂托夫已经到了前厅。虽然前厅装了亮晶晶的瓷砖和俗丽的吊灯，但是没有家具，整个房间感觉很空旷，没有生气。透过玻璃门，他看到他的人在和一名看上去是阿塞拜疆警察的人争吵。

蒂托夫躲进前厅外的房间，那里挂着10台不同的液晶监视器，每一台都实时显示着疗养院中不同位置的情况。蒂托夫再次确认了他刚

得知的消息：疗养院被包围了。

蒂托夫对他的人非常有信心；他们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隧道中也存满了武器，虽然这些武器是为之后的行动准备的，但现在用来防卫也不为过。不过一旦战争开始，阿塞拜疆人就可以要求增援，甚至召唤军队。如此一来，隧道就会被搜查，武器就会被发现。他们的伪装就暴露了。

蒂托夫抓过一个无线电耳机，确认发报机已经被设定为通过快速更改频率来阻止窃听之后，发出了一段代码。他听着每一名手下的回复，然后指示他们其中的一个告诉门口与阿塞拜疆人交涉的那位继续拖延。

蒂托夫摘下耳机，但仍将一个听筒举在左耳边以便继续监控手下人的通话。然后，他拿出一个卫星电话，直接按下了他的上司——俄罗斯安全局指挥官的号码。

电话响第二声的时候被接了起来。

蒂托夫迅速汇报了一下现在的情况。当指挥官开始斥责他的时候，蒂托夫插话道：“我担心的不是我个人的安危，而是整个行动的风险。我现在需要你授权提前启用我的第二部队。”

蒂托夫将他的行动人员分成了两队：拥有准军事部队技能的间谍，和当作间谍一样训练的准军事部队。前者在几周前就已经到达纳希切万，现在与他同处在这个疗养院中。后者，除了原本是一名士兵的蒂托夫本人，其余所有人昨天才刚进入纳希切万境内。

“就算我们现在派出你的第二部队，你也无法逆转局面。现在威胁你们的人无疑和纳希切万当局有联系。而且保护你的伪装毫无意义，你们已经暴露了。”

“我可以让那些阿塞拜疆人进来，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安全的。然后在第二部队到达时迅速扣押他们。要是你能授权在今晚就开展行动，就等于给蒙在鼓里的阿塞拜疆人当头一棒，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反抗。”

指挥官咒骂了一声。

“战争不会总照着计划走，长官，”蒂托夫说，“你和我，我们总要面临临场发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在这，会活得这么久的原因。你会照我说的做吗？”

“我会将事情汇报给总统。至于那些伊朗人是不是能跟着时间表走，我就知道了。”

“那我的第二部队呢？”还没等指挥官回答，蒂托夫又说，“长官，等你给总统汇报完再启用他们就来不及了！那时情况就变了。我们会更局促。”

指挥官顿了一下，然后说：“现在启用。”

“谢谢长官。”

“不过先告诉我——那些阿塞拜疆人是怎么找到你的？”

蒂托夫犹豫了，他并不想将萨瓦的事告诉指挥官。于是他说：“不知道。”

马克注意到俄国看守好像在听耳机里传来的讯息。

“是，长官。马上，长官。”守卫转向马克，“把手放到脑袋后面。去电梯。”

马克坐着没动。守卫又重复了一遍，可马克还是不动。守卫只好对着耳麦问了问该怎么办。

听一会儿，守卫说：“如果你不自己走，我就用枪把你的腿和胳膊打断，再把你拖上电梯。你自己选。走。”

马克心想，这帮俄国人真是太难以捉摸了。但他知道这次他们要来的真的了，所以还是站了起来。

“快点！”守卫用他的AKS-74顶住马克背部。这是一把有折叠枪托的自动步枪，和乌鸦式手枪一样深受俄国军方喜爱。走到电梯口时，守卫说：“放下左手，右手别动。按电梯。”

马克照做了。电梯门开了。

“进去，”守卫说，“按六层。”

马克按下了一二三层，但守卫在电梯外，所以看不到。

“按了，然后呢？”马克问。

“手放到头后。面对墙壁。”

马克照做了。守卫进了电梯，电梯门关上了。守卫把枪口顶在马克左边肩胛骨上。

守卫发现马克按错了楼层后，咒骂了几句，然后用枪猛戳马克的后背。马克感到一阵刺痛直穿胸膛。

“你觉得这样很好玩吗！”

“并不。”

守卫又对着马克腰部一阵猛戳，嘴里冒出一连串脏话。“废物。傻

逼。”

马克故意按错楼层只是临时起意——如果俄国人急着要去六楼，那么放慢一下他们的脚步也无妨。

守卫边骂边胡乱按下几个按钮，希望能重新设定楼层。

当马克感觉电梯到达一楼时，他听到守卫在疯狂地拍打电梯按钮，还有大约15米外的一群人正用阿塞拜疆语争吵。有人想要另一人离开大门，还有一个人在大叫有人闯了进来。

守卫调整了一下站姿，马克感到顶在背后的枪管松了些。他想这可能是自己唯一的机会了。趁守卫不备，马克奋力转过身抓住了枪管。

一声枪响。马克感到屁股上一阵刺痛，他的左手已经抓住了枪，正在推开枪管。守卫又开了几枪，但都打在电梯内壁上。玻璃被打碎了。马克先是用右脚朝守卫的裤裆踢去，然后又猛咬他的扣着扳机的手。

又是一阵枪响，这次持续了好几秒。马克听着好像是从接待处那边开的枪。

“把枪放下！”

这是用阿塞拜疆语说的。

电梯门慢慢合拢。关门前传来一阵砰砰声，好似装满水的气球撞击路面后炸裂的声音。马克感到脸上湿了。守卫松开了步枪。马克一把夺过枪，朝他腿上扫射。射完后他才发现此举已经没必要了，因为守卫的后脑勺几乎没了，刚刚他听到的炸裂声正是头骨破裂的声音。

马克趁着电梯刚要上升时伸手按下了开门键。两个穿着皱巴巴便衣的人站在离电梯三米开外的地方，举着以色列制造的乌兹冲锋枪对着马克。其中一人穿着塑料凉鞋。马克放下步枪，举起手。

“你叫什么！”年长的那位用阿塞拜疆语朝马克喊道。

“马克·萨瓦。”

“就是他。”另一人说。

“跟我们走。”第一个人说。

“还有一些俄国人在这儿。”马克说。

“多少？”

马克想了想自己碰到的和听到的，说：“至少有六个，可能还不止。可能有人在顶楼。就是这人”——马克指了指地上守卫的尸体——“要带我去的地方。千万小心，他们都有武器。大部分是AKS-74突击步枪，还有一些短筒卡宾枪。”

疗养院外，一辆深色车窗玻璃的白色福特面包车急停在了主楼的大门廊下，刚刚越过了马克站着的接待区。

“走，”一个阿塞拜疆的便衣警察向马克招招手说，“快点。”

又有五个人冲进疗养院，其中两人很明显是当地警察；其他人穿着便衣，看起来像是训练有素的军人。

马克径直走向货车前座副驾驶位的车门，猛地打开它，愣了一下，然后恍然大悟。奥尔汗·甘巴尔坐在驾驶座上。仪表盘上放着一把马卡洛夫手枪，副驾和驾驶位之间的地板上丢着一把乌兹冲锋枪。

马克抑制住自己的惊讶，因为尽管他希望奥尔汗能帮忙，却没想到他会屈尊亲自出现。他说：“我多久没见过你开车了，有十了年吧？司机呢？”

奥尔汗穿着平时穿的深色西装和白色按扣式衬衫，但没打领带。他坐在那儿，肥大的肚子将衬衫撑起，条纹内衣清晰可见。他的眼袋下垂得比平时还要严重，土耳其人式的鼻子看起来特别大。

“快上来。”奥尔汗说。

马克照做了，因为肋部的压力变大所以蜷缩了一下。“你在这做什么？”

“我接到了你的电话后，追踪你的电话信号到这家疗养院，然后信号就消失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们把我关在疗养院下面的盐矿里。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已经到达纳希切万了吗？”

“没有。但当时我已经在苏姆盖特的空军基地附近了。”

马克仍然不明白为什么奥尔汗这种管理着众多手下的人会丢下手边所有的事立马飞往纳希切万。他对奥尔汗说出了心中的疑惑。

奥尔汗说：“现在巴库方面有一些进展了。我离开会比较好。我觉

得我们得谈谈。我的人对付的是什么人？”

“俄罗斯人。”

马克把他之前传达给疗养院内的阿塞拜疆人的信息跟奥尔汗又说了一遍，提醒奥尔汗降低面包车驾驶员一侧的车窗，并朝着守卫在疗养院门前的阿塞拜疆人喊话。

“快进去！我们会保护好自己的。到里面配合萨利米。”

“是的，长官。”

“你有增援部队吗？”马克问。

“没有。”

“应该叫增援的。”

奥尔汗摇摇头说：“没可能了。算上咱俩，我们有十五人。对付他们六个人应该够了。”

“我说的是他们至少有六个人，而且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奥尔汗无奈地叹了口气。“在纳希切万，我唯一信任的人就是我妻子的妹夫。他用他信任的人组建了这支队伍。他们都是很好的人，经验也很丰富。不过就算他们不行，也没法调军队来。内政部的武装部队连想都不用想了。我在国安局的部队也没法调用，原因很复杂，我不想谈。总之没有增援部队。只能靠我们自己。”

“你有麻烦了，朋友。”马克说。

奥尔汗俯向马克那边，打开仪表盘下的小柜。里面是另一把马卡罗夫枪。他手拿枪管把枪递给了马克。

马克问：“你想让我也进去搜查？”

“不，你帮忙负责外面的安全。我让你开枪的时候你就开。等我的人把里面占领了，你就帮我们审问里面的犯人。我希望你知道该问什么。”

马克拿着枪，评估了下己方所处的位置。门廊的屋顶遮住了疗养

院上层的客房。前台前面的玻璃门已被击碎，大厅一览无余。要是有人从路上或疗养院的后面发动袭击，他和奥尔汗有时间做出反应。而且面包车本身能给他们提供一些保护，也能快速移动。这位置不坏。“好吧，”他说，“我们聊聊吧。”

“你在流血。”

马克看向自己的右胯。那儿的衬衫粘糊糊的，不是因为出汗。他检查了一下伤口，自己的腰部被子弹擦伤了，不过应该不会流血太久。

“我没事。”

“你说你要跟我说些事。到底是什么？”

当马克告诉奥尔汗俄军准备从南奥塞梯，亚美尼亚和塔基斯坦都大面积入侵时，奥尔汗脸色铁青。

“谁告诉你的？”

“中央情报局欧亚分局已经监测到这些了。”

“你在华盛顿的老板，泰德·考夫曼告诉你的吧。”

“是的。”

“你相信他。”

“是的。”

“这帮俄国人准备向我们进攻。”奥尔汗总结道。“这很明显。”

马克也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否则为什么俄国人偷偷地在靠近阿塞拜疆的地方集结部队？但无端地攻击阿塞拜疆将引发国际社会的谴责。不过俄国人可能已经准备好了遭受谴责，就像他们从乌克兰偷走了克里米亚，或者是夺取了跟格鲁吉亚有争议的领土那样。如果俄国人要干涉从BTC管道流向西方的石油，或者通过亚得里亚海管道从阿塞拜疆输送到欧洲的天然气，那么美国和欧洲肯定会被逼急。这里面牵扯到太多的利益关系。马克向奥尔汗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是，但是这些俄国狗，虽然你跟他们打了十几年交道，但是你没

有我——”奥尔汗用食指敲了三下胸脯，“了解他们。”

马克回想着九十年代时和蒂托夫在一起的那段时间。同时也想起了和卡特琳娜在一起的时光，以及这些年他认识的俄国人，直到现在，他还把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当成朋友。“我想我足够了解他们，奥尔汗。”

“那你就应该不会对现在发生的这些感到震惊！俄国人从来就不接受失去阿塞拜疆或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乌克兰甚至是——”

“我知道。”马克说。奥尔汗真正想说的是有些俄国人，包括俄国总统，想把之前苏联政府占有的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但对阿塞拜疆无故发动攻击……我觉得这不会发生。”

“哦，这不是无缘无故的。我们必须说说纳希切万。你都知道些什么？”

“有人告诉我纳希切万南部建了一个秘密飞机跑道。我们的卫星也捕捉到了建造跑道时的画面，但现在什么也看不到了。那边发生了什么？”

奥尔汗用鼻子重重地出了口气，然后从上衣里面的口袋掏出一个柠檬味的止咳片，他拆开包装，“你想吃一个吗？我还有很多。”

“不用。”

奥尔汗含了一会止咳片，说道：“是中情局的人雇你来调查这个禁区的吗？”

“不，是俄国人雇佣我的。”

奥尔汗扫了一眼马克。

“我开玩笑的。”

“一点也不好笑。”

“中情局注意到俄国在南奥塞梯的动作，所以他们雇我的公司来调查。可是我派去的人被谋杀了，而且他也是我朋友，所以我被卷进

来，要查清楚到底是谁杀了他以及为什么要杀他。我一步步调查到了这儿。”

“谁杀了你的朋友？”

“一个名为蒂托夫的俄国上将。”

“他是俄联邦安全局信号旗特种部队的指挥官。”奥尔汗就事论事说。“去年刚升的职。他的晋升资格是有问题的，不过俄联邦安全局的头是他的Krisha。”

Krisha是在俄语里是屋顶的意思。在俄罗斯黑手党中指的是收保护费的那个人，虽然大多数人并不愿意交保护费。而俄联邦安全局经常和黑手党抢着收保护费，所以Krisha在俄联邦安全局的意思和在黑手党中的意思差不多。

奥尔汗继续说：“当他们在阿富汗服役的时候，蒂托夫就开始给他的Krisha交钱了，同时蒂托夫还秘密进行海洛因交易。这个Krisha就是他的指挥官。这是常识，大家都知道这一点。”

“我不知道。”

“这是因为你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在女人和孩子身上。后来他的Krisha升职了，蒂托夫也鸡犬升天，成为了俄联邦安全局在莫斯科经营的六个犯罪企业的执行官。这些安全局的人都是罪犯。你说蒂托夫因为你的朋友在南奥塞梯查到的事情而把他杀了？”

马克犹豫了。他不想提任何关于卡特琳娜的事情。“我觉得是。另外，我知道这里的项目还涉及到了以色列人。今天早些时候我尾随了两个以色列人从禁区回大不里士酒店。”

听到这，奥尔汗笑了。“好吧，这样的话事情就好办多了，萨瓦。我就实话告诉你吧，现在我也没什么人可倾诉了。”

“出什么事了，奥尔汗？”

“俄国人在我们政府里安插了眼线。我现在明白了，在准备发动军事进攻前，他们先从我们内部进攻。现在我的政府也在追捕我。我对总统已经失去信心了。当然，你说的没错，这个禁区是一个空军基

地。”

“但是为什么在我们的卫星照片里看不到这些呢？”

“因为它的构造就是为了避开卫星侦查。大部分装备都在地下。飞机必须偷偷驶入一个10米高20米长的入口，同时也要有一个出口。无论是入口和出口都被土地覆盖了。空中是看不到的。”

“这是和以色列的合作项目？”

“是的。”

“飞行员能顺利在这儿起降吗？”

“飞行员？不，没有飞行员。”

“无人机。”马克恍然大悟道。

“是的。”

“以色列制造的无人机。”

“是的。叫苍鹰，不过是新的隐身型号。我相信后面的不用我说你也能猜到。”

马克心跳加速。“以色列人正使用无人机基地从阿塞拜疆侦查伊朗。”由于距离太远，所以以色列制造的无人机无法从以色列飞抵伊朗。但从纳希切万的无人机基地进行侦查的话，伊朗的国土将一览无余。“作为回报……”马克不得不思考了片刻。“作为回报，你们能使用他们的无人机刺探亚美尼亚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领土争议已经打了二十多年仗。这片地区目前被亚美尼亚占领着。

“当然。”

“然后俄国人发现了？”

“基本上，是的。”

“因为他们站在亚美尼亚那边——”

“萨瓦，听着！俄国人确实对我们的石油流向以色列和西方很不

满，他们担心我们会绕过俄国把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输送到欧洲。而且俄罗斯人也不希望看到我们比他们的宠物亚美尼亚厉害。但这并不是他们入侵的理由。它们入侵的原因和亚美尼亚一样，他们都是在同一个地方住了一段时间后，就想当然的认为那个地方就是他们的了。他们忘了这片土地真正属于谁。无人机基地的问题是次要的。那只是一个借口。”

马克并不认同奥尔汗所说的关于与俄罗斯人和亚美尼亚人的话，但他知道现在争论这个也毫无意义。他说：“要是俄罗斯真的摩拳擦掌准备入侵——”

“很明显他们正在这样做。”

“——那他们就需要想出一个更好的借口，而不仅仅是拿无人机基地当幌子。你认为——”马克边说话边看着车外。他眯起眼睛说：“把望远镜给我。”

望远镜就在驾驶位门上的袋子里。奥尔汗把它递给马克。“看到了什么？”

马克对了对焦，看到一辆白色的小型面包车行驶在荒地上，正向他们逼近。

奥尔汗咒骂了一声。

马克专心地看着面包车侧面的土耳其语。“土耳其卡尔斯省自然及观鸟之旅，”他读道，“纳希切万确实有鸟可看……但我不认为——”

“呸！这些傻瓜来这可不是为了看鸟的。”

“确实，我也这么想”

奥格汗拿起仪表盘上的对讲机，通知他的人有敌人来了。“派人去关上大门，马上！告诉他们疗养院已经关闭了。再多派两个的人去外面守着，要是他们想闯进来，就直接开火。”

过了一会儿，一个纳希切万警察冲出了疗养院，奔向他的警车，朝着金属门的方向开到一百码。

警察到达大门口后赶紧关上门，这时小型巴士正好冲到门口。巴

士司机跟警察激烈地交谈起来。通过巴士脏兮兮的的窗户，马克数了一下，车上一共有12名男子。

他努力记下这些人的特征。有些头发已经花白了，但总的来说，他们比马克印象中的观鸟者年轻得多。他们没有因参观的疗养院的计划被破坏而交头接耳，全都面无表情地坐着，直盯着前方。

其中一人用手遮着嘴说了几句话。

“好吧，我们确实有麻烦了。”马克说。

不久后，从疗养院楼上发出了枪声。纳希切万警察跌倒在地，小巴士突然向前冲去，撞向大门。

门没被撞开。奥尔汗从距离小巴士二十英尺的地方朝小巴士开枪，然后不断前进。此时，疗养院的门突然被打开了。巴士里的人用枪敲碎了窗户。奥尔汗没有子弹了，马克举起手枪朝司机连开三枪，子弹擦过奥尔汗的脸，但没有打中目标。

“快跑！”马克指向西侧。他们现在寡不敌众，子弹也快用完了。“走捷径！”

沿着基地中山丘的小路开下去，可以绕开大门和小型巴士。

就在奥尔汗驾着面包车，绕着疗养院门前一字排开的圆形车道开着时，司机一侧的前轮胎却泄了气，轮胎的金属钢圈猛地撞上坚硬的路肩，车子猛地震动了一下。

面包车冲下山坡时，奥尔汗尽自己所能控制着汽车。马克转过身，一直看着身后。几秒钟后，山顶上出现了一辆警车。

“他们有辆车。”马克不得不喊出来，以便奥尔汗在嘈杂中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他们在门口袭击的那个警察——他们找到了他的钥匙。”

奥尔汗试图加速，但是面包车却危险地左右晃动。警车快速从山上下来。马克估计他们的速度是自己车速的两倍。他甚至可以看到警车上两名男子。

“我们还剩多少弹药？”马克检查了一下他的马卡洛夫弹匣，还有7

发子弹。他打开仪表盘下的柜子。

“什么都没有。”奥尔汗说，“就现在这些东西，我们得赶快走……”奥尔汗的声音弱了下来，他正集中精神保持车在陡峭的山坡平稳下行。

眼前出现了一片平坦的路。马克一直用望远镜盯着警车里的两人。乘客座上的人身体探出车外，手拿AKS途径步枪，等待时机攻击。当他们到达平地后，奥尔汗试图加速。泄了气的轮胎从轮辋上掉落，轮窝火花四溅，金属轮毂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声音。

路边有一个深沟。马克估计大概在一百英尺内，当他们的车绕过一个大弯时，至少有几秒，警车上的人是看不到他和奥尔汗的。

“拐弯的时候尽量慢点，只要能让我安全我跳出去就行。”

马克爬出自己的座位，蹲在奥尔汗后面，挨着面包车后备厢的门。他右手拿着马卡罗夫，左手拉着门把手。

奥尔汗将信将疑。“然后呢？”

“然后我来对付他们。”

“你可不是小伙子了啊，萨瓦！我觉得你还是跟我一块待在车里比较好。”

“来吧，我会没事的。”

“我等你。”

“别，我来料理他们，我们纳希切万市区见。派一个人到蓝色清真寺。”马克并不想当英雄。分开行动有助于迷惑敌人，马克宁愿冒险下车，躲在山上，等待合适的时机重新回到纳希切万市区。而继续待在目标庞大且隆隆作响的破面包车上，空手击退俄国人可不是什么好的选择。而奥尔汗太胖，无法轻松地穿过荒地，只能待在车上。“如果我出了事，就联系泰德·考夫曼。把你告诉我的也全都告诉他。他也许能帮助你。”马克背出了考夫曼的电话号码。

奥尔汗边重复着号码边在仪表盘下的柜子里找笔试图写下来。

面包车进入弯道，奥尔汗降低了车速。马克猛地打开后备箱的门，迅速看了一眼路况，确认警车上的男子看不到他后跳下了车。由于惯性太大，双腿无法承受，他被迫在地上翻了个跟头。翻滚之后，他撞上了在路边沟渠上的一块齐腰高的巨石。

他强迫自己向前爬着，慢慢缓过气来。胸口像被人用锤子砸了一样。断了的肋骨疼得火烧火燎，那儿正好撞上了石头。

他本打算躲在道路旁边的沟里，但岩石已足以给他掩护，所以他躲在它的后面。

几秒钟后，警车出现了，以最快的速度朝他咆哮。在距离他只有50英尺时，马克将头探出岩石外，强迫自己忽略疼痛，快速瞄准在副驾驶位的家伙，迅速开了三枪，他觉得有一枪可能击中了要害，然后又朝司机开了三枪。

警车经过他时，已经开始在路上来回摇晃。它撞到了沟渠，被弹得老高，然后翻滚了下去。

马克向车子走去，他捡起被抛出AKS冲锋枪，确认里面装满了子弹，然后扔掉了手中的马卡罗夫，将AKS步枪调到自动模式，打开弹堂，把步枪扛在了肩膀上。

他有点呼吸困难，走路歪歪扭扭。慢慢来，他这么告诉自己。他觉得头晕，连呼吸都需要用尽全力。

警车翻了个底朝天，里面的两个人都躺在已经成为地板的车顶板上。他们的身体不能移动，不自然地扭曲着。马克向司机一侧的门边走去，想要深呼吸几口来给自己力量，但深呼吸又让他的胸口隐隐作痛，所以他只是轻轻吸了几口气，就用枪把车窗砸开。他把司机拖出车外后自己也跪倒在地。

我到底怎么了？阳光明媚。别昏过去。他花了一秒钟让自己振作起来，然后观察着眼前的俄国人。

鲜血从男子的左眼，太阳穴和嘴里流了出来。他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子弹打中了他的头。俄国人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勋带，上面用俄语和土耳其语写着他的名字：圣彼得堡大学生物研究所，维克托·佩特

罗夫。在下面用更小的字印刷着以鸟为主题的标志：土耳其卡尔斯省自然及鸟类探索之旅。

马克咳嗽了一下，朝地上吐了口口水，搜查了一下司机，从肩膀皮套中搜出一个黑色乌鸦式手枪。他检查了一下，还有五发子弹，于是把它别在后背的皮带上，朝着车的另一边走去。他敲碎了副驾驶位的窗户，检查了第二个俄国人。他发现这个俄国人胸前中弹了，他本来是瞄准他的头部开的枪，显然打偏了，不过这个家伙看起来也是死了。马克搜了一下，发现了相同的乌鸦式手枪。马克拿出弹匣，将其放在自己前面的口袋里，然后把手枪扔到了沟里。

好了，马克想，现在暂时安全了。他告诉自己快集中精神。

他又咳嗽了一声，胸口的疼痛让他直不起腰来。上帝啊，为什么连呼吸都这么难？他慢慢站起身，摸索着断了的肋骨。每一个地方都那么灼热，也许断掉的地方正在流血，也许他被子弹打中了，只是自己没发觉而已，但是他的衬衫是干的。

分析下情况，你现在有武器了，那些俄国人把你惹毛了。马克对自己说。

马克回头望着疗养院。刚好能看到屋顶。他们能看到自己吗？他们看到车子出事了吗？

他身后是一片荒地；身前是通向阿拉斯河的一条干涸的低谷。他的计划是穿过荒地，甩开俄国人，然后回到纳希切万市，等走到高速公路，也许可以叫一辆出租车，但上帝，他感觉很糟糕，而且——

马克伸手去摸他塞进裤子里的预付费电话，可电话已经不在了。那就叫不了出租车了。

该死。

也许奥尔汗已经停下来了，或者就在不远处，他这么想着。他特别想就那么倒在地上，但他强撑着朝奥尔汗离开的方向慢慢跑着。他回头看了看，发现只走了几步。

一名男子从疗养院前的山坡急速跑下，他也许离马克有半英里

远，但他正朝着车子撞毁的地方跑来。马克走到路的转弯处，没有奥尔汗的迹象。他朝东南方望去，试图在荒地间找出个小路或是水沟。他发现了一个，硬着头皮稍稍吸了几口气后，他眨了眨眼，擦了擦眼睛周围的汗水，开始朝目的地跑去。

奥尔汗到了主干道后左转向着纳希切万市区开进。

他扫了眼后视镜，看到有几辆车在靠近，但没一辆是从疗养院方向开来的。他的车速远低于限速。那些车经过他时，里面的人都警惕地盯着这辆残破的面包车。不一会儿，迎面驶过一辆警车。奥尔汗不停地按着喇叭，并将面包车停了下来。警车急转过来，停在了面包车后面。

奥尔汗收起手机和手持型无线电，但没有捡起地上的乌兹冲锋枪。他下车时，警察叫住了他。

“回到车上去。”

奥尔汗没有照做，反而大步走向前。警察将手放到腰间别枪的地方。奥尔汗的脸因愤怒而扭曲，他没有理会警察的命令。

“停下！”警察命令到。说完后便拔出枪。“回到你的车上去。”

奥尔汗不慌不忙威胁似的说：“把我送到纳希切万市区。”奥尔汗完全不担心那个警察会开枪，他从屁股口袋里拿出他的政府身份证明，放到警察眼前。

“长官，我——”警察忽然盯着身份证明。

“现在带我去那个地方。”奥尔汗说。

警察艰难地咽了口唾沫。他看了一眼指着奥尔汗的枪，然后放下了拿着枪的手。“你是——”

“是的，我就是那个奥尔汗·甘巴尔，你们的国家安全部部长。要么你立即按我说的做，要么我逮捕并枪毙你。”

马克向后看了一眼，没看到那个从疗养院跑下来的俄国人，但不排除他已经跑到附近了。他注意到自己橡胶底的鞋在干燥的地面留下了模糊的脚印，于是赶紧跑到一个不会留下脚印的已经干涸了的满是岩石的河床上。他现在晕晕乎乎的，根本无法在崎岖的路面站稳。他脚扭了一下，摔在了地上，胸腔附近的肌肉一阵抽搐。

他躺在岩石上，弓起身子。他想起上次肋骨断了的时候还是在1997年，那是在塔吉克斯坦被车撞的。不过那次没有这般疼，那点疼痛他喝了几天伏特加就好了。那时他只有29岁，身体更为灵活，更

——
别心不在焉了，快起来！

他将身体抵着膝盖，撑着手上的AKS突击步枪站了起来，继续在这个干枯的河床上走着，逼着自己尽可能快点。

可他走的一点也不快。他越努力，断了的肋骨就越疼，呼吸也越困难。

俄国人可能很快就会追上来，而他肯定跑不过那人。他感到身体明显不对劲。难道蒂托夫又给他下了药？还是从面包车上跳下来时加重了伤情？

马克停了下来，他已经没有力气继续前进了。他现在需要找一个地方躲起来，可周围根本没有任何遮挡物。手上的枪好重，他真想放手。终于他支撑不住倒了下去，尖锐的石头划伤了他的膝盖。

他举起枪，向着那个俄国人可能出现的地方瞄准。但他实在太虚弱了，一分钟后，枪就掉到了岩石上。他想着自己需要一把手枪，这时又一阵咳嗽袭来，折磨着他的身体。

胸口的肌肉又开始抽搐。抽搐平息下来后，他从背后掏出了乌鸦式手枪，吐了口痰。岩石上顿时被喷得一片血红。

就在这时，那个俄国人出现在了峡谷的入口。他的眼睛和枪都对

着马克。马克试图对着那人开枪，但却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一阵眩晕，眼前的俄国人也逐渐模糊起来。他再次跌倒，头撞在岩石上。阳光好刺眼。他试图吸口气，但发现呼吸都变得很困难。他想，要是能睡上一会儿，也许体力就能恢复了。

“甘巴尔部长，什么风把您吹来了？要是我知道——”

“我需要有一个有安全电话的房间。”

“没问题，长官。”

“你办公室就可以了。”

奥尔汗让警察把他送到纳希切万市中心一个不起眼的政府大楼门前。他向入口处的警卫出示了身份证明。30秒后，当地安全部警戒部队首领气喘吁吁地出现在他面前。这个首领的任命书还是奥尔汗亲笔批的。

“这边走，甘巴尔部长。出什么事了吗？”

奥尔汗走在首领前面，盯着前方，冷冰冰地说：“对，出大事了。”

奥尔汗坐在橡木桌后的真皮椅上，发现这张桌子比他在巴库办公室里的更大更好。他想着等一切结束后，就把这张桌子运回去。

桌上有一部电话。奥尔汗将它设为免提后，拨通了总统的专线。

“很抱歉总统现在没空，甘巴尔部长。可以问一下您在哪儿吗？”

“总统有空，他对他的国家安全部部长随时有空。还有就是你不能问我在哪儿。”

长时间的停顿后，一个紧张的声音说：“请稍等。”

他一直等着。奥尔汗猜就算外面灾难肆虐，总统也会通过让找他的人苦苦等待来宣示自己的权威。

五分钟后，电话那边有了回应。“奥尔汗。”

奥尔汗背靠着椅子，电话仍然处于免提状态。“总统阁下。”

“你有叛徒的消息要告诉我？”

“我知道您签发了我的逮捕令，总统阁下。我也知道您认为我是叛徒。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怎样？”

奥尔汗可以听到总统呼吸的声音。他猜测总统在捋胡子。真是个无聊轻浮的人。他继承了他父亲的野心和傲慢，却没有继承那个伟人深谋远虑的素养，或者是正如奥尔汗所担心的，没有继承他处理危机的能力。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打电话给我，奥尔汗。”

“俄国人要对我们动手了。”

奥尔汗并不喜欢美国人，他们品行不端，自以为是；同时，他对中国人也没有什么好感，尽管他们总是自我感觉良好。中国人也不过只是一群排外的狭隘商人。而那些没落的欧洲人更是让人难以忍受。为什么要去法国，法蒂玛？不过他最反感的还是醉醺醺的俄国人。俄国人像美国人一样暴力，像中国人一样优越感爆棚，还和他们一样粗鲁——这可真不容易！不，奥尔汗一点都不喜欢俄国人。何况他父亲在西伯利亚的劳改营被关了五年。

“什么？”听上去总统相当惊讶。

“他们在亚美尼亚，南奥塞梯和塔吉斯坦都安置了大量人员和武器装备。还派间谍潜入了纳希切万——”

“纳希切万一直都有间谍。”

“不一样的，总统阁下。我担心内陆地区也被间谍渗透了。您得警告下国防部长。我们必须马上派兵到北部边境线上去。”

“谁告诉你的？”

“一个美国人给的情报。”

“你总是太相信美国人，奥尔汗。不是他们在玩你，就是你打算玩我。”

“不，总统阁下，是您被耍了。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您是想让您有机会保卫我们的国家。我之所以被内政部长陷害，也是因为他和俄国人结盟了，而且想在俄国人发起攻击前除掉我。因为俄国人知道我会和他们拼命，也会要您去和他们拼命！”

长时间的停顿后，总统说：“真是奇怪，伊朗人决定在南边对我们发动攻击时你却建议往北境派兵。”

“伊朗人？为什么——”

“得了吧，部长大人。你今天是与世隔绝了吗？”

“要是您指的是德黑兰的爆炸事件，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一直在监视——”

“监视！呵，要是你一直在监视这个情况，那这个可能会让你感兴趣。”总统满口嘲讽的语气。“一小时前，伊朗总统开了个新闻发布会。现在伊朗宣称攻击了他们的最高领导人的无人机来自纳希切万那座秘密基地，对，没错，就是那里，甘巴尔部长，伊朗人知道那儿！他们宣称，是我们和以色列人合谋建了那座基地，并在那里部署了以色列制造的隐形无人机，我们让以色列人在无人机上装上武器，飞到伊朗实施刺杀行动。他们还宣称找到了被击落的以色列无人机残骸！”

奥尔汗感到很意外，很长时间后才回复道：“可是没有无人机被击落。就算有，那上面也没有武器。”

“他们宣称有无人机向最高领导人住所射击的证据——”

“他们在说谎。要是最高领导人的住所被炸，那也是他们伊朗人自己弄的，好来嫁祸于我们。”

“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以色列人没背着我们将其中的一个无人机武装起来？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真的去杀伊朗总统？”

“因为我相信以色列人。”

“你相信他们。呵呵，很好，甘巴尔部长。”

“而且我也不相信他们会这么鲁莽。”

“我，可没法那么相信他们。不管是不是谎言，伊朗人宣称已经在无人机攻击霍拉桑尼在德黑兰的房子后，将其击落了。他们在电视上展示的东西看着也像以色列无人机的残骸。他们说，作为报复，将控制纳希切万的领空。没错，你没有听错，伊朗军队已经集结。他们看上去要准备入侵纳希切万了。你听到了吗？伊朗人现在准备进攻了。而现在，就是现在！你却告诉我俄国人的事。要我往北边派兵。奥尔汗，你可真是蠢到家了，连叛徒都不会当。”

“但俄国人在亚美尼亚的基地，还有——”

“军事情报部门没发现你说的任何一件事。”总统抬高了嗓音。“你说的事，内政部长从没发现过！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把无人机的事情告诉俄国人，奥尔汗——”

“我没有那么做。”

“但我知道我要守卫国家，而你对我的工作完全没有任何帮助。”总统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说：“你在哪儿？”

“纳希切万。一小时之内，我会登上回巴库的飞机。之后，我会去办公室。”

奥尔汗听到咔哒一声。总统挂了他的电话。

想都没想，奥尔汗直接挂了电话，一等拨号音重新响起，就输入了泰德·考夫曼的电话。要是总统太腐败无能，不能保卫阿塞拜疆免遭俄国毒手，奥尔汗想看看是否能让美国人来干。

奥尔汗·甘巴尔到达巴库机场时，一队阿塞拜疆军车已守候在停机坪上了。这些车大多都是南非产的悍马仿制品。他走下飞机，看到国防部的将军在等候自己。

将军是个小个子男人，制服松松垮垮地搭在他身上。他身后站着十三名士兵。将军右手拿着一张纸。十年前他和奥尔汗一起守卫过阿塞拜疆与伊朗的边境。

“甘巴尔部长。”将军皱了皱眉，说：“我们所处的年代还真是很奇怪。”

奥尔汗上前一步说：“的确很奇怪。”

“我希望你能明白我没有主动申请这个任务。”将军把那张纸拿出来。奥尔汗抓过来读了起来。

“你知道，我也是身不由己。”将军说。

奥尔汗猜对了，这是对他的逮捕令。他被指控犯了叛国罪。右下角是总统的印章，印章下面是他硕大而潦草的签名。

“别自责，将军。”奥尔汗边看边说。“这事解决之后，我保证不怨您。”

奥尔汗说这话时不怀好意，暗示其实自己会记仇的。

“谢谢您，长官。”

过了一会儿，将军显得犹疑不定，手足无措。

“现在呢？”奥尔汗说。

“我希望您能跟我来，长官。请坐我的车。”

“我们要去哪儿？”

“恐怕要去戈布斯坦，甘巴尔部长。”

奥尔汗点了点头。他虽然心中不悦，但也没感到意外。戈布斯坦是巴库南面沙漠中的一座监狱。里面关押着许多阿塞拜疆的政治犯。奥尔汗曾在那里审问过很多犯人，所以他很清楚那里的境况：牢房肮脏不堪，很多犯人都吸毒，还有不少患有艾滋病。

将军说：“真的很抱歉。这是总统本人的指示。”

奥尔汗回头看了看自己的贴身保镖。保镖小心翼翼地拿着奥尔汗的衣服，生怕弄皱了。奥尔汗对他说：“跟我去戈布斯坦，并通知我爱人现在的情况。”

马克感到胸口一阵刺痛。他睁开眼，发现自己仰面躺着。他看到一盏灯，灯旁站着一个蓝眼睛的双下巴男人。这人眼里布满了血丝，前额上皱纹横生。一绺灰色的胸毛从这个敞开的衬衣领口露了出来。

马克听到有人咒骂了几句，然后用俄语说：“他醒了，再给他来点。”

马克努力回想自己在哪儿，之前发生了什么。

真他妈疼……

他试图把手放在胸前。那儿疼得厉害，像是被什么冰冷坚硬的东西戳着。可有人把他的手挪开了。

“不许动！”

马克咳嗽了两声。他现在仍然呼吸困难，咽不下气。他感觉自己又快晕过去了，但还是努力保持清醒。他试着抬起头，但有人把他按住了。

“别让他动！”

他的胳膊被几双强有力的手按住了，然后有人用橡胶管把他的左前臂套了起来。几秒后，双下巴男人拿出一根针来。马克挣扎着想要把臂膀抽出来，但无济于事。挣扎需要大口呼吸，可他做不到，空气像是无法进入到他的肺部一样。他感觉自己像是溺水了。

双下巴男人在他身上摸索了一会儿。马克闻到他腋下散发出刺鼻的气味，感觉到针扎进额头，数秒之后，马克感到血流加速。

那帮混蛋。他们又要使老招数了。

马克挣扎着，但一只手紧紧按住他的胳膊。他感到自己像是被火烤着，过了一会儿，好像有什么东西从胳膊中冲出，他顿时一阵轻

松。这种感觉他从来没体验过。

俄国人在说话。“好，我们再来一遍。一、二——”

马克感到胸前一阵刺痛，一个金属器物穿进了他的身体，好像有人在拿刀扎自己。他叫了起来，要么就是他觉得自己叫了。叫声在房里回荡。他感觉自己飘了起来，他身下不再那么硬了，可脑袋在下沉，他努力抬起头。

他听到一阵冒气的声音，好似一个没有扎紧的气球在泄气。

“完事了。在他晕过去之前要固定住他的胳膊。”

放在马克前额上的那只手挪开了。马克抬起头，虽然眼前一片模糊，但他能看到他们对自己做了什么恐怖的事。一枚巨大的针从他的左边胸口穿出，针的一部分用塑料罩住了。血从针口流了出来。像是橡胶手套指套部分的东西被胶带绑在针头上。这个装置简直就是疯子的罪恶发明。

针像是扎进了靠近心脏的部位。

把那玩意儿拿出去。

就在马克试着抬起头来时，漏气声又响了。马克这才意识到这是自己身体发出的声音。空气出来时针管上的橡胶套又响了一声。

马克低下头。他被注入体内的药物侵蚀着。他安慰自己刚刚那一幕只是幻觉。

马克渐渐失去了意识，不，他刚才所见的一切如此真切，他心想。

当他们穿过巴库市中心，前往戈布斯坦监狱时，逮捕奥尔汗的上将接到了一个电话。他接起电话，听了一会后说：“是，是，我当然会控制。”一分钟后，又说：“当然，总统阁下。只是我——”

奥尔汗将手伸进衬衫口袋，拿出最后一片止咳糖扔进嘴里。他用鼻子深呼吸着，很享受鼻腔中升起的柠檬味。

“——是，是，总统阁下。不，没有问题。我立即把他带到那去。”上将挂断了电话，转向奥尔汗说：“我们不去戈布斯坦了。”

“不去了？”

“不去了，总统想见你。”

奥尔汗花了点时间来消化这个信息。“我知道了。总统说他想怎样了吗？”

上将看起来很忧心。“没有。”片刻之后，他说：“我真的很抱歉，甘巴尔部长。”

奥尔汗吸着止咳糖，把包装纸揉成一团扔在地上。“我知道。”

近年来，一些高档的滨海餐厅如雨后春笋般在巴库南部的里海边涌现出来。阿塞拜疆总统坐在一个餐馆的圆桌旁，头顶是蔚蓝色的遮阳伞。空气中弥漫着海藻，盐，和鱼的味道。近海处，石油钻塔和还在施工的人造岛上的塔式起重机在夕阳下闪闪发光。海浪温柔地拍打着石砌的防波堤。

离总统一百英尺远时，总统的保镖将奥尔汗拦下搜了身并拿走了他的手机。忍受了这个略带侮辱性的行为后，奥尔汗被领到总统面前。他看到桌上仅摆着一盘看似嫩牛柳配红酒蘑菇酱汁加洋葱的大

餐。

已经是晚餐时间了，奥尔汗也饥肠辘辘。

“甘巴尔部长，你能来真是太好了。”总统叉起一片牛肉送到嘴里说。

“总统阁下。”

“关于那些俄国人，你是对的。”总统含着肉说。他把叉子哗啦一下丢到盘子上，又急急忙忙拿起餐巾纸擦了下嘴。“杜波夫刚刚开了个新闻发布会。”

杜波夫是俄国外交部长。

总统语气中带着焦虑和嘲讽。他继续说：“他警告伊朗不要进攻，否则俄国会将此当作是对俄势力范围内的领土的入侵，对此他们不会容忍。他还提到了他们在亚美尼亚，南奥塞梯，塔吉斯坦基地中的军队。你是对的。那些俄国人已经准备好了。”

奥尔汗斟酌着总统的话。“势力范围。他居然敢这么说？那条狗。”

“他们一直恬不知耻。”

奥尔汗用手指敲着桌子。“俄国大使怎么说的？”

“他说要是阿塞拜疆有需要，俄国将非常愿意提供军事协助。还真是慷慨大方啊。”

“要是我们需要。”奥尔汗重复道。一切都很明了了。现在他知道俄国的计划了。但一切都比他想象得快多了。

他看向距离最近的一座建设中的人工岛。这些岛是阿塞拜疆模仿迪拜而建的。岛上会建奢华的酒店，一级方程式赛车跑道，甚至还计划建造世界最高摩天大楼。奥尔汗从不认为将巴库建成小型迪拜是个好主意，但他更不愿俄国人跑来叫停这些开发计划。没人愿意在俄国控制下的阿塞拜疆投资。

“俄国大使告诉我们不用担心，他们不会容忍伊朗这么入侵阿塞拜

疆的。根据卡尔斯条约，俄国有义务保护纳希切万领土的完整。”

“那个老共产主义条约跟这事没一分钱关系。”

“他还说他很担心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抵抗伊朗的入侵。”总统努力吞下口中的食物，又拿起另一片肉吃起来，仿佛告诉人们虽然他们所讨论的事确实很麻烦，但还没有可怕到值得打断吃饭的程度。可他飞转的眼睛出卖了他——他确实害怕了。

“不过他说的是实话。”奥尔汗说，“我们的确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防守。”

“我试着给伊朗使馆传话说我们已经准备关闭无人机基地，关闭所有的东西，也接受伊朗的监控。但伊朗封锁了所有的外交渠道。他们根本不想听真相，不想谈判。他们二话不说直接派兵到了边境。”

“也许我们可以拖延伊朗人几天。不过要是战争打出了纳希切万，打到阿塞拜疆的心脏……我们的边境线太长，而且，毫无疑问，要是我们和伊朗打起来了，亚美尼亚会乘虚而入的。”

“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些吗！”

“我没有指责您的意思，总统阁下。只是我把观察到的说出来。”

总统喝了口水，他的手在颤抖。“你近来还真是口无遮拦啊，甘巴尔部长。”

“我这样说只是因为我希望能阻止灾难发生。”奥尔汗向前倾去。“事情是这样的，总统阁下。俄国人查到了我们在纳希切万的无人机基地，而以色列人用它来暗中监视伊朗。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发现的，而且那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俄国人打算把这件事告诉伊朗。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伊朗肯定不能容忍这种事。不过他们并不打算鼓励伊朗攻击这个基地，而是带着其他目的——他们让伊朗假装认定是以色列从这个基地袭击了他们的最高领导人，所以他们准备进攻纳希切万，至于接下来的事，就由他们俄国人接手。”

“俄国是为了拯救我们而入侵。”总统说。

“是的。”

“为了我们免受伊朗的打击。”

“没错。当然，他们不会把这称之为入侵。他们会把这叫做援助，是来营救我们的。就和他们营救克里米亚一样。但他们可不想打进阿塞拜疆，他们想让我们自开大门。而且是您亲自下令，总统阁下。”

“我？我为什么会那样做？”

“因为您的内政部长，也就是您的妹夫，会劝说您放俄国人进来。他会向您谗言，告诉您最明智的选择是与俄国人合作，而不是和他们作对，也会试图让您相信伊朗真的要攻打我们，还会宣称已经得到俄方的保证，只要无人机基地一拆除，俄军就会在几天之内撤走，让您认为俄国真是为了保卫纳希切万免遭伊朗的毒手。不过那些都是谎话，总统阁下。内政部长背叛了您，背叛了我们的国家。俄国在制造假象，他们这么干惯了。”

“我知道了。”总统说。

“您怀疑我。”

“我怀疑所有人。”

“在俄国人提议援助后，您找内政部长谈过吗？”

总统没有回答，反问道：“要是我不同意俄国人进入，你觉得他们会怎样？”

“他们还是会进来。”奥尔汗想起1990年苏维埃坦克开进巴库的样子。当时他就在那，帮助料理伤员，埋葬死者。他知道这一切可能会重演。“而且他们会宣称是受邀而来。就算我们或其他人知道这是个谎言也无所谓。他们将大肆宣传，在网上发动舆论攻击，他们的特种部队将假扮成阿塞拜疆人，拥护俄军的出现。这就已足够扰乱局势，让反对党闭嘴。我们的边境部队会反抗他们吗？我不知道。不过要是反抗了，俄国人很可能会威胁要从南奥塞梯和塔吉克斯坦的基地派兵入侵内陆，而且是从背面的秘密通道进入，好让自己看上去不那么像一群暴徒。当然，由于俄国坦克从南奥塞梯过来需要经过格鲁吉亚，他们会通知格鲁吉亚的。”

“要是俄国人知道我们打算反抗，他们可能会重新考虑。”

“我怀疑他们可能只会增兵，因为他们相信我们最终会放弃的。如果他们认为能突袭成功，而且我们没有反抗的意思，那他们就只会派一个小部队，以免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现在我们必须也制造一个骗局，总统阁下。我们先诱使他们认为他们可以长驱直入阿塞拜疆，然后在他们跨越边境线时，极尽所能消灭他们。这是俄国人唯一会知道的。对外，我们就宣称这只是和亚美尼亚之间的一个小冲突，那样俄国人可以颜面无损地撤退。”

“要是俄国人不屈服呢？要是他们派出更多的部队呢？”

“要是他们真想攻占纳希切万，他们会有的。”

总统盯着双手，说：“纳希切万有一些俄罗斯族人。俄国任何大规模的增兵都得从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经过。对他们来说发动真正的进攻也不容易。”

“要是我们把纳希切万拱手相让，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拿下。但是如果要付出高额代价，他们或许会觉得不值得。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他顿了顿，然后说：“要是我们不是单打独斗也许会好些。”

“要是土耳其能涉入——”

“土耳其就算了吧。要是在一年前，也许行，但现在不中用了。”

土耳其和阿塞拜疆，都是说土耳其语的国家，历史上一度关系密切。不过当阿塞拜疆和以色列的军事联系越来越密切时，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关系降到了谷底。土耳其希望阿塞拜疆能和以色列划清关系，以示团结。但被阿塞拜疆拒绝了。

总统抿起嘴说：“是的，恐怕你是对的。”

“而且，就算我们请求增援，光凭土耳其也是不够的。”

“我不能把南边的部队都调走。总要有留守的。而且还必须派些部队到格鲁吉亚和塔吉克斯坦的边境线上，以防你判断失误，即俄国打算进攻内陆。”

“俄国的目的就是瓜分我们的领土。这也是我为什么会找美国人初

步了解情况，总统阁下。”

“你问的谁？”

奥尔汗说了下他和泰德·考夫曼之间的对话。

“然后？”

“要是俄国入侵，美国会损失惨重。尽管我们的石油没有流经纳希切万，他们也知道俄国人会利用占领纳希切万来控制我们。他们不会冒险让俄国人来控制流出里海的石油和天然气。而且美国人嗜血成性，他们喜欢打仗。不过他们近来谨慎了许多。所以我也不能确定。当然了，还是得由您直接提出求助的申请。”

“我们这是在玩一个危险的游戏，奥尔汗。要是美国援助，而俄国派出更多的兵力，然后美国再增加兵力呢？土耳其可能会被牵扯进来，然后是亚美尼亚。土耳其和美国是北大西洋公约成员国，而亚美尼亚、俄国、哈萨克斯坦和——”

“是的，是的，不过——”

“——他们有共同防御条约。这些条约把那些国家绑在一条战线上。之后可能就不是边境线上的小打小闹了，你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与俄国和它那帮忠心的走狗打了起来，结果就是，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不管我们采取何种措施，都是有风险的，总统阁下。但眼下最令人着急的是我们的国土即将被俄国蹂躏。找美国帮忙吧。要是您不愿意，我来，但最好还是您本人去做。”

达莉亚开着她的大众捷达快上吉尔吉斯斯坦通往哈萨克斯坦的大桥时，手机响了起来。天渐渐黑了。达莉亚开着车在比什凯克周边转了几圈，在一家她从没去过的街边小餐馆吃了晚饭。她本想开到阿拉木图找个旅店住一晚，但现在决定不去了。

莱拉睡在车后座的安全座椅里。这个安全座椅是达莉亚特意从欧洲订购的，因为吉尔吉斯斯坦卖的她都看不上。电话一响达莉亚立马接了，没让铃声吵醒莱拉。

是约翰·德克尔打来的。

“有什么消息没？”达莉亚小声说。

“考夫曼刚刚来了电话。”

德克尔说中情局认为马克在纳希切万被绑架了。但是没人知道他现在的位置。

“怎么会这样。我们才刚有了孩子啊，约翰。我们过得很幸福啊。”达莉亚没有继续说下去，因为她知道自己再说就要哭了。

“马克是个硬汉，达莉亚。我不会——我是说，我不会因为这事儿或其他什么事儿惊慌失措。”

“我没惊慌失措，”达莉亚说，“我是担心。惊慌失措和担心是有区别的。”

“我不是说惊慌失措，我的意思是……不管怎样，事情总有另一面。你听新闻了吗？”

“没有。”因为怕吵着莱拉，达莉亚一直没开广播

德克尔于是告诉她德黑兰的爆炸事件与伊朗和俄罗斯的反应，听完后达莉亚的心立马沉了下去。

她说：“所以现在马克被搅进这么一桩破事儿里了。好极了，真他

妈好极了。”

“事情变得越来越糟。我猜考夫曼的意思是，美国不会就这么让俄罗斯或伊朗进军纳希切万的。”

“他们当然不会。克里米亚跟这事不同，如果俄罗斯真在纳希切万有动作了，接下来就是石油问题了。”

“不管什么原因——”

“噢，没有其他原因了。”

“考夫曼说他已经成立了一个小分队，负责阿塞拜疆陆军与美驻军之间的联络。”德克尔停了一会儿，说：“如果是那样的话，情况就会好很多。”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如果俄军或伊朗真进攻纳希切万，即便阿塞拜疆敢还击，也不太可能打得过他们的。”

“所以马克得赶紧离开那儿。”

“对啊，所以考夫曼——我猜是他上头的人——在想要是支援阿塞拜疆，情况也许就有转机了，明白吗？”没等达莉亚回答，德克尔又说，“现在问题是，联络小分队需要一个会说阿塞拜疆语的人，但中情局里没什么人会阿塞拜疆语，而且我觉得他们不太想让自己的人去干……”

“去干这种可能会变成一团糟的事。这样即使出了事他们也可以撇开关系。”

“差不多吧。”

“可如果只是解决沟通问题的话，有很多阿塞拜疆人会说英语啊。”

“考夫曼需要信得过的人。他可不会随随便便找个阿塞拜疆人。达莉亚，考夫曼问你能不能干这个。”

即便刚刚德克尔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可达莉亚还是愣住了。她

早已发誓再也不干地下工作了，再也不想参与谋害别人的事了。她已经受够了。“可……考夫曼很讨厌我。”

“他的确不是很喜欢你。但他们那边没有多少你这样的人。你讲一口流利的阿塞拜疆语，在中情局干过，而且现在已经脱离那儿了。你符合他们的一切要求。”

“是中情局开除了我，德克尔。他们觉得我一文不值，再说，我也不信任他们。”

“是，但比起随便找的阿塞拜疆人，考夫曼肯定更信得过你。那些阿塞拜疆人脑子里说不定有什么疯狂的想法。考夫曼觉得你可能会答应，因为你参与他们的行动的话，也等于是在帮马克。这可是让他们重新认可你的机会，达莉亚。”

“我才不在乎他们认不认可我呢。他们算个屁。一帮无法无天的骗子。如果我说了算，早就让他们关门大吉了。”

“我只是传达一下考夫曼的意思，达莉亚。”

“反正这事没门，我还有莱拉要照顾呢。”

“我完全理解。那我就跟考夫曼说你不答应了？”

达莉亚回头看了一眼莱拉。她貌似睡得很舒服，时不时蹬蹬腿挥挥胳膊。她连奶瓶都还没碰过，达莉亚想都不会想在这个时候离开她，哪怕只是一会儿。帮考夫曼和中情局干活，帮阿塞拜疆和美国杀死一群20多岁的俄国新兵，做他们的梦去吧。

但那样也等于对马克置之不理啊。

自从收到马克的短信后，达莉亚止不住地想，她不能在马克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辜负了他。辜负马克是不是就等于辜负了莱拉呢？万一马克——她试着不去想“死”这个字——真出事了，而她却什么也没有做，女儿将来会怎么看自己？自己又该怎样面对自己？什么样的妻子会对丈夫的死无动于衷？

没错，当初达莉亚和马克约定好，一旦收到马克发来的这样的短信，她就得一心一意保护自己和女儿。保护这个仅存的家。可马克也

是家庭的一员啊。帮助马克就是帮助莱拉。

“达莉亚，你还在吗？”德克尔问道。

德米特里·蒂托夫将军提早一个半小时来到大不里士酒店的顶楼餐厅，那里原本常常座无虚席，可今天为他清了场。现在餐厅里只有他和他的三个手下，两个神情严肃的年轻服务员和一个肚子滚圆、套着不合身西服的经理。

快到点了。除了救走萨瓦的那个人，蒂托夫的人杀光了其余所有袭击疗养院的阿塞拜疆人，然后匆匆忙忙地带走了所有武器和通讯设备，希望他们今晚的行动能得到批准。蒂托夫本人也尽早赶到了大不里士。

大不里士是纳希切万最高的建筑。酒店宣称自己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能在顶层俯瞰整个城市，具有战略价值。蒂托夫建议俄军占领这儿。

但一旦俄军越过边境，阿塞拜疆就会加强在大不里士的防御，尤其是酒店最上面几层。所以蒂托夫决定在俄军越境前先带领人占领制高点，这样俄军到达后就不会遇到不必要的抵抗。

蒂托夫继续嚼着他的晚餐：石榴胡桃酱汁鸡肉、煮土豆和一些昨天从山里挖来的野菜。不一会儿，他看到一个厨师乘着唯一能到这层的电梯下去了。

现在是九点半。厨房半小时前就关了。蒂托夫猜应该还有一个厨师在清理后厨。或许还有一个洗碗工。他不想滥杀无辜，不过他想餐厅工作人员很有可能会留守到最后一拨客人用餐完毕，也就是他的人都离开之后。

他喝掉最后一口啤酒，朝坐在他对面的一个目光涣散的矮个男人点了点头。

一个站在附近的服务员走了过来。

“再来杯啤酒吗，先生？”他问蒂托夫。

“好的。”

“卫生间在哪儿？”目光涣散的男人问。

“这边走，先生，”服务员说，“请跟我来。”

蒂托夫的手下跟着服务员，走过男厕所门上方天花板上的摄像头后，他从宽松的运动服里面掏出一把无声“狮子鼻”¹，不动声色地朝服务员后脑开了两枪，然后又迅速朝摄像头开了三枪。

摄像头破碎的声音引来了另一个服务员和餐厅经理。就在他们循声走过去时，蒂托夫朝服务员的背部开了两枪，又朝他的脑袋补了一枪。正当蒂托夫要朝经理开枪时，经理看到了摄像头边躺着的服务员。

经理跪下，嘴里念着“真主保佑”，可蒂托夫一枪结果了他。

蒂托夫对坐在餐厅里的另外两个手下说：“厨房。”然后他做了一个扼喉的手势。“快去。”

不一会儿，厨房就传来两声枪响，随后是一阵器皿摔碎的声音。

蒂托夫然后对目光涣散的男子说：“去拿装备。”

蒂托夫的很多手下都被分配了任务。他们先切断了所有从纳希切万通往周围阿塞拜疆军事驻地的电话线，然后去北面边境与入侵的军队会和。那些随从蒂托夫到大不里士酒店的人用的是伪造的俄国护照，他们声称自己是俄罗斯商人，准备谈化肥生意。他们订了酒店十二层的三个房间，房间就位于餐厅正下方。他们的行李箱里全是武器和通讯设备。

“是，长官。那犯人呢？”

“把他也带过来。我们要在这儿建一个通讯站。”蒂托夫指了指一个小型三角钢琴。餐厅大部分地面都铺上了地毯，但这架钢琴周围的大理石地面或许能抵御下层小型武器的射击。

那名干掉厨师的特工站在电梯门口。

“你，”蒂托夫指了指他，说：“你去十二层楼梯井那儿站着，通报

那层客人的进出情况。不要打扰他们，除非他们找我们的麻烦。”然后他对另一个特工说：“你去查看一下房顶，确保那儿没人。”

他觉得下面几层的阿塞拜疆人应该意识到餐厅里出状况了。摄像头坏了，餐厅员工一个也没有离开。但阿塞拜疆人都很懒，缺乏主动性，所以很有可能等到他们的人来查看时，俄军早就入侵了。

¹ 在美国民间,将枪管长度短于7.62厘米的大口径转轮手枪 通称为“狮子的鼻子”。

马克先是听到了水龙头流水的声音，然后是关门声，再是断断续续的俄语声。他感到很温暖舒适，并且很享受这种失重的状态。他觉得这些声音丝毫不构成威胁，甚至听起来很悦耳。

但很快，他脑袋一紧，想道：莱拉饿了，要吃东西了……

莱拉，她在哪？他想去看床边的摇篮，可他看不到；卧室里好黑。莱拉肯定在这，可是……他完全听不到她的声音，甚至听不到她的呼吸声。也听不到达莉亚的呼吸声。只有一些断断续续的敲击声，就像一只老鼠在墙壁间乱窜。

灯在哪？在你左手边的床头柜上。马克睁开眼睛，适应了一会，又将眼睛闭上。他强迫自己一动不动。

呼吸，控制好呼吸，要是呼吸太急促，他就会发现自己已经醒了。

他静下心来，试图还原刚刚所看到的场景。

五步开外坐着蒂托夫的情报人员——这个人就是白天在大不里士酒店外跟踪他的人。他长得又高又瘦，眼睛很小。他正在类似平板电脑的东西上轻敲着什么。

马克想起疗养院的混战，想起自己试图和奥尔汗一起逃走，还有在荒地中倒下。但之后发生的事就是一片空白了。

不，也不是完全想不起来。一个针状物的图像在他的脑中一闪而过——他们把它刺进了他的手臂，之后将一个巨大的不锈钢针头插进了他胸口。天哪，他们都对自己做了什么？

控制呼吸，别动怒。

呼吸，马克片刻之后想到。他现在呼吸完全没有障碍。

也不像是嗑药的感觉。他努力去感知胸口的状况，还是疼，有压迫感，但却可以忍受。他感到左边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压着他的衬衫，手臂上还有胶带。是为了固定住静脉吗？

好好想想。

肋骨断了，从奥尔汗的面包车中跳下来，撞到路边的石头，呼吸困难，还喷了血。

但他现在可以呼吸了，说明胸口上的针头在起作用。想到这个，他意识到针头刚好插在他的左肺上。是为了将瘀血排出让他再次呼吸吗？

这也意味着俄国人救了他。但为什么呢？这显然不是出于同情。

肯定是为了蒂托夫能够继续审问他。

马克试图分析刚刚睁眼一瞥所看到的场景。他注意力都集中在俄国人身上了，还看到了什么？他认出了房间中的装饰，是……公共场所的，就像……

是大不里士酒店。他在这儿。他认出了蓝灰色的地毯，笨重的象牙色的百叶窗，漆黑的桌子和印花床单。还有些什么？自己是坐着的，但不是坐在普通的椅子上；他回想着脑中的画面，他瞥见了踏板，脚边还有一点轮子影像。

轮椅。他们就是这么把他弄到酒店的，他们推着他经过了前门。外人看上去不过是一个病号在午休。

所以他现在是在大不里士酒店，还坐在轮椅上，俄国人处理了他被扎伤的肺，蒂托夫的一个手下监守着他。马克不知道自己的体力恢复了没有，他想弯曲手臂，或是拉伸腿来感受自己的身体状况，但他不想被那个守卫发现他已经醒了。

他的前臂上盖着一条毛毯，毛毯垂落到他的膝盖上。他冒险绷紧了手上的肌肉，推断出虽然手上的一些胶条可能是用来固定静脉的，但主要的作用还是将他的胳膊禁锢在扶手上。

61

纳希切万上空

达莉亚感到腹内一阵绞痛。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一台军用电脑上的直播视频。画面上一个突击队员系紧安全带坐在一架民用空客飞机的机尾。她几个小时前在比什凯克登上的是这架飞机。她之前一直觉得这些只是俄军虚张声势的表演，他们不会动真格的，只是用占领纳希切万来恐吓阿塞拜疆，好从他们那儿得到些特权。

但现在看来，这不是虚张声势。俄军坦克正快速驶入纳希切万。

她答应担任阿塞拜疆地面部队和美国特别行动秘密小组间的联络员。美方也答应如果他们成功阻止俄军入侵，就帮她找到马克。

这笔交易从一开始听起来就不太合理，现在看来更是如此。达莉亚小便时下体还是会痛，乳房也不停地冒出乳汁。她很庆幸自己在分娩前就买了一个吸奶器，这样至少在把莱拉交给自己唯一的朋友娜吉拉看护时，能事先挤出些奶水留给她。但她挤出的奶水也只够莱拉喝十二小时，之后就只能让娜吉拉冲奶粉给她喝了，但她担心莱拉不爱喝奶粉。

最后一批俄军坦克在一分钟前驶出了俄国驻亚美尼亚的军事基地，现在正以每小时四十多英里的速度向南前往纳希切万。这批坦克不少于五十辆，都是最新的T-90。坦克后面跟着排雷车、装甲车、运输车、卫星手机信号干扰站和装载Buk地对空导弹系统的履带式车辆。一架从美国英基里克空军基地起飞的蝙蝠翼RQ-180隐形无人机飞过土耳其，在纳希切万上空盘旋，通过加密的卫星数据报告俄军动向。

“他们离边境线还有多远？”达莉亚问。

“七十分钟，”一个突击队员回答，“照他们现在的速度，一个小时多一点就到了。”

达莉亚心算了一下。如果自己一行人能在十分钟内降落，就有五

分钟时间与阿塞拜疆那边的人汇合，把人和武器装备都转移到他们的车上。

德克尔就坐在达莉亚身边，他身穿防弹背心，背心上绑着一件战术胸挂。他好像看出了达莉亚在想什么，他挠挠头说：“我们开得再快，即便45分钟就到边境线的集合点了，他们也不会需要我们的，除非情况糟到无人机操控员已难辨敌我。但这种情况不会立马发生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只需要准时到达就可以了。”

达莉亚点点头。没亲眼看到俄方坦克时，一切都很抽象。即便达莉亚在签署那份授权抚养文件时，她也没特别当真。文件中说若是达莉亚出了意外，莱拉就交给达莉亚的养父母抚养。达莉亚甚至觉得让女儿在美国弗吉尼亚生活，或许能让她更好地成长。达莉亚把女儿临时托付给娜吉拉时，也没觉得事态很严重。这已是达莉亚生平作过的最艰难的决定。这事让她心里很不舒服，就像对马克的生死置之不顾一样。但这些都远没有比她现在看到俄军坦克更害怕。

她既害怕又恶心。俄罗斯玩的这场游戏毫无意义。双方的人都会为此丧命。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继续呢？因为俄罗斯的当权者想要不属于他们的东西，而美国和阿塞拜疆的当权者宁愿牺牲人们的生命去阻止俄罗斯得到那样东西？

得知美国地面部队只派了三名突击队员作为秘密侦查员来援助空军，而她自己当翻译，德克尔当自己的保镖兼后备侦查员后，达莉亚并没感觉好点。

“如果情况不妙，救援直升机只会救助阿塞拜疆的人。”德克尔在比什凯克北面的玛纳斯空军基地登机时对达莉亚说过。“所以，不要让自己受伤。”

美国政府想的是无需大动干戈，派几个人在阿塞拜疆把任务完成就行了。这样他们甚至可以否认曾经到过那儿。而阿塞拜疆人还会觉得自己得到了强有力的帮助。

两个突击队员正在将插在机尾的充电器拔下。他们刚喝下了好几罐红牛，每人还吃了至少一粒利他林¹。他们身着没有任何标识的迷

彩服。德克尔在检查一副磨损的夜视镜。

“都充好电了。”其中一名突击队员递过一把电池给德克尔说。

“谢了，老兄。”德克尔将一枚电池装进夜视仪里，再装了一枚到特别行动队的激光测距定位仪里。这个测距仪大小相当于一个小型投影仪，可以用来引导炸弹击中目标。

“把你的夜视仪给我。”德克尔对达莉亚说。

达莉亚把夜视仪给了德克尔，德克尔帮她把电池装了进去。

“谢谢。”

“我带了一些备用电池。”德克尔拍了拍背心上的一個弹药包说。“不过通常用不上的。只是以防万一。背心怎么样？”

达莉亚穿着德克尔给她的防弹背心，她把背心套在自己的黑色毛衣上。她现在有些后悔没穿旧汗衫。“很热，而且背心太大了。”

德克尔点了点头说：“这是最小号的了。”

“没事，总比小了好。”

“这些网格地图看起来真费劲。”一名突击队员看着电脑说。

“这已经是无人机所能拍到的最清楚的了，”德克尔说，“谁想得到我们会来这种鬼地方。”

马克狠狠地咬了一下舌头，故意将其一边咬破，然后开始咳嗽。他慢慢睁开眼睛，又开始咳嗽。他看了看四周，装着很困惑的样子。“什么……？”

那个戴着像是蓝牙耳机的俄国特工，举起枪对着马克的头说：“他醒了。”

“帮帮我。”马克用俄语说，“我要……”他的声音小了下去。

“你要什么？”

“我在哪？”

俄国人叹了口气。“安静点。”

马克又咳嗽了起来。“水。”

“没有。”

“我不能……”

“你能保持安静，每个人都能。”

俄国人右手边的桌上放着一盒烟和一个老式芝宝打火机。俄国人一只手拿出烟，塞进嘴里，用打火机点燃。

血从马克舌头被咬破的地方不断地流出，在他的嘴里积聚起来，和唾液混合在一起。

“我不能……呼吸了。”马克痛苦地嘟哝道。“噢，上帝……”马克再次咳了起来，这一次，血喷了出来，流经下巴，滴在了盖在膝盖和前臂之间亮橘色的羊毛毯上。

俄国人愤愤地咒骂了几声。

马克开始哇哇乱叫，仿佛呼吸很困难的样子。然后，他吐出了更多的血，又咳了几声，试图使之听起来像是被血或呕吐物噎住了。

俄国人对着蓝牙复述了发生的事情，然后说：“我怎么知道？我是

医生吗？”

“我要死了。”马克说。

俄国人没有理睬马克，继续对着耳机说：“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然后又说：“好，好，两分钟。”

马克翻着白眼，继续做出呼吸困难的样子。

俄国人站起来，手里拿着乌鸦式手枪。“好了，病夫。我们得走一程。”



被推出房间时，马克了解到两个情况：一个是他现在在大不里士的12楼，另外根据俄国人鬼鬼祟祟的将他快速转移到电梯的行为来看，他们还没有完全控制住这一层。

不过，顶楼是不是也没被控制就不好说了。

电梯门打开时，马克看到装满了烟灰的齐腰高的装饰性垃圾桶中堆着4具尸体。站在尸体旁的持有武器的俄国人对着无线耳机说：“他们到了。”接着顿了一下，说：“是的，长官。”然后他对推着马克的人说：“跟我来。”

在一个和主餐厅相连的小房间中，放着一架黑色的袖珍三角钢琴和一个小鱼缸。几张圆桌被推到一边，好腾出空间给一张放在红色大理石地板中央的大长方桌。德米特里·蒂托夫上将坐在桌旁，周围是一堆通讯设备：两个军绿色无线电台，几个战术耳机和小型商务耳机，一部卫星电话，两台笔记本电脑，和一堆各种各样的电线和延长线。

桌上还有一把配有热敏夜视瞄准器的AKS-74步枪。蒂托夫的手就放在枪把上。

马克咳出了更多血，呼哧呼哧地喘着气。

“他这样多久了？”蒂托夫问。

“醒来后就这样了。”

“把他衬衫打开。”

推着轮椅的俄国特工拿走了盖在马克身上的毛毯，扯开了他的衬衫。马克没有反抗。

蒂托夫叹了口气。

为萨瓦做手术的老医师现在在战地，正在为在北境线附近战斗的信号旗特种突击部队服务。虽然蒂托夫和这些在大不里士的特工学过急救，但萨瓦肺部的伤已经超出了他们的处理能力。

这个美国人的状况真是一团糟。他胸口的那个塑料软管看着还真让人反感。这时候直接杀了他就算是对他的仁慈了，蒂托夫想道。但留着他是有原因的。

“你能说话吗，萨瓦？”蒂托夫大声问，仿佛是在对一个有听力障碍的人说话。

萨瓦没有回答。

“也许应该让他躺下。”蒂托夫说，“可能管子弯了。”

“您想让我把他放在地上吗？”

“放吧。不过把你的武器给我，以防万一。”

俄国特工将手枪柄对着蒂托夫，把枪交给了他。然后从脚踝处拿出一把双刃战斗匕首。他把匕首尖端顶着萨瓦的喉咙。“你要是反抗，我就割下去。明白吗？”

萨瓦快速地吸了几口气，仿佛是在吸取回答所需的空气。“明白。”

特工将萨瓦前臂上的医用胶带割断，把他从轮椅上抬起来，然后将他放到红色大理石地板上。萨瓦翻滚了几下，朝没有受伤的一边侧身躺着，又继续咳嗽起来。血从他的嘴里流了出来。

“出去吧。”蒂托夫对手下说，“去帮赛奇放哨。”当房间中只剩下他俩时，蒂托夫将萨瓦的皮质背包从放着通讯仪器的桌子上拿了出来。他快速打开盖子，拿出了卡特琳娜的画像。

他站在萨瓦旁边，一手拿枪，一手拿画，用英语说：“你肺功能衰

竭，肋骨断了，还有一些其他问题。问题很严重。我们给你缓解了下压力后好些了。为你治疗的医生很不错，我在车臣和他共事了很长时间，我被枪打中了肩膀的那次也是他治疗的。”

“我需要他……现在。”

“不可能。你现在呼吸已经好多了，不是吗？”

萨瓦用手和膝盖支撑着爬了起来。

“躺下去。”

“这个位置……更好，不会闷得慌。”萨瓦吐出更多血，然后低头看了眼他的衬衫。“你刺进我胸口的针头是什么鬼东西……还有……插进胸口的带有橡胶的塑料管又是……做什么的？”

蒂托夫警惕地看着萨瓦。

“针头是用来排气的，也是为了给塑料管一个入口。一旦塑料管进到胸腔，针头就会出来。塑料管末端的橡胶是从手套上割下来的，为了防止空气回流。”他在萨瓦面前四处走动，把画丢在萨瓦脑袋边。“你逃出去后见过她和这幅画。”

“逃出去后，我就在荒地里……什么也没看到，我昏过去之后，你的人就抓住我了。”

“不是今天，蠢货！是1991年，在第比利斯，你的共犯布兰帮你从我手上逃走以后。你那时肯定见过这幅画。要不然，你三天前不可能认出来。而且我想我知道你对我撒谎的原因。但我想听你亲口说。”蒂托夫等了一会，又说：“我还试着帮你治疗你肺上的伤，萨瓦，但这只是临时的。你会死在这。要是你的伤不足以让你死掉，那么……”蒂托夫拍了一下大腿上的乌鸦式手枪。“你应该懂我的意思。就像我们俄国人说的，生活不是过草地。”说着说着蒂托夫想起了他的母亲。她死于心绞痛和癌症，生前亲手埋葬了她的两任丈夫和女儿。每当想起母亲所承受的痛苦，蒂托夫就很难抱怨自己的生活，或是怜悯萨瓦。“是时候说出真相了。”蒂托夫盯着萨瓦，等着这个美国人给出回答。看他不做声，蒂托夫问：“你想现在就死吗？”

“不，我在想。我在努力回忆。”

“回忆什么？”

“那句话，生活不是过草地。我以前听说过。”

蒂托夫不知道萨瓦是否真的已经神志不清了。“你之所以知道是因为这是《日瓦戈医生》中的一句诗。老实交代，萨瓦。”

“你知道我和卡特琳娜以前经常去植物园吗？”

“什么植物园？”

“在第比利斯。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晚上去了那儿，就在你的人抓我之前。之前的几个星期我们也一直去那儿。那是早春的一天，要是你去了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格鲁吉亚，第比利斯
1991年5月，苏维埃解体前7个月

马尔科和卡特琳娜在离保护区中心的不远处停了下来。他们身旁是一丛被英国常春藤环绕着的竹子。一个月前这儿还是一片亮粉色的紫荆树，现在已绿叶成荫。黄莺栖息在高大的香柏上引喉高歌。卡特琳娜坐在小马扎上，面前放着画架和画布。她正在画一朵鲜艳的罂粟花。画的背景是远处被睡莲叶覆盖的小池塘，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粼粼波光。

马尔科盘腿坐在她旁边的毯子上，边看书边抽烟。

就这么静静的过了半个小时后，马尔科放下书，用俄语问道：“你对埃索里亚尼怎么看？”

他正在读的这本书——至少是试着读的书，是用他尚不熟练的格鲁吉亚语写的——讲的是13世纪蒙古入侵格鲁吉亚的问题。但眼下的种种状况，让他无法潜心于那么久远的事上。雅巴·埃索里亚尼以前是个罪犯，现在成了准军人，正倡导格鲁吉亚摆脱苏联的统治，争取独立。

卡特琳娜全神贯注地画着罂粟花。“你觉得他怎么样呢？”

“呃，我现在很认同他的政见。”

她将刷子蘸入一团褐红色颜料中，抑制住哈欠，说：“那我就喜欢他。”

“但我担心他对民主毫无兴趣，要是他上台了，会和苏联共产党一样坏。我是说，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

卡特琳娜画着罂粟花瓣时说：“我也希望民主。”

“你这么说过是为了让我高兴。”

“那这招奏效了吗？”

卡特琳娜声称她并不喜欢共产主义，但马尔科知道这主要是因为她根本不关心政治。她更喜欢讨论雷诺阿——你认为他是真的幸福，还是通过作画带给他人幸福？——除了雷诺阿，她也会侃侃而谈马奈，柯洛，马蒂斯，卡萨特或是毕加索。她并不喜欢毕加索，但她的画集中有马尔科喜欢的毕加索“蓝色时期”¹的画作，所以她试着用毕加索引诱马尔科……除了画画，美国电影、U2乐队、性、还有猫都是她喜欢的话题——她很想养只猫，但大学不允许她在宿舍养猫。

“你应该和我一起去参加下次会议。”马尔科说，他指的是学生新闻俱乐部的下一个会议。

她轻轻叹了口气。“那我在会议上要做什么？妈妈和哥哥都让我发誓不会参加任何抗议活动。”

马尔科从未见过卡特琳娜的母亲和哥哥，因为卡特琳娜担心他们不同意她和美国人交往。她曾解释说是因为他们比她更加传统。

“参加会议和参加抗议是不同的。下次会议中，我们将讨论一旦苏联垮了后，我们想看到什么样的格鲁吉亚政府。当然，民主是肯定的。但会有总统吗？有首相吗？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卡特琳娜歪过头，微笑着向马尔科坐的地方俯下身去。在他嘴边说：“好吧。那我们一起去。”

“真的？”

“真的。”

他们接了一个吻后卡特琳娜继续画画，马尔科继续去啃那本格鲁吉亚历史书。一小时后，马尔科又抽了一根烟稍做休息。快到五点了，天色有些晚了，阳光穿过树叶，在卡特琳娜的金发上投下斑驳的影子，画面异常美丽。马尔科不禁为之一动，伸手打开书包，拿出一个小型的傻瓜相机。

¹ 1900年至1904年，谓之蓝色时期。在这个阶段，毕加索第一次形成自己的风格。“作品背景蓝，人物蓝，头发、眉毛、眼睛皆蓝，蓝色主宰了他一切作品，而背景简化”。这与画家在这一时期生活的拮据，心境的忧郁息息相关。

马克把他能想起的那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了蒂托夫，然后说：“这幅画不过是我被抓一个月前，我给卡特琳娜拍的照片的复制品。我逃走后再也没有去见她。我没骗你。”卡特琳娜一直很漂亮，但那天却异常美丽，马克想要记录下那一瞬间。“那是我最喜欢的关于她的一个画面，她也知道。这也是为什么她照着那张照片画了她的自画像。”

马克的声音小了下来，他将前额耷拉在地板上。他很确定卡特琳娜是那么想的。那一刻他甚至觉得自己感应到了她。

“所以你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

蒂托夫没有回答，反而说：“我很高兴能除掉布兰那个人渣。但你刚刚告诉我的这个故事，让我不得不杀了你，很遗憾，萨瓦。来吧，我会让你死得很痛快。不过你首先得移到地毯上去，这儿全是电线，我可不能把地板弄湿。”

蒂托夫弯腰靠近他时，马克想让这个俄国人解释下他妈的他刚刚到底在说些什么，为什么他这么关心卡特琳娜，以及他杀布兰的真正原因。但他随即想到了莱拉和达莉亚。他意识到，他没有时间问那么多问题了。他的首要任务是活下去。

蒂托夫的手一碰到马克腋下，马克就使出吃奶的劲站了起来，后脑猛地撞向蒂托夫的下巴，然后转身对着蒂托夫的喉咙挥了一拳。蒂托夫后退了一步，试着拿手枪瞄准马克，但被连到通讯桌上的延长线绊了一下。

马克扑向蒂托夫持枪的手，同时用膝盖顶了他的下体。之后，他竭尽全力咬着这个俄国人的手掌。他感觉自己的皮肤正在撕裂，骨髓

分离了。

当蒂托夫的手稍稍松动时，马克将枪抢了过来，并迅速朝着蒂托夫的胸口开了一枪。他随即转向通讯桌，将手枪别在腰间，拿起AKS步枪，边开枪边踉踉跄跄地朝着被俄国特工把守的电梯跑去。而那个特工正在寻找掩护的地方。

电梯的左边是一扇开着的通往楼梯的金属防火门。马克跑了过去，猛地将门关上，并躲在门边的烟道墙边。一个俄国人对门一阵扫射。楼梯间有人在马克下方用俄语喊道：“赛奇！是你吗？”

马克用俄语回复道：“是的，那个美国人跑了！”

说着，马克向前跨了一步。他无法瞄准楼下的俄国人，也不知道饭店里有多少人。他抬头看了一眼，发现上面还有一层楼梯，最上面是通往屋顶的门。

他下面的俄国人喊道：“37，9！确认！”

马克猜想这是某种暗号，需要特定的回答。马克没有回答，他朝楼梯下面开了一枪后向屋顶跑去。

他转了转门把手，门没开。他把枪掰到半自动挡，朝着门闷开了两枪，向门踢去，仍然没能打开。他又开了两枪，才把门打开。

蒂托夫呻吟着从地上爬了起来。胸口的疼痛倒没什么，他穿了防弹衣。真正让他痛苦的是刚刚发生的事。

萨瓦。

他本该预料到这个美国人会做出这种事。但萨瓦的肺确实不行了。不过很明显马克没有蒂托夫想的那么疼。

“弗拉德！”蒂托夫叫道。

“到，长官！”

蒂托夫跌跌撞撞地走进主屋，他的右拇指在滴血。他想他的鼻子可能也破了。下体也疼得要命。他看到弗拉德，这个为俄联邦安全局效力了20年的老兵，单膝跪着，靠在楼梯入口处的墙上，胸口压着AKS步枪，手扣在扳机上。楼梯间的门敞开着，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

“他去哪了？”

“屋顶，长官。”

“有人受伤吗？”蒂托夫本想责备他的手下让萨瓦跑掉了，但这么做只会更加凸显他自己的失误。

“赛奇倒下了。”

“死了吗？”

“有可能。”

通讯桌上传来两声尖锐的蜂鸣声。蒂托夫知道是莫斯科俄联邦安全局总部指挥中心发来的信息，他咒骂了一句。

“长官？”

“继续监视楼梯间。我得处理下这个。”

莫斯科那边已经承诺会让蒂托夫知道地面部队跨越边境线时

间。此后不久，他就可以看到俄国坦克开进纳希切万和一架俄国直升机停在大不里士的屋顶。地面部队会从下到上扫荡大不里士，而蒂托夫的人和从直升机下来的特种部队将从上到下扫荡。一旦酒店被清理完毕，大不里士就会成为俄军的通讯中心。

但现在屋顶并不安全。计划得变。

他跑回通讯桌边，接过卫星电话。

“我们到边境线了，你那边准备好。”电话那头说。

“明白。”蒂托夫说。

挂断电话后，蒂托夫听到了尖叫声。最初，他不清楚声音的来源，但片刻之后就意识到是从屋顶传来的。

蒂托夫走到窗边，俯瞰大不里士酒店前的停车场。一辆阿塞拜疆装甲车刚刚驶入停车场。萨瓦在距他们13层楼的屋顶上，拼命喊着。而装甲车中的阿塞拜疆人似乎在听他说着。

蒂托夫可以听出其中的一些词。俄国人，占领，饭店，杀阿塞拜疆人……

这从开始就不是一场公平的战斗，达莉亚想。

“导弹跟踪。”德克尔和达莉亚戴着无线电耳机交流着。“可能有500磅。再多的话就承受不住了。”

达莉亚蜷缩在纳西切万北部一个有着数十年历史的战壕里，正从与战壕平行的矮石墙上的小洞中向外看。在这里可以俯瞰亚美尼亚边境线。俄国T-90式坦克看上去巨大无比，来势汹汹，柴油机的声音震耳欲聋。她想不出有什么能与之抗衡。他们在边境围栏处停了下来，要求阿塞拜疆军队放行。一个声称是俄国上将的人拿着喇叭站在坦克前面嚷道：

“我们是为了和平而来，为了帮助纳希切万抵御伊朗的进攻。快把门打开，不然我们就直接压过去。给你们一分钟时间考虑。”

一分钟过后，边境大门仍然紧闭着。坦克开始前进，大门在坦克面前像纸一样软弱无力，轻松被碾压了过去。不过，还没等阿塞拜疆开火，俄军队伍中最前面两辆坦克就被盘旋在距离地面大概5万英尺的一架B-2隐形轰炸机炸毁了。达莉亚看到坦克在燃烧。她为坦克里的士兵感到难过。因为她确信这场伪装成援助的入侵并非他们所愿。

指挥防卫的阿塞拜疆上将身穿沙漠迷彩服，站在达莉亚身旁。

嘭！两秒之后又是一声，嘭！

又有两辆贸然跨过边境线的坦克被炸毁了。之后又有两辆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很明显，俄军根本没想到会遭到这样的反击。这一队人马在最初的两辆坦克被炸毁后陷入了混乱，止步不前。

达莉亚下方，阿塞拜疆一边，有30辆阿塞拜疆军用车辆，大部分都是俄国制造的T-90坦克，不过比俄军现在所用的T-90版本旧；顶部配有防空机枪的载人装甲车，还有一些地对空导弹系统。边境线周围都是山丘，附近的战壕中挤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阿塞拜疆人打算等俄国人进一步推进时对他们发起进攻。但达莉亚不确定事情是否会如

他们所愿。

她的耳机中响起一名突击队员的声音。

“告诉阿塞拜疆人做好准备！有袭击！”

达莉亚将消息转达给了她旁边的阿塞拜疆上将。片刻之后，一辆阿塞拜疆的载人装甲车在附近的山坡被导弹击中，滑落下去。

阿塞拜疆上将转向达莉亚说：“我们的后方有俄军。我需要你将这些GPS坐标传达给你的队伍。”

上将将坐标读了出来；在他说的时侯，达莉亚通过加密的无线电将这些信息翻译成英语传达给了连线的突击队员。

几秒钟后，附近的山坡发生了爆炸。

纳希切万全城都响起了警报。军车在街上呼啸而过。

萨瓦呼叫的阿塞拜疆战士通过无线电请求了救援。蒂托夫和他的手下在萨瓦逃跑后立即毁坏了电梯，阿塞拜疆的步兵只能爬楼去萨瓦那儿。他们中的两个人被打死了，剩余的人逃走了。但几分钟后，蒂托夫猜测整个步兵排都已经冲进了酒店。

这些阿塞拜疆士兵迟早会过来。

当蒂托夫看到高射炮点亮了北边的天空时，他意识到出问题了。如果阿塞拜疆不出动他们在纳希切万的米格战机攻击前进的俄军地面部队，俄军是不会动用他们在亚美尼亚空军基地的米格战机的。米格战机的声音很独特，能传到好几英里之外，可蒂托夫却听不见天上有声音。

事实上他任何战机的声音都听不到。

而这意味着不会有高射炮出现，但事实却是高射炮出现了，而且在人听不见声音的高空。肯定出状况了。随意发射的高射炮意味着雷达也无法侦测到发生了什么，就更不用说能听到什么了。

这说明阿塞拜疆在危急关头请到了援兵。也许是土耳其，不过更有可能是美国。俄联邦安全局反情报部门会查出来的，他们在美国使馆的眼线很有可能已经知道了。不过等到他们查出来怎么回事也为时已晚了。

蒂托夫的卫星电话响了起来。他没有理会，而是走进了紧急通道。

他的一个手下一直守在紧急通道的门口，好在萨瓦出现时开枪打死他。没有看到高射炮和没有听到炸弹在空中爆炸之前，蒂托夫打算让他的人占领房顶。但鉴于现在的情况，他决定改变策略。

他肩挎一把AKS突击步枪，拿了两个装有三十发子弹的弹夹放在防弹衣的口袋里，从脚踝的皮套中拔出一把战术匕首，戴上夜视仪，

不过他把目镜翻了上去。

“我建议您别过去，长官，”守在紧急通道处的特工小声说，“楼梯不安全。如果您——”

“去他妈的。”

蒂托夫试着用匕首撬起餐厅通往楼梯的门顶端的铰链。餐厅门是用很厚的金属制成的，旨在阻挡从走廊穿过来的弹药。它的一面布满了弹眼，但门没有被洞穿。

蒂托夫右手大拇指被萨瓦咬废了，一直在抽搐。蒂托夫只好把刀换到左手。他用了好一会儿才把门栓弄掉，然后把门从铰链上移开。

“我要上去，”蒂托夫说。这个防弹门造得有些过头了，导致门极重。蒂托夫因为有一个指头不能用，所以他抬着门，举步维艰。“掩护我。”

“长官，您还是别这么做。”

“掩护我。”

蒂托夫走到楼梯井处，看了看通往楼顶的门。看来萨瓦想把门关上，但门把手被射掉了。门开了一个缝。蒂托夫一边拽着金属门缓缓爬上楼梯，一边想着楼顶的布局。

萨瓦在暗处，他肯定已经准备好朝任何一个从楼梯上来的人开枪。根据门开的方式，蒂托夫判断萨瓦在右边的位置。右边有什么呢？

一个大型空调冷凝器。

想到这儿，蒂托夫仗着自己有防弹门作掩护，爬上了最后几节台阶。他踢开楼顶的门，冲了进去，把防弹门朝他认为马克可能所在的位置放好。

在餐厅时，马克一直在佯装自己快不行了，但现在是真的不行了。他靠着一个空调冷凝器坐着。虽然冷凝器不能阻挡子弹，但至少可以做个掩护，而且有助于隔绝身体的热量。他从蒂托夫那儿夺来的步枪装了热成像瞄准器，所以他估计俄国人都配有这样的设备。但冷凝器散发出的热量让他汗流不止，马克感到头晕目眩，心跳加速。

他努力让自己一动不动，以防插进他胸腔的塑料管在他身体里乱动。尽管他呼吸没问题，但左胸还是疼得厉害。他担心待会儿和蒂托夫打架时会加倍疼痛。他感觉自己像被箭射中了一样，强烈地想要把那根管子扯出来，但他知道现在必须保持理智。

马克浑身不由自主地战栗。他想到了达莉亚，想到他们度蜜月时漫步在佛罗伦萨，想起他们在很多个早晨慢慢享用早餐的情景，他喝着特浓咖啡，而达莉亚喝着卡布奇诺……那时他感到出奇的平和快乐，也乐意这样消磨时光。他之前从未去过意大利，所以他在那儿没什么好担心的，也就不需要总是回头张望。他又想到了现在，脑海中浮现出达莉亚和莱拉安全地藏身于比什凯克，至少他希望是这样。想到这儿，他直起身子，摆好姿势，努力保持清醒。刚刚北边天空出现的亮光至少说明俄军遇到了——

楼顶的门砰的一声开了。

马克看到好像有人拿着金属门当挡箭牌，于是他朝那边开了两枪。那边的人跑到第二个冷凝器跟前，丢下金属门。

“够了，萨瓦！”那人用俄语大喊道。马克听出了那人的声音。“你对我还活着一定很吃惊吧？要知道现在都穿防弹衣啊。就像背心一样。你没听说过这玩意儿吗？”

马克没做声。他仔细听着周围的动静，想弄清蒂托夫有没有上前来，还是只是在为另一个特工作掩护。

“陶瓷装甲，俄国的。质量很好，你可以试试。”

蒂托夫说得很轻巧，但听语气就知道他忍无可忍了。

“你摊上大事了。”马克说，“阿塞拜疆的部队已经来了。你们打不过他们的。”

“你不了解我的人，萨瓦。而且我方援军也快来了。他们可是耶烈万基地GRU 1 的特种部队。要是我，可不会这么自信。”

马克其实一点也没觉得自信。蒂托夫说的是实话，Spetsnaz GRU 是俄军情报部门的人中精挑细选出来的一支特种部队。“北面打起来了，打得很激烈。”马克鼓起劲说话，尽量不让自己听起来精疲力竭。

“我看到了。”

“那对你来说可不是什么好征兆。”

“你我都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我知道的就是要看好这个酒店的楼顶，以便我们的直升机能顺利降落。要是我们的直升机到了你还活着，那就是我输了。不过我们直升机里的人还是会把你除掉。”

“鬼也知道他们会。”

“即使要对付的是你这么狡猾的人，他们也会来很多人的。所以你不是死在我手里就是他们手里。”沉默了好一会儿，蒂托夫又说：“如果他们没来，嗯……对，那就意味着入侵失败了，那对我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明白吗？到时即使你不杀了我，这帮阿塞拜疆人也会。”

马克没吭声。

蒂托夫说：“所以，萨瓦，你准备现在杀了我吗？”

马克还是没作声。

“哦对了，卡特琳娜曾经是我的半个妹妹。你不知道吧。我们是同母异父的兄妹，我爸爸在我两岁时去世了，后来我妈妈改嫁了，然后就有了卡特琳娜。她比我小十岁。”

蒂托夫的这番话像在空气中凝滞了一般。马克的喉咙被冷凝器烤得要裂开似的，咽一下口水都很困难。卡特琳娜和蒂托夫之间有关系

让马克很震惊，但不及蒂托夫的话外音让人震惊。

“曾经是你的妹妹？”马克说。没见蒂托夫说话，马克又问，“你说的曾经是什么意思？她怎么了？”

楼下响起了更多的警报声。马克听到酒店门口传来急刹车声。他朝北边扫了一眼，没看到什么打仗的迹象。

蒂托夫说：“也许有人会说是我杀了她。很多年来我都矢口否认，但我现在不否认了，在某种意义上确是我害死了她。”

“你做了什么？”马克深呼吸了一口，发觉自己没有像想象中那样犯恶心。对他来说，杀死蒂托夫的力气还是有的。

“她不了解我。她认为我在使馆工作。”

马克努力回忆着那段时间的事。对，卡特琳娜提起过她有一个哥哥。马克想起她说过她的妈妈和哥哥都支持苏联，并且因为自己是美国人，所以卡特琳娜担心她妈妈和哥哥不喜欢自己，所以从没带自己去见过她家人。马克当时因为太沉浸在和卡特琳娜的感情里，所以对这些没有多加注意。

“她不了解你哪些事？”

“我21岁时在莫斯科上大学，期间被迫中断学业去阿富汗参战。战后我所属的坦克营指挥官被吸收进了克格勃。他带上了我。”

马克想起奥尔汗说的话，说：“你在阿富汗贩卖海洛因。当时那个指挥官是你们老大，现在也是——他是俄联邦安全局的局长。这正好解释了你为什么会在这一。”

“没错。我的确做过一些不那么光彩的事，我不否认。但卡特琳娜自始至终都不知道我在克格勃干过。她只知道我当过兵，后来去了俄罗斯驻第比利斯使馆。”

马克忽然想起了什么。“卡特琳娜知道你的贩毒史吗？”

“她不知道。”

“她画的罂粟花是在暗指什么吗？”

“我也这么想过。但没有。我觉得她什么也不知道。看见罂粟花时，我想到的是花籽能做毒品，她看到的就只是漂亮的花而已。”蒂托夫忍不住打了一个哈欠。“去第比利斯是个错误。我妈妈和卡特琳娜都在那儿。可当时我没得选。而且我没让她去接近你，明白吗？我没想利用她。可当她告诉我她谈了个美国男友时，我自然就要去查查这个美国人的身份，为什么要来格鲁吉亚。谁让她是我妹妹呢。我调查后了解到了你的一些事，我了解到你在大学里结交了一帮不省油的灯，所以我派人盯着你。后来我看到你和中情局的布兰见了面……我当时就应该让卡特琳娜和你分手，我应该告诉她你很危险。”

“对她来说我一点儿也不危险。”

“但我犯了个错误。我把卡特琳娜和你的关系告诉了我的上司。然后他们就让我利用卡特琳娜和你的关系去调查你，调查你和拉里·布兰在搞什么鬼。你知道我在克格勃工作，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是我自己出钱帮妈妈负担卡特琳娜的学费。”

“是你在她包里放的窃听器？”

“对。是我放的。我不该这么做。如果我不把她牵扯进来，她就不会成为他们的目标。”

“她怎么了？”

“她被杀了，就在你被放走的那一天。”

马克猜到蒂托夫接下来要说什么，他的心怦怦直跳。

“所以你现在知道了，”蒂托夫说，“你的那位朋友拉里·布兰不止安置了那些格鲁吉亚的罪犯——”

“他们是格鲁吉亚的爱国人士，为保卫自己的国家而战。”

“奥赛里安尼和他的人都是罪犯！”蒂托夫用颤抖的声音说。“布兰不只是让那些罪犯杀了抓你的那帮人，他还派他们去杀……”

蒂托夫没有继续说下去，也许是不想说，也许是说不下去了。

“卡特琳娜，”马克说，“你是说拉里·布兰派人把她杀了？”

布兰会那样干吗？马克和布兰可是24年的老朋友了。

马克知道布兰会的。如果布兰觉得卡特琳娜是克格勃的特工，而不只是某个特工的傻妹妹，他会那么干的。

“对。就是那个狗娘养的布兰和那帮罪犯把她杀了！因为他杀的是我妹妹，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找他……”

如果是20年前，马克也许会哭，但现在年纪大了，经历的太多了，这些已不足以让他流泪了。自从1991年离开格鲁吉亚后，他常常想起卡特琳娜，他觉得她应该幸福快乐地生活着。她会重新爱上一个对她好的人，闲暇时画画，享受着青春美貌，优雅地老去。也许她也会不时想起马克。马克和卡特琳娜最终都是彼此生命中的匆匆过客，可谁又不是谁的匆匆过客呢？与其天长地久，不如曾经拥有。

马克多希望能回到过去，回到卡特琳娜身边，好好待她。马克想跟她说声对不起，希望她安好。

“我妈妈自那以后一蹶不振，一年后就去世了，卡特琳娜的死对她打击太大了。”蒂托夫说。

马克垂下头来，回想起救他的那些格鲁吉亚人是怎样快速解决俄国人的。他一想到卡特琳娜也遭受了那样的待遇，就浑身难受。那样做真的很差劲。他不明白为什么老天让他活了这么久，却早早收走了那些更美好的生命。

他发现自己呼吸急促，就快过度呼吸了。

“那幅画，”马克说，“在哪儿——”

“我在卡特琳娜寝室里找到的。当时画还没干透呢。可能她被杀前才画完。我把那幅画给了妈妈。妈妈每天都要在画边点上一根蜡烛，直到她去世。后来我继承了妈妈的房子。我把房子出租了，但那幅画一直放在顶层阁楼里。我实在不忍把画扔掉。后来我发现可以把它放在达希酒店，让那个狗娘养的拉里·布兰死前见上一眼。”

卡特琳娜是无辜的，马克心想，她只是持续了这么久的冷战所摧毁的无数生命中的一个。她的死对结束冷战毫无帮助，死得毫无意义。

义。

蒂托夫很久都没有说话。各种喊叫声、警报声和零星的枪炮声不时在马克耳边响起。

正当马克想蒂托夫是不是说完了的时候，蒂托夫开口说了一句：“人生很可笑，萨瓦。”

马克闭上眼睛，头靠在热乎乎的冷凝器上，手枪和突击步枪放在膝盖上，说：“你说的对。”

¹ 格勒乌（GRU）创建于公元1918年10月21日，是 [俄罗斯](#) 联邦最大也是最为秘密的 [情报机构](#)。

马克听到两声尖锐的蜂鸣声。过了一会，像是蒂托夫在打电话。“了解。谢谢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

之后蒂托夫沉默了几分钟。

在他们下方，炮火声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密集。楼梯间响起一声爆炸声，也许是某扇门被炸开了。

“什么情况？”马克问。

“你知道我退休后打算做什么吗，萨瓦？不，你当然不知道，我告诉你吧，我想去一家可以打猎和钓鱼的山庄做经理。一个很大的山庄，俄罗斯东部最好的。当然，我更想自己当老板，不过我有自知之明，我这样的人不适合当老板。但我很擅长帮别人打理。而且那种生活也不坏。”蒂托夫停了一下，继续说：“不会有直升机了。我们的军队正在撤回亚美尼亚。企图入侵的事从未发生，我也从没出现在这儿过。”

马克冷笑了一下，松了口气，但由于身体实在太虚弱，连高兴的力气也没有了。

“这是你干的好事吗，萨瓦？凭阿塞拜疆人的一己之力是阻止不了我们的，我想是美国在帮他们。”

马克想要是他没有调查拉里的死，没有发现无人机基地，没有告诉奥尔汗俄国在发展军队和蒂托夫在纳希切万领导的准军事行动，奥尔汗根本不会想到向美国求援——马克对此很确定——那么纳希切万很可能就会落入俄国手中，接下来的几年俄国人就会利用纳希切万威胁阿塞拜疆，同时告诉那些从前苏联分裂出来的国家，反抗重新崛起的俄国就会落得阿塞拜疆这样的下场。在这个意义上，他成功阻止了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反应。

但他知道此逻辑不通。依照那个标准，是蒂托夫杀了拉里，引出了深入调查，从而阻止了多米诺骨牌倒下。或者说是奥尔汗来到疗养

院阻止了事情的发生。甚至可以说是卡特琳娜在几十年前同意和马克一起喝茶阻止了事情的发生，要是没有卡特琳娜，蒂托夫和马克也不会有交集。

不过，尽管表面上看是这样，马克也无法相信仅凭一个男人或女人的一己之力就能够控制一个国家的命运……不管这个男人是总统，还是间谍，或者是一个只是想像雷诺阿那样画画的年轻女人。

马克说：“要是你现在向我投降，我还可以留你一命。”

马克年轻时所遭受的折磨，所目击的死刑——即使他在经历了这么久之后再去回想，想象着如果自己是蒂托夫——即便是那样他也不认为蒂托夫的暴行可以被原谅。不，蒂托夫所施加的那些不必要的痛苦，都远远超出任何一个正常人所能承受的范围。也许他是卡特琳娜同母异父的哥哥，但他绝没有她那样的善心。

然而，马克并不是要复仇。他会尽一切努力让蒂托夫不被愤怒的暴民当街绞死。

“生存和生活是不一样的，萨瓦。你们所有人都应该知道这一点。”

马克没有回答。

蒂托夫说：“阿塞拜疆人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我现在要站起来了。”

马克绷紧身子，准备好冲锋枪。“举起手来，不许碰武器。”

“你知道，我可不这么想，萨瓦。”

马克抬眼看了下被他当作护盾的空调冷凝器。蒂托夫的身影已完全暴露在月亮的微光下。他拿着手枪，夜视护目镜被翻起。马克知道蒂托夫想让他做什么，但他不想这么做。

“趴下！”马克叫道。

“动手吧，萨瓦！”

蒂托夫朝着冷凝器上方开了一枪。马克一阵耳鸣。

“趴下！”

蒂托夫又开了一枪。

马克顾不上胸口的疼痛，从冷凝器后面滚了出来，将手枪从安全挡调到半自动挡，对着蒂托夫的胸口扫射了一圈。蒂托夫倒下时，马克迅速上前，朝他拿枪的手开了一枪，然后将他的冲锋枪踢开。

蒂托夫睁大了双眼，张着嘴。有那么一会儿，他看上去无法呼吸。但很快就又缓过气来了。

“蠢货！我说过我穿了防弹衣。”

“我记得。”

蒂托夫闭上嘴，用鼻子急促地呼吸了几下。“拜托了，就算不为我，也为卡特琳娜吧。”

马克慢慢地举起冲锋枪，将靶心瞄准蒂托夫额头正中，扣动了扳机。

他自言自语道：“那就为了卡特琳娜。”

达莉亚不知道美国突击队悄声讨论的是否真的是马克。

当传来的秘密情报说可能是一个美国人单枪匹马阻止了俄军占领大不里士酒店时，达莉亚希望那个人是马克。当德克尔打电话给考夫曼，得知已经联系到马克，并且可以在机场见到他时，她的期望就更大了。但直到她看到马克背着皮包，从阿塞拜疆的装甲车下到机场停机坪时，她才确信这是真的。

“马克！马克！这边！”达莉亚向他跑去。马克转过身，发现是达莉亚时，一脸疑惑。他向身边的两个阿塞拜疆军官打了个手势，让他们不用担心。

“达莉亚？”

他面容枯槁，黑眼圈极重，声音听上去既疲惫又困惑。他似乎在发抖。

“噢，马克。”达莉亚担心极了。

他们拥抱了彼此。达莉亚抱着马克的时候感觉他身体僵硬，仿佛很痛苦。

“你受伤了。”她说。

“我没事。”

“不，你有事。”达莉亚在他们拥抱的时候感觉到有东西从他的胸口鼓了出来。她把手放在马克胸口。“那是什么？”

“没什么。”

他的声音很沙哑，好像抽了很多烟。

“不对。”

“肺有点小问题，会好的。”他咳了一声。“奥尔汗给我安排了几个医生，有一个应该就在机场。达莉亚，你来这干什么？”

“来找你。”

达莉亚告诉马克她收到短信后和考夫曼做的交易，还有她和德克尔一起协助阻止俄军入侵的事。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谢谢你。”马克接着又问：“莱拉呢？”

达莉亚不知道马克这么问仅仅是出于父亲对女儿关心，还是在暗示自己应该在家照看女儿，即使他可能回不去了。

“和娜吉拉在一起。在她托克马克的表亲家……莱拉很安全，别担心。”达莉亚10分钟前才和娜吉拉通过话。莱拉也能吃奶粉了。

“那就好。”马克闭上眼。“很好。”他深吸一口气，说：“我买到了那个护臀霜。”

“什么？”

“Desitin，你想要的那款，我在巴库买到了。”

“好吧。”达莉亚不知道他是不是精神错乱了，或试着打趣，或者仅仅是在描述事实。但此时此刻她一点都不在乎什么护臀霜。“都发生了什么，马克？你看上去像是经历了一场战争。”她注意到他耷拉着肩膀，好像连站着的力气都没有了。“给我，让我拿吧。”

达莉亚卸下马克的包背在了自己身上。

“我还买了些其他东西，不用挂起来，但也不能把它扔掉，我也不知道要拿它怎么办。”

“你在说什么？”

“这几天太奇怪了，亲爱的，我……”他轻轻摇头，声音低了下去。

达莉亚担心地打量着他。

她很了解自己的丈夫，知道他在遇到麻烦时会变得沉默寡言。他

的目光会变得静如死水，几近冷漠，然后心无旁骛、想方设法地完成工作。达莉亚对于他这一点又敬又怕，不过她也知道这是他能活下来的原因。

虽然她从未见过此刻马克脸上的表情——要不是太了解马克，她会觉得马克很悲伤。

“嘿。”她轻轻地靠着，小心翼翼地不去刺激他的伤口。他低下头靠在达莉亚身上，他们感觉到了彼此的呼吸。“你会好起来吗？”

“嗯，当然。”

“你确定吗？”

马克抬起头。第一次，他笑得那么勉强，但眼神很释然。他看着达莉亚，就像第一次看到她一样，露出了一个充满倦意但真诚的微笑。“是的，你，我，莱拉。我们都会没事的。”

尾声

阿塞拜疆，巴库

6个月后

“您瘦了，甘巴尔部长！他们对您太过分了。您必须吃点东西。”

奥尔汗·甘巴尔赤身裸体地趴在巴库市中心一家他最喜欢的土耳其洗浴中心的按摩床上。按摩师是个阿塞拜疆胖子，他的体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相扑运动员。按摩师正在按摩奥尔汗的大腿和屁股。

“还有两公斤。我必须再减两公斤。”奥尔汗说。他现在仍然很胖。虽然他的按摩师觉得他不胖，但他的女儿和私人医生可不这么认为。不过比起从前，他已经瘦了不少。“我必须遵循减肥疗法。”

“我可不同意这种疗法。”

按摩师将的手放在奥尔汗右边屁股靠下的地方，使足劲压了下去，坚持了几秒后放开，再用手拍了拍奥尔汗的屁股。那坨肉晃荡了几下。

“我答应女儿了。她说，要是我没这么胖，她会更尊敬我。我跟她说不准这样和父亲说话，不过她说的好像有点道理。也许那是出于她对她的关心。”

奥尔汗心情很好，因为内政部长前一天终于在吉布斯坦监狱被处死了，联合国监督纳希切万无人机基地拆除工作的最后一批人也走了。俄国那边也已经表示，只要阿塞拜疆限定直接运送到欧洲的天然气总量，他们就不会再骚扰阿塞拜疆，

“女儿啊。”按摩师说，“我也有女儿，女孩总喜欢和父亲顶嘴。从网上学坏。”

奥尔汗咕哝着表示同意。“丫头们小时候还好管些。”

“一点没错。给我手。”

奥尔汗伸出右手，按摩师开始使劲儿按。

“就说我认识的一个美国人吧。”奥尔汗说，“现在他的日子好过多了。他和妻女刚搬到了巴库，小姑娘很漂亮，我见过。可她太小了，还不会说话。她不知道他父亲是干什么的。我也不能对外人说，反正不都是好事儿，你懂吗？”

“当然，甘巴尔部长。”

“你看，等这个女孩长大，知道她父亲是做什么的后，这个当爹的就有麻烦了。”

奥尔汗闭上眼睛，真正放松下来。他想着萨瓦每天推着昂贵的婴儿车陪女儿在巴库湾漫步的傻样。他派去监视萨瓦的人说那辆婴儿车值四百多美元！什么男人会干这种事？

“也许这个美国人将来会改行吧？”

奥尔汗笑了笑，咳出一些痰，吐了出来。“我觉得他不会。”

致谢

我越写越意识到自己是个多么幸运的人。我身边有一群智慧、忠诚、友善的人一直在鼓舞激励着我。

非常感谢我的经纪人理查德·柯蒂斯。他在这本书的写作、编辑和出版方面都给了我诸多宝贵建议。我还要谢谢我的图书发展编辑克莉丝汀·亨利·泰萨，她对“马克·萨瓦”系列小说，尤其是这本小说，做出了十分巨大的贡献。多亏了蒂姆·吉福德、大卫·马里兰、斯科特·斯通、海瑟·卡瑟罗、约翰·维克斯达夫和马克·布尔斯坦，《间谍之死》这本书才得以以今天的面目问世。迈克·林格伦对本书做了详细的校对。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克里斯托弗·莱恩。他将“马克·萨瓦”系列的小说朗诵了出来。书中有大量类似纳希切万这样的外国人名和地名，这些都给朗读工作增加了困难，但莱恩读得很地道。

感谢麦迪逊XNR出版社为本书绘制的地图。我非常喜欢费尔法克斯图书设计公司为本书设计的封面和内里。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亲自拜访了书中涉及到的地方，采访了很多入。这些受访者对我的写作给予了极大的帮助，但由于政治敏感性，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受访者，恕我在这儿不能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但我将永远感激他们。我还要谢谢很多记者、学者和前美国中情局的长官们，他们的写作启迪了我。在我的个人网站danmayland.com上有一份详尽的参考文献。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科琳和我的孩子科尔斯顿和威廉，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他们永远是我栖息的港湾。

长发公主

萨菲娜·德福奇 (Saffina Desforjes)

曾小楚 孙一文 李姝徵



长发公主

玫瑰红

Rose Red #2 RAPUNZEL

超级神探凯茜·露丝系列

萨菲娜·德福奇 (Saffina Desforbes) ◎ 著
曾小楚 李姝微 孙一文 ◎ 译
李姝微 ◎ 编辑

- ★伦敦城笼罩在犯罪阴影之下
- ★暗黑童话再现，灭罪红颜缉凶
- ★《糖与香料》作者萨菲娜·德福奇系列犯罪小说

Fiberead
- 2015 -

长发公主

序幕

第1章

第2章

第3章

第4章

第5章

第6章

第7章

第8章

第9章

第10章

第11章

第12章

第13章

第14章

第15章

第16章

第17章

第18章

第19章

第20章

第21章

第22章

第23章

第24章

第25章

第26章

第27章

第28章

第29章

第30章

第31章

第32章

第33章

第34章

第35章

第36章

第37章

第38章
第39章
第40章
第41章
第42章
第43章
第44章
第45章
第46章
第47章
第48章
第49章
第50章
第51章
第52章
第53章
第54章
第55章
第56章
第57章
第58章
第59章
第60章
第61章
第62章
第63章
第64章
第65章
第66章
第67章
第68章
第69章
第70章
第71章
第72章
第73章
第74章
第75章
第76章
第77章

第78章
第79章
第80章
第81章
第82章
第83章
第84章
第85章
第86章
第87章
第88章
第89章
第90章
第91章
第92章
第93章
第94章
第95章
第96章
第97章
第98章
第99章
第100章
第101章
第102章
第103章
第104章
第105章
第106章
第107章
第108章
第109章
第110章
第111章
第112章
第113章
第114章
第115章
第116章
第117章

第118章
第119章
第120章
第121章
第122章
第123章
第124章
第125章
第126章
第127章
第128章
第129章
第130章
第131章
第132章
第133章
第134章
第135章
第136章
第137章
第138章
第139章
第140章
第141章
第142章
第143章
第144章
第145章
第146章
第147章
第148章
第149章
第150章
第151章
第152章
第153章
第154章
第155章
第156章
第157章

[第158章](#)

[第159章](#)

[第160章](#)

[第161章](#)

[第162章](#)

[第163章](#)

[第164章](#)

[第165章](#)

[第166章](#)

[第167章](#)

[第168章](#)

[第169章](#)

[第170章](#)

[第171章](#)

[第172章](#)

[第173章](#)

[第174章](#)

[作者简介](#)

序幕

“这儿看着可不怎么样啊，头儿。”

“闻着也不怎么样。”侦缉总督察凯茜·瑞德·露丝皱起了鼻子，那股经年累积的尿臊臭味猛烈地袭击了她的鼻腔。“为什么男厕所总是臭气熏天？”

“我们不像你，连尿都带着薰衣草香，头儿。”督察詹姆斯·麦肯锡递给瑞德一双标准制塑料鞋套和一双手套。

巡逻车的蓝色旋转警灯在远处的砖墙上投射出舞动的阴影。一名制服警察正与一群被警力吸引来的早起行人互相逗着沉闷的乐子。

瑞德挤出个恶心的笑容。“詹姆，我希望这是个值得被拖出被窝的案件。”她定睛瞥了一眼手表。“现在应该是我的周末假期。”麦肯锡苦笑着承认：“哦，这当然值得，老大。希望你还没吃早餐。”

瑞德矮身钻过警戒线，随着麦肯锡步入了男卫生间。顺时针环顾了整个房间，瑞德老练地打量了几眼小便池，而后将目光停留在座便隔间下一滩已经开始凝结血迹上。

“我们的证人在差不多凌晨四点发现了受害者。深夜狂欢后，他尿急就来这儿小解。看到了血迹，接着推开了隔间门。”

“证人如今在哪儿？”

“在我车里。从他嘴里问不出太多细节。”

“还醉着呢？”

“还在震惊中。”

瑞德屏住呼吸。“詹姆，等一下。”她垂下眼帘回溯整个房间的景象，以职业性的客观审视着，她就像一台数码相机，在脑海里捕捉着影像，再将它们分类储存以便日后检索。最好在见到尸体之前先环顾案发现场。除了血迹，没有其他突兀之处。不过，她也谈不上是什么男厕专家。“好吧。等你准备好，我就要开门了。”麦肯锡戴着手套的

食指轻轻把门推开着隔间门。“你给我打过预防针。”瑞德强迫自己不要移开视线。她已将罪案现场牢记于心，并将其分解成好几个组成部分。

死者被一根消失在相邻厕间挡板后的蓝色的尼龙绳索悬吊着。他的腿在身下扭曲成奇异的角度，绳索因为承受着他的体重，而绷得笔直。而他的头部扭曲的垂向一边，仿若已跟脖子分家。

沾满鲜血的塑料袋紧贴着他面部每一处轮廓，模糊了他的面容。至于嘴周围突出那部分，瑞德猜想是他伸出的舌头——在他绝望之时，曾徒劳无功的寻求着空气。

他的一只手仍紧紧卡在颈部与脖子上的尼龙绳之间，表明他曾试图阻止绞索之刑加诸于身，却以失败告终。另一只手则散漫的垂在身侧，血液因重力而停聚在他的低肢端，手指上开始形成紫色的尸斑。

当瑞德把目光下移聚焦在死者的腹股沟上时，一阵恶心袭来。鲜血浸透的牛仔裤被褪下，血滴在挂在大腿中部的平角裤上。

“老天啊！有人剁了他的……”

她缓缓地将目光移回套着塑料袋的死者头部，这些血迹和嘴周围的突起忽然有了新的含义。她倒退几步，深呼一口气。“我得出去了。”

第1章

“哎哟！凯茜，你弄痛我了！”

“对不起，小美人儿。”瑞德用梳子疏通那孩子纠缠成一团的金色头发。“但如果我现在不这么做，明天早上你会看起来像华泽尔·古米治¹。”

露比缩了缩，她小小的肩膀都快耸到耳边了。“他会出现在我的新故事中吗？”

“不，亲爱的。他曾经是在电视节目中的一个稻草人，当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但他绝对不会出现在《长发公主》中。”

露比郑重地消化着这些信息，在她瞪大棕色的眼睛，将刚被擦拭得粉嫩的饱满脸颊转向凯茜之前。“你那时候也是四岁吗？”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了，露比丝。甚至比你出生还早得多。”

“在那时候你洗完澡也必须梳头发？”

凯茜瑟缩了下，好似母亲的幻象在她眼前闪过。“有时候，宝贝，”她轻轻地说。“这样就可以了！现在我们下楼去给你拿一些牛奶和小甜饼，再给妈妈一个晚安吻。”

露比转身面对凯茜，小胳膊交叉在胸前，就像她母亲的小号翻版。她用四岁孩子的方式瞪着凯茜。“你答应过我的，凯茜！等我头发梳好，给我讲《长发姑娘》的故事。”

“是的，但是……”

“你答应过的。求求你了？”

凯茜的脸上绽放出一个巨大的微笑。她把刚洗过澡身上依旧温暖的孩子拉过来，紧紧地抱着她。“好吧，露比丝，你赢了。把书递给我。”

“耶！”露比鼓起掌。她斜倚着梳妆台，小手抓起一本五颜六色的书。

凯茜掀开被子。“来吧，到这儿来。”她把孩子塞进被窝，将羽绒被拉高到露比的脖子周围掖好。“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了。从前，有一个男人和女人渴望拥有自己的孩子，却徒劳无功……”

“凯茜？”

“怎么了，露比丝？”

“徒劳无功是什么意思？”

凯茜叹了口气。她觉得抓捕罪犯远远比这更容易。

¹ 华泽尔·古米：Worzel Gummidge，是英国儿童故事人物，一个会走路和说话的稻草人。最初出现在英国儿童作家芭芭拉·尤芬·陶德(Barbara Euphan Todd)写的一系列书里

第2章

瑞德扑通一声坐在扶手椅上，对着她的伴侣夸张地叹口气。

“最后。我想露比丝今晚肯定睡不着了。”

皮帕似乎没有听到。瑞德继续道：“你知道的，有时候我在想，这些童话故事是否真的适合幼儿。我的意思是，有一些相当成人的主题被掩盖在童话的外表之下。”

瑞德拔开一瓶新梅洛红葡萄酒¹的软木塞。“比方说《长发公主》。这故事从一个无法生育的女人开始，接着它又讲述了一个可怜的姑娘被当成人质。这难道真是露比这个年龄的孩子需要知道的么……”

瑞德扫视了一眼。皮帕正不转睛地盯着电视。

“你好，地球正在呼叫皮帕。到这儿来，菲莉帕·克莱顿沃德。呼叫完毕。”

没有回应。

“皮普？”

仍然没有回应。

瑞德哼哼唧唧：“你还在生我的气嘛，宝贝？”

“没。”皮帕的眼睛没有离开过电视。“我只是碰巧在看这个节目，这比解析露比的睡前故事更有趣。”

“啊，所以你在听我说话。”

“你这么叽里呱啦的想不听都难。凯茜，我想专心看这节目，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皮普，开什么玩笑。这可是‘名人老大哥²’。”

“所以，我在体察民情。”

瑞德给自己斟满一杯红酒，却故意不倒给皮帕。皮帕的眼神从酒

杯上闪过又转回电视。

瑞德盯着屏幕。“好吧。那人又是谁？”

“凯茜，我在集中注意力。”

“皮普，你以前从没看过电视真人秀，你现在也不会看的。这只是你生闷气找来的新借口。”

“卡桑德拉，拜托。这节目恰好很有趣。”

“该死的老大哥？”

“是名流，凯茜。这些家伙可不是安迪·沃霍尔的《转瞬即逝的名气》³中，那些随便从大街上拉来的小人物。这些人都是佼佼者。他们通过努力现在才站在这里。

“行，那你说出他们中一个人的名字。任何一个你喜欢的。”

皮帕提高了嗓门。

“照我看，”瑞德说。“你压根儿就说不出。”

“这是艾米·怀恩豪斯⁴，”皮帕大着胆子说，她的语气毫不自信。

“我可不那么认为，亲爱的。艾米·怀恩豪斯已经死了。”瑞德换上一个悲伤的表情。“宝贝儿，我想早点回来。但新闻焦点都围绕着这案子。而且我得应付警司。我现在必须得直线汇报，可别忘了。”

皮帕耸耸肩，从她几乎快空了的酒杯里啣着红酒。“我不得不重新安排所有的面试，凯茜。这让别人怎么看我？”

瑞德夸张地一拍额头。“是啊，我真蠢，我竟然认为一个被剁了小鸡鸡的男人重要过下一任互惠生⁵。”瑞德坐在沙发上挪到了好友的旁边，胳膊环住皮帕的肩头。“你看，早在我搬进来之前你就已经了解了我的生活方式啦。现在就不要嫌弃我了。”

皮帕稍稍调低了电视音量。

“我带你出去搓一顿怎么样算作补偿怎样？”

皮帕装作不感兴趣，仍旧盯着电视，嘴角却忍不住笑意微微抽动

了。“这个时候已经订不到座位了，再说也不会是什么高级餐厅。”

“那我们可以去看个片儿或者干点别的。”

“在这个国家我们称之为电影，凯茜。泰丽·米勒对你影响很坏。那谁来照顾孩子呢？今晚是母亲的惠斯特牌会 6。”

“我敢打赌，理查德不会介意帮我们照看如果——”

“卡桑德拉！”皮帕按下遥控器，将电视上的名流闹剧从房间中驱逐出去。她将脸转向瑞德。“你就是听不懂，是不是？”伤痛如乌云一般密布在她巧克力色的眼眸中。“我们每一次都这样——把事情安排得一团糟，再让理查德替我们擦屁股——他可是一笔笔都记着呢。我们将把柄都送到他手上了。”

“什么的把柄？”

“孩子们的监护权。”

瑞德长叹一声。“我还要再说？理查德不想要孩子的监护权。他向新女友承诺过不亲自照顾三个孩子。芭比娃娃一样的女友作起来他肯定应付不了。”

“你知道他希望花更多的时间与孩子们相处。”

“他更像是希望孩子们花更少的时间与我相处。他讨厌咱们俩在一起。”

皮帕凝视着远方，手指轻抚着杯沿。“他希望杰克和他住在一起。我知道他的想法。”

“别这么耸人听闻了。理查德从来没提过监护权。再说了，你是个律师。在法庭上他可在你那儿讨不了好。”

“我是一名刑事律师，凯茜。对于婚姻家庭法我不比你了解更多。任何大街上的三流律师在家事法庭上都远胜过我。并且我又恰巧和一个为了追击疯子‘猎人’，差点害的大家全报销的女警官住在一起。这看起来并不妙，不是吗？”

瑞德从她肩膀上移开了手臂。“哪个‘猎人’？那个你预备在庭审上

替他做辩护的‘猎人’？”

皮帕眼里燃着怒火。“我有工作要做，卡桑德拉。病态又扭曲的只是你的家庭，而且你打算坐视不理，并不代表我的职业生涯也得跟着遭罪。”

瑞德皱了皱眉，她的脸上呈现出痛苦的表情，泪水刺痛了她的眼睛。“你这个婊子。你这个彻头彻尾的婊子。”

皮帕忏悔的伸出一只手。“凯茜，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这么说的。我只是……”

“别说了！就……”抵在皮帕脸前的手掌明确表示对话已经结束。“别说了。”

“凯茜，求你了。”

瑞德抓起遥控器，重新打开了电视机。“来，继续看你那些渺小又微不足道的末流明星。你就退化到这个地步了，王室法律顾问菲利普·克萊頓沃德？为犯罪的名流辩护？这样你就可以成为头条上天空新闻？我刚搬进来时那个认为正义高于一切的女人怎么啦？”

“内森·亨特和任何人一样，有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凯茜。他也和任何人一样，有选择自己法律团队的权利。”

瑞德怒视着皮帕。“你难道真的不认为他选你，是因为你能帮他脱罪吗？”

“当然不是。他选我是想离间你和我，很明显。这并不意味着我就可以把他轰走。我不屑于那么做，凯茜。我将客观地替他辩护，尽我的能力，就像替任何其他被告人辩护那样。”

“你不会的，皮帕，我可以向你保证。”

“不要质疑我的职业操守，卡桑德拉。”

“我并没有质疑你的专业度。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你不会为内森辩护。”

皮帕交叉双臂。“我还不知道，警察对被告指定的辩护律师还能说

三道四呢？”

“正常情况下，不行。但是这个案子，控方已经提交了一个不可逾越的异议。这将是下礼拜一出现在你案头上的头等大事。”

“究竟是何种不可逾越的异议？”

“因为你是控方的关键证人。”

1 梅洛红葡萄酒(Merlot)：葡萄酒的一种。别名美乐红葡萄酒、梅露汁，原产法国波尔多。

2 《名人老大哥》(Celebrity Big Brother)：《名人老大哥》是英国第四频道创办的全名人阵容的娱乐真人秀节目

3 《转瞬即逝的名气》(Fifteen minutes of fame)：是指某个人或者现象在媒体上制造的短暂的宣传效果或知名度，也可称为“十五分钟的名气”。语出美国著名艺术家安迪·沃霍尔之口，他在1968年说：“将来，每个人都可以在全世界出名15分钟。”

4 艾米·怀恩豪斯(Amy Winehouse)：1983年9月14日出生于英国伦敦，英国女歌手。

5 互惠生(Au Pair)：最早起源于英、法、德等国的自发的青年活动。年轻外国人为学习某国语言和体验该国文化寄宿在一个东道主家庭，同时为该家庭做一些看护孩童的工作。

6 惠斯特牌，一种扑克牌游戏，是后来众多流行纸牌的前身(如桥牌)。

第3章

“早上好，老大。”侦缉巡佐安娜·哈格里夫斯把包扔在椅子上，跟瑞德一起站在数字幕墙前。“就咱们俩？”

“还有泰丽与吉姆，在买咖啡。”

“蝙蝠侠和罗宾呢？”

“巴里在路上。刚发短信说他睡过头了。耶兹没回应。”

“有加班费不领，这可不像耶兹。”

“大概忙着和他的隆胸小浪货玩儿吧。”

“这话有点过分了，老大。”

“你又没见过她。她那对玩意儿怎么看都不可能是真货。”

“见过了，其实。刚巧碰上耶兹和她从电影院出来。他把我作为顶头上司来介绍，一个劲儿地拍我马屁。”安娜笑了。“说成是小浪货也没差。我赌他……”她突然闭口不谈，因为耶兹·哈里斯正强忍着哈欠，步履蹒跚地从门外走进。“说曹操，曹操到！”

“早上好，老大。安娜。算我一个。我需要多挣点加班费。在我能保持足够长时间清醒的情况下。”

瑞德瞥了一眼她的探员。“昨晚挺忙啊，耶兹？”

哈里斯咧着嘴傻笑。“是的，长官。”

“不要叫我长官，耶兹。跟你说了多少次？”

“对不起，长官。我的意思是，头儿。”哈里斯扫视着挂在白墙上的照片。“所以，关于我们的‘基佬终结者’，有什么新动向吗？”

瑞德用激光笔指着哈里斯，他额头上有一个红点在跳跃。“那个术语是‘同性恋恐惧者’，耶兹。也许得给你再安排一次认知课程？”

哈里斯换上一张抱歉的脸。“我可不可以直接说同志，头儿？这样更简单。”

“什么，就像《摩登原始人》里的同志吗，耶兹？弗雷德和巴尼？我们将共度一段欢乐的原始时光？那种同志吗？”

耶兹看上去一脸茫然。

“老大，饶了这孩子吧，”安娜说。“你没看出这可怜的男孩已经陷入爱河了吗？”

哈里斯适时地换上一副不好意思的表情，他难堪的模样把瑞德逗乐了。

“啊，是啊。年轻人的情爱。我记得很清楚。所以，是……妮可拉，对吗？”

“妮基。有两个K。”

“有两个K的妮基，耶兹？嗯，我是有俩S的凯茜，这位是有俩N的安娜。”

“别逗了，头儿。”哈里斯环顾四周，盼望着能喘口气，他希望巴里·泰勒在那里。“巴扎今天没来？”

“他在路上。但我想在这个案子上把你俩分开，耶兹。”

“长官？我的意思是，头儿？我是说……分开？什么，不把我俩放在一起要分开？”

“我会给你们分别指派不同搭档的。仅仅是这个案子。”

“但是老大……我和巴扎是一个团队。警司夸过我们。”

“警司并不了解全部情况，耶兹，了解全部情况的是我。你怎么说都没用。关键在于，你和巴里都太……”瑞德的目光不觉转向门口。“早上好，巴里。我们碰巧在说你。”

“对不起，老大。我不太习惯在周日设闹钟。”泰勒慢吞吞地进门，皱巴巴的衬衫一角从皮带那垂了下来，蓬头乱发。他冲哈里斯眨眨眼。“你看起来被榨干了啊，耶兹。她让你一晚没睡，是吗？”

哈里斯眼神一亮，笑容在他脸上蔓延，他挺着胸膛。“它就跟兔子一样跳动不停，巴兹。我的小兄弟超级酸！我不能……”哈里斯闭上

了嘴，在瑞德和安娜的共同注视下瑟缩着。

泰勒笑了。“我赌你们都没胃口吃早餐了，姑娘们。”他的目光移到墙壁上的照片，看到残缺不全的腹股沟的特写时，露出痛苦的表情，“我想我也没胃口吃早餐了，现在。所以，有啥关于我们‘基佬终结者’的新动向吗？”

瑞德翻了个白眼。“就这么定了。你俩从下周开始都给我去上认知课程。等你们完成了课程我给你们分别分配新搭档。我希望这个案子结束前你们俩甚至都不要交谈。”

泰勒夸张的一摊手，不知所措看着的安娜和哈里斯。“我干什么了？我干什么了？”

第4章

麦肯锡和泰丽为简报室里的众人倒了咖啡，大家都很感激他们俩。

“你俩看起来怎么愁云惨雾的？”泰丽问泰勒和哈里斯。“老麦，这里面哪一杯是没有放糖的？”

“别理他们，泰丽，”安娜建议。“他们在生闷气。老大要重新分配搭档。‘活力二重奏’要分手了。”

麦肯锡一口水喷进自己的咖啡里。“老大？”

“只是在这个案子里。”瑞德向大家保证，她一边说着，一边扳着手指逐项数出。“首先，被害者的生殖器被切掉意味着，可以理解，公众对这次案件的兴趣将大大超过我们以往的谋杀案调查。其次，无论对错，媒体将会把这次案件作为‘恐同者的暴行’来宣传。因此我们需要对自己的一言一行加倍留心，否则我们都将成为被献在‘政治正确性’的祭坛上的牺牲。”说完她有意识地盯着泰勒和哈里斯。

“最后……”瑞德停住，环顾着她的听众们。“这是我作为侦缉总督察的第一个大案子。目前而言我们都挺幸运的，八卦小报虽然将这案子作为恐同者犯罪报道，但还没有与我们的高级调查官的私生活连接起来。不过他们会有的。”

“我不懂，老大。”泰勒说。“只是因为你……你知道。我是说，你不是男人然后那个伙计不会尾随你。你也根本没有东西能让他切。”

“再说她也不会试图在男厕里切掉它，”哈里斯补充道。“她会在女厕所，穿着一件变态的……”哈里斯的声音在瑞德严厉的目光下低了下去。

“我的陈述完毕，”瑞德长叹一声说。“这样，巴里，这段日子你跟吉姆一起工作。没问题？警官？”

麦肯锡耸了耸肩。“可以啊。如果巴里愿意的话。”

泰勒瞥了泰丽一眼。“我在想也许泰丽能从我多年的经验中获益，

老大。反正我欠她一条命。我只想通过自己方式还她这个人情。此外，现在麦肯锡已经是侦缉督察了，他会被案头工作淹没的。”

“这正是为什么吉姆需要一个像你一样老成达练的人为他减轻负担。”瑞德坚定地说。“巴里和吉姆都太玩世不恭了。”

哈里斯眼睛一亮。“那我和泰丽一组，老大？”他朝着泰勒咧嘴大笑。

“那么，请你告诉我，如果两个K的妮基看见你俩一起外出，会有什么想法？”

哈里斯犹豫着，迅速思考。“我可以说泰丽是我妹妹。”

“这么一个美人儿会有你这么丑的哥哥吗？”泰勒问。

“说得好，巴兹，”哈里斯说，微笑从他脸上逐渐消失因为泰勒的话击中了要害。“噢！去你的。”

“你和安娜一起工作，杰斯，”瑞德坚定地说。

哈里斯背靠着椅子。

“你可以假设安娜是你的姐姐，对的，”泰勒大声说。“年长你很多的姐姐。”

麦肯锡把脸埋在双手中，把座位从他新晋的队友边挪开。安娜怒视着这名‘喜剧演员’。“你就别得寸进尺了，泰勒。”

瑞德忍着没笑。“你俩不拌嘴吗？以后有的是时间让你们吵。”瑞德将脸转向哈里斯，“杰斯，我可不想为你跟妮基的关系负责。所以你得跟安娜一起工作。我听说妮基已经作为你的高级警官，被引荐给侦缉巡佐哈格里夫斯了。所以如果你俩身上有吻痕，可不是一句‘只是个误会’就能带过的。”

“别担心，杰斯。我不会让人知道你是我养的小白脸，”安娜笑起来。

哈里斯表露着不确定的微笑，看向泰勒以寻求支持。没有得到回应。泰勒正与他的新搭档麦肯锡窃窃私语着。

“所以，就剩我了。然后呢？”泰丽冲泰勒一笑。“我很期待能进一步了解你，巴里。”

“我把你从比死更难受的命运里拯救出来了，泰丽，”瑞德说。“你将会跟我一起工作。”

“自己多保重，泰丽”，泰勒说。“如果她向你展示她的警棍，你赶紧玩儿命地跑。”

瑞德怒目而视。“够了，巴里。吉姆，也许在你的监督下，可以为探员泰勒灌输一些礼仪吗？”

“典型的侦缉总督察，”麦肯锡笑了。“总提出不可能的要求。”

第5章

“届时你希望我们在哪儿，老大？”麦肯锡用指节敲击桌面让大家静一静。“警司不太可能在礼拜天露面，但我想应该做些什么来证明这次的周末加班。”

“自己去说啊，伙计，”泰勒嘟囔道。“一个好汉两个帮，不会有麻烦的。”

“会浪费我的时间，巴里，抱歉。”瑞德将她的注意力转回在电子显示屏上。“好了，媒体在打‘恐同’，原因很明显。在男厕发生的性侵犯及谋杀。这儿有人反对吗？”

泰勒耸了耸肩。“当然没什么可反对的。只是一位基佬——对不起，只是一位有同性恋倾向的人会那么晚了还在男厕周围游荡。”

瑞德抬起眉毛表示怀疑。“够奇怪的，巴里，人们用公共厕所解决内急，不只是作为浪漫的幽会场所。”

“什么，在凌晨四点？”

瑞德叹道。“是的，巴里，就算是在凌晨四点。”她凝视着整个团队。“但目前我们甚至都无法确定受害者是同性恋。有可能他只是突然遭受了无妄之灾。根据简历来看。一个已婚男人。干着体面的公关工作。有孩子。好吧，有可能藏着自己是双性恋的大秘密，但他不是基佬，原谅我的措辞。这不是个迈着碎步的娘娘腔。但，巴里，我可以这么说，你不行。”泰勒挤出一个虚弱的微笑以示回应。

“问题是，”瑞德继续说，“我不认为我们能想当然地认为受害者是同性恋者因为他晚上出现在一个著名的‘小别墅’里。”

“事实上，老大……”安娜把一叠文件交到瑞德手上。“我想我们可以。初步的病理报告表明了这一点。”

“安娜？”

“对不起，老大。实验室报告昨晚送到了，在你走之后。所以我带回家作为睡前读物。根据休里斯声称，生殖器里有精液生成的痕迹，

说明在被砍下来之前有过勃起。”

“我说了吧。果然是基佬，”泰勒嘀咕道。

瑞德怒目而。

“老大，你看第三张照片，”泰勒坚持道。“你可以看到在他鸡鸡的位置，旁边墙上有个洞。我可以告诉你，这就是个基……随便你怎么称呼他。”

瑞德朝白板走近几步，双臂交叉，头微微倾斜向另一侧，就好像她在画廊里试图理解一件疯狂的雕塑作品。“我讨厌你，特别当你是对的，巴里。”

泰勒舔舔他的食指，在空气中画了一个想象中的点。“本地小别墅。受害者在个洞边脱掉了裤子。你不需要安娜的实验室报告也可以推敲出来。放轻松，我亲爱的华生 1。”

瑞德甩甩头。“我还是不相信，夏洛克 2。这讲不通。我觉得不对劲。”

“但是头儿……”泰勒指着图片。

“好吧，我们暂时认为受害者出现在案发地点是为了满足性欲。你也许说得没错。但这仍然不能说明作案动机是——”

“我同意巴里的说法，老大，”安娜打断瑞德、“根据休里斯的报告，被切掉的阴茎显示，挫伤与之前被绑这点相符合。他的推测是，被害者在两厢情愿的情况下，通过墙上的洞做出了性行为，在此期间，嫌疑犯用细尼龙绳将被害者固定在隔间上的墙壁。可能是某种捆绑绳艺？”

“我不认为是两厢情愿，”瑞德说。“好吧，也许一开始是这样，但是依我看，在受害者挣扎的时候，套索和塑料袋被套在了受害者头上。第二间隔间内侧墙上的血迹清楚表明阴茎是从那个方向被切断的。关于截肢休里斯有说什么嘛？”

“锋利的美工刀之类的。不需要太大的凶器，不是吗。”

“对我的可得用上大家伙了，”泰勒咧嘴一笑。“可能得用个链锯才

行。

“是的，谢谢你，巴里，”瑞德叹道。”好吧，现在让我们假设受害者是双性恋。让我们接受他出现在案发现场是为了……好吧，为了爽一把。但是这也不能说成是‘恐同者’的攻击。”

“说真的。老大。这案子只能这么解释了，”泰勒反对道。

“听我说，巴里。假设你恐同成癖并且想对同性恋们造成严重伤害。你根本不会躲在一间著名的小别墅里，更不会对在周围游荡等待目标上钩。同时报告指出杀手十分积极地鼓励了受害者，无论从身体上还是性方面，在暴行发生之前。这其中肯定有不少身体接触。所以不太说得通。”

麦肯锡耸耸肩。“那你是怎么想的，老大？”

“我们保持开放的心态，就这样。不要基于自己的假设而关闭调查途径。安娜，我们是不是有份调查材料在你那儿？”

“厚度差不多0.12英寸的材料，头儿。”

“这只是开始。受害者当晚开车了吗？”

“不大可能。他自己的车好端端停在家里。如果他开了另一辆车，现在也早被拖走了。”

“行了，麦克和巴里，你们会喜欢这差事。我需要你们调查当地所有的酒吧和酒馆。如果被害人在哪里喝了一杯。我们需要知道他在哪儿喝以及跟谁喝。”

“是！”泰勒热情地拍打了麦肯锡的手臂。“真倒霉，耶兹，我们会留一杯给你的。”

哈里斯怒视着他的前搭档。“我和安娜也能做，老大，是不是？”

“抱歉了，耶兹。你和安娜得亲自去挖掘受害人身上的每一丝线索。个人信息平台上什么都没有，所以你们需要更广泛地搜索。同僚，家庭关系，业务往来，雇佣关系可以留到明天去查，不过我们可以利用周日来调查他的人际交往。”

瑞德停了下来，扫视了一眼她的团队。“但不管受害者的性取向如何，只要他们守法我们就不应该过问。我们应该顾虑到他的妻儿的感受。希望大家小心一点。安娜，你能在路上为哈里斯探员解释这个概念吗？”

“我很荣幸，老大。在巴里和麦克喝醉的时候我们会跟进受害者的妻儿的。”

瑞德看着哈里斯。“耶兹，这个女人刚刚失去了丈夫。她很可能不知道他是双性恋。慎重点。噢，不需要担心吉姆和巴里。我有信心他们会小心谨慎并且坚持只喝软饮料，虽然酒水消费是由公家掏腰包的。对吗，巴里？”

“是，老大。”泰勒闷闷不乐地回答。

麦肯锡无可奈何地笑了笑。

“那我干嘛呢？”泰瑞问道。

“多等十分钟，等我把桌子整理一下，我们就开始，泰瑞。好了，其他人，你们都清楚自己的任务了。让我们把这案子了结了吧。”瑞德甜甜一笑。“请。”

¹ 华生：约翰·H·华生（John H. Watson，Watson也可译作沃森）是英国著名小说家阿瑟·柯南道尔笔下《福尔摩斯探案集》的重要人物。在小说里，以第一人称出现。

² 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阿瑟·柯南·道尔爵士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集》中主角，头脑聪明，思路清晰，精通破案。

第6章

瑞德盯着BLT三明治 1 的翘起的边缘。“这东西也拿出来卖，生意未免也太好做了，”她冲着泰丽·米勒说。“这起码都放了两天了！”

“你凭什么认为我只喝咖啡？”

瑞德上下打量着她的探员。“因为你体重大概只有8英石 2 并且从来不吃东西？”

“八个什么？”

“英石？你可别告诉我你是一名‘公制计量狂热者’。”

“公制，头儿？我不明白。”

瑞德摇摇头。“无所谓。你和巴里最近相处怎么样？”咧嘴一下。“你曾救过他一命，他对你的印象应该有所改观？”

“像巴里这样的人在全世界都一个样子，老大。一次乡巴佬，一辈子都是乡巴佬。就算我救他十几次但他仍然将我视做卑微的女性。不过，别担心。我随时都能搞定巴里·泰勒。”泰丽探身向前狡黠地说：“他从来不论自己的家庭。有什么问题吗？”

“糟糕的离婚。他妻子卷走了他的一切，尽管他所拥有的也不多。我可什么都没说。我从来都避免八卦他人。更不用说现在我是侦缉总督察了。只因为你是新人所以才知会你一声。以免你无意中说错了话，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夸口是为了掩藏痛苦？”

“有些时候，不能说巴里·泰勒重感情，但这仅仅是我的看法。如果你真想了解，试着从他的孩子们入手。这件事他会敞开谈论。他的孩子们与他前妻住在一起，相比起重感情这是个更现实的决定。他不可能做这份工作的同时兼顾做单亲爸爸。幸运的是，他的孩子们都是翩翩少年了，已经足够成熟能自己判断孰是孰非。”

“我现在几乎快可怜起他了，”泰丽说道。

“不需要，不管怎么说，他都足够自怜自艾，不需要别人同情。对了，”瑞德补充道，改变了话题，“对这个案子，你直觉如何？是否和其他人一样，觉得这是一起恐同者暴行？”

“实际上，我的想法跟你一样，老大。这事儿不对劲。”

“你这么说不只是为了拍我马屁吧，我想？”

泰丽大笑。“我可没有，老大。如果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会直说的。”

“很好。”瑞德将那个不新鲜的三明治举到嘴边，又放了下去。“也许我们该去麦当劳。至少他们的食物是现做的。那么，泰丽，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下一步你会怎么做？在美国，警察将如何处理这个案子？”

泰丽思索着。“嗯，关于闭路电视和证人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考虑到袭击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这样我们必须扩大搜索范围。我们只是在盲目的搜索。没有嫌疑人的相貌描述，罪案现场也没有任何蛛丝马迹，什么都没有。也许麦克和巴里能够找出受害人曾待过的酒吧。也许有人跟随受害人离开了酒吧。这只是假设受害人先在外面喝了一杯。他有可能是在自己家或者朋友家喝的酒。”

瑞德点头表示同意。“安娜和耶兹至少能够确认受害者在案发前是否在家。不过我猜测他没有。那么晚离开家门很难不引起怀疑。更有可能他游荡在外以便给自己打气”

泰丽叹口气，转动手指间的砂糖瓶。她盯着瑞德身后的繁华街道。两个人都陷入了沉思，气氛有点尴尬，直到，“嘿。”泰丽从塑料椅上直起身来。“那不是巴兹吗？”

瑞德转过头，顺着泰丽的目光，看着泰勒缓缓走进咖啡馆对面的酒馆麦肯锡紧随其后。“如果我们跟进去，十有八九会发现他俩手里各拿着一品脱啤酒。”

1 BLT三明治：培根（bacon）生菜（lettuce）番茄（tomato）三明治，取首字母简称为BLT。

2 英石：英制单位，1英石约等于6.35千克，8英石约等于50.80千克。

第7章

“所以，记住，要满怀同情之心，”安娜对着耶兹·哈里斯说道。“这个女人刚刚失去了丈夫。”

哈里斯换上愤慨的神情。“我并非彻底的冷血动物，你知道的。”

安娜看起来充满怀疑。她让她的下属敲门，自己则借机环顾着周围的豪华环境。公关这行的薪酬明显比警察要高得多。但是，哪行不比警察拿得多呢，她这么想着。

仅仅几秒，他们就听见从大厅传来的脚步声。大门突然被拉开。

“卡特太太？”

一名灰褐色头发，穿着宽松羊毛衫和劣质裙子，戴着眼镜，四十岁左右的女人上下打量着他们。“你们找的可能是我。”

安娜亮出警徽。“我是缉查巡佐哈格里夫斯。这位是我的同事，哈里斯探员。”

哈里斯紧随其后，拿出他的警官证以便进行搜查。

卡特太太耸了耸肩。“我应该表示吃惊吗？”

安娜与哈里斯交换了一个不确定的眼神。“我们想问一些关于你丈夫的问题。”

“如果我并不想回答呢？”

“卡特太太，请问我们能进屋说吗？”安娜坚持道。

这个女人犹豫了一下，看起来正在考虑这个提议，突然举步侧身。“为什么不呢？我干嘛在乎，对吗？我的意思是，我不过是他的妻子而已。”

“有什么问题么，卡特太太？”

女人放声大笑，从羊毛衫的袖筒里掏出卷纸擦着鼻子。“什么，除了全世界都知道我丈夫是个肮脏的变态这个事实之外，你的意思

是？”

安娜轻轻触碰了一下她的手臂。“卡特太太，你遭受了严重的打击。我能理解你此刻的感受。我们可以坐下来谈谈吗？”

卡特太太点点头，抽着鼻子，她的态度稍微软化了一点。“来这边。”他们跟在她后面进了门厅，她转过头来面对着他们。“我可以给你们倒点喝的吗？”她问道，似乎她突然想起了她的待客之道。

“不用了，谢谢你，卡特太太。”安娜用目光向哈里斯示意他也不需要喝东西。“我们不渴。”

“请叫我海伦吧。”卡特太太把他们领到一个一尘不染的宽敞客厅。

“你家很漂亮，海伦。”安娜坐在闪闪发光的白色真皮沙发上说道。

“谢谢你。这其实并不是我的风格，但是戴维是……生前是做公关这行的，所以我们得招待很多客人。”

安娜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她将本子打开，看着眼前的女人开始慢慢接受自己丈夫被谋杀的事实。“鉴于你丈夫的职业和社会地位，我们有点担心媒体对此事会过分关注，海伦。你有没有受到媒体的骚扰呢？”

卡特太太绞紧了双手，泪水从她眼眶中涌出。她摇了摇头。

“没，没有那样的事。”她的声音因为情绪而嘶哑。“好吧，目前还没有。”

她看着哈里斯，又转向安娜，明显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

安娜认为这是暗示她继续说下去。“就像警司布雷克向你解释的那样，海伦。我们要求媒体在我们初步调查的时候尽量淡化报道。但显然你丈夫的政治背景意味着此案件将会成为公众感兴趣的故事即使没有……关于他死亡情况的具体细节。一旦有一家报社打破规矩，其他报纸也会蜂拥报道。”

“混蛋。”卡特太太低声咕哝。

“他们只是在完成工作，海伦。”

“我说的不是媒体。是他。”

“他？”

“戴维。那个肮脏，变态的混蛋！一直以来都是——”卡特太太突然放声大哭。“对不起。只是……”

安娜走到卡特太太旁边坐下，安慰似的搂着那个女人的肩膀。“别介意我们，海伦。想哭就哭出来吧。”她朝哈里斯示意。“把那盒纸巾递给我，耶兹。”转向卡特太太，“这么说来，你完全不知情？”

卡特太太感激地接过纸巾盒，忍着啜泣。“我当然也怀疑过他是双性恋。我的意思是，他对男人也同样有兴趣。他从来没告诉过我，但是我知道。”

“你愿意谈谈这个话题吗？”

卡特太太抬头看着安娜。又迟疑地看了看哈里斯。安娜明白了她的意思。

“耶兹，你能为我们泡壶茶吗，”安娜说道。“可以吗，海伦？你应该可以喝点茶。”

哈里斯看上去有点摸不着头脑。安娜刚刚不是说了他们不渴吗？

卡特太太含泪点头，冲着厨房偏偏头。“如果你有什么找不到的……”

“他能找到的，海伦。你想喝点什么？”

“牛奶就可以了。不过如果你们谁需要，糖就在——”

“耶兹会找到的。他训练有素。让我们来谈谈戴维吧。”

安娜示意哈里斯到厨房去，哈里斯步出耳力范围之外，这令安娜很满意。“他多大了？”

安娜看起来很困惑。“你不知道你丈夫的年龄？”

卡特太太含泪一笑。“我指的是你同事。杰德，你是这么叫他的

吗？人们都开玩笑说现在警察看起来都像12岁的孩子，但是你同事的确看着很年轻。”

安娜轻轻笑道。“耶兹，不是杰德。他的真名是杰瑞米，但他讨厌这个名字。我知道他大概刚20岁出头。你希望我去问问他吗？”

卡特太太擦干了最后几滴泪。“不，别令那个可怜的小伙子尴尬了。我猜你不是刚支开他以便我们私下里谈谈吗？还是说你真想喝杯茶？”她的眼睛依旧发红且湿润，闪烁着，笑起来有鱼尾纹。

“两者皆有。”安娜笑了笑，慢慢地从卡特太太的肩膀上收回手臂。这女人明显被吓到了，情绪在两极间摇摆。安娜试着想象自己在类似情况中会有怎样的感受，但是卡特太太又开口说话了。

“戴维从来没有在性爱中获得完全的满足，即使在我们新婚之际。当然，随着岁月流逝，我们也不再做了。我的意思是，我也不是个黄毛丫头了，所以我不应该太惊讶。但是有些时候撞见他用电脑看色情片，所以他明显还是有欲望的。”她补充道，惆怅地。“只是，不是对我。显然他更喜欢年轻人。”

安娜坐直了身体，警觉起来。“年轻人？”

“年轻的小孩子们，”卡特太太说着怀疑的摇了摇头。“想想，我居然跟他结婚了。真令人恶心！”

第8章

安娜努力不动声色。此刻，她希望哈里斯在一旁记笔记。她环顾了一下屋子。“那台电脑在哪里？”

“在书房。窗户对面的桌子上，所以他背对着门。有时候我悄悄打开们看看他是不是很忙，以免打扰他。比如端些茶点给他。我的视线可以越过他的肩膀看见屏幕。”卡特夫人打了个寒颤。“有些很病态。可能还是违法的，这也不奇怪。但也许我不该说这个。”

安娜难以置信地盯着卡特太太。“海伦，那些当然是非法的。你没想过要揭发他吗？我知道他是你的丈夫，但即便如此……”

卡特太太回视着安娜，显出迷茫的神色。“揭发他？揭发他什么？揭发他正常的男性行为？难道不是所有男人都沉迷于色情片吗？”

安娜眨了眨眼。“但不是恋童。当然不是。”

“恋童？”卡特太太捂住嘴。她一下子站了起来。“我的老天，戴维跟儿童色情也扯上关系了吗？”

安娜下巴都快掉下来了。“这是你刚刚跟我说的！”

卡特太太黑着脸。“我没有说过那种事情。”

“海伦，这一分钟前你刚跟我说，在书房里你的视线越过了你丈夫的肩膀看到屏幕，而他正在看儿童色情片。年轻的孩子，hard at it。这是你的原话。”

卡特太太紧张地盯着安娜，她脸色突然和缓下来，大笑道。“年轻的孩子是指差不多20岁出头的初级职员，不是小孩子！再说，戴维无法忍受小孩子接近他。他十分讨厌小孩子。”

安娜松了口气。“海伦，真抱歉。我完全误解了你的意思。”安娜思索着接下来该说点什么。最后，“那么，这就是你们为什么没要孩子的原因吗，海伦？”

“是的，而且实际上我们几乎不在一起睡。这当然没什么用。也许

他对儿童的恐惧意味着他害怕令我怀孕。也许这是他为什么会被男人所吸引的原因。你觉得呢？”

安娜不喜欢猜测，她怀疑卡特太太正在为自己已故的丈夫辩护。正在她不知该如何将对话进行下去之时，厨房门被推开了。

哈里斯用托盘端着三杯茶出现了，他弯腰将托盘放在咖啡桌上，却将茶水洒到茶盘里。“抱歉，卡特太太。我去拿抹布。”

“不要紧，杰里米。”卡特太太说道。

哈里斯埋怨地瞪了安娜一眼。

“我觉得杰瑞米是个很可爱的名字，”卡特太太面带笑容的看着哈里斯。

哈里斯勉强一笑，笨拙地将重心移到另一只脚上，试着从端着的杯子里啜饮热茶。环顾着四周想找个地方坐下。

“为什么不拿着茶到外面去喝呢，耶兹？呼吸下新鲜空气？”

哈里斯望了一眼窗外。“外面正下着雨呢，头儿。”

卡特太太冲着哈里斯轻笑。“安娜希望和我谈谈关于我和戴维的性生活呢，杰瑞米。”

哈里斯将茶水喷回了茶杯，脸涨得通红。

“她怕你尴尬，”卡特太太接着说。“我觉得她的顾虑有道理。穿过那儿就是暖房。”她指着远处的一道门。“如果你觉得太冷可以打开暖气。”

哈里斯不再需要更多的鼓励。他拖着一条水迹从地毯走过，脸刻意避开卡特太太。

卡特太太在背后看着他，眼里闪着戏谑的神情。在哈里斯关上门后，她转过脸朝着安娜。“我们刚刚说到哪儿了？”

“你丈夫对色情作品有兴趣？成人色情？”

“哦，对的。要知道，他看的总是健壮的小伙儿和姑娘们一起。从

来不单只有姑娘。这是首先令我起疑的。我是说，为什么他要看一个小伙子上一个姑娘？尤其是，说老实话，他们可能很年轻，但这样的男男女女到处都是。”

安娜被茶水呛到。“你的意思是……”

“这就是我想说的。当然，在这档子事上我不是专家。在我遇到戴维之前我只跟一个男人好过，但是我知道什么是正常的，什么不是。那些男孩子——抱歉，小伙子——不太正常。”当她回忆起那些画面的时候，脸上绽开了笑容。她摇了摇头，试图从想入非非中走出来。安娜试图忍住笑。

“对不起，亲爱的。这只是……好吧，为什么戴维要看那些东西？也许它带给他一种自卑情结。他几乎没——”

“信息太多了，海伦，”安娜双手向前推，表示抗议。她想知道回到警局自己该怎么解释这些。她问，“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令你相信自己的丈夫是双性恋？”

“这只是一种迹象，”卡特太太解释道。“我从来，从来没有见戴维观看女性自慰，或者只有女性做爱的图片。你知道，女同色情作品。但我知道男人们看两个女人在一起会有感觉。嗯，正常的男人。那些就是他的杂志。”

安娜俯身向前。也许这能带来一些线索。“杂志吗？”

“男性杂志。或者更确切地说，为给男人看的杂志。不是你在搁架最顶层看到的猥亵品。我的意思是男性时尚杂志。智族 1，是吗？还是男人帮什么的？”

“男人装 2。”，安娜纠正。“但他们不是同性恋杂志。我依旧不明白。”

“我认为，事后看来，戴维也在他的性取向中挣扎。这些杂志都充斥着男人的影像。如果你问我的话，比起男女各半的公司，他处在年轻男性公司看起来总是更轻松。戴维口中的工作不断，住在酒店，我一直都知道他可能受到别人的诱惑。我可以忍受这些。”卡特夫人的脸色再次黯淡下去。她难以置信的摇摇头。“但不是被绞死在肮脏的

厕所……”

“所以对你而言，这完全是出乎意料的？”

“完全。好吧，如果让我老实说，我知道他在依靠两种方式——这么表达正确吗？但是，即便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同性恋者，也一定会有针对男同的应召机构？当然，他没必要去肮脏的公共厕所去解决需要？”

安娜试图让自己看上去充满同情。“我认为当男人做那种事情时，比起性本身，他们更多看重的兴奋，快感。只要看看乔治·迈克尔。像他那样的，几乎没人不愿意和他做。但是……”安娜抬头看着卡特夫人。“你说，也一定会有针对男同的应召机构，海伦？还有什么？”

“当然是，针对女性服务的应召机构。”

安娜把她的声音压低。“有没有什么我需要知道的？”

海伦点点头，她的脸颊泛红。咬着嘴唇，试图选择正确的词语。

“慢慢来。”

“我已经发现了一些东西。”

安娜点点头。“发现了什么？”

“我知道我不该这么做。但我控制不了自己。我翻过他的书房。翻过他的办公桌抽屉，和他的公文包”。

“你发现了什么？”安娜轻轻地问。

海伦·卡特给了一个微弱但感激的微笑，她的双手紧握在胸前，伤痛和愤怒出现在她眼睛里；那双扫视着整个房间眼睛，就像寻找着丈夫出轨的原因。

她颤抖的手伸进外套的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扔在黑色大理石茶几上。一沓子名片散开成扇形，像是一名笨拙的发牌手。

安娜拣起一张。“全都是这样？”

“还有各种邮件，从机构和网站寄过来。我虽然不太懂电脑，但足

以浏览他的邮件文件夹。”

“对不起，海伦。这一定让你很受伤。”

“我昨晚都惊呆了，我可以告诉你。的确很受伤。”卡特夫人的表情因为重温那一刻而改变。然后表情又趋于平静。

她说，“但想一想，我觉得这倒至少好过他和一些站街妓女胡搞，谁知道会带来什么乱七八糟的脏病。而奇怪的是，我为他感到高兴。”

安娜迷惑地瞪着海伦·卡特。

“好了，不管怎么说，我没有达到在床上他的需求。”卡特夫人用手指了一圈房间。“但是，在任何其他方面，他都是一个很好的丈夫。我从未为物质而担心。我的意思是，所有都是他付账的，而且我们有第二个家在科茨沃尔德，并且在意大利里维埃拉也有别墅。他从来没有虐待过我或者使用暴力。他……”卡特夫人的声音低下去，被泪水淹没。

安娜再次伸出手安慰着她。“你介意我拿走这些杂志吗？”

卡特夫人攥着纸巾呜咽着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戴维现在已经不需要这些了，这是肯定的。但是，你为什么需要这些？”

“我们需要尽可能多了解你丈夫的动向在他……是说，案发前。我们想检查他可能有过的任何日记或者个人日志。还有他的电脑，手机，等等。当然，如果你允许的话。如果我们可以追踪每个近期与他接触过的人，就有可能抓到嫌疑者。”

卡特夫人凝视着远方。“戴维也不会回来了，不管怎么说，对吗，亲爱的。”

安娜平静地说，“不会了。我很抱歉。”

1 《GQ》杂志（原名《Gentlemen's Quarterly》，中文名《智族》）是一本男性月刊，内容着重于男性的时尚、风格、文化，也包括美食、电影、健身、性、音乐、旅游、运动、科技、书籍的文章。

2 《男人帮》（英文：For Him Magazine，缩写FHM；中国大陆作《男人装》，台湾、港澳作《男人帮》）是英国的男性时尚生活杂志，是全英国最受欢迎的男性杂

第9章

她们躲避着车流，穿过了舰队街，雄鹿酒吧灰白色的外表呈现在她们面前。

当他们走近门口泰丽赞赏地吹了一声口哨。“哇，这个地方真了不得，对吧？”

瑞德露出怀疑神色。她瞟了瞟老建筑的顶部。“可能吧。难道你家乡没有这样的酒馆？”

“酒馆？”泰丽笑了。“我喜欢这个词。你实在太英国腔了。”

瑞德感到自己脸颊发烫。她冲大门偏了偏头。“来吧，让我们见识下男士们在干什么。”

瑞德推开新漆过的大门，走进了酒吧区，扫视着人海。“我们为了寻找他们，可能不得不派出一只搜索队。”

“也许他们现在已经跟经理在一起了？”

瑞德挤开这群在愉悦的周日下午饮酒作乐的人，为自己争到一条通往酒吧内的道路，手伸进大衣内袋准备掏出警徽。她踮起脚，试图引起一位酒吧工作人员的注意。

“头儿？”

瑞德转身看见泰丽穿过乱七八糟的人群，指向远处一个角落，智力问答机 1 在昏暗中闪烁着，照亮了泰勒和麦肯锡兴奋的脸，他们手里拿着啤酒。

瑞德怒视着泰丽，嘴唇抿成薄薄的一条线。“走吧。”

泰丽跟随着瑞德的脚步。苦着脸向给她们让路的酒鬼们道歉。

“你们今天下午挺忙嘛？”瑞德大喊道，盖过了酒吧的喧嚣吵闹。

两双眼睛，像两只被汽车大灯惊吓到的兔子一样，突然转向瑞德的方向。“头儿？”

瑞德举起一只手。“我以为你会更有理智，吉姆。”

“这是我们最后一站，老大。真的。我们忙了一整天。这是我们的第一杯酒。”

“是的，没错。而我是沙巴女皇。”

泰勒和麦肯锡看起来十分羞愧。

瑞德叹了口气。“嗯？你有没有找出什么线索？”

泰勒用肘部撞了一下麦肯锡。“是的，头儿。并不很多，但它可能是一个引导线索。“他在衣兜里找钱。“我请你俩喝一杯，然后再讲给你们听。”

“这会给别人树立什么样的榜样？”瑞德怒视着泰勒。“这引导性的线索需要你们做出今天的行为吗？”

“没什么不能放一放，头儿，”麦肯锡说。

“好！在我明早要见你俩。“她转过身来对着泰勒，指着他手里的啤酒。“顺带一提，巴里，今天的加班狂欢在15分钟前已经结束。我们不想逮到你在执勤时酗酒，对吗。”

¹ 智力问答机(Trivia Machine)是一个益智类的趣味问答机，涵盖了9个方面的数千个问题。

第10章

周一早晨。简报室里各抒己见及举手讨论的喧哗声，都因为瑞德的步入而安静下来，她扫视了一眼团队。发现两张新面孔。

“皮特·李。在这见到你们真好。你们应该已经被引荐给各位了？”

“很荣幸麦克为我们做了介绍，头儿。”

瑞德再次环视房间。“耶兹不在？”

大家一致耸了耸肩。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安娜。

“也许必须与侦缉巡佐哈格里夫斯的合作吓坏了他，老大。”巴里·泰勒面无表情地插嘴道。

“15个人，棒极了。”麦肯锡说。

“更可能是妮基·双K把他绑在某张四柱床上，而他正忙着趁机再来一发呢。”安娜说。“这也不是什么新闻了，对吧，巴里？”

泰勒怒视着安娜。

“15个人到齐了，”麦肯锡声明。

瑞德露出狡黠的笑容。“好了，够了，你们这些家伙。我们除了起内讧之外还有很多事情得忙。”瑞德在地板上踱步。“我知道大家上周末都干了很多活儿，”她边说着，目光停留在泰勒和麦肯锡上，“这一切都是为了调查荒野酒吧谋杀案。但我需要你们中的两位今早去伊斯灵顿。我们有另一桩发生在高楼里的纵火案。”

“同样的作案手法吗，头儿？”皮特·梅特卡夫问道。

“和前两桩完全一样。在电梯里焚烧垃圾，疏散整幢大楼，没有造成伤亡，只是一些人被烟熏到，等等。你想带着小李与你去调查现场吗？我希望能有个经验老道的警员去那里。”

皮特·梅特卡夫不大情愿地点点头。“好吧交给我，头儿。但不知道我老大会说什么。我们被借调来此是为了谋杀调查，不是为了这么小

的纵火案。”

瑞德苦笑。“如果不尽快破获这些纵火案，他们最终会发展成谋杀案，皮特。点燃一辆空轿车是小纵火案。但在有人员活动的建筑物内纵火，这就很严重了。”

瑞德扫视着房间，看有没有任何人胆敢质疑这主张。“并且，老实说吧，在我跟警司要求增派人手时，我没想到你们星期三之前能到。”

“不是说今天你们来了我不高兴，”瑞德语无伦次，挥着电子魔杖。“只是此时此刻我们没获取到能交给们跟进的线索，少部分线索现在正由我的人马跟进。如果把他们正在负责的线索交给你们，再将纵火案让我的人马去处理，这不太合理。你们侦缉总督察那边我来处理，你们不用担心。我保证，在几天之内你会参与到实际行动中来。”

“别担心，老大，”梅特卡夫说。“我们这就去。”

“先待在这儿听完谋杀案的总结，”瑞德招呼道。“巴里和吉姆，安娜和耶兹——嗯，不管怎么样，安娜有一些有趣的发现。安娜，你先来。”

安娜·哈格里夫斯站起来，手里拿着笔记本，讲述了大卫·卡特的遗孀的反应和她发现的小秘密。她边解释着，边传阅着一张放在透明塑料证物袋里的应召机构的卡片。

“这家店离火灾发生地很近，头儿。”梅特卡夫透过塑料指着里面的卡片。“从纵火现场回来的路上我和李可以顺带调查一下，问几个问题。”

“好主意。”瑞德同意道。“这也给你们去纵火现场加了一条理由。很好。”

“你觉得我应召的费用能报销吗，老大？”罗伯茨开玩笑说。“为了调查需要？”

“别告诉巴里这个馊主意，李。”瑞德说。“他会蠢到去试一试。”

泰勒瞪着瑞德。“见鬼，见鬼，活见鬼。”

瑞德微微一笑。“好了，轮到你们了，伙计们。”

麦肯锡麦肯锡拍了拍泰勒肩膀。“你说还是我说，巴兹？”

泰勒依旧板着脸。“冲他们胡说八道一通。你可以做到的。”

麦肯锡耸耸肩，走到前面，边说边用手指玩弄着笔帽。

“好吧，如你们所知，我和巴里昨天挨个转了一圈。我们从荒野附近的酒吧开始，询问是否有人注意到任何不寻常的，任何他们不认识的人。你们知道的，就是些例行询问。不管怎么说，其中大部分我们扑了个空，但海格特街上的‘公牛和小鸟’酒吧经理看起来有些不对劲。估计他认识绝大部分那里的常客。而他不认识的那些，都是些去品尝食物的过路客。但刚刚过去的那个周五晚上，他记得有名他从未见过的青年在那儿逗留到很晚。”

“难道受害者，戴维·卡特，当晚去了这间酒吧？”安娜问。

简报室被异常安静的沉默环绕着，麦肯锡说：“这就是棘手之处。没有，我们展示了受害者的照片，经理很明确地说他从未在酒吧内见过卡特，当晚或者任何一晚。”

“所以那是……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安娜问。

“如果你能闭上嘴，麦克就能够接着说下去了。”泰勒喃喃抱怨着。

“够了，巴里。”瑞德干预道。“继续说下去，吉姆。”

“经理估计那孩子可能当晚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那儿。坐着用手机发发短信。打了几个电话。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用大面值钞票付饮料钱。大多是二十英镑面额。一次是十英镑。从来没有用过零钱，这就是为什么他最初会被工作人员注意。他们零钱不够了，而这家伙正在拿走他们的硬币。”

“打游戏机？”

“据经理所说，一次也没。他没点酒。只要了果汁和苏打水。胡子

刮得干干净净。足够体面。似乎在等人——当有人走进来时总望向门口。老跑厕所。他买的饮料数不足以成为他频繁上厕所的理由……经理也许他在吸毒或者其他的东西，但没有真正的理由采取任何动作，因为这孩子没有打扰到任何人。”

“感觉不到哪里不对劲，麦克。”安娜·哈格里夫斯说。“当你说孩子，”她补充道，当她想起与海伦·卡特交流所得，“你指的是什么意思？”

“根据经理所说，十八九岁。肯定是已满十八岁。”

“酒吧经理肯定会那么说的啦，不管怎样，”李·罗伯茨插嘴道。“如果他面对的是一个警察。他不会有另外的说法。”

“说得好，”麦肯锡同意。“但是，如果那孩子整晚都是在喝软饮料，那么他的年龄就不会是一个问题，所以谁知道呢。让我们假设他差不多十八岁。”

瑞德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快点把主要的说了，吉姆。我跟警司的会面已经迟到五分钟了。”

“没问题，头儿。”麦肯锡转向泰勒。“巴里，你想来介绍主菜吗？”

泰勒身体前倾，慢慢悠悠，等到每个人都在看向自己，然后再继续。“好了，结果是经理说，那孩子带了件东西并且从不让它离开自己的视线。他把它带到酒吧，每次他点饮料，或者去厕所他都带着它。”

“不会是个手提包吧？”梅特卡夫问道。

“正是，”泰勒得意地说。

泰丽·米勒想开口说话。她看到她同事们脸上出现满意的表情，她又闭上了嘴。她可以等会儿再说。

第11章

“妮基！妮基！看这边，美人儿。”

妮基·马歇尔甩着一头齐肩金发，面对闪烁的镁光灯，不停旋转。

“给我们笑一个，妮基。”

“换个姿势，妮基。”

“凸出你的乳头，妮基。他们想看到激凸。”

探员耶兹·哈里斯的脸上露出巨大的微笑，他看着模特滑下她一侧肩膀上的比基尼带子，紧接着滑下另一侧的，大胸脯起伏着更加靠近相机。他不禁低声吹了口哨，当模特把手放在一侧的屁股上，掀起美艳翘臀，好似她的生计都依赖于它。光艳的粉色的嘴唇朝摄影师吹去一个虚拟的吻。

“人都去哪儿了”妮基朝拍摄策划者发出嘘声，她扭动着自己的“宝贵资产”，脸上带着永不会落下的微笑，摆成各种造型。

“我不知道，宝贝洋娃娃。”扎克·菲利普斯用舌头在嘴里卷着一根牙签，边打量店铺门前，“至少有10个人进店了，还有少数在外面犹豫。”他目光回落在他的黑莓手机上，戴着沉重黄金珠宝的大拇指“咔哒咔哒”按下几个键。“现在，豪华的剪彩仪式已经吸引不来太多人了。”

“是吗？”妮基微笑着的脸颊肌肉抽搐了几下。“嗯，我的经纪人，我建议你给我接点有人气的活儿，否则我会换其他经纪人。”

菲利普斯瞟了对面的哈里斯一眼，他对警方人员在场稍微感到不安。冲着妮基说，“听着，大美女。我不知道你在对着谁罗里吧嗦，但是赢得‘约会之夜大奖’和出现在几个速冻薯条广告上不会让

《Hello!》杂志打爆我电话只为了求得你的专访，你明不明白？”他停下来，看了一眼接收到的电子邮件。“你先冷静一下，好吗？扎克·P会为你搞定一切，成吗？”

妮基恶毒地白了经纪人一眼，因为旁观者的离开，她让笑容从自

己疲惫的脸上卸去。“看看你做的，扎克。你只剩半年时间让我出名了。”

她望着对面哈里斯并露出笑容，朝他的方向摇晃着她的“资本”。“能再等我一会儿，耶兹？”

在接下来的25分钟内，耶兹·哈里斯脸上一直保持着微笑。直到妮基终于从更衣室出来，他们手牵着手离开了。

第12章

“进来吧，卡桑德拉。我马上就来。”

瑞德关上了她身后警司布雷克办公室的大门，利用布雷克正在讲话的时间，欣赏散落在墙上的众多表彰状和黑白照片。

布雷克挂掉电话，瞥了瑞德一眼，跟随着她的目光投向警司和菲利普亲王的合影照。

“实际上没照片上那么风光，”布莱克对她说。

转过身面对着他，嘲讽的笑容爬上了瑞德的嘴唇。“你说的没错，先生。我想与皇室和明星共进晚餐是非常无聊的，并且还得出席无尽的派对。”

布雷克指了指他前面的座位。“爱丁堡公爵和我是多年老友，卡桑德拉。但他是与我相熟的唯一的王室。而且也是纯粹出于职业原因。至于明星们……他们来了又去。名气是一种稍纵即逝的东西。”

“我不得不相信您所说的，长官。”瑞德承认。“我还没见过名人呢。”

“那是你的幸运，”布莱克说。“请你祈祷自己永远不要出名。它只能把你变得更糟糕。”

“谢谢你的忠告，先生。”

“我的办公室里不需要如此正式，卡桑德拉。叫我科林。至少私下里。有时候我觉得你似乎忘了已经是探员了。”

“好吧，科林。”瑞德说，坐到一张柔软的真皮椅子上，“只要你叫我凯茜，而不是卡桑德拉。或者最好是，叫我瑞德。”

“是啊，红玫瑰¹。这名字单单是个外号，还是说背后有着一个更有趣的故事呢？

“有故事，先生……我的意思是，科林。但我不确定与你是否已经熟到可以分享这名字背后的故事。”

布雷克笑了。“我必须承认，我曾问过侦缉总督察安德鲁斯，但即便他知道，他也并没有透露。”

瑞德失神了一瞬。“他知道，但他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她出神地看着远处。“有趣的是，比尔从来不叫我瑞德，不管我怎么要求。”

“威廉提起的你口气总是很亲切。你一定挺想他。我就十分想念他。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更是一个极佳的警察。”

瑞德让笑容重返到她的脸上。“我希望他和我一起面对这桩案子。新近的谋杀案已经把我难住了。”

布雷克在座位上倾身向前，绞着手指，下巴搁在指关节上。“这才刚开始，但我必须承认，这一次我也有点担心。媒体会把这案子当做针对同性恋的谋杀案来报道，你肯定也了解这点。”瑞德的身影落入他金属灰色的眼珠里。“如果公之于众，将引起所有人的兴趣。按照你的要求，我已让旺兹沃思拨给你人额外的人手以弥补法默请病假造成的人手不足。他们将会派两个男人来帮你，一旦他们能腾出人手。”

“人已经到了，先生。”

“已经到了？”

“侦缉巡佐皮特·梅特卡夫和他的新手助理，李·罗伯茨。显然，高层也希望这件事能尽快平息。但是先生……科林，我们目前掌握的线索非常有限。我已经让每个人都竭尽全力去追查了，但直到我们得到充分取证报告和受害者电脑的分析结果出来前，我们不过是在捕风捉影。”

“总是这样的。好吧，我向你保证，在此案件上可投入尽可能多的人手以及任何必要的加班。当你需要任何支援，就跟我说一声。”

“谢谢你，先生。‘猎人’案件过后，这将极大地鼓舞士气。现在可以说，我们在之前的行动中的确有些捉襟见肘。更别提，奎尼仍旧在逃。”

“不幸的是，这个所谓的‘猎人’显然有共犯，除非他决定开口，这

点我很怀疑，除了谣言和猜测，没有什么能证实‘奎尼’这个角色的存在。”

“恕我直言，先生，我听到过他的声音。”

“你听到了帮凶的声音，我同意这一点。但是关于神秘奎尼的整个故事实在是太牵强，难以令人相信。”

“如果有可利用的资源，也许我们至少可以找出证据。”

“局势很紧张，卡桑德拉。你明白的。预算削减。精简改革。来自上面的压力。但我向你保证，在这起谋杀案上你将得到充分地支持。”

瑞德停顿了下，感觉怒气集结在自己的胃部。“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你不介意我问，先生？为什么追捕谋杀了著名公关舆论导向专家，可能会吸引媒体错误关注的凶手，比逮捕袭击那些领取养老金的人们的伯恩斯兄弟更重要？”

布雷克看了瑞德一眼，然后伸手拿过一支钢笔。“你方才已经回答你自己的问题，卡桑德拉。这宗案件一开始就是谋杀案。伯恩斯案则不是。而现在，你是侦缉总督察，我建议你记住你是哪一边的。而我依旧是你的上司。”他清了清嗓子，他的注意力回到了他办公桌上的一堆文件。“今天就到此为止了，总督察。”他头也不抬地说。

¹ 红玫瑰：Red Rose，瑞德·露丝的英文含义。

第13章

“头儿，购物袋？”

“超市收银台派发的一种便宜塑料袋，用来把水果和蔬菜搬到车里。”瑞德心不在焉地解释，一边看着手里的报告。“对了，在美国你们怎么叫这玩意儿？”

泰丽疲倦地笑了。“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头儿。我是问，为什么？有什么大不了的？”

瑞德从报告中抬起头来。“什么有什么大不了的？”

“当巴里说这小子在酒吧里一直紧抱着这个购物袋时，每个人都笑嘻嘻地看着对方，好像有什么特殊含义似的。”

“公厕里搞基，”瑞德说，她的眼睛又一次徘徊在报告上。

“什么？”

瑞德叹了口气。“厕所搞基指的是，男人们在厕所里相会，满足彼此性需要的行为。”

泰丽看上去一脸茫然。“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在今时今日？”瑞德耸耸肩。“去问乔治·迈克尔¹吧。但不久前同性恋在这个国家还是非法的。同性成年人之间的性行为可能让你蹲监狱。所以公厕就成了男同性恋们能碰面并且‘办事儿’的地方。”

“涉及到同性恋者的平等权益方面，美国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泰丽说。“但是，为什么塑料袋，我的意思是购物袋，会跟这个暗语扯上关系？”

“为了方便清洁，英国的公厕隔间门通常离地面都有几英寸的空隙。这意味着当地的条子——条子是警察的意思，顺便说一句——能够通过这条空隙来完成他们的职责。四只脚在一个隔间里意味着逮捕。所以，男人们都带着购物袋，一旦他们都在隔间里，另一个人就站在袋子里。这样警察巡视时能看见的不过只是一双脚和一个提包而

已。”

泰丽慢慢地摇了摇头。“英国真是跟传闻中的一样古怪。公厕里的购物袋，每隔两周一次的公共假期，还有手无寸铁的警察。这些你无法否认。”

瑞德极力忍住哈欠。“什么？你说什么？”

“你们这帮英国佬有这么多的公共假期！我都不敢相信。圣诞节两天假，复活节两天假，五月还有两天假。”

“这倒提醒了我，我已经答应艾拉下周的公共假期要去购物。但你刚刚说了什么？手无寸铁的警察？”

泰丽淡漠地挥了挥手。“我只是在自言自语，老大。不是故意要让你无聊的。”

瑞德强迫自己站直。“这不是因为你，泰丽。只是，我一直入睡困难。嗯，自从……”

“自从前任头儿被杀？”

“没那么严重。后来，当理查德令‘猎人’置身于枪口下却让他逃走了。好几个晚上我一身冷汗的惊醒，在我的脑海中回放着这一幕场景，猜想着自己是否会采取不同的反应。”

泰丽耸耸肩。“我不太能感同身受。从我脱掉尿布那刻起就会拿枪了。我家有大概四五把枪。我知道的大多数家庭也差不多。并且那是很久之前了，那时候我想都没想过会成为警察。无意冒犯，老大，但我只是不明白这个国家的政策为什么让警察没有枪。这不是给暴力犯罪开绿灯吗。”

瑞德微笑。“可是美国是一个人均犯罪率比英国高得多的国家。特别是暴力犯罪和凶杀案。这又是为什么呢？”

泰丽再次耸耸肩。“我可不知道，老大。我只知道，在这里，我每次出去巡逻都感到无助。”

这次轮到瑞德耸肩。“习惯了就好。在伦敦，比起挨枪子儿，你更有可能被一个12岁的暴徒砍一刀。我们拥有训练有素的武装反应部队

来处理涉及到枪支的犯罪，特种武装作战组。我很感激它。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象泰勒和哈里斯那样的人佩枪上街。”

¹ 乔治·迈克尔，本名乔治斯·基里亚科斯·帕纳约托，是英国籍希腊裔创作歌手，两度获得葛莱美奖，是1980年代最红的歌手之一。为同性恋。

第14章

瑞德一觉惊醒，深吸了几口夜晚寒冷的空气。她坐了起来，心脏在胸腔里蹦如擂鼓，湿漉漉的短发紧贴着头皮。她的眼睛逐渐适应了黑暗，卧室里的家具显现出轮廓，她的脉搏也开始放缓，呼吸渐渐平缓。

她咽了口唾沫，摇摇头试图把噩梦的蜘蛛网从脑海中驱逐出去。她平复着心跳，告诉自己这只是一个梦。她颤抖着，呼吸在脸前凝结成白气，她转身去看皮帕。看到她的伴侣裹着羊毛毯和围巾睡得正香时，她笑了笑，松了一口气。

当瑞德赤脚触到冰冷的木地板，痛苦的皱起了脸。为什么她们不能像儿童房一样铺上地毯呢？

“该死的水管工！”她在深夜低声咕哝着，轻轻穿过走廊。

为了抵御寒冷，她抱着肩，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用肩膀推开虚掩着的门。楼梯平台的黄色灯光在露比无可救药的粉红卧室的地毯上投射出一个楔形区域。

瑞德走近，能听到小孩子的微弱鼾声。可以看到露比的金色长发如绢丝般散落在枕头上。仅仅假设有人伤害如此珍贵的宝物，瑞德的心都在胸腔里一紧。轻轻地，她把毯子拉过熟睡的孩子肩头，把垂到地上的被子拽回床上。

露比是安全的，这令她感到满意，她在心里责怪自己因为一个噩梦而受到如此惊吓，瑞德查看过所有人，然后到楼下去给自己弄杯饮料。

在锅里的牛奶煮沸的同时，瑞德坐橡木桌前的椅子上。打开苹果笔记本电脑的盖子，并按下了电源开关。

“好吧，”她对着空空如也的厨房自言自语，“叫三个英国水管工，没有一个上门的。”她在谷歌搜索里键入‘伦敦水管工’，然而排在列表第一位的人名，却有个冷僻的波兰姓氏。

第15章

当辛西娅·克莱顿看着她的小孙女在一叠煎饼上淋满了枫糖浆，她退缩了。“亲爱的，你能不能不要让露比吃那个可怕的东西？那里面全都是糖，而我还得要照顾她一整天。”

“妈妈，我并没有允许露比吃这个。”皮帕指责地瞥了一眼瑞德。“也许有人应该老实交代了？”

“孩子偶尔需要享受一下，”瑞德断言。“对吗，露比丝？”

露比用力点头表示赞同。“我喜欢枫糖浆配煎饼。”

“我猜她已经是一个大姑娘了。是不是，亲爱的？”辛西娅横在露比和瑞德中，轻轻地从孩子脸前拨过一缕头发。

“魅力十足！”皮帕抓起桌上的早餐碗。“当你认为我是罪魁祸首的时候，”皮帕举起手指，在空中划了个引号，“枫糖浆是可怕的东西。但现在卡桑德拉说，这没关系，不知怎的，突然间就不要紧了。”

“哦，不要这么耸人听闻，菲利普。瑞德是对的，小孩子嘛，偶尔需要享受。尤其是咱们家的小露比。”

皮帕怀疑的盯着自己的母亲。“瑞德？”

辛西娅笑了。“是的，这名字难道不迷人吗？杰克告诉我，凯茜在工作时被称为瑞德，所以我决定也这么称呼她。”伸出手，她隔着桌子紧抓着瑞德的手。“我可能也想认瑞德当女儿了。”

皮帕不停地眨着眼睛。“嗯，我可什么都听到了。”

瑞德假笑着，看着皮帕摔摔打打将盘子放入水槽。“这些盘子不应该放进洗碗机吗，我的律师？戴曼不在，忘记了吗？”

皮帕僵住了，她回到餐桌前。“我很清楚，我们现在没有互惠生了，卡桑德拉。因此，我在上周六安排了面试以便找个新人。只不过，有人认为工作比这事情更重要。”

“这些面试只不过是浪费你的时间。这才过了几个礼拜。她会回

来的。”

皮帕气势汹汹地从圆形水槽前转过身，试图将橡胶手套从她的手指拉下。“戴曼偷了我的车。她是一个普通的罪犯，而你，你从来不费心去跟进，侦缉总督察！现在，我不得不占用我宝贵的时间去洗碗，并邀请陌生人进我家，试图找个可靠的人。并且得不到任何来自你的帮助。”

“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你需要我参与面试，我的律师。你完全有能力用自己的头脑做决定。”

“我怎么能肯定他们不是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或者说，他们不会把我的孩子抱去马拉喀什的街头市场贩卖？”

“他们通过了无犯罪记录调查，否则他们不会被列在中介机构的名单上。不管怎么说，在你浪费你宝贵的时间洗碗的同时，我和辛夫人要带我们的孩子去逛公园。”

皮帕瞪着惊恐地看着她的母亲，又看着瑞德。“卡桑德拉，请不要再露比面前这么称呼我妈妈。妈妈，请不要鼓励她。露比，用我们给你的餐具吃饭，而不是你的手指，好吗？”

“用油纸把剩下的包一包，亲爱的，你可以在公园吃，”辛西娅对着露比说，忽略皮帕的话。“把手指上的面糊洗干净，我们就可以走了。”

“等一等，”皮帕盯着瑞德。“从什么时候起你也去公园了？我以为你已经把这个早上腾出来，来帮我一起面试了？”

瑞德一边解着露比的儿童餐椅安全带，一边抬起头看着皮帕。她摇摇头。“我要去公园。我带孩子去公园，以免吓走那些申请者。这事情你得自己做，律师。外头艳阳高照，而我需要一些新鲜空气。”

“妈妈？”皮帕问，她的声音透出绝望。

辛西娅起身以帮助瑞德把露比从餐椅上抱下来。“看在上帝的份上，皮帕。你每天都站在法庭上，为杀人犯、强奸犯和卑鄙的流氓辩护。我敢肯定，没有我们的帮助，你也能面试几个保姆。”

第16章

泰丽·米勒在瑞德打开简报室大门的那刻瞥了一眼手表。“早上好，头儿。我们没料到你这个点会出现在办公室？”

“我只能在这儿待一会儿。我刚把孩子交给岳母带着逛公园。抽空来一趟，顺便拿点案头文书。大老板说得很清楚，这起案件是必须予以充分重视，是最高优先级。我们有什么线索了吗？有什么新发现？”

泰丽摇了摇头。“巴里和麦克都回到了酒馆与经理一同查看闭路电视录像，看看我们能不能获得那个购物袋男孩的清楚照片，安娜和耶兹与技术员在检查卡特先生的笔记本电脑和里面的文件。这活看起来是场长期抗战。”

“卡特的私人关系调查的如何了。你们查完了吗？”

“都在这儿了，头儿。”泰丽把一个文件夹拍在了桌上。“这里面有很多应召机构的名片卡，类似他的妻子给安娜的那张。”

“给我看看。”红拉过一把椅子。“看在上帝的份上，谁会叫自己‘米斯蒂’？”

泰丽在瑞德的鼻子前晃着一张粉红色的名片。“瞧这个。迷烟之菲菲（菲菲·拉·菲默）！”

瑞德打了个寒噤。“品味可真糟糕。除了这些蠢名字和低贱的造型，你有没有发现任何对我们有用的线索？”

“并非十分有用，头儿。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卡片是来自合法应召机构——我指的是他们有自己的网站，热线电话，以及真实地址。其余的都是些四处派发的伪名片，你会在酒吧桌子上或者电话亭里发现的那种。只有一个手机号码和保证‘你能有美妙的春宵一度’。”

“你能不能把这些合法的应召机构列成一个名单，并安排专人带上受害者的照片，看看他们——”

“已经先行一步了，头儿。已经安排下去了。皮特和李今天下午去

其中一家，麦克和巴兹打算去另外一家。安娜和我打算去第三家。一切安排妥当。”

瑞德坐回椅子上，挺感动。“那，我明白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回公园跟你的孩子们在一起，或者去干点别的什么应该干的事儿，这样还能显示出你对你的团队挺有信心。”

瑞德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知道你们并不需要我在这儿。”

第17章

“我回来了！”瑞德不安地上下打量着寂静的走廊。“皮普？”

“在厨房里，凯茜。快进来。”

瑞德听见厨房里有交谈声。她缓缓推开门，目光落在皮帕身上，笔挺地站在厨房桌子后，双手紧握放在她面前，一个看起来有点尴尬的年轻男子在她对面。

“对不起。没想到你有客人在。”

“这是最后一位来面试的，”皮帕解释。“进来呀。卡桑德拉。这位是罗宾逊先生。你能相信中介机构派遣他来我们家吗？作为一位互惠生？”

这位年轻的男子跳起来，冲瑞德伸出一只手，显然欢迎她的不请自来。“史蒂夫。史蒂夫·罗宾逊。很高兴认识你，卡桑德拉。”

“我的朋友都叫我凯茜。如果你胆子够大也可以叫我瑞德。很高兴见到你，史蒂夫。”

“卡桑德拉是一名警察，”皮帕说着，眼睛压根没离开她的客人。“一位高阶警官。至少是一名侦缉总督察。”

史蒂夫看起来不知道该作何反应。“我离开前最好检查一下车上的完税标志。”他露出个蹩脚的笑容。

瑞德拉开一把椅子。“所以，皮帕让你不太好过吧？”

史蒂夫圆滑地说：“克莱顿沃德女士进行了非常彻底的面试。这样做也是无可厚非的，”他补充道。“当你打算让一个陌生人进入你家时，怎么认真调查都不为过。”

“在这件事情上的确如此，”皮帕坚定地说。

瑞德怀疑这句话在语法上是否通顺。她冲皮帕挑挑眉。从果盘里拽出个苹果，咔嚓咔嚓地啃了起来，并且忽略皮帕不屑的白眼。“那么，你之前是做什么的，史蒂夫？”

“嗯，从今年9月份开始，我将是一名小学教师。新通过教师资格认证。我刚刚与我的未婚妻搬到这里。”

“你搬到伦敦找了一份教书匠的活儿？”瑞德从咋嚒咋嚒中停了下来，思索着自己接下来要说的话。“我不是有意冒犯，史蒂夫，但是你怎么能负担得起生活开支呢？老师挣得比警察还少。”

史蒂夫的回答被瑞德突然响起的手机打断了。

“不好意思，嗨，安娜。”

“安娜是侦缉巡佐，是卡桑德拉的团队的一员，”皮帕解释向与此事毫无关系的史蒂夫解释道。对着瑞德，“没什么问题吧，我猜？”

“安娜只是告诉我耶兹又请病假了。情况显然很糟糕，他连床都下不了。估计是宿醉。有没有考虑过当警察，史蒂夫？这可比控制一整班的孩子们要容易。”

史蒂夫回以微笑。“警察不适合我，谢谢。我的人生哲学是，如果我们能够在他们年轻时把他们教育得很好，他们一开始就不会成为罪犯，我们也就不需要那么多的警察了。”

“正合我意，”瑞德热切地点点头。“嗯，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我的律师，但我认为史蒂夫是这份工作的理想人选。”

皮帕瞪着瑞德。“是吗？”转向史蒂夫，“很显然，我们还有其他候选人需要面试，罗宾逊先生。我们会联系你的。”她坚定地伸出一只手，表明面试结束了。

史蒂夫心领神会。“谢谢你。能参加面试是我的荣幸。”

“这边走，史蒂夫。我送你出去。”瑞德一只手指了指走廊，并轻轻带上了门。

“别理会皮帕说的话，”她大声地“窃窃私语”道。“她不太擅长一对一的面试。你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这份工作？”

“开始？以我之见，克莱顿沃德女士并不如您一般认可我。”

“我来搞定她，史蒂夫。我们大概一天之内会通知你。”

史蒂夫感激地笑了。“如果您能至少让我知道结果……”

瑞德拍了拍他的背，带着他缓缓走向前门。“相信我，这份工作就跟你的一样好。哦，别忘了检查你的汽车完税证明。”她淘气地咧嘴一笑。“我会盯着的！”

瑞德关上门回身发现皮帕站在大厅，她双手交叉在胸前，鼻翼翕动，显得怒气冲冲。

“不要忘了检查你的汽车完税证明，史蒂夫，”皮帕模仿她的语调，眼神冰冷。“我会盯着的！老实说，你这么会跟男人调情，真看不出你对男人不感兴趣。”

瑞德笑起来。“你在吃醋吗？”

“别犯傻了。我试着告诉你为什么你会通知他明天开始。他根本就不是合适人选。”

“不合适？他简直是完美的人选，皮普。”

“他！完全正确！这中介机构脑子里都在想什么？派一个男人来照顾我的孩子？”

瑞德的手滑到了她的嘴边，假装嗔怒，蓝色的眼睛闪烁着。“我的老天！真的吗？一个男人？一个男人怎么可能被允许照看孩子？人人都知道所有男人都是恋童癖。”瑞德在擦肩而过时，瞪着她的伴侣“尤其是你！”

皮帕跟着瑞德进了厨房。“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律师？”

皮帕环顾四周，试图作出解释。“你没有当母亲，凯茜。你不会明白的。”

“老天，我非常明白。想想，我曾经很敬佩你在法庭上，站起来，捍卫那些错误地被控告虐待罪的男人。我也曾很敬佩你如何说服陪审团，不依据被告的性别下论断。性别与他是否有罪无关。不是所有的男人生下来就是强奸犯或者恋童癖。你也曾说过——”

皮帕滑进椅子，手肘撑着桌子，把脸埋在手巾中。“好吧，好吧。只是……”

瑞德一只胳膊环绕着皮帕的肩膀。“只是什么？”

“这只是吓了我一跳。我看着机构给的名单时，脑海里想着是史蒂维，不是史蒂夫。当他转过身，我以为他是上门的推销员。当他说他是来面试的，我慌了。”

“菲利普·克莱顿沃德，王室法律顾问，心慌了？这可是头一遭。”

“这没什么好笑的，凯茜。老实说，我恐怕对他有些不友善。”

“仅仅是不友善？如果他还愿意再踏进这里一步才奇怪了。”

皮帕可怜兮兮地看着瑞德。“我当时有那么恐怖？”

“比你认为的要更恐怖。你可能会吓跑这份工作的最佳人选。”

“还有很多应征者。”

“怎么样？”

“都完全不合适。要么太年轻，太不负责——艾拉将会受到不良影响——要么太庄严。让我想起了我妈。”

“所以呢？”

皮帕勉强一笑。“有一个辛夫人已经足够了，谢谢。还有你是什么意思，史蒂夫是最佳人选？你只跟他闲聊了几分钟。你都没看他的书面文件。他的推荐信，他的犯罪记录，等等。”

“没必要，亲爱的。如果他能得到邀请来这里面试，以上那些都将是井然有序的。至于完美……皮普，想想看吧。”瑞德边说边用手指在空中逐项列举。“他是一名老师。他喜欢孩子。他也了解孩子们。他甚至可以为艾拉做些课外辅导。你总是说她应该多做些家庭作业。”

“嗯。”

瑞德趁热打铁道，“他也将为杰克树立一个好榜样。这也将不利于

理查德的申诉，万一他寻求孩子的监护权。”

“嗯……”

“最棒的是，你永远不会担心回家，发现我跟他滚在床上。”

皮帕笑了。“说真的？凯茜，你可曾见过我吃醋吗？”

“我何曾没见过？”

皮帕在瑞德的论述下不住点头。“我发现很难在你的辩护中找到漏洞，凯茜。”她拉着瑞德的手。“谢谢你。我想我们有新的互惠生了。”

“直到戴曼回来。”

“戴曼不会回来了，卡桑德拉，你明白的。”皮帕用手挥去瑞德这个念头。“现在，我认为今晚我们得出去喝一杯以示庆祝。甚至深夜溜出去？孩子们可以我妈妈家喝个下午茶再住上一晚。”

“听起来不错。只是，我必须先去看看贝蒂·安德鲁斯。她邀请我去看看她。可能是她觉得孤单了。”

“替我向伊丽莎白致以最亲切的问候。之后怎么安排？”

“我想我们可以去‘联盟’。你知道，追上那些小伙子们。”

皮帕做了个鬼脸。“你知道我是多么讨厌那个地方，凯茜。一个典型的公众酒吧，四处是醉鬼、翻倒的桌子、和无处不在的呕吐物。”

“几乎没有你说的情况。酒吧员工也不敢卖给谁那么多酒。而且大部分时间，这个酒吧里都是警察。”

“我指的就是警察，”皮帕面无表情地说。

第18章

门前的台阶上，伊丽莎白·安德鲁斯张开双臂，紧紧地，近乎窒息地拥抱着瑞德。“哦，卡桑德拉，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我没想到你能抽空过来。”

“我一直都会为你留出时间的，贝蒂。”瑞德从屋主的怀抱中挣脱出来，擦掉脸颊上的紫红色唇膏。她拿出一束花。“给你，比尔曾经告诉我你很喜欢水仙花。”

笑容从伊丽莎白的脸上消失，她低头看着花朵，晶莹的眼泪在她眼眶里打转。“哦……”

“对不起，贝蒂。我不是故意让你难过！我以为——”

“没什么，别傻了。”伊丽莎白的眼睛弯成一个勉强的微笑。“我不难过。这只是……嗯，这周末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他以前总给我送水仙花。今年是我们结婚第四十个年头。”

“我没料到。抱歉。”

“别胡说，年轻的卡桑德拉。我只是一个想念着丈夫的愚蠢老傻瓜。不用理会。快进来喝杯咖啡。我都好几个月没见你了，自从……你肯定有很多事情要告诉我。”

瑞德跟随她前任上司的遗孀进入温暖、采光充足的厨房。现煮咖啡，和咕咕冒泡的锅碗中散出的令人垂涎欲滴的香味，交融在一起。令瑞德瞬间觉得回到了家。

“你永远都在煮着美味佳肴？”

“烹饪使我保持清醒，亲爱的。烹饪和烘焙，是我的庇护所。”伊丽莎白弯下腰打开了烤箱门。里面是一个磅蛋糕¹。“在募捐会上，磅蛋糕总是很受欢迎。”她放下瑞德带来的花束和她的外套。“我有足够的时间可供支配，自从比尔走了……嗯，空闲时间就更多了。”

瑞德坐进铺着亮黄色亚麻布的餐桌前的椅子上。“那你怎么打发它们呢？”

伊丽莎白面朝窗口，忙着将水倒入花瓶。她将水仙花的花茎斜切。“如果你像这样修剪花茎，卡桑德拉，可以帮助它们更好的吸收水分。威廉也总这么做……”伊丽莎白的声音因为哽咽而停顿。

瑞德起身站在她旁边。“我也很想他，贝蒂。”

伊丽莎白·安德鲁小心翼翼地放下剪刀，好像它是由精美的瓷器制成，随时都会打碎。她双手撑在排水管上。瑞德搂着寡妇伊丽莎白的肩膀，两个女人长叹口气，泪水涟涟。

¹ 磅蛋糕：磅蛋糕，又叫奶油蛋糕，一种常见的基础蛋糕。台湾称其为重奶油蛋糕

第19章

“我希望你能保管它。”在瑞德准备离开之时，伊丽莎白从走廊橱柜里拖出一个大纸箱。“这是些威廉当警察用的东西。我某天打扫时在阁楼上发现了它们。旧的卷宗以及些别的什么。我从来不碰他的工作箱，这是我们心照不宣的共识，所以我现在也不能翻他的工作用品。”

瑞德隔着段距离打量了下这个箱子。“这里边儿可能有些私人用品。我的意思是，属于你俩的私人用品。”

伊丽莎白怅然一笑。“我觉得没有，亲爱的。如果有的话，你随时可以把它拿过来。这也给你一个借口再来看看我。”

瑞德从她手上接过盒子。“不需要任何理由我都会再来看你的，贝蒂，你知道的。”

“但愿如此。很久以前，威廉总是说你有机会在他退休之前代替他。”

瑞德看见伊丽莎白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她用另一只手臂环住她的肩膀。这是一个离别前的拥抱。“皮帕快过生日了，就在下个周末公休假，在我们家。我们将举办一个朋友间的安静聚会。不用说，我们希望你能来。”

伊丽莎白·安德鲁斯笑了笑，抹着眼泪。“我当然会去，亲爱的。我很想再见见你的孩子们。”

“他们也很希望见见你。”瑞德在伊丽莎白的脸颊上印下一吻。“你自己要好好保重。听到了吗？如果你需要任何东西，不管是什么，你给我打电话，好吗？”

伊丽莎白伸出两根手指碰碰额头，假装行礼。“是的，长官。”

瑞德微笑着。“这是侦缉总督察露丝给你下达的命令。”

“威廉一直以你为傲。”

“我知道，我只是希望布雷克警司也能说相同的话。”

这次轮到伊丽莎白微笑了。“科林？别管他。他是刀子嘴，豆腐心。你很快就能让他乖乖听话的。”

第20章

瑞德背靠着床坐在地板上。报告，黑白照片，以及破旧的麻质信封散落在他双腿间，侦探总督察比尔·安德鲁斯的盒子在他旁边，盒子依旧被此类文件堆得七分满。她回想了一下自己有多少此类工作文件存放在家中。几乎没有。

一看文件日期，比尔遗留下来的文件多早于电脑时代。她回想着自己电脑里的文件数量，试图推测这些文件如果在一切都要手写或者打字机打出来的时代，比尔那个时代，数量将会是多么庞大。并且一式三份。

瑞德考虑着是否要上交这些文件。这里面可能有关于悬案的材料。悬案可能在某一天会重新开始调查。

又或者，这些材料比尔本不该带回家。也许他打算送还这些。又也许，若她送回这些文件，将陷比尔于不利之地。玷污了他身后的名誉。

她决定把文件藏到衣柜的底部，直到她有更多时间来整理。如果她把牛皮纸和零散的文件分开，并把它们分类整理好，一旦她有时间就可以工作，然后再决定怎么处理。

她从地上拾起箱子，倒过来，将里面的东西清空，打算将它们按顺序重新排列好。她抬起的手落在两摞摆列整齐的文件上。她预备将整理好的文件放回箱子，双手停在空中，眼睛盯着文件堆上方。有把枪，枪口正对着她。

海啸般的情绪席卷了瑞德。她仿佛又回到了那天的教堂。扳机叩响。接着，一发子弹撕裂了寂静。她看见比尔的头猛然垂向他的胸口，他的生命被扼杀，如同一支灯芯被人掐灭。她看得见内森·亨茨曼的笑容，他在牛仔裤上蹭了蹭枪口，并把枪别回腰带。

心脏在胸膛里鼓动，瑞德任由空盒子掉在地板上。她伸出右手，闭上眼睛，手指紧紧地握在这冰冷的武器上。

枪比她预期的要重。就像电影《警探哈里》¹中的一样。这是马格南²吗？她不知道。枪的铭牌已被粗暴地锉掉。

更重要的是，它里面有子弹吗？她怎么会知道？她把这武器小心翼翼地拿在手里，心脏依旧蹦个不停。她身后的门开了。瑞德猛的将枪塞在床底下，迅速爬到门口，依旧跪着。

皮帕盯着她。“你跪在那里搞什么？”

“你提前回家了，”瑞德说。

皮帕已经迈开步伐走向床尾。她凝视着。“卡桑德拉！地板上都是些什么！”

“伊丽莎白给了我一盒比尔的旧文件，”瑞德结结巴巴地说，目光扫视了床沿，检查着枪是不是会被看到。“我只是在整理它们。”

“但这上面全都是灰！你还放在我们卧室！简直脏死了！”

“只在这里放几天。在我将它们送去警局之前，我得检查下里面有没有比尔的私人物品。只需要几天时间。”

“你今晚睡在床的这一边，卡桑德拉，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你要把那些垃圾放在家里，应该把它们放在阁楼上，而不是在这里。”

¹ 一名自称天蝎的杀手藉着连续的暗杀行动向市政府勒索巨款，并扬言得不到赎金便要持续虐杀，哈利不计一切代价誓将凶手绳之以法。此片是70年代“新警察电影”的代表作，故事情节拍得紧张刺激，气氛逼人，为伊斯特伍德树立了一个典型的硬派新警察形象。他处死杀手前问道：“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运气不错？”已成为经典台词。

² 马格南：1979年，在马格南研究公司有三个人想要研制出一种发射357马格南左轮手枪弹的半自动手枪，当时他们的研制计划名称为马格南之鹰(MagnumEagle)。这种叫法实际上不是用来形容枪，而是形容子弹的。Magnum子弹即大威力子弹。

第21章

耶兹·哈里斯的胳膊环在约会对象披着皮草的肩膀上，妮基一壁咯咯地笑一壁扭着身子，壮硕如山的门卫却丝毫无动于衷。

“一定是弄错了，傻瓜，”妮基·马歇尔滔滔不绝道，手指着男人的外套的一角，这也是她除了那两块巨大胸肌外唯一能碰到的部分。“我的经纪人向我保证，他把我们加入了客人名单。”

男人的脸依然毫无表情。“就像我说的，漂亮姑娘，你不在名单上。至少今晚不在。”

妮基从哈里斯的怀抱中挣出来，蹭到野兽般体格的门卫面前，冲着他亮出自己胸前的‘雄厚资本’。“能帮我再查查名单吗？妮基·马歇尔。妮基有两个K。”

门卫长叹一口气，手指伸向了耳朵上的蓝牙耳机。“尚特尔，”他大声对着话筒，“能再帮我检查一遍VIP名单？尼克·马歇尔……”他低头看着两人。“妮基，有两个K。”

哈里斯不爽地转过身去，他向身边越来越拥挤的人群微笑以表示歉意。大猩猩般的门卫沉默着，哈里斯左蹦右跳，眼睛望着天，他期待已久的回答在他耳边响起。

“谢谢，”门卫最终对着妮基说，“对不起，漂亮姑娘。你绝不在名单上。你必须得像其他人一样排队。”他看了看茶碟大小的腕表。“大约等90分钟。”他巨大的手轻轻将妮基推到一边，冲排在后面的人扬了扬下巴。“下一位。”

“耶兹，你就不能想想办法？”

哈里斯困惑地看着他的女朋友。“想什么办法？”

妮基盯着他。“啧。你不是警察吗？”

哈里斯看起来没明白。“所以呢？”

“你的警徽，耶兹？把你的警徽秀给他们看！”

探员脸上蔓延出恍然大悟的笑容。

门卫的大手掌推开哈里斯。“来吧，你们两个。让到那边去。”

哈里斯转身，面朝着门卫。手掌推拒着保镖的动作。“站住，兄弟。警察。”他另一只手从上衣口袋中摸出自己的警官证，拿着它贴在门卫的脸上。

门卫粗长的手指慢慢地合上哈里斯的手，用力攥着他的拳头。“所以呢？你有逮捕令？”门卫一眨不眨地盯着哈里斯的眼睛。

“没有，”哈里斯低声说，声音十分紧张，因为他试图不让自己哭出来。

门卫松了松力气，将哈里斯拎到台阶下的人群中。“那你就不能进来，阳光小宝贝儿。明白吗？”

“你这个混蛋！”妮基尖叫着，踢了一脚门卫的小腿。“耶兹是一名高阶总警探，你懂不懂。”

“他是一名总……”门卫没有继续说下去，无视了妮基。“下一个！”

妮基摇摇晃晃跟着哈里斯走下了台阶，被愤怒的俱乐部会员粗暴地推到了队伍后面。

“喂！他真是警察，我会让你知道的，”妮基气愤地说。

“是吗？那他把滑稽的尖警帽放在哪儿了呢，亲爱的？“有人喊叫着，掀起一波嘲弄和嘲笑。

哈里斯从人群中挤出来，拉了拉外套，耸了耸肩，以维持他的尊严，这也是他所能做到的全部了。他脱离人群后，又伸出了自己的警官证“再找我们麻烦，我就把你们都送进局子里，”他说罢，引来更多的嘲笑声。

一名愤怒的俱乐部会员走向前。“带上你的甜心派赶紧滚回家吧，小东西。”

哈里斯焦急地看着妮基。“不准叫我女朋友甜心派。”

“叫了又怎么样，小东西？”这人从后面拽住哈里斯的手腕，身后传来一阵欢呼声。“把我铐起来，送我进局子？”

他身后的人群欢呼着向前推挤。哈里斯小心翼翼地退回来，抓着妮基的手臂。“这只是善意的警告，伙计。但下一次……”

那人走上前去，伸出下巴，手臂垂在身体两侧。“下一次又怎么样，条子？”

尼克咯咯直笑。“你排队的地方刚被人占了，伙计。你看！”

那人转过身。“喂！你这个混蛋！这是我的位置！”

妮基抓住男友的手臂。“耶兹，在你受伤之前，我们走吧。”

哈里斯任由妮基牵着他，好似他的胳膊被拽去一个方向，他的腿则将他的身体跟着搬去那边。“有你在这儿是那家伙的运气，妮基”，他低声咆哮着。“我已经快失控了。”

妮基缠绕着他的手臂。“是吗？”她笑了。“你想回去修理他吗？”

哈里斯直盯着前方，摇晃他的肩膀。“他吸取了教训。我们现在去做点什么？美人儿？去我家吗？”

“想得美，耶兹。时间还早。我得去喝一杯。”

“告诉你吧。我知道一个很不错的小酒馆，就离我妈妈家不远。我所有的警察同事都去那儿。说不定我能介绍他们给你认识。”

“酒馆？”妮基摇了摇头，沙龙里洗发水和香水的气味逼得哈里斯倒退一步。“我想去夜店，耶兹。”

哈里斯同情地笑了笑。“我知道你想去，美人儿，但你那个小丑经纪人显然忘了打电话，怎么样，我们今晚试试别的地方？”他把妮基拉到自己身前。“不管怎样，夜店人太多了，肯定又黑又嘈杂。你今晚是如此美丽，我只想坐下看着你，一整个晚上。将你深深印在脑海里。”

妮基夸张地昏倒在他面前。靠着他的肩膀，她的头偏成一个十分陡的角度，哈里斯担心这动作会不会要了她的命。“哎呀呀。你真是

个甜心，耶兹。我觉得今晚将是你的幸运之夜。”

第22章

哈里斯昂首阔步踏进酒吧，扫了一眼他的弟兄们。妮基穿着高跟鞋蹒跚跟在他身后“你想喝点什么，性感小野猫？”

“今天怎么这么客气？耶兹，”一个明显不是妮基的声音回答道。“既然你请客，给我来杯白葡萄酒吧。”

哈里斯转过脸去，和侦缉总督察的鼻子几乎碰到一起。他的下巴都吓掉了，脸颊通红。“头儿？”

“很高兴见到你病好了，耶兹。”瑞德说。

哈里斯站着，嘴巴像搁浅的鱼一般地翕动。“我……那是……好多了，谢谢，头儿。”他试图挡住自己身后的妮基。

“你一定就是妮基了。”瑞德咽下后半句‘有两个K’。

妮基·马歇尔走上前，展现出闪闪发光的魔爪握住瑞德的手。“哦，你一定是耶兹的老板。露西，是不是？”

瑞德含笑看着哈里斯，妮基将她的胸部切换到了‘自主摇动’模式。“我是侦缉总督察露西，”瑞德说。“但是，你可以叫我瑞德。我和我的伴儿只是顺道来喝一杯。”她使唤着耶兹。“给我们去拿瓶新酒再带几个杯子来。”冲着妮基，“坐过来跟我们一起喝。”

“我们很乐意！”妮基说，手挽着瑞德的胳膊就像她们已经是老朋友了。对着耶兹说，“把酒拿过来，大男孩。”

瑞德忍住笑。她转过身看着耶兹，这个大男孩苦着脸被妮基支走了。“坐这儿。”瑞德指着角落里的一张桌子，皮帕正坐在那儿，晃着手中的半杯红酒。

妮基将她的头先晃到左边，又晃到右边，她的脸皱成一个困惑的表情。“我还以为你说你和你伴儿在这儿？”她看起来迷惑的似乎有人刚刚问她144的平方根是多少。

瑞德冲着皮帕一笑，将桌子朝妮基拉了拉。“皮帕，这是妮基，哈

里斯探员的女友。妮基这是皮帕，我的另一半。”

恍然大悟的表情慢慢爬上了妮基的脸，她咯咯直笑。修长，精心修剪过指甲的手在下巴附近扇动，仿佛她正试图扑灭火灾。“哦，我的上帝！当耶兹告诉我他老板对男人不感兴趣时，我还以为他在开玩笑。”

她弯下腰，用一个令人窒息的拥抱吞没皮帕。“很高兴见到你，皮帕。”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皮帕说，大大的眼睛看着瑞德，恳求她来救她。

妮基终于撒手，钦佩地看着皮帕。“听耶兹说你是名事务律师？”

皮帕看起来吓坏了。“不，不，不。辩护律师。”

妮基盯着皮帕，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那你在哪儿上班？星巴克？¹”

瑞德看着皮帕惊恐的表情哈哈大笑。“辩护律师，不是咖啡师。耶兹，这边。”她补充道，心里感激着耶兹的打岔。

妮基在接过哈里斯手上的杯子和酒瓶子之前，像只机械猴一样拍着双手。“这太酷了。”妮基臀部挨着皮帕坐在真皮沙发上，突然间放声大笑。

她努力平静下来，并解释说，“哦，耶兹，刚刚我有了一个想法。我和皮帕现在有一些共同之处。”

哈里斯，瑞德和皮帕同时屏住了呼吸，担心她的妙语如珠。妮基竭力忍住笑出来的眼泪。

“你说吧，”瑞德迟疑地说，虽然能不知道肯定是最好。

妮基证实了瑞德担心的没错。“我们俩都跟条子上床，”妮基说，再次笑得歇斯底里，她乳房里的硅胶似乎随时会挣脱出来。

皮帕躲在她的酒杯后面，坚决不承认她觉得这很好笑。瑞德冲哈里斯笑了笑。“你可真是找了个活宝，大男孩。”

涨红了脸的哈里斯急忙冲向男厕所。

¹ 英文中辩护律师 (barrister) 与咖啡师 (barista) 发音相似。

第23章

麦肯锡和泰勒出现在门口，扫了一眼拥挤的酒吧。瑞德挥挥手，以引起他们的注意力。皮帕和妮基围在桌边。皮帕勉强一笑。妮基迷茫地瞪着两个走过来的男人。

“晚上好，巴兹。吉姆，”瑞德点点头，举起张20镑的钞票。“这轮我请。”

泰勒一把抢过钞票，仿佛生怕瑞德改变主意。“和平时一样吗，头儿？”眼睛落在皮帕身上。他伸出手来。“好久不见了，皮帕。我能帮你点杯什么？”

“很高兴又见到你，巴里，”皮帕撒了谎。“还有你，詹姆斯。”这次说得更诚恳些。

麦肯锡握住皮帕的手和夸张地吻了吻她的手腕。“这是我的荣幸，菲利普。还有什么能比陪你度过这个夜晚更荣耀的呢？”

“我只是顺道来看看，詹姆斯，我可以向你保证。卡桑德拉和我正打算在外度过一个安静的晚上，但不过我提议顺路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瑞德将酒喷回玻璃杯里。“什么？”

皮帕不睬她。“不用给我和卡桑德拉点酒了。我们马上就走。”

泰勒看了看20镑的钞票。“那只有我和你了，麦克。”他的目光落到妮基身上，当看到她脖子以下的部分时，眼睛突然瞪得老大。“想喝点什么吗，小姐？”

瑞德坐直了身子。“对不起，先生们。我忘了替你们介绍了。妮基，这是巴里和吉姆，警局的两名警官。他们和耶兹一块儿工作。伙计们，这是妮基，耶兹的女朋友。”

妮基露出了微笑，朝着泰勒的方向摇动着她的胸部。泰勒迫使自己的眼光离开它们以便和麦肯锡一起露出一个笑容，接着又落回妮基胸前。

他再次强迫自己的眼光朝上看。环顾四周，只看到瑞德和皮帕。“她跟你来的？”

“天啊，不，”皮帕回答他。“妮基和杰瑞米一起。他只是去了洗手间。”

泰勒一脸茫然。“他在哪里？”

“男厕，巴里，”红叹了口气，瞥了一眼男洗手间的方向。她看见哈里斯出现在门口，心不在焉地拉着他的拉链。他脸色一沉，因为他看见麦肯锡和泰勒站在妮基旁边。哈里斯快步走向他们，脸上带着‘为主导权而战’的表情。

“巴扎！麦克！”哈里斯选择了守卫的姿态站在妮基后面，一只手环着她的肩膀。

泰勒看了看妮基的胸部，又看了看她男朋友的脸色，咧嘴一笑。“你可真会保守秘密啊，是不是，耶兹？”

哈里斯眉开眼笑。

“今天上班时还挺想你的，耶兹，”麦肯锡说。“你现在感觉好多了，是吗？”

哈里斯不舒服地偏了偏身子。焦急地看了一眼瑞德。

妮基抬头看着哈里斯。“你不是一直都感觉很棒吗，亲爱的？你应该说。也许你应该说，你昨晚太劳累了。”

哈里斯突然发现盯着地板也挺有趣的。

“你明天能回来上班吧，我可以这么理解吗？”麦肯锡追问。

“明天？但他在休假中啊。”妮基抓住哈里斯的手。“明天是我的大日子，耶兹，不要忘记。你会喜欢的。”

哈里斯的两颊绯红，嘴翕动着，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泰勒的笑意越来越浓。

“休假？你要去什么好地方，耶兹？”泰勒问道。

“我……”哈里斯挣扎着说。“我……这是……”

瑞德俯身穿过，把手放在妮基的手腕上。“我认为耶兹是想说这是他的职责，妮基。必须在最后一分钟取消年休假是警察工作的一部分。如你所知，现在正有一个谋杀案在调查中。明天我们真的需要一个像耶兹一样有水准的人来帮我们。”

哈里斯站在那里，张着嘴，眼光从瑞德转向泰勒又转回妮基。

妮基攥紧耶兹的手。“没关系，宝贝儿。我自己一个人也会没事的。”她崇拜地盯着哈里斯。“想想看，他们需要像你一样有水准的人，耶兹。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它听起来对我非常重要。”

哈里斯继续低头研究地板。“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妮基。”他平静地说。

“但我们才刚到呢。”

哈里斯猛地握她的手，强调了他的意愿。“走吧。我明天还得忙一整天呢。”

泰勒再一次露齿一笑。“没错。”

泰勒饶有兴趣地注视着妮基附身向前，以便自己离开卡座。“希望能再次见到你们俩，妮基。”他说，被自己的双关语逗乐了。

麦肯锡呻吟道：“请一天假吧，巴里。”

“什么，你的意思是，像耶兹那样？”

瑞德示意这帮人轻声点。“什么都别说，巴里，”确定哈里斯和妮基听不到，瑞德说。“我明天会处理这件事的。”

泰勒得意地笑了。“我可不想遭受耶兹明早的待遇，”他对麦肯锡说。“不过嘛，今晚……幸运的混蛋。”

麦肯锡礼貌性地试图改变话题。“你是拿着头儿的钱给我们买点喝的，还是我们坐这儿渴死？”

泰勒心领神会。“你确定你们不喝点什么了吗，头儿？皮帕？”

“不，谢谢，巴里，”皮帕抢在瑞德之前回答。“我们马上就要走了。不是吗，卡桑德拉。”语气表示这是个肯定句，而非疑问句。

“那只有你和我了，巴兹，”麦肯锡说。他看了一眼他的手表。“最好也给泰丽先点一杯。她说不定下一分钟就来到。”

“泰丽·米勒会来吗？”皮帕问。

瑞德匆匆起身。“是的，我们走吧，皮帕。对不起，朋友们。皮帕要带我去一个特别安排的惊喜地方。”

皮帕依旧坐着不动。“也许我们应该再来一杯，凯茜。显得更随和一些。”

瑞德怒目而视。“想得美，我的顾问。你想走。我们这就走。”

第24章

瑞德抬起头，战战兢兢地看着剧院标志。“戏剧？”

“是的，卡桑德拉，戏剧。在剧院通常都上演戏剧。这就是一个成熟的大人，在一个外出的夜晚应该参加的文明活动。”

瑞德冲皮帕挑了挑眉。“但我不希望长大。我们好久没有晚上出来玩了。我想做些更令人兴奋的事儿。”

“比如说？”

“我也不知道。不如我们去打保龄球，吃点快餐，然后找个夜店玩一把。”

“保龄球？凯茜，我可不知道你对冠青保龄球¹感兴趣。但是现在这个点，我们去哪儿给你找片草地呢。”

瑞德夸张地抱住一根灯柱，用头撞向它。“我说的是十柱保龄球²，你这个傻瓜……真受不了你。”

“你的意思是我们去吃喝玩乐？保龄球是另一项被美国人毁掉了的英式运动。现在，除了保龄球，快餐和夜店，我乐意听你说点别的。”

“皮普，我不要被一群衣衫褴褛的戏剧狂热者包围着，坐在黑暗里，每次咳嗽还得被嘘。”

“这里是伦敦西区，卡桑德拉。邋遢鬼不会被放进来。”

“我宁愿去看片儿。”

“你想说的是电影？电影院里才有大把的邋遢鬼好嘛。咕嘟咕嘟喝着大杯饮料，把爆米花扔得满地都是。”

“听起来不错。”

“凯茜，拜托。家里就有个效果很不错的DVD机，难道它已经不能够满足你对好莱坞血腥与打斗的不体面的渴望了吗？我们能不能达成一致，找到让我们都觉得享受的活动？”

瑞德眼睛一亮。“我知道了！我们可以去斯嘉丽。那儿今晚仅限女士进入！”

皮帕脸上的笑容被漫起的惊恐所代替。“这听起来简直像去妓院！”

“话糙理不糙，律师。”瑞德抓住皮帕的手臂，拖着她走向街对面。“相信我，皮普，我们都会玩得很开心的。”

¹ 冠青保龄球：英式保龄球，在户外草坪上竞赛。

² 十柱保龄球：又称‘十柱戏’，在美国被改良的现代保龄球，也是日下所流行的保龄球制式。

第25章

皮帕环顾了下俱乐部，这里的墙壁和天花板似乎随时会倒下砸到她们。

“放轻松，”瑞德笑了起来。“这只是一家俱乐部。”

“这不只是一家俱乐部。”皮帕低声说，眼睛飞快在那些高举着托盘和饮料的半裸女孩儿身上来回穿梭。“这是一个女性专属的脱衣舞俱乐部！”

“每个月只有这么一天。我多年来想一探究竟，但都没机会。”

“和谁来一探究竟？”皮帕质问道。

“当然是和你。”瑞德附身在皮帕的唇上印上一吻。她示意一个身材高挑，乳头戴着流苏的红发女侍应上前。“来点香槟，小姐。”

女应侍嫣然一笑，坐在瑞德身旁。光滑的手抚上瑞德的大腿。“像你这样的美人儿，能得到任何你喜欢的。”女应侍柔声说。瑞德没能抑制傻笑在她脸上蔓延。“也请你帮我们打开标签。”

女人站起来，晶莹的大腿与瑞德的脸持平。手轻揉着瑞德的头发。“在这儿等我。”

皮帕在半明半暗中瞪着眼。“标签？”

“这比我们每次叫单杯要划算。也不太容易被偷或者收到假钞找零。”

“我不喜欢她摸你头发的方式。还有你的大腿。还有她把她……她胸前的流苏蹭在你脸上。”

“这只是一点无伤大雅的调情。她们拿钱就是来做这些的。”

皮帕的嘴唇紧紧抿着。“你现在最好提醒自己，你是一名高级警官，卡桑德拉。我认为我们应该找个更符合你身份的地方。更别提我的身份了。”

瑞德靠回椅子上，脚踝交叉，双手背在脑后。“如果有人在这儿碰

上我，律师，”她说，带着洋洋得意的表情，“他们也不会急于告诉任何人，难道不是吗？”

第26章

“地球呼叫皮帕。你还跟我们一起吗？”瑞德在皮帕的脸前挥了挥手。

“你刚说什么？”

“我之前说我们都会喜欢这儿，我的意思是，作为一对情侣来享受这个地方？你已经盯着那个姑娘一整晚了。”

皮帕愤怒地坐直了身子。“哪个姑娘？”

“那个乳头上像是挂了两个挂衣钩的黑发姑娘。”

皮帕环顾斯嘉丽一圈，仿佛刚刚意识到那姑娘的存在。“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凯茜。我只是在思考今早听证会的事情。”

“你的确陷入了深思，顾问。你都快淌口水了。”

“我肯定没有这样！”

“你比巴里和泰勒看见妮基的样子还糟糕。”

“真的，凯茜。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宝贝儿，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她简直倾国倾城。”

“你说妮基？”

“我说的是你一直色眯眯盯着的那个女侍应。”

“卡桑德拉，这儿到处是半裸的女侍应以及半裸的舞者。根本没法儿控制自己不乱瞟。”

“你的视线可是跟着她满屋子转悠，还伸着舌头。”

“我有吗？”皮帕坐了回去，败下阵来。她拉着瑞德的手。“对不起，只是……嗯，我还从没见过其他女人的胸部。除了你，很明显。”

瑞德忍着喷笑。“你一直过着这种备受呵护的生活，律师。”

皮帕用一个微笑承认了瑞德的话。“我的确是。理查德是我生命中唯一的男人，而你，是我唯一的女人。”

“直到今天晚上，”瑞德笑了。“看起来你对那位很着迷。有兴趣来一场三人性游戏吗？”

皮帕瞪着瑞德。“胡言乱语，卡桑德拉。你应该去舞台上表演。”皮帕盯着瑞德，混合着轻蔑和惊恐的神色在她脸上缓缓地蔓延。“你是说笑的吧，对不对？”

瑞德盯着天花板。

皮帕盯着瑞德。

“哦，来吧，皮普，玩玩儿也没什么不好。别太拘束。”

“我正在判断这么做算不算是对女性的贬低。”

“嗯，她好像没什么不适应，”瑞德说，朝着舞者的方向点点头。“事实上，她看上去挺享受的嘛。更别提收入还不赖。”

“都一样，她如果能穿上衣服我会更高兴。”

瑞德俯下身，一只手搭在皮帕的膝盖上。“等她跳完我们邀请她过来喝一杯，怎么样？然后，你能对她进行下精神分析和心理辅导。”

皮帕在半明半暗中皱着眉头。“你可能会觉得这非常有趣，卡桑德拉，但她同样也是别人的女儿。看在上帝的份上，她几乎看起来和艾拉差不多大！”

“别开玩笑。她至少23岁了。”

“不可能超过19岁。”

“你不要忘了我是做哪一行的，凯茜。年轻女孩子被剥削。这样的事情我见过很多。”

“说实话，皮普。在这个时代，你认为他们要冒着被吊销执照的危险雇佣未成年少女吗？可能在街上会有，但不会是在这样一个令人尊敬的地方。”

“令人尊敬的地方？”

“你明白我的意思。今晚我想从日常工作中脱身？放松一点？将我们的压力释放出来？”瑞德啜饮着她的饮料。“我还不如回去工作。”

皮帕向后仰靠在椅子上，看着聚光灯下的舞者从钢管上滑下。“你可以做点文书工作。”

“我已经下班了，看在上帝份上！”

“这也花不了你太多时间。”

瑞德将玻璃杯重重放下。“你说真的？”

“晚上好，女士们，”一个声音在皮帕背后招呼道。

瑞德和皮帕齐刷刷的转过身。

“你们在这儿还满意吗？”

瑞德从头到脚打量着来者，一个有着乌亮黑发的女人，穿着及地长袍，她深邃的黑眼睛，将皮帕巧克力色的眼珠衬得黯然失色。瑞德想说些什么，但词句却哽在喉头。

这女子伸出一只手。“我是加布里埃尔，这儿的所有者。享受你在斯嘉丽的第一次吗？”

皮帕握了握加布里埃尔的手。瑞德可以肯定，皮帕与她握手时退缩了一步。“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这儿很满意，”皮帕用一种粉丝的口吻说。“这是我的伴侣卡桑德拉。我是菲利普。”

瑞德盯着皮帕的手，依旧缠绵地握着加布里埃尔。没报上姓氏？皮帕平时总热衷报上姓氏及王室法律顾问的头衔。

加布里埃尔收回手，转身面向瑞德，打破了对皮帕的魔咒。

“卡桑德拉。很高兴见到你。”

“叫我凯茜就好。”瑞德握住加布里埃尔的手，冰冷的体温让她瑟缩。

“对不起，”加布里埃尔说。“我刚在冷藏室检查过香槟。欢迎你们

来到斯嘉丽。我很希望你们的初次到访不会是最后一次。”

“绝对不会，”皮帕抢在瑞德回答前说。“这儿令人迷醉。我看你们也提供膳食服务。下次来我们会更好的体验这里。”

瑞德张大了嘴巴。

加布里埃尔微微点了点头。“有你们真是蓬荜生辉。我相信你们都将有一个美妙的夜晚。如果你们打算待久一点，我们在午夜会开始一个特别表演。仅限会员。”

“会员？”皮帕在座椅里调整自己的姿势。“我对这个提议很感兴趣。”

“穿过那扇门。”加布里埃尔指了指在远处墙上的铁闸门般的入口。会员区域比公共区域稍微广阔点。而我们的私人表演，该怎么说，更加有趣？”

皮帕满怀期望地看着瑞德。“凯茜？”

“今晚不行，宝贝儿。”瑞德挤出一个微笑。“我明天得早起。”她朝着皮帕瞥去警告的眼神，意思是‘不要忤逆我’。

“那下次吧，”加布里埃尔说，回身。“好好享受你们的夜晚。”

瑞德看着皮帕目送加布里埃尔回到吧台区域。

“刚刚是怎么回事？”确保加布里埃尔听不见后，瑞德质问道。

“什么怎么一回事？”

“你知道得很清楚。前一分钟你还在找尽各种借口要离开这里，说这儿是个罪恶的宫殿。恶魔克鲁拉 1 一出现，你立刻恨不得爬进她的内裤里。”

“我才没有做那样的事！”

“律师，你几乎把我们注册成会员！”

“好吧，为什么不呢？你之前不是对这里赞许有加吗？”

瑞德看着加布里埃尔，她正与吧台里的人长谈。偶尔瞥一眼皮帕

和瑞德的方向。“我不认为我们中的任何人希望自己的名字被记录在这种地方。除此之外，我唯一带着的身份证明只有警官证。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是……妈的。已经太晚了。”

皮帕看着瑞德。“什么太晚了？”

“快点把酒喝了吧。是时候该回去了。”

“回去？”

“克鲁拉刚刚告诉了吧台我是条子。”

皮帕望着对面拥挤的房间里，加布里埃尔和吧台应侍站在那儿。“你怎么可能会知道？”

“律师，我是警察。我们学的第一堂课就是读唇术里的三个单词，条子、警察和警官，这样，一个嫌疑人在试图警告其他人的时候我们就能知道。”

“但加布里埃尔怎么知道你是警察的？她刚认识你不过一秒。”

“你说的一点没错。”瑞德站起身。“来吧，律师。让我带你回家。”

¹ 恶魔克鲁拉：迪斯尼动画《忠狗101》中的反面女角色。

第27章

“平安无事！”瑞德将脚脖子架在皮帕肩上，将大脚趾探向浴缸的水龙头。她朝皮帕举了举葡萄酒杯。“房子里就剩我们俩了。假如说，如果没有辛夫人我们该怎么办？”

皮帕笑了。“生日、公休假和周末都将不复存在。我不知道理查德在烧烤大会后是否愿意带孩子。”

“答案是否定的。我已经答应艾拉周一去血拼。公休假的例行扫货。”

这个建议令皮帕皱了皱鼻子。“你刚刚得到了大幅加薪，凯茜。你真的要把咱俩的工资拿去扫货吗？”

“这不是钱的问题，顾问。这关系到能否享受到美好的女孩日。”

“女孩日？”

“我和艾拉。”

“所以我不在受邀之列，对吗？”

“是你吗？来跟我们一起购物？您最后一次走进商店是什么时候？”

“我每个季度都去哈罗兹¹。”

“饶了我吧。”

“慢着，凯茜。如果你要带艾拉出门，谁来照顾露比和杰克？”

“你妈妈愿意照顾露比……”瑞德话停在一半。

“怎么说？”

“你再带杰克和达伦出去。”

“请再说一遍？”

“你已经听到了，顾问。培养下母子关系没坏处。我们中午还能在特罗卡迪罗中心²碰头吃饭。”

“我希望我们不要吃垃圾快餐。而且什么从时候达伦也算是我的孩子。”

“那可怜的孩子需要治愈。”

“你太逗了，卡桑德拉，”皮帕怒目而视。“那你建议我带着杰克和他那没教养的朋友去哪儿呢？”

“那你想想别的办法。”

“国家美术馆在公共假日开放吗？”

“当然。但我不认为杰克和达伦会喜欢。”

“为什么不？杰克在学校就喜欢艺术。我敢肯定，观赏约翰·康斯特勃尔³的《干草车》⁴对达伦也是很有益的。”

“你为什么不顺便带他们去听歌剧呢？我敢肯定，大部分10岁的男生会愿意去听威尔第的。”

“你也这么觉得？嗯……我不确定他们在早上有演出，此外去听歌剧我们也许得提前预定……”皮帕停了下来，因为她看到了瑞德顽皮的表情。“哦，我明白了。这是你另一个蠢笑话。好吧，他们说最低级的智慧是讽刺，卡桑德拉。”

“冷静些，姑娘，看在上帝的份上。无论如何，我们不妨考虑下此时此刻。除非有什么紧急情况，我现在全身心的属于你。不妨充分利用。”

“好吧，让我们祈祷你手下的伙计们别再做什么输精管切除术了。”皮帕轻摇着瑞德的胳膊撒娇道。“继续说，我想听一些血淋淋的细节。”

“是吗？你都一周没提起它了。”

“有孩子在我怎么能问？只在这种情况下，我很感激他们对新闻的漠不关心。他们并不需要知道这些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

瑞德抓住皮帕的手。“不是有意打击你，顾问，但他们可能远比你

知道得多。这是伦敦城内的头号大事。”

皮帕伸手捂住她的嘴。“哦，我的上帝，你告诉了他们什么？”

“我？什么都没说。我只是说，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所以我不能透露。虽然也阻止不了他们的好奇心。以及猜测。艾拉也问了一些问题……”

皮帕挣起身子，激起一波泡沫和水漫过浴缸的边缘。“比如？”

“冷静，律师。”

“在我知道我女儿问了些什么之后，我会决定是否保持冷静。”

“很明显。她还是个孩子。她很好奇。”

“没错，凯茜。她还是个孩子。她本不应该知道这样的事情。”

“这是公共知识。每个她这么大的孩子都知道这桩谋杀案。艾拉只是问了些合乎情理的问题，你该试着接受它。”

“什么样合乎情理的问题？”

“比如‘他很快就死了还是慢慢死去？’‘会不会很痛苦？’‘为什么有人会砍下他的小鸡鸡？’”

“哦，我的上帝！艾拉连这都知道吗？”

“皮普，现实点。这是伦敦，而不是在赫布里底群岛外围的孤岛。市区里每所学校的孩子都知道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

“如果在达伦的男校，我可以相信。但我无法相信在艾拉的学校里也是这样。完全没办法。”

“顾问，她差不多12岁了。”

“这正是我的观点。在达伦的学校，你会对十一二岁的孩子熟悉这种令人厌恶的题材有心理准备。但我不会为这样的标准，支付艾拉每学期几千镑的学费。”

“你又不用付钱，据我所知。是理查德在付。”

“别装傻。你完全明白我指的是什么。等那位年轻的小姐回家后我

会跟她聊聊这件事。假如她把这事儿告诉了理查德或者露西，结果会怎样？”皮帕捂住嘴。“假如理查德发现你和艾拉讨论了这件事儿？”

“我跟你说了，我没有和艾拉讨论这件事。她问我。我搪塞了过去。我特意叮嘱她不要和父亲说什么。”瑞德尽力将讨论的重点从儿童上转移开。“不管怎样，我以为你想知道些血淋淋的细节。”

皮帕玩着一把肥皂泡沫。“我不太确定我现在想知道。”

“所以，你不想知道我是如何分开粉红和自信的？”

皮帕眨巴着眼睛。“巴里·泰勒和耶兹·哈里斯？”

瑞德笑了。“我已经把巴里指派给吉姆·麦肯锡了。可以告诉你，吉姆不太高兴。当然，他也没说什么。”

“可怜的詹姆斯。那哈里斯呢？”

“安娜。不管你信不信，他俩一起工作居然很不错。就像一个总是犯错的侄儿，受到一位友善的阿姨悉心指导，来保证他的方向正确。”

“我很惊讶，他在女朋友面前居然能集中注意力。她的假体都快把我压碎了。”

“据耶兹所说，那两个是真货。”

“做梦吧。男人为何沉迷于巨大的乳房？我也不介意胸部能再大一个罩杯。”

“我爱你现在的样子，宝贝，”瑞德宽慰道。

皮帕清了清嗓子。“凯茜，你知道之前……”

“之前？”

“在斯嘉丽。”

瑞德感觉到了她的伴侣的肩膀绷紧了。“嗯？”

“我的意思是，你之前在开玩笑对不对？”

“宝贝儿？”

“关于三人性游戏？”

“我当然是说笑的，”瑞德说，幸亏皮帕是背对着她，她的微笑不会被皮帕察觉。“说得好像我愿意与人分享你似得。”

皮帕对此回答表示满意，俯身又倒了一杯酒。“我也不愿与任何人分享你，凯茜。”

1 哈罗兹百货公司（Harrods）：英国最有名气、最高档的百货公司。位于伦敦富人区骑士桥。哈罗兹的前身是1849年在邦普顿路开的一家杂货店，由于服务优良、商品精美，很快便在当地闻名并于1905年迁到现址。这间老牌百货店从创办伊始，就以“提供任何地方任何人的任何所需！”的格言著称。

2 特罗卡迪罗中心：Trocadero Centre，伦敦城内著名的游戏中心。

3 约翰·康斯太勃尔：英国皇家美术学院院士，19世纪英国最伟大的风景画家。

4 干草车：康斯太勃尔的著名风景画，具有强烈的自然主义特点，它的天空、光线、色彩以及处理手法都构成了一种完全革新的风格。

第28章

皮帕浸回浴缸中，气泡沿着她的脖子向上浮动。“我有没有告诉你，理查德在法国买下了他的第二所二手房子？”

“那不就是他的第三栋住房了？”

“我认为也差不多。他说，等房子翻新完，我们能和孩子们去那里小住。在地中海沿岸，靠近西班牙边境。”

“是我俩带着孩子们，还是说只有我俩，他带着孩子们和他的芭比娃娃？”

“只有我俩。他说得很清楚，他也没打算再跟你一起去度假了。”

瑞德笑了。“这种感觉是相互的，我向你保证。”

“说到假期，我们可以找个地方过个长周末，你和我，九月的时候？你觉得你能抽空吗？我还有些假没休。”

瑞德露出怀疑的神色。“这才过了几个月，亲爱的。我不知道在我刚升职没多久，把团队交给别人代理是否是个好主意。我还在团队里树立自己的威信呢。”

“凯茜，说真的。这就是威廉被谋杀前的原班人马。你只不过被提拔得更高了，总督察。实际上，你应该会少了一个人，如果……”

瑞德听着，感到迷惑，皮帕的声调渐次低沉。

“那个叫法默的家伙仍在病假中，是吗？”

瑞德谨慎点点头。“都八个月了。我看不出来他还会回来，说实话。我认为他可能想洗手不干了。”

“因此，算上你，你的团队总共就6个人？”

“8个。我从旺兹沃思调来了皮特·梅特卡夫和李·罗伯茨来帮忙逮‘鸡鸡终结者’。”瑞德拿起酒瓶，若无其事地一饮而尽。“水快冷了，我们要不要起身？”

皮帕直勾勾地看着瑞德。“想必他们已经成为好搭档了？”

瑞德意识到了皮帕的意思，叹了口气。

“所以，如果蝙蝠侠和詹姆斯·麦肯锡一起，由安娜照看罗宾，还有哪个可怜的灵魂需要你去拯救？”

瑞德清了清嗓子，突然抓起皮帕身后的瓶子，装作对标签感兴趣。“这是瓶维欧尼¹？”

皮帕缓慢又小心地将酒杯放在肥皂架上，转过脸来瞪着瑞德。“这算是怎么回事，抛开富有经验的团队和受过专业训练的警探，你倒是挑了那个从德克萨斯来的菜鸟警察？那个外形酷似长着一头金鬃毛的杰西卡·阿尔芭²，臀部肌肉发达得可以碾碎核桃的泰丽？”

瑞德的目光从皮帕的眼睛下移到她的下巴上一块微小的快速颤动着的肌肉，瑞德的心脏也随之颤动。瑞德挤出一个微笑，并在水中朝前挪动了几英寸。“如果你一定想知道，警司对泰丽挺感兴趣。他特地嘱咐我要带她历练一番。能靠着这个在首领那儿赢得印象分总是值得的。”

瑞德倾身向前，亲吻着皮帕湿润光滑的锁骨。“科林·布莱克已不再年轻，顾问。我在打长期战。凯茜·露丝警司，听起来挺吸引人的，你不认为吗？”

瑞德感觉到皮帕已经不再生气。是该出王牌的时机了。“警司曾告诉我，除了日常工作，他的职责范围内也有些别的活动。例如会见爱丁堡公爵，诸如此类的事情。”

皮帕轻轻地呻吟着，背靠着浴缸缓缓沉下去，关于泰丽·米勒的全部似乎都被遗忘了。瑞德如释重负地安静地叹了口气。

¹ 维欧尼（Viognier）：世界上最流行的白葡萄品种之一。由该品种酿制的著名的孔得里约（Condrieu）葡萄酒极为独特。

² 杰西卡·阿尔芭（Jessica Alba），1981年4月28日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美国影视演员。

第29章

“在路上。”瑞德摸索着将她的手机放回床头柜上，令人不快的新闻使她睡意全无。

皮帕在一旁翻了个身，手臂抱住正打算挣扎着爬起来的瑞德。“凯茜？”

“再睡会儿，顾问。现在还早。”

皮帕伸出手臂。“你打算去哪儿呢？”

“我们发现了另一具尸体。”

皮帕强迫自己坐起身。“凯茜，现在是凌晨四点半。”

“我知道。”瑞德轻轻地把她的伴侣的手臂放向另一边。“对不起，情人。职责所在。”

皮帕呻吟着，把被子拉过肩膀。“现在你是总督察了。为什么你还非得去现场？”

“正因为我是总督察。”瑞德点亮一旁的灯泡。

“凯茜，拜托。把那灯关了。”

“那我就在黑暗中穿衣打扮了，怎样？我可以刷牙吗？抑或这将更加妨碍到殿下您的睡眠？”

“快去快回。”

红俯身吻了吻皮帕的嘴唇。“唔，会想我吗，宝贝？”

皮帕翻了个身。“不，我只是需要你快点回来准备孩子们的早餐。”

瑞德把她的枕头扔向皮帕，走向浴室。“某种程度而言，我认为处理我辖区范围内的尸体要优先于面包和果酱。”

皮帕悉悉索索地伸出手关了灯。“你可能会这样想，卡桑德拉。但我不会。”

第30章

“我懂，我懂。”瑞德在皮特·梅特卡夫和李·罗伯茨步入简报室时举起双手表示歉意。“没有人愿意在周末早上六点被短信叫回来工作的。”她的目光停留在哈里斯和泰勒的不满的面孔上，他们刚刚挤进来。“早上好，孩子们。谢谢你们能来。”

“最好是值得跑一趟的事儿，头儿。”泰勒嘴里塞着卷饼说道。他的手指在上衣上蹭了蹭，自从2005年以来，瑞德就没见过人穿这样款式的上衣了。“我给耶兹打了三个电话，他才从温柔乡里爬出来。”

哈里斯指责地瞥了一眼瑞德。“我们希望他才刚刚睡着。”

“我不想听见这个，老大。”泰勒熟练地用脚勾住椅子腿，拉到自己面前。“我前妻认为我活着是浪费氧气，真是这样吗？”

“真的，巴里？”瑞德双臂交叉在胸前，做出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这女人一定有毛病。”

“我也一直这么跟她说。”泰勒收起小腹。“她总有一天会领悟的。”

“等一等，”瑞德言归正传。“你俩重归于好了吗？”

泰勒看起来惊呆了。“拜托。我绝不会再回到那个贱人身边，就算她连中三次欧洲百万彩票。”

“那你怎么和她见面了？”

“我本来今天要照看孩子。”

瑞德用手搓着脸，揉着眼睛。“对不起，巴里。我很感激你能在这里。”

泰勒耸耸肩。“这反正算加班费。子女抚养费把我的血都榨干了。偷我钱的小混蛋。”

瑞德看一眼她的手表。“我们等安娜和泰丽五分钟。耶兹，你能为我们端些咖啡吗？”

哈里斯瞪着瑞德。“我星期天来加班不是为了当个该死的茶童的。”

泰勒笑了。“咖啡童，耶兹。要正确理解你的职责。”

“滚。”

“你们俩够了，”瑞德说道。

“我来搞定吧，老大，”罗伯茨说。“外加另外的三人份？”

“只需为安娜和泰丽准备。吉姆将不会加入我们。”

“哦，太他妈棒了，”泰勒宣布。“我们一清早，在如此可笑的时间被拖下床，而殿下他却依旧在睡觉。”这是新晋侦缉督察的特殊福利吗，头儿？”

“做梦，警员。作为新晋侦缉督察的特殊福利，麦克凌晨三点就赶到了犯罪现场，在我之前。”

“不是另一个公厕屠杀现场吗？”泰勒满脸厌恶地皱起脸。

“等所有人到期了，我会尽快为你介绍情况的。他们应该快到的……”瑞德的目光移到了门口。“安娜，早上好。找个座儿吧。李在为我们准备咖啡。”

安娜在皮特·梅特卡夫身旁落座。在等待特里和咖啡的同时，瑞德让团队彼此间闲聊。她查看了手机，没有从麦肯锡那儿得到任何新动向。什么都没有。也没有来自泰丽的任何消息。迟到不像她的风格。

李·罗伯茨用托盘端着塑料杯走进门。

瑞德最后一次确认时间。“看起来泰丽没有收到消息。”瑞德瞄准数字墙上的指示器，将它激活。“好吧，这儿就是凶杀现场。我们已经获得了另一具尸体，如你们所猜测的一样。同样的犯罪手法，正如我所说的。”

“旧伦敦城区的切鸡幻影再次出现了，”泰勒说。

哈里斯迷惑地盯着泰勒。

“两个罗尼斯，”安娜解释道。“在你当警察之前，耶兹。”

梅特卡夫举起手中的笔。“我们不是在男公厕提供了额外的安全保障吗，头儿？”

“我们有提供，皮特，”瑞德确认道。“但有一些是24小时全年开放的，不管怎么说。但此案发生地点很特别。不是在公厕，而是在一个酒店。”

“什么，当地酒店？”哈里斯问道。

“不，在多彻斯特，”泰勒插嘴讽刺道。“当然是一个他妈的本地酒店，否则也不在我们辖区内。”

“屁话。”

“两句都是屁话，非常感谢，”泰勒道。“并且是完整的两句屁话，不像支离破碎的受害者。他的身份被确认了吗？”

“如果你们两个能闭嘴五秒，我会有机会告诉你。”瑞德冲显示器一挥魔杖，带来了罪案现场调查组发来的照片和地图。“尸体大约在凌晨3点半在斯特里塞姆高地的一家一星级酒店里被该店经理发现。”瑞德的目光扫过她的队伍。“被绑在床上，但除此之外，和之前的手法一样。”

安娜问，“为什么尸体会在半夜被发现？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级别的酒店不会提供24小时的客房服务？”

“我猜只有一种酒店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梅特卡夫说。“叫什么来着，计时付费？”

瑞德点点头。“在这种情况下，客房经理也不大愿意多说，但是吉姆向他保证，我们对他的业务运营范围丝毫没兴趣。受害人显然是一位叫斯图尔特·沃克的先生。至少他身上的身份证是这么写的。信用卡以及现金，都还在他夹克的口袋里。没有迹象表明这些东西被接触过。驾照照片显然是几年前拍摄的，而且法医还没拿掉玻璃纸袋，所以吉姆也不能肯定。他今天上午参观了上述地址，碰上了一名正为迟迟未归的丈夫而担忧的妻子。”

“又是个双性恋，头儿？”安娜大胆推测。

“看起来是的，”瑞德说。“沃克支付了两小时的房费，从午夜至凌晨两点。很显然，他是名老手了。这位经理说，他每个月都会来几次，总是两个小时。当然，现金支付。没有名字。没有问题。所以凌晨三点钟，他支付的房费到点了，于是就去敲老主顾的门。觉得这人应该是睡着了。”

瑞德指着受害者张大嘴巴，赤身裸体躺在床上的照片。双手被固定在床头两侧的灯座上，一只脚被绑在桌子腿上，另一只被笨拙地绑在衣柜把手上。“被找到时，他是这个样子。”

“酒店经理说了和受害人一起的人是谁吗？”哈里斯问道。

“这就是事情开始变得有趣的地方，”瑞德说。“沃克独自一人进入酒店，他总是那样，准时出现在午夜。他的客人总在12点15分出现。总在一点四五离开，所以沃克总有15分钟来做事前准备和事后清洁。他的客人只需要在前台，报出房间号，直接上楼。有时候是男性，有时是女性。”

“所以绝对是双性恋，”安娜说。“这次去沃克房间的家伙，我们有得到关于他外貌的描述吗？”

“我们有，但它只能令问题复杂化。去受害者房间的，是一个女人。”

第31章

“没可能。”哈里斯说。

“据经理所说，是一名欧洲白人女性。二十出头，可能还更年轻。褐色长发，浓妆。典型的不三不四的妓女，除了她的裙子盖到了小腿，而不是通常的超短迷你裙。但据推测这是沃克要求她如此打扮的。”

“经理曾经见过她吗？”

“这是第一次，安娜。”

“想必没有闭路电视记录？”

“酒店里没有。如果幸运的话，我们也许能在街头监控里找到记录。需要查一下。”

“他有没有看到她离开房间吗？”

“没有。但他说，他通常在后面看电视。任何人想进来得按铃，但要走出去，他们只需打开门锁。”

“难道我们在假设凶手是个女人吗？”罗伯茨问。

“她只是嫌疑人，李。她是最后一个看到沃克活着的人。假如她真的存在。我们也不能排除这个二十出头妓女是经理编造出来掩盖自己肮脏的罪行的。”

“为什么经理要割掉那小子的鸡鸡？这对他的生意也没好处啊？”

瑞德耸耸肩。“那谁又有特别的理由干这事儿？我只是说保持开放的观念。安娜和耶兹，你可以继续跟进。如果他能提供第一桩案件案发当晚坚定的不在场证明，那就可以减轻他的嫌疑。他的个人关系网在吉姆的报告里有记载。”

梅特卡夫再次举起笔提问。“这是合法注册的酒店？”

“据我所知是。”

“那么酒店会有消防通道，在一楼也会有安全出口。”

“说得好，皮特。如果有两个人的话，我们的侦查工作将会更加困难。”

“两个啥？”哈里斯问道。

“集中注意力，蠢货。”泰勒嘀咕着。他向后靠在椅子上，忍住哈欠。

“滚开，泰勒。”哈里斯反击。

“够了，”瑞德口气坚决。“巴里，为什么不向耶兹解释一下。让他受到你无穷智慧的熏陶。”

泰勒一屁股坐回他的座位上。“饶了我吧，头儿。这还是早上呢。”

“帮凶，”罗伯茨向哈里斯解释道。“那个妓女可能打开了后门，让杀手进屋。其中一位，或者双方都有可能从后门离开。”

哈里斯点了点头。“这可以解释一个女人是如何把受害者绑成这样的。”

“说实话，耶兹，那可能是受害者自愿的，”瑞德说。“一些无伤大雅的捆绑是意料之中的事。这家伙预订了两个钟头，所以他显然不想裤子一脱，速战速决。一旦把他绑紧，他就毫无反抗能力。”

“包在头部的塑胶袋也可能是出于自愿，”梅特卡夫说。“窒息性高潮。”

“两桩案件都这样？”

梅特卡夫耸耸肩。“这是有可能的。”

“他们通常不都往嘴里塞个橙子什么的吗？”泰勒问道，他突然产生了兴趣。

“一个橘子，也许，”安娜说。“橙子的体积有点太大了。”

“不是人人都有巴兹那么大一张嘴，”哈里斯笑了。“你可以往嘴里

塞个蜜瓜。”

泰勒在瑞德注视下忍下这口气。

“我同意，皮特，”瑞德说。“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虽然第一个受害者看上去是被行凶者随机选择的，他只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去了厕所。有多大的可能性凶手能够找到两个都对自己足够信任的人，以至于允许性伴侣给自己蒙上塑胶袋。但可以肯定的是，两名被害者既不想死，也不同意被肢解。安娜和耶兹，在你们盘问经理的时候也调查一下沃克的性癖好。”

泰勒打了个响嗝。“很显然，既然他按钟点计费，说明他不是个有能耐的大人物。不像之前的受害者。”

“他身上携带的信用卡，有什么特别的吗？老大？”

“两张都是普通卡，皮特。所以这一次，巴里，”瑞德说，“你说得对。受害者不是高收入的大人物。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排除与前一名受害者有工作往来的相关人士的嫌疑。”安娜和耶兹，这也是你们的任务。”瑞德转向梅特卡夫和罗伯茨。“你们两个，我要你们全面勘察这家酒店。很显然不是案发房间内部。这是罪案现场组的任务。但是检查所有安全出口，与周围邻居谈谈，看是否有人发现男性或女性在凌晨时分进入或离开酒店。你们是知道程序的。”

“没错，头儿。”

泰勒扭着腰从椅子上站起来，他的脸颊因为这个动作而变得粉红，“我去找麦克，头儿。他近距离接触了罪案现场，必定需要我这充满阳刚之气的伙伴。”

瑞德把头往后靠，手在脸上蹭了两把。“对不起，我不想再进一步破坏你的周日，但巴里，你得和我在一起。”

泰勒颓然回到椅子了。“什么？”

第32章

安娜和哈里斯在咖世家 1 咖啡厅约了詹姆斯·麦肯锡喝咖啡。他们在拥挤的吧台低声交换着信息。麦肯锡解释道受害人的身份已经由他的女友凯蒂确认，一个二十七岁的黑发女子带着一个一岁的儿子。

“可怜的孩子，”安娜说。“想象一下，这孩子长大后了解到自己的父亲是被谋杀的。这是他的儿子，我没猜错的话？”

“那个女人是这么说的。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奇怪。”麦肯锡凑近秘密地分享他的信息。一对夫妇以及两个小孩子刚刚在他们旁边的桌子坐下。

“根据经理的观察，沃克是个双性恋。还挺公开的。他有，或者说曾经有，除了他的女友和孩子们，另外有同居男友。他有时和女朋友过夜，有时则去男友那儿。”麦肯锡递过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受害者男友的住址。

“她以为沃克昨晚和蒂莫西·普雷斯頓——他的男朋友在一起。她完全搞不懂，为什么他会出现在斯特里塞姆的一家酒店。但是我从她那儿了解到受害者迷恋性虐待，因此她对他被绑起来丝毫不吃惊。我没给她看完完整的案发现场照片，只告诉她沃克被在被窒息的同时也被捆了起来。当然，在媒体告诉她之前，我们需要告诉她案发细节，但我认为她现在还不应当知道全部。”

“受害者的男朋友知道吗？”

“还没。除非他也涉案。凯蒂给了我他的详细信息。”麦肯锡用食指夹着纸片晃了晃。“她说她和他相处得很好。我没有问有多么好，但我可以想像，肯定涉及三人性游戏。”

“我去！”哈里斯大叫，吸引了其他正在喝咖啡的人们转向他。安娜瞪了一眼。哈里斯向后瑟缩着。“两个男人和一个女孩？完全不可以。”

“但是，两个女孩和一个男人就可以，对不对，耶兹？”安娜问。

“只要她们不是俩丑八怪就行，”哈利斯说。

“上帝，耶兹，你就跟巴里·泰勒一样糟糕。”

麦肯锡把手横在他们之间。“不好意思，不是我想摆臭架子，但是伙计们，我们有一宗谋杀案需要解决。”

¹ 咖世家：Costa Coffee是一家总部位于英国的咖啡连锁店。除了意式咖啡门店外，也提供烘焙咖啡豆的批发。

第33章

“这是怎么回事？”在安娜·哈格里夫斯正和周末大堵车搏斗时，哈里斯问道。“据麦克所说，他的鸟挺大的，他已经搞出个孩子了，但现在我们得去告诉他的基友，他今晚得独自一人观看多丽丝·黛¹了？”

安娜在换挡的间隙甩了一巴掌在哈里斯腿上。“耶兹，认真点。”

哈里斯耸耸肩。他心不在焉地盯着窗外。“我知道，只觉得这事儿很奇怪，如此而已。我的意思是，这就像我和妮基在一起，同时在外面还有个同性伴侣一样。”

安娜逮住了把话题从同性恋身上引开的机会，至少在他们到达普雷斯顿之前。“你们之间看上去是来真的。你和妮基之间，我是说。”

哈里斯在座位上调整着自己的姿势，边舔着他的食指。他在仪表盘上画了个小符号。“是啊，我正要跟你谈谈。”

“关于妮基？”

哈里斯清了清嗓子，手指依旧停留在仪表盘上。沉默了许久，然后说道，“我买了个戒指。”

“你买了什么？”

“订婚戒指。”

安娜趁着路口是红灯，转过身面对着哈里斯。“真的吗？”

“是啊，简直不能相信自己。”他看着安娜。“我做的是正确的决定吗？”

“这不是我能评判的，耶兹。只有你自己才能知道。跟随你自己的心。”安娜转身看路，摇着头表示难以置信。“现在了解到一切了。作为巴特西地区最具单身气质的单身汉，你现在打算安定下来？并且打算跟有着两个K的专业模特结婚。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巴里？”

“谁管巴里。我得先告诉妮基。”

¹ 多丽丝·黛：Doris Day，美国歌手、演员。多丽丝·黛是美国历来最受欢迎的女歌手之一，她也有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电影“票房皇后”之称。

第34章

“提摩太·普雷斯顿？”

“正是在下。”一名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青年带着怀疑的神色在门口看着他们俩。

“我是侦缉巡佐哈格里夫斯。这是我的同事，哈里斯探员。”安娜说着，疲惫地出示了自己的警徽。“我们可以进来吗？”

“瞧瞧，这可是骚扰你知道吗，”普雷斯顿说。“我从来就——”

“我们是为斯图尔特·沃克而来的。”哈里斯打了一个寒颤，仿佛有人在暴风雨中忘记关上了窗户。

“斯图？”普雷斯顿明显放松，手抚过自己蓬松、漂浅过的头发。“他做了什么？”

“我们能不能在屋子谈？”安娜问。

“跟我有关吗？”

“目前还没有。”

“那你们可以进来了。”普雷斯顿退在一旁。

哈里斯跟着安娜走进了小小的公寓。普雷斯顿并没有邀请他们坐下，所以他们站在紧凑的客厅里。哈里斯环顾着这间有着夏洛克·福尔摩斯风格的屋子，而安娜开始了谈话。

“你最后一次看见沃克先生是在什么时候？”安娜问。

普雷斯顿仔细思索着这问题。“昨天，在他去上班之前，大概六点半。为什么这么问？”

“昨天早上六点半？”

“晚间。他晚上工作。在街角的那个大型乐购，”普雷斯顿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仍旧没有邀请安娜和哈里斯坐下。“他惹上了什么麻烦？”

“所以他周六白天在你这儿？”

“整个白天。周五晚他在我这儿过夜。照常离开，去上班，之后他会去他的女朋……”普雷斯顿咽下后半句，在椅子上不舒服地扭动着身体。

“没关系，普雷斯顿先生，”安娜让他放心。“我们知道凯蒂。”

“和孩子，”哈里斯补充道。

普雷斯顿盯着他们，一脸茫然。

“斯图尔特昨晚应该几点下班？”安娜继续问。

“差不多11点。周末都是短班。直接去凯蒂那儿吃早餐。他总是和她一起共度周六的夜晚，这样他周日就能跟孩子在一起了。

“他没去凯蒂的家，普雷斯顿先生。我很遗憾地告诉你，”安娜低声说，“但我们今天凌晨三点半在附近的酒店发现了沃克先生的尸体。”

“尸体？”

安娜和哈里斯看着普雷斯顿，他又坐一屁股坐进椅子上。“斯图尔特？死了吗？”

哈里斯从口袋里拿出笔记本。“你能告诉我们从昨天半夜到今早五点你在哪儿吗？”

安娜瞪了哈里斯一眼。哈里斯耸耸肩，盯着普雷斯顿。

“你说死了是什么意思？意外吗？他做了手术了。他肯定不会有十二指肠的问题？”

安娜摇了摇头。“他是被谋杀的，普雷斯顿先生。”

“噢，我的上帝，”普雷斯顿结结巴巴地说，半起身从椅子上站起来，又坐了回去，把脸埋在手中。“怎么死的？”

“我现在还不能透露。”

普雷斯顿看着哈里斯，对安娜说。“为什么他想知道我在哪里？你

觉得是我干的吗？”

“对不起，普雷斯顿先生。但是，我们必须问。你昨晚在这儿？”

“整个晚上，”普雷斯顿说，他的音调很轻。

“一个人？”

普雷斯顿点了点头。轻声说，“谁会想……”他抬头看着安娜。“你确定是斯图尔特？”

“凯蒂已经指认了他的尸体。”

普雷斯顿盯着地板。“她还好吗？”

“跟你预想的差不多。你和她很熟吗？”

普雷斯顿点了点头。“我们都是好朋友。”他抬头看着安娜。“没有竞争。也不嫉妒。这是一个三方关系。非常超前。”

“现在可不是了，”哈里斯冷笑道。

“谢谢你，耶兹，”安娜坚定地说。问普雷斯顿。“你是不是知道斯图尔特昨晚会去酒店？你看起来似乎并不太惊讶。”

普雷斯顿双臂环在下巴下方的膝盖上，蜷曲成胎儿的姿态。“我以为他会停止这一切。”

“一切什么，普雷斯顿先生？”

“妓女。应召女郎，他叫她们来，只是花钱买春。就像他没有从我和凯蒂之间得到足够的性满足。所以究竟是谁干的，恐同者？”

“我此刻不能透露更多，普雷斯顿先生。你能告诉我们这些……应召女郎？”

普雷斯顿耸耸肩。“我知道的也不是很多。当凯蒂怀孕的时候，斯图通过她们来解决需求。这真正解放了他。她明白这一点。我也是这么认为。我的意思是，他每次做爱都得累的像一条搁浅的鲸鱼。”

这次轮到安娜感觉被冒犯了“有些男性认为孕妇非常性感，普雷斯

顿先生。”

“是啊但斯图是不是其中之一。我们都以为宝宝出生后，他就停止召妓了。看来我们错了……”

“凯蒂知道的应召女郎的事吗？”

普雷斯顿含着泪设法挤出一个微笑。“我说过，这是一个非常超前的关系。”

第35章

“我没有说我想和她结婚。我只是跟她订婚。”

安娜在把眼睛转向她的乘客之前，大致扫了一眼路面。“订婚也是为了结婚啊，耶兹。”

“在你那个时代，也许吧。”

“哦，原来这是另一种现代的关系，是吗？像提摩太·普雷斯顿，斯图尔特·沃克和凯蒂那样？”

“不要提醒我。哦，谢谢。”

“谢谢？”

“为了你向皮特和李转述普雷斯顿的话而道谢。我以为我会在那儿吐一地。”

“还用得着你说。我很担心你要胡言乱语些什么，搞得我们跟种族歧视说唱一样。作为你的警官，耶兹。我将不得不建议瑞德，你应该参加更多的认知培训。”

哈里斯斜眼看了看安娜。“你不愿意？”

“对不起。作为一名二十一世纪的伦敦警察，你不能以你那穴居人一样的态度去对待同性恋，黑人，女人……你真的得好好更新一下自己的想法了。”

哈里斯盯着窗外。“我以为我们一起工作得很愉快。”

“的确很愉快，”安娜说。“但我不得不缩短这次的问询因为你一个同性恋男人的屋子里开始变得愤怒起来。”

“我没有。”

“耶兹，你几乎都快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了。他们怎么说的来着，你的屁股实在太紧了，能不能用千斤顶把它顶开？”

“你不能太较真了。”

“面对现实吧，耶兹·哈里斯，你是一个同性恋恐惧者。”

“我不是。”

安娜挫败地叹了口气。“那么，关于妮基。你怎么突然想起做这么大的动作？”

“我只是想让她知道我对这段感情是认真的。并让觊觎她的人明白她已经属于我了。”

“但你真的了解她吗？你差不多才刚刚遇见她。”

“六个星期了，”哈里斯抵触地说。

“你说的一点没错。”

“我只知道我们彼此相爱。其他的事儿有什么要紧的？”

“你还和父母住在一起。拿着探员的工资你自己还买不起房。妮基已经有房子了吗？”

“她在布里克斯顿有套公寓。正好适合我们两个人。她给了我一把备用钥匙。说明她对我也是认真的。”

“从你成为警察的那刻起，耶兹，你就和你的工作结了婚。妮基是否能理解你的工作性质呢？”

哈里斯耸耸肩。“你只是在嫉妒。”

“我怎么可能嫉妒别的女人？”安娜淘气地咧嘴一笑。“现在的头儿，另一方面……虽然我不认为妮基是她喜欢的类型，不知何故。”

“别那么肯定。那天晚上我看见她盯着妮基的奶子。”

“很难不盯着看。在她进入房间前五分钟，她的胸部就先进来了。”

哈里斯眉开眼笑。“所以我愿意用我的余生陪伴它们。”

“问题是，耶兹，”安娜说，“她愿意和你共度余生吗？”

第36章

瑞德从路况上移开眼扫了一眼巴里·泰勒。“所以，你和玛格丽特之间的事情进展不顺利对吗？”

“已经他妈的18个月了。”

“你一定很想念孩子们。”

“有些想。除了今天这样的日子，我几乎根本见不到他们……”

“我知道，我很抱歉。我们没有人愿意这样做。”

“不是你的错，头儿。我只是觉得我让孩子们失望了，仅此而已。”

“你看，当这案子结束了，你为什么不请几天假？带着孩子去别的地方。玛格丽特肯定不能反对的？”

泰勒在座位上直起身子。“是吗？”

“没问题，我会向警司说明情况。一旦我们了结了这案子。”

“谢谢，头儿。”泰勒停顿了一下。“听着，关于那个小小的……误会，那天晚上出来之后……”

“别提了，巴里，”瑞德说。“再说了，我们已经扯平了，还记得吗？把一切都忘了吧。好了，我们到了。“瑞德随即把车停到路边。“酒店在这儿。出租车调度站在这儿。一定有目击者看到了什么。”

瑞德瞥了一眼禁止通行的标志，敲了敲办公室的窗户，霓虹灯的出租车标志闪烁着，似乎电池快被耗尽了。“注意配合。我很怀疑他们会和我们合作。”

泰勒端正肩膀。“我很肯定我们可以得套出点东西，如果我们友好地劝说。”

“来吧，勇敢的心，让我来负责问询。”

他们推开了一扇铁门，嗡鸣声大作。一位年轻的女孩，从杂志上方抬眼。“要叫车等10分钟，”她说。

瑞德伸出她的警徽。“我是侦缉总督察露丝。这是泰勒探员。我们不需要出租车，只是快速问几个问题。”

女孩把她的杂志小心翼翼地放下来。警察？”

“没什么可担心的。你叫什么名字？”

“玛丽，我犯任何事。”

“我并没有说你有，玛丽。我们正在调查今天凌晨1点到3点之间所发生的事件。”

“酒店里发生事件，你的意思是？”

泰勒望着马路对面的酒店入口处的黄色警戒线。“你就和你的指甲一样尖利，亲爱的。”

“谢谢你，巴里。”瑞德对玛丽说，“我们需要你们所有夜班司机的名单。从晚上9点起，直到天亮？”

玛丽耸耸肩。“当然，我能做到这一点。难道又是‘鸡鸡终结者’干的好事儿吗？”

瑞德回避了这个话头。“我不能回答你。名单呢？”

玛丽伸手从墙上拽下一块剪贴板。她把它递给了瑞德。“这儿，拿着。我等会儿再打印一张。司机是8小时轮班制。午夜12点到上午8点，8点直到下午四点，四点到午夜十二点。”

瑞德快速的扫了一眼名单上的名字和时间。“妈的。”对着泰勒说：“我们和他们全部错过了。”对玛丽，“我需要这些司机的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

玛丽看了看墙上的时钟。“夜班司机都准备睡了。你难道要跑去把他们全吵醒吗？”

泰勒身体前倾，把他的大手放在桌子上。“我们不会这么做的，头，对吧？”

“慢着，巴里，”瑞德说。“玛丽说得对。即使是你和耶兹都不会凌晨3点跑去敲证人的门。”

泰勒想了想说。“我们可能会，如果加班费够高的话。”

“我的意思是，上夜班的司机，现在这个时间对他们而言就是凌晨。”瑞德转身面朝玛丽。“他们今晚都会来这儿对吗？”

玛丽拿回单子，扫了眼。“应该会。你半夜会再来一趟？”

“我不会。”瑞德看着泰勒。“但我的同事会。你说过，如果加班费够高的话，对吗，巴里？”

泰勒挤出一个无奈的笑容。“我这是作茧自缚，不是吗，头儿？”

“你下午四点可以来这儿等夜班司机。他们可能已经在案发当晚凌晨前就已经看到什么迹象了。”

泰勒的笑容消失了。随后又重新出现在脸上。“我不能自己完成询问，对不对，头儿？这是否意味着麦克得跟我一块来呢？”

瑞德笑了。“我会让你去告诉他这个好消息。感谢你的帮助，玛丽。我的同事们将在今天下午四点以及半夜再次拜访。”

玛丽看上去很失望。“就这样了？”

瑞德迟疑着。“我想是这样。”

“那我呢？”

“你？”

“司机自己不能接电话，你知道的。必须有人在这儿坐着。”

瑞德看着窗外。酒店的入口看得清清楚楚。她再次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你昨晚在这儿吗？”

“连上两班。我不得不半夜来这儿替林迪的班。她打电话请病假。显然，司机不能这样超时工作，但我们就无所谓。”

泰勒把重心转移到柜台上。“你看到了什么？”

“我也许看到了什么。这份工作挺无聊的。那儿放了个蠢电视，但

你永远没法儿认真看点什么，因为总有人心血来潮想叫出租车。所以，看着来来往往的醉汉反而更有趣。”

“你看见有人进入或离开酒店吗？”泰勒盘问道。

“啧。这是一个酒店。随时都有人进进出出。”

瑞德走上前去，把泰勒推一边。“从凌晨12点到3点？”

玛丽紧张地笑了笑。“我刚煮了咖啡，大概两点左右。当我回到接线台时，碰巧看向窗外。”

“走吧，”瑞德轻声说。

“我注意到她是因为她穿着一件昂贵的香奈儿礼服。”

泰勒叹了口气。“所以不是个妓女。”

“高级妓女，如果她是的话。”

“大约两点钟，”瑞德重复道。“你能描述她的外貌吗？”

“香奈儿礼服。长及小腿长度。虽然在路灯下很难确定，但我猜是红色的。金色长发。差不多长过肩膀。高跟鞋。两英寸，也许？”

“再次看到你能认出她来吗？”

玛丽耸耸肩。“我能认出衣服。其他的不知道。我没有看清楚她的脸。没有看那么仔细。”

“但是你注意到她了。”

“我当时觉得很奇怪，深夜一个女人独自一人走出酒店，也不来这儿叫出租车。在这附近，再小心也不为过。”

“也许她把车停在了附近？她有拿着皮包吗？”

“小手袋。我觉得可能是路易·威登，我不太肯定。看起来和礼服挺配的。但同样，路灯下我看不清楚。”

“没人陪着？”

“肯定没有。”

“你之前没有看见她进去？所以，你不知道她在里面待了多长时间？”

“可能在我12点来上班前就进去了。也可能她进去五分钟内我在干别的。我没有一整晚都盯着窗外。从半夜12点到1点半，调度室里简直像灾难现场。”

瑞德点点头。“你已经帮了大忙了，玛丽。”

第37章

“不管谁来了都告诉我一声。我一小时左右就回来，”瑞德说，她把泰勒丢在警局。“等吉姆来了你就跟他一块。在此之前，由安娜负责。不要让我听到你给她制造了麻烦。”

泰勒溜进哈里斯旁边的座位，此刻梅特卡夫和罗伯茨走了进来。

“好了，蒂莫西·普雷斯顿的嫌疑可以被洗清了，”皮特·梅特卡夫宣布。

安娜·哈格里夫斯从她的笔记本电脑抬起头来。“不要告诉我。你们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

“皮特这次让我唱白脸，”罗伯茨兴高采烈地说。

哈里斯冲泰勒的手臂揍了一拳。“你看，他们角色轮换的。我跟你说过，红脸都你来唱是不公平的。”

泰勒推开哈里斯。“不要跟我说话，叛徒。当你和安娜一起瞎晃荡的时候我可是忍气吞声地跟照本宣科的麦肯锡在一起。你不唱白脸就滚蛋。他在我旁边我屁都不能放。说起来。”泰勒手撑着座椅扶手，抬起身子，放了个响屁。开怀大笑。“爽多了。”

“你这臭混蛋！”罗伯茨喊道。“你屁眼里塞了只死老鼠吗？”

“昨晚吃的咖喱，巴里？”哈里斯眉开眼笑。

“你就不能成熟点？”安娜呻吟。

皮特·梅特卡夫把头埋在手巾中。“你们真是群动物。”

泰勒瞪了他一眼。“怎么，你们非洲裔美国人不放屁？”

“我教养比较好。”梅特卡夫说。“另外巴里，我既不是非洲人也不是美国人。我出生在这里，在伦敦。”

“不过，我们难道不是这么叫你们这些黑鬼的吗？”泰勒盘问道。

“只有当他们是美国人并且祖先是来自非洲，”梅特卡夫平静地

说。“我是英国人，我的父母来自印度西部。”

“是啊，但你十八辈祖宗以上肯定是来自非洲的。”

“巴里，我们的老祖宗都是来自非洲的。”

“我可不是，伙计，”哈里斯说。

“耶兹，人类最初起源于非洲。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文明的摇篮。”

泰勒看到了安娜警告的眼神便咽下了原本的回答。相反，他问道，“那么我们该怎么称呼你呢？”

“叫我皮特如何？或梅特卡夫先生，如果你想正式一些。你们怎么称呼安娜？”

泰勒盯着梅特卡夫就像他疯了一样。“当然是叫安娜。那是她的名字。”

“那么，我叫皮特。”

泰勒看起来很迷惑。“啧。我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但那又有什么关系？”

安娜合上她的笔记本电脑。“形容我，巴里。以通俗的语言，而不是用警察的身份代码术语。”

“真的？”

“说吧。我不会生气。”

泰勒耸耸肩。“女，5.5英尺，及肩的棕色头发，淡褐色的眼睛，有点胖，妆太浓。穿得像个——”

“是的，谢谢你，够了，”安娜打断泰勒。“不生气是骗你的，泰勒探员。请记得我级别比你高。”

“你让我说的。”

“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巴里。你做得很好，我不得不说。现在描述一下皮特。”

泰勒再次耸耸肩。“随便，”他上下打量着梅特卡夫。“黑人，男，5英尺11英寸，有——”

“打住，巴里。现在，为我定义一下‘种族主义’这个词。”

“什么？我不是种族主义者。”

“那为什么你描述皮特的第一个词是黑人？”

“嗯，他是黑人啊，难道他不是？”

“我是白人，”安娜说。“但是在我的个人描述里，你没有提到我的肤色。”

“是啊，那是因为……”泰勒卡壳了，说不出任何借口。

“制度化的种族主义，是不是这么说的？”安娜转向梅特卡夫和罗伯茨问到。“李你们之前说了什么？关于普雷斯顿？”

“我们都快把他的屎吓出来了，”罗伯茨兴高采烈地说。“让他觉得他是我们唯一的嫌疑人，如果他不能提供自己的不在场证明，那么我们会拖他下水。”

“漂亮，”安娜说。

“他慌了，然后承认了他跟别人有外遇，”罗伯茨继续。

“案发时刻，他的外遇对象碰巧与他在一起，”梅特卡夫解释。“我们都确认过了。”

“他的不在场证明简直滴水不漏，”罗伯茨说。

“耶兹，你怎么就不是这样的人？”安娜说。

“我们也弄到了一些好东西。”梅特卡夫扔给安娜一个证据袋。“普雷斯顿从沃克的床头柜给我们拿到了这些。显然，沃克是应召机构的大主顾。男的女的他都喜欢。”

安娜把袋子里的东西倒在餐桌上。“忠实的伴侣。经典。”

哈里斯从安娜手中抢过卡片。“嘿，那个是我家妮基工作的机构。”

安娜看着哈里斯。“我以为妮基是个闪亮亮的专业模特？”

“是啊，她是，”哈里斯结结巴巴地说。“但她的确接一些陪伴工作，每周几个晚上。要知道，在工作不多的时候支付账单。总之，这一切都光明正大。没有跟客户睡觉。这个机构是干净的。我已经查过了。”

“我希望你没有滥用警局的资源，耶兹？”

哈里斯不自在地拖着脚。泰勒笑了。“再次一脚踩进自己的屎里，耶兹？”

安娜忽略他俩。“这里面也有些名声绝对不好的，”她说，拣起另一张卡。“至少这三家是众所周知的妓院了。”

哈里斯耸耸肩。“是啊，但妮基跟他们没关系。”

“我们可以去逐一检查，”罗伯茨说。“对吗，皮特？”

梅特卡夫长叹一口气。

“慢着，李，”泰勒反对道。“你不能把好事儿全挑走。我和麦克可能是最适合这个工作的人选，对吗，安娜？”

安娜从卡片中抬起头来。“我有点胖，你说呢，巴里？”

泰勒的笑容消失了。“哦，别这样……”

“我是高级警官，直到麦克或者头儿来这儿，巴里。你早就该想到的。”

哈里斯横了泰勒一眼。“现在又是谁一脚踩进自己的屎里？”

梅特卡夫倾身向前。“这些机构足够多我们都可以参与到此中，安娜，你不觉得吗？”

安娜把卡片推回给梅特卡夫。“男人们。你们自己来安排。除了我忠实的伴侣。耶兹，我会照顾的。”

当罗伯特和泰勒在为了谁去调查哪张卡而争吵之时，安娜把哈里斯拉到一边。

“耶兹，我有些书面文件需要赶工。这样吧，我们分头行动，我去咖世家，而你去见妮基。去办公差。你们私底下聊聊。看看能找出什么线索。”

“你的意思是，就我自己去吗？”

“有什么问题吗？”

“什么，我领着薪水去找自己女朋友？你在开玩笑吧！”

“只要记住你是为了案子去的。”安娜望了望泰勒和罗伯特。“但如果你找到了线索，而他们没有，头儿也不会责怪你的。”

麦肯锡出现在门口。“耶兹，我已将你纳入今晚的加班行列了。成吗？”

“我还有得选吗？”

麦肯锡笑了。“没得选。监视。来自匿名举报。可能什么都没有，但不能冒这个险。”

哈里斯低声诅咒着。“为什么不能让巴里做呢？”

“他今晚已经有别的任务了。与我一起。”对着泰勒说“刚刚头儿已经跟我说了，巴里。该死的凌晨问讯。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不是我的主意，麦克，”泰勒抗议道。他冲哈里斯咧嘴一笑。“不过，怎么着都比盯梢好，不是吗，耶兹？”

“放屁。”哈里斯说。

第38章

“我得去泡个澡，亲爱的，”瑞德对皮帕说。“今天真是累死了。”

“别担心。露比有些家庭作业，我会指导她。”

“家庭作业？我的露比丝？不可能！”

露比朝瑞德郑重地点了点头。“薇歌小姐要我们剪一些我们喜欢的玩具的照片，在下面写出他们是什么。妈咪给买了特制的剪刀，这样我就可以自己剪啦。”

“你自己的特殊的剪刀？你真幸运！威哥小姐又是谁？她现在在我们家嘛？”

“据我所知你的新助教叫里格利小姐，露比。”皮帕说。“而且‘给买’不是一个词。应该说‘买了’。”

露比耸耸肩，注意力重新回到了她碗里的冰淇淋上。

瑞德在身后拉上厨房的门。藏在屋子里的枪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她，像是如影随形的黑色幽灵。她站在楼梯平台上，侧耳倾听其他孩子在做什么。

沉闷的音乐从艾拉房间传出，不时地被短信息收发的声音所打断。杰克卧室的门开着，瑞德可以看到他的双腿在床边来回摆动，一边旋转着他的Xbox 1 控制器。

“喂，你。在玩儿啥？”

“使命的召唤4 2。”杰克的眼睛没有离开过屏幕。

“酷。不介意我关上门？我想泡个放松的澡，没有机关枪在耳边突突。”

“行。”

“谢谢你，士兵。”

轻声穿过楼梯平台走进自己的浴室，瑞德努力记住每样东西摆放

的位置，确保没有任何移位。

床上的床罩被整整齐齐地铺平，视线范围内没有任何皱褶。两片长及地的窗帘被绑着，形成一个完美对称。樱桃木地板沐浴在黄昏的阳光下，散发出温暖的黄色光芒。

瑞德跪在自己的双人大床脚下，并揭开了巨大的红色皮质包装箱。毛毯和床单整齐地叠放在上面，正如一天前那样。

瑞德把它们拿到一边，她的手穿过一层又一层的床单和枕套。她疯狂地翻找着那个手提包，感觉到她心脏在喉头跳动。

几秒钟后，她的手指抓住一件冰冷的塑料制的东西。那令人愉快的窸窣声及重量几乎瞬间令她的脉搏恢复正常。

一屁股坐地上，瑞德抬头看向天花板，默默送上感恩祷告。她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如果她能帮忙，皮帕绝不会干涉家务琐事。她已经有几年没有打开这个置物盒了。

瑞德抓起她的浴袍，包住装着枪的手提袋。她屏住了呼吸，有意识地将它带进了卫生间，双臂环抱在胸前，似乎有任何人看见都可能导致她扔掉武器。

一旦她走进浴室，插上插销，松了一口气。她小心的把包放下，打开水龙头朝浴缸里放水，接着又关掉水龙头打开了淋雨花洒。她把花洒抬高，这样水就喷向了玻璃，接着将水开到最大。把水温调低。以便减少蒸汽。

她重新检查了一下门，只是为了确认已经锁好，然后慢慢打开包，手拿起了枪。她猜大概是一把马格南手枪。她不知道，但看上去小克林顿·伊斯特伍德³好像有过。她也不知道为何自己会想到小克林顿·伊斯特伍德的名字。

瑞德站在镜子前，枪在她的身边，一根手指小心翼翼地抵住扳机。她举起手中的武器，瞄准着镜子里的自己。现在你猜，我打完六枪了吗，或者还剩一发子弹呢？怎么样，废物？你觉得自己今天运气如何？

兴奋感消退得就像它飙升的速度一样快。‘猎人’射杀比尔·安德鲁的画面在瑞德脑海中闪过。她本能地扔下枪。它落在她脚边柔软的毛巾上。她的手在颤抖。

明天得把它处理掉。

¹ Xbox是微软的第一代家用游戏主机

² 《使命召唤：现代战争》（英语：Call of Duty 4: Modern Warfare）是一款由Infinity Ward制作并由Activision发行的，涵盖Mac OS X、Windows、PlayStation 3、Xbox360、任天堂DS和Wii多种平台的游戏。

³ 小克林顿·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也就是众人熟知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也被网友昵称为东木，他是美国演员、电影导演、电影制片、作曲家与政治人物。

第39章

“把米饭递给我，耶兹。”

哈里斯吸吮掉手指上的酱汁，然后在裤子上擦了擦手。“给你，美臀妞儿。”

妮基娴熟地用筷子把饭舀到自己盘中。

哈里斯羡慕地看着她。“不管怎么说，给我刀叉吧。”

“你有时候很没教养，耶兹。知道吗？”

哈里斯笑了。“但，这就是你爱我的原因不是吗”

妮基给了他一个特别的笑容，她知道如何点燃他。“我会更爱你，如果你能陪我一整夜。”

“我当时根本无法推脱，”哈里斯解释说。“是麦克的错。不过，这笔额外的加班费挺有用的。对了，关于杂志拍摄有什么消息吗？”

“还没有。他们也面试了一些其他的女孩儿。反正，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想获得这个机会。拍摄时间长，薪水却不高。”

“是的，但这意味着你可以脱离机构了。”

“我们已经讨论过了，耶兹。我喜欢在机构工作。钱来得很容易。我只要打扮的漂漂亮亮，去豪华餐厅，就可以赚钱了。”

“我知道，宝贝儿，但我不喜欢你和其他男人出去。”

妮基越过桌子，握着他的手。“这并不意味着什么。这不像是我和客人睡觉。”

“我知道，只是如果你不干这事儿，我会感觉舒服得多，就这样。”哈里斯朝嘴里扔进一块儿虾片。“一个被剁了鸡鸡的受害者曾经去过你们机构。”

妮基的筷子停半空，一块咕咾肉悬空静止在俩人之间。“我正在吃饭！”

“是吗？”哈里斯笑了。“你吃你的好啦。被剁掉的是他的鸡鸡，又不是他的蛋蛋。对了，他的名字叫斯图。斯图尔特·沃克。你碰到过他吗？”

妮基耸耸肩。“我从来不记他们任何人的名字。只是和客人在城区闲晃几个小时，然后一个告别吻。”

“一个吻？”

“只是吻面礼，耶兹，看在上帝的份上。”

“如果我给你看他的照片，你觉得你能认出他吗？”

“也许吧。”

哈里斯拿起他的电话，翻阅着他的电子邮件。“这就是他。大概一年前的样子。这是我们掌握的他的唯一近照。”他把手机举起来好让妮基看到。

妮基大致扫了几眼图片。“没有，从来没有见过他。你怎么知道他来过我们机构？”

“你们机构的卡片在他的床头柜里，和其他几个机构的一起。其他伙计们正在排查中。”

“听起来你们对凶手的调查依旧没什么进展。”

“这话只在咱俩之间说，美人儿，一点头绪都没有。”

第40章

耶兹·哈里斯不耐烦地敲击着沃克斯豪尔 1 的仪表盘，每分钟检查十几次仪表盘上的时钟。当看见时间跳动至一点整时，他用拇指拨弄肩膀上的无线电。

“L315。没有任何情况。如果你想知道我的意见，这纯粹是在浪费时间。”

“我很遗憾，耶兹，”传来冷漠的答复。“还剩5小时就结束了。”

“屁话。”哈里斯关掉发送器。他痛恨深夜盯梢。没什么能比整晚盯着男厕更糟糕的了。但匿名举报的问题不容忽视。以防万一。麦肯锡也是帮他挣些外快，以便他能够支付和妮基共度几天的费用。

他的手指心不在焉地摆弄着劳力士手表的表带——妮基送给他的。妮基。现他现在就想去她那儿，和她依偎在床上。也许很难吧。

他盯着公厕门。脑内灵光一闪。自从他到这儿，没有一个人进去过。

她的公寓离这儿很近。晚上这时候也不堵车。他可以去那儿，然后在下一次签到前赶回来。

一间24小时营业的乐购就在路边。他发动汽车，开了过去，停好车，拎着购物篮在店内转了一圈。带着一本A4大小的速写本，一只黑色马克笔，一包宝贴万用胶以及一把便宜的鲜切花。

返回对面的厕所，他把速写本放在副驾座上，小心翼翼地用黑色马克笔写下粗体的‘停止使用’，撕下这一页，带着它下车走向男厕。快速查看了下以确认没有人在他离开期间被杀害肢解。

他把门关上，拽下几块宝贴万用胶，将‘停止使用’的标志贴在油漆过的木门上，在和眼睛齐平的位置。它把男厕标志都遮住了，但哈里斯认为这也没什么关系。现在没人会进去了。

他退后一步，欣赏自己的杰作。它不会赢得任何奖赏，但在琥珀色的路灯下它会坚守自己的岗位。它甚至可能会拯救一些可怜的混蛋

的生命，他一边如此想着一边离开了。

¹ 沃克斯豪尔（VAUXHALL）：汽车公司，1903年开始制造汽车，1925年被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收购，为通用的子公司。目前是英国产量较大的轿车厂商。

第41章

十分钟后，哈里斯又回到了布里克斯顿的一幢小公寓楼的四楼，扫视着房间号码。楼道灯已经灭了，所以他用自己的手机的背光灯来照亮房间号码。他将钥匙插入锁孔。

打开门，走进局促的客厅，和几小时前他离开时相同。他伸手点亮60瓦的灯泡，看见了里面还剩一半食物的中餐外卖盒。你至少可以把它清理掉，他想着。否则早上起来屋子里会臭的。

他把鲜花放在沙发上，径直走向卧室门。门微微开着，门缝透出小电视机闪烁的光，音量低到几乎听不见。他的目光移到了床上。他可以看到毯子下她的睡姿，漂白的金发散落在埃及棉枕套上。他感觉裤裆一阵发紧。他希望妮基也醒着。否则就糟糕了。

他屏住呼吸，以免吵醒她，而他悄无声息地脱下衣服，觉得很兴奋，想到钻进她身后，轻吻她的脖子唤醒她。“上帝，我真是一个幸运的混蛋，”他在黑暗中低声说。

掀开毯子他钻进被窝，爱抚着她的背部。“妮基，宝贝。是我，”他低声说。他的手伸进她的睡裙里，爱抚着她的大腿。她喃喃细语，仍旧流连梦乡，微微扭动着靠紧了他。“就这样，宝贝，来我这儿。”

突然间这个身影坐了起来。“你在干什么？”一个粗哑的声音质问道。电视机闪烁的灯光让哈里斯看到了有着金发的脑袋面对着他。

“我滴个神啊！”耶兹跳下床，拽着床毯子，用来遮挡自己。“你他妈的哪位？”

那人从床的另一侧爬出来，大眼睛，嘴巴开合着像搁浅的金鱼。哈里斯看见一名身形良好的苍白男性，十八九岁，身穿粉红色睡衣带着金色假长发，嘴唇涂成红色。需要刮胡子。哈里斯觉得菊花一紧。

双方谁看起来更吃惊？胜负难料。

哈里斯首先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他把裤子提上，脸色涨得发紫，

青筋在额头上突突直跳。“妮基在哪儿？你他妈的又是谁？”他猛地把拉链拉上，爬过床，将青年顶在墙壁上，一只手卡着青年的喉咙。“说话啊，你个怪胎！这是怎么回事？”

青年回瞪着哈里斯，突然两只强壮的手臂，抓住哈里斯的手腕。用力一拧，紧接着哈里斯飞过床，撞在远处的墙上，大口喘着粗气。他的对手站住了。看着。什么也没说。

哈里斯扑向他的外套，拿出他的警徽。他举了起来。“警察！你被捕了！”

青年漠然地盯着。

“妮基去哪儿了？”哈里斯质问道。“你对我女朋友做了什么？”他越过床，第二次扑向入侵者。青年伸出两只手，再一次抓住了哈里斯的手腕。他将哈里斯拧过身，把他的另一只手臂拧在背后，单臂扼颈。哈里斯痛苦地叫出声来。

此时他面前的门打开了。出现了一名女性的轮廓。

哦，我的上帝，有两个怪胎！

顶灯被打开，房间一下子亮堂起来。

“耶兹！放开他！”妮基站在门口，焦急地看着哈里斯以及毫不费力将他拗成单臂扼颈姿态的青年。“凯文，你没事吧？”

哈里斯的下巴吓掉了。“凯文？老天。你认识这个变态？“当他试图在脑海里理解这件事情，痛苦的神色在他的大眼睛里闪过。“那件事？你脚踏两条船……背着我和……不管是啥的人胡搞？”

“拜托，耶兹，让我解释一下。”妮基脸上乐开了花。她走向青年，同时轻轻地执起他的手。“凯文，松手吧。这是耶兹。我男朋友。”

哈里斯感到施加在他扭曲胳膊上的力道消失了，他跳回相对安全的床对面，朝着妮基。“这他妈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恶心的混蛋是谁？”

妮基抱着青年。“耶兹，向凯文问好。他是我的弟弟。”

第42章

“情况很复杂。”妮基的眼睛开始泪光闪闪。

“太他妈复杂了！我差点把鸡巴塞进你弟弟的屁眼里！”哈里斯将外卖盒推到一边，斜倚着咖啡桌冲着妮基说。

妮基的眼泪再次涟涟而下。“耶兹，请不要这样。我讨厌你对我这么刻薄。”

“对你刻薄？你已经有了一个疯狂的钢铁兄弟，我差不多跟他搞上了，然后现在这叫对你刻薄？”哈里斯倒在了椅子上。他把手插进头发里。鼓着嘴。“他是怎么回事，变性人？”

妮基瞪着熊猫眼看向哈里斯。“他只是有点不同，仅此而已。”

“有点？不论如何，如果他是你该死的弟弟，那他在你床上做什么？”哈里斯猛地站起身来，想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哦，我的上帝！最好你们别乱伦！”

“他只是睡着了。”

“在你的床上？”

“耶兹，他住在我这儿。”

“在你的床上？”哈里斯重复。

“他自己照顾不了自己。他也并不总在这儿。”

“这他妈的很明显。但为什么他在你的床上，穿着你的衣服？”

妮基的手臂环住哈里斯的肩膀。“耶兹，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保证。他有自闭症，他总是对某些东西着迷。但他不会伤害任何人。”

“我在学校认识一个自闭症孩子。但他也没有穿着他姐姐的睡衣！”

“他小时候曾被虐待。他无法释怀。”

“今天的事我也无法释怀。”

妮基带上了哀求的神色。“他是我的弟弟，耶兹。我们相依为命。”

“你还有我。”哈里斯靠在桌子上，抓着妮基的手。“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

妮基眨眨眼，滚下更多的眼泪。“我没想到你能理解这一切。”

“我的确不能理解。但我愿意试着去理解。为了你。为什么直到今天我才在你家见到他？”

“他有时候去我叔叔家过夜，每周两三次，好让我休息一下。每当这个时候，我就邀请你过来。有几晚你想过来，但被我找由头拒绝了，这只是因为凯文在我这儿。我不知道你是否准备好接受他。”

“没有人能准备好！但他还是睡在你的床上。”

“只有当我外出的时候。在浴室的旁边有一个狭小的房间。在那儿你能发现他有个小床位。但是他睡那儿没法儿看电视。”

“好吧，他睡你床上是为了看电视，但他为什么穿着你的衣服？他是不是，你懂得，有病或怎么样？”

“不，耶兹，他没病。他只是和我们不一样，如果你无法接受这种不同，我想我们之间也结束了。”妮基紧紧地抓住他的手。“我是说真的。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哈里斯花了一秒钟思考。“没有。我真的很喜欢你，妮基。我是说，我真的很喜欢你。我不想和你分手。”

妮基搂着哈里斯的脖子。“我爱你，耶兹。我需要你。”她伸手抓着他的裤裆。

哈里斯推开她的手。冲她淡淡一笑，眼中并无笑意。“我也爱你，妮基。但是，我得走了。”

“去哪儿？”

“我本该坐在车里，去守着个男厕。如果有人在今晚被剁了鸡巴，明早头儿会把我的两个蛋揪下来放盘子里。”

第43章

“外婆，快看！我能穿着新鞋参加妈咪的生日派对！”露比自豪地展示她的红色便鞋。

“亲爱的，它们真是太可爱了。”辛西娅·克莱顿笑眯眯地说。“而且和你的名字是一个颜色。”

“我的名字是不是瑞德，”露比反对道。“有些人是这么叫凯茜的，”她带着无所不知的微笑补充道。“妈咪不喜欢别人这么叫凯茜。”

“嗯，那你一定要称呼她为凯茜，而不是瑞德，”辛西娅说。“我们不想你妈咪在生日的时候不高兴，不是吗？”

“她又不是今天生日，外婆。”

“就差两天了，亲爱的。”对着瑞德说，“我们一切都准备停当了？”

瑞德耸耸肩。“别问我，辛。我完全没在管这事儿。据我所知这只是一个安静的家庭聚会。只有伊丽莎白·安德鲁作为嘉宾被邀请了。皮普预定了餐饮承办机构上门服务。说真的，好像我们自己连个汉堡排都不会烤。”

“你是知道菲利帕的，亲爱的，”辛西娅同情地说。“她从她父亲身上继承了这一点，上帝保佑他。他完全也是这个德行。甚至更糟糕。”

“皮普从来提起过她的爸爸，”瑞德说。她抛出这句话，希望辛西娅能够上钩，透露更多。但她并没有。

“我预想着能为菲利帕的四十岁生日举办一场盛大的狂欢，”她说。“她的生日快临近了。”

“妈妈40岁了？”露比问道。

瑞德一把抱住她，开玩笑地捂住孩子的嘴。“你这么说会有大麻烦的！你妈妈还有一两年才40岁呢，露比丝。”

“你40岁了吗，凯茜？”

“放肆！我当然没40岁。反正今年还没有。那么，你觉得我多大了呢，小美人儿？”

露比仔细上下打量着瑞德，思索着问题。“一百零一岁零三个月。”

“漂亮，”辛西娅说。“看来最好别让你来猜我的年龄。现在，你打算把你的鞋子收到房间里等星期六再穿吗？”比起疑问句，这更像一个陈述句。

他们看着露比跑上楼。

“菲利普在桌上给我留了一只信封里面有一百镑，”辛西娅说。“以及一张纸条。买一套新衣服。一百镑！我可以用它置办一整个衣柜的衣服。另外，我干嘛需要一套新衣服如果就咱们六个人坐在后花园里嚼香肠？”

“我也开始纳闷了，”瑞德赞同道。“当皮帕提前结束工作跑去做头发，就已经值得警惕了。”

艾拉从她的智能手机抬起头来。“外婆，我和凯茜打算周一去买些衣服。公休假购物。”

“而皮帕将会带着杰克和达伦去电玩城，”瑞德补充道

“菲利普？去电玩城？只有亲眼看见我才能相信。但是慢着，谁来照顾露比呢？我想理查德和露西是已经离开本市了？

瑞德尴尬地看了一眼辛西娅。“我还以为你会照顾露比。”

辛西娅痛苦地叹了口气。“唉，我的女儿啊……”

“你不愿意照顾露比吗？”

“不，不，不。能和露比待在一起我很开心。如果能事先跟我商量就更好了。”

第44章

“到了，甜心。总共15镑，请付现钞。”

皮帕从手中的文件夹里抬起头。“这么快？”她把文件夹放回皮包里。看一眼窗外。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对不起，这不是说的地方。我清楚地说，托尼和萨沙理发店，在查尔斯街上。靠近沙特大使馆？”

“这是查尔斯街上的那家店，甜心。也靠近沙特大使馆。而且，”他指着车窗外的停车标志，“是托尼和萨沙理发店。或者更确切地说，直到几个星期前，它还是托尼和萨沙理发店。现在他们换老板了，亲爱的。”

皮帕透过玻璃瞪着橱窗内的炫目展示。“哦，我的姑奶奶。”她巧克力色的眼睛看着浮华的招牌——长发公主？“他们到底在想什么？我才不要去那里！”她看了看表。“都这个点了我还能去哪儿呢。”

“我认为他们会特别珍视来自老主顾的预定，”出租车司机的话很有帮助。

“也许是这样，”皮帕同意，又看了眼手表确认自己没有弄错时间。“可我不确定是否还要保留这个预定。”

“你可能会得到惊喜。”

“也许等那些无良理发师帮我做完头发以后，我就沦为了老贝利 1 的笑柄。”

“为什么是老贝利？你是那儿的法庭书记员还是什么？”

皮帕看起来遭到致命打击。“我是一名大律师，非常感谢你。王室法律顾问。”

“你得朝好的方面想，”出租车司机咧嘴一笑。“如果他们真的搞砸了，你总可以带着出庭假发 2。”

“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皮帕告诉他。

“前面有个交通督导员？我正压在双黄线上，亲爱的，所以快决定你打算怎么做。”

皮帕将一张二十磅面额的钞票塞进硬币托盘里，找急忙慌地爬出出租车。“是的，不用担心我的头发。”她拽出拉杆箱的提手，挥挥手并不要找零。“就当给你的演讲课投资。”

“我也爱你，甜心。”

在交通督导员到来之前，出租车司机扬长而去。皮帕谴责地看了交通督导员一眼。“你知道托尼和萨沙理发店已经转手了吗？”

督导员看着她。“什么？”

“没关系，”皮帕气喘吁吁。她深吸了一口气，推开门。沙哑的蜂鸣器宣布着她的到来。不是一个好兆头。之前那个可爱的叮当作响的铃铛跑哪儿去了？她拎着公文包跨过门槛，并来到一个看起来像城堡塔楼的玻璃柜台前。长叹一声。再次看了看表。

帘子后面传出一个声音，“等我一秒钟，亲爱的。”

皮帕大为不快。第三次看了看手表。

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出现了，穿着一件镶褶边的丝绸衬衫和一条紧得不能更紧的长裤。皮帕昂着头。他露出了笑容。“克莱顿·沃德女士，我猜？”

“你怎么知道，是的我是。”

“托尼跟我们谈起过你。”

“真的？”

“真真切切，亲爱的。我是弗雷德里克，顺便说一句。但是，你可以叫我弗雷德或里克。欢迎来到长发公主的店。”

“是的，长发公主的店，”皮帕重复着，毫不掩饰沮丧。她轻蔑地瞥了眼店面。“看起来你没有任何客人啊。我应该把它视作一个警告信号？”

弗雷德回答道。“礼拜四，我们关店关得早。”

“哦。你的意思是你们现在关门了？”皮帕问，抱着希望。

“对你而言不是，亲爱的。我专门为你留下来的。”

“是吗？”

“萨沙告诉我们，你是他们最好的客户之一。五年来，准时得像发条钟。”

“每六个星期我都会来一次，”皮帕承认。“托尼已经成为我的日常所需很多年了，像你说的。通常我不会允许任何人碰我的头发，除了他，但是我在这周末有个派对，而都这么晚了订不到其他店了。

弗雷德挑了挑眉。“姐们儿，托尼能做到的事情，我能比他做得更好。”

皮帕怀疑地上下打量着眼前的造型师。她又环顾了沙龙一圈。墙上装饰着巫婆、王子、以及有着不可思议金色长发的女孩儿的卡通画。“我似乎进退两难了。”

弗雷德指着一排红色的丝绒靠背椅。“不要这样，亲爱的。”你不应该从封面来判断一本书。找个座位坐下，我马上就来。来，让我帮你把东西放好。他在她回答之前就拉过她的行李箱。“我正要冲咖啡。你有兴趣来一杯吗？”

皮帕皱起了鼻子。“速溶的吧？”

“现在，此时此刻，亲爱的。我会让你知道我们的咖啡比星巴克更好。”

“嗯，这么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星巴克吗？”

弗雷德的脸上绽开一个大大的笑容，露出完美的牙齿。“在下结论之前给我们一个机会如何？”

“托尼和萨沙发生了什么？”

“所以你同意来杯咖啡？”

“我不确定我是否想冒这个险。托尼的咖啡美味极了。某种程度上，我怀疑你能不能煮得跟他一样好。”

“更好，亲爱的。我们已经换掉了他原来的意式咖啡机，但咖啡可是我们的专长。我曾经在尼禄咖啡³工作，我会让你知道。在我接管这烂摊子之前，我是那儿的顶级咖啡师之一。”

“尼禄咖啡？”皮帕重新考虑。“嗯，这可不大一样。一杯双份拿铁？”

“马上就来。”

“托尼和萨沙到底发生了什么？”皮帕对着窗帘说。“他们没有任何要转行的征兆啊。”

“破产，”弗雷德轻声说，即使沙龙里只有他俩。“这个地方要价很低。设备和配件都包括在内。”

你还把他们全拆了换成可怕的马戏团风格，皮帕心想。大声道，“我才不买账。他们看起来经营得很好。”

“他们确实做得很好，但显然有些雇员手脚不干净。我不知道细节，但我们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开除了所有员工，除了那个跑腿的男孩。我们为他感到惋惜，而且托尼说，他是值得信赖的。更像是蠢到连偷东西都不会。而且很显然客人们都喜欢他。”

“我很高兴，”皮帕说。“他可能不是这个街区最聪明的孩子，但他总是彬彬有礼，面带微笑。而且他话也不多，”她补充说，希望弗雷德可以领会到她话里有话。

造型师再次出现，手里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拿铁。“你的咖啡，亲爱的。它会让你笑的合不拢嘴的。”

皮帕感激地接过咖啡。她试探性地抿了一口。她点了点头表示赞许。“嗯。一点不错，二点需要改正。”

“什么？”

“有三样东西决定我是否依旧留下，成为这儿的忠实客户，除了这儿的装饰风格。”

“三个？”

“嗯，咖啡能得满分。显然，理发手艺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能不能拜托你不要叫我亲爱的？”

1 老贝利：中央刑事法院(Central Criminal Court)是位于英国伦敦的法院，通常以所在街道称为老贝利(Old Bailey)，负责处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重大刑事案件。

2 法官和律师在法庭上戴假发是英国法庭最有特色的传统之一

3 尼禄咖啡(Caffè Nero)：由Gerry Ford在英国创建的一家意式咖啡馆。从最初的30家店至今已有遍布英国的400家店。

第45章

瑞德匆匆穿过安检门，碰上泰丽·米勒刚好出去。“警司在找你，头儿。”特里在打招呼的间隙说。

“深深的喜悦，”瑞德嘀咕着。又问泰丽，“嘿，哪儿又起火了？”

“重大突发事件，”泰丽喊道。“咖啡机坏了。”

“两枪崩了我吧。”当瑞德走进警司的办公室，她的笑容消失了。布雷克总是那么难以揣摩。比尔·安德鲁也曾这样表示，尽管他们是共事多年的亲密同事。她深吸了一口气，敲了敲门。她应邀踏入房间，冒险地朝着警司的方向抬起眉毛。

“您要见我，长官？”

“请坐，凯茜。”布雷克的眼睛定在瑞德身上。“请你告诉你有了一些进展？”

“我也希望。办案组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但我们仍旧在努力，长官。撇开作案手法不谈，两起谋杀案之间，我们所掌握的唯一联系是两件案子的受害者都曾经去过应召机构。我们的一线希望是，第二个受害者排除了第一个受害者是因政治动机被害。”

“可是你已经缩小了排查范围，”布雷克说，是陈述句而不是疑问句。

瑞德迟疑着。“其实，长官，我们不得不扩大排查范围。”

“扩大？”

“有人看到一个独身女子在谋杀案当晚的案发时间离开酒店。我们正在考虑嫌犯是两个人，协同作案。由女孩儿充当诱饵。通过应召机构来寻找受害者。”

“这是一个相当牵强的假设，”布雷克说。“第一个受害者又该如何解释？男厕所遇害的那个？”

“问得好，长官。但目前，这是我们唯一能够跟下去的线索了。”

“当局越来越不安了，凯茜。可以理解。这已经是国内新闻，而不仅仅是本地新闻了。”

“我明白，长官。”

布雷克向后靠在椅子上。“到目前为止我几乎没见到创造性思维的迹象。有时我觉得，你仍在以检察官的模式工作。似乎还未完全进入总督察的角色。不主动。不下放职责。不做决定。”他透过眼镜看着瑞德。“但是，这只是我的感觉，对不对？我可能有偏差。”

瑞德反复思量该作何反应。“是的，长官，”她停顿许久后说。

布雷克坐在再次向前。带着更轻松的表情。“但是，让我们把这件事先放到一边。这不是我为什么叫你过来。好吧，无论如何，起码不是唯一的原因。”

“长官？”瑞德屏住了呼吸。

“乔·法默休了多久病假了？”

瑞德松了一口气。她耸耸肩。“很久了，长官。”

“我是这么想的，凯茜。差不多8个月了。这话我只跟你说，我不认为他会回来工作了。”

“长官？他是真的生病了还是怎么了？我的意思是，严重的疾病？我以为那只是压力造成的。”

“官方口吻地说，是的。只是……”

“只是什么，长官？”

“侦缉总督察安德鲁斯曾与你讨论过法默吗？”

“讨论什么？长官？”

“比如关于法默的私事？他的病假？”

“我们只谈论过他的工作表现，长官。我的头儿，就是侦缉总督察安德鲁斯，从来不传入闲话。”

“不，不，当然不是。我这么说吧。比尔有没有向你提过，他和我

对法默的顾虑？”

“什么顾虑？”

布雷克坐了回去，考虑着他该如何做。“不，你当时不过是个督察。比尔当然不会对你说什”

“比尔的专业性令人尊敬。”

“丝毫不用怀疑。你知不知道乔·法默在病假期间偶尔会来警局探班？准确地说，他来了五次。”

瑞德思索着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他又没有携带某种传染性疾病。”

“请等我说完。前三次都在他病假的第一个礼拜。定期回来签署文件，将案件移交给同事，等等。来警局，和同事在食堂共度些时光，都是些平常的东西。但随后法默主几乎消失了。再没有人见过他。直到……”

“长官？”

“法默消失了好几个月，据称他觉得压力太大所以去了什么地方。然后突然，他两次出现在警局。闪电式拜访。自己跑来。差不多待了几分钟就走了。没有要见他老团队的意向。没有互动。什么都没有。”

“压力会导致这些，长官。让你做出奇怪的行为。”

“但问题出在这里，凯茜。在法默来无影去无踪的两个日子里，恰巧与你和侦缉总督察安德鲁斯收到‘猎人’发来的信件日期相吻合。

瑞德屏住了呼吸。

“很显然，信件要交给你们，必须由某个有权限的人来做，”布雷克继续。“我们的第一个猜想自然是某个文职工作人员。但是，我们推翻了它，那是个蹩脚的笑话。当我们带着反思，提出第二个猜想，又重新查看了那两天的闭路电视，便发现了法默的出现和这件事情的联系。”

“比尔知道？”

“一开始没有。后来侦缉总督察安德鲁收到了严格的指示，不要让这些信息传出这个房间。”

瑞德眉头紧锁。“法默？和‘猎人’？”

“难以置信，不是吗？当然，这完全是推论。我们没有证据。我要强调，我们在他身上没找到其他疑点，因此我不愿意以这样牵强的理由，来请求全面的内部调查。不过，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你我们的顾虑。”

“谢谢你，长官。我对此很感激。”

“不论你的私人感情如何，这不是什么紧急事件。别让它把你的注意力从谋杀案分散开。科林·布雷克垂下眼，目光回到自己的公文上，表明谈话结束了。

“先生。”瑞德缓缓起身，她的脑子里一团浆糊。

“哦，还有，凯茜，”布雷克说，在瑞德打开门即将离开的时候。

“还有什么吩咐，长官？”

“礼拜天见。满怀期待吧。”

“礼拜天？”

布雷克的桌面电话响了一声。他的一只手自动自发地接起电话。“布雷克警司。”

瑞德耸耸肩，关上了门。

第46章

“好了，就像娱乐圈的人说的那样，无可奉告。”瑞德扫视着她的观众。嘴唇扯出一个微笑。“警司希望看到这些谋杀案能有所进展，”她说。“可以理解。所以，我们必须全力以赴。但只工作不玩耍，强尼也变傻。对吗，巴里？”

泰勒看起来很迷惑。她想说什么？

“所以，我也是这么想的。而，实际上，我们马上就有个公休假长周末了？车满为患，路况糟糕。这样一来，我们从A地到B地将会花上大半天时间，而且，说实话我们也没什么需要跟进的了。”瑞德停下来，好让听众能消化她的话语。

“头儿？”泰勒问道。

“就是这样。清点好你们手头上的活然后就回家吧。放放松，去钓鱼，玩玩你的火车模型，或者去划个船什么的。三天假。我希望周二早上回到这里的时候，你们个个儿都神清气爽，充满创意。”

“来真的？”哈里斯眉开眼笑。

“除非有紧急呼叫，当然。”对梅特卡夫和罗伯茨说，“你俩也一样。你们老大那里我去打招呼。你们被借调到我这里，就得由我来决定。”

对着大家说，“没错，去享受你的假期吧。明智地使用它，如果有人有突如其来的灵感火花想告诉我，你们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我。解散。”

第47章

瑞德从软垫搁脚凳里拉出盒子，抓起牛皮纸文件夹和枪，把盒子塞回叠整齐的床单下。她用浴巾裹着枪和文件夹，小心地来到浴室。即便她知道房子里空无一人。

她闩上门，打开了淋浴，高水量，冷水。没有凝结的水珠。她穿着日常便装坐在地上，盘着腿，把枪拿在手里。感受着它的分量。冰冷的钢铁。以及威胁。她打了一个寒颤，把枪放在一边。拿起文件夹。差不多有15个文件夹。都很薄，每个里面大概装了2至3页。

她读出了第一个文件夹封面上的名字，潦草地用黑色记号笔写的。柯蒂斯·格兰杰。一九八八年。她看向下一个。乔治·巴斯托。一九七五年，下一个。她知道她在寻找什么。当她第一次检查这个盒子内的资料时，她见过那个名字，但当时她并没有十分重视。

七个文件夹都被她放在一边，接着她停了下来。就是这份。乔·法默，机密文件。

柯林·布雷克的话回荡在她的耳边，车门被关上的声音透过淋浴声传来。

她把枪扔到盒子里，把文件扔在最上面，用浴巾裹着，跑回寝室，当她刚盖上软垫搁脚凳，前门就被推开了。她抓起一条新毛巾，胡乱晃到楼梯平台上，就像一股从消防皮管中喷射出的气流扑灭一张燃烧的报纸一样，关于枪和乔·法默的一切念头都被浇灭了。

“我去洗个澡，律师。不会很久。”她关上了门，这一次不需要闩上了。她脱掉衣服踏进浴缸，接着尖叫着跳了出来。

冷水！

第48章

露比拽着她哥哥的短裤。“拜托，杰克，让我看看嘛！”

“等会儿。”杰克没从操控台上移开眼。“我差一点就过关了。”

露比两个小拳头叉在屁股上，整个儿是小号的皮帕。“艾拉，告诉他！”

“杰克，让露比也玩一盘好吗？”

“成功了！”杰克发出胜利的欢呼。他将游戏机塞到他妹妹的手中。“给你，星期二。”

“大——家——好！”辛西娅·克莱顿歌唱般的声音穿过走廊。“是不是有些捣蛋鬼藏在这儿呀？”

“外婆！”露比喊道，任天堂游戏机成为了历史。她冲出来迎接她的外祖母。

“嗨，外婆，”艾拉冲把头伸进门里的辛西娅打了招呼，露比则挂在外婆的肩膀上。“杰克是家里唯一的捣蛋鬼。你知道的。我和周二一直表现得很完美。”

“但你似乎没有完美地说出来。我和周二？幸亏你妈没听见，艾拉。一句话中两处错误。现在，你认为正确的说法是什么呢？”

“周二我？”艾拉知道这是错误的答案，仍冒险道。

“露比和我，”辛西娅说。“我知道看起来可能挺迂腐的，但马虎的语言反映出马虎的心态。至于愚蠢的绰号……”

“但是，你有时候称凯茜为瑞德，”艾拉抗议道。

“仅仅是为了刺激刺激你妈妈，亲爱的。”辛西娅环视房间。“我进来的时候似乎听见了杰克的声音？”

“他刚从后门开溜了。”

“开溜，小姐？在你母亲生日这天，我们能不能在使用标准英语上

作出特别的努力？”

“有人在说生日？”皮帕出现在走廊，在她妈妈的脸颊上印下一个吻。她向后退了几步，上下打量她母亲的装束。“哦。你拿到我留给你的那个信封了吗？”

“我拿到了，谢谢你，亲爱的，”辛西娅向她的女儿说到。“但在似乎并不值得在一件衣服上花费那么多钱。并不是因为派对上只有家里人。只是这些钱能够花在更有价值的事情上。”

皮帕没有试图掩饰自己的沮丧。“妈妈？”皮帕看着艾拉，然后看着露比。对着艾拉说，“我想你不会也打算令我难堪吧，小姐？”

艾拉从手机中抬起头。“我又做了什么？”

皮帕轻点着她的手表。“时间到了，艾拉。你现在应该换好衣服并且准备停当了”“我已经准备好了。”艾拉又低头看着手机。

皮帕俯身，把手机从艾拉的手中拿走。按着电源键，响起关机铃声。“上楼。立刻。穿上我给你买的那套蓝色礼服。”

“但是你说那条裙子只能在出席特别场合时穿。”

瑞德出现在门口，用毛巾擦着头发。“没有任何场合比你妈妈的生日更特别了，艾尔斯。”朝辛西娅，“早上好，辛夫人”

“万一我把汉堡汁或者番茄酱弄到礼服上，”艾拉反驳道。“衣服就彻底毁了。”

辛西娅朝瑞德点头一笑作为回应，接着维护自己的外孙女道。“艾拉说得对，亲爱的。即便是干洗都无法去除那样的污渍。”

“这也正是为什么菜单上没有任何油腻食物，”皮帕说。

瑞德，辛西娅和艾拉交换了一下迷惑的眼神，没有一个人愿意问那个显而易见的问题。

沉默了片刻后瑞德决定出面冒这个险。“我知道这个问题听起来很蠢，律师，但你怎么能搞到不油腻的汉堡和香肠？而且它们需要配上番茄酱。搞烧烤没番茄酱可不行啊。”

皮帕看着瑞德。“香肠？汉堡吗？谁说过要搞烧烤了？”

瑞德怒视着皮帕。“你说的！”

“我没这么说。我记得我用的短语是一个‘露天的用餐体验’。跟吃内脏毫不相干。”皮普瞥了她一眼手表。“事实上，安装帐篷的人应该马上就到了。”

“你雇了一个马戏团？”

“真好笑，卡桑德拉。只是一个小帐篷。嗯，很明显，考虑到我们的花园的大小。我希望园丁照我的吩咐修剪了草坪。”

“我看到他在那拿着把尺子，测量每根草的长度，律师。”

皮帕瞪着瑞德。“我希望在客人到来之时你不会开如此幼稚的玩笑。”

瑞德张大了嘴。“有什么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吗？客人？”

“当然会有客人。这这毕竟是我的生日。”皮帕抚着自己的礼服，好似在抚平看不见的皱褶。皮帕的阐述被门铃声打断。她朝着辛西娅，“妈妈，能麻烦你吗？带他们去边厅安顿下然后直接去后面花园里。”

瑞德怒视着皮帕。“我会去楼上好好准备。牛仔裤和罩衫就挺合适了，对吗？还是说这是个正式场合呢？”

在楼上，瑞德从艾拉房间的窗口朝外看了一会儿，俯瞰着大门那边。一群年轻人，穿着黑白两色的衣服，端着银色的盘子穿梭往来，画面随即被搬着柱子和帆布来搭帐篷的男人们所打破。

“时间掐得刚刚好，皮普，”她自言自语。“帐篷和食物同时到达。”

“你说什么？”皮帕出现在门口，手中拿着一管口红。

“我刚在欣赏帐篷，”瑞德说。她跟着皮帕回到自己的房间。“今天究竟会来多少客人？”

皮帕用纸巾在嘴唇上印了印，从镜子前转过身来。“哦，你知道

的。就那帮人。我看上去怎么样？”

“看起来你被抓了个现行。”

“什么意思？”

“意思是你误导我们认为这就是个小型的家庭聚会，但你却忙于策划这么一场如此盛大的晚宴。”

皮帕看上去十分吃惊。“真的，凯茜。我问过你，想邀请谁来做客。你说伊丽莎白会来，不是吗？”

“而你有……”

“就律所的几个同事和熟人。”

“几个？”

“好吧，我送出去了30张邀请函，但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来。”

“所以，有可能只来29个人，”瑞德冷冷地说。

皮帕不屑一顾地挥挥手。“如果对你来说是个大问题的话，你再邀请几个人啊。反正食物准备得挺多的。”

第49章

“伊丽莎白，能再见到你实在是太开心了。”皮帕倾身送上个飞吻。

“祝你生日快乐，我亲爱的孩子。而且恰好是公休假，多么方便的安排！”伊丽莎白·安德鲁斯递给皮帕一束壮观的花束。

“哦，谢谢你。它们实在太美了！”

“和你一样，亲爱的。美丽的鲜花配上美丽的淑女。对不对，卡桑德拉？”

瑞德笑了。“当然！”

“我从我的花园里采摘的，”伊丽莎白说，握紧皮帕的手。“我很感谢你邀请我。”

“别胡说。凯茜坚持要你来。你和我们是一家人。”

“你人真好，菲利普。说到家里人，你那些可爱的孩子们都在哪儿呢？”

露比从她母亲的礼服背后探出头来。“你是伊丽莎白吗？”

伊丽莎白蹲下来看着露比。“你不记得我了？”

露比摇了摇头。“凯茜说你要来。我是个公主。”

“嗯，一看就知道，”伊丽莎白笑了起来。“你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公主啊。”

露比耸耸肩。“我当公主可在行了。”

“你的礼服真美，露比。并且鞋子的颜色也很衬你的名字！”

露比接受了这些夸奖。“你也带了花给我吗？”

伊丽莎白停了一停，然后从皮帕手上接过花束。“给你，露比公主。我不知道你在这里，所以我把它们交给你妈妈照看。”

露比举起鲜花，眼睛闪闪发光。“谢谢！”她气喘吁吁地说。

“不用谢，亲爱的，”伊丽莎白说。“你能尽快把它们插进装着清水的花瓶里吗？”

“我来帮你，露比，”辛西娅说，她走了过来。“你好，伊丽莎白。能再次见到你实在太好了。这些花真是太美了！你真是个幸运的姑娘，露比。”

飞吻过后。伊丽莎白问道：“另外两个孩子在哪儿呢？”

“艾拉应该在哪个安静的角落里发短信，”瑞德说。“而杰克还在照着镜子往头发上抹发胶。”

“哦，原来他已经这么大了吗？”伊丽莎白问道。

“达伦把他妹妹带来了，”瑞德解释说。“杰克相当在意她。”

皮帕看起来很惊恐。“我的杰克？和达伦的妹妹？”

“他们会成为一对可爱的情侣，我敢肯定，”辛西娅说完带着捧着花的露比离开了。

“这一点儿也不好笑，妈妈。告诉杰克等他下来我有话跟他说。”皮帕转身向着伊丽莎白。“你一定要来和大家见面。他们大多数是我律所的朋友和同事，所以你可能已经见过其中几位了。他们都听说过威廉姆。”

皮帕挽着伊丽莎白的手臂走向遮篷内，瑞德看着她们，落了单，一群大律师盘桓在香槟桌前。瑞德从后门回到房间里，猜想着如果自己跑去看DVD，皮帕会不会发现自己消失了。任何事都强过和皮帕的律师同事们猜想着如果自己跑去看DVD，皮帕会不会发现自己消失了。她安慰着自己，事情不可能更糟糕了。

但接下来，情况更坏了。

“看在上帝的份上，”瑞德低声嘀咕着。“告诉我，我在做梦。”她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将表情调动成一个笑容，同时跨过边门走向两个踌躇地站在门口，等待被邀请进入的客人。

“总警监布雷克。玛格丽特。很高兴你们能来，”她撒了谎。

“请叫我柯林，”布雷克说。“我今天不值班。”

“你和菲利普能够邀请我们实在是太好了，卡桑德拉，”玛格丽特补充道。

“可不是吗，”瑞德说。

皮帕奇迹般地出现在他们的身边。“柯林？玛格丽特。我很高兴你们能来。请进，让我给你们端点喝的。第二个遮篷里有香槟。让我来向你们介绍和我来自律师事务所的同事们。”

在皮帕转身离开前，瑞德抓住了她的胳膊。“还会有惊喜来宾吗？”

“我说过我还邀请了一些其他人，”皮帕扭头道。

第50章

“亲爱的，请不要在地上这样磨你的鞋。”

露比本来在愉快地踢着一块草皮，此时她停下来，问道。“为什么？”

皮帕朝维里蒂·史密斯—克莱恩和丹尼尔·帕克尴尬一笑，这两人打扮得好似要马上出庭。对着露比说，“因为这不仅会毁了你的鞋子，也会毁了我的草坪。为什么你不跑去找艾拉玩呢？”

“我不知道她在哪里。”

皮帕扫视了一眼花园。“嗯，我相信你会在餐桌前找到杰克和达伦的，”她催促着。“也许他们会带你一起玩。告诉杰克，是我让你去的。”

“好吧，”露比蹦蹦跳跳地走了。

皮帕看向瑞德，她正在和布雷克以及他的妻子交谈，看上去浑身不自在。“玛格丽特，再来一杯香槟？”皮帕问道。

“我不用了，谢谢你，”玛格丽特说。“我得开车。但柯林会想再来一杯的，我敢肯定。”

“柯林？”

布雷克没有回答，他的目光直勾勾地看向侧门，笑容从他脸上蒸发。

皮帕看向他的方向。

瑞德得意一笑。

巴里·泰勒在队伍前打头阵，紧随其后的是詹姆斯·麦肯锡和他的妻子，安娜和她的行政部门的男友。耶兹·哈里斯和妮基紧随其后，队伍由泰丽·米勒垫后。

很难说谁的脸色更阴沉。皮帕或者是科林·布雷克。

第51章

皮帕跌坐在沙发上，“累死我了！”

“招待客人确实费力。”瑞德同意道。

“尤其是当八位不速之客出现的时候。”皮帕说。

“是啊，最让我吃惊的是连警司也在。真没想到他会以那种方式出现在你的生日会上。”

“唉，总得有人替你的未来着想，凯茜。晋升这等好事可不会从天而降。”

“别开玩笑。我现在正努力当一位称职的侦缉总督察，而我最不想要的就是成为一名见鬼的警司，那可是文职。”

“但这职位收入高，而且安全。”皮帕说道，“你将可以和更上层的人士打交道。”

“意味何在？”

“这意味着我不用再担心以后的派对像今天这样被一群耍酒疯的人擅自闯入而搅了局。”

“他们可不是擅闯者，是你说让我邀请别人的。”

“我说的别人是指一个人，不是一群人。”

“就算是这样，你请来的客人几乎什么都没吃，要不是我的人出现，那些食物就要被浪费了。”

“可看巴里·泰勒那架势，让我觉得还需要再多订些吃的！”

想起那个场面，瑞德笑了。“那么，你对杰克的新女友怎么看？”

皮帕打了个冷颤。“我的儿子居然在追求一个名叫霞多丽的女孩儿，对此我很不高兴。”

“我的大律师，那很难说是追求。看在上帝的份儿上，他们才十岁，又不是准备要结婚了。不过你得承认，那女孩儿挺漂亮，杰克喜

欢她没什么不对。”

“相貌不能代表一切，卡桑德拉。那个金发碧眼的蠢丫头在她成年之前会一直住在埃塞克斯，这才是我要说的重点。”皮帕疲惫地叹了口气。“真高兴明天是假日，终于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个懒觉了。”

“别做梦了。”瑞德一边说着，一边对着电视机按动遥控器。

“什么？”

“忘了你的懒觉吧。”

“卡桑德拉，你在说什么呀？你强迫我加入的那个讨厌的特罗卡迪罗之旅要明早10点左右才开始吧。”

“我邀请了史蒂夫到家里来。”瑞德得意地说。

“史蒂夫？”

“新来的互惠生。”

“他要下周一才开始工作，卡桑德拉。”

“没错，但他要先过来和孩子们熟悉一下。他8:30到。”

“早上？”

“如果是晚上，我会说他20:30到。”

皮帕瞪了瑞德一眼。“好极了！你至少应该先跟我商量一下，让我提前知道自己家里会发生些什么事。”

“这可是跟你学的，大律师。”

第52章

“史蒂夫！你来得真早。”瑞德嘴里塞满了早餐麦片，含糊不清的说道。“我们以为你要再过半小时才到呢。”

“啊，我可以晚点再过来，如果……”

“哦不，别傻了。孩子们正在吃早餐，趁他们还没有到处乱跑，现在跟他们见面再适合不过了，来吧。”

史蒂夫跟着瑞德穿过走廊，向厨房走去，那里传来一阵阵兴奋的聊天声。他们在厨房门口停下，门关着，瑞德转向史蒂夫，脸上的神情十分严肃。“你确定你准备好了吗？”

互惠生笑了，面容显得愈发英俊。“再一次冲向前线吧，亲爱的朋友们！”见瑞德一脸不解的表情，又补充道：“出自莎士比亚。”他指了指自己的嘴角，“呃，你嘴唇上沾了点东西。”然后越过她推开门，大步走进了厨房。

瑞德跟着进来。“全体注意，立正，你们的新老大来了！”

四双眼睛齐刷刷看向史蒂夫。

“啊，罗宾逊先生，早上好。”皮帕瞥了眼时钟，接着说道：“没想到你这么早就来了。”眼神冰冷，跟瑞德那已经冷掉的早餐似的，她决意要让这个新来的互惠生知道这里的规则。

“抱歉。我忘了今天是公休日，还以为交通会非常拥堵，所以提前出发了。到了以后我觉得坐在车里等挺傻的，但如果你们觉得不方便……”

“不不不。”瑞德插嘴道。“无视皮帕的话吧，史蒂夫。和别人第一次见面她总是脾气不太好。要来点咖啡吗？皮普，给他来杯咖啡。孩子们，这位是史蒂夫。史蒂夫，跟艾拉、杰克还有露比打个招呼吧。”

“你好，史蒂夫。”杰克说着，又埋头看起了蜘蛛侠漫画。趁新来的互惠生绕过桌子走向露比，男孩又飞快地偷偷瞄了他一眼，嘴上扬

起一丝笑意。

“这位一定是一家之主了，我说得对吗？”史蒂夫蹲下来，望着小露比说道。

“你是仆人。”露比皱起了鼻子，手里的一勺牛奶悬在半空，正要往嘴里送。

史蒂夫大笑起来。“我的确是。而你，露比小姐，你是个非常漂亮的小女孩。事实上，瑞德告诉我，你甚至可能是一位公主，是吗？”

露比咯咯地笑起来，身子在儿童座椅里扭来扭去。

史蒂夫转向忽然对他产生了兴趣的艾拉，她的脸上带着一抹羞涩的红。史蒂夫伸出手。“很高兴认识你，克莱顿—沃德小姐。”

艾拉的脸更红了，红得发紫。“你好。”

“史蒂夫是一名老师。”瑞德宣布道。“所以如果作业中遇到任何问题，你们知道该找谁了。”

“我不用做作业。”露比大声说。“我还小。”

“这对你来说是好事，公主殿下。”史蒂夫笑了。“我认为布置作业的老师都是坏人。”

杰克从漫画里抬起头。“你真这么想？”

“当然。你们这些孩子被迫上一整天的学，凭什么回到家以后还要做这么多作业？”

杰克点点头表示赞同。“选得不错，老妈。”他说。“如果我们这个年纪还需要一位看护者的话，这人绝对是里手。”

“里手？”皮帕盯着自己的儿子。“这又是达伦式的表达吗？”

杰克瞪了母亲一眼。“你是指行家里手这个词吗？”

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瑞德打断了母子俩的争论。“那么艾尔丝，你也同意史蒂夫留下吗？”

艾拉的脸再一次红了，羞涩的笑容浮上脸颊，她犹豫地点点

头。“我想是的。”然后转向史蒂夫，“凯茜今天要带我去购物，史蒂夫。我们会去牛津街那边。”

“你应该叫他罗宾逊先生，艾拉小姐。”皮帕说着，递给史蒂夫一杯咖啡。

“不不，叫我史蒂夫就好。”

“是啊，我们以前就不用姓氏称呼戴曼。”杰克说。

“那是因为没人知道她的姓该怎么念。”艾拉咯咯地笑了。

“戴曼特？”史蒂夫有点疑惑。

“你的前任。”瑞德解释道。“说来话长。”

“而且最好旧事勿提。”皮帕说道，她的语气明确表明这个话题到此为止。

史蒂夫环顾四周，稍稍有点尴尬。所有人似乎都在盯着地面瞧。绝望中，他转向艾拉。“艾拉，你刚才说要去牛津街是吗？真幸运！希望你逛得开心。”

“已经有两人同意了。”瑞德说道。“现在轮到重要人物登场啦。露比丝，你愿意让史蒂夫照顾你吗？”

露比从头到脚打量了互惠生一番。“好吧，就让他来照顾我吧。”

皮帕将椅子挪回原处，椅子在石头地面上拖动发出刺耳的声响。“史蒂夫，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到客厅里跟你谈谈。我需要审阅你的合同，再给你解释一些基本准则。”

史蒂夫跳了起来，差点撞到桌子上方的一排聚光灯。“没问题，克莱顿—沃德夫人。”

皮帕瞥了他一眼，又看看瑞德。“是克莱顿—沃德女士，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但你可以叫她皮帕。”红玫瑰补充道。“如果你勇气十足，还可以叫她皮普。”

互惠生靠近瑞德耳边，悄悄说道：“别担心，一周之内我就能收服她。”

“你真这么认为？”瑞德看了他一眼，摇摇头。“可怜的娃，你想得太美了。”

第53章

“美女，要来杯咖啡吗？”耶兹·哈里斯一边问，一边从床上爬起来，将被单轻轻盖在妮基身上。

“劳驾。能顺便帮我拿下药片吗？”

“还要吃药？”

“皮肤、头发、指甲，它们可不像药物什么的。”妮基拿起放在床头柜上的镜子。“那些药物能让我的头发拥有动人的光泽，你也应该试试。”

“我的皮肤可没什么不妥，大美人儿。”哈里斯抗议道。“它们就像婴儿的屁股一样光滑。”

“是是是。你和巴里吃的那堆垃圾食品总有一天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总有一天。日子还长着呢，你不用担心。等需要抓紧时间侦破重大案件的时候，比如说现在，我们根本无法好好吃顿饭，只能趁着办案的间隙有什么吃什么。”

妮基对着镜子仔细查看脸部的每一处微小细节。“你才没那么忙，否则你今天肯定还要上班。警察在公休日通常也得工作，不是吗？”

“这是头儿的命令。”哈里斯说。“给我们三天时间休整。”他轻轻穿过卧室，来到厨房，一只手挠着身子，另一只手摸了摸下巴上的胡茬。“知道吗？你昨晚没把窗户关好。”

“我一向如此。”

“这么做有点危险。消防梯就在窗外，任何人都可以进来。”

“进来干嘛呢？这儿又没什么可偷的。”

哈里斯环顾了一下厨房和客厅，觉得妮基说得有道理。

他试图回忆所有东西的位置。他打开橱柜看了看，然后合上，将没有标签的瓶瓶罐罐挪到一边，又拿起那些带着他完全看不懂的异域

风格名字和字体的盒子瞧了瞧。

“咖啡在哪儿？给点提示。”

“右上方，水壶上面。”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

哈里斯猛地转过身，只见凯文穿着睡衣站在门口。

“天啊！你吓死我了！”

“雀巢金装。架子第二层，右数第三个，白糖旁边。”凯文一口气说完，眼睛都没眨。

“你在这儿干什么？我还以为昨晚你住在你叔叔家呢。”

凯文沉默不语。

“你知道你弟在这儿吗？”哈里斯朝妮基大声问道。

“嗯，他给我发短信说他要回来。布莱恩叔叔有点喝多了，把他赶了出来。”

“你可什么都没跟我说。”

“我想如果你知道了，就不会留在这里了。”

哈里斯心想，说得太对了。嘴上却说道：“我当然会留下。我只是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他，仅此而已。”

第54章

“艾尔丝，找到你的交通卡了吗？”瑞德问道。

“嗯，在这儿呢。”

皮帕将视线从时尚杂志上移开，瞥了俩人一眼。“交通卡？你们该不会打算坐地铁吧？”

“我们当然要坐地铁，还有公共汽车！”瑞德假装惊恐地用手捂住了嘴。

皮帕将杂志翻到另一页。“我信不过公共交通工具。”

“出租车也是公共交通工具哦。”

“那可不一样，出租车是可以单独乘坐的。不像在地铁或公共汽车上，你得和一群草根阶层的人挤在一块儿。”

“公休日早晨的这个时候应该不会太挤。上班族都在休息，游客们也不会在这个时候乘车。快点艾尔丝，我们该出发了。”说罢，瑞德看向杰克，“祝你和达伦玩得开心，兄弟。别忘了一定要让老妈给你买一堆吃的，加了食品添加剂的那种。”

杰克用胳膊肘碰了碰达伦。“我们可以去那个照相的地方，然后打扮成狂野西部牛仔的样子。”

“酷毙了。”达伦表示赞同。

“这主意真棒。”瑞德应道。“记得让你老妈也照一张，我们会把她的照片挂在墙上的。”

皮帕冷冷地看了瑞德一眼。“谢谢，卡桑德拉。我不会忘记拍照的。”

第55章

泰丽·米勒盯着眼前的拼贴照片和摊开的文件，手指不停敲击桌子的声音在空荡荡的简报室里回响着。

她用铅笔在一张A4纸上做了些笔记：护送机构、受害人住址。一旁的笔记本电脑上显示着谷歌地图。初到伦敦确有不便之处，不过谷歌帮了大忙。

门吱呀一声开了，她应声抬头。一个男人站在门口。

“抱歉。”他说道，“我以为今天这里没有人。”

“待在这儿的的确不是打发公休日的好法子，但我需要查阅一些东西。你懂的。”

男人点了点头。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泰丽问道，一边又瞥了电脑上的谷歌一眼。

“你会在这儿待很久吗？”

“不，只是短暂逗留而已。”泰丽看了看手表。“我10点就走。”

“好吧。那么，露丝督察今天是肯定不来了？”

“她明天上班。需要我递个口信吗？”

“不用了，没什么事。”

“这样啊。”泰丽弯腰整理起自己的包。“那请问您怎么称呼？”

没有回答。

泰丽抬头一看，那人已经没了踪影。

第56章

隔着沿牛津街蜿蜒而下的人群，瑞德不以为然地瞥了艾拉一眼。“现在怎么办？”

艾拉在一家商店的橱窗前停下，盯着里面的青少年流行服饰。“凯茜，我们可以进这家店看看吗？”

“我们已经逛了多少家服饰店了？”

“不是很多。”

“五家听起来如何？”

“但是凯茜……”

“而你买了什么？”瑞德追问道。

“这不是我的错，那几家店都没有我想要的衣服。”

瑞德看着孩子，内心各种情绪在激烈交战。她有点讨厌购物，尤其是逛街买衣服，而且还是一连逛五家服饰店。另一方面，她又想起自己的童年，那时她穿的衣服都是从义卖中得来的二手货。

她推开店门。“你先进去，艾尔丝。但是话说在前头，我们得注意和你妈妈碰面的时间，否则会迟到的，到时挨骂的可是我。”

瑞德乖乖地跟着艾拉乘自动扶梯来到青少年服饰区。艾拉专注地挑选着衣服，瑞德在试衣间旁坐定，抓紧时间理清谋杀案的调查情况。“猎人”的身影占据了她的脑海，她看见理查德把枪对准内森·亨特，双手不停颤抖。换做是她会怎么做呢？

她想起杰克以为是他自己杀掉了“猎人”时发出的惊恐的哭喊。她知道，又一个不眠之夜在等着她。也许，她需要进行心理咨询。也许，她……艾拉的声音打断了思绪，她正在T恤架后面跟人说话。

“不行，有人带我一起来的。”瑞德听见艾拉说。

“什么，你妈妈也来了？”这是一个男孩儿的声音。瑞德的耳朵竖了起来。

“不，我妈妈她……你懂的。总之，我稍后会发短信给你的。”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瑞德微微探出头，看见一个年轻的十几岁的少年正从架子后面离开。她对自己笑了笑。她想起自己的少女时期，内森强暴了她。转念间，笑容不在。她开始在楼层中闲逛，想让头脑清醒一下。

等她回到原处，艾拉已经提了一篮子的衣服。瑞德勉力露出笑容。“哈利路亚！你想要的都到手了？”她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希望是这样，艾尔丝，因为我们必须在十五分钟内赶到特罗卡迪罗。”

“我们去付钱吧，付完就走。”艾拉开心地说。“到家后我会给你们所有人表演时装秀。”

“我很期待。”瑞德笑了。“听着，我去买一条牛仔裤，证明我来过这儿。5分钟后出口见。”

艾拉疑惑地看着瑞德。“我们不是在赶时间吗？试衣间外还要排队呢。”

“相信我，艾尔丝，不用5分钟我就能选好一条牛仔裤，而且不必试穿。李维斯牌，蓝色，12码，长裤。就这么定了。”

瑞德匆匆乘自动扶梯下到成人服饰层，经过女式内衣区的时候她踌躇了一下。不行，艾拉还等着呢，她对自己说道。她从架子上取过一条牛仔裤——李维斯牌，蓝色，12码，长裤——然后朝付款台走去。突然，她停下了脚步。从眼角的余光里她看见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儿正偷偷地把一件T恤的价格标签扯掉，然后将衣服塞进了自己的包里。

见鬼。

瑞德来到内衣区，随手挑拣着一些蕾丝款，眼睛始终透过镜子观察着小偷的一举一动。女孩儿大约16岁，也许更年轻。瑞德瞥了一眼时间。看来艾拉得等她了，皮帕也是。

透过镜子，她看见女孩儿从架子上拿起另一件T恤塞进包里，看上

去非常紧张。十足的新手，估计是第一次行窃。瑞德抬头看了看安全摄像头，这孩子的举动不可能不被发现。一旦她试图离开商店，保安人员就会把她抓起来。

瑞德丢下手中的内衣。付款台前已经排起了长队，于是她将牛仔裤也扔在一边。下次再买吧。她径直向出口走去。这一切与我无关。

她想起了史蒂夫在面试时说的话。让孩子们保持青春和朝气，长大后他们就不会成为罪犯。

她停下来，猛地转身朝偷T恤的孩子走去。

瑞德将警徽攥在手里，悄悄出示在女孩儿面前。“警察。”

第57章

“别试图逃跑。”瑞德轻声说。“保安都在门口等着你。”

女孩身子明显晃了晃，她睁大双眼，脸颊涨得通红，嘴唇不停颤抖着。“天啊。”她喃喃道。“哦，上帝啊。哦，我的上帝。”

瑞德将手坚定有力地搭在女孩肩上。“别紧张。你叫什么名？不用告诉我你姓什么，直接说名字就好。”

“米丽娅姆”。女孩的声音几不可闻。

“米丽娅姆，你多大了？”

“十五。”女孩小声说。

“之前跟警察打过交道吗？”

女孩摇了摇头，眼里噙满泪水。她想说什么，但一句话也说不出。

瑞德看着孩子，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

终于，她开口道：“接下来是这样的。那儿有一个安全摄像头——别回头——它正在监视你，还有我。现在，我们俩都稍稍转过身，面对摄像头。我会再次向你出示警徽，你要把T恤从包里拿出来——还有其他任何不该在你包里的东西——把它们一件件清清楚楚地放在这边的柜台上。然后把空包交给我。明白了吗？”

女孩紧张地点了点头，与瑞德一同转身。这一次，瑞德在镜头前清晰地展示了自己的警徽。她指了指女孩的包，悄声说道：“现在，慢慢地把东西拿出来，一件件摆开。”

女孩脑海里一片空白，只顾着听从瑞德的指示。她太害怕了，甚至都不敢问一句这么做的理由。

四件T恤，一条裙子。瑞德接过空包，在摄像头前夸张地将包翻了个底朝天，然后还给女孩。

“现在，我们要离开这里，我会把手搭在你的肩上。到了门口，我

们会被保安拦下。什么都不要说，更不要想着逃跑。你已经被摄像头拍下来了，如果你逃跑，我的同事就会逮捕你，你将被起诉。我们都不希望那样，对吧？”

女孩强忍住眼泪，点了点头。

“走吧。”

艾拉正等在门口，看见瑞德走了过来。当看到瑞德的手搭在少女的肩上课时，她感到十分困惑。她们刚到出口，就有两名男子走上前来，亮出了自己的身份。作为回应，瑞德出示了自己的警徽。

“我是伦敦警察厅侦缉总督察露丝。抱歉，伙计们，比你们抢先了一步。”她笑着扬了扬空空如也的包。“一切都已经物归原处，你们看一下闭路电视就知道了。”

艾拉在入口处呆呆地看着，脸上挂着大大的笑容，手机拿在手里随时准备将眼前的场景拍摄下来。

两名保安相互使了个眼色。其中一人便拿起对讲机呼叫保安室，说明情况。他示意瑞德把警徽递给他，然后对着对讲机念出了名字和警衔。简单说了几句后，他将警徽还给了瑞德。

“所以这件事就由你处理了？”

“是的，她会受到正式警告。”

“按照我们的政策，必须起诉所有商店小偷。”

瑞德举起空无一物的包。“她什么也没偷，她把东西都放回去了。”

“可是……”保安刚想反驳，就被打断了。

“你真要给自己添麻烦吗？”瑞德问道。“我可是把中间人给省了，减少你们的工作量。”

保安看看他的同事，耸了耸肩。“对我们来说，文书工作算是减少了。她就交给你了。”

那两人悠哉悠哉地走回了商店。瑞德悄悄松了口气。

“我们沿着这条路走吧。”她对女孩说，并示意艾拉不要出声。三人一起走了大约50码，在皮卡迪利广场地铁站的入口处停了下来。

“希望你这次能接受教训，米丽娅姆。”

女孩仍在发抖，一言不发地点了点头。

瑞德把包递给她。“我建议你现在就回家。”

女孩抬起头来，泪眼汪汪地看着瑞德。“你的意思是，事情就这么结束了？”

“结束了。”

“但是……你不是要带我去警局吗？”

红玫瑰瞥了一眼伦敦地铁的标志。“我有说过吗？”

“我真的可以走了？”

“下一次你就不会这么幸运了。”

女孩望着瑞德的眼睛，说道：“不会有下一次了。”

“我相信你，别让我失望哦。回家的钱够吗？”

女孩扭头不语。

“米丽娅姆，你有家吗？”

女孩点点头，不情愿地回答：“在海格特。”

“这就对了。”瑞德相信女孩的话，可想到她刚才的迟疑不决，瑞德觉得家并不是这孩子想待的地方。“你还好吗？”

女孩将目光转向地面，勉强点了点头。

瑞德从口袋里掏出十块钱，递给女孩。“我可不希望你因为逃票被抓，真的。哦，还有，这个给你。”她给了女孩一张印有自己的联系方式的警方联络卡。“如果你想谈谈……随时都可以找我。”她注视着米丽娅姆，确保女孩理解自己的意思。

米丽娅姆盯着手里的十英镑钞票，又看了看联络卡，然后望向瑞

德。“谢谢。”她缓缓走向台阶。“我真的可以走了？”

瑞德点点头。“记住，任何时候，无论早晚，你都可以给我打电话。”

女孩走下台阶，消失在公休日的人群中。

第58章

“这太酷了！”摄政街的最后一段路，艾拉脚步轻盈得宛如跳着华尔兹舞。“你先是逮捕了一个人，然后居然给她钱，放她走了！明天到学校我一定要告诉大家，我都快等不及了。”

“我宁愿你不说，艾尔丝。这毕竟不是正式逮捕。”

“我想也是。你没有对她宣读米兰达权利¹。”

瑞德笑了起来。“米兰达权利？那是美国的，在这里不适用。话说你怎么会知道这种事情？”

“《灭罪红颜》。”

瑞德盯着艾拉。“什么红颜？”

“《灭罪红颜》。有一位侦探，她和她的一群朋友一块儿解决了许多谋杀案。这个女侦探让我想起了你。”

“你是指詹姆斯·帕特森的小说？”

艾拉点点头。“等你的时候我看了一些。”

瑞德上下打量了孩子一番。“书在哪儿？”

艾拉朝瑞德挥了挥智能手机。

“这有什么好的？”

“很酷。你看这用户界面，这个女的让我想到了你。”

“我指的是电子阅读。我可不确定自己想用这么小的屏幕看书。虽然有时候我也想过买一个合适的电子阅读器，但那只是为了激怒你老妈。”

“那还不赶紧买。”

“你个小虐待狂。总之，不管怎样，《灭罪红颜》是给成年人看的，里面充斥着暴力。”

“所以新闻也是给大人看的。”

“说得太对了，艾尔丝。但是我可不确定你老妈会赞成你看那种书。”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它放在手机里的原因。你不会告诉她的，对吗？”

“只要不是太……”前方一阵骚动，引起了瑞德的注意。“抱歉，艾尔丝，我得去看看发生了什么。”她匆匆朝前面聚集的人群走去，艾拉紧随其后。摄政街与大风车街的交界处，人们朝哈维—威廉姆斯大楼的楼顶张望着。

瑞德的目光落在大楼最高的窗台上，心猛地一沉。一个女人正沿着窗台缓缓移动，背部紧贴着旧石墙面。

“天啊！艾拉，在这里等着。”瑞德挤入人群中，出示警徽企图分散人群。“警察！让我过去！”

另一只手飞快地按下手机的快速拨号键，接通警局。“我是侦缉总督察露丝。摄政街哈维—威廉姆斯大楼有人跳楼，请求紧急支援，我先上去了。”

¹ 米兰达权利，即犯罪嫌疑人在被讯问时，有保持沉默和拒绝回答的权利。

第59章

“我要见经理。”瑞德冲一个满脸痤疮脸色发红的年轻人喊道。“现在就见！”

“夫人，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年轻人结结巴巴地问。

瑞德一把将警徽举到他眼皮子底下。“叫经理出来，事态紧急。”

“是，是。”店员的脸愈发地红了，他躲到柜台后拿起电话，对着话筒咕哝的时候还不忘挤出一丝笑容。“有人去叫他了。”他告诉瑞德。“应该不用等太久。”

“怎样可以上到楼顶？”

“您说什么？”

“上帝啊，楼顶。那儿有一个女人要跳楼。”

“跳楼？”店员睁大了双眼，脸唰的一下失去了血色，变得煞白。“上楼顶得从后面走。”

“带我去。”

“但是经理——”

瑞德抓住店员的肩膀。“够了，快带我去！”

她跟着店员穿过营业区和大厅门，进入仓库区。“这部电梯能送您到顶层。”

“太慢了。楼梯在哪儿？”

“穿过那边的门就是。”

瑞德将店员推到一边。“待在这儿。”

一个响亮的声音由远及近。“有事吗？”

瑞德瞥了眼来人身上整洁的西装和粉色领带。“你是经理？”

那人以一种领导特有的悠闲步伐向她走来。

“你是不是经理？”瑞德又问了一遍。她在楼梯入口处停下，拉了拉门。门锁着，她亮出了警官证。“警察。我需要打开这扇门。现在就开！”

“是的，我是这家店的经理。”他气喘吁吁道。“莱瑟海德。”

“看在上帝的份上，快点打开这扇该死的门！你们的楼顶上有一个女人，她在那儿可不是为了帮你们擦窗户。”

“一个女人？”莱瑟海德笨拙地摸索着一串钥匙。

瑞德猛地用力拉开了门。“一共多少层？”

“八层。”

“见鬼。”

“然后另有一段楼梯通向顶楼。出口在楼梯尽头左侧，那里的门也是锁着的，我还是跟你一起去吧。”说着，他又开始翻那串钥匙。

瑞德看着经理，先前费力地穿过营业区使他仍在不停地流汗。“是哪把钥匙？我自己来会快一点。”

莱瑟海德开始试着从钥匙圈上取下一把钥匙，瑞德不耐烦地将整串钥匙夺了过去。

“到外面去，让人群后退，等待紧急救援。他们已经在路上。了。”经理还没来得及反应，她已经三步并作一步地飞奔了上去。

到了三楼，两步并作一步。四楼，一步，速度越来越慢。

到了五楼，瑞德气喘吁吁地来到电梯门前停下，按下按钮。她浑身汗如雨下，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拜托，快到啊。”她几乎弓起了身子，双手撑着膝盖，透过格子门望着运转的升降装置，耳边回荡着电梯上升过程中发出的恼人声响。

电梯到达五楼只用了不到1分钟，却让人感觉无比漫长。瑞德利用这段时间调整了自己的呼吸。她知道，当她到达楼顶时，最不需要的就是一副看上去既紧张又疲惫的样子。

电梯颠簸着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以令人痛苦的缓慢速度升至这

栋古老建筑的顶层，这给了瑞德整理思绪的时间。她之前从未处理过这样的局面，既没有接受过相关培训，也没有可供遵循的规则，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绞尽脑汁思索了一下合适的开场白，她对自己笑了笑，企图减轻自己将要做的事情的严重性，结果却是徒劳。

第60章

“妈，我们得晚点过来啦。”

皮帕将手机贴在耳边。“是‘我们会晚一点过来’，艾拉。请像女王陛下那样使用标准英语，别老用那种又讨厌又随便的说法。好了，你刚刚说要晚点过来，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是约好了时间吗？请让卡桑德拉接电话。”

“这有点难度。”艾拉气喘吁吁地回答。

“也许吧。把电话给凯茜，艾拉，很简单的事儿。”

“她现在没法儿接电话。”

特罗卡迪罗中心，皮帕不以为然地看着杰克和达伦，两人正在互相比试，看谁吸奶昔发出的噪音最大。

“解释一下什么叫没法儿接电话，艾拉。你们两个是一起出来购物的，不是吗？”

“凯茜她跑了。”

“哦。我就知道昨晚吃印度菜是个坏主意。”

艾拉笑了。“妈，不是这样的。”

皮帕生气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别闹了，杰克，我都快听不到你姐姐说话了。”然后对艾拉道：“那你说说，究竟是怎么回事。”

艾拉注视着大楼护墙下的窗台。“是这样的，楼顶上有一个女人。嗯，确切的说不是楼顶，是楼顶下方，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不，艾拉，我完全不明白你的意思。这个女人是谁？不是楼顶的楼顶指的又是什么？”

“就是哈维—威廉姆斯大楼。这位女士在大楼外侧的窗台上，就像电影里那样。我觉得她要跳楼了。”

“别开玩笑，艾拉。哈维—威廉姆斯是一家体面的商店，他们绝

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

第61章

瑞德从半开的电梯门中挤出来，电梯尚未完全到达楼层，她稍稍跨了一步。

手机响了。是皮帕。

“凯茜，你在哪里？我正坐在这个所谓的娱乐中心里等你，旁边还有两个顽劣的小男孩，我都不好意思承认其中一个是我儿子。而艾拉刚才又给我讲了一件离奇的事情，说有一个女人在哈维—威廉姆斯大楼的窗台上。”

老旧的人体模特散落在空旷的顶楼上，头部破损，四肢缺失。空气潮湿而浑浊。瑞德按下电灯开关。灯不亮。

“现在说话不方便，律师。我等会儿再打给你。”

“但是凯茜……”

“抱歉，情况紧急。”瑞德关掉手机。她打了个寒颤，小心翼翼地穿过满地废弃的模特残骸，不时吹去落在脸上的蛛网。渐渐地，眼睛适应了黑暗，她谨慎地朝一个模糊轮廓走去，心里希望那是通往楼顶的阶梯。

瑞德感到自己的呼吸变得沉重起来。闷热的环境和恼人的灰尘让她的肺部有一种灼烧感。当终于看到楼梯底部那个指向出口的箭头标记时，她整个人放松了下来，撑着楼梯扶手，在金属阶梯上飞奔起来。

就像商店经理说的，楼梯上方的门被锁住了。瑞德咒骂自己没有一直抓着经理指出的那把钥匙。她查看了一下门锁，对有可能打开门的钥匙做了最合理的猜测，然后一一尝试。试到第五把钥匙时，终于成功了。

瑞德推开门，迎面而来的日光令她一时炫目。随着光线闪烁逐渐平息，她镇定下来。视野变得清晰，她看见覆盖着一层苔藓的沥青平台，上面天窗遍布。大楼底下，交通堵塞，此起彼伏的喇叭声提醒着

她来这里的目的。

她试图理清自己当前所在的地方以及那名女子所处的位置。她利用瑞士再保险总部大楼确定了哈维—威廉姆斯大楼的正面所在。这时，一声尖叫从下面的街道上传来，瑞德感觉自己体内的血液都僵住了。

她循着声音的方向狂奔起来，当护墙映入眼帘时她松了口气，停下了向前冲的势头。瑞德将颤抖的双手平放在褪色的石头上，探头张望。聚集在楼下的人越来越多，从这个高度往下看，仅能勉强分辨众人。她看见经理和他的员工正奋力阻挡着人群。闪烁的蓝色警灯由远及近，警察和消防队从一边赶来，救护车也从另一边驶向大楼。

瑞德连看了两次距离楼顶六英尺处的窗台，接着，她发现了从垂直立面后露出一双鞋。她沿着护墙飞奔了几米，然后探出身去。目光所及是一位受到惊吓的年轻女子，一双美丽的黑色杏眼正盯着自己，眼神失魂落魄，充满了恐惧。

瑞德端正身体，本能而又带着一丝犹疑地伸出手。“别慌。我叫凯茜·露丝，我是来帮你的。”

女子望了瑞德一眼，又低头看看脚下窄得几乎不能被称作地面的窗台，朝前挪了挪脚步，抬起双手，保持平衡。

瑞德往下望去，感到一阵晕眩。她紧紧抓住护墙，将注意力集中在女子身上。那双眼睛告诉瑞德她是东欧人。“你会讲英语吗？你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如果听懂了，就点点头。”

女子看着她，没有任何反应。

瑞德努力使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舒缓。如果这名女子听不懂英语，那么瑞德自己的语调和音高就变得至关重要。“你没有惹上任何麻烦。我们可以帮你下来，然后谈谈。如果你有什么困难，我可以帮你。你叫什么名字？”

女子盯着瑞德。瑞德亦注视着她，努力挤出一丝笑容，试图表现出友好。不知道女子是否能理解？

“我是伦敦警察厅的侦缉总督察。”在一个小时内，她第五次出示了自己的警徽。“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都会帮你，我可以确保这一点。你不会有任何麻烦。”

仿佛是为了否定瑞德所说的话，楼下警笛声响成一片，几辆警车艰难地穿过人群，救护车和一辆携带云梯的消防车紧随其后。

女子埋怨地瞥了瑞德一眼。“是你把他们叫来的。”她喃喃道，楼下的喧闹声越来越大，她的声音几不可闻。

“听我说。警察来这里只是为了确保没有人会受伤，这其中就包括你，特别是你。你没有做错什么，我保证。”

女子摇了摇头，用不甚流利的英语说道：“你不明白。我并不想来这里，但他们要送我回去。我不能回去。”

瑞德朝左侧移了移，稍稍靠近了女子所站的位置，动作缓慢而谨慎，以免使她受到惊吓。“他们是谁？移民局吗？你是非法移民吗？”瑞德的声音温柔而真诚。

女子低垂着脑袋，点了点头。“我的姐姐两个星期前被驱逐出境。”她抬头看着瑞德，眼神一下子变得空洞。“她死了。”

“死了？”

“他们杀了她。”

刹那间，瑞德有一种无力感。“你叫什么名字？”

“塔莉娅。”

“听我说，塔莉娅。我可以派人调查一下你的案子，给你一些帮助。”

“没用的，我已经被下达了驱逐令，现在任何人都帮不了我。”她挺直身体，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与其回去之后被他们杀死，我宁愿以这样的方式死去。”

瑞德努力探出身子，手指差一点点就能触碰到她的衣袖。“请不要这么做。我们可以保护你。”

“就像你们保护我姐姐那样？”

“让我帮助你吧。”

女子缓缓眨了眨眼，看了瑞德一下，然后再次转过头，双手平举两侧，脚尖踮起。“没有人能帮我。”

“我能。”瑞德急切地说。“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都能帮你。”

“我曾经寻求帮助，但他们不相信我。”

“塔莉娅，我相信你。无论发生了什么事，能将你逼到如此绝境，那必定是真的。我可以帮你。”

“那我的家人呢？你也能帮他们吗？”

“只要你肯跟我谈谈，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塔莉娅最后看了瑞德一眼。“我告诉了他们很多次。可他们说我是骗子，这一切都是我为了留在你们的国家而编造的。”

“谁说你是骗子？”

“移民局。他们认为我们是自愿来到这个国家，并且想要待在这里。”

瑞德有点困惑。“不然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塔莉娅看着瑞德，眼神里充满了绝望。“有那么一刻，我以为你是不同的。但我错了，你和他们一样。”

“一样？”

“你们觉得自己的国家好得不得了，以为每个人都想到这里来跟你们抢那些愚蠢的工作、你们所谓的福利还有少得可怜的医疗保险。你们就是不明白，我们根本不在乎你们那点愚蠢的福利或工作。我们讨厌这个国家。我讨厌这个国家。我一点也不想来这儿。”

“那你为什么极力反对被驱逐出境？”

“因为如果我们回去，那里的人就会杀了我们。”

瑞德叹了口气。“当一个人站在窗台上威胁说要自杀的时候，我实

在很难将死亡威胁这种说法当真。”

塔莉娅深深地看了瑞德一眼。“是选择有尊严的死亡，还是像我姐姐那样死去。答案很明显。”

瑞德还在思考要怎么回应，塔莉娅已平静地从窗台边缘一跃而下，宛如黑色的、飞翔着的美丽天使，朝地面坠去。那里，消防员还在努力撑开安全网。

“不！”瑞德硬生生扼制住自己的尖叫，俯身向前想要拉住塔莉娅，然而所及之处只剩下稀薄的空气，自己也差点随她从护墙上坠落。

女子的大衣在周身翻飞，在下坠的过程中，宛如翅膀一般随风舞动。瑞德捂住了自己的眼睛，她仿佛看见塔莉娅那脆弱轻盈的身躯爬上窗台，于瞬间一跃而下，在身体摔向地面之前，一切就已经无法挽回了。惊呼和尖叫声从楼下的街道上传来。瑞德依稀分辨出塔莉娅瘫软的身躯，她一动不动，流淌的血液在身下开出一朵暗红色的花。

瑞德只觉两腿一软，瘫倒在沥青地面上，整个人蜷缩成一团，大叫起来，声音几乎传到了楼下的街道上。

第62章

“艾尔丝？”瑞德俯下身，艾拉跌坐在商店橱窗边，眼睛愣愣地看着前方，完全无视了手里的智能手机正在发出来电呼叫。瑞德轻轻地摇了摇孩子的肩膀。“艾拉，我是凯茜。”

孩子缓缓地将目光转向瑞德，神情木然。“凯茜？”

“你没事吧？”

艾拉困惑地看着瑞德。“凯茜？”

“你的手机在响，艾尔丝。”瑞德将女孩的手指从振动的手机上移开，来电者的名字在屏幕上闪烁着，是孩子的妈妈。她按下接听键。

“皮普，是我。”

“卡桑德拉？艾拉在哪儿？”

“在我身边。”瑞德温柔地抚摸着孩子的头发。“她感觉不太好。我正准备带她回家。”

“她没事吧？发生了什么事？”

“艾拉没事。她只是刚刚目睹了一场事故，现在还说不了话。”

“一场事故？哦，我的上帝！”电话那头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接着，皮帕恢复了镇定。“艾拉说有一个女人在屋顶上？”

瑞德将手机换到另一只耳朵接听，肩膀夹着手机，一边敦促艾拉离开商店的橱窗。她温柔而又坚定地将孩子扶起。“说来话长，皮普。”

“起初我还以为这是艾拉的一个愚蠢的恶作剧，直到……”又是良久的沉默。“卡桑德拉，你让我女儿目睹了这样的事情，你到底是怎样想的？”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皮帕，眼下艾拉需要回家。我们马上回来，家里见。”

“卡桑德拉，我坚决认为——”

瑞德将手机关闭，塞进口袋里。她搭着艾拉的肩膀，带着她朝等候着的警车走去。“嗯，至少我们可以免费搭车回家了，艾尔丝。上车吧，我们来听听音乐。”

第63章

瑞德和艾拉刚跨进家门，皮帕就开始了她的长篇大论。“我可怜的孩子！”皮帕瞥了眼瑞德，将艾拉揽入臂弯。“亲爱的，你还好吗？发生什么事了？”

艾拉靠着母亲的肩膀轻声抽泣着，说不出话来。

皮帕瞪了瑞德一眼。“你有什么要说的？”

瑞德难以置信地望着皮帕。“你怎么会比我们到得还快？我可是利用职务之便才坐上一辆巡逻车。你不可能——”

“这不重要，卡桑德拉。看看我的女儿，她几乎连话都说不了。”皮帕紧紧抱着艾拉，怒视着瑞德。

瑞德轻轻关上门，将钥匙和手机扔在靠墙的桌子上。“我们能先让她进屋吗？艾拉现在需要的是一杯甜茶。”

“甜茶？我看她更需要接受治疗。卡桑德拉，你怎么可以任由这种事情发生？看看这可怜的孩子。”

“那我该怎么办？一个女人正要从哈维—威廉姆斯大楼上跳下来！难道我就径直穿过马路，对此视而不见吗？”

“当你和我女儿在一起而她又是在你的看管之下时，是的，这就是你应该做的。跳楼这事儿不需要你管，这种事情会有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来处理。”

瑞德长长地叹了口气。“当时我就在那里，可他们不在。看在上帝的份上，我是总督察，我必须做点什么。职位越高，责任越大。”

皮帕神情缓和了些，她再次抱住艾拉。“你说的没错，好吧……卡桑德拉，我想我们应该为你感到骄傲，你救了那女人的命。如果没有你的介入，她可能已经跳楼了。”

瑞德静静地开口道：“皮普，她跳下来了。她死了。”

皮帕揽过自己的女儿。“哦，上帝啊！艾拉！”她狠狠剜了瑞德一

眼，将艾拉拥入怀中。

瑞德回过头，眼里满是绝望。“她从窗台上跳了下去，就在我面前。我什么也做不了。”

皮帕跌坐在厨房的凳子上，搂着女儿。“艾拉，我的宝贝儿。”

艾拉僵硬着身子，勉强忍住了抽泣，“妈妈？”

“亲爱的，我很抱歉。没想到是这样。”皮帕流着泪对艾拉说道。“哦，我的上帝。”皮帕坐起身，脑海里浮现出当时可能出现的场景。“你有没有看到她的……”皮帕猛然住口不语，转头望向瑞德，用眼神询问了那个她无法问出口的问题。“她有没有……”

“她站的位置看不到。”瑞德说。“艾尔丝，你只是看见她跳下来，对吗？”

艾拉点点头，挣脱了母亲的怀抱。“妈，我没事。”

“不，亲爱的，你怎么会没事呢。没有一个孩子应该……”皮帕顿了一下，显然不想再提及那件事。“你需要休息，甜心。”

艾拉直起身子，眼睛仍盯着地面。“我能来一杯吗？”

皮帕没有对艾拉的文法咬文嚼字，她立刻站起身。“当然，亲爱的。甜茶？”

“可乐可以吗？”

“艾拉，你知道那只是为……好吧，当然可以，亲爱的。”皮帕从冰箱里取出瓶装可乐，然后挑了个玻璃杯。她的手在颤抖。

“给我也来一杯，律师。”瑞德说。“我需要补充一些糖分。”

皮帕回到桌前，手里只拿着一个玻璃杯。

艾拉平静地问道：“她叫什么名字？”

皮帕可乐倒了一半，她紧张地看着瑞德，不知该如何应付眼前的情况。

“塔莉娅。”瑞德说。“她的名字叫塔莉娅。”

艾拉点点头，声音显得飘忽而遥远。“这名字真美。”

皮帕将一杯冰冻可乐放在女儿面前，手臂搭在女孩肩上，顺势在她身旁的位子上坐了下来。“把这个喝了，艾拉，然后好好洗个热水澡，换上你的睡衣。”

艾拉双手捧起杯子，一口气喝完了饮料。她递出杯子，想要再来一些。皮帕没有反对，又倒了一杯，然后无视瑞德伸出的手，把瓶子放回冰箱。“好了宝贝儿，该洗澡了。我陪你上楼，我得确保你没事。”皮帕轻抚着艾拉的头发说道。

“晚安，艾尔丝。”瑞德平静地说。“好好睡吧。”

“晚安，凯茜。”艾拉机械地回应着。她转过头，似乎还想说点什么，但皮帕拉着她走出了厨房。

从皮帕咄咄逼人的眼神中，瑞德明白了一切。

第64章

十分钟后，皮帕回到厨房，瑞德刚喝完最后一口可乐。她看着皮帕悄然而又坚定地关上门。

“来点可乐吗？”瑞德问。

皮帕瞪着几乎见底的可乐瓶。“你怎么敢这么做。”

瑞德耸耸肩。“抱歉，百事可乐喝完了。”

皮帕焦虑地压低了声音，瞪视着瑞德的目光犹如玻璃杯中的冰块，带着丝丝寒意。“别一副没事人的样子，卡桑德拉。刚才把我女儿一个人留在楼上的时候，她都快哭了，这都是拜你所赐。”

“我去看看她，跟她谈谈。”瑞德正要起身，皮帕将手放在桌子上挡住了她的去路。

“你离她远点，卡桑德拉。”

“你说什么？”

“你听见我在说什么。她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你的干扰。”

“我的什么？”

“卡桑德拉，你怎么可以这样？你究竟在想什么？”

瑞德盯着皮帕。“既然你问了，我在想也许我本可以救下那个女人。你说我该怎么办？先把艾拉送回家，再慢慢悠悠地折回去吗？”

“艾拉看到的场景不是一个孩子该看的。”

瑞德颓然坐回椅子上。“面对事实吧，皮普。当时我们就在现场，我原本没打算那样做，但事情就这么发生了。看在上帝的份上，我是一名警察，我有责任保护公众。”

“你是有责任。”皮帕缓缓说道，“你有责任保护我的女儿，我可是把她托付给了你。”

“艾拉会没事的。她看见那个女人跳楼，也看到我试图阻止事情的

发生，至少她没有看到那个女人摔到地面上。但我看到了，还有许多碰巧位于人群前方的孩子也看到了，我不认为他们现在的感觉会好到哪里去。可人有时候就是这么倒霉。”

“倒霉？这就是你能想出的最好的借口吗？”

“这不是借口，皮普，我只是在陈述简单的事实。它就这么发生了，我们只能接受。而这对塔莉娅来说已经不可能了。”

“那根本不关你的事！我女儿当时跟你在一起。”

“是的，律师，我很清楚这一点。不幸的是，身为侦缉总督察，意味着紧急警务必须优先于保姆的职责。”

“这不是开玩笑，凯茜。你说过想和我一起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这意味你要永远把自己说过的话当回事。”

“哦，看在老天的份上，皮帕，我是警察。”

“我还是律师呢。但首先，我是一位母亲。有些事你永远也不会明白的。”

“别得寸进尺，律师。”

“什么意思？”

瑞德摇了摇头，嘴唇的线条绷得紧紧的。“我没必要摊上这堆破事。”她一把推开自己的椅子，砰的一声把玻璃杯放在桌上。

“你要去哪里？”

身后响起了重重的关门声，那是瑞德仅有的回应。

第65章

探员泰丽·米勒壮着胆子偷偷瞥了一眼总督察。“头儿，再来点酒？”她朝瑞德做了个倒酒的姿势，心里清楚她的回答。

“你认为我的选择是对的？”

泰丽耸耸肩。“从警察的角度来说，当然是对的。”她将瑞德的酒杯斟满，又补充道：“可皮帕不是警察。”

“我既是一名警察，也是一位母亲。”瑞德平静地说。“她的话太伤人了。”

“头儿？”

瑞德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别提那个臭女人了。”说着，示意泰丽再倒一杯。“满上。”

“头儿，你确定要这样吗？喝得烂醉回家并不会缓和任何事情。”

瑞德示意酒保：“再来一瓶，伙计。”然后对泰丽说：“我回家是要解决事情，而不是缓和事情。”她重重地将酒杯放在桌子上。“来，我们把这瓶喝光。要是桌上放着两瓶酒，别人还以为我们是酒鬼二人组呢。”

泰丽稳稳地拿着酒瓶。“但是头儿……”

“这是命令，探员。”

泰丽放下酒瓶。“现在不是上班时间，头儿。而且你已经喝得够多了。”

“这才刚刚开始呢。”

泰丽从瑞德手里夺过酒杯。“话说，你家有三个孩子在吧？”

瑞德愤怒地看着她。“然后呢？”

“你是准备一脚踹开家门，然后和皮帕大吵一架吗？在大晚上，在这个时候？”

“这正是我要……”意识到泰丽在说什么，瑞德的声音弱了下去。“好吧，你有什么建议？”

瑞德抬头看见酒保打开了第二瓶酒。“太迟了。”她从泰丽手里夺回酒杯，重新倒满。“如果要我回家以后低声下气，必须让我喝了这酒。”为了强调这一点，她再次将酒一饮而尽。

“这根本无济于事，头儿。”

“泰丽，事实是，”瑞德含糊道，“我从没指望过在38岁的时候就收获了一个现成的家庭。恰恰相反，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让我觉得这一切几乎是无法想象的。我太专注于事业上的晋升了。40岁成为侦缉督察，这就是我生命中唯一的目标。”她又倒了一杯酒。“再看看现在的我，还没到39岁，就成了该死的侦缉总督察。”

“瞧你说的，好像这不是件好事。”

“是啊，这仿佛不是我应得的。”瑞德用手指按了按皱起的额头。“上帝啊，甚至我得到这个职位的原因，也只是因为比尔死了。”

泰丽看着放回到桌上已经半空的酒瓶。“不管怎么说，即使前任总督察没有死，等他退休了，能晋升到这个位子上的也还是你。你是名好警察，头儿，是我共事过的最好的警察之一。”

瑞德挤出一丝苦笑。“明天早上，要是警司因为今天的事情训斥我，你可得提醒我这一点。那个女孩跳楼了，我很有可能要承担责任。”

“你做了你认为正确的事。”泰丽安慰她道。

瑞德诡秘地俯身向前，压低了声音。“让我和你分享一些来之不易的智慧，侦探。什么是正确的，书上说你应该做的，往往和现实不一样。我今天就应该待在商店外面，等待训练有素的谈判人出现。”

“那时她可能已经跳下去了。”

“但也可能没有。”瑞德平静地说。“在我的余生中，我将不得不接受这种可能性。”

泰丽握住瑞德的手。“在我看来，她早已决定了要从窗台上跳下

去。”

“你也在那儿？”

“网上看的。”泰丽说。“楼下许多人都拿着手机摄像呢。整个过程都发到网上了，现在说不定上电视了。而且我不得不说，头儿，你在楼顶的时候看起来特别酷。非常专业。”

“但愿警司也看见了。”红玫瑰叹了口气，将自己的手机平放在桌子上。

泰丽努力挤出一丝笑容。“忘了告诉你了，今天早上有人到警局找你，但没有说自己是谁。”

“看来不是什么重要的事。等等，你在警局干什么？我说了让你们暂时休息一下的。”

“有时候独自过一遍事情是有好处的，也许可以找到一些突破案情的线索。”

“那么你找到了？”

泰丽垂下了目光。“没有，但这值得一试。”

瑞德耸耸肩。“不管怎样，把这杯酒干了，然后你就可以帮我叫一辆出租车。皮普随时都可能给我打电话。”

“头儿？”

瑞德露出了腼腆的笑容。“每次我们吵架，只要我离家出走三个小时，皮帕总是会打电话给我。”

“听起来你已经习以为常了。”

“可以这么说吧。对我俩而言，这就像是一段冷静期。”瑞德将空瓶子举到灯光下，无精打采的目光穿透玻璃。“我们会在电话里相互道歉，这样谁也看不到对方言不由衷的表情，然后我就回家。生活会继续，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这做法听上去很明智。”泰丽赞同道。她举起自己喝了一半的酒杯，朝瑞德示意。“干杯，头儿。”

瑞德拿着酒瓶转过身，用力过猛，杯子与酒瓶在半空中碰撞。酒瓶完好无损。瑞德愣愣地看着泰丽的杯子碎裂，红宝石般的液体倾泄而出。瑞德本能地抬起另一只手臂挡开碎玻璃。酒溅在胸口上，弄脏了白色的背心，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出一片深紫。

“哎哟。”瑞德咯咯地笑起来。“别浪费了，丫头！”

泰丽惊恐地盯着蔓延的污渍。“快去洗手间洗洗，说不定还能洗掉。”

酒保走了过来，准备收拾残局。

“非常抱歉。”瑞德故作严肃地说。“记在我账上，我马上回来。”

泰丽看着瑞德走进洗手间。“真不好意思。”她对酒保说。“她平时不这样。”

酒保笑了笑。“事实上她一向如此。我曾经在联盟酒吧上班，经常招待她。有几个夜晚她喝得烂醉如泥。警察真是太讨厌了。”

第66章

铃声响到第三下，泰丽终于拿起瑞德的手机。来电显示为“律师”，泰丽犹豫了一下。为什么这么晚了还有律师给头儿打电话？哦不，应该用英式英语中的“律师”，她在脑海里更正道，分为初级律师和高级律师。她相信自己最终会习惯的。

泰丽远远地瞥了一眼女洗手间，然后按下通话键。正要开口，却突然意识到自己完全不知该怎么回应。自称凯茜？瑞德？还是侦缉总督察露丝？最后她选择了保持沉默，让来电者先说话。

“宝贝儿，我想你了。”一个诱人的女声说道。

泰丽眨了眨眼。宝贝儿，我想你了？

“这里有冰镇的维欧尼耶白葡萄酒哦，我还穿上了生日时你买给我的新内衣。”

泰丽不安地环顾了一下四周，生怕被其他顾客听见。她满怀希望地看了看女洗手间的门。门依旧紧闭，她只得踌躇着开口：“你好？”

“哦，上帝啊。我打错了，非常抱歉。”电话挂断了。

泰丽盯着手机。打错了？那为什么瑞德的手机上会有她的来电身份显示？

她正思考着各种可能性，显示屏又亮了。

律师。

泰丽再次接起电话。

“凯茜，你绝对想不到我刚刚做了什么。”声音传入耳中。“我将生日时你送我的礼物告诉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哦，我的上帝，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傻瓜。”

律师！所有的一切在泰丽脑海中明朗起来，她深吸了一口气。“也不是完全陌生，皮帕。”

长久的沉默。声音再次响起，“请问你是哪一位？”

“我是泰丽，瑞德的朋友。”

又是漫长的沉默。“探员泰丽·米勒？”

“是的。我不是金发的安娜。”

皮帕语气冰冷。“我知道你是谁，请让卡桑德拉接电话。”

“她现在在洗手间。”

“没有带着手机吗？看来我可以理解为她喝醉了。”

泰丽察觉到对方陷入了策略性的沉默。

“那请让安娜或者詹姆斯接电话。”

“只有我和头儿在这里。”泰丽说。“稍等，我把电话给她。”她走到女洗手间门前，推开门，将手机举到耳边。“你最好自己跟她说吧。这样你就可以……哦，我的天啊，头儿？你没事吧？”

泰丽跑向瘫坐在墙边的红玫瑰。她身上只穿着胸罩和牛仔裤，上衣被随意地扔在地上，背心挂在洗手池上，不停朝地面滴着带颜色的水珠。

听到泰丽的声音，瑞德不好意思地抬起头。“感谢上帝，是你来了。有那么一刻我还以为是那位女王大人来了。”

泰丽朝瑞德挥了挥手机，试图警告她。“你的电话。”她用口型示意瑞德来电者是皮帕。

瑞德没有动弹，依旧瘫在墙边，伸手抓过手机。“嗨，亲爱的，时间掐得真准，我这儿刚结束呢。”她用手挡住话筒，对泰丽说：“可以把背心递给我吗？”接着又对皮帕道：“露比睡了吗？”

皮帕的声音响亮而缓慢。“你刚刚说‘把背心递给我’？”

瑞德的视线慢慢地从手机移向泰丽，又转回手机。“你是指防弹背心吗？”

无情的沉默让瑞德确信自己的幽默尝试白费了。“说来话长。”瑞德含糊不清地嗫嚅道。“这个，我不小心用酒瓶打碎了泰丽的杯子，

酒溅到背心上，所以我……”瑞德抬头看着泰丽。“现在我麻烦大了，那个蠢女人挂了我的电话。”

泰丽用力将背心拧干。“你不能穿这个，头儿，你必须把上衣穿上。来吧，我们找一辆出租车送你回家。”

瑞德艰难地站起来，将胳膊伸进上衣袖子。“回家？你在开玩笑吧。那个臭女人挂了我的电话。”

“但是头儿……”

“扶我起来，我得再喝一杯。”

第67章

瑞德单手撑墙，让自己站稳，一只眼睛闭着。“这地方不错，比多切斯特酒店好太多了。”

“是啊，你可能不习惯这里，头儿，但它是你今晚唯一能待的地方。”泰丽扶着瑞德的手肘，引导她在破旧的沙发上坐下。“所以，我建议你别再讽刺这地儿了。”

瑞德坐直身子，手无力地举起，试图敬礼，手指连太阳穴都没够着。“是的，长官。”

“我去给你冲一杯浓浓的黑咖啡，再弄一条被子。我劝你躺下来睡一觉，等你早上醒来就会感谢我的。”

瑞德麻利地脱掉上衣，低头一看。“哪个混蛋偷走了我的背心！”

泰丽笑了。“你把它扔在垃圾桶里了，记得吗？还有葡萄酒把衣服弄脏以及之后的事？我有一件T恤，可以借给你。”

“谢谢。那你有睡帽吗？你这儿肯定有占边或杰克丹尼威士忌吧？这样才有家的感觉嘛。”

瑞德笨拙地试图将脚踝架在膝盖上，想要脱掉靴子。她傻笑着，身子前倾，手伸到了地板上，碰到一堆杂志。瑞德眯起眼睛，尝试把注意力放在杂志标题上。

“《女孩与枪》？”

泰丽再次出现，手里拿着一杯水和一条被子。“咖啡没有了，都喝完了。我本来应该今晚去买的，但是有人让我分心了，名字我就不提了。”

瑞德露出了腼腆的笑容。“是我们认识的人吗？”她躺下来，脚冲着泰丽。“帮下忙好吗？”

泰丽坐到沙发上，抬起瑞德的腿放在自己的膝盖上，拉开靴子的拉链，脱下靴子扔在地板上。“好，下一个。你应该试试牛仔靴，头

儿。我是说真正的牛仔靴，不是游客穿的那种，光是研究怎么穿上和脱下这种靴子就够你拿一个硕士学位了。”

“硕士学位？”

泰丽神情茫然。“难道这里不是这么叫的？那是文凭？还是学衔？我以前主修心理学，你呢？”

瑞德犹豫了一下。“我在牛剑。哈佛也录取了我，但我拒绝去那所大学，因为他们在拼写‘颜色’这个词的时候省略了字母u。”

“真的吗？”

瑞德大笑起来，调皮地捶了捶泰丽的手臂。“假的，我在逗你呢。”

“什么我？”

“这是伦敦人的一句俚语。大学生活与我无缘，我连水平测试都没有参加。”

“水平测试？”

瑞德抬头看向天花板。“就是大学入学考试。上帝啊，有时候我们简直像在说两种不同的语言。”

瑞德抬起仍旧穿着靴子的另一条腿，架在泰丽膝盖上。她拿起一本枪械杂志。“《女孩与枪》。”她呆呆地看着泰丽。“你居然看这个？”

泰丽使劲拽着靴子。“我第一次碰枪是在六岁那年，是一把步枪。在我们那一带，我算是起步较晚的。这大概是我在这边最怀念的事情之一了。我真是不敢相信在这里弄一支枪会这么麻烦。”

瑞德目瞪口呆。“你有枪？在这里？”

泰丽把靴子丢到地上，将瑞德的腿从自己膝盖上推下去。“不是合法获得的，但我必须有这么件东西，它能让我安心。”

瑞德盯着泰丽。“这么说你是非法持有枪支？”

泰丽不自在地转移了目光。“忘了我说的话吧，头儿。”

瑞德笑得合不拢嘴。“真的？你有一把枪？”

泰丽迟疑地点点头。“施泰尔GB，九毫米口径，我刚来英国的时候得到的。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在利物浦。显然，他们在那里很容易弄到枪支。老实说，那时我没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现在却是甩也甩不掉了。我的意思是，我既不能冒险扔掉它，也不可能将它上交。所以是的，我有枪，我是一名非法持有枪支的警察。”

瑞德将手臂伸过头顶，闭上了眼睛。“我也有一把枪，也许你可以教我射击。”

泰丽慢慢地将目光转向瑞德。“你说什么？”

轻微的鼾声成了瑞德唯一的回应。

第68章

“上，帝，啊。”瑞德单肘支撑起身子，睡眼惺忪，愣愣地看着面前陌生的景象。她舔了舔嘴唇，试图用唾液制造湿润感，结果白费功夫。昨晚发生的事情宛如从勺子上淌下的蜂蜜，源源不断地流入她的脑海中。她双眼紧闭以阻挡阳光，试图区分模糊的现实与梦境。

“嘿，贪睡鬼。”泰丽的声音从浴室里传出来。“我去买咖啡的时候顺便取了报纸。你上了头版头条！能帮我泡一杯美式咖啡吗？你的头怎么样了？”

瑞德从沙发上站起来，一阵晕眩，好似房间在旋转。“这是哪儿？星巴克咖啡店？”

小厨房里，收音机调到了首都调频电台。瑞德觉得声音太大，但她连把声音关小的力气都没有。她给白色塑料水壶加满了水，睡眼朦胧地扫视了一下厨房，想要找到一个咖啡壶。拿牛奶的时候，瑞德发现冰箱上摊开着一本《女孩与枪》，原本搭在冰箱门上的手转向了杂志。忘了牛奶吧。忘了两杯美式咖啡吧。她翻看了几页。美国姑娘，大多作牛仔装扮，但都配备着绝对来自于现代世界的武器。瑞德笑了笑。要是巴里·泰勒看了这本杂志会怎么样呢？

“德州苔丝。”她大声对自己说。

泰丽的声音从连接浴室和卧室的走廊上传来。“那是什么？”

“没什么。一杯黑咖啡，马上就好。”瑞德冲着嘶嘶鸣叫的水壶嚷了起来。

“请把它端过来。”

倒热水的时候，瑞德的思绪回到了前一天晚上，试图理清自己混乱的回忆。残余的酒精，以及仿佛刚听完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全程用低音吉他演奏的曲子后鼓点般的怦怦心跳，让她的记忆变得模糊不清。脑海里闪现出零星的谈话片段。“施泰尔GB，九毫米口径。老实说，那时我没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现在却是甩也甩不掉了。所以是的，我有枪，我是一名非法持有枪支的警察。”

还是说这都是在她梦里发生的？

瑞德希望自己是正在做梦。

然后，她想到了比尔的枪——藏在家里的软椅下。她真希望自己没有这把枪。

瑞德一手端着泰丽的美式咖啡，一手拿着枪械杂志，穿过小走廊，侧身用手肘推开泰丽卧室的门。她转过身，彻底呆住了。这下绝对是在做梦。

瑞德紧紧闭上双眼，然后再次睁开。

不是做梦。

泰丽正弯着腰用毛巾擦干自己暗金色的头发。瑞德的视线却落在了别处，皮帕的话清清楚楚地回响起来。“在一批经验丰富、受训期满的侦探中，你偏偏选择了一个长得像杰西卡·阿尔芭的女人，一头浓密的金发就不说了，她的臀部都可以砸碎核桃了。你是怎么想的？”

瑞德试图忍住笑容。她悄悄退出房间，将门带上，只留下一条缝隙。她最后瞄了一眼房内。

在楼梯口徘徊了一阵，瑞德清了清嗓子。“咖啡泡好了，要给你端进来吗？”

“我马上就出来。”

瑞德溜回客厅，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喝了一大口咖啡，暂时忘却了宿醉的事。她想，她再也不会以同样的方式看待核桃了。

“咖啡因真棒。”泰丽扔了件T恤给瑞德。“给，你最好穿上这件。”

瑞德拿起蓝白相间的T恤，举到光线下。她没有任何行动，只是看着泰丽的眼睛。“谢谢，但你有没有稍微偏……呃，纯白色的衣服？”

“抱歉，昨天都送到自助洗衣店去了，今天下午回来时就取了这件。”

泰丽的臀部被暂时遗忘，瑞德一脸无奈地套上T恤。“也许它能让警司的注意力从我其他失态之举上转移。”

第69章

泰丽·米勒为她的侦缉总督察打开简报室的门。“深呼吸，头儿，阿司匹林很快就会起作用的。”

“最好如此，我的头感觉快要炸了。”

“早啊，头儿。”泰勒嘴里塞了一大口培根三明治，含糊不清地招呼道。“车坏了？”

瑞德抬手示意：“别这么大声，巴里。还有，我的车没事。”

泰勒朝耶兹·哈里斯露出胜利的笑容。“猜错啦。这么说是一个不眠之夜了，头儿？”泰勒胖乎乎的手指握着一个Costa咖啡杯，咕嘟咕嘟地喝着咖啡。“在那种情况下，搭便车是非常明智的。我们的侦缉总督察是不可能被警察逮到的，对吧？”

“那还是有可能的，巴里。”瑞德说。今天早上她最不需要的就是泰勒没心没肺的玩笑。她瞥了一眼时钟，现在布雷克随时都会召唤她。

“麦克和安娜正在端饮料过来，头儿，看上去你应该喝一杯。”哈里斯提议道。他的视线落在瑞德的胸口，若有所思地逗留了一阵，然后慢慢地将目光转向泰丽，最后回到瑞德身上。

泰勒得意地笑着举起了纸杯。“我认为你应该喝一杯真正的咖啡，头儿，而不是我们在这儿喝的味道跟虫尿似的咖啡。”他把手伸进口袋里。“给，耶兹，去Costa帮头儿买一杯双份浓缩咖啡。”

瑞德将目光转向泰勒。“哦，真的吗？什么时候开始你的工资居然买得起双份浓缩咖啡了？”

泰勒沾沾自喜的笑意愈发明显了。“你了解我的，头儿，慷慨是我最大的特点。”

“奇怪，我怎么会漏了这一点呢。你似乎享受了一顿非常惬意的早餐，巴里，我想你是为我带来了一些线索。”

泰勒的露齿笑容又出现了，露出吃了一半的培根。“等你从警司那儿回来我就告诉你，头儿。他要你一到这儿就去他办公室。”

瑞德朝泰丽·米勒做了个鬼脸。

“他说不定会在你胸前别一枚勋章，头儿。”泰勒说。“你现在可出名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和你一起去，顺便帮你把勋章别稳点。”

瑞德熟练地鄙视了泰勒一眼。“出名？勋章？”

“为着试图从窗台上救下跳楼者的事，你昨晚都上电视新闻了，头儿。事实上，可以说你引起的轰动和她不相上下。”

安娜和麦肯锡及时端着一盘冒着热气的杯子出现了。

“早啊，头儿。车坏了？”麦肯锡若无其事地问。“还是说忙了一整夜？”

瑞德与泰丽交换了一下眼神。

“都是我的错，我看见你和泰丽一起到了这儿。”安娜带着歉意解释道。“进来的时候我就跟这几个家伙提了一句。当然，他们立刻就建立了一个跟此迹象相匹配的阴谋论。抱歉，头儿。”

瑞德一脸茫然地看着安娜。

麦肯锡看向泰勒和哈里斯。“那么，谁赢了？”

瑞德盯着麦肯锡。“赢？”

麦肯锡递给瑞德一杯咖啡。“给，头儿，喝了这个会让你心情愉快。”

瑞德没有接过杯子。“你之前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吉姆？”

“你真应该接受我的提议，头儿，那玩意儿的味道就跟加了一堆盐似的。”

瑞德无视泰勒。“吉姆，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

麦肯锡借着分发咖啡的机会，避开了与瑞德的眼神接触。“我们都

有着不同的推测，头儿。”他不好意思地说。“每人赌五英镑，赢者通吃。”

“我没参与，头儿。”安娜立刻说道。“这事儿与我无关。”

瑞德的目光在麦肯锡、泰勒和哈里斯之间游移。“显然你赢了，泰勒，所以才会异常慷慨地要请我喝双份浓缩咖啡。我就知道，这一切好过头了，怎么可能是真的。”她转向麦肯锡。“我想我应该感激你只是以为我的车坏了，吉姆。”

接着，她将目光转向哈里斯，“而你呢，耶兹？你个混蛋。我猜你要和巴里分享奖金了，每人7英镑50便士，对吗？”

泰勒大声地哼了一声。“没门儿，都是我的。我只是根据事实作出推理，这可是切切实实的侦探活儿。显然，昨晚你外出庆祝，今早你的血液中仍含有酒精，所以为了安全起见，你搭了泰克丝的顺风车。这么简单的推理连耶兹·哈里斯都能做到。哦不，也许不能。”他转头对哈里斯道：“耶扎，跟头儿说说你的推理？”

哈里斯脸红了。“我……那个……”

瑞德双臂交叉，背靠桌子，深深地叹了口气。“那就让我们听听吧，耶兹。你很清楚，无论如何巴里肯定会确保我听得到的，咱们不妨快点结束这一切。”

那一刻，安娜和麦肯锡突然发现自己还有重要的文书工作要处理。泰勒站着，傻呵呵地冲着哈里斯笑。哈里斯慢慢地，喝了一大口咖啡。

“昨晚我和妮基在出租车里看见你和泰丽一起走出酒吧。”他终于开口道。

瑞德无奈地点了点头。“还有呢……”

“我想……嗯，我开玩笑地说，也许你和皮帕吵了一架，所以跑到泰丽家去过夜了。”

瑞德努力保持面无表情的神色，心里反复权衡抉择。她决定，牺牲哈里斯，事后再补偿他。

“那么让我直说了吧，福尔摩斯。”她平静地说道。“你看见两个人安静地喝完酒后走出酒吧。运用你最好的侦探本领，你推断出其中一人跟自己的伴侣吵了一架，于是需要住到另一个人家里。说真的，耶兹，这就是你的推理？”

哈里斯紧张地看着瑞德和泰丽，又看了看泰勒。

泰勒冲哈里斯一笑，十分享受他的窘迫不安。“啧啧，耶扎，看来我还有许多基本的调查技巧需要交给你。”

哈里斯瞪了泰勒一眼，泰勒回之以毫无遮拦的笑容。“你真是个大混蛋，耶兹。无可救药！”

哈里斯重重地将喝了一半的咖啡杯放在桌上。“胡说。我是一名好侦探，跟这里的任何人一样。”

泰勒从口袋里掏出三张五英镑纸币，用食指和拇指捏着，在哈里斯鼻子底下晃悠。“它们可不这么认为哟，哥们儿。这可爱的十五英镑归我了。”

哈里斯绝望地看着瑞德。“这不公平，头儿。”

瑞德望着他，不知该怎么回答。“耶兹？”

哈里斯回视着她，一脸纠结。他的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瑞德，就这样保持着沉默。

瑞德深深地吸了口气，无奈地看了泰丽一眼，然后从泰勒指间抽过三张五英镑纸币，递给哈里斯。

泰勒努力使自己丰满的臀部在桌子上坐得舒服些。“头儿？

“昨晚皮帕和我发生了争执。”瑞德缓缓地说。“结果我喝多了，昨晚就睡在了泰丽家里。”她停顿了一下，好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消化这条信息。“我睡的是她的沙发，巴里。一个人。”

“就是这样。”泰丽补充道。“大家都知道，头儿昨天过得相当不寻常。几杯酒下肚之后，她根本无法开车，而且我们都赞成深夜烂醉如泥地回到家会打扰孩子们，还是不要这么做比较好。”她的视线缓缓地扫过泰勒、哈里斯和麦肯锡，看他们敢不敢挑战她对这件事的说

法。“这不是犯罪，对吧？还是说英国这里的法律不一样？”

麦肯锡和安娜又回到了谈话上。

“恭喜你，耶兹。”安娜说。“于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方，还幸运地猜对了。不过只要有了结果，谁还在乎别的呢？我想今晚你要买第一轮酒了，对吧？”

瑞德点了点头。“这几乎概括了大部分的侦探工作，安娜。他运气不错。不过从耶兹的表情看来，我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对吗耶兹？”

哈里斯点点头。

“虽然我可能会后悔，但还是让我们听一听整件事的始末吧，耶兹。”瑞德说。然后对泰勒道：“我有一个不祥的预感，你和我可能都欠哈里斯探员一个道歉。”

泰勒看上去惊呆了。“我有什么可道歉的。他夺走了我的奖金。”

哈里斯很快恢复了镇定。他看了眼手里的钱，又依次看了看泰勒、安娜、麦肯锡、泰丽，最后是瑞德。他深吸了一口气。

“其实是妮基，头儿。我们坐车经过胜利酒吧的时候，你们两个刚好出来，而且……嗯，很明显你喝多了。”

这下轮到瑞德不自在起来。“观察得不错，耶兹。继续。”

哈里斯将剩下的咖啡一饮而尽。“妮基悄悄对我说，她觉得你上衣里什么都没穿。”

泰勒发出了一个听上去像是一头猪找到了一个松露宝库的声音。瑞德感到自己的脸红了。她点头示意哈里斯说下去。

“当然，我没相信这话，但妮基发誓她是对的，因此我们让出租车司机调头跟着你。你绝对猜不到妮基对他说了什么。”

“跟着那个警察！”泰勒满面笑容。

哈里斯瞪了泰勒一眼。“见鬼你怎么知道的？总之，我们的车慢慢地从你身边经过，头儿，然后……好吧，看上去你确实里面什么都没

穿。”

泰勒睁大眼睛，上下打量着瑞德，试图想象当时的场景。“碰上深夜暴露狂了？”

“做梦吧，巴里。我们喝红酒的时候出了些状况。”泰丽解释道。“仅此而已。”

“我知道。”哈里斯说。“我们跟在你们后面走了一会儿，偷听到只言片语，所以我们也知道了头儿和皮帕之间发生的事。”

“你这卑鄙的混蛋。”泰勒说。“你了解内幕。这个赌注不公平。”

哈里斯无视抗议。“然后今天早上，头儿……”他的目光回到了瑞德的胸部。“达拉斯牛仔队？你穿的T恤和泰丽那天穿去联盟酒吧的一样。”

瑞德站直身子，伸出手与哈里斯握了握。“我说对了。我欠你一个道歉，耶兹。你的侦探工作做得挺到位，尤其是T恤方面。干得好。”

哈里斯脸红了。“谢谢，头儿。”

瑞德转向泰勒。“做得非常好。你不这么认为吗，巴里？”

哈里斯伸出手，等着接受泰勒道歉的握手，但泰勒只是怒视着哈里斯。“你这个作弊的混蛋。应该没收你的奖金，对吧，麦克？”

“冷静点，你们两个。”瑞德警告泰勒。然后对哈里斯道：“不错，耶兹，奖金归你了。但是注意，如果有谁再敢跟踪我……”瑞德拖长了声音，一时想不出用什么合适的方法来惩罚这种大逆不道的罪行。“总之，不许再这样做，明白了吗？”

瑞德拿起杯子，一口气喝完了咖啡。“谢谢你，吉姆。就像巴里说的，喝起来像虫尿，但至少润喉而且暖和。对了，我最好去看看警司找我干嘛。”她转向泰丽，“祝我好运吧。”

泰丽朝她挥挥手。“他给你别勋章的时候你可得小心，头儿。等你回来我们会向你要亲笔签名的，现在你可是名人。”

第70章

出名？勋章？只要布雷克承认我做的是对的我就知足了，瑞德这么想着，用指关节敲了敲玻璃门。不过如果他真的要嘉奖我，我也不能太过推辞。

“进来。”

瑞德短暂地思考了一下这种平静的命令语气预示着什么。要弄清楚这一点，方法只有一个。

“把门关上，露丝侦缉总督察。”警司科林·布雷克坐在办公桌前，直视着她，神情严肃。他扫了一眼瑞德的T恤，然后看着她的脸。没有请她坐下。

“长官，我……”

“请不要说话。我说，你听着。”

“是，长官。”

“我昨天接到两个电话，侦缉总督察。你可以猜到它们是关于……”

瑞德低头看着地板。“两个，长官？”

“两个。一个来自我们伦敦警察厅的警官，你原本在他的辖区购物，后决定尝试和一名企图自杀的女士交谈，她要从——”

“长官，我——”

布雷克抬手制止了她。“他不太高兴。他的人……那些训练有素的人员，在女子准备跳楼的时候几乎都在现场。当他说这位警官来自我们局的时候，我还对他说‘不，肯，你一定是弄错了。’”布雷克顿了顿，接着道：“‘我没弄错，科林。’他这么回答。‘就是那个新的侦缉总督察，你的下属露丝。’他从商店经理那儿知道了你的名字。”

瑞德深吸了几口气。她能说什么呢？但那第二个电话？是……

仿佛是读到了她的想法，布雷克说：“第二个电话来自某家服装店

或什么店的保安部经理。显然你代他们逮捕了一名商店扒手？他们想知道我们是否需要监控记录。”

布雷克用手托着他那刮得十分干净的下巴。“你猜我在文件里找到任何逮捕记录了吗，露丝总督察？”

瑞德叹了口气。“没有，长官。”

“没有，长官。’你不实施逮捕，却决定去干预一项你完全不具备资质处理的紧急情况，导致一位女士跳楼死亡。与此同时，你让一名商店扒手，你的职责所在，逃脱了法律制裁。”

“事实上，长官，这两起事件毫无关联。”瑞德顿了一下，想看看布雷克是否允许她解释。他那钢铁般的目光仿佛在说，你可以继续，但后果自负。瑞德说了下去。“我对商店扒手提出了正式警告，然后才放走了她，在那之后我才看到塔莉娅威胁要跳楼。”

“你对她提出了正式警告，然后放走了她。”布雷克难以置信地重复道。“在犯罪现场给予警告？”他把手牢牢地放在桌上，下巴的一处肌肉在抽搐。“上帝啊，露丝！你在想什么？为了你的晋升我担了多大的风险。可以这么说，我原本可以有更好的决断，但我尊重威廉·安德鲁斯的意愿。结果这就是我得到的感谢？你就是这样报答我对你的信心吗？”

“抱歉，长官。我会——”

“不！”布雷克的手重重地拍在桌子上，瑞德不由得哆嗦了一下。“接下来是这样的。我本要从旺兹沃思临时调两个人来帮你追查这起谋杀案，因为他们不在所以你得抽空去逛街，以及差点逮捕一名商店扒手。”

“恕我直言，长官，我的休假是一早就安排好的。”

“恕我直言，露丝侦缉总督察，你觉得威廉·安德鲁斯在进行重大谋杀案调查时会按原定计划休假吗？”

瑞德看着地板。“不会，长官。”

“连续两次谋杀，露丝。两次明显有关联的谋杀需要你去关注，去

解决，而你却在公休日外出购物。更别提你还让你的整个团队周末放假？”

“我觉得他们需要休息一下，长官。”

“我们都这么认为。但不是在调查一宗谋杀案期间，看在上帝的份上。假如你和你的朋友们聚会的时候又发生了一起命案呢？”

“你也在那里。”瑞德脱口而出，随即就后悔了。

“周末的一个下午抽出两三个小时休息，这没问题。没有人要求你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周七天都在工作。但是连放三天假？你知道昨天我在哪里吗？”

“不知道，长官。”

“随便猜一下。”

“在这里吗，长官？”

“没错，就在这里。我坐在这张桌子前确保一切都在顺利进行。而你却在扮演超级英雄。”

“这事不会再发生了，长官。”

“当然不会再发生。接下来的每一天，每一个星期，或者不管要多久，你必须争分夺秒地工作，直到你把犯人关进牢里，而那个犯人最好承认犯下两起凶杀案，并且求着要签名认罪。上帝保佑凶杀案有这两起就够了。这样我就可以告诉大家，你毕竟是受我称赞的后起之秀。明白了吗？”

瑞德艰难地咽了口唾沫，眼睛拼命不去看警司太阳穴上滑落的一滴汗珠。“是，长官。”

布雷克挥挥手。“就这样吧。”

“谢谢，长官。”瑞德转身快步走到门口，以免布雷克又把她叫回去。

“哦对了，露丝。”

瑞德的手在门把上顿了顿。就差一点点。

她慢慢转过身。“长官？”

“我知道刑事调查部没有正式着装的规定，但如果有的话，我敢肯定达拉斯牛仔队的T恤绝对不在允许着装的范围内。”他抬手制止了瑞德的解释。“我不想知道。你只要确保吃完午餐回来的时候别再穿着它就行。”

瑞德拉开门，背朝警司。“午餐，长官？我们还有两件悬而未决的谋杀案亟待解决。我的团队里没有人会有午休时间的，长官。”

“说得好，总督察。”她听见布雷克说。一名文员拿着一叠报纸从瑞德身边溜过，进入办公室。

“抱歉送迟了，长官。”瑞德把门关上的时候，听见里面的声音。她沿着走廊走了一段，然后俯下身，双手放在大腿上，支撑着自己的重量，深深地叹了口气。明天还是取消和皮帕的午餐见面吧，瑞德心想。见鬼，皮帕！

瑞德在口袋里翻找手机。没有。一想到皮帕，她模模糊糊地回想起前天晚上在胜利酒吧洗手间里的手机对话，她瘫靠在墙边，没有穿背心。皮帕在跟泰丽说话。突然间，平克·弗洛伊德的鼓点又开始冲击她的大脑。

第71章

“妈咪，凯茜在哪儿？她今天不吃早餐了吗？”

“卡桑德拉必须早点出门，亲爱的。”皮帕警告性地瞥了杰克一眼。

“外婆什么时候来？”露比笑着问，嘴上还沾着点巧克力酱。

“很快，亲爱的。”皮帕焦急地看了看手表。“你外婆通常会打电话告诉我们她已经在路上了。”

“也许她睡过头了。”杰克咧嘴一笑。

“你外婆这一辈子从来不曾睡过头，杰克。”皮帕向他保证道。“现在，请你收拾一下，准备去上学。”

杰克的脚在桌子底下动来动去，发出吵闹的声响。“这不公平。为什么艾拉可以不用去学校而我非得去？”

“因为，杰克，昨天发生的事情让艾拉非常难受，对你却没有任何影响。”

“我杀了‘猎人’之后都没有这待遇。”杰克说道，定定地看着他的母亲。

皮帕的手移向了颈部。“亲爱的，你没有杀任何人。很不幸，内森·亨特仍活得好好的。”

“好吧，但我以为我杀了他——这没什么区别。”

皮帕在心里诅咒着自己和瑞德各自作出的职业选择。“杰克，我需要你今天表现得像个大人，好吗？你看得出艾拉有多难过。你要有一家之主的样子，确保其他一切正常进行。这就包括去——”

房子里响起的刺耳电话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皮帕抢过电话听筒，揉了揉儿子的头发。“早上好，我是菲利普。”

“亲爱的，我是妈妈。”

“妈，你在哪儿？”

“抱歉，亲爱的，我来不了了。我的肠易激综合征又犯了。”

“哦，妈妈，怎么偏偏是今天。”皮帕在厨房里来回转圈，眼睛盯着杰克和露比。“我真的很需要你。今天我有一个大案子要了结。”

“对不起，宝贝儿。我现在顶着一头难看的发型正在床上跟一个热水瓶作伴。昨天一整晚都在不停地下床、上床，跟个溜溜球似的。”

皮帕对着电话叹了口气。“好吧，妈妈，你好好休息。我晚点再给你打电话。”她用拇指用力地按下瑞德的号码。无人接听。她用电话听筒碰了碰自己已经阵阵作痛的脑袋。“现在我该怎么办？”她自言自语道。

“你干嘛不打电话给那谁？”

“谢谢，杰克，但我的通讯录上似乎没有‘那谁’这个人。”皮帕又瞥了眼时钟。“见鬼，这真是太糟糕了。”

杰克再次试着提醒道：“昨天来我们家的那个人？”

皮帕盯着杰克。“什么人？我们昨天没有接待任何客人，不是吗？”

杰克夸张地捂住自己的额头。“噫！你是老年痴呆还是怎么了？”

“杰克！你怎么敢这么说话？”

杰克毫不退让。“史蒂夫？史蒂夫·罗宾逊？昨天早上？”

皮帕冰冷的怒视融化成一个温暖的笑容。她倾身向前，吻了吻儿子的头。“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呢？杰克，你是个天才！”

第72章

“你们几个听好了。”瑞德推开简报室的门冲了进来，神情十分严肃。“最好有人给我找出点线索，否则接下来的七十二小时谁也别想睡觉。”

低低的谈话声渐止，沉默笼罩了整间屋子，大家交换着担心的眼神。

“这么说没有勋章了，头儿？”泰勒幸灾乐祸地笑道。

瑞德瞪了他一眼。对麦肯锡道：“吉姆？你有什么线索吗？”

“自昨晚之后就没什么了，头儿。”

“昨晚？”

“昨晚我把我们知道的一切都写在电子邮件里发给你了。安娜和我碰了下头，我们对所有的记录作了对比。结论我已经发给你了。”

瑞德仔细端详着面前的众人，脑海里拼命尝试回忆前晚发生的事。她收到过一封邮件吗？

泰勒鼓起胸膛，衬衫纽扣紧绷在肚子上。“对昨晚的事不太清楚是吗，头儿？”

瑞德不理他。“我今天早上会看的，吉姆。谢谢。其余的人想必也有事情要做吧？”

大家心领神会。安娜带着哈里斯离开，梅特卡夫和罗伯茨也静悄悄地溜了出去。

“有什么特别的要交待我吗，头儿？”泰勒问。“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和泰克丝一组。麦克肯定有他的侦缉督察工作要做。我可不想妨碍他。”

瑞德注视着手里的文件夹。“我敢肯定吉姆会有一些有用的事情交给你做的，巴里。泰丽和我要研究昨晚的报告。对了，如果有人要找我，请打泰丽的手机。我的不知道丢在哪儿了。”

“你确定没有丢在我家？”泰勒和麦肯锡离开后，泰丽问道。

瑞德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确实留在了你那儿。在浴室里。不过在泰勒面前我可不能这么说。但愿我去见警司的时候他没有为难你。”

“还不是老样子，可他偏偏是个讨人喜欢的大傻瓜。对了，警司都说了些什么？”

“布雷克警司并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认为我是那天的英雄。”

“估计他是唯一一个。”泰丽将晨报递给瑞德。“你可是无处不在。”

第73章

“罗宾逊先生，你真是太好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皮帕领着儿童看护人进了厨房。“你简直救了我的命，可能还有我的工作！”

“我是史蒂夫，还记得吗？嘿，不记得也没关系。我的女朋友在工作，我却一直无所事事，数着日子直到可以来这里拜见公主。”他朝露比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露比冲史蒂夫皱了皱她的小鼻子。“外婆今天本要来照顾我的，但她身体不舒服。”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难过，公主。所以家里只有我和你了，是吗？”

“恐怕还有艾拉。”皮帕说。“昨天发生了一场……一场事故，艾拉感觉不太好。”

“哦？”史蒂夫等着下文，但皮帕已经忙着收拾起自己的包。

“呃……妈？”杰克壮着胆子问道。“你要不要给史蒂夫解释一下？关于昨天的事？”

皮帕略显尴尬。“是的，当然。”她不安地瞄了露比一眼。“我们去过道上说。这事最好别让露比知道。”

“我已经知道了。”露比说。“我什么都知道。”

“所有的一切？”史蒂夫问道。“哇哦！你果真是一位公主，是不是？”

露比开心地朝史蒂夫笑了笑。

“看得出来你们两个会相处得很好。”皮帕领着史蒂夫来到过道上，简要地给他讲了讲前一天发生的事。

“我昨晚在新闻上看到了。当然，没看见艾拉。但你一定很为凯茜骄傲。”

“骄傲？新闻？”

“今早的报纸也称她为英雄呢。她上了头版，你知道的。”

皮帕的眼睛亮了起来。“我的卡桑德拉吗？”

“电台里正在播呢，妈妈。快去听。”

皮帕和史蒂夫扭头看见艾拉慢慢从楼上下来。

“嗨，史蒂夫。我以为你要下周才开始上班呢。”

“嘿，小大人。你感觉怎么样？你妈妈告诉我昨天你非常勇敢！”

艾拉用力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丝微笑。“嗯，我还好。除了塔莉娅的事。”

史蒂夫来到楼梯底下，轻轻握住艾拉的手。“尽量别去想那部分，艾拉小姐。我听说你请了一天假，不用去学校。”

“我觉得没必要把这件事告诉所有人。仅此而已。”

“这一点也不怪你。这么说今天在家的有我、你还有露比公主，是吗？”

“外婆今天来不了了，亲爱的。”看见艾拉迷惑的表情，皮帕解释道。“所以罗宾逊先生才过来照看你们两个，直到凯茜或我下班。”

史蒂夫凑近艾拉。“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你妈妈叫我史蒂夫？我知道等九月份开始教书，我肯定会讨厌自己被称为先生或罗宾逊先生。我实在不希望现在就被这么叫！”

“克鲁索。”艾拉说。“我敢打赌学校里的孩子们会这样叫你。”

史蒂夫点点头。“我已经习惯这个叫法了。从学生时代，到学院，到大学，这个称呼一直跟着我。”

“不，艾拉，你不能这么叫，想都别想。”皮帕不容置疑地说道。“我可以容忍你叫罗宾逊先生的名字，如果他坚持的话，但请绝对不要取愚蠢的绰号。罗宾逊先生，这一点对你同样适用。露比的名字就是露比。偶尔叫她公主我也不介意，但请不要效仿艾拉叫她‘星期

二’，或者更糟，”她夸张地打了个哆嗦，“‘小二’。这会给可怜的孩子留下一生的精神创伤。”

“看来你不是米克·贾格尔的粉丝了？”史蒂夫抓住艾拉的胳膊，这孩子在下最后一级台阶时晃了一下。“哇哦，艾拉小姐，你没事吧？”

“就像我说的，”皮帕看着史蒂夫说道，眼里带着对他关心之举的赞许，“她今天身体欠佳。但一有借口就终日待在床上，我们不是这样的家庭。他们的外祖母本来要带露比去公园的，罗宾逊先生。我敢肯定新鲜空气对艾拉亦大有好处。那里也没有高层建筑。对了，我出庭期间，手机会关闭。”

皮帕一把将包背在肩上，从过道的桌子上抱起一堆文件。“如果孩子们给你找麻烦，你就打电话给卡桑德拉。我想我今天大部分时间都无法与外界联系。杰克只要吃完早餐就可以去学校了。艾拉，你把所有东西的位置都告诉罗宾逊先生。”

“所有？”艾拉问。“这可需要一段时间。”

“真可笑，艾拉。”皮帕慢慢地领着史蒂夫回到厨房。“好了，卡桑德拉应该会在我之前到家，但如果没有，我也不会晚于五点钟回来。就这样，我想我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确实如此，去吧。”史蒂夫说。“我们会没事的，对吧，姑娘们？”然后对杰克道：“抱歉兄弟，妈妈说你得去上学。”

“是啊，我知道了。你们三个举行派对的时候，我却要累死累活地上一节无聊的数学课。”

“嗯，比起派对，我更想来一次公园游。至于数学，年轻人，如果你觉得很无聊，那么你显然需要我给你一些课外辅导。我喜欢数学。”

杰克的脸色愈发沉了下来，“呃，不用了，谢谢。”

皮帕在门口停下。“我认为这主意好极了，杰克。你和罗宾逊先生下周就开始吧。”她转向史蒂夫，“你是认真的吧？关于辅导的事？”

“条件是，你得跟孩子们一样，叫我史蒂夫。”

第74章

“皮特，你还没走？”

梅特卡夫正靠着车顶，望着大门。听见瑞德的声音，他举目四望。

“我在等李。那个愚蠢的傻帽把手机落下了。你能相信吗？一个不带手机的警察就好像是一个……”梅特卡夫停止了比喻，李·罗伯茨正穿越停车场跑过来，得意地挥舞着手机。他看见瑞德与泰丽正在和梅特卡夫聊天，立刻放慢了奔跑的步伐，得体而迅速地走了过来。

“既然我们都在这儿，伙计们，”瑞德说，“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梅特卡夫耸耸肩。“尽管吩咐，头儿，你知道的。我们都希望尽快逮捕这个可恶的混蛋。”

瑞德压低了声音，仿佛停车场里的某个人会听到似的。“听着，我知道这么做并不合适，但我需要你们俩帮我对昨天的跳楼者做些调查。呃，就在你们执勤的时候打探一下，可以吗？”

“这跟我们的‘剪刀手’有关系？”梅特卡夫皱了皱眉头，有些疑惑。

瑞德用恳求的目光看着梅特卡夫。“毫无关系。但这么做你们就帮了我个人一个大忙。”

梅特卡夫站直了身子，将这个请求记在心里。“是昨天的自杀案吗？”

“拜托了，皮特。这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梅特卡夫冲他的年轻同事扬了扬眉毛。“你怎么看，李？侦缉总督察需要帮忙，我们能帮帮她吗？”接着对瑞德说道：“交给我们吧，头儿。我们会看看能做什么。”

第75章

“露比，如果你不小心的话，手指会一根不剩的哟。”史蒂夫松开了孩子抓着巧克力包装纸的手，帮她把黏糊糊的小手擦干净。转头对艾拉道：“我是不是看见你小小地笑了一下，艾拉小姐？”

艾拉耸耸肩。“如果今天我们能做一些有趣的事情，也许我会笑得更多。”

“有趣？”史蒂夫思索着选项。“我要去一趟邮局。那，去公园游玩听起来如何？”

露比用力将身子前倾，儿童座椅上的带子束缚着她。“我爱公园！我们可以喂鸭子吗？拜托了史蒂夫！”

“这得由艾拉决定，公主。今天她管事。”

露比转向她的姐姐。“我们可以去吗，艾拉？拜托拜托。”

“我们必须去愚蠢的邮局吗？”

“交汽车税。你总不想让我被凯茜找麻烦吧？五分钟就好，然后经过商店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去买点野餐的东西。你觉得如何？”

艾拉耸耸肩。“可以吧。”

“回家路上我甚至还可以开车带你们沿着泰晤士河堤岸兜风，看看船。就这么定了？”

“拜托啦，艾尔丝。”露比恳求道。“可以吗？”

“随便。”艾拉手臂交叉在胸前。“看起来也不会有什么刺激的事情发生。”

“耶！”露比握紧了自己的小手。“谢谢艾拉。你是最棒的姐姐，一直都是。”

艾拉忍不住笑了一下。

史蒂夫把露比从座位上抱起来，朝艾拉眨了眨眼，于是她的笑意

更浓了。

第76章

驱车返回泰丽的公寓时，瑞德陷入了沉思。突突直跳的头疼减轻了，但朦胧而短暂的记忆却在脑海里无序地进进出出，如同一个破碎的梦。

“该死的乱穿马路的人。”泰丽轻声嘀咕着。

“我还以为你已经习惯了开比这大两倍的车呢。”瑞德开玩笑道。

泰丽摇了摇头。“尽管你会在电影里看到这样的场景，但如今大多数美国人驾驶的汽车都以实用为主了，头儿。那些驾驶油耗巨大的汽车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你有没有想过回去？”

“度假的话，当然想过。我想念我的家人，虽然用Skype可以很容易和他们保持联系。但回去生活，工作……我不确定。我的国家有一些事情让我觉得非常不舒服。我是指作为一名警察。我从来没有逮捕过杀人凶手或任何类似的犯人，但得知自己负责将某人送上电椅的时候，我一点也不高兴，无论他们犯了什么罪。”

“他们还在做那种用电椅‘煎’人的事吗？”

“现在盛行注射死刑。”泰丽皱了皱眉。她们将车停进了泰丽公寓对面一个狭窄的停车位里。“可假如他们抓错了人呢？”

“这种事在这里经常发生。”过马路的时候，瑞德说。毕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所以你执勤的时候从来没有杀过人？”瑞德大着胆子问道。

“从来没有在愤怒的时候开过枪。”泰丽说。“但在头脑发热的时候，想要开枪太容易了。”她瞟了眼瑞德。

“你还记得昨晚的事吗，头儿？”在泰丽踹了顽固的门一脚后，她们进入了屋子。

瑞德一只脚刚跨过门槛，她停了下来，心脏在胸腔里猛地一

跳。“有什么是我应该想起来的吗？”

“放心，头儿。你的端庄形象完好无损，如果这就是你想问的。你的举止也无可挑剔。”

瑞德叹了口气。“上帝啊，别吓我呀！”泰丽那裸露的臀部又浮现在她眼前。“昨晚的事，我根本想不起什么。”她补充道。但她记得今天早上泰丽身上的每一寸，从她的脚后跟一直到她的……

“你翻过我的一些杂志。”泰丽说，她们慢慢走进客厅。

就是这个，瑞德心想。我肯定告诉过她。问题是，她也告诉过我吗？抑或那只是我在做梦？她问道：“杂志？”

泰丽从茶几上拿起一本。“《女孩与枪》，这名字能让你想起什么吗？”

瑞德随机应变道：“依稀记得。所有的记忆都有点模糊。”

泰丽谨慎选择着自己的言辞。“我们谈到了英国的枪支持有问题。”

你就直说嘛，瑞德心想。她说道：“我记得你提到了利物浦？”

泰丽深吸了一口气，定定地看着瑞德。“我告诉过你我有一把枪。非法枪支。”

瑞德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自己没有做梦。她犹豫道：“是的，我记得。”

“然后你说你也有一把。”

瑞德缓缓地点了点头。这件事总算公开了。两名执法人员承认自己持有非法武器。她深吸了一口气，正要开口回答，手机铃声从浴室里传了出来。“肯定是皮帕。”

瑞德冲进浴室。“是安娜，不是皮帕。”她朝泰丽大喊道。然后接起电话，“安娜？”

瑞德踉踉跄跄地回到客厅，面如死灰。她斜倚在门口，想要获得一丝支撑。她对着话筒说道：“我们上车以后再打给你。”

她任由自己顺着门框瘫坐在地，慢慢地抬起头看着泰丽。

“头儿？”

“是艾拉和露比，”瑞德缓缓地说，她的声音在颤抖。“她们被绑架了。”

第77章

瑞德将自己的黑莓手机插进免提座里。泰丽发动引擎的时候，她再次拨打了安娜的电话。

“哪条路，头儿？”泰丽问道。

瑞德深呼吸，使气息维持平稳。努力克制，保持专业态度。她对着手机说道：“还在朝堤岸行驶吗，安娜？”

“最后一次见到她们就是在那儿。”安娜的声音从扬声器里清楚地传出来。“你们现在在哪里？”

“刚离开泰丽的公寓，但我们的车没有警方标识，根本无法快点到达。你这儿有没有警车能载我一程？”

“没有。所有警车都进入了戒备状态。但如果你能回警局……”

瑞德摇了摇头。“方向反了。”转头对泰丽道：“去我们昨晚去的酒吧。”

“头儿，没有时间喝一杯了。”

“我的车在那儿。”瑞德严厉地反驳道。“车上有安装警灯。”然后对安娜说：“我们在路上了。目前有什么线索？”

“很少。女孩们的父亲打来电话。理查德·沃德？”

瑞德点点头。她原本还在考虑家庭内部绑架这种可能性，前夫绑架孩子以此来接近前妻，现在她在心里将这种可能性消除了。这几乎是一种解脱。“理查德是怎么卷进来的？”

“沃德的说法是，他驾车在A3220公路上向南行驶，因为交通原因他放慢了车速，这时他看见对面反向行驶车道上，艾拉和露比坐在一辆陌生的汽车里。沃德放慢车速的时候，露比抬头正好看见他，并开始朝他拼命地挥手。他猛地刹车，一辆车从他后面超了上来。等他从车里下来，嫌疑车辆已经离开了。”

“上帝啊。有关于嫌疑车辆和嫌疑人的描述吗？”

“金属蓝轿车，可能是一辆本田，驾驶员是一个身份不明的白人男性。金发，大概二十五岁左右。沃德认为车牌的最后三位是EZR，但不能确定。”

“总比没有好。皮帕知道吗？”

“沃德曾尝试联系她，但无人接听。”

“她在法庭上。”

“沃德也是这么说。她的手机必须关闭。”

“杰克呢？”

“他在学校安然无恙。学校的人已被告知不要让他离开。”

“至少有一个不用担心了。”红玫瑰突然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辛夫人！”

泰丽将长时间盯着路面的眼睛转向瑞德。“谁？”

“孩子们的外婆。她今天应该要照看露比的。”瑞德的大脑飞速运转着。“艾拉今天大概不上学。那么辛西娅应该是照看她们两个。她很可能会受伤。”

“我们到了，头儿。”安娜说。“辛西娅·克莱顿？沃德已经跟她通过电话了。她正卧病在床。今晨早些时候她打过电话给皮帕，说自己不能来了。”

“他没有告诉她发生了什么吧？”

“没有，头儿。你不用担心老太太。”

“这实在说不通。”瑞德说。“根本没有人有绑架的动机啊。”

“别开玩笑，头儿，你是一名高级警官。”安娜说。“而皮帕是一名备受瞩目的大律师。当然有人有动机。”

泰丽将车停在瑞德的车旁。

“安娜，我换一辆车。”当看到违规停车罚单时，瑞德轻声诅咒了一句。她转动钥匙启动车子，一个安慰的想法一闪而过，还好车没被

拖走。她按下一个开关，打开了散热架上的警灯，右手从座位下方拿出一个磁灯。她把磁灯固定在车顶，将车开上了马路，庆幸地看见前面的车辆开始靠边行驶。

“你确定昨晚之后你可以开车吗，头儿？”

瑞德把手机塞给泰丽。“把它插上，重新接通安娜的电话。”她保持着呼吸平稳，声音冷静。“这还是说不通。皮帕会把艾拉和露比单独留在家吗，会吗？”

“她可能别无选择。你说过这个星期她有一个大案子。”

“会不会是艾拉自己带着露比出去了？”安娜问。

“一般不会，”瑞德说，“但如果昨天的事发生后她头脑不清……上帝啊，都是我的错。”瑞德亮起了红灯，希望在警灯的帮助下能让她们快点到达。“如果今天早上我在家里，而不是宿醉倒在你家沙发上不省人事……”

“这不能怪你，头儿。”安娜的声音从扬声器里传来。

“看着我。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在那两个……”

“积极点，头儿。你知道……蓝色本田轿车，两点钟方向！”

一条细窄的分隔带将公路隔离成双车道，瑞德和泰丽睁大眼睛看着车子从对面车道上迎面开来。那辆车正在内侧车道上平稳行驶。瑞德驾车横穿公路，朝分隔带驶去，后面的车子不得不放慢了速度。她看着蓝色本田越来越近。“一名男性驾驶员。太远了，看不清细节。前排没有乘客，后排看不到。是的，看上去是一个孩子，女孩。估计就是这辆车了。准备行动。”

随着车子驶近，瑞德屏住了呼吸，注意力集中在后座的乘客身上。突然，内侧车道的交通略有放缓，外侧车道的车辆开始加速行驶。一辆货车挡住了瑞德的视线。“让开！”她大喊一声，猛地刹车，手脚并用从车里钻出来，站到分隔带下，举起警官证。“警察！”

货车放慢了速度。内侧车道交通再次加速。瑞德越过分隔带，来到另一边的车道上，她从货车前面跑过，朝内侧车道奔去，这时蓝色

本田刚好驶过，根本没有注意到站在熄火的货车前的瑞德。她只瞥见露比长有雀斑的鼻子贴在车窗上。

第78章

瑞德目瞪口呆地看着轿车离去，司机和乘客对她的喊声都毫无反应。“蠢货！”她冲一脸茫然的货车司机吼道。几秒钟内，她越过分隔带，回到车里，加速朝分隔带里的紧急车辆专用道驶去。

“安娜，我看见他们了。不管怎样我看见露比了。该车目前在A308公路上向西行驶。车子和描述的一致。抱歉，没有别的线索了，注意力全放在孩子们身上了。我正在追赶。”

“收到，头儿。”安娜回复道。“有一架直升机赶过来了，正在靠近。”

瑞德在分隔带的专用道上一个急转，配合闪烁的警灯，猛按起喇叭。她奋力在外侧车道上开出一条路，朝孩子们离开的方向飞速行驶。

内侧车道前方的交通慢了下来，瑞德燃起了希望。在前面行驶的汽车司机从后视镜里看到蓝色警灯，立刻让出了道路。瑞德拼命按着喇叭，确保所有车辆让道。

“有利的一面是在我们追上他之前，罪犯都不会知道我们在追捕他。”泰丽说道，语气却不是那么肯定。“如果他们还在这条路上的话。”

“他们肯定在。在到达下一个环形路口前没有任何出口。”

直升机的螺旋桨在上方呼呼作响，从她们头顶飞过时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瑞德仿佛感觉到巨大的旋翼在猛击她的喉咙。

透过挡风玻璃望去，直升机的影子越来越小，安娜的声音传了过来。“头儿，我们盯住嫌疑车辆了。他在环形路口处离开了。直升机已经盯住了你和他的车。还有两辆巡逻车也在接近，如果你能通过这一段路，就能赶上他们。”

瑞德用力按着喇叭。“我会的。罪犯的驾驶速度多快？”

“非常悠闲。显然他既不知道自己被跟踪了，也没有注意到空中监

视。”

“告诉直升机保持高度。如果驾驶员听到直升机的声音，他可能会恐慌，然后……”一想到可能会发生的事，瑞德声音低了下去。“叫他保持高度就好。看见绕道口了。”

“明白，头儿。刚收到消息，罪犯在自控人行横道处停下了，等待行人过马路。真佩服他，这么淡定。”

“这么做可以避免引起旁人注意。”泰丽推测道。“真聪明。话说，这不是你家附近吗？”

瑞德驶出环形路口，加快速度。“这家伙厉害。他知道任何搜查都会散开，就把她们带回绑架现场附近。”

“他可能是本地人。”泰丽说，“也许他事先观察了你家好几天，一直在等待时机。”

“结果我亲手给他制造了一个机会。我不在家。上帝啊，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到——”

“头儿？”安娜的声音从扬声器里传来，打断了瑞德。“你不会相信的，他居然转进了昂斯洛广场！”

“耶稣基督。”瑞德猛地刹车，野蛮地倒回她们刚刚经过的拐弯口。“抄近路。试试截住他。”

“头儿！这是单行道！”泰丽尖叫着，看着瑞德的车冲向迎面而来的车辆。

“两分钟，安娜，如果这些混蛋让开。”瑞德狠狠地拍着喇叭。对面的车辆采取了避让，人们一脸茫然地看着这辆闪着灯却没有任何标识的车朝着错误的方向疾驰而去。“现场有其他人吗？”

“两辆巡逻车已经非常接近。听听这个，该罪犯放慢了车速，他好像在找地方停车？”

“你在开玩笑吧！”瑞德一个向右急转。

泰丽望着瑞德，有点迷惑。“昂斯洛广场有什么与众不同吗？听着

好熟。”

瑞德看了泰丽一眼。“当然。你周末来这里参加了皮帕的生日宴会。这是我的地盘。”又对安娜道：“我看到他了！正前方蓝色本田，还有——哦不！那两辆警车从别的方向追上他了！见鬼！叫他们退回来！这个混蛋是我的！”

巡逻车猛地停下，发出刺耳的刹车声，挡住了本田的去路。瑞德早已解开了安全带，她脚踩油门赶上去，然后猛地刹车。泰丽拉起手闸，弯下身关掉点火开关。瑞德从车上一跃而下，全速冲向本田。

蓝色轿车驾驶员一侧的门打开了，穿着制服的警察也从巡逻车里钻了出来。瑞德拼命地朝他们挥舞警徽。“我抓到他了！”

嫌疑犯大叫着转身，瑞德飞扑上去，把他摔倒在地，将他摁在地上。“你被逮捕了！”

她将他的手臂九十度弯曲在身后，另一只手放在他的头上，把他的脸按在柏油碎石地面上。“别动，不然我就拧断你的胳膊。”她从腰带上抽出手铐，熟练地铐住了嫌犯。

成功拿下嫌疑人后，瑞德跑向本田。“艾拉？露比？你们没事吧？他有没有伤害……”瑞德的声音弱了下去，她看见艾拉和露比瞪大了眼睛盯着现场事态的发展。

“凯茜！你在干什么？”艾拉尖叫起来。

“我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嫌疑犯说道，制服警员把他拽了起来。

瑞德慢慢地转向这个熟悉声音的来源。“史蒂夫？”

第79章

瑞德眉头皱了起来，十分疑惑。她看了看史蒂夫，又看了看孩子们和泰丽，最后视线回到史蒂夫身上。“你怎么会跟孩子们在一块儿？你要下周才开始上班吧。”她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明显的答案。

“皮帕打电话给我。”史蒂夫证实了她的想法。“孩子们的外婆生病了。你不在，皮帕又有一个重要的案子。她就问我能不能帮忙。”

瑞德看看艾拉，想要确认史蒂夫的话。艾拉点点头，依旧有点茫然，但当她把整件事放在脑海里过了一遍之后，她笑了。“哟，你以为史蒂夫绑架了我们还是怎么的？”

瑞德不好意思地笑了。“当然不是。”

露比拉着瑞德的手。“凯茜你看，直升机！”

瑞德抬起头，朝直升机挥了挥另一只手，示意危险解除。“跟她们挥挥手，露比丝。”

露比起劲地挥舞着手。机上人员也朝她挥挥手，直升机重新攀升到一定高度，继续在上空盘旋，等待指令。

“凯茜，你为什么要扑向史蒂夫？这是一个新游戏吗？”

瑞德弯下腰直视露比。“你没事吧，宝贝儿？你要和史蒂夫去那儿？”

“去公园，然后开车去看河上的船。我们还看见了好大的塔。”

“是塔桥。”艾拉确认道。“史蒂夫说人们可以进入塔内参观。他说也许有一天他会带我们去那儿进行一次教学旅行。”

“皮帕问了我关于课外辅导的事。”史蒂夫紧张地说。制服警员的手仍按在他的肩上。“这一切其实跟车辆税无关，对吗？”

瑞德站在那儿，一脸困惑。她在他脸上搜寻着背叛的迹象，却一无所获。各种可能性宛如摇骰子般在她脑海里翻腾。“为什么没有人打电话给我？”话还没问完，她就已经知道答案了。手机在泰丽的浴

室里。

“我们试过了。”艾拉说。“妈妈早晨去上班前一直试图给你打电话，我们外出的时候史蒂夫还把他的手机给我，让我打电话给你。刚开始无人接听，后来就一直占线。”

面对事实，瑞德默默地骂了自己一句。她抬头看了看高空盘旋的直升机，对一名制服警员说道：“让空中支援离开吧。告诉他们这只是一场虚惊。”

警员犹豫了一下。“长官？”

“嫌疑犯其实是我们家新来的儿童看护人。一切都没问题。”

警员似乎还有点怀疑。“但是……”

“全部责任由我承担。”瑞德说。

泰丽从车里拿出手机，递给瑞德。“安娜？停止追捕。一场虚惊而已。告诉理查德女孩儿们都没事。她们和新来的互惠生在一起。是皮帕叫他过来代替生病的外祖母。没有人受伤。”瑞德转向史蒂夫，“除了我的自尊心和嫌疑犯的脸。但愿他不会起诉我殴打他。”

她不好意思地朝史蒂夫咧嘴一笑，解开了手铐。“你得清理一下擦伤。艾拉，带史蒂夫上车，把急救包给他。露比，你和他们一起去……我一会儿就过来。首先我得收拾一下自己这边的烂摊子。”

第80章

安娜刚走进室内，理查德·沃德就连珠炮似的说道：“谁来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要和负责人说话。你们两个简直是警局的耻辱。我想知道为了找到我的孩子你们都做了些什么。”

“沃德先生。”安娜·哈格里夫斯伸手做了个通用手势，示意他冷静下来。“请坐，我们会说明一切的。”

“我在这里坐了一个小时。没有消息，没有任何迹象，什么都没有。我举报了一宗绑架案，告诉你们我的孩子被一名陌生男子绑架了，那人说不定有恋童癖或者就像那些过去被朱丽叶·布拉沃关着的疯子一样，你却要我冷静！”理查德·沃德气得脸色发紫，太阳穴处的青筋抽搐不停。“如果女孩儿们有什么三长两短……”

“哈格里夫斯巡佐说得没错，沃德先生。”哈里斯说。“你这样做于事无补。”

“听着你这个小——”

“够了，沃德先生！”安娜挡在他们中间，向哈里斯投去警告的一瞥。“现在，如果你愿意坐下来，我们有些好消息要告诉你。”

理查德的怒火瞬间熄灭。“好消息？你们找到她们了？她们在哪儿？有没有受伤？如果他敢碰她们一下，上帝助我，我一定会……”

“孩子们毫发无伤，沃德先生。”安娜说。“露丝侦缉总督察现在在她们身边。”

“卡桑德拉？”理查德松了口气，跌坐在椅子上。“看来她还不算完全一无是处。她抓到那个带走她们的混蛋了吗？”

安娜在理查德对面坐下，心想麻烦事儿来了。“这不是一起绑架案，沃德先生。”

理查德盯着安娜。“那可是我亲眼所见！”

安娜谨慎选择措辞，过去的训练开始起作用。当有人出洋相而不

自知时，不要对此紧抓不放。“你所看到的和你女儿在一起的人是她们家的互惠生。”

“这太可笑了。戴曼早就不辞而别了。她偷了辆车，然后就消失在鬼知道她从哪儿来的地方。孩子们早就没有互惠生了。”

“本来是这样的，福尔摩斯。”哈里斯说，他掀开一支圆珠笔的笔盖，然后用它掏了掏耳朵。“她们找到了新的互惠生，今天刚开始上班。头儿是这么说的。”

理查德·沃德摇了摇头。“不，我看见的是一个男人。”

“男人也可以是互惠生，沃德先生。”安娜向他保证道。

“菲利普绝不可能允许一个男人照顾孩子。”

“为什么不能？”哈里斯问道。“我想她比任何人都了解性别歧视方面的法律。”

“哈里斯探员说得对，沃德先生。”安娜说。“露丝侦缉总督察本人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理查德瞪着哈里斯。“菲利普从来没有告诉我关于新互惠生的事。”

“那你最好和她谈谈，先生。”哈里斯幸灾乐祸地笑道。“就我们而言，案子已经了结了。”

“我要见我的女儿。她们在哪里？”

“在露丝侦缉总督察身边。”

“我要她们回到我这儿来。现在就回。”

“恕我直言，先生，这不在我们的职权范围之内。”

“那女人就是个祸害。”理查德说。“她不适合照顾任何小孩，更别说是我那两个孩子了。叫她马上把她们带过来。她没有权利跟她们在一起。”

“有哪条法院指令禁止露丝侦缉总督察接近她伴侣的孩子吗？”

“我倒希望有。”理查德嘀咕道。

安娜耸耸肩。“我们没什么可以帮你的了，沃德先生。无论你和露丝侦缉总督察之间有什么分歧，那都是你们的家事，我们无权干涉。”

“说得好。可真够团结的。那个女人现在在哪里？我自己去接我的女儿。”

“我最后一次跟她通话时，她正在去老贝利的路上，去找孩子们的母亲。”

“我会在那儿赶上她们的，等着瞧吧。”理查德最后给了哈里斯一个白眼。对安娜道：“不麻烦你们了。”

第81章

老贝利的安检门前，保安狐疑地打量着瑞德、泰丽和史蒂夫，两个孩子紧随在后。瑞德出示了警徽，解释说他们是来见菲利普·克莱顿——沃德的，等她退庭之后。

“你们所有人吗？”保安仔细端详了露比和艾拉一会儿，然后点点头。绝对是克莱顿——沃德女士的女儿。眼睛一模一样。他们鱼贯而入，露比触发了警报。

“等等，小姑娘。”保安说道，“我希望你没有试图偷带任何违禁物品进入法院？”

露比目瞪口呆地望着他，警报器还在嗡嗡作响。

泰丽弯下腰对她说：“亲爱的，你口袋里有什么东西吗？”

露比摇摇头。

“车钥匙？”泰丽调皮地问道。“你是不是又去开妈妈的车了？”

露比郑重地摇了摇头。“我还不能开车。我年龄不够。”

泰丽上下打量了孩子一番。“对我来说你已经足够大了哟，亲爱的。现在，我们可以看看你口袋里的东西吗？”

“我没有钥匙。”露比抗议道。“凯茜，告诉她。”

“没关系的，小二。”艾拉安慰她道。“你的口袋里肯定是有金属物品。”

露比的眼睛闪闪发亮，她想起了回形针。她把它们拿出来，骄傲地向大家展示一条小小的回形针链。

“真漂亮，露比。”泰丽说着，从孩子手里拿起链子。“让我仔细瞧瞧。”她一只手检查着回形针链，另一只手轻轻推着露比走过安检门。安全过关。她将链子通过安检门递回给露比，果然再次出发了警报。

“越小心越好。”艾拉、泰丽、史蒂夫和瑞德跟着露比穿过安检

门，在柜台取各自的物品时，保安朝他们笑道。他看了眼时钟，对瑞德说：“现在他们随时会休庭，午餐时间到了。直走——”

“我们知道路。谢谢。”

“我们可以在法庭上见到妈妈吗？”艾拉问。

“抱歉，亲爱的。皮帕最不需要的就是看到你们两个在旁听席上观望。而且，这个案子对孩子来说也不合适。”

艾拉眼神一亮。“难道是一件谋杀案？连环杀手？”

“你电视看多了，艾尔丝。”瑞德说。“恐怕我们只能坐在这外面等了。”

“要等多久？”露比问。

“估计得有一段时间，露比丝。”瑞德回答。“所以你们自己放松一下。”

“也不能太放松。”史蒂夫说。“她来了。”

她们抬起头，看见皮帕从三号法庭出来，正在和旁边的人低声交谈，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存在。

“妈咪。”露比喊道。瑞德还没来得及反应，她已经朝母亲疾奔而去。“妈咪！妈咪！”

吓了一跳的皮帕和同事转过头，看见露比正全速向他们跑过来。

“露比！”皮帕惊呼。“你来这儿……”在看到随行人员后，惊讶的神情变为担心，她犹豫地看了泰丽一眼，然后望向史蒂夫和艾拉。“哦，我的上帝！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觉得可以过来给你一个惊喜。”瑞德毫无说服力地回答道。

皮帕拉起露比的手，狐疑地盯着众人。

“妈咪，凯茜扑到了史蒂夫身上，直升机也来了，还有好多警察！”

皮帕瞥了瑞德一眼，然后一一扫视泰丽、史蒂夫和艾拉，寻找答

案。所有人都尴尬地望着她。瑞德在脑海里按照露比的说法修改起了计划好的解释。

史蒂夫走上前。“我们……我们今天发生了一些误会。”他用手揉了揉已经乱糟糟的头发，“貌似孩子们的父亲看见我和女孩儿们在一块儿。换句话说，他看见孩子们在一个陌生人的车里，于是理所当然地报了警，认为我绑架了她们。”

皮帕紧紧握住露比的手，看了看艾拉，然后望着瑞德。“绑架？”

“是啊，理查德以为艾拉和露比被绑架了。”瑞德一边说一边强忍笑意。

“理查德报了警？”听到这个消息，皮帕不易察觉地笑了笑。

“这一切太酷了。”艾拉补充道。“不仅有直升机，还有两辆鸣着警笛的警车，还有别的，虽然凯茜上当了。她扑向可怜的史蒂夫，就好像他是一个恐怖分子！我不得不帮他急救！”她抬头看向史蒂夫，开心地冲他笑道，一只手拽了拽他的袖口。“这可能会给他留下一生的精神创伤！”

史蒂夫看上去有点尴尬。“只是擦伤而已。”

“好了，小姐。”意识到同事们正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皮帕说。“你似乎已经从创伤中恢复了。我想你今天下午就能回学校了。”

“妈妈！”

“如果你已经可以满伦敦地嬉闹还掀起了一场搜捕，那让你回去上课肯定也没问题。”

“但史蒂夫可以在家给我上课。”艾拉抗议道。

“年轻的小姐，在公共场合请叫他罗宾逊先生。还有，他不能在家给你上课，除非是课余时间的额外辅导。”皮帕想起了自己的礼节，转身对她的同事们说：“真是抱歉。爱德华，米兰达，这是我们家新来的互惠生罗宾逊先生，如你们所知，他刚给伦敦造成一场瘫痪。当然，你们已经认识卡桑德拉和孩子们了。哦，还有，这是卡桑德拉的手下之一。”她补充道，用手示意了一下泰丽·米勒。“我忘了她的名

字。”

两位大律师友好地朝众人挥挥手。“昨天的事干得好，卡桑德拉。”爱德华说。“昨晚看到你的新闻，我差点被苹果块噎住了。”

皮帕脸上露出大大的笑容。“是啊，卡桑德拉！我真为你骄傲。今天早上我来到法院，发现你上了头版！卡桑德拉是英雄，露比！”

瑞德盯着地板。“我只是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方。”她摇了摇头，不敢相信皮帕态度的大转变。

皮帕突然顿住了，额头现出一丝困惑。“还是说他们仍旧用女英雄这个称呼？”她转向爱德华和米兰达，“你们怎么看？英雄这个词现在是男女皆宜的吗？”

正门处传来骚动，吸引了众人的目光，爱德华和米兰达深思熟虑的答案被搁置一边。响亮而愤怒的声音与刺耳的警报声混杂在一起。两名庭警和一名保安匆匆从他们身边经过。

瑞德和泰丽一齐跟上前去，却被皮帕抬手拦下。“无论发生什么事，法院安保都会有能力处理好的，卡桑德拉。”

瑞德朝皮帕笑了笑。“英雄的工作永无止境，律师。而且，我想我们应该尽快赶去安检处。你听。”

皮帕闭上嘴，听见了从安检门处传来的叫嚷声。

“哦，我的上帝。理查德！”

警报声再次响起。广播里传出通告。“安检处请求支援。安检处请求支援。”

“史蒂夫，你和孩子们待在这儿。泰丽，我们走！”

“等等我！”皮帕哀叫着，大步朝瑞德和泰丽走去，一边拼命想保持优雅的姿势。爱德华和米兰达在一旁看着，目瞪口呆。

史蒂夫拉着艾拉和露比的手，不知所措。“和你们在一起永远没有无聊的时候，真的。”

艾拉笑了，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第82章

瑞德和泰丽来到安检处，发现一片寂静。瑞德亮出警徽。“伙计们，出什么事了吗？”

“没有什么我们无法处理的。一个疯子试图携带武器闯进来，看起来像是要攻击某位律师。”保安夸张地整了整自己的衣领。“我们很快就将他拿下了。”

瑞德环顾四周。“他在哪儿？”

“保安部。我们会给他一个小时冷静一下，然后再对付他。”

皮帕出现在他们身后。“是不是理查德？”她朝保安问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没什么好担心的，夫人。”保安说着，转头看见是皮帕。“哦。”他的神情变得慌张。“我不知道是您。刚才有个疯子企图闯过安检门对您行凶。”保安拿出一个用布包着的东西，解开后露出了一把闪闪发亮的利刃。“致命武器，对吧？而且不只这一把，他的手提箱里还有更多。”

瑞德后退一步，享受着皮帕的尴尬。“律师？”

皮帕看了看四周，庆幸爱德华和米兰达没有跟着她。“我想这其中可能有点误会。”

“不，不。”保安向她保证道。“没有误会。他叫出了你的名字。还讲了些疯狂的事情，什么孩子被保姆绑架啦，而罪魁祸首是一个叫瑞德的警官。”保安用手指在脑袋上转了转，表明自己的想法。“十足的疯子，夫人。”

皮帕晃了晃身子，拼命保持镇定。她诡秘地倾身向前。“恐怕，”她缓缓说道，趁机看了看保安的姓名牌，“真相不止于此，罗珀先生。”她犹豫了一下，艰难地让自己说出这句话，然后补充道：“我可以叫你罗伯特吗？”

保安不明所以地点头，看了看泰丽和瑞德，想要寻求一丝确

认。

“鲍勃，被你们拘留的男人，是皮帕的前夫。”瑞德说。“理查德·沃德。”她抬手示意皮帕。“这位是菲利普·克莱顿——沃德。早先和我们一起过来的两个孩子，之前被误认为被绑架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她们带到这儿来见她们的母亲。哦对了，”瑞德一边补充，一边将自己的警官证递给保安。“我是侦缉总督察露丝。大家都叫我瑞德。这位是米勒探员。”

保安怀疑地看着她们。他把警官证还给瑞德。“要不是这里是老贝利，我还以为杰里米·比德尔会突然跳出来呢。”

“罗伯特，”皮帕娇声道，“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放了我的前夫？”

罗珀大声地深深吸了口气。“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夫人。”他说。

皮帕挑了挑眉，标准的大律师姿态。“为什么？”

“因为被拘留者试图携带攻击性武器进入刑事法院。”

“那其实是一把手术刀。”瑞德解释道。“理查德是一位整形外科医生。”

罗珀耸耸肩。“我们这里来往的人各种各样，夫人。木匠、屠夫、厨师、伐木工……他们可没有试图把自己的工具带进法院。再说，他还做出了攻击行为。”

皮帕有些惊讶。“攻击？”

“拜您丈夫所赐，我的同事现在鼻青眼肿。”

“前夫。”瑞德纠正道。“理查德打人了？”

“他攻击的时候就像一头野兽。我们不得不把他铐起来再搜身。”

瑞德努力憋住笑。“但他并没有手持……武器？手术刀？”

“这倒没有。那是我们对他进行搜身的时候找到的。”

皮帕接手讯问，话语间尽显大律师风范。“罗伯特，当理查德刚刚抵达的时候，他威胁你或你的同事了吗？”

“没有，夫人。他就那样冲进来，试图径直通过安检门，当然我们没有让他这么做。”

“然后他说要见我？”

“是的。他说情况紧急，接着就开始说起……呃，他的孩子被绑架了。”

“而你们选择不相信他的说法。”

“他几乎连话都说不连贯，夫人。起初我们还以为他喝酒了。”

“你闻到他呼吸里含有酒精了吗？”

“没有，夫人。但他的说法依旧毫无意义。”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我们告诉他你在法庭上，法庭禁止旁听，不管怎样他都不能进来。我们语气平静，不像他，明显焦虑不安。然后他就试图冲过安检门，触发了金属探测器。我们努力阻止他，他开始攻击我们。在此期间我们一直遵循程序，使用最低限度的必要武力来制服他。我们把他铐起来，安置在下面的拘留室里。”

皮帕深吸一口气，考虑着自己的抉择，决定不看瑞德或泰丽。

“你看了昨晚的新闻吗，罗伯特？或者今天早上的报纸？”

罗珀盯着皮帕。她简直和她的前夫一样疯狂！他点点头。“我一直对地方事务保持关注。”

“那你认出这里的某个人了吗？”

罗珀看着皮帕，仿佛她比她的前夫更加疯狂。“您的意思是除了您之外吗，夫人？”他缓缓地将目光转向瑞德和泰丽，起初一脸茫然。然后，“你就是那名警察！”

“正是如此，罗伯特。”皮帕说。“她是当地真正的英雄。你不这么认为吗？”

罗珀点点头。

“露丝侦缉总督察将在此亲自为理查德的良好品行作担保。对吧，卡桑德拉。”皮帕眼睛紧紧盯着罗珀，声音里却清楚地透出对瑞德的警告，要是敢选错回答，后果很严重。

瑞德试图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令人信服。“罗伯特是一位优秀的公民。他是一名整形……一名执业医生。他很可能是在赶往一场紧急手术的途中误以为自己的孩子被绑架了。”

罗珀的目光在皮帕和瑞德之间逡巡。

“鲍勃，你有孩子吗？”泰丽问道，带着美国南方人舒缓而慢悠悠的语气。

罗珀点点头。

“那你一定可以理解沃德先生当时脑子里一片混乱。显然，他冲进来想要见他的……想要见孩子们的母亲，完全忘了自己还带着手术使用的工具。”

皮帕用力地点点头，对泰丽的话表示十分赞同。

“沃德先生只是做了任何好父亲都会做的。”泰丽继续道。“决心不让任何人任何事妨碍自己。怎么样，罗伯特，你我下去和沃德先生谈谈，将事情友好地解决掉如何？”

“你？”皮帕难以置信地看着泰丽，心情复杂。

“嗯，你们俩谁都无法保持中立。理查德不认识我。也许我能把事情解决掉。”

“泰丽说得对，皮普。”瑞德说。“要是理查德不了解整件事的始末，他会一直责备你让女孩儿们跟史蒂夫一起出去，然后指责我……好吧，其他所有事情。泰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那两个困惑的孩子还在跟史蒂夫等着，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皮帕。”泰丽补充道。“我认为她们现在非常需要你们俩。”

瑞德和皮帕望着罗珀，眼里带着恳求。

“我可不敢保证任何事情。”他说。

第83章

“爸爸！”一看见父亲和泰丽出现在明亮的老贝利大堂里，露比立刻跑上去迎接，扑进他敞开的怀抱里。

艾拉迷惑地看了她母亲和瑞德一眼。“你可没说我们等的是爸爸。”

“我们也不清楚要等多久，亲爱的。”皮帕说。“你知道的，要是早先就告诉露比这件事她会怎么样。”

“但他怎么会在那儿？”艾拉问。“他被审问了？”

“艾尔丝，你爸爸在等你。”瑞德轻轻将艾拉推向理查德，他正紧紧抱着露比，仿佛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见过她。

艾拉向前走去，试图表现出庄重，但最后几步还是忍不住跑了起来，伸手抱住父亲的腰。“你绝对猜不到今天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

“我想我也许猜得到，亲爱的。”理查德说。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他的声音柔和了许多。“那么，你会把我介绍给你生活中出现的新男人吗？”

艾拉抬头看看父亲，脸上交织着惊讶与担忧。“凯尔文？”

“那是他的名字吗？我记得泰丽说他叫史蒂夫。”

艾拉扮了个鬼脸，

“他叫史蒂夫，笨蛋。”露比说。

理查德看了看瑞德、皮帕和史蒂夫，担忧地走下楼梯。

“在戴曼放假期间，史蒂夫负责照顾我们。”露比解释道。

理查德领着女孩儿们走下台阶，朝紧张的儿童看护人伸出手。

“爸，这是史蒂夫。”艾拉说，特地将重音放在名字上。“他会为杰克进行课外数学辅导。”她补充道，希望父亲忘了刚才她不小心说漏

嘴的关于凯尔文的事。

“我是史蒂夫·罗宾逊，新来的儿童看护人。”他笑了笑。“不是她们的绑架者。”

看着史蒂夫衣衫不整的样子和微微受惊的神情，理查德进一步缓和了态度。“很高兴见到你，史蒂夫。今早的事我很抱歉。”他看了眼皮帕。“当然，如果我在第一时间被告知是你在照顾孩子，这件事是绝不会发生的。”

“我打算在这周告诉你的，理查德。”皮帕说。“罗宾逊先生原本下周一才开始上班，但母亲身体不适，关键时刻只好请他帮忙了。”

“你的擦伤挺严重的。”理查德说。他把露比放在地上。“我听泰丽说你被飞扑在地。”

史蒂夫咧嘴一笑。“没事儿。我很高兴得知家里有一位能干的警官可以确保孩子们的安全。我都不敢去想，如果我是一个真正的恶棍，凯茜会怎么对付我。”

理查德硬生生地将视线转向瑞德。“是啊，我明白感谢是必须的。”他咬牙切齿地说。

瑞德点点头表示接受，偷偷地朝皮帕投去得意的一瞥。“我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

“卡桑德拉可是本周的大英雄，理查德。”皮帕自豪地说。“你看了今天的报纸吗？”

“你是指本地的报纸吗？我不太关注这些。不过是的，我看见报道了。可惜在你拉住她之前她跳了下去。不然你还可以收获更多好处。”

“理查德！”皮帕不安地看了看艾拉。

瑞德正想开口反驳理查德，但她看见皮帕瞥了眼艾拉，明白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想我们该回去了，泰丽，”瑞德说。

“是啊，我们都有事情要做。”理查德同意道。他看着瑞德。“我想你是要加班加点追捕那个阉割基佬的疯子了？”

瑞德将自己的情绪隐藏起来。“是的，接下来的一两周会很忙。”她对皮帕说：“这周每天晚上我都会晚回来，律师。警司盯着我呢。”

理查德笑了。“这么说你无法加入我们了。史蒂夫，这周找一个晚上我们可以请你吃顿饭吗？我很想了解更多照顾我孩子的人。菲利普，你也会一起来的，对吗？露西和我，还有史蒂夫和他的……我猜你有妻子或者女朋友吧？”

“那太好了，理查德。谢谢你。我和我的女朋友都很乐意过来。”

“菲利普，如果你的母亲身体好了，她可以和孩子们一起过夜。”理查德继续道。“星期五，帕特森餐厅，如何？”然后对瑞德说：“真可惜你要工作，卡桑德拉。”

“说的是啊。”

“瞧我忘了自己的礼数。”理查德说。“泰丽，如果你能加入我们，我会很高兴的。你刚才出色地解决了事情，我欠你一个人情。”

“不幸的是泰丽和卡桑德拉一样要工作到很晚。”皮帕立刻说道，明确表明没有争论的余地。

瑞德瞪着皮帕。“看来周五晚上我们只能在局里吃外卖了，泰丽。就我们俩。”

第84章

皮特·梅特卡夫从口袋里掏出零钱。“李，去饮料机那儿帮大伙儿买点洗碗水好吗？”

“你要喝什么，头儿？”

“纯黑咖啡。”等李·罗伯茨走出门外，瑞德问：“那么，关于自杀案你们得到什么情报了吗？”

梅特卡夫摊摊手。“一堆混淆视听的，真正有价值的没多少。”

“说。”

“我和一些伙计是老交情，所以很容易就得知了局里流传的小道消息。可以确定的是，事情绝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梅特卡夫用笔敲了敲桌子。“这其中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事。”

瑞德倚在桌边。“怎么回事？”

“性毒品犯罪组正在处理这件案子，政治保安处也介入了，调了一整个团队过来——全是些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我设法找到了一个老搭档，卡尔·西尔维，但他什么也不说，只是告诉我这次的调查不同寻常。”

“西尔维？这名字听起来很耳熟。”

“还是制服警员的时候，我和卡尔曾参加过Soho区击战。通常情况下他什么都告诉我，但这次我提起自杀案的时候，他却守口如瓶。让我很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

“李知道这事儿吗？”

“不知道。”

“那就继续别让他知道吧。这个卡尔·西尔维是什么警衔？”

“侦缉督察，头儿。”

瑞德笑了。“那倒让我有了些优势。你有他的电话号码吗？”

梅特卡夫递给瑞德一张名片。“他喜欢和女性交谈，所以你一定引起他的注意。但估计他也给不了你多少信息。如果政治保安处没有介入，那就另当别论了。”

瑞德咬了咬嘴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绝不会让一桩罪案辱了自己的名声。”

“没错，头儿。”

罗伯茨捧着三个泡沫塑料杯走了进来。

瑞德从他手里接过一杯。“那么，关于我们那位变态大楼纵火犯，你俩有什么新发现？”

梅特卡夫从罗伯茨那儿接过第二杯。“不是很多。但李发现了一件相当有趣的事情。”

瑞德转向罗伯茨。“究竟多有趣？”

罗伯茨微微红了脸。“嗯，也许只是巧合，但所有的火灾都跟谋杀案发生在同一个晚上。”

第85章

“法医们在吧，吉姆？”瑞德问。

麦肯锡站在房间前面向瑞德报告起来。“新鲜出炉的报告，墨迹都还没干透呢。”他翻了一页。“不知道这些有没有帮助，不过在最新一名被害人的伤口附近也发现了硝酸钠和氯化铵的痕迹，跟第一名被害人一样。这不可能是巧合。”

“这就是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原因吗？”泰勒问。

听到这个问题，麦肯锡笑了笑。“我认为套在头上的塑料袋与此有点关系。根据休里斯的说法，这些化学物质并不会特别致命。你不会希望在茶里喝到它们，但就算喝到了也不会有任何伤害。毒性检验显示无毒。只有皮肤上有这些痕迹。”

瑞德双臂交叉，盯着地面。“没有别的值得注意的了？”

“和平时一样。皮肤、毛发、被害人尸体还有其他种种。其中一个样本和他女朋友匹配。尸体上的纤维来自现场发现的寝具，指甲里的微量物质已确定为植物。准确来说就是瑞典甘蓝。”

“瑞典甘蓝？”泰勒环顾四周。“我听漏了什么吗？”

“被害人在一家超市工作。快跟上。”瑞德转向麦肯锡。“吉姆，这些化学品常见吗？一般用在什么地方？”

麦肯锡扫了眼众人。“有谁上学时的专业是化学吗？”

大家集体耸耸肩，表示没有。

“我会调查这个问题的，头儿。”麦肯锡说。“我儿子在大学里学习化学。我给他发封邮件。不过他是个典型的大学生。常常在床上宿醉到中午。所以你们不需要屏住呼吸。”

泰丽·米勒用手肘戳了戳泰勒。“他的意思是除了你，巴兹。”

第86章

“坐吧，卡桑德拉。”

“我没事，长官，真的。”

“不，卡桑德拉，请坐。”科林·布雷克说，语气近乎客气。

瑞德耸耸肩，挑了个离窗户最近的椅子坐下。一名文职人员告诉她警司在等着见她。原因不明。难道她又做了什么吗？

“我还是坚持那天说过的话，凯茜。”布雷克开口道。“我们必须遵守相应的规则。不过，我认为道歉还是必要的。”

“长官？我已经说过我很抱歉了。”

布雷克打开抽屉，抽出一张报纸放在桌上。“虽然我不同意你的做法，凯茜，但是从我收集到的报纸来看，所有头版刊登的关于伦敦警察厅的报道都是好消息。而且警察厅总监似乎也接受了这个观点。你确实是位英雄。”

警监？瑞德按捺住得意的笑容，彬彬有礼地点点头。“我很高兴你们两位都这么想，长官。但正如我之前所说，我只是本能地采取了行动。”

“也许吧。不过新闻媒体向来不是我们的拥护者，所以这样的报道确实对提高我们的声誉大有好处。”

“特别是将我视为一名高级女警官吗，长官？”

布雷克刻意忽略了瑞德的话。“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希望你不要觉得受到冒犯。我不得不问一句，你是否需要接受心理干预……来帮你应对那段不快的经历？我可以安排心理咨询。”说话间，布雷克并没有看瑞德。

“不，长官，我很好，谢谢你。”

“我必须问一下。有时候这事儿还挺有趣的。”布雷克继续道。“如果你成功救下了那位女士，你早就上台接受表彰了，还会有媒体报

道。照现在看来，后者抵消了前者。”

“关于那位女士，长官。”瑞德大着胆子说道。“塔莉娅。”

“她怎么了？”

“在跳楼之前，她对我说了有些事情。这些事一直困扰着我。所以我做了一点调查。”

布雷克神情一暗。

“我是在私人时间进行的调查，长官。您认识卡尔·西尔维探员吗？”

布雷克带着警告的眼神点点头，算是回答了瑞德的问题。

“塔莉娅很害怕。”瑞德说。“害怕到宁愿跳楼自杀也不愿选择别的解决方法。”

“别的方法？”

“我还没有想到是什么。但那不是抑郁症，也不是为了寻求关注而做出的错误傻事。她的眼神带着恐惧。真正的恐惧。昨晚我和卡尔·西尔维谈了一下。”

“西尔维联系你了？”

“是我联系他的。”瑞德说。“我觉得他知道的他比透露的多得多。”

“凯茜，他是政治保安处的，为什么要和你讨论细节？那桩跳楼案甚至不归我们辖区管。”

“这我同意，长官。但他很想了解我所知道的信息。以及塔莉娅对我说过的话。”

“这很自然。任何自杀案都必须经过调查，形成死因报告。”

“不，我的意思是，他真的非常感兴趣。不只是出于行政原因要对有待解释的问题进行妥善处理。正如你说的，长官，他是政治保安处的。我不认为有待解释的问题属于他们职权范围的一部分。”

布雷克看上去有一丝尴尬。他不情愿地抬眼看向瑞德。“我还有自己的警局要管理，卡桑德拉。我不想介入其他部门正在做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你最好也这么做。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们自己也有一堆案子要处理，其中一个还备受公众关注，我们应该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这个案子上。”

瑞德向后靠在椅子上。“是，长官。”

“那就这样吧。”

瑞德耷拉着肩膀站起来。转身离开时，她感觉到布雷克盯着自己。

“卡桑德拉？”

“长官？”

“没错，我确实认识西维尔探员。等你把这个案子解决了，你可以再来找我谈谈。记住，只有等案子解决了。”

第87章

在后视镜里看到警灯时，瑞德十足大吃了一惊。

她坐直身子，一手控制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将副驾驶座上的背包拽到自己脚下。她低头看了看。如果不将身体前倾就无法把包推入座位底下。她知道后面警车里的两名警员正密切注视着自己是否有任何可疑的举动。

她打开转向灯，将车停在普劳路上一个合适的停车点。她决定不动背包，见机行事。她拍了拍牛仔裤的口袋，确定警官证在口袋里，放心下来。心想就这样先不要拿出来。

一名警官朝驾驶员一侧的车门走来。另一个走向汽车的前部，检查牌照是否前后一致。来到车边的警官示意瑞德摇下车窗。她按下按钮。

“晚上好，夫人。这只是例行检查。”

说得跟真的似的。“没出什么事吧？”

“这是您的车吗，夫人？”

“我想你们一定已经证实过这是一辆免费停放在球街车库的车。”瑞德顿了顿。别再说俏皮话了，说不定会毁了你的职业生涯。她露出一个腼腆的微笑。“至少门上写的确实是球街车库。我的车在那儿享受停车服务。”

“可以看看您的驾驶执照吗，夫人？”

“可以，但今晚不行。驾照在家里。抱歉。”

汽车前面的警官来到车的另一边，用手电筒照了照车的后座。

“你们掉了什么东西吗？”瑞德问。

“您的名字，夫人？”

“凯茜·露丝。”

“露丝女士，请问您要去哪里？”

“回家。昂斯洛广场。”

“那是什么风把您吹到了码头区？这有点不像是伦敦西区姑娘会做的事吧？”

“我不知道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警官。”瑞德看到那个手持手电筒的警官又照了照前排副驾驶座位。她顺着手电筒的光看向脚下的背包，深吸了一口气。

“我们已经观察你有一阵子了。”在她车窗外的警官说。“应该说是过去的三十分钟里。”

瑞德什么也没说，她的脑子在飞速运转，脉搏甚至跳得更快。

“我们发现你在泰晤士河边停下了两次。每次你都从车里拿出一个包，沿着河堤行走，环顾四周，然后回到车上。”

“这什么时候成了犯罪了？”

“不是犯罪。”警官平静地说。“但这行为确实可疑，尤其是在当前的形势下。”

“我可不认为萨里码头会是恐怖分子的主要目标。”

“即便如此，夫人。你有携带任何身份证明吗？”

瑞德觉得时机到了。“我可以明早在巴特西警局向你们出示驾照。或者我们现在去那儿也行。我敢肯定会有人为我作担保的。”

“你认识在那里工作的人？”

“可以这么说。”她几乎可以听见警官脑海里齿轮的转动声。他大概在猜测她是一名文职人员。她的车会立刻被当成是一辆没有标识的警车。既然她的车能在车库里享有免费停车待遇，那她很有可能是重要人物。

“而你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是吗？”

“等等，也许我有。”瑞德从牛仔裤口袋里拿出伦敦警察厅警官

证，递给他。警官把手电光移向证件，瑞德观察着他脸上的表情。

他又仔细看了一下。立刻立正行礼。“长官。”

“放轻松，警官。”瑞德接过警官证，举起贴在副驾驶座的窗户上。另一名警官用手电筒照了照，赶紧后退了一步。

“抱歉，长官。我们以为……”

瑞德露出令人安心的笑容。“让我停车这件事你们做得很对。就你们所知，我很有可能携带了炸弹。你俩观察工作做得不错。我都不知道自己被监视了。”

“谢谢长官。”

瑞德决定再碰碰运气。“显然你对伦敦的这个区域很熟悉吧？”

“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长官。”

瑞德会意地点点头。“你可能还在想为什么我会在黑夜里在德特福德码头闲逛，对吗？”

“是的，长官。这似乎相当奇怪。”

“我在调查。”瑞德说。“我正在写一本小说。”

“小说？”

“犯罪小说。你懂的，摩斯探长之类的，但没有牛津大学那种情节……我的意思是，在那种偏远小镇，现实生活中一年可能难得发生一起谋杀案。”

“电视里的警察剧都这样，长官。完全不现实。”

另一名警官也加入了谈话。“还有那部《杀机四伏》？真好奇那个村庄里还有谁没被杀。”

“没错。”瑞德说道，完全进入了演戏状态。“言归正传。在我的书里，每一个细节都将是精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小说里有一个角色想要把枪扔进泰晤士河。但他要在哪里做这件事才不会被发现呢？我希望读者能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因此我需要实地考察一下。

但我看到的每一个地方不是太繁华、照明太充足，就是遍布闭路电视。

后加入谈话的警官开口道：“您知道阿霍伊中心吗？格莱舍街上的？”

瑞德摇摇头。“就像他说的，我来自伦敦西区。”

“那您一定知道切尔西湾在那儿吧？”

瑞德摇了摇头。“听说过。但从来没去过。”

“那里有一段相当长的堤岸，非常荒凉。对你的角色来说是理想去处。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跟我们一起走，我们直接带你去那儿。”

瑞德装模作样地看了看仪表板上的时钟。“谢谢你们，但已经很晚了。我车上有卫星导航。我会再找一个晚上试试的。格莱舍街，对吧？谢谢了，小伙子们。”

“不用谢，长官。”

瑞德看着两名警官回到车上，才发动汽车，慢慢驶离，她从镜子里看到他们朝她摆了摆手。她转了个弯，离开了他们的视线，这才弯腰将背包塞入座位底下。

第88章

瑞德拉起手刹，关闭引擎，坐在车里盯着家门口。

我到底在想什么？身为伦敦警察厅的高级警官，大半夜的我居然在码头四处游荡，寻找丢弃非法枪支的地方！瑞德摇了摇头，为自己的愚蠢感到震惊。

她把车停在石子路上，转向灯在黑暗中闪了两下。瑞德还没把钥匙完全插进锁孔，门就开了。

睡眼惺忪的皮帕头靠在门框上。“嘿，陌生人。我想我听见你的声音了。”

“你在干嘛？”瑞德低声说。

“我一定是在沙发上睡着了。”皮帕打了个哈欠。“你为什么穿得像个报童？”

瑞德摘下帽子。“我们在执行监视任务。”

“吃过饭了吗？”

“我不饿，谢谢。”瑞德脱下运动鞋。“我还有点事要做，亲爱的。一些文书工作，我不想留到明天早上。我只要一杯咖啡就够了。要不你先上楼吧？”

“我想我会的。”皮帕吻了吻瑞德的脸颊。“要我帮你把包拿上去吗？”

瑞德调整了一下搭在肩上的背包带。“不用了，没事儿。里面有些笔记，我等下要整理。”

皮帕耸耸肩。“那晚安啰。”

“晚安，律师。”瑞德在皮帕唇上匆匆一吻，不想让自己大汗淋漓的身体太靠近她。她听到楼上卧室传来了关门声，从包里拿出平板电脑，打开。她环顾四周，拼命想给那把枪找一个藏匿之处。今晚她无法再将它放回搁脚凳里，也无法再去码头区走一趟。这把枪带在身

边，她实在放心不下。

也许我本就想留着它。比尔肯定早就知道，如果自己发生了什么事，伊丽莎白就会把那个盒子交给我。

她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啤酒，迅速地查看了一下电子邮件。痛苦地意识到那把枪还在她身旁的背包里。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无论如何都必须做出决定。

她将最后一点啤酒一饮而尽，点击屏幕上的备忘录图标，一条一条地查看，勾选出已经完成的事项。还剩三件。

安排保龄球之夜

预约理发

购买电子阅读器

瑞德抬头望着天花板。如果你在那里，比尔，这个阅读器是送给你的。

她输入了一行文字：跟泰·米谈上课的事——急！

第89章

“耶兹，你一定要在早上十点吃卷饼吗？”安娜双肘支在桌上，用手抱着头，假装十分厌恶。

“这是惯例。”哈里斯说。“治愈宿醉的惯例。”

“那么多果汁奶冻让你鼓起勇气没有？”

“鼓起勇气干嘛？”

“你本该求婚的，不是吗？”

“是吗？”哈里斯专心地对付着眼前的食物。

“你没有，对吧。”

“时机不合适。”

“真窝囊。”

“事情没那么简单。”哈里斯用手背擦了擦嘴。“关键是她的弟弟。”

“妮基有一个弟弟？”

“他就是个十足的傻瓜。我是说真的。脑袋里缺根筋。”

“他不喜欢你和妮基在一起？”

“不是那样的。但他们俩住在一块儿。”

“住在一块儿？”

“同一间公寓。他的亲人除了妮基就是一些酗酒的叔叔。她可以说是他的一切。”

“没有父母？”

“她不怎么谈这事。他们被送进了收养所，从那以后就没见过自己的父母。”

“这位弟弟多大了？”

“十八九岁，我估计。”

“他很快就会找到自己的住处的。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就在这儿，安娜。他不会，也不能。”

“不能？”

“那个笨蛋几乎不怎么换衣服。而且每次我一转身，他就在那儿。”哈里斯的目光越过安娜。“我爱妮基。他是她的弟弟，我知道自己应该多一点同情心。但一想到她要他过来和我们永远住在一起，我就怕得要命。”

安娜点点头。“我也不希望自己男朋友的亲戚和我住在一块儿。”

“我总觉得他有点不对劲。他让我感到害怕。”哈里斯哆嗦了一下，看向安娜。“难道我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吗？我的意思是，我希望和她过二人世界，难道有错吗？”

安娜将咖啡喝完。“那你打算怎么办？”

哈里斯耸耸肩。他的注意力又回到了卷饼上。“不知道，但我还不至于冲动行事。”

第90章

瑞德总算找到一个停车位，顺手将住宅区停车证放在了仪表板上。史蒂夫的本田车停在车道中间，正好令第二辆车无法驶入。男人啊。

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宛如晶莹的肥皂泡，飘荡在初夏的微风中。瑞德循着欢笑声来到屋子后面的花园。透过铁门望去，一个泰迪熊野餐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妮沙特小姐和露比丝公主！又在开派对了？”

“凯茜！”露比和妮沙特朝铁门飞奔而来。

“这不是真的派对。”露比解释道。“只是为泰迪熊举行的。”

“还有娃娃们。”妮沙特说。

“当然。”瑞德笑了起来。“怎么能少了娃娃。”她在警报器上键入四位密码，加入到女孩儿们的队伍里。“嘿，它们穿的是什么？”

“纱丽。”露比说。“妮沙特的妈咪做的。你猜怎么着，凯茜？”

“怎么了，露比丝？”

“马上就是妮沙特的生日了，我们都打算穿纱丽。真正的纱丽！”

“你们太幸运了！”

“你要来杯茶吗，凯茜？”妮沙特提议道。“我们用青草制作了一种特别的绿茶。”

“听起来很好喝。”瑞德瞄了眼看上去像是毛茸茸的动物们刚从滑铁卢战役中死里逃生的场景。“下次好吗，妮沙特小姐？”瑞德揉了揉妮沙特乌黑的头发。“在露比的看护人回家之前，我得和他谈谈。”然后对露比说：“史蒂夫在哪儿，宝贝儿？”

露比朝屋里指了指。“在辅导艾拉的功课。史蒂夫说我们可以在这里随便玩耍。”

“你们继续吧。我一会儿就回来帮你们收拾。我可不认为妈咪会佩服你们对她的草坪做的事哦。”

瑞德登上布满青苔的台阶，来到占据了房子背面一半的落地窗前。她滑开一扇门，悄悄地，顺利地溜进了客厅。茶几上扔着一堆课本。凹陷的靠垫、一个茶杯和一个可乐杯证明了这里曾经有人待过。走廊那头开放式厨房餐厅里传来轻轻的说话声。

瑞德慢悠悠地穿过走廊，刚想兴高采烈地大喊一声欢迎，艾拉的话让她停下了脚步。

“他是我第一个真正的男朋友。”

男朋友？瑞德后退一步，躲到门边。

史蒂夫的声音平稳而冷静，也许还带着一点点尴尬。“你爸妈知道凯尔文的事吗？”

艾拉肯定是在摇头。

“你打算告诉他们吗？”

“不可能。他们会大发雷霆的。你不能跟他们谈这种事。妈妈一度火冒三丈，就因为杰克和达伦的妹妹说了几句话。至于爸爸，他还以为我是喜欢娃娃和小马的小孩子。”

“那凯茜呢？她看起来很酷。”

瑞德无声地点头表示同意，整个人贴在了墙上。你知道你随时都可以找我谈，艾尔丝。

“凯茜？不行。我不能跟她说这种事。”

瑞德仿佛派对结束时的充气城堡一般泄了气，觉得自己成了家里的一名不速之客。她离开走廊，穿过客厅，回到了花园。

“好了孩子们，该收拾收拾了。妈咪很快就要到家了。”

第91章

“给，你来擦。”瑞德扔给艾拉一块茶巾。

“这不公平。每次都让我擦。”

“因为我们不希望你那纤细的手伸进肮脏的洗碗水里，艾尔丝。哪怕这是温和的绿色童话液体。”

“我不明白，与其弄得乱七八糟，为什么你不能像正常人一样使用洗碗机。”皮帕抬起手看了看。“这会毁了我的指甲的。”

“鉴于你做的家务量，律师，你的手大概是这个国家里保养得最美的了。”

皮帕瞪了瑞德一眼。“我可是分摊了一大半的家务活，卡桑德拉。我的手之所以如此美丽，那得归功于理查德的信用卡。他从来没有取消过美甲师那儿的账户。你也应该试试。”

“是啊，说得好像我有时间坐在香气弥漫的沙龙里像贵宾犬一样享受悉心照料似的。总要有人为了谋生而工作啊。”

“如果你愿意的话，卡桑德拉，我可以为你买一把扫帚和一块搓衣板。然后你就可以教艾拉怎样不用真空吸尘器来扫地，以及如何不用洗衣机来洗衣服。”

“你不是说你要去洗澡吗，律师？”

“是是是。如果不想洗我自己知道。”

“幸好我们俩还没有‘上流’到连碗都不能洗，对吧，艾尔丝？”皮帕关上门后，瑞德悄悄说道。

艾拉侧过身，露出一个温暖的笑容。

瑞德心想，时机到了。她说：“我和你，我们是一对好搭档，对吧？”

艾拉耸耸肩。“我想是的。”

“你看，我不想让你觉得我在监视你或者别的什么，但昨天我提早到家，无意中听到了你对史蒂夫说的话。你知道的，关于男朋友的事。”

艾拉放下擦了一半的盘子，战战兢兢地抬起头。

“我可不是在生你的气或者干嘛的。”瑞德赶紧说道。

“你有没有告诉妈妈？”

“当然没有！你把我当什么了？”

“凯尔文人真的很好。”艾拉说。“你会喜欢他的。”

“我敢肯定你妈妈也会喜欢的，如果我们能有机会见到他的话。”瑞德顿了顿，注视着池子里的肥皂泡。“你看，艾尔丝，也许你不希望爸妈马上知道这件事，这我理解。见鬼，有时候我也怕你老妈，但是……”她洗好一个玻璃杯，小心地放在滤干架上。“好吧，我以为你我之间的关系会更好些。我的意思是，我一直是把你当成大人对待的，不是吗？”

“有点吧。”

“所以当听到你告诉史蒂夫，你不能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我有点受伤。这让我觉得你认为史蒂夫比我好。我的意思是，你才认识他一个星期。”

艾拉耸耸肩。她拿起玻璃杯，仔细地擦拭到发亮。“跟史蒂夫交谈很轻松。就像是……”艾拉看着窗外，仿佛在寻找合适的句子。

“你可以和我谈任何事情，艾尔丝。”瑞德继续道。“即使是秘密。别忘了我是一名警察。你很清楚，我从来不谈那些我不应该说出口的事情。”

艾拉看上去不太相信。

“我知道我是你妈妈的搭档，”瑞德说，“但首先，我是你的朋友。”

“是啊，但你也是妈妈的朋友。我知道你不会对她保守秘密。”

瑞德笑了起来。“你在开玩笑吧？你还记得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你妈妈，告诉她我要工作到很晚，让她给你准备晚餐吗？”

“嗯。”

“好吧，其实我和我的伙计们正在狗和小鸭酒吧里玩飞镖。”

“真的吗？”

“真的。所以你看，你妈妈不必知道所有事情。特别是当你告诉我这是一个秘密时。只要这个秘密没有严重到我必须告诉她，比如说你烧了你的学校，那么你可以信任我。”

艾拉咀嚼着这番话，将干了的盘子叠在一块儿。“这么说，如果我告诉你凯尔文已经15岁了，你能保证不说出去吗？”

15岁！我的上帝。你连13岁都不到啊！瑞德思绪纷飞。皮帕会崩溃的！她还没有从艾拉已经来例假的阴影中走出来。至于理查德……

她说：“那你可以保守那天晚上我和伙计们一起喝酒的秘密吗？”

艾拉点点头。

“既然如此，成交。”

我得好好跟你谈谈关于恋爱这件事。

第92章

“还有人要补充吗？”

众人茫然地看着瑞德。哈里斯环顾四周，希望有人能打破沉默。巴里·泰勒坐在麦肯锡旁边，看上去异常得意。

安娜说：“这家伙仿佛不存在似的，头儿。”

“或者是男扮女装。”泰勒插嘴道。“如果将那个离开酒店的女人与此联系起来的话。”

“泰丽和我今晚会留在这里查看闭路电视的记录。”瑞德说。“但愿我们能看清她的样子。虽然我个人仍然认为这是同一个人。男人。”

“我也是。”哈里斯说。

泰勒嘲讽道：“鬼才信你呢，耶兹。你只会让头儿想些有的没的。”

“难道你知道得更多吗？”

“不像你，耶兹，我是凭证据说话，而不是凭空揣测。”

泰丽·米勒大声拍了拍手。“巴里！你怎么了？吞了一本字典吗？凭空揣测！真让我佩服。”

泰勒瞪了泰丽一眼。“去你的。”她已经第三次坐在李·罗伯茨旁边了。“事情偏偏就是这样，当我在做自己的功课时，你们这些家伙却傻乎乎地毫无进展。”

瑞德用白板擦指了指墙上的时钟。“还有十分钟，巴里。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现在是时候说出来了。我和泰丽还想在今晚研究录像带之前稍微休息一下。”

“你比我强多了，头儿。我讨厌那该死的工作。”泰勒坐直身体，正了正衣领，挺起胸膛。“总之，我还在等麦克来证实我的想法。”他对詹姆斯·麦肯锡说：“关于那些化学品，你儿子给你回复了吗？”

麦肯锡看上去略显尴尬。“还没有，巴兹。但我敢肯定他会回复

的。”

“不用了，伙计。我女儿已经捷足先登啦。”泰勒自豪地说。“好吧，其实是我前妻。但刚开始是珍妮告诉我的，然后琼恩证实了这一点。抱歉，头儿，但法医鉴定出的化学物质实际上使离开酒店的这名女孩成了头号嫌疑犯。我们必须找到她，还有她工作的地方。”

梅特卡夫倾身向前。“你已经解开这个谜团了，对吧，福尔摩斯？”

“凶手是管家。”安娜说。“行凶现场是图书馆，凶器是铅管。”

哈里斯和罗伯茨咚咚地拍着桌子。“好样的，安娜！”

“小时候我可喜欢玩妙探寻凶了。”梅特卡夫说。“这大概就是我现在在这里的原因吧。”

“在美国我们管它叫Clue”，泰丽说。

“在我们家则是叫Monopoly。”罗伯茨说。“我总是赢。”

泰勒气呼呼地坐着。

瑞德抬手平息了争论。“好啦，我知道你们急着收工，但先让我们听完巴里的想法，好吗？”

泰勒等他们安静下来，然后故作轻松地来到白板前。“可以吗，头儿？”

“请便。”

泰勒拿出笔记本，用粗记号笔在白板上写下两种化学物质的名称。氯化铵和硝酸钠。他把这两种物质圈起来，然后在它们下面写下了第三种化学物质。

“过氧化氢。”他宣布道。“我不会用那些化学符号来烦你们的，不过这是我家珍妮让我想到的，然后帮我将所有的环节联系了起来。”他环顾房间，仿佛自己刚进行了一场里斯讲座，正在等待掌声平息。

“然后呢？”瑞德催促道。

“珍妮这周回到家，一直在兴奋地说起她的生物学普通中等教育证书。”

“生物跟化学有什么关系？”哈里斯问。

“谢谢，耶兹。”瑞德叹了口气。“我知道你喜欢炫耀自己的无知，但请你在私人时间再这么做。继续，巴里。珍妮回来，然后……”

“嗯，她带了一块肝脏回来。”

“肝脏？”罗伯茨盯着泰勒。“什么肝？”

“想必你是指动物肝脏而不是人肝吧，巴里？”

“羊肝。”泰勒证实道。“从乐购买来的。还包着保鲜膜呢。”

“放热反应？”梅特卡夫问。

泰勒看上去垂头丧气。“你怎么会……”

“我女儿跟你女儿同龄。全国统一课程嘛。不过别担心，伙计。我不会抢你的风头。你继续。”

泰勒精神一振。“于是她进来，我的小珍妮对我说，爸爸，今天我们在学校做了一个很酷的实验。我给你演示一下好吗？于是她就做了。她把肝脏从袋子里拿出来，往放在水槽里的碟子上随意一搁，然后倒了一些过氧化氢。你绝对猜不到发生了什么！”

“你把她推到一边，将肝脏和一些洋葱扔进平底锅里，然后大快朵颐。”安娜说罢，引起一阵善意的哄笑。

瑞德忍住笑。“继续，巴里。这挺有意思的。”

“谢谢头儿。总之，肝脏难以置信地开始发出嘶嘶声，像疯狗一般冒出白沫。这块肉从肝褐色、表面光滑变成了粉红色、表面粗糙，就像是被煮过似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如此。接着我女儿伸手将肝脏拎了出来，对我说，爸爸，你摸一下。于是我不得不去触碰它。”

“什么，光着手触摸吗？”哈里斯倒吸一口冷气。

“啧。”罗伯茨开口了。“他女儿已经拎着它了，所以不可能有危险。”

“真的非常温暖。”泰勒继续道，决定无视质问。“就连碟子也很温暖。”

“就像我说的，放热反应。”梅特卡夫解释道。“这是一种能够产生热量的反应。跟呼吸是一个道理。”

“比如说出汗？”哈里斯问。

“是呼吸，不是出汗，耶兹。头儿怎么说你来着，喜欢炫耀自己的无知？”

罗伯茨捶了捶桌子。“说得好，巡佐。”

哈里斯愤怒地看着梅特卡夫。“我宁愿做一个处变不惊的无知者，也不要当一个聪明的——”

“耶兹！”瑞德提出了警告。

“一个聪明的警员。”哈里斯讪讪地说。

泰勒得意地笑了。“总之，我问珍妮从哪儿弄来的过氧化氢，她说是从妈妈那里，也就是我的前妻，琼恩，她在工作时会用到它。于是我打电话给她，结果发现，”泰勒用记号笔敲了敲白板，“她也有使用氯化铵和硝酸钠。”

“我不明白。你太太怎么看也不像是你所描述的那个从酒店里出来的小妞。”哈里斯反对道。“琼恩怎么可能是凶手？”

“哎哟喂！”泰勒不由得扶额。“耶扎你知道吗？你真是笨得无药可救了。请批准我给他灌输点常识吧，头儿。”

“别把我扯进来。”瑞德说。“耶兹，巴里并没有指控他的前妻谋杀任何人。他只是提到了她的工作。为了皮特和李，你最好还是解释一下吧，巴兹。”

“你们都知道那个染过头发的冒牌金发女郎了对吧？”泰勒问。“那就是过氧化氢的功劳。琼恩向我解释了一通它是如何与氯化铵还有另

外那个化学物质相互作用，就是那个什么钠，但基本上是跟染发剂有关。琼恩是一名美发师。”

沉默降临房间。

哈里斯突然开口道：“是啊，太酷了。”

罗伯茨望着他。“你是指身为美发师？”

“不，我是指如果你的妻子或女友最后竟然被发现是一名连环杀手。”

第93章

哈里斯瞪着凯文·马歇尔在浴室镜子里的影子。“你一定要站在那儿看我吗？你是从来没见过人刮胡子吗？”

“我要上厕所。”

“是啊，你就等着吧。我是不会让你在我背后拉开裤链的。”哈里斯光着脚把门踢上。

“你要出去？”凯文在门外问。

“不，在晚上看电视之前，我都要先洗澡和刮胡子。我们当然要去，你个笨蛋。”

“我只是问问。”

“我只是问问。”哈里斯不客气地模仿道。

“耶兹，别。”妮基的声音从门外传来。“你这样让凯文很难受。”

“我让他难受？”

“他的膀胱功能很弱。”

哈里斯丢下自己的剃须刀，猛地拉开门，噔噔噔地走过妮基和凯文身边。“看来我做了正确的决定。”

妮基帮凯文把门关上，然后跟着哈里斯冲进厨房。“什么正确的决定？”

哈里斯挥开他，盯着窗外的消防梯。“没什么。”

妮基亲热地抱住他。“噢，耶兹生气了，就因为我的凯文需要上厕所。”

哈里斯甩掉了她的胳膊。“看看你，半裸着身子在他面前走来走去。”

“他有时会跟我一起去拍照现场。他早就看过我全身了。”

“但他是你的弟弟。这样是不对的。”

“别说蠢话了。我又不是跟他上床了。”

“你只是在我留在这儿过夜的时候没跟他睡在一块儿。”

妮基扳过哈里斯的脸，掌纹清晰地留在了剃须泡沫上。“不许再说那样的话，耶兹……”

哈里斯回瞪她一眼，视线飘到了妮基的胸部。“我们还出去吗，还是干点别的？”

第94章

瑞德轻点触控板，另一张磁盘开始播放。乏味的出租车候客点画面，以及覆盖整条马路直到酒店台阶的镜头。她用筷子夹起了更多面条。“再次谢谢你这么晚还愿意留下来。我实在讨厌一个人做这个工作。”

“四只眼睛总比两只眼睛效率高。”泰丽·米勒又打开一罐百威啤酒。“但这不是你叫我来的唯一原因，对吗，头儿？”

“泰丽？”

“头儿，你已经连续一周发出这样的信号了，就好像你迫不及待地要找个安静的地方和我谈谈。”

瑞德放下筷子，把包装盒推到一边。“有那么明显吗？”

“连那些小伙子们都察觉到了。你都能猜到他们在想什么。”

瑞德看上去吓坏了。“不是他们想的那样！”

泰丽伸手暂停了视频，露出一个令人安心的笑容。“我知道。所以让我们直接切入正题吧？星期三晚上发生了什么？”

“星期三晚上？”

“得了吧，头儿。自从我们在我家里进行了那次短暂的谈话之后，你就一直想谈论枪支的事情。还有我说过的话，你说过的话。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谁也无法逃避。然后到了周四早上，这件事似乎更加紧迫了。当你提出今晚加班的时候，我立刻就知道你是想聊聊枪支的事。但星期三晚上肯定是发生了什么，才会把你推向了边缘。”

瑞德点点头，深吸了一口气。她对泰丽讲了伊丽莎白·安德鲁斯给她的盒子。她在盒子里发现一把枪。把枪拿在手里的时候，她想起了“猎人”，想起了比尔之死。她担心把枪藏在家里会被孩子们发现，于是决定扔掉。结果差点被码头上的巡逻车看到。

“现在这把枪就藏在我汽车的后备箱里。”瑞德说。“我不敢把它放

在家里，也无法安全地摆脱它。而现在我又不想扔了。所以我在想……”

“何时何地？”

“什么？”

“何时何地？我很乐意教你。但我们不能利用警察设施。这会产生太多棘手的问题。我不认为英国有许多公共靶场。目前为止我知道的也就只有泥鸽飞靶。”

“我知道一个地方，在肯特郡。九十分钟车程。在那儿可以待一个小时。也许我们可以找一个下午，或者……”

瑞德的话被一阵大声喧嚷和楼下警局停车场传来的砰砰关门声所淹没。

“他们今晚提早开工了？”泰丽在窗前徘徊，趁机获得了一些思考时间。“制服警员们很忙啊，头儿。一群十几岁的女孩。不，应该说是女学生。我敢保证她们没有一个人超过十六岁。她们穿的是啥呀？”

“你是想问她们没穿的是啥吧。”瑞德透过泰丽的肩膀向外望去。“估计是在公园里喝廉价苹果酒喝多了。上帝啊，你看那个女孩！那根本不是裙子。而是一条围巾！看看她！上衣这么透。”

“她们也不是那么糟，头儿。别告诉我你在她们这个年龄的时候不是这样。”

“在她们这个年龄我还是平胸，连胸罩是什么都不知道。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我老妈绝不会让我出去……”瑞德的声音轻了下去，带着一股怀旧的气息。“事实上，我母亲自己常常醉得不醒人事，就算我出去了她也知道。但我绝不会穿成那样。自尊心我还是有的。”

“今晚越来越像忏悔之夜了，头儿。”

“抱歉。我不是故意要用自己的问题来烦你。”

“我们是共同分担了一个问题……”

“你介意我再分享另一个吗？”

“你在想什么？”

“那个站在路虎揽胜旁边的女孩。”

“她怎么了？”

“我认识她。”瑞德狠狠地拍了一下窗台。“我以为上次会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显然不是。”

“头儿？”

“她的名字叫米丽娅姆。公休日的时候，我在一家百货商店抓到她行窃。在对她进行私下警告后，我放走了她，然后挨了警司一顿臭骂，因为我没有把她的名字放进系统里。”

“看来这一次她的名字要进入系统了。吃一堑长一智吧。”

“可不是吗。这五个孩子即将被一个污点伴随一生，就因为某个过分热心的警察失去了判断力，结果将她们送上了这条路。”

“事情也许没那么简单，头儿。”

“不。那是朱利安·戴维斯。上蹿下跳的小希特勒。天知道他是怎么获得巡佐臂章的。估计他从来没有实施过一次真正的逮捕。只会挑些容易的目标，比如这些孩子。我要去楼下拘留室。”

“但是头儿，这事不归我们管。”

瑞德看着戴维斯将女孩们赶进拘留室。“我敢说现在这个时候，我是警局里级别最高的警官。这事我管定了。”

第95章

瑞德示意拘留室的警员过来借一步说话。他们站在拘留室服务台后面的门口，恰好在挤在另一侧等候区的女孩们的视线之外。戴维斯大喊着维持秩序。女孩们叽叽喳喳的，但还不算过分。瑞德见过更糟的。

“长官？周五晚上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我在楼上看见戴维斯巡佐带了一群女孩进来。是出了什么事吗？”

“我还没见到她们，长官，不过我猜跟往常一样，扰乱治安，未成年人饮酒。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是苹果酒？”

“不，廉价啤酒。超市几乎是免费赠送。都被我们买下了。”

“这可不是警察打发工作时间的最佳途径。”

“尤其是在周五晚上，长官。再过几个小时，我们这儿就要人满为患了。我希望在十点前把这些孩子都放了，可事实是没有人能在午夜之前离开。”

“你们就不能友好地给她们一个警告，然后送她们回家？”

“我认为警察狄克逊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长官。从戴维斯把她们押上车的那一刻开始，一系列的程序就启动了。指纹记录，DNA记录，文件记录。”

“但她们还未成年。她们需要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这是肯定的。”

“这就是为什么她们要在这里待到午夜才能离开，我们需要和她们的家人联系，等他们过来，然后处理一些文书工作。每次轮到戴维斯周五晚上值班，他总是这么干。但我能怎么办呢？我们是同一级别。他负责外勤，我负责内勤。根本和他说不通。”

“我知道这种人。”瑞德同情道。“周五值夜班的时候，对付一群十几岁的女孩要比处理酒吧闹事轻松多了。这些孩子中有谁有前科吗？”

巡佐环顾房间。“据我所知没有，但她们也有可能在其他值班的时候被抓过。”

瑞德看着米丽娅姆摇摇晃晃地走上前。

“我要投诉这个色狼。”女孩说，在柜台前晃来晃去。她看着门口的值班警员，手却指着戴维斯。“他把我们押上车的时候居然摸我。”

“别理她，长官。她们都这么说。”值班警员回到桌前，旁边的同事正在讯问一名入室盗窃嫌疑犯。瑞德站在门边，在众人的视线之外。她示意泰丽也退回来。

“小姐，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值班警员问。

“滚开，猪！”米丽娅姆转身和她那群喝彩的朋友们击掌。

瑞德感到有些难堪。值班巡佐却毫不在意。

“请报上姓名和住址，出生日期，还有你的一位家庭成员的联系电话。”

米丽娅姆闭上一只眼睛，试图看清办公桌后面的人。“米妮鼠。迪士尼乐园。昨天刚出生。”

一阵欢呼和大笑声回应了她。

值班警员耐心地笑了笑。“我们再试一次好吗？你叫什么名字？”

“唐娜鸭。”

笑声更欢了。

“戴维斯巡佐，帮个忙好吗？”拘留室警员指了指另一侧的房间。

戴维斯把其他女孩带进那个房间，关上门。瑞德和泰丽看着米丽娅姆，失去了欣赏她的观众，她那虚张声势的气焰明显被浇灭了。

“姓名。”值班巡佐再次问道，声音平静而坚定。

“米丽娅姆·福斯特，”

“出生日期？”

瑞德听着米丽娅姆顺从地回答每一个问题。“可怜的孩子。她才，多少，14岁？”

泰丽点头确认道：“到12月份她才15岁。看她的住址，不是在你家那一带吗？”

“不是很远。这说明她们家并不缺钱。那她干嘛要上商店里偷东西？”

“为了让她的伙伴们刮目相看？”

瑞德摇了摇头。“就她一个人。我抓到她的时候她吓得魂不附体。”

“你家有谁可以让我联系得上吗，米丽娅姆？”值班警员问。

“爸爸妈妈忙着在汉普顿度假呢，没空担心他们的女儿。”

“那现在是谁在家里照顾你呢？”

“没人。你知道的，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警官敲了敲键盘。

“这合法吗？”泰丽低声问瑞德。“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

瑞德耸耸肩。“对于一个14岁的孩子来说，当然合法。只要给她留下买食物和一切用品的钱就行。”

“看来我不得不打电话给社会福利机构了。”她们听见值班警员说。“我们需要一位监护人。”

“我可以照顾自己。”米丽娅姆反驳道。

“不是那个意思。”值班警员解释道。“在我们决定怎么处理你的事情时，我们需要一位成年人监护你和你的行为，然后确保你安全回到家。”

“要我去跟他谈谈吗？”泰丽提议道。“我可以当她的监护人。”

“谢谢，不用了。我都不知道那样做是否被允许，警司那儿肯定是不同意的。不能这么做，米丽娅姆必须自己处理这件事。就像那人说的，她现在已经进入程序了。我们能够期望的最好的事就是她能闭上嘴。这样吧。”

瑞德从口袋里取出一张警察名片。“今晚我不想让她看见我。我们还有其他事情要做。把这个给值班巡佐，告诉他一定要交到社工手里，然后让他（她）给我打电话。我想了解更多关于米丽娅姆的事。”

第96章

瑞德和泰丽回到简报室，只见笔记本电脑盖着。房间里充斥着外卖中餐和啤酒的味道。空盒子空罐子凌乱地散落在桌上。

“咱俩真是邋遢鬼。”瑞德盯着显示屏。“是你关掉的吗？我们还有几个小时的记录没看呢。”

“不是我，头儿。肯定是哪个文员看见它开着，又以为我们已经回家了。”

“还好警司没见到这番景象。”

泰丽拍了拍瑞德的肩膀。“头儿，我想他看见了。你瞧。”

瑞德转过身，只见白板上写着一行黑色大写字母。

露丝——到我办公室来。马上！！！布雷克。

“哦，见鬼。”瑞德抓着椅背，支撑着自己的身体，直到指节发白。“谁来告诉我这不是真的。这么晚了布雷克在警局干什么？”

“不知道，头儿。”泰丽将窗户敞开到最大。“但最好不要让他久等。在我看来三个感叹号说明事态严重。这里的烂摊子我会收拾的。”

瑞德整了整上衣。又去洗手间检查了一下牙齿里有没有面条残渣。这才敲了敲布雷克办公室的门。

“长官，我可以解释。”她一边说一边走了进来。“事情不是……”瑞德的声音轻了下去，围着布雷克的桌子坐着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她立刻认出了总警司塞西尔·爱德华兹。

她的目光落在副助理警察厅总监莫里斯身上，强迫自己不去想比尔·安德鲁斯葬礼上的那次醉酒交流。

她不认识那个女人。瑞德觉得她不是警察。她瞥了眼女人拿着的文件，证实了自己的想法。英国皇家监狱局。

瑞德抬头看着布雷克，所有关于中餐餐盒和空啤酒罐的想法都烟消云散了。

“卡桑德拉。”布雷克说，他的语气严肃但又平静。“恐怕有坏消息要告诉你。”

瑞德的视线离开了布雷克。她看了看总警司、助理警察厅总监，又看了看女人。最后目光落在她手中的文件上。

“事关内森，对吧。”

布雷克点点头。“今天早些时候，内森·亨特在被转移到伍斯特郡监狱等候审判的途中，押送车遭遇伏击。司机当场死亡。另外两人还在医院。”

“内森呢？”

布雷克按了按左眉上方的额头。“截至目前，这位‘猎人’下落不明。”

第97章

“来点咖啡吗？”皮帕吻了吻瑞德露出的肩膀。

瑞德在被子下动了动身体。“嗯，好极了。”她小心翼翼地睁开一只眼。“几点了？”

“七点半。我想你应该要醒了。”

瑞德单肘强撑起身，接过皮帕手里的杯子。“我可以一觉睡到午餐时间。等这个案子结了，也许我真会这么做。但今天我必须回警局去。昨晚发生了些事。”

“不会又是一起凶杀案吧？”

比这更糟，瑞德心想。嘴上却说：“不是，我们只是要完成查看闭路电视记录的工作。”

皮帕抚平了她们之间的床单。“你昨晚几点回家的？”

“半夜才离开警局。”瑞德努力不去想“猎人”逃跑的事。到了某个阶段，她必须告诉皮帕。但不是现在。

“我十点半上的床。”皮帕说。“我找了个借口提前离开，留下理查德和露西，还有史蒂夫和凯瑟琳在那儿喝白兰地。”

“史蒂夫和凯瑟琳？”

“互惠生史蒂夫，还有他的未婚妻？快醒醒！”

瑞德呻吟道：“当然。我都忘了那个白痴邀请了他们。可怜的史蒂夫，又一次陷入了艰难处境。”

“还好理查德表现出了他最好的教养。显然他花时间想明白了，绑架指控这件事完全归咎于自己。事实上，用你那讨厌的陈词滥调之一来说，史蒂夫和理查德一见如故。”

瑞德蹙了蹙眉。“我的陈词滥调？”

“我才不会用这个可笑的字眼呢。”

“你刚才就用了。”

“是的，但我只是提出一个观点。总之结果就是，理查德和史蒂夫彼此惺惺相惜，露西和凯瑟琳也相处得很好。”

“她俩也一见如故？”

皮帕无视瑞德的嘲讽。“我们后来才得知，凯瑟琳也是教师。不幸的是她是在本地的一所公立学校教书，不过我想我们都得从某个地方起步。”

“总而言之昨晚很顺利呗？”不像我，瑞德心想。

瑞德看着皮帕绕过床沿，盯着窗外，肩部肌肉紧绷。“猎人”逃跑的消息肯定上新闻了。

“嗯，毫无疑问史蒂夫得到了理查德的认可。”皮帕开口道。

瑞德松了口气。

皮帕看上去却丝毫没有放松，她的声音显示出紧张。“理查德不停地谈到，既然戴曼走了，一旦史蒂夫上任，我们要为孩子们做哪些打算。”她转头看向瑞德。“他再次提到了寄宿学校。”

“我敢肯定史蒂夫一定觉得理查德的想法过时了。”瑞德说。

“恰恰相反。史蒂夫完全赞成。他认为孩子们如果上寄宿学校，将会在各方面都接受到高水平的教育。他甚至为艾拉推荐了一所西南部的学校。”

瑞德把没喝完的咖啡放在床头，拍了拍身后的枕头。“你看，首先我们不知道戴曼居然会一走了之。其次，我想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让孩子们一整天都不在身边。”

“是的，如果可能的话，但是……”

“但是？”

“眼下我们俩都很忙，凯茜。我的意思是，看看今天。本来是休息日，你却又急着要走。而我星期一还有一堆案子要复审。我们都有自己的职业生涯要考虑，我不想每天都在担心谁去接孩子，在一个互惠

生离开之后再面试另一个。理查德只是想到了一个适合所有人的最佳方案。而且他愿意承担所有的费用。”

“这不是钱的问题，律师！事关拥有一个家庭，并且保持家人团聚。”瑞德端详着皮帕的脸。“你确定就这样而已吗？理查德这么想让孩子们上寄宿学校实在是太突然了。”

皮帕没有回答。

“皮普？”

皮帕转身面对瑞德，眼睛里噙着泪水。“抱歉，凯茜，但很明显他想让孩子们尽可能远离你。”

第98章

瑞德龙飞凤舞地签完一份表格，将其放在越摞越高的文件堆上。她抬起头，正好看见泰丽·米勒从门外探头进来。

“有什么消息吗？”泰丽满怀希望地问。

“没有。他就在某处，但目前还没有任何事情发生，而且这事也不归我管。昨晚副助理警察厅总监已经明确指出了这一点。除非内森在伦敦被逮个正着，这样他的逃跑就不是伦敦警察厅的问题了。我们不能就这样闯进其他警区追捕凶犯。”

“这就是英国让我不理解的地方了。”泰丽说。“我的意思是，整个国家就邮票那么点大，居然有四十多个不同的警察部门，也没有一个国家机关来协调一下这样的事。”

瑞德耸耸肩。“我们已经竭尽所能了。再说，英国也没有那么小。对吧？”

“这么说吧，头儿。你把英国、爱尔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德国……整个西欧加起来，还不够一个德克萨斯州呢。”

“好吧，也许是这样。”瑞德承认道。“我敢肯定我们可以从美国学到很多东西。但眼下我只想学一件事，就是如何使用枪。尤其是当内森还在外逃的时候。”

“你觉得他会来找你？”

“谁知道呢。但我想做好准备。你还打算教我吗？”

“告诉我时间就好，头儿。”

“如果昨晚看完了闭路电视记录，我们今天早上就可以去了。”

“我傍晚有空。”

“抱歉。皮帕和我今晚要出去吃饭。昨晚我错过了聚餐，这是她的弥补方式。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地点由我选。”

“汉堡王？”

“严肃点。皮帕会杀了我的。我们要去安娜和她的小情郎去过的那家罗马尼亚餐厅。她说那里浪漫得不得了。”

“我也听到她对杰兹·哈里斯这么说。他欣然接受了。”

“耶兹在这附近唯一吃过的外国食物就是在酒吧回家路上买的外卖。”瑞德浏览着接下来一周的日程安排。“那么，我的第一次枪械训练，定在周一下午怎么样，神枪手？”

“我没问题。坐你的车还是我的？”

“我的。路程只有六十英里左右，但上了A2号公路以后需要减速，因此我们得有所准备。我的车会作上伦敦警察厅车辆的标记，这样我们就能稍稍超速行驶而不被逮到了。”

“超速？这太离谱了，头儿。我的意思是，两名警察在公共场所携带非法枪支是一回事。但超速驾驶……”

瑞德笑了。“疯狂的是，如果我们因为携带枪支而被拦下，我还可以跟他们谈谈，想法子脱身。但你怎么跟超速摄像头理论？”

第99章

“嘿，亲爱的。我——”

皮帕将手指放在唇边示意，朝露比的方向点点头，孩子正躺在沙发上。“她本想等你给她念故事，但游完泳累坏了。”

“我是如此期待第一百万次给她念长发公主的故事。”瑞德开玩笑地在杰克的手臂上捶了一下。“嗨。”

杰克嘟哝了一声，眼睛依旧盯着电视。

“男生啊……”她转向皮帕。“艾拉在哪儿？”

“在自己房间。她心情不好。”

“怎么了？”

“还不就是些有的没的。你知道她这个人。”

瑞德亲了亲皮帕的脸颊。“一定是有什么事。”

“不管是什么，她最好在母亲来之前缓过来。”皮帕从她的笔记里抬起头。“我们的出租车八点到，别忘了。”

“还有大把时间。特别是当我不用为躺在这里的睡美人念故事的时候。”

“凯茜？”

皮帕大笑道：“你想得太美了，凯茜。”

瑞德无奈地笑笑。“是我，小懒虫。”她轻轻地让孩子靠在自己肩上。“你还好吗，露比丝？”

“你能念长发公主给我听吗？”

“没问题，小美女。你觉得你能一直醒着吗？”

“我没有睡着。”

“小骗子。”瑞德踢开门，走进露比不可思议的粉红卧室。她小心

翼翼地绕过辛迪娃娃和粉红猪小妹形成的障碍，来到床前，轻轻地将孩子放在被子上。“自己爬进去，宝贝儿。我去拿书过来。”

露比在被窝里躺下，瑞德从梳妆台上拿过图画书。

“对了，我们念到哪儿了？”

“开头。”露比说，她的声音带着沉沉的睡意。

瑞德一屁股坐在孩子身旁：“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

被子下面传来了轻轻的鼾声。

瑞德俯下身，亲吻露比的额头。“这可真是创纪录了，宝贝儿。好了，现在让我们去解决你姐姐的问题吧。”

瑞德穿过楼梯平台，来到艾拉卧室门前。“咚咚。”她平静地说。

“走开。”

“是我，凯茜。”

一声响亮的抽鼻子声。“别管我。”

“别这样，事情没那么糟。我可以进来吗？”

“不行！走开。”

瑞德轻轻推开门，环顾四周。艾拉瞪着她，眼睛红红的。

“嘿，怎么了？”瑞德走进房间。

艾拉将一个枕头抱在胸前，望向瑞德的眼睛里燃烧着怒火。“走开！我恨你！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永远不会！”

“哇哦！”瑞德举起双手。“我做了什么？”

“你告诉他们了。”

“告诉谁？”

艾拉转身将脸埋进了被子里。“走开！”

“出租车三十分钟内到。”皮帕的声音从楼下传来。“母亲也马上要到了。”

瑞德缓缓关上门。“我明天再和你谈，小姐。不管让你烦心的是什么，赶紧挺过去。你外婆来了。”

第100章

“看来今晚辛夫人会过得比较轻松了。”瑞德说道，出租车汇入了车流。“露比不到早上是不会醒的。杰克那一堆神秘博士够他看一夜了。至于艾拉……天知道她到底在烦心些什么，不过我已经告诫她不要让外婆觉得为难。”

皮帕看着窗外。“理查德是对的。他们太娇惯了。”

“别傻了。我们能不谈那个白痴吗？”

“请不要这么叫他。”

“有些人，人如其名。总而言之，你不会还在担心昨晚的事吧？”

“理查德今天又和我讨论了那件事。”

“他打电话给你了？”

“事实上是我打电话给他。我负责的案子里涉及到一个医疗方面的问题。当然了，我一和他交谈，他就趁机提起了之前的讨论。”

“不行。”瑞德坚决地说。“我的孩子不能去寄宿学校。这没得商量。”

皮帕盯着瑞德，伸手握住了瑞德的手。“凯茜，你真好！”

瑞德怀疑地看着皮帕。“什么？”

“你刚才说的话。”

“他们不能去寄宿学校？”

“不，你说了‘我家孩子’。嗯，准确来说是‘我的孩子’。但你用了物主代词‘我的’。你平常都使用定冠词。”

“我们开始讨论英语语法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能听到你这么说我真是太高兴了。”

瑞德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等我明白我究竟做对了什么，我会再做一遍的。那么，理查德说了什么明智的话吗？”

“还真不少。每次碰到医疗法律方面的问题，他总是我的首要咨询对象。”

“我是说关于孩子的事。抱歉，我们的孩子。”

“朗格多克—鲁西荣听起来如何。”

“红酒还是白酒？”

“我指的是这个大区，不是葡萄酒。理查德刚在那儿又买了栋别墅。就在地中海边上。”

“上帝啊。比起讲道理他更喜欢谈钱。他都有多少套房子了？西班牙？意大利？法国有两套？这算是避税骗局吗？”

“凯茜，别这么无礼。那只是投资。总之，理查德希望在暑期里抽两周时间带孩子们去度假。”

“你怎么跟他说的？”

“我能说什么？他是他们的父亲。我们又没为他们安排什么。再说，我们还可以有两周的时间享受二人世界。”

“我已经好几年没去法国了。”瑞德若有所思地看着窗外。“我很乐意带孩子去艾菲尔铁塔上看看。”她转向皮帕。“我想他们是坐车去吧？”

“你知道理查德有多讨厌飞行。我们的加勒比之行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坐飞机。这次应该是坐汽车或者火车。”皮帕端详着瑞德的脸。“哟？我可以看到你那双蓝眼睛后面转动的小齿轮哦。显然你在打什么小算盘了。”

“你不相信我吗，律师？”

“你在担心什么呀？没有的事儿。别乱想了。”

“我只是在想……”

“我是真的喜欢你那么说，卡桑德拉。”

“你能让我说完吗？我在想，你还记得我们约好要在巴黎过一个周

末的事吗？我们可以安排好时间，正好在他们回来的路上和他们碰面。他们将度过两个礼拜的阳光假期，而我们则在巴黎共度一个狂野周末，我还可以带孩子们上艾菲尔铁塔。一箭三雕。”

皮帕崇拜地望着瑞德。“我得说这个方案几近完美！我就知道我喜欢你肯定是有理由的。我会和理查德确认日期的。”皮帕放松下来，靠在座位上。“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想想圣诞节该怎么过。有什么好主意吗？”

“这真是个好问题。”

“理查德想在节礼日见见孩子们。”皮帕提醒瑞德。

“但他新年的时候不在，对吧？他和他的芭比女友肯定又去哪个地方的滑雪场了。”

“瑞士的阿尔卑斯山。”皮帕证实道。“上帝恩赐，我也想去那儿。”

“你从来没有滑过雪，律师。”

“我正是这么想的。每年夏天理查德都试图说服我预订冬季假期。但我根本不考虑，我可不想被人看见自己穿着那种可怕的服装。至于缆车，你知道你让我耐着性子看完的那部詹姆斯·邦德电影里发生了什么。”

“规矩点儿。还有，我在想要不要去一次湖区。”

皮帕瞪着瑞德。“湖区？在发生了上次的事情之后？”

瑞德点点头。“尤其是在上次的事情发生之后。正所谓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

皮帕比较了一下。“是的，你说得对。勇敢面对恶魔对我们而言有益无害。‘猎人’又不会再来打扰我们。”

瑞德突然觉得窗外的景色很有趣。

第101章

“卡萨罗曼尼斯卡？”

“我告诉过你这是一家罗马尼亚餐厅。”

“你说的是伦敦城里的一家罗马尼亚餐厅。”

“我说的是大伦敦。我们还在外环内，不是吗？”

“勉强算是吧。出租车费估计都比这里的一顿饭要贵。”

“别夸张，律师。你总是对孩子们说，抱歉，是对我们的孩子说，要不断尝试新的烹饪体验。不拘一格的品味，还记得吗？”

“只要不是菜炖牛肉。”

“我想你会发现那其实是匈牙利菜，律师。匈牙利红烩牛肉？”

“一旦发现有老鼠，我们马上就走。我只能接受乡村餐厅到这个程度。”

瑞德推开木门，眼睛搜寻着餐厅侍应生。一个年轻人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穿着整洁的黑白制服。笑容灿烂。

“四人位吗，夫人？”

皮帕看看身后。没有人。她盯着侍应生。

瑞德推了推她。“他指的是我们。他肯定以为我们还有各自的男伴。”然后对待应生道：“两人位。我们预订过的。名字是露丝。”

年轻人依旧笑容灿烂。“露丝女士，是的。我很抱歉。我没有意识到你们是……来，这边请。伯爵为你们预留了一个迷人的山景座。”

“伯爵？山景？”

侍应生再次露出亮闪闪的笑容。“只是为游客们提供点乐趣。但我看得出来，二位女士的品味更加高雅。”他引着她们进入一个带窗户的包厢，她们不由自主地来到房间中间。一进屋，窗帘就自动拉向一边，露出了壮观的山景。“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侍应生笑着介

绍道。“请将外套给我吧。可以为你们上饮料和菜单吗？餐厅主人的赠饮？”

“请给我们每人一杯葡萄酒吧，谢谢。”皮帕说。“最好是红酒。”

微笑依旧。“当然了。红酒是我们的特色。请将您的外套给我吧。”

“美国人。”侍应生拿着她们的外套离开后，皮帕说。

“别傻了。他当然不是。”

“就他那口完美成那样的牙齿？他一定是。”

“那等他回来，我问问他。”

“不许你做这样的事。”

“怎么，担心自己猜错了？”

“咱们别争了。”皮帕说。“你知道吗，到目前为止，这里给我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这家餐厅想得非常周到。我特别赞同这种每个人都能坐上靠窗座位的理念。”

“希望这里的食物也一样好。”

“夫人。”侍应生拿着两杯酒和两份菜单再次出现。“这是伯爵的心意。”

“在我们离开之前，我们能见到这位神秘的伯爵吗？”皮帕问。

“瓦迪姆伯爵今晚有事。”侍应生说。“也许下一次？”

“告诉瓦迪姆伯爵，我期待着他见面。”皮帕说。“顺便说一句，这玻璃杯真好看。”她将半空的杯子举到灯光下。

“如果你们准备好要点餐了，只要挥手示意一下就好。”

“你是美国人吗？”瑞德问，皮帕立刻用力踢了下她的脚踝。

“美国？不不，我是罗马尼亚人，出生在黑海海岸的康斯坦察。”

“我告诉过你吧。”瑞德对皮帕说。

“难道我的声音听起来像美国人？”

“是你那排完美的牙齿。罗马尼亚的牙医一定很优秀。”

侍应生飞快地捂住嘴，不再笑了。“请原谅。”他透过手指的缝隙说道，然后消失进了厨房。

“这下你让那个可怜的孩子不好意思了。”

“是你先提出来的吧。”

“我可没这么做。我只是说……上，帝，啊。”

瑞德转过身。“怎么了？”

“你的右边。”皮帕说。“这不是真的。请告诉我，我是在做梦。”

瑞德立刻跟着皮帕的目光穿过空桌，转向右侧，视线落在了另一张桌的一对情侣身上。她的心一沉，她看到一条抹了美黑霜的手臂在空中挥舞着。

“凯茜！”妮基·马歇尔尖叫道。“看，耶兹，那是你的老大和她的女朋友。”

“见鬼。”瑞德不情愿地伸手冲他们挥了挥。“嘿，真没想到会在这儿见到你们俩！”

哈里斯尴尬地站起来，从衬衫的领口处扯下餐巾。“头儿。”

瑞德默默祈祷着他们赶紧坐下吃他们的开胃菜。“晚上好，耶兹。世界真小啊。”

“安娜推荐了这里。我们觉得应该试试看。”

“我们也是。”

“你觉得这里的食物怎么样，杰里米？”皮帕用一种礼貌交谈的语气问道。

“价格是有点贵。”

“我不明白你在抱怨什么，耶兹。”妮基插嘴道。“付钱的可是我。”

听到这话，哈里斯有些难堪。他对瑞德和皮帕说：“我本来提议平摊的。”

“是啊，你一个小警察只能拿那么点儿工资。”妮基深情地说。“是该我请客。”

“好了，我们就不打扰你俩卿卿我我了。”瑞德说。“我们还有事情要讨论。”

“用餐愉快，头儿。”

“呼！有那么一刻我还以为你要邀请他们加入我们呢。”皮帕小声说。

“说真的，律师。我会对你做这种事情吗？”

“女士们！”皮帕还没回答，一个声音突然响起。“我是瓦迪姆伯爵！欢迎来到卡萨罗曼尼斯卡！”来者笑容可掬地深深鞠了一躬，他那亮闪闪的光头几乎与桌面持平。他站直身子，伸出手。“我是老板兼厨师。请允许我推荐一些我们的特色菜。”

“那真是太好了。”皮帕笑容满面。“谢谢。”

“作为前餐，我们的农家牛肉汤特别受欢迎。”伯爵双手紧扣在胸前说道。他转向妮基和哈里斯。“听起来不错，对吧？”

“非常好！”哈里斯咽下嘴里的食物，语无伦次道。

瑞德喝完了免费的葡萄酒。“不管那是什么，请给我们来一瓶。你的斗篷在哪儿？”

皮帕在桌子下面踢了瑞德的小腿一脚。对瓦迪姆说：“听侍者说你今晚不在这儿？”

“我才刚回来一分钟。”伯爵解释道。“我无法忍受离开太久。是的，农家牛肉汤可以说是开胃菜的传统。典型的罗马尼亚风味，里面什么都有。”

“尽管尝尝吧。”瑞德说。

“至于主菜，你们一定要试试我们的私房肉丸。这是规定。”

瑞德合上菜单，还没来得及反对，皮帕就笑着对瓦迪姆说：“那真是太好了，谢谢。”她顿了顿。“早些时候我恐怕冒犯了你们的侍应生。”

瓦迪姆毫不在意地挥挥手。“不用担心。他只是害羞而已。但今晚剩下的时间，将由我，瓦迪姆伯爵，为你们服务。”

“瓦迪姆伯爵。”瑞德赞赏地点点头。“这个头衔非常有意思。”

“但这是真的。”瓦迪姆向她保证道。“我的祖先可以追溯到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联盟的早期。”

皮帕伸手拍了拍瓦迪姆的手臂。“太棒了！我以前从没见过真正的伯爵。”

瑞德把头埋进手里。“真要命。”

第102章

“耶兹点了那什么肉丸。我点了海鲈鱼。”妮基轻轻拍了拍自己的肚子。“身为职业模特，我必须保持身材。”

“很好。”瑞德说。“用餐愉快。”

“我们会让你们知道味道如何的。”妮基说。

“好的。”皮帕无奈地说。“我相信你会的。”然后对瑞德道：“那么，关于湖区的事。”她犹豫了一下，“我在想，也许我们应该邀请母亲一起去。”

“好主意。”瑞德同意道。

“真的吗？”

“真的。”瑞德向她保证。“我和辛夫人相处得挺好。而这也意味着在她带孩子们去乡间漫步的时候，我们俩可以度过一段宝贵的时光。”

“我早该猜到你别有用心，狡猾的家伙。”

“夫人。”一名侍应生端着开胃菜出现。“伯爵正在为你们准备主菜。不会很久的。”

“你的同事怎么了？”瑞德问。“就是另一个侍应生？”

“他在休息。”

瑞德抬起头。“笑一个。”

侍应生被迫笑了一下，双唇紧抿。他鞠了一躬，然后离开。

“他们也太敏感了，对吧？”

“说真的，凯茜，我带你去哪儿你才能让我不尴尬？”

“饶了我吧，律师。你是如此——”

瑞德的话被妮基的尖叫声淹没。

“嗨，那看起来真不错。”妮基将叉子插进哈里斯面前装着汁水丰富的肉丸的盘子里。“我就吃一个，耶兹，尝尝它们的味道就好。”

哈里斯不好意思地朝瑞德笑笑。“说不定全是用死老鼠做的呢。”

瑞德瞪了他一眼。“文化意识应该延伸到全民族，耶兹。”

“她说得对，耶扎。”妮基咯咯笑道。“嘿，凯茜，你有没有觉得刚才的侍应生酷似理发师陶德还是什么的？”

瑞德朝妮基笑了笑。“我没有注意。”她转头抱歉地对皮帕说：“对不起，今晚的计划赶不上变化了。”

“这不是你的错。你又不知道那两个人会在这儿。”

“如果我知道，我肯定不会来。看看他们俩。不过，在他们用餐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得到一丝平静的。”

“哦，我的上帝！”哈里斯跳了起来，椅子在石头地面上摩擦，发出刺耳的声音。

“你说什么？”皮帕问。

餐厅里所有人都转头盯着哈里斯。哈里斯盯着自己的盘子。妮基盯着哈里斯，然后看看瑞德，做了个“我不认识他”的耸肩动作。

他们看着哈里斯用甜品勺翻了翻自己的盘子。他舀起一勺食物，慢慢地朝瑞德的桌子走去。

皮帕朝座位上缩了缩。“哦，我的上帝。他在干什么？”

“让你用视觉品尝一下。”她看了看哈里斯。“耶兹？”

“头儿，看看这个。”

“上帝啊，耶兹！为什么我要检查你的呕吐物？”

“不，你看。这是一个指甲！”

瑞德难以置信地望着哈里斯。“别开玩笑，耶兹。这只是妮基刚才谈到理发师陶德，然后触发了你那点可怜的想象力而已。”

皮帕身子前倾瞧了瞧。“事实上，我认为他是对的。”她微微一

笑。“这是一个指甲。”

“这太恶心了。”哈里斯嘀咕道。“我要投诉。经理在哪儿？”

“稍等，杰里米。在你让自己更加难堪之前。”皮帕平静地转向妮基。“妮可拉，可以请你抬起手吗？”

妮基盯着皮帕。“做什么？”

“你的手？举起来就好。”

妮基迟疑地举起手。

“现在换另一只。”

妮基一脸茫然地照做。

“左手食指。”皮帕说。她指着哈里斯还举着的那勺肉丸。“那种花哨的亮片不管在哪儿我都认得出来。”

“哦，耶扎！”妮基像驴一样尖叫起来。“你以为它是真的！把它拿过来好吗？说不定我可以重新把它粘到指甲上。”

哈里斯长出了一口气。“感谢上帝。我还以为我们在吃失踪的持不同政见的俄罗斯人或别的什么。”

瑞德笑道：“瞧你又来了，耶兹。现在你可以停止发难了。”

哈里斯的脸颊蹭的红了。他看着皮帕。“抱歉。”

“没关系。”皮帕安慰他。“小心点总是好的。”

“这晚餐我是吃不下了。走吧，妮基。我们在回家路上买点小吃。”

妮基舀起最后一口食物送进嘴里。“这提议合我胃口，大男孩。不管怎样我更喜欢烤肉串。”她扔了几张二十英镑在桌上。“应该够了。”

“咱们‘疯人院’见，耶兹。”瑞德说。“再见，妮基。”

妮基朝她们挥了挥双手。

瑞德脸上一直维持着笑容，直到妮基和哈里斯推门而去。然后对

皮帕说：“有他们在，永远没有无聊的时候。”

“说实话，卡桑德拉。那两个人是如何保住工作的？”

“你试试和他们中的一人一起工作就知道了。不管怎样，现在只有我们俩了。平静，这正是我们想要的。”

皮帕终于笑了，再次拿起叉子。“再也没有戏剧性的事件了吧？”

瑞德点点头。“我保证。”

皮帕瞥了眼手表。“快十点了。要不我们跳过甜点吧。母亲现在可能在沙发上打瞌睡了。”

“反正我也饱了。”瑞德将剩下的肉丸在盘子里来回翻腾，在浓厚的酱汁上弄出图案。“我不知道自己还吃不吃得下一份奶心巧克力酥球。”

“我也是。”皮帕同意道。“其实，我……凯茜，可以把你的盘子递给我吗？”

瑞德看着皮帕。“律师？如果你那么饿，我们可以吃下一道菜。”

“说真的，卡桑德拉。你见过我吃别人盘子里的东西吗？”

“那你要干嘛？”瑞德还在发呆，皮帕已经将叉子插进了剩菜。

“除非是我看错了，你的盘子上似乎有另一片指甲。而且绝对不是妮基的。”

第103章

皮帕瞄了眼瑞德手里的设备。“这又是什么新玩意儿，凯茜？先别告诉我。指纹提取器？罪犯肖像合成器？”

“事实上跟伦敦警察厅没关系，律师。嗯，反正没有直接关系。这是一个电子阅读器。”

皮帕从一脸不屑变成了彻底的蔑视。“说真的，卡桑德拉。没想到连你也这么干。办公室的同事们一直试图说服我，说缺少了一件那种可怕的东西，生活就不完整了。”

“他们说得很挺有道理。这东西我就买了几天，现在到哪儿都随身带着。”

“这些所谓的电子书，”皮帕用手指在空中比划着，“只是昙花一现。只要一个星期，这东西就会和你所有其他那些昂贵的玩具一起被尘封在抽屉里。”

“只有当我更新换代的时候才会。老实说，皮普，你应该试一试。这可是自切片面包以来最好的东西。”

皮帕得意地笑了。“描述得真贴切。切片面包和真正的大面包完全不一样，就像这些……我甚至讨厌用那个词……这些，”手指又开始比划，“电子书又不是真正的书。”

瑞德靠在座位上，享受着皮帕的怒气冲冲。

“想要比较这两者的想法根本就是荒谬的。”皮帕生气地说。“书是有形的，不是无形的。一本好书本身就是一种美、一种欲望的体现。你无法将那个可笑的设备放在书架上，欣赏它的书脊。或者让一页页纸拂过你的指尖。还有……”皮帕盯着空气，想要寻找更多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观点。

“总得与时俱进，律师。”

“那并不意味着要接受每一个新潮流。”

瑞德耸耸肩。“是啊，我想你说得对。我总是说，互联网和电子邮件是七天奇迹。还有手机。是谁想出了这么一个疯狂的主意？至于平板电视……”皮帕扭头欣赏起墙上的50英寸屏幕。“这倒提醒了我，我们真的应该升级到3D了。”

“凯茜，我们是不会升级3D的。光是看高清频道就已经够糟的了，那些频道总是给出恶心的新闻播报员鼻毛的特写镜头。还有，请不要转移话题。我清楚地记得在圣诞节前一个星期左右和你讨论过电子阅读器的事，你也同意我的看法。没有任何东西能代替手中捧着一本真正的书的感觉。老实说，你还真是如风中之烛一般善变啊。”

瑞德腼腆一笑。“那是去年。”

“是五个月前。”

“皮普，我什么时候有时间去水石书店了？”

“你为什么要去那儿？这是伦敦。我们有弗伊尔书店。”

“注意点，律师。不管怎样，用这东西我可以订购一本书，然后马上开始阅读。此外，有些书现在还没有纸质版，只有电子书。”

皮帕停下了倒咖啡的动作，抬起头，表明自己的观点。“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能说明这个问题。”

瑞德叹了口气。“又来了。”

皮帕继续道：“曾经，如果你想出版一本书，你必须努力写作。书要写得足够好你才会有一个经纪人，然后经纪人必须说服出版商看看这本书。只有优秀的书才能获得出版，进入实体书店。而现在似乎任何人都可以随便写点拼写错误杂乱无章的东西，放到网上变成电子书。问题是，它们充满了错别字，而作者通常是些有阅读困难症的人。我从来不看这种书，而且我向你保证，今后也绝不会看。”

瑞德喝了口咖啡。“这个论点在法庭上可无法成立，律师。如果你从来没看过，你怎么知道里面充满了错别字和别的什么？”

“这是常识。”

“你是指道听途说？”

“别这么迟钝，卡桑德拉。正如首席大法官所言，有些事实为公认，毋须引证。”

“我现在有本电子书已经看了一半了，我可以向你保证里面没有错别字。”

“你当然会这么说。”

“那就找出一个来。”瑞德猛地将电子阅读器塞给皮帕，被皮帕一把挥开。

“来嘛。”瑞德坚持道。“证明你的观点。找出一个错别字给我看。”

皮帕不情愿地从瑞德手里拿过电子阅读器，小心翼翼地捧着，仿佛自己会用它砸到什么。“哦。触摸屏？那还不算太糟。你已经有24本书了？在这个小东西里？”

“这才刚刚开始。它可以容纳数千本书。”

“一千本拼写错误的电子书？我不知道那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可以将整个图书馆装在口袋里。”瑞德坚持道。

“非常感谢，卡桑德拉，我不穿有口袋的衣服。”皮帕浏览着图书清单。“啊，其中一些是名著。傲慢与偏见？好吧，至少这本不会有拼写错误。”

“大部分名著都是免费的。”瑞德说。

皮帕挑了挑眉。“真的吗？嗯，这还不错。我一直觉得出版商就一本没有版权的书收取全价是不公平的。”

“行了，你就给自己买一个电子阅读器吧，这样你就可以不花一分钱阅读所有经典了。”

“卡桑德拉，你说的好像我们都极度缺钱需要慈善书籍似的。”皮帕将电子阅读器拿在手里。“不过这东西轻便小巧，这点我喜欢。如果有什么办法能将私人文件传送到这上，让人在出租车上也可以看文件。那就太好了。”

瑞德咧嘴一笑。“真没想到你会这么说，律师。如果你仔细查看，就会发现我已经在上面加载了法医报告。不过我可没那么奢侈，每天早上坐在出租车里看它们。”

皮帕翻阅着电子页面，坚决不表现出印象深刻的样子。“这些作家有一半我都没听说过。”

“就像你走进水石书店，你知道那里所有的作者吗？”

“你又犯傻了。”

“我赌十英镑，不出一个月，你就会迷上电子阅读。”

皮帕瞪了瑞德一眼。“请不要把赌博带进我们家，凯茜。不过，如果你愿意像绅士般提出挑战，我会欣然接受。”

“绅士？我们吗？在男人这件事上，我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我们都喜欢女人。”

“你非要这么低俗吗？”

“肯定是受我的伴侣影响。”

“《性奴日记》。”皮帕读着屏幕上的字。她缓缓转过头，唇边绽出一个笑容。“你真调皮！”

“不是你想的那样，律师。”

“说真的，凯茜，你至少应该诚实一点。我在每日电讯报上看到过，那些肮脏的老男人是如何在上下班的路上用这些设备来满足自己的性欲。但我从没想过连你也……”她将设备还给瑞德，笑容愈发明显。“看来这就是你在过去的一周里一直生龙活虎的原因了。”

“什么？”

皮帕将咖啡杯举到唇边，依旧面带微笑。“激发自己提前工作的热情，通过阅读这种——”

评论被打断，艾拉出现在门口。

“妈？”

“你没看见我在和卡桑德拉说话吗，亲爱的？”

“但这很重要。”

皮帕稳稳地端起咖啡杯，小指泰然自若地翘着。“好吧，如果很重要.....”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皮帕她点点头表示同意。“什么事，亲爱的？”

艾拉将手放在臀部，然后说出了那个消息。“我怀孕了。”

咖啡杯在皮帕脚边摔得粉碎。

第104章

“她怀孕了。”哈里斯平静地说。

安娜从咖啡上抬起头。“再说一遍。”

“妮基，她怀孕了。”

“看来这事确实值得在周日把我拽出来。”安娜倾身向前。“她什么时候发现的？”

“今天早上。大约一个小时前。昨晚她告诉我她的月经没有来，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第一件事就是去药店买了个验孕包。我们吵了一架。我离家出走。然后打了电话给你。”

“耶兹，你不能在让一个女孩怀孕之后就这么一走了之。你必须承担责任。”

“她不让。”

“不让你什么？”

“做正确的事。她想堕胎。”

“哦。”

“呵呵。”哈里斯讽刺地笑了笑。“我好不容易遇见心仪的对象，想要成家安定下来，她却吓呆了，担心这会结束她的职业生涯。”

“你俩得好好谈谈。”

“希望渺茫。她态度很坚决。说这会毁了她的身材。而且在一年中最好的时间里她将无法工作。我告诉她我会支持她，但她只是笑着说，‘你是指用你的工资吗？’”

“不是每个人都想要孩子，耶兹。尤其是在妮基这个年龄。说到底，你们在一起的时间还不是那么长。”

“我知道。但我以为，一旦我为她戴上那枚戒指，她就会放弃那愚蠢的模特玩意儿，找一份正经的工作。”

“妮基并不认为模特工作是愚蠢的，耶兹。这才是关键。”

第105章

“但是妈妈。”艾拉皱起眉头，闷闷不乐地擦着洒出来的咖啡。“整个星期？周五我还要去滑冰呢。”

“在你带着你那幼稚的恶作剧进来之前，就该想到这点，小姐。”

“其实我觉得挺有趣的，艾尔丝。”瑞德坐在椅子上，双臂抱膝，下巴埋在其中以掩盖自己的笑声。你老妈的脸……”

皮帕将矛头转向瑞德，手依旧放在臀部。“别怂恿他，卡桑德拉。我心脏病都要发作了。艾拉，你究竟怎么会说出这种话？”

艾拉抬起头，眼睛湿漉漉的，带着沮丧。“这是个玩笑，妈妈。幽默，你知道吧？”

“你妈妈对于幽默的看法并不总是跟平常人一样，艾尔丝。”

“那你说说。任何人都会觉得她……”在母亲的怒视之下，艾拉声音低了下去。

“是啊，谢谢你的支持，卡桑德拉。艾拉将被禁足七天，不得减免。”皮帕看着瑞德的眼睛说。“我想没有人想要动摇我的威信吧？”

瑞德作出一副天真无邪的表情。“肯定不是我，律师。”她同情地看了艾拉一眼。“抱歉，艾尔丝。俗话说，敢做就要敢当。”

“没有人告诉过我开玩笑也是一种犯罪。”艾拉嘀咕道。

“怀孕可不是闹着玩的。”皮帕坚定地说。

“但你就是这么想的不是吗？你以为凯尔文让我怀孕了不是吗？”

“说真的，艾拉。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事。”

“骗子。”

“艾拉！你怎么敢这样说话！”

瑞德坐了起来。“哇哦，丫头。你可不能这么跟你母亲说话。”

“怎么，即使是真话也不行吗？”

“艾拉！你将被禁足两个星期。现在回你的房间去。”

“但这是真的！”艾拉直起身子，和自己的母亲当面对峙。“昨天你打电话给爸爸的时候，我听到你们说这事了。”

皮帕困惑地看了瑞德一眼，将视线转向艾拉。“我打电话给你爸爸？说你怀孕了？”

“我刚好楼下，听见你们的对话。你一看到我就马上转移了话题。”艾拉声音颤抖着，泪水涟涟。“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相信我，你觉得我会怎么想？”

瑞德拉起孩子的手。“艾尔丝，你确定这是你听到的吗？”

艾拉甩开瑞德的手。“你也不是好人。”

瑞德坐直了身子。“嘿，耐心点，丫头。冷静下来，告诉我们这是怎么回事。”她抓住艾拉的手臂，把孩子拉到身边。“好，我们重新开始。你听见你妈妈在打电话？她究竟说了什么？”

“妈妈打电话给爸爸，说我在服用避孕药。当她看到我在楼梯上，她立刻改变了话题。”

瑞德将目光从艾拉眼泪汪汪的脸上移开，抬头看向皮帕。“律师？”

“凯茜，我向你保证我从来没有……”皮帕的神情从十足茫然渐渐转变为理解。她朝女儿弯下腰，轻轻抬起孩子的下巴。“哦，亲爱的，我真的非常抱歉。可怜的宝贝儿。”皮帕手臂绕过孩子的颈项，亲吻她的额头。“我在和你父亲谈一个案子，不是在说你，亲爱的。我要为一个名叫艾拉的女孩进行辩护。她被发现藏匿药品。我就问理查德他是否知道那些问题药丸能否在任何柜台买到。”她朝艾拉挤出一丝笑颜。“药丸，不是避孕药，宝贝儿。”

艾拉用力抽了抽鼻子，用手背擦干泪水。她试图开口，却再一次泪如泉涌，她扑进母亲怀里，抽泣起来。

瑞德从椅子上缓缓起身。“待会儿见，律师。我想现在是你们母女俩的时间。”

第106章

“我们不能再这么见面下去了，头儿。别人要说闲话的。”

瑞德对这个想法笑了笑。“说真的，警察局可能是我们唯一一个见面不会引发怀疑的地方了。你不忙，是吧，泰丽？”

“那可说不定。我讨厌周末，关在屋子里，只有电视作伴。”

“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和巴里·泰勒出去喝一杯。”

“我宁愿吃碎玻璃也不愿意跟他去喝酒。话说，你用什么当借口呢？我以为周末是你们全家团聚的时间。”

“皮帕和艾拉将一起度过一段宝贵的时光。而我则有一大堆文书工作要赶完。”

“那为什么还打电话给我？”

瑞德耸了耸肩膀。“我估摸着你会空，也许可以给我一些指点。我可不想明天到了那儿还把时间浪费在基础知识上。”

“什么，现在吗？”

瑞德走过去把门锁上。她拿出一个塑料袋，把手伸进袋子里，掏出一把手枪，递给泰丽。

“史密斯威森 1”，泰丽说。“谁把名字去掉了？”

“拿到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看上去像是被酸蚀的。”泰丽检查了扳机和弹药装置。“看起来还能用。子弹呢？”

“不知道。”

“没有子弹的话用处可不大，头儿。我们明天用什么呢？”

瑞德感到脸颊发烫。“我跟你说了。我什么也不知道。”

“那我去弄一些。”泰丽长长地叹了口气。“好吧，训练包括是两方面的内容，操控武器和把持武器。我们明天拿到弹药时再讲怎么操

控。操控部分包括了安全、保养、填弹、开火等等。今天我们讲讲怎么握持一把手枪，还有你自己应该保持什么姿势。两者同样重要。”

“很好。”瑞德来到办公桌的前面。

“唯一的问题是，我得和你进行肢体接触，你懂的。为你调整手臂的姿势，腿的位置，诸如此类。”

“你不介意的话，我也不介意。”

“只要我们彼此理解，那就没问题。好了，我们开始吧。站到我旁边，甩甩胳膊，要感觉舒适和放松。”

瑞德甩了甩手臂。

“就是这样，放松。保持平稳的呼吸。持枪的时候肩膀放松非常重要。”

“为了保持稳定吗？”

“主要是为了处理后坐力。再小的一支手枪它的后坐力也会大大超乎你的想象。总的来说，武器越大，后坐力也越大。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使开枪看上去很容易，但如果你试一下他那把马格南，你的肩膀很可能会脱臼。”

“很高兴你告诉我这一点。”

“现在，用左手握住你的右手腕，像这样。”泰丽向前伸出手臂。

瑞德学着她的样子，斜眼看了看她。“是这样吗？”

“手臂再高点，与肩膀齐平。”

“好点了吗？”

“嗯。现在，把你的脚这样放。不对，再分开一点。”

瑞德在原地挪动着脚步，就像要把烟头碾进泥土似的。“我做的怎么样？”

“太糟糕了。这儿。”泰丽弯下腰，把手放在瑞德的大腿上。“请原谅我的手指。就是这样，再远一点。不要紧张，放松你的膝盖。你必

须跟着后坐力一起震动。好啦，感觉怎么样？”

瑞德努力不去想泰丽赤裸着身体弯腰弄干头发的样子。“很好。”

泰丽往旁边走了几步，上下打量着瑞德。“不错。我们会把你变成一个女牛仔的。”

瑞德夸张地抹了抹额头。“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可以吗？”

“记住，你明天拿着的武器是上了子弹且能致命的。而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有人在另一处正拿枪指着你。”

“跟你玩角色扮演我就已经满头大汗了。”

“你会习惯的。”泰丽从椅背上拿起上衣。“嘿，邮递员过来了。”她弯下腰，捡起从门缝里塞进来的信封。“神秘的暗恋者，头儿？”

瑞德耸耸肩膀，把胳膊伸进夹克。“也许是内部备忘录的管理员忘了把它放进我的文件盘。”

“今天是星期天，头儿。管理员星期天不工作。而且他们不会分发用红墨水手写的信件。”

“红墨水？”瑞德的夹克掉到地上，她却浑然不知。“让我看看。”她一把将信封从泰丽手里夺过来。只看了一眼便将它放在桌上，冲出房间，穿过走廊来到大门入口处。穿过安全门来到接待处。再到外面街上。

泰丽在马路中间追上瑞德，她正疯狂地四处搜索。

“太晚了。”瑞德回到接待处。“过去一小时有谁进过那儿？”

接待处的人员盯着她。“没有人，长官。只有你们两位。”

“肯定有人。”

“我没有离开过柜台。有几个市民来提交文件。但是除了你们两位没有人通过那道门。”

“有什么人留下什么东西吗？一个信封？给我留的地址？”

“今天没有，长官。”

“你确定？”

“我以童子军的荣誉起誓，长官。”

瑞德和泰丽回到瑞德的办公室。

“打算告诉我吗，头儿？”

“那封信，”瑞德说，“是‘猎人’送来的。”

¹ 史密斯威森：一种枪械的牌子。——译者注

第107章

“我想知道她最初是从哪儿听来这些东西的，”皮帕说。“十一岁的孩子不应该知道这种药丸。这样不好。”

“严肃点吧，律师。我可是知道的，大约就在一个月前，你为令一个十二岁女孩怀孕的人做过辩护。”

“算不上辩护。只不过是减轻了量刑。当孩子都被生出来时，你还怎么辩护？在那种情况下我能做的只是暗示一个巴掌拍不响，那女孩是自愿的，因此她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孩子的父亲自己也只不过十五岁。另外，他们是体面家庭的孩子。人们会要求他们的行为和身份相符合。”

瑞德把电子阅读器放下。“又来了。”

“别又来那一套典型的工人阶级受到冒犯的陈词滥调，卡桑德拉。这样不好。而且，你很清楚那是真的。”

“怎么，只有贫民学校的孩子才会怀孕吗？私立学校的孩子就一定行为良好吗？”

“我正是这个意思。你不会听到艾拉回到家跟你讲她们学校的女孩怀孕了，或者因为毒品问题被抓，或者……”皮帕列出一长串的可能性任其在空气中回荡。

瑞德轻轻握住皮帕的手，缓缓摇了摇头。“皮普，艾拉非常精明，就像其他任何现代孩子一样。她对生命的了解比我们在她这个年纪时要多多了。”

“可能有些孩子是这样吧。我的女儿可不是。”

“律师，有时候你得走出你的小小世界，花点时间跟我们这些人相处。”

“什么意思？”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跟你的女儿好好谈谈，就像我和史蒂夫一

样。”

“是史蒂夫和我，凯茜。你的榜样这么糟糕，我还怎么指望孩子们跟你学好英语呢。还有你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像史蒂夫那样？”

“艾拉有跟你讨论过情感问题吗？关于男孩子的事？”

“她这个年纪需要吗？”

“律师，当你的女儿觉得跟一个男互惠生聊天更自在，而她并不比她母亲更了解这个互惠生时，那明显说明你们的母女关系不太妙了。”

“你没有孩子却似乎很了解如何成为一名好家长，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也曾经是个孩子。来吧，让我们好好利用这个晚上。孩子们都睡着了，我们可以看最新的蝙蝠侠电影。冰箱里还有一瓶里奥哈红酒。”

“是五年珍藏吗？”

瑞德点点头。

“你很会强迫人嘛。”

第108章

敲门声只比电影的声音大那么一点点。瑞德按下遥控器上的暂停键，让蝙蝠侠停留在高谭市的半空中。她愤怒地看了眼DVD播放器上的时钟。十一点三十分。她无精打采地看着皮帕，她正四肢张开趴在沙发上。“到底是谁……”

皮帕漠不关心地耸耸肩。“你的下属之一，很明显。”

瑞德本能地拿起她的手机。“我想不是，宝贝儿。他们会先打我电话。应该是找你的。”她满怀期待地看着她的伴侣。

皮帕换了个让自己更加舒服的姿势。“你离得最近。”

“做梦吧你。瞧，你的脚都快碰到门了。”

皮帕把脚缩了回来。

“我去，行了吧？”瑞德咕哝道。“如果是个拿着斧头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疯子，我会被大卸八块的。”

“你是一名勇敢的警察，总督察。我相信你能对付他。”

“是啊，我可以把他关起来，但是你知道的，不远处就会有人会为他辩护并用技术性细则让他逃脱。”瑞德不情愿地挣扎起身。“有可能是披萨外卖送错了地址。”

皮帕眼睛一亮。“披萨？嗯，这下我有个主意。”

瑞德开玩笑地将遥控器朝她的伴侣扔去。“不久前你还不让快餐进门呢。”

“在他走之前，快去开门吧，凯茜。我快饿死了。假装你就是那个订餐的人。”

“律师，不是吧！”

皮普为自己辩护：“如果我们付钱，那就不是偷窃行为了。另一方也不会付钱，因此他们也没有什么损失。”

“他们当然有损失！他们会一直在家里坐等一个不会送来的外卖。”

门铃又响了。两次。

“来了！来了！”她转向皮帕：“如果他吵醒了露比丝，今晚他就等着蹲牢里吧。”

“我想你会发现那是滥用——”皮帕的法律表述被愈发急切的敲门声打断了。

“上帝啊！”瑞德跳到地上。“那不是披萨外卖，宝贝儿。有人遇到麻烦了。”她抓起咖啡桌上的警徽和手机，匆忙经过皮帕身边。她把客厅门关上，眼睛盯着大门口。敲门声更急了。瑞德深呼吸，站稳，打开了门。

她呆立在原地。

“戴曼？”

这名失踪的互惠生跌倒在瑞德的臂弯里，浑身颤抖，泪如泉涌。瑞德将女孩拉过门槛，自己则以防卫的姿势站在门口。她瞄了一眼车道。没有发现什么。

“凯茜小姐。凯茜小姐。你在真是谢天谢地。”

瑞德双手扶着戴曼，离她一臂之遥，又查看了一下车道。“有人跟踪你吗？”

戴曼努力把话说出来。“不是我。他们抓了我的妹妹。”

瑞德盯着她，完全摸不着头脑。“妹妹？他们？”

戴曼倒在瑞德怀里，失声痛哭。瑞德最后看了一眼车道，把门关上。她紧紧搂着戴曼。“来，我给你倒杯热咖啡，然后你再解释是怎么回事。”

瑞德把女孩搂得更紧了。“但是现在，戴，我很高兴见到你。我们以为你……”她说了一半停了下来。她们原来的设想显然是错的。

瑞德和戴曼走进客厅时，皮帕正在倒两杯葡萄酒。

“我希望它味道够浓，凯茜。我可以……”皮帕声音低了下去，笑容消失，手里的酒瓶也歪向一边。红色的葡萄酒从杯子边缘漫了出来，流到桌上。

“皮普！看在上帝份上！”

喊声让皮帕回过神来。她重重地将酒瓶放在桌上，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戴曼。戴曼也望着她，不敢先开口说话。

“皮帕，来见见戴曼。戴曼，这是皮帕。”瑞德试图化解紧张的气氛。

皮帕终于打破沉默的僵局。“你胆子真够大的，这个时候还敢出现。回来看看还有什么能偷的吗？”

戴曼一脸疑惑地将目光从皮帕转向瑞德，希望能听到一丝解释。“偷东西？”她倒抽了一口气，再次放声大哭。

瑞德将戴曼拉向身边，一只手臂安抚地搂着互惠生的肩膀，另一只则伸向皮帕。“冷静点，律师。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我敢保证不是你想的那样。”

皮帕充满敌意的目光从瑞德转向戴曼，又回到瑞德身上。

“我建议你沏上些新的咖啡。”瑞德说。“我想这会是个漫长的夜晚。”

第109章

瑞德跟着皮帕走进厨房，一只手抓着她的手腕。“什么叫做无罪推定？”

皮帕愤怒地转过身来。“你留下她一个人？如果她把电视机偷了你可别怪我。”

“电视机是固定在墙上的，看在上帝份上。而且，她在使用卫生间。”

“楼上的？”

“是的，上一次我检查的时候。”

“但是孩子们……”

“她知道不去吵醒他们。这是她使用套间的原因。”

皮帕向门口冲去。“我的卧室！”

“我们的卧室。”瑞德抓住皮帕的手臂。“她过去使用了很多次。她又不会把马桶坐圈掀起来。”

“但是我的珠宝……”

“没事的。看在上帝份上，皮帕，冷静一下。你难道看不出来这个女孩为某件事情担心死了吗？”

“怕我打电话叫警察，你的意思是，并且让她受到法律的制裁。”皮帕眯缝着眼睛看瑞德。“在场者除外，因为你看上去已经完全被她编的故事迷惑了。”

“我还没听到她的故事。你也没有。”

“我们说话的当儿她可能正把我的首饰扔给窗外接应的同伙呢。”

“你的意思是，就像她第一次离开时偷的最后却在露比的玩偶身上发现的那根项链，对吗？”

“那件事完全不一样，”皮帕耸耸肩膀。“不管怎么说，我的车子怎

么办？”

“那不是你的车，宝贝。我们把它送给她了，你忘了？”

“是给她工作用的，为我们工作。不是让她到黑市上换一把豆子。”

“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现在所知道的就是她妹妹遇到麻烦了。”

皮帕把头转向瑞德，双臂交叉在胸前，姿态充满了敌意。“请解释一下那什么时候成为我的问题了？喝完咖啡她就得滚，凯茜。我不想让她接近孩.....”

瑞德跟着皮帕将目光转向门口，戴曼正站在那里，脸上带着不确定的微笑，怀里抱着笑盈盈的露比。

“妈咪！卡西！戴曼回来了！”

第110章

煎培根的香味使皮帕的鼻翼动了动。瑞德停下阅读器，看着她先是小心翼翼地张开一只眼睛，然后是另外一只。当这对黑色的眼珠转到瑞德身上时，皮帕的脸上笑开了花。

“凯茜，我刚刚做了个很棒的梦。”皮帕舒服地靠着床头板。“我是个罗马皇后，一个草莓金头发的奴隶在喂我吃葡萄，而一只野猪正在叉子上烤着呢。老实说，就跟真的一样，我到现在还能闻到那香味。”

“那是戴曼在做早餐，你这只笨蝙蝠。”

皮帕的笑容瞬间消失了。“这么说她已经自己在我们的厨房里找吃的了。”

“冷静一下，律师。”瑞德靠过来在皮帕的嘴唇上轻轻一吻。“有没有人告诉你你激动起来的时候很美？”

“我没有激动，卡桑德拉。我是被气疯了。”

“因为戴曼在做早餐吗？”

“因为她在这里。在我的……在我们的家里，做她自己的早餐。”

“实际上她在为我们做早餐。”

“如果她以为靠这种伎俩能慢慢赢回我们的喜爱的话，那她可得再想想。另外，她应该先问一下我们。”

“她问了。你忙着做克娄巴特拉¹，根本没注意。”瑞德高兴地搓了搓手。“在床上吃早餐。我可以培养这个习惯。”

“凯茜！只有懒鬼和傻帽才在床上吃早餐。太不卫生了。”

“放松一下，享受一下穷人的生活，好不好！”

皮帕甩了甩头发，让它们披在肩膀上。“不行。楼上禁止吃东西。家庭规则。而且，我会迟到的。”

“今天是星期六，律师。接着睡吧。我才是那个要加班的人。”

“你要加班？”

“我打过电话说我会很晚。警局的事。”

“警局的事？”皮帕大胆地露出希望的微笑。“你要因为偷车罪把戴曼抓起来吗？”

瑞德正要发出一番强烈感叹，却被艾拉和杰克打断了，他们冲进卧室，一起高声叫着。“戴曼回来了！戴曼回来了！”

看着高兴得不得了孩子们，皮帕忧郁的表情不得不换成一副勉强的笑容。“是的，看起来的确如此，不是吗？”

¹ 克娄巴特拉：古代埃及艳后的名字

第111章

皮帕护送孩子们走到车道中间，瑞德和戴曼在门口使劲地挥手。史蒂夫在车里等着，也跟她们挥了挥手。车一驶离，皮帕的笑容就消失了。她转向戴曼。

“至于你，年轻的女士，别高兴得太早。我是看在孩子们的份上才装作若无其事，但在他们看完电影之前你要给我解释清楚。记住，我要的是真相。”

瑞德轻轻推了推皮帕。“据实陈述，绝无谎言是吗，法官大人？你让这件事听起来好像戴曼在法庭上受审。”

皮帕的眼睛一直盯着互惠生。“你的确在受审，戴曼。你在为再次走近我的孩子们的权利而受审。而我则是法官、陪审团和行刑者。”

第112 章

瑞德端着放咖啡的托盘，走进餐厅她疑惑地看了看面对面坐着的皮帕和戴曼。“客厅不会更舒服些吗？”

“这里很好。”皮帕粗鲁地说。

瑞德坐到戴曼旁边。“我来做戴的辩护律师可以吧，鉴于你似乎已经加入了CPS 1。”

皮帕瞪了她一眼。“也许你觉得很好玩，卡桑德拉。但我可不这么想。”

“放松点好吗，律师？我记得公正的审判意味着在提交证据之前不可对被告做任何裁决。”

“你是在质疑我的公正吗？”

“没错。”

“驳回。”

“反对。法官已经判定被告有罪。”

皮帕手一挥，驳回了论点。“事实是不容辩驳的，卡桑德拉。戴曼偷了我们的车。”

戴曼的表情从一脸疑惑变成瞠目结舌。“我偷了你们的车？”

皮帕看了眼瑞德。“看吧，她承认了。”

戴曼的目光从皮帕转向瑞德，又转回皮帕。“不到十分钟之前我们还在车道上看到你的车。孩子们得绕过它才能走到他们的叔叔那儿。”

“那不是孩子们的叔叔。”皮帕得意地说。“他是来代替你的。”

戴曼涨红了脸。“你们已经不要我了？”

瑞德伸手安慰戴曼。“我们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回来，戴。你让我们别无选择。”

“说吧，你得了多少钱？”皮帕盘问道。

“皮帕小姐？”

皮帕眼里闪过一丝愤怒。“别跟我演戏了，戴曼。你很清楚我指的是什么。我们因为相信你是个可靠的雇员才好心把车给你，可你却弃我们而去，为了自己的目的把它卖了。”

“但是皮帕小姐……”

皮帕不理她。“我都不敢想你在拉脱维亚黑市把它卖了得的那么一丁点钱，但是——”

“是立陶宛。”戴曼纠正道。

“别傻了，戴曼。拉脱维亚、立陶宛、列支敦士登、利比里亚。它们全都一样。”

瑞德呛了一口咖啡。“利比里亚根本不在欧洲，律师。至于说它们全都一样……你得去上一下我们的文化意识课程了，跟巴里·泰勒一起。”

皮帕勉强从抿得紧紧的唇间挤出一丝笑容。“谢谢你的地理课，卡桑德拉。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偷车这件小事情上了吗？”皮帕转向戴曼。“没错，这辆车法律上是属于你的。我们愚蠢地在文件上签了字，把它转让给你。这是我们的错。但你没有权利一声不响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回到拉脱……回到任何你来的地方，并为了一把豆子就把它卖了。”

“豆子？”

瑞德把一只手搭在戴曼的胳膊上，安慰道：“这是另一个疯狂的英语表达方式。《杰克与魔豆》² 知道吧？”

戴曼小心翼翼地点点头。“但是《杰克和魔豆》跟车又有什么关系呢？”

皮帕夸张地用手捂住额头。“真是无可救药。”控方律师靠坐在椅子上。“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戴曼，事关信任。我们相信你。我相信你。我们邀请你来我们家，让你单独跟孩子们在一起……而你就是

这么回报我们的。”

“皮帕小姐，对于露比星期二我感到很抱歉。我不是故意一声不吭就把她留在幼儿园的，但是……”

“但你正好有一个手持现金的汽车买主，所以你就把我女儿丢在幼儿园不管，自己拿着钱跑了。”

“钱？现金？”戴曼转向瑞德，希望能得到解释。“我不明白。”

瑞德把杯子放下，平静地说：“戴曼，我们给你的那辆车。它在哪？”

戴曼一脸困惑地看看瑞德，又看看皮帕，然后突然失声痛哭起来。“你们以为我把你们给我的车卖了？”

“戴曼，我每天都跟像你这样的人打交道。”皮帕说。“我的工作就是看穿那些谎言和鳄鱼的眼泪。”

戴曼感激地接过瑞德递来的纸巾盒。“但是皮帕小姐，我向你保证，我从来没有卖过你的车。”

皮帕身子前倾，准备完成最后的绝杀。“既然如此，戴曼，那它在哪里？”

戴曼用纸巾揩去泪水。她的目光从皮帕转向瑞德，然后转回皮帕。“在对面的马路上。我不想挡住车道，因为我知道一旦警察局打来电话，凯茜小姐就得立刻出门工作。”

“在外面？”皮帕惊呆了。“在马路上？”

皮帕走到窗前，迟疑地将窗帘拉到一边，透过树篱看那些停着的汽车。

“噢。”

皮帕缓缓转过身，看见瑞德得意洋洋地拿着戴曼的钥匙圈。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律师？”

“请原谅，我得去一趟卫生间。”

¹ CPS: 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的缩写，意思是皇家检查署。——译者注

² 《杰克与魔豆》：英国的一本童话书。——译者注

第113章

十五分钟后皮帕一脸懊悔地出现了，眼睛依然红红的。她径直走向戴曼，向她伸出手。

“我真是非常，非常抱歉，戴曼。真尴尬，实在是……”她试图在空气中寻找更多的词汇。“但你一声不响就连人带车一块儿消失了。没有任何解释，没有电话，甚至没有跟孩子们说声再见。他们都难过极了，特别是露比。”

“我也必须道歉，皮帕小姐。我不是故意的。一开始，我遇到了一个麻烦，然后麻烦接踵而至。”

瑞德整了壶新鲜咖啡。“戴曼用五分钟给我讲了大概的情况，皮普，是时候在史蒂夫和孩子们回来之前听一听完整的故事了。从我听到的一星半点来看，孩子们不必知道这些事。准备好了吗，戴曼？从头开始吧。”瑞德严厉地瞪了皮帕一眼。“你听着就好，我来提问。”

皮帕顺从地点点头，承认自己被贬到了旁听席。她得到了教训，端起咖啡，很感激有东西可以挡住脸。

“我接到一个电话。”戴曼开始讲述。“我担心极了，根本无法冷静思考。这一切都不是事先计划好的，皮帕小姐，我向你保证。”

瑞德坐到戴曼身边，手轻轻地搭在女孩的胳膊上。“别急，慢慢来，戴。这个电话是谁打来的？什么时候打来的？跟你离开我们是同一天，对吗？”

“是我妈妈。我把露比星期二留在幼儿园之后就接到了她的电话，然后——”

“叫露比就好，戴曼。”皮帕插嘴道。“请不要叫她星期二。”

“再说一个字，律师，你将被视为藐视法庭。”瑞德严厉的目光表明她说到做到。“闭上嘴，好好听。继续，戴曼。”

戴曼对皮帕的劝诫忍不住露出了微笑。“就像我说的，我跟往常一

样将露比——这样可以了吧，皮帕小姐？——放在幼儿园，然后回到我住的公寓，想待几个小时。正当我到那的时候，妈妈打来了电话。”

“从拉脱……”瑞德改口道。“从立陶宛？”

戴曼点点头。“奥雷加没有从维尔纽斯回家。妈妈为此担心得都病了”

“奥雷加是戴曼的妹妹，”蕾的跟皮帕解释道。“十七岁，你是这么说的？”

戴曼确定了，她焦灼地笑了笑。“比我小两岁，而且不是很……你们怎么说的，世故？”

“我们正是这么说的，戴。”同时瞪了一眼皮帕警告她不要纠正。“说下去。”

戴曼转向皮帕。“我们认为我妹妹被绑架了。”

皮帕几乎被咖啡呛住，她的嘴唇几乎绽开得意的笑容。“噢，得了吧。绑架？”

“最后一次警告，律师。你只需听她说，可以吗？”对戴曼，“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

“当然了，我得回去。回立陶宛，我的意思是。但没有航班。可能得几天，也可能要一个星期以后，我才能坐上飞机。我的家人需要我。我手上有车钥匙。我知道英国以外的地区是没有限速的，因此一辆速度很快的车可以让我很快到家。我能开车回家。”

“这事也只有你能干，我可不行，戴曼，”瑞德说。“就是开到湖区我都觉得筋疲力尽。但你为什么不先跟我们说呢？”

“对了，为什么，”皮帕说。“宁愿留下我的可怜的孩子——”

“皮帕。闭嘴。”

皮帕闭口不言。戴曼看着她们，含泪道歉。

“我找到我应该先告诉你，皮帕小姐，我试着打电话给你。你们

俩。但你们俩的电话都关机。当然了你们在工作。我知道我应该留下口信，但我觉得最好还是直接跟你说。我拿起包就开出了伦敦城，在M20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停下再给你们打电话。告诉你们到学校去接露比。”戴曼看着皮帕。“露比还好吧？”

“她很好，戴。很好。”瑞德的严厉眼神使皮帕不敢挑战这个断言。瑞德转向戴曼，“说下去。”

戴曼努力地组织着词汇，但是却说不出话来。她看着皮帕，大声哭起来。

瑞德搂着她，不停安慰她。“没事的，戴。你只需要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

戴曼边哭边说，“我在包里找我的电话。包里没有。我太着急了，从家里冲出来的时候竟把它留在桌子上了。我想过回去，但到多佛尔的路我已经走了快一半了。如果这时回伦敦，会遇上出来的车流。”她向皮帕说，“我真抱歉，皮帕小姐，我不得不赶回妈妈身边。”

皮帕紧锁的眉头松开了。“没关系啦。当你回到……回到不管那是什么地方，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在渡船的免税店买了个手机，但是当然了我没有你们的电话号码。它们都存在我的旧手机里。后来我试图联系你。我在互联网上寻找律师，但伦敦有那么多律师，却没有一个叫菲丽帕·克里奇顿—沃德的。”

皮帕同情地点点头。“没有，当然没有。独立律师不会列入名单，只有律师事务所才会。”

“于是我尝试联系凯茜小姐，但是我甚至不知道你的姓。我只知道你叫凯茜或者瑞德。我不能给伦敦警察局打电话找一个只知道名的人。我真抱歉。”

“忘了它吧，”瑞德鼓励她。“这些都是历史了。已经完全过去了。你的妹妹怎么了，奥……她的名字叫什么来着？”

“奥雷加。我回到家发现妈妈和我的家人都悲痛欲绝。维尔纽斯警

察局已经接到了报案，当然，但是我们都知道了发生了什么事。”

皮帕的身体往前靠，半杯咖啡几乎掉地上。“然后呢？戴曼，发生了什么事？”

戴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眼泪从她的脸颊滚落。“他们把她带走了。”

“谁？谁带走了她？”

“他们。他们绑架了奥雷加。我将再也见不到她了。”

戴曼抑制不住地痛哭起来。瑞德把女孩拉到身边。“好了没事了，戴。不要再想这件事了。”瑞德看了看皮帕。她一脸的无助。

“凯茜？你弄明白了吗？”

瑞德慢慢地点头。“是的，律师。非常明白。”

第114章

“好了，又一周过去了而我们却一点进展也没有。”瑞德扫视了一眼简报室。“我们遇到的问题太棘手了吗？我是不是得跟警司说我们破不了这个案子？”

“当然不是，头儿，”泰勒说。“我们刚刚热完身。我和麦克刚做完整周的计划。至少，我们做完了，截止到星期五。老天他到底去哪了？”

“家里有急事，”瑞德说。“他母亲跌倒了，摔断了股骨。他到医院陪她去了。他今天下午会回来。”

“正合我意，头儿，今天早上我可以跟泰丝一起干活。利用我的经验给她一些指导。”

“恐怕你没注意到，巴里，泰丽也不在这。她正在为我的另外一件事收集背景资料。她一整天都不会来。”

泰勒的眼睛扫视了整个房间。“我猜我落单了，那样的话。”

“也不算。我有些监控录像带还没看完。你刚刚自愿要求帮忙。”

“很好，头！”哈里斯满脸笑容。“请保证为头努力工作，巴扎。”

李·罗伯茨跺脚表示赞同。安娜忍不住哈哈大笑。皮特·麦卡夫故意绷着脸，但仍然无法掩盖住他嘴角的微笑。泰勒一点也笑不出来。

“好了，”瑞德说。“让我们行动起来。巴里，光盘在我桌子上。封套上写着我们要看到哪。开始吧。我跟警司说几句话，回来马上跟你一起干。”

第115章

“你到底为什么不昨天下午就告诉我？”

“昨天是星期天，长官。我觉得没必要打扰你。我们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警司布莱克将信封在手里面翻来覆去地看。“他这么做是什么意思。这只不过是一个空信封。你确定里面没有东西吗？”

“当然了我绝对……”瑞德打住了。“对不起。是的，长官，相当确定。它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从你办公室的门缝里塞进来。”

“是的，长官。我的想法是不论是谁送的信，他都以为我的办公室没人。他可能会将它放在我桌上，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像上次一样。”

“一点也不错，长官。”

“但是你说的，没有人从接待室进来。至少，当你在这的时候。凯茜，有没有可能你进来的时候跨过了它？这种事很容易发生。你脑子里想着别的事情。信封可能星期六或者甚至星期五就在那了。”

“我很肯定，长官。不可能我们两人都没看到。”

“你们两人？”

瑞德换了个坐姿。“泰丽·米勒跟我在一起，长官。我们正集中讨论这个案子。我们想星期六警察局比较安静，也许能有突破。”

布莱克赞许地点点头。“那个女孩将大有前途。我会让赛德里克知道她不止是做好了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他将会很高兴。”

“我相信他会的，长官。泰丽是我们团队，也是警察局的宝贵人才。”

布莱克的思想又回到而来手头的这件事上。“好吧，三个问

题。”布莱克扳着手指。“第一，为什么是空白的信封？第二，它是怎么送达的？第三，送信的这个人是否跟猎人有直接的接触？”

“第一个问题相当直接，长官，”瑞德说。“我了解内森。我知道他的脑子是怎么想的。这只不过是一种辱骂。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他经常自己给自己写信，这样当邮递员来送信的时候就显得倍有面子。只是写给他自己收的信封而已，里面装着一张一英镑的票子。他常常开玩笑说那是他的崇拜者喜欢他的象征。但来来回回都是同一张钞票，周而复始。”

“好吧。形形色色的人都有。但是他为什么给你送一个空白的呢？”

“有一天为了气他，我给自己写了封信。我自己没钱。甚至连一英镑也没有。但是我还是把信发出去了。当然了，他认出了我的笔迹，为了羞辱我，他当着邮递员的面把信撕开了。”

“有趣的家伙。”

“你的第二个问题我也能解答，长官。泰丽走后我在这坐了一会，思考着他到底是怎么送这封信的。然后我就知道了。他根本没有从前面进来。他走了后门，通过拘留室进来。”

布莱克打了个响指。“当然了。这意味着他是一名警官。行政人员不允许进入拘留室。法墨尔，你认为他吗？”

瑞德笑了。“不是认为，长官。我走下去问是否有人进来过。值班警官说有，一个和你同官阶的人，他的意思显然是刑事调查科。他很忙，所以没有仔细留意。如果有人通过安全闸和安全门，那你会很自然地以为他们在这儿是合法的。”

“我们会把法墨尔的照片存档备查。值班警官也许能认出他。”

瑞德把自己精心准备的主菜呈上。“不必了，长官，”她得意洋洋地说。“拘留室属于警察局二十四小时监控下的区域。我今天早上第一时间看了录像带。看到乔·法墨尔正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个信封。”

第116章

瑞德细细地品味着这一刻。除了将谋杀嫌疑犯捉拿归案，揭发并逮捕一个警察败类是她能想到的重新讨得布莱克欢心的最好方法。将一个与警察杀手以及逃跑的犯人相勾结的警察败类捉拿归案真是太棒了，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

“我得跟总警司和DAC 1 谈一下，凯茜，”布莱克慢吞吞地说，他的脑子象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一样处理着各种选项。“如果我们要逮捕他的话，一定会邀请你参加。”

“如果吗，长官？”

“好吧，当我们逮捕他时”布莱克说。“显然我们现在有足够的理由抓他，但我的想法是我们跟踪他，希望他能把我们引向猎人。显然猎人在逃跑后肯定跟法墨尔联系，这才会有空信封这个噱头。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全力监视没有任何问题。”

瑞德点点头，表示理解。“我想内森会使用付费电话给法墨尔打电话，而法墨尔也会同样使用一个付费电话接听他的来电。难以跟踪。”

“但我们可以试一试。凯茜。另外还有一件事，如果我们——”这时布莱克的座机响了。“请原谅。”他对着听筒说，“我是布莱克……是……什么时候？在哪里？”

瑞德看到警司在记事本上匆匆记下一个地址。他打完电话，把那张纸撕下来递给她，脸色阴沉。

“又一个受害者。”布莱克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媒体肯定要做大文章了。不管怎么衡量，这都算是一个连环杀手。”布莱克垂下目光看了看仍在他手里的那个信封。“你立刻赶到那儿，凯茜。我得把这交给赛德里克并向他解释法墨尔的事情。然后我会去找你。希望你能赶在SOCO 2 之前到那。”

“你要去罪案现场吗，长官？”

“我在想如果我们在媒体大肆报道之前召开一个现场新闻发布会，我们也许能将事态控制住。”

¹ DAC : Deputy Assistant Commissioner的缩写，意思是副助理警察处长。——译者注

² SOCO: Scenes of Crime Officer (UK law enforcement evidence gather)的缩写，意思是罪案现场执法官员。——译者注

第117章

“我一直想做这件事，头儿。”泰勒把一次性鞋套套在他的鞋子上。

“你以前没到过犯罪现场吗？”

“跟这不一样。他们说大部分英国警察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只会看到一次谋杀案的受害人。这已经是我的第三次了。但对我来说是第一个连环杀手。”

“别让我再听到你在公众场合说那个词，巴里。媒体不需要我们帮忙制造公众恐慌。”

泰勒咧嘴一笑。“我也希望成为第一个到现场的人。在法医弄乱现场之前，真真切切地看到血以及其他所有东西，而不只是躲在简报室看那些假日照片。我认为这有助于深入了解凶手的思想。亲临现场你会知道很多。”

瑞德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你又看帕特丽夏·康威尔了¹，巴里？”

“《鉴证实录：巴特西》²，头儿，那说的就是我们。”

“做梦吧你。如果电视上放的那些狗屎都能当真的话，那街上就一个坏蛋也没有了。”她转向在门口站岗的警官。“对不对，迈克？”

“我讨厌这些狗血电视剧，”这名警官说。“公众都把它当真，然后就要求我们凭空变出结果来。”

“SOCO还有多久会到？”

“大概十五分钟，长官。遇上塞车了。到目前为止只有休利博士到了。”

“嗯，我们不能再等了。巴里和我想进去看看，并和休利聊一聊。只是为了确定犯罪手法和以前的一样。然后我们就走，让你做你自己的事情。”

“我的工作是保护犯罪现场，长官，”迈克紧张兮兮地说。

“我这个总督察不是靠破坏犯罪现场得来的。我猜休利已经进去了吧？”

迈克懊悔地点点头。“他说他不能无限期地等下去。”

“就是嘛，”瑞德赞同地说。“我们也等不了。巴里，如果你准备好了的话。但是记住，只看，别碰。”

泰勒瞪了瑞德一眼。“我可不像耶兹一样是个业余选手，头儿。对我有点信心吧。”

“我带你来了，不是吗？”

“没错，但只是因为没有其他人手。”

“巴里，你知道我想更经常地和跟你搭档，”瑞德撒了个谎。“我们是个很好的团队，我和你。就像警界双雄 3 一样。”

泰勒的脸上闪过一丝笑容。“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的邻居有一辆漆成警界双雄里面的老爷车一样颜色的福睿斯MK2。那真是顶呱呱的。当然了，我们现在是美国警花 4，”泰勒接着说。“你知道，由于你……”

“好了，谢谢你。现在尽量跟紧我的脚步，别碰任何东西。”瑞德低头越过警戒线，顺着走廊走了几步来到13号房间。“这地儿真不错，”泰勒说，看了一眼脱落的墙纸和满是污渍的天花板。“从他死的酒店你能知道很多关于受害者的事。”

门半开着。瑞德小心地斜着身子进去，避免接触。泰勒跟在她后面并且把门推开了。

“巴里！看在上帝份上。别碰！”

“但我戴着手套。”

“你还是会弄模糊原有的指纹。他们在亨顿 5 没教你吗？”

“好了，别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泰勒的声音越来越低，他看到了在单人床上夸张地伸着四肢的尸体。他赶紧捂住嘴。他的眼睛象磁铁一样的被下面残缺的生殖器所吸引，接着往上，看到了被紧紧

蒙着头部的塑料袋掩盖了而显得模模糊糊的嘴唇。

“你没事吧，警官？”

泰勒的身体摇摇晃晃，他慢慢转过身来，看见戴维·休利博士正盯着他看。

“我没事，”泰勒撒了个谎。

“你需要呼吸些新鲜空气吗？巴里？”瑞德问他。“没什么好感到难为情的。”

泰勒吸了一口气，鼓起胸膛。“我没事，头。”他的眼睛望着别处，就是不再看尸体。“这种事情烦不到我。”

瑞德和休利相视一笑。瑞德说，“那就别闲着，看一看房间，我和休利博士谈点东西。不要碰到任何东西。”

泰勒充满感激地抓住这个退出的机会。“不用担心我。你和博士跟无名氏干你们的正事去，我来找找线索，将这个混蛋捉拿归案。

“无名氏？”休利问。

“他看太多美国连环杀手的书了，”瑞德小声说。她对泰勒说，“只用眼看，巴里。”对休利说，“为什么我们每次见面，那地方总有一具尸体？”

休利看上去充满惆怅。“这就是生活。这么晚才接到报警，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吗？他死了至少八个小时。”

“清洁工说门上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所以最后一刻才发现。”

“嗯，至少她没碰任何东西。不像你的人。”

瑞德猛地转过身。“巴里！”

泰勒正跪在地上看着一张矮桌的下面。他跳了起来，装作一脸无辜的样子。“我只不过想看看那下面有什么，头儿。”

“那你站着看呀。你的脏膝盖会污染现场的。我要你回到警察局之后尽快把裤子脱下来并装进袋子里。”

泰勒咧嘴一笑。“这个主意不错，头儿，但第一次约会我不会把衣服都脱了的。即使是你也不行。”

“我想，警官，”休利博士说，“露丝总督察考虑的是现在地毯上会留有你裤子的纤维。法医需要一个样本来将你的污染和凶手可能留下的真正的证据分开。”

泰勒盯着休利。“果真这样？”对瑞德，“也许那些犯罪现场调查还蛮有意思的，头儿。”

瑞德的眉毛皱到了天花板上。“真受不了。”对泰勒，“接着干吧，警员。”

休利和善地笑了笑。“我也正在想同样的事情。希德·詹姆斯⁶也比不上你的人啊。”

瑞德又羞又窘。“你能相信他受过表扬吗？”她有点牵强地说。“不管怎么样，死亡时间是什么时候？”

“午夜到清晨六点之间。做完直肠解剖我会知道更多。但是在把他翻过来之前我们得给他照相。”休利向前一步，小声问，“你的人，他究竟是因为什么事情才受到认可的？”

瑞德快速转过身。

“巴里！”她简直不敢相信泰勒从地上捡起了一条手帕。

“抱歉，”泰勒咕哝着。“我想我要感冒了。”

瑞德愤怒地看了一眼休利。然后像刀子般锋利的目光射向泰勒。“巴里，看在上帝份上，你出去到外面等我。把那条手帕也放到袋子里送给法医。”

泰勒得意洋洋又有点神秘兮兮地向瑞德咧嘴一笑。“遵命，头儿。”

瑞德感到怒不可遏。“我可以相信你能把这件事情做好吗，巴里？”

“当然可以，头儿。你知道，我又不是初出茅庐的小伙。”

“不管你迷上什么，巴里。我还看了一集杰里·斯普林格⁷。”

泰勒没有回应，他从容地从门口走了出去。瑞德觉得他那张脸笑得更得意了。

¹ 原文是Patricia Cornwell，生于1956年，美国当红犯罪小说大师。——译者注

² 原文是CSI: Battersea，CSI 是美国一部著名的犯罪电视剧，意思是犯罪现场调查，每一集后面都有犯罪发生的地名，比如CSI: Las Vegas，CSI: Miami等等，巴里这里代入了他们这次去的犯罪地点Battersea，Battersea（巴特西）是伦敦的一个区，位于泰晤士河南岸。——译者注

³ 警界双雄：美国一部警察电影的名字。——译者注

⁴ 美国警花：美国一部警察电影的名字，讲述女警察的故事。——译者注

⁵ 亨顿：原文是HENDON，英国地名，在英格兰东部。——译者注

⁶ 希德·詹姆斯：SID JAMES，生于南非的英国著名喜剧演员。——译者注

⁷ 杰里·斯普林格：JERRY SPRINGER，美国前政治家和脱口秀节目主持人。——译者注

第118章

瑞德的车刚开走布莱克警司就到了。

“好险啊，”瑞德说。

泰勒没有回答。

“我最不想做的事就是再上一次报纸头条，”瑞德接着说。她瞥了一眼泰勒。“你没事吧，巴里？你看上去脸色有点苍白。在看过刚才那场面之后这可一点也不奇怪。我第一次差点吐出来。”

泰勒抬起头，目光呆滞。“不是那样的，头儿，是……”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完全沉默了。他盯着窗外出神。

瑞德耐心地等着他回答，然后，“巴里？”

泰勒转向她说。“我感到不舒服，头儿。我知道这个时间很不凑巧，因为是个新的凶手，但你可以在下一个地铁口把我放下来吗？我需要回家整理一下思绪。”

她想起巴里说过的话，瑞德好容易才抑制住不笑。作为第一个到现场的人，在法医弄乱之现场前，真真切切地看到血以及其他所有东西，而不只是躲在简报室看那些假日照片。我认为这有助于深入了解凶手的思想。亲临现场你会知道很多。她偷偷地瞥了他一眼。他的原本红润的脸蛋已经没有了血色。沙鼠似的脸颊看上去成了土黄色。两只手抖个不停。

瑞德想，你这个胆小鬼。她说，“我会把你送到家。你最不应该呼吸地铁上那污浊的空气。另外，我要拿你的裤子去化验。”

泰勒点点头表示感谢。不再是那个自以为是，好抬杠的机智鬼——瑞德一直在帮他摆脱这种形象。他确实不舒服。瑞德选择了不嘲笑他。或者是告诉局里的其他同事。

可怜的巴里。

她在外面等了一会，泰勒进去换衣服了。他把裤子装在一个迪士

尼购物袋里拎出来。“被缠住了？”

“是我的侄女，”泰勒解释说。“我的姐姐要在这里待几天。手帕也在里面。”

没说“头儿”，瑞德心想。露出满嘴牙齿的笑容也不见了。“你确定自己没事吗，巴里？”

“明早我就没事了。谢谢你送我一程。”泰勒转身向家走去。瑞德看着他的背影，然后慢慢开车走了。

可怜的巴里。

第119章

哈里斯环顾了一眼简报室。“巴扎去哪了，头儿？我以为他跟你在一起。”

“他跟休利一起，在跟进一些事情，”瑞德撒了个谎。真相会更好玩，但职位的晋升使她对自己的团队更加有责任感，她提醒着自己。即使这是一群乌合之众。

“做什么呢，头儿？”哈里斯死咬住不放。

“别管是什么，杰兹。第三宗谋杀案还不够你操心吗？”

“我敢打赌警司不太高兴。”

“那么描述他今年的心情真是太轻描淡写了，安娜，他现在在现场。”

“布莱克？”哈里斯讥讽道。“在犯罪现场？他只是个勤杂工罢了。”

“科林·布莱克刚开始和你们一样。也是从底层开始。”瑞德停顿了一下，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帮布莱克说话。她想到了猎人。塔莉娅。戴曼失踪的妹妹。如果她可以帮泰勒说话那她也可以帮布莱克说话。她接着说下去。“警司在今天去的地方当了一回出色的警察。这个时候他正在帮我应付媒体，这样我们能专心致志地工作。找出杀人凶手。”

“说得好，头儿，”皮特·麦卡夫插话了。“我刚进来的时候就在科林的手下干。他是最好的警察之一。我会放心地把生命交给他。”

我可不至于这样，瑞德心想。她说，“请注意，诸位。有一天我也会成为一名女勤杂工。我希望你们也会因为某件事而记得我。”

“这里没有人会忘记你，头儿，”泰丽笑着说。

瑞德想，我也很难忘记你的后背。她说，“听着，我刚从现场赶回来，所以你们知道，现在公告板上还没有任何东西。SOCO 很快会将

犯罪现场的图片发邮件给你们。请注意，场面不太好看。”

安娜问，“巴里受得了吗，头儿？年轻人亲眼目睹那种事情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巴里很好，”瑞德让她放心，很感激这个时候她的黑莓手机“嘟嘟”地响了。“请原谅。”她扫了一眼短信。“好了，SOCO确定受害人是一个叫卡尔·W·格林的人，黑人，男性。他们还确定受害者身上没有身份证。什么都没有。没有钱包。没有信用卡。没有现金。”

“那么我们是怎么知道他的名字的，如果他身上没有身份证的话？”哈里斯问。

“这就是有趣的地方了，”瑞德说。“他用信用卡付款。”

“但你说他身上没有信用卡。”

“确实是这样。这说明犯罪手法有了变化。上一个受害人身上的东西一样也没被拿走。”

“也可能是被发现他的人拿走了，”罗伯茨提示说。

瑞德摇摇头。“我见到了那个发现受害人的清洁工。她完全受到了巨大的心理创伤。根本不可能走近尸体。”

“可能是个战利品，头儿，如果这是犯罪升级的话，”安娜·哈格里夫说。“他也许已经开始收集了。”

“你看了太多帕特丽夏·康威尔了，”麦卡夫说。

“康威尔读得越多越好，”瑞德插了进来。她想，好吧，巴里可能就读太多了。她说，“你们都应该读读她的书。你们可以学到些东西。吉姆，你可以追查一下闭路监控吗？”

麦肯锡的手指停在他的手提电脑的键盘上。“什么，头儿？”

“闭路监控？酒店外面的马路上的摄像机拍到的？”

麦肯锡点点头，他的眼睛没有离开屏幕。“没问题。”

“我想起来了，”瑞德接着说。“今天早上电话进来前巴里正在看上

一个谋杀案的监控录像。他发现了那个我们想找的女孩。我很快会发给你们看。安娜和杰兹，我希望一旦身份确认，由你们来跟进受害者最亲近的人。”

“收到，头儿。”

“皮特和李，你们两个跟进酒店的夜班员工。我到那时他们都下班了。”

“我们会跟他们玩好警察坏警察的把戏，”罗伯茨说。“对吗皮特？”

麦卡夫哼了一声。“他们是潜在的目击者，李，不是嫌疑人。”

“泰丽，”瑞德以此结束了谈话，“由于我们下午的计划被打乱了，我建议你跟着吉姆。我不想我们的督察因为没有巴里而感到太孤单。”

“继巴里·泰勒之后，头儿，泰丽作为工作伙伴将会是件纯粹快乐的事情。”麦肯锡将坐着将椅子推回到原来的地方。“我有一件特别的事情需要跟进，泰丽可以来帮忙。我想我看出点门道来了。”

“吉姆？”

“卡尔·格林，你说的，对吗？他是黑人？”

瑞德点点头。

“中等身高？身材很好？我的意思是，健身运动者？”

“很难看出来，他四仰八叉躺在床上，浑身是血，不过是的。他身上肯定有肌肉。”

麦肯锡敲了一下键盘，一张警局存档的男性黑人嫌疑犯照片出现在白色的幕墙上。“卡尔·温斯顿·格林。我十年前把他带走。持械抢劫。一共干了四宗或者五宗。”

“好的，”瑞德慢吞吞地说。“但头两宗系统里面没有记录。”

“你说的是谁？”

“他们是谁？”

麦肯锡又敲了一个键。斯图尔特·沃克的面部照片出现在屏幕上。

瑞德直盯盯地看着。“我们怎么会漏了这个？”

“实际上它在法医的报告里面，头儿。很明显犯罪现场发现了他的指纹。但我们都忽略了它。”

“他做了什么？”

“不过是青少年犯罪。做了两年各种各样的小规模犯罪。偷车，盗窃，通常的这种。从那以后就没有犯罪记录了。但这正是问题所在。有一段时间斯图尔特·沃克和卡尔·格林同时待在监狱里。”

“同一所监狱吗？”

“我会找出来的。那是现在我们离的最近的线索了。”

“或者完全是巧合，”瑞德说。“戴维·卡特就是清白的，不是吗？”

“非常干净，头儿。”

瑞德耸了耸肩膀。“那是一根救命稻草，吉姆。天知道我们现在多么需要稻草。”

第120章

“是格林太太吗？”

“我是她的妹妹，劳拉。我能为你做什么吗？”

“伦敦警察厅。”安娜说。“我是警长哈格里夫。这位是警员哈里斯。”

哈里斯敷衍地点了点头。

“我们可以进来吗？”

“当然。”劳拉站到一边，让他们走进过道。“我担心丽萨会很难过。我们刚刚确认完尸体回来。”

“我能理解，但我们真的需要问她几个问题。”

“你们可以再这等一下吗？”劳拉问。“我去看看她是不是能见你们。”

劳拉离开房间后安娜向哈里斯做了个鬼脸。“我讨厌这一部分的工作。”

“至少这一对不是同性恋。我可以象她们俩一样坐在这个房间里而不会感到如芒刺在背。”

劳拉从毗邻的一个房门探了探头。“你们可以进来吗？”丽萨·格林眼睛半闭地看着他们。皮肤粗糙而浮肿。

“格林太太。”安娜慢慢地走进这位寡妇。“我真抱歉，但我们需要问你几个问题。关于卡尔的。”

丽萨望着她的妹妹，红肿的眼睛睁得圆圆的，像个受到惊吓的孩子。

“没事的。我在这。”

丽萨紧紧抓住她妹妹的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她的目光疯狂地从安娜快速转向哈里斯。

“格林太太，你清楚卡尔被发现时的情况吗？”

“我.....是的。”

“有人跟你解释过他是怎么死的吗？”

“有。”丽萨的红脸颊重新布满了泪水。劳拉递给她一盒新的纸巾。

“你是否知道有什么人要伤害你的丈夫吗，格林太太？他有受到什么威胁吗？有什么令他烦恼的事情吗？”

丽萨·格林摇了摇头。“我——”

震耳欲聋的《微笑警察》手机铃声打断了她的回答。所有的眼睛都看着哈里斯，他正在夹克的兜里摸索着。他看着手机，装出很吃惊的样子。“对不起。”向安娜，“是妮基。”

“到外面去听，杰兹，”安娜简短的说。“动作快点。”

“是，警长。”

安娜抱歉地向两位妇人笑了笑。“对不起，我们讲到什么地方了？”

“你问道是否有什么人想伤害卡尔，”劳拉说。她看向她的姐姐。“丽萨？”

“卡尔认识很多狡猾的家伙，”她在啜泣的间隙说。“你应该知道他的过去。”

安娜点点头。“我们能简要地谈一谈他的过去吗？”

“那是在我遇见他之前。但他毫无保留都跟我说了。还给我看了剪报，所有的东西。”

“你知道他是在个监狱吗？”

丽萨耸了耸肩膀。“我知道的就是，他过去常常设置路标。”

“他在里面待着时候有交什么朋友吗？其他有前科的人？”

慢慢地点头。“他说过铁窗后面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

“名字呢？”

“只是一些外号。蜜糖怪兽，快小子，脑袋，大街，老鼠。这些他们在牢里互相称呼的名字。”

安娜把它们记下来。“你有见过他的这些朋友吗？”

“只见过大街。其他人对我来说只是傻乎乎的名字而已。”

“你有任何一位卡尔这些朋友的联系电话吗？”

“在他的手机上。卡尔有一部除了冲咖啡，其他事情都能做的那种昂贵手机。他应该带在身上，当他……”眼泪又流了下来。

“现场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安娜向前凑了凑，希望哈里斯不要在这个时候回来。“这是个相当敏感的问题，格林太太，你的丈夫是否有同性恋的倾向？”

妹妹的手飞快地捂住了嘴，以免大声笑出来。“卡尔？同性恋？我不这么认为。”

丽萨也破涕为笑。“卡尔讨厌同性恋。他告诉我他因为无故殴打同性恋者而失去了缓刑的机会。”

第121章

“萨里郡的可丁里监狱，安娜。”麦肯锡说。“那是他们设置路标的地方。沃克和格林同时在那。泰丽今天下午跟监狱部门联系过了。他们确认了。”

“按照卡尔妻子的说法，他跟在监狱里结交的几个前科犯有联系。”

“名字呢？”瑞德问。

“只是一些傻乎乎的外号。”安娜看了一眼她的笔记本。“蜜糖怪兽，快小子，老鼠，大街。”

“肯辛顿，”麦肯锡说。

安娜耸耸肩膀。“可能是任何地方。”

“不，是肯辛顿，”麦肯锡重复地说。“他是卡尔·格林的铁杆兄弟之一。肯辛顿·威廉姆斯。又叫大街。就象在肯辛顿大街一样。别想给它个合理解释，泰丽。这是伦敦特色。”麦肯锡坐在椅子上，两腿向前伸着。“世界真小。我那天还跟大街说话来着。”

“你认识他？”

“我抓住了他跟格林还有两个其他的同伙。一个已经死了，另外一个现在正在西班牙的海岸边快乐地生活着，就象一个循规蹈矩的坏蛋应该做的那样。大街和卡尔·格林是那种有理智的坏蛋。我会小心地跟大街打探格林发生的事情。他也许知道些什么。”

“听上去好像你和这位大街是很好的兄弟，吉姆。”

“他是个老混蛋了，头儿。对于像大街这种人来说被抓只是职业上的风险而已。”

瑞德将注意力转向麦卡夫和罗伯茨。“李，你一直坐在那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你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消息吗？”

罗伯茨坐到前面，耸了耸夹克的肩膀。“嗯，首先我和皮特过去让

酒店的夜班员工好好留心一下。发现格林经常去那儿，总是用信用卡付款。总是跟一个白人小妞。每一次都不同。很明显格林使用一种暗号。小妞会在大门口用力按三下电铃，接待人员会打开门锁让她进去。没有人太留意，但是昨晚，或者说应该，今天早上两点钟，的确有人看到她上了楼梯。没有过多的描述。只是看到了她的背影。长长的红裙子。深褐色头发的女子。个子很高。”

“没有人跟她一起吗？”

“据夜班工作人员所说，是这样的。”

“我们检查了消防通道和后门，”麦卡夫补充说。“都上了锁。都安装了警报器。不管是谁杀害了格林，他进来和出去都是走的前门。”

安娜抱歉地看了一眼麦卡夫和罗伯茨。“我们看到有女孩进进出出。但是不能确定两次都是同一个女孩。”

罗伯茨炫耀地将他的笔记本电脑和白板连接起来，用花哨的姿势敲打着键盘。他弄了左右两个分画面。敲一个键。左边的屏幕跳跃着有了画面。是发现斯图尔特·沃克遇害的那家酒店外面的一个出租车站。

“好了，这是巴里为我们找到的前一个谋杀案的监控录像。这个小妞据说是凌晨离开了酒店。”罗伯茨点了快进，画面快速向前走。当一个年轻女子出现在酒店门口时他放慢了速度，这个女子看了一眼马路对面的出租车站，然后离开了。他点了暂停。“这几乎是最好的画面了。黑头发。深色头发的白人女子，也许是红头发。很难说。一个手提包，很明显。一身显眼的装束。两条漂亮的长腿，我会这样描述她。”

“没有更清楚的脸部镜头吗？”瑞德问。

“我们已经发给鉴证组去增强画质了。”

“所有这些都表明一个女子在凌晨离开了那家酒店。”哈里斯看着安娜，希望得到她的支持。“并不意味着她做过任何事情。”

“就它本身而言不意味，”罗伯茨同意他的看法。“但是请看。”他

敲了几个键。第二个屏幕开始有了画面。

“这是今天凌晨一点半的时候，”麦卡夫说。“嫌疑人走进去了。”

他们默默地看着一个年轻女子出现了，走向酒店。不一样的服装。几乎可以肯定是一样的手提包。他们看到她按了三次电铃，然后把门推开。她在里面消失了。

“还有，”麦卡夫说。

罗伯茨又敲了几个键，第二个录像开始播放了。同一个女人离开了酒店。

“2点15分的时候。面部依然看不清楚，”罗伯茨说，“但是看看她走路的姿势。真性感。几乎像个模特在走猫步。好了，看这里。”他敲了一个键，第一个屏幕又重新开始播放。那个从前一个酒店出来的女孩。他又在第二个屏幕上点了播放。从第一个酒店出来的女孩和第二个酒店出来的女孩同时出现在大街上。“走路姿势一样吗，或者说走路姿势一样吗？”

房间里响起了一阵低低的同意声。

安娜看着瑞德。“她将成为主要嫌疑人。”

瑞德犹豫地点点头。“看上去是这样。好吧。你们的工作都完成得很出色。今天非常有收获。我建议我们晚上出去小酌一杯，好好分析一下。明天，吉姆，你和巴里可以去追查你们那位好朋友大街。皮特和李，你们带着这些录像带到三陪机构去，看看是否有人能认出这个女孩。我们需要跟她谈谈。非常紧急。泰丽，我要你一大早就到警局。我们需要向警司汇报一下。”

“那我们呢，头儿？”哈里斯问。

“安娜和杰兹，你们需要返回到斯图尔特·沃克的文件。我们需要知道他在里面的时间。”

哈里斯面带怒容。“那就意味着蒂莫西·普雷斯顿了。”

“有什么问题吗，杰兹？”瑞德问。

“没有，头儿。”

第122章

瑞德在床头柜上摸索着寻找手机，小心不吵醒皮帕。泰勒的名字显示在时间下方。凌晨一点十分。

“巴里？”

“头儿，是我，泰勒。”

“又发现一具尸体了？”瑞德小声地说。

“不是。不是那类事情。我只是需要找个人聊聊。”

瑞德揉了揉眼睛。“聊聊？”

泰勒停了一下。“我们可以见个面吗？我会在警局拐角的那家通宵营业的餐馆里给你买杯咖啡。”

“已经一点十分了。我不需要咖啡。我需要睡觉。”

“求求你了，头儿。我刚刚跟皮特和李喝过酒。”

“我以为你病了呢。”

“我跟你说，头儿，我现在确实不舒服。我们需要谈一谈。”

“不能等到明早回警局再说吗？”

“不能，头儿。”

第123章

“最好不要令我失望，巴里。我把露比吵醒了。”

餐馆里面几乎空无一人，但是巴里还是往前靠，压低了声音说话。这对巴里而言无疑很简单。

“今天早上我做了一件本不该做的事，头儿。”

“哦，老天。你半夜拉我出来就是为了听你忏悔呀？”

“我倒希望这样。你看，我原本想给你露一手。我想在SOCO那帮人来之前发现一些东西。”

“说正题吧，巴里。”

泰勒的眼睛慢慢地和瑞德对视了一下。“我发现了一样东西。”

“我看你是忙于污染犯罪现场而无法发现什么。”瑞德啜了口咖啡，努力不显出恼怒的样子。也许泰勒还沉浸在看到尸体的震惊之中。“SOCO没有提到有什么突破性的重大发现。”她选择了讥讽。在平静之中宣泄她的愤怒。“你做了什么呢，捡起了一个关键的线索并把它带回家？”

泰勒什么也没说。

瑞德意识到了什么，她慢慢地放下咖啡。“你没有……”

第124章

巴里把一个证据袋从桌子上推过去。瑞德盯着它，没有碰它，努力透过塑料袋看里面的东西。她依靠头顶的灯反射的炫目光线努力地看。

“你从犯罪现场拿了这个东西？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我不确定我们希望SOCO第一个找到它，头儿。”泰勒说。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镊子，将它递给瑞德。“别担心，我的手没有碰到卡片。那就是为什么手帕会掉在地上的原因。”

瑞德盯着证据袋，没有碰它。她偏了偏头，以便更好地借助灯光。“扎卡里·菲利普斯代理机构，”她大声念出来。她调转目光，和泰勒对视了一下。“你做的事情一点意义也没有，巴里。你当初为什么要拿走这张名片？”

“我认识这个名字。”

瑞德糊涂了，她让泰勒接着说下去，希望能出现值得把她从床上拽起来的线索。

“这张名片掉在酒店房间的梳妆台下面，”泰勒说。“我弯腰下去好好看了一眼，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个名字。我把它捡起来。接着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头儿。我觉得头晕。现在还是。后来当皮特和李跟我说了有关监控录像带上出现的形象……”

“巴里，如果无意义的瞎忙能让人获得晋升的话，你现在已经做到总警司了。这个扎卡里·菲利普斯究竟是谁？还有监控录像上的那个女人和它有什么关系？”

“我不认识这个扎卡里·菲利普斯，头儿。我认出来的是另外一个名字。”

瑞德透过塑料袋仔细端详了这张名片。“另外一个名字？”

泰勒用镊子将卡片从证据袋里取出来。把它翻转过来这样瑞德就能看到它的背面。用圆珠笔工整地写着。

2个K

淘气的短裤

星期五。午夜三十分。

第125章

警司布莱克打量了瑞德两眼。“卡桑德拉，你看上去好像一夜没合眼。”

瑞德努力笑了笑。“我是没合眼。”

“因为猎人？”

“我倒希望是。是谋杀案，长官。我们有了新的线索。”

布莱克的眼睛亮了起来。“太好了！这是一个星期以来我听到的最好的消息。”

瑞德两手抱着头。“待会儿你就不会这么想了，长官。”

第126章

“警司怎么说？”泰丽问。

“说来话长。”瑞德一屁股坐在白墙前的椅子上。

“我以为他会很高兴。我们终于找到了线索。”

瑞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不止这些，泰丽。远远不止。昨晚又有新的发现。”

“头儿？”

“你知道我相信你，泰丽，但我也得严格遵守制度。现在我什么也不能说。我只希望皮特和李回警局时能回带来一个名字，而这个名字是我们都不认识的。”

第127章

“你们俩闹翻了？”麦卡夫看看哈里斯，又看看泰勒。他们在简报室坐的距离离得最远。

“他在为某事生气，”哈里斯笑着说。“发生什么事了，巴扎？你看上去好像刚刚把获得头奖的彩票给弄丢了。”

“由他去吧，”瑞德说。“是偏头痛吗，巴里？”

泰勒夸张地揉了揉前额。“简直痛死了，头儿。”

“更像是喝多了，”哈里斯不依不饶。“李说你们昨晚出去喝酒了。”

瑞德悠闲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巴里，我建议你到我的办公室去，拉上窗帘，一个人静静地在黑暗中待上三十分钟。吉姆可以帮你做报告。”

泰勒感激地点点头。“谢谢，头儿。”

泰丽和安娜交换了一个眼神。肯定有事情要发生了。

“皮特，我想这些三陪机构没法认出这个神秘女子，”瑞德说。“你能跟我们详细说一下吗？”

“没什么好补充的，头儿。除非鉴证组能加强图像的清晰度，然后我们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所有三陪机构的名单上都有无数的深褐色头发女子。如果她是深褐色头发的话。在那该死的橙色路灯光照耀下，就连这一点也还不能确定。”

“这是个开端，”麦肯锡说。“身高五英尺十，黑发，也许是深色头发。喜欢穿深色的及踝长裙。”

“也许是五英尺九，”泰丽暗示说。“她的鞋跟也许有一英寸。”

“说得好，泰丽。”瑞德悠闲地走到哈里斯身后。

“而且他的皮夹子也很显眼，”泰丽加了一句。

哈里斯身体向前。“她的什么？她没有拿着什么夹子啊。”

泰丽做了个鬼脸。“手提包，抱歉。我不知道为什么英国人不能好好地称呼一样东西。”

“我们？”哈里斯做出受到侵犯的样子。“是你们美国佬不能好好地称呼。”

“别动，杰兹。你领子上有些绒毛。”瑞德用手扫了扫哈里斯的肩膀。对泰丽，“哪方面显眼了？我以为它看上去相当沉闷。”

“一点没错，”泰丽说。“它很普通。两套不同的衣服。相当好看的衣服。同样的包包。肩带。双搭扣闭合。因此我猜是纯黑色的。这样就能搭配相当多的衣服。但是……我想她会每次都拿着一个皮夹子，抱歉，一个手提包来搭配她的衣服。我的意思是，那些人付钱给三陪女，就是要她打扮得好看点，而不只是普普通通。”

“真有意思，泰丽。”瑞德走到房间的前面。“杰兹？安娜？沃克那一方面由什么进展吗？”

“她们不是很乐意说，头儿。”安娜说。“他死了。她们不想讨论他过去不法行为。只是确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她们不认为他跟任何前科犯有联系，但这并不是说他就没有。”

“她们错了，安娜。他有。”麦肯锡说。“巴里和我跟大街进行了一次非常有趣的谈话。”

瑞德一下子来了精神。“我感觉马上会有好消息了，是不是，吉姆？”

“还不确定是好还是坏，头儿。大街和格林认识很长时间了，所以不用说大街很愿意帮忙。他和格林被关押在不同的监狱，当然了，但是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前科犯的关系网。”

“如果没有它我们将会怎样？”

麦肯锡笑了。“格林，大街和沃克经常见面回忆过去的时光。看来沃克和格林在可丁利监狱走得挺近。格林充当了年轻的斯图尔特沃克的保护伞。大街怀疑沃克是，用他自己的话说，被掰弯了¹，但是沃

克没有跟格林透露自己的性取向。当沃克被杀害时，格林悲痛欲绝。

瑞德思考着这些信息。“好吧。但是我们知道戴维·卡特是清白的。我核对过所有的资料。他甚至都没有收到一张停车罚款通知单，更别说在可丁利监狱逗留了。”

“啊，但是他的确有在监狱逗留，”麦肯锡说，声音里透着无法掩饰的喜悦。“当我逮捕卡尔·格林的时候，他还完全是个文盲。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出狱的时候他已经拿到了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虽然成绩只是D，但是通过了。夜校课程。平民教师每周去一次。那一年的英语教师是个叫戴维·卡特的人。”

¹ 被掰弯了：原文bent as a nine bob note，意思是虚假的，或者同性恋的。这里是后者的意思。

第128章

“干得不错，你们俩，”布莱克说。“特别是你，巴里。”

“谢谢，长官。”对泰勒来说，直接来自警司的高度赞扬本该让他激动万分，但是一想到受到赞扬的原因，他的这种心情就被冲淡了。

“你将那张卡片自己留着的事做得非常正确，”布莱克接着说。“不是说我能容忍任何干涉犯罪现场的行为。但是如果它的确将事态导向我们预见的方向的话，我们必须尽量将它置于我们的掌控之下。”

“但是我们得把她带进警局，长官，”瑞德说。“这是肯定的。”

“当然了。我不赞成掩盖事实。只不过我们得非常，非常小心去处理。为了哈里斯，更不用说伦敦警察厅的声誉了。”

“长官。”

“对了，我自己做了一些谨慎的调查，很显然这个妮基·马歇尔是个金发女子，对吗？”

“是的，长官。”

“而监控录像上的嫌疑人却是黑色的头发？也许是深褐色的？”

“那是对她有利的一点，长官，但是一个晚上就把头发染成别的颜色是很容易的事。鉴证组的确在三个受害者身上都提取到了头发化学染剂的残留物。很抱歉。我跟任何人一样极其希望这不是妮基·马歇尔，但事情看上去不太妙。”

“我们不能根据现有的资料就将一个现役警官的女朋友拉进来。有没有人跟这位菲利普斯谈过？”

“皮特·麦卡夫和李·罗伯茨造访了所有的三陪代理机构，包括扎卡里·菲利普斯。他本人不在，但是秘书看了监控录像。她认识所有的女孩。她的说法跟其他人一样。就是不够清楚。皮特拿回来一张他们的名片。跟巴里发现的那张一模一样。除了没有妮基留下的笔迹，当然了。”

“菲利普斯本人呢？”

“第三宗谋杀案发生的时候他正在纽约参加一个时装秀。都写在他的脸书¹上。讽刺的是脸书令妮基处于不利的境地。那就像是一部公开的日记。她那三天的脸书上都说她待到很晚。”

“但这些全都是佐证，”布莱克轻轻地说。“如果你把马歇尔带进来问话而结果却什么事也没有，杰兹·哈里斯是永远也不会原谅你的。”

“我们二十四小时内就会知道确切答案，长官。”

布莱克和泰勒同时把头转向瑞德，并盯着她看。

“鉴证组在犯罪现场发现了几根头发，都经过了DNA测试，但一无所获。鉴于妮基·马歇尔没有犯罪前科，可那也无论如何帮不了她。如果有她的DNA存档，那么我们就能够确定她与案件有牵连，或者将她排除。”

“说得好。但是我们不可能在不惊动她的情况下向她要一个样本。她最多可以将所有的证据都毁灭掉。如果我们错了，将不亚于一次指控。”

“一切取决于方式方法，长官。”瑞德手指头捏着一根长长的金色头发举了起来。“我几分钟前很偶然地在杰兹的衣领上发现了它。它只能是妮基·马歇尔的。我会亲自把它送到鉴证组去，只是为了确保它到了那儿。”

笑容慢慢地掠过布莱克的脸。“威廉·安德鲁斯会为你感到骄傲的，凯茜。”

“长官，我需要总警司打个电话让它得到优先处理，如果你能跟他商定这件事的话。不管怎么样，明天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知道答案。让我们祈祷我们错了。”

¹ 脸书：原文Facebook，一个社交网站

第129章

当总警司在概述针对妮基·马歇尔的证据时，杰兹·哈里斯目瞪口呆。有两次哈里斯在椅子上摇晃得太厉害以致瑞德不得不伸手去扶住他。她一只手放在哈里斯的胳膊上。当爱德华兹唠唠叨叨地说下去时，大家的表现非常统一。

“我感到很难过，哈里斯，”总警司总结说。“真的很抱歉。”他做了个手势，证据一样样摆在桌子上，以便哈里斯能看清楚。“但DNA的检测是决定性的。”

哈里斯点点头，表示理解，他一句话也说不出。

“别责备自己，杰瑞米，”布莱克说。“你并不知情。”

“杰兹。来我的办公室。我跟其他人讲的时候，你可以在那里等着。”瑞德抬头看着总警司。“今天吗，长官？”

总警司赛德里克·爱德华兹严肃地点了点头。“今天。”

第130章

泰勒站在窗边，当瑞德在向大家概述跟总警司开会的内容的时候，他觉得无法面对这个团队。令人晕眩的沉默简直震耳欲聋。

“杰兹现在在哪？”眼泪从安娜的脸颊滚落下来。

“我在这。”

所有人的头都转向门口。哈里斯倚着门框，眼睛通红，两只手垂在两边。

安娜第一个站了起来。一个大大的拥抱。一切尽在不言中。

麦卡夫和麦肯锡紧随其后。握了握手。传递着私人的情感。

罗伯茨也照做了。每个人做完后都走开了。

瑞德发现房间里除了她，只剩下泰勒和哈里斯。泰勒犹豫着走到窗边。

“杰兹，你如果准备好了，我在办公室等你。”她跟其他人一起到了走廊里。

他们全都小心翼翼地远处看着哈里斯和泰勒在中途遇上了。他们相隔半米的时候站住了。两个人都没有勇气先说话。

最后哈里斯说。“你做得对。”

他们像久别重逢的兄弟一样拥抱在一起。

瑞德把门关上了。

第131章

“你感觉怎么样？”

“很好。”哈里斯撒了谎。

“你和巴里还好吧？”

“很好。”这句话更有说服力。

“我们得把妮基带来这里，杰兹。今天。”

“我知道。”

“我觉得我应该让巴里去做这件事。是他找到了确切的证据。”

“头儿，我希望我能做这件事。”

“逮捕妮基？”

哈里斯点点头。“我可以吗？”

“我认为这不是个好主意，杰兹。”

“巴里说如果我来逮捕的话有助于终结这件事。不是盘问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而只是实际意义上的逮捕。可以吗，头儿？”

“你跟巴里吗？”

“巴里说应该是我和安娜。他说应该有个女人在那里，为了妮基。”

“你确实赞同巴里的做法，是吗，杰兹？放弃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的一次逮捕行动？”

“他是最好的朋友，头儿。”

第132章

妮基打开门。当她看到手里拿着警官证的杰兹·哈里斯和警长安娜·哈格里夫时，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代之以一种无可奈何的表情。

“你们最后还是查到了。”

杰兹·哈里斯低着头，对着地板说话。“我想最好是我来，妮基。一个你认识的人。这样你也许会好受些。”

妮基上上下下地看了一下走廊。“只有你们两位吗？没有特警队？”

“我很高兴看到你认为这很有趣，马歇尔小姐。”安娜四下里看了看门的周围。“这里还有其他人吗？”

“只有凯文。”

“那个傻子，”哈里斯轻轻地跟安娜说。他看看妮基，然后再看看他的同伴。他两眼泛着泪水，低声说。“安娜，你认为可以吗……让我们单独待几分钟？我不再有机会了。永远。”

“她那个弟弟怎么办？”

“他不会伤害人。是个白痴，但是却不会伤害人。五分钟，可以吗？我们在五楼。妮基不可能走去哪里。”

安娜检查了一下走廊。前面是死胡同。一扇小小的窗户。后面是他们刚刚经过的通往楼梯和电梯的大门。一共五层。

“五分钟。我会在楼梯的顶层等你。”

妮基用嘴巴对安娜无声地说了谢谢。她拽着哈里斯的手臂，把他拉了进去。安娜在门边等了一会，然后慢慢地走到她的指定地点。五分钟。

第133章

瑞德眼巴巴地看着她的手机。它正静静地躺在她们中间的桌子上。

“凯茜，你的手机已经关机了，而且放得离你很远。他们没有你照样行，就一个晚上，”皮帕第无数次地说道。

瑞德举着双手。“我知道。但为什么非得是今晚？”

“别再说了，”皮帕说。“我们两个星期前订了这台桌子。”

“我应该亲自出马逮捕她的。”

“你做得很对，凯茜。”皮帕将刀叉从餐巾里抖出来，仔细地检查它们。“让杰瑞米去逮捕可以让他的感情得到宣泄，同时消除所有人对他原有的怀疑。”

“但是布莱克会怎么说呢？”

“他当然会为你的团队工作做得好而感到高兴。科林最后一次逮捕人是什么时候？”

瑞德耸耸肩膀。“不记得了。他只是在后头坐着，然后所有荣誉都归他。”

皮帕把刀叉放下，拿起她的葡萄酒杯。“这就对了，卡桑德拉。他把重活分配给下属去干。这叫做领导。将来你也要试一试。现在我想听听你关于一件事情的意见。”

瑞德将目光从已经被关掉的手机上收了回来。“是迈克·黑泽尔那个案子吗？”

“得了吧，凯茜。我们两天前就把那个案子结了。我没告诉你吗？一致裁决无罪。”

“但你又说他的确做了。”

“他当然做了。他自己跟我说的。但我将陪审团引导到另外一边。不能让区区的证据挡住辩护的路。这就是为什么有谣言说我要成为合

伙人了。”

瑞德喝了一半停下来。“是真的吗？”

“嗯，非官方消息。雷金纳德·科蒂斯今天把我叫到一边，愿意提供他在托斯卡纳的第二个家给我住。他把它描述成一个改造过的粮仓，但显然相当奢华。被邀请到合伙人的住所度假被认为是加入他们的第一步。我知道我们已经有理查德的各种各样的住所可以选择，但是托斯卡纳……”

瑞德心不在焉的点着头，远处传来警铃的响声，越来越近。她举起手阻止了皮帕说下去，同时把头转向窗户。皮帕的脸色暗了下来，但她什么也没说。无论如何警报声都会把谈话声淹没。

皮帕看着瑞德盯窗户。当警报声越来越近，蓝色的警灯开始透过窗户照进餐馆时，瑞德的嘴角出现了一丝笑容。当一辆救护车和一辆消防车疾驰而过时，瑞德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皮帕大为光火。

瑞德垂头丧气地转向皮帕。“你说道哪里了？合伙人是吗？”

皮帕的眼神更暗了。“请原谅，我要去一下洗手间。”

瑞德看着她的背影。又怎么了？

她看着她的手机。瞥了一眼在皮帕身后关上的洗手间门。她开了机。不耐烦地看着开机程式。快速拨号。

“吉姆吗？事情怎么样了？”

“这时候安娜和杰兹正在那儿呢，头儿。”麦肯锡报告说。“她应该在一个小时内被关起来。话说，我还以为今晚会联系不上你呢。你不相信我们没有你也能处理好吗？”

瑞德强迫自己大笑起来，非常不自然。“我对你们一百个放心。你知道的。我只不过为了跟你们走近一点。”

“晚餐怎么样？”麦肯锡问。“还是在帕特森吗？”

“是的。好吧，明天上午见，吉姆。”

瑞德的手指按了结束键。她瞄了一眼洗手间门，然后将手机面朝

下放在桌子上，仍然开着机。

第134章

妮基拥抱着哈里斯，把他拉向自己。他将她推开，眼神呆滞地盯着她。

“为什么，妮基？”

她耸耸肩，做了个极度虚假的后悔的笑容。“你不会理解的。”

“你说得对。”他在她的脸上搜索任何悔恨的迹象。某种方式的辩解。“我是爱你的。”

妮基忍住哭泣。她伸出手帮他整理领带。“我也爱你，杰兹。一直都爱。”

“但是那些男人……”

妮基爆发出一阵大笑，充满了讽刺意味。“你以为你很了解某些人，对不对？”

哈里斯抬起眼睛，跟她对视。一滴眼泪从他的脸颊滚落下来。他几乎是喃喃地重复着说，“但我是爱你的。我们订婚了。”

“你觉得他们会让我在监狱里戴着戒指吗？”

哈里斯呆呆地看着妮基。她看上去完全不在乎现实。

“别跟我说你想把它要回去？”妮基使出她的全副模特式的撅嘴招数。“你还说爱我的！”她使劲将戒指摘下来。

“留着吧。”他拉住妮基的胳膊。“妮基，看着我。这不是开玩笑。我们要逮捕你。因为谋杀罪。因为你杀了三个人。里面一个还不是同性恋者。”

妮基盯着他，沉默不语。

“你会被判终身监禁，妮基。至少十年。”

“你会等我吗，宝贝？”

“我会什么？”

“摄政公园里面应该有一颗老橡树。我抽屉里有一些黄丝带。拿着它，然后到那时——”

哈里斯紧紧地抓住妮基的手臂，摇了摇她。“精神失常，对不对？这可以减轻刑事责任。妮基，我可以说你之前的行为就不太正常。我知道你有些不正常。我是个警察。他们会听取我的意见。”

妮基对哈里斯笑了笑。“真的吗？你会为了我这么做吗？仅仅为了我？”

卧室的门开了。凯文走了出来，拿着个玻璃镇纸，在两只手之间抛来抛去地玩。

“我饿了，妮基。”

妮基甜甜地笑了。“等一等。我给你做个三明治。”对哈里斯，“可以吗，杰兹？”

哈里斯看着凯文。完全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里。可怜的呆子。他向妮基点点头，“我会跟着你。”

“什么，为了看着我的面包刀吗？”妮基咯咯直笑。“别担心，老兄。我要你在我出去的时候毫发无损。”

哈里斯跟着妮基走到厨房。镇纸从后面向他砸过来。他在倒地之前已经什么都知道了。

第135章

“对不起，”当皮帕从洗手间回来时，瑞德说。“你刚才说什么？意大利吗？”

皮帕对着正端着餐前小菜犹豫不决的侍者微微笑，鼓励他走过来。“非常感谢。”她看着盘子被摆了上来。当侍者退下后，她的笑容消失了。她的眼睛直接看着电话。“你打给谁了？”

瑞德装出一副最无辜的样子。“什么？”

“电话被移位了，卡桑德拉。我离开的时候它跟调味瓶是四十五度角。现在是九十度。”

“我可能动了调味瓶。”

“不是，它们一直在原来的地方。是手机被动过，而不是盐瓶和胡椒瓶。”

瑞德仔细地查看这个制造麻烦的手机。她举起右手，成水平位置。然后在空中左右的摇摆。“九十度，你说的？我看是一百度，也许一百一十度。”

皮帕气呼呼的眼神告诉瑞德她一点也不觉得好笑。“我刚刚清理了一下桌子，”瑞德接着说。“我看到侍者在准备上菜。”

皮帕仍然保持着庄重而怒气冲冲的眼神。

“我会对你说谎吗，律师？”

“很明显，”皮帕说。“如果我拿起电话浏览一下拨出的电话，最后一个电话会是什么时候？”

瑞德耸了耸肩膀。她想，本来可以把那删除掉的。她说，“如果你不相信我，那就查吧。”

皮帕的手摇摆了一下，好像在犹豫是否要接受挑战。她拿起电话。当发现电话是开着的时候，她胜利地看了瑞德一眼。她按了关机键。默默而满意地看着它退出了系统，然后将它塞进她的包里。接下

来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她说，“嗯，托斯卡纳。我们九月份在巴黎过周末，圣诞节之后跟孩子们在湖区，但是我在考虑要不要来个春假？就我们两个？”

瑞德脑海里浮现出刚才跟詹姆斯·麦肯锡的对话。你不相信我们没有你也可以处理好吗？我对你们一百个放心。你知道的。

她瞥了一眼皮帕的皮包，然后努力给皮帕一个放松的微笑。“当然可以。为什么不。我的团队没有我照样行。”

第136章

警长安娜·哈格里夫盯着手机上的时间，看着它一秒一秒地走到十分钟的位置。行了，杰兹。我给了你双倍的时间。别开玩笑。她在头脑里倒数了最后的十五秒钟。她最后看了一眼走廊，希望哈里斯从门口出现，后面跟着妮基。

什么也没有。

她匆匆翻阅通讯录。哈里斯，杰兹。按下拨号键。没有应答。他把手机关掉了。她默默地诅咒着哈里斯的愚蠢。以及她自己的愚蠢，居然同意了他的要求。她应该知道他太糊涂，不可能逮捕她。

安娜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犹豫着。用指关节猛烈的敲门。“杰兹。时间到了。让我们了结这件事吧。”门在她的猛烈敲击下，有点动摇。她往后退了一步。等待着。无人应答。

她再次敲门，这一次更加用力。“我要进来了，杰兹。”她停下来。没有应答。

她使劲推门。门开了，一进去就是空空如也的客厅。一阵凉爽的清风从厨房吹过来。厨房就在前面。空无一人。窗户大开。她看着这一切。沥干器上的盘子被推到一边，以腾出一条通向窗户的路。在五楼？

“杰兹？妮基？”安娜跑进厨房，证实了她的猜想。消防通道。

安娜掂着脚跟转过身。她的左边有两道门。她冲向第一道。把门推开。拉了拉电灯开关的拉绳。是一间空空的卧室。

第二道门在召唤她。她抓住把手。一把把门推开。她的手指摸到了电灯开关，整个卧室立刻充满了柔和的桔黄色。她站住了，她瘫在了门口。

哈里斯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他的手分别被绑在床头的两边，两脚则被绑在床尾的柱子上。全身赤裸，一顶金色的假发盖住了他的生殖器。

当她看到他旁边的一把面包刀时，膝盖一软。

第137章

当看到瑞德把头转去看窗外那些一闪而过的车灯时，皮帕的声音渐渐低了下来。最开始是一辆，接着第二辆警察巡逻车在模糊的蓝光中一闪而过，转弯时还传来轮胎摩擦地面的刺耳的声音。警灯的蓝色光束照亮了餐馆。

“凯茜？”皮帕捏了捏瑞德的手。

瑞德慢慢地转过头来。“很抱歉。我只是……”

“你认为布莱克警司下班后还会迷恋警灯和警笛吗？你得学会放手。”

“也许出问题了？”

“凯茜，说真的。你有一个很好的团队。他们都很棒。甚至，恕我直言，泰丽·米勒。他们中的任何一位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将妮基·马歇尔带走。”

第138章

安娜努力站起身。她深深地吸了几口气，看着眼前的一切。杰兹·哈里斯躺在那里，脸色苍白，一动不动。警察的素养战胜了个人的情感。她走到床边，眼睛避开金色假发。她把他垂在床边的右手拿起来。当她感觉到脉搏的跳动时她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她走到他的头部，摸了摸他的太阳穴。哈里斯动了一下。

安娜看到了血。她本能地压低枕头，这样头颅就轻轻地倒向一侧，露出了左耳上方一个凶残的伤口。

“杰兹？”她的脑子飞速运转。“杰兹，你能听到我吗？”她下意识地拿出了手机，她看也没看，就按了快捷拨号键。

“麦克。我们需要一辆救护车。是杰兹。他头部受伤而且……”她停下，眼睛不情愿地顺着他的身体往下直看到那顶假发。她伸出手。拿起假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还好，只是头部受了伤。”

安娜转向哈里斯。她抓住他的手。“救护车正在路上，老弟。”

他的眼睛慢慢地又闭上了。

“好了，杰兹。歇一歇吧。”尽管不情愿，安娜的目光还是又回到那顶假发。她小心翼翼地举起它，就一秒钟工夫。 she就把夹克脱下来盖在哈里斯身上。

“你会没事的，老弟。”

第139章

“露丝女士？”

瑞德转过身，看见一名年轻的侍者正向她靠过来。

“是总督察露丝吗？”侍者问。

瑞德疑惑不解地看了皮帕一眼。对侍者说：“是我。什么事？有人没付钱吗？”

这回轮到侍者疑惑不解了，显然他没能理解瑞德的幽默。“有个电话找您。”他递过来一个无绳电话。“一位名叫麦肯锡的侦缉督察？他说很紧急。当然，为了私密起见，您可以到后面来。”

瑞德看了看皮帕的包，狠狠瞪了皮帕一眼。“没关系。我在这里说就行。”然后对着电话道：“吉姆吗？我是瑞德。”

麦肯锡解释情况的时候，皮帕看着瑞德的表情跌宕起伏。她只能听到瑞德的回答，但是一连串的“混蛋！”、“真他妈混蛋！”、“他受伤了吗？”以及“上帝啊，”后面紧跟的“我马上就到”，已经足以说明这顿饭结束了。

瑞德一头栽向桌子，脸埋在手掌中。“耶兹头部受伤，正在救护车上。安娜跟他在一起。妮基带着她弟弟跑了。摄像头拍到他们正堵在路上，朝着堤岸的方向行驶。吉姆在每座桥的北岸都设了一辆巡逻车。”她抬起头。“我的手机，劳驾了，律师。”

皮帕把手伸进包里。“我希望杰瑞米没事。”

瑞德拿过手机，俯下身皮帕脸上轻轻吻了一下。“不用等我了。”

“你不会有事吧？”

“我当然不会有事。”瑞德顿了顿，接着说道：“但如果事情失去控制，为了不让你首先从新闻上听到……安娜在卧室里发现一个空盒子。一个装9毫米口径子弹的盒子。妮基·马歇尔可能有枪。”

第140章

瑞德站在她的汽车旁边，看着警灯一闪一闪。她打开汽车后备箱，目光越过后备箱，笔直地看着前方，然后扭头看看身后。她迅速地看了眼附近的人行道和马路对面。有几个人在附近，但没有人离得很近。

她弯下腰开始将一些杂物移到一边，露出了那个硬纸板做的鞋盒。她堂而皇之地将它放在车顶，关上后备箱盖，走到副驾驶座的车门旁。好了，瑞德对自己说。让你看起来从容不迫。

她拿起鞋盒，在车门边弯下腰把盒子放在副驾驶座搁脚的地方。一只手伸到驾驶座下方，暗中摸索到贴在底架上的一小包东西。她用手指拉开胶带，将它放在鞋盒旁。

她慢悠悠地绕过车头，走向驾驶座车门，又随意地查看了一下手机。她坐进车里，将手机放在免提架上，按下了拨打詹姆斯·麦肯锡电话的快捷键，然后优哉游哉地把车开走。

当麦肯锡的电话接通时，瑞德打开了警察。蓝色的闪光灯照亮了两边的马路和汽车。“吉姆？我在路上。能给我个方向吗？”

“沿着堤岸，由北向东。我们的直升机正在跟踪她。三辆有标识的车正从远处监视，没有亮警灯鸣警笛，因为不想惊动她。我们不敢冒险在塞车的时候将她逮捕，以防万一她有枪。”

“她认识我。如果我能跟她谈谈也许能避免对峙。”

“朝塔桥开，头儿。我们准备在那儿逮捕她。”

“逮捕她？”

“我们认为她想上A3公路。伦敦大桥。显然杰兹告诉过巴里·泰勒她有朋友在布莱顿。但我们在试着迫使她改走塔桥。那里道路更窄些。”

“如果她提前过河了呢？”

“她不会的。交通这么拥堵，她去不了任何我们不希望她去的地方。我们有两辆没有标识的车在她前面一点，还有一辆刚刚挤到她后面，我们正要利用它来使通过大桥的车辆慢下来。黑衣修士桥和伦敦大桥更有把握上A3高速公路。我们只不过要她改走塔桥。”

“那就过了A3高速公路了。她凭什么这么走呢？”

“相信我，头儿，朝塔桥开。你还在梅菲尔区，是吗？”

“刚刚到那儿。”

“你走林荫道和河滨大街，沿跟堤岸平行的方向走得越远越好。你在那儿用警灯她不会知道。沿着A4高速公路开到伦敦大火纪念碑，然后直奔伦敦大桥，把警灯关掉，向着塔桥的方向开。我们会减慢堤岸的车流速度，使你有足够的时间开在她前面。”

“然后呢？如果她手上有枪，我几乎没办法法在一条拥挤的马路上逮捕她。”

“CO19 ¹正在赶往塔桥南面。我们会封锁塔桥，一旦向北转她就是瓮中之鳖啦。塔桥是唯一一个我们可以抓住她而不会造成平民伤亡的地方。”

“听上去好像你一切都很有把握一样。杰兹怎么样了？”

“清醒着。轻微脑震荡。不是什么重伤。比起伤痛他更感到难堪。”

“我能想象，逮捕的时候让女朋友给逃跑了。我敢打赌安娜也感到脸红。”

麦肯锡笑了。“她是感到脸红，但不是你想的那个原因，头儿。医生跟我们说……你别挂。”停顿了一下。“没事了。我们以为她会提前过河，但她只是不停地转街换巷。现在她在靠近左侧的车道，我们会从那里设法跟着她。一直到桥塔。”

“收到，吉姆。有变化随时通知我。”

前面的车辆都闪到一边让她通过，瑞德这时把油门一踩到底。她探过身子，用左手拿起鞋盒。打开盖子，取出一双廉价的鞋子，手摸

到底下的薄纸里面。她拿出了那把史密斯威森手枪，把它放在副驾驶的座位上，盖上鞋盒盖。她探身拿出了那一小包东西，将鞋子扫落到车内地板上，把子弹倒在副驾驶座位上武器的边上，用一个文件夹将他们遮住。

她的脉搏狂跳，肾上腺素在预感中极度飙升。跟泰丽在舒服的办公室里扮演《警探哈里》²是一回事。在伦敦市中心的街道上携带一把已经装上弹药的武器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林荫道变成了河滨大街，又变成了舰队街。如果CO19在她之前赶到塔桥的话，他们是不会让她过去的。她紧依麦肯锡的路线，咒骂每一辆没有及时对蓝色警灯做出反应的车辆。

¹ CO19：特种武装作战组，英文是Specialist Firearms Command，属于伦敦市警察厅。——译者注

² 《警探哈里》：原文为Dirty Harry，英国七十年代“新警察电影”的代表作。

第141章

“吉姆，我在卡农街。她现在在哪？”

“上泰晤士街。刚刚经过萨瑟克桥。我在桥的入口处伪造了一起交通事故，这样她就别无选择只能向前开了。”

“伪造交通事故？”

“只是几个年轻人假装喝醉酒，在马路上闹事。”

瑞德大笑。“不错不错。”

“下一座是伦敦大桥。只要一过那她就是我们的了。”

“是假如，”瑞德说。

“你没有信心吗，头儿？”

“我们甚至无法遥控一辆汽车，吉姆。我现在到了威廉王大街。”

“收到，头儿，直升机很早就发现了你的闪光灯。有一辆巡逻车为你保持着南向车道的畅通。一直到下泰晤士道路都是通畅的。我们已经把上泰晤士街的车速降到了爬行级别。领头的是她前面的十辆汽车，这样她就不会起疑心。你可以一路畅通无阻地开到塔桥。”

“如果她走伦敦大桥怎么办？她走A3高速公路怎么办？”

瑞德踩了油门，从威廉王大街往南拐，她用手势跟那辆警察巡逻车打了个招呼，路上一辆挡道的汽车也没有。

“她无法那么做。桥的入口处被一辆抛锚的货车和一辆RAC 1的拖车挡住了。”

“我知道了，死路一条。我们真幸运。”

“幸运？说真的，头儿。让我们这么说吧，那辆货车并没什么毛病。只要妮基一过去他马上会关上引擎盖并开走。”

瑞德又一次大声笑起来。她转到下泰晤士街，前面几乎没有车辆。她能够看到后面那几辆领头的车正慢慢地向前爬行。

“假如她不在塔桥转弯，我们怎么办？”

“那是最后一座桥了。下一个过河的地点是黑墙隧道和A2公路，朝着多佛尔的方向。”

“她也许不知道这些。她也许不是朝布莱顿去。我们得在她试图转弯的时候抓住她。”

“她不会的。”

“为什么这么肯定。”

“看前面。”

瑞德注视着前面往塔桥方向的转弯处。“怎么了这是……”

“我安排了一辆消防车和两辆救护车横过马路，而且我们弄翻了一辆老式的卢顿厢式货车，让它侧翻，躺在气垫上，这样显得更逼真。这样我们就能把所有车都导向塔桥，一次通过几辆这样子，而不会引起怀疑。穿制服的警察会拦住妮基的车以便让救护车退出来。这样前面的车就有时间通过塔桥。接下来她继续往前开，我们会在她后面把路给封上。两端封锁，她在中间。唯一受到威胁的平民就是她自己和她的弟弟。可怜的家伙。”

“太精彩了，吉姆。太精彩了。CO19还要多久才能到那？”

“那就是唯一的不足之处了，头儿。大塞车。他们过不了。我们预计要二十到三十分钟。但是穿制服的警察正在封锁南面的道路，一旦平民的车辆全部通过，他们会退回到原来的位置。妮基哪也去不了。”

“我现在到塔桥了，吉姆。我正在停车，准备好随时抓她。”

“别逞强，头儿。如果她有枪，那就不该我们管了。CO19会处理的。”

“只有当ARV 2 到位时我才不管。”瑞德把手伸到座位上，掏出了枪和子弹。“别担心我，吉姆。我自己可以搞定。”

瑞德按照泰丽教她的方法装上了子弹，拉上保险栓，将武器别在

左边的皮带上。她牢记泰丽的叮嘱。用右手很容易就伸到左边的夹克衫下，而如果放在右边的话，你首先得手臂往后揭开夹克衫，然后才能拿到枪。

她朝那些穿制服的警察亮出了她的警官证，然后把车停在消防车的旁边。

“最好留着那些救护车，”她说。“我们也许需要它们。”

她想，我也许需要它们。

¹ RAC：Royal Automobile Club 的缩写，意思是皇家汽车俱乐部。——译者注

² ARV：Armed Response Vehicle 的缩写，意思是武装应变机动车。——译者注

第142章

正当瑞德和站在塔桥入口处的制服警员联络时，有几滴雨落到了她身上。他自我介绍他是督察扬。简短而正式。显然对一个高级警官来到他的地盘感到不大愉快。瑞德没有功夫跟他聊天。

“CO19呢？”她问。

“迟到了。”扬确认了麦肯锡已经告诉她的信息。“但是不用急。犯罪嫌疑人不会跑的，我们把所有车辆都引到这座桥，但她不会从桥的另一端逃脱的。”

“她离我们有多近？”

扬迅速地对着他的手机说话。“三到四分钟的距离。”

“这里一起就绪吗？”

扬得意的笑了笑。“是的，长官。我们在下面已经将加布里埃尔·弗兰克斯用手势准备好了。”

“加布里埃尔·弗兰克斯？”

扬又得意地笑了。瑞德也许是他的上级，但CID 1 们都活在一个闭塞的空间。

“MPU，长官。直接从威平过来的。”

MPU。伦敦警察厅水上分队。瑞德的脑子飞速运转着。这是前泰晤士分部。伦敦警察厅的迷你海军。她以前从未跟他们有过任何接触。

“这位弗兰克斯先生的级别是什么？”

扬跟他的同伴交换了一个得意的眼神。他咳嗽了一下，清清嗓子。仔细回想着这一刻。“这个加布里埃尔·弗兰克斯是一艘船，长官。一艘塔尔加31 2。”

“加布里埃尔·弗兰克斯是第一个在工作岗位上牺牲的海警，”他的同伴补充说，在瑞德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

瑞德咒骂着自己的无知。她必须重建自己的权威。而且要快。“桥的另一端是谁在负责？”

“是我，长官，”扬说。“一直到CO19来接替我。”

瑞德点点头，表示明白。“我不是来这里指挥你们的，督察。但是这个犯罪嫌疑人除了在我的地盘制造了三宗谋杀案不说，还袭击了我的一位下属。我会尽量不给你们制造麻烦。”

“看到嫌疑人了，”有人叫了起来。

“她认识我，”瑞德说。“我会走开，让你们把她引到桥上去。”

她退后到消防车和一辆救护车之间的位置，看着车辆被一批一批地引着过桥。她看到妮基的车子开了上来。她自己对于要不要走到路中间把他们拦住做了一番思想斗争。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不要这么做。

她轻轻地走到救护车后面，拉开一点车门，刚好可以看到妮基在路障前面停下来，一个警察正挥舞着手臂让一组车辆通过。

她看到妮基在和警察说话。平静而镇定。没有任何紧张的迹象。显然被这个正在上演的交通事故给吸引住了。凯文看上去也很平静。

这位交通警察看着前面一组的车辆已经到了桥的另一端，他接下来后退一步，挥手示意妮基通过。“祝您一路平安，女士。”

妮基的车一上了桥，消防车就后退把路给堵上了。一组人员开始将侧翻的卢顿厢式货车拉正，让它重新站在四个轮子上。

瑞德走到救护车靠近大桥的一边，向下看着大桥的被灯光照得通明的柏油路面。妮基的车子被远处的桥塔挡住了。大约500英尺。瑞德目测。150米，她得把它写进她的报告里。她正处于对英制和公制能熟悉转换的年纪。

瑞德问，“桥上还有其他人吗？”

“没有。我们三十分钟前疏散了所有员工和游客。前面的车辆都已经离开南出口，整条道路都封锁了。现在唯一在桥上的人就是嫌疑人和人质。”

人质。瑞德倒吸了一口气。凯文是人质吗？她从没这么想过。但是为什么妮基要带上他呢？瑞德向下凝视着桥上的车子。太远了，看不清楚，但是她能看到妮基和凯文走了出来，两边看看，然后跑向最近的一座桥塔。

“太棒了，”扬说。“在南塔里面，正如我们所想。”

“所想？”

扬挺了挺腰。耸耸肩膀让夹克宽松一点。

“你的人麦肯锡导演了这一幕，将嫌疑人引到桥上。他也很做得非常出色。但现在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下。很明显她一旦落到水上她将无路可逃。当我下令疏散的时候，我还下了个指令封锁北塔，以及封闭上面的人行步道。留下南塔是开着的。她真的就直接向南塔跑去，我们正是这么打算的。”

“你希望她到南塔，是吗？”

“现在在堤岸那有一些记者，正举着高清摄像机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有一些在河上。MPU对他们也无能为力。在塔里面两个嫌疑人会逃过公众的眼睛。没有太多窥视的眼睛CO19也能搞定他们。”

“如果他们俩都在里面我们可以赌注他们，”瑞德提出建议。“即使饿死他们也没问题。没有必要为了他们浪费子弹。”

扬盯着瑞德看好像她疯了似的。“长官，我们刚刚把城里最主要的一条过河通道给封锁了。这会导致交通瘫痪的。”

瑞德抬头看着警用直升机正绕着塔桥做大范围的飞行，探照灯在雨丝里一闪一闪。她盯着探照灯，看见它在柏油路面上盘旋了一下又飞过塔顶去了。

“我们需要这座桥发挥作用，长官。”

瑞德思考着，代价是什么呢？是妮基和凯文都在现场被杀死吗？

她在脑子里掂量着可能出现的场景。伦敦警察厅不可能让公众看到他们在伦敦的最著名的地标前无所作为。更别说持续好多天了。如果妮基和凯文在塔里面，单独在一起，那么就没有什么目击者。没有

人会担心妮基。一个持枪的三次谋杀犯本就该死。凯文会附带受到伤害。过后的调查只会是掩饰。IPCC ³ 不会采取任何行动。

她向后看看扬。“我要进去。”

“我不允许，长官。”

瑞德向他亮了自己的警官证。“你说什么，督察？告诉CO19靠边站。告诉他们南塔里面有一位嫌疑人认识并且愿意和她说话的高级警官。人质谈判。”

扬的抗议声被直升机的轰鸣声淹没了。飞机开到他们头顶并转向桥的另一边。督察无能为力地看着瑞德坐进她的汽车，砰地关上车门，挂一挡，沿着空无一人的车道狂奔而去。警用无线电广播关闭。手机关机。她不需要跟任何人讨论这件事。更加不想跟一位官阶比她高的警官讨论。

轮胎压过刚刚形成的水洼，水花飞溅，就像快艇拉着滑水运动员一样。车头灯划过倾斜的雨幕。巨大的水泥拱顶矗立在前方，当她加大油门向那辆静止的汽车开过去时，蓝白相间华丽的钢铁附属结构从她两侧飞驰而过。

妮基·马歇尔的汽车停在南塔前，驾驶室的车门仍然打开，车内的灯也开着。塔门在风中摇来摇去。

瑞德把她的车停在妮基的车旁边，她的右手在左侧的夹克衫下面摸了摸，确保枪还在那。还在那。她既感到安心，又感到有点失望。这下她没有借口一走了之了。

她在车里坐了一会，两只手紧紧握着方向盘，没关引擎，看着雨刷绝望地想要挡住雨水。河流两边耀眼的蓝白灯光，就象一个巨大的萤火虫聚会一样。直升机的探照灯在桥上扫过来又扫过去，偶尔照亮了妮基的车。

她猜妮基可能已经把枪对准了她。只要一枪，一切就都结束。她已经杀了三个人。是个冷血动物，她提醒自己。

她想到了CO19。从和泰丽的谈话中她知道伦敦警察厅的神枪手本可以在堤岸上将她射杀，如果她在那出现的话。黑克勒—科赫G3⁴步枪。但是这种事情不会发生了。扬把事情都引到了门背后。那意味着黑克勒—科赫 MP5SF半自动步枪，或者更可能是一把手枪，这在桥塔的密闭空间里面会更有用。比如格洛克17⁵手枪。

她想起自己的那把手枪都可以进博物馆了。一把古老的史密斯威森。甚至都不知道它还能不能用。她不禁想知道妮基拿的是什么枪。

如果她拿了的话。

或者根本就没有武器？或者妮基没有带枪？安娜看到的只是一个空的子弹盒。

无论妮基做过什么，她都无法避免死刑。

她心意已绝。

¹ CID：Crimin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 的缩写，意思是刑事调查部。——译者注

² 塔尔加 31：原文是Targa 31，一种船的牌子和型号。——译者注

³ IPCC: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mmission 的缩写，意思是独立警察投诉委员会。——译者注

⁴ 黑克勒—科赫 G3：原文是Heckler and Koch G3，一种步枪，由德国黑克勒—科赫公司生产。下文的MP5SF是另外一种型号。——译者注

⁵ 格洛克17：一种半自动手枪，由奥地利格洛克公司制造。——译者注

第143章

瑞德走到雨中，耸了耸肩使夹克衫宽松一点。她举起手来。不是投降，只是为了让所有人知道她没有带枪。为了里面的妮基。为了外面在泰晤士河两岸的观众。为了下面正在增加的船只。加布里埃尔·弗兰克斯是其中的一艘。

“妮基。我是凯茜。凯茜·露丝。”

风雨把她的声音连同可能的回答都吹散了。

瑞德慢慢地想门口走去。逻辑告诉我们妮基会躲在里面。爬到最高处。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如果她有枪的话。或者是一个徒劳无功的藏身处，如果她没有枪的话。

但是逻辑告诉我们人们不会肢解和杀害无辜的人，瑞德提醒自己。三次冷血的杀人案已经是无期徒刑而且终身不得假释。名单上再加上一名警官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她可能会一不做二不休。

她伸出手去。停了一下，准备好走进干燥的室内。走进光亮之中。就象一个靶子一样明显。她不知道自己感觉如何。即将被杀害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她的手停在半空。她跨过门槛。干燥的空气。她本能的用手擦了一下眼睛。打住。不再快速地移动手部。她环顾四周。没看到妮基。没有看到凯文。湿湿的脚印通往远处的一道门。

她的手臂慢慢地放下来。她回头看了看外面，在半明半暗光线中的塔桥。在直升机的轰鸣声之外，她只能听到扩音器的声音。也许在要求她出去。她猜CO19现在应该已经到了。他们应该正在考虑下一步的行动。也许他们已经在桥上了。正向她走来。

瑞德转过身把大门关上。从里面上了锁。今晚没有人会死。

她这么希望。

第144章

“妮基！”瑞德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没有回应。

她跟随着足印，走到距离较远的一个门，这个门通往由维多利亚时期的砖和铁构成的迷宫。前面是机房，有一条古老的螺旋状楼梯通往上面。瑞德只能看清下面几级楼梯上有足印湿湿的痕迹。

“妮基！我是凯茜·露丝。杰兹的老板。你能听见吗？”

“别管我们！”回答来自上面，声音由于受到塔内交错的钢铁结构的回声干扰而有些失真。

“事情完全不必这样，妮基，”瑞德大声喊道。“让凯文下来。然后我们谈一谈。”

“没什么好谈的。”

瑞德试探性地爬上一级楼梯。“我上来了，妮基。只有我一个人。这里没有其他人。”

“待一边去吧。别靠近我。”

“妮基，CO19就在外面。”她可以听到透过厚厚的墙壁传来的直升机的轰鸣声。“CO19。带枪的警察，妮基。他们认为你有枪。”

“我有。”

瑞德的心顿时凉了一截。任何关于妮基没有武器的希望都化为了泡影。“他们会朝你开枪的，妮基。必要的话，他们会杀了你。”

妮基的头出现了，她正透过楼梯的栏杆窥视着下面。“杰兹在哪？”

“他不在这。”

“我本来不想伤害他。”

“他没事。”

“谁跟你在一起？”

“这里只有我和你。”

妮基看了看瑞德的身后，搜寻着任何行动的迹象。

“这里没有其他人，”瑞德说。“只有我和你，妮基。”

“还有凯文。”

“还有凯文，”瑞德加上一句，“还有外面的CO19。他们来了很多人。都荷枪实弹。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神枪手。随时准备开枪。一旦他们进来，我就无能为力了。”

“我以为你是老大。”

“我是。现在这当儿。当只有我在这的时候。我没有权力管CO19。妮基，我把大门锁上了，为的是不让他们进来。”

“真的？”

“这样我们可以有时间谈一谈。CO19不会跟你谈话的，妮基。你明白吗？他们会开枪射杀。为什么不让凯文下来呢？他和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我不能这么做。他需要我。”

“如果他跟我在一起，没有人会伤害他。”瑞德的眼睛眯缝着，因为要阻止发梢上的雨水滴进去。她抓住木质栏杆。又往上走了一步。

“不要上来！”

“妮基，我要上来接凯文。把他带到安全的地方。”

“休想！”妮基的手里出现了一只枪，向下对准着瑞德。

瑞德停下来。这可不是演电影。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弯腰躲避的速度并不比子弹的速度快。她深深地吸了几口气。保持镇定。她记得泰丽跟她说过。除非是近距离，否则手枪几乎一点用处也没有，即使是神枪手拿着也一样。

她估计妮基在她上面，距离至少四十英尺。泰丽没有说多少英尺和英寸才算近距离，但瑞德认为这还算不上。但是泰丽的另一个警告

马上打击了瑞德的信心。如果子弹没有打中，弹回来却可以打中任何人。瑞德向四周看了看。砖块、水泥、钢铁。好多东西使它可以弹回来。

“妮基，这里没有出口。让我们理智地解决这个问题吧。没有人会受伤。”

“我警告你！我要开枪了！”

“如果你杀了我，妮基，你和凯文都无法活着离开这里。当CO19破门而入，我是你唯一的目击证人。”

“我不会让你这么做的。”妮基的声音颤抖着。“凯文需要我。”

瑞德又上了一级楼梯。

妮基抓住凯文，手臂环绕着他的脖子，把他拉过来让瑞德看见。她的另一只手举起了枪。枪口对准凯文的头。他脸上一片茫然，好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妮基的眼睛在远处闪着光。

“我会杀了他！”

瑞德站住。“不，你不会的，妮基。他是你弟弟，不是陌生人。放他走吧。我保证他不会受到伤害。”

“不行。他需要我。没有我他活不下去。”

“如果你伤害了凯文，那我就什么都帮不了你。”

“反正你也帮不了我。”她往后退，不见了。“别再靠近我们。”

外面直升机飞得很近，把妮基可能说的所有话都淹没了。

瑞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从夹克衫下面掏出那把史密斯威森。她冲上楼梯。美国警花在脑海里闪了一下。她笑了笑。从一个转弯处跑到下一个转弯处，停下，两手握着枪，就像泰丽教她的那样，她自信满满。

直升机飞近了一点，然后又离开了。她能够听到下面传来的微弱的拍门声。CO19。时间一分一秒地逝去。她跳上最后几级楼梯，紧张得喘不过气来。她来到妮基刚才站着的平台。没有人。没有妮基和

凯文的踪影。

前面有往上的楼梯。她的一旁是一扇半开的门。外面有工人的标志。橘黄色的施工织带缠绕成迷宫一样，禁止外人进入。门口可以看到搅起来的灰尘，说明有人刚刚经过那里。

瑞德向上看了一眼楼梯，然后转身走向门口。她在门外站住。将汗淋淋的手掌在牛仔裤上擦了擦，再双手重新握紧手枪。

她抬起一只脚，用力把门踢开，门砰的一声撞在里面的墙上。没有人藏在那。那些好莱坞电影终归还是发挥了作用。

大桥的灯光从远处墙上一排巨大的窗户透进来，她看到一堆正在维修的东西。维多利亚时代的砖块复制品和铁梁堆得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建筑工具。没有看到妮基。没有看到凯文。但是直升机的声音很响。这点她很确定。

瑞德朝声音走去。外面吹来阵阵清风。当直升机飞过来的时候，一块厚厚的塑料硬片巨浪似的鼓了起来。一个角在风中拍打着。

第145章

她面前有四组巨大的窗户。每一组都由两块高高的长方形玻璃和上面的两块较小的拱形玻璃组成，全部嵌在优雅的维多利亚式石基里面。全都装有栏杆。中间一组窗户的两块长方形玻璃不见了，代之以在塑料硬片，它们在直升机旋翼的鼓动下翻滚着。有一个角已经脱落，正疯狂地抽打着。

从这里可以通往石建的阳台，瑞德想到。但是她们在三楼。没有地方可去。她小心地悄悄走向那扇没有玻璃的窗户。枪稳稳地握在手里，手臂伸直。直升机飞走了，风和声音也小了很多。

瑞德走到塑料硬片那里。她的右手紧握着武器，左手慢慢地将那块不透光的塑料片往后推。她看了看阳台上。一个人也没有。她站到阳台上想看看是否外面有什么藏身之处。突然直升机上快速转动的探照灯照到了她。瑞德的枪本能地从手里滑落下来，哐当一声掉在地板上。她伸手去取她的徽章。把它举得高高的。她在头顶上挥舞着双手，以示一切正常。

直升机开近了，探照灯扫过阳台，确定瑞德的手势所表达的内容准确无误，她想。一个机组人员做了个手势表示明白，然后它就开走了。

瑞德转身回到南塔。她捡起地上的手枪，将它松垮地别在身体一侧，以防直升机的探照灯回来又照到它。

她把塑料硬片推到一边。

走了进来。

她朝下盯着妮基的枪口，后者正近距离地对着她的脸。

“把枪扔掉，督察。”

瑞德凝望妮基疯狂的眼睛。她后面站着凯文，他一动不动，好像对她姐姐正拿枪对准别人无动于衷。就跟他姐姐拿枪对准他的头时一样地无动于衷。简直是个弱智。连屁股都不会擦。

“把枪扔下，”妮基重复说道。

瑞德站得稳稳地，手指轻松地拿着史密斯威森。“够了，妮基，游戏结束了，”她冷静地说。“如果你想杀我你早就扣动扳机了。让我们一起走出去吧。”

妮基手里稳稳地拿着枪，眼睛盯着瑞德不放。

瑞德不知道那把枪是什么型号。那显然是一把手枪。比史密斯威森时髦多了，这点确定无疑。她想知道妮基是从哪弄到这把枪的。还有她是否知道怎么用。距离这么近，只要扣动扳机就可以了，瑞德陷入了沉思。

她说，“我们可以到警局把所有的问题都谈一谈。”

瑞德又向前一步，手依然放在两边。“杰兹也会在那，妮基。我可以安排。”

妮基畏缩了一下，就像一个被大人训斥的淘气小孩。“杰兹吗？”

“当然了。他现在就在警局。只要我打一个电话，CO19就会撤走。我们会给你拿一些取暖的衣服。一些喝的东西。给凯文一个汉堡包。而且我们可以跟杰兹见面。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瑞德看着妮基的枪在手里上下颠动着，她那张被睫毛膏染得乱七八糟的脸上是半信半疑的表情。

“妮基？把枪给我吧。”

“凯文怎么办？”

“会有人照顾他的。”

“他需要我。”

“你应该早就想到这个问题。”

妮基往后退，一只手推着凯文，另一只手拿着枪，枪口仍然对准瑞德。妮基每退一步，瑞德就往前一步，史密斯威森挂在一旁。呼吸平稳。权衡着各种可能性。她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凯文。

“够了，妮基。为了凯文。现在投降吧。”

妮基的目标游移不定，但距离仍然很近，她不可能失手。

瑞德看着妮基在各种选择中权衡得失。

向瑞德投降。

冲向瑞德，穿过门口，再回到楼梯那里。

或者自己再退回到阳台上。

凯文碰到了塑料硬片。妮基在他身后，距离他一步远。瑞德在妮基身后，距离她三步远。

瑞德看见妮基让凯文走到一边，自己走到他原来的位置。她看见妮基用她那只没有拿枪的手把塑料片推到一边。转过头看了一眼阳台。

瑞德看到了自己的机会。她让枪掉到地板上，自己向妮基猛扑过去，就像一次齐腰高的擒抱一样。这样对妮基也比较好。

妮基后退时身体倒在凯文身上，使他重重地撞在墙上。瑞德坐在妮基身上，撕扯着落在他们身上的塑料片。这张塑料片从窗框被扯了出来，在她们打斗的当儿把她们包了起来。

瑞德挣脱了塑料片，她将妮基一层层裹在塑料片里，使她看不清楚。同时也使她无法开枪。她将妮基推向空荡荡的窗框，当这个被塑料包裹着的人跌跌撞撞地一头奔向阳台却在那里跌倒时，她正细心地品味着这一刻。

瑞德转向凯文，他像一团烂泥似的瘫在墙边。她向他跑过去，感觉到他脖子上还有脉搏。当他醒过来时，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他的眼睛睁开了。他看着瑞德，一脸茫然。

慢慢地他笑了，他认出了她。“妮基去哪了？”

第146章

一束白光从洞开的窗框照射进来，扩音器的声音比直升机的轰鸣声还响。瑞德看见妮基挣扎着站起来，撕扯着裹在她身上的塑料片。

“放下武器，举起手来。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瑞德急忙跑到窗户那，正打算爬出去，她看到一束亮光从妮基的枪口喷出，射向了伦敦的天际。直升机摇摇晃晃地开走了，它向上爬高，探照灯狂乱地照射着阳台。

第二束从枪口发出的亮光则很清楚。是从南岸发出的。是由一个CO19的狙击手从南边封锁线上的ARV旁边发出的。当瑞德看到包裹着妮基躯干的塑料片在一股红色的冲击波中碎成千万片时，她的脑子还在想着刚才那次射击瞬间发出的光亮。

她看见妮基的身体飞向阳台远侧的墙壁。看见她的躯体撞在墙上，慢慢地滑下来，最后一动也不动。看见裂开的伤口鲜血直涌，宣告着任何救援都是无效的。看见妮基的金色长发披散在她的周围。

看见凯文慢慢地走到她身边。

她迅速转过身，将他推回到房间里。

“妮基在哪里？”

“她死了，凯文。”

凯文点点头。“她说过她也许不得不死。”他耸了耸肩膀，走开了。

第147章

“来吧，我带你离开这。”瑞德将一条保温毯披在凯文的肩膀上。轻轻地领着他从南塔底层的一群警察中间通过。让他慢慢地坐到她的车后座。

当她准备打开驾驶室车门的时候，警司科林·布莱克走了过来。他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胳膊上。

“你真是让人惊喜不已，凯茜。”他笑着说。“做得好。你的表现很出色。”

“这要看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长官。如果是我去逮捕妮基的话她现在还活着。”

布莱克的身体向前倾斜。“我很有兴趣的等待着你的报告，总督察。IPCC会展开调查，当然了。一个平民被杀害了。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会全力支持你。”

“谢谢你，长官。”

布莱克透过汽车玻璃看着车里面。凯文回看着他。

“你没必要这么做，凯茜。我们的社会服务联络员正在路上。”

“我认为凯文现在需要一位朋友，长官。”

“直至鉴证组彻底地清查过马歇尔的公寓之前，他无法回家，这你是知道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带他回我家的原因。我们家有空余的房间。孩子们今晚住在他们外婆家，这真幸运。”

“我不确定你是否应该这么做，凯茜，”布莱克说。

“我找不出任何有力的反对理由，长官。他有精神障碍，不适合做证人，而且他并没有看到妮基被杀。犯罪嫌疑人死了。案子结了。凯文只是附带伤害。”

“即便是这样，”布莱克说。

“我觉得他甚至都不知道她已经死了，长官。而且只有一个晚上。我要好好收拾残局，这是我欠杰兹的。”

布莱克耸了耸肩膀。“我看出来你已经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凯茜。提起哈里斯，需要有人跟他说说妮基的事。你愿意我去吗？”

瑞德坐进她的汽车里。“我正要去那儿，长官。我认为这件事必须由我去做。但还是谢谢你。”

第148章

瑞德通过了北边出口的封锁线，将车子开上了堤岸。她打了个电话给哈里斯。

“我没事，头儿。”哈里斯平静地说。“我看新闻了。”

“我很抱歉，杰兹。我正想赶过来亲自对你说。我仍然感到很抱歉，如果你需要谈一谈的话。

“不必了。我很好。”但是颤抖的声音却说明事情正好相反。“凯文还好吗？”

“他没有受伤，如果你要问的是这个的话，”瑞德静静地说。“但是他需要帮助以便适应新情况。帮他安排好生活。你认为……明天怎么样？”

“当然没问题。可怜的家伙。她是他的全部。”

第149章

瑞德努力睁开朦胧的眼睛，浓烈的咖啡味使她的心情放松下来。她对皮普笑了笑。“早上好，律师。我们的客人怎么样啦？”

“正做早餐呢。”

“自己一个人？”

“凯茜，凯文只不过有点迟钝罢了，他没有什么问题。你会吓一跳的。而且我向你保证他会把厨房清理得一尘不染。”

“直到孩子们从辛太太那里回来，”瑞德咧嘴一笑。“我必须说你应付得很好。我以为你还会给我们摆脸色。你昨晚不太高兴。甚至都不愿意跟他打招呼。”

“那是因为我还没意识到他是谁。”

“我告诉过你他是妮基的弟弟。”

“但你没告诉我妮基的弟弟是谁。世界真小。”

瑞德努力坐起来。“律师？”

皮帕舒服地坐在床边。“凯文和我认识快两年了。我们每六个星期见一次面。”

瑞德盯着皮帕。“你 和凯文？”

皮帕笑着说。“凯文是托尼和萨沙店里跑腿的。哦，抱歉。它现在不叫这个名字了。我是说，在长发公主店里。”

第150章

“杰兹怎么样啦？”瑞德打开简报室的门时，泰勒问她。

瑞德做了个手势向全体人员打了招呼。没有闲聊。没有对三宗谋杀案已经结案的庆祝。沉重的气氛里面夹杂着遗憾。

瑞德走到前面的白墙那里。捡起放在自动操作仪上的指挥棒。今天没有什么需要用到白墙的。

“杰兹在妮基家里，协助SOCO。”瑞德小心地挑选合适的字眼。“这只是对嫌疑人住所的一次例行检查。很明显杰兹有房间布置的第一手资料。我几分钟之前跟他通过话。他应付得很好。很棒。”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安娜问了一个大家都希望听到答案的问题。“这次糟糕的逮捕行动怎么办？”

瑞德点了点头，以示她明白这个问题的深度。“我已经跟布莱克警司谈过了。他会全力支持我们。”

“头儿？”

“很明显我们都不知道妮基会有枪。我跟警司解释说当妮基拿出枪来时你们俩都吓呆了。杰兹扮演了英雄的角色，他试图把枪从妮基手里抢过来，这时他受伤了。在你为杰兹叫救护车的时候她趁机逃跑了。”

安娜屏住呼吸。没有说什么。

“你完完全全按照程序办事，”瑞德接着说。“当你面对着一个持枪的犯罪嫌疑人和一个受伤的同伴时，你向警局呼救并保证了你和你的同伴的安全。这是你即将提交的报告的主要内容，对吗，哈格里夫警长？”

“一字不差，头儿。”

“她的弟弟怎么样。”麦肯锡问。

“没受伤，很幸运。而且一点也没受到惊吓。就像他不知道他姐姐已经死了一样。”

“那他以后怎么办？”

“杰兹自愿在社会服务机构接管他之前照顾他。”

泰勒的嘴巴张得大大的。“杰兹同意了？我还以为他们对对方恨之入骨。”

“他们的确恨对方，”安娜说。“我想他们都失去了一个很特别的人。同样一个对他们很特别的人。我认为帮助凯文能够让杰兹走出阴影。好样的，杰兹。我为你感到骄傲。”

“我们都为他感到骄傲，”泰勒加上一句。“我们都是。”

第151章

杰兹·哈里斯腋下夹着一本剪贴簿进来的时候，安娜正坐在角落的桌子前，面前摆好了咖啡。

哈里斯将剪贴簿往桌上一仍，重重地坐进安娜对面的椅子上，他感激地抓起杯子，一口气灌了半杯摩卡咖啡，用手背擦了擦嘴。打了个很响的饱嗝。

安娜笑着说。“这是对你好吗这个问题的回答，对吗？接下来的问题。我看你又恢复了原来的魅力。”

哈里斯强迫自己笑了笑，但是却难以令人信服。“我得最大限度地利用我的假期。”

“事假算不上假期。”

“任何离开巴扎的时候都是假期。”

“你歇歇吧，杰兹。你知道你有多渴望见到他。不管怎么样，头儿说你们重新归队后，还是让你们俩一组。”

哈里斯的脸上绽开了笑容。“谢天谢地！我无法再承受一次……”哈里斯迟疑了一下，没有说下去。“我说的不恰当。我的意思是……”他试图挽回，但是声音却越来越低。

他不自然地笑了笑。“真见鬼。你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如果现在是我和巴兹在聊天，我们会拿着一瓶啤酒，而不是一杯该死的咖啡。”

“想想那些被拯救的肝细胞吧。更不用说那些脑细胞了。哦对了，”安娜接着说，“我听说你在照看那个弟弟。不错嘛，小伙子。”

“我都要疯了。老实说，他蠢得无可救药。”

“不是每个人都能跟你一样成为爱因斯坦的，杰兹。”安娜同情地说。“SOCO检查完公寓了吗？”

“我刚刚从那来。他们现在在清理。没有什么发现，我能看出来。

几张名片。一些跟闭路电视里面一样的衣服，诸如此类。哦对了，他们给了我这个。”哈里斯把剪贴簿推到安娜面前。“说可能对雨人¹会有帮助。他们这么叫凯文的。别问我为什么。”

“那是一部电影，”安娜解释说。“是达斯汀·霍夫曼主演吗？还是汤姆·克鲁斯？”

“凯文可一点也不象汤姆·克鲁斯。”

“我投降。这一轮该你请了。一杯拿铁²，谢谢。”

哈里斯挣扎着站起来。“至少跟你喝一轮咖啡要比跟巴兹喝一轮酒便宜。”

“我知道，我在拯救你的脑细胞的同时也在拯救你的钱包。”安娜拿起剪贴簿。“这里面有什么让人兴奋的东西吗？”

哈里斯耸了耸肩膀。“只是一大堆跟他的过去有关的剪报。这个应该是妮基为他做的。而那个白痴根本看不懂。”

¹ 雨人：来源于一部好莱坞电影《Rain Man》中主人公的名字雷曼，雷曼咬字不清，总是把自己叫成Rain Man，直译过来就是雨人，后来专指那些具有某种特殊才能但是生活不能自理的人。这部电影的主演是达斯汀·霍夫曼。——译者注

² 拿铁：一种加了牛奶的咖啡，英文是Latte。——译者注

第152章

当哈里斯回来的时候，安娜刚刚打完电话。

“是杰森，”安娜解释说。“他想回到那间罗马尼亚餐馆。”

“社会服务机构会照顾他的。”哈里斯说。

“杰森？”

哈里斯困惑地看着安娜。“凯文。今天早些时候会有一个社会工作者过来跟他谈谈。我说我会尽量在场。就像只此一次。他不必知道我以后会经常这么做。”

“你做得很对，杰兹。”

“是的，好吧他刚刚失去了姐姐。我简直无法想象那会是什么情况。”

“你刚刚失去了女朋友。两者之间差别不大。”

“不对。在我失去女朋友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她是谁。是个什么样的人。昨晚死去的那个人不是我爱的那个妮基·马歇尔。”哈里斯停下来用纸巾擦了擦润湿的眼睛。他问，“会对这起事件，呃，做正式的调查吗？”

“IPCC已经开始调查了。”

哈里斯的脸上现出惊恐的神色。“上帝。我要怎么对他们说？”

“对PICC吗？什么也不用说。他们对你不感兴趣，杰兹。他们要调查的是妮基的死因。杀死她的那名警察。以及事情是否可以避免。都是针对CO19的，不是针对你。”

“但我经常跟她出去。我应该注意一些迹象。”

“杰兹，妮基属于某种反社会的杀手。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心理学家才有可能发现一些迹象。”

“她穿的衣服，在录像上出现的那些。都在她的房间里。SOCO把

它们都拿走了。”

“她跟你出去的时候有没有穿那些衣服？”

“没有。”

“那还有什么问题？她是一名模特，杰兹。你不可能知道她的衣橱里什么衣服。所有的女孩都有无数穿都没穿过的衣服，而妮基的可能有两倍之多。”

哈里斯露出一丝微弱的笑容。“简直堆积如山。但SOCO只拿了两套。其他的都跟犯罪现场没有什么关系，我猜是这样。我走的时候，凯文正将它们一件件重新挂好，放进衣橱。”他把目光移到那本剪贴簿。“有什么用处没有？”

“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我忙着和杰森聊天。”她把剪贴簿拿起来随手一翻。眉头一皱。“里面有些东西蛮沉重的，杰兹。”

“比如？”

“比如那个虐待凯文的变态狂。天啊，那时这个可怜的孩子只有十岁。怪不得他……”安娜浏览了几页。“没错。都在这里。社会服务机构对凯文出的报告。还有妮基的。她那个时候只勉强算得上是青少年。她还写了些东西。关于社会是如何打击凯文的。”安娜把剪贴簿在桌面上推过来。“你应该读一读。”

哈里斯又把它推了回去。“有什么意义呢？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全都过去了。那也不是妮基的笔迹。”他一口喝下第二杯摩卡。“不管怎么说，我还得回去找雨人。你说是汤姆，克鲁斯演的？我得找找看能不能下载。我昨晚发现了一个新的盗版网站。”

“没有人说过看盗版录像带也是种犯罪吗？”安娜的手心不在焉地敲着剪贴簿。“你不介意我把它仔细阅读一遍吧？”

哈里斯耸耸肩膀。“别客气。雨人不太可能会想它的。”

第153章

“两个星期？”艾拉交叉着手臂，做了个典型的跟皮帕闹别扭的姿势。双腿交叉站着，头部轻微上扬。冷冷眼神。“我会闷死的！在法国根本没有事情做。”

“亲爱的，这是去度假，”皮帕安慰她。“你会喜欢的。而且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艾拉，我跟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很希望可以去国外度假。”辛西娅说。

“恐龙世界，”杰克说。

辛西娅开玩笑地用卷起来的《每日电讯报》重重地抽打了杰克一下。“我顶多跟金字塔一样老，谢谢。”

“为什么我们不能跟正常的人一样去佛罗里达呢？”艾拉咬住不放。

“因为你们的爸爸不喜欢坐飞机，你知道的。”

杰克抬起头。“所以我们就要花半个假期的时间跟行李一起挤在爸爸的车后座，而我们的朋友则坐着协和式飞机风驰电掣。”

瑞德的一口咖啡喷到了她的杯子里。“协和式？它在你出生后不久就退役了，杰克。我很惊讶你居然听说过它！”

“他的游戏机上面有，”艾拉咕哝着说。“爸爸给他买的。真偏心。”

“偏心？”皮帕从她的法律文件中抬起头来。“我记得你爸爸给你们两个都买了新的游戏。”

“没错但我的是，”艾拉用手指在空中比划着，“辅导软件。杰克则有游戏可以玩。”

“复古游戏，”杰克纠正她说。“但协和式真的很酷。它可以突破音速。你可以做机长驾驶飞机。看！”

没有必要急于检验杰克的飞行技术。

瑞德说，“不管怎么样，这个假期可以让你有机会练练你的法语，艾尔斯。”

艾拉盯着瑞德。“切。凯茜。我学的是德语和西班牙语。再说了，既然法国这么好，你们俩为什么不来？”

“因为我有一大堆工作要做，我根本不可能在这个夏末离开两个星期，”皮帕说。“卡桑德拉也不行。你知道我们有多忙。”

“你们总是很忙。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去法国？”

皮帕笑了。“实际上，艾拉，我们有一段时间是在一起的。卡桑德拉和我会在巴黎度过一个安静的周末，在你们返程途中碰头。你们的爸爸会在那儿和我们见面。凯茜希望能带你们去埃菲尔铁塔，并假装你们是游客。这个主意怎么样？”

艾拉勉强地笑了笑。“希望吧。”

“当你们从法国回来，我们会再出去旅行一天。”瑞德将粉红猪小妹杯子上的盖子拧紧。“你觉得怎么样，露比丝？去动物园怎么样？”

“耶！动物园！”

“真无聊，”艾拉说。

“我们不能去看狗狗比赛吗？”杰克专注地打着他的游戏，头也不抬。“戴伦说那些狗狗酷毙了。”

辛西娅·克里奇顿将露比从高脚椅上抱下来。“在花园里待五分钟，然后就走，宝贝。”对杰克说，“我认为灰狗赛场不是家庭聚会的合适地点，年轻人。”她越过餐桌，小声地跟瑞德说，“但是如果你希望能有一个没有小孩子的下午……”

“辛夫人！你说话要算数哦！”

皮帕抬起头。“怎么了，妈妈？”

“没什么，亲爱的。凯茜和我刚刚在讨论你们可以在秋天期中假的时候带孩子们出去玩一天。”

皮帕做了个否定的手势。“短途旅行前一天晚上安排也不迟。不需要做周详的计划。不象正规的假期。我想起来了，卡桑德拉有没有跟你提到过湖区？”

瑞德溜回到她的椅子上。

“没有，亲爱的，”辛西娅说。“怎么了？”

“嗯，我们决定新年到那里短期度假。”皮帕看看她母亲的脸色有没有什么反应。“全家人一起。因此我们希望你能参加。”

“我们要去湖区度假吗？”杰克的两个拇指停止了打游戏。

艾拉看着她的母亲，面无表情。

辛西娅从一个个孩子地看过来，目光最后回到皮帕。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

瑞德打破了令人难堪的沉默。“你们觉得怎么样，孩子们？”

“你觉得那样合适吗，菲丽帕？”辛西娅问。

“合适的，妈妈，我们的确这么认为。卡桑德拉和我已经详细讨论过了。我们不想让某些一辈子一次的事件毁了我们将来的快乐。理查德会跟往常一样跟孩子们过节礼日，然后我们会驱车去坎布里亚，并在那里度过剩下的假期。”皮帕看了一眼艾拉。“别担心，我们会租一辆大点的车，你们都会很舒服的。”

“什么，一辆悍马吗？”杰克问。

“那道不至于，”瑞德说。“但是可以坐八个人。”

艾拉算了算数。“我猜爸爸和露西不会来的。”

皮帕笑着说。“说对了。”

艾拉重新用指头算了一遍。“我，杰克，星期二。一共是三个。妈妈，凯茜，奶奶。还是只有六个。”

皮帕笑得更甜了。“作为对你们跟爸爸在法国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假期的奖励，卡桑德拉和我决定你们每人可以带上一个朋友，一起去湖

区。”

艾拉呆呆地说。“真的吗？”

“是的。如果你在法国表现不错的話。”

杰克在椅子上坐直了。“我可以带上戴伦吗？”

“戴伦当然可以来。“瑞德瞪了一眼皮帕，让她不敢抗议。”每人一个朋友。这样，辛夫人，你觉得呢？越多人越好玩。”

“华兹华斯的故乡……还有我可爱的孙子们以及他们的朋友们作伴？你们敢拉下我试试看！”

“那就这么决定了，”皮帕说。“喝完茶我马上去预定。妈妈，有你一路上帮忙照看孩子们真是太好了。我们当然不是为了这个才邀请你。”

“当然不是啦，亲爱的。”辛西娅甜甜地笑着说。“我从来没这么想过。”她对瑞德说，“我要带上真空吸尘器和土豆削皮机吗？听起来好像我需要用到它们。”

瑞德举起她的咖啡杯，以示支持。“别担心，辛夫人。我们肯定能时不时地安排几个小时让你睡上一觉，这完全是你应得的。”

第154章

“叫我科林怎么样，”警司布莱克说。“至少私下里这么叫我。我认为这是你的努力为你赢得的。”

瑞德不自在地在椅子上挪了挪身子。不安地笑了笑。“我试试吧。但我一直都叫你长官，长官。就是比尔，也就是总督察安德鲁斯，也叫你长官，而你和他多年的老朋友了。这是办公室的规矩。”

布莱克点了点头。“职位越高，越孤独。我相信你已经体会到了。”

“是的，长官。我的意思是，科林。”

布莱克慢慢地坐回到他的椅子上，手指搭在下巴上。“那么，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想向您报告最新的进展，长官，以及询问关于IPCC调查的问题。”

布莱克点点头。“哈里斯警员是如何应对损失的？”

“他应付得很好。是他主动提出照顾马歇尔的弟弟。帮他平稳度过这个难关。杰兹还跟社会工作者联系，确保凯文的权利得到兑现。”

“值得表扬。太值得表扬了。社区关系对警队来说非常重要，而且受害者的家属在这方面得到帮助这一点特别好。”

“罪犯的家人所受的伤害往往最深，长官。”

“SOCO完成了对马歇尔住所的搜索吗？”

“完成了。他们拿到了那件跟闭路电视上一样的裙子，而且纤维应该能够匹配。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都相当学术化。我只不过在等他们的最终报告，这样我能把这个案子结了。”瑞德笑了笑说。“应该说，我真恨不得把一些迟迟不能了结的冷血案件一股脑扔到里面去，把它们清理掉。”

“许多真理都藏在玩笑话里，凯茜。”布莱克凝视着远方。“我知道

它发生过，相信我。当我还是个新手的时候这种情况相当普遍。那些可能一生中只做过三四次小偷小摸的坏蛋，会突然出现在陈尸间，然后一下子就会有十几个冷血案件出现在他名下。”

“《火星生活》¹，长官。”

“别让我打开话匣子。当然了那时候IPCC 还只是警察投诉管理局。比现在还不起作用。”

“既然你说到这个问题，长官……”

布莱克往前坐着。“你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凯茜。很明显IPCC必须调查动机，这就是他们今天上午跟你见面的原因。但那些都是例行公事。根本原因是，我们有十多个新闻记者拍到了这个事件。妮基·马歇尔在公众面前对着一辆警用直升机开枪。CO19采取行动以保护直升机上的警察和下面地上的民众。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你一点也不用担心。”

“听到你这么说我很高兴，长官。”

“叫我科林，别忘了。而且我要说，凯茜，你完成了一件非常出色的的工作，将那个女人和她的弟弟分开来，并且迫使她走进公共场所。总警司和DAC都很欣赏你。”

瑞德感到脸红了。“事情并没这么简单，长官。”

布莱克挥了挥手，表示这个问题的讨论到此为止。“没有事情是简单的，凯茜。关键是报告要怎么写。”

“就像那个自杀的跳楼者塔莉娅一样。”

“一点不错。顺便说一下，你别以为我忘了你对那件事情的兴趣。另外我也没有忽略那份关于你的互惠生的失踪妹妹的备忘录。但是，尽管你的想法很好，凯茜，但是我不认为我能过问海外失踪人口的调查，这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之内。”

“还是要谢谢你留意了这件事，长官。”

“我还顺带跟席尔瓦督察谈了谈，很明显在那个跳楼自杀的女人后面有一个庞大的网络。但是政治保安处不愿意透露更多信息，你懂

的。”

“完全明白，长官。好吧。我不会让你失望的。”瑞德站起来准备离开。她弯下腰拿起布莱克桌子上的一个相框。“这应该是你的儿子了。比尔跟我提起过他。”

布莱克马上变得自豪起来。“皇家海军中校约翰·布莱克。看上去有点象在《爱我的间谍》里面的罗杰·穆尔，是不是？”

瑞德觉得一点也不像。她说，“简直一模一样，长官。顺便问一下，你的小彼得怎么样啦？”

“谢谢你的问候，凯茜。他应付得很好。当然了，他还在实习期。但是我认为我的孙子已经学到了他应该学的。”

瑞德走到门口时，布莱克加了一句，“我下星期要和总督察和DAC开个会。”

瑞德停住，手放在门把上。“长官？”

“目前这事需要绝对保密。你刚刚从赛德里克那里得到了很高的印象分。所以我在考虑……”

瑞德屏住呼吸。

布莱克问，“你的护照没有过期吧？”

第155章

“你的护照？”皮帕两眼放光。她把她的法律文件推到一边，转过头来仔细打量了瑞德一下。

“然后他的该死的电话就响了，他就让我出来了。”

“那以后他就没再说什么吗？”

“什么也没有。”

“嗯，很明显你会被派遣到国外。”

“得了吧。为什么我一点也没想到。当然了我会被派往国外，律师。可能某个英国旅游者在阿富汗或者伊拉克失踪了，被挑选成为替罪羊。我去到那儿，被砍了头，而伦敦警察厅的形象却很高大因为他们派了一位高级女警官去解决这个问题。我死后被尊为圣人，在公园某处没人坐的长椅上会有一块印着我名字的金属片。太棒了。”

“我不介意我的名字刻在某处的长椅上。”

“我宁愿坐在一张刻着别人名字的长椅上，谢谢你。”

皮帕把玻璃杯倒满。“别闹了。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什么，庆祝我被送到某个作战地区吗？”

皮帕将一杯斟满酒的杯子推到瑞德面前，一点也没被这些小事的吓到。“说真的，凯茜，我有时候真想知道你是怎么成为侦探的。接下来的事情很明显。”

“瑞德舒服的坐在沙发上。“当然了。我真傻。那么来吧，神秘梅格 1 让我好好笑一下。”

皮帕举起杯子。“事情非常简单。你刚刚就在伦敦破了三宗谋杀案，案件关系到一个，”她的手指在空中做出引号的手势，“连环杀手，而且突然警司要求你跟他以名字互相称呼，提到，”她的手指又在空中做引号，“你在总警司爱德华兹那拿到了很高的印象分，还问到了你的护照。”

皮帕笑着说。“凯茜，你会被送去维吉尼亚！我真是嫉妒死你了。”

瑞德用手指往下拉脸颊上的肌肉，最好时呆呆地看着皮帕。“维吉尼亚？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吗？”

“好吧，我知道其他地方也有维吉尼亚，但是没错，就是美国的维吉尼亚。当然了。”

瑞德笑了笑。“什么，你以为我会被送到兰格利 2 帮CIA 3 挫败某件针对总统的阴谋吗？

“不是兰格利，凯茜。那是汤姆·克兰西 4。我的意思是FBI 5。位于维吉尼亚的行为科学组。”

“FBI？”

“当然了。那是他们训练全部特别警察的地方。很明显科林·布莱克和赛德里克·爱德华兹认为你是合适的人选。我也这么认为。”

瑞德爱怜地捉起皮帕的手。“我有太多理由爱你了，律师。你的过分活跃的想象力只是其中的一个。你是怎么知道FBI的训练基地在哪的？”

皮帕盯着天花板。

“还有兰格利，怎么会说到它？还有汤姆·克兰西？”

皮帕的目光仍然被天花板吸引住。

瑞德疑惑不解的神情突然变得恍然大悟。“你对凯·斯卡佩塔 6 怎么看？”

“谁？”

“游戏结束了，律师。在这里我是侦探，你不是。而且我的灰色细胞 7 告诉我你看了我的阅读器。发现了很多书写错误，是不是？”

皮帕举起双臂，准备被戴上手拷。“当场抓捕，就像他们说的那

样。但这是你的失误，凯茜。你和艾拉的失误。别担心，我自己已经订购了一个。随时会送到。但在这之前我需要借用你的，以便弄清楚露西和她女朋友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没想到他们把女同性恋也写进了恐怖故事里面。”

瑞德耸了耸肩。“你太美国了，律师。总是捷足先登。在这儿可行不通。”

1 神秘梅格：原文是Mystic Meg，英国一个著名的占星家。——译者注

2 兰格利：原文是Langley，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所在的地方。——译者注

3 CIA：美国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的缩写。——译者注

4 汤姆·克兰西：原文是Tom Clancy，美国军事小说家。——译者注

5 FBI：美国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的缩写。——译者注

6 凯·斯卡佩塔：美国小说家帕特里夏·康威尔（Patricia Cornwell）的侦探小说集中的女法医。——译者注

7 灰色细胞：脑、脊髓内神经细胞集中的地方，色泽灰暗，所以称为灰质或者灰色细胞。——译者注

第156章

“托马斯·布里斯托。失落的一环。”

麦卡夫做了个鬼脸。“这样不太好，安娜。不管他是谁，我相信他绝没有那么坏。”

安娜拿出哈里斯留给她的本剪贴簿。“SOCO在马歇尔的公寓里发现了这个。把它交给杰兹。我昨晚把它粗略看了一遍。”

“为什么SOCO要把证据交给杰兹呢？”瑞德问。

“它算不上证据，”安娜解释说。“是妮基将凯文小时候发生的事情汇总在一起的一个东西。”

“真有趣，”瑞德说。“它和这次的调查有关系吗？”

“我知道现在妮基已死了，调查已经变得相当学术化，但我想我们最好能做到有始有终。”

瑞德耸耸肩膀。“我个人没问题，只要不用加班。”

“典型的总督察，”麦肯锡说。“请别见怪，头儿。”

“对了，头儿。”麦卡夫插了进来，“我和李现在坐哪？我们要再回到旺兹沃斯吗？”

“给我一天时间，皮特。我们可能很快又会缺人手而需要你们在这里。”

泰勒抬起头。“杰兹不回来了吗？”

“别担心，巴扎。你们两个将从星期一开始一起工作。不，事情只露出点端倪。现在还不能说太多。我自己也不知道。”

“咱们的头儿永远都这么神秘。”泰丽说。对安娜，“你刚才说的这个布里斯托是谁？”

安娜打开她的笔记本电脑。把它跟白墙连接起来。“头儿？”

“请便。我跟其他人一样什么都不知道。”

“昨晚我做了些功课，”安娜说。“我为泰丽做了个小小的展示，因为她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而这件事距离现在也有几年了，也许温习一下对我们会有好处。”

她敲了一个键。“托马斯·马丁·布里斯托。恋童癖者。已死亡。”布里斯托的头像出现在白墙上。“准确地说，凯文·马歇尔的施虐者。”

泰勒耸了耸肩膀。“对凯文这个病人来说倒是个好消息。”

安娜又点击了一下。“汤姆叔叔。”对泰丽，“英国最臭名昭著的儿童杀手。目前被关无期徒刑，不准假释。”

“当时确实就有关于死刑的争论，”瑞德小声嘀咕着。

“这里没有争论，头儿。”麦卡夫往前坐了坐。“安娜，布里斯托不是有段时间被认为杀害了那些孩子吗？”

安娜亮出了新闻报道。“是的。他被伦敦警察厅抓起来并据说被迫签名认了罪。在他被关押在坎特伯雷期间，又出现了一具尸体。他还没来得及证实对伦敦警察厅的指控就死了。真正的凶手汤姆叔叔，则在继续杀人。”

“我听说过汤姆叔叔，在美国的时候，”泰丽说。“当时的报纸都大幅报道这件事。但这和妮基·马歇尔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很大，后来才知道。”安娜亮出了一些剪贴簿的扫描件。“妮基将一些跟凯文有关的故事细节汇总在一起。看来她想有朝一日推销这本书，也许当她在模特界成名之后。书店充斥着这种受虐幸存者的故事，而凯文的故事跟他们的一样恶劣。”

“你刚才说过要有始有终的，安娜？”瑞德看了一眼时钟，催促她说。

“抱歉，头儿。是的，在汤姆叔叔之前布里斯托被判持续对凯文进行性侵害。全面梳理一下故事。他们的家长几乎一样糟糕。他们让布里斯托为所欲为，只是为了让孩子不来烦他们。妮基当时的情况不清楚，但是当警察介入之后，两个孩子都被送进了教养院。”

“家长呢？”

“妮基描述的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我们已经见过无数类似的情况。家长由于疏于照管而只受到轻微的处罚。孩子则要经受社会服务机构的绞肉机式的压迫。”

“让你很自豪作为一名英国人，”泰勒咕哝道。“那样监管孩子就好像过去的少年管教所和教养院一样。培育未来罪犯的温床。”

“一点不错，”安娜附和地说。“显而易见凯文经常点火生事。喜欢玩弄火柴。当人们的注意力都在别的地方的时候，他会在某处点火然后跑到女孩子的房间里玩弄她们的衣服。根据社会工作者的报告，他是一个真正糊涂的孩子。”

“这我能想象。”瑞德说。

“看来妮基知道凯文被布里斯托侵犯过，”安娜接着说，“但是没有人注意。后来她把他所有的丑事都揭了出来，并且在他待在监狱里，以及后来释放后还一直跟踪他。”

“真奇怪他不是第一个受害者，”罗伯茨说。

“我也这么想。所以我看得更仔细了。布里斯托死的时候妮基还在教养院，所以她无法对他做什么。但是大家还记得麦克发现的那个联系吗？所有的受害者都因为某种原因在考丁雷监狱待过？猜猜布里斯托在哪度过……”

麦肯锡轻声笑了一下。“牵连犯罪吗？多么蹩脚的被杀理由啊。”

“可能还不止这些，但是我们得再往下挖掘才能知道他们跟布里斯托到底是怎么联系的。如果他们有联系的话。但是我猜头会反对这么做。妮基·马歇尔已经死了。案子结了。为什么还要浪费纳税人的钱呢？”

瑞德站起来。“我的态度恰恰就是这样，安娜。谢谢你，但是妮基·马歇尔的案子已经正式结束了。”瑞德拿起她的夹克衫。“对了伙计们，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但是我认为应该安静地庆祝一下。第一轮酒钱我来付。”

第157章

“在你开始之前，我只说两点。”

皮帕举起手来假装做了个防御的姿势。“我说什么了吗？”

“我知道你在瞪我。”瑞德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没错，泰丽·米勒在场，但是其他所有人都在场。包括杰兹·哈里斯。大家只不过静静地喝一杯庆祝一下罢了。”

皮帕坐了起来，两眼放光。“哦，我的老天！是维吉尼亚吗？你什么时候飞？”

“切！”瑞德用手掌拍了一下前额。“继续做梦吧，律师。我向你保证肯定不是FBI培训。”

皮帕慢慢地泄了气。“那你们庆祝什么？”

“也算不上庆祝。我们刚刚把妮基·马歇尔的案子结了，就这样。”

“刚好赶上去维吉尼亚，”皮帕依然不死心。“我已经跟事务室的每个人都说了。你真该看看他们的表情。”

瑞德趴在沙发上。“皮普，看着我的嘴唇。我不，会，再重复一次不会，去美国，更不会去FBI的训练中心。我是认真的。我马上就要四十岁了。警察局不会在我快可以领退休金的时候，还那样将时间和金钱投资在我身上，把我送去接受培训。”

皮帕上上下下打量着瑞德。慢慢地打量了两回。“你可能是对的，凯茜。你开始变的像个大妈了。”

瑞德重重地朝她扔了个靠垫。“我爱你，律师。”

皮帕将她的文件推到一边。“说真的，卡桑德拉，无论他们计划将你送到哪里，我们都得为孩子们做好准备。如果理查德看到我一个人又要做全职律师，又要照顾孩子们，那就正中他下怀了。而史蒂夫按计划九月份开始上课。”

瑞德坐直了。“还有戴曼呢。”

皮帕眼睛看着别处。“我不知道戴曼肯不肯原谅我，更不用说再为我工作了。而且我还对史蒂夫做了承诺。他希望利用课余时间继续做孩子们的家庭教师。”

“不用担心，”瑞德说。“我感到一个巧妙的计划正向我走来。”

“只要不是太巧妙，卡桑德拉。我知道你的巧妙计划。”

瑞德手一挥，不去理会这些冷嘲热讽。“在辛夫人和孩子们回来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小时。律师，把咖啡泡上，我要赶紧冲个凉，然后我们可以好好谈一谈。或者，还不如不要咖啡。让我们一起冲个凉并好好谈一谈。”

第158章

一只手从被子下面伸了出来。眼睛迷迷糊糊地看了一下时间。一点十五分。凌晨。然后是来电者。麦卡夫。

瑞德掀开被子，按下通话键。“皮特？”

麦卡夫原来稳重的声音变得上气不接下气。“头儿，我们需要你来一下。贝特西公园。女士池塘，靠近水泵房画廊。李被刀砍伤了。”

瑞德一边穿衣服一边听电话。“他伤得严重吗？”

“流了很多血。医务人员正把他送上救护车。”

“有没有警察在那里。”

“只有一辆巡逻车。他们抓了一个嫌疑人。我努力逮住的那个人。其他人听到警车来都跑了。”

“皮特，你跟李一起去医院。我会尽快赶到女士池塘。让警察知道我在路上。”

瑞德转向皮帕。“好好睡吧，律师。”

第159章

“重症监护室。他们说救活的概率是五十对五十。皮特跟他在一起。”

简报室一阵沉默，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

最后麦肯锡问，“他们那么晚在贝特西公园到底干什么？”

“当个好警察，我的理解是这样，”瑞德说。“他们去吃了咖喱宵夜，跟踪着一群喝醉了酒然后骚扰路人的年轻人。他们落在后面只是为了防止事态失控。”

“他们真的这么做了。”安娜说。

“种族袭击。”瑞德接着说。“这帮年轻人发现了皮特，开始像他说出各种各样辱骂的话。”

“皮特不象是会受这类事情干扰，”麦肯锡说。

瑞德点点头表示同意。“皮特倒是无所谓，但是李，可能已经受够了，亮出了他的警徽，要求他们冷静。显然他这么做事对的，但也要考虑到时间和地点。在这里两者都不适宜。他们有六个人。又在贝特西公园一个特别暗的区域。皮特和李都喝了点酒，而且又是在一天劳累的工作之后……”

“两个傻瓜，”泰勒嘟哝道。

哈里斯问，“皮特没有受伤吧？”

“他只是自尊心受了伤。不像李。其中一个少年拿出了刀子，而李不顾所有的程序指引，硬是冲了过去。这时候皮特已经呼叫了后援，幸亏附近正好有一辆巡逻车。警车一出现，这伙暴徒立刻就散开了。皮特逮住了其中一人。其他人都逃脱了。然后他才意识到李被刺伤了。”

“换了我一拳就把嫌疑人打倒。”泰勒以拳击掌，愤愤地说。

“抱歉，巴里。正是这个原因使我将他交给切尔西处理。”

泰勒瞪了一眼瑞德。“你说什么？贝特西是我们的地盘，不是河对面那些北方佬的。”

瑞德手掌向下，向两边一挥，以平息越来越高涨的反对声音。“巴里，我跟你的感受一样，相信我。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要求将这个案子转给别人。法庭上辩方会尽情地质疑我们的公正性，而我们很难证明自己。警司和总警司都同意了这个决定。”

泰勒冷笑道。“看到了你回来的样子了吧，杰兹？头儿跟上面的黑暗势力都结盟了。”

瑞德的脸一沉。“够了，泰勒警员。”

泰丽问。“他在哪个医院，头儿？”

“新地方。哈罗医院。他们说那是城里最好的医院。”

“最好是这样。如果李不能挺过来……”泰勒又重重地击了一下拳。

第160章

“嗯，还不错，是不是？”皮帕得意洋洋的看着桌子四周。

瑞德坐在椅子上，有点不大自在，她勉强笑了一下。“史蒂夫，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著名的戴曼。戴，这位是史蒂夫。史蒂夫在你不在的时候给你代班照看孩子们。”

“代班，凯茜小姐？”戴曼摇了摇头。“我不明白。”

“他顶替了你的位置。你在立陶宛的这段时间史蒂夫是我们的保育员。”

戴曼朝史蒂夫腼腆地笑了笑。“谢谢你帮我照看孩子们。”

“这是我的荣幸，戴曼，”史蒂夫微笑着说。“立陶宛怎么样？”

“你知道我来自立陶宛？”

史蒂夫大笑。“我知道你所有的秘密。孩子们经常提起。特别是这儿的小公主。”

露比微笑着看着戴曼。

皮帕端来一托盘的冰镇果汁。“好了，我猜你们会感到好奇，我们为什么要同时邀请你们。”

艾拉和杰克交换了一个会意的眼神。露比坐在戴曼和史蒂夫中间，就像偷吃到奶油的猫一样的心满意足，两只手各牵着一位互惠生。

“显然暑假很快就会结束，”皮帕说，“孩子们和史蒂夫都要到学校去。”

戴曼盯着史蒂夫。“你也要去上学吗？”

“史蒂夫要开始给学生上课，”瑞德说。“你知道，戴曼，我们跟你说过我们这个月尾会做个评估。因为在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我们找了史蒂夫帮忙，我们显然不能在你又突然出现就把他打发走。”

“问题在于，“皮帕接着把故事讲下去，”我们那时不止答应了史蒂夫做完这个假期，还同意他假期过后继续做下去。很显然，戴曼，我们那时都不知道是否能再见到你。”

“你的意思是……”戴曼的眼里含着泪水。她转向露比。“哦，我的宝贝，我会很想你的。”

史蒂夫身体往前靠了靠。“等一下。这样不对。瞧，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你们有个保育员，而且我一点也不怀疑孩子们都很喜欢戴曼。这份工作是她的而且应该属于她。我真的不介意。我可以很容易就找到其他方法来度过难关。开学后，我只会兼职的时间才会跟你们在一起。”

“你很高尚，史蒂夫。”皮帕说，“但凯茜和我都觉得我们自己做这个决定的话那太不公平了。因此我们让孩子们来决定。”

史蒂夫摊开双手。“工作中的民主。最终决定权在孩子们手中。我愿意听从他们的决定并鞠躬退出。”

皮帕严肃地说，“问题是，他们希望你留下来，史蒂夫。”

“哦，”史蒂夫脸红了。“我真的很抱歉，戴曼。”

戴曼看看史蒂夫，接着是皮帕，瑞德。然后她看着孩子们。她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纸巾，卡桑德拉，谢谢，”皮帕说。

瑞德从桌子上递过来一盒面巾纸。她说，“好了，孩子们。”

艾拉和杰克牵着露比，消失在门厅。当瑞德安慰戴曼的时候，皮帕用口型示意，让尴尬万分的史蒂夫放心。

门开了。露比和杰克走了进来，每人手里都拿着一张巨大的自制卡片。

“这是给你的，戴曼！”露比大喊道。“这是给你的，史蒂夫！”

艾拉跟在他们后面，捧着一个颤颤巍巍的巧克力蛋糕，一对不相称的新娘新郎随随便便地插在蛋糕中间。她将蛋糕放在桌子上。“保

育节快乐！”

露比在戴曼面前兴奋地蹦蹦跳跳。“这个是你，那个是史蒂夫。”她说。

“正如我说的，戴曼，”皮帕说。“我们让孩子们选择，他们说他们要史蒂夫留下来。但是他们也说希望你留下来。就这样事情陷入了僵局。”

“结果怎么样呢，孩子们？”瑞德问。

杰克一只胳膊放在戴曼肩膀上，安慰她，艾拉拉着史蒂夫的手。瑞德把露比推到他们中间。

“我们跟妈妈和凯茜说要么你们两个一起都要，要么一个也不要。”他们说。

第161章

哈里斯最后敲了一下门，然后把钥匙插进锁孔。他把门推开。有礼貌的喊了一声。“凯文在吗？我是杰兹。”

他走进客厅，迎接他的是沉重的寂静，只有窗外偶尔开过的汽车和隔壁公寓传来的收音机或者电视的声音。

“凯文？”没有回应。哈里斯满意地推开关着的门。独自一人待在妮基的公寓里。现实突然向他袭来。

妮基再也不会回来了。他再也见不到她了。他在客厅里慢慢地踱步，走到厨房，再走回来，脑子里尽是各种各样短暂的回忆。

他手里拿着一个相架，什么时候拿的他想不起来了。一波情绪向他涌来。他慢慢地坐到沙发上，仔细看着这个他爱过的女孩。回忆淹没了她，刚开始是好的，然后是坏的。刚开始是梦。这个隆过胸的模特女友。然后是现实。三个被杀害的男人。他努力摆脱失落的怅惘，从脑海里抹去SOCO的身影。

他将相架重新轻轻放到桌子上。调整了一下角度。退一步看看。他不知道凯文会不会注意到他动过它。

凯文。这个想法将他重新拉回现实。剪贴簿。备用钥匙。他来这的理由。

他从夹克衫下面拿出剪贴簿，放在咖啡桌上。将妮基给他的钥匙放在旁边。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想找笔和纸。在车里。

他记得妮基床头有一本活页笔记本和一盒拜乐圆珠笔。她喜欢在讲电话的时候涂鸦。

他推开卧室的门，一阵全新的回忆向他袭来。他努力让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不去看那张床。他拿了一支圆珠笔和一本笔记本，然后回到客厅。他很快地写下一张便条。

凯文，

我过来看看你是否还好，但是你不在。备用钥匙和妮基的剪贴簿还给你。需要帮助的话给我打电话。

杰兹。

他将这张纸撕下来，放在剪贴簿上。将钥匙压在上面。他把笔记本和笔放回床头柜。

当他转身出来的时候他发现了妮基的梳妆台上有一张名片。也许SOCO走后凯文发现了它。跟他在布莱克的办公室看到，泰勒在犯罪现场捡到的那张名片一样的水笔和一样的笔迹。他把它放进自己的钱包。太迟了，已经不重要了。但可以在头儿面前争取一点印象分。而且下次碰到SOCO那帮人的时候可以羞辱他们一下。

床边的电话铃声把他的思绪扯了回来。

犹豫一下之后，他拿起了听筒。

“喂？”

电话那头停了一下。“我可以跟这屋的女主人讲话吗？”

哈里斯倒吸了一口气。“恐怕她现在不在这。”

“我可以留个口讯吗？”

“口讯？”这个家伙没看报纸吗？

“告诉萨曼莎我午夜十二点整在罗姆尼酒店等她，而不是原来的十二点半。她知道我是谁。”

哈里斯吁了一口气。“对不起，伙计。我想你打错了。这里没有这个人。”

他上了趟洗手间。照了照镜子。最后看了一眼公寓。比妮基在这里的时候整洁多了。没有脏盘子。没有挂在暖气片上的花边内衣。

花边内衣。哈里斯发现自己又在看妮基的照片。

他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卧室。充满爱意地看着梳妆台。上面整齐地摆放着各种化妆品。凯文应该在SOCO走后把所有东西都放归原位。

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发现了那张他们漏掉的名片。

哈里斯发现自己打开了梳妆台的抽屉，手指摸过那些胸罩和内裤，一丝笑容在他嘴角若隐若现。他走到衣柜那里，看着妮基的衣服。迷你裙，过膝长裙，飘逸的长袍。性感上衣。他摸了摸一件他认识的衬衣的袖子。她穿着它去那家罗马尼亚餐馆。

他将注意力转向那些长裙。凯文把所有东西都放归原位，就跟妮基在的时候一样。真是悲哀，哈里斯想。这个可怜的家伙仍然不知情。

他最后一次把妮基的公寓门关上。下楼的时候给安娜发了个短信。

想最后和我喝杯咖啡吗，在星期一我重新和巴扎搭档之前？我来买单。

第162章

“为了正义！”

瑞德装着可乐的玻璃杯和皮帕装着红酒的玻璃杯碰了一下。“对这个案子来说正义是又苦又甜，律师。”

“所有的正义都是又苦又甜的，凯茜。这就是为什么为罪犯辩护和为无辜的人辩护同等重要。每一个罪犯都留下了意外受害者。他们自己的家人，朋友和亲戚。”

“你的意思是，就象凯文一样。”

“实际上我想的更多的是杰瑞米。现行体制会为凯文提供帮助。而从我在长发公主那对他的了解，我怀疑他是否真正理解发生了什么。但是杰瑞米……”

“但是杰瑞米怎么了？”

“杰瑞米必须面对个人的损失和职业上的失误，因为他一开始就跟她搅在了一起。”

瑞德耸了耸肩膀。“并非所有事情都是非黑即白，皮普。连环杀手可不会挂着广告牌四处宣传。”

“同意，凯茜，但是杰瑞米在跟这个女孩约会。他是一名受过训练的警察。他肯定注意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第163章

“我应该注意一些蛛丝马迹的，”哈里斯对着他的摩卡咖啡说。

安娜伸手去安慰他。“没有人责怪你，杰兹。你根本没法做什么。”

“我应该在监控录像上认出她来。我比任何人都熟悉她。”

“我们都知道监控录像有多糟糕。你就是为这个把我叫出来吗？为了可以最后一次为自己感到内疚吗？”

哈里斯感到自己的脸颊红了。“不是的。我想跟你说谢谢。因为你在现场。因为你够朋友。”

“杰兹，你让我都感到不好意思了。”

“我是说真的，”哈里斯坚持说。“你知道，巴里是个好搭档，但在他身边我可能一直都没法走出来。”

“跟你一起工作我很开心，杰兹。”安娜举起她的拿铁。“抱歉老是让你喝咖啡。星期一晚上又会跟男孩们一起喝酒了，对不对？”

哈里斯将咖啡一饮而尽。“只要他们别再讨论妮基。”

“你会忘了她的，杰兹。”

哈里斯努力笑了笑。“对，你说的没错。老实说，我都不知道一开始是什么促使我跟她约会的。”

安娜咧嘴一笑。“我能马上想到两个东西。”

第164章

皮帕大口地喝着红酒。“我的意思是，一开始到底是什么促使他跟一个像妮基那样的女孩约会的？”

瑞德笑着说。“我马上能想到两个东西。”

“凯茜，认真点。”

“得了，律师。你也好不到哪去。是谁提议再到这来的？在只接待女士的晚上？”

“是吗？我不知道哎。”

瑞德做了个手势指向四周都是女性顾客以及那些半裸的女侍者。“简直太明显了。”

皮帕装出漠不关心的神情。“但那只是一个月一晚。我怎么知道刚好是今天晚上？”

“律师，我看过你的待办事项。有一条说打给斯嘉丽酒吧。询问下一个只接待女士的夜晚是什么时候。”

“天啊。”

“别误会，皮普。我觉得你开始放开了，这很好。”

皮帕若有所思地捻着玻璃杯的杯颈。“下一杯是香槟，我想。”

“没错，你好好享受吧，我则再喝一杯该死的可乐。”

“我们可以叫出租车。是你坚持要开车来。”

“明天一早就要跟总警司开会。我想保持头脑清醒。对了，他们没有要送我去弗吉尼亚。”

“好吧，我要喝香槟，凯茜。我相信你可以跟我喝一杯。”

“这么贵的价格？”

“凯茜，看在上帝份上，你现在是总督察。你的薪水几乎快到我一半了。”

瑞德重重地靠在座位上。“对。谢谢你提醒了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凯茜，你也知道。我完全知道我的工资比你的高，但那是一个律师的工资。”她同情地笑了笑。“但这些都是相对的。跟杰瑞米·哈里斯他们比起来，你简直赚太多了。我的收入跟理查德比起来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我只是想说现在你既然大幅度升了工资，你应该过上相应的生活。”

“比如？”

“举个例子，比如不再到特易购买东西。”

“特易购又没什么错。它是我们国家最受欢迎的超市。”

“我说完了。”

“我们可以换个话题吗？拜托。”

“随便。”皮帕舒服地靠在座位上。“不管怎么样，今晚是为了给你庆祝才出来的。我不知道你是否受到了嘉奖。”

“嘉奖？皮普，严肃点吧。犯罪嫌疑人被杀死了。”

皮帕选择不去注意这个小细节。“当然了我要买件新衣服。上次我穿着那件黑色的GUCCI照了相。那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看在上帝份上，放松点，女人！放松，欣赏一下这些养眼的东西。”

“卡桑德拉。”

“别叫我卡桑德拉。上次你在这里对着一个女侍者流口水呢，还记得吗？”

“我没有流口水，凯茜。请不要夸大事实。”

“律师，你的眼珠子都快蹦出来了，你的舌头都快要拖到地上了。”

皮帕羞愧地笑了笑。“也许我那天晚上喝多了。”

“皮普，你不必道歉。这很自然。如果你看到一个漂亮女人，你会

被她吸引。我不会介意。你想看就看吧。但是不要碰。”

皮帕盯着瑞德的眼睛看。“你说真的？”

“真的。”瑞德抓起皮帕的手。“当然了，这对双方都有效，我的爱人。”

皮帕猛地把手抽回来。“这不公平。你大部分时间都对着另外一个女人而我——”

“香槟吗，女士们？”

一桶冰块放在了桌子上。一大瓶库克香槟和两只精致的雕花玻璃杯。

瑞德把目光转向这个甜美的声音。“我们没有叫……”

“加布里埃尔赠送的，”一个穿着发亮的深蓝色衬衫的女孩解释说。

“我想你可能送错了，”皮帕说。“不是说我们不想喝香槟，但是我们不认识任何叫加布里埃尔的人。我们只是第二次来这里。”

“加布里埃尔·露丝库？”这个女孩朝一个坐在吧凳上，正对着iPhone讲电话的女人点了点头。“加布里埃尔要我欢迎你们回到斯嘉丽酒吧，还要跟你们说会员专属俱乐部随时欢迎你们。”

皮帕扫视了一眼室内。“没错，加布里埃尔。当然了。我们上次简单寒暄了几句。哦，谢谢你。你可以叫她过来喝一杯吗？”

女侍者拔出瓶塞，倒了两杯香槟。“加布里埃尔很遗憾她今晚有个重要的约会。她刚好要出去就看到了你们俩。但是我会陪你们，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任何需要都可以。只管吩咐。”

“谢谢你，”瑞德说。“我们会记得的，……抱歉，我忘了你的名字？”

“莱西。”

“谢谢你，莱西。”瑞德强迫自己不去对莱西那双像翠绿的手电筒光一样穿透昏暗的眼睛想入非非。“谢谢加布里埃尔的香槟。”

“我们深感荣幸，卡桑德拉。可以叫你卡桑德拉吗？露丝总督察这个称呼太长了。”

“叫我凯茜好了。”

莱西转向皮帕，“还有你，克里奇顿—沃德小姐？我可以叫你菲丽帕吗？”

“当然可以，”皮帕微笑着说。“请告诉加布里埃尔我们很期待下次来的时候她可以加入我们。”

“我会转达的。”莱西的手在瑞德的肩膀处短暂逗留了一下。“晚安，你们两位。”

皮帕转向酒吧的经营者，想用唇语对她说声谢谢。“哦，她走了。我们要下次才能说谢谢了。”

瑞德扬起一只眉毛。“下次吗，律师？”

“嗯，我们不大好喝了人家的香槟却再也不来了，对吧？”

“有免费的香槟，可是我却要戒酒。”瑞德叹了一口气。“我想知道她们的香槟可不可以打包。”

“凯茜，你真是不可救药。”

“别拿大道理来压我，皮普。你现在不是在法庭上。”蕾的啜了一口香槟。“棒极了。但我只能喝这么多。”

“剩下的都是我的，”皮帕咯咯直笑。

“我想知道莱西是怎么知道我们是谁的，”瑞德幽幽地说。“我们上次有没有告诉加布里埃尔我们的名字？”

“我确信我们告诉她了。”

“可能只告诉了她名字。但我肯定没有告诉她我的官衔。”

“卡桑德拉，你是英国最大的警察局里面的高级警官，而且你最近被媒体大幅报道过。两次。”皮帕的牙齿在黑暗中闪闪发光。“你真的得习惯被人认出来。”

“不止这些，”瑞德静静地说。“我感觉她们有意让我们晓得她们知道我们是谁。”

“卡桑德拉，得了吧。我要把你说过的话还给你了，放松点，女人！对了，关于那条新裙子。是麦卡特尼还是拉克鲁瓦¹？”

瑞德刚想回答，被她的手机的短信音打断了。

皮帕瞪着她。“我以为我们都同意关掉手机？”

“就上次发生的那件事之后？就像你刚才说的，律师，我是一名高级警官。我不能在他们需要我的时候消失掉。但是别担心。只是短信而已。我们组有严格的规定。他们有任何进展都给我发短信，只有特别紧急的情况下才给我打电话。”

皮帕从冰块里面拿出库克，倒满了杯子，瑞德在查看短信。

“嗯，重要吗？”

瑞德耸了耸肩膀。“是吉姆。一栋高层公寓又发生了一宗纵火案。”

“那很关键吗？”

“我不知道，”瑞德说。“但是前三宗纵火案都跟妮基的谋杀案发生在同一个晚上。”

¹ 麦卡特尼，拉克鲁瓦：两个服饰品牌

第165章

“巧合而已，”哈里斯说。“肯定是。”

安娜点点头，表示同意。“皮特和李认为纵火案和谋杀案在某些方面有联系，他们真是疯了。”

“仅仅因为它们都发生在同一个晚上，”哈里斯提醒她。“就是我也不会傻到相信他们。你提醒了我，李怎么样了？我敢打赌我是我们这里唯一一个没有去医院看他的人。”

“李还在昏迷，没错，你是唯一一个。但我们大家都理解你脑子里在想着其他的事。”

“我明天去看他。给他带些葡萄。可怜的家伙。”

“也许是凯文。”安娜说，脸上带着一丝微笑。

哈里斯盯着她。“雨人刺伤了李？”

“是纵火案。请跟上形势。当其他人的注意力都在别处的时候，凯文常常会点火然后溜到女生的宿舍里。”

“女生的宿舍？我认为他对女孩没兴趣。”

“他是没兴趣。他只不过到那里试穿她们的衣服。某种少年异装癖，我想。你看过那本剪贴簿吗？”

“没。帮雨人解决几天问题是一回事。我可不想知道他那狗血的故事。”哈里斯想起在妮基的床上发现凯文的情景，不禁打了个寒噤。“我无论如何不会再跟他联系了。”

“剪贴簿呢？”

“今天早上还回去了，跟钥匙一起。我想起来了，”哈里斯从钱包里拿出那张他捡起来的名片。“SOCO漏了这个。这些没用的家伙。雨人应该是在他们走后发现的。”

哈里斯将作为SOCO 工作不称职的证据的名片从桌子上认了过去。安娜拿了起来。她满脸疑惑地看着哈里斯。“萨曼莎？”

第166章

“你知道，我会喜欢上这个地方的。”皮帕说。

“我会喜欢任何一个免费供应香槟的地方，即便我只能喝一杯。”

“嗯，那是个额外的好处，我同意，”皮帕同意道。“但我更多地考虑到它的氛围。灯光的亮度刚刚好，音乐的声音也刚刚好可以避免别人偷听我们的谈话，但是首先又不至于吵到让人说不了话。”

“环境布置得也不错，”瑞德加上一句，这时一个穿着流苏文胸的女侍者轻轻地经过了她们。

皮帕假装没有留意。她在桌子的灯光下捻着她的香槟酒杯。“这些杯子看上去很熟悉。”

“一点也不奇怪。我们以前来过这里。”

“但我们那次没有饮用香槟，”皮帕反击说。

“为什么你不能直接说喝香槟，就跟世上其他人一样呢？”

“答案就在你的问题里，卡桑德拉。”皮帕再次研究她的香槟酒杯。“实际上，我们可能上次喝过香槟，但不是用这种杯子。我们在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用这种杯子喝过香槟酒。”

“好吧，既然你这么说的话，律师。”

“当然了！在特兰西瓦尼亚的阿尔卑斯山！”

“什么？”

“我们在那家奇怪的罗马尼亚餐馆看到过同样的香槟酒杯。还记得吗？”

瑞德耸了耸肩膀。“我不大注意这类事情。”

“是的，但是我很留意。一个人喝的饮料所用的容器充分反映了那个地方的整体品位。真的很不普通。可能是同一批货物。但是真的很漂亮。”

“只要香槟好喝，我真的不介意是用一个美丽的玻璃杯或者一次性塑料杯。”

“说真的，卡桑德拉，”皮帕小声嘀咕着说。“我有时候真弄不明白你到底哪一点吸引了我。”

第167章

“萨曼莎？”安娜又问了一次。

哈里斯不解地看了一眼安娜。“什么萨曼莎？”

安娜把名片推回给他。“把她的名字写在这张名片上的那个萨曼莎呀？”

哈里斯拿起名片，脸上是疑惑不解的表情。他耸耸肩膀。“哦，我没有认真看过它。我以为跟妮基的那些名片是一样的。”

“但你确切无疑在妮基的公寓里发现了它，对不对？是今天吗？”

“今天早上。”哈里斯再次看一眼这张名片。然后把它一仍，手一挥。“那无论如何不是妮基的笔迹。肯定是她的一个做三陪的朋友的。”他笑了起来。“希望她没有错过约会时间。”

这回轮到安娜一脸疑惑了。“约会？”

“我在那的时候有个老头打来电话。留下口讯给萨曼莎。说他会十二点到罗姆尼酒店，而不是十二点半。”

“有人打妮基家里的电话？找萨曼莎？”

哈里斯耸了耸肩膀。“我只是说好，我会把口讯带给她。不是什么大事。”

安娜在玩弄一张纸巾，把它卷在食指上，又打开。“杰兹，你有没有亲眼看过巴里在犯罪现场找到的那张名片？”

哈里斯回忆了一下。“看过，针对妮基的所有证据都被一个个摆在布莱克的办公桌上。砰！砰！砰！一个又一个。我只是坐在那里，目瞪口呆。

“但是你有没有拿起那张名片仔细看一下？”

哈里斯摇摇头。“警司不大可能骗我，安娜。而且他们做了DNA测试，跟她的头发吻合。其他的都无关紧要。”

“那是妮基的头发，好吧。但并不意味着……”安娜喝了一小口拿铁。她静静地说，“我第一时间看过那张卡片。而且我看了剪贴簿。”

“然后呢？”

“但是现在我看到这张新的卡片，清清楚楚摆在我面前。”

哈里斯耸了耸肩膀。“怎么了？”

“你刚刚告诉我这不是妮基的笔迹。”

“不是。我知道她是怎么写字的。”

“你还跟我说过剪贴簿上的也不是妮基的笔迹。”

“对。”

“你确定吗？”

“确定。”

“有多确定？”

“百分之一百零一确定。她的字向右边歪。这个歪向左边。怎么了？什么事情这么重要？”

“杰兹，剪贴簿上的笔迹和巴里找到的那张卡片的笔迹和这张卡片上面的笔迹一模一样。”

第168章

“我认为伯爵长得有点像贝拉·卢戈西¹，”皮帕说，带着一丝玩笑的意味。

“那会我还没出生呢，律师。我宁愿选择克里斯托弗·李²。你知道，把假指甲放在一边，你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菜做得不错。也许我们应该再给伯爵一次机会。安娜跟她的小情人杰森又去了一次。他们好像还没吃过瘾。”

“那不会违规吗？”

“你是说罗马尼亚菜？”

“安娜·哈格里夫和这个杰森。你不是说过他是行政人员吗？”

“我可不认为因为这个就要判他绞刑。”

皮帕咯咯直笑。“如果要的话我会为他辩护。”

“律师，我真的认为你有点醉了。”

“别逗了，凯茜。我只喝了几杯而已。”

瑞德把冰桶里的空酒瓶拿出来。“你喝了多少？”

皮帕又咯咯地笑了起来。“赠品喝完了。是时候自己掏钱买了。”她向一个女侍者挥了挥手以吸引她的注意。“再来一瓶这种亮闪闪的琼浆玉液，美女。”皮帕把手伸出抚弄女侍者的流苏。“你应该买些这个，凯茜。它们很适合你。”

瑞德张大嘴巴地看着皮帕。“我不敢相信你刚才说的话。”

皮帕笑着说。“放松点，女人。如果你必须喝很多酒的话，那么就派头十足地喝，特别是香槟。”

“我说的是流苏。你几乎碰到了她的乳房。”

“只是几乎而已，凯茜。你说过我可以看但是不要碰。”

瑞德笑着说。“你今天晚上真的很放松嘛，亲爱的。”

皮帕把手伸到脑后，将发髻松开，一头黑色的头发披散在她的肩膀上。“无论比喻意义还是字面意义都是。”

瑞德抓住这个机会。“你知道我们在德古拉之家或者随便它叫什么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说到要在湖区过新年假期？”

皮帕焦急地四处张望等待着女侍者出现。“酒可以快点上吗，伙计们？”对瑞德说，“都订好了。所有事情都安排好了。怎么了？”

瑞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事情又有了新的进展。”

皮帕又望了一眼四周。“她来了。我希望冰得刚刚好。什么进展？”

瑞德小心地选择时机。她看见女侍者拔出香槟塞子，俯下身来倒酒时，这个时候皮帕正定定地看着流苏，目光呆滞。她一直等到女侍者站直了身子，手里依然拿着酒瓶。距离这么近，皮帕不会发脾气的。她说，“内森·亨特逃跑了。”

皮帕的酒杯在半空中停下了。她盯着瑞德，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接着她慢慢地笑了。她把酒一口喝下，手里拿着空杯子让女侍者续满。

“总警司要求暂时不公布消息。一切都很机密。”

皮帕点点头。“我相信爱德华兹先生知道怎么做。”

瑞德抬了抬头。“是吗？”

“什么是吗？”

“你要说的就是这个吗？”

“那你以为是什么？一场莎士比亚的朗诵吗？来一段十四行诗怎么样？”

“我指的是去湖区度假。如果你想取消……”

“取消？就为了你那同父异母的笨蛋哥哥吗？”皮帕手一挥，表示不予考虑。“他几乎不可能再跟踪你了，卡桑德拉，是不是。再说了如果他跟踪你我会保护你的。”

瑞德笑了。“我希望你早上醒来还是这么想。”

“为什么不——”皮帕的话被瑞德刺耳的手机铃声打断了。皮帕伸出手把手机拿走。按了一下接听键。装出她最像律师的声音。

“我是菲丽帕·克里奇顿——沃德。是的，卡桑德拉在这可是她只接听紧急电话，安娜，所以请你明天早上再打。”

瑞德从皮帕手里一把夺过电话。“把电话给我，你这个醉妞。安娜？我是瑞德。没发生什么事吧？”

皮帕看着瑞德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代之以深深的忧虑的皱纹。“我会外面等你。在我到之前不要有任何行动。”

皮帕靠着椅子的后背，目光呆呆地看着瑞德穿上她的夹克衫。“对不起，律师。你得自己回家了。”

“现在是什么时候？”皮帕问，连生气的力气也没有。“又有一宗谋杀案吗？”

瑞德临走看了皮帕一眼。“不是，如果我们能及时赶到的话。”

¹ 贝拉·卢戈西：匈牙利裔电影演员

² 克里斯托弗·李：英国电影演员

第169章

瑞德在晚上十一点五十五分的时候把车停在罗姆尼酒店对面的马路上。她看到安娜和哈里斯坐在马路对面的一辆车里，她知道泰丽和詹姆斯·麦肯锡也在附近。他们想叫醒泰勒或者麦卡夫，但是没有成功。

“一对老夫妇大概十分钟之前进去了，”安娜通过无线电说。“除此之外，一切都很安静。根据你的指示，头儿，我们没有联系酒店的经理。虽然从外面看来这家酒店在这个时候只会有一名值班人员。跟丽兹没法比。”

“知不知道他们下班后的工作程序？这对老年人是直接走进去，等待侍者给他们开门，还是其他的什么？”

“直接走进去，头儿。老头儿走上台阶，用手把门推开，然后站到一旁，让老妇人进去。”

“那就是他们叫做绅士风度的东西了，杰兹，”麦肯锡说。“你应该试一试……等一下，一位白人男性走了过来。可能是我们潜在的受害者。保持联系。”

瑞德扫了一眼街道。从离她较近的后视镜上她看到了目标，正朝着她走过来。她放松地坐在座位上。她拿起手机，开始说话，做手势，就像是接听电话而把车停在路边一样。

当看到目标在她前面就过马路是，她松了一口气。她看见他在罗姆尼酒店的台阶外面停了下来。看见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马路，然后轻快地走上台阶，推开前门，消失在里面。这时还有五分钟十二点。无线电又噼里啪啦地响了起来。是麦肯锡。

“怎么办，头儿？”

“等。”瑞德说。“不论这位萨曼莎是谁，他们没有收到更改时间的口讯。这说明她或他会在十二点半的时候出现。”

“你还不相信吗，头儿？关于凯文？”

“就像杰兹所说的，安娜。这位萨曼莎可能只是妮基的一个朋友。她可能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前把妮基家里的电话给了别人。”

“如果这事是真的，那我们破门而入就显得太傻了，”麦肯锡警告说。

瑞德咬牙切齿地回答说：“如果早上起来发现第四具尸体那才是真傻。”

第170章

“头儿，我想她来了。”泰丽·米勒手挡在眼睛上，遮住路灯的光线，以便看得更清楚。“一个女人刚刚从出租车里走出来。在你后面大约一百码处。朝这边走来。在你那一侧的马路上。距离还太远，看不清楚细节，但她会正好经过你的车。如果是凯文的话他会认出你来。”

瑞德启动，打开车灯和指示灯。等了几秒钟，努力让自己显得很放松，然后把车慢慢地倒出来，开走。“我得绕着小区转一圈。做三点调头¹的话太可疑了。继续观察。特别是你，杰兹。我们必须确保这个人是妮基的弟弟。”

“是，头儿。”哈里斯说。“我刚刚能看到她了，或者是个男的。看起来像是女人。”

瑞德在第一个十字路口转弯。“别被表象迷惑。如果是凯文的话，我们必须假设他看起来非常像女人。像到足以令受害者脱掉衣服并被绑在床上。”

“太暗了，看不大清楚，头儿。但走路姿势跟监控录像上的一模一样。”

“我同意，杰兹。”麦肯锡说。“完全一样。”

“妮基是个受过专业训练的模特，”安娜提醒他们说。“萨曼莎也是，如果真的是她的话。”

“嫌疑人戴着太阳镜，头儿。”泰丽说。“在夜半时分？这真是太可疑了。”

“明智的做法。减少被路过的人认出来的机会。”

“好吧，她到了罗姆尼酒店的外面，”麦肯锡将最新情况告诉他们。“她上了台阶。头儿，她没有直接走进去。她按了门铃。现在她进去了。前台的反应很迅速。也许他们正在等她。”

“杰兹，你看到她的脸了吗？”

哈里斯坐在在安娜的车的副驾驶座上，双手抱着头。“没有，头儿。不过她进去的时候我看到走廊灯光照到了她的裙子。”

“然后呢？”

“那是我买给妮基的生日礼物。今天早上我还在她的衣柜里看到它。”

¹ 三点调头：开车术语。是汽车在狭窄街道的掉头方式，在没有其他路可以借用的情况下，汽车从马路的一侧做回转，当接触到另外一侧的路沿是做后退动作，同时，在后退时继续将车头进行调整，最后换成前进挡，继续完成掉头动作。

第171章

瑞德把车停在在罗姆尼酒店的台阶下面。安娜和哈里斯从一侧开过来。泰丽和麦肯锡则从另一侧开过来。

瑞德推了推门。角落里贴着一张告示，大门从午夜至早上6点是锁上的。请用你的晚间钥匙或者用门铃呼叫前台。

瑞德按下门铃。没有动静。

她又按了一下。还是没有动静。

“可能忙着看电视而无暇顾及我们。”

“我们可以冲进去。”哈里斯建议说。

“然后让嫌疑人知道我们要上去吗？真是个好点子，杰兹。”瑞德第三次按了门铃。

内部对讲机发出嗡嗡的声音。“很抱歉，我们今晚客满了。”

“警察。”瑞德说。“快开门。紧急情况。”

长时间的停顿。“你也可能是冒充的。”

“伦敦警察厅的总督察露丝。你有五秒钟的开门时间，过了这个时间我们破门而入。你将会被指控妨碍公务。”

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好像前台值班人员正在权衡一样。对讲机再次嗡嗡的响了。门锁咔嗒一声开了。瑞德紧握拳头把门撞开，快速跑到前台，向那个坐在那里吓坏了的女孩亮了一下警官证。

“刚刚进来的那个女人。黑头发。穿黑裙子的。她在哪个房间？”

前台接待员盯着瑞德。“她不是客人。她只是访客。”

“她来找那个房间？”

接待员耸了耸肩膀。“任何一个房间都有可能。”

麦肯锡身体靠在前台上，手里拿着身份证。“午夜前夕有一对老人进来了，然后是一个男子。白人，五英尺十一英寸。穿得很体面。”

接待员点点头。

“他在哪个房间，看在上帝份上？”瑞德大喊。

接待员往后跳了一下，就象一只受惊的兔子。她转向电脑屏幕，敲了一下键盘。长时间的静止。“四楼，32号房。”

瑞德带头，泰丽和哈里斯紧随其后。安娜和麦肯锡垫尾。走到第二节楼梯的时候他们慢了下来。

“怎么做，头？”麦肯锡问。

“用耳朵听。”瑞德说。“我们必须抓他个现行。据我所知，穿姐姐的衣服并不犯法。”

他们到四楼停下，平稳一下呼吸。走廊直通大楼的尽头。两边都是房门。三十一号房在他们隔壁。对面就是三十二号房。

瑞德做了个手势让大家安静。她悄悄走上前去，把耳朵贴在门上听。摇摇头。用嘴唇说，什么也没有。

“他可能已经死了，”泰丽小声说。

“或者被绑起来，嘴巴被塞住，正要动刀子，”麦肯锡说。“头儿？”

瑞德闭上眼睛，希望能找到灵感。如果是比尔，他会怎么做？

“伙计们？门？”

哈里斯走上前。“我一直想做这件事。”

瑞德举起手，试图制止他。“杰兹，如果是凯文的话……”

“我知道，头儿。相信我。”哈里斯后退，背靠着对面的墙壁，抬起右脚，用尽全身力气向门的中间踢去。一声响亮的撞击。一声痛苦的嚎叫。哈里斯抓着自己的脚踝。

“你个笨蛋。”麦肯锡把哈里斯推到一边。你要对准门锁，而不是门中间。他们在亨顿没教你吗？”

麦肯锡背靠着对面的门，穿着靴子的脚用力地踹向门锁。木材哗

啦一声断裂了。门被撞开了，可以看到酒店的卧房。床上放着一顶黑色的假发和墨镜。床单显得凌乱但是没有被掀开。

瑞德和哈里斯一起走了进去。安娜，泰丽和麦肯锡紧随其后。他们的眼睛一齐看着床边的地板上。一个手提包放在一边。齐小腿的皮靴。妮基的生日礼物裙子。凯文的脸。眼睛紧闭。一只眼已经淤青了。

瑞德在他旁边蹲下来。摸了摸他的脖子。“他还活着。”她想将凯文的手从下面拉出来。但是没办法。她伸出手去把他整个人扳过来。当看到他的手腕上锁着一副正式的手铐时，她简直惊呆了。

“这是怎么……”

套房的洗手间门开了。一个男人正用白色的毛巾擦着手，走了出来。白人男性，五英尺十一英寸。穿着体面。麦肯锡在十一点五十五分这个人走进酒店的时候这么描述过。

他微笑地看着瑞德。“总督察露丝。你怎么这么久才来啊？”

第172章

“席尔瓦。卡尔·席尔瓦督察。我们几个星期前通过电话，记得吗？”

瑞德看着席尔瓦。麦肯锡、哈里斯、安娜和泰丽看着瑞德。

“政治保安处？”

“塔莉娅。但是……”瑞德脑海里闪过无数个问题。

“说来话长。简明扼要地说就是我们在做平行调查。三陪代理机构、卖淫团伙，诸如此类。妮基·马歇尔进入了我们的视线。她只是我们留意的数个女孩中的一个。我们完全不知道她和谋杀案有关系。后来当然了，她死了。和你们一样，我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

“那怎么……”

“怎么今晚我会出现在这里，是吗？嗯，你放心，这次行动事先得到了上级批准。我没有在三流酒店跟三陪女见面的习惯。但是我们知道马歇尔家——或者至少马歇尔家的座机——一直被用来安排秘密约会。当马歇尔死后，事情还继续发生时，我们就警觉了，并根据现有的线索推断出来。”

“你们为什么不跟我们说一声？你们知道这是我们调查的案子。”

席尔瓦笑了。“要是我们错了，那该多出糗啊。”

“但是你可能会受伤。”泰丽说。“甚至被杀。”

“我可是有备而来。”席尔瓦举起一个罐子。“胡椒粉喷雾剂。”

“就是那个东西让他失去知觉的吗？”

“不，是我的拳头。”席尔瓦爱惜地摸了摸自己的指关节。“不管怎样，伙计们，我把他交给你们了。我没有向上级报告，所以我是真的打算把他交给你们全权处理。对政治保安处而言，我从未来过这儿。”

第173章

瑞德俯身望着熟睡中的皮帕，吻了吻她的脸颊。

“看来你平安到家了，律师。”她自言自语道。“我几乎不用睡了。闹钟不到一个小时就会把我叫醒。但至少我给总警司带来了好消息。”

皮帕翻了个身，侧卧而睡。瑞德注视着皮帕披散在肩上的黑发，想起了凯文的假发。她把手伸过去抚摸皮帕漆黑的发丝。“真的东西是无法替代的，我的爱人。”她喃喃道。“无法替代……”她的声音越来越轻，直至完全寂静。

瑞德从皮帕肩上撩起一绺头发。她伸出另一只手，轻轻抚摸着皮帕颈上的印迹。

“幸好我不像你一样多疑，律师，否则我会以为这是一个吻痕。”

第174章

“你闻上去像草莓和奶油，露比丝。”

“那是因为我是公主，凯茜。我以前跟你说过的。”

“当然了，我怎么会忘呢？”瑞德最后一次用梳子梳理露比的金色头发。“好了，梳了一百下啦！现在，在你等头发干的时候我给你读长发公主的故事怎么样？我们不能让公主带着湿漉漉的头发去睡觉，对吗？”

“没——劲！我想听新的故事。妈咪那天给我买了些新书。”

“是吗，现在念？”瑞德转向书架，明显松了一口气。“好吧，我看看。白雪公主读过了。长发公主读过了。下金蛋的鹅怎么样？”

“不要。”露比皱了皱鼻子。“那只鹅看起来真小气。”

“你说得对。他的确很小气。还有什么书？”瑞德用手指从书架最上层勾出一本书。“嘿，你知道你马上就要和爸爸一起去法国了，对吧？”

孩子眼睛一亮。“是明天吗？”

“不是，宝贝。要等到这个假期快结束的时候。但不会很久。不管怎样，这里面有一些故事发生在法国。就像这个。”

露比看了看封面。“那个怪物看上去很凶猛。”

“他是很凶猛。但他也是个很特别的怪物。”

“那个女孩是谁？”

“她是这本书的另一个主角。她也是法国人。她的名字叫贝儿。”

“就读这个！”露比高兴地搓搓手。

瑞德坐到孩子床上。“好了，露比丝，我们开始吧。美女和野兽。很久以前……”

作者简介

萨菲娜·德福奇是著名畅销书作家，被誉为“推理小说第一夫人”，P. D. 詹姆斯和莫·海德的继承人。

其作品《糖与香料》全球销量超过30万册，免费赠阅下载量高达10万。该作品已经译成法语和汉语，翻译版本目前销量已经超过5万本。2014年，中文版跻身亚马逊人气前100名。

安卡的故事

萨菲娜·德福奇 (Saffina Desforjes)

周晔 刘畅 王雅琴

安卡的故事

萨菲娜·德福奇 (Saffina Desforges) 著
周晔 编辑
周晔 刘畅 王雅琴 译

《糖与香料》作者再推新作
硬派犯罪小说家笔下的纳粹大屠杀
人类最恐怖的罪行

Fiberead
- 2015 -

安卡的故事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五章
第五十六章
第五十七章
第五十八章
第五十九章
第六十章
第六十一章
第六十二章
第六十三章
第六十四章
第六十五章
第六十六章
第六十七章
第六十八章
第六十九章
第七十章
第七十一章

第一章

威尔金森先生穿着一身便装，没打领带，指甲修得整整齐齐。他彬彬有礼地领我走进了那间空教室。

只见桌子全都被有心地移到了一边，椅子一行行排列成半圆形，围绕着中间那把单独的座椅，我想那是专门为我准备的。

“这样安排，您觉得舒适吗？”

我点点头，身子前倾倚靠在助行架上，一时说不出话来。

我感到喉咙干涩，汗湿的双手紧贴在身旁，以掩饰它们的颤抖。我真想离开这里，向威尔金森先生道歉，然后躲回让我有安全感的家中，但我努力抗拒着这一冲动。

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在为这一天做准备。

写下笔记；

唤醒尘封已久的记忆；

努力整理散乱的思绪。

现在，这一刻终于到来。我将讲述一个深埋在心底近六十年的故事。我祈祷自己在听众们到来的时候，能够保持镇静。

我的邀请者亲切地谈论着这项课程，对我的窘迫似乎浑然不知。我心不在焉地听着他的话，一边巡视着眼前的教室，希望能找到一块黑板，可惜事与愿违。我的目光落在了一块白板上。我吸了口气，打断了威尔金森先生，向他致歉，因为我没带任何幻灯片来。

威尔金森先生试图掩饰笑意，向我解释道，这是一块互动电子白板。

我茫然地看着他在键盘上熟练地敲击起来，和他一比，我的打字水平真是太差劲了。不一会儿，白板就在一片音乐和色彩之中启动了。地图、照片结合着视频与评论出现在白板上，一瞬间我便得以目睹纳粹德国的崛起，希特勒入侵波兰，还有日军袭击珍珠港事件……

这就是二十一世纪的互动式教学，威尔金先生向我解释道，毫不掩饰他的愉悦。他高谈着课堂上运用信息技术的种种优点，仿佛这是他个人的伟大发明一般。

不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强调，任何我感兴趣的战争与冲突，从古老的迈锡尼战争到二十年前的海湾战争，只要我说得出名来，他就能调出档案或网页，将它们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的面前。

我拒绝了他的好意，并告诉他，对于我来说，就只有一场战争。

他那带有优越感的笑容已经表达了一切。

我是一个迟暮的老人，生活在过去，无法认识更先进的事物。

而我也渐渐明白了，我被邀请来此的目的，与其说是将那段近代历史唤醒，不如说是与它告别。

第二章

正当我收起思绪的时候，门开了，孩子们陆续走了进来。有几人向我投来一瞥，我则露出拘谨而尴尬的微笑，不知该如何回应才好。

我看着他们在环绕着我排成半圆形的座椅中挑选位子，有一两个孩子从书包里拿出了笔记本和笔，但是看起来似乎没什么热情。大多数人只是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当着我的面继续聊天，仿佛希望这堂课会推迟到他们聊完才开始似的。

“9B，坐下来。”指节敲击在木头上的清脆声响使班级恢复了秩序。勉强顺从的叹气声此起彼伏，学生们将注意力转向了他们的老师，有的直到这时才发现我的存在，于是盯着我瞧。也许他们在想，这堂课上我会用什么杂乱繁缛的演讲来消耗他们的耐心。

“9B，够了。”威尔金森先生的严厉目光使他们不敢发出异议。片刻后，他面向全班说：“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琼斯太太来此做客，她愿意贡献出自己的宝贵时间，为你们讲述她在二战和大屠杀时期的亲身经历，关于……”

一阵阵恐慌袭上心头，我抓紧了自己的椅子，闭上双眼，努力平复内心。有那么片刻我甚至感到晕眩。

威尔金森先生的话语重新在耳畔清晰起来。“……因此，我期望你们每个人在接下来的四十分钟里专心倾听，并且最好能够想出……”他刻意停了停，以增强效果，“一些有价值的问题，在琼斯太太的演讲结束后向她提问。”

学生们对这条要求发出不满的呻吟，我意识到没有几人想要倾听我的故事。

我环顾着四周那些年轻鲜活的脸孔，十三四岁的他们所懂得的痛苦，不过是错过了一个喜爱的电视节目，或者是新款的游戏机被没收了。我仿佛能从他们明亮的眼睛里看见自己的童年，看见自己年少时对时事的漠不关心，更不用说历史了。

我还记得当年的自己，即使是前一天的新闻都觉得那样无关紧

要。我又如何能要求这些孩子们对七十年前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感兴趣呢？那些往事远远早于他们父母出生的年代，甚至早于他们祖父母出生的年代。

我观察着他们干净的面容，闪亮的头发，熨烫得一丝不苟的衣服，整整齐齐折下一半的长筒袜，还有脚上擦得锃亮的皮鞋。他们也回视着我，有的神情不快，另一些则抱着“希望战胜经验 ¹”的精神，等着我开口。

无疑他们是希望我尽早讲完了事。

我谨慎地措词，开始了我的故事。

¹ 英文习语，意为“不好的经验并未让人放弃希望”。

第三章

“我的名字叫安卡。安卡·帕斯库拉塔。你们的老师介绍我时，称我为琼斯太太，这的确是我现在的名字，我是在1948年来到你们国家的，1954年结婚以后，就一直生活在这里了。但是今天，为了这一堂课，我要再次成为安卡·帕斯库拉塔。”

“这个姓源自罗马尼亚，我的故乡。我在那里出生，我的父母和家族都是罗马尼亚人。”

孩子们面无表情地回望着我。我猜他们对地理和对历史一样漠不关心，压根不知道罗马尼亚是什么地方。

但这无妨。

我整理了一下思绪。“我原想先介绍一点战争的背景，但你们老师给我看了大家学习用的资料，我意识到关于这方面你们已经懂得很多了，甚至可能比我知道的还多，所以我想，我应该没必要再多讲了。”

我察觉到自己的声音在发颤，于是深吸了一口气。

“所以，我就略去战争的开头，从战争快结束的时候讲起吧，我的故事也是从那儿开始的。让我带领你们，回到大战结束的前一年——1944年。”

我停下来，打量着我的听众，他们已经表现出明显的无聊了。有人悄悄地忍住了一个哈欠，有几个正摆弄着他们的书包和文具，还有的似乎在笔盒的掩护下偷偷地发短信。我硬着头皮继续讲下去，希望能赢回他们的注意力。

“那年我十二岁，比现在的你们小一点儿。在那之前，我也很幸运地接受了教育，虽然同你们如今的条件是无法相比的。那时候，我们的学校仅仅是一间简陋的教室，没有电灯，也没有暖气，连纸张和铅笔都是奢侈，我们的学习只能依靠记忆，那就是最珍贵的东西了。”

我欣慰地看见几个脑袋转向了我。我继续讲述。

“那个时代既没有电脑，也没有计算器，即便是像英国这样发达的工业国家里，电视也还未出现呢。而在罗马尼亚那样落后的农业国家，就连收音机和报纸都是日常生活里难得的奢侈品。”

几个女孩交换了眼色，也许正试图想象没有电脑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我说道：“那时候，我对外面的世界自然是一无所知，就连已经爆发四年的世界大战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晓得。我只知道自己的国家处在纳粹德国的统治之下，也依稀了解某些邻国卷入了争端之中，但是他们站在哪一边，为了什么，我既不知道，也不关心。我所关注的只有自己的小小世界：一个无关紧要、落后又与世隔绝的东欧小镇罢了。”

座位靠边的一个男孩，转身跟同学窃窃私语，威尔金森先生拿起尺子敲了敲桌子。

“本，如果你不想听，起码保持安静，这是最基本的礼貌。琼斯太太可是好不容易专程来到这儿的。”

名叫本的男孩在椅子上伸开四肢，故意摆出满不在乎的姿态。“是，先生，但这真的很无聊啊。为什么不在电脑上学这些就好了，如果我们真的有必要学的话？根本就没人关心历史嘛。”

男孩的目光寻求赞同地扫过其它同学，然后加上一句：“尤其是大屠杀的历史。”他直直地看向我：“不就是一群死掉的犹太人么。”

“再说一句这样的话，我就带你去见校长。”威尔金森先生严厉的口吻使男孩闭上了嘴。他转向我：“我真是太抱歉了，琼斯太太。本，马上道歉。”

本勉强吐出一句不满的：“抱歉，太太。”然后窝回座椅中，对自己方才的表现沾沾自喜。

我露出微笑，直接对那个男孩说道：“我可以向你保证，本，尽管年迈体衰，但我的确还是活生生的，而且预计还要再活上几年呢。”

班上的同学似乎喜欢我开的小玩笑，我趁着这点优势接着道：“此

外，我想说的是，我也并不是犹太人。”

在场的那位老师向我投来了惊讶的目光。

我接着道：“威尔金森先生请我把自己留存的物品带过来，以便更好地展现我的故事。比如亲友的旧照，那个时代的纪念物等等，所有关于大屠杀的东西。”我戏剧性地摊开自己空空的双手。“可你们看见了，我什么也没带。”

学生们的目光都落在了我的双手上。“我什么也没带，因为我什么也没有。每一样东西，我当时拥有一切，都被摧毁，或者是遗落了。连一件幸存下来的纪念物都没有。”

尽管这些话使我的喉咙发紧，我的听众们仍旧无动于衷，我知道，如果我不能尽快抓住他们的注意，就再也无法触动他们的心灵了。于是我问道：“请告诉我，你们当中有谁失去了父亲或母亲？”

堂下一片震惊的沉默。两只手僵硬地举了起来。

“恕我冒昧，能告诉我他们出了什么事吗？”

威尔金森先生向我投来紧张的目光，但我无视他的担心，将注意力放在那两个举手的孩子身上。

“我妈妈，在几年前的一场车祸中过逝了。”

“我很遗憾，真的非常遗憾。”我转向另外那孩子，一个男孩。“你呢？”

“我爸爸死于癌症，就在我出生后不久。我始终没机会真正了解他。”

学生们在位子上不安地躁动。威尔金森先生在一旁看着，不知该如何应对。

这并不是我被请来谈论的话题。

“谢谢你们。”我说道，“你们能说出来真的很勇敢。而我之所以问你们这些，是有我的理由的。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双亲健在，两位同学失去了其一。而我在十二岁那年失去了父亲，不是因为癌症，也不是

因为车祸。”

我停下来，努力压制着自己声音中的颤抖：“他是被杀害的。就在我们的家门口，被一个射击队冷血地枪决了。我和我的母亲、弟弟都被强迫目睹了这一幕。”

我赢得了他们的注意力：这一班眼神清澈、从未接触过邪恶的孩子们。我小心地措词，往下叙述。

“历史记录，战争的开端是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之时。事实或许如此。但对于我来说，战争就始于我父亲的死亡。”

“大战进入最后一年，我的故事也拉开了序幕，一切都发生在父亲被处决的几个星期之后。那是1944年的早春，在罗马尼亚的梅吉迪亚，一个风暴肆虐的墓地上……”

第四章

母亲和我，沉默地伫立在父亲简陋而寒酸的墓墩前。倾盆大雨抽打着湿漉漉的黑色土地，每一滴都将更多的泥沙冲入地上暗浊的水洼中。

坟头上竖立着一个花楸木制的粗糙十字架，骄傲地背对着翻涌的乌云，与恶劣的天气抗衡着。时间虽是下午，天色看起来却像夜幕提前降临一般。一道闪电划破天空，地上短暂地映出了几道阴影，随之而来的便是轰隆的雷声。

我紧紧抓着母亲的手，强忍的泪水还是混着雨水滑落了脸庞。我下意识地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咸涩的眼泪刺激着味蕾，唤起了从前难忘的记忆。

在靠近康斯坦察的黑海边，春天的风卷着潮水扑向海滩，在岸边激起浪花和泡沫，咸咸的水雾弥漫在空气之中。隔着将近两年的时光，那些记忆却鲜活得像在昨日。那是1942年的春年，我刚满十岁。爸爸带我到海边度假，要让他的“小护士”从那场疾病中完全康复。而事实上，那时我的病早已经痊愈了。

“爸爸，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我呼吸般地低语，“永远。”

母亲向我瞅了一眼：“安卡？”

“没什么，妈妈。我只是自言自语。但我们该回去了，尼古拉已经累了，你肯定也是。”

回答或者回应我的这些话都没有意义。语言是种累赘，尤其是在这样的时刻。一阵响雷盖过了妈妈的声音，我没有听见她说了什么。“风暴在减弱了，”当我们转过一处拐角，踏上离家不远的大路时，我说道。

“是在减弱，安卡，”母亲答道，“这样你和尼古拉就能睡得安稳些了。就算没有大自然的喧嚣，夜里的噪声也已经够多了。”

我笑了笑，表示认同。在过去的几周里我几乎没睡过一晚安稳

觉，远处经过的卡车和坦克发出的隆隆声使我难以入眠。

在我们身后，一辆车子颤动的引擎在夜幕下排放着看不见的废气。我们低着头，目光扫视着经过的卡车。车上那些人的制服在晦暗的暮色里看不真切。但这本就无关紧要。爸爸说过，盖世太保和铁卫团都是一样的，不论他们的国籍是什么，也不论他们打着什么名号。

直到卡车消失在黑暗中，我们才重新呼吸顺畅。

雨开始变小了，当我们到家时，已经变成了毛毛细雨。但潮湿的头发和衣服的气味仍然一下子充满了我们小屋的每个角落。

尼古拉被轻放在一块破旧的小地毯上，他已经睡着了。我用一条干帕子轻轻地擦拭他的头发，妈妈则拿来一条薄床单盖在他的身上。幸运的是妈妈那件外套抵挡住了风暴和大雨，所以尼古拉的衣服还是干的。我将鞋子从他的小脚上脱下来，尽可能让他躺得舒服些。我伸手抚摸他红红的小脸蛋，唇边浮起了浅浅的笑意，因为我知道，至少，他还睡在安稳的梦乡里。

第五章

妈妈不及弄干衣服，就到客厅里准备简单的晚饭了。只有尼古拉和我都吃过饭睡下以后，她才会去打理自己的事。

我也忍着身上的难受，拒绝了先换衣服，只将那件单薄而不抵用的外套脱了下来。

我就着昏暗的油灯在壁炉里燃起了一堆小火。当柴火烧旺，屋里渐渐明亮起来，我便熄灭了油灯。灯油是很珍贵的东西，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新的补给。

饭菜准备好了，我们轻轻地叫醒尼古拉，然后一起盘腿围坐在火边，享受着那份温暖。摇曳的火光在简陋的屋子里投下晃动的影子，我们从中汲取着一丝安慰。

一时之间，大家都各自忙着填饱肚子，谁也顾不上说话，屋子里只听见木勺碰撞在陶碗上的单调声响。我们吃的是淡而无味的稀粥，主要是玉米做的，里面那点儿羊肉碎不知是妈妈从哪儿弄来的，总算改善了一点伙食。换做几个月前，我们对这样的食物根本不屑一顾，而如今能吃到这些，却已经谢天谢地了。

过去一直是爸爸勤俭地供养着我们，在他被捕后，我们所有的基本生活用品和财物都被纳粹军人夺走了，而当他被处决以后，我们更是在一夜之间变得一贫如洗，失去了任何收入和津贴来源。

但妈妈还是想法子弄到了那点供我们吃饭的钱，虽然每当我问起这件事，她就会变得十分焦虑，马上把话题转到别的事上。

尼古拉累得不想说话，柴火让他暖和起来，于是他又睡着了，甚至连那点晚餐都没吃完。

尽管我象征性地拒绝了，妈妈还是把剩下的粥倒入我的碗里，而我一下子就吃光了。

饭后，妈妈把尼古拉抱上床，我则帮着收拾空碗，桶里有事先贮存的雨水，是专门用来洗碗的。如今，干净的水就像食物和燃料这些

商品一样珍贵，我们只能节省着用。

终于到了睡觉时间，我感激地将身上的湿衣服脱下来递给妈妈，她尽可能地把它们在渐渐暗下去的炉火前悬挂摊开，希望到了明早能够晾干。

经过了格外漫长的一天，加上暖暖的一顿饭下肚，使我的身体得到了补给，这一晚，我终于不再翻来覆去直到半夜，而是和尼古拉一样沉入了梦乡。

第六章

我睁开眼睛，看见阳光透过破碎的窗格涌了进来。头顶上方，仿佛永恒的一刻，尘埃在光线里闪闪发亮，旋转飘浮，光柱将房间的昏暗切割开来，又漫不经心地落在碎木地板上。

破碎的玻璃窗外，一棵橄榄树的枝条将冲出地平线的旭日光芒稀释得柔和了，天上仍有几朵云聚在一块儿，挑战那轮宣告每一个崭新日子的太阳。我伸手触摸光束，享受着被它照耀的温暖，尘埃纷飞旋转，环绕着我的手臂，似是被无形的边界给困住了。

外面，万物纷纷将黎明之声奏响，迎接又一个崭新的开始，近来发生的社会和政治动荡似乎对它们没有丝毫影响。

我听见妈妈正在做家务，打扫着那些夜里无法摸黑收拾的残留，决心要让我们的房子整洁体面地迎接新一天。

我不禁露出微笑，当意识到自己在这么做时，我笑得更开心了。这些日子，快乐可不是一样供应充足的东西，所以我敞开心扉地欢迎她。或许这是个好兆头，一切都会好转的。

我悄然起身，用前一晚准备的一盆水洗脸。几乎有一年的时间，我们都遵循着这样的繁琐的程序，水是从几条路远的公共水龙头接的，我们得让水里的渣滓沉淀一夜才能使用。

在我擦洗身子的时候没有吵醒尼古拉，正如我希望的那样。打从记事起，就和弟弟一直住在同一间屋子里，但是到了这个年纪，我对隐私的事也越来越在意了。

现在对我来说是个艰难的时期。我意识到身体正在发生变化，但还不能完全理解这种变化。我没有人可以询问，妈妈仍然把我当成小孩子看待。

我发现自己缺少一个可以吐露心声、倾诉烦恼的人，一个朋友或者老师。

妈妈还在忙着家务，互相道过早安之后，我跑到花园，看向教堂

的大钟，我们都用它来确认时间。它是我们村子的标志，不论多少人事变迁，它始终都在那儿。在国家动荡的时期，它更是某种安全和稳固的象征。

正如卡罗尔国王退位的时候，我们全村的人都聚集在了大钟底下，这并不奇怪。大伙儿目不转睛地盯着钟盘上的指针，等待王子即位的那一刻俯首遥致敬意。

只有爸爸没来。他对新国王迈克尔的蔑视使他失去了很多朋友。我曾听人悄声议论，除了那次普洛耶什蒂油田的工人罢工，这件事也是导致爸爸被逮捕的关键原因。但到目前为止，成人世界的政治阴谋仍是我无法理解的。

对我来说，教堂的这座钟就是用来提醒我上学时间的。

爸爸一贯坚持让我上学接受教育，把这看作一件最重要的事。没有几个孩子可以幸运地得到正规教育，尤其是女孩，我本应该感到荣幸。

可即使在爸爸还活着的时候，我也没有从拿奖学金里得到过丝毫的快乐和满足。身边的同龄人都看不起我，因为我的家庭背景不好，父亲属于劳工阶级，只是一名卑微的石油工程师，而不是知识分子阶级的一员。

尽管如此，我还是交到了几个朋友，我的导师在最初也曾亲切地鼓励我，帮助我学习。

但是，那场罢工之后，爸爸被逮捕，从此一切都变了。

第七章

妈妈不理睬我的抗议，坚持要我继续上学。她说爸爸如果还活着，也会这么做的。这一方面是为我的将来着想，另一方面是考虑到万一她出了什么事，我就得肩负起抚养尼古拉的责任了。

当然，她完全正确。一个人的童年时代，走过的人生道路越短暂，对于未来旅程的计划就越困难。然而在那时，我就是忍不住怀疑，妈妈的目的只是不想让我待在家里。

发生在几天前的一件事更是印证了我的想法。那一天，我因为身体很不舒服，被允许提前放学回家。

我一进门，就发现妈妈正和一个穿着制服的军士待在一起。我顿时恐慌极了，害怕他是来抓走她，就像当初抓走爸爸一样。然而，当我注意到他的夹克搭在一张椅背上，靴子脱在门边，看上去就像一位受邀而来的客人——妈妈的客人时，我的恐慌变成了极度的困惑。

我想起妈妈之前是怎么说这些人的。

想起他们对爸爸做的事。

我冲进自己的房间，摔上门，眼泪夺眶而出。

那是迷惑不解的泪水；

沮丧失望的泪水；

受到背叛的泪水。

我的脑子一团糟，各种想法纷乱如麻，后来妈妈安抚了我好一阵，我才恢复理智，可以和她平心静气地说话了。

她含着泪水，试图为自己辩解。她告诉我，他和我们一样是罗马尼亚人，不是德国人。是铁卫团的军官而不是盖世太保。

仿佛这就能减轻她的罪行似的。

然而，当我质问她到底是用什么款待这名军官的时候，她竟失去理智地嘲我尖叫起来，躲回了自己的房间，大喊着让她的孩子们活下

去比什么都重要。

我那时无疑还太年轻，无法理解她的牺牲。

教堂的钟声传来，提醒着时间的匆匆流逝，一夜过去，清晨再度降临。钟声将我从沉思中唤回了现实，我意识到自己上学要迟到了，急匆匆地朝路上奔去，一边对妈妈怒喊着再也不想看见她了。

第八章

那晚我回到家，得知了我们要搬家的消息。

这一整天已经让我疲惫不堪，而从今往后，更是再也没有轻松的日子了。

我的老师，我本可以倾吐心声的人，如今对我的态度就好像我做了什么伤害她的事一样。

我的朋友——我一度将他们视为朋友，现在仍想竭力维系住友谊的人——却对我避而远之，形同陌路。我们一家都遭到了排斥。

没人控诉我，也没人指责我。他们又能说什么呢？毕竟我什么都没做。

从父亲被捕的那天起，他们的态度就变了。

我没有得到一句解释。

事实上，我也不能期待谁会对我解释。

他们的这种姿态，对我来说并不新鲜。只不过，这次针对的人是我。

我不是吉卜赛人，也不是犹太人。甚至也不是斯拉夫人。

我的罪名……我的罪名来自我的父亲，我亲爱的爸爸。

我来到家门前，伸手推开那扇破裂的木门。生锈的铰链发出了抗议的声音。我朝阴郁的屋内瞥去，跨过门槛，驻足，让自己的眼睛适应幽暗的光线。

“安卡？”

“妈妈。”

我在熄灭的壁炉边看见了妈妈的身影，她坐在一张木凳上。尼古拉在她身边的地板上睡着了，春夜寒凉，只有一条粗麻布为他提供少许温暖。我奔上前抱住了妈妈，我们紧紧相拥着，仿佛分开了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而不是短短的一天。

接下来一阵沉默，使我警觉到有什么事情不对。我松开了手臂，看着妈妈的眼睛，想找出一丝线索。

我发现她哭过，我的眼睛也湿了。但我隐约意识到一种责任感，硬将泪水忍了下去。

“怎么了，妈妈？发生什么事了？”

母亲将我轻轻拥入怀中。她深深地吸了口气，胸脯起伏，想着要如何回应我。当那些话终于从她口里说出时，我并不觉得惊讶，然而这一点也没有减少它们带来的不快。

“我们得搬家了，安卡。”

我一动不动，让这个信息慢慢嵌入脑中。妈妈转过了脸，不敢与我对视。

爸爸被处决之后，我们被告知也许得搬到另一个镇上去。他们说，这么做是为了减轻我们的痛苦。那个军官看起来像是个和蔼的人，他对我们的温言关怀明显是出自真心。但他和那些杀害爸爸的人穿着同样的制服，我们又要如何相信他呢？

“我们要搬去哪儿？”

我随口问道，只是为了打破沉默。目的地的根本不重要，那个陌生的地名我过耳便忘了。我已经在想另一个更关键的问题。

“我们什么时候走，妈妈？”

“明天，中午。”

这个回答使我大吃一惊：“明天？可是……”

我没有说下去，因为我意识到自己的反对理由站不住脚。我们需要打点的行装少得可怜。那些未被纳粹党作为惩罚没收的家当，之后也很快都变卖掉了。我们的家具——那些没有拿去换取食物的——也都被拆了当柴烧，好让尼古拉在夜里能有炉火取暖。至于衣物，除了我们身上穿的便所剩无几。而且现在我们……我……甚至没有朋友需要道别。妈妈的声音再次在耳边响起。

“我们得先去布加勒斯特，到了那里，会有人指示我们接下来的目的地。我们必须在明日午前到达车站，安卡。”

听见车站，我的脑海中顿时涌现出一幕幕回忆。我坐在火车上。康斯坦察。蒸汽的嘶嘶声。车轮用力刹住时的前倾。那是我十一岁第一次坐火车的记忆。

“我们是不是要去很远的地方，妈妈？”

尼古拉醒了。我的思绪又跳回到现实中——摆在面前的冷冰冰的现实。

尼古拉的眼睛因好奇而清亮，就好像他一直都醒着似的。也许他刚才并没睡着。睡眠再也不是一件易事。我能闭上眼睛，却无法蒙蔽现实里发生的事情，它们甚至连我的梦境也不放过。

也许对尼古拉来说也是一样，我不知道。他只有六岁，快要过七岁生日了，可我甚至不确定是哪一天。

时间对我而言，对任何人而言，都没有什么意义。

未知的明天。

充满恐惧的今天。

快乐只存在于过去。

毫无疑问。

尼古拉的小手指握住了我的。他的表情专注起来，直瞪着我的眼睛。

“安卡？”

妈妈已经回到客厅，准备下一顿饭，我意识到尼古拉想从我这里得到答案，而我却无法满足他。

“休息吧，小家伙，已经很晚了。”我握起他的小手，对他微微一笑，安抚地紧了紧他的手。

他也冲我微笑，紧紧回握着我的手。那是姐弟之间坚定的羁绊。

不一会儿，妈妈将我们的饭端来了，我们感激地道谢，大口吃了起来。我们在碗里挑食的日子早已经成为过去了，如今我们享受着每一口珍贵的食物，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一顿吃完，要等多久才会有下一顿。

待我们将盘里的饭菜刮得精光，妈妈说道：“尼古拉，亲爱的，现在努力睡觉吧。我们明天会很忙碌的。”

我附和着妈妈的话，搂过弟弟瘦小的身子，抱着他，从他的身上感到欣慰和温暖。我伸出一只手握着妈妈的，但我不敢看她的眼睛。我将目光又转向了弟弟。

“尼古拉，明天妈妈和我要带你去一次特别的旅行。坐着火车去。”

“火车？”尼古拉的脸上绽开明亮的笑容，“哦，妈妈，我可以坐在靠窗的位子上吗？好嘛，妈妈？我会乖的！我们要去海边吗？安卡，我们要去哪里？”他的声音充满了兴奋，那是只有未受残酷现实压抑的幼小孩子才会有的兴奋。我发现自己渴望着，如果能够回到六岁就好了。

“嘘，小家伙，别闹。”我轻责道，“我们的目的地是留给你、还有我的惊喜。只有妈妈知道我们要去哪儿。但现在你必须睡觉了，不然明天，你就会累得没法儿享受好玩儿的旅途了。”

“我们都该睡了，安卡。你也是。”妈妈催促道，“明天会是很辛苦的一天，这一点我敢肯定。”我感到她握着我的手紧了紧，然后才不情愿地松开。她向尼古拉打着手势，让他快睡，又一面催我道：“安卡，听话。我的背今晚又痛了。”她弯下腰，轻轻地吻了尼古拉。

“晚安，尼古拉。上帝保佑你。”

“晚安，妈妈。明天带我们去海边吧！”

我站起来，轻轻抱起尼古拉，弯腰亲吻妈妈。我们的目光相接，我说道：“晚安，妈妈。我爱你。”

她试图回答，却发不出声来，眼底涌上复杂的情绪。最后，她终

于说：“上帝保佑你，安卡。”

我把尼古拉抱回我们的房间，轻放在他的小床上。

“你觉得我们会去海边吗，安卡？”我帮他脱鞋的时候，尼古拉又问。

“我说不准，尼古拉。我只知道，你要是不赶紧睡觉，妈妈也许会改变主意，我们明天就哪儿也去不了。”

慌张的神色掠过他的小脸“我睡着了，安卡。你看！”他紧紧地闭上了眼睛，假装熟睡，努力憋住笑意。

“晚安，小家伙。”我亲亲他的额头，然后回到自己的床上，缓缓地脱下衣服，犹豫地钻进薄被里。

房间另一头，尼古拉的呼吸渐渐平缓，想是真的睡着了。我不像他那么幸运，我会整夜地翻来覆去，并且在妈妈推门看我们的时候假装睡着。

后来我大概陷入了假寐，因为不知过了多久，我被一阵哭泣的声音吵醒了。起初我以为是尼古拉，而当我的大脑从迷梦里清醒过来，便意识到声音来自妈妈的房间。

我悄悄起身，穿过房间来到门口，想去安慰妈妈，却看见她坐在桌边低声啜泣，面前放着一支小小的蜡烛，微弱的光芒在黑暗的重围之下挣扎着。我又迟疑了。她手里握着一支羽毛笔，大概是在写日记，我想。因为我知道她有记日记的习惯。

我在门口悄立片刻，之后又回到了自己房间里，没有被妈妈发现。人有时需要独自待着，我知道的。妈妈以为我们都睡着了，就让她这么认为吧。我躺回床上，无声地哭着入睡。

第九章

清晨悄然降临，黎明渐强的光线透过窗户，肆意地吞噬着任何烛光都无法驱散的暗影。房间另一头，尼古拉依然沉睡着。

我一把掀开被子，让全身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中。连续第二个晴天了，我提醒自己。也许过去几周的恶劣天气终于要转变了。这段时间，多少次我早晨醒来，都在三月的清寒里发着抖迅速地穿衣。但今天的感觉就像是夏天来了。

有那么一会儿，我让自己沉浸在过往夏天的回忆里。但客厅里传来的动静打断了我，又将我唤回现实。妈妈在为旅途作准备，她应该需要我的帮忙。

我下了床，站在淡淡的阳光里伸着懒腰，直到背上和腿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然后再放松，使自己的身体变得灵活柔韧，为今天即将到来的一切作好准备。我走到房间幽暗的一角，就着那里的水池濯洗身体，将昨夜睡眠留下的死寂昏沉彻底赶走。

今天，因为可以借助太阳的温度恢复干爽，早晨的洗濯也变得叫人喜欢了。整个漫长的冬季，沐浴都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很多时候我还必须先把水池里的冰敲下来，想到那情景，我都禁不住一抖。

我转头，看见尼古拉已经醒了，静静地躺在床上看着我。他的脸上是无忧无虑的纯真笑容。

我穿上一件麻布罩衫和一双磨损得厉害的小牛皮鞋。这双鞋是我十一岁的生日礼物。那时学校里的朋友们都羡慕我，回想起他们争吵着要试穿的情形，我不禁扬起了嘴角。

那样美好的回忆。

但却只是回忆。

现在，我十二岁了，长大的脚把鞋子的小牛皮撑到了极限，穿起来总是很不舒服。但抱怨也没有意义，因为我只有这一双鞋。

“是妈妈的声音吗？”尼古拉问道。

我也听见了，妈妈一边干活一边低哼着小曲。我一边听，一边就咧嘴笑了。这是个快活的信号，再加上充满房间的温暖阳光，使我的心一下子就轻快起来了。

“起床了，小家伙。”我唤道，“妈妈正在打点行装，我们得去帮帮她。今天我们要开始一场新的冒险了！”

第十章

我看见妈妈正仔细地把我们的家当装进一个小木箱中。

“安卡，早安，亲爱的。”妈妈拥抱了我，“昨晚睡的好吗？”

“很好，妈妈，谢谢。”其实我并没睡好，不过我知道说出真相毫无意义。

“尼古拉呢？”

这回我倒是可以坦白些，于是健谈了起来：“他睡得很好，妈妈。他刚刚醒来，还在为期待的旅途穿衣打扮呢。他真兴奋，妈妈！真的，你该看看他笑得有多开心！”

妈妈的脸上也绽放出神采。

“那你呢，妈妈？相信你也睡得很好？今天早上看你似乎心情很好。”我没有告诉她昨晚见到了她伤心难过的样子，但是希望她能透露一点，我便可以顺势问个究竟。然而我没能如愿。

“安卡，我们已经花了够多时间缅怀过去。现在我们要拥抱未来。这就是我正在做的，如你所见。”

她刻意地笑出声来，向那个半满的箱子指了指：“这儿恐怕没什么可帮忙的，孩子。”

我向箱子瞥了一眼，就知道妈妈是对的。我们所有的东西差不多全都打包好了，随时可以启程。

“另外，”妈妈又道，“我有个任务要交给你。”

“嗯？”

“早上你带尼古拉去散散步。”

“散步？”这是个出人意料的要求。我知道我们一分钱都没剩了，当地的小贩也早就不让我们赊帐了。

“绕着镇子走走，安卡。和你的朋友……和这个你出生的地方告别。”妈妈的笑容消失了，声音也哽住了。

她牵起我的手：“或许是最后一次，再去爸爸的墓地看看吧？安卡，请你理解，不论如何我们再也不可能回到梅吉迪亚了。至少，在这场邪恶的战争结束前是回不来了。”

她再次指了指那箱子：“我们所有的东西都会装进这个小箱子里带走，安卡。而比它们重要得多的，则是我们的回忆，关于那些美好过去的回忆，没有任何事，任何人能够夺走。拜托了，安卡，照我说的做。带上尼古拉，最后再看一眼你们的家乡。”

我看见一滴泪水滑落妈妈的脸庞，知道再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我当然要到爸爸的墓上做最后的道别。但我没法遵照妈妈的话去找过去的朋友们，他们全都背弃了我，除了一个人。我想到了赖莎，意识到妈妈是对的。如果连那份友谊都在这段时间变味了，那也是我们两人身不由己，束手无策的事。我不应该把赖莎父母的想法怪罪到她的头上。

“你当然也和我们一块儿，是吗？”这并不算是个问题，因为妈妈不可能不去和爸爸做最后道别的。所以她的答案才更叫我吃惊。

“不，安卡。我必须留在这儿。”

“可是妈妈，为什么啊？”

她迟疑了一会儿，似乎连自己也不确定，“我们的通行文件会在今天上午送来。”

我露出惊讶的表情，希望得到她进一步的解释。

“昨晚一个军官来过，”妈妈说，“他说今早会把文件送过来。”

“昨晚？但……”我的声音拖长了。我不记得有谁来过，如果有人来了我不可能不知道。

“是你上床睡觉后才来的，很晚。”妈妈的声音颤抖了，她努力克制着。“那时你已经睡着了。”

我看向她的眼睛，而她避开了。我只能推断昨夜并没有人来访，但妈妈为什么要说这个谎呢？

我满心困惑，或许还掺杂着遭到背叛的感觉，但我没有拆穿妈妈的谎话。最终一切都会明白的，我相信，妈妈这么做一定有她的理由。

第十一章

这时，尼古拉出现在了门口，冲我们露出大大的笑脸：“我们是不是该上火车了？”

妈妈趁这机会中断了我们的对话，转身去拥抱尼古拉，而我也不再追问了。在墓地与爸爸伤感地告别之后，我和尼古拉手牵着手走在梅吉迪亚的大街小巷，弟弟对接下来的火车旅行很是兴奋，喋喋不休，而我则细细地环视着周遭的一切，想把从小到大都不曾留心的熟悉场景一一印在脑海之中。

小镇上处处可见近来衰败毁坏的痕迹，然而在此刻的我眼中，它却显得格外美丽，想到即将离开它了，我便感到一阵难过。快到赖莎家的时候，我的心情更沮丧了。我曾经有过那么多的朋友，如今却只剩下赖莎一个。我只好安慰自己，如果友情这样容易破裂，也许从一开始，他们就算不上真正的朋友。

可赖莎对我而言意义不同。她是我最好的朋友，这足以让我哪怕冒着激怒她父母的风险，也要去见她最后一面。

我们来到了赖莎家门外，想到现实的情况，我便感到十分气馁。自从爸爸被捕之后，赖莎的父母就禁止我们往来了。我们只在放学后偷偷地见过几面。此刻我就站在她家门口，手悬在门上，却没有勇气敲下去。

“安卡，快点！敲门呀！”尼古拉开口催促我，带着小孩子的急躁，对我心里的纠结一无所知。他说着便走上前，踮起脚尖，小手紧握着黄铜门环，在门板上敲了几下，替我完成了这件难事。

“谢谢你，尼古拉。谢谢。”

弟弟在门口欢快地蹦着，我则心情沉重地静静站在那里，为接下来的照面提心吊胆。我该如何向赖莎的父母解释呢？说我以后再也见不到我最好的朋友，他们的女儿了。可是孩子们的这种友谊对大人来说算什么呢？恐怕是一文不值吧。

我希望开门的是她的母亲，因为我想，和女人沟通这些该会比跟

男人要容易些，但是还没等我想好如何开口，门就开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赖莎的父亲，马克西姆先生。

有那么一会儿我只能呆呆地站在那儿，根本不敢开口说出自己的目的。他瞪着我，显然被我的莽撞吓了一大跳，想不到我居然敢如此肆无忌惮地违背他的权威，在发生了那些事之后，还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站在他家门前。

“安卡？”

“求求您，我必须见见赖莎。”

他的身子拦在门口，这个姿势更加肯定了他要说的话：“孩子，我记得我告诉过你不许再来我家。”

泪水涌上我的眼眶，我恳求地伸出一只手，“求求您了，就这一次。我们今天就要走了。永远都不回来了。我必须和赖莎道别。”

我那好朋友的父亲对我哭泣的请求无动于衷，默默摇了摇头，退回屋里，一手握住了门把，“走吧，安卡，这里不再欢迎你了。”

“不！求求您了！别这样！”想到再也见不到赖莎，我的眼泪止不住浸湿了脸庞。“我必须和她告别。赖莎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唯一的朋友。”

我的话想必动摇了马克西姆先生，他迟疑片刻，向前跨了一步，来回看了看街上的情况。终于，他再度转向我，拉开门道：“她在里屋，你快去告个别，说完就走吧，孩子。”

第十二章

得到许可，我便不再迟疑，一步跨进了门。

在过去太平的日子里，我曾来过赖莎家很多次，所以一进门，我便熟练地匆匆地往里走去。尼古拉也被叫了进来，以免他站在外面引起不必要的注意。

赖莎家的光景虽然比我们家好一些，但仍有种种迹象表明最近发生了不少事。很多家具都不见了，也许是卖掉来维持开支了。我也知道，如果说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的话，那么赖莎一家的日子则是尤其艰难的。

他们家是俄罗斯移民，在邻国的剧变中避难到此。现在回想过去那些事，让人有种奇怪的感觉，那时候他们刚到梅吉迪亚，没有住所也没有工作，几乎不会说本地语言，正是我的父亲让他们渐渐融入这里的。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赖莎的时候。如今我们已是那么多年的老朋友了，我甚至想不起不认识彼此的时光了。

我轻轻推开门，看见赖莎正坐在桌边缝衣服。她抬起头，一见到我便露出惊讶的神色，从椅子上跳起来迎向我，一面高兴，一面又感到疑惑，因为我已经太久没能来看望她了。在我父亲被处决后，她的父亲便禁止我们往来了，而此时我却又一次出现在了她的家里。

“安卡！你怎么在这儿？如果让爸爸发现你……”

赖莎的父亲出现在了门口，“没关系，赖莎，是我请安卡进来的。我刚知道她今天就要离开这里了。这将是最后一次见到她。是这样吧，安卡？”

我点点头，对于赖莎父亲态度的突然转变，我和赖莎一样困惑。我答道：“我们中午就要去火车站了。”

“火车站？可是安卡，你要去哪儿呢？和谁一起？去做什么？”赖莎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好像生怕她的父亲在她问完之前就会反悔一样。

她一边问一边来到我身边，我们拥抱在一起，感受着那份从未消失的友谊。她哭了起来，这一刻我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了。

“尼古拉，过来，我们走吧。”我听到她父亲开口说道，“让这两个姑娘单独待一会儿。”

我越过赖莎的肩膀，看见她的父亲把尼古拉带了出去，并关上了门。我们依偎着对方，感受彼此温暖的存在，然后我握着赖莎的肩膀将她轻轻推开，细细看着她的脸。

她冲我恳求地说：“安卡，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你真的要走了吗？”

“是的，赖莎。我，还有尼古拉和妈妈……这是我们最好的打算了。”

“可是，你们要去哪儿呢？”

我摇了摇头，“我不记得那个地名了。大概是某个安置营地，我们会到那里安家，在那儿工作，直到战争结束。我只知道那个地方离这里很远，因为我们要坐火车，之后……”

我深深地望着她的眼睛，不知该如何表达。“之后的事我也不清楚了，但总比待在梅吉迪亚要好。我们在这里已经一无所有了，赖莎。请你理解我。你是我最后的朋友，而你的父母却不允许我和你见面。”

“可是父亲今天让你进来了，安卡。也许他改变主意了呢？”她的眼里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那是因为他不想和我们在门口争执，惹人注意，赖莎，仅此而已。还有，就是让他的女儿和她最好的朋友最后道个别。”

赖莎又抱住了我，说道：“不，安卡，不是最后的告别。等战争结束了，未来的某一天，我们还会再见面的。我向你保证，我们会的。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人们又会和平地生活在一起。一定会结束的，安卡，不然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无论你去哪里，发生什么事，请答应我一定要记住我。记住我们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

我把她紧紧抱在怀里，两人一起哭了起来，只有最好的朋友才会这样。

我记得爸爸曾经问我，普通的朋友和最好的朋友之间区别在哪儿。我回答他，在最好的朋友面前可以卸下所有伪装，可以展现自己最真实的一面，而不必担心会失去这份友谊。

此时此刻，当我们拥抱着彼此，我知道，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赖莎永远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们在一起哭泣，并不觉得难为情，因为我们的存在就是彼此的慰藉。尽情渲泻了泪水后，我们便聊起了天，说着没有意义的话，问着没有答案的问题，聊着无关紧要的琐事，享受着只有孩子才能体会到的，畅所欲言的快乐。

第十三章

最后，房间的门被推开了，赖莎的父亲在门上轻轻敲了敲，以引起我们的注意。

这时我和赖莎已经发泻完了心中的愁闷，又在一起有说有笑了。

“安卡，我现在必须请你离开了。”赖莎的父亲说，又加上一句：“拜托。”

“我明白。”我应道，再次转向赖莎，和她再一次紧紧地拥抱。

“永远别忘了我，安卡。”赖莎说，她取下了自己的护身符项链，戴在了我的脖子上。以前我从没见过她取下来过。“答应我一直戴着它，安卡，就像我一直都在离你的心很近的地方。”

“但是赖莎，我不能……”

“你必须收下，安卡。等我们重逢的那天再将它还给我。爸爸，那样可以吗？”

我转向赖莎的父亲，征求他的同意，才能收下这个友谊的信物。他勉强地点了头。

“我会永远珍惜它的。”

“等我们下次见面时，一定要立刻把它拿给我看，安卡，不管那是多少年以后。”

“人在物在，我保证，赖莎。”

“你会写信给我吗？”

“如果有机会的话。”

“好，那么再见了，安卡。我最亲爱的朋友。”

“再见了，赖莎。”

我们最后拥抱了彼此，我便随赖莎的父亲离开了房间。当他关上房门时，我在门口回过身去，依依不舍地向赖莎挥手道别。她一边冲

我挥手，一边抹着泪水。房门关上的刹那，我知道我们恐怕再也不会相见了。

“安卡。”赖莎的父亲在大门前停步：“我希望你明白，对这样的结局我也非常难过。”

我抬眼看向他，映入眼中的是一张悲哀的面孔。

“我并不想把你们俩分开，”马克西姆先生静静地说，“我珍爱我的女儿，也看重她的朋友。尤其是你，安卡，你想必知道我和你父亲曾经多么亲近，直到……”

他牵起我的手，“你还太小了，不会明白的，安卡，但我还是想告诉你，我的所为是目前最好的选择，请相信我。在你父亲出事之后，还让你和赖莎继续交往是很不明智的，对你们双方都没有好处。”

我看着他的眼睛，试图去理解，去相信他的所为是出自好意，但最后还是无法接受他的理由。

“在我们搬来你的国家之前，我们在自己故乡也遭到过迫害，安卡。我们已经目睹过这种事了。请你理解，我阻断你和我女儿的友谊是为了保护她，而不是使她痛苦。”

我不知道要如何应答，于是不作声地听着。

“你是个很棒的孩子，安卡，完全不该遭到命运那样残酷的对待。可我们无力改变一切，只能静静地坐在一旁，但愿最坏的命运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而你父亲就错在这里，安卡。他是个勇敢的人，可这些凶残的家伙根本不把勇气放在眼里。你父亲是个英雄，他值得你骄傲。”

他的话抓住了我的全部注意。

“但他为此付出了代价。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教训，安卡。有一天你会明白的，我的所为都是为了赖莎好，把她的安全摆在了她的童年友谊之前。请原谅我，安卡，正如我希望赖莎有一天也能原谅我。现在去吧，愿幸运眷顾你，不论将来发生什么。不论你去向何处，赖莎会永远记得你的。”他用瘦长的手指拿起我颈上的护身

符，将它轻轻塞进了我的外套里，然后努力挤出一丝笑容：“下次再见到她时，记得一定要把这个还给她。”

如果这些话，我听得那样幸苦，说的人又该多么难受。我看见他的黑眼睛里涌上泪水，知道他的每个字都是肺腑之言。他很恐惧。为他的家人而恐惧，为他的妻子凯瑟琳，还有他唯一的女儿赖莎。

就在一个小时之前，我心中充满了对这个人的怨恨，是他将我和我的朋友分开的。现在我对他却只有同情。

我握着他的手，仰头在他脸上亲了亲，“我正努力理解，马克西姆先生。我很努力地在理解。请保护赖莎，别让她受到任何伤害。我的心永远和她在一起。”我转身，拉起尼古拉的手走上街道，没有再回头看一眼。

回家的路途漫长而阴郁。尼古拉已经累了，央求着我抱他，但我没有心情答理，我的思绪缠绕在别的事上。到家时，我在门口停下，让尼古拉先进屋。

“你先进去，尼古拉。我一会儿就来。”

尼古拉仰头看着我：“你怎么哭了，安卡？”

我竭力保持着镇静，“是我的眼睛里进了沙子，小家伙，没别的。进去吧，去看看妈妈打点行李是否需要帮忙。现在肯定快到上火车的时间了。”

尼古拉被我一语点醒，欢快地奔进了屋，留下我一个人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泪水再度涌了上来。

第十四章

我们在列车出发前及时赶到了站台。上午天气逐渐由晴转阴，到了午时天空压迫似地低垂着，像一条可怕的灰色毯子，预示着又一场风暴的临近。风力渐强，无情地卷起眼前阵阵尘土，此时的我真希望地面再次被雨水浇湿。而这个愿望倒是不难实现。

到了车站，妈妈从站长办公室里领取了旅行文件的单据。她之前说这些东西会在早晨送到我们家里来的，当时我想质问她这件事，但还是作罢了。前不久发生的事情让我学到了教训，知道这类疑问只会造成我们之间的矛盾。

妈妈接过那些纸时，我偷瞄了一眼，但上面全是德语，我一个字也看不懂。站长明确指示我们要先乘火车前往布加勒斯特，我们伟大的首都。

我把行李箱倒放在铁轨边的地上，让妈妈坐，但她情愿站着，于是我和尼古拉一起坐下了，试图让他有点事干。除了身上穿的衣服，我们所有的家当都在这个箱子里了。这就是我们的过去留存下来的全部，也将是陪伴我们走向未知将来的一切。这想法使我认清了现实，因为我记起我们去康斯坦察度假时，行李有三个这样的箱子，而那次只不过是离家几天而已。

当尼古拉兴奋的叫声使我回过神来，这些愁绪便迅速消散了。我的感官被世事侵扰而变得麻木迟钝，但尼古拉的眼睛和耳朵仍然灵敏，尽管风暴正在聚集，他仍然立刻就发现了远处长长的蒸汽，听见了火车接近的声音。

“别太兴奋了，尼古拉，”我柔声提醒他，“也许这并不是我们等的那列火车。”

“但它就是，安卡。我知道它是。”弟弟认定了他的想法，叽叽呱呱兴奋地说：“快瞧！你看见了吗！妈妈，我看见烟了！”

“是蒸汽，尼古拉，蒸汽。”我不假思索地纠正他。这是个无关紧要的小节，但爸爸生前总说随意使用语言是头脑懈怠的表现。就像爸

爸告诉过我的许许多多事情一样，在他过逝后，这些话又多了一重新的意义。

现在，弟弟开心地看见火车头已经开到我们面前了，当它经过时，轮子的摩擦和蒸汽的呼啸声震耳欲聋，紧随其后的就是布满尘垢的长蛇般的车厢，最后，这笨重的行列伴随着刺耳的噪音和一阵颤抖，终于停了下来。小尼古拉彻底被眼前的景象迷住了，他目瞪口呆，拼命想要数清经过我们面前的车厢。

当蒸汽消散，那些车厢突然忙碌起来，车门开了又关，人们爬上爬下，出发或抵达。妈妈拉了拉我的胳膊，催我跟上她。

我一把抓起行李箱，推着尼古拉，急匆匆地跟上妈妈的脚步，她一路走向距离最远的车厢，拉开门让我们上去。我把箱子抬上楼梯，然后把尼古拉抱上去，叫他赶快去找位子坐。

列车尾部的车厢里，乘客就只有一个犹太家庭，所有犹太人都被要求在衣服上缝上黄色的星星，所以极易辨别。他们挤在离我们远远的角落，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们就座安顿。

妈妈似乎没注意到他们，或者她注意到了，但没有表现出来，只是把我们引到车厢的另一头，自己背对着那些人坐了下来。尼古拉和我坐在她的对面，恰好能看清挤在一起的那家人，尽管出于礼貌，我试图装作并不好奇的样子。

第十五章

我们刚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就听见一声尖锐的哨声，火车晃晃悠悠地开动了。机车的轮子尖叫着，迫不及待地在潮湿的轨道上牵引而行。我们突然动了起来，车厢随着加速而缓缓地晃动。

起初，引擎上冒出的蒸汽叫嚣着仿佛要吞没我们。火车加速后，大风吹散了蒸汽，透过雨滴溅落的玻璃窗，我们看着梅吉迪亚永远地消失在视线中。

我有些害怕。

孤独又恐惧。

我靠到妈妈身上，握住她的手，我的举动打断了她的沉思。她望着我，笑了笑，紧握住我的手。

她仿佛了看穿了我的心思，说道：“安卡，我的宝贝，这将是全新的开始。这一切肯定不容易，但是只要我们齐心协力，相信万能的主，一切都会变好的，你会看到这么一天的。”

这些话让我放松了一些，这是我最近几个月来听到的最乐观的话。我们当然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但我们必须要有希望。毕竟，再没有什么能比我们之前经历的一切更可怕了。

我静静地坐着，看着窗外不断变化的风景。

“尼古拉，别这样盯着别人。是我教你这么没规矩的吗？”妈妈提醒弟弟收敛他的好奇心。他对同车乘客的装扮非常感兴趣，专心致志地盯着他们，时不时和一个大约8、9岁的女孩眼神交汇，这个女孩是这拨人里年纪最小的一个。

在妈妈的告诫下，尼古拉只好别扭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闷闷不乐地望着窗外。

我的注意力也被那家人吸引了，当然不是出自和尼古拉同样的原因。梅吉迪亚的犹太人不多，虽然不是有意排斥，但我们家从来没有和他们当中任何一人打过交道，对我而言，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可

以弄清他们为什么总能轻易地招来嘲笑和辱骂。

可惜这样的打算注定要失败。因为除了他们的衣装，尤其是他们被迫戴在袖子上的区分身份的臂章之外，他们看上去实在是平凡无奇。

尼古拉很快厌倦了窗外的风景，又一次关注起这些乘客来。我明白他毫无恶意，于是选择帮帮他，满足他单纯的企图。在尼古拉观察他们的时候，我便随意的交谈吸引妈妈的注意力。

我不停换着话题，谈谈风景或是火车的行进，而这些努力却徒劳无功，因为妈妈此时完全没有闲聊的心情。终于，我不得不想些更实质的内容来说，一半是为了占据妈妈的注意力，一半是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

“妈妈，你再说一次，我们是要去哪里啊？”

“是布加勒斯特，安卡。你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

“不，我是指到了布加勒斯特之后。你提过一个怪怪的名字。”

“安卡，你为什么突然对这个感兴趣了？在什么地方真的重要吗？就算是在特兰西瓦尼亚山谷的深处我也不在乎，只要我们能重新过上正常的生活就行。”她那温柔的手指握紧了我的手，“我这会儿真的记不起来了，安卡。”

“我只是好奇而已。给你的旅行文件中没有写吗？”

我的坚持终于有了效果，妈妈叹了一口气，不情愿地从钱包里翻出了相关文件，递了过来。她得意地对我笑笑，她的目地达到了：“看到了吧，安卡，这些东西对你对我都是毫无意义的，除非你突然看得懂德文了。”

“我能看懂一点德文。”

车厢末端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抬起头，看见那位满脸胡须的犹太人迟疑地看着我们。

“请原谅我打断了你们，可这车厢太小了，我自然就听见了。如果……如果你们同意，我可以为你们翻译一下这个文件。”

我看见妈妈听到他说话的瞬间就僵住了，不敢转过身去面对他。

我小声对她说：“没关系的，妈妈。相信我，让他试试吧。”

她不愿回答，但是眼睛看向了一边，仿佛突然对窗外风景有了兴趣。我站起身来，迟疑地朝着犹太人一家坐的地方走去，递出文件，就像递出了一份和平协议。

我走到这男人身边时，他笑了笑，一手接过了文件，另一只手示意我坐下。我犹豫不决地照做了，我的眼神从这男人和他家人身上跳到了相邻车厢的连接处，担心会有人打断我们。

“别担心，朋友。我明白你的忧虑，不过如果有警卫走到这里来我们一定会注意到的，放心吧。我们先来看看你的文件内容吧。”

他的目光简略地扫了一下文件，然后把它们放在了膝盖上，又对我笑了笑：“我叫哈伊姆。”他说，“这是我的妻子果尔达，还有我的女儿伊洛。”他又看了看文件，说道：“你一定就是安卡了，和你一起的是你的妈妈和弟弟。别怕。”他看见我吃惊的表情，马上出言安抚，“你们的名字都列在这份文件上面呢。至于你的问题，你们的目的地和我们一样，都是到克拉科夫的。”

“波兰？”妈妈听到这话立刻忘记了她的沉默政策。她担忧地看着车厢那头，说道：“您肯定是看错了吧？”

第十六章

哈伊姆为了保险起见，又看了一次文件，“没错，这上面写得很清楚。你们将在克拉科夫集合，然后被带往安置营地，就跟我们一样。”

“跟你们一样？可你们是犹太人。”妈妈无法掩藏她难以置信的语调。

哈伊姆并没有介意妈妈的言论，他答道：“我觉得这只是一种临时的手段，为我们提供工作和养家糊口的途径，直到战争结束。我相信现在欧洲各地的人都被送往这样的营地，犹太人和外邦人都一样。不管怎么说，这段旅程中我们会一直同行。你还是不愿和我们坐在一起吗？”

“过来吧，妈妈，这里还有很多位子呢。”我招手示意妈妈也坐过来，但她拒绝了。而尼古拉则毫不犹豫地跑过来，坐到了那个小女孩旁边。他们立刻玩在了一起，好像他们从小到大都是好朋友一样。那个男人的妻子，果尔达，再次恳切地邀请了妈妈，于是妈妈不情不愿地加入了我们。

就这样，我们大伙儿成了朋友，漫长的旅途也变得愉快多了。每当列车停下来补给燃油和清水，或者是进站的时候，我们两家人都会迅速地分开来，没有事先招呼，也无需任何解释，就是担心会有其他人走进这个车厢。而当列车重新出发后我们又会很快坐回一起，一种看似不可能的友谊纽带就这样形成了。

这家人准备得比我们充足，他们随身带着点心，也毫不犹豫地跟我们分享了这些吃的，尽管只有小尼古拉不受礼节规范的束缚，能够一心一意地享受他们的好意。因为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回报。

夜幕降临，列车轰隆隆地穿过寂静的乡村，我们两家人之间渐渐越来越坦率了，最后，即使是妈妈也能放松地和对方相处了。

第十七章

我们后来得知，这家犹太人正是来自康斯坦察，他们很高兴地听我讲述了前些年在那里养病度假的经历。当我们继续聊着，连妈妈也变得投入起来。

也许这是第一次有人对爸爸的不幸表现出了真挚的同情，果尔达抱住了妈妈，陪她一起流泪，我能感觉到这让妈妈的心里得到了一丝安慰。我们也倾听了这家犹太人以及他们的亲戚和朋友是如何接连遭受了铁卫团¹和纳粹迫害的。

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爸爸被枪决是我所能经历的最难过的事情了，但哈伊姆讲述的那些故事使我意识到，爸爸的死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全世界那些一度文明发达的国家，正在迅速地退回野蛮状态。

“我向上帝虔诚地告罪，”哈伊姆最后说道，轻柔而坚定地握着我的手，眼神谦卑地望着天堂的方向，“可我担心我们已经冒犯了主，因为他没有回应我们的祈祷。也许，我们的营地会是所有人的一个新的开始。我真心希望如此。”

他转向我说：“可是安卡，我的孩子，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事。我知道我们是犹太人，你们的路和我们不同，但是请认真听听我说的，把这些话时刻记在心上。”

他的手握紧了，似乎是要为他接下来说的话再增加一点份量。

“孩子，我们到达布加勒斯特之后，无论你看到了什么，都避开你的视线。不要感情用事，不论视而不见让你的心里多么难受。别人让你做什么，你就马上服从，不要质疑，不能逾矩，也不能敷衍。答应我，你会时时把你的弟弟带在身边，你的手要一直挽着你妈妈的胳膊。”

我望向他眼眸深处，看见他泛起的泪光。以前我从未见过男人哭泣，而今天，先是马克西姆，再是哈伊姆都在我的面前哭了。我心有感触，也哭了出来。

“也许，孩子……我只是说也许……战争结束后，我们还能见到彼

此，那时候我们可以正大光明地做朋友，正如现在这两个孩子这样。”他指了指尼古拉和伊洛，他们互相挨着静静地睡着了。

然后他松开了抓着我的手，瞥向窗外，“但是现在，我们很快就要到布加勒斯特了。从现在起，我们要再次装作完全不认识彼此。再见了，我的朋友们。愿上帝保佑你们。”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布加勒斯特车站的灯光就照进了我们的车厢，我们匆匆交换了道别的话语，当火车颤动着停下来的时候，妈妈紧张地把我和睡眼惺忪的尼古拉一道拽走了。尼古拉大声地反抗着，不能接受他和那个女孩的友谊就这样突然结束了，连一句解释也没有，然而妈妈严厉的警告迫使他待在了我们身边，同时伊洛也被她的父母约束住了，尽管也少不了一番吵闹抗拒。

我们静静坐着，等待着车上警卫的指示。

¹ 铁卫团为罗马尼亚在二战时期的法西斯政党。

第十八章

布加勒斯特的车站比梅吉迪亚的规模大多了，整个建筑由高大威风的栏杆、立柱和顶棚构成，似乎既能挡住最糟糕的天气，又能有效地驱散那些在它巨大的顶篷下来来往往的机车喷出的蒸汽和烟雾。但即使如此，木馏油和机油的气味仍交织在一起，几乎难以抵挡地冲击着我的嗅觉。

警卫终于到了我们的车厢，先走向犹太人一家，让他们下车到车站远处的一栋楼里，其他犹太人也在那里集合。他们顺从地跟随着他的指示，只有小伊洛回头看了一眼我们所在的方向，随后她妈妈就抓住了她的胳膊，把困惑的女儿拉到了自己身边。

警卫又转向我们，我没注意他和妈妈说了些什么，只顾望着那犹太人一家，因为我理解不了，为什么他们的目的地明明和我们一样，却要在这里就被分开。

我听见妈妈提高了声音，对警卫的指示提出疑议。

“一整晚？你确定没弄错？我还带着两个孩子呢。”

“很抱歉。”

“不，这叫人没法接受。你们为什么没有提前告知我们？”

警卫放低了声音，“拜托，看在孩子们的份上，别大吵大闹，引人注目。”

“但这不可能是真的。”妈妈坚持道，“为什么连犹太人都被带去了舒适的地方，不可能……”

“安静点，女士！”警卫尖锐地打断了她们的话，“规矩可不是我定的。你为什么不去找盖世太保¹谈谈你们的问题？”

在这赤裸裸的威胁下，妈妈的怒气再也发作不了了。我抱紧了妈妈的胳膊，直视警卫，说道：“抱歉，我妈妈太累了，她不是故意要冒犯您的。是不是呀，妈妈？”我摇了摇妈妈的手，悄悄地恳求她别再继续发泄自己的不满。有位盖世太保已经从远处望了过来。妈妈一

定也注意到了，于是她点了点头，把尼古拉紧紧搂在自己身边。

“你很聪明，孩子。”警卫说道，“这会儿就努力睡一下吧，夜晚很快就过去了。天亮的时候你们将收到进一步的指示。”

我们只好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尽量让自己舒服一点，现在我们加倍感激妈妈在途中允许我们和犹太人一家分享他们的餐点。

幸运的是，我们在这段旅程中都太累了，尼古拉起初对车站上的繁忙感到十分好奇，又对新朋友的离开耿耿于怀，尽管如此，他还是很快舒服地睡了过去，头枕在妈妈的膝盖上。

我拿出自己的外套给他当毯子，准备在这冰冷的车厢里哆嗦着度过这个夜晚，同时还要让妈妈相信我很舒服，因为我担心她会坚持把她的外套给我。

尽管窄窄的木凳子让我浑身不适，我终于还是睡着了，之后一切都变了，从前愉快的记忆充满了我的梦。

¹ 盖世太保：纳粹德国的秘密警察

第十九章

有时候，一个人的梦境会变成他醒时的真实经历。我的梦便是如此。数不清多少个小时，我沉浸在过去的欢乐之中，在黑海岸上的泡沫里蹦跳，年少而无忧无虑，和妈妈与尼古拉在一起，当然，还有亲爱的爸爸。

但是，正如所有美好的事物总有结束的时候，我们的假期也是如此，该回家了。我在梦里重现那时的归途，上火车的情景历历在目，车站，蒸汽急流，还有车轮摩擦铁轨的尖锐声音都令我兴奋不已。梦境与现实混在了一起，突然之间，那遥远康斯坦察的列车上砰然关闭的车门，变成了现在这列火车砰然关闭的车门，而这趟列车正行驶在饱受战火蹂躏的布加勒斯特。

我用了几秒钟的时间将回忆的残留从脑海中清除，与此同时，则看见妈妈的脸正冲着我，微笑地说着什么，但她的话语我仍听不见。

突然间我感觉自己被谁抓着肩膀不住摇晃，我猛然坐起，甩开了头脑里无关现实的一切，意识到推我的人正是尼古拉，他正焦急地唤我醒来。

“醒醒，安卡！醒醒！我们要下车了！”

我们迅速加入到人群之中，涌向车站大厅，害怕会错过重要的指示，被困在布加勒斯特。

穿着制服的军官用德语、罗马尼亚语和其它我听不出来的语言吼叫着命令。我们按照指示在大厅的一侧站成一列，看来像是按照国籍或者语言被分至不同的队伍里。反应慢些的人就会被施以暴力，那些纳粹军官对孩子、老人和体弱者毫无耐心，我震惊地看见他们用步枪的枪拖击打那些动作迟缓的人。

幸好妈妈用她的外套罩着尼古拉，我松了口气，又想起了哈伊姆的建议，于是目光朝下看，一手挽着妈妈的胳膊，一手拖着我们的箱子。

我们加入到一群罗马尼亚同胞中，伫立等待，焦虑地看着人群被

分离开来。盖世太保军官们对那些还没站好位置的人越来越恼火，用德语大吼大叫，好像提高音量就能打破语言的障碍似的，而受到命令的平民们只是一脸困惑，我也和他们一样什么都听不懂。

大厅里“砰”的一声枪响。只听一声尖叫过后，整个车站立刻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大厅中央的一个盖世太保身上，他的脚边俯卧着一个男人，而手里则是一把还冒着烟的手枪。

男人的躯体摔倒一般躺在地上，脑袋周围形成了一个血泊。目睹那个场景，我的双腿便发软了，胃里也开始翻腾。一个女人抽泣着从那些拉住她的平民里挣脱出来，扑倒在那个男人身上，对开枪的军官歇斯底里地大喊。我听不出她讲的是哪种语言，但身后有人低声说她是来自匈牙利的马扎尔人。

我迷惑地转向妈妈，惊讶地看见她正面朝着另一边，柔声安慰躲在她外套下的尼古拉，把他和眼前的可怕场景隔离开来。

“转过头，安卡。”我听见妈妈说。“别让他们发现你在盯着看。静静地站着就好，很快就会过去的。”

妈妈和尼古拉都安然地站在我身边，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哈伊姆身上，他的妻子果尔达和他们可爱的孩子伊洛，她和尼古拉刚刚成为了好朋友。我扫视大厅寻找着他们的身影，第一次注意到这里一个犹太人都没有。

在我将思绪收回之前，那个男人横死之处又有一阵骚乱，然后，我充满恐惧地看着两个铁卫团军官抓起那男人的双脚，粗鲁地将尸体拖走，在地上留下一道污浊的血迹。

车站大厅里的混乱和嘈杂，被警醒的秩序和阴郁的沉寂取代了，打破这种气氛的只有那女人歇斯底里的哭泣。至于我们其余的人，只是站在原地旁观，不知道还能指望什么。不知道对那条消逝的生命我们本该做些什么。

恐惧像有形有质的浓雾一样笼罩着我们。

第二十章

仿佛刚才的一切从未发生过，那些军官又开始针对不同的人群，用不同的语言下达命令。一名铁卫团中尉站在我们这一小群人面前（大概有两百名罗马尼亚人），对我们宣布下一段旅程的指令。

我专注地听着他的话，生怕违反了任何命令，惹怒盖世太保。

“火车很快就会到站，把你们送去克拉科夫¹，你们将从那里被转移到各自的营地重新安置，”中尉宣布道，“好好保管你们的文件，那是你们最终目的地的凭据。抱歉地告诉你们，这趟旅行将不会太愉快，因为车上的空间有限，而路途又十分遥远。在这段非常时期，希望你们安静有序地配合我们。女人和孩子将和男人分开上路。”

副官举起一只手镇压反对的低语。

“安静！你们将分开上路，女人和孩子在一列车上，男人在另一列车上。这是出于你们的方便考虑，让你们不必共用有限的卫生设施，仅此而已。你们越早到达营地，就能越早和家人团聚。那里还有热水浴，干净的衣服和热汤等着你们。”

听到这里，人群发出一阵释然的低语声。有人问道：“那么路上到底要走多久呢？”

这名铁卫团军官冷淡地耸了耸肩，“请不要提问。一会儿你们会分到粉笔，请在各自的行李上写清你们的名字。这些行李也会被分开运送，为的是减轻你们的旅途负担。标记好以后就在这里集中上交，等你们到达目的地后再归还。”

车站工作人员来到我们面前，分发变形的粉笔头。我拿了一个，在箱子的侧面一丝不苟地写上我们的姓氏：帕斯库拉塔。这时候，妈妈在我身旁跪下来，对我说：“安卡，把我的日记拿出来，我必须把它带在身边。”

我知道那本日记对妈妈来说有多重要，所以迅速地打开了箱盖，把那个宝贵的日记本拿了出来，刚做完这些，就有一个站台人员抓住了箱子的麻绳提手，要把它拖走。

“等一下！”我叫道，把箱盖牢牢地锁紧起来，生怕那点家什会在途中被弄丢。不能将行李带在身边已经够糟了，因为除了那些东西，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仿佛是回应我的担忧一般，我听见身后有个愤怒的声音正冲着铁卫团军官抗议。

“如果它们被弄丢了怎么办？”一个肤色泛红的男人生气地叫道，一只脚牢牢地踩住了自己的旅行箱，“这里装着我的全部家产，我最珍贵的私有物品。我要随身带着这个箱子。”

铁卫团中尉转向那个男人，大声地辱骂他，警告他立即把脚从箱子上拿开，服从命令。他的用词十分粗鲁，我只能略过那些污言秽语，简要概括他和男人的对话。站在我身后的那个男人不肯轻易屈服，愤怒地和军官的权威相抗。

在他争执的时候，妈妈伸手抓住了我的胳膊，将我拉到人群之后远离这两个冲突的人。我顺从地跟着妈妈，又忍不住对几米之外的激烈争吵听得入迷。

“你是个叛国贼，”我听见那个男人说，声音里充满了憎恶，“你穿着我们国家的军装，做的事情却和这些……这些畜生一样。”

“不要挑战我的耐心，老头子，”那名军官警告道，焦虑地四顾，“我只是在服从命令。”

“命令？这些命令来自那些恶魔的化身！”

那名中尉看上去有些不知所措。“安静，你这愚蠢的家伙，尽管照我说的做。”他四下扫视，看见盖世太保的视线落在自己身上。他压低了声音：“你明白吗，老头子？我也跟你们一样身不由己。”

那名反抗的男人反而更大声了：“我完全明白。你就是个叛国贼！和这伙邪恶肮脏的畜生狼狈为奸，就为了保住你这条懦弱的狗命！”

“闭嘴！”中尉高声叫道，愤怒地从皮套里抽出了手枪：“给我安静，否则我就开枪了！”

当他掏出武器，车站再度陷入了寂静。妈妈将我拼命往后拉，又用外套把尼古拉裹得更紧了。她急迫地对我耳语，叫我转开视线，但

我却做不到。

那个人声音里的情绪，甚至他的措词，听上去都有种莫名的熟悉。我意识到了，那些关于叛国和懦弱的字眼，正是当初在梅吉迪亚的家门口，爸爸和铁卫团军官争吵时所说的话。在那一周之后爸爸就死了，被行刑队枪决，他的罪名就是挑衅铁卫团和他们纳粹上级的权威。我想要到那个人身边去，让他冷静下来，提醒他，告诉他爸爸的结局，但恐惧将我钉在了原地，一步也迈不出去。

周围的人都害怕地躲开了，那个男人还不屈不挠地站在那儿与军官对峙着。车站里所有人的注意现在都集中在他要说的话上。他的妻子在祈求他退让，他们的女儿，年纪只比我小一点，正歇斯底里地大哭着，她的妈妈一边安慰她，一边努力向丈夫央告。

“格奥尔基，求你了，别这样！看在上帝的份上，别说了！就按他们说的做。这箱子不重要。有没有它都不要紧。”

名叫格奥尔基的男人就算听见了妻子的话，也对此充耳不闻，仍旧固执地站在铁卫团中尉面前。另有两个男人围住了那名妻子和女儿，一点点地将她们拉走。女人抵抗着，小女孩则大声尖叫。

现在，格奥尔基和铁卫团军官面对面地站着，一个手中有枪，不可一世，另一个手无寸铁，却勇敢而又愚蠢地顽抗着。一个盖世太保大步来到二人面前，那名中尉转过身，举臂，顿足，行了一个纳粹军礼。

顽抗的格奥尔基向脚下愤怒地啐了一口：“叛国贼！我耻于承认你是我的一国同胞！”

盖世太保军官无视他。“你遇到麻烦了吗，中尉先生？”他用生涩的罗马尼亚语问道。

“这人不肯将他的箱子和其它人的行李放在一起。”铁卫团军官反馈道，仍然迟疑地用枪指着那个男人。

那个纳粹党徒轻蔑地看了一眼格奥尔基，然后转向铁卫团军官，漠然地耸了耸肩。

“那就毙了他。”

这个命令一发出，人群便倒抽了一口冷气，男人的妻子尖叫出声，哀求丈夫向他们道歉，服从他们。妈妈拉扯着我，要我回避视线，可我没办法。我的目光就像被磁铁吸住一样，紧紧盯着那激烈的一幕。

“他不会开枪的。”格奥尔基沉静而自信地说，“我们都是罗马尼亚人。他不会向自己的同胞开枪，尽管他或许是个叛徒。”

那名中尉的脸上失去了血色，额上湛出汗水，握着枪的手明显地颤抖着。

盖世太保军官微笑起来：“这是你证明他错误的机会，中尉先生。向他射击，就现在。我命令你。”他提高了音量。“开枪。”

铁卫团军官如雕塑般站在那里，他脸上的表情从傲慢转变为恐惧。那名盖世太保忽然抽出自己的手枪，顶住了中尉的脑袋。

“杀了他，中尉先生。否则我就杀了你。”

¹ 克拉科夫：位于波兰。

第二十一章

有那么几秒钟时间，车站陷入了一片死寂，仿佛连进出站台的列车都静止了。那男人的妻子和女儿恐惧地看着这一幕，甚至无法尖叫出来。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然后，我眼睁睁地看见那名铁卫团中尉的手指，缓缓地扣上了扳机。

我再也无法忍受，终于避开了目光。一声枪响回荡在车站中，鲜血洒上地板，几乎飞溅到我的脚边。当我抬眼看去时，那不屈不挠的格奥尔基已经面朝下倒在了地上，血污沾染的衣服昭示着刚刚发生的无道暴行。

中尉仍保持着射击的姿势，伸直手臂握着手枪，面如死灰地看着脚下被夺走了生命的男人。

现场的人群，甚至被害者的妻女都陷入了惊悚的沉默之中。没有人敢动。我缓缓地将目光移上那名纳粹军官的脸孔，他的枪仍指着铁卫团中尉的脑袋。

“你看，这很简单，”那名纳粹对他说，“就像这样。”

没有任何警告，他扣动了扳机，铁卫团中尉倒下了，跌落在刚被自己杀死的男人旁边。这第二声的枪响猛地将我们惊醒了。没有人上前干涉，许多人都和我一样吓瘫了。我的两腿再也支撑不住自己，跪倒在地，一面强忍着胃里的翻腾。我强迫自己抬起头，看见那名盖世太保转向了我们，他的表情，他的声音，不带一丝情绪。

“现在你们把箱子放到指定的地方，等着下一步的指示。都给我把嘴闭紧了，明白了吗？再有愚蠢的扰乱行为，我就杀了那个小孩。”

他随手用枪指了指附近的一个女孩，那孩子吓得尖叫起来，她母亲一把搂住了她，无声地抽泣，除此之外不敢再释放更多的情绪。然后那名纳粹转身走了，一边用德语吼叫着发号施令，使车站又回复了嘈杂忙碌的状态。

我想走到那对失去了亲人的母女面前，去安慰她们，然而恐惧使我失去了行动的勇气。我只能跪在地上旁观这一切，看着那两具尸首

被拖走，甚至连哭都哭不出来。没人敢说一句话，也没人敢看另一个人的眼睛。仿佛所有的情绪都在挣扎着欲冲破禁锢，却又被恐惧和震惊生生地压制住了。我发现自己正茫然地看着车站的地面，鲜血渗入尘土。妈妈始终没有回头，仍是紧紧搂着藏在她外套下的尼古拉，拼命地想要安慰他，转移他的注意力。

此时此刻，我渴望有什么能够打破笼罩车站的沉寂，而至少，这个念头很快得到了回应。在那些粗暴的德语喝令声中，我看见远处那栋建筑的门打开了，一列犹太人从里面走了出来。我努力地在那行队伍里搜寻着，想找到前不久同我们成为朋友的那家人。终于，我看见果尔达和小伊洛的身影从大楼里出现了，她们看上去疲惫又惶恐。就在这时，我意识到这列队伍里只有女人和孩子，哈伊姆和其他的犹太男人都不见踪影。

身后火车接近的噪音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我看见一个巨大的车头驶进站台，后面拖着像是装载牲口的卡车似的车厢，至少有二十节，在它后面，又有一个差不多大小的车头拖着类似的车厢出现。起先我感到困惑，因为那些车门有的打开了，里面是空的，而车站上并没有等着运载的牲口啊。

然而，这个疑惑很快就得到了解答。列车刚一停稳，那队犹太人就接到新的指令，穿过大厅，陆续登上了那些空车厢。

那些上车有困难的人就被盖世太保军官暴力地推了上去，或者扔了上去。当一节车厢看上去已经很满了，仍然有更多的犹太人被硬塞进去，直到车门被挤得紧闭，每一寸地方都被占据。

一节车厢填满后，另一节车厢的门又打开了。当小孩，老人和体弱者脚步蹒跚，或难以爬上车厢的时候，盖世太保军官就用手枪或步枪拖殴打他们，将他们击倒在地后，又逼他们站起来，继续往车上爬。

我看着眼前的一幕幕，心中的恐惧越来越强烈，令我震惊的不只是纳粹的野蛮行径，同时还有旁观者的胆小怯懦，竟无一个人愿意上前干涉。

当我想到果尔达和伊洛的痛苦处境，便为自己的无所作为感到羞愧，即使我的脑中思考着帮助她们的办法，身体却拒绝付诸行动。刚刚亲眼目睹了三个人被杀，恐惧沉沉地压在我的心头。他们的尸体已经被拖走了，但鲜血仍残留在地上，缓缓凝结冰冷，那是他们惨死的生命留下的纪念。

此时，果尔达和伊洛已经来到了一节车厢边上，等着爬上列车。我煎熬地看着果尔达将她幼小的女儿举向车厢，小姑娘没能抓住冰冷的钢筋，朝地上栽了下去，疼得尖叫起来，那一刻我骇然地捂住了自己的脸。当果尔达弯腰去抱女儿时，一个盖世太保用步枪猛击这位母亲，将她击倒在了地上。我本能地趋向前去，一个陌生人却握住了我的肩膀，阻止了我，我只得勉强控制住胸中的怒火。

而就在这时，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上演了。那个纳粹将攻击的目标转向了可怜的伊洛，她正躺在地上哇哇大哭，他则用德语尖声辱骂，骂一句就用穿着长靴的脚狠狠地踢她一次。我被一幕彻底骇住了，眼前的一切仿佛正以慢动作进行着，踹在女孩身上的每一脚我都看得清清楚楚，我的目光跟随着那些残暴的动作，而其余的感觉全都变得麻木迟钝，身体也无法动弹。

伊洛的母亲冲那个纳粹尖叫着，试图从他的暴力之下救回自己的孩子，但他把她一脚踹开，继续一次又一次地狠踢那孩子，断断续续地用德语叫喊着，每一句都伴随着长筒靴的鞋跟无情地踩在伊洛身上。

“尼古拉！”

身后响起一声尖叫，打破了困绑着我的魔咒，我转过头，看见妈妈正歇斯底里地大叫着，几个男人用力地拽住了她，阻止她陷入危险。

我不明所以，又转向了大厅那一头的情景，当明白了妈妈失控的原因之后，我的心脏一瞬间停止了跳动。只见尼古拉正穿过广场向伊洛冲过去，要用他六岁的身躯里全部的力量，撞向那个对他的小伙伴施暴的纳粹魔鬼。

第二十二章

仿佛有一个世纪那么久，我浑身僵硬地呆立当场，无法相信自己眼前所见的那一幕：我的弟弟冲过广场，尖叫着撞向了那名可恶的军官，紧抓着他的制服不放，用幼小的拳头击打着对方。

我仿佛陷入了恍惚之中，脑中想着要去保护尼古拉，实际上却只是怔怔地看着。在我周围，车站里的人们全都震惊地看着那个年幼的孩子。

就在我挣扎着试图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时，那个纳粹伸手抓住了弟弟的胳膊，恐惧一瞬间袭上我的心头，我感到尼古拉的生命受到了威胁。等我回过神来时，发现自己已经挣脱了摁在肩膀上的那只手，正向着车站那头猛冲过去，口里尖叫着尼古拉的名字。我从未想象过自己能跑得那么快。

那名军官将挑衅他的孩子高高举起，尼古拉瘦小的四肢疯狂地挥动着，徒劳地想要摆脱他的钳制。我在距他们几米处止步，一时间不知道该做什么。

不知道我能够做什么。

四下里鸦雀无声，每个人都注视着我们，等待着。就连尼古拉的尖叫都停止了，他的喉咙喊干了，再发不出一个音节。而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恐惧渐渐压过了先前的愤怒。

被人阻隔在车站那头的妈妈忽然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尖叫着要军官放下她的儿子。就在我转向她的那刻，目睹了一名铁卫团军官用步枪拖猛击她的脑袋。我惊恐地看见鲜血从她的额角迸出，她的身子倒在了地上。我离得太远，看不清她的伤势如何，却又不敢采取行动，生怕下一个遭到暴力的就是尼古拉。

人群依然沉默，没有人敢轻举妄动。

那个举着尼古拉的盖世太保突然大笑起来，那是一种冰冷、残忍的笑声，他似乎觉得自己被一个六岁孩子攻击的事十分有趣。其他盖世太保也都大笑起来，笑声在原本寂静的车站里回响，气氛陡然一

变。铁卫团的人则迟疑地跟着他们一起笑。

平民们却都沉默紧张地观望着，为他们自己，还有我们一家的安危惶恐不安。

我和尼古拉的目光交汇在一起，充满了恐惧和忧虑，两人都不敢动弹，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那个纳粹用吼叫似的德语对他的同伙说话，他们笑得更加张狂，显然在拿我们取乐。然后他突然转身，毫不费力地把幼小的尼古拉扔进了牲畜车厢里。

我尖叫着弟弟的名字，下一秒就挤过伊洛和果尔达，往那节车厢上爬去，满脑子只有赶到尼古拉身边去这一个念头。

尼古拉晕眩地躺在车厢的地板上，我正努力照料着他，一回神，更多的犹太人被迫挤上了车，而我自己正被推向车厢的深处。

我拼命地从地上爬起，小心地抱着尼古拉，生怕他被挤伤。我挣扎地越过人群看向妈妈的所在，她正被人搀扶着重新站立起来，我不禁松了一大口气。只见血从妈妈头上的伤口里渗出来，淌过她的脸庞，那就是留在我眼中的，最后一个画面。紧接着，厢门被关上了，我们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四面拥挤的成年人的身体，几乎要将十二岁的我挤扁了。我尽力抱紧了尼古拉，无法抬手去安抚他，在黑暗中也看不见他的脸，无法确定他是否安好。我绝望地向身旁的人求助，但他们都不讲罗马尼亚语，或者他们会讲，只是不愿意理我的请求。我呼唤果尔达和伊洛，但没有回音，也不知她们是不是也在这节车厢里。

最后，我听见了火车发动机启动的声音，知道我们就要上路了。我祈祷这只是一段短暂的旅程。

车厢突然一晃，火车开动了，长长的车身颠簸起来。我感到身边的人努力保持平衡，还听见有人跌倒的惊叫声。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腿，但我不敢松开尼古拉，腾出手去拨开它，几秒之后，那只手缓缓地松开了我。那些跌倒的人状况如何，我只能凭借想象推测。我努力屏蔽他们的叫声，全神贯注地将怀里的弟弟抱稳。其它任何事，其它

任何人都不重要了。

终于，火车进入平稳的行驶之中，载着我们加速驶离了布加勒斯特。尽管身处黑暗，被人体的燥热和发霉的空气包围着，我也不能放松精神，因为我知道，尼古拉和我，不管是谁跌倒在地，我们都不可能再爬起来了。

数不清多少个小时过去了，我感到干渴和上厕所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因为车上可怕的条件使我们根本别想喝水或者撒尿。当疲劳感渐渐增加，我的眼皮也越来越沉。我真的很想睡，那样或许能从难受中暂时解脱出来，但我害怕自己和尼古拉会跌倒，所以不敢冒险。

每当我眼皮一闭，脑中就会浮现出伊洛和妈妈遭到毒打的情形，于是无法控制地抽泣起来。我的精神正处于饱受刺激的状态中，如果睡着，我一定会做噩梦的。

第二十三章

波兰。在我模糊的印象中，这个国家在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以北很远的地方，也许比喀尔巴阡山更遥远。就算拥有最好的条件，在一年中的这个时节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也是非常辛苦的，更不要说在我们如今所处的恶劣环境下。

我只能凭感觉猜测到底行驶了多久，在黑暗的车厢里，窒息和干渴折磨着大家，痛苦的呻吟打破了原本的寂静。最终，周围的人们变得精疲力竭，呻吟声似乎也低弱了下去。

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我的全身除了手臂哪儿也动弹不了，尼古拉被我高高地举着，卡在四周拥挤的躯体之间。周围上演着怎样残酷的情景，我只能想象罢了。

几个吝啬的通气口开在车厢顶部，里面的人（如果他们办得到的话）拼命伸展躯体以获得多一点的新鲜空气。从那些小口勉强能够分辨白昼和夜晚的光线，我默数着日子，大伙在这样凄惨的环境下，已经挤在一起度过了四天四夜。随着旅途延续，发霉的空气和汗水中无可避免地混入了尿尿的臭味。我们无法朝任何方向挪动一寸，上厕所是不可能的，只能站在原地解决。或许起初大家还为身在黑暗的遮蔽下感到庆幸，但很快，生理上的难受就战胜了任何羞耻尴尬之情，因为车上的每一个人，小孩也好，大人也罢，处境都是一样的。

我感到喉咙烧灼，舌头发胀，我知道尼古拉肯定也一样，尽管我看不见。而我却不敢挪开手去安抚他，万一他从那些拥挤的躯体间滑落下来，就决计活不了了。他始终一声不吭，我想他一定是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他的身子仍在发抖，但不像之前那样剧烈，呼吸也不再急促了。我一边急切地想要听他说话，一边又希望他别那么快从失神的状态中醒来，发现自己处于如此可怕的境地。

在我四周，饱受苦楚折磨的低吟声不绝于耳，有时被女人和孩子的呼喊声打断，但我不知道这些声音是发自痛苦还是愤懑，因为她们使用的语言我都听不懂，于是我很快就努力将其忽略了。

列车时常会停下来，为了补给水和燃料，甚至有可能是停在车站，载上更多的人。这些我无从知晓，除了周围人们单调的呻吟声，其它声响我几乎都听不见。每次停车都使人心绪不宁，先是祈祷旅程已达终点，让我们从这肮脏的监牢里解放出来，而当列车重新开动时，希望又会转变为恐惧和绝望。伴随着这些停停走走，一种可怕的规律形成了，但这也也许就是我和尼古拉能够活下来的根本原因，尽管别的人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每次停靠后的重启，当车头无视于乘客的痛苦，径自拉动车身时，整列车都会向前一倾，使得车厢里的人失去平衡。身处暗中，我渐渐地才意识到每次都有人歪倒，或重重地跌在地上。每当这时他们惨痛的尖叫声就回响在黑暗里，在我们的脑海中徘徊不去。我知道，那些倒下的人将在踩踏或窒息中慢慢地死去，无人能幸免。

现在，恐惧使我连睡觉的念头都不敢有，我紧张地等着每一次的停靠，抱着尼古拉站稳脚跟，全神防备着下一次的颠簸。我敢肯定，就是这种意识和戒备，使我和尼古拉得以活了下来。

一次又一次，看不见的某个人倒在我的脚边，绝望的手抓住了我的双腿，企图从人群拥挤的脚下重新爬起来。而我的反应，至少是刻意的不管不顾，有一次甚至主动甩开了抓着我的手指，它们那么细小，只可能是孩子的手。现在我关心的只有尼古拉和我自己的生存，无心去想周围其他人的命运。也许语言不通帮了我的忙，要是我听懂了他们滑落时的哀求，我怀疑自己是否还能像这样冷酷绝决。

即使如此，我知道自己也坚持不了太久了，我逐渐虚弱下去，尼古拉的身子变得越来越沉，而且，当身边的人摔倒或是被拉倒了，我便无法再用他们的身体作支撑。

我的脑中频繁地出现了这个念头：如果就此认输，让自己和尼古拉栽进脚下的死亡之沼里，以结束我们的痛苦，这是否是更好的选择呢？

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我也许真的这么做了，因为我害怕最终我们仍然逃不过这一命运。但我不能代替尼古拉做决定。让他活下来，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答应过爸爸会好好照顾他，而现在，弟弟的性命

完全寄托在了我的求生意志上。

第二十四章

日子一天天过去，弟弟依然处于浑浑噩噩之中。有一次我总算腾出一手抚上他的小脸，感觉到他的眼睛仍然轻闭着。这一点令我欣慰。然而，当我触到他干裂的嘴唇和浮肿的舌头时，我想我必须做点什么来减轻他的痛苦。我试着哭泣，好着眼泪润湿他的嘴唇，但我的身体早已经精疲力竭，无法回应我的情绪。

我焦急万分，用腾出来的那只手绞拧他漉湿的裤衩，手指将臊臭的尿液抹在他的唇瓣上，润湿破裂的皮肤。我试图出声安抚他，却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到，因为我自己的嘴巴也因为失水而裂得不成形状了。我的手向下探去，将那肮脏的液体抹上自己的唇瓣，以此缓解干裂。

到最后，周围的人也都被折磨得再发不出声来，车上几乎静悄悄一片。时间越久，站着的人越少，我们不得不竭力保持平衡，而包围在我们脚边的，我知道，都是同车人的尸体。

到了第五天，我透过头顶的小孔看见漆黑的夜色变为黎明的蓝色，随后，令我恐惧的事情便发生了。

先是远处传来了声音，一个巨大的爆炸声打破了寂静。我的头脑麻木不堪，辨不出声音的方向，甚至难以清楚地意识到这件事。接着，列车的行驶状态似乎起了变化。紧随在一阵隆隆的响声过后，便是金属之间的巨大碰击声和刺耳的磨擦声。车厢开始左右摇摆，我们也跟着站立不稳，只一下子，我就失去了尼古拉，他的身子离开了我的怀抱。

万分惊恐之下，我脱口喊出了他的名字，弯下腰摸索寻找，在黑暗里却无法辨认脚下的躯体。我疯狂地在满地肢体间乱抓，希望摸得出弟弟幼小的身子，同时清楚地感觉到，双手所触及的身体有很多都已经冰冷了。

但我知道，尼古拉的身子至少是温暖的。他还活着，哪怕只是奄奄一息。

我摸到了一个孩子的身体，瞬间心脏狂跳，但那具身子却是冷的，于是我漠然地将他推到一边。车厢仍在剧烈地摇晃着。

突然间，脚下的地面似乎腾了起来，我的身体飞至半空，狠狠地撞在了翻倒的车厢顶棚。

车厢的两壁破裂开来，光线一下子涌入车内，一瞬间我的眼睛几乎被白日的阳光刺灼瞎了，但我还是看见了身旁地狱一般的景象：负伤的躯体和污秽的尸首纠缠在一块，妇女，孩子，有的还活着，奄奄一息，但值得庆幸的是，很多人显然已经昏厥过去，感受不到痛苦了。

随即疼痛将我淹没，黑暗笼罩了我的意识。

但我只得到了短暂的解脱。我想那不过是几分钟的时间，随后我被一阵枪惊醒，一瞬间又回到了残酷的现实之中。

眼前仍是那一幕毁坏场景，但这一次，我并未处在昏迷的边缘，周围的惨相都历历在目。

那些污秽恐怖的画面缓缓地渗透了我的意识，我的目光却无法从四周的血腥景象中挪开。满眼看见的都是死亡，而那些寥寥无几的幸存者全都困于其中，不得脱身。我扫视着那些躯体，寻找尼古拉的身影，然而，若他真在其中，我也没能辨认出来。

我能听见远处断断续续的机枪开火声，正离这儿越来越近，但我不知道是谁在开枪，也不知他们的目标是谁。我想挪动身子，可那些血淋淋的肢体压在我的身上，使我动弹不得。

在我挣扎着抽出身体的时候，一个孩子的脸滑落下来，就悬在我的眼前，他只有尼古拉那般年纪，流血的头颅上，一双失去生命的眼睛空洞地瞪着，他的身子，则卡在了原本支撑车厢的沉重木梁之间。我想尖叫，却发不出声来，想要后退，身子却没有力气逃离眼前这可怕的一幕。

我惊恐地躺在那里，不知过了多久，直勾勾地看着那一双灰暗的眼睛，唯一庆幸的是这个孩子不是尼古拉或者伊洛，但我已意识到，他们有可能就在我身边的某处，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残暴的机枪交火声离得更近了，在一阵阵枪声中我还听见了德语的叫喊声。尖锐的呼喊不时被枪响打断，而我还在努力挣扎着爬出尸体的牢笼，只能在心里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突然之间，我的猜想全都变成了多余，一个纳粹士兵出现在视野里，二话不说就举起机枪对着我们的车厢扫射起来。我本能地一缩，却无处可逃，只能大睁着恐惧的双眼，看着雨点般的子弹扫过面前的人丛，将幸存者一个个杀死。弹雨离我越来越近。

我意识到自己就要死了，就在同一时刻，机枪的火力已经笼罩了我。一阵弹雨射入挂在我眼前的尸体里，立时血肉横飞。

当子弹射中我的时候，剧痛传遍了全身，上方尸体的鲜血洒落在我的身上，而我最后的念头则是感到解脱，这一切，终于，结束了。我知道，尼古拉不可能还活着，所以我也不再惧怕死亡，反而欢迎它的到来。

第二十五章

我虽是名义上的东正教徒，对于死后世界的种种却并不了解，我只知道，那一定不会比我刚刚经历的一切更坏。

像是在证实这一想法似的，我的嘴唇上突然传来令人愉快的知觉，开始不知是什么，之后才意识到那是凉凉的清水。我感到液体从齿缝间渗入，流到我肿胀的舌头上，我想自己一定是在天堂，否则怎能体验到这样浸润身心的幸福滋味。

我享受着这一刻，那么多天的干渴之后，再寻常不过的清水尝起来都那样美妙，任何言语也无法形容。

接着我想起了尼古拉，关于天堂的遐想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不容回避的现实。我感觉到更多宝贵的清水落在了干裂的唇上，但我下意识地挪开了身子，和对亲人的担忧比起来，身体的需求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一只轻柔的手掌抚上了我的脑袋，阻止了我的动作，一个温柔抚慰的声音响起，说着我不熟悉的语言。于是我静静躺着，各种模糊的画面争相浮现在脑海中，我的注意力不知该集中在哪儿。我想开口呼唤尼古拉的名字，才一尝试，疼痛就传遍周身，我只得又瘫倒下去，仅仅这样就闹得精疲力竭。

我再度试图说话，但一根手指轻轻放在我的唇上，制止了我，那个陌生人冲我说了几句话，显是要我安静地躺着别动。

又有清水被送到我的唇边，我试着动动发肿的舌头，品尝它的滋味，只盼凉水的提神作用能使我恢复一些气力。

我的眼睛逐渐找到了焦距，但视野中的一切仍不明朗。我能看见白昼的天光包围着我，也能分辨出头顶那棵大树错落的枝叶，在微风中轻轻摇动着。但我无法看清照顾我的人，或是任何的人影。

我深深地吸气，让凉爽清冽的空气进入身体，想起过去几天笼罩我的污浊空气，我便格外享受这一刻的清新。

合捧的双手在我面前倾斜，更多清凉的水落在我的嘴唇和脸颊上，又顺着脖颈淌下。当清水慢慢流入我烧灼枯干的喉咙时，我感到

浑身都被赋予了能量。

一只手搁在我的头上，让我低下身去，尽管无法转动脖子去看，但我能嗅出所躺的地方是一片草地。我看见上方一个模糊的人影离开了。我想出声呼喊，但这超出了我的所能，我只好勉强接受现实，一动不动地躺着，因为每个动作都会使我的身体疼痛难当。我迫切地想知道弟弟的情况如何，但此刻我能做的就只有祈祷，但愿尼古拉和我一起得救了。我感到眼皮沉重，疲倦袭来，我又陷入了昏睡。

再度睁开眼时，已是黄昏时分，身子依旧疼痛不堪，几秒后我又昏沉入睡，模模糊糊地知道附近有个火堆燃烧着。那些火舌仿佛舔入了我的梦里，一连几个小时烧灼着我，当我最后醒来的时候，却感到身上的痛楚减轻了一些，我缓缓地张开了眼睛，看见夜色正浓。

现在唯一的光亮来自那堆篝火，圣洁的火焰随着夜风无声的韵律舞蹈着。我的身体仍然僵硬，难以侧转。

许是注意到了我的动静，一个看不真切的人影又来到我的身边，向卧在地上的我弯下腰来。那个人影凑到我的面前，像一只悬停在上方的小鹰，尽管我已经驱除了脑子里的各种幻想了。

我渐渐看清了他的脸，首先是眼睛，然后是其它部份，他的轮廓在摇曳的火光中忽明忽灭。小小的手指伸向我，触摸到我的脸，我的眼睛湿润了。尽管身上疼痛，我的嘴唇却咧开了笑容，我抬起手握住了贴在我脸上的手指。

我感受着握在自己掌心的尼古拉的小手，一直封闭的情绪因为强烈的感激和庆幸宣泄而出，霎时泪如泉涌。

我抬起另一条手臂，紧紧搂住了弟弟，将他抱在怀里。疼痛和喜悦的泪水交织在一起，打湿我的双颊，但我把弟弟搂得更紧了，决心再也不会放开他。我多么想轻抚他唇上生出的裂疮，安慰他，抚摸他削瘦的脸颊，但我不能放松对他的拥抱，生怕他会忽然消失，生怕这只是我的错觉。

“安卡，你怎么哭了？”

尼古拉的声音像蜜一般甜美，他的问题满载天真，有那么片刻，

我能做的只有透过泪水努力地冲他微笑。我想亲亲他的脸蛋，但疼痛的嘴唇使我瑟缩。当眼泪渐渐停息，我又试着开口，却仍是发不出言语，只好作罢。至少弟弟是安然无恙的，知道这一点我便安心了许多。

至于妈妈……哈伊姆和果尔达，那个可爱的孩子伊洛……还有曾与我们同车的那么多无辜的人……我无从知晓。但除了我们，一定还有其他幸存者，这就是现在唯一给人安慰的念头了。

一个陌生人走了过来，轻轻扶起了尼古拉，像是在告诉他我需要一个人静养。知道尼古拉有可靠的人照看，我便默许他被带离身边，决心让自己好好睡一觉，再醒来时或许就有力气爬起来了。

第二十六章

远处依稀传来的人声，驱散了意识中已经遗忘的梦境残影。人声中有男有女，年纪也似乎依稀可辨。有些语言我听不懂，但至少，还有一些是我家乡的罗马尼亚语。

我欣喜地辨出了尼古拉的声音，正在呼喊某人。我躺着静听了一会儿，试图弄清那些快速交谈的内容。

阳光照在脸上，温暖和煦，又一个白天来临了。我睁开眼睛，慢慢适应光线。头顶上方的树木高大挺拔，带着花香的微风吹动枝叶，那些粉嫩的花朵让人想起了过去安稳美好的时光。天空中，一轮艳阳高照。

看到尼古拉已经安全了，前一夜的焦虑便也随之消散，而此时对妈妈的担忧还不那么沉重。我卧在地上，感到浑身舒坦，虽然我还清楚地记得之前伴随着每个动作的疼痛。我决定不顾那些痛苦，今早一定要爬起来看看这儿是什么情况。

我多躺了一会儿，沐浴阳光，积蓄力量，然后，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尝试着坐起来。肩头一阵撕裂般的疼痛，我叫出了声，倒向一侧，欲摆脱这难忍的巨痛。身旁忽然响起安抚的声音，一双有力的手拖住了我的腰，帮我坐起身来，然后扶着我靠在了一颗树干上。

我终于看清了恩人的模样，他在我面前蹲下身，冲我友好微笑，温言安慰，只是他的语言我却十分陌生，能够理解的只有他说话的口吻。他的打扮看起来像个农夫，但腰上却系着一条弹链，肩上挂着的那挺步枪更颠覆了最初的印象。

我的舌头已经消了肿，至少能够活动了，于是我试着开口说话，却发觉嘴唇仍然干痛，表皮皲裂，遍布结痂，而声带也不听使唤。面前的男人注意到了我的困惑，向身后的一人打了个手势，不一会儿，那人也来到跟前，只见他的装束与前者类似。

“安卡，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了，孩子？”他的罗马尼亚语说得犹豫生涩，断断续续，但听见那些熟悉的词句，我心里便已充满感激。

我试图回答，可还是不行，只得用未受伤的那只手指指自己的喉咙，让他们知道我的困难。那人用手势向我示意，表示明白，然后转向同伴，用他们的语言迅速而流利地说了几句，对方听后便抽身离开了。剩下之后来的那个人，面向我，试图介绍自己。

“我的名字叫凯罗，”他缓慢地说，“抱歉，我只会一点点罗马尼亚语。”他停了下来，像是不确定我是否听懂了他的话。我点点头，请他继续。

自称凯罗的男人于是耸了耸肩：“那么，我就尽力为你解释吧。首先，你的弟弟很好，也很安全，就目前所知，你也会好起来的。”

听见尼古拉的名字，我便四下看去，但在有限的视野里并没见着他的身影，而身上的疼痛使我无法再朝更远处张望。

“有人在照顾他，”凯罗说道，使我放下心来：“他没有受伤。但你自己还得休养许多时日。你有……那个词怎么说……有一处伤在肩膀上。一颗子弹射中了你，但没有伤及要害，你会很快痊愈的。你能活下来很幸运，安卡，幸存者非常少。”

我缓缓点了点头。这个消息并不意外，但真正听到时还是一样沉重。

他问道：“你不是犹太人？”

我摇头。

“我想也是。但你却和他们在一个车厢里？”

我又想说话，向他解释原由，但很快放弃了尝试。看着我费劲的模样，凯罗忙要我保持沉默就好。

“我来说，你听就好了。”

我又点点头，凯罗则开始缓慢而吃力地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为什么会和他们在一块儿。“你自己为什么会在一列满载犹太人的车上，你比我明白，但这些已经不重要了。你也许还知道你们的目的地是克拉科夫，到了那里之后，将继续前往一个重置营地。”

我再次点头确认。

凯罗停下来，谨慎地斟酌措词。“我们在两天前袭击了那趟车。在西面几公里外。炸药埋在铁轨下面。”

他看见我听到这些讯息后困惑的表情，于是补充道，“请你理解，孩子，你们并不是目标。我们计划炸毁的不是你们乘坐的列车，尽管这个意外只会使你们的命运向好的方向改变。”

我注视着他的眼睛，努力想听懂他的话，但他的说法让我完全不能理解。他再度开口，而我则认真听着。

“不幸的是，我们没能及时赶回来，救出更多的人。那些纳粹已经开始对幸存者赶尽杀绝，他们以为你已经死了，你这才幸免于难。”

这些事我已经知道了，纳粹冲我们疯狂扫射的画面，不是等闲便能忘掉的。

“我们追到了几个纳粹，但大多都逃脱了，越过边境逃到了捷克斯洛伐克。”

他见我露出了惊讶之色，又补充道：“你现在在波兰，安卡，已经远离了你的祖国。也许等你完全康复之后，你希望回到罗马尼亚去？我也不知道怎样才是对你最好的。”

他斟酌着下面要说的话，我则趁此考虑了一下那个建议。

如果我们已经跨过国界，我推想离克拉科夫应该不远了，我知道那是波兰的一个城市。不论距离远近，我知道妈妈会被送到那里，我们这列车的终点一定也是那儿。但我没法把这些思绪付诸言语，只能静静躺着，养精蓄锐。凯罗再度开口时，我便专注地听他解释。

“安卡，请你尽量体谅。我们能照顾你们几天，但仅此而已。你们的人数太多了——一共有三十个人左右——这已经超出了我们能负担的范围。抵抗军的同志正在等着我们，而我们的任务已经耽搁落后了。”

抵抗军。这个词我曾听爸爸悄悄说过很多次，在他被处决之前。就算我仍然不清楚他们是谁，是做什么的，但我知道爸爸赞扬过他们，这就让我感到宽慰，虽然我只在他与别人的交谈中偶尔听说过只

言片语。

凯罗再次开口，我很庆幸他会停下来思索措词，这就给了我整理自己思绪的时间。

他说道：“但是现在，孩子，你必需好好休养。你的弟弟尼古拉很安全。早些时候他会再来看你。但你只有休养好了才有力气能……能活下来，在我们离开以后。所以听话，现在就歇下，养好身体。我的战友会给你食物和水，只是他们不会说你的母语。很抱歉，因为我们都是波兰和斯洛伐克人。请你包涵。”

他握了一下我的手，然后离开了，消失在了不远处的灌丛间，留下我一个人，期盼着下次见到尼古拉的时刻。

第二十七章

接下来的几天我康复得很快，他们在我的伤口上涂上一种腥臭的膏药，似乎非常见效。

后来我又得知，那些经历了列车脱轨和纳粹屠杀而幸存下来的少数人里，也包括小伊洛，这个好消息也促进了我的康复。而果尔达却不在这批幸存者里，我只能猜测她或者是死于纳粹的枪口下，或者是在途中就已经罹难了。

哈伊姆，还有我的母亲，他们是生是死，我一无所知。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否在同一列火车上，尽管目的地是相同的。当然，对于双亲可能遭到的命运，小伊洛还蒙在鼓里。而现在照看她和尼古拉就成了我的责任。

如果当时的我明白这责任意味着什么，很可能便会退缩的。但在我康复期间，尼古拉和伊洛已经重拾了他们结下的友谊，现在谁也无法拆散两个孩子了。而且有了彼此作伴，他们就不会一直惦记着父母的下落，我心虚地保证他们很快就会和父母重逢，这样似乎就令他们满意了。

于是，当我们的救助者宣布离开时，我不可避免地发现自己成为了尼古拉和伊洛的唯一监护人。其中主要的缘故，就是在所有幸存者当中，只有我们三个的国籍是罗马尼亚。余下的则是保加利亚人、匈牙利马扎尔人和其它斯拉夫民族的人，他们全都是犹太血统。除了这些寥寥无几的幸存者，那列火车上无数的乘客不是死在途中，就是在列车翻倒后，被纳粹屠杀了。

在我休养康复期间，算是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日子，那些救助者在有限的条件下对我们照顾有加。

我的伤势和一些人比起来还算轻的，但也有另外一些幸存者，比如尼古拉和伊洛，因为翻车时被埋在了其他人的身体下面，因而躲过了纳粹的毒手，竟奇迹般毫发无损地生还了。尽管如此，我知道还有几百人……也许是几千人都在途中或者枪口下丧生了，这件事叫作人

心头压抑。我还听说，从残骸中救出所有幸存者后，抵抗军士兵们决定将无数的死难者一同火化。他们从先前劫获的纳粹运输车上搬来燃料，将列车和尸堆一起点燃，化作了烈火熊熊的地狱。

这些信息，是在之后不多的几次谈话中，凯罗告诉我的。当我能够开口说话时，便打听出了克拉科夫的大致方位。

我开始为尼古拉和自己计划去寻找妈妈的下落。但还有伊洛，现在我知道，我们必须带上她了。凯罗试图说服我回到罗马尼亚才是最好的选择，但我不肯接受这个建议，最后他只好妥协了，又将自己所知不多的信息尽数告诉了我。

对于前途我并不乐观。我要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前往远在几百公里之外的克拉科夫，比现在更加深入波兰境内。而我的肩膀受了伤，抱不动他们，两个孩子只能自己走路。

我们没钱买吃的，也没钱住宿，只剩下身上的衣服，虽然清洗干净了，但一路上已经磨得破旧不堪。加上我们听不懂也说不来这里的话，连求助问路都困难。

但除了凯罗，其他人都没有异议，事实上，他们自己也不想承担三个孩子的负担。

于是，我们的救助者和我们道别，留下他们的祝福，然后消失在了森林之中，继续履行他们对抗纳粹的使命。而我则带上尼古拉和伊洛，战战兢兢地开始了漫长的旅途，向着北方，去寻找我们挚爱的亲人。

第二十八章

时值春日，气候温和，暖风自西南边吹来，我们在荒野中行走的头几日竟意外地轻松。白天，天空晴朗无云，春日的阳光使气温迅速回升，而夜晚则重云四合，使气温不致于降得太低。

不久前我们经历了那样痛苦的旅行，而如今则可以互相偎依在灌丛下取暖，安然入眠，阿尔卑斯山腰丰沛的溪水也供我们随时取用。我们在梅吉迪亚的时候已经习惯了吃半生的果子和陌生的植物，所以，尽管我们也很想念热饭热菜，但这算不上多大的苦楚。

我们根据太阳辨别方向，朝着西北行走，让山脉始终保持在我们身后。我希望能碰上一条道路或铁路，那样我们就能保持安全的距离，小心地沿路而行，找到更确切的方向。

到了第二天，我终于忍不住了，让尼古拉和伊洛把这当成一个游戏，然后三个人脱光了跳进一条浅浅的小溪，洗净身子和衣物。远处的山峰仍被冰雪覆盖，从那儿流下的溪水冰冷刺骨，只能勉强忍受，但我肯定，洗过澡后我们都觉得更舒服了。

我们的衣服脏得不行，如果有些清洁剂用就好了。但是活水加上我的用力搓洗，再顽固的污迹也妥协了，洗好后，我们三人又变回体体面面的。尽管我还奢想着一把梳子，好把我们的头发再梳理一番。

幸运的是，伊洛的父母给她穿得很仔细，厚实的冬外套加上暖和的裙子和背心，甚至还有内衣，我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内衣可穿了。我猜想，伊洛一家在不久前想必还是相对富足的，但我不敢问她什么，生怕又让她想起爸爸妈妈来。

尼古拉和我自己的衣服就远远不够了。尼古拉仍然穿着我的外套，衣服对他来说太大了，只能笨拙地裹在身上。他自己的衣服在溪水里洗干净了，也很快晾干了。我的麻布裙子则糟糕得多，一边的肩膀部份被救我的人撕了下来，用来包扎我的伤口，整条裙子就吊在另一边肩头，赖莎给我的项链和护身符都露在了外面。

幸好，我和抵抗军士兵们短暂相处的那几日，他们用一条旧毯子

裹着我，离开时则将那毯子送给了我，而我现在就权当它是件夹克披在身上，晚上和孩子们偎在一起睡下时，则把它当作被子盖。

我很庆幸春天已经接近尾声，气候适宜，夏天就快到了。我知道这条路将走得很慢，尤其是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但我想要不了几天，最多一周，我们一定能到达克拉科夫，然后弄清妈妈被送去了哪个营地。

可惜我错了。而这并不是我唯一的一次判断错误。

~

到了第三天，天气出现了变化，而到第四天，很明显，我们的好运已经用完了。天空乌云密布，暴雨将至，太阳的方位根本无法分辨，我们前进的方向只能依靠猜测。云层压得那样低，山谷里的雾那样浓，就连群山都从视野里隐没下去，我们失去了所有方向。

当暴雨降下，没有雨点，只有激流，狂风穿透我们的衣服，直侵身体。我们无处栖身，只能蜷缩在灌木或小树底下，任凭暴雨从四面围攻而来，将我们浑身浇得湿透。

起初我故作轻松，为雷声喝采，假装对闪电惊叹，欢快地迎接凉爽的雨水，让尼古拉和伊洛也开怀地戏耍。然而，当暴雨毫不势弱地下了一小时又一小时，把我们淋得浑身冰冷，我便很难再转移孩子们的注意力，使他们忽略自己的处境了。

最后，暴雨终于减弱，我们趁着那会儿重新上路，希望能找到一处更好的栖身之所，然而湿透的衣服使我们的精力和体力都无法振作起来。

几天之前，穿上洗净的衣物，让春日阳光将它们慢慢晒干的过程使我们清爽振奋，精神焕发，而现在，这些被大雨浸透的衣服成了一种折磨，尼古拉和伊洛显然不堪忍受，很快就开始抱怨使性，让我陷入了绝望无助的境地。

第六个晚上，我们窝在一棵孤独的树下度过，几乎没有遮蔽，身上湿答答的衣服仿佛将冷风不断地往我们身上引似的。

在这种处境之下，尼古拉和伊洛已经开始哭鼻子了，而我最怕听见的那些话，他们终于还是说了出来，先是尼古拉，然后是伊洛。他们要妈妈，而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又湿又冷又累，没法提供他们需要的安慰和保证。

他们为想念爸爸妈妈哭泣，而我为他们掉泪，我们在一起哭了大半夜，直到精疲力竭，终于睡去。在这样无助的境况下，我只能下定决心，以后一见到变天的征兆就要停止前进，立刻找地方躲避，直到恶劣的天气过去，不管这么做会使我们的旅途拖延多久。

然而，如此也解决不了眼前的困难，第二天早晨，两个孩子的情绪还是一样沮丧，尽管雨已经停了，乌云也散了，但冷风仍从北方不断吹来，吹得我们浑身冰冷，没有迹象表明天气会变好起来。

仿佛这还不够糟，我们脚下的地面也变成了污泥沼泽，四周的山聚集了云团，又化为大雨倾盆而下，使得那些小溪全变成了可畏的急流，我们难以靠近解渴，更难横跨它们，只能远远地绕路，越发弄不清东南西北。

我们负担加重，一天天饥饿虚弱下去，营养不良的身体根本无法与消耗体力的天气和地形相抗。因为季节没到，可吃的野果又十分稀少，至于植物，除了灯芯草和长草几乎没有别的了，我们只能小心地挑拣莓子和草叶，靠吃这些东西维持了好几天。

如果不是怀着在克拉科夫找到妈妈的希望，我恐怕无法再支撑下去了，因为这种时候，转身返回梅吉迪亚将是容易得多的选择。

但在第九天，太阳终于出来了，看见这个久违的朋友出现在蔚蓝的天幕上，我们的精神都为之一振。我们向着克拉科夫继续前进，一发现变天的迹象就马上寻找庇护的地方。有时我们能听见远处的狼嗥声，但很幸运，并没有遇上任何野兽，尽管我的心里始终都揣着对它们的忧惧。

事实上，反而是我们在侵扰当地的动物。只要有野兔之类的小动物进入视野，尼古拉就会兴奋地去追，并保证要将它捉回来，让我为大伙做成一顿美食。我乐于试想，就算尼古拉真能逮到一只，他又怎

会真的杀死那样的小动物呢？而即使尼古拉成功了，我又要如何弄熟食物呢？没有硫磺头的火柴，我可没法子生火呀。

第二十九章

小伊洛目光敏锐，最先看见远处树林里有一道青烟升上树梢，消散在碧蓝的天空里。

原本我有意地避开了远处的森林，害怕一旦走进它那不善的阴影之中，就会引来狼或熊的注意。

我们贴着高地的山坡而行，想着这样便能及早发现靠近的威胁——不论是人还是野兽——然后及时闪避。不过到目前为止，招来的唯一威胁只是一头好奇的野山羊，它凑得那样近，我们都能伸手摸到它毛糙的胡子。事实上，我说不准是我还是两个孩子更紧张，然而尽管有着那对令人畏惧的尖角，这头山羊却并没伤害我们，它只是自在的地干它自个的事儿，任凭我们惊慌失措。

而现在，我面临着一个更加严峻的选择：林子上空的炊烟说明那儿应该有个小村落，我们可以过去寻求帮助，从眼前的艰苦中脱离出来，或许还能吃上一顿饭，并重新问明方向；又或者，我们根本不该冒险，而应避开那里，万一它带来的是可怕的厄运呢？我又想起了纳粹施加暴行的画面，从布加勒斯特车站上小伊洛遭到的军靴践踏，到那场我们奇迹般幸存下来的机枪杀戮……

不知道那里的居民是否是纳粹的支持者？或者更糟，那就是一个纳粹士兵的营区？

从理性判断，后者的可能性不大，尽管我对军事策略一无所知，但我想象不出占领军有什么理由待在这样与世隔绝的地方。我还推断，住在这种偏僻森林中的人很可能是波兰的本土居民，他们对纳粹这样的外国侵略者绝对没有好感。

带着这些模糊又矛盾的想法，我决定悄悄接近那里，在隐蔽的距离外观察一番，再做最后的判断。十二岁的我对于世事还是一知半解，而跟着我的两个孩子就更加不谙世事了，他们还那么小，我必须用上许多的想象才能将我的意图解释清楚。

尼古拉和伊洛坐在一片凸岩上，当伊洛发现远处森林的烟柱时，

我正让大家在这儿休息，两个孩子忙着叽叽咕咕地聊天。我知道，只要太阳落山或是天气变坏，他们的精神就会低落下去，又开始想家。所以，我得趁着他们情绪欢快的时候抓紧时间。

“伊洛，尼古拉。我能打扰你们一会儿吗？”

孩子们同时抬起视线，咯咯笑起来，像在分享一个我不知道的玩笑。我在他们中间坐下来，伸手搂过他们。“靠紧些，小家伙们。我想到了一个新的游戏。”

“游戏？”尼古拉的眼睛亮了起来，“是什么游戏，安卡？”

“是一个伪装游戏。”我说道，瞥见伊洛欣喜地瞪大了眼睛，我悄悄地忍住笑意。

“对！我们来玩伪装游戏！”她开心地笑起来，眼里闪着好些天都没有过的神采，在满脸泥污的衬托下几乎光芒四射。我已经好几天无暇顾及洗澡的事了，现在忽然意识到了这点，决定下次一有机会就让大家好好地清洗清洗。

“快说，安卡，我们要怎么玩儿？”尼古拉要求道，等不及要听详细的说明，“游戏规则是什么呀？”

我的脑筋飞快地转着，要想出一个能让孩子们满意，同时又能达到我们真正目的的计划。“你们看见那道烟了吗？”

三双眼睛都转向了远处的森林。

“我们要做的就是摸进那片林子，然后悄悄地，隐蔽地，靠近那堆篝火取暖。”

“什么叫作隐蔽地？”尼古拉问。

“意思就是保持隐蔽，”伊洛解释道，我的弟弟还是一头雾水。他看向我，寻求更明白的解释。

我神秘地压低了声音，让两个孩子的脑袋都凑过来。“隐蔽的意思就是不让别人发现，”我说道，“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接近火堆，而且不让那里的人发现。我们必须假装自己是隐形的，没人能看见我们，我们得贴近地面，躲在灌丛和树木后边，最重要的是，我们得非常非

常地安静。”

孩子们显然被这个计划迷住了，我一边解释，一边也兴奋了起来，因为我毕竟也是个孩子，虽然两个更小的孩子让我迫不得已地承担起了大人的角色。

尼古拉问道：“要是我们被发现了怎么办，安卡？”

我迅速思考，“那你们就出局了！游戏结束！”

伊洛开心地拍手：“对！安卡，我会非常非常隐蔽，叫你一点儿也看不见！”

“我也会非常非常安静，让你以为我睡着了。”尼古拉也不甘势弱地说。

“那可不行，小家伙。”我假意责备道，“你睡觉的时候呼噜打得可响了，每个人都能听见。”

这个小小的玩笑让孩子们大笑起来，争相模仿起打鼾的声音，我趁机起身离开，更加仔细地察看地形。

森林距离我们尚有几公里远，而烟柱升起的地方还要深入林中。我观察天色，估摸着时间。现在已经过了中午，这令人担心，因为我知道森林里就算白天也是昏暗阴森的，我可不想在入夜后迷失在密林深处，那时候饥饿的野兽将会出来觅食的。

如果今天就待在森林外面，好好睡一觉，明早日出时进入森林，让行动的时间更充分，这样会不会更明智？然而我听见尼古拉和伊洛在身后撒娇了，他们要立刻开始游戏，我知道自己没有选择了。我必须马上利用他们的兴趣和热情，因为，谁知道这能维持多久呢。

到了明天，天气可能又会转为不利，使我们情绪低落，身体虚弱。同时我也知道，当我们向着那处火堆靠近的时候，我们的生死也许就取决于孩子们是否慎重地对待这个游戏，是否将它看得无比重要。

我考虑着种种因素，最后，选定了到达森林边缘的合适路线，然后就带上孩子们，开始了我们的行动。

第三十章

也许是我对距离的判断失误了，又或是因为在凸出的岩石和湍急的山溪间绕来绕去，所以耽误了许多时间，当我们到达森林边缘时，已是黄昏时分了。一想到要在日落后走进阴森的树林里，我的心便往下一沉。

我回过头去，只见尼古拉和伊洛正缩在一丛灌木底下。当我们走下那段陡坡，向树林逼近的时候，他俩就已经全身心地投入了游戏，有时甚至溜出了我的视线。对这些表现，我只是谨慎地夸奖几句，给他们模棱两可的奖励承诺，以免使他们产生太多期待。

尽管沿着下坡向森林走了好几个小时，两个孩子却没有一点疲倦的表现，这游戏使他们精神抖擞，把食物啦，亲人啦，这些现实问题全都忘在了脑后。我知道，这会儿要是让他们停下来歇息，等到明天日出再行动，他们一定会失望之极，注意力自然而然又转到不开心的事情上了。

远处的天色阴沉沉的，眼看着又要下大雨，甚至可能又会有一场风暴。突然间，在森林里找到栖身之所的可能变得格外具有诱惑力。

从现在的位置，我能清楚地看到树林上方升起的青烟，虽然还有一段距离，但已经十分接近了。兆示着风暴逼近的乌云遮住了太阳，空气里已经有了寒意，我仿佛能看见温暖的营火在眼前跳跃，或许幸运的话，还会有一顿晚餐等着我们。

自从我们和凯罗及他的同伴分开以后，就没有吃过一顿热饭了。树叶，杂草和偶尔找到的野莓就是我们这些天来的主食，尼古拉和伊洛脏兮兮的小脸上，营养不良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

如果温暖的火堆、食物和栖身之所就在不远的地方，我们为什么要忍受又一个寒风冷雨的夜晚呢？就算我们发现对方是敌非友，是今晚还是明天遭遇又有什么区别？

我转向两个孩子，在嘴边竖起一根食指，悄声道：“来吧，小家伙们。千万要小心，保持安静。”我领着他们轻手轻脚地探入了林中，

又提醒道：“大家挨近些，天快黑了。”

我的料想一点儿不错，我们刚刚越过森林和山坡的边界，暮色就已经笼罩了我们，淡褐色的黄昏余晖越过身后的山峦寸寸逼近，却被头顶茂密的松柏挡在了森林之外。

尼古拉和伊洛立刻向我靠拢过来，游戏的吸引力忽然不起作用了。让他们紧张的并不是黑暗本身，因为在这之前，我们已经相依为命地度过了好几个黑夜。此刻，是入夜的森林里幽暗诡异的气氛，使他们联想到了故事里的恶魔和妖怪，巫婆和巫师，还有凶恶无比的狼和其它饥饿噬血的野兽。

我把孩子们拉到身边，安慰地抱了抱他们，但这个举动徒有形式，因为我自己的恐惧也不比他们少。

“别害怕，小家伙们，”我故作镇定地轻声说道，“这儿没有什么会来伤害我们的。”

“我不喜欢这里，安卡，”伊洛抗议道，“我们回去吧，回到亮的地方去。”

尼古拉轻拽我的胳膊，点头赞同伊洛的提议：“这里好吓人，安卡。我好害怕。”

我用勇敢的口气说道：“别犯傻了，尼古拉。你什么时候怕过黑了？”

“这儿的黑和别的不一样，安卡。”

我很清楚弟弟的意思，森林里的黑暗的确和我们之前度过的夜晚都不同。此时，枝叶间只有微弱的夕光透过来，等到夜晚来临，即便没有乌云遮蔽，下弦月的银辉也难以照亮我们脚下的路。

我们才刚进入森林不远，已经被张牙舞爪的大树团团包围了，它们就像无法逾越的高墙，从四面八方向我们逼来，令人感到窒息。我只能依稀分辨出身后走过的山坡，我知道，只要再向前深入几米，我们就会彻底迷失方向了。

一只野兔从我们面前蹿过，一照面，它和我们一样都吓了一跳。

它呆呆地停在我们面前，竖着耳朵，亮晶晶的眼睛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最先发现它的伊洛兴奋地拍起巴掌：“安卡！尼古拉！快看！”

她一叫，那怯弱的小东西就吓得转身飞蹿，消失在树林之中。

我抓住这个机会，说道：“看，孩子们，这些动物更害怕我们呢。你瞧，伊洛，你拍拍手就把这可怜的小东西吓跑了！”

我于是用力拍手吓唬隐藏在周围的动物，让它们不敢冒犯。当然，并没有什么饥饿的野兽从黑暗中出现。头顶的某处枝叶间，一只孤鸟惊飞起来，翅膀拍击的声音在寂静的林中格外响亮。

尼古拉也学我拍起了手。

回应我们的只有一片空荡荡的寂静，连回声也没有，仿佛都被树木吸去了，再也逃不出来。

伊洛和尼古拉一起拍着手，僵局被打破了，我们暂时摆脱了那种无名的恐惧。于是我们手牵着手在林中穿行，小心地跨过地上的枯枝、树根和碎石。

走了几分钟，我回头望向身后，希望还能看见白昼余晖下我们离开的那个斜坡，但密密的树林像铁桶一般围住了我们，只剩下地上浅浅的脚印暴露了我们的行迹。头顶上方，只能依稀分辨出越来越暗的天空，乌云正在聚集，暴雨即将来临。脚下干燥的林地让我获得了一丝慰藉，我心想，大雨是穿不过头上密密匝匝的枝叶的。

而我还有更大的忧虑。我已经失去了对方向的判断，开始胡乱猜测起来。希望很快变成了祈祷，只盼我们寻觅的营火马上就能出现在视线里。

然而，我那马马虎虎的祷告注定起不了作用，我们继续在林子里漫无目的地兜着圈子，直到夜色加深，连看清彼此都很勉强。到这个地步我也只能放弃了，让大家就此歇息，先度过这一晚再说。

孩子们比我想象得更听话，他们实在也累坏了，身体的需求终于占了上风。

幸好我们在林子里漫游时没碰上任何危险，孩子们之前对林中诡异静谧的恐惧暂时还压抑着，没有被刺激唤醒。

我看见不远处有个模糊的轮廓，那是一棵倾倒的大树，于是我宣布今晚就在那里歇息。这棵树同我们之前露宿过的地方比起来，既不好也不坏，但为了让孩子们喜欢上这个新床铺，我告诉他们这里会比以前睡过的地方更暖活，也更干爽。

我们紧靠着树干相拥而眠，从彼此的身上获取温暖和慰藉。我轻声说着第二天的计划，说我们会找到食物，还会遇见接纳我们的好心人，我想用这个方法转移孩子们的注意力，让他们忽略残酷的现实，那就是：我们迷失在了黑暗陌生的森林中，没有食物，也没有清水。只有三个陌生的孩子，流落在完全陌生的异乡。

我将明天的期望全都说完了，便静默下来，听见尼古拉和伊洛睡着的呼吸。他们在睡梦中得到了解放，至少这一点是令人宽慰的。我祈盼着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但却久久也不能入眠。

第三十一章

最后，我似乎也打了个盹，却突然一阵雷声传来，将我惊醒了。黄昏变成了无星无月的夜，在漆黑的夜色之中，我甚至看不清躺在我腿上的孩子们的脑袋，但我感觉到他们柔软的小手，知道他们还好好的安睡着，没有受到树林上空风暴的影响。

头顶上的枝叶在狂风暴雨中猛烈地摇摆呼啸，而树下的林地则一片沉寂。空气凝滞，唯有偶尔穿透林盖的水声证明外边正下着大雨。

如果说我一点儿也不害怕，那是骗人的。但过了一阵子我便习惯了风暴的存在，我们被森林团团保护着，只听得见它的怒吼，看得见一道道闪电穿透密林，周遭的一切瞬间被电光照亮，随即又没入夜晚森林的浓浓黑暗之中。

是后，风暴终于减弱了，斜斜的闪电只照亮上层的林盖，雷声也变得遥远起来，慢慢消失在天边。狂风也平息了，高处的枝叶由狂乱的摇摆变成了轻柔的摇曳。尼古拉和伊洛还在酣甜地睡着，对大自然的震怒无知无觉，我也再次让自己睡下。

我迷迷糊糊，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睡着一会儿，只记得被一阵令人血液凝固的可怕声音惊醒了，一下子坐了起来，瞪大惊恐的眼睛，盯着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起初我既害怕又茫然，不知道自己听见的是什麼，只能僵直地坐着，大气都不敢喘一声，对下一刻即将发生什麼感到无比恐惧。

有那么一瞬间，小时候听过的故事浮现在脑海之中，我想起姥姥给我和拉杜讲的特兰西瓦尼亚的恐怖传说，那些靠吸食人血维生的暗夜生物把我们吓坏了。我立刻用力将这些记忆赶出脑海，提醒自己，我已经十二岁了，而且现在，故乡的山峦和那些奇异的传说也早就被我们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然而，在这寂静的深夜，连最后一丝风也随着暴雨雷电消失无踪，那些童年的记忆便缠绕上来，挥之不去。我暗暗怨恨姥姥讲故事的能力，她总能将最不可思议的传说讲得无比生动真实。现在要是拉

杜也和我们在一起就好了。

我正想着自己早夭的哥哥，突然，夜色中再度传来的声响打断了我的思绪。这一次我完全醒着，一下子分辨出了那可怕的声音——那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狼嚎！

我的血都冷了，浑身僵硬颤抖。尼古拉和伊洛的身子动了动，我忙将他们抱起来轻轻摇晃，让他们重新入睡，我不要他们分担我现在的恐惧。

也许是幻觉，也许是真的，我开始听见有东西在四周挪动的声音，但夜色漆黑如墨，根本没法确认。我怕得直抖，尽管我不是多么虔诚的信徒，这时也开始拼命祈祷起来，多年来第一次这么努力的向上帝祷告，祈求让我们摆脱邪恶，摆脱那些甚至可能就在我们周围，随时准备向我们伸出爪牙的魔鬼。

狼嚎声又响了起来，虽然还未到跟前，但我肯定它比上一次更接近了，那阴森的叫声穿过森林的迷宫，准确无误地抵达了它的目的地：我的灵魂！

我用力地闭起了眼睛，仿佛这么做能增强防护似的，我把两个孩子紧紧地搂在身边，暗下决心，无论是什么东西要来伤害他们，都必须先过我这一关，就算被啃净每一根骨头，我也一定要保护他们！

我全身戒备地坐着，在黑夜里瑟瑟发抖，不知过了多久，不知是上帝听见了我的祷告，还是我耗尽了最后一丝精力，我渐渐失去了意识，最后终于睡着了。

第三十二章

伊洛的小手轻轻摇了摇我的肩膀，使我从昏睡中醒过来，不情愿地睁开疲倦的双眼，迎接新的一天。旭日驱散了夜色，黎明清澈的光线穿过层层绿荫，将森林里梦幻般的景色展现在我们眼前。

环绕着我们，一棵棵树木生机勃勃地指向天空，它们那逼人的暗影全都在阳光的驱赶下收敛溃退，似乎不再那样令人畏惧了。由黑夜催生出来的想象中的恶魔都被赶回了自己的巢穴，至于昨夜在林中蹿动嚎叫的狼群，我相信它们也已经躲了起来，不会再来打搅我们了。

“安卡！安卡！快看尼古拉！他有一双新靴子了，安卡！快看呀！”

伊洛兴奋的尖叫立刻抓住了我的注意，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见尼古拉正在大树间笨拙地跳来跳去，乍看之下真像是穿着一双硕大的靴子。

当他靠近时，我由迷惑变成了好笑，我终于看清了，他在林中的枯枝碎叶间找到了一截空心的树干，正好能套上他那双磨旧的皮鞋，现在他的脚踝上就套着那树干，正笨拙吃力地尝试行走呢。

我冲他鼓励地叫喊，看见他露出笑脸，我也高兴极了，觉得不论是什么，只要能让孩子们暂时抛去食物和家的烦恼就很好。伊洛加入了尼古拉的游戏，而我，经过了紧张难受，几乎无眠的一夜，此刻便让自己的身子后仰放松，看着他们玩耍。

尽管昨夜的痛苦已经过去，我还是打定主意，绝不能再忍受第二晚了。于是我立刻想到昨天见过的青烟，该怎样找到它的所在呢。我们必须立即行动，因为森林里能吃的植物比之前走过的山丘还少，唯一丰富的似乎只有菌类，但没有一种是我熟悉的，我不知道哪些能吃，哪些有毒。要么到达我们寻找的村庄，要么走出这片森林，总之我们得速战速决。

我把手指当成梳子，徒劳地梳理着乱糟糟的头发，然后从地上站起来，像往常那样检查了一下赖莎给我的护身符是否还好好地挂在脖

子上。我拍掉罩衫上的碎石屑，停下动作想像了一下，要是这会儿有清洁剂该多好。

“尼古拉！伊洛！我们该继续那个小游戏了，还记得吗？”

“我们一定要玩那个吗，安卡？”尼古拉叹了口气，他已经沉浸在自己的新游戏里了，套着那对树干靴子在一地枯枝落叶上踩得噼啪响，我几乎不好意思再坚持自己的计划了。

“这个更好玩儿！”伊洛也大声宣布，我立刻明白让他们停止游戏只会造成情绪低落，影响这一天的士气。

只见伊洛在尼古拉身边又蹦又跳，拍着小手，尼古拉努力保持平衡的样子把她逗乐了，我一边看着她，一边思考着另外的计划。然后，我说道：“好吧，孩子们，你们可以玩这个游戏，但我们必须立刻动身，尼古拉，你得保证跟上我们的脚步，否则我就没收你的新玩具。”

“我能跟得上，安卡，不信你看！”

尼古拉说着，跌跌撞撞地向我跑来。跑到跟前时，他失去了平衡，大笑着扑进了我的怀里。我接住他的身子，也失去平衡，两人一起跌在地上，在枯枝碎石里打滚，笑作一团。不用说，伊洛立马跑来加入我们，毫不在意地扑倒在沙石树叶之中。

当我们的兴头过去了，便仰面朝天地躺在枯枝落叶之中，透过上方绿色华盖的间隙看着蓝天。在笑声停歇后短暂沉默的片刻，我们享受着彼此的陪伴，各怀心绪地望着天空。

“安卡，太阳渡过去了。”伊洛突然说，声音里带着一丝担忧。

“什么意思，伊洛？”我问道，不知她在忧虑什么，“太阳怎么渡过去呀？”

“它就是渡过去了，”她坚持道，“之前你还在睡，人家和尼古拉先醒来的时候，看见太阳是在那儿的。”她指着远处的天空。

我轻声失笑。“是‘尼古拉和我’，不是‘人家和尼古拉’，小可爱。”我纠正道，嘴角忍不住上翘。爸爸以前经常像这样纠正我们的

语言，可在这遥远的波兰森林，所有事物都毫无规则可循，计较这些潜词造句似乎毫无意义了。

我说道，“这没什么可担心的，伊洛。太阳每天都这样东升西落，横穿天空。只是平常我们都没有留意这些。”我顿了顿，不知道伊洛天真的小脑瓜能否理解我的说法，也不确定自己是否准确地复述了曾经学过的知识。

接着，我突然想到了什么，急忙问道：“伊洛，你确定之前太阳是在那边吗？你怎么能肯定呢？”

“因为我就是知道，安卡。”伊洛信心十足地对我说。她四下张望，找到了我们昨晚睡觉的那棵倒下的大树。“今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看见太阳就在我们头顶，我盯着它，它也像在盯着我。现在它偏到一边了，在那儿。瞧！它一定移动了吧！”

这个信息令我心情复杂，这意味着时间比我最初以为的更迟。我竟然睡过了一整个早上。但它又提醒了我，只要天空晴朗，我们就能辨别方向。

于是我们鼓起希望，在生机勃勃的树木和坠落腐烂的枝叶迷宫中前进，我走在前面，目光始终追随着太阳，尼古拉和伊洛紧跟在后。

第三十三章

林地高低不平，走起来十分困难，所以我们前进得很慢，而我很庆幸尼古拉那笨重的“靴子”并没使他落后太多。相反，尼古拉套着树桩走路让他和伊洛都乐趣不断，一阵阵的笑声使我也忍不住露出喜色。我决定就让尼古拉继续他的游戏，只要不拖延我们的步调就行。

终于，我们发现了一条疑似小径的痕迹，蜿蜒地穿过树林，我停下来细细地观察。这并不是人类行经的小路，我能清楚地分辨出一些小型动物的蹄印，但小径的宽度足以让我们通过，于是我决定顺着它走上一段，一来这样更易于前进，二来它或许能带我们找到某个小水洼。

走着走着，伊洛灵敏的耳朵捕捉到了前方的水声，几分钟后，我们就来到了一条小小的林涧边。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小水沟，流淌着来自山上的晶亮雨水，而我们一见之下简直高兴坏了，不约而同地扑倒在纤细的岸边，捧起清凉的溪水喝了起来，干燥的咽喉被重新滋润的感觉令人无比享受。

水沟两岸生长着零星的植物，我早已饥渴难耐，急需任何可吃的东西，于是我挑了些粗糙的叶子，和孩子们一起安静地吃起来，尽管它们毫无滋味，难以下咽，但是有东西可吃还是让我们好过了一些。

“俗话说乞丐不能挑肥拣瘦，小家伙。”当尼古拉抗议我递给他的食物时，我责备道，“努力吃下去，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下一餐呢。”

“你说过我们会遇见森林居民，吃上真正的食物的。”尼古拉生气地说，“这不是真正的食物，安卡。”

“我们没得选呀，尼古拉，”伊洛提醒他，“总比什么也没得吃好。”

我冲伊洛笑了笑，这种时候她似乎表现得比自己的年龄更成熟。她的蓝眼睛在脏兮兮的小脸上闪闪发亮，原本飞扬的金发现在暗淡无光，这一刻我多想像妈妈一样照顾她，洗净她的头发，擦去她脸上的

尘土，让她白皙的皮肤重新露出来。

我从小溪里捧起一些清水，轻轻地抹在她的脸上。伊洛乖巧地让我用湿手擦拭她的脸颊，抹去那些尘土。而我立即后悔这么做了，因为除去了污秽的面具，伊洛，还有我们，衰弱的模样就一目了然了。

她的脸颊变得暗黄，皮肤失去了血色，显得十分憔悴。眼前的这张面孔，和不久之前我在梅吉迪亚的列车上见过的那张微笑的小脸简直判若两人。这是一张饱受营养不良和疲倦折磨的脸，仍然带着被军鞭践踏的伤痕，那是任何人，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不该遭受的残酷对待。

我的眼泪涌了上来，突然间难以自持。我抱着伊洛哭了起来。她看着我的眼睛，带着迷惑又同情的表情。

“你受伤了吗，安卡？你哪里疼？我来帮你瞧瞧。”

“你真好，伊洛，但我的疼不在外面，你摸不着的。”我在她的肩膀上轻轻抽泣。

她将胳膊环上来，紧紧抱住了我：“没事的，安卡。你疼的时候有尼古拉和我来照顾你。这回我说对了吗？”

我勉强笑了笑，点了点头。只见尼古拉在一旁看着我们，不知所措。我想起以前尼古拉哭的时候，爸爸总是会说他，告诉他男子汉是不能哭鼻子的。而这件事，是我和爸爸少数意见不同的地方，尽管我没敢提出意见。我冲尼古拉笑笑，想要安抚他。

“别担心，小家伙。我很快就没事了。有时候哭是有帮助的。”

尼古拉看上去很惊讶。“女孩子就爱哭鼻子，”他宣称，幸好没有受到姐姐的悲伤影响。他穿着那双木头鞋跳来跳去，“我要再去探险，安卡。伊洛，你要和我一起探险吗？”

伊洛摇摇头：“安卡难受，我要留下来陪她。好吗，安卡？”

我用手背擦去泪水，说：“谢谢你，伊洛。尼古拉，不准跑远，知道吗？只能在我看见的地方探险。”

“可是安卡，那不叫探险，那叫无聊。”

“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尼古拉。”我严肃地说。

这是和妈妈分开以后我第一次对尼古拉严厉地说话，而它立刻见效了。尼古拉安静下来，听话地在周围玩耍，时不时朝我瞥来一眼，确认我是不是还盯着他。

我感到清凉的水落在颊上，原来伊洛正试图帮我洗脸。我看见她污浊的手指，便知道自己的脸也和她之前一样脏，于是我向后一仰，让她继续。我也想恢复洁净的面孔，而且，单是伊洛轻柔的触碰就让人十分喜欢。

第三十四章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我立马笔直地坐了起来，想到自己竟让一整天的时间就这么溜了过去，不禁低咒了一声。我的目光扫过天空，但太阳已经落在了树林后面，我知道很快就要天黑了。

“尼古拉？伊洛？”我起初只是随意张望，当发现他们不在附近时，便焦急起来。“尼古拉！伊洛！”我提高嗓门，声音也发颤了，因为不小心睡了太久，从地上爬起时两腿都站立不稳。

我正要再喊，忽然发现了他们，依偎在不远处一截断落的树干上睡得正香。我提起的心总算落下了，露出了笑容。看见他们没事，我既松了口气，同时又感到一丝疑虑，他们为何也在白天就睡着了。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怀疑我们之前吃的东西，但很快打消了这种疑虑，因为我现在醒过来，并没有什么难受的感觉。显然，我们只是身心都精疲力竭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懊恼就这么浪费了白天宝贵的时光。

天很快就要黑了，我担心不论是孩子们还是我自己，白天修复了身心的疲劳，夜里反而就无法入睡了。我是否应该现在叫醒孩子们，这样晚些时候他们也许会犯困？或者就让他们睡下去，希望他们直到天亮才会醒来？最后，我还是选择让两个小家伙接着睡，而我利用仅剩的一丝天光离开一会儿，去寻找一些叶子来充当食物，好让我们安生地度过漫漫长夜。

很快天色就太暗了，无法再安全行动。夜晚气温降了下来，我靠到了还在熟睡的小伙伴身边，在临时用外套充当的毛毯下分享着彼此的体温。

前一晚的恐怖想象又聚集在我的脑海里，我只好安慰自己，休息了这么长时间，我们的体力一定能恢复不少，明天就能充分利用白天的光亮，找到密林中的那个小村落了。我在森林的黑暗中闭上了眼睛，努力让自己想着那些愉快的事情。

第三十五章

远处传来一声刺耳的狼嚎，我猛地惊坐起来，身子绷得直直的，却不能肯定自己是不是睡着了，梦见了那个声音。

这时，又传来了第二声长长的狼嚎，我知道这不是做梦了。

我胆怯地四下张望，企图看透夜色，而与我对视的唯有漆黑幽深的森林。上方只能看见一小片夜空，明亮的星星在黑暗的天穹上闪烁着。

今晚没有月亮，或者，即使有，它的光辉也照不进幽暗的森林。

另一只狼发出嚎叫，这一次离我们更近。

更近得多。

一阵恐惧的战颤沿着我的背脊传下，我感到毛骨悚然，本能地伸手去安抚两个孩子。一只小手抓住了我的手，只听伊洛轻声说道：“安卡，我害怕。”

我将她抱进怀里，试图安慰她，说出的话却没有自信。“没什么可怕的，伊洛。只是森林里的动物们，它们在做自己的事，不会来打搅我们的。”

伊洛抓紧我的手指：“你能保证吗，安卡？”

“我保证，伊洛。”

此刻我多羡慕眼前这个幼小的孩子，我的保证似乎足够让她放心了，在我的怀里，她已经又睡着了。

而对我来说，却是再也无法入睡，心里充满了恐惧，一时间，森林里的每一丝动静都叫我心惊肉跳。

当然，四周其实一直都充斥着那些噪声，但在这一刻之前，我还对它们充耳不闻。而现在，每一个声音都回荡着，反复着，从黑中跳出来，宣告着它们的存在，我的整个身子都因为恐惧而瑟瑟发抖。

我伸手摸了摸伊洛和尼古拉，以确认他们没有因为夜行的野兽

捉走。当然，他们还好好地睡在那里，对于我的煎熬无知无觉。但孩子们的安宁没有带给我安慰，因为此刻恐惧早已占据了我的神识，使我的想象逐渐失控。

各种声响环绕着我，而我知道，我很清楚，这并不是我过分活跃的想象的产物，它们是一种信号，随之而来，某些真实的，有形有质的邪恶很快就要现身了。

黑暗毫不妥协地包围着我们，我什么都看不见，但现在我能听见挪动的声响了，那只丛林的掠食动物向我们走来，绕着我们徘徊。我肯定，它离得越来越近了。我能听见又粗又沉的呼吸声，我屏住了呼吸，希望就此骗过它，不被发现。

那是只狼？还是一头熊？或是其它什么饥饿的掠食者，迫不及待地想用人肉满足它的胃口？我强忍着想要起身逃跑的冲动，因为我知道不可能逃得了，即使我没有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他们奇迹般地仍在安眠，完全不晓得这也许是他们活在世上的最后时刻了。

突然，有东西碰到了我的脚，一瞬间我全身都冻结了，恐惧将我整个攥住，连一声惊呼都发不出来。

然而，在极度恐惧之下，我的视力不知怎么，似乎增强了，突然就分辨出了那只要啃食我腿部的野兽轮廓。有那么一秒钟，我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它。

接着，我终于反应过来，身子开始颤抖，这回却不是吓的，而是乐的。这只带给我极端恐怖煎熬的夜晚的野兽，原来只是一只无害的豪猪，正在赶去溪边解渴的路上，无意撞上我们。

这可怜的家伙被我的笑声吓到了，遁入夜色之中再也没有出现，而我继续大笑，直到肋骨笑得发疼，笑的眼泪都出来了。这一笑驱散了笼罩着我的恐惧，当我终于停了下来，我知道今晚自己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即使是远处断断续续的狼嚎声也不能再让我害怕，我决定一觉睡个饱，直到黎明再睁眼。

第三十六章

但我没能看见预期的黎明。一双小手焦急地拉扯我的脸，把我弄醒了，在黑暗中我听见了尼古拉惊恐的声音。一瞬间我便彻底清醒了，将弟弟抱进怀里，猜想他刚刚做了个噩梦。而就在我出声安慰他的时候，突然意识到是什么真正吓到了他，顿时整个人都僵住了。

那双眼睛在黑暗中注视着我，发出慑人的光芒，是我从未见过的。那对掀起的嘴唇间发出令人血液凝结的低吼，露出森森獠牙，即使在微若的星光下也能看见它们闪烁的寒光。这可怕的魔鬼仿佛对我施了诅咒，让我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地盯着它。

虽然我不曾见过一头活生生的狼，但在小时候的童话故事里，它们的身影无处不在，我不需要任何自然科学知识来告诉自己，此时此刻我们已命悬一线。

这头野兽在我们面前逡巡，相隔只有几米，不停地来来回回，黄褐色的眼睛始终紧盯着我们，我知道它正在我们当中挑选自己的美餐。

尽管被吓得动弹不得，我的脑子里却不停地想着对策，我决心，如果我们当中必须有一个人要沦为这野兽的食物，另外两个才有生存机会的话，那么这个人只能是我。

我鼓起一丝力量，将尼古拉拽到一边，把他小小的身子藏到我的背后。我想起伊洛，又伸手摸索着，目光却始终不敢离开那匹狼的眼睛。我摸到了伊洛的胳膊，轻轻地，缓缓地将她往自己身边带。

当我碰到她时，伊洛动了动，发出听不清的呢喃。我悄声制止了她，让她冷静下来，安静别动，我怕她会恐慌起来，刺激那野兽发动攻击，尽管这终是无法避免的。

恐惧使我集中了全副精神，我在黑暗之中分辨出了伊洛的身影。我看见她转向我们面前的野兽，她的眼睛瞪大了，嘴巴张开，尖叫声就要冲口而出。

我在那一瞬间反应过来，立刻捂住了她的嘴，阻止那声惊叫，将

她吓得发抖的身子拉过来，推到自己身后，她在那儿紧紧地抓住了尼古拉。

我能感觉到他们弱小无助的身子挨着我，不住地颤抖，我知道，他们的命运完全取决我保护他们的能力。

我悄声道：“千万别叫，好孩子。别做任何事，一动也别动。”

不知是因为太害怕了，还是听明白了我的话，他们都静静地，不动也不叫。

我把手伸向背后，安抚着孩子们，感受到他们的回应。那头低声吼叫的野兽停止了徘徊，转头正对着我们。我屏住了呼吸，觉察到孩子们也一样。

伊洛又开始低喃，我想阻止她，却不敢出声说话，生怕更进一步地刺激那头野兽。终于，我开口了，从嘴角悄声说道：“伊洛，安静。你会激怒它的。”

我低语着，忽然听出伊洛说的是希伯来语，从她的唱诵声里我意识到她正在祷告。这使我感到一丝欣慰，这个只有九岁的幼小孩子，在危险面前还能够这样沉着，这一瞬间我真希望自己也有某种神圣的信仰，让我能够祈祷求救，但这个念头很快被打断了，面前的那头野兽仰起了它的脑袋，发出一声恐怖的长嚎，像尖锐的斧头劈开夜色一般。

我感觉到两个孩子的胳膊紧紧搂住了我的腰，听见他们强忍住尖叫的惊恐的呼吸，我知道现在必须行动了。

我试图看清身下的地面，希望能想到什么对付犬科掠食动物的法子，而眼前的恶狼已经准备发动致命的攻击了。周围的树木，我知道它们十分高大，但却没有可供攀爬的低枝。至于和这头黑夜的掠食者赛跑，即使没有密林的阻碍，这个想法也似乎太天真了。

那头狼从黑暗中恐吓地向我们逼近，直到我能闻到它恶臭的呼吸，看见它森森獠牙上滴下的口水。我悄声对孩子们说：“准备逃跑，小家伙们。我数到三，你们就跑，能跑多快就跑多快，不要等我。你们逃跑的时候，我会努力分散这野兽的注意，之后我会追上你

们的，都明白了吗？尼古拉？伊洛？快告诉我你们明白了。”

“我们明白了，”伊洛说。她抓住我的胳膊：“我会照顾尼古拉的，安卡。上帝会保佑你的。”

听见她的话，我的眼泪涌了上来，她一定知道我要做什么。但现在不是多愁善感的时候。我知道，要让两个孩子有一线逃走的机会，我必须立即行动。

我抓住一根落在地上的树枝，轻声对两个孩子说：“我爱你，尼古拉。还有你，伊洛。”然后，我说：“我数到三。用最快的速度跑。一。二。三！快跑，尼古拉！跑啊，伊洛！”

我跳了起来，挥舞着树枝，向那野兽逼近了一步，高叫道：“来啊，你这肮脏的畜牲，来吃我啊！孩子们快跑，快跑！”我能听见他们惊惶地向黑暗中逃去的脚步声，但我不敢回头确认他们是否已经逃离，或是逃往了哪个方向。不过，这都没有意义了，因为我知道，我已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们。

现在，我唯一的念头就是尽量拖住这头丑陋的野兽，让孩子们有足够的时间逃脱。我手里的树枝没什么用处，它根本不可能阻止恶狼的攻击，顶多就是为孩子们赢得几秒钟宝贵的逃生时间。

我看见那匹狼转向了孩子们的方向，他们逃跑的动静吸引了它。我深吸了一口气，和身扑向那野兽，决心吸引它全部的注意力，让它无暇顾及其它。

我的冒险之举似乎使它吓了一跳，它转身避开了，明显不习惯遭遇反击，但危机只是暂时化解了。几秒之后，它重新转向了我，步步逼近，对我的叫声和挥动的树枝不再有所顾忌。

之前令我浑身瘫软的恐惧，现在却成了我的动力，我确定自己和孩子们朝着不同方向，然后转身便逃。

当我跑出林中空地，微弱的星光也被遮住了，我的眼前一片漆黑，但仍然没命地跑着，只感觉那头狼在身后紧追不舍。我知道自己不可能跑得过它，我想它是故意放慢了速度，只等着我自己绊倒，或是力竭倒地，然后才上前给我残忍的致命一击。

我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勉强维持住脚下的平衡，险象环生地穿行在灌丛之中，直到呼吸变得沉重起来，我知道自己坚持不住了。我安慰自己，孩子们现在一定已经逃远了，于是我又撑起一股力气向前奔，做着最后的挣扎，告诉自己，只要我多支撑一步，孩子们就会多一分安全。

突然间，我脚下一绊，重重地摔倒在地，肺里的空气都被抽光了。我转头，只见那匹狼向我扑了过来。仿佛是永恒的瞬间，它腾跃于我的上方，每一寸凶恶的面目我都看得一清二楚。

下一秒，它扑在了我的身上，我疯狂地挥动着双臂，徒劳地想要推开它沉重的身躯。那双黄褐色的兽眼如同一对灯笼悬在我的眼前，狼的唾液滴落在脸上，模糊了我的视野。野兽的利爪撕扯着我的身体，我发出疼痛的惨叫。

我所记得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当野兽的尖牙刺穿我的皮肤时那股恶臭的呼吸。

第三十七章

迷迷糊糊间，我依稀听见了轻快的铃声，我静静躺着不动，欣赏着那回环的旋律。忽然，记忆复苏了，我想起了失去意识之前的情形，惊坐起来，不顾胸口尖锐的疼痛，四下张望，周围一片漆黑。

我什么也看不见，有那么一会儿，我以为自己仍在黑夜的森林之中，而当我看向天空时，却连一颗星星也没有。

铃声又响了起来，好似悬在半空，我转向声音传来的方向。身下似乎是一张床，我的手指向下摸到了羽绒被褥，证实了我的感觉。被褥是那样柔软，经过了这些天的艰苦，我真想重新躺下，享受这奢侈的幸福。

但我立刻想起了尼古拉和伊洛，于是又坐直起来，呼喊他们的名字，茫然四顾，迫切地想理清混乱的思绪。没有人回答，回应我的只有那阵依稀的铃音。我再次伸手摸向床褥，确定它是真实的，而不是我过度想象的产物。

这不是幻觉。

我看向四周。空气里飘浮着春天的花香，但黑暗仍旧密不透风。我再次呼唤两个孩子的名字。

没有回答。

突然，前方传来一声响动，像是开门的声音。我望向声音的来处，却依然目不视物。有人的声音，是个女人在对我说话，她的语言我听不懂，但她的声音十分温柔。我还是什么也看不见。我突然明白过来了：我的眼睛！我本能地伸手去摸，手指触到的却是纱布绷带。

我开始惊恐地拉扯那块布条，这时，一双温暖的手轻柔地捉住了我的手腕。安抚人心的语调给那陌生的语言添加了意义，我顺从地垂下了手，开口问道：“请问，您是谁？尼古拉和伊洛在哪儿？他们安全吗？”一连串问题脱口而出，等不及前一个的答案，下一个又来了。而我得到的回应只有安慰的话语，显是在劝我好好休息。

对方显然听不懂我的话，但我还是固执地提问，现在我一心只想知道两个孩子是不是安好。如今显而易见的是，我奇迹般地从森林里的狼爪下生还了，但我的弟弟，还有我照看的孩子都不知下落如何，我根本不能安心休息。

我试图再次坐起，但那双轻柔的手扶着我，让我躺回羽绒床垫上。她将一碗递到我的唇边，喂我喝水。我感激地喝了几大口，然后摇摇头表示够了。那个瓷碗一离开我的唇边，我就又问道：“尼古拉呢？伊洛呢？我必须知道。”

我听不懂她的回答，正如她听不懂我的问题。我听见这位好心的女士离开了。我想让她留下来，给我解释，给我希望，但我知道现在语言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我听见门开了又关的声音，知道自己又是一个人，一片寂静中，只有风铃清越的响着。

我用手指小心地触碰眼睛上的绷带，然后重新躺好，默想着自己的处境。按常理想，我现在身处的地方，应该就是几天前我们从远处发现的林中村落。这似乎合情合理，因为当时能够及时发现我的，只能是那个村庄里的居民。

仔细寻思，救了我的人说的也应该是波兰语，尽管我不能确定，因为我从前对波兰语的发音并不熟悉。再往外推想一番，我觉得她，或者是他们，应该是在那匹狼以为我死了，把我丢下以后，才找到我的，然后将我带回了家，护理我的伤口。

我的伤口。

我又感觉到胸部的疼痛，用手去摸，想知道伤势如何。我摸到胸口也包扎着厚厚的绷带，我的手指在身上摸索着，查看是否还有别的伤口，结果发现，自己竟然没有受到更多的伤害。而赖莎的护身符也还好好地戴在我的脖子上，这使我又多了一份慰藉。

此时，我注意到了身上搽抹的东西散发出一股异香，我猜他们用某种土方子的药膏处理过我的伤口，这让我更加安心了，至少我身在友好的人群之中。

伴随这个念头，我不禁又想到了弟弟尼古拉和亲爱的伊洛，他们

现在的处境是什么样的呢。

我的幸存是否意味着他们的不幸？

那头狼是不是抛下我去追他们了呢？

他们会不会遭遇了狼群中的另一只？

我的思绪纷乱沉重，害怕发生了最坏的意外。即使夜里他们逃脱了那些掠食者，这么小的两个孩子又怎么在森林里生存呢？如果他们还活着，又能支撑多久呢？负罪感压在我的心上，我不得不立刻采取行动了。

我把两腿挪下床铺，踩到了下方的地板，试着站起来。我的身体还很虚弱，但我努力站稳了。我听见风铃的轻响在自己左边，于是判断房门应该就在前方。然而，因为看不见，我不敢贸然迈步，生怕被什么东西绊倒，又会加重伤势。

就在我迟疑不决时，门开了，一个怒气冲冲的声音传入我的耳中。一转眼我就被人按住了，动作轻柔却不容反抗地让我躺回床上。最后，那个救助我的女士开口劝说我，明知我听不懂她的话，仍旧固执地一边说，一边用手轻按着我，表示我必须安静地躺着。于是我没有办法，只能让自己接受忧虑的折磨。

突然间，我听到了尼古拉的叫声，错不了，是他在叫我的名字，我的心惊喜地狂跳起来。不一会儿，我就感觉到他那小小的身子扑进了怀里，手臂紧紧环住了我的脖子，嘴里飞快地说着一连串听不清楚的话。

得知弟弟安然无恙，巨大的欣慰包围了我，我几乎无法镇定地回应，似乎好几分钟的时间里，我只能又是哭，又是笑，一面忍耐着胸前伤口的疼痛，一面感受着拥抱弟弟的喜悦。

尼古拉终于说累了，安静下来，我忍着疼紧抱着他不放，而那个已经到了嘴边的问题，却不敢说出口。

但我必须知道。

我轻声问道：“尼古拉，伊洛和你在一块儿吗？”

第三十八章

尼古拉的小手抓住了我的，我立刻便知道了答案。她没有和他在一起。

我感觉到尼古拉摇了摇头，他的身子不安地挪动，不知怎么开口。

“她不见了，安卡。没人知道她去了哪儿。”

我用力想忍住眼泪，却办不到。我已经变得太虚弱了，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终于大哭起来，直到眼泪浸透了绷带，顺着脸颊不断滑落。那位好心的女士伸手握着我的肩膀，说着陌生的，安慰的话语。

我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艰难地开口：“小家伙，你知道我们在哪儿吗？这个帮助我们的女士是谁？”

尼古拉从我怀里抬起了头，说：“我不知道，安卡。她是位夫人，这里还有一位伯伯，但我跟他们沟通不了，不知道他们讲的是什么。我想跟他们说伊洛的事，可他们都不理。”

我轻轻抚摸尼古拉的脸蛋，对他说：“我们在一个不同的国家，尼古拉。不是他们不理你，而是他们听不懂。他们说的是另一种语言。我猜是波兰语。”

我停下来，意识到自己说的这些尼古拉是弄不懂的。

我又问：“尼古拉，我们还在森林里吗？是不是在我们寻找的小村子里？”

“我觉得是，安卡。”他的手指触摸我的眼睛周围，“你的眼睛为什么包上绷带？”

我握住他的小手，将它拉开。“没什么，尼古拉，只是我的眼睛需要休息。你怎么样，小家伙？有没有哪儿受伤了？”

“没，安卡。那个伯伯和夫人发现我之后，就照顾我，让我洗了澡，还吃了好多东西，就在你睡觉的时候。”

“那真好。我睡了很久吗，尼古拉？”

“你睡了两天。”

“两天？”

这是事实，还是我年幼的弟弟弄错了呢？我不得而知。但如果这是真的，伊洛仍然迷失在森林里，她还活着的希望十分渺茫。

我忍着又要夺眶而出的眼泪，抓住弟弟的胳膊说：“尼古拉，这些帮助我们的人，只有这两个人吗？”

“是的，安卡。”

“他们是怎么找到你的？”

“是我找到他们的，安卡。”

“你找到他们？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小家伙。”

尼古拉停了一会，像是在思考怎么说，在脑袋里先预演一番。

然后他开始讲述：“那是在你叫我们快跑之后，安卡。你记得吗？那只大狗来了，然后你叫我们快跑，我和伊洛就使劲地跑。我们跑啊跑啊，听见了你的尖叫，我们就停下来了，害怕极了，后来又听见‘磅’地一声，好大声呢。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安卡，但是伊洛说她要去看看。她让我留在原地别动，说她会回来找我的……”

他的声音变弱了。我握住他的手，摩挲着他的手腕，真希望我能看见他的脸。

“后来呢，小家伙？”

“她没有回来，安卡。我等了好久好久，真的，但她还是没有回来。我自己一个人太害怕了，所以我决定去找她。”

“但你找不到她？”

“是的，哪儿也找不到她，安卡。我就一直走一直走，希望能找到你或者她。然后我看见了一座房子，就走到门前。这个夫人开了门，把我带进屋里，你也在那儿，躺在壁炉前的地板上，浑身都是血。我

向你跑过去，但夫人她不许我碰你，不管我说什么她都不听，也不会说我们的话，怎么都不行。”

“别放在心上，尼古拉。你不能怪他们，他们都是好人。那位夫人，她还在这里吗？”

“她就在这边，安卡。”他拉住我的手，让我伸向救助我的人，她就坐在我旁边，也许想努力听懂我们的对话。

我探出手去，生着皱纹的手指伸进我的掌心里。

我缓慢地开口，好像这样能够让对方听得更明白，“我的名字叫安卡。”我松开她的手，按住自己的胸口：“安卡。安卡。”我摸到尼古拉的脑袋，轻轻拍着他说：“这是我的弟弟，尼古拉。尼古拉。尼古拉。”

“尼古拉。”那位夫人重复道，“尼古拉，安卡。”她握起我的手，让我的手掌抚上她的脸：“伊莎贝拉，”她说道，“伊莎贝拉。”

“你好，伊莎贝拉。我真的太高兴能遇见你了。尼古拉，这位夫人的名字叫伊莎贝拉。”

“你怎么知道，安卡？你怎么知道她说什么？”

“放心，小家伙，我们迟早会听得懂的。”

我又转向救命恩人，把手伸向她，又指向尼古拉和我自己，说道：“伊莎贝拉。尼古拉。安卡。”我合上两只手，比出一个人形，又将手掌平举，表示尼古拉的身高。

“伊洛呢？伊莎贝拉，请帮帮我们，还有一个孩子。伊洛。伊洛。尼古拉也说过。伊洛。”

“伊洛。伊洛。”尼古拉也重复道。

有一阵沉默，似乎在消化这个信息，然后伊莎贝拉开口了：“伊洛？”

我点头：“对，伊洛。她今年九岁，但是和尼古拉一样瘦小。她还在森林里和……”

我停了下来，想起自己的话她是听不懂的，只有最简单的交流才有用。

“伊洛，”我说道，用双手在空气里比出一个孩子的身形，“伊洛。”

忽然，我感觉到伊莎贝拉站了起来，双手抚上我的脸颊。她轻轻说了些什么，让我躺好，又说了几句话。我猜她是在嘱咐我们，在她离开的时候安静地待着，我只希望她已经明白了还有一个孩子落在森林某处。

当门在她身后关上后，尼古拉说：“这个夫人要去哪里，安卡？”

我不假思索，用充满信心的口吻回答：“她去找伊洛了，小家伙。耐心地等。她很快就会回来的。”

我祈祷自己的直觉是正确的，不要让我的话变成谎言。

我察觉到尼古拉离开了我的身边，跑着穿过房间。“我能看见那个夫人，安卡。”他兴奋地说，“她在和那个伯伯说话。”

“她的名字叫伊莎贝拉，尼古拉，”我轻轻提醒道，“我想那个伯伯一定是她的丈夫。我们会知道他叫什么的。他在做什么呢？”

“他在砍柴，安卡，但现在朝房子走过来了。但是那个夫人，伊莎贝拉，她还待在外边。”

“继续说，尼古拉。至少在今后几天，你必须替我看，做我的眼睛。你得告诉我所有我看不见的事情。你愿意帮我吗，小家伙？”

“我会试试的，安卡。”

“那你现在能看见什么，尼古拉？告诉我你看见的事。”

“只有森林，安卡。那儿有个花园，那个夫人，哦，是伊莎贝拉还站在那里，然后就是森林。那个叔叔过来了。安卡，他有一把枪。一把好大的枪！他为什么要——噢！噢，安卡！安卡！”

我坐了起来，注意到他激动的语气，便问：“尼古拉，怎么了？”

“是那头狗，安卡！那头大狗！我看见它了！”

我的心脏漏跳了一拍，挣扎地站起来。“尼古拉，快喊伊莎贝拉！那是头狼！快提醒她！”

尼古拉回应我的是一阵大笑，令人既困惑，又叫人松了口气。他说：“可是安卡，它没有头！”

“没有头？”

“真的，安卡！它的头被整个砍下来了！我看见它落在身体旁边。还有好多血，好多好多血！”

听见这血腥场景的描述，我却不禁微笑起来，那头差点杀死我的野兽不值得同情。虽然没有证据，但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就是同一头狼。

我开始弄明白尼古拉之前的讲述了。我们被狼袭击的时候，伊莎贝拉的丈夫一定就在森林里，甚至可能刚好撞见了那头正向我扑来的狼。当时，他也许就带着尼古拉刚才看到的那把枪，可以将那野兽当场击毙，然后把它和受害者一起带回家里，前者将被砍头，后者则被救治。我能推断出来，尼古拉一定是在那之后不久，就找到了门前。

可是伊洛，我能做的只有祈祷她现在仍然安好，并尽快被找到。眼下，伤口仍折磨着我，而我庆幸至少尼古拉还在身边，于是我听着风铃的轻响和森林的沙沙声，让自己暂且平静下来。

第三十九章

醒来时，我听见了鸟鸣声声，那一刻仿佛又回到了遥远的梅吉迪亚的家，在自己的房间里，像从前的每一个清晨那样，听着鸟儿的合奏，等着妈妈叫我起床，准备上学。

从鸟叫声听来，我猜这会儿也正黎明时分，我沉沉地睡了一整夜。我的精神自然是好了一些，但当我想要睁开眼时，却感觉到了绷带的束缚，痛苦和忧虑又回到了我的脑中。我马上想到了两个孩子。

我叫出声来：“尼古拉？你在吗，小家伙？尼古拉？”

片刻后，我听见门开了，伊莎贝拉的声音传来，用她的语言问候我。我听见她走近，感到一个轻轻的吻落在面颊上，就像以前妈妈做的那样。我伸出手，找到了她的，紧紧握住，我知道，在这个时候任何言语都是多余的。

她轻声细语地对我说话，双手引导着让我了解她的意图。我被扶着坐了起来，双腿落在地面。我猜她想让我尝试站立，当即决定尽我最大的努力站起来。长时间的休眠的确使我恢复了不少，我发现站立不再那么困难了，尽管我还需要倚靠着伊莎贝拉。

她继续和我说话，尽管明知我听不懂，她引着我慢慢向前走去。我听见门开了，在她的牵引下我走进了另一间屋子。我听见哗啦的水声，朝那处转过头去。还有小孩子的笑声。我一下子屏住了呼吸，不敢轻易生出希望。

伊莎贝拉呼喊了一句，我听见有人在水里转动的声音。

“安卡！安卡！”

我向前伸出双臂，在那小小的身子向我奔来时，我的眼泪早已经夺眶而出。伊洛扑向我时，伊莎贝拉在身后扶着我，我搂住了那孩子湿漉漉的身子，顾不上胸前的伤口，将她紧紧拥进怀里。

只听尼古拉也向我跑了过来，一边喊着我的名字，我准备好再接受他的一扑，心里头百感交集，无法形容。

昨天知晓尼古拉安然无恙的时候，我已经感动得不行了，而现在尼古拉和伊洛都回到了我的身边，这份失而复得的喜悦是无可比拟的。

我感觉到尼古拉正往我身上爬，刚从水里出来的小身子弄湿了我的衣服，那一刻我只能站在那儿哭鼻子，伊莎贝拉在身旁扶着我，我被两个孩子亲热的拥抱包围了。

他们俩抢着开口，各说各的，而我的心情太激动了，无法认真聆听。最后，我听见伊莎贝拉哄他们下来的声音，又感到身上的负担一轻，挂在我脖子上的孩子们被相继抱开了。我听见他们分别落回水里的声音，尼古拉叫道：“安卡，我们在泡澡呢！快来看我们！”

我自然是看不见他们的，不过从那水声和他们光溜溜，湿漉漉的身子，我早已知道他们正在洗澡了。

“我就来，孩子们。”我应道，向他们走去。

伊莎贝拉扶着我的手臂，将我带向他们，又扶着我小心地跪在地上，我抓住了一个铁浴盆的边缘来保持平衡。其中一个孩子嬉闹着朝我泼水，受到了伊莎贝拉的温言轻责。

“安卡，你的眼睛怎么了？”伊洛问道：“你看不见了么？”

“当然不是，伊洛。”我说，尽管她的猜想使我心里一沉，在这之前，我还没有想过自己受到永久损伤的可能性。我将这个念头赶出了脑海。

“伊莎贝拉会告诉我什么时候能拆下绷带的。”

“你能听懂她的话，安卡？可她说的不是罗马尼亚语。”

“我也不懂波兰语，伊洛，但只要我们努力尝试，还是能理解彼此的意思的。现在，小家伙，你该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我都没法告诉你我有多担心。”

“我也很担心你，安卡。”她牵起了我的手，紧紧地握着：“我以为我再也看不到你和尼古拉了。”

我能想象她说这话时热切的神情，再次庆幸能够拥有这孩子的友

谊。虽然她九岁的年纪限制了她的人生阅历，但对我来说，她是一个和亲爱的弟弟不一样的存在，是一个朋友。

“他们是怎么找到你的，伊洛？你有没有哪儿受伤了？”

“没有，安卡。是那个伯伯找到我的，在森林里。我记得你告诉过我们的话，安卡，他有可能是个士兵，一个纳粹，所以我躲着他，但我藏得太差劲了，他发现了，冲我喊起来。他叫的是我的名字，安卡，所以我知道我一定已经找到你和尼古拉了。”

我听着她的叙述，微笑地点点头：“继续说。”

“他是个好人，安卡。他把我带回了家，就是这儿，于是我又见到了尼古拉。他马上告诉我你很安全，但他们不让我们去看你。我想他们是为了让你好好休息。他们给我们吃了东西，今天一早他们就准备了水给我们洗澡。然后我们一转头，就看见你来了！哦，安卡，求你保证不再离开我们了。我一个人在外面真的好害怕。”

我坚定地答道：“我保证，伊洛。我保证。”

第四十章

接下来漫长的六个月里，遵守那个诺言并不困难，因为在这期间，我们一直都寄住在伊莎贝拉和她丈夫沃伊切赫的家里，接受他们的悉心照料。

当然，我们本不想逗留那么久的。第一周我们的确没办法动身，直到我眼睛上的绷带拆除，视力恢复。但那之后，从几个星期到几个月，因为主人的坚持我们才没有离开，一直住到了现在。

我之前的推测是对的，他们是居住在森林里艰苦维生的人家。虽然他们只会说波兰语，但我们很快就克服了沟通上的障碍。头一个星期里，我们学会了一些零星的词语，能够更好地传达意思，几个月后，我们三个都开始逐渐掌握波兰话，而学得最快的大概要数伊洛了。

森林深处，不知不觉间春去夏至，而当秋天快来的时候，尽管我们的波兰语还远未达到流利的程度，但已经能够不费劲地和主人交流简单的日常了。

在寄住的后几个月，我对我们的处境更加清楚了。原先我还担心会被交到纳粹的手里，尤其是伊洛的犹太身份暴露之后。但这个忧虑很快就解除了，伊莎贝拉和沃伊切赫是我们能遇到的最善良的人，他们的关怀无私而又无微不至。

虽然我们不熟悉他们古朴的生活方式，但还是很快就适应了森林里的日常生活。

头一个月里，我们休养生息，在遭受了种种严酷的折磨之后，终于可以让身体彻底放松调理。我双眼的绷带拆了之后，也能够帮着沃伊切赫打理森林里的事了，有时还和他一起到临近的镇上，用柴火和蘑菇换取其它日用品。

伊洛也积极地帮着伊莎贝拉料理家务，常常都见她拿着一根长扫帚在屋里打扫，甚至在我无暇看顾的时候担负起了替我照顾弟弟的责任。

于是，这个能干的孩子既是尼古拉的小伙伴，又是照顾他的小大人，一边嬉笑玩闹地和尼古拉一起做些傻乎乎的游戏，一边又细心地照料他的需求，看护着他，完全不像自己也只有九岁的样子，让我发自内心地感激。

当我对语言的掌握越来越多，便开始拼凑出这家波兰人的背景。我很快就发现，他们并不像最初看上去一样，只是过着简单淳朴的乡野生活。

我们刚住下来不久，有一回尼古拉正在和伊洛捉迷藏，不小心碰到了一堆藏起来的武器，它们和沃伊切赫平时带进森林里打猎或防身用的猎枪截然不同。

我告诫孩子们不许把这个发现说出去，让他们到别处去玩，但这件事使我心生疑虑，之后的几个星期我都十分不安，害怕自己的最初印象是错的，收留我们的主人其实是纳粹的支持者，正等待时机将我们出卖给当局，换取不义之财。

但在第二个月，这些疑点都得到了解答，心头的大石终于落了地。

那一天早晨，我们醒来时，发现家中又来了客人，其中有一个重伤的士兵，他的军装上有锤子和镰刀的标志，一看就知道是俄国兵。其余的人很明显是波兰游击队员，因为他们的穿着和武器和把我们从翻倒的火车里救出来的那些士兵十分相似，而且，尽管那时我还无法用波兰语交流，却能听出伊莎贝拉和沃伊切赫都是激进的爱国主义者，他们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收留这些奋战在反抗纳粹统治最前线的战士，并尽其所能医治伤员。

那个俄国人不会说罗马尼亚语，但他的波兰语十分熟练，能够向主人传达最新的战况。后来，伊莎贝拉将听到的情况都告诉了我，听说西线和东线的战事都向有利的方向发展，那个受伤的俄国兵相信战争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得知这些之后，我很受鼓舞。

但尽管如此，战争并不会马上结束，那些被占领的国家，其中就包括波兰和我的祖国罗马尼亚，它们的命运还悬而未决。

这些消息令我热血沸腾，也想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我知道，现在自己的首要责任就是保护好我的弟弟和伊洛，并找回我们的亲人。

在借住的最后一个月，某个秋天的夜晚，当尼古拉和伊洛都睡下了，我便和伊莎贝拉、沃伊切赫围坐在燃烧的柴堆边，用生涩的波兰语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们。

第四十一章

“请恕我冒昧，”我迟疑地开口，“但我们必须离开了。”

他们交换了目光，没有说什么。

“我们在这儿受到了最好最好的照顾，我确信如果真的可以，我会愿意和你们快乐的住在一起，直到战争结束，因为我已经把你们当成家人了，我知道孩子们也是一样。”

我上前握住伊莎贝拉和沃伊切赫的手，努力寻找合适的词语。即使是用我的母语也很难传达此时的心意，更何况是才学会的那点儿波兰语了。

“伊莎贝拉，这几个月来，你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还有你，沃伊切赫，你就像我们的父亲。但我和尼古拉真正的母亲，还有伊洛的爸爸妈妈也许还活在这世上。就像我之前解释过的，我们要去一个重置营地，在克拉科夫以外的某个地方，我只知道这么多。请你们理解，不弄清亲人的下落我们是无法安心的，不论结果好坏，我们都必须去找。”

伊莎贝拉双手握住我的手，向我保证道：“我们理解，安卡。你们当然要寻找自己的亲人，但我必须坦诚地告诫你们做好最坏的打算，唯有这样才不会受到更重的打击。”

她说着，眼里涌上了泪水，“你们离开的话，我们会很难过的，你们为我们带来了许多喜悦，安卡。但我们不会阻拦你的。”

我原本认为他们会反对，听见她这样说，不禁松了一口气。

“安卡，有件事我们一直没说，但现在我觉得是时候告诉你了。沃伊切赫和我有个亡故的儿子，他叫克日什托夫。”她斟酌着如何表达，我则耐心地倾听。

“他是在法西斯占领波兰之初的一场战役中牺牲的，转眼已经几年过去了。那时候他的妻子米拉还怀着身孕，我们本来还会有个小孙子或小孙女的。”女主人艰难地述说着，“她也是个犹太人，安卡，就像

你的朋友伊洛一样。她……那时……”

伊莎贝拉的情绪激动起来，我毫不迟疑地坐到了她的身边，尽我所能地安慰她。我拥抱着伊莎贝拉，只听沃伊切赫接过了她的话，继续讲述。

“克日什托夫死后，他住在克拉科夫的妻子米拉就被迁入了一个贫民窟，那是市里专门把犹太人隔离出来的区域。所有的犹太人都被集中到了那里，你明白的，不论国籍和身份。他们因为自己的宗教信仰就被打上了异类的标记，被审判，被定罪。”讲到这里，他停了下来，我发觉他也在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我一手搂着伊莎贝拉，另一只手伸向他，请他说下去，“她后来怎么样了，沃伊切赫？”

“我们连她是生是死都不知道，安卡。我们听说那个聚集地遭到了大清洗，幸存者则被送到了劳力营去，就像你母亲和伊洛的父母。米拉被送到了——一个叫做特雷布林卡的地方，在我们国家的东北。我们只知道她确实到达了那里，因为我们收到了她被收容的通知。事隔一年多了，我们再也没听到其它消息，不论是她还是我们的孙儿。”

“可是，沃伊切赫，”我说道：“如果她到了劳力营，不是应该安全了吗？战争结束后你们就会见到她的，不是吗？”

我的话一出口，伊莎贝拉就一把搂住了我，又哭了起来。沃伊切赫避开了我茫然的目光，不愿和我对视，我知道一定还有什么隐情。

于是我问道：“沃伊切赫？怎么了？你们还有什么事没告诉我，对吗？”

似乎过了一个世纪之久，他才开口回答。“安卡，你还太年轻了。有一些事不说为好，那是不应该让孩子知道的事。”

“我已经十二岁了，沃伊切赫，算是个少年。请不要把我当作尼古拉或伊洛那样的小孩子，好吗？”

沃伊切赫斟酌着我的请求，最后说道：“那都只是谣传，安卡，并不是事实。在所有战争里，第一个丧失的就是真相。我不能告诉你不

确定的事情。”

“求你了，不管是什么我都应该知道，如果它和我妈妈的命运有关，你一定要告诉我才行。”

沃伊切赫摇摇头：“我不能让你被谣言误导，孩子。”他顿了顿，沉思片刻后，又说：“安卡，我们理解你必须离开。我们不会阻拦你，因为你有自己的思想，我们的反对是没有用的。但是，请你让那两个孩子留下来。在你去寻找母亲的时候，让我们来替你照看他们。”

在他说完之前我已经摇头了，这个提议我连想都不愿意思。

“不，沃伊切赫，我不能这么做。我很感激你的提议，但尼古拉是我的弟弟，我们不会分开的。我向妈妈，还有爸爸保证过，我会一直照看他的，不论如何我都要遵守诺言。而伊洛……”

我望着他们，用目光请求他们不要反对我接下来说的话。

“尽管我只认识她几个月，但我已经把她当作自己的亲妹妹了，我也必须像照看亲妹妹一样照看她。沃伊切赫，伊莎贝拉，请你们一定要理解，我绝不能撇下他们不管。请不要阻拦我们离开，我们必须一起走。”

伊莎贝拉激动的说道：“我们不会了，安卡。我们理解你的处境，就像沃伊切赫告诉你的，我们也曾经历过同样的苦难。如果我们不是年迈体衰，一定会去克拉科夫努力找回米拉的。但当时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怎么想象得到事情会发展到如此悲惨的地步呢？”

我体谅地点点头。

“现在我们在做力所能及的事，正如你所见，安卡。我们尽到了最大的努力。我想你一定看得出，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收留游击队员和受伤的士兵。这是我们为这场反抗暴政的战斗贡献的一份微薄之力。”

她握紧我的手，笃定地说：“你将会以不同的方式来贡献自己的力量，安卡，我知道你就像我们一样愿意投身这场斗争。但现在，找到你们各自的亲人才是最首要的事情。”

她停下来，思忖着接下来的话。“不，安卡，我们不会阻止你离开，也不会阻止你带上两个孩子，如果这是你的意愿。你还这样年轻，我的孩子，但你却十分勇敢。是的，你应该带着尼古拉，而且要照顾好你的弟弟，你也需要伊洛得力的协助，她是个非同寻常的孩子，你一定也察觉到了。有她在对你会更好，这一点我确信。”

她转向沃伊切赫，用波兰语快速地低声说了几句，我没有听懂，然后她又重新面向我。

“安卡，如果你必须得走，请让我们再帮你一次。沃伊切赫有个弟弟，他叫享里克，现在还住在克拉科夫。他是个好人，安卡，也许他能帮上你的忙，至少能够给你指明正确的方向。我相信只要你去找他，他一定会帮助你的。”

我感激地点点头：“谢谢你们。我们的确要去克拉科夫，我知道布加勒斯特的列车就是往那儿去的。那里离这儿远吗？那个克拉科夫镇？”

沃伊切赫静静地道：“很远，安卡，但我们会确保你安全到达的。享里克会让你们在他那儿住几天，让你有时间弄清自己要面对的究竟是什么。然后……然后，安卡，希望你能认识到你的努力是徒劳的，你会回到这片森林和我们在一起，直到战争结束，也许到那时候，我们都会和幸存的亲人团聚的。”

第四十二章

沃伊切赫说到做到，为我们的旅程做足了一切准备，尤其是教我们说一些特别有用的波兰语短语。

伊莎贝拉则把大多时间花在伊洛的身上，她的波兰语已经不亚于我的水平了，而伊莎贝拉还反复对伊洛强调，让她千万别在外人面前诵唱犹太法典里的经文。伊莎贝拉告诉伊洛，她始终都应该为自己的犹太传统而骄傲，但现在她必须要假装自己没有宗教背景，或者装成天主教的信众。

我在布加勒斯特车站已经见识过了犹太人的遭遇，所以我只能支持伊莎贝拉，让伊洛伪装起来，尽管爸爸从前教导我，一个人应该为自己的信仰挺身而出。

我同意在沃伊切赫下次运送木材和其它林产品进城的时候一起上路，那样我们就能坐在推车上进城，不必引人注目。他会将我们带到车站，并为我们买好去克拉科夫的车票。

我坚持不能让他再破费了，我们已经在他家中吃住了好几个月，把他们过冬的储备都消耗了许多。但沃伊切赫不听我的。

他说，如果我们要坚持自己的计划，就得接受他和妻子所能提供的所有帮助。他已经打定了主意，没有争辩的余地，而事实上，我们身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即便不考虑独自前往克拉科夫的困难，我们的使命也够艰巨了，所以我们真的需要能够获得的一切有利条件。

我承诺将来一定会回来，报答他们的恩情，但这些话根本只是空谈罢了，因为我知道这一离开，再相见的机会是非常渺茫的。

到了出发的那天，我们早早地洗了澡，享受着也许未来一段时间里都享受不到的热水浴，还吃了特别丰盛的早餐，为漫长的旅途补充能量。

在我们借住期间，伊莎贝拉为我们做了新的衣裳，还想办法替我们寻得了合脚的鞋子，我们对此真是不胜感激。他们为我们准备了满满一袋子蛋糕和燕麦面包，并嘱咐我们节省着吃，以防去克拉科夫的

途中出现意外情况，耽搁了行程。

将近晌午，我搜肠刮肚地表达了我们的感清之情，和两个孩子亲吻了伊莎贝拉，然后攀上了满载货物的货车。当车子沿着小道进入森林，我看着她消失在视野之中，不禁泪水涟涟。

经过了几个月安逸的生活，两个孩子都觉得车上的颠簸很不舒服，但这段路并不久，只一小时多一点我们就抵达了镇上，中午，我们就在集市上看着沃伊切赫贩售货品，与人讨价还价。那儿有些德国士兵，很显眼，但数量并不多，而我们没见到令人憎恨的纳粹党卫军。

当村中的大钟敲响了午后的第二个小时，沃伊切赫将我们集中起来，安静地带着我们穿过了集市，来到了一个十分简陋的车站，除了生锈的铁轨边一个售票室兼警卫室，站台上几乎什么也没有。

他让我们静静地等着，然后走进了那间办公室，不一会儿，带着三张去往克拉科夫的车票出来了。他把车票递给我，还给了我一封信，让我小心保管，别给任何人看到。这封信是写给他的弟弟亨里克的，信封上写清了他的地址。信的背面画有一张粗略的地图，告诉我怎样从克拉科夫车站走到亨里克家。

“安卡，我们没办法提前告知他你的到来，到时他一定会很惊讶的，而且看见三个这么小的孩子突然出现在家门口，一定也会觉得怀疑，所以，这封信里解释了一切，你可千万别把它弄丢了。”

我向他保证会一刻不离身地带着这封信，绝不会弄丢的。

“一旦知道你们是我和伊莎贝拉的朋友，亨里克便会立刻欢迎你们。”他继续道，“但我必须强调，你们只能呆上几天。不要期待他能收留你们更久，因为克拉科夫已经被纳粹占领，时间长了，你们和他都会有危险的。你都听明白了吗，安卡？”

我点点头，提高了警觉意识。当我们身在沃伊切赫家安全又舒适的环境之中，想象重新开始旅程是很简单的事。然而现在，面对着严峻的现实，前景便令人生畏了。

沃伊切赫看出了我的犹豫。

“安卡，现在改变主意还不晚。如果你能和我一起回去，我会很高兴的。或者就多住一个冬天？也许等春天再上路更好？”

我握住他的手，急于表达我的感激：“谢谢你，沃伊切赫，但我不能答应。我们得做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我们会一直记得你和伊莎贝拉的，我只能保证这件事了。再见了，沃伊切赫。”

我靠上前，亲吻了他的面颊。他弯下腰让伊洛和尼古拉亲吻他。

“再见，孩子们，祝你们好运。我得走了，火车来的时候，被人看见我和你们在一起，对我们都会不利的。”

他将我们引向大门，“现在去吧，记住要勇敢，我的小朋友们。享里克会照顾你们的。”

他说着，转身离去了。现在就剩下我们三个孩子，独自在一个甚至不知道名字的镇子上，紧张不安地等待着前往克拉科夫的列车。

第四十三章

蒸汽机车头隆隆开进视野的场景，曾经多么令人兴奋，而现在，它只唤起了痛苦的记忆。伊洛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当那机械巨兽开近跟前，连尼古拉也变得悄寂消沉，我知道我们都在想着同样的事。三个人的沉默已说明了一切。

火车头颤动着刹住了，蒸汽从肮脏的车轮间激射出来，差点喷到我们身上，但我们似乎都无暇注意。

我的目光在车站上搜寻，想确认这列车是否开往华沙，沃伊切赫告诉我们要在那儿换乘另一列火车，才能到达最终的目的地。一个警卫拿着粉笔，把相关讯息尽职地写在了一块破旧的板子上。没有乘客从车上下来，我还注意到登车的也只有我们三个人，但我对此并不关心。

我们谨慎地选择座位，最后在一个空荡荡的中部车厢里坐了下来。火车开动时，只听一阵蒸汽的嘶嘶声不绝于耳，紧接着，突然响起了车轮和铁轨摩擦的刺耳声音，随着车厢被拖动，我们都向后一倾。

一幕幕痛苦的记忆在脑海里争相涌现，唯一令我欣慰的是，这次的旅行我们有车票，有权坐在舒适的位子上。

旅途继续，被唤醒的记忆慢慢消退了，我们也逐渐放松下来。伊洛和尼古拉又恢复了孩子的天性，开始玩耍，而我只能羡慕地看着他们，我知道自己不能再和他们一样孩子气了，因为现在，我是他们的监护人。

我不能让经过的列车警卫或者乘客看见三个孩子在独自玩耍，而没有大人照看。就像伊莎贝拉对我强调的那样，我的角色是一个忠实尽责的大姐姐，如果有人问起来，我就说我十六岁了。当时我提出了反对，说我看起来也只是勉强有十二岁的样子，但伊莎贝拉摇头，说不是这样的，我可以给人更成熟的错觉。

这令我感到高兴，因为年少的孩子总是希望自己快快长大，而我

的这份愿望，因为现实的需求而变得更加迫切了。从某种程度上说，要照顾好尼古拉和伊洛，已超出了任何一个十二岁孩子的能力。

但我必须做到。在这之前，我们还有选择的机会，可以回到森林里的朋友们身边，而现在，我们乘坐的火车轰鸣着，笨拙地行驶在陌生的波兰乡野之间，那个唯一的机会也不复存在了。

一路上，我们偶尔停靠在一些站台上，有的站名我还能试着念出来，我不禁捉摸起了语言的性质。尽管我已经发现，我们罗马尼亚语和新学的波兰语之间有些词汇是很接近的，但它们的差异仍然太多了，令人很难相信两个国家几乎是挨在一起的。

正当我沉思着这些无法解答的问题时，一只小手握住了我的手，我低头，发现伊洛往我身边凑了过来。我看见尼古拉已经在对面的座位上睡着了，不禁露出微笑，走过去稍微挪了挪他的姿势，让他躺得更舒服些，又将他的外衣在肩上裹好，然后回到耐心等待的伊洛身边。

“我有东西要给你，安卡。”当我坐回位子上时，伊洛说道。她把手伸进自己的兜里，拿出一个丝质小钱包来。

我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看着她解开钱包的丝绳，把里面的东西倒在了我的手心里。

“这是沃伊切赫给的。在你和伊莎贝拉道别的时候，他把这个交给我保管了。”伊洛说。我小心翼翼地捧着那些硬币，不敢相信我们的好运。

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伊洛解释道：“他说他知道你不会接受他的钱的，所以他让我替你保管。他说你太固执了，犟得像头骡子。”她说到这个比喻，哈哈笑了起来，我也和她一起笑了，我知道沃伊切赫说的对。之前他试图给过我钱，但我十分激烈地拒绝了，我坚持，除了必须的，我们决不能再花费他们本来就紧张的资源。

“伊洛，你不该接受这个，”我说，但内心却不由自主地庆幸她拿了。

“沃伊切赫说过你会这么说的，”伊洛笑起来，“所以他告诉我要在

上了火车后，再等一段时间，才能把它给你。我希望我们已经离开够远了，安卡。”

我伸出双手，紧紧搂住了伊洛：“你是对的，伊洛。上帝保佑你。”

“你不数数这些钱吗？”

我垂眼看了看那些各种各样的硬币，然后耸了耸肩。我已经很久没有自己接手过钱了，虽然我知道我们罗马尼亚的列伊几乎已经贬值成了废品。我看着手里的波兰兹罗提币，决定就单纯地享受一下重新拥有钱币的感觉吧。至于数目多少，它的票面价值或是真正的市值，暂时都不重要。

我将硬币重新装回钱包里，然后好好地收置在外套口袋中，又把伊洛拉到身边。

“我们可以以后再数，伊洛。现在我们先休息，到了克拉科夫，我们就得鼓起全副精力了。到时，我需要你灵敏的眼睛帮我找到亨里克的家，我还需要你帮我照看尼古拉呢。你会帮我吗？”

她向上看着我，笑了：“当然了，安卡。我愿为我的朋友做任何事。”

我低下头，亲了亲她的额头。

“那么，就闭上眼睛休息，伊洛，照我说的做。还有很长的旅途等着我们呢。”

伊洛遵守了她的话，服从我的要求，挪着身子躺下来，闭上了眼睛。很快她就睡着了，剩下我一个人醒着，看着波兰的乡间风景在车窗外掠过，想着自己的心事。

黄昏被夜色取代，我仍然毫无睡意，沉浸在深深的思虑之中。蒸汽驱动的列车载着我们穿行在寂静的黑夜里，唯有车厢轻轻的摇晃安抚着我心中的焦虑。

第四十四章

汽笛的嘶鸣和火车轮子的声音让我很快惊醒了。我意识到天已经亮了，我们正在进站。

我抹掉窗户上的雾气想看看看到了哪里，当我意识到身处何处后，一下子跳了起来。就算是挂上了纳粹的万字旗，华沙中央车站的标示还是一目了然。

我轻轻地摇醒了睡着的伊洛，然后又摇醒了对面椅子上的尼古拉。

我知道我们要在这一站下车，换乘另一列火车前往克拉科夫。这一点昨晚来检票的警卫也和我们确认过了。

幸好伊莎贝拉和沃伊切赫已经替我们考虑到了这些意外情况，当警卫来到面前时，两个小家伙还在我的身边呼呼大睡，我顺利地假装成了一名十分能干的青少年，带着他们俩翻山越岭长途旅行。我的波兰语虽然还不流利，却并没有引起怀疑。因为那名警卫不是官方人员，除了事先预定和练习过的那些话，也就懒得再盘问其它。

现在，踏上了华沙中央车站冰冷的站台，我终于意识到我们的处境有多么危险，心里冒出了第一丝恐惧。我们孤立无援，身处异国的首都，周围全是匆忙的波兰人和德国人，其中还有许多戴着可恶的盖世太保的徽章。

我把尼古拉和伊洛拉到身边，目光在车站上搜索提示的信息，好弄清楚我们前往克拉科夫的列车是在哪里上车的。可到处都没有明显的线索。

尼古拉表示他想上厕所了，于是我们在车站上绕来绕去，试图找到一间厕所。可就在我们从列车旁离开的时候，我一眼看见对面侧轨上停着一列运牲口的火车，浑身的血都凉了。

孩子们也看到了，牵着我的小手恐惧地收紧了。尼古拉一下子安静下来，把上厕所的事都忘在了脑后。伊洛拉了拉我的手臂，把我们往相反的方向拽去，我任由她领着往前走，想组织些安慰的语言，却

一句也想不出来。

当我们走到车站中央，正在人群中费力地前进时，只听一串响亮的哨声，人群顷刻间四散开去，人们都迅速从出口离开或者向车站的边缘移动。

我们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反应迟钝，突然间便发现车站中央只剩下我们了。

困惑迷茫。

惊慌失措。

一个波兰警卫喊道，“嘿，你们几个！你们的父母呢？”

慌乱之中我用了母语回答，又赶紧闭上嘴，暗骂自己的大意。

幸运的是我们距离警卫太远了，他听不到，当他再次喊话的时候，伊洛用波兰语答道：“我们在人群中挤散了。他们刚刚还和我们在一起，现在不见了。”

她机智的回应使我们免于吸引更多的注意，警卫生气地打着手势让我们离开大厅，喊叫着：“一边去，快！你想被肮脏的犹太人染上瘟疫吗？”

在伊洛回应之前，我赶紧拉起她和尼古拉的手，带着他们跑到大厅一侧，混进等待的人群里。“别生气，伊洛，”我悄声说，“他是因为纳粹在这里才这样说话的。”

但内心深处，我知道人们对犹太人的偏见已经很深了，而我担心的是，伊洛的语言能力和她的急智，或许不会成为我们的优势，相反却是一种潜在的危险。

当我们回头看去时，只见犹太人长长的队伍开始不紧不慢地走进车站，带着他们一贯的平静尊严，占据了大厅中央。

在他们经过的时候，我只能怔怔地看着德国人和波兰人一齐嘲笑他们，两边的党卫军守卫乐得鼓励这种攻击行为。当他们被要求用粉笔在自己的行李上写上名字，并被告知行李会随他们一起到达特雷布林卡时，我不禁痛苦地想起了布加勒斯特车站的一幕幕情景。

伊洛紧紧地抓着我的手。我知道特雷布林卡并不是妈妈和我们被发配的地方，但我猜想那也是一个用途相近的营地，于是我带着复杂的心情观望着，既想到这些犹太人会在那种恐怖的条件被运走，却又忍不住嫉妒，如果他们能够在旅途中存活下来，到达目的地后便有机会过上新的生活了。

我能感觉到伊洛在颤抖，可怕的回忆侵蚀着她的心头，我把孩子们推到了人群后面，用波兰语询问：“厕所？请问，厕所在哪里？”

起初并没有人搭理我们，但后来有人指向了几米外的一间小屋，我就带着孩子们躲进了它的庇护下，决定不能再让他们继续回想，我们最后一次看见自己活着的父母时那些场景了。

我领着孩子们走进一个又脏又臭的隔间，催促他们利用这个机会赶紧上厕所，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下一个。

我则忍不住好奇，攀上了一个窗台，透过那扇狭小的窗户窥探车站上的景象。

当我看到最后几个犹太人挤进车厢，车门关闭之后，我开始警觉起来，因为现在，推着手推车的车站工人开始装运用粉笔写着名字的行李，可是并没有装上等待的列车，而是送入了我们藏身的厕所附近的一个仓库。

即便我的波兰语再差，我也可以确定，这些犹太人被告知他们的行李将会装在最后一节车厢里，就和我们在布加勒斯特被告知的一模一样。然而当车头冒出蒸汽，准备满载着绝望与残酷出发之时，事实已经很明显，犹太人的行李是不会加入他们的旅途了。

我禁不住想，这些人到达特雷布林卡之后没有行李怎么办？甚至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

好奇心迫使我继续调查下去。我小声交待伊洛说，让她跟尼古拉一起留在厕所里等我回来。我告诉她我要去看看我们应该在哪里候车。

我找到了信息牌，上面显示着我们去克拉科夫的车何时从哪个站台出发，我又对照了车站上的时钟，庆幸我们并不用等很久。

我的正当任务已经完成了，也许我应该现在就回去，可那些犹太人的行李将被如何处置让我无法释怀，为了伊洛，我必须进一步查明。

我装作漫不经心地在仓库旁边兜来兜去，寻找一扇窗户让我能瞥见里面的情形。我发现一扇高高的窗子底下堆着好些开裂的木头货板，正好位于从大厅几乎看不到的一侧，于是我躲过了所有人的视线，悄悄来到那里，爬到积满尘垢的玻璃窗下，小心地向内窥去。

我感觉似乎只过了几秒钟，可车站的大钟分明证实我在窗口趴了将近十五分钟，摇摇欲坠地站在那些货板上，难以置信地盯着里面发生的事情。

第四十五章

在我下方是一列列的波兰工人，正在清理那些刚刚从人群里搜刮出来的行李。

他们将所有箱子、行囊、提包一个个清空，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成排的桌子上分类筛选，不管是谁的物品全都混在一起。

起初一切看上去似乎混乱一片，只见行李被清空，物品被丢进篮子和板条箱里，然而我观察得越久，却越觉得看似狂乱的场景中存在着某种秩序。是的，那些物品分明是按照价值来归类的。在党卫军的严密监视下，珠宝、枝形烛台和精致的瓷器被小心地放置在一旁。衣物被分开处理，外套和夹克放在一个篮中，鞋子放在另一个等等。

所有这些私有物品，不久之前还属于成百上千的犹太家庭，现在却被打散分类，完全不顾物主的意愿。

我看着一箱又一箱的照片：全家照、祖父母的相片、孩子们的相片，全都被丢进一个没有标签的大板箱里，一堆又一堆，迷惑和惊恐在我的脑中交织着，我忽然意识到，这些纪念物都将被付之一炬，说不清为什么，但我就是知道。

这是即将到来的一切的强烈预兆。

我在震慑之中蹲下了身子，到了这一步，我对孩子们可能遭受的命运已经感到无比恐惧。

当我回到孩子们身边时，伊洛攥住了我的胳膊，难掩担忧地说：“安卡，你的脸色好苍白。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吗？”

我竭力保持镇静，把那些情景赶出脑海，告诉自己是我弄错了。那些犹太人的行装还留在车站大厅里，我刚才目睹被洗劫的并不是同一批行李。

我紧紧搂住了伊洛，还有尼古拉，说道：“走吧，小家伙们，我找到我们候车的月台了。就在这对面，火车很快就会到了。”我又补充道：“记住了，孩子们，有人在边上的时候只能说波兰语。来吧，我

们得抓紧些。”

我沉默地带着他们穿过车站，来到了相应的月台，在那儿焦急地等待着列车的到来。孩子们也安安静静的，比起用生疏的波兰语彼此交流，还是不说话来得更轻松。

我则因为刚才目睹的一切深感沮丧，也没有心情戏谑玩笑了，所以他们的缄默正合我的心意。

列车终于喧嚣地进站了，拖着长蛇般的身躯，伴随着一声刺耳的、颤抖的尖啸，在我们面前停了下来。我很庆幸眼前看到的是一列客运车厢，而不是运牲口的货车。

我们站在一边，看着乘客们陆续下车，然后选了一节人少的车厢，把自己安置在远远的一个角落里。车上的公告板上虽然只有波兰语和德语，但还是为我们提供了有用的信息，我了解到这趟旅程不会太长。到现在，伊莎贝拉和沃伊切赫为我们准备的食物已经全吃完了，我知道两个孩子很快又会肚子饿的。

车厢里的其他乘客和我们隔着一些距离，在发动机隆隆噪音的掩护下，我们可以用母语小声地交谈。而每当伊洛问起在车站时是什么让我那样惊恐，我总是刻意地回避，把话题转到愉快的事情上。

伊洛似乎很快就忘了这件事，而我，虽然无法忘记，至少暂时将它擢到了脑后，和孩子们玩起了幼稚的文字游戏，直到尼古拉开始打哈欠，不久就枕着我的腿呼呼睡下了。我把他的双脚拖到椅子上，让他睡得更舒服，然后伊洛也躺了下来，偶尔和我说说话，渐渐地也睡着了。

时间过得很快，至少，我们经过了一个又一个站台，列车短暂地停靠、离开，在我看来都是一回事。我提前数过从出发地到克拉科夫之间的车站数目，每次靠站时我都默默计数，我知道我们离目的地已经不远了。

我正要唤醒孩子们为下车做准备时，只听一个声音吼道：“车票！护照！都准备好，要检查了！”

就在那时，我窘迫地看见一个波兰警卫在一名盖世太保的陪同下

沿着车厢大步走来，细细地检视着同车乘客的文件。

我顿时惊慌起来，因为我们什么文件也没有，而且我没有自信能继续掩饰我们的身份，我会的就只有事先练习过的那些最简单的对答。

我环顾四周，急切地想找到一些启发，找到摆脱这个危机的办法，而最后意识到，我们唯一的希望就只有虚张声势，蒙混过关。如果只有那名警卫我大概还能应付，因为他关心的只是车票，在这件事上我们有备无患，沃伊切赫早已为我们打点好了。

但如果他发现我们不是波兰人，一定会要求我们出示护照的，而那个党卫军军官也会被牵扯进来。我很清楚，身为异国人，没有官方许可而在波兰旅行，这已经够糟了。而万一伊洛的犹太血统被曝光.....

后果实在不堪设想，我赶忙将这个念头逐出了脑海。然后，忽然间，那个警卫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座位，问题连珠炮似地袭来，快得让我无法听懂。

我假装犯困，请他把问题再说一遍，他为我放慢了语速，又问了一次。当我向他出示车票的时候，他倾身向前，一把抓住了伊洛的双腿，将它们从椅子上拽了下来。“这小孩，把你的脏鞋子好好儿搁在地板上！”他怒气冲冲地叫道，我迅速倾身将尼古拉脚也放了下来，尽量避免弄醒他。

“噢！你弄疼我了，大坏蛋！”伊洛用波兰语叫起来，无视警卫的权威，还有仅在几步之外的党卫军军官。

我条件反射地用母语叫她安静，当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后，我的呼吸都静止了。

那名党卫军的军官立刻出现在我身旁，冷酷的目光盯住了我们：“你说的不是波兰语，孩子。你是从哪儿来的？”

我知道已经装不下去了，只能回答道：“罗马尼亚。我们是罗马尼亚人。”

“姓名？”

“安卡。安卡·帕斯库拉塔。”

他转向伊洛：“你呢，小姑娘？你以为你有权利用那种口气和长官说话？你叫什么名字？”

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祈祷她别把姓氏说出来，一旦她说出自己姓费佛伯格，我们三个人全都在劫难逃。

“伊洛。”她答道。

我马上插嘴：“她是我妹妹，伊洛·帕斯库拉塔。求求您原谅她的无礼。我们已经旅行了好一段路，她累坏了。”我又说：“这是我的弟弟尼古拉，拜托，先生，请您尽量别打扰他，我求您了。”

警卫军军官瞪着我说：“我爱打扰谁就打扰谁，小孩。”

他作势要靠近尼古拉，伊洛立刻挡在了前面，说：“不许碰他，他才六岁。”

军官看上去吃了一惊，没想到她会抵触自己。他瞪着她，像在思索要如何回应她的行为。

“你们是自己单独旅行吗？”那名警卫问道。

我还没想到如何应答，伊洛抢在前面用波兰语说：“你是什么人呀，蠢蛋？你觉得三个这么小的孩子会单独旅行吗？我们的爸爸上洗手间去了。”她在警卫面前摇晃着手指，就像大人训斥小朋友那样：“他很快就会回来的，我要告诉他你弄疼我了！”

我一面为她敏捷的头脑和流利的波兰语感到惊喜，一面又为她大胆的语气担忧，但最终事实证明，她的鲁莽反倒帮了我们。

那个盖世太保俯身向前，直到和伊洛的视线平齐，一只手从皮套里抽出鞭子来。我屏住了呼吸。

“小朋友，你很聒噪。很傲慢。年纪也很小。你最多不会超过八岁，我肯定。”

“我九岁了，不是八岁。”伊洛宣称道，两眼怒视着对方咄咄逼人

的眼睛。

“你打算一直这么傲慢下去吗？”盖世太保问，“我很好奇你父亲是怎么把你教成这样的。你该挨上一顿鞭子，让它来教你基本的礼貌。”他在手掌上一拍马鞭，将它展开来。“也许我该让你从我们雅利安人 1 的教养里吸收点儿有用的东西。”

“你要是敢碰我一下，我爸爸就会把你从这列火车上丢下去！”伊洛的口吻是那么自信，连我都几乎相信她了，“他在布加勒斯特和华沙都认识很多人，你等着瞧吧，我会让你在今天之内就被赶到东部前线去！”

那名军官的嘴巴张开了，不知要如何应对。最后，他终于向后退开，一丝微笑浮现在残忍的嘴边，“你应该庆幸我今天心情不错，小姑娘。你很直率，我喜欢你这一点。看见像你这样的小东西竭力自卫倒是挺新鲜的。我告诉你，那些软弱无能的犹太人在我们鞭子底下谄媚讨饶的样子，有时候真让人恶心呢。”

我一手按在了伊洛的胳膊上，提醒她千万别被任何侮辱她同胞的言语激怒。她怒视着对方，但忍住没有作声。

军官又问：“你父亲呢？他往哪个方向去了？”

我真庆幸这回我们没有选择末端的车厢。我指向身后，和这两人来时的方向相反。

“那边。他很快就会回来的。我们的护照都在他那里。”

“但你们却自己保管着车票？”那名警卫质疑道：“这不是很奇怪吗？”

“因为你们刚好在他离开的时候来了，”伊洛快速答道：“他哪知道你们还要检查护照？”

警卫对这个答案似乎满意了，但那名党卫军军官细细地审视着她。

“伊洛，你说你叫这名字是吗？”他反复咀嚼着这个名字，说道：“伊洛，嗯……听上去有点闪迷特语 2 的味道，你不觉得吗？”

我的心脏漏跳了一拍。我怕我们已经被发现了。然而伊洛又一次显示出了与年龄不符的成熟和智慧。

她愤怒地站了起来，冲那名盖世太保尖叫：“你在说我是肮脏的犹太人吗？你这头大蠢猪！”她跳上椅子，朝车厢那头大声呼喊：“爸爸！爸爸！这个人竟敢叫我犹太人！爸爸！快来啊！”

警卫和党卫军军官顿时陷入了无比的尴尬，后者还抬起一只手安抚她：“行了行了，孩子。我道歉。咱们没必要把事儿闹大。我只是想确认一下罢了。你知道那些犹太垃圾有多狡猾。”

伊洛愠怒地坐下来，我假装生气地责备她：“伊洛，管好你自己的言行，不然我就把你的傲慢表现告诉爸爸。”

党卫军军官无奈地摇头：“她很有精神，这点毋庸置疑。”

他转向我说：“小姑娘，你的父亲叫什么名字？”

“彼德，”我回答，“彼德·博格丹·帕斯库拉塔。”

军官点点头：“我们得和他谈谈，我想。应该让他知道自己不在的时候，他的孩子表现得有多没教养。”

“别，求你，别告诉他。”伊洛大声说，显然沉浸在自己的角色扮演中，“如果你跟他这么说，他会打我的。我错了。求你了，我不是故意冒犯的。”

那个军官笑了，几乎流露出一抹体谅之色，但我没法让自己相信这种温情会出现在一个身穿盖世太保军装的人身上。

他答道：“很好，孩子，但从现在起给我规规矩矩的。”他用皮鞭重重敲了一下手掌，强调自己的意思。“要是再多嘴一句，我保证让你在剩下的旅途里很不好过。”

丢下这句威胁，他和警卫一道转身走了。

等他们离开车厢后，我一把将伊洛搂进怀里，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和惊叹。

“伊洛，你真的太棒了！我真不敢相信你的波兰语说得这么好！还

有你的表演……你是从哪儿学到这些的？你应该成为舞台上的明星！刚才你威胁要把他赶到俄罗斯战线上去，我差点就忍不住大笑出来了。”

伊洛享受了一会儿我的赞美，但她的表情很快又变得严肃起来。

“安卡，人们为什么这么讨厌我们？做犹太人为什么那么不好？”

我紧紧搂着她，说：“我不知道，伊洛，我真的不知道。”

在伊洛提出更多无法解答的疑惑之前，列车又开始减速进站了，按照我的计数，还有一站就到克拉科夫了。

我说道：“伊洛，我想我们应该在这一站就下车。克拉科夫是下一站，但我们在车上待久了，警卫说不定还会回来的。要再骗他们一次，实在太冒险了。”

列车刚刚进站，下车的人很少，为了不让警卫看见，引起怀疑，我们在门边等到了最后一刻才下车。

事实证明这个做法是明智的，就在我们下到月台，列车重新启动的时候，我回头便看见那个警卫盯着我们，然后转身找来了那个党卫军军官，将我们指认出来。

那张震惊的，胀红的脸出现在窗边，眼冒怒火，我被定在了原地，看着他跑过移动的车厢，找到一扇没有上锁的窗户。我知道我们已经被拆穿了，心中不停祈祷着火车赶紧开走，真怕会发生最坏的情况。

但就在我看着他努力扳动窗门的时候，火车加速了，转眼半截车身已经出了站台。那扇窗子终于被弄开了，军官愤怒的脸钻出了车窗，然而火车已经全速前进，只见他大叫大嚷，声音却淹没在了列车的呼啸声中，几秒之后，列车转过一个弯，从视野里完全消失了。

大约有一分钟的时间，我还站在那儿呆呆地看着，生怕火车会突然停下、倒退，把那个纳粹送回我们面前。但蒸汽的云雾继续淡远，我的脸上又恢复了血色，心跳也渐渐平缓下来。

伊洛也瞪眼看着，知道我们的逃脱有多么惊险。我紧紧地握住她

的手，说：“没事了，伊洛。我们已经安全了。”

尼古拉的小手钻进了我的手心里：“安卡，我饿了。”

危急之中，我几乎把我的弟弟给忘了。这时，我弯腰抱起了他，亲亲他的脸蛋。

“哦，小家伙，你提醒了我，不然我都不知该做什么了。你当然饿了。来，我们要找个地方买点吃的。然后，尼古拉，恐怕我们得走很长一段路了。”

尼古拉轻轻问道：“我们会在那边找到妈妈吗？”

我真想使他安心，却无法让自己说谎。

“不，小家伙。要想再见妈妈，我们还有更远的一点儿路要走。”

¹ 雅利安人原是南俄罗斯草原的一个古老游牧民族，后逐渐南迁征服 [南亚次大陆](#)，和当地人融合成了今天体征独特的南亚次大陆人。德国 [纳粹](#) 歪曲了雅利安人的概念，将北欧五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地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的体征定义成了雅利安人的体征，实际上两者毫无关系，相距甚远。

² 闪米特人的语言。闪米特人：起源于 [阿拉伯半岛](#) 的游牧民族，阿拉伯人、[犹太人](#) 都是闪米特人。

第四十六章

我们来到附近的一家商场，受到战争影响，季节性食品的货架上一片匮乏，我们在其中挑选了一些，沃伊切赫给的钱这会儿便派上用场了。我们临时凑成了一顿野餐，却也吃得非常开心。

当晚我们睡在一间废弃的谷仓里，一夜无话。次日天刚亮我们就从农庄出发了，但直到下午晚些时候才抵达克拉科夫。我们先找到火车站，然后按照沃伊切赫给的地图走，夜幕降临时，我们终于来到了波莫尔斯卡街。

在亨里克家的房子外，我督促孩子们整理下他们的衣服，把在干草堆上睡了一夜后留下的草屑从头发上清理干净。我们耐心地等待开门，伊洛站在我身边，尼古拉则羞怯地躲在后头。终于，门开了，一个男人出现在门内，低头看着我们，露出吃惊而好奇的表情。

“亨里克？亨里克·布热津斯基？”

这个询问似乎只是出于礼貌，我已经很确定就是他了，虽然他比沃伊切赫年轻许多，但两人样貌的相似度非常明显。

“如果我说是呢，孩子？你有什么事呀？”

我感到很难表达，“我……我们……是你的哥哥沃伊切赫让我们来这里的。”

亨里克谨慎地扫视着街道，“沃伊切赫？他让你们来的？是为了什么，孩子？”

“他……他是因为……”对方的语言我实在掌握有限，突然间我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只好怯怯地拿出那封信，代替我的解释。

亨里克小心地接过信封，查看上面的字迹，然后又回视着我们，“这是沃伊切赫的信？”

“他向您问好，还有伊莎贝拉。很抱歉，我只会说一点点波兰语。你看了这封信就会明白一切的。”

亨里克仍然紧盯着我们，偶尔将视线移回信封上，将它在手里翻

来覆去，像是在揣测它的内容，同时又不想面对它带来的变数。

“你还认识伊莎贝拉？”

“我们和他们一起住在森林里，差不多有六个月。”

他最后看了一眼信封，上下扫视街道，站到一边让我们进门：“快，都进来。我承认我还是一头雾水，但我不想让人看见你们杵在门口，不管你们是来做什么的。”

他领着我们来到里屋的一个小房间，那儿有个小灶台，铜锅里正炖着香喷喷的肉羹。

我们站在那儿，闻着那诱人的香味，手无足措，不知该做什么好。尼古拉抓住了我的手，仍旧怯生生地挨在我旁边。伊洛走近灶台，嗅着那营养的肉羹，一脸向往。

我关注着主人的动向，只见他拆开了信封，取出里面的信。他读着信上的内容，偶尔停下来审视我们几眼，像在读取某些信上描述的信息，以确认我们的身份。最后，他将信缓缓折叠起来，小心地收入口袋里，然后转向我们，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你一定是安卡，”他说，“这个准是尼古拉，这个是伊洛。来自罗马尼亚！哦，真不可思议！我对你们的故事一无所知，但要是沃伊切赫认为你们值得帮助，那么我很乐意为您效劳，年轻的小姐。你们饿了吗？”

他瞥了一眼徘徊在灶台边的伊洛：“哦，当然，瞧你们嗅着香气的模样就知道了。把你们的外套都脱下来，孩子们，然后到桌边坐好，先填饱肚子，之后你可以细说需要我帮什么忙。”

尽管我们都经历过比一天没吃东西严峻得多的情况，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狼吞虎咽地喝下两碗肉羹，就着主人慷慨招待每个人的半条黑麦咸面包，把碗里的残余刮得一干二净。

这期间，亨里克没有询问我们来到这儿的理由，只管让我们吃饱喝足，偶尔问一问沃伊切赫和伊莎贝拉的情况。

最后他说：“不管你们要做什么，今天显然是没时间了。两个小不

点都累坏了，安卡。隔壁房间里有张空床铺，足够让你们三个人睡。等你们吃完了，我建议你让两个孩子先去睡觉，你自己可以留下来谈谈你们的事儿。”

伊洛立刻反对这个安排，坚持要参予我们的谈话，但不到一小时后，她和尼古拉都在那张大床铺上舒服地睡熟了。

安顿好他们之后，我回到隔壁房间，亨里克在那里等着我，相伴的只有一只喷着蒸汽的茶壶和一台灰扑扑的留声机。他准备了两只高脚杯，盛上热气腾腾的茶。一张刮损的旧唱片在背景里静静地奏着斯特劳斯的曲子，在我们沟通认识的过程中，每当陷入长长的沉默，就由这轻柔的旋律来填补。

我吃力地讲述着自己的经历，亨里克则耐心而富有同情地倾听。

当我说到那场列车遇袭的事件，说到纳粹如何屠杀幸存者时，他停下了给留声机倒带的动作，走过来握住了我的手，双眼在烛光中闪烁着。

“可怜的孩子。一共有多少人最后生还，你知道吗？”

“恐怕很少。除了尼古拉，伊洛和我自己，大概只有几十个人……”

“那个小姑娘的父母呢？哈伊姆和果尔达？你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在这列车上？”

“我不能断定，但那时果尔达就在我们后面，和伊洛在一起。当时还有几节车厢空着。我想不出有什么可能，她没和女儿一起被逼上这列车……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我无法将推断的结果说出口，因为我不敢面对伊洛知道自己父母双亡的情形，我宁可相信他们都还活着，不论那有多不现实。

亨里克轻轻问道：“那你的母亲呢，安卡？她怎么样了？”

我努力维持着镇定，说道：“在布加勒斯特车站，我们本来和犹太人分开了。是因为尼古拉勇敢地去解救朋友，我和他才会上了他们的列车。你知道，所有犹太人都被塞进了那一趟车里。还有另一列车在

不远处等着。我不能肯定，但我们原本像是要被装进那列车的，等第一列车塞满了之后。”

“但你说，你们的目的地是同一个地方？你怎么知道呢？”

我解释，在从梅吉迪亚到布加勒斯特的火车上，我们认识了哈伊姆，他帮忙翻译了我们的旅行文件。也是在那时，尼古拉和伊洛成了好朋友。

亨里克严肃地往前倾了倾，说道：“安卡，这非常重要。你记得你们被押送前往的劳力营叫什么名字吗？”

我摇摇头，“不记得了，我只知道我们和哈伊姆，果尔达，伊洛去的是同一个地方。那地方在波兰，还有，我们得先到克拉科夫。”

我停下来，思索着该如何表达。“他们为什么要把人运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亨里克？而且用那种方式？为什么要把罗马尼亚人送到波兰去？我一点也不懂。”

“不要让这些事干扰你的小脑瓜了，”亨里克立刻说道，“我的孩子，你只要知道，这个国家里有很多很多的劳力营。其中一些就是它们声称的那样，但另一些……”他停下来，看着我的眼睛，然后问道：“你要添些茶吗，安卡？”

我礼貌地拒绝了。

“你应该再喝点，它让你的脸色好多了，现在看上去很红润，而刚才还是苍白的呢。”

“亨里克，这些劳力营，”我坚持道：“我妈妈就在其中一个里面，我确定这一点。也许，只是也许，哈伊姆和果尔达也在。我们必须到那里去。”

亨里克深吸了一口气，抓紧我的手，不知该如何说好。我想知道他究竟有什么难言之隐。

“安卡，”他犹豫地开口了，“安卡，这个地区有太多劳力营了，它们全都是与克拉科夫的铁路线相连的。要找到你母亲究竟被送去了哪里，几乎是大海捞针。这是做不到的。我很抱歉剥夺了你的希望，但

事实就是如此。”

“但我必须知道，亨里克。我必须找到她。如果你不能告诉我她可能在哪儿，我就一个一个地找，一个一个地问。”

“事情没那么单纯，我的孩子，要是那么简单就好了。关于这些劳力营，你知道什么，安卡？在这里，在波兰正发生着什么，你可有一点概念吗？”

我不为所动地耸耸肩膀。那些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妈妈，尼古拉和我能够团聚？在梅吉迪亚我们早已失去了一切。一个波兰的劳力营还能比那更糟吗？

我说道：“我妈妈过去是个裁缝师，一个技术工人。我想这是我们被遣送的一个原因。我们，她，或许对纳粹的战争有用。”

我立刻又说：“请你理解，亨里克，这不是她想要的，尤其是在爸爸被他们……但如果不工作的话，她又怎么养活尼古拉和我呢？”

“安卡，你不需要为任何事辩白。我也在为纳粹工作，虽然承认这一点让我十分痛苦。这不是我们能选择的事，而是迫不得已。我们国家已经被德军占领了。这里的每个人都在为德国纳粹效力，要么如此，要么就……”

他又停顿了一会，才接着道：“要么就会和犹太人得到一样的下场。”

他移开了目光，难以和我对视下去。

“孩子，我的工作是一名司机。一名卡车司机。上帝拯救我，我每天都为这些营地拉货送货。这些……这些劳力营。安卡，我想说的是……”

“亨里克，求你告诉我，到底是什么？”

他摇了摇头，端起高脚杯大口喝着茶。“我想我们今晚已经谈得够多了，孩子。你该休息了。”

“可，亨里克，你还什么都没告诉我呢。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他缓缓站起身来，不容反驳地说：“安卡，我明天要很早起床去送货。你见到马路对面那辆车了吧，那就是我的运货车。现在很晚了，我还得早起，明晚我们再接着谈吧。”

我生气地站了起来，“不，亨里克，就现在。现在就告诉我，到底是什么让你这么为难？我有权知道。”

他一手抚上我的肩膀，“我的孩子，请别忘了你在这儿的地位，你是我的客人，就得听我的话，否则就是失礼了。现在你必须上床睡觉，你真的需要休息了。明天，还有明晚你都可以留在这里。等我回家后，我们再好好谈谈，看应该如何解决你的困境。但在那之后你必须离开了，因为再逗留下去，一定会引起怀疑。”

我张开嘴，想要反对，但他将手指轻轻按在了我的嘴唇上。

“不许再争了，安卡。我们明晚再谈。白天你们得好好待在家里。很抱歉我的橱柜里食物不多，我没料到会有客人上门，而我自己还在途中还得吃些东西。但你们能找到什么吃的就随便拿，一定要吃好，保持体力。”

“真的谢谢你，亨里克。”

“安卡，我必须强调，白天你们一定不能离开屋子。外面没有任何对你们有用的东西，除了新鲜空气，而现在的环境下，连这个都几乎不存在了。如果让人知道有三个孩子在这里，将会非常不利的，安卡，非常非常不利。会有人提出各种麻烦的问题，我想你很清楚，我们都应该尽量避免那些。所以，拜托，安卡，拜托，千万要待在家里，把窗帘全都拉好。”

“我明白，亨里克。你放心，没有你的允许我们决不会走出去的。”

“万一你们被发现了，也许是有人突然来家里，那么，你就说你们是我的侄子和侄女，是我哥哥沃伊切赫和嫂子伊莎贝拉的孩子。当然，他们的年纪不可能有你们这么小的孩子，但别人不会知道这一点的。”

我点头表示明白。

“最后，安卡，我知道这件事你心里有数，但我不得不再次强调，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就算是撒谎，你也必须守住伊洛是犹太人的秘密，在这里，在克拉科夫，绝对，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我不太明白这个要求有多重要，因为，我虽然知道纳粹把犹太人看作低贱的民族，但亨里克在隐瞒伊洛身份这件事上，似乎严肃得有些过分了。我们当然不想让党卫军发现她是犹太裔，可是，对其他任何人也要这样保密吗？

我把疑惑说了出来，亨里克双手握住了我的手，紧紧抓着我的手腕。

“安卡，请你努力理解。在克拉科夫，已经没有犹太人了。”

第四十七章

窗外传来了亨里克的卡车轰鸣声，宣告着黎明的到来。

当引擎震颤的规律声响消失在远处，我知道这幢房子里就只剩下我们了。我洗漱完毕，准备了三个人的简单早点，将它们摆上餐桌后再去叫醒两个孩子。

尼古拉昨夜睡饱了，醒来精神饱满，满足地享用了他的早餐，但伊洛却没精打采地拨弄着她的食物。

我问道：“伊洛，你不舒服吗？是不是没胃口？”

她没有抬眼看我，只是说：“亨里克的话是什么意思，安卡？克拉科夫为什么已经没有犹太人了？”

我的胃口也瞬间消失了，我来到她身边，说道：“伊洛，我不知道你听见了我们的话。我真的非常抱歉。”

“我不是有意偷听的，我只是睡不着，墙壁太薄了，夜里又很安静。但我真的不明白，安卡。怎么会没有犹太人了呢？这个城市这么大。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无法对她解释，只能好言安慰。到现在我已经有了自己的怀疑，但还没有得到事实证明，我打定主意，不能让她因为我不成熟的想法而惊恐不安。

于是我只是说：“我们都不知道，伊洛，都不知道。也许他的意思是，犹太人都被转移到了他说的那些劳力营里。”这一点似乎能肯定，但我又不太自信地补充道：“是为了他们好，给他们希望，让他们工作，直到战争结束。”

“伊洛，你怎么哭了？”这是尼古拉问的，他坐在伊洛对面，而我则站在她的身后，搂着她的肩膀。我俯身拿起一张餐巾，擦去她的泪水。

“别哭，亲爱的伊洛。”我用尼古拉听不见的声音悄悄说：“拜托，伊洛，别在尼古拉的面前哭，他是那么崇敬你。”

听了我的话，伊洛忍住了眼泪，挤出一个勇敢的笑容。但她还是忍不住问了最后一个问题。她轻轻握住我的手，静静地说道：“安卡，我还能再见到爸爸妈妈吗？”

我能给她什么答案呢？只有一种。

“我不知道，伊洛。我真的不知道。”

我感到她的手指抓紧了我的，正准备好面对她的悲伤，但这个孩子又一次打破了我的预料。她松开了我的手，转向我的弟弟，说：“尼古拉，安卡整理厨房的时候，我们就到后面的房间玩吧，不然只会妨碍她的。”

她们一起离开了，尼古拉兴高采烈的，伊洛又一次展现出了她的表演能力，和他一起开心地叫着。可是，当她在门口转过头，回看我一眼的时候，那双闪着泪水的大眼睛暴露出了她真实的心情。

当那扇门在她们身后关上时，我轻轻地说道：“你永远不会妨碍我，伊洛。不论是你还是尼古拉，永远都不会妨碍我。”

第四十八章

尼古拉富有感染力的笑声，很快驱散了弥漫在房子里的忧郁，取而代之的是更轻松愉悦的气氛。但几个小时之后，我们的娱乐枯竭了，开始渴望到户外去。

虽然我们听了亨里克的话，把窗帘都拉上了，可我们很难不去注意，外头阳光正好，秋高气爽，云朵几乎消散无踪，让人多想在晴朗的天空底下玩耍啊。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拒绝了尼古拉上街玩耍的要求，而我们很快就陷入了枯燥无聊之中，于是我建议大家来玩打扫房间的游戏，孩子们一致赞同了。

其实亨里克的家已经十分整洁了，但不妨把扫帚和鸡毛掸子交给孩子们，随他们去耍，至少在主人回来之前，让他俩有点事做。

事实证明我的做法是明智的，两个小家伙乐此不疲地打发了大半个下午，我也加入他们，兴高采烈地做着那些曾几何时避之不及的单调家务。

那会儿我正在擦拭一个曾经优雅精美，而现在已经陈旧了的橱柜，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些东西。

我不小心将一摞纸页碰到了地上，散得到处都是，我只得一张一张地将它们捡起来。当时我并无意也没兴趣窥探纸上的内容，只想把它们好好地放回原处。

于是我粗略地扫了几眼，确定它们的叠放顺序，随即意识到了这是亨里克的交货时间表。虽然我对波兰文字的辨识力比口语更差，但我还是很快认出，表上罗列的是纳粹的各个劳力营，不止是波兰的，还有欧洲各地的，有一些上面标注了亨里克的名字。

我的脑海深处闪过一个念头：妈妈被送去的劳力营，也许就列在这些名录当中。我不记得那个名字了，但妈妈的确和我提到过一次，就在离开梅吉迪亚的前一天。当时我完全没有在意，那个名字对我而言还没有任何意义。可现在……我匆匆地扫过那些名录，第一遍并没有什么收获，于是我放慢了速度，再次从头查看，念出每一个名字的

发音，希望能唤醒自己的记忆。

这份名录似乎怎么都念不完，而我在读它的同时，终于意识到了纳粹势力的真正范围，名单上的劳力营覆盖了从波兰到奥地利之间的所有国家，包括德国本土。特雷布林卡、格罗斯-罗森、索比堡、贝尔塞克、达豪、帕尔兹克、贝尔根-贝尔森、毛特豪森、布痕瓦尔德、马伊达内克、海乌姆诺等等，等等。

然而，这些名字对我来说都一样陌生，就在我开始失去希望的时候，突然间，它出现在了 my 眼前。那样突然，却又毫无疑问，这个名字从所有陌生的字眼里跳了出来，我知道这就是妈妈被送去的劳力营。这个发现令我一下子振奋起来，而当我看见亨里克正是这条线路的运货司机时，我的心脏激动地仿佛要跳出胸腔了！

我冲出房间，呼唤着伊洛和尼古拉，想把这个发现和他们分享，而到了门口，我却又制止了自己，我想到即使妈妈在那里，哈伊母和果尔达却不可能还活着。我不能让伊洛空怀希望。

“怎么了，安卡？怎么了呀？”伊洛和尼古拉听见我兴奋的叫声，马上跑了过来。

“没有，孩子们，对不起。我以为我发现了什么，但原来是我弄错了。你们回去玩儿吧。”

“我们不是在玩儿，安卡，”尼古拉生气地说，“我们在努力工作！你说亨里克回来之后会不会很高兴？要是他见着我们多么努力地干活儿了？”

我笑着保证：“肯定会，小家伙。”

伊洛怀疑地看着我，显然并没有被我的临时改口骗过去，但她什么也没说。我发现自己不是第一次产生这个念头了，我想知道，这个孩子对世事的理解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呢。

第四十九章

亨里克到家的时候，我难掩自己的兴奋，但是考虑到伊洛在场，我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发现，只是同他礼貌地互相问候。

尼古拉和伊洛骄傲地向亨里克展示他们的劳动成果，亨里克满面笑容地看着，不时夸奖几句。当然我并没有期待，也并无意图让孩子们获取什么报酬，但是当亨里克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两枚硬币奖励他们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很开心。他又转向我，我举起一只手拒绝了，告诉他，他能让我们留下已经是最好的回报了。

我帮着亨里克一起泡茶，告诉他说我们不需要太多食物了，我不想再更多地消耗他的存粮，而且，我们过去在家吃的也很简单。于是亨里克问起了我们在罗马尼亚的生活，他耐心地倾听尼古拉生涩的波兰语，对伊洛的语言能力赞赏有加，同时小心地避开了有关亲人的话题。

饭后，亨里克转动了留声机，伊洛和尼古拉伴着匈牙利华尔兹曲似像非像地跳起了舞，我和亨里克则享用着壶里的热茶。在梅吉迪亚，留声机是我只能梦想的奢侈品，而尼古拉更是头一回见到这样东西，立刻为这个发出音乐的盒子着迷了，每曲结束后就去把唱片转回开头，乐此不疲。

两个孩子都变得兴奋喧闹起来，我想让她们小声，却被亨里克阻止了。我意识到，他是想让孩子们玩累了早早去睡觉，以便和我讨论一些更严肃的事情。于是我便鼓动孩子们跳得更起劲儿，直到天黑了，他们疲倦地从地上爬起来，欣然接受了我让她们去睡觉的提议。

还不到一小时，两个孩子都睡熟了，而这一次，我先确定伊洛的确已经睡着了，这才悄悄回到亨里克所在的隔壁房间。他将音乐的声音调低，为自己和我倒了另一杯热茶，我们开始了今晚的谈话。

我已经难掩兴奋之情，自我辩解了一句后，就迫不及待地把事情合盘托出了。

“亨里克，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请不要认为我是故意窥探的，但

今天我碰巧看到了你的送货时间表，还把它们都翻了一遍。”

亨里克挥挥手，不在意地说：“不要紧，那只是我的工作安排表，没有涉及任何隐私，安卡。你不必为这事介意。”

但我还是觉得应该解释清楚。我说道：“我是在打扫橱柜的时候，不小心把它们碰到地上的。我把那些纸捡起来，想要按顺序排好，于是就看出了它们是什么。”我再也憋不住了，急切地说：“亨里克，我已经知道我妈妈是在哪个劳力营了。我在目录上一看见那个名字就立刻想起来了。我妈妈就在奥斯维辛 - 伯克瑙。”

第五十章

亨里克的脸色明显变得苍白起来，他的杯子在手中颤抖，足足有一分钟的时间，他只是盯着我，说不出一个字来。

“亨里克，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

终于，他开口了，“安卡，你确定吗？你怎么能肯定就是那里？”

“妈妈告诉过我，在我们接到消息的那天。我原本已经把它完全忘了，因为当时这名字对我来说根本没有意义。但是在从梅吉迪出发的那趟车上，我也看见哈伊姆读给我们听的文件上印着这个名字。所以当我在你的时间表上看到它时，一眼就认出来了。”我兴奋地补充道：“亨里克，它就在你的清单上。我看见你的名字写在它旁边。你明天就会去那儿了，你一定得带上我们。”

亨里克站了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不愿看向我。“你真的确定，安卡？你确定是奥斯维辛？不是你弄错了？”

“非常确定。妈妈，还有我们所有人，都是要被送到奥斯维辛 - 伯克瑙的。我又见到这个名字，现在全都记起来了。”

我坐不住了，跳起来抓住了亨里克的胳膊，“你不明白么？如果妈妈不在第一列已经撞毁的车上，而是在第二列车上，我相信她一定是的，那么她现在一定就在那里，做着裁缝师的工作，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自己的孩子。”

亨里克盯着远处，面无表情。

我又说：“还有也许，只是也许，伊洛的爸爸妈妈也活着到达了那里呢？亨里克，我们明天一定要去那儿。求你答应带我们去吧。”

听到这个请求，亨里克捉住了我的两只胳膊，将我稳稳地抓紧了，第一次正视我的眼睛。我看见他的眼睛里有泪水，我的兴奋转为了担忧。

“安卡……我不知道要怎么跟你说，上帝啊，帮帮我，我真的不知道。”

他盯着我，似乎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他的思想。最后，他说：“安卡，我到过这些集中营里面。我给他们送货，然后把他们制造的东西运出来，以备分配。”他停了下来，好像这就是充分的解释一般。

我看着他的眼睛，困惑不解：“所以呢？”

亨里克小心地组织着语言，“那些营地有不同的类型，安卡。其中一些，例如普拉佐，就是通常所说的劳力营，服务于军工生产。其它的那些……它们是……”

“亨里克，到底是什么？告诉我它们是什么！”

“对不起，安卡，我不能说。我不能夺走你的希望。”

我抓住了他的双手，让他听我说，“亨里克，你的话完全没有意义啊，那到底是什么？你必须告诉我。”

“不行，安卡。已经够了。我不能再讲。明天我会安排你们返回沃伊切赫和伊莎贝拉身边。你们将一直留在那里，直到战争结束。到那时，也许，上帝保佑，你们都能和亲人团圆。”

“不，亨里克！我不！你一定要带我们去奥斯维辛。至少把我们送到门口，从那儿我们就自己打听。我们不像你想的那样脆弱，我们已经自己走了这么远。我只求你把我们送到门口，你一定要帮我们这个忙，我恳求你。”

亨里克摇头，再次避开了我的目光，“绝对不行。奥斯维辛 - 伯克瑙不是小孩子去的地方，绝不是。”他抓住我的手臂，“安卡，如果你妈妈拥有你说的一技之长，如果她是个出色的裁缝师，也许现在她真的还在那儿。但是在奥斯维辛，他们是容不下孩子的，不论如何，我绝不会把你们带到那里去。如果是普拉佐，我也许会考虑你的要求，但奥斯维辛不行，绝对不行。”

我冲他大叫了起来，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你为什么要这样，亨里克？你明明对我们这么好，现在为什么不肯帮我们？”

留声机的指针停了下来，但没有人理会。亨里克的目光看向了远处，像在思索一套应对的话。最后，他终于答道：“奥斯维辛正在流

行斑疹伤寒，已经死了很多人了。”

我听了，哭着求道：“亨里克，你难道忍心看到我们的父母直到染病死去，都不知道自己的孩子还好好儿地活在世上吗？”

“我很抱歉，但我绝不会亲手把你们送进……”他的话音断了，不愿再说下去，悲伤地摇了摇头。“不，孩子，不行。这件事我连想都不会想。你要听话，安卡。现在是战争时期，难道你还不知道吗？俄罗斯人正向波兰边境进军，我们相信战争就快结束了，但直到那时为止，你们得留在我哥哥那儿。他和伊莎贝拉会好好照顾你们，直到这场噩梦彻底结束。我会负担你们的生活费用，所以你不必顾虑这些因素。不要再争了，安卡。这件事没有商量的余地。”

我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可我们的妈妈呢！我们已经那么接近了！我们千里迢迢地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在最后关头被赶回去的！我不，亨里克！我不！你要带我们去那里，你必须这么做，你要开车把我们送到——”

他一巴掌掴在我的脸上，打断了我的叫喊。这并不是为了惩罚我，而是要制止我的疯狂，但我还是抽噎着跑出了房间，扑倒在床上，也不在乎是否会弄醒尼古拉和伊洛。

我真的想不通，亨里克一直都表现得那么友善，为什么现在却百般阻挠我们。我怀着满心疑惑，抽泣着，伸手环住了两个仍在熟睡的孩子，将他们搂近身旁。

第五十一章

城市在漆黑的夜幕下沉睡着。我的脑海中已经浮出了一个计划。我悄悄从床上爬起来，点燃了一支蜡烛。经过亨里克的房间时，我能听见他低沉的鼾声。我来到了白天不小心弄散那些工作时间表的房间里。

我停下来，确定其他人都还安静地熟睡着，然后动手翻查那叠时间表，找到我想看的那一张，借着微弱的烛光吃力地读着纸上的细节。

很显然，我之前的判断没错，天亮后亨里克就要到奥斯维辛 - 伯克瑙去。再仔细往下看，他得先去一趟普拉佐，将那儿的一批搪瓷器物运送到奥斯维辛，再把一批衣物运出来。看到这儿，我不禁激动起来，也许那些衣服就包含了妈妈的手工呢。

想到这里，我心中剩下的怀疑和犹豫也都消散了。唯有希望的火苗仍然闪烁着，驱使我实施那个大胆的计划。

我找来一张白纸，一支笔，坐下来给亨里克留言，感谢他对我们的照顾，又解释道，若他不肯带我们去奥斯维辛，我们就只好自己想办法了。

最后再一次表达了谢意，我许诺，等战争结束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一定会回来看他的。我署上自己的名字，将信折叠起来，小心地放在桌面上，确保亨里克早晨起来后就能看见。

我悄悄溜回卧室，叫醒了尼古拉和伊洛，让他们别出声。待他们穿戴暖和之后，就领着他们穿过房子，出了大门，来到漆黑的夜幕下。

到了屋外，我才能出声解释，而我只是简单地说：“尼古拉，我知道妈妈在哪里了，但你别抱太大的希望，也许我想得不对。”

尼古拉的眼睛亮了起来：“真的，安卡？我们很快就能见到她了吗？求你告诉我这是真的。”

“我不能保证，尼古拉，但我希望如此。我真的希望。”

伊洛仰头看着我，目光带着祈求，“安卡？”

我将她搂进怀里：“我不该给你虚无的希望，伊洛。或许我们也能找到你的爸爸妈妈，但我真的无法保证。”我又补上几句，像是作为安慰：“亨里克相信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那时，也许我们就能知道结果。但在那之前，我的朋友，我亲爱的朋友，你还有尼古拉和我，我们也还有你。”

“我明白，安卡。”伊洛强忍着眼泪，轻轻地说。

我们依偎在房子一侧，我扫视着街道，一眼就找到了亨里克的卡车。正如我所愿，车厢是开放式的，罩着一个帆布篷，我指着它，向孩子们解释我的计划。

“等会儿天亮了，亨里克就会开着这辆车去一个营地接送货物。我猜妈妈就在那里。亨里克不肯载我们去那儿，所以我们只能悄悄躲在他的车上，让他不知不觉地把我们送到目的地。”

尼古拉听得目瞪口呆，“我们要去坐那辆大卡车？就是那边的大卡车吗，安卡？就是那辆！”

“嘘，小家伙，别作声。”我责备道，“你还记得我们在森林里的游戏吗，在那头恶狼发现我们之前？我们是怎么假装隐身的，让别人都不知道我们在那儿？现在，我们要再玩一次这个游戏，这回是躲在亨里克的卡车上！”

“不让他发现我们，尼古拉！我们要藏好！”伊洛兴奋地附和道，我以为她也相信了我的话，可她的眼睛暴露了她真实的想法，我又一次发现她是为了我的弟弟才假装开心的。

第五十二章

我们蜷缩在防水雨布之下，颤抖着度过了漫长的几个小时，直到车门猛力关上的声音将我们惊醒，发现新的一天黎明已经到来了。亨里克爬进自己的座位，找到舒服的驾驶姿势坐好，与此同时，在隔开驾驶室与后车厢的薄板另一边，我们能清楚地听到他大声的咒骂——不知道我们就在附近，而声音里明显的愤怒正是因为我们的不辞而别。

“那个蠢丫头！彻头彻尾的蠢丫头！不到一个星期她就会把她们三个都害死的！我怎么就没告诉她呢？为什么不说出真相？就算有什么奇迹能让她找到她的妈妈，那犹太人的父母也早就已经死了。我就该告诉她，没有犹太人能活着离开奥斯维辛！”

卡车的引擎发动，盖过了他的声音，将浑浊的烟汽喷向寂静的黎明。除了引擎的轰鸣，我们连自己说话的声音都听不见，至于亨里克还说了些什么怨怪自己的话也就不得而知了。可我们已经听见的那些，足以使我们的大脑陷入空白。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期望着，祈祷着是我听错了，不然，至少让伊洛困得无法听进那些话吧。

然而，当我的目光从尼古拉身上转向我那年幼的朋友伊洛，却意识到她正在呜咽，显是将每个字都听得一清二楚。

此时此刻，谈话已经失去了意义，即使在卡车引擎的轰鸣声中她还能听见我的声音，我也无法说出足以安慰她的话。我将她的脑袋靠在我的肩膀上，一齐痛哭起来，直至泣不成声。

第五十三章

卡车沿着凹凸不平的道路驶出了克拉科夫，我们无法判断时间，但是我能从帆布篷的缝隙里瞥见外面匆匆掠过的景物。我们也无法交谈，只有当卡车停下来时，我们才能听见彼此的声音，可那时驾驶座上的亨里克也一样会听见的。

亨里克自言自语的那些话，那些极其不祥的话，一直在我脑海里徘徊，无法散去，我知道伊洛也是一样。

幸好尼古拉什么也不懂，还沉浸在我为这段旅途编织的借口里，汽车的颠簸反倒使他产生了寻常小男孩的兴奋。所以我不必担心他，便把注意力都放在了伊洛身上。

我们握着彼此的手，相互的触碰传递着言语无法表达的情绪，使我们能从彼此的身上汲取勇气。

我知道，很快我们就要做出决定，是继续我们勇敢而愈加鲁莽的行动，还是在这最后关头主动回到亨里克的保护之下，最终返回沃伊切赫和伊莎贝拉身边。

如果说几个小时之前事情还很简单，那么现在却突然变得复杂极了。亨里克昨晚搪塞拒绝的真正理由已经真相大白，而且，尽管我仍然相信我和尼古拉能在奥斯维辛找到妈妈，伊洛的希望却已被无情地打碎了。

在华沙车站目睹犹太人行李被洗劫一空的场景，我终于渐渐想明白了。就算一切还未完全水落石出，但毫无疑问的是，至少对于犹太人，奥斯维辛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我猜想他们会被强迫工作，直到倒下，事实就是这样，对我来说，纳粹的野蛮残暴已经不再是难以想象的一件事了。

可现在我面临着决定伊洛命运的难题，还有我们自身与她相连的命运。我们不可能出现在亨里克面前，请他把伊洛带回去，同时还希望他能带尼古拉和我继续前往奥斯维辛 - 伯克瑙。

摆在面前的选择是两个极端：我们三个人，要么全都回到沃伊切

赫和伊莎贝拉的森林小屋，在那里住到战争结束，要么就一起去奥斯维辛。

尽管我很想带伊洛去，尽管我那么想要，也需要她的陪伴，但我却很清楚，当我们到达目的地时，等待她的最好结局也只是伤心绝望，而最坏的结局.....

我无法忽略亨里克的那句话。

“没有一个犹太人能活着离开奥斯维辛。”

第五十四章

我不能代替她做这个决定，我要向伊洛问清她自己的意愿。只等第一个机会到来，亨里克中途肯定会停下来，下车去加油，吃饭，或是去上厕所。

当卡车终于停下，我小心翼翼地窥视帆布外边，映入眼帘的却是久闻大名的“ZwangsarbeitslagerPlaszo”，普拉佐劳力营。接着，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我们穿过把守严密的大门，进入纳粹的劳力营。

跨过那道界线时，我们瞬间紧张起来了。万一被发现了，我们和亨里克都将难逃党卫军的拘捕。我已经不敢去想他们将怎样处置我和尼古拉，更不要说是伊洛了。

我伸手抓住了两个孩子，把他们拽到身边来，捂住了她们的嘴，在这危险关头，我对他们两个都不放心。这么做是再次提醒他们绝对不能出声，而他们也都没有抗拒。

从我们藏身之处，我听见车顶的帆布篷被人向后拽去，还有人用德语和波兰语大声发号着施令。我感到一阵绝望，我们缩成一团的身子随时都会暴露在党卫军冰冷的目光之下，而我无法克制地想起了好几个月前，那列火车翻倒后纳粹是如何用机枪扫射尸体和伤者的。我全身都止不住颤抖起来，身边的两个孩子也一样。

突然，车厢的地面传来了震动，我随即发觉，是装满货物的货盘被抬上了车尾，向着我们推进来。我屏住了呼吸，意识到我们就要被货物给挤瘪了。当盖在我们上方的帆布开始被掀起来，我只有默默地祈祷。

我在目睹了那么多的罪行之后，几乎不再相信祈祷真的会奏效了。出人意料的是，这一回奇迹真的发生了，就在我们被挤向车厢的板壁，我险些开口尖叫暴露我们的存在时，那些货物竟停下不动了，只听见帆布篷又被拉过了车顶的保护杆，将我们遮住了。

当卡车重新发动时，我们总算喘了口气，钻出了帆布篷，回到半明半暗的车厢里。现在才能看清楚，刚才我们距离被挤死或者被发现

究竟有多险。我们离厢壁那么近，几乎连坐起来的空间都没有。

卡车的噪音仍然限制了我们谈话，我们依偎在一块儿，三个吓坏了的孩子，渴望有人给些指引，但心里却明白我们的选择少之又少。在营地上行驶了不一会儿，车子又停了下来，发动机熄了火，我听见亨里克爬出驾驶室，叫喊着让什么人来给他的文件签名。我恰好能从帆布篷的缝隙里看见他正在和一名卫兵交谈，我知道，要开口只有趁现在了。

“伊洛，我的好朋友，我们的命运现在要看你的决定了。要是你希望的话，我们一离开这个营地就向亨里克坦白，这样你就能回到伊莎贝拉和沃伊切赫身边去了。他们会对你好的，伊洛。我向你保证，他们会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你。”

她牵起我的手，说：“如果我回去了，那你们呢，安卡？你们要怎么办？”

我毫不犹豫地答道：“我会再想办法带着尼古拉到奥斯维辛去，我必须上那儿去的，伊洛，请你明白我。就我们现在所知，那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我很确定，尼古拉和我必须去确认我们妈妈的下落。”

她的手指握紧了我的，“伊莎贝拉和沃伊切赫都是好人，安卡，但他们不是我的家人，也没法儿成为我的家人。”

她在微弱的光线里看着我，眼里闪烁着泪光，“现在你们就是我的家人了，安卡。你和尼古拉就是我的全部。我只需要你们。不论你们去哪儿，我都要和你们在一起。”她探过身子，在我和尼古拉的额头上分别印下一个吻，说道：“我的姐姐，我的弟弟。”

第五十五章

我们被那些货盘挤在角落，一路上只能笔直地僵坐着，我发现自己频频探向防水帆布上的那条缝隙，透过它，我可以瞥见沿路经过的风景。

离开普拉佐之后，我们只行驶了几分钟就遇上了一座陡峭的山丘，车子降到了步行的速度，引擎与这冷酷的斜坡对抗着，奋力拉运着沉重的货物。我瞥向车外，对单调的风景并不关心，只注意到我们正从一列列犹太人身旁经过，他们的身份从衣着上就一目了然了，这些犹太人在枪口的威胁之下，正沿着道路缓缓前行着。

车速这么慢，我可以仔细观察每一个犹太人，于是我一个个地看去，只盼能在其中找到哈伊姆或果尔达，心中的希望和头脑中的理智徒劳地对抗着。

当然了，这里面一个我认识的人都没有。一张张陌生的面孔从我们的车外经过，我终于绝望了。可是当我们到达斜坡尽头，准备加速的时候，不远处发生的一幕使我再次惊恐地瞪大了眼睛。

我回头望着来时的方向，怀疑自己产生了错觉。然而我所目睹的场景确是毋庸置疑的。一切就发生在我眼前，间隔的距离使我无法看清所有细节，却也绝不会看错。那些犹太人到达路对面指定的空地上后，在枪口威逼下脱去了所有衣衫，男人，女人，还有孩子，无一例外，他们站成整齐的几排，在机枪残忍地扫射中一个个倒下。

当卡车驶上平地，引擎的震颤声减弱了，我们便能听见一阵阵疾骤的枪声，我用身子挡住了车厢的那一侧，就怕伊洛或者尼古拉想要一探究竟。

我无助地望着那一切，病态一般地入了迷。只见犹太人的身躯被子弹撕裂，血肉横飞，这一批倒下了，另一批又平静地站上了他们的位置，身后还有更多剥光了衣服的人进入视野，等待步上后尘。

就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几辆推土机不断把倒地的尸体粗暴地推进一个大坑里。

我不知道究竟哪个更难以理解：是我正在目睹的屠杀，仿佛司空见惯的行为一般发生在光天化日的公路近旁；又或者，是犹太人带着平静的尊严前仆后继地走向死亡的方式。

几秒钟后，成排的桦树遮蔽了视野，我们也很快远离了那个可怕的地方，而那些画面成为了新的记忆，再也不能轻易抹去。当我们行驶在波兰的乡村之间，那场景仍徘徊在我的脑海中，我试图找到道理，找到某种逻辑，或者任何接近正常的理智来解释我刚刚看到的一切。

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寻找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

第五十六章

ARBEITMACHTFREI

我不懂德语，但我将会认得这几个字，铁铸的字母排列在入口上方，组成了一句积极向上的宣言：“劳动换取自由。”当我们到达了最后的目的地，那漆黑的大门，灰白的土地，还有我从来没有闻过的恶心气味，构成了我对奥斯维辛 - 伯克瑙的第一印象。

卡车在距离大门不远处停了下来，我在一片嘈杂喧嚣的波兰语和德语声中仔细地分辨，亨里克似乎被领到事务部门去了。四周安静下来，我猜想人都走光了。我们一秒钟都不能浪费，亨里克和那些警卫随时都会回来的。于是我们胆怯地绕过货盘，挪向了车尾。

我先跳下地，然后把尼古拉和伊洛依次从后档板上抱下来。我们齐刷刷地钻到了卡车的底盘下面，观察周边的情形，思考下一步的行动。孩子们感觉到了凶险的环境，十分乖巧安静，服从我每一个手势的指挥。

不远处有个小屋，为了防潮从地面架了起来，我们贴着灰泥地面，闪过重型车辆，朝那儿快跑过去。我们生怕被人发现，把身子压得很低，齐齐钻到了小屋的阴影下。

当剧烈的心跳平复下来，我们便感到一阵阵的恶臭钻入鼻孔，这气味粘着我们的衣服，充斥着营地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寸空隙，让人无处可逃。

刚闻到这味道时，我们三个都快吐了，尽管我们很快让自己适应了它的存在，但这种令人作呕的腐败气味已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们永远都忘不了。

这个地方的诡异之处还不只是气味，远处的天空还是蓝色的，但我们周围的空气，即便是在小屋底下，都飘满了灰烬、碳渣和淡褐色的碎屑，我很快意识到脚下土地奇怪的颜色，正是它们造成的。

尼古拉悄声道：“安卡，我饿了。”我差点忘了，他还只是个六岁的孩子，我总是不经意地就忽略了这一点，他甚至无法分享我和伊洛

有限的认知。

伊洛轻轻说：“安卡暂时还没法儿给我们找吃的，再耐心等待好吗，尼古拉？现在好好休息，睡一觉，等天黑了我们就能出去找吃的了。”

“还有妈妈，对吧，安卡？我们还要去找妈妈对不对？”

我靠近，亲了亲他的额头，“我们会去找的，小家伙，我保证。”

这点儿小小的保证似乎就让尼古拉安心了，他在我身边坚硬的地面上躺下来，握着伊洛的一只手，闭上眼睛，很快就疲倦地睡着了。我多羡慕这种想睡就睡的能力啊，因为到目前为止，这就是我们回避痛苦的最佳途径了。我冲伊洛笑笑，她也回之以微笑。

当确定尼古拉已经熟睡后，伊洛悄悄地说：“安卡，你真的觉得你们能在这儿找到妈妈吗？”

这是个我不愿回答的问题。但现在，我不得不想些话来应对。

我转了个身躺下来，一手搂住她的肩膀，另一手轻轻抚摸尼古拉的头发。如今我们就在奥斯维辛的中央，像难民一样缩在一间木房子底下，万一被发现了只有死路一条，但不知怎么，此刻的我，心中却充满了安定和信念。

我深深地看着伊洛的眼睛，说：“我们只能希望如此，伊洛，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如何。但是，你要知道，现在我把你看作了妹妹，你也当我是你的姐姐，那我的妈妈就是我们三个人的母亲。如果到时候我们找到了她，我向你保证，她一定会把你当作自己的女儿的。”

伊洛握紧了我的手。“伊洛·帕苏库拉塔，”她轻轻念着，微笑起来，“对，我喜欢这个名字，我非常喜欢。”

我伸手到领间，把赖莎给我的项链和护身符解下来，戴在了伊洛的脖子上。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赖莎送给我的纪念。现在我又多了一个妹妹，伊洛，我希望你替我戴着它。”

伊洛的小手拿起了护身符：“我会好好保管它的，安卡，直到你和

赖莎见面的那天，我会替你将它还给她。”

说完，她转身紧挨着我，我们静静地躺着，任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

第五十七章

很快，暮色四合，营地上空笼罩的奇异烟霾使暮色提前降临了。发电机隆隆作响，警卫塔上的聚光灯把整个营地分割成了一块块白亮的区域，边缘则是反差强烈的深深黑影。

我知道时机来了。

我把孩子们聚在身边，再次提醒他们要保持绝对的安静和高度警惕，然后带着他们移到房底的外缘，停下来，犹豫了片刻，小家伙们都等着我的指示。

我不辨方向，也没有计划，只打算寻一个更安全的藏身之所，然后再见机行事。我们摸进黑影里，一点点地移动，大气都不敢喘一声，一直来到小屋尽头，以便更好地观察整个营地的地形。

很明显我们应当离开边界的大门，但四周全是带刺的铁丝网，时不时有全副武装的哨兵巡逻经过，十分危险。栅栏附近的警卫更加森严，士兵带着凶恶的军犬来回巡视，探照灯也时不时地扫过外围区域。

而营地内院的警戒显然较为松懈，我知道那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看不见穿过栅栏的通道，但我知道它一定存在。我壮着胆子带孩子们往前移，害怕随时会有一只手按在我的肩上，甚至是——尽管我已经很努力地扼制这个想法了——甚至是一颗子弹射入我的后背。

但最终，幸运之神眷顾了我们，我们没有暴露行迹，悄悄地从一片阴影闪进另一片阴影，每一次都心惊肉跳，让自己喘息平定，恢复镇定，然后继续移动。就这样，几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营地的更深处。

晚上，工人们都被关在营房里，这使我们的行动容易多了，而我们遇到的那几个哨兵也心不在焉，对搜寻黑暗里的入侵者不感兴趣。所有防范措施都是为着相反的目的，那就是阻止任何人逃出这里。这个发现令我感到不安，我更确定了，不管我们遇到了什么危险，都已无路可退。

我只能靠猜测来判断我们究竟摸索了多远，还有那些借以藏身的建筑是做什么用的，但渐渐地，我发觉奥斯维辛 - 伯克瑙的规模大得惊人，整个营地向四面不断地延伸着，虽然我此刻还并没有意识到它究竟有多大，以及它所施行的种种罪恶。

很多建筑都是离地架空的，这给我们提供了安全的藏身之所，当我们躲在建筑下方时，偶尔还能听见德国人的声音，他们一边吃着晚餐，一边说笑。热哄哄的食物散发出来的香味，穿过一切阻碍钻进了我们的鼻子——哪怕周围全是恶臭混浊的空气，遮蔽了天空，模糊了天上的新月。

尼古拉的饥饿感不免又被勾了起来，幸亏伊洛总有办法转移他的注意力，对此我再次感到庆幸。

躲在其中一栋房屋底下的时候，我注意到地平线上闪着奇怪的光，我猜那是一个大炉子，也许是家炼铁厂或者其它类似的工厂。

虽然很难想象妈妈会在这类地方工作，但这是第一个也许能找到劳工们的机会。而现在看来那里晚上也在运作，这就更好了，我们或许能在夜色的掩护下接近那里，找个人问问，至少可以弄清女工营房的位置。

于是那片被映亮的天空就成了我们的目标，我们缓慢地朝着那里迂回摸索过去。每当孩子们感到辛苦疲惫，而尼古拉的信心随之衰弱时，伊洛总会用自己坚强的精神来安抚他。

有几次我们都险些暴露，因为常常要穿过一览无余的开阔地，没有一处阴影能够栖身，有时还不得不悄悄溜过哨兵把守的入口，从一个大院钻进另一个。幸运的是，那些哨兵似乎更乐于挤在一团分享雪茄烟，而不是尽忠职守，因为他们满以为没有人，更不可能有三个孩子，会偷偷摸摸地横穿营地。

我们继续潜行，那片被映亮的天空也越来越近，我们看见了光亮处的烟囱，正往外冒着恶臭的浓烟和污秽的白雾，四处扩散，笼罩了一切，穿透了我们的衣服，贴上我们的肌肤。

我们光顾着接近那些炉子，没有意识到时间的流逝。当曙光初现

时，我们钻进了那晚的最后一处掩体房屋下面。我低声对孩子们说，我们必须在这里待上一整天，直到天黑。

伊洛勇敢地接受了这件事，但尼古拉受不了了，开始抽泣起来，再也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忍耐不住生理的折磨了。他，还有我们也一样，都是又累又饿，精神疲惫，而我知道，如果我不能尽快弥补那些需求，一旦我们陷入倦怠，那就意味着死亡。然而，现在我能做的只有默默地安慰他，正当我想这么做的时候，发现伊洛又一次担负起了这个责任，我终于悟到，这个年幼的女孩，尽管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对我的弟弟来说却成为了一个更称职的家长，他把曾经对我的依赖转嫁到了她的身上，很显然，比起我来，他现在更喜欢伊洛的安慰。

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强烈的嫉妒，但我努力将它压了下去，我知道我不可能一边担任好尼古拉的妈妈的角色，一边带着他们逃出险境，获得救赎。

第五十八章

当起床的号角响起时，黎明的光线仍在挣扎着试图驱散黑暗。我听见头顶上方的小屋传来骚动的声音，远处走来了一拨士兵，来到这间营房和相邻的几间营房前，打开上锁的房门，用粗暴的德语发号施令。不一会儿，营房前的广场便陷入了一片吵嚷混乱之中，那些劳工们——全都是男人——身影交织往来，穿过空地去使用公共厕所。

我们总算是来到了工人聚居的区域，这让我松了一口气，可我的担心也成了事实，营地的确是隔离管理的，这里看不见任何女人和孩子的身影，我又为我们的安全感到忧虑了。

我曾希望能把我们三个混在被拘留的人当中，这样我们就能自由活动，找寻妈妈的线索。然而这里全都是成年男性，看来我必须重新考虑这个计划了。

我还没来得及思索其他办法，只听一阵尖锐的哨声响起，突然间所有人都向着广场中央跑去，按照既定的位置站好队伍，一旦动作慢些，就会被士兵的步枪尾端戳打，或是被袖子上印着囚犯头字样的人鞭笞。

当我们看着这些人像集会的学生一样排成队列，点数人头，听取当天的任务时，我发现他们的健康状况都很差，看上去营养不良，有些甚至瘦得皮包骨头。而就在我的眼前，仿佛为了证实我最大的恐惧一般，站在最外排的一位工人摇摇晃晃地摔倒在地上，呼吸沉重，虚弱不堪。

有两三个站在他身旁的人立刻上前救助，却被两名囚犯头赶开了。他们用手里的鞭子抽向着这些撒马利亚人，将他们驱离倒在地上的工人身边。之后的场景令人痛苦地想起了伊洛在布加勒斯特车站的遭遇，只见其中一名囚犯头子开始狠踢倒在地上的工人，对他尖声咆哮，而我却知道，他说的既不是波兰语也不是德语。

突然，一声枪响贯穿营地，一切都猛地静止了。两个囚犯头站得笔直，迎接一名走近的纳粹军官。所有工人集体转向前方，乖觉地站

立，目不斜视，这时候，他们甚至不敢向那位倒在地上的同伴投去一丝同情的目光。

我拽过尼古拉和伊洛，将他们的脑袋埋进我的怀中，打定主意，绝不让他们看见我预想到的那一幕。但我却无法将自己的目光移开。就算我已知这个局面将会怎样了结，却仍被一种病态的吸引力牢牢地抓住了，目不转睛地看着，努力想听懂犯人头子和此时粗鲁训斥着他们的德国军官之间的对话。

两名囚犯头都控诉地指着倒在地上的。而那名军官不再多掷一词，直接掏出了自己的手枪，对着倒地工人的后脑勺开了一枪，然后转身就走。被害者的鲜血还在汩汩的往外冒，其中一个囚犯头就从队伍中叫出了两个人来，把他尸体拖走。

突然又一声哨响，集合的队伍再次骚乱起来，工人们纷纷跑向自己的营房，片刻之后拿着搪瓷杯子和碗出来，我明白这是要放饭了。

我们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不管心里如何恐惧，我知道，我必须想法子利用这次机会。我反复拜托尼古拉和伊洛待在原地别动，自己匍匐着爬到营房地板的最末端勘察情况，我意识到，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溜进屋子里边，等那些工人回来后向他们碰碰运气。

已经来不及考虑这么做的风险了。我瞅准时机，立刻行动起来，在最后一个人匆匆走出营房后，迅速起身窜进了大门，然后冲到一扇窗口去确认自己有没有被发现。

我谨慎地向外张望，看见人们从临时的餐车里领取微薄的口粮，一眨眼就狼吞虎咽地吃光了，把搪瓷碗扔进了一个箱子里，然后转身返回我等待的营房。

我意识到自己很快就会被人发现了，顿时惊慌起来。我惶急地环顾着营房，在门开的那一瞬间猛地钻到了一张床下，当那些工人安静地陆续走进屋时，我紧张得浑身发抖，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囚犯头用我听不懂的语言吼了一道命令，然后转身离开了。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些人并不是德国人，他们也是这里的拘留人员，只是被提拔到了高一等的地位上。

门一关，房间里就响起了各种语言的低声议论。当我从中分辨出罗马尼亚语时，我的心激动地跳了起来。

从我藏身的地方，可以看见这些人正在穿靴子，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而我则专注于从他们当中找出那些说罗马尼亚语的人。不经意间，我发现其中一个就坐在离我一米左右的床铺上，于是我悄悄把身体挪到有利的位置，以便在恰当的时机引起他的注意。

突然间，工人们系好了靴子，全都起身向门口走去。

这时我将所有小心谨慎都抛到了脑后，抓住机会，用放大的音量嘘声道：“朋友，请帮帮我！”

我屏住了呼吸，十几个人同时回过身来，他们怎么都想不到，竟会听见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从一张床铺下面传出来。

在他们惊疑的注视下，我鼓起勇气，从床底慢慢探出头来，用乞求的眼神望着他们，一面寻找合适的言语来解释我的困境。“求求你们，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

那个罗马尼亚人无法置信地瞪着我，而其他的人听不懂我说的话，则用激烈的语气相互交谈。终于，被我望着的对象开口了。

“孩子，你在这里做什么？你想害死我们大家吗？你干的是什么事呀！”

情感胜过了理智，我从铺位下爬出来，朝他扑了过去，只求他能发发慈悲，我的眼泪扑簌落下，努力让自己说出连贯的话来。

“求求你们，我们又累又饿。我们来找我们的母亲，她从梅吉迪亚被送到这里来工作。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这里，现在我们……”

“梅吉迪亚？”身后传来一个声音，“安卡？”

听见自己名字的瞬间，我刹住了话头。这个声音很熟悉，可我混乱的头脑无法将它和认识的人对上号。我转身面向声音的主人，他盯着我，脸上写着同样的难以置信。

他又说道，“安卡？天啊，安卡，真的是你？”

我细细审视这张脸，这个人，许久许久，试图从这喊着我名字的枯瘦人形中找到一丝熟悉的影子。他的皮肤绷得像一层薄纸，底下的骨头就像要刺出来一般；他的头发稀疏，眼神空洞，背脊也佝偻着。

但我还是认出他了，从这副枯槁扭曲的人形之中，我辨认出了马克西姆的模样。我亲爱的朋友赖莎的父亲，马克西姆。

第五十九章

我一头扎向他瘦骨嶙峋的身子，险些把他撞倒在地，口中尖叫道：“马克西姆？马克西姆？我真不敢相信是你！”

接着，我意识到了什么，急道：“赖莎呢？赖莎怎么样了？她也和你一起被送来这里了吗？告诉我她没事，马克西姆。请告诉我她没事好吗？”

马克西姆竭尽全力才将我从他的身上推开，使我待在一臂的距离之外，惶急地制止我的喧哗，目光不安地四下逡巡。他转向其他罗马尼亚的同伴，小声地说：“没事的。她不是纳粹的探子。这位是安卡·帕苏克拉塔，她的父亲是彼德·博格丹，就是今年被处决的那位罗马尼亚抵抗组织的领袖。我来跟她谈谈。你们先走吧，想办法拖住囚犯头，我会尽快和你们会合。”

随后又是一阵激烈的交谈，夹杂着各种不同的语言。马克西姆先后用罗马尼亚语，俄语和波兰语对他的同伴们解释。另一个人把他的话说翻译成了第四种语言，也许是匈牙利语。然后他们开始陆续离开营房，边走边向我投来不安的目光，直到消失在我的视线里。等到最后一个人也离开了，马克西姆把我拉到了窗边的位置，这样他能时刻警惕外面的动静。

“原谅我，安卡，要是我唐突无礼又表现得很不友善，请你体谅。我并没有恶意，你知道的，可要是你在这里被抓住了，那么你和我，为了杀鸡儆猴还会算上其它更多的人，今天就会被拉到”黑墙“底下。现在快告诉我，孩子，你是怎么溜进我们这个监区的？”

我试着解释，却说得断断续续，语无伦次。我想询问赖莎，我最好的朋友的消息，当然，还有妈妈的，可我急切的话语只让他听得一头雾水。

我又问了一遍，向他索要答案。关于赖莎的情况，她还好吗？

他说：“安卡，我还指望你能告诉我呢。你难道没有在女牢房看到她？”

他是抱着希望问我的，因为他很自然地以为我就是从女牢房跑出来的，可我只能让他失望了。“我们还没找到那么远，马克西姆。我们……”

这事根本无法解释清楚，而且我怀疑，就算我试着解释他也不会相信的。

“我们才刚到这里。我妈妈被送到这儿来了，我们是来找她的。”我又问道，“马克西姆……她在这里吗？你知道吗？”

马克西姆牵起我的手，试图用这种方式给我一些安慰，我意识到他要告诉我的是个坏消息。我努力让自己做好准备。

“安卡，自从你们离开梅吉迪亚后，我就再没见过你的母亲了。但这并不代表她不在这里。也不代表她没有好好地活着。这里有上千，也许有上万名囚犯。可是这里也有死亡。”

他犹豫起来，似乎不愿再讲下去了。

“斑疹伤寒在这里传播地很厉害，孩子，尽管那也算是一种仁慈的解脱。”

他让自己打住了，望着我的眼睛，这才接着说：“死亡无处不在，安卡。我很抱歉，但盲目给你希望是不公平的。”

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想知道更多，也需要知道更多。

“我们已经来这里大概三个月了，安卡。有一天晚上，我们被人从自己家里拽了出来，就在你们一家被带走之后不久。我们的驱逐背后没有什么光荣的原因，只因为我们的俄国血统，纳粹就认定我们会不老实，因为到处都在谣传苏联红军正在东线战场上节节取胜。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能当时就杀了我们，一劳永逸。总之最后，我们被塞进了运牲畜的车厢，拉到了波兰来。”

我点点头，表示明白他所说的。

“我一开始是被送到了特雷布林卡，但现在那里已经关闭了，他们在苏联红军逼进的时候把它一砖一瓦地捣毁了。赖莎和她母亲直接被送来了奥斯维辛。我曾以为再也见不到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了，可就在

大约一周之前，我隔着一道栅栏看到了赖莎，所以，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至少到那时她还活着。”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都蹦了起来。“哦，马克西姆，我真是松了口气。我一定会找到她的。我向你保证。那凯瑟琳呢？你的妻子？赖莎的母亲她……？”

马克西姆的眼神定住了，他用颓丧的声音道：“安卡，你还记得吧，凯瑟琳因为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腿瘸了。”

我点点头，对这件事并不在意。她身体的缺陷从未妨碍她成为赖莎的好母亲。

“在这里，他们不需要瘸子，安卡。”马克西姆握紧我的手，我看见一滴眼泪滚下他的脸颊。“她在第一天就被送去淋浴了，安卡。不知为何赖莎居然被分了出来，感谢上帝，可是凯瑟琳却……”

他已无法再抑制自己了。他的身体和精神都虚弱不堪，情绪一下子决堤，竟在我的臂弯里痛哭起来。

我追问道：“马克西姆，你说她被送去淋浴了？我听不懂你的意思。”

他仍然在哭，却拉起我的手臂，仿佛是要给我支撑。“我真的不知道，你怎么会如此无知地来到这里，孩子，但现在就让我给你讲清楚吧。”

他直视着我的眼睛：“纳粹不需要年老和体弱者，安卡。也不需要身有疾患的人，或是年幼的孩子和没有一技之长的人。那些能够工作的，能够为德国的战争机器做出贡献的人，则会被挑选出来充当劳力。我是幸运的，安卡。你知道，我是个宝石匠人，所以他们把我从人群里挑出来听候他们的差遣。我的技能是加工珠宝。在战争中，这些野蛮人竟然还懂得什么是‘美’。”

马克西姆停顿下来，思索着接下去如何开口。“至于剩下的人，安卡……那些没有技能或劳动能力的人，那些太老或者太小，无法为他们效力的人，就会通通被送去淋浴。”

“淋浴？”我迷惑地看着他，仍然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马克西姆紧紧地抓着我的手臂：“安卡，那些淋浴房里喷出的不是水，是毒气。致人死命的毒气。”

我说不出话来，只能一个劲地摇头，不愿意，也根本无法相信我听到的事。

马克西姆将我拥进他瘦骨嶙峋的怀里，我张开双臂，抱住了他残弱的身躯，手指触到他半透明的皮肤下突出的骨头。

他静静地在我耳边说：“这里不是劳力营，安卡。这里是死亡集中营。”

第六十章

那天，我们躲在营房下面的时候，我感到整个人都僵硬麻木了。

即便亨里克曾再三警告过我，即便我亲眼目睹了那么多的悲剧，但马克西姆的话仍然在我脑海里如雷轰鸣，挥之不去。我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无法遏制身体的颤抖，但是为了蜷缩在身边的伊洛和尼古拉，我知道我必须镇定。

我的理智仍然无法说服自己接受这些日子以来的所见所闻。

耳边还听得见鸟儿的叫声，越过灰白的雾霾，还能依稀见到远处的一片蓝天，我开始怀疑自己记得的一切。

我越想越觉得马克西姆一定是弄错了，他所说的喷出毒气而不是水的淋浴实在太荒谬了，叫人怎么也无法相信。凯瑟琳想必是患上了斑疹伤寒，没能挺过来，而她的丈夫，在虚弱的身体状况下产生了幻想，想象纳粹竟能犯下那样魔鬼般的罪行。

一说要在这儿躲上一整天，孩子们都焦躁起来，疲惫和饥饿削弱了尼古拉的定力，我好不容易才阻止了他大声哭闹。连伊洛也开始躁动不安，我知道再这样下去，两个孩子中一定会有一个躲不住的。

保持安静或许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之前我还能用玩笑或唱歌来减轻我们的痛苦，但现在，纳粹军官的皮靴就在几米之外来来去去，就连悄声低语都十分危险。

然而，伊洛也许是感受到了我的恐惧，而尼古拉或许是太虚弱了，我们在静默之中平安地度过了这一天，直到黄昏降临，我开始给自己鼓劲儿，准备迎接夜晚的冒险。

暮色笼罩下，工人们结束了一天的劳动，返回营房。道路对面，移动餐车又被推了出来，食物的气味扑面而来，身体却只能继续挨饿。

但马克西姆没有忘了我们。

当人们陆续返回住所，一群人却在门口聚集，发生了口角。起初

我感到十分惊恐，生怕他们会引来不必要的注意，因为他们离我们的藏身之地太近了。但就在这时，一只手出现在了房子底下，将一罐水和一块面包朝我们塞来，我这才知道是马克西姆为了掩人耳目，才故意制造了这场争执。我马上爬过去，感激地接过那宝贵的馈赠，与此同时，我听见一个囚犯头走到了争吵的人群当中，将手里的鞭子一甩，人群便立刻恢复了秩序。几秒后我听见营房的门“碰”地关闭栓上，留下我们三人独自躲在外边。

我将面包平分给了尼古拉和伊洛，但自己也喝了几口水，因为我怕口渴会将我击垮。

伊洛开始反对我的分配，但最后还是屈服于饥饿，几口就吃下了自己的那份面包。

即使这顿饭并没什么营养，却给了孩子们很大的精神支撑，缓解了他们的饥饿，使他们能好好休息。很快，两个孩子都睡过去了，但我知道自己不能睡，万一错过了夜晚，我们就又得在这儿多熬一天。

黑夜很快到来了，但我们等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将近凌晨，营地才终于安静下来，只剩下那些哨兵还没睡，但他们的精力也都放在自己的事上，把职责忘到了脑后。

我唤醒了孩子们，又开始悄悄地穿过营地，这一次则是按照马克西姆指示的大致方向前进。

我们花了四个晚上横穿奥斯维辛，这就是营地的真正规模，这片诺大的地区聚集了各种各样的工厂，生产从衣物到军用器械的所有物品。

马克西姆的话使亨里克当初表达的担忧变得更加现实了，然而，在一颗根本无法想象真相的年轻心灵面前，奥斯维辛可怕的罪恶才刚刚露出了冰山一角。

但在前往女囚营地的路上，在我们藏匿于营房底下的第四天，所有残存的怀疑，所有希望事实被夸大或信息被误传的自欺欺人，都将在赤裸的现实面前土崩瓦解。

第六十一章

我们三个人都在最后的一个栖身之所睡着了，直到远处传来一声列车的嘶鸣将我们惊醒。黑暗中，我们没能看清自己来到了什么地方，但火车刺耳的鸣笛声揭开了新的一天，而伴随着它的，则是新的恐怖。

蒸汽列车的到来似乎让尼古拉又打起了精神。这三天来，他就像没有灵魂的机器一样，跟着我东躲西藏，飘摇不定，始终紧紧抓着伊洛的手。而此时，那副瘦小衰弱的躯体里沉睡的小男孩又被唤醒了。

他对外界发生的事又有了反应，眼睛几乎重现光亮，迫不及待地想看见火车开来。这明显的变化让我太激动了，我顾不上谨慎，带着孩子们摸索到我敢靠近的最远处，只为更好地看上一眼。

现在我看清了，我们已经来到了营地另一头的边界上，刚到达时看见的那些发光的烟囱就近在眼前。我们看着铁路上两扇巨大的铁门缓缓开启，距营地大门不过几百米。当列车穿过边界时，广场上的大喇叭放出了音乐，我后来知道那是瓦格纳的音乐。纳粹卫兵，囚犯头子和工人们就在广场上迎接又一批人到来。

车头刹住了，长蛇般的车厢一阵颤动，我看见尼古拉的表情发生了变化，一定是想起了我们曾经历的悲惨旅途。我想将他拉到自己的庇护下，但他紧紧抓着伊洛的手不放。我想将他带到自己身边，但最终，我和两个孩子一样静静地看着，被这欢迎的场面震慑住了。

当车厢的门纷纷打开，乘客们跌跌撞撞地从里头出来，我不禁松了口气。他们看起来疲惫不堪，但大多都安然无恙，我猜他们的旅途比我们当初那趟可怕的旅程要短得多，所以才能如此安好。

前几节车厢载着妇女和孩子，之后是男人，但他们都没有配戴标志犹太人身份的臂章。

我们看着旅途中被拆散的一个个家庭在广场上重新团聚，孩子和妻子匆匆奔向他们的父亲和丈夫。我的内心欣羡不已，亲人相聚的欢乐喧嚣甚至盖过了广场上响亮的音乐声，这一刻，亨里克和马克西姆

的话所造成的恐惧瞬间从我的心里消失了。

现在，对我来说一切已经真相大白了，马克西姆的确是弄错了，或许是衰弱的健康使他失去了判断力，被谣言和风声误导，把斑疹伤寒造成的悲剧错当成了纳粹一手实施的罪行。想到这里，我的心情顿时振奋起来。

音乐声停下后，那些纳粹士兵走上前来，用生涩的波兰语对几百人说话，证实了我的猜测，新来的这批人的确是波兰的本国人民，从国内其它地方被送来这里工作。

有人提问：“我们的行李在哪儿？”就在那片刻之间，我的心里又升起极大的恐惧，我发现所有人没有行李，连一只小箱子都不见，这让我回想起了在华沙目睹的画面，现在仍历历在目。一个士兵安抚道，他们的行李都在最后面的车厢里，一会儿就会卸下来。而我让自己接受了这个说法，只有如此我才能抱有希望，相信很快就能找回妈妈。

那些士兵们开始在人群中来回走动，询问他们的职业和技能，将那些用得着的人单独隔开，让剩下的人留在原地。当听见一个女人回答她是一名裁缝时，我的心跳加快了，一眨不眨地看着她被分到了选中的人群里。妈妈也是一名裁缝，这显然是对他们有用的职业。如果妈妈平安到达了奥斯维辛，一定也会被选出来，甚至现在，她可能就在附近的什么地方工作着。

我看着他们继续把人群按技能分开，心里的希望又增加了，紧紧攥住了尼古拉和伊洛的手，嘴边不禁浮起一丝笑容。

很快，这项工作结束了，他们将那些有一技之长的工人带走，对他们保证，等完成技能评测之后就能和家人团聚。

然后，纳粹士兵们转向仍留在广场上的几百名波兰人，告诫他们斑疹伤寒正在营地流行，这种致命的疾病会通过虱子传播，因此，所有新来的人在进入营区之前都必须经过消毒。但是，他却没有解释为什么那些技术工人不必消毒就直接进入了营区。

我看着这些人被带往附近一些没有窗户的营房，他们将会经过我

们的藏身之处。

我的大脑飞快转动起来。可以趁这个机会加入他们，在人群经过时偷偷地混进去，然后和他们一起接受消毒淋浴，除掉身上的虱子，换来一身清爽。

想到这里，我露出了微笑，伸手搂住尼古拉的肩膀。淋浴之后，我们就会被直接带到女营房去，也许就在今天，我们就能找到妈妈了。我简直忍不住要主动现身了。

我慢慢向前挪，小声让孩子们准备好，这时，伊洛却碰了碰我的手臂，我在她眼里看到了警觉和恐惧。

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伊洛轻声道：“不，安卡，我不喜欢这些。我觉得这里很不对劲儿。”

或许是她的直觉，又或许只是孩子气的恐惧，但她的话使我产生了顾虑。我还不能完全抛开马克西姆的话。他关于那些淋浴的疯狂说法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但我忘不了他当时痛苦的模样，警告我一切并不像看起来那样简单。

我深吸了一口气，闭上眼睛，思考着正确的回答。正确的决定。终于，我轻轻说道：“你是对的，伊洛。现在还不是时候。”

第六十二章

我们出神地看着几百人被带到那些无窗的营房前，然后在广场上脱光衣服，不论男人还是女人，老人还是孩子，对自己的赤身裸体并不介意，也许都把这看成换取将来安全健康的合理代价。而当时在亨里克的卡车上，我看见的那座山坡上的情景又在脑海中一一掠过。但这不是同一回事，我告诉自己。淋浴房就在他们旁边。

坚硬的地面上仍凝着一层霜华，冷风从营地的方向吹来，这些准备接受淋浴的人瑟瑟发抖，抱紧了自己的胳膊抵挡寒意。

在囚犯头目的指挥下，工人们开始收拾那些脱下的衣服，一件件丢进推车里。有人表示疑惑，便被告知这些衣服要送去消毒。

更多的人出现了，带着宽大的床单，将它们铺在地上，我们看见那些赤身裸体的人被赶到被单上，两腿分开站着，然后他们头上，腋下，全身每一处的毛发都被剃光了。我听见那些囚犯头目解释说这是为了防止虱子繁殖。

当所有的人，不论大人或孩子，全都被如此清理过之后，才被带进营房淋浴。我不知道一间浴室要塞多少人进去，但最后，这几百人全都进了不同的营房，门被关上了。

堆满毛发的床单被小心地收拢起来，装进推车运走了，但我不敢猜想它们会被拿去做什么。

此时，广场上空荡荡的，只剩下几名士兵，对那些等待消毒的波兰人漠不关心。

没有什么可看的了，我们悄悄躲回了那幢房子底下的藏身处，相拥取暖。我抚摸着伊洛的头发，庆幸我们没有按之前的计划混入人群当中，想到伊洛被剃光脑袋的模样，我忍不住笑了。

然而，我的笑容在听见尖叫声的瞬间凝固了。

我们惊疑地四下张望，不知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但很快，答案就揭开了。马克西姆的话一下子浮现在我脑海里，关于他的妻子凯瑟

琳，在到达的第一天被带去淋浴的命运。

当尖叫声变得越来越高，我抱紧了尼古拉，徒劳地用双手捂住他的耳朵。伊洛紧紧抓着我，充满恐惧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她看着我寻求拯救，我却帮不了她。

大约有二十分钟，那些尖叫声不断持续着。男人，女人，还有孩子们痛苦的惨叫，我甚至不敢去想他们遭到了怎样的对待。

终于，叫声开始减弱了，几分钟后，一切又恢复了寂静，只剩下身处奥斯维辛 - 伯克瑙中央，被孤独、恐惧和无助包围着的三个孩子，和他们无法克制的抽噎声。

第六十三章

尼古拉被吓坏了，微弱的哭声低得几乎听不见，我无需压制他，而我担心伊洛很快也会哭起来。

我们依偎在一起，内心的纯真在这个黑暗罪恶的地方消失殆尽。然而，尽管我亲眼目睹，亲耳听见了这一切，却还是无法接受事实。

不论我目睹了多少残酷……我父亲的处决；布加勒斯特车站上的冷血谋杀；普拉佐劳力营外一列列犹太人被残忍地杀死；还有我耳中仍然回响着的惨叫声……不论亨里克和马克西姆如何告诫，我仍然无法相信这些可怕的罪行，无法相信这里上演的血腥屠杀。

这一切是那么不真实，我开始对自己说，它们全都没有发生。是饥饿和疲倦让我们产生了幻觉。或者，我很快会在自己家的床上醒过来，发现一切不过是一场黑暗的噩梦。

我想安慰两个孩子，否认他们刚才听见的声音，给他们希望，但我的头脑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了。不知不觉，我又挪向了藏身的房子边缘，不愿，却不得不看清真相。我要确认那可怕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只是个误会。

有那么片刻，或者是几分钟，又或者是一小时，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广场空荡荡的，淋浴房寂静无声。那些大火炉的烟囱已近在咫尺，一轮毫无暖意的秋阳正穿过烟囱不断冒出的灰烟雾霾，升上天空。远处传来工厂运作的声音，生产着那些用于毁灭和杀戮的军火。再仔细听去，我分辨出了近处的人声，从那些淋浴房里传来，我伸长脖子，无比迫切地想要相信，想要看见那几百名赤裸的波兰人从那儿走出来，回到外面清冷的空气里，身子洗净消毒，准备穿上干净的衣服，开始工作。

当营房的门从里面打开时，我几乎控制不住惊喜的心情，险些冲上去迎接他们，拥抱他们。庆祝他们仍然活着。

然而，当第一个穿着条纹囚衣的工人拖着板车出现的时候，我的幻想被可怖的现实取代了。推车进入视野之前，我已经猜到了车上是

什么，但我仍然瞪大眼睛看着，无法将视线从那可怕的画面移开。

我不愿面对，却无法回避，眼睁睁地看着一车又一车纠缠堆叠的尸体运过广场，经过我的面前，送往远处的熔炉。

我看着这一幕，终于恍然大悟。那四个高耸在白桦林上方的巨大烟囱，它们代表的用途只有一种。那里是火葬场，设计和建造的唯一目的，就是用来焚毁奥斯维辛 - 伯克瑙无辜遇难者的尸体。

第六十四章

直到今天，我也说不清我们是怎么熬过接下来那几个月的。

我们没有吃的，唯一解渴的机会是不久后的那一场雨。雨水将秋天干燥坚硬的土地变成了烂泥的沼泽，当积聚的污泥开始涌入房底，逼近我们栖身的地方时，我终于鼓起了继续行动的勇气，去寻找其它容身之所。

我还没有放弃寻找妈妈的希望，也许她的裁缝技能让她逃过劫难，这个可能性给了我莫大的支撑。但我最重要的任务还是保护尼古拉和伊洛，绝不能让这个可怕的坟场将他们吞噬。

我们像没有灵魂的机器一般在夜色中潜行，那些哨兵们都在房子里躲避冷雨寒风，恶劣的天气反而成了我们的掩护。尽管必须避开通电的带刺铁网和瞭望塔，但我们在营区里的行动还是相对安全的。

泥水的泛滥和污秽的堆积迫使我们不得不离开原本栖居的地方，寻找没有上锁的建筑作为藏身之地。

我们找到了一个这样的藏身处，那儿成了我们的救赎之地，但讽刺的是，那同时也是奥斯维辛 - 伯克瑙死亡工厂的核心。

我们在那里住了好几个星期，也许是几个月，我记不清了。我们躲在上百个标记着“Zyklon-B”的罐子后面。如果当时我知道这些容器里装的是氢化物，那种灭绝几万，甚至几十万无辜生命的毒气，我们想必会离开那里，寻找别的容身之处吧。然而，那个地方既温暖又干燥，或许事实上，我们顾不上其它，为了活下去，依然会选择留下。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庇护所里，我们住了下来，晚上我会偷偷出去找吃的，像野猫野狗一样，捡回被纳粹哨兵丢弃的面包皮和吃了一半的腌牛肉罐头。就这样，靠着贫乏的食物来源解饥饿，在干燥温暖的营房里休息，除了噩梦，也算睡得安稳。于是，我们十分缓慢地，一点一滴地恢复着体力，尼古拉和伊洛也渐渐从巨大的刺激中缓了过来。

起初我们一心只想着活下去，当日子一天天未受侵扰地过去，我

们的信心便逐渐增强了。每一顿简陋的食物都使我们疲惫的身心振作了几分，而平安地度过每一天后，我都将冒险的范围扩大了一些，有时壮着胆子直接来到纳粹军官的营房下，在窗外偷听，希望能听懂几句话，捡到一些食物或是听到有用的信息，以增加我们生存的机会。

我甚至还为我们三人添置了衣服，那天我无意间来到了一排房屋前，发现里面堆满了各种式样和大小的衣服。

一开始，我以为这是营区里服装制造厂的储货仓，但很快就知道自己错了。当我把一件外套拽到灯光下时，看清了袖子上的犹太臂章。但那时我已经不再震惊了。

我在那些外套，裙子和内衣之中翻找着我们能穿的衣服，当我爬过几千只堆积如山的童鞋，在其中寻找适合弟弟小脚的一双时，我心里很明白它们是从哪儿来的。但现在，我已经麻木了，甚至是漠不关心，明知这些就是数不清的孩子留下来的遗物，他们随着爸爸妈妈被送到这里工作，实际上却像成百上千的牛羊一样任人宰杀。

我已经顾不上这些了，我在乎的只有我们自己的性命：尼古拉的，伊洛的，还有我的。

我发现营区的警卫似乎越来越松懈，散漫游逛，玩忽职守，这使我看到了一丝希望。偶尔，我还听见一些支言片语的波兰话，更使我的希望与日俱增。红军正在逼近这里的谣言不径而走，我发现营区的气氛悄然转变了。

第六十五章

第一个有形的变化，大概就是营区里尸体焚烧产生的灰霾开始消散了，我们开始呼吸到了冬日新鲜的空气。

天空渐渐地变得清明起来，我们又能看见云朵了。

然后，拆除营区的工作开始了，到后来进行得更加急迫，也更加潦草。我看着焚尸炉的烟囱一点点被推倒，每天晚上溜出去都会发现更多拆除的痕迹，于是压抑已久的心终于再度被希望点亮。

那时我已经失去了任何时间的概念，混沌的大脑只能模糊地感知季节的变化，我知道秋天早已过去了，冬天已经来临。我最担心的就是下雪，并不是因为寒冷，这一点我们已经接受了，是因为我害怕雪地上留下的足迹会暴露我们的行踪。

我们在这个临时住所已经逗留太久了，和那些致命的毒气罐待在一起，蜷缩在零散的衣物中寻求一点儿舒适和温暖，靠着纳粹军官垃圾筒里的残羹剩饭过活，我们已渐渐习惯了这样的日子，甚至相信我们能够支撑过一个冬天，甚至到战争结束。

但事实证明这个想法太天真了。

那是一个清晨，太阳冷冷地洒下阴湿的光线，照亮了又一个寒冷的日子。我们三个蜷缩在一堆外套和女用衬衫下互相取暖，就在这时，我们听见他们来了。我立刻坐了起来，在恐惧的支配下伸手捂住了尼古拉和伊洛的嘴，不让他们出声。她们也坐起身子，眼睛瞪得大大的，脸上写着明显的恐慌，我们听见那些标着“ZyklonB”的罐子被抬上了推车。

仓库里唯一的透光口是我们身后的一扇小窗，我偷偷地把它撬开来，将尼古拉和伊洛依次推出那狭窄的豁口。他们瘦小的身子在挤出窗口时都十分艰难，我很担心自己能否过得去。

两个孩子都安全地钻到了外面，而当我爬上窗台，用力挤出那狭小洞口的时候，我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我被挂在了半空，我的外套被窗栓给勾住了，整个人在吊在离地半米的墙上。

“安卡！安卡！”年幼的弟弟看见姐姐被困住，把什么危险都忘到了脑后，大声叫着让我加入他们。

伊洛抓住他，让他禁声，但是已经太迟了。

我听见德国人愤怒的叫声，还有罐子被推到一边的声音，一个纳粹士兵从我的身后逼来。

一只沉重的大手抓住了我的肩膀，我尖声大叫起来：“尼古拉！伊洛！快跑！快跑！”粗壮的手臂环上了我的脖颈，要把我拽回仓库，我激烈地挣扎着，挥动四肢，竭尽全力地往前挣，但我的努力根本微不足道，唯有窗子狭小的开口阻止了我被倒拽进去。我看见弟弟就在下方，惊恐而无助地看着这一切，我醒悟到，要是我输了这场战斗，遭殃的绝不只是我一个人。

突然间，那只卡住我脖子的手从我的下巴上滑脱了，盖到了我的脸上，我抓住这个机会，张口咬住了他的手腕，绝望催生出了一股动物般凶蛮的力量，我把牙齿狠狠地嵌进敌人的皮肉。

士兵一声哀嚎，缩回了手臂，我又落回了吊在半空的姿势，悬挂在自己的外套上。上方的窗口传来愤怒的喊叫，下面则是伊洛用小小的身子支撑着我的重量，让我把手臂从外套的袖子里脱出来。我落到冰冷的地面上，摆脱了束缚，留下那件衣服还挂在窗边。

我一手一个挟起了孩子们，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带着她们穿过了广场，躲到了另一个建筑底下。我们刚到达那幢房子，一阵弹雨便扫过身后的地面。

我们停下来喘气，分辨方向，满怀恐惧地等着最坏的结果。但只听见那士兵冷酷的大笑，似乎觉得我们破釜沉舟的逃命很有趣。他冲着广场对面的我们大叫，我只听懂了“有点儿”“孩子”这些词，真希望我们的冒险只被当成小孩子无害的恶作剧。

第六十六章

那天夜里降下了严酷的白霜，地面变得冷极了，在舒适的仓库里住了那么久，再次回到营房底下藏身令我们格外难熬。我知道，我们在冰天雪地里支撑不了几个夜晚，我也渐渐意识到，很快，我们就不得不主动自首，接受随之而来的命运，不论是好是坏。

就我所知，如果那些死亡浴室已经被抛弃并摧毁了，而那个火葬场也被拆除了，那么有可能，现在统治着奥斯维辛的是一群比较宽容的人，他们或许会答应我们活下去的小小奢求。

我们抱在一起，发着抖度过了整个白天，当夜晚再度降临，尼古拉紧紧地抓着我，不愿意让我离开，哪怕是为了寻找食物。

第二天过去了。

到了第三天。

气温每夜愈下，白天也只勉强回到冰点。到了第四个晚上，我看着尼古拉和伊洛削瘦的小脸，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天亮后就得出去自首，向残忍的纳粹统治者乞求怜悯。

也许这几个小时就是我们生命的最后时间了，但我已经决定，要勇敢地面对命运，保留尊严，即便要死，也要像一个人，而不是动物那样死去。

曙光初降时，我把孩子们搂进怀里，亲吻了两张小脸，静静地说：“跟我走吧，小家伙们，勇敢一点。我不能向你们保证未来，但如果我们再不出去，今夜都会死在这里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永远记得，我爱你们。”我再次亲了亲她们，“现在，我们要去找妈妈了。”

第六十七章

我们从黑暗的藏身处走进冬日阴冷的光线里，在零下的气温里瑟瑟发抖。我紧紧搂着尼古拉和伊洛，打定主意，就算我们的生命马上就要终结，也要死在彼此的臂弯里。

然而，迎接我们的唯有一片寂静。诡异的，漠然的寂静，既没有给人希望，也并未唤起恐惧。

通往另一个院落的大门处不见一个哨兵的身影，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心下恐惧，害怕随时会有一支枪指着我们，会有军犬淌着唾液的獠牙冲着我们，又或者，是一颗射进后背的子弹。

但什么也没发生。

我们在门前停下，向内窥探，做好了向卫兵求饶的准备，但里面却没人，一个人也没有。我犹豫了。

我感到惶恐。

迷惑。

我感觉尼古拉虚弱地拉了拉我的手，提醒我必须快点找到食物，否则不论如何我们都会死的。我明白，我们必须继续冒险。

我缓缓地推开了大门，为必将到来的冲突做好心理准备，然而，还是没有一个人出现。没有卫兵冲上来恫吓我们，也没有一连串的子弹来阻挡我们的“入侵”。我本能地看向瞭望台，同样未见到一个人影。但我摒弃了这个事实，觉得距离太远了，我看到的不准确。

但目前的顺利还是让我们壮起了胆量，小心地穿过广场，向工厂的方向走去。我们虚弱极了，再也没有自保的力量，我知道唯一的选择就是去自首，乞求怜悯，只盼能有个痛快的结果。

然而，工厂静悄悄地笼罩在一片废弃的氛围之中。

当我推开门，发现里面只有被遗弃的机器时，尽管松了口气，却并不感到惊讶。我出声叫喊，询问是否有还有人在，回答我的只有自己的回音。

“安卡？所有人都去哪儿了？发生了什么事？”

我转向伊洛，将她搂近身旁：“我不知道，伊洛。我们再到别处看看。”

我们离开了工厂，大胆地穿过广场，希望能被人发现，但迎接我们的依旧是一片沉寂。

孤独而真实的寂静，伴随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我们在空荡荡的营房间游荡，经过一栋栋被遗弃的建筑，一扇扇敞开的大门，始终没有遇见一个卫兵，直到大约一小时后，我们终于发现了一个人影，坐落在远处的一堵墙根下。

我呼喊出声，但没有得到回应。我们快步走向那人影，希望能问清楚一切。可当我们来到他面前时，我却骇然驻足，慌忙挡住了两个孩子的视线。不论目睹过多少毁灭的场景，我还是无法对死亡视若无睹，眼前那具枯瘦的尸体令我感到强烈地不适。但我却忍不住盯着他看。

一层晶莹的冰霜覆盖了他的样貌，但他浑身上下并没有明显的外伤，我不禁想到，是不是寒冷或饥饿夺走了他的生命？我将孩子们带离了那里，匆匆地穿行在空无一人的营区，在这片荒芜的死亡之地寻找活着的人。

我们无意间来到了一处食堂，于是在被人丢弃的锅子罐子里寻找残余的食物，幸运地翻出了几个肉罐头，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不管形象有多狼狈，也顾不上为将来打算，直到将它们吃得一干二净。

我们恢复了体力，继续四处搜索。

又遇上几具尸体之后，我感到恐慌起来，担心我们是这个邪恶之地唯一的幸存者。然而，当我们转过一处拐角，来到另一个院子时，却惊喜地发现上百个人走在我们前方。

我们不约而同地叫出声来，但却没有人回头，他们对我们的出现无动于衷。当我们靠近人群，发现这些大人和孩子，男人和女人全都骨瘦如柴，死气沉沉时，我的喜悦变成了恐惧。这些人如同行尸走

肉，生存的欲望已经从他们的灵魂里被硬生生地抽走了。

我们加入人群之中，发现很多人已经不行了，就在我们的眼前，有的死去，有的陷入弥留之际，一个又一个倒在了霜冻的地面上。

我一头扎进人群里，不停地询问，想要找到答案，但人们只是用呆滞的目光对着我，毫无反应。也许他们听不懂我的话，而更有可能，他们只是无动于衷。我们开始在人群中来回奔走，寻找尚且不那么虚弱，还能够回答我们问题的人，但得到的只有冷漠，甚至怨怼，责怪我们用这种方式打扰他们最后弥留的时光。

我们来回逡巡，我绝望地扫视着一个个枯瘦的人影，还盼着能在这些幸存者中找到妈妈的身影。

我们最终来到了营区的边界，现在我能肯定了，那些瞭望台早已被遗弃。但那些令人生畏，难以突破的带刺铁网，仍然将我们和外面的世界隔离开来。

我们转身，再次回到那些奄奄一息的幸存者中，跨过倒毙在地的尸体，三个人手牵着手，蛇行着穿过院子。就在这时，我听见了一个微弱的声音。

“安卡？安卡？真的是你！”

我的心脏猛地一跳，希望这可怜的声音是我的妈妈。我回头审视着那个呼唤我的干瘦身影，只见她虚弱地躺在地上，正艰难地把头抬起来，我看清了，那不过是个和我一般大的孩子。

“安卡！真的是你！”

我再次仔细辨认，细细看着那双凹陷的眼睛，试图从那剔去了头发，饱受霜冻的脸庞上找到我熟悉的影子。

接着，汹涌的情绪一瞬间堵住了我的喉咙，我哽咽出声：“赖莎！”

第六十八章

一瞬间我已经奔到了她的身边，轻轻捧起她的脑袋，靠着我的身子，悲痛的泪水淹没了我，我的嘴里吐出一连串的疑问，却连自己都听不清楚。和最好的朋友重逢，我本该感到欢喜，可她却是这副模样，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这悲惨的画面我永远都无法忘记。

尼古拉也认出了赖莎，在我们身旁跪下来，握起她的一只手。伊洛也加入了我们，尽管她不认识赖莎，却察觉到了我们和她之间的羁绊。

身心衰弱的赖莎，似乎因为这次重逢而焕发了精神，我们坐在冰冷的地上说着话，直到她再次显出疲惫。

尽管十分虚弱，赖莎还是将她所知的告诉了我们。正如我之前猜测的一样，红军正在逼近这里，所以纳粹不得不弃营而逃，把能毁的证据都毁了，带着几千名还有利用价值的工人向西面艰难跋涉，前往靠近德国边境的其它集中营。而那些虚弱的，生病的，太老或太年幼的人，因为无法长途跋涉而被抛弃在奥斯维辛。

自生自灭。

她问到了她的爸爸，马克西姆。我告诉她，不久之前我才见过他，他还帮助了我们，赖莎的脸色因为我的话明亮了起来。我想向她打听妈妈的消息，但想到她的妈妈已经在奥斯维辛遇难了，便觉得开不了口。

我想起之前到过的食堂，便向赖莎保证我们一定会带吃的东西回来，然后准备动身去找上次可能遗漏的食物。赖莎仍抓着我的手不愿放开，凹陷的眼睛乞求着我，要我留下，但我知道，如果再不吃些东西，她就熬不过今晚了。

我们含着眼泪离开，原路返回，经过一具具尸体和倒地垂死的人，向我们曾找到食物的地方走去。

周围全是饥饿的人们，但我一心想的都是赖莎。

我们找到了一罐牛肉，那无疑是最后的一罐。再没有别的东西剩下了。

我把罐头紧紧抓在手里，看了看尼古拉，又看了看伊洛，然后想到了奄奄一息的赖莎。

伊洛握住我的手说：“这个一定要给赖莎，安卡。我们还会找到别的东西吃的，你相信我。”

我说道：“这个给你们三个人吃。你，尼古拉，还有赖莎。”

伊洛没有回答，只是牵起了尼古拉的手，带着他往回走去。我快速地把罐头打开，然后跟上她们，将食物藏进口袋里，生怕路上那些饥饿的人会来抢夺。

当我们回到赖莎身边时，天已经擦黑了，气温迅速下降。我把罐头平分成三份，分给了尼古拉，伊洛和赖莎。伊洛立刻把自己的那份又分成两半，递给了尼古拉和赖莎。

我无法表达心里的感受，只能将她抱进怀里。弟弟和赖莎感激地吃了这些食物。

赖莎已经虚弱到不能自己行走了，我们也无法抬着她在一地尸体和垂死挣扎的人群里前进，所以我们只能留在她身边过夜，暴露在冰天雪地里，用身子为她抵挡寒风，如果不这么做，她就活不了了。

我们围着她抱成一团，赖莎的脑袋枕在我的腿上，夜色笼罩，我们冻得瑟瑟发抖。最终，我抛弃了原则，从周围的死人身上扒下衣服取暖，然而寒意依然侵入骨髓。

尼古拉总算还是睡着了，赖莎也紧接着睡了。伊洛和我一样彻夜不眠，是她坚强的意志支撑着我，我才没有被寒冷击溃。

我们说着过去的时光和未来的日子，对亲人的下落则闭口不谈。我们一起想象战争结束后要做什么，会住在那儿，和什么样的人结婚。我们聊天的内容漫无目的，没有实际意义，但是我们得以保持清醒，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两个熟睡的伙伴。

但最后我还是睡着了，破晓时分醒了过来。

一日之季再度来临，照亮了四周残败的景象，更突显了我们孤独的处境。广场上又多了许多冰冷的尸体，而能够站起来，哪怕是坐起来的人又更少了。

伊洛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我在拂晓的微光中审视着她的脸，发现她的眼里噙着泪花。我立刻紧张起来，不知道她为什么这样。

“伊洛，怎么了？”

她没有看我，只是静静地说：“我很难过，安卡。你的朋友走了。”

我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一下子扑倒在赖莎的身上大哭起来。伊洛安慰着尼古拉，我将赖莎冰冷的身子紧紧搂在怀里，直到把情绪都渲泻尽了，终于接受了事实，向残酷的现实妥协。

她曾经是我最好的朋友，现在，我永远失去她了。

我知道自己还有尼古拉和伊洛，可现在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赖莎。

伊洛解下脖子上的护身符，默默递给了我，无需言语。我接过护身符，将它戴在了赖莎毫无生气的脑袋上，然后把她的外衣盖过头顶。

我再次失声痛哭。

第六十九章

就在几小时后，第一批士兵到来了，那是苏联红军的先遣队，前来宣告我们解放了。

这一天，是1945年1月27日，对我们来说，战争终于结束了。

可对于我亲爱的朋友赖莎，以及数不清的几十万像她一样的无辜者来说，他们来得太迟了。

第七十章

“琼斯夫人，您还好吗？”

威尔金森先生关切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一只安抚的手落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看向身旁，尼古拉和伊洛，从奥斯维辛 - 珀克瑙走出来的孩子，她们悲戚的脸孔变成了9B班的孩子们一张张黯然痛苦的脸。

泪眼模糊之中，属于那座恐怖坟场的爬满了虱子的衣裳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朴实的校服短裙和长裤，男孩和女孩洁白的衬衫。

我搜肠刮肚，却不知要说什么了。

从那一天起，这几十年来我从未有过机会，或是渴望，向他人讲述我的故事，起初是不堪回想，后来便觉得没有人想要听这些了。

此刻，我望向身旁这些和我一样眼含泪水的学生，这些习惯了电视和电影的虚构情节，对真实的人性残酷麻木无知的孩子们，强烈的负疚感袭上心来，因为我撕碎了他们的天真，让他们背负起了很多人认为最好被遗忘的过去。

一个孩子走上前，递给我一方纸巾，我感激地接了过来。我感觉到她的手握住了我的，当我看着她时，仿佛能看见赖莎的脸回望着我。

我抹了抹眼睛，赖莎不见了，变成了面前这个善良的女学生，抓着我布满皱纹的手指，安慰着我。

她问道：“你的母亲呢，安卡？告诉我们，你找到她了吗？”

威尔金森先生上前一步：“提问就到此结束，詹尼弗。”

他转向我，“琼斯夫人，您不必勉强继续。如果您想现在就离开，我们完全理解。”

我向他抬手示意，让我继续下去。“谢谢，但他们有知道的权利。”

我转身面向全班，抹了抹我的眼睛，努力控制自己的嗓音。

“如果这只是一个故事，一个童话就好了，那么或许，我可以给你们一个幸福的结局。”我看看他们，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我。“可惜大屠杀不是童话。也没有幸福的结局。”

我顿了顿，胸中复杂的情绪几乎要奔涌而出，但我总算克制住了。

“没有，詹尼弗，我再也没有见到我的母亲。几乎可以肯定她被带到了奥斯维辛。她也很可能就在那里死去了，虽然我永远也无法确认。而事实上，最叫人痛苦的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察觉到他们还想了解更多。

“伊洛的双亲，哈伊姆和果尔达都丧生了。我们后来知道，果尔达是在去往奥斯维辛的列车上，在那辆列车脱轨，解放了我和孩子们之前，她就已经罹难了。哈伊姆，在另一列车上，很可能跟我母亲是同一列，他抵达了奥斯维辛，憧憬着和他的妻女重逢。”

我艰难地继续，“他是犹太人，没有特殊手艺，而且健康状况也很差。在到达之后，直接就被送进了淋浴室。”

“赖莎的父亲马克西姆呢？”

我努力想对本笑一笑，赞赏他细致的思虑。“他在长途转移的时候被带走了，因为他的珠宝加工手艺还有用。但他的健康已经岌岌可危，能支撑到终点的可能很小。”

我看到本强忍住了泪水。

“马克西姆的女儿，我的好朋友赖莎，由苏联士兵葬在了靠近奥斯维辛的一座公墓里，成了数以万计无名尸骨中的一具。不过至少，她得到了一个墓穴的体面。而纳粹大屠杀的数百万遇难者中，大多数人连这点权利都被剥夺了。”

教室里一片沉寂，孩子们用怔忡的眼睛望着我，恳求我继续说下去。

“当然，也有幸存者，其中就包括我。尼古拉，伊洛和我都还活在

世上，对那些声称从未发生过大屠杀的人，我们就是反驳他们的活生生的证据。尽管尼古拉拜年幼所赐，并不记得太多。”

本问道：“你们还和彼此见面吗？”

我微笑道：“伊洛，直到现在，我仍把她当作我的亲姐妹。她是个了不起的孩子，也成长为了一名了不起的女性。即便经历了那么多不幸，她却没有将所有的德国人和纳粹划上等号，后来甚至还嫁给了一名德国人，如今就生活在柏林。我们仍保持着联络，可有些事情我们从不谈及。那些事太痛苦了……即使到现在，过了这么久仍然……”

我又哭了起来，威尔金森先生上前，将我从椅子上扶起。“琼斯夫人，我想您已经为我们讲述了很多了。或许您需要喝杯热茶。让我送您去职员室吧。”

当他搀着我走过坐着孩子们面前，一双双沉郁而湿润的眼睛注视着我，轻柔的手掌向我伸来，给我安慰。我知道，像今天这样的讲述，我再也做不到第二次了，我无法再一次重温那些可怕的回忆。

也许今天我也不应该来到这里。

可是，当我感觉到本的手伸进我的手心里，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指，我意识到了，哪怕只有一个孩子，从这间教室走出去的时候，坚信我们称之为大屠杀的那种悲剧绝不应该再次发生，那么纳粹的无辜遇难者们就没有白白牺牲。

第七十一章

我坐在休息室里，喝了一杯甜茶缓和心情。

威尔金森先生肯定地告诉我，我的讲述对学生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之后他去上下一节课了，留下我独自沉思。

背景里，一台电视正低声播放着24小时滚动新闻，突然间，我又哭了出来。这一次却不是为了几十年前的往事，而是为了今天仍在上演的悲剧。

我看着各种有关种族清洗，恐怖主义和种族灭绝的报道，这样的事情如今仍在世界各地上演，我不禁怀疑，我们是否真的学到任何了教训.....

终

红玫瑰：白雪公主（超级神探凯茜·露丝）

萨菲娜·德福奇 (Saffina Desforjes)

戴世望 江洋

红玫瑰：白雪公主

超级神探凯茜·露丝(红苹果与猎人)

惊险刺激的案情，机智勇敢的女警探，为你展开
发生在现代伦敦的一段悬疑之旅。

萨菲娜·德福奇 (Saffina Desforjes) ● 著

戴世望 江洋 ● 译

江洋 ● 编辑

Fiberead
- 2015 -

致保利娜·露丝

红玫瑰：白雪公主（超级神探凯茜·露丝）

序

第1章

第2章

第3章

第4章

第5章

第6章

第7章

第8章

第9章

第10章

第11章

第12章

第13章

第14章

第15章

第16章

第17章

第18章

第19章

第20章

第21章

第22章

第23章

第24章

第25章

第26章

第27章

第28章

第29章

第30章

第31章

第32章

第33章

第34章

第35章

第36章

第37章

第38章
第39章
第40章
第41章
第42章
第43章
第44章
第45章
第46章
第47章
第48章
第49章
第50章
第51章
第52章
第53章
第54章
第55章
第56章
第57章
第58章
第59章
第60章
第61章
第62章
第63章
第64章
第65章
第66章
第67章
第68章
第69章
第70章
第71章
第72章
第73章
第74章
第75章
第76章
第77章

第78章
第79章
第80章
第81章
第82章
第83章
第84章
第85章
第86章
第87章
第88章
第89章
第90章
第91章
第92章
第93章
第94章
第95章
第96章
第97章
第98章
第99章
第100章
第101章
第102章
第103章
第104章
第105章
第106章
第107章
第108章
第109章
第110章
第111章
第112章
第113章
第114章
第115章
第116章
第117章

[第118章](#)

[第119章](#)

[第120章](#)

[第121章](#)

序

“又白费功夫。”总督察比尔·安德鲁斯把钥匙扔到了桌子上，这时，搁在托盘里那份报纸上的红色天鹅绒礼盒吸引了他的目光。“诶，瞧，这是什么好东西？”

“头儿，怎么了？”

“这是给你的。”安德鲁斯念起了标贴上的文字。“督察卡桑德拉亲启。专人送达。免邮戳。”他戏谑地笑道：“一定是某个暗恋你的人，卡斯。可能是巴里·泰勒？”

“你可真逗。”红玫瑰靠着办公桌说道。

安德鲁斯将包裹递给她。只见富有光泽的白色标签上字迹工整，经过精心包装的盒子，不禁让红心生涟漪，让她产生了打开一窥究竟的冲动。她把它翻过来放在手里，掂了掂重量，她的好奇心被勾起了。

“不会是泰勒，头儿。字迹太工整了。他也没那个胆。”红玫瑰将一根手指滑向包装纸的一处褶皱，轻轻将包装纸撕开。

安德鲁斯在一旁安静地看着，内心涌现出一丝不安。深红色的盒子被红玫瑰捧在手上，一把黄金挂锁在锁扣上晃动着。

“卡斯，或许我们应该找人先检查一下？”

“头儿，少来了。我就不信基地组织已经盯上我了。你刚才说得对。这可能是泰勒和他的好基友玩的恶作剧。”红玫瑰侧身瞟了一眼她的上司，犹豫逐渐占据了内心。然后她抓起了一把开信刀。

她把盒子撬开的时候锁撞击到桌子上，砰砰作响，然后盖子弹了起来，露出了透明的拉链袋子。

红玫瑰小心翼翼的将袋子拎起来，在袋子见到天日的那一瞬间，她立刻丢开了，她飞一般地用手捂住了她的嘴。

“一颗心！哦，天哪，哪个混蛋寄给我一颗心！”

安德鲁斯用指尖夹起了一张血迹斑斑的卡片，本能地遮住了她的

视线，让她无法看到包裹。

“别紧张，卡斯，别紧张。不是人的心，至少这次不是。”

红玫瑰刚刚提到嗓子眼儿的心稍稍平复了下来。“这次？”

安德鲁斯把卡片展示给红玫瑰看，并且大声读道。

“哼！哼！——下次，将是你们其中一个。猎人。”

第1章

“不，不是这样的。你念得不对！”露比倾身坐在床上，拉着红玫瑰的袖子，这个小孩刚刚洗过头，头发披洒在她的肩膀上。

“我念的是对的，小甜心。”红玫瑰忍着不显露出她的沮丧。

“你要像迪亚曼蒂一样念，”露比坚持着。

红玫瑰想，迪亚曼蒂几乎不会说英语，更不用说会念了。“好吧，小心肝。我们继续。准备好了吗？”她把书遮住她的脸，以免让露比看到她无奈的表情。该死的，雇佣一个夜晚回家的住家佣人有什么意义。

这当然不是因为她不乐意为小露比念故事。只是这个晚上不行。

这个夜晚，与以往不同，红玫瑰本不想去讲这个可恶的已经讲上千遍的白雪公主的故事。但是怎么去跟一个天真无邪的四岁小孩解释？

“凯茜！”露比拍打着红玫瑰的手腕，把红玫瑰拉回到现实，并用严厉的眼神盯着她。

“噉！亲爱的，很痛！”痛苦的表情和颤抖的下嘴唇再也无法瞒得住任何人，被露比看个正着。

“白雪公主！白雪公主！”她反复地叫喊。“快点，凯茜。我等不及了。”

“是啊，快点吧，凯茜。红宝石般的周二¹等不及了。”

红玫瑰抬起头，看见埃拉靠着门口，还穿着她的校服。这裙子怎么这么短？她寻思着。

“埃尔，你一定想象不到吧，是不是？”红玫瑰用哀求的眼神看着她。“你知道露比有多喜欢你念故事给她听。”

“小样，我的语文在班上可是很牛的哦！”埃拉冲了进来，坐在床的另一边，握住她小妹妹的手，说。“是不是想我给你念故事呢，周二？”

露比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白雪公主！白雪公主！”

“咕叽。”埃拉走到红玫瑰跟前，想从她手中将书拿走。

红玫瑰紧紧握住。“做完功课了吗，小姐？”

书从紧握的手中被抢走了，报以回应的是一声少女特有的哼哼声。倒不是说埃拉已经是一个少女。再过一段时间她才够格。不过，对于一个不知情的人来讲，她很容易被当成是一个懵懂的14岁少女。

红玫瑰叹了口气，说。“我可以认为你做完了，是不是？万一某人问起来的话。”

埃拉将头抬起了一会儿又哼了一声，而后对着她的妹妹粲然一笑，开始了对白雪公主故事的生动讲述。露比听得如痴如醉。

埃拉如果想的话，可以这样滔滔不绝，绘声绘色。

只是她不会对红玫瑰这样。

¹ 原文为Ruby Tuesday，Ruby是露比的名字，Ruby Tuesday为Tim Ries的一首歌，这里作为露比的昵称。

第2章

“我想提醒你，你已经宣誓过了，督察。”

红玫瑰攥着第五法庭证人席上的铜条，冰蓝色的眼睛瞪着辩护律师。

“真是个王八蛋。”她想。

“我也想提醒你，”红玫瑰听到自己的声音升高了八度，“这些人是恶棍。”她看着她指关节上的血液慢慢消失然后松开了手，缓缓舒了口气。“道德败坏、诡计多端的恶棍，欺凌无助的老人。”

辩护律师冷冷一笑，说道：“这是我们将要审判的，督察。陪审团将会作出判决，而不是你。”

“如果他们够胆。”红玫瑰冷冷地盯着陪审团。“你们有吗？”

辩护律师几乎跃过了整个法官席以引起法官的注意。“法官阁下，这句陈词完全不……”

“谢谢你，克莱顿·沃德女士。”法官示意辩护律师回到自己的座位。他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证人席上，透过半框眼镜盯着红玫瑰。“露丝督察，是不是要我提醒你，你是向法庭陈词，而不是陪审团？”

“对不起，法官阁下。这个案子对我触动很大。”

“对于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我敢肯定。但是，这并不能改变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

“公正审判？那些混蛋折磨一个老……”

“露丝督察，”法官郑重地倾身向前。“我一直在容忍你的行为。今天尤其如此。但是在这里，你应当明白基本的礼仪。听明白了吗？”

红玫瑰深深吸了一口气。“非常明白了，法官阁下。我向法庭道歉。”

法官和蔼地点了点头，接受了道歉。“请继续，克莱顿·沃德女士。”

辩护律师得意地笑了笑。“那么，督察……让我们先把这个彻底搞清楚。你说你肯定知道是谁攻击了亨肖夫人，因为你说闭路电视录像拍摄到了被告。然而，这个录像却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对的。”

“在警察局里面丢失的。”

红玫瑰将重心移动了另外一只脚，避开了律师的直视。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不是太明白您的意思，督察。”

红玫瑰低着头答道，“是的。”

“因此，这盘闭路电视录像，也就是被告人在犯罪现场的唯一证据，正巧在这个时候，我该怎么描述呢，正好不见了？”

“你怎么描述都可以。我知道我看到了什么。”

“那么，我们现在只有你的证词说明被告肯定涉案。”

“你们只有他们的证词说他们没有。”

“举证责任在于控方，你很清楚。”辩护律师直接望向陪审团，对红玫瑰说：“你逮捕了被告多少次，督察？”

红玫瑰垂下眼睛望着地上。“三次。”

“有多少次你确保能够定罪？”

红玫瑰看着她的指甲，咬着嘴唇。“王八蛋。”

“对不起，督察。我没听清楚。”

“你他妈的知道有多少次。”

“但陪审团不知道，督察。”

天花板上的一个有趣的污点引起了红玫瑰的注意。

“我再问你一次。露丝督察，前两次你逮捕并控告这些年轻人，有多少次你确保能够定罪？”

天花板上的污点仍然吸引着红玫瑰。她在想它是怎么弄到上面的，那么高。

法官瞪着她。“你在考验我的耐心，督察。请回答律师的问题。”

红玫瑰咬了咬牙，“一次都没有，法官阁下。”

辩护律师恨不得将这个回答悬挂在空中。

红玫瑰能感觉到陪审团狐疑地看着她的眼神。她正在失去他们的信任。

辩护律师乘胜追击。“因此，你是不是希望第三次能够幸运降临，督察？”她故意对着陪审团而不是红玫瑰说。“三次逮捕。前两次无法定罪，现在最后一次又突然间没了证据。我可不可以说这比仇恨还多一点？”

“不可以。”

“那么，两个连续的无罪判决让你两次丢尽脸面，你现在试图报复你过去的失败？”

“胡扯。”

“我可不可以说这无非就是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其实也从来没有任何可以控告被告的证据？”

红玫瑰怒不可遏。“胡扯。”

“我可不可以甚至说……”

“不，你不可以！看在上帝的份上，皮普！你在谁的一边？”

“露丝督察！”法官从座位上跃起，炽烈的眼睛望着她：“请你立刻离开法庭。”

红玫瑰顿时气馁。“但是，法官阁下……”她绝望地看了一眼陪审团。她已经彻底失去了他们的信任。

“再说一遍，马上。督察，我会鄙视你的。”法官转向陪审团。“陪审团成员，请你们忽视露丝探长提供的任何和所有的证词。”

红玫瑰向法官鞠了一躬，不屑地看了辩护律师最后一眼，一边走向出口，嘴唇紧紧合拢以免再次爆发。

在她经过时，菲利普·克莱顿·沃德律师得意地笑了。她背对法官，

在红玫瑰走到门口时，撅起嘴巴，向红玫瑰飞去一个吻。红玫瑰竖起中指回敬。

第3章

红玫瑰看着第一铲土掉到棺材上，发出砰的一声响，她心里也如同这响声一般空荡荡的。冰冷的雨水滴落在她的脖子后面，让她感到不适。绵绵细雨夹杂着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滑落。

又是上天的作弄，然而她不得不去适应，她努力在女性情感和坚韧不拔的警察形象中寻找平衡点。

湿漉漉的泥土完全覆盖住了棺材后，她沉重地望着天上的云彩，陷入了沉思。

“头儿？”一只手轻轻地搭在她的手臂上将她拉回到现实。

她环顾四周，其他人已经准备回到自己的汽车上了。红玫瑰对着同事勉强挤出一丝微笑说：“不好意思。我们走吧。”

哈格里夫斯副督察在前面带路穿过湿漉漉的草地，耐心地等待她发话。

最后，红玫瑰还是开口了，“我会想念棺材里的那个人 1 的，安娜。”

副督察拦住了她说，“但是，头儿，他是你的……”

“是啊，是啊。”红玫瑰转过身回答说。“这是我在这里的唯一原因。相信我，我们本来就不亲近。”

“即便如此……他们也对你抱有期望。”

“我不需要他们的帮助，或者同情。”

安娜望着督察的眼睛。“头儿，想聊聊吗？”

红玫瑰强作欢颜。“谢谢，我心领了。”

安娜耸了耸肩。“所以，回警局，是吗？”

“请把我送到家里。我今天无法面对泰勒和哈里斯。上午我把事情搞砸了。”

“你不能为此责怪自己，头儿。”

“你不在那里，安娜。我搞砸了。”

“他们的案由写得很好，辩护做得很好。”

红玫瑰气得发抖。“可不是嘛。那个王八蛋。”

安娜不禁苦笑道。“下次，还会有下次的。”

红玫瑰一屁股坐进副驾驶座，将雨水从她那头经过修剪的银灰色头发上甩掉。“最后还要起诉我赔偿恶意起诉补偿费，真是要命。”安娜启动车子，微笑着表示出支持。“总督察永远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的，头儿。”

¹ 原文sandwich，有棺材之意。

第4章

“主人现在想见你，先生。”

猎人点了点头，警惕地扫视了一下酒吧周围，从台阶拾级而下，跟着保安经过一张宾果游戏桌，走到一个隐蔽的电梯跟前。

保安员刷了一下卡，走到一边让猎人通过。“如果你按金色按钮.....”

“我知道路线。”猎人抽出一张20块钱给保安。“请你喝一杯。”

“要怎么感谢你，先生。如果我可以.....”保安话音未落，门已经关上了。

猎人静静地凝视着自己的镜像，乘坐电梯到了七楼。门打开后是一个空旷的走廊。他毫不犹豫地向左转，走了几步，到达了一个重装大门。

他恭敬地对摄像头笑了笑，手抬起来戏剧性地摆了摆。“芝麻快快开门。”

门的螺栓滑开了。猎人将门推开，然后停顿了一下，在跨过门槛前习惯性地犹豫了一下。对于他这一行来说，他深知谨慎意味着可以提高寿命。

很熟悉的场景。一个设备齐全的会议室，长长的、沉重的橡木桌子以及上面的中心饰品将眼光吸引到远处墙壁的白色屏幕上，对面是一个椭圆形的镜子，完美地将屏幕倒映出来。

远端是另外一个门，他知道那是被锁上的。

身后的大门响了一下关上了。响起了雌雄同体的合成音，“请坐。”

猎人拉过最近的椅子，面对着屏幕坐下。

“面对镜子，”那个声音生硬地说道。

“还有比这更愚蠢的吗？”

“叫你做你就做。”

“这让我反感了，奎妮。”

“要让我再次提醒你是我雇的你吗？”声音的机械掩盖不住其中蕴藏的威胁。

“你可以说我保守，但我想看看我是在跟谁说话，我在为谁做事。”

“一个有钱人，而你只是一个雇佣兵。”

“这不是刚果。”

“我也不是玩弄玩偶士兵的伊迪·阿明¹崇拜者。面对镜子。”

猎人将椅子转过去，刮到地板发出声响。“这下高兴了吧？”

像往常一样，房间暗了下来，屏幕亮了。一个动画面罩投射到他身后的屏幕上，在镜子里面跳跃到他的镜像上方。他暗暗地想道：这个舞台效果不错。

“那个小孩发生了什么事？”声音发出的同时，面具的嘴也开始动起来。

“条子抓住了他。这是一个小小的意外。”

“断了一只手臂还可以算是小小的意外。但是在一个重大的日子之前，没了那个小孩的踪迹可比一个重大的意外还严重。你可以想象被盖帽的感觉吗？”

“我会搞定的。”

面具在镜子中跳动着。“哦，朋友，我知道你会的。而且你还会搞定米奇。这种错误无法容忍。”

“那不是交易的一部分。”

“丢了那个小孩也不是。不扫门前雪，我将会有一笔不小的损失。”

“我说我会搞定的。他们不会再拘留他太长时间。”

“那米奇呢？”

“我还需要他。”

“你可能需要。我不需要。他是一个没用的家伙。”

“你选择的他，奎妮。”

“不要提醒我。”

猎人耸了耸肩。“那就把他干掉。”

“我本以为你可以搞定这件事。”

“付给我的只是够一次的价钱。”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叫你雇佣兵……别担心。如果你有任何不便，我保证你都会得到额外的补偿。”

“这不是钱的问题，奎妮。你找到我给我一份工作，但不知怎的，我现在变成你的跑腿了。”

“你自愿的。我没要求你。”

“我说我会给那个小孩指点门道。”

“显然你并没有指点多少。”

“这是米奇的错。”

“正如我所说的，一个没用的家伙。还有丢掉5000美金的事情呢？”

“终于回到重点了。我们怎么把小孩弄回来？”

面具笑了。“我们只能等待，直到他被保释。除非你傻到打算单枪匹马攻进巴特西警署。”

“然后呢？”

“完全由您决定。你和米奇是他认识的唯一的面孔。”

“他不会说什么。”

面具颤抖着。“希望如此。我现在注意到另一个小事情。”

猎人僵硬地坐在椅子上。“还有什么事？”

“露丝督察？”

“嗯……”

“有传言你送了她一份小礼物？”

“那怎么了？”

“我付钱给你对付安德鲁斯。”

猎人耸了耸肩。“你不要担心我的方法。安德鲁斯的事情已经板上钉钉，不要着急。”

“那露丝督察呢？”

“搭赠活动。”

面具停止了跳动，咄咄逼人地问道。“什么？”

“买一赠一。你不用多花一分钱来对付露丝。”跳动的面具顿时笑了。“你知道吗？我还真有点喜欢你了。”

¹ 乌干达前总统。

第5章

红玫瑰闭上了眼睛，淋浴的水温暖而有力地让肌肉松弛了下来。她想放松一下自己，水那强大喷力仿佛像无形的手指按摩她的头部和颈部，带走恼人的忧伤。

葬礼上的悼词令她感到讽刺。一个亲切的丈夫，一个称职的父亲，总是在有需要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一个家庭的悲剧性损失。一个社会的可悲损失。她怅然若失。

“就像在头顶上开了一个洞。”

红玫瑰笑了笑她自己说的话。“陷入疯癫的初步迹象，”她补充道，以消除自己的念头。

该死的，为什么会这么心痛？她漫无目的地研究起了沐浴露。他抛弃了她，背弃了她、她的新家庭和一切的一切。他太固执了，甚至不留商量的余地。

她感到一波新的眼泪又要袭来。较远那面墙上的镜子已经被水汽笼罩，现在她只能看着镜子对影自怜，眼泪不禁喷涌而出。

“我会想念你的，老爸，”她平静地想道。“但是你仍然是地球上最大的混球。”

卫生间的门咔的一声打开了。

“卡斯？”

红玫瑰本能地擦干眼泪。“我在呢，宝贝。”

她擦了擦布满水汽的淋浴房镜子，露出一个小窗口，看见她的爱人脱掉西装外套，卷起衣袖然后挂在挂钩上。爱人爱人的归来稍微让她舒缓了情绪，她咧嘴一笑。她转身拿起沐浴露，挤在手指间，往皮肤上抹。

淋浴门被推开了，红玫瑰没有回头。她感觉到一双温柔的手滑过她的背，然后环住她的腰。

“嘿，宝贝。我想你了。”

“我也想你。”手指抚摸着她，然后停了下来。“葬礼怎么样？”

红玫瑰叹了口气。“尘埃落定。我们不要说这个了。”她用自己的手捂住了爱人的手，轻轻地揉着。

“我应该跟你一起去的。”

“他不是你爸爸。”

“为了你，我也应该去的。”

红玫瑰抓住爱人的手。“那样，他会一直在他的坟墓前转悠直到他们把土填好的。”

“如果是其他日子……”

“别管它了，好吗？”

红玫瑰感觉到爱人爱人的嘴唇贴在她的颈后。她放松了下来。“那你今天怎么样？”

“哦，老样子。又一次正义的胜利。”她在脖子上吻了一下。“抱歉，卡斯。”

红玫瑰转过身，一缕秀发掠过爱人的脸颊。“你知不知道我与警司之间有多糟糕？”

“要是你还是那样蔑视法庭的话。”

红玫瑰拽了拽爱人的头发，把她拉到近身，然后模仿米妮鼠的声音。“法官大人，露丝督察试图陷害我无辜的客户。请把她赶出法院，并撤销案件。”

“你栽在书本里面最古老的伎俩上了，督察。长期以来，那是我做无罪辩护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万一他们又去伤害别的老妇人呢。”

“但督察，经过调查，他们是无罪的。一定是别人干的。”

“你真的是一个邪恶的家伙，菲利普·克莱顿·沃德律师。”红玫瑰伸长手臂抓住她的爱人爱人，“好了，我们不要再谈论工作上的事情了。”

皮帕急不可耐地从双唇伸出舌头。“这个我完全同意。”

“哦，皮普……我需要你。”红玫瑰把她的爱人拉到跟前，把她的嘴唇靠在上皮帕的嘴唇上。她闻到了樱桃和薄荷的味道。“要不然你进来，如果你不能让我脱罪的话，那我们走着瞧。”

皮帕拱起了一道眉毛，已经解开她的上衣。“我想我需要非常仔细地检查一下证据，督察。”

这时，他们听到外边传来一声关门声。

“妈妈？卡斯？我回来了！”

红玫瑰眨了眨眼，抱以歉意的微笑，皮帕不情愿地将纽扣扣回去。“现在不是时候吧？”

皮帕耸了耸肩。“也没什么大不了。明天早上之前，我还有一大堆材料要处理。”

红玫瑰轻吻了一下她的嘴唇。“待会儿你要处理的材料就只有我一个。”皮帕瞪了一眼说。“卡斯，你有时候真的就像一只发春的小野猫。”

第6章

“有没有家庭作业？”

杰克没有抬头。“在外婆家做完了。”

“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喏。不就是作业吗？”

红玫瑰缓缓的发出一声叹息。“数学？还是英语？”

“应该叫算术，卡斯。”杰克将他的目光从手机上移开，然后花了一些时间勉强挤出了一个微笑。“算术和语文。”

“都一样。那你的语文作业怎么样了？”

“好了。”

“算术呢？”

“好了。”

“你外婆怎么样了？”

“好了。”

“知不知道埃拉什么时候回来？”

“好了。”

红玫瑰放下杯子。“你有没有认真听我说话？”

“好了。”

“我昨天买了一个iPad。”

杰克的大拇指停了下来。“你买了？真的吗？”

“没有，但至少这吸引了你的注意力。”

杰克皱起了眉头。“这不好笑，卡斯。”

“我和你说话，你却爱搭不理也不好笑。”

杰克努力使自己看起来充满歉意地说。“对……不起。”

“什么人那么有趣，你一直在给他们发消息？”

“只是一个我在公交车上认识的朋友。”

红玫瑰期待地问道。“还有呢？”

“还有什么？”

“你知道名字吗？”

杰克耸了耸肩。“达伦。”

“好孩子吗？”

杰克再次耸了耸肩。“我想是吧。”

“真酷。”红玫瑰说。

“酷？”皮帕拿着一堆法律文件夹费劲地走进门，把文件夹放在桌子上滑了一下并坐下，“迪亚曼蒂又把空调关了吗？”

杰克皱起眉头对他的母亲说道。“有没有冰干，妈妈？”

皮帕大声的啧了一声。“是饼干，杰克，我的老天。我真的需要跟你的语文老师好好谈谈。”

“有没有饼干呢？”

“难道你外婆没给你弄下午茶吗？”

杰克是太专注于他的短信了，并未回答。

“杰克在去上学的路上认识了一个男孩。”红玫瑰插话道。

杰克把他的手机放在腿上，沮丧的叹息道。“我没有跟他交朋友。我只是在跟他发短信，就只是这样而已。”

红玫瑰强忍住笑意。“看起来就像你是要给我写一本书。你们都聊些什么呢？”

“一些事。”

“什么样的事情？”

杰克耸了耸肩。“就是事情。”

“我记得我在学校的时候也做了一些事。”红玫瑰碰一碰皮帕。“我敢打赌你妈妈也是。是不是，皮普？各种事情。还是在后面的自行车

棚做的？”

“卡斯，别那么庸俗。”皮帕解开一个法律文件夹的带子。“另外请不要叫我皮普！如果你不介意的话，现在我要集中精力了。”

杰克看着红玫瑰并对他母亲说到。“现在你知道我的感受了，我在跟人发短信的时候，卡斯总是喋喋不休。”

“杰克！注意礼貌。立刻向卡桑德拉道歉。”

杰克咧嘴对红玫瑰笑了笑。“对不起。”

道歉听起来很勉强，但皮帕太关注文件，所以没注意到。

这回轮到红玫瑰耸肩了。她说，“为什么不请他来喝茶？”

皮帕从她的文案中暂时移开了注意力，抬头说道，“请谁？”

“杰克的新朋友。”

“我今天早上才认识他。他甚至没有去过我的学校。”

“更重要的是，”红玫瑰坚持道。“结交一些新朋友对你有好处。”

“真的吗？”杰克满怀希望地看着红玫瑰，然后看着皮帕。“妈妈？”

一个声音从文件夹后面传来，“我觉得可以，亲爱的。我一会儿给你外婆打电话让她安排。”

红玫瑰伸出一只手，将法律文件推倒以引起皮帕的注意。“我的意思是在这里。和我们，好不好？”

杰克停住了打了一半的短信，眼睛在红玫瑰和皮帕间游移。微笑在他的双唇间蔓延。“真的吗？”

皮帕平静的脸上顿时慌了。“杰克，你乖点。等五分钟？我需要与卡桑德拉讨论一些法律问题。”

杰克绝望地看着红玫瑰。“你很有勇气，卡桑德拉。”

红玫瑰伸出食指对着这个男孩晃了晃。“我站在你的一边，要记住。替我向达伦问好。”

门关上了，皮帕舒了口气。“哦，上帝，你是在说达伦？这就算

了。他们完全可以在他外婆家交朋友的。这样不就结了？”

“皮普，你该放手一点了。”

“请不要那样叫我。”

“那也不要叫我卡桑德拉。”

“但是，这是你的名字，上帝啊。它定义了你。就像达伦定义……好吧，定义了这个新认识的男孩。”

“你甚至不认识这个小鬼。”

“小鬼？卡斯，请不要用这么不吉利的词。”

“他是杰克的新朋友。这并不意味着他与朋友作出了什么出格的事情。”

“也许没有，但达伦？看在上帝的份上，卡斯。必须严肃对待这件事。”

“我想我们商量过，要尽量避免武断。这是我们新年时达成的协议，还记得吗？”

“现在是二月份了。已经不算数了。反正我也不是武断。”

“但是却势利。”

“卡斯，我不是一个势利小人。我只是不希望在我家里来了个叫达伦的人。我把我的全部工作时间都拿来为他进行辩护。我不希望下班回家后还看到他们。”

“你还没有见过他。”

“我不需要见他。总有一个房间他不能进去。”

“没这个必要。”

“就这样的名字？六个孩子中至少有一个是这样的名字。这些非主流名字真是糟透了。你都知道他们其中有一个是以一个廉价酒的名字命名的。”

“蓝布里尼吗？”

“看来你很明白我的意思。霞多丽或里奥哈或其他一些类似的东

西。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父亲。他们还会占用福利，那是我们缴纳的税费，卡斯。”

“皮普，我想尽我最大努力去保护孩子们。尤其是杰克。这对我有帮助。”

皮帕放下，握住卡斯的手。“你真的是这么想的？”

“相信我。”

看着红玫瑰坚定的眼神，皮帕在心里权衡了一下利弊，就像某人的身自由就取决于此了。“好吧，这事情就照你的意思办。我那天晚上会比较忙。”

“你都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放心吧，那天我会工作到很晚的。”

“皮普，你必须来。杰克是你儿子。”红玫瑰用食指轻抚了一下皮帕的手。“那你说怎么办呢。”

“那他们吃什么好呢？”皮帕抗议道。“我认为餐馆不会供应非主流食品。”

“我去订披萨饼。”

“披萨饼？”皮帕不屑地撇撇嘴。“订？你的意思是在我家的餐厅里吃外卖？”

“不，在休息室里，在电视机前。”

“这可不能开玩笑，卡桑德拉”。

红玫瑰轻吻皮帕。“我不是在开玩笑，亲爱的。披萨饼，在餐厅吃。用手抓。”她抓起爱人的手指强调这一点。

皮帕睁大他那巧克力色的眼睛。“用手？”

“皮普，我今天终于可以与杰克建立沟通。我想乘胜追击。”红玫瑰不想继续讨论这个话题，慢慢放开皮帕的手，让她听明白自己接下来的话。“如果偶尔的披萨饼和非主流小孩搞乱了你完美的家庭，但是这使得你的小孩能够接纳我，那就是你将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第7章

安娜·哈格里夫斯副督察靠着桌子边缘，她拒人于外的表情让人感觉到她现在没心情寒暄。红玫瑰弯起眉毛用探询的眼神望着她并关上了门。

“又一个。养老金领取者，在米切姆道。从宾果游戏厅回家的途中，晚上九点半出的事。她现在很糟糕。”

红玫瑰瘫坐在她的办公桌后面。“昨晚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

“毫无打扰您的价值。做不了什么事。”

“怎么个糟糕法？”

“一个小时前得到的消息，情况危急。他们认为并不乐观……她已经79岁了。”

“又是棒球棒吗？”

安娜点点头。

“他们有没有留下什么？”

“跟之前一样。红色贝雷帽。在法医那里。”

“他们当然不会那么愚蠢？”红玫瑰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答案。这不是愚蠢。这是嚣张。她想去案发地点给自己找寻一些线索。“一个星期内的第三个？”

安娜还未来得及回应，传来了敲门声。总督察比尔·安德鲁斯犹豫地将头探了出来。“抱歉。我还以为你是一个人？”

这不像是一个问句，更像是一个陈述句。

安娜立正起来。“我就要走了，长官。”

“谢谢你，安娜。”红玫瑰对她的副督察点点头，“五点钟我和你汇合。”

总督察站到一旁让安娜通过，然后把大门关上。“卡斯，那你打算怎么做？”

“找出真相，头儿。如果这个老夫人也死了，是我的错。”

安德鲁斯叹了口气。“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卡斯。忘掉海伦·米伦的事情。”

“抱歉。”

“葬礼怎么样？”

红玫瑰自己滑进椅子，示意安德鲁斯也坐下。她知道如果不请他坐，他是不会坐下的。“尘埃落定。生活仍在继续。”

“抱歉，我没有去。”

“你都没有见过他。”

“我的意思是为你而去。”

红玫瑰勉强地微微一笑。“谢谢你，头儿，但我真的不想说这个事情。”

“那就随你。我们下班后碰个面然后安静地喝一杯怎么样。我有几件事情想让你做。”

“当然可以。有令人兴奋的事情吗？”

“你近期的任务；伯恩斯团伙；我们还需要为新员工拟定培训计划。”

“头儿？”

“你没忘记吧？”

红玫瑰摇摇头，“没有，当然没有。只是……”

传来敲门声。

“请进。”

“长官？”杰斯·哈里斯警探看看安德鲁斯又看看红玫瑰，欲言又止。“贝克区殴打案件。那个老太婆？”

“老太婆，杰斯？”

“抱歉。是老太太。”哈里斯紧张地动了动脚，他显然对总督察的在场存在敬畏之心。

红玫瑰烦躁地发出一声叹息。“还有吗？”

“我们刚接到一个证人的电话。”

“太好了，杰斯。”红玫瑰神秘地扫了一眼安德鲁斯。然后对哈里斯说，“那男的有什么话要说？”

“是一个女的，长官。她想对一名高级警官说。一名男性高级警官。”

“那我建议你和巴里去，做好笔录。”

“巴兹 1 不在这里，长官。”

“那就带麦克。”

“他也出去了，长官。安娜也是。”

红玫瑰叹了口气。“杰斯，她可能有很重要的信息。我们不能让她等久了。你为什么不去？我敢肯定，你自己有足够的权限处理这件事情。如果你需要什么，就打电话给我。”

“我自己来？但是巴扎 2 不在。”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让你自己来，杰斯。难道你还要等巴里从牙医那里回来拉你去？”

哈里斯举起一只手抗议。“当然不是，长官。我自己就可以了。”他退到门外，紧张地把目光投向了总督察。“谢谢你，长官。”

门关上了，安德鲁斯转向红玫瑰。“没了巴里·泰勒他就失去方向了。”

“可不是。不过，就算是杰斯·哈里斯也不会把这事情搞砸。”

安德鲁斯笑了。“鬼才相信，卡斯。对了，我刚刚说的，下班后喝一杯？”

“抱歉，头儿。我已经有约了。来自地狱的晚宴。”

“听起来很有趣？”

“皮帕本来安排了一个葬礼后的二人世界。但现在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四个人。实干家与芭比也想过来表示哀悼。”

“你说什么？”

“皮帕的前夫，理查德和他的硅胶秘书。”

“但我认为你们两个不需要……”

“没错。如果我需要做这个东西，我得先做一个正面脑叶手术。”

“那么，为什么呢？”

“皮帕的担心理查德和孩子们。她想把他推到一边去。”

“我不明白。”

“未来的监护权争夺战，如果迪克和他的‘芭比娃娃’认真起来……”

“但他遗弃了他们，不是吗？”

“是的，因为我。”

“但可以肯定，他不能就这么……对不起。”安德鲁斯抱歉地看了红玫瑰一眼，轻轻翻开了他的手机。“我就过来了，长官。”

“长官？”

“是总警司，但听上去有很重要的事。我得走了。”红玫瑰瞥了一眼时钟。“我也是。但是头儿，我想跟你说。咱们还是碰个头吧。就当是大战前的一场预热。”

1 巴里的昵称。

2 巴里的昵称。

第8章

红玫瑰咬了咬她那未涂指甲油的短指甲，看见警长安娜·哈格里夫斯收起了对讲机。“怎么样？”她问道。

“病情严重但是还算稳定。她很坚强，这点可以肯定。患过两次乳腺癌，还安装了心脏起搏器。她不会向死神束手就擒的。”

“混蛋！”红玫瑰一拳打到桌子上。“混蛋，混蛋，混蛋！我们必须将这些败类绳之以法，安娜。他们休想再脱罪了。”

“我们只需要像跟屁虫一样盯着他们，然后寄希望于他们露出马脚。”

红玫瑰闭上了眼睛，沉重地叹了口气。“不然你回市议会，试着和闭路监控的人员谈谈。和我们拿到的录像相比，应该还有多得多的录像。这是本案的一个关键所在。他们肯定还有其他的摄像头。”

“当然可以，我马上去办。”安娜在门边顿了顿。“哦，对了，记得今天下午你和总警司的会议吗？被取消了。”

红玫瑰困惑地皱起眉头。“取消了？”

“总警司和总督察都取消了下午的日程安排。”

“什么？比尔这会儿才有时间赶来见他。怎么回事，为什么什么事我都是最后一个知道？”

安娜将外套披在她的肩膀上。“把握动态，头儿，这是我的风格。”

“恐怖主义威胁？”

“好像是他们早前办的一件大案？红苹果案？”

“它怎么了？”

“又不翼而飞了。”

红玫瑰轻轻吹了声口哨。“头儿因为跟踪这件案子差点被杀害。”

“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我在哪儿呢。回见。”

红玫瑰坐在椅子上打转，轻点鼠标，打开待机的显示器。用谷歌搜索了红苹果，浏览了一下报告，老旧的相片上是一个带着微笑着的年轻版比尔·安德鲁斯。那时他还只是一个警司！看看那头秀发！

电话铃声打断了她的遐想。“我是露丝督察。”

“长官，我是杰斯。在贝克。证人说，她可以认出伯恩斯团伙中的一员。但她还是想和一名高级长官交谈，而不是我。”红玫瑰按捺不住喜悦，朝空中挥了一拳。“如果她有那些混蛋的信息，什么都是值得的。告诉她我现在就来。发短信告诉我地址。”

第9章

“皮普？”红玫瑰扮了个鬼脸，喝着保丽龙杯里面温热的咖啡。“只是抽空打个招呼。”

“抽空打个招呼？”

“我就不能自由地打个电话给我的爱人吗？”

“我怎么感觉你打电话过来是想闲聊？”

红玫瑰斜倚着自动售货机。“今晚的事情……”

然后是一片沉寂。

红玫瑰局促地对着手机说。“我不知道今晚忙到什么时候。我想可能不得不改天再约。”

“卡斯，今晚我真的需要有你在。”

“发生了一些事情。”

“卡桑德拉。”

“但是……”

电话那头报以冷酷的回应，响亮而清晰。“不，卡桑德拉，没有但是。这没得商量。”

“万一又发生什么事呢？”

“如果你不露面，就肯定会有事。”

红玫瑰愤怒地将未喝完的咖啡倒进了垃圾桶。“我是不是应该把这当做是你在命令我？天哪，皮普，我不是温室里面的小学生。”

红玫瑰按了一下结束通话按钮，冲下走廊。詹姆斯·麦肯齐副督察想同她打招呼，但她不屑地拍了拍他的脸。“现在不行，麦克。我很忙。”门砰的一声关上了，窗台上的植物跳了一下，仿佛都被吓到了。

第10章

红玫瑰敲了两下公寓五楼的门，门上的油漆脱落下来掉到泛白的水泥过道上。门开了，露出了面无表情的杰斯·哈里斯，他滑稽地用食指和拇指捏着他的鼻子。

“谢天谢地你来啦，长官。这个地方到处都是猫和小便的臭味。也有可能只是猫的小便而已。”

“也祝你下午好，杰斯。”红玫瑰跨过门槛，她的鼻子皱了一下，然后拿起一只手在面前挥一挥。“哎呀！你真不是在开玩笑，”她低声说道。“那么，除了空气不新鲜之外，案子有什么收获呢？”

“这个愚蠢的老姑娘觉得她是一个单身女人的守护者，长官。一天中她会花上一半的时间拉窗帘。”

“我希望你把我叫过来不是只为了说这些，杰斯。另外请不要叫我长官。”

“不是的，长官。我是想说，不是的，头儿。”哈里斯紧张地挪了挪脚跟。

“那你想说什么？”

“她把自己看到的写成了日志。她说，她坚信总有一天她会成为一个谋杀案的关键证人。”

“是不是与伯恩斯兄弟的小团伙有关？”

“是的，长官。我是说，头儿。袭击发生前，她看见他们就在附近的宾果游戏厅。”

红玫瑰重新打开门，往外看。“从这里吗？”

“后面的卧室窗户。她说，她可以看到整个公园的宾果游戏厅。”

“对面的公园？”

哈里斯翻开他的记事本。“橙黄色头发，脸色苍白，穿着深色的修身西裤、一件敞开着的的帽衫和一件西汉姆联队的球衣。”

“橙黄色头发和西汉姆联队的球衣吗？听起来像西蒙·克拉克。该不

会是双胞胎？”

“恐怕不是，头儿。总共有四人，但其他三个都没有在视线范围内。”

“她看到了公园对面？”

哈里斯仍然笑嘻嘻的。“是的，所有的细节。”他拍了拍他的笔记本得意地说。“我已经全部帮你记下来了。”

红玫瑰轻轻地合上了属下手上的笔记本。“为什么你不问问她是怎样才能在晚上从这里看到这一切的？”红玫瑰的心沉了下来，她看见哈里斯开始不安起来，身体不住地左右摇摆。“杰斯？”

“我其实没有问她，长官。我是说，头儿。我的意思是……”

红玫瑰深吸了一口气。心里默数到十。“现在我来了，杰斯，我想现在一起去问她。如果事实证明她还没有像克拉克·肯特的那样的超级视力，那么你放心，我们将深入讨论这件事。”

“长官。”

“还有，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老是叫我长官！”

“不，长官。”

红玫瑰忍住控制自己不再骂人。“快带路，杰斯。我警告你，如果我有麻烦，我不会是唯一一个倒霉的人。”

第11章

杰斯·哈里斯推开玻璃镶板门的一刹那，红玫瑰感觉到一股恶臭扑鼻。她不得不用嘴巴大口大口地呼吸。

“埃利斯夫人，我是露丝探长。”红玫瑰出示了她的警官证，但对方显得无动于衷。“我想你已经跟我的同事哈里斯探员谈过了。”

埃利斯夫人眯起眼睛透过她那副硕大的眼镜看了下证件，抚摸着睡在她腿上的花斑猫。“是的，我告诉他我想跟一个高级警官交谈。为什么他们让你来？”

红玫瑰冲着她的同事笑了一笑。“我就是本地比哈里斯探员高级的警官，埃利斯夫人。我是露丝探长。”

老太太对于红玫瑰伸出的手不屑一顾，只关心抚摸她的猫。“级别还不够高。”她头也不抬地说。

红玫瑰勉强地挤出笑容。“埃利斯夫人，我向你保证，督察的头衔排名已经足够靠前。我负责一个团队调查近期居民区接连发生的袭击。杰斯，也就是哈里斯探员，告诉我你有信息可以帮助我们。”她扫视了小房间，想找到一张没堆满报纸的椅子，迫切想要呼吸到新鲜空气。“可以跟我说说吗？”

埃利斯夫人耸了耸肩，注意力回到了角落里的电视机上，电视上是一个白天低收视时段播出的无聊智力竞赛节目。“我已经告诉他我所知道的一切。你要知道我本以为至少会有一个高级警官来对我说声谢谢。”

红玫瑰朝哈里斯瞪了一眼，他赶紧收起满脸的堆笑。她小心翼翼地把一包羊毛和织针移到一旁，在沙发的一端坐下来。“我无意间发现你戴着眼镜，埃利斯夫人。”

老夫人盯着红玫瑰。“这就是你身为一个督察的原因所在。你能够熟练地指出显而易见的问题。”

红玫瑰不禁愕然。人不可貌相，这老太太真的就像锋利的指甲一样犀利。“哈里斯探员告诉我，你从窗户看到了问题少年。你能不能

告诉我是哪一个？”

埃利斯夫人摸着猫的手停了下来。“请问得清楚一点，督察。你的意思是哪个少年还是哪个窗户？”

红玫瑰叹了口气说。“哪个窗户。”

“我卧室的窗户可以俯瞰公园。宾果游戏大厅在另一边。”

“那么，你有信心，描述给哈里斯探员的是正确的？”

埃利斯夫人翻了个白眼，看了一眼哈里斯。“我就知道女警官对这个事情帮不上什么忙。更别说其他事情了。”她回头看着红玫瑰。“我知道我看到了什么，督察。你不要以为我是个老态龙钟、喋喋不休的老太婆。”

“我向你保证。埃利斯夫人，我……”红玫瑰正要反驳就语塞了。她不想说谎。“但是当时天已经黑了，还飘着雪。即使是可以一览无遗，也不是最佳状况。而且，如果没记错的话四个边界还都有树。”

“现在是冬天，督察。大部分的树木都是光秃秃的。满大街都有路灯亮着。这恐怕是市政部门明智地花我们税费少有的一个时候了。”

“你能不能带我看看那个窗户呢？”

“这里只有一间卧室。”老夫人朝一个门点了下头便又把注意力放回电视机。

“这是你的卧室，埃利斯夫人。我觉得你陪我们进去比较好。”

“我这里没有什么值得偷的。不用客气。”

“埃利斯夫人。可以吗？”

老太太长长叹了口气，轻轻地把还在睡觉的猫放在地板上。她挣扎着站起来。“是关节炎。但是你不用担心，督察。你刚刚将一个贫穷的退休老人从她的椅子上拽了起来，就为了看看那个该死的窗户。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要一个男的高级警官，他会懂得什么叫做绅士风度。”她盯着哈里斯，心里明白他还不够格。

埃利斯夫人推开门，踉踉跄跄地倚着床边把飘窗拉开，白昼的光顿时涌了进来，屋内一片狼藉，红玫瑰尽量不去关注，地毯上满是猫

的毛发，布满了成堆的报纸和杜松子酒空瓶子，她艰难地跨过去。她很惊讶地看到床边的小桌子上有一台笔记本电脑。

“那么宾果游戏厅在……”红玫瑰扫视了一下公园，尝试确定一下方位。她瞟了一眼哈里斯，然后转向老太太。“埃利斯夫人？”

埃利斯夫人蹒跚地走到一旁。“接下来估计你会想要借我的眼镜的。在那里，老天。在这那些树木后面。”

红玫瑰眯起眼，努力把目光聚焦在远处依稀可见的白色和蓝色建筑上。她看着哈里斯叹了口气，然后转向老太太。“埃利斯夫人，我很尊重你，但是白天都几乎看不到游戏厅。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在这个距离看清一个人的脸，更不用说听到名字了。你需要一副望……”

红玫瑰话音未落，埃利斯夫人已经拉开窗帘，露出一对安装在三脚架上的高科技望远镜。

“当今这个社会，怎么小心都不过分，”埃利斯夫人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儿子为我购置的。所以，督察，从现在起，我能不能期望可以得到一点点的尊重？而不是像患有老年痴呆症一样被看待？”

“埃利斯夫人。我向你保证，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她会玩望远镜。毫无疑问这增加了这个老妇人讲述的故事的可信度。“我真的很感激你能花时间跟哈里斯探员和我谈话。你帮了大忙。除了你告诉我属下的内容之外，还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如果有，我早就告诉他了，是不是？”

红玫瑰勉强地笑了笑说。“你说你还想反映另外一个事情？”

“是的，但是我想跟一个男的高级警官谈，希望你不要介意。”

“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高级警官，现在都非常忙。我向你保证你可以把所有困扰着你的事情都告诉我，我值得你信赖。”

老太太上下打量着红玫瑰，仿佛在评估她可以多值得信赖。“这还真不好说。”

“不妨一试。”

埃利斯夫人仔细思索了一番怎么组织语言。“路的对面有一个小伙子。”她指了指公园那边的宾果游戏厅。“每天洗澡前，他会在窗前脱掉衣服。他有时把窗帘敞开着。”老女人的眼睛亮了一下。“可以看到他的……你知道的。”

红玫瑰对着哈里斯忍住不笑。“我明白。难道他故意站在窗口炫耀自己，或者是也许他只是不知道有人会看到他？”

老夫耸了耸肩。“这个重要吗？反正什么都被我看到了！”“这关系到我们该怎么处理呢，埃利斯夫人。通过不雅裸露来获得性满足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他将可能会被列入性罪犯名册。但是，即使他不是故意的，可能会有路过的小孩看见。”

埃利斯夫人咯咯地笑了。“基本上看不到。他住在三楼。”她指着树林的那一边。“宾果游戏厅旁边的那栋楼。”她指着望远镜。“你自己看。那个窗户就在路灯杆的正上方。”

红玫瑰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埃利斯夫人，如果你只能通过望远镜望见这个男人就说他在对您放电，这种说法在法律上讲是站不住脚的。恰恰相反，您使自己倒是很有可能被指控为窥阴癖者。法庭起码会说您被侵犯是自己造成的。”

“侵犯？”老太太瞪着红玫瑰。“谁说我被侵犯了？我巴不得你能要求他一直把窗帘开着。”

红玫瑰双手合十，放在她嘴唇下默默祈祷。默数到十。哈里斯转身窃笑。

红玫瑰将她的目光投回了望远镜。“如果我们为你安排一组照片给你看，你认为你真的能够认出你看到的那个年轻人吗？”红玫瑰竭尽全力耐心地挤出一丝微笑。

老太太步履蹒跚地走向望远镜旁边的笔记本电脑。“没这个必要。”她从桌子上取出一个软垫信封递给了红玫瑰。“所有的都在这里。”

红玫瑰接过信封，小心翼翼地斜放，一个光碟落到了她手上。“埃利斯夫人？”

老太太指着望远镜。“我把看到的都录下来了。”她拿起了一张SD卡。“我从卡里面拷贝到这里面了。”她指着笔记本电脑。“有些晚上这比看电视更有意思。我的意思是，因为婀娜沙普死之后科里不再是原来的科里了。”她向红玫瑰凑过来，窃窃私语道。“一定要看看在周三晚上的录像。他有一个客人。天呐，那家伙太大了！”

第12章

“一杯超大的黑皮诺。”总督察比尔·安德鲁斯轻轻地把杯子滑到红玫瑰面前。

她感激地笑了。“大恩人呐。谢谢。”

安德鲁斯有点不适地清了清嗓子，坐到督察对面的座位，点了点头，举起了自己的酒杯。“这杯为工作。”

“地狱般的一个星期。”红玫瑰举起自己的酒杯碰了碰他的啤酒，然后盯着安德鲁斯。“敬你。”她抿了一口，然后说：“你看起来挺累的，头儿。”

安德鲁斯疲惫地点点头。“你知道的，经常都是这样。再加上今天该死的红苹果。我想你应该听说过吧？”

“是的，最后一个知道的。”红玫瑰笑了。“在谷歌上搜到你了，头儿。在你的时代，你看起来很帅。”

“我的时代？”

红玫瑰不好意思地笑了。“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自认为我没有被岁月雕琢得那么深刻，是不是？”

“我想不会。对于一个爷们儿而言。”

“太操心了才让我看起来这么老，卡斯。一些警察一离开警察局，就可以什么都不管了。但是我不能。还有，不要说你也跟我不一样。咱俩都一样，到家了还放不下。”

“跟我说说该怎么做。皮普每天都要在床上教育我一番，尤其是当我们刚要……”

安德鲁斯举起了手。“信息量太大了。”

“不好意思。那么你是怎么想的？我觉得这并不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

“就像我说的，我们回家了还放不下。”安德鲁斯若有所思地盯着天空。“总警司盯着我；高层盯着他；在图汀有这么一个到处捣乱的

疯狂团伙；那个疯子猎人送给了你那份神秘礼物，还有红苹果又死灰复燃困扰着我……”他停顿了一下，避开了红玫瑰的目光。“还有你。你也让我操心了。”

红玫瑰扬起眉毛。“为什么你会担心我？”

安德鲁斯叹了口气。“你父亲刚刚去世，卡斯。”

红玫瑰耸了耸肩，一小撮金发落入了她的眼帘。“所以呢？”

“所以，你表面上在他人面前扮演一个坚强的、称职的警察，但你骗不了我，姜还是老的辣。我见过太多了。”

红玫瑰本能地把手放在安德鲁斯的手上。她感觉到了他的紧张，心里暗自发笑，他们合作了这么多年，他还是这么不放心。“放心吧，大叔，我已经是个大姑娘了，好不好？我可以照顾自己了。”

“即使这样……”

红玫瑰喝了一大口酒。“自从我妈在我的第九个生日时弃我于不顾之后，我一直都是自己照顾自己，头儿。我现在早已习惯了。”

安德鲁斯不自在地在他的椅子上挪了挪。

红玫瑰摇摇头，她的眼睛望向天空。“又是那个表情。”

“什么表情？”

“同情。”红玫瑰放开他的手，“我不需要同情，头儿。”她靠在椅子上，捻转着杯子。“很久以前，我就克服了我的心魔。我很好，好吧？”

“不管你怎么说，卡斯。别指望我会上当。”

红玫瑰把杯子倒过来，向服务员示意。“可以再来一杯吗？”

“我够了。你什么时候去跟皮帕会合？”

“八点半。”

安德鲁斯看了看表。“最好这是最后一杯。”

红玫瑰用手指碰了下额头做了个敬礼的姿势。“是的，长官，总督察安德鲁斯爵士。但是，我在想不去赴鸿门宴了。皮帕可以自己处理

好。”

“你刚刚给你的父亲办理了丧事，卡斯。别喝太多酒。”

红玫瑰抓起刚倒满的杯子一饮而尽。“这算什么酒啊？”对服务员说“再来一杯，伙计。”

“卡斯，慢点喝，看在上帝的份上。你还没有吃过饭呢。”

“放松点，头儿。这一天太漫长了。我需要安静地喝点酒，而不是去一个富丽堂皇的饭店。”

酒来了，安德鲁斯从服务员手中接过酒杯，放在自己杯子一旁。“我认识的大多数人宁愿以自己的右臂来换帕特森的一张饭桌。”

“我不属于大多数人。总之，皮帕经常带我们去那里，这甚至让我觉得我是里面的一件家具。”

“可见那里有多棒。”

“毫无疑问。他们的烤猪五花馋死人了。只是今晚不行。更别说是跟那个混球医生一起了。”

“好了吗？”安德鲁斯把他的酒杯慢慢放下。“现在听我的，改一下主意。卡斯，你去见皮帕。你要愉悦地享用美食，不要与理查德发生愚蠢的争吵。然后你要休息几天了。”

“休息？”

“丧假。”

红玫瑰坐着倾身向前。“我不需要该死的丧假。”

安德鲁斯举起手掌。“这是命令，露丝督察。”

红玫瑰叹了口气，嘴角露出一丝微笑。“事情太多了，头儿。有一些流氓需要我处置，还要找出猎人这个怪胎。”

“你的团队可以处理伯恩斯兄弟的事情。猎人的事情可以等等。只是某人的一个恶作剧。你需要休息一段时间。”

“此时此刻，有一个老太太在医院的病床上，而她本应该惬意地待在家里颐养天年。学校里，有人把可卡因出售给与杰克和埃拉同龄的

孩子们，再加上天天都会发生的爆窃案及偷车案；还有，法默还在休假。我的组员没有一个可以请假。”

“这至少能够让皮帕高兴。”

红玫瑰举起双手示弱。“唉，唉，你赢了。”

“我很高兴我们厘清了这件事。”

红玫瑰甜甜地笑着。“现在能把酒杯还给我了吗，求你了？”

安德鲁斯勉强把杯子推过去。“最后一杯，喝完就走。我们需要谈谈工作的事情。”

“头儿，什么事？”

“新人的事情。特里·米勒。”

“你是说那个牛仔？”

“卡斯，他只是来自德克萨斯州，并不意味着他是个牛仔。”

“真可惜。我想过把他分到与泰勒和哈里斯一组。”

安德鲁斯咧嘴笑了。“没人会有那样的待遇。不管怎样这是头儿总警司的宠物计划。”

“这么巧他刚刚在佛罗里达买了一栋别墅？”

“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的？”

“小道消息，头儿。一切知识的源泉。那么这是真的了？”

“佛罗里达州和得克萨斯州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州。不过，我们私下说，卡斯，我自己也想知道，这个我得坦诚。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国外的警察调到这里工作。”

红玫瑰咧嘴笑了。“腐败？在伦敦警察局？当然不会。”

“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好吧，流程应当已经完成了，但除此之外我一无所知。据我所知，他在达拉斯有不到一年时间的经验，在这里几乎没有经验。他一直在北威尔士警方接受过一些基本的训练。不过，里尔的穷街陋巷可不能与伦敦相提并论。”

“他会来我的组吗？”

“高层的命令。总警司跟我说，要确保他由你来管理。你私人直接管理。”

“我的天啊，比尔！那我现在都成了警队保姆了。我想这不是因为我是警局里面唯一的女性督察的原因吧。头儿，我只是随便发发牢骚。”

“这并不全是坏事，卡斯。你可以以自己的严格标准塑造一个警员。”

“是啊，没错。我还得从头开始训练他怎样不会打中嫌疑犯。”

“他几乎不可能把他的枪偷运过海关。”安德鲁斯对这想法感到很好笑。“我敢肯定，特里将证明自己是团队的一名重要成员，卡斯。星期一早，我会与总警司外出办理这件突然冒出的红苹果案，所以你将是第一个收获喜悦的人。”

“我等不及了，”红玫瑰乏味地回应说。她举起半空的杯子畅饮了一口，琢磨着她是不是敢再来一杯。

“好吧，我们都已经下班了，露丝，此时此刻我不是你的上级，想说什么就说吧。”安德鲁斯的声音不经意间充满了温情。“我了解当时皮帕在法院无法抽身。不过你的家人都参加葬礼了吗？”

红玫瑰勉强地假笑了一下。“是啊，都去了，如果把他们称为家人的话。”

安德鲁斯看着她又喝了一大口酒，一言不发，期待她能说下去。

“几个叔叔，你知道的，他们来自老男孩俱乐部。一个搬了两次家的表弟，自从我十三岁与弗朗西斯卡霍利一起被困在树屋上一整天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红玫瑰的眼睛闪烁着，想起记忆中的往事，嘴唇上露出一丝微笑。“哇，弗兰基霍利，有时间我一定要告诉你一个故事。我的初吻。”

安德鲁斯脸红得发烫。他捂住嘴咳嗽了一下，调整了一下在椅子上的位置。“没有其他人了吗？”

“我爸爸的姐姐，她太老了，站都站不稳，还有随时爆发的重度阿尔茨海默氏症。她甚至不知道我是谁，真可怜。”

“你妈妈去了吗？”

“别开玩笑，”红玫瑰摇了摇头，直愣愣地盯着被子里的酒。“情感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当然，再有一次的話我真的有可能需要她。”

安德鲁斯沉思了一会儿，小心地组织他的语言。“那你的弟弟呢？”

红玫瑰哼了一声，冰蓝色的眼睛暗了下来。“要说也顶多是继弟。他心里明白在他的脚踏进这神圣土地的那一刻，我就想着把他也推下去。还有，我所知道和唯一在意的是，他还会把自己埋了呢。”

比尔默契地扬起了眉毛。“虽然这样，你不是单独一个人去的吧，是不是？”

“安娜来了，作为道义上的支持。”

“我很高兴。她很有前途。”

“什么，又往晋级迈进了一步？”

“这不公平，卡斯。事情正在发生变化。”

“做你的梦吧，头儿。真要等到什么都公平的那一天，我已经在领退休金了。说真的，我什么时候能有机会升到总督察呢？”

安德鲁斯笑了。“有意思，其实你应该说……”

“头儿？”

她的酒友身体前倾。“你知道我明年春季可以选择提前退休。”

“但你不会。你会一直在的，除非他们逼你退休。”

“如果我老婆鼓动我的话，那可说不定。我已经告诉总警司，我在认真考虑这件事。”

“这不是什么机会，头儿。还有一整年，你会改变主意的。不过，这样又如何呢？”

“偷偷告诉你，你有可能成为我的继任者。”

“什么，经过昨天那种事，还有可能吗？”

“一次失态不会影响你的机会。不要变成一个习惯就好。”

“见鬼，我还想着下次还会搞砸。”

“讽刺是智慧的最低级形式，卡斯。”

红玫瑰的脸上笑开了花。“真的吗？我的在总督察的候选人之一吗？”

“不存在名之一，你就是。讽刺的是，你的私生活是一种优势。高层认为推举像你这样的人，可以传递出正能量。”

红玫瑰的脸色阴沉下来。“该死的，我就知道是这样。”

“知道什么？”

“他们可以打消这念头了，头儿。我不感兴趣。”

“卡斯？我没听错吧？”“听错？头儿，我们绕了一圈，不是吗？以前是女人为了出人头地不得不与男上司上床。现在……不！不可能！如果我升迁，头儿，我要靠我的成就来赢得，而不是因为我和另一个女人一起生活和睡觉。”

第13章

帕特森饭店外部由大理石砌成，周围点缀着不少石雕，红玫瑰在饭店外面一排修剪好的灌木的掩护下狠狠地拍掉衣服上的灰尘，用手把衣服弄平整。她对米尔街上的车水马龙视而不见。一边对着粉盒看自己的唇膏涂好没有，一边试着抚平自己有意弄乱的头发，她深吸了一口气，推开巨大的玻璃门，走进了欧罗巴一角，这里正好是梅菲尔的心脏地带。

她那训练有素的眼睛投向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在人山人海中寻找皮帕的踪迹，寻找她那完美的爱人。托马斯·帕特森以他一贯的高效，一边与他人交流寒暄，一边领着红玫瑰通过重重阻碍来到了水族箱。红玫瑰向老板的弟弟表达了一下问候，然后把自己甩到黑色高背真皮座椅里，这才感觉到自己的私隐受到了一点点尊重。

“你来了，”皮帕隔着桌子握住红玫瑰的手。“我很开心。”她敏锐地看了一眼爱人的装束，然后笑容顿时停住了。她压低声音说。“哦，上帝，卡桑德拉。你穿的是工作服。”

红玫瑰不好意思地笑了。“因为我刚刚做完工作？”

“别太随便了，卡斯。你知道我的意思。”

红玫瑰俯身向前轻吻了一下皮帕。皮帕的头往后一缩。

“你刚才一直在喝酒。”

“来之前顺便喝了一点。”

“你有时间醉酒，但没有时间换衣服？而且这一顿饭这么重要。”

“我没醉，皮普。我和头儿讨论了一些事情。”

“在酒吧里讨论？”

红玫瑰仔细地看酒水单，避免与她眼神接触。压着嗓子说，“是的，就是在酒吧。”

“我还没听说过这里的酒吧代替了警局成为处理警务的场所。”

“是一个非正式的会谈。关于我升职为总督察的事情。”

“升职？”皮帕的语气瞬间缓和下来。“你会被提拔成总督察？！卡桑德拉，这个消息太棒了！”

“别高兴得太早。还没呢。而且我很可能拒绝提拔。”

皮帕的脸色变了。“哦，我的天呐，你真的是喝醉了！”

“我没醉。不过我倒是希望我醉了。还有，我现在需要更多的酒，这样我才可以面对你那自以为是的前夫和他的硅胶情人。”

“卡桑德拉，我跟你说真的，不要说脏话。至少在这里不要。不然会冒犯托马斯和雷蒙德的。”

“他们又听不到，还有，我真的很想说脏话。本来是我和你二人世界，为了追悼我的父亲。除非你忘了。”

“是你自己说的你不需要。”

“但我并没有说要邀请那个娘娘腔理查德。”

“理查德不是一个……好吧，有时候是。但是，我希望你今晚能够拿出最好的表现。”

“如果是他挑起……”

“别异想天开了。理查德不会那样的。”皮帕顿了顿，握着红玫瑰的手。“你知道，我们是多么需要做到这一点，卡斯。答应我。我得让他开心。他认为没有一个男性榜样，杰克会迷失自我。”皮帕淡褐色的眼睛泛着点点泪光，恳求着红玫瑰。

“男性榜样？像鲁尼？还是像泰森？拜托，卡斯。不要这样——哦，他们来了。”皮帕朝屋子对面挥手，嘴角来对红玫瑰咕哝道，“从现在开始，守规矩点。否则的话……”然后对新来的人说：“露西，理查德，见到你们太开心了。”

第14章

“皮普，你是不是要把每种甜点都研究一遍，再确定吃哪种？”

“我只是在清蒸雪梨和蓝莓芝士蛋糕之间徘徊。真是太纠结了。你今晚对什么不爽？”

红玫瑰强忍着把到嘴边的话吞进肚子，她的眼睛盯着桌子对面的理查德和露西，他们在用甜言蜜语调情。“我对那个男人不爽。他今晚所做的事情只是豪饮他能发现的最昂贵的葡萄酒，谈论他的业务、他的高尔夫俱乐部，还有他的手表花了多少钱。你之前到底看上了他哪一点？”

皮帕无力地叹了口气，举起她的菜单。“一个高端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资格之于一个男人就如一双精品女鞋之于一个女人。你应该知道的。”

“我的男性朋友没有一个打高尔夫球。”

皮帕甜甜地笑了。“这反映了你选择的社交圈，卡桑德拉。好吧。再给半小时。我们需要谈论一下杰克的事情。”

“三十分钟。一秒钟也不能多。”红玫瑰抬起头，说出声来。“那你接下来要点什么。亲爱的？”

皮帕感激地笑了笑，合上了菜单。“其他人吃的，我都想吃。”

“别忘了我们明天要吃披萨饼。”

“披萨饼吗？”理查德中断了与伴侣之间的窃窃私语。“你们要吃披萨饼？”

皮帕不自在地扭动身体。她向一个服务生打了招呼，用她的脚轻轻碰了一下红玫瑰的腿。

“外卖。”红玫瑰确认道，饶有兴致地看着理查德震惊的表情。“杰克有一个朋友，明天会来喝茶。他难道没有跟你提到过达伦？”

“达伦？”理查德尽他所能地保持表情的平静。

“当然啦，杰克在新学校认识了不少朋友。”皮帕高声说。“而且跟

他们处得很好，不过他们都住得太远了。因此，卡斯邀请这个叫达伦的男孩明天来喝茶。”

“我觉得他们不会同意让一个叫达伦的男孩进入曼德波特曼？”

皮帕突然又发现了菜单中的乐趣。

“这对杰克有好处，”红玫瑰反驳道。“了解一下其他人是怎么生活的。这个周末，你可以问一下杰克关于达伦的事情。”

“这个周末。”理查德瞥了一眼露西。“我还以为下周才轮到我。”

“哦，理查德。不要告诉我你忘了。这不是第一次了。卡斯和我安排的。”

理查德怯怯地喝着杯子里的酒。“当然，我没有忘记。我只是担心我可能会有其他安排。”

红玫瑰愤怒的瞪着理查德和露西。“其他安排？只是隔周星期天而已，上帝啊。”

理查德不自在地在座位上扭动，无视红玫瑰说。“抱歉。菲利普，我们也许可以……”

“不行！”红玫瑰重重往桌子上击了一拳。“太扯淡了。你搞砸了。你改变了你宝贵的时间表。皮普和我本来要共度安静的二人世界。”

“卡桑德拉，不要那么大声。”皮帕不安地扫了一眼餐厅四周，尴尬地看到有些人把头转向她这个方向。她勉强报以微笑，一只手滑到桌子底下轻轻碰一下红玫瑰的大腿安抚她。“我敢肯定，这只是理查德的一个小小的疏忽。”

露西尴尬地傻笑了一下。“其实是我的错。抱歉。我不知道。”

红玫瑰点点头。“好吧，我相信你。”

“正如你说的，卡桑德拉，”皮帕继续说，“好像我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只是平静的一天，那下周日怎么样，理查德？”

红玫瑰皱起了眉头。“这是我们与孩子们的周末，皮普。他们离开我太久了。想都别想。另外，我已经答应了埃拉一起去逛街。”

理查德回过头瞪着红玫瑰，找不到合理的借口。“要不然这次就算

了，以后再按照计划安排？我会带他们去一些特别的地方来作为补偿。”

“露比可能会相信，”红玫瑰嚷嚷道。“杰克和埃拉已经够大了，他们会觉得你又一次让他们失望了。”

“够了，卡斯。”皮帕在红玫瑰和理查德之间摊开手掌。“我们能不能换个话题？如果大家都没话说了，我就准备结账了。”

再也没有人对此表示反对。然后是一片不安的沉寂。

“那，卡桑德拉，”最后露西出头了。“你的工作听起来很刺激。但是，所有这些事故和谋杀……不会困扰到你吗？”她打了一个寒颤。“鲜血和尸体，我的意思是？”

红玫瑰咳嗽了一声，怨恨地瞪了皮帕一眼。“所有工作都会困扰到我。但事故是由穿制服的警察处理的，刑事调查局。”见鬼，还是算了吧。露西没有恶意。至少她试图表示出友好。“不过，我还以为你会很习惯看到血腥的场面。”

“露西没有参与过手术也没有照料过病人。”理查德避开红玫瑰的目光说。“她有适合她自己的工作，她只是接听电话和做好预约。”他尖锐地望了露西一眼。“还有安排我的个人日程。”

“这个工作量很大，”露西真诚地说。“如果不是因为我，如果有人来隆鼻，瑞奇可能却会给对方隆胸。”露西对自己讲的笑话感到好笑，她的金发披散了下来。

红玫瑰愣住了，不知道这些巨大的、晃动的乳房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

仿佛看穿了红玫瑰的心思，露西把她的胸部向前推。“在过去两年，瑞奇在手术桌上为我尽心尽力了好几次。”

皮帕不禁把嘴里的黑比诺喷回了杯子里，勉强地报以假笑。她缩回到椅子上，恨不得想立马转移话题，她看到了托马斯·帕特森挨着桌子询问顾客满不满意。“埃拉告诉我，你在练瑜伽，露西？”

“哦，是的，每周三次，”露西尖声地说。“这是对我身体的柔韧性很有帮助。是不是啊，瑞奇？他说，这可以免于以后做整形手术。我

的腿现在可以劈得很宽了，太神奇了。”

红玫瑰举起了手掌。“哇！信息量很大！”

露西迷惑地盯着红玫瑰，然后恍然大悟地爆发出一阵笑声。她抓住了理查德的手臂。“哦，瑞奇，你有没有听到我刚才说的？”

皮帕把脸埋进了菜单里。

“那你呢，卡桑德拉？”理查德问道，趁热打铁。“你有没有考虑过进行手术整形？”

红玫瑰开心地笑着说。“以督察的薪水可承担不起，医生。”她伸出手，手指抚摸着爱人的手背。“不管怎么说，皮帕喜欢我现在的样子，是不是，亲爱的？”

皮帕清了清嗓子，见到托马斯已经走远了，总算安心了。“卡斯快要升职了，理查德。是总督察。”皮帕的眼睛盯着红玫瑰，示意她要注意举止。

理查德无奈地扬起了他那美妙的眉毛。“现在的警察就是这样，”他说。他把手伸进范思哲外套掏出一张美国运通白金卡，把它放在服务员预留在桌子上的银盘子里。“就是为了识时务和取悦少数人。”

红玫瑰坐直了，把酒杯放了下来。“什么意思？”

理查德把买单盘递给巡回服务员，然后直接盯着红玫瑰。“承认吧，卡桑德拉，如果你不是一个第三者插足的女同性恋，你永远也不会有今天。”

第15章

“哎呀。”红玫瑰正要推开自己的昂斯洛广场别墅的大门时，她的脚在冰冷的大理石台阶上踩空了，钥匙仍然留在锁孔里。皮帕伸出一只手抓住她的手。“小心点，你喝醉了，小野猫，让我来帮你。”她拧了一下钥匙，两人合力把锁打开，然后磕磕绊绊、嘻嘻笑笑地走到宽敞的过道上。“嘘，你会吵醒孩子们的，”红玫瑰口齿不清，食指笨拙地放到嘴唇上。“他们去外婆家里了，你不记得了吗？”红玫瑰用后背把门推上，笑得脸都变形了。“那现在整栋房子只有咱们俩了？”“我打算充分利用这个机会。”皮帕把钥匙扔进边柜上的一个盘子里，解开她的上衣，嘴角浮现出一丝坏坏的笑容。她的外套从肩上滑落到地上。红玫瑰看着皮帕开始解开上衣。“有什么特别的主意？”“哦，”皮帕挑逗性地吻了一下红玫瑰的嘴唇，“鉴于你今晚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我想必须要给你一个限制令。”红玫瑰的脸上满是笑容，恍然大悟。她拿出她的配铐，在爱人面前晃来晃去。“那么，你想当好警察还是坏警察？”

第16章

猎人手上拿着锤子，袖口绷得很紧，用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戏谑表情盯着米奇因恐惧而外凸的眼睛。

米奇光秃秃的头顶上不断冒出闪闪发光的汗珠，太阳穴上青筋爆出，脸色愈发变紫。

“我再问你一次，死胖子，剩下的呢？”

米奇猛烈地摇了摇头，汗水甩到了猎人身上。“我没拿。”

猎人用左轮手枪的枪管托起米奇的下巴。“我知道你没拿，米奇。所以你现在坐在这里，而我站在这里。”

“就只有这些了，真的。我把有的都给你了。”

“数额不够，米奇。我的意思是，少了五千美元。”

“一定有人……”

猎人用枪托猛击了一下米奇的脸颊，脸上留下了一道大大的血痕，鲜血滴到了他那被汗水湿透了的T恤上。

“一定有人什么，小子？”

“我亲自数过的。法默在场。还有那个小孩。你可以问问他们。”

“我会的。这一点你不用担心。”

猎人蹲了下来，抓着椅子的把手。抬起头盯着米奇惊恐的脸孔。

“但是你应该知道，你给我制造了一个难题，米奇。那个小孩被逮住了。这并不是说我认为他没拿，不过现在都问不到他。所以现在只剩下了你和法默。但是，如果我问法默，咱们都知道他会说是你干的。”

“我没有。”米奇的下唇颤抖着。“我发誓。”

“我的问题是，如果我空手而归，奎妮是不会太高兴的。我们都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猎人咬了咬牙，眉头紧锁。“最后的机会了，米奇。”

“不要啊。一定是搞错了。”

“哦，一直都会有搞错的事情。”猎人直起身来。“错得离谱。”他抬起枪管放进米奇的嘴里。“最后的机会，米奇。”

“一定是法默或那个小孩。”米奇从被枪管堵住的嘴里拼命挤出一句话。“也许他们在我们数过之后又回来了。”

“干得漂亮，米奇，但我得考虑到我的信誉。我必须带回去一件战利品，好证明我已经完成了我的工作。”

米奇看着猎人，困惑和恐惧占据了整个大脑。“战利品？”

猎人不以为然地啧啧了一声，然后扣动了扳机。他满意地看着米奇的脑浆慢慢的从墙上滴下来，就像融化的莫扎里拉奶酪。

他拿起塑料袋套在他的手上，从地板上捡起一块连着头发的骨头碎片，包紧了以便保鲜。

第17章

皮帕故意迈着缓慢而撩人的步伐，摇曳着身姿走过厨房。

红玫瑰在椅子上蠢蠢欲动，她的手腕被把她铐在椅子上的手铐擦破了。她任由自己的眼睛在爱人的全身上下游移，品味着身体的每个部位；她完全对爱人的挑逗俯首称臣了。

皮帕跨坐在了红玫瑰的腿上，她终于忍俊不禁了。“现在，督察。或者应该称呼你总督察？”她用手比了一个手枪的手势，慢慢从红玫瑰的太阳穴滑到脸上，最后到了衣领。她把头偏向一侧。“那么，你准备好认罪了吗？还是我们必须来点硬的？”

红玫瑰笑了。“滚一边去，律师。”

皮帕弯下腰吻着红玫瑰的脖子。“哦，但如果我将来成为总督察，我会让你给我当跟班的。”

红玫瑰目不转睛地看着皮帕跪在地上，手紧紧抓住椅子的扶手。

皮帕笑着开始了处刑。

第18章

“再来点咖啡吗？头儿。”安娜哈格里夫斯从座位上站起来，期待着回应。“你看起来像是整晚都在喝咖啡。”

红玫瑰感激地点头，嘴角闪着一丝苦笑。“差不多吧。”她努力无视大脑里面的轰鸣声，转向团队。“今天早上大家有什么进展？”她环顾四周。“巴里？”

“杰斯和我一整晚都在忙。”巴里·泰勒露齿一笑。“虽然说跟你不一样，不过我们样子看起来差不多。”

笑声充满了整个办公室。

红玫瑰的语调严肃了下来。“谢谢你，巴里，但我现在没有心情。”

泰勒敬了一个礼。“对不起，长官。我不会再这样了，长官。”

哈里斯讥笑了一下他的搭档。

红玫瑰盛气凌人地勉强笑了笑。“很高兴见到你发现这很有趣，杰斯。也许你忘了还有一个老太太躺在医院里。”

哈里斯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是的，长官。”然后他的眼睛又亮了起来。“我只是在告诉巴兹关于那个我们探访的老太婆的事，长官。你知道的，猫尿，双筒望远镜还有存储卡？”

红玫瑰长叹了口气。“谢谢你，杰斯。请不要叫我长官，另外，以后提到证人时，要说出名字。你看了那个磁盘没有？”

“这是我接下来要做的，长官。我是说，头儿。媒体播放设备被人用了，我昨天才拿回来的。”

“中午前我要拿到一份完整的报告。然后，你要回去做一份签过名的笔录。”

“回猫尿那里？”

“让巴里跟你一起去。”

泰勒举起一只手以示抗议。“我不想去，头儿。”

“巴里，你要跟杰斯一起去。就这样。如果你幸运的话，埃利斯夫人会为您倒上一杯茶。”

泰勒哼了一声。“真要命，头儿。从杰札 1 告诉我的内容来判断，这事情很快就可以处理完。我不善于对付老人家。”

“有一天你也会老的，巴里。”安娜把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递给红玫瑰。

“谢谢你，安娜。”再次面向组员，“巴兹已经在通往老年的途中了。”

从詹姆斯·麦肯齐那里传来了一阵桌子拍打在地板上的隆隆声和夸张的笑声。“一平。轮到你了，巴兹。”

红玫瑰轻蔑地瞥了一眼对这个玩笑给以回应。“不要给他打气，麦克，看在上帝的份上。既然说到老人的话题，医院有没有什么最新消息？”

大伙儿纷纷耸了耸肩。

红玫瑰换了个问题。“好吧，上一个去看她的是谁？”

更多的人耸了耸肩。红玫瑰转向她的警长。“安娜？”

“我昨天打电话给病房咨询的时候，她仍然昏迷不醒。我今天早上还会再打一个过去问问。”

“那么，就没有人去看过她吗？”

“没有多大意义，头儿，”泰勒尖着嗓子说。“她不能告诉我们什么，她现在不省人事，不是吗？”

红玫瑰瞪了一眼泰勒，目光扫了一眼整个房间。“我要让大家搞清楚一点。一位老太太在我们辖区内受到袭击，差点被打死，作为调查团队，你们没有一个人出于礼仪去医院进行探望？就不能至少安抚一下家属，告诉他们我们正在竭尽所能吗？”

一阵羞愧的沉默算是回答了这个问题。

“对不起，头儿，”安娜平静地说。其他人也喃喃地表示出赞同。泰勒和哈里斯对他们的报告簿突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安娜，能不能帮我定一下探视时间？我今天下午去。希望她的家人会在那里。”

“好的，头儿。要我一起去吗？”

“我会搞定的。不过还是谢谢。但是，在我们继续之前，我要让大家清楚明白一件事。”红玫瑰扫视着她的组员。“我们是警察，探员。我们的工作就是打击犯罪。把坏人赶得远远的。为了让伦敦成为更安全的地方。我们要尽我们所能。这也是关乎社会、关乎民生的。”

红玫瑰踱步走向窗前。“是的，我知道有受害者援助机制，但是如果在我的地盘发生了一个严重的罪行，尤其是像这样的暴力犯罪，我想……不，我希望，我的人可以一起行动起来，并且确保有人能够到场为受害者的家属提供支持。通过接触，让他们知道我们正在努力。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头儿。”

“还有，我并不是想把这个担子撂给安娜。有需要的时候，你们这些爷们儿也同样能显示出同情心。”红玫瑰的目光在泰勒和哈里斯身上短暂停留了一会儿。“哦，我想是你们中的大多数。是的，我与你们其他人一样感到内疚。我应该早点说明白，确保这个能够实现。”

红玫瑰停了一会儿让大家消化，然后改变了话题。“接下来，在我们回到今天的议程之前，提醒一下大家，那个美国小伙特里·米勒星期一开始上班。巴里？杰斯？如果我们能够避开入门程序的话将不甚感激，可以让他逐渐地安顿下来吗？”

“我们吗？”泰勒笑了。“好像……我是说，你认为他会不会把他的枪一起带过来？要不要了解他杀死了多少人？”

哈里斯握着手，食指向前模仿一只手枪，指着安娜。“你是不是觉得很幸运？来吧，伙计。做点什么时候让我开心一下。”

红玫瑰忍不住笑了。“这就是为什么伦敦警察局一直没有把警务人员常规武装起来的原因，杰斯。因为像你这样愚蠢的家伙也能从亨顿毕业。”

在明白这个笑话前，杰斯跟着泰勒以及其他一起大笑起来，随

后他瞪了一下红玫瑰，接着又瞪着泰勒。

“好了，让我们回到……”集合厅的门吱的一声开了，红玫瑰看了过去。

八双眼睛齐刷刷转过头，把眼睛聚焦在了门口那位身材娇小的金发女郎身上，她的脸上挂着光彩夺目的笑容。

红玫瑰报以微笑。“我可以帮你什么吗？”

“她对我可以有很大帮助，”泰勒以意想不到的迅敏移动他那肥硕的身躯，抓住了门，他的眼神在来访者的丰满胸部和油炸圈饼袋子之间徘徊。他转身对他的同事们说。“是不是有人订了早餐？”

来访者走了进来，丝毫没有感谢泰勒的意思，然后盯着红玫瑰。“您是露丝督察吧，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她说，然后无视泰勒沿着中间过道走了过来。在一个伦敦警察局内，德克萨斯尾音拖腔听起来让人感觉格格不入。

“你订了早餐，头儿？”泰勒走上前凑热闹，他的眼神把这个新来的人完全罩住了。“我可以吞下去一根煎火腿。”

来访者微笑地摇摇头，阳光照射着罩在她那古铜色脸上的蘑菇头上。她穿着紧身牛仔裤，走到泰勒跟前，伸出她那修剪整齐的手指，往泰勒那如同棉花糖一样的腰身探了探。“看起来像是你可以不吃早餐，胖子。”然后向红玫瑰伸出手。“好了，该让大家认识一下我了。我相信你们大家都很期待星期一我的到来？”

“对不起，小姐，但我认为你可能来错了房间。你是谁？”

“米勒。侦缉探员特丽·米勒。”

红玫瑰听到后，惊呆了。须臾后恢复了镇静，代之以一个迷人的微笑，不好意思地扫视团队的其他成员，试图不笑出声。

特丽一脸茫然地看了看四周。“我是不是错过什么了？”

红玫瑰走上前去，把特丽扭过身来面对组员。“诸位，这位是，”红玫瑰打了个手势，“新人，侦缉探员特丽·米勒。是‘美丽’的‘丽’，是不是？”

“你说对了，长官。”

红玫瑰给以热情洋溢的笑容。“这些家伙工作的时候叫我头儿。下班叫我红玫瑰。另外，特丽，我讨厌被称为长官。”

“但是，如果警司在场的时候，或者有其他高层，称呼长官是正确的，”安娜补充道，然后伸出了手。“这是警长哈格里夫斯安娜，我的朋友。”

“很高兴，安娜。”

哈里斯费力地从他的椅子上站起来想走到前面加入泰勒。

“在座位上坐着。”红玫瑰示意大家安静下来。“再过五分钟我们休息一会儿，你们可以互相适当地打个招呼。”然后她面向特丽说，“如果你想的话，可以坐在老板椅上，就这一次，我一会儿就结束了，到时候我们再谈谈。”

特丽在椅子上坐了下来，在万众瞩目下，红玫瑰变得严肃起来。

“好了，今天晚上和本周所有晚上在贝克居民区都要加班。有没有人接手？”

组里发出一阵表示同意的低语。

“安娜会给你们协调时间。今天上午剩下的时间，我都会在我的办公室。文书工作还是需要有人做。安娜，把今天下午去医院探视的时间安排一下。其他人休息十五分钟。去拿一杯咖啡，跟特丽好好熟悉一下。然后，我要你们都飞快地进入状态。”红玫瑰对新员工微微一笑了一下。“特丽，你和巴里、杰斯熟悉后，来我的办公室，在隔壁第二间。去拿咖啡吧。”

“放心吧，头儿。”

红玫瑰拿起一只手放在银灰色的头发里面，伸直了腰忍住哈欠。

泰勒挑逗地扬起了眉毛。“貌似你应该回家，回到床上，头儿。”

红玫瑰疲惫地笑了笑。“谢谢你，泰勒，但如果要让我接受你的建议，这是非常低概率的事件，这个你得知道。”

1 杰扎以及后文的杰兹均为杰斯的昵称

第19章

切尔西&威斯敏斯特医院，红玫瑰一路亮着徽章穿过了前台排队的人群，短暂停留了一会儿向护士长咨询了一下病人的最新情况。

“还是很危重，”护士深吸了一口气。“我以为我什么都见过了。但是对一个老太太做出这种事……难以置信。”

“我能看看她吗？”

“她仍然昏迷不醒。”

“我只要看看她就可以了。我已经安排在这里与她的儿子见面了，只不过我早来了几分钟想单独看看这位受害者。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可以。”护士长看了看她的手表。“提醒你一下，塔斯克先生随时都会到。他每天从沃辛开车过来，从不迟到一分钟。”

“那我最好快点。”红玫瑰笑着表示感谢，轻轻地打开三号病房的门。她从蜂鸣的监视设备墙和床之间经过，拉开了窗帘。

随着稀落的阳光驱散床上病人身上的阴影，红玫瑰觉得嗓子一紧，一只手迅速捂住了自己的嘴巴。几天累积下来的情绪喷涌而出，她强忍着呜咽，盯着被单，心里很感激面前这位被殴打的老太太让她发泄了一下情绪。

“哦，天呐。”红玫瑰看到了伤痕，深吸了一口气，努力控制住自己。“哦，天呐。该死的，该死的混蛋。”她伸手穿过固定板，握起那只苍老的、布满老年斑的手，输液管在半透明的皮肤下面隆起，插管喂食流体的地方满是瘀伤。

“塔斯克夫人？天啊，你真可怜。”她庆幸自己是独自一人，让泪水无声地滴落到被单上，轻轻的抚摸着老太太的手。这一定是杀人未遂，绝对是。她试着回忆先前的受害者。这次显然不同。

“你没事吧？”一个男的声音打破了红玫瑰的遐想。一个身影站在门口，犹豫着要不要进来。

“对不起。”红玫瑰用纸巾擦了擦她的眼睛。“塔斯克先生吗？我是露丝督察。”

“我是约翰。伊迪丝的儿子。”

塔斯克走到床前，轻轻的亲吻了母亲的额头，整理了被单。

红玫瑰努力镇定下来。“我很抱歉发生了这种事，塔斯克先生。而且我之前一直没能与你见面。”

塔斯克检查了一下母亲的状况，转过头对红玫瑰说。“什么样的人 would 这样对待一个老太太？”

“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逮捕肇事者，我向你保证。”

“我不是本地人，督察，但我自己了解过，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是的。很抱歉。”

“那为什么他们仍然逍遥法外？”塔斯克声音中的困惑多过愤怒，但是红玫瑰察觉出有一股可以理解的愤怒在涌动。

她谨慎地选择措词。“没有目击者，塔斯克先生。没有闭路电视录像。没什么可以确认到肇事者。”

“你和我都知道谁是肇事者，督察。如果不考虑到法院的判决。”他看到红玫瑰的一脸的惊讶。“就像我说的，督察。我自己调查过。这个团伙在贝克居民区肆无忌惮了有一年多了。”塔斯克轻轻调整了下他母亲的稀疏白头下的枕头。“她去年失去了我的父亲，拒绝搬到海边来和我们一起住。她满口答应我们可以在这可怕的地方照顾好自己。”他的声音哽咽了，低下了头。“如果我们当时坚定一点就好了。”

红玫瑰伸出手去，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安慰。“如果这是我能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塔斯克先生，我会把那些混蛋赶得远远的。”

第20章

红玫瑰用余光瞟了一眼在用蛋糕铲分披萨饼的爱人。生硬的笑容和僵硬的姿势，根据她的经验判断，这是皮帕做违心的事情时的经典状态。红玫瑰的脸上努力保持微笑。

“这是你的，达伦。”红玫瑰把碟子从桌子上递过去。“你会高兴死的！意大利辣香肠，辣椒牛肉和墨西哥辣椒。”

“谢谢夫人……”

红玫瑰对皮帕笑了笑。“你可以叫我卡斯，如果再加上小姐的称呼，那非常感谢。”

小男孩对着红玫瑰微笑，他的脸颊变得绯红。

“杰克，你最好不要吃那块辣的，”皮帕警告她的儿子。

红玫瑰用手拉住在皮帕的手臂，对杰克的尴尬处境感到不安。“杰克之前已经吃过这个了。是不是，杰克？”她挤了挤眉毛。“在必胜客，还记得吗？”

“准确地说是必胜客外卖。”杰克在他妈妈递上蛋糕切片之前从盒子里面拿了一块切好的披萨，笑嘻嘻地看着他的新朋友。“是的，我可以的。”

皮帕第三次用抗菌湿巾擦了手，然后犹豫地选择了一块玛格丽特切片，不自然地用两个叉子放进嘴里。

“那么，达伦，你住在哪里呢？”

红玫瑰叹了口气。又开始了。千万不要在河的南岸。

“离这里不远。斯特丽汉姆。”

真是胡说八道。

皮帕挑起眉毛，意有所指地看了一下红玫瑰，在心里给自己加了一分。“跟你的母亲和父亲住一起吗？”

“只有我妈妈和她的男朋友。”

皮帕会心的微笑。“你母亲做什么的，达伦？”

达伦停止了咀嚼，一脸茫然地望着皮帕。“做什么？”

“我的意思是，她有没有在从事一些有意义的工作？”

红玫瑰在桌子底下踢了一下皮帕。

“当然了。她有两份工作。一份工作在办公室和还有一份是清洁工作。”

“哦。”皮帕上下打量着达伦。“所以这样她才能负担得起这身名牌服装。”

“什么，这些？”达伦笑了，把吃了一半的披萨饼吐了出来，“都是假货。我的表哥从泰国带回来的，从批发市场上淘到的。”

红玫瑰尴尬地咳嗽了一声，避免和皮帕眼神接触。“杰克告诉我们，你是最近才搬到伦敦的？”

“上个月。”达伦喝了一大口百事可乐，用袖子抹了一下嘴巴。“从米尔顿凯恩斯搬过来的。”

“米尔顿凯恩斯？”皮帕不以为然地看了看红玫瑰和杰克。

“很大的购物中心，”红玫瑰插了进来，但是已来不及阻止皮帕的下一个问题。

“你有兄弟姐妹吗，达伦？”

红玫瑰碰一碰皮帕的手臂。皮帕仍然注视着达伦。

“有的，三个兄弟和三个姐妹。”

皮帕倒吸了一口气，用纸巾擦了擦嘴。“你们有七个？全部跟你的母亲还有她的男朋友住在一起？”

达伦用力点头，他的嘴里塞满了以至于说不出话来。

红玫瑰大肆给皮帕添上酒和健怡可乐。“把这个喝了，皮普。看样子你需要这些。”

皮帕置之不理。继续对达伦说，“那你的父亲呢？”

达伦耸了耸肩。通过满嘴的披萨饼发出声音，“他什么呢？”

皮帕把玩着健怡可乐，认真观察着，仿佛那是一杯好酒。“我的意

思是，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他没有负起责任吗？”

“没有。很久以前他就不知道滚到哪里去了。”

杰克捂住了嘴窃笑，皮帕打了一个寒颤。

“达伦，在我家里，我希望你不要这样说话。”

“对不起，小姐，”达伦说，笑嘻嘻地看着杰克。

“所以，你的父亲留下了妻子和七个孩子，让你们自生自灭？”

“不是，”达伦愤慨地说。“他和妈妈都没有结婚也没有任何瓜葛。而且他们只有我一个小孩。我们有不同的父亲。除了一对双胞胎。”

“当然了。”皮帕意味深长地用胜券在握的眼神看着红玫瑰。“你该不是一个妹妹叫霞多丽？”

达伦微笑道。“难道你认识她？”

红玫瑰从桌子底下踢了一下皮帕。“再来点披萨饼？”

然后又是一片尴尬的沉寂。“你今天都没怎么说话，杰克，”红玫瑰试图打破局面。“学校生活怎么样？”

杰克冷漠地耸了耸肩，咬了一口披萨饼。“今天的学校生活已经结束了。”

“好吧，你说些什么吧。只要不是游戏。”

杰克停顿下来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说：“卡斯是一名警察，达斯，”杰克说，声音里带着一丝自豪。红玫瑰的披萨盒差点掉了，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达伦停止咀嚼，瞥了红玫瑰一眼。“一个条子？”

“是督察。”语气里透露出毋庸置疑的自豪。红玫瑰微笑着。“还有，妈妈是律师，”杰克继续。“在刑事法庭。”

“那你的爸爸是做什么的？监狱官吗？”达伦觉得自己的笑话很好笑。

“是个医生。”杰克不太高兴地补充道，“但他不住在这里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杰克来说不是一个好父亲，”皮帕对达

伦说，“其实，复活节的时候，他要把我们都带上去一趟湖区。”

达伦耸了耸肩。“我们不过英国传统节日。妈妈说，他们都是狗屁东西。我们通常会去加那利群岛。妈妈说，那样可以吃到好吃的鱼和薯片，等到回家的时候就晒成古铜色了。”达伦的视线慢慢转回到红玫瑰身上，对杰克说到。“有个当条子的阿姨太有意思了。”

杰克犹豫了一下，红玫瑰看着他对自己的自豪感慢慢消逝。“她不是我的阿姨。她是……那个……”

随后是一个尴尬的沉默，达伦迷惑不解地看着。

“为什么不把剩下的披萨饼带到房间里，孩子们，然后玩点X-Box什么的？”红玫瑰建议。

“绝对不行！”皮帕几乎被健怡可乐呛到了。“我不允许把食物带上楼。”

红玫瑰小声地把两个男孩嘘走。“只要保证你们拿下来的是空盒子就好了。”坚定的眼神盯着皮帕不让她有反对的余地。

杰克笑了。“谢谢卡斯！来吧，达斯。”

红玫瑰等到男孩们离开了房间，才转过头对着她的爱人。“皮普，你真的应该学会冷静。”

“人不需要冷，卡斯。冷是人对食物所做的事，放在冰箱中。白葡萄酒也一样适用。”

红玫瑰无奈地摸着额头。“真受不了。该死的，难道你连一天都不能放下身段吗？”

“杰克提到你是警察的时候，我发觉那个小达伦看上去有些不安？我敢打赌，他父亲有案底。至于她母亲的男友……你可以调查他们两个。”

“皮帕！严肃点！”

皮帕的嘴角露出一抹浅笑；红玫瑰忍不住亲了上去。她斜倚着她的爱人，舌尖舔着情人的牙齿。“嗯，四块奶酪。我的最爱。”

“嗯，督察，我们要不要上楼，然后你可以给我展示一下你的警

棍？”

“可以啊，只要你不介意有两个男孩还在隔壁？还有你不要发出声响。”

“我？你才是……”

“此外，埃拉和露比丝随时会回来。”

皮帕大声地啧啧。“她的名字是露比，卡斯，不是露比丝。拜托。”

红玫瑰颓然坐回到椅子上，败下阵来。“冷静点，女人，看在上帝的份上。”

“现在是二月，卡斯。如果你感觉到太暖和了，把空调关了吧。”

第21章

“怎么样，大伙儿？”红玫瑰从住家佣人那里接过了冻坏了的小孩，把露比抱在怀里。“你好啊，小美人儿。想死我了。”她站到一边给迪亚曼蒂和埃拉让路。“开心吗，埃尔斯？”

当埃拉气冲冲地走到走廊时，她头也不抬地盯着自己的手机。“考虑到我们被赶出这间房子是为了让杰克的朋友过来喝杯茶，那不算太坏。”

红玫瑰朝着迪亚曼蒂翻了翻眼珠子。“多谢，蒂亚。我们欠你份人情。”对着露比，“你喜欢你的开心乐园餐吗，公主？”

露比点点头，举着纸箱子。“我拿到了一个《冰河时代》的斯克莱特。”

“斯克莱特？”红玫瑰疑惑不解地看着迪亚曼蒂，嘴巴张得大大的，“谁？”对着露比说，“那是我的最爱，宝贝。我打赌你很喜欢。”

“但是我想要《白雪公主》。”

“现在《白雪公主》已经不上映了，美人儿。再说也没有你要的版本。但是你明天可以在DVD上看。”

“我现在能看吗？”

“露比丝，已经很晚了。该睡觉了。”

“哦，对不起。”迪亚曼蒂看了看她手机上的时间，脸上写满了忧虑。“我以为我们说好在那个点之前回来就好。”

红玫瑰朝迪亚曼蒂眨了眨眼睛。“不怪你。只想让这位少女快点上床睡觉。露比丝已经累了。是不是，宝贝儿？”

“不，我一点儿都不困。”露比像才起床似的张开四肢。“看见了。我觉得就像在早上一样。”

“今晚跟那些晚上一样。”红玫瑰把孩子放下来。“妈妈在休息室等你们，美女们。她看见了斯克莱特一定会很高兴的。”对迪亚曼蒂说，“在这儿喝杯热饮再走？”

“谢谢你，但是现在我得去赶公交车。”

红玫瑰从牛仔裤里掏出两张皱巴巴的纸币。“今晚辛苦你了，你看起来冻僵了。打个的士吧。”

“不，不用。”迪亚曼蒂把钱推开。“皮帕小姐已经付过钱了。”

红玫瑰笑了，狡黠地凑过去说，“我知道，但是她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吝啬鬼。进来暖暖身子，我帮你叫一辆出租车。”

迪亚曼蒂看起来很惶恐。“不，不坐出租车。”

红玫瑰抱歉地伸出双手。“不好意思。我忘了。今天太漫长了。我开车送你回家。”

“坐公交就好了。”

“外面猴儿冷。我送你。”

迪亚曼蒂看着红玫瑰，一双忧郁的棕色眼睛凸显了困惑的表情。“猴儿？在伦敦？你是说动物园里的？”

红玫瑰忍着不笑。“一句英语俗语啦，蒂亚。别在意。请进，我去找钥匙，你来跟皮普打个招呼吧。”

迪亚曼蒂跟着红玫瑰来到了休息室。

“迪亚曼蒂，你好吗？我的小天使们今晚还乖吗？”

迪亚曼蒂小心翼翼地坐在宽大的切斯菲尔德睡椅的一头坐下，对着露比微笑，露比紧紧地吮吸着自己的大拇指，依偎在母亲的怀抱。“她一直很乖，皮帕小姐。而且她非常喜欢二层巴士。”

“是双层，迪亚曼蒂，我一直想跟你谈谈那个。”

“皮帕小姐？”

“这只是……好吧，我知道露比喜欢它，但是有必要那样吗？”

“有必要？”

“巴士，我是说，和孩子们一起？”

“但是皮帕小姐，露比喜欢这种巴士。在顶层的前排，朝着大家挥手。”

“你也会喜欢的，皮普，”红玫瑰插话进来。“尤其是在顶层，俯视着每一个人。在街道的上空。”

皮帕看着红玫瑰。对着迪亚曼蒂说，“我的意思是，看看这个可怜的孩子。她一定是冻坏了，难道不是吗，亲爱的？”

“不，我很暖和。”露比坐直身子，拽了拽自己的外套。“我能吃个冰激凌吗？”

“当然不能，露比。而且要说我可以吗，而不是我能吗。”

“露比可以吃点冰激凌吗，求你了，”埃拉边走边说。“我也可以吃点吗，求你了，妈妈。”

“不，你不可以，埃拉。”皮帕不屑地看着露比开心乐园餐的纸盒子。“另外，从这些东西看得出来，你们又去了那个该死的快餐店。”

“但你们吃了好多披萨。公平了吧。”

“请你不要顶嘴，埃拉，”皮帕说，马上又接着说。“一点都没女孩子的样子，坐着公车游玩也是这样。我刚才只是想让迪亚曼蒂明白你们是多么应该坐出租车。”

“谁说的？”

皮帕困惑地说；“难道你们不应该这样吗？”

“不。公交车很酷。地铁也是。”

皮帕用责备的眼神看着迪亚曼蒂。“你们坐过地铁了？”

埃拉用手掌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额。“额，母亲，这里是伦敦，你不知道吗？每个人都乘坐地铁。”

“埃拉，我的话讲完了。”

“地铁过去，公车回来。”埃拉唱起歌来，“也许因为我是伦敦人，所以我爱——”

皮帕瞪大了眼睛。“够了，埃拉。”

“什么，现在你是西蒙·考威尔吗？我的试唱失败了吗？”

“埃拉！你到底是怎么了？”皮帕的脸色阴沉下来，埃拉明白这是

一个不容忽视的警告信号。“现在，你快带露比去睡觉，然后回你自己的房间。我待会儿和你谈谈。”埃拉从她母亲的怀里一把接过露比。“来这里，小二。来吧，让姐姐给你念故事。晚安，蒂亚。谢谢你带来的美好夜晚。回见，卡斯。”

“什么，现在你是西蒙·考威尔吗？我的试唱失败了吗？”

“埃拉！你到底是怎么了？”皮帕的脸色阴沉下来，埃拉明白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警告信号。“现在，你快带露比去睡觉，然后回你自己的房间。我待会儿和你谈谈。”埃拉从她母亲的怀里一把接过露比。“来这里，小二。来吧，让姐姐给你念故事。晚安，蒂亚。谢谢你带来的美好夜晚。回见，卡斯。”

第22章

“好了？”红玫瑰用遥控器调低音量。“长官，你们之间的交谈进行得怎么样？”

皮帕一下子栽进沙发里，甩了甩那一头扎成马尾的油亮黑发。“跟平常一样的反应。一阵咕噜。但她尽量不发短信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小小的胜利。”

红玫瑰笑了，把手臂搭在她的另一半身上。“她正在成长。你觉得她很难搞定？你只要等她过了十四岁就好了。”

“我只是不明白这些可怕的傲慢行为是从哪里来的。”

“别夸大事实了，皮普。她一点儿不傲慢。只是为自己说几句话而已。自我申辩。”

“当她完成学业，有自己的事业之后再自我申辩吧。”

“别那么无聊地唱老调啦。我们当年也一样。”

“你也许是这样的。我尊重我的母亲，而且很听话。别告诉我这又有什么不同，对……”皮帕注意到红玫瑰举起手掌。

“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红玫瑰把新鲜的白葡萄酒倒进两个新鲜的酒杯。“今天我去医院，你知道塔斯克夫人吧？”

“我应该认识她吗？”

“那个差点被你的那些暴徒害死的老太太。”

“他们不是我的暴徒，卡斯。别把那些伯恩斯小伙推到我这里。”

红玫瑰把酒递给皮帕，碰了碰杯子。“你应该见见她，皮普。也许你就不会那么快放走那些人——”

“卡桑德拉，那些小子之所以逃脱，是因为你的人没能保护好证明他们有罪的证据。从法律的角度上来看他们——”

“是的，谢谢你，大律师。嘿，我有没有给你讲那个新人？”

“我们能不谈巴特西警察局的内政吗，卡斯？就这一次？”

“随你吧。”

“不过，我以为那个小伙子应该星期一上任。”

“直到这个姑娘今天突然出现之前，我也是这么想的。她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姑娘？”

红玫瑰提高了嗓音。“新闻时间。让我们看看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皮帕抓起遥控器，关掉了电视机。“你说的是真的？那个新人？”

“你不是不想知道吗？”

“现在我必须知道。”

“别在跟我提这茬了，皮普。”

“请你再说一遍。”

“你懂我的意思。”红玫瑰坐回去，松开皮帕的手，“只不过是另一个女警官。”

“在你的小组。”

“切，很显然。”

“我以为这个新成员是个美国人？”

“你猜得没错。”

“那这个姑娘是谁？”

“说来也稀奇，他们美国还真的女人。”

“别那么不正经，卡桑德拉。你完全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我只是好奇这条小道消息直到现在才传出来。”

“传出来？我刚刚跟你直说了，皮普。”

“你不想讨论她，你打开了电视机。”

“喔，天啊。我们不要这样，皮普。”

“怎样？”

“吃醋什么的。她是女人。她会和我一起工作。谈话结束。”

皮帕不屑地吸了口气。“我没有吃醋，太感谢你了。”

“没有吃醋？看看你。你气得发绿，简直能演青蛙卡米特的妹妹了。”

“卡桑德拉，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我在意的不是你的小组里多了一个女成员，而是你故意对我撒谎。”

“什么？”

“我明明记得你告诉我新成员是个男人。特丽，你说这是他的名字。你对我撒谎，卡桑德拉。”

红玫瑰放下她的酒杯，握起了皮帕的手，这是皮帕才反应过来。“啊……皮普，对不起，是我的错。但在这件事情上我不认罪。她的名字叫‘特丽’。是‘丽’不是‘里’。在她出现之前我们没人知道。”

皮帕脸上严肃的表情消失了代之以笑容。“看吧，我们扯平了。我们都不要再说这事儿了。”她凑到红玫瑰的身边在红玫瑰的嘴唇上轻轻一吻。“再来一瓶？”

“早上我还要上班。”

“我就不用吗？”

红玫瑰笑了。“好吧，你说得对。咱们一人再来一杯不碍事。”

红玫瑰拿着一个空杯子和一瓶未开启的酒过来。皮帕厌恶地看着扭曲的酒瓶盖。“要再这样，下次我就要换供货商了。我特意要求我的订的酒都用软木塞。”

“那样这些就不能喝了。”

“你完全懂我的意思。木塞是品质的象征。一个螺旋瓶盖意味着……”皮帕闻了一下螺旋盖，做了个鬼脸。“看，什么都没有。品味木塞的香气是品好酒的乐趣之一。那么这个特丽来自美国的哪里？”皮帕看似随意地在她的标准拍纸簿上写写画画。

“第三个问题，我敢打赌，”红玫瑰低声嘟囔着。

“不好意思，你说什么呢？”

“没什么，自言自语罢了。”红玫瑰递过酒杯。“德克萨斯的达拉斯，就这些。从狂野的大西部到伦敦鄙陋的街头。”

“哼。男同胞们觉得她怎么样？安娜呢？”

“安娜和特丽很合得来。我很高兴。巴里和杰兹在她走进来那一刻都差点流口水了。但是我觉得他们不会给她找麻烦。”

“安娜会喜欢这样的伙伴，我保证。”一段沉默。皮帕在她的拍纸簿上涂鸦，接着，“流口水了？卡斯，太恶心了。”这个想法让她恶心地皱起眉头。“那这个特丽很漂亮了，我猜的话？”

“我猜对了！”红玫瑰坐了回去，高声呼喊。“你真是太不难猜了。”

“我没听错吧？”

“第三个问题。她是个美女吗？我就知道会这样。”

“这个问题绝对是值得一问。”

“怎么讲？”

“当然啦。我只是随便问问她漂不漂亮。”

“你刚才不是问了特丽是不是我们原先以为的是个小伙子？”

“那不一样。”

“说的太对了，那不一样。如果她是个男人，你就不会担心我和他共事了。”

“卡斯，这不公平。我只是问——”

“就此打住，皮普。除了你以为我正和这个新妹子周旋，我已经有太多问题要处理了。我要睡觉了。想都不要想在我睡着前纠缠着我。”

第23章

“这是……？”当红玫瑰看见她办公桌上的包裹，她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儿了。

印刷的文字跃入红玫瑰的眼帘，关于猪心的记忆也如洪水涌回来。她的双腿无法动弹，视线也一片模糊。红玫瑰不安地瘫坐到地椅子里。

致总督察威廉·安德鲁斯，转卡桑德拉·红·露丝。

没有邮戳，也没有寄件人地址。一个普通的、扁平的长方形包裹，被亮眼的樱桃红包装纸一丝不苟地包裹着，清晨的阳光透过警察局的百叶窗照射进来，这个包裹在晨曦中泛着微光。

红玫瑰伸手去拿电话。她犹豫了。比尔自己已经够忙的了。

红玫瑰把它倒放在桌子上，颤抖的手指在摸索包装的时显得有些笨拙，她把包裹笔直的边缘给折回去，仔细检查后，包装纸边缘的切口甚至超过了边长。这应该用切纸机的刀片而不是剪刀切割的。

红玫瑰看着自己在镶有金边的镜子里的模样。她的眼神注视着玻璃表面上几个潦草的红字。

你是下一个。

第24章

总督察比尔·安德鲁斯精神饱满，三步并成一步地走出南华克刑事法庭。“抱歉，刚赶过来。短暂的休庭。不要慌。也许又是泰勒和哈里斯的一个恶作剧。”

红玫瑰抓住冰冷的钢制扶手。“还不确定是不是恶作剧，头儿。而且这次的收信人是你。”

安德鲁斯小心地翻动着这个包裹。“一样的笔迹？”

“绝对是。而且里面有……好了，你自己看吧。”

安德鲁斯把包裹拿到手中。“在你的桌子上？”

“是的，头儿，所以一定有人知道内幕。我还没问。把这个东西带到这里交给你……嗯，传递这个信息。”

安德鲁斯打开这面镜子，不露声色地看着这行字。“看起来像血？”

“我也是这么想的，头儿。”

安德鲁斯慢慢把玻璃再包起来。“也许什么都不是，卡斯。这些年我受到过不少的威胁。习以为常了。你知道的。”

“但是你不能置之不理，头儿。有人通过了安保，把这个送到我桌子上。”

“更多的迹象指向泰勒和哈里斯。”

红玫瑰摇摇头。“他们蠢，但还没那么蠢。这是对警察赤裸裸的威胁。对你。”

“迅速检查一下取证。但是这有可能是某些小混混跟警察有点过节。”他自己笑了。

红玫瑰翻了个白眼。

“我应该返回法庭了，卡斯。我建议我们……”他回望了一眼，马路上停靠着一辆出租车。“那不是皮帕吗？”

红玫瑰突然转身看见皮帕正拿着文件、证件和拉杆箱。“别告诉

她。这样只会令她担心。”红玫瑰朝着她的另一半挥挥手，脸上挂着笑容。

“嘿，你好，”皮帕边走上前边说。“威廉，见到你真好。”

“你好，皮帕。有段时间没见了。”

“太久没见了。哪天晚上你和伊丽莎白应该过来小酌一杯。跟卡桑德拉说一声就行。”

红玫瑰说，“我不知道你今天要开庭？”

皮帕怀疑的眼神从红玫瑰的身上移到安德鲁斯的脸上。“对呀，看得出来。我也不记得你说你到这里来啊。”

“只是过来看看比尔。头儿有任务交给我。”她看了一眼安德鲁斯。“头儿？”

安德鲁斯犹豫看一会儿赶紧答道。“啊，给特丽的礼物。是的。拿去吧。放在我的桌子上。”他在递过包裹的时候假装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表。

红玫瑰的脸上闪过一丝微笑。“多谢。”

当安德鲁斯离开的时候，皮帕冷冷地看着红玫瑰的眼睛。“给特丽的礼物？”

红玫瑰耸了耸肩。“没什么，只是一个迎新的礼物。那你什么时候进去？有时间喝杯咖啡吗？”

“不用了，谢谢。”皮帕毫不客气地说。“我已经迟到了。”她拎起背包的带子，把包斜挎到肩膀上。

“来吧，让我帮你一把。”

“不用了，没事。我能行。”皮帕冷冰冰地看了红玫瑰一眼。“回家见。”

第25章

“来一杯？”乔·法默问道。

“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呢？”猎人用他的猎刀把他指甲里的脏东西挖出来。“局里怎么样了？”

法默一边看着来客，一边给自己和他都倒上一杯威士忌。“跟往常一样。”

“你看见红玫瑰了吗？”

“她不在。又跟着总督察出去了。”

“又出去了？”

“那两人形影不离。如果她不是弯的跟爷们儿似的我敢打赌他一定会满足她一次。但是我怀疑她这辈子是不是见过真正的小鸡鸡。”

猎人冷淡地看着法默。“别瞎猜了。那里有人看见你了吗？”

“巴里·泰勒和他的跟班。还有吉姆·麦肯齐。”

“没人说什么吗？”

“比如？”

“比如你为什么去那里。”

“只不过有些压力而已。我又不是身在传染病隔离区。我有权进去拜访我的同事。”法默从罐子里啜了一口酒，他那满是胡渣的脸上露出神经质的笑容。“都是些木偶，他们在可以领取病假补贴的时候还要工作。我讨厌在那边现身，因为我害怕我会忍不住哈哈大笑。”

猎人依旧面无表情。“不是每个人都按部就班，法默。也许他们还算有点节操。”

“他们有个屁。每个人都打着自己的算盘。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胆量。”

猎人轻蔑地笑了。“有胆子在请病假的时候要求全额工资？得了吧。”

“你懂我的意思。上头欠我的多了去了。但我不会老惦记着。”

“我想你也不会。”猎人把刀放在咖啡桌上，厌恶地扫视着这间肮脏的公寓。“这就是你那点当条子的薪水能负担的顶级配置了？”

法默轻哼了一下，重重地栽进一个塞得鼓鼓囊囊的沙发。“就算我住在奢侈的公寓里面，看起来也不会干净，是不是？”他吸了口气。“再等两年就离开巴特西，然后去曼谷。要是奎妮安排一份好差事的话，就用不着等那么久了。”

猎人嘴角抽动，浮现一丝笑容。“用不了那么久。”

法默皱起眉头。身子前倾，他伸手去掏口袋里的万宝路，抖出一根香烟。他把烟的一头放在廉价打火机的火苗上点着，眯着珠子般的眼睛打量着猎人。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朝着猎人的方向吐出一团烟雾。“什么意思？”

猎人把他的酒罐放在咖啡桌上，双腿不再交叉，双膝托着他的手肘。“把钱给我就好了，寄生虫。你的品行让我觉得恶心。该死的寄生虫。”

法默喝干了他罐子里的酒。他站起来，探过身去。“我也不太喜欢你，美男子。”他用食指和拇指捏着猎人的脸蛋，狠狠地拧了一下。“但是发号司令的是奎妮，所以我想我们是无法摆脱对方了。”

猎人目不转睛地看着法默。“你有什么要我转达给她的吗？”

法默把还剩一半的烟揉进烟头已经满出来的烟灰缸，吐出了最后一口烟。“首付两万五千美元，下周一付另外一半。”他踩在破旧的地毯上走向一个古老的维多利亚式炉排，跪下身小心地取下两颗螺丝钉和一块被木炭熏黑的嵌板，拉出一个迪斯尼商店购物袋。

当法默手脚并用爬出来的时候，猎人走到他跟前。猎人随意地把一只意大利拖鞋放在法默张开的手指上，用全身力气慢慢地把它们踩到地毯里。

“奎妮也许会对条子心软，法默，但是我不会。你让你的伙计们老实点，你也才能有钱入账。”他弯下腰捡起迪斯尼袋子，七个矮人的脸正对着他。“除此之外，不准看我，除非有什么问题，不然不要

跟我说话，最重要的一条……”他把猎刀的刀尖指着法默的脸上，用力压直到锋利的刀剑刺破皮肤，鲜血流了出来……“永远不准再碰我。明白吗，寄生虫？”

第26章

“露比丝！停下来！”

露比抬起头，一脸茫然地看着红玫瑰，她笨拙地拿着一支圆珠笔正对着她的鼻子。

“你会伤到自己的，美人儿。”红玫瑰伸出自己的手。“给我吧。”

“为什么？”

“快把笔给我，露比丝。”

露比放了一根手指在鼻孔上，呼哧呼哧地嗅着。

红玫瑰拍了下桌子。“我不会说第二遍。给我。马上！”

露比不情愿地把这个麻烦的东西递了过去。“凭什么啊。”

“第一，这个很脏。第二，你会伤到自己的。”

“没有伤到我。”

“但是有可能，宝宝。”

“但是没有。”

“也许会。别这样。”

“杰克也这样。”

“红宝石般的周二，别让我再听到你为自己开脱而打你哥哥的小报告。”

“但是他就是这样！”露比愤愤不平的抗议在红玫瑰严厉的眼神中平息下来。

“你想让我告诉妈妈这事吗？”

露比摇摇头，泪眼汪汪的。

“那好，现在去玩你的娃娃之类的东西。而且不要把它们粘在任何地方。”

“但是迪亚曼蒂要来了。”

红玫瑰看了看时钟。“如果她来这里，我会直接把她送走，宝贝，好吗？别去折腾你的鼻子了。手指，笔，任何东西都不行？”

红玫瑰斜倚着，一边揉着疲倦的眼睛一边目送着露比上楼。小孩子们真是。她用纸巾把笔擦干净，扔回桌子上，然后被钥匙开门的迎宾声音给吸引了过去。最终，一个瑟瑟发抖的迪亚曼蒂出现了，她惶恐地看了看红玫瑰，又看了看表，最后视线又回到红玫瑰这里。

“我很抱歉，卡斯小姐！”拉布拉多犬般的眼睛盯着红玫瑰。“公交车晚点了。我实在没办法。”

“真有意思，公车在星期一的时候总是晚点。”

“但是卡斯小姐，这次是真的。”

“这次？”红玫瑰毫不客气地说，“你可以打电话的。难道在拉脱维亚你们没有电话吗？”

“不赊账的。我昨晚给男朋友打电话了。卡斯小姐，我不是来自拉脱维亚。”

“随便吧。”红玫瑰耸了耸肩以掩饰她的烦躁。

“卡斯小姐，对不起。我真的很抱歉。请不要告诉菲利帕小姐。”

红玫瑰觉得她对那个可怜人儿的愤怒正逐渐减弱。“叫我卡斯就好了，迪亚曼蒂。请不要叫我小姐。还有看在老天爷的份儿上，这是你最厚实的衣服吗？在取暖器那休息一下，我去给你倒杯茶。”

“不，不用了。这是我的工作。你应该出门了。”

“我已经迟到了。多迟到五分钟也无妨。”

“但是……”

“坐吧！”红玫瑰沏好茶，看了一眼时钟。管他的呢。五十步与百步没什么差别。

“谢谢。”迪亚曼蒂在散热器旁边坐了下来，在旁边搓着手。

红玫瑰看着她都觉得冷飕飕的。“那里冷吗？拉脱……你的家乡？”

“立陶宛。更加，更加寒冷。但是那里的冷跟这边的冷不一样。”

“是吗？我打赌公车还是照常行驶。”迪亚曼蒂的尴尬一下子让红玫瑰后悔自己的讽刺。“是的，抱歉。”她从架子上取出两个杯子。“我记得在我拿到驾照之前的情形。并不好过。”

“哦，但是我会开车，卡斯小姐。”

“你会？那么你为什么不买一辆车？”

“这里？在伦敦？卡斯小姐，我不富裕。”

“皮帕给你的报酬挺好，不是吗？”

“嗯，是的。并不是那个原因。伦敦什么都很贵。就算我买一辆十分便宜的车，我也负担不起它的保险费。除此之外，我还要供养在家乡的家人。我的妹妹还在学校念书。我的父母竭尽所能了，但还是过得很不容易。”

“我想是不容易。喝茶还是咖啡？”

“咖啡，谢谢。那可爱的红宝石般的周四在哪儿呢？”

周二“周二，”红玫瑰笑了。“是红宝石般的周二。”

“是的，我是说周二。她在周二那天出生，对吗？你出生在哪一天呢？”

红玫瑰从橱柜里面拿出一罐雀巢咖啡。“是来源于这首歌。”她有意识地唱起来。“再见，红宝石般的周二，谁能为我冠名。”

迪亚曼蒂礼貌性地笑笑，没什么印象。

“别告诉我你从没听过滚石的歌？”

迪亚曼蒂一脸困惑。

“米克·贾格尔？”

迪亚曼蒂耸了耸肩。

“感谢老天爷我没在拉脱维亚长大。”

“是立陶宛。”

“一样的，加糖吗？”

“要一块。她在楼上？”

“在上班。”

“不是说菲利普小姐。我是指露比。红宝石般的周二。”

“被赶到她房间去了。”

迪亚曼蒂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被赶？我可怜的宝贝！她做了什么？”

红玫瑰把沸水浇到咖啡粉上。“别让皮帕发现我们在屋里待过。她会不高兴的。”她拿起笔。“小女主人把这个像吸入器一样粘在她的鼻子上。这不是第一次了。天晓得这是为什么。”

迪亚曼蒂一脸的惊恐。“不是我！”

“什么不是你？”

“我没有教露比这样做！是不是菲利普小姐认为我应该对此负责？”

红玫瑰报以安慰地笑容。“当然不是。皮帕还不知道呢。这只是些孩子过家家罢了。”

第27章

红玫瑰走进屋子，挥手制止了房间里嗡嗡的谈话声。“有人能关掉那该死的空调吗？我知道外面是冬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这里需要搞得像蒸桑拿一样。”

“是的，头儿。”安娜用脚关掉了空调开关。

“好的，由于我被耽搁了一会儿，没空查看办公桌上的材料，所以我现在必须靠耳朵来听你们讲。”红玫瑰看着正在交头接耳的泰勒和哈里斯。“不好意思，巴里。我的迟到是不是给你们带来不便了？”

泰勒做出一副漠然的样子。“没有，头儿。当然没有。老大有权迟到，毫无疑问。不像我们这些小喽啰。”

“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话，巴里，我们家的住家佣人迟到了。我不能把一个四岁的孩子独自放在那儿，是不是？”

“我没想到到一个督察的薪水请得起互助工，头儿。”

“还真的请不起。”红玫瑰环顾整间屋子。“今天都到齐了吗？特丽去哪了？别告诉我她已经被你们这些好色之徒给吓跑了，巴里？”

泰勒露齿牙齿笑着。“不是我，头儿。当警司把她借走时，我正在教她怎样泡英式茶。”

红玫瑰翻了个白眼。“警司？我正要找他。好的，在场的大家伙们，让我们加快进度。”她朝身后幕墙的方向点点头。“我们有些关于薰衣草山冈的狡猾商贩的新消息，安娜正在跟进。但我们的头号目标还是伯恩斯团伙。”

红玫瑰在屏幕上点开一张图，是庄园的地图。“还有，多亏杰斯的出色工作，我们有了一些突破。埃利斯夫人给我们的CD帮我们确定了伯恩斯团伙中的一员靠近游戏厅袭击塔斯克夫人的地方。”

在安娜和麦肯齐送出一阵轻微的掌声时，哈里斯倍感光荣。泰勒看着哈里斯。“小马屁精。”

哈里斯笑了，很享受这一时刻。

“巴里，你不能指望杰斯坐在附近等着你，那样好从你无限的智慧中受益。”

泰勒怒目以对。他的脸朝哈里斯凑过来，“你在浪费时间，杰斯。无论你是多么的威猛，头儿也是不会和你同床共枕的。”他又把视线转移到红玫瑰的身上。“除非你穿上高跟鞋和连衣裙。对吧，头儿？”

“够了，巴里。”

“那这个人的身份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泰勒追问。“只是一个散发猫尿味儿用双筒望远镜观察鸡鸡的老傻瓜。”

“还有目击证人的视频。皇家检控署也不得不承认。”

“所有证据都指向附近的蠢货克拉克。”

“这是突破口。克拉克在接受讯问时表示事情发生时他在一个朋友的家里。这是他的不在场证明。”

泰勒双臂交叉，仰在椅子上。“了不起，头儿。我们不能光凭谁撒谎就逮捕谁。克拉克在附近并不能证明什么。”

“视频超过三十分钟，巴兹，”詹姆斯·麦肯齐说，查阅他的笔记。“老太婆是在接近九点的时候入院的。西蒙·克拉克八点四十五分曾在犯罪现场。又近了一步。”

“老太婆，麦克？”

“抱歉，头儿。塔斯克夫人，”麦肯齐说。“不管怎样，安娜和我整个周末都在关注这个点。”

“你们两个下流坯。”泰勒脱口而出。“我就知道你们俩之间有问题。”

麦肯齐勉强地笑了。“真有趣，巴兹，安娜，能帮个忙吗？”

“当然。”安娜站起来，从她的包里拿出一套设备。“监控录像显示伯恩斯坦团伙的其余人都曾在附近出没。在右侧区域，一小时前。”

红玫瑰笑容满面。“没有棒球棒的踪迹吗？”

“没有，头儿。但是他们知道所有的摄像头在哪。他们故意挥舞晃动以免被看清。就是一群穿着连帽衫的夜行人。但是这与他们都不在

场的说辞不符。”

红玫瑰勉强地笑了。“自以为是混蛋。克拉克在其中吗？”

“当然。”

“让我们把这个小二传手带进来，”泰勒沙沙的声音建议到。

“谢谢，巴里。可行的话我之前就想到了。”

“要我说我们已经在这群跟屁虫身上浪费了太多时间，长官。”泰勒身子前倾，嘴唇吧嗒地吃着一片口香糖，他那发灰的衬衣纽扣紧绷在肥厚的肚脐周围。“我们应该把他们带进来，然后打个半死。”他大声吸气，把身子后仰。“除非你需要总警司的许可……”

哈里斯默默地偷笑着。红玫瑰双手抱在胸前，靠在她身后的桌子上，头侧仰。

“告诉我，杰斯，你觉得一个手无寸铁的老婆婆躺医院里，靠机器呼吸连眼睛都睁不开，很好玩吗？”她俯视着整个小组，看谁胆敢发出一点笑声。“不，我也不觉得好笑。这很变态，我最想做的莫过于把汤米·伯恩斯和他的走狗拖过来痛扁一顿，正如善解人意的泰勒所说。但是你们和我一样深知没有传统的可靠证据皇家检控署是不会着手处理的。”

“尤其是上次过后，”泰勒咕哝着说。

红玫瑰看着他。“谢谢你，泰勒探员。”她把目光从泰勒的身上移到了哈里斯身上。“杰斯，你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凝视着他看他敢不敢试一试。

哈里斯紧张地清了清嗓子，同时用手肘击打泰勒的肋骨。

红玫瑰把她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人身上。“我认为应该没有人会不辞劳苦去了解塔斯克夫人的最新情况。”

“我打算今天上午去，头儿。”安娜说到。

“她方便交谈的时候马上告诉我。”

泰勒吸了下鼻子。“如果她能好起来的话。”

红玫瑰深深地呼了口气。“谢谢你的吉言，巴里。你们还有什么直

接明了的观察结果要和大家分享的？”

泰勒脸上闪过一丝笑容。“就让我的无限智慧给杰斯些好处吧，头儿。”

“幸运的杰斯。”

泰勒的笑容更加绽放了。“我把自己所知道的所有警务工作统统传授给他了。”

“所有？”红玫瑰假装好奇。“那应该让你忙碌了至少五分钟吧。”

“如果他是慢慢来的话，”安娜补充到。

轮到泰勒怒目而视了。

红玫瑰转过身把注意力全放在了哈里斯身上。“我不是可恶的女教师，杰斯。如果你有什么要说的，说吧。”

他的手缓缓放了下来。“我只是在思考，长官。”

“思考，我真是佩服，杰斯。那也是巴里教你的吗？”

哈里斯不确定地看了一眼泰勒。“不，长官，在那之前我就会……那是……”

“杰斯，是头儿，不是长官，而且你他妈想说什么尽管说，看在上帝的份上。”

“是的，长官。我是说，头儿。我只是在想，要是老婆子一命呜呼了也许是帮了我们的忙。”

红玫瑰的脸色沉下来。“这是在开玩笑吗，哈里斯？如果是的话，那也太低级趣味了。”

哈里斯满脸的茫然。“长官？”他不安地在他的椅子上转动，望着泰勒渴望得到支持。泰勒侧着身子，不愿理他。

红玫瑰强忍住叹息。“这不是个玩笑，杰斯，是不是？”

“不是的，长官。我的意思是，头儿。”

“那么继续说吧。让我们听听。”

“我只是在想……嗯，如果这个老婆婆去世了这个案子就会成为谋

杀案，那么我们会得到更多的资源和……”

红玫瑰举起手示意他停下来。“杰斯，有时候，当然不是很经常，我想你的脑子里确实有那么一两个脑细胞可以让你独立工作而不是靠巴里·泰勒，有时候我甚至幻想某一天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好警察。就像你找到了对西蒙·克拉克不利的证明。”

哈里斯看着，不知道红玫瑰在说什么。

“然而接着你就用一些这样愚蠢拙劣的想法打破我的幻想。”

“长官？”

“我知道你是好心，杰斯，但是我不想听这些。不管怎样，我们需要塔斯克夫人恢复健康并给我们一个笔录。她很可能掌握了关键的证据。”

“四个年轻人，三个白人，一个黑人。”

大家齐刷刷望向门口。特丽·米勒笑着回应。

“对不起我迟到了，头儿。警司想跟我谈话。”特丽在唯一空着的座位坐下，挨着杰斯·哈里斯。哈里斯脸红了，推了推泰勒。

“警司已经把塔斯克袭击案告诉你了？”红玫瑰走上前去，激动地把她的马克笔扔到了桌子上。“请别介意，特丽，但该死的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我来告诉你？”

“不，不是的，头儿。他当时问我关于美国老家那边的财产危机。我们没有讨论案情。”

红玫瑰满眼困惑。“那你怎么……他们有四个人？三个白人，一个黑人？”

“一个人的头发是姜黄色，穿着西汉姆联队或哪个队的上衣。那个黑人穿着连帽卫衣，差不多也只得得出衣服的样子。牛仔裤和中式蓝色上衣。其余两个人留着浓密的平头，看起来一模一样，只是其中一个人戴着一顶红色贝雷帽。”

“那就是伯恩斯兄弟！但是现在呢？”

“伊迪斯昨晚告诉我的。”

“伊迪斯？”

“伊迪斯·塔斯克。她儿子人很好。他后来还请我去吃饭。”

“塔斯克夫人醒了？”

“当然了。你还不知道吗？星期六下午我在那的时候她就睁开双眼了。”

“你星期六在那儿？”

“但是直到昨天医生才允许她开口说话。”

“你去看过她两次？”

特丽不解地皱着眉头。“我做错什么了吗？我的意思是，她是受害者，对吗？她不需要律师在场或其它什么，是不是？”

红玫瑰噗嗤笑了。“不，你做的很好，特丽。她还告诉你了些什么了吗？”

“都在我的报告里，头儿。”

“你提交了一份报告？”

“在你办公桌上。完整的笔录。我不知道这是否有价值，但是他们中有一人名叫汤米吗？”

红玫瑰满脸笑容。“特丽，我都想吻你了！”

泰勒咳嗽一声。“抱歉，头儿，与下属的不正当关系是违反规定的。”

红玫瑰咬着下嘴唇想骂人。“这只是一种比喻，巴里。”

“尽管如此，从你的情况来看这可能不仅仅比喻哦。”对着特丽，“你知道她的爱好有些不同寻常吧？你需要多留心那个家伙。”

“够了，巴里。”

“你就承认吧，头儿。你知道自己想要和她亲热一番的。”

“别再说了，巴里。”

泰勒靠在哈里斯旁边，不怀好意地看着特丽。“反正我知道我想要的。怎么样，德州妞？”

“泰勒，你说够了。对不起，特丽。你很快就会习惯这些野蛮人的。”

特丽不在乎地挥挥手。“别担心我，头儿。我习惯了乡巴佬。”她把注意力转向泰勒。“我都记不清已经把他们中的多少人送进医院了。还有大个子，不像这里的肥桶。”

泰勒在座位上局促不安，猛烈地踢了一下哈里斯，哈里斯停止了傻笑。

红玫瑰朝着安娜笑了笑。“看样子我们在一起会很有趣的。好了，如果没有人要补充什么，余下的当班时间由麦克值班。我该去法庭了，但是今天下午应该会回来。”

泰勒靠在椅子上，脑袋枕着双手，看了特丽一眼，确定她在听着。“希望你不会又搞砸那个案子，长官。”

“再说一个字，泰勒，你就会列入惩戒报告内。”红玫瑰气呼呼地把桌子上的文件收起来。当她经过特丽身边时，红玫瑰勉强地笑了一下。“对于一个三十分钟前才正式上任的人来说，你做的实在是太棒了。”

“多谢，头儿。”

红玫瑰在泰勒最后的告别词中拉上了玻璃门。

“蕾丝边。”

第28章

当法官的身影穿过门消失在内廷门口时，二号法庭的沉默被再次响起的嗡嗡耳语声给打破了。红玫瑰小心地看了一眼自己的黑莓手机，背景声音时强时弱，好像有人在胡乱摆弄音量键。

坐了一上午就是为了一个三分钟的宣判，而伯恩斯兄弟却像阿帕奇印第安人一样在贝克街区东奔西跑。

红玫瑰抑制住自己心中不断发酵的愤怒，几周前，皮帕正是在这个法庭上让她的案子分崩离析。我爱的人怎么会为我极力想要绳之以法的人做辩护？

一条短信无声地出现在屏幕上。嗨，美人儿。一号法庭进行得怎么样了？我在二号法庭隔着墙都能感受到你。红玫瑰内心笑了，几乎是把手机紧紧贴在胸口，她内心的问题已经有了答案。她回复到：“休庭到两点。去见比尔，喝杯咖啡。想你。我也爱你。”

第29章

“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在南岸区的科斯塔河畔咖啡馆，红玫瑰喝着她的美式咖啡并说道。

“没人敢说体制是完美的，卡斯。”总督察安德鲁斯心不在焉地搅拌着他的卡布奇诺，他心思不在这儿。

“是的，嗯，这个体制腐烂了。”

安德鲁斯抬起头不再看他的咖啡。“巴里·泰勒也是。我们都有自己的罪要受。”

红玫瑰脸上的笑容荡漾开来。“还真是。”

安德鲁斯最终把他的勺子放到了杯碟上。“他这次做了什么？”

“他今天早上吃了特丽的豆腐。”

“她没事吧？”

红玫瑰笑了。“她让他老老实实的。画面太美。”

安德鲁斯饶有兴致地笑着回应。“我渴望见到她。我已经听说了一些好人好事，这还是她上班的第一天。”

“她确实让我折服，头儿。不仅仅是在周末探望塔斯克夫人，自己自主，还搞到了她的笔录，并在第一时间把打印好的报告放在我桌上。”

“我知道。我看见了。”

“你看见了？”

“我今天早上突发奇想去见你。觉得自己应该密切关注你的办公室，以免更多的神秘礼物出现。你那时候去哪里了？堵车了？”

“迪亚曼蒂迟到了，所以我迟到了。拖油瓶，那个小姑娘。”红玫瑰大声啜了一口她的美式咖啡。“我急切地想讨好她，那是肯定的。”

安德鲁斯困惑了。“迪亚曼蒂？”

“还是说特丽·米勒。你是怎么看待的，我是说她的报告。足以把那

些人给关起来了么？”

“很显然你不这样认为，否则你就不会问了。”

红玫瑰点头表示同意。“塔斯克夫人在和特丽交谈的时候还用了强烈的镇静剂。皮帕会在法庭上把它驳得体无完肤的。”

“正如我所想的。你需要在医生认定她完全清醒的时候和她再面谈一次。并且录下来。我有疑虑法官不会允许在法庭上展示，但是在与皇家检控署接触时，这一定会加强我们的有利地位。”安德鲁斯顿了顿。“那么，露丝总督察又拿下一件案子了。”

红玫瑰的眼神从她的美式咖啡移开，眯着眼睛。“什么意思？”

安德鲁斯耸了耸肩。“这是你的调查，卡斯。我只是说，面试的时候，把这样一件要案归功于你的名下没什么不好。警司一直要求我不断评估他。很显然媒体在这些混蛋被绳之以法的时候不会放过每一个细节。这是一个完美的过渡。”

“厚脸皮就是这么想的？”

“我就是这么想的。”

红玫瑰重重地往后坐在椅子上，眼神冷冷的。“我知道你只是想要帮我，头儿，但是真的，干这行我想自食其力。”

安德鲁斯长叹一声。“咱们又这样了。”

“我知道事情应该怎么处理，头儿。”红玫瑰用食指和拇指在空中划了一个标题框。“伦敦警察局提拔同性恋女警当总督察。”她摇摇头，双眼泪光闪闪。“他们会不会把同性恋这个词泄露出去？”

安德鲁斯本能地把手伸到桌子边上并握住她的手。“当你当上了总督察，卡斯，那会是因为是你自己争取的，而且这个职位非你莫属。我为此花了十二年的时间，还几乎搭上了自己的婚姻，两次婚姻！到手的礼物就别挑三拣四了。谁管他们是不是为了美化自身形象才提拔你呢？神啊，我就甘愿当一个金字招牌。”

“你就是不懂，是不是？”

“懂啥？”

“我们能不能换个话题？”

安德鲁斯啜着他的咖啡，陷入了沉思。“安娜和杰森的事是真的吗？”

“你什么时候开始对我组里成员的感情生活感兴趣了？”

“从你要我改变话题的时候。不得不说，我并不是八卦安娜正被一个普通人追求。只是有潜在的利益冲突。”

“她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还有头儿，我们已经不说谁追求谁了。老掉牙了。”

安德鲁斯耸了耸肩。“你看，又一个我需要早点退休的理由，而且你必须代替我的职位。”

红玫瑰举手示意停止。“轮到我改变话题了。让我们谈谈警司在老家的假期吧。”

总督察放下他的咖啡，疑惑地看着红玫瑰。“这有什么好聊的？”

“我们都知道他有一套或两套。”

“你突然间对总警司私生活的兴趣简直跟我对安娜与杰森之间的兴趣一样令人难以置信。我应该知道些什么吗？”

“我只是觉得有点恼火，他理所当然地在我的简会时间把刚到我组里的成员借去讨论美国房地产市场。”

“什么时候的事？”

“今天早上。”

安德鲁斯吸吮了一口。“在她打卡上班之后？”

“之后。”

“但是你迟到了，你自己也承认了。”

“所以呢？”

“所以也许他觉得他在帮特丽，把她从泰勒和哈里斯的比死亡还恐怖的魔爪中给救出来。”

红玫瑰点头。“有可能。也有可能他在上班期间滥用职权以满足个

人利益。”

安德鲁斯死死地盯着红玫瑰。“我会假装我没听见这句话的，督察。”

第30章

当飞舞的面具在屏幕上栩栩如生浮现时，猎人故意欣赏着自己的手指甲。

“还有别的舞台效果吗，奎妮？”

“坐下，”雌雄同体的声音命令到。

猎人叹口气，愈发不耐烦地服从着。“当你的电池耗尽时我会很开心的。”他重重地坐在正对着镜子的座位上。“高兴了吧？”

面具皱着眉头。“该高兴的时候自然会高兴，你会感觉到的。好了，我的钱呢？”

猎人轻轻拍了拍他旁边的箱子。“按照我之前汇报的，有五千英镑。法默给了他的二千五百英镑。米奇手头紧。”

面具的颜色暗了下来，嘴唇紧闭。“还是缺钱？我还希望你现在就把事情搞定了呢。”

“这不是我的问题，奎妮。比起追讨你的零花钱我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天啊，只有该死的五千英镑。”

“即使只有五便士，我也不管，我不会容忍盗贼。”

听到这句具有讽刺意味的话，猎人笑了。“我十分明确给米奇解释说你会不高兴的。”

“我认为我得和米奇亲自谈谈。只为让他明白这一点。”

猎人抬头看着屏幕，平素面无表情的脸上刻满了失望。“你不太走运，奎妮。除非你跟天上的那位大哥有交情。”他伸出食指向上指着天花板。

“我怎么来核实？”

“上次之后，你见过米奇吗？”

“他应该跑路了。”

“什么，就为了五千英镑？别开玩笑。我把他处理了。一切都结束了。”

“毫无疑问如果他死了，是自作自受。”

猎人探进他的手提旅行包并拉出那个装有米奇头盖骨塑料袋。他把口袋倒空在光洁的桌面上。“满意吗？”

面具幻化成一个笑脸。“我明白了。嗯，像你说的，这是些零花钱。但是，其余的可不止。”

一个电子滑道从猎人面前的墙内弹出，让他丢了神。他弹回自己的椅子上。“看在基督的份上，奎妮！”

面具摇摇晃晃的，很显然被逗乐了。“把它扔进去，真是个好孩子。”

猎人缓了口气，把箱子丢了进去，猎人几乎是在这个“抽屉”缩回墙壁影子里的那一瞬间抽回他的手，墙上没有留下任何它存在过的痕迹。

“我不喜欢这样自取其辱，奎妮。这有辱我的名声。”

“你的酬劳很高。”

“我不是供你差遣的仆人。你说过这是一次性完事的。这是第三次碰面了。不会有第四次了。”

“你要离开我？”

“给我一份合适的工作，我会接受。”

“我还在等安德鲁斯。”

“那个正在进行当中。我是说我用我自己的时间做的工作。”

“只要完成了我就给你份工作。好了，你会很高兴认识平日与我共事的孩子们，他们要回来了。”

“是时候了。”

“所以我要你去办一件事。”

“我不需要差事。除非是一份合适的工作，不然我是不会接手的。”

“相信我，这是一份合适的工作。”

“又一次袭击？”

“没这么庸俗。我想你去追回一样我丢失多年的东西。”

“我已经告诉你了我——”

“跟袭击一次的佣金一样多。”

猎人往后坐着。“我在听呢。”

屏幕上的图像旋转到中间又消失了。猎人在他的座位上不安地移动，眼睛像飞镖一样从房间的一个角落射到另一个角落，好比一个被幕后操纵的木偶。在他右边，一台摄像机呼呼作响地飞舞着，跟随者在他头顶上方打转的啪啪响声，他看见一个快速闪速的红色LED。

“搞毛……”

当音乐从看不见的扬声器发出来的时候，他坐得笔直笔直的。“我没时间玩这种愚蠢的游戏，奎妮。”

“游戏？我不玩游戏，朋友。”另外两张大屏幕从天花板上降下来，像从马戏团主帐篷下来的荡秋千演员。面具同时出现在两张屏幕上，令人恶心地旋转着。在屏幕中央，像素逐渐化为风景，模糊不清的红银色相间的方块渐渐开始聚焦，结合起来显示出一个钻石包裹着，中心有颗硕大红宝石的苹果状珠宝。

“这是什么？家庭购物频道？”

“这个，我亲爱的朋友，算账的时候到了。传奇的红苹果。”

猎人漠不关心地耸了耸肩。“看起来它好像值些钱。”

合成的笑声在房间四周回响。“值些钱？光是钻石的价钱就够你数好久了。况且它的出处是……朋友，这东西才真正诠释了什么是无价之宝。”

“老实说，这怎么会跟我扯上关系？”

“下个月它将会在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展出。路易十四时期的文物。从巴黎卢浮宫借来的。这是我曾经梦寐以求的。”

“你以为我是什么？我不是茶叶，奎妮。”

这个合成的声音又笑了。“严肃点。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到位的安保远超守护王冠的安保力量。我的线人过去半年都在忙活这事。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万无一失。我雇佣了百里挑一的精英来帮我拿到这个小宝贝。最顶尖的专业人才。等到展览最后一天红苹果就是我的了。这不是适合业余者的活儿。”

“所以我应该感到荣幸还是蒙羞？”

“你应该聆听。”

“我他妈的耳朵都竖起来了。现在直截了当地说吧。”

“在红苹果从巴黎到伦敦的路上发生了一件十分不幸的事情。”

然后是一个停顿。

“然后？”猎人追问到。

“它被盗了。”

这次轮到猎人笑了。“有人捷足先登了！他赚大了。所以你需要我的同情，是那样吗？”

“不，我想要红苹果。而且我要那个带走红苹果的人。我要你找到他们，还有这件珍宝，然后把它们都带到这里来。”

“这里？”

“隔壁房间，那里将有一个沐浴等着他。”

第31章

“今天过得怎样？”红玫瑰看着皮帕把她的文件放在桌子上。疲惫的样子说明了一切。“输了案子，宝贝？”

皮帕牵强地笑笑。“遭到伏击了。皇家检控署在最后时刻提出了新的证据。”

“法官允许了？”

“你知道的，法官大人阿黛尔·沃特尔斯她赞同的时候自己就是规则。”

“上诉？”

“没有意义了。他罪孽深重。实际上他坐三年的牢还远远不够。”

“那么正义得到了伸张。”

皮帕瞪了一眼。“别天真了，卡斯。正义取决于谁的法律团队最好。这一次不是我们。”

红玫瑰笑了。“失去自我了吗，小妞？”

“好像是。我靠颠倒黑白养活自己。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说到工具……”红玫瑰淘气地扬起眉毛。“我们重现那一晚的剧情怎么样？”

“卡桑德拉，严肃点！”皮帕指着她的文件。“还有，我还得刻苦钻研这些，看明天能不能挽回我的名声。”

“我俩独享这座房子的傍晚可不多。在露比丝回来还有差不多两小时。”

“是露比，卡斯，不是露比丝。要说几次？”皮帕的视线在她的情人和文件之间摇摆不定。“但是我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偶然的巧合，他们三个都不在。”

红玫瑰大笑着说，“你还说我天真！”

皮帕不解地看着。“我漏掉什么了吗？”

“一开始只有埃拉。接着是杰克。那也好对付。但是现在我必须雇迪亚曼蒂在八点之前让露比丝呆在外面。”

“卡桑德拉！”

红玫瑰咧嘴笑了。“哦，现在杰克睡沉了，他早上才会回来。”

“我什么时候批准的？”

“你没有。是我批准的。”

“我希望不是和那个叫达伦的孩子一起。”

红玫瑰仔细看着自己的手指甲。

“我的天！他回来的时候会带着虱子和……”

“嘀嗒嘀嗒，女朋友。”红玫瑰看了看她的手表。“迪亚曼蒂在马路尽头会给我发短信，那样在露比丝到家的时候我们看起来是穿着体面的。”

“貌似你安排好了一切。”

“一切的一切。我甚至买了新的电池。”

第32章

“迪亚曼蒂，你确定你不需要我捎你一程？不碍事的。”当皮帕接过兴奋的露比时红玫瑰伸手去拿车钥匙。

“谢谢你，但是不用了。公交车应该很快的。”

红玫瑰耸了耸肩说：“你做主。”

“我相信小露比一定很乖？”皮帕紧紧地抱着她的女儿。“你有没有给迪亚曼蒂帮忙啊，亲爱的？”

露比点点头。

“她当然会啦。一直都有，”迪亚曼蒂肯定地说。

“皮普，那个小女孩已经筋疲力尽了，”红玫瑰说到。“看这个可怜的人儿。她连眼睛都睁不开了。来吧，瞌睡虫。让卡斯把你塞进被子里，亲爱的。妈妈还有好多工作要忙呢。跟迪亚曼蒂说晚安。”

露比轻松地钻进了她的睡裙，盖上了杯子。她伸出手去拿书。

“露比丝，别开玩笑。你不会是想在这么晚的时候念故事吧，没搞错吧？”

露比点点头。“白雪公主！”

红玫瑰舒了口气。为什么困顿的小孩子总是在躺在床上前一刻清醒起来？

“白雪公主？再读一次？”

“这是全世界最好的故事。”

“但是太晚了，亲爱的。”

“白雪公主！白雪公主！”

“你不能等到明天吗？埃拉就能念给你听了。你知道埃拉比我念得好。”

露比眯着眼。“对，让埃拉念。”

“她不在这里，宝贝。”

“不，她在。”

“她不在，亲爱的。她和朋友看电影去了。”

“不。”

“甜心，她和朋友出去了。她不会回来的直到……”红玫瑰发现露比笑嘻嘻地看着门口。“埃拉？”

“我提前回来了，”埃拉解释的时候脸上带着神秘的笑容。“这样我就能给我的小妹妹念故事啦。对吗，小二？”埃拉慢悠悠走进房间，从红玫瑰的手中拿过书。露比高兴得上蹦下跳。

“白雪公主！埃拉念得最好了！白雪公主！”

红玫瑰无可奈何地看着露比。“谢谢，露比丝。我会记得的。”

埃拉得意地笑着说；“还是交给专家吧，卡斯。”

“我以为你在电影院呢。”

“那部电影太垃圾了。只看了一半就搭车回家了。”

“你一个人？”

“卡斯，我马上就十二岁了。差不多是青少年了。”

“那不重要，埃拉。街上不安全。你知道的。你应该先打电话。”

“你和妈妈都在忙。”

“还没有忙到不能去接你的地步。”

“当我进来的时候你看起来很繁忙。”

“繁忙？”红玫瑰觉得自己的脸色开始泛红。

埃拉耸了耸肩。“还好迪亚曼蒂和小二那时候没有回来。”

“埃拉，我很抱歉，”红玫瑰的脸唰得红了。“关于电影，我是说。”她环顾房间试图改变话题。她的视线落在埃拉的裙子上。“艾尔，你出门的时候不是穿的这件，对吗？”

“跟上潮流，卡斯。这是时尚。”

“你妈妈也许不这么认为。这像什么，一条裙子还是一条宽大的腰

帶？”

埃拉若无其事地拿起露比的书。“是的，如果你不告诉她，我也不会把我手机上的东西发到网上去。”

红玫瑰迟疑了。“什么意思？”

一丝苦笑。“卧室的房间是打开的，卡斯。”埃拉按下了她的手机。

红玫瑰的手立马捂住她的嘴巴。“我的天啊！你不会是……”

埃拉漠然地耸了耸肩，转身对露比说：“准备好了吗，小二？开始了。从前有一位……”

第33章

“你知道埃拉已经回来了吗？”

“嗯哼？”

“她正在给露比念睡前故事。”

“那挺好。”

“我们在楼上的时候她就应该已经回来了。”

“那挺好。”

“为什么我觉得你没有听我在说什么？”

“好吧。谢谢。你呢？”

红玫瑰一手拍在桌子上。“皮普！”

皮帕从她的文件里抬起头。“你说什么？”

“好了。没什么。”

“那为什么告诉我这个？”

红玫瑰气恼地叹了口气。“让我们换个话题吧。”

“我们还没有选择一个话题。”

“好吧，让我们谈谈迪亚曼蒂。”

“迪亚曼蒂？”

“她会开车。”红玫瑰说。

“我很为她高兴。”皮帕浏览了一页。“为什么我会想知道这个？”

“你不是一直抱怨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吗？”

“不，我抱怨的是她带着我的孩子坐公共交通工具。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她不能像普通人那样打个出租车。”

“你明明知道原因。如果我曾在出租车里被强奸我也会有相同感受的。”

“但是那是在东欧。是不会发生在这里的。”

“那伦敦没有出租车司机犯下的强奸案？”

“能直接说你的重点吗，卡斯？你看不出来我正忙着啊？”

“所以我们给她一辆属于她自己的车怎么样？”

“谁？”

“迪亚曼蒂。你能抽出五秒钟听我说话吗？”

“给迪亚曼蒂买辆车？”

“就是一辆便宜的轻便小汽车。那样她就不需要坐公交车或地铁了，而且这样会让她更准时。对我们有好处的。”

“我不确定我是不是愿意让别人看到我的孩子们坐在便宜的轻便车里。”

“你知道我的意思。一辆小型汽车。我们可以在二手车当中选一辆。”

“二手的？你是说那种被别人已经使用过一次的车？”

“这是标准的定义。”

皮帕放下她的文件，若有所思地看着红玫瑰。“我懂你的意思，卡斯。如果迪亚曼蒂有她自己的交通工具，孩子们就不用去坐那个可怕的地下交通装置了。虽然我还不确定要不要让我的孩子坐在二手车里。他们有可能会染上什么病。”

红玫瑰双手抱头。“真受不了。”

第34章

当红玫瑰从简报室后面溜进来的时候，总督察比尔·安德鲁斯意有所指地瞟了一眼他的手表。

“很高兴你的加入，督察。”

红玫瑰抬起头对总督察冷冷的语调表示惊讶。她不自在地笑笑。“抱歉，头儿。”

红玫瑰的笑容并没有得到回应。

红玫瑰鼓起勇气说：“我错过得多不多？”

“哈格里夫斯副督察会让你赶上进度的。我正在收拾残局。”他扫视了整个房间，无视红玫瑰。“好了，大家伙儿，让我们忙起来。”

当安德鲁斯关上身后的门时红玫瑰勉强地对着安娜尴尬地笑了笑。“很显然今天有人吃了火药了。真庆幸我迟到了。有什么新情况吗？”

“没什么振奋人心的，红玫瑰。抢劫的多了。偷车的多了。贩毒的多了。一直都是这样。”

“除了员工数，工资，加班时间和斗志，一切都在增长，”红玫瑰总结到。“那头儿为什么怒气这么大？”

“我觉得警司在找他麻烦。”

“是吗？”红玫瑰耐心地等着安娜说下去。

“头儿，你最好去跟老大谈谈，”安娜闪避的回答。

红玫瑰扬起眉毛。“有什么事是我不知道的吗？”“只知道警司的孙子在牢房里。”

第35章

红玫瑰没有敲门就轻轻地推开了门。正在敲键盘的比尔·安德鲁斯抬起头微笑。

“卡斯？”

“能给五分钟时间吗？”

安德鲁斯往后靠在椅子上，抬起一只胳膊在他的额头擦了一下。“也许没有那么长时间，我正在等一个电话。”他示意红玫瑰坐下。

“今天早上不好意思，头儿。”

“今天早上？”

“迪亚曼蒂的公车又迟到了。薄冰事故。”

“我不太明白。”

“我迟到的原因。”

“迟到？”

“简报会。你差点拧断我的脖子！”

安德鲁斯看起来迷惑不解地样子。“我有吗？”

“如果不是你，那一定是你的双胞胎兄弟。”

安德鲁斯窝进他的椅子里。“如果我那样做了的话，我向你道歉。我现在心里有好多事。”

“警司的孙子？”

“你已经听说了。”

“局里八卦的。你想告诉我详情吗？”

电话在总督察回答之前响起。“我是安德鲁斯。是的，长官。正在办。哦，露丝督察正在我这里……是的，她知道了。是的，长官。我非常同意。”

他放下电话。“警司要我们过去谈话。”

第36章

科林·布雷克警司倒了三杯咖啡。

“卡桑德拉，感谢你跟过来。”

“长官。”

“看得出来你知道我的小麻烦。”

红玫瑰若无其事地耸了耸肩。“是有些传言，长官。”

“确有其事。这也是为什么我希望你和总督察确定一下外面传闻的真实性。正如克伦威尔说过的，必须是千真万确的。”

“长官。”

红玫瑰对自己的一无所知选择保持沉默。

警司从他的杯子里缓缓抿了一口。“你们都知道的，我的孙子皮特昨晚被捕了。等到警官意识到他们把谁关起来了时，已经太晚了。皮特已经在系统里留下记录了。”

安德鲁斯身子前倾。“他被指控什么罪名了吗？”

“还没有。他们尽量拖延这个案子，但是时间不等人。”

“在审判前可以把他保释出来，”红玫瑰建议到。“把接下来的调查延期。”

“可以这样做，但是我让他们不要这么做。”

红玫瑰一脸不解。“长官？”

“听着，这件事对我来说很尴尬，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不指望，也不想要任何特殊待遇。不管皮特自己惹了什么麻烦，他应该像其他同龄的小伙子一样承担后果。”

红玫瑰问：“那他卷进什么事情了，长官？”座位里的警司局促不安。“我的孙子被捕了并且发现他蓄意贩卖A级毒品。但是他当时还穿着他的校服。”

第37章

安娜·哈格里夫斯开着车穿过午餐时间的伦敦车流，红玫瑰漫无目的地看着车窗外。

“我不明白，头儿。那样一个孩子怎么会跟毒品扯上关系？”

红玫瑰耸了耸肩。“英雄所见略同。”

“他又不像那些生长在庄园外的醉汉。”

“安娜，你有点刻板，是不是？小孩犯罪不需要以缺乏足够的食物和教育背景作为借口。”

“但是他住在你附近。”

“什么意思？”

“嗯，与个人无关，头儿，但是我是永远也买不起西部的房子。”

红玫瑰防备地举起双手。“我也是！我只是一个地位低下的督察，安娜。我的薪水是负担不起那边的房子。”

“是的，但是那个孩子住在你附近。艾格顿弧形街？”

红玫瑰长叹一声。“我见过警司，而你没有，但是你怎么比我知道的还多？”

安娜不好意思地笑了。“级别特权，头儿，你懂的。周围的小伙子们还是会跟我聊聊八卦。一旦你当了督察，你就高高在上了。”

“我还不知道么。”红玫瑰望着窗外，看在在汽车站排队的人们，雪花在他们的脸上飞舞。她想起了迪亚曼蒂。

“你不后悔，头儿，你后悔吗？我指的是接受提拔？”

“那都是一年前的事情了。”

“更多地看到了消极面，头儿？”

红玫瑰思考着这个问题。“有好有坏，安娜。我想念我的战友们。团队精神。但是那是在巴里·泰勒把杰斯收在他的麾下之前。在杰斯加入我们的时候我对他寄予厚望。”

“是的，我也是。如果泰勒离开我们的话我睡眠质量会有所提高的。我有时候甚至希望请病假离开的是他而不是法默。你不介意吧，真是不相上下。两个讨厌的混蛋各有各的讨厌之处。”

“可不是。”红玫瑰叹到。“似乎他最大的乐子就是看到我过得不如意？作为副督察的生活怎么样？还能满足你的期望吗？”

安娜笑了。“能够对巴里·泰勒发号司令就值当了，头儿。”

“但是说真的，在一切变得乏味的时候你只能对那份工作说再见。即便是当巡警。当副督察的新鲜感很快就会过去。再过两年你就会羡慕地盯着我这个职位的。”

“那个时候你就是总督察了，是不是？”

红玫瑰大笑。“不可能的。”

安娜想从蒙巴顿勋爵大门下面驶入警察局。“即使是比尔在圣诞节之后提前一年退休把你的名字报上去也不行吗？”

红玫瑰在她的座位上转动。“见鬼，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我告诉你了，头儿。级别特权。”

“那泰勒也听说了？”

“也许没有。我在女更衣室听见的。”安娜看着学校的交通标志。“真是太好了。职工停车场在主建筑旁边。外来人员车辆停在几英里外的地方。你怎么想的？”

“你是司机，安娜。但是作为一名守法的公务员和社区精英我恭请你注意那个标志，上面写着非法车辆将被扣留。”

“真该死。好吧，一路走过去实在太冷了。我想他们会授予我们一天荣誉职工，是不是？”

“我不确定这样行不行。”

“抱歉，头儿。我要签字把这个小孩带出来，所以这次就让我来做主吧。”

红玫瑰笑了。“要是我们被扣了，哈格里夫斯警长，请记得这是你的主意。”

第38章

“露丝督察，哈格里夫斯副督察。”

她们和校长握手，她穿得很正式。办公室很宽敞，有一张安妮女王时代的胡桃木桌子，校长安排加了一把椅子，然后他们坐在桌子前开始交谈。日间监督员把门关上，校长举手示意她们坐下。

“那么你能告诉我们关于皮特的情况吗？”红玫瑰开口问道。“我是说，作为一个小学生，我想他被捕是不是有些出乎意料？”

伊梅尔达·巴顿夫人表情僵硬了一会儿，好像不知从何说起，然后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她感到头脑发胀。她摇头以强调她的不解，那头染成黑色的头发一动不动。

“太意外了。皮特曾是一名模范生。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你确实了解他之前没有遭到过任何指控，是不是？”

“我和布雷克警司今早谈过，他警告说今天晚点会有指控。必须说的是，我实在有点没弄明白。我们一直期望他会继承家族遗产或是从警或是加入皇家海军，但是现在……”

“海军？”

“皮特的父亲？布雷克司令？”

红玫瑰耸了耸肩。“我不知道，我们只认识皮特的祖父，对吗，安娜？”

安娜若有所思地看着自己的手指甲。

红玫瑰转向巴顿夫人前看了一眼安娜。“我们想要关于皮特所有的在校资料的复印件。家庭背景，学习记录，所有信息。”

巴顿夫人看起来受到了惊吓。“但是资料是受保护的。我不确定我能……”

“资料保护无法避免皮特的名字在报纸上出现，巴顿夫人，”安娜说到。“而且我想可以大胆地说，皮特是蒙巴顿勋爵小学的小学生这件事是不会被人忽视的。”

巴顿夫人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今晚理事会将开会讨论这件事。如果我能够使他们安心的话，那么很明显……”

“我们不能做出保证，你明白的，”红玫瑰说。“我们不能让人发现我们在故意封锁任何消息。除非是我们心里不知道的……如果媒体知道了这种事情，他们是不会放过我们的，我可以向你肯定。但是为了以防万一，为了将伤害降到最低，我们需要你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你移交给我们的任何东西我们都会严格保密，我向你承诺。”

校长满怀希望地扬起眉毛。“任何东西？”

“巴顿夫人？”

“我……那是……等一会儿。”校长接起电话和秘书简短地通话。“你能帮我复印皮特·布雷克所有的记录吗。是的，所有的。在我的客人离开之前将它们准备好并放在我的桌子上，在那之前请不要打扰。”巴顿夫人放下电话，漫不经心地看着一只想要栖息在窗沿上的鸽子。

红玫瑰往前挪了挪。“您有什么需要告诉我们吗？”

巴顿夫人深深吸了口气，从办公桌上的抽屉里拿出一把钥匙并插到对面墙上的橱柜，笨手笨脚地打开锁。打开门后她取出一个木盘子并把它放在桌子上。

红玫瑰低声吹了一下口哨，在指望校长给出进一步解释前，老练地看着化妆镜，剃刀和被切割过的吸管。

“我们平常不会窥探我们学生的储物柜，你明白的。但是这次情况特殊，我今天一大早主动去拿了皮特的私人物品。我的意思是，这不像是他想再回到这里。至少在我发现这些以前……”

“我的天。在他学校的储物柜？”

巴顿夫人难以置信地摇摇头。“当我昨晚接到电话得知他被捕时我自然而然地以为皮特在课外莫名其妙地卷入了某种活动。我是说，据我所知，他是在巴特西被捕的。你们想得到那种事情是可能发生的。但是接着却找到这……”

“那学校此前从没发生过任何类似的事件？”

巴顿夫人看起来被这个联想给吓了一跳。“我的天呐，没有。我们拥有无可比拟的声誉。”

“私底下怎么样？巴顿夫人？我们必须知道。”

校长短暂的考虑了一下，然后说道，“去年我们在印度大麻上有些麻烦。一些男孩子在化学实验室吸食这些可怕的东西时被抓了。他们以为化学物品的气味能够掩盖住他们的罪行。”她摇着脑袋似乎被这些蠢事给彻底弄迷糊了。“他们立马被开除了。当然如此。但是这次……不，不，不是。我的意思是，什么东西来着？海洛因？可卡因？兴奋剂？”

“可卡因，巴顿夫人。兴奋剂是片剂。一种完全不同的……抱歉。对，是可卡因。当然不是你想把它和这所学校联系在一起的东西。”红玫瑰顿了顿。“所以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和我们分享的话……”

巴顿夫人的神情黯淡了下来。“还有更糟的。”

红玫瑰和安娜交换了一个眼神。“更糟的？”

他们望着巴顿夫人回到橱柜并取回两个包。她把第一个包挂在她椅子的后背。“这些只是皮特的私人物品和学习用品。在我看来没什么好担心的，但是这里有一个手机也许你们会感兴趣。但是这个……”

巴顿夫人把那个塑料口袋放到桌子上并缓缓打开。“这些也在他的储物柜里。”

拿起一支铅笔后她颤颤巍巍地把手伸进包里并取出一把手枪，铅笔插在枪管里。“恐怕上面有我的指纹。我拿起它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是什么。然后我立刻把它放回包里了。”校长忧心忡忡地看着她的客人们。“你们觉得是真枪吗？”

“我建议你慢慢坐下来，巴顿夫人。这把枪有可能装了子弹。”

校长一动不动。“我的天！我想都没想过！”校长小心翼翼地把枪轻轻放在桌子上。她拿回她的铅笔，看了两眼后丢进了垃圾桶里，搓着手以清除任何接触过枪的痕迹。

红玫瑰在枪附近小心地包起袋子。“还要给我们什么小惊喜吗？”

“这是我知道的全部内容了，我向你保证。”

“还有人知道查获的这些东西吗？”

“很显然理事们知道逮捕这件事，现在也许更多的人已经听说了，但是我相信这些东西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皮特·布雷克当然也知道。”

红玫瑰点点头。“那我们先保持现状。”

第39章

红玫瑰小心地把手枪从塑料袋倒在总督察的办公桌上。在他听取最新发现时，他那花白的眉毛都翘上天了。

“在皮特·布雷克的储物柜里？你确定？”

“除非伦敦最著名的中学之一的校长在对我们撒谎，头儿。”红玫瑰挥舞了一下钥匙放在桌子上。“以防巴顿夫人决定做个大扫除什么的。我已经告诉她等候取证，现在她一想到一个像CSI那样的队伍会出现并扰乱课堂就直冒汗。”

“我会给她打电话让她安心。我确定我们会小心谨慎。”

红玫瑰示意安娜。“安娜的汽车行李箱里还有一些用于吸食可卡因的简易随身用具。但是我想你应该想看看这个，头儿，然后再……”

安德鲁斯会心地点点头。“还有谁知道这些？”

“我们三个。巴顿夫人，当然了。还有那些和皮特厮混的人。”

“学校没人知道？”

“员工当中没人。我们去之前巴顿夫人压住了。”

“她很明智。”

“也没那么明智。在没意识到那是什么之前她触摸了这把枪。”

安德鲁斯重重地叹了口气。“排查的时候我们需要采集她的指纹。”

“已经在进行当中了。下午安娜会搞定。要说巴顿夫人应该不会太高兴。”

安德鲁斯脸上露出一丝苦笑。“嗯，如果那个疯老太婆把她的痕迹粘在了这把致命武器上……”

“那你觉得这是把真枪？”

“毫无疑问，九毫米的左轮手枪。标准的军用手枪。皇家海军的，除非我大错特错。”

“海军？”

“有疑问吗？”

“我想你是知道皮特·布雷克的父亲在海军部队吧？”

“当然了。警司的桌上有张照片。他的大儿子穿着他的海军指挥官制服。那是他为之自豪和欣喜的事情。科林深信他像极了《海底城》里的罗杰·摩尔。并不是说我觉得他们很像。”

“那么这是他父亲的手枪了？”

安德鲁斯再次打开这把手枪的时候脸上的笑容荡然无存。“有这种可能。我知道这完全违反了程序，卡斯，但是在我们的备案前我想先和科林谈谈。出于好意。”

“没问题，头儿。这也是为什么我首先把它交给你。”

安德鲁斯看着窗外发呆了片刻，接着说道，“安娜，你们准备好的时候把毒品工具拿去调查取证。哦，我想和在校长过来对比指纹的时候和她谈谈。见她的时候我会安排查看储物柜的取证。”

“头儿。”

当红玫瑰和安娜走向门去时安德鲁斯悄悄地补充到：“但是要……”他看了一眼这个武器。“对这个保密，现在起只能我们几个知道。”

红玫瑰和安娜对视了一下。

“头儿？”

“任何人都不得知道这件事。”

“长官？”

“任何人。我说得够清楚了吗？”

安娜走上前去。“但是长官，任何查获枪支都必须——”“哈格里夫斯副督察，这是命令。”

第40章

红玫瑰看着巴顿夫人穿过走廊走进安德鲁斯总督察的办公室，没有注意到安娜走了过来。

“她怎么样了？”

“她娇嫩的手指没有被黑墨水给染色，应该着实松了一口气。我想她暗地里很享受这种伎俩。老大开始对储物柜进行调查取证了吗？”

“是的。还不确定将会怎么进行。指纹肯定被学校孩子们的擦拭给掩盖了。无法获取全校的指纹来排查，我不知道能有什么发现。”

“那会成为头条新闻的。”

“没错。我认为老大会安排把可疑的储物柜带回来，以免警察出现在学校。但是这把武器最有可能是孩子父亲的。”

“双重丑闻。名牌中学和皇家海军。难怪老大想掩人耳目。”

“知道这件事的人越少越好。”

安娜警惕地看了红玫瑰一眼。“合情合理啊，头儿。”

“安娜？”

“我们应该写一份枪支报告进行存档。”

“老大会处理好这件事的。”

“他当然是这么说的。”

红玫瑰放下她手中的笔。“你那是什么意思？”

“得了吧，头儿。你完全明白我的意思。我们发现了这把枪。我们应该把它写进报告里。”

红玫瑰大步上前去关上门，对着安娜说：“让我们讲清楚，警长。”

安娜转过身看着红玫瑰。“我们在学校里发现了这把致命武器。一所学校，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的总督察告诉我们不要归档报告。然后他把武器交给了他的上级。碰巧这个人是主要嫌疑犯的祖父？”

红玫瑰直盯着地看着安娜。“你在暗示什么？”

“我没有暗示任何东西，头儿。事实在说话。别告诉我你对刚刚过去的事情感到高兴，因为我知道你不高兴。”

红玫瑰眼睛垂了下来，她开始整理思绪，看上去就像对自己桌上的一份报告产生了兴趣。

最终，她说，“你是对的，安娜。我不高兴。我不高兴的是在学校里发现了致命武器。我不高兴的是在校园里找到了可卡因。”红玫瑰走进安娜。“但是令我最不高兴的是，我的组员在质疑我十分敬重的人是否正直。”

“我们发现了枪支，头儿。我们还没有记录在案。”

“我知道了，安娜。”

“我们在破坏程序，头儿。”

“程序可以灵活点。”

“牵涉到武器的话就不可以。”

“我们的长官给我们下达了命令，安娜。”

安娜瞪大眼睛。“那么现在枪到哪里去了？”

“不是枪。是武器。”

“我不管你怎么称呼，头儿。这是我们的责任。它现在在哪里？”

“一个安全的地方。”

“你怎么知道？”

“知道什么？”

“知道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你真的知道吗？因为我是真他妈的不知道。”

“我不喜欢你在这含沙射影，哈格里夫斯警长。”

“我也不喜欢，露丝督察。但是有必要实话实说。”

“那你已经说了。你还有什么要一吐为快的吗？”

安娜转过身走向门去。她停顿了一下，最后一次与红玫瑰的凝望的眼神交汇。“我只是希望你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头儿。为了我们彼此好。”她摔门而去。

红玫瑰跌坐在她的椅子上。“我也是，安娜。我也是。”

第41章

红玫瑰把她夹克的拉链拉下巴处，在这个刮着冷冷北风的下午，三月中旬的阳光并没能起到多少保暖的效果。她从口袋中拿出她的黑莓手机，沿着车站旁边的拱桥走上巴特西桥道。她按下了快速拨号键。

“嗨，亲爱的，”电话响了两声之后皮帕说，“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红玫瑰转进了海德大街，试图在车站阴影之外找到一块地方。“这一天过得糟透了，就这样。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

“你运气不错，我正等着陪审团回罗宾逊来呢，不过我想你不是来问我今天过得怎么样的吧。出什么事了？”

“只是对于安娜总是在背后阴我感到不爽。”

“安娜？这可不像她。”

“是关于比尔在皮特·布雷克那个案子里没有登记枪支的事。我相信他，这没错吧，皮帕？我是说比尔。”

电话里传来了一阵短暂的沉默。红玫瑰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行走，她看向一个坐在的台阶上、抽着卷烟的青年男人。在路过的时候她深深吸了一口二手烟，突然有些希望她没有戒烟了。已经过去多少年了？“皮普？”她缓步走回大路上，远离了烟雾区。

“你现在也知道那些枪支不能被接纳为证据了？它们可能被污染了。”皮帕顿了顿，陷入了沉思。良久后，“你当然应该相信他，卡斯。威廉做事总是有着他的理由的。”

“我明白，我只是……我只是需要一些信心。”

“相信他，卡斯，另外，”皮帕继续道，“信任在任何关系中都是至关重要的。”

红玫瑰停下了脚步，靠在栏杆上望着停车场。“我怎么感觉你在含沙射影地说我呢？”

电话那头传来了皮帕的叹息。“我的意思是，我可以相信你，对吗？卡斯？”

“你在说些什么？”

“就是一些萦绕在我脑中的事情，有一段时间了。”

红玫瑰踢着碎石等着皮帕说下去。她想，该死的我干了些什么？她说：“说来听听。”

“那天，在法庭上，你跟威廉在一起……”

“皮普，我在法庭上总是跟威廉在一起。这是工作需要。”

“我是说在外面，一个星期之前的什么时候？我坐着出租车来看见你们俩在外面在一起？”

“然后？”

陷入沉寂。

“那怎么了，皮普？”

“礼物。”皮帕简洁地说。

“什么？什么礼物？”

“你没把我放在心上，很明显。你给特丽买了什么，卡斯？”

红玫瑰望着天，笑了。“天啊。皮普，认真的吗？”

“真的什么？你没否认你给她买了些什么，是的。威廉显然措手不及。”

红玫瑰颓然地靠在墙上。“抱歉，皮普。我的错。我没告诉你因为我不想让你担心。”

“让我担心？”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颗猪心的事情吗？”

“毕生难忘。”

“另外一个包裹寄到了我这里。地址是头儿的。我直接把它交给了他。你就意外地出现了。我不希望你知道、让你担心。我求头儿说别把这包裹里的东西当场打开，但他也没法带着它去法庭。给特丽的礼

物只是比尔突发奇想的一个借口。说实话，皮普，那跟特丽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以探员的荣誉担保。”

皮普思索着红玫瑰的说辞。“那么，那个包裹里到底有什么？”

“一面镜子，还有一条针对头儿的威胁信息。”

“然后你觉得这根本不值一提？”

“我们发现这只是一个恶作剧。”

“这个恶作剧让你必须亲自带着它去法庭给威廉看，有这么复杂吗？”

“皮普，我向上天发誓。不信你去问比尔。”

“卡斯，这件事可能很严重。可怜的威廉。”

“他会没事的，皮普。我看着他呢。”

第42章

“有人吗，有人吗？”红玫瑰细声问道，小心翼翼地在比尔·安德鲁斯的门张望。

总督察瞥了一眼时钟。“卡斯？我以为你已经走了。”

“走的时候看见你的车还在那，就回来了。加班呢？你看上去累坏了。”

“坐吧，”声音里满是疲惫。

红玫瑰轻轻关上身后的门，把自己甩进了总督察对面的双座沙发中。“那么，有什么事这么重要，不能等到明早？”她问。

安德鲁挤出了一个倦怠的笑容，双手摩挲着脸颊。“试图给两个毫无关系的案件找出联系。”

红玫瑰笑了。“听上去挺有意思的。”她顿了顿，咬着两腮。“我跟安娜纠缠了一下午，头儿。”

安德鲁依然疲惫地点点头。“我早跟你说过了，卡斯。她很有前途。”

“她还是该学学什么叫忠诚。”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对于我们在皮特·布雷克的案件中为什么没登记枪支的事，她问的太多了。”

安德鲁收敛了目光，看向桌面。“我会处理的。”

红玫瑰观察着她导师憔悴的神色。“需要我做什么吗，头儿？”

“我说过，我已经处理了。”

“随你吧。”红玫瑰朝向桌子点了点头。“来点点琼浆蜜饮怎么样，还是那是留给男孩们的？”

比尔用他的拇指和食指从他的抽屉底部拿出两个杯子。在红玫瑰倒酒的时候，他的视线从未挪开。“我已经可以完全掌控局面了，卡斯。你知道的，对吧？”

红玫瑰靠过身来，从他手中取过了杯子。“当然了头儿，我相信你的判断。”她抿了一小口苏格兰威士忌，感到胸腔因为这液体而温暖了起来。“我只是不想你有太多负担，就这样而已。你肩负的东西太多了，还有那个红苹果的事。”

“可不是。”安德鲁凝视着窗外停车场的人工灯光。“我有时候也会想这究竟值不值得。”

“头儿？”

“别理我，卡斯，”安德鲁叹了一口气，“把我想的说出来了，仅此而已。”

红玫瑰给了总督察几秒钟解释清楚，接着说，“头儿，你知道我是相信你的，是不是？”

“我知道。即便如此，”比尔透过杯子看向她，“此时此刻我也不能说太多。上头的指示。只是试图找到关联而已。”

红玫瑰靠了过来。“那个孩子还有红苹果？”

“我可没这么说。”

“也没有否认咯。所以，这是真的。警司的孙子和那个红玫瑰苹果？不可能。”

安德鲁轻蔑地摆了摆手，喝光了。“忘掉它吧。天色不早了，我们家里都有美丽的女士等着我们呢。”总督察站起身，暗示着谈话结束了。

红玫瑰跟他碰了碰杯。“我会忘记这件事，等到明天。”她说完后，用眼神警告着他。“哦，对了，皮帕因为那件包裹的事跟我生了一顿气。该死的，都是你的错，说什么那是给特丽的礼物。现在皮普以为我对那个新员工有意思。”

安德鲁斯慢慢地坐了回去，昙花一现的笑容淡去，浮现出了更严肃的表情。“关于这件事，有些新消息，卡斯。你也该知道。明早等我把跟上头的事搞定我会正式地通知你。”

“接着说。”

“你听说了那个流氓在索霍被发现受害的事了吧。”

“米奇·费恩？脑袋的一部分被轰飞的那个？”

“就是他。”

“但那不在我们辖区。伦敦西区发生的案件跟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差不多。”

“现在不是了。我在过去的一小时里刚刚从电话中得到了一些验证。”

红玫瑰摊了摊手。“然后？”

“镜子的恶作剧并不是一个玩笑。”

“头儿你什么意思？”

“血迹是真的。那并不是猪血，而是米奇·费恩的血。”

第43章

“就这样？”红玫瑰用恳求的眼神等待着杰克的确认。“就这么暴露在外面，给众人围观？”

“那就要看情况了。就像用Facebook一样，你可以选择仅你认识的朋友可见，也可以对所有人可见。”

“那我现在可以给你拍张照，然后上传上去让全世界看见。就像那样。”

“没错。”

“那埃拉会知道怎么弄的了？”

“呵。”杰克对红玫瑰的无知报以轻笑。“连露比都可以弄。只有老年人才会觉得电子产品很麻烦。”

“少数老年人，年轻人。”

“这倒没错。管他呢，即使几百万人看到你的脸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实际上，它能让你毫不费力地出名。这太酷了。”

对你来说可能是这样的，红玫瑰想，和皮帕的私密照片在她眼前浮现。泰勒会对这些照片做什么！她说：“你知道吗，我很喜欢我们这些小对话，杰克。只有我们俩。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彼此，让我知道你和其他那些孩子是不同的。”

杰克警惕地看了红玫瑰一眼。“什么其他的孩子？”

“你知道的，那些犯罪嫌疑人。”

“那些什么？”

“在少管所的那些孩子。地痞、流氓、下三滥们。”

“你是说，就像达伦那样的？”

“不，当然不是。他是你的朋友。我想的是更……”红玫瑰看向远方，回忆着塔斯克太太浑身缠着绷带躺在医院里的样子。“杰克，我得道歉。你是对的。少管所里的孩子跟我能想到的那种人根本有着天壤之别。顺便一问，达伦怎么样了？他什么时候能再来喝杯茶？”

杰克回避了红玫瑰的视线，看着桌子。“妈妈不想让他过来。”

“你妈妈这么说的？”

“她不需要说。很明显她不喜欢他。”

“她还了解他而已。”

“你也不了解他，但你对他没有敌意。”

“你妈妈并没有对谁有敌意，杰克。只不过是……”红玫瑰对着空气像在寻求答案，但是失败了。

“看。她就是对她有敌意。”

“不是这样的。”红玫瑰能看出杰克并没被说服。她问：“达伦是个很好的朋友吗？”

“他会是的，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不像其他男孩那样开我玩笑。”

“开你玩笑？”

杰克默默地喝了一会果汁，望向窗外，找寻着有趣的东西。

“杰克？谁开你的玩笑？”

“其他孩子们。”

“怎么开你的玩笑？关于什么？”

一阵沉默。

“杰克？”

终于，他不情愿地开口：“开你和妈妈的玩笑。”

红玫瑰坐回她的座椅，叹了一口气。“是吗？杰克，我实在很抱歉。你为什么不说呢？”

“然后让妈妈冲进学校使情况更糟吗？”

红玫瑰靠了过去，前额因担忧而显露了皱纹。“杰克，如果你被人欺负，那这件事必须被制止。学校现在有反欺凌规定。你妈妈需要跟校长交流一下。”

杰克惊慌地看着红玫瑰。“不行！”

“你不能就这么让他们欺负你还不负责任，杰克。”

“是吗？那妈妈会怎么做？带着她的律师假发和长袍把他们送去庭审吗？”

“她可以跟校长谈谈，还有老师们。”

“然后使我处于更加尴尬的境地？我可知道她。”

“你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不想让妈妈知道。”

“那我去跟学校谈谈如何？”

“但是你就是问题所在。”

红玫瑰吸了口气。这可真伤人。“杰克，我真的很抱歉。但是这些孩子该成熟些了。你不该给他们伤害你的机会。”

“我没有。”

“显然你有，否则我们不会有这次对话。不管怎样，我觉得当下的年轻人有着更开明的人生观。”

“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就那么两三个人。但是他们没完没了。你是一个警察，这使事情变得更糟。”

红玫瑰抬了抬眼。“是吗？”

“一些老掉牙的玩笑。杰克的另一个妈妈逮捕罪犯的时候会说什么？你被警察‘同志’逮捕了。从一开始就一点也不好笑。”

红玫瑰翻了个白眼。“还真是。说点能够让你好受一点的，我上班的时候也会被这些垃圾话骚扰。”

杰克抬眼看向红玫瑰。“真的？”

“他妈的，几乎是每一天。抱歉，别跟你妈妈说我说过这样的话。”红玫瑰冲着杰克亲切地笑了笑。“有时候我都害怕去上班，因为我知道会有人会把一些傻了吧唧的照片贴在墙上，或者在白板上写一些嘲讽的话。每次的话都是一样的——白痴，墙上和白板上都是。”

“那你为什么不回应一下呢？告诉你的上司？”

红玫瑰耸了耸肩。“只会更糟。”

“在我们学校稍微小题大做一下倒是没什么大不了的……”杰克挫败地坐回座位，喝光了杯子里的水。“就像埃拉说的。孩子们有一套规则，大人们有另一套。”

“那都是垃圾，杰克。那是……”红玫瑰顿了顿，摆出了一个认可的微笑。“你知道，杰克，事实上你绝对是正确的。这就是双重标准，纯粹又简单。而有趣的是，在我还小的时候我跟你想的一模一样。孩子们一套，大人们一套。”

“是啊，但当你一旦成为大人的时候你就有权了。”

红玫瑰强忍住笑。她想，才不是呢，是在我得到了我的警探徽章并可以把那个混蛋泰勒踩在脚下的时候。她说：“成人有着相应而来的责任，杰克。有时候我们会做出一些孩子们不喜欢的决定，是为了他们好。”

杰克点点头。“是，我都明白。显然像露比这样的小孩必须早早睡觉、不能单独出家门。但是我已经十岁了。我不再是个小孩了。”他看向窗外，望眼欲穿。“但妈妈还是把我当成小孩。”

红玫瑰斜靠着桌子，身子倾了过去。“习惯就好。你永远是她的小男孩，即使你结婚并有了你自己的孩子。”

“谁说我想结婚生子了？”

“你会这样想的。每个人都会。”

“你就没有。而且现在你和妈妈在一起了，你永远都不会有了。”

红玫瑰做了一个“打住”的手势。“嘿，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们以后再谈。我们先把今天的问题解决了。就是，让你妈妈接受达伦。”

“还有校园欺凌问题。”

“还有校园欺凌问题。”

“还有孩子们享有平等的权力。”

“还有孩子们享有……等等，等等。我还没想那么远。”

“所以你没想过关于双重标准的问题？”杰克使劲盯着红玫瑰看，期待着答复。

红玫瑰沉吟了一会。“我有个主意。交给我吧。”

“你要做什么？”

“给你们这些孩子应有的尊重。让达伦再次来喝茶。然后帮你解决学校里那几个熊孩子。”

杰克的眼睛亮了。“真的？”

“嗯，我会尽力做的。不保证结果。但是作为回报，我希望你教我怎么搞拍照手机以及传输照片的方法。成吗？”

“成交。”

第44章

红玫瑰早早地溜进了接待室，按照惯常检查了一下那些小把戏。《太阳报》果不其然摊在她的桌子上，打开到第三版。哈里斯靠不住的时候就是一无是处。

红玫瑰从她的文件夹里找出了打印出的从网络上找的图片，并把它裁剪整齐，按照第三版的模板粘贴好。说不定是个理查德的顾客呢。

红玫瑰检查了一下白板，它恰好被转过去面对着墙壁，贴着平时那些顶级杂志的剪报。红玫瑰也着手做着这些工作。

员工们陆陆续续进来的时候红玫瑰正在玩着她的智能手机。红玫瑰冲他们点头以示她看见了，装作被打扰了的样子。泰勒和哈里斯一同走了进来，他们坐到了惯常坐的那个挨着冷水器的座位上，相视得意地笑了一下。

哈里斯尖着嗓子，暗示着什么：“头儿，你桌子上的是我的报纸吗？我之前借给别人了，让他们把它放到那还给我。”

“你再说一遍？”红玫瑰拿起了文件，看了一眼表。“三分钟，杰斯杰斯。你觉得你能在这之内看完标题？”

泰勒笑了。“不用花他那么久时间的，头儿。他只想看一眼第三版。两分钟足够了。六秒一个。”

哈里斯傻傻地笑了，然后憋住了笑声，因为他是那个笑话里的主角。

“来吧，杰斯，跟头儿分享一下第三版，”泰勒坚持道。他转向了红玫瑰。“我之前看过一眼，一级棒。我们就喜欢你这一点，头儿。某种程度上，你跟我们爷们儿差不多。”

红玫瑰甜甜地笑了。“没错。我现在正看着一对呢。”

屋子里其他人爆发出了一阵夸张的笑声、擂桌子声，带头者是安娜和麦肯齐。泰勒瞪了安娜一眼，而哈里斯怯怯地环顾着四周，不确定是否要加入众人。

“巴里是对的，当然了，”红玫瑰说，“任何能提升士气的事都是值得一做的。”她把报纸递给了她的警长。“安娜，把第三版友好地展示给伙计们看一眼。”

泰勒眨了眨眼。“不用了，头儿。我和杰斯之前已经看过了。”

“有好料么？”

“你可以找到很多好料，”泰勒的语气有点紧张，“别担心那个了，安娜。我们继续来处理简报吧。”

安娜无视了泰勒的抗议，举起了报纸，打开到了第三版。屋子里鸦雀无声，他们看到了一张全裸男模的图，就是之前红玫瑰粘贴上的那张。

特丽第一个回过神来。“好料，巴里。所以他们说你的那些话是真的。我就很好奇你怎么老是和杰斯一起去盥洗室。”

泰勒咬着下唇踢了哈里斯一脚，警告他不要回答。

红玫瑰扫视了一圈她的团队。“平胸，对于我的口味来说有点轻了，巴里。这肌肉和两点也引不起我什么兴趣。不过如果能引起你和杰斯的性趣那我倒是无所谓了。就像特丽，我之前没想到你好这一口。”

麦肯齐大笑：“干得漂亮，头儿。”

红玫瑰说：“为了安娜和特丽着想，她们对女孩儿不感兴趣，也许下次在你们把墙上贴满你们幼稚的装饰之前，你们会愿意想起，现在你们感觉有多么不舒服？”红玫瑰几乎要可怜哈里斯了，因为她一直直视着他。“杰斯，你离得最近。帮我把那块白板转过来，行吗？清洁工肯定会把它那样放好的。”

泰勒和哈里斯互相对视着。泰勒缩回椅子上，突然对他桌子上的报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哈里斯在他的座位上紧张地抖着，他被他的好伙伴抛弃了。

“杰斯？”红玫瑰甜蜜地笑着，用眼神示意着，“白板？”

“安娜也离得很近，头儿。”

“她确实是，不过我想我是让你去做的。”

“头儿。”

哈里斯缓缓起身，挪到白板前，双手抓住了它。他顿了顿，向泰勒的方向投去焦虑的一瞥，却被故意无视了。

“我等着做简报呢，杰斯。”红玫瑰仔细地在她桌子上挑选着干擦笔，感受着她的警员的进退两难的境地。“请把白板转过来。”

哈里斯僵硬地站着，不知所措。

“这是命令，哈里斯警员。”

当白板被转过来之后，红玫瑰精心挑选的男同肉图一览无余。哈里斯飞快地逃回了他的座位，把自己藏在报纸后面。泰勒则盯着窗外。

“打赌你做梦也想要有这一半大，呵呵。”特丽嘲笑泰勒。

“滚开，德克萨斯佬，”泰勒冷哼一声，“一点都不好笑。”转向红玫瑰说：“你知道这是性骚扰，头儿。我可以举报你。”

“举报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请便。”红玫瑰扫了一眼时钟。

“好了，游戏时间结束了。”她把图片从白板上扯了下来。“我们就此了结吧。巴里？杰斯？听明白了吗？”

“是的，头儿。”

第45章

红玫瑰走进来的时候总督察安德鲁斯正看着屏幕，他抬起头，看上去有些困惑。“你看上去就像只偷了腥的猫，卡斯。我错过了什么吗？”

“就是用泰勒和哈里斯的恶作剧反过来摆了他们一道。你不会想知道的，头儿。”

“难以置信，”安德鲁斯讪讪地说，“听上去是个有意思的早晨。”

“才刚刚开始呢。真正有趣的还在后头。我和孩子们会和皮帕一起吃午餐。在麦当劳。”

“宁愿花钱我也要去看看这场景！”他脸上闪过一个疑惑的表情。“不用上学吗？”

“教培日。”

“你说什么？”

“教师培训日。老师们需要培训，所以给孩子们放假。”

安德鲁斯笑着回道：“你能想象每次我们需要培训的时候就关闭这个国家的所有警察局吗？”他打完了一句话，又抬起了头。“那是什么让你这么大清早就大驾光临？”

“吃汉堡包前，我还有15分钟空闲的时间。米奇·费恩那桩该死的案子有什么新消息吗？”

“除了现在我们知道了猎人的绰号以外，什么新消息都没。不过考虑到我昨天晚上才刚刚通知你这件事，这也不足为奇。那你究竟有何贵干？”

“只是想知道警司孙子的案子的有什么新进展？”红玫瑰看向了窗外。

安德鲁斯沉默了一刻。随即说道，“说下去。”

红玫瑰满不在乎地耸了耸肩。“就这样。”

“嗯，皮特·皮特布雷克已经被获准保释候查。就目前我们所掌握的

证据来看，我们不能再多拘留他了。但反正你也清楚这件事。”安德鲁斯直直地看进红玫瑰的眼睛。“那为什么不直接了当地说出来？”

“有这么明显吗，哈？”

“喝咖啡吗？我只带了咖啡伴侣。我的小冰箱又不灵了。”安德鲁斯走到过滤壶边。“那安娜怎么样了？顺便问问。”

红玫瑰深深地叹了口气。“关于报备发现的枪支的规定太严格了。”

安德鲁斯递给她一个热气腾腾的杯子。“我建议过你俩不要管这件事。”

“您那可是不叫建议，头儿。是命令。”

“你认为我是有意在掩饰什么。”

红玫瑰做了一个“打住”的手势，她的咖啡差点溅出来了。“我可没这么说。”

“我也是这么希望的，卡斯！到现在为止我们共同工作多久了？”

“但你了解安娜的意见。”

“当然。我不怪她。尽管现在我很讨厌站在她的角度思考问题，但我所能做的只有请求你们在这件事上相信我。”

“我确实相信你，头儿。”

安德鲁斯伸出手拍了拍红玫瑰的前臂。“我知道。我也很抱歉使你和安娜处于这种尴尬的境地。”

“如果可以的话，你就跟我说些什么可以让她放心的话。”

安德鲁斯抬头看向天花板。“上头的命令。”

“但关键就在这，头儿。下达命令的人恰好跟嫌疑犯有关联。”

“事实上那人的职位还要高。这不是警司的决定。”

“不是？那是谁？总警司？”

“抱歉。”安德鲁斯忧心忡忡地啜了一口咖啡。“但我可以告诉你取证处的人已经检查过那些武器了。”

“那些武器在取证处那儿？”

“你不会真的以为它被锁在这儿的某个抽屉里吧？”

红玫瑰突然觉得院子里的景色很吸引人。

安德鲁斯嘴角闪现出笑意。“或者我把它投入了泰晤士河？”

“但你说过——”

“我也说过我很抱歉，卡斯。我也不得不遵循一些我不喜欢的命令。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跟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老天啊，头儿。”

“不过我可以至少告诉你一些能让安娜安心的真相。关于这一切的开始。你带来的枪和杀害米奇·费恩的是同一把。”

“上帝啊，警司的孙子会面临谋杀的指控？”

“谢天谢地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找到了那个叫猎人寄来的包裹。我已经检查过了，当那颗猪心被送过来的时候皮特·皮特布雷克正在学校上课，并且当然地，那面镜子出现的时候他正被关在这里。”

“所以他是清白的吗？”

“难说。不过仍有一线希望。并且，我们已经联络了皇家海军，枪支不是指挥官的。这意味着，皮特·布雷克不是从他爸爸或者他家人那里得到的这把枪。”

“这算是个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正如我所想。显然这对警司来说是个巨大的安慰。科林非常担心他孙子是不是从他爸爸的书房里偷得这些枪。这会极大地影响指挥官在军队里的威望。”

“但这对警司的孙子来说仍有违法嫌疑，那支枪是一庄谋杀案的凶器。”

“有趣的地方来了。”

“头儿？”

“想想清楚。跟皮特·布雷克一起混的孩子们都是本地有名的败家

子，买比卖的要多。我们没有缉拿他们的证据。”

“但是皮特·布雷克也卖的。”

“是吗？”

“他在卖的时候被抓住过。而且他承认了。”

“我不确定，卡斯。嘴上说的和实际做的不一定是相同的。我印象中的皮特是个叛逆的、十几岁的，并且爱玩的熊孩子。你审问过他的。他看起来像个难对付的刺头吗？”

“做买卖的人更了解。”

“没错，但至少他们买卖的是干净货。没有证据表明皮特·布雷克卖的东西有比阿司匹林还过激的。”

红玫瑰点头以示赞同。“安娜也这么说，当这事出来的时候。那孩子连可卡因和海洛因都分不清。但他仍然在交易中被抓住了。再有就是学校更衣室的事。”

“我的结论是，那个男孩故意做一些违法的事，作为反抗他家庭背景的宣战。老实说，我更认为你从他学校更衣室里找到的东西摆在那就是作秀，仅此而已。取悦他学校里的朋友。”

“他们确实给校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头儿，这都非常合理，我同意。直到我们把枪支也算进考虑范围内。”

“这曾经确实是一个美中不足的点，没错。”

“曾经？”

“皮特昨晚已经获得保释并直接回到警司家了。”

红玫瑰抿了一口咖啡。“继续。”

“他显然情绪很激动。那孩子泪流满面地回来，后悔万分。”

红玫瑰不耐烦地看了一眼表。“所以呢？”

“那个孩子今天晚些时候会做一个正式的声明，但是我们已掌握了那些在毒枭监控下的商人情形。也许这和猎人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同一个人，但这是一个开始。皮特的情况就是，他从毒枭那里偷了枪，为

了向其他孩子炫耀。”

“偷了枪？那个白痴二百五。他可能会死的！”

“皮特后来意识到了这一点，不能暴露在光天化日下，因此他后来把枪藏在了他学校的更衣柜里。他不敢乱动它。”

“但是皮特显然后来又出去惹乱子了，不然他不可能被抓住。”

“一点没错。他不得不再次露面，否则他们会意识到是他偷了枪。当然，第二天晚上他就被逮捕了，然后一直被关在这儿。”

“那他之前干嘛什么都不说呢？”

安德鲁斯耸了耸肩。“太害怕了？他律师建议他这么做的？你猜的跟我差不多。不管怎么说，那孩子下午会过来帮咱们做一个嫌疑犯的电子画像。”

“跟伯恩斯兄弟不可能有关系吧？”红玫瑰的眼中闪过了希望的神采。“我不会拿这个来抓他们的。”

“有可能是个转机？不过确实没什么关联，不好意思。不过……”

“不过？”

安德鲁斯的眼睛狡黠的闪了闪。“小皮特说出了两个名字。一个是我几次听到被一笔带过的名字，但从没特别注意过。奎妮？”

红玫瑰点了点头。“一些索霍小混混的幕后主使。也许跟米奇·费恩的案子有关？”

“有可能。但是目前我能了解到的是，她刚刚从一个八十年代的性爱俱乐部退出。我跟我们伦敦西区的同事聊了聊。他们说她已经完全归隐，很久没有引起过他们的注意了。她通过赌场之类的地方收取租金赚钱，但没什么涉黑的举动。”

“听上去像是退隐江湖了。”

“没错。我一点也不担心她。但是皮特供出的另外一个名字却有点重磅。”安德鲁斯放下了杯子，以便更形象地阐述。他冲着红玫瑰微笑。

“头儿，我还得回去呢，孩子们等着我呢。快说吧。”

“你准备好了？”安德鲁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停顿了几秒。“索斯盖特。”

红玫瑰的下巴掉在了地上。“伯尼·索斯盖特？你是说那个伯尼·索斯盖特？”

“正是。红苹果案里的那位。”

第46章

达伦大快朵颐地干掉一个巨无霸的时候，红玫瑰瞥了一眼皮帕惊恐的脸。

“饿了啊，达伦？”红玫瑰笑着问道。“你看上去像几天没吃过饭了。”

达伦报以一笑，在他把薯条往嘴里塞的时候一滴番茄酱粘到他下巴上。“早餐之后滴米未进。”

“你不会饿死的。明天回学校上课吗？”

男孩大声地喝了一口可乐。“我还能再休一周。”

皮帕喝咖啡的时候做了个鬼脸，把它推到了一边。她看向达伦，脸上有点担忧。“你过得不好吗？”

“什么，生病吗？没。我被勒令在家反省。”

皮帕抽了一口气，紧张地撕着餐巾纸。“在家反省？”

“是的，你知道，就像被休学了。两周时间。”

皮帕、红玫瑰和杰克用焦虑的眼神互相交流了一下。“是的，我明白这意思，达伦。我能问问是为什么吗？”

杰克用手肘碰了碰他的好友。“不是他的错，对吧达兹？”

达伦短暂地停止了咀嚼。“是的。我被坑了。”

“有人在他的衣柜里放了些东西，看起来就像是他偷的。”杰克飞快地说。

达伦大声地吃着薯条。

皮帕小心翼翼地把她未动过的汉堡推向了达伦。她在杰克和达伦之间来回看着。

“是谁的什么东西？”

“好啦，皮普，”红玫瑰插了进来，“我觉得我才是警探吧？放过这孩子吧。”

“我肯定不会的。我有权知道我儿子是不是在跟小犯罪嫌疑人一起玩耍。”她轻蔑地扫视了一圈餐厅，目光停留在潜在的同谋者上。“你被指控偷了什么，达伦？”

杰克的脖子上浮现一层愤怒的红晕。他低下了头，研究着桌子。

“我应该是从多媒体处借了一个数码相机。”达伦怯怯地说。

“你是说你偷了它？”

“不，借的，我正要还呢，但是当我回到那的时候房间被锁住了，所以我把它存放在了我的更衣柜里。”

“足球比赛，”红玫瑰解释道。“校际预选赛。达伦希望做一个体育记者。他需要一些照片能放到校园网上。”

“所以他偷了学校的相机？”

达伦怒视着皮帕。“不。我借了它。我只是忘了提前说明。”

“我觉得你会明白的，达伦。不经别人允许就拿别人东西可被视作是盗窃——”

“皮普，别那么紧张。”红玫瑰在桌下踢了踢她的爱人。“已经解决了。”

皮帕转向了红玫瑰。“你似乎对事实十分了解，督察。有什么是我该知道的吗？”

红玫瑰打了个寒噤。“你该知道的有很多，皮普，但你一直唯我独尊的态度意味着有时候我们只需保持沉默。”

“不好意思，卡桑德拉。我没有唯我独尊。”皮帕看了一眼她儿子。“我有吗，杰克？”

杰克把剩余的汉堡塞了满嘴，躲在可乐纸杯后面。

皮帕看着杰克和达伦，然后看回红玫瑰。“那有谁能指点我一下吗？”

“三票比一票，”红玫瑰笑了。“唯我独尊。”

皮帕强作欢颜。“有趣极了，卡桑德拉。那关于这件事你是怎么知

道这么多的？”恐惧的神色在她恍然大悟的瞬间遍布了她的五官。“哦，我的神呐，警方介入了？”

“没错，特丽特丽被叫到学校里去了。”

皮帕瞪着达伦。“你被逮捕了吗？”

达伦回视着红玫瑰。

“这件事已经被妥善地解决了。”红玫瑰让她放心。

“你的意思是这事结束了？”皮帕怒视着红玫瑰说。“休学两星期？因为偷了一个相机？”

“妈妈，你没理解……”杰克说，收到了她妈妈冰冷的怒视。

“我很明白，杰克。我儿子的朋友是个惯偷，然后我的爱人故意不告诉我这件事。”

达伦暂停了把一大把薯条塞进嘴里。“爱人？”他脸上慢慢绽开了一个笑容。“所以这是真的！”

杰克的眼球鼓了鼓，脸又开始红了。

红玫瑰清了清嗓子，看向达伦。“杰克他妈妈的意思是……”

“你俩？在一起了？是真的？”达伦在桌子下洋洋得意地碰着杰克。

“像所有的女同那样？”

皮帕不太舒服地在座椅上扭动着，焦虑地扫视着餐厅试图发现是否有其他人听见。她看着红玫瑰，不知所措。红玫瑰屏住了呼吸，看着杰克和达伦。

“你妈妈有个女朋友？”达伦合不拢嘴地笑着，满嘴的薯条暴露无遗。

杰克缓缓地点头。“是的。”

“那她们……”达伦靠了过去，用一种大家都能听见的声音小声说道：“你懂的，一起睡吗？”

“是的，达伦，关于你对杰克妈妈和我的问题，”红玫瑰用手指在

空中画了个双引号，“一起睡。”

达伦锤了杰克的胳膊一下。“哥们，太酷了。”

杰克笑了笑。

红玫瑰呼出一口气，坐下身，冲皮帕笑了笑。

皮帕没有回应她。“我很高兴你同意我们的个人选择，达伦。但是，我不太赞同你的。”

杰克看上去很困惑。“什么？我可不是女同。”

“你偷的那个相机？”

“但我没偷。”

“那你为什么被休学？”

“在家反省。”

“别跟我玩文字游戏，小鬼。学校认为你有罪，而且你已经被相应地宣判了。”

“等等，皮普，你结论下的过早了。平常心对待。”红玫瑰阻止性地把手放到了皮帕的胳膊上。“亲爱的，这有助于了解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吗？”

皮帕瞪了红玫瑰一眼。“你说？”

“特丽给了我完整的报告。我不得不说她处理得十分巧妙。”

达伦抬眼看着红玫瑰。“谁是特丽？”

“特丽·米勒，跟你们校长联络的警员。”

“什么，那个金发的美国甜妞？”达伦笑了。“她和你一起工作吗？”他用手肘碰了碰杰克。“嘿，你太不八卦了，杰克。”

杰克耸了耸肩。“我不认识她。”

达伦笑了。“你不会知道你错过了什么的，伙计。我妈的男朋友根本没法把眼睛从她身上挪开，说他愿意为她空出一周的任何一天。”

“是，真谢谢你啊。达伦。”红玫瑰淡淡地说。

达伦无视了她，转向了杰克。“说实话，哥们，她跟杰西卡·阿尔巴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秀色可餐！”

皮帕警觉地看了红玫瑰一眼。“杰西卡·阿尔巴？”

红玫瑰耸了耸肩。“是个电影演员什么的。”

“你知道，”达伦说，“那个有着大——”

皮帕打断了男孩的解说。“我很清楚杰西卡·阿尔巴是谁，达伦，非常感谢。我只是才意识到我的爱人和她一起工作。”

“不，并不是真正的那个，”达伦说，“我是说她看上去很像。”

“是，我很明白了。我只是很好奇为什么我的，”皮帕夸张地模仿着红玫瑰用手指做的双引号，“我的爱人忘了提这件事了。”

第47章

“那她又是怎么应对的？”总督察安德鲁斯把一杯白葡萄酒推到桌子对面。红玫瑰歪嘴笑了一下。“别问了。说实话，我有时也想知道在我眼里，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可以在任何场合让我难堪。”红玫瑰叹了口气，然后高兴地揉着双手。“好了，忘了皮普吧。我来这里是为了解索斯盖特还有红苹果的情况的。我想知道每一个小细节。”比尔·安德鲁斯抬起头，用拇指和食指捏着他的鼻梁，透过啤酒，选择着措词。“你是个伟大的侦探，卡斯。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出色的侦探，但为了达到那个目标，在前进的道路上你将会有所付出。索斯盖特的事情是我要付出的东西之一。”

“我今天下午读了一些存档报告和新闻报道。顺便提一下你的大幅照片。比尔·安德鲁斯警长。”红玫瑰笑了。“你的头发长回来了。”

安德鲁斯尴尬地咳嗽了一下。“不要提醒我。该死的，十五年了。从来没有想过我仍然会从事现在的工作。我应该在前线的时候就拿钱退休。”

“钱？”

“对于我手伤的补偿。”安德鲁斯拉开袖口，露出手和手腕上的疤痕。

红玫瑰打了个寒噤。她看到过无数次，但仍不忍直视。“那你为什么不呢？”

“拿钱退休，或晋升留下。如果是放到现在，我大概可以向伦敦警察局申请数百万英镑，并从此过上快乐的退休生活。但在当时……世道不同。”

“这并不意味着你那个时候就会退休，头儿。你要说实话。”

安德鲁斯把杯子里的酒喝完。“再来一杯？不会，你是对的。晋升为督察这奖励就够了。但是，如果我能够再一次把苹果找回，我就可以高高兴兴地退休了。”

“那索斯盖特呢？”

“那将会是锦上添花。但是，我们不能确定他是不是直接参与了。甚至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回到英国。”

“没有盯住他吗？”

“当然有，但只有他通过电子入口才会被盯住。我猜他有可能搭乘的是轮船或小型飞机。”

“想必他身上没有什么突出的特点？”

“没有。从法律上讲，他是一个自由的人。法院判他完全无罪。但怎么会那么巧合，苹果再次失踪的时候，他在伦敦出现了。”

“那你是怎么发现他在这里的？”

“索霍区的警队在调查米奇·费恩谋杀案时发现了他的名字。”

“费恩在为索斯盖特工作？”

“不是，是一些索霍区俱乐部的老板。”安德鲁斯抿了一口啤酒。“还有跟奎妮这个人物存在微妙的联系，据消息，她拥有这些资产。但问题在这里：皮特·布雷克在报纸上看到了费恩的谋杀案。认出了照片。告诉总警司他认识费恩。”

红玫瑰倾身向前。“总警司的孙子认识米奇·费恩？”

“不知不觉中留意到他，正在大把大把地收钱。”安德鲁斯有意压低了声音。“这孩子也说他听到了索斯盖特的名字，还有……我不能随意泄露另一个名字。”

“上面的命令？”

安德鲁斯笑了。“上面的命令。”

“你认为索斯盖特拿走了红苹果？”

“不然为什么他回来？他现在被全天候跟踪。只要他一有风吹草动，我们就会知道。如果苹果确实在他手上，只要敢轻举妄动，我们就会发现。”

红玫瑰颓然地坐回椅子里面。“真不赖啊。”

“卡斯？”

“我努力争取足够的人手想把伯恩斯兄弟关进班房，他们差点谋杀了一位老太太，你只需要打响你的手指，就有一半的伦敦警局人员为你去追查该死的‘粉红豹’。”

安德鲁斯点了点头。“我理解你的不满，卡斯。就像我想抓住索斯盖特，我也赞成你的案子是更有意义。但现在还有对一名高级警务人员构成威胁的事情，就是关于你的那件事，而且这威胁来自那位杀了米奇费恩的人。”

“我完全服从安排，头儿，毫无疑问。但平心而论，在我们知道这些威胁是不是真实的之前，资源在被源源不断地被浪费掉。”

“这是关乎政治的，不仅仅是警务，”安德鲁叹了口气。“红苹果的丢失是一个国际事件。人力决策是由上头做出的，卡斯。抱歉。”

红玫瑰对着总督察，手摸着杯子。“我知道。我不是向你抱怨，头儿。只是……我们似乎把工作重点都搞错了。”她伸出手指，抚摸着安德鲁斯的手腕，感受着移植皮肤上错落有致的疤痕。“那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知道你不喜欢谈论这个，但是现在肯定是时候破例了？”

安德鲁斯深深地饮了一口，腾出一只手摆弄桌子上的啤酒垫，然后开始回忆起了久远的过去。“我们当时是机动小组。不是特搜队。一种过渡模式。伦敦警局刚开始加入现代化时代。科林·布雷克只是一个督察。我是一个小小的警长。我们都是配枪警察，在跟踪索斯盖特和罗尼麦奎因的案子。”

“你们携带常规武器？”

“那是一个不同的世道，卡斯。所有的机动小组成员都携带武器，感谢上苍，那些不赞成的公众并不知情。在那个时候，银行和邮局真的不安全，武装抢劫几乎是每天发生的事件。那些老特搜队员没有像传说中的那样。”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知道罗尼·麦奎因是抢劫案的幕后主谋，我们也知道他拿着苹果。这使他声名远扬。主谋这个词很准确。他跟我们玩捉迷藏。但是，我们推测他想卖掉。我们没有料到的是他会想把它送给伯尼·索斯

盖特。”

“送给它？”

“他们是一对恋人，卡斯。至少，麦奎因爱他。显然，索斯盖特跟它一起只是为了回报。”

“回报？”

“你得知道，麦奎因跟索斯盖特来自不同的团伙。伯尼对汽车感兴趣。盗走高价车辆去卖。他在伯蒙德有自己的小工厂。把漆剥离下来，重新喷漆，翻新，不到24小时的时间就焕然一新，然后用船从蒂尔伯里运出售给海外的现金购买者。这就是为什么后面会发生酸浴事件。麦奎因则是醉心于艺术品和古董。不超过一百万的生意，他都不愿意钻出被窝。”

“听起来有点像我和皮普！”

安德鲁斯轻声地笑了。“让我们祈祷你们的关系不会有一样的结局。”

“那么，最后结局到底什么样？”

“我们接到密报给他们来了个突袭。在他们情侣幽会时，抓住了他们两个。麦奎因已经把苹果作为爱情信物送给了索斯盖特。索斯盖特想要把他打破，换成现金来花。我们进去的时候，他们在一个台架上深吻。都没有武器。我们有武器。所以，索斯盖特做了在那种状况下他唯一能做的事情。他抓住麦奎因的喉咙用羊角锤抵住，把他当挡箭牌。”

“有意思的家伙。”

“索斯盖特后来在法庭上辩称，他不知道我们是警察，他成功了。他声称，他以为麦奎因给他设局，还以为我们是麦奎因的人。”

“然后陪审团相信他了？”

“为什么不相信呢？这是合理的。我们没穿制服。两个穿廉价西装的人，还带着枪。毫无疑问，我们喊了，我们是警察，还是好几次。但考虑到麦奎因没有活下来，这是索斯盖特对我们的辩解。他的案由很好。多花点钱就可以搞定。”

红玫瑰赞许地点点头。“然后呢？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事。科林跟着麦奎因和索斯盖特到台架，我想从他们身后包抄。索斯盖特看到自己被困住了，打算逃跑。他把麦奎因推向栅栏，跳下了台架，跑向出口。麦奎因往那个方向冲了过去，直接栽进了装硫酸的桶里。”

红玫瑰转过身去，闭上眼睛。“而你就像个白痴，试图把他拉出来。”

安德鲁斯点了点头。“像个白痴。这是本能。我只是把我的伸进去，把他猛拉出来。如果我有时间去考虑，也许我会把他按下去，这个可以肯定。”

红玫瑰偷偷看了看四周。大声的耳语道，“天啊，头儿，你不能这么说！”

安德鲁斯摇摇头，身体前倾，把手指搭在一起支起他的下颏。他皱起五官，忧虑的线条压住他的额头。“不能吗？你没看到麦奎因的视频录像，卡斯。那时候是VHS磁带。我们知道他对年轻男孩感兴趣，当然。我们只是不能让任何人作证。”

红玫瑰在心里打了一个寒颤。

“直到后来，我们并没有意识到的是，就是为什么没有多少受害者愿意挺身而出。他玩弄他们，虐待他们，直到他们进入青春期。我的意思是虐待，用你不想知道的方式。然后，他们在自己的短片里成了小明星。他们后来甚至拍摄了他们对尸体所做的事。”安德鲁斯猛喝了一口啤酒。“在当时，我跟其中一些最年轻的孩子同龄。如果我早知道，那我就不会想把他拉出来。”

“天啊，”红玫瑰屏住了呼吸说道。

“不过这也不要紧。他再也没有康复过来。”

红玫瑰抓起安德鲁斯腾空的那只手。“你做得对，头儿。我们的工作就是把混蛋抓到法庭前，而不是充当法官、陪审团和刽子手。不管他们做了什么。”

安德鲁斯笑了。“你会很好地接替我的工作，卡斯，等我退休以

后。”

“你的意思是，等他们把你抬出去吗？”

“不要小看我家另一半的游说能力，卡斯。我已经告诉她，如果我能抓住索斯盖特并把苹果追回来，我就收工了。”

“真的吗？”

“真的。”

第48章

“天呐！”红玫瑰在门口回头望了望。“皮普，有流浪猫流浪狗要进来了，他们看起来都像淹死的老鼠！”

埃拉用鄙夷的眼神扫视了一下红玫瑰，拧住鼻子。“不要胡说，夏洛克。老天爷尿尿了，不要说你没有发现。”

“埃拉·克莱顿·沃德！”从休息室爆发出了皮帕满格音量的声音。“不要在我的地盘那样说话。在其他地方也别想。”

红玫瑰对埃拉眨了眨眼。“你已经讲了！来吧，露比丝。快进来，宝贝。他们怎么样，迪亚曼蒂？”

“很好，就像平时一样，卡斯小姐。”

“请不要叫我小姐！”

“对不起，卡斯小姐。”

埃拉笑了起来，当她发现皮帕出现在走廊上时，突然停了下来，皮帕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女儿。“我警告你，年轻的女士。如果露比学了你的粗口我会亲自……”皮帕想不出一个合适的惩罚，然后停顿了下来。

“可是，妈妈……”在皮帕的怒视下，埃拉的抗议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反正，露比绝不会说这样的话。”她吞吞吐吐地讲完了。

“什么，尿尿吗？”露比天真无邪地问道。

红玫瑰大跨步地一把搂住了露比，俏皮地把手放在孩子的嘴上。“不要说了，不然你的姐姐麻烦就更大了。”红玫瑰用另一只手拉住埃拉。“还有你，埃尔斯。我们来把你们两个从湿漉漉的衣服里面和妈妈那里解脱出来。你外婆怎么样了？”

“慢着，侦探。我跟犯罪嫌疑人还没有谈完呢。”

红玫瑰停在楼梯的底部，焦虑的眼神从皮普移到埃拉身上，然后又回到了皮普身上。

“我会把女孩们处理好的，”皮帕说。“你可以开车把迪亚曼蒂送回

家。我们不能让她在倾盆大雨中等待巴士。”

红玫瑰无奈地对埃拉耸耸肩。“对不起，加尔。看起来你得自己搞定了。像个男人一样接受惩罚吧。”

“但我不是男人。”“你知道我的意思。”红玫瑰拿着她的钥匙，对皮帕说，“对她温柔点，亲爱的。要是在她身上发现任何鞭子的痕迹，我会拘捕你。”

迪亚曼蒂焦虑地看看红玫瑰，又看看皮帕。“你要打她吗？不要啊，皮帕小姐。她没有恶意。”

红玫瑰对迪亚曼蒂笑了笑。“开玩笑的，蒂亚。开玩笑而已。皮帕完全能够使用自己的方式达到目的，而不是诉诸暴力虐待。”然后对皮帕眨了一下眼睛。“她把那些都留给我了。来吧。让我带你回家。”

红玫瑰推开门。“天啊！倾盆大雨。”

迪亚曼蒂满是困惑的神情望着街上。“在哪里？”¹

红玫瑰转了转眼珠。“又一个英文俚语而已，蒂亚。”

~

“今天挺忙的？”皮帕脱下她的鞋子，把双腿盘起。

“就那样。大部分时间都与比尔在南垦清查数据库。”红玫瑰用遥控器切换着频道，眼睛盯在电视屏幕上。“你呢？”

“大部分时间都在法院。又是美杜莎。”

“啊，阿黛尔法官怎么样了？”

“还是个贱人。”

红玫瑰笑了。“你很幸运。她喜欢你。”

“她不喜欢任何人。她只是恨我比其他人少一些。”

红玫瑰放下遥控器，从椅子的扶手凑过去在她爱人的嘴唇上送去了一个温暖的吻。“嗯，我喜欢你，如果这可以给你带来安慰的话。”

皮帕满脸狐疑地看着红玫瑰。“那么，你现在又想干什么？”

红玫瑰举起她的手。“拜托，拜托，拜托，我们能不能给迪亚曼蒂

买辆座驾？便宜、质量好的。该死的，我做她的个人出租车司机比我作为一个警探的工作时间还多。”

“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件事了，卡斯。”

“那怎么决定呢？”

“说实话，卡斯，我最近事情太多了，没考虑这事，但你上一次的论点是有说服力的。”皮帕笑了。“在目前的情况下，你提出了一个可行的方案，露丝督察。我觉得这对你有利。可以让我的孩子不用去搭乘那个可怕的地下系统。在下面太不自在了。”

红玫瑰笑了。“只是便宜的小车。会在最短时间内收回本钱。”

“我会处理这件事的。”

第49章

红玫瑰用手缕了一下蓬乱的头发，把自己埋进了座位，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

想想吧，该死，想想！

她再次审视着办公桌上的文件，在绝望中寻找灵感。照片上塔斯克太太消瘦的脸盯着她。伯恩斯兄弟的入案照片在奚落她。门那边传来的重重响声让她猛地抬起头。

“怎么了？”

“头儿？”

“进来，巴里。”看到泰勒整个人占据了门口，红玫瑰的心沉了下来。

“我想你可能想知道，头儿，杰兹已经回家去了。家庭危机。他的弟弟不是很好。我也想下班了，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红玫瑰努力使自己的声音不让人觉察出疲倦。“我想我们今天都受够了。”

泰勒在门口犹豫。“嗯，那么早上见，长官。”

“不要叫我长官。”

“对不起，头儿。”

红玫瑰抬起头。“还有其他事吗，巴里？”

“嗯，我和小伙子们，”泰勒举起大拇指指向肩膀后面，“想去镇上喝几杯。今天是麦克的生日？我们想，也许……”

红玫瑰用手拍了下额头。“我全忘了。”她把椅子往后推，从支架上拿起她的外套，拿起钥匙。“走吧，第一场算我的。”

~

“哎呀。”红玫瑰把白葡萄酒撒到了堆满了空瓶子和啤酒垫的桌子上。

“我认为你得叫一辆出租车，头儿，”麦肯齐说。“我们可不想我们的总督察吃到罚单，你们说是不是？”

红玫瑰把手指放到唇边。“嘘，不要说，她会听到的。”

“谁？”

“我的另一半，”红玫瑰咯咯地笑。“皮普以为我上晚班。”

“说真的，头儿，你不行了。想让我任由你带着车钥匙离开这里，门都没有。”麦肯齐严肃地伸出他的手。

“我没打算开车，麦肯齐警长。”红玫瑰让自己靠在泰勒身上，才没有滑出酒吧的凳子。“等我稍微好点，做好准备后，会叫出租车的。但不是在那之前。”

麦肯齐喝光了啤酒，手仍然伸着。“头儿，钥匙。拜托。如果你这样去碰你的车，我会以酒后驾驶逮捕你。”

“是发誓吗？”

“头儿，我是认真的。”

红玫瑰倒向前，在吧台上把钥匙滑给泰勒。“巴里，你要为我作证。麦肯齐警官撤销了我的命令，违抗我的判断。我跟你说，这是一个政变。”

“你可以指望我，自愿把钥匙交给我吧，头儿。”

红玫瑰缓缓地直起身来。“谢谢，巴里。我只知道我永远，永远也不能靠你。”她把手腕伸向麦肯齐，像一个女学生傻笑着。“带我走吧，长官。真是个公正的警察。是我干的。”

麦肯齐把钥匙放进了口袋。“早上会拿回给你的，头儿。如果那个时候你已经足够清醒了。这是你今晚最后一杯了。”

红玫瑰怒目而视。“嘿，该死的，你拿走我的钥匙了。你被解雇了。伙计？请再给我满上！”

麦肯齐伸手制止了酒吧伙计向红玫瑰的杯子里添酒。“这家伙已经喝够了，伙计。”

红玫瑰推开麦肯齐的手臂。“来双份的，伙计。别理他。我都不认

识他。”

酒吧伙计的目光从红玫瑰移到麦肯齐然后又对着红玫瑰。

麦肯齐亮出了他的徽章。“伦敦警察局。给任何在醉酒状态的人提供酒精饮料是违法行为。”

“滚一边去，警官。”红玫瑰杀了个回马枪，也亮出她的徽章。“我是督察。他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官。我职位高过他。”

安娜把自己的徽章也放在吧台上。“两个警官。抱歉，头儿。你今晚已经喝够了。巴里？”

泰勒把他的徽章跟他们两个放在一起。“两个警官和一个探员。全家福。我觉得应该够得上一个督察了吧，头儿？”

红玫瑰挥手让他们滚开。“相当而已，巴里，还是高不过我。伙计？”

特丽挺身而出。“抱歉，头儿。在这件事上，我和麦克站在一边。”她把她的徽章也放到了吧台上。“两个警官和两个探员总比一个督察高了吧。”

红玫瑰勉强地咧嘴一笑，在凳子上摇来晃去。“你也有份，布鲁图？”

泰勒一脸茫然看着红玫瑰。“什么？”

麦肯齐摇了摇头。“莎士比亚，巴里。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去考虑这个事情。”

泰勒瞪着麦肯齐。“我知道是莎士比亚，谢谢你，麦克。”他对特丽眨了眨眼睛。“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罗密欧与朱丽叶。”

特丽强忍住不笑。“其实是哈姆雷特。我们在家里有学习莎士比亚著作的，你要知道的。”

“是啊，那是因为你们美国没有优秀的作家。”

麦肯齐在他们之间摆了摆手。“你们不要也来凑热闹。现在有头儿这个麻烦已经够了。是不是，头儿？”

红玫瑰在凳子上摇晃着，另一只手伸向泰勒的手臂稳住自己。“嘿，现在我才是高级长官。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们听我的意见了？”

麦肯齐叹了口气。“你需要回家睡觉，头儿。明天会是忙碌的一天。谁可以叫一辆出租车？”

“我送你，头儿，”泰勒说。“跟我回家的路差不太远。”

红玫瑰把头垂到泰勒的肩膀上，依偎着他的脖子，透过他的衬衫揉着他那浑圆的肚子。“你知道吗，有时候你并不是那么坏，巴扎。”

泰勒傻笑地看着安娜和特丽，在麦肯齐的鼻子下晃动他的酒杯。“再来一杯，为我送行，麦克，这样我就看着女老板安全到家。”

“你也不能开车，巴里。你可以和头儿一起打的，如果你当侠义骑士。确保她能找到自己家的大门。“肯齐从钥匙扣上把红玫瑰的大门钥匙取了下来递了过去。然后向泰勒伸出手来。”还有你的车钥匙，巴里。”

泰勒瞪了他一眼。

“这是命令，康斯特布尔探员。”

红玫瑰戏谑地拍打着泰勒的胳膊，呆滞的眼睛盯着他。“现在你知道我的感受了吧，巴扎。”

第50章

红玫瑰在人行道边上摇摇欲坠，麦肯齐和泰勒分别在两侧挽着她的胳膊。他们努力地保持红玫瑰的平衡，试图拦下一辆出租车。

“该死的。”泰勒把红玫瑰缓缓扶起来对麦肯齐说道。“看来我得动用徽章了，要不然我们整晚都会待在这里。”

红玫瑰倒向麦克。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说：“行为准则允许吗，长官？”

麦肯齐伸出另外一只手臂搂住红玫瑰的肩膀以便撑住她，“就这一次而已，我认为不会有什么不妥，你呢，头儿？”

安娜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以前没见过你这样，头儿。不要指望皮帕会高兴了。”

“也许我们应该带她到一间咖啡吧，让她清醒过来。“特丽来回瞥了一眼街道两边。”一定会有一间还开张的，在某个……太迟了。巴里找到了车子。”

泰勒漫步回来了，他臭美的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我告诉他出现了紧急情况，你病了。”他把红玫瑰的手臂搭在自己的肩膀，拖着她走向正在等候的出租车，对麦肯齐眨了眨眼以示告别。“明天见，伙计们。”

“明天不用上班了，”红玫瑰咯咯地笑，倒向了黑色出租车的真皮座椅，惬意地把头靠着。她听到泰勒告诉司机她的地址，末了，刻薄地来了句，“你知道的，豪宅，”但她太疲惫了，没法去关注。

泰勒往她身边挤了挤，汗臭的味道和啤酒的味道混合在了一起。红玫瑰试图移开，但他用巨大的手臂搂住她，把她拉得更近了。

“你只需要放松，头儿。我会负责车钱的。”

红玫瑰觉得头很晕，眼皮越来越沉，出租车上的无线电噪音若隐若现。行进中的出租车摇晃着她，泰勒的温暖和舒适让她感觉体味还可以忍受。他的手臂滑了下来，放在她身边。她放松了，闭上了眼睛。

渐渐地，泰勒语无伦次的喃喃自语听不见了，他的声音一定程度上舒缓了她的身心。熟悉的感觉。他满不在乎地把一只手放在她的大腿上，另外一只手臂搂住她的脖子，粗大的手指轻触着她的胸部。她努力推开他的手。过了一会儿，手又伸了回来。路灯在她身上一晃而过，遇上红绿灯停车时，一条红色的光芒照进了出租车。

“你没事吧，红玫瑰？”泰勒问道，透过她的外套轻轻触摸着她。

红玫瑰看到灯光透过窗户一闪而过。“我们要去哪儿？”

“回家。你的蕾丝边朋友在等着你。不介意我进去看看吧？”

“做梦吧你。”

“值得一试，”泰勒嘀咕着，手漫无目的地移动着。

出租车驶进了红玫瑰回家的路。“这里就可以了，伙计。就停在那个门旁边。在我把她带进去之前，这家伙需要呼吸一些新鲜空气。”

红玫瑰挣扎着走出出租车驾驶室，靠在灯柱上，泰勒在付车钱。她小心翼翼地向前，两只脚一前一后弓着，试图摆脱酒精和疲劳引起的混沌。当她摇摇欲坠时，泰勒抓住她的胳膊朝自己的方向拉过来。

“你进去后就到了你的狗窝了，头儿。”泰勒用手臂搂住红玫瑰的腰支撑住她。“最好在这里等一会儿，等你的大腿能保持平衡了。我可不想在那冰冷的台阶上摔到。”

红玫瑰只能倚着泰勒，感觉他在她耳边温暖的气息，他用另一只手臂搂住了她的躯干，把她扶直。

“谢谢，巴里。”冷空气进入到血液循环让红玫瑰感觉到酒精引起的混沌开始逐渐散去。“为了今晚，我的意思是。”

泰勒在两个街灯之间的暗处停了下来，迫使红玫瑰停止前进，把她拉向他。“我们用不着现在就回去，红玫瑰。”他紧搂着她的腰，胡茬蹭着她的脸，屈身向着她，一只手在她的外套上滑动，揉捏着她。

红玫瑰僵住了，脑海中的混沌散去，世界顿时变得清晰起来。“别碰我，巴里。太冷了。我要回家。”

“来吧，红玫瑰。让我来给你取暖。”

红玫瑰试图甩开他。“回家就可以了，巴里。”

泰勒抓住她的下巴，迫使她的嘴凑向他的嘴。“你知道你想要我的。”

她把头回缩。“巴里！天呐！你在干什么？”

“只要我和你，红玫瑰。你知道你想要一个真正的男人。”

她试图推开他。“泰勒！最后警告！”

啤酒的气息让她感到窒息，没有喊出声来，泰勒迫使她靠在栏杆上，双手在外套下猛烈地摸索着，她上衣的纽扣崩开了。

膝盖反射般地顶了上来。然后一拳有意打到了泰勒的下巴，接着又是一拳。红玫瑰站到了他上方，他跪了下来，她的感官高度警觉起来，把他的胳膊扭到后面，把他的头按到了冰冷的地面上。

“红玫瑰，对不起，我……”

他把他的胳膊拧紧，膝盖抵住他的背，把他的脸按在冰冷的路面上。“你只是犯了一个错误，泰勒。一个巨大的错误。”

红玫瑰放开了他的胳膊，用脚踢了一下他，看着他抓住了他的腹股沟，瞪大眼睛恳求她。红玫瑰慢慢地把皮靴放在他的脸颊上，迫使他的脸上贴回到冰冷的地上。“我可以为此炒你鱿鱼，泰勒。还可以让你上性罪犯名册。”

“红玫瑰，对不起，”泰勒挤出来一句话，脸颊上的脚跟让他难以发声。“我喝太多了。失去控制了。”

“上一个搞我的家伙已经十二年没露面了。祈祷自己走运吧。我们上午会谈论这个事情，警员。在我的办公室，八点半整。”

“我上晚班的，红玫瑰。”

“八点整，泰勒，不然连晚班都没得上。还有，不要让我再听到你喊我红玫瑰，你这该死的混蛋。只有我朋友才能这么叫。我说清楚了吗？”

“是的，头儿。”

红玫瑰的脚慢慢从泰勒的脸上移开，克制住不去踢他的下身。然

后走开了，留下她的探员在冰冷的地上痛苦呻吟。

第51章

红玫瑰瞟了一眼简报室的门口，看到巴里·泰勒走了进来，耷拉着头。她看了看表。“你迟到了。我说八点钟，康斯特布尔·泰勒探员。”

正在看早报的哈里斯抬起头，望了一下红玫瑰，然后回头看着泰勒。“我还以为你上晚班，巴兹？”

泰勒没理会哈里斯，目光望向红玫瑰，不情愿得看着她的眼睛。“对不起，头儿。”

杰斯·哈里斯碰了碰詹姆斯·麦肯齐。大声的耳语道，“气氛诡异？好戏要上演了，麦克。你怎么想的？巴扎想得到晋升机会，然后吃了闭门羹？”

红玫瑰恶狠狠地看了他一眼。“你又提醒我了，哈里斯和你要准备报告。泰勒，到我的办公室。”

麦肯锡发现泰勒的脸上掠过一丝愤怒。“我看得出来，巴兹。情况不妙哦。”

泰勒用《体坛日报》遮住自己的脸，伸出两个手指以示反应，跟着红玫瑰走到她的办公室。

“关上门。”

“听着，头儿……”

红玫瑰转了过来，脚上穿着高跟鞋，眼里闪着愤怒。“省省吧，泰勒。我不需要违心的道歉。给我理由，让我不要开掉你和控告你非礼？”

泰勒的目光落在地板上。“我当时完全失控了，头儿。喝太多了。”

“你要知道，泰勒。我花了一生的时间来对付像你这样的男人。认为是上帝赋予他们权利把女人当成玩物的男人。“她双手抱胸，眼泪刺痛了她的双眼。”我应该让你进班房。”

泰勒的肩膀瘫了下来，内心的恐慌写满了脸上。“我有家庭，头

儿。还有两个快要上大学的孩子。”

“这是我的事吗？”

“拜托，头儿……”

“自从当我当上督察后，你让我的人生成了苦难，泰勒，实际上，自从我们开始一起工作就这样了。你孩子气般的恶作剧，还有你的冷嘲热讽。该死的，我可以快点控告你歧视罪的，那样你就可以回去当家庭主男了。”

泰勒歉意地点点头。“我以前就是一颗老鼠屎，头儿。我知道我是。”他抬起眼睛望着她。“我真的很抱歉。”

红玫瑰深深吸了一口，紧盯着他的目光，体会其中的踌躇不安。“我的团队需要我可以信任的人，泰勒。我可以依靠的警察。”

泰勒站直了身子，感到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你可以信任我，头儿。我发誓。”

红玫瑰用双手捂住了脸，朝椅子里倒了下去。把下巴上倚靠在握起的拳头上，然后眼睛投向泰勒。“多元化训练，每个星期都要，持续一个月。往错误的方向上瞥一眼都不行。”

泰勒发狂般地点头。

“还有你的行为要整顿一下：每一班你都必须准时上班。对这个决定不要有丝毫疑问。不要跟哈里斯在暗地里窃笑。不准唧唧歪歪，听见了吗？”

“好的，头儿，谢谢你。”

“还有，对特丽·米勒探员尊重点。最大程度的尊重。不要愚蠢地模仿美国口音。不要叫她德克萨斯佬。不要……”红玫瑰把所能想到的例子都说完了。“这并不是说特丽需要我保护她，你很清楚。只是……只是你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好了，你可以走了。”

泰勒舒了一口一直憋着的气，转身离开。

“好的，头儿。谢谢你，头儿。”

“哦，还有，巴里？”

“是的，头儿？”

“你要是再碰我——我就杀了你。”

第52章

猎人交出手枪，饶有兴致地静静看着弹药被取掉。手机和钱包还了回来。两个打手对搜身结果很满意，带着猎人进入办公室，里面坐着一位满头银发的宝石商，在他的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个真皮首饰盒。

一个打手把手枪、钱包和手机放在办公桌上，看着宝石商等待指示。

“去外面等。”宝石商把枪交给他，把钱包和手机推到一边。对猎人道，“这个现在由我保管。坐下吧。”

猎人拉出了一把椅子，宝石商小心地打开首饰盒的盖子，手指在内容物下方滑了一下。猎人低声吹了一口哨，把目光投放在了第一次看到的红苹果上。

“很美，是不是？”宝石商用纤细的手指抚摸着宝石。“才一千万英镑，真是物美价廉。”

猎人的眼睛在闪闪发光的珠宝上流连忘返，然后把注意力移到了说话者上。“五百万英镑才算物美价廉，或许我们可以开始谈判了。”

宝石商的眼睛在珠宝的反射光中跳动着。“光是宝石就不止那么多，更何况考虑到整个工艺。”他把珠宝拿在手里。“至于来源……”

猎人耸了耸肩。“这不大可能出现在苏富比的拍卖名册中，所以废话少说。五百万。”

“没得商量。我的客户想要一千两百万。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他才降到了一千万。”

“好吧，你真不明智。”猎人，倾身向前。“我有权限可以现在转账500万到您的帐户。你要知道你不会再找到买家。这是烫手山芋。”

“八百万。”

猎人饶有兴致地看着宝石商。小子，你还是有谈判权的嘛。我想象的还要接近了。他说，“六百万。最终报价。”

宝石商长长地叹了口气。“没得商量。”

“就这么成交了。六百万。我拿走珠宝，然后你就可以享受生活了。”

宝石商笑了。“即使我想，我也不能因此让你拿走。”他漫不经心地按下面前座机上的通话按钮。两个打手走进房间，站在办公桌两侧。

猎人苦笑着对他们打了个招呼，看着宝石商小心地将红宝石放回皮盒。

“真可惜，朋友。价格刚刚又变成了一千万。”他拿起猎人的枪，抚摸着枪管。“哦，对了，我一直都很享受生活。”

猎人权衡了一下胜算。“我需要打电话给我的客户。”

宝石商对桌子上的电话点了点头。“不用客气。”

“私人号码。”猎人伸手去取放在桌子自己的手机，一只手把钱包塞进口袋，另外一只手的拇指拨着号码。几秒钟过后，他对着手机说，“我慷慨地出了六百万。这位有趣的伙计要一千万。”

“他想要一千两百万，但一千万也可以接受，”宝石商插话了。

猎人不理他。对着电话讲，“什么？”

停顿了一会儿之后，猎人关掉了手机。“看来我们要出一个新的报价了。”他把手机移向上衣口袋，从指间滑落下来，在桌子下面的膝盖上反弹了一下。他不好意思地挤出一个笑容。“黄油手。”

他俯身向前想捡起手机，但宝石商举起了手掌示警。“待着别动。”对右边的打手说道，“帮他捡起来。”

正当打手弯下腰来捡手机时，猎人的脚尖碰了碰手机，踢到了更里面。打手怒视了一下，弯下腰单膝跪地，伸出一只手摸索。

打手弯下腰时，猎人抓住了他的脖子，把他的额头砸向桌子的边缘，利用惯性把椅子推回，自己的腿快速踢在第二个打手的腹股沟上。

当第二个打手痛得直皱眉的时候，猎人用空手道劈向第一个打手

的颈背，使他倒在地板上失去了知觉。猎人俯下身，从枪套中抓起打手的枪。当他站回去时，他停了下来，拿着枪的手举着放在一边，对着他的是在宝石商手中自己的手枪。

“有人说你很厉害，”宝石商说道。

“还凑合。”

“只是，不够厉害。”宝石商说。“现在，关于交易的事。价格又回到一千两百万了。”

猎人瞪着眼回答道。“真的吗？”

“真的，如果你想活着离开这里。”

猎人笑了。“我会全身而退离开这里，带着红苹果。只要你把它扔过来。”

“这是您的选择。”宝石商甜甜地笑了，手指扣动扳机。

咔嚓。

宝石商满是恐惧的双眼瞪着自己手中的枪和猎人手中的枪。宝石商拼命地再次扣动了扳机。

咔嚓。

咔嚓。

猎人漫不经心地弯下腰随便，从打手的口袋里找出子弹。“这些可能对你有帮助。”他向宝石商举起打手的枪。

宝石商把办公桌上的红苹果推了过来。“在这里。拿走吧。找到合适买家的话，值两千万。”

猎人笑了。“这样啊。那可比我得到的报酬要多得多。也许我现在应该带着它走出这里，我们就不用再说什么了。”

宝石商像一头喝了红牛的驴一样直点头。“拿去吧。都是你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要不要在你的眼睛之间放一颗子弹再走出这里？”

“拜托，我只是中间人。”

“我猜到了。那么，谁是幕后？索斯盖特？”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

“我认为你听说过。奎妮认为是索斯盖特。”

“奎妮？”

猎人在宝石商的眼睛里探寻。没有认识的迹象。“天，你真的是中间人，是不是？”他往前迈了一步，枪对着宝石商。“那么，我在哪里能找到索斯盖特？”

宝石商摇了摇头，汗珠从他的额头滚落。“说实话，我不知道。”

猎人耸了耸肩。“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还不如现在就杀了你。”

“拜托。我所知道的只有……”

“我等着呢。”

“要是我说了，索斯盖特会杀了我。”

猎人甜甜地笑了。“我会杀了你，如果你不说的话。今天不会是你的死期吧？”他绕到桌子的旁边，把枪口对着宝石商的脖子。“当然，如果我先找到索斯盖特的话……我认为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不会去关心你或其他人，永远不会。”

猎人把自己的枪从宝石商的办公桌上拿走，往后退一步，重新上膛。他把打手的武器扔在房间里，看着它咔咔滚到了一个角落，抚摸着自已的手枪说道。“这支更好。它们是非常私人的物品，你要知道，武器。我最近失去了一件。我不打算再失去一件。好了，谈谈索斯盖特吧。”

宝石商深吸了一口气，他的眼睛在猎人和枪之间摇摆不定。然后又深吸了一口气。“王子俱乐部。今晚。”

“时间？”

“八点。带着红苹果或交易金。”

“谁带过去？你吗？”

“是的。”

“他认识你吗？”

“只通过电话。”

“所以，他从来没有见过你。”

“没有。”

猎人回到办公桌旁，用空出的手拿起皮盒，放进他的上衣口袋里。“怎么约定的？”

“俱乐部的一个私人信箱。15号。”

“俱乐部还有谁认识你？”

“没有人。我有一张索斯盖特留给我的访客通行证。”

“给我看看。”

“我没带在身上。”

猎人拉开了保险栓。“那就没什么可再讨论了。”

“等等！”宝石商额头上的汗水闪闪发光。“我还是带了的。”

“真是个惊喜。”

宝石商慢慢把手伸进他的夹克口袋里，拿出了卡片。他把那张银浮雕绿色卡片递到了桌子对面。

“但是索斯盖特期望你今晚亲自去吗？”

“是的。”

“什么名字？”

“琼斯先生。”

猎人笑了。“原价多少。两千万，你说的，是不是？”

宝石商急切地直点头。“至少。也许我可以帮你卖到更多。我们对半分。”

“对半？你似乎忘了谁手中拿着枪。”

“六四开。我不贪心。我有门路。我可以帮你卖到两千万。”

“谢谢，但我会自己来。看看有多简单？”猎人绕过地板上失去意

识的躯体，拉开了门。”现在我终于可以不需要在你的眼睛之间放一颗子弹了。”

宝石商的脸舒展开来。“你不会后……”宝石商话音未落，一颗子弹进入了他的额头，穿到了墙上。身体滑了下来，血液从脸上倾泻而下，浸透了白衬衫。

“一点都不需要。但这仍然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第53章

“绝对不行。没门。”

杰克怒视着他的母亲。“但红玫瑰说……”

“我不关心卡斯说什么，小伙子。达伦不能和我们一起去湖区，就这么定了。还有，请不要让我听到你把卡斯称呼为红玫瑰。这样称呼很荒唐。”

“可是……”

皮帕在洗碗机前转过身来，乌黑的头发甩在了她那严厉的脸上，伸出带着粉色洗碗手套的手，就像一个学校交通路口的女交通警察一般。“杰克·克莱顿·沃德，这次谈话结束了。”

“什么谈话？”

两双并无二致的愤怒目光投向了厨房门口，红玫瑰笑着站着，猜想着她卷入了一场什么样的争吵。

“妈妈说，达伦不能去湖区。”杰克把他的手机扔到桌上，双手插到了他的腋下。

红玫瑰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我不行。如果我们带上达伦，那埃拉也会想要带一个朋友一起来。这应该是一个家庭度假，而不是为那些流浪儿准备的在巴特林斯的复活节度假。”

红玫瑰向杰克做了个鬼脸，眼神充满歉意。“对不起，杰克。我以为可以的。”

“是啊，好吧，别费心了。”杰克往后拉了一下他的椅子，气冲冲地走出房间。

门重重地关上了，红玫瑰皱起了眉头。“这太残酷了，皮普。我告诉他这样可以的。”

皮帕拉着手套的指头，从她的手上扯了下来。“嗯，你本不应该这样说。你应该先跟我商量。”

“什么，那你可以在我承诺之前告诉我不行的？”

皮帕叹了口气。“我不想吵架，卡斯。”

“我不想争辩，”红玫瑰说，举起她的双手，走向水槽。她向上抓起一个杯子，翻了过来，咣啷一声放回到台子上，走向冰箱找了一瓶酒。“看来，我们这个快乐的大家庭是在作样子。事实上，我对家庭事务没有发言权。我只是照吩咐做事。我认为你和我现在……”她环顾四周，回应她的是一个空荡荡的厨房。“哦，太好了。现在，我是在自言自语。太感谢了，大律师。”

第54章

红玫瑰拍了拍杰克卧室的门。大声地呢喃道，“杰克。你还醒着吗？”

床的弹簧响了。“醒着呢。”

红玫瑰蹑手蹑脚地把门推开一个缝，把头探了进去。“我能进来吗？”

杰克耸了耸肩，哭红的眼睛回到了书上。

红玫瑰坐到了床上，把弄着双手，像在扯着一条无形的线，她清了清嗓子说道：“你在看什么书？”

杰克把书举起给红看，眼睛丝毫不离书页。

“安迪·麦克纳布？很酷。我喜欢他的作品。”

杰克停了一小会儿，抬头说，眉头间充满了不信任。“你看安迪·麦克纳布的书？”

“当然了。英国空军特别部队和警察之间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是的，没错。”

“毋庸置疑。这本书是关于什么的。伊拉克？还是阿富汗？”

“不知道呢。才刚刚开始。”杰克紧盯着红玫瑰的目光。“你该不是要告诉我，太暴力或诸如此类的？”

“不是。”

男孩的表情放松了下来。他还是满脸狐疑地看着红玫瑰，把书放在一边。“你和妈妈打架了吗？”

红玫瑰摇摇头。“当然不是。大人不打架。”

“我听到你说的了。”

“这就是所谓的激烈讨论，杰克。打架是你正在看的书里面的内容。区别很大。不管怎么说，我们把问题解决了。像大人那样。”

“你的意思是妈妈赢了。”

“不得不接受的是，妈妈只是想把这件事当成我们家的内部事务，你知道的。我应该先跟她商量的。”

杰克耸了耸肩。“那达伦来不了了。”

“来不了了。对不起。”

“因为妈妈讨厌他。”

“你的母亲不是讨厌达伦。只是……”

“他使她难堪了。”

“我也让她难堪了，”红玫瑰笑了。“抓住一切机会。”

杰克终于报以一个笑容。“我也是。”

“噢，我说。要不然这样，我尝试安排去局里进行参观，你和达伦，在我们走之前？”

“警察局？”

“也许可以坐着警车去？”

杰克的眼睛闪闪发光。“真的吗？”

“当然了。为什么不是呢？我认识的一些人欠我一个人情。”

“那真是太酷了！我可以给他发消息吗？”

红玫瑰点了点头。“只要我们和好了，可以吗？还有，不要再跟妈妈提假期安排的事了。成交？”

杰克抬起身，从床头柜上抓起手机。头也不抬，把手掌举到空中等着红玫瑰击掌。

第55章

猎人等得不耐烦了，研究着怎么样把指甲修剪得更美观，在他脚下的是放在袋子里的红苹果。面具渐渐地在他面前的屏幕上浮现。

“你去哪儿了，奎妮？”

似乎是在进行确认，扬声器噼啪作响，面具摇摇晃晃地活了起来，空灵的合成音弥漫了整个房间。

“我说三点钟。你来早了。”

“五分钟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

“如果我想让你两点五十五来这里，我会先告诉你。那你是拿到我的水果了？”

“先给钱。”猎人欣赏着自己的手。“然后就归你私人收藏了。不要再耍其他花招了，女士。”

面具继续跳动着，但是从扬声器只传来了安静的嘶嘶声，奎妮在斟酌他的要求。

猎人把眼睛投向天花板。“我没有闲工夫，奎妮。要么你出面要么我走。考虑好了吗？”

“我个人不出面的。你知道的。”

猎人倾身向前，拿起袋子，拉开袋子把皮盒露了出来，然后把它放在桌子上。“你看吧，混蛋，我被耍够了。如果我们俩不信任对方，我们会两败俱伤。”

“这不是信任的问题。”

“我为你办事已经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而且我还有条子要对付，目前正在着手。但首先，我想为这个得到一点回报。给我两百万现金，红苹果就归你了。”

“你不明白。”

“我完全明白。瞧，我不知道你是谁，你也不知道我的底细。但至少我露脸了。是时候了，奎妮。”

“恰恰相反，我知道你的一切，内森。”

猎人坐得笔直。“怎么回事？”

随着面具的跳动，响起一阵合成的笑声。“严肃点说，内森。你知道了红苹果的真正价值。难道你认为我会再让别人为我工作？在被索斯盖特后欺骗过之后？”

“所以，你让人跟踪我。”猎人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很镇定。“也许我泄露了我的名字。但是你对我的其他狗屁事情一窍不通，奎妮。”

面具安静地跳动着。“陆军中尉指挥官内森·迈克尔·亨特，因行为不检点，于一九九八年十月十四日被逐出皇家海军。在缺席情况下，被判判处性侵一名高级女性官员罪名成立。逃离出国。曾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担任过雇佣兵，在第二十……”

“所以，你探清我的底细了。真了不起。你想要这样阻止我带着你梦寐以求的珠宝走出这里、自己拿去卖？该死的，我肯定可以卖到你给我的更高的价钱。”

面具跳动着，伴随着的只有安静的嘶嘶声。然后说道，“如果消息传出去，你永远不能再做事。我会找到它。还有你。但是，你误会了我的意思。这不是钱的问题，内森。金钱不能买到一切。”

“过来亲密接触一下啊，可恶。”

面具悲伤地说。“我甚至都不会靠近。我只是想看一眼这个尤物，仅此而已。我想要红苹果。”

猎人举起盒子。“来吧，拿走它，亲爱的。这是你要的。露一下脸，要不然我走了。”

沉默了半晌，然后说道，“好吧，亲爱的。就按你说的来。但我警告过你了。”

静静的嘶嘶声又响了一次，然后沉寂下来。面具停止了跳动。

猎人不安地在自己的座位移动，突然意识到房间怎么如此安静。他环顾四周，手指急躁地敲击着腿，低声吹着口哨，眼睛在房间的四周张望，像一只蜥蜴在寻找它的下一只蜻蜓。

咋的一声轻响，他面前的墙上有道门打开了，一个修长的身影侧身走了进来，背后映衬着璀璨的光芒。

猎人直起身来。

迈着审慎、笨拙的脚步，弯腰驼背的身影慢慢转过身来面对猎人。丝巾裹住了脖子和下巴直到鼻子。软呢帽沿往下翻遮住了眼睛，会反光的太阳镜完全遮蔽了人的面部特征。宽松的丝质长袍从颈部一直垂到地面。喉咙发出的刺耳呼吸声打破了沉默。

猎人低下头，试图看透软呢帽下面所隐藏的秘密，身影带着白色棉手套的手在围巾下摸索。

面具的合成音被貌似通过奶酪磨碎机的吐字取代了。“很高兴见到你，内森猎人。”

猎人站起来，接纳了递过来的戴着手套的手。“奎妮？”

奎妮微微点了点头。“罗尼·麦奎因。罗尼·麦奎因先生。”

猎人瞪起双眼，愣住了，然后放声大笑，难以置信地摇摇头。“不可能。罗尼·麦奎因？你应该死了的！”

奎妮的手再次伸向喉咙，调整了一下帮助他发声的机械发声器。“死里逃生。我想如果人们相信那是真的话，可以为我省去不少麻烦。”他缓缓地吸气，胸部剧烈震动着，他尝试着用唾液湿润呼吸道，从他的喉咙传出一种可怕的汩汩声。

猎人退了一步，仔细看了看在他面前的身影。“你说你是罗尼·麦奎因。但是据我所知，你可能是唐纳德·特朗普。”

“你想看看我的出生证明吗？”

猎人抱着胳膊，两脚交叉，就像在准备观看一场演出。“我们有一个协议，还记得吗？我需要看到完整的，奎妮，要不然你今天就拿不到你亲爱的苹果了。”

奎妮的肩膀在佩兹利长袍下一沉。“内森，你知道我所遭受的命运。我在酸大桶被活活烧过。”

“他们说你一下子就被杀死了。”

“你相信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切？”

“还有葬礼。”

“那是摄政公园里的流浪汉。”

“所以，没有酸浴这回事？”

奎妮挣扎笑着，拨开脖子上的围巾，露出金属发声器。“可悲的是，这是真的。完全浸入。”

猎人无所谓地耸了耸肩。“你还活生生地站在这里。也不算太糟糕。”

反光的墨镜盯着猎人说。“他们把我拉出来的时候，我身上的大部分皮肤已经脱落，95%烧伤，诱发性昏迷了八个月。”

猎人耸了耸肩。“生活不易。你见过凝固汽油弹的威力吗？让我们看看你的真面目，我会给你找出不下十个被我们烤焦的金萨沙村民来作对比。”

“不同的是，他们死了。”

“结果是这样的。通常我们只是给他们吃几颗子弹让他们闭嘴。”

“你想得很周到。我有时真希望有人给我喂子弹。”

“你真喜欢下地狱。你仍然在这里，试着欣赏生活中的美好。对你来说，事情没有那么糟糕。”

“我的一小部分还在这里。”奎妮尽量在他紧绷的皮肤允许的范围
内竖起他的头偏向一侧。“我已经植皮了24次，内森。”

“我应该为此感到钦佩吗？”

“不是，但你可能会表现出一些尊重。”

“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也许我会的。”

“我没有头发。没有指甲。”他停顿了一下。“没有生殖器。没有声带和食管。从那一天起我就没吃过固态的东西……”

“就像我说的，在那身睡衣下，你可以是任何人。”

“你真的认为我会为了取悦你而展示我的痛苦？”

猎人叹了口气，缓缓地眨了眨眼，嘴上挂着怜悯的笑容。“为了取悦我，不是。为了红苹果，是的。”

“我认为我之前雇用你是对的，内森。”眼神向下移动到猎人脚下的袋子上，久久不动。“如果我对你所带来的东西的怀疑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会有进一步的业务开展。”他走到桌子上的对讲机说道。“格兰利威和两个杯子。顺便带一只锤子。”

第56章

“拜托，吉姆，只要一个小时好吗？”在餐厅桌子上，红玫瑰把一个巨无霸培根面包朝她的警官推过去。

“我不是保姆，头儿，”麦肯齐抗议道。“我受雇于女王陛下，是来把那些罪犯送进班房的，而不是来照料小孩的。”

“如果你能帮助我，我保证在接下来的两个周末，团队会有加班。想想看这对树立你的威望帮助有多大。”

“想想看如果总警司发现了会怎么样。”

红玫瑰笑开了。“如果像你这样有才华的男人都不能瞒过布雷克，那没人可以了。所以，怎么样？”

麦肯齐叹了口气，朝空荡荡的食堂四周扫了一眼。“就他们两个，对吧？”

“是啊。皮帕的儿子杰克和他的朋友。快速参观一下牢房；坐上一辆警车；亮一下警灯；也许可以去仓库看看装备。我会助你一臂之力，如果你能搞定拘留室的话。”

麦肯齐用他的大手抓起了面包，咬了一口，番茄酱滴到福米加桌面上。“嗯，你肯定会。”他对着她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我怎么会让你跟我谈到这些东西的。”

红玫瑰把两个手掌都放在桌子上，倾身向前挑动自己的睫毛。“因为你爱我。警司他现在被红苹果的事情搞得焦头烂额，没工夫操心警局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完美的时机。我就去接他们。谢谢你，吉姆！”

“什么？你的意思是他们已经在这里了？如果我不同意，那怎么办？”

红玫瑰向他飞去了一个吻，跑出了警局餐厅。“你不会的。”

第57章

“哥们，这简直酷毙了！”达伦把胳膊伸直了以便杰克把他朋友手腕上的手铐铐紧。

杰克诡谲地朝红玫瑰眨了眨眼。“你有钥匙吧，卡斯？”

“钥匙？”她的目光从达伦的被铐住的手腕上转向了麦肯齐，然后回过来看着杰克，假装一无所知，双手摊开。

“这样，好吧，”达伦虚张声势地说道，忧虑的眼神从红玫瑰转向了麦肯齐。

麦肯齐附和道。“不要看我，头儿，那是你的手铐。”

红玫瑰拍拍她的口袋。“今天早上我还有来着，但后来……哦，不。”她夸张地把手放到了嘴上。“我的外套。我把它落在在简报室了。钥匙一定在那里。”

杰克对着达伦笑开了花，调皮地在他手臂上击了一拳。“看来你被捕了，小伙子。”

达伦把手铐拉紧了，脸色变得煞白，显露出一丝恐慌。

红玫瑰笑了，把手放在男孩的肩膀上，安慰道。“别紧张，达兹。只是恶作剧。”她口袋里变出一把钥匙，对达伦笑着说。“愚人节快乐！”

“把这当成一个教训吧，小伙子。”麦肯齐捋直了达伦刚剪过的短发。“在五年的时间内，我们不希望这个会成真，是不是？”

红玫瑰把手铐打开，放开了达伦，然后搓了搓他的手腕。

达伦晃了晃自己的肩膀，清了清嗓子，突然恢复了虚张声势。“我们在监狱里多待一会儿行不行呢，卡斯？”他碰了碰杰克。

“是啊，行不行？”

红玫瑰瞥了一眼麦肯齐。“这得由这个大个子决定。作为代理长官，这会儿他的级别高于我。”

麦肯齐点了头，嘴唇闪着懊悔的微笑。“罗杰斯警长有一段超长的

午休时间。我可以给你们十分钟。露丝督察和我现在要出去讨论一些警察事务。”

“太刺激了！”杰克拍了拍手，给了红玫瑰一个笑容，露出了掉了一半牙的牙龈。他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了手机，对准他的朋友。“达兹，把手铐带回去，站在那个门附近，我给你拍照。这会放到Facebook上。”

第58章

猎人熟练地倒着威士忌，眼睛一直没有离开奎妮戴着手套的手指，奎妮正在用手把丝绒布展开，取出红苹果。他把两个杯子放在了锤子旁边。

“你先来。”

奎妮抬起头，手里拿着珠宝。

猎人指向玻璃杯。“你想要的苏格兰威士忌。喝吧。”

奎妮发出气喘吁吁的笑声。“你觉得我可能会想把你毒死吗？”

“这可比付钱给我划得来。”

奎妮透过太阳镜紧盯着猎人的目光。“你觉得我这样做值得吗，内森？单凭希思罗金条的那笔买卖付给你几次绰绰有余了。”

“也许是这样。但我常常发现人拥有得越多，就越想守住。”

“来吧。”奎妮拿起一个杯子，放到嘴唇上。一根手指把丝巾撩到一边以够得着杯子。他把头往后仰，一口把液体喝了下去。他把杯子放回桌上。“满意了吧？”

“小心驶得万年船。”猎人喝下了另外一杯，把两杯都添满，“就像我说的，你欠我一百万，现金。”

奎妮伸出了一个手指。“纠正一下。我欠你一百万，只要你把安德鲁斯搞定了。”他把丝绒布取出放在桌子上，把红苹果放在中间，折起布的边缘把它包起来。

猎人扔下他的杯子。“该死的，你拿到红苹果了，麦奎因。不要跟我玩游戏。”

奎妮瞪了回去，他那尖厉的声音刺穿了空气。“你有没有认真思考过索斯盖特会让红苹果跑出他的视线范围之外吗？白痴！”他抓起锤子，朝桌子上丝绒布包着的珠宝砸了下来。

猎人目瞪口呆的静静看着，奎妮打开了丝绒布，展现在眼前的是破碎的玻璃。

“妈的。”

“正如我所说，内森，安德鲁斯值一百万。我拿到苹果之后，会给另外的一百万。到目前为止，你两件事都没交差。”

“安德鲁斯是瓮中之鳖，你放心。”

“苹果呢？”

“我想应该在索斯盖特手上。”

“很显然，苹果在索斯盖特手上。而最后他会卖给的那个人是我，以任何价格。”

“那为什么？”猎人指了指被砸碎的服装首饰。“见鬼，那我……”

“我需要肯定是他。”

猎人向前一跃，抓住了奎妮骨瘦如柴的脖子，把鼻子贴在奎妮那被遮住的脸上。“再也不要这样对我了，你这死变态！明白吗？”他的手指滑到了围巾下面。“我应该……”

猎人退缩了，盯着他手上闪闪发光的脓液。“什么……？”

他往后退了几步，在他的牛仔裤上擦了擦手，盯着奎妮。奎妮的墨镜也盯着他。

“你想知道我真的是不是罗尼麦·奎因？好吧，就这样，内森，你应该知道。”奎妮坐到一张椅子上放松了下来，缓缓抬起双臂，痛得直缩手。以僵硬、笨拙的动作从他的脸上解开围巾，就像一个木乃伊在脱掉衣服。慢慢地把他的帽子从头上提起，目光投在了地上。

猎人在椅子上身体前倾，双手合十，手肘放在膝盖上。他微微颌首，仿佛在一个艺术画廊欣赏着一幅画。他慢慢地吹了一声口哨，笑容在他脸上蔓延。“嗯，他们真的把你搞得一塌糊涂，是吧，罗尼？”

奎妮反复清了清嗓子，无法正常吞咽。猎人把杯子推到桌子对面，看着奎妮把它放到他那烧焦的嘴唇上，伤痕累累的舌头舔着周围，疯狂地找寻水分。奎妮的眼睛像爬行动物似的跳动，眼皮烫伤了所剩无几，烧焦的皮肤上是紧绷的皮屑。头皮发红发炎，就像烤架上冒泡的奶酪。鼻子上有几个孔，就像把别人的嘴唇嫁接到了脸上。

奎妮的呼吸缓了下来，脖子上的肌肉松弛了下来。他把戴着手套的手放在他的嘴唇上，血液和皮肤粘到了白色的棉布上。他抬起眼珠望向猎人。“开心了吗？”他厉声说到。

“索斯盖特做的？”

“会轮到他的。只是你要先拿到红苹果，内森，最好是不要让他受伤。”

“不要让他受伤？你要我杀一个警察，但你不伤害一个这样对你的人？”

“安德鲁斯只是在完成自己的工作。我很清楚。他断送了我的太多业务。我需要发出一个信号。”

“索斯盖特呢？”

“呵呵，别担心。索斯盖特想要洗个澡。但我想让他在进去的时候安然无恙，首先是下半身。我要在他脱皮的时候录影，然后等他恢复意识后放给他看。”

猎人的脸上笑容绽放。“我很想看看。”

“私人事务。你只管把我的苹果带来。”

“回报呢？”

“照约定。”

“我的价格刚刚涨了。”

奎妮倾身向前。“我想我还是很了解你的。多少？”

“不是数字的问题。是原则问题。工作加量，报酬加价。你想要索斯盖特，就再加一百万。”

“我明白了。”奎妮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说，“正如你所说，这不是数字问题。所以，看来我们现在臭味相投，内森，也许我可以在其他方面更好地帮助你。”

“其他方面？你能帮我做什么？”

“我相信你有一个小小的家庭问题要解决？”

微笑在猎人的嘴唇上蔓延开来。“最最亲爱的，奎妮。你功课做的不错。”

第59章

红玫瑰和麦肯齐走出了牢房，锁上他们身后的大门，大门发出一阵刺耳的叫声。两个男孩忙于扮演冷酷无情的罪犯和照相，都丝毫没有转头。

“不错的孩子。”麦肯齐在饮料自动售卖机前把手伸进裤兜找着零钱。他熟练地把硬币投了进去，快速敲击着按键猛刺，看都不看一眼。

“最近，杰克已经真正开始亲近我了，今天肯定不会出任何问题。谢谢你，吉姆。我欠你的。”

麦肯齐向红玫瑰递过去一个热气腾腾的塑料杯。“不担心。我知道……妈的。”他朝着监控打了一下自己的头。“该死的，是总警司！见鬼，他在这里做什么？”

总警司布雷克出现在了门口，看到红玫瑰和麦肯齐在监狱，他一脸的惊讶，这种惊讶不亚于红玫瑰看到泰勒从布雷克身后冒出来而显露出的表情。

“卡斯？你是我最不想在这里见到的人。还有你，詹姆斯？在我上次检查时，我没有看到任何结案标记。是不是CID刚刚抓进来一个人？”

“可以这么说，先生，”麦肯齐决定赌上一把。“他在桌子后面滑了一下。罗杰斯警官不得不去打一个私人电话，先生。是家庭问题。我临时受命来顶替他。”

布雷克转向红玫瑰。“那露丝督察是正好来到这里吗？”

红玫瑰内心充满不安地看着泰勒的眼睛，整理好思绪。“是伯恩斯的兄弟的事情，先生。我需要核实他们上次被羁押的日期。”

布雷克警惕地看着她。“哦？是不是你办公室的电脑有什么问题？”

红玫瑰蹭着脚，感觉泰勒的眼睛让她心烦意乱。“不是的，先生，只是……”

布雷克不屑一顾地挥了挥手。“嗯，看来已经搞定了，真是迅速。好吧，詹姆斯，你把门打开。”

“门，先生？”

“例行检查。我知道有更大的事情需要我担心，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对我们客人住宿条件的例行检查。我进去两分钟内就出来。”

麦肯齐无助地盯着红玫瑰。“好的，先生。”他按下按钮打开牢房的门。“请吧，先生。”

“巴里，有劳了？”布雷克示意泰勒去取牢房钥匙。“我拿钥匙吗？都是空的？清晨检查总是最容易的。我很高兴我不是在星期五晚上值班。”

“我……”麦肯齐的声音渐渐低了下来。

红玫瑰焦急地瞟了一眼泰勒。“巴里，你不是应该与杰斯在一起吗？”

“他只要几分钟，卡斯，然后他就又归你所有了。其实我想……”布雷克话说了一般，他的手机响了起来。“啊，就是我想要的那个人。”他把剪贴板和笔递给泰勒。“你去好了，巴里。我现在需要跟安德鲁斯总督察谈一下。我会追上你的。”

泰勒急忙接过剪贴板，傻乎乎地笑着，红玫瑰护送他通过牢房过道，在第一个门停了下来，钥匙声响了起来。

“都还好吧，头儿？”泰勒的表情看起来他心知肚明。他推开牢门，在列表上做好记录，在方框里打钩。“毯子，已检查。卫生纸，已检查。清洁，已检查。”

红玫瑰紧张地看着总警司，他对着手机叽叽喳喳个不停。“每一个牢房，你都要这样吗？”

泰勒把拉门关上。“是的。有问题吗，头儿？”他移动到下一个牢房门口，准备好钥匙。

红玫瑰的目光从泰勒移到布雷克身上，然后移了回来，用恳求的眼神说。“是的。四号。”她低声说。

泰勒溜达到四号牢房，翻开了窥视孔，又关上，转向红玫瑰，咧嘴露齿一笑把脸都撑大了。“新的少管所试点，头儿？”

红玫瑰盯着，无从作答，上嘴唇遍布汗珠，她听到总警司布雷克结束了通话。最后终于出声了，“是皮帕的儿子杰克。和一个朋友。这只是……”

布雷克的声音在她的身后轰然响起。“很抱歉。好了，我们到哪儿了？”

泰勒尽可能长时间地紧盯着红玫瑰的目光，然后转向布雷克。“全部完成了，先生。都检查完了。所有的都干净整洁。”他看着红玫瑰。“正如你所说，先生，牢房空荡荡的时候，要轻松许多。”泰勒迅速又勾了几个方框，就像是第一天工作的热情旅客代理人那样潦草划了几下，把剪贴板交给布雷克，轻轻地把他推出牢房过道。

红玫瑰瘫靠在墙上，缓缓吐出一口气，布雷克的告别让她得以解脱。等布雷克消失在门口后，她深吸了口气，直起头，走向监狱接待室。泰勒在出口处徘徊，等着她出现。

他伸出一只手。“一笔勾销，红玫瑰？”

第60章

“打开，打开！”露比尖叫着，小手兴高采烈地鼓着掌。

迪亚曼蒂扫了一眼皮帕和红玫瑰，手上捧着小盒子，就好像那是一只从树上掉下来的小鸟。“今天不是我的生日，皮帕小姐，卡斯小姐。为什么你们给我买礼物呢？”

红玫瑰把兴奋的露比揽入怀中。“我不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侦探，蒂亚。我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偶然间发现，今天是你的取名日。”红玫瑰对埃拉和杰克眨了眨眼。“你们两个觉得怎么样？两个生日。”

“这太不公平了！”埃拉笑了。“妈妈，我们能过取名日吗？”

“你要是没学会准确地讲英语就不行。跟他们说说吧，迪亚曼蒂。”

迪亚曼蒂看起来一脸茫然。“关于取名日吗？”

“不是，是能和可以之间的区别。”

红玫瑰碰一碰皮帕。“冷静点，女人，看在上帝的份上。”然后对迪亚曼蒂说道，“好吧，你准备好打开了吗？”

迪亚曼蒂的眼睛闪闪发光，紧握着礼品包装盒放到胸前，她亲切的目光在大家身上依次移动。“我太开心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皮帕微笑着热情说道，“你还不知道是什么呢。”

“打开，迪亚曼蒂！”露比在红玫瑰的怀里晃来晃去。

“是啊，来吧，”红玫瑰赞同道。“我迫不及待想看看是什么了。”

迪亚曼蒂用袖子擦干眼泪，拉着盒子上绑着的蝴蝶结。掀开盖子，盯着里面。“一把钥匙？”她的额头困惑地皱了起来。

“一辆车！”露比喊道。“妈妈和卡斯给你买了一辆汽车！”

迪亚曼蒂盒子里捞出钥匙。“我不明白。”

皮帕向杰克使了个眼神。“有劳阁下，克莱顿·沃德少爷？”

杰克从迪亚曼蒂手里拿过钥匙，拉着她的胳膊跟他走。埃拉蹦蹦

跳跳地跟着他们，红玫瑰和皮帕走在后头，通过走廊，来到了屋外，这是个冰冷的清晨，呼出的气一下子在他们面前凝结成了雾。四月初的阳光不温不火，在道路上抹上了一层淡黄色的色调。红玫瑰扫视着道路上的小汽车，不知道皮帕决定的是哪一辆。

杰克用夸张的手势把钥匙举起，按了一下，看见从一辆停在路边的闪闪发亮的黑色A级车传来一阵哗哗声，车灯和指示灯闪了两次。

红玫瑰和迪亚曼蒂同时飞快地捂住了嘴。

“给我的？”迪亚曼蒂盯着皮帕和红玫瑰，嘴巴像一条鱼一样一张一合。

红玫瑰目瞪口呆地转过身，蔚蓝色的大眼睛，缓缓地从迪亚曼蒂移动到皮帕身上。“真他妈的！是辆奔驰。”

红玫瑰看着迪亚曼蒂突然伸出胳膊搂住皮帕，然后又想伸出手搂住她，她往后缩了一步。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谢谢你们两个。”

皮帕笑容满面，手臂垂放在她身边的埃拉肩膀上，把她的女儿拉过来，避开了红玫瑰那冰冷的眼神。

“把钥匙给迪亚曼蒂，杰克。”对着迪亚曼蒂和孩子们说。“钻进去，尽情欣赏。然后进来，我们可以给保险公司打电话，给他们你们的详细资料。卡斯和我会冲一些咖啡。”

红玫瑰和皮帕任由迪亚曼蒂和孩子们一窝蜂奔向车。他们进入屋里后，红玫瑰对着皮帕。

“该死的，是辆奔驰，皮帕，”她细声说道。

“我知道，你真奇怪。我并不是对这些一无所知。”

“但我没开奔驰。”

皮帕耸了耸肩。“所以呢？”

“你应该给她买辆便宜的代步车。”

皮帕双手抱胸。“我不会让一辆破旧的老爷车停在我的家门口，卡桑德拉。邻居会怎么说？也不会让老爷车去学校里面接孩子们。”

“嗯，我基本上也没想过老破车，但是……”

皮帕迷惑地看着。“但是什么？”

红玫瑰难以置信地摇摇头。“你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皮普，你知道吗？停在那的一定值一万五千英镑。”

“一万八”。

“什么？”

“一万八千英镑。”皮帕对着红玫瑰说。“好吧，是你一直告诉我要冷静下来。所以，我这么做了。我去了展厅，想要一辆不错的车。他们说，这辆车合适。”

“但是一万八千英镑？给保姆？天呐，皮普。我们负担得起吗？”

皮帕朝红玫瑰的嘴唇上深情吻了一下。“卡桑德拉，真的，你有时候太天真了。不是我来买单。我把它记在理查德的账下。”

第61章

“清晨少女咖啡时间。抱歉，小伙子们。”红玫瑰朝安娜和特丽招手，颌首示意到她的办公室，无视泰勒和哈里斯之间异样的眼神交流。“关上你们身后的门。”

“性别歧视，头儿，”泰勒说道，对红玫瑰狡黠地使了个眼色。

“去告我吧。”红玫瑰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泰勒不肯放过任何一次敲诈的机会。这个混蛋。红玫瑰指着咖啡壶对特丽说，“不是星巴克，但够润，够暖和。”

“耐用就好，头儿，”特丽皱眉道。“伦敦警察局负担不起一台咖啡机吗？”

“梦吧，特丽。劳累的一晚？”

特丽点点头，扑腾到双座椅上，一只手夸张地伸向她的额头。“与约翰·塔斯克的又一次晚餐。这男人，就不能取消吗。”

安娜·哈格里夫斯也加入其中，对红玫瑰翻了翻眼珠子。“她来这里才几个星期，她一直在被这位我们遇到的唯一的适婚受害人家属款待和宴请。”安娜微笑地着看着她的同事，友善的眼神闪烁着戏谑的成分。“特丽显然喜欢年长的男人。富有经验和魅力。”

“得了吧，他没那么老。还有，你甚至没有见过他。”

“我见过，”红玫瑰傻笑道。对安娜说，“他还不是那么糟糕。还不到领取养老金的年纪。”

特丽气急了，“他没那么老！”

“嗯，我们知道塔斯克太太的年纪，”安娜说。“不需要找一个数学家就可以推算出他不再是年轻小伙了。”

“四十五岁不老。”

“对于只有二十的你来说算老了。”

“二十三。”

红玫瑰转过身，手里是两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我想现在还没有给

你们两个打架的必要吧？”

特丽在空中舞动着劳累的手，“不，你放心吧，头儿。我知道安娜只是嫉妒。并不是说她应该嫉妒，而是因为她的小男友。在这个国家是不是叫做老牛吃嫩草？”

红玫瑰向安娜投去征询的眼神，她脸红了，举起手来。

“想都别想，没有什么好说的。他只是看起来年轻。美容觉睡多了。”安娜一屁股坐进她旁边的座位上。“塔斯克太太怎么样了呢？好点了吗？”

“好多了。周末她会出院。”

“大好消息。”红玫瑰坐在桌子边沿。“对于她的家人和伯恩斯团伙。他们刚刚逃脱了谋杀罪的判决。”

“总警司的孙子怎么样？”特丽一边问一边吹着她的咖啡。

红玫瑰和安娜交换了一下眼神。

“皮特·布雷克已经被保释，我所知道的就这些，”安娜说。“不知道会怎么判决。我想我们只能等待和观望。”

“皮特·布雷克不是我们的问题。但是，伯恩斯兄弟是。”红玫瑰叹了口气，摇了摇头。“一个疏漏，是我们所需要的。他们的一个错误。”

“我们会抓住他们的，头儿。迟早的事。特别是现在，我们有一位自己现实的霹雳娇娃来帮助我们收拾他们。”

特丽呻吟着，把头枕在沙发的扶手上，闭上眼睛。“只要不是今天就行，是吧？”

红玫瑰的眼睛里跳动着俏皮的神情。“我以为美国人以能喝闻名？”她对安娜眨了眨眼，“看来我们得教给特丽一些提高耐力的英国传统秘方。”

红玫瑰张开手臂，脸色又严肃了起来。“你一喝完咖啡就开始。我要你们两个出去，召集团队，重新检查一下我们掌握的资料。无论酒醒了还是没醒，我要抓住那些混蛋。”

第62章

“埃拉在作弊，妈妈！”杰克瞪着他的姐姐。“她不应该是银行家。看看她有多少钱了！”

皮帕朝女儿的财富投去了狐疑的目光。“你还有两张五百的？”

“那又怎么样？”埃拉夸张地摊开双手。“银行出现了有利于我的失误我也无能为力。”

“但是，如果你是庄家，这是不公平的，”杰克厉声道。“你怎么能让一个有利于自己的银行失误出现？”

皮帕一本正经地点头。“说得好，杰克。法律上这确实引发了利益冲突。”

“呃……皮普，”红玫瑰把手伸向皮帕的肩膀。“我不知道该怎么打断你，但这只是一个游戏？”

皮帕考虑着这句话，摇了摇骰子。“七。惊喜来了。露比，亲爱的，移动妈妈的帽子七个空格，好不好？”皮帕转向红玫瑰。“问题是，卡斯，孩子需要了解游戏背后的现实世界。如果这不是孩子们学习过程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如何能够证明坐在这里所花的时间是值得的？”

红玫瑰挤出一丝苦笑。“还有一个你不会熟悉的理念。就是所谓的享受乐趣？”

皮帕挥了挥手，驳斥了她的观点。“乐趣与否，规则，法律一样，都有自己的定位。我强烈主张，无论谁是银行家，应该……哦，露比。老肯特路？你确定我不应该在莱恩公园吗？”

“不，露比是对的，妈妈，”埃拉报告说。“还有，这可以转让。你想买吗？”

皮帕难以置信地盯着女儿。“买老肯特路？我甚至不愿意在那里停车。”

“只要六十块。”

“六十镑，埃拉，拜托。我不许你使用这个字。”

“嗯，那就六十镑。仍然是棋盘上最廉价的资产。”

“总要有个理由吧。”

“皮普，这是一个……一个该死的游戏！买吧。”

“是的，买吧，妈妈，”露比热切地说。“然后就轮到我了。”

皮帕勉强挤出来几个字。“但是，永远也不要认为我会在上面盖房子，更别说是酒店。”

红玫瑰扑腾回椅子上。“真要命。”

“我也真要命，”露比模仿道，扑腾回自己的椅子上，大家都乐了起来。

“谢谢你，小姐。”红玫瑰瞥了一眼手表“休息时间，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有人要热巧克力吗？”

休息室回荡起了众人的呼应，四只手齐刷刷伸向空气中。

“马上就好！”

“放糖的时候悠着点，”皮帕警告说。“快到睡觉时间了。”

红玫瑰站直了，脚跟并拢发出声响，手臂伸到跟前。“是的，元首万岁。”

皮帕翻了个白眼。“我会感谢你的，如果你没有……”

茶几上，红玫瑰的黑莓手机振动了起来。

皮帕递了过去，脸上浮现出了担心的表情。“警局的。”

“我是露丝督察。”

皮帕看着红玫瑰的脸变的煞白，肩膀瘫了下来。

“我马上就到。”然后对孩子们说，“抱歉，伙计们。公事。”

“那我们的热巧克力呢？”

“我想得换成妈妈去弄了。”

“哦，不，不要妈咪的热巧克力，”露比抗议。“那太可怕了！”

两个年长的孩子发出夸张的笑声戏弄皮帕，红玫瑰屈身过去，吻了一下皮帕的脸颊，细声说道，“又一个抢劫行凶。不能等了。”

第63章

红玫瑰走了过来，特丽·米勒勉强地给了一个微笑。“抱歉，头儿。情况不妙。男，七十九岁，头部和面部受伤，怀疑肋骨骨折，摔下的过程中可能导致了臀部破裂。赢到的钱被抢走，这些混蛋还拿走了他佩戴着的战争勋章。他参加了一个英国退伍军人协会活动，在回家的路上路过游戏厅，进去玩了会儿宾果游戏。”

红玫瑰闭上了眼睛一会儿，深深地吸气。“有没有目击者？”

特丽摇摇头。她举起一个证据袋。“现场留下了一个红色贝雷帽。还有一张普通的电话卡。”

红玫瑰努力地平息着肚子里面汹涌澎湃的愤怒。握紧手掌，指甲都快刺进手掌了，她看着特丽说。“把队里其他人带过来，在游戏厅里的每个人接受盘问结束之前，任何人不得离开。任何人。”

“是，头儿。”“还有，我需要有一个警官立刻去医院。受害者家人出现的时候，我要让他们看到我们在做事。”特丽走开了。红玫瑰扫视着四周，然后眼睛停留在了树林间的空隙上。她拿出手机。”杰斯吗？要你加会儿班。我要你去和猫小姐谈一谈，埃利斯太太。”

第64章

“啊，是安德鲁斯总督察和露丝督察，快请进。”布雷克警司从晨报上抬起眼，说道，“快请坐。”

“谢谢您，长官。”安德鲁斯示意红玫瑰先坐。

“威廉，卡斯，什么风把你们一大早就吹来了？”

“我们认为您有必要知道关于红苹果珠宝的消息。”安德鲁斯回答。

“是的，”布雷克挪动一下眼镜，用手指托着下巴说道，他那双铁灰色的眼睛紧盯着安德鲁斯。

“我有可靠消息，伯尼·索斯盖特拿着苹果，长官。而且他极有可能将苹果转移。我们知道转移的时间和地点，现在就差行动的人手了。”

科林·布雷克没掩饰住自己的笑意。他把目光从比尔身上又转向红玫瑰。

“卡斯，这次行动交给你们团队怎么样？”

红玫瑰稍显迟疑地点点头，说道：“可以，长官。那我们就必须先把贝克区袭击案放一放，如果需要的话。”

安德鲁斯对她露出感激的笑容，说道：“我们已经百分之九十肯定索斯盖特会带着珠宝亲自露面。”

布雷克叹气道：“希望如此，比尔。我们可以抓紧行动起来。媒体总是紧跟不舍。我还得去打几通电话，但是这件事必须是你绝对的首要任务。我只是希望你把索斯盖特抓来的时候我能亲眼在场看到。”

红玫瑰摇着头，难掩自己的怒气，说道：“那么养老金袭击案呢？伯恩斯坦团伙呢？你知道昨晚又有一个领取养老金的人遭到袭击吗？警局难道不把这案子当回事吗？”

安德鲁斯给了她一个警示的眼神。

“卡斯，你是对的，”布雷克说道，他并不确定怎么样能顺着红玫

瑰的心意。

“我向你保证，一旦索斯盖特被抓，红苹果安然回到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你的案子要求的任何资源我都可以满足，怎么样？”

红玫瑰表情稍微放松了下来，说道：“我要求的所有资源”，她不断重复着，“真的吗？”

“督察，难道我的话还不够清楚吗？”

她感觉总督察在暗戳她的脚踝，便回答道：“清楚，长官，当然清楚。谢谢，长官。”

第65章

红玫瑰观察着安娜·哈格利弗斯，安娜的手轻轻握着被害者的手，悲伤刻在了她脸上。“看看他，”安娜轻声说道，“什么人能下此毒手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红玫瑰转而看着弗里德·巴克青肿的脸，呼吸机发出输送氧气的丝丝声在房间内回荡。床单下盘绕着向意大利面条一样的各种管子。面对受害人的伤势，红玫瑰内心隐隐作痛，眼泪戳痛了她的双眼。

“安娜，在他们杀死别人之前我们必须阻止这一切。”红玫瑰眼睛里充满期望，然后看到特丽·米勒在门口。她问道：“游戏厅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没有。经理今天下午才到。副手也不知道怎么拿到视频监控，所以我打算午饭后再过去一趟。”红玫瑰又转向了躺在床上的老人。

“他怎么样了？”

“很不好。而且他的家人也一个没有出现。”

“也许他没什么家人？”

红玫瑰认同这种可能性。她说道：“安娜还在调查，如果我们幸运的话……”

红玫瑰边说着边看见泰勒和哈里斯朝着危重病房走去，两人的耳语声有些大：“他们现在到底在这里干什么？”

“早上好，头儿，”泰勒微笑着说道，“这是什么，又是美味的清晨咖啡吗？”

红玫瑰看着安娜和特丽，说道：“姑娘们，来见见克里平医生和佛劳伦斯·南丁格尔。”红玫瑰又向着泰勒和哈里斯说道：“你们怎么会到这来的？”

“早上好，”哈里斯回应道，“像你之前说的，我们想着应该来看看巴克先生怎么样了。”看出红玫瑰并不满意他的说法，就又说道，“我们想做得周道些，这一点我们总能想到一起去。”红玫瑰盯着泰勒，

心里念叨着：“这自以为是的混蛋。”

哈里斯靠了过来，自顾自地嚼着口香糖，问道：“这人怎么样了？”

“他估计撑不下去了。”

病房里陷入了一片寂静，仪器响起一阵哔哔声突然打破了这沉寂。

护士赶来，严厉地看着屋内的人群，说道：“我请你们先出去。”她转向安娜问道：“这些都不是家属吧？”

红玫瑰亮出自己的徽章，说道：“我是巴特西的露丝督察。这些也都是警官。不要担心，我们现在就离开。安娜还需要向你了解一些细节。”

红玫瑰带着特丽和哈里斯来到走廊，这时她的电话震动起来。

“你在这应该把手机关上，”护士生气地向红玫瑰低语道。

“但是……”

“我不管你是谁，或者你为什么在这里。难道你看不懂告示语吗？”

“对不起，我大意了。”红玫瑰温顺地道了歉，然后关掉了手机。她又转向哈里斯说道：“你在乐什么？”

哈里斯立刻收起笑意，转而沉着脸说：“没什么，长官。”

“我们只是很少看到督察做事受阻，头儿。仅此而已。”泰勒的笑容更得意了，毫不畏惧红玫瑰会有何反应。

红玫瑰怒而转身走开，在另外一条走廊上又把手机打开了。

“头儿？”

她安静地读着短信，看着特丽、泰勒和哈里斯朝自己走来。红玫瑰回复短信：“太好了，头儿。我们马上到。”红玫瑰等他们走近已经合上手机，对哈里斯说：“埃利斯太太帮到什么了吗？”

“没有，长官。她那天晚上出门了。我和巴兹下班前会再多去几栋

公寓打探打探。”

“这个先放一放吧，”红玫瑰斩钉截铁地说道，“巴里，我需要你去召集大家，让他们知道今天晚上要加班了。这是义务加班，哈里斯，你得让你女朋友多等等你了。”她又对特丽说道：“希望你今晚没什么安排，你要一起参加突袭行动了。”

第66章

“你们做了什么？”皮帕从左到右扫视着红玫瑰和杰克，达伦还在门口徘徊。

“妈妈，太酷了，特别是红……我是说卡斯用手铐铐住达伦，装作钥匙没了。他吓坏了！”

“我没有，”达伦反驳道，“我早就知道这是愚人节的玩笑。”

皮帕转身面向水槽，在热水里面用力揉搓自己的双手，从喷壶里挤压出来大量洗手液，她说道：“我不相信，卡桑德拉。你难道真把我儿子带到警局里面，然后铐在了牢房里？”

红玫瑰坐到厨房餐桌旁的椅子上，吃起了桌子中央盘子里面的饼干，而后把饼干推给杰克和达伦。说道：“这个嘛，不算是铐着……”

“那么你难道还有别的方式把人关在牢房里吗？”皮帕又转而望着红玫瑰，嘴唇显出诡异的线条。

“妈妈，看，我还用手机拍了照片。”

撕下四张厨房用纸，皮帕一边擦干手一边俯身看杰克举起来的手机，“哦，老天！卡斯，他站在牢房的厕所旁边！那么多细菌！”皮帕从她儿子手里抓过手机，翻到下一页照片，接着便把手机摔到桌子上，说：“这是四月一号？三天前的照片，为什么我现在才知道？”

“因为你总是很忙，”红玫瑰戏谑地回答道，她觉得这样争吵很有意思。

“你想过要是让一个高级警官看到他们被关在这里会怎么样？”

“我就是个高级警官。”

“你很清楚我是什么意思。”

红玫瑰想着警司离着到底有多近。她想起哈里斯，那个混球现在居然和她平起平坐。她说道：“不管怎么样，事情都发生了，皮帕。达伦周末又不能和我们一起过，这只不过提前开了小玩笑。”

皮帕不好意思地看着达伦。达伦微笑着回应。

“达伦，你也该走了，”皮帕对他说，“杰克休假之后就会来看你。”

“这是当然的，克莱顿沃德女士。”达伦说道。他向坐在桌子另一边的红玫瑰举起拳，手上凸起的关节正对着她。

红玫瑰向他挤了一下眼睛，与达伦碰了碰拳头。

“作为一个警察，你做的是对的。”达伦微笑着说道。他又对杰克说：“回见了，兄弟。”

门被关上之后，红玫瑰说：“杰克，我需要和你妈妈单独聊聊，可以吗？”

“当然。”杰克可怜兮兮地走向门外，“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

门再次被关上了，红玫瑰说道：“皮帕，下周末我很可能不能跟你们一起过了。”

皮帕抬起头，漆黑的眼眸盯着红玫瑰说：“卡桑德拉，不要这样。”

“你不明白。你那些‘朋友’伯恩斯团伙又袭击了另一个领养老金的人，他的情况很糟糕。”

“卡斯，他们不是我的‘朋友’。这你是知道的，而且我敢肯定你的同事们在他们休假的时候完全有能力处理这案子。”

“皮帕，我们今晚还有一个行动。一切顺利的话我们就会把那该死的红苹果找回来，让它完璧归赵。这个月剩下的时间就会有更多的人手来帮助我对付托米·伯恩和他的喽啰们了。这次我可不会放过他们。”

“你最好放弃吧。你知道这些事情与我们的假期是免不了要同时发生。而且，理查德和露西也会过去。我自己一个人怎么应付他们。”

“皮帕，你不懂。”

“我怎么不懂了？”皮帕拽出一把椅子坐上去。眼睛盯着红玫瑰，尽量控制自己的声音，她律师的本色显露出来，说道：“卡桑德拉，

你一直跟我说多么想成为我家庭的一份子，这次就是你的机会。”

“但是，皮帕，如果我能抓到那些混蛋……”

“但是，皮帕，如果我能抓到那些混蛋，”皮帕学着红玫瑰的话，“你这次抓到了，然后下一个又是谁？卡斯，世界上永远一直都有要破的案子，就像是一直都有罪犯需要得到辩护一样。你的生活不能永远只有你的工作。”

“说这话的克莱顿伍德大律师，你看看你墙角那一大推法律案宗和资料，你说今晚要通宵看完的。”

“那不一样，卡斯。我已经特别为这次休假预留了时间，专门和孩子们还有你一起度过。什么事情都阻挡不了这次假期计划。你也必须在那，如果你对于想成为我们家庭一员这件事是认真的话。”

皮帕站起身来，把椅子拖拽回原来的位置，最后漆黑的眼眸又盯着红玫瑰说道：“卡斯，我必须跟你讲清楚。如果这次你让我一个人带着孩子们去湖区，那么我就会当你是完全不想加入我的家庭。”

第67章

红玫瑰盯着王子俱乐部门外一辆无牌面包车里的人，行动组已连接好无线电并紧张待命，准备行动。红玫瑰的目光落在特丽·米勒身上，她妆容精致，发型完美。红玫瑰暗笑道特丽现在怎么看都不像个警察。

特丽觉察到了红玫瑰的笑容，马上回应了一个笑容。

红玫瑰发觉自己的脸热得发红。她有意地咳嗽了一声。“特丽，紧张吗？”

特丽点点头。“有点。没有带武器就搞伏击可真是疯了。”

“英国就是这样。跟紧我会没事的。”

特丽以笑容表达了谢意，并久久地望着红玫瑰。

对讲机传来声音。“泰勒，杰兹和我准备进去了。”

比尔·安德鲁斯总督察回复道：“索斯盖特快出现了。他如果不绕路的话最多十分钟。最好找好自己的位置不要露出马脚，看上去自然点。”

“可有一帮人等着你们去抓呢，不要担心。”

“巴里，悠着点，”安德鲁斯警告道。“索斯盖特可不是容易对付的人。头脑可得清醒点。另外，事情顺利的话，今晚剩下的时光，我负责请你们喝酒。”

“这倒让我和杰兹来了劲头啊，长官。我们会尽快抓到伯尼好让你赶快兑现诺言。我们准备静音了。”

连线断掉后安德鲁斯看着红玫瑰说道：“也许我不该跟他们许下这种诺言的。言之过早了，也许会毁掉整个行动。”

“头儿，若说能毁掉行动的人非泰勒莫属。”

“我怎么从你的话中听出了点不安？”他有转而对行动组说，“准备行动。”

行动组组长会意并互相点头示意。特丽又捕捉到了红玫瑰的目

光，回应了一个最灿烂的笑容。

第68章

猎人在酒吧里面环顾，寻找样貌长得像索斯盖特的人。奎妮告诉他索斯盖特是一个肥胖、秃顶还有一点山羊胡的人。几个秃顶又肥胖的人出现了，但是没有山羊胡子。

酒保拽下一个一次性酒杯垫，放上去一杯苏格兰威士忌。

“谢谢。”猎人把十英镑放在吧台上，“今晚我能在这里见到索斯盖特先生吗？”

“伯尼吗？他的办公室就在楼上，但是他现在不在。”酒保看着墙上的钟说道：“他随时可能过来，他一来我就可以叫住他。”

猎人从衣服口袋里面拿出一些纸币，最后抽出一张二十块，说：“他要是出现了，就只给我看好吗？”他举起酒杯向酒保示意了一下，然后坐在吧台前的转椅上转了个身，这时门开了。泰勒和哈里斯进来点了酒，猎人没有在意他们。

第69章

胖、秃顶还有山羊胡子。刚刚进来的三个人中的第二位很符合这些描述。猎人穿上阿玛尼外套，正好遮住自己松垮的肉身。他的目光落在那人手里的小皮箱上。他看了看酒保，酒保确认那就是索斯盖特。

猎人在转椅上旋转着，从吧台上镜子的镜像中观察着他的目标。他注意到泰勒和哈里斯也转过身来，似乎也在镜子中环顾着房间，这可有点意思。

索斯盖特说话时手也跟着大幅度地比划着，猎人猜他应该是土生土长的伦敦南部旺兹沃思人。伦敦各个区自古就带有各自的地方特点。

猎人看了看时间，还不到十分钟时间。从镜子里面，猎人可以同时看到索斯盖特、泰勒和哈里斯。哈里斯注意到，通过吧台镜子里面紧张注视着索斯盖特方向的人还不少。

猎人喝光自己的酒，走向洗手间。他在有些破损的洗漱池内续上冷水，洗了洗自己的额头和脸颊，然后照着墙上的镜子欣赏自己的模样。高高的颧骨和棱角分明的下巴，他觉得这样的长相不会让别人轻待他。他用食指仔细地捋顺自己的眉毛，接着凝视着自己黑漆漆的双眼。

猎人背后的门开了。他看到哈里斯进来，走过洗手间的小隔间，没有注意猎人的存在。猎人又俯身下去，用洗漱池的水洗手，看着哈里斯站在小便池的位置。猎人没有抬头，问道：“老兄，以前怎么没在这看见过你。”

哈里斯不太自在的转过头来，急欲掩饰自己的意图，说道：“就是顺便进来解决一下，你呢？”

猎人抬起头看着镜子里面的哈里斯说道：“你在等什么人吗？伯尼·索斯盖特？”

“我从没听说过这个人。”

哈里斯微小的畏缩和迟疑的回答都让猎人确定真相是和哈里斯的答话相反的。他走向干手机旁，机器发出的巨大声音让他觉得满意。接着，猎人轻轻移动到哈里斯背后，观察着哈里斯的一举一动。他看着哈里斯小便后的摆动，紧实的骨盆，接着看着哈里斯拉上拉链，这正是猎人等待的时刻。猎人猛地用手勒住哈里斯的脖子，将他压到胳膊下面，直到他晕厥，猎人把哈里斯拖进了洗手间内的隔间。

哈里斯的手机和警官证从口袋里面掉了出来。猎人看着笑了笑，扔进了马桶，盖上盖子，按下抽水开关。猎人把哈里斯挪到马桶座上，把隔间门锁上，自己翻到另一个空隔间内，若无其事地走了出去。

猎人从洗手间走出来的时候，泰勒并没有太在意地看了一眼。猎人环顾整个酒吧，没有看见索斯盖特的影子。猎人给酒保一个疑问式的眼神，酒保用眼睛示意了楼上的方向，猎人点点头。

猎人从后门离开的时候，泰勒并没有起什么怀疑，然后接着喝自己的第三杯酒，耐心地等着哈里斯回来。

第70章

猎人把耳朵贴在门上，试图听到房间内的谈话声。他判断里面至少有两个人。猎人退后一步，大声敲响木门，说道：“给索斯盖特先生上酒的。”

“是谁呀？”门内传来怒气冲冲的喊声，“我没点酒，把他打发走。”

门开了。“索斯盖特先生没有点……”

猎人迅速把开门人抓住，转过他的身子，用格洛克手枪顶着他的后背说道：“赶我走，想都别想了，小子。”

索斯盖特从椅子上跳起来，他的手下们一并后退进屋内。“发生了什么……”猎人的手枪让这问题显得多余了。索斯盖特一直挺立着不动，手掌抵着桌子，整个身体都靠手臂来支撑。他问道：“你他妈的是谁啊？”

猎人盯着屋内的那两个手下，用枪紧紧顶着身前的这一个向屋内走，边走边说：“索斯盖特先生，你和我得聊一会儿。”猎人开始对第一个索斯盖特手下人进行搜身，搜到一把手枪，然而第二个人却上来想抢走猎人的武器。还没等那人从夹克衫里面拿出手来，猎人立即开枪，子弹打穿了那人的脸颊和后脑。格洛克消音手枪开枪时几乎是听不到声音的。

猎人俯下身，在那个死掉的保镖身上搜到了一把手枪，他举起来示意剩下的人都退到索斯盖特后面去。索斯盖特一直一动不动，忿恨地看着猎人。

猎人走到百叶窗前，向外望去。他看到一楼停着两辆车。猎人打开窗，说道：“不太认识你，但是你这应该有我要的东西。”

索斯盖特警惕地看着他说：“我认识你吗？”

“也许不认识我，但应该听过我。我是猎人。”

“哦，你就是那个猎人。我当然听说过你。我应该感到很惊讶吗？”索斯盖特扬起下巴说道：“看看，看看，我这张脸上有‘惊讶’两

个字吗？”

猎人笑道：“伯尼，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

“但是你没有，我要是在你的猎物名单上我们也就不会有这次对话了，所以放你的狗屁吧。而且，你要称我索斯盖特先生。只有我的朋友可以叫我伯尼，而你小子，我告诉你，你可不是我的朋友。”

第71章

泰勒喝光杯子里面的酒，一只眼睛盯着时钟，一只眼睛看向洗手间的门。酒保在他的空酒杯旁转悠，问道：“再来点？”

“谢谢，我去看看我的伙计去哪儿了。可能又把自己那玩意儿卡在裤子拉链里了。”

泰勒进到洗手间，看到空着的小便池，他的目光落在了隔间上。“杰斯？你是不是又因为那个德州的苔丝喝多了？老兄，我告诉你了，你跟她不合适。那姑娘喜欢身上有肉的家伙。”他盯着紧闭的隔间门，“杰斯？”

没有回应。

“杰扎？”泰勒跪在地上，从门下面往里看。他使劲用手敲了敲门，然后站起身来。“我刚刚又来了一轮。快点出来，我们得在行动之前再喝点。”

里面依然寂静无声。

泰勒迅速进到紧挨着的隔间内，笨手笨脚地爬到隔间顶端的边缘上，隔着墙板查看。“哦，我的天哪！”他找出手机，打通电话说道：“头儿，快进来，杰扎被他们杀了。”

第72章

猎人盯着索斯盖特说：“伯尼，你现在还活着是因为还没到你死的时候。就这么简单。而且，你这儿正好有我想要的东西。”

“是这样吗？”索斯盖特坐回椅子上，显得冷静而自信。

猎人从夹克口袋里面拿出天鹅绒的手袋，把彩色玻璃碎块的撒在桌子上。他说道：“琼斯先生今晚不会来了，我就算是他的代表吧。”

索斯盖特的脸上随即洋溢着满意的笑容，说道：“反正我也要放弃这单生意。他拿假货糊弄你吧？”

“对，是有人这么干。”

索斯盖特耸耸肩，说道：“你也知道这种生意该怎么做。就是不能太认真。你出个价？”

“我的委托人出500万。”

“别妄想了，这东西可值2000万。”

“我刚刚说的是500万？”

“1000万，东西你拿走。”

“没想到你还在这跟我讨价还价。”

索斯盖特又耸耸肩说道：“我不管你为谁卖命，你告诉他们这东西的价格就是1000万。”

“我来这可不是砍价来了，小伯尼。我就是来拿走‘苹果’的。”

“拿走？你以为我会随身带着那东西吗？那可是值钱的玩意儿！”

“正是值钱我才确信你会随身带着。除了你自己，你还会相信谁呢？”

索斯盖特的眼睛飞膘了一下箱子，猎人一下子知道了一切。他说：“我看你还是坐下吧，伯尼。把手放在桌子上，让我能看见。”猎人把箱子在屋子中央的地板上立起来，开了一枪把锁打开。箱子打开，露出了一个小的皮袋。“哦，看呐。我没看错的话，这是‘红苹果’了，奎妮一定会高兴的。”

“索霍区的奎妮吗？”

猎人得意地笑道：“难道还有别的奎妮吗？”

“你在开什么玩笑？这根本不干她的事。她只是个微不足道的……”

“警察！都不许动！”楼上传来的叫喊和重重的脚步声打断了索斯盖特的话。

猎人迅速地先看看窗户，再看门口。他走到门口，门开时他正好躲到门后面去。安德鲁斯、泰勒和特丽·米勒闯了进来，高举着警官证，警棍也抽了出来。

“警察！都不许动！”

“伯尼，游戏结束了。我要逮捕……”安德鲁斯的话音未落，就看见一个打手顺着墙倒了下去，地板上慢慢出现一滩血迹。“什么情况……”

特丽赶紧跑到那人身旁，她确认这人已经没了脉搏，抬头望着安德鲁斯说道：“头儿，他死了。”

“伯尼，你这是又加了一个谋杀罪名吗？”安德鲁斯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你还真是越来越不小心了。”

“他是我的人，你个蠢货。”索斯盖特得意的表情令特丽很不安。

她看着安德鲁斯捡起那个箱子，检查着里面的皮袋子。

安德鲁斯看着索斯盖特和特丽，他脸上堆满了笑容说道：“这就是我要找的东西吧？”珠宝半露出来滑到他的手里。他轻轻吹了个口哨，说道：“伯尼，你已经获邀参加我的退休欢送会了。但是真可惜你不能亲自出席。但是，如果你幸运的话还能十天内……”

安德鲁斯顺着索斯盖特那得意洋洋的眼神看去，转过身看向泰勒。

“不介意的话，这东西还是我拿着吧。”猎人一手勒住泰勒的脖子说道，泰勒能感觉到冰冷的枪口正抵着他的下巴。

第73章

猎人悠闲地走到屋子中央，泰勒带着一副惊恐的表情走在前面。“把‘苹果’放在桌子上，然后走开，总督察，”猎人以冷静的语气说道。

安德鲁斯把珠宝滑回袋子里，然后轻轻地放在桌子上面。“我们外面布满了持枪警察，把你的枪放下，谁都不会受到伤害。”

猎人大笑道：“真的吗？你倒是给点让我相信的理由啊。你们要是有什么武装部队他们早就进来了。看来我才是唯一一个有武器的人嘛，蠢货。这个肥猪也可以确认嘛。”猎人拿枪管用力顶了顶泰勒肥厚的下颚。

泰勒绝望地点头确认。

“按我说的做没人会受伤，”猎人对所有人说道。他沿着屋内侧身移动到桌子旁，把皮袋子装进自己的口袋，逼迫泰勒走到开着的窗户前面。

“好了，你现在拿到‘红苹果’了。现在放了我的人，”安德鲁斯要求道。

“威廉，我觉得你刚才不应该跟我这样发号施令。”猎人窃笑道，“这枪里的子弹有一个可是为你准备的，我的朋友。但是你别太激动，今天还不是你的死期。你要是敢做什么蠢事，这位‘米其林先生’可就没你那么幸运了。”

特丽·米勒吸引了猎人的注意。“嗯。看来我选错人了。我应该把这位金发碧眼的小姐弄过来。”猎人扭转过泰勒的头，看向特丽。

“美人，能跟这个没用的交换一下位置吗？”

特丽走上前去，说：“随时可以。”

“特丽，呆在那别动，”安德鲁斯举起手臂挡住她，“没人会做什么交换的。”

“有意思，蠢货，你在这还有什么指挥权？”猎人从上到下地打量着特丽。“要我说你像一个啦啦队队长，听上去也像。”

特丽笑得很甜，回答道：“达拉斯牛仔队的，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话。”

猎人脸上露出笑容，说道：“我是红袜队的球迷。在华盛顿呆了好一阵子。”

“呆得还不够长啊。那是华盛顿红皮队。红袜队是波士顿的棒球队。”

猎人粗暴地回复：“红袜子？红皮？美国二货。不都是红的嘛，我们独一无二的红玫瑰督察哪里去了？”

“有人叫我？”红玫瑰适时地推门而入。“杰斯没事，伙计们。就是脑子被撞晕了。安娜把他带到……”她盯着眼前的情景，看着安德鲁斯说：“头儿？”

猎人侧身坐上窗台，拽着泰勒一起。

“所有人都原地别动，否则这位‘肥猪先生’可就要受伤了。也包括你，红玫瑰。”

红玫瑰越过吓坏的泰勒望过去，她觉得猎人似曾相识。她努力凝视泰勒抖动的头背后以确定自己的想法。

猎人把腿转向窗台外侧的时候，枪管略微下沉了一些。泰勒抓住机会，一把抓住猎人的手臂，把他拧拽回来。“头儿！现在快！我抓……”

随着格洛克手枪消音器发出“砰”的声音，泰勒的尖叫声听不见了，鲜血如水滴般从肩膀崩流下来。安德鲁斯和特丽疾奔到窗前，猎人却一跃而去，脚先落在车子顶棚。泰勒随着猎人，头向前，身子突然向窗外掉落。

“巴里！”特丽跳过桌子，用手使劲拽住泰勒的脚，她的身体猛地击到窗台上。“快来帮我！我抓不住他！”

安德鲁斯一手拽住泰勒的腿。“好了，巴里，我抓住你了。”总督察无奈地看着猎人滚落到车顶棚上，像猫一样无声地落在地上，头也不回地消失在灯火昏暗的街道里。

特丽和安德鲁斯把泰勒安稳地救回屋内。

“不要再想着我能给你好脸，巴里。”红玫瑰浅笑道，一边给索斯盖特扣上手铐。“特丽，思维够敏捷，动作也真快。我以为他已经不行了。”她的目光看到了血迹，笑容立刻消失了。“老天，巴里！你受伤了。谁快叫一下救护车。”

“头儿，就是皮外伤，”泰勒不确定地说道，畏畏缩缩地往前走着。

特丽拉开他的夹克。说：“这个位置离致命脏器还远，但是离动脉很近了。”她拿出手机，说道：“我是米勒，叫一台救护车到王子俱乐部，情况紧急。”她环视这间屋子，越过索斯盖特看到倒在角落里的那个打手，说：“一死一伤。”又问红玫瑰：“我们的人刚才都哪里去了？”

红玫瑰耸耸肩回答：“你那么迅猛地去抓泰勒的时候，他们都去追那个逃走的了。我想索斯盖特是重要人物喽，对吗？伯尼？”

索斯盖特愁容满面地回答：“警官，你在我这什么也拿不到了。”

“真的吗？伯尼？”安德鲁斯把索斯盖特转过来，推到那具尸体面前。

“谋杀罪够抓你吧？”

索斯盖特嘲笑道：“我还真信不过你。你在谋杀现场当场抓到猎人，凶器还在他手上，而你却让他跑了。你们还真是业余选手。”

“猎人？”红玫瑰又把索斯盖特转过来问：“那人就是那个猎人？”

索斯盖特笑道：“他自己是那么说的。当然，他也可能当我是傻子，但是我还比较确信他就是猎人。”

“老天，巴里。”安德鲁斯抓着泰勒的手臂，“救护车来之前你就坐在这，不要想着再让米勒警探担心，让人看上去你们好像有什么大事一样。”

“长官，我会照顾他的。”特丽慢慢搀着泰勒坐到椅子上，像是母鸡一样慌乱。

特丽帮他解开衣扣的时候，泰勒表现一副勇敢的样子。“你知道，我也是可以让如此美丽的金发美女给我脱衣服的。”

特丽叹气说道：“你就不能不要这样子吗？”

安德鲁斯狠狠地盯着索斯盖特问：“伯尼，说说吧，发生了什么？你的猎人朋友出卖了你？”

“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安德鲁斯。今晚以前我根本就没看见过他。”

“那么他到底在给谁卖命？”

“我他妈的怎么知道？你才是放走他的那个人。”

“伯尼，你别得寸进尺。你要是知道任何有关这个猎人的事情，现在就赶紧说出来，可以私下说。”

“我只知道他把我的‘红苹果’拿走了。”

安德鲁斯脸色阴沉，说道：“跟我说说这事吧。”他盯着那个空箱子，“实际上，我也用手拿过它，我真是不愿相信……”他看到红玫瑰在笑，话音就停了。“卡斯？我是错过什么了吗？”

“巴里，给头儿看看。”

泰勒冲着安德鲁斯笑了笑，艰难地抬起自己的胳膊说：“长官，这个管用吗？你还不知道我们的猎人朋友对扒窃这招一无所知吧。”

安德鲁斯脸上又重现了笑容，他再一次拿着皮袋子，轻轻地将“红苹果”放进去并握在掌中。

第74章

红玫瑰高举起酒杯来，“敬巴里·泰勒。”

比尔·安德鲁斯脸上浮现出胜利的笑容，“敬巴里·泰勒。”

总督察与红玫瑰碰了杯子说道：“卡斯，我从没想过我会说这些话，但是我会向总警司呈请嘉奖的。事实上要奖励两个人，泰勒是今天的救世主，他挽回了‘苹果’，他拍了拍夹克口袋里面的装着那珠宝的皮袋子。还有特丽救了泰勒。”

“头儿，你本应该让特丽把那东西带回局里去的。”

安德鲁斯猛烈地摇着头说道：“不不，现在还不是时候。这宝贝在安全地放回去之前我还是亲自带着吧。”他重新坐回软沙发上，快速地扫视周围屋内的人们，看看是否有人在听着他们的对话，“这东西回到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之前我是不会休息的。”

“即使到了那个时候，你也还是不会闲着的，头儿。”

“小卡斯，你错了，你错了。”

“头儿？”

“这是我最后一次逮捕行动了，最后一个大案子。我已经把‘苹果’追了回来，索斯盖特也抓住了。我们不能以谋杀定他的罪，但是如果他的指纹在这上面的话……”他又拍了拍装着珠宝的口袋。“卡斯，我也是时候挂靴退休了，该让新一代的年轻人上阵了。”

红玫瑰观察着安德鲁斯坚毅的神情，问：“您是认真的？”

“当然了，朋友。为什么要等到圣诞节呢？我已经两次把‘红苹果’追回来。也许正可以带着胜利给自己画一个句号了。三个月内我就会离开了。”

红玫瑰的脸色变得阴郁了下来，一阵被抛弃的感觉迅速袭上心来。她在椅子上面坐直了身子，抽了抽鼻子说道：“头儿，你不能退休。那个疯子猎人还在逍遥法外。而且他会直接威胁到你的。”

比尔耸耸肩说道：“我觉得这件事可以留给新任总督察来处理。”

“哦，不，你不能这样做。”红玫瑰用手指拨弄着酒杯的底座，逃避着总督察的眼神，“你不能就这样撒手离开，然后让我来跟那个混蛋较量。”

“你完全可以拿下他。”

“头儿，我需要你。”

安德鲁斯沉默几许，鼓起勇气向红玫瑰敞开胸怀。他先喝了一大口啤酒，用手擦了擦嘴，然后俯身向前，颤抖的双手握住了红玫瑰的双手。红玫瑰的目光上移，与安德鲁斯的眼神交汇。

“就听我说吧，好吗，”安德鲁斯说道，“不要打断我。”

“我……”

“不要说，”他说道，并握紧她的双手。

红玫瑰点了点头

“我有自己的孩子们，还有孙子们，你也知道我是非常爱他们的。”

“头儿，我……”

“卡斯，你让我说吧。”他温柔地而祈求般地注视着红玫瑰，“我太爱他们了，而且我也爱我的妻子。自从37年前我见到她的那一刻我就从未停止过我对她的爱。我这一生能拥有他们该有多幸运啊，能够在伦敦警察局里有一份伟大的事业也是我的幸运。”

他停顿了一下，深深地吸了口气，目光落在生锈的桌子上面。他又说道：“卡斯，能遇见你，能和你一起共事，训练你，指导你；能够让你进入到我的生活里，让我了解你都是我的幸运。我知道你从来不怎么真正了解你的父亲，这并不合适，但我不想让你认为我想代替你父亲的角色，但是……”他炯炯的目光与红玫瑰的眼睛相遇，“但是自从你第一周开始上前线开始，我就一直把你当做我的女儿来爱护，而且我特别特别为你感到骄傲。”

红玫瑰收紧腹部的肌肉，竭力屏着呼吸让自己不要抽泣起来。她一动不动，双手安稳地被安德鲁斯握着，咬着嘴唇，坚定地看着安德鲁斯。她的话到了嘴边，几乎是用听得见的呼吸声讲出来：“从来没

有人跟我讲过这些话。”

安德鲁斯缓缓地呼吸着，微笑着又一次握紧她的双手说道：“卡斯，我也从未这样认真地讲过。”他从口袋里拿出自己的警官证，把它放到桌子上，“卡桑德拉红玫瑰，你愿意接替我担任下一任总督察吗？”

红玫瑰把手抽出来，把脸颊上的眼泪抹在手心。她把椅子拉回原位，开玩笑地说道：“再来一杯，老滑头？”

安德鲁斯点点头说道：“你尽快答应我好吗，卡斯？”

“酒保，一样的再来一杯。”红玫瑰又坐回座位上，拿起安德鲁斯的警官证。她注视着安德鲁斯的眼睛，对他强烈的敬仰和喜爱之情跃然呈现在脸上。

“好的，我答应你，头儿。”

第75章

安德鲁斯双手抱胸，目不转睛地看着红玫瑰，说道：“你觉得猎人是怎么知道我们的名字的？你的名字呢？”

红玫瑰笑了笑，说：“头儿，我可不知道。”

安德鲁斯停顿一会，平缓地说道：“卡斯，凭直觉，我认为你知道。你早前看见他的时候，我敢说你认出他了。”

红玫瑰点点头回答：“有些事……我还解释不了。”

“是你几年前抓过的人？”

“也许吧。”

她看了看表，说道：“我得走了。”一个年轻的酒保叮叮咣咣地开始收拾他们喝完的空酒杯。“看吧，这的酒保都觉得我们喝得够多了。如果我又半夜醉酒回去的话，皮帕就会把我赶出去了。”

他们并排站着，拿起外套和钥匙，翻找着手机。安德鲁斯刚要迈向门口，突然停住，转过身来。他没有说话，伸出手臂把红玫瑰拉过来，说道：“不要说话。”

安德鲁斯把她拉过来，给了她一个拥抱，把她的头一下子埋进自己的衣服里。红玫瑰闭了一下眼睛，闻着安德鲁斯身上淡淡的古龙香水味道。她听见他的耳语：“看镜子。”红玫瑰抬起头来，睁开眼睛，在鸭蛋壳颜色的墙上挂着一张闪亮的镀金边的镜子，从镜子里面她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猎人脸上闪过一丝笑容，消失在一扇门后。

第76章

“小心点，卡斯！”安德鲁斯的喊声回荡在伯爵阁路上，红玫瑰紧紧锁定猎人的方向，已经疯狂地追赶了过去。

“站住！警察！”高举着她的警官证，试图让惊吓到的路人阻碍猎人逃跑，但是这是徒劳的。但当她发现猎人乱挥舞着的手上拿着的是一把枪时，红玫瑰似乎明白了为什么路人会给他让路。她回头看了一眼，确认总督察正努力赶上来，手里还打着电话。

白色和蓝色相间的斯卡斯代尔别墅像是切尔西比赛后的彩带一样快速闪过。红玫瑰的耳中充满自己追赶中的呼气声。风太大了。她停下来，倚靠在路灯柱上，大口喘着气，嘴里还咒骂着。而在她前方，猎人也停在街角，转过脸对着他们，等着他们。

她看到总督察赶上她，并听见他紧张的气息时感到了些许安心。红玫瑰看见猎人拿出了他的武器，大喊：“头儿！”她快步扑向安德鲁斯，将他扑倒在地，他们头顶的路灯被打爆。“老天！”

在路人纷纷四散躲避的尖叫声中，安德鲁斯挣扎着拿出手来：“请求支援。CO19特种部队。嫌犯携带武器极其危险。重复，嫌犯携带武器极其危险。正向伯爵阁路以南的彭布罗克广场方向逃窜。”他又对红玫瑰说道：“他是有意让我们放走他，想让我们跟着他。”

“我们还要等CO19来吗？”

“估计等到那时也晚了。”安德鲁斯侧身立直身子说道。红玫瑰跟随者他。猎人冲着他们挥动着武器，消失在街转角。红玫瑰和安德鲁斯赶上的时候正好看见猎人穿过一群在观光马车外抽烟的人，像赶羊一样驱散了那群人。上面是一整面墙的驿站马车广告，广告女郎似俯瞰着这整个过程。

“警察！所有人都下来，蹲下！”安德鲁斯在前带路，有意阻碍红玫瑰穿过人群。猎人在伯爵阁路和彭布罗克交叉路口放慢脚步时，他们看出了猎人的最终目的地。“嫌犯进入圣菲利普斯大教堂主干道。重复，圣菲利普斯大教堂。我们准备进入。”

红玫瑰正要追赶，却感到肺部的烧灼感，肌肉也剧烈疼痛。“头

儿，等等我。”她抓住安德鲁斯的手臂说道。

安德鲁斯担忧地看着她问：“你没事吧？”

“就是跑抽筋了，头儿。”

他们停在教堂入口的路对面，对于猎人是一个绝佳的射击位置。安德鲁斯用身体挡在红玫瑰前面，说道：“我是警察，放下你的武器，我们的武装救援马上就来了。”

“安德鲁斯，马上就结束了，至少对于你们当中的一个来说。”猎人快速地看了一眼黑白相间的大钟，好似他在等火车一样。猎人推开圣菲利普斯大教堂巨大而饱经风霜的大门。

红玫瑰和安德鲁斯快速敏捷地穿过三条交通车道到达教堂门口，推门进入。猎人在教堂空空的座位间隔排之中慢慢地走着，确定着自己的方向，好似他很熟悉这里的环境一样，脚步声巨大，回荡在教堂内。安德鲁斯用手臂挡住教堂入口。他们目睹着猎人消失在教堂后面。

“他故意想让我们跟着他。”红玫瑰轻声说道。

安德鲁斯点点头说道：“看来是这样。”他又拿起对讲机：“我是安德鲁斯。撤回救援请求，原地待命。重复，撤回救援请求，原地待命。嫌犯没有携带武器，我们已经控制了局面。”

“头儿？”红玫瑰看着总督察淡定的神情，试图在昏暗的光线中明白他在想什么。“他还拿着武器！你想干什么？”

“卡斯，这是我的活儿。他要想开枪在刚才那里就会对我们开了。但是他没有。我需要和他谈谈。但是你要呆在这里。”

“没门。”

“拿着这个。”安德鲁斯把口袋里的那个皮袋子交到红玫瑰手上。“他很明显不确定我们是否拿着‘苹果’。我会告诉他珠宝已经送回局里了。也许我可以规劝他改变主意。”

“但是你也有可能送命。”

“他打碎了街灯，又没开枪打我们。”

“那死在王子俱乐部那个人呢？”

“我们并不确定是他杀死的。如果是索斯盖特杀的呢？他也许是一个关键的证人呢。”

“头儿，但他枪击了巴里。”

“他并不是有意的，如果他想，泰勒也就不会还活着了。他是一个懂得什么时候该使用武器的人。他应该是想得到什么东西。所以你应该呆在这里保护着‘苹果’。”

“该死的‘苹果’。我要跟你一起去。”

“你必须呆在这儿。这是命令，警探。”

第77章

红玫瑰的耐心仅仅持续了一会儿。她扫视了一下教堂想找到一个可以藏珠宝的地方，发现了放着赞美诗的小橱柜是个合适的地方，她左看右看，看见安德鲁斯消失在楼梯下面。红玫瑰迟疑地在黑暗中跟了过去。

红玫瑰沿着楼梯向下走着，钠光灯忽明忽暗，空气变得陈腐，让她本来已经困难的呼吸更为艰难。她踉踉跄跄地往下走，抓着生锈的楼梯扶手好稳住自己，她已经在这桩建筑里面走得越来越深。

突然，她停下了脚步。眼前一扇门开着，里面传来疲惫的呻吟声。柔黄的灯光在黑暗中投射出一个矩形的影子。

里面寂静无声，“头儿？”

黑暗中清清楚楚的一声扣动手枪保险的声音让她惊呆了。“红玫瑰，呆在你在的地方不要动。”声音出奇的熟悉，格洛克手枪在黑暗中现身。红玫瑰缓缓地举起了双手。

第78章

红玫瑰越挣扎，嘴里的填塞物就塞得越紧。她再一次试图喊叫，但是只能发出无法听清的呜咽声。

眼泪模糊了她的视线，滑落到脸上的伤口上让她疼得皱眉，疼痛像烟花一样一下子点醒她的头脑。她努力挣脱绑在手腕上的塑料绳，皮肉已开始绽破，鲜血一滴滴地从袖管里面滴出来。她笨拙地在冰冷的石板地面上拖拽着自己的身体，在布满灰尘的大理石雕像之间竭力想弄清自己的位置，还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已经抓到我了，”她听到安德鲁斯的声音，“放了露丝督察。”

红玫瑰听出是总督察的说话声后，紧紧地闭上眼睛，开始抽泣。

“闭嘴。”猎人用手枪的枪柄砸向比尔·安德鲁斯的太阳穴，“现在是我说了算，警官，可不是你。”

红玫瑰无助地看着安德鲁斯的头重重地垂到胸前，深红色的鲜血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猎人向红玫瑰投来卑鄙而空洞的眼神，说道：“哎呀，我真是不小心，竟然在如此神圣的地方亵渎了神灵。”他用手挡住嘴，假模假样地表现出一种尴尬，然后放下手。红玫瑰刚弄清楚自己的位置，猎人已经来到了她面前，悠闲地在牛仔裤上擦着一个苹果。他修长的手指和修剪过的指甲都那么令人感到熟悉。红玫瑰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猎人那似曾相识的灰色嘴唇和镶牙上。下巴上多了道裂纹，颧骨有些高了，但是那双眼睛还是没变，红玫瑰非常确定自己的判断。

“露丝·红，你想要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

露丝·红。他竟然叫出了露丝·红这个名字。她疯狂地点着头，尽管这样会加剧她的疼痛，她在无望地祈求他拿走嘴里的填塞物。这样她就可以和他好好谈谈条件。

“好消息吗？”猎人把嚼了一口的苹果吐在她脸上。她缩了一下，那一口苹果顺着脸颊滚了下去。这可以拿去作为DNA证据，红玫瑰心想着，她心里又咒骂着自己：集中注意力！

“好消息是……”猎人停顿了一下，冷笑道，“我只剩一枚子弹了。”

红玫瑰深吸一口气。这不是她想要的好消息。

“所以谁来受死呢？”猎人用靴子狠狠地踹了她的肋骨。“有什么建议吗？或者谁自愿一点？”

安德鲁斯抬起头来，无力地点头道：“放了她吧。卡斯跟这事儿没关系。”他挣扎着努力让自己的头朝向猎人。“我们可以谈谈。我可以按照你的意愿安排一切。”

猎人从安德鲁斯看向红玫瑰，说道：“还真是贴心啊，红玫瑰。他对你有意思吧，孩子。你就是这样当上督察的？”猎人又用靴子戳了戳红玫瑰的脸颊。“之前听说你的时候还不过是一个穿制服的。”他又转向安德鲁斯说道：“你一直是这么干的？占低级警官的便宜来满足你自己吗？”

安德鲁斯抬起头来，皱着眉，鲜血依然在流，滴在了他的衣衫上。

“露丝警探和我只是单纯的工作关系。”

“我见的可不是这样。”

“不要胡说。我们只是……”

“别浪费口舌和你的呼吸了，我可没时间听你说。”猎人咬了一大口苹果。

“到底谁来？露丝·红还是你，蠢货？”

“放了卡斯。”

“真的？我说过了，蠢货，我只有一枚子弹。放了她你可就到了死期了。”他笑着说，“没开玩笑。”

“我有妻子、家庭和孙子们……”安德鲁斯轻声地说着这些，他的嘴唇破了，眼睛里充满哀求，“你没必要走到这一步。”

猎人把头歪向一边，手摸着嘴唇。他用枪指向红玫瑰：“妻子、家庭和孙子。嗯，红玫瑰，这可是一个完整的家庭。能救你们的只有那

个‘红苹果’了。”

“我告诉你了，已经送回警局了。你现在拿不到了。”

猎人转向红玫瑰：“比尔告诉我‘苹果’在警局，问题就是我该不该信他？”

红玫瑰的视线丝毫不游移地看着他，恐惧已经抓扯着她的五脏六腑，像是虎钳一般的紧紧地抓着。她听见扣动扳机的声音慢慢消失在这建筑的最深处。她闭上眼睛，想着自己是否还能感觉到什么。

一片寂静。

她睁开眼睛发现猎人正蹲在她身旁。猎人靠近她，她往后退，猎人抽打了一下她的脸颊。

“你们看，我一直在酒吧的镜子里观察了你们好久。镜子是个好玩的东西，有时候你可以不被发现地观察别人。而且我知道我看见了什么。比尔把那珠宝放进了自己的口袋。”

“你已经搜过我们的身了，”安德鲁斯提醒猎人，“就放了卡斯吧。”

“我可以放了她，如果她告诉我珠宝在哪里的话。是吧，露丝·红？你要跟我说点什么吧？”

红玫瑰使劲地点着头，她怎么试图挣脱枷锁都不管用。

她听见枪上了保险，吸了一口气让自己放松。猎人纤细的手指慢慢移动到红玫瑰嘴里的布，开始解开系上的布结。红玫瑰大口地吸气。“放了头儿，我告诉你珠宝在哪里。”

猎人退后，无奈地看着安德鲁斯说道：“两位英雄，一颗子弹。”

他无助地耸耸肩：“一般人会怎么做呢？”

猎人站起来，回到安德鲁斯身旁，用格洛克枪管抵着总督察的脸颊，说道：“‘红苹果’在哪儿，红玫瑰？”

安德鲁斯绝望地看着红玫瑰，红玫瑰也看着他。红玫瑰使劲的摇着头，说道：“不要这样做！”

“最后一次机会。”

红玫瑰看见手枪的保险已经上好，说道：“在楼上。在圣坛左边的那个放赞美诗的橱柜里。”她又转而看向安德鲁斯，“对不起，头儿，你比那区区一件珠宝的价值要高得多。”

“你这么认为？”猎人转向她说道，“露丝·红，我觉得到现在你也没有学会一个道理，那就是不要相信我说的任何话。”

“我到底在哪里见过你？”

猎人笑了，说道：“我掩藏的有那么好？实话实说，我还以为我的手已经暴露了我的身份。他们说手部是最难改变的部位，尤其是手指。”

红玫瑰的目光落在拿着枪的那只手。修长的手指，修剪过的指甲。她看着那手指慢慢在扳机上开始弯曲。

她深吸一口气，但是依然不是很确定，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问道：“你是内森？”

猎人笑道：“露丝·红，是时候跟我们的**小比利**说再见了。”

安德鲁斯目光看向地板，说道：“卡斯，告诉伊丽莎白我爱她。”

红玫瑰看着猎人的手指开始接近扳机，她大喊：“内森，不要！”

血浆四溅到布满灰尘的大理石耶稣雕像上，这一幕永久地印刻在了红玫瑰的脑海里。

第79章

皮帕用戴着手套的手抓住红玫瑰的手，他们乘坐的黑色加长豪华轿车正穿行在早晨的车流中。“卡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会度过这个难关的。”红玫瑰缓缓转过身面对她的伴侣，黯淡的眼神中充满了哀伤，说道：“直到我抓到那个混蛋才算结束。”她甩开皮帕的手，将头倚靠回座位上。

皮帕又抬起手，带着专属于婴儿的温柔轻抚着红玫瑰的脸庞，避开那些脸上的擦伤，伤口已经变成了深紫色。“你今天必须坚强，大家都指望着你呢。”

红玫瑰紧紧闭上眼睛，努力想抹去猎人扣动扳机时总督察脸上的绝望；想忘却子弹穿透自己导师脑袋的那声闷响；想忘却记忆里在自己拿出手机叫救护车之前，猎人擦拭手枪时的那一抹冷漠的得意微笑。

痛苦快要把她撕裂。红玫瑰在座位上弓起身子。皮帕抱住她，用手臂将红玫瑰紧紧搂住。

第80章

“尘归尘，土归土……”

红玫瑰别扭地倚靠着皮帕，牧师的话语时隐时现，随着三月的风一起飘荡，飘荡。泪水已经模糊了视线，一堵穿着警察制服的人墙在她的泪眼里面显得朦朦胧胧。脚下雨水冲刷后的地面踩着似羊毛般松软。红玫瑰能够感觉到皮帕的手指深深抓着自己的胳膊，自己整个身体的重量似乎都在由她的爱侣在承担。

“我坚持不下去了，皮普。”

“就快结束了，宝贝儿。不会太久了。”

红玫瑰抬起被止痛药弄得昏沉的脑袋，她的手腕和手臂又疼又酸，而心上的伤却似再也不能复原。“皮普，快带我离开这里，现在。”

第81章

“稳着点，卡斯。”皮帕用手挡住了红玫瑰拿到嘴边的第三杯酒，“其他人都走了，你喝得也够多了。”

“我喝多少用不着你来管。”红玫瑰甩开皮帕的手臂，酒洒在了地板上。

皮帕对红玫瑰的反应多少有点惊讶，看着她，说道：“卡斯，你还在治疗期间，根本不该喝酒。”这与其说是善意的劝告，还不如说是一个明确的警告。

“去他妈的治疗。”红玫瑰盯着皮帕说道，“今天，以后都别再跟我说……”，红玫瑰望向皮帕背后，骂道：“噢，见鬼。”

红玫瑰的上司科林·布雷克警司迈着敏捷的步伐走过来，他将帽子板板整整地夹在胳膊下面，皮帕看见他时脸上露出了笑容。

“卡桑德拉，我就知道在这里可以找到你。”

“长官”红玫瑰坐直身子，下意识地整理了一下衣服招呼道。

科林转向皮帕说道：“克莱顿沃德小姐，很抱歉我们得在这种情况下再次见面。”

“我们其实也一样，警司大人。布雷克布雷克夫人近来怎么样？”

布雷克警司夹住帽子，握住皮帕的手说道：“她很好，谢谢你。本来她今天也能来的，但是……嗨，算了，你们要再来点酒吗？”

“卡桑德拉不能再喝了，警司大人，不过还是谢谢你。”

红玫瑰狠狠地用肩膀戳了皮帕一下，说道：“卡桑德拉可还没有喝够呢，卡桑德拉还能再喝呢。”红玫瑰把自己杯中的酒喝光，递给了上司布雷克，说道：“谢谢了，长官。”

布雷克接过酒杯，尴尬地看着皮帕。“好的，白葡萄酒？稍等，你喝什么，克莱顿伍德小姐？”

“一小杯白葡萄酒，给卡斯也来一小杯，谢谢。”

红玫瑰面露祈求的笑容，说道：“换成大杯的吧，不要理她，长

官。她是一个控制狂。”

布雷克不知所措地望着这两个女人，说道：“我先，我先去看看这里有什么可喝的吧。”

布雷克离开后，皮帕搂住红玫瑰，大声耳语道：“不要这样，卡斯，看在威廉的份上，不要这样。”

红玫瑰看着皮帕，无神的眼睛里充满冷漠，说道：“比尔死了，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皮帕用哀求的眼神望着同伴，“亲爱的，我知道你受到了伤害，但是为了我，请别再这样。”

红玫瑰应允地点了点头，“亲爱的，为了你，但是不要再……哦，老天！”

“什么？”皮帕转过身寻着红玫瑰的视线望去，“哦，好吧。”穿着一身精致制服的人映入皮帕的视线，但是皮帕并不知道这人是谁。

“那个该死的代理局长助理！”

“什么？”

“那个副助理警察总监，皮帕。我可不想让那个该死的混蛋靠近我，今天不想以后也不想。”

皮帕眼前一亮，“那就是局长助理吗？”

“代理局长助理。”红玫瑰转了个身子，把头埋在手掌中，“他在看着这边，快引开他。”

“他叫什么？”

“莫里斯。”

皮帕故意朝着他的方向招手，“呦吼！莫里斯先生吗？”

红玫瑰缩起身子，说道：“你个臭婆娘！”

代理局长助理走过来，皮帕满面笑容对他说道：“您是局长助理莫里斯吧？”

他露出亲切的笑容：“只是代理局长助理，那您是？”

“菲利普·克莱顿伍德高级律师，红玫瑰督察的爱人。”

“哦，那么红玫瑰是在这里喽，有人说她已经离开了。”

“不，不，卡桑德拉就在这呢。”皮帕赶紧让到一边，红玫瑰匆匆整理了夹克，“卡斯，这是莫里斯先生。”

“卡桑德拉，很高兴终于见到了你。”代理局长助理面带温暖的笑容，和卡斯有力地握了握手，又转向皮帕说道：“你也能来真是太好了。”他不断地和皮帕握手，“很高兴你也在这，我知道你一定是很忙的。”

“在这帮助和支持卡桑德拉是我能做的最微不足道的事了，能够多次得到安德鲁总督察的支持也是我的荣幸，他是一个杰出而有魅力的人。”

莫里斯同情地点了点头，说：“他的死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损失，这一点我敢跟你保证。”他看着红玫瑰在自己的座位上摇晃着，问道：“你没事吧？”

红玫瑰迟疑地点了点头，她的眼睛钉在布雷克警司身上，他拿着酒正走回来。红玫瑰坏笑道：“总之，我很快就会没事了。”

“科林。”莫里斯与同事打招呼，“我刚刚认识了红玫瑰督察和.....对不起，您叫什么来着？”

“叫我菲利普，我的朋友都这么叫。”

“好的，菲利普。”他又转向布雷克，“科林，我和你说过的，卡桑德拉在回来工作之前一定要好好休整一段时间，我们当然需要她回来，但是要身体健康精神饱满地回来。”

“莫里斯先生，您想的很周到。”皮帕对着红玫瑰笑着说道：“卡斯，你听到了吗，局长助理说.....”

“代理局长助理。”莫里斯紧跟着纠正道，“我是代理局长助理，下一次晋升对我来说还远着呢，不像是红玫瑰督察。”

红玫瑰透过眼镜仰头盯着莫里斯，说：“你说什么？”

莫里斯冲着红玫瑰，然后是皮帕笑着说道：“卡桑德拉，你准备什

么时候再次回来工作，我们要探讨一下你的升职问题了。”

皮帕大笑，抓着红玫瑰的胳膊说道：“晋升？”

红玫瑰揉搓着一只闭着的眼睛，努力听着布雷克的话。她模模糊糊地问：“什么晋升？”

布雷克笑着说：“晋升到总督察。”

红玫瑰呆愣地盯着局长助理，说：“这倒真是个惊喜了。”

皮帕咳了一声，转向莫里斯说道：“我觉得现在最好赶紧和卡桑德拉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机会难得，她现在心力交瘁而且敏感。”

“当然，我完全理解。我……”

“晋升？”红玫瑰不断重复着，这次声音高了起来。“老大尸骨未寒，你就要把他的工作马上他妈的丢给我吗？”所有来悼念的同事渐渐不再谈话，转而看向红玫瑰。

皮帕用手臂环抱住红玫瑰的肩膀，对着莫里斯尴尬地笑了笑。而那个局长助理则惊讶到不知道说什么好，一张一合的嘴巴像极了搁浅的鲶鱼的嘴。

红玫瑰甩开皮帕的手臂，酒杯也从手里滑落在地，正好打碎在她的脚上。红玫瑰的身体轻微摇晃着，她看向地面，泪水终于滑落她的脸庞，滴在地上，她的强势瞬间消失了。

“对不起，她本不该在药物治疗期间喝酒的，我会送她回家，这一天够她受的了。”

莫里斯点点头，捋直了自己的领带。用一只戴着白手套的手整理了一下制服，说道：“好的，你快送她回去。”莫里斯抬脚离开，渐渐被淹没在人群里。

安娜来到红玫瑰身边，说道：“长官，坏消息。”

皮帕不以为然，说道：“还会有什么能比因为烂醉毁掉升职机会更坏的。”

安娜没有理会皮帕，一只手轻抚红玫瑰的肩膀，对她说：“贝克先生没有活过来，现在要以谋杀案立案调查。”

第82章

红玫瑰眯着眼睛，突然射进屋内的光线让她不得不拿手臂挡住眼睛。

“别他妈的拉开窗帘。”红玫瑰冲着皮帕吼道。

“卡斯，无论如何你得从床上起来了，你这样耗在床上已经一个星期了。”

“又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

房间内一阵尴尬的寂静。

“我们可以去公园里散散步，吃个午餐，孩子们我妈妈会照看的。”

红玫瑰嘴里发出咕哝的声音，翻了个身子，用被子蒙住头。她感觉出皮帕在床上，随后，一只手轻轻抚着她的肩膀。

“卡斯，求你，求你快振作起来吧，我需要你，大家也都需要你。孩子们已经好几天没有见到你了。”

红玫瑰听到这话，心里一紧，但还是没有起身。这盖在身上的被子让她感到一丝安全感，如同把她和外界隔离开来一样。

她等待着，听着自己的呼吸声。她听到皮帕深深的叹气声，感觉到了皮帕从床上起来，听着她在光滑的胡桃木地板上的脚步声和离开后轻轻的关门声。

红玫瑰掀开被子，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在床上伸了伸懒腰。她感觉胸中有某种炙热的愤怒在隐隐燃烧着。她拿起电话，八天以来第一次打开手机，按下3号快捷拨出键。

“留言给安娜·哈格利弗斯警长。安娜，我是红玫瑰。告诉警司我明天就会回去，让伙计们热热身，我们要去打打猎了。”

第83章

红玫瑰走进来，轻轻关上门，科林·布雷克警司依旧低头在看文件，没有看她。

“露丝督察向您报告，长官。”

“请坐，先等我一会儿。”

红玫瑰听从着坐下，摒住呼吸，一动不动。

终于，布雷克抬眼看着红玫瑰，说道：“你现在确定可以执勤了吗，督察？”

红玫瑰点点头，“是的，长官。”

“很好。我本来应该欢迎你的回归，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这么说是是否还合适。”

“为什么，长官？”

“露丝督察，这些话我只说这一次，听过也许就会忘记，但是我还是必须说出来。在安德鲁总督的葬礼上，作为一名伦敦警察局的高级官员，你的所作所为是相当不合适的。”

红玫瑰低着头望着地板，说道：“是的，长官。”

“说这些请你不要误会，我很清楚你和安德鲁的友谊持久深厚，也很理解你当时的情绪。你也知道，比尔和我也有多年交情，我甚至比你还早就认识他。”

红玫瑰点着头，说道：“我知道，长官。头儿总是对你赞赏有加。对于我的所作所为，我要真诚地跟您道歉，长官。在药物治疗期间还喝酒这是我的过错。”

布雷克摇摆着手，说：“卡斯，你不需要致歉。”

“但我觉得代理局长助理不这样认为，长官。”

“我和他谈过了。没什么事了，这一页也该翻过去了。”

红玫瑰松了一口气，说道：“谢谢您，长官。”

“以你现在的级别，代理总督察只有你可以担任。你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现在就提出来。”

“我没问题，长官。”

布雷克点点头，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很高兴你可以接受这个职务。那么，你离开之前应该还有未处理完的案子，包括老年人谋杀案和之前的袭击案。”

“我会先重点解决这些案件，长官。”

布雷克露出明朗的笑容，说道：“哈格利弗斯警长跟我说自从葬礼以后你就没有再和警察局有过联系？”

想到泰勒和特丽在她不在的时候经常会争论不休，红玫瑰犹豫了一会，还是说道：“是的，长官。即使我不在，我也非常信任我的团队处理事务的能力。”

“团队里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吧？又出现什么乱子了吗？”

“你还真成了局外人了。”

“哦，天啊。我真应该呆在那儿的。”

布雷克警司笑了，说道：“卡斯，正相反。你的团队真的很出色。你领导得很好。事实上，你不在的时候他们非常忙碌。我时刻替你关注着他们，当然在有限的范围内，只是为了保证所有事情能顺利进行。但是我发现这些都是多余的，他们干得很好。”

“是吗，长官？”

“比尔曾经告诉我你的团队是全警局最棒的团队，当时我还觉得他略有夸张。但是现在我觉得他是完全正确的。尤其是团队里的泰勒和哈里斯，我必须说他们太出色了，你也一定很为他们骄傲。”

红玫瑰用手捂着嘴咳嗽着。心想，没听错吧？“巴里和杰斯？”

“你不在的时候，我在周二下午批复了那批文件。”

“文件？”

“伯恩斯黑帮的文件。泰勒和哈里斯星期三早上去逮捕了他们。那些恶棍一看到罪证全部乖乖屈服。”

“什么罪证，长官？”

布雷克微微一笑，说道：“这个就留给泰勒和哈里斯解释吧。我可不愿意抢他们的功劳。你现在肯定也想快点回到他们身边。”

“当然，已经等不及了，长官。”

警司向前俯身，说道：“关于失踪的那个‘红苹果’，那个‘猎人’，有关比尔·安德鲁斯谋杀案的所有资源信息和你的所有要求，我都会满足，但你要直接向我报告。”

“当然，长官。”

“给我抓来那个‘苹果’还有杀死比尔的那个人，这个月底你正式上任总督察，清楚了吗？”

红玫瑰从座位上立刻站起，挺直腰板，嘴角露出一丝笑容，说道：“遵命，长官。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第84章

“咍！”

简报会议室里面挂起了欢迎条幅和彩色气球，红玫瑰推门进来的时候，欢呼声四起，传遍了整条走廊。

红玫瑰开怀而笑，脸颊绯红。

“真的感谢大家。”

“头儿能回来真是太好了。”安娜·哈格利弗斯抓住红玫瑰的胳膊说道，“感觉如何？”

“再好不过了。”

“头儿，你真是个糟糕的骗子。”

哈里斯吹起口哨，说道：“喝点吗，头儿？”

“在这个时间？早上？”

特丽拿出一个塑料杯和一瓶卡瓦气泡酒，说道：“不会醉的，头儿，不要担心。就为我们大家喝这一杯酒。”

红玫瑰迟疑地接过酒杯。

“看见你回来真是太好了，头儿。”麦肯基握住红玫瑰的胳膊，轻声地说。

“谢谢你，吉姆。回来的感觉真好。”她望着走过来的特丽笑了笑，“你呢，特丽，最近怎么样？那些家伙有关照你吧？”

特丽点点头，说道：“一切都好。这里的人都很善良友好，头儿。”

“是吗！那两个讨厌鬼也是？”红玫瑰指着在角落里面的泰勒和哈里斯说。

特丽眨眨眼，说：“还没谁是我应付不了的，头儿。”

安娜悄声说道：“你确定你现在已经没什么问题？真的吗？”

红玫瑰耸耸肩膀，脸色苍白显得极其疲惫，暗沉的眼袋深嵌在眼

睛下面。她说：“我也许还没准备好接下来的工作。”

安娜握着红玫瑰的手说道：“你这话要是让比尔听到，看他会怎么说？”

红玫瑰微微笑了一下，说道：“他也许会暴打我一顿吧。”她转身对着屋里的人说：“听着各位，我非常感谢你们做的这一切，但是这里是警局，我希望把这些都清理干净。”她环顾屋内，看着所有人望着她，笑着说，“到中午之前一切恢复正常。”

“是，长官。”大家一致应答道。

麦肯基问道：“头儿，做代理总督察是什么感觉？”

红玫瑰将手中的杯子向前举起，示意大家注意，说道：“谢谢吉姆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各位，让我在这里就说清楚吧，我不得不担任了代理总督察这个职位，是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位好警察。你们每一个人都不要忘记这一点。”她停顿了一下，斟酌着想说的话，泪水盈满了双眼。

“你们都知道，这个职位不是我努力争取而来，也不是我应该得到的。但是现在，至少我已经接下了职务。在这个位子上，不论我会呆多久，我都会尽最大努力做到和前任比尔·安德鲁斯一样，维护公正、廉洁与正义。大家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是，长官。”

“我们有很多活要干，但是不要因为现在是我担任总督察而改变什么。调查比尔的谋杀案，失窃珠宝案依然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必须逮到这个‘猎人’。为了比尔·安德鲁斯，我们必须竭尽全力。不要辜负他一手开辟的事业，继续保证伦敦的安全。”

红玫瑰停下来观察众人，又接着说道：“说到这，巴里和杰斯，我听说你们干得不错。某人跟我说伯恩斯一伙已经被收押了？你们已经是一对蝙蝠侠和罗宾式的厉害搭档了？”

“是的，头儿。”泰勒挺起身子，回答道，“我和杰斯彻底抓住了那些混蛋。”

“我听说了。警司还异想天开地认为你们是当今警察的楷模。”

泰勒拍着哈里斯的背，夸张地彰显着他们的伙伴友情，说道：“是的，头儿。”

“那么可以告诉我整个事件的过程吗？”

“他们可真是厚颜无耻的混蛋！”泰勒兴奋起来。

“杰斯，你说？”

“我们逮捕了他们，头儿。他们也认罪了。”

“在录音审讯中吗？监控也开着？”

泰勒笑着说：“我们没动他们一根手指头，头儿。说实话，我们都没有动过这个念头。杀人犯本应该尝尝自食恶果的滋味。”他直视着红玫瑰，说道，“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输掉诉讼，对吗？”

红玫瑰看着他说道：“是的，谢谢你，巴里。杰斯？你是怎么让他们认罪的？”

“很简单，头儿。通过爱丽丝夫人，那个养猫的女人。”

“但是她那晚并不在家啊。”红玫瑰眉眼间现出一丝担忧，问道，“哦，上帝，你不会和她做了什么交易吧？”

麦肯基安慰地扶住红玫瑰的手臂，说道：“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发生，头儿。几天前，在他们第一次见面后，杰斯接到了爱丽丝夫人的电话，她要求见一个高级别的男性警官，不想和任何女性警官交谈。”杰斯不好意思地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而且她明确地说不想见到你，头儿。”

红玫瑰翻着白眼，说道：“也对，我只是一个代理总督察，一头给别人干活的母牛而已。继续。”

“你也知道的，头儿，我们这位爱丽丝太太喜欢偷偷窥探公园对面的一位先生家的卫生间。”

“她应该庆幸自己没有因为偷窥癖而起诉。但是我还是不懂，既然她那晚不在家，她怎么可能目睹什么事情呢？”

“她没看见什么。就像她说的，那天她的确出门了。”

“然后呢？”

泰勒继续讲着：“她的小监视设施有一个时间设定装置。一旦她晚上出门的时候，她就会把时间设置到人家洗澡的时间，这样她一回来就会有东西可看。下流的女人！”

“有意思！但是袭击巴克斯特先生并不是在二层的卫生间呀，我还是不明白。”

“当她外出的时候，可能是她的那一只脏兮兮的猫跳到相机上，碰了一下，正好锁定在原来拍摄的位置，正对着树林之中，塔斯克太太被袭击的地方。相机正好自动录制了两个小时，神奇地记录下来伯恩斯团伙一帮人袭击可怜的巴克斯特先生的过程的高清画面。”

“天哪。”红玫瑰脱口而出，“那警司现在还以为你们是超级无敌厉害的神探，其实是什么也没做，只是走了大运的一对混蛋。”

“也没那么幸运了”，特丽笑着说，对着麦肯基眨了眨眼睛，“巴里和杰斯还不得不要坐在那里几个小时，看我们那位‘舞男’脱完，才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当然，我和安娜也帮了些忙。”

红玫瑰的脸上绽放出明朗的笑容，望着天，举起杯子。说道：“谢谢你，比尔。”

第85章

红玫瑰轻轻推开总督察办公室的门，进门的时候深深吸了一口气。屋子里面空荡荡的，比尔的所有个人物品、照片、奖状都被清空了。

红玫瑰绕着桌子走着，指尖在桌上划着，布满灰尘的桌子上面划出一条线来。

“头儿，这里还真得打扫一番了。”红玫瑰坐在椅子上，发出皮革摩擦的吱嘎声，轻声说着。她把手放在办公桌上，环顾四周，希望找寻一丝比尔曾经存在的痕迹，一些能让她自己安心坐在这个位子上的痕迹。

可是泪水早已盈满眼眶，嗓子里不断发出呜咽的声音。她快被无尽的孤独感吞噬了，胸口压得喘不上气来。

感觉到脸上布满泪水，她打开抽屉，找寻着比尔经常用的克里奈克斯面纸。

她用手抚擦着威士忌酒瓶。低头发现上次和比尔一起喝酒的两个杯子还在那里，没有洗过。她的唇印还在杯口上。

红玫瑰破涕为笑，竟不再感到那么孤独了。

第86章

红玫瑰拿着Costa外带咖啡，用嘴轻轻吹着，享用着她的卡布奇诺，一边说：“你确定是在这里？”

安娜·哈格利弗斯点点头，移动了一下双腿，想要在驾驶座坐得舒服些。她说：“每天晚上这个时候，在路对面，他就会呆在睡袋里面。当然，现在除外，也许他正在超市抢购打折货。”

“你的意思是他在买便宜的啤酒吧。”红玫瑰心里想着，又是一个醉鬼。她对着安娜说道，“我希望你不是在浪费我的时间，我们一起祈祷他快点出现吧。”

这是一条荒凉破败的街道，毫无生机。店铺的橱窗被钢铁百叶窗遮挡住，垃圾满地，街上的垃圾箱形同虚设。红玫瑰望着风中乱舞的废纸，还有墙上涂鸦的黑帮标志。心想着这里和南肯辛顿完全是两个世界。

“那个人是他吗？”红玫瑰轻推了一下安娜，手指向一个缓慢走在街上的一个男子，他推着一个摇摇晃晃的超市手推车，装着他的生活物品。

安娜脸上露出了笑容，说道：“那个就是巴什，头儿。”安娜打开车灯，闪了三下，然后才关掉。

“暗号？”

“差不多吧。”

那个男人迟疑了一下，先朝着红玫瑰她们的方向瞧了瞧，然后又朝着身后看了看。随后，他又推起了手推车，继续低头走着。安娜启动了汽车，红玫瑰伸直脖子，朝着手推车里便宜的苹果酒瓶看了看。安娜把车缓缓开到街角。

“你不是说他不是一个醉鬼。”

“他是一个好人，只是运气差了点。”

“可他的手推车里堆满烈酒。”

安娜笑了，说道：“那些都是为了他下一次的东山再起。”

“下一次吗？”

安娜在街角转弯，停在路边。说道：“人不可貌相，头儿。巴什曾经可是无人能及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几年前还拥有几家商铺。是扶轮社会员，孩子都读私立学校。”

“是吗？”

安娜俯身向后，把车后门轻轻打开。接着说道：“后来经济危机，生意开始难做了，他去银行想取点存款，才发现自己已经一无所有。原来他老婆早就开始把财产往自己名下转，等到他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不用说你也知道，他再也没有见过他的妻子和孩子。”

“他完全有理由去沉迷酒精了。”

“不，他没有去酗酒，头儿。他是一个滴酒不沾的人。他只是卖酒为了以后的事业赚点本钱。”安娜看着后视镜，“他来了。”

打开车的后门，巴什轻轻坐了进来，关上车门，仰卧在后座上
面。

“晚上好，巴什。”安娜边说着边启动了车子，“谢谢你能来。这是红玫瑰督察。”红玫瑰看着他想打个招呼。

“看前面，头儿。当他不在这。”

红玫瑰警醒了一些，看着前面说：“巴什，我是督察……”

“头儿，他其实不需要知道你是谁。知道的越少对他越好，他认识我就够了，好吗？”

红玫瑰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问道：“好的，女士。我能问问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吗？”

“警局。”

“警局吗？”

“警局的停车场，头儿。那里很安全，光线也不错，我们也不必让他登记进入。”

“你的意思是我之前一直喜欢呆在那温暖的办公室喽？”

“一个代理总督察被叫到停车场进行询问调查？严肃点，头儿。”

“你之前也这么干过，我没说错吧？”

“恕我直言，头儿，跟你的晋升有关系。你已经不熟悉我们的游戏规则了。”

红玫瑰对着安娜笑了笑，说道：“我正开始熟悉呢。”

第87章

在昏黄的灯光下，巴什坐了下来。“巴什，这是红玫瑰督察。”安娜简单介绍着，“你们俩互相也不需要认识太多。”安娜对着巴什又说道：“红玫瑰督察会给你看几张电子画像，回答问题只说是或不是就可以。”又转向红玫瑰说道：“头儿，不要问太多别的问题，他只回答是或者不是。”

红玫瑰应允地点点头。俯身去拿文件夹，从中拿出“猎人”的电子画像来。问巴什：“认识这个人吗？”

巴什盯着画像看了一阵，又拿起来在灯光下观察，思索着，终于回答道：“是的。”

红玫瑰松了一口气，继续问：“名字？”

巴什看了看安娜。

“头儿，他只能回答是或者不是。”又问巴什，“你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吗？”

“不。”

“但是你看见过他？”

“是。”

“什么时候？”红玫瑰追问道。

安娜一把抓住红玫瑰的胳膊，说道：“头儿，还是让我来问吧？”她转向巴什问道：“最近看见过这个人吗？”

“是的。”

“上一周？”

“不是。”

安娜仔细斟酌着下一个问题，继续问道：“你应该知道警局里一名警察被谋杀了吧？”

“是。”

安娜指着那张电子画像又问道：“案发时候，这个人是在这里出现过吗？”

“是。”

红玫瑰深吸一口气。问道：“你听说过‘猎人’吗，巴什？”

巴什终于抬起了头。看着红玫瑰点了点头。

“这个人是他吗？”

巴什盯着画像，又点了点头。

红玫瑰又拿出另一张电子画像，这是布莱克警司的孙子皮特制作的，放到巴什面前，问道：“这是根据另一个目击者描述做出的画像。你觉得这个人也是‘猎人’吗？”

巴什又抬头看看她，迟疑地回答道：“是的。”

安娜问道：“巴什，你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吗？真实名字？”

“不知道。”

“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巴什点点头。

“贩毒？”

“是的。”

“可卡因？”

“是的。”

“还有别的吗？”

巴什望向窗外，点了点头。

“巴什，这个人杀了一名警察，一名出色的警察，是我和红玫瑰的上司。”

“我对这件事一无所知。”

“你是可以说话的，不是吗。”红玫瑰轻声说道，“巴什，你认识米奇·费恩吗？”

“是的。”

“你知道是谁把他杀害的吗？”

“我现在该走了。”

“巴什，这点很关键。”

巴什看了看红玫瑰，又看了看安娜，说道：“我必须回去了。”

红玫瑰举起来那张电子画像，说道：“巴什，我见过这个人。这个人，杀死了我的上司。我们的总督察。我亲眼目睹了他的冷血暴行，巴什。我们抓到他的时候，是我去法庭上展示证据，而不是你，但是我没必须确定他就是那个凶手。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人，这个所谓的‘猎人’，是否杀死了米奇·费恩。还是我们需要转而调查别人。”

“我当时不在那里。”

安娜向前俯身，一脸真挚地看着巴什问道：“巴什，拜托你，你知道大家都是怎么议论这件案子的吗？有没有人说过是‘猎人’杀死了米奇·费恩？”

巴什迟疑地点点头，说道：“现在我可以走了吗？”

红玫瑰和安娜对视了一眼，说道：“最后一个问题，你知道‘猎人’是谁的手下吗？”

巴什直视着红玫瑰的眼睛，回答道：“不知道。”

第88章

“警司要见你。”红玫瑰刚进警局，特丽对她说道，“警司要你简报会议之前去见他。”

“正好，我也要见他。”红玫瑰夹着电子画像，快速地走出去。她刚进办公室，布雷克仍在打电话。布雷克示意她先坐下。

他刚刚放下电话，红玫瑰迫不及待地说道：“长官，我已经肯定‘猎人’就是米奇·费恩谋杀案的幕后主谋。”

布雷克心不在焉地点头，说：“太晚了，多佛方面来的电话。他跑了。”

“什么，长官？”

“尽管我们根据你的电子画像已经在所有关卡严加审查，这个‘猎人’似乎还是已经逃脱了。”

“逃了？”

“安保摄像头确定拍到了他。比尔·安德鲁斯被杀的那天上午，他通过了多佛港口。监控视频已经送往法院，但是几乎可以肯定是他。胆大包天地上去了去往加莱的渡船，真是厚颜无耻。”

“但是我的电子画像没有起什么作用吗？”

“太晚了。我们找你的时候正好刚过午夜。医师给你检查后去画电子画像的时候，他早就逃之夭夭了。他到加莱的时候，整个欧洲是畅通无阻的。现在，他可能藏在任何地方。”

“老天！”

“这不是你的错，卡斯。”

红玫瑰盯着地面，说道：“是，这就是我的错。”

“卡斯，根本不是这样。责怪你自己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红玫瑰抬头望着布雷克，脑子飞速地转着，心想，这话也不无道理。又说：“应该有身份证号码之类的？他的护照上没有吗？”

“很遗憾，没有。他用现金买的票，出境的旅客也不用身份认

证。”

“你开什么玩笑！”

“我也希望我是在开玩笑，但是我们所谓的反恐措施似乎在客运码头没什么作用。至少什么人都可以离境，我们却只关注那些入境的人。”

“加莱那边怎么样？”

“一样的。在加莱也没有人去查你的护照。他们直接让你通过，欧盟国家的公民都是可以自由移动的。”

“上帝啊！所以说我们生生放走了‘猎人’，一切都白费了。”

布雷克缓缓地点了点头。说道：“我给国际刑警也发过协查警报，但是信息太少。如果他是通过欧洲主要航空路线逃跑，那么脸部识别软件会马上把他逮住，但是我很遗憾，卡斯。不过你也应该去过一个周末假期了。伯恩帮都被收押了，‘猎人’现在也无从寻找，你该去休息休息了。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吗？”

“家庭旅行，去湖区，长官。”

“真好，和家人？”

“皮帕和她三个孩子，埃拉、杰克和露比。”

警司点了点头，说道：“那些家伙要改天再被关进去喽？”

红玫瑰不情愿地看着布雷克，“长官？”

布雷克笑了笑，说道：“卡斯，作为警司当然要知道这个警局的所有事情。拘留室装满摄像头是有原因的。”

“哦，我的上帝，长官，我……”红玫瑰又把到了嘴边的话收了回去，又说道：“对不起，长官，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她深深吸了一口气，尽量掩饰着自己的窘迫。问道：“那……那比尔知道吗？”

“我和比尔谈论过，扯得很远了。”

“他从来没有跟我提过。”

布雷克又笑着说道：“总督察就要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什么时

候不该说什么。你是代理总督察，当然你也最好赞同并实践这种做法。”

“谢谢您，长官。”

“哦，对了卡斯，泰勒警员对你的忠诚真是令人敬佩。要不是他，你们都得丢了饭碗。可是他在你离开的时候逮住了伯恩斯团伙，你一定很为他骄傲。”

红玫瑰艰难地从嘴里挤出几个字，说道：“非常骄傲，长官。”

第89章

红玫瑰看着桌子，她的手机在震动。“是皮帕，我得接个电话。”她对安娜·哈格利弗斯说道，“喂，什么事，宝贝？”

“卡斯，我有急事需要你帮忙，现在忙吗？”

“不忙，准备随便乱逛逛。你也知道警察一般都是这样。”

“没时间跟你开玩笑，卡桑德拉。迪亚曼蒂没有去游戏学习班接露比，我下午要出庭。你可以去接露比然后送到我妈妈那里吗？”

“当然。我正好也要出去。安娜和我会去接上她然后送到你母亲那里。”

“谢谢你，卡斯。我不知道迪亚曼蒂现在能去哪里。”

“我觉得她一定是在哪里耽搁了。我现在就去接露比，然后我们家里见。”

“谢谢，卡斯。爱你。”

红玫瑰用手捂住嘴，背对安娜，轻声说道：“我也爱你。”然后挂了电话。

“哇，真甜蜜。”安娜说道，忍不住笑了起来。

“行了你。”红玫瑰大口喝完剩下的咖啡，“快走吧，少年紧急事件。我们得去接上这个孩子。”

~

“她究竟能去哪儿呢？今天早上还好好的。”

红玫瑰耸耸肩膀，转动着眼镜，看着钟表，说道：“不会有什么事的。”

“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卡桑德拉。”

“皮帕，她一定有什么事情。她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为我们做事将近两年。我们也只给她买了一辆车而已。”

“是！要是她开着车去了哪里，在什么地方或者黑市把车买了

呢？”

红玫瑰对着自己的酒杯里面啐了一口，说道：“黑市？你以为这是什么？犯罪现场调查：南肯辛顿吗？”红玫瑰握住皮帕的手说，“放松一些，好吗？”她突然注意到右侧的电话上有指示灯在闪烁，说道：“录音留言，一定是她。”

“您有一条留言，”电话里说道。

电话里面哗声响了一下，红玫瑰望着皮帕笑了笑，随后电话那边传来了车流和风吹的声音。迪亚曼蒂的声音传进来：“皮帕女士，卡斯女士，我是迪亚曼蒂。真对不起，立陶宛那边传来消息说我们家出了点事，我得去赶渡船回去。我妹妹可能遇到了点事，我要回去几个星期。我打过你们的手机，但是都没有接通。”电话那头传来车的喇叭声，迪亚曼蒂又说：“真对不起，我会尽快和你们联系的。我……”电话断掉了。

红玫瑰删除了留言。说道：“看吧，我就说她会给我们一个合理解释的。”

皮帕喝了一大口酒，然后又倒满一杯，说道：“我就知道！她一定是偷走了那辆车。我们根本不会再见到她了。”

红玫瑰皱着眉头，说道：“哦，够了，皮帕。”红玫瑰从皮帕身后把手放在她肩膀上，轻轻地帮她按摩着，又说：“你也听见她刚才说的了，她会回来的。”

“我早就知道。我们就不应该雇佣一个外国人！”皮帕手滑到脖子上，又说道：“她会不会还拿走了别的东西？她可是一上午都在家里。看保险箱了吗？珠宝还在吗？”

红玫瑰在皮帕膝前蹲下，握起皮帕的手，说道：“不要这样，皮帕。什么也没丢。迪亚曼蒂只是回家几天而已。”

皮帕眼里满是泪水，一脸受到背叛的表情，说道：“卡斯，我多么信任她。让她住进我们的家，让她照看孩子们。”皮帕生气地站起来，说：“我要检查所有东西，她已经把我的车偷走了。你应该也警醒一点。”

“皮帕，那不是你的车了。你已经给了迪亚曼蒂。她是合法拥有这辆车的。”

皮帕摔门而去，喊道：“你配称自己是个警察吗。”

红玫瑰听到皮帕从楼上传来的喊声。

红玫瑰缓缓地舒了口气，坐到厨房的一把椅子上，把头埋在手心里，趴在桌子上，在这宁静中小憩了一会儿。

红玫瑰一直那样呆在厨房，听着楼上传来的呼呼的声音，还有门关上的声音。走廊里传来一阵脚步声，厨房门开了，她的后脖颈感到一阵凉风。

“卡斯，我的项链，钻石项链没了。”

红玫瑰缓缓抬起头来，说道：“你确定？”

“我当然是确定的。原来就在我的梳妆台上。”

红玫瑰心里一沉，跟着皮帕上了楼。

“看那儿，项链不在了。”

红玫瑰盯着梳妆台上的天鹅绒化妆盒，说：“你确定你把它放在里面？”

皮帕点点头，双手握住嘴，眉间布满愁绪，说：“是理查德从前买给我的，现在唯一留下的一件……”

红玫瑰叹起气来，手指夹着下嘴唇，说道：“我真不敢相信迪亚曼蒂会做这种事，皮帕。”

“你应该报告这件事，这就是一起盗窃案件，她应该被逮捕。”

“我知道，我知道。再给我点时间思考一下。”

“卡斯，她现在可能早就带着东西逃出去了。行动起来，行吗？”

红玫瑰迟疑地拿出手机，在通讯录里面搜索着，说道：“皮帕，今天晚上没人能有什么办法。不可能开始全国去通缉找人，只是丢了一个项链，不是丢失了一个小孩。笑一笑，我们也不想让露比知道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不是吗？”

门口出现了一个小的婴儿车，一件玩偶卡在车里，露比正从后面推着车子。

“嘿，该去睡觉了，亲爱的。”

露比用小手揉搓着眼睛，说道：“妈妈声音好大，把我吵醒了。”

“我来陪你好吗？”

露比点点头说道：“再讲一个故事。”

“宝贝，不讲故事了好吗。妈妈有点不开心。她丢了……”红玫瑰看到婴儿车上的玩偶之后笑了，拨弄着玩偶脖子上的一串钻石项链，说道：“哇哦！你的洋娃娃戴着一条好漂亮的项链。妈妈也有一条一样的。”

第90章

“伙计们，都听着。”红玫瑰把杯子放在桌上，说道，“你们都知道，我明天开始准备去湖区度假，那边也没什么手机信号，所以走之前我们把事情都安排一下。”简报会议室里面嘈杂了一阵子，她等到安静下来之后又说道：“我不在的这段时间，詹姆斯·麦肯基代理督察会负责所有事务。”她边说边望向麦肯基，“然后特丽·米勒警员会专门管好这两个人。”她指向泰勒和哈里斯。

特丽双手交叉抱在胸前，模仿着学校女老师一般的口吻说道：“我可以，头儿。他们会听从指挥的。”

“真是好笑，头儿。”泰勒说道，摆弄着自己的领带，脸色不太好看。屋里传开一阵笑声。

“我走之前，必须要感谢各位。你们做得很好。我们一起合作得也很不错。伯恩斯团伙已经被端掉了，我们也稍微轻松了些。但是你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希望我回来的时候不要看到有什么差池出现。”

大家一齐点头应允。麦肯基对她使了个眼色，说道：“头儿，放心走吧，大家会好好干活的。”

~

红玫瑰淋着热水浴，她感觉到自己的担心都随着肥皂沫流淌下去，然后被水流冲走了。透过玻璃，她看到皮帕正走向卧室。红玫瑰拿起栏杆上的毛巾，踏上瓷砖地板，在身后留下一道道水印。问道：“怎么了，亲爱的？”

皮帕转过身来，一脸困惑。她无奈地举起双手，说道：“我都不知道东西都放在哪里。我从来没有打过包裹。迪亚曼蒂快回来吧，一切我都不计较了。”

红玫瑰用毛巾擦着头发，走向自己的衣橱，说道：“皮帕·克莱顿沃德，你真是个势利鬼。”她肩上的水还没干便套上了一件长袍，“你不知道能把这些事情都放下去过几天平常人生活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她拿起一副手铐，又说道：“但是我还是要带上这东西，理查德和露西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可以玩警察抓小偷的游戏。”

“卡斯，别开玩笑，你可真是无药可救了。我们现在只剩将近四个小时来准备了，要把孩子安顿好，还要把我们自己的行李打包，车子还要加油。你现在可以想的就是怎么最后把我拷到床上去。快点吧，我们要赶紧行动起来。谁出了这个馊主意要彻夜开车赶过去呢？”

“是你的主意。你说这样我们不用担心交通问题，可以躲开交通拥堵。可是有人开车送你到湖区，孩子们完全可以在后面看电影玩游戏。我这个傻瓜会一直开车，我根本不明白你还在抱怨什么。”

皮帕把手里的一些丝质内裤放在床上。从后面搂住红玫瑰的腰，整个人趴在她的背上，在红玫瑰耳边轻轻呼吸着，说道：“卡斯，正因为这样我才如此爱你。你总是什么都能做得那么好。”

红玫瑰转过身来，亲吻了皮帕的嘴唇，说道：“这样说好话才能帮你办成所有事情，亲爱的。”

第91章

一辆豪华的宝马X5驶进来，停在院子里。地上积了一层薄薄的雪还没有清扫。红玫瑰把车熄了火，雨刷也关掉。让洁白的雪花轻柔地落在挡风玻璃上。

“快看看这地方，”红玫瑰吹起了口哨，又倾身吻了皮帕的嘴后，说道，“比宣传册上看起来还要好。”

皮帕睁开眼睛，问道：“什么宣传册？”

“皮帕，我的老天，难道这三十多公里的路上我都在跟我自己说话吗？”

皮帕歉意地笑了笑，回吻了红玫瑰后说道：“卡斯，我当然在听你讲话。你不是在说水仙花，然后我说我们可以去拜访多佛别墅，让孩子们有机会了解了解华兹华斯。”

“皮帕，那至少是一个小时以前的事了。那时候还根本没开始下雪。”

“下雪了？什么时候？”皮帕向车窗外面看去，惊讶地张大眼睛，说道：“我的上帝。卡斯，是雪！多美啊！”

红玫瑰可怜地笑了笑，说道：“欢迎回到现实世界来，我的大律师。”她向后座俯身看着孩子们，又说道：“幸好他们睡的很熟，太不忍心叫醒他们了。”

皮帕的一只手滑过车的控制台，说道：“让他们睡吧。我们就坐在车里几分钟，缓解一下旅途劳顿好了。”

“对不起，我的女王大人。你好像不是驾驶员吧，我才是。”

皮帕紧紧握住红玫瑰的手说道：“卡斯，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做一个乘客有时候和驾驶员一样累。”

“你怎么知道？你又没有开过车。”

“卡斯，我们就不要吵了。把安全带摘掉，抱抱我吧。我现在真的很需要一个拥抱。”

红玫瑰俯身过去，想把皮帕搂过来，她说：“你最好也把你的安全带解开吧。”

“对不起。”皮帕解开自己的安全带，在座位上转了个身。“好了，亲爱的现在我们--哦，不好。”

“又怎么了？”

“变速杆很碍事。”

红玫瑰的手略过变速杆，眉毛挑逗地动了动。

皮帕推开她的手臂，说道：“卡斯，孩子还在呢。”

“孩子怎么了？”后面传来说话声。

红玫瑰和皮帕迅速地同时转过身子，看到睡眼惺忪的埃拉坐直了身子。

“妈妈，我们走了多久了？我觉得我好像……”埃拉望着窗外，愣了一下。又说道：“雪！天哪！在下雪！”她从不同的车窗望出去，确定外面的确在下雪，然后喊道：“杰克，快醒醒！下雪啦！”

第92章

“最后一个进来的要住最小的房间哟！”

埃拉拽着露比跑进院子，边跑边踢着脚下的积雪。露比开心得不得了。红玫瑰装作要抓住他们一样，追在后面。杰克可怜兮兮地看着皮帕把行李袋子挎在胳膊上。

“杰克，你不是总说自己不是小孩子了吗？那么一位绅士是不是该来帮助女士来搬行李呀？”

杰克皱着眉头说着：“但是，妈妈……”

“年轻人，可不要害人反害己哟。”

“嗯？”杰克看着低头说道，“什么害人？”

“过来，你们俩！”红玫瑰晃动着钥匙说道，“我一会儿会去搬行李的。先进屋烧上一壶热水吧。”

杰克猛地将箱子推给皮帕，说道：“快来啊，妈妈。我会先比你到的！”

杰克刚想跑走，皮帕一把抓住他的衣服后的兜帽，把他拽着转了一圈。

皮帕抓起一把雪扔向自己儿子的脸上，说道：“最后一个进来的要住最小的屋子喽！”

皮帕笨拙又用力地跑走了，杰克把脸上的雪弄掉，开始来追她了。

“妈妈！注意后面！”埃拉喊道。

杰克超过皮帕的时候，她又一把拽住儿子的衣服后帽，狠狠地把她抓了回来。杰克猛地冲向她，两个人一齐倒在了地上，咯咯地笑起来。露比和埃拉追上来，把手里的雪全部洒在了皮帕和杰克身上，接着也和他们一起倒在地上。

“这就开始了？可以加入吗？”红玫瑰边说边把手里的雪做成一个雪球。

“快来，卡斯！”露比大声喊着。

“卡斯！卡斯！卡斯！”埃拉和杰克也喊了起来。

红玫瑰全力跑过来，手里拿着雪球。说道：“准备反击了！杰克，这个给你……哦哦……天哪！”红玫瑰脚下一滑，手臂胡乱挥舞着，像是在赶走一群吓人的蜜蜂一样。

埃拉拽着露比快速逃跑了，杰克也爬着跑向右边，一转身刚好看见红玫瑰正在猛力地攻击皮帕，皮帕已经几乎被压制住了。

突然一阵寂静，两个人倒在雪地上，一个人压在屈服的另一个人身上。红玫瑰用一个臂肘支撑着自己。

“谢谢，皮帕。你这个垫子让我躺得很舒服。”

孩子们大笑起来，向着两个大人扔起雪团来。

红玫瑰轻轻俯下身子，吻了一下皮帕。说道：“我可要好好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她用手臂环抱住皮帕，露比向着他扔雪球时，红玫瑰一下子把头藏进了皮帕的外套。

“这里是‘温德米尔边塞’！”埃拉喊着，晃动着钥匙，“你们快过来吧，我很渴。”

红玫瑰又用臂肘把自己支撑起来，说道：“她说得对，亲爱的，快起来吧。”卡斯挣扎着站起来，抓住皮帕戴着手套的手想把她拽起来。卡斯用力一拽，皮帕手上的手套滑了下来，红玫瑰猝不及防地又摔进雪里。除了她自己所有人都感到好笑极了。

等到她缓过来一口气，一只小手伸了过来。

“我来扶你吧。女士”

红玫瑰感激地拉住杰克的手说道：“你现在是真正的小绅士了，是吗？”

杰克微笑着说道：“卡斯，搬行李的时候叫我吧，我可以帮忙的。”

红玫瑰和皮帕满意地相视一笑。真是个圆满的结局。

第93章

推开沉重的樱桃木门，宽敞的走廊首先映入眼帘。屋内似乎飘荡着雪茄烟和炉火燃烧的烟雾。

埃拉和杰克跑进了厨房。

“没信号！”埃拉使劲摇晃着手机，说道，“老天！发不了短信真是耍人命！”

“等等我！等等我！”露比在走廊里面拖着行李，不断传来叮叮咣咣的声音。

红玫瑰转过身来，一下子被孩子们的天真与欢乐感动了。“快过来，亲爱的。”她把露比的小手从行李箱的把手上拿下来，一把将她抱在怀里，说道，“我们要赶在别人前面抢到最好的房间哦！快走！”

红玫瑰把露比扛起来，拖起木行李箱子，小孩子像一个布娃娃一样坐在她的肩上，欢快地笑着。

“再快点！卡斯，再快点！他们两个要追上来了。我要住最棒的房间，我是白雪公主，要住最棒的屋子。”

“那是当然的了，公主大人。”红玫瑰推开第一间房门，说道，“不好，这间不行。尊贵的公主可不能住这一间。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房间。”

“再快点，卡斯！”

红玫瑰推开第二间房门的时候，埃拉和杰克已经快追了上来，声音从楼梯那边渐渐传来。

露比喘着气说：“卡斯，这一间！我能住这间吗？这是最棒的一间了！”

露比跳跃着跑向房内那张四帏帐的古典大床，红玫瑰看着小露比试图爬上去，说道：“来，小短腿儿，我来帮你吧。”红玫瑰把露比提起放到大床上，小孩抓住红玫瑰的手，马上开始在床上跳起了蹦床，

“你们俩还真是没有浪费一丁点玩乐的时间。”皮帕出现在门口，

温柔地看着他们，满眼充满了爱意。

红玫瑰轻轻松开了露比的小手，来到皮帕面前，说：“看来我们养着一个快乐的小公主。”说完在皮帕的嘴角吻了一下。

“你这里不是还有一个公主。”皮帕回答道

~

“好啦。”红玫瑰坐在地上，开心地说，“这炉火会让我们过一个舒服的晚上了。”

“卡斯，这炉火真是太棒了。我们在家也应该有一个壁炉，”皮帕递给红玫瑰一大杯红酒说道，“游泳池怎么样？”

红玫瑰放下酒杯，说道：“皮帕，孩子们一定会喜欢上的！说真的，我自己已经进去试过了，游泳池真是酷极了。这种事情你应该交给理查德去办，他向来精通这些事。整个这个地方简直是棒极了。”

“可以，但是今天就别提理查德了好吗？星期五之前都不想听到他的名字。你开热水器了吗？”

红玫瑰夸张地拍了一下脑门，说道：“忘记了，明天吧。”

“卡斯！水加热要用24小时呢。”

红玫瑰笑了，说道：“我当然弄好了，你个傻瓜把我当成什么了？明天下午应该就好了。真等不及看看孩子们兴奋地样子。但是之前还是不要让他们靠得太近，否则他们会听到水加热的声音或者吸进去氯气之类的东西。”

“你就不用担心了。你知道吗，我在想家里也应该有一个游泳池。”

“没开玩笑吧。你知道那要花多少钱吗？”

“你都是总督察了，我们也不必再过得那么寒酸了吧。”

“皮帕，我们什么时候过得寒酸了？再说，我还不确定自己想不想接下这个位置。”

“卡斯？”皮帕拉下脸来，说道：“但是这是既定事实了呀。你已经是代理总督察了，这个消息我可是告诉了所有人的。”

“只是代理，代理的。现在唯一感兴趣的案子却不让我参与。”

“你参与的还不够吗，卡斯？你自己也知道。你的判断力全都被这件案子干扰了。”

“我知道，我只是……只是被怒气耗尽了精力，”红玫瑰喝下一大口黑皮诺葡萄酒后又说道，“比尔就像是我的父亲一样，甚至比父亲的角色还要重要。我直到现在还是不能相信他已经离我而去了。”

“卡斯，他是爱你的，而且他会希望因为这件事而断送你的晋升机会吗？”

“我知道。你说的一直都是对的。”

“卡斯，拜托我们不要再谈论任何工作的事情，任何谋杀和其他案子。我们都需要休息了，和孩子们好好相处，把这个家经营起来。”

红玫瑰俯身投入皮帕的怀抱，说：“遵命，我的大律师。”

“那我们就得再到寒冷的外面去了，因为埃拉和杰克想去森林里面探探险。”

“今天？我快累死了。”

“要不是你主张彻夜开车赶来，我们本来可以都睡个好觉的。”

“好吧，我知道了。”

“天快黑了。就让他们出去再玩一个小时，耗耗体力吧。”

“你不去吗？”红玫瑰用可怜兮兮地眼神望着皮帕说，“我就呆在这吧，看着火。”

“卡斯，可别忘了这可是家庭假日。”

红玫瑰捋这前额的头发，坐着吻了皮帕后说道：“知道，亲爱的。”

第94章

“杰克，放下。危险。”

“太酷了，妈妈，快看。”

皮帕转而看着红玫瑰，说道：“你能不能跟他好好解释一下，为什么玩老旧的捕兽器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他们一起走向杰克，脚下踩着树枝和被雪覆盖的落叶，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杰克正在那边试图拆卸那个捕兽器。

“快看，除了弹簧有点生锈以外，它还能用。”杰克打开捕兽器的夹子后又关上，说，“我可不想被它夹住我的脚。”

“一根手指头都不能夹到。杰克，这可不是玩具。”红玫瑰从杰克手中把捕兽器拿走，和皮帕偷偷地眨了眨眼睛，点头示意了一下，并没有看到杰克脸上沮丧的表情。

“去和姐妹们一起玩点安全又好玩的去吧。”

杰克笑着跑开了，去找埃拉和露比。

皮帕挽住红玫瑰的胳膊说道：“卡斯，你跟他相处得太好了。他真的只听你的话。”

“那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把他当做一个孩子来看。我想他很接受这种方式，才会听话一些吧。”

“我知道，但是他毕竟还是我的宝贝。你是哪里学来这一套和男孩子相处的法子的？”

红玫瑰四处张望，想找点什么别的岔开话题。还真找到了。

“那边是什么？”

皮帕顺着红玫瑰的手指的方向望去，“是火吗？确定那不是杰克吗？”

“他和小姑娘们在一起。我们过去看看。”

“真的去吗？”

“也许是这里的管理员。我们可以去认识认识他，介绍一下我们自己。他或许知道这附近有什么好的酒馆。”

“我们的酒足够了。”

“我在考虑吃什么。今晚我不太想做饭，我敢肯定你也不想动手做吧。”

茂密的林子里面露出一块空地，空地上有一堆灰烬，火已经快熄灭了，草和落叶都被压平。灰烬旁有一个倒下的圆木，显然被当成了长板凳，半瓶波本威士忌和一个大的塑料杯子放在上面。

“应该不是管理员之类的人。”红玫瑰观察着说道。

“也许是呢。”

“火还没有熄灭，管理员不会就这样离开。也不会把一堆垃圾丢在这里不管的。”

“那么应该是露营的人了。”

“这个时间来露营吗？那帐篷在哪里？”

“卡斯，你现在不是在工作岗位上，不要再像福尔摩斯一样。”

红玫瑰把手放在皮帕的胳膊上说道：“有点不对劲。”

“卡斯，你保证过的，不谈工作。”

“皮帕，最近的邻居离这里也有好几英里远。这里根本就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一个地方。”

“走失的徒步旅行者吗？”

“在这个季节徒步的人不可能是一个旅行的人。”红玫瑰边说边用脚拨弄地上的发烫的灰烬。

“那为什么不会是一个走失的徒步者呢？”

“原因和不是管理员是一样的。这些人不会把自己的垃圾留下，或者让火燃着离开。在我看来，应该是有人听见我们说话就马上走开消失了。”

“偷猎的？”

红玫瑰若有所思地望着皮帕说：“是的，你也许是对的。”

“我当然是对的。现在我们快回去吧，我快冻死了。”

第95章

红玫瑰把门闩从上到下都拉上，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然后她用力拖拽一下樱桃木门确定门已经锁好。

“这就锁门了？”

“最好锁上吧，难不成你想半夜漫步温德米尔？”

“晚饭不去外面吃吗？”

“我们一起自己做点什么吃的好吗？”红玫瑰用恳求的眼神望着皮帕。

“我只知道我们应该是出去吃饭的。卡斯，我可不做饭，我在享受假期，要从所有日常家务中解脱一阵子。”

红玫瑰拿起皮帕的手说道：“律师，现在请宣誓，你请回答上一次你做家务事什么时候？”

“抗议！”

“抗议无效。请证人回答问题。”

皮帕若有所思地看着红玫瑰说道：“陪审员们，代理总督察露丝在提起诉讼之前又一次没有很好地评估证据，这是不称职的行为。”

红玫瑰盯着皮帕的眼睛说：“最爱你说话恶毒的时候，律师。”

皮帕笑着回答：“这个诉讼案完全无效。今晚没人会做饭的，谁也不能。”

“判决的依据？”

“我们什么都没买，都没准备。”

“反对，不同意。”红玫瑰又把门闩拉开，说道，“我需要一枚香吻，大律师。”

“这种的？”皮帕用手臂环抱住红玫瑰，靠近她的脸。

“妈妈，茶点呢？我快饿死了——哦，不要又这样。”埃拉愤愤地站在门口，露比站在她旁边，说：“你们就不会收敛点？可怜的露比

又要做噩梦了。”

~

“这才是鱼和炸薯条嘛。”红玫瑰把沾满油的包装纸卷起来扔到墙边的垃圾桶里，说道：“孩子们，觉得怎么样？”

“为什么没有像开心乐园餐一样赠送玩具？”露比小心翼翼地把一根长长的薯条塞进嘴里，又说，“迪亚曼蒂总是会给我带一个玩具的。”

皮帕转过身来说：“现在我们就谈论迪亚曼蒂了好吗？”

“冷静点，女士。”红玫瑰把一只手放在皮帕的膝盖上说，“我们在度假呢。”

皮帕把红玫瑰的手移开，拿起一张纸巾说：“我可怜的孩子就这么一直在被迫吃着垃圾食品。”她边说边挥动着沾满油脂的手指，“我真不明白为什么鱼和炸薯条要这么油腻。说真的，为什么人们愿意把自己的手弄脏来吃它，那刀叉发明了又有什么用处？”

“抱歉没有拿鱼子酱和香槟来。”

“卡桑德拉，你应该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吧。看看露比的狼狈样。她身上闻着都有一股恶心的褐色液体的味道。”

“妈妈，那是醋味，”杰克尖声回应道，“吃鱼和炸薯条就一定会沾上这个味道。”

“谢谢，杰克，我还没那么无知。我只是在开玩笑而已。露比，我们回去的时候要好好给你洗个澡了。”

“不要担心，”埃拉说，“有一个迷你小型浴盆，正好合适你。”

红玫瑰惊讶地转过来问：“有吗？”

“是的，你没看见吗？就在卫生间旁边。”

红玫瑰笑着对埃拉说：“我觉得你找的那个是一个坐浴缸吧。”

第96章

卡斯推开前门，让孩子们进了房间。“好了，伙计们。现在去洗澡，然后上床睡觉。”

“卡斯！”埃拉领着露比进到屋内，不耐烦地看着红玫瑰说，“说真的，我们可是在放假！”

“对不起，埃拉。就今晚，我再发号施令一次。今天一天大家都够累的了，你妈妈和我都想享受一下晚上珍贵的休息时间。你们房间里都有电视的，没那么无聊的。”

“但是，妈妈。”杰克反驳道，“我们的假期计划怎么办！”

“对不起，杰克。今天晚上，全部要听卡斯的。以后的几天你们喜欢干什么都可以。”

“你保证？用心向我们保证？”

“保证，杰克。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杰克思考了一会，说道：“有一次……”

“好了，谢谢你杰克。那么，露比第一个去洗澡。埃拉，去帮帮你的小妹妹吧，但不要把她的放在坐浴缸里面！”

埃拉把露比拉过来，说道：“怎么可能，对吧？”

“什么是坐浴缸？”

“我带你去看。然后我们洗澡，上床睡觉，要给你讲故事吗？”

“白雪公主！白雪公主！”

“还是你来讲吧，埃拉，”红玫瑰笑着说，“我可不想再去念这个故事了……”

“提起白雪，孩子们，”皮帕说，“森林里面有好多雪。”

“耶！”露比满眼希望地看着皮帕问，“妈妈，圣诞老人今晚会来吗？”

红玫瑰大笑起来。说：“真遗憾，露比。圣诞老人的驯鹿也和我们

一样在度假。所以恐怕他今晚不会来了。”

“除非他会发复活节彩蛋，”杰克接话道，“露比，巧克力的彩蛋！”

“好啦，谢谢你杰克。”皮帕关上门，用严厉的眼光看着杰克说，“周末才到复活节。不要让你的妹妹在那之前就兴奋得不知所措了。”

红玫瑰把上下门闩全部拉上，把门的锁链锁好，发出叮叮咣咣的声响。然后对杰克说：“杰克，露比和埃拉都准备睡了，你来帮我们整理一下买来的食物吧，然后给我和皮帕泡一壶好茶来好吗？”

“当然。你和妈妈尽管放松休息吧，在炉火前暖暖脚。”

皮帕眉宇间布满笑意，说：“真谢谢你，杰克。你真是太贴心了。来吧，卡桑德拉，趁着杰克还没有改变主意，我们快坐下享受一下。我亲爱的露比，埃拉给你讲完故事，我会去跟你说晚安的。”

“我也会去的，我的小美人。”红玫瑰也说道，然后随着皮帕走向长沙发。

皮帕向微弱的炉火中添了些圆木。她说：“卡斯，你知道吗？我还挺享受这里简单纯朴式的生活。”

红玫瑰坐在皮帕旁边，说道：“简单的生活？这里可是有室内游泳池，极可意按摩浴缸，每一个房间里都有卫星电视的。”

“我是指刚才我们吃的糟糕的食物。”

“皮帕，我觉得很好吃。很久没有吃到这么棒的鱼和炸薯条了。”

“要是放在盘子里吃还将就，但是在车子里面包着外带包装纸吃就有点……说真的，卡斯。用手抓着吃的东西只能是黄瓜三明治和龙虾之类的东西。”

“假如音乐是爱情的食粮，那么奏下去吧！”

皮帕与红玫瑰十指相扣，说道：“卡桑德拉，说得真好。还从来没有听过你引用莎士比亚的话。”

“尽量走下去，好让爱情因过饱噎塞而死。”红玫瑰对着皮帕笑着

继续说下去，“我虽然上的是综合制中学，但那不代表我没文化。”

皮帕试图显露出自己的不满，说：“我根本没有别的意思。”

“每天都是这样。现在要做什么？看电视还是听音乐？”

“卡斯，你是知道我多么讨厌看电视。我们来看看这里都有什么好音乐可以听吧。”

红玫瑰把皮帕拉到身边，说道：“你先选第一首曲子来听吧，但是不要放歌剧。”

“当然不会，卡桑德拉。我当然不会用那这么高雅时髦的艺术来冒犯你高尚的工人阶级背景。”

红玫瑰开玩笑似的拍打着皮帕说：“不要再提这些。”

皮帕拿起一堆CD，说：“听罗密欧与朱丽叶怎么样。我看你还挺喜欢莎翁的。”

“我想听的是音乐，不是什么广播剧。”

“卡桑德拉，听吧！是芭蕾舞剧。”

“噔噔噔-得-噔噔-噔噔-得……”

“柴可夫斯基？”

“是普罗科菲耶夫，卡桑德拉，你还真是无知。因为上了综合制学校吗？那我就不多说了。”

“不要再说我的学校问题，你的语气实在是……”

厨房里突然传来瓷器碰撞的叮叮咣咣的声音。

“杰克，你还好吧？”

没人回答。

“杰克？”

红玫瑰从皮帕那离开，说道：“我去看看他在干什么。也许正在清理打碎什么东西的现场，还侥幸希望我们什么也没听见呢。”

红玫瑰轻轻推开厨房的门，说道：“杰克？我们似乎听见……”杰克正站在滴水板上面，望着窗外。红玫瑰问道：“杰克，你没什么事

吧？”

小男孩四处望望，困倦的双眼示意地上打碎的杯子。红玫瑰顺着他的眼睛望去。

“让我猜猜看。你打碎的杯子，然后想试图从窗户逃跑，嫁祸给埃拉对吗？”

杰克微笑着，放松下来。说道：“对不起，我跳起来，然后就打翻了给你准备的茶水。”

红玫瑰勉强笑了一下，说道：“当然那是我的茶了，但是是什么让你需要跳起来？”

“没什么。也许是看到窗玻璃上自己的影子。”

“哪里？”

“就在那边。”杰克指着低一点的窗框说，“当时我还在搅拌你的茶，一转身然后……”

“然后什么？”

杰克看上去有些窘迫，他说：“没什么。”

红玫瑰检查了窗户的锁，慢慢把窗帘拉下来，顺便借着厨房的光亮看了看花园里的景色。她说：“要是仅仅看到你自己的倒影，干嘛还要趴在窗户上到处看？”

“我还以为……”杰克耸耸肩说道，“我再给你泡一杯茶吧。”

“听着，这件事就不要告诉你妈妈了好吗？你知道她是一个多么爱操心的人。这件事就我们两个人知道好吗？”

红玫瑰收拾了地上的杯子残片，杰克在旁又准备了一杯茶。她跟着杰克一起走向沙发，顺便检查了所有窗户和门。

“出什么事了吗，卡斯？”

红玫瑰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道：“就是看看窗户是不是都关好了。外面风吹起来了，天气预报说要下雪。可不想雪被吹进来，融化了就会到处积水。”

皮帕从杰克手里接过放茶杯的托盘，说道：“亲爱的，你真是太好了。我们去看看露比和埃拉在干什么吧，好吗？”

红玫瑰看着杰克上了楼，然后在一楼巡视，检查窗户和后门。确定没有问题之后安心地回到沙发上，问道：“茶泡得怎么样？”

皮帕点头称许道：“茶包能泡出这种味道，还真已经不错了。”

红玫瑰叹了口气，说道：“大律师，你又来了。”

第97章

“猎人”将衣领尽量往上拉，拽到了耳边的位置，整个人快缩进外套里面。他拿出Zippo打火机，点燃一根万宝路。

他透过树丛望向那幢房子，看见窗户里面透着舒适柔和的光亮，注视着屋里的人们在房间内走来走去。

他在想红玫瑰到底住在哪一间，在哪里可以把她解决掉。也许看在老交情的份上，他还要先再跟她交个手了。

第98章

“妈妈！卡斯！”露比的小脑瓜从楼梯的栏杆探出来说，“埃拉给我讲完故事，你们会来和我说晚安吗？”

“当然会，亲爱的！我们不是说好了吗？”皮帕转身对着红玫瑰笑了笑，说，“她那么累，到时候估计会睡着了吧。”

“她可不是唯一一个快累死的人。”

“孩子们都洗好了之后，卡桑德拉，我们就可以去洗个澡了。”

“或者来个坐浴，”红玫瑰笑着说，“埃拉竟然不知道什么是坐浴缸。说到这个，你怎么不在家里弄一个呢？”

“理查德总是约束着我。她说那是自负的法国人喜欢的玩意。我想你是对的，回到家我马上就会去订购一个。混账理查德再也不会出现在我的生活中了。”

“不过，星期五之前他还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

“不用提醒我。”皮帕捅了捅炉火，把红色的炭火推开布满了整个炉床。她说道：“真是他妈的烦，为什么这里没有仿造火，那样不是更干净更安全？”

“谢天谢地明天还能有清洁员来打扫吧。走吧，我们去和露比说晚安。”

~

皮帕把被子盖到露比的脖颈处，让她更舒服一些，并说道：“好好睡吧，亲爱的。”

露比打了个哈欠，说道：“晚安，妈妈。”

“还有我。”红玫瑰把皮帕从床上拽开，自己坐了上去。皮帕走出房间，轻轻地关上了门。

“卡斯，明天会下雪吗？”

红玫瑰俯身透过窗户看向外面，说道：“也许吧，亲爱的。外面真的很冷，也许会下很大很大的雪把我们困在这里。”

露比的眼睛张得好大，说道：“永远困在这里吗？”

“当然不是，小傻瓜。雪化了我们就可以走了。”

“我们可以堆雪人吗？”

“要是有足够的雪，当然可以。”

“家里为什么不下雪？”

“家里也下的。”

“那不是真正的雪，这儿的才是。”

“真正的雪？”

“这里的雪才是纯白色的雪。”露比笑着说，“像是白雪公主！”

红玫瑰用手指勾了勾露比的鼻子，说道：“你说对了，亲爱的。伦敦的雪不是真正的雪。是……”

这时从走廊那边传来皮帕的声音，打断了红玫瑰的话，她喊道：“是谁来过我的卧室？”

“哎呀，看来妈妈又要开始发威了。我还是过去吧。”红玫瑰俯身亲吻了露比的前额，说，“晚安，小可爱。”

“晚安，晚安，卡斯。”

红玫瑰刚离开，看见皮帕打开对面房间的门，看到杰克和埃拉正玩着Wii游戏。

“嘿，没人听见我的话吗？”

埃拉看着她说道：“不是我，妈妈。”

“也不是我。”杰克欢快地跳起来，在空中挥拳一击，说道，“太棒了，我是冠军！”

埃拉看着妈妈说道：“看看你做了什么，都怪你我才会输。”

皮帕走过去关上灯。说：“不要对我这么无礼地说话，埃拉。否则可要找你爸爸来教训你了。我在问你问题。”

埃拉盯着皮帕说：“我回答了，不是我。”

皮帕又转向他的儿子，问：“杰克？”

“逮住机会就怪我。”

“肯定是你们俩中间的一个，卡斯和我一直都在楼下。埃拉，是不是你？”

“我说了不是我。”

“孩子们，你们在考验我的耐心吗？到底是谁？”

红玫瑰站在门口说道：“律师同志，我认为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定罪吧，不巧的是第三方证人也睡着了，所以没有继续审问的必要了吧。”

皮帕严厉地看着红玫瑰说道：“不是露比，肯定是他们俩个中的一个。看上去埃拉嫌疑最大。我需要知道真相。”

埃拉愤怒地站起来说道：“好吧，就这样都怪我身上好了。这里就没有讲道理的人。”

“我从来没有靠近过你们的房间。”杰克反驳道，“我为什么要去呢，一定是埃拉，妈妈。”

“杰克！我一直和你在这里呆着。之前，一直给露比讲故事。”

“大家都冷静。”红玫瑰插入他们中间，口气中透露出烦躁，看着皮帕说道，“你怎么就能确定不是露比呢？”

“因为露比根本够不着灯的开关。卡桑德拉，不需要大侦探福尔摩斯来，这谁都能看出来。露比也不可能够得着浴室里的内橱柜。”

红玫瑰表情僵硬，问道：“内橱柜？你确定？”

“来的时候我把所有的化妆品都放在里面。摆放得整整齐齐，标签是朝向外侧的。你知道我是多么喜欢这些东西的。有人把里面翻找得乱七八糟。这显然不会是杰克干的。”

“翻找？”

“更准确地说重新摆放，口红被移动了，藏在了后面。我是多么喜欢这些彩妆你也是知道的。”

红玫瑰盯着皮帕问：“你确定？”

“卡桑德拉，难不成我故意找茬来和我自己的孩子吵一架吗？当然是确定的。”

“口红放在了后面？所有胭脂都放在了视线所及之外？”

皮帕点了点头，说：“卡斯，怎么了？”

红玫瑰走进主卧室，观察灯开关的高度位置，又走进卧室内置的浴室里。快速扫了一眼内橱柜，现在里面的东西已经摆放整齐，胭脂都放在外侧。她走向窗户，把窗锁好。

她坐在床头，把脸深埋进手掌里。

第99章

“妈妈！卡斯！下雪啦！下雪啦！”

红玫瑰感觉到有人掀开自己的被子，露比兴奋地尖叫声传入耳内。她翻了个身，又把脸埋进了枕头里。说道：“亲爱的，那很好呀。妈妈会帮你们堆个雪人。”

“妈妈还要睡觉，”皮帕躺在枕头上说道，“去把埃拉和杰克从床上拉起来，亲爱的，他们可以帮你堆一个巨大的雪人。”

“真的吗？”

“去把他们的被子掀开，露出他们的脚丫来，”红玫瑰建议道，“这样他们就会起来了。”

露比跑向了埃拉的房间，皮帕将红玫瑰搂到身边说道：“好法子。我们可以再享受一会儿了。”

红玫瑰吻了一下皮帕，说道：“我们不吃早餐，先来消耗一下卡路里怎么样？”

“嗯，你的想法不错。孩子们都起来之前我还要躺一会，然后他们出去了我们就锁上门，让他们在外面玩上一个小时。”

“也许让他们玩一个上午也可以。我现在就想躺着……哦，不对！”红玫瑰猛然坐起来。

“他们不能在外面玩那么久……”红玫瑰把手放在前额，看上去像是头有些痛的样子。

“卡斯？你还好吧？”

红玫瑰四下望了望房间，又望向窗户和门口的浴室，说道：“他们不能单独出去。”

皮帕也坐起来，问道：“为什么不行，这里方圆几英里内都没有什么车经过。”

“就是不行。”红玫瑰绞尽脑汁编着理由，说，“很危险，杰克发现的那种捕兽器可能到处都有。”

“我觉得杰克在处理的时候要比他实际年龄成熟得多，卡斯，我对他很放心。”

“要是露比捡到了呢？”

“她又不是男孩子，卡斯。她根本不会对那种生了锈的奇怪东西感兴趣。”

“要是捕兽器被雪覆盖了，她不小心踩到怎么办？”

“哦，上帝！埃拉！杰克！露比！卡斯和我会陪你们出去！”

第100章

“卡桑德拉，这下你满意了吧。站在这里我的胸都快要冻掉了。”

“我的老天爷，皮帕。你不能说你的胸被冻掉，乳头可以，乳房也可以，不是你的胸。”

“这又有什么关系？”

“当然，你说这话的时候就像一个十足的白痴一样。”

“卡桑德拉，能不说这样的词吗？”

“哪样的词？”

“所有的词，乳头，乳房，白痴。没必要说这些吧。”

“当然是有必要的。正常人就是这么说话的。”

“卡斯，我不想跟你吵。”

“谁吵了？”

“不是你在吵吗？”

卡斯笑着，声音古怪地说道：“不是的，我才没有。”

“你就是在吵。你在……哦，好吧，真滑稽，就算没有吧。”

红玫瑰盯着前院的远处说道：“不要再计较了，去帮孩子们堆雪人吧。我去找找杰克，他去了后面就不见了影子。”

“卡斯，这么大惊小怪是怎么回事？这里又不是伦敦，估计这的人连毒品是什么都不知道。”

红玫瑰喃喃自语着，有意压低声音。她沿着房子周围寻着杰克的脚印找着。她最后发现杰克站在厨房的窗户前，若有所思地盯着远处。

“杰克？”

“哦，嗨，卡斯。”

“你怎么了？”

“没什么。”

“真的？”

“是的。”

“但是你为什么看上去就像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被我抓住了一样？”

杰克盯着她说：“什么？”

“你像是在侦察什么？”

“嗯。”

卡斯靠近些问道：“所以昨晚你看见的不是你的影子？”

杰克摇摇头，一直盯着远处的树林。

“杰克？”

“是一个男人，一个成年男人。”

红玫瑰尽量保持着冷静，努力继续用平常的口气说：“一个成年男人？”

“也许就是谁在溜狗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红玫瑰迎合道。她盯着天上的云说道，“今天可能还会下更多的雪。”转而她又问杰克：“跟我描述一下那个人的样子。”

“我只看见了他一小会儿。”

“一小会儿就够了。”红玫瑰拿起杰克的手说道，“回想一下你脑子里的那个画面。听着，我不想让你妈妈和孩子们担心，所以千万不要跟他们说这件事好吗？也许就是某一个老流浪汉想讨点吃的。”

杰克抬头看着红玫瑰，紧握着她的手说道：“我觉得不是。我以前看见过他。”

“也许是我们去吃鱼和炸薯条的时候你见过？也许是某一个想占便宜的人看出我们是游客，跟着我们到这想偷我们的车。”

“不，不是在这里见过。”杰克把红玫瑰的手抓得更紧了，说

道，“在伦敦，在我们的房子外面我就见过他。”

第101章

“再见，玛格丽特！”

孩子们礼貌地挥手告别，目送清洁工骑着自行车摇晃地离开，雪花一片片地飘落在她厚厚的外套和手套上。

“我希望能引以为戒，埃拉，”前往厨房时，皮帕对女儿说，“你如果不思进取，就会和她过一样的日子。”

埃拉瞪着母亲说：“我没有不思进取。”

“我只是说，亲爱的。如果陪审团知道我女儿是帮佣，我不确定自己还能否面对他们。”

“皮帕，你真太……”看到露比从后面赶上来，红玫瑰突然改口道，“太势利了。”

“亲爱的，把外套给我吧。”皮帕把外套递到红玫瑰手中说：“我可 not 势利，卡桑德拉。请帮我挂起来。另外，请不要在我的孩子们面前说脏话。”

卡斯耸了耸肩说：“太可不是脏话。”

“我指的是你一开始打算用的那个词。”

“我打算用的那个词最能表达我的感受。”红玫瑰向四周扫了一眼，确保孩子们听不到她们的谈话。她压低了声音，凑到皮帕面前说：“你就是个自大的婊子，菲利普·克莱顿·沃德。”

皮帕吻了一下红玫瑰的嘴唇说：“卡斯，当你全力保护那些下等人时真的很可爱。”

红玫瑰推开她，把露比的外套扔给皮帕说：“看到门上的那个东西了吗？它叫做衣帽钩，是用来挂外套的。”

“你有点儿奇怪，卡桑德拉。”皮帕小心地挂上外套，冲红玫瑰笑了一下，但并没有得到红玫瑰的回应。

“哦，亲爱的。调皮的皮帕把自己唯一的朋友给惹恼了吗？”

红玫瑰脸色阴沉地说：“我母亲就是清洁工。或者用你奇特的说

法，应该是帮佣。她为你这样的高傲自大的势利鬼打扫房间，以让自己的孩子们能穿着鞋子上学。”

皮帕吃惊地皱了皱眉：“卡斯，你真了。十分抱歉，看来我真的冒犯到你了。”

红玫瑰推开她的爱人说：“你抱歉也许是因为把话说了出来，并不是因为你说的话。”

“卡桑德拉。”

“别说了，我要出去。”

“卡斯，孩子们刚进来，我们要去哪儿？”

“不是我们，是我自己。我想出去透口气。”

“卡斯，别这样。”皮帕伸出手想要和解，但红玫瑰打开了她的手。

“我要去买点东西。”

“这个时候吗？”

“为什么不呢。这样可以让我远离你一个小时。”

“让埃拉陪你去。”

“不了，谢谢。我想自己呆一会儿，我需要时间来……噢，我还是带着杰克好了。”

“杰克？”

“噢，对不起。请问在你们上等人的世界，男孩子们能帮住别人购物吗？”

“你现在有点无理取闹了。我从没说过那样的话。”

红玫瑰取来了包，冲着客厅喊：“杰克？你干嘛呢？”

“看电视机！有事吗？”

“能陪我出去一下吗？”

“是电视，杰克，标准说法是电视。”皮帕看看红玫瑰，问：“只要杰克跟你去吗？带上埃拉和露比怎么样？”

“只要杰克就可以了。”

“只要我什么？”杰克站在门口，期待地望着皮帕和红玫瑰。

“卡桑德拉打算开车去售货摊，买点吃的，杰克。她不知从哪儿冒出奇怪的想法：她觉得比起现在看的电视节目，你也许会更愿意陪她买东西。”

杰克眯着眼看着红玫瑰问：“去买东西吗？”

趁着皮帕没看到，红玫瑰用眼睛斜视了一下窗子。杰克便心领神会了。

“当然得去。你需要人帮你提那些袋子。其实我只是在看《神秘博士》，以前播过了的。”

皮帕在他们两个之间来回地看：“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巴黎是法国的首都，”杰克抿着嘴笑着说，“这事儿可瞒不了你。”

皮帕瞪了他一眼：“别嬉皮笑脸的，小子。”

“做得不错。”红玫瑰从桌子上抓起钥匙，跟杰克击了一下掌说，“不会太久。小心别让那美丽的炉火灭了。”

皮帕地注视着他们离去的背影，感到很困惑。

第102章

红玫瑰小心翼翼地通过了结冰的巷子，一直等着开上了洒了沙砾的大道，才开口问杰克。

“嘿，小伙子。现在就我们俩，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杰克耸了耸肩。“就是我之前说过的那个男人。跟在伦敦时，出现在房子外的是同一个人。”

“为什么你以前没说过呢？”

“我那个时候，不确定这事儿是否重要。不过，如果他跟着我们来了这儿的话……”杰克犹豫地伸出一只手抓着红玫瑰的衣袖说，“卡斯，我害怕。”

红玫瑰把车停在结了霜的让车道。“嘿，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可是个警察，你忘了吗？总督察。没有人能动我的家人。还有，你妈不在的时候，叫我红玫瑰就行。”

杰克勉强挤出了一丝微笑。“好的，红玫瑰。”然后，面色又变得凝重起来。“他为什么要跟着我们？”

红玫瑰握着杰克的手说：“你能确定是同一个人吗？”

“当然能。”

“跟我说说他的模样。”

“比你高。黑色短发，说不上有什么发型。没留胡子，薄嘴唇。鼻子有点尖，眼睛是棕色的。”

“真了不起，杰克。我还以为你只看了个大概。”

“在这儿只看了个大概。但是，在家里的時候，在房子外看到过他三次。”

“三次？那你怎么什么都没说呢？”

“我以为他也许在追求迪亚曼蒂，他总是在她带露比回家时出现在窗外。那个时候达伦说他可能是喜欢露比的恋童癖者，也可能跟迪亚曼蒂的逃走有关。”

“杰克，没人敢动露比。他们得问问我答不答应。迪亚曼蒂也没有逃走，她是回家解决家庭矛盾去了。”

“妈妈说迪亚曼蒂骗了她，还偷了她的车，而你却任由迪亚曼蒂开着车逃走了。”

红玫瑰把到嘴边的脏话又咽了回去。“她真是这么说的吗？首先，是你妈妈把车给了迪亚曼蒂，她合法地拥有那辆车。迪亚曼蒂可以把车卖了，把车弄坏，如果她愿意的话，也可以开着车从悬崖上跳下去。而我恰巧相信迪亚曼蒂的话。你怎么想呢？”

“我也想相信，只是……”

“只是什么？”

“为什么她不先过来告别呢？为什么她那样扔下露比？”

“我想我们只能等她回来才能知道答案了。”

“你真的认为她会回来吗？”

“她当然会回来。”红玫瑰说，好在夜色掩藏了她的犹疑。“不过，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她？”

杰克不安地在椅子上挪动了一下身体说：“我没追求她，如果你想问的是这个的话。”

红玫瑰抿着嘴笑了一下说：“我说什么了吗？”

“你是这么想的。”

“哦，你除了很绅士，难道还会读心术吗？那么，告诉我，智者，我现在在想什么？”红玫瑰目视前方，紧盯着路面。

杰克在黑暗中审视着她，车灯通过雪的反射，现出昏黄的光亮，映射出红玫瑰的脸庞。

“你在想我看到的那个男人。”

“那是一定的，对吧？杰克，这就是警察的职业病。对没必要怀疑的事情，也会起疑心。”

“可是，你得承认这家伙可疑，即使没在这里出现的时候也很可

疑。我就是那个时候在伦敦开始暗中调查的。”

“调查？”

“就是记下时间和号码之类的。”

“号码？”

“他的车牌号码。”

“你记下来了么？”

杰克耸了耸肩说：“在我的笔记本里，我也弄了个跟你一样的笔记本。我想告诉你，卡斯，我是说，红玫瑰。长大后我想当警察，像你一样，成为一名警探。很明显，他只有一个人。”

红玫瑰控制住掺杂着骄傲和担忧的情绪说：“杰克，这个笔记本你带在身上了吗？”

“在我的箱子里，回去后我拿给你看。”

“好的。”红玫瑰打着了火说，“不要对其他人说这件事，我不想你妈妈担心。能向我保证吗？”

“我保证不说。”

第103章

“杰克，那个太重了，我来提。”

“为女士拎包是绅士应该做的事。”

红玫瑰忍住笑说：“肯辛顿的圣贤皮帕曾经过教导我们：杰克，你不能一口吃个胖子，会伤到自己的。”

“我肯定不会受伤。”

红玫瑰伸手从他身上取下一个包。“再说，路太滑了。如果你滑到，把你妈妈的酒打碎的话……”

“好吧，你拿那个最轻的。”

“你要是不快点走的话，我恐怕要长该死的冻疮了。”

他们小心翼翼地走在结冰的小路上，红玫瑰说：“记住，对你妈妈要守口如瓶。你可以晚一点等周围没人时，再给我看你的笔记本。”

“没问题。”

红玫瑰摸索着把钥匙插进了锁孔，然后用脚推开了厚重的樱木门。“门没上锁。”

杰克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也许你没锁好。”

“我是警察，我肯定把门锁好了。”红玫瑰打量了一圈，喊道：“我们回来了！”没人回应。

“嗨，有人在吗？”

杰克提着大包小裹挪进了屋里，红玫瑰从他身上拿下包裹。“他们可能在楼上玩游戏机。杰克，你能去帮我看一下吗？”

“当然。”

趁着他离开的时候，红玫瑰查看了屋子。她走进客厅和杂物间，里面静悄悄的。听到杰克下楼的声音，她问道：“有人在家吗？”

他耸了耸肩回答道：“都不在家。”

红玫瑰努力使自己不往坏处想。“他们可能只是出去散步了，很快

就会回来。也许在哪儿给我们留了便条。”

红玫瑰四下张望，想找到便条。“很明显他们出去散步了。”

“在这么黑的天？”

“现在天才刚黑，月光很明亮。”

“他们本该开着外面的灯呀。”杰克眼中闪现出了担忧。“卡斯？”

红玫瑰挤出一丝笑容说：“叫我红玫瑰，忘记了吗？”她对自己说：他们只是出去散步了。接着对杰克说道：“好了，我们把东西拿出来放好。你来帮我做晚饭吧，怎么样？”

“什么，做饭？”

“对呀，这样才能有饭可吃呀，历来如此。”

“我从没做过饭。”

“现在你有机会了。我们要给那些女孩子们看看，男人的精湛厨艺。”

杰克笑着说：“你说得对。”

红玫瑰把土豆扔进水槽。“你来削土豆皮，我准备芽甘蓝。”

杰克瞟了一眼水槽，又看向红玫瑰。“给它们削皮？”

“土豆通常都是这样处理的。”

“你是说像剥橘子皮那样？”

“不是吧，杰克，你不是在告诉我你真不知道如何削土豆皮吧？”

“妈妈从没教过我。”

“你妈妈自己可能也从没削过。那么，我搬进来住之前，是谁做饭的？”

“要是迪亚曼蒂在，就她做。否则我们就叫外卖。”

“迪亚曼蒂没来之前谁做饭呢？”

“露比的保姆。”

“露比还有保姆？”

“每个人都有保姆，不是吗？”

“那就是说，你妈妈从没给你做过饭？”

杰克想了一会儿说：“她偶尔会给我们沏杯茶。反正，你知道的，她是不做饭的。”

“不是从我搬进来之后她才开始不做饭的，天啊。我还以为她只是想让我有家的感觉，只是因为知道我喜欢做饭，她才不做的。那理查德呢？”

“你是说爸爸吗？”

“天啊，你妈妈也从来不给他做饭是吗？”

“妈妈说做饭很烦，我们可以雇小时工做饭。爸爸也是这么说的。如果你请不起女佣，至少也要雇一名小时工。”

“他这么说的，真的吗？”

“妈妈说她不能没有女佣。”

“这样啊，等我见到……”红玫瑰的视线落在了钟上。“他们现在应该回来了，穿上靴子，我们去接他们。”

“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怎么接他们？”

“杰克，照我说的做。”红玫瑰匆忙地拿起靴子，这时，杂物室的门开了。“埃拉？”

杰克吃惊地看着妹妹，她穿着一件湿了的比基尼，水顺着头发滴在地板上。

“杰克，这儿有游泳池！快点！拿上你的泳具！”

“游泳池吗？卡斯！有游泳池！”

看到杰克的表情由惊转为喜，红玫瑰整个人松了口气。杰克跟在妹妹身后跑了出去，红玫瑰把头埋在双手间，黯然泪下。

第104章

“你差点没把我吓死，皮帕！上帝啊！”

皮帕盯着红玫瑰问：“你说什么呢？”

“一声不响地离开家，让我以为……”红玫瑰打住了自己的话头。“明天又会给我什么样的惊喜呢？”她气呼呼地问。“水肯定不怎么热，对吗？杰克呢？”

“水温还可以。当然，还没达到我喜欢的温度，可孩子们似乎不介意，冻不坏的。”

“我想看到他们的样子。”

皮帕抱歉地伸出手说：“卡斯，我知道。我向你保证不是我的错，都怪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

“那个帮佣，她打扫了房间的每个角落，显然她想看看我们是不是用了游泳池。露比拿着玩具吸尘器，跟在她身后，碰巧看到了玛格丽特打开隔间的门。当然，露比随后告诉了埃拉。我能怎么办？”

“你至少可以等到我和杰克回来。”

“你应该说杰克和我，你说错了，卡桑德拉。可是，你刚刚跟我儿子一起出门，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只是去买点东西，皮帕。你非常清楚不会太久。”

“可是，露比太兴奋了，卡斯。她等不及了。不管怎么说，我们三个人不都好好地在这儿嘛。看看他们，露比穿着泳衣不是很可爱吗？”皮帕压低了声音说，“你看看埃拉的胸！天啊，已经发育成那样了吗？”

“皮帕，不是吧。我搬进来时，她就开始穿胸罩了，现在的孩子发育的早。”

“我想她不能再穿比基尼了，应该穿点得体的泳衣。不过，你究竟是怎么知道她穿胸衣的？”

“皮帕，你一定是这个地球上唯一一个把胸罩叫做胸衣的人。你哪怕洗一次衣服，也会了解自己的孩子们现在的穿着。”

皮帕高傲地晃着她的手指说：“我所有的衣服都是干洗的，卡斯，你是知道的。”

“对，显而易见。迪亚曼蒂洗那些贴身衣物。”

“可是，迪亚曼蒂不来的日子，谁洗呢？”

“谁也不洗，一直留到她下次来的时候。”

“那么，你从来没看到过我洗衣服吗？”

“你？你为什么要帮别人洗脏衣服呢？”

“跟我给别人做饭的原因一样。”

“可你喜欢做饭呀。”

“是的。”她瞪着皮帕说：“可我不喜欢让别人使唤。”

“你说什么？”

“你多久没做饭了？”

“卡斯，你十分清楚我今天早上还给露比倒了爆米花，我还续上了果汁儿。”

“我指的是做一餐饭。”

皮帕想了一会儿说：“上个月，迪亚曼蒂生病了，你出差了。我让埃拉去玛莎餐厅打包了菜，回来我们用微波炉加热，作为晚餐。不是我自夸，味道相当不错。”

“我就知道。好吧，水槽里有要削皮的土豆和要摘的芽甘蓝。”

皮帕张开双手反对道：“想都不要想，卡桑德拉。我不能就这样弄花我的指甲，只因为你要搞阶级革命。这完全是……”

厨房传来打碎玻璃的声音。

“怎么回……？”红玫瑰巡视了一圈游泳池，确定三个孩子都在，说：“跟孩子们呆在这儿。”

红玫瑰跑着穿过杂物间，回手关上门。厨房跟她走时一样，空无

一人。但当她来到桌子旁边时，一股浓郁的酒香扑鼻而来，接着她看到了地板上的碎酒瓶。她把目光投向冷风中摇曳着的房门，看到门口的地毯垫上落着几片雪花。

红玫瑰警惕地绕过那摊儿酒。来到门前，借着厨房的灯光看向黑暗的外面。除了她和杰克的脚印，门口还有一来一往两行更大一点儿的脚印，向着树林方向延伸，消失在夜色中。

红玫瑰极不情愿地推上房门，拉上了上下两道锁，挂上了安全锁链。

“一切正常吗？”皮帕站在通往杂物间的走廊，露比站在她身前，裹着一条浴巾。埃拉和杰克跟在她身后。

“我忘了锁门，一阵风把我放在桌边的酒瓶吹倒了。你得把孩子们抱过来，皮帕。到处都是碎玻璃。”

“孩子们，你们听到卡斯的话了。碎玻璃。不穿好鞋子，谁也不许到这儿来。我抱露比，给你们两个大的找拖鞋。然后你们直接上楼，冲个澡，换上睡衣，听明白了吗？”

“好的，妈妈！”

皮帕抱起露比，然后开始小心翼翼地避开玻璃碎片和酒渍，一直走到了客厅。“噢，闻起来真不错。太浪费了，这么好的——哦，不，天啊，不是吧！”

红玫瑰转过来问：“皮帕，怎么了？”她顺着皮帕的目光望向地面。

“卡斯，你刚刚弄碎的是一瓶典藏里奥哈葡萄酒。”

第105章

红玫瑰看着展开着的扑克牌后面的皮帕。

“要不要再压我一次，埃拉。”

“省省吧，卡桑德拉·露丝，”皮帕不信地说，“你也只能在那虚张声势了。”

“孩子们，你们一定觉得你们的妈妈善于揣测人心，对吗？因为她是个价码很高的辩护律师。”

“我是大律师，卡斯，可不是普通律师。”皮帕抓了一张牌，插到手中。眉头紧锁，思量着如何出牌。

红玫瑰瞥了一眼埃拉：“你能想象你妈妈正在用蒙特卡洛法算牌吗？”

埃拉深叹了一口气：“妈妈，你很清楚自己根本不知道卡斯是不是在使诈，你甚至都不知道如何出牌。”

皮帕不再看手中的牌，抬起头，用眼睛扫了一圈桌旁那几张坏笑的脸说：“好吧，你赢了。不管怎么说，我至少输了十粒糖。孩子们就当是给你们上了一课吧。记住，当你们跟卡桑德拉这样的扑克牌大鳄打牌时，他们会把你们的麦丽素巧克力赢得一粒不剩。”

“皮帕，我想你会发现最大的赢家是杰克。杰克，记得明天早上分给露比一些。”

“我当然会这样做。只有埃拉才会吃独食。”

“哥哥，这话我可不爱听。我的糖果总是和周二一起分着吃的。”

“孩子们，不许吵架。今天已经很糟糕了，更何况卡斯又逼我削了土豆皮。好了，该上床了。”

“妈妈！现在还不到十点。而且你说过：这周的未来几天里，我们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

“小家伙们，你们妈妈并没说让你们睡觉，”红玫瑰马上附和道，“只是让你们回自己房间。去看看光碟或者故事书吧。”

“有电视机就不错了，孩子们。我在挑光碟，也许里面有你们想看的。”

“好妈妈，”埃拉哀求地看着皮帕说，“在我朋友的家里，我们总是一起看大人们看的影片。”

“哪个朋友的家里，看来我得跟他们的父母谈谈了。”

“我想小二可以看白雪公主吧？”

皮帕抚摸着熟睡中的露比的头发说“如果这儿有的话，她当然可以看。要不要叫醒她呢？”

“太好了，我想我可以帮她装起来了。”埃拉挑衅得看着皮帕。“看来迪亚曼蒂是被你吓走的。”

“我才没有，小姑娘！是迪亚曼蒂偷了我们的车！”

埃拉抱着肩，坏坏地笑着问：“是么？你是说像偷走你项链一样，偷走了你的车。”

红玫瑰赶紧站起来说：“孩子们，该走了，”她催促道，“趁你们还没吵起来。谁愿意把露比抱到床上去？”

“我！”杰克喊道。

“不行，我来抱，”埃拉反驳，“你会摔到她的。”

“我当然不会。她也是我妹妹，我来抱她。”

“埃拉！杰克！”皮帕的厉声叫喝使这场争吵一下子就平息了。“够了，你们俩个。埃拉，你抱露比上楼，如果她醒了，你就给她讲故事。要不，她就再也睡不着了。杰克，你能把按摩浴缸放好水吗？我和卡斯需要泡个热水澡，舒缓一下疲惫的身体。”

埃拉轻轻地抱起露比，脸上露出胜利的微笑。“抱着小宝贝上床和伺候老顽固们洗澡，你猜我愿意做哪个。”

“别说了，埃拉。”红玫瑰训斥道。“杰克，你今天一天都在帮我搬东西，好好休息一下。你爸爸明天就来了，我希望你能够精力充沛。”

“他得下午才能到呢，而且他肯定会晚到。”杰克把目光转向皮

帕：“妈妈，明天早上我们还能游泳吗？”

“当然能。”趁着皮帕还没来得及反对，红玫瑰马上接嘴说道。“这次我跟你们一起游。早饭前游上个十圈！”

杰克笑着说：“咱们比赛！”

“那你今天晚上最好养精蓄锐，杰克。我读书时可是代表学校参加过比赛的。”

“我还没听说过恐龙时代也有游泳池。”

“谢谢挖苦，杰克。走时别忘了放洗澡水好吗？”

“放心，红玫瑰。我记着呢。”

“杰克，卡桑德拉的名字可不是红玫瑰。请你不要再这么叫她了。”

“可是……”

红玫瑰给杰克使了个眼色说：“不去放洗澡水吗？”

杰克叹口气没再争辩。“这就去，卡桑德拉。”

看着杰克离开，皮帕的身子向红玫瑰倾了倾身子，一缕黑发垂落在她脸上。“你看，我就知道他们升你做总督察是有道理的。你很会与人打交道嘛。”

红玫瑰笑笑，用手拂起遮住皮帕眼睛的那缕头发，吻了一下皮帕说：“我可真爱你，菲利普·克莱顿沃德大律师。”

“我也爱你，露丝总督察。不过你不千万不要以为你可以占着按摩浴缸最大的喷嘴。”

“妈咪！”楼上传来露比的声音。

“好像有人没睡着啊。”红玫瑰说。

皮帕哀求地看着红玫瑰说：“卡斯？”

“要我去看吗？”红玫瑰无奈地从椅子上起身喊道：“来了，露比宝贝。”

红玫瑰走进屋里时，露比的小手正握着遥控器，直着身子坐在床

上。“故事书上都是字，卡斯，我看不懂。”

“你当然能看懂，露比宝贝，你看过很多遍了。”

露比耸耸肩说：“可是我记不住了。”

红玫瑰叹了口气，坐到了露比身旁。“这本故事书讲的是英俊的王子用吻唤醒了白雪公主。”

“真可笑！”露比撅着鼻子说：“净瞎扯。”

红玫瑰搂过露比。“是的，宝贝。我现在也不相信英俊王子的吻了。”

第106章

红玫瑰顽皮地在皮帕双腿间来回地扭动着脚趾，享受着一股股喷涌的热水。“我希望你跟其他人一样叫我红玫瑰。”

皮帕向后仰了仰头，伸展着身体说：“我不喜欢这个称呼，卡斯，我也完全不赞成杰克那样叫你。”

“是我让他那么叫的。”

“那就让他别那么叫了，卡桑德拉。杰克那么称呼你完全不合适，而且，也不合逻辑。你不是什么红玫瑰，也不是什么黄草莓。到底是谁给你起了这么愚蠢的外号？”

红玫瑰用脚趾来回抚弄着皮帕的大腿内侧。“你知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记不起来了。你为什么不在喷头上坐一会儿，让自己舒服一下呢？”

皮帕坐直了身子，向后靠了靠。“你怎么一提到过去，就转移话题呢？”

红玫瑰愣了愣神儿。“说来话长，皮普。我以前跟你说过。”

“我每次问起以前的事，你告诉我的只是三年前的事儿。”

红玫瑰叹了口气。“是的，我以后也许会继续告诉你其余那三十年的事儿。”她转过脸看着皮帕，抓着皮帕的手说：“皮普，请不要认为我想向你隐瞒或者不信任你，好吗？只是……”

“只是什么？”皮帕催促道。

“只是太不合常理，太混乱，我害怕你知道后，会不理我。”

皮帕伸出手，将红玫瑰的脸转向自己，深情地望着她的眼睛。“别犯傻了！你真的是因为这样，才不敢告诉我你的过去吗？你觉得我会离开你？”

红玫瑰垂下眼帘，看着水面。

“卡斯，你真的这样想吗？”

红玫瑰避开皮帕的眼睛。“你不会懂的。”

“卡桑德拉。”皮帕抓着红玫瑰的肩膀，迫使她抬起头。“我实在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三年前，我事业成功，拥有幸福的家庭和三个可爱的儿女。体贴的丈夫，高薪的职业，舒适的房子和超炫的爱车——我过着无可挑剔的生活，我什么也不缺。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我曾经是朋友们艳羡的对象。”

皮帕摇晃着红玫瑰的双肩，眼眸里满是哀伤，棕色的眼睛黯然失色。“后来你出现了，擅自闯进我的办公室，品尝我的饼干，越权地询问一宗案件，本来没有人会给你提供帮助的。”她顿了一下，嘴角情不自禁地露出了一丝微笑。“你当时是那么的自信，那么美丽，完全把我迷住了。”

红玫瑰屏住呼吸，目光迎向皮帕。

“我以前只爱理查德，卡斯。从没想过其他人，我专情于他。完全没用正眼看过其他的男人，更不用说女人了。而你进入了我的生活，遇见你的那一刻，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感觉。”她的眼中闪烁着泪光。“我的生活从那天开始改变了，卡斯。完全变了。而我并不抗拒，我愿意改变。我放弃了熟悉的生活。将名誉，家庭，朋友……等等的一切都置之度外。只是为了能够跟你在一起。而你现在却坐在这里，告诉我你担心我不理解你？怕我会因为难以告人的秘密，而离开你？”

“我不是那个意思，皮帕。”红玫瑰伸出一只手想去抚摸皮帕的脸颊，皮帕打开了她的手。

“你怎么能这样，红玫瑰。”皮帕抱着自己的双臂说：“我还以为我们相互信任。”

“是的。”

“不，卡斯。你刚刚的话毫无疑问地说明你不信任我。”

红玫瑰伸出双手，对皮帕说：“现在还不是时候，我向你保证。不会太久，好吗？”

皮帕起身，跨出浴缸，裹上浴巾。“不，卡桑德拉。不好。我要睡觉了，回房间时，不要吵醒我。”

第107章

红玫瑰巡视了一圈楼下的门和窗子，一边上楼一边用毛巾擦干头发，低声念叨着：“该死的内森。今天晚上我已经巡视了三圈了，都快把我弄成强迫症了。”

“妈咪听到了会生气的，凯茜。”

红玫瑰惊得一哆嗦，“露比宝贝，你从哪儿冒出来的？”

露比怀里抱着她的泰迪熊。“依依和我正在探险，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声音？”

“有声音吗？”红玫瑰在露比跟前蹲下身子问，“什么声音，露比宝贝？”

“划窗户的声音。”

红玫瑰抓着她的胳膊问：“在哪儿？哪扇窗？露比，快告诉我。”眼睛热切地看着这个小宝贝，她看到露比的下嘴唇开始发抖。“露比，没事儿的。你没做错事，只是你说的话很重要而已。”

孩子点点头，眼睛泛着泪光。“在那儿。”露比的手指越过走廊指向她房间的窗子。

“宝贝，呆在这儿别动。我去看看。”

红玫瑰犹豫了一下，朝那扇窗子走去。来到窗子跟前，她清楚地听到拍打窗子的声音。她站在一侧，小心地伸出一只手，一下子拉开厚重的窗帘，跳到窗前，随后，长长地舒了口气。窗帘后面只是树枝在风中摇曳，拍打着玻璃。

她在心中默默地向上帝祷告，尽管她从不相信上帝。

“来吧，宝贝。回到床上去。”

“凯茜，给我读个故事吧。”

“露比宝宝，太晚了。”

“求求你，凯茜。”

红玫瑰玫瑰看了一眼客厅那边她们的卧室。关着灯，她能听到皮

帕安详的鼾声。

“你知道吗，露比宝宝。我想今天晚上我也得读个故事才能睡着。我们看什么？”

“当然是《白雪公主》。”

红玫瑰叹着气说：“好的。”

~

红玫瑰睁开一只眼睛，视线中渐渐出现了皮帕，站在她身旁，双手插在腰间。然后在她旁边出现了笑意盈盈的埃拉和杰克。

“我说，卡桑德拉。太过分了。”

红玫瑰努力睁开双眼，用一只手把胸前的东西挪走，是《白雪公主》。另一只手伸到旁边，想看看露比是否还睡在她身边。红玫瑰挣扎着坐起身，用手拢了拢头发。困倦地冲埃拉和杰克笑了笑。“一定是给露比宝贝讲故事的时候睡着了。”

“真是不能指望督察讲故事。”皮帕说着扑哧一下笑了起来。“好了，该起床了。八点了。”

红玫瑰耸了耸肩。“那又怎么样？我们在度假啊。”

“不是有人答应孩子们起床就跟他们一起游泳吗？”

“噢，他……”红玫瑰点头道。“太像警察说的话了。”她转头看看露比。“我冲澡时，谁来叫醒这个睡美人，给她穿好衣服。”

“你要去游泳，卡斯。”埃拉说。“可以游完泳再冲澡。”

“喝杯茶也不行吗？”

“游完再喝！”埃拉和杰克齐声说。

“起来吧，小宝宝，”埃拉说，“该起床了。”

“额哦。”红玫瑰竖起一根手指，反对道：“这次轮到杰克了，昨天是你把露比抱上床的，记得吗？杰克，该你了。埃拉，你来找泳具。我和妈妈的泳具在窗子旁边最上面的那个抽屉里。”

“我不去游泳，”皮帕说，“我要准备早餐。培根和鸡蛋可以吗？”

三个人吃惊地看向皮帕。

皮帕傲慢地回看他们说：“不用吃惊。现在是在度假，而且只是培根和鸡蛋。不过，一旦我们回到家里，千万可别指望我踏进厨房一步。”

第108章

皮帕站在泳池边上，红玫瑰坐在瓷砖上，脚泡在水里。“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跟埃拉谈谈？”

红玫瑰抬起头愁眉苦脸地问：“她又做错什么了。”

“没做错什么，只是……你看看她，她长大了。”

“她每天都在长。”

“你完全清楚我的意思。那件比基尼不能再穿了。”皮帕低头看向红玫瑰。“你觉得是不是该……你知道的。”

“我知道什么？”

“跟她坐下来谈谈那事。”

“什么事？”

“别装傻，卡桑德拉。你很清楚我指的是什么。”

“噢，你说的是男女之事吗？”

“哦，卡斯，谢谢你。我觉得你来说比我说要好一些。”

“等会儿。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得我做呢？”

“我们是一家人，不是吗？你这当然得做这事。”

“嗨，我不介意跟她谈。我只是觉得，亲妈跟她说这事更好一些。”红玫瑰上下打量着皮帕。“不过，话又说回来……”

“你什么意思？”

红玫瑰笑了笑。“我来谈吧。你也需要我跟杰克谈谈这事吗？”

“理查德来时，我会让他跟杰克谈。”

“那个笨蛋吗？别闹了。”

“别找茬儿，卡斯。不要这样。”

“皮普，你不会想让理查德跟杰克谈那件事的。相信我。我来跟他们两个谈。”看到皮帕惊愕的表情，她又加了句，“分别谈。”

“你怎么会了解男孩子的成长发育问题？”

“放心吧。你答应准备的早餐怎么样了？”她冲皮帕一笑。“你没弄本菜谱吗？”

“太搞笑了，卡桑德拉。我知道怎么做培根和鸡蛋的。我们说话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在微波炉里呢。”皮帕朝泳池挥手，让孩子们注意到她。“早餐好了，快出来吧。”

“妈妈。你真该跟我们一起游，酷毙了！”杰克游到泳池这侧，踩着瓷砖，朝他们走过来。

“也许明天吧。”皮帕从躺椅上拽起一条毛巾，裹住儿子瘦瘦的肩膀，用力帮他擦干。“游得开心吗？”

“开心。”杰克的牙齿有点打颤，尽管吹了暖风。“不过，你不是知道吗？”

皮帕将头扭向一侧，伸出说手问：“我怎么会知道呢？”

杰克用头指向窗户的方向说。“露比看见你在窗户边看来着。”

皮帕面无表情地盯着儿子说：“那是露比自己想象出来的，杰克。我向你保证我一直呆在厨房。”

第109章

孩子们兴奋地围坐在餐桌旁，餐桌上整齐地摆放着印有名字的餐盘和写着名字的餐巾。客厅的花也挪到了餐桌中央。

“早餐就这么隆重吗？”红玫瑰将冰镇佛罗里达橙汁倒到玻璃杯里。“要是遇到特别的日子，真想象不出你们妈妈会考究成什么样！”

皮帕笑着说：“多谢夸奖，卡斯。希望你们对食物会跟餐桌一样满意。”

“上菜吧，贤妻。我饿坏了。你们饿吗，孩子们？”

“对呀。妈妈，上菜吧。”

“吃饭饭！”

“吃饭！”

皮帕取了一个手套，砰地一声打开微波炉，取出一大盘菜。“饭来了。闭上眼睛。我的首道秘制培根鸡蛋大餐来了。”

皮帕把花瓶挪到一边，把菜放到桌子中央，掀开盖子，呈上菜肴。“惊喜来了！”

四双眼睛充满期待地睁得大大地，看到眼前这堆没熟的培根和爆了壳的鸡蛋时，难掩惊愕之情。

第110章

“卡斯，记得要表现得友好点。理查德跟孩子们在一起只呆几天，对他态度好点，对你来说不会有什么坏处。”

该死的，肯定有。红玫瑰冲着皮帕一笑。“没问题，请叫我和气小姐。他们什么时候到这儿？”

“计划是午后，不过考虑到路况……我们根本没想到复活节会下雪。不管是人是鼠，即使最如意的安排设计，结局也会出其不意。”

红玫瑰盯着皮帕问：“什么意思？”

“罗伯特彭斯的诗歌《致老鼠》里的诗句。”

“他住在另外一个鸽子农舍吗？”

“不是吧，卡桑德拉，有时候无知就像是你的警徽一样被你随身携带。”

“你有点过分了。要是那个傻瓜在这儿时，你讨论教育层次问题的话，我就……”红玫瑰努力摆出足以表明自己不悦的气势。“别这么做，知道吗？”

“只要你答应不叫他傻瓜，尤其不要当着他的面这么叫他。”

“可是这个称呼非常适合他。”

杰克走了进来，后面跟着露比。皮帕不满地看着他俩。

“杰克，你还没换好衣服。露比，你也没换。”

“爸爸不是还没来呢嘛。”

“问题不在这儿，我希望他和露西来时，你们穿得体面些。露比，宝贝，跟杰克去把那件新衣服换上。你爸爸随时都可能到。”

露比露出甜甜的笑容，拽着杰克的衣袖说：“快点，杰克。爸爸要来了。”

露比拉着他上楼时，杰克盯着他妈妈问：“我非得这么做吗？”

“我以为你愿意给你小妹妹帮忙。”

“我指的不是小二。我指的是难道我非得，你知道的，跟爸爸在一起吗？我今天晚上真的不想出去。”

皮帕盯着儿子。“杰克！真的吗！你父亲要带你去吃你喜欢的美味匹萨。你到底怎么回事？”

“我宁愿呆在这里。”

“杰克，你必须去，没什么可商量的。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妈妈。”

皮帕叹了口气。“真不知道他最近怎么了。以前他喜欢跟他爸爸在一起的。现在让他跟他爸爸通电话都不怎么情愿。”

“青春期，皮皮。他现在只想跟朋友们一起玩游戏机，不愿意跟大人在一起。”

皮帕吸了吸鼻子，咬着嘴唇说：“他好像挺愿意跟你在一起的。”

“你说得好像这是坏事似的。”

皮帕什么也没说，整理着花瓶里的花。

“皮普？”

“卡斯，你说吧。”

“你刚刚说的我和杰克是什么意思？我以为看到我们关系好，在一起玩你会高兴。”

“我高兴。只是……”皮帕把花瓶拿到灯光下。“呃，我真觉得少了一些花。”

“不要试图转移话题，亲爱的。”

“不是，我是认真的。这束花里面本来有一支玫瑰的，我很确定。”

“皮，现在是四月份，还在下雪呢！”

“原来是有支玫瑰的，千真万确。一支红玫瑰。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它让我想到你。”

红玫瑰盯着皮帕，心里一惊。“一支红玫瑰吗？”

“很明显不是英国产的那种红玫瑰，卡斯。现在不是产那种花的季节。应该是从国外什么地方进口过来的。”

“你确定少的是一支红玫瑰吗？”

“完全确定。”皮帕转向红玫瑰问：“怎么了？”

红玫瑰转动脑筋，想着如何把话题岔开。“也许又有一个巨大的冰川融化了，”她说，“致使海平面升高。”

“别胡说了。全球变暖完全是无稽之谈。”

红玫瑰松了口气。皮帕的心思不难猜。她心想，接下来一定会说非洲国家。

“而且即使是真的，”皮帕不出所料地接着说，“从非洲国家空运过来一捧儿花也不会造成全球变暖。那些搭载着酒鬼和小混混，飞往伊比沙岛廉价航班才是罪魁祸首。”

“那么飞往加勒比海五星酒店的航班可能就不会对环境带来危害喽。”

“真的，卡斯。我以前跟理查德在一起时，事情……”

“谁在说我吗？”理查德的脑袋突然出现在窗外。

皮帕摊开手，夸张地摆出高兴的姿势。“理查德！露西！见到你们真是太高兴了。不过，你们怎么在窗户那儿？我们没听到你们敲门。”

皮帕向红玫瑰投去抱歉的目光，然后跑去开门。她划开门栓，亲吻客人，把他们迎进来。

红玫瑰不情愿地跟在后面。“理查德，需要帮忙拿行李吗？”

“的确需要，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红玫瑰惊讶地抬头看着他。理查德以前很绅士，从不会接受这样的帮助。“好吧。”

“等会儿，”皮帕说，“我去穿鞋。”

“不用你，菲利普。我和卡桑德拉就够了。给我们弄点咖啡怎么

样？我们在外面都冻僵了。”

皮帕微笑着答道：“当然可以。来吧，露西，把外套给我。孩子们正在换衣服。你们怎么……”

皮帕的声音消失在风中，红玫瑰和理查德向梅赛德斯车走去。冷风中，他俩一言不发。

红玫瑰迫使自己表现出友好。“我们这儿好找吗？”

“还好。卫星导航把我们领到最近的村子，但那之后就不能用了。”理查德按了一下车钥匙，车门解了锁。“幸好有个当地人在外面散步。我们向他问路，他一直把我们领到离这儿大概一英里的地方。真是令人愉快的家伙。我提出要把他拉回去，不过他拒绝了。他从森林那边抄了条近路回去了。”

红玫瑰的眼睛望向理查德说的那片森林。“一个当地人？你能说下他长什么样吗？”

理查德看起来很惊讶。“我可不是你们警察的线人，卡桑德拉。他只不过是给我们指路的当地人。”

“然后消失在森林中了。”

理查德专注地看着红玫瑰说：“不，准确地说他没消失。很明显他抄了条近路回去了。我可以想象得到树林中的冰雪会少一些。菲利帕跟我说你被那个警察猎人的案子搞得很不安。”他的眼神瞬间变得柔和起来。“挺可恶的案子。我想菲利帕一定已经向你转达了我的慰问。我知道那个警官是同事，更是你朋友。”

“她转达了。谢谢你，理查德。那么带你们来这儿的这个人……”

“卡桑德拉，我不会像你一样草木皆兵。”他把行李从后备箱拖出来。“他只是个帮助外地人的当地居民。我的意思是，你问这些干什么？老天啊，你不会觉得那个杀死你朋友的疯子在跟踪你吧？”

红玫瑰伸手拿了一只箱子。“我不是那个意思。”

他关上后备箱。“我现在告诉你，如果那个混蛋在我孩子们周围五十里的范围内出现，督察，追杀你的就会是我，而不是他。”

红玫瑰笑着提起箱子。“是代理总督察，还有，如果你再对我说那种威胁的话，沃德先生，恐怕你就要看外科医生了。”

理查德瞪着她说：“你太直白了。”

“只是出于极端的好奇，”红玫瑰继续问，“你怎么能确定他是当地人呢？”

理查德提起两个箱子，朝房子走去。“首先，我一提到温德米尔边塞农舍他就知道。其次，他对这个地方很了解，能穿过森林找到回去的路。尽管现在想想，他不是本地口音。但他是个非常友善的家伙。他甚至还告诉了我他的名字，他叫内森·亨特。”

第111章

“亲爱的，笑一笑。”红玫瑰从掀起的嘴唇中挤出这句话，一只手搂着皮帕，搭在她的肩上，另一只手向着露比使劲地挥动，露比笑意盈盈地把脸贴在后车窗上。“他们一定会很开心的。”

“女孩子们会。可是你看杰克……让他们跟爸爸出去玩一天，别人看了会以为我们要打发他们去寄宿学校。”

奔驰发动时，她俩弯下腰，望向车窗里面。“玩得开心点，孩子们。”

“我们会的，妈妈！”埃拉喊道：“再见，卡斯。”

“再见，埃斯。照看好小露比！”红玫瑰凝重地看着杰克说：“再见，杰克！一会儿见！”

杰克闷闷不乐的脸露出些微的喜色。从手中的任天堂游戏机上抬起眼皮说：“拜，红玫瑰。拜，妈妈。”

“杰克，我告诉过你不要……”

车子开动时，红玫瑰把皮帕拉开。她们使劲地朝露比和埃拉挥手，直到车子开到转弯处，消失在视线中。红玫瑰转身看着皮帕，拉着她的手说：“嘿，杰克的事我来管，好吗？他怎么称呼我不重要——至少他跟我说话。”

皮帕举起双手投降说：“听你的。”

“这就对了。”红玫瑰一边笑，一边把皮帕拉入怀中。“你终于同意了。”她把头埋入皮帕的头发中，说：“现在进屋给我做点午餐好吧。这是命令。”

第112章

奔驰车在雪地上行驶，轮胎嘎吱作响，车里人的欢呼雀跃都没有逃过猎人的眼睛，他躲在树林中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看了一眼表，时间很充裕。

对于即将到来的重逢，他难掩心中的喜悦，嘴角闪出一丝笑容。

第113章

红玫瑰跃过报纸瞟了一眼皮帕。“我可能得去林子里溜达一圈，查看一下。”

皮帕摇了摇头，眼睛仍旧看着她的书说：“不行，卡桑德拉，你不许去。”

红玫瑰叹了口气，把报纸折过来，扫了一眼，转移了话题。“这上面说……”

“你也不许读那些我不感兴趣的没用的文章。”皮帕放下书，拍拍身旁的椅子说：“过来跟我聊聊天。”

红玫瑰马上站起身，暗自庆幸她们没有争吵起来。“我们放纵一下，来点葡萄酒怎么样？”

皮帕看了一眼表，故作吃惊地道：“在这个时间吗？”

“天黑得早，别看现在还是下午。更何况，我们正在度假，房子里又只有我们俩个人。我们何不把衣服脱了，来个裸泳呢。”

“你脑子里就只想着这种事？”

“只有这种事和工作。”

“你怎么敢有这样的想法。”

红玫瑰离开去了厨房，回来时晃了晃手中的两只酒杯和一瓶库克香槟。“但愿孩子们别回来的太早，逮到我们。”

“卡斯，你就只有这些下流的想法。”

红玫瑰调皮地扬了扬眉毛。“喝上几杯，然后就去游泳池。你觉得怎么样？”

“理查德回来时，我们会听不到他敲门的。”

“我给了理查德一把备用钥匙。他们可以自己进来。”红玫瑰把两只酒杯碰到一起问道：“可以了吗？”

“我们是要庆祝吗？”皮帕蜷起双腿，站了起来。

“为什么不呢？”红玫瑰砰地一声拔出了瓶塞。“伯恩斯兄弟被送进了监狱，你就要成为事务所的合伙人了，孩子们功课都不错，杰克终于喜欢上了我。”她将她俩的酒杯斟满美酒。“还有我还活着。”

皮帕接过其中一杯，举向空中说：“敬威廉。”

红玫瑰愣了一下，有些伤感。

“别这样，卡斯，你知道他一定希望你好。”

“对，你说得对。敬比尔。”

第114章

猎人蹲在主房扩建部分周围的树丛中。早春的太阳很快就落山了，气温也随之骤然下降。他一边看着展现在眼前的这部无声电影，一边向手中呵气。透过窗户，他看到这两个女人脱光了衣服，想着接下来发生的事，他感到备受煎熬。

又看了一眼表：已经1700个小时了。

露丝总督察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命。

第115章

一丝不挂的皮帕优雅地跳入泳池，几乎没激起什么水花，在水下自如地游动，看得红玫瑰赞叹不已。当皮帕在红玫瑰站着的阴影处钻出水面时，红玫瑰把皮帕揽入怀中。

“按照专业的标准，这一跳可以得到九点九分。”她挑逗地吻了一下皮帕的双唇。

“切，难道不是十分吗？”

红玫瑰摇头道：“这一跳还不行，美人。你的脚有点分开了。”

“光着身子游泳有点怪。”皮帕说：“不过，挺兴奋的。我总是好奇人们为什么会裸体，不过现在我有点理解了。”

“那夏天我们来个裸体假期怎么样？”

“当然不行！我不想让别人看见我裸体。那得多不好意思啊！再说，如果让别人知道，我成为合伙人的事，就彻底没戏了。”

“保守的那个菲利普·克莱顿·沃德又来了。总是担心别人的想法。”

“人必须这样，卡斯。”

“你不需要一辈子都努力给别人留下好印象。”

“得给那些重要的人留下好印象。”

“好吧，你已经给我留下足够好的印象了，亲爱的。”又给了她一吻。

皮帕拍打着面前的水花，用手搂住红玫瑰的脖子，将身体贴向她。“我都适应这样的生活了，你知道的。只有你，我和孩子们在一起，不用工作。”

“嘿，我跟你一样。”红玫瑰给了皮帕深深一吻。

“你有氯气的味道。”

红玫瑰微笑着看着爱侣的脸庞，沉醉在她眼中散发着的幸福中。突然她感到怀中皮帕的身子一僵，脸颊失去了血色。

“怎么了，怎么回事？”红玫瑰用手指抓着皮帕的胳膊问。

“外面。那里。”

红玫瑰将身子转向那扇大片的落地窗。“皮普？”

“刚才有一张脸。”

红玫瑰急忙趟过泳池里的水，来到池边。跑到窗前，双手拢在头前，遮住灯光，把额头贴在玻璃上。

“你看见了吗？”

红玫瑰没有回答，眼睛来回地扫视着屋外，她呼出的气给窗子蒙上了一层雾气。擦去雾气，她仔细地望向眼前深沉的阴暗处，昏暗的月光下映现出树木的影子。寂静无声。

“外面什么也没有，皮普。或许是你的错觉。”她在头脑中回想之前的行为。门和窗户都锁好了吗？她确定自己锁好了。“来吧，咱们去按摩浴缸洗个澡。”

第116章

老旧的食品储藏室的玻璃很容易就被打碎了，猎人把滑雪头罩裹在手上以减小声响，把玻璃碎片推到下面的冰柜上。

他熟练地把手探进那个洞里，拉开了上了锈的门插。暗自窃喜，真是太容易了。

第117章

红玫瑰仰头靠在身后的海绵枕上，浴缸里的泡泡将她的恐惧一点点洗去。“我们也应该买个按摩浴缸。”她伸出胳膊，用手在瓷砖上摸索着香槟。

“等我成为合伙人，你成了警司，我们可以买两个。还可以建个游泳池。”

“我？警司？整天窝在该死的办公室里？绝对不行。告诉你，工资是陷阱。”红玫瑰抬起头，睁开眼睛。“我认识你时就该知道你占有欲强。”

“说我吗？”皮帕凑到红玫瑰跟前，挨着她坐到按摩浴缸的环形区域。“我占有欲一点也不强，卡桑德拉。我只是品位高。”

红玫瑰分开两腿，让皮帕依偎进两腿间，背对着自己。然后伸开双臂搂着皮帕的脖子，拉着她靠近自己，双乳贴着皮帕的肩膀。“品位高。对，你肯定品位高。”她轻轻地咬着皮帕的耳朵。“你选择了我，对吧。”

皮帕向后倚靠在红玫瑰身上，用脚趾追踪着震动着的水流下面聚光灯的光线。“太宁静了。只有我们俩，就好像-----”

扬声器里的轻音乐突然停了，取而代之的是雷鸣般的静电声。红玫瑰迅速地坐直了身体，困惑地环顾四周。

昏黄的浴室里回荡着刺耳的鸟鸣声。红玫瑰和皮帕都用手捂着了耳朵。

“这到底……”

扬声器里噼噼啪啪地传出歌曲《工作时吹口哨》的主旋律。这时，按摩浴缸缓缓地喷射出水流，水面恢复了平静。

红玫瑰把皮帕拉到她身边，感到喉咙发紧，心底升起一股极度的恐惧。

像开始时一样，音乐又猝不及防地停了。红玫瑰感到自己热血上涌，身前的皮帕呼吸急促。

扬声器又一次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

跃动的色彩浮现在浴缸底部。

一张带面具的脸出现在水波下，在水中摇摆晃动。

“我实在是喜欢工作时听点音乐。”扬声器里传出沙哑的电子合成声音。

红玫瑰感到一阵恶心，胃里泛起一股酸水。她本能把皮帕拉向自己，抱得紧紧地。眼睛在头顶搜索，看到了一片移位了的吊顶板，从那后面发现了投影仪的灯光。

那张面具脸晃动了一会儿，又用那种金属质感声音说：“让我做个自我介绍。我叫罗尼·麦奎因。你可能听说过我，总督察。”

卡斯紧紧地抱住皮帕。“罗尼·麦奎因已经死了。”

“你了解这事，对吧？”

“老爷子想救他来着，但是没来得及。”

“啊，对。亲爱的威廉。你的上一任可是我的老朋友了。”

“他跟我可不是这么说的。”

“安德鲁斯是个正直的人，别误解我。他打算救我来着。所以我才让他死得没那么痛苦。你是知道的，不是吗？你当时在场。”

“你他妈的是谁？你想要什么？”

“我已经告诉你我是谁了。至于我想要的东西嘛……我要那个苹果。”

“卡斯？”皮帕的身体在颤抖。她用一只手抓着红玫瑰的腿，另一只手徒劳地试图遮住自己的身体。

“别怕，我能控制住局面。”然后对着屋子大声说：“你认为是我拿走了苹果，我叫你麦奎因，还是叫你真实的名字？有人从我们这儿把它拿走了。它在猎人手里。”

“我就是罗尼·麦奎因，红玫瑰。罗尼·麦奎因本人。你的那位死了的前任总督察有点自作聪明。他真应该调查清楚，而不该去相信报纸

上的报导。”

“好吧，就算你活着。但是你在浪费时间。我还是没有苹果，猎人把它拿走了。”

“好吧，我知道苹果在他手上了。”空中传来一阵机械的笑声，那张戴面具的脸在水下上下浮动，就好像是坐在喷泉上一样。“不幸的是，你必须死，我的朋友才能把那个苹果交出来。很抱歉，我也是没有办法。”

“这是你的诡计。他带着苹果出境了。我们在监控录像中看到他通过了多佛。”

面具人用那种合成的声音变态地笑了一阵儿。“他的确出境了，红玫瑰。你说得对。不过，他又回来了。你和你所谓的家人一起整理行囊，准备动身享受愉快的假期的时候，他就在伦敦，跟我在一起。当然，从那时起，他就一直跟着你们到了这个荒郊野地。不过，你是个好警探，红玫瑰。这些都没能瞒过你。”

红玫瑰感觉皮帕倒吸了口气，把身体向后靠在红玫瑰身上问：“你知道？”

“别怕。不论他是谁，他都不在这儿。那只是----”

红玫瑰听到了子弹上膛的声音，就在这时，她感觉到了那个冰冷的枪管顶在了她的太阳穴上。

“罗尼的确不在这儿，”一个熟悉的声音对她说，“可我在这儿。过得怎么样啊，姐姐？好久不见。”

第118章

“姐姐？”红玫瑰听到皮帕喘着气问。

“别怕。”红玫瑰在她耳边低声回应。她咽了口吐沫，眼睛尽量盯着前面，紧紧地抓着皮帕的手。她感到靠在她身上的皮帕抖得厉害。

“我知道是你，内森。”

“是啊，挺有趣的，对吧？”

这时猎人在红玫瑰的身边跪了下来，枪口仍然抵着她的头，她能够听得到猎人在自己耳边的呼气声。他用戴着手套的手抓住红玫瑰的下颌，将她的头转向自己。“你不打算把我介绍给你女朋友吗？”

红玫瑰僵了一下，打算摆脱他的手。而他把她的脸抓得更紧了。“她不是我什么人。”红玫瑰边说边用力地抓住皮帕的手臂，连指甲都深陷其中。“只是认识而已。”

“只是这样吗？你们刚才的举动很有趣啊。她是在练瑜伽吗？我跟我的朋友可不会有那样的举动。”

“我可可不记得你有朋友，内森。”

“是啊，那一点儿也不奇怪，做着无聊的工作，还要养活一个妈，还有一个疯言疯语的同性恋姐姐。我们怎么看都不像家人。”

“妈妈已经尽力了，她身体不好。”

“你可真是轻描淡写啊？”猎人大声地笑着，纵情地用舌头舔着红玫瑰的脸，引来红玫瑰满脸厌恶。“对了，不管怎么说，有你照顾着我，不是吗？”

红玫瑰强忍住泪水。

“她告诉过你这事吗？”猎人把枪管从红玫瑰的太阳穴移开，轻轻地拍打着皮帕裸露着的肩膀。“我姐姐有没有告诉过你，从前妈妈出去倒班时，她让我在晚上溜进她的被窝？我以前是在她怀里哭着睡着的。”

皮帕晃着脑袋，什么也没说出口。

“没有吗？她没跟你说我和她之间的事儿？我过去是怎么给她快乐的？她起初反抗来着，不过当她意识到我很享受时，她就只是躺在那，接受我给她的快乐。”

“说得好像我能选择似的，内森。你那时用刀抵着我的喉咙。”

“是啊，一开始是用刀来着。后来我弄到了那副古怪的手铐，用它把你铐住的。讽刺的是她竟然成了该死的条子。不是吗，女朋友？”

皮帕别过脸去，止住泪水。

“我打赌你从来不知道她还有弟弟，对吧？我打赌她从来没提到过我。”

“你不是我亲弟弟，内森。你从来都不算是我弟弟。”

猎人用枪管轻拍着皮帕的头。“抱歉，不是亲弟弟。你们从来没把我当过家人，对吗，姐姐？”

“你想干什么，内森？”

“我想干什么？嗯，让我想想。我想干什么呢？”

扬声器中又传来了麦奎因的金属质感的声音。“你自己继续玩吧，猎人。我还有点事。”

猎人抬头开了一眼扬声器。“我已经掌控了局面，奎尼。你确保把这些都录上就行。等她俩归西之后，我还要靠这段录像来找乐子呢。”

“给你录着呢。不过你可别想让我在旁边看着。我感兴趣的洞只有一个。你完事了叫我。”嘶嘶的静电声没了，投影仪映射出的面罩脸也消失了，按摩浴缸的水面又恢复了平静。

猎人笑着说：“看来这里只有我们三个人了，红玫瑰。我，你还有你的女朋友”

猎人从她们身边挪开时，红屏住了呼吸。她抱了一下皮帕让她保持冷静。“皮普跟我们之间的恩怨无关，内森。让她走。”

“不要浪费口舌了，姐姐。”猎人用枪管挑起放在日光浴躺椅上的浴袍，举在空中。

“你们不如先穿上。”

红玫瑰和皮帕没有动。

“现在就穿上，要不我就把你俩都杀了。”

红玫瑰在水中催促着要皮帕往前走。“照他说的做，他的目标是我。”

皮帕犹豫地淌着水走到浴缸的另一侧，双手插在腋下，挡住胸部，徒劳地试图守住体面。一脸惊恐。

红玫瑰跟在她身后，看着她尴尬地爬出水面，伸手去够浴袍。整个过程中，红的视线一刻也没离开过猎人。

皮帕把白色的浴袍裹在自己身上，遮住私处，猎人的眼睛贪婪地看着皮帕裸露着的身体。他用头指向躺椅。“坐在那，不许动。”

“红玫瑰？让我拉你一把。”猎人伸出一只手，想要帮她从浴缸出来。

红玫瑰不情愿地抓住那只手，让他把自己从水中拉了出来，拉到他怀中。她感觉到他手中的枪顶着自己的大腿，在周围游走，在两腿后面来回地蹭着。

他的眼睛比她记忆中的还黯淡无神。他的呼吸中弥漫着香烟的腐臭味道。尽管反胃得厉害，红玫瑰还是很沉着，他们的鼻子几乎碰在了一起，幸好她看不见皮帕此时的表情。

“见到我高兴吗，姐姐？”

“警察马上就到，内森。如果你现在离开，我们就不追究了。”

“得了吧，红玫瑰。”

“我是认真的，内森。现在走的话，我们就当做什么也没发生。”

“抱歉，姐姐，我做不到。”他向后退了一步，对她高挑曼妙的身姿投来赞赏的目光。“你发育得不错，我一直知道你会是个好看的婊子。”

红玫瑰毫无征兆地抬起膝盖，猛踢猎人的大腿，边上的一只手正要出拳，猎人把枪抬起来，指向她。猎人推了一把她的后背，指向浴

袍。

“把它穿上，红玫瑰。我现在看够了。”

红玫瑰伸手拿起了浴袍，将手臂伸到袖子里。当她低头系浴袍带子的时后，猎人用拳头连同手里的枪一起打在了红的肚子上。红疼得弯下了腰，猎人用另一只手抓着她的下巴。红玫瑰勉强看得到皮帕，她被吓得目瞪口呆。这时，枪管插进了她的嘴里。

“现在只有枪了。看在过去的情分上，过会儿我可以让你为我口交。不过，我猜你想先看你朋友为我口交，对吗？”

红玫瑰无法回答她是否愿意。有支枪管在她口中，她只是哼了一声。

“她以前有过男人吗？”猎人问。

红玫瑰眨了眨眼，忍住泪水。拼命地地回想着她受过的训练，在她的记忆库中搜寻，搜寻能帮她们摆脱困境的方法。

“我以前有过男人。”皮帕以她一贯的律师口吻平静而清晰地说。“抱歉，打碎了你的幻想。”

红玫瑰设法转过身，向皮帕摇头，要她不要激怒猎人。因为口中的枪，她无法说话。

猎人转过身来面对着皮帕，把红推到皮帕身边。

“是这样吗，女同性恋？”猎人把红推得更近些，枪仍然放在她口中。红玫瑰使劲地用眼神示意皮帕别说话，但当她看清了状况，红玫瑰意识到皮帕是完全冷静的。之前的惊恐已经消失了。不再赤身裸体，不再脆弱无助。几分钟前在红玫瑰怀中的那个惊恐万分的女人，已经摇身一变，成了大律师菲力帕·克莱顿·沃德。

第119章

“内森，怎么不是？”皮帕展开手臂，好像她正站在法庭上，询问一位有敌意证人。“好的，内森。让我来告诉你。遇见红之前，我有着幸福的婚姻。我嫁了一个好男人。不是那种只有手里拿着枪才能得到女人的孬种。”

“是吗？”猎人不屑地说。“不过很明显他不能在那个重要的方面满足你，否则的话，你不会和我姐姐勾搭上。”

皮帕的眼睛始终对视着猎人。“哦，他给了我极大的满足。他跟我生了三个可爱的孩子。”她顿了一下，直视他的眼睛问：“你怎么样呢？你生过孩子吗，内森？”

“那代表不了什么。不过，你不用担心你的那些小东西们。你死后，他们叔叔会照顾他们的。”

“叔叔？”

“屁股后面跟着一个蠢女人，开着奔驰的那家伙。”

“那个恰巧是我丈夫。”

“你的什么？”猎人抓着红玫瑰的头发，把她拖了一圈，那把枪现在放到了他身体的一侧。枪从嘴里出来，红玫瑰松了口气。他揪着头发猛地向后拉她的头。“这是什么事啊？他妈的滥交俱乐部吗？”

“他们正在办离婚。”红玫瑰从紧咬着牙关，疼痛万分地从牙缝中挤出这句话。猎人发出一声冷笑，盯着皮帕。“然后呢。我想这应该是民事伴侣关系 1 了？”

皮帕仍然出奇地冷静。“我们不需要用一张纸来证明彼此的爱，内森。不过，我想你是无法理解的。我猜你从来没得到过爱，一次也没有。”

“快闭嘴，婊子。”

“放卡斯走，我跟你算这帐。”

猎人放声大笑。“会轮到你的，别担心。”

“做梦去吧。如果我需要男人的话，我会继续跟我丈夫，不会跟你这样的人渣。”

猎人笑了笑。“这正是我喜欢的，拼搏精神。红玫瑰学会了不反抗我，只是躺在那儿，她这样我的快乐都被她剥夺了。但是你，拉拉。我想你会是一匹刚烈的野马。你是个高大上的婊子。而高大上的婊子需要高大上的男人。所以，你今天走运了。”

皮帕对他回以一笑。“相信我，纳森。我丈夫就是个高大上的男人。我说的对吗，理查德？”

猎人顺着皮帕的视线转过身去，一把活动扳手朝他砸了过来。他本能地向后一仰，放开了红玫瑰。

她回过身，看见理查德用一只手臂勒住了猎人的脖子，另一只手臂拼命地想去抓住猎人拿枪的那只手。

“你们两个离开这儿！”

“呆着别动，皮普！”红玫瑰向前一个箭步，一头撞在猎人的肚子上，三个都撞得一趔趄。红玫瑰用两只手抓住了那支枪。

红玫瑰抬起膝盖撞向猎人的裆部。“这一下是为皮帕给你的，你这个恶棍。”

猎人疼得弯下了腰，红玫瑰抓着他的手臂，用力地撞向自己的膝盖，枪掉落在地板上。红玫瑰粗野地擒住猎人的双腿，把他一下子扔到墙上。他跪在地上挣扎着直起身来，这时，他停止了反抗，露出一丝嘲讽的微笑。在他面前的是他自己的枪，只是现在握在理查德的手中。

理查德的枪口对着猎人，他呼吸急促，握着枪的手紧张地抖动着。

“爸爸！”门口传来杰克的声音。

皮帕用手捂着嘴，抽搐地呜咽着。红玫瑰警惕地看着猎人，什么也不敢说，害怕局势失控。

理查德没有转身，他紧紧地盯着猎人。“离开这，杰克。去照顾姐妹妹。”

杰克看向红玫瑰。

红玫瑰深吸了一口气说：“杰克，回到姐姐妹妹身边，她们需要你。”

杰克站在那儿没动。

内森站起身来，对着理查德笑笑。他擦了一下嘴唇的血。“过来呀，帅小伙。”他朝理查德走了过来，理查德缓缓地后退。

“爸爸！”

理查德停住了，可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猎人。“杰克，离开这儿，马上。”理查德拿稳了枪。对猎人说：“往后退。”他用枪示意猎人退到红那边去。

猎人退了回去，理查德向前挪了挪。

猎人看着杰克，笑了一声。“看没看过警探哈里，小朋友？你爸爸就是。看看他，他还以为自己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他嘲笑着理查德。“开枪啊，没用的家伙，打死我啊。”

猎人在原地转了一圈，扑向红玫瑰，红玫瑰大叫着：“开枪！”猎人粗暴地抓住红玫瑰的腰，把她撞倒在浴缸旁边，把红玫瑰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一把揪住红玫瑰的头发，向后拉扯她的头，亲吻着她的脸颊，然后把她的头浸到水里。

“放开她！”理查德僵在那里，手里拿着枪，瞪着眼睛，额头上布满汗珠。

“爸爸！别愣着！”杰克无助地看着猎人把红玫瑰的头按到水下。

“放开她！我要开枪了，老天快帮帮我吧。”

“没人不让你开枪啊，大男孩。”气泡从水中冒出来，猎人感觉到了红玫瑰没劲了，她的腿和手臂疯狂地拍打着水面。他扭头笑着对理查德说：“还不能想男人那样扣动扳机吧，伙计？”他转身看着皮帕。“难怪你会……”

那半瓶库克香槟的酒瓶砸在了猎人的太阳穴，酒瓶被砸的粉碎，深红色的酒水洒到了水中。

“你这个混蛋！”杰克愣在那，看到猎人栽进了浴缸，把手中的瓶颈扔在了地上。他跑向前，抓住红玫瑰，把她从浴缸里拖出，扶她坐直，用手抱着她。“不要死，卡斯！求你别死！”

呼哧呼哧地吸了几大口空气，红玫瑰清了清肺，一把搂住杰克。皮帕也跑过来，抱住他们俩。三人一起望向理查德，他拿着枪还站在那。

“对不起，我做不到。我……”他把枪扔进水里，大口地喘着气，平复他紧张的情绪。“菲力帕，给警察打电话。真正的警察，不是朱丽叶·布拉特。”

他向儿子伸出手说：“杰克，到这来。到爸爸这来。离她远点。”

杰克极不情愿地慢慢地与红玫瑰和皮帕分开，把脸转向父亲。他看了看理查德，又看看水底的枪，又看回理查德，好像在播放慢动作。杰克的眼中显露出指责的神情，他转过身，抱紧红玫瑰。“不。”

“杰克。菲力帕，你们俩都离她远点。”

皮帕用一只手搂住红玫瑰说：“理查德，你走吧。”

理查德看向杰克。“来吧，儿子。”

杰克抓着红玫瑰的胳膊。“不，我不走。”

“杰克！过来！”理查德命令道。“我是你爸爸。”

杰克盯着父亲说：“对我来说，卡斯比你更像爸爸。”

红玫瑰把杰克揽在怀中。她抬头看看理查德，然后又看了看猎人。“我们先处理他吧。”

理查德和红玫瑰一人一边把猎人拉出了浴缸。内森·亨特，也就是猎人倒在瓷砖上，像一条被扔在渔船甲板上的鱼。

杰克挣脱了妈妈的怀抱，站着看向猎人的身体。“他没死吧？”

理查德仍然满脸怒容，默默地等待着指示。

“我没打算杀死他，”杰克呜咽着说，“我只是想……”

红玫瑰听到杰克低声地抽泣，心如刀绞。她深吸口气，对理查德

点了一下头。

理查德跪在猎人的身旁，仰起他的头，以使气道畅通。深吸口气，一只手放在猎人胸前，闭上嘴，嘴唇附在猎人嘴上，使劲地吹了两口气。

他把头贴到猎人胸部，又听了听，然后十指相扣，开始按压他的胸部。

没什么反应。他又做了一遍。

“看在上帝的份上！”红玫瑰推走理查德，用力地捶打猎人的胸部，剧烈地捶打着，然后深吸一口气，贴在他的唇上。她抬头吸了口气说：“喘气啊，你个混蛋！你别想死得这么容易。我要你受到法律的制裁！”她又一次低下头，嘴唇对着嘴唇，把口中的空气用力吹入他的肺中。

在第五次按压的时候，内森·亨特吸入一口氧气，咳出了水。他睁开了眼睛，对红玫瑰笑着说：“嗨，姐姐。”

¹ 英国民事伴侣关系是指在2005年12月5日,英国正式允许同性伴侣登记。

第120章

红玫瑰趁猎人还没有完全恢复，用浴袍带子把他的手捆绑在身后。又捆住他双脚，把失去抵抗能力的他留在地上。

“皮普，带上杰克，看看女孩子们是否安全，带她们离开这。打电话给伦敦警察局，告诉他们需要安排移交。”红玫瑰看看理查德。“你留在这儿，帮我看着这个恶棍，在我没意识到自己出错把他扔进……哦，糟糕。”

红玫瑰抬头看见埃拉站着门口一脸困惑。露比抱着埃拉的大腿，看着红玫瑰。露西站在她俩身后，紧紧地抱着门框。

“怎么回事？”埃拉问。她把手伸进口袋掏手机。“我要传到脸上！”

露比向前迈了一步。“我看见你亲他了，凯茜。他是英俊的王子吗？”

“不，露比，他不是王子。”红玫瑰伸出手臂说：“到这来，宝贝。”

“别过来，露比。”理查德严厉地命令道。

“好了，理查德。”皮帕坚决地说。“这里没有你什么事了。现在跟孩子们说再见吧。”

“他们是我的孩子，菲利普。我们不要——”

“我们没有什么好谈的，理查德。埃拉，露比。马上过来。”

埃拉不情愿地领着妹妹走过来，小心翼翼地看着父亲。“爸爸？”

“没关系，埃拉，”理查德平静地说，“照你妈妈说的做。”

皮帕把女儿们拉到身边，紧紧地抱在怀里。“什么事也没有，埃拉。不用担心。我们只是……露比？你怎么去那了？”

“我在外面看到了这个，妈咪。漂亮吗？”露比笑着把手伸到皮帕面前。

红玫瑰松了口气，透过浴室的灯光，她看到露比的小手里有一个

闪闪发光的苹果。

“我能拿着它吗？”露比问。

“只能拿一会儿，小美女。”

第121章

“妈咪什么时候能到家？”

“很快，甜心。你睡前她就能回来。”

“你能保证吗？”露比用乞求的眼光看着红玫瑰。

红玫瑰看了一眼手表，十指相扣说。“我保证。现在，我们回去看白雪公主好吗？”

露比考虑了一下这个提议，然后摇着头说：“额哦。”

“额哦？”红不相信地盯着她看。“你不想让我继续给你念白雪公主了？”

露比摇摇头。“我要听新故事！”

“没问题，美人！哪个故事？”

露比急忙从床上下来，跑向书架。“我挑书时，给妈妈打电话，告诉她快点回来。告诉她已经很晚了，我想要个晚安吻。”

“遵命，长官。”红玫瑰向她敬了一个礼。她一边按着手机，一边看着露比抽出一摞书，摊开放在地毯上，打算从中挑选出一本。

“《汉塞尔和格莱特》怎么样？”

“哦。”

“《大拇指汤姆》？”

露比向她投以不屑的目光。“男孩子们才喜欢看那本书。”

“当然，看我多笨。那么---哦，皮普？你在哪儿呢？”

“出租车里，赶上堵车了，我要很晚才能到家了。”

“有个小女孩正在等你的晚安吻。”

“卡斯，告诉她我很抱歉，可我很晚才能到家。”

“你离这多远？”

“不是因为这个，卡斯，是因为.....”

“皮普？”

皮帕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我们需要谈谈，卡斯。最好我到家时，露比已经睡着了。”

“噢，天啊，发生什么事了？”

“我到家再跟你解释。”

“皮帕？是理查德出了什么事吗？”

“跟他没关系。”

“那是什么事？”

“事情有点复杂……”

“皮帕！”

“你跟露比在一起吗？”

“她在这呢。”

“你最好到房间外面去。”

“有必要吗？”

“有必要。”

“露比宝贝，我要到浴室去一下。我回来时，你一定要选好想看的故事书。”

“我能跟妈咪说话吗？”

“她现在在出租车里，亲爱的。”

“可是你正在跟她通话呀。”

“露比宝贝，妈咪说她很快就回来了。”

红玫瑰来到浴室，插上了门。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皮帕？只有我一个人了。说吧。”

“他们刚给我分派了一个新的委托人，卡斯。我刚要离开办公室，就接到了通知。”

“就这事？”

“听我说完。”

红玫瑰深吸了口气说：“接着说吧。”

“卡斯，我要为内森·亨特辩护。”

~

红玫瑰走进来时，露比正坐在床上。“你出去了很长时间啊。”

“对不起，美人。我去刷牙了。”

“你眼睛怎么红了？”

红玫瑰挤出一丝微笑。“我给你读故事书读得太久了，宝贝。你选好下本书了吗？”

“《从前的故事》！等你的时候，我已经把插图都看完了。我们一起看这本书吧！”

“选得不错，露比！我最喜欢这本书！”

红玫瑰接过书，翻到第一页。

“好的，美人。我们先看这个故事。《长发公主》从前，有一位……”

完

玫瑰花环

萨菲娜·德福奇 (Saffina Desforjes)

张佳敏 董梅姗

玫瑰花环

红玫瑰童谣之圣诞前夜

红玫瑰童谣犯罪惊悚系列
“推理小说第一夫人”萨菲娜·德福奇最新短篇小说
伦敦警局惶惶平常的圣诞前夜，午夜时分圣诞老人的到访

萨菲娜·德福奇 (Saffina Desforges) · 著

张佳敏 · 编辑

张佳敏 薛漫 · 译

Fiberead
- 2015 -

那是圣诞的前夜¹，满屋节日的装扮
小动物都已睡去，连老鼠也躲了起来
精心装点的长袜挂在烟囱边
期待着圣尼古拉斯²的光临
孩子们依偎在暖暖的被窝里
满脑子甜蜜的糖果
妈妈裹起头巾，我戴着帽子
才定下神准备睡个冬日的长觉
草坪外传来了蹄子的得得声
我跳下床想去看个究竟
我闪电般来到窗前
翻开窗板，掀起窗帘
月光撒在新落的白雪上
给月下的万物披上晌午的光芒
突然眼前出现奇迹般的景象
一架小雪橇和八只小驯鹿
还有一个小老头，生气勃勃，动作敏捷
我知道那一定就是圣尼古拉斯
他的驯鹿跑的比鹰还快
他吹着口哨，欢呼着，喊着驯鹿的名字
嘿，达舍！嘿，丹瑟！嘿，普兰舍和维克星！
前进，科米特！前进，朱庇特！
前进，唐德和布利琛！³
嘿，冲呀，冲呀，一起给我冲，
冲到门廊顶，冲上围墙！
如同飓风来临前的枯叶
当遇到阻碍，便飞向了天空
飞向房顶
带着满满的一袋玩具，还有圣诞老人
随即房顶上变得热闹非凡

蹄子的腾跃踩踏声不绝于耳
我收回思绪，向周围看了看
圣诞老人沿着烟囱蹦下来了
他全身都穿着毛皮衣服
他那衣服早已失去了光泽，布满了灰尘和油烟
他从身后拿出一大包玩具
他就像一个小贩，打开了他的包裹
他的眼睛是那么明亮，他的酒窝是那么甜美
他的脸颊像玫瑰，他的鼻子像樱桃
他那滑稽的小嘴笑的像弯弓
他的胡须像雪一样洁白
他嘴里叼着一根烟斗
袅袅升起的烟圈给他围上了一个花环
他有一张宽宽的脸和一个圆圆的肚子
当他大笑时，犹如一碗果冻在摇晃
他体态丰满而肥胖，他是一个快乐的老精灵
当我望着他时，我哈哈大笑
他的一个眼神，他的一个摇头
让我知道，没有什么值得我去害怕
他没有说一个字，只是去做他的工作
他装满了所有的长袜，猛一转身
摸摸鼻子，点点头，爬上了烟囱
他坐上雪橇，对着麋鹿们吹起口哨
快乐地离去
虽然他已远去，我仍听到了他的呼喊
他说：“圣诞快乐，晚安！”

1 克莱门特·克拉克·穆尔（Clement C. Moore, 1779-1863年），美国教育家和诗人。他是《从圣尼古拉斯来的圣诞老人》（1823年）的作者，这首诗更为人们熟知的名称是《圣诞夜》，是他为他的孩子们写的诗，最初匿名发表在纽约特洛伊市《前哨》杂志上。正是这首诗使圣诞老人的形象家喻户晓，圣诞老人所骑驯鹿的名字也出自此书。

2 圣诞老人不总长得像如今我们熟知的扛着礼物乐呵呵的白胡子老人。实际上，在美国，圣诞老人起源于18世纪落脚美国的荷兰移民。这些荷兰移民在每年的12月6号集会，以纪念圣尼古拉斯（Saint Nicholas）的死亡。普遍相信，圣尼古拉斯出生于公元后280年的当今土耳其地域。圣尼古拉斯一生好善乐施，这使他成为了欧洲历史上的传奇。他的荷兰绰号Sinterklaas（Sint Nikolaas的简称）最终成了演变成了Santa Clause。

3 圣诞老人的八只麋鹿名字分别为 Dasher, Dancer, Prancer, Vixen, Comet, Cupid, Donder, Blitzen 译文采用音译。

玫瑰花环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一章

“我真喜欢那首诗。”

瑞德稳稳地拿着那本书，泪眼迷离，思绪回到了从前，她那时四岁，像露比一样。手里拿着打满补丁破破烂烂的仙蒂娃娃。和爸爸妈妈坐在那张扶手胶带破了个大洞的，包着塑胶套的绿色沙发上（把那胶带都撕了是不是会更好呢？不过这主意听上去实在太傻了）。那本有梅布尔露西特维尔插画的儿童诗集就放在她的膝盖上。

那可爱的阿特维尔水彩画慢慢的变成了书架上露比最新收集的那些二十一世纪花里胡哨的画册。那绑着透明胶带，扶手有个大洞的绿色沙发成了露比的粉色小床。那坐在爸爸妈妈中间的小女孩变成了露比，她怀里抱着一只早就变得松垮垮的兔娃娃，兔娃娃褪了色的粉红耳朵有气无力地耷拉着。穿着粉色睡衣的腿伸出被子，连床的三分之一都够不到。

露比的大声抽泣把她拉回了现实。

“露比斯？”瑞德放下书，看着泪水在露比那赭色的眼睛里打转。她把孩子拉向她，问道“露比斯，怎么了？你不喜欢吗？”

露比点了点头。继续哭泣。

“好吧，甜心，我有点不明白了。我以为你想要听圣诞故事呢”

“我想要。”

“那为什么要哭呢，小宝贝？今天是圣诞夜的前一晚。这应该让你兴奋呀，为什么要伤心呢？圣诞老人明天就要来了呀。”

“他不会来了，”露比说。“故事里说的都是假的。他怎么能从烟囱里下来呢？”

“要下来很简单呢，甜心。他一跳就能下来了。然后他只要把他的手指放在他的鼻子边上点一点头就能回到屋顶，看，就像这样。”

瑞德有模有样的学着圣诞老人从烟囱里飞出去的动作。但是露比只是盯着她看，演技简直有得奥斯卡奖的潜质，一滴泪水在那孩子的脸颊上滚落。

“但是凯西，我们没有烟囱啊，”露比细声说。瑞德伸出手抹去露比脸颊上的眼泪“甜心，我们去年家里也没烟囱呀，圣诞老人不也给了你一大袋的礼物，不是吗？”

露比点了点头，眼中闪着一丝希望的光芒。

“你看，宝贝儿，圣诞老人的小精灵可是非常聪明的哟。你知道我车里的那个可以告诉我去哪儿的卫星定位器吗？好吧，圣诞老人的雪橇上有一个特别的卫星定位器，它不光可以告诉他所有的小孩子住哪儿和他们是乖还是调皮，它还能告诉圣诞老人哪幢房子有烟囱，哪幢没有。”

露比抬眼看着瑞德。“真的吗？”

“我怎么会骗你呢，露比斯？你还记得几天前在路上看到的圣诞老人的雪橇吗？”

露比点头。“但那不是真的，因为那个雪橇被一辆车拉着。真正的圣诞老人有驯鹿。

“你说的对。但是被车拉着的圣诞老人雪橇依然很特别。车里的是圣诞老人的代理人。”

露比有点不相信。

“说真的。”瑞德说。“你还记得埃拉在谷歌地图上给你看我们的房子吗？这和那个是一回事儿，只不过这次是圣诞老人的小精灵开着车四处转悠，给每一幢没有烟囱的房子拍照，那样圣诞老人就能知道通向花园的门在哪儿，那样他就能从后门进来了。”

露比的脸上开始浮现笑容。

瑞德贴近她。小声对露比说“去年圣诞夜下雨，妈妈的新地毯被圣诞老人踩得到处都是泥脚印！”

露比犹豫的微笑变成了放声大笑。“那妈咪有没有骂圣诞老人呢？”

“你开玩笑吧。没人能骂圣诞老人。那是违法的”

露比又变得表情严肃起来“但是凯西”

“怎么了，宝贝儿？”

“我们装了一扇带密码的新门，圣诞老人要怎么进来呢？”

“你奶奶明天要带你去哪儿？去圣诞老人小屋是吗？”

“是啊，但那不是真的圣诞老人呀”。

“当然不是啦，马上就要到圣诞夜了，真正的圣诞老人正躺床上休息呢，到了晚上他就要忙着满世界的到处送礼物了。不过你去小屋的时候可以把我们家密码门的事儿告诉假冒的圣诞老人，他会替你转达

真正的圣诞老人的。”

露比微笑着，眼泪早已消失不见。“那么驯鹿会停在屋顶上吗？”

“当然啦，到时候他们会非常饿，你得准备一个胡萝卜要么苹果，或者两样都要！记得明天和奶奶在一起的时候买一些。不过现在呢，年轻的女士，是时候睡觉了。记住了，圣诞老人知道谁最淘气，谁最听话。”

露比滋溜一下钻进了被窝。“我知道，我知道。他有一本名册，他正检查第二遍呢。”

“说的没错。还有你别忘了那本驯鹿名册喔，”

露比从被窝底下伸出脑袋问。“什么是驯鹿名册？”

第二章

“露比，最后一次警告。麻烦你像个正常的有教养的人一样好好坐下来吃你的早饭好吗，”皮帕第三次说。

“但是妈妈……”露比朝着厨房的窗户伸长了脖子，扫视着天上的云朵。

“我说，妹妹啊，大白天的你可找不到圣诞老人，”艾拉笑着说道。“他只在晚上出来。”

露比转身瞪着她姐姐。“我当然知道，你这傻瓜。我不是在找圣诞老人。我在找彗星。杰克说它们就像天上闪亮的星星，不过带着一根尾巴。”

皮帕盯着她最小的女儿。“小姐，你从什么时候起对占星学感兴趣了？”

杰克重重地叹了口气。“是天文学，老妈。占星学是指星座运势之类的东西。”

“露比，你马上会见到一个背着礼物，穿着红衣服的黑头发矮胖老头。”瑞德从过道走出来，一手拿着牙刷，一手拿着黑莓手机。“还有你，皮帕，准备好在杰克和戴伦的陪伴下度过出人意料充满惊喜的一天吧。”

“你别提醒我，”皮帕说，轻轻地把露比拉回桌边。“提醒你一下，老妈我为了应付这位到处找带尾巴的星星的帕特里克摩尔大小姐已经忙的不可开交了。毫无疑问她一定会向圣诞老爹讨一台显微镜作为她的礼物的。”

“妈，是天文望远镜。”杰克叹息道。

皮帕不削一顾的挥了挥手。“一回事儿。”

瑞德匆匆的吻了一下皮帕的脸颊。“我可不这么认为，大律师阁下。我得走了，有些人可得工作来养家糊口呢。待会儿见，孩子们！”

“孩子就像小山羊，有奶便是娘，卡桑德拉，”皮帕对着已经关上的门抗议道。“不过碰上杰克和戴伦这俩小祖宗，我估计我不得不破例那么一回了。”

第三章

“把嘴撅起来，大姐头。”柏瑞泰勒的影子犹如哥斯拉怪兽逼近纽约摩天大楼般的笼罩在瑞德的写字桌上，瑞德探长正无精打采的把文件分门别类，在临时拼起来的桌上堆成一摞摞的小山，这可和她想象中的圣诞夜早晨相去甚远，幸亏只上半天班。

“不好意思，你说什么？”

“圣诞节就该做点圣诞节该做的事儿。”

“什么该做的事儿，柏瑞？”瑞德头也没抬，刚吃完早饭，她不想马上看见泰勒那令人倒胃口的马克杯。“你没看见我正忙着赶进度吗？”

“对不起，大姐头。”杰兹哈瑞斯在一旁帮腔，“我想巴兹¹这回可把你逮个正着了。”

瑞德缓缓地抬眼看着这两个对着她傻笑的探员。

“槲寄生。”泰勒用他那肥嘟嘟的手朝着衣架上挂着的那一撮绿色塑料树枝指了指，“你必须服从，这是规矩。²”

瑞德叹了口气，她可以瞥见在一旁笑嘻嘻的泰瑞米勒和安妮哈格里夫斯饶有兴致的等着看好戏。她深吸一口气，一年就这么一次吧

.....

“好吧，柏瑞，既然你这么坚持。”瑞德站起身来和柏瑞面对面，两手捧着他那张大圆脸，用力把他的腮帮子挤到了一块儿，一口气亲了下去。不顾他的挣扎紧紧地用嘴压着他，柏瑞的手臂不停挥舞，就像骑在独轮车上的小丑一样。

登时口哨和嬉笑充满了整个简报室，哈瑞斯轻拍着泰勒的背，他的脸从粉色变成了红色，最后憋成了紫色。

“冷静，大姐头。”安妮哈格里夫斯在一旁眉开眼笑。“你快要了他的命了。”

瑞德这才放开了泰勒，用手擦了把嘴，欣赏地点了点头。“还不赖嘛，小鲜肉。”

“上帝啊！”泰勒弯下腰，手撑着膝盖，大口大口的喘气。

零星的鼓掌响起，瑞德弯腰鞠躬，“多谢各位，我这周随时奉陪，”她又转向哈瑞斯，“下一个是你？”

“呃……大姐头，我还有个报告没做完，”哈瑞斯说完就一溜烟地跑开了。

瑞德瞥了一眼泰瑞米勒，要是换成她就好了，她想。随即就把思绪拉回到手上的工作。

“好了，如果大家开心够了，在我今天下班前，关于杰姆递上来的那些案子的进度，谁能给我个汇总报告？”

“说实话，没什么可报告的，”安妮说，“几起酒后闹事和小偷小摸要处理，圣诞节前的老一套。”

“你要走了吗，大姐头？刚才你还说这周都在这儿。”泰勒的脸色逐渐恢复正常。

“是，柏瑞，我那只是说说而已。中午我就走了，去哈维·威尔新奇玩具商店圣诞购物。”

“但是，那就是说你从圣诞节一直到新年都不来了？”

“又猜对了，泰勒，你很有洞察力嘛。”瑞德拍了拍他的背，“你怎么还不是探长？还有谁有什么事儿等不及到一月份现在就要向我汇报的？”

“大姐头，我在麦蒂服丧期间接手了路易斯的案子。”泰瑞米勒慢悠悠的走过来。“我得在你们庆祝这个什么节日的时候仔细琢磨这案子，我就是不理解这节日有啥可庆祝的。圣诞节我得找点事儿做才行。”

“圣诞节要一个人过，泰瑞？”

“你想都别想，杰兹，”泰瑞警告道，“我已经被你睡过一次了，这事儿可没第二次。”

哈瑞斯不依不饶，他朝着吊在灯罩上那破旧的红底金字圣诞节横幅瞥了一眼，横幅的包脊以奇怪的角度向外凸起，榫寄生紧紧依附其上。“怎么样，特克斯？你家乡那边一定也有这习俗吧，我在‘实习医生格蕾’上面看见过。³”

泰瑞贴近他，亲热地整了整他的领带。“噢，没错，杰兹。”她娇嗔地耳语道。抚平他胸前的领带。“你说的一点儿没错，要我告诉你在这部电视剧里他们还做过什么吗？”

哈瑞斯头点的像捣蒜似的。

“输精管切除术。”

哈瑞斯的笑容如剧终幕布落下似的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用手捂着脸干咳了几下，“我看我还是做我的报告去吧。”

1 柏瑞泰勒的昵称

2 西方圣诞节的传统：如有女子偶尔经过或站立于槲寄生悬挂的地方，旁边的男子便可走上前去亲吻她，无论女子喜不喜欢他，她都不得拒绝。

第四章

“杰克，别跑太快！”皮帕的儿子从她身边飞奔而过，她想抓住他大衣帽子却扑了个空。“你会迷路的。”

“不用担心，老妈！”杰克回过头咧嘴笑，拍了拍他朋友的手臂。“预备！和你比赛跑到唱片店那儿。谁输了谁请客吃麦当劳的奶昔！”

“戴伦！你也是！我……”皮帕的抗议声淹没在从街边摊传来的诺迪霍德和司雷德乐队¹嘹亮歌声。

“噢，亲爱的，让他们去吧。”辛西娅克莱顿轻推着她女儿的手臂。“他们不会迷路的。男孩子就是喜欢闹着玩儿嘛。”

“您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妈。要忍受他们一整天的可不是您。”皮帕一边翻阅着手机信息一边左突右闪的穿过最后一波圣诞节购物的人群。“为什么您总要在这种时候扮好人？”

辛西娅拉着她的孙女费力地挤过人群。“要是我没记错的话，菲丽帕亲爱的，我可是建议过你带露比去见圣诞老人的，可你倒好，当我放屁，也不听劝。”

“没错，但那是在我知道我的其他选择是什么之前。”皮帕回过头看着辛西娅想了想说。“还有我说，妈。请你别在露比面前用这么粗俗的词儿。”

“菲丽帕，放屁可不是什么下流话。那是——”

“妈妈，”当他们站在福特纳姆和玛森百货公司门前时，露比拽了拽皮帕的大衣下摆。“杰克和戴伦会和我一起去看圣诞老人吗？”

“嗯？”皮帕的注意力被橱窗里那礼物散开堆放在白雪覆盖的桌上的巨大圣诞礼物篮子吸引。“噢，看那个！我好想要那个圣诞布丁！”皮帕的手指顶着橱窗的玻璃，眼里放光。

“我说，菲丽帕。露比在问你事儿呢。别傻里傻气地盯着那贵的离谱的篮子，好好回答你那可怜的女儿。”

“我觉得这价格还算合理。”

“菲丽帕，那一个布丁就比某些拿最低工资的人的月薪还贵呢。”

“一分价钱一分货。妈，这种想法可是您灌输给我的。”

“不，亲爱的，”辛西娅抗议道。“我的意思是你得拿乐购一块九十

九便士的廉价甜点和玛莎百货一块优质圣诞布丁来比。你花的这价钱可不是在买吃的，那是在瞎显摆社会地位。”

“你听起来就像那天的卡珊德拉，母亲，”皮帕说道，挥了挥手结束了这场辩论。她转向她的女儿。“露比，甜心儿？”

“露比问为什么杰克和戴伦不和她一起去看圣诞老人。和你妈说，亲爱的。”

皮帕把露比一把抱起。“对不起，宝贝儿。我刚才在……”皮帕瞥见步道尽头他的儿子正和戴伦抱在一起摔跤，试图把他朋友的头往垃圾桶里塞。刚想大叫，却又暗自庆幸不是自己儿子的头在垃圾桶里。男孩就是喜欢闹着玩儿嘛。

“是这样的，甜心儿，杰克已经过了坐在圣诞老人腿上的年纪了。”皮帕拉了拉露比的粉红耳套盖住她的耳朵。“所以我要带杰克和戴伦去电脑游戏商店，奶奶带你去拿你的礼物还有告诉圣诞老人你的愿望清单。然后我们再碰头。”

皮帕的眼神再次飘回到那商店橱窗上。“快和你奶奶去吧，不然待会儿要排长队了。我和杰克还有戴伦一会儿就回来。不过现在，我还有点事儿要做。”

¹ Noddy holder and Slade 英国七八十年代著名华丽摇滚乐队，Noddy holder是乐队的主唱兼吉他手，亦是乐队的灵魂人物。

第五章

“那是局长在吹口哨？”瑞德用手捂住嘴，看着布雷克局长走过玻璃隔段。“真是太阳打西边儿出来了！”

“好吧，这是个欢乐的季节……”泰瑞米勒说道。“塔-啦-啦-啦-啦啊。”

“啦-啦-啦-啊！”安妮接茬。

“欢乐和布雷克可完全不搭调，不管在什么季节。”

“早上好！”布雷克出现在门口“祝所有人圣诞快乐！”

被惊呆了的众人发出一连串“早上好，长官。”和“祝您圣诞快乐，长官”的喧闹声。

“您看上去很喜庆啊。”瑞德朝局长衣服扣眼上的圣诞冬青叶点了点头。

“啊。这是布雷克夫人开的一个小玩笑。她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带着这个一整天，她就不给我做圣诞晚餐。”

“挺适合您的，长官，”安妮说“您应该经常戴。”

“夏天戴的话就有点太喜庆了，你不觉得吗？不管怎样，我就是顺道拜访各位，祝你们节日快乐，然后告诉你们今晚我会和玛格丽特在工会，第一轮酒我请客。”

“算我一个，长官！”泰勒说。“我可不想错过再次见到可爱的玛格丽特的机会。”

“反正有免费啤酒喝你就绝对不会错过，”安妮哈格里夫斯补充道。

泰勒勉强挤出一丝微笑。“请您原谅哈格里夫斯警官，长官。她还在为抽到圣诞节值班的下下签怒气冲冲呢。”

“啊，对了，正好提醒我了，柏瑞。安妮，我想告诉你们，总局长很感谢你们在接到通知后那么短的时间里就能替詹姆斯麦肯兹轮班。”

“这是我应该做的，长官。我和泰瑞都很高兴能帮上忙。圣诞节前两天埋葬自己的母亲已经够糟了，他不应该还要操心轮班的事儿。”

“这都是应该的，长官，如果早点有这机会，杰兹和我早就自动请缨了，也轮不到泰瑞和安妮了，”泰勒添油加醋道，“但当我们知道这

个消息时，一切早就尘埃落定了。”

“没错，长官！”哈瑞斯完全赞成。“巴兹和我都是那种闲不住的人，就怕没事儿干坐家里看电视，但很显然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不过要是还有这样的事儿，长官，我和巴兹保证冲在最前面。”

布雷克局长走进房间，笑容更加灿烂。瑞德已经意识到要发生什么，幸灾乐祸的笑了。泰勒和哈瑞斯也注意到自己成了整个房间的焦点而缩回了自己的座位上去了。

“十分感谢二位。凯西——我是说，罗斯总督察，曾经告诉我她有一个非常棒的团队以及你们是如何齐心协力一起工作的，今天百闻不如一见……”

“长官？”泰勒小心翼翼的问道，心里害怕听到答案。

“詹姆斯麦肯兹刚打电话给我，申请延长他的假期直到新年。很显然这对他来说是一次少有的家族团聚的机会，即便是因为亲人的逝去，而且进出苏格兰岛也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儿。”

“新年，长官？”哈瑞斯声音带着惊恐问道。

“非常正确，”布雷克说。“还有哪里比苏格兰更合适唱友谊天长地久¹呢？当然咯，詹姆斯说如果没人替他班，他就早点儿回来。事儿明摆着，总督察罗斯要休年假和她的家人在一起，安妮和泰瑞顶圣诞节的班，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你们两个有没有空了。

“而你们在局长开口前就主动请缨，”瑞德插嘴道。“谢谢，小伙子们。”然后转向局长，“现在您该明白我为什么对自己的队伍感到骄傲了吧，长官。”

泰勒和哈瑞斯咬牙切齿地笑道，“这是我们的荣幸，长官。”

¹ 《友谊天长地久》著名的苏格兰民歌，按传统要在新年前唱起。

第六章

“鳕鱼是一种鱼，”皮帕斩钉截铁地表示。

戴伦对着杰克傻笑。“你老妈可真老土啊，对吧？”

“麻烦你再说一遍，戴伦，我真什么？”

戴伦茫然的眼神引得皮帕微微一笑。“算了。我还是不知道的为好。”她对杰克说，“你又什么时候对钓鱼感兴趣了？”

“不是鳕鱼，妈。C. O. D. 使命召唤4。”杰克向皮帕挥舞着手中电脑游戏的空盒子。“爸说买这个，他会给你钱。”

戴伦对着杰克抬了抬他仔细修剪过的眉毛，竖起食指对着自己的太阳穴转圈儿。“笨蛋。”

“那我可以要这个吗？”杰克坚持道。

“噢，我想可以吧……不过我不确定你爸到底懂不懂圣诞节礼物应该是惊喜的道理。”皮帕从货架上拿下一盘“吉他英雄——摇滚战士”。“这上面说这是乐队套装的一部分。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皮帕夫人。”戴伦指着一边的架子鼓和麦克风。“看那边。你可以购买一整套的设备：吉他，麦克风，应有尽有。菲尔叔叔去年圣诞节给夏多内买了一套。我们玩了一整天。实在太酷了！”

皮帕仔细端详男孩。“我不是十分明白你刚说的，戴伦，不过我猜这个游戏你很喜欢？”

“你不会想要买这个吧，妈？”杰克的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

“呃，我现在只给凯西买了一份礼物。我在纠结她还会喜欢什么。”

“别！你休想！”杰克从皮帕的手里一把抢过盒子，睁大眼睛说。“你不能这么做！”

“为什么不呢？”皮帕从她儿子手里夺回游戏，显然很享受看他痛苦的样子。“噢，看哪，波西米亚狂想曲¹”她大声的读了出来，“卡珊德拉最喜欢的一首歌之一。”

皮帕瞄了瞄货架走道的两侧然后使劲地摇头晃脑起来。“看见没，甩头²！戴伦，还敢说我土吗？”

杰克的眼睛睁得更大了。脸上红的好像有人泼了他一脸油漆。

戴伦用手肘推了推杰克。“伙计，你家人可真够怪胎的！”

-
- 1 波西米亚狂想曲—著名英国华丽摇滚乐队--皇后乐队的经典名曲
 - 2 此处指皮帕在模仿听摇滚或者金属演唱会时的标准动作Head-banging

第七章

瑞德咬牙切齿地硬挤出一丝笑容，左冲右撞如橄榄球四分卫般从拥挤在哈维-威廉姆斯乐器店前的人山人海海中穿过。

一如既往乏味的圣诞音乐在她耳朵边嗡嗡作响，她费力地穿过人群，躲避展示夸张的大雪人和腿朝着不同角度弯曲，快要站不稳的驯鹿的展示台。

干得漂亮，瑞德！她到底在想什么，竟然同意和辛西娅还有露比在一年中最繁忙的日子，约在伦敦最大商场之一里最新开张的玩具商店见面？瑞德努力地控制着她的情绪，特别是当那些购物者在她前面呆立不动或者走得跟只醉蟹似得。

她跟随着指示着圣诞老人小屋的巨大箭头，走这边儿，几乎是被摔进了那架能送她去假冒圣诞老人的临时住所的自动扶梯。

瑞德的注意力被对面相反方向的扶梯吸引，不知所措的父母亲正在安慰哭哭啼啼的孩子们。也许为了坐在圣诞老人腿上要排的队实在太吓人，也许是他送的礼物实在令人失望。

在自动扶梯的尽头，瑞德立刻陷入了一大片伤心孩子哭闹还有他们满脸通红的家长抱怨的海洋。

“你保证过的！”一个有着亮红铜色头发的男孩子抽泣着，一串流量惊人的绿色鼻涕像小胡子一样挂在脸上，两脚轮换着蹦跶，斜眼瞄着他尴尬的母亲。

“我知道我保证过，亲爱的，但是圣诞老人要去别的地方。也许鲁道夫身体不舒服，圣诞老人要去探望他。你也不希望圣诞老人今晚让所有的小孩子失望，是吧？”“我才不管其他孩子呢。我要见圣诞老人。就现在！”

“不好意思？”瑞德充满同情的碰了碰那母亲的手臂。“圣诞老人小屋关门了？”

“什么？”那女人转过头来面向瑞德。“我不知道这地方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们打了整整一个礼拜的广告，让孩子们兴奋无比，然后就这么关了，什么解释也没有。就像这样。”她打了一个响指以强调小屋关门的出乎意料。

瑞德环顾四周怨声载道的人群，希望看见露比和她的祖母。但这

个女人还在没完没了地抱怨。

“我们排了两小时这该死的队。而且必须提前定票。然后他们就在我们快排到的时候，硬是关门大吉。应该有法律能阻止他们这么做。事实上，我现在就要报警。”

瑞德憋着笑。“我相信警察拿圣诞老人小屋提前关门这事儿也没辙儿，夫人。不过我听说在莱西商场那儿还有一个圣诞老人小屋，就在转角附近。”

女人冲着她微笑。“你简直就是我的大救星！太感谢了！走吧，艾迪，你听到了吗？你终于要见到圣诞老人了！”

第八章

“这不公平，”哈瑞斯说。“凭什么大姐头能从圣诞节一直休息到新年后，还能在圣诞夜提前溜走？”

“RHIP，”安妮解释。

哈瑞斯一脸茫然。

“意思是按军衔享受特权，”泰瑞说。“头号人物吃肉，我们这群小喽啰啃骨头。不过话说回来，她也不知道麦克会请丧假假期。”

“除此之外，想想除夕夜的加班费，”安妮在一旁补充道。“我们要出去花钱而你可以在这儿接电话赚钱呢。”

“滚远点儿，你们两个，”泰勒低声咕哝，狠狠地瞪了泰瑞和安妮一眼。

“要怪就怪你自己吧，巴兹，”安妮说。“要不是你们俩瞎起劲拍局长马屁，你们就能和我们一起进城里庆祝除夕夜了。”

“那是杰兹的错。”

“是你开的头，”哈瑞斯反对道。

“好吧，我当时有点儿猝不及防。我从没看见局长笑过。我怎么知道那是个陷阱。”“你们俩这叫自投罗网，”泰瑞大笑。“你们当时的表情哦……简直……我真后悔没录下来！”

“死一边儿去，特克斯。”

“冷静，柏瑞，”安妮警告。“事已至此，愿赌服输。我和泰瑞值今晚和明天的班。”

“有什么大不了的。圣诞夜什么都不会发生。你们俩可以在这儿看一整晚电视不用出外勤。圣诞节只有那些穿制服的蠢蛋在干活。”

“好吧巴兹，要是今晚发生了什么，我们就打电话给你，如何？”泰瑞建议道。泰勒不以为意地耸了耸肩。“随便你。我明天早上八点要去哈罗家具公司接布兰达下班，今晚不能喝酒，而杰兹正千方百计地想给他新勾搭的小妞一个好印象，所以有什么刺激的事儿尽管叫我们，随时奉陪。”

“你们还不算无聊的，”泰瑞说。“想想大姐头吧，现在正和伦敦西区的人山人海做殊死搏斗呢。这才叫无聊透顶呢。”

第九章

“督察罗斯！真高兴见到你！”

瑞德从小孩子哭闹呜咽的漩涡中回过头来，一张似曾相识的红脸和勉强塞进那一身昂贵西装的发福身材。一只肥手伸了出来向她致意。

“谢天谢地您在这儿，督察。我刚想报警就看见了您。”

瑞德上下打量着他，试图想起这人叫什么名字。

那人感觉到她的疑惑。“自杀跳楼的，今年夏天？”

“莱瑟先生？”

“莱瑟汉·奈基尔莱瑟汉。这家店的经理。”

关于那次事件的不愉快的回忆涌上瑞德的心头。“总督察罗斯，”她更正道。“但是，莱瑟汉先生，如果你有事儿找警察，你不应该和我说，首先今天我休假，再说这里也不是我的管辖区。我负责巴特西¹。”

“巴特西？”莱瑟汉犹豫了一下。“那我想您可能认识涉事的这位警官。我了解到他在巴特西警察局任职。”

“警察已经在这儿了？”

“不。我的意思是，没错，但不是你以为的那样。”莱瑟汉看上去有些慌乱。“现在的局面相当微妙。如果您能给我五分钟？”

瑞德摆了摆手，想起了上一次局长对她狠狠的训斥。“我正准备去见我的……我是说，我正准备在这儿去见一个孩子和她的奶奶。”她停顿了一会儿，“你刚才说一个巴特西的警官在这儿？可这儿不是他们的辖区。”

“求你了，总督察。”莱瑟汉摆弄着他的领带，推了推他笔直的鼻子上的阿玛尼眼镜。“他的情况非比寻常。我需要有人告诉我处理的是否正确。”

“你做什么了？”

“我的商场保安把圣诞老人扣留了。”

瑞德环顾四周，心里期待着杰瑞米比德尔²的幽灵拿着麦克风从角落里窜出来。“你们搞什么，有隐藏摄像机的整人秀节目？”

瑞德从莱瑟汉担忧的眼神中明白这都是玩儿真的。

“你的商场保安扣留了圣诞老人？”

莱瑟汉严峻地点了点头。“而且他是.....他是个警察。我们想让你逮捕他。”

¹ 巴特西---伦敦泰晤士河南岸一市区

² 杰瑞米比德尔---英国最著名的电视制作人之一，很多真人秀节目都由他制作，与2008年因肺炎去世

第十章

“果汁？”一个脸颊上涂着两个大红圆圈，戴着一顶歪歪扭扭的丝绒帽子，郁郁寡欢的圣诞精灵把一个饮料托盘猛地塞到辛西娅克莱顿鼻子底下。

“噢，好吧，谢谢你。”她从他那儿取了两大杯鲜榨橙汁，递给露比一杯。“为什么要等这么久？”她问圣诞精灵。

“商场管理层正尽其所能，迅速高效地确保正常营业的恢复。”圣诞精灵背诵着套话，硬挤出一丝微笑。

“我——”辛西娅的手机发出刺耳的铃声，麦克布雷的圣诞歌曲打断了他们的对话。“你好，艾拉亲爱的。”

“嗨，奶奶。露比在吗？我就想知道她从圣诞老人那儿得到了什么礼物。”

“我们还没进去呢。好像圣诞精灵那儿出了一些紧急状况，”辛西娅猜测道，一边被自己的玩笑逗乐了。“嗨，露比，找你的。是你的姐姐，想问问你的情况。”

露比把饮料递给她奶奶，把手机放在耳边。“嘿，艾拉。”

“嗨，小妹。我就是想确定一下你是不是还在玩具店里。”艾拉的声音变成了小声嘀咕。“你能保守秘密吗？”

露比点头。“嗯嗯”

“很好。我刚刚买了那条奶奶圣诞节想要的围巾，我不想让她看见。我就在楼下！”

“没事儿，艾拉，我们还没去见圣诞老人，奶奶不会看见的。”

艾拉在电话那头大笑。“太棒了。你得让她忙起来，分散她的注意力。我待会儿和你们在麦当劳碰头，好吗？”

“没问题，艾拉，再见！”露比把电话递回给辛西娅。“艾拉说我得让你忙起来，分散你的注……注……卓意裂。”

辛西娅咧着嘴笑了笑。“她真这么说？”

第十一章

瑞德不情不愿地跟着莱瑟汉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一扇标着闲人免进的门前。

在一条稍许安静，两侧有几间独立的管理员办公室的过道内，瑞德瞄了一眼她的手机。“你最好别浪费我的时间。我和别人约好了时间，已经迟到十分钟了。”莱瑟汉清了清喉咙。“就像我之前说的，我们和圣诞老人之间有些情况需要处理。”

“说实话，我可不怎么关心你们那个圣诞老人。我关心的是那个巴特西来的警官。为什么巴特西的警官要跑到西区来？”

莱瑟汉伸出根手指摸了摸他的领子下面。“本来一切都非常顺利。我们即将达到每小时十二个孩子的预定目标——也就是说每个孩子有四分钟，另外一分钟换人——圣诞精灵们轮班休息，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也对我们送出礼物的质量感到满意。相较于我们收取的费用我们尽全力——”

“莱瑟汉先生，尽管我十分欣赏你的管理技巧且为你很有可能在哈佛-威廉姆斯舞会上成功当选月度最佳商场经理而感到无比激动，不过我现在赶时间。那个巴特西的警官呢？”

“十分抱歉。”莱瑟汉不安地拧着双手。“恐怕情况十分微妙。我实在不想一大帮子穿着制服的警官跑来商场里大闹一番。”

瑞德双臂交叉。“你要是再不说重点，大闹一番的就是我了。那个巴特西的警官。他有名字吗？”

“我想他肯定有，不过我没记下来。最好还是您亲自去保安那边看看。”莱瑟汉走向过道尽头。

“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一对孩子的家长在他们的女儿见过圣诞老人之后投诉了商场。”

瑞德感到胃里一阵恶心。“什么样的投诉？”

“情况相当微妙。”

“莱瑟汉先生，如果这是涉嫌猥亵儿童的案件，你不应该找我。我们有专门的家庭保护警员来处理这种情况。”

莱瑟汉鬼鬼祟祟地看了看四周继续说。“刚开始我们也以为是虐童

指控，不过之后事件却转向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向。”他在安保室的门口停下。“他就在那里。在我们进去之前，在你让我在这位身份不明的同事面前像个彻头彻尾的白痴之前，我建议你把事情来龙去脉给我讲清楚。”

莱瑟汉绞尽脑汁组织合适的语言。“一个小女孩的家长——一位父亲——向商场投诉圣诞老人。他说他女儿从圣诞老人小屋里出来后显得很难过。”

“圣诞老人碰了她？”

“那孩子说她坐在圣诞老人腿上，就像其他人一样，她感到有硬的东西在顶她。”瑞德叹息。闭了一会儿眼睛。“那位父亲还在吗？”

“不，但是我记下了他所说的一切。我也向他保证我们会马上让圣诞老人离开小屋等待全面调查，还给了他五十磅的代金券以奖励他没有公开曝光的谨慎。然后我立即关闭了圣诞小屋，让保安把圣诞老人带到这里进行询问调查。”

“你不是应该有应对这类事件的程序吗？犯罪记录署的核实？你肯定仔细调查了所有会与孩子有接触的员工的背景吧？”

莱瑟汉挺了挺身子。“这还用说，总督察，我们当然进行了所有必要的调查，而且哈维-威廉姆斯公司非常严肃地对待我们于顾客家庭应付的责任。因为我们只雇佣在职或退休的警察来扮演我们商场的圣诞老人。”

“照你这么说，这位犯事儿的圣诞老人是个巴特西的退休警官。”

“不，不，不，”莱瑟汉十分肯定地答复她。“他是一位在职警官。”

第十二章

“我说，沃德小祖宗，你喝点儿东西非得咕噜咕噜地响吗？很讨厌你知道吗？你几乎害我没心情喝我的卡普奇诺了。”皮帕舔了舔嘴边的巧克力沫。“几乎。”

“对不起，”杰克说，用吸管喝完最后一口芬达，咬住吸管，把它从杯子里弄了出来，转向戴伦的方向。咧嘴一笑，鼓起腮帮子，橙色的液体喷了戴伦一身。

“哟！哥们！”戴伦笑着打了杰克手臂一拳。

“杰克！消停点儿！”皮帕把餐巾卷成一团，推到了戴伦面前。“擦擦干净。妈妈和女孩们马上就来了，我可不想她们来了看到你湿淋淋的一身汽水。”

戴伦对着杰克冷笑，用袖子抹了把鼻子。“遵命CW夫人。别担心，我们不会让你难堪的。”

戴伦竖起一根手指警告杰克，然后打了一个极响亮的嗝。

一个戴着棒球帽，运动装打扮的年轻人正擦着隔壁的桌子，伸出手和戴伦击掌。皮帕伸出手捂住脸，将自己缩进椅子上，恨不得就这么消失掉。“我可是一个高级辩护律师，谁带我离开这儿啊！”她把头伸进自己套衫衣领里低声咕哝道。但愿你们都明白“我是个名人”¹这个梗。无论是现在还是曾经风靡一时，没几个人不懂。

¹ 美国2009年推出的一部电视真人秀节目“我是名人，带我离开这儿！”把10位名人流放到热带雨林沼泽深处，挑战他们的生存能力。此处皮帕用这个梗比喻自己带着杰克和戴伦逛商场就像名人接受热带雨林的挑战一样。

第十三章

“他在里面”两个保安里高个儿的一个朝着相邻一间房间的方向点了点头。把瑞德上下打量了一番。

“总督察罗斯。大都会警局。”瑞德向保安亮出警徽，打消了他的疑虑。“嫌犯配合调查吗？”

“他可乖了。说这都是一场天大的误会，他能解释一切。”

“但愿如此吧。”瑞德招了招手。“你先请，莱瑟汉先生。你是这儿的老板。”莱瑟汉推开门。一个全身罩着亮红色大袍子，孤单的身影佝偻着，疲惫地坐在椅子上，面前桌上摆着一次性纸杯，圣诞老人的软帽放在一边，抬起头看了看进来的人。

瑞德惊到下巴都快掉下来。“戴维斯警官！”

“大姐头！”朱利安戴维斯警官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就好像有人往他脚底下扔了串鞭炮似的。

“你可是我最不想在这儿见到的人了。”

“同感，”戴维斯说。“不过我很庆幸是我们局里的人来。我在这儿可真受了不少气呢。”戴维斯瞥了一眼莱塞汉，好让他明白自己的意思。“真是一团糟啊，大姐头。我就在这儿干了几小时的私活儿。你懂得，圣诞节赚点儿外快嘛。那个小姑娘搞错了，哟，我就被像个普通罪犯似得关到这里来了，挺讽刺啊，是吧？”

“不过你这事儿还真容易让人产生误会，戴维斯警官。”瑞德看了一眼莱塞汉。“我认识这位警官，莱塞汉先生。我确定这儿发生的一切都有合理的解释。”

莱塞汉数不清第几次的清了清喉咙，“恕我直言，总督察，我建议您先听取所有事实情况后再做定夺。”他向保安点了点头，保安拿出一个袋子，一股脑地把袋子里的东西倒在了桌子上。一个无线电发射器，一个麦克风和胡乱盘着的电线。都不是警用装备。瑞德的眼睛从无线电发射器扫到戴维斯身上，然后是保安，最后停在了莱塞汉。“我以为你说这是一起猥亵幼童指控？”

“我们原本也是这么想的，”莱塞汉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

戴维斯又缩回了他的椅子上

“然后呢？”瑞德催促道。

莱塞汉拿起发射器。“当那个孩子向我们报告她坐到了硬物上，我们想当然地以为……好吧，你懂得。保安护送戴维斯先生从小屋到这儿，想和他核实孩子所描述的情况。在中途戴维斯先生请求使用洗手间，我们当然允许了。当戴维斯先生从洗手间出来后，保安出于谨慎的考虑检查了厕所，然后在马桶的水箱后面找到了这些东西。”

瑞德狠狠地盯了一眼戴维斯，他正低着头，好像地板上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似的。

起先戴维斯先生表示这些东西和他没有半毛钱关系，“莱塞汉继续道。然后他又变换了一套说辞，声称他看见这些东西藏在厕所里，他拔了出来想看看那是什么，然后就放回去了。”

“试图解释为何他的指纹会出现在发射器上的一次可悲的尝试，”保安补充道。

瑞德看着戴维斯，希望听到他自己的辩解，可他什么都没说。她叹了口气，情绪低落。“朱利安？”

戴维斯摊开双手在桌上，表示投降。“有一件事儿我得跟您说明白，大姐头。那个小女孩感觉到的在我裤子里的硬物是这个发射器，没别的。”

瑞德松了一口气可又有点气愤。“那你一定能解释为什么在你穿成圣诞老人和小孩子说话的时候裤子里却塞了个无线电发射器咯？”

戴维斯看着自己的手，默不作声。

“我们已经和几个孩子还有他们的家长谈过了，”那个保安说道，“看起来戴维斯先生对他们的家庭住址，还有父母是在家还是外出特别感兴趣。”

“朱利安？”

戴维斯继续低着头研究自己的手。

“戴维斯警官，你可没给我留下多少选择的余地啊。”

戴维斯什么也没说。

“我们还有录像，”莱瑟汉说道“小屋里面的录像。”

戴维斯咕哝道。“你可没跟我说还有录像这事儿啊。”

“去年我们的一个竞争对手的商场发生了一起涉及到圣诞老人的事件。有人指控圣诞老人存在不恰当的行为。孩子的证言和圣诞老人的辩词互相矛盾，谁也没有证据。所以我们为了以防万一，决定全程录

下圣诞小屋里分发礼物的全过程。今天发生的一切都会被录下来。”

戴维斯跌坐回他的椅子上。

“我能看看录像吗？”瑞德问道。

“可能需要一到两个小时整理，不过当然没问题。与此同时……”莱瑟汉转向戴维斯。“他怎么办？”

瑞德深深叹了口气。“朱利安，由于你对于此次事件没有任何可信的解释，让我别无选择。朱利安戴维斯，我现在以涉嫌组织盗窃的罪名逮捕你。你可以选择沉默——”

“省省吧。”戴维斯打断她“这套我都懂。”

第十四章

“怎么样？他走了没？”泰勒把另一张纸搓成球，扔进角落里的废纸篓。

“他的车刚才开走了，”哈瑞斯说，踮起脚摇摇晃晃的看了下办公室窗外。“没错，走了！”哈瑞斯原地转了一圈，傻笑着摸了摸他的口袋。“局长走了！”翻出两张捏皱了的五英镑钞票和一粒纽扣，朝着泰勒笑了笑。“喏，拿着，足够买两打啤酒了。”

“不够啊，你喝什么呢？”泰勒朝哈瑞斯眨了眨眼。把翘在桌上的腿放了下来，一个劲儿地挠着他背后，费力地想从他那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钱包。

“你为什么不让女警也出点儿份子钱？那样我们就能买一整瓶的了。”

“别，我可不想冒险。你也知道老古板哈格里夫斯是什么样的了，她很可能皱着眉头，看着她那流着鼻涕的鼻子说，我觉得总督察肯定不会认可你在自己值班期间购买和饮用酒精的。”哈瑞斯交叉手臂，歪着脑袋，撅起嘴巴模仿着安妮的样子。“我确定如果你翻看规章手册，第六章，第14b小节，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

“杰瑞米.....”安妮斜倚在门边，交叉着双臂，头歪向一边。

哈瑞斯的脸红到脖子根。尴尬地笑了笑，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就像个被抓到调皮捣蛋的男孩子。“是，女士？”

安娜竖起一根手指，招呼他过去，表情严肃。

“我是开玩笑的，我和巴兹在闹着玩儿呢，我---”

“到这儿来。”

哈瑞斯叹了口气，没精打采地走到安娜面前。“真的，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

“闭嘴，哈瑞斯，”安娜说，挺了挺身子站直。随后递给他二十磅。“买的时候给我带一瓶过来。”

第十五章

“把他带走。”瑞德看着这个穿着圣诞老人戏服的大都会警官戴着手铐被两名穿着制服的警员带走时，心里没有丝毫事件得以解决的自豪或是满足。

“谢谢你让他们走货运通道，”莱瑟汉说道。“要是让他们从前门走，你可以想象明天报纸头条会写些什么。”

“我们和你一样也希望此次事件能低调处理。不过你可以放心他若有罪绝不会逃脱制裁，前提是你的监控录像能证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

“我们的技术人员正在查找当时的监控。你想在这儿看吗？”

瑞德摆了摆手。“不。我的工作结束了。而且我在休假中，西区也不是我的辖区。切尔西分局负责这个案子。录像带弄好了就通知他们，他们会来取的。这儿没我的——”

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从上方传来，连脚下的地板都开始震动起来。自动扶梯处满是充满惊恐的混乱人群的尖叫。两名保安的手机几乎同时响了起来。当他们从房间里飞奔出来时，莱瑟汉用近乎恳求的眼神看着瑞德。

“在玩具专柜那儿，”他说。

瑞德瞄了一下表。“不好意思。你的保安人员完全有能力处理。我和一个小女孩有约，已经迟到了，就在……玩具专柜。”话音未落，瑞德便跑开了。

瑞德快步走上自动扶梯，拉着边上闪亮光滑的橡胶扶手大步流星地冲了上去。那两个保安就在她前面。在反方向下行的自动扶梯上都是些被吓坏了的家长还有他们尖叫着的孩子们。

“警察！”瑞德大叫道，高高举起警徽，从自动扶梯冲到那两个保安的背后，他们则呆站在早已空无一人的商场门口。

“嗨！凯西！”

露比抱着个几乎和她一般大的玩偶从一间塑料游戏屋里钻了出来。“这可好玩了！”

一个篮球滚到了瑞德的脚边，她和保安扫了一眼整个楼层，看看还有没有人，但是最后一对父母和孩子已经在下行的自动扶梯上消失

了。

“松开我！”

一阵低沉的咆哮从已经塌下了一半的，印着今年最值得拥有的变形金刚广告的纸板箱堆的后面传出来。

瑞德飞奔过去，心不在焉地回应着露比的招手。“马上过来，我的小公主。”

她把纸板箱推到一边。眼前的情景让她惊得合不拢嘴。

两个年轻人，就像是在穿越战壕中的铁丝网一样，在地上扭动着，脸贴着地板，双手被人用荧光色的跳绳反绑着。

“天杀的，我说，超人奶奶，轻点儿行不？”

“躺着别动！你要是再不老实，我就给你点儿颜色瞧瞧！”

辛西娅克莱顿挥舞着一根迷你板球棍，如同战胜了罗马人的布狄卡女王¹。一只脚结结实实地踩在一个年轻人穿着运动裤的屁股上，把他紧紧地压在闪闪发光的地板瓷砖上。她弯下身，银白的头发垂在一边。“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奶奶我是不是还有力气再收拾你一顿。好啊，来啊，小痞子，你有种就试试啊？²”

一个保安拿出手机开始摄像留存证据，另一个则通过无线电对讲机报告局面已得到控制

辛西娅转向瑞德。微笑着说道“啊，卡珊德拉。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哪。”

¹ 英格兰东 英吉利 亚 地区古代 爱 西尼部落的王后和女王，她 领导 了不列 颠诸 部落反抗 罗马 帝国占 领军统 治的起 义。

² 原文“Well, punk, d'ya feel lucky?”出自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著名电影《警探哈里》里的台词

第十六章

瑞德盯着眼前这一幕，她的嘴巴就像一条离了水的鱼一样一开一闭。

“露比。你还好吗？”

露比手里的玩偶换成了一个玩具熨斗。“我们很好啊！我们刚才在玩洗衣服，烫衣服呢。”说完就又消失在玩具屋里了。

“我们？”

“露比和她的朋友，”辛西娅说。

瑞德大踏步地走向玩具屋。两双眼睛忽闪忽闪地透过塑料窗户向外张望。那个孩子朝着瑞德招手

“这是我的朋友艾比。”

“幼儿园的同学？”

露比咯咯地笑起来。“不是，万圣节，傻瓜。另外一个和我一起要糖吃的小仙女。她也是来见圣诞老爷爷的。”

那个孩子的阿姨从洗手间里出来，手里握着根铝制棒球棍。“都摆平了，辛西娅，我把他锁在了厕所隔间里了，等保安过……噢。是你啊。凯西是吗？辛西娅说你会来的。”

瑞德搜索她的记忆试图想起这个名字。万圣节。不给糖就捣蛋。两个调皮的小仙女。“婕西！”

“乔丹小姐人可好了，是她帮我抓住这两个小流氓的，”辛西娅克莱顿说道。

“还有一个被关在厕所里了，”婕西补充道。她低头看了一眼手上的棒球棍。“别担心，我都没来得及用上它。”

“我觉得是时候吃点儿点心了。”辛西娅说。“我知道顶楼有家非常漂亮的咖啡厅。”她的眼睛发亮。“新鲜的奶油蛋糕！”

婕西摇了摇头。“我和艾比之前去过了。人满为患。排的队比见圣诞老人的队还要长。”

“别担心。我们想吃多少奶油蛋糕就有多少。”瑞德示意那两个保安过来接手这边的烂摊子。“我能和莱瑟汉说话吗？”

不一会儿，在商场经理的私人办公室里，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从咖啡店那儿拿来的新鲜奶油蛋糕还有饮料，瑞德从辛西娅和婕西那儿

打听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旁的露比和艾比正玩着经理送给她们的玩偶。

“你应该先等警察过来啊，”瑞德徒劳地抗议道。

“别傻了，凯西。”辛西娅又塞了一个奶油松饼到嘴里。“等你们到了，黄花菜都凉了，他们早就把那地方毁了。况且，我还没有完全毁了露比的一天。去看假冒圣诞老人已经让她够失望的了。他到底干了什么了？我们刚从小屋出来他们就关门了。”

“我也想知道呢”婕西说。“我们看到露比和她奶奶出来的时候，艾比就快排上了，我们都没反应过来小屋就关门了。”

“我们这位圣诞老人啊，比起送礼物来，更喜欢收礼物吧。”瑞德朝露比微笑。“甜心儿，你又是怎么知道这个圣诞老人不是真的呢？”

露比笑着说。“因为他问我住哪儿，傻瓜，他还问我咱们家防盗门的密码。真正的圣诞老人早就知道我住哪儿了，因为他去年，前年都来过。况且驯鹿能直接穿过防盗门呢。”

第十七章

“他们就这么把他从商场里带走了？”

瑞德朝着皮帕微微一笑。“我本来也想这么做，但是我们还得考虑到商场的名声。还有警察局的。”

“那他们关了他整晚？”

“必须的啊。没人喜欢不正直的警察。他们想关他多久就多久。很显然他涉嫌好几起罪案，需要更深入的调查。切尔西那儿的同事会让他明白自己早已越过警察的底线了。”

“我还从来没为坏警察辩护过呢。”

“你想也不要想，大律师。”

“但是凯西，你考虑一下可能的辩护方案？即便铁证如山，还是能从检方起诉的动机以及他可能被逼供方面找到辩护的切入口。”

“没门。你女儿坐在他的腿上过。她也是潜在的证人。”

皮帕给瑞德倒了一杯酒。“那我就不管这事儿了，”她同意道。

“朱利安戴维斯是个罪犯，简单清楚。不管他是不是警察。”瑞德拿着遥控器变换着圣诞树上彩灯的图案。“况且他很可能不只是一个毛贼那么简单。”

“噢？为什么？”皮帕透过杯子的边缘凝视着瑞德。“愿闻其详，总督察罗斯大人。”

“我们离开商场之后，商场经理又收到另外三对忧心忡忡的家长的投诉。”瑞德蜷起腿。“先别急着紧张。我已经问过露比了，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不过很显然他除了裤子里的硬东西之外还有别的事儿让孩子们感到不安。他还有WHT。”

“WHT？”

“毛手毛脚。切尔西的兄弟会非常仔细的查看那些录像带。也许不算什么，不过现在我想起来，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听闻类似的指控了。夏天的时候从一个米利亚姆帮派的小伙子那儿听说了关于他的风言风语，我们以为那都是小孩子胡说八道。”瑞德盯着角落里巨大圣诞松树的枝桠上闪烁着的灯光。“也许我本应该相信他的话。”

“好啦，在证据还没被彻底检视之前先别提前下结论。谢天谢地，我们的孩子现在安全地躺在床上睡着了，在圣诞夜里等着真正的圣诞

老人。”

瑞德挺直身子。盯着皮帕。“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谢天谢地——”

“不是这句，谁的孩子？你说我们的孩子。”

“我说了？”皮帕抬了抬眉毛。“好吧，不管他们是谁的孩子，他们都太娇生惯养被宠坏了。你看看圣诞树底下堆成山的礼物。明天老妈又要给我说教什么第三世界的孩子都吃不上饭了之类的。”

“别转移话题，大律师。”瑞德滑下扶手椅，一屁股坐到沙发上的皮帕身边。伸出手臂勾搭在皮帕的肩膀上。“这是不是意味着现在我正式加入这个大家庭了呢？”

“别傻了，凯西。你本来就是。”皮帕把头靠在瑞德的肩膀上，看着壁炉的火焰跳跃起舞。“等到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事情也许会更糟糕的。对于你继母的身份来说。”

第十八章

“到床上来，凯西。今天圣诞夜哦。”

“说实话，亲爱的，我一点儿也不累。你先去吧。待会儿孩子们肯定会闹腾的。你先睡一会儿吧。”

皮帕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呵气。“你确定吗？”

“嗯，我喝完这瓶酒，然后看几封邮件就来。”瑞德弯下腰往沙发边上摸去，拿出一个袋子朝皮帕晃悠了两下。“而且，总得有人给驯鹿留点百果馅饼和胡萝卜吃吧。”

“好吧，不过你可别喝醉了糊里糊涂的把给圣诞老人的雪莉酒也喝了哦。”皮帕亲了一下瑞德的脸颊。“说真的，卡珊德拉，你没必要演这出戏给我看哦。如果你想一个人偷偷地包那死贵死贵的礼物给我惊喜，你直接说就好了嘛。”

瑞德微笑道。“你太了解我了，大律师。”

瑞德看着皮帕在她身后关上门。听着她的脚步声渐渐消失，一会儿又在卫生间蹑手蹑脚的走动。洗漱的流水声，还有电灯的开关声。

瑞德用遥控器关上电视。屏息倾听四周围的寂静，她喝光了剩下的酒，关上台灯，除了圣诞树上间歇闪烁的彩灯，屋子里一片漆黑。那在圣诞树下的一大堆礼物只留下高高的黑色轮廓。

她在沙发上伸展四肢，手枕在头后，在黑暗中聆听，等待。

当她听见第一声响动时，DVD播放器的上的数字显示十二点五十三分。

脚下砂砾的吱嘎声。悉悉索索的声响从窗外传来。

瑞德从沙发上起身，站了起来。藏身阴影之中，悄悄地穿过客厅。来到厨房门前。

一束手电光扫过门厅的窗户，如同灯塔的光亮。瑞德拨通手机，压在耳边。悄声道，“泰瑞？人都准备好了吗？圣诞老人的精灵来了。”

瑞德用手指轻轻推开厨房的门。悄悄地摸到厨房工作台边上，蹲着躲在黑暗中，听着外面的动静。低沉的咕哝。瑞德可以听到自己的呼吸。可以感觉到血液在肾上腺素的作用下在血管里奔涌翻腾。

她听见微弱的哔哔声，毫无疑问是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正在输入防

盗门的密码。她就知道露比是绝对不可能在圣诞老人面前保守好秘密的。

“晚上好，小伙子们。我正等你们呢。”瑞德打开开关，屋后院子里登时一片灯火通明。“吼，吼，吼。圣诞快乐。”瑞德亮出她的警徽。来者两眼瞪得老大，几乎要从他们僵硬，色如死灰的脸上弹出来一样，就好像有谁在后面给他们充气似的。这些人在防盗灯的灯光下，嗤嗤地呼着白气。“戴维斯警官给你们问好，他说让我告诉你们很期待和你们一起共度圣诞节。”

“我靠---”

“我建议你别想跑，不过当然这得随你。”瑞德的另一只手拿起手机。“说茄子！”手机的闪光灯如同一团火焰照亮他们苍白的脸。

“警察！站在那儿别动！”泰勒和哈瑞斯挥舞着警徽，从院子小道那头气喘吁吁地飞奔过来。

瑞德咧嘴一笑。“你们怎么这么晚？”

“往好的方面想，伙计们，”泰亮起他的手铐。“咱们局里会准备一顿丰盛的圣诞大餐的。”

“没火鸡，不过绝对料足味浓，”哈瑞斯说道。“你们的座驾马上会来哦。不好意思只有囚车了。雪橇今天晚上已经被预定了。”

第十九章

“那么，你今天玩得开心么，小公主？”

露比冲着瑞德疲惫的一笑。“很开心啊。你昨晚真的等了圣诞老人一晚上吗？”

“当然咯。”

“那你真的和圣诞老人的精灵说话了吗？”

“说了呀。我不是告诉过你他一定会找到我们的屋子的吗？”

“但是你让他从院子里的门进来的啊。我们家没烟囱他一定不开心了。”

瑞德耸了耸肩。“你还别说，他对不能从烟囱进来这件事儿还真有点儿怨言，不过他也习惯了。很多人家现在都没有烟囱了。来吧，快睡吧，亲爱的。明天可是个大日子。”

“凯西？”露比爬到床上。“你是不是说过我一定要紧闭双眼，真的睡着，否则圣诞老人就不会来了？”

“嗯，是啊。”

“我昨晚可能作弊了，就一小点儿。”

瑞德坐在床边。“但是你不能作弊呀，小可爱，否则圣诞老人就不来了。”

露比委屈地盯着被子。“我知道我不应该，我也使劲儿的想让自己睡着，真的，但是我听到精灵的声音，还有你说话，我就醒了。”

瑞德努力回想起昨晚逮捕的画面。硬挤出一阵哈哈大笑。“调皮的精灵！我告诉过他们让他们安静。好吧，这回不算，因为你是被吵醒的，不算作弊。”

“好吧。”露比钻进被子里，白里透红的双颊因为得到了满足而慢慢放松下来。

“你可真是个幸运的女孩。我真不敢相信今天你收到了那么多礼物。”

“而且明天去爸爸那儿我还能拿到更多。”露比打了个哈欠。“凯西，你能再念一段圣诞故事给我听吗？”

“我们拿另外一本怎么样？毕竟圣诞前夜已经过了。”

露比考虑了一下。小脸皱成一团，明亮纯净的眼睛向上看了一会

儿天花板作思考状。“好吧，凯西。”

“太棒了！那么我们来看看。接下来是什么呢？”瑞德紧闭双眼，食指在床边书架前转着圈，就好像她在施展一段咒语一样。她终于停下来，睁开眼睛。“好……”

露比兴奋得两眼放光，等待着瑞德告诉她下一个故事的名字。

瑞德露齿一笑，喃喃自语道。“圣诞节，复活节彩蛋广告还有沙发大甩卖。¹”她转向露比。

“一个一分钱，两个一分钱，热腾腾的十字餐包！”²

- 终 -

¹ 在英国，圣诞节一结束，商家便开始为复活节销售商品做广告，成为英国国内的一个笑谈。

² 出自英国儿歌《热腾腾的十字餐包》，十字餐包是英国人复活节的传统食物。这首童谣一般在复活节唱，作者把这首童谣放在整篇结尾预示本系列下一个短篇小说的名字

冰岛人

大卫·W·斯托克斯 (David W Stokes)

成晓敏 钱功毅

—索尼广播学院奖得主作品—

The Icelander

从北极圈的一片白茫到北爱尔兰的穷街陋巷，再到浪漫的意大利水城以及威尼斯泻湖上人烟稀少的岛屿，惊心动魄的故事迅速展开，让人不忍释卷。

冰岛人

一段紧张刺激、惊心动魄的冒险之旅

David W Stokes

大卫·W·斯托克斯 · 著

成晓敏 · 编辑

成晓敏 钱功毅 · 译

Fiberead
- 2016 -

谨以此书献给洁姬
一如既往地爱你

冰岛人

作者序

序章

第一部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第二部分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第三部分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关于作者：

作者序

创作这本书是一个既愉悦又痛苦的过程！游历探索美丽动人的意大利威尼斯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而随着故事的展开，将字句落于笔下也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然而写作是件孤独的事情！尽管如此，这本书还是完成了。我对这本书感到很满意，希望你们在书中获得的乐趣和激动像我所获得的那样多，同时也希望这是一个作者和他的读者之间美妙关系的开端。享受吧！

此外还要对我的翻译团队致以谢意，特别是成晓敏。我再也找不出更好的翻译团队了——如此的细致、专业且态度友好。我的下一本书《围捕黑色星期五》依旧围绕两位主角尼克和林赛而展开。我和成晓敏将再度携手合作，将这本书带给各位读者。

再会。

大卫·W·斯托克斯

我正站在威尼斯的叹息桥上面；
一边是宫殿，而另一边却是牢房。
举目看去，许多建筑物从河上涌现，
仿佛魔术师把魔棍一指，出现了幻象。
千年岁月围抱我，用它阴暗的翅膀；
垂死的荣誉向着久远的过去微笑，
记得当年，多少个藩邦远远地仰望
插翅雄狮国的许多大理石的楼堡，
威尼斯，就在那儿庄严地坐镇着一百个海岛！

——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四章第一节 [1](#)

[1](#)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英]拜伦，杨熙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199页。

序章

2007年8月2号，星期四，北极圈

“它快到那儿了，放下它！”

潜水艇落入北冰洋冻得刺骨的海水中，溅起了巨大的声响。

起重机将这艘十八吨重的潜艇放入冰面上的窟窿时，阿列克·列别捷夫正通过潜艇内宽阔的观望窗凝视着外面的世界。他有些不安地扫了一眼忙于操控机器的两个同伴，思索着当他们潜入海洋底部时会遇上什么。

“振作起来，阿列克，”马克西姆·沃尔科夫停下手上的工作，鼓励道，“我们马上就要被载入史册了，”他又转向托尔亚·科兹洛夫，“准备好下潜了吗？”

科兹洛夫深呼吸一口，点点头，启动了无线电广播与聚在冰面上的人群联系。“一号潜艇已经准备好了。”他说。

阿列克·列别捷夫轻轻按下开关，电动马达“咕噜”一声启动了——他们时长两小时的海底两万英尺旅程就此启航。

目送着这艘八英尺长的潜艇迅速消失在视野中，俄罗斯科学院希尔绍夫海洋研究所 ¹ 深海载人潜水器实验室的负责人满意地笑了。他转向第二艘潜艇，静静地看着它穿过同样的冰窟窿，没入水中。

二号潜艇即将潜入海底那一刻，人们透过舷窗看见一个船员从艇内竖起了大拇指。

聚在一起见证这过程的人群渐渐散开，越过冰面向着等候在旁的、相对温暖的破冰船走去。船上设有一间小型控制室，密切监控着一号和二号潜艇的动向。

“我想我们应该来一小杯伏特加。”乌里·扎亚特西提议道。这位著名的极地科学家和另一位寡头政治家一同受邀前来见证这个时刻。不同的是，后者为了获得这份殊荣花上了一点身家。

瓦迪姆·古路比夫船长对着这位胡子拉碴的科学家笑了笑，命一位船员去拿杯子来。“其实我不应该这么做，”他坦然道，“但在此时此刻，他妈的为什么不呢？”

一号潜艇首先抵达目的地。

“灯。”托尔亚·科兹洛夫说。马克西姆·沃尔科夫拉下开关，六只5000瓦的强力探照灯被激活，照亮了眼前的海床。

“哇！”阿列克趴在观望窗上惊呼起来，“看看那儿！”

其他人看着亮粉色的鱼群游过，也变得兴奋起来。

“好了，”片刻之后，科兹洛夫开口道，“我们还有任务呢，时间不多了，开始吧。”

沃尔科夫滑入操控台的座位，将机械臂从潜艇两侧伸展出来。接下来十分钟左右的时间里，沃尔科夫在同伴们的注目下巧妙地利用机械臂从海床上收集了地质样本。

阿列克转向第二组机械臂，向外张望了一下。“二号潜艇准备好了吗？”

“快好了，”科兹洛夫答道，他负责和另外一架潜水艇联系，“你准备好要把这个拍下来了么？”

“正对着焦距呢。”此时二号潜艇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强力探照灯晃花了大家的双眼。“开始录了。”

镜头捕捉到那个瞬间——机械臂紧紧抓住那面一米高的防锈钛合金俄罗斯国旗，缓缓对准位置，插入海底的淤泥中。

海面之上的破冰船控制室里，举杯的众人看着这过程展露在眼前，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时间胶囊——他们把时间胶囊放进去了吗？”人群中冷不丁的有人问道，继而所有的视线又重新汇聚到了监控屏上。

过了一会儿，二号潜艇上的镜头转向了正被埋入海床中的钛合金胶囊。那里面有一封给后人的信和另一面俄罗斯国旗，强调其对此处领土的主权所有。

“同志们，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乌里宣布道，笑得合不拢嘴。

“看来得喝上一杯庆祝一下。”船长应道。所有聚在监控屏前的人都爆发出爽朗的笑声。

北极圈沿岸国家之间一团混乱的政治斗争就此拉开帷幕——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挪威和丹麦悉数卷入其中。

那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再一次被提及：北极及其水下庞大的资源该归谁所有？

2007年12月27日，苏格兰，爱丁堡

他想念着他心爱的祖国，他的家人，还有阳光的温度，但他决不会想念过去那些动荡混乱的时光。

又一年过去了，然而一切和年初时没什么两样。总有一天他会让事情都步上正轨，但不是今天，今天是个哀悼另一个巨大的希望逝去的日子。

年轻的男人坐在大学里落满雪花的台阶上，忍住眼泪用笔记本电脑浏览着《福克斯新闻》。和他的许多朋友一样，他对于所看到的新闻既难过又愤怒。这个本可以为他的国家带来崭新曙光的女人，被残忍地从世上抹去了。他知道人民的生活会越发变得糟糕，直到有人像他一样不管政治观念的对错，找出问题的根源所在。他发誓，总有一天他会改变未来。

他向下滚动页面，翻过那刺眼的标题：《布托遇刺使巴基斯坦陷入混乱》

周四，贝娜齐尔·布托遭到枪杀。当时她正从装甲车的顶舱门中探出身来向支持者们挥手示意。事件发生不久后，愤怒的人群在巴基斯坦各处发起暴乱，实现民主的希望危在旦夕。

布托的死标志着巴基斯坦腥风血雨的历史篇章翻开了形势严峻的新一页。二十八年前，前总统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在这座北方城市被军政府处以绞刑，二十八年后，他的女儿贝娜齐尔·布托亦在此地遇刺身亡。

她的死让巴基斯坦人民党群龙无首，并使1.6亿穆斯林人民陷入暴力和相互指责中。布托的支持者指责穆沙拉夫政府没能保护好她，尤其是经历过死亡威胁以及前几次的刺杀未遂事件后。

消息传开，支持者们聚集于布托逝去的医院，将玻璃门击得粉碎，朝车子扔石头，反复呼喊：“杀人犯、穆沙拉夫、杀人犯！”

至少九人在暴乱中身亡。

这个年轻的男子看完了新闻，抬头望向漫天飞雪。

希望这是安拉赐予我的力量，让我得以改变一切可变之物。

¹ 俄罗斯科学院希尔绍夫海洋研究所：成立于1946年1月，是俄罗斯目前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海洋研究机构。

第一部分

—
现今

这并非计划的一部分。

走过宫殿河上的叹息桥 1 时，他的脑海里只剩下了这句话。夕阳缓缓从秋日的高空上滑下，他从总督府一路走来，走过那些惨白的石灰岩墙和装着铁栅的石窗，一手拿着炸药，一手拿着雷管和引线。

正如旧时惊恐的囚徒不会在路上欣赏风景，他也同样没有时间去赞叹威尼斯的风光。这座壮丽辉煌的哥特式宫殿曾经是威尼斯总督的府邸，而囚徒们便是从总督府中的审讯室去往阴冷潮湿的牢房迎接死亡的命运。威尼斯最著名也最具传奇色彩的逃犯卡萨诺瓦 2 也曾被囚禁于那牢房之中。

如果越过潟湖 3 望向圣乔治马焦雷教堂，他会看见两艘汽船正在驶近。而在圣马可广场旁边的小广场上，还有意大利精锐空降师的伞兵聚集在圣马可教堂和狄奥多教堂的圆柱之间。

麦秆桥和叹息桥相对而立，平时周日晚上这里满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以叹息桥为背景拍照。

但这天的威尼斯不同于平日。

总督府附近一带仓促间已被拉起隔离带，禁止进入。乔恩·斯蒂芬森被困于其中，正计划着下一步该怎么做。

他的家乡在雷克雅未克边上的法赫萨湾南部海岸，离这儿非常远。以前在祖国时乔恩在捕鱼船队上干过一段时间，在那里他待过比这儿更加狭窄的地方。他总谨记着老父亲的教诲，时刻提防着不测。

他只希望自己为这次行动所招募的人有着同样的决心和力量。他们都很优秀，胜任这次的任务绰绰有余，但乔恩怀疑他们别有企图，因为他们同意得太爽快了。这件事他早晚要解决，不过眼前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去做。

“去死吧，你这混蛋！去死吧！”

一个看上去约莫年过四十的女人将一把餐刀深深地插入老人腹中。老人瘫倒在卧室的地板上，看起来活不了多久了。

“你没有什么要说的吗？”她大喊着，手上沾满了他的鲜血。“像是抱歉。”

男人抬眼望向她。他的目光变得呆滞无神，已经无法辨认出这个女人是谁。自从挚爱的妻子死去后，他独自一人在这儿住了大概有三年了。他并不惧怕死亡。而且说实话，这个疯女人反而帮了他一个大忙——这也是为什么当她闯进来的时候他没有作丝毫反抗。

“我可不感到抱歉，你这个可悲的杂种。”女人扭转着深深插入老人腹中的刀，直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

她从尸体边上走开，走进浴室洗去手上的血污。她看着镜子，那里面倒映出的那个回瞪着自己的人影让她厌憎极了。这就是她现在的生活，这就是她的命运。

该去找下一个目标了——那也是个人渣。

四十分钟后，辛妮德·奥博尔不适地坐在座位上，腰间的安全带勒得她生疼。她抬起左手，用手背擦去脸上悄无声息地滑落的泪水，

特雷维索离威尼斯不过半小时车程。在瑞安航空这班由都柏林飞往特雷维索的航班上，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她。这架波音737上有180人，不管怎么看，她都只是其中的一个普通乘客，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辛妮德坐在窗边，透过玻璃望向下方黑压压的暴雨云。她在想是否有人发现了老多尔蒂的尸体。那老人完成了她的要求后，她便把刀刺进了他的身体。不过她一点儿也不觉得愧疚。他完全是自找的，没有人会怀念他——当然不包括他小镇诊所里的病人。杂种。

她在想，当迷雾最终散开，一切真相大白时，她那个酒鬼母亲玛丽会是怎样的反应。

辛妮德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别过头去。幸亏她旁边的座位是空的

——事实上，这儿有不少的空位。看来今天似乎没有什么人想到威尼斯去。万事俱备，辛妮德默默地想道，他们倒是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这个目的地当然不是辛妮德自己决定的，不过其实她的人生中也没有什么是自己决定的。

一阵疼痛骤然划过她的右胸，辛妮德伸出左手轻轻揉了揉。多尔蒂死之前还是将她交代的事完成得不错的，这点值得表扬。她死死咬着嘴唇，直到疼痛消退。这都是值得的，即使痛苦也是值得的。她这样子对自己说着，心里想着她的下一个目标——就在前面的驾驶舱里。

而机师罗里·奥康奈尔对于即将发生在他身后的事情一无所知。

林赛·米歇尔从《韦斯特米斯郡日报》一个十八岁的菜鸟记者，变成了《爱尔兰时报》的法庭记者。这段枯燥无趣的经历花费了她五年的时光，不过这一切就要画上句号了。作为都柏林地区主流大报的重要新闻通讯记者，今天她将接受一个考验。

“小姐，喝点什么吗？”

“一杯金汤力 4，谢谢。”

空姐递给她一小袋杜松子酒和一罐汤力水。“五个半欧元。”

林赛盯着包装袋看了一会儿。这种小袋子通常只会让人觉得里面是酱汁或者醋，而不是杜松子酒。不过，管它的呢！

她递给空姐一张十欧的纸币，告诉对方不用找了。毕竟今天是个好日子，她的一生将在今天发生改变，因此小小地庆祝一下还是值得的。等待着林赛的是一个她短暂的记者生涯中最为轰动的新闻，她很可能会因此而爬上更高、更好的位置——例如《伦敦时报》的外电部。

她撕开包装袋，将里面少得可怜的劣质酒液倒进塑料杯中，加入一点儿汤力水。林赛靠回椅背上，抿了抿杯中的酒，瞥了一眼窗外下方的暴雨云。

老天，希望降落的时候不要太颠簸。

她阖上眼。活着真好。

1 叹息桥（Ponte dei Sospiri）：封闭式的拱桥，建于1600年，连接威尼斯总督府的审讯室与旧监狱。

2 卡萨诺瓦：即贾科莫·卡萨诺瓦（Giacomo Girolamo Casanova），意大利传奇冒险家，被称为“追寻女色的风流才子”，曾被囚禁于总督府监狱。

3 被沙嘴、沙坝或珊瑚分割而与外海相分离的局部海水水域

4 金汤力（Gin Tonic）：一款鸡尾酒，主要以杜松子酒混合汤力水。

辛妮德的童年过得并不愉快。她透过飞机的舷窗向外望去，那些糟糕的记忆又一次涌上心头。她想起了那个在德里 1 的下午，那个影响了她一生的下午。

“圣诞节他们准备送你什么礼物？”路易丝问道。她用一只手拂去那张雀斑小脸上的红色长发，另一只手则紧紧抓住沉甸甸的书包。

“不知道啊，”辛妮德耸了耸肩，“希望他们会在乌利斯 2 买些化妆品送我。”

“我会拿到一台新的收音机。”安吉拉插话道。一想到这儿她就兴奋地睁大了自己那双棕色的眼眸。

“可是你已经有一台了。”路易丝看向她的小伙伴，皱了皱眉。

“但那是蓝色的。”

“蓝色的有什么不好吗？”辛妮德问道。突然间她发现整条路上只有她们三人。这条路通往伯格赛德区中心的住宅区，她们都住在那儿。三个小姑娘从小学的第一天起就认识了，一直以来都形影不离。

“因为它不是粉色的，”安吉拉辩道，“我想要台粉色的。”

“你总是要什么就有什么，”路易丝的语气酸溜溜的，“我要是能有那样的父母就好了。”

“我也想，”辛妮德说着停下了脚步，拽住路易丝的袖子，“别动，”她看了看周围，“你们听见了吗？”

她的两个小伙伴看起来有些不知所措。路易丝死死地抓住自己的包，安吉拉则紧张地转头张望。

“别这样，你吓到我了。”路易丝小声说道。

“我什么也没有听见。”安吉拉说。

“对，”辛妮德说，“就是太安静了，这条路上一个人也没有。”

“我的天啊！”路易丝惊呼一声，“我们最好快逃。”

她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是她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只是有时候她们会忘记——也许是潜意识地选择忽略这残酷的现实。很明显上头放话出来要清空整条街道以免伤及无辜，但人们忘记告诉这三个女孩儿了。

一队英军巡逻队出现在她们跟前的一条小路上，辛妮德不禁惊呼：“这下糟了！”

毫无预警地，一排子弹从一座废弃的房子里飞射出来，落在女孩们的左侧。而士兵们匍匐在地，迅速对爱尔兰共和军³展开了反击。

“跑！快跑！”路易丝尖叫一声，抛下书包拔腿就跑，安吉拉则紧随其后。

“不！”辛妮德大嚷起来，“蹲下！快蹲下。”

枪战爆发，子弹横飞。辛妮德卧倒在地，惊恐地看着眼前的街道，但看见路易丝和安吉拉同样伏在地上时她仿佛又活了过来。谢谢地。她舒了一口气，闭上眼睛。周遭子弹纷飞，噼里啪啦地击在柏油路面上。

趁着战友们开始了第二轮的驳火，一个英军跑向爱尔兰共和军武装分子藏身的房子。他匍匐在辛妮德隔壁，顿了顿问道：“你还好吗，亲爱的。”

辛妮德点点头，没有告诉他自己被吓得尿裤子的事情。妈妈会打死她的。

等战火稍稍平息了一些，那名英军便继续向前挪动，爬到了通往房子前门的小路路口。他转过身去挥手示意其他三名同伴前进，没有想到会遭到共和军的还击。根据过去处理恐怖分子的经验而言，这些恐怖分子应该早就从后门离开逃回伯格赛德深处的藏身之所了。

辛妮德挣扎着站起身来，跑向小伙伴们。与此同时，爆炸掀翻了那座破房子——前门的一个诱雷夺去了三名英军的生命。

“我的天啊，上帝，圣母玛利亚！”辛妮德尖声叫喊起来，“帮帮我，谁来帮帮我！”

邻居们跑出来的时候只见到这样的景象：辛妮德跪倒在地，泪流满面，满手血污。“路易丝，不、路易丝，求你了老天爷啊，别这样。”

一个男人拉起她，两个女人弯下腰去救路易丝和安吉拉，然而没有什么可以帮上忙的了——两个小姑娘已经在这次交火中丧生了。

喝下一杯金汤力后，林赛就打起了瞌睡。飞机经过布里斯托，在横穿英吉利海峡的时候遇上了气流。她猛地惊醒，一抬眼看见那个坐在过道对面的男人仍然沉浸在一本丹·布朗 4 的小说里。

自从成为了《爱尔兰时报》的一员后，林赛就全身心投入到事业当中，当然也没工夫谈恋爱了。不过在她看来，谈恋爱唯一让人怀念的部分也就只有性爱而已，而随着单身日久，这件事也越发变得没什么大不了了。

天，希望我不会变成性冷淡。她想。

林赛思索着眼前的任务。每位大人物都将到威尼斯去，这则新闻将会使她功成名就，她只希望自己应付得来以后一日两次的截稿时间。

但她一点儿也不知道，等待着她的挑战远比这还要令人生畏。

远超乎想象的程度。

“他们联系我们了吗？”

“还没有，长官。”

昨天的这个时候，成千上万的外国游客还在威尼斯中心的圣马可广场和水边四处游览，而现在甚至连那些讨厌的鸽子都不敢冒险飞入这里了。越来越多的意大利陆军以及宪兵团 5 进入了这片区域，将其对外封锁，同时现场还有意大利特种部队的若干成员。

广场上空悬停着数架隶属于意大利空军的直升机，高度警惕地监

控着情况，而外面的潟湖里则满是意大利海军的船只。

更糟的是，高涨的潮水越过城墙，漫入了广场和周遭的店铺中。

“基地组织 6？”阿贝托·基尔兰达约是宪兵团的负责人。这是他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虽然还不至于应付不来，但也快了。

“我不这么认为，”意大利陆军参谋长埃德加多·布加勒迪尼将军答，“这不怎么像他们的风格。”

“知道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了吗？”阿贝托还有五年就退休了，过去十六年来他一直靠着这份工作混一口饭吃，然而事情的发展走向让他怀疑自己是否还能撑到圣诞节。

这并不是他眼下想要的。

地面忽然晃动起来，将军不安地看着阿贝托。占据广场的士兵们开始奔向岸边，而在那里贡多拉的残骸遍布水面。

第二次爆炸随之而来。

五星酒店丹多罗宫 7 的窗户变得粉碎，玻璃碎片仿佛暴雨一般打在里面惊恐的工作人员身上。

“是炸弹。”埃德加多说出了这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而阿贝托则表示赞同。

直到刚才为止，威尼斯一直幸免于恐怖袭击，距离最近的一次袭击也只是在罗马。阿贝托记得自己在罗马任职时有一伙自称为反帝国际旅的恐怖分子向英美大使馆发射火箭弹，以抗议这座城市举行国际经济首脑会议。在那之后则是美国大使馆旁边的汽车炸弹爆炸事件。谢天谢地，大约两周后阿贝托就被调到了威尼斯。威尼斯一直是个天堂——直到刚刚那一刻为止。

阿贝托走向岸边时，手机响了起来。“他们想要谈谈。”

1 德里：北爱尔兰第二大城市。

2 乌利斯（Woollies）：英国知名连锁店

3 爱尔兰共和军（Irish Republican Army）：简称IRA，反对英国政府的武装组织，曾为爱尔兰独立、现为统一北爱尔兰而战斗，长时间通过暴力活动实现政治诉求，被许多国家视为恐怖组织。

- 4 丹·布朗：美国著名畅销书作家，代表作有《达·芬奇密码》。
- 5 意大利宪兵团（Carabinieri）：意大利国家宪兵警察组织，其职能类似中国的武警。
- 6 基地组织：一个伊斯兰教恐怖组织。
- 7 丹多罗宫：原为威尼斯共和国的权力象征，建筑壮观华美，后改为酒店。

是时候采取行动了，成败在此一举。

辛妮德深吸一口气，扫了一眼窗外下方黑压压的乌云。有那么一秒钟，她想起了自己的弟弟派德瑞格。如果他还在，她就不会沦落至此。派德瑞格会保护她不受伤害，让她的生活一直在正轨上。

辛妮德想起派德瑞格死的那一天，泪水不禁盈满眼眶，但她忍住没有哭出声来。那一天，就在家乡滨水区的一场暴乱中，派德瑞格被一辆英军的运兵车撞倒在地，当场死亡。也正是在那一天，她下定决心加入共和运动。不久之后她便晋升为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 1 中的一名“监控者”，负责汇报英军及其党羽的一举一动。

她不知道他们利用自己上报的信息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但他们使她感到自己是重要的，被需要着、甚至被爱着，而且从某种特别的角度而言她是安全且受到保护的——而这一切正是她所渴望的。

她伸手最后一次揉了揉右胸，解开安全带。还好没有人坐在她旁边。辛妮德拿过拎包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向着卫生间走去。

走向那小隔间时，辛妮德强迫自己露出微笑。突然间，她的视线落在了左边和父母坐在一起的小女孩儿身上。那一刻，辛妮德原本强硬得如同钢铁般的决心动摇了。

打起精神来。她告诉自己。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辛妮德直视那扇隔开客舱和机室的门，决心甚至比之前更为坚定。她一言不发、耐心沉着地排着队，在她前面还有两个人。

“走到哪里都要排队，对吧？”林赛·米歇尔转过头来打趣道，不过辛妮德只是“嗯”了一声算作回答。随你喜欢吧，林赛想道。

很快就轮到辛妮德了。她进到小隔间里栓上门，从拎包里拿出一只皮下注射器来，就是糖尿病患者经常用于自行注射胰岛素的那种。

把药瓶带上飞机并不难，它看起来就像一管胰岛素，只差一张预先印妥的专业药物标签来证明它的效用，而她正好有一管原装胰岛

素。

辛妮德打开药瓶，将无色无味的三过氧化三丙酮注入注射器中，然后脱下衣服在镜子前检视着右胸。伤口缝合的痕迹仍然清晰可见，但在当时的情况下，那个老医生算是做得不错了。

她抬起左手放在胸部下方，感觉着被植入她体内的那一小包季戊四醇四硝酸酯，或者说太恩炸药。这是硝化甘油的一种，通常被用于制造塞姆汀塑胶炸药——某种一度是北爱尔兰共和军恐怖分子最常用的武器。

这与造成2005年7月伦敦爆炸案的恐怖分子所使用的是同一种炸药，而试图炸毁美利坚航空63航班的、被称为“鞋子炸弹客”的恐怖分子用的也是这种炸药。

她将注射器举到裸露的乳房上，轻轻扎进去。希望到时候她将针头推得更深刺穿塑料袋引爆炸药的话不会太痛苦。

辛妮德放下注射器，将其重新塞回拎包里。她穿好衣服，摸出一串念珠来，祈祷自己能够撑到这苦难的尽头。

这倒不是说她不再相信上帝了，只是上帝似乎也像出现在她生命中的其他人一样抛弃了她。

罗里·奥康奈尔转向副机师。“帕德里克，你先守着，我出去透透气。”他说着站起身来。

飞机刚刚越过英吉利海峡，进入了法国领空。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目前的情况好极了，而且在他们到达意大利的多洛米蒂山脉之前估计不会再遇上气流了。

罗里走向洗手间，这时辛妮德正好打开门走到过道上，抬眼看见走上前来的罗里，脸“刷”地一下变白了。

罗里笑着点了点头，对于他们的狭路相逢什么也没说。辛妮德张了张嘴，什么也说不出来。她僵在原地。她仍然清楚地记得上一次两人靠得这么近时的情景。回忆潮水一样涌过来，将她淹没。“杂种！”

这声尖厉的咒骂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罗里退了一步，有些吃惊。“抱歉，你说什么？”

“你听到了的。”辛妮德回道，尽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我认识你吗？”罗里问道，慌张地扫了几眼周遭。坐在附近的乘客已经开始注意到这边的情况了。

“你当然认识。”辛妮德厉声说道，觉得有些晕眩作呕。“你该不会忘记自己强奸了我吧！看在上帝的份上，我那时才十三岁啊！”

有几个乘客倒抽了一口气。

罗里后退几步，脸色发白，感觉自己喘不上气来。“辛妮德？”

“我很惊讶你还记得。”

往日的一切都涌上心头。她是自愿的，至少那时候他是那样想的。他也许有点儿老了，年纪是她的两倍，但他对她的感觉是如此的强烈，而最终他没能抵挡住诱惑。现在是还债的时候了。罗里一阵晕眩，不自觉地又退了退，手撑在椅子上好稳住身子，一阵作呕。

“我现在变得不一样了。”他的声音微弱无力。确实，现年57岁的他在航空界闯出了一番成功的事业。

“我也是。”辛妮德漠然地答道，“很不一样。”不折不扣的坏人，她想。

“对不起。”罗里说。

“现在道歉太迟了，”辛妮德说，“我身上有一个炸弹。”

¹ 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1969年爱尔兰共和军分裂为正统派和临时派，临时派思想极左，具有更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进行爆炸、暗杀等暴力活动。

四

这不是乔恩·斯蒂芬森想来的地方：站在叹息桥上，透过其中一扇小窗望向下方岸边。

这里的一切都和家乡的截然不同。乔恩的家乡位于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附近的法赫萨湾，他的父亲是个受人尊敬的乡下老人，爱做好事儿。他从小被教导长大后要跟随着父亲的步伐，为他人的利益而斗争。这些斗争通常牵涉到家人、朋友或邻居，但这种行为通常出于你内心的善意，与金钱无关——以前是这样，之后也会一直是这样。没有人会受到伤害，事实上，人们最后总是在喝过一两杯后笑着握手言和。

如果他那亲爱的老父亲还在世，一定会对他现在的所作所为极其厌恶吧。

为了逃离人生平凡乏味的残酷现实，开阔视野并提升自己，乔恩毅然离家前往冰岛大学读书。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事情的走向渐渐脱离了正轨。

现在看来平凡乏味也并不是太差。

起初他研究人文、科学以及社会科学，还有神学、法律和商业，但实际上没有一样能让他真正提起兴趣来。不久他就辍学了，和一群边缘学生厮混。也就是在此时，他不可避免地被一伙极端分子纳入麾下。

如今的他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好样貌，近1米8的个子以及匀称的身材，金发夺目耀眼，蓝眸深邃锐利。可即便如此，他却是形单影只。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他或许会成为一个成功的电影明星、一个流行歌手或者一个时尚男模——不管怎么样都不会是一个试图把世界推上正轨的极端分子

他回到大会厅的角落里，重新加入到同伴之中。这间宽敞的房间位于两楼，是整座宫殿中最宏伟宽敞的场所。它的前身是会议室，旧时由一千位贵族组成的威尼斯共和国统治精英便是在此处召开会

议，然而它的显赫和历史对于这冰岛人来说毫无意义。

他走到窗前，目光越过潟湖落在圣乔治·马焦雷教堂高耸的塔尖。意大利的贝尔萨格里团 1 相当于英国的特种空勤团或美国的三角洲部队，此刻其下所属的一队精锐狙击兵正藏匿于该处，密切监视着总督府的情况，但他对此一无所知。

阿贝托·基尔兰达约一边在水畔来回踱步，一边望向总督府。

他们有多少人在这座他钟爱的城市里？他们要去哪里？目标又是谁？

阿贝托要知道自己与之交涉的是谁以及对对方目的何在。几分钟前，犯罪分子打到丹多罗酒店前台，声称希望进行谈判。随即，炸弹的气流就炸飞了丹多罗酒店的前窗。

这起冲突的开端始于一个手无寸铁的警察对圣马可广场上的三个男人起了疑心，并走上前去。

“你们看起来似乎是迷路了，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警官问道，警惕地扫了一眼他们的背包。

其中一个男人立刻慌了，拔出手枪朝着警官的头抬手就是两发子弹。广场立刻陷入骚乱之中，游客尖叫着四处逃散，而那三人则迅速朝着总督府奔去，一路无人敢拦。

这伙人翻过栅栏冲进总督府里，售票处的男人迅速跑没了影，惊慌失措的游客们则四散逃命。更多的枪声随即响起，子弹击中了华丽的壁顶，尘灰飞扬，碎片四溅，还毁坏了这座城市最雄伟的天花板壁画之一——出自丁托列托 2 之手的《吉罗拉莫总督像》，这幅壁画的历史可追溯到15世纪中期。

那几乎是48小时之前了。意大利对外情报安全局（Agenzia informazioni e sicurezza sterna），简称AISE的一队人员在仔细看过特雷维索机场和马可·波罗机场的监控录像片段后，目前已经确认其中一名嫌疑人的身份了。

“这些信息一点用也没有，”小组队长乔治·卡里帕里厉声说道。他盯着眼前定格在屏幕上的脸孔。“这根本没用，我要知道他打算干什么。”

“长官，我快要知道答案了。”保罗·孔蒂应道。他是AISE中一个野心勃勃的明日新星。乔治露出疲乏的神态，看了他一眼道：“把这事儿办好。”

就在此时，电话响了起来。乔治接起电话：“你好。”

“我们看见了一个人。”电话那头一个同僚说着。

“把另一个人也找出来，”乔治回道，“知道是谁吗？”

“暂时还不知道，长官。我们正在调查，但他可能是个人质。”

“人质？可是据我们所知并没有人质啊，”乔治压下心中的恐慌，“据回报所有人都逃出去了。”

“我也听说了，”电话那头说道，“这家伙当时正从宫殿里的一个窗口望出来。我们得到的图像有些模糊，目前正在进行图片处理。”

其他人可能都会觉得自己是在错误的时间来到了错误的地点，但林赛·米歇尔可不这么认为。她眼前所上演的可是个活生生的头条新闻，不过她感到既兴奋又害怕：她会有机会把这条新闻报道出来吗？还是会和飞机上的其他人一起死在这里？

辛妮德手握一个装好针头的针筒，将其对准自己的右胸，随时准备刺进去。所有人都惊恐而又困惑地看着她。

“我身上有炸弹，”辛妮德说，“只要我把针头刺进这儿，炸弹就会被引爆。”

一旦三过氧化三丙酮和植入包里的爆炸物质接触，所产生的冲击不仅足以将她自己杀死，连附近所有的人都会一同丧命。但对于现在的她来说，飞机会不会因此坠毁根本无关紧要。

那婊子一定是在吓唬人。林赛想着，站起身来。与此同时，机组

成员正试图安抚困惑而又受惊的乘客。

“并不一定要变成这样的，辛妮德，”罗里恳求着她，“我们得好好谈谈。”

“我早就想清楚了，”辛妮德大嚷道，“你毁了我的人生，而现在我也要毁了你的！”

“看看你周围——那这些人呢？他们凭什么要为我所犯下的过错负责呢？他们做过什么伤害你的事吗？看在上帝的份上，想想这些无辜的灵魂吧。”

辛妮德没有看他们一眼。相反，她将针对准了位置，随时准备刺进去。

罗里的副手帕德里克·奎恩从驾驶舱里走出来。搞清楚眼前的状况后他举起双手，提高音量。“所有人都待在自己的位置上，我们出了点儿状况，正在处理，”他转向罗里，“我听到她说的了，这是真的吗？”

“她说自己有个炸弹的事吗？我们得把她的话当回事。”

帕德里克缓缓跪在地上，以示弱的姿态来和辛妮德对话。“好了，小姐，这是怎么回事？”他看着那只注射器，“你身上其实并没有炸弹，对吧？”

辛妮德看着他，两人四目相对——他在害怕。罗里和边上旁观的那两个机组成员反应一样，倒退了几步。

“要试试看吗？”辛妮德将针头刺入针织线衫，刺入了胸部的皮肤。“如果我把针头推进去，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她的指尖将针头轻轻往前推了一点点。“你知道吗，我曾经是爱尔兰共和军的一员。我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导师，他教了我所有他知道的事情。我也研究过基地组织，熟知他们的手段。”

那个她曾试图去爱的男人的样子浮现在脑海里。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她想。辛妮德爱慕着他，而对方也心中了然。然而爱尔兰共和军理事会毁掉了这短暂的恋情。在那所谓“武装斗争”的困难时期是不

允许任何令人分心的事情出现的。不过当辛妮德意识到他并不是他所说的那样的人之后，这件事对她来说便不算什么了。

帕德里克闭上眼念了几句祷文，重新睁开眼。“难道你不怕死吗？”

“不怕，你呢？”

“我想我很怕，有太多不能放弃的东西了。我迷人的娇妻，我那些嗷嗷待哺的可爱女儿，我所有的朋友……”

“你是个幸运的男人。”飞机引擎的嘈杂声几乎盖过了她的声音。

“你觉得我幸运？”帕德里克试图挤出一个讥讽的笑容，“你他妈正恐吓着我呢，还有这架飞机上的所有人。”

“活该！你根本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来听听。”

尼克·萨瓦斯远离着冲突的前线。凯里郡的湖泊遍布全郡，尼克正在其中一处优哉游哉地钓着鱼。对他来说，天堂也不过如此了。从基拉尼的湖泊到丁格尔湾的海岸，从劳恩河到费尼特海港，还有弗莱斯克河以及克劳恩镇，可供尼克钓鱼的地点简直数不胜数。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胜过这里。不管你想抓三文鱼还是褐鳟、大西洋鳕鱼、鲑鱼、鲈鱼甚至是鲨鱼，爱尔兰的凯里郡都是一个好去处，而这里同时也是个绝佳的隐姓埋名之所。

在爱尔兰岛 3 的32个郡中，凯里郡的面积排在第5名，人口数排在第14位。因此融入当地隐姓埋名而不被人察觉是件非常容易的事——这也是尼克在过去的两年里做得非常完美的一件事。

经历过两次痛苦的离婚后，现年49岁的尼克目前还是单身。在凯里郡，没有人会盘问你。只要你的脸上带着笑容，口袋里有几个钱可以养活自己，没人会在意什么。这也是尼克喜欢这里的原因。他曾是

皇家后勤兵团的一名下士，隶属于第11爆炸军械处理部队，服役于阿富汗的赫尔曼德省桑金地区时表现出色。不过这一切已经过去很久了。

两年前，在一名战友惨死后不久，尼克也退出了军队，并试着说服他的孪生兄弟和他一起退役。但是杰克的态度和他截然相反。在萨达姆·侯赛因衰落时期，杰克服役于伊拉克。从那个特别的任务中回来后，他就变了一个人。然而对于发生在那儿的事情，杰克始终守口如瓶。尼克曾多次试图从他嘴里撬出点什么来，但却从未成功过。据尼克所知，杰克现在服役于世界上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地方。

“如果需要我，你知道该到哪里找我。”这是尼克去凯里郡的野外隐居前留给杰克的最后一句话。如今尼克住在凯里郡野外一间与世隔绝的小屋里，不远处就是湖泊，而他现在正在湖岸沐浴于傍晚的夕阳光辉中。

好一阵子都毫无收获之后，尼克绕起了他的鱼线。他想今晚大概又只有村庄里的那个妓女陪他了吧，还有在暖融融的火炉干喝上一、两瓶威士忌。他站起来，将鱼竿收好放进箱子里。转身离开时，他发现有个身影从右边悄然走近。尼克马上就认出了来人——原来是他以前的指挥官找到了他。这是有多容易？尼克想。

1 贝尔萨格里团（Bersaglieri）：也称神枪手兵团或狙击步兵团，是意大利最精锐的部队之一。

2 丁托列托（Tintoretto）：意大利著名画家，原名Jacopo Comin，与提香、委罗内塞并称为威尼斯画派的“三杰”之一。

3 爱尔兰岛：位于欧洲西北部的岛屿，南方26郡为爱尔兰共和国，北方6郡属于英国版图，称为北爱尔兰。

五

“该死的谢默斯·奥卡拉汉！”阿贝托·基尔兰达约叹了口气。

“阁下知道他？”埃德加多·布加勒迪尼问道。阿贝托抵达酒店的时候这位陆军参谋长已经在大门前了。

酒店内部悬挂着璀璨华丽的穆拉诺玻璃吊灯，饰以精美的粉色大理石柱、珍贵的古董地毯以及装饰典雅的镀金天花板，但两人可没功夫去欣赏。

危机每分每秒都在加重。

“我听说过他，”阿贝托说，“他确实和和红色旅 1 有些关系。他是爱尔兰共和军最顶尖的炸弹专家，但几年前就销声匿迹了，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

两人走到前台接待处。桌后的年轻女士正在打扫之前爆炸留下的碎片，阿贝托对着她笑了笑，说道：“我是意大利宪兵队的阿贝托·基尔兰达约，我在等一个电话。”

那可能有点困难，这个前台接待员想。旅馆里所有的电话线路都在占线，客人们正忙着打电话给国内的亲朋好友，告诉他们自己一切安好，使他们安心。也有人从国外打电话进来，探听住在这里的亲朋好友的消息。此外，尽管旅馆竭力阻拦，仍然有越来越多的记者试图采访客人。

和爆炸于岸边的第一个炸弹一样，先前在酒店外爆炸的那个炸弹显然也装着远程定时器，被藏在了一艘贡多拉中或其附近。看起来恐怖分子仿佛故意引起这场爆炸分散他人注意力，好等他们开展行动。除了一些小擦伤之外，没有客人或者员工受到伤害，而且大多数人已经被转移到了大楼的背面。

“先生，所有的线路都在占线。”年轻女士带着一丝紧张的笑容说道。阿贝托随后要求与管理层人员对话，最好是总经理本人。

就在这时，阿贝托的手机响了起来。打来的人是贝尔萨格里团的

布鲁诺·兰萨，他们对那张出现在总督宫窗前的面孔鉴定完毕。

“从来没有听说过他。”阿贝托说道。

“长官，我也没听说过。我们正设法查证他是否有犯罪记录，但迄今为止仍然毫无线索。情报显示六天前他从瑞典乘飞机到马可波罗，但我们认为他可能是个冰岛人。”

阿贝托疲惫地叹了口气：“你们认为他与我们的爱尔兰朋友有关系吗？”

“奥卡拉汉？我们不知道，我的手下正在调查这个。据我们所知，那个爱尔兰人很可能只是在这里度假。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

酒店的总经理出现在前台，阿贝托随即结束了这段通话。

“感谢你能抽出时间，”阿贝托一边说着，一边向衣着讲究且脸带微笑的迪诺·曼奇尼伸出手，“我想你也清楚现在的情况。不管在总督府里的是谁，他们都有这里的号码，而且还打了过来——据汇报所言对方希望谈判。他们会再联系我们的，而且很有可能是不久之后，所以在那之前这条线路需要保持畅通。”

“这可不简单，长官，”这位总经理越过阿贝托的肩膀扫了一眼那个接待员，她正在接另外一个紧急电话，“如您所见，此处陷于混乱，我们所有的电话线路都处于繁忙之中。”

“但想必你能空出一条线路来吧？这肯定能做到。”

迪诺耸了耸肩，朝接待前台后的小型电话总机走去。他不太熟悉这个，转身向刚刚挂掉电话的接待员说明了情况。

“没问题，先生，”她连忙应道，轻击了几个开关，按下几个按钮。“线路3。”

阿贝托露出了一个大大的微笑。“棒极了，”他和总经理对视了一眼，“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就剩下等待了。”

尼克清楚地记得自己最后一次在牛津郡沃克斯豪尔军营的情形，

那是个苦甜参半的时刻。

“是奥卡拉汉。”哈里·威廉森少校无需作出过多解释。

“我以为他死了。”尼克应道，他不确定事情会怎样发展。

“他可活得好好的，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而且他人还在威尼斯。”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们必须去那儿。”

“我们？”

“你。”

“他想干什么？”

“还不确定，我们还在调查这事儿，”少校解释道，“你愿意参加这次行动吗？”

“那些意大利人不会有意见吗？”

“就像我所说的，我们还在调查这事儿。”

“事态尚未明朗，对吧，长官？”

“没错，但这会是我们的一个好机会，而且没有人比你更适合这个任务了。”

尼克点点头，伸了个懒腰，站起身来转向窗户。少校说得没错。

即使在头号通缉犯的名单里，奥卡拉汉的排名也非常靠前。而且从私人层面上来说，尼克还有一些旧账要和他算。这些账可以追溯到他被派去驻守北爱尔兰街道的日子，也就是北爱尔兰问题最为严峻的80年代末。

作为一名皇家后勤兵团的弹药技术员，处理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埋下的炸弹的多年经验让尼克成为了世界上最年轻且最著名的爆破专家之一。从简单的管状炸弹到复杂的受害者触发装置都归他们这些弹药技术员管。当时他们处理的是路边炸弹，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从20

世纪70年代初期起就使用这种炸弹了。而随着不同类型的炸药和触发器的发展，炸弹也随之渐渐演变，但没有什么炸弹能比谢默斯·奥卡拉汉造出来的那些更考验尼克的手艺。

害死他在军队中最好的两个朋友的那只炸弹，也是出自奥卡拉汉的手笔。法医从炸弹的残骸里证明了是奥卡拉汉那双肮脏的手制造了这个装置。

那个炸弹是一个简易爆炸装置，最初由爱尔兰共和军设计而成，结果却被恐怖分子仿造用来在世界各地制造麻烦。如今，它成了阿富汗叛乱分子的首选。

正是因为这种炸弹的出现，英国陆军特种部队321拆弹连队成立了。321拆弹连队如今隶属于现皇家后勤兵团第11拆弹部队，其成立初衷是为了应对爱尔兰共和军日益增长的暴行，以及其使用简易爆炸装置对付平民和军队的行为。他们的无线电台是“菲利克斯”，取自猫有九命的典故，寓意着无论遇到什么可疑的装置，众人都能大难不死。

尼克曾经服役于321拆弹连队，这让他深感自豪。321拆弹连队是战后英国陆军中被授予最多勋章的连队，他们17世纪初在北爱尔兰旗帜行动 2 中的英勇事迹更是备受嘉奖。

令人毫不意外的是，2003年，尼克作为英国拆弹专家队伍精英组中的一员，在实际入侵伊拉克之前与英国皇家空军第5131中队、陆军第33工兵团以及皇家后勤兵团第11拆弹部队作为第一批人员被派往伊拉克。

但这一切已然成为往事了。尼克不想再做与此有关的事情，他不想再当英雄了。

在自动飞行模式下，航班RY9541已经飞过了法国领空。瑞士阿尔卑斯山脉和多洛米蒂山脉就在前方，但在这架飞机上只有少数人注意到这点，他们的目光都被飞机前头的这出闹剧吸引住了。

“我并不是针对你，也不是针对这里的乘客，”辛妮德越过帕德里克望向罗里，不过后者现在回到了驾驶座上，“我针对的是在那儿的那个混蛋。”

帕德里克顺着她的视线看了过去。“罗里？”

“你问他吧。”辛妮德说。

“问他什么？”

“你问就是了。”

“她说我强奸了她。”罗里站到了帕德里克背后。他重新将飞机调成自动驾驶模式了。

帕德里克看了看他的同事，又看向辛妮德：“这是真的吗？”

“这他妈的当然是真的。”

“说来话长。”罗里说。

“而现在这一切就要结束了，就在这里，就是现在！”这个爱尔兰女人打断他。

帕德里克举起双手。“听着，我们可以解决这件事儿，没必要闹到这样。我们谈谈吧。”

“我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了。”辛妮德已经准备随时赴死。

帕德里克惊慌起来。“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我想我们有些共同之处。”

“哦？”

“听着，”帕德里克压低了声音，几乎如同耳语一般，“我当然知道被性侵是件非常糟糕的事情。”

这抓住了辛妮德的注意力。

“我是个受害者、应该说曾经是个受害者，我懂你的感受。”

“不，你并不知道。”

“他是个牧师。这事儿持续了五年，一直都没人愿意听我的话。即使事情解决后，它给我带来的痛苦也与日俱增。我年龄越大，那些记忆便越清晰，痛苦也更加尖锐——直到后来我寻求帮助，事情才有所好转。现在我可以面对这件事了，我可以继续我的生活。”

“不一样——那不一样！”辛妮德说，“他毁了我的人生。他、还有其他人。”

帕特里克扭头瞥了一眼。罗里不在身后，返回了驾驶舱。“他怎么毁了你？”经验告诉帕特里克，说出那段受虐的经历对受害人来说很重要。除非他们自己愿意这样做，否则情况永远没法得到改善。不管罗里·奥康奈尔做了什么，或者没做什么，现在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先解决眼前的事，其他的可以稍后再说。

“看看我，”辛妮德厉声说道，“我已经四十多岁了。我曾经年轻貌美，前途一片光明。但看看我现在的样子，我这么胖，只有食物能抚慰我的心；我没有结过婚，因为我没有办法处理好一段感情；而坏脾气让我永远也没办法把一份工作长久地干下去。我没有朋友，也没有未来，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像他这样的混蛋！不管他躲在哪里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因为这样所以你就要杀了飞机上的所有人？这是不对的吧？”帕特里克反驳道。辛妮直直地看着他的眼睛。她嘴角上扬，心中决定引爆炸弹。

1 红色旅：意大利一个极左军事组织，于1978年绑架并处决了意大利总理阿尔多·莫罗，被定性为恐怖组织。

2 旗帜行动：英军于1969年8月至2007年7月在北爱尔兰的活动代号。最初是为了支援北爱尔兰皇家警察警部（RUC）。其职责是巩固维护英政府在北爱尔兰的权威。

六

不知道为什么，丹多罗酒店的电话始终没有响起来。阿贝托·基尔兰达约感到疲惫不堪，他想回到家人身边去。

“我们目前掌握了什么信息？”他专注地看着意大利陆军参谋长布加勒迪尼将军，“一个不知道是否涉入其中的爱尔兰人，还有一个底细不明、来自冰岛的家伙。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办？”

埃德加多·布加勒迪尼摇了摇头。他们现在仍然站在丹多罗酒店的大堂，事情已经发生两天了，可他们依然毫无头绪。

“为什么不直接攻进去？”阿贝托提议道。

“别以为那群市参议员会喜欢这样，况且那里面可能有人质，我们怎么知道所有人是否都逃出来了？”

“我们的确不知道。”阿贝托不得不承认。

“我很害怕，”雅典娜·理查兹悄声说道，她感到又饿又累，“我想我已经尿裤子了。”

那伙人冲进来向装饰华丽的天花板开枪后，她就一直与男友——同样是美国人的罗伯特·戴维森一起蜷缩在总督宫的四门厅内。

这对年轻情侣来自维吉尼亚州，一个是普通科医生，另一个是地方警察部队的一名警长。两人一直想去威尼斯游玩，并且曾读过许多关于这座城市的人文和战役的书籍。他们一致认为，威尼斯是一个死前必须要去看看的地方。但现在这是多么讽刺啊！

罗伯特将她搂得更近。“比这更糟的情况我也曾遇过，”这房间狭小而黑暗无光，他靠在冰冷的墙上安慰着她，“我们只是需要找到出去的路——无论他们是谁，都不会知道我们在这里，我是这样想的。”

雅典娜抬头看着他的脸，露出微笑。“我对你有信心，罗伯特。我

只想回到我们的酒店。”

“我们会的，很快就能回去了。”罗伯特允诺道。他站起身来，走到一扇打开的窗前，凝望着窗外的瀉湖。

雅典娜看着他，紧接着他猛然跪在地上，悄无声息地倒了下去。

“罗伯特？”

雅典娜冲到他身旁，只见鲜血顺着他的左脸颊缓缓流下。“罗伯特！罗伯特，你怎么了……哦我的天啊，罗伯特！”她抱住他的头。

他看着她惊恐的眼睛，“我想我中枪了。”罗伯特低声说罢，垂下了头，身下渐渐漫开一摊血泊。

雅典娜痛苦凄厉的尖叫声响彻总督府，当然也没有逃过乔恩的耳朵。他站起身来就跑，其他人连忙紧随其后。

然而当三人到达四门厅的时候，迎接他们的只剩下了罗伯特的尸体。

乔恩把罗伯特翻过来，看到了他额头上的伤口。“他是被枪杀的。”乔恩抬头看着那扇打开的窗口。他站了起来，盯着窗外的湖面。“是从教堂的塔上。”

他迅速地远离窗户。“他们一定以为他是我们的人。”

“我们必须找到刚才尖叫的那个人。”阿克巴·巴扎兹强调。

这个三十岁的印度穆斯林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研读海洋学。在一次冰岛实地考察中，他遇见了乔恩。而那天因为祖国里所发生的事情，他特别生气。

“我们得分头行动，”他看向乔恩，对方正在用手帕擦掉手上罗伯特·戴维森的血。“我们就在这层楼搜吧，她应该走得不远。”

这个女人再也藏不住自己的好奇了。她从座位上起身，走到事发的过道上。

“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帕德里克·奎恩转身看向她：“你是？”

“林赛，林赛·米歇尔。”她试着挤出一丝令人安心的笑容。

“你是医生？”

“不，”林赛答道，“我是、我是一名社会志愿者。”她想对方不会希望听到自己是一名记者的。

“什么分支？”

“北都柏林。”

“不，我是说你擅长什么？”帕德里克解释道。他将注意力移回辛妮德身上，却正好看见她将针头刺入胸膛。“不！”他大叫一声，用力地抢过注射器。

帕德利克没有抓牢注射器，它滚到了地板上。辛妮德迅速捡了起来，再一次插入了胸膛。

每个人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尼克离开牛津郡的沃克斯豪尔军营时，少校的话仍在他耳边回荡着：“我们会把你送去特雷维索，你要知道，时间紧迫。”

这个航班还有四个小时才从斯坦斯特德机场开出，这段时间足够去买一套替换的衣服和一些洗漱用品了。

尼克总害怕自己对着炸弹对得太多了，他感到不自在。他的队友总是再三铤而走险，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目睹过太多这样的事了。他不就是因为这才退出军队的吗？

当然，奥拉卡汉是个诱饵。少校说得对，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而尼克也上钩了。鱼钩、线、浮标。他有什么选择？他不需要对谁负责。他是单身汉，没有孩子，没有父母。他那出生在爱尔兰的母亲和希腊人父亲都在一年内先后死于心脏病，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尼

克的成熟远超越他的年纪。这次的行动，也许正是他所需要的，这也许会为他疲惫的身躯注入新的活力。也许吧。

从另一方面而言，这也许是他的死期。

七

刚离开四门厅，阿克巴就走进了候客厅——这里曾经是外国大使自豪地等待接见的地方。

这屋子里挂着不少丁托列托的作品，总督府里最好的作品《欧罗巴之劫》也在这里，但他对此毫不在意。他必须找到那个尖叫的女人，那个也许会破坏他们全盘计划的女人。

与此同时，乔恩踏入了一个内部装潢极其壮丽华美的房间——金碧辉煌的议会厅，天花板上是出自丁托列托之手的壁画《威尼斯的胜利》。

随后他们在十人厅里会合。此处一度是威尼斯共和国令人畏惧的裁决所，也是旧时见证司法公正和下令斩首的地方。

雅典娜·理查兹想大声呼喊救命，但她硬生生屏住了呼吸，透过藏身的罗盘厅墙上的裂缝向外张望。

游客们都知道，这条裂缝被称为狮子嘴，用于投放匿名告密信以指控国家的敌人，敦促更加令人害怕的议会尽快采取行动。对于雅典娜来说，这给了她轻微的优势，让她略胜那些会伤害她的人一筹。

她悄悄观察着追兵是否离开了，而他们的脚步声如同先前漫入窗户的落日余晖般渐渐隐去。

“我们去搜下一层。”阿克巴说。

片刻之后，他们踏进了大议会厅。丁托列托巨大的作品《天堂》挂在此间尽头的威尼斯总督之位上方，但他们都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幅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油画上。三人仔细环视着周围，但仍然没有发现尖叫者的丝毫踪迹。

他们一同撤离了大议会厅，穿过油画《天堂》对面的一个小门，发现自己原来正处于叹息桥之上。这是一条通往肃穆的普里奇欧尼宫的路，一条通往牢狱的路。

乔恩的目光顺着这狭窄的通道看了过去，然后又瞥了一眼阿克巴。“如果那个女人往那儿去了，那就让她去吧。她的命运已定。”

帕德里克奎恩蜷成一团，但预想中的爆炸并未到来。

辛妮德挫败地跌坐在洗手间门前，空了的注射器从她手中滚落——里面的三过氧化三丙酮不够，引爆不了炸弹。

帕特里克喘了口气镇定下来，撑着地板站起身来。

帕德里克夺回主导权的同时，罗里·奥康奈尔也从操控台中重新出现在众人视野中。“结束了，”帕德利克对机组人员说道：“去安抚乘客吧。”

罗里看着他弯下腰去拉起辛妮德。没有人知道接下来该做些什么，这一切看起来都太不真实了。

“我来看着她吧。”林赛向辛妮德伸出一只手。

辛妮德下意识地把手伸向这位《爱尔兰时报》的记者，林赛马上搂住她。“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谈谈这事情吧。”她一边说着，一边看向帕特里克，希望他给出一点指示。

“把她带进厨房吧，”帕德利克示意道，走到一旁，“飞机会在十五分钟后降落。”

他没有说的是，这架飞机将在降落后将由安保人员接手，而辛妮德也面临拘留——她的命运已定。此时此刻，帕德里克只想这个疯女人快点离开他的飞机。

而在这之后，罗里必须对这件事有个交代。

尼克坐在斯坦斯特德机场的咖啡厅里，等着广播报他的航班。和周围的人不一样的，尼克没有埋首于书或报纸中。他是一个人群观察者，喜欢观察。

尼克单单从通过观察别人的行为、言谈举止、坐着的方式、面部表情和身体动作就能了解很多信息，对他来说发现一个潜在的麻烦不过是小菜一碟。

不出几分钟，尼克已经对周围可能存在的威胁进行了排查。在发现没有人构成任何威胁后，他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接下来的事情上。

尼克起身查看航班信息显示屏，上面显示去特雷维索的航班没有延误。他看了看手表，估计在几分钟内机场就将通知乘客登机。尼克去了W·H·史密斯连锁书店，买了最新一期的《新闻周刊》。他粗略瞥了一眼标题，上面写着：各国角逐北极石油。

八

他们已经确认了那个在总督宫窗口出现的人的身份，但情况不太好。

“该死，他是个警察。”贝尔萨格里团的布鲁诺·兰萨在电话那头朝着阿贝托·基尔兰达约哀嚎了一声，而后者为难地看向了埃德加多·布加勒迪尼。

“知道他的名字了？”

“来自弗吉尼亚州的罗伯特·戴维森先生。该死的美国人，他到底在里面干嘛？”

阿贝托不安地深思着这件事可能带来的后果。美国可不喜欢坏事发生在它身处国外的公民身上。

“他和一个叫雅典娜·理查兹的女人一起抵达的。我们没能跟踪到她，估计她应该还在总督府里。”

“天，我们已经够麻烦的了。乔恩·史蒂芬森方面有什么新消息吗？”阿贝托问道。他试着不去想太多关于这对美国情侣的事，这件事留给其他人来解决吧。

“没有，他看起来活得很低调。”布鲁诺道。

“还有那个爱尔兰人，叫什么来着，奥卡拉汉？迄今为止有他的行踪吗？”

“没有。”

航班RY9541降落在特雷维索机场，当辛妮德·奥博尔踏出机舱时，等待着她的是一副手铐，而后立即被押进了护照检查处附近的保卫室。

尽管林赛·米歇尔对此发出了抗议，但她是不允许陪同在侧的。如

果她想一直等到审讯程序结束的话也可以，不然的话除了继续原来的旅程以外，她就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这使得这位都柏林的记者有点左右为难。

这么久以来她都在等一条大新闻的出现，而现在同时来了两个。这是有多幸运啊？一场世界级的闹剧在离机场不到一小时车程的地方上演着，但一条同样重大的新闻则正在这里拉开帷幕。她要怎样才能两头兼顾并将其报道出来呢？

如果有疑问的话就打给编辑。

林赛开了手机，等信号一出来就按下了一串数字。

“听着，弗兰克，我刚降落在特雷维索而且手头上一个棒极了的新闻素材——在我乘坐的航班上发生了一起炸弹警报，有个来自德里市的女人试图引爆炸弹。你想我怎么做？”

弗兰克·埃亨是个老派的人。他这一辈子都在新闻行业打拼，把过去十五年全耗在了《爱尔兰时报》编辑部的工作桌后。虽然他本人并不怎么情愿，但他快退休了。不过在要紧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还能激励和召集手下的人去想出好主意。弗兰克备受爱戴与敬重，在亟待长者指导的年轻一辈如林赛·米歇尔心中，他就如同父亲一般。

两人在电话里双双沉默良久。

弗兰克最终反问她：“你是认真的？”

“你指什么？”林赛问道。

“就是怎样做这该死的事？”

她恍然大悟。“报道出来，我猜。”

“没错。”弗兰克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但威尼斯那边怎么办？”

“威尼斯那边怎么办？你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吗？”

“不——我可没有办法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弗兰克。”林赛厉声说道。

“林赛，你想去外电部吗？”

“我当然想。”

“那就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把你手头上的新闻整理出来，现在就做，这样我们就可以最早把这条新闻发出来了，然后你赶紧动身去威尼斯。还有，我希望在明早之前见到这份新闻通稿。”

林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话，她翻了个白眼，深呼吸一口气使自己平静下来。“你说了算。”她答道。

“很高兴我们达成了共识。”弗兰克淡淡地答道，接着便挂断了电话。

“还真是谢谢你啊，混蛋！”林赛咕哝了一句，目光投向那扇门。门后，辛妮德正被拘留着。懊恼的她在咖啡店找了一张空桌子，拿出笔记本开始动笔。

不管现在威尼斯发生了什么，都要搁到后面了。

在从斯坦斯特德机场起飞的FR790航班上，尼克坐在靠窗位上，阖着眼憩息。

他试着去想飞机抵达时会有什么等待着他，但脑海里却浮现出谢默斯·奥卡拉汉的模样。在那些糟糕的日子里，尽管尼克仅仅与他打过一次照面，但这个爱尔兰人的大头照却遍布尼克的军营。不过那已是很多年前了，奥拉卡汉大概也变老了。

阿尔马南部被称为“强盗之乡”，英军不得不使用运输直升机进出该地区——不然的话，他们就会成为爱尔兰共和军狙击手和投弹手的活靶子。即使在空中，他们也容易受到攻击，因为恐怖分子已从利比亚处获得地面对空导弹。而尼克与那个爱尔兰男人最后一次的交锋，正是发生于阿尔马南部的克罗斯马格伦郊区。

尼克和他的同僚被空运到这个村庄，去拆除广场上的一枚汽车炸弹。当时的情况是尼克不知道附近还散布有几个诡雷陷阱，虽然他本应该知道的——因为清楚形势的当地人都会避免经过广场。爱尔兰共

和军并非故意针对无辜平民，但当平民伤亡无法避免时，他们只会冷眼旁观，认为这是为了伟大的共和军事事业作出的必要牺牲。

尼克记得自己刚入行时，有人告诉他弹药技术员是一份值得骄傲的工作。

人民的生命系于你手。

尼克已经记不起那是谁说的话了，但毫无疑问这个人领着高于普通标准的薪水，很可能永远都不会近距离接触一个炸弹，更别说安全拆除它以便法医小组开展工作了。

尽管身上压着沉重的护具，但尼克没花多久就确认了那个汽车炸弹出自谢默斯·奥卡拉汉之手。这个男人把所有手艺都用上了——手法巧妙，独出心裁，比他过去所制造的炸弹都要致命。

要想叫人不佩服那杂种可真是件难事儿。

那个炸弹里装着约莫600磅自制炸药，他和队友不眠不休地工作了八小时，才拆除了它。可他们不知道，恐怖分子还设下了另一个炸弹——他们本该预料到这点的。当众人撤离现场为成功而欢呼雀跃之时，一个埋在不远处的当地理事会花坛中的炸弹爆炸了，两名团员因此身亡。尼克幸运地逃过一劫，只受了些皮外伤。

距离尼克拆除上一枚炸弹已经过了四年，如今，他发现自己又重新回到了火线上。

帕特里克·奎恩以及罗里·奥康奈没有与辛妮德·奥博尔一同接受审问，而是分隔开来。罗里要求律师在场，帕特里克则要求打电话给他远在都柏林瑞安航空公司总部的上司。

两个飞行员百感交集，彼此都不想与对方说话。仿佛一眨眼间，他们就成了彻头彻尾的陌生人。纵使两人过去曾一起工作了五年，但现在看来这五年的情分什么都算不上了。

帕特里克背对着罗里，罗里则在木椅上不安转动着，他的右手揉着自己的额头，左手放在抖动着的左膝上。帕特里克有很多问题想要

询问眼前这个高级军官，但现在还不是时候，而且从某些方面来说，他不知道答案也许更好。

一名警卫拿着手机走进房间，递给帕特里克。“来自都柏林的电话。”他说。

帕特里克抓起电话，迅速解释了一下自己目前的困境。对方让他尽力配合警方，而公司律师将会乘坐下一趟航班过来。在那之前，他必须留在这里。

这位警卫转向罗里。“很抱歉，先生，我们要到明天早上才能请到一位可用英文交流的律师。”

罗里转向他的副机师。“你有什么好提议？我们不能整晚坐在这里。”

“也许我能给点建议，”警卫插了一句，“马路对面有一家酒店，你们可以在那里订个房间。”

“谢谢你的建议，但是不用了，”帕德利克应道，“我们已经订好酒店了，就是玛吉尔·康斯格里奥酒店。离这不远，我们会自己过去的。”

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夜晚。

九

对雅典娜而言，这同样也是一个漫长的夜晚。不知怎的，她穿过叹息桥进了监狱里，但这儿又黑又冷。雅典娜瑟瑟发抖着，她想哭，但她不能，她能做的就只有深呼吸。

来威尼斯并不是她的主意，但她记得罗伯特曾经说过，威尼斯是一个人们“在死之前”要去看一看的地方。那是他的原话，而现在他死了。

是的，死了。

这就像一场噩梦，也许她很快就会醒来。噢，不！似乎有什么东西扫过了她的脚——是只老鼠，雅典娜强忍着使自己不尖叫出来。

只要尖叫，他们就会知道我在哪里。噢，上帝，请帮帮我吧！

就在此时，雅典娜想起了自己的手机。它在口袋里。谢天谢地！她按下号码，盯着屏幕的微光等待电话接通。

拜托，拜托，拜托！

电话通了。感谢上帝，感谢！

“你好，我是简。”

雅典娜只觉得喉咙发干，舌头发大，拿着手机的手甚至在发抖。“简？”

“雅典娜？”

“是的，是我……我陷入了一场可怕的麻烦之中……噢、简，救救我，拜托、救救我。罗伯特死了，他们射死了他。他死了！这太可怕了……”

“冷静下来，雅典娜，冷静下来。”简劝说着她，感到不知所措。她平复着自己的呼吸，问道：“你在哪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简是她的姐姐，她们一直不和，直至最近两年才和好。简结婚后没有住在家里，但今天因为雅典娜不能在家照顾年迈的母亲，所以她

才过来看看。

“我在牢房里——在威尼斯。”

“噢，我的天哪，雅典娜！你做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做。我在威尼斯总督府，但这里出事了。我想这儿可能已经被恐怖分子或者其他人占领了，我不知道。起初有很多枪声，我们本来是一群人在一起的，但事情发生时我们失散了，然后罗伯特和我躲在了一个房间里。接着一切都安静下来了，可我们看到一些带着枪的人，所以不敢轻举妄动。罗伯特想履行他作为警察的职责，但我很害怕，便让他留下来陪我——但现在他死了。噢、简，拜托你救救我，拜托……”

简环视了一下厨房。本来她正站在这里等水烧开，好为卧床的母亲泡一杯咖啡。“好吧，”她终于说道，“我得查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的手机电量充足吗？”

雅典娜低下头看看屏幕，看见三格电量。“几乎是满的。”

“非常好，”简答道，“你得把它关掉，节省电量。你有表吗？”

雅典娜下意识地望向手腕。她干嘛要低头看？她当然有一个手表，那是数周前罗伯特送给她的三十二岁生日礼物。“是的。”

“我会在一小时后再打过来——也就是说你要在一个小时后开机，明白吗？”

雅典娜深呼吸了一下。“明白，你准备怎么做？”

“我得先找人谈谈。好好呆在原地别动，我会在一个小时后打给你，好吗？”

“好的，”雅典娜抽泣着应道，“谢谢你，简。告诉妈妈我爱她。”

“我会的，晚点再和你说，”简答道，“还有，雅典娜，你要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别做傻事，呆在那儿别动就行了，明白吗？”

“明白。我爱你，简，再见。”

雅典娜哭了起来。这是她第一次告诉简她爱她。她们一直互相攻

击、嫉妒、竞争。随便你怎么说吧，反正就是那么回事儿。她们从来没有融洽相处过。不一样的性格，不一样的生活目标，不一样的两个人。但现在一切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了，而且事实也的确是那样。

简也哭了，用一条厨房毛巾擦着眼泪。危急关头她总处理不来，可现在正是危急关头。

真希望爸爸还活着，他会知道该怎么做。

瑞安航空的航班降落在特雷维索机场，尼克跟着同航班的乘客一同走下飞机到停机坪上，一阵寒冷的风从他脚边刮过。

他走向入境大楼，轻松通过了护照检查，然后在传送带前等着行李。

我他妈的到底在这儿做什么？

一般情况下，尼克可以指望当局派人到机场迎接他，但如今局里的每个人都正在苦苦应对这次事件。尼克告诉过他们不必担心，他是个成年人，自己找得着路，至少他们告诉了他方向。

他不觉得自己是个英雄，也许更像某个退休却多管闲事的家伙吧。然而当他完成这项任务的时候，他将会成为一个英雄，并且他的人生将永远改变——文斯·弗林笔下的米契·拉普¹浮现在他的脑海。

尼克留意到一对年轻的夫妇挽着手，正在拥抱和接吻，显然急于回去酒店房间里。接着他看到了自己的行李箱，便抓起它走到出口买了一张到罗马广场的车票，他将在那里转乘威尼斯水上巴士到圣马可广场。尼克在长途汽车上坐下来看了眼手表，估计自己应该会在一个多小时后到达。

他们在阿尔安吉罗酒店为尼克预定了一个房间。这栋17世纪的建筑位于圣马可广场后方，可以俯瞰威尼斯众多运河之一，距离威尼斯总督府也就几分钟路程。

当尼克在罗马广场打算乘坐水上巴士时，第一个坏消息出现了。不过他并非这坏消息的唯一受害者，还有长长一列由愤怒的游客和当

地人组成的队伍也在这儿，正大声地向着售票亭的工作人员发泄不满。而工作人员正想法跟他们解释由于圣马可广场附近出了点儿状况，水上巴士将停在圣扎卡利亚站。

尼克不需要任何巧言辩解，他只想知道怎么去酒店，因此他向一个售票人员说明了情况。

女售票员拿出一幅威尼斯市中心的地图。“水上巴士会停靠在这里，”她说在地图上圈出了“扎泰雷”这个地名，“大约走十五分钟就能到达广场，但我很怀疑您是否能走到那儿，那里整个地区都被封锁了。”

尼克笑了。“是的，我知道。那么，在扎泰雷下了巴士后走一段路就行了对吧？”

女售票员点点头，打印出一张票。“大约一站的路程。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先生。”

尼克很怀疑自己是不是真能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当他接起电话时，第二个坏消息来了。电话是哈里·威廉森少校从沃克斯豪尔军营打来的：圣马可广场周围的禁区范围已经扩展到阿尔安吉罗酒店，里面入住的客人都已经被疏散了。

尼克浑然不觉自己没有机会睡上一个好觉了。

不过这残酷的事实很快就会到来。

¹ 米契·拉普（Mitch Rapp）：文斯·弗林笔下系列小说的虚构人物，身份为反恐特工，受雇于中情局以阻挠中东恐怖分子对美国的袭击。

阿贝托·基尔兰达约把电话举到左耳边，视线落于总督宫之上。他背对着潟湖，边上则站着他的军队同僚。

埃德加多将军在一旁焦急地等着阿贝托结束这趟通话。

“我看我们得攻进去，”阿贝托迎着将军的目光道，“我不觉得还有别的选择。在会议开始或这里损失惨重之前，我们必须作出决定。”

埃德加多的手下一直在幕后全力奋战，为每个可能出现的情况而做好应对准备。“我们一旦攻进去，一场血战势必会发生。”

“我明白，但我也知道里面至少有一个平民，就是跟那个倒霉的罗伯特·戴维森在一起的女孩，她要么被抓住了，要么就是藏了起来。我们仍然不知道罗伯特是否还活着，他可能正迫切地需要医疗救助。更复杂的是，那个雅典娜·理查兹同样也是美国人。美国大使馆已经打电话来了，他们可不怎么高兴。他们希望我们保证那个女孩的安全。”

将军抬头望向总督府高处的窗户。“这还真是个大问题，”将军飞快地动着脑筋，“如果我们知道那伙人想要什么就好了，”他把目光转向阿贝托，“有乔恩·史蒂芬森的新消息吗？”

“没什么特别的。他现年34岁，在冰岛的雷克雅未克郊区长大，家庭和睦。他的父母都退休了，现在还住在那儿。他曾在大学里研究环境问题。两年之后退学，四处打打散工，偶尔会去旅行，大多数是去瑞典和丹麦。他领导过几个抗议气候变化的集会，从来没有过法律上的纠纷。”

就在这时，AISE局长乔治·卡里帕里赶到了现场，把埃德加多拉到一边——他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他们已经从圣马可广场的闭路电视画面中发现了那个爱尔兰人，是奥卡拉汉没错。我们的情报人员说，他在乔恩的故乡逗留过一段时间。我们得假设我们的对手是一个残忍的制弹师，还有一个冰岛疯子。

“噢，该死的！1”基尔兰达约哀嚎一声。

谢默斯·奥卡拉汉上一次踏入教堂还是因为母亲举行葬礼。那时即便在葬礼上，他也不得不伪装自己，因为他一直在躲避英国军队的追捕。

躲着英军的追捕这一点倒是没什么变化。谢默斯这样想着，跨过圣马可教堂里花纹繁复的大理石地板。

这不是他的战争，他掺和进来只是为了钱。

谢默斯回想起他与冰岛人第一次相遇时的情形。那是在一个午夜酒吧里，当时他人不太舒服。外面正在下雪，积雪足有四英尺厚。乔恩·斯蒂芬森调查他好些天了，不管是对他的一切还是对他的所思所想都了如指掌。

“我想找你合作。”这是那个冰岛人的开场白。

奥卡拉汉想起当时自己直视着那男人锐利的蓝眸——这个改变了他生活轨迹的男人。

“愿闻其详。”

“我有钱，我需要你的手艺，而你需要钱。我想大家可以合作，几天就行了。”

“准确地点？”

“意大利威尼斯。”

“听起来倒是不错。我要做什么？”

“到那儿的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你在胡说八道。资金从哪来？谁提供资金？”

“如果我告诉了你的话，我就不得不把你杀掉了。”

这个爱尔兰人还记得当时他对此大加嘲笑，现在他可笑不出来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乔恩·斯蒂芬森一点一点说服了他。奥卡拉汉掂量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决定冒这一趟险。组织目前急需资金，而这看起来是个赚快钱的办法。但他忘了，事情往往不是表面看起来的那样。

走到唱诗班席位时，奥卡拉汉停下脚步，启动了先前设下的爆炸装置。他抬头瞥了眼两个大理石布道坛，那上面有两个雕像正俯视着他。其中一座是出自圣索维诺 [2](#) 之手、名为《福音布道众》的青铜雕像，另一座则是卡利亚里 [3](#) 的《四贤像》，但奥卡拉汉都视而不见，径直走向了右边。

在踏入珍宝馆之前，奥卡拉汉即使感到内疚、受到任何良心上的折磨，他也并未表现出来。珍宝馆位于主圣坛的最右边，里面陈列着十字军从君士坦丁堡掠夺回来的财物，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画像以及教堂这些年来收集的文物，但他对这些东西毫无感觉。

他在那里启动了另一个爆炸装置，然后朝一条连接总督宫与大教堂之间的狭窄通道走去。奥卡拉汉对自己的作品很满意，但令其失望的是自己不得不将炸药部署于此地而非用于原定目标。如果要去完成原定任务，离开总督府时他得临时制作炸弹了。

雅典娜在牢房的一片漆黑之中瑟瑟发抖着，她环抱着自己，深呼吸了一下。有什么从左脚旁跑了过去，雅典娜生生忍下了尖叫。是老鼠吧，她想着，接着听到了脚步声。

脚步声越来越近，她僵在原地，屏住了自己的呼吸。透过铁栅栏，雅典娜觉得自己看到了一个影子经过，接着脚步声停住了。她能听到呼吸声，随后只剩下了一片寂静。

雅典娜不敢动弹，只是慢慢地呼着气。她压下心中恐惧，又一次轻声地祈祷着。一个小时肯定已经过去了，但她不能贸然开机。要是它响了怎么办？可不开机的话，简又会怎么想呢？

在相隔甚远的另一个国家里，两个FBI特工坐在了简的面前，自我介绍为穆勒和史卡利。

“我告诉过当地警察局局长、还有大使馆的人，我不知道更多的情报了——我只知道我妹妹身陷险境，罗伯特已经死了，并且我的妹妹她迫切地需要帮助。”

史卡利露出一个理解的笑容，脑海中闪过一个借口。与此同时，穆勒问了同样的问题，不过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感谢你的配合，但他们可能遗漏了细节，因此我们得听你亲口再说一遍。我们得清楚地知道你妹妹说过什么——尽力想想吧。这很重要。”

简无奈地叹了口气，第三次说起她们之间的谈话。“她和罗伯特在总督府游览的时候，一些持枪者冲了进来朝天花板射击。大家都冲向出口，雅典娜和罗伯特不知怎地与人群走散了，最后两人躲藏在总督府的一个房间里，他们躲了整整一天一夜，不敢动弹。”

“她是否提过罗伯特是如何被射中的？”穆勒一边问着，一边在膝盖上的便签本上记录下来。

“我想没有。”

“你的妹妹联系你时，她确切的位置是在哪里？”

“在总督府，就像我所说的，她还被困在那里——你们得去把她救出来。”

“她是否说出具体的躲藏地点？”

“没有，”简思忖着，“对了、对了，她有说过一个地方，但我没有任何头绪。”

穆勒和史卡利坐直了身子。“说来听听。”穆勒道。

“她说……她说自己在一个监狱里——当时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穆勒露出微笑，写下另一行笔记。“她没有离开过？”

“据我所知，没有。”简望向房间的挂钟，说道。

“该打电话给她了吗？”史卡利问道。

简点点头，深呼吸一口气。她站起身来走到电话跟前，拨下雅典娜的号码，而史卡利则接通了总部。“她正在联系，开始录音。”

第一次爆炸发生时，尼克离圣马可广场和总督宫的警戒线不过几分钟路程，空气中满是爆炸造成的火花和烟雾。

尼克向前跑去，结果却被一个魁梧的士兵拦下了。“我要找埃德加多·布加勒迪尼将军，马上！”

“你是？”士兵反问道。他坚守着自己的职责，双手紧紧抱住步枪。

“尼克·萨瓦斯。”

士兵后退一步，仔细地打量着跟前的这个男人。他正打算开口请其出示身份证明，尼克就在他眼前挥舞着一张工作证了。士兵眯起眼睛阅读上面的文字，检视了名字和照片，抬头看向尼克。“你的来意是？”

“受将军所邀。”尼克撒了谎。

“我这就带你去见他，先生。”

正当尼克跟随士兵进去时，第二次爆炸来袭，附近地区动荡不已。士兵加快了自己的脚步，尼克迅速跟上他，两人飞快地跑向爆炸现场。

离圣马可广场和总督府不远处设立着第二个军事检查站，他们到这儿时被另一名士兵拦了下来。

“你们必须在这里等候。”那个士兵大喊道。

尼克盯着对面正处于烟雾之中的宫殿，然后看向左边邻近的教堂——那里也发生了爆炸。

“将军在等我，我必须要见他，马上！”尼克厉声说道。对方扫视

了一眼陪同尼克的士兵，对方点点头。

“将军在桥对面的丹多罗酒店。”警卫沿着岸边指向远处。

1 原文为意大利语Oh cacato！即英语的Oh shit!

2 圣索维诺：即雅各布·圣索维诺（ Jacopo Sansovino ），意大利建筑家、雕刻家，其代表作有圣马可广场的大钟楼散廊和图书馆，以及科尔内尔宫。

3 卡利亚里：即卡洛·卡纳瓦罗·卡利亚里（ Carlo Cannovaro Caliari ），也被称为卡莱托，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艺术家，16世纪意大利威尼斯画派三杰之一的保罗·委罗内塞最小的儿子。

接到编辑电话时，林赛刚整理好辛妮德·奥博尔的新闻。

“你得到关于围攻事件的最新的消息了吗？”

林赛深呼吸了一口气。“没有，我还在去的路上。”

“什么意思，你还在路上？你是说你还没有到那儿？你这女人！看在上帝的份上，威尼斯就快被炸得支离破碎了！”

“我告诉过你了，我可没办法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林赛反驳道，“我已经在路上了，午夜前就会抵达那里的。”

“在那之前我要看见那份通稿，午夜的时候报纸就要进印刷厂了。”编辑咆哮着猛地挂断了电话。

林赛在内心哀嚎一声，跑着穿过机场休息室去到汽车租赁桌前。“我需要一辆车。”

桌后的男人摇了摇头。“没有汽车，全都租出去了，抱歉。”

“出租车有吗？”林赛恳求道。男人指向出口，林赛刚跑出去就看见了一家三口正钻入候车处的最后一辆出租车。“对不起，先生。紧急情况，我需要尽快赶到威尼斯，拜托你能把这出租车让给我吗？”

这个男人看她的眼光就像看着一个疯子，他带着他的妻儿坐进出租车，说道：“抱歉，这辆出租车我们要了。”

“我给你一百欧元。”林赛从小型旅行袋中拿出她的钱包。男人定定地看着她。林赛又加码。“两百。”

他转向坐在后座帮儿子扣好安全带的妻子，妻子叹了口气。“你拿主意吧。”丈夫回头看向林赛。“两百五十欧。”

“成交！”林赛递给男人几张面值五十的欧元，把她的小型旅行袋扔在后座。这花掉了林赛身上一半的钱，不过之后再担心这个问题吧，新闻才是她优先考虑的事情。辛妮德·奥博尔的事儿已经过去了——现在该开始她的新闻事业生涯的下一个篇章了。

此刻的她根本尚不知晓接下来将会发生怎样的事！

从AISE得到的情报来看，事情对乔治·卡里帕里而言并未简单多少。AISE的探员刚刚证实了他最担心的事情——参与围攻事件的人不仅仅是奥卡拉汉，还有一个穆斯林极端主义者。

“我们对了解多少？”

2001年10月，阿富汗战争爆发。美军在英国军队的帮助下，拉开了“永久自由行动”¹的序幕，作为对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反击。不久后，一些激进分子将阿克巴·巴扎兹“纳入麾下”。

当时，官方称入侵的目的是找到奥萨马·本·拉登以及基地组织的其他高级成员，并对其进行审判，从而将整个基地组织连根拔起，并歼灭为基地组织提供支持及庇护的塔利班政权。

布什政府承认美国会对包庇他们的恐怖组织、国家或政府一视同仁。此后，说服各国及民众支持展开该项行为变得容易起来。不久之后，阿克巴去了阿富汗山脉里的一个训练营里。在那里待了六周之后，他被送到在阿富汗西南部的赫尔曼德省，为塔利班的炸弹埋设者提供火力掩护。

一个月后，他被告知自己将返回苏格兰继续学业，并等待进一步指示。

随后前往冰岛的一个实地考察时，阿克巴告诉朋友自己想与塔利班断绝往来，并在雷克雅未克寻求安全的避风港，也正是在那儿，他遇见了乔恩。

如今的他与奥卡拉汉一样重新回到了火线之上，并且身怀一桩无论如何都不可泄密的任务。

乔治·卡里帕里沮丧地摇着头。“我的天，他们到底要做什么？”他转向保罗·孔蒂，“我已经安排了时间与警方及军队的负责人会面，我们不能放任这种状况继续下去，风险太大了。”

在卡里帕里的心中，重要的不仅仅是自尊，不仅仅是任由恐怖分

子占上风，不仅仅是让一堆疯子对他们发号施令。噢不、简直数不胜数，而且尤其要捍卫威尼斯的悠久历史、文化遗产及其无数珍贵艺术品。当然，还有它的命脉——旅游业。

无需他人提醒卡里帕里也知道，每年来自世界各地游览威尼斯的游客多达1800万人——这意味着大量的欧元流入了当地经济。恐怖袭击会让旅游业瘫痪的！欢呼雀跃的只会是那6万左右、因生活成本过高而被迫从市区迁往别处的本地居民。

然后是政治方面。不仅意大利的国际尊严摇摇欲坠，一个女人和一个美国人的性命也危在旦夕。

在特雷维索机场接受盘问后，辛妮德被转移到了拘留中心。爱尔兰大使馆一个衣着整洁、仪容端庄的初级官员到这儿时，辛妮德正伏在手臂上休息。这里是利多岛村庄的郊区，远离住宅区，距离威尼斯中心区域约二十五分钟路程。

“你感觉如何？”这个官员双手抓着一个黑色皮包。

“你怎么会在意我的感受。”辛妮德厉声说道。她尚未从手术中恢复过来，手术从她的胸部里拆下了炸弹包装袋。伤口灼痛得犹如身处炼狱，但辛妮德可不会承认这一点。他们缝合伤口，给了她一小撮止痛药。

“我们有一名指派的律师，”官员把公文包放在面前，不安地坐在木桌旁解释道，“她明早会到。”

“无所谓。”辛妮德咕哝一句，盯着桌子那头显然不知所措的年轻人。

“与此同时，你还需要我们做什么吗？还有什么能让你感觉好一些的事是我们可以做的吗？”他打开了公文包。

“没有，”辛妮德答道，“我只想一个人静一静。”

官员点点头，再次站了起来，最后自我介绍为康纳·巴里恩斯。“你知道自己可能面临着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吗？”

“那又怎样。”

“如果罪名成立，你将会被判处无期徒刑。当然，我们会尽力请求宽大处理。但说白了，这是律师的事情，我的职责只是确保你得到良好待遇。”

“所以呢？你要走了？”

康纳·巴里恩斯推开椅子，向辛妮德伸出一只手。辛妮德看了看这只手，然后看着康纳，但什么也没说。

“我明天会再来看你。”康纳说着，准备转身离开。

“没必要，”辛妮德说道，“该是什么样的还是什么样。”

康纳点了点头。“的确如此。”他关上门离去。过了一会儿，一名意大利警务人员走进来，递给辛妮德一杯咖啡。辛妮德拒绝了，他也离开了。

房间里终于只剩下她一个人了。辛妮德闭上眼睛靠在椅子上，哭泣起来。

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想帮我？飞机上的那个机师、从都柏林来的记者、刚才大使馆的那个男人，还有明天的律师。

当我真正需要他们时，为什么一个人都没有出现？

她真的会炸了飞机上的那些人吗？这个问题的答案令她害怕，但她更怕整天充斥着自己脑海的魔鬼。她祈祷罗里·奥康奈尔会在地狱里烂掉。

¹ 永久自由行动：美国政府对“全球反恐战争”的官方代称。除阿富汗外，相关战役地点还有菲律宾、吉尔吉斯斯坦等。

十二

夜色沉沉，总督府掩于一片黑暗之下，路旁的街灯照进暗处，勾勒出总督府模糊的轮廓。第一批消防车陆续抵达大教堂门口，潟湖边则停着一队救护车。

将军看着冉冉升起的浓烟，只盼望大楼里精心设计的灭火系统会在损失更为惨重之前扑灭火焰。

埃德加多发出了第一道指令。“第一道曙光——我们在第一道曙光升起时发起进攻。把人马都调动起来，我会在一小时内回来。”

阿贝托走进酒店大堂时正拿着手机在打电话。他看到将军，朝对方点了点头，脸色凝重。通话结束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块手帕擦了擦额头。

“是他们。”阿贝托说道

“有任何要求吗？”埃德加多问道。

“什么都没有，”阿贝托既懊丧又不安，“他们只是想让我们知道，他们手上有总督府——该死，不管这是什么意思，总之他让我们不要轻举妄动。我猜可能爆炸很有可能只是个烟幕弹，用于扰乱视听。他们可能在计划怎么撤退，又或者其实他们早就逃走了。他们可以从任何地方打出电话，我他妈的只是担心不知道他们原定的目标是什么，不过肯定不是总督府。”

林赛的水上计程车之旅最终结束于威尼斯的某处。她不太确定自己身处何方，但这不重要。她付了车费走向售票亭。虽然觉得司机要价过高，但她也懒得去争论了。

“去圣马可，单程。”她手拿钱包，准备放弃讨价还价。之前她的编辑给了她一笔慷慨的津贴——不过这是那时候的想法了，可惜现实是另一回事。以这样的速度她的信用卡很快就会透支。当然，等她真正坐上外电部的位置而不是在“试用期”时，公司就会给她一张透支额

度适中的信用卡了

“水上巴士暂时不去圣马可了，”老人在这光线黯淡的售票厅中说道，“巴士现在的终点站是扎泰雷。”他用蹩脚的英语解释道。接着也许是想到了林赛的下一个问题，老人又补充道：“因为警方发出了安全警报，发生恐怖袭击了。”

林赛叹了一口气。“他们的确得这样做。”

林赛抓过她的票，跑向正准备开走的水上巴士。她挤到船上抓住一处栏杆，脚下躺着她的小型旅行包。

沿着大运河过去的这趟旅程倒是出奇的顺利，只用了不到十五分钟就抵达了目的地。重新踏上陆地的林赛完全丧失了方向感，不知道该怎么做，于是开始到处打听路线。如果她想安抚昨夜的编辑，时间可不多。

最终到达警戒线的时候，林赛已经筋疲力尽，脚痛不已了。她从一个旁观者中挤了进去，挤到守在警戒线旁的一批士兵身边。“我是来自爱尔兰都柏林市的记者，我能采访一下你们的负责人吗？”

一个士兵出列，要求林赛出示证件。她拿出记者证在士兵眼前扬了扬，上面还有一张难看的证件照，林赛两年前拍的。“我真的很急。”她补了一句。

“稍等。”士兵说着重新回到队伍里。

林赛焦急地看着他们交谈，不时有一两个士兵向她投来好奇的目光，林赛回以笑容，尽量表现得友善一些。

刚才的士兵回到她面前。“这里有一个新闻中心，但它是在警戒线的另一边，要想过去有些困难。”

林赛叹了口气。“你有什么建议吗？”

士兵想了想。“你可以雇一辆私人水上计程车。”

林赛环顾四周，映入眼帘的只有一些漂浮在水面的、被遗弃的贡多拉¹。

士兵指向林赛的左边。“你看见那座桥了吗？就是横跨运河的那一座。你到它的另一边，向着第二座大桥右拐，然后向左走，然后应该能看见了。”

“真是太感谢你了。”林赛尽量不令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太讽刺，毕竟他已经尽力帮忙了。当然，他本可以让她通过警戒线，那么她马上就可以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毕竟她已经落后其他媒体这么多了，找新闻中心可不是什么好办法。她要找出真相到底是什么，要和能提供有用信息的人交谈，而不是那些巧妙地引导舆论的圆滑官方发言人。

最后林赛终于找到了一只小船。她告诉船的主人她想去的地点。“先付钱。”那个男人伸出了一只手。

“多少钱？”林赛问道。现在对她来说价钱已经不重要了。

“一百二十欧。”

林赛倒吸一口冷气。“就那么5分钟的路程？”

“坐不坐随你。”

“我只剩下一百欧了，要不要随你。”林赛冷静地回道，抽出剩下的欧元递给他。

他看了看那些钱，闭上眼睛摇了摇头，心里掂量着这一提议。“今晚渡河是非常危险的，这里出现了坏人。”

“你能告诉我有关他们的情况吗？”

“我看见了事情发生的全过程，就在总督府里。当时我正把船停泊在圣匝加利亚教堂边上。”

林赛简直不敢相信他所说的。“这么说你是目击者？”

这个男人耸了耸肩。林赛估计他大概有四十来岁，面容沧桑，头发理得像军人一样短。男人看上去有些倦意，且略显不耐烦，也许是想回家了吧。“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我说的就是我看见的。”

“先把船放在这儿吧，我们可以去找个地方坐下来喝一杯吗？”林赛收回了她的钱。

“但我已经结婚了，”他答道，“我不能……”

“你是一个意大利人，对吗？”林赛反问道，“听着，我是一个记者，从爱尔兰来的，我只是想和你聊聊天，就这样而已。”

男人笑了。“记者？”

“是的，你不愿意和记者去喝一杯吗？”

“只要他们愿意付我钱。”他双手环抱在胸前。我敢打赌他衣服底下绝对有六块腹肌。林赛想。

林赛叹了一口气，试图挤出一个笑容。“多少钱？”

这家伙真的是个怪胎，但他手上也许有我想要的消息。

“一百二十欧。”男人说道。

林赛大笑起来。“听着，我没有撒谎，我真的只剩下一百欧了。”

“我接受信用卡。”

“你在开玩笑吧！”

这个船夫笑出了声。“好吧。可是你给了我一百欧的话，要怎么请我去喝一杯呢？”

林赛还没来得及回答，一阵枪声就响彻了整个夜空。

¹ 贡多拉（gondola）：威尼斯传统的平底尖舟，又称凤尾船。

十三

“你以为自己是在玩吗？”乔恩·斯蒂芬森怒吼着，狠狠地瞪着阿克巴巴扎兹。

“只是一点警告而已，”阿克巴说着，放低了手里的武器，“我们得让他们知道我们还占着主导权。放轻松——没有人受伤。”

乔恩摩挲着自己的额头，凝视着窗外下面的人行道。警力都分散开来了，整条大街上一个人也没有。“你刚才做的一切只会让他们知道我们还在这里。别再这样了——除非我说可以。明白没？”

“知道了，老板。”阿克巴嘲讽地回了一句。他在这里不是因为他相信这个冰岛人的理想。他也有自己的理想，而这次任务是帮助他达到终极目的最佳方法。

乔恩·斯蒂芬森第一次接近他也是在雷克雅未克的那个午夜酒吧里，就是乔恩招募了奥卡拉汉的那个地方。这似乎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于是他来到了这里，但他意识到这和生活中其他事情一样，天下间没有所谓的免费午餐。偿还的时候到了，但它来得太早。

“谢默斯在哪里？”乔恩问道。

“我去看看。”阿克巴迅速消失在黑暗中。

他最后在一条狭窄的通道里找到了奥卡拉汉，那里连接着总督宫和监狱。他找到奥卡拉汉时，这个爱尔兰人正透过小窗盯着下方的运河。

“你没事吧。”

奥卡拉汉看着这个穆斯林。“我们倒是好得很，但事情彻底搞砸了。”

雅典娜只想回到弗吉尼亚州那个让她感到熟悉又安全的全科诊所，回到她所有的同事和病人之中。那才是她的生活，可她直到现在

才懂得珍惜。

她的一些同事很难相处，令人讨厌。说实话，有些病人也一样——但是所有的这些挫折和挑战都无法与她现在的处境相提并论。

雅典娜深吸一口气，打开她的手机，等着液晶显示屏亮起来。刚才听到的脚步声已经被她抛诸脑后了，当务之急是要重新与简联系上。

拜托了上帝，希望简还等着。

她拨了家里的号码，数着秒数直到铃声响起。感谢你啊，上帝。“你好。”太好了，是简。

“是我，抱歉我迟了，”雅典娜说了声抱歉，“我听到了爆炸声，但我一切安好。简，拜托快救我离开这里。”

“你还好吧？”

“是的，但我很害怕。”

“听着，雅典娜，你具体位置在哪里？”

“我在一间牢房里，就在叹息桥另外一边。这里到处都是老鼠，我听见有人进来了，但他们又走了。救救我，拜托了简。”

“好，”简应道，“这里有两个联邦调查局的人，他们想跟你谈谈。可以吗？”

“可以。”

简示意史卡利过来听电话。

“你好，雅典娜，我是菲兹帕德里克特工，我们正在竭尽所能营救你。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好的。”

“有多少人在那栋建筑里？”

“我不知道，我想应该很多。”

“你离他们有多远？”

“我不知道，他们其中的一个人几分钟前还在这里。”

“你的男友发生什么事了？”

电话的那头一阵沉默。“雅典娜——你还在听吗？”

“是的。”过了好一会儿，雅典娜才回答。

“罗伯特发生什么事了？”

“罗伯特死了，他们射死了他。”

“是谁干的？”

“他们。”

“当时罗伯特在哪里？”

“他在看着窗外。”

“所以某个人从外面射中了他？”

雅典娜想了几秒。“是的。”

“那么就是说，建筑里面没有人射中他。”

“没有，我认为没有。”

“你还知道是否有其他市民在这栋建筑里面吗？”

“不知道。”

“你觉得你能找到出去的道路吗？”

“不能。”

“好的，”菲兹帕德里克应道，“感谢你的合作，我现在把电话还给你姐姐，我们稍后还能再谈谈吗？”

“行，谢谢你。”雅典娜说道。

“是我，你还好吗？”

“不。”雅典娜骤然泪流满面。

清晨来临，他又被抛回了这个残酷的现实当中——他仍然身处窘境。

罗里·奥康奈尔艰难地熬过了那个夜晚，但他头痛得非常厉害。辛妮德曾欺骗他感情这件事其实没什么关系。本来他那时年纪已经大得足以学聪明些不再上当了，可糟糕的是他容许这事发生了好几次。她那时的确还未成年，可这么多年后她来哭诉自己被强奸了。

这没道理。

罗里洗漱完毕，剃好胡子，穿好衣服，打电话给远在威克洛家里的年迈的母亲，告诉她自己在威尼斯的航班被推迟一天返回。他告诉母亲是因为发动机问题，这便足以让她安心了。每当她唯一的儿子在空中时，凯瑟琳·奥康奈尔总是提心吊胆的。

他本应该下楼吃早餐，却无法面对帕德里克。他能对他说什么？接着罗里想起了一句话。

我也是个受害者。那是牧师干的。

帕德里克在飞机上是这样对辛妮德说的吗？他不禁思忖那意味着什么。难道帕德里克的童年和他一样吗？这也太巧了，太巧了。但当他还是个孩子时，性虐在爱尔兰很普遍，而且现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这种现象仍然时有发生。

他们说牧师意味着什么？噢、没错，他记起来了：牧师在每一个小镇里都代表着恋童癖者圈子。这句话里面蕴含着太多的意思了。如今，这不过是个流传已久的玩笑，但对于像他这样的人来说，这绝非玩笑。

罗里重重地叹了口气。他躺在凌乱的床上，瞥了一眼手表上的时间。他此前要求请律师，可他要跟律师说什么呢？他绝不会跟一个陌生人诉说他的人生故事，而且绝不会是他和穆尔格鲁神父之间的故事。

我寻求过帮助。现在我可以面对这事儿了，我可以继续我的生活。

这还真是帕特里克·奎恩的好建议啊！即使闭上眼睛，那个男人的话也一直在他的脑海中盘旋。他想放声尖叫，把这些全都抹去，就像他抹去所有的记忆那样——每当午夜梦回，他的脑海中总是充斥着那些记忆——每天每夜都是如此。

十四

爱尔兰大使馆的那个男人走进接见室时，边上还跟了一个大约三十岁的女人。辛妮德没有理会他们。早些时候，就在被两个制服笔挺的警察带来这儿之前，她才拒绝了进食早餐。

“我把律师带来了，辛妮德，”康纳·巴里恩斯向她介绍了那个女人，“这位是罗斯玛丽·卡瓦纳，她将尽其所能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正试着安排你回爱尔兰，你觉得怎么样？”

辛妮德给了他们一个背影，冷淡地回了一句：“无所谓。”

罗斯玛丽瞥了一眼康纳，然后绕过桌子走到辛妮德跟前，好让她面对着她。她伸出手，但辛妮德却视若无睹，把头转向了墙。

“如果你不肯合作，我就没办法帮你了。”罗斯玛丽解释道。她的语气温柔又体贴，她的微笑温暖且真诚，但辛妮德无视了这一切。罗斯玛丽穿着一身整洁利落的深蓝色套装和一件白色衬衫，齐肩褐色短发干净利索。她从辛妮德旁边拉过来一把椅子坐下，从公文包里拿出记事本，从上衣口袋里拿出钢笔。“你想和我谈谈，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我了解到你对一个飞行员提出了强奸的指控。在我们聊其他事情之前，你想先说说这件事吗？”

我真正想问的是：你他妈的到底是从哪儿弄来炸药，你是怎么把它们弄上飞机的，还有是谁在帮你，因为你肯定无法独自一人完成这些事情。至于强奸指控.....

辛妮德深呼吸，艰难地咽了咽口水。她稍稍抬起头，对上律师的眼神，又迅速别过头。一段令人焦虑的、长久的沉默之后，辛妮德才决定开口。“那时没人相信我，现在也不会有人相信我，说出来又有什么意义？”

罗斯玛丽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坐姿，在便签本上做了些记录。她落在辛妮德右肩上的手传来安抚人心的力量。“可以让我试一试吗？”律师轻声说，小心地转向康纳：“你能让我们独处几分钟吗？”康纳点点头，离开了房间。

辛妮德抑郁不已地深深叹了一口气，垂下肩膀。她回想起那件事情发生的经过，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罗斯玛丽从口袋里抽出一张面纸，递给对方。辛妮德擦掉眼泪，开始讲述她的故事。

事情第一次发生的那个晚上，她只有七岁，也许是六岁。她蜷缩在自己的床上，屋里的玻璃布满雾气，而外面的地上堆着积雪。

“我试过告诉妈妈，但她和往常一样没有太大兴趣，一门心思全在他身上。总是他、他、他！”

“他？”罗斯玛丽询问道，她注意到了辛妮德的双眼已经盈满泪水。

“是妈妈的新男友。”一想到他，辛妮德就觉得一阵恶心。

“你的父亲呢？”罗斯玛丽问道。

“工作，他总是在工作。”

“我明白了，”罗斯玛丽写下笔记，“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不知道。也许是个出租车司机吧，他从来都不在家里。”

“那么，他现在在哪里？”

“大概已经死了吧。”

“好的，”罗斯玛丽暂时撇开了这个问题，“那么，你能跟我说说是谁对你实施了性虐吗？”

“那个医生。”

“那个医生？”

“是的，我们的家庭医生。”

“所以不是罗里·奥康奈尔？”罗斯玛丽有点迷惑了。

“他也有份。”

“能跟我说说这件事吗？”

辛妮德痛苦地摇了摇头。“那个杂种——他毁了我的一生。”

罗斯玛丽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辛妮德身旁，一手搂住她的肩膀，一手擦去她扭曲面容上的泪水。“尽情地哭吧，你知道的，你需要把这一切发泄出来。”

辛妮德终于平静了一些，她深吸一口气，努力继续说下去。她望着罗斯玛丽。“我能要杯咖啡吗？”

律师笑了。“没问题。”她起身打开了门。康纳正坐在走廊里，罗斯玛丽的动作引起了他的注意。“两杯牛奶咖啡，”罗斯玛丽说道，“事情正取得进展。”

罗斯玛丽转身回到房间时，辛妮德站了起来。“我想回家。”

“这正是我来此的原因，”罗斯玛丽安抚着她，“你想多告诉我一些关于奥康奈尔先生的事情吗？”

“我不知道。你大概也不会相信我，没有人相信过我。”辛妮德坐回她的位子上。

康纳端来两份杯装咖啡和几包糖。他把东西放在桌上，朝辛妮德微笑了一下，然后关上门，离开了房间。

罗斯玛丽撕开一小包糖，按照自己的喜好适量倒入杯中，坐下来喝了一口。她看着同样喝着咖啡的辛妮德。“你说他强奸了你，那是什么时候？”

“在他的房子里，在放学后。这很可怕——可怕……”辛妮德哭喊着。她把桌子从跟前推开，弄洒了咖啡。咖啡洒在她的脚边，在地上汇成一片。罗斯玛丽跳起来，赶到辛妮德的身旁。

“没事了、没事了。”罗斯玛丽说着搂住了辛妮德，让她的头挨在自己的肩膀上。她轻抚辛妮德的背部安慰着她，直到她平静下来。“我并非想令你忆起痛苦，但重要的是我得听听你的故事。”

罗斯玛丽把康纳叫了进来，他擦掉洒出的咖啡并端来了一杯新的。辛妮道了歉，和罗斯玛丽重新在桌边坐了下来。“他说……他说……他说他喜欢我的校服。他在做那些事的时候要我穿着校服。”

罗斯玛丽努力掩饰住自己的震惊，在便签本上飞快地写着更多的

笔记。她握住辛妮德的手看着她的眼睛。“我感到非常难过，”罗斯玛丽低声说道，“没有一个小女孩应该去承受这些的。”

“你相信我？”辛妮德一边问一边用纸巾擦干脸颊上的眼泪，“你真的相信我？”

“我为什么不相信你？”罗斯玛丽反问道，“这发生过多少次？”

“三次。”

“你告诉过你的母亲吗？”

“没有，告诉她又有什么用？她连医生的事都不相信，又怎么会相信关于罗里的事？”她顿了顿，擦掉眼泪，“一天早晨，我像往常一样去上学，然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

“你去了哪里？”

“去我外婆家，在小镇的另一边。”

“你告诉她发生了什么吗？”

“没有——我告诉外婆，妈妈和她的……她的男朋友……经常争吵，我需要静一静。外婆表示理解。之前我也和她住在一起，这样的情况之前也发生过，所以她那时并未多想。”

“你是独生女？”

“是的。”

“你再次见到你妈妈是什么时候？”

“一周后她来了，说他离开了，回家很安全，所以我回去了。等我年龄够大的时候我就永远离开了那儿，找了地方自己住。”

“你还有再见过奥康奈尔先生吗？”

“没有隔很久——他登上了报纸，成为了一名飞行员，整个人看起来很是欣喜愉快——那个杂种。而我却在节俭度日，无法保住工作也无法谈恋爱——他彻彻底底地毁了我的人生，所以我也想毁掉他的。”

“你真的会炸毁飞机吗。”

辛妮德直直地看着她的眼睛。“我真的很恨他，全身心地憎恨着他。你根本不明白我有多恨他。”

“我想我明白。”罗斯玛丽说道。

“所以现在怎么样？”

罗斯玛丽低头看着笔记，在心里琢磨着她的辩词。无论这个女人的童年发生过什么，都不能成为试图炸毁一架飞机的正当理由，这是肯定的。

“那得看情况，”罗斯玛丽说道，“这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不过首先，我得想办法把你遣返回国。那之后——唔、之后我们再看情况怎么样。不管怎么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很多人想跟你谈谈。”

“那他呢？他会怎么样？”

“这个我们下次再说吧。”罗斯玛丽说道。

十五

丹多罗酒店的前台接待员接起电话，脸色霎时变得惨白，手也开始颤抖起来。她睁大眼睛搜索着阿贝托·基尔兰达约警官那庞大的身躯——他正在前门与埃德加多·布加勒迪尼将军深谈。

她连忙穿过拥挤的酒店大堂挤到阿贝托跟前，用力拍着他的左肩，希望得到他的注意。阿贝托立刻转过身来，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充满恐惧的脸。

“是他，”她大声说道，“他想和高层人员谈话。”

阿贝托握住接待员的右手，轻轻拍打着。“谢谢你，亲爱的，”然后他转向将军，“我们来看看他们想要什么吧。”

1

阿贝托拿起电话。“你们想说什么？”

“你是谁？”乔恩·斯蒂芬森紧紧抓着他的手机压到耳边，身旁的人则焦急不安地看着。

“我是阿贝托·基尔兰达约，意大利宪兵团团长。你是？”

乔恩直接忽略了阿贝托的问题。“你有手机吗？”

“当然。”

“把号码给我，我会打过去的。”

阿贝托唸出一串数字，乔恩确认了一遍。“五分钟后我会给你回电话。我要你在我可以看到你的地方……等等……”乔恩瞥了一眼窗外的岸边，“总督府前的水上巴士后面停着贡多拉，我要你呆在第一艘贡多拉数过去的第三个街灯下面。你有五分钟时间。”

阿贝托向着酒店前门走去，脑海中努力回想着那个指令，身旁则是满腹疑问、困惑不解的将军。“现在不是解释的时候，”阿贝托喊道，“跟我来。”

几分钟后他们赶到指定的地点。“呆在这儿，”阿贝托突然告诉埃德加多将军。他数着街灯，停在了第三盏灯下。

将军朝着阿贝托走去，想要和他站在一起，但阿贝托举起手拦下了他：“别再靠近了，他要打给我了。”

“你相信他？他这是让你成为活靶子。”

“我必须相信他，我没有选择。”话音刚落，阿贝托的手机就响了。“你好。”

乔恩看着下面的阿贝托，在他左侧边上发现了另一个人影。不远处的岸边还有一队士兵、几艘警方船只和三艘救护船，蓝色的灯光在潟湖上闪烁着。他看了看这场景，转向其他成员。“阿克巴在哪里？”

奥卡拉汉环顾着黑暗的房间，喊了声阿克巴，但是没有人应答。阿克巴消失了——他又一次消失了。

乔恩转回窗外，阿贝托还留在原地。他把手机贴近耳朵。“让你的朋友走开——你左边的那个，让他走开。”

阿贝托冲埃德加多将军挥手。“他想让你离开。”

那个混蛋到底要做什么？将军一边想着一边走开去。

乔恩看着那个人影慢慢消失。“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了。”他说。

“你说吧，我洗耳恭听，”阿贝托应道，“最好是好事。”

汤玛斯·温特伯顿正在关注总督府事件，心中愈发感到懊丧。

这情况可并非计划之内。

他的目光闯过酒店房间的窗户，落于大运河之上。一阵晕眩感突如其来，他勉力从椅子上站起来，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白兰地。

他也远离着家乡。他的家在一座16世纪的城堡里，就在爱尔兰西海岸的一个海风吹拂的偏远角落里。这个英国人从石油中赚了钱，可现在他的钱就像石油一样，所剩无几。

这是一场他不得不接受的赌博。

他来威尼斯是为了确保谈判圆满结束，而总督府那儿的状况并不

会有助于事情进展。

汤玛斯的目光飘向了宏伟的圣马可钟楼，但他离得太远了，没能注意到受过特训的狙击手已经坐着电梯到达了大教堂前的钟楼的顶部。

这座塔高约九十七米，顶部有一尊三米高的大天使加百列的金色雕像。每当风吹向翅膀的时候，这座雕像的翅膀就会旋转。威尼斯人相信当天使面对着大教堂时，涨潮的时候就到了。

不消说，这个狙击手的军服已经暗示了他隶属于意大利对外情报安全局。他现在所能确定的只有一点，不管翅膀是否旋转，自己肯定比那些躲在总督府的人有优势。

他向外望去，视线落在教堂对面，接着望了望右边的总督宫。虽然两者都隐于黑暗中，但他有夜视瞄准器，在夜间视物没什么问题。他找好位置，藏在在钟楼上的五个钟中的其中一个下面。Nova钟在九点敲响一次；Marangona钟在早晨和晚上各报时一次，标记着一天的开始与结束；Maleficio钟宣告死刑犯的死亡；Trottiera钟和Pregadi钟则是召集法官和参议员到总督府里。

他并不知道它们的历史，要是知道的话他不会错过这其中的讽刺意味。他从背囊中取出一个瓶子，拧下瓶盖倒出热腾腾的咖啡。这将是一个漫漫长夜。

汤玛斯·温特伯顿凝视着整座城市，余光突然瞥见一点刺目的光辉——那是夕阳折射在白兰地酒杯上的光。汤玛斯将酒杯举到唇边。

两人离得不够近，没能发现彼此，但他们的命运轨迹迟早会交错的。

¹ 此处原文为意大利语amore mio，即英语中的my love

十六

阿贝托·基尔兰达约呼吸着夜里寒冷潮湿的空气。他盯着总督宫，努力想要穿透这层层夜色看清楚眼前的东西。他没有看到任何人影，但他知道自己正被人盯着。

乔恩·斯蒂芬森满意地看着楼下的男人。他无疑令这男人全神贯注，这令他感到振奋。

“你在听我说话吗？”乔恩拿着手机讲话，眼睛死死盯着岸边男人的身影。

阿贝托扫了一眼总督宫的窗户。没人在那儿。“我在听。”

阿克巴随即出现在下方的一扇窗户中，接着一声枪响，子弹击中了这个穆斯林头顶上方的天花板石膏装饰。

阿贝托踉跄了几步。“别开枪，”他嚷道，“我的天，你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他知道枪声来自这栋建筑外，肯定是他的手下或者布加勒迪尼麾下某个动辄开枪的好战分子。他们肯定看到了一个目标，继而开火。那群混蛋！不管那个人是谁，总之自己是成活靶子了。阿贝托拔腿就想退往暗处寻求掩护，但为时已晚——

阿克巴捕捉到阿贝托的身影，他可不会再错过了。阿克巴笑着，再一次量好距离扣下了扳机，又额外补了一枪。他的行为迅速遭到了一阵扫射作为反击，子弹震碎了整个总督府前部的窗户玻璃，却并未击中任何人。

“趴下！趴下！”奥卡拉汉大喊着。子弹在房间里四溅开来。

又是一阵交火，不过这次子弹是从总督宫内射出去的。两人对望，神色愤怒不已。乔恩率先开口说话：“该死的阿克巴——他到底在做什么？我们必须阻止他！”

一阵沉默过后，阿克巴走进了房间，他一手拿着乌兹冲锋枪，另一只手拿着狙击步枪。两人一头雾水地看着他，随即奥卡拉汉站了起

来，猛地扑向了阿克巴。阿克巴迅速地抬起乌兹冲锋枪。“别逼我！”阿克巴大叫着，凶狠地瞪大了眼睛。

奥卡拉汉停下了脚步。“你他妈的到底在玩什么把戏？”

“那个杂种想杀了我，你看不见吗？”阿克巴尔放下乌兹枪，冲奥卡拉汉身后的冰岛人笑了，“我只是以牙还牙。”

“他们现在就会杀过来，”奥拉卡汉厉声说道，“真他妈的棒啊！”

阿克巴的第一颗子弹击中了阿贝托的腹部，第二颗子弹射中了他的头骨。在撞到岩石之前，阿贝托就已经断气了。

枪战发生的时候，林赛刚好将对一个围攻事件目击者的独家采访整理完毕。她冲回警戒线那儿，但没想到士兵们不知去向，索性悄悄越过绳子冲向总督府。

林赛很快就来到了意大利警察局长倒下的地方。水上救护车刚好抵达现场，闪烁的蓝色灯光映在潟湖之上。她靠后退了一步，好让人们用担架将阿贝托的遗体抬到船上。

林赛特地挑了唯一一个没有穿制服的男人，悄悄凑近前去。“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尼克·萨瓦斯转过身来。“你是？”

林赛刚要回答，却在最后犹豫了一下。记者这个答案是他们最不想听到的。“我是个护士，也许我可以帮忙。”她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忧心如焚，暗暗希望他会相信这个谎言。

“已经太迟了，”尼克说，“听着，我不认为对你来说这是安全的地方，建议你还是快离开吧。”

“那么你是？”林赛问道。

“我是谁根本不重要。”尼克冷淡地答道，细细打量起眼前的这个“护士”。

“你看到事情经过了吗？”林赛转而问道，目光越过尼克的肩膀上看着水上救护车离开潟湖。

“我当时就站在附近。”尼克回答说。

“你认识他吗？”

“算不上认识。听着，你该离开了，我真的不想再强调这个，也不想无礼，但你真的不该出现在这里。你是怎么穿过警戒线的？”

“就像我所说的，我是一个护士。”

汤玛斯·温特伯顿似乎有点头疼，但如果他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头疼可就算不得什么让人担心的事了。

汤玛斯盯着旁边桌子上的电话，等着它响起，但电话保持着不祥的沉默——沉默的时间越长，汤玛斯就越焦躁不安。他打开电视调到新闻频道——那里面正播报着总督宫外发生的警察局长被谋杀的消息。

乔恩·斯蒂芬森的黑白照片在屏幕上一闪而过。这个冰岛人对他说毫无意义，可为什么他却骤然出了一身冷汗？

他抓起电话就开始拨号，紧接着又停下动作，将电话摔出去撞在墙上碎成了几块。“愚蠢！愚蠢！太愚蠢了！”他喃喃地说着，恐慌漫上心头。

他深呼吸几口，从旅行包里拿出手机用力地按下一串数字，把手机放在耳边。不一会儿，手机接通了。

“你看见那该死的消息了吗？”

“看见了。”电话另一头的人仅说了三个字

“我们应该为此担心吗？”

“我会让你知道的。”那人说完，骤然挂掉了这通电话。

十七

“她逃走了！”

警察正盯着空空如也、一团凌乱的房间。同僚跑到他身边，简直不敢相信。

“但这是怎么做到的？”有人惊慌地发问，“这不可能。”

“把这情况报告上头。”

他们中的四个人走进了房间：皱皱的被褥凌乱地散在老旧的沙发床上，而地上到处都是空掉的咖啡杯。其中一人迅速走向窗户，窗户被螺丝紧紧地拴住，他打开窗户往下看。“这里是五楼，她不可能从窗户逃走。”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另一位警察检查了墙上高处的通风口。通风口还是完好的，没有任何被人动过的痕迹。而且这个缝隙太狭窄了，辛妮德不可能挤进里面。

“我们需要发出全城警报，”领头的人决定，“另外告诉机场方面提高警惕。”

四人匆匆离开了房间，消失在长而狭窄的走廊里。

辛妮德松了一口气，从沙发床下爬了出来，那里太窄了，只能勉强容下她，有那么一刻她还担心自己会昏倒。但现在这些都无关紧要了，她的当务之急是尽可能地远离这里。不过要如何离开她倒还没想出办法来。

辛妮德掸掉身上的灰尘，小心翼翼地走向门边。她打开门，沿着走廊窥视过去。从走廊中间下去有一个洗手间，她昨晚在一个警察陪同下去过那里。辛妮德深呼吸一口，然后小跑过去。

很快，她安然无事地到达了厕所。

这太容易了。

辛妮德迅速找到一个窗户，毫不费力地打开。她仅仅把头伸出窗

户一点点，就意识到了这儿离地面太高了。

该死的。

辛妮德开始紧张起来，她移动到另一个窗口，推开看到排水管后松了一口气。这让她想起了在祖国时她在学校里的日子。

我要离开这里了。

她爬到窗台上，抓住了管道。

罗里·奥康奈尔受够了待在酒店只为等公司的律师出现，于是他退掉房间，没有通知帕特里克·奎恩就去往特雷维索机场。

如果他的人生将会毁于一旦，他希望是在祖国的领土中，而不是在某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国外城市。

他们能对他做什么？这不过是那女人的一面之词。他们会愿意相信谁？一个试图炸毁一架飞机的疯女人？还是一个备受尊敬的飞行员？

答案显而易见。

罗里很快拦截了一辆出租车。但正是从这特雷维索的郊外开始，所有的事情都变得糟糕起来。

“看来前头有些麻烦。”出租车司机盯着路说道。车被堵在了一条长长交通队伍里。

坐在后座上的罗里调整了一下坐姿，朝前面的挡风玻璃看了出去。他看到闪烁的蓝色灯光，是一辆警车在前方挡住了路。“也许有事故吧。”罗里靠在座位上说道。

“不是，”出租车司机答道，“他们把所有车拦了下来跟司机讲话——他们在寻找某些东西。”

或者是某个人。罗里这样想着。

“你的航班是什么时候的？”

罗里用双手揉了揉眼睛。“还有不到两小时飞机就要起飞了。”他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那没事儿。”出租车司机说道。队伍向前移动时，他把车的变速器调到了第二档。

“你能靠边停一下吗，拜托——我感觉不太舒服。”罗里说道。

司机转过头来，看见了罗里苍白的脸色。“你看起来的确不太好。”司机也这样觉得，便把车停靠在了路边。

罗里打开门从车里钻了出来。他心中什么计划也没有，只知道自己不能赶去机场。因此罗里向着与机场相反的方向逃去。出租车司机尖叫的声音从身后传来，灌满了他的耳朵。

林赛在一家酒店装潢典雅的客房里废寝忘食地呆了几个小时，这家酒店距离总督宫只需要步行半小时。她终于在半夜完成了对第二篇新闻稿的整理——关于警察局长遭遇枪杀。她的编辑对此大肆赞扬了一番，而林赛也很满意自己的努力和智慧。

目前恐慌开始在国内蔓延开来。

到现在为止，这都是为了新闻，为了那些值得写下来登在报纸头版的新闻。新闻报道必须放在首位，当你去进行采访时，你要把个人情绪都抛开。

她常常会觉得这他妈的简直太困难了。

林赛现在仍然穿着整齐，她从床上下来绕过电视机，在一张吱呀作响的红木茶几旁坐下，摁下电视机的开关。电视机闪烁着显示出正播放着儿童卡通的外国频道。林赛不停地换着频道，直到看见美国有线新闻频道。电视里的播音员正在报道加勒比海的飓风。这里没有天空电视台，也没有英国广播台，所以林赛继续看着美国有线新闻台。

她看完了这档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整整二十分钟，新闻里都没有提到在威尼斯发生的围攻事件。要么美国有线新闻台还没有得到消息——但林赛觉得这很难令人相信，要么就是责任编辑觉得有更重要的新闻消息值得去关注——她比较相信这个说法。消息是一个主观的东西，报道者的喜好和个人观点，决定着观众应该或不应该看到、听到或读到什么。

林赛尚未在新闻界打响名号，要是打响了，只要她报道了一条新闻，立刻将在新闻界引发关注。要想做到这点，她还有一段路要走，但那天不远了。她简直等不及了，只想早点吃完早餐回到现场去。

她挣扎着走进小浴室，泼了点冷水在脸上，把头发梳成利落庄重的样式，并用手指刷了刷牙——她找不到牙刷。林赛抹上淡淡的唇膏，整理好自己的毛衣和黑色牛仔裤。

早餐我来了。

这是母亲灌输给她的一个观念：永远以美味的早餐开始你的一天。林赛很快就发现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要想做到这件事有点困难——这家酒店提供的早餐只有麦片、羊角包、一杯咖啡或者茶。尽管如此，早餐还是要吃的。她可没有时间磨蹭或享受。

十分钟后，林赛快步走过一条运河的岸边，穿过小桥走向了圣马可广场。在禁区范围之外，人们的生活像往常一样继续着，游客和当地人都继续做着自己的事。但她越接近广场，气氛就越发安静得怪异。

“你还在这里？”林赛走近这片封锁区域的第一个军事检查站，明知故问道。

“那是我要问的。”尼克回道。这是一个漫长的夜晚，他胡子拉碴，饥肠辘辘。“一名护士，嗯？”

“好吧，”林赛承认，“我撒谎了。”

“你认为我不喜欢记者？”

“你是怎么知道我是一个记者的？”

“我查出了你的名字——林赛·米歇尔、《爱尔兰时报》、都柏林，这并不难。”

“抱歉，我们都是为了工作而已。”

“或许吧，”尼克承认道，“无论如何，自我介绍结束了，来点早餐怎么样？”

“你是在邀请我吗？”

“你认为什么就是什么，”尼克微笑着答道，“我知道一个地方，就在拐角处。欢迎你和我一起。”

“只要有好吃的我当然愿意。”

她话音刚落，尼克便双手插在口袋里从容地走开了。林赛犹豫了一会儿，快步追上了他。

“我甚至还不知道你的名字，”林赛暗示道，“也不知道你是做什么

的。”

尼克转向林赛，耸了耸肩。“这个嘛，不用担心。可以这么说，你跟着我很安全。”

“那么在总督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林赛老练地转移话题。

“一直很安静。自从枪击发生后，那里就这样了。除了在晚上交更了几次巡逻，没有什么特别的——没有可以成为头条新闻的事情。”

“几天内你就会对头条新闻感到震惊的，”林赛驳道，“那么，恐怖分子想要什么？”

尼克停住了脚步。“恐怖分子？谁说过这与恐怖主义有关的？”

林赛思忖着点点头。“所以他们不是恐怖分子？”

“谁晓得？据我所知，他们可能是一群出了问题后躲藏起来的银行劫匪。”

林赛大笑了起来。“你不会真的指望我会相信这些吧？”

“我想也是，”尼克一边承认，一边继续朝咖啡馆走去，“真相是——你可不能引用这句话。听着，这是不可公开的——真相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或者他们在那里做什么。”

“但是你知道他们是谁。”

尼克再次停住并直视着林赛。“我接下来说的话你也不会公开报道出来吧？”

林赛急忙答道。“当然。”

“吃完早餐后我会告诉你。”尼克说完又走掉了，剩下林赛在身后像只小狗一样跟着他。

他有她想要的东西，她别无选择。尼克是她功成名就的筹码。

雅典娜在这地狱里又度过了一个夜晚。枪声的回响还有响彻整栋建筑的玻璃破碎声吓坏她了。

“这将会是一个难忘的假期，”罗伯特曾对她说，“相信我，我是个警察。”

好吧，她相信了他。但如今罗伯特已经死了，而她又被关在这个没有明显出路的鬼地方。

雅典娜的手机振动起来，她连忙从口袋里将它拿出。

“是简吗？”雅典娜低声问道。

“雅典娜，我是菲兹帕德里克特工，你还好吗？”

“老样子……”

“好，那么听着，我要你做一件事：找一个窗户，任何窗户都可以。找一条手帕、丝巾——或者任何你能向窗外挥舞的东西。”

雅典娜思考着这个问题。她只有手提包里的一些纸巾，但都被用过了，还揉成了一个球。“我想我能找到，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需要确认你在那栋建筑里的准确位置。哪一扇窗户都没关系，我们会找到你的。”

“如果我不能打开它呢？这些窗户大多数都是紧闭着的。”

“没关系。如果你不能打开窗户，就站在那里向我们挥手吧，用任何你能找到的东西都行，只挥挥手也行。外面会有士兵扫视所有的窗户，他们会轻易地找到你，但你需要在接下来的三十分钟内做到，明白吗？”

雅典娜深深吸了一口气，站起身来，环视着周围的环境。牢房里漆黑一片，但沿着远处狭窄的通道看过去，她可以看到光亮——太阳已经升起了。“我想我明白了。然后呢？”

“我们之后再谈这件事，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找出你的具体位置。”

“为什么？”

菲兹帕德里克不想告诉她，这是因为大楼可能快要被一大批军队攻占了。

十九

乔恩·斯蒂芬森不喜欢自己从窗户一角看到的场景：聚在岸边的士兵和机械设备比他过去三天看见的还要多。

乔恩责备了阿克巴。这个穆斯林回以微笑，仿佛根本不在意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乔恩很后悔那一天自己招募了阿克巴。

“这种事情迟早要发生的，”阿克巴抚摸着狙击步枪的枪管说道，“看来他们只是把计划提前了，所以我们得想出应对的办法。”

乔恩瞥了一眼奥卡拉汉。他想起在国内一家酒吧初次遇到奥卡拉汉时，这个爱尔兰人看起来有点醉了。有人向他保证奥卡拉汉手艺非凡，而且他需要一个炸弹制备师。“我们设了多少炸弹？”

“四个，也许是五个——我忘了，”这个爱尔兰人靠在墙上默默算着，“我们有四个炸弹，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在隔壁教堂的主入口，还有两个炸弹在监狱中，其余则分散在总督府里。它们体积很小，破坏力也小，但可以制造很大的噪音。不过如果我们引爆全部炸弹的话，就没有东西用来对付我们的目标了。”

“所以我们得留着现有的，你是这个意思吗？”

“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才是老大。”

乔恩叹了口气。奥卡拉汉是对的，他们需要炸药来对付原定计划目标，前提是他们能撑到那时候的话。

“好吧，”乔恩说道，“我们得留着现有的炸弹，把它们收集起来，我们很快就要离开了。”

奥卡拉汉和阿克巴沉默不语地盯着乔恩，一脸困惑。

“离开？”爱尔兰人最终问道。

“我有一个计划。”

“说来听听。”穆斯林说道。

“我们要攻进去，”将军表明了态度，“我们别无选择。”

“但那个美国女人怎么办？”卡里帕里说道，“联系美国大使馆了吗？”

“当然，他们已经派了几个人过来了，但我告诉他们，”将军答道，“我们不会与恐怖分子谈判。”

他们都知道，这不太符合事实。类似的故事数不胜数——就像两年前被公布的，一个记者在巴格达被绑架，赎金花了600万美元，而另外两个意大利救援工作者的赎金则更高。

“如果我们强攻进去，就等于判了那个美国女人死刑。”卡里帕里指出重点。

“我有一个更好的计划。”尼克·萨瓦斯介入两人之间。

卡里帕里和将军转过身来看向他。“你是……？”

辛妮德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她还是自由的，并且独自一人挣扎着想摆脱过往那些事儿。辛妮德肯定罗斯玛丽律师有把自己放在心上，但这不意味着有多重视。如果让她去坐牢的话，她宁愿死。

辛妮德呼吸着清晨干净凉爽的空气。这条马路在交通高峰期越来越堵塞，她沿着边缘行走，然后站在紧急停车带，向着驶过的汽车和卡车伸出大拇指示意希望搭个便车，但每个人都无视她，宛若她的一生——直到现在。

讽刺的是，她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光是在祖国为爱尔兰共和军运动“工作”的时候。至少那时候她充满希望、被人需要以及被人赞赏。

她累了，索性在草地边上坐下，思量着自己的去路。她把手进牛仔褲的口袋里，抓出了两张二十欧元的钞票。

这并不足以让我远远逃离此处。

辛妮德感到害怕，她打定主意并站了起来。不管怎么样，她得控

制好自己的情绪。

辛妮德正准备离开时，一辆卡车停在她身旁，副驾驶座的车门被打开了。“想搭个便车吗？”

辛妮德盯着司机。他可能觉得我很容易搞上床吧。辛妮德这样想着。“谢谢，但是不用了。”她说道。

司机耸了耸肩。“没问题，随你便。”辛妮德估计这司机大概快有四十岁了，是个英国人。他胡子刮得很干净，穿着整齐的便服，还有一双友善率直的眼睛。司机转过身子发动了引擎。

辛妮德有点慌了。“你要到哪儿去？”

“威尼斯，”他回答道，“呃、也不完全是——我要去罗马。”

“好吧。”辛妮德改变了主意。她抓住栏杆，踩着踏脚爬进了卡车。“只要你不嫌我麻烦。”

“没什么麻烦的，”司机说道，“我叫亚当——你呢？”

“辛妮德，”她在副驾驶座上坐好，“你从哪儿来？”

“伊斯特本镇，听说过吗？”

“你是英国人？”

“是的，你是爱尔兰人吗？”

“说得没错。”

“这儿离你的祖国很远啊。”

“还不够远。”辛妮德的声音里透着一丝绝望。

“你遇上麻烦了吗？”司机推动车档，将卡车驾驶进车流之中。

“没有，”辛妮德也许回答得太快了，“我需要给自己一些时间，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我有的是时间。”亚当一边检查着后视镜，一边将车子在拥堵的车流里往前推进了一点。

辛妮德不安地在自己的座位上挪动着。她闭上眼睛，拼命想睡觉，但她觉得旁边这个男人不会允许她这样做。“你不会明白的。”她说着，睁开眼睛盯着前面的路。

“我可能会明白呢，”亚当答道，“说来听听吧，我可是个好听众。”

辛妮德哭了起来。

罗里扔掉了他从梅斯特雷的一个报刊亭“借来”的摩托车。他刚刚穿过了自由之桥，它连接着威尼斯的主要大陆和其他城市，罗里在那里坐上了公交车，但车不一会儿就停在了罗马广场。

以前在飞机中途转机期间他也来过这里几次，这儿总是让他感觉很悠游自在，但今天早上不一样。今天空气中的寒冷足以和他骨子里的寒气相匹配。他走下码头，买了一张水上巴士的船票。罗里慢吞吞地走上甲板，与一群正在聊天的中国旅客和日本游客一起呆在甲板上，听着船上的售票员说船的路线。船从卡纳雷吉欧区的运河开出，途中经过朱代卡岛运河的火车站，停在圣玛塔，让一小群乘客上船后开往了扎泰雷。

“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水上巴士的售票员话音刚落就被乘客问了一连串的问题。船上大多数的人都希望在市中心的圣扎卡利亚下车，或者有点远的贾尔迪尼。“附近出现了情况，我相信你们已经看到或听到这个消息了。”但乘客们看来不知道这个消息，继续用更多的问题轰炸他。罗里比其他人都更快地掌握了当前情况，当水上巴士在扎泰雷停了下来时他率先踏上了陆地。

罗里找到了一家餐馆，点了咖啡和蛋糕。一个没有计划的人无论去哪里都走不快。在这个新的生活里，他付出了很多，可现在就快被毁灭掉了，都是拜那婊子所赐！罗里越想越沮丧，而沮丧很快就变成了愤怒。

他喝完咖啡，留下一张五欧的纸币在桌子上，然后漫无目的地走着。在过去，漫步总是能帮他把事情想通透，但这个早上他完全没有

头绪。

不久之后，罗里在威尼斯大运河的银行旁又坐上了另一辆开往雷雅托桥的水上巴士。他回到熟悉的旅游景点，那里被人称为“威尼斯之心”。这座大桥有两条人行道，桥下是一条宽阔的河道，河道的两旁还有不少小小的手信店，里面出售首饰、亚麻制品、穆拉诺玻璃、威尼斯面具和其他物品。

罗里站在桥上往下看着急速流淌的河水。他的身边游人如织，大都是在微笑或者大笑出声，要么就是在互相拍照或者拍摄风光。但罗里并不在意他们，他们也一样不在意罗里。这就是他想要的。

罗里漫无目的地走下桥，停在了一个报摊前。报纸上唯一的英语标题写着：《警察局长在威尼斯僵局中被杀》。

罗里一转身就看见了她，活生生地、直直地站在了他面前。

辛妮德·奥博尔。

二十

“让我进去，”尼克说道，“如果奥卡拉汉在那里装了炸弹，我也许能够拆除它们，我熟知他的手法。这样一来情况很可能不那么复杂了。而且我可以试着去找到那个女人。”

尼克已经告诉他们自己的背景，虽然他没有说出全部，但这也足够让他们重视起来了。在随后与英国国防部的通讯中，众人的意见也达成了一致。

“还有一件事，”尼克说道，“红外线热影像。”

“怎么了？”将军一问出口就明白过来——他早该想到这件事的。

“它能让我们清楚地知道里面的确切人数以及具体位置。你们有这个器材吗？”

将军对卡里帕里使了个眼色。“我会让人拿来的。”他一边说，一边默默地想着自己先前怎么没有想到。这太明显了。

“那么，我就进去了？”尼克问道。

“给我半小时。”卡里帕里说着，和埃德加多将军一同走了出去。

他们十分钟后回来了。“我们决定好了。”将军宣布道。

“怎么样？”尼克探询道，但并未表露出心中的期望值。

“这……你们是怎么说的？非常规手段？我们平时可不是这么做事的，如果你懂我意思的话，而且从政治方面而言这绝对不是一个明智之选”卡里帕里辩称，“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全面进攻会对总督府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他顿了顿，望着尼克露出微笑，“我们会试试你的方法。”

“谢谢你。”尼克如释重负。他随即转入正题，打开了一份总督的旧布局图。

“你怎么得到这份东西的？”将军饶有兴趣地打量着这皱巴巴的纸张——尼克已经放弃熨平它了。

“我有我的人脉，”尼克朝着卡里帕里的方向露齿一笑，“我敢肯定你也有。”

“的确如此。”将军答道。

“容我说一句，”尼克将注意力放回地图上，“这里的运河流经桥底，而这里似乎有条路能从这儿通到大楼里，”他一边解说着一边把地点圈了起来，“这里似乎是条旧时的密道，就在大楼的一楼下面，看起来能进到里面。”

卡里帕里和将军都凑近前去。“威尼斯大多数旧建筑的一楼都浸在水下，这里很可能也不例外。我们需要去确认一下。”

“这应该不会太难。”将军嘀咕了一句。

“水没那么深，对吧？”尼克转向卡里帕里。

“威尼斯大多数的运河都只到膝盖的高度，不过大运河也许有十英尺深。”卡里帕里解释着。

“我也这样觉得，”尼克答道，“水这么浅，应该很容易进入里面。”

尼克已经觉得自己肾上腺素的上升程度和之前在北爱尔兰面对共和军时候感觉的不太一样了。“热成像设备的事情怎么样了？”

“东西还在路上，”卡里帕里答道，“如果你要去的话，我会让两个得力手下随行的，”他坚持道，“毕竟这里是意大利。”

尼克摇了摇头。“如果我进去，我会一个人进去。”要说我需要谁来帮忙的话，那个人就是杰克了。他想。

卡里帕里转向将军求助。布加勒迪尼揉着太阳穴，只觉得一阵头疼。他阖上眼，仔细思忖了一会儿眼下的情况。这是他的职责，如果事情搞砸了，他就会被赶走；如果一切都照着预期般进行，他就是英雄。两者之间不过一线之差，差之毫厘却失之千里。

“如果那个地方设有诱雷，他知道该如何处理。可是一旦遇上了武装抵抗份子，他就毫无胜算了，”布加勒迪尼说道，“不过要是附近有支援……”

“你的人就待在桥上吧，那儿够近了。”尼克打断了将军的话。

这是个将军能接受的折中办法。“我的朋友，你决定吧，这是你的人生。”

等了很久，电话才响起来。当铃声骤响之时，汤玛斯·温特伯顿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情况不妙，我们得想办法补救。”

“我也看了新闻，”巴兹尔·德弗赫勋爵说道，“你有什么建议吗？”他是个瘦小的男人，头发斑白。

“他们也许会被拖住，”温特伯顿答道，“这很可能会危害到我们的计划。”

“这不是我们的战争。”德弗赫仰躺在皮质扶手椅上，吸了一口古巴雪茄。生活是如此的惬意，他的领土就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汝拉山脉下，而他则住在那里一座警卫森严的城堡中。“放轻松，我明天会到威尼斯的。”

“我们的挪威朋友们呢？”

“我今晚会联系他们的，我不认为总督府小小的混乱会拖住他们。据我所知，会议正如期进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掩护。”

温特伯顿放松下来。“我会在明天见到你的吧？”

“你会的。”德弗赫挂断了电话。

他站起身来走到宽阔的玻璃窗前，望向白雪皑皑的山脉。虽然温特伯顿不过是个丑角，他暗暗寻思着，不过他也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

雅典娜在这相对安全而又孤寂无人的牢房里想了很多。

她早已精心计划好了和罗伯特的未来，但命运瞬间就残忍地夺走了她的梦想。人们之后会告诉她这只不过是因为在错的时间到了错的

地点，无疑人生中还有更重要的事。

人生是如此的不公——有那么一瞬间，她产生过这样的念头。但眼前，她不得不用尽全力生存下来。

可怜的罗伯特啊！

雅典娜努力不让自己想起他，但这太困难了，每一次她想起他都不禁泪流满面。

如果我想活着出去，我就必须坚强起来。

现在的这一切离她以前的日子是多么的遥远。她是个成功的家庭医生，在这个不断扩张的行业里，每个人都习惯了提前做好下一步打算。但不知道为何她总感觉少了些什么。外面的世界如此广阔而激动人心，雅典娜希望去看看，而和罗伯特的相遇更刺激了她的这一想法。他也许是个普通的警察，但他有个绝妙非凡的梦想——他就是那个使她产生动机的人。

可现在他死了。

雅典娜的手机在黑暗中亮了起来。是简。“你还好吗？”

“我想是吧，”雅典娜声音微弱，“我会离开这里吗？”

“你当然会的，”简安抚着她，“只是时间问题而已，现在有那么多人努力着。听着，菲兹帕德里克特工在我旁边，我现在把电话交给她。还有雅典娜……”

“嗯？”

“记住，所有人都爱你，我们都等不及要迎接你回家了，提起精神来。”

菲兹帕德里克特工接过电话。

“你好，雅典娜。你还在那儿吗？”

“算是吧。”

“非常好。听着，我们已经知道你的位置了，我们的人已经到那儿

了，并且即将发起营救行动。你要留在原地，能做到吗？”

“但愿如此，”雅典娜虚弱地应道，“听着，我的手机电量快要耗尽了，这场……这场营救什么时候才会开始？”

“随时，你就待在原地不要动，”菲兹帕德里克说，“我们快要带你离开那儿了，好吗？”

“好。”

他们两人其实都不太相信这句话。

二十一

辛妮德惊呆在原地，罗里也是。过路的游客与他们擦肩而过，没什么人注意到这僵局。而那些注意到的也不过以为这是一场分手的戏码，跟自己无关。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辛妮德首先开了口。她退了一步，浑身颤抖。

“没什么好说的了，对吧。”罗里应着，手不知道该往哪儿摆，不知道该往哪里看。“我能说的也只有抱歉了——但我知道这是远远不够的。”

“太他妈的对了。”辛妮德低声说着，眼圈发红，泪水盈眶。腿上的力量仿佛被抽干一般，她觉得自己快要昏厥过去了。

“他们释放你了？”

辛妮德移开目光，视线落在雷雅托桥下的大运河的一艘缓行着的贡多拉上。那上面是一群喧闹的美国游客——那个世界离她如此遥远。

“你现在打算做什么？”罗里鼓起勇气直视她的眼睛。他试着去解读里面的情绪，但什么都没看到，甚至没有痛苦。“他们会通缉你的，你知道吗？”

辛妮德疲乏地叹了一口气。她翻了个白眼，突然整个人倒在了人行道上。罗里冲上前去，试着扶起她。“你还好吗？”他由衷地担忧着，奋力扶起她死沉的身子。

旁边餐馆的侍应走出来帮忙。“也许来一杯水会比较好？”他小心翼翼地說道。罗里看了他一眼，点点头。侍应匆匆离开，不消一会儿又拿着水回来了。他把水递到辛妮德唇边，让她抿了一口，而此时周围已经聚集了一小群好奇的游客了。

“她没事，”罗里解释道，“她只是有点头晕，太热了，她会没事的。”

人群又看了一眼这个挣扎着试图站起的女人，好奇心得到满足后便四散开去。

侍应坚持要罗里将辛妮德带到旁边一个可俯瞰水面的座位。他们面对面坐下，在彼此开口说话前，侍应端来了咖啡和茶。“老板请客。”他露出一个令人安心的微笑，转身离开。

“我没有强奸你。”罗里说。

“那你把它称为什么？”辛妮德恢复着精力，迎上他的视线。

罗里叹了口气。“我承认，你那时的确是未成年。”

“你强迫了我。”

罗里摇了摇头。“在那时看起来不是这样。我倒是觉得……”

“你怎么想并不重要，”辛妮德反驳道，“你强奸了我——就像那个医生一样。”

“那个医生？”罗里困惑不解，“什么医生？”

“这不重要。”

辛妮德垂下头。“我那时才七岁，只有七岁啊看在上帝的份上。”她抬头望向他，泪眼盈盈，唇边却扬起笑容。“真希望他现在在炼狱。”

罗里绞尽脑汁地想。

医生？什么医生？

“多尔蒂——多尔蒂医生。是他吗？”

“他死了，”辛妮德淡淡地说着，“心脏问题。”

“我不知道，”罗里说，“我并不知道那个医生做的事。还有别人知道吗？”

“我母亲，”辛妮德说，“但她什么也没做，所以没有必要告诉其他人。”

罗里比之前更内疚了。“你应该告诉其他人的。我不知道，如果我

知道了，事情也许会不一样的。”

“你是说你不会强奸我？”

“那不是强奸。你知道的，你情我愿。我以为你也想要……”罗里犹豫了一下，摇了摇头，“那不重要，我懂你的感受。”

“你根本一点儿都不懂我的感受，”她感觉胸口的怒气再一次升起，“你们这些该死的男人全都是一个样！”她扬手重重掴了罗里一个耳光。罗里由于疼痛和震惊踉跄着向后退去，等他回过神来时辛妮德已经站了起来。她从旁边的餐桌上抓了一把牛排刀，大叫着猛扑向罗里。

罗里避过攻击，身体却失去了平衡。他伸手想抓住桌子边缘，却连人带桌重重砸在了坚硬的路面上。

辛妮德愤怒地将沿路的桌子都踢开。她现在能够清楚地看见罗里躺在地上的身影。她仍然握着刀，又一次扑向了他。可侍应将她拦腰抱住，双手紧紧地箍住了她。

“放开我，你这个畜生。”她大喊大叫，胡乱挥舞着手脚。但这个意大利人对她来说太强壮了。她迅速反手将刀插入侍应左侧。他痛得大喊一声，松手倒在地上，鲜血从伤口汩汩流出。

其他侍应还有一些路人都加入到了这场混战中，将辛妮德逼到桌子和运河边的木栏杆之间。她冲他们挥着那把血淋淋的刀。“再过来你们的下场就会和他一样！”她高声威胁着，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受伤的侍应。

罗里挣扎着站起来，推开人群走向辛妮德。“没事的，”他告诉她，“冷静下来，我们好好谈谈。不要让情况变得更糟。”

“我一点儿也不在乎，一点儿也不！我的人生全完了！”她大喊着举起刀。她身后的水面上有两艘警方的船只，闪烁着蔚蓝的灯光出现在雷雅托桥下。她转过头去看他们，刀子垂了下来，罗里知道机会来了。

他扑上前去，想把刀子从她手中击落。但她看见他来，再一次举

起了武器。不过太迟了，罗里撞上了她，将她撞得踉跄一步跌向木栏杆。栏杆应声而断，两人双双坠入大运河，消失在水下。

离叹息桥不过几码远处，意大利潜水队确定了进入总督府的路线，不安地看着尼克消失在水下。尼克穿着潜水衣，带着氧气瓶，背着防水背囊——那里面装着一切他觉得自己可能会用上的东西。

AISE局长乔治·卡里帕里和布加勒迪尼将军若有所思地看着行动干净利落地展开。

尼克快要到水下通道的尽头时，突然被一个铁栅栏阻住了去路。他迅速清除了缠在那上面的塑料袋和腐烂的浮木。

尼克离水面和出发的地点只有几英尺，这儿虽然光线昏暗，但足够了。他先是轻轻拉了拉栅栏，有些松动，却不足够，于是干脆粗暴地试着将其从固定螺丝上扯下来。螺丝周围的水泥开始裂掉，不消几分钟，栅栏就被搞定了。

尼克挤过狭窄的入口，顺着台阶走出水面，来到了一个地下室。这儿的空气阴冷潮湿，他从背囊里摸出手电筒，照了照周围。他仔细听着动静——这儿只有身后细微的水声。尼克走到一处缺口前，看见更多的台阶，便小心翼翼地爬了上去，屏住呼吸，绷紧神经。他看见前面有一扇门。

门紧闭着。

他关掉手电筒，压在门上，聚精会神地探听最细微的动静，却只听到一种怪异的沉寂。他深呼吸了一口气推开门，所面临的不过是一个空房间，白色墙壁，灰石楼梯，空气中浮动着一丝不详的寒意。

他走进房间，举着手电筒环视了一下四周，又走向了通往另一个楼梯的狭窄通道。

一直到走到尽头他才发现了那个炸弹。

二十二

辛妮德知道自己快要溺死了。跌入水中的时候她就放开了罗里，但她并不害怕。这是她这么久以来第一次觉得平静放松，所以她怎么会害怕呢？

水漫入耳中，而这怪异的寂静却让人感到放松。她感到肺部的空气被缓缓抽干，放任自己听从命运安排。刀子已经不在她手中了，她满腔的愤怒也涣然冰释。辛妮德的瞳孔渐渐放大。阳光从水面直透底部，当她沉到运河水底时，唇边却挂起了笑容。

她记起有人曾对她说过，死亡来临之时，你的一生会从眼前一闪而过。事实却完全相反。所有的过往都被抹掉了。她已经被净化洗涤了，而且自从受到伤害以来，她第一次觉得自己是完整的。她曾梦想成为一个善良的天主教徒，然而这条路一直都被人堵死了。

如今一切都太迟了。

突然，她身体里的生存本能起作用了。她陷入了巨大的恐惧当中，意识到自己终究还是不想死的。

不！

她手脚乱蹬，却没有什么效果，身体里的力量都被耗尽了。

我不想死！我不要死！

黑暗淹没了她。

尼克无法从炸弹上移开眼，所有过往的记忆都一齐涌上了心头。他试图让自己记起要做什么。

天啊，我怎么能这么快就忘记了？

他拿出手电筒照在炸弹装置上。这是个非常基本的装置，然后他看见了计时器。

该死的！

他进一步检查了它，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个炸弹还没有被人设定过，很明显是有人把它放在这里留着待会儿用。他警惕地绕着它看了一圈，然后又往大楼的更深处走去。

他注意到前方有一束光亮，连忙走入狭窄的通道里，走上另一段小石阶，来到了牢房。他转过一个拐角，骤然停下了脚步。

“站住！”乔恩低吼了一声，举起枪。“你他妈的是谁？”

“我是为了那个女孩而来的，放了她吧。”尼克的脑子迅速地转动着。他本应该了解多一些情况才对。

“你身上有枪？”

“没有。”

“那你背囊里面是什么？”

“那个女孩在哪？”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他妈的究竟是谁，来这里到底做什么？”乔恩打断了他，情绪越发激动，话语中的威胁性意味也越来越浓。他走近了些，手中的枪口直指尼克前额。

突然，一束光打在了尼克的脸上。谢默斯·奥卡拉汉正打算开口，吓了一跳的乔恩已经转过身来了。尼克抓住机会，转身拔腿就跑。他跑下台阶沿着通道消失在黑暗中，留下冰岛人和爱尔兰人激烈地争吵着，互相指责对方放走了猎物。

雅典娜·理查兹躲匿在藏身处中听着这场骚乱。她屏住呼吸，在坚硬的石板上蜷缩成一团，在黑暗中因寒冷和害怕而瑟瑟发抖。脚步声渐渐远去，嘈杂的人声也被静寂所代替。

她又重新一个人了。

乔治·卡里帕里接了一个来自上级的电话。通知他美国大使馆的几位代表即将到访，而且他们对于没能和总督府里的犯罪分子协商感到不高兴。

这位AISE的局长有很多话想说，但忍住了，因为这样做只会引起更多矛盾。“我会好好接待他们的。”

一挂上电话，两名穿着讲究的人就出现在他身旁。“特工卡里帕里？”

“我是，你是？”

“比尔·克林顿——可不是那个比尔·克林顿。这位是亨利·罗森博格。我们来自美国驻罗马大使馆，我想你的上司已经告知你了。”

“他是跟我说过类似的事情，没错。”乔治答道。他们聚集在丹多罗酒店外，秋日正午的日光正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也许，是我们能帮上忙，”叫克林顿的男人答道，“我知道你们正在解救人质。”这个克林顿又高又瘦，理着平头，长得也并不英俊。

“我不会那样说，”乔治说，“我们明白有一对美国情侣被困在总督府里，但我们相信他们也许藏了起来。红外线成像仪不久就会送到现场，然后我们就能知道里面到底有多少人。”

“我的确为此而来，”克林顿说道，“我们还知道其中一位美国公民被射杀在总督府里。这是你们的人干的吗？”

“情况似乎是这样，我们仍在调查此事。”

罗森博格微笑着上前一步。和他的同伴一样，他的穿着同样讲究得体，从衣领到领带都一丝不苟。他身材微胖，发际线后退，还有点儿蒜头鼻，比克林顿要矮上好几厘米。“你知道我们和里面的女人联系过吗？”

卡里帕里诧异地看了他一眼。他听到过类似的传言，但眼下这个可是确切的新闻。“然后呢？”

“据她所说，这个和她一起的男人，在职警员罗伯特·戴维森先生，是被大楼外射进来的子弹击中头部的，这意味着也许你的一个手下要为此负责。”

克林顿碰了碰他同伴的手臂。“那件事之后再谈吧，”他微笑着直视这个意大利人的眼，“我们主要担心的是这个不幸被卷入麻烦的女

士，我想你们也是。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做才能保证她安全获释？”

卡里帕里狠狠咬了咬自己的舌头，谨慎地挑着词。“你们也应该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一群亡命之徒，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正准备发动一起恐怖袭击。当我们的一名警官无畏地在圣马可广场迎上他们时，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太不幸了。”克林顿插话道。

“要解决这件事只有一个办法，”乔治冷淡地应道，“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有一个人进去了，而此时此刻我们正等着能与他联系。也许，你可以告诉你们里面那位小姐，让她期待一位盔甲耀眼的骑士。”

克林顿和罗森博格不知道拿这个意大利人怎么办，所以他们同时转过头，望着变为废墟的岸边——那儿在平日里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不得不承认，它们曾是相当令人赞叹的建筑。

“你说过你也许能提供一些帮助的，”卡里帕里顿了顿，继续道，“以什么方式？”

“这个在里面的男人，他是谁？你们的人？”

卡里帕里暗暗思忖着答案。

这些美国人就喜欢玩游戏，即便是在这种时候。

“这么说吧，他是个有经验的人。”

“哪方面有经验？”克林顿问道

“拆炸弹，特别是其中一个恐怖分子做的炸弹。不过我猜你们也已经知道了。”

罗森博格咧开嘴笑了。“听着，我们是同一边的，”他说道，“只是那里面有一个无辜的人，而且刚巧她还是个美国人，其他的我们根本不关心，明白我的意思？”

“开始有点儿懂了，”卡里帕里应道，“所以，你们打算联系她？”

二十三

一双强健的手臂从底部举起她，越过浑浊寒冷的水，将她向水面推去。但辛妮德对此丝毫没有感觉，她已经失去意识了。

警察和医护人员聚集在辛妮德和罗里落水的地方，所有人都紧张地看着两个侍应徒劳无功地四处搜寻着两人的身影。

正当他们打算放弃时，聚在水边和雷雅托桥的上百位看客爆出一阵自发的掌声——罗里露出了水面，而辛妮德被紧紧地圈在他的右臂弯中。两个侍应游向了他们。

“看着她。”罗里说了一句就向后倒去。他精疲力尽，喘不上气，肺里满是大运河肮脏的水。

他们带着辛妮德往运河岸畔游去，几位警官帮着将她从水中拉起，然后让医生来处理。“我们需要一些空间。”其中一个年轻医生说，将一只手按在辛妮德的额头。围观群众越来越多，警官们礼貌地领开了一些看客。

他从急救箱中取出一个气袋，将辛妮德的头转向一边，让她口中的水流出，然后为她做起了人工呼吸。他压向她的嘴，余光留意着她的胸膛是否有呼吸的迹象。

可是什么也没有。他泄气地望了一眼他的同事，摇了摇头。“不行了。”话音才落，他突然感到脉搏跳了一下。虽然微弱，却让他重新燃起了希望，于是又重新做了一遍急救。

两个侍应回到了水中，这一次是和三个警官还有一些贡多拉的船夫一起，却找不到任何罗里的踪影。

“我们需要一个潜水救援队。”一个警官扯着嗓子嚷道。

“救援队已经在路上了。”一位同事正说着，警笛声和闪烁的蓝灯便出现在了运河上，意味着警方的船只即将到来。

辛妮德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医护人员帮她坐起来时，她贪婪地吸着空气。“拿担架来！”他喊道，另外两名医护人员连忙上前来。“我

们必须尽快把她送到医院。”

几分钟后，辛妮德就被送上了等候在旁的水上救护车，裹着温暖的毛毯，挂着吸氧机。

意识到自己仍然活着，这不由得让她痛苦起来。

她艰难地咽了一口口水，看着眼前刷得惨白的墙上的暗影，还有外面水上折射进来的阳光。耳边传来沉重的呼吸声，让她揪紧了神经。

雅典娜紧张地听着，希望能听出声音的来源，但这个旧牢房的隔音效果阻挡了她。这沉重的呼吸声可能是来自任何地方的任何人，甚至可能是外面的人。她开始推断，直到常识令她恍然醒悟。

这呼吸声是从里面传来的，不管这是谁的呼吸声，他都离她只有几码远，甚至可能就在隔壁的牢房里。这肯定和她之前听到的脚步声有关，但不管这个人是谁，他都藏在某处，就像她一样。又或者他们只是在戏弄我？她想着，一阵惊恐袭上心头。

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束光亮照亮了她整张脸。她闭上眼，喘着气。她想大声尖叫，但她不能；她想跑，却跑不动，整个人僵在了那里。

“我不是来伤害你的，”尼克·萨瓦斯低声说道，“那些家伙帮了我一个大忙。”

雅典娜默默看着他走近。他将手电筒的光从她脸上移开，她可以看到他在努力挤出一丝微笑。那是一张疲惫、刚毅而友好的脸庞，但她能相信他吗？

“你是雅典娜·理查兹，我说得对吗？”

雅典娜点了点头，什么也没有说。她抱紧了腿，在石板上蜷缩成一团，抬头望着他。

“我是来带你出去的。你还好吗？走得动吗？”

雅典娜再次点头。尼克伸出一只手。“让我帮你。”她迟疑着握住了，身体仍然因不确定而颤抖着，并非因为深切的恐惧。

她站起身来，感到一阵晕眩。尼克在她倒下去之前将其一把拦腰抱住。“没事，我拉住你了。”

“发生什么事了？”雅典娜几乎发不出声，喉咙发干，嘴唇皴裂疼痛。她抽泣起来：“我的罗伯特死了，有人射死了他。”

尼克怜悯地点点头。“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尽快带你离开这儿。”尼克放开了她。雅典娜稳住身子站了起来，望着尼克。“跟我走。”尼克指示道，轻轻拉过她的手离开此地。

他们小心翼翼地走出牢房，走入狭窄的通道中向右拐去。

“站住！”

尼克转过身来，对上了谢默斯·奥卡拉汉。

在离总督府数百米外的警戒线后，林赛挤在一群记者当中。

“我错过什么了吗？”她问着旁人。只有两人看了她一眼，而真正对她的话产生兴趣的就只有其中一人。

“没错过什么，”他操着一口浓重的苏格兰口音，“我认识你吗？”

“不，”林赛答道，“待会儿就认识了。”

他笑了起来。“我喜欢。”

“所以，告诉我吧。”林赛对着这个一米八高，身形瘦削的黑发男人笑了笑。

“你是？”

“林赛，林赛·米歇尔。《爱尔兰时报》记者。”

他伸出一只手。“很高兴认识你，《爱尔兰时报》的林赛·米歇尔。我们凯尔特人¹应该团结一致。”

“太对了！”

“我叫詹姆斯，詹姆斯·麦肯锡。你没错过太多，没有人说话，事情还不太明朗。有传言说有人进到大楼里面去了。你听说过那个美国女人的事吗？”

“听过，她仍然下落不明？”

詹姆斯点点头，上下打量了一番林赛。不错嘛。 “《爱尔兰时报》对吗？你肯定四处打听了吧？”

“到处走走而已，”林赛对他笑了笑，“实际上这是我第一个真正的外派任务。”

詹姆斯将目光转向了总督府。“我想你也知道雷雅托桥的事件吧？你可是爱尔兰记者，爱尔兰记者向来对事态动势了若指掌，即使不知道也总有办法找出来。”

林赛摇了摇头。“告诉我。”

¹ 凯尔特人：指公元前2000年一个活跃在上古欧洲，由共同文化及语言凝聚起来的松散族群。大约从公元前500年开始，凯尔特人占领不列颠诸岛，其中一部分凯尔特人定居于如今的爱尔兰及苏格兰。

二十四

奥卡拉汉带着尼克和雅典娜出现的时候，乔恩·斯蒂芬森正想得出神。“我们有伴了。”

这个冰岛人转过身来，一脸的迷惘和困惑不解。“这位，”奥卡拉汉解释道，将女人推上前去，“就是我们找了很久的那个发出尖叫声的人，而这位……”他猛地将尼克推倒在地，“这个阴魂不散的人叫萨瓦斯，英国军人。这么说吧，我和他之间有几笔旧账。”

“我们要怎么处置他们？”顿了很久，乔恩才问。

“他们是我们离开这儿的筹码，”他的枪口对准了他那挣扎着想站起来的旧敌，“除非你有更好的计划。”

乔恩抛给奥卡拉汉一个嘲弄的眼神，用手背摩挲着扎手的下巴，思忖着下一步计划。“当然，”他决定了，“我有更好的计划。”

“什么计划？”阿克巴从隔壁房间溜进来，高声问道，视线落在两个俘虏身上。

“放那个女的走，她只是个被无辜卷入这件事中的人。”尼克插了一句，旋即奥卡拉汉就一枪砸在了他的脸上。他疼得低喊了一声，双手捂住左耳上方血淋淋的伤口。

“找些东西把他们绑起来，”乔恩厉声说着，转向阿克巴，“我们必须完成来这儿的目地，这个是不会变的，”他坚持道，“只要我们待在这儿就什么也做不成。”

“那么你具体打算怎么样突围出去？外面有那么多聚集起来对付我们的人。”阿克巴嘲弄道，透过其中一扇窗望向下面的岸边，“你打算炸出一条路来吗？”

乔恩不需要阿克巴提醒他这次挑战有多艰巨。“我说了，我有个计划。”

突然，雅典娜的手机响了起来，所有的视线都集中在她身上。她仍有它那样一直响着，直到乔恩走上前从她口袋里夺过手机，塞到

她手上。“接！”她惊恐地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手机。“快！”

雅典娜按下了接听键。“喂？”她的声音颤抖着。

“你方便接电话吗？”是菲兹帕特里克特工。

“不。”雅典娜才发出一个音节，乔恩就夺过了手机。

“你是谁？”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这是我要问的。”菲兹帕特里克答着，看了一眼旁边的同事。他们正在联邦调查局华盛顿总部的安全屋里。

“她在我们手上，”乔恩告诉她，“还有你们的英军同志。要是你们敢闯进来，他们小命不保。”

菲兹帕特里克权衡了一下这个新信息，然后答道：“事情没必要变成这样，我们谈谈。”

“没时间了，”冰岛人打断，“听着……”

通话戛然而止——雅典娜的手机电池消耗尽了最后一丝电量。

“该死的，”菲兹帕特里克惊呼一声，转向她的同僚，“帮我接通威尼斯的克林顿，我们有麻烦了。”

二十五

这个消息从美国大使馆传来的时候，乔治·卡里帕里和埃德加多·布加勒迪尼将军正激烈地争论着下一步行动。

“我在塞浦路斯¹有一支精锐部队，只要你一句话，他们几小时内就能赶过来。”电话那头的比尔·克林顿发了话，但将军完全听不进去。

“这不是在美国！”他反对，“到底要说多少次？你不能在我们的管辖区内为所欲为。”

“你也听到那人说的了，他们威胁说要杀掉一个美国公民。我必须重申一次，我们不能袖手旁观，任由不必要的惨剧发生。我们的人会在有人察觉之前完成任务的。”

“我可知道！”埃德加多爆发了。他瞥了一眼卡里帕里，后者用力地点着头表示支持。“我们有我们的办法去处理这些恐怖分子，所以我建议你们最好让我们继续处理这件事。”

将军“啪”地挂上电话，深呼吸一口稳了稳信心。他转向卡里帕里。“你刚刚说到哪儿了？”

卡里帕里想了想，摇摇头道：“已经不重要了。我们已经和里面的那个男人失去联系了——虽然我本来就没对他抱太大希望。我想我们是时候控制局面了，我也有一支精锐部队蓄势待发。”

他们在丹多罗酒店后一个临时改造的要事司令部内——酒店管理方不情不愿地批准了。

将军脱下帽子，懊恼地抓了抓头发，心里想着同伴的意见。“我并没有低估我们的英国朋友，他的前指挥官说过，他是个足智多谋的人。”

“但他现在在别人手里。”

“是啊，”埃德加多有些懊丧地承认道，“我们能相信那伙人说的话吗？这可能是个阴谋，”他努力想要抓住一条救命稻草，“那么，我们

眼下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

卡里帕里走到房间中央。“这个嘛，”他开口道，“根据我们现有的热成像照片来看，总督府里只有五个人。其中三个人是恐怖分子，而且我们知道他们的位置。”

他走到一块白板前面，那上面钉着一份总督府的布局图。他指着犯罪团伙占据的那个房间。“最新的图像显示五个人都在这里，但我们可以假设萨瓦斯和那个女的不久之后就会被带到另一个地点，那应该会让他们在伤害范围之外。”

将军上前一步。“我们是在试图将对建筑的伤害最小化。”

“去他妈的大楼吧，”卡里帕里反驳道，“建筑可以修复。眼下有更多的事情在重要关头啊，比如国家尊严！”

“但是他们得活着，”埃德加多坚持道，“我们需要知道他们在威尼斯原本的目标是谁，而死人是不会说话的。”

“用烟雾弹吧，然后我们的人冲进去。”

“就像英国特种空勤团在伦敦那次？”

“正是如此！”

卡里帕里说的是1980年伊朗驻伦敦大使馆被伊朗阿拉伯分裂分子占据后的围攻事件。事件最终以英国特种空勤团闯入大楼告终。而那次行动被称为“宁禄行动”，登上了世界各大媒体头条。

六个激进分子之中五人被击毙，十九名人质获救。当特种空军撤离大楼时，其中一名犯罪分子被击毙于使馆楼梯，不过一名人质在突袭过程中死于绑匪手上。

关键的是，在卡里帕里的心里，那些主宰行动的人才是时代的英雄。

“原原本本说一次，”将军说，“我需要一些信心。”

林赛那远在都柏林的编辑打来电话时，林赛正赶着去了解辛妮德·奥博尔事件的最新进展。

“尽你所能挖出谢默斯·奥卡拉汉的消息，”弗兰克要求道，“我要知道为什么他要掺和到这起事件中去。”

“弗兰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家伙。你知道我多少岁吗？”

“这有什么关系？”

“顶尖的炸弹制备师？所有那些见鬼的事发生的时候我都不在现场。你告诉我你了解他多少？”林赛反驳道。

弗兰克简要地跟她介绍了一下情况。“这些年来他一直潜伏着，我们也没得到过他的消息。传言说他现在和共和军反叛分子交往过密，我希望你能填补这些消息上的空缺，弄清楚他占据总督府究竟要干什么。他从来不是那些会觊觎珍藏品的人。”

林赛烦躁地叹了口气，怒气也缓和了些。她别无选择。直觉告诉她弗兰克说的是对的。有一个故事正等着被公诸于众，而这个故事或许关乎一个人的惨痛过往。

我要从哪里开始？

“乔恩在哪儿？我到处都找不到他！”

阿克巴慌慌张张地闯了进来。奥卡拉汉刚在牢房里察看了一番，折回身来。他把雅典娜和尼克的手脚用窗帘线绑得死死的，将两人扔回了牢房里。“他不会离得太远的，我觉得他应该是去察看情况吧。”这个爱尔兰人估算着。

“他的东西都没了，”阿克巴说，“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他在这节骨眼上一个人跑了。他的伟大计划到此为止！他抛下了这个烂摊子给我们！”

现在奥卡拉汉明白阿克巴的慌乱了。“他不可能离开这幢大楼的。你也看到了外面的安保情况。他肯定在这里，我们去看看。”

他们分头离开了房间。与此同时，第一批烟雾弹冲入了窗内。

¹ 塞浦路斯：位于欧洲与亚洲交界处的一个岛国，扼守欧洲、亚洲及非洲的海上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二十六

突袭开始时，乔恩·斯蒂芬森背贴在院子的墙上，微笑着飞快地冲入黑暗中，越过开阔的空地来到阶梯上。阶梯后就是他的逃跑路线，他一手抓着左轮手枪，一手抓着背包。

两架意大利空军的突击直升机出现在上空，冰岛人屏住呼吸，看着特种兵从绳梯上滑下来，立在总督府的屋顶上。

更多烟雾弹越过水面向着窗户抛去，身处于越来越混乱的场面之中，乔恩开始向纸之门¹移动。要不是这种情况的话，他也许会停下来赞叹那上面繁复精细的花卉浮雕以及拜占庭式的细节装饰。

随着“砰”的一枪，子弹堪堪擦着他飞过，将左边一尊翼狮的大理石雕像击得粉碎。他立刻伏倒在地，警觉地扫视着黑暗，企图找出枪手的位置。

更多的枪声随之而来，不过这次则是直接落在了另外两人所在的二楼。他等着反击的枪声，却什么也没有听到。两人的生死只在乔恩的脑海中掠过一瞬，眼下有更紧急的事情——有人在某处盯着他。

他等了整整三分钟，才继续向着大门匍匐前进。第二枪直接落在了他身上，把他左靴鞋跟切出了一道口子。他站起来猛冲向敞廊下的柱子。现在倒是安全了，却完全被困住了。

零星的枪火继续落在他的右侧，悬停在总督府上空的直升机也射下强力探照灯。灯光扫过院子，但没有探入他临时藏身的拱廊。乔恩深呼吸一口，背贴着墙一点一点向着纸之门挪去。在那里有更多的突击兵聚在一起。

一阵巨大的爆炸晃动了地面，威力稍弱的爆炸紧随其后——奥卡拉汉引爆了他的那些炸弹。

乔治·卡里帕里和埃德加多·布加勒迪尼将军在远处看着整个行动，目前为止，他们还未收到任何伤亡报告，除了一个笨拙地从总督府斜

顶上跌下来扭伤了脚踝的士兵。

“他们在里面，”埃德加多说道，他的耳机那端连着领导突击的小队指挥官，“他们正向着大议会厅移动。”

“有任何抵抗的迹象吗？”卡里帕里问道。他向下望去，只见总督府在夜色中映出一个剪影轮廓。周遭一片漆黑，只有上空的直升机偶尔扫过一束探照光。

“有几个炸弹爆炸了，”将军说，“部分建筑受损。”

“人质怎么样了？”

“还不知道。”埃德加多答道。他一只手覆在左耳上，仔细听着总督府内的骚乱。随着指挥官的移动，大喊大叫的命令不绝于耳。“他们到房间了，准备攻进去了。”

就在这时，威力强大的爆炸掀翻了总督府——门窗粉碎、华丽的天花板砸落、还击中了三个突击队员。三人像布娃娃一样被强大的气流撞飞走廊，一个重重撞上了远处的墙，只剩下一半脑壳；另一个个撕心裂肺地喊着，失去了一只手臂和半条腿；第三个一动不动地躺在瓦砾中，鲜血从眼鼻中流出来。

“我的天啊 2 ！”埃德加多惊叫着，胡乱地挥着双手。“快叫医生来，快！”

从钟楼的有利据点看出去，这个狙击手可以清楚地看到总督府内的情况，不过那对他而言没什么好担心的。他干净利落地射了两发子弹，却不太确定那高速的子弹是否造成了任何伤害。

他们不会喜欢这样的。

他透过夜视瞄准器看出去，再次寻找起未被杀死的猎物。他曾有过的机会，但是失败了。目标短时间内不会再暴露自己，他必须要决定一些事。

钟楼的位置已经失去作用了，所以他收拾好东西，向楼梯间移动

准备开始一场地面追捕。没关系，他仍然处于有利位置。

林赛取消了去看望辛妮德·奥博尔的计划。她在总督府外的黄色警戒线后，挤在一群记者当中。

“据说他们打算在接下来的半小时内夺回主导权，”那个来自《电讯报》的男人说，“所以我们最好留在原地。”

“有人员伤亡吗？”林赛手握笔记本和笔。

“我知道的不比你多，亲爱的，但据说在最近的一次大爆炸之后有一队医护人员进去了，我很难想象会没有人受伤。”

“你知道那个爱尔兰人吗？”

“奥卡拉汉吗？知道啊。”男人答道，旁边《每日邮报》的女人竖起了耳朵。

“你知道多少呢？”林赛急于收集所有的信息。主编的话仍然萦绕在她耳边。

“你来告诉我吧，”他答道，“我该知道什么？”

林赛微微一笑。如果有“独家”新闻的话，她是不会先透漏一丁点儿信息的。“你知道那个可能在里面的前英军的事情吗？”

旁边《每日邮报》的女人挤上前来。“你在开玩笑吗？”她惊呼一声。

林赛转向她。“这就是我所听到的。”她说道，《电讯报》的男人也全神贯注地看着她。“据说他是来救那个美国女人的。”

“美国女人？”一个刚从华盛顿来的自由职业者满怀困惑，“我错过什么了吗？”

所有人都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你真的是地球人吗？”《每日邮报》的女人说道。

“不管怎么样，”林赛打断道，“这里有人知道关于奥卡拉汉的事情

吗？”《电讯报》的男人保持沉默，其他人则一脸困惑地看着她。“操！”她耸耸肩走开去。

¹ 纸之门：连接总督府与教堂的门

² 此处原文为Gesù Cristo，即Jesus Christ

二十七

“我们搜过二楼了，那里没有人。”

突击队队长的话并非卡里帕里和布加勒迪尼将军想听到的。“他们肯定在里面某个地方，”将军坚称，“把整个总督府都搜一遍，我会派更多的人来。”

阿克巴、奥卡拉汉，还有他们的两个俘虏在齐膝深的水中，小心翼翼地走在地下狭窄的小道上。

“这就是你进来的路，对吗？”这个爱尔兰人迎着尼克的目光，试图在里面找到一丝叛逃的迹象。尼克默默地点了点头。他的心思在别的地方上，正和绑在手上的窗帘线作斗争。他很清楚一旦他们逃出去了，这两人一定会处理掉他和雅典娜的。不过在那之前，他们还是安全的，在大楼内把他们杀死只会等同于失去筹码。

他们拐过一个转角，看见一丝光亮就在前方——这段旅程就要结束了。

“快走！”阿克巴吼着。手中的左轮枪抵着雅典娜的肋骨。雅典娜双手被绑在背后，她加快了步伐，跌跌撞撞地走到奥卡拉汉身后。他转过来，粗暴地让她跪在地上。

尼克抓准时机，踢中了爱尔兰人的小腿。对方撞在了，枪从手中滑落，跌入水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随着最后的用力一挣，尼克终于解开了双手，迅速掐住了奥卡拉汉的喉咙。他的力量完全集中于手下的喉管上，但这毫无用处。阿克巴将雅典娜推开，她跌入水中。阿克巴试图将尼克从奥卡拉汉身上拉开，但失败了，于是他转而用手枪砸他的头。

攻击雨点一样落下，尼克疼得整张脸都皱成一团。他跪倒在地，水现在齐腰深了。当他抬起头来时，阿克巴用枪抵着他的头。

“不！”奥卡拉汉打断他，“你疯了吗？你现在射死他，外面的人就会涌进来，他们就在后面。”

这个穆斯林放低了武器，将尼克推进水里。“我们可以淹死他们。”他说着将尼克的头按在水下。

“让他起来，”奥卡拉汉命令道，“在他指给我们逃生路线之前先留着他。这下面是个迷宫。”

尼克从水里露出头来，呛得连连咳嗽，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就在此时他看见了雅典娜——面朝下，手反绑在背后，一动不动。

“我的天！不！”他喊了一声连忙上前救援。奥卡拉汉和阿克巴则立于一旁看着他游到她身旁将她反过来。“我需要帮忙。”他大叫着，转向两人。

爱尔兰人先迈出一步，他向下望了望雅典娜的脸。“我想她死了。”他转身离开。

“那些美国人不会喜欢这个的。”阿克巴喃喃道。尼克将她搂近身旁。这简直是一团糟。他想着，垂头丧气的。那个穆斯林说的没错，这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乔恩·斯蒂芬森背靠着墙，陷入了沉思，完全忘了自己正处在一个庄严的环境中。

圣马可教堂又名黄金教堂，大概是这座城市里最著名的教堂以及最广为人知的拜占庭式建筑典范了。然而对于这个冰岛人而言，这里仅仅是个避难所，好让他躲避那个想要他命的狙击手。

从纸之门出去太危险了，不能再待下去了，而且现在看来要想从教堂中找到出去的路只有靠运气了。在沉沉夜色与寂静中，他重整了一下思绪，考虑了阿克巴和谢默斯的生死。

他躲在祭坛屏风后，达勒·马塞内家的皮耶尔·保罗¹以及雅克贝罗²所制造的华丽雕像正俯视着他。左边的大理石栏杆上装饰着福音传道士青铜雕像以及四贤像。

没有一样是他非常欣赏的。

他打开背囊检查里面的东西。他有足够的子弹和炸药来达到他的收腰目的，但人手不足让这变成了自杀性任务。由于情况有变，这个决定并非一时草率，而是势在必行。奥卡拉汉和阿克巴分散众人注意力的同时，他只要完好无损地抵达目标身边就行了。他敢肯定他们会明白的。

他再一次看向了自己身处的环境，意识到一旦军队在总督府里遍寻未果，就会来搜索教堂，但那个狙击手才是他最担心的。他站起来，走向大楼深处。

一定有办法离开这里的。

毫无预警地，教堂厚重的大木门“吱呀”一声打开了，带着步枪和强力探照灯的士兵鱼贯而入。

在丹多罗酒店的紧急会议室里，卡里帕里和布加勒迪尼召集了一组智囊团计算这次失败救援的损失：五人死亡，十一人受伤，而人质和犯罪团伙仍然丝毫不见踪影。

黎明即将到来。

“他们一定在这里，”将军坚称，“如果要把整幢大楼拆开才能找到的话，那就拆吧。”

他的话引起了全场怀疑和震惊。威尼斯总督府自14世纪建成以来，经历过无数的战火、政治及国内动荡的洗礼，而现在，这个男人居然敢下令亵渎它！

“据最新的红外线热成像显示，总督府里现在只有我们的士兵，没有其他不明人物，”卡里帕里说道，“我们得假设他们已经逃了出去。”

“我不能接受这种说法，”将军反驳道，“让他们继续搜！他们还没有找对地方而已，这地方布满了秘密通道，把大教堂也找一遍，每一块石头都要给我翻过来！”

卡里帕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但他知道和将军争论是没有用的，只得顺着他的意思。“最后再搜索一次宫殿，然后我们要扩大范围。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最初的目标是谁，我也没法想象他们是否已经改变目标。”

将军赞同地点了点头。“我已经在可能成为目标的人身边加强安保了。”

“气候变化大会那边也加强安保了吗？”

“当然。那边是优先保护的，甚至优先于所有这一切，你也清楚的。但我无法想象恐怖分子会袭击这样一场盛会——这可不会是什么好新闻。”

保罗·孔蒂匆匆走进了房间，一手拿着笔记本电脑，一手拿着一张纸。“长官，我们拿到了一份闭路电视最近十二个小时的录像拷贝，我想你们需要来看看这个。”这个AISE的特工说道。

卡里帕里和将军靠拢过来，孔蒂打开了手提电脑，按下了播放键。他键入纸上的地址，一连串的点击后，他让开了位置好让他的长官看得更清楚。

“我们在看什么？”将军问道。录像在屏幕上播放着总督府和圣马可广场的外景。这多半是静止不动的，只有一些士兵和其他安保人员在渐渐暗下来的天色中来回走动。

孔蒂回到电脑前，按了快进键。“快出现了，留意看钟楼，”录像又变成了正常速度，“看——就在那儿。需要再看一次吗？”

卡里帕里和将军都摇了摇头。

“再播一次。”埃德加多说道。

特工按了倒退键。他指着钟楼的一个地方。“那儿！”他低喊着，“看到了吗？要再看一次吗？”

“真的没看见，”卡里帕里说，“就像埃德加多说的，如果我们知道在看什么的话也许会有帮助。”

“有人在钟楼里！一个带着狙击步枪的人！”孔蒂说，“让我放大画

面。”

将军转向卡里帕里。“你的人？”

“绝对不是。”

他们盯着放大后的画面。画面上的人影虽然非常模糊，但从轮廓上来看那的确是个拿着武器的男人——或者女人。

“也不是我的部下，”将军转向孔蒂，“我们有搜过钟楼吗？”

“正如我们所汇报那样，长官。”特工答道。

这艘贡多拉缓缓地通过狭窄的运河，远离叹息桥。没人会太留意对这艘贡多拉船或者船头上这个手执船桨、身穿制服的船夫。毕竟威尼斯里几乎有五百艘这样的平底尖舟，而且从晨光乍现至繁星满空，这座城市里几乎每条运河都有它的踪影。

一个巡逻的警员粗略瞥了一眼。事实上，贡多拉上并没有任何乘客。

然而，一双经过锤炼的双眼，总是会留意到一些不寻常之处。

贡多拉的主座位上遮着一块油布，船身水位较低且倾向一边，连船夫想保持它在水中的平衡也显得有些困难，而且他神色忧虑，仿佛有把枪抵着他的胯部。

对于他的工作日来说，这可不是一个好开始。

1 皮耶尔·保罗·达勒·马塞内（Pier Paolo Dalle Masegne）：意大利雕塑家，与雅克贝罗为兄弟。

2 雅克贝罗·达勒·马塞内（Jacobello Dalle Masegne）：意大利雕塑家，活跃于威尼斯及伦巴第等地方。

第二部分

科学需要它，经济支持它，下一代依靠它。我们必须行动，而且毫无理由不去行动。

——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执行 秘书 ，第十五届气候变化大会
，哥本哈根

二十八

世界各地的代表，包括谈判代表、外交使节和政要，都聚集在威尼斯参加第十七届气候变化大会。

自1995在柏林举行第一届以来，气候变化大会陆续在日内瓦、海牙、波恩和巴厘岛举行，2009年则是在哥本哈根。而现在主办方轮到意大利了——气候变化大会就在利多岛上的威尼斯会展中心举行，那里离总督府只隔着一个潟湖。

“听起来好无聊啊，老大。好吧，如果你想要的我就去。不过我怎么拿到入场证？”林赛听着电话。报道气候变化大会是她最不想做的事了。

“你到的时候它自然会出现在前台上。就五百字新闻稿，一字不多，一字不少，然后你就可以滚回去报道今天真正的新闻了。”弗兰克命令道。

“那个、我想跟你说的是，有个英军的家伙。他看起来似乎知道所有的事情动向。我和他一起吃了早餐，然后……”

“你已经和他上床了吗？”弗兰克在电话那头怒吼一声，打断她滔滔不绝的讲话。

“我倒是想，”林赛说，“我只是需要多一点儿时间在他身上花功夫，报道一个差劲的气候变化大会又不会帮上什么忙。”

“这叫资源最优化！不然的话，我已经有一个上门记者干嘛还要再请一个新闻广告员。不会花你太多时间的，快做！”

林赛烦躁地叹了口气。这并不会花费太多时间，只是太不公平了。

“我们已经容忍得够久了，是时候要阻止这样的行为了。”

威尔·金是个易怒的年轻男人，但他厌恶使用暴力，总是尽可能地

采取温和的办法——暴力只是毫无用处的办法。

他看着聚了一小群志同道合的人的酒店房间。他们代表了环保游说团，而这是他们最新推出的活动——拯救北极。

“我们必须要让他们同意禁止所有进一步的开发。”

苏珊·斯迈雷摇了摇头。这个深褐色头发的白种女人坐在她的环保主义者同伴的对面。“我同意的是大会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去提出我们的建议，但这可不是一个小要求。那些代表不是傻子，他们知道石油公司不会任由这些资源躺在那儿的，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关心环境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同意，”房间里响起另一个声音，“我曾看过说北极圈冰下可能埋有这个星球四分之一未被开采的化石能源，但有很多事情在两面都利害攸关，我们需要在代表身上尽可能地施加压力。时间无多了，但必须要说的是，所有的努力都可能付诸东流。”

那个女人可能是组织里最年长的也是最聪明的。她想起美国地质勘探局最近一个测量显示北极圈下有数以亿计的未被开采的石油资源，而且80%都埋于海床之下。这个以前被认为开发成本太高的地方就要被开发了，讽刺的是，这是因为冰川由于气候原因消融，才让他们有机会开发这个地区的石油。

“那些该死的俄罗斯人又怎么办？”另一个年轻男人大叫着，“他们永远不会买这个运动的账。他们才刚刚和英国石油公司签署了开发喀拉海¹的协议，俄罗斯政府现在肯定摩拳擦掌了。”

“他们不会，但挪威人可能会。罗弗敦群岛²和西奥伦群岛³西北部已经有反对钻探石油的运动了。”苏珊说。

“听到这个真高兴。”听到有强调一些正面消息，威尔不由得松了口气。

林赛在大会的记者席上坐了下来。

这肯定无聊死了。

威尼斯会展中心的记者席上坐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像她一样的记者，而大多数人都不怎么兴奋。他们全都来过这儿，听着同样的一套旧说辞、同样的论点、还有同样的优柔寡断。

在过去，大厅外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聚在一起，例如几年前的哥本哈根。那时武装警察会把他们控制在警戒线外，但自那以后人们对此事的兴趣已经减弱，尤其是因为没有人真的相信会出现什么有用的东西。

演讲者们用自己的母语在开幕式上致辞，而林赛则聚精会神地听着耳机里的翻译。记者和成千上百个来自192个国家的代表们都要靠译员来正确理解说话人的意思。

她粗略记了一些，匆匆写了一些要点用来起草她那篇五百字的文章。曾经这将成为世界的头条，而现在这要是出现在第三页就已经是万幸了。不过林赛觉得要是自己的文章会出现在第十一页就已经算得上很幸运了——在那些娱乐八卦、电视、分类广告和运动新闻之后。在意大利和德国的发言人讲话完毕后，顶尖的英国气候研究学者走到了麦克风前，发表演讲以警示那些怀疑全球变暖科学是混淆视听的人。

他特别指出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污染排放国家，并说国家之间设法达成应对全球变暖的措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这样，他说，全球气温会在本世纪末上升五摄氏度，使得这个世界更加不宜居住。

林赛舒了一口气，她总算有标题了：协议不一致，世界难永存。她开始着手写起自己的新闻稿，无视后面一连串发表讲话的人。

这肯定能让国内编辑部的人高兴。

林赛等到一个适当的时机，然后抓住机会逃出记者席。她下楼去到全天候运作的新闻中心，迅速找到一台空着的电脑登入《爱尔兰时报网站》。接下来的20分钟里她将整篇报道打了出来，然后享受起她的速溶咖啡和切件蛋糕。

现在她可以回总督府了。

- 1 喀拉海（Kara Sea）：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以北，属于北冰洋范围。
- 2 罗弗敦群岛（Lofoten）：位于挪威北部，挪威海中的群岛，广义的罗弗敦群岛也包括西奥伦群岛。
- 3 西奥伦群岛（Vesterålen）：位于挪威北部，挪威海中的群岛，其南为罗弗敦群岛。

二十九

汤玛斯·温特伯顿在酒店房间里休憩，思忖着达成这笔交易的前景。当前的情况形势很可能被遏制，这令他感到满意。当然，能解决更好。

他不由自主地打开了电视调到美国有线新闻频道，然后给自己倒了一杯烈性白兰地。总督府的新闻好坏参半，接着德弗赫的电话就打了过来。“我在登机了，几小时后见吧。”

“你跟我们的挪威朋友谈过了吗？”

“谈过了，他们已经到了。不过他们要出席气候变化大会”巴兹尔说，“我们晚点再和他们会面。”

“很好。”温特伯顿放松下来。他在关于北极地区未来的大会上已经见过了那些挪威人。关于石油开采的主题曾经成为了首要事件，现在也仍然是。“不需要我提醒你也应该记得，这次的事情风险极大，要是搞砸了我就毁了。”

“我们可全都冒着风险。以大局为重，我们能得到一切……”

“或者是失去一切。”温特伯顿插了一句。

他和包括德弗赫在内的其他国际财团成员们都在北极圈项目中投了重资，而且最近还赢得了在挪威罗弗敦群岛附近开采极地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权利，虽然受到了当地渔民和环保人士的严重抗议。

作为世界第五大石油出口国，挪威一直觊觎着北极圈，意欲发掘该处的新石油资源。据估计，挪威沿海地区所蕴含的储量为挪威大陆架中未发掘储量的20%。

尽管所有的石油公司都知道这点，但他们一直被禁止开发这个区域——直到现在。

国际财团面临着一些麻烦的抗议者，尤其是渔业的人对此大力抗议。他们担心石油开采会使巴伦支海里的鳕鱼濒临灭绝，那可是北冰洋中最大而且利润最高的鳕鱼，只有在罗弗敦群岛海岸才有。渔民们

认为，这会是一个灾难性的发展，将使渔业和自然都陷入绝境。

旅游业也持反对态度，因为罗弗敦群岛是挪威最好的旅游景点之一，游客们蜂拥前来欣赏它的动植物生态群。

还有环保人士担心石油泄漏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然而，大型企业认为石油和天然气对于罗弗敦群岛上23,500名居民来说，意味着更多的工作岗位以及繁荣的经济。而且，温特伯顿和他的同伴们发现，金钱更有说服力。

所以是的，如果所有事都搞砸了的话，损失可就大了。

“我们也许要做一些让步。”温特伯顿承认。

“例如？”

“我还在想。”

“一共有十个许可证，我们需要全部拿到手。”德弗赫语气坚定。

“我清楚得很！”温特伯顿打断他，“施耐德和贝德福德什么时候到？”

“明天。”

这天对威尼斯会展中心来说是个大日子。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领导走进来的时候，代表委员们全体起立。这群领导当中有英国首相、美国总统、法国总统、巴基斯坦和印度总统，以及挪威、瑞典、冰岛三国元首。

几分钟后，联合国秘书长起身发表讲话，敦促各国努力寻找一个长期稳定并可行的办法来应对气候变化，经济性与实用性须并存，且行动无小事。

同时他重点强调了发达国家应当设立数以亿计的美元基金去资助较为贫困的国家，一同应对全球变暖，甚至都已经决定好下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举办地点了。

苏珊和威尔坐在旁听席上，和环保游说团的其他成员一起看着眼前的学术报告。“不过是漂亮话而已，一点儿用都没有。”威尔咕哝了一句，眼睛一直盯着那位联合国秘书长。

他和其他人都已经游说了委员代表支持他们，而且打算在午餐休息时间再游说一次。进展艰难，不容乐观。

“真惊讶喀尔达能挤出时间来，”苏珊低声说着，“巴基斯坦如此动荡不安他还抽得出身来，这可太鼓舞人心了”

他看见巴基斯坦的首领喀尔达坐在马尔代夫的领导旁边，和印度第十五任总统隔得很远。

“他们不过就是在保持体面而已，”威尔抱怨道，“这些所谓的‘不成功便成仁’的大会我去得多了，但没有一个在应该做的事情上达成一致——事情总是这样。”

“所以，”苏珊笑着轻轻拍威尔的左膝，“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去改变。”

三十

辛妮德坐在病床上，吃完了吐司和一些茶。她感觉糟透了，但更糟的是，她仍然活着。

昨天晚上一个爱尔兰大使馆的女人来探望过她，说她将会被尽快转送到都柏林的医院，并提醒道她仍在警方的拘禁之下，且面临着严重指控以及漫长的牢刑。

因此她猜测，这正是她的私人病房门口两侧有武装警卫的缘故。

一个护士走进来，检查了床尾的病历记录。她给辛妮德量了一下体温并检查了她的血压。“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她轻声说着，对辛妮德笑了笑，“你的药应该很快就会送来了，你感觉还好吗？”

辛妮德点点头，别过脸。她发现自己总是很难直视他人的眼睛，仿佛有什么羞人的秘密要隐藏。当然，每个人都知道她为什么在这里。

我是个试图炸毁一架飞机的爱尔兰疯女人。还杀了退休的家庭医生，不过似乎还没有人找到他的尸体。

她是多么渴望以前的美好日子——在国内积极地活动、避免被英国人发现、铺设陷阱等着那些将规则强加于他们的杂种们。她想着那些为了这一事业牺牲自己生命的勇士们。如今的爱尔兰处于和平之中，可人们有感激过他们吗？她非常怀疑。有谁记得他们呢？除了像她这样的顽固分子。

没有人！

然后她想起了罗里。讽刺的是，那个毁了她人生的男人，也救了她。

他是故意这样做的，那样的话我就会更加痛苦了，那个杂种！

“你想看电视吗？”护士问道，准备离开房间。

“看看也无妨。”辛妮德咕哝了一句。如果没有别的选择，这也是个消遣。

“什么频道呢？”

“你决定吧。”

护士调到了新闻频道，离开的时候带上了门。

辛妮德瞥了一眼屏幕，然后又躺回床上看着天花板。她刚阖上眼就听见一个声音说着“重大消息……”。她骤然坐起来，眼睛睁得大大的。

“我的天！”她惊呼一声，激动得浑身冒汗。

温特伯顿在酒店前门准备迎接芬恩·施耐德先生以及提摩西·贝德福德爵士。他们两人刚刚从伦敦飞过来，虽然疲惫不堪却都想立刻了解一下情况。

三人迅速来到温特伯顿的房间，甚至没有登记入住——之后会有的是时间去登记。

温特伯顿拿起雕花玻璃酒瓶，分别给他们斟了一杯白兰地。但两人都拒绝了，现在喝酒还太早了。“你们介意我喝一点儿吗？”他说着倒了一点在杯里。

从表面而言，除了深藏不露的财富，以及在伦敦的另类投资市场上共同拥有一家名为全球石油与矿物研究集团有限公司的不起眼小公司，这三个男人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这家公司唯一的资产就是四名董事，而且众所周知他们正濒临绝望之中。最近的一次全球衰退大大减少了其资金储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它的股份只有0.31便士。公司的股东大多数是私人投资者，赢得勘探许可证会使公司及其股份市场吸引力翻身，然后他们就能号召这群股东拿出更多现金了。

“我们什么时候见？”施耐德问道。

温特伯顿瞥了一眼腕表。“一小时内，我已经叫了一辆水上计程车了。”

“谁会在那儿？”提摩西爵士问道。

“挪威驻俄罗斯特使的贴身助手埃里克·尤尔，”温特伯顿说，“当然还有燃油部的私人秘书长尼尔斯·艾德。他们都深感紧张和激动，迫不及待着呢。”

“你是说他们是为了钱吗？还有谁知道这次的会议？”提摩西爵士在屋内踱着步。

“只有被邀请的人。”

“他们清楚即将发生的事情吗？”

“绝对清楚。”温特伯顿语气坚定。

“总督府那边有什么消息吗？”提摩西爵士问道，在这个所有事都聚到一起的时刻他很难放松下来。温特伯顿摇头。“那德弗赫呢？”

“他怎么了？”温特伯顿反问道，眯起眼在心中盘算着。

“我并不相信这个魔鬼，永远不，”提摩西爵士承认道，“他只顾自己。他怎么不在这儿？”

“他应该在这儿的！”施耐德插了一句，话语中升起不安。

“他会来的，请放心吧，”温特斯顿答道，但语气中的不自信却出卖了他，“有人要再来一杯吗？”

尼克紧紧把雅典娜抱在胸前。她瑟瑟发抖、浑身冰冷，但至少她还活着。

“我们在哪儿？”她发出沙哑不堪的声音，试图去看周围的环境，对自己还在这儿感到庆幸。

“还不知道。”尼克答道，他的眼睛正适应着黑暗。他们双双被捆在了一个旧地下工作室里。“我们被锁住了，但不仅仅只有我们。”

他能听见门的另一边有声音，其中一个明显是爱尔兰人。奥卡拉汉显然正和阿克巴因意见分歧而激烈地争吵着。“我说了我们一出去就解决掉他们。他妈的斯蒂芬森到底在哪儿？”

“他会在他想去的地方，”奥卡拉汉说，“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王八蛋。至于我们的朋友？我说了把他们留在这里，也许老鼠会收拾他们的。在有人找到他们之前我们早就走得远远的了。怎么可能有人经常来这儿。”

阿克巴环视了一圈周遭。垃圾和零碎的旧厂房机械还有家具堆到天花板那么高，地板又脏又湿，还有一些几厘米深的水坑。据说这幢五层楼高的建筑弃置已久，而且年久失修。四周都是运河，唯一进来的办法就是乘船。

“不管怎么样，天色一黑我就走，”阿克巴毅然道，“你就干你必须干的事情吧。”

“没问题，我们暴露了，”奥卡拉汉同意，“我们分开走，斯蒂芬森也许还没走远。”

“让他见鬼去吧，”阿克巴目光深邃地望着这个爱尔兰人，“我只要处理完一个小问题，然后就会走得远远的。”

“什么问题？”奥卡拉汉问道。

“你不会明白的，”阿克巴说，“不得不说这是一次不太愉快的会面，爱尔兰人，愿真主与你同在。”

“你也是，朋友，你也是。”

气候变化大会的下个环节即将开始，而威尔·金和苏珊·斯迈雷正在会展中心外游说着委员代表。

北极圈的开采计划并不在今天的议程上。事实上，无论在大会的哪一个环节这个主题都不会被论及。不过在许多代表的心中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因此他们将另开会议讨论。

沿着会展中心所在的马路走下去便是德班大酒店，温特伯顿和他的同伴们齐聚在酒店后方的私人会议室里，讨论着同样的问题。托马斯·曼从1911年起突发奇想要写下他的中篇小说《魂断威尼斯》，而该书于1971年在此处被翻拍成电影。但这个事实对他们而言并没有什么意义。尽管如此，他们将赋予此处新的意义。

众人背窗而立，窗下是一片辽阔的私人海滩。而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幅北冰洋的全景地图，连带着周遭的国家一同展露在眼。

“这些地区、还有这里是可开采的，”尼尔斯·艾德说，“但剩下的地方，开采可是个大问题。”

“有什么问题？”施耐德问道。

“问题在于，谁拥有这片区域的主权，而且那里能找到资源吗？俄罗斯人认为他们拥有这片海域，但法律上还不能证明。”埃里克·尤尔坚持道。

桌旁没有人感到惊讶，他们全都心知肚明。自从17世纪一个所谓“海上自由学说”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后，国家的权利和管辖权就被限制在其海岸线附近。

至于剩下的海域？唔、那被视作是共有财产，直到人们意识到海岸资源的可开采性。

“美国人——还有加拿大人——他们或许也会有话要说。”尼尔斯补充道。

美国是第一个抛弃“海上自由学说”的国家。1945年，美国认为自

然资源的管辖权应该在其大陆架以外。此论一出，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赞同，并单方面宣称对海域资源、钓鱼区和国家海域的所有权。

一条联合国协定——《海域法》，在80年代逐渐完善。该协定提出要赋予加拿大、美国、俄罗斯、丹麦和挪威对离它们海岸线200海里以内的地方任何自然资源的主权，不管是海上还是海下的。但目前仍然有辽阔的无主区域，而且北冰洋政治所属权的争议依然持续到今日。

“你怎么就能为我们提供这些区域的勘探权呢？”温特伯顿问道，“我猜你有个计划了？”

“我们还在想办法，但我们需要先看到奖赏。”

“我们要知道更多。”提摩西爵士目不转睛地看着地图，毫不退让。

“根据海洋法，如果国家能证明那是他们大陆架的一部分的话，就能要求边境线自海岸线起外移350海里，”埃里克解释道，“看到这里了吗？”他指着地图上的某一处，众人的目光都顺着他的指尖看去。“这里是罗蒙诺索夫海岭，你可以看到，它自加拿大和格陵兰岛边界线延伸出去，穿过极地延伸至俄罗斯的大陆架。现在加拿大、俄罗斯甚至格陵兰，三国都声称自己拥有它的主权。”

“不过，”艾德有些兴奋地插了一句，“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起，在2007年8月，俄罗斯用两艘迷你潜艇，在靠近北极的边界线上插上了一支一米高的俄罗斯国旗，以此宣誓主权。这将使俄罗斯控制几乎半个北冰洋的海床——不过这只会发生在他们的宣称得到认同的情况下。那底下估计有50亿的石油资源，所以我们要争夺主权。”

“可挪威怎么争？”温特伯顿有些困惑不安地打断了他们，“这儿离你们的海岸线可不近。”

“是的，”尼尔斯承认道，咧开嘴笑了，“看起来是这样，但事情往往不是看起来的那样。”

温特伯顿万分赞同。他环顾一番房间，德弗赫勋爵无法解释缘由的缺席格外引人注目。

乔恩·斯蒂芬森看了看周围，但除了瓦砾和垃圾什么也没看见。他已经离开了乔治·马焦雷岛，不过回头望去时，总督府和圣马可广场的钟楼依然清晰可见。

他抓过水上计程车里的背囊，用枪胁持着这艘五人座小船的主人，命令他走下船去。

“我们在哪里？”

船夫看了看周围，辨认出了左边的圣瑟夫罗岛，还有潟湖上的另一个小岛——圣拉扎罗岛。现在这小岛就在他前方，而那上面完全被一座修道院所占据。他看了看眼下的环境。“我们在格拉齐亚岛。”他一边说着，一边不安地看着乔恩·斯蒂芬森手中的枪。

“那修道院里面有什么？”乔恩凝视着前方。

“什么也没有，里面是空的，”船夫答道，“那里曾经是传染病人的医院，现在再也没有人到那儿去了。”

“现在离利多岛还有多远？我们能划船过去吗？”

“我没有船桨。”

“也没有柴油。”乔恩又懊丧又生气。他离目标这么近，却又这么远。所有的船都被胁持了吗？

“你跳进来的时候我正准备要装柴油，我跟你说过油箱是空的，你不相信我，这可不是我的错！”船夫抗议道，对于自己的处境感到有些不安。

“那我们要做什么呢？”乔恩在他眼前晃了晃枪，“也许我应该现在就把你杀了——你对我来说再也没有用处了。”

船夫艰难地咽了咽口水，目光移到五百米外的一艘水上计程车上，可那离他太远了，他没法引起船上人的注意。然后他瞥了一眼圣瑟夫罗岛，那儿曾经是关押精神病人的地方，如今变成了对外开放的小岛，迎接文化活动和旅游业，但船夫怀疑那儿并不欢迎恐怖分子。

不过那儿大概会有柴油，而且离他们很近，游泳就能到。

电光火石之间，船夫作出了抉择。

“我们得去圣瑟夫罗岛上，”他转向这个冰岛人，“他们会有我们要的东西。”

乔恩望向那座岛屿。“我不这么认为。”话毕，他举枪朝船夫后脑射了一枪。

三十二

辛妮德知道自己必须要做什么。

她一直等到护士写完床尾的病历记录表离开这间单人监护病房，默默地看着她和武装警卫寒暄着，将门牢牢地关上，这才立马扯下左手臂上的点滴翻身下床。

她已经许久没有感到这么激动了。忽然之间，她有了支撑自己活下去的事情——或者说，人。她不会让这机会从手中溜走。

她走到窗前向外望下去，发现自己起码身处四、五层楼的高度。该死的！

她抓起晨袍裹在身上，穿上医院发的便鞋，在房内来回踱步。想想、快想想，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

她看了看紧闭的门，又望了望窗户，心中升起一阵恐慌。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

辛妮德突然想到了。她揪着肚子倒在地上，痛苦不堪地叫嚷起来。门猛然打开，武装警卫冲了进来。

“天哪！我要死了！”她哀嚎不已，“救命！救救我！”

这位警官弯下身来，脸上掠过一丝惊慌。“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他高声喊道。

“我不知道，”辛妮德呻吟着，“快叫人来……拜托……”

警官点点头，站起身来，离开病房冲过走廊到护士站。“快来人！快！”他高声喊道，“她倒下了，快来人帮忙！”

他又冲回病房，身后紧跟着两位医护人员。但当他们到达时，辛妮德已经不知去向了。

这不过是个最老套的花招，而他却中计了！他惊慌失措地转向医护人员。“封锁所有出入口！快！”男人咆哮着，慌乱地在衣袋里摸着手机。

这是个他不想拨打的电话。

林赛正用笔记本电脑在网上搜索着谢默斯·奥卡拉汉的背景信息，这则新闻正好出现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频道上——她发现自己看到了一张辛妮德·奥博尔的照片。

手机响了起来。是弗兰克，她的编辑。“你听说了吗？”

“刚听说，”林赛答道，“消息传得很快。”

“我要三百字的报道放在电子版上，”弗兰克说，“还要一篇详细报道放在晚报上。”

“好的，老板，”林赛有气无力地答道，“那奥卡拉汉的报道怎么办？”

“一样。”

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方未必是件好事，尤其当你是一个受压的记者且是涉世未深的新人。这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林赛一边想着，一边调大了电视机的音量。

就在此时，屏幕下方又掠过一条重大新闻：安保人员在搜寻失踪美国女士和前英军下士时，发现两具埋于废弃仓库地下室的尸体。

我的天啊，来个人救救我吧。

阿克巴和奥卡拉汉分道扬镳。

两人抢了一艘贡多拉，最终停靠于黄金宫的码头，然而两人下船的时候也没有友好地道别。黄金宫被誉为威尼斯大运河上最华丽的宅邸，讽刺的是，这是为了孔塔里尼家族而建的。1043至1676年间，孔塔里尼家族出了八位总督，每一位新任总督都会离开其府邸而定居于总督府。

两人对于这幢建筑都毫无兴趣，选择停靠此处只不过因为这里非

常便利，且远离圣马可广场的警戒线而已——他们刚从那儿成功突围而出。

奥卡拉汉背上行囊，双手插在口袋里朝着诺瓦大街走去。诺瓦大街是这座城市最长的街道，也是主要商业地区之一，四面八方皆可通往火车站。即便是在早上的这个时候，这儿仍然挤满了游客，这也使得奥卡拉汉能轻易地融入其中而不被察觉。

他没有回头——要是他回头望一眼，就会发现阿克巴早已不知所踪。阿克巴朝着相反方向匆匆离去，折回雷雅托桥上。他打算在这儿拦一辆水上巴士去潟湖，朝着他这趟行程的终点方向而去。

奥卡拉汉知道当局早已将他的照片通告全城，不过那是张许久以前的照片了。现在的他迫不得已蓄起了胡子，但奥卡拉汉暗自窃喜，因为这使得他几乎不会被认出来。

只要抵达圣玛古拉，他就可以不用再走了，他可以拦一辆水上巴士前往圣露西亚火车站，然后离开威尼斯前往罗马。在那之后呢？他其实并不太在意。

现在他的身份暴露了，他知道自己将会重新出现在头号通缉犯的名单上。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任务失败了，国内组织的人肯定不太开心，但管它呢。人生总是有得有失，至少他还活着。

奥卡拉汉靠在水上巴士上层甲板的栏杆上，凝望着大运河。大运河两岸列着14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宫殿和豪宅，不过其中许多已被改造成了酒店、旅馆还有咖啡店。要不是现在这种情况的话，他或许会好好欣赏眼前的风光。但绝非今日。

十五分钟后，船抵达了火车站。谢默斯挤在一群满手行李和购物袋的中国游客中下了船。

他停在码头边辨别清楚方向，然后找了一家拥挤的咖啡店，在对门的位置坐下来点了一杯浓缩咖啡。奥卡拉汉仰靠在椅背上，看向远处墙上的电视机，差点没心脏病发——他看见了昔日的故人。

不！不可能！

三十三

巴兹尔·德弗赫勋爵深呼吸一口，走入德班大酒店的大厅。与此同时，温特伯顿和他的同伴正从楼上走下来。

“我深感抱歉，”德弗赫道歉，“我以为能及时赶到的，不过看来没有。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

温特伯顿直视着他，挤出一个微笑。“我们正准备去喝一杯，一起吧。”

“我的荣幸，”德弗赫转向一旁的提摩西爵士和施耐德先生，“很高兴再次见到两位。”

四人穿过酒店大堂，走到自由餐馆旁边的酒吧，食物新鲜出炉的香气吸引了众人。“我想你们还未饿吧？”提摩西爵士问着，不动声色地瞥了一眼餐馆里面，腹中微微响了一声。

“我喝咖啡就行了。”德弗赫说。

“他们似乎很有信心，”四人才围着桌子坐下，提摩西爵士就开口道，“裁决应该很快就会出来了，如果法庭最终宣布挪威胜诉的话，这事儿就成了。”

“我仍然担心环保游说团那边，如果他们进行得顺利的话，就会危及我们的投资。他们打算拿出一个强有力的论据，而且我听说他们在气候变化大会上取得了一些成效，我有些放心不下。”施耐德一边看着年轻貌美的女服务员向着他们这桌走过来，一边承认道。

“先生们，需要点什么呢？”她就站在温特伯顿身后，满脸笑容。大概是公司规定吧，提摩西爵士怀疑着。

众人要了四杯咖啡和一客鸡肉三文治，望着她走远了才又继续方才的话题。除了几对年长的夫妇外，酒吧里就只有他们了。

“那么巴兹尔，你怎么看？”温特伯顿询问他的意见，“你对目前的进展满意么？”

德弗赫清了清嗓子，坐直了身子。“从目前听到的情况来看，是

的。”

“没有异议？”提摩西爵士试着在他眼中找出一丝否定的想法。

“事情已经大有进展了，来日方长嘛。”

温特伯顿怀疑了吗？德弗赫暗忖着。为什么？

* * *

“我们上次没能阻止他们在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开采石油，这次决不能再失败了。”

威尔·金正在一个由国际环保人士组成的会议上发言。他们聚集在威尼斯会展中心的大厅里，这里拥挤不堪又人声嘈杂。

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位于阿拉斯加北部的偏远地区，这儿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冰面下更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石油。此处位于北极圈以北，大部分地区由冻土构成。不仅栖息着数百万的候鸟，也为北极熊、灰熊、麋鹿和北美驯鹿提供了庇护，同时更是仅存的阿拉斯加原住民部落之一的家园。

“这话不太对吧，”人群中有位代表嚷了一声，“奥巴马总统已经介入此事，并对钻探石油表示反对。因为这会对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却不足以产生足够的石油来影响全球油价或者对美国能源保障产生明显影响，所以这场战争我们还没有输！”

“我们还听说如果四大石油公司之一打算在钻探作业期间于空中使用飞机监测鸟类，并在海床上放置迷你传声器来对鲸类发出预警。”有人补充道。

“很高兴能听到这些新消息，”威尔向其致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声音被听到了，即使是在最高层的圈子里。鉴于俄罗斯在喀拉海解禁了新的勘探区域，我们更有理由推行拯救北极活动，且刻不容缓。”

“是啊，而且用着英国和美国的钱。”一个男人抱怨道。他邋邋遢遢、不修边幅的，仿佛还活在嬉皮士盛行的60年代。

“说到点子上了，”威尔说，“但我们必须坚持到底。我同意绿色和平组织的看法，人类对于在极地开采石油只有极少的经验。看看墨西哥湾的漏油事件 [1](#) 吧，你能想象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北极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吗？”他顿了顿，望着跟前众人惊恐的脸庞，“是的，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一场无法想象的灾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仍在奋身搏斗。”

回应他的只有一阵如雷的掌声。

没有人注意到一位不速之客从侧门悄悄溜了进来，不过即使发现了，众人也不会对他的出现过多留意。

夜色渐渐笼罩了潟湖，乔恩·斯蒂芬森将耗尽燃油的小船推入水中，从岛上的废弃医院里找来一根旧木地板条当作船桨，向着1500米外的圣瑟夫罗岛划去。

他挑了一个偏远僻静的地方上岸，然后迅速锁定了停泊在码头边的几艘私人汽艇。他搜了搜其中两辆，发现了半罐燃料。谢谢上帝！

他匆忙而又低调地赶回那艘抢来的小船上，迅速加满燃料发动了马达。他回到控制台上，操控着船离开潟湖，直往他最终的目的地而去。

他从背囊里摸出手机启动电源，心急火燎地等着它接收到信号。他摁下一串数字，将手机放在耳边，忐忑不安地等着电话接通。

“我在路上了。”他说。

“听着，计划有变，”电话那头的男人说道，“我们必须见一面。”

乔恩倒抽一口冷气。“你再说一遍？”他简直不敢相信，“现在来说这个已经太迟了，你只要明天中午前把钱打进我账户就好，我会查的。”

“你没听见吗？！”男人怒气冲冲地打断他，“我说我们得见上一面！有些意料之外的进展。”

“你疯了吗？半个国家的人都在通缉我，见面是不可能的。我正准备履行我的诺言，你最好也是。”

“其他人在哪儿？”

“我不知道。他们没有和我在一起，我也不需要他们。”

“除非我们见面，否则你别想拿到剩下的钱。”

乔恩拿开手机，望向头顶的夜空。他想大声发泄出来，但最终只是整理了一下思绪。“你得听我的，我们有议在先，现在才来改变计划太迟了。我只有一次机会，不容错过。别让我失望。”

德弗赫勋爵挂断电话，躺回扶手椅上。他灌了一大口杯中的威士忌，愤怒地将手机摔出去。

“混账的男人！”他低声咒骂了一句。

他起身在公文包里拿出另一个手机，打开短信功能写了一句话：联系我。除了静候回音，他没什么能做的了。

德弗赫在玩一个非常危险的游戏，一个快要脱离他掌控的游戏。他不喜欢这样，一点儿都不喜欢。

¹ 墨西哥湾漏油事件：2010年4月20日英国石油公司所属的钻油平台故障并爆炸，造成严重的漏油事故，导致11名工作人员死亡及17人受伤。该案件于2015年10月6日结案，208亿美元的和解代价成为美国司法当局有史以来最大的单一个案和解金额。

三十四

辛妮德盯着电视上的新闻报道，心里只觉得那照片上咧开嘴笑的自己是多么难看。电视机放在商店橱窗里，隔着厚厚的一层玻璃，辛妮德其实根本听不清报道的内容。不过她也不需要知道，想想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了。

然而此情此景却让她感到一阵战栗。她拉了拉身上偷来的大衣，将自己裹紧了些。大衣之下她仍然穿着医院的病人服——一身及膝的睡衣以及一双拖鞋。

如果要出城的话她需要尽快搞到一套合身的衣服。辛妮德从橱窗前移开脚步，心里突然升起一阵孤单感，变得脆弱无比。她仿佛又回到了七岁，回到了任由周遭的人摆布的那个自己。辛妮德在另一家商店的门前坐了下来，托着腮。身处这世界上最美丽浪漫、最令人赞叹不已的城市之一，此刻的她却只想大哭一场，将心中的一切都发泄出来。

她是个杀人犯、恐怖分子、飞机炸弹客，更是个危险不可接近的疯女人。在另一种人生里她肯定不会是这其中任何一种身份。她是个渴望许多爱的小女孩——但这永远也不可能发生。振作起来吧女人！

一对年轻的情侣挽着手臂经过，他们咯咯地笑着，大概在说着什么无聊的笑话。两人不过匆匆瞥了她一眼，继续向前走去。

去死吧！我才不会被这些杂种打败！

她强迫自己站起来，沿着马路走向大运河走去，穿过桥来到广场上。这儿有座教堂，门是敞着的，辛妮德悄悄溜了进去。

里面有对正在点燃蜡烛的母女，还有一个低头坐在座位上的老人，除此之外再无他人。这儿是如此的祥和宁静、远离尘嚣。辛妮德抬眼望向圣母玛利亚的雕像——在她的怀中有一个婴儿。辛妮德不禁琢磨跟前的这块石头是否真的有宽恕人心的力量。不！当然没有！

唯一真正爱过她、真正懂她的那个人，就在这座城市里。而且他像她一样，也在逃亡。

但她想他死。

林赛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在白费力气，不管她打算在晚报上写什么都只是些过时的东西了。情况的发展速度比特快列车还要快得多，她根本赶不及写。

至少她再也不会在那个无聊的气候变化大会上浪费多一秒了。

她抓过手机打给了警察局新闻部。电话一接通她就解释了自己的身份以及来意，不过那头的人却不太欢迎她的来电。

“我想会有验尸报告的对吧？”

“明天。”这位警官说道。

“警方估计尸体身份什么时候会正式确定下来呢？”

“明天。”

“你能告诉我他们的性别以及国籍吗？他们肯定有身份证明的吧？”林赛感到有些挫败，心中一阵恼怒。在国内可不会这样，都柏林的警察一向非常乐于提供信息。记者和警察几乎总是合作寻查真相，这是个双赢的事情，不过看来在威尼斯可不是这样。

“小姐，你需要和比我职位高的人谈谈。”

“那么我该找谁呢？”

“我们的公共关系科负责人。”

“请帮我转接，他怎么称呼呢？”

“他目前正在休假，明天之前都不会回来。我建议你那时候再打来吧，找维克多·达奎斯特先生。”

“我会的，”林赛应道，“趁现在我想再问一句，我猜你们在搜查辛妮德·奥博尔的方面也没有什么新进展吧？”

“正是如此，小姐。事件仍在调查当中，警方不会对此作出公众评价，直到……”

“明天，”林赛打断了他，“当然。”她挂断电话，从房间的迷你酒吧里给自己倒了一杯金汤力。头版新闻的稿子仍然毫无进展，弗兰克很快就会在她耳边大吼着催稿。

林赛打开手提电脑登入了新闻协会的网站，以查看他们是否比她掌握更多信息。网站里简略介绍了辛妮德的背景，没什么特别的。谢默斯·奥卡拉汉的篇幅倒是很长，不过写的大都是他在共和运动中臭名昭著的表现，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事，此外没有一篇文章提到了他最近的活动。

如果她想写些什么出来，就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可是离国内这么远，她可仰仗的人脉几乎为零。林赛搜索了一下威尼斯的报纸，结果很快出来了——有两家当地的报纸，一家是《La Nuova di Venezia e Mestre》，是家囊括本地区内各大新闻的日报，另一家是它的对头，《Il Gazzettino》报。

有了这个，找出主编和首席记者的名字就不是什么难事了。林赛从报纸网站上记下他们的名字，还有编辑部的地址，幸好离这儿并不太远。她需要和他们谈谈。与此同时，林赛根据目前得到的奥卡拉汉和奥博尔的信息，敲下了几百字的报道，并利用记者的小把戏加上了一些诸如“据说”、“据信”以及“数据显示”等词，以表明自己并未证实过文中信息。

最后，她通读一遍完稿，决定在奥卡拉汉的报道上加上一些脚注——关于她所仅知的尼克·萨瓦斯，以及对于他和营救对象雅典娜·理查德双双失踪的忧虑。尽管重压之下的警方仍未确认早前发现的尸体身份。

林赛稍稍松了口气，至少她现在有东西交上去了。她把文本复制一份发给了主编，这会让他在她得到更具体的情况前先放过她。林赛收拾了一下，前去与当地的一些记者会面，祈祷着他们会说英语。

如果他们不会的话，我可就不管了！

三十五

德弗赫勋爵低头望着正在响的手机，有些犹豫不决。是那个人，可他要怎么跟他说呢？就直说吧。德弗赫深呼吸一口，拿起手机摁下了接听键。“喂？”

“我收到你的短信了，我想情况很严峻吧？”电话那头的人说道。

“比这要糟糕多了。他现在变得无法控制，得尽快解决掉。我们没有时间了。”

“我看到新闻了，他在哪儿？”

“我他妈的怎么知道，”德弗赫的声音听起来烦躁不安，手也微微颤动着，“但你我都明白他会去哪儿。”

“是的，威尼斯会展中心。”

“必须在他造成任何损失之前阻止他，你知道事情正处于紧要关头。”德弗赫提醒他。这与其说这是个命令，倒不如说个是紧张不安的请求。“如果他们先抓到了他，我就会被牵连进去——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

“如果你被牵连进去，我们都会遭殃的，这当然不能发生。我们本该在有机会的时候就阻止这三个人。”

德弗赫懊恼地叹了口气。当然，这个男人是对的。“我们必须在他发动袭击前抓到他。时间不多了，我们也许已经晚一步了。”

来电者仍然表现淡定、波澜不惊。他曾面临过更严峻的考验，处理好乔恩·斯蒂芬森对他而言不成问题。“他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们会解决他的。”

“你错了，看看他造成的骚乱吧，他甚至还躲过了狙击手的攻击。”德弗赫冷冷地答道。

“其他两个人呢？”

“他们不成问题，乔恩没有向他们透漏一丁点儿事情。”德弗赫答

道。

“真希望我能像你一样乐观，”谢米安·德沃金答道，“但你是对的，他们不成问题。”

德弗赫知道这个俄罗斯人意指什么。他明白德沃金不仅是个令人畏惧的男人，还是个遇佛杀佛的人。有那么一瞬间，德弗赫在想自己是否也包括其中。

林赛才不会这么轻易放弃，她又打给了威尼斯警察局新闻部。

“有关于那两具尸体身份的消息吗？”

“请问你是？”

“我说了，《爱尔兰时报》的林赛·米歇尔。”

“是你啊，”电话那头说道，“请等一等，别挂电话。”

我才不会呢。林赛坐在酒店大床边上，将笔记本摊开在腿上，不耐烦地等着。因为弗兰克要求她写出新闻稿子来，她几乎没怎么睡过觉，不过仍然动力十足。

“米歇尔小姐？”警官又拿起了电话。

“是的。”

“很抱歉，但我们还不能公开这些信息，至少在我们通知直系家属之前不能告诉您。”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我们说话的这会儿已经有同事在联系他们了。”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是本地人？”

电话那头犹豫了一下。“看起来是这样的。”他有些不情愿地承认了。

“所以他们不是——”

“不是，我可没有告诉你。这是不能公开的。两个死者都是男性，本地人，我只能说到这儿了。”

“这就够了，”林赛松了一口气，“非常感谢你的帮忙，祝你愉快。”

本地人的话就意味着尸体不是尼克和雅典娜，这正是林赛所担心的事情。虽然在这个节骨眼上林赛应该关心这桩新闻的，但她现在实在是对两个死者是贡多拉船夫的事实毫无兴趣，她也不关心两名死者都是后脑中枪身亡的。

在这个潮湿寒冷而又昏暗的陌生环境里，他紧紧地搂着她裸露的身体，神色不安地听着周遭的动静。除了潺潺的流水声，什么也听不见。他开始不再怀疑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他们不仅还活着，而且这儿只剩下了他们两人。

他轻轻推醒她，用手摩擦着她裸露的肩膀，试图促进她的血液循环。微弱的一声呻吟后，女子睁开了眼睛。

“你还好吧？”尼克的声音嘶哑而又疲倦。

他们被抛弃了，还被剥个精光锁在了这幢大楼的旧地下室里。虽然不想承认，但他欠奥卡拉汉一个人情。他曾在北爱尔兰街头打击奥卡拉汉，拆解他的那些炸弹，然而经历了那些年之后，这个爱尔兰人却是极力主张留下他一命的人。

“我想是的，”雅典娜说，“谢谢你。”

他站起身来才突然意识到自己也是裸着的，雅典娜飞快地移开了眼。“我们需要离开这儿。”

“我们需要一些衣服。”雅典娜低声说着，用手遮住身子，环顾了一番这个漆黑的房间。

尼克试着朝门下手，他不停地用右脚踢着门，还用肩膀去撞，不过似乎没什么效果。“肯定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用来打开门的。”他坚定地说道，完全忘了自己还赤身裸体的。天哪，我肯定她早就看光

了。

他在黑暗中胡乱摸索着，最终找到一条生锈的金属管子强行插入门和腐烂的门框之间。起初并没有成功，但在渐增的压力之下木架渐渐开裂，不过他们仍然没能逃出去。

“你觉得我们在哪儿呢？”雅典娜抬眼望向尼克，微微颤抖着。要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她或许还会多赞叹一会儿尼克居然还懂物理学知识。雅典娜想起罗伯特，重重地叹了口气。

尼克没有回答。多蠢的问题啊。他仍然继续跟那扇门奋斗着。他是失败了，但他可不喜欢失败。

三十六

辛妮德感觉好多了。圣保罗区的圣乔凡尼福音大学院旁边有座教堂，她在教堂后面的储物间里找到了几件旧衣服。

她不知道衣服的主人是谁，也不知道衣服为什么会在那里，大概是用于慈善捐助的东西吧。不过衣服现在属于她了，而且它们很合身。

穿好衣服，辛妮德走到外面的阳光下，紧张不安地眯着眼四处张望。弄清方向后，她漫无目的地出发了。她把头巾紧紧地裹起来，这绝不是为了时髦好看，只是因为它确实有助于掩饰她的身份。她毫无头绪，既没有目标也没有方向，只身一人在异国他乡飘荡。

她得找到谢默斯·奥卡拉汉，他是唯一亲密得甚至能理解她的人。他现在会去哪里？如果我是他，我会做些什么？尽可能离开这里，越远越好，就是这样！

她开始寻找车站的方向。这似乎是个合乎情理的举动。不一会儿她就来到了岸边，看着水上巴士在大运河上穿梭。一个倚着贡多拉船栏杆休息的船夫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羞怯地对他笑笑，走上前去：“我在找火车站，你能告诉我怎么走吗？”

船夫用蹩脚的英语回答了她。她没听懂对方的话，不过他朝自己的左侧比划着，于是她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发现了水上巴士站。“52、52。”他解释说。

“谢谢。”辛妮德强挤出一个微笑，然后走过去搭乘52路水上巴士。她又累又饿，能让她集中精力的只剩下决心了。

她想知道谢默斯是否还记得她，想知道他对自己是否还留有些许感觉，毕竟两人分手的时候并没有闹出什么不愉快。两人的恋爱关系或许很短暂，然而友情和同志之谊却更为深厚和长久。

那些年的时光很美好，是最美好的。但我还是想他死！

等她反应过来，人已经身处水上巴士站了。她走过售票厅，跨上

等候在旁的船只并在上层甲板上找到一个位置。没人注意到她，她也没理会别人。

我他妈的已经不存在了，是吗？

她本应该知道的，或许她有意让自己的大脑忘掉：现在她可是正被全城通缉。官方说法是，所有警察已经全体出动追捕她。看来他们的进展不怎么样，不过另一方面而言，警方早就忙得不可开交了。

谢默斯·奥卡拉汉本应该远走高飞了。此时此刻，从威尼斯发出的夜班火车大概已经抵达罗马火车站。他本应该走下火车，隐姓埋名开始另一种生活。可他没有。

相反，他倚在一家商店的门口，看着过往的行人，盘算着自己的下一步行动。

昨晚，他刚要登上火车，一大群警察就涌进了站台。他不知道警察是不是在找他，但他不能冒险，于是折身混进人群中，溜出了车站。

有那么一会儿，他的思绪飘向了阿克巴和斯蒂芬森。这两个混蛋有什么居心？他想，那个冰岛人很可能就要发动攻击了，不然的话就是死掉了。撇开其他不谈，这个家伙有的是胆子。

奥卡拉汉怀疑自己并不知道全部情况。斯蒂芬森显然不是单打独斗，他身怀巨款，当然，他事先拿出一部分钱交给了谢默斯，那是交易的条件之一。至于阿克巴？他明显跟所有人的目的不同，但他想坐收渔利这点毋庸置疑。如果那个冰岛人对此情况毫不起疑，那就是他的问题了。

奥卡拉汉还有许多事要做。他左顾右盼一番后，便大胆地沿着大街往回走，再度朝车站的方向出发。他的手漫不经心地插在口袋里，仿佛对这个世界满不在乎。

他们出去了，逃离了那个地下囚室。

意大利对外情报安全局的乔治·卡里帕里给他们拿来了衣物，现在他们身处一家离圣马可广场几百米远的政府机构内，在AISE的临时专案室中被温暖的空气包围着，同时也被盘问着事情的具体经过。

有人给尼克和雅典娜送上了浓咖啡和热乎乎的羊角面包，卡里帕里坐在两人对面，边上还有一个尚未被介绍过的女人。

“他们为什么没杀你们？”女人问。

卡里帕里目光严厉地瞪了她一眼，这才意识到彭菲拉·波提切利——这个被朋友昵称为彭彭的女人实在是迟钝而又不够圆滑得体。

“问得好，”尼克毫不迟疑地回道，“也许你能告诉我答案。”

“这个男人，奥卡拉汉，你以前跟他有过交情？”

“不能那么说。”尼克目光尖锐地盯向她，“他是爱尔兰共和军组织的顶级炸弹大师之一。不过既然你早就知道了，我就不废话了。”

彭彭扬起眉毛，向后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叠在她丰满的胸前。“我只是好奇，毕竟你们被关在总督宫那么长时间，一直跟这伙人待在一起。他们本来的目标是谁？你们有没有从他们的谈话里收集到什么信息？他们现在在哪儿？”

尼克迎上她冷冷的目光，“你认真的？”

雅典娜潸然泪下，“我的罗伯特死在那儿了，你们就只想着……”

卡里帕里扬起手，“好了……好了。我们也承受着多方压力。这些人很危险。他们已经杀了人，很可能他们还会再杀人。我们必须了解你们知道的一切。”

尼克把手放在桌子上，深呼吸一口气。他朝卡里帕里点点头。“能说的我们都说了，其他的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只能说，这些人的背景各不相同。我的意思是，一个爱尔兰人、一个冰岛人还有一个穆斯林会有什么共同点？查清这个问题，或许你就能找出答案。”

“也许吧，”卡里帕里沮丧不已，“这事儿完全没有逻辑。合理推测

一下吧，你觉得他们此番来威尼斯的目标是什么？”

“他们可能袭击的就只有气候变化大会，”尼克说，“我所了解的只有那个爱尔兰人，他在国内可是到处被通缉。把他带回去接受英国的法律制裁这个想法或许太天真了，不过还是值得一试的。别的不说，至少我们救了这个可怜的女人。”他补充道，伸出胳膊揽住雅典娜。

卡里帕里点点头，瞪了一眼彭彭。她强挤出一个微笑，转向雅典娜：“对不起，我知道你经历了很多事，但这是我们的工作，如果我们没处理好，相信还会有更多人死去。这些人……这些恐怖分子……都带着不明企图留在我们的城市里，我们必须查清楚，时间不等人。”

“不管怎么样，”尼克说，“直觉告诉我奥卡拉汉不过是个雇来的帮手，他在冰岛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无聊疯了，这也是他遇见那个男人的地方，而正是这个男人将所有人串在了一起。依我所见，他很有可能早就逃掉了。”

卡里帕里摇了摇头。“我们监视着所有离开威尼斯的线路，他肯定还在这里，他们肯定还在威尼斯。该死的，要是我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就好了。”

阿克巴登上了可以载他穿过潟湖的巴士，前往位于利多岛的威尼斯会展中心，更确切地说，是德班大酒店。

他遥望湖面，唇边浮现出一丝微笑，深陷的双眼闪烁着光芒，脊柱下方传来一阵期冀的刺痛。

希望阿拉真神能够保佑他。

三十七

挪威燃油部部长的助手以及挪威驻俄罗斯特使的私人秘书，都代表本国来到威尼斯参加气候变化大会。

此举并非全无挑战，然而经过全盘考虑、衡量利弊之后，他们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他们决不能放任俄罗斯隐瞒真相。这是最高级别的边缘政策，而且这次的赌注过于巨大，他们所能做的只有按照原计划行动，并且是越快越好。

“我都担心死了。”艾德已年近六十，正当他处于外交和政治生涯的巅峰之际，孩子们长大成人，留下他跟需要照顾的患病妻子独守空巢。

“我们做的事在别人看来，怎么说来着，某种程度上不够道德。但我坚信我们没有其他选择了。”埃里克·尤尔争辩道。他身材高挑瘦削，是个单身汉。很多人都以为他是同性恋，只不过还没出柜。“我们既没有抗争的资本，也没有政治上的靠山……”

“也没有支持者，”艾德突然插话，“是，我知道，可我还是担心死了。”

“我喜欢温特伯顿，我觉得他是个言而有信的人，还有施耐德。至于提摩西爵士……我有点儿拿不准。不过，我们还是能跟这些人做做交易的。这对挪威有好处。”

“那德弗赫呢？”艾德问道，“我不信任这个人，虽然我们只见过几次，但我觉得他太……太奸诈。”

尤尔疲倦地叹了一口气，穿过房间走到酒柜前。他转身问艾德：“来杯雪利酒？”

“伏特加，不加冰。”

两人端着酒杯坐在窗前桌旁的扶手椅上，越过草坪遥望着亚德里亚海的远处，一个远离他们挚爱的祖国的世界。

“那么，”艾德说，“假如我们这边能达成协议的话，你打算怎么成

事？”

“首先，我们必须赢得法院的支持，然后赶走俄罗斯人，还要尽快采取行动，确保开采活动的进行，大家都知道那底下有石油，而且很快这个消息将排除异议得到证实……”

艾德微笑着抿了一口伏特加，“是的，那将令挪威变得非常富有……”

“当然，我们也是。”尤尔举起他的雪利酒补充道。

“如果我们能拉拢亚林的话。”

亚林·艾吉尔森是能源与环境部长，所有的决定性文件都需要他的签名。

“这不成问题，”尤尔一副信心十足的模样，“他比我们更需要钱。”

艾德叹了口气阖上眼，把酒杯放在左膝上。“天啊，我们怎么会揽上这些事？”

“因为我们热爱祖国。”尤尔干巴巴地回答，言语中带着一丝自嘲。“说白了，就是为了保全自己。”

在全球经济萎靡的情况下，只有挪威因石油工业而免于破产。这个残酷的事实说明了挪威的众多工业全都依赖于石油产业。没有石油，挪威很可能无法生存。

挪威是世界第三大石油出口国和第七大石油生产国，其大陆架延伸至北海、挪威海以及巴伦支海，国家大部分石油储备都位于此。这个国家现正处于危机之中，急需挖掘及发展新的资源。而且随着由于现有油田的迅速枯竭，这个需求愈发迫切。

没人比他们更清楚这个事实，他们自己坚信，挪威燃油部部长和能源与环境部长一定会鼎力支持。

“可我知道我们该怎么安抚环境保护游说团呢？”艾德懊丧而又烦躁地摇摇头。

尤尔向同伴投去焦急的目光，“现在可不是泄气的时候！”他斥道，“我们已经走到这步，没法回头了。”

乔恩·斯蒂芬森用片刻时间辨明了自身方位，迅速朝目标走去。尽管没有人支持他，但他不顾德弗赫的顾虑，坚持要贯彻本来的目标。

半小时前，他从利多岛北部一个较为孤寂无人的沙滩悄悄上岸，此刻正朝着内陆前进。德班大酒店及其附近的会展中心不远处小巷众多，挤满了闲逛的外国游客以及与会代表团，他打算混入其中。

他告诉自己，秘诀在于要表现得很正常，行为举止好像全世界都跟他没关系一样，没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只是单纯地看看周遭的风景。一星半点儿犹豫、踌躇或是恐惧都会令最散漫的保安起疑。

没过多久他就到达了会展中心。乔恩·斯蒂芬森迅速确定了接待区的位置，拿起日程表，那上面印着为期五天的大会期间各种各样的会议时段。三点钟有一场主题演讲，简直是制造烟幕弹以扰乱视听的完美条件。

不知为什么，阿克巴的内心忐忑不安。前一天他靠近德班大酒店时也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虽然时值秋季，但天气和煦，几乎没什么风。右边不远处传来波浪拍打海岸还有小孩子嬉戏玩耍的声音，并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

但他仍然感到不自在，也许是因为想得太多接下来会发生的事吧。这本是个赴死的好日子，但他为什么这样心神不宁呢？这个问题困扰着阿克巴。有些事情不太对劲，但他却不知道是什么。

毫无预兆的，阿克巴恍然大悟——那个冰岛人就站在他跟前几码开外之处！该死的乔恩·斯蒂芬森！

三十八

奥卡拉汉安静地站在站台上等待检票。他左右环顾一番，松了口气。再过几分钟，带他逃离此地的火车就要进站了。

他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将会如何，他也不太在乎，反正总会有新的任务。国内的新一轮斗争正蓄势待发，他们需要他，需要他为斗争出力。

他倚墙而立，看着站台上焦急等待列车的人们。一抹扭曲的笑容浮现在唇边，他斜仰起头，阖上双眼。有那么一瞬间，他想知道自己的狐朋狗友们此刻正在干些什么。

“谢默斯！”

他起初没听见。

“该死的谢默斯·奥卡拉汉！”

他飞快地扫视攒动的人群，却没看见认识的人。他迅速转身离开，心脏剧烈地跳动着，眼睛胡乱地四处张望。

辛妮德·奥博尔拦住他的去路，他一下子刹不住脚步径直撞入她怀里，两个人摔倒在地，惹来路人的围观。

“我认识你吗？”谢默斯喘着气挣扎着站起来，向辛妮德伸出一只手。她抓住他的手站起身来。他盯着她的眼睛，恍然大悟。“我他妈的真难以相信！”

“最好是，”辛妮德望着他，“我需要帮助。”

谢默斯看了一眼周围，这儿的人太多了。“我们快离开这里。”他说着，拉着辛妮德就走。

开往罗马的火车抵达时，两人已经离开了车站。对威尼斯来说，这个爱尔兰人可真是阴魂不散。

尼克瘫倒在宾馆的床上，茫然地盯着装潢华丽的天花板，手机铃

声恰好响起，打断了他的思绪。

“我想应该通知你一声，有人在利多岛发现他们的行踪了。”

“你是？”尼克弹了起来，耳朵紧贴着手机。

“林赛，林赛·迈克尔，那个记者。还记得我吗？”

“你怎么知道这个号码的？”

电话那头停顿片刻。“抱歉，”林赛答道，“一个优秀的记者绝不会暴露自己的线人。别管了，重点是你听见我的话了吗？”

尼克翻身下床，急躁地回了一句：“再说一遍。”

“他们在利多岛，我觉得你也许想知道。”

“谁？”

“躲在总督府的那些人。”

“奥卡拉汉？”

“不知道，只有两个人。”

“你怎么知道的？”

“我说过了，不能告诉你。相信我，我正在赶过去的路上。”

“谢谢。”尼克不情愿地说着，挂断了电话。

他站起来走到卧室窗前，看着通往利多岛的潟湖。“妈的。”他嘀咕着，弯腰穿上靴子，然后从梳妆台前的椅背上拿过外套。

走下通向酒店大堂的楼梯时，他按下了卡里帕里的号码，等待电话接通。“有什么新情况吗？”他问。

“我们还没找到你的朋友，如果你想问这个的话。”卡里帕里正站在一架私人水上计程车的甲板上。

“利多岛发生什么事了？”

“我正往那里赶呢，”卡里帕里说，“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据报有人在岛上的会展中心附近发现两名恐怖分子，但消息还没得到证

实。”

“来源？”

“匿名。”

“很好。”

“我们不能忽视这个消息。现在具体情况还不清楚，我建议你应该过来一趟。”

“我已经在路上了。”

林赛本人或许不知道，此刻她所乘坐的水上巴士就跟在AISE长官的私人汽艇的正后方。一想到即将面对的事情，她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与她同行的还有一群兴奋不已的记者，他们满心希望水上巴士能快些穿过这波浪起伏的湖泊抵达终点。他们可不想错过任何东西。

“你确定消息可靠吗？”林赛问道。来自《每日电讯》的年轻记者看着她。看样子，他的年纪不会超过二十岁。“没理由不信。”

“消息来源？”

“当地的特约记者，”他露出笑容，环视一番比自己资深许多的同伴们，又补上一句，“经验比我丰富多了。”

“我也认识那家伙。”《每日邮报》的记者是个头发斑白的男人，戴着眼镜，身材相当圆润，林赛猜他大概是喝了太多的上等红酒。他身上有一股慈父般的气质，让林赛感到十分放心可靠。“我们以前也用他，从没让人失望过。据说他能接触到警方的高层。我们可不常收到这种媒体界的热门消息。”

“那太好了，”林赛答道，“以前有过白忙一场的时候。”

“谁不是呢。”《每日邮报》的人说罢，大笑了一阵。他遥望水面，发现就快到利多岛了。“我们只能在那儿待一会儿，所以大伙互

相关照。别搞什么个人英雄主义！”

德弗赫不能离开。他必须亲眼目睹事情的进展，必须亲身见证并确保所有细节做得滴水不漏。于是此刻他站在威尼斯会展中心的前厅，观察着、等待着。

即使他的眼神像几年前一样敏锐，也不可能留意到那个冰岛人的到来。

乔恩·斯蒂芬森站在几码远的地方，看了一下手表上的时间：两点过几分，再过不到一小时，大会代表团将会聚集在主题演讲场地。

他抬头的时候，阿克巴·巴扎兹就在那里，看上去焦虑不安——两人的目光相遇了。

斯蒂芬森朝阿克巴走去，一群西装革履的男人迎面走来，没注意到他的存在。其中一人不小心撞上他，停下来向他道歉后又回到了那群人当中。斯蒂芬森平复了一下再度寻找阿克巴之时，他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该死的他到底想干什么？

斯蒂芬森压抑住心中升起的恐慌。控制一下。他做了个深呼吸，四处环顾一番，却未发现阿克巴的踪迹。时间紧迫，不能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乔恩决定不再管他，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他整理了一下背后的帆布背包转身离开，殊不知德弗赫就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德弗赫在他身呼喊，随后猛然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十分愚蠢，便转身匆匆忙忙地朝相反的方向走去。

德弗赫汗流浹背。希望那个俄罗斯人知道他自己正在做什么，否则他的人生就毁于一旦了。

三十九

会展中心主会堂侧面的房间里，威尔·金正在主持环保游说团的特殊会议，探讨接下来的策略，这次会议只有十一人与会。

他转向苏珊·斯迈雷，一边摇头一边用口型说着只有她能看懂的话：一旦事态发展到了紧要关头，还不是他妈的一样。他本以为会得到更多支持，但那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俗话说得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威尔刚要发言，门就开了。一个男人走进来在后面的位置坐下，看上去似乎有些面熟。他们四目相对，陌生人对着威尔微笑，双臂交叠在胸前，靠在椅背上。他以前来过这里。

“好了，”威尔开口，“我想你们都知道一些科学家现在开始质疑全球变暖的威胁性，而实际上这仍然是个问题，但这些质疑并不是我们……”

“没错。”陌生人用浑厚的声音打断道。

威尔盯着他，点点头：“是的，我们不是来讨论他们评论的优劣之处，我们是……”

“或许我们应该讨论一下，”听众席前排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嚷道，“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有政府间专家委员会的学术权威称全球气候变暖的说法并不可信。”

“那有可能，”威尔突然插话，“但请允许我提醒你，我们这里是来阻止对北极圈的进一步开采，因为那会导致一场环境的浩劫，跟全球变暖没什么关系。”

“请见谅，不过这可是气候变化大会，”女人反驳道，此刻她已经站了起来，“我们都被骗了，承认吧，根本不存在全球变暖，根本……”

“抱歉，”威尔恼怒地提高音量，“那不是今天讨论的主题……”

“这个问题是掩盖不住的。”女人争论不休。

另一个男人站起来：“我同意。我就是来探讨全球变暖问题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最新研究显示，那只是各国政府策划的一场庞大骗局……”

“……21世纪的新教，”观众中的另一个人吵闹着，“知道吗？这类研究许多都是以世界各地气象站的数据为基础的，那些数据并不可靠。我来自罗马，你们猜我们的气象站建在哪儿？被废气污染的机场，空气中满是飞机排出的热乎乎废气，所以天气读数能有多准确？”

“没错！”女人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我曾看过文章说近一千年来，至少存在过两段所谓的全球变暖时期，那只是自然循环的一部分而已，跟人类无关。”

威尔沉重地叹了一口气，抬起双手：“好了、好了。你们的发言都很有趣，不过我们手头还有迫在眉睫的任务，别再跑题了。我们得找到一个肯倾听我们呼声的人，一个能帮助我们为拯救北极而抗争的人。关于全球变暖的议题的确很重要，但那不是今天的重点。”

坐在后面位置的陌生人站起来鼓掌：“我百分之百赞同你。”

“很高兴听到这样的话，”威尔说，“我认识你吗？”

“我觉得你不认识，先生。”那个挪威人微笑着回答。

卡洛斯·里佐又迎来了另一个平凡的日子。他喜欢自己这份礼宾经理的工作，这份工作收入丰厚，而且人们也很尊重他。他值班时会看到许多名人政要出出入入，大部分人都对他的服务点头认可，还会对他报以微笑，而有钱人付起小费来也十分大方。

他来报到时酒店大堂里熙攘喧闹，许多客人刚刚吃完午饭，还有些人在接待处排队等候退房，而剩下的人则耐心地等着登记入住。他一穿好制服，就去开始工作了。

卡洛斯朝大厅对面的一个漂亮的接待员笑了笑，对方也友好地挥手回应了他，她总是这么做。如果他年轻几岁，生一头好点儿的头

发，或许还能有机会。而他现在已经为人祖父了，那些日子不过是遥远的记忆罢了。

他在电梯前停下，按下按钮退了一步，抱着胳膊等着。

阿克巴·巴扎兹整理好身后的帆布背包，匆匆穿过喧闹的大堂，小心翼翼地 from 客人中穿过。他来到卡洛斯身后，排在队伍后面等候电梯。

电梯抵达后，站在队首的绅士，卡洛斯，走到一旁，让另外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先行。等所有人都走进电梯，他才跟进去。

“几楼？”他环顾四周问道。

“三楼，谢谢。”女人说。

“我们去二楼。”其中一个男人停下与商业伙伴的谈话。

卡洛斯摁下按钮，透过人群看向阿克巴。“您呢，先生？”

“我随便。”穆斯林回答。

电梯上行。两个商人在二楼走了出去，随后电梯升上三楼，女人也出去了。

“我要去地下，”卡洛斯解释道，“您呢？”

“我也是，”阿克巴掏出手枪，“摁按钮吧。”

四十

德班大酒店四楼的私人会议室里，尼尔斯·艾德、埃里克·尤尔与提摩西·贝德福德爵士、汤玛斯·温特伯顿、芬恩·施耐德先生以及看上去紧张不安的巴兹尔·德弗赫勋爵，陷入了焦灼的谈判之中。

众人跟前的桌子上摊着一张北极圈地图，尼尔斯·艾德站在中间指着旧地图上的某一点，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他的身上。

“我之前解释过这里是罗蒙诺索夫海岭。第一眼看上去，人们会认为它延伸它过极点，直至俄罗斯大陆架，不过其实它的范围还延伸到这里、还有这里，”他解释着，其他人的视线跟随他的手指转动，“加拿大和格陵兰岛。”

“但是没到挪威。”温特伯顿补充道。与其说他在提问，倒不如说他在陈述一个事实。

尼尔斯·艾德看向桌子对面，笑着对温特伯顿说：“我跟你说过，事情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他转头问埃里克·尤尔，“埃里克，你愿意来解释一下吗？”

埃里克清清嗓子，检查了一番他的近视眼镜，把手搭在桌子上。“1948年，一个名叫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的俄罗斯人发现了罗蒙诺索夫海岭，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内容。就像尼尔斯说的，其他国家也跟俄罗斯一样，声称那是他们国家的领土。然而……”为了制造效果，他停顿了一下，指向北极点南部的一小块群岛。

温特伯顿和他的同伴们看看地图，又看看埃里克，脸上露出了疑惑的神情。

“这是斯瓦尔巴特群岛，”埃里克解释道，“你们可以看到，它位于挪威大陆和北极点之间，包含了从北纬74°到81°和东经10°到35°之间的众多岛屿。这片群岛是挪威最北边的领土，其中有三个岛屿存在常住人口——斯匹茨卑尔根岛、熊岛以及希望岛，最大的聚居地是朗伊尔城。”

他继续说到在1920年，《斯匹茨卑尔根条约》承认了挪威对斯瓦

尔巴特群岛所有权，而1925年的《斯瓦尔巴特法案》则令该群岛正式成为挪威王国不可分割的部分。

“不足为奇，斯瓦尔巴特的官方语言是挪威语。”埃里克露出微笑。

“很有趣，”提摩西爵士插嘴道，“可你想表达什么？”

“这样的话，依照《斯匹茨卑尔根条约》，斯瓦尔巴特群岛的公民乃至挪威本身，有权开采斯瓦尔巴特群岛的矿藏和其他自然资源，目前那里有三处可使用的煤矿。”

“真是好消息，”汤玛斯嘟囔着，“这跟石油有什么关系？”

埃里克环视一番桌旁的众人。他本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上几个小时，但他意识到自己必须长话短说。

“1963年到1994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斯瓦尔巴特群岛钻出了约莫十七处石油矿井，其中大部分都有天然气存在的迹象，同时还有少量的石油储量。这些虽然无关紧要，但正是这些发现使我们不光发掘斯瓦尔巴特群岛，还勘测了群岛周围可辨识的大陆架，庆幸的是，那也属于我们国家，从这里到这里。”

众人的目光随着埃里克的手指，从斯瓦尔巴特群岛一路穿越北极点，落在截止到2005年以来一直被冰层覆盖的俄罗斯争议区——罗蒙诺索夫海岭。

“提醒各位，《海洋法》规定，”尼尔斯·艾德向前一步，打断道，“任何国家，只要能够证明争议地区是其领土大陆架的一部分，该国家即可要求将领土向外延伸350海里。”

他稍作停顿让听众消化这段陈述，然而看着众人茫然的眼神，他决定进一步解释。

“毫无疑问，斯瓦尔巴特属于挪威，而罗蒙诺索夫海岭的这个部分恰好坐落在距离斯瓦尔巴特群岛海岸线320海里的地方。也就是说，它位于挪威属地范围内。底下的石油是我们的，先生们！”

埃里克又清了清嗓子，咧嘴笑道，“就在昨天，我们得知裁决将会

倾向于我方，为十张开采许可证的批放扫清了障碍。那么，你们想要吗？”

“俄罗斯人会同意？”提摩西爵士问道。

“他们可能会上诉，但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有十足的把握。”埃里克显得信心十足。

“你确定？”

“相信我吧，除非从现在到下个礼拜开庭这段时间里有戏剧性的转折。”

温特伯顿感到筋疲力尽。“我要喝一杯。”他最后说道。

提摩西爵士走向出口去吧台点香槟，就在此时，一阵猛烈的爆炸气流冲破了门窗。

奥卡拉汉听见了爆炸声——那声音对他而言再熟悉不过了。辛妮德抬眼看他，试图和他对视。

“有炸弹爆炸了，”他说，“我们得离开这里。”

他们坐在一家滨水餐厅的露天座位上，从这里可以俯瞰紧挨着罗马广场巴士站的大运河。辛妮德正在跟对方讲述自从上次在爱尔兰不期而遇后，自己的人生里他错过的那些瞬间，而奥卡拉汉跟她说的却不多。

他站起来往桌子上扔了几张欧元，等着辛妮德起身。

“去哪儿？”她一边问一边跟着他走到大街。

“哪儿都行，只是别待在这里。”他朝巴士站的方向走去。

辛妮德抓住他的手，让他转身。“听着，”她说，“如果你不想我跟着，我能理解。他们正在到处找我，我只会变成你的包袱。”

谢默斯看着她的眼睛笑了。“他们正在找咱们俩，”他说，“别说傻话了，我们一起离开这里，走吧。”

他牵起她的手，爆炸声在两人身后渐渐隐去。辛妮德走在他身旁，忍着没有掉下眼泪。

“你觉得发生什么事了？”过一会儿，她问道。

“该死的乔恩，”他咕哝着，“他在做事。”

“你究竟是怎么跟他混到一起的？”

“我跟你说过了，说来话长。”谢默斯说，“我有他想要的东西，报酬也很不错，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

辛妮德一言不发，努力跟上他的脚步。两人转过一个拐角看见挤满了人的巴士终点站，经过一间报刊亭——

“妈的，”奥卡拉汉突然抓紧了辛妮德的手，“快，这边。”

他们迅速逃离终点站，飞快跑到水岸边，登上了他们见到的第一辆水上巴士。

“我都说了，我是个麻烦。”辛妮德哭喊着。她的决心动摇了，或许自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恨他，也不该那么恨他……“所有的报纸上都有我的样子，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抓到我。你的情况已经够糟了，别跟我一起被抓，快走吧。”

她想把他推下船，可是他太强壮了。“我们要在一起，好吗？我是认真的。”

她紧紧抱住他。

你为什么要让事情变得这么艰难？

“好。”她低声说。

奥卡拉汉抬头看着巴士航线——终点站是利多岛。

四十一

爆炸的声音响彻空中时，林赛正跟《每日邮报》的男人一起快步走下水上巴士，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那团直冲天际的浓烟。

“见鬼了！”那个《每日邮报》的男人惊呼一声，抓紧了林赛的左臂，“咱们走。”

林赛深吸一口气以平复自己紧张的情绪，迅速跟着一行记者沿着马路走向事故现场，直到警方匆忙拉起的警戒线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禁止向前！”一名警官嚷道，将右手放在腰间的手枪上。

“我们是记者，哪里爆炸了？”《每日电讯》的记者亮出了证件，“我们得过去。”

警官回头看看马路，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烟雾差不多消散了。“你们得等等，我们得先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林赛急躁地叹着气，转头对《每日邮报》的记者耸耸肩。就在这时她看见了尼克·萨瓦斯，连忙跑到他旁边。“发生什么事了？”她盯着他的眼睛问道。

他看看她，然后摇摇头。“你才是记者，你来告诉我。”他走向警戒线，亮出证件。

那名警官挥手示意他可以通过，林赛一把抓住他的手，笑着跟警官说自己跟尼克是一起的，尼克没说话。警官翻翻眼珠，转身离开了。

“谢谢，”林赛放开尼克的手，“欠你一个人情。”

乔治·卡里帕里已经抵达现场——一家离会展中心仅几码远的繁忙餐馆。这简直是场大屠杀，尸体碎块到处都是，而幸存的人浑身是血，痛苦地哀嚎着，在恐惧中茫然失措，一时间局面混乱不堪。

“我们需要医务人员，大量医务人员。快！”乔治对着手机大

吼，“这是重大恐怖袭击事件。”

接下来大约三十多分钟的时间里，他努力想把事件的状况拼凑完整。

医疗船队陆续抵达岛屿，医疗人员抬着担架冲进被警方隔离的事故现场，偶尔可以听到三架军用飞机在上方盘旋，观察下方进展的同时，也监视着任何离开利多岛的船只。制造事件的恐怖分子一定还在附近。

尼克设法在一片混乱中找到了卡里帕里。“这绝对不是奥卡拉汉干的，我敢对我母亲的坟头起誓，”他一边观察废墟中展开的搜索营救行动，一边说，“知道伤亡人数吗？”

卡里帕里为难地摇摇头。“至少也有两位数。”他只说了这句话，转头看着医疗小队在前门的废墟里又奋力解救了一个生命。“那个美国女人呢？”他随即问道。

“不在这儿。”尼克回答，“她回酒店了，还在休息。我想她姐姐正搭飞机赶来把她接回家。需要我做些什么？”

“帮我们找到做出这种事的那群混蛋。”

从爆炸餐馆逃出来的幸存者正在拂去身上的灰尘，清理皮肤上的伤口和血迹，乔恩·斯蒂芬森也身处其中，奋力向着相反方向挤去。

到达人群外缘后他才停下脚步，久久未语，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阿克巴。

阿克巴听见爆炸声时正在酒店地下室里。时间刚刚好，他露出笑容。现在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其他地方，他可以顺利地进行任务了。

他翻过尸体，低头看着礼宾经理的咽喉，自己割下的伤口仍然汩汩地流着鲜血。阿克巴把尸体拖到锅炉房后别人看不到的地方，然后返回员工储物柜，伸手打开柜子拿出卡洛斯刚刚洗好熨平的黑色制服。他走到更衣室去洗净手上的血迹，刮干净胡子，将头发梳理整

齐，穿上了刚刚到手的制服。

上衣的肩膀处有些紧，裤子的腰围又太肥了，只能系上腰带解决问题；亮闪闪的黑皮鞋码数太大，不过还是能穿的。他站直身体，戴上礼宾经理那顶吊有金色穗带的帽子，这真是合适极了。阿克巴对着镜子检查一番仪容，朝自己点了点头，转身离开。

阿克巴把旧衣服塞在空荡荡的储物柜里，关上门然后乘坐电梯前往四楼，他走进走廊深处，敲了敲409号的房门。

房门立刻打开了，他被迎了进去。

乔恩·斯蒂芬森离开爆炸现场，返回了会展中心，那里的一部分被当成了临时停尸间。他不知道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十七具尸体被运送进来。

他没听见枪声，却感到子弹擦过肩膀时产生的灼痛，整个人猛然被掀翻在地。他翻过身，匍匐着爬到一丛灌木后面，然后坐直身体。

他努力想要确定枪手的位置，但是对置身于一一片混乱中的他来说，那几乎不可能。

“你没事吧，伙计？”

乔恩抬头看着那英国人，点点头。

来者弯腰检查乔恩的肩膀。

乔恩拍开男人的手：“没事，只是被爆炸碎片擦了一下，死不了。”

“我就是问问而已。”英国人答道。他站直了身子正要转身离开，子弹就打穿了他的左半边脑袋。冲击力将他掀翻在地，脸朝下倒进了灌木丛。

站在旁边的女人发出了一声长长的、惊恐的尖叫，其他人闻声朝她这边跑来。他们看到此情此景全都四散逃去。与此同时，乔恩也飞奔出去。有人躲在暗处想杀掉他。他踉跄着跑进会展中心，坐在空荡

荡的接待处前方的地上，整理自己的思绪。

大街对面一栋旧仓库的屋顶上，狙击手拆开他的武器，把零件装进手提箱，然后沿着破碎的瓦片爬行，走下后面的消防梯。

混乱的人群里，没人看到他离开。

四十二

阿克巴坐在床边男人看着整理炸药。男人穿着一身休闲的牛仔褲和T恤衫，抬眼冲他微笑。“你该准备了。”

阿克巴点点头。“我已经等待这一刻很久了，今天将是美好的一天。”他说着站起身。

阿克巴走进浴室牢牢拴好身后的门，然后脱光衣服。他满意地看着镜中的自己，打开淋浴隔间的门走进去，将冷水阀一拧到底。洗好澡后，他擦干身体，再次穿上礼宾经理的衣服，回到卧室。

男人已经整理好了。

“我准备好了，”阿克巴低头看着炸药。

“你一定能当个完美的礼宾员，我的朋友。”男人说。

“来世吧。”阿克巴回答。

敲门声吓了他一跳。他努力按捺住恐慌感，男人走上前，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以示安抚。“放松点儿，”他说，然后走过去打开门。“是萨利姆。”

“他准备好了吗？”萨利姆看了一眼房间里的阿克巴，问道。

“是的。”

“很好。”萨利姆精心打扮过，穿着一套细条纹西装，配着敞开领口的白色衬衫和锃亮的黑色皮鞋。“我会把阿利亚叫来试衣服。然后我会回到我们的总统身边。这段时间里你可以读读那个，它能够巩固你的决心。”

“我不需要巩固决心。”阿克巴回答。萨利姆走了以后，他拿起报纸看到了令他不悦的消息。

总之，家乡的生活变得更加令人无法忍受，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却误以为在将来情况能得以改善，以为新的希望会再度来临。有一段日子里，事情看起来似乎是那样的，可那已经是现在的政体夺权以前

的事了。

不管有多少来自美国及英国等地的国外援助，这个国家都无法阻止迫害人民的人。就像几年前，监狱里重新挤满了律师、人权主义者，还有其他企图让社会恢复正常的人。

随着电台和电视主持人被殴打伤害，媒体的言论自由再次被限制。编辑和记者身陷囹圄，而街头那些敢于抗议的普通男女都被毒打或强暴。

这是一个陷入混乱的国度，阿克巴感到痛彻心扉。

他向天祈祷，自己即将要去做的事情最终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现状。

广播通知乘客，由于利多岛的突发事件，水上巴士将会改道。这正合谢默斯与辛妮德的心意，他们可不想跳到火坑里去。

水上巴士将停在圣乔治，不过对两人来说这毫无意义。事实上，圣乔治·马焦雷岛是潟湖里距离市中心最近的岛屿，它是帕拉迪诺修道院的所在地，修道院里的钟楼高耸直入威尼斯的天际，可以俯瞰城市周围的全景。

抵达终点后，广播建议乘客在码头周围等候即将到来的82号水上巴士，它将载众人穿过潟湖去往圣撒迦利亚。其附近的总督宫的围攻事件结束后，此地现已重新开放。

辛妮德正打算跟着其他乘客走下船去，奥卡拉汉把她拉了回来。

“你疯了吗？我不能回到那里去。”

辛妮德望着他。“当然不，”她说，“你看我到底在想什么，那现在怎么办？”

“我们待在船上。”他环视一番船上，留意到船尾有两名船员，年纪都不大，外加前面的一名中年驾驶员，除此以外其他人都已下船。他转身对辛妮德说：“待在这儿。”然后走下甲板，进入驾驶室。

驾驶员看到他走近，却没看见手枪，直到对方用枪指着他。

“按我说的做，没人会受伤，”奥卡拉汉说，“告诉你的人准备起程。”

“你他妈在干嘛？”辛妮德呵斥着出现在他身后。“你以为我们的情况还不够糟吗？”

奥卡拉汉推开她。“小点儿声。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看都没看她一眼，“好了，咱们走吧。”他用手枪顶着驾驶员的腹部。

这个船员也许感到惊慌害怕，但他没有表现出来。相反，他平静地打开对讲机，沉着地通知船员解开缆绳。他发动了引擎，看着谢默斯的眼睛。“去哪儿？”

“我会告诉你的。”奥卡拉汉说道。汽艇离开码头，驶向潟湖中心。

好奇心驱使两名年轻的船员走进驾驶室。奥卡拉汉知道他们的到来，因为辛妮德提醒了他。他调转枪头对着他们。“现在听我的命令，”他低声咆哮着，“按我说的做，没人会受伤。能做到吗？”

两个小伙子紧紧盯着手枪，都点点头。他们还不想死。

“有绳子吗？”奥卡拉汉问那个高一些的男孩。男孩点点头，眼睛依然盯着手枪。“在哪儿？”男孩指了指驾驶室后面的一捆绳子。“把他们绑起来。”谢默斯对辛妮德说。“双手反绑。”

“你打算怎么办？”辛妮德一边忙一边问道。

“正想着呢。”奥卡拉汉答道，眼睛扫过他的帆布背包，那里面还剩下些炸药和雷管。

二十九年来，阿朗索·塞瑟多提一直困在轮椅上。除电视外，他了解世界的途径就是心爱的笔记本电脑，这是一台高端机型的电脑，带有各种高科技的花哨功能，除了不能帮他冲咖啡之外能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不久之前，他刚刚登录了他最常浏览的网站之一，点击网络摄像头的链接之后，他径直接入了纽约时代广场。然而他很快就腻烦了，没过几分钟就切换到威尼斯。

他摆弄着摄像网络，看着大运河上来往穿梭的贡多拉、在圣马可广场游玩的游客、还有载着乘客去往下一站旅程的水上巴士。

而后，他差点儿从椅子上摔下来。

“这他妈的究竟是…… 1”他惊呼一声。

他把隔壁房间的父亲叫过来，打开笔记本，指着屏幕上的场面。

“我们得告诉别人 2。”他说。

爆炸中止了会议，两个挪威人返回了他们在岛屿尽头租住的公寓，而德弗赫勋爵则跑去调查爆炸事故，只留下提摩西爵士和其他人商讨合同的细节。

“我不知道，”温特伯顿叹了口气，“他们过于急进，而且不能给我们百分之百的保证。我们必须知道俄罗斯人会作何反应，在此之前我不会签署任何文件。”

“那可能就太迟了。”施耐德争辩道，又从雕花玻璃酒瓶里倒了一杯白兰地。“我们该怎么解释？”

提摩西爵士走到窗前，目光越过三个山顶落在发生爆炸的方向。“你觉得其中有联系吗？”

温特伯顿疑惑地看看他：“跟什么有联系？”

“爆炸。”

“当然不，”温特伯顿回答，“怎么会呢？”

提摩西爵士摇摇头。“只是个想法而已，”他说，“总而言之，我们该怎么办？该怎么跟国内的股东们说？”

“就说一切按计划进行，准备好钱，我们会叫人把钻机设备运到北

极圈去。就这么说。”温特伯顿语气不太确定。

“保养钻井每天要花费近三十万美元，我们最好他妈的保证这个事情十拿九稳。”提摩西爵士说道，他的话引起了温特伯顿的主意。

“钻井设备现在在哪儿？”施耐德问。

“北海，”温特伯顿答道，“运到北极圈大概要几周时间。”

“那么我们现在就表态吗？还是等到下周法庭裁决之后？如果有人上诉怎么办？如果俄罗斯人插手了怎么办？如果庭辩推迟了怎么办？如果我们现在表态，然后整件事流产了，我们将损失一大笔钱。”提摩西爵士不禁出言告诫。

“你也听到他们说的话了，俄罗斯人没什么理据。他们拿不出上诉的论点，即便有，也不过是拖延的策略罢了。”温特伯顿试图像说服房间里所有人一样，想要说服自己。

“那也会让我们损失不少钱。”提摩西爵士重申。

“听着，”听过争辩后施耐德插了进来，“我们都知道这是一项高风险高回报的合作。还是老样子，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计划，而且动作要快。钻井设备什么时候能到位？”

众人看着他，幡然顿悟。

“下周，”温特伯顿说，“下周。”

“深海钻探设备很难弄到，可能性非常低。我们必须马上表态。”施耐德推断道，“打电话给伦敦那边，咱们行动起来吧。”

就在这时，门被撞开了，一支枪筒对着他们。

“跪下，先生们！手放在脑后。”

“你是谁？”施耐德先生又惊又疑地低声吼道。

“我们以挪威政府的名义行事。”意大利安全专员说道。

1 此处原文为意大利语 *Cosa diavolo*

2 此处原文为意大利语 *Abbiamo bisogno di dire a qualcuno*

四十三

尼克坐在会展中心后面的临时专案室里，按下一串号码。他把手机放在耳边，等待电话接通。

“你还好吗？”他问。

雅典娜笑了。“我现在很好，”她答道，“多亏了你，你在哪儿？”

尼克把事情告诉了她。她十分震惊。“我姐姐今天就飞过来，跟罗伯特的母亲一起，”她说，“我还能再见到你吗？”

尼克没有回答：“你什么时候走？”

“我猜周末吧。简会帮我安排好一切，我等着上飞机就行了。但是在见你一面之前我不想走，你救了我的命。”

“我会跟你保持联系的。”尼克保证道，随后挂断了电话。

卡里帕里恰好走进来。“二十九，”他说，“目前能确定的最终死亡人数。到底怎么回事？”

尼克摇摇头，“这不是奥卡拉汉干的。”

“你一直这么说。”

“这肯定是另外一档事。有人说看见另两个家伙的事情怎么样了？”

“还不清楚，”卡里帕里回答，“我们正在调查监控录像。”

“这是极端分子干的。”

卡里帕里点点头，表情严肃。“那个穆斯林人？”

“我们得找到他。”尼克说道，“餐馆爆炸只是声东击西，我有预感他另有所图，而且是更加惊人的目的。你有VIP名单吗？”

“VIP？”

“气候变化大会。我们要调查一下VIP名单，直觉告诉我答案就藏在里面。”

威尔·金和苏珊·斯迈雷把同伴们聚集在一起清点人数，所有人都安然无恙。

他们穿过废墟到达了会展中心的主接待区，那里依然一片混乱，一些伤员正在接受治疗。威尔和苏珊看到队伍的其他成员也安全走了出来。

“我觉得我们应该志愿服务，”苏珊看看周围说道，“一定有什么我们能做的事情。”

“比如？”威尔问道，“你有急救经验吗？我肯定没有，而且我讨厌血。我们只会碍手碍脚。”

苏珊靠着接待处的桌子叹了口气。威尔说得对，他们帮不上忙，只会碍手碍脚。不会再有主题演讲了，经过这次事件，大会应该也不再继续了。环保游说团的工作到此为止，至少他们不用再争辩一整天了。

接待处后面，乔恩·斯蒂芬森正挣扎着站起身来。威尔最先看到他，接着苏珊转过身。“你还好吗，先生？”威尔问道。

斯蒂芬森按住左肩，哼了一声。伤口疼得要命，不过他止住了血，只是皮肉之伤而已。他弯腰从地上捡起帆布背包挎在右肩上，对他们强挤出一个微笑，点点头，然后走出去，走入了明亮的日光之中。

威尔和苏珊跟着出去，看着他迅速沿着马路离开消失在视线之外，两人也就不再多想了。他们有自己的事要做，该回家了。

奥卡拉汉和辛妮德的目光定格在从朱代卡运河顺流而下的大型巡航邮轮上。

“妈的……它会撞上我们的！”辛妮德倒抽一口气，转身看着手握方向盘的驾驶员。

波斯航运船刚刚离开威尼斯邮轮码头，正开往公海朝着伊斯坦布尔的方向航行。

“做点儿什么！”奥卡拉汉吼道，推搡着驾驶员的肩膀，把手枪顶在男人的头上。捆在地上的两名船员惊恐地看着他们。

驾驶员转头盯着谢默斯。没什么大不了的，巡航邮轮通常都有固定的航线。

“有足够的空间让两艘船通过。”他说道。这时邮轮缓缓地朝他们驶来，众人一声不吭地看着大船经过。大船离他们只有一码远，激起的水流令巴士左右摇晃起来。

正当他们握住木栏杆保持平衡的时候，驾驶员看准时机把谢默斯推在桌子上，同时踢开了他手里的枪。谢默斯立即站稳脚跟，然而驾驶员成功地对着他的肋间痛击几记。辛妮德跳上驾驶员的后背，手臂勒在他脖子上，想把他拉开。

“快捡枪！”她一边用力拉扯驾驶员的头发，一边尖叫着，可是驾驶员太强壮，直接将她撞翻在地。她重重跌倒在地大口地喘气。这时，谢默斯爬过船舱，奔向武器掉落的地方。

驾驶员猛地拉开左边的储物柜，拿出一把上了膛的信号枪。他指着谢默斯，“我可不会手软的。”他警告对方，手指紧紧地按在扳机上，迅速瞟了一眼刚刚站起来的辛妮德。“去那边，两个都去！”他说着朝右边扬了扬下巴，然后对船员说，“伙计们，你们还好吧？”

他们还没来得及回答，一阵汽笛声响彻天际，驾驶员转身看见一艘汽艇正在驶近，蓝色的闪光灯宣告着船员们的苦难结束了。

“你们怎么知道的？”五名全副武装的警官登船后，驾驶员问道。

“网络摄像头。”他只说了这句话，接着便把谢默斯和辛妮德铐起来，押解到刚刚抵达、停靠在旁边的第二艘警船上。

“网络摄像头？”警官解开两名船员的时候，驾驶员疑惑地问道。

其中一名警官转头对驾驶员说，“信不信由你，事件的全部过程被身在罗马的家伙通过网络摄像头看到了。他报了警，我们了解情况后

就来了。你们的运气该有多好啊？”

汽笛鸣响，警灯闪耀，奥卡拉汉和辛妮德走上了羁留之路。

“我们需要录口供，你们真的非常幸运，”警官说道，“这两个是极度危险分子。”警察说完开船带着两名罪犯消失在视线之外。

四十四

黑色豪华轿车停在德班大酒店门外。身穿制服的司机下车，拉开后门站在一侧，让一位衣着优雅的女性乘客卖力地钻出来，走上石砌的小路，不巧的是她的黑色紧身短裙不雅地滑了上去。一个男人跟在她身后走进了午后的阳光中，审视着酒店大楼。

“希望我们在这里会安全，”他说着握住女人的手，转身对司机说，“时机不太好啊？”

“咱们进去吧，亲爱的，我害怕。”女人的目光离开了水边远处会展中心上方漂浮着的烟雾。“你点香槟了吧？”

“当然，冰着呢。”两人走上台阶。“都在我们的套房里等着呢。”

“套房里有水流按摩浴缸吗？”她捏紧他的手，尽量不去想发生在利多岛另一处的混乱事件。

“那些就是女士想要的，是吗？”他绅士地打开酒店的门，让她进入华丽的大堂。擦肩而过之际，他轻轻拍了她的屁股一下。一行四人正穿过酒店大堂，她差点儿跟领头那个穿细条纹西装的男人撞上。

男人表示抱歉，看着她走向接待处，随后同行的某人提醒道：“他马上就下来，估计目标也快动身了。”

四楼，阿克巴穿好上衣，轻声祈祷了最后一句，然后与齐聚酒店房间的同伴一一握手。

“就这样，”他说，“我准备好了。赞美阿拉真主。”

阿利亚打开门，阿克巴与他擦肩而过走进长廊。他跟在阿克巴后面走到电梯前，按下按钮。电梯的门滑开时，一位衣着优雅的女士和一位先生走了出来。

阿克巴的目光落在两人的手上——他们十指紧握。他看着两人走进灯光朦胧的狭窄长廊，期间一直亲密地拥吻。

这令他的脸上泛起微笑。这对情侣此刻的状态正是他向往已久的某种关系，但却始终没能如愿。然而他还有更高层次的愿望，他的内

心无比平静，了无遗憾。

只是腰间绑着的炸药很不舒服。不过也不会绑太久，这点难受他还是能容忍的。

他的时辰已至。

乔恩·斯蒂芬森知道他们就在这儿，因为他已经跟上了年纪的接待员核实过了。对于选择余地众多的他们来说，这里着实没什么特色，最多也就是三星级。不过或许这就是他们想要的：如果能轻易避免的话，就没必要把注意力引到自己身上，另外这家宾馆的位置也非常偏僻。

利多旅馆有六间客房，一间餐厅，还有可以俯瞰海湾的景观。所有的房间均为独立。尼尔斯在冲澡，而埃里克则打开了房间的电视机，CNN电视台的新闻出现在屏幕上。

然而主要内容播报完毕后，他调低了音量。新闻是关于危险的前爱尔兰共和军炸弹制备师以及一名劫机犯在一次严密组织的警察行动中于威尼斯的朱代卡运河被捕，但他对此毫无兴趣。别人的生命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跟他没有关系，他有更重要、更迫在眉睫的事情要处理。

他低头看着床上敞开的手提箱。是时候收拾东西回挪威了，他们在这里的工作已经结束。他腾空旁边的抽屉和共用衣橱中属于他的东西，然后把衣服塞进手提箱。

尼尔斯腰间围着浴巾从配套浴室里走出来，手里拿着另一条毛巾擦头发。他瞥了一眼电视机问道：“有什么新闻？”

“没什么，”埃里克回答，收拾行囊的动作并未停下，“你觉得我们做得周全吗？”

“就差签字了。”尼尔斯乐观地回答。他想，今天是美好的一天，十分美好的一天。

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萨利姆·喀尔达正在宾馆的房间内修改笔记，这时来自会展中心的爆炸声打断了他。

“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他告诉助手，自己也走到了床边。中心上方的烟雾渐渐消散，他不禁想到那里正是自己一小时后要去演讲的地方。

十分钟后，他的助手返回房间。“确认了，会展中心旁边的酒店发生爆炸。大量人员伤亡，先生。”

喀尔达摇摇头，又转向窗户：“会不会是……”

“绝对不会，总统先生，”坐在他左侧的另一名助手打断了他的话，“我们事先做了彻底检查，没有任何来自于你敌人的威胁。”

“谁会袭击气候变化大会呢？”

“这不关我们的事，总统先生，”保安人员说道，“我们要赶紧收拾东西，带你登上下一趟航班回国，不能待在这里了。”

“可是我的演讲、还有跟英国首相的会晤怎么办？”喀尔达问道，“就在今晚七点。”

“全部取消，总统先生。车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坐在他右侧的年轻女人说道。他的私人助理正在往腿上的记事本中飞快地写着笔记，“我们会跟英国首相重新安排以后的会晤日期。”

“别太久。”总统重重地叹了口气。他一直期待着这次会晤。他仰靠着椅背闭上双眼，思绪又一次集中在巴基斯坦的政务上。

“恐怕游戏结束了，先生们。”

温特伯顿疑惑地看着意大利警官：“游戏？”

“就在我们说话的这空当里，两名挪威政府高官助理也被捕了，罪名是……”

“什么罪名？”警官话音未落，施耐德先生便呵斥道，“你们可以把手枪拿开了，我们又不是恐怖分子。”

警官还没来得及反应，一名同事冲进房间向他耳语：“出大事了，长官。”

四十五

这完全在奥卡拉汉的计划之外。

他和辛妮德被铐上带走后，头脑飞快地转动起来，从上车到踏入两人接受审问的威尼斯警察部门——维内塔警局，奥卡拉汉的思绪始终没停止。

他们穿过狭窄昏暗的走廊，被送进了简陋潮湿还难闻得要命的独立牢房，而陪同的警官一言不发。

解开手铐后，他们被推向门口放置的双层床边，随后牢门紧锁起来。

“你还好吗？”谢默斯问道，脸紧贴着牢房的石头墙壁。

“不好，”辛妮德应道，“我们会怎么样？”

“我们完了，”谢默斯回答，“眼下是这样。”

辛妮德把头埋进臂弯里。“对不起。”她最终说道。

谢默斯没有回答，他已经开始思考计划了。他曾陷入过比现在糟糕很多的境地，但他的字典里没有“失败”两个字，肯定还有办法。

他把脚搁在木床上躺了下来，盯着肮脏的天花板，双手枕着头。

“谢默斯？”辛妮德面对阻隔两人的墙壁站着。“听见了吗？”

没有回答。谢默斯合上双眼陷入了沉思。

辛妮德回到了床铺上。

尼克和卡里帕里以及其他安保人员作为应急小队聚集在会展中心门外，继续开展工作。他们调查过VIP名单，把阿克巴·巴扎兹的潜在目标范围缩小为三人。

“我们要找到这些人，事不宜迟，”乔治对AISE的同事说道，“马上去办。”

“遵命，长官。”保罗·孔蒂说完带着另外四名探员一同出发了。

“我们漏了什么东西，”尼克说道，“总感觉有些不对，要是我能知道是什么就好了。”

两人转身回到现场，凝视着德班大酒店的方向。他们看不到他，而在喀尔达的专车即将到达酒店前门之际，阿克巴·巴扎兹即将开展自己的最后一次恐怖袭击，

一名安保人员走下车，对着夹在上衣领口的话筒说道，“已做好迎接总统的准备。”

过了一会儿，在三名安全特工的簇拥下，总统连同年轻的私人助理离开酒店房间，穿过狭窄的走廊，走向了已敞开门等候的电梯。

他们在一楼走出电梯，穿过酒店大堂朝前门走去，在通往豪华轿车的台阶上方停下了脚步。确定司机打开后车门之后他们才继续前进。总统随后出现在阳光下，短暂地仰望一下天空，接着他的工作人员向汽车走去。

阿克巴深吸一口气，心里真诚地祈祷着，从阴影中走出来，向着喀尔达的方向大步踏去，他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微笑，他的左手放在引线上，随时能够引爆腰间的炸药。

“这是给你的，总统先生，你背叛了我们深爱的人民。赞美阿拉真主。”

“趴下！趴下！”总统的某个工作人员尖叫着冲上前，将喀尔达推到在地，而另一个人则冲向了穆斯林，所有人都为爆炸绷紧了神经。

爆炸没有发生。

阿克巴目瞪口呆地盯着趴在地上的总统，看着一名安保人员护着他的身体。阿克巴的眼神显得十分迷惑，他想动动自己的手完成任务，然而却没了力气。他吃力地喘息着，一股细细的鲜血从他的左脸滑落，从下巴流淌到脖子上——他轰然倒在了目标身边。

酒店对面大楼顶上，俄罗斯人收拾好狙击枪，匆忙离开。

任务完成。

现在该轮到冰岛人了。

尼尔斯·艾德和埃里克·尤尔刚收拾好行囊房门就猛地打开了，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两人。

“怎么回事？”尼尔斯吓得大叫，手里的包也掉在地上。

乔恩·斯蒂芬森手中的枪直指着埃里克·尤尔的脑袋。“结束了，抱歉。”他说罢扣动了扳机。

挪威驻俄罗斯特使助理死在他同伴的脚边。

尼尔斯·艾德用手捂着脸，向对方求饶。“我不认识你，也不知道你为什么来。我有钱，别杀我。你想要多少？开个价。”

那个冰岛人再次扬起手枪，按住扳机。“非私人恩怨。”艾德跪在了地上。

一个人影出现在门口。“住手！”

乔恩·斯蒂芬森转身对着意大利探员开枪。第一枪打中了探员的左肩，第二枪正中他的脖子，他仰面倒在走廊里。

乔恩转身对艾德的脑袋开了两枪，冲到窗前用枪托打碎了玻璃。他吃力地爬上窗户，跳了下去，落在十码高的下方花圃上。

其余的探员迅速走到窗前朝逃跑的乔恩开枪，但他很快消失在视野之外。

巴兹尔·德弗赫勋爵正要返回宾馆，乔恩·斯蒂芬森挡住了他的去路。“事情解决了。”

德弗赫紧张地看了看周围。“这太糟了，你最好快离开。”

乔恩掐住他的脖子。“千万别忘了把钱打进我的账户。”他低吼道，松开了德弗赫。

乔恩刚要离开，一粒子弹射进了他左脚边的水泥地里。他立刻卧倒，摆出射击姿势。

德弗赫拔腿就跑，眉角流下冷汗。可是他刚跑出不远，第二粒子弹就打穿了他的后脑，他尚未倒地之前就一命呜呼了。

乔恩连忙爬起来，冲向一扇打开的门，撞上了一对已经躲在里面的男女。他把二人推进房子，关上了身后的门。

这并非威尔和苏珊第一次与乔恩·斯蒂芬森碰上，然而他们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第三部分

四十六

显而易见，这是迄今为止威力最强的破冰船。

25,000吨的排水量，160米长，20米宽，“五十年胜利号”可以打穿三米厚的冰层。

这艘相当于俄罗斯“北极号”级别的核动力破冰船有一百四十个机组人员。船上配备有直升飞机和突击艇，可以到达北极圈内其他船只无法抵达的地方。

破冰船主要用于探险考察，不过它也可以在北极圈的冰层里开辟一条通道，让能源舰在地球最无法企及的地方之一寻找石油和天然气。

“五十年胜利号”是更具威力的俄罗斯破冰船先驱，拥有可以切开更厚冰层的外壳，能够深入北极圈从那些环境最为严酷的待开采地区内，带回超过数以十亿桶计的石油。

这一切对大块头肌肉男谢米安·德沃金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他和其效力的伟大的俄罗斯共同体，必须为那片被冰层覆盖但富含石油的领地的控制权而抗争，防止其他国家伸出贪婪的手，妄图从这供不应求的美餐中分一杯羹。

他笑了，对挪威计划的暂时脱轨感到满意，而且有消息指称俄罗斯收集到足够证据来支持他们夺取炙手可热的罗蒙索诺夫海岭，这也令他宽慰许多。那块区域至少蕴藏着750亿桶石油，如此一来俄罗斯共同体施加的压力也得以缓解。

他获悉俄罗斯总统派往气候变化大会的顾问准备向联合国提出所有权的申诉，且很有把握获得核准。尽管如此，那应该是几年后的事情了，加拿大和丹麦也起草了反击上诉，不过他们没什么机会，也没什么证据可以呈堂。

德沃金撩起眼睛上浓密的黑发，又给自己倒了一杯伏特加仰头饮尽，然后躺回床上等待手下的消息。

林赛差不多完成了她的威尼斯之旅。她提交了最后一篇报道，等待新闻主编的进一步指示，而消息很快就来了。

“奥博尔和奥卡拉汉明天上庭预审，你最好能去，”弗兰克不情愿地补上一句，“就是别花太多钱，我的预算不够了。”

“你要我喝西北风吗弗兰克？”林赛回答，“你把钱看得太重了。”

“你去跟股东说啊，”弗兰克嘟囔着，透过眼镜看着外边办公室里的早班工作人员为下午的报纸忙碌着，“还有小姑娘，虽然我不想说，但你干得很漂亮。下午休息休息，四处转转吧。”

“能看的我都看过了，”林赛说，“我只想做一件事。”

“什么？”

“我想深挖一下，看能不能多打探点儿乔恩·斯蒂芬森的料。我敢肯定他身上有大新闻。”

“跟爱尔兰有关系？”弗兰克反问。

“好吧，没……”

“那我没兴趣。”

“你可以把新闻放在国际版，”林赛坚持着，“反正我人都到这儿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算盘，”弗兰克把椅子转向了办公室的窗户，俯瞰着下方繁忙的都柏林街道，“国际版，我们他妈的就没有国际版！”

“没错，”林赛说道，“但或许我可以做！”

弗兰克放声大笑。“你很有胆量，小姑娘。忘了观光吧，明天中午前我要看到稿子。”

“包括法庭旁听？”

“包括。”弗兰克说罢挂断了电话。

林赛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搜索。

乔恩·斯蒂芬森稳稳地举枪对着那对惊恐的男女。“你们就是我走出这里的筹码。”他说着迅速瞄了一眼废屋窗外的冷清街道。苏珊紧紧地抓着威尔：“让我们走吧，我们不会告密的。这跟我们没关系。”

“跟你有关系。”这个冰岛人怒斥道，“你们是环境变化的抗议者，不对吗？”

“是的，可……”

“那对我来说就足够了，”乔恩打断道，“从许多方面来讲，我们站在同样的立场上。很讽刺，是吧？”

“我跟你可不是一伙的，”威尔说，“你才是用枪指着别人的人。”

“那又怎样？”

“你会开枪打死我们的。”苏珊啜泣着，眼里流出恐惧的泪水。她从未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过武器。

“你们他妈的还是不明白，对吧！”乔恩愈发激动起来，“根本不明白。”

“说说看。”威尔冒险说道，目不转睛地盯着对住自己的枪筒。

“我不是来破坏你们的大会的，”这个冰岛人说，“我来是为了阻止对北极圈的进一步开采。”

“用开枪杀人来阻止？”

“如果必要的话。”

“那么你就是恐怖分子。”

“大家见解不同而已。人们怎么说的来着？一个人眼里的恐怖分子便是另一个人眼里的自由斗士。”

“我可不会被这种陈词滥调洗脑，”威尔稍微恢复了镇定，“恐怖分子做恐怖的事，而那正是你此时此刻的行为！”

乔恩不想再说话了，有些人怎么说也不明白。“在我的家乡，不光是环境，人民的生活也受到了威胁。如果石油工业继续扩张下去，就会给整个北冰洋带来灾难。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燃烧对全球变暖产生了影响。”

“这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激发你做这种事的原因？”

“差不多是吧。”还有其他原因，但他们不会理解的。

四十七

尼克抓住卡里帕里的手，满怀感情地握了握。他们的合作差不多结束了。

“我觉得我帮不上什么忙了。”尼克说道。他迫切地想回凯里郡，安安静静地钓鱼。

“明早的听证会还需要你作证，”卡里帕里提醒他，“另外，后面要有庭审的话。”

“其实是引渡听证，”尼克说，“至少奥卡拉汉要在他老家的监狱里待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个冰岛人还是没消息？”

卡里帕里消沉地叹口气，摇了摇头。“我们仍在努力拼凑细节，可这是个艰巨的任务，找到他也是。私下里跟你说，我希望他早已离开威尼斯，离开意大利。”

尼克为这男人的坦承露出了微笑，对他深表同情：“那你觉得呢？”

“很不幸，所有证据表明他仍然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内。只是我们还没收到关于他的最新消息。”

“或许奥卡拉汉能提供些情报。”

“不太可能。他的嘴很紧，怎么说来着，密不透风！”

尼克大声笑了起来。这是紧张过后难得的放松时间，然而他随即便发现了乔恩。

“走！”乔恩喊道，把枪抵在威尔的肋间。“还有你。”他朝紧紧抓住同伴左臂的苏珊叫道。

他们走出房子，朝离此地几分钟路程的水岸走去。

乔恩扫视着街道。起初他还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接下来，尼克和卡里帕里就向他跑了过来，那AISE的头儿朝身后远处的一队警官大

声喊着。

卡里帕里一边跑近一边从怀中掏出手枪。乔恩躲在威尔和苏珊身后，用他们当挡箭牌。“再敢靠近，我就打死他们！”他大喊，毫无征兆地开了枪。

尼克立刻卧倒在地，乔治则朝天上鸣了几枪示警，然后向前移动。“放了他们，”他劝说道，“事情都结束了。”

“放屁，”乔恩反驳道，抬手就是几枪。第一枪打中了卡里帕里的右腿，他倒在地上的时候，第二枪又击中了他的胸膛。他捂住伤口仰躺在地，双眼凝视着威尼斯的天空。

乔恩调转枪口对着威尔和苏珊。“快走！”他大叫着，将他们朝水岸推搡。卡里帕里的手下在后面追赶，却因为人质而不敢开枪。

一走到那片小型沙滩前，乔恩使用枪抵着苏珊的脑袋，转头对威尔说：“去找艘船来，不然我就打死她。快去！”

威尔匆匆逃到几艘绑在岸上的船只旁边，而乔恩则与卡里帕里的手下对峙不下。“再靠近我就杀了这女的。”

尼克站起来，看着眼前上演的戏剧性一幕，这时，医疗人员赶来处理卡里帕里的伤口。稍后，他被抬上了等候在旁的水上救护艇。

威尔将一艘小型柴油船开到岸边，冰岛人爬上船，警察们无能为力地看着他用枪指着苏珊，把她也拖上了船。

尼克走到岸边，船已经驶向了大海。

你跑不了多远，他们很快就会包围你。

可他什么也不知道。

林赛在谷歌上搜索乔恩的资料，她点开了新闻协会的网站，弹出一条最新消息。“糟了！”

企图自杀后，辛妮德被迅速送往医院，此刻接上了生命维持设

备。

“糟了……糟了……完蛋了！”

林赛拿起电话，打给主编弗兰克。

“赶快去。”她还没开口说话，他便说道。

他究竟怎么知道是我的？

“好的，头儿。”她回答，旋即收拾好东西奔向医院。乔恩的事情只能以后再说了。

市医院坐落于九堡筑堤与圣乔瓦尼·保罗广场之间。林赛抵达的时候，身受重伤的乔治·卡里帕里正被紧急送往手术室。

我到底错过了些什么？

她找到住院接待处。“辛妮德·奥博尔在哪儿？”

年轻的住院登记员从他的电脑屏幕前抬起头。“你是？”

“她姐姐，”林赛说，“我是她姐姐。她在哪儿？她怎么样了？”

“你是说奥博尔吧。她是什么时候送进来的？”登记员问道，目光回到电脑屏幕上。

“不久之前，我刚接到电话就来了，”林赛紧张地笑着回答，“那个男人怎么了？”

登记员抬起头。“哪个男人？”

“担架上的，就是刚刚经过那个。”

登记员摇摇头。“奥博尔，辛妮德·奥博尔。爱尔兰，都柏林。”

“就是她。”

登记员沉重地叹了口气，又读了一遍屏幕上出现的信息，抬眼看着林赛：“我找医生跟你谈。请坐一会儿，不会太久。”

她潦草地记了几笔，这时尼克走向接待处。她迎上前去。

“听说辛妮德的事了吗？”

“没，卡里帕里被枪击了。”

“哦，我的天啊！”林赛回答，“刚才送进来的是他？”

“所以我才来的。辛妮德怎么了？”

“据说她企图自杀。”

尼克重重地叹了口气：“还真是祸不单行啊。”

“发生什么事了？”林赛问，“你的朋友？”

“乔恩·斯蒂芬森干的，”尼克回答，“他挟持人质逃跑了。”

林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又是一个得四处奔波的大新闻。“人质？”

“参加会议的一对男女。我就知道这么多。我已经说得太多了，不管你怎么写，千万别提到我，好吗？”

“没问题。”林赛应承下来，却不知该从何下手，或许她应该打个电话给弗兰克。她找到一个安静的角落，而尼克则跑去打听卡里帕里的情况。

一个年轻的医生从侧面的房间走出来，环顾接待处四周，发现了林赛：“我想你就是辛妮德·奥博尔的姐姐吧？”

“要挂了，一会儿再说，”林赛说罢，微笑着抬头看医生，“其实也不算是，我是她的好朋友。”

“别人告诉我你是她姐姐，抱歉，我不能向非亲属泄露任何信息。”医生干巴巴地说道，然后转身要走。他停顿了一下，转身对她说：“你跟她的亲属有联系吗？”

“没有，不过我能联系到。”

“我建议你联系一下，”他回答，然后又离开了，“别再浪费我宝贵的时间。”他提高声音补充道，这引起了尼克的主意。

他办理好住院事宜之后，走过去对林赛说：“我都听到了。姐姐？”

林赛大笑起来。“试试又无妨。你朋友怎么样了？”

“正在做手术，一时半会儿还不会有消息。你想喝杯咖啡吗？”

林赛耸耸肩：“为什么不呢？让弗兰克等去吧。”

他们在医院附近的街角找到一间小咖啡馆，点了两杯卡布奇诺。

“那个冰岛人是怎么回事？”林赛询问道，“你难道不是该出去找他吗？”

“他已经不是我的问题了。明天一早我要参加听证会，然后就可以离开了。你呢？”

“我也是。会将他引渡回国吗？”

“我是这么打算的，在当局严惩他之后。他在意大利待的时间大概比他自己想象中的要久一点。”

“那辛妮德呢？”

“她也一样，如果她能挺过来的话。或许我该和她谈谈奥卡拉汉。你知道的，他是个讨厌的蠢货。”

“再多说点儿，”林赛说，“不介意我记笔记吧？”

尼克开怀大笑。“不愧是大记者啊。随便记吧，可别跟我扯上关系。一旦扯上我，我会全盘否认的，明白吗？”

林赛拿出记事本：“俗话说得好，称职的记者绝不会暴露自己的线人。”

“此话当真？”

“当然。”

尼克开始跟她讲述谢默斯的事，那可比档案里记录的要多得多。看来，威尼斯将会成就她的事业。

但生活远非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

四十八

乔恩·斯蒂芬森在船头坐得笔直，苏珊·斯迈雷坐在他旁边，而手枪正抵在她肋下。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威尔不得不听从乔恩的指示，尽量靠近水岸航行。

卡里帕里的手下在愈发浓郁的夜色里追逐着船只。他们已经从意大利空军调用了一架直升机，同时从海军那边调用了几艘搜救汽艇。

在卡里帕里缺席的情况下，保罗·孔蒂成了指挥官，他懊丧地遥望着地平线上缓缓落下的太阳，心里估算着阳光将在十到十五分钟内彻底消失。

那正是乔恩所祈求的。

“你要杀了我们？”威尔使劲操纵着方向盘，心里希望弦外马达里的柴油能快些耗尽。

“除非你们逼我。”乔恩说道。他用枪顶住苏珊，看看水岸，又打量一番天空。三人差不多到了岛屿的尾部，那里有一个小型机场——威尼斯利多圣尼可洛机场。夏季时节，机场极受私人机主的欢迎，而其余时段里，这里则处于闲置状态。

它看上去那么近，却又那么远，阻隔他们的只有一泓水和一弯狭长的沙滩。乔恩的心底升起一阵最不祥的忧虑。空中盘旋着直升机，他能听见桨叶旋转的声音。没过多久直升机就已盘旋在他们上方，气流令小船剧烈地摇晃起来。

乔恩举起枪朝直升机开了三枪，却丝毫不起作用。他转向威尔大声吼道：“打开节流阀。”

威尔照他的指示做了，小船的速度有所提升，然而由于飞行员几乎是将直升机悬停在仅一臂之遥的高度上，前进变得非常困难。

小船被掀起又落回波浪起伏的水里，苏珊大声呼喊起来，在海浪即将把三人淹没之际，他们紧紧地抓住了船舷。

接着直升机毫无征兆地升上高空，水面也因此平静下来。

阳光飞快地消失，乔恩命令威尔转舵，进一步靠近水岸。威尔照做的同时，两艘高速行驶的海军舰艇出现在遥远的海平线上，正迅速地接近众人。

“妈的。”乔恩吼道，心里掂量着自己为数不多的选择。他猜出了对方的策略，但如果话语权在他手里，他们是不会成功的。

他转向苏珊。“手放在背后。”他低吼着，伸手从甲板上拿了一段绳子牢牢地捆住她的手腕。她吭都没吭一声，任由对方摆布，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感到万分恐惧。

“你敢动她一根毫毛，我就杀了你！”威尔怒喝道，希望救援能快点儿到来。他切断节流阀，双手离开了船舵。

“你他妈在干嘛？”乔恩挣扎着站稳。他的手枪对着威尔疯狂地挥动：“快开船！”

“你要开枪打死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威尔鼓起勇气，视线越过乔恩看向正在逼近的搜救艇。

乔恩沉重地叹了口气。“我说过了，如果你们逼我的话。”

接着，他扣动了扳机。

奥卡拉汉在监狱中度过的第一晚，费了很大力气才接受自己即将被长年剥夺自由的现实，却没有一丝悔恨。

他反而一反常态地担心起辛妮德来。她薄弱的意志使他大吃一惊，她原本是个坚强的人。自杀是懦夫的行为，而她绝不懦弱。她做的事需要非凡的勇气，可现在她想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根本讲不通。

奥卡拉汉在床上翻过身盯着天花板。他一点儿都不担心明天的听证会，和所有的优秀共和军人一样，他不承认法庭的权威，就是这样。他们想说什么、做什么都可以，但绝对不会从他这里得到任何东西。他的嘴严得很，想得到消息可没门儿。

牢房的门突然打开。“有一位代表律师要见你，”狱警说罢走到一

侧，让一位穿着光鲜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你们有十分钟时间。”

谢默斯从床上一跃而起坐直了身子，看着律师的脸——那律师的表情分明在说他对这个案子毫无兴趣。“我早说过了，我不需要什么律师，没什么好说的，你听不懂？”

“你知道自己面临着严重的指控吧。如果你被判有罪，将面临漫长的牢刑。”律师说道，却没正式介绍过自己。

“再见。”奥卡拉汉只说了这两个字作为回答，随后转身背对着男人。

律师叹息着走出牢房，狱警走上前锁上门。“你说了算。”

谢默斯根本没听进他的话。

尼克决定步行送林赛回宾馆。天色尚早，天气和煦而舒爽。她的年纪其实只有他一半大，但两人之间比起初遇的时候有了更多的共同话题，而他发现自己对此情此景沉醉得快要失去自控力。

“老实说尼克，你对这一切的真实看法是什么？”林赛突然问道，“我的意思是，他们到底想要什么？”

“我怎么知道。我只是不明白奥卡拉汉为什么要跟这些疯子混在一起。”

“他自己不也是疯子吗？”

“不，”尼克说，“并不是那样。他做事总是有动机的，一个大多数爱尔兰人都认为合情合理的动机。他心里觉得自己正在打一场仗，但这可不是，他偏离正轨了。”

“我猜是为了钱。”

“钱？”

“我对奥卡拉汉做过很多调查，他不是叛徒。事实上有证据表明，他仍然跟极端共和主义分子有关系。”

这可真是个意外，尼克想。

“你知道，真爱尔兰共和军，爱尔兰共和军传承派，随便你怎么叫，总之爱尔兰反叛分子又在爱尔兰滋生了，”林赛越说越接近主题，“为了筹集资金他们抢劫了贝尔法斯特的北方银行，卷走了两千七百万欧元，但事与愿违。因为银行正式废除了这笔钞票，印刷新币取代旧币，这让劫匪的赃物一文不值。从那时开始，就出现了大量打劫邮局的劫匪以及自动提款机小偷，而爱尔兰南北两地的银行劫匪也变多了。显然反叛分子急需资金来重新武装以及壮大他们的团体。”

“哇哦！你一直没闲着啊，”尼克承认道，“可是那些我也能告诉你啊，根本不算秘密。”

“是的，我知道你可以。那么，你究竟为什么来这里？”

“我得跟奥卡拉汉谈谈。他是反叛分子计划的关键人物。你可能是对的，他大概是为了钱才掺和进来。可以这么说，他是雇佣兵，不过却壮烈失败了。”

林赛的脑海里比较着各种可能性，似乎已经看到了头条标题：《反叛分子密筹资金，威尼斯发生大型爆炸》。

“你不介意我对事件做些推测吧？”

尼克停下脚步，转头对着她：“暂时不。等等，如果你确凿事实，为什么还要推测呢？”

“确凿事实？有这种词吗？”林赛大笑起来，“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我说过，我得跟奥卡拉汉谈谈。我的上司在动用这边的人脉关系，想让我和他见上一面。在明天听证会之前，我没什么能做的。改天再谈如何？但不管发生什么，你都会拿到第一手消息。我总不能告诉你怎么工作，你怎么看？”

林赛对自己能蹚这趟浑水感到很兴奋。她深呼吸一口气。哇哦！哇哦！这下有事可做了。“好啊，”她回答，“不过你得请我吃晚饭。”

糟了，我为什么要说这个？

尼克爽朗地笑了。这倒简单。“我知道圣马可广场旁边有几个地方不错。很乐意请你吃饭，经历了这么多，我们该花时间享受一下。”

林赛想悄悄将手绕在他的臂弯上，然后偎依在他怀里，但她不必这么做。尼克握住她的手，望着她的双眸。他什么都没说，也什么都不必说。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

哦，我的天啊，林赛心想，竟然会在威尼斯这样的地方。

四十九

两艘意大利海军高速舰艇已经包围小船约莫二十分钟的时间，可他们的船员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

苏珊朝他们大叫，但他们离得太远，加上嘈杂的引擎声，根本听不清她的叫声。威尔被枪击倒下时，苏珊无意间按下了开足马力的按钮。而乔恩此刻不见了踪影，他趁着夜色跳下船，而上方的直升机开始全力搜索海域。

突然间，一艘意大利舰艇驶上前来，耀眼的聚光灯照在小船上。苏珊想站起来，但波浪起伏的水面使之变得不可能。她放弃了，转而挣扎着想解开绳子，结果也是徒劳一场。

“减速，我们要登船！”一位海军军官用扩音器喊道。

毫无预兆的，小船瞬间向前冲了出去。马达一阵巨响，猛然停止了运作——燃料终于耗尽了。

几分钟后，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官登上船，一个人解开苏珊，另一个人则走到威尔跟前检查脉搏。“他还活着！”他转头对搜救船喊道，“必须立即把他送到医院，他失血过多了。”

直升飞机上的机组人员将威尔拉上去，载着他飞往市医院急诊室治。他只是伤了腿，乔恩终究不想杀掉他。苏珊则被带上其中一艘海军舰艇，裹着温暖的毯子，手握某人递给她的热饮。

“持枪歹徒呢？发生了什么事？”最后，一名警官问道，而苏珊向他讲述了事情经过。

乔恩·斯蒂芬森背着帆布背包爬上岸，筋疲力尽，却得以逃脱。他翻身趴在沙子上盯着海面，那里正疯狂地展开着搜索行动。他知道过不了多久，警察就会来到这片沙滩，于是他爬起来，匆忙逃进了圣尼可洛机场跑道周围的灌木丛中。

要想守住他的自由还真是前路艰阻呢。

失去耐性的不止谢米安·德沃金一个人。他们或许已暂时打赢了这场仗，但他们十分确定还没有取得整个战争的胜利。一步一步来，他对自己说，手里紧握着手机。

“是的，我知道，”他语气坚定，“我们这会儿正在处理后患，要花些时间，但一定会处理好。”

“那奥卡拉汉呢？”

“他怎么了？”

“你要怎么处理他？”

“他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他正坐牢呢，或许要蹲很长时间。”德沃金对这个从莫斯科打来电话的人感到恼怒。

“别这么肯定。我要他消失。”

“他已经消失了。”

“他还没死。留心点儿。”

说罢，来自莫斯科的电话挂断了，剩下德沃金盯着宾馆四楼的窗外，满月从乌云中探出来，银色的光芒倾泻在威尼斯潟湖的水面上。

他再次端起桌上的伏特加，仰头一饮而尽，然后穿好上衣离开房间去与手下会面。他穿街过巷，但整个威尼斯没人留意到他，德沃金对此非常满意。

他迅速走过狭窄的人行道，又穿过几座桥，来到圣马可广场内一间繁忙的酒吧内。这座广场远近闻名而又富有浪漫气息，然而他对广场周围飘来的古典音乐完全不感兴趣，脑海中满是烦心事。

“别吃披萨，太难吃了，名过于实。”在饭店露天座上吃着东西的军人说道。

德沃金点点头，坐在他旁边。“说些我不知道的事情，雅科夫，别浪费时间。”

“放松点，我的朋友。我们可是在爱之城里。”

“也是面具之城。”德沃金补上一句。

雅科夫笑了：“或许我也该弄个面具。不错的主意，像拍电影似的。”

“认真点儿。”

雅科夫继续吃起披萨来。

“我们必须赶在其他人前面对他下手，明白吗？”

“没问题。那些人都是外行，我才是专家。我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

“没，”德沃金不情愿地承认了，“但总会有第一次的，这叫做大数定律。”

“定律对我没用，同志。”雅科夫说着把椅子拉离餐桌，站了起来。他用餐巾擦擦手，喝了最后一口水，对德沃金伸出手：“我要干活了。”

“一定要完成任务，而且是尽快。”德沃金说道，看着雅科夫消失在傍晚的人流中。

乔恩·斯蒂芬森觉得自己被背叛了，他有足够的理由如此怀疑。他藏在灌木丛里，看着一对男女穿过照明灯下的停机坪，走向他左边的六人座私家飞机。

那是飞往自由的航班，对这个冰岛人来说却不是，因为厚重的铁链栅栏挡住去路——正如他的任务进展。

两人刚要登机，却发现自己正面对着一队警官。乔恩听不见他们的话，不过他也不需要听见。一切都很明显，此时此刻他也没有后备计划可用。

他绕过这个小型机场的环形栅栏，利用丛生的灌木丛作为掩护，矮下身子行动。时而停下来歇息片刻，顺便监视警察们搜查飞机内部的进度。

他走到一面足可以遮挡视线的石墙边。大海立刻展露在眼前，海水和他之间只隔着零星的岩石和鹅卵石。他能看见左边维格诺特岛上的灯光，那里是威尼斯的菜园。

潟湖此处的水颇深，水流十分激烈，无法游泳过去。乔恩很快意识到自己被困在了利多岛，无处可逃——直到他看见一艘货船的零星光亮正在逐渐靠近。

他还不知道，这艘船装满了维格诺特岛上的新鲜蔬菜，要从维格诺特岛上运往无数酒店、宾馆和饭店的厨房里。每晚的这个时间，货船都会沿着这条航线行驶，上了年纪的船员已经对这门生意的艰苦劳作习以为常。

货船左转的时候，冰岛人迅速跟着灯光前进。他走上鹅卵石沙滩，沿着水岸跟随货船的航向，朝旧仓库旁光亮的木码头走去。他看着两个船员把麻袋和小型板条箱卸下船。没过多久，两个年轻些的男人乘着一辆破旧的拖车而来，在船员喧闹的迎接声跳下车。

乔恩悄无声息地在一旁观察他们的交易。谈笑风生间，蔬菜被装上卡车尾部。随后四个男人走向旧仓库，消失在门内。

他现在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

五十

从外面看，这不过是威尼斯城的又一座老建筑，然而这座建筑却是三大治安法庭之一。沿旁边的小道走几步路，便是圣马可的意大利电信未来中心。

开庭前十分钟，附近的街道和运河就被封锁了。在严密的监护下，奥卡拉汉乘坐警船从监狱被押送到法庭。

小型旁听席上空无一人，威尼斯人对这个案子不感兴趣。然而，媒体区却人满为患，林赛夹在《每日邮报》首席法庭记者和伦敦《卫报》资深驻外通讯记者之间，感到自己从未像现在这样束手无策过。

她看见房间对面的尼克正投入地与两个她不认识的人谈话。昨天的种种涌入脑海——她希望那不仅仅是一夜情而已。他走开坐到治安法官旁边坐下的时候，两人目光相对。

“全体起立。”法庭书记员和所有在场人员站起来。上了年纪的法官戴着一副细框眼镜，从侧面的房间拄着拐杖走进来，他顿了顿暗自扫视了一番法庭，吃力地想找一个舒服的坐姿。

首席检察官是一位穿戴整洁的男人，他约莫快七十岁了，满头斑白的头发打理得一丝不苟，黝黑的脸庞棱角分明，一双蔚蓝的眼眸透着锐利的光芒。他走上前对法官耳语了几句，接着回到自己的座位。法官对书记员点点头，而书记员则对房间后面门边的警官点点头。谢默斯·奥卡拉汉被带进来，他戴着手铐，两侧各有一位全副武装的警卫。

指控被大声宣读出来，名目冗长，其中包括谋杀、意图谋杀、绑架、非法持有武器、拘捕以及参与非法组织。

“尊敬的法官大人，这些是目前提出的指控，鉴于调查工作尚未全部完成，未来我们将对被告提出进一步指控。”首席检察官一边说，一边看着谢默斯。

法官转向爱尔兰人：“你有代表律师吗？”

奥卡拉汉双唇紧闭。

“那我就认为你否认了，”法官说，“对以上指控，你如何应答？”

奥卡拉汉目视前方，一言不发。

法官清清嗓子，环视法庭，目光又转向被告。“就这样吧，”他说，“这是一系列十分严重的指控，我必须再将你送还看押两周。同时出于对你自身利益的考虑，我还是建议你找一个好律师。”

检察官再次站起来：“尊敬的法官大人，我能发言吗？”

法官点头表示允许。

“我知道未来的几天里将会有一项申请，要求将奥卡拉汉先生引渡回爱尔兰。我想指出的是，任何此类申请都将引起强烈的抗议。这是我本次的全部陈词。”

“我知道了。”法官回答，转回头对着奥卡拉汉，“两周后再见。”他告诉奥卡拉汉，然后示意警卫，“把他带走。”

记者们匆忙涌出法庭去整理稿件。大部分人早在庭审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因为审讯的结果早就可以猜到。林赛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她想跟尼克说几句话，却发现他已经在同检察官谈话了。

屋外，法庭后面，奥卡拉汉被押上警船准备送回监狱，武装守卫列队等候在水边。

他正要从码头跳上警船甲板时，第一枪响起。

这一枪打中奥卡拉汉的左肩令他失去了平衡，第二枪则“嘭”地一声击中船的一侧。警卫立刻各就各位，以便应对状况。爱尔兰人“啪”地一声跌落水里，双手被铐起的他此刻十分无助。

“囚犯遇袭！”一名警卫喊道，“保护囚犯！”

一名同事把枪扔在甲板上，脱下上衣跳进运河，营救在水中绝望挣扎的奥卡拉汉。另一名则靠在船舷上伸出手来，二人合力把奥卡拉汉拖回甲板上。

“去找医务人员。”警卫呼叫道，解开奥卡拉汉的手铐，并脱掉他

的上衣露出伤口。检查过后，他看着囚犯的眼睛说：“你不会死的，只是皮外伤。”

武装警卫们沿着码头摆成防御阵型，扫视着能俯看到运河的所有窗口和阳台，试图确定狙击手的开枪位置。此时两发子弹又接连射过来。

“三楼，左边第二扇窗。”一名警卫喊道，对方以一连串的射击作为回应。

几秒后，一个瘦长的身影出现在同一层楼的另一扇窗里，朝着其中一艘运送奥卡拉汉回监狱的警船扔下了什么东西。众人还没反应过来，一阵巨大的爆炸声响起，船只的木头被炸得四散开来，参差不齐的碎片朝四面八方迸飞。

警卫齐齐扫射以回击对方。载着奥卡拉汉的船只驶离了危险区域，然而在船经过人行桥的时候，更猛烈的爆炸声传了出来，人行桥被炸得四分五裂。

男人俯看着自己的杰作：警船被炸穿，上方掉落的桥梁残骸将其压入水里，最后消失在水底。他露出了微笑，与其说是满意，倒不如说是释怀。

干掉两个，还剩一个。

尼克心神不宁地在床边来回踱步。他安静地看着护士完成职责，为AISE的局长测量体温和血压，她微笑着说幸好两者都在迅速恢复。

“他妈的事情现在到底怎么样了？”护士一离开私人病房，乔治·卡里帕里立刻问道。

尼克开始向他汇报。卡里帕里举起一只手。“是的，我已经知道了。那个混蛋用没人能注意到的细线在人行桥上布置了饵雷。我们失去了两位好同事，”随后他用诡秘的语气低声问道，“我是说，事情他妈的到底怎么了？有奥卡拉汉的踪迹吗？”

“还没有，”尼克摩挲着自己布满胡茬的下巴，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这件事跟两名挪威人的谋杀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我暂时还毫无头绪。我们必须找到奥卡拉汉，还有那个该死的冰岛人。”

卡里帕里努力靠着枕头坐起来，疼得“嘶”的倒抽一口气。“你觉得谢默斯还活着？”

“他还活着，”尼克说，“不然早就找到尸体了。”

“他无疑就是对方的目标，但是为什么呢？谁干的？绝对不可能是那个冰岛人，逻辑上说不通，除非他会分身术。”

“他自己大概也不知道这回事，”尼克说，“我觉得他还不知道自己被什么样的冷血混蛋盯上了。”

“哈，你说的可是爱尔兰共和军炸弹制备师，难道他自己就不冷血么？”

尼克点点头：“这是有区别的，别让我解释。”

“好吧，如果他还活着，他应该还在威斯。这个城市可有着铜墙铁壁，任何人不表明身份就无法出入这里。飞机场、火车站、水上巴士，都处于严密的监视下，我们有一小队人正在查看上两周的所有闭路电视录像。”

“不过，”尼克回答，“你别介意我的话，威尼斯这样的城市仍然存

在很多疏漏，百分之百封锁是不可能的。你我都心知肚明，别骗自己了。我们面对的可是孤注一掷的罪犯。”

“我猜也是，”卡里帕里不情愿地坦言道，“不过我们还是得做该做的事。”

尼克站起来，对卡里帕里伸出手：“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追查到底。”

他们握手承诺。

乔恩·斯蒂芬森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目标——安全逃离利多，虽然他不过是在岛与岛之间来回漂泊。

他成功地混上了货船，藏身在帆布罩下返航回维格诺尔岛。两个船员在仓库里喝了一小时，烂醉如泥的。他等到他们把船绑在木头码头上，然后趁着夜色尚浓便匆匆下了船。

傍晚时分，他靠在一座白色小教堂外的墓碑上休息。教堂坐落于一条隔开小岛的运河旁边，他试过打开前门和后门，但它们都紧紧地锁着。

乔恩快步离开，沿着一条小路穿过杂草，经过几座坐落在河堤边的废气工业楼，来到一个公共渡头前。他仔细看着木制公告板上残破不堪的时刻表，上面写着去往市区的13号渡船每隔一小时一班，但不知道时刻表是否仍然正确。

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军用直升机不时俯冲过小岛上空，相比之下时刻表已经无关紧要了，乔恩慌忙跑进铁瓦楞棚子底下寻找掩护。

夜色再次笼罩了威尼斯城，他暂时哪儿也不会去。

林赛刚刚完成为《爱尔兰时报》撰写的最新稿件，主题是关于今天早些时候有人欲图杀死奥卡拉汉的事件。正在此时，手机铃声提示有短信，是尼克发过来的，这让她露出欢快的笑颜。

圣马可钟楼，六点见。尼克^{x 1}

她盯着句尾的“x”，猜想是不是他发短信的时候错按了。可是手机键盘上从K²到X之间的距离很远。应该不太会错按。

哦，天啊！

她兴奋慌乱地回复短信，而后惊恐地意识到自己把“很愿意”³打成了“很爱你”，但却来不及了。她已经按下了发送键，没法收回了。

糟了！

她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天啊，他肯定会觉得我太主动了。然而她还未来得及理清思路，又一条短信进来了。这次是弗兰克，她在都柏林的上司。

打给我。上面只有这么一句话。

她立刻打了电话。“你跟这个萨瓦斯有多熟？”弗兰克问道。

林赛咽了咽口水。吓死我了，她想，然后回答他：“聊过几次，”她接着说，“怎么了？”

“如果他们找到了奥卡拉汉，萨瓦斯一定会想跟他谈谈，盯紧点儿。我想知道事情的进展，肯定有个大新闻正等着我们，有新闻的时候，我希望你在场。”

“好的，弗兰克，我会的。”他回答。

弗兰克很好，弗兰克真的棒极了。

她溜达着走到圣马可广场的时候，尼克正在等她，她径直朝塔楼走去。他穿着整齐利落的休闲装，双手交叠在胸前斜靠着栏杆，脸带微笑。

林赛决定忘掉自己错发的短信，但弗兰克的话语始终萦绕在耳边。她觉得自己背叛了尼克，即便那是可能影响她职业生涯的大新闻。

“公事还是私事？”林赛问道。

“你想谈公事还是私事？”尼克反问。

“两件都谈？”

“果然是记者啊，”尼克笑道，“吃披萨去？”

真够浪漫的，林赛心想。“可以啊。”

尼克朝着广场外的小巷走去。“我知道街角那边有个地方不错。”他说，林赛跟着他，她不知道手该放在哪里，便把手插进了皮夹克的口袋。

尼克蓦然停下脚步，转过身。“听着，那天晚上……”他开口了。

“别担心，”林赛打断道，抬头看着他的眼睛，“顺其自然。”

“我很高兴它发生了。”尼克看着她的眼睛说道。

林赛露出微笑。“那就好。”

尼克伸手握住她的手：“还有那条短信……”

1 X在信息末尾有表示亲吻的意思

2 尼克的名字是Nick，以K结尾

3 “很愿意”的原文为“love to”，与我爱你的英文“love you”写法相近。

五十二

辛妮德想动动胳膊，但它们被牢牢地绑在病床边，于是大声叫嚷起来。

一名护士跑进来，迅速增加了辛妮德右臂上注射液的强度。在药物作用下，她再次缓缓陷入昏迷，此时一名医生也来到辛妮德床边。

“可怜的家伙。”他说。

护士看着他，困惑地说。“你说的可是一个想炸掉满客飞机的女人，一个杀掉自己家庭医生的女人。可怜？我可真不觉得！”

医生叹息着点点头。“正是。”他低声说，然后离开了房间。

护士低头看着双眼紧闭的病人，辛妮德此刻的呼吸浅而均匀。你最好死掉，她心想。然后关掉灯，带上门离开了房间。

辛妮德睁开眼睛，慢慢地扫视房间。房间里又只剩下了她一人，她这才用牙齿吃力地扯掉手臂上的注射液。

谁他妈都别想对我下药。

她在想，自己曾经逃出过医院病房，这次肯定还能逃出去。精神病院可能多少有点儿挑战。不过她还有什么好顾虑的？

她仿佛又回到了德里的伯格赛德区，低头看着满身弹孔的好朋友们。这让她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待在这个鬼地方了。

过去的几个夜里，她盯着病房的天花板，所有事情前所未有地清楚。从前的记忆一点点拼凑完整，令人五味杂陈。尽管不情愿，但这复杂拼图里遗失的碎片终究还是痛苦、无情而坚定地回到原位。

疯了？自杀？老娘才没有！

乔恩·斯蒂芬森看见13号渡轮逐渐驶近运河边的码头，随即展开行动。

他跟在另外三个人的后面，一对中年夫妇和一个老女人，等着登上这辆即将带他回城的船。三人都回过头来看他，他知道他们奇怪自己怎么会出现在他们的岛上，他试着无视他们。看到渡轮抵达后，乔恩松了一口气，然而船上并没有挤满可以帮他打掩护的乘客。

“你不是当地人吧？”在他前面登船的老女人询问道。

这个冰岛人笑道：“来观光的。”说罢迅速移动到船尾，紧紧地抓着帆布包。他摩挲着下巴，才发现胡子已经长了四五天了。不算坏事，如果他的脸会出现在通缉海报上的话——他觉得这是毫无疑问的。

他花了好一会儿来理清头绪，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他的俄罗斯老板想除掉他，因为他知道得太多了。他们能心血来潮除掉德弗赫，为什么不能除掉自己呢？

这个冰岛人头一次感到如此孤独和脆弱。

让他们去死吧！

对方所要求的他全都做到了，甚至还做得更多，而这就是他的下场。干掉挪威人以后，乔恩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他想回家，然而内心深处却预感这将永远不可能发生。随着渡船缓缓经过瑟多萨小岛，向着大运河入口航行，他渐渐接受了自己命运未卜的事实。

他靠在木头长椅上，突然看见了奥卡拉汉的脸，吓了一跳的他换了个位置好让自己读到报纸上爱尔兰人照片下方的头条标题，然而他还没来得及看，旁边的乘客就换了版面。

奥卡拉汉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我什么都没告诉他。他需要知道也只有受雇行刺这个事实。以前的他并未构成威胁，现在当然也不是。

乔恩本应该为这个想法感到释怀，但他没有。他盯着湖面，心里想着自己踏进城市的那一刻，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那是个他承担不起的风险。

渡船终于抵达了大运河的第一站，他站起来准备下船，旋即又改变主意坐了回去。抵达雷雅托大桥的时候，他仍然犹豫不决。又过了

两站，他还是没有决定。渡船最终抵达了终点——圣西尔维斯特罗。

他和其他乘客一同走下船，随后发现了一个机会——在那对老年中国夫妇反应过来之前，直觉便促使他走上贡多拉船坐在二人旁边，吩咐船夫开船。

“两个人，”船夫摆摆手说道，“只能上两个人。”他一边解释，一边指着那对一脸困惑的夫妇。他们已经预定了从雷亚托桥下到圣马可广场的浪漫之旅。

“就破个例吧。”乔恩回答，看都没看身穿传统服饰的船夫一眼，打开了帆布背包。可这个年近五十的男人通常不会跟人多费唇舌。“走！”

“规矩就是规矩，”船夫十分坚持，“你想害我丢掉工作吗？贡多拉有的是，看看你周围。”

“我已经上了这艘，所以破例吧。”乔恩尽量保持平静的语气，摸索到了背包里的手枪。“谁都不想惹麻烦，对吧？”

船夫的视线立刻落在手枪上。他瞥了一眼中国游客，发现那两人似乎全然没有注意到眼前危险的一幕。他又看了一眼乔恩，发现自己别无他选，只好把船推下了运河。

“你们不介意我一起吧？”乔恩转身对夫妇露出最灿烂的笑容。

他们疑惑地看着他。老头挥挥手，笑道：“不太会英语。”说罢，点点头。

船夫一边盯着乔恩，一边盯着前方的水面，缓缓地把船划向雷雅托大桥。

乔恩突然意识到只要自己一直待在水上，有利形势便倾向于他这边。

威尼斯火车站附近停着一艘私人游艇，凌晨三点时分，乔恩就蜷缩在游艇甲板上的柏油帆布下。不远处便是自由大桥，它连接了威尼斯城与意大利梅斯特雷区。

大桥以及与大桥平行的火车轨道都被警察和士兵重重包围了。过

去的几天里，进出威尼斯城的每一辆车、每一趟火车、每一个人都要被拦下彻底搜查和盘问。乔恩并不知道这个状况，但他本该料到的。

他们所采取的手段阻断了所有逃向自由的道路。黎明到来之时，乔恩湿漉漉地从藏身处中走出来，满身泥泞。他终于意识到这个事实，内心的绝望不断膨胀。

五十三

辛妮德·奥博尔在医院病房中接受全天候治疗和武装看管，此刻林赛正焦急地等在她的病房外。林赛提出与辛妮德见面，竟意外地得到准许，尤其是那个爱尔兰女人竟然欣然同意了。

年轻的医生走到她左边，两人握握手。“早上好，米歇尔小姐，很快就会有人来，你需要什么吗？咖啡？”

“不了，谢谢你。她怎么样？”

“情况很好，她很期待与你见面，”医生看了一眼坐在房门右侧的警卫，“我去看看她醒了没。”

林赛安静地看着医生走进辛妮德的房间，关上房门。过了几秒他匆忙跑出来，惊动了警卫。

“她不见了！”

警卫震惊地站起来。“不可能。”他坚持道，然后冲进房间。林赛也想跟进去，却被医生拦了下来。

“不见了？”林赛盯着医生困惑的脸庞问道。

警卫走出来，手机紧贴在耳朵上。“她跑不了太远，封锁所有入口。”

医生离开去找他的上司，留下林赛一个人。她溜进辛妮德的房间，迅速扫视了一番房间。这儿到处乱七八糟的，家具和衣服满地都是。有些不对劲。

突然，一双坚实有力的手握住她双肩，将她带回走廊。“你现在得离开了。”警卫说道。

林赛犹豫了一下，随后意识到抵抗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她怎么逃跑的？房间没有窗户，唯一的出口是门。你整晚一直在这里，对吗？”

警卫看上去心神不定的。“快给我走！”

林赛走向出口的时候，迎面遇上一群匆忙赶向辛妮德房间的警卫和医院的工作人员。

“你什么意思，一定有人在外面帮忙？”一个职位较高的医生紧紧抓住年轻医生的胳膊。

我也是那么想的，他们经过时，林赛想。但是谁呢？又为了什么？

冰岛人就在威尼斯码头边上，从这个利于观察的有利位置上看煤船卸货。这或许能成为他的逃跑的途径，他这样想着，站起身来向前跑去，时不时停下来躲在巨大的钢制集装箱后面躲避视线。然而他的一举一动都被码头的闭路电视网络记录了下来。

“派几个人去那里，看看他要干什么。”坐在监控室银幕前的男人说道，他的同事立即冲出了办公室。

第二个镜头拍到乔恩从集装箱后面跑出来，冲向一排移动厕所，保安的身体向前倾斜起来。接着三名赤手空拳的保安出现在面前的另一个监视器上，他紧张地看着他们渐渐接近这个不速之客。

他们正朝他躲藏的地方慢慢走来时，可乔恩早就知道并做好了应对准备。他走出空地迎上他们，三个男人看见对方右手的枪，停下了脚步。

一个保安走上前来，乔恩想都没想就朝他胸口开了一枪，巨大的冲击力把男人掀翻在地。

“别开枪！”另一个人喊道，高举双手，惊恐的同伴也迅速做出同样的动作。然而乔恩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监控室里，屏幕前的男人闭上眼睛，以驱赶内心的恐惧。

十分钟后，这个消息传到AISE指挥部。保罗·孔蒂闻讯，立即调动武装分队前往码头。当他到达时，应急医疗队伍已经抵达现场，他看着三具尸体正被抬走。

“封锁所有出入口，不能让他跑了。”孔蒂对聚集在监控室里的手下发号施令，继而转向负责码头保安的男人，“开枪之后，你看见他去哪儿了吗？”

男人摇摇头：“我吓坏了，没敢看。那些人都家有老小的啊！他是谁？”

“你肯定不想知道，”这位AISE的特工说道，“警员很快就会遍布整个码头。这里有几个出口？”

“太多了，而且这里有成千上万个地方可以躲藏。”

“我也是那么想的。”孔蒂说道，随后调动了空中监视小队。他又转头对保安说：“告诉我摄像头都在哪里。”

男人向他解释着码头闭路电视的布局，对乔恩有利的盲点不少。他知道接下来的三十分钟对能否抓捕到他说至关重要。

林赛正在撰写辛妮德·奥博尔失踪的新闻，突然听见了码头的枪声。她迄今为止的人生中，从未如此强烈地感受过如此刻般的兴奋。

当局对辛妮德逃跑的事并没放出太多消息，但事实证明她是在警卫上厕所的两三分钟内逃走的。

林赛在这方面没拿到太多资料，为《爱尔兰时报》撰写的文章里，问题远多于答案。而现在看来答案要搁在一边了，因为林赛径直奔向了码头。

她刚坐上水上巴士短信就来了，是尼克发的。上面写着：码头发生什么事了？好像我知道似的，林赛心想。她回复道：你来告诉我吧。尼克回答：那么码头见。

码头四周布起了大量警戒线。林赛赶到的时候无法接近案发现场。于是与其他跟自己同样一头雾水的记者朋友聚集在一起。

正与《每日邮报》的记者闲聊之际，她看见尼克同两个意大利军官在一起，她决定在他办完事之前，同他保持距离。一架军用直升机

低低掠过头顶，扬起的灰尘几乎令她窒息。她看着飞机降落在码头里的一片废地上，从上面走下六名全副武装的强壮士兵。

俄罗斯人谢米安·德沃金也在安全的距离之外观察着事情的进展，他把手机放在左耳上。“没时间了，雅科夫。赶快搞定。”

“视野清晰的话，我会的。”雅科夫在阴影深处享受着这次行动。

“快动手。”德沃金继续关注着码头周围的事情动态，浑然不知乔恩·斯蒂芬森已经发现了一条逃生之路。

乔恩把背包背牢，滑入了脏乎乎的运河之中。他抓住树木和混凝土墙，只露出头来，朝着五十码开外的旧船棚移动。

好运正对他招手。

五十四

奥卡拉汉递给她一杯热咖啡。“我说过我会找到你的，”他一边环视着这间位于二楼的公寓一边说道，“地方不错，你觉得呢？”

辛妮德·奥博尔抿了一口咖啡：“我还以为你逃不掉了。”

奥卡拉汉也这么想。这次兵行险着，意外的惊喜却站在他这边。没人能想到这个计划。他只是做了该做的事，而机会则不期而至。

“你觉得想杀你的人是谁？”

“不知道，不过对方帮了我大忙，”奥卡拉汉回答，“我本以为是那个冰岛人，但不会是他。城里有个英国军人跟意大利人合作，但我觉得他不会做那种事，至少不会在外国，”他看着辛妮德，“所以我知道的不比你多。”

“这个公寓是谁的？”

“仅供紧急情况使用，”奥卡拉汉说，“我认为现在就是紧急时刻。”

“这房子一直都是你的？”

“不，这里属于我朋友的朋友，他刚好去科克郡了。国内的人几个月前就安排好了，以防我有需要。别再问了，说来话长。”

“那么我们待在这里是安全的了？”

“目前来看是的。这里地远人稀，整个街区都是私人财产，不过这些人一年只回来几个月，所以没人会来打扰我们。我们可以从地下去往运河。”

很好，辛妮德心想。“那么，我们能在这里待多久？”

“直到我想到能让咱们安全回家的计划。我们的第一次逃亡还不算太惹眼，对吧？听说你想自杀，是真的吗？”

“我很压抑，”辛妮德向他坦白，“脑子里乱七八糟的。”

远处教堂的钟声响了四下。

“睡一会儿吧，”奥卡拉汉说道，“我要打几个电话。”

辛妮德喝完咖啡，躺在床上阖上双眼。往昔的记忆如洪水般涌上来：在德里与朋友遭遇驳火的那天；她第一次发誓加入临时爱尔兰共和军的那天；还有第一次与谢默斯·奥卡拉汉相遇时的记忆。

她曾努力地想爱上他，有那么一阵子，好像真的可以。他比她年纪大，各方面都比她有经验。然而有一次他们事后躺在床上时，他说的话困扰了她很久。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没想通为什么。

偶然间的谈话，漫不经心的低语，多年来的虚张声势的言行令她做出了最坏的设想，然而她始终没勇气坦率地问他。

现在已经不需要问了，因为她自己弄清了答案。她还有最后一笔帐要算，时机已到。

雅科夫透过望远镜看着他消失在船舱里，却不敢从天然气储罐塔这个有利的隐蔽位置走出来，这里距离他右下方的主搜索区非常远。

不一会儿，柴油马达的轰鸣声响起，一艘高速快艇驶出船棚，船舵后面的乔恩朝着朱代卡运河的开放水域远去了。

雅科夫抄起肩上的狙击枪，迅速瞄准放了三枪，却都堪堪擦过那逃跑的目标。

枪声引起了保罗·孔蒂手下的注意，他的目光转向小水渠另一侧的天然气塔，一粒子弹穿过码头区，但他什么都没看见。等到他召集几个人靠近探查时，雅科夫已抢占了一艘私人汽艇追赶冰岛人去了。

没过多久，追逐的一幕就被赶来协助搜索的军用飞机小组捕获到了。

“他们正在朝大运河方向移动。”飞行员通知地面指挥，把消息转达给了保罗·孔蒂。数艘警用汽艇立刻就位，不出几分钟，AISE的人员就由水路返回市中心了，他们知道乔恩再次夺得了有利形势。

“谁在追赶那艘船？”接通孔蒂后直升机飞行员问道。

“不知道，”他回答，“你看到了什么？”

“一个男人，拿着狙击枪。”

飞行员的声音变得模糊起来。孔蒂转身对一名手下说：“我要跟尼克谈谈。”

码头处，尼克正在全神贯注地与林赛说话，有人轻拍他的肩膀。“先生，长官想跟你谈谈。”男人递给他一部手机。

“我们发现了那个冰岛人，有人正对他穷追不舍。”

“我猜他是负责处理后患的人，”尼克说道，“奥卡拉汉应该也在名单上。你知道那个女人的事情了吧？”

“刚刚知道，有什么联系吗？”

“不知道，”尼克回答，“我听过她的事，唯一的联系肯定是奥卡拉汉。”

“另外我们查过那些挪威人，他们似乎私底下和温特伯顿及高层官员进行着一桩关于开采许可的勾当，而且很有可能正是因此事而被杀。当局逮捕了相关人员，审问之下他们将整个计划全盘托出，并对私底下交易一事供认不讳。我们得见一面。”

当日晚些的会面安排好后，二人挂断了电话。尼克转向林赛，“再说些奥博尔的事吧。带走？什么意思？”

五十五

梅斯纳尔酒店上游有座桥，横跨里约德拉佛纳斯运河。冰岛人刚把游艇开过桥下没多久，引擎就不运作了，他只好弃掉游艇。现在，他站在萨尔维亚蒂宫的阴影下，越过大运河看向另一侧的百合圣母教堂水上巴士站，那儿聚集了一大批游客。

他渐渐相信自己终于摆脱了突然从运河口出现对自己穷追不舍的汽艇，快步走到建筑物门前。

从一开始就监视着追逐过程的军用直升机不断地在上方反复盘旋。这彻彻底底地将俄罗斯人暴露出来——他此刻将汽艇停靠在码头，准备徒步猎杀目标。

时间紧迫，冰岛人走进这座19世纪的建筑物里，匆忙跑到后面。他爬上一扇残破的玻璃窗，跳下塞米特克洛宫的后巷。他找到入口的门，宫殿现在已成了豪华私人住宅，房子的三个主人都没发现他，他左转走进狭窄的、通往正对大运河的登陆点的走廊。

一走出去之后他便向右转，迅速沿着水边的小道走向萨鲁特巴士站，一辆水上巴士正停靠在岸边让旅客下船。

乔恩刚要向前，雅科夫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看来你走到头了，”雅科夫说着举起手中的枪，“非私人恩怨。”

正在这时，直升飞机低低掠过大运河上方，侧门打开了，两名训练有素的枪手手持武器出现在门口，打破了二人之间的僵局。

“放下武器！”扩音器里的声音盖过了飞机螺旋桨的轰鸣。雅科夫转身朝飞机开了两枪，然后伏身从乔恩身边翻滚着逃开了

“不许动！不许动！”同样的声音以更高的音调响起。一名枪手瞄准了乔恩·斯蒂芬森，然而他翻身跳进运河，消失在昏暗的河底。

雅科夫重新站起身，随手抓住一个女人，用枪指着她的脑袋跳上了汽艇。他抬头看着仅有几码之遥的直升飞机，螺旋桨下的气流猛烈地在水面卷起巨大的波浪。

他威胁性地朝直升机舱口待命的枪手晃了晃枪，蛮横地表明了自己的意图，直升机飞行员无法看着事态危险程度逐步升级，不得不飞离现场。

片刻安静之后，雅科夫将女人推开，跳下船消失在周围狭窄的水道里。而此时，冰岛人在下游不远处浮出水面，大口地喘着气。

等到三艘满员的警船赶到现场时，他们早已无迹可寻。

尼克被保罗·孔蒂召回AISE当地指挥部，协助加快追捕冰岛人的进程。这时一条关于辛妮德·奥博尔下落的潜在线索浮现出来。

就在辛妮德失踪的时间段左右，医院外的一部监控摄像头拍到了一个女人在一个男人的护送下走向旧广场的模糊影像。而十五分钟后，在大运河雷雅托大桥附近一带的某条窄巷内的另一部摄像头，则捕捉到了同一对男女朝着圣巴尔托洛米奥附近的购物广场的方向前进。

尼克和保罗看了录影带。“肯定是他们，”孔蒂说道，“不幸的是，我听闻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出现，我可不觉得他们是去购物的。”

尼克向着放便携式DVD播放器的桌子俯下身子。“往回倒几帧，”他说，“看。”

他们端详着那几秒钟的影像。“看，”尼克提示道，“她向前靠，好像要吻他的样子。”

孔蒂点点头，瞥了一眼尼克。“奥卡拉汉？”

他回头看播放器上静止的画面。“跟她在一起的肯定是奥卡拉汉。我们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至少我们知道他没死。”

傍晚时分，林赛与尼克在他们最喜欢的露天咖啡馆里见面了，两人点了披萨和白葡萄酒。

“我觉得事情快步入尾声了，”等待上菜的时候，他说道，“AISE的伙计们正在一点点拼凑出事情的全貌。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些什么消息呢，私下里说，如果你想的话。”林赛抿了一小口店家自酿的葡萄酒，皱起了眉头。“好烈啊。”她说着把酒杯放回了桌子上。

“那个冰岛人似乎受雇于俄罗斯财团，目的是为了破坏挪威人背着政府将石油开采许可卖给一家英德合资企业，而谢默斯入伙则是因为他深谙炸弹制作技术。你说得没错，他纯粹是为了钱，为了给国内的同伙提供资金。”

林赛笑道：“还有那个穆斯林疯子呢？”

“据我在英国的上司说，他曾在巴基斯坦的一个恐怖分子集中营接受训练，在冰岛待命的时候偶然遇到了那个冰岛人，关于他的资料比较含糊。不过他的主要目标是巴基斯坦总统，他只不过是利用乔恩的行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希望他在天堂是个快乐的家伙，”林赛打趣道，随即意识到自己说的话有些不妥，“哎呀，我可以说那样的话吗？”

尼克看看桌子周围。“没人听你说话，”他说着喝了一口酒，把杯子放回桌子上，“那话也没错，”他说道，“那么，我说到哪儿了？我的逻辑讲得通吗？”

“还行，”林赛回答，“但这一切跟奥博尔有什么关系？”

“跟她没什么关系，”尼克说，“至少我没看出来。”

“那么，你觉得她发生什么事了？有人在找她吗？”

“他们派了一个小队找她，不过目前她不是优先目标。乔恩仍然是他们的头号目标，希望你没记笔记。”

“听着，到现在为止，你告诉我的不比我自已查到的多多少。我听说，不是听你说哦，提醒你一下，外面或许还有另一个疯子在活动。”

“对此我不作评判，不过你的消息也不算偏，”尼克坦言道，“好

了，公事说完了。这一切结束之后，你有什么打算？

“我也不知道。也许他们会派我去中东，眼下我这方面的经验可算是比较丰富了。你呢？”

“或许会去钓鱼。”

他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威尼斯之旅还远远没有结束，可怕的转折正在等待着他们。

五十六

雅科夫深呼吸一口气，拨下手机里的一个固定号码，不耐烦地等待接通。

“他跑了。”他告诉谢米安·德沃金。

“你太让我失望了，”德沃金答道，“或许我应该亲自动手。”

“不必了。我从来没在任务中失败过，这次也是。”

雅科夫靠墙而坐，试图预测乔恩·斯蒂芬森的下一步行动。他就在附近，雅科夫仿佛都能听见他的呼吸声，但他又不希望那个冰岛人这么快出现，因为周边的街道和水路上依然布满警力。

夜幕降临之时，乔恩·斯蒂芬森终于行动了。安康圣母教堂旁边神学院的地下室浸满了水，心情依然绝望又消沉的乔恩从里面慢慢走了出来。这座教堂坐落于威尼斯大运河和朱代卡运河交汇处的三角洲里，离他逃离的现场不远、

狭窄昏暗的人行道横穿无人的教堂空地，他从一个门口的阴影里飞奔到下一个，向着灌木丛和树林稳步前进，脑海里除了尽快离开这里以外，没有其他明确的计划。

在空地离相对安全的树林只有几英尺远，他向前冲去。有人在某处摁下开关，大片泛光灯立马亮起，将他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僵在原地，抬眼望向周围。

“别动！”

他这才慢慢搞清楚自己落入了陷阱之中。全副武装的AISE特工从他前后的树林里走了出来。

“放下武器，还有背包，双手慢慢地放在脑后。”

他怎么会让这种事发生？他琢磨着趁人不注意逃走，但随即意识到那无异于自杀。他把枪放在地上，接着又放下背包，举起双手放在脑后。

“向前走。”

他只向前走了两步，紧接着便是一声枪响——乔恩站了一会儿，缓缓跪下，一声不响地倒在地上。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刚刚亮起，尼克就回到AISE指挥部，听取追捕奥卡拉汉和奥博尔的进展简报。

“他们跑不远。我猜他们就藏在市内的某间安全屋里。共和军组织一直都有安全屋，如果没有后备计划，奥卡拉汉绝不会来到威尼斯。这是那群家伙的行动模式，我咄打赌他还有枪械和炸药。”尼克说道。

保罗·孔蒂可不喜欢自己所听到的。“我们从宪兵队以及守备队调来了一些人协助工作，能调的都调来了。”

太阳从潟湖之上渐渐升起，尼克走向窗口，凝视着这座城市。威尼斯有太多能藏匿的地方、太多逃跑路线以及太多游客可以提供掩护。而且尽管孔蒂下了保证，但仍然没有足够的人手处理这桩事态飞速发展的案件，因为这座城市在过去的一个星期经历了如此大规模的突发事件。

“我可不羡慕你的工作，”尼克转身对着孔蒂，“虽然我很乐意，但我觉得自己无法再给予你进一步的协助了。伦敦的上司已经叫停了行动，希望我短期内尽快赶回去。不管奥卡拉汉在哪儿，他再也构不成威胁了。

“逃犯永远都是威胁。”孔蒂说。

林赛正在电脑前搜索冰岛人的背景资料，却一无所获。于是她放弃这个念头，抬起胳膊伸伸懒腰，打开水壶的开关，打算再给自己冲杯咖啡。

等着水烧开的时候，她检查邮件，不过没什么特别引起她注意的

内容。她冲好咖啡，又开始处理起文章来。她应该用点儿记者的技巧来完成这段内容，然后再把它交给都柏林的主编。

《追捕冰岛人的行动在恐怖与神秘中落幕》

她喜欢这个标题，不知道弗兰克会不会采纳。

安康圣母教堂坐落于威尼斯大运河与潟湖上的圣马可区之间的一处狭长陆地上，是威尼斯最负盛名的古老教堂之一。意大利精英特工小队深夜于此处展开了行动，人称冰岛人的恐怖分子终被警方逼入死角并击毙。

据意大利对外情报安全局（简称AISE）的负责人称，今晚前些时候，乔恩·斯蒂芬森被困于此，并与警方近距离进行驳火。

据了解，AISE特工仅凭直觉认为乔恩藏匿在教堂内，重重包围教堂后，潜伏了数个小时。

然而，向冰岛人开出致命一枪的凶手仍未查明。消息来源称，AISE意欲活捉目标，以便审问此人在威尼斯犯下的各种恐怖罪行。他不仅仅是谋杀两名挪威政府官员的凶手，而且与几乎夺走巴基斯坦总统性命的自杀式爆炸也有关系。

有消息表明，开枪的凶手有可能是一名职业杀手，从冰岛人开枪袭击挪威官员后便对其穷追不舍，但该消息并未得到证实。访问过几名当地平民和游客后，我们认为冰岛人除了在躲避AISE特工的追捕外，还在躲避该神秘人。

迄今为止，并无来自AISE或意大利政府机构的人士对此事件发表评论，而从冰岛人尸体中取出的子弹已送鉴证部门检验。

与此同时，针对失踪的爱尔兰女士以及前爱尔兰共和军恐怖分子谢默斯·奥卡拉汉的搜索仍在继续。该女性炸毁飞机的意图流产后，在精神病院治疗期间失踪；冰岛人一伙人于上周被困总督府数天，而谢默斯·奥卡拉汉据说为其中一员。

林赛重新读了一遍，检查错字之后，心中对此视为一篇杰作，随后便把文章附在电邮中发送回都柏林。

完成之后，她梳洗打扮，打了几个电话，便从酒店出发与尼克碰头去了。

五十七

“那么，今天有什么消息？”尼克握住林赛的手。两人在她酒店不远处的圣马可区的曼宁广场见面了。

“消息就是我是个天才记者，”林赛大笑起来，“你呢？”

“没什么消息。上面想尽快把我召回去，看来我在这边的日子差不多结束了。”

“在奥卡拉汉还没抓到的情况下？”

“他再也不是威胁了。再说，我又能做什么呢。我在这里只不过扮演了一个顾问的角色，虽然参与的内容比预想的多。那你呢？”

“我还要在这里待几天，可能要等到他们抓奥卡拉汉和那女人。他们在国内的报纸上仍然是头条新闻。”尼克很快就不能陪她了，但她没把这话说出来。

“你饿吗？”

“不太饿。”

“我也是，”尼克突然停下脚步，紧握她的双手说道，“咱们坐一次贡多拉船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应该坐一趟，毕竟来到威尼斯就不能不游览大运河。”

林赛丝毫没有犹豫。“说得太对了。”两人走向最近的河岸，打算游览一次。

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停靠了几条船的码头。他告诉林赛，自己去附近的露天咖啡馆里找那些正在享受咖啡的船夫，让她在这里挑选贡多拉。

然而等他返回码头时，她已经不在了。

他等了十五分钟，希望她能回来。他又待了一阵子，才断定她不会回来了。

“我打过她手机，她不接。”尼克站在保罗·孔蒂面前说道，“肯定发生了什么事。”

“你说了好几遍了，”孔蒂回答，“听着，这里有失踪人口问讯处。这不是我们的份内事，除非她消失了48小时以上，才会引起警方的重视。即便那样，我也怀疑他们是否有足够的人力去搜索。”

“前一秒她还在那，下一秒就消失了，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我已经去过她的酒店房间，她刚刚给都柏林的主编发过文章，虽然上面写着大量的推测，但我相信她已经接近重点了。”

“然后呢？你想表达什么？”

尼克沮丧地摇摇头，已经快要相信自己的推断了。“或许什么人想灭口？”

“我读过报道了。你确信这事跟我们无关？”

“你读过了？在哪读到的？”

“报道已经在《爱尔兰时报》官网上发布了。评论很中肯，而且就像你说的，很大可能接近重点了。”

“那她为什么会失踪？”尼克恼怒地问道。

“你到底跟这个记者有多亲密？”

这触动了尼克的神经。好问题，他心想，比我想象中还要亲密。“那么你也没办法了？”

“听着，”孔蒂屈服了，“我会把她的消息传达下去，也会向搜索队施加压力，不过别的我就无能为力了。你跟她的报社联系过吗？”

“都柏林的报社？没有，也许我应该联系一下。”

随后，尼克给林赛的主编打了电话。不过弗兰克也没有她的消息。是的，她传过一份最新报道，不过明早她才会再联系他。

“有什么问题吗？”

尼克犹豫片刻，然后说了谎话：“我跟她约好了今天见面，但没能

联系到她。手机打不通。”

“肯定没电了，信不信由你，那姑娘连充电器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弗兰克说道，“你是哪位？”

“尼克，尼克·萨瓦斯。”

“哦对，她跟我提过你。如果她打电话了，我会让她联系你。”弗兰克说道。“哦，既然你打来了，有没有关于奥卡拉汉和那女人的最新消息？”

“我不知道。”尼克说罢，挂断电话。

他又回到了林赛的酒店房间。没什么可疑之处，跟上次见到的一样。他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街道和下方的运河。

你在哪儿？

他刚要把手机放回上衣口袋，感到大腿上传来一阵振动。是短信，他迅速打开手机。

救命，上面只有两个字。是林赛发来的。

辛妮德此刻毫无睡意。奥卡拉汉就像被意外威胁逼上绝境的疯狗一样，而林赛·米歇尔根本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这么愚蠢。

“听着，我是记者，我只是在工作而已。”

“别他妈说得跟真的似的。”奥卡拉汉怒喝道，朝她挥舞着手枪。

“好吧，我跟踪你是因为你很眼熟。”

“然后你想干什么？”

林赛看了他一眼。问得好。问得很好。 “那么，”林赛顺从地说，“你现在要怎么处置我。”

奥卡拉汉只离开公寓几分钟去买食物和水，就被林赛发现他离开商店，她当时决定跟着直觉走，结果便有了现在的场面。

“这个嘛，很明显我不能放你走。”奥卡拉汉说着，谨慎地朝辛妮德的方向看了看。

辛妮德起床站直身体。“结果还是一团糟吧？”她小声嘀咕道。她在想，自己先前有机会的时候应该动手的。

“你要杀了我吗？”林赛惊恐地吞了吞口水。

“我现在不是杀手。”奥卡拉汉说。

“那倒是，你只为了钱杀人，”林赛稍微恢复了镇定，“那么，你到底来威尼斯干什么？”

谢默斯盯着她：“你是记者，你来说。”

“你真想干掉那些挪威人？”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怒喝道。

“冰岛人死了，你知道吗？”

“不、不知道。”奥卡拉汉略显诧异。

“看起来是俄罗斯人干的。”

“俄罗斯人？”他大笑起来，“果然是记者。想到什么就编什么。”

“那你以为是谁对你开的枪？在法庭外面瞄准你的可不是警察。”

奥卡拉汉摇摇头。这个女人理清了整件事，而且说得很有道理。

“他们会到处找我。”

辛妮德走到奥卡拉汉面前。“她说得对，我们不能把她关在这里。”

“你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但她是对的。他们在找她。一旦他们找到了她，也就找到了我们。”辛妮德争辩道。

奥卡拉汉知道她说得对。他举起枪顶着林赛的前额，只说了一句：“妈的。”

五十八

尼克满心忧虑。他很自责，也很无助。他再次拨通了林赛主编的电话，不过对方仍没收到消息。

在解决这件事之前，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开威尼斯。

他的手机铃声响起，是保罗·孔蒂。“我们可能查到了线索。半小时后指挥部见，到时候我能收到更多消息。”

尼克立刻穿上外套，离开了酒店房间。等他到达安全局指挥部后，孔蒂正在跟他的精英部下召开紧急会议。尼克从咖啡机里斟了一杯咖啡，焦急又满怀希望地等待着。

“我们或许可以松一口气了，”孔蒂出现之后，跟尼克握了握手，“来，”他朝尼克扬手，示意他进入临时作战指挥室，“我们从监控录像里看到这个。”

尼克身体前倾靠近屏幕。人影不是很清楚，但看起来很像林赛。她在门与门之间躲藏着身影，似乎想跟踪什么未知人物。

孔蒂暂停画面：“仔细看看，你怎么想？”

“我觉得你是对的。这个录像是什么时候在哪里拍到的？”

“跟她消失时间差不多，就在几条街以外的地方。”孔蒂回答。

“你认为她想干什么？”尼克看着屏幕问道。

“我们认为你可能会想到什么。”

“正如你所说，她好像在跟踪神秘人。”

“没被拍到的某个人，你觉得会是谁？”

“只可能是奥卡拉汉，或者那个女人。”尼克推断，“问题是她现在在哪儿？”

“我们的想法一样，”孔蒂回答，“所以，我们现在把所有搜查力量集中在那片区域里。如果她在跟踪奥卡拉汉，他有可能就藏在那附近。奥博尔可能也跟他在一起。这会成为本案的巨大突破。”

多亏林赛做的蠢事，尼克心想。或者说是，调查天赋。

“我们要怎么处理她？”辛妮德转身对正在反绑林赛双手的奥卡拉汉问道，“我们总不能带着她。”

“我们也不能把她留在这里。”这么久以来，奥卡拉汉头一次感到恐慌。“你他妈为什么要多管闲事？”他怒吼着，双手勒住林赛的头，把她拉到自己面前，让她感受到自己话语里的恶意。

他弄疼她了，但她不能让他知道，那样他就得逞了。“只是工作而已。”她低声回答道，目光转向辛妮德寻求帮助。“他们知道我失踪了，会到处找我的。”

“你早说过了，”奥卡拉汉低声吼道，“我不杀女人，也不想杀你，但是你自己找死。”

他的目光转向辛妮德，而她却看着别处。他是对的，但她又能怎么样呢？她看着窗外下方的运河。就在这时，她看见警船正缓慢地从水面上朝公寓楼的方向移动。她离开窗边。“他们好像已经开始搜索了。”

奥卡拉汉从她的眼中看到了恐惧，他走到窗前，小心翼翼地看着正在逼近的船只。“他们不知道我们在这里，”他发现警船经过窗户下方，最后消失在视线中，“不过找到这里只是时间的问题。”

这正是辛妮德所想的：她动手也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已。然而，林赛的介入使得事情复杂化了起来。

奥卡拉汉把枪扔在辛妮德旁边的床上。“看着她。”他说罢走向门口。

“你去哪儿？”

“看看地下室，也许能找到艘小船。我们今晚必须离开。我五点钟回来。”

他一走，林赛就对辛妮德说：“收手吧，不然的话结局将会陷入灾

难。”

“谁陷入灾难？”

“我，”林赛一边回答，一边在绑着自己的木椅子上难受地动来动去，“还有你和他。”

“我不会让他伤害你的，如果你在担心这个的话，”辛妮德向她保证道，“我知道你想帮我，但我现在不需要了。其实我很高兴，我知道我该干什么，等到事情结束了，或许你就明白了。或许有一天，所有人都能明白。”

门猛地打开了，奥卡拉汉被推进来，跪在辛妮德面前。

“看看这里都有谁？”雅科夫说着，走进房间，他的枪口朝下，指着倒霉的爱尔兰人。

“怎么回事，你他妈是谁？”辛妮德尖叫一声，她看着眼前的这个俄罗斯人，又低头看看奥卡拉汉。

“受人钱财而已，”雅科夫说，“非私人恩怨。站起来！”

奥卡拉汉挣扎着站起身对辛妮德说，“他是负责处理后患的，”奥卡拉汉直视着俄罗斯人的眼睛，“没错吧？你是来善后的。”

“还以为在法庭外面干掉你了。怪我大意，让你溜了，”雅科夫回答，“不过，我还是来了。”

“为什么？”奥卡拉汉问道。

“跟你一样。我只是做事而已。我从不问问题，”俄罗斯人瞄了一眼辛妮德，又看看林赛，“你不打算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五十九

“虽然机会渺茫，”尼克说，“我们怎么能查出威尼斯里哪处房屋属于爱尔兰人，或是跟爱尔兰人有关？”

“什么意思？”孔蒂反问。

“奥卡拉汉肯定躲在什么地方，我猜是安全屋。从爱尔兰和此地的联系来看，城里肯定有爱尔兰人活动的迹象，他们很有可能会买房子。”

明白这种可能性后，孔蒂缓缓点了点头。“这里的确有一些爱尔兰人的住所，你说的没错。有些人在这里置办了第二住所，大部分都是公寓。对、我马上让人去查。”

很快孔蒂便拿到了一份威尼斯市内爱尔兰人名下房产的长名单。这个数量着实让他惊讶，外国人为了圆威尼斯之梦，不惜花重金投资，原住民本不该像这样被逐渐挤走。

“这可不是件轻松的事，至少有三四百所房子。”孔蒂抱怨道。

“不过在林赛失踪的区域有多少处？那些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尼克说。

“等等。”孔蒂说着开始把名单按区划分。付出三十多分钟的努力之后，名单缩短至十五个。“我们需要更多人手。”他说罢，拿起电话。

“我有什么能做的？”尼克越来越激动了。

“什么都不做，”孔蒂回答，“我们要做的只有等待，把房子都检查一遍需要一段时间，而且远不止这些。”

尼克失意地叹了口气。孔蒂是对的。

就在这时作战指挥室的房门打开了，乔治·卡里帕里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下走了进来。

“头儿，你怎么来了？”孔蒂不知所措地问道，走上前去跟卡里帕

里握手。

“我出院了，他们想让我再休息一周，我告诉他们没门儿，我可好得很。跟我说说情况吧，”他说着看了一眼尼克，“还没走？”

“我们似乎发现了奥卡拉汉的踪迹。现在走未免太不应该了。”

“还有一个爱尔兰记者失踪了，尼克的好朋友。”孔蒂补充完，继续汇报最新动态。

林赛身上弄湿了，刚才辛妮德开枪打中了俄罗斯人，他的脑浆喷在远处的墙上，到处都是。

他没看见。当时他正站在奥卡拉汉旁边，用枪指着他的太阳穴，威胁着要杀掉他。而坐在床边的辛妮德，伸手摸到枕头底下，拿出谢默斯之前扔给她的枪。

“放下枪。”她对雅科夫喊道。他不但没理她，反而当面嘲笑她，随后他就死了。

此刻他躺在地上，头中两枪，而辛妮德对此毫无感觉。

林赛闭上眼睛，不想看见眼前恐怖的场面。奥卡拉汉慢慢回过神来，跨过尸体走向辛妮德，伸手要枪。“欠你一个人情。”他说。

辛妮德把枪拿开。“我想拿着，”她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谢默斯耸耸肩，淡淡地笑了。“无所谓，”他小声嘀咕，“反正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顺便一提，天一黑我们就离开。”

“他呢？”辛妮德看着雅科夫的尸体，问道。

奥卡拉汉转向尸体。他弯下腰，从雅科夫手里拿走枪，顺便也拿走了他口袋里的手机。“他用不上这些东西了，”他说着看向辛妮德，“我们早些把他扔进运河里。”说罢，他从床上扯下毛毯，盖在尸体上。

林赛再次睁开眼时，映入眼帘的只有木地板上的一片血泊，以及

覆在尸体上的毯子。

尼克，尼克，你在哪？

奥卡拉汉仔细端详起雅科夫的枪——里面满膛子弹，随即把它放进自己的口袋里。接着他看看手机，打开通讯录。只有一个电话号码，没有名字。

他按下拨号键，等待接通。

谢米安德沃金喝完伏特加，正想再去酒店房间的小酒柜里倒一杯时，电话响了。

“搞定了？”他问道，透过窗户看着大运河。

奥卡拉汉不确定这是个问题还是在陈述事实，他拿开电话，看看刚才拨打的号码，按下了结束通话按钮。

德沃金疑惑了。他的手指停在重播键上，但最后还是没有按下去。如果是信号问题，雅科夫会打回来的。于是，他等待着，可终究还是失去了耐心，重新拨通了那串号码。

奥卡拉汉接了电话，却没说话。德沃金紧张地听着，却迎来一片沉默。

“雅科夫？在吗？雅科夫？”

奥卡拉汉低头看看尸体。“雅科夫刚刚离开这里。”他说。

“奥卡拉汉？”

“你是谁？”这个爱尔兰人问道。

“要杀你的人。”德沃金说罢，挂掉了电话。

奥卡拉汉看看辛妮德，又看看林赛。他跨过尸体盯着窗外。天还没黑。“我想我们最好现在就走，”他下定决心，“麻烦快来了，咱们走。”

“那她呢？”辛妮德问道，目光转向林赛。

“她就留在这里。”奥卡拉汉说着抓起辛妮德的胳膊，把她往门口

拽。“赶快。”

两人迅速走下地下室，向着运河边停靠船只的地方赶去。奥卡拉汉在辛妮德前面解着绳子，她退了一步，心脏“扑通扑通”地跳着，犹豫着该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她很快做出了决定，恰好此时奥卡拉汉发现了正在逼近的危险。“回去！”他喊道，跑离小船，把辛妮德推回地下室。“警察。”

警船慢慢靠近，全副武装的警察在船上扫视着运河两岸的高楼大厦。奥卡拉汉和辛妮德屏住呼吸，看着他们离开视线范围。

“我们得马上走。”奥卡拉汉说着，又朝停靠的小船走去。

“不。”辛妮德的声音微弱又颤抖。她决定了。“谁都别想走。”她掏出枪，瞄准谢默斯的脑袋。

奥卡拉汉难以置信地盯着她。“你疯了吗，女人？”他怒吼，“你他妈在干什么？”

“我要射死你。”辛妮德说着，手指扣在了扳机上。

六十

尼克在孔蒂的笔记本上打开威尼斯的谷歌地图，锁定了市内的多尔索杜罗区，那里非常受爱尔兰投资商的欢迎。

“这里，”尼克指着夹在运河与圣玛格丽塔商业区中间的住宅区，“根据你提供的信息，这里有很多第二住所和度假住宅，因此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切入点。”

孔蒂转而问自己的上司。“你怎么看？”

“去吧。”卡里帕里看着尼克答道。

“应该会有住宅登记，”卡里帕里说，“我们认不认识市议会的人可以帮忙省掉繁文缛节？锁定在多尔索杜罗区。”

孔蒂打了几个电话。“他们会在半个小时内发给我一份名单，”他说道，“我认为我们应该出发了。”

“越快越好。”尼克嘀咕着抓起外套，检查了一下手机，没有新信息。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奥卡拉汉反驳道。

“我已经弄清楚了。”辛妮德紧握着手枪说道。她克服了恐惧，重新掌握局面。“你甚至都不记得她们的名字。”

“名字？”

“她们的名字是路易丝和安吉拉。”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说的是在国内的时候，在伯格赛德的时候，你袭击英国巡逻队的那天，有两个小姑娘死了的那天！”

奥卡拉汉想起来了。辛妮德从他的表情看出这一点，她朝他挥舞着手枪：“所以我要杀了你。”

“听我说，我是去那里布置炸药的，其他人拿着枪。他们才是开枪的人，不是我。”

“我一开始也是那么想的，但我不傻。我听得见，看得见，”辛妮德说，“我听到你的声音，看到了你，一副大人物的样子，告诉你的同伙你是如何在科尔姆害怕得逃走了之后拿过他的枪，然后朝士兵开枪，真奇怪你为什么没连他一起杀了。”

奥卡拉汉用力吞了口口水，朝辛妮德走去。“听着，你当时不在场，你不知道情况。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他妈的可是在打仗啊。”

“别靠近我，”辛妮德怒喝道，朝奥卡拉汉挥舞着手枪，“我在场。路易斯和安吉拉根本没有生还机会，打死她们的枪跟你们当时用的武器一样。我加入之后不久拿到法医报告的时候反复核查过了——正是科尔姆的手枪杀了我的好朋友，就是你杀了我的好朋友。去死吧你！”

她扣下扳机。子弹打中奥卡拉汉的左肩，他失去了平衡，笨拙地摔倒在浮码头上，开始朝小船的方向爬。辛妮德又开了一枪，打中他的后背。他翻过身，拿出从雅科夫口袋里捡到的枪。他举起枪，一连串子弹射到小船一侧，碎裂的木头四处飞散开来。

辛妮德趴在地下室的地上，匍匐着寻找隐蔽，更多子弹朝她的方向飞过来，而奥卡拉汉爬起来，看着运河另一侧子弹飞来的方向。

两艘警船出现在运河上，它们飞快地朝现场驶来，闪烁着蓝色的警灯。

辛妮德站起来，想弄清状况。奥卡拉汉从船上爬出来，爬上浮码头。“帮帮我！”他一边呼叫，一般朝她爬过来。

她本能地跑向他，扶起奥卡拉汉，把他拖回地下室，又一轮子弹从他们身边飞过。

保罗在指挥船上，同行的还有尼克和一队训练有素的枪手。他们在运河对岸远处侦查到带枪的男人，便在枪火之中朝着对方逼近。

“带我离开这里，”奥卡拉汉说，“回去，回去。”

林赛解开双手，刚要站起来，辛妮德便拖着受伤的奥卡拉汉冲进房间。“帮帮我，”她说，“他中枪了。”

“哦，我的天啊！”林赛惊呼道，看着爱尔兰男人的伤口里汩汩流出的鲜血。“发生什么事了，谁开的枪？”

“我，”辛妮德说，“我们来不及了。”

等等，林赛心想。我在干嘛？“我不能。”林赛说着走向门口。

辛妮德用枪指着她。“你没得选。”她说。

“我们都有选择，辛妮德。你一直都在做错误的选择。我要走了，你阻止不了我。”

辛妮德抬起枪，对天花板开了一枪。“下一枪就是你！”她尖叫道，“快来帮忙！”

林赛深吸了一口气，走到奥卡拉汉身边。他此刻瘫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她撕开他的上衣，露出了肩膀上的伤口，继而把他翻向一侧，看见了背部的枪伤——他失血过多了。

“他必须去医院。”林赛说着，抬头看看辛妮德，她的注意力正集中在窗外。两艘警船已经在运河远侧靠岸，枪手也已就位。

“没关系，”辛妮德说，“他们不知道我们在这儿。”

“什么？”林赛不解地说道，“你没听见我的话吗？他必须去医院，不然他会死的。”

辛妮德转身对着林赛。“所以呢？”

“所以，你想让他死吗？”

“差不多吧，”辛妮德回答，“他罪该万死。”

奥卡拉汉想坐起来，但背后的疼痛压倒了他。“找医生，随便什么医生！”他高声嚷道。

辛妮德离开窗边，俯身对奥卡拉汉耳语道，“你马上就会流血而死了，你这个杂种。”

林赛瞪大眼睛看着她。“我听到了。发生什么事了？我到底错过了什么？”

就在这时，一颗手雷从窗户飞进来，满屋子都散开刺眼又呛人的催泪瓦斯。混乱之际，三个带着枪的人和穿制服的警察冲了进来。

“所有人趴在地上！”一个男人大喊道。

辛妮德趴在奥卡拉汉旁边。“他们不能把你从我身边带走。”她大喊着把枪对准他的太阳穴。“这枪是为了路易斯，这枪是为了安吉拉。你这该死的，我爱你！”

她开了两枪，一名带枪的探员朝她的头和后背开了数枪。她倒在奥卡拉汉的尸体上，两人的血在地板上汇集成河。

“别开枪！别开枪！”林赛哭喊道，蜷缩在角落里。尼克和保罗走进了房间。

尼克冲到她身边，把她抱在怀里。“结束了，”他低声说，“有我在，都结束了。”

六十一

午后的阳光划开了潟湖上冉冉升起的薄雾，圣马可广场上回荡着小提琴家汉德尔的清唱曲——《时间与真理的胜利》，林赛和尼克在一旁观赏。

他们在户外舞台右边的桌旁坐下，等待服务员端上两杯香槟，作为他们威尼斯之旅结束的标志。

“这真是个美丽的城市，”林赛若有所思般喃喃自语，“我不由觉得，发生的那些事情亵渎了这份美丽。”

“我明白你的意思，”尼克赞同道，“不过到下个月的这个时候，它将永远成为历史。生活还要继续，看看你周围，大家对上个礼拜到现在发生的事浑然不知。你和我？跟他们不一样。这就是生活。”

林赛笑了。“没错。只不过是某份报纸上的某一个头条、某一篇文章而已。”

“那咱们说点儿别的吧。”尼克靠在椅子上，“我跟你说过我有个孪生兄弟吗？”

“没说过，他什么样？”林赛问道。

“当然，”尼克回答，“跟我一样！”

“这当然，可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尼克说道，“他是军人，有军阶的，脾气很暴躁。”

“你跟他一起当过兵吗？”

“天哪，当然没！我们的关系还没那么好。我可不知道在战场我信不信得过他，他很自我。”

“你最近跟他见过面吗？”

“很长时间没见过了。他现在可能在世界的另一头，很有可能回到伊拉克或者阿富汗去了。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他还活着，不然的话肯定会有人上门通知我。”

林赛的视线越过他的肩膀，想着他们的酒什么时候能上来。她的目光又落到尼克身上，他的表情告诉她，他的思绪飘向了其他事情。“想什么呢？”

“有时候我真挺担心他的。”

“很正常，”林赛回答，“不然你就不是人类了。他有老婆吗？”

“你开玩笑吧。谁会嫁给他？反正，他是不适合结婚的那种人。”

“那你呢？”

“我怎么了？”

“是适合结婚的类型吗？”天啊，我都说了什么啊！

尼克露出微笑：“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也许有一天我会告诉你。话说回来，你呢，后面有什么打算？

“等我回到都柏林以后，弗兰克想见我。我有种预感，他要重开国际版了。”

“那么，对你来说是好消息。”

“希望如此，”林赛说，“你呢？”

“我明天飞回伦敦做简报，之后，谁知道呢。我以前说过，我在凯里郡有个很不错的地方。我很珍惜安静祥和的生活，但是哈里说……”

“哈里是谁？”林赛打断道。

“伦敦的上司。哈里·威廉森。他说他有个任务要交给我。”

“比如？”

尼克耸耸肩：“不知道。我只知道伦敦方面对共和军反叛分子日益增长的威胁非常担忧，这指的可不仅仅是资金募集的活动而已。他们越来越嚣张，肯定还会有其他活动，更有甚者还将触手伸到了爱尔兰之外。他们失去了美国方面的协助，不得不另谋出路。我的意思是，谁能想到他们会跟冰岛人这样的人合作呢？万事皆有可能。”

林赛全神贯注地听着他的话。说得很有道理。她预感又有大新闻要来了。

“还有，你也不能忽视来自基地组织的不间断威胁。很快他们就会在伦敦大干一场，我们必须赶在他们前面。”

“我们？”

尼克看着桌对面的她。“不管怎么样，”他消去脑海中的想法，继续说道，“我听说温特伯顿和他的朋友将被引渡回英国，面临一系列指控。你会去吗？”

“如果弗兰克想要这个新闻的话我就会去，但他可能会让新闻协会的家伙跟进这件事。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样？还有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跟石油和北极圈有关。他们想抢在俄罗斯人前面插一脚。我只知道这件事情仍要通过法庭解决。挪威希望得到绿灯放行，不过这事已经涉及到了联合国。整件事太复杂，我也不想知道。其实，我根本不在乎。他们大概会被判坐牢。”

“那才对，”林赛说，“我觉得，气候变化、全球变暖，全都是骗局。我当然也不会像那两人，对那些事情那么看重。他们叫什么来着？苏珊和威尔。可怜的家伙，出现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不过，至少他们活下来了。”

“还有巴基斯坦总统。俄罗斯人算是救了他一命，打死了穆斯林。显然他们不喜欢留有后患，留下任何指向他们的线索，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雇佣乔恩来干些肮脏的活儿，”尼克说道，“至于那个穆斯林，他真是个精神失常的混蛋。”

林赛摇摇头。“也许不是。有那么一段时间，巴基斯坦看似慢慢恢复，其实不然。他肯定是强烈地预感到了国内形势的走向，不管是错还是对，他做了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有时候现实就是这样。”

“你身上的爱尔兰味道又出来了。”尼克笑着把手伸到桌子对面，拿起她的手。“希望你不是反叛分子。”他打趣道。

“天啊，当然不！我可不想再经历那种事了。罗伯特·戴维森的枪击案有什么消息吗？”

“似乎是意大利探员开出了致命的一枪。出现在窗口的男人。换了你会怎么想？就像你说的，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这就是命运。”

“那我们呢？我们会怎么样？”林赛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

天啊，我在说什么？

好在这时香槟送到了。

穿戴整洁的服务员脸带微笑，用托盘送上香槟。“希望你们在我们美丽的城市里过得愉快，”他说，“在庆祝什么特别的事吗？”

尼克举起酒杯。林赛也举了起来。他们相视而笑。“希望如此。”尼克说道。而林赛的脸上也洋溢着温暖的神色。

他们都不知道未来将会如何，然而多年以后，两人仍会回忆起此刻的时光。

关于作者：

大卫·W·斯托克斯是一名广播电台记者，在“独立广播新闻”供职多年，报道“北爱尔兰问题”的各大事件。

他曾凭借对前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访问北爱尔兰的报道获得“索尼奖”。

北爱尔兰的出版公司4SM历史悠久、声名卓著，出版过大量商贸方面的杂志。目前，大卫出任其编辑。

围猎黑色星期五

大卫·W·斯托克斯 (David W Stokes)

廖莉 成晓敏 刘丝璇

围猎黑色星期五

“索尼广播学院奖”得主大卫·W·斯托克斯继《冰岛人》后再推力作，
一场足以摧毁英伦三岛的惊天大阴谋即将展开。



大卫·W·斯托克斯 (David W Stokes) · 著

廖莉 · 编辑

廖莉 成晓敏 刘丝璇 · 译

一场惊天大阴谋，一桩被掩盖的罪恶，一颗决意复仇的心，一段民族宗教血泪史
尼克和林赛这对最佳搭档又该怎样来解开错综复杂的谜团？
真相原来一直在身边！

Fiberead
- 2016 -

献给我最亲爱的妻子洁姬

没有她的支持和鼓励

我无法完成此书

内心疯狂滋长仇恨，

真理探索始于逆境。

——拜伦勋爵（1788.1 - 1824.4）

围猎黑色星期五

序章

第一部分

第1章

第2章

第3章

第4章

第5章

第6章

第7章

第8章

第9章

第10章

第11章

第12章

第13章

第14章

第15章

第16章

第17章

第18章

第19章

第20章

第21章

第22章

第二部分

第23章

第24章

第25章

第26章

第27章

第28章

第29章

第30章

第31章

第32章

第33章

第34章

第35章

第36章
第37章
第38章
第39章
第40章
第41章
第42章
第43章
第44章
第45章
第46章
第47章
第48章
第49章
第50章
第51章
第52章
第53章
第54章
尾声

序章

他们花了好几个星期才设好陷阱，今晚就收网见血。士兵们猫在山腰狭小的防空洞里，个个都神经紧绷，蓄势待发。

他们在夜视瞄准镜里看到五个身形魁梧的恐怖分子从山下向他们爬过来。士兵们兴奋得心跳加速，但是谁都不敢说话，全都屏住呼吸静待事态发展。

恐怖分子在山坡半腰停了下来：其中两个开始挖坑，另外三个在一旁放哨，全然不知有人正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引爆点很快就挖好了，一个恐怖分子牵着引线往山腰的铁路跑去：他们早就在铁轨下面埋好了炸药。

引线安好，他又沿着铁轨走了几百英尺，蹲下去检查第二个装置。这个装置是用来袭击安全部队的：第一次爆炸后，他们肯定会立即赶往这个区域进行查探。

士兵们耐心地看着他把定时器设置好后回来跟其他人会合。他坐在石头上点燃一支烟，其他人都围过来询问何时引爆铁轨下面的炸弹。士兵们事先在防空洞口埋好了远程监听器，每一句话都听得一清二楚。

“我想我们还是等一下，”其中一人说，“搞不懂我们为什么不直接炸火车呢？”

“接到的命令是让我们炸铁路，”另一个人回答，“照命令行事。”

“还他妈没炸过火车呢。那他妈的可是头条新闻。”

“错，不能滥杀无辜。弄死几个英国佬就行了。照命令行事。做完走人。”

坐在石头上的恐怖分子狠狠抽完最后一口烟后起身四处张望：夜色漫漫，风声萧萧，月亮偶尔在云层间露出大圆脸。看来要下雨了。

“谁来当英雄引爆？”他问道。还没人来得及回答，突如其来的照

明弹就划破天空把黑夜映成了白昼。一辆铰链式卡车迎面冲过来，耀眼的车灯打在他们身上。那一刻，他们惊慌失措得就像一窝被吓坏了的兔子。

“快趴下！”曳光弹呼啸而来，一个恐怖分子大声喊道。

年纪较小的一个恐怖分子当场就被吓得尿了裤子，另一个也被枪声吓得扔掉武器，慌忙用手捂住耳朵闭上眼睛。他俩都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实战行动，他们本想坐在电视机前看场足球比赛的。现在他们可算知道了，“自愿参加”可不是什么明智的决定，但是那帮老资格老滑头让他们没得选择。

没过多久，一架英军直升机飞到山腰上空，机上的探照灯明晃晃地照着这群恐怖分子。其中两个人急忙举起步枪朝头顶的直升机一阵狂射，直升机赶紧躲避到一边。这时，早在防空洞里等得不耐烦的士兵们冲了出来，开始围剿恐怖分子。

他们接到的命令是不留活口，于是迅速缩小包围圈大开杀戒。

子弹击中一个正在逃窜的恐怖分子后背，巨大的冲击力将其掀翻在地，鲜血从左肩胛骨下的洞里涌出。他翻转身体大口喘气，盯着天空，眼神慢慢空洞下来。他想大声呼救，却无法出声。他浑身发冷，瞪着双眼回想自己是怎样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不想为爱尔兰而死，可这由不得他来做主。

其他恐怖分子想过来救他，都抽身乏术。一切都乱套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早已无处可逃，只得孤注一掷地反抗，激烈的枪声在山腰回荡。

“我们完蛋了，”趁着交火间歇，其中一人转身对着那两个年轻人说：“你们赶紧逃吧，我们尽可能地拖住他们。不要忘了我们。赶紧跑！快跑！跑！”

两个少年急忙起身，深吸一口气没命地朝山下跑去，很快消失在黑暗中。剩下的两个恐怖分子端着AK47突击步枪继续跟英军火拼。

等那两个少年安全跑过铁路时，火拼已经结束。不用别人来说，他们清楚结果是什么。

第一部分

第1章

一个清爽的春日早晨。七点半，一辆红色双层大巴在伦敦南部国王大街上的公交车站停了下来。车站对面的星巴克早已是一片忙碌景象。

少年马丁·麦康纳基靠边挪了一下，让一位母亲和她的两个孩子先上车。他不赶时间，也不在乎有没有座位。他不知道是否有人注意到他恐惧的眼神，或者是他尿湿了的裤子。

他紧张地冲司机笑笑，晃了一下学生公交卡就急忙冲向车尾。书包重重压在他身上。

车开了。马丁盯着窗外，不知道家里现在怎么样了。

早上他还在熟睡，父母也才刚起床换衣服，两个持枪的蒙面歹徒就闯了进来。一家人被赶到厨房，他从未见过父母如此恐惧的神情。

歹徒要他的书包，他赶紧到卧室把书包拿了出来。他们把里面的书和笔一股脑地倒在地上，然后命令他去穿好衣服准备走人。

等他穿好校服出来，那个红发歹徒把书包塞给他，用爱尔兰口音冲他吼道：“想要你父母活命的话，就乖乖照我们说的做。”马丁只能点头答应。接过书包，书包死沉，但他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

马丁的父母眼睁睁看着儿子费劲地把书包背好出了门。人行道上，一个男人悄悄靠过来，冲马丁冷冷一笑。

他只说了一句话：“马丁，我送你去车站。”

现在，坐在车上的马丁使劲儿盯着窗外，不想让人看到他的眼泪。他不知道书包里装的是什麼。他想打开看个究竟，但又不敢。现在还不是时候。有那么一刻，他甚至想要跳下汽车狂奔回家，但恐惧让这种想法只是一闪而过，旋即消失。

今天将是他这辈子最糟糕的一天，而一切才刚刚开始。

曾经，她年轻貌美，但大好前程却在瞬间被他们摧毁。

曾经，她以为自己能够梦想成真，但在那个可怕的下午，美梦变成噩梦。

她的父母虽不富有，但也能维持生计，而且他们的精打细算让常人咋舌。家里的孩子中她因此受益最深——父母一直供她读到了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她的未来原本一片光明：她曾考虑过从事金融业或者房地产业，不过她所有的闲暇时间都在跟着最好的老师学习话剧和戏剧表演。所以，是的，曾有大把的机会等着她，她却一直举棋不定。直到那一天，命运逆转，她被打入了黑暗的深渊。

她甚至想过背弃严格的天主教教规，去伦敦过一种光鲜亮丽的生活。宗教信仰给过她什么好处呢？她事后回想，实际上最初在某种程度正是她的宗教信仰把他们给招惹过来。当然，还有那时的政治氛围。

如今，对功名利禄的渴求已成昨日旧梦。飞逝的时光在她身上烙下深深印记，她也有了这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不奢侈豪华，也不狭小简陋。现在除了失业，她什么都不怕。因为这份工作还可以让她完成余生唯一的目标。可是一想到未来，她仍忍不住打起寒战。

是的，他们终究会为多年前的所作所为付出沉痛的代价。而她，也终于可以心平气和、毫无遗憾地离开人世了。

快了。一切都已基本安排妥当。这是她自己的决定。他也没怎么劝过她——她坚定倔强的眼神表明她心意已决。现在后悔也没用，箭已在弦上。

坐在家里凝望窗外，她开始回想早上和顾问医生的对话。他说情况不妙，这是意料之中的事。顾问医生显得比她还难过。

“没法做手术。真的很遗憾，”顾问医生在乱糟糟的桌子后面垂着头，“你有什么家属吗？”

“没有。为什么这么问？”她在努力消化医生的话。

“你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他答道，“可能只有三个月。”

她记得自己笑了，然后看了一眼桌上的台历和墙上的挂钟说：

“哦，用不了那么久的。”

顾问医生显然被吓了一跳。

“你怎么这么肯定？”

“从来没有这么肯定过。我先告辞了。事情太多，时间太少。再见。”

顾问医生默默看着她离开。他一直就觉得她很奇怪。他本想打个电话汇报一下这个情况的，但是想想还是算了，给他们汇报什么呢？

人如果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行为是会变得很反常。但是她的反应却着实把他吓得不轻。这一天他将铭刻于心，因为他会为此抱憾终生。

他带着深深的仇恨来到人世，过着冷漠无爱的生活。直到某日，他找到了生存的理由。

路途遥远，在M6高速公路上他有足够的时间回忆过去，但是过去总是让他难以理解。儿时的回忆从他第一次打架开始：在操场上，他被打得鼻青脸肿，手腕也扭伤了。本以为回家会被父母责打，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英国佬第一次开着装甲卡车冲进村子时，他独自一人冲到车子面前与其对峙，一手拿着石头，一手拿着空牛奶瓶，最后还是母亲跑过来一把抱起他冲回了家。

这一幕他记忆犹新。现在他可以笑着回想起这段往事。就是从那时起，他一步步走到了现在。就在那一天，他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车子驶入了服务区，他停止了回忆。他需要上个厕所再喝点什么。刚好遇到一群穿军装的士兵从咖啡厅蜂拥而出，走向一辆小客车。彼此擦肩而过时他略微打了个寒颤。他不去看他们的眼睛。他们是敌人。

马丁的父亲比尔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恐惧。这些人怎么能就这样闯

进他的家？他们怎么能那样对他儿子发号施令？他们怎么如此猖狂？他冲着被吓坏了的妻子微微一笑，试图以此安慰她。

红头发背对他们看着窗外，监视着马丁直到他消失在街道拐角。比尔瞥见另一个歹徒在拨弄煤气炉。

“你们要把我儿子怎么样？”终于，他鼓足勇气质问闯入者。

顶着一头脏兮兮金发的歹徒走过来，把枪对准比尔。

“找死是不？”他咆哮道。

比尔的妻子深吸一口气，挪过来靠近丈夫，眼睛一直盯着歹徒。

“亲爱的，冷静点。”她轻声说着伸手握住丈夫的手。

“听你老婆的话，”红头发说，“她可说得好。”

“我还是想知道你们要把我儿子怎么样，”比尔语气坚定，伸手抱住妻子伊冯安慰她。

金发男二说话没说径直走到比尔跟前举起了枪。伊冯的尖叫声被巨大的枪声掩盖。比尔被一枪打中眉心，扑倒在地当场毙命。

伊冯冲到丈夫跟前。可是她还没听到第二声枪响，子弹就已打中了她的后脑勺。

“赶紧他妈的走人。”红头发看着伊冯倒在她老公的尸体旁。

“还不行，”金头发边说边把料理台上的烤面包机插上电源，然后打开煤气开关。“记住，别留证据。”

两人才走了半条街，巨大的爆炸就掀翻了楼板，整座房子都开始坍塌，最后只剩一堆冒烟的瓦砾。

第2章

杰克·克罗瑟斯在部队服役了二十多年，这是他唯一熟悉且能融入的生活方式。所以他离开军队是个错误的选择，他为平民生活付出了沉重代价。意识到这一点后，他就独自来到伦敦闯荡谋生。他着实讨厌这份开出租车的工作，即使通过了各种繁杂的测试和笔试拿到了出租车执照，也依旧厌恶。

考试的内容被称为“宝典”，但是杰克却对此嗤之以鼻：不就是要记住伦敦所有街道、死胡同、旅店、旅游景点、酒吧和饭店的地址吗？杰克尤其憎恶的是上夜班、长时间的堵车以及堵车时唠叨抱怨的乘客。

终于有一天杰克等到了机会。一个同事朋友告诉他：听人说有人在招人去国外上班，干的正好是杰克的老本行，而且酬劳丰厚。

“国家和政府才给你多少啊，”比尔·邦德那时候说，“这些人可给得多，还不用交税，而且不想干了你随时可以走人。你觉得怎么样？”

这种时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比尔也当过兵，现在负责招募人员。

“现在，”比尔说，“我到处招老兵做事。你们挣的钱我只抽百分之一，剩下的都是你自己的。决定权在你。怎么样？”

“我不知道，”杰克嘴上这么说，其实心里希望比尔能说服他，诱惑他，鼓励他，甚至是逼着他答应。

“这些人需要一个军事专家。杰克，我可听说你是这行最厉害的，过去是，现在也是。你到底干还是不干？还是你打算下半辈子都在这堵车呢？”

有这句话就够了！

“好吧，比尔。说来听听，不过你听好，我可不保证一定会答应。”

两个月后，比尔就陪着杰克一起飞到哥伦比亚去见他的新雇主

了。

马丁·麦康纳基知道自己本应该去学校，但他还不至于那么蠢；他本应该去找警察，但他也不至于那么糊涂。

他宁愿就此赴死，好让那群绑匪放过他父母。

送他到公交车站的人临走前严重警告过他必须照要求去做，否则就要杀了他父母，像电影演的那样。他还让马丁记住：这不是电影，这是现实！

他知道这不是电影，因为他最终还是打开书包看到了里面装的东西。虽然他从来没见过炸弹是什么样，但那东西看起来就像一个炸弹。那些人要他把炸弹带到学校放在礼堂里。礼堂今天早上有个活动，有一位重要人物到场，所有师生都在那里。至于这位重要人物到底是政府官员还是皇室成员，他也不知道，只听说这是个惊喜。

但是他没有背着书包去学校。他不能这么做，只希望他的父母能够理解他。他祈祷他们还活着，但现在已经是下午了，那帮人应该早就知道他没有按指令行事。

他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照威胁说的那样杀了他的父母。他觉得他们肯定这么干了。这就意味着他现在成了孤儿，而且是一个带着炸弹的孤儿。他完全不知所措。

他转过拐角来到广场，他和小伙伴们放学后总是在这里玩耍，也许他们可以告诉他该怎么做。他开始四处找寻小伙伴，可不知怎么搞的连一个人影都没有看到，平时这个点他们都在这里的啊！

哪知道马丁反而在这里碰上了早上跟着他到公交车站的人。他面色阴沉，吓坏了马丁。他巧妙地抓着马丁的一条胳膊，让人看不出他在干什么。

“你个小王八蛋，”他暴怒地咆哮着，“你这个该死的小王八蛋。”

他抓得马丁生疼，但是马丁紧咬嘴唇并不吭声。他不想让人看出自己在害怕。

“你知道你都干了什么吗？”那人呵斥道，“你都知道你他妈干了什

么好事吗？”

马丁使劲儿咽下口水，摇摇头，紧张地盯着那人。

“跟我走。”

马丁跟着他走了。

她从睡梦中惊醒，盯着卧室里的一片漆黑。好像是做了个噩梦，但她知道那不是梦。她清清楚楚记得一切，甚至能回忆起他们的样子。

一群畜生，一群狗杂种。

他们怎么可以在那样的一天做出那种事而没遭报应呢？他们的罪行被人掩盖了，但是他们终究会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她回家参加三个哥哥的葬礼，根本不知道还有更糟糕的厄运等着她。在道恩区纽利市一个边境小镇的郊外山坡上，哥哥们在一次枪战中被英军打死。

葬礼很感人。人们涌出教堂，抬着三副覆盖了爱尔兰三色旗的棺材走向预备好的墓地。每个人都很清楚，此刻无论是空中的直升机，还是山坡右边的英国情报人员，都在监视着他们。情报人员尽可能地拍下所有人的面容——这是情报收集工作的一部分。

许多参加葬礼的人本来就是忠诚的爱尔兰共和军激进分子、支持者或拥护者。而今天过后，将会有更多的人积极参加共和军，壮大它的队伍。

看着哥哥们入土为安后，她离开教堂独自回家。她和年迈的父母住在这条路前面的一个小村子里。母亲特蕾莎和父亲帕崔克留在教堂感谢前来参加葬礼的人。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

他沿着M25高速路继续前往伦敦，想着就快到藏身之所了，精神为之振奋起来。真是漫长而疲惫的一天啊，他只想倒头睡上一周，但是他没有那个时间。

他得见几个人，虽然并不想见他们。他们都是群蠢货，但却是重要的蠢货。过去他和他们谈过几次，他们都表示要参加。真是一群满脑子空想、受教育过度而迂腐的毛头小子！

他们都发誓要竭尽全力来完成此事，所以他要充分利用他们的热情。他现在只需一个计划。

车子越来越多，他感到越来越烦躁。这还真是无路可走啊。他这么想着，突然看到后方冒出一辆警车，蓝色的警灯不停闪动。

操！

他咽下恐惧，双手紧紧抓住方向盘。通过后视镜，他盯着警车，等着警察招呼他把车停到紧急停车处。

但警察并没有搭理他。

第3章

尼克·萨瓦斯睁开双眼，头疼欲裂。怪不得别人，只能怪自己，因为昨晚酒喝得太多。凯里郡的生活方式就是如此，他也就入乡随俗了。

这里湖泊众多，昨天他专门找了个湖去钓鱼，想借此忘掉最近发生的事情，可是没有奏效。所以昨晚他只好约几个朋友到村里的酒吧喝酒——这些老家伙们从未离开过村子半步。有时他很嫉妒他们的逍遥自在，而有时他们会对他的行踪不定起疑心。

清晨熹微的阳光透过窗帘缝隙照射到卧室深处的墙上。墙上挂着他过世父母的照片，这是小茅屋里仅有的几件私人物品。他曾是英国军队的拆弹专家，两年前退役后就一直蜗居在这里。

他现年四十九岁，曾经的军旅生涯恍若隔世。最初他在北爱尔兰的街道上执勤，然后作为下士被派遣到阿富汗的赫尔曼德省桑金地区执行任务，其间军功显赫。他所在的皇家后勤军团隶属于第11爆炸军械处理部队。不过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在战友惨死后退了役。他试图劝说双胞胎弟弟阿历克斯也跟着退役，但没有成功。阿历克斯的心中仍昂扬着军人的激情与斗志，但是尼克早已心灰意冷。

自从那次谈话后尼克就再也没有见过阿历克斯，只有在这样的清晨他才会想起他，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也许，像他这么喜欢当兵的人，可能还在世上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服役吧。

尼克最后对阿历克斯说的话是“如果需要我，你知道该到哪里找我”。退役后，他一直隐居在爱尔兰乡间。

他掀起被子起床，伸展了一下身子，到厨房泡了杯咖啡拿回卧室。喝了几口，然后开始剃须、冲凉、穿好牛仔裤和运动衫。

结束意大利的历险回来后，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他开始越来越想念过去那种肾上腺激素飙升的刺激生活，想念那种刺激以及林赛·米歇尔。林赛比他小17岁，但是年龄并不重要。

他们最后一次短信联系是三周以前。林赛目前正在贝尔法斯特做一个新闻报道，下个月要去参加《伦敦时报》的面试。她终于要实现她的终极目标了：在一家世界闻名的大报社工作。

林赛一直都在为此努力。她最初是《韦斯特米斯郡日报》的一名菜鸟记者，继而成为《爱尔兰时报》法庭记者，后来因为表现出色，被提拔做了现在的调查记者。

她的第一个重大突破出现在瑞安航空公司从都柏林起飞的航班上，当时一个爱尔兰疯女人试图炸毁飞机。第二个重大突破则出现在她报道威尼斯总督府遭恐怖袭击时。也就是在那时，她在威尼斯市中心邂逅了尼克。

尼克的父亲是希腊裔，母亲是土生土长的剑桥人。所以虽然尼克的姓氏萨瓦斯不像英国人的姓氏，但是尼克这个名字却是不折不扣的英国名字。之前为了对付爱尔兰共和军恐怖分子谢默斯·奥卡拉汉，他受召重出江湖。如今谢默斯·奥卡拉汉已经死了。

他不太确定自己是否赞成林赛到伦敦工作。也许这样想很自私，因为伦敦离都柏林太远了，而且他真的不想最后还是回到伦敦去——没准儿他心中是想回去的呢？

这个想法让他自己也很吃惊。喝着咖啡，他开始考虑哈里·威廉森少将在牛津郡沃克斯豪尔兵营说的话是真是假——他说有任务给尼克。

政府目前极为担心爱尔兰共和军反叛分子日益增长的威胁，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上次在威尼斯发生的事件就是为了替反叛分子筹措资金，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现在，反叛分子们开始不断在爱尔兰以外的地区寻求资金支持，为反对英国统治北爱尔兰而开展的新一轮暴力活动煽风点火。

政府怀疑反叛分子们早就开始在世界各地筹措资金了，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些活动扼杀在摇篮里。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北爱尔兰的和平。一旦恐怖主义再次在北爱尔兰生根，将会给英国带来一场灾难：由于英国兵力已被部署到世界上其他热点地区，所以本土兵力严

重不足。

在威尼斯事件中，尼克本来是不愿意充当什么英雄的。他的确救了林赛和其他几个人的命，但他并不确定自己是否想一直当英雄。看过了太多类似《007》和《谍影重重》的电影，他深知现实远不是那么一回事，鲜少有人能得偿所愿。

但是，威尼斯那一次确实够精彩刺激。他又喝了一口咖啡，思考着下一步要怎么办。

也许我该北上给林赛一个惊喜。不，还是算了吧，她不会开心的。

他把咖啡杯放在床头柜上，又躺回床上盯着天花板继续思考。这时手机响了，打断了他的思绪。

是哈里·威廉森打来的。

“那个任务，你还打算参加吗？”

“这里可是战场，我的英国朋友。你同意支持和平进程，这很好。那么我想你对安排感到满意吧？”

哥伦比亚官员显得局促不安，但是他仍然接着按要求解释。杰克·克罗瑟斯记得自己当时稍微松了口气。一切都是合法的，光明正大的——那时的确如此——现在可今非昔比了。

“毒枭们正在竭力颠覆政府，意图破坏我们的司法系统和社会构架。”

他停下来，一个女人送来饮料放在桌上。

“我给你说清楚点吧，”等那个女人走了以后，他继续说道，“在过去的7年里，总共有157位法官被谋杀。还有3500名英勇的警察和缉毒人员殉职。”

杰克被这个数字吓了一跳。

“政府部长们再也不能在自己的国家里自由活动了。敬爱的总统受到严密保护，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会被吓倒！我们一定会战胜那

些试图破坏民主，企图奴役人民的邪恶势力。”

杰克靠在椅子背上。

“那我到底要做什么？”

官员和蔼地笑了。

“正如比尔所说，我们需要你发挥自身特长。我们不想再看到我们优秀的法官和官员被炸飞或死于非命。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希望看到总统在任期内被这些歹徒暗杀。他们的一切都必须保护起来——他们的家、办公室，甚至是车子都必须严格保护起来。”他停下来好让杰克能消化他的话，“简而言之，我们需要你这样的外国老兵，来保护我们这样的政府官员。”

杰克站了起来。

“说得好，先生。”他说。

官员一脸疑惑。

“他是说任务艰巨——但是他很荣幸接受任务，”比尔连忙解释，“是不是，杰克？”

官员的脸上又浮现出笑容，杰克皱着眉头坐回座位上。

“我悄悄跟你说吧，杰克，”比尔小声地告诉杰克，不让官员听见。

“这些人压根儿就不信任他们的军队了，就这么简单。那些毒枭们自称是引渡犯，已经在各种地方买通了很多。他们根本不相信任何人。这些官员雇佣了不少外国人，你可不是唯一一个。官面儿上讲，你叫安全顾问。”

比尔没有告诉他的是，今后他要24小时随时随地保持高度警惕状态。

他们转身看了哥伦比亚官员一眼。

“我要保护的人到底是谁？”杰克问。

“不要问，杰克。你只要知道他能在最高层面上代表总统就行了。”

杰克起身看向窗外，官员的话还在脑子里回响。这就是他的新工作环境，他终于可以摆脱过去的痛苦了。

过去的痛苦记忆让她精疲力竭，又昏昏睡去。但是过去仍如梦魔般地折磨着她，她起身去厨房喝水，胃疼一直没有停止，让她不得安宁。

她看着窗外，聆听着中午街道上车辆的声音。年轻时她习惯了乡村的宁静，但是那些当兵的甚至把这份宁静也夺走了。如今乡村的宁静却让她感到恐惧。

她记得自己在葬礼结束后走路回家，满脑子都是她的哥哥们。她曾经告诫过他们不要卷入那些事情，可是他们就是不听，结果就这样没了命。

她根本没有听到英军军车从后面开过来的声音，也没有听到车子停了下来，还有那些士兵跑动的声音。她只感到自己被人一把抓住拖到巷子里，然后被推进了一个堆干草的棚子。

即使是现在，她都记得自己恐惧的哭声，记得自己大声求饶。她使劲儿挣扎，可他们那么强壮，她又那么柔弱。等衣服被扒光了，她只能听天由命。两个人把她紧紧压住，第三个人残暴地一次又一次地强奸了她。在她昏厥之前，她看到了强奸犯脖子上那个丑陋无比的胎记。

她浑身颤抖，双手紧紧地抓住厨房的水池。完事之后他们一溜烟跑回军车扬长而去。那邪恶的笑声一直在她的脑海中回荡，想起来就让人浑身战栗。

她在干草棚里躺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农夫发现。父母发现她没回家，一直在四处找她。警察的态度已经非常和蔼了，但她发觉自己根本没法面对那些问题，于是离开了那个地方，在心里默默发誓有朝一日一定要报仇雪恨。如今她终于就快得偿所愿了，心中一阵欣慰。

路牌提示他即将离开M25高速路进入辅道，终于快到伦敦了。他暗想：伦敦人的日子过得太好了！

他不记得上一次爱尔兰共和军把伦敦闹得翻天覆地是什么时候，他们常会改头换面出来闹事，所以当他打开收音机听到新闻时不禁讶异，甚至可以说是大吃一惊。

怎么没人告诉他？他妈的到底出了什么事？这些问题像砖块一样砸在他头上。很快他就明白了：现在他是孤家寡人了。这也正是他的人生。他不相信任何人，而且似乎也无人信他。

好吧，我们走着瞧，蠢货们！

辅道入口处拥挤不堪，前方发生了一起车祸，而且连交通信号灯也坏了。他关上收音机，踩着刹车，闭目养神。

他忆起了高中入学的第一天，那简直是个噩梦。那些身材高大的大男孩们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欺负他：在操场上、走廊上，哪怕是上课时老师一扭头的工夫。但是那时他已经学聪明了，明白必须不惜一切地克制自己，别惹麻烦。

每次挨打后他都默默起身离开。别人都叫他懦夫，但他不在乎。他需要集中精力思考更重要的事情。

第4章

对方诚意十足，派专机到凯里郡接尼克。他片刻也没有耽搁，午餐时间就已经到了伦敦市中心。

“我们对外宣称这是一起煤气泄漏事故，这也差不多是事实。”少将靠着椅子。他早已调离服役多年的沃克斯豪尔兵营，来到千里之外的新工作地点。他不用穿军装，换上了整洁利落的便服。“他们的儿子也失踪了。早上爆炸发生前不久，有邻居看到他出门，身旁还有一个男人。但他们还看到有两个男人几乎是同时跑出了房子。”

“你到底想说什么？”

“男孩的父母是被枪杀的，不是被炸死的。”

“那个男孩呢？”

“失踪了。他没去学校上课，我们正在找他。”

“为什么跟我说这些？我不知道我能帮什么忙。”尼克双手环胸。

“之前我也跟你说过，我目前在白厅负责一个特殊部门，专门处理共和军反叛分子制造的事端。我很欣赏你在威尼斯处理事情的方式。你对爱尔兰恐怖分子的手法很熟悉，更重要的是，你敢涉足别人不敢碰的事情。一个人能冷静地走到一颗随时会把他炸飞的炸弹面前，说明他非同一般。我们部门需要的正是有这种特质的人。”

“处理恐怖分子和处理炸弹需要的可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

“差别也并非那么大。这些人是杀手，不可预测。而且他们已经在我们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开始行动了。他们在策划一桩大阴谋，一个超乎我们意料的惊天阴谋。我们在过去跟爱尔兰的冲突中也见识过他们的一些暴行。”

尼克端坐了起来。

“你怎么知道的？”

少将打开桌子的一个抽屉，取出一个厚厚的褐色文件袋给了尼

克。

“自己看，”他用手指敲着桌子，“全都在里面。”

尼克打开文件袋，拿出几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位漂亮的女士站在玛莎连锁百货门口。

“曼彻斯特市中心，昨天拍的。”少将说。

尼克简单翻看了一下照片，然后一张张地放好，摇头表示不解。

“没看出什么来。”

少校拿起一张照片递给尼克。

“再仔细看看。”

尼克认真端详着，突然睁大了眼睛，简直不敢相信。

“我本以为……”

“以为她还在监狱里关着？我也这么认为，可其实三个月前她就出狱了。应该有人通知我们这件事的，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消息。我已经向有关部门提出了投诉。她可不会干什么好事。”

尼克又仔细看了一遍剩下的照片。

“这些照片你从哪里搞到的？罗斯·伍兹原来可是个危险的女人。”

“现在也是，”威廉森少将没有回答尼克的问题，“情报显示她已经重操旧业，而且背后有一个新的反叛分子组织。”

“她现在在哪儿？”

“在宾馆里跟一个男人鬼混呢。我们还在核实这个男人的身份，”少将说，“正如我说的，她绝对是在策划什么阴谋。”

“那你要我查什么？”

尼克站起身来，正好一个年轻人走进少将的办公室。

“没看到我们在忙吗？”少将呵斥道，“难道不知道进门前要敲门的礼节吗？”

“对不起长官。出了点状况。”

她的话一下子引起了两人的注意。

“什么状况？”

“紧急状况，长官。在牛津街附近，非常紧急。”

埃米尔·巴科从宾馆浴室出来，用毛巾擦拭着身体。罗斯·伍兹正在看电视上对伦敦爆炸案的报道，嘴角露出一丝笑意。看到埃米尔出来，她脸上绽开了笑容。

“到哪儿去找点儿吃的呢？”他问。

“已经叫了客房服务了，”罗斯回答说。她裹着浴袍坐在床边。

“太好了。”巴科说道。

“你不穿衣服吗？”罗斯问他。

“需要吗？”他反问一句，跪在床边伸手要来解开罗斯的浴袍。她一巴掌把他的手打开，站了起来。

“算了，你不想穿就别穿，反正我要穿。”

巴科站起来，宽厚有力的双手伸到罗斯屁股上一把将她拉过来紧紧贴着自己，双唇轻轻地亲吻着她，温柔的动作不言而喻。又能跟她在一起真是太好了，他心想。

“我好想你，”罗斯喃喃道，“我们有多久没在一起了？”

“太久了。”巴科说完放开她，然后穿好衣服，拿出一本书。

“看来还不够久，”罗斯抱怨着，“书都比我的吸引力大？”

巴科笑了笑没说话。他找了张椅子坐下，开始看书。

这是一本关于狐狸的书。

牛津街繁华的购物中心被爆炸给掀翻了天，死伤人数众多。几分钟后一队救护车赶到了现场。初步调查显示这场爆炸突如其来，因此谁也躲不过这飞来横祸。

尼克·萨瓦斯跟着哈里·威廉森少将来到现场，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这比他在阿富汗和北爱尔兰目睹的任何场景都要糟糕。

路面上到处是死者的尸体和尸块，不少妇女和儿童被严重炸伤，他很怀疑他们能否撑得到医院。

救援人员用担架抬着一个年轻女孩冲向救护车，尼克往边上退了几步给他们让路。

“反叛分子干的？”

少将点点头，一直看着那个孩子被抬进救护车。

“我们面对的是亡命之徒，不再是之前那群宁愿绝食至死的非暴力抗议者了。”

“你是说？”

“我是说这次爆炸需要精心策划，也需要钱。我猜钱的来源是贩毒、非法生产燃料和洗黑钱。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嗜血匪徒。我们认为这次爆炸牵涉到一个心怀不满的前爱尔兰共和军核心成员——当然罗斯·伍兹也深涉其中。她出狱后还真没闲着，很可能早在出狱前她就已经在策划了。”

尼克默默听着，迅速消化着这些信息。

“情报显示大约有一百号训练有素的恐怖分子，当然还有更多的拥护者和支持者牵涉在内。问题是除了伍兹，其他人我们一个都不了解。他们大量起用新人，这些人没有特定类型，但都愿意卖命。”

尼克听出了少将的弦外之音。

“你难道在说……”

“记得辛妮德·奥博尔吗？”少将打断他。

“当然记得？”

“她差一点就把瑞安航空的飞机给炸了。炸弹就装在她的乳房里，所使用的季戊四醇四硝酸酯机场安检是查不出来的。她甚至不是在执行任何准军事任务，那只是她的私人恩怨。相信我，有不少人愿意为

爱尔兰去死。”

尼克聚精会神地听着，少将不停地摇头。

“就像我说的，我们对这些人一无所知。”

第5章

人们都说过去好比过眼云烟，但杰克可不这么认为：往事都历历在目。他清楚地记得那个早上，哥伦比亚司法部长正要离开隐匿在麦德林市郊森林的住所，准备出发上班。

这是杰克当政府安全顾问的第三个星期。正如比尔所说，这钱很好挣：除了日常公务外就没有什么事了。

杰克绕过水池，盯着那个穿衬衫短裤的老人看，对方正在打扫过道上的落叶。杰克知道他叫帕蒂拉，已经为桑切斯先生工作了三年又四个月，完全值得信任。

绕过转角的花圃就看得到车库，左边是司法部长的官邸，绿色的森林和蔚蓝的天空映衬着这栋白色建筑。

车库门是锁着的，跟昨晚他离开时一样，没有任何非法入侵的迹象。他用万能钥匙打开车库门，阳光漫进来赶走了车库里的黑暗，露出了锃亮的红色豪华轿车。

杰克围着车子仔细检查是否有被动过手脚的痕迹，没发现任何异样。他又趴在地上察看车底，认真检查四个车轮拱——汽车炸弹通常都安在这里。一公斤塞姆汀塑胶炸药装置就足以让车上所有的人下地狱。

杰克起身微笑，车子是安全的。他确信自己没有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然后走到墙边拿起电话通知屋里的人。

“可以叫司机把车开到大门了，一切正常。”说完他又把听筒挂回原处。

杰克走出车库，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帕蒂拉仍然在水池边扫地。过了一会儿，司机罗德里格兹拿着车钥匙从房子里走出来。

“今天又是个大晴天呀。”他看看四周说，杰克点头赞同。

“老爷子准备好出门了吗？”

“马上。他说他需要锻炼，今天早上想走到大路上去。我把车开到

大门口去等他，”罗德里格兹边说边走进了车库。

杰克让开路，车子倒出来开上车道，高度抛光的车身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看着车子调头，朝房子右边的大门开去，一转眼就消失在树丛里。

杰克松了口气，来到房子前等着部长和他的两个保镖出来。这两个贴身保镖跟部长形影不离，每天24小时地陪在他身边。佐治·桑切斯可不敢拿自己的性命冒险，作为司法部长，他是毒枭们的头号目标，仅去年就有四起针对他的谋杀未遂案件。

其中有两起还是家里的员工干的，一个是园丁，试图用除草机袭击他；另一个是厨子，在他的早餐里投毒。

杰克非常清楚自己肩上的重任。部长终于出来了，保镖们紧随其后。

看到杰克，部长停下来冲他挥了挥手。杰克笑着向他点头致意。保镖们和往常一样面无表情，眼神冷漠而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我的手杖。”部长边说边伸手去拿。手杖靠门放着，是专门从国外进口的黑刺李木手杖。

“不好！”杰克大叫着冲过来。

保镖们一下子把部长推倒在台阶上，拔出手枪。

部长摔倒在地，疼得大叫，左臂两处骨折。与此同时保镖们冲向杰克，把他撂倒在地。

其中一人用枪抵着杰克的头。

“再动一下我就打烂你的头！”

“放开我！”杰克毫不理会，继续大吼，“你没看出来吗？”

他们顺着杰克的目光看去，是手杖。

“你这家伙在说什么？”

“那根该死的手杖是个诱杀装置！”

这时，保镖们才发现手杖上绑着些金属线，一直延伸到花盆。

“赶紧把他带走，”杰克吼道。他看着部长挣扎着爬起来，疼得脸都变了形，左手无力地垂下来。

“那个混蛋呢？罗德里格兹在哪里？”一个保镖怒吼着，赶紧上前扶住部长。

“我想我们再也见不到那个混蛋了。”杰克回答。

“怎么回事？到底他妈的怎么回事？”

那个男人押着马丁走在南肯辛顿的福函路上。他停下来把手机贴在耳朵上。

“小兔崽子没照做。”

“操，你最好有好消息给我。她可不会高兴的，你也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有时候她可是个十足的婊子。”

“别急，他就在我旁边。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五分钟后打给你。把手机扔了，换一个。”

男人抓紧马丁的胳膊，把他拖到人行道灯柱旁，将手机扔进了垃圾桶，接着从夹克里又掏出一个手机。

“我想回家，”马丁颤抖着说，“我知道你们是谁，我知道你们想干什么，但我发誓一定不会说出去的，永远不说。”

男人低头盯着马丁。

“你多大？”

“十四”

“你知道个屁。”

他们在一个废弃的商店门口停了下来。男人抬手看了看手表，还有两分钟。

马丁打定主意，他不想继续跟着这个男人耗下去，于是挣脱了男

人的手开始拔足狂奔。

“你这小杂种！”男人嚷着追了过去。

马丁看到街角有个咖啡店，立刻跑向那里拉开店门躲进去。

几秒钟后，一声巨响，整栋楼被夷为平地。

他们回到床上继续亲热。心满意足后巴科单手撑起身，继续看书，罗斯则趴在他的肩膀上。

“这本该死的书到底哪里好看了？”她轻轻地咬着他的左耳垂。

“讲的狐狸。”他答道。

“什么样的狐狸？”

“就是那种耳朵尖尖的、腿短短的、尾巴毛茸茸的狐狸。”

“哦，”罗斯的手温柔地爱抚着他的身体，“我不知道你还喜欢狐狸。”

“你当然是知道的，”他提醒道，“你忘了而已。”

“随你怎么说。”

“你也应该看看，”巴科建议道，目光离开书看着她。“你会学到些有用的东西。”

“比如？”罗斯的手抚摸着他的大腿根部，“比如怎么去偷鸡？”

巴科挪动身体摆脱了罗斯的手，继续看书。罗斯躺回床上，拉过被单盖住自己的头。巴科放下书。

“不高兴啦？”

“听不见你说什么，我在睡觉！”

巴科扯开被子跨到她身上。

“骗子！”

“听着，”罗斯赌气说，“我可不愿意跟狐狸一起争你。”

“要竞争要获胜，你都必须要了解对手，是不是？”

“是。”

没人比罗斯更清楚这一点了，她在想是否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那我给你讲讲狐狸的事吧，好不好？”

“好吧，说来听听。”罗斯打消了疑虑。手下的那帮小子知道他们该干什么。

罗斯要给其他爱尔兰共和军成员提个醒。自从《贝尔法斯特协议》的签署开启了北爱和平进程以后，他们都变得心慈手软了。

巴科从床上坐了起来。

“你知道吗？狐狸原本藏身于森林和树林，没有人见过它们，但是现在几乎人人都能看到狐狸，因为它们已经冒险走出丛林进入城市。它们什么都不怕，连人也不怕。它们专门追捕那些容易得手的猎物。而且狐狸是离群动物、独行者，也是捕猎高手。”

“而且还狡猾，”罗斯补充道，“跟你一样。”

第6章

那天晚上是他们来找的杰克。为首的叫曼纽尔·瓦斯奎兹，领着三个壮汉。杰克刚从麦德林市郊的酒吧出来，他们就动手了。

杰克正准备上车，他们从背后紧跟上来。

“继续往前走！”瓦斯奎兹低声喝道，用手枪抵住杰克的后颈。

杰克硬咽下口水，什么也没说。他被推进等在一旁的卡车，然后车子就往大山里开去。

“你现在得给我们干活了。”瓦斯奎兹告诉他。

一周后，杰克出现在波哥大市郊的一座山上，从那里可以俯瞰波哥大市外的这条主路。他已经装好了炸弹的导线，埋好炸弹只等引爆。

“这玩意儿最好能行，朋友。”瓦斯奎兹说。

“能行的。”杰克回答。

闪烁在远方夜色中的车灯预示着护送卡洛斯·巴伦西亚法官回家的车队来了。法官才刚从波哥大市的高等法院下班。

杰克躲进黑暗中，瓦斯奎兹则带着三个匪徒到了引爆点。

领头的路虎车转过弯道，紧跟着就是载着法官的轿车。看着目标靠近，瓦斯奎兹笑了起来。

山腰上的爆炸照亮了整个山坡，地上被炸出一个浅坑。

尘埃和残骸都落定后，两个恐怖分子被炸死，第三个被炸飞了双手，而瓦斯奎兹的一条腿也被炸没了——杰克引爆了埋在目标点附近的炸弹。

“你在哪儿？收到我的短信没？”贝尔法斯特国际机场，林赛在易捷航空的登机口排队等候，用左肩和耳朵夹着手机。

“我在伦敦，现在不方便说话。”尼克答道。

“伦敦？”

“说来话长。”

“我正要坐飞机去盖特威克机场，那我们晚点可以见个面。”

“再说吧，”尼克有点犹豫，瞄了一眼站在办公室门口的少将，“我半小时后再打给你。”

“那时候我还在飞机上呢，我到了给你打电话。跟那些爆炸有关吗？我就是为这个来的——弗兰克让我报道这次事件。”

“过会儿跟你说吧，我得挂了。不好意思。”

尼克收起手机对少将表示歉意，然后坐了下来。

“你有东西要给我看？”

哈里叹了口气，从桌子的抽屉里拿出一份薄薄的文件递给尼克，示意他看。

“这是刚拿到的文件，”他说，“这就是一直跟我们的伍兹小姐在一起的那个男人。我们查明他是个哥伦比亚人，曾经是个毒贩。”

“曾经？”

“我们认为他现在是个职业杀手。单打独干，谁给的钱多就帮谁杀人。”

“那这次是谁雇的他？”

哈里看了一眼桌子对面的尼克，没回答，又递给他一张照片。

“你见过这个人吗？”

尼克仔细看了看照片，摇了摇头。

“他叫奥麦利，瑞克·奥麦利。 he 现在是伍兹的同伙，也可能只是曾经是。”

“他也是一个反叛分子？”

“我觉得叫他恐怖分子更合适。”

“你觉得他跟这个哥伦比亚人有关系？”

“我就是想知道这一点，不管用什么方式都要查出来，不惜任何代价。”

埃米尔·巴科很满意自己的体格。虽然他已经四十一了，但看起来要年轻得多。不过靠近看，他眼角周围还是有不少细纹，笑起来尤其明显，但是他很少会笑。

罗斯·伍兹去宾馆的餐厅取晚餐了。她很高兴手下的兄弟们在伦敦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她回来的时候巴科挖苦说她简直就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但是罗斯对他的话充耳不闻。

“我看到新闻了，伦敦都被你给烧起来了！”巴科说。

“还没烧透呢，”罗斯回答道，“我们可把他们吓得不轻。他们肯定会去围捕那些有案底的人，但那没用。他们什么也查不到的。”

“你不担心吗？”

“为什么要担心呢？我一直跟你在一起的啊——他们可是清楚地拍到了我的面部特写。”

巴科抬眼看她。

“什么意思？”

“昨天你没看到那个拿相机的家伙吗？”

“没有。”

“我故意让他拍，就差停下来摆造型了。我出狱后他们就一直在跟踪我，还以为我不知道。”

“那他们也拍到我了？”

“可能有，可能没有，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去你妈的，罗斯。不带这么玩儿的！”巴科抗议道。

“别担心，你想多了。不过话说回来，你怎么突然想到跟我联系的？你不光是为了来看我的吧？是吗？”

“有几天空闲，为什么不聚一下呢？但我讨厌我们被人跟踪。”

“他们要跟踪的是我，为什么会对你感兴趣？”

“你以为这样很好玩儿吗？”巴科发怒了。

“好玩儿才怪，这又不是在玩游戏，”罗斯也不甘示弱，“我们这可是在玩儿命。你想走就走，不过我可能得杀了你才行——你知道得太多了。”

巴科不太确定罗斯是不是认真的。不过他清楚她确实能干得出来。他看着她笑了。

“开始说我想多了，现在又说我知道的太多。不过要杀一只狐狸可不容易，”他回敬道，“给我记好了。”

“尽管不容易，还是可以杀的，”罗斯说，“吃饭吧。”

新闻铺天盖地都是这件事。他知道有人已经开始闹事了，也很清楚是谁在幕后操控。

起初他以为这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这跟他关系可大了，而且得立刻着手做点什么。躺在藏身处的扶手椅上他开始思考对策，但很快他的注意力又跑回到往事上，想起了他命运的转折点。

他第一次参加行动是在北爱尔兰南阿尔马区克罗斯马格伦郊外的森林中。在那之前他就已经跟人学会了使用步枪、布置诱杀装置，还学会了如何在审讯中拒不开口。

但是那些年里他最大的收获来自于一个老指挥官。一天晚上，喝了几杯酒后老指挥官告诉他：绝不要让那帮混蛋消磨你的斗志。

他第一次杀的人是一个没在值勤的警官。当时共有三个人行动，但正是他在那个警官的家门口开的枪。事后他感觉并不好，当他听说警官的妻子才刚生了一对双胞胎后，心里就更难受了。

然而很快他就说服了自己：战争时期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甚至是经常发生。此后他的冷酷无情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赏。可是不久之后就签订了《贝尔法斯特协议》停了战，他再也不能放手大干了。

第7章

杰克·克罗瑟斯现在觉得，世界上还有比在伦敦开车接送游客更糟糕的事情。要逃离哥伦比亚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迫不得已动用了一些政府关系才办成。

虽然现在只是代班司机，但是回到伦敦街道上开车比他想象的要容易多了。跟伦敦其他出租车司机一样，杰克对路很熟——他对这个城市了如指掌。

现在他坐下来慢慢品啜着一杯爱尔兰威士忌，回想起那个让他人生再次发生转折的晚上，他再一次触了霉头。

当时天色已晚，他已经代了四个小时的班。有电话打进来，让他去索霍区波特兰广场的一个饭店。

“对方指名要你去，应该是个熟客。”

可杰克没有什么熟客。

他刚开到那条街道就看见一个男人在人行道上等着，于是在他身边停下。男人钻进后座，可杰克并不认识他。

“去老贝尔，就是在基尔伯恩大道上的那个酒吧。”他边说边换了个舒服的姿势。

“我们认识吗？”

“不认识。”

“但是他们告诉我你指名要我开车。”

男人一下掏出枪来。

“只管开车。”他说。

“你要干什么？我身上可没有多少现金。你是谁？”

男人把枪抵在杰克颈背。

“开车，你问得太多了。”

那人掏出手机粗鲁地按下一串数字。

“我在路上了，怎么碰头？好，好。”

打完电话，男人放声大笑，再一次用枪抵住杰克的脖子。

“快点开车。”

杰克把车停在老贝尔酒吧外面，一个男人从阴影里走出来，坐到了副驾驶座位。他朝杰克笑了笑，说了改变杰克命运的话。

“听着，伙计。我们需要一个司机，有人推荐了你。”

“你是哪位？”杰克问道，努力回想是否曾见过此人。

“我是谁不重要。”

“找别人吧。”杰克觉得这个人有点面熟。

“你不懂。你必须得接这活，你是我们的人了。”

“我谁的人都不是！”杰克生气地说。

“我想你在波哥大的仇家们可不喜欢你这态度，尤其是曼纽尔·瓦斯奎兹，他可不是那种被人骗了就算了的人。”

杰克一下子想起来这人是谁。

“你怎么找到我的？”

“不难，”男人说，“猫总是能闻着腥味儿找到鱼的。”

林赛·米歇尔一进盖特威克机场的到达大厅就打开手机，希望能收到尼克的短信，可是没有任何消息。她赶紧通过入境检查和海关，然后到火车中转站买了下一班去伦敦的车票。

林赛靠在火车座椅上，闭上眼睛，把电话放到耳边给尼克打电话。让她又惊又喜的是尼克一下子就接了起来。

“嗨，”还没等林赛自报家门，尼克就说：“不好意思刚才挂得有点仓促，你绝对想不到发生了什么。”

“说来听听。”林赛的精神为之一振。

“还记得我说过少将有任务给我吗。他说话算话，我也接受了任务。我现在是CIRDU的人了，天知道今后我会碰到什么麻烦事儿。”

“CIRDU？那是什么？”

“就是爱尔兰共和军反叛分子应对署。”

林赛知道自己的新闻报道可有得写了。

“我们可以见面吗？”

“不准带笔记本。”

“不带笔记本。”

“不准带录音机。”

林赛迟疑了一下。完成威尼斯的报道后，她需要另一个独家新闻。

“好吧，”她终于让步，“对了，这些炸弹袭击你都有什么消息吗？”

这回换成尼克迟疑了。

“可能有，”他说，“可能没有。”

“有那个失踪男孩儿的消息吗？”

“男孩儿？”

“就是父母被杀的那个男孩儿。”林赛补充道。

“你怎么知道这事的？”

“我可是记者，”林赛强忍着笑，“有吗？”

“见面再说吧。”

“我可等不及听了。”林赛说。

她不知道自己正走向一片黑暗之地。

强暴事件过去了五个月，她惊恐地发现自己居然怀孕了。这怎么可能？

“我不能要这孩子。我才不要生一个英国兵的狗杂种！”

至今，这些话都仍在她脑子里回响。

“我们是正统的天主教家庭，绝不允许堕胎。你亲爱的哥哥们会怎么想？你跟我还有你父亲都清楚：堕胎就是谋杀！”

母亲的话简直就是死刑判决书。她记得自己一下子脸色惨白，瘫倒在了客厅的地板上。

“我想哥哥们会同意我的决定的，我不会要这个孩子。我不能要，我不想要。”

“你会想明白的。上帝会帮助你的。”

她母亲对所有事情的解释都是：上帝。可是，当我被人强暴的时候，上帝在哪里呢？

没办法，她只得留下这个孩子。她被偷偷送到爱尔兰的一个修道院待产，避开了村民们的目光。虽然修女们对她很好，可是她们的安慰和劝说并没有让她摆脱痛苦，她比预产期提前一周分娩。她根本不想和这孩子有什么干系，她必须得离开。

一天深夜，趁着修女们还在熟睡，她起床穿戴整齐，走出了修道院。她走进了黑夜，把孩子留在身后的小床上。

随着再一次重温回忆，一滴眼泪顺着眼角滑了下来。没时间休息——除非她完成了必须得做的事情。这么多年后，现在她开始相信上帝是在惩罚她遗弃了自己的孩子，虽然他是一个私生子。

他已经准备好了回到伦敦后的第一次业务会议，开完会他就要飞回爱尔兰去敲定那件大事的各项事宜。

他精神抖擞，无比乐观。他生来就是干这个的，他边穿外套边想。这仿佛又回到了往昔的时光，这么久以来，他还是第一次觉得自己乾坤在握。

他还记得一切是在何时起了变化。当和平协议突然达成，在贝尔法斯特街头是欢呼庆祝的人们；而在爱尔兰共和军顽固分子的地盘，却是日益高涨的愤怒与仇恨和越演越烈的反叛活动。

仿佛一切都要重头再来。但是当新机会一出现，他立刻就接受了挑战。

《贝尔法斯特协议》签订以后，爱尔兰共和军的大部分武器都移交给了武装解除部门。不少共和军人员也接受了眼前的政治形势。很显然，反叛分子们需要重新组织起来，重新武装起来，重新振作起来。

没过多久相关的资金筹措活动就搞了起来，他是第一批自愿加入的人。很快，他就前往波哥大拜入了罗斯·伍兹麾下。

第8章

杰克没费多大劲就来到波托贝洛路的路口。

“把车开到康洛特酒店，然后停到酒店的停车场。事情办好以后把车钥匙扔回乘客座下面就行了。”

杰克反抗说“滚蛋”，换来一顿胖揍。当他们威胁要开枪打烂他的膝盖时，他只好乖乖听命。

不管是那时还是现在他也没有想明白，为什么非得是他？这件事情任何人都干得了。瓦斯奎兹跟这帮混账又有什么关系？他觉得有些不对劲。这是来报复哥伦比亚的那件事？又或只是个无聊的恶作剧？

杰克正思前想后，突然留意到路口停着一辆黑色奔驰轿车。他停下来盯着车看，又仔细观察四周。一个人也没有，一辆车都没有。直觉告诉他，大事不妙。

他记得自己那时朝车子走过去，心里想着上面要不装着毒品，要不装着炸药，或者二者兼有。跟他们说的一样，钥匙就在乘客座下面。

他在奔驰车内仔细检查了一番，却一无所获。车子看起来并没有异常，但是过去的经验告诉杰克，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他俯身查看车底，小心翼翼地仔细检查，发现炸药装置安放在车底，就在驾驶座的正下方。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爱尔兰共和军的典型伎俩。

这帮混蛋要是想让我死，大可以一枪毙了我，为什么这么大费周章？

他记得自己走到车尾打开后备箱，也正是那时他决定了要报警。

他在灌木丛里等了很久，牛仔裤的腰带上别着一把马格南手枪。目标终于出现了，但夜色渐浓，而且街上还有几个孩子。他犹豫不决，心里掂量着可能会发生的情况。最后他打定主意要出手，因为可能再也不会会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

在哥伦比亚警方代号为彩虹的缉毒行动结束之后，他们命令他动

手。整个缉毒行动总共摧毁了哥伦比亚境内的32个毒品加工厂，缴获了13吨毒品。

负责这次行动的那位上校孤身一人从他祖母的房子里出来。不远处的街道是贯穿波哥大的干道分支，一辆警车就停在那儿，三个全副武装的保镖随时待命。

上校吻别祖母，朝他的保镖走去。就在这时他面前跳出来一个人，举起马格南手枪，一发子弹打中了他的眉心。

当场谋杀前后不过数秒，事发突然得令保镖们目瞪口呆。

巴科记得很清楚，他总能把杀人过程记得很清楚。

他记得逃跑的时候其中两个保镖向他冲了过来。他本不想杀他们的，毕竟他们又不在合同范围内。但是谁让他们自寻死路呢？他只有杀了他们才能活命。

他正回想着往事，罗斯过来打断了他。

“你该走了，”她说，“我还有事要办，你不会想牵连进来的。过几天我到伦敦的藏身处跟你会合。”

巴科抬头看着罗斯，心中一阵不快。

“不用了。我也有事要办。我告诉过你，我只是路过而已，不过又能见到你真好。”

罗斯背过身去，巴科上前轻轻吻着她的颈背。他并不想做自己该做的那些事。可他还是会做的，毕竟他签了合同。

“跟我说说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尼克牵着林赛的手，带她到了索霍区中心的饭店。

“没什么好说的，”他们挑了张靠窗的桌子。“基本就是在机场排队。我已经给深夜版和网站发了爆炸案的稿子。失踪的男孩儿有消息了吗？”

女服务员走过来，尼克打住话题。他点了一瓶霞多丽葡萄酒，又拿过来两份菜单。

等服务员走开了尼克才说：“别把你的本子从包里拿出来。确实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得好好地理一下思路。”

“比如说？”

尼克背靠椅子看着林赛微笑。但她急切的眼神让尼克不禁摇头大笑起来。

“我不能说，真的不能。不过我可能要失联几天。”

“没线索吗？”

尼克叹了口气，伸手越过桌面握住林赛的手。

“这只是个建议，但如果我是你，我会去打听更多关于那个失踪男孩儿的事情。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找谁打听？”

尼克耸了耸肩。

“你可是新闻记者，肯定有不少线人。”

“我以为自己现在就是在跟线人打听呢。”林赛答道。

尼克笑了，摇了摇头。

“是公是私可得分清楚。”

“在威尼斯你可没分清楚。”

“我当时又不知道你是谁。”

林赛沉思了半晌，身体前倾，盯着尼克的眼睛。她面临一个严峻的选择：谈工作还是谈感情。这也太不公平了。

“看来最好把你从线人名单里删掉。”她最终做出了选择。

明天早上我再去打听失踪男孩儿的事情，她寻思着，现在先放松一下。

一开始她在伦敦并不顺利，不停地换工作，只能做些薪水微薄的零工。

尽管有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的文凭，可是没有哪家金融公司会雇用
一个毫无工作经验的年轻女性。她也想在戏剧和艺术行业找工作，毕
竟她在这些方面的资质也不错。可是她不喜欢这个行业的人，他们都
目中无人。

直到有一天有人建议她去读脱产学习班或者夜校，她照做了。

可供选择的科目太多，她都不知道该选哪个课程。一个好心的老
师建议她可以考虑服务和接待行业。不久她就发现这个行业的发展前
景很好，于是下定决心要成为行业的佼佼者。她把所有的余暇时间都
用来学习——反正她有的是空闲时间。

忙碌起来就意味着她没功夫细想那个被她遗弃了的孩子，虽然母
亲偶尔会写信告诉她孩子的近况。起初她坚决不看这些信，直到某天
收到了一张修女们拍的照片，她心软了。虽然不想承认，但这孩子确
实很可爱。

于是自那天开始，母亲寄来的每一封信她都会看，但是决不回
信。她从来没有给孩子买过任何礼物，也没有在他生日和圣诞节时寄
过贺卡。她绝对不能让孩子融化她的心，而且没有她，孩子会过得更
好。

她常常梦想着要找那些毁了她的英国兵报仇，但知道凭一己之力
是没法做到的。要是她的哥哥们还活着就好了。他们知道要做什么，
该怎么做。

她打定主意要找人来帮助她完成这个目标，她知道该到哪里去找帮
手。

第9章

巴科坐在座位上，不动声色地瞟了一眼窗外的柏油跑道。飞机起飞，他阖上双眼，思绪很快回到哥伦比亚，忆起一切的开端。

他记得自己躺在潮湿的草地上，喘着粗气，青筋毕露。穿军装的人围着他，用大口径步枪指着他的头。他们对他极尽嘲笑、挖苦、奚落，还不停地在他脸上吐口水，用大头皮靴踢他。他痛苦地嚎叫着，发誓有一天要宰了他们所有人。

但士兵们毫不在乎。他们抓起他的手脚把他扔到路虎军车后面，开车直上山顶。山脚下就是哥伦比亚马尼萨莱斯市郊的村庄——他的故乡。马尼萨莱斯位于波哥大以西，麦德林以南。

这里远离村庄，四处无人。于是他们开始虐待他，毒打他，最后还把他剥了个精光。这一切只因为他之前向他们扔石头，骂他们是猪。

“咱们好好教训一下这个浑小子，怎么样？”他们的指挥官根本就不在乎那时正是严冬，寒雾笼罩了村庄和山顶。

他们把他赤裸着绑在树墩上，一桶冷水浇透了他的头发、脸庞和胸膛。有人朝着他的命根子狠狠地揍了一拳，他痛得要蜷起身子，可是被绑住了，动弹不得。

他们把他的衣服堆在他面前，然后放了把火说给他取暖用。有那么一小会儿他确实感到一丝暖意。

士兵们哄笑着散去，登上路虎车消失在渐浓的夜色里。

那晚他差一点就死了，幸好一个好心的农夫救了他。农夫用拖拉机把他载回家，给他生火取暖，又请来了村子里的医生。

他躺了整整两周才恢复过来。半年以后，十八岁的他加入一个国内新晋兴起的毒品集团，干起了走私毒品的勾当。罗斯·伍兹和她手下那帮混账保镖正好从爱尔兰过来跟他的老板做一笔买卖。就这样，他们认识了。

林赛花一个小时打了几通电话。其中一个打给了都柏林《爱尔兰时报》的编辑弗兰克·埃亨。跟往常一样，他掌握了更多的信息。弗兰克的作风老派保守，他干了一辈子新闻，人脉很广，新闻触觉敏锐得犹如猎犬。

“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林赛语带不快，“我花了一上午才打听到这些消息。”

“我这不是在给你说嘛，”弗兰克答道。他就要退休了。“我也是半个小时前才接到密报，一直在核实那条暗语。”

“结果呢？”

“这个暗语有点古老，是很多年前爱尔兰共和军用过的。”

“传承派？真实派？还是临时派？”

“反正就是爱尔兰共和军，”弗兰克说。

“你确定不是反叛分子？”

“谁知道呢，”弗兰克答道。“也许那帮人又回来了。我没有理由怀疑那个混蛋，他不喜欢现在共和军那套，认为应该告诉大家——就由你来告诉大家吧。”

“消息尚未确定之前我是不会说的。天呐，如果这是真的，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尽量不去那么想，”弗兰克说，“有什么进展通知我。”

林赛挂了电话躺在酒店的床上，盯着天花板掂量刚才的对话。

天呐，这可比威尼斯的事件要劲爆多了，比我之前报道的任何事件都劲爆。这么想着，一阵寒意顺着她的脊柱下蹿。深吸一口气，她起床给尼克打电话。电话一下就通了。

“你在哪里？”她问。

“不能说，我得挂了。”

“我知道那个失踪男孩儿的下场了。”

电话那头是意味深长的沉默。

“你还在听吗？”林赛问道。

“在听。”

“我也知道购物中心的爆炸袭击是怎么回事了。”

“事情都还没得到证实呢。”

“已经证实了。”林赛说。

“你什么意思？”

“我在都柏林的上司接到了一个愤愤不平的前爱尔兰共和军成员电话。”

听到这话，尼克不由得握紧了手机。

“我们需要跟他直接谈谈。”他终于说话了。

“我们？”

“我的上司，哈里·威廉森少将，他会想和弗兰克谈谈的。你有他号码吗？”

“尼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还有什么瞒着我的？我可是个记者。我他妈有工作要做——就跟你一样。你知道我早晚会查出来的，为什么不现在就直接告诉我，给我省点时间呢？”

“你知道原因的。我以为这事我们昨晚已经说好了，公私分明，你还记得吗？”

“我当然记得，但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

“晚点再说吧，我现在还有事。”尼克说。

“那个男孩儿的事，是真的吗？”

“证据显示是真的，他们在废墟里找到了他的尸块。”

“那帮人渣真的引爆了他书包里的炸弹？”

“应该是这样的。听着，我必须得挂了。该写什么你就写什么，我相信你会一如既往地写。保重。”

“你也保重。”林赛有些不满。

这可不是杰克想要的生活，但现在他只能凑合着过，等待转机出现。而且这里阳光灿烂，海域辽阔。实际上能活着他就已经觉得很幸运了，在伦敦事情本可能全盘搞砸。

他回想起自己被捕时的情形——等他意识到那是圈套早就为时已晚，还没来得及报警，全副武装的警察就从天而降。他们命令他从车上下来，双手抱头趴在地上。

这他妈怎么回事？他当时在想。

他看到两个身着战斗装备的警官走到车子前，透过车窗看了一下，然后走到后备箱。他正要说话，其他四个警察就把他围住，命令他站起来。

“事情不是这样的，我可以解释。”

“你当然可以，克罗瑟斯先生。”这是他第一次见到重大有组织犯罪署的侦缉总督察雷·迈肯尼。“你是想告诉我你并不知道后备箱里的毒品是谁的。”

“你一下就猜中了。不过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杰克申辩了一句，看到有警察钻进了驾驶座，急忙大喊：“出来！赶紧出来！车里有炸弹！”

那个警察小心翼翼地车里爬出来，其他人迅速后撤。迈肯尼一把抓住杰克，把他拉到一个安全地方。

“你怎么知道的？到底怎么回事？”

“都跟你说了我他妈是被人陷害的。我是个退役军人。车里有炸弹装置——你赶紧叫爆破小组过来！”

第10章

罗斯是巴科的第一个女人。那个时候罗斯对他很好，而这些年来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时机合适的时候他们也会偶尔见一面。但后来罗斯越走越远，最终进了监狱，罪名是合谋策划爆炸、私藏军火和毒品。

可是她本性难移，所以一出狱就重操旧业。对此巴科一点都不奇怪：罗斯跟英国佬天生有仇，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透过云层间的缝隙，伦敦隐约可见。巴科尽量不再去想往事。从曼切斯特起飞的航班即将在希思罗机场降落。

藏身处在伦敦东区，很好找，他以前去过几次。跟以往一样，他这次也好好地隐匿了自己的行踪，就像狐狸那样——然而他并没有想象中藏得那么好。

在考虑下一步的行动之前，他先喝了杯热饮坐下，掏出他的平装书来。

捕食者很少会在自己的领地上捕猎。每天出发捕食前，狐狸会在自己的领地上遇到野鸡或野兔。但是狐狸只是追着它们玩儿。只有到了捕食的区域，狐狸才会发起进攻。

巴科读到这里停了下来，思忖着这些话的真实性，然后继续往下读。

狐狸通常都是老死的。

读到这里他笑了。知道这一点让他很欣慰，非常的欣慰。

对于过度捕杀狐狸通常心存愧疚，它只为了生存而捕猎。

巴科刚把书合上塞在座位旁，就听到轻轻的敲门声。他从一个坐垫下掏出枪，起身问道：

“谁？”

“你他妈觉得呢？”来人答道，“让我们进去。”

巴科马上就听出了那个爱尔兰人的声音，打开了门。

“好久不见，见到你真好——真的。”两个人走进门来，高个子边说边狠狠地拥抱了一下巴科。他和巴科上次分手时闹得有些不愉快，但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须合作。幸好巴科不是爱尔兰人，要不警察早就盯上他了。

“我听说你还有别的工作要给我？”巴科放下手枪。

“是的。这次你得出趟远门。”

“我喜欢出远门，”哥伦比亚人说，“我现在干的就是出远门。”

林赛的进展不错。她设法让哈里·威廉森少将跟她的编辑弗兰克取得了联系，现在哈里欠她一个人情了。

林赛和哈里约好四点半见面，不过因为没事可做，她提前十分钟就到了。她在哈里办公室门口狭窄的过道上找了个位置，坐立不安地等着。

四点四十五分，哈里打开办公室门说抱歉让她久等了，将她迎到办公桌旁坐下。

“我们先说清楚，这次对话内容不得公开。你不能引用我说的话，而我的名字也绝不能出现——任何地方都不能。明白吗？”

林赛很不情愿，但也只能点头答应。

“我报道的任何事情纯属推测，和任何人无关。除非我能从其他渠道得到证实，我才会说这是事实。”林赛说着拿出了数码录音机。

“赶紧给我收起来，”少将隔着桌子俯身冲她大吼，“不准录音，不准记录。”

我可算知道尼克是跟谁学的了，林赛想，收起录音机冲着少将笑了笑。

哈里起身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伦敦，思忖着该如何组织语言。

“我们生活在一个危险的时代，面临着危险的敌人和复杂的挑战。

现在所有人都只关心基地组织和其他国际恐怖分子造成的威胁，这就给了爱尔兰反叛分子们可乘之机。他们一直在暗中活动，以求发展成规模小、进攻性强、组织严密、装备精良且威胁巨大的组织。我们相信，他们即将在英国展开一轮规模空前的恐怖袭击，而上周的爆炸事件仅仅是个开始。”

他停下来看着林赛，对方正专心致志地听着，而他的话也证实了林赛此前的调查结论。

“如你所知，牛津街爆炸案的作案者是个来自爱尔兰科克郡的年轻人，这一点我们已得到确认。我们还知道他有同伙。那个叫马丁·麦康纳基的男孩儿被他们用来做了人肉炸弹。目标应该是那天到他学校做演讲的高官，是个部长。但是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没有去学校，而是去了一家人多嘈杂的饭店，放在他书包里的手机发出信号引爆了炸弹。”

现在林赛听到了具体细节，这些细节放在她的报道里可是世界级的独家报道。但她知道自己没法这么写，没准儿是可以的呢？

人肉炸弹，过去也被称为代理人炸弹，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早期爱尔兰共和军惯用的伎俩。那时候，他们绑架英国安全部队或者政府工作人员的家属，然后逼迫这些工作人员开着装有炸弹的汽车前往英国的军事目标。当这招失灵后，恐怖分子就开始改用无辜百姓了。

林赛记得自己看过一条这样的袭击报道：一伙蒙面的爱尔兰共和军武装分子掳掠了当地部队战俘营中一位天主教厨子的亲属，逼他开着装有1000磅炸药的车子冲向爱尔兰和北爱尔兰交界处科石琴的英军检查站。车子一到检查站就被遥控引爆，炸死了那个厨子和五名皇家步兵团的士兵。

而在北爱尔兰奥马市部队基地的一次袭击中，爱尔兰共和军把人肉炸弹绑在车上防止逃跑，同时还把他的妻子和孩子扣为人质。

“是的，”少将打断了林赛的思绪，“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我们必须封锁这条消息，至少要再等几个星期才能公开。”

“为什么？”

哈里清了清嗓子又坐了下来，双手抱在胸前，注视着一脸疑惑的林赛。

“原因很复杂。”他说。

“尼克，”林赛问，“他到底在搞什么？”

少将忍不住苦笑了一下。

“小姐，你观察力真的很敏锐！不过套用间谍小说里的话就是：如果我告诉了你，我就只能杀了你。”

林赛不知道少将是否在开玩笑。

“你不会认为他们真的会将炸弹安置在人体内吧？就像那个叫奥博尔的女人？或者像基地组织那样？”她问道。

威廉森少将神经质地笑了。

“天呐！”林赛倒吸一口凉气。

林赛走后没多久，少将就接到了从曼切斯特打来的电话。警方接到了宾馆经理的电话，他惊恐地说在浴室发现了罗斯·伍兹的尸体。表面看她是溺水而亡，但是随后在她脖子上发现的印迹说明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哈里挂上电话，走到窗边凝视着伦敦的天际线。罗斯·伍兹死得不冤，她是自作自受。

被捕的那天，杰克在帕丁顿格林警察局接受了整整三个小时的审问。他不停地向警方解释自己的处境。总督察迈肯尼一开始并不相信他的话，但是杰克能感觉到他似乎慢慢弄清楚了状况。

“你这日子过得……怎么说呢，很有趣嘛，克罗瑟斯先生，不过这应该不是你的真名吧？”

“从哥伦比亚回来我就去办了更名手续。不过现在看来毫无作用，那群混蛋还是找到了我。”

“他们是真的要置你于死地啊。”

“还要把我名声搞臭。”

“我们初步检验了一下那些毒品，是可卡因。猜猜是哪里来的？哥伦比亚。”

“你们会查到这跟一个爱尔兰人有牵连。”杰克对他说。

“我们已经在继续调查了。可问题是我们该拿你怎么办呢？”

“这个嘛，我倒是有一个提议。”

第11章

瑞克·奥麦利行动一贯低调神秘，迄今为止这一策略让他获益匪浅。

他身边没几个人为他做的事情引以为荣，可他的人生不是用来取悦别人。打小他就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这个念头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强烈。

他曾以为自己 and 罗斯·伍兹未来会走到一起，但是她和那个混帐外国人毁了这一切，而且她在过去几天甚至几周内做的事情已经对他的计划构成了巨大威胁。罗斯·伍兹是一个喜欢出风头的女人，她要得到别人的认可，要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还要为她曾经度过的铁窗生涯进行报复。

奥麦利开着越野车前往爱尔兰卡文郡的吉利斯三德拉地区。脑袋里想着罗斯·伍兹，他开车穿过茂密的灌木丛，在距离圣玫瑰修道院几百米的地方停了车。圣玫瑰修道院早已衰落破败，就掩藏在这条路的尽头。

奥麦利踏进修道院，迎接他的只有满地的碎玻璃和破椅子。他沿着曾经的过道往里走，惊起了一只落在坍塌了的祭坛上的乌鸦。

推开右手边的门，奥麦利看到众人围坐在桌子旁喝着健力士生啤。大家拥抱、握手、相互问候了一番后就往外面走去。

“一切都准备好了，你确定这个女人不会改变主意？”有人问。

“她是这么说的，我相信她——说句实话，她还真他妈的把我给吓了一跳。”

“很好——要吓着你可不容易，”那人说，“东西都到手了。”

“你能尽快运过去吗？”

“就等你发话了。”

奥麦利微微一笑。

“可以看一下吗？”

“没问题，这边走。”那人回答。

奥麦利对眼前看到的東西非常满意。

“太他妈棒了！”他赞叹不已，“效果如何？”

“我们已经做过几次测试，效果很棒。他们绝对查不出来是什么。他们给了我们‘血腥星期五’，还有那个操蛋‘和平星期五’，那我们就回敬他们一个比地狱还黑的‘黑色星期五’！”

奥麦利没接话，他在想着那个女人。她才是这个计划的关键。真是個勇敢的女人，没有她，这一切都无从谈起。

“记住：袭击目标只有我们知道，不能告诉别人。”那人提醒道。

奥麦利点头。

“明白，我在伦敦的人对此一无所知。”

“那样最好。你的逃跑计划呢？我可不想出漏子被牵连。”

“正在安排，”奥麦利答道，“但是我会一直待到最后，我可不想最后出什么差错。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不会再有这样好的机会了。这将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伦敦，单身女性本该过着丰富多彩让人兴奋不已的生活，但这个爱尔兰女孩却是例外。过去的经历让她变得离群索居，不再相信任何人，对未来也不抱任何希望。

直到有一天，一根意想不到的救生索突然扔到了她的面前。现在，她正在思考未来，却禁不住回忆起往事，发现自己的一生就像在坐过山车一样，从一个危机突然翻转到另一个危机。

若换成是其他人，现在肯定会临阵脱逃。但是她不会，她比以往都更加坚定。

她又倒了一杯金汤力，想起自己是如何抛弃了儿子。虽然他是那

个英国兵的私生子，可这不是他的错，对此他没有任何决定权。她忍不住在想，要是他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她为现在的他感到无比骄傲，希望他同样会为她的最终行动而感到无比骄傲。

林赛已经写完了报道。尽管大部分都是事实，她还是在用词上作了调整，尽量表明这只是个人的推测和猜想。

检查满意后，林赛打开笔记本电脑进入邮箱，给都柏林《爱尔兰时报》的上司弗兰克发邮件。简单寒暄一句后，林赛上传好附件按下发送键。明天的头条新闻上路了。

十五分钟后弗兰克打来电话。

“刚看完你的文章。干得漂亮，林赛。”弗兰克称赞道，并告诉林赛这则新闻会同时发表在报纸和网站上。“我这里又有一条线索可以给你，不知道会不会有帮助。”

“洗耳恭听。”

“这个人几年前在北爱尔兰很活跃，但是后来就销声匿迹了。有人说他在暗地里干各种敲诈勒索、贩毒和洗钱的勾当。”

“还有呢？”

“我的一个线人偶然谈到了他。他可能跟伦敦的爆炸案有关，哪怕不是他，也是和他相关的人。尽你所能挖出他的消息。”

“没名字可没法挖啊，”林赛答道。

“奥麦利，瑞克·奥麦利。切记万分小心，据说他可是一个卑鄙凶残的混蛋，而且行踪诡秘，可不太好找。”

第12章

布鲁塞尔是巴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

巴科乘坐的航班从伦敦起飞，在飞机上他无所事事。可是他现在有了可以大干一场的新目标，这可是他的拿手好戏。布鲁塞尔国际机场是个好地方，他可以从这里几乎是神不知鬼不觉地飞往任何地方。

布鲁塞尔的夜晚静谧而湿润，巴科游走在布鲁塞尔大广场的鹅卵石路面。广场上游客如织，大家都在寻找最佳的位置观赏这华美的景色。

布鲁塞尔大广场无疑是欧洲最著名的广场。华灯初上，映衬着广场上精美绝伦的哥特式建筑。南面来的柔和夜风吹得建筑物上数以百计的装饰彩旗飒飒直响。

乌云在聚集，很快就会有一场暴风雨来袭。但是此刻在广场旁这街灯朦胧的窄巷里，游客们醉心于各种外国美食，空气中飘荡着令人垂涎欲滴的香味。

巴科已经很久没吃东西了，但他对那些美食店和纪念品商店视若无睹，径直穿过人群走进了广场边上的一家酒吧。

他在木楼梯的底部停了下来。一匹马站在眼前直勾勾地盯着他。这是一匹获得过凯旋门奖的骏马，不过那些光辉岁月显然已成往事。巴科忍不住感叹标本师的精湛手艺，他将这匹骏马的英姿为后世完整地保留下来。

巴科登上三楼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默不作声地观察着楼下热闹的广场。酒保走过来，他点了一大杯特拉比斯特啤酒，这是他最喜欢的本地啤酒。

明天他要坐另一趟飞机去另一个地方。

他要好好考虑一下这次的猎杀计划。

她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是病情确诊的那一天。本来她的事业发展得顺风顺水且晋升在望，可是一天在上班时，她的左脚突然剧烈疼

牵起来。她被立马送往医院，结果是个坏消息，也是一个好消息。

她的症状明显，被即刻收治入院。

即使是现在回想起来她仍然浑身发抖——就跟医生告诉她结果时一样。

“是坏疽。”

她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病，请医生给她解释。

“坏疽是由于供血严重不足，导致机体组织坏死。全身都可能得坏疽，但是一般来说，坏疽主要发生于脚趾头、脚、手指头和手等部位，你的是在左腿。”

“怎么会呢？”她记得自己这样问道。

“可能是由于受伤，或者感染引起，也可能是由于长时间的血液循环障碍所导致。不过好消息是这种疾病是可以治愈的。当然，越早越好。你有没有什么可以联络的亲人？”

“没有。”她说。

治疗并未奏效，左膝盖以下的整条小腿都要被截掉。

医疗顾问们来到她的病床边。

“做截肢手术会对人的情绪产生很多负面影响。”他们劝解她。

那还用说吗？

“截肢也会导致严重的心理障碍，失去身体的一部分就像失去挚爱的人一样难过。通常人们会变得愤怒和沮丧。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们会一直陪着你、帮助你的。”

她最终挺了过来。虽然同事们对她好得不得了，但是要接受他们的安慰和好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得自己扛过去。”她这样告诉他们，她也真的扛过来了。

截肢手术没多久，她装了义肢，花了几个月才习惯。最后，她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回到公司上班。老板对此喜出望外，因为她可是

公司不可多得的人才。

虽然表面上坚强无比，但是私底下她开始无比思念家人，尤其是那个多年前被她抛弃的孩子。正是在这时，她打定了主意要做什么。这么多年后，她的内心第一次平静了下来。

第13章

杰克到这里已经几周了。奔驰车刚开上回家的土路，他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把名字、地点还有日期给我，”那时候麦肯尼说，“我得知道这东西什么时候来，怎么来，以及由谁带进来。然后我才可能考虑你所谓的提议。”

杰克点头同意，当时他并不知道结局会如何。

“你帮我们，我们会考虑在国外给你安排个安全的地方。前提是你的信息必须可靠，绝无闪失。”

事实正是如此。

警方先在多佛港抓获了一批贩毒人员并缴获毒品，然后又分别在伦敦东区和希思罗机场取得同样战果。

此后，流入英国的毒品数量剧减。

麦肯尼兑现了承诺，把杰克安置到了洛斯克里斯蒂阿诺镇开始新生活。那里是加那利群岛特内里费岛的主要旅游景点之一，毗邻北非海岸。

杰克家的位置隐蔽，当他看见一辆红色豪华轿车停在他家旁边时，急忙狠踩刹车停下来。他下车猫着腰走到那块标明是自家花园的石头边，抬起石头从底下掏出一个油布包裹。他打开包裹，里面是一把枪和一把子弹。

他小心翼翼挪到墙根边上，透过厨房窗口往里望，里面空无一人。他蹑手蹑脚移到后门，一边扭动门把手，一边观察那辆红色轿车。

杰克一进门就倒吸一口凉气。

闯入者站在客厅的书架旁，随意地翻着书。

“不许动！”杰克厉声喝道。

闯入者被吓了一跳，转身向杰克扑来。

一声巨响，杰克开枪打中了闯入者的胸口，对方双手捂着胸口倒在地上。

“你到底在我家干什么？”杰克俯身问道。对方毫无反应——已然毙命。

巴科从特内里费岛机场出来，租了一辆越野吉普车沿着海岸线往北开去，目的地是特内里费岛的首府圣克鲁斯。他没想到路况这么好，完全不是那种崎岖的山路。

一抵达圣克鲁斯巴科便直接前往港口地区。港口位于安纳亚山脚，景色迷人。但是巴科不关心这些，他一心只想找到那艘叫“无耻圣母”的船和那个叫何塞的人。

四十五分钟后，巴科在临港处找到了那艘货船，又花了十五分钟才把烂醉如泥的接头人弄醒。

“我是巴科，你有什么东西给我？”

船长怀疑地打量着巴科。

“也许有，”他用蹩脚的英语说，“也许没有。你说你是谁来着？”

“巴科！”哥伦比亚人大喝道，“赶紧给我包裹！”

船长何塞站起身来。下面狭小的甲板舱堆满了东西，足以让人得幽闭恐惧症，现在再加上一个杀气腾腾的巴科，简直让人窒息。

“东西在货舱，”船长解释道，“跟那些农用机械放在一起。来吧，我带你去拿。”

“就你一个人在？”

“船员们都上岸找乐子去了，”船长说，“他们应得的，都在海上漂了三周了。”

两人穿过黑漆漆的过道来到主舱。里面堆满了大板条箱子，上面全是德文。

“东西挺大，不过不重。你拿得动吗？”船长指着一堆相对而言稍小的箱子中的一只。

“先打开，我看看是什么。”他边说边后退，让船长何塞往前走。

“随便你，”船长弯腰用力撬開箱盖，“他们说你会付我一些东西作为报酬。”

巴科看到一把装有望远式瞄准器的步枪，一把左轮手枪和一箱子弹。他很满意。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截细钢丝，迅速把两端绕在双手上。

船长刚起身，就被一根冰冷的钢丝勒住了脖子。

“抱歉伙计。”巴科说完用尽全身力气拉紧了钢丝。

船长哪是职业杀手的对手，不一会儿就两腿发软开始喘粗气。他的眼球恐惧地鼓了出来，钢丝割破了他的喉咙，渗出的血流到了他的衬衫上。

确定船长断气后巴科才松开双手。他抬起箱子，好不容易才搬到甲板上。他停下来喘口气，收拾妥当下船。巴科心情舒畅，因为他马上就要开始围剿他的猎物了。但他不知道的是，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人远远监视着。

林赛打开的第一个网页就是谷歌。一些网页上有奥麦利的名字，不过大部分都是几年前的消息了，而几条最新的消息显示这个名字跟爱尔兰共和军反叛分子的活动有些关联。

最新一条提到奥麦利的消息是关于罗斯·伍兹被杀的新闻。这则报道还提到他和一个叫埃米尔·巴科的人脱不了干系，但是语焉不详。就这样，林赛开始了接下来的一系列行动。

林赛正在网上挖掘信息，手机上突然跳出一条短信。是尼克发来的，只有一句“还好吗？”

不好。你在哪里？林赛回复道。

“保密。你在干什么？”尼克的回复。

“为什么要保密？”

林赛等着答复，但尼克一直没有回消息。

过了一会儿，林赛决定直接给他打电话。但是尼克没有接，林赛只听到了标准的录音提示。

对不起，我现在不能接听你的电话。请留言，我会尽快给你回复。

第14章

在一本讲述1916年都柏林复活节起义的书里，她发现了那张夹在书页中的照片。过去这些年里她把这本书翻看了好多遍，这本书对她的思想影响深远。当然，对她造成深远影响的还有那一天——她被英国大兵强暴的那一天。

她看着照片：如今照片中的婴儿早已长大成人，时间都去哪儿了？她用手指摩挲着黑白照片，只能强忍着不让眼泪流下来。后悔吗？她当然后悔，而且还后悔得要死。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她还能怎么做呢？如果她留下来跟父母在一起的话，只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耻辱，没准儿父母还会因此抑郁早逝——而且对孩子来说也毫无益处。因为总有真相大白的时候，到时他们的生活就会变成人间地狱。

她越是沉思往事就越觉得自己做出的选择是正确的。如今她有了新的身份和新的生活，跟家里联系只会是一场灾难。

她重重地叹了口气，又倒了一杯金汤力。酒精虽然不能缓减她精神上的痛苦，但是可以减轻她肉体的痛苦，让她好过一些。

尼克用力握住租来车子的方向盘，擦掉额头上的汗水，努力消化着哈里·威廉森从伦敦发来的最新消息。

“你在哪里？”

“特内里费岛。”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

“怎么在特内里费岛？”

“他从伦敦坐飞机到了布鲁塞尔，然后又飞到这里。没时间向你汇报，我现在正盯着他——仅此而已。”

“他在那里干什么？”

“干他最擅长的活，”尼克一言蔽之。他目睹了巴科杀死船长的全过程，但并未阻拦。“他为什么要杀罗斯·伍兹？”

“我们还不确定是他干的，可能是为了掩藏行踪吧，”哈里说道，“事情有了一些进展，我和伊恩·亨德隆爵士开了个会，他是伦敦警察厅重大有组织犯罪署的负责人。”

尼克听着哈里的讲述，感到不可思议。

“你是说你之前不知道他们的缉毒行动？”

“不知道。我们是不同的部门，彼此独立运作，没理由会互通信息。”哈里辩解。

“这也太巧了吧。某个部门里肯定有人知道些什么。”尼克边说边注意跟前面的车子保持安全距离。

“好吧，就算是这样，他们也没有义务告知我们部门。那又另当别论了。”

“关于这个克罗瑟斯，有些什么消息？”

“克罗瑟斯是有案底的，他在哥伦比亚呆过一段时间，是个退役军人，得罪了不少人，跟伊恩·亨德隆爵士的部门做了笔交易。总督察迈肯尼是他的联系人，只有他才知道克罗瑟斯藏在哪里。而巴科到特内里费岛是去处理原来贩毒时期留下的宿怨旧事。我就知道这么多了。”

“这么说我现在是白费力气？这跟爱尔兰共和军反叛分子没有关系，是不是？”

哈里叹了口气。尼克明白了，但他总觉得这些事情之间是有联系的，只是他还不清楚联系在哪里。

“你也可以救人一命，”哈里建议道，“如果巴科找到了克罗瑟斯，你可以把克罗瑟斯给救出来。”

“这又不是我的职责所在，少将。”

“确实不是，但是……”

“有奥麦利的消息吗？”尼克烦躁起来，打断了少将。

“不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我们还没有他的消息。他可是一个狡猾的混蛋。”

“太他妈好了！那我回来以后能干什么？”

“先别回来，盯住巴科。他可是我们找到奥麦利的唯一线索。我们必须得找到奥麦利，除了在策划鬼才知道的阴谋之外，他现在可能还继续在贩毒和筹集资金。”

“如果碰巧奥麦利在这里出现了呢？”

“给我抓回来。”

“这个克罗瑟斯长什么样？”尼克突然觉得自己应该这么问。

少将拿起桌上的传真。早前出于礼貌伊恩·亨德隆爵士传给了他，但他只是晃了一眼。现在他仔细端详起了这张像素粗糙模糊的黑白照片。

“不好说，我只能说他留着大络腮胡子，当然他现在也可能剃掉了。我看看能不能找一张清楚一点的照片发给你。”

“不用麻烦了，”尼克看到前方出现一辆越野车急转弯拐进了通往密林的土路。“现在可能没时间了。”

第15章

谷歌上的调查卓有成效，林赛愈发兴奋起来。她还打电话做进一步查证——尤其是跟最近才在贝尔法斯特建立关系的几个线人联系。林赛开始相信自己挖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新反叛分子组织，而这个新组织比以往的爱尔兰共和军反叛分子更加残忍，更加顽固。

天呐。这是真的吗？尼克——我现在需要你，你在哪里？

林赛抓过手机给尼克打电话，结果听到的还是那段录音。

出事了。他一定出事了。

她在电话联系人名单里一番搜索后，打给了哈里·威廉森少将。电话一下子就通了。

“我知道最近的爆炸案是谁干的了。我得联系上尼克。”

“请问你是哪位？”少将问。

“我是林赛，林赛·米歇尔。我想我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少将迟疑了片刻，问道：

“你现在在哪里？”

林赛告诉了他。

“我派车过来接你，十分钟后到。”

林赛开始恐慌起来。要是我猜错了怎么办？难道我要出个大丑吗？

手机响了。

“尼克！你在哪里？你没事吧？出什么事了？”

“别急，我很好，我不能说太多。你怎么听起来这么焦虑。”

“我一会儿要去见少将。”

“为什么？”

林赛简短地说明了一下情况。

“不，你不要。”

“不要什么？”

“不要去见少将——现在还不行。你现在在哪里？”

林赛告诉了他。

“赶紧走——马上走！”

“你吓着我了，尼克。出什么事了？”

“赶紧离开那里。不要跟任何人讲话。找个安全的地方待着，我回来找你。”

“告诉我，尼克。到底他妈的怎么回事？你吓着我了。”

“我以后再解释——赶紧离开那儿，快！”

奥麦利一回伦敦就听说了——大家都在议论是那个身份不明的哥伦比亚人杀了罗斯·伍兹。

“她怎么会跟那种人搅在一起？”在基尔伯恩的一家爱尔兰酒吧，肖恩·墨菲问坐在对面的奥麦利。

“罗斯喜欢他。几年前我们一起在波哥大认识他的，那时候他是几个主要的毒品贩子之一，罗斯跟他一直保持着联系。不管怎样，现在她不在了对我们来说反倒是一件好事——她太爱出风头了，我们可不想引人注目。”

“那这个哥伦比亚人为谁效命？现在他人在哪里？”

奥麦利盯着墨菲，寻思着答案。

“不关你的事，”奥麦利最终开口，没有回答墨菲的问题。“我们需要集中精力，”他喝了一口爱尔兰烈性黑啤接着说：“把人都召集起来，有事要说。”

肖恩喝完酒，起身准备离开。

“你要告诉我们那个他妈的目标是什么吗？”

“就像我一直说的，你们不知道最好。你早晚会懂的。”奥麦利回答。

“是啊，你一直都这么说。老地方吗？”

“是的，一小时后见。”

奥麦利背靠椅子，双手抱着后脑勺，想着死去的罗斯。

“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吗？”

伊恩·亨德隆爵士瞥了一眼桌子对面的部门主管杰克·达夫。

“你不该打这个号码。你在哪里？”

“你问迈肯尼——如果你找得到他的话，因为我他妈的找不到他。我给他办了那么多事，那个混蛋现在是在故意躲我吗？我很担心。”

伊恩爵士一向不喜欢杰克·克罗瑟斯，虽然在之前的缉毒行动中他确实功不可没。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伊恩爵士安慰道，虽然他自己心里也没底。“在那儿待着，我会让迈肯尼跟你联系的。别慌。”

杰克才不相信他们任何一个人，过去经历的事已经让他得到了惨痛教训。看着窗外山下港湾里跳跃着阳光的海水，他盘算着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做。杰克转身走到厨房，从冰箱里拿出了一罐啤酒。

一口气喝完啤酒，杰克出门往洛斯克里斯蒂阿洛的海滩走去，那里是特内里费岛上的旅游胜地之一。这就是他现在的生活，杰克开始对此极度忿恨起来。

伊恩爵士起身走到办公室的窗户前，然后转身再次面对部门主管达夫。

“这事还得迈肯尼来办，克罗瑟斯只相信他。”

第16章

首相站在公文递送箱的旁边。现在是下议院的质询时间，他正在向下院议员们陈述最近伦敦发生的爆炸案调查进展。

他首先陈明了最新的伤亡人数：43人死亡，其中包括9名儿童；215人受伤，其中还有30多人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

“至今还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此负责，但是我们认为这些暴行是爱尔兰共和军反叛组织所为。安全部门已经在全力部署调查，势必要把他们缉拿归案绳之以法。我们绝不容忍在伦敦或英国其他地方发生这种野蛮行径。”

整个下议院沸腾了，众人都点头称是。

“请问首相阁下，这两起爆炸案是否是同一组织所为？”

首相看着来自南安特里姆的议员回答道：

“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南安特里姆的议员点头坐下。另一位议员站起来，议长介绍说是东贝尔法斯特的议员。

“首相阁下，请问麦康纳基夫妇是否也是被这伙爆炸案罪犯谋杀的？”

“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他们的儿子是被放在他书包里的炸弹炸死的？”

“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那么牛津街的爆炸案是一起自杀性炸弹袭击吗？是爱尔兰共和军反叛分子干的吗？”

首相迟疑了一下，紧张地看着议员们。整个下议院鸦雀无声。

“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整个下议院再次炸开了锅。

不论身在何处，巴科一直都认为当地报纸是珍贵的信息来源。这一次，他同样在《特内里费时报》上找到了想要的信息。《特内里费时报》的头条新闻报道了一名探长死于一个英国人家中，而该英国人目前行踪不明。

报道说除了知道这名英国人是几周前到的特内里费以外，其他情况概不清楚。

巴科没费什么劲儿就找到了地址。在去的路上巴科就知道他的猎物可能早就跑了，但他还是在杰克·克罗瑟斯的家里快速地搜寻了一番。很明显，杰克·克罗瑟斯是仓促出逃的。

离开房子，巴科前往洛斯克里斯蒂阿洛附近的山区。报纸上说，有人在山区看到过杰克·克罗瑟斯，目前警方正在该处全力搜寻。

果不其然，信息准确。巴科预感到一场猎杀即将开始。

林赛住进了骑士桥区的一家家庭旅馆，希望在这里能够躲过任何潜在的危险。但是她怎么也不明白什么威胁会跟哈里·威廉森少将有关，也许他不愿意看到她跟CIRDU有任何联系吧。

林赛把笔记铺放在床上，打开笔记本电脑重新查看之前几个小时里收集到的资料。她把重点放在了罗斯·伍兹及其与瑞克·奥麦利的关系上。

这个爱尔兰女人可不简单，在北爱尔兰局势最紧张的时期，她因牵涉到几名平民和军人的死亡事件而被捕入狱。后来根据《贝尔法斯特条约》，她被提早释放出狱。此后她转入地下活动，最近才在曼彻斯特出现。现在，她死了。

而瑞克·奥麦利曾是个活跃的恐怖分子。他也销声匿迹过一段时间，再次露面时变成了一个毒贩，生意做得还不小，和哥伦比亚的毒梟们来往颇多。当然，贩毒是反叛分子们筹集资金的一种方式。据林赛在贝尔法斯特的线人说，他上一次出现已经是一年多以前了，如今又再次现身。

尼克告诉林赛现在不可相信任何人。但是，她必须搞明白为什

么。

哈里·威廉森都知道些什么？他是否告诉了尼克？她说的什么事情把尼克给吓着了？为什么哈里·威廉森似乎也被吓着了？林赛努力回想自己早前跟这两个人的对话，但是仍然毫无头绪。

她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充斥着各种推测和阴谋，没多久就沉沉睡去。

杰克站在山洞口，看着脚下延绵的大海。逃离房子没多久他就把车也抛弃了。他的直觉越来越强烈——有人要置他于死地，可会是谁呢？这些年，他得罪的人可不在少数。

突然他发现一队警察沿着山路朝着他所在的方向缓缓行进。他们已经发现他了。怎么可能？

杰克立刻沿着一片松树林往山顶逃去，很快来到一片林中空地。判断失误！

枪声大作，一颗子弹打中了他身旁的树干，他赶紧扑倒在地。

他努力想判断出子弹来自何方，但实在找不到确切的方向。他静静地趴在地上，过了很久才冒险站起来躲到一棵树后面。

他慢慢地顺着满山的松树往山顶爬去，用松树作掩护，避开绊脚的山石。逃亡的过程很艰难，杰克开始后悔自己近来疏于训练，严格训练让他在过去那些年里受益无穷。

很快他就甩掉了那队警察。接下来该怎么做，他也不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必须下山离开这座岛屿。

他停下来靠着一棵树稍作休息，一路的逃亡让他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喘气同时他快速地察看周遭地形，留意到左前方有几幢房子。还没来得及想好该怎么做，一颗子弹就击中了他的肩膀。杰克跌倒在地，伤口汩汩流出血来。

他按住伤口伏在地上，惊慌失措。他四处寻找开枪的人，但是树林挡住了视线。

一架直升飞机毫无预兆地出现在树林上空，掠过树顶，先向右转了个弯，又往左转回来，然后很快就消失不见了。杰克凝息屏气观察着，等着直升机飞回来，但它没有折回。

杰克静静地躺了约一刻钟，试图止住从伤口里淌出来的血。他挣扎着爬起来，突然听到身后有动静。

他掏出手枪翻转在地准备射击。

“别开枪，我是来救你出去的。”

来人毫无畏惧地一下子站在杰克面前。

“搞什么鬼……”杰克刚要开骂就被打断。

“有的是时间让你提问。”雷·迈肯尼走上前来。他就是被刚才那架直升机送来的。

第17章

瑞克·奥麦利对听到的消息非常不满。但他的计划已经进展到目前这一步，是不可能取消的了。

“我们得到的消息是罗斯指挥着一群亡命之徒。她得到了许多对新芬党的麦吉尼斯和亚当斯政治阴谋不满的人的支持——而且她使用了自杀性炸弹袭击。但是我们绝对不能被它干扰，也不能被此削弱斗志。”

桌旁围坐的四人都点头同意。他们在基尔伯恩郊外的藏身处碰头。

“往昔的同志们用鲜血换来了我们现在的成就，”奥麦利继续演讲，“虽然也有像罗斯·伍兹和她的小喽啰这样的老鼠屎给我们造成了一些破坏，但这绝对不能阻止我们完成宏图伟业。”

“那些小喽啰都是些什么人？”亨利·麦阿里维问。他是这里年纪最大的人，还有点搞不清状况。“他们还在活动吗？”

“罗斯都死了，他们应该都散了吧。我已经派了一队人四处去打听了，一周后就有准确消息。”

“我们的那位女人肉炸弹呢？你见过没？”肖恩问道。

“见过，她一如既往的坚定，我倒不担心这个。一切都准备就绪了，我们就坐等良机吧。”

“好，”麦阿里维说，“还有一件事，你听说过他们成立的那个特别部门吗？”

“CIRDU？听说了。”

“我们需要担心吗？”

“该担心的是他们。”

桌边的人大笑起来。

巴科刚把强力步枪收起来，直升机就再次出现在上空。

他急忙躲在一棵松树后面。直升机在树顶盘旋，从机上放下一根绳子，一个全副武装的人顺着绳子滑了下来。几分钟后他又出现了，还带着一个人，绳子带着两个人往回收。巴科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操。”他低声咒骂着，赶紧又把步枪拿出来装好。

尼克也在远处看着这一幕，他抓起电话打给哈里。

“事情有点不对劲儿，哈里。”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你明白的。你得把话给我说清楚了，哈里。起码我有权利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到底在这里做什么？”

还没等少将开口回答，突然一阵枪声大作，尼克赶紧看向直升机。

“回头打给你——出事了。”尼克说道。

救生绳正在把两个人往上拉，突然直升机尾部冒出一团黑烟。一阵枪响后，直升机开始剧烈摇晃，然后垂直落地，爆炸成一团火球。

巴科收好步枪，悄悄往山脚溜去，但并不确定自己是否消灭了目标。

第18章

哈里·威廉森少将背靠着墙。时间所剩无几，而事情完全没有按他的预想发展。他拿起桃木桌上的红色电话。

“帮我转接内政大臣。”

他重重叹了口气靠在皮椅背上。电话一下就通了。

“哈里，我希望有好消息。”

少将根本没法轻描淡写地把消息转告给内政大臣，只得据实相告。果然不出所料，内政大臣极度震惊。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现在，在伦敦、伯明翰、曼切斯特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潜伏着一帮疯子。他们准备发起袭击，而我们却对他们的目标一无所知。你有个手下在外面盲目行动，而我们需要赶紧着手处理一个重要的信息，但有个该死的记者已经知道了这个绝密信息。我理解得没错吧，哈里？”

“是的。在我看来情况就是这样，”少将承认，“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先生，事情往往跟表面看起来的不一样。也许答案就在我们面前摆着——又或者是我们完全判断失误，没有找准方向。”

“你他妈到底想说什么，哈里？”

哈里自己也犹豫着。

“我要把我们的人撤回来，先生。我觉得我们没有让他发挥他的最大特长。”

“该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下次你再打电话来，最好是好消息，这样我才好向首相交差。记住，哈里，要是我的位置不保，你也一样。祝你好运，再见。”

黄昏时分，林赛终于睡醒了。她从床上爬起来走进浴室，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看，然后用冷水洗了把脸。回到卧室，她试着再次给尼克打电话。让她惊喜的是，尼克居然接了电话。

“谢天谢地，尼克。到底怎么回事？你还好吗？你在哪里？我害怕死了。”

你是该害怕死了，尼克心想。

“冷静点，你待的地方安全吗？”

“应该安全。你为什么不让我跟少将见面？”

“现在还不能说。事情有些不对劲儿，我得查个清楚。”尼克背靠着一棵松树，继续观察着左边山坡上警察的行动。“我只是想看看你是否安全。你不要跟任何人交谈，也不要跟任何人联系，等我再联系你。”

“好的——那你什么时候再联系我？”

“快了，这里的事就快处理完了。得挂了，再见。”

林赛一下子瘫倒在床上。她不知道尼克是否完全清楚目前的局势。她不能保持沉默，她需要跟弗兰克谈谈，而她会这么做的。这样做能出什么差错呢？

她迫不及待地拿出手机打给弗兰克，虽然她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说。顺其自然吧。

“弗兰克，是我，林赛。”

“圣母玛利亚！圣父约瑟夫！圣子基督啊！你到底跑哪里去了？”弗兰克惊天呼地，“你他妈的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

林赛想了一会儿。

“跟我讲讲。”她说。

“林赛，我是在发问，不是在陈述。看在上帝的份上，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许说谎，我知道一定有事发生，或者就要发生。我这里从各种渠道得到很多完全矛盾的消息。老话说无风不起浪，你赶快告诉我！”

“你怎么会认为我知道？”林赛反驳着，想拖延时间来组织答案。

“直觉。”

“等我都证实了就告诉你。”

“好吧。那你为什打电话给我？”

“没什么——保持联系而已，”林赛说，“稍后再联系吧，再见。”

林赛把手机扔到床上，事情毫无进展，她感到无比沮丧。她讨厌这种不确定的感觉，更讨厌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最讨厌被蒙在鼓里。尼克到底想干什么？他在哪里？这个叫奥麦利的人到底跟这一切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她不能跟少将谈话？现在她又凭什么要躲在骑士桥的家庭旅馆里？

林赛越想越急躁。不过坐在这里盯着天花板发呆、担心别人对自己有什么看法可得不到真相。她可是个新闻记者！记者不就是敢于冒险去别人不敢去的地方，问别人不敢问的问题，去找寻别人不想找寻的答案的吗？

奥麦利。我得找到奥麦利。

林赛决心要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她抓起手机，把笔记本电脑塞到电脑包里，收拾好小旅行袋，穿戴整齐后退了房，然后到街上拦下一辆出租车。

“去哪里，女士？”司机问。

“基尔伯恩。”

“具体地址？”

“就基尔伯恩。”

第19章

直升机垂直坠落，雷·迈肯尼几乎被震晕过去。不过谢天谢地，克罗瑟斯还活着，直升机爆炸之前他就被撞击力给甩到了一边。

克罗瑟斯只受了点轻微烧伤，吸入了一些烟尘，但直升机上的三个可怜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警方的搜查救援队赶到现场开始救援工作。尽管克罗瑟斯受了伤，他仍然扫视着山坡观察情形：要置他们于死地的人就躲在那里。他脑海里蹦出几个名字，不过现在不是追查这事的时候，迈肯尼最终肯定会提供点线索的，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赶紧下山到医院接受治疗。

尼克仍在远处望着山上发生的一切，绞尽脑汁也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他追踪巴科到这座小岛是为了能找到瑞克·奥麦利，可是眼前的这一场火拼更像是私人恩怨，和毒品以及爱尔兰恐怖分子没有任何关系。尼克对此深感困惑不安。

但是现在最让他担心的是，一场混战后巴科已经毫无踪影了，估计他现在已经下山准备开着越野车跑路了。

尼克看着第二架直升机出现在山顶，停在了距第一架直升机坠毁点不远的空地上。半个小时后，直升机再次起飞，估计是载着伤员走了。

此时，尼克知道自己下个目的地是哪里了。

林赛开始觉得在这里打听奥麦利的消息是个错误的决定。伦敦的基尔伯恩区可是爱尔兰人的地盘，他们彼此联系紧密，十分注重保护自己人的利益。

但是林赛知道的做法也并非毫无根据。要想找人打听奥麦利的情况，肯定就是这里。

找了三个酒吧以后，直觉告诉她来对地方了。倒不是有人给了她什么信息，而是大家都在极力否认认识这么一个人。这再清楚不过

了，奥麦利在这个地方颇得人心。林赛知道自己就要找到突破口了。

“好吧，我尊重你的观点。我也只是在干本职工作而已，”林赛说，“知道吗，我跟你一样，是虔诚的爱尔兰天主教徒。但是我真的有事要跟瑞克·奥麦利说，他可能有危险。”

操——我为什么要这么说？

那个男人盯着她良久不说话。

“有什么危险？”

“我不能跟你说。”林赛答道。虽然懊悔刚才说的话，但至少终于引起了那人的兴趣。“我需要跟奥麦利谈谈。你认识他吗？你能给他带个话吗？我把名片给你，你能让他给我打电话吗？”

我在干什么？自掘坟墓吗？

她把名片给了那人，名片上有她的手机号码和电子邮箱。那人看了看，然后把名片放到夹克衫口袋里。他喝完自己的酒，起身向大门走去。快出门时，他转身看着林赛点了点头。

“我不得不说你还真他妈有点胆子，女士。小心点。”

林赛一下子感到无比恶心，赶紧冲到卫生间一阵狂吐。

我到底都干了些什么？

格林医院位于德拉斯亚美利加斯海滩中心，医院的医生和护士都在大门口等候着直升机。他们给杰克准备好了一副担架，但是杰克拒绝躺上去——在短暂的飞行途中他的伤口已经得到了包扎。

迈肯尼向直升机救援队表示感谢。这时，特内里费岛的警察局长唐尼·希冈忒斯开着一辆没有牌照的轿车过来，一下车就径直走向迈肯尼。

“出什么事了？”

“出大事了。”迈肯尼说。

“我今天可损失了三员大将，希望能有个正当理由来解释这一

切。”

迈肯尼低下头叹了口气。他能说些什么呢？

“真的很抱歉，我也不知道事情会弄成这样。有那个哥伦比亚人的线索了吗？”

“还没有。我已经向兰萨罗特岛和大加那利岛的警局寻求支援了，他们的人现在正在路上，我也正在调动国民警卫队。他肯定跑不远的，这里没有什么藏身之处，但是有很多小港口，他可以从任何一个港口逃跑。我们的警力目前还没法对所有的港口进行警戒，不过现在所有的巡逻艇都在四处寻找他，他倒也没有那么容易逃掉。”

“万分感谢，局长。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的帮助，请尽管开口。”

希冈忒斯局长块头不大，但是很结实。尽管刚毅坚定，经验丰富。他现在也觉得有点力不从心、束手无策——在他的警察生涯里，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迈肯尼看向医院，医疗人员正领着克罗瑟斯往里走。

“我必须跟伦敦的上司汇报情况。当然，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愿意留在这里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克罗瑟斯认识这个埃米尔·巴科，他可以提供有用的线索。你意下如何？”

希冈忒斯局长的左手背不停地下巴胡须上摩挲着，权衡着利弊。

“我现在得去安排人把牺牲警员的遗体从山上运下来，然后举办三场葬礼。对了，你的人怎么样？”

“他没什么大碍，运气不错。”

“那就好。当然，关于我们同事被杀一案，我们要对他进行审问，还得拘留他。”

“你有证据证明是他杀的人吗？他有可能跟此事无关。”

“这得由我们来定夺。”

希冈忒斯局长转身看着站在直升机旁的救援人员。

“不好意思，我要先去慰问一下我的勇士们，明天早上再继续讨论吧。”

“好的。”迈肯尼说完，走进了医院。

第20章

格林医院有警察重兵把守，戒备森严，尼克一直等到他们都撤走了才进去。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只是潜意识觉得应该来。他没准儿能在这儿找到答案。

尼克穿过大门，径直走向前台。

“我找杰克·克罗瑟斯先生，他大概一小时前被送进来的。”

接待员从电脑前抬起头微笑着问。

“请问您是？”

“他的好友。”

“他还在急救室，能请您在等候区先坐一下吗？”

尼克环顾四周，瞥见住院部的标识，便冲女接待员笑笑，漫步走开。这时一对年轻夫妇抱着一个婴儿来到前台，这正好转移了她的注意力。

尼克推开侧门，里面全是医生、护士和顾问医师。大家穿梭在小隔间里各司其职地忙碌着：在病历夹板上做记录、分发药品或者包扎伤口。没有人留意到他，这真是太好了。他只需找到克罗瑟斯在哪个隔间。这很容易：他的隔间门口有两个身穿制服的警员站岗。

尼克向他们走去。正好一个小护士拉开了隔间的帘子，尼克瞅见克罗瑟斯趴在病床上，好像在跟床边的一个男人专注地讨论着什么。

“很抱歉先生，你不能进去。”一个警察伸手拦下尼克。

“我是来见杰克·克罗瑟斯的，他还好吗？”尼克边问边越过他的肩膀往里窥探，“我很快就走。”

警察看了同伴一眼，又看看尼克，一脸怀疑。

“你有证件吗？”他问道。

就在此时，帘子大开，尼克首先看到了迈肯尼，然后是克罗瑟斯。他的左肩缠着厚厚的绷带。尼克一眼就认出了他，尽管胡子拉

碴，但那双眼眸，那个鼻子，那张嘴巴，还有那个身形，除了他还能是谁？

如果真有上帝的话，他可真是待我不薄！

她曾这样责问上帝。她定期去医院做检查以确保坏疽没有扩散，那一次的诊断虽然显示没有扩散，但她却获悉了更恐怖的消息。

当一个人得知自己体内的癌细胞扩散太快，无法治愈时，作出的何种反应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她的反应却让所有医生都惊呆了。

这个可怕的消息是——她得了子宫癌晚期，癌细胞扩散得太快，医生们已经无能为力。然而她听了只是淡淡一笑，告诉他们没关系。

“我还能活多久？”

“很难说，要是接受治疗……”

“我不想进行任何治疗。”她打断道。

表面上泰然自若，但她心里却翻涌着无数问题。

为什么是我？这是我应得的吗？

“这么说还为时尚早，我建议你和顾问医师聊一聊，再来做最后决定。当然，我们会尊重你的意愿。”

医生们都非常和蔼，他们尽可能安慰她，但所有这一切都太迟了。

“感到绝望、沮丧或愤怒是很正常的，但是你得给自己一些时间和空间来慢慢接受现实。如果你需要依靠或安慰，找身边的人倾诉会有很大的帮助。”

她没有对象可以倾诉。这种事情她可没法随便找个人诉苦，尤其是她的父母。他们太脆弱了，经历了那么多，他们再也无法承受这样的痛苦。

“最初你的情绪可能会非常激烈，而且起伏较大，你有时候会觉得麻木，或者觉得这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个体情况不同，处理的

方法也不一样。”

她尽可能让自己不要去听医生的话，但做不到。

“你可能会觉得快要疯了，无法停止哭泣或忧虑。这一切都是正常的，也合乎情理。你也许会感到非常害怕或焦虑，大多数的人想到死亡或将要发生的事时都会感到害怕。”

死了就是死了——死亡是生命和生存的对立面。她记得自己当时是这么想的。这个想法让她内心平静了一些。

“你也许会发现很难再用正常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人和事。看着人们像往常那样购物、开车或工作，你会觉得难以接受。这种情绪上的大波动会使人筋疲力尽，你会感到自己仿佛被困在一片漆黑之中，做任何事情都毫无意义。”

啊！我还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这只会更加坚定我的决心而已。

“这个消息意味着你不能照原来的计划去安排你的未来，但也许你会有其它的替代计划……”

太他妈对了，那就赶紧去做那事吧。

即使林赛感到力不从心，她也不会承认这一点，至少不会在这帮愚蠢的窝囊废面前表现出来！

从基尔伯恩的酒吧出来，她就发觉自己一直不停地往后看。那些人让她心里发毛，总感觉空气中弥漫着不祥的味道，她只想赶紧离开这里，离得越远越好。

她走到街道尽头正扬手想拦出租车，一个穿着连帽衫的男人撞了她一下。

“找出‘黑色星期五’。”他低声说道。还没等林赛转身看清来人，他就已经了无踪影。

随后一辆出租车停在跟前。她让司机载她回骑士桥的家庭旅馆。路上拥堵不堪，林赛花了很长时间才回到房间，一进门就筋疲力尽地瘫倒在床上。

找出“黑色星期五”。

她打开笔记本电脑上网搜索这句话，屏幕上弹出来满满一页链接。她随便点开了一个。

“血色星期五”，又名“黑色星期五”，指1972年7月21日在贝尔法斯特发生的事件。这一日，有20个炸弹爆炸，导致9人丧生，130人受伤。爱尔兰共和军声称他们对所有炸弹都发出过充分警告，并谴责安保部队为了煽动群众的不满情绪而故意忽略这些警报。

那个人是什么意思？找出黑色星期五？林赛不知道，但隐约有种不祥的预感，她必须和尼克谈谈。

她抓起手机拨了尼克的号码，但是无人接听。

医院大门正对着一个空中娱乐休闲区，通过一小段水泥楼梯就可到达。在楼梯尽头可俯瞰大门，巴科就躲在那里。看到尼克一行三人从医院门口出来走向一辆车子，巴科把枪瞄准了杰克。此时尼克和迈肯尼都发现了他。迈肯尼一把将杰克推倒地上，自己却被飞来的子弹掀翻了左脸，一声未哼就倒地身亡了。

第二声枪响，子弹击碎了车子的挡风玻璃。杰克和尼克迅速冲到车子旁边躲起来，随后两个警察赶到开始进行还击。一个警察被击中大腿受伤倒地，他的同伴正要上前帮忙，却发现巴科已经坐进越野车的驾驶席，沿着七岛街逃之夭夭了。

警察追赶着开枪射击。尼克和杰克争辩着下一步该怎么做，还没有争出个结果，就看到那个警察跳上警车去追巴科了。

医院前的空地上又恢复平静，一群医生和护士迅速赶到迈肯尼身旁。一个人测脉搏，一个测呼吸，都没有反应，只得将他的尸体抬去太平间。

另一个医生在救治受伤的警官。这时增援部队赶到，大部分人都全副武装，警察局长紧随其后。

“这他妈的简直是战场啊，”希冈忒斯咕哝着向尼克他们走去。还没等他开口，一个警察跑了过来。

“持枪歹徒转入了马德里圭拉斯大道，向东逃去。我们需要直升机在空中协助，阿韦拉多警员说他会尽量跟着歹徒。”

希冈忒斯看着手下。

“全力捉拿这个混蛋！”说完警察局长转身盯着尼克和杰克，“看看你们给这座美丽的岛屿带来了什么，快告诉我其他关于这个哥伦比亚人的情报。”

“我知道的已经都告诉你了，”尼克瞥了一眼杰克，“也许我的弟弟能补充些什么。”

“你的弟弟？”

“失散多年，现在终于找到了。”尼克说。

第21章

哪怕是现在，她仍能回想起听到消息时的那一幕。那时她想哭，但不能。她压下心里的悲伤，就像压下许多困扰她人生的烦事那样。

“她今天早上安然离去了。”

年迈的父亲就只能说这句话了，随即有人拿过了电话。

“你父亲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你应该回来看看。”

她不知道自己在和谁说话，但她也不在乎。

“葬礼是什么时候？”

“我们初步安排在后天，你会来吗？我该怎么跟你父亲说？”

“跟他说我会尽量赶回来。”

她还有许多问题想问，但都咽了回去，有时候无知才是福气。事情本不该如此，她本可以在老母亲最后的时光里照料她，她也本可以陪在父亲身边安抚他，她本可以做许多事情，但他们却在那天夺走了这一切——就是她被拖到干草棚里被强暴的那一天。

她记得当时自己惶恐不安，想着要参加葬礼，浑身愈发打起颤来。直到一位好心的同事注意到她的异样，上前来问她是否需要一杯热茶。她本想告诉他自己的困境，但他是不会理解的，于是就编了一个谎话来满足他的好奇心。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列车停在了大桥街威敏斯特地铁站，她也把回忆抛在了脑后。这里离她和同事约好碰头的地方不过几步路。他们要商讨即将承办的贵宾宴席事宜。

恐怕短时间内没有人会忘得了这个宴席，她的嘴角浮现出一丝笑意。

一直以来，他都很得意自己如同书里写的狐狸那般狡诈机智，但今天他却不可思议地发现自己居然被逼到了绝路，而且还是自己一手造成的——他太低估对手了。

都怪那场车祸，害得他只能弃车逃亡。在一个拥堵的十字路口一辆摩托车跟他迎头撞上，他压根儿就没有看到有摩托车开过来，等他看到时摩托车都已经撞碎了越野车的挡风玻璃。他可没有工夫跟警察纠缠。

巴科一边踉踉跄跄地穿过瓜萨山自然纪念公园的空地，一边回头去看半空中渐渐逼近的警方直升机。

他穿过一群游客往山坡走去。这座死火山高耸入云，形成了被誉为“瓜萨之桌”的悬崖峭壁。巴科并不知道前方会有什么，直觉告诉他这条小路会通往海边，他可以从那里逃离这座岛屿。

直升机突然在他右侧降落，一组四人神枪手精锐小分队跳下飞机就向巴科飞奔过来。直升机再次起飞，很快来到他的头顶，飞旋的螺旋桨卷起灰尘碎屑模糊了他的视线。

他拔出左轮手枪对着空中一阵乱打，咒骂着自己居然会在逃离车祸现场时把狙击步枪丢在了越野车的后座上。今天可真不是个好日子，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被乱枪射死的场面。

看到几位神枪手慢慢靠近，巴科急忙躲在岩石后面。他随即就发现自己已经被包围了。他意识到不经历一番苦战是逃不出去的，于是深吸一口气，扣着扳机冲上前去一通乱打。

林赛重新在网上搜索信息。突然，屏幕上跳出一个页面，与名为奥麦利的爱尔兰共和军成员有关，这让林赛觉得简直是好运从天而降。然而页面内容的主角却是厄尼·奥麦利，他曾是个著名的自由战士，在逃亡美国前被投入大牢。1936年出狱后去了美国，成了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

这不是她要找的信息。又在各种网站搜索了约一小时，林赛几乎都要放弃了。就在此时，一则旧报纸上的文章引起了她的注意。

她快读完文章时手机响了，打断了她的注意力。来电是个隐藏号码。

“喂？”

“是林赛·米歇尔吗？”

他有着明显的爱尔兰口音。

“是的，你是哪位？”

“林赛·米歇尔？那个记者？”

“是我，有什么能帮你吗？”

“你什么都帮不了我，我反倒可以帮你。”

“洗耳恭听。”林赛感觉自己的心脏都跳到了嗓子眼。

“瑞克想要见你。”

“奥麦利想见我？”

“你说过他也许会有生命危险。”

靠，我说过。

“好吧，在哪里见面？”

“他会去见你，大概一个小时候。”

“但他还不知道我住……”

林赛还没说完电话就挂掉了。

“但他还不知道我住在哪儿呢。”她对着墙上镜子里的自己说完整句话。

她看着自己的脸色慢慢变白，脑海中回荡着弗兰克的话：

切记万分小心，据说他可是一个卑鄙凶残的混蛋。

林赛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她试着拨打尼克的号码，仍然无人接听。

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他妈的到底在哪儿？

“你见到他的尸体了吗？”伊恩·亨德隆爵士将手机按在左耳上。杰克简要说明了一下巴科死时的场景。尼克在一旁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个

离经叛道的弟弟。胡子刮了、收拾干净了，他确实看起来像是他的双胞胎弟弟了。

“没有。我说过了，他当时正试图逃离那座岛屿，但是还没跑到划艇那里就被击中，接着跳进海里就没上来过，警方仍然在搜寻他的尸体。现在情况如何？”

“我和希冈忒斯谈过。关于他手下探员的死，他显然希望你能给他一个交代。他有可能会拘留你，但我希望能安排你回英国。不过在这之前，我得先把雷·迈肯尼的遗体接回来安葬了，我知道是他救了你的命。”

“他的确救了我，那颗子弹原本是冲着我来的。”

“的确如此，”伊恩爵士同意道，“在此期间你就先呆在岛上，我会再联系你的。”

杰克把电话放好，转向尼克。希冈忒斯在警察总局给他们临时安排了一间房间和一部电话。

“这里的事情完了，现在怎么做？”

“回我那儿去，我们需要好好谈一谈。”尼克说。

第22章

她回想起自从决定参加葬礼后，她就一直忐忑不安。她先飞到都柏林，紧接着转乘火车去纽利市。阿尔马南部被英军称为“强盗之乡”，火车到站后她便从纽利市坐出租车前往阿尔马南部边境的中心地区。

当她到家时，才发现自己原来是如此渴望回来。父亲帕崔克在门口热情地迎接她，他抱着她，在她的脸颊落下一吻。

葬礼庄严肃穆，举行弥撒的地点正是安葬她三个哥哥的教堂。之后她步行回家，又路过了自己被强暴的地点。

她本以为自己会昏过去，但这时一个和她差不多年纪的女人出现在她身后，这让她感觉稍微舒缓了些：她记得在葬礼上见过她。直到今天，她都不知道那个女人是谁，但永远记得她说的话。

记住：不管此刻生活是何种模样，不管你感到多么悲伤，一切都会过去的。

也许对其他人来说是这样，但对我而言不是。她当时是那样想的，而这个想法也贯穿了那段漫长而又孤寂的时光。一切都没有过去，所有往事仍然历历在目，清晰得仿佛刚刚才发生。

有那么一瞬间，她很想知道那个女人现在身处何方。

“巴科是我们找到奥麦利的唯一已知线索，现在他却死了。”

尼克坐在杰克对面。两兄弟推心置腹地讲述完各自的过往，寻思着他们是如何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的，然后在午后温暖和煦的阳光下喝起了冰啤酒。

杰克已获保释，尼克为他作的担保，保证他在需要时会返回岛屿参加警探死亡一案的法庭聆讯。

“尼克，我知道自己彻底搞砸了，事态已经失控，但我可以引奥麦利出来。”杰克向尼克坦承道。

“怎么引？”

“我一直就想跟你说，但你就是不听。”

现在尼克可洗耳恭听。

“他就是那个在伦敦用毒品陷害我的爱尔兰人，要不是他我才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尼克似乎看见了希望，但也看见了重重危险。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我想去做，我也必须这样做。操！这可能是我自我救赎的大好机会。”

“你是说你要牺牲自己，是吗？”尼克反问道。

“随便你怎么说，”杰克答道，“总之，你能抓到人，我也能挽回一些自尊。”

“或者躺进太平间。”

“尼克，我能照顾好自己。我们是同一个娘胎出来的好吗？”

“我会告诉少将，让他来决定。”

“亨德隆那里怎么办？”

“哈里会和他交涉的，”尼克保证道，“那么你的计划是什么？”

杰克仰靠着椅背，笑了。

“我还没想好呢。”

林赛站在家庭旅馆对面的商店门口，她想看看这个说会在一小时内来见她的男人是谁，而现在时间已经到了。

骑士桥大道挤满了来来往往的游客和购物的人，人流和出租车将路面塞得拥堵不堪。林赛知道在这种环境下辨认出一个人是有难度的，但是她也绝不可能跟那个男人共处一室，除非她有后援。

去年在威尼斯时她就因为判断严重失误，脱离了尼克的保护，结果差点把自己害死。她绝不会再让历史重演，于是迅速收拾好东西撒

离家庭旅馆。重新找个住所才更保险。

林赛注意到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旅馆门口。两个男人从后座走出来，都穿着连帽衫，看不清楚模样。司机和前座的乘客留在车上，但下午的阳光折射在挡风玻璃上，明晃晃的让林赛看不清他们的脸。

林赛上前两步想看得清楚些，这时那两个男人走进了旅馆。但愿他们得知她离开的消息后不会为难前台人员。林赛正要穿过马路，两人又走出来了。他们钻进车里，车子驶入滚滚车流，旋即了无踪影，但是林赛早已记下了车牌号。

林赛等了一会儿，才走到旅馆的前台。

“刚刚进来的那两个男人，他们是来找我的吗？”

旅店前台是位年纪稍长的女士，她点了点头。

“我告诉他们你已经走了，他们问你是否留了新地址。”

“你怎么跟他们说的？”

“我只是笑了笑，”女人答道，“我告诉他们没有人会留下新地址，只有电影里才这么演。他们看上去像是黑帮匪徒。”

他们就是，而且还是最危险的那种。

“如果你再看到他们还认得出来吗？”

“认不出来，亲爱的，”她答道，“就像我跟他们说的，只有电影里才这么演。”

林赛笑了，这位女士太机智了。她本想请她推荐一个新住处，想想还是算了。林赛突然觉得尼克不在身边时自己就变得迷茫失措。但她旋即摒弃了这个想法上了一辆出租车。

和伊恩爵士谈过后，哈里开始安排接尼克和杰克两兄弟回伦敦，这边已经给他们安排好了一个新的安全屋。虽然只是权宜之计，但至少大家有时间来做长远考虑。

工作完成后，他锁好办公室的门准备回家，哪知一转身就看到了

林赛。对方脸色苍白，上气不接下气。

“我得和你谈谈。”

我知道尼克告诉过我不要这样做，但我还是来了。我他妈的肯定是疯了。

“长话短说吧女士，”哈里尽量不让自己显得太焦虑不安或是太感兴趣，“我今晚约了人吃饭，我送你出去吧。”

“‘黑色星期五’，你知道关于‘黑色星期五’的事吗？”林赛问道，一边跟着他沿着走廊走向通往出口的楼梯。

哈里停住脚步，转身看着林赛。

“是指2008年的那场股市大跌吗？”他说道，“我还损失了一小笔钱呢。不过我想你指的不是这个吧。”

林赛说了基尔伯恩的事，他一下就警觉起来。

“你觉得奥麦利回伦敦了？”他问。

“前提是他离开过，”林赛答道，“我觉得他盯上我了。”

“为什么这么认为？”

听林赛说了骑士桥的事情，他立即掉头往回走。

“过来。”哈里对她说。林赛初次感到在少将身边心里十分不安。

林赛停在了原地。

“尼克在哪儿？”她问道。哈里转过来，手里握着办公室的钥匙。

“那可是机密信息，女士。我们需要谈谈。到我办公室谈吧，这里更隐秘。”哈里说着，转身将钥匙插入锁中。

林赛往楼梯退去，担心自己已经说得太多了。等到跑到外面马路上，她再一次意识到除了尼克，没有人能令她真正信任。

她走进白厅路的一家豪华酒店，在大堂里找个位置坐下，点了一杯咖啡，然后从背包里拿出笔记本电脑开始上网。三十分钟后她订好了今晚的住处，就在泰晤士河的桥对面，离滑铁卢车站很近。

林赛拿起手机拨了尼克的号码，仍然无人接听。现在她真的只能靠自己了。

她记得那天自己走进基尔伯恩路的爱尔兰酒吧，找了张空桌子坐下，点了杯金汤力。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伦敦爆炸案还没有发生，她也没在报纸上看到过罗斯·伍兹的新闻。

她走进来的一瞬间，所有人的视线都落在了她身上，但只有一个人被她吸引过来。他坐到她旁边，用最老套的话来搭讪，但现在她却怎么也记不起来是什么了。

两人聊了一会儿后，她才意识到这个男人大概只有她一半的年纪。不管怎样，有人对自己感兴趣还是让她感觉不错。更重要是的跟他在一起她很自在，仿佛再自然不过了。

她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大家在争论英国是否应该继续统治北爱尔兰。争论变得越来越激烈，而很快她发现自己也被卷入了这场争论，还被要求发表自己的看法，接着就是有人来邀请她加入一个计划。

我愿意为共和军事事业奉献一切。

这就是她在那个下午表达的全部内容。数周后，那个计划订好了，她的人生从此截然不同。

“例如？”他当时问道。

“什么都可以，我虽然在伦敦生活工作，但我的心属于爱尔兰。我想做点儿什么，我可以成为你的眼线。因为英国人曾欺辱过我，我恨他们。”

“我考虑一下。怎么联系你？”

她给了他电话号码，三天后他打来电话，希望见上一面。

他们在刘易舍姆见的面。虽然当时不知道，但是就在那天她的命运结局被确定了。现在回想起来，她意识到那一天是她人生中最开心的日子之一。

第二部分

第23章

詹妮弗·埃科斯现在唯一喜欢的就是她的工作。她也喜欢过自己的名字，直到一个自作聪明的人告诉她赫里斯乐队以前有首大热歌曲就叫《詹妮弗·埃科斯》。名字是没法改了，管他的，比这糟糕的事情多了去了。

尽管遭遇过挫折和挑战，但詹妮弗还是晋升为威廉姆斯·理查兹有限公司的高级现场主管。这是一家知名的餐饮服务公司，倍受业界推崇。

詹妮弗全身心都扑到工作上，她总是第一个到公司最后一个离开，但今天却不是这样的。

到处都找不到詹妮弗，她也没说请病假。打她家里的电话没人接，手机也关机。总经理哈维·詹姆斯越发担心起来。

“这可不像是詹妮弗。也许她出什么事了。我想我得去她家里看看是否一切安好。”他对同事说道，担心出现了最糟的情况。

哈维使劲儿敲着门，这时旁边公寓的邻居走了出来。

“她走了。”那女人告诉他。

“走了？”

“据说她的父亲突然过世了。”

“噢，那真是个让人遗憾的消息，”哈维退后一步，“那她得离开好几天吧。”

“她没说。”

“好的，谢谢你。”哈维回到车上，一直在想为什么詹妮弗不跟他说一声呢。

五个小时后她的电话打来了。詹妮弗在那头表示歉意，语带哽咽。哈维安慰她说自己完全理解——几年前他父亲也过世了，至今他仍然悲痛不已。

“我周末回来，”詹妮弗说，“我知道我应该先打个电话的，很抱歉。我知道公司马上有个重要项目，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不必道歉，我相信你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只是很担心你。”

詹妮弗挂断电话。哈维是个好上司，而且是最好的那种——要是人生可以重来就好了。她赶紧打消这个想法，将注意力重新放在殡仪人员身上。

“好了，”她说，“快点搞定吧，我一刻也不想在这儿多待。”

1998年4月18日，这天是受难节，和平协议终于签订，从此改变了南北爱尔兰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瑞克·奥麦利当时还只是个少年，对此事记忆模糊，但从那时起这件事便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如何治理北爱尔兰。英国政府、爱尔兰政府以及北爱尔兰大多数党派在经过漫长而激烈的争论后，终于签署了协议，结束了长达30年的冲突。

根据在斯托蒙特城堡的和谈协商结果，如今的北爱尔兰自治区由民族派和联合派组成联合政府。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个政府，奥麦利也不喜欢。

关于北爱尔兰的归属问题，即留在英国或纳入爱尔兰版图的问题，《贝尔法斯特协议》明确规定，除非大多数北爱尔兰人表决同意，否则北爱尔兰维持现状不变。

“只要英国人还在爱尔兰一天，我就不会停止反抗。马丁和格里还有他们的新芬党走狗们背叛了我们的人民，我不会让他们继续得逞下去。混账英国佬们不会知道他们即将遭受怎样的打击！”

喝了一晚上的酒，奥麦利说话有些含混不清。随着日子临近，他难以压抑心中的兴奋，同桌的人却越发不安起来。

他们不知道目标是什么，也不知道是谁来发起最后致命的一击。奥麦利坚持对他们保密，虽然不太情愿，但他们还是接受了这样的安排。在爱尔兰海的这一边只有两个人知情，奥麦利就是其中之一。他的这个计划将会成为历史上的重要时刻，而在此之后英国政府将会倾

尽全力来歼灭他们。

奥麦利正在举杯畅饮，注意力却突然被吧台上方的电视屏幕吸引了过去。他摇晃着起身叫服务员调高音量。他只看到了新闻的结尾，但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迈肯尼死了，这没什么大不了。但巴科的死可是个不小的损失，肯定是哪里出了大差错。

他转身看着那桌人，努力镇定下来准备开口。

“瑞克，该告诉我们点实情了吧？”肖恩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没什么是我搞不定的，”他说着回到座位抓过外套，“我先走了，有几个要紧的电话打。”

“那个记者怎么办？”肖恩问道。

奥麦利没有回答，径直向门外走去。

今天回到都柏林，林赛特别高兴。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但她嘴上是不会承认的。回来之前她曾向上司弗兰克流露出了这一想法，对方笑着命她立刻回来汇报情况。

“弗兰克，我敢肯定有大事要发生，只是我还不知道具体是什么。”

“林赛，人只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你现在似乎招惹了不少人，目前这儿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老实说弗兰克，我并不太想待在这儿，我想回伦敦，回到现场。但你说得对，我在这儿才安全。”

“我明白，不过要等你有了一些实质性的发现再回去，而不是光靠直觉。我希望你能呆在这儿，这样我才能确保你的安全。”

“你又不是我父亲，弗兰克。”林赛急忙起身抗议，脸上再次出现钢铁般坚定的表情。

“那我可太他妈太幸运了！”他一脸讥讽的笑容。

“没用的，弗兰克，”她毫不理会他的讽刺，“我必须回去。你只要报销我的费用就好了，其他的你通通不用管。”

弗兰克点了点头。他知道没有什么能打败一个优秀的记者，而林赛正逐渐成长为他手下最出色的记者。她有非凡的胆量、十足的决心、敏锐的新闻触觉，当然还写得一手好文章。

“他值得你这样做吗？”

林赛已经走到门口，正准备离开弗兰克的办公室。

“什么意思？”她挑了挑眉。

弗兰克摊摊手，咧嘴大笑。

“显然是的。”他说。林赛“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他他妈的最好值得！

尼克电话打来时，林赛正在都柏林国际机场的候机厅。

“你可终于打来了！”她说，“你在哪儿？”

“伦敦，你呢？”

“我在路上。”

“什么意思？”

“说来话长。你这几天到底去哪儿了？我都快担心死了。”

“像你说的，说来话长。”

“真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啊！时光飞逝！”常任副大臣尼古拉斯·斯特拉福德爵士说，“我们赶紧行动起来吧。”

他坐在白厅五楼会议室会议桌的主座主持着会议。窗外的浓雾阻碍了视线，但这无关紧要，因为眼前的议程中有大量工作需要处理。

“我们先来看一下庆祝晚宴吧，然后再说其它更重要的议项，”他转向财政部的麦尔科姆·马修兹，“事情进行得顺利吗？”

“大体上很顺利。”马修兹答道。

“所有的邀请函都送出去了吗？”尼古拉斯爵士问道。

“昨天都送出去了，还在等回复，应该没人会谢绝的。”

“那可不一定，马修兹。”

“也许吧。”

“好了，进入今天的第二个议项。”他这么说着，众人都低头看手上的文件。

第24章

尼克正在希思罗机场等林赛的航班抵达，电话响了起来。

“讲狐狸的？”

“是的，我们在巴科的越野车里找到一本关于狐狸的书，不过我们还发现了新线索，”特内里费岛的警察局长唐尼·希冈忒斯说，“扉页上有几个潦草的字，也许是重要线索，也许不是。”

“潦草的字？”

“你也许能看出来点什么门道，反正我是一点头绪也没有。”

“说来听听。”

“五个字：‘黑色星期五’。”

尼克脑海中立刻闪现出几种可能性。

“想不出什么来，不过我还是先记下了，”他说，“法庭聆讯的日期定下来了吗？”

“还没，这可是个漫长又繁琐的过程，不过别担心，告诉你弟弟他会第一个知道的。”

“好吧，不过我可是赌上了10万保释金。”尼克说完挂掉了电话。

“黑色星期五”？

可一看到林赛从行李认领处走出来，他立刻就把“黑色星期五”忘到了九霄云外。她小跑过来，死死地抱住他。

“想死我了。”她说着扔下行李就吻上了他。

“我也是。”尼克轻轻挣脱了她。

“怎么了？”林赛问道。她从地上拿起行李，视线一刻也没离开他。“我知道，肯定出事了。”

“确实出了很多事，”尼克说，“我不知道能透露多少给你，或者该从哪说起。”

“我也是，”林赛说着将行李带搭在肩上，挽住尼克的手臂，“先离开这儿吧。”

尼克本打算带她去自己的安全屋——一座可以俯瞰海德公园的公寓，但众多因素考虑下来不太合适，何况杰克也住在那里。

“去哪儿？”尼克问道，开着租来的福特皮卡出了停车场，“去你那儿还是我那儿？”

“哪儿都行。”林赛舒服地靠在副驾柔软的皮椅上。

“那就去你那儿吧。”尼克松了一口气，打开车载收音机调到BBC2号频道，正好赶上一首老歌的尾声——Easybeats乐队1996年的单曲《周五在我心中》。

这简直像是在做梦。林赛想着，思绪突然被手机铃声打断。是弗兰克打来的。

“我只是看看你是否安全抵达了。”他说。

“谢谢，”林赛答道，“你那边有什么消息？”

“没新消息。我说过，我很担心你。”

“这可真是贴心，我晚点儿打给你。”林赛挂掉了电话，转向尼克。“是我的主编。”

尼克笑了，调高了音量听最新的新闻播报。关于是否要在市政厅悬挂英国国旗的问题，贝尔法斯特街头已经发生了好几起暴乱。

詹妮弗盼着早点回公司上班。这个葬礼实在太糟了，只有几个亲近的邻居参加了在家举行的简短仪式，而那个家对她来说已经面目全非了。

坐在开往伦敦市中心的火车上，她愕然发现自己现在是个孤儿了，不禁一阵苦笑。

第二天回去上班，亲密无间的团队成员热情地迎接了她。这很难让她不对他们产生亲近感，可最终她还是在心里把他们拒之千里。

“十一点有一个策划会议，”哈维·詹姆斯说，“我希望你能出席。”

詹妮弗点了点头。她也没别的地方想去。

“很抱歉我不得不仓促离开。”

“没问题，我理解。你还好吧？”

“还好，很高兴回来。”

哈维笑着走开了，留下詹妮弗埋头苦赶这两天落下的工作。她正专心致志地工作，有同事拍了拍她的肩膀。是洁西·史密斯。

“有人想见你，我该怎么说？”

“他有说自己是谁吗？”

“没有。”洁西说。

“去问问。”

几分钟后洁西回来了。

“他不肯说。”她说。

“那就跟他说我不见他。”詹妮弗继续看桌上的文件。

“他说有重要的事情。”洁西补充道。

詹妮弗抬头烦躁地叹了口气，站起身来。

“好吧，看来我最好去看看。”

詹妮弗走过去时，男人背对她站着。他转过身来，詹妮弗霎时面无人色。

“告诉他现在改日期或者改地点都太晚了。议长允许我们使用河厅就已经非常难得了，而且还同意我们可以晚上八点之后继续使用。通常八点就是最后期限，之后不能使用。我不管这是否跟其他事情冲突，哪怕是更重要的事情——我们可是老早就定下来了。宴会必须在星期四晚上如期举行。”

尼古拉斯爵士握着电话漫不经心地望着窗外的街道，电话那头是

财务部的马修兹。

“尼古拉斯爵士，如果您还记得，这个决定可不是每个人都同意的。不过我明白你的想法，他们会处理好的。”

“他们当然会，”尼古拉斯爵士说，“收到多少答复了？”

“收到了一些。两位前首相布朗和梅杰确认会出席，不过布朗夫人也许来不了。一旦他们全都确认出席，我们就得坐下来讨论座位的安排，那可将是一场噩梦。”

尼古拉斯爵士完全赞同。

“更遗憾的是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不会出席，”他说，“有新消息就通知我。”

放好电话，他坐在桌子后面想着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开端，以及围绕着具体开始日期的激烈争论，不禁琢磨着历史将会如何记载这一事件。

包括他自己在内，没有人能够确定在暴力冲突中是谁、在什么时候尝试性地迈出走向和平的第一步。一些人认为是在1994年，两个民族主义党派的领导人——社会民族及劳工党的约翰·休姆和新芬党的格里·亚当斯躲开媒体的窥探，在某地举行了秘密会谈。

其他人则认为那些谈话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了，但最终主流观点认为谈话始于1995年，即《贝尔法斯特协议》签订的三年前。

这些尼古拉斯爵士都不太关心。对他而言，真正重要的并非一个具体的日期，而是所有参与人员都应该得到尊重和赞赏。虽然还有一些反叛分子在闹事，但北爱尔兰现在可比原来好太多了。他们是不会得逞的。

尼克和林赛最终在白金汉宫附近找了一家豪华四星级酒店入住。平时他们可不会住这么好的酒店，不过偶尔住一晚上也无妨。除了两人又在一起，其它没什么可以庆祝的。相反，需要担心的事情倒不少。

“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或者说能够告诉你多少信息，”一番云雨后

尼克说，“但是伦敦将会有大事发生。”

“和你去加那利群岛有关吗？”赤裸地躺在宽大的双人床上，林赛紧紧地抱着他。

“不确定，也许吧。如果真有关系，我也没查出来，简直是浪费时间。你在奥麦利那边有什么线索吗？”

林赛将自己的发现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我觉得自己惹了大麻烦，这阵子得躲一躲，”林赛说，“不过可能躲不过，你觉得呢？”

尼克将她压在身下，亲吻着她的额头。可听到林赛说那个男人让她去找“黑色星期五”时，尼克一下兴致全无。

“‘黑色星期五’？”尼克倏地从床上弹了起来。

“这只让我想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贝尔法斯特发生的一次炸弹突袭，就在星期五。我把互联网都翻遍了，也没找出其它什么线索。”

尼克双腿一甩翻身下床，急忙穿好裤子。

“我也不太确定，不过巴科死后我们在他的车里找到一本书，上面也写着‘黑色星期五’。这里面肯定大有文章，巴科跟这有什么联系呢？他和奥麦利以及罗斯·伍兹都有来往。我得和那人谈谈。”尼克心中猜想杰克并未完全告诉他实情。

“谁？”

“现在还不能说，”尼克低头看着林赛，她把被子拉到下巴。一个想法猛然闪过尼克的脑海。“那个男人的原话是什么？”

“找出‘黑色星期五’。”

“找出‘黑色星期五’，”尼克重复着，“‘黑色星期五’肯定是某个事物的代号——或者是个人，”他总结道，“找出‘黑色星期五’。”

“奥麦利？”林赛好奇心高涨。她想了片刻又自问自答：“不可能是他，那个男人知道我一直在打探奥麦利的消息，‘黑色星期五’一定是其他人。”

“或者其它东西。”尼克打岔道。

林赛瞥了一眼床头柜上的手表，伸手拉住尼克。

“回床上来吧，这么晚了我們什么也做不了，明早再说吧。”

第25章

杰克·克罗瑟斯变得焦躁不安。又一个晚上过去了，他仍然像个囚犯一样待在安全屋里，甚至都不能去报亭或酒馆溜跬。而他的哥哥尼克却正好相反，自由自在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由于曾经在伦敦开过出租车，他对这个城市了如指掌，知道哪些地方安全哪些地方危险。他急切地想做些什么，任何事情都行，只要不是整日整夜地在这里待着，等着别人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他没什么好失去的，一切都得靠自己争取。杰克匆匆披上外衣，检查了身上剩下的现金便动身出门。他刚到路上准备拦下一辆出租车，尼克就出现了。

“你这是要去哪儿？”

“外面。”

“你不能去，你知道的，没有他们的同意你不能外出。你在这里由我监护，回去吧。”

杰克摇摇头，重重地叹了口气。

“你倒是没关系，我可他妈的已经受够了每天24小时都被关在这里了。我说过我可以帮你找到奥麦利。”走入公寓时杰克说道。

“你一直都这么说，但你并没有说服我。计划呢？把计划详情告诉我。”

杰克瘫倒在扶手椅上，想着尼克的话。尼克当然是对的，他没有计划，甚至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着手。他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把自己作为诱饵，去跟奥麦利的人周旋从而引他出来。他把这个办法告诉了尼克。

“你开始有点像我认识的一个人了，”尼克想起了林赛，“我待会儿要去见少将，商谈策略，也许你应该一起去。”

杰克笑着再次站起身来。

“终于有进展了！”

詹妮弗·埃科斯又仔细看了一遍自己在策划会议上做的笔记。一切都完美无缺，她心想。

她抬头扫了一眼周遭，悄悄打量专心工作的同事，思索着自己已经展开的行动。这对他们来说不公平，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却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詹妮弗迅速摒弃了这个念头，翻开记事本查阅下周的日程，工作可多得很呢。自从父亲死后，再加上自身疾病困扰，詹妮弗发现自己越发变得健忘起来。离了记事本她就完全没法工作生活。

她仍未从那个男人的到访中缓过神来。最初她感到震惊和不安，不过听了他的解释后她才感觉轻松了些。现在是危险时期，她想着，无论如何都要保持冷静、不动声色。

离那一天不远了。她本该临阵退缩、或者重新考虑、重新估量甚至就此作罢，但是她没有。她压根儿就没有那些反应，反而更加坚定不移。

“我就知道在哪里见过他，只是之前想不起来。他怎么会认识你？发生什么事了？”

詹妮弗抬眼看见年轻的同事洁西，她是个贴心的女孩。

“你在说什么？”

“那个男人，就是昨天来找你的那个，我知道自己在哪儿见过他了。”

詹妮弗直直地看着她，祈祷她没有发现自己眼中的恐惧。这可不堪设想。

“为什么没有通知我？这可能会危及我们的行动。”

哈里大怒。他低头看着《伦敦地铁报》，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照片上的人正是瑞克·奥麦利，因牵扯到罗斯·伍兹被杀一案而被通缉。

“可没有人通知我们你在部署行动。”

电话那头是大曼彻斯特郡的地区警察局长。

“为什么会有人通知你呢？”哈里说，“而且郑重说明一下，我们并不认为是他杀了罗斯·伍兹。”

“他是已知的同伙，况且我们无法追踪到他。”

“我想你们会发现要追踪到他可不容易，因为我们也还没有追踪到他。”少将又看了一眼奥麦利的照片。这显然是从一张大合照上截下来的，因而有些模糊。“有什么线索了吗？”

“接到了几个电话，不过都是些没用的线索。你想让我怎么做？”

“你什么也做不了。”哈里答道。损失已经造成了。“有消息随时通知我。”

地区局长满口应承下来，哈里随后挂断了电话。

操！

林赛盯着奥麦利的照片，心里想着“黑色星期五”的事情。她觉得自己漏掉了什么，该死的是她却不知道是什么。

不知道是因为昨夜满满的激情呢，还是密密的谋划，反正林赛是心满意足地回到了滑铁卢站附近的家庭旅馆。

林赛坐在床上，打开了手提电脑搜索奥麦利和巴科的信息。她希望有新发现，不过网上都是些她已经知道的信息。

林赛感到一阵挫败感，她又想起了尼克。他为什么没有吐露自己的住处呢？他为什么遮遮掩掩的？她还能相信他吗？为什么他不希望她和哈里交谈呢？他在玩什么把戏？

我是不是变得疑神疑鬼的了？

林赛疲倦地叹了口气，合上手提电脑瘫倒在床上。她盯着天花板，消化着连日来发生的事情。

看来别无选择了，她得再去趟基尔伯恩。这无疑是在拿生命冒

险，唯有祈祷她能捱过这一关吧。一个能成就她职业生涯的重大新闻在那儿等着她，她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哈里·威廉森有些不安地接待了尼克两兄弟。

“伊恩·亨德隆爵士已经把事情大致告诉我了，”他边说边上下打量杰克，最后视线落在尼克身上，“我不得不说你俩确实长得很像啊——这简直是小说里的情节。我压根儿就想不到。”

“我也是，”尼克答道，“在那种情况下看到他的脸，确实也让我吃了一惊。”

“请坐吧，”少将说着坐在桌后，“杰克？杰克·克罗瑟斯？”

尼克猜到了哈里的疑惑，瞥了他弟弟一眼，后者解释说他数年前就通过单方契约办了更名手续。

“我的真名是阿历克斯，”杰克说，“当时这么做是出于谨慎考虑，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也忘了，幸好改了。”

“不管怎么样，杰克——我还是不习惯这么叫你，”尼克打断道，“杰克认为他能帮我们引出奥麦利，不过在行动之前，他想先搞清楚一些事情。”

“关于迈肯尼，”杰克随即接话道，“我甚至没有机会跟他好好谈谈。”

“说来话长，只能说当我们得知杀手巴科已经飞到加那利群岛后，迈肯尼意识到他是冲着你去的。所以他说服了伊恩爵士要把你从那个岛上撤离出来，并主动提出来做这事。因为很显然他是你唯一信任的人”。

“算是吧，其实也不真正是，”杰克打断道，“那么到底是谁雇了巴科？他又跟整件事有什么联系？”

哈里叹了口气，仰靠在椅背上。他看了看杰克，又转头看着尼克。

“暂时还没有头绪。”

“就像我之前所说的，我跟着巴科希望他会带我找到奥麦利。正是通过我，伊恩爵士的人才知道巴科在特内里费岛上。他们简单一推理就得出了结论：他没有别的理由会出现在岛上。”

“我们就知道这么多，”哈里目不转睛地盯着杰克，“除非你知道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这是什么意思？”杰克厉声打断了他，不安地在椅子上挪了挪，“我只是想知道谁雇了那个杂种来杀我，还有为什么。”

威廉森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摆到杰克跟前。

“我知道你是这样跟尼克说的，不过你敢肯定自己没有和这个男人见过面吗？”

杰克拿起来照片仔细辨认着，试图唤起脑海深处的记忆。

“也许是在哥伦比亚？”哈里提醒道，“和一个年轻女人？”

我想你在波哥大的仇家们可不喜欢你这态度，尤其是曼纽尔·瓦斯奎兹。他可不是那种被人骗了就算了的人。

回忆重现在脑海中，杰克艰难地吞咽着口水。他在基尔伯恩大道遇见了这个男人，还被他逼着干那桩倒霉的毒品运输，他怎么会知道波哥大的事情呢？

“奥麦利在哥伦比亚？”杰克喃喃自语，绞尽脑汁地想着。罗斯·伍兹，那个年轻的爱尔兰女人。“我的天啊！曼纽尔·瓦斯奎兹！”

尼克在座位上倏地挺直了身体，少将则将整个身子探过来。

“见鬼！”杰克惊呼一声，再次看着照片。“在波哥大的时候我见过一两次这个杂种，他当时和瓦斯奎兹在一起——我记得那个爱尔兰女人，我猜他们俩是一对。有人进来时色迷迷地盯着这个女人看，结果他就大打出手，”杰克抬头看着哈里，“你有那个杂种巴科的照片吗？”

“碰巧有。”少将好奇地看了一眼尼克，在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袋，从中抽出一张照片递给杰克。

“见鬼！”

“你认识这个男人？”

“巴科，”杰克答道，“是奥麦利要我死？”他一脸疑惑地望向尼克，眉头紧蹙。

“我们认为是他设计让你来运输毒品的。出于某种原因，他想用这种方式除掉你。这招没有奏效，他就买凶杀人了，”哈里再次看向尼克，“有头绪了吗？”

“有点儿了。”尼克回答。

“但是为什么呢？”杰克望着他的兄长。

“奥麦利知道、或者说认为你能认出他，就像罗斯·伍兹可以认出他一样。已经有好几个月没人见过他了。他肯定在谋划什么，而貌似在他动手做大事之前，要先清除过去的所有痕迹。”

“大事？”杰克来了兴趣。

“‘黑色星期五’，”尼克看着哈里，“这个你有什么线索？”

少将摇了摇头，攥紧拳头思索着答案。

“你的那个记者朋友也问了同样的问题。我知道的不比她多，但我不喜欢这个说法。我相信这应该是某种事物的代号，比如是即将发生在星期五的事情，就像‘血色星期五’。”

“据林赛所说，确切的原话是‘找出黑色星期五’，我觉得这应该是个人，除了奥麦利之外的人。”尼克说。

“我同意，”哈里说，“我想你已经看到报纸上的报道了吧？”他丢给尼克一份《地铁报》，等着他消化完那篇新闻。“我已经找地区警察局长理论过了。不过也不能怪他，他只是在做本职工作。”

“这可能会让我们追踪奥麦利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你觉得是他杀了罗斯·伍兹吗？”

“我看不出来他的动机，除非他们在某件事情上产生了重大分歧。”

“‘黑色星期五’？”尼克提议道。

第26章

奥麦利看着报纸上自己的照片，怒不可遏——即使那不过是一张旧照片。

肖恩·墨菲拿过报纸，仔细研究着照片。

“你的样子跟照片上相比已经变了很多，我觉得不用担心，留个胡子或者剃个光头就行了。”

亨利·麦阿里维一把从肖恩手中抢过报纸，朝着他脑袋就来了一下。

“这可不是瑞克现在想听的话！”麦阿里维怒气冲冲的，“如果他们把罗斯的死跟他联系起来，那他妈的情况就复杂了，这可不是我们现在想看到的。”

奥麦利走到冰箱拿出一罐健力士生啤，“啪”地打开拉环灌了一口。

“小干扰，”他总结说，“仅此而已。我应付得来。我们继续说正事儿——我们得找到克罗瑟斯和那个该死的记者。”

“已经在查了，”肖恩说，“我们相信克罗瑟斯已经回到伦敦，但却人间蒸发了。那个女人的上司是弗兰克·埃亨——他知道她在哪儿。给他点教训的话，他会说出那个女人的下落。”

詹妮弗有他的电话号码，不过打给他是件危险的事，可难道她还有别的选择吗？要么只字不提，要么就让这几个月来的计划化为乌有。她可没有多余的时间，机不可失。

她摁下那串号码，深吸一口气，环视着办公室。人们都低头忙活着，没人在看。电话接通了。

“我们有麻烦了，”她悄声道，“公司里有人认出了你，你不应该来这里，我告诉过你的。”

“告诉我名字”

“洁西·史密瑟斯。”

“有她的地址吗？”

“没有，不过我可以拿到。”

“一拿到就告诉我。”

“好。”

詹妮弗挂断电话，浑身颤抖起来。她就这样将一个年轻无辜的女子送上了绝路，这种感觉很不好。

“你确定要这样做吗？”

尼克兄弟两人回到藏身处。今天可真是漫长。

“当然，”杰克手里拿着一罐啤酒。“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杂种想干什么，但我有一堆的理由希望他死。”

“在基尔伯恩露面的话你可能会没命的。”

“有后援就死不了，”杰克说，“我想你能安排好吧？”

“你也听到了哈里的话，这只是一个资源有限、人手紧凑的小单位。”尼克突然灵光一闪，“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他在房里来回踱步，一个计划在脑海中渐渐成形。

“说来听听。”

“我先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尼克打给林赛，“你在哪儿？”

“出租车上，怎么了？”

“电话里说不清楚，我想让你见一个人——就现在，如果你能过来的话。”

“你在哪儿？”

尼克给了她公寓的地址，意识到自己也许埋下了一颗从各方面来说都很危险的种子。不过这也许行得通——不然的话麻烦就大了。

哈维·詹姆斯检查了一遍新的来宾名单。这可太令人震撼了，他

想，优秀的、伟大的和不那么伟大的人物全都齐了。

继在女王登基钻禧纪念大典中取得的成功后，本次活动将成为公司另一项引以为傲的荣誉。他只希望詹妮弗如她所言将一切都安排好了。他打开办公室的门叫她进来。

“坐吧，你今天脸色有些苍白，还好吧？”

“我还应付得来，先生。你知道，我只是身体一直不太好，一会儿就没事了。”詹妮弗说着在桌前坐了下来。

“我知道明天是星期六，不过我们和宴会经理在河厅有个会议，他只有这个时间能跟我们见面。”哈维说，“要知道，那可是上议院的主厅。他们非常挑剔，所以一切务必尽善尽美。这是我们这个小公司莫大的荣誉。”

他将宾客名单递过来，詹妮弗看了看，发现那上面的名字又增多了。

“你也看到了，来宾人数一直在增加，看来所有人都想参加这次活动。”哈维笑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当然也意味着更多的工作。”

詹妮弗看着名单点了点头。那上面有勋爵、名媛、前任首相以及国务大臣。除了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她都没听说过，不过在那天晚上这些都不重要了——只剩下一周的时间了。

“这是最终名单吗？”

“差不多是，”哈维答道，“我让他们明天把最终人数确定下来，然后我们就能开始工作了。对了，洁西人呢？”

“洁西？她没来上班吗？”詹妮弗表情僵硬。

天啊，他们把洁西怎么了？

“没有。她不会碰巧今天休假吧？”

“据我所知不是，我去看一下。”

“好的。对了，昨天晚上的活动怎么样？”

“提姆告诉我每个人都很开心，他们对食物和服务都很满意。”詹妮弗答道。

“提姆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哈维说，“他很快就会升职的，你觉得呢？”

詹妮弗淡淡一笑，点头表示同意。

他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来争取升职了。她默默想着，拿着最新的来宾名单站起身来。

“那份名单记得要保密。”哈维说道。

“一向如此。”詹妮弗答完带上了门。

弗兰克·埃亨决定提早吃个午餐。《爱尔兰时报》的办公大楼坐落于都柏林中心，弗兰克来到办公楼后方的停车场，朝着他的雷克萨斯走去。就在此时两个男人来到他身后，其中一人用枪抵住他的后背。

“别转身，继续走。”男人低声道。

“钥匙。”另一个人命令道。

弗兰克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交出钥匙。男子走在他的前面打开了雷克萨斯的车门，钻进驾驶座，枪手则命令弗兰克坐到后座，自己紧随其后上了车。

弗兰克在座位上坐好，看着跟在他后面进来的持枪歹徒。

“这是怎么回事？”随着车子驶离停车场，他低头看了一眼那把左轮手枪。

“林赛·米歇尔。”

操！弗兰克想道。我的麻烦大了。

第27章

她早就作出了决定，从未动摇过决心，甚至在人生旅途最关键的时刻也没有动摇过。虽然生长于虔诚的天主教家庭，但她始终坚定地认为没有上帝也没有来世，所以绝对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无数个夜里她反复考虑过自己的决定，考虑她选择的这条道路的利与弊，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弊端，只有好处。

复仇是对一人或一群人不利有害行为，是对心中不满的回应——无论是真实的抑或想象的。它也被称为报应、惩戒、还击或报仇，可被定性为正义的一种形式，是除了法律制度以外强制执行社会或道德正义的一种利他行为。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将其形容为一种“野蛮的正义”。

她记得自己曾在哪儿读过这句话，并发现自己同意这些观点。好吧，是同意其中的大部分观点。她不喜欢想象的说法，复仇是真实无比的——那时非常真实，如今亦然。

每一场冲突都有无辜的人被卷入，不管在世界上哪个角落都是如此。即便历史更迭，这一点也未曾改变。如今人们把这称为附带损害，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会有附带损害，但她只是希望幸存下来的人和阅读相关报道的人，纵使无法宽恕她，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这一点。

那么宽恕到底又是什么呢？宽恕是对实际的或想象的罪行、分歧或错误，放弃或停止怨恨、愤懑或发怒，或不再要求处罚或赔偿的结果。

她想起自己许多年前在大学里学过这段话，奇怪为什么刚刚这段话会在脑海里冒出来。

我不相信上帝的存在，我不相信来生，所以纵使没人宽恕我又何妨呢？

尽管如此，她此生唯一的遗憾就是从未好好爱过那个唯一值得她去爱的人。这个遗憾像一团乌云般笼罩着她。她希望将来有一天他会

发现真相，并为她感到自豪。

这念头让她扬起一抹微笑。她从餐桌上站起身，该回去工作了。

林赛仍然没从刚刚听到的事情中回过神来，即使他就这样活生生地站在自己跟前——尼克的双胞胎兄弟杰克。

“我不知道，我不确定这是否行得通。这个计划有些漏洞，如果搞砸了……后果不堪设想。”她说。

“这值得一试。而且我觉得我们时间不多了，”尼克说，“杰克也赞同，你意下如何？”

“你那位朋友——哈里怎么看？我不信任他，他有点奇怪。”

“哈里尚不知情，而且我可能不会告诉他。我们给他说了个计划大概，他表示同意。”

“不是这个修改过的计划？”

“他不知道的是……”

“我得先想想，”林赛站起身来，“你打过来的时候我其实正准备去基尔伯恩。”

“小姐，你可真有种。”杰克打岔道。

林赛笑了。

“可以那样说吧，或者说我愚蠢至极。”

正在此时她的电话响了。林赛接起来，是都柏林办公室的一位同事。

“你说什么？”

“他们抓走了弗兰克。”

林赛转身盯着尼克。

“谁抓走了弗兰克？”

“他们说自己是爱尔兰共和军。”

“我的上帝啊！”林赛失声惊呼，不由得攥紧了手机。“他们想要什么？”

电话那头沉默良久。

“他们想要你。”

“我？”

“用来交换弗兰克。林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到底卷入了什么事情？”

“我们该怎么办？”林赛瞬间面无血色，泪水簌簌滚下。

“他们为什么想要你？你手里都有些什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她的同事问。

黑色星期五。

“我不能说，”她挂断电话，冲着尼克说，“我们必须得找出‘黑色星期五’。”

否则弗兰克就没命了。

看着尼古拉斯爵士在主座坐下，众人才纷纷坐回到各自的座位。

“很抱歉临时召集诸位，但我们必须现在落实最终人数。很高兴告诉各位，只有一人因身体欠佳而回绝我们。不过这对我们来说反而是件好事，因为河厅负责人告诉我河厅只能容纳50个人。”

“我原以为卡梅隆首相不会接受邀请，”财务部的麦尔科姆·马修兹说，“所以我很惊讶他居然答应了。”

“别以为克雷格副相接受邀请后他还有别的选择，”尼古拉斯爵士揶揄一笑，“据说他们的夫人也将出席。”

“即便不是独一无二的，这肯定也是一场有趣的宴会，”内政部一名代表说道，“我想安保工作都会到位的吧？”

“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尼古拉斯爵士说道，“我一直在跟相关部门接洽。”

“我想你们已经严格审查了外来策划公司的所有人员了吧？”

“当然，这是绝对的。在签订合同之前就已经审查过了。我们精心挑选了一家声誉良好、代表行业最高标准的公司，他们也曾参与承办过女王的钻禧登基纪念大典。”

“菜单确定下来了吗？”麦尔科姆问道。

“还在讨论，”尼古拉斯爵士回答，“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宴会经理去办，他负责和策划公司的人洽谈。”

奥麦利睁开眼睛，觉得周围很陌生，费了会儿神才弄清楚自己在哪里。过去几个星期里，他每晚都藏身与不同的地方，而且没人会事先知道他要去哪。

他翻身下床，舒展了一下身子走进浴室。他正要刮胡子，突然停住了。为什么要便宜那群杂种？他还从来没有留过络腮胡子，不过现在可以试试看是否适合他了。

这幢小排屋是一个朋友的朋友的，他早已没有朋友了，因此别无选择。他不打算回任何一所旧住处，那样可给追捕他的人省了不少事。

倒计时已经开始，他感到有点紧张，但信心十足。这是一项极其重大且艰巨的任务，没有她的帮助绝不会成功——事实上这全是她的主意，他所做的不过是调配物资、安排人手，并厘清具体细节。

罗斯本该为我感到自豪的。愚蠢的婊子，她本该坚持下来的。

他穿好衣服，将自己少得可怜的家当塞进旅行袋走向前门。肖恩开着车在街口等他。

“有什么新消息？”他钻进副驾驶座问道。

“今天都柏林那边的人就应该有消息了，”肖恩说，“至于克罗瑟斯，有传言说他和他的哥哥躲在这座城市的某个地方——你肯定猜不到他哥哥是谁。”

“说说看。”

“就是去年在威尼斯解决了谢默斯的那个杂种退役英国兵！他现在是哈里·威廉森的手下。我们可以一箭双雕了。”

“你他妈怎么知道这些的？”

“我在就跟你说过，我在底层有线人。”肖恩笑了起来，发动车子驶离街口。

“不开玩笑，说真的……”

“我有朋友，而朋友也有朋友。这就是你拉我入伙的原因，不是吗？因为我有人脉。”

“的确如此，”奥麦利同意，“我还不知道你连那些人都认识，你和他们提起过我吗？”

“没有，什么也没有说过。他们甚至都不知道你的存在，”肖恩回答，“当然，等他们在报纸上看到你的照片就知道了，如果他们看报纸的话。”

“他们不问你也不提。”

“那你打算告诉我们你的目标或者目标人物了吗？”

“你们知道得越少越好。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找到克罗瑟斯和那个该死的记者，星期四之前必须要除掉他们。”

“你为什么总缠着他们不放？”

“为什么那个记者要打听我呢？而克罗瑟斯会给我带来麻烦，我不希望事情横生枝节。这件事会像捅了马蜂窝一样，搞出一大堆麻烦，它会一次性地把‘将英国人赶出爱尔兰’变成头等大事。”

“你确定你的人有种去干这件事？这可他妈的是个不小的牺牲。”

“不比鲍比·桑兹差多少。”奥麦利看着车窗外一群路过的中国游客说。

桑兹是奥麦利从少时起就奉为偶像的一个人。他越了解桑兹的事迹，就越发受到鼓舞。

桑兹是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的志愿者，他领导了1981年的朗肯谢绝食示威，以抗议英国当局取消特别政治犯地位的决定。在这场绝食抗争中，他因要求关闭梅兹监狱的政治主张而得到民众支持，甚至因此入选了英国国会。

桑兹绝食66天后死亡。他的死引发了加入爱尔兰共和军的狂潮，也把爱尔兰共和军的活动推向新的高潮。这次绝食抗议虽然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但对爱尔兰共和军从事的活动，却褒贬不一。

奥麦利不知道桑兹是否会赞同他即将要做的事，但随即觉得自己还是不要纠结于这个想法为好。

第28章

她痛苦地弯着腰。癌症病情越发严重，她的体重在急剧下降。这可不妙，因为这已经让她不太适应佩戴假肢了，她可不想在这种时候换个新的。于是她打算多吃东西来增加体重，却经常忍不住要吐出来。

她抓起餐桌上的药瓶，在手上倒了三颗吗啡缓释胶囊塞进嘴里，用一杯红酒送了下去。顾问医师建议她不能喝酒，她却毫不理会。

吗啡还没有起效，她盛了一碗肥皂水带进卧室，脱下假肢准备清洁。清洁之前，她照着医院技术人员交代的那样检查是否有零件松动或损坏——这已是她每晚的例行之事。

接着她检查残肢。有几个水泡，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她用软布和洁肤液仔细清洁残肢，然后瘫倒在床闭上眼睛，想着一切终结的那天。

她是否后悔过没有采纳顾问医师的治疗建议呢？没有，她的确可以做手术、接受化疗、放疗或生物治疗，但又有什么意义呢？癌症已是晚期，最终结果就是死，治疗只不过是把死亡时间延后而已。何况她大限将至，延长一时的生命毫无意义。

吗啡渐渐起效，她的胃痛开始消退。突然，洁西·史密瑟斯的模样在她眼前一闪而过。他把她怎么了？她当然知道答案。

附带损害。

明天是个大日子。她将第一次造访那个地方，那个结束一切的地方。她不禁再次思索自己是否应该告诉他。他有权知道，但如果他知道了很可能会说服她退出，她可不能这么做。她只能把这视为是另一个牺牲。

附带损害。

黑暗中她沉沉睡去。躺在温暖的床上，不一会儿便轻声说起了梦话。

她厌倦了做詹妮弗·埃科斯，但她喜欢做“黑色星期五”，这可有着

特殊意义。她坚信有一天人们会在历史书中看到她的故事。这将是她不朽的传奇。

林赛又惊又怒，满心内疚。这一切都是她的错，除了照他们的要求交出自己外，她不知道该如何将事情推回正轨。

接到同事的电话已经有18个小时了，尽管爱尔兰警方展开行动大力搜索，但仍然没有弗兰克的踪迹，绑匪也没有再打电话来。

尼克一直在幕后拼命工作，但也一直毫无线索。

CIRDU总部的工作人员翻遍了基尔伯恩及其他已知爱尔兰人聚集区的监控录像，也没有发现任何疑似奥麦利的人。

“回到我们最初的计划上来。”尼克说。他们围坐在海德公园公寓的咖啡桌旁。

“这太危险了，”林赛说，“你或者杰克会死的。”

“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在为时已晚之前找出奥麦利，或者找出一个能带我们找到奥麦利的人。”

“他说得对，”杰克站起身来，“奥麦利希望我死，那我帮他把事情变得简单些。”

“很好，”尼克同意，“我们开始吧。”

“你的腿还好吗？”哈维为詹妮弗打开了奔驰车副驾的门，问道。

“我应付得来，”她吃力地坐上去，“练习过无数次了。”

他们要去上议院的河厅跟宴会经理怀特豪斯先生做简报。哈维已经是第三次来了，詹妮弗倒是头一次。

“停好车子后我们得走一段路过去。维多利亚塔底的黑杖侍卫花园警戒最为森严，我们会从那儿进去，”哈维驾车开出停车场时解释说，“你会被那儿的景色震撼到的。”

“我肯定会的，”詹妮弗希望他没有听见自己“咚咚”的心跳声。“来宾名单确定下来了吗？”

“定下来了，几乎满员，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确定需要多少餐具和炊具了——可能还需要几个支架台。”哈维说。

“我以为是他们自己来准备呢。”

“不，我们来准备。不过问题是，那里只允许上下客，不允许停车。你不知道他们的戒备有多森严，尤其是前一周的连环爆炸发生后。感谢上帝，事态终于又平息下来了。你是爱尔兰人，你怎么看这件事呢？”

“我对政治不感兴趣，”詹妮弗毫不迟疑地答道，“我只管自己的事，这是最好的办法。”

“你说得对，”哈维边说边看路，“我们很快就到了。你有洁西的消息吗？”

“没有，她人间蒸发了一样。”

“我不太明白，她是个不错的女孩，我对她有着很高的期望，希望她不是卷入什么麻烦了。警方已经展开调查，不过他们只是把她当成失踪人口处理。”

“我相信她会出现的，也许只是和男朋友闹情绪吧，”詹妮弗迅速转换话题，“我们那天晚上需要多少人手？”

“你当然得去，然后大概再叫上五、六个人吧，这个晚点儿再定也可以，”哈维打着右转灯，“前面就到了，我们先找个停车位。走路不会太远。”

“我说过了，我走路没问题，”突如其来的疼痛让詹妮弗揪紧了腹部。病情越来越糟糕，但她必须坚强，必须得撑过去。就差几天了，她不停对自己说。

早在被杀之前，弗兰克就知道自己死期将至。

那个绑架他的年轻枪手丝毫不担心被认出来。现在他们三人就藏在都柏林边上威克洛山上的一座废弃农舍里。对方坐在他桌子对面，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

两人让他命令林赛回爱尔兰来，被他拒绝，因为他知道这样自己和林赛都会死。

“你想过没有，杀死一个新闻编辑会产生多少影响，不管是政治方面的还是其他方面。”他争辩道。这是他保命的方式，而且看起来意图不会太明显。

“你以为我们会担心这个？”右边的持枪歹徒大喝道，“赶紧他妈的把那女人叫回来！”他说着递给弗兰克一个手机，“给我打电话。”

弗兰克摇头拒绝，另一个歹徒立马朝着他的头就是狠狠一拳。

“有本事打死我算了，我他妈的就是不打电话，怎么着？”弗兰克反驳着，用空着的手去擦脸上的血。

“我们只是奉命行事，快点儿！”拿着手机的男人把电话扔到弗兰克面前。

“去死吧！”

弗兰克的上半身被一根旧麻绳牢牢地捆在椅子上。男人更凶狠地扇他耳光，几乎把他从椅子上打翻过去。

“看来你们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小伙子们。”弗兰克试图理论，盯着他们一个个地看。“你们多大了？我猜刚成年吧。你们的大好人生才刚开始。爱尔兰已经截然不同了，回不到过去了。”

“我说过，我们只是奉命行事。”拿手机的男人说道。“快他妈打电话，否则老子现在就一枪崩了你！”

“谁的命令？奥麦利的？”弗兰克大声问道，压抑着内心的恐惧。“你们知道他把你们卷进了怎样的麻烦吗？”

两人相互看看，又看看弗兰克。他们看起来有些犹豫。

“你们了解奥麦利吗？”弗兰克强调着，觉得自己找对了方向。没人回答。“如我所料。”

“你他妈的到底在说什么！”其中一个歹徒扬着手中的左轮手枪，作势要开枪。

同伙拦住了他。

“让我来。”说完他朝着弗兰克眉心开了枪。

第29章

林赛又回到了滑铁卢附近的家庭旅馆，在网上进行最后一次搜索。一篇《爱尔兰新闻报》的旧报道吸引了她。林赛的心脏几乎跳到了嗓子眼，她迅速点开，看到头条新闻的标题写着——《奥麦利兄弟死于南阿尔马枪战》。

她之前怎么就没有发现这篇报道呢？她边浏览边想。然而她看了好几遍后仍然找不到任何关于瑞克·奥麦利的描述，最初的兴奋也渐渐消退。报道上有三兄弟的照片，分别是彼得、詹姆斯和保罗，没有一个长得像奥麦利，不过直觉告诉她其中必有联系。

据说他们唯一的妹妹玛丽·简因失去兄弟而悲痛欲绝，质问英国士兵为何不能逮捕他们，而是将他们像牲口一般射杀。

三名死者的葬礼预计将于周五举行。

林赛打开了谷歌搜索栏输入玛丽·简·奥麦利，屏幕上出现了几页参考页面，第三页的第三个就是《爱尔兰新闻报》关于这场葬礼的报道。

走在送殡队伍最前面的是奥麦利兄弟的母亲特雷莎、父亲帕崔克，以及他们唯一的妹妹玛丽·简。众人跟在覆盖三色旗的棺材后面向圣父教堂走去……

看完报道林赛起身在卧室里踱步，思索着报道的内容。她就要有所发现了，尽管不知道是什么。也许该去一趟南阿尔马了。

尼克披上外套准备离开，喊了声杰克没人回应，走到客厅连个人影也没看见。

“杰克！该走了！”他走到门口嚷道。尼克停下环顾客厅，发现杰克的外套不见了，一同不见的还有尼克的私人枪支。“操！”

尼克冲下楼梯跑到大街上，但到处都没有杰克的踪影。见鬼，他到底要干什么？

就在此时林赛打来了电话。

“我现在没空说话，杰克不见了，我得找到他。”尼克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冷静镇定。

“噢！不会吧！他想干什么？”

“我大概猜到了，不过他那样会害死自己的，”尼克说，“晚点儿再聊。”

他拦下一辆出租车，让司机载他去基尔伯恩——杰克肯定也去了那里。

哈维说过詹妮弗会被河厅震撼的，事实果真如此。宴会经理带着他俩参观时，她忍不住心想：这简直是绝佳的地点。

“你可能也知道，”怀特豪斯先生说，“这里是英国上议院的主议事厅。我知道哈维先生之前来过这里，但我很高兴能见到你的这位女同事，詹妮弗是吧？我老听哈维说起你。”

詹妮弗笑着握住怀特豪斯先生伸过来的手，他的手温暖有力。过了安检上了楼，她有些气喘吁吁。

“这儿真是个绝妙的地方。”她欣赏着四周墙上的装饰画和雕像，最后被那喀索斯的雕像吸引了。

“哦，你知道那喀索斯的故事吗？”

“不太清楚。”詹妮弗答道。我他妈什么都不知道，不过我也不在乎。

“简而言之，”怀特豪斯先生领着詹妮弗走近雕像解释说，“那喀索斯是希腊神话里的一个年轻男子，他爱上了自己在水中的倒影，最终化成以他名字命名的花。多么凄美动人的故事啊。”

我说嘛：他就是一个同性恋。

“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很乐意带你再去参观一下别的地方。下议院辩论议事厅外的议员堂里有第一位女首相撒切尔夫人的雕像，雕得相当出色。”

可惜她不在来宾名单上。

“像你们这样能享受到特权的人可不多，”怀特豪斯先生继续道，显然他对这里引以为傲，“一般情况下河厅不对外开放，当然我们会特许在这里做些慈善活动，但该活动必须由议会贵族赞助，而且必须有其本人全程出席。通常这里举行的都是议会活动，且必须在晚上8点前结束。”

詹妮弗看着他，希望对方没有留意到自己脸上一闪而过的慌乱。

“八点？”

“别担心，”哈维插话，“我们的晚会已经得到了特许。”

“超乎一般的特许。”宴会经理也插了一句，语气中略微透出一丝轻蔑。“因为这是一场绝无仅有的活动。就像我说的，你们在很多方面都被授予了特权。”

他轻轻拉起詹妮弗的手，将她带到窗前。

“如你所见，此处俯瞰泰晤士河，甚至还可以看到白厅和伦敦眼，而另一个窗口则可看到威斯敏斯特大桥。不过你很快就会发现，夜幕降临后，这儿的景色可远比现在要壮观得多。”

怀特豪斯先生一直微笑着，邀请詹妮弗和哈维跟他来到大厅的尽头。他打开一扇门，领着两人下了几级台阶来到第二扇门前。

“只有少数人知道这里，”他悄声说，推开虚掩的门亮起房间的灯。展露在眼前的是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面有两台功能完好的饮水机，桌子上放着两台平板电脑，还有一个塞得满满的冰箱。“我们把这儿称为安全室，仅在紧急情况下使用。”

哈维满脸疑惑地看了看詹妮弗，而后者的脑子正在飞转。

“这里从未使用过，但随时都准备就绪，并且门只能从里面反锁，”怀特豪斯先生自豪地说，“这里的另一个入口是上议院室的地下通道。在这个时代谁也说不清楚会发生什么。”他拉起地毯一角，露出一个与地板融为一体的暗门。“也许我不应该向你们展示这个，但鉴于来宾的身份，这也是出于谨慎考虑。请你们不要透露给团队的其他成员，希望你们能理解。”

詹妮弗和哈维都点了点头，然后跟着宴会经理沿着楼梯回到河厅。

詹妮弗走到一扇窗户跟前，凝视着窗外的首都。她现在站在权力的中心，既兴奋又恐惧。一切都将在这里终结。

尼克最不愿意接的电话就是威廉森少将打来的。

“哈里，我现在没空，有点儿麻烦事，”尼克说，“我待会儿打给你好吗？”

“你是在跟我说有点儿麻烦事吗？究竟他妈的是怎么一回事，尼克？”

“你指的是什么？”尼克从出租车上下来，就地停住。

“一个男人在基尔伯恩的维多利亚路上被枪杀，而一群爱尔兰人在一个酒吧外面闹事。我要知道奥麦利有没有参与。你在哪里？”

“你肯定不相信，但我现在就站在基尔伯恩大道路面上，我这就过去看看。”尼克挂断电话匆忙跑了过去，祈祷杰克跟此事无关。

尼克赶到时看见两辆救护车和一些穿制服的警察在现场。喧嚷的人群不时投掷酒瓶和砖块，警方有些难以维持现场秩序。这样下去会非常危险，尼克这样想着走到了警戒线前。

“谁是负责人？”他对警员亮出自己CIRDU的证件，对方仔细查看。

警员抬头看看尼克，然后又看看证件。

“他在那儿，”警员指向左方，“洛泽·克拉克总督察。”

尼克谢过他，疾步走向克拉克。他身后的路上堆着越来越多的碎酒瓶。人越聚越多，情绪也越发激动起来。

“你也看到了，我们几乎都被困在这里了。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克拉克问道。与此同时人群愈发沸腾起来，怒吼不已。

“长话短说，死者是谁？”

“目前还不知道，尸体刚刚抬上车，要送去殡仪馆。”

“知道殡仪馆在哪里吗？”

“据我所知是诺夫域公园殡仪馆，你想知道些什么？”

“现在还不能说，抓人了吗？”

“还没。好像是在酒吧里起了纷争然后蔓延到街上，有人拿出了枪，结果就是现在这样。”总督察扫视着身后混乱的场景。“我已经叫了防暴队了。这可是一个漫漫长夜啊。”

第一个汽油弹在警戒线附近爆炸时，尼克正匆忙出来打车离开，此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太平间看见什么。

第30章

林赛痛哭不已——都柏林的同事刚刚发来弗兰克的死讯。

她被告知弗兰克的尸体被遗弃在离都柏林市中心15英里的一个偏僻小巷里。警方仍在寻找凶手的动机，但林赛很清楚她的上司是因为什么丢了性命。这其中必有联系，她得找出是什么。

灌下一杯烈酒，林赛打开了笔记本电脑，点开谷歌输入玛丽·简·奥麦利。

第一个网页提到的玛丽·简·奥麦利住在纽约，第二个住在马萨诸塞州，此外有一个玛丽·简·奥麦利上校，还有一个剧作家和一个摄影师。直到第三页林赛才看见《爱尔兰新闻报》关于奥麦利兄弟葬礼的报道，绕了一圈她又回到了原点。

林赛重重地叹了口气，开始查阅搜索引擎找出来的523,000个结果里面的其他网页。很快她就意识到，世界上的玛丽·简·奥麦利简直多得超出人的想象。

就在她认为自己将无功而返时，她发现了国防部的一段内容。她打开网页，没有意识到她就此揭开了一段尘封多年的往事，一桩被刻意掩埋的罪行。

哈维·詹姆斯匆匆走入詹妮弗的办公室，一脸震惊。

“他们找到洁西了，她死了。”

“我的天哪！”詹妮弗惊呼一声站起身来，“在哪儿？”

“在索霍广场附近的一条巷子里。有人告诉我警察会来这里，他们要给我们录口供。”

“为什么？”詹妮弗有些恐慌起来，“他们认为她是被谋杀的？”

“我不知道，可怜的孩子。不过她去索霍广场干什么呢？”

“警方不会觉得我们和这件事有关吧？”

“我的天，我可不那么认为。”哈维转了转眼睛，忧心忡忡地蹙紧

眉头，“你觉得他们是这样认为的吗？”

“大家都很喜欢洁西，”詹妮弗安抚他，“她没有仇人，就算有也肯定不在我们公司里。”

可怜的洁西，这就是附带损害。

“是的，当然不在。”哈维同意道，又放松下来。“真可怕，简直太可怕了。悲剧啊。”

“我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也许不是死于非命呢，我们等着结果出来吧。”詹妮弗的内心开始动摇，她可不喜欢这样。

我比这要坚强的多，我会挺过去的。我一定会的！

尼克抵达诺夫域公园殡仪馆时，四围都是警察。

他一进去就要求见殡仪馆主管茜拉·穆赫兰女士。

一个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的女人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向走廊等着的尼克打招呼。

“你是？”她伸出手问道。

“我是尼克·萨瓦斯。刚才有具尸体送来，我觉得可能是我的双胞胎兄弟。”

“天呐、天呐、天呐，”穆赫兰小姐连声惊呼，“那个被枪打死的人？”

尼克点头。

“你知道他的名字吗？”尼克问道，这个地方让他感到不舒服。

“不知道，他身上没有任何身份证明。不过我不知道让你看尸体是否合适，得等警察来了再咨询他们的意见。你能理解吗？这是程序，大概要一个小时。”

尼克当然理解，但等待让他备受煎熬。虽然杰克是他的双胞胎弟弟，但是他们之间没有那种应有的心灵感应。幼年时他们曾非常亲密，某些情况下他和杰克确实有着心灵感应，不过那种情况非常罕

见。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逐渐疏远，哪怕他们都选择了同样的工作做拆弹师——这可是他们之间唯一的共同点。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越过她的肩膀望向走廊深处。在里面的某个地方，杰克可能全身冰冷地躺在一张厚板子上。

“如果你不介意，我在这里等着。”

穆赫兰女士理解地笑了，带他到等候室。她递给他一杯茶，但尼克拒绝了，说自己还得打几个电话，她便离开了。

奥麦利对听到的消息非常不满。离那件他认为会改变历史进程的大事只有几天了，在这最后时刻这正是他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

“谁他妈挑起来的？”他质问道，死死地盯着麦阿里维。

“很显然是几个醉汉，他们走到我们坐的地方大吵大闹。我只知道这么多。”麦阿里维答道，隔着桌子瞥了一眼奥麦利。他们在刘易舍姆的一家清吧里，也就是奥麦利第一次遇见詹妮弗·埃科斯的那家酒吧，那时这件大事的前期工作已经基本就绪。

“墨菲在哪儿？”奥麦利质问道，觉得自己必须得这么问。

“纷争发生后我就没见过他。后来斗殴蔓延到了大街，我听到枪响后就溜之大吉了。希望他没被抓起来。”

“幸好你们他妈的不知道目标。要是他被抓了，至少他们从那个混蛋嘴里撬不出什么线索来。”奥麦利说，“哪个倒霉的混蛋挨了枪子儿？”他明知故问。

“我说过了，我没在那里久待。找到他就告诉你。不管怎样，我猜事情都已经准备就绪了吧？”

“目前看来还好，”奥麦利说，“确保你们自己在事情失控之前远走高飞就行了。”

“我们天一亮就坐船去都柏林。你呢？”

“我会尽可能待得久一些，还有一些事情没了结，”奥麦利捋了捋胡子，“看星期六的报纸你就都知道了。”

第31章

哈维同意了詹妮弗今天早上晚点去上班。她乘地铁去白教堂区的伦敦皇家医院做三个月一次的例行检查，希望通过假肢测试。

等了一会儿，顾问医师迈可姆维先生过来跟她打招呼，随后领着她到私人病房让她坐下。

“你平时的顾问医师休年假了，所以只能将就一下由我来接待。你的腿怎么样？”他微笑着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没什么问题。”詹妮弗说。即使有问题她也不会告诉他，离周四只有几天了。她曾考虑过取消这次检查，但担心这样可能引起怀疑，也可能引来不必要的注意。

“介意我看看吗？”

“看吧。”詹妮弗撩起裙子一角，露出大腿和假肢套口部分。

“你能把它取下来吗？我想检查一下假肢。”迈可姆维先生说道。

詹妮弗取下假肢递给他，对方检查了一番内部构造，用手指轻轻拍打着。

“以前这种假肢都是金属做的，沉得要死。现在这种碳纤维材质要轻得多。你觉得怎么样？”

“习惯了就好，有时候我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詹妮弗看着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假肢套接口上。

“这不会刺激残肢吧？”

“不会，很合适。偶尔我确实能感觉到一点刺痛，但这种情况十分罕见。就像我说的，它几乎跟我的另一条腿一样好用。”

“好，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你可以把它重新装上了。你有其他问题想问吗？”

“没有。”詹妮弗装好假肢。

詹妮弗跟着迈可姆维先生站了起来。他握了握她的手，然后送她

到门口。

“嗯，你高兴我也就高兴。三个月后再见。”他这么说着，詹妮弗和他擦肩而过走出了大门。

我可不认为三个月后我们还会再见面。她这样想着，穿过接待处走向大门。很快，她满脑子就都是立马要去做的任务了。

她本该像其他普通人一样，哪怕再全神贯注、决心坚定，在这种情况下也会被吓得六神无主。但詹妮弗不是普通人，她毫不惧怕。她只想尽快结束一切，赶紧完成计划。

前晚警方介入后尼克曾被要求离开殡仪馆，理由是内政部的病理学家还需要几个小时，原因不明。

他抗议说那具尸体极有可能是他的双胞胎弟弟，但他们断然拒绝了他想看一眼的要求，这倒是让他心生一丝希望。

现在他又回到了诺夫域公园殡仪馆和经理穆赫兰女士交涉。对方一再道歉，尼克也再三表明自己不是在怪罪她，他只是想看看尸体。

“真的很抱歉，”她抬头看着他，“但如果那是你双胞胎弟弟的尸体，我就不姓穆赫兰——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你看过尸体了？”

“当然看过，年轻人！所有送来的尸体我都看过。我可是这里的主管，这是我的工作。”

“那是，看我多蠢。你确定那真的不是我的双胞胎弟弟？”

她点点头，走开了。

“我已经说得太多了。祝你愉快。”

尼克放心地长舒一口气，离开了殡仪馆。他很快就对那具尸体失去了兴趣，开始重新关注起杰克。他到底在哪里？他想干什么？少将又会是什么反应？

他用手机打给林赛，对方迅速接起电话。

“有什么消息吗？”他走到大路上去拦出租车。“你听起来不太好，出什么事了？”

“弗兰克——他们找到他的尸体了，死于枪杀。他们杀了他，尼克。他们杀了他！”林赛啜泣不已。

“天啊，我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真的很遗憾。你在哪里？”

“在我住的地方。”

“我现在就过来，在我到之前哪里也不要去。”

“好，”林赛说道，“你来了我还有东西给你看，我想我可能找到了一条漏掉的线索。”

第32章

詹妮弗回到办公桌旁查看文件。这些文件必须在下班前处理完，但她发现自己根本没法集中精力。她脑袋里想的全是那件事情，而且胃还疼得难以忍受。但她绝不会让疼痛来阻止她工作。

哈维敲了敲门，笑着走进来。

“你还好吧？”他留意到她脸上痛苦的表情，问道：“腿没事吧？”

“没事，”她答道，“没什么问题。”

“周四的事情准备就绪了吗？”

“差不多了，刚刚把我们最好的餐具送了过去。你说需要支架台是对的，那晚我们的确需要几张。”

“很好，我们和银级服务团队还有最后一次简报会，今天下午可以吗？”

詹妮弗点头同意。

“那我把他们都叫来，三点半如何？”

“没问题。制服怎样安排的？”

“当天早上去洗衣店取回来。”

“酒类许可证也应该办好了吧。我已经派人送了几瓶查尔斯·海德锡克 香槟过去——这个牌子的香槟可获奖无数，希望大家都能喜欢。我还另外送了其他几个牌子的红酒过去。”

“几个月前我就续签了许可证，有效期为一年。不过我会再确认查一下。”

“好，我去看看饮食方面安排得怎么样了，确保一切顺利进行，回聊。”哈维说完关门走了。

詹妮弗看着他离开，然后继续埋头工作，仍然试图忽略胃痛。

只要再过几天就好了，她对自己说，一切苦难都将过去。这让她

想起了很久以前那个女人告诉她的：一切都将过去。也许终究她是对的。

林赛在滑铁卢家庭旅馆的走廊上等着尼克，然后背着主人将他悄悄带进楼上的房间。

关上门，尼克搂住她，就弗兰克的事再次向她表达哀悼。

“但为什么呢？”他问道，“为什么是弗兰克？他和伦敦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难道他知道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吗？”

“他知道我在哪里，”林赛答道，“他们找的是我——都怪我多嘴，愚蠢地跑到基尔伯恩去问了那些真他妈愚蠢的问题。是我害死了弗兰克。天啊！弗兰克，宽恕我吧！”

林赛痛哭起来，尼克扶她坐在床边，温柔地用手背擦去她的泪水。

“我不明白，”尼克说，“如果奥麦利在计划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为什么他总是在招人注意呢——假如是他的人杀了弗兰克的话。也许这只是巧合，也许毫无关联——反正这也不是我们第一次找错方向。”

“他们知道我在深探究竟。如果我发现了他们的目标，对他们来说后果就不堪设想。我肯定越来越接近真相了，不管是什么，它肯定就在眼前了。‘找出黑色星期五’——是的，也许我就快发现真相了。”林赛说着振作了一点，从床头柜上抓过她的笔记本电脑。“我给你看。”

她登上谷歌，打开她早前发现的那段国防部的资料。

“你自己看，”她把手提电脑递给尼克，看着他阅读那段内容，等待他的反应。

“我漏掉了什么吗？”他终于抬头望着林赛，一脸疑惑地问道。

“漏掉了很多，”林赛拿回笔记本电脑，把页面上拉到那个句子，指给尼克看。“奥麦利兄弟有个妹妹，据说她卷入了那次士兵群体事件，几个月后她就消失了。我查阅了更多的文章和信息，或者是其他任何可能与那件事有关的事情，但毫无线索——而且其他地方也没再

提到玛丽·简·奥麦利了。”

尼克又看了一遍。

“你认为她也许和‘黑色星期五’有关？”尼克看着文章问，“那次事件——这里并没有说一次事件。这表明不管是什么事件，之前是有所提及的。你觉得呢？”

“我们需要知道那次事件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奥麦利兄弟的妹妹此后仿佛人间蒸发了。也许你可以通过你和少将的人脉找出来。”

“她肯定有国民保险号、护照、出生证明这种官方资料。”尼克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可惜你不是一个黑客——要不然你马上就能找到那些信息，”尼克又笑着问，“有认识的吗？”

“认识什么？”

“电脑黑客。”

“不认识，不过我肯定你很快就能找到一个。你需要把这个信息告诉少将，这也许很重要。”

“好，所以我们现在有两件事要做——首先是找出那次事件是什么，其次是找到玛丽的下落。做得好，我会继续跟进的。”尼克说着起身准备离开。

林赛跟着从床上站起来目送他离开，一个想法突然掠过脑海。

“我的天啊！”她惊呼，“我知道自己漏掉什么了。奥麦利兄弟只有三个人——而且他们全都死了！”

“你想说什么？”

“我不知道，”林赛说，“也许我查错了。不是这家奥麦利。”

尼克寻思着她的话，过了一会儿才开口。

“依我看，我们目前只有这个线索，追查下去也没有什么坏处，还有一线希望。”

林赛冷静下来，点了点头。

“杰克怎么样了？”

“先不管他，”尼克答道，“你要烦心的事情已经够多了。你要参加弗兰克的葬礼吗？”

“我想我应该参加。”

“如果我是你，我会好好考虑后再做决定。”尼克打开门，但林赛拉住了他。

“我晚点儿能见你吗？”她吻着他的唇问。

“希望能吧，”尼克答道，“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直觉告诉我我们的时间所剩无几了。”

林赛看着他穿过走廊走下楼梯消失在视线里，然后重新开始电脑工作。

周围的人都看得出来，奥麦利对这个消息极度不满。

“这是我们现在最不希望发生的事。”奥麦利厉声说。

麦阿里维把手放在他肩上，让他放松些。

“肖恩和我一样干净，我们都没有案底，这也是你让我们加入的原因。那个可怜的混蛋，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他不应该去多管闲事，他就应该掉头走人。”

“谁开的枪？我们认识吗？”奥麦利问道。

“不认识，还在找呢。人群开始攻击警察时他就走了。听说警方已经有他的画像了。”

“那么，不是我们的人？”奥麦利紧张地蹙起眉头。

“天啊，当然不是。他们都能说得清楚自己与此无关。”

“他们把肖恩的尸体送到哪里了？”

“诺夫域公园殡仪馆，怎么了？”

“他身上有没有什么线索，任何可能会暴露我们的线索？”

“据我所知没有，不过肖恩本来知道的就不多，所以我倒不担心。”

“但我担心，”奥麦利说，“我都快担心死了。如果事情能快进的话，我现在就去做，但那是不可能的。”

“那么，目标是什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知道？”

“等我们动手你们就知道了。保证你们明天坐上去都柏林的船就好，你们在这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那你呢？”

“我得留在这里。”

威廉森少将把尼克叫进办公室。

“你对这个肖恩·墨菲了解多少？”哈里问道。

“殡仪馆里的那个家伙？”尼克说，“除了知道他来自爱尔兰南部，其他一概不知。我刚刚做了个快速调查，发现这家伙底子干净得很。监控那边有什么发现？”

“那片区域有一些摄像头，”哈里说，“我看了枪击案发生时段前后的片段，但是没什么发现。”

“好吧，”尼克说，“还有一个问题：杰克。”

“杰克？”

“他失踪了，我哪里都找不到他，有一阵子我还以为枪击案的死者是他。”

哈里挑了挑眉，推开椅子站起身来，背对着尼克望向窗外的首都。

“这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哈里说，“你觉得他想干什么？”

“我不确定，”尼克盯着威廉森的后脑勺，“如果要我猜的话，我敢说他在追查奥麦利的下落。你也知道，他们之间有些恩怨。”

“要是他找到了奥麦利呢？”

“他会把他带来——或者杀了他，”尼克说，“他拿走了我的枪。”少将一脸震惊地转过身。尼克站起身来，举起右手。“我会承担全部责任。”

“这可不太妙，尼克。你觉得有可能是他杀了肖恩·墨菲吗？”

“我不知道。”尼克答道，“我向上帝祈祷不是他干的。据说警方已经画出枪手的样子了，我们能拿到吗？”

“我已经发出紧急请求了，不过看来显然还不够紧急。”哈里拿起桌上的电话摁了一串数字。“我是威廉森少将，我要的罪犯肖像送来了吗？你收到我的电子邮件了？是的，就是这样，好。”他挂掉电话望着对面的尼克。“一小时内送来。”

第33章

“你他妈的到底是谁？”

伦敦东区某个废弃仓库的二楼，杰克双手反绑，站在积满灰尘的地板中央。他面前是三个穿着随意的男人，其中两人持枪，第三个男人走上前来，手里也拿着枪——尼克的枪。

“你在基尔伯恩干什么？为什么带着这个？”那人冲着杰克扬了扬手中的武器。“你为什么打听瑞克·奥麦利？你知道他多少事情？你知道‘黑色星期五’多少事情？还有你他妈到底是谁？”

“去死吧！”杰克反驳着试图挣脱手上的绳子。

男人狠狠打在杰克的脑袋上，几乎把他打倒在地。

“看来你还不太清楚现在的情况，伙计。我们可不是在玩游戏，事情很严重，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杰克恢复冷静，狠狠地盯着男人的脸。

“你说得对，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叫嚷着。

男人又揍了他一拳，还在他的双腿之间用力捏，杰克痛得大叫，好久才缓过气来。

“我再问你一次，你知道多少关于瑞克·奥麦利和‘黑色星期五’的事情？”

杰克垂着头寻思着该怎么回答，但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一个枪手就上来用枪抵住了他的胸口。

“我们可没那么多闲工夫，伙计，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你有什么损失呢？回答了问题，我们就放你走，你就继续可怜巴巴地度过余生。”

杰克抬头看着他。

“你是谁？你替谁卖命？”

另一个男人拿出手机，按下快速拨号键，电话立刻就接通了。

“先生，他不是很配合。你希望我们怎么做？”那人听了答复，转向杰克举起手中的枪。“好的，先生，”说完他挂断电话。“老板指示，不说就杀了你。你看怎么办？”

“我要知道自己在跟谁谈判。”杰克答道。

“那不可能。”男人说着瞄准了他。

林赛对自己看到的内容既兴奋又困惑。她在谷歌上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发现这篇隐匿在网络的文章，里面提到有第四个奥麦利兄弟——在前三个死后快一年后他才出生。

这些信息出现在一篇只有三段文字的旧报道上，刊登报道的《南阿尔马先锋报》早已不复存在。该报道的标题为《意想不到的幸运》。报道结尾提到特蕾莎和帕崔克·奥麦利的这个孩子已经接受洗礼，取名为迈克尔·约瑟夫——他现在应该已经三十多岁了。

这肯定是他。林赛这样想着，在搜索框中输入他的名字。然而当她打开781,100个结果中的第一条时，兴奋劲儿迅速消失殆尽——这是一则迈克尔·约瑟夫·奥麦利的讣告。接着往下看，林赛很快发现这篇是《新西兰日报》的讣告，死者已经七十岁了。

“不就是打开781,099个链接嘛，”她喃喃自语着打开了下一条。然而才过了一个小时，林赛就绝望地放弃了——肯定有更简单的方法。

她清空搜索框然后输入：如何追查30年前出生的人。然后等着结果出来。

读着这些建议林赛变得更加沮丧：人物免费追踪、追查亲属、追踪家庭成员、免费英国人口追踪服务、免费查人、免费网上族谱追查、专职追查英国失踪亲属、免费查找家谱……调查方法那么多，但她的时间却这么少。

“他妈的！”她怒气冲冲地合上了手提电脑。肯定有别的办法。直觉告诉她自己已经找对了方向，但需要更多信息才能更进一步。

她躺回床上，盯着天花板上潮湿的印迹，它看起来就像是爱尔兰

岛的轮廓。她开始想念韦斯特米斯郡、都柏林还有她的家，还有可怜的老弗兰克，死去的弗兰克。

“妈的！”她大喊一声从床上坐起来。弗兰克的葬礼明天就要举行了，她知道自己必须出席。而都柏林到奥麦利的家乡南阿尔马坐火车只需要一个钟头。

尼克嘱咐过她要再三考虑回爱尔兰是否合适，但她已经决定了，她别无选择。

詹妮弗正凝望着天花板想明天的事，这时哈维从门后探出头来。

“我们得去装运货车了，”他说，“我需要你去检查一下清单。”

詹妮弗深呼吸了一下，又回到了现实。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前方等着她的是漫漫长夜，而后黎明将会到来。

“好的。”她应道，强忍着腹部渐烈的疼痛站起身来。“我现在就去。”

在去装货间的路上她不禁开始想——不是她自己，而是同事们的命运。唯一让她心安的办法就是接受这个事实：每一场战争都会伤及无辜，即附带损害。

天啊！我早就深有体会！我可是失去了三个哥哥啊！

她正在检查清单，哈维来到她身后，询问是否一切妥当。

“目前为止没有问题，”詹妮弗答道，“说到明天，你还记得我午餐后要请几个小时的假吧？”

“记得，只要你在我们动身去河厅之前赶回来就行。”哈维说，“又是腿的问题吗？”

“是啊，我觉得有些刺痛，需要去检查一下。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一定准时回来。”

“好。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到时坐我的车过去。”

“那可太好了。”詹妮弗觉得哈维是真心地喜欢她，这真好，现在

像他这样的人可不多。

他不应该死。

第34章

威廉森少将在想着明天。如果玛莎还在世的话，明天会是他们结婚四十周年的纪念日。如今只能他独自一人庆祝。但他很快收回思绪拿起手机打给尼克。

“有什么进展？”他问。

“还没有，”尼克答道，“我还在想那个嫌疑犯枪手的肖像，他们像画好了吗？”

“为什么这么问？”

“直觉，我不太确定。”

“我去问一下。你弟弟那边还没消息吗？”

“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尼克答道，“要是他逃亡的话我也不奇怪，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有什么墨菲的线索吗？”

“我们看了监控录像的片段，但没什么发现。我觉得你该过来看看。”

“好吧，看看也没什么坏处。先挂了——我有个电话打进来。”尼克接起了打进来的电话。是林赛。

“我决定了，”她说，“我明天要去参加弗兰克的葬礼，然后去一趟南阿尔马。我可能抓住一条奥麦利的线索了。”

“能说说看吗？”

“现在还不行，也许什么也不是，”林赛答道，“那个死掉的家伙有什么线索？”

“什么也没有，我现在正准备去看监控录像，”尼克说，“你走之前我可以见你一面吗？”

“没时间了，我已经在机场了。”

“小心点。”

“别担心，我能照顾好自己，我可有个好老师。”

尼克轻声笑了起来。

“即使是那样……”

“我不会有事的。我得去一趟，弗兰克待我不薄，是因为我他才死的。”她努力忍住眼泪。

“不是你的错，别责怪自己了，我们面对的是一帮残忍冷酷的人。记得我说的，你要小心点。什么时候回来？”

“明天。”

奥麦利头枕垫子闭着眼睛躺在扶手椅上休息。屋主，一个年迈的老妇人，端着一杯茶进了房间。

“我想你可能会需要这个。”老人说着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奥麦利猛然惊醒，蓦地从垫子里掏出一把枪就指着她，老妇人吓得尖声惊叫起来，茶杯也“哐当”一声在地板上砸得粉碎。

“我的天，你吓死我了。”他放下枪大叫道，“我差点就开枪了。”我仍然可能会开枪。

“老天爷啊，”恢复镇定后老妇人说，“你今天神经绷得这么紧，怎么了？”

奥麦利在扶手椅上坐直，把枪藏好。他捋了捋胡子，大喘了几口气才放松下来。

“做了个噩梦，”他说，“你吓到我了。”

“我想你是今天走吧，”老人说着弯下腰去捡茶杯碎片，“你说过只住一晚。”

“是的，”奥麦利答道，“要不了一小时我就不会烦你了，我在等接我的车。谢谢你留我过夜，你一直都在支持共和军的大业。”

难道我有其他选择吗？老人默默想道。这些年来许多爱尔兰男人还有女人都在她家住过，这是她支持共和军事业的方式。但她不明白

的是：爱尔兰已经和平了，为什么他们仍然需要她的服务。

常务副大臣清了清嗓子，准备向围坐在桌前的同事们发言。

“宴会经理向我保证一切都在控制之中，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晚宴当天早晨我会和安保部门联系，以确保各位尊贵的部长及其夫人人们的安全。”尼古拉斯爵士说。

“这件事没有事先公开过吧？”财政部的麦尔科姆·马修兹问道。

“绝对没有。当然我们已经事先给媒体打了招呼，严格要求他们在活动完满结束之前不得公开报道。但是可以在当晚的深夜新闻里或者第二天的报纸上报道——当然，如果他们认为这有新闻价值的话。”

“摄像机和录音机是被禁止带入宴会的吧？”

“里面是被禁止的，但外面的媒体要怎么做我们就管不了了，肯定有些想乘机捞名气的人会大谈特谈这场宴会是多么了不起、时机是多么适宜。”尼古拉斯爵士说着脸上闪过一个嘲弄的笑容。

“现在，我们来谈谈更为重要的事项吧。”

杰克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孤身一人躺在这幢空楼的木地板上，浑身冷得厉害，头也疼得要命。不过至少他还活着，而且很明显已经自由了。

他打量着周遭的环境，清醒一点后挣扎着站起身来，虽然站不稳，但至少没被绑着。看到地上的一个空注射器，杰克记起了发生的事情。他拖着身子走向大门，打开门看到一条狭长的走廊，走廊尽头有一扇大窗户，日光就从那里洒进室内。

无论他们在他体内里注射了什么，现在效力都渐渐消退了。杰克走下楼梯来到一楼，一到外面他就开始高呼救命，但很快又意识到这样不妥，再次吸引别人的注意后果可能不堪设想，于是他退回室内开始思考下一步行动。

他不知道那些男人是谁，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对奥麦利感兴趣，以及他们为什么没有杀他。他只知道自己现在得找到尼克，并且要

快。

第35章

弗兰克的葬礼气氛沉痛而肃穆，除了家人，全体出版社同僚、政府部长以及爱尔兰其他各行各业的重要人物都出席了，显然他是一位备受尊重的报社编辑。

前来哀悼的人们被告知警察目前在加紧缉凶，正追循着一些明确线索展开调查，希望能够尽早逮捕凶手。但是没有人相信这些话，尤其是林赛。林赛坐在从都柏林开往贝尔法斯特的火车上，调整了一下坐姿，回想着那天早上的事。

在纽利站下车后林赛拦下一辆出租车前往南阿尔马。坐了一小段路程就到了奥麦利家曾住过的小村庄。

林赛在村里的邮局旁下了车，一刻也没耽搁就走了进去，向柜台后的中年男人问了几个直接的问题。

“这一带只住着一家奥麦利，愿他们的灵魂安息。你是？”

“林赛，林赛·米歇尔。我是都柏林《爱尔兰时报》的记者。”

“你怎么对奥麦利一家感兴趣呢？你不介意我这样问吧？”

“只是调查一下他们兄弟的事情。我想……”

“他们都被英国人杀死了，”邮局局长打断了她，“那件事太可怕了。他们的老父母一直都没从这事的阴影里走出来。”

林赛摇了摇头，表示同情。

“我知道他们还有第四个兄弟迈克尔·约瑟夫——以及一个妹妹玛丽·简。你知道我在哪儿能找到他们吗？”

男人的态度突然转变，低头摆弄柜台的文件。

“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吗？”林赛问道。

“恐怕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了。”这个男人抬起头，看着林赛说道。“我还有工作要做，希望你能理解。”

“这里还有谁能帮助我吗？”林赛装出一副不在意的样子问道。

中年男人摩挲着下巴的胡须，摇了摇头。不过林赛刚要迈出门，他叫住了她。

“你可以去找找这里的牧师。”

“我在哪里可以找到他？”

“在山顶上的教堂，就在右边，别跟人说是我告诉你的，明白吗？”

林赛明白，谢过他后便连忙离开了，确信自己马上就会有重大发现。

一位老妇人打开教堂的门，把林赛请进去。

“我去看看穆尔格鲁神父是否有空。”老妇人说完匆匆穿过灯光昏暗的走廊走了，留下林赛打量着四周简陋的布置。

大约10分钟后，神父出现了，不停地为林赛的久等而道歉。他把林赛领到旁边的房间，递给她一杯酒，林赛婉言拒绝。

“那你介意我来一杯吧？”神父说着给自己倒了一杯纯威士忌，然后请林赛坐下。“好了，年轻的女士，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暂停一下，”尼克说道，“倒回来一点。”

他站在哈里的密探身旁，看着监控录像里基尔伯恩的枪击全过程。

“就是那里，你能把焦点定在那里吗？”

工作人员把画面调得清晰了一些。

“那个是肖恩·墨菲，就是那个被枪打死的人。”少将在尼克旁边解释着。

“你能把他后面的这个人放大吗？”

工作人员犹如施展魔法般，一张脸占据了整个屏幕。少将弯下腰凑近去看。

“你能认出他是谁吗？”哈里转身问尼克，尼克摇头。“继续播

吧，”哈里对工作人员说。

眼前的显示屏上，一场戏剧无声上演。他们看到肖恩·墨菲被子弹的冲击力掀翻在地消失在监控里，接着他们看见一个男人在空中挥舞着一把手枪，片刻之后，这个男人也消失在监控镜头之外了。

“再放一次，”尼克说道，“这次用慢镜头。”

他俩又看了一遍录像，然后尼克转身看着哈里。

“你找错人了，”尼克说道，“我用性命打赌，拿枪的那个家伙没对墨菲开枪。他站在墨菲的后面——墨菲是被来自前面的子弹打中头部的。”

“你想说的是？”哈里问道。

“墨菲明显是被人盯上了。这不是一场混乱的纷争，而是有人想要他死。”

“可会是谁呢？为什么？”

“这正是我们必须查出来的，”尼克转身离开显示器，“而且要快。”

午餐过后，詹妮弗匆匆穿上大衣离开了办公室，坐出租车来到刘易舍姆郊区一座带有小露台的房子。走进房子，她看了一眼腕表上的时间，发现自己来早了。她有些焦虑，看来需要喝一杯。

大约十五分钟后，有两个人到了前门。詹妮弗打开门站到一旁，让他们穿过客厅来到后面的小厨房，两人分别都带着一个箱子。

詹妮弗站在他们身后，专注地盯着他们放在厨房料理台上的箱子。她无需询问里面装着什么。

“瑞克会来吗？”

“很快就来，”其中一个男人说道，“那我们走了。”

詹妮弗退后几步让他们离开。他们走后，她闭上眼睛深呼吸。她以前从未见过这两个人，也知道自己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了。她很怀疑

这两人是否知道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因为瑞克一向非常小心谨慎。

奥麦利到达时，詹妮弗正在打开第一个箱子。她起初还没认出他来，随后告诉他络腮胡子并不适合他——眼镜也不适合。

他们相视一笑，奥麦利将眼镜摘下来。在眼前紧张的气氛下，这种玩笑是个不错的调剂。这一刻已然到了。

“你确定要这样做？”奥麦利问，试图从她的脸上找出一丝怀疑或者犹豫的神情，然而什么也没有。他递给她一部手机。

“我只是一个行尸走肉般的女人，这又有什么所谓，”詹妮弗一边回答一边检查手机，“我的病痛越来越糟。何况我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

奥麦利走近詹妮弗，用一只胳膊搂住她的肩膀，轻轻吻了一下她的左脸颊。这几乎要让詹妮弗昏厥过去。她想回吻他，这个欲望如此强烈，她不得不用尽所有的意志力才压下这个冲动。她希望他没看见自己眼中的泪水。

“你是一个勇敢的女人。”奥麦利低声说道，接着解释怎样使用这部手机。“确保它一直开机，假装你在打电话。在那种紧急情况下，没人会起疑的。随便按一个数字都可以，已经预先设定好了的。”

詹妮弗迅速把电话放进口袋，静静地看着奥麦利打开第二个箱子检查里面的致命东西。

“我并不勇敢，”詹妮弗说道，“只是在利用上帝给我的这个机会。我希望在我走后，历史会对我仁慈一点。”

“那我很难保证，”瑞克说，“除非是爱尔兰人记录的历史。”他又补了一句，这让詹妮弗勉强挤出了一点笑容。

“亲爱的孩子，那你怎么办呢？”詹妮弗问道，祈求他没注意到她声音中的颤抖。

“我要么是英雄，要么是恶棍，要么二者兼具。”奥麦利拿出了箱子里的东西，“就看是什么人了，”他停下来思考着这个问题，“要么会死。”他补了一句。

“好吧，赶紧弄完——我很快就要回去工作了，”她说，“你确定这东西不会被检测出来吗？安检肯定会更严格。要是他们有扫描仪怎么办？”

“他们通常都用扫描仪吗？”

“不，一般只是搜身检查而已，因为我们已经达到了完全级别，但如果他们有呢？他们之前有使用过，我记得我见过。”

“没事的，我查过，他们的扫描仪是很简陋的那种，只能扫得出身体表面的东西，扫不出身体里面的东西。据我所知，他们使用的是超声背向散射技术。”

“你懂得真多啊。”詹妮弗说，“你不会在碰运气吧。”

“我从不碰运气。”瑞克说，“记住：在你们没有进应急密室之前，你什么也别做。空间越小，就越……”他打住了。

“你怎么知道那个房间的？这可不是公开信息。”

“很多事情都不是公开信息。”奥麦利眨了眨眼微笑着说。他的眼睛总是让詹妮弗感觉很亲近，如果是在其他任何时刻，她的心都可能被融化。

“但是万一……？”

“相信我。”

詹妮弗点点头。

“我相信，”她轻声说道，“我相信你。”

正如奥麦利指示的那样，他尾随那两人离开露台房子回到了废品堆放场，他们就是从这里把箱子运出去的。那两个人在一个移动办公室泡了一壶茶。现在他们可是他的囊中之物了。

他奉命要弄得像个意外，所以这会是意外。

第36章

林赛坐下午三点左右的航班离开都柏林回到伦敦。牧师可给她提供了不少信息，不过他自己并没意识到这一点。现在她需要赶快与尼克会合。

安全入住滑铁卢旅馆后，林赛马上给尼克打电话，但没接通，她的热情和兴奋旋即烟消云散。每当她需要尼克时，他都不在身边，所以她接下来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打电话给少将。

“我需要联系上尼克，你能帮我带个口信给他吗？”林赛并不信任哈里。

“这不太可能，”少将回答，“尼克在处理非常紧急的事情。”

“我有一个关乎生死的消息，我真的需要跟他谈谈。”

“什么消息？”

“关于奥麦利的，我刚从奥麦利老家南阿尔马回来。我不能说太多，我需要跟尼克谈话。”

“给我你的号码，我看看我能做什么。”

“尼克有我的号码——就告诉他尽快打给我。”林赛说完，挂掉了电话。

她从扶手椅上坐起来打开电视，正好看到一则新闻报道的结尾，说在基尔伯恩的一座废弃房子后面发现了一具尸体。她调高音量，但是新闻播音员突然出现，开始播报另一则M25公路连环车祸的新闻。

“操。”林赛咕哝着打开手提电脑开始搜索最新的新闻。没有看见任何关于尸体的报道，但是直觉告诉她，这个发现可能非常重要。

尼克回到公寓时，杰克已经在床上酣睡了。

“你他妈去哪儿了？”

“我被绑架了，”杰克翻身从床上起来走到尼克面前，“被三个人问了很多问题——这他妈究竟怎么回事，尼克？”

“什么样的问题？”

尼克静静听着杰克讲述了整个事件。他不喜欢听到的事情，这事也说不通。

“你不知道他们是谁或者他们为谁做事吗？”

“他们什么也没有告诉我。其中一个家伙假装给他的老板打电话，然后他们就一拳把我打晕了。等我醒来，他们都已经不见了。”

尼克摩挲着下巴的胡须，走到窗前看着海德公园。每次他以为自己接近真相了，就会弹出另一个问题。尼克转向杰克正要说什么，手机响了。是林赛打来的。

“你在哪里？”林赛问道。

“刚回到公寓。”

“待在那里，我来找你。”

詹妮弗终于回到办公室，筋疲力尽，而等着她的哈维则如释重负。

“他们正在装运货车。”她刚在桌子后面坐下哈维就走进她的办公室。“我们要在一小时内出发。”

“好，”詹妮弗回答道，“我打完几个电话就来。”

哈维点头离开。詹妮弗瘫坐在椅子上，闭上眼睛思索着即将来临的夜晚。

林赛把她从牧师那里得到的消息和盘托出，尼克和杰克又怀疑又兴奋地听着。

“那么，说白了，”尼克说道，“奥麦利家共有兄弟四人，还有一个从地球上消失了的姐妹。”

“没错，穆尔格鲁神父是这么说的。他说他们父母也完全没有想到会有第四个儿子。神父说他们把他称为来自上帝的礼物，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其他三个儿子。但我能明显感觉到神父没有完全对我说实

话。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直觉而已。瑞克·奥麦利，顺便说一下他的真名是迈克尔·约瑟夫·奥麦利，多年以前就离家出走了。他甚至连他父母的葬礼也没有参加，但他的姐姐倒是参加了。”

“那玛丽·简呢？”

“三个哥哥下葬几个月后她就离开了。然后过了没多久，瑞克就出生了。”

“那个牧师不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他是这么说的，但我不信。”

“告诉我关于士兵强奸她的事情。”

“奥麦利一家试图坚持指控，但神父说他们受到了当局政府的阻挠。当局声称那是玛丽编造的谎言。神父认为事情的真相被人为掩盖了，这点我倾向于相信他说的是事实。”

“那么这个玛丽·简到底在哪里？你觉得她有可能跟奥麦利在一起吗？”

“我不知道。神父说玛丽是个非常文静的女孩，在她去都柏林上大学之前每个星期天都会来做弥撒。”

“你认为她真的被士兵强奸了吗？如果是这样，她应该受到了严重的精神创伤。也许这就是她离开那个地方的原因，她甚至可能换了新的身份。我看看哈里能否挖出点什么料来，”尼克说道，“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找出这个‘黑色星期五’，不管它是人还是什么东西。”

“顺便问一句，在基尔伯恩发现的尸体，你有什么消息吗？”林赛问道。

“什么尸体？”

“新闻上说的。”

尼克摇了摇头。

“然后？”

“好吧，我只是觉得这可能是条重要线索，考虑到那个地方发生的事情，这应该值得一查，你同意吗？”

尼克当然同意。

第37章

少将收到消息时非常震惊：又有一个爱尔兰人在基尔伯恩死于枪杀，这不可能只是巧合。有什么事情正在暗中涌动，但是现在他都还没搞清楚状况，这他十分忿恨。他要求与伊恩·亨德隆爵士紧急会面。如果说有谁知情，那只能是重大有组织犯罪署署长了。

“我们还没发现这两起死亡事件之间的联系，”伊恩爵士解释道，“只知道死者都是住在基尔伯恩的爱尔兰侨民，虽说可以推测他们彼此都认识。”

“知道另一个人的名字吗？”

“他身上没有任何能证明身份的东西，只有张史特娜船运公司从霍利黑德到都柏林的船票，日期是昨天。”伊恩爵士说。

“霍利黑德？离伦敦可够远的。”

“我也这么想过。当然，这张票也可能不是他的。”

“以谁的名义买的？”

伊恩爵士掏出他的笔记本，翻了几页。

“一个叫亨利·麦阿里维的人，”他念道，“今天早些时候我们就能得到更多关于他的信息。”

威廉森少将靠在椅背上，凝视着桌子对面的伊恩爵士。

“关于‘黑色星期五’你知道些什么？”少将问。

“我该知道吗？”伊恩爵士反问道，好奇地皱了皱眉头。“‘黑色星期五’？那是什么？”

“我自己也不确定，我的人正在调查。我认为有可能跟爱尔兰共和军反叛分子的活动有关。”

“你觉得这个墨菲和麦阿里维可能和这有关？我们已经全面调查过墨菲的背景了，但没什么可疑之处。我猜另一个人应该也一样——基尔伯恩有一个庞大的爱尔兰人团体，军情五处的人一直在盯着他们。

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一早就知道。”

少将疲惫地叹了口气，双手枕在脖子后面盯着天花板。

“CIRDU也该知道，我们本该是同一战线的，”少将说，“但有时候我很怀疑这点。”

“没错，我明白你的意思，哈里，再明白不过了，”伊恩爵士答道，“我听说你可能会被授予爵位，此事当真？”

少将笑着摇摇头。

“不过是谣言罢了。我们不是已经有了一位哈里爵士了吗？”

“解决了这件事情，一切皆有可能。哈里爵士？嗯，挺适合你的。”伊恩爵士沉思着说道，然后起身准备离开。

负责餐饮工作的团队抵达河厅，宴会经理在现场迎接了他们。接着众人就开始了晚宴的准备工作。

怀特豪斯先生站在一旁，看着餐饮团队的人搬进来几箱精美的餐具搁在房间一角。不一会儿，又搬进来很多箱子，里面都是玻璃器皿，比如红酒杯和香槟杯等等。

其中一个人向怀特豪斯先生走来，伸出手。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来人说。

“我也是，麦肯齐先生。你们还是一如既往地组织有序，”怀特豪斯先生说，“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还有几个支架台。”

“需要的，可能得要三个。花卉布置得怎么样了？”麦肯齐问道。作为威廉姆斯理查兹公司的总经理，他总是出席公司的每一场活动。不是不信任手下的几位高级经理，而是他向来都高度重视公司的每一场活动。

“我们的室内花艺师有充裕的时间来进行布置，”怀特豪斯先生说，看着手表，“事实上他们应该马上就到了。我想你对餐桌和椅子都还满意吧？”

麦肯齐看了一眼从房间这头延伸到另一头的红木长餐桌，露出了笑容。

“非常完美，”他答道，“我们马上就开工。希望客人们会满意我们的座位安排。这种聚会总是会有种噩梦的感觉，谁也不知道会和谁坐到一起。”

“是的，要做到‘政治正确’可确实是个难题。但我相信你的判断。”

“顺便提一下，六点一到菜品和饮品就会送来。我想厨房已经准备好了吧？”

宴会经理微笑着向他保证，一切都按照他的要求和喜好准备好了。

“詹姆斯先生和他那位漂亮的助手会准时到场吧？”

“他们一小时内就到，”麦肯齐说，“再次感谢您能延长河厅的开放时间，我们感激不尽。凌晨1点之前我们就结束离开。”

“荣幸之至，”怀特豪斯先生说，“这是难得一遇的事。我们还从未有过什么活动会在星期四晚上延长到8点之后的，更别说一直延长到星期五的凌晨了。”

“那真是能载入史册了。”麦肯齐笑开了怀。

“确实。”

即使奥麦利改变了主意，他也没有表现出来。今晚过后，他就真的孤身一人了。现在只有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不过即使要处理也得等这件事过去。他已经准备好了为之付出任何代价。

他打车回过一趟被他称为家的地方。那儿又潮湿又阴冷，而且因为这个地区最近发生的事情，那里已经好几个月都没住过人了。接连几周每晚都在不同的地方过夜已经让他付出了代价，但是这种生活很快就要结束了。

他这样想着，发现自己实在很佩服那个女人的勇气。她本没有必要做这种事，如果她打退堂鼓他也能够理解，但最终却是她说服了自

己，说这是为了大局着想。现在只剩下最后的几个小时，他知道她是对的。

他并不是个酒鬼，今晚尤其需要保持头脑清醒，但他仍忍不住拿起一大瓶爱尔兰威士忌倒入一杯冰块中。还差一点儿，他的任务就将完成。明天将会怎样他也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都绝不会像是在公园里野餐一样轻松愉快。

生活这所大学教会了他很多东西，虽然不像詹妮弗一样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比她更了解世道人情。她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甚至也不是现实主义者或是恐怖分子——她只想着复仇。最初他很不情愿参与她的复仇计划，但他还是参与了进来。现在，这个复仇计划就要实施了。

这令他既兴奋又害怕。

第38章

尼克在基尔伯恩的一家酒吧漫不经心地喝着一杯健力士黑啤。他环视周遭想找一张友善的面孔，却一张也没有。

“你可是这里的生面孔。”酒保擦着杯子对他说。

“也不算是，”尼克答道，“我在找一个爱尔兰老朋友。很多年没见过他了，我们一块儿共事过。”

“是吗？那是谁呢？”

“亨利，”尼克回答说，“亨利·麦阿里维，你可能不认识他。”

酒保把杯子放在吧台上，仔细打量着尼克。

“亨利？我还真认识。他经常来这儿。我昨晚以为能见着他呢，但是他没来。”

“他可能和同伴去别的地方了。”

“同伴？”

“瑞克，”尼克答道，“瑞克·奥麦利。我也好几年没见到他了。或许你叫他迈克尔，迈克尔·约瑟夫？”

酒保双手撑在柜台上，压下身子靠近尼克。

“你他妈到底是谁？”他问。

“我刚才说了，”尼克面带微笑，语气平静，“我们是老伙计了，原来在凯里郡的建筑工地上一起干过活。我们那帮人都叫他瑞克，他喜欢别人这么叫他。”

“你的口音听起来不像是爱尔兰人。”

“我不是爱尔兰人，但是我住在那儿。”

“我不知道什么瑞克还是迈克尔·奥麦利。不过要是我看见亨利，我会告诉他你在找他。”酒保说着转身去招呼另一个顾客了。

尼克喝完酒，从木凳上站起来，又看了一圈四周然后往门口走

去。找茬成功，任务完成。

尼克出门还没走远，酒保就拿起了电话。

尽管他们的名字已经列在了过审名单中，但上议院的安保人员坚持履行自身的职责，因此詹妮弗和哈维仍需接受安检。

詹妮弗穿着一身精致的商务长裤套装。看到一个陌生女人拿着记事板向她走来，詹妮弗突然慌了起来。

“凯西呢？”

“她今天休假，我替她。你之前来过这儿？”

“是的，来过几次。”詹妮弗尽量表现得友善一些。她报上自己的名字和餐饮公司的名号。

这位安保人员扫了一眼纸上的名单，冲詹妮弗笑了笑，然后把她带到一旁。

“希望你介意。”她说着开始搜身，随即就发现了她上衣口袋里的手机。她把手机拿出来，卸开后又重新组装好还给了詹妮弗。“今天上面要求我们要更加细致严密，防患于未然。”她的手往下摸到詹妮弗的腿，一脸困惑地抬起头来。

“是假肢。”詹妮弗解释道。她看向哈维，他已经通过了安检，抱着手臂在等她。

“我都没注意到，”安保人员说着继续搜身，“其实根本就看不出来，现在的技术真是太厉害了。”

自以为是的臭婊子。

“没错，可不是吗？”詹妮弗附和着。当扫描器扫过她全身时，她只希望那个女人没有注意到她眼中的恐惧，或是听到她“咚咚”的心跳。

“再次道歉。”她说。詹妮弗屏住呼吸，等着警报响起，但是什么动静也没有。

瑞克总是对的。

林赛坐回笔记本电脑前准备再从网上挖点料，但是一阵响亮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她的思绪。

她犹豫着开了门，几分钟后就开始后悔把他们放了进来。第一眼起她就不喜欢这帮人，尽管他们出示的身份证明不是特别可疑。他们怎么找到我的？林赛暗想。

“我想我们应该谈一谈，这对双方都有好处，米歇尔小姐——或者说林赛，对吧？”那个留着八字胡、穿一身深色西装的男人坐在椅子上说道，“关于瑞克·奥麦利，你有什么重要情报？”

林赛本想问他是从哪儿得到这个消息的，想想还是算了。他们绝不会向别人透露信息的来源，当然更不可能透露给一个记者。

“我们认为他知道有关‘黑色星期五’的事，”另一个穿着深色西装的人说。他长着一张和他身体很不协调的娃娃脸。

“你们想要什么？”林赛努力压下内心的恐惧。从他们踏进屋的那一刻起，她就知道这肯定是个大麻烦。为了新闻，她早就陷入了麻烦。新闻就是一切，不是吗？优秀记者就是这么做的——他们率先发布新闻，让其他记者只能跟在后面做后续报道。

这两人互相交换了眼色。娃娃脸拿起房间里仅剩的一张椅子摆在林赛边上，和林赛几乎面对面地挨着，近得林赛都能闻到他呼吸里的大蒜味。

“现阶段你只要知道我们为政府工作就够了，”八字胡解释说，“我们认为奥麦利将在伦敦对某个很有价值的目标发动袭击，并且很快就会动手。我们时间不多，可能只有几个小时。他可能是伙同别人一起干，也可能是自己单干。我们需要你手上的情报。”

“我也没什么理由不相信你们，你们在哪个政府部门工作？”

“我们是特工，好吗？我们知道你的尼克·萨瓦斯的底细——他效力于CIRDU的哈里·威廉森少将——但是他们毫无进展。我们知道你去过南阿尔马，知道你的上司被杀，知道奥麦利在找你——实际上我们认

为你的上司是因为不肯告诉他们你的工作进展和下落才被杀的。简而言之，我们认为你在整场博弈中占据有利地位。”娃娃脸说。

林赛盯着他，嘴巴张得老大，却哑口无言。她无法一下子消化这么多信息。弗兰克是为了保护她才死的，他就是那种人。她觉得自己的眼泪就快要夺眶而出，但是她硬用手背挡住了它。

“我想相信你们，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做到。作为回报，你们能给我什么？”

两个人又交换了一个眼色。一阵沉默之后，八字胡开了口。

“哈里·威廉森，”他说，“哈里·威廉森少将。”

第39章

是时候出发了。奥麦利收拾好他的帆布包，打扫干净房间，最后一次锁上了门。

过马路时手机响了，他在一个废弃的商店门前停下，接了这个他等候已久的电话。

“任务完成了，”来电的人说，“找到那个女人了吗？”

“没有，”奥麦利说，“但是已经不重要了。倒计时已经开始，他们现在已经无法阻止我们了。”

“所以我们不管那个女人了？”

奥麦利思忖半晌。

“就像我说的，现在箭在弦上，她根本不可能阻止我们。她挖到的所有消息都不可能有什么结果，明天她就有更复杂的新闻可写了。”

“我想在合同完成之前拿到尾款，我们说好的。”

“可以。你只要制造出个大麻烦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就行了，杀多少人我都不在乎，”奥麦利看了看手表确认时间，“一小时后老地方见。”

奥麦利把手机放进兜里，继续往前走。他很清楚后面有人在跟踪自己，不管是谁，都做得太明显了。他穿过一条马路停在一家商店的玻璃橱窗前看，背后什么人也没有。

我怎么疑神疑鬼的。

他继续往前走，转进一条小巷，抄近路去他今天下午的第一个目的地。很快他拐入一条安静的小巷，不料迎面走来了个老熟人。

“操！”他大喊着伸手去摸上衣口袋里的左轮手枪。“我以为你死了！”

“你是说你希望 我已经死了，”杰克答道，“如你所见，我没死。你现在可是头号通缉犯。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怎么找到我的？”奥麦利问道，握紧了口袋里的枪。

“那可就有的是了，”杰克说。“重要的是，我找到了你。还有很多人都在到处找你，不过对我来说现在正是报仇的时候。”

奥麦利开始回想到底哪里出了差错。他瞟了一眼杰克身后，有一对年轻夫妇正向他们走来。趁杰克不备，他抬起右膝用尽全力向杰克两腿之间踢去。

杰克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击吓了一跳，摔倒在地，疼得几乎喘不过气来。那对夫妇跑上前来帮助他。为了摆脱他们，他只得直截了当地说自己没事，刚刚只是和朋友发生了争执，对方并未多疑就走开了。

杰克使劲吸了一口气开始追赶奥麦利，意识到没叫上尼克来帮忙可算是把事情给搞砸了。等他追到巷子尽头，奥麦利早已不见了踪影。

“你的人追踪到那个电话没？”尼克问。他站在基尔伯恩那间酒吧对面的一个商店门口。

“打给了一部手机，”少将回答道，“在同一个区域。你在哪儿？”

“我在远处盯着，暂时没有什么动静，”尼克说，“不，等等……我过会儿打给你。”

一个男人背着帆布包朝酒吧走过去，尼克闪身躲进暗处。那个男人很快就消失在酒吧里。一定是奥麦利。尼克回电话给威廉森少将：“我觉得我们得叫增援了。”

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停在了酒吧外面，杰克从车里钻了出来，扫视一圈大街也走进了酒吧。

“操。”尼克“啪”地挂断电话，想搞清楚怎么回事。他本想叫住杰克，但是直觉告诉他不要轻举妄动。这个判断完全正确，因为没多久他弟弟就和奥麦利再次出现。他们走到街上，一辆出租车开过来，俩人一块儿钻进车后座。尼克在车子开出视线范围之前记下了车牌号。

他正想往酒吧走，一辆黑色轿车从街角转弯过来一个急刹停在了门口。从车里钻出四个人冲进酒吧，可没几分钟就又冲出来钻进车子

迅速离去。

尼克完全搞不清状况，他拿起手机准备打给哈里，这时林赛的电话打了进来。

“我想我已经解开谜团了。”她说。

“好啊，感谢上帝终于有人解开了。”他嘟囔着。

“你在哪儿？”

“别问我，”他说，“你在哪儿？”

“滑铁卢。”

“我二十分钟内赶过去，但是我不能待太久。现在事情变得一团糟，他们抓走了杰克。先挂了，我得跟哈里谈谈。”

“别！”林赛喊道，“你千万别和他谈！”

在河厅一个安静的角落里，詹妮弗和哈维正在休息。一阵突如其来的剧痛让她大叫出声，她用手揪紧腹部，忍不住想吐。哈维惊慌着赶紧跑到她边上。

“怎么了？要叫医生吗？”

詹妮弗深深地吸着气，又缓缓吐着，这样疼痛才逐渐缓解，没一会儿就减轻到她能忍受的程度。哈维一直用手扶着她的肩，她本想作出同样的回应，但她最终还是没能伸出手来。他是个好人，富有同情心而且待人友善，她经常琢磨为什么他至今仍未结婚。

“我现在没事了。”詹妮弗轻声说。她让自己平静下来，朝哈维笑笑，对方收回了安慰她的手。“时不时就会疼一下，没什么大不了的，谢谢你的关心。”

“不客气，”他回道，“我不愿看到你痛苦的样子，你不该承受这种痛苦。”

曾有一次哈维邀她共进晚餐，但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之后他也没再约过她。詹妮弗知道哈维对她一直抱有好感，也许不只是好感，

但他们从不谈及这点。

她看了看手表。

“时间就要到了。我觉得我们该去厨房看看准备得怎么样了，客人很快就到了。”

“没错，”哈维回答说，“让我们举办一次难忘的晚宴吧，以后可能再也不会这样一份客人名单了。我觉得自己比女王登基钻禧纪念庆典时还兴奋呢，这一定和我的爱尔兰血统有关。”

“你是爱尔兰人？”詹妮弗转身看着他问道，“我都不知道呢。”

“我母亲是爱尔兰人，愿她在天国安息，”哈维说，“这简直是太棒了！我们能有幸参与庆祝爱尔兰和平进程的活动！尽管只是参与了一丁点儿！我们今晚将会和这些了不起的人在一起，他们为了结束几百年来的苦痛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他们……”

詹妮弗把手放在他肩膀上，冲他微笑。

“你真是个好人的，哈维，大家都这么说。不过我都不知道你居然还挺关心政治的。”

“上帝啊，不，我不关心，我只是说……”

“好了，”詹妮弗打断了他，“我知道你的意思。去厨房吧？”

“对，去厨房。”哈维说着往厨房走去。詹妮弗默默地跟在后面。

哈维不该死，我该怎么办呢？

第40章

杰克被狠狠推进一间空房子摔在地上，紧接着又被拽到奥麦利面前，对方端着枪对着他的脑袋。

“你怎么找到我的？”奥麦利厉声质问。

“到处打探一番而已，能有多难？这有那么重要吗？你他妈到底想干什么？”

“这不关你的事，”爱尔兰人反驳道，“问题是——我该怎么处置你。我可没时间陪你耗。”

“不管你要干什么，他们都盯上你了。你他妈想要杀了我，得告诉我为什么？不可能就因为波哥大的事儿吧。”

“不想留下后患而已，”奥麦利说，“免得你妨碍我的事。”他把杰克顶在墙上。“也许我现在就他妈该爆了你的头！”

“但你不会的。”杰克挑衅道。

奥麦利放下枪。

“你都知道些什么？”他问。

“得看你说的是哪方面。”杰克答道，长舒了一口气。谈话总是好的。

“所有的事，我的事。”

“他们觉得你要干一票大的，但是不知道时间也不知道地点，不过他们在谈论‘黑色星期五’。”

奥麦利紧紧盯着杰克，思忖着刚刚听到的话。

“换句话说，他们全他妈的知道了。”

“看起来是这样，”杰克说，“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尼克到达林赛住所的时候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不过当林赛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她的调查发现时，他立刻就来了精神。最后她还放出一

个重磅炸弹——哈里·威廉森少将也牵扯其中。

“或许我应该直截了当地问他。”尼克提议道，倒在床上看着天花板。

“他会一五一十地告诉你？得了吧，我可不这么认为，”林赛回答说，“我们得弄清楚他都牵扯到些什么。我一直都在想这个问题。”

尼克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

“那可太危险了，”他说，“说说看吧。”

“我们有多了解哈里？我是说，除了他是个受人尊敬的英军少将，而且很明显他即将被授予一个见鬼的爵位。”

“你想说什么？”

“比如说，他有没有在北爱尔兰服役过？如果有，是什么身份，在哪个地方？”

“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尼克愈发好奇了。

“我不知道，”林赛说，“我只是把想法说出来而已。那些特工为什么要告诉我他们在做什么？关于哈里的事情，显然他们知道得比我们多。”

尼克用手背摩挲着胡须，走到窗边看着下面的街道，陷入了沉思。林赛打开了她的手提电脑，在谷歌搜索栏输入了“哈里·威廉森少将”。

詹妮弗看起来对最终结果很满意。她告诉她的团队桌子布置得完美极了，所有人都满意地笑开了花。

哈维上前向大家表示祝贺，随后他邀请每一个人都到厨房里用餐，那儿专门为他们准备了一张桌子。

“我们可以享受一下自己的成果了，”他说着，大家都坐了下来。“别忘了，咱们今晚可有一场硬仗要打，咱们必须保持精力充沛，真正意义上的精力充沛。”

众人笑了起来，等詹妮弗落座之后就放开吃了。詹妮弗看着他们，目光扫过每一个人，打心底里觉得难受。

这他妈的可比我想的要难多了。

她也开始吃东西，但是没两口就把盘子推到了一边。

这种时候我怎么可能还吃得下呢？

“有什么问题吗？”哈维问道，脸上布满关切的神情。

全他妈都有问题。

“没有，”詹妮弗回答说，“我只是不太饿。可能是太紧张今晚的事了。”突然间她的假肢变得像是灌了铅一样无比沉重，她的胃也肆无忌惮地痛了起来。

我真是一具行尸走肉。

哈维靠过来，温暖的手覆在她的手上。

“一切都会没问题的。他们都做得非常出色，你刚才也这么说了。放松一下享受现在的时光吧，明天说不定我们可以……”

哈维没有继续说下去。看着詹妮弗的脸上恢复了些血色，他笑了。

说不定我们可以一起吃午餐，说不定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个电影，说不定我们可以在公园里静静地散步。

“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他告诉她，“明天这一切就会结束。我们会出色完成任务的。”

这句话对詹妮弗来说实在是太过于讽刺，她笑了起来。大家也都跟着笑了起来，除了哈维。

第41章

“我一直在找可能受到袭击的目标，现在只找到了三个，”哈里·威廉森气急败坏地说，“可我看不出爱尔兰共和军反叛分子有什么理由会对他们感兴趣，这些东西之间根本没有联系啊。”

尼克被叫到少将的办公室。尽管之前林赛告诉了他那些事，但他无法拒绝。也可以这么说，他必须得自己亲自来验证真假，不过当然不可能直截了当地发问。

他斜靠在少将的桌子上研究他潦草的笔记，然后伸手拿过桌上的台历确认日期。

“今天是星期四，明天星期五——这些日子对爱尔兰人来说有什么特别意义吗？这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尼克站起身走到少将的电脑旁。“我能用一下吗？”

哈里点了点头，看着他打开了谷歌页面输入“爱尔兰纪念日”这几个字，然后等着结果。所有常见的纪念日都出来了——圣·帕特里克节、绝食抗议纪念日、罂粟日大屠杀、贝尔法斯特协议、血腥星期日……列表没完没了。

他点击《贝尔法斯特协议》的词条，链接转至维基百科上的文章，上面写道：《贝尔法斯特协议》（爱尔兰语：*Comhaontú Bhéal Feirste*或*Comhaontú Aoine an Chéasta*；北爱尔兰苏格兰语：*Bilfawst Greeance*或*Guid Friday Greeance*）是20世纪90年代北爱尔兰和平进程中一个主要的里程碑。该协议确定了北爱尔兰现在的宪法地位是英国的一部分，以及权力下放北爱尔兰的政府体制。同时，该协议还在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爱尔兰共和国及英国之间建立了一系列制度。这份协议由两份互相关联的文件组成，两份文件均于1998年4月10日耶稣受难日签署于贝尔法斯特。

尼克抬头看着少将。

“在伦敦有没有什么和《贝尔法斯特协议》有关的庆祝活动？”

哈里思索了一阵，摇了摇头。

“我不认为有这种活动，”他从桌子抽屉里取出一份最高机密清单，上面列着伦敦即将举办的重要宴会。“没一个看起来和爱尔兰有关。”

“我能看一下吗？”尼克伸手问道。哈里很不情愿地递给了尼克。尼克仔细查看了一番问：“今晚在上议院有什么活动？”这引起了哈里的注意。

少将又读了一遍相关文字。

“不过是河厅有个宴会。他们常举办这种活动，通常都是慈善机构的的活动。”

“上面只说了是个庆祝晚宴，别的什么都没说。有办法知道出席人员都有谁吗？”

“这没问题，但是议会周围的警戒通常极为森严。你在想什么？”哈里问。

“没什么，只不过这是今晚举办的宴会中唯一一个没有细节信息的。不说别的，我只有进一步了解情况才能安下心来。”

哈里一把抓过清单放回了抽屉里。尼克起身往门外走去。

“对了，”尼克走到门口的时候说，“我听说你以前在北爱尔兰服役过，我之前都不知道有这回事。”

少将倒吸一口凉气，他看起来很震惊，过了好一会儿才张口。

“你不知道是因为我从不谈论这事。那些经历实在太不堪回首，我宁可忘掉它。”

“哪个兵团？”

“伞兵团。我在那里失去了很多战友，其中五十多个人都死于那场冲突，包括我的儿子。”哈里忆起往事，眼里闪现出泪光，声音也哽咽起来。

“很抱歉，长官。原谅我问了这个问题，”尼克说着开了门，“如果你得到更多关于那个宴会的消息，请通知我。”

少将点头同意。尼克关上门就离开了，希望他没有发现自己阴沉的脸。

林赛的预感完全正确，这事不止是“黑色星期五”那么简单。

“我们到了，长官。要我们进去吗？”

娃娃脸举着电话，瞥了一眼和他同坐在黑色轿车里的八字胡，对方正盯着仪表盘小监视器屏幕上闪动的绿点。

“事到如今我们也别无选择。”史蒂文·爱德华说。他是军情五处的局长兼情报协调人，专门负责北爱尔兰事务。“尽量抓活的。”

杰夫·布朗赛德听后笑了。

“是的，长官。”他说完瞟了一眼约翰尼·斯宾塞。“我们这就进去。”

“没有后援？”斯宾塞边问边检查他的武器。通常外出执勤的警官是不允许携带武器的，但他们是例外，毕竟他们的编制仅次于T2A，那个部门专门调查共和军以及保皇派在英国本土地区的恐怖活动。如果哈里知道有这么一个部门存在的话肯定会大发脾气，而当他之后得知事情真相后也必定会勃然大怒，不过他终究会知道的。

两名特工下了车，穿过街道来到那间排屋跟前敲了敲前门，然后退一步。没人应门，他们也不觉得会有人来应门，于是开枪打掉锁冲了进去。

“不要再过来了！”杰克拼命地喊，“我身上绑了炸弹！”

两名特工停下来，看清楚了眼前的这幕景象：杰克被绑在房子中间的椅子上，脚上缠着电线，一个小纸板盒固定在座位下面。

“里面装的是塞姆汀塑胶炸药，”他告诉他们，“连着一个水银倾斜开关——要是我一动，咱们就全完了。”

炸弹装置很粗糙，是20世纪70年代贝尔法斯特常见的做法，但是威力不小。要是尼克在的话，他肯定已经开始处理这个炸弹了。

“奥麦利在哪儿？”明白了情况的斯宾塞问道。

“难道他会告诉我？”杰克厉声道，“快把我从这个椅子上弄出来。”

“我们得通知防爆小组，”斯宾塞冲着布朗赛德点点头，而对方已经在联系位于米尔班克泰晤士大厦的控制室了。

“你们怎么找到我的？”

“这无关紧要——我们得找到你那位朋友。”

“他才他妈的不是我朋友，”杰克反驳道，努力在椅子上保持一动不动的姿态。“打电话给哈里·威廉森；他能证明我说的话——还有我哥尼克，他在哈里手下工作。”

“你待在这儿等防爆小组过来，我们得走了。”布朗赛德说着往门口走去。

第42章

夕阳渐渐西沉，他已经在伦敦泰晤士河畔的圣托马斯医院楼顶准备就绪。

他走到栏杆边上，不是欣赏风景，而是给麦克米兰TAC-50远程狙击步枪找个最佳射击位置。这种步枪他用过几次，射程为2.5公里，应付今晚的任务绰绰有余。

他打开了电工工具箱，就是用这个做掩护他才轻松地进入医院，从一楼搭电梯上来的。没有人注意到他，那些医生、护士和行政人员在一整天的救护工作之后，可能满心想的都是赶快回家去——而他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坐在满是灰尘的地面上，他取出一瓶咖啡开始慢慢品尝——待会儿就有正事儿要干了。

这将是离开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结束之后他就会去安全点的地方享受余下的夏日时光。他已经在这里逗留得太久了。他思索着，今晚之后世界将会大乱——他最好离开这里免得被波及。

他估算了一下，从开完最后一枪算起到他们发现射击地点之前，他至少有1个小时的时间离开这栋大楼然后逃离这座城市。不过前提是它们能找到这里，这可是他精挑细选出来的地方。

他会心一笑，伸手摸了摸上衣口袋里那个装满现金的信封。奥麦利说话算话，已经付了钱，今晚结束前他也会按合同干完这单活儿。

尼克和林赛在离南岸金禧桥不远的一个小咖啡屋里碰面。

“我认为你的朋友哈里·威廉森有着不可告人的过去，”林赛说完抿了一口意式浓缩咖啡，“据我所知，他在北爱尔兰服役的时候最初是个中尉，升为上尉后就被调走了。我现在还不太清楚他是怎么升上少将的，但事实上奥麦利三兄弟被杀的时候他很可能在场。”

“没错，你也许是对的，但你想说明什么？”

“我不是想说明什么，——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那就是哈里当

时就在北爱尔兰——我们得知道他是在哪个地区服役。”

“你觉得他有可能跟奥麦利三兄弟被枪杀有关？”

“我不知道该怎么想，但是作为一名记者，直觉告诉我事情不对劲，但我说不出哪里不对。”

尼克靠在椅背上，陷入了思索。他看着林赛又喝了一口咖啡，直到林赛问他怎么了，他才意识到自己一直盯着她，大脑放空。

“只是在回想上几周我和哈里的那些对话，”他最终这么解释道，端起了咖啡。“但那都不重要，我们有好几件紧急事情需要处理——比如说杰克到底和奥麦利在搞什么？这可不是我认识的弟弟，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信任他。”

“你觉得他可能参与了所有的事？”

“我可说不准，”尼克说，“或者他现在想弥补点儿什么，要将功赎过。我是真搞不懂了。”

就在这时，尼克的电话响了起来。是哈里打来的。

“两件事：他们找到你弟弟了。情况不妙，已经叫了防爆小组去处理。”

“你把我说糊涂了，哈里。解释一下。”

少将简单说明了情况。

“告诉我地点。在我到那儿之前别让任何人靠近——我可是这方面的专家。”

哈里把地址给了他。

“还有一件事得告诉你——军情五处也介入了。他们一直都瞒着我们，到现在都仍不肯跟我摊牌。”

“懂了，”尼克回答说，没有走漏半点口风，“还有什么消息吗？”

“在河厅举行的那个宴会，很可能是个潜在目标。”

“我听着呢。”

哈里把这次贵宾云集的宴会情况都告诉了他，突然之间所有事情都讲得通了。他挂了电话，看着坐在桌子对面的林赛。

“我得走了，”他说。

“我跟你一起去。”林赛说着站了起来。尼克没有阻止她。

詹妮弗正在检查餐桌的布置，哈维从厨房进来告诉她，一切都在按照计划顺利进行。他看了看手表，往窗边走去。第一批客人一小时内就要到了。

“紧张吗？”他转身问詹妮弗。

“有点儿，”她答道，“希望一切顺利。”

“会顺利的，”哈维向她保证，“我从没想过我们会为这么一群重要人物服务，这对我们的生意很有好处。”

詹妮弗开始重新摆放一些花卉。不是因为摆得不好，而是她这样忙着就不会胡思乱想，还可以转移一下注意力——胃实在痛得厉害。

“我必须得说这些花艺师手艺实在精湛，你不觉得吗？”哈维说着向桌子走过来。

詹妮弗安静地点点头，停下手上的动作抬起头看着他。她正要说什么，常任副大臣尼古拉斯·斯特拉特福德爵士走了进来。

“布置得真是太漂亮了，”他慢条斯理地欣赏了一下整个布局，然后走到哈维和詹妮弗面前，“想必你们就是餐饮公司的人吧。”

哈维伸出了手。

“是的，几个月前在宴会筹划初期我们见过，”哈维说，“这是我的高级现场经理詹妮弗·埃科斯。”

“很高兴见到你，”尼古拉斯爵士握住她的手，在她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希望这位男士没有为难你。”他说着冲哈维爽快一笑，又环视了一圈整个房间。“太棒了，真是太棒了，今晚注定是一场难忘的盛会。”

这时，宴会经理也进来了。他和尼古拉斯爵士握了手。

“您来得可真早，”怀特豪斯先生说，“希望您还满意，”他说着也看了看整个房间。

“很满意，很满意。财政部的麦尔科姆·马修兹快到了，”尼古拉斯爵士说，“我们希望重要人物抵达的时候能在现场。很高兴看到他们提高了安全警备级别，我们可不想让任何事情扰乱了今晚的宴会，是吧？”

“没错，”怀特豪斯先生看了一眼手里的名单，“我看到今晚的赞助人是阿奇博尔德勋爵。”

“是的，没错。我已经通知他要提前到，”尼古拉斯爵士说，“而且我还告诉他必须按照规矩待到晚宴结束，虽然这种晚宴只办这么一次。但是规矩就是规矩，咱们都得守规矩，不是吗？”

“是的，”怀特豪斯先生表示赞同，“1点之前全部结束？”

“是的。午夜钟声敲响时我们会举杯庆祝，之后就散场。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愿意为我们延长时间。他们希望这个活动能持续到星期五，毕竟星期五才是真正的纪念日。我也知道你们星期五不承接活动，所以这可真真是个完美的折衷方案。”

第43章

尼克赶到时，一个穿着防护服戴着头盔的技术军官正在清理杰克被困的房间。林赛没跟来——整条街上的人都被疏散了，街道用警戒线拦了起来，林赛也被挡在了警戒线的外面。

“感谢上帝！”杰克大叫，“就我看到的来说，这是个相当简陋的装置，但我还是想活着离开这里。”

那个军官走过来跟尼克打招呼，尼克向他解释起自己的工作背景，军官打断了他。

“没问题，上头已经跟我说了，但是你应该穿上防护服，外面卡车里还有一套。”

“好，我先看一眼，”尼克说着俯身往椅子下面看，“我之前在北爱尔兰见过这种装置。这东西不是很稳定，但是我觉得我们能处理得来，”他对军官说，“我这就去穿防护服。”

几分钟后，尼克穿好防护服回来。军官已经打开了他的炸弹处理工具箱，正在检查里面的工具。

“我之前觉得没必要带机器人来。”军官说道。

“当然没必要，”尼克表示同意，“机器人很难做得比人好——我自己的手肯定比那些远程遥控的机器玩意儿稳得多。但它们有它们的用处，不过就像你说的，今天它们派不上用场。你觉得呢，杰克？”

“看在上帝的份上，赶紧动手吧，赶紧把我给弄出去。”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杰克终于自由了。炸弹被成功拆除，然后被送去检验鉴定。

“我他妈真需要来一杯，”他活动着腿说，“看来奥麦利那个混蛋还没被逮住吧。”

“他早跑了，”尼克说，“有那么一会儿我还以为你和他是一伙的。到底发生了什么，杰克？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没告诉我？你又怎么找到奥麦利的？”

“我他妈不知道那个疯子到底要干什么，不过肯定不是好事。我差点儿就逮到他了，尼克，就差那么点儿。”

“可是你是怎么找到他的？”

“很简单，我给几个开出租车的朋友打了几通电话，然后就找到他躲在哪儿了，我早就该这么干的。他犯了个错误——打车太频繁。”

“你能带我去那儿吗？”

“可以，干什么？”

“我得去看看那个地方，现在就得去。我们时间不多了。”

看到两兄弟出现在街上，约翰尼·斯宾塞和杰夫·布朗赛德从他们的车里出来，远远地跟了上去。

身为军情五处的局长兼情报协调人，史蒂文·爱德华的工作有时一帆风顺，有时一筹莫展，比如今天。

他知道伦敦一定会发生爆炸，但线索太零碎，而且数量众多，拼凑不起来。是的，肯定还少了点些什么，虽然现有的线索已经足够能拼出一张大概的蓝图，但是这张图提供不了任何信息。

“哈里·威廉森已经无能为力了，”他在部署室大吼道，“至于那什么尼克……”

“我可不会低估他俩任何一个，”他的副手海伦·哈里森打断他，“正因为他们才有我们今天的进展。”

“进展到哪儿啦？”爱德华瞪着她反驳道。

哈里森扫了一眼屋里的其他5个团队成员，用手梳了一下头发，然后把手搭在椭圆桌子上看着爱德华，开始概述他们目前已知的情报。

“我们知道最近这几起爆炸案肯定是罗斯·伍兹干的。我们知道她是被谋杀的，可能是奥麦利干的，但不确定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被杀。我们知道她和一个叫埃米尔·巴科的哥伦比亚人有关系，不过就目前查到的结果来看，这人已经死了。我们也知道杰克·克罗瑟斯——当然，这不是他的真名，曾和奥麦利共事过，而且他也是现在CIRDU成员尼克·

萨瓦斯的双胞胎兄弟。”

“那我们不知道什么？”爱德华打断了她，所有目光都集中在他们的头儿身上。

哈里森的目光扫了一圈桌子，继续说道：

“我们还知道肖恩·墨菲和亨利·麦阿里维都曾和奥麦利共事过，现在他们俩都死了。还有雷·迈肯尼也死了，而他恰巧是克罗瑟斯的联系人——他俩之间有过协议，和毒品有关，不过那和我们现在说的事情无关。”

她停下来换口气，这时一位年轻女士敲门进来递给她一张字条。她迅速看了一遍然后目光看向桌子对面的爱德华。

“我们现在知道的是杰克·克罗瑟斯又逃过了一劫，拆弹小组已经处理好了那个装置——更准确地说他的兄弟尼克处理的，现在他们去了几条街外的一个地方。”

听到这里，爱德华笑了。

“我们需要一个突破点，或许这就是了，”他说，“那个记者怎么样了？”

“她一直都很有用，我们得和她合作。她给了我们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也证实了我们担心的事情。罗比·莱特在盯着她。”

“查出来是谁在基尔伯恩杀了那两个爱尔兰人了吗？”

“就像我说过的，那两人都是奥麦利的同党，我们只知道这么多，不过他们顶多是些外围人员。”她回答道。

“好了，我们知道的不少，但是唯独他妈的不知道目标是什么或者是谁——这就是我们的进展？”

“不完全是，长官，”哈里森说，“我们监听了威廉森的电话，他提到过一场在上议院的宴会——在河厅。我们查了一下，你猜结果怎么样？”

“我听着呢。”爱德华说。围在桌子旁的人也都坐直了盯着哈里

森。

“不仅首相和副首相会出席，每一个和《贝尔法斯特协议》相关的人都会到场。这就是他们的目标。”

哈里森坐了下来，眼睛一直紧盯着爱德华。她知道自己这次可是干得漂亮，因为他一时间竟无话可说。

局长看了一下手表然后又看着哈里森。

“你花了二十分钟才告诉我这事？这他妈的当然就是目标，一岁的小孩儿都知道。”

“我也是在开会前刚得知的消息，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告诉您，长官。”

“那你打算怎么办？散会——开始行动！”

林赛满腔怒火——她发现尼克居然一声不吭地就离开了这个地方。她觉得自己像个傻瓜一样，于是转身往主干道走去，打车回到滑铁卢的家庭旅馆。她也只能这么做了。

她闭着眼睛躺在床上，可没一会儿又坐了起来。他们答应会给她哈里·威廉森的情报，但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她实在等不及了，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在网上搜查其他信息——我可是越来越擅长干这个了，林赛一边打出威廉森少将的全名和职位一边想道。

屋外楼下的大街上，罗比·莱特抬头看着那扇亮着灯的窗户，琢磨着林赛在干什么。

第44章

他欣赏了一阵夕阳，又回过神来看着泰晤士河对岸的那幢大厦。灯光已经亮了起来，透过双筒望远镜他能看见有人正在房间里走动。没有必要认出谁是谁，因为按照合同，他们所有人都是射杀目标。他就要痛痛快快大干一场了。

在昏暗的光线中，他打开工具箱把麦克米兰TAC-50的零件都摆了出来。这件武器他过去常用，对它的性能再熟悉不过了。当需要动用高精度、高功率的远程武器时，各国政府和执法机构都会优先选用这种狙击枪。

这架枪的性能应付今晚的任务绰绰有余。有人可能会说这是杀鸡用牛刀，但是他认为未雨绸缪总没什么坏处。早在几年前他在加拿大枪杀一个富豪的时候就发现，要搞到一架TAC-50不是什么难事。这种远程强力狙击步枪是收藏家和射击爱好者的最爱。但他至今都不清楚那个富豪究竟干了什么从而招来杀身之祸。

组装好枪之后他也就不再想这事儿了。接着他给枪装上三脚架，固定好夜视瞄准器，然后把枪移到护墙。一切准备妥当后，他开始调试瞄准射击目标。最终调试完毕，他才满意地休息起来。

按照要求他要在目标区域制造一场混乱来搅乱安保系统，所有细节都随他发挥，因此他决定大干一场，要让今晚足以载入史册。但他却浑然不知等待着他的的是什么——他再也不会看到明天的太阳了。

杰克静静地看着尼克在奥麦利留下的那堆杂物中东翻西找。尼克很快就意识到这是在浪费时间。那个爱尔兰人可不是笨蛋——房间里没有任何蛛丝马迹表明他曾在这儿躲藏过。

“走吧。”尼克沮丧地对抱着双臂靠在门框上的杰克说。

“你觉得你能找到什么？”杰克问。

“我不知道，”尼克回答道，“总能找到点什么吧，随便什么都可能是新线索。”

两人走到前门正准备离开，哈里给尼克打来了电话，告诉了他一些河厅宴会的新情报。

“我找你有好一会儿了，你在哪儿？”哈里问。

“这不重要。我们现在马上过去，看来那就是目标了。找到奥麦利了吗？”

“没有，但我接到通知说军情五处的人很有可能会接手这个案子，所以我们随时都可能得靠边站，你尽力而为。”

尼克保证他会的。他告诉杰克待着别动，然后往回走到房子深处的厨房。打开灯，他扫视着这个空荡荡的房间。壁橱和冰箱都空空如也，厨具也脏兮兮的，角落里的垃圾桶则塞满了空罐子、纸盒和硬纸板。

他拿起垃圾桶，把里面的垃圾都倒在瓷砖地板上，翻检起来。他并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直到看到几片像是黑白照片的碎片。出于好奇，他把几片东西都拣出来放在案桌上拼拼凑凑。

过了一会儿杰克走进来。

“有人来了。”他说。

林赛又从网上挖到了一条重磅情报，证实了自己的疑虑。她所能想到的就是自己可算挖到宝了，但是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做，这让她苦恼不已。

“去他妈的哈里·威廉森，”她嘟囔着浏览一篇详述少将来历背景的PDF文档。

对一般人来说，这篇文档里没有包含任何负面消息。实际上，里面记载的都是些光辉事迹，列举了少将军旅生涯的无数升迁纪录和获得的褒奖。但和往常一样，不光彩的事情总是隐藏在细节里，而林赛的金睛火眼一下就能抓到。

哈里·威廉森先后在北爱尔兰服役三次。最后一次服役是1983在南部阿尔马地区，他被拔擢为上尉，成为左右规划和决策进程的重要人物，负责地面军事行动的战术决策以及设备维护、后勤支援和人力资

源方面的工作。

林赛把这段又看了一遍.....最后一次服役是1983在南部阿尔马地区。

她兴奋地继续往下看。

两年后他晋升为少将。当时威廉森手下有110位军官和士兵，他负责他们在军营和军事行动中的训练、福利、纪律管理以及枪械管理。之后他接受了白厅的行政管理职务，结束了一直在前线工作的军旅生涯。

林赛嗅出了一丝可疑的味道。关于少将，军情五处的人知道些她不知道的事情，但她实在等不及他们履行诺言来告诉她了。她得跟他当面交谈找出真相，管他妈有什么后果。

第一批贵宾已经到场。看着他们依次走进宴会厅拿起香槟，詹妮弗紧张得用深呼吸来平复自己的情绪。

很快她就从人群里看到了前首相约翰·梅杰和他的夫人，后面跟着另一位前首相戈登·布朗还有一些从前的大人物，但那些人她就不认识了。在宾客名单里，她发现其中很多人都担任过北爱尔兰的事务大臣，她想知道这里面有没有那个80年代爱尔兰事务的负责人——那个掩盖了事实的人。她希望他就在这里面，因为今晚是她的复仇之夜。

哈维走到她身后，轻轻拍了拍她的肩。她转过身来，一脸受到了惊吓的表情。

“抱歉，”哈维说，“你心不在焉的，可以跟我说说你在想什么吗？”

詹妮弗挤出了一抹微笑。

“你不会想知道的，”她说，“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你要是想先走的话也没问题，我在这儿看着就够了。”

“不用，我什么都不想错过。但我可不想让你待到午夜，没必要。”

詹妮弗希望他没发现自己震惊的神情，她只得尽可能地压抑着心里不断攀升的恐慌。

“谢谢你的好意，但这是个非常特别的活动，我想自始至终都参与。”她回答道。

“我就知道你这么说，”哈维说，“没问题，我先去厨房看看——该上前菜了。”

詹妮弗看着他消失在走廊的尽头，转过身继续盯着越来越多的来宾。她把手揣进上衣兜里，摸着瑞克给她的那部手机。她总是不停地想到他，希望有一天他知道真相后会原谅她。

第45章

“那家餐饮公司叫什么名字？给我好好查一下他们。我要知道这家公司有哪些人在现场，我要看他们在安全系统上的所有记录。现在就去！”

整个小组立即投入调查。爱德华退回到自己小小的办公室里，直觉告诉他情况非常糟糕。没过一会儿，手机响了。是约翰尼·斯宾塞。

“我现在跟CIRDU的这个家伙在一起。他找到了一张被撕毁的照片，上面好像是个窗户，看不太清楚。我现在把它带过来。这可能是个重要线索，也可能不是。”

斯宾塞挂了电话，转身看着尼克。

“你在想什么呢？”他问，“我们可是同一战线的。”

“我可不不确定我们是，”尼克回答道，“我知道你们手里有我上司的把柄。”

“那个少将？”

“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

布朗赛德走上前来。

“这事现在无关紧要，”他说，“我们现在得把这个带回去搞清楚上面到底是什么。你干得不错。”

两名特工迅速离开，尼克最后看了厨房一眼。厨房台面下的一本旧电话簿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弯腰拾起来，下意识地翻了一下，发现有一页被撕掉了一部分。

“你发现什么了？”杰克问。

“可能吧，”尼克嘟囔道，仔细研究着这页剩下的部分。“我得找出撕掉的那块是什么。”他合上电话簿查看书脊找到日期：2011/12。“咱们走吧。”

林赛抵达少将办公室门外的时候已经过了晚上八点。她从尼克那

儿得知他经常工作到很晚，特别是有紧急事务需要处理的时候，看来今晚她很幸运。她向保安亮了一下自己的记者证就径直往里冲，告诉他说自己和哈里有个紧急会面。

保安还没来得及阻止她，林赛就已经冲到了楼梯中间。等他抓住她的时候，林赛已经在用力敲少将的办公室门了。门一下就开了。

“抱歉，长官，我没能阻止她，”保安道歉道，“她说和您约好了。”

哈里看了一眼林赛，旋即明白他们得谈谈。她知道了什么？

“没事的，我认识这位女士。她确实和我有约，我应该告诉你的，”少将侧身把林赛让进办公室，“不会太久的。”他告诉保安。保安转身走开了。

少将关上门，回到桌子旁。林赛已经坐了下来，有点儿焦急不安。她深深地吸了口气，终于打定主意该怎么来提出这个话题，圆滑可不是她的风格。

“那么少将，南部阿尔马，1983年，有印象吗？”

哈里坐了下来，死死盯着林赛的眼睛。他不安地笑笑，两只手都放在桌子上。

“我该有印象吗？”

“我觉得应该有的。您慢慢想，我整晚都空得很。”林赛说着靠在椅背上。

天哪，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在这么干！

少将又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对林赛。看着窗外渐浓的夜色，他问她到底知道了些什么，怎么知道的，但他不能。在他军旅生涯平平青云的时候，他选择性地遗忘了那一段经历。他转过身面对着林赛。

“我不清楚你知道些什么，但事实并非表面看起来的那样。那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是一时愚蠢犯下的错误，但我至今都深深内疚。你们记者应该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要做吧。”

林赛坐直了看着少将，他似乎都站不稳，仿佛整个人都要崩溃了。他眼眶湿润，不住地摇着头，手也不知该往哪儿放。

“那么你是承认了？”林赛问道，一股寒流冲上全身，是恐惧吗？

“我不确定我们说的是同一件事，女士。我只是信口一说，原谅我，”他说着开始回忆往事，“尼克知道你在这儿吗？”

“不，这事和尼克无关。天知道，他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

“我也是。我觉得你该走了。我们可以换个时间再讨论这件事。就像你说的，今晚还有更紧急的事情需要处理。”

得到了足够的信息，林赛起身准备离开。她往门口走的时候少将一直跟在她后面。他努力克制住那个强烈的念头——就在此时此刻将她了结。这易如反掌，而且他也不会会有什么损失，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入夜了，天气渐渐转凉。他看了看表，离行动开始还有一小时。他举起望远镜，凝视着泰晤士河对岸亮起的窗口。房间里看起来忙碌拥挤，有些窗口能看到些人脸，但不是太清楚。不过即便能看清，他也不认识谁是谁。

他放下望远镜，来到架起的TAC - 50狙击步枪边上，从射击瞄准镜里看去。射击线路非常完美，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动手了。他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等到特定的时间点才能开枪，而他忍不住想肆意射击。反正合同上的钱他都已经拿到手了，这么做有什么区别呢？

他反复纠结了几分钟后还是决定放弃。他是个信守承诺的人，耐心可是美德，这些年来他已经培养出了足够的耐心。他迫不及待要摆脱这种生活，因为他这辈子杀的人已经够多了。而且他也逐渐厌倦了这种日子：就因为某个人突发奇想要别人死，他就满世界跑着去追杀。他知道自己离金盘洗手不远了。

他一屁股坐到地上，背靠着墙，从工具箱取出机票——那是一张去里约的单程票。明天这个时候，他想着，他就可以坐在酒吧里，一手搂着美女一手端着一杯龙舌兰日出酒了。

杀人的好处就是酬劳丰厚。

“让我再看看那个名单，”爱德华局长命令道。他看着上面的名字，在詹妮弗·埃科斯的字上用圆珠笔画了个圈。“我们对她了解多少？”

海伦·哈里森走上前来。他们都在米尔班克的控制室等着出照片辨认结果，才从奥麦利藏身处找到送来的照片。

“她已经在那家餐饮公司干了很多年了，很受人尊敬，但不太擅长交际。记录表明她从没结过婚，也没有任何案底。她父母双亡，也没有任何亲属，总之底细清白。为什么这么问？”

“想想而已，”爱德华把名单扔回到桌子上，“他们怎么还没有把照片结果做出来？”

“我去看看他们有什么进展，长官。”海伦说着离开了控制室。

爱德华看着墙上的钟，上面显示着是晚上十一点。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明天就是星期五，而且是“黑色星期五”，不管他妈的那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转身看着一个手下。

“有奥麦利的最新消息吗？”

“报告长官，他已经消失不见了。”

“那威廉森少将呢？今晚有谁和他联系过吗？”

“什么意思，长官？”那名特工问道。

爱德华摸了摸胡子。他现在钻进了死胡同，每个方向的调查都进展缓慢，可明明之前还进展神速。

“想想而已。”他说。

奥麦利在威斯敏斯特大桥上看着泰晤士河的对岸。听到第一声枪响，他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然后他转身离开，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办。

子弹击穿玻璃留下一个小孔，打中了一位宾客的夫人。享用了制

作精美、服务周到的完美晚餐后，她正正继续享用一杯伯爵茶。

尼克和杰克在赶往圣托马斯医院的路上听到了枪声。

“咱们可能来晚了，”尼克加快了脚步，然后停下来看着杰克说。“他把医院楼顶作为射击地点，幸亏我找到那本电话簿。”

“听着，”杰克说，“这里我能搞定，你得赶紧去河厅。”

第二发子弹出了膛，击碎了另一扇窗户，但是没有人受伤，因为他们全都蜷缩在了地板上或者躲在了桌子下面。

“好吧，”尼克同意了，他把枪递给弟弟，“拿着这个，有必要的杀了那个混账。”

他看着杰克冲向圣托马斯医院，然后转身前往威斯敏斯特大桥。路上他用手机打给少将，告诉他自己的推测。但哈里的反应似乎很冷淡，于是尼克挂掉电话开始狂奔。

第46章

詹妮弗和哈维一起从厨房冲进河厅，看到地毯已被鲜血浸湿一大片。宴会经理向他们跑来，让他们退回去，就在这时詹妮弗看见了桌子底下那具被几个议员拽过去的尸体。

哈维看到他的一名团队成员受了伤。那个女孩儿背靠着墙瘫坐在地，左手紧紧捂着右肩，试图止住从伤口里汩汩流出来的血。他急忙冲过去抱起她就往厨房跑。

安保人员进入会场开始控制局势。尼古拉斯爵士跑向一位安保人员，随即被告知应立刻清场。几分钟后惊魂未定的怀特豪斯先生领着贵宾们排队下楼进到了应急安全室里。

詹妮弗转身看向哈维，他已经把受伤的女孩儿放了下来，正在为她检查伤口。

“感谢上帝，只是擦伤。厨房里有急救箱，”哈维说，“救护车肯定已经在路上了。今晚真他妈是个噩梦。”

詹妮弗把手搭在他的肩上，强迫自己露出一丝笑容。

“我跟他们走，”她说，“咱俩至少有一个得跟客人们在一起。你们待在厨房里很安全，别靠近窗户，以防对方还会开枪。”

哈维没反对，继续处理女孩儿的伤口。詹妮弗注视着他们，很欣慰她的餐饮团队里没有一个人跑去应急安全室避难。她回头看了一眼匆忙清了场的河厅，想知道开枪的人是不是瑞克。一切都和他说的一模一样。

“快来！快来！”

是尼古拉斯爵士在叫她。他朝着詹妮弗走过来，一把搂住她的腰。

“没时间了。装甲部队正往这边赶来，我们在下面会很安全，”他说，“你的同事们呢？”

“他们待在厨房里。发生什么了？”

“有些人可不喜欢我们，”尼古拉斯爵士几乎是推着詹妮弗往下走，“在救援队来之前我们得待在应急安全室里。只是个预防措施。”

房间里挤得要命，将近50个人塞满了这个不太大的房间。那位被第一枪击中的女士的尸体被她丈夫紧紧抱着，而其他人都尽可能地在安慰他。

詹妮弗在房间一角看着这一幕。她毫无感觉——没有眼泪，没有同情心，也没有惋惜。她低头瞟了一眼手表，时间快到了。原本按照安排，在午夜钟声敲响之际，众宾客将举杯庆祝《贝尔法斯特协议》的成功签订，也一并庆祝在争取北爱尔兰和平的漫漫长路上所取得的其他成就。

詹妮弗脑海里想的可不是这些。

第二声枪响时，杰克正站在圣托马斯医院的停车场。他冲进大门入口之前下意识抬头看了看房顶，进去之后他找到一排电梯按下了按钮。

然而没有一个电梯能立刻开得了门。他转身看见一个清洁工，立马冲了过去。

“我要用工作人员电梯，在哪儿？”他问道，清洁工一脸茫然地看着他。“工作人员专用电梯！专用电梯他妈的到底在哪儿？”

那个清洁工继续往前走，挥舞着双手用外语说着些什么。

“操！”杰克嚷道。随后他看见右边远处有一个推车被推出了电梯，便飞奔过去，正好在关门前冲了进去。“抱歉，伙计，”他对被吓着的老年人说道，“紧急情况。”

杰克使劲按了一下最高层按钮。他要去13楼，然后得找到楼梯上天台。他很确定那个混帐就在那儿。

有武装警察支援的紧急部队正在上议院黑杖侍卫花园入口处聚集。尼克赶到之后，迅速找到了指挥官。

“有人伤亡吗？”

“目前只知道一人死亡，一人受伤，”指挥官说，“我们现在准备进去。”

尼克退到一旁用手机给威廉森少将打电话。

“我们没猜错，他们的目标是河厅。狙击手干的，现在只知道有两人伤亡。你在哪儿？”

“我在路上。”少将回答。

尼克和武装警察一起往前走，总觉得有些地方不太对劲，但又说不出是什么。他担心的问题可不是狙击手的袭击。

当林赛听说上议院发生了枪击案，立刻打车赶往现场，只比尼克晚了几分钟。尼克倒是想办法通过了警戒线，但林赛却没法，只好打电话给他。

“我是林赛，有什么消息能告诉我的？”她问。

“目前没有，只知道有人员伤亡，”尼克回答说，“我现在要进去了——杰克在圣托马斯医院。”

“他在那儿干什么？”

“我们认为奥麦利是从那里的屋顶朝河厅开的枪。”

林赛现在面临着抉择：要么待在这儿看事件怎么发展，要么赶紧去医院看看有没有可能碰得上那个神出鬼没的奥麦利。林赛没怎么纠结就做出了决定——她要赶在所有人前面找到奥麦利。

任务完成，他把狙击枪拆好放回工具箱，然后穿过楼顶，进门往下面的医院顶层走去。他匆匆穿过灯光昏暗的走廊，走向专用电梯和他的自由，完全没有注意到潜藏在阴影里的奥麦利。

他按下电梯按钮退后一步，回头张望，左手拎着沉重的工具箱。周围空无一人，他这才放松了下来，盯着电梯上的楼层显示灯一个亮至13层。

奥麦利悄悄地溜到他后面，把左轮手枪的枪口抵在他的后脑上。

“干得漂亮，巴科。别他妈挣扎！”奥麦利厉声道。电梯门应声打开，他把哥伦比亚人推进去，自己也跟了进去，电梯门随即关上。

巴科看着正指着自已额头的枪。

“怎么回事？”他放下工具箱问道。“合同上的活我都干完了，你要的混乱也有了，麦阿里维和墨菲也都死了。你他妈快给我滚开。”

“事情可不是这样的。你反正早就死了，记得吗？”

巴科假笑着隐藏内心的恐惧。

“罗斯告诉我不要相信你，”他说，“你知道不是我杀的她。”

“我知道，”奥麦利答道，“那些破报纸说的没错。”

“但是为什么？”

“她一心只想按照她的方式做事，还老是管不住她的嘴。我想说服她我已经有了个大计划，但她仍然一意孤行。她干的那点破事有个屁用。”

“麦阿里维和墨菲呢？”

“我不希望留下后患。他们的口风也不够严密，况且他俩已经没用了。我可没有亏待过你。”

“确实如此，朋友。那我现在是不是也和他们一样，是你要收拾的烂摊子？”

“你怎么处置那些钱的？”

“都在这儿，”巴科低头看着他的工具箱，“看起来我没机会花了。”

巴科看着奥麦利的身后，电梯已经快到三楼了。他要想活命的话现在就得动手了。

第47章

哈里在警戒线前被拦了下来，被告知在情况调查清楚之前不得入内。这是为了他的安全着想，而且他已经有一名手下尼克·萨瓦斯在里面了，更何况现在的局势变化莫测，他进去也帮不上什么忙。

哈里自然是怒火中烧，但守在警戒线边的警察一脸严肃，不肯妥协。

“你知道我是谁吗？”哈里气急败坏地大喝道。

“知道，长官，除非您给我看的证件是假的。”

“我要求见你们的指挥官，”哈里挥舞着双臂斥责道，“立刻！小子！”

“长官，恕我办不到，除非这片区域已经安全了。”

哈里急躁地叹了口气，又摇了摇头。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拗得过他，于是换了一种方式。

“那你能帮我给尼克·萨瓦斯带个话吗。告诉他我在这儿，有非常重要的事得立刻和他谈谈。你能帮我这个小忙吗？”

那个警察缓缓点了点头，告诉哈里在那儿待着别动，他去传话给尼克。少将满口应允，看着他消失在拐角处后就撩起封锁现场的警戒线，飞奔进黑暗里。不远处的大本钟敲响了午夜十二点的钟声，昭示着星期五的来临。

杰克一步迈三个台阶地往一楼跑，咒骂着自己的霉运——眼睁睁地看着奥麦利和巴科进了电梯，也不知道现在情况到底如何。

他边往下跑边数着楼层，在四楼停下来喘了口气又继续往下跑。

他刚到一楼没一会儿电梯门就开了。他后退躲了起来，看见奥麦利走出电梯，左手提着一个工具箱。只有他一个人，而且行色匆匆。

杰克偷偷跟在他后面，半路上听见一声尖叫。他本能地转过身来，看见一个护士正盯着电梯里蜷缩在地面上的巴科的尸体。他回身

继续跟上，奥麦利已经从出口踏了出去，不过却被一位年轻女士挡在跟前。

“好哇，好哇，看看这他妈的是谁，”奥麦利盯着林赛·米歇尔咆哮道，“我可是一直都盯着你呢——看来你也一直在盯着我。如果你还想看到星期五的太阳就快滚开。”

林赛低头看见他用枪抵着自己的腹部，于是往后退开了。

“听着，趁还来得及你得跟我谈谈。”林赛说道，而奥麦利把她推到了医院的停车场。

就在这时，四辆警车呼啸着驶入医院，蓝色的警灯在漆黑的夜幕下闪烁不停。几个全副武装的特警从车里跳下来冲上柏油马路向他跑来，奥麦利惊慌起来。

他扔下工具箱，抓着林赛把她拉进医院，却迎头撞见了杰克，这让他们三个都大吃一惊。

“放开她！”杰克叫道，举起了尼克给他的枪。

“去你妈的！”奥麦利喊着冲杰克开了两枪。一枪打在他的左肩上，另一发没打中他。

慌乱之中奥麦利回头看见武警正向他冲过来，转过身来看见杰克已经站稳，抬手又补了两枪。林赛尖声惊叫起来——一发子弹掀翻了杰克半个脑袋，另一发则直接击穿了他的咽喉。

子弹的冲击力直接把他打倒在地，很快瓷砖地板就淹没在一滩血泊中。

林赛歇斯底里地发起狂来，她想冲过去救杰克。她拼尽全力想挣脱束缚，但是奥麦利的手像铁爪一样牢牢抓着她的手。她用脚踢他，用左手去抓他的脸，甚至都抓出了血，但奥麦利就是不放手。

武警已经到了正门口，冲奥麦利喊话让他放下武器。但他转过身来面对着他们，把枪指在林赛的头上。

“再他妈动一下我就杀了她！”他喊道。武警只得往后退，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奥麦利拽着林赛往那排电梯走去，一群医生护士聚

在接待台那里看外面的骚动，但很快又没了影子——除了有一个年轻护士跑到杰克身边。

她跪在地上，用手臂支起他的头看向奥麦利，有那么一瞬间他们的视线交汇。她正要说话，一位中年医生跑过来站在他们中间。入口处三个武警看着他们。

“他死了。”护士抬头看着医生。医生弯下身检查脉搏，摇了摇头，起身与奥麦利对峙。

“你居然敢在我们医院里杀人，你好大的胆子！”他吼叫着朝奥麦利走去。奥麦利举起枪毫不犹豫地就向医生腹部扣下了扳机，然后拽着林赛走向电梯按下了按钮。

门刚一开林赛就被推了进去，撞上最里面的电梯壁摔倒在地。电梯门徐徐合上，他把她从地上拎起来，按了第13层的按钮。

“别开那门！”她手里握着电话，尖声嚷道，“我身上有炸弹。”

宴会经理收回门把上的手，和在场的每个人一样转过来看着她。

“詹妮弗，你在说什么？”怀特豪斯先生问。

“我的名字不叫詹妮弗——我是玛丽·简·奥麦利，你们这群混账英国人杀了我的三个哥哥！”

尼古拉斯爵士走到玛丽·简和首相及首相夫人中间——他们跟房间里其他所有宾客一样，一脸的震惊。

“把电话给我，詹妮弗，不管你叫什么。”尼古拉斯爵士伸出一只手，努力让自己面带微笑。

玛丽·简退后一步，紧紧把电话握在胸前。

“再走一步我就把你们全都炸飞见鬼去！”她喝道。

首相不顾夫人的反对突然走上前。

“无论你遭受了什么痛苦，我们都可以通过谈话来解决。我决不相信你会用炸弹把我们全都炸死在这儿，你觉得呢？”

“我的人生早就结束了，”玛丽·简回答说，“在我参加完哥哥们的葬礼回家的路上，你们那群所谓的英勇战士强奸了我，我的人生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结束了。我的哥哥们也是被你们那些混账士兵残忍杀害的。”

首相点了点头，环视了一圈整个房间后转过头看着玛丽·简。

“你刚才才是说奥麦利？我之前在哪儿听过这个名字？”

尼古拉斯爵士清了清喉咙，告诉首相说他很可能是最近在报纸上看到过“瑞克·奥麦利”的报道。

“噢，那个奥麦利，”首相看着玛丽·简，“你们是亲戚？”

“关你什么事？”玛丽·简厉声说道，“现在是时候说再见了，让你们都在地狱里烂掉吧。”

她正要按下手机按钮引爆假肢里的炸药，一声巨大的撞门声让她停了下来。

“好了，现在安全了，出来吧。把门打开！”门外有人喊道。

怀特豪斯先生冲着门对外面喊话说还不安全。

“很不幸，里面有点状况。”

“能说清楚点儿吗？”

“不能。”

少将就要抵达河厅了，却被史蒂文·爱德华从后面一把抓住。

“该是时候谈谈了，哈里，”军情五处的局长说道，“我们已经理清头绪了。”

他的脸上顿时血色全无。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说。

“我想你是知道的。我们现在遇到个麻烦，那里面有个叫玛丽·简·奥麦利的女人，她现在要把我们的议会精英们给炸上天，只有你能阻止她。”

“你和那个女记者谈过了，是不是？”

“我们跟谁谈过并不重要，”爱德华回道，“我们现在是要跟你谈。”

就在这时，尼克赶了过来，面色苍白，焦虑不安。

“哈里，到底他妈的是怎么回事？”他匆匆瞥了一眼爱德华，还在想这人是谁。“我刚收到林赛的短信，是真的吗？”

“什么是真的？”威廉森少将反问道，不知道自己现在该跟谁说话。

尼克读懂了他的表情，懊丧地举起双手。

“天呐——哈里，你到底做了些什么？”

第48章

一到圣托马斯医院13楼，林赛就设法从奥麦利身边逃走了，她现在躲在放被套的存储柜里。

刚才她还听见很多声枪响，现在外面倒是安静了，只有警方的直升飞机还在上空盘旋，监控着医院的部分人员撤离，好让一个武装战术分队进去对付奥麦利。

她鼓起勇气看了一眼走廊，空无一人。于是冒险走出来，迅速向远处的一扇门跑去，希望能撞见一个友善的警察，但在半路却被拦了下来。

“我还活着，你要是关心的话。”奥麦利堵在她通向自由的道路上，手里的枪直指她的脑袋。

“我更关心你母亲，你要是想知道的话。”

林赛的话让他大吃一惊，好一会儿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母亲去年就死了，你他妈在说什么？”

“我刚才就说过了，我们需要谈谈。”林赛回答道，突然之间她不再怕眼前这个人了。

奥麦利把枪抵在她的背上，推着她穿过紧急通道的门到了楼顶。她知道奥麦利被包围了，但这个事实也无法阻止他把她拽上最后一截楼梯，来到楼顶的空地。

奥麦利把她带到楼顶一个空调机后面，命令她坐下，林赛趁机偷瞄了一眼泰晤士河对面的上议院。他又把枪管对上了她的额头。

“现在说吧。”他说。

“那个叫詹妮弗·埃科斯的女人——或者我该叫她‘黑色星期五’——是……呃，就我查到的来看，她可能就是你母亲。她的真名是玛丽·简·奥麦利。”

看着奥麦利放下枪琢磨着她刚才说过的话，林赛放心地长吁了一

口气。她能看出来他的脑子在高速运转，但是逐渐他开始摇头，眼睛里盈满怒火，旋即用左轮手枪的枪托狠狠地砸在了林赛脸上。

“你这个贱人！”他喊道，“你怎么敢随便玷污我对母亲的回忆！”

林赛蜷缩在地上，双手捂着脸。她的脸被打破了，不停地流血。伤口疼得要命，但是她不能让他看出来。

“你为什么不直接去问她，”林赛回答道，努力地站起来，心中的怒火早就盖过了恐惧。“你跟她说的時候，顺便提一下那个该死的威廉森少将。”

奥麦利盯着她，一脸疑惑不解。他回头看了看确定没有人来，然后望向了河对岸的上议院。已经过了午夜12点，他想知道那边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了。

“没错——她就在那儿，在河厅里面。但是你也知道，可能已经太晚了，也可能还来得及。”林赛说着用手背擦掉了脸颊上的血。

她的手机响了。她刚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机，奥麦利的枪就又对准了她的脑袋。

“放下手机！”

“不，”林赛反抗道，“这说不定很重要，要开枪你就开吧。”

“我警告你，臭婊子！”奥麦利大喊道，但林赛还是按下了接听键把手机举到耳旁。

“尼克！尼克！”她刚说出这几个字，电话就被奥麦利抢走了。

“你他妈是谁？”他吼道。

“我也想问你是谁，”尼克说，“让林赛接电话。”

“你想得美！”奥麦利厉声喝道，“听着，你要是还想她活着就赶紧给我找架直升飞机带我离开这里——现在！”

“这里是哪里？”尼克尽量保持着冷静。

“在圣托马斯医院楼顶上，”奥麦利回答，“快点儿给我搞定。”

“这不可能，”尼克说，“都结束了。”

“才他妈没结束！”奥麦利说着把手机摔在地上。

就在这时，探照灯的强光照亮了整个屋顶。奥麦利用手挡着刺目的光亮往天上看去，那不是他想要的直升机。他一把抓过林赛把她拖到空调出风口，用蛮力扯掉了上面的整个铁栅栏，然后将林赛推进了通风井道，接着自己也爬了进去。

通风井道的四壁污秽不堪，全是油腻的污泥和厚厚的灰尘，林赛手脚并用地往前爬着，觉得自己就要窒息而死了，奥麦利则不停在她耳朵边上吼着脏话。

“我爬不动了，不行了。”林赛反抗道。

“你他妈给我闭嘴，继续往前爬。”

林赛闭上眼，深吸一口气，回头看着身后这个疯子。

“反正你早晚都会杀了我的，要不你现在就杀了我做个了断吧。我爬不动了。”

即使周围的人对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玛丽·简也不打算改变主意。他们只不过是在拖延时间，她并不怪他们，可惜他们已经没时间了。

“要是你身上有炸弹，我想看看。”首相无奈地说。

她走到房间中央，最后看了周围一眼，弯腰卷起裤腿露出了假肢。她轻轻地弹了一下假肢，周围的人们都惊得倒抽一口冷气。

“我们不该死。”一个身着华服的女人一手抓着她丈夫的胳膊，另一只手用白手绢擦着眼泪。

“我可怜的兄弟们也不该死，”玛丽·简厉声喝道，“我也不该被你们的混账士兵强暴。”她补充完这一句话后，转身面对首相。首相明显被眼前的状况吓到了。

“强暴？”

“就是你听到的那样。我试过抗争，也试过提起上诉，但是全被挡下来了，没有人想来了解。不过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已经拖地够久了。”

她把手指放在手机按键上，吓得众人高声尖叫。就在要引爆炸弹的那一刻，她的胃突然剧烈疼痛起来，疼得她无法呼吸，昏倒在地。

尼古拉斯爵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立刻打开门让大家出去前往楼上的河厅，那里现在都是全副武装的警察。所有人都出去了，只有宴会经理和那位在枪击中失去妻子的男士还待在原地。两个客人返回来扶他起身时他仍然一动不动抱着夫人的遗体。

宴会经理看着他们费力搬着尸体上了楼梯，然后才走到玛丽·简身边想找她的手机，但是四处都找不到。他弯着腰在她身边搜寻，这时尼古拉斯爵士出现在门口叫他赶紧离开。

“交给安保人员处理吧，怀特豪斯先生，”尼古拉斯爵士抓着他的胳膊拉他往门口走，“拆弹小组也快来了。”

他们正往外走，几个警察和军情五处的史蒂文·爱德华走了过来。

“在她小腿的假肢里，”不用他们开口，尼古拉斯爵士就说，“她昏倒了。”

“死了吗？”爱德华局长看着尼古拉斯爵士身后的房间问。

“我觉得很可能，”怀特豪斯先生先生说，“我试过找那部手机。”

“什么手机？”

“她说只要她按一下那个手机键就能引爆炸弹。她是这么说的。”

这时，威廉森少将挤过来上了楼梯。

“她在哪儿？”他问，“我要见她。”

“太晚了，”爱德华局长语带讽刺。

威廉森少将突然把爱德华局长推向一边冲进房间，“砰”地关上房门上了锁。他看了一眼倒在房间中央的躯体，走了过去，弯下腰检查是否还有脉搏。

她还活着。

第49章

“少将在哪儿？”尼克问爱德华局长。他刚回到河厅，一队警察正在盘问餐饮团队的员工。

“我没能阻止他，他在楼下。”军情五处的局长答道，朝楼梯口扬了扬下巴。“他把自己和那个女人锁在屋里。她引爆炸弹之前突然昏倒了。真他妈的走运，简直不敢想象她要是成功了会怎样。”

“他在干什么？”

“他是你的上司，你自己去问吧。”

尼克刚要回话，手机响了。是林赛，她心神不安地低声啜泣着。

“太可怕了，尼克。我不能说太久。”

“你在哪儿？怎么了？杰克呢？”

“奥麦利抓到了我，把我锁在后备箱里。我们现在在路上，不知道要去哪儿。等等——车停下来了，他出来了。我待会儿打给你。”

他们从通风井道溜出来后成功地避开了警察，接着从洗衣槽往下滑掉进了地下室。之后奥麦利就沿着泰晤士河畔的艾伯特筑堤开车。奥麦利用枪口对着林赛，摸黑把她拽到兰贝斯宫路。在那儿他抢了一个老妇人的车，把血流不止的老妇人扔在了马路边。

他打开后备箱命令林赛出来。一边盯着她，一边提防还在身后医院上空盘旋着的警方直升机。直升机左转弯往他们这个方向飞了过来，强光探照灯一直扫射着下方。

“走！”他冲着林赛喊道，手中的枪管抵着她的背。

“这是要去哪儿？”

“离开这鬼地方，找个能让我思考的地儿。”

林赛完全搞不懂他到底想干什么。突然一辆没有标识的警车窜了出来停在路中间。两个持枪的警察下车往他们这个方向走过来。

“往前走。”奥麦利满心疑虑。

一个警察往前走正准备掏枪，奥麦利一枪打中了他。那个警察重重扑倒在地，血从他右眼上方汨汨流出。他的同事显然吓了一跳，等他反应过来冲过去，那个警察已经死了。在他跑过去的时候，奥麦利又开了两枪，其中一发子弹击中其咽喉。

爱尔兰人一把抓起林赛的胳膊拖着她就往警车跑。把她塞进驾驶座，自己则坐到后座上，用枪口抵住她的脖子。

“开车！”他吼道。远处的大本钟正好敲响了一点的钟声。

外面有人在敲门。少将把玛丽·简翻了个身，让她平躺在地上，就在这时他看见了手机。少将拣起来查看一番又丢开了。

他低头看着这个女人，不住地摇着头。这时她睁开了眼睛，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玛丽·简也一样无话可说。他们就这样互相对视着。过了好一阵，威廉森少将开口了。

“你知道我是谁吗？”他的声音轻得仿佛在耳语。

“我快死了。”玛丽·简回道。

“我是哈罗德·威廉森少将，”他说，“我知道你的真名是玛丽·简·奥麦利，你是‘黑色星期五’。”

她仰头看着他，满脸迷茫。她用双手支起身体想站起来，但毫无力气，又摔倒在地上。

“发生什么了？人都到哪儿去了？”她问。

“这儿只有你和我，”威廉森少将说，“他们说你身上有炸弹。”

她翻过身侧躺着，缓缓看了一圈整个房间。

“的确有，”她说，“他们本来现在都该是死人了。我还在这儿待着干什么？”

“在哪儿？”少将问道。

“什么在哪儿？”玛丽·简反问道，想要理清思绪，想要记起来自己在哪里。她恶心想吐，头昏眼花，看到的東西都飄渺失真，一會兒清

楚一会儿模糊，脑袋里一片混乱。“我在哪儿？你是谁？”

“你不记得了？”

“告诉我。”

“他们说你是个炸弹，让我看看。”

她支着手肘坐起来，敲了敲她的假肢。

“炸弹在这。”她说。

少将把她的裤腿卷起一截，看着她腿部的假肢。真是聪明，他默默地想。

“你要杀了这屋里所有的人？为什么？”

突然她开始感觉好了不少，也记起来发生了什么。胃部的剧痛已经过去，她坐起来，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四处找她的手机。手机在她左脚边上，她伸手去拿。少将想抢过来，但慢了一步，现在手机在她手里。

少将掏出手枪，指着这个女人。

“开枪啊，你要是想开枪就开，”玛丽·简说道，“杀了我更好，我本来就要死了。你做不了任何能伤害到我的事——但是我能伤害到你们。”她看到他脸上费解的表情，举起了手机。“我只要随便按个键就行。”

少将很快就明白了她的意思。他扭头往门那边看去，这动作让玛丽·简认出了少将脖子上的胎记，一阵恐慌传遍了全身。愤怒让她涨红了脸，不过马上她就镇静下来，缓缓地站了起来。

“现在我知道你是谁了，”她说，“你是那个强奸了我的混蛋。”少将举起了他的枪。“你到这儿来看我是不是死了，但是你在老早之前就已经把我给杀死了。”

“把手机放下。”少将说。

玛丽·简嘲讽地笑了，直勾勾地盯着他的眼睛。

“你自己有个儿子吗？”

林赛将那辆便衣警车磕磕碰碰地开进丁沃斯街，照奥麦利的要求狠狠地踩着油门。她双手紧握着方向盘，指节发白，恐惧地瞪着眼睛。我们要死了，她脑海里只有这一个念头。

“过桥之后左转！”奥麦利命令道，“就要到了——停车！”

林赛踩了刹车转头开进了兰德尔路，轮胎擦着地面发出刺耳的声音。车尾撞上了一辆停着的货车，车子猛地失去控制开始打转，撞在工厂的一堵墙上后才在路中间停下来。

“你这个他妈的疯子！”奥麦利在后座上回过神来踹开车门。“出来！”他吼着打开驾驶座的门，把林赛拽到路上。她吓得不知所措，头上撞出的伤口在流血。

他们顺着大街往派德勒公园走，这时天已经亮了。奥麦利抬头看着亮光，然后朝盘旋在房顶的直升机开了两枪，紧接着又开始狂奔，一路拽着拼命反抗的林赛。

第50章

尼克一边使劲敲着应急安全室的门，一边大叫着少将的名字，但是里面没有任何反应。

“他在里面干什么？”尼克转身问爱德华局长和他的两名特工。

“祈求她的原谅？”爱德华局长猜测道，“这就是整件事情的缘由——复仇。”

“你怎么知道的？”

“你那位记者朋友真该为自己感到骄傲，”爱德华局长答道，“要不是她的话我们现在还在两眼一抹黑地乱找呢。”

“但是你们之前就知道吧？”

“没错，我们知道。我们知道那件事被压了下来，但是我们没有证据。别误会我的意思，你的上司这些年来一直都兢兢业业地工作，但是随着年纪渐长，他有点受不住内心的谴责，而且……”

“……当他发现自己即将被授予爵位的时候，奥麦利冒了出来，他就再也难以自制。没错，我现在可算明白了，”尼克打断他，“那么他現在在里面说着那些只有天知道的事情，而我亲爱的朋友却被当做人质和一个疯子在伦敦的大街小巷里被追着四处跑……”

“……看来你还没听说圣托马斯医院的最新消息？”

“我只知道狙击手是从那儿开的枪。我让我弟弟过去了，但是之后就再没有他的消息，我很担心。跟我说说。”

“我们找到那个狙击手了——是个外国人。他身上没有任何身份证件，我们还在调查他的背景。有人朝他的脑袋开了一枪。”

“奥麦利干的？”

“是的，很有可能，真是个卑鄙的混蛋。”

“而林赛在他手上。”

“至于你弟弟……”

尼克能感觉到自己脸上血色全无，尽管他曾经担心过最糟糕的情况。双胞胎总是能感觉到另一方出了什么事，这就是所谓的第六感。那正是林赛在电话里本来要告诉他的事。

“他怎么了？”

爱德华局长摇了摇头，什么都没说。他也不必多说了。

少将一脸震惊，低下了头。要是她还是曾经的詹妮弗·埃科斯，连她都可能会替威廉森感到遗憾。

“没错，你给了我一个野种。他一出生就被我遗弃了，甚至都不知道我的存在。你不仅毁了我的人生，还有他的。”

少将抬起头来。

“你难道要告诉我他的名字是瑞克·奥麦利？”

玛丽·简点点头。

“天哪！”威廉森少将失声大喊，“我都做了些什么？”

“你毁了很多人的生活，包括你自己的，这就是你做的事情，现在这一切都该结束了。”玛丽·简说着举起了手机。

“我想见见他，”少将说。

“什么？”玛丽·简的声音充满怀疑，“你真觉得他会想见你吗？”

“我想见见他。”

“到地狱里见去吧。”玛丽·简厉声喝道，伸手就要引爆炸弹。

“不！”少将吼叫着过来抢手机。

她迅速拿开手机往后退。

“给我一个能说服我的理由。”

少将摇着头。

“我给不了，”他边说边在脑海里疯狂地寻找一个能让他活命的方案，“他也是你的儿子，你不觉得他应该知道这点吗？”

一时间玛丽·简被这个问题问住了。这些年来她多想告诉他这一点，但是她不能。

“不可能了。”她最终开口说道。

“我能办到——只要他还活着。”

他们坐在公园里一棵大树下的草地上，等着大批警察追捕过来。奥麦利已经没了主意。计划全乱了套，而他也没有后备计划。

“你要知道她可是你母亲，我能证明这点。”林赛说道。虽然筋疲力竭，但她依然斗志十足。

“那她为什么不告诉我？”

“这你得问她。”

“已经不可能了，对吧？”

“我能办到——只要她还活着。”

“她还活着，”奥麦利说，“不知道哪儿出了岔子。”

“你也不觉得自己能逃得掉吧，对不对？”

“我在想什么你他妈知道个屁？”奥麦利生气地大吼。

“你这辈子都在愤愤不平是吧？”

奥麦利轻蔑地看着她。

“你他妈现在成我的心理医生了，啊？”他反驳道。

“你要是乐意的话。”林赛说着，脑海里浮现出杰克死时的画面。她想大声尖叫，她想闭上眼睛逃避这一切，她想蜷曲身体永远沉睡下去。

她需要尼克。你在哪儿？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

“她要是我母亲，那谁是我父亲，你看起来似乎知道我所有的事情。”

林赛正在思考着答案，手机铃声打断了她的思考。她刚想接起

来，奥麦利抓住了她的胳膊。

“不许接。”他用枪抵着着她的腹部。

“可能是很重要的事，”林赛想甩掉他的手，“一切都结束了，警察也要来了，逃不掉了。”奥麦利放开了她的胳膊。电话是尼克打来的。“我要接了，你要是想开枪就开。”

奥麦利抬起枪然后又快速放下，林赛赶紧接起电话。

“你在哪儿？”

“我没事。我和奥麦利在一起，在公园里的某个地方，他正用枪指着我。我把詹妮弗的事情都告诉他了，我是说玛丽·简。他……”

奥麦利把手机从她手里抢了过来。

“你他妈是谁？”

“我是尼克·萨瓦斯，咱们之前说过话，我在情报部门工作。我这儿有个人想见你。你在听吗？”

“听着呢，”奥麦利说，“对我有什么好处？”

“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得过来。我们可以坐下来谈谈，把事情给解决了，以免其他人受到伤害。”

“你把我当什么了？蠢蛋？这个女的可在我手上，想要她活着回去，就得先让我安全地……”

奥麦利的话戛然而止——林赛站起来用尽全身的力气冲过草坪，倒在一名警察的怀里，与此同时其他警察都冲向了奥麦利。奥麦利朝警察开了两枪，他还想继续开火，但是枪里的子弹用完了。

“趴下！”带队的警察喊道，“双手抱头——别他妈乱动，我可是认真的。”

林赛一直看着奥麦利最终被制服，铐上手铐，被警察押着穿过空地塞进了等候多时的警车。

“我的手机呢？”她说说着冲回刚才他们待过的那棵树下，在黑暗里

摸索了一阵终于找到了。电话还保持着通话状态。

“出什么事了？”

“警察逮到奥麦利了，他现在被关在一辆装甲车里。”

“弄清楚他们要带他去哪儿，尽快告诉我。”

“为什么？”

“少将要做笔交易，牵扯到奥麦利。我们得让他来这儿——越快越好。”

第51章

“如果我们不把奥麦利弄到这儿来，他会杀了玛丽·简的。他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尼克争辩道，但爱德华局长就是不同意。

“那他可帮了我们个大忙，”军情五处的局长厉声说道，“那个女人差点把我们整个政府都给炸了，别指望我会可怜她。”

“恕我直言，你都没抓到重点。”

“什么重点？”

“现在有个他妈的少将在里面，要是出事的话情况会变得怎么样呢？”

“我才不在乎这些！”爱德华局长反驳道。

“你让奥麦利进来又能怎么样呢？他已经被抓起来了，还能糟到哪里去？要是她决定引爆炸弹，他也会死——他们都会死。我们得和奥麦利谈谈，现在或许还有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你不知道——他说不定是个金矿，可以挖出更多爱尔兰共和军反叛分子的信息。把他送给交司法部门之前，我可不想白白错过这个机会。”

爱德华局长摩挲着脸颊上的胡须，思考着尼克的说辞。他知道尼克说的也有几分道理。

“弄清楚他们要把他带到哪儿去。”

“已经在问了。”尼克回答。

“你要知道，一旦奥麦利发现威廉森是他那该死的父亲，事情可就乱大发了。”

尼克抓了抓头发，重重地叹了口气。

“我也明白，但无论如何还是得这么做。如果我听到的消息是真的——奥麦利可他妈杀了我弟弟，不过我得顾全大局。我要知道他手上的情报——然后，他就归你了。”

少将背靠着墙坐在地板上，玛丽·简坐在他对面，陷入沉思。事情究竟是怎样发展到这个地步的？她瞥了一眼少将，不禁开始揣测瑞克会怎么看待整件事情。

“他马上就要到了，你要跟他说什么？”她问。

“我不知道，”威廉森少将回答道，“我只想把事情解释清楚。”

“但是你他妈要怎么解释清楚？”玛丽·简厉声说，语带嘲讽。这个男人还真是不正常。

“我那时候太年轻，一时冲动才干了那件蠢事。”

“太他妈对了！我那时候也年轻，你想过我会怎么样吗？”

“一直在想。我一直想知道你后来怎么样了，甚至考虑过追查你的下落。”

“为什么？”

“请求你的原谅。我不知道你怀孕了，不知道你有个儿子。”

“我也不想知道——所以他一出生我就抛弃了他。有太多他不知道也不应该知道的事。”

少将低头看了看手表，站起来往门的方向走去。

“那这么做是不是不太好？”他问。

“我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所有事情都搞砸了，”玛丽·简答道，“我只知道自己是将死之人，下周这个时候我都不一定还在人世，”她停下来想了一会儿，“但也许你是对的，他或许应该知道真相。我并不想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

“我也不想，”少将轻声说，“我也不想。”

“巴科？埃米尔·巴科？他在这儿干什么？我以为他已经死在特内里费岛了，”尼克努力消化着这个消息，喃喃自语起来。“我跟你讲，事实上发生的事可远比我们所看到的要多。”

“我不能确定，但看起来似乎是奥麦利雇他来制造混乱，这样河厅

所有客人就会逃到安全室去避难——这也正是昨天晚上发生的。”爱德华局长说。

“奥麦利因为不想留后患就把这杂种杀了？”

“奥麦利把一个工具箱落在医院里了，里面是把分装的高性能狙击枪，还有一大笔现金——我猜那是付给巴科的。”

“这么说奥麦利真是不想留下任何一个后患？我猜也是他干掉了他的好兄弟们，因为他们知道的太多了，但是一切都没能按照计划进行。”

“我们真是太幸运了，”爱德华局长讽刺道，“你弟弟的事情我很抱歉，”他的语气又变得极为同情，“你们俩关系好吗？”

“我们是双胞胎，本来关系应该挺好，但事实上并没有……没有那么好，”尼克低下头，“我们俩都从事同样的职业，不过后来杰克做了其他事情。他是因我而死的。”这话说完尼克就不作声了，直到爱德华局长惊诧地看了尼克一眼。“我让他去医院看看能发现什么，我自己却到这儿来了。信不信由你，他和奥麦利有过恩怨，结果这他妈就是结局。”

爱德华手下的特工打断了他们的对话。警方不肯把奥麦利交给他们处置，半小时都不行。

“他们有权这么做？”

“他们有权，但是他们也不可能完全得逞。我得给高层的朋友打几个电话，马上回来。”爱德华局长说着，走开去找一个私密的地方说话。

尼克下楼到应急安全室门口向少将喊话。

毫无回应。

林赛在警察局做完笔录后叫了一辆出租车就往下议院跑。她现在手里握着一个大新闻，这可是其他记者同行做梦都想要的。但整件事还没结束，她还不能开写。想到没有人能抢先一步写出这个能成就终生的独家新闻，她非常满足。

但她首先顾虑的是尼克，以及他要怎么面对他弟弟杰克的死。不过她大可放心，尼克很早之前就知道怎么应对死亡了。他早就见过很多同僚死在北爱尔兰的大街上以及世界上其他纷争四起的地方。他仍是个战士，战士看待死亡的方式与常人不同。

出租车穿过威斯敏斯特大桥，司机停在路边，转身看着林赛。

“警戒可严得紧，”他说，“就到这儿了，剩下的路你得自己走过去。”

林赛笑了笑，递给他一张20英镑让他不用找零了。她下车往最近的那条警戒线走去，出示了她的记者证。

“抱歉，女士，”拦在那儿的警察说，“不允许媒体进入，你上司没告诉你吗？”

“告诉我什么？”

“目前要封锁消息。”

“哦，这个，”林赛答道，“我当然知道，但我是来帮忙的。尼克，CIRDU的尼克·萨瓦斯可以证明。”

“没听过这个名字，女士。你现在得离开。”

“哈里·威廉森少将呢？他是这个部门的头儿。我要见你们的指挥官。”

“待在这儿别动，”警员最终说道。林赛看着他走开去对着警用无线电说了几句话，没一会儿又走了回来。“一会儿会有人来的。”

就在这时，三辆警车开过来，后面跟着一辆装甲车，这让看守警戒线的警员都吃了一惊。就在他们慌忙去处理车队时，林赛从警戒线下面钻了进去，消失在黑暗中。

第52章

“我觉得他们不会带他来，”玛丽·简说。

“他们别无选择，他会来的，”哈里答道，“现在你不如把那个手机交给我吧。你不是真的想自杀，对吧？已经没有理由去死了。”

玛丽·简盯着他的眼睛。

“我可是很高兴在地狱里见到你，”她说，“你说得对，我本可以杀了这屋子里的所有人——你用自己的命换了他们的命。”

玛丽·简用左手握着手机，右手伸向键盘，哈里举起了枪正要扣下扳机。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扰乱了两人的注意力。

“哈里——我是尼克，我带奥麦利来了。”

爱尔兰人被两名武装警察架着，爱德华局长和尼克站在门边上等待里面的回应。

“我怎么知道你带来了没？”哈里喊道。

“你不用知道，你要相信我们。”尼克回话说。

“谁能告诉我这他妈是怎么一回事？”奥麦利步履踉跄，瞪着尼克大喊。“我打中了你，我看见你倒在地上，流了一滩血。你是谁？他妈的超人？”

尼克冲上去双手掐住奥麦利的喉咙，但被爱德华局长劝阻了。

“咱们先把这事办完，行吧？”军情五处的局长说道。尼克这才松了手。

“我不知道你们他妈的在玩什么把戏，但我可不想待在这儿，”奥麦利咆哮道，铐着手铐的双手不停地挣扎。

“我也不想，”尼克冷冷地说，转过身又再次盯着那扇锁着的门。他挥舞着右拳狠狠地敲在门上，口里叫着哈里的名字。

少将向门走去，意识到自己刚刚离死亡有多近，额头上冒出了豆

大的汗珠。他回过头看看玛丽·简，她背靠墙站着。

“好了，我要开门了，”哈里喊道。

爱德华局长转身面向奥麦利身边的一个武装警员。

“好了，把手铐打开。”

少将打开门锁，往门外看了一眼奥麦利，往旁边挪了一步把他让进来。从这一刻起，事情将要变得混乱失控。

林赛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陌生的环境，不知该往哪条路走。她站在通向议院的议员堂里，周围一片昏暗。右边是一尊劳合·乔治首相的塑像，左边是温斯顿·丘吉尔首相的塑像，正前方的撒切尔女男爵首相的塑像正俯视着她。

她穿过一扇扇门进入贵族厅，走到上议院入口的时候听到远处一阵骚动。她慌了起来，仿佛看见了自己就要因非法入侵而被锁在塔里的场景。她冲过一条狭长的走廊，最后停在了上议院图书馆里，这里到处都是书籍、期刊和电脑屏幕。

她赶紧从里面出来，没多久就走进了院子，她发现一条通道，加快了步伐。维多利亚塔在她头顶上的夜空中巍然耸立，但她一点也没注意到，而且一点也不关心。不多久，在慌乱中她来到一排电梯前，于是停了下来喘气。

就在这时，她觉得自己似乎听到了一声枪响，于是决定不坐电梯。她在一个拐角处找到了楼梯，正要往上爬，眼前突然闪现出一个人影。等她看清了来者的面容后不禁吓了一跳——那正是哈里·威廉森。

他眼神癫狂，手里还拿着枪。

玛丽·简感觉不到任何疼痛，即使子弹打进了她腹部也毫无感觉。她颤抖着，浑身发冷，倚在墙上支撑着身体。她那副装满炸药的假肢被卸下来带走了。

尼克正努力给她止血，爱德华局长则指挥着手下去叫医生。她的

手机现在在他手里。

“不用了，”玛丽·简轻声说，“别叫医生，已经太晚了，让我和我儿子说说话。”

她注视着奥麦利。他被两名武警架着，低头看着她，脸上布满了疑惑的神情。

“是真的，”玛丽·简说，“你是我的儿子，很抱歉现在才能告诉你。我是你的母亲，早在他向我开枪之前我就要死了，我已经是癌症晚期了。”

奥麦利跪下来双手捧着她的手。他没法开口，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屋子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该说些什么，直到爱德华局长开口让所有人都出去。

“让他们单独待一会儿吧，”他说。所有人都走出了房间，退到台阶上。尼克和爱德华在门口守着，一名警员拿着枪站在他们身边。

“我母亲？”奥麦利终于说话了，脸上露出怀疑的神情，“你是我母亲？”

她记得曾在酒吧里问他的名字。“瑞克·奥麦利。”他说。她听到这个名字时几乎晕厥过去，有好一阵说不出话来。他问她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她当时说是的，过一会儿就没事了。当瑞克告诉她自己的兄弟们都已被英国兵给杀死了的时候，她几乎难以自持，但是最终还是忍住了什么都没做。

她那时就想告诉他真相，她用尽了全部的决心才忍住没有开口。

玛丽·简注视着他的眼睛，尽力保持微笑。我的儿子，我亲爱的儿子。一滴泪水滚落她的脸颊。她点点头，用力攥紧他的双手，断断续续地向他叙述他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努力地听着，内心各种复杂的情绪交织起伏，最后愤怒占了上风。

“听着，你还有逃掉的可能，”她对着他耳语道，“这儿还有另一个出口。”

奥麦利环视了一圈房间，觉得她肯定产生了幻觉。

“那，”他说，“如果你是我母亲，谁是我父亲？”他和她四目相对。他能看出她眼里的光芒逐渐消失，她的呼吸也急促起来。

“刚才向我开枪的那个人，”她更加用力地攥紧他的手，“我该走了，亲爱的儿子，现在我要安息在天使的身旁了。”她说完，阖上了双眼。

“你做了什么，哈里？”林赛问，心想自己该拔腿就跑。

“做了我该做的。”他回答道，快速往身后瞥了一眼。

“你在说什么？”林赛满是疑惑。

“我开枪杀了她。”

林赛没出声，盯着少将右手里的枪。他的手在抖，手指还扣在扳机上，似乎还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做。林赛也是。

“但我必须得开枪，我别无选择。”哈里补充道。他的嘴唇干裂，声音嘶哑。反应过来自己刚才做了什么后，他开始全身发抖。

“很多年前你强奸了她？”林赛终于鼓起勇气开了口，想从他嘴里套出整个故事。希望他没发现她把口袋里的录音机打开了。

哈里低头看着林赛的眼睛，脸上的神色既愤怒又恐惧。

“没错，”他说，“我告诉她我很抱歉，那时候我还年轻，太愚蠢。”

“她说什么？”

“说我毁了她的一生，”他顿了顿，深吸一口气，“要是她引爆了炸弹，那个房间里所有的人都会因我而死——炸弹在她假肢里，你知道吗？”

“不，我不知道这个。”

“我的确曾经试着找过她几次，但是她改了名字，有了新身份，而且……”他没再往下说，反倒摇着头笑了起来，“可笑的是我们上班的地方居然在同一条路上。这也太诡异了吧！”

“詹妮弗·埃科斯？”

“对，我到最后才发现的。”

“你没告诉过任何人？”林赛问道，脑海里想着自己为了追踪她浪费了那么多时间。

哈里摇摇头。

“我不能告诉别人，你知道的，”他说。“她会毁了我的前途。”

“什么意思？”林赛问道。希望她的录音机能录到他说的话，希望他能说完这些自白。

“她可能提起过这事，她可能和别人说过，她可能会来找我——这些要是传出去会怎样？而我他妈的是个少将，”哈里说着平静下来，感觉如释重负，“而且就要被授爵了。”

“授爵？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有办法知道，”他回答说，“她可能会毁了这一切。”

“那你准备怎么办呢？”

“我得让她闭嘴。”

“你要收买她，是这个意思吗？”

哈里转身望着院子中的夜色。

“没错，和那差不多。”

第53章

奥麦利站起身，眼中悲伤的泪水掩盖了心中的愤怒。他看了玛丽·简最后一眼，转身面向站在门口的尼克和爱德华。

“她死了，”他说。

他们冲到她身边，蹲下来检查是否还有生命迹象，什么也没有了。等他们重新站起来，奥麦利已经冲到了外面的走廊上，用胳膊勒住一名警察的脖子，另一只手拿着枪指着他的头。

“退后！”奥麦利喝道。他在非生即死的那一刻飞快地从警察的枪套里夺出枪，并用胳膊紧紧勒住他的脖子。“那个向她开枪的人呢？”

“我们也在找他，”尼克回答道，“别做傻事，这儿被武警包围了，他们会找到他的。”

“那个混账必须得死，”他威胁道，挥动着手里的枪，然后又一次把它对准了那名人质的头。

“放下武器，你逃不掉的。”爱德华嘴里劝着他，慢慢往门口走去。

奥麦利突然把那个警察推到一边，退回到房间里面，用枪指着尼克和军情五处的局长。

“出去！”他命令道，“现在！”

两个人疑惑地看着彼此，慢慢退到走廊上，奥麦利随即“砰”地把门关上。他转动钥匙锁了门，然后平静地坐在地上，坐在他母亲的遗体旁边。

他久久地盯着她的面庞，回忆着过去发生的事，想把所有的回忆都拼接起来，但是总也拼不好。他的内心又一次被愤怒和失望占据。他俯下身亲吻了一下她的额头，然后站了起来。

他还有个人要杀。

“那么，让我把这事理顺，”林赛很担心时间不多了，“你知道奥麦

利，瑞克·奥麦利的事，有多久了？”

“有几年了，我在追踪玛丽·简的时候知道的他，有人告诉我他是玛丽·简的兄弟。因为担心他知道我做过的事，所以我得把他灭口，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尼克出现了。”

“尼克？”

“我知道奥麦利之前和那个哥伦比亚人做过生意，毒品交易，所以有这个可能性。”

“和巴科？可能性？能解释一下吗？”林赛越听越激动。他确实正跟她和盘托出整个故事，她可不想让他停下。

“现在这听起来可能很疯狂，但我认为他很可能会带我们找到奥麦利，虽然这个可能性不大，不过我认为值得一试。”

“所以一直让尼克冒着生命危险？他很可能就被杀死了，你这该死的！”冷静，女人。冷静，要不然他现在就能杀了你。

哈里握紧了枪转身往楼梯上看去，觉得自己似乎听到了脚步声。林赛安抚他说周围没人。她得让他继续讲下去。他说得越多，她越有可能活下来，越有可能会有人来救她。

“那你找到奥麦利之后又准备干什么？”

“当然是先看看他知道多少，是不是知道那个女孩的事，我要看看他会作出什么反应。”

“但是他不认识你，也不知道你过去做过什么。你自己也说了那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你一直都隐藏得很好——我早该想到的，花了我好长时间才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林赛说道。突然她有了一个可怕的想法，后背上窜出一股凉意。“那我呢？你发现我知道了你的过去之后准备拿我怎么办？”

哈里耸了耸肩，手中的枪直指着她。

“他真是我儿子吗？”

“这是玛丽·简说的？她怎么能确定就是你强暴了她？”

威廉森少将指了指他脖子上的胎记。

“这是她唯一记得我的地方。”哈里说。

“所以你杀了她？”

“我必须得这么做，她要引爆炸弹。”

“那你为什么跑？”

“我慌了。”

“她并没有要引爆炸弹，是不是？你只是想让她死，是不是？”林赛咽下恐惧，想诱他把话说出来，希望录音机都把这些录进去了。“而你现在要杀了我。”

“你让我别无选择。”

“马上给我打开这扇破门！”爱德华局长朝他的特工吼道。

“他哪儿都去不了，里面没有别的出口，”尼克试图让他冷静下来。

“那他到底在里面干什么？我可不喜欢这种感觉。他肯定在耍什么花招，我一点儿都不喜欢这种该死的感觉，”他冲着门大吼，“奥麦利，开门。你要是不开门，我就把门给炸开，”他又冲着尼克问，“谁他妈的设计了这种只能从里面上锁、里面打开的门？”

“安全局，”尼克一拳捶在门上，“他可是当真的，奥麦利。这么僵持着对你不会有什么好处的。”

奥麦利没有答话。

“行了，给我找个技术军官过来。我不知道那个混蛋在里面想干什么，也不准备等了，”爱德华局长跟一名特工说，对方立马上楼去找防爆小组。

“他可能在试图拖延时间。”尼克说道，因为他实在想不出还能有别的原因。

“拖延又能怎样？”爱德华局长问。

“我不知道。”尼克说。突然他灵光一闪，从一名军情五处特工手里夺过一把枪，什么都没说就冲了出去。

第54章

“你知道你是不会杀我的，”林赛说，“这实在太蠢了，杀了我又能怎么样呢？”

她还在为自己争取活下来的机会。林赛意识到此情此景正是弗兰克被杀之前所经受过的。她不想死，现在还不想，不想这样死。

“我说过了，你让我别无选择。你是唯一知道整件事始末的人，我为什么要让你活着？”

“尼克也知道，尼克知道所有的事。”

“他只知道你告诉他的事。”

“我把所有事都告诉他了，他知道奥麦利是你的儿子，他知道你强暴了玛丽·简，他知道……”

“闭嘴！”哈里打断了她，手枪在她面前晃来晃去。“你以为我想这么做？你他妈错了！我跟你说白了吧：我没有别的选择。你为什么要扒我的过去？”

林赛深吸一口气努力镇定下来。她是想被射中脑袋呢还是背部呢？她思索着这个问题。她可不是个好赌的人，但是或许可以试一试自己的运气。她在心里默默倒数，数到1的时候拔腿就跑，一边逃命一边等着被子弹击中。

枪声在空旷的院子里回响着，林赛等着被击中的瞬间，但是没有。她一直跑，既不知道自己在往哪儿跑，也不知道身后发生了什么。

少将倒在地上抓着自己的右脚，他的枪落在一旁。子弹击碎了骨头，伤口的血不停地涌出来。他抬头看着那个朝他开枪的人。

“有人告诉我你是我父亲。”奥麦利说。

“那我一定就是了。”哈里忍着疼痛答道。

“你开枪杀了我母亲。”

“我别无选择。”

“每个人都有选择。”

“连你也有？”

“连我也有。”奥麦利回答道。

“那你准备怎么做？”哈里试图用一只手止住血，另一只手去抓枪。

“你知道我必须做什么。”奥麦利说。

哈里闭上了眼睛。一声枪响，他抬眼看见奥麦利倒在地上——后脑炸开了花，而尼克站在他的尸体旁。

“你没事吧？”他问哈里，“医护人员就快到了。”

“太晚了。”少将的声音微不可闻。他把枪对准自己的头部，扣动了扳机。

尾声

都柏林格拉芙顿街上，他们坐在韦斯特伯里酒店的一个角落里喝着红酒等着晚餐。

经历了过去几周的事情两个人都觉得很难放松下来，而且还有很多事等着他们处理，但幸好有几天时间可以让他们休顿一下。

“葬礼是什么时候？”林赛的眼里充满了悲伤。

“下周。这会是个安静的葬礼，杰克没太多朋友——他四处跑得太频繁，没能落地生根。”

“他没结过婚？”

“没时间——而且我猜我那糟糕的婚姻也没给他什么好影响，”尼克说，“我禁不住想，要是我没把他牵扯进来的话……”

林赛伸出手来轻轻放在他的手臂上。

“你不必这么自责。就像你说的，杰克是个独立的人，他有没有被牵扯进来不需要你的同意。再说了，要不是你的话他在加那利群岛的时候也不可能活下来。现在怎么样了，我是说你的工作？”

“我想没有哈里这个部门也会继续运转，”尼克不确定自己的未来会怎样，“当然，他们会再找一个人当头儿。”

“我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看待他，我们一直都知道他在隐瞒着一些事。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太疯狂了，他很可能真把你给杀了。”

“你的报道什么时候出来？”

“这周日的头条，他们给了我六页篇幅，”林赛回答说，“感谢上帝，我的录音机运转正常。到最后我几乎都挺可怜他的了。”

“你真以为他会向你开枪吗？”

“我觉得他有考虑过。要不是奥麦利出现了，谁知道他会做什么呢。我觉得他已经不能控制发生的事了。”

“毫无疑问那是个疯狂的夜晚。我们都不知道安全室下面还有密道

——奥麦利就是从那儿跑到上议院然后又到院子里的。门打开后爱德华发现奥麦利不见了，那时候他脸上的表情可算是有趣之极。真是见了鬼了，他注定是要找到哈里的。”

“玛丽·简一定知道那儿有密道。”

“没错，”尼克说。“奥麦利不可能找得到——密道隐藏得太好了。显然几百年前修这个密道就是为了让从议院里逃出去，不过我觉得没有人用过它。”

“那谁会知道这条密道呢？首相肯定知道，或是上议院的什么人？”

“不管是谁，他都不会出来承认的。”

“你觉得哈里会向奥麦利开枪吗？毕竟他是哈里的儿子。”林赛问。这时他们的第一道菜上来了。

“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了，我只希望自己能阻止哈里自杀。”尼克说。

“你已经尽力了。”林赛安慰道。

尼克听后微微一笑。

“至于奥麦利，我觉得我似乎帮了那个混蛋一个忙。他如果不死的话会面临终生监禁的判决，而且我不认为他接受得了自己父亲是英军少将这个事实，单单这一件事就能把他逼疯，”他停下来笑着对林赛说，“顺便说一下，玛丽·简的事，你干得很漂亮。”

“谢谢，”林赛说，“我多少还是挺同情她的。她的人生一开始就很悲惨。”

“也没有个好的结局，”尼克补充道，“你觉得哈里说出真相了吗？”

“关于阻止她引爆炸弹？我觉得我们还是相信他说了实话吧，我的文章里是这么写的。不过毫无疑问那就是个黑色星期五，”林赛说，“你会去他的葬礼吗？”

“我不知道，还没想好，”尼克说，“这可能是个多余的葬礼。据我所知哈里没什么家人，他的妻子很多年前就死了，儿子在北爱尔兰被杀。他的工作就是他的全部，所以我想会有很多军方高层到场吧——没人会想到我。”

“你还会继续待在这个部门吗？”

尼克正思考着这个问题，汤和面包卷送上来了。他默默地看着服务员把它们放到桌上摆好。

“就像我说的，这得看谁会是新的头儿。按他们的要求，我可能是个多余的人，而且我也有点想念在凯里郡的生活了。”尼克说。

红色现场

柯琳·克罗丝 (Colleen Cross)

卢晓明 陆桦

红色现场

亚马逊短篇惊悚小说第五名
畅销系列金钱颜色谜局第一部

柯琳·克罗斯·著
卢晓明·编辑
卢晓明 陆桦·译

一场暴富神话 隐藏惊天骗局
孤军奋战的女侦探该如何破解迷案？
跟随卡特琳娜探寻事件背后的真相

Fiberead
- 2015 -

红色现场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一章

有时候——准确来说——大多数时候，卡特琳娜·卡特都在质疑买这座维多利亚古宅的决定。她和杰斯完全没有看过房子，就在市里的欠税财产拍卖会上买下它。因为它看起来实在是一笔让人无法拒绝的好买卖——付清别人三年的欠税，就能换来一整座维多利亚别墅。不过省下来的钱似乎都填不满修葺费用的账单，更别说付出的汗水了。

她把难得的假期花在了修整房子上，因为这很迫切。欺诈调查在八月下旬似乎变得慢起来，她正好手头上没案子。缉拿罪犯和磨掉年久失修的古宅上成年累月的漆层，真的很难说哪个更难一点。

卡特琳娜放下漆刷，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笑了起来。门廊看起来焕然一新，白漆在午后艳阳下闪闪发光。尽管宅子中还有更多紧急的事等着她去做，但那些大多看不出来，比如装水管和铺电网。自己上漆意味着她可以少花点冤枉钱，而且她还想赶在温哥华的秋雨来袭前做完。

杰斯·伯顿站在门口，他的头几乎要碰到门楣：“太棒了。”

他的嘴角闪过一抹浅笑，让她忘了他已经离开将近两个小时。

卡特琳娜给他一个飞吻，然后坐到一张嘎吱作响的阿迪朗达克椅¹上，寻思着为什么她要过了整个夏天才抽得出时间来给栏杆上漆。

其实她自己知道。她一直在忙着无数的修理活和抢救“相关器具伤亡”，最近的病例爆水管已经演变成了管道体系重装，就别提因为漏水而变形的杉木地板了。

“你买到油漆了吗？”

杰斯一拍额头，“我就知道我忘了点什么。”

“可不就为了这个出去的吗？只有那么一样东西。”作为一个跑新闻的记者，杰斯敏锐的洞察力是他不可多得的天赋，然而他在其他事上却没那么灵光。

“不好意思。我刚刚在五金店碰到柯克·埃文斯，就完全忘了时间。

但是我拿回点别的。”杰斯把手从背后伸出来。“这个。”

卡特琳娜倾身去看瓶子上小小的印刷文字。“一瓶红酒？不是吧，杰斯，边喝酒边上漆我们可玩不来。”

他大笑。“我想的不是这个。而且，这不仅仅是一瓶老酒。这是啸鹰赤霞珠干红葡萄酒。”

“啸什么？”

“鹰。柯克有好几箱这玩意儿。你哪都买不到的。他现在是一个红酒投资商。”

卡特琳娜听说过红酒投资商，但她从来没有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过一个。她想象着华尔街的银行家或者理财经理努力为他们奢侈的饮酒习惯正名。然而她却无法想象柯克竟然会买入并持有精酿啤酒，更别说上等红酒了。

“那是失业记者的大转型啊。”她说。“但红酒投资商不需要点钱作为启动资金吗？他失业好一阵子了吧。”柯克之前一直跟杰斯在《哨兵报》工作，直到去年公司缩减规模，他被裁员了。

“我们没有谈得那么细，但是不知道怎么的他就是做成了。这玩意值几千块呢。它至少能卖那么多钱，但柯克买进一瓶大概只要五百块。

“那他就这样给你了？想要什么花样？”

“没什么，只是想谢谢我在上一年帮他渡过难关。”杰斯拿着瓶子给她看。“不管怎样，我觉得我们得留着它来庆祝，等到我们安装完水管和做完这些杂七杂八的事。”

“你疯了吗？我们不能喝那么贵的东西。”当酒瓶从杰斯手里滑了一下时，卡特琳娜倒吸了一口冷气。她不想让自己感觉欠了柯克·埃文斯。“在你把它摔碎前，赶紧放下它。我们得把它还回去。”

杰斯却把酒放到她手里。要不是因为那盛产佳酿的年份，它看上去就像一瓶普通的赤霞珠。1997年的酒一定价值连城，虽然那个小小的单色标签让它看上去跟大多数的酒一样普通。她盯着标签上飞鹰的

图案，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使得它那么特别。

她站起来，想把酒还给杰斯，却差点跌倒。

“呀！”杰斯张口喊着向前扑。“我接住了”

他接过酒，放到桌子上。“这玩意在拍卖会上得超过两千块呢。人们愿意卖儿子换来一箱。”

“我们不能自己留着，杰斯。我们果断不能喝它。”柯克去五金店还碰巧带着一瓶这么贵的酒就已经很奇怪了。不过柯克本来就是一个很爱炫耀的人。他拿着一瓶酒像战利品一样到处走卡特琳娜也没有觉得很惊讶。

“我也试过还给他可是他不要啊。他想我自己留着，反正他赚了大钱。还说我喜欢可以卖掉，他一点儿也不在意。”

“他人可真好。”柯克从来就不乐于助人，除非他能从中获益。“他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大方了？我以为他的遣散费用完了以后他就彻底破产了。”

“他说他被解雇真是因祸得福了。明显红酒投资更好赚。他从酒庄买酒，然后在拍卖会转手。我猜他可能认识什么人。我都不知道还有人干这个赚钱。”杰斯在卡特琳娜对面另一张阿迪朗达克椅上坐了下来。“柯克说他现在是个百万富翁了。他正在五金店给他新房的酒窖挑材料呢。”

“他买新房子了？”

“他跟我说他已经从一文不名到了百万富翁，就是这样。”杰斯打了个响指。“连一年都不到。要是我们能这样，那岂不是很棒？”

柯克小气得简直人尽皆知，这大概就是他会自己建酒窖的原因吧。但是他怎么可能白送酒给别人喝，就算是给杰斯也不可能。“这里面一定有猫腻，有些事他没跟你讲。”

“但是看起来不像啊。他只是有点人脉而已。对了，他请我们明天到他家里吃晚饭，庆祝他乔迁之喜呢。”

别说转手了，柯克会冒险投资红酒已经让卡特琳娜觉得很惊讶

了。

“起码这样我们就能把酒还回去了。”她说，而且她很好奇柯克怎么突然转运了。“顺便进一步调查一下这红酒投资。”

那么爽的事听着就不像真的，卡特琳娜就想看看发生什么事。

¹ 一种户外沙发，通常用宽的长木条制成。1903年托马斯·李在阿迪朗达克山脉度假时发明，因故得名。

第二章

柯克的新房占地八千平方英尺，卡特琳娜站在新房的地板上，俯瞰着温哥华港。她不得不说她真的折服了。以前那个狂喝啤酒狂打嗝的柯克已经死了。满血复活的柯克抿着红酒，量身定做的衣服让他硕大的身躯看起来像瘦了30磅。

柯克的妻子苏珊穿着带亮粉的抹胸短裙，出现在约百位客人面前。她盯着卡特琳娜。

“喜欢吗？”她的打扮还是跟以前一样俗，只是现在是又贵又俗，这从她的皮包和手表上的刺眼的设计师缩写就能看出来。苏珊把包挎在肩上，在自己家里游行炫耀了一翻。如果可以她肯定连价格牌都不想撕下来。

“当然喜欢。”卡特琳娜说，“太美了。”至少风景是挺美的，180度无敌海景和连绵群山。这房子就是一座金属琉璃堆砌而成的大怪物，像杂草一样突兀地长在雅致优美的半山上。

“柯克干得太棒了，不是吗？所以我们才想要小小地庆祝一下，感谢我们的朋友。”她面向下面宽阔的大草坪边挥手边说道。

卡特琳娜顺着她挥手的方向往下看。人们三五成群地在餐桌间游走，桌上放着各种样酒和点心，卡特琳娜全都没见过。柯克是哪来的那么多新朋友？

“你一定要尝尝这酒，卡特琳娜。太好喝了。”苏珊举着特大号的高脚杯抿了一口。“还很赚钱。”

“我会喝。”卡特琳娜说。“我先喝点水。”在确定杰斯把酒还给柯克之前，她想保持清醒，但说实话那酒的确很诱人。

“这是一笔很赚钱的投资。”苏珊边摇着酒杯边说。“看到也心动想做这行吧？”

卡特琳娜看见杰斯和柯克正站在草坪上，靠着吧台聊天。她借故抽身，径直向他走去。她越过草坪时，杰斯正向她招手。

“我就跟你说嘛，卡特琳娜。柯克终于找到适合他的工作了。这个派对不是挺好玩的吗？”杰斯笑着对她说。

他们本来想着还了酒之后吃个饭就走的。但是杰斯实在玩得太开心了，他一直拿着酒上蹿下跳的。

“要来点酒吗？”服务生面带微笑，哗哗地给他们倒酒，正是柯克送他们的那种啸鹰赤霞珠葡萄酒。

管它呢，好歹先拿一杯酒，等到想喝的时候再说。她很少参加像这样高级的酒会，放纵一下也无伤大雅。卡特琳娜擎着酒杯，转过头问柯克：“你做这一行多久了？”

“做什么？”柯克一开始面无表情地盯着她问，反应过来之后，他说：“哦，你说投资红酒。是不是很厉害？我才做了半年，赚的钱就足以买下这里了，还是现金支付。它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你在拍卖会上买卖红酒？”卡特琳娜其实特别想尝尝这两千块的酒，但又不想显得太饥渴。她想等到和柯克聊完再喝，那她才能细细品味。

“也不是。”柯克摆了下手，差点碰倒了一盘酒。“我从酒庄买入，然后偶尔在拍卖会上卖出。但大多数时候我会私下卖给我看中的一些红酒收藏家。我有一堆候选名单，你懂的。”

“哇，好厉害呀！”卡特琳娜说。可是拍卖的佣金怎么算？据她所知，拍卖需要收取一笔高额手续费。柯克是怎样如此迅速地赚到大钱的？更重要的是，如此暴利的行业，竞争不会很激烈吗？

“那是。以后《哨兵报》就得每天求着我接受他们采访。他们绝对后悔当初把我炒了。”柯克大口把剩下的红酒喝完，随手把空杯放在经过的服务生的托盘里。

“他们肯定都想撞墙了。”卡特琳娜说。

苏珊再次出现在卡特琳娜身旁，还伸出手，一只镶满钻石和翡翠的手镯在庭院的灯光下闪闪发亮。“喜欢吗？柯克刚给我买的。”苏珊吃吃地笑着说，“为了报答我对他的信任。”

“美呆了！”卡特琳娜晃动着酒杯里的红酒，光是想着要喝它就得流口水了。她在派对开始前稍微查了一下啸鹰这个牌子的葡萄酒。这酒得到的评价很高，有98分。她从来没有喝过高于94分的酒。不过她印象中90分以上的酒都必定很好喝。但考虑到边际效益递减定律¹，再高4分怎么就得贵上几百几千块呢？

半年前，柯克还只会喝啤酒，连馨芳葡萄酒和赤霞珠都分不清。他怎么可能突然就学会品酒了？更别说投资了。卡特琳娜怀疑他别有居心。

然而她实在是迫不及待要试这酒了。她喝了一小口赤霞珠，让酒在嘴里漾了一会才咽下去。她失望地皱了一下眉——这跟她想象中不一样。

她虽然算不上是一个专家但也会鉴赏上乘的赤霞珠，那是她最爱的酒之一。可是这酒太浓烈了，很明显只是用黑莓、甘草和胡椒制成，还带着一股恶心的酸味。她的味蕾虽不及品酒师灵敏，但这酒实在是有点过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既然她买不起，那应该是好东西吧。可这酒实在是难以下咽。但是据说这值好几千，她怎么能就这样浪费掉？

苏珊已经走去跟其他宾客打交道了，杰斯和柯克正一心一意地讨论怎么扩大业务。卡特琳娜把剩下的半杯酒放在桌子上，认为这无论多贵，还是不值得喝完。在找洗手间的路上，她寻思着什么时候才能上晚餐呢？

这房子里面看起来比外面还要富丽堂皇。她穿过充斥着大理石和不锈钢的厨房，往房子前方走去。客厅挤满了人，难怪三个洗手间都有人在用。等了几分钟之后，她决定下楼找。这么大的房子，肯定每一层都有好几个厕所。

从旋转扶梯下去，通往一个只能被称为露天画廊的地方。墙壁上挂满了油画，几道门穿插在画之中，都是关着的，只有一道虚掩着。她走过去，想着那肯定是洗手间了。

她打开房门，看到的却是一间办公室，里面塞满了箱子和纸张。

她正准备关上门时，一些东西吸引了她的注意。

一张长长的桌子横亘在房间里。下面放着几十个没贴标签的空酒瓶。更引人注意的是桌子上的东西。

标签。

啸鹰的标签，就是柯克在卖的那种赤霞珠。

她顿时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假的，不禁心跳加速。难怪柯克会那么大方送酒。他举办这个派对大概就是为了引人瞩目，骗更多人上钩。一个低级的骗局，不过很赚钱。

她转身把门关上。房子里有几百人，所以很有可能其他人在找厕所的时候也会像她一样不小心闯进来。

没有一个客人留意到他们喝的所谓“贵价美酒”实际上由廉价劣酒伪造而成。她好奇有多少人已经跟柯克下单买酒了。

她打量了一下这个房间，看到远处的墙上靠着一堆从地板堆到天花板的酒箱，她向那走去。一箱十二瓶，这加起来可真多啊。她俯身从脚边一个箱子里拿出一瓶酒。没错，这跟柯克给他们那瓶一模一样。

她快速心算了一下，假设柯克一瓶卖几千，那房里的存货可就价值超过一百万了。

难以置信！

除非她拿出证据，否则杰斯不会相信的。她在皮包里摸了好一会，终于找到了她的手机。

她拍下了桌子、标签和酒瓶。这房里的东西完全说清了柯克一下子从哪弄来那么多钱。柯克给廉价劣酒重新贴标签，装成贵价老酒卖出去。难怪赚得那么快。

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那些酒那么难喝。她弯下腰打开一箱酒。那是赤霞珠没错，不过是另一个牌子，她见过，不到十块钱一瓶。难怪柯克过得那么阔绰，他在拍卖会上卖掉这重新包装的假酒，盘算着根本不会有人去尝。说到底眼前所见都是投资。

啸鹰赤霞珠太受欢迎了以至于很少藏家会再转手。小小的纳帕谷酒庄一年最多只产几百箱，而且产出后立即被藏家扫光。她还听说有人会每年跟酒一起拍全家福，藏酒和他们逐年长大的孩子一样年年出现在合影里。一个发烧友甚至把酒置于婴儿摇篮，同一瓶酒还出现在他儿子的毕业照里面。

柯克选中了最合适的酒去仿冒。只要他不要一次性往市场投放太多存货，那就不会引起怀疑。

不过这也有另外一个问题。他需要一次性大规模卖出来赚大钱。这意味着他得边卖边伪造。他今晚给那么多人品酒还能为了什么呢？如果这真的那么珍贵，他就不会斟那么多了。当然也不会白给杰斯一瓶。

也许再多的图片无法构成充分的证据。外面突然响起了脚步声，她慌忙从桌面上抓过一个标签，快步走出房间，把门关上。门关上的时候发出了咔嚓一声。她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她刚发现这门的时候它是虚掩的。它有一个自动锁而她刚刚把它给锁了。

“你为什么会在哪里？”柯克站在楼梯间上，他巨大的身躯挡住了她的去路。

她被当场逮住，手里还拿着标签。

第三章

“你迷路了还是怎么了？”柯克叉着双臂，带着指责的语气问，片刻前的社交腔荡然无存。

他是不是看到她从房里出来？她觉得他应该没看见，不过他看见了她在间会议室附近走动，所以起了疑心。否则他为什么语气突然变了？

卡特琳娜想起她手里还拿着那标签，就赶紧把它塞进口袋里。“呃，不是。只是在找厕所。”

他的目光落到了她的手上。莫非他看到了标签？

“楼下这儿是我的‘秘密基地’。楼上的厕所有什么问题吗？你觉得那私人空间不够？”

卡特琳娜深深吸了一口气，大笑起来。“还不是因为你太受欢迎了。楼上人太多了，我的意思是，我想厕所都被占了。”

他紧绷的肩稍微松了下来，却完全没有从楼梯上离开的意思。

她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怎样才能尽快越过这座楼梯。但柯克一动不动。“我要快点找到杰斯。我们明天还得花很多时间上漆呢。”

柯克点点头，随即留意到了紧闭的房门。“真奇怪。我记得我没有关门。”

卡特琳娜朝着柯克所在的楼梯走去，耸了耸肩，说：“会不会是苏珊在里面？”

柯克摇头，说：“不。苏珊不能到这下面来。没我的允许，谁都不能。”

卡特琳娜努力想让气氛轻松点。“你倒是让我好奇了，我很想看看你所谓的‘秘密基地’呢。不过现在，我得回去找杰斯了。”

她走到楼梯间，试着从他身边挤过去，但他挡着她。他用手握着她的前臂，她疼得连指尖都在呻吟。他是故意弄疼她的吗？

“我来帮你。”柯克握得更紧了。

“哎呀！”她尖叫起来。“你真的不知道你自己力气有多大呀，大哥。”柯克是在威胁她吗？也许他刚才真的看到她的举动了。

看到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妇往下走，柯克愣住了。他们看到卡特琳娜和柯克，立刻停了下来。

“请问这儿也在排队等厕所吗？”那位女士一直盯着柯克，直到他松开手。

卡特琳娜把自己的手臂扯回来。

“不。”柯克说，“不好意思。我们在聊点私事。”他朝那位男士使眼色。

“哦。好的。”他跟妻子说：“咱们走吧，亲爱的。”他们开始往回走。

卡特琳娜甩下柯克，跟着那对夫妻走了，幸好借此让她尽可能离柯克远一点。

她摸了一下口袋里的标签。这就像皇帝的新装，每个人都希望这是真的，就算这酒难喝得要死，他们还是愿意往里面砸钱，只要他们能继续做着发财的春秋大梦。

第四章

她正担惊受怕之时，柯克沉重的脚步声在她身后的楼梯回荡。他在跟着她。他至少知道她靠近过那个房间，但她不确定他有没有看到她从楼下的房间里走出来。如果有，他不可能那么轻易就放她走的。

她一定要在柯克之前找到杰斯，那她才能告诉他她发现了什么。杰斯知道应该怎么对付柯克。有一件事她很清楚，她还没有准备好独自与柯克对峙。

她往后一瞥，但见柯克满脸杀气地瞪着她。

他看见了。

她看到杰斯和一对老夫妇在厨房的那头聊得忘乎所以。他手舞足蹈，最后来了个金鸡独立才恢复平衡。

天啊！杰斯醉了。饭前喝太多了。

“不好意思。”卡特琳娜插话，“杰斯，我有话得私下跟你说。”

杰斯看着她身后说：“嘿！兄弟，派对办得不错哦！”他向柯克挥手，差点把酒泼到身旁那位瘦削而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身上。

卡特琳娜转身，看到了面红耳赤、满头大汗的柯克，他气炸了。

“走，杰斯。”卡特琳娜屏着呼吸低声说。她把他领到外面，避开柯克和其他人。

“你这就想走了吗？”杰斯连话都快说不清了。“派对才刚开始呢。”

“出大事了，你要立刻清醒过来。”她回头看了一下，柯克正在和那对夫妇聊天，这让她松了一口气。那位男士站在柯克面前，无意间挡了柯克的路。柯克得跟他周旋一会才出得来。

“柯克在生我的气吗？因为我喝太多了吗？他看起来有点不高兴。”

“不，他在生别人的气，不是你。”这种时候她应该告诉杰斯多少

事呢？他醉成这样还能保守秘密吗？

“抱歉，卡特琳娜。我有点忘乎所以了。”

“我们散散步吧。”她搀着杰斯走下楼梯，来到那片豪华的大草坪上。在这凉风习习的夜里走走也好，让杰斯清醒一下，也让她自己避开柯克几分钟。她带着杰斯往院子的深处走去。柯克看不见他们，也就忘了他们。但愿如此。

他醉了也好，清醒也罢。她只能把一切都告诉杰斯，别无选择。

“我不信。”杰斯说。“不过，如果是真的，很多事情就说得通了，比如他突然变得那么大方。”

卡特琳娜点点头。“大方得难以置信。”她把杰斯带到草坪边上的一张长凳上，坐了下来。草坪上的灯照不到他们。但愿柯克看不清暗处的这对情侣是谁，就放过他们了。

她在考虑要不要报警，但是她要举报柯克犯了什么罪？诈骗？如此一来，她需要好好保存证据，不让柯克有机会毁灭证据。

她从口袋里拿出那张标签给杰斯看。

“你还存了张标签当纪念品？”

“不是，杰斯。这标签还没被贴到酒瓶上，是新的。”她递给他看。

“怎么可能？”

“是啊。要是酒是真的那才不可能。”卡特琳娜从皮包里拿出手机，在浏览器输入“啸鹰”。这种红酒比她想得还要珍贵。“跟我想的一样。”

“怎么了？”

她把搜索结果给他看。“啸鹰每年仅产600-700箱。而且这还有一个候买名单。人们等了好几年就为了能买到一瓶，柯克怎么可能有几百箱？或者说他哪儿来那么多来款待几百位客人？”她大概给杰斯讲了一下她在地下室的发现。

现在的问题是，除非发生武装袭击或谋杀，否则在周六晚上警察不太可能为了一个涉嫌诈骗罪拉响警笛来到这，无论这个骗局有多大。她不能指望还有外援即将赶到。很不幸，这给柯克充足的时间毁灭证据，继而矢口否认。

不过她可以利用客人的数量作为她的优势。柯克必须不停露脸与客人周旋，因为这些客人还是他的潜在客户。如果能使他们生疑，说不定她的计划就行得通了。

杰斯用手电筒照着标签，看了一下，问：“赤霞珠（Sauvignon）怎么拼？”

卡特琳娜盯着标签。“S-A-V——不会吧！”她说，“这标签居然还有拼写错误？”

“就像在《哨兵报》工作的时候一样。”杰斯说，“柯克一向不怎么擅长拼单词。因为这个，他的作品甚至要被检查拼写。”

证据确凿了。如果她没错，在酒会上肯定还有其他这样的证据，不单只在她手里的标签上。现在她知道该怎么对付柯克了。她站起来说：“走，杰斯，我们回屋里吧。”

第五章

卡特琳娜在派对上到处找苏珊，想赶在柯克之前找到她。没过多久她就找到了——苏珊正站在那从地板直通天花板的壁炉边上，跟六位女士聊天，她们看上去就像刚从《比弗利娇妻》真人秀里面走出来的一样。

“苏珊！”卡特琳娜抓着她的手肘，打断了她们交谈。

“卡特琳娜？”

“有件事想让你帮下忙。能不能让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过来？我和杰斯想提议大家一起敬个酒，给柯克。”她对着身后不远处的杰斯微微一笑，杰斯也报以微笑，但并没有完全听懂她打算干什么。

卡特琳娜扫视整个房间，搜寻柯克的身影。

苏珊和她的朋友用她们修得美美的指甲轻敲高脚杯。不一会，客人都露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了。

卡特琳娜走上前来。“我有一件特别的事情宣布。”她看了一下笑得合不拢嘴的苏珊。“我们将给第一个正确回答我问题的人送一箱啸鹰红酒。”

“这不叫敬酒。”苏珊低声说，“而且我们可没打算送出一箱酒。”

如果苏珊真的以为一箱值几万块，那她肯定还不知道柯克的诡计。根据卡特琳娜的计算，一箱假酒最多就一百来块。

“我一会再解释。”卡特琳娜对她说。

客人都靠了过来，房里一时人声鼎沸。然后是一阵满怀期待的沉默，大家都放下了手中的杯碟等着回答问题。

“这是怎么了？”柯克从房间的后面出现。

“柯克，好样的。”一位男士高呼。

柯克敷衍地向他招了下手，大步走向卡特琳娜，问：“你在搞什么鬼？”

卡特琳娜漾起甜甜的笑：“你待会就知道了。”

她面对观众问道：“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有几个人低声回答说：“好了。”

“好吧。实际上有两个问题让大家回答。第一个很简单。谁能告诉我今晚的主打酒的名字和年份？”

有两位女士几乎是齐声回答：“啸鹰赤霞珠。”

“1997年的。”第二位女士补充了一下。她是位瘦如纸片的中年女士。她皮包骨的手臂像树枝一样，从红色紧身裙中向外生长。

卡特琳娜指着第一位回答的金发女士，她身材微胖，浓妆艳抹。“答对了，你是第一位抢答到的。接下来进入有奖问答，为了拿到这箱酒，请拼一下赤霞珠这个单词吧。”

“好的。S-A-U-V-I-G-N-O-N。”

“回答正确！”卡特琳娜冲她微笑。“你赢得一箱好酒，恭喜你。”

“等会儿！”柯克冲上前来推开卡特琳娜。“这可不是什么拼字比赛，我也没打算送什么奖品。再说了，你拼错了。”

“应该怎么拼呢，柯克？”杰斯问道。

“S-A-V-I-G-N-O-N。”柯克举起一瓶酒。“瞧见了么？”

一些人凑过来，盯着看酒瓶上的字。

“看到了吗？”卡特琳娜指着酒瓶，对着周围的人说，“这么贵的红酒，酒瓶上居然有拼写错误？这种几率能有多大呢？”

柯克抓住苏珊的手腕。“让她闭嘴。”

“亲爱的，放开我。”苏珊挣脱了柯克的手，顿时发现所有人都盯着他们。“这怎么回事？”

很难相信苏珊完全没有注意到楼下那些造假工具，不过这倒也有可能。

赢得红酒的女士看起来有些沮丧。“我确实是赢了吧？”

卡特琳娜点点头。“你赢了一箱红酒，这没错，不过那并不是你想的那种红酒。”卡特琳娜举起她的手机，“这就是我在楼下柯克所谓的‘秘密基地’里发现的东西，一场精心炮制的假酒骗局。”

杰斯把酒瓶递给苏珊，她把酒瓶放在壁炉架上，吓得目瞪口呆，随后放声大哭。“柯克，这究竟怎么回事？”

一阵沉默。

“柯克，你都干了些什么啊？”苏珊哭花了眼妆。“告诉我。”

柯克阴沉着脸，向卡特琳娜的手机猛扑过去。

人群齐力抓住了他。

卡特琳娜躲过他伸过来的手，杰斯也站到中间隔开两人。“没用的，柯克，我已经把照片都发给了《哨兵报》，他们很快就会登门采访你的。你终于上了一次万众瞩目的头条，人们永远会记得。”

“你这个疯子！”柯克怒视卡特琳娜。

“并不，不过现在我比你幸运多了。”她举起酒瓶，“这瓶酒可配不上这么显赫的商标。”

她转向杰斯，冲他眨眨眼。“话说回来，这次你欠我的。”她基本已经替杰斯写完了这篇《哨兵报》的报道，不仅给他节省了好几个小时，连配图都拍好了。

杰斯眨眼一笑，“门廊的第二层漆我来刷怎么样？”

“算是开了个好头。”相对于刷漆来说，参加这场可以调查诈骗的派对还是挺不错的。

再加上晚饭之前就能看到柯克被逮捕，正义得到伸张呢？

此行无价。

敬请期待卡特系列之金钱颜色谜局 的其他故事

卡特系列之金钱颜色谜局：

红色现场

蓝色月亮

绿色外衣

蓝色月亮

柯琳·克罗丝 (Colleen Cross)

李致韵 陆桦

亚马逊财经悬疑小说两百强
畅销系列金钱颜色谜局第二部

蓝色月亮

和善的老邻居性情大变，一场交通意外却另有隐情
凶犯拔刀相向，女侦探该如何脱离险境？

柯琳·克罗丝 ◎ 著
陆桦 ◎ 编辑
李致韵 陆桦 ◎ 译

Fiberead
- 2015 -

蓝色月亮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精彩书摘

《撤退计划》第一章——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撤退计划》第二章——加拿大，温哥华

第一章

卡特琳娜·卡特透过客厅的窗户，朝着邻居菲奥娜·杰克逊的院子望去。她小心翼翼地躲在窗帘后面，免得暴露了自己。

院子里的玫瑰花和绣球花沐浴在夕阳下。前院里繁花似锦，五彩缤纷。就连菲奥娜的草地都比卡特琳娜的野草地更加绿意盎然。但卡特琳娜担心的并不是菲奥娜的花园。她一动不动地盯着正在院子里劳作的陌生男人。

他的神态相貌让人联想到联邦调查局的通缉犯，黑乎乎的身影和花园中的光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袖子卷起，露出布满文身的精瘦手臂，看起来更像个毒品贩子，而不是园丁。菲奥娜靠着微薄的养老金勉强糊口，根本雇不起帮手。这个男人是谁？菲奥娜又是怎么认识他的？

他丢下割草机，操起一把铁铲，径直朝着菲奥娜的玫瑰花丛走去。看到他重重地踩在铁铲上，开始挖菲奥娜的参展玫瑰花，卡特琳娜惊恐地张大了嘴。

除了“锦簇花园”园艺大赛的评委，从未有人踏足菲奥娜的花园。菲奥娜已经连续三年赢得这项市级比赛的胜利，她打理花园就是为了保住冠军宝座。这些花可是助她夺魁的功臣，绝对没人对它们下过手。作品提交月即将到来，菲奥娜在她珍贵的玫瑰花周围覆盖了护根物，给它们除草、修剪枝丫，准备迎接下周的评审。但隔壁这个五大三粗的男人竟然把它们铲走了。

“监视菲奥娜呢？”男友杰斯在离大门还有半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卡特琳娜正专心监视着隔壁的男人，不由得吓了一跳，一头撞到窗框上。“哎哟！”

杰斯咧嘴大笑，蓝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你还好吧？”

卡特琳娜点点头。监视别人被逮个正着，她有点不好意思。

杰斯穿着衬衫，打着领带，西裤笔挺，一改平日里T恤加牛仔裤的搭配。卡特琳娜愣了一会儿才想起他们的晚餐计划。今天是他们搬进这间烧钱的维多利亚式宅子的一周年纪念日。一年来，他们投入了上百小时翻修，又在房屋翻新上花费了上万美元，迄今取得的成就的确值得他们庆祝一番。

“刚才一定很惊险吧。”杰斯得意地扬起了眉毛。

卡特琳娜示意他走到窗前。“看见外面那个人了吗？我觉得他住在菲奥娜家。”这是她从昨天以来第三次看到那人了。

作为一名法务会计兼欺诈调查员，卡特琳娜曾经碰到不少危险人物，他们常常将老年人作为目标。这个精瘦的男人面相凶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此类人物。他平白无故地冒出来，更显得十分可疑。

“杰斯，我很担心菲奥娜。这人肯定没安什么好心。”她一心保护这位老邻居，陌生人的出现无疑向她亮起了红灯。“他为什么挖走菲奥娜的玫瑰？”

杰斯也来到了窗边。“他的确看着不面善。”

“你也这么觉得对不对！”还是杰斯在拿她开玩笑？

“也不是。”他承认道。“你又在急着下结论了。如果他住在菲奥娜家，那可能是她的亲戚或朋友，有什么好奇怪的？”

“她没有任何亲戚，记得吗？”菲奥娜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孩子，她的丈夫大约30年前就去世了。她也很少与别人打交道。

“我给忘了。可能是她亡夫的亲戚吧？”

“我不敢肯定。”根据她对菲奥娜仅有的了解，她的丈夫没有亲戚健在，只有一个兄弟，也去世了。

突然间一切都说得通了。“菲奥娜在监狱做志愿者。我打赌这个人是刚刚被假释的。”菲奥娜在当地监狱开展了一个名为“奇妙园艺”的每周志愿园艺项目。

“是假释出来的？还是参加她的园艺项目的？”杰斯扬起了眉毛。

帮助刚刚出狱的犯人开展新生活，菲奥娜乐于解决这样的难题。她喜欢迎难而上。

“都是，”卡特琳娜笑了笑。菲奥娜从不让任何人靠近花圃——即便是除草也不行。所以刚才那一幕十分蹊跷。

“菲奥娜在那儿。”这位瘦弱的邻居跪在自己的花圃前，挖出了一把松土。“为什么不直接问她是怎么认识这个男人的？”

“那样太突兀了。”她不一定要这么做，哪怕是隔了一里远她也能嗅出谁是罪犯，但近得只有一墙之隔实在非她所愿。“尤其他就站在那儿。”

杰斯耸了耸肩，一边走向厨房。“你总是能想出办法来的。但别急着下结论，觉得有案子正在发生。”

卡特琳娜在卡特联合事务所一手经营的法务会计兼欺诈调查业务终于有了起色。她刚刚结束一个案子，今天是她几个月以来第一次休息。杰斯也才向《哨兵报》提交了最新稿件，他是这家报社的自由调查记者。

难得这几天都不用工作，他们俩天天待在屋子里休息，消磨时光。他们打算今晚去市区的一家豪华米其林星级餐厅好好潇洒一顿，这一顿可是盼了好几个月呢。

卡特琳娜看了看手表，离晚餐预约时间还有很久，不过要是早点发现这个人就好了。“这次不一样。作为邻居，我有责任弄清楚为什么有陌生人在破坏她的花园。她是个孤寡老人，一个完美的下手对象。”

杰斯翻了个白眼。“你答应我今天不工作的。记得吗？”

“我跟菲奥娜简单聊一聊，然后我们就出发。”她正要转身离开窗边，注意力却被角落里的什么东西吸引住了。“哦，不！”

“又怎么了？”杰斯在门口停住。

“他在剪菲奥娜的玫瑰花！”陌生人挥舞着修树枝的剪刀，就像拿着凶器一样，毫不留情地咔嚓一声剪断花枝。

杰斯耸了耸肩。“所以呢？”

“他把玫瑰花剪碎了，杰斯！他当着菲奥娜的面这么干呐！”在园艺比赛前挖走芳香四溢的茶玫瑰已经够让人震惊了。要移栽也就算了，但是剪成碎片是什么意思？

菲奥娜真的会为了不让其他人栽培这种玫瑰就不惜把它摧毁吗？也许她会这么做。“锦簇花园”园艺大赛的竞争者向来是拼个你死我活的。

“修剪菲奥娜的玫瑰有什么不妥吗？”杰斯皱了皱眉，一副不解的样子。“这说明他很热心啊。”

“这哪儿能算修剪，简直是场大屠杀啊！再说了，那是菲奥娜的蓝色月亮玫瑰，这些花可是助她在园艺大赛上三次夺魁的功臣啊！她一定是疯了！”卡特琳娜望着窗外，被这棘手摧花的惨象吓呆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根团和破碎的枝叶堆在步道上，仿佛栖在柴堆上等待着化为灰烬的枯萎生命。

“她可能只是厌倦了这些花，换个品种也未尝不可。”

“她上周说到大赛的时候还津津乐道呢。”卡特琳娜说道。“要是没有这些蓝玫瑰或是其他同样让人耳目一新的品种，她是赢不了的。而且靠那点微薄的养老金，她根本付不起换新品种的费用。她说过她已经有点入不敷出了。”养花人可是很呵护花儿的，窗外的那场大动干戈显然大有问题。

“或许这个陌生人就是为了解决她的问题而来的。多一个房客，每个月就有一份额外收入，还能帮她做点园艺，这有什么大不了。”杰斯猛地一下拉开了窗帘。

卡特琳娜一下闪开了身，咕哝着：“别暴露我们俩啊。”

已经来不及了，这一拉引起了陌生男子的注意。他撇过头朝着他们这边望过来，刺眼的阳光让他眯起了眼。

卡特琳娜叹了口气。既然已经被发现了，还不如顺势过去问几个问题。“我出去一下。”

这下轮到杰斯叹了口气了。“别去太久。我预定了一个海景座位，去迟了位子可就没了。”

“不会太久，我保证。”卡特琳娜与他擦身而过，朝着客厅壁橱那走去。她穿上橡胶靴，从壁橱里抓起园艺工具篮，想着先锄点草再聊会比较妥当。留几分钟的时间在出门赴宴前梳妆打扮就足够了。“我想知道他们究竟是怎么认识的。”

她走到门外。神秘男人正趴在前院的步道上清理地砖缝隙间的杂草，菲奥娜身着园艺工作服在一旁指导。那人瞥了卡特琳娜一眼，又迅速转移了视线。

转移视线显然是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卡特琳娜留意到他左前臂上粗陋的龙文身。他肯定是从牢里出来的。

她向菲奥娜挥了挥手，朝着自己那块狭长的园地走去，她的小花园就紧挨着菲奥娜的。她把园艺工具丢在地上，拿起一把泥铲。菲奥娜的花开得正盛，而卡特琳娜的花圃却是枝桠丛生，连杂草都枯萎了。照这幅惨象来看，也没有拐弯抹角的必要了。“我以为你的玫瑰花是碰不得的？”卡特琳娜直接问道。

“是时候换个新花样了，”菲奥娜转向卡特琳娜，手里还挥舞着剪刀。“这次也许会种些黄玫瑰。”

“现在改种不是赶不上“锦簇花园”园艺大赛了吗？”菲奥娜精心培育自己的花园，所有的花都准时在评审周盛开，而她罕见的蓝色月亮玫瑰正是最大亮点。黄玫瑰有些……太普通了。为什么菲奥娜要故意葬送自己的参赛资格呢？

“我今年没有参赛。”她看了看手表，眼睛一下子睁大。“不好意思，卡特琳娜，我得走了，赴约要迟到了。”她转过身去，吃力地爬上楼梯，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没有回头看一眼。

她赶着赴什么约呢？菲奥娜25年来可从没有错过一次“锦簇花园”园艺大赛啊。

卡特琳娜开始在陌生人身上下功夫。如果菲奥娜不愿开口，他也许会透露什么。“我看到菲奥娜雇你工作了。”

“是的。”他在自己破旧的牛仔裤上擦了擦手。“这是我最起码能做的。”

“嗯？”卡特琳娜抬头瞥了一眼菲奥娜家，发现窗帘拉得严严实实，而她通常天一亮就会拉开窗帘的。

“是为了报答她收留我。自从我出来以后，没人愿意给我机会。”他擦了擦额头。

这么说卡特琳娜的推断是正确的了。他的确“住”在菲奥娜家。她好心帮助别人是一回事，但邀请一个陌生人搬进来真是彻底疯了，好比她把制胜关键的玫瑰花挖掉一样。

“从哪儿出来？”卡特琳娜丢下泥铲。与一个躲避眼神交流的人对话让她觉得不安。

“监狱。”

她最担心的事情应验了。与前科犯共处一室已然超出了园艺课的范畴。教课是一回事，提供食宿就得另当别论了，她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菲奥娜回屋里去了？她看上去很匆忙。”

“不知道。她总在忙些什么。”他耸了耸肩。“可能在准备材料迎接保险公司的人吧。”

“保险？哪种保险？”人寿保险？菲奥娜至少有70岁了，这个岁数买保险很少见。她本来就没多少钱，再交保险费不是雪上加霜吗？

“我不清楚。你也许可以直接问她。”

要不是菲奥娜有意躲着她，她还有好多问题要问呢。例如，她为什么选择一个前科犯当室友呢？弄不好他是小偷或杀人犯呢。她得赶在菲奥娜自掘坟墓前和她谈谈。帮助他人是好事，但菲奥娜需要保持一些界限。

她猛地拽了一株蒲公英，花径被扯断，差点让她失去平衡。如果菲奥娜不愿和她交谈，那就直接在疑惑的源头上寻找答案吧。她站起来伸出了手。“我是卡特琳娜·卡特。”

陌生人起身走来，和她握了握手。“德科兰·布克。”

有了名字就能开始调查背景了。他看起来像个前科犯，但他安静谦逊的举止和她想象中怙恶不悛的惯犯大相径庭。当然，最成功的罪犯一般会用个人魅力和心不在焉的态度来蒙蔽受害者，这不足为奇。老年人更容易相信他人，也更容易上当受骗。德科兰入狱肯定是有原因的，她想要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但不愿得寸进尺继续盘问下去。

德科兰的衬衫看上去破旧又过时，像是上世纪80年代的款式。她不知道监狱或当地的跳蚤商店还有没有这么旧的款式。菲奥娜是不是把亡夫的衣服给他穿了？

德科兰看出了她的疑惑。“是菲奥娜给我这身衣服的，要是你想知道的话。我是20年前犯的事，所以出狱的时候除了身上的衣服一无所有。她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直视着她的眼睛，刚刚表现出来的迟疑随着菲奥娜的离开也消失殆尽了。虽然菲奥娜瘦瘦小小的，但她有时还是很有威慑力的。显然对德科兰也不例外。

“她人真好。”虽然德科兰看上去不坏，但她不会仅凭表象就相信他说的话。20年监禁意味着重罪，可能是谋杀或者暴力犯罪。菲奥娜真是不该让自己身处如此险境。

德科兰改变了站姿。“看得出你在怀疑我”

卡特琳娜耸了耸肩，不知道如何回应。德科兰说的没错。

“我不会怪你，真的。但那是我的过去了，多亏了菲奥娜小姐，我已经洗心革面了。”他转身抓住身边割草机的手柄。“说到这儿，我该走了。”

德科兰把割草机推进车库，关上门，只留下一地狼藉。卡特琳娜收拾好自己的园艺工具，走进了屋子。她悄悄回头看了一眼地上那堆枯萎的蓝色月亮玫瑰。现在她有些谜团需要好好挖掘一番。

第二章

待卡特琳娜沐浴更衣完，天色已是黄昏。动身前，她在客厅窗户旁又往外看了最后一眼，监视着隔壁的情况。一切如常。枯萎残缺的蓝玫瑰了无生气地堆在步道上，无人问津，菲奥娜和德科兰也不见踪影。希望他们能回来把花圃收拾好。

“准备出发了吗？”杰斯在走廊上打量着她。“菲奥娜不是雇你查案的客户，知道吗？”

“那家伙是个麻烦，杰斯。我不能不管她。”想到菲奥娜随时会掉入这个犯罪分子的圈套，她就全然没了胃口。菲奥娜奇怪的举动很是让人担心。“我们走了以后要是出了事怎么办？”

“不会出事的。”杰斯手里拿着她的围巾说道。“我们走吧。外面没什么好担心的，菲奥娜那儿即便真的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明天再解决。”

也许杰斯说的没错，她一直没看到有人进出。她希望能找机会和菲奥娜单独谈谈，特别是德科兰提到的保险业务。万一她签了什么不该签的合同怎么办？她可以撕毁合同，卡特琳娜这么想到。明天应该还来得及。

她走到屋子的另一头，亲了亲杰斯。“再给我五分钟好吗？”这样他们还有半小时的时间去餐厅。时间有点紧，但还够。

“最多五分钟。你着了魔了。”杰斯摇摇头，走向厨房。只听见他把锅碗瓢盆摔得砰砰作响，冰箱门也被他重重地关上。

卡特琳娜余光扫到了动静，她只穿着袜子就滋溜一下窜到了屋子的另一头，躲在窗帘后的有利位置。德科兰摇摇晃晃地经过他们家，朝着市区方向走去。他要么醉了，要么就是嗑药了，她也分辨不出个究竟。

菲奥娜不喝酒，也绝不容忍醉酒。她是终于回过神来赶他出门了吗？还是说只是德科兰自己溜出来了？要弄清楚只有一个办法。

她朝着厨房大声喊：“我准备好了。我们走吧！”

杰斯没有回应。

“杰斯，我们走吧！”她跑向大厅，匆匆穿上鞋，抓起围巾。德科兰喝得酩酊大醉是不是在庆祝菲奥娜买了人身保险？

“一分钟前你还说要等一等。”杰斯弯下腰，急忙穿上鞋。“我有时真搞不懂你。”

“快点。”卡特琳娜已经微微打开了门。“我们要迟到了。”

“你真是啪的一下就换个新主意。”杰斯打了个响指。“拜托下次给点提示。”

但卡特琳娜已经奔下门前的楼梯，看到德科兰飘忽的身影离她只有一个半街区的距离，她松了口气。距离刚好，不会被发现，又能够观察到他的动向。

德科兰跌跌撞撞，一会走在人行道一边，一会又晃到另一边，一看就是喝得醉醺醺的。有时候，刚刚重获自由的人喜欢先去买醉。究竟是单纯买醉还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不管怎样，她都要弄个明白。

杰斯朝着车道走去。

“今晚的夜色真美。”卡特琳娜说。“我们别开车了，走去搭公交吧。这样待会儿也不用找车位了。”

杰斯耸了耸肩。“好吧，如果你喜欢的话。”

卡特琳娜轻快地散起步来，想要近距离地观察德科兰。他是否已经为菲奥娜投保了呢？是的话，保险金是多少？

“嘿，走在前面的不是隔壁那人么？”杰斯加快了脚步。

“嘘，杰斯。他会听到的。”卡特琳娜突然意识到他们的距离已经不到一个街区了。

“我知道了。你说要散步是为了跟踪他。”杰斯无奈地举起了双手。“卡特琳娜，我们别监视他了。就不能享受几小时的二人世界

吗？哪怕一个晚上也不行吗？”

“我原来也没这么打算，杰斯。但既然他在这，不妨看看他去哪儿。我不能坐视不管，眼看着菲奥娜身陷险境。她太冒险了，我了解得越多，越是觉得她危机重重。尤其她买了人身保险后，好像头上挂了标价一样，等待被人宰割。”

“什么保险？”杰斯问道。

她把德科兰之前说的关于保险的那番话又向杰斯重复了一遍。“菲奥娜觉得她在帮助一个前科犯洗心革面，但她这么做是在置自己于险境。她是一个完美的下手对象，没有亲戚，没有人会对保险金支取有任何疑问。好的话，他会等她去世。糟糕的话，他会早点让她归西。”

“你又在急于下结论了。”

“我希望我是错的，但万一是对的呢？要不然菲奥娜要购买人身保险做什么？她没有亲戚，不需要把保险金托付给谁，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她死了之后那些钱对她自己也没什么用处啊。所以她到底为什么这么做？”

“不管是什么决定都是他们两人商量的结果。德科兰毕竟在牢里蹲了这么多年，我敢肯定没人会雇他的。菲奥娜知道他会活的比自己久，所以可能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帮助他。她死后，这笔保险金的确能给他提供一些本钱。这没什么问题。”杰斯说。

“但这就意味着菲奥娜死了比活着更有价值。”

“你想的太夸张了。”

“我不这么认为，我们是唯一可以阻止他的人。”菲奥娜去赴约是不是就是为了敲定保险合同？如果合同已经生效，德科兰随时都可以对她下手。

“我早该知道你还有这一出的，”杰斯说。“但我们还要去吃晚饭呢，对吧？我已经饿了。”

卡特琳娜点点头。“我们看看德科兰去哪儿，耽误一会儿就去用

餐。”他可以在菲奥娜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她投保吗？菲奥娜少说也有70岁了，至少要做个体检吧？但这只能说明她同意投保，却没意识到会有什么后果。

“你可以先走一步去留住位子吗？我就比你晚10分钟到。”

“当真吗，卡特琳娜？”杰斯摇摇头。“我可不要一个人吃饭。”

“我答应你会到的。最多晚15分钟。”她在脑子里暗暗记下，明早第一件事就是要找菲奥娜谈谈。

“好吧。那我先陪你走到公交站吧。”杰斯叹了口气。“但你要快点，我可不想独自一人享用浪漫晚餐。”

第三章

卡特琳娜向杰斯挥了挥手，他没有回应，径直走向半个街区外的公交站，消失在角落里。杰斯生气也是正常的。跟踪别的男人而忽视自己的男友，这对他是不公平的。但菲奥娜的情况岌岌可危，她觉得必须要跟踪德科兰。

德科兰在她前方60米开外的地方来了个大右转，拐入小巷。卡特琳娜加快了步伐，担心他拐进哪个后门就找不着了。她绕过拐角，突然意识到这样哪怕德科兰是醉醺醺的，也可以轻易地发现她跟在身后。看到他走在狭窄的巷子中央，她松了口气，随即放慢脚步，有意拉开距离，免得被他听到了动静。

这条废弃的小巷让她感到不安。她长长的影子投射在狭窄的道路上。附近大部分商店要么已经关门，要么搬去了市区。随着夜色越来越深，空荡荡的巷子让她更加不安。这条巷子是20世纪初建的，当时连垃圾箱和大卡车都没发明出来呢。巷子两侧的房屋占据了一切可用空间，剩下的地方只够一辆厢式货车勉强通过。

这条巷子并非通往什么地方的捷径，卡特琳娜猜不出德科兰到底要去哪儿。他经过巷子半路上的一个后门，那儿亮着盏灯，一时间还能看到他的影子。再走了几米远，他的身影又埋在了了一片黑暗中。

卡特琳娜身后突然窜出一辆黑色轿车，一下子照得整个巷子通亮。

她吓得跳了起来。

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尖锐的声响，车前灯照亮了前方的路。

“小心！”杰斯在她身后某个地方喊着。

卡特琳娜冲向巷子一侧，紧紧贴在砖墙上。已经无处可躲了。空气嗖嗖地擦过她的腿，足以掀起她的裙摆。离得实在太近，她觉得车已经撞上来了。

但并没撞上。轿车在最后关头急转弯，和她擦身而过。想到这毫

厘之差，她的手都在抖。

杰斯一定在跟着她。他有没有被撞倒？她转过身，看到他模糊的身影朝她跑过来。

那辆车滑了一段距离，嘎的一声在她身前刹住。它稍做停留，又往外一斜，轰隆隆地朝前开去。

卡特琳娜转过身，刚好看到它朝着德科兰迎面开去。他被撞得飞了起来，滚上车盖，车灯照亮了他在空中翻滚的样子，那一瞬间仿佛定格。随后他狠狠地撞在了挡风玻璃上，接着像被马甩开的骑手一样被弹飞到地上。

刹车灯亮了起来，轿车再次加速撞上了德科兰，砰的一声戛然刹住。

卡特琳娜止不住地浑身发抖。

轿车又转过弯来，再一次斜冲出去，直接从德科兰的身上碾过，显然根本没想避开他。

卡特琳娜吓得目瞪口呆。她的尖叫声堵在了喉咙里。“德科兰！”

身前一片寂静。德科兰躺在沥青路上一动不动，没有一点回应。

卡特琳娜掏出手机，奋力拨打报警电话。看到杰斯跑过身边，她不由得松了一口气。他一定是改变了主意，跟着她进巷子的。谢天谢地他没事。

轿车加速发动，快速绕过拐角，发出刺耳的声音。巷子重新陷入一片漆黑，发动机的响声离得越来越远。

卡特琳娜一边和接线员描述详情，一边跑向身体扭曲的德科兰。这条巷子即便在白天也少有车通行。只有抄近路的行人经过这里，车辆为了避免坑坑洼洼的路面和狭窄的通道，通常都是绕道而行。肇事逃逸。她刚刚究竟目睹了什么？

她能记起的只有刹车灯、滑行的轮胎和黑色轿车。事故发生得太快了，除了轿车独特的尾灯外什么都看不到。车灯形似钻石，体积很大，像是老爷车才有的尾灯。肯定不是寻常物件。如果她能描述清

楚，还有可能查到轿车的品牌和型号。

杰斯跪在德科兰身边检查他的脉搏。卡特琳娜走近一动不动的德科兰，发现他头部受伤，沥青路面上有血迹，腿扭成了常人不能达到的角度。除了胸腔微微得起伏，他纹丝不动。至少他还活着。

不出几分钟救护车赶到，闪烁的灯光照亮了漆黑的巷子。一男一女两位急救员从车上跳下。他们将德科兰抬上担架，推进救护车车厢。那位女急救员也随即跳上车。

“看起来脑部受了重伤。他的腿肯定断了。”男急救员问卡特琳娜：“你认识他？”

“啊，是的。”她告诉他德科兰的名字和地址，女救护员从车里探出头来。

卡特琳娜两手发抖地在手机上敲出菲奥娜的号码。她突然意识到，要不是杰斯警告她，她可能落得和德科兰一样的下场。“你要和他一起上来吗？”女急救员撑住救护车的后门，在等着杰斯。

卡特琳娜向杰斯示意。“你跟德科兰一起去吧。我要回家找下菲奥娜。她不接电话。”虽然他们对德科兰了解不多，但至少杰斯可以把这仅有的信息提供给医生，再安慰安慰德科兰，如果他能够醒过来的话。

她希望自己要是能看清楚轿车还有司机就好了。就凭着这么点信息要追查是几乎不可能的。车是老款式，但她又不是什么汽车专家。附近可能有成百上千辆类似的黑色轿车。虽然她对德科兰有顾虑，但没人活该遭遇这样的肇事逃逸事故。菲奥娜对德科兰的担忧很快就被这场事故打消了。

想到这里，那辆车在她面前打弯的时候基本就停下来了，但却还掉头又撞了德科兰一次。这说明司机能够控制车辆。德科兰的车祸是不是有意为之？

卡特琳娜打给菲奥娜的电话被直接转到了语音邮箱。她心不在焉地留言，但她究竟能说什么呢？现在就告知噩耗似乎有些不太合适，德科兰究竟伤势如何也只有医生才知道。她不好猜测，但从急救员的

反应来看，病情不太乐观。

杰斯上了救护车，卡特里娜招手向他告别。德科兰等了几十年才重获自由，却因为这场悲剧戛然收场。不管菲奥娜对德科兰感情多深，恐怕她都难以接受这件事。菲奥娜是以成就来衡量个人价值的。德科兰的成功改造也是她的一个成果，就如在“奇妙园艺”志愿项目上大获成功和在“锦簇花园”园艺大赛上的频频夺冠一样。她是以这些荣耀界定自己的。

菲奥娜知道德科兰喝醉了吗？他是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溜出去的吗？卡特琳娜走在回家的路上，心中疑团重重。她唯一确定的就是最好当面把这个坏消息告诉菲奥娜。

第四章

卡特琳娜给菲奥娜拨了几次电话都无人接通，便连跑带走地赶回家。菲奥娜的固定电话直接转到了语音邮箱，而她又没有手机。虽然要当面通知菲奥娜，但最好还是要事先打声招呼。面对面交流意味着她可以马上开车送菲奥娜去医院，因为这位邻居并不会开车。

长树的树影投射在前方的道路上，她在坑坑洼洼的人行道上绊了一跤，脸蛋差点就和地面来了个亲密接触。她重新站稳，浑身发抖，还未从那惨烈车祸的惊吓中缓过神来。她往后看了一眼，心想那个神秘司机是不是还会折回撞她，毕竟她是事故的目击证人。往轻了说，那是场交通事故逃逸，要是德科兰死了，就是驾车杀人罪和一起无谓而不幸的死亡事件。

那司机是故意针对德科兰的，知道他会在那个黑乎乎的巷子里独行。德科兰撞上挡风玻璃的画面在她的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回放，就像在不断循环一部她不愿观看的恼人电影。

谁会对德科兰下手？动机是什么？牢狱生活大大缩小了他的交际圈，也缩小了想要伤害他的人的范围。只要确定动机，她就能找到嫌疑人。

但这可难倒她了。德科兰没几个钱。那这场事故是为了让他闭嘴吗？如果真是这样，他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

她拐过转角，到了家门口的那条街，发现菲奥娜正吃力地在人行道上往反方向走去。卡特琳娜挥手示意她停下，惊讶地发现这位行踪不定的邻居居然天黑了还出门。“菲奥娜！我们需要谈谈。”

她们在菲奥娜家门口相遇。她看上去疲惫不堪，眼睛下方一片黑眼圈。

“啊，你好，卡特琳娜。”菲奥娜惊讶得张大眼睛。“出了什么事吗？”

“很抱歉我有坏消息，菲奥娜。德科兰被车撞了。杰斯和我目睹了

整个过程。”卡特琳娜描述着事故过程，嗓音都哑了。“我一直在打你电话——你去哪儿了？”

菲奥娜看上去惊慌失措。“我去散步了。天哪，德科兰总是这么不走运。他落得这个下场实在太遗憾了。”

“但是德科兰还没——”卡特琳娜想要反驳，但菲奥娜却和她招手告别。菲奥娜提到德科兰时的语气好像他已经死了一样。

“我要走了，亲爱的。”菲奥娜在她彩格呢麦金托什外套 ¹ 的口袋里摸了一通，掏出一串钥匙。“我只希望他临终时不是很痛苦。”

菲奥娜手里拽着钥匙，与卡特琳娜擦身而过。

卡特琳娜紧随其后。“德科兰还活着，只是伤得很严重。”菲奥娜这个悲观主义者总是急着下结论。

菲奥娜在半路停下，转过身来。卡特琳娜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他还活着？”

“是的，但是情况危急。”她详细描述了事发经过。

菲奥娜咳了一下，但一言不发。

“幸好你没和她在一块，”卡特琳娜说道。“要不然你可能也被撞了。”虚弱的菲奥娜可不会像德科兰那么走运，毕竟年纪都快大他一倍了。

菲奥娜转过身来对着卡特琳娜，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巾擤了擤鼻涕。“到底有多严重？”

“只有医生知道，但看上去不太乐观。”卡特琳娜描述了事发现场，但有意省略了他们原先就在巷子里这个事实。菲奥娜要是知道她和杰斯在尾随德科兰，肯定不会原谅她的。

菲奥娜有些站不住。她的手包掉在人行道上，散落出一打纸张。

卡特琳娜伸手扶住她，帮她站稳。“你很吃惊，这可以理解。但别担心，菲奥娜。他在医院会得到妥善救治。我相信他会没事的。”

“会没事吗？”菲奥娜重复道。

“我相信德科兰会康复的。”卡特琳娜并不敢肯定，但好像只有这样说比较妥当一些。她放开菲奥娜的手肘，蹲下帮她捡散落的那些文件。“我陪你走上楼梯吧。”

“不用了。”菲奥娜抽回手，拽住那叠文件。“把那些给我。”

“真对不起，我只是想帮个忙。”卡特琳娜松开手，把文件递给菲奥娜。她又没做错什么，为什么菲奥娜对待她像对罪犯似得？

菲奥娜抓过文件，塞进大衣口袋里。她弯下腰去捡剩余那些，脸上流露出痛苦的神情。

“我帮你捡吧。”

“不用了。”菲奥娜一把抓起人行道上的文件，塞进大衣下面。她缓缓站起。“我不能丢了这些。”

卡特琳娜想起之前与德科兰的对话。这些是不是他提到的保险单？现在问菲奥娜为什么把德科兰列为受益人有些不合时宜。她可以等菲奥娜去医院探视后再说这件事。这起事故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让她足够的时间说服菲奥娜改变主意。

“要不要我开车送你去医院？”

“现在吗？”

“当然了。你现在肯定急着见他。要不要跑进去拿些东西？我来发动车子。”

菲奥娜一时间看上去有些不知所措。

“要不整理些德科兰的洗漱用品，或者再拿些换洗衣服？”

“哦，好的。”菲奥娜和她挥手告别。“我们早上再去吧。现在再出门对我来说有点累了。”

“好的，明早起来第一件事。”菲奥娜这么不慌不忙让卡特琳娜感到有些困惑。要是她会丢下所有事马上赶去医院。但是压力之下人们往往会表现异常，她也不准备和这位邻居争论什么。

菲奥娜走上门前的楼梯。“九点去吧。”

10分钟后，卡特琳娜坐在餐桌旁，桌上摆着手提电脑和刚煮好的咖啡。菲奥娜对德科兰的安排和她刚才对事故的反应都很奇怪。菲奥娜是不是有什么事没告诉她？她只是希望无论菲奥娜做了什么，都可以简单地一笔勾销。

同时她还可以查查德科兰的底细。她在网上报刊库快速搜索一番，找到了几十年前关于德科兰·布克谋杀、抢劫指控的报道。由于20年前技术水平有限，案件详情屈指可数，但判决似乎和一起拙劣的入室抢劫相关。这说明他是个危险人物。

德科兰当时应该有22岁，也就是说他现在40岁出头。那篇报道还提到，他当时年纪轻轻，却是个无家可归的酒鬼，既无家人，也无固定住所，此外鲜有其他细节。至少在这点上他没撒谎。

即便德科兰真心改过自新，恐怕也要有前提条件才行。如果就业前景惨淡，他肯定还会重操旧业。如果已经走投无路，他可能会通过非法途径来维持生计。也许他已经走到这个田地了。若真是这样，菲奥娜是不是他下一个目标？

菲奥娜知道德科兰犯过这么重的罪吗？犯人很少提起他们的前科，而且这也是个禁忌的话题。菲奥娜让他搬进来之前有没有调查过他的背景？卡特琳娜肯定她应该做过调查。明早送菲奥娜去医院的路上就可以问个清楚了。

距离她和杰斯上次说话好像已经过了几小时。她抓起手机，拨给杰斯。

他听上去急匆匆的。“情况不太乐观，卡特琳娜。菲奥娜什么时候过来？”

“她现在不过去。”卡特琳娜把和菲奥娜的对话告诉他。“我想她太震惊了。我说要送她去医院的时候，她还呵斥我了。”

“我想她应该很沮丧。换做你也一样吧。”

“是的。但是我还是会赶去医院的。”卡特琳娜叹了口气。“你什么时候回家？”

“我希望能快点。”杰斯长出一口气。“给一个陌生人守夜真奇怪。但是又没有其他人在这儿。我只知道他的姓名和住址，但是他们老是问我很多信息。真是又担惊受怕又难过。”

“杰斯，你能这么做真好。至少有人陪着德科兰，特别是现在菲奥娜还不愿意去医院。”她这才想到杰斯都没跟德科兰正式见过面。他只是从客厅窗户那看见他。

“我希望要是我出事了也有人能这么做。尤其是在这样命悬一线的情况下。”

“他真的伤得那么重吗？”

“是的。”杰斯激动得嗓音都变了。“我同情他。没有人能照顾他。医护人员一直问我他有没有近亲。我会待到他从手术室里出来为止。我还需要把我和菲奥娜的联系方式留给他们。但是医护人员都不在这里。”

卡特琳娜看了看手表。已经凌晨三点多了。“听起来不妙。”

他们又聊了几分钟，杰斯答应一有新进展就打电话告诉她。她走上楼去，准备休息几个小时。

德科兰住院的唯一好处就是，他人在病床上，即便有什么保险方案也没法执行。他之前无论做了什么计划都得搁置。鉴于他的伤势，卡特琳娜觉得她至少还有几天时间来说服菲奥娜放弃保险计划。

她对自己的判断感到一阵内疚，残酷但又正确。但是有一个细节困扰着她。德科兰看上去并不是老谋深算到可以策划一起保险诈骗。至少得有帮手才行。

她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脑袋里一遍遍回放着事故现场的画面，难以入眠。

车祸来得太快了，她没看到司机，也认不出那辆车的品牌和型号，只知道是辆老式黑色轿车。但她肯定这车至少有15到20年的年头了。如果有一些老爷车的照片，她或许可以认出品牌和型号。

从引擎的轰鸣声、车子疾驶划过空气的嗖嗖声到德科兰撞上挡风

玻璃的那个瞬间，事故现场的每一秒在她脑海里定格。车尾灯发着红光——她瞥到车牌了。她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一瞬间，慢慢地记忆变得清晰起来。车牌号是R打头的。剩下几位数是阿拉伯数字，但她没记住。

至少确定车牌号是R打头的，这可以大大缩小排查范围。R开头的车牌只发放给机动车维修商户和汽车经销商，供无证车辆临时上路。虽然一块车牌可供多辆车使用，但只有少量商户在使用这种车牌，因此查起来会更简单。

明早去医院之前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这个线索继续调查。R车牌可能就归属当地商户，范围又从全国上下几百万辆车缩小到几百辆。其中一家商户藏着一辆挡风玻璃和车轴盖破裂的黑色轿车，她一定要找出来。

¹ 一种塑胶雨衣款式，也可有其他材质，以其设计师查尔斯·麦金托什命名。

第五章

刚过七点，卡特琳娜就被烘焙咖啡的芳香和锅碗瓢盆的叮咚作响唤醒了。她循着香味走下楼，发现杰斯正在厨房里做早餐。她吻了他一下，倒了一杯咖啡。“你一定累坏了。德科兰的手术怎么样了？”

“据我所知还可以。脑震荡伤及主动脉，”杰斯说道，“急诊手术降低了他脑部的压力，但是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他正处在药物昏迷中。”

“老天。”卡特琳娜一边抿着咖啡，一边脑海里飞速回忆着巷子里的那辆黑色轿车。德科兰的生活一瞬间就被改变了。如果那辆车的司机没有停下来躲过她的话，恐怕她也会惨遭厄运。“他也可能挺不过来是吗？”

杰斯点点头。“他现在状况还很糟。你早上和菲奥娜谈过了吗？”

“没有。送她去医院的路会上我会跟她说的。”卡特琳娜想起昨晚菲奥娜的反应，希望她今天能够恢复正常。

“现在告诉她也不错。德科兰已经挺过手术了，有好消息能带给她了。”杰斯双手搂着她的腰亲吻她。“当时出事的也可能是你而不是德科兰。谢天谢地你没事。”

“杰斯，那辆车是冲着他去的。司机的袭击目标是他，不是我。”她回想起那辆车在最后一刻打弯避开她，不由得瑟瑟发抖。“有人想故意置他于死地。”

杰斯耸耸肩，无从回应。“我昨晚在医院也是这么和警察说的。我也觉得是私人恩怨，但他们不这么认为，说这是起偶然事故，可能是醉驾逃逸事故。这种事故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真是这样的话，她现在就不可能站在这里。“太疯狂了。喝醉的人不可能转弯避开我的。有人想置他于死地，但会是谁呢？”

“很难说。会不会是以前的同党？作为一个前科犯，他可能知道两个秘密。不管那人是谁，都可能想让他永远闭嘴。”杰斯把炒蛋铲

到盘子里，递给卡特琳娜。

卡特琳娜从面包机里取出两片吐司，坐在餐桌上。“他在牢里有20年的时间可以泄密。为什么要等到他被放出来？”

“可能他们不愿冒险，也没法在监狱接近他。”

“犯人在狱中经常被袭击。”

杰斯低声一笑。“电影中是这么演的。我打赌在现实中要袭击一个狱友会难得多。想逃走肯定更困难。”

卡特琳娜让杰斯也一块回想那辆车和R开头的车牌。“你看见什么或者记得什么吗？例如车是什么牌子的？”

“没有。”杰斯摇摇头，也坐到餐桌旁。“我看到的还没你多。我注意的是你，不是那辆车。”

“警方有什么线索吗？”

“没有，他们认为这是起偶然的交通逃逸事故，而且涉及前科犯，我想他们不会优先调查的。不过他们还是做了登记，给了我一个案件号。”

他们一边静静吃着早餐，卡特琳娜一边回想着昨晚菲奥娜的外出。天黑后外出实在不是菲奥娜的风格。她去了哪儿？为什么她的举止那么奇怪？卡特琳娜打算在送她去医院的路上一弄清。

第六章

开车送菲奥娜去医院的这一路很不愉快，卡特琳娜只是暗示德科兰可能存在一己之私就被斥责。她没能进一步探究菲奥娜为什么和这个前科犯达成奇怪的协议。实际上，她还更受挫了。到了医院之后菲奥娜都不搭理她了，简直太尴尬了。

卡特琳娜站在德科兰病床的一脚，盯着他一动不动的身体上插着的各式管子和仪器。菲奥娜找护士去了，病房里只剩她一人。床边地上有一个透明的塑料袋，引起了卡特琳娜的注意，于是她走过去捡了起来。

袋子上有医院的标志，里面装了一个钱包，一串钥匙，和一个信封，看来这里面保管的都是德科兰的个人物品，大概是从床头柜上掉下来的。谁会这么粗心大意，把一个不省人事的病人的重要物品就这样随便放在桌子上，让任何一个路过的人都能拿走呢？她检查袋子里的东西，好确认是不是属于德科兰的。

信封印上了联合保险公司的名称和商标，但没有注明收信人。卡特琳娜的怀疑是正确的，德科兰确实抓紧时间买了保险。他会这么做，想想都觉得无情，不过他出事住院至少给菲奥娜争取了一些时间，说服她恢复理智或许还来得及。

确切来说，这事跟她没关系，卡特琳娜一边想着一边坐在床边的椅子上。但话说回来，不管跟她有没有关系，她都不能坐视不管，眼看着菲奥娜受到伤害。

她用力挤压塑料袋里的空气，把袋子贴在信封上。她拿起袋子对着光看，试着透过信封辨认出信上的内容，但是信封太厚了，什么都看不见。

如果看不到信里的内容，就难以说服菲奥娜放弃这份保险。那就意味着要拆开信封。而这封信是德科兰的个人物品，如果拆开就侵犯他隐私。但还有其他选择吗？这么做也情有可原吧。

卡特琳娜深吸一口气，从塑料袋中拿出信封。她拆开信封，拿出信件，读完第一页之后就惊呆了。这确实是一份人寿保险合同，但投保人并不是菲奥娜，而是德科兰。一个叫做理查德·萨多斯基的人被指定为唯一受益人，如果德科兰去世，他能领到高达百万元的赔偿金。

德科兰才是那个陷入麻烦的人，不是菲奥娜。卡特琳娜全想错了。或者，并不算全错。不论这个理查德·萨多斯基到底是谁，他都有强烈的动机谋杀德科兰。难道他就是肇事司机吗？

卡特琳娜感到有人在盯着她，抬头一看，菲奥娜正站在面前。

“拿给我！”她从卡特琳娜手中一把抓过保险单据和塑料袋，塞进自己的手提包，一边扣上包一边咕哝着。

卡特琳娜努力争辩，“它掉在地上，我就把它捡起来了，我必须打开看看确定这是不是德科兰的东西。”

菲奥娜气得满脸通红，瞪着卡特琳娜，“是么。”

“我只是想——”

“想帮忙？哼，你可是一点忙都没帮上，卡特琳娜。”

卡特琳娜的忍耐到了极限。“我真没想到你是如此忘恩负义，菲奥娜，你的朋友遭受了一场严重的事故，是我们帮了他，杰斯昨晚甚至在医院里守了一整夜，是我今早把你带到医院来。现在你却说我一点忙都没帮上？”

菲奥娜摇摇头走开了。

卡特琳娜站了起来，“好吧，你可以怪我，但你也要负些责任的，菲奥娜。德科兰有麻烦了，如果你是他的好朋友，你应该帮帮他，而不是把所有的火都发在我身上。”

“说不定就是你造成的。”菲奥娜涨红了脸，“你说你看到了事故怎么发生的，谁知道是不是你把他推过去的。”

“这是我听过的最荒谬的事情了！如果你不需要我帮忙那就算了，但是你需要就此向我道歉！我去买咖啡，给你点时间好好想想。”

菲奥娜只顾着发呆，完全无视气得猛冲出病房的卡特琳娜。

卡特琳娜的心脏狂跳，为菲奥娜的指责气愤不已。德科兰还在生死线上挣扎本就不寻常了，也带来很多问题。也许菲奥娜不想理会这些问题，但她完全不需要如此粗暴。现在坐在德科兰床边的这个人完全颠覆了她脑海中的好邻居形象。

她走过医院的走廊，思考德科兰的事情。警方注意到了这份百万保单了吗？也许没有，不然他们就会发现这个理查德·萨多斯基。她更加确信德科兰这起事故是有预谋的。肇事司机明显有意控制轿车躲过了她，并且撞了德科兰两次。她回想那辆神秘轿车和它的三角状车灯。汽车维修商会使用R打头的车牌。再来一点信息她就能把所有线索串起来了。

自助餐厅排起了长队，她等了20分钟才买到咖啡走向病房。她慢慢地走走走廊，陷入沉思。她想在找警方之前从菲奥娜那里打探到更多细节，但如果菲奥娜拒绝跟她说话，她可不打算坐视不理。

警方并没有重视这件案子，不过这些新念头或许会改变他们的想法。但首先她想走访一些本地的车库，看看是不是有一辆挂着R车牌的古董轿车停在那里。

什么人突然在背后撞了一下她的胳膊，打断了她的思路。

“来了来了——让开！”

杯盖被碰掉，热咖啡洒了出来，吓得卡特琳娜一声惊叫。杯子从手中飞出，撞到墙上，热饮烫到她的胳膊。她转身看到一群护士推着急救推车冲了过来，她们顾不上她的惊叫，直冲进前方不远处的一间病房。

那是德科兰的病房。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她不顾手臂烫的发疼，跟着护士们跑了过去。她紧随她们冲进病房，德科兰床边的椅子都被推开，医护人员正在全力抢救。

“出什么事了，菲奥娜？”卡特琳娜用力压住手臂好抑制疼痛。

没有回答。菲奥娜靠在窗边，一副非常震惊的表情。

“菲奥娜？”

四名护士团团围在德科兰床边，其中一男一女正在轮流进行胸外按压。一位看起来才20出头护士接上了心脏电击器，调好德科兰床边接的辅助设备、管线和静脉滴注。一位身材魁梧看起来像是护士长的女士正在发号施令。不过她的号令看起来并不是很必要，从他们精准的手法可以看出，每个人在各自的岗位上都是极富经验的。

菲奥娜看着这一切，她四处张望，但躲避开卡特琳娜的眼神，并把自己的手提包紧紧地抱在胸前。

看到护士长离开床边，卡特琳娜赶忙去询问，“他会好起来吗？”

“恐怕现在判断还为时过早，不过我们把他救回来了。”

“从什么救回来？”话一出口她就明白了，刚才德科兰的心脏一定停止了跳动。“当我没问。真庆幸你们能及时赶到。”

护士长点点头，回到归于平静的病床边。一个娇小的红发女士走进来，加入到床边的队伍中。从她的白大褂来看，大概是主治医生或是值班医生，

“菲奥娜？”卡特琳娜搂住邻居柔弱的双肩，把刚才的争执都抛在脑后。

几步开外，医护人员的议论声盖过了轰鸣的仪器声和空调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不，不会的。”菲奥娜推开她，走向门口。“现在又怎么样了？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我不知道。”卡特琳娜耸耸肩。“等医生忙活完你可以问问。”她看了菲奥娜一眼，立刻后悔自己措辞不当。

“又来了。”护士长说。

德科兰的身体又受到电击，每隔几秒震动一下。他毫无反应。会感觉到疼吗？

“我看不下去了。”菲奥娜冲向门口。

卡特琳娜透过不停忙碌的医护人员，隐约瞟到德科兰，吓得直往后退。她深吸一口气，跟着菲奥娜来到走廊。菲奥娜在她前方十几米远，走得人意料的快。卡特琳娜在电梯那儿追上了，将手挡在电梯门之间，赶在关门之前挤进了电梯。

电梯里只有她们两人。要么是门关得太快，要么就是菲奥娜拼命按关门键。想到医院电梯大多缓慢运行，卡特琳娜认为是后一种可能。但为什么菲奥娜要努力甩掉她呢？

“我能做些什么吗，菲奥娜？”

“离我们远一点。”电梯下行，菲奥娜两眼直盯前方。

第七章

卡特琳娜到便利店买了些零食和一张地图，还在为菲奥娜刚才冲她大发雷霆、拒绝一起回家而感到生气。对这位邻居的同情逐渐演变为愤怒，尤其是菲奥娜指责她与这案子有牵连。这位老太太已经神经错乱了。

先不论菲奥娜是否神志清醒，德科兰依然身陷困境。无论如何，谁都不该遭到这番穷追猛打。不管是用枪还是用汽车，在卡特琳娜看来这仍是蓄意谋杀，她要确保肇事司机不会再对德科兰下手。这意味着首先她需要先一步找到这人。

她一边大口嚼着巧克力棒，一边用手机查找当地有哪些汽车维修商。她用铅笔在地图上标出地址，五公里半径内有26家，比她预计的要多不少。周边维修商这么多，让她很好奇附近人们的驾驶水平。要么是差劲司机特别多，要么就是被撞的倒霉蛋太多了。

找到那辆肇事车，才能确保车身上行凶的痕迹还没有被抹去。她坚持认为R车牌几乎可以确定是属于其中一家商户的。她可以通过检修记录追踪到肇事司机。

当然，他也可能会把车藏起来，等到事故被人淡忘再去修车。不过等待数月或者数年对大多数人来说不太实际，而且长时间藏匿一辆车很容易引起亲友的怀疑。

她去的第一家商户只有两个修理车位，都是空的。停车场倒是有几辆车，但都和那辆肇事的黑色轿车相差甚远。她的第二站是AA联合修理。相比起来，这里业务繁忙不少，满头银发的前台刚挂断电话就赶忙接待卡特琳娜。

她描述了一下轿车的样子。“恐怕我实在是想不起来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车了。我男朋友自己在修车，我想买一组新尾灯给他一个惊喜。可我不好问他要用什么车型的，不然这惊喜就毁了。”

她决定从尾灯入手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那是那辆车上她唯一

确定能辨认出来的东西；第二，她想看看修理师傅会有什么反应；最后，如果还有其他人也在搜寻同样的尾灯，她这一问或许还能找到什么线索。

“听起来像是60年代产的，可能是雪佛兰？没看个仔细实在不好下结论。你有那车的照片吗？”

卡特琳娜摇摇头。“那种尾灯有点像玻璃猫眼材质，形状差不多是三角形，看起来很漂亮很复古。”

对方拉过一个脏兮兮的键盘，敲了几下。

“像这样的？”他把显示器转过来好让卡特琳娜看看。

那是一张钴蓝色轿车的照片，尾灯和肇事那辆一模一样。

“就是它。”卡特琳娜回答。“这灯你们还有存货吗？”

他摇摇头。“这车是1959年产的比斯坎，非常罕见。它的零件已经不能定制了，你可以找找看有没有哪家店在拆卸这车，说不定他们会有。我知道的这城里唯一一辆是在精工联合修理。或许瑞克那儿会有些存货。找他了解肯定没错。”

卡特琳娜谢过他就走了。现在她弄清楚了那辆车的品牌和型号，可以大大加快进度了。进展的很顺利，才刚到中午她已经走访了四家商户，咨询了两位修理师傅。她搜寻了一遍克雷格列表网¹，没发现有谁登广告卖古董车，便省去了走访汽车经销商这一步。

¹ 美国一个著名的大型分类广告网站。

第八章

卡特琳娜走过墙面已经开裂的停车场，来到精工联合修理的大门。到目前为止，这是她见过最破败的一家维修商户了。时间将近正午，大概人都吃午饭去了吧，所以没人来接待她。但很显然这里生意不太好。

这家店破旧的外表同样让人对它的经营状况不抱信心。几个生锈的保险杠靠在一个摇摇欲坠的水泥花盆上，一朵美丽的玫瑰花克服重重阻碍正在盛开。

她推开沉重的大门走进脏乱的等候区，四处张贴的还是40年代的广告牌，墙面大概也是那个年代刷的漆。空无一人的前台堆满了脏兮兮的订单和手写便签，上面潦草地记着零件编号、姓名和电话。

她找不到呼叫铃在哪儿，倒是在一盆濒死的仙人掌旁找到一张印着厂名和地址的名片。她拿起一张塞进口袋留作后用，然后朝着通往车间的门走去。她朝里面张望，没看到人。

“有人吗？”

没有人应答。

她冒险走了进去。没看到有人在干活，但灯是亮的，巨大的工具箱敞开着放在杂乱的工作台旁。她怀疑在车间深处传来的广播巨响之下会不会有人听见她走进来的动静。变调的80年代重金属音乐震得她耳朵嗡嗡响。看来他们并不善于提供客户服务。

不过门开着就意味着有人在附近，于是她又等了几分钟。

她看了一眼四个修理车位，全都是空的，只有最后一个车位里有一辆90年代产的红色本田轿车。车的右侧挡泥板和前保险杠都被拆掉了，看起来怪凄凉的。车位后面是一个喷漆车间，那变调音乐好像就是从那里传出的。她顺着声音绕了过去。

眼前的景象让她呆住了。

这不可能。

然而事实摆在那里，肇事轿车就停在她眼前。受损的车头已经修好，上过底漆，正准备喷漆。用不着看车尾和三角状的尾灯，她确定这就是撞德科兰的那辆车。

她拿手机拍下照片，并放回口袋里。她准备让杰斯联系警方，把照片给他们发过去。警方没把她列为这起事故的证人，这让她有些懊恼。发现这辆车让她有机会与警方沟通，还可以提供证言。

看到跪在车旁的一个男人站了起来，卡特琳娜吓得差点一蹦。她的注意力全都放在车上了，完全没发觉这人就在面前。

“你不能到这后面来。”他挥手撵她走。“保险规定的。”

“我等了好一会儿都没人到前台来。你需要在门口安个呼叫铃什么的。”根据他的相貌还有这里的景象来看，他大概不太喜欢和客户打交道。卡特琳娜很好奇他到底能接到多少生意。

他把卡特琳娜轰走，转身继续鼓捣车子。

她打量了下这个人。他是老板，还是只是个员工？卷起的白色工作服袖子暴露出粗糙的文身，一只手臂上文了一条蛇，但她没看出来另一只手臂上纹的是什麼，像是一串数字之类的东西。她警觉地注意到他脖子上的文身，那是一只蝎子，随着他说话的节奏上下摆动。什么人会在脖子上文身呢？

“我忙得很，赶着收工。现在快给我走开。”他只顾着调节喷枪，甚至懒得转过身搭理她。

“说到这个，这车是什么时候送来的？”她走到车尾看见了尾灯，和肇事那辆一模一样。“你知道这是谁的车吗？”

虽然保险杠和护栅不知去向，前挡风玻璃的破损痕迹还是清晰可见。她心跳加快。这绝对就是那辆车。

他放下喷枪朝卡特琳娜走来，直到两人隔了不到一尺才停下脚步。

卡特琳娜感觉到私人空间受到了侵犯，不由得往后退。

他用拇指和食指摆弄着一根牙签。“关你什么事？”

“我在调查一起肇事逃逸案。”车牌摘掉了，倒也说得过去，因为这车正要上漆，况且R车牌只需要在开车上路的时候挂上就可以了。

他吐掉牙签，眯起眼睛，上下打量着她。“你是警察？”

他嘴里那股过期咖啡的味道熏得卡特琳娜喉咙难受，费了好大得劲才没有咳出来。情况开始变得糟糕，并且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孤身一人与他周旋。不仅这厂里没有别人，周围恐怕也没人听得见她的喊叫。甚至没人知道她在这里。

真是够笨的。

“并不完全是警察。”她屏住呼吸，摇了摇头。“我是个私家侦探。”

“是么。”

这反应听起来更像是陈述而不是在提问。如果她之前还怀有好意的话，现在已经完全消失殆尽了。“是的，我和警察合作。”

他微微一笑。“我数到十，如果还不走，我就给警察再添一件案子办。听明白了吗？”

“什么案子——”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弹簧刀，指向她的喉咙。“这儿的事跟你没关系。”

“就不能让我问几个简单的问题吗？”

他一把钳住她的手臂，把她拖到大门口，刀尖用力直抵她后背正中。

“你要是脑子够聪明，就赶紧走。”

第九章

卡特琳娜迅速逃离停车场，头也不敢回一下。她使劲儿把后背靠在汽车座椅上，好减轻刚才被刀戳导致的刺痛。想到刚才那人真的拔刀相向，她仍旧惊魂未定。她想到要报警，但实际情形对她反而不利。她的经历听起来不太可信，也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自己。她努力思索。肯定是要报警的，不过首先她想让德科兰和杰斯看看那辆车的照片。

她一边开车去医院，一边用蓝牙免提给杰斯打了个电话。她描述了在维修车间的遭遇，让杰斯通报警方查找嫌疑车辆。

十分钟后，她见到了靠在病床上的德科兰。看起来他恢复神速——相比早上还一度心跳停止来说，能坐起身来已经是不小的进步了。

“你现在看起来比早上那时候好多了。”卡特琳娜说。

“确实是好多了。”德科兰表示同意。“医生说我对静脉注射的药物产生了反应，有可能是药物过敏，我倒是不这么觉得，我记得昨天也有过类似的感觉。”

卡特琳娜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我有些新消息。我找到了撞你的那辆车了。”卡特琳娜翻出手机照片递给德科兰看。“车身损毁部分已经修复，不过我还是认出来了，你看呢？”

“我不知道，一切发生得太快了，我完全没顾上看一眼那辆车或是司机。”德科兰脸色一沉。

“那你有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呢？”

他摇了摇头，突然停了下来，眼睛直盯着手机看。他停顿了一会儿，像是在思考什么。

“我知道这人。”他把手机还给卡特琳娜。“他是理查德。”

“全名是什么？”

“理查德·萨多斯基。我们是狱友，不过我跟他不算很熟。我们都参加了菲奥娜的‘奇妙园艺’项目。”

“我看到你的个人物品里有一份保单，你指定他为保险受益人。”卡特琳娜把手机放到腿上，按下速播键打给杰斯。她调到静音，让杰斯能听到他们的对话，但反过来德科兰不会听到杰斯的声音。

德科兰把手伸向床头柜，拉开一只抽屉。

卡特琳娜低头瞟了一眼手机。绿色的提示灯亮起，意味着杰斯已经接通了电话。

“别找了，已经不在那儿了，菲奥娜拿走的。到底发生了什么，德科兰？如果你几乎不认识理查德·萨多斯基，那为什么要指定他为受益人呢？”她故意重复一遍问题，好让杰斯记录。但愿他能领会这通电话的意图并通知警察。

“那是菲奥娜的主意。理查德和菲奥娜会制造车祸假象伪造我的死亡。但按计划，他们不是撞我，是找一个流浪汉，给他下毒然后来顶替我。事成之后我们三人分赃。理查德负责修车和领赔偿金，他能分到一成，剩下的我和菲奥娜平分。我现在才意识到菲奥娜一直都打算撞死我。”

卡特琳娜无言以对。现在看来，这完全能解释为什么菲奥娜在德科兰出车祸后表现得那么奇怪。她不是散步去了，她正是那个肇事司机，而且可能当时正在逃亡的路上。

“我觉得她早上是想再把我杀掉。”德科兰说，“大概是把什么东西加到了我的注射器里。我昨晚遇到车祸之前也有那种感觉，就好像被下迷药了一样。所以我才离开她家，想躲开她。她人在哪儿？”

如果能把德科兰除掉，菲奥娜和理查德都能从中捞到大把好处。菲奥娜可以把他那一份也吞掉，领走九成的赔偿金。或者如果理查德能摆脱菲奥娜的话，他能把钱全部收入囊中。

“我不知道，我也在找她呢。”如果德科兰所说的属实，那么她的邻居就是一个精明的冷血杀手。尽管是受害者，他也难逃罪责，只是

因为自己变成了被害目标他才坦白供认的。至少她的怀疑是正确的，就德科兰刚才所说的来看，他也有潜逃的可能。

“你需要请个律师了，德科兰。抛开菲奥娜打算谋杀你这件事不看，你也陷入不少麻烦了。”难怪菲奥娜要拿走所有文件，这些文件能把德科兰、菲奥娜和理查德还有那辆用作杀人凶器的59年产比斯坎都串联到一起，还能提供作案动机的证据。顺着金钱追查总能找到案犯。就这件案子来说，这是个不寻常的事件，也是个不寻常的组合。

“亏了我还相信她。”德科兰说，“我都没想过这个计划真的会实施。我们还在忙着商量细节呢，至少之前我是这么想的。”

卡特琳娜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精工联合修理的名片。没错，理查德·萨多斯基就是老板。她回想了一下在那儿见到的景象，突然想起那支开在角落的玫瑰，正是罕见的蓝色月亮玫瑰。那种玫瑰那么罕见，又和菲奥娜有所关联，这下看来德科兰所说的都属实了。

德科兰额头上冒出密密的汗珠。“她说过一切其实很简单，只不过是借用我的身份，找个流浪汉来顶替我就行了。我要做的只是签了那份合同，她会去认领尸体。只要看起来像是一起事故，没有人会起疑心。”

意外身亡还能带来双倍的回报，卡特琳娜心想。可是为什么一个只靠养老金生活的寡居老人会和两个前科犯一起策划这场金额高达七位数的诈骗案呢？

进一步说，更何况这还涉及谋杀。

卡特琳娜回想起菲奥娜早年过世的丈夫。看来她之前也这么干过。

第十章

卡特琳娜和杰斯悠闲地坐在海景座位上。耽误了两天，他们终于能享受这顿大餐了。从露台向外望去，景色无与伦比，只有他们刚吃完的美味鲑鱼大餐可以与之媲美。

一阵柔和的微风掠过太平洋，夕阳缓缓地没入山后。欣赏了西海岸落日美景，饱餐了海鲜盛宴，又办结了一件案子。严格来说并不能算数，因为她并非受雇调查此案。不过惩恶扬善还是值得记上一笔的。不管怎么说，这是完美的一天。

卡特琳娜吃的实在太饱，几乎吃不下餐后甜点。但美食当前，她绝对是一点碎屑都不会剩下。

“这顿晚餐还是值得一等吧，杰斯？”卡特琳娜尽情享受着最后一口柠檬乳酪蛋糕。“等待让它变得更有价值了，难道不是吗？”

杰斯笑了。“我不敢说。不过有一件事我倒是很清楚的。下次我们应该跳过这场闹剧，先直奔餐馆来。这样我们就根本不需要等了。”

“那样我们就不会目击德科兰的车祸了。”

“我知道。”杰斯说道。“那样的话菲奥娜也能逃脱谋杀罪责了。我实在弄不明白你怎么会陷入这场麻烦中的。”

“因为我生性好奇？”

“应该说是生性多疑才对。我倒不是在抱怨。说不定哪天她把钱花光了，下一个受害者就该轮到我了。”杰斯叉起一个草莓放进嘴里。

“天性我可控制不了，我只不过是注意到了反常的行为而已。比如菲奥娜和她的蓝色月亮玫瑰。她绝不会把这些宝贝玫瑰挖出来弄死，除非买得起更好的品种来替代。那样不仅会很花钱，也会显得很奇怪，因为就在两个星期之前她还跟我抱怨手头吃紧。我想她会那样折腾玫瑰花大概是状况改善了，但是是怎么改善的呢？除了固定的养老金，她没有其他收入来源。这在我心里埋下了怀疑的种子。”

“因为一切事情都是受金钱驱使。”杰斯把手搭在卡特琳娜的手上。

卡特琳娜俯身吻了他一下。“也不是所有事情，但也差不多了。如果谁的财政状况无来由的突然变好，一定能有某种理由能解释。我只是从来没想过这理由会是谋杀。”

“而且她只差一点就成功脱身了。如果你没有坚持跟踪德科兰，我们绝不会顺藤摸瓜找到菲奥娜和理查德·萨多斯基。”

“这算是预感。”卡特琳娜承认。“幸好你录下了我和德科兰的谈话。要是没有他提供的细节，我是绝不会相信菲奥娜有能力犯下这案子的。警方最初也没想到。这段录音不仅能说服他们，还让警方有足够的证据对这三个人提起指控。”

“菲奥娜把我也糊弄过去了。”杰斯说。“现在她在监狱里能交上更多朋友了。”

警察在另一家修车厂找到了正在和理查德·萨多斯基争执的菲奥娜，前者想从中多捞一笔。现在两人已双双入狱。

菲奥娜恐怕需要使尽浑身解数了，因为理查德威胁说要把一切真相都抖搂出来。不光是设计谋杀德科兰这次，还有他之前帮助菲奥娜犯下的案子。第一件就是他俩合谋杀了她的丈夫，接着又对她的小叔子下毒手。“

“为什么要杀了她的小叔子呢？”杰斯不解。“他也犯不着指定菲奥娜当受益人呀，他没有其他亲属，甚至都不需要买人寿保险。”

“正是。除非她伪造了签名，让理查德假扮他去做体检，然后和保险公司签合同。那个年代的保险公司真是有意思，他们坚持让投保人先做体检，却从来不去确认对方身份的真实性。整个过程都是建立在信用制度上的。一旦保险合同生效，理查德就杀掉菲奥娜的小叔子，领到赔偿金。”

警方正在重新查验菲奥娜的丈夫和小叔子的死亡记录。她的丈夫登记的死亡原因是心脏病发作，不过现在他们怀疑他是被下毒致死。警方计划掘出尸体进行检查。

“拿到丈夫的赔偿金之后，她发现意外事故能获得双倍赔偿。当她几年之后设计害死她的小叔子的时候，她确保那一定会是件意外事故。他的车刹车失灵，结果一路冲下悬崖。”

最终她还是躲不过惩罚，卡特琳娜心想。德科兰正积极配合调查，因为自己也会再度入狱，他希望能用证言换来从轻处罚。理查德和菲奥娜都被指控谋杀了菲奥娜的小叔子，而菲奥娜恐怕还会因为谋杀她丈夫而受审。

对于一个几乎躲过第三起谋杀指控的女人来说，这也算是附加惊喜了。

精彩书摘

如果您喜欢《蓝色月亮》和《卡特系列之金钱颜色迷局》，也许您也会喜欢《卡特系列之诈欺谜局》的第一部《撤退计划》。

欢迎试读《撤退计划》的第一章和第二章。

《撤退计划》第一章——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卧室的灯一亮，克拉拉的世界瞬间变得天翻地覆。三个戴着摔跤手面具的男人闯了进来，摆出双打阵型围在床边。她扭头去看丈夫维森特，却发现他背对着她。

参加嘉年华表演的舞蹈队正在楼下的大街上游行，整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热闹非凡，不会有人注意到她卧室里发生的这场闹剧。军鼓和铙钹的敲击声不断传来，游行乐队弹奏出散场曲《告别》的最后几个音符。

那个矮胖子拿着一根球棒，砰的一声打到维森特的腿上，力道大得连床垫都震了起来，把克拉拉吓得浑身发抖。维森特哀嚎一声，没有动弹。克拉拉脑海中闪过无数画面：她的母亲，她父亲的亲信，他的竞争者。这些逝者的悲剧可能都是这样开场的。

转过来。

维森特浑身紧绷得躺在她身边。他的手从被单底下伸过来，紧紧地扣住克拉拉的手，却没有转身看她一眼。她握住他的手，极力控制住自己飞速运转的思绪。他们周密安排的计划中可不包括被抓。

那男人转向克拉拉。他戴着一个艳绿色的面罩，眼睛和嘴巴周围涂了一圈红。他一脸凶相地盯着克拉拉看，她紧紧抓住桑蚕丝被单，使劲儿往上拉。被单随着她剧烈的心跳上下抖动。

那些钻石。她父亲知道这个计划了。

“说个价吧，我会付钱给你的。”她的声音小到几乎听不见。

因为要等到最后一批钻石交货，他们晚了两天才逃出来。维森特对此强烈反对，认为一年的辛苦准备不可一日就付诸东流。但克拉拉坚持要把他父亲的全部财产夺过来，这样才能摧毁他，才能让他付出代价。她要以此证明自己有能力强打败父亲，就像她两年来所做的那样。现在看来他们的逃亡计划岌岌可危。他是怎么发现的？

“你是没法儿收买我的，克拉拉。”罗德里格兹甚至没有变换一下

声线。要么是太笨，要么是太自大懒得这么做。

“为什么不呢？我父亲就能收买你。你要多少？”喉咙里冒出一阵苦水，她还是努力保持声音平静。她父亲派罗德里格兹来是有意图的，知道她蔑视这个家伙。

维森特握紧她的手，手心满是汗。另外两人站在床脚，拿着AK47瞄准他们俩。

“我想要的可不是钱。”他拉下面具，金牙在灯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你还是可以跟我一起过嘛，不管怎么说我可是前途光明呀。”

戴着狼人面罩的高瘦男子大笑起来，挪动了一下他的枪。

这个混蛋！她可不是随便用来嫁给谁的筹码。罗德里格兹一定认为自己已经成为她父亲的亲信，但克拉拉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今天被枪指着的也很可能是罗德里格兹。就像一缸任人宰割的龙虾一般，他早晚也有挨刀的那一天。

维森特从床上跳了起来，“这事跟她没关系！”

克拉拉一把拉住维森特的手臂。连她都清楚这时候不能激怒罗德里格兹。他被人称作刽子手不是没有原因的。

“给我闭嘴。”罗德里格兹操起枪托打倒维森特。

“给我父亲打电话，这是一场误会。”她可以向父亲解释为什么带走钻石，或许还能用换来的高额利润来说服他。她提议用军火换取血钻的计划给帮会带来了滚滚财源，可她父亲甚至懒得说一句谢谢。于是克拉拉和维森特只好自己动手夺取财富。这是他们应得的。

“太迟了，他已经出国，联系不上了。”

“你骗人，给他打电话，我命令你现在就打！”

罗德里格兹可不是一般的暴徒，他能一路高升到现在的地位，靠的是全心全意听命于他父亲，做一切伤天害理的勾当，滥杀无辜。他怎么会知道父亲准备把帮会的日常事务交给维森特打理？除非父亲对他这么说过。几个小时前夫妻俩刚刚在她最喜欢的禾思多餐厅和父亲一起用餐。他派的打手是不是那时候就已经盯上他们了？不，他可能

早就布好了局，只等复仇的最佳时机。亲生女儿的叛逃一定激怒他了。

“我可不听你这小淘气鬼的话。”

“现在就打！”克拉拉几乎坐了起来，忘记自己还没穿衣服。

“不，现在该是我享受一下的时候。”罗德里格兹慢慢靠近她。戴狼人面罩和恶魔面罩的男人依然靠在墙边，拿枪对准他俩。紧挨着她的维森特挪动了一下，用力握紧她的手。

克拉拉试着把语调平和下来。

“求你了，我需要和我父亲谈谈。”

“等到维森特葬礼的时候再谈吧。”罗德里格兹转身走向另两人。他手腕一抖，冲他俩下了个指令，接着走进浴室。

两人的枪口稍稍放低了一些，依次走过来搜查被单下有没有藏东西，从她的脚边开始一路向上摸索。不需要盯着他们看，克拉拉就知道他们想干什么。她能感受得到。

她拽住被单，瑟瑟发抖。狼人冲她大笑不止，靠了过来。这人一定是父亲的亲信之一，但她没认出是谁。

狼人把枪管伸进被单，一下把它挑开，眼睛一直死盯着克拉拉看。她颤抖不已，但完全不敢动弹。

一旁的维森特也是一样紧张。

一阵微风吹进卧室，撩起纱帘。庆祝的人群早已远去，几乎到了破晓时分。她已经能听到附近解放者大道上零星驶过的汽车声，安分守己的港口居民开始了一天的辛苦劳作。而她现在已经无法换取这样平凡的生活了。

“守住门。”狼人指挥着恶魔，一面走向门厅，眼睛还紧盯着克拉拉不放。

接着他走了过来，枪口仍对准克拉拉的头，满身散发出难闻的雪茄味。他一屁股坐在床边，守住打开的窗户。瞬间整个房间被令人窒

息的烟气和阴森恐怖的氛围笼罩。

罗德里格兹从浴室走了出来，狼人刷的一下站起来了。

“不是现在。”他使狼人回到墙边去，转向了维森特。

“给我起来，你这混蛋！”

维森特松开了她的手，她能感觉到他伸向枕头底下，去拿藏起来的枪。

“省省吧。转身举起手来，否则我就把它们砍下来！”

罗德里格兹冲他发号施令。

维森特照做了。

“慢慢站起来！”

他依旧背对着克拉拉，她看不到他的眼睛。

“给我一分钟。”

“轮不到你提条件，你这混账，给我照做！”

维森特哆哆嗦嗦地站了起来，浑身赤裸，举手做投降状。

“到浴室去，快点！”罗德里格兹用枪管顶着他的后背，把他推进浴室。

“不！”克拉拉一把抓起床头柜上的玻璃杯朝罗德里格兹扔去，但却砸到墙上没有打中。

维森特趁机看了她一眼，用西班牙语说道：

“亲爱的，永远别忘了我们的梦想。”

罗德里格兹挥起枪托砸了过去，维森特应声而倒。

枪声响起，他的面庞永远印刻在克拉拉的脑海里。

永远别忘了我们的梦想。永远。

她的思绪淹没在不断响起的枪声中。

接着一切都陷入黑暗。

《撤退计划》第二章——加拿大，温哥华

窃贼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人持枪抢劫，甚至可能杀掉你。像卡特琳娜·卡特这样的法务会计面对的是第二种人。他们不携带武器，不进行恐吓，除了你对他的信任别无他求。而他们也善于获取他人信任。首席财务官保罗·布莱恩特正属于这第二种类型。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偷走了一切。

“可恶！我一直觉得布莱恩特没安好心，可骗取50亿美元实在是太难以置信了！”

自由钻石矿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苏珊·沙利文倚着布莱恩特的桌子，从高处俯看着卡特琳娜。她穿着棕褐色的普拉达套装，满脸敌意。

卡特琳娜使劲儿拉扯裙子，试图遮住丝袜上钩破的大口子。趁着有桌子遮掩，她努力放松被小半码的周仰杰¹高跟鞋挤压的脚趾，早知道就穿平底鞋了。

“就在这里。”卡特琳娜从档案中抽出贷款文件。为什么苏珊会找她这么一个小调查员而不请大公司来调查呢？迄今为止她办过的最大的一件案子是涉案金额只有50万元的赌博欺诈，相比于自由矿业这件案子来说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她办理的多是一些涉及隐性资产的离婚纠纷，或者帮保险公司调查是否有骗保行为。拜经济衰退所赐，现在这类案子也很少接到了。她甚至不确定自己的计算器能不能计算这么大幅度的数目。

卡特琳娜靠在保罗·布莱恩特的座椅上，手指划过扶手椅柔软的小牛皮。她要保持冷静，并且和苏珊保持安全距离。接到苏珊惊慌失措的电话，她一大早就赶到了自由矿业。现在时间已过下午五点，周五的夜晚阴雨连连。同样内容的简短对话已经重复了超过一个钟头，但这位首席执行官仍然坚持否认事实。

“自由矿业没有那么多的现金流。他是怎么能盗走那么大数额的钱的？”苏珊狠狠地把她的万宝龙钢笔一头扎进账本，戳裂了笔尖。

宝石镶嵌的钢笔在毛毡桌垫上爆裂开来，墨水喷洒的到处都是，把卡特琳娜吓得一抖。墨水差一点就溅到电汇单和贷款文件上，那可是布莱恩特犯罪的唯一证据，她赶紧把这些单据从一片狼藉中抢救出来。

“他用了这些。”卡特琳娜把文件递了过去，顺带瞟了一眼自己的比百美平价圆珠笔，庆幸自己的品位没那么高级。“通过贷款得来的钱。”

为什么过了两天才有人发现这起大型欺诈案？这好比有人光天化日从卢浮宫盗取名画那么明显。她打算从苏珊这里套出正面回答，自信爆棚的首席执行官总是会找个替死鬼来当垫背的。

没有人哪怕有一丝念头觉得那真的是欺诈行为。毕竟借贷净收益为零，而且自由矿业的规模还没有达到一次交易就涉及几十亿美元的级别。发现欺诈行为的会计当时正等着向保罗·布莱恩特汇报情况，保罗出差未归。当大家意识到首席财务官再也不会回来的时候，所有血淋淋的事实都一目了然。

“什么贷款？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保罗·布莱恩特把自由矿业抵押到次级贷款市场，换取等价的发薪日贷款，接着他就卷款消失了。不到一小时前，卡特琳娜在布莱恩特的桌子上发现三张揉成一团的电汇单。

“看这里。”她指向文件底部。“你和布莱恩特都签了这份贷款文件。”

“给我看看。”

苏珊从卡特琳娜手里一把抓过文件，她巨大的钻饰在灯光下闪耀着刺目的光芒，差点儿没把卡特琳娜晃瞎了。饰品至少有三克拉重，说不定就是自由矿业自家出品的。

“明显是伪造的。要是这个案子跟我有牵连，那我还会叫你来么？”

“当然不会。”卡特琳娜试着保持语调平静。“我只是需要确认你有

没有——”

“卡特琳娜，我们在讨论这些细枝末节上多浪费一秒，就等于给保罗·布莱恩特更多时间逃跑。”

苏珊站了起来，像扔标枪一样把弄坏的钢笔扔进废纸篓，只差一点就投中了。卡特琳娜强忍着不去把它捡回来。这支价值两千块的高级钢笔几乎能抵上她信用卡的最低还款额了。

她换了一种问法。“那你最后一次见到布莱恩特是什么时候？”

苏珊走向窗边，背对着她。

“大概上周吧，我记不清了。”苏珊转过身来，手臂抱起。“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帮助。”

卡特琳娜的黑莓手机响了起来。她瞟了一眼来电显示，直接让它转进语音信箱。房东又打电话来催房租了。

“所有细节都能派上用场，这两年你每天和他一起共事，有没有注意到什么可疑的地方？”

“我要是注意到了，还会发生现在这样的事情吗？”苏珊松开手臂，盯着自己的手看。“我从没想过他会这样置公司于死地。”

“他有没有沾染什么恶习？像是赌博或者毒品之类的？有没有遇到财务上的困难？”

“这些事情我怎么知道！”

透过苏珊激动的语调，卡特琳娜似乎听出了一点口音，但她不确定是哪个地方的。“那他有没有什么积怨呢？比如没有获得晋升这种？”

“没有。光顾着在这儿做心理分析可不能把钱追回来。”

多数经济罪犯都是为了填补亏空，不是不良嗜好就是心理原因造成的。不过据苏珊所说，布莱恩特没有这些问题。

“我大概几天之内就能追踪到这笔钱。”实际上把钱完全追回来是另一回事，但她实在不想再费力气和苏珊周旋了。“警方找到了什么

线索吗？”

“我没有报警，而是直接找的你。”

卡特琳娜目瞪口呆。

“你没有报告保罗失踪事件吗？”

“决不能这么做。如果传出去公司股价就会暴跌。”

“但自由矿业是一家上市公司，你哪怕是在股市下周一开盘之前开一场发布会简短说明情况也好，这可是法律规定的。我只负责追踪这笔钱，不负责找人。即使能通过这笔钱追查到保罗，逮捕他也是警察的责任，我不能——”

苏珊掸了掸她的羊毛裙。

“我的字典里没有‘不能’这个词。我可是花大价钱请你来，你到底想不想接这个案子？”

不等卡特琳娜回答，她已经转身大步跨出办公室。

¹ 以著名华裔鞋类设计师周仰杰英文名命名的闻名世界的鞋子品牌。

血色通灵

黛尔·迈耶 (Dale Mayer)

潘佳惠 管祝仙 任艳红

血色通灵

戴尔·迈耶 (Dale Mayer) · 著

潘佳惠 · 编辑

潘佳惠 管祝仙 任艳红 · 译

与生俱来的通灵异能让萨姆无意间卷入了连环杀人案，
面对他人的冷眼与猜忌，她该何去何从？
USA Today畅销作家Dale Mayer心灵异能系列小说首部，
惊悚程度堪比《沉默的羔羊》、《汉尼拔》

Fiberead
- 2015 -

血色通灵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一章

3月15日，凌晨2时35分

萨曼莎·布莱尔挣扎着试图摆脱这场幻梦。

不会吧，怎么又来了。

陌生的房间，陌生的床，当下这具躯体也无疑不属于萨姆。眼泪正如泉涌般从那女人眼中汨汨流出。萨姆感到一阵疼痛，却仍旧无法动弹，只得默默咬牙忍受。恐惧感撕扯着她的心，衰落的神经到达了崩溃的边缘。

暴风骤雨般的狂捅乱劈让她脑海一片空白。随着身体一阵抽搐，她抖动扭曲成了一个可怖的姿势。乌黑的血迹模糊了她的视线，但屠杀才刚刚拉开序幕。

萨姆放声尖叫。她惊恐万分，但那沙哑的尖叫声却并非出自她口。

面对眼前这一切，她心中疑惑不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刹那间，她恍然大悟，接着内心涌起一阵绝望和惊恐。

原来她正目睹着另一个人的噩梦。她被禁锢在了一个恐怖的错位时空里，附身于那女人，亲历那女人临死前被千刀万剐的遭遇。

又一次通灵视角的体验。

刀子一挥而下，刺穿了女子的腹部，一路从胸腔划到骨盆剖开一个大口子。那女子痛苦的尖叫始终在萨姆头脑萦绕。她畏缩了。

那女子失去了意识，而可怜的萨姆仍旧清醒着。此刻，所有的疼痛只有萨姆一人来承受了。尽管这具躯体不属于她，萨姆却感觉每一刀都捅在自己身上，每一根折断的骨头都与自己相连。

女子的头歪到了一边，脸颊贴在浸满了鲜血的床上。从这个视角望去，萨姆看见一把血淋淋的刀举在空中，持刀人是一名男子，从后

到脚一身黑，只露出一双闪着狂喜光芒的眼睛。她颤抖着。求你了，老天，结束这一切吧。

凶手的狂怒突然消散了。他感到了一阵疲乏，手臂不禁轻颤。“见鬼。”他除去手套，挠了挠手套内里。

借着昏暗的月色，萨姆眼角的余光扫到了他手上闪烁的金属光芒，那是一枚戒指，她明白这个细节很重要，于是努力抓住最后机会铭记这一幕。她的眼缓缓阖上了。在她思维的最深处，等待似乎没有尽头。

萨姆的心灵在抽泣。哦，天，她并不喜欢这种通灵能力。为什么？为什么她要在这里？她无力帮助那女人。她甚至难以自保。

男子又一刀挥在她身上——这次很轻，饱受摧残的女人只略微一个震颤。在波浪般汹涌的黑暗深处，萨姆饱受折磨的精神久久无法平静，她挣扎着想要脱离这场噩梦。凭着最后一丝气力，那女子睁开了眼，目光锁定在面罩男的白光戒指上，那男子也迎上了她的眼神。女子的心跳开始慢慢停止，视野也逐渐合拢，直到那双无神的眼汇成细细一条线，然后她便永远地闭目了。接着，便是绝对的沉寂。

幸运的是，伴随着死亡萨姆也终获得了安宁。

二十分钟后，她从自己的床上一跃而起。在求生直觉的驱使下，她想要拔腿就跑。苍白的痛感适时地降临其身。

“噢！”她痛得大叫起来，双手划过腹部，担心自己将要承受更大的痛苦。她的手指划过一道深深切口的粗糙边缘。一阵刺痛使得她大口喘气，猛地一转身，滚滚热泪喷涌而出，温热粘稠的液体沾满了她的手指。“哦。天。哦，天呐，天呐。”她不断呻吟着。

萨姆困惑地环顾四周，感到害怕，恐慌，然后迷迷糊糊的脑袋逐渐清醒过来。清晨的几缕阳光照射在水滩上，光线折射至粗糙不平的天花板和破旧不堪的手提箱，把地面照得亮堂堂。房间空荡荡的，就像是她空虚生活的生动写照。这是领养家庭的童年留给她的一切。

她此刻在家里。

回忆淹没了她，冲击着她的感官，带来更多的疼痛。萨姆崩溃了。她像一只小兽一般蜷成一团。痛感像利刃一样穿透她，她再度尖叫起来。被撕裂的肌肉组织边缘和血肉互相摩擦着，只要轻轻一动，破碎的肋骨就嘎吱作响。鲜血从剖裂的胸口流出，浸湿了下面的床单。

她闻到了那股味道，夹杂着湿湿的羊毛味和独特难忘的血腥味。

萨姆屏住呼吸，僵在原地，她脸涨得通红，因为怒意而有点紧绷。“妈的，妈的，去他妈的！”她像念佛咒一般轻声诅咒着。

她纤瘦的身体战栗不止，尽管她已慢慢回到现实，疼痛仍然无比真切。从幻境回归到现实。这简直像是个笑话。她脑海中总是会浮现幻境里乱七八糟的画面，她没有办法轻描淡写地形容这种感觉，因为受害者所遭受的每一击都会体现在她自己身上。愈合的过程是困难的——骨头要重新接上，断裂的韧带和肌肉组织要重组，被撕裂的皮肤要密合，这都需要时间。

萨姆明白这些伤痛背后是有缘故的，因为她的控制力还不够，她还无法接受这份天赋。很明显，如果她能够掌控自己的能力，就不用再遭受这么多痛苦了。但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也无从知晓其中原因。她不知所措，她的身体总会莫名其妙地痊愈，但心灵的创伤却挥之不去。她觉得自己一团糟。

肉体愈合的过程通常要花十到二十分钟——依具体受伤程度而定。而心中的困惑，孤独，和孤立感却要更久才能消失。她太心急了，还没等身体恢复如初，就想自由活动，以至现在疼得呲牙咧嘴。萨姆颤抖着控制自己的能量到达每一个需要治愈的地方，她希望这个过程不会耗时太久。

两行热泪从她紧闭的眼中淌下，止都止不住。

愈合的过程真不好过。不仅她的肋骨根根被折断，身上也是遍体鳞伤。她从未经历过这么严重的肉体创伤。她有点担心自己可能失血过多。如果她不知道怎么断开连接，她的命运就会像幻境中的那幕一样，走向生命终结。

与那个可怜的女人无异。

萨姆讨厌转变的过程，因为它们在不断改变，不断加剧，不断发展。如此有力而又丑陋，她灵魂深处都感到一阵恶心。

几分钟后，萨姆抬起头，在床上摸索着。尽管她的四肢还无法挪动，但疼痛还尚可忍受。鲜血浸湿了床上堆得高高的毯子，那些毯子是萨姆从二手店买来的。她空荡荡的腹部就像是一个盛着冰冷血液的容器。见鬼，到处都是血。

她的唇齿间有一股不散的金属味，让她感到一阵恶心。咽了咽嘴里的唾沫，她继续等待着。她想要抛开这份记忆，远离那个幻境，逃离自己的生活。但是她做不到，她知道疼痛在深处酝酿着，随时会爆发，将她生生撕裂。她感到疲惫不堪，就这么无休无止地忍耐着，心中一片凄凉。

又十分钟过去。现在她应该能走了。抬起头，她将带血的唾液吐到纸巾上，看了下时间。

转化过程共花了十五分钟。

她这次有进步。

哦，天呐。萨姆又不禁抽泣起来。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其他通灵者要么发现，要么听闻某些事物，他们中许多人甚至可以预见未来。而她则亲眼目睹了暴力——不仅仅是目睹，而是亲身经历了谋杀的全过程。

时不时地，她的身体又一阵颤抖，血液里似乎有股挥之不去的寒意。断断续续的抽泣声消失了。她已不记得上次感到温暖是什么时候。萨姆将浸了血的地毯扔到地上，用斑驳的被子紧紧裹住自己瘦弱的身躯，但再怎么裹紧也感觉不到一丝温暖的舒适感。

她不怎么走运。不管她喜不喜欢，她总有一只脚迈入那片黑暗地带。问题就在这里。多年来她一直四处奔波，最后来到这座小屋，从此避世幽居。但即便在这里也没有她要找的答案。

她坚定了决心。她受够了这一切。是时候把握主导权了，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她得阻止这个丧心病狂的杀手，而且越快越好。

老天，她已经厌倦了在死亡中醒转。

第二章

5月16日，早上10点23分

警察局是一座庞大的石雕建筑，高耸着延伸向灰暗的天空，萨姆在它面前显得格外渺小。或许这只是她的错觉。这不重要。她无法想象在这个压抑的地方生活。如果天窗上再挂下几个怪兽状的滴水嘴，这简直就是一幅不折不扣的末日图景。

她一想到那些人做的事情，就有点受挫。她明白去警察局是很必要的，但是根据她以往深入其中所得的经验，她知道人类的恶意深不可测。要不是因为另一个女人又被谋杀了，她不会出现在这里。

根据她以往与警察打交道的经验，那还不足以让她再次涉足此地。她上次打交道的那个警察是个坏透了的混蛋。

不，是那枚戒指把她带到了这里。

今天早上的凶手也带着一枚戒指，与萨姆几个月前在幻境中见到的那凶手的戒指很类似。她只是匆匆瞄到它而已，在转化过程中，那份记忆留存下来，深烙在她心中。连面具和手套看起来都很像。而最重要的依据是那男人的气场。像DNA一样，每个人的气场是独特的，是类似个人签名的独一无二的标志。两个凶者有着同样的气场，波长和振幅的变化也一致。甚至震动的模式也无异。但这个证据不足以让警方信服。

一想到这个混蛋还在逍遥法外为非作歹，她感到痛苦不堪，脚步也随之放缓了。几滴巨大的雨点滴到她脸上——这是生活在俄勒冈沿岸的乐趣，这儿降雨频繁。

她不在意天气，倒是人群和噪音让她心烦。还有那股味道。汽车尾气同汗液和香水味混在一起，只有城里人会喜欢这种味道。而帕克斯维尔市的郊区和她更搭。天气好的话，从郊区到波特兰只要20分钟。

举着伞的陌生人和她擦肩而过。如果她告诉他们自己所目睹经历

的谋杀案，会有人相信吗？每到一个寄养家庭，她都面临质疑和指责。在六岁时她已经少年老成，她曾经告诉养母的同事要好好照顾自己的儿子，却因此被责罚了一番。但当那孩子后来溺死在后院的池塘时，萨姆真的很难过。因为那事她被送回了领养机构，她的档案里被加上了“古怪”这一标签。她的天赋吓到别人了。

今天，她别无选择。她不得不过来这里。她不能袖手旁观，让这个混蛋为所欲为。但要让警察相信她还是很难，毕竟她不能提供准确的案发时间，受害者姓名和凶案地点。她对这些一无所知。

她挺直了身板。提了提褪色的牛仔裤。不要瞎想了。不管他们信不信，她必须要这么做。想到这里，她快步跑上最后几节台阶。

警察局的内部没有外面看起来那么壮观。天花板有20英尺之高，衬着黑色木板，营造出世界末日的感觉。棒极了。她排着队等待着。轮到她时，她走到柜台处。

那警官匆匆扫了她一眼，“小姐，你需要帮助么？”

萨姆在牛仔裤上擦了擦手心的汗，深深地吸了口气，喃喃道：“是的。”说到这她顿了顿，仔细地盯着他。她要怎么区分好的警察和坏的警察呢？

这位警官年纪略长，在他坚定而又充满鼓励的目光下，萨姆渐渐平静下来。她看人的本事一向不怎么样。她迟疑了一会，直到句子自己从嘴里蹦出来，“我想谈谈一桩谋杀案。”

他扬起了眉毛。

“两桩谋杀案。”她自己都注意到了语气中的歉意。

那警官双目圆睁。

好吧，她听起来确实像是脑子缺根筋。然而，她也找不到比这更委婉的巧妙方式引出这个话题。她目光落在自己破旧的球鞋上，那双鞋几乎被过长的裤脚遮住了。

“小姐，请问是怎样的谋杀案？”他的声音是那么温柔友善，与他锐利的目光不太相符。

她转移目光，四处张望。她不想在公开场合下谈论这个。她后面排起了几英尺远的长队，然而……她往他那里靠了靠，“拜托了，我想私下谈。”

她手指扭转摆弄着森绿色毛衣凸出的图案——他强烈的目光让她有点不自然。仿佛觉得说错了话，她僵住不动了，似乎被锁在一个封闭时空内。不仅如此，她的肚子也在翻江倒海地抗议。她必须马上获得同意，不然她再也不会逼着自己来这儿了。

他点了点头，她长舒了口气，“谢谢。”她轻声说道。

“找个位子坐吧。我去叫人。”

萨姆迅速转身，撞到了排在她身后的一个人。她尴尬地红着脸连声道歉，找了个靠墙的椅子坐着，闭上眼，揉了揉脸颊，尝试使呼吸平静下来。她都走到这一步了。接下来的事情……好吧……她希望一切都像刚才那么顺利。

但事与愿违。

“好的，我们再重新过一遍。”这是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坐在她对面的警官容不得半句废话。他留着平头，发尖的银白色使他看起来一副德高望重的样子，她怀疑他的态度一定是非黑即白，不容辩驳。

他在记录册上草草写了一会儿，然后皱起了眉头，把笔扔到一边，打开抽屉再找支笔。“两个女人被谋杀了？但你不知道是谁？”他扫了一眼记录，抬头作询问状看她。

她摇了摇头，“是的，我不知道。”

“好吧。”他继续说道，仍旧盯着她，“你不知道谁是行凶者？你说一个男人杀了两个女人，但你并不确定？你也不知道这俩女人具体身在何处。是这样吗？”

萨姆又点了点头。她双手摊放在大腿上，手指紧紧攥在一起。

“这么说来，如果你说的女人确实存在，并且确实被谋杀了，那么她们可能身处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对吗？”他朝她扬了一下眉毛。

“是这样没错，但是……”

“你只需回答我的问题。有没有这种可能，比如说，你所说的那俩女人和所谓的凶者身在英格兰？”

她的肩膀耸拉着。为什么要这么费劲呢？“是的，理论上有可能。但我并不——”

“我在波特兰要调查的遇害女人已经够多的了。既然这两个‘潜在的’案子可能在任何地方发生，我为什么为此浪费时间呢？不仅如此……你说其中一个女人被勒死然后刺捅，而另一个只是被刺死。这不合常理。凶者的行凶方式在每次作案时一般都一致。”他恼怒不已，让她动弹不得，手足无措，“你得证明罪案确实发生了。”

侦探头向后一仰，双臂舒展，“让我看到尸体，不管是在这儿还是其他地方，若事情果真如你所说，我会很乐意联系当地执法机构。但在那之前……如果你没有其他事，要不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吧？”他朝门的方向挥了挥手。

萨姆盯着发怒的长官，她原先的乐观早就消磨殆尽了。问题是，她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她没有什么具体细节可以提供。她希望对戒指的描述可以让她的故事听起来更真实。挫败感使她格外恼火，两种情绪在心中沸腾着。

“我有通灵能力，所以才知道这些谋杀案就发生在附近。”她手指朝下指向地面，“我还不够强大，不能远程提取画面。这是你的案件——你只需要辨别它们。”

“怎么辨别？”他怒吼道，“你没有给我任何具体外观描述，没有名字，也不知道地点。我要怎么辨别它们？”

萨姆忍受着劈头盖脸的责问。她仔细端详了他好一会儿。她要怎么让他明白呢？“第一个女人会出现在你的案件档案里，至于今早的受害者……或许报案电话还没打过来。受害者不止一个，我希望这能引起你的注意。”她顿了顿，“你难道不能用那个戒指追踪凶手么？”她往前靠了一点：“你要知道，他还会作案的。之后你就会想起我们的对话。”

他耸了耸肩，目光扫向敞开的门。很明显，他希望她即刻消失，最好永远不见。

萨姆端详着他的脸，发现上面写满了不信任。她肩膀耷拉着。这不是他的错。他的反应她早预料到了。疑虑，嘲弄。萨姆把辫子往身后一甩，站了起来。她尽力了。这儿没人帮得了她。

“好吧。我没有任何证据，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我，但是……好吧，我只是不得不试一试。”

她直起腰，谢了谢咄咄逼人的警官，逃离般地跑到走廊。在她面前是一面玻璃墙，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马上就要自由了。她加快了步子。当她绕过拐角，看到前方出口时，便开始小跑起来。

上午11点10分

勃兰特·索瑟兰警探朝新来的年轻人笑了笑。“谢谢，珍妮，我很感激。”

她身上散发着粉嫩的光彩，后面绑着高高的马尾，正是朝气蓬勃的年纪。他们在学校还是穿成这样吗？作为一个新手，她上周来这儿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她初入警局，天真无邪，给疲惫不堪的侦察部带来一股活力。

“当然啦，你随时可以找我帮忙。”她先是害羞地向他撇了撇嘴，然后匆匆回到自己的位置，咧嘴笑了起来。还是在走廊，勃兰特打开档案夹，扫了眼照片。他感到一阵反胃。当他查看其他的照片时，他的心情更为低落了。又一桩案子，真是见鬼。

大厅里一阵骚动，引起了他的注意。抬头看了一眼，他皱了皱眉。什么情况？一个小小的身影从他这边猛冲过来，衣袖与头发在风中飞舞。勃兰特闪到了一边。他打开的档案夹重重地撞到自己胸口，摔在那个小小个子女人面前，她闪到一边，拼命想要躲开他，但还是被拦在了半路。

“慢慢来。看着点路。”那女人一个踉跄，他伸手想要稳住她。但还没来得及抓住，她就像空气般溜走了。

大大的棕色眼睛，又长又密的睫毛忽闪忽闪。“抱歉。”那瘦小的女人低声道，继续冲向前门，她长长的辫子在她身后飘扬着。

“慢着。”他喊道，但那女人已经走远了。勃兰特呆在原地，还记得那双驯鹿般温和的双眼——动人的大眼睛里充满着深不可测的痛苦。勃兰特觉得自己腹部或是腹部以下被击中了。那眼神给他留下了复杂的印象，充斥着他的脑海。挫败。困惑。想要求助，却又不指望真有人帮她。但他可以发誓，他察觉到了她全身上下流动的那股钢铁般的意志。生活确实曾经使她遭受打击，但并未把她击垮，而且永远不会把她击垮。

他往前追了几步，只看到她飞速冲出了前门。

她到底是谁呢？他不解得摇了摇头。仅仅是两秒钟的接触，也足够在他心里留下充足的印象了。是的，没错。然而，怎么会有人经受了如此折磨还能继续好好活下去呢？盯着她去的方向，他真希望她没有逃的那么快。他不知道她需要什么，也不知她是出于什么原因，但他确信自己原本可以帮她一把。

他的好奇心被激起了，走到大厅尽头的办公室，端详着独自坐在那的人，“凯文，你刚有和一个年轻小姐谈话吗？”

“哪个年轻小姐？”凯文·布莱松警探停下打字，抬头看他，灰色的眼睛里满是困惑不解。他伸手猛地拉了拉领结。

“那个瘦骨嶙峋但眼睛很大的小个子女人。”

凯文眉头紧皱，而后突然明白过来。“噢，瘦得皮包骨的那位。”他摇了摇头，扮了个鬼脸，“天，我要是你的话，我会离她远一点。”

勃兰特朝前门出口处望去，她的身影让他无法忘怀。他几乎无法控制地想要跟随她的步伐而去。这种冲动他自己都无法解释。“为什么？”

“今天一定是月圆的日子，或临近满月——疯子都从疯人院逃出来了。”

“她精神不正常？”勃兰特轻轻往后一退，对凯文的一番评论感到大为吃惊，“不可能。”

“没有错，疯得没救啦。”凯文查看了下桌上的日历，指了指今天的日期，“看吧。我说的没错，今晚是满月。”

勃兰特坦然承认他对宇宙天象不甚了解，但他能以全部家当打赌，那双眼闪烁着理智的光彩，还有一丝丝的绝望，似乎她要走投无路了，但好在至少她清醒意识到了自己的现状。

“所以她想要干嘛？”勃兰特尝试不让自己的声音流露出兴趣。

凯文把笔抛到桌上，身子往后一倾。“她打算告诉我一个疯狂的故事，她在另一个女人的身体里醒过来，目睹她被谋杀的过程。”凯文哼了一声，“这些年来我听过不少这种故事，但这一桩真是绝了。”

勃兰特挺了挺身子，往前迈了一步，“她能通灵？”他不太确定对此该有什么样的感觉。

凯文朝他反感地皱了皱眉，“即便她能，她也不是很厉害的那种。”

勃兰特也皱起了眉，“为什么？她怎么说？”

“她声称同一个凶手杀了两个女人，还说自己附身在受害者体内，目睹了这两场谋杀。”凯文耸了耸肩，仿佛在说“就是有一种人啊，你能拿他们怎么办呢？”“更奇怪的是，她说凶手两次的作案方式不一。”

这很不寻常，虽然也不是没听说过。他想想他自己追捕的那个连环杀手就知道了。如果他猜的没错的话，那人每次的作案手法都不一样。

“她有提供什么证据吗？比如辨别凶手的方式？她知道受害的女人是谁吗？”凯文摇了摇头，勃兰特对那女人倍感同情。他初来乍到，得不到秘密情报——只是，全国的侦探似乎都一个样。有些好警察往往循规蹈矩，而有些则想象力太丰富，不受条条框框的约束。凯文显然更喜欢死板的规定，对那些所谓的超能力嗤之以鼻。

而勃兰特呢，他承认自己有点过分倾向于破坏规矩。侦探工作通

常运用传统的方式，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见效，但偶尔也会碰壁。只要有人能伸出援手，他并不在乎援助来自何方。他忍不住问道，“没有什么具体细节吗？”

“没有。”凯文居高临下地微微一笑，“我都跟你讲了——她那都是胡说八道。”

勃兰特凝视着外面挤满人的走道。一定是到午餐时间了。“见鬼。”在走向走廊时，他最后一次转过身，“没有任何有用的东西吗？”

“没有。”

勃兰特反感地走开了。至少他的态度部分解释了她眼中闪过的恐慌。

“除了一枚戒指，”凯文喊道，暗暗笑着。

勃兰特转过身来，“戒指？什么戒指？”他走过来，手掌摊在桌上，“你刚没提到戒指。”

凯文吃惊地身子向后一倾，双手举在半空：“嘿，放松点。我觉得她的话根本不值得考虑。”

“的确。”勃兰特努力保持耐心，迅速坐回椅子上，“她说了什么？”

“好吧。”凯文转过身去拿他的记录册，刷刷刷翻到那一页，“她说的并不多。”他说道，朝着笔记皱起了眉，“她两次醒过来，发现自己附在被谋杀的女人身上。她亲历了那俩女人经历的一切，当她们死去时，她又回到了自己体内。”

勃兰特皱起了眉，一脸困惑，“奇怪的特异功能。那戒指是怎么回事？”

“她说当她借着那俩女人的眼睛往外看时……”凯文说到这转了转眼珠，“她无法看清袭击者的全貌，因为他头戴着滑雪面罩，像巴拉克拉法帽那种，你知道，就那种只露出眼睛嘴巴的。她记得他的眼睛黝黑，眼神透露着死亡的气息。还有……”为了营造效果他刻意顿了顿。

勃兰特恼怒地盯着他，“说呀……你倒是说呀。不要像演戏一样吊我胃口。”

“天，你今天真让人蛋疼。出什么事了？”

勃兰特翻了个白眼。他与凯文的事事情谊正在缓慢发展中。四周前勃兰特加入了东区警察局，但只是作临时逗留。为了寻找一个连环杀手的资料，勃兰特的上司给他安排了一间办公室，让他能够接触到各种时期的档案。一旦他发现相关线索，就可以申请带领一个警队去缉拿凶手。

几年前他就与这个凶手交过锋，他一路死死跟着那凶手，直到一年前追到了波特兰。然后线索就断了。一年了。他不敢相信到现在他们还没有一丝线索。这个凶手已经成为他避无可避的败笔。他只在那个凶手身上碰过壁。

这儿的大多数人都认可他，但要进一步拉近关系还需要时间。他没有那份时间。

“好吧。”扬了扬眉毛，凯文继续念道，“她提到在一桩谋杀案中她看到了一枚戒指，接着在第二桩案子中认出了相同的戒指。”他以一种夸张的语气说道。

“她怎么形容那戒指的？”

凯文点了点头，继续往下看他的笔记，“大概是四叶草图案，每片叶子上有一颗宝石。有一个类似蛇的图案，缠绕于叶子间。据她所说，有一颗宝石不见了。”

勃兰特目光越发锐利了。“颜色呢？尺寸？金的？还是银的？”

凯文查了查他的笔记，摇了摇头。他朝勃兰特看了一眼，说道：“她没说……事实上我压根没问。我觉得她脑子有问题。”他耸了耸肩膀。“天，两桩案子几乎八竿子打不上关系，但她说‘觉得像’是同一个凶者，说什么有着一样的能量特征，真是匪夷所思。”勃兰特目光低垂，眉头紧锁，匆匆在笔记本一角记下点什么，“我猜你不会打算把她的故事弃置一边吧？”

勃兰特陷入深思。他曾经借助过通灵能力。事实上，他和史蒂夫·克洛诺斯有很久的交情了。史蒂夫是个隐居的通灵者，不太亲近人。与他成为密友就更难了，他这人过分实诚。勃兰特知道他们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但也知道借助他们的能力也会有风险。“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改变作案手法这一点不太寻常，但它时而也发生。这就是我会在此的原因。然而，如果她有具体线索，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核查我们的案件。但她没有呀，不是么？”

凯文摇了摇头：“没有。最近的那场谋杀案发生在今早，这意味着我们还没找到受害者，或者罪案发生在另一个国家，我们永远无法知晓。对了，今早的案发地点有吊顶的天花板和皇冠形的石膏线，床单上还有粉色花边修饰。当然啦，前提是她说的这些话是靠谱的。”他顿了一下，“这个给你了，拿去吧。我会把这案子注册到电脑上的，但这个你可以留着。”他从笔记本上撕下了几页纸，“我个人认为那纯属一派胡言。”

勃兰特点点头，走向他的办公室。不管她是不是在胡言乱语，他都要查明真相。

一个小时后，勃兰特重重坐在电脑椅上，一筹莫展。凶手的作案手法上往往是可预测的。他们坚持某种有效的方式，很少会尝试新法子。那些改变作案手法的人往往是长期作案的惯犯，作案手法已经练得炉火纯青了。这使得他们很难被追踪——他很清楚这点。

他再度查看凯文的笔记。只有一两句话提到了女子的头发和死亡方式——光靠这个辨别受害者会很难，他有太多的可能性要筛选了。在像波特兰这样忙碌的大都市，每天都有谋杀案发生。

他对着空气自言自语：“这太荒唐了。我需要细节，见鬼。”

他需要案发时间以及受害者的相关细节。凯文怎么不多问问呢？他无法指责凯文。这座城市到处都是疯子。现在谁还能把他们和正常人区分开来？

他又匆匆记下几个问题，然后回到屏幕。这个疯女人叫做——萨曼莎·布莱尔。他尝试着把这个名字与过道上那个瘦弱，惊慌的女人对

上号。

然后他将注意力收回到了屏幕上，搜出了数据库所能提供的全部信息，但也只有零星的线索而已。她二十八岁，无犯罪前科，无被通缉记录，无罚单或违章停车记录。

电话铃响了，打断了他手上的工作。

“嗨喽。”

“嗨，亲爱的。今天过得怎么样？”

勃兰特身子后倾，做了个鬼脸，“妈，我很好。我昨天和你说过啦，我到家时头就不痛了。不用担心。”

“好的，亲爱的。我只是想打个电话来问下你有没有感觉好点。”

“我好多了。你怎么样？你准备好离开那里了吗？”勃兰特在椅子上转过身，向窗外凝视。太阳光透过几片乌云投射到天边，给整片天空披上了彩霞。

他妈妈此刻应该坐在养老院外面的小桌子边，离镇有几英里远。她在那儿很开心——有点开心过头了。她原本只是短暂逗留。不知怎的，每次他一提到让她离开，她的肺病和糖尿病就会犯，不然她就会想到其他借口拖时间。养老院并不介意，他们正在增设房间，以容纳更多老人。他妈妈有的是钱，开支完全不是问题。正是为了想和她住得近一点，他才要求将自己转移到这个警局。

“我感觉不太好。我的髌基本恢复了，但仍经不起折腾。”她轻轻吸了吸鼻子。

勃兰特咧嘴一笑。虽然没人知道她的髌和装出来的感冒有什么关系，她仍然每次都会故意吸鼻子。

她的声音几乎恢复正常了，问道：“你今天午饭有空吗？”

“不，今天没空。”

“哦，好吧，那亲爱的，明天怎么样？”

“妈，如果只是我们两个人的话我乐意。不要再给我介绍女朋友了

好嘛？”

“怎么会呢，亲爱的，我不会的。你都把这叫做我对你的‘干预’了，我怎么会不懂你的感觉。但是啊，”沙哑的声音变成了悲伤的耳语，“我想在有生之年看到你成家。”

“哦，该死。”勃兰特咕哝道。那声调甜蜜而又饱受痛苦，似乎想要传达失望之情，仿佛她就要大限将至了。“妈，你还硬朗着呢。我有一个很好的女人照顾我。事实上，是很多很好的女人。”她紧张喘了口气，他不禁咧嘴笑起来。

“不许这么说。你需要一个正经老婆，而不是那种……那种，”她语无伦次起来。

瞧她这么生气，他忍不住轻声笑出来。活该，谁让她老是干预他的私人生活。她的偏执已经超越了爱，让他觉得分外压抑。

勃兰特轻声叹了口气。他直了直腰，舒展下后背，“够啦，别谈我的女友了。妈妈，你还有什么事吗？我还有很多活要忙呢。”

“没什么事，明天到洛克咖啡厅吃午饭时我再和你讲。说好的啊，一点钟到那儿。”

勃兰特椅子猛地向前一倾，双脚重重砸到地上，“你说什么？什么？”她把电话挂断了。“见鬼。”

他恼怒地盯着手里的电话机。他妈妈一直以来都诡计多端，尽管他讨厌被她这般戏弄，但刚才确实是他自己的错。三十四年了，他一直这么纵容着她，现在这一现状再也无法改变了。

很快，他又恢复了好心情，目光回到电脑屏幕上。据凯文所说，萨曼莎住在附近的帕斯维尔社区，在一家当地的兽医院兼职。线索太少，无法解释她身上那股让他为之触动的倦怠感。他看到受害者的家庭都很类似，身处这个世界底层的人们也同样很类似。

他努力把注意力转回到凯文的笔记上，似乎萨曼莎说两个女人都是长发。几个月前被勒死的那位是金发女郎。这样的话，在这堆亟待解决的案子里，他可以找到多少长发受害者？

他飞速敲动键盘，查到了三桩去年的案子。其中一个做了特殊标记，显示被害人可能丧命于那个“混蛋”之手，那个他一路跟到波特兰的连环凶手。数十年来，这个凶手活跃在美国各地，没有人找到任何线索——直到勃兰特发现了端倪。

凶手的作案对象通常是年轻貌美的女性，她们或是婚姻美满，或是身处亲密的情侣关系中。所有的都被强奸了。之后就找不到共同点了。这些女人中有的被勒死在床上，有的被刺杀在客厅，有的被活活折磨数小时。从地理位置看，波特兰是最近案发最多的地方

警方有先前几年的旧DNA样本和一些最新案件的头发样本——没有一个能帮他们核查案件。那个混蛋在实验室检验还没那么先进之前就犯案了。他的适应和学习能力很强。到今天，任何数据库里都还没有他的指纹和罪案纪录。

所以勃兰特很难说服他上司那是一个连环凶手。因此，他现在的任务就是寻找一切可能的线索，找到罪证，然后带着特遣部队去缉拿那个混蛋

这时敲门声响起了，“勃兰特，快来。又一桩案子发生了。”

第三章

上午11点27分

萨姆坐在破旧的尼桑货车里等着绿灯。她在走廊上撞到的那个男人是谁？尽管与他的接触只有一刹那，他的形象却深深印在了她的脑海里。他体格健壮，神情坚定，满脸惊讶，甚至流露出些许关切。萨姆双臂交叉在胸前。不，他怎可能关心她。

后面响起了一阵汽车喇叭声，催促她赶紧往前开。她一路驶下大街，在兽医院空空的停车场停下。经历了早上一番折腾，她终于卸下内心沉重的精神负担，动物的陪伴总能使她放松不少。不是说她不喜欢人相处，她过去挺喜欢与人相处的。但她的寄养家庭对她态度冷淡，没有给她机会去理解亲密关系。

每当她想要接近一个孩子，过不了几个月他们就会搬走，要不然自己就得搬家。萨姆成长过程中困惑地见证了不少世事变迁，从友善情谊到手足残杀，从关系决裂到破镜重圆，每个人似乎都明白人际关系背后的秘密规则。

每个人都明白，除了她自己。

她尝试过几段关系，甚至还有过几次短暂的暧昧绯闻。但在过去几年，她一直处在情感的空窗期。

她锁上车，从兽医院后门走进去——她习惯走后门。她与动物关系很亲，它们使她在这个灰暗孤独的世界里稍感慰藉。她把钱包藏在房间最里头的柜子里，把脱下的毛衣扔到柜子上面，然后套上T恤去工作。

萨姆穿梭在笼子间，对卡斯帕咧嘴一笑。卡斯帕是只虎纹猫，他在车祸中失去了一只腿。“嗨，小家伙，你好吗？”她把门打开，手伸了进去。突然，那猫的喉咙里发出一阵沉重的低鸣。她把这软绵绵的大家伙抱出笼子，小心不触到他的伤口。至少绷带还是干的，说明伤口没什么大碍。她匆匆抱了抱他。“好啦，卡斯帕，回笼子里去吧。

我给你取点水。再拿个干净的毯子怎么样？”

萨姆在平凡的生活得到安慰，她喜欢服务他人——尤其喜欢服务小动物。她哼着小调，一路走到最后一个笼子。里面住着一只缠着层层绷带的德牧，他正怒气冲冲地盯着她，时而发出可怕的咆哮，似乎在警告她不要往前走。

她伸手取下笼子前挂着的表格。

咆哮声越来越响了。

萨姆后退了几步，给这只受伤的家伙一点空间。她刚侵入了他的舒适圈，她本该对此表示尊重。她弯下身，双眼与他平视着，柔声说着话。如果他不信任她的话，她无法好好照顾他，他自己也无法得到妥善照顾。然而，这家伙依旧恶狠狠地盯着她，就像是看到了这世界上最糟糕的人类。

咆哮声越来越粗了，但音调依旧很低沉——这是冷冰冰的警告

萨姆也对此表示尊重。她盘腿坐在笼子边上，继续和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直到他平静下来。

“嘿，萨姆。我刚没听到你进来。”露西友善的声音从房间远处一个角落传来。露西是兽医助理。萨姆无法忽略那声音，她的突然闯入让她不由弓起了肩膀，但目光仍牢牢锁定在那只狗身上。

“我从后门进来的。”她低声喊道。

那狗还是一眨不眨地盯着她。

萨姆轻轻移动，眯起了眼。她每动一下，牧羊犬的目光就随之移动。她扮了个鬼脸。很奇怪，但她几乎可以感到他对自己产生了兴趣。

“你在这儿啊。坐在地上干什么呢？你会感冒的。”露西的声音从萨姆背后响起。

萨姆猝然一动，转过身，向高大年长的女人打了个招呼。有那么一瞬间她竟然把她看成了另一个露西——萨姆最好的朋友也叫露西，她十年前被谋杀了。她长长的棕色发辫总是扎到一边，笑容很甜蜜。

虽然这画面已是褪色的回忆了，她仍然痛苦而清晰地铭刻在心。

突然的内疚感让萨姆肚子一阵抽搐。而那狗低声的咆哮撕碎了那个画面，打断了她的思绪。萨姆抖了抖身子，将老朋友从脑海中暂时抹去，注意力集中到这位办公室经理身上，“嗨，露西。”

年长的女人双手紧握贴在自己丰满的臀部上，“到前面来喝杯热茶吧。”

萨姆又瞥了眼那只狗，他乌黑的眼睛死死盯着两个女人。

露西向萨姆伸去一只肉肉的手，想扶萨姆站起来。但萨姆却往后缩了缩。早晨的幻象让她身子僵硬酸痛，警局的恼人遭遇也让她很心酸。

萨姆小心翼翼地慢慢起身，她拍了拍衣服，把表格挂回了笼子上。

“天呐，孩子，你冻着了吧。天，这孩子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还想照顾动物呢。”

萨姆摇了摇头，露西习惯毫不顾忌地直言直语。但至少她说的有点道理。那股寒意始终伴随着萨姆，深入她的骨髓。萨姆被带到了前面办公室舒适的小餐厅里。露西亲切地将她推到最近一个椅子上。几分钟后，一杯带着奶油的浓茶端到了她面前。

而露西则端着泡好的第二杯茶，拿了个椅子坐在萨姆对面。

昔日的回忆如潮水般涌来，她无法克制地想起了另一个露西。那个露西也爱喝茶。她们两人曾经常一起喝茶。有一次，萨姆破了自己的规矩，因为过于信任而向她讲述了自己的“天赋”。可怜的露西还觉得那很酷。一天晚上，她喝了很多B52烈性鸡尾酒，把这事告诉了所有人，又一次让萨姆成了人人排斥的怪胎。这事让萨姆伤透了心，同时也提醒了她——即便是朋友也不能信任。她到现在都忘不了那个教训。她那位朋友死得很惨，萨姆爱莫能助，这让她感到更为内疚。

萨姆叹了口气。

“你心事很重。”露西柔声道，“介意和我分享下吗？”

萨姆嘴角一扬，“没什么好分享的。”她咕哝道。

露西身子向后一倾，毫不惊讶地点了点头，“我只想让你知道，要是你想找人谈谈的话，我一直都在。”过了会儿，她用轻快的语调继续说道：“来，尝一块。”她将一盘曲奇端到了热茶边上。

“谢谢。”萨姆打从心底觉得感激。她挑了一块花生黄油曲奇，咬了一口，闭上眼，不由轻轻哼了一声。在黑暗中，浓厚，带着奶油的花生味遍布整个味蕾，口感细腻，味道香浓，真是美味。

“怎样，不错吧？”

萨姆点点头，赶紧把剩下的一口塞进嘴里。露西把盘子往她那推了推。萨姆咧嘴一笑，又迅速拿起了一块曲奇。露西开心地向她抛去一个大大的笑容。

萨姆嘴巴塞得鼓鼓的，想到了她边上的这位女人。这位露西真心实意，乐于接纳她，对她不抱任何偏见。萨姆理解天赋的价值，但同时这些情绪也让她紧张不安。

“谢谢你招待我茶和曲奇。”她把茶杯带到水槽边。

“你觉得我们的新病号怎么样？”

“那条德牧。”萨姆猛地转身，“他怎么了？”

露西起身，将杯子拿到水槽边。“是萨拉发现他的。”露西转身。“你记得我女儿萨拉吗？她在老年机构工作。”不等萨姆回答，她又继续说：“她打电话说，一个居民在停车场发现一只受伤的狗狗，于是沃尔科特医生开车把那只狗接了过来。”

萨姆看着露西拧开热水龙头，往手里的杯子上滴了点洗洁精。她隐约记得萨拉，她是往返此地与波特兰的一位联络员。

露西盯着萨姆。“自从他做完手术醒来，情况就一直不太好，嗯……”她把洗净的杯子倒扣在沥水架上，“除非给他打镇定剂，不然他不让任何人接近。”

萨姆咬了咬下嘴唇，“那他吃东西吗？喝水吗？”

“都要通过静脉注射。”露西微微苦笑。“在检查他伤口时，我们会看到他的具体情况。不要对他太上心，他的诊断结果不容乐观。”

她已经快到出口了，再往前走几步就是医院后部。萨姆止住了脚步，回头一看，发现那女人眼中满是关切。萨姆坚定地迈着步子回到了自己的岗位。

走到半路，牧羊犬低沉的咆哮向她发出了警告。

“没事的，孩子。是我呀。我会照顾你。给你吃的，喝的，和你交朋友。朋友会相伴我们一生的。”尽管她的声音安静又温暖，甚至富有感情，那咆哮声丝毫不减。

她无法责怪他。

或许他能自个儿挨过去，但她很想要交朋友。除了她与露西的那段友谊之外，她从来没有享受过大家都习以为常的亲密关系，她无法理解那种复杂的关系。

萨姆关切地接近那狗的笼子。根据表格，他做了手术治疗体内出血，接合了断腿。此外，他多根肋骨折断，锁骨脱臼，后肢被磨去了大块的皮。表格上被圈出的红色的字标明：具攻击性，危险。这时咆哮声戛然而止了。

萨姆蹲下身子，与他四目相对。这狗应该有个名字。即便他根本不在乎，但名字也能给他一种存在感……一种身份。

她想了好一会儿，“不如就叫……啊，我知道了，叫你少校怎么样？”

那狗爆出一声狂吼，大声吠叫起来，他耳朵耷拉下来，眼里充满了憎恨。

“天呐！”萨姆跳到房间远处一个角落——手捂在胸前——她觉得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这里没出什么事吧？”

萨姆惊讶地转过身，看到一位兽医正皱着眉站在她身后。牧羊犬带来的惧意让其他动物喧闹不已，萨姆大声盖过它们的声音。“抱

歉。”一直等到动物们平静下来，她才继续。“我刚给那只牧羊犬起了个很棒的名字，但看他那反应，我猜他不喜欢。”

兽医走过来，弯下腰查看他的病号，“可能他不喜欢你的音调，或你叫他名字时声音的抑扬。他在出事前就受过虐待。”他若有所思地顿了顿，又补上，“我不确定，但或许更仁慈的方式是赐他安乐死。”

“不。”萨姆惊恐地盯着他，“别这么说。他会好起来的。”在他疑惑的目光下，她继续说道：“我知道他会恢复的。给他一个机会吧。”

房间的气氛有些沉重，她很想让兽医给自己一个机会，但认为他并不能理解。

他盯着她，眼里闪着精明和智慧的光芒。

或许她误解他了，被人这么直直盯着她感觉不太舒服，不由转过身去。

“我们拭目以待。在他恢复的过程中，我们有很多机会评估他的进展情况。”

这回答已经让萨姆很满意了。她知道那只狗值得获救，该死，她自己 also 值得获得救赎。虽然难以言明，但冥冥之中她觉得自己的救赎与那只狗的救赎密切相关，她会拼尽一切竭力维护他的安全。

这么做，她或许也能获得自我的救赎。

上午11点45分

那混蛋一直在犯案。

勃兰特严肃地搜查着房间。女人四肢摊开躺在床上，根据庞大的失血量来看，她死于多处刺伤。任何罪犯都可能干出这种事，但勃兰特知道现场是干净的。像那混蛋干过的很多案子一样，这里甚至干净得让人不舒服。

那女人血管里应该有残药，剂量恰好足够让她无力挣扎——即便挣扎也只是徒劳，这一手法在最近的案件里也有出现。勃兰特皱起了眉，这案子是勃兰特眼下的首要任务。待他搜集了充足罪证之后，他

便可以带领特遣部队将这个混蛋绳之于法。

他的拳头反复攥紧又松开。天，他真想亲自杀了那混蛋。

鲜血溅到了墙上，地毯上和破碎的床单上……有几滴血溅得很高，几乎要碰到天花板了。晚宴桌边的地板上有一大滩凝结的污血。那女人不是被谋杀的——她简直像是畜生一般被活活地屠宰了。袭击发生前，她在药物的催眠下入睡。只有床上有挣扎的痕迹，但痕迹并不明显。

她也有长长的棕发，发尾似乎有卷翘的痕迹。干枯的血将头发压扁了，否则卷翘会更明显。玫瑰色的床单上有花边和佩斯利涡旋图案。这正符合萨曼莎·布莱尔陈词中的两点。吊顶天花板的石膏线是皇冠造型，第三点也让她说中了。

“勃兰特，报警的那年轻人正在外面候着呢。”

亚当说道。亚当是队里最年轻的成员，只工作了六个月。他的脸色总是很苍白，今天他的红发和雀斑显得格外醒目，让他看起来有点滑稽。他尝试着把目光移到一边，不去看床上的尸体，“凯文说这边由你负责。他一会就到。”

又一项对他的考验，那就如他所愿吧。

“那我们去和那人谈一谈。”勃兰特走出砖房，去询问在外等待的那人。那男人坐在砖阶上，大概二十五六岁的样子，高高瘦瘦，留着平头，满面愁容，双臂交叉抱着脑袋。勃兰特看到他的蓝衬衫都被泪水浸湿了，肩膀起伏不定地颤抖着。

勃兰特在旁等了会，给这个年轻人一点时间，“杰森·迪恩？”

年轻人猛地站起来，边流泪边点头，“对，是我。她现在要被带走了吗？”他孩子气地用袖子擦了擦眼。

勃兰特回头看了看那个小房子，此刻里面挤满了警察和犯罪现场调查组的人，“快了，验尸官还没完成工作。”

男子的脸越发苍白了，下嘴唇颤抖着。他做了几下深呼吸提起精神，点了点头。

接着勃兰特态度柔和地将整个故事从他嘴里套了出来。

据他所说，他们在同一家公司上班，交往快一年了。她昨晚回家前，他们还一起出去吃饭喝酒，结束后他在她家待了几小时，凌晨一点半左右离开。之后她没来上班，他打了无数电话都没打通，于是翘班到家里去找她。

结束了和杰森的谈话，勃兰特回到屋子继续等待。几分钟后，凯文一行到了，和他一道的有队里的两个谋杀案侦探——丹尼尔和赛特。勃兰特在走廊来回踱步，在头脑里仔细思索着新获得的消息，将这些与已知的线索结合起来。

“是他干的，对吧？你一直挂在嘴边的那人？”丹尼尔问道，他是队里年纪第二小的，额头上都皱出了抬头纹，他把拇指塞进了裤袋。丹尼尔的大肚腩和他妻子怀胎五月的肚子有的一比——因此，队里其他人总是无情嘲笑他。

东部分局的每个团队成员都兢兢业业，加班工作。勃兰特对此表示尊重。他来这儿不是为了捣乱的，但任何可能涉及那混蛋的案子他都不会放过。他的想法很明确。但目前为止还是没有线索，遇害的人却越来越多。

勃兰特面色凝重地看着运尸台被推进房间。

“很有可能是他。毒物学可对此进行确认。”勃兰特靠着卧室的墙，想要评估着罪案现场——他此刻有点情绪化，很难静下心来断案，他要等测验结果出来才能下结论。

凶手故意将受害者摆成一个姿势，把她双腿分得很开，手臂举过头顶。这是赤裸裸的展示，是对她最大的人格羞辱与嘲弄。这又是那个杀手行凶对象的共同点：死者会被刻意摆成某种姿势……虽然偶尔也有例外。

不可抑制的愤怒冲击着他的理智。

“好吧，我们要把尸体搬走了。”一位犯罪现场调查组成员说道。

勃兰特点点头，“谢谢。犯罪现场怎么样？线索多吗？”

调查者摇了摇头，“线索不多。现场很干净。我们之后测试时可能有另外发现，但我并不抱太大希望。”

“她的名字叫蔓蒂·撒克逊。”勃兰特突兀的说。她的钱包在餐桌上，没有打开，也没人动过，边上是她从公司带回家的公文包。她是名会计师，三十岁，在波特兰一家有名望的公司就职，入行不久，前途一片光明。

年轻的生命就这么戛然而止了。

侦探们面无表情地看着两人把尸体装袋，搬到运尸台上推出了房间。勃兰特明天会前往太平间查看。

他转过身，看到验尸官正要离开。

“詹姆斯，你知道受害者死亡的时间吗？”

头发灰白的验尸官答道：“我最多能估计到两点和五点之间。”詹姆斯摇了摇头。“验尸之后，我会有更确切的结论。”验尸官拍了拍亚当的肩，走了出去。

勃兰特回到现场，看到一个犯罪现场调查组成员用镊子从地毯上捡起了一个小东西。他在旁等着，直到那人将小东西装袋并贴上标签。

“斯坦利，你找到了什么？”

那人站着把袋子举高给勃兰特看。“看上去像是钻石或锆石。我得拿到实验室检查过后才能确认。”

勃兰特盯着那个闪闪发光的小东西，“耳环？”尺寸看着倒挺像的。他走到敞开的门口，发现担架早就被拿走了。他要等着确认受害者佩戴的首饰

梳妆台上有一个敞开的首饰盒，他走上前，在少数几样价格不菲的配饰中翻寻着。所有物件看似都完好无损，没有一个和那块宝石对上号。

斯坦利和他一道搜寻着，他和凯文及他的团队有超过十年的合作经验。“我会对它进行一系列检测。它尺寸很小，可能是某一设计的

一部分。”

四叶草的设计？勃兰特不太记得布莱尔小姐说过的具体细节了。那枚戒指是从始至终都缺一颗宝石呢，还是她上次看到时才掉的呢？她到底有没有提到过那个细节？他得回到办公室才能确定——但他的直觉告诉他是这样。

那小家伙的故事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她的眼神却又那么真切。不管她受什么妖魔鬼怪驱使，她对此都深信不疑。勃兰特凝视着那颗小小的珠宝，他明白自己不能低估这个小东西。

“好的，有事及时联系我。”

斯坦利点点头，带着装有证据的袋子走到工具箱处。

又过了一小时，房间才被清空，空荡荡的房间只剩下残暴的死亡痕迹。血迹斑斑，死亡的气息久久不散，暴力的迹象也尚可察觉。置身于现场，勃兰特可以发誓，案发过程的一幕幕几乎能在他面前栩栩如生地再现。

作为一个普通人，勃兰特没有通灵能力，但同他的不少同事一样，他的直觉很强。不知道这直觉是出于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还是出于自己与史蒂夫长久的交情。这不重要。但很久之前，他就已经学会按照自己的直觉行事了。

此刻，他的直觉向他拉响了警报。

下午2点20分

凯文·布莱松将车驶入警局停车场。午餐时间结束了，这地方像往常一样拥挤。他在房子后面找了一个空位停下来，对坐在副驾驶位置的亚当说：“到啦，温馨的家。”

“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凯文瞥了他一眼，“你这年纪没道理这么愤世嫉俗呀。拜托，你在这行还只是菜鸟呢。像我一样在这儿待个十年二十年——然后你才有权利这样倒苦水。”

亚当走了出去，关上了黑色越野车的后门。他在旁等着凯文，直到他抓起包走向警局后门。

“确切说，我没有愤世嫉俗。从那鬼地方回来你很难保持心情阳光吧。”

凯文原本严峻的脸越发严肃了，“我懂你的意思。”

亚当帮他开着门，“你觉得勃兰特是对的吗？是一个连环杀手干的？”

凯文的步伐丝毫没有放慢，他走进电梯，准备前往三楼的办公室，“我不知道。我只看到部分的证据。要想让我完全信服，我需要更多证据。但他确实有些可靠的论点，我很难排除他的理论。”

“他觉得那又是连环杀手的干的。”

“确实有这可能。对待这个案件时，我们会和其他案件一视同仁，他要么把它纳入自己的案件，要么就弃之一边。即便不去关注他那档事情，我们要忙的也已经够多了。”

“没错。”

凯文与亚当一起进入候着的电梯。他疲惫不堪而又极不耐烦，他一点也不希望勃兰特是正确的，否则他就得承认有个连环杀手在他们鼻子底下四处作恶，还逍遥法外了几十年。门快要关上时，突然传来一声呼喊。

凯文按停了即将关上的门，狄龙·海瑟威走了进来。

“谢啦，凯文。”

狄龙摆出了一脸殷勤的笑容，这笑容让凯文看了非常不舒服。

“我听说你今早又接到一起案件。如果你需要我的专业知识帮你破案的话，你可以直说。”

凯文脸一僵。这“孩子”是有几个大学学位，但这并不足以让他觉得自己胜过队里的经验老手。如果狄龙确实有相关经验的话，人们或许会听一听他的话。但狄龙才二十大几，在这工作只有六个月左右。

凯文很奇怪为什么他没有去经商。他周旋的本领和他那套着装太适合商界了，他会在那行做得风生水起的。

他悄悄端详着狄龙的时尚套装和淡紫色衬衫，难怪部里其他人都嘲笑他。但真正让所有人对他生厌的是他那副无所不知的态度，简直让人无法忍受。

亚当沉不住气了。凯文朝他抛了一个警示的目光，但太晚了。

“我觉得我们自己能处理好。你知道吗，除了你，大家都知道做好自己分内的事。”

狄龙咧嘴一笑，将双手合拢放在身前作夸张的恳求状，“嘿，没问题啊，亚当。我只是想告诉你，你可以随时找我。但我知道你顾及面子，所以你就像平时那样慢吞吞办你的事就好了。”

凯文咬了咬牙，翻了个白眼。他这些年来破的案子可确实不少，对此也颇为自豪。但不管他破了多少案子，把多少混蛋送进监狱，总有更多的案子在等着他。如果勃兰特说的没错的话，他们这次遇到麻烦了。一个技艺精湛的连环杀手，作案数十年都没被发现，这是个坏消息——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如此。

但与勃兰特合作和向这个年轻新手咨询可完全不一样。虽然勃兰特也是初来乍到，凯文很尊敬他——他对于狄龙却不屑一顾。勃兰特为人正直，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仰仗。与他合作比较难是因为他担负着特殊任务。并不是说他特立独行，而是他只按自己的议程安排办事。

凯文不确定勃兰特具体每天在做什么。除非碰到开会，或是遇到与他追踪的罪犯相关的案件，他才会出现。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可是个轻松的活。只要他不挡着凯文的路，他可以搜寻他想要的任何罪证来遣遣特遣部队——大家都相安无事。

这时电梯门开了。凯文此刻一门心思扑在手头的工作上，把对勃兰特的一切顾虑都从脑海里甩了出去。

第四章

下午3点45分

萨姆又一次在路上留下了重重的车辙痕迹，还没等她将货车转到左侧，车子就颠簸着越过了障碍。她的私人车道上到处都坑坑洼洼的——这是这块地廉价租金的附带品。她的小货车又一次受到了撞击，剧烈颤抖着，还没稳住呢，又迎上了一次撞击。

萨姆皱起了脸，这样下去她到家时可要鼻青脸肿了。棒极了，更多的伤痕，就好像她所受的痛苦还不够多似的。转过最后一个拐角，她身子前倾去看她最喜欢的那片风景。

一排树林面朝山谷和湖泊，波光粼粼的水面延绵数英里。她抛下烦恼，享受着此刻的美好。山峦起伏，丘陵迤迤，在地平线的那头，群山与蔚蓝的湖泊和葱翠的树木融为了一体……黄绿相间，就像是一幅趣味横生的油画。她微微一笑，感受这美景带给她心灵的慰藉，那种慰藉她无法从食物中寻得。

萨姆停下货车，从车上跳了下来。在左侧她可以看到自己的小屋，坐落在海岸不远处，中间恰好有一块地空出来做前院。她又一次意识到，能住在这里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这是一个理想的安顿之地，她再也不用四处奔波了。

当她刚找到这儿的时候，房东——一对年老的夫妻——并不想把这房子租出去。但当他们意识到她境遇窘困时，态度马上发生了转变。

萨姆很感谢他们能为她改变心意。她生活中好几个月都很不顺。想到这里她皱了皱眉，那痛苦又岂是过去几个月的事呢？她这几年来来的生活都很晦暗。

太阳在上空调皮地眨着眼。她对着天空绽放出一个笑容，打开驾驶室的门，跳回了车内。突然，一阵剧痛袭来。这股疼痛感就像是黑色的触须一般延伸到她的头盖骨，紧紧攥住了她的大脑，她身子一软，

跪了下来。

她放声尖叫，双手紧紧抱着太阳穴，身子前仰后合，来回摇晃，黑暗吞噬了她的思维。她的胸部一阵收缩，呼吸变得困难，不由恐慌起来。

就在她马上要失控的那一瞬，黑暗的窗帘被拉了开来。萨姆费力地呼吸着，发现自己被困在了一个陌生的地方，那里没有她的货车，周围也没有熟悉的树林。

她坐在一家陌生的咖啡店外面，但身后有一股熟悉的气息。那种感觉，目光，能量气场。她慢慢醒悟过来。“不。”她喊道，双手捂住眼。当她彻底明白情况时，疼痛感开始灼烧她的心。眼泪在她的眼眶里打转，顺着她脸颊汨汨流下，止都止不住。

那杀手又找到了一只猎物。

下午3点55分

勃兰特不喜欢用那么正式的方式获取信息，但他的警探证件确实能让人开口。至少在他来帕斯维尔前是这样。肥胖的邮局职员一开始都没认出萨姆的名字，直到勃兰特给她做了描述。她突然不说话了，疑虑重重地盯着他。当他亮出证件时，她看起来似乎更咄咄逼人了。

“你可以到兽医院去问问，她在那兼职。”她转过身，和另一个顾客讲话。

勃兰特遭到了冷遇，只得离开——但他的好奇心被激起了。他过了街，来到帕斯维尔兽医院，又问起刚才的问题。

“不好意思，我们无法公开员工的个人信息。”那位上了年纪的女人以她自己的方式回击，浑身上下散发着保护欲。真奇怪，她也把他看做敌人。这反应不太寻常，毕竟他看上去既不像是在偷运毒品，也不像在街上卖身，他仪表堂堂，简直一派凛然正气——这太奇怪了。

勃兰特朝她亮了亮证件。

她扬起了眉毛，但毫不懈怠，反而把手伸了过来。勃兰特递过他的证件，看着她写下一些相关信息，又把证件递回给他。

“请问现在可以告诉我她的地址了吗？”他以一种官方的腔调说道。

她似乎在仔细考虑他的话。他不理解这有什么好犹豫的。“不好意思。”他突然打断她，“她到底在不在这儿工作？”

“没错，她确实在这儿工作。”那看似凶悍的女人微微一笑，似乎很乐意回答他的问题。

“很好。我要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他用他敏锐的鹰眼向下盯着她。

毫无效果。

“她不用电话的。”她仔细端详着他，那精于算计的目光和他奶奶的如出一辙，“你为什么对此感兴趣？”

“阿姨，这是私事。”勃兰特不想问一些不必要的问题，以免让萨姆觉得警方在寻找她。他看到她给他投来会意的目光，叹了口气。他脸上泛起了红潮。

那上了年纪的女人笑了起来。

勃兰特拖着脚，仿佛回到了高中时代。

她的笑容更夸张了。

该死。勃兰特简直难以置信。他摇了摇头，清了清思路，尝试让偏离正轨的对话回到正常。

“这是警方公务。”他解释道，想要把对话引回正常的方向。

那女人又看了他好久，仿佛觉得他在搪塞什么似的，然后走到桌子边，在小便签本上写下点东西递给他。“拿去——她的地址。不好意思，我们现在要招待顾客了。”她向排在他身后的数人示意，“你好，卡森女士。碧西怎么啦？”

勃兰特一把抓起纸条，大步走出玻璃前门。一到外面他就扫了一眼地址。

“该死。”她给的是邮箱地址，那地址他早有了。确切意义上说她

是照他说的做了，但却没有给他真正想要的东西。

“先生，你怎么了？”一位看似有资历的年长男子向他走来。“我是沃斯科特医生。这儿是我的办公室，有什么可以为你效劳吗？”

勃兰特笑了，他很高兴终于在这个小镇找到了一个正常人。“我是索瑟兰探长。”勃兰特又把手伸入口袋，掏出了他的证件，“我想知道萨曼莎·布莱尔住在哪。”

“哦。”那大叔笑了一下，他浓密的眉毛看上去就像是热心肠的瑞普·凡·温克尔¹。“这还不简单。她就住在阔尔森的老农庄那里。”他转身，给他指了指方向，“一直沿着公路开，你会看到一座姜饼形状的小房子。向右转入一条泥泞小路，穿过房子，一直开到河那边就到她家啦。她独自一人离群索居，但似乎乐在其中。”他打开了办公室的前门。“我想现在没什么问题了吧？”他顿了顿，回头看勃兰特，扬起了一道眉毛。

勃兰特摇摇头，将纸条折起放入衬衫口袋，“没问题啦，我只是在核实她给我们提供的信息。”

“她怎么会和警方扯上关系呢，我觉得她不像那种人。”兽医笑了笑，往里走进办公室，关上了玻璃门。

勃兰特盯着马路。姜饼小屋——应该不难找。

下午4点09分

萨姆屁股酸痛，费劲地拖着疲惫的身躯下了货车，走上木台阶。那幻象给她的感觉就像是给她体重加了一百磅。每走一步，她都觉得很难受。进入杀手脑中的经历让人很不愉快。她知道又有一个女人将丧命于他手下。想到自己又陷入了幻象，她感到惊恐不安。这是一个迹象，说明她的“通灵异能”在转变。她一点儿也不喜欢这种特异能力，幻象对她感官刺激的影响还未完全消退，她的脑袋还是感到阵阵疼痛。

摩西兴奋地吠叫起来，他乱蓬蓬的尾巴在风中摆动着，湿漉漉的鼻子蹭到了她手上。

“嘿，小子。抱歉，今天回来晚啦。”她摸了摸这只大狗狗的头。他是一头混血金毛，体型巨大，轻而易举就可以碰到她的大腿。她对那硕大的黑脚掌笑了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摩西是她生命中唯一的雄性。

理了理她午休时从图书馆借来的书，她大步走向前门台阶。这些书或许可以解释一直困扰她的通灵现象。她曾经有一次向专家求助，可不幸的是她选错了专家。

她脑海里突然浮现出衬垫墙和针头的画面。她曾经多次回想起那段经历，她都见多不怪了，这一次她毫不犹豫把这恼人的画面甩出了脑海。

摩西精神抖擞地冲到桌子那里，甩了甩尾巴，又回去睡觉了。

“摩西，你真是一个好伙伴。”

他又甩了一下尾巴，但懒得抬头。萨姆弯下腰，抚摸着他的背。她的手指在他金色的皮毛间穿梭，享受着丝绸般顺滑的抚摸，他舒服地呜呜叫了一声，放松下来享受这美好的一刻。

萨姆看他一副如在梦中的样子，不禁笑了笑。他的想法是对的。她也需要睡觉了。

幻象带来的疲惫感开始侵袭她。就连把手放在额头上这个小动作都让她一个战栗。她用茶壶烧上水，走进浴室，把毛巾浸湿，擦了擦脸。冰冷的潮湿感让她清醒过来。

看到自己的脸，她不由皱起了眉。她陶瓷般的肌肤一向吹弹可破，现在则薄得像一层纸，几乎呈透明状，看上去糟透了。她闭上眼，对自己骤降的身体状况感到震惊。如果她不赶紧找到解决之道，她的“天赋”会要了她的命的。

她已经半只脚迈入坟墓了。

走进小屋的那一瞬间，一阵孤独感缓缓袭来。她盯着白墙，靠坐在柜子上，捧着一杯热茶暖着手。承重墙由古老的粗木制成，地板是从劈下的木头中取材的。这些木头部分已经磨损，如果它们能开口说

话的话，一定能道出不少奇闻异事。不幸的是，她确实能听到这些故事。这得取决于具体的日子，她的能力强弱以及她捕捉到的信号。有的故事让人心神不安，有的甚至让人焦虑不已。

摩西抬起他毛茸茸的脑袋，开始大声咆哮。萨姆困惑地转过身看他，“摩西，怎么啦？”

他又咆哮了一声，盯着穿过常青树林直达山脊的车道。

萨姆从客厅窗户往外看，什么也没有。外面的野生动物常常和她共享这一片地。她喜欢看着鹿群走到河边饮水。目前为止她见过浣熊，土狼，甚至有一次在晚上看到了一只熊。如果动物们不打搅她的话，她也乐意彼此这般相安无事。

隐约传来了隆隆声，她明白了过来，那是一辆车。她退回房屋，害怕地向车道张望。没过多久，一辆黑色货车进入视野，在门廊台阶处停了下来。

一位高大强健的男子走了出来，把脱下的太阳镜扔到仪表盘上。他看似有点眼熟，但她无法确认。萨姆借助她逐渐熟悉的“天赋”，辨别出从他肩上流淌而下的那股坚定决心。这男人很机灵。而且他想要从她这边获得一些东西。

摩西又咆哮了。

那张脸，散在一边的棕发，锐利的双眼，那副不由分说的严肃态度，还有那一身牛仔装。他是个警察。她幡然醒悟过来，他是那个她在警局差点撞上的男人。她好奇而又惊恐。他想要干什么呢？她紧张不已，甚至泛起了胃酸。她一边侧耳听着他六尺高的庞大身躯爬上楼梯，一边咬起了指甲。

她脑袋中另一处的疼痛同样让她震惊。她轻声诅咒，用尽全力将那疼痛压制在脑海深处。她在牛仔裤上擦了擦汗水浸湿的双手，开了门。

“有什么事吗？”

他一脸严肃，眉头紧锁，“你是萨曼莎·布莱尔么？”

她皱起了眉，“或许吧。你是谁？”

他的双眼如太浩湖水般湛蓝，释放出奇特的光彩，“小姐你好，我是勃兰特·索瑟兰警探，乐意为您效劳。”

“请出示证件。”她说道。

他眉头一扬，仍旧一言不发，把手伸进后袋，掏出证件给她。

萨姆小心地从他指间取过证件，把那数字看了好几遍，尝试默默记下来。

他伸手去拿证件，“满意了？”

萨姆把它交回原主，“或许吧。我能为你做什么吗？”

他把证件塞好，盯着她，眼里闪着奇怪的光芒，“你今早在警局和凯文探长谈过话，对吗？”

紧张感让她胃部又一阵抽搐，她嘴角垂了下来。萨姆对他皱起了眉。他究竟想干嘛？“是的。你在那看到过我。”她腹部起伏着，“有什么问题吗？”

他扭过身子。为什么这么问？他看上去并不是那种让人生厌的人。

“我能进来吗？”

萨姆思量了好久，才把门敞开。

摩西紧紧跟在她身边，摩挲着她的腿。她把手贴在狗狗头上，那暖暖的温度让她安下心来。“好小子，摩西。”

摩西大大的棕色眼睛带着笑意看着她，舌头懒懒地吐在一边。

“摩西，是他的名字吗？”

萨姆缓缓点头，端详着这健硕的男人，他双手攥拳背在身后盯着她。他就这么站在那，自然而然地散发着原生态的雄性魅力。她皱起了眉。他看上去太光彩照人了。她不喜欢。她一向对警察没什么好感，即便像这样性感的她也绝不会考虑。

四处张望着这小小的地方，她有点不知所措，她从来都是一个人住。警察能算是一个伴吗？她要和他一起坐下吗？要不要给他泡杯茶呢？她感到很尴尬，不喜欢这种捉摸不定的感觉，突然问起来：“你想要干什么？”

他扫视着朴素的客厅，在一个旧沙发前停下脚步，“我能坐这吗？”

他的到来让萨姆开始以全新的视角省视这地方，她突然觉得自己的家具又破又旧，到处都透着困窘而又寒酸的气息。换做平时她根本无所谓——毕竟这是她的家。她不明白为何她现在开始在意了。“当然。”

她坐在沙发另一侧，想要弄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对他产生兴趣。他全身上下散发着健康的光彩，活力四射，让周围的一切都晦然失色了。他的能量气场就像一座灯塔，她禁不住被他深深吸引——她很少在生活中体会到这股温暖有力的感觉。他让小客厅里的一切都黯淡无光，萨姆觉得自己在精力饱满的他面前格外渺小，简直微不足道。

他把大大的手掌伸过来，放在她手上。

萨姆的身子一下僵住了，他的触碰温暖着她冰冷的手，体温逐渐升高。她思绪纷乱，越发困惑了。吸引，憎意，疼痛，温热，所有一切情绪都糅杂在一起。她突然抬起头，与他四目相对。

他捏了一下她的手指。她才注意到自己的手指扭曲成了一个紧张的姿势。这习惯跟着她好多年了。她把双手猛地抽回，塞在大腿下，身子后倾。温热还在她血管内流动。她想要靠近那股温暖的存在。但她无法解释其中原因，也不敢贸然尝试。她感觉紧张无比，努力平复着情绪，紧绷住自己颤抖的肌肉，等着他先开口。

“你还好吧？”

她猛地点点头。

“好的。那我们再来过一遍你给布莱松侦探的陈述。

“为什么？他不相信我。”

“但或许我会相信。”他反驳道，“所以，请从头开始。”

从头开始。她小心翼翼地看了他一眼。

他提示到：“你说你从一个女人身体内醒来，发现她正被人谋杀。”

哦，从那里开始。她心安地坐回了沙发，开始缓慢而又言简意赅地解释起她的故事。

“你知道他戒指上的钻石是真是假？”

她惊讶地看着他，“不，我不会辨别钻石真假。”

“那你看得见那女人的头发吗？”

“她留着长长的棕发。我想还有点微卷。”

他朝她扬了下眉毛，撇了下嘴唇。“卷发？”

萨姆用力咽了咽几次唾沫，开始陷入回忆中。那女人头发如羽毛般柔软，当她垂死挣扎时，她的秀发着头部的律动抚摸着她的颈部。

萨姆强忍悲伤，挺直身板，解释道：“我可以感觉到脖子周围的卷发。”

他脸上的表情温和起来。

萨姆不知道他会不会相信自己的话。

“你能跟我说说他的身高，着装还有他戴的面具之类吗？”

他的面具。她突然一阵颤抖。那双着了魔的眼——那双眼至今还会让她做噩梦。在他对受害者施暴时，他泛着荧光绿的眼睛里充斥着快意与喜悦。

萨姆几乎说不出话来。她憋着眼泪，声音沙哑地解释说，自己看到的不多，对于杀手的印象也寥寥无几。她害怕地弓起了肩膀，讨厌回忆施加在自己身上的重压。

他又问了几个问题。她的回答开始变得单调敷衍，只希望他马上

问完走人。

最后他迅速合上笔记本，把它塞进了衬衣口袋。“谢谢。”他站了起来，走向门口，然后转身面向她，掏出了一张名片。

“我不知道是否能相信你，也不清楚这能否帮上我们忙，但还是谢谢你请我进屋，与我分享这些。如果你还想到其他什么，请再联系我。”他礼貌地点点头，走了出去。

他看起来似乎要离开了，萨姆感到情绪有点混乱。她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对待他，他的到来让她很困惑，但又激起了她的兴趣，吸引着她。根据过往的经历，她应该会愤怒，甚至害怕，但她这次的感觉却迥然不同。

她跟着他走到门廊。那警探跳上车，扬长而去，甚至头也没回。

萨姆困惑地待在原地，直到他的货车摇摇晃晃地驶离了她的视线。这么多年来她第一次模模糊糊觉得有点希望。或许这一次她可以做点什么。

“刚才那究竟是什么情况，摩西？”

摩西厚重的尾巴在木板上甩了甩。这不算什么答案，但她能获得的也仅有如此了。她走了回去，摩西跟在她脚边。房间里有一阵凉意——或许这寒意来自她灵魂深处。

她徘徊着，此刻的房间看上去大得有点空旷，孤寂凄凉。她每走一步，古老的地板就随之发出嘎吱的声响，那富有韵律的声音似乎在安慰着她。

即便那侦探现在不觉得，他可能很快会开始怀疑她。警察们就是这样的，他们总是怀疑那些奇怪的人。她对此心知肚明。她已经不止一次接受过检查。曾经有那么一位侦探竟然把她当成了头号嫌疑人。

一想到那人，她的内心就十分灰暗。她明明只是想要帮忙，那人却把她当成犯人追捕。去他的。

即便这个侦探真的将她列为嫌疑人，她也只能怪自己。她知道这是有可能的，但她仍得做点什么，毕竟她是那些凶案唯一的知情者。

想到这里她又颤抖起来，手臂上都起了鸡皮疙瘩。萨姆绝对不愿意生活在显微镜下被人监视。她离群索居，就是因为不愿面对他人的种种问题。但迟早有一天，每个人都会追着她问问题。

下午5点19分

勃兰特看着妈妈的滑稽动作，对她咧嘴一笑。他特地赶到敬老院，来到她的独立间，不仅是为喝咖啡，还是为了向她道歉，因为他得取消明天的午餐。几分钟后，他就意识到有些事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他刚到还没五分钟，一个名为丽萨的年轻美女就敲起了门。梅斯不失时机地邀请她见见勃兰特。

这明显是个骗局，他妈妈总是时不时借助各种手段为他牵红线，催促他结婚。不是因为她年纪越来越大了，也不是因为她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了，她就是想要孙子想疯了。她甚至心安理得地用各种拙劣手段达到她的目的。

他凑近点端详着丽萨，发现她有一股妈妈欣赏的古典美。她湛蓝的眼睛如婴儿般纯洁无瑕，一头金发又长又直，身材苗条却又曼妙多姿。这一切对他而言都不重要。

他现在满心思只想着萨姆那双让人难忘的眼睛。他不知道萨姆体态优美与否。他知道她很消瘦，吃得也不好。她穿着过于宽松的毛衣，所以看不到什么。他不知道自己对她的这份兴趣到底是什么感觉，但他愿意去看这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他明白他喜欢的类型是难以捉摸，率性而为的。他觉得那很正常。但这不意味着凡是满足他条件的人出现在他视野中，他都会约出去。

“勃兰特，勃兰特？”

勃兰特目光回到妈妈身上，温顺地笑着。她会意的假笑让他马上警惕起来。他意识到自己盯着丽萨看太久了。他轻轻叹了口气。梅斯笑得更夸张了。

“勃兰特，我知道她讨人喜欢，但别这么直瞅着人家呀，亲爱的。”

他翻了个白眼，站了起来，“不好意思，女士们。请原谅，我该走了。”

“哦，不。”梅斯叫了起来，“你总是来去匆匆。至少留下吃个晚饭吧？”

前几天他刚在这吃过晚饭，但她似乎忘得一干二净了。今天他直接从萨曼莎的住处赶到这儿，是因为他见过她后想要回到正常人的生活。但他却发现，比起丽萨他反而更喜欢萨姆。他怎么就那么倔呢？

他推辞着离席告别。天空布满了乌云，远方的地平线处一片漆黑。一回到车里，他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个让他不能忘怀的小女人身上。萨姆和那只名为摩西的大狗，孤独无依地住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当勃兰特第一次到那儿的时候，那狗的护主意识很强，但只叫了一次就乖乖躺下了。这不像是看门狗的正常表现。

他把车停到路的一边，打电话给警局，询问最新的情报。然后他尝试打电话给史蒂夫，他那个难以相处，性格乖戾却又天赋异禀的朋友，给他捎了份口信。

天色已晚，他决定回家，好好想一想个人魅力究竟不同在哪里。

¹ 《瑞普·凡·温克尔》是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1783—1859）创作的著名短篇小说，主人公瑞普为人热心，靠耕种一小块贫瘠的土地养家糊口。

第五章

晚上11点05分

那一晚萨姆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她的神经一直紧绷着，放松不下来。一方面，这份与生俱来的才能具有无限可能，她无法拒绝它的诱惑，另一方面她的内心也在深深地担忧着。由于情绪低落，怀着心事，她睡觉也睡得不踏实，梦里全都是以前看到过的景象，断断续续，黑暗而又压抑。

刺耳的尖叫声将她从沉沉睡梦中惊醒，萨姆十分困惑不解，当她意识到那恐怖的声音是出自自己口中时，她的疑惑全都变成了恐惧。更糟糕的是，她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

她感到惶恐不安，手指因紧紧握着陌生的方向盘而痉挛颤抖。她所驾驶的这辆汽车正在不受控制地左歪右斜。萨姆拼命赶走睡意，猛转着方向盘，试图扭转车子，却仍是白费力气。电光火石之间，只见这辆中型汽车撞飞了一个铁制路障，一半车身冲出山崖，悬在半空，然后骤然下滑，猛地冲向崖底的乱石。一阵尖利的叫声从她喉咙爆出。她再一次使劲转了转方向盘，但还是徒劳无功。脚下的刹车被她踩得咚咚作响，却早已无法阻止这足以置人于死地的冲击力。车子猛然坠落，车前盖在重力的作用下被掀了开来，她整个人也顺势被甩到了挡风玻璃上。

剧烈的疼痛感随着她脊骨的碎裂传遍全身，车前的保险杠被狠狠撞飞了。磨损的金属和炸碎的玻璃混着充斥在耳边的嘎吱声在空中飞溅，后窗玻璃也被震碎。车身连续不断地翻转着，向一块巨大的岩石狠狠撞了上去，最后“轰咚”一声，车轮朝下着陆在了悬崖底部。

然后，便是彻底的寂静。

萨姆忍不住颤抖着，恐惧与疼痛感在血管中窜动，血液跟随着心脏跳动的节奏滴落在身边破旧的座椅上。天呐，她还不想死。

她想要活下去。求求你了，万能的主。

有谁能来救救我！

血液淌过她的面颊，她的后背，因车祸摩擦产生的热量让她疼痛难忍。在剧烈的冲撞过程中，汽车前部的金属和塑料部件扭曲变了形，方向盘也戳进了她的肋骨中。著名的奔驰标志悬在半空摇摇欲坠，曾经华美的奶油色皮质座椅现在也是一片狼藉。

萨姆的右臂失去了知觉，她希望自己也感受不到左臂的疼痛，闭上了双眼，使劲不再去想那些骨头碎片是如何划破她的毛衣，让自己衣服下摆的毛线全都散了开来。她禁不住哭了出来，泪水沾湿了她的脸颊。现在，她独自一人面临着死亡。

汽油从划破的管道中流出，燃烧了起来，很快，火光包围了汽车，高温炙烤着她的肺，烧焦了她的头发，车窗内部的绒线开始融化。她十分惊恐，又十分害怕，火苗舔舐着她的双脚，燃烧着她的血肉，使其从骨头上脱离。

她垂死挣扎，感到痛苦而又惊惧。

突然，有声音从她的脑海深处响起，这个声音怪异而又奇特，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她绷紧神经，集中注意力仔细倾听着。

“放手吧，是时候放开了。”

萨姆盯着火光，非常震惊。放开什么？肆虐的火焰让她听也听不清，看也看不见，但她知道有个人在唤起她的求生本能，于是，她开始努力挣脱束缚她身子的安全带。有人来救她了，一分钟后，他们就会打开车门，解除她的束缚，让她重获自由。然后她就会没事的。

“请你们快点。”她喊道。

“放手吧，你本不必在那里的，放下一切，跟我走。”

透过橘色的挡风玻璃，她看到一张陌生的男人脸庞正在透过火焰盯着她。

那个男人微笑着。

“跟我走。”

“我倒是也想。你看不到我被困住了吗？”她叫喊着，清脆的声音回荡在火海中。

“释放你自己，答应我，跟我一起走。”

痛感越来越强烈，她扭了扭身子，听到脊椎骨破碎的声音，融化的汽车座椅都嵌进她的皮肤里了。太疼了，她几乎无法呼吸。她脑中一片黑暗，希冀着宁静而又毫无痛苦的极乐世界。她就快要到达那个世界了。

“放手吧，你不需要经历这般苦难，快跟我来。”

她突然想起来，为什么他不打开车门或者找别人帮忙呢？他应该尽力去救她的，难道不是吗？萨姆内心疑惑，身体疲惫得几乎感觉不到身上的疼痛。为什么他就走了呢？她试着集中注意力去看他，男人的脸现在只剩下了一个随着热浪起伏的模糊轮廓，嘴角挂着一丝柔和的微笑，火焰在他的周围燃烧着，怪诞而又离奇，就好像温暖的光和热包围着他，她想要和他在一起，她想要活下去。

“这儿，握住我的手。”

处在生死边缘的萨姆，努力摆脱脑袋的晕眩，将注意力集中在他伸过来的手上，她奋力抬起皮开肉绽的胳膊，伸出手来抓住了他。

她得救了。

随即，她便不堪重负，在逃脱灾难后宽慰地放声大哭。她转身抱着自己的救命恩人，头靠在他的肩膀上。那个男人站在她的身旁，脸上是如太阳般耀眼的微笑，他有着炫目的金发和亮洁的牙齿。

她叹了一口气，这个美貌的男人指了指她的右臂。萨姆疑惑地低头看了看她烧伤的胳膊，意识到自己感受不到一点疼痛。像她的右臂一样，她烧伤的左臂也奇迹般地痊愈了，像往常一样光洁，柔嫩。在这十年中，她的皮肤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好过。

亲眼看到这些后，她大为震惊。

萨姆转过身，发现身下是一个熊熊燃烧的大火球。究竟发生了什么？她本来应该死去，但是她还活着，没有感受到预想中的恐惧和震惊，她感觉还不错。事实上，现在的感觉好极了。她转过身看着那个一直微笑的陌生人。

“走吧，亲爱的。”

萨姆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么叫她，但是在他宠溺的注视下，她变得晕晕乎乎的。说实话，她对这个帮助自己逃出汽车的男人满怀感激，因此对他的话也就听之任之了。

手牵着手，他们飘到晴朗的蓝天之中，脚下的事故现场缩小为一个点，萨姆感受到自己的胳膊被用力地弹了一下，然后一个声音响起。“谢谢你，我自己能够走了。”

随后她便醒了过来。

6月16号，凌晨6点05分

萨姆僵硬地躺在床上，脑袋晕晕沉沉，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感觉自己像是失去了什么。他走了。她需要他温暖的柔情，他让自己感受到了爱和关怀。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他，萨姆的眼角涌上了泪水，她不想呆在这里，呆在自己的身体里，她想要成为那个女人，那个幸运的女人。

想到这里，萨姆突然回过神来，感到震惊，并且立刻停止了这种想法。那个女人已经死了，怎么还能够称之为幸运呢？但是她现在已经没事了，她一定幸福而又安详地和那个男人生活在一起，她如此幸运，能够被那个男人爱着。

但是那个男人究竟是谁呢？

萨姆不相信自己在幻象中的所见所闻，就算是现在，她最大的感受不是震惊，也不是疼痛，而是兴奋。

萨姆还有些困惑不解，这次的幻象与往常有所不同。但不同之处不在于死亡本身。很不幸，死亡与剧痛在幻象中都已司空见惯了。但

是之后呢？她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谁，也不知道他和受害者什么关系，但是他确实很关心那个女人。当时她希望自己能够成为那个女人，和那男人说说话，但是现在一切都太迟了。

这次的幻象和之前的相比还有一处明显的不同。

在这之前，萨姆不得不承受凶手蓄意伤害所带来的恐惧。但这次她却头一遭遇到了意外事故，还是说其中另有猫腻呢？

有没有可能是有人要杀那个女人，并将凶案现场伪装成一场意外交通事故呢？

萨姆闭上了眼睛思索着，她将这场事故同暴力袭击联系了起来，很明显，那个女人死于车祸，但这其中有没有有人在作祟呢？萨姆脑海中又重演了一遍当时的情景，刹车失灵、方向盘也失控，车子无法驾驶。萨姆内心疑团重重，凭着直觉，她感觉还有其他的问题。但是她有证据吗？并没有，她确实知道在开车时，那个女人没有打盹，也没有喝酒。萨姆附在那个女人体内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清楚了解她的精神状态，那个女人没有嗑药，也没有产生幻觉。

萨姆轻哼了一声，掀开了毯子。就算她的汽车被人蓄意破坏了，那又怎样，仅仅是因为她觉得有人蓄意为之并不代表就真的有，她还得上想办法说服警方。

她拿起自己的日记，尽可能地将自己在幻象中的经历写下来。这是她每次都要做的事，那个男人给她留下的印象是如此清晰、深刻，以至于她不得不将其记录下来。写完后，她将本子合上放在床边，以备下次记录。如果有人发现了这个本子，会怎么样？她久久地盯着自己的日记，看着小提箱旁边的盒子。那么这些都可能会成为对她不利的证据。

她问自己，这次又在扮演着什么角色。自己并没有帮助到那个可怜的女人，如果她有着特殊能力，那么她想要自主运用它，而不是处在被动位置受其掌控。但是如今自己还不能控制这种能力。帮助受害者伸张正义的想法不断地折磨着她。这就意味着，她要再次和警方一起合作，一想到这，她心里就冒出了无名火。

萨姆俯身拿起干净的牛仔裤和T恤，一边穿衣一边沉思。她迅速做出了决定，趁自己还没来得及改变主意，急忙抓起了一张名片，在手机上重重按下一串号码。

“喂？”

她觉得有点害怕，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喂，请问哪位？”

尖利的询问声让她有点畏缩，她盯着火炉上的时钟露出了痛苦的表情。这个时候他应该已经睡着了吧。

“该死的，回答我。”愤怒透过话筒传过来，迫使她压低了嗓音。

萨曼莎急忙开口，“是我，呃，萨曼莎·布莱尔。”

“萨曼莎，”他清晰而又缓慢地说道，似乎是在将她与记忆中的某人对上号。

“你昨天来到我湖边的家，问了我一些问题。”萨姆解释道。

“噢，是那个萨曼莎啊。”愤怒的声音转变成了不满的嘟囔。

她几乎可以感受到对方情绪的变化。

“有什么能帮到您的吗？”

“呃。”现在她打通了他的电话，反倒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我知道我所说的某些事情可能让人难以置信。”她停顿了一下，不是很清楚接下来要说些什么。

“或许吧，”他回答道，声音沙哑低沉，带着浓浓睡意，这让她不知怎的感到有点慌张。

她留心听着他的话，终于做出了决定，抢先说道，“今天早上，我目睹了一场意外事故，我觉得如果你能够核实这些细节的话，你可能会对我提供的另一个线索更为确信。”

死一般的沉默。

噢，天，为什么她要给他打电话，她咬着下嘴唇，她到底脑子搭错了哪根筋才会想到给他打电话？她看了看窗外，天马上就要亮了。

“是什么类型的交通事故？”他的声音听起来轻快了些，同时也更为警觉。

“有一个女人驱车驶出悬崖，坠到崖底的岩石上了。”她犹豫了几分钟后，迅速说道，“重要的是……这次我看到了事故发生的地点，她在爱默生交叉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

“爱默生交叉路口？”现在，她的话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顿时变得严肃起来。

萨姆安下心来继续说道，“是的，她的车穿过了护栏，落地后爆炸起火了。”

“恩，在什么时间段？”他清了清喉咙说道。

那沙哑的声音让她的心微微颤动，萨姆试图将注意力集中到他的问题上去，但是一想到他头靠在床头，用手捋直凌乱的头发，毯子低低地盖住下半身的情景，她不禁咽了咽口水，闭上了双眼。他刚刚问了什么？哦，对，事故发生的时间，是指现实的时间吗？她清了清喉咙，“我觉得大概在30、40分钟之前……”

“你觉得？”

她讨厌自己声音里的辩解之意，“事故发生之后我便醒了过来，我只能说我觉得它就是以现实的时间发生的。”

又是一阵沉默。

“好的，那车子的品牌，颜色以及车牌号是什么？你可以给我什么具体线索吗？”

“像平常一样，我经历了她的死亡过程，因此，我看不到车牌号。事实上，我正驾驶着那辆汽车。她开着一辆深色的奔驰，我不知道是

哪个型号。”

“那你又是怎么知道是什么牌子的车子的？”

“因为我在车里可以看到商标。”

萨姆听到了钢笔尖摩擦纸张的声音，她等待着。

“好的，还有吗？”

“她叫露易丝。”萨姆的声音猛地一顿，她自己都吓了一跳。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的？它就在自己的脑海中莫名冒出，她觉得就是这个名字。

萨姆深深吸了一口气，知道接下来说的话可能让他难以相信，“我认为她是被谋杀的。”

凌晨6点30分

勃兰特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天呐，竟然以这种方式被弄醒了。每次当他和这个女人说话时，他都无法理解对方，她是真实存在的吗？

他掀开了自己的羽绒被，准备冲个澡，至少这次她给了自己一些实际的信息，当然他还要仔细核查一下。

两个小时後，他站在警察厅，双眉紧锁，盯着手里事故报道。报道并不完整，上面只有一些零星碎片信息，因为现场的警察尚未来得及完成这些文书工作。

“杰克逊，有什么谋杀的迹象吗？”勃兰特从报道中抬起了头，锐利的目光一直盯着那个年轻的交通警察。

“没有，长官，”杰克逊的重心从一只脚移到了另一只脚上，“我没有看到谋杀的迹象。”

较为年轻的那人揉了揉脸，疲劳感在皮肤上显露无疑，让他看起来老了几岁。这项工作把每个人都折腾得疲惫不堪。“现场没有留下什么，大火将一切都烧成了灰烬。”

“也没有在公路上发现任何其他车辆行驶的痕迹，表明她有可能被撞出公路吗？”

“嗯，并没有什么痕迹，她的车子直直地开向了护栏，撞了上去然后掉下山崖。”

勃兰特仔细地盯着他，“是自杀吗？”

杰克逊耸了耸肩，“不知道。”

他看上去一点都不在乎，他们必定整晚都在工作。勃兰特点了点头，交回报道，“我们最好找出事故原因。”他转过身，沿着走廊向前走着。

“恩，勃兰特，长官？”

勃兰特停下了脚步，缓缓地转过身子，“怎么了？”

“你知道这个女人的情况吗？或是和这个案件相关的信息？因为这一切看上去一目了然，没什么好调查的。”

你的意思是“你不想花心思去调查”吧，勃兰特心里想着，脸上浮现出讥讽的表情。通常来说，人们更习惯在容易取得进展的案子中工作，而把浪费时间的案子留给别人。但是，他的职位却让他深陷尴尬。

“也许吧。”勃兰特回答道，“但或许并非如此。”他转过身走开了，他需要和萨曼莎再次交流一下。

7月灼热的日光在树叶之间闪耀着，洒在他的车顶上。他开车经过一座外观华丽的房屋。这个地点非常有名，一路而下，左侧是长势茂盛的参天杉木，右侧的田野里点缀着些杨木林。可以看出，在过去的几年中，这里的自然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排水管道在修缮完好的路边绵延伸展，这儿的人们世世代代都兢兢业业地爱护和开拓着这片土地。

勃兰特只希望自己也能够将这么美好的东西传递给他的孩子。

孩子。他的脸上泛起了痛苦的表情，他不敢想那么多，这让他想到了他的母亲和她的歪脑筋，事实上，在35岁之时，他就对此有了很多想法了，只是他不想承认，特别是对他的母亲，他曾经目睹过人们彼此伤害，而在某些时刻，这些伤害是如此令人酸楚，以至于他都感到心痛，就是在这些时刻，他对自己的未来有了认真的想法。还好，这些伤害都是短暂的。这个职业的离婚率太高，他曾经也想过要结婚，但事实上，他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能够陪他共度一生的人。

此外，也没有一个独特的女人能够接受他的工作。

他转过了最后一个转角，街道的一侧是一个旧式农场，看似慵懒而又宁静。走廊上的狗汪汪叫着，小屋看上去无人居住。

勃兰特刹车后，将自己的卡车慢慢地停放在她的红色汽车旁，这辆汽车的颜色是铁锈造成的还是用颜料喷上去的？他打开了车门，走出车子，近距离地观察它，这辆车如果上路的话并不安全，他皱了皱眉，这车子需要更高级的车轮配置。

纱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勃兰特迅速转过身，只见萨姆站在那里，两手叉腰，脸上一副惊讶的表情。

“路易斯·恩德比今早在5:45到6:15之间驾着她的奔驰车驶出了公路。”他像打招呼一般朝她说道。她听到这话脸越发苍白了，勃兰特担心地伸出手来想要让她镇静下来，但就在他快要碰到她时，她往后退缩了一步，他的左手还停在空中，她的动作如此之快，他都有些震惊。

一般来说，女人们都挺喜欢他的，他都记不太清上一次被女人拒绝触碰是在什么时候了，他不清楚自己是该开心，还是应该感到侮辱，事实上，他莫名其妙地有点难过。

“你在这里干什么？”她问道。

他惊奇地看着她，“我以为你想知道案件的信息。”

她皱了皱眉，“你可以给我打电话。”

“但那样我就没法和你亲自见面了，顺便问一句，今天早上的电话很要紧吗？”他扬了扬眉毛。

萨曼萨依然眉头紧皱，“我不能让她就这么孤零零死在车里。”

有趣的措辞，孤零零，他不由有些好奇，“为什么这么说？”

她严肃的目光在他身上打量了很久，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你必须抓住那个狗杂种。”

勃兰特心脏停了一拍，又急速跳动了起来，“狗杂种？”她难道知道自己一年来一直在追踪的连环杀手吗？她怎么什么都知道？她是真实存在的人吗？天呐，她难道能够助我一臂之力吗？一丝希望在勃兰特的心中涌起。

“就是那个凶手。”

噢，她指的是那个混蛋，可恶，他的心情又平复了，“我想要问你一些问题，能不能进去说？”

她向后退了一步，停下来，然后站到一边好让他有足够的空间走过去。

勃兰特走进了房间，屋子里和他记忆中的一样凄凉。老式家具，木质地板，所有的一切整洁而又陈旧，厨房柜台内空无一物，只有一个马克杯放在装满水的水槽里。

他在房间中央停了下来，转过身来盯着她。

她并没有动。

“怎么了？”他张嘴问道，看着她走向火炉，将茶壶放在了上面。像往常一样，她穿着一件不合体的超大号毛衣，毛衣衣摆一直垂到她的膝盖上。只不过今天这件毛衣看上去就像是棕色的缆绳一样，磨旧的牛仔裤和白色的棉袜刚好和衣服相称，长长的辫子垂在背后。他打量着她的体型：身高勉强有五英尺，衣服包裹着她单薄的身躯，但是仍可见到若隐若现的身材曲线。

“你想要喝杯茶吗？”

他想要喝一杯咖啡，但却看不到咖啡机，似乎也并没有其他选择。在他看来，她的茶水是与她进行交流的必经步骤，即使是像她这样带刺的女性也不例外。

“谢谢你，我会好好享用的。”

他看着她从壁橱里拿出了茶壶和茶包，她没有说一句废话，动作也很利索，每一步都十分有效率。他不禁迷上了眼前这个女人，他从未遇到过像她这样的女人。他走过去，坐在上次来访时坐过的沙发上。“这个地方真好。”

“我喜欢这个地方。”

“你在这儿呆了很久吗？”

她用怀疑的眼光看了看他，“你的意思是，你还没看出来吗？”

他的嘴角弯了弯，“我想让你亲口告诉我。”

萨曼莎耸了耸肩，“我在这儿呆了近6个月了。”

“那么之前呢？”

她转了转眼珠，“在这之前，我在其他地方。”

“当然了，”他咕哝道，在他了解了这个女人“看到”的车祸的所有细节后，他在一个小时内就找到了她的所有历史。浏览这些信息根本用不了多久，因为除了他已经知道的，并没有其他新的信息。今天的故事为他打开了一扇门，他想要了解她愿意将那些自己不太清楚的细节部分说到哪种程度。

“你有故意破坏她的汽车吗？”

她正在往茶壶里倒水的动作一下子静止了，僵硬地转了下身子，愤怒得肩膀都缩了起来，他觉得她的怒火都快烧到自己跟前了。但是她仍旧缓慢地将茶壶斟满，重新放在火炉上，然后缓缓地转过身来。

勃兰特随时准备着被对方暴打一顿，但却被她眼中的痛苦震惊了。没错，这话确实让人生气，但同样也伤了她的心。他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可恶，他刚刚的行为糟糕透了，他不了解对方，所以就不自觉地想要刺激一下她，诱她开口，但是，现在看来她的内心反而隐藏地更深了。

“非常抱歉，我必须得问一下。”

她低头看着厨房地板，下巴的肌肉颤动着，走向小冰箱那里，拿出了一盒牛奶。良久之后，她全身一阵战栗，然后回答道：“当我看见这些时，我并不是一个旁观者，我就是受害人本身。”她看了他一眼。“如果你能够相信我，而不是这样疑神疑鬼的话，事情会容易不少。”

这确实能够理解，如果她所说的属实，她就一定经历过他们经历过的事，他不认为这些经历中会有疼痛，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受得了。但是附身受害者体内就一定会与其建立个人联系，而要在受害者死之前得到最后的信息又是多么困难呢？

他一直等到她把茶水送过来才开口说道：“你能够随意这样进入幻象吗？”

“并不能。”

那这样是好还是坏呢？勃兰特沉默了，她并没有提供任何其他的信息，“那你能控制你的能力吗？”

“我希望我能。”

“那你能做些什么呢？”

“忍耐。”她立刻止住了嘴，但是显然已经迟了，说出去的话收不

回来了。

天呐。勃兰特停了下来，手中的杯子停在了半空，这话说的如此柔和，但其中蕴含的信息太多了。他盯着她看，看来她不喜欢自己的能力。她到现在还没能学会与之共处，或控制它，而是反过来被它控制。勃兰特的心中突然涌出了同情之感，像这样让人痛苦的能力，如果真正存在的话，简直是不可饶恕的。

很少有人有着强大的超自然能力，在这些人中，有的人疯了，有的人勉强存活。只有很少很少的人，学会控制这些能力，生活得很好。在他看来，她可能是这些有着强大超能力的人中的一员，如果不能学会控制的话，她会变得危险，非常危险。

史蒂夫经常强调没有经过训练的超能力的危险性。勃兰特闭上了眼睛，如果她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的话，也许史蒂夫能够帮助她。他盯着她，陷入了沉思。

难以驾驭的能量就像是一场随时准备爆发的灾难。

他本来可以走出这个地方，不再回来。尽管他这么想，他也知道自己不会这样做，也不能这样做，他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她，理解她。在确认了今天早上事故的细节后，他更乐意将她的故事看成是一个科幻故事。但是他对这个女人的兴趣让自己很烦恼，特别是当他的理智告诉自己应该让那个女人独自呆着的时候。

她喝了一口茶，在他强烈的目光下泰然自若。她心里没有一丝烦躁，静静坐着，随时准备和他交谈。

“那么，”她问道，“你下好决心了吗？”

他放下杯子，问道：“下什么决心？”

“是否要相信我。”

“我只愿意在某种程度上相信，你的线索和这场车祸的案情相符，在找到疑点之前，我会相信你。”

“哇，那真得谢谢你。”她盯着茶杯的边缘，语气里满是嘲弄。

他十分生气地说道：“你不能指望我在知道这所发生的这一切后，

立刻高兴地要跳起来。毕竟我是一个警察，我希望事情能够尽可能简明扼要且逻辑清楚。我也知道这种事情鲜有发生，因此如果你能够提供帮的上忙的线索，我会认真倾听，向你道谢。”

她盯着他，眉毛皱了起来。

他不知道她在想什么，萨曼莎是唯一一个有能力让他惊慌失措的人，每次看到她都是如此。

她耸了耸肩问道：“你来这儿是要问什么？”

他要是能记得就见鬼了。

他一边思考着一边喝了口茶，哦，对了。“我正在追查一名特殊的凶手，我想知道……”他向前倾了倾身子，“你能定位人吗？”

她抬起头侧向一边，眯着眼说道：“我不知道，我还没有试过。”她带着些许歉意继续说着：“我并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他点了点头，史蒂夫和她在一起一定会很兴奋。他想了想，从口袋里拿出自己的笔记本，写下了史蒂夫的电话号码，然后继续问了一些关于她能力的问题，以及她所目睹的情况。

他撕下笔记本上的那张纸，将它放在了两人之间的咖啡桌上。如果她愿意的话，可以自己联系史蒂夫。然后他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有什么特殊事件引发了这些幻象吗？”

她突然变得手足无措起来，直直地盯着他，“有。”

“是什么呢？”他问道。

“暴力袭击。”

第六章

上午10点19分

“你不能给他安乐死，他表现很好。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萨曼莎锁上了关着“斗士”的笼子，“斗士”是她最终想好给那只负伤德牧起的名字。其他的员工都围在一边面向她。

“萨曼莎，我们已经警告过你了，他恢复缓慢，也不亲近人。没人能处理它，这儿现在也容不下他了。”

“那你当初为何要救他？”该死，她讨厌这般向人摇尾乞求，但一定得有人站出来为他撑腰。“如果当初他值得被救，现在他也同样值得被救。”

露西往前迈了一步，把手绕在萨姆肩上安慰她。“亲爱的，我们尝试提醒你了。我们也希望他能好起来，但事与愿违。”

“他只是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萨曼莎的计策都用光了，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她又攥起了拳头，指甲再次嵌入早已布满半月形印子的手心。她知道自己不能就这么放弃。她讨厌同事脸上同情的表情，讨厌他们那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没有人像她那样花时间与斗士亲近。这不公平。

就这么一次，她破了自己的规矩，去接近那只狗。太过接近了，以致她的心都开始生痛。她无法容忍他遭遇任何不测。

因此她毫不迟疑地做出了这个决定。

“我来照顾他。”她突然说道。

房间里人声鼎沸。

“不，萨曼莎，你不能这么做。他很危险。”

“萨姆，这主意太糟了。”

“我不建议你这么做。”

萨姆谁都不愿意听。他们不懂。她得给斗士一个机会。

“我得试一试。他不喜欢呆在这。如果我带他回家，他会过得更舒适一点。他需要再次学会信任，在这儿他学不到这点。”

“那然后呢？”凯西充满理智的声音响起了。凯西是这儿唯一一位女性兽医。“如果他袭击你怎么办呢？”

“他不会的。”萨姆强作自信地回答，但其实她心里也没底。她固执地重复道：“我得试一试。”

沃尔科特医生走了过来，蹲在德牧笼子前。可怕的咆哮声充斥着整个房间。

“萨姆，我不能让你这么做。”他叹了口气，“他很危险。你这么做我心里可过意不去。”

“我不觉得他很危险。如果你给我们一个机会，到最后他还是老样子或甚至情况恶化的话，你可以再赐他一死。”

兽医站了起来，哼了一声，手放在身后，关切地盯着她。“到那时，如果没人能够接近他的话，我们就得射杀他。”

他是认真的，但萨姆毫不动摇。现在她终于察觉到他们的态度有些软化。“我需要借个笼子转移他。”她再一次看了下那狗的大小。“还得有人帮我搬运他。”

“要获得我同意，除非你把他放笼子里再关至少一个礼拜。”他伸出一只手，搭在她肩上，“我会来看他，并对他再进行评估。他现在太过危险，不能任其自由行动。他会伤到自己和周围的人。”

萨姆打断了他，“所以才要把他带到我那儿。那里方圆数英里都没有人。”萨姆朝他抛去一个微笑以示感谢，走向小货车，在车里挪出空地放箱子。

在所有人的帮助下，搬运斗士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萨姆一上路，就透过后视镜不断查看，确保笼子没有滑动。

驾车让她有空暇思考。她想起了索瑟兰警探留下的那个名字和电话号，他先前不经意地提到，“史蒂夫是一位厉害的通灵者，我过去

和他共事过。如果你需要找人谈谈的话，可以打电话给他。”

然后他就离开了，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留下了一个惊天消息。萨姆抓起纸条，读着史蒂夫的名字，然后又塞回钱包里。她想要抓起电话马上打给那人，但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此刻，她脑海深处激动难抑。可能性太多了，她心生恐惧，不敢拨下那个号码。事实上，她希望打电话时，勃兰特能陪在她身边，那样就没那么尴尬了。

说起来有点难过，但她对这位侦探的看法已经改善了不少。想到另一件事情，她不由皱起了脸。如果那位英俊的侦探能相信她就好了。获得他的尊重会是额外的福利。他眼中的神情透露出什么。就好像他在乎似的，就好像他在乎她。

那眼神有多性感啊？她切切实实知道有人在聆听，在关注自己。他对她强烈的关注让她全身都不住颤抖。他充满活力的身躯，是那么朝气蓬勃而又富于变化，吸引着她。他脖子和上臂精瘦的肌肉也同样魅力无穷。

尽管她在炎炎烈日下行驶，手臂上却开始起了鸡皮疙瘩。她第一次发现有个男人这般吸引着她。她脸部扭曲了一下。这真是太讽刺了，一个警察激起了她尘封已久的对异性的向往。女人一向会被穿制服的男性吸引，但她并不再其列。她有太多难过的回忆了。

这趟路程磕磕碰碰，势必会伤到后面的狗，但她没听到他一声抱怨。眼前就是她的小屋了，她吃了一惊，心想今天开得有点快。一到家，她就把车倒到门廊上。

摩西在一边等待，挥动着毛茸茸的金色尾巴。她跳了出来，匆匆抱了抱他，去开后挡板。像往常一样，挡板卡住了，她敲了好几下，它才终于掉了下来。摩西跳上货车后箱，急切地想看看新朋友。

摩西喜欢和其他狗相处，大多数时候其他狗也喜欢他。但斗士毫无反应，只是撇了下嘴。萨姆小心翼翼地看着他们的互动。除了低沉的警告，斗士就像忽略了摩西的存在一般，没有一丝反应。

萨姆把手放在身后，对他们说：“现在那侦探要能出现就好了。他可以帮我一把——或者说他那身肌肉能帮我一把。”笼子此刻正躺在

破旧的地毯上。把他装上车时有很多人帮她忙，但现在她得自己用毯子把他拖下来。

尽管只有一个人，借助于毯子一切进行得很顺利。但即便如此，当斗士安然无恙地被移到屋顶下的门廊时，萨姆已经累得胳膊都发起了抖。斗士始终一言不发。

即便到了现在，他还是一动不动躺在那，那双乌黑大眼饱含痛苦，牢牢地盯着她，就好像通人心似的。她的内心开始一点点融化。

萨姆在他的笼子边瘫倒了，重重喘着气，“好啦，孩子。在这儿你会过得更快活。”她用T恤的衣尾擦了擦额头不停流下的汗水。

摩西和斗士透过钢丝网嗅了嗅彼此，萨姆在一边休息旁观。病号需要淡水，干净的毯子，药品和食物。天，她也需要好好吃一顿，再洗个澡。

萨姆端着装满食物和水的碗回来了，看到摩西趴在笼子一侧，责备地盯着她。

“别这么看着我。我不能放他自由活动。他可能会跑走的。”她把碗放下，开了笼子的前门。

“嗨，斗士。”斗士饱含痛苦的目光锁定在她身上，他身子趴得更低了。

“真是的，你受伤了吗？该死。我知道我们不应该搬动你。对不起，斗士。我不得不这么做。他们打算处死你。”

他闭上眼，嘴巴松垮垮的。

恐惧感攥住了她的心，她费劲地打开笼子门上扣得紧紧的扣环。笼子猛地一下开了，她向他伸出一只手。

他没有咆哮，只睁开了一只眼，目光饱含痛苦，但警告的意味没有那么浓烈了。

“怎么啦，一点斗志都没有了？我把你带到这里，结果你还对我满怀戒心？”她摩挲着他厚实浓密的毛，黑色的毛上沾满了干掉的血块。她的手指往里探去，发现他皮肤上都是沙子和积垢。“可怜的家

伙。好久没人照顾过你了，是吧？”

这别扭的姿势让萨姆膝盖和后背都感到很痛。她又揉了揉后背和脖子。一边揉，一边以平静的声调向他讲述他未来的新生活。她不知道那有没有用，但她觉得，如果她自己身处同样境地的话，应该会希望这么来。

真是愚蠢。这并不是说她也曾被关在笼子里。她停下手上的动作，手指深深探入他厚厚的毛，突然惊奇地发现他们彼此之间有着某种联系。或许她确实从未被关在笼子里，但她一直像只受伤的小兽一般生活着，小心翼翼地躲避着生活的打击。

她笑了起来，“我们俩都受够这一切了，不是么？”

当她缩回自己的手时，被笼门夹了一下，她不由轻轻咒骂了一声。摩西退缩了。斗士甚至抬起了头。在两只狗的目光下，萨姆努力想要挣脱金属丝的钳制。她跪在那与笼子门纠缠了好一会儿。如果连她都不喜欢这笼子的话，那只狗会喜欢吗？

但要是她开着笼子，他会跑走吗？或甚至更糟糕，他会受伤吗？在笼子里他至少是安全的。但若被剥夺了自由，他的生活又有何意义？他只要还待在笼子里，她就用不着违背她上司的意思。但他哪会理解这些。

摩西把鼻子蹭到她脖子上，她才发现自己保持那姿势太久了。

她环臂搂着他脖子，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把脸埋入他厚厚的毛，“哦，摩西。告诉我怎么办才好。”

她伸出手去关笼子门，又犹豫了。两只狗都竖着耳朵盯着她。斗士现在哪儿也去不了。他伤势太重，跑不了。但她和兽医说好的约定怎么办呢。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好吧，那就如你所愿。”

萨姆走进了小屋，身后的笼子门大大敞开着。

傍晚7点22分

一个高大健硕男人吹着轻快的口哨，左手笨拙地拖着链条和一个狗笼子。他应该分两次搬运的，但他今天赶时间。是时候回家消遣一下了。

今天他竭力压制着自己的脾气。他为此对自己感到很骄傲。他打从心底鄙视这儿，鄙视那些人，尤其鄙视那些女人，但外表上他还得装作若无其事，这需要他内心足够强大。

光凭这个他都可以拿个奥斯卡影帝奖了。

没人对他的努力表示欣赏。没有人。凭他的能力他可以做的事还有很多。然而，这是他们的损失，是他的收获。他知道自己可以做得更多。事实上，他确实私下做了不少事情——只是他们都蒙在鼓里而已，想到这他突然感到一阵幸灾乐祸。

“嘿，比尔。”

杰克是一位活动组织者，跟在他身后，几乎要赶上来了。他叹了口气，迈过最后几步上了货车，放下箱子。该死，每次他带上这些狗时，他们都会比先前还重一些。

“今天的课很棒。谢谢，兄弟。多利·西摩问你下礼拜有没有时间开新一期的课程，这次还是私人授课。”

比尔打开面包车的后门，“她和我提过这事，我还没有确认是否可行，我明天还得给她打电话。”

“没问题。团队还是和上周一样。他们想要个人培训，所以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来教他们。”

比尔使劲挤出了一个笑容。而内心深处，他已经对这种笑容感到疲惫了。他厌倦了整天扮好人，他妈的，这一团糟的生活真是烦透了。当然，他很快就会转运的，他要离开这里了，“没问题，我会尽我所能。”

“很好，到时候见。”

杰克走回了俱乐部会所。当比尔开门时，一位婀娜多姿的褐发女郎迎面向他走来，她身着紧身包臀七分裤和露脐短上衣，怀里抱着一

只戴着粉色蝴蝶结的迷你白色拉萨犬。

比尔向走来的美女咧嘴一笑，停下手里装货的活，和她聊了起来，“嗨，卡洛琳。”

她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谢谢今天的课，比尔。杰瑞德今天不能来，我很抱歉。他要能来的话一定会很喜欢你的课。”

比尔迎合地笑了笑。事实上，要是他再听到一件有关她丈夫杰瑞德的事，他可能会放声尖叫。如果有一件事他无法忍受的话——那就是滔滔不绝的女人，尤其是当她们不停夸耀自己丈夫的时候。

然而，当她从他跟前经过，走向停在几辆车之后的黑色保时捷时，他还是好好欣赏了一番她圆润的美臀。

他得行动了，他得对她采取点行动了。

6月17号，凌晨2点30分

尖叫声在黑暗中回响。萨姆身子扭曲拉扯着，努力想要挣脱那牢牢扼住她的东西。她无法获得自由。在盲目的惊恐中，她的身体已经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了。她睁开眼，颤抖着，看到了滴在地板上的鲜血，疼痛与恐惧交织着。鲜血从好几层的印花床单汩汩流下，浸透了放在下面的淡黄色地毯。

“求你了，不……不要再来。”她脑中响起一个陌生的声音。她的胸骨突然猛地一下被击碎了。尖叫声充斥着小房间。萨姆几乎躲都没法躲。袭击者笑了起来。

“好像我会听你的似的，臭婊子。你不就喜欢这样么，一定是的。你一直由着你那窝囊的丈夫揍你。”他那可怕的笑声让她更为害怕了。天呐，他怎么可以嘲笑她？他简直是禽兽。他竟然将自己的快乐强加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她此刻觉得生不如死。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怪物。

在内心深处，萨姆的意识依旧努力保持清醒，或许是因为他不相宜的乐在其中，或许是因为她对又一场谋杀案的愤怒。不知怎的，她竟然同时感知到了现实和幻象两个世界。她慢慢恢复了知觉，一点又

一点地把自己从临死的女人身上抽离出来。现实和幻象两个世界间弥散着团团迷雾，减少了她对那可怜女人疼痛和恐惧的分担。

踉踉跄跄而又漫无目的，萨姆尝试完全脱离出通灵幻象，但一不小心又重新回到了受伤的女人体内。她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开始摇晃，萨姆想要挡下接下来的攻击，但她的右手动弹不了。

“愚蠢的女人。你现在这副表情又有什么用？现在想逃已经太晚了。”雨点般的拳头持续不断地砸下来。肌肉被生生撕裂，骨头被根根击碎，内脏开始渗出血来。那可怜的女人拱起了腰，从床上被高高举起。两个女人都开始尖叫。萨姆头脑内外回荡着越来越响的尖叫声，混杂在逐渐增强的恐惧感中。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鲜血从她嘴角淌下。萨姆不知道是她自己还是受害者在说话。这不重要，说什么都一样。

“因为我就是能啊，婊子。”嘲弄般的笑声在小房间里回响着。

“但……”她喘着气，努力抑制住喉咙深处的呕吐感，“为什么是我？”

“你太弱了，你就该死。而且你和那混蛋在一起。我讨厌他。或许警察会认为是他干的呢。”

“不。”她喘着气，“求你了，不要。”

“太晚了。”

他举起拳头，砸向她的眼窝下方。面骨被震碎了，只发出些许破碎的声音。这种时候永远不会有像白衣骑士那样的救星出现。在场的只有萨姆，但她也束手无策。

透着血雾，萨姆拼尽一切想要带回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她费劲地睁开那只没受伤的眼。那女人的身体浮肿，沾满了血，她几乎无法撑开沉重的眼皮。她忍着眼睑传来的锥心刺痛，慢慢转动眼珠，将目光聚焦于这个场景。那混蛋下了床。他的衬衫和牛仔裤上都溅满了血，他虽身着一身冷黑，但身上的斑斑血迹依旧触目惊心。他戴着手套和丝质面具。还是一样的身高和体型。

一样的能量气场。该死，又是他。至少她觉得就是他。

因为只有一只眼能看，萨姆甚至无法辨别那人是否戴着戒指。房间里的光开始变得越来越暗淡，似乎太阳在迅速落山。也有可能窗帘一直都是拉上的，此时正值午夜时分。

她的视野开始缩小，锁定在杀手脸上。瞳孔也变得越来越小。萨姆明白她的时间几乎要耗尽了。她只能这般痛苦地看着，直到最后一束光亮也缩为一个点，然后便是永恒的黑暗，谢天谢地。

一切都结束了。

几分钟后，萨姆从自己的房间醒来。头一次，她没有受伤痛压垮。她很愤怒，为受害者及其家人感到痛心。甚至灵魂深处都充斥着暴怒的情绪。那混蛋太嚣张了，不能让他再为所欲为。

恢复了一会后她站了起来，痛感依旧遍及全身，但愤怒给她提供了镇痛剂，助她抵御住疼痛。她内心一阵激动，这一次她在某种程度上始终保持意识清醒。尽管附身于那可怜的女人，她自身的一部分意识仍旧是完整的。

可怜的人啊。萨姆吸了吸鼻子。那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当然，他是有动机的——不仅仅是为了消遣作乐。

她又躺下了，回忆着幻象里的细节。杀手这次依旧全副武装，所以看不到脸和戒指。墙是淡色的，天花板是朴素的白色，廉价的床单绣着花纹。还是没什么有用的线索。

现在是早上六点。今天肯定有人会发现那女人吧？她感到颇为沮丧。

她用毯子紧紧裹住自己，伸手去拿电话。但勃兰特警探没有接。她挂断电话，突然变了主意，又重拨了一次，留了一条语音。之后她毫无头绪地坐了下来，然后拨打了警局电话。

五分钟后，她对这一举动感到特别后悔。

“抱歉，女士，你可以再重复一遍吗？”

“你可以让索瑟兰警探回电话给我吗？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怪，但我

无法给你提供更多信息了。一个女人被谋杀了。”萨曼莎努力控制自己的声音，以便不流露出沮丧感。回忆细节让她觉得很痛苦。该死，为什么没有人相信她呢？

她清了清喉咙，纷扰的情绪似乎堵塞了她的喉咙，“不好意思，你可以帮我传个话吗？”她把电话筒放到另一只耳朵边。

“我会确保他收到你的信息的。”电话那头冷冰冰的声音答道。

“谢谢。”她答道，挂了电话。她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二十五分钟后勃兰特打来了电话。

“萨曼莎？”

“对。”她答道，感到一阵欣慰，“是我。”

“有什么事么？”他问道，声音里流露出关切。

萨姆深深吸了口气，努力憋住眼泪。“他又犯案了。”她低语道。

一阵死寂。

她皱着眉头看着电话，几乎可以听到他脑子飞速运转的声音。

“你看到他了么？”

“看到了，但没见到戒指。他一直戴着手套。”回忆依旧清晰。让她不住颤抖起来，“他穿着一身黑，丝质的面具也是黑的。”

“你可以凭什么方式认出他来吗？”

萨姆摇了摇头，然后意识到他看不到自己的动作，“不，不能。我或许可以通过他的体型，举止和行动方式辨别出他。还有他的目光……”萨姆闭上眼，重重地咽了口唾沫，她讨厌那股渗入肌肤的恐惧感。其中有些恐惧属于那些被害者——而有些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萨姆。那个杀手是个可怕的恶棍。她又紧紧攥了攥拳头。“虽然无法作为呈堂证供，但如果我再次遇到他的话，我可以认出他的能量气场——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什么意思？”他尖锐的声音通过电话线传过来。

她身子一僵。“他杀人时感觉很享受。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能量气场，并会随着情绪波动而变化。”她略微顿了顿，“我觉得我或许可以再认出那个能量气场，但也不能打包票。”

“嗯哼。”

萨姆一言不发地等着。

“那你可以和我说说那个受害者吗？”

“说些什么呢？”她稍微放松了下，同时又感到一阵疲惫，她太累了。

“比如说说她住在哪，是独立的房子还是公寓……一些可以助我们更快找到她的线索。”

萨曼莎叹了口气，“当你被袭击时，你不会想‘我是谁谁谁，住在派恩街146号。’那些女人想着怎么才能获救，为什么自己会被盯上，而临死时……”萨姆忍住抽泣。“临死时，”她继续轻声说道，“她们只想到那些她们留在世间的人——她们所爱的人。”在纷繁杂乱的情绪中，她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但可以察觉到他对此是同情的。她也可以听到他匆匆记笔记的声音，“他把她殴打致死。”

“他殴打她？没用刀子？”

“没有，他讨厌受害者的丈夫。她丈夫常殴打她，所以他要把她从她丈夫那夺走。如果这样说得通的话。”

“那杀手做的一切都是说不通的。”

萨姆犹豫了，“还有一件事。她的眼睛受了重伤，几乎很难看清东西。”萨姆苦涩地盯着大大的卧室窗户，雨点敲击着窗玻璃。她还能活着看到下一个晴天，但那可怜的女人再也看不到了。

“还有什么吗？你知道她的名字吗？上次车祸的受害者你就知道她的名字。”

“那次不一样。”暴力血腥的画面从她脑海流过。还有什么可以挖掘的东西吗？“你等一下。”萨姆闭上眼，那些原本被压抑的画面开始涌上脑海。或许那些画面里可以找到有用的东西。拳头，击打，鲜

血，尖叫，红色，疼痛，悲恸。萨姆仔细回想着，在纷繁的情绪下寻找着信息，她努力维持意识，疼痛与回忆又将她拉回了恐惧中。那里。那是什么？

一个名字。萨姆努力束缚心中的恶魔，挣扎着回到安全的现实世界，拼命想要回到湖边的小屋。她颤抖着睁开了眼。

她头顶是粉刷得惨白的天花板。

她打了个寒战。在这么一个宁静而正常的地方，怎么会发生那么诡异的事情呢？

“该死，萨姆，回答我呀。”勃兰特的喊叫声透过电话传过来，把她拉回了现实，“你还在吗？见鬼的！”

“勃兰特。”萨姆的声音听起来都不像自己的了，沙哑又粗糙。她说道，“没事，我在呢。”

“刚怎么回事？我的天，你说稍等一会。我还以为你要去拿什么东西呢。”

萨姆皱起了眉，“我去了多久？”

“至少两到三分钟吧。”现在他的声音平静多了。“我差点都要跳上车去你家找你了。天，别再这么吓我了。”

萨姆摇了摇头。那么久？不，不可能。她狐疑地盯着牛奶箱上的塑胶壁钟，那牛奶箱乍一看就像个床头柜。

“所以到底怎么回事？”勃兰特开始斥责她，既然她已经回来了，他明显怒气冲冲。

“抱歉，我不是故意要让你担心的。她丈夫名叫亚历克斯。”

“她丈夫？他是凶手吗？”

“不。”她赶紧解释，“那个杀手想把罪责推脱到她丈夫身上。”

“所以说，那丈夫虐待他妻子？”

“我想是的。”

电话那头的他默默消化着信息。当他再次开口时，他变成了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我还有一个电话要接，我需要你来警局一趟，做个陈述。十一点怎么样？到时候见。”

萨姆盯着已经挂断的电话，“见鬼，这可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第七章

上午8点55分

这是萨姆第二次来到这所巍然耸立的警局，但并没有比第一次轻松多少。她瞥了一眼自己的廉价手表。时间刚刚好。一小时前，警局人员打电话让她九点就过来。早了两个小时，这样她就不用多花这俩小时担心地等待了。她做了个深呼吸，挺直身板走了进去。

这次她受到的待遇截然不同。她告诉前台员工她是应邀而来的，然后被带到了一个小房间，独自一人待着。当萨姆看到方桌和两把椅子时，她颤抖了一下。这里没有窗户，也没有沙发，没有任何让人感到舒适的东西。这儿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审问间。她安静地走到桌子另一头，坐了下来。不用问萨姆也明白，她可能已身陷一个大麻烦中。

她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门开了，走进来一位头发斑白的老警察，“布莱尔小姐，谢谢你来到这里。我是斯坦·罗伯逊警探。”

萨姆脸部扭曲，警惕地看着他拖出另一把椅子，坐了下来，把一个文件夹放到桌上。

“你是个通灵者，对吧？”

她答道：“差不多。”

他扫了她一眼，浓密的眉毛轻轻一扬，“解释一下。”

“有时候我会看到幻象，但我不能读塔罗牌或做占卜之类的事情。”

他打开文件夹，开始在便签纸上做笔记。她尝试去辨别他潦草的字迹，但完全看不懂。她在旁等着他写完，问了一个自己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把我叫过来？”

“你声称有桩谋杀案。”他冷静沉着，一副深藏不露的样子。即便

他此刻内心五味杂陈，她也无法察觉到。她有点难过地意识到，或许他在这行干了太久，对一切都见怪不怪了。

“索瑟兰警探在哪里？”

“他现在下班了，中午才回来。”

“我更想和他谈。”事实上，她只想和他一个人谈，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没这机会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会让他打电话给你跟踪案情进度。”他的态度突然一转，“所以，谋杀案发生时，你人在哪？”

“在床上，睡觉。”

他一脸狐疑，这对萨姆来说是个警告，但萨姆并没有意识到。

“是受害者的床吗？”

萨姆当下傻了眼，跌坐在椅子上。原来是这样，她被当成嫌疑犯了。慢着。她坐直了身子，问道：“你找到她了吗？”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给她抛来一个假笑，继续记笔记。

萨姆头脑一片空白。每次她挺身而出想要帮忙时，都会被当做嫌疑人。但她就是那么愚蠢，不断回来讨苦吃。她什么时候才能明白这个教训呢？

“从昨天午夜到今天凌晨四点……”警官停下笔，看着他的笔记，问道：“你人在哪？”

“在家。”萨姆回答，她的肩膀耷拉着，“而且没错，我是一个人。”

“所以你没有不在场证明。”他匆匆写下了点什么。

“如果我提前知道得有人证明我不在场，那我一定会想办法找个人陪着我的。但我又无法预测那种情况。”萨姆怒视着坐在她对面的人。她不想呆在这。她应该告诉勃兰特自己来不了的。

“我想和索瑟兰警探谈谈。”她再次说道。

“好，我们会让你和他谈的。”

他始终动也不动。

萨姆哼了一声，便沉默了。她已经不想帮他了。

“我们再回到你朋友死亡的那个晚上，你当时具体在做什么？”

“她不是我朋友。我不认识她，我甚至不知道她住哪。”她强忍着不让声音颤抖起来。她永远习惯不了那些不信任者强加在她身上的罪名和嘲弄。她看到他写下了很多笔记。哪有那么多东西可以让他写满整整两页的？

他看也没看她，就沉默地起身离开了。

萨姆越发沮丧地等待着，一小时后，她依旧坐在那，挫败感慢慢转化为一种藏匿心中的恐惧。她禁不住颤抖起来，手指交叉着放在身下。集中注意，你个笨蛋。不要让他们得逞。你可以的。没理由再让他们把你关在这儿。她默念起之前帮过自己的一个小咒语，心中默默重复：一切都会好。诸事皆有因。一切都会好。

坏事免不了。这是她生活的另一个咒语。这一次糟糕的事情确实该死地发生了。

一切都会好。一切都会好。一切都会好。

门突然开了。

她都忘了怎么呼吸。

她初次来这里时见到的那位侦探走了进来。

她厌恶地叹了口气。

“我是布莱松警探。我需要问你几个问题。”

“为什么？我第一次来这里时你不相信我。你难道又改主意了吗？”

他忽视了她的问题。

萨姆不可置信地听着他对自己发起一连串的问题轰炸。

一个半小时后，萨姆被带到了前门，那侦探的话还在她脑中回响。别离开镇子。

她能去哪里呢？她心里苦滋滋的。哪里都容不下她。

上午10点50分

勃兰特将货车停在停车场，跳下车，看了看表。运气好的话，萨姆到之前他还可以去买杯咖啡。昨晚他尝试联系警局的素描画师，但没打通电话。他还给她留了口信。但愿她收到了，并且也能如约出现。

萨姆脑中藏了太多有价值的信息，不利用未免太浪费。他们的素描画师对人对事都有着奇异的洞悉能力。如果她俩合作的话，或许能起到非同小可的作用，使案子迎刃而解。

他推开侧门，向即将离开的颜生点了点头。他径直走向餐厅，拿起一个马克杯，装满咖啡，加了点奶精，然后回到自己桌子边。他过于关注自己的日程安排，过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警局里安静得不寻常。

环顾四周，他皱起了眉。没有人对他笑，也没有人跟他打招呼或道早安。怎么回事？

“嘿，亚当，怎么了？”年轻人趴在键盘上，盯着显示器，好像上面写着答案似的。他吓了一跳，从脸红到了脖子根。他咕哝了一声，把脸别了过去，不愿面对勃兰特。

“怎么啦？”勃兰特走了过去，直直地站在他面前，“亚当，和我谈谈。”

亚当肩膀耷拉着，“我觉得你最好去和警队队长谈谈。”

勃兰特身子一僵，“队长？好吧，那你要不要先给我点提示？”

亚当环顾着办公室，然后碰上了他的目光，“我个人认为她是个诚实可靠的人，但有些人觉得她完全一派胡言。”

“她？”咖啡因还没发挥作用，要不然就是他的脑子还没活跃起

来。无论如何，这毫无道理可言。

“你那个会通灵的小伙伴。”

他心一沉。“萨姆？她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勃兰特看了看手表。她这时应该在前门等他了，“她已经到了吗？”

亚当困惑地看着他，“她刚走。”

“刚走？”勃兰特扫了眼诺大的开放式房间，希望能看到她的身影。“为什么？我让她十一点过来。我想让她见见素描画师。”

亚当压低声音靠近他，“她几个小时前就到了。他们就这么放她走了。”

勃兰特内心的愤怒简直无法压抑，“他们？”勃兰特的声音冰冷而又低沉。谁敢不和自己说一声就去找萨姆？谁他妈的敢这么做？那个混蛋等着瞧吧，我得好好教训他一顿。萨姆是他个人的信息来源，谁也不能随意干涉进来。

亚当低下头，左看右看，看是否有人在监视他们。他们两个总是有话要说。感谢老天，他们俩在同一个队伍共事。勃兰特往他这边靠了靠。“和我谈谈。”他以命令的口吻对年轻人说道，“我想知道一切的来龙去脉，现在就要。”

亚当脸更红了，“我不知道细节，你去问凯文吧。”

凯文。勃兰特想了一会儿。对，那就说得通了。凯文黑白分明的世界观正符合他对通灵者那糟糕的态度。凯文似乎不信任任何人。该死，是时候和凯文谈谈了。勃兰特讨厌这种被人设为目标的感觉。

就在这时，狄龙加入了他们。狄龙来自另一个队伍，他俩都把身子侧到一边避开他，狄龙对他们的工作并不知情。

“在谈什么秘密呢？”

两人都向他抛去反感的目光。亚当一言不发地走开了。

勃兰特端详着他。他为什么要涉足那些自己并不想进入的领域？谢天谢地，自己没和他扯上什么关系。他看上去总是有点油滑。但这

和他花哨的服装没什么关系。今天他又穿着一件细条纹西服和一条看上去像是花缎的衬衫。这小伙子的打扮很像某种场合下的特定角色，但具体是什么勃兰特也说不清楚。

“没什么秘密。”每个部门都有那么一两个不合群的人。这个警局也不例外。警队的队长很包容——只要大家各司其职就好。

勃兰特和约翰森不太熟。约翰森身材高大而又威猛健壮，他的外表让他得了个绰号：大块头。他留着军人的发型，头发苍白，下颚又大又宽。像是《玩具总动员》里的太空战警巴斯光年¹。但是，他是出了名地对下属直来直去，在很多事情上都很公正无私。然而在涉及通灵这个问题时，勃兰特也不知道他会站在哪边。

作为一个外来者，他的处境很尴尬。他来这里是有任务在身，加入团队也是为了完成那个任务，但他并不算是团队正式的一员。明显有些人和他的意见不一致，但在他背后搞小动作可不允许。

狄龙轻轻一笑，换了个位置，双手插进裤袋。“你确定？我经过时，听到的内容似乎挺精彩有趣呢。我忍不住停下来问问。”

他咧嘴笑的样子让勃兰特大为恼火。他现在得和队长谈谈。他需要弄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勃兰特转过身，把有些许咖啡溅在了地上，朝队长办公室走去。

上午11点整

他到达时，队长办公室门是关着的。他重重地敲了敲门。

“请进。”

勃兰特大步跨入，突然站在原地不动了。凯文正坐在左边。队长坐在庞大的红木桌后面。他们似乎预料到他会来，都在候着他呢。

他不由警惕起来。

“进来吧，勃兰特。请坐。”

“我还是站着吧。”他做着强烈的心理斗争，但他的声音听起来还蛮正常，略有点紧张，但还算平静。

“好吧。随你便好了。但你得接受这件事情，凯文有权和任何他觉得合适的目击者谈话。其中包括萨曼莎·布莱尔。”当队长透过眼镜往上看勃兰特时，他的眉毛皱了起来，“你来这儿就是为了这件事。不是么？”

勃兰特咽下了喉咙口的话。他得记得自己在这儿毕竟是客人，“没错。可能在这个警局里侦探的工作方式与其他地方不一样，我感到颇为惊讶。”

通常侦探们会和目击证人融洽相处。他们会让其他侦探与目击者交谈，看看是否有办法抖出点线索来。作为基本的礼仪，大多数侦探在采访某个和另一案件有关的涉案人员前，会和相关负责的侦探打个招呼。约翰森清了清喉咙，“是的，我们这儿的处事方式略有不同。”

勃兰特目光犀利地看着队长，“差别这么大么？”

约翰森又一次和凯文交换了下眼神。

“我们这儿以传统的方式断案。不用黑魔法。”凯文再也沉不住气了。

“这么回事啊？因为她是个通灵者？”看到凯文点了点头，勃兰特哼了一声，“那你至少应该事先和我谈谈，不是吗？我和史蒂夫·克洛诺斯合作了十多年了。”

“我也不确定自己能否相信他的消息。但考虑到他过去成功的案例记录，我不少朋友都相信他。而这个女人纯粹是个怪胎，我不想让她掺和到我的案子里。”凯文嘴里的讽刺意味让他的观点听起来更咄咄逼人了。

有趣的是凯文竟然还听说过史蒂夫。“你连一个机会都没给她，不是么？”勃兰特转身面对他，“我相信她。她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我认为她能帮上忙。”

“我采访过她了，她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凯文站了起来，“我没工夫和你扯了。只要你可以向我的案子提供合理的信息，你可以随意提出来。但如果你要把一个通灵者牵扯进来，你只能用在自己的案子上，不要放到我的案子里。她可以糊弄你，但这对我们不管用。你在

这儿只是临时逗留，不能让你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坏了我们的名声。”

凯文大步流星地出了门，留下一阵令人不适的安静。

勃兰特回头看约翰森队长，正好撞上了他的目光，“这是官方的立场吗？”

他撇着嘴作思索状。“暂时是这样。我也并不热衷通灵术。但我知道史蒂夫的伎俩，所以我也不完全排斥。如果她想到什么我们可以查实的东西，你可以告诉我。要是没有的话，就不要做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上午11点20分

凯文目视前方，若无其事地穿过人群。大多数的职员都已经知道了刚才发生的事情。警局内部的墙都很薄。

他才不在乎呢。随他们怎么说。只要他们不当着他的面说，他根本不在意。他有要务在身，流言八卦可不在他的本职工作之列。

和怪人打交道也不在他的工作之列。即便是那些无害的怪人也不例外。但他还得进一步核实。既然自己刚都放了狠话了，那他就和她毫无干戈了，他已经彻底摆脱掉了她。

要是勃兰特也能像他这么想就好了。他对这位“客座侦探”还抱有其它期望。勃兰特似乎是个直来直往的人。他总是工作认真，助人为乐，他当然也很清楚如何完成任务。但那个通灵的家伙完全是个怪胎。他原本也不想擅自审问勃兰特的目击证人，至少在谋杀案上他不想这么做。

除此此外，像宗教一样，个人的信仰总是说不准的。

凯文可以接受这点。他不会将自己的信仰强加于他人，也不希望他人这么干——尤其是在工作时。凯文摇了摇头。老天，一个通灵者！

甚至他妻子都会因此嘲笑他。

中午12点半

勃兰特把卡车停在小屋边，一阵尘土飞扬。摩西站在门廊上朝他吠叫。至少这只狗似乎有在守门的样子。他关了引擎，跳下车，砰地一下把门关上。

“嘿，摩西，怎么样啊？大家伙。”勃兰特小心地看着他，明显摩西没有威胁性。然而，谁知道呢。他爬上台阶，双手舒展伸向他。

摩西向下跨了一个台阶靠近他。就在勃兰特快要碰到他时，一声可怕的低吼从门廊另一头响起，然后逐渐变为让人毛骨悚然的咆哮。摩西往后退去，又开始狂吠起来。

勃兰特吓了一跳。“天，那究竟是什么？”他只能大概看到门廊远远那头有个巨型笼子，一半被破旧的灰色军用毯子盖着。他犹豫地往前迈了一步，又停了下来，咆哮声越来越响了。

“放松，放轻松。”他不知道萨曼莎在那该死的笼子里养了什么，但如果音量和体型成正比的话，那一定是只庞然大物。

他看了一眼紧闭的前门，有人在看他。萨曼莎一定正躲在窗帘后面。他暂时不管那笼子，走上前敲起了门。萨曼莎迅速开了门，可见他的怀疑没有错。

“嗨。”

门砰地一下在他面前关上了，他眼巴巴地看着眼前那扇磨损掉皮的木门。

他闭上眼，叹了口气。该死。他也不能怪她，毕竟办案组的人那么对她。但他又不能怪办案组，要是在其他情况下，或许自己也会做同样的事。

“萨曼莎，今早那场会面和我没有关系。那些侦探把你叫过去是因为他们对你心存疑虑。我很抱歉他们那么做，但提出质疑是我们的职责。”

没有回音。

“糟糕。”现在除非拿个炸弹才能把她轰出来。

“如果我说你离开之后，我才知道你见过那些侦探呢？我和那件事毫无瓜葛，真的。”

还是一片沉寂。

“那是队里的其他人。他们不太信通灵，所以想亲自验证一下。”

一片死寂。

该死。他没时间这么耗着了，他搜肠刮肚地想着办法。摩西和往常一样，慵懒放松地趴在门廊处，笼子那边也安静下来了，但勃兰特察觉到萨姆在乎那层铁丝网后面的东西。

“你这里有只很棒的宠物。听起来挺危险的，或许会对社会构成威胁，我可能不得不灭了他。”

前门猛地一下开了。“你敢碰他一下试试。”她一边吼一边快步走向那笼子。

他咧嘴一笑。这种感觉就像是从小孩嘴里抢糖吃。

当她看到他的笑容时，她停下匆匆脚步，转过身来往他这边走。她向他挥起了一个拳头，他面带笑容挡了下来。

“你混蛋，你故意的。”她又一拳朝他挥过去，指关节擦过了他的鼻尖。

他仍旧一脸笑容抓过她的手腕。

“你说的没错。这是有点下作，但我不得不想办法把你引出屋子。”

他不愿意松开她的手腕。一方面是因为他不想再被打。那双漆黑眼睛中燃着熊熊怒火，可见她脾气不小。不，更多是因为她反抗时的动作和气鼓鼓的模样吸引住了他。他转身用单手同时抓住她俩手腕，把手指伸到她的毛衣里——她总穿着毛衣，这次她的毛衣是深绿的——触摸到了她温暖的肌肤。她的体格比他想象中更为结实。她眼中的紫色怒火让他忍俊不禁。在他的注视下，她吐舌舔了舔嘴唇。

他突然一阵紧张，伸手拽了一下她长长的辫子。

他盯着自己攥得紧紧的那双手。青紫色淤青从袖子口一路爬到了她的手指。他皱了皱眉，松了手。

“对不起。”他看到她苍白的指尖都被压红了，不由皱起了脸，“我不是故意伤到你的。”

萨曼莎把手挣脱开来，离他远远的，“我没事。”

他皱着眉，目光从她的手扫到她的脸。不知怎的，他觉得即便她真的受伤了也不会承认的。随他怎么说，她甚至懒得更正他的说法。

“我能进来吗？”

她拖着脚步，别过头去看也不看他，越发躲躲闪闪了。她这样子的反应倒也不足为奇。他等了一会，又补上了一句，“求你了。”

¹ 巴斯光年：玩具总动员中主角之一，高大威猛，有强烈的责任心和正义感

第八章

下午1点15分

萨姆不想让他进入自己的地盘。她不明白为何怒气突然就消散了，自己还不想那么快就消气呢。

“你没事吧？”

她猛然转过身，拨去眼前的头发。“你关心个屁啊？”她没想要讲话那么冲，但话一出口就有股火药味。她更想装得淡定理智点，不想让他发现自己有多因遭到背叛而难过。

“我们得谈一谈。”他回答。

“还有什么好谈的呢？”她转身走进小屋。

勃兰特跟在她身后走了进来。

她大步走向冰箱，拿出一罐冷水，“你为什么不让我一个人待着呢？”她背对着他问道。

勃兰特一只健硕的手臂举过她头顶，伸到玻璃橱柜里拿出两个高脚玻璃杯，接着把杯子放在台面上，拿过她手里的罐子。

他一副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样子。她不禁想要对他尖叫。她的生活已经是一团糟，她简直要崩溃了。她看着他倒了两杯水。

她生气地抓起一只杯子，走到户外，内心十分恼火，简直忍无可忍。

“我做不到。”

他的回答有点伤人。她匆匆向斗士走去，穿着袜子走在门廊上，只发出轻微的声响，但斗士仍然听到了。她看不见他，但她能察觉到他的目光。“没事的，孩子。是我呀。”笼子里的斗士毫不松懈，仍旧保持着警觉。她不能怪他，她自己也无法放下戒心。

笼子的一角突然传来一声低吼。

“那里面是什么？”勃兰特从她身后问道。

咆哮声越来越尖锐响亮，他们俩都后退了好几步。

“这笼子真大。”勃兰特说道，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和缓的声音。

“这狗体型很大，而且很明显他喜欢有自己的地盘。”

勃兰特哼了一声，走到台阶边坐了下来。“你这么觉得？”他喝了一大口水，仍旧盯着笼子，“他危险么？”

“不。”她不假思索地答道，“至少我不这么觉得。”

他挑起了眉毛，“你的意思是说你不知道？”

“我养他也没多久。”她咕哝着。她觉得斗士不会伤人的——除非有人凑他太近了。

她能感觉到勃兰特的目光，她的脸都要烧起来了，两颊泛起了红晕。“你来这里干嘛？”她问道。

他没有回答。她听到他重重叹了口气，眼角的余光扫到他转过头，专注地看着他们面前的景色。

“我是来解释的。十一点的时候我前去赴约想要见你。那时我才听说他们提前约你过去聊聊天。”

“聊天。”她感到难以置信，身子不由颤抖起来，“你刚说聊天？”她的声音一下子拉高了，“怎么会有人把那称作聊天呢？叫做盖世太保严刑逼供或审问盘查怎么样？”她对他怒目而视，“但那绝对不算是聊天。”

摩西在她身边，她低头看向船埠另一头。水面在晚霞的映衬下波光粼粼。她膝盖弯到一边，摩西靠着她呜呜叫着。

“没事的，孩子，我没事。”她温柔地把手放在他茂密的毛上，感受着他令人舒适的触感。

“你真的没事吗？”勃兰特凝视着河面。“其实这就是我来的原因——来看看你有没有事。”

她身子一僵。

他犹豫了一下说道：“很抱歉我当时不在，或许我在的话可以让事情缓和一点。别误解我的意思，无论如何他们都会把你带过去的。当你报道了第三位受害者时，他们需要查清你的底细。”

什么？她惊讶地看了他一眼。他希望他可以在场。好吧，她当时也希望他能在场。萨姆听到这话既感动又欣慰，她坐在船埠上，双腿突然放松下来，悠闲地晃来晃去。不知怎的，这一天看上去似乎没有那么糟糕了。摩西在她脚边趴了下来。

勃兰特站在她身边，看起来似乎有话要说。萨姆不在乎，她正忙着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心中的轻松感流露出来。她绝不想让他看到自己已经放松下来了。

气氛安静得让人有点尴尬。“怎么了？”她不喜欢他脸上迟疑不决的神情。

他耸了耸肩。

“拜托，快说吧。怎么回事？”

他在离她稍远处坐了下来，“你还有其他技能吗？你知道隔空取物或心灵感应之类的东西吗？”

他的语调轻松愉悦，但萨姆察觉到了贯穿始终的一丝严肃。

“你说像读心术之类的东西？”她眼光锐利了一点，想要弄明白他的意思。不，他看起来那么理智，不会想到那边去的。不会吧？她仔细盯着他的脸，问道：“你不是真的以为我能够读懂你的心思吧？”

他换了个姿势，凝视着湖面。

她咧嘴笑了，这是她长久以来第一次真心想笑。她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忍不住咯咯地笑起来。这声音把她自己都惊到了，她赶紧用手把嘴堵上。摩西抬起头，呜呜叫了起来。她又扑哧一声笑了。然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地大声笑起来。当他把头侧到一边盯着她时，她笑得更大声了，双手搂着摩西把他抱紧。

她看到勃兰特摇了摇头，好像才意识到自己正蹲在她身旁，他脸

上的困惑之情开始消散了。

“什么事那么好笑？”他略带怒气地问道。

萨姆使劲憋着，却又忍不住笑出了声。

她揉着眼。“抱歉。天，这感觉真好。我好几年都没笑得那么开心了。”又过了好几分钟，她大大地舒了口气，浑身放松下来。她的心情感到前所未有的平和，一开始甚至都让她有些不习惯，过了许久她才慢慢适应过来。她又轻轻叹了一声，身子舒展着躺在船埠上。太阳光已不那么强烈了，微凉的风拂过她发烫的皮肤。

“呃，那个？”

“那个什么？”然后她记了起来——读心术。她又咯咯笑了起来。他不悦地看了她一眼。她努力憋着不要笑，但脸上荡漾的笑意根本藏不住，“我不会心灵感应，也不能读懂人心。好嘛？”

他专注地看向她。她也面带笑容回视他，但仍旧装着严肃的样子。

他点了下头，躺在她身边温暖的船埠上。

萨姆笑了，她把肩膀靠在温暖的木板上。这真是美好的一天。

她模糊察觉到勃兰特躺在摩西一侧。她可以感觉到他的目光。她微微一笑，闭上眼，心满意足。

她的思绪开始在这美好的氛围下自在飘荡。在笑容面前，压力都烟消云散了，她感到平和而又满足。

彩色与黑白的图像跳动着，自由自在地在她头脑里徜徉。各种面孔，图像，名字，地点。她任凭这一切杂乱无序地流过脑海。这一切是如此清晰，萨姆只得敬畏地看着。这些都来自哪里呢？她能辨认出一些——但有些认不出。

“你在想什么呢？”

“嗯？”

“我问你在想什么。”

“我不在想什么——我在看呢。各种图像，画面，事件。”她慵懒地笑着，依旧闭着眼。

“有什么关于谋杀案的线索吗？”

她身子僵住不动了，但她的思维却快速运转着。图画动得越来越快了，一幅一幅迅速交替着。一张张脸在她眼前闪过，然后毫无征兆地停止了。一台摄像机对准了一个女人。萨姆在那女子体内，盯着镜头。镜头上模糊的倒影显示一位面带微笑的深褐色头发美女的轮廓。那女人对着镜头笑着，显然刚才摄像师说了什么把她逗乐了。她转过头。萨姆看到一个巨大的森林公园，四处繁花似锦。几个人聚集在那里，有人喊了一个名字。她转过头。她听到了她的名字。安娜黎。萨姆意识到自己前几天就曾附身于那个人。

“安娜黎。”

“谁？”

她明白了，“那是她的名字。”萨姆睁开眼，天色越来越暗了。

“杀人犯的名字？”他问道。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惊讶，语调里透露出信任。

“不。”她轻声说。她内心感觉悲痛不已，声音也变得沙哑起来，“凶手在偷偷接近他的下一个猎物。她的名字叫安娜黎。”

下午2点10分

即便在一小时前，萨姆也不敢相信自己现在又来到了这里。

这不合逻辑。但它确实就这么发生了。

她站在警局前的台阶上，抬头盯着庄严的前门。更糟糕的是，不知怎的……不知怎的，她竟然被说服心甘情愿来到这里。

她自己都感到难以置信。

“有什么问题吗？”

萨姆吓了一跳。勃兰特站在比她高几级台阶的地方，一脸疑惑地

向下盯着她。她在褪色牛仔裤上擦了擦手心的汗，低头看着自己脚上那双陈旧磨损的跑鞋，又抬头看他。她双臂抱胸，不知道该说什么。身上的厚毛衣虽然很长，但她依旧感觉有股深入骨髓的寒意。她环顾着熙熙攘攘的街道，又回头看他。

“嗯，这不是我最喜欢来‘聊天’的地方。”

他向她咧嘴一笑。“这一次可不一样。”

她要相信他吗？

“我保证。”

萨姆抬头面向太阳，深深吸了口气，大步走上剩余的几级台阶。一到警局内部，萨姆就牢牢跟着勃兰特。几分钟后，她来到了一个宽敞的房间，坐在大桌子边。这一次感觉比上次愉快多了。这里看上去像是一间研讨间或会议室，餐具柜上堆着各种文件和书籍。一张桌子上放着用过的咖啡杯，甚至还有一只脏盘子。

“在开始前，你要不要先来杯咖啡？我不确定这儿是否提供茶。”

萨姆感觉好像偷窥被抓到现行一样，迅速点了点头，“谢谢，咖啡就好。我要黑咖啡，谢谢。”

勃兰特离开时嘴角闪过一抹笑容。

萨姆独自一人，环顾着来往的人。这个房间没有窗户。如果她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的话，会更好受些——这样她就不那么觉得像是被关在笼子里了。在户外她感觉更舒服。她歪着头，或许她应该考虑去研究园艺学。那样就可以待在户外，远离人群。事实上，她很喜欢植物，只是她完全不会照料它们。

“给你。小心点，烫。”

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端到了她面前。热量像磁石一般吸引着她。她双手抱着杯子，几乎要开心地哼起小调来。

这时，她抬起头看到了勃兰特戏弄般的目光，脸不由一红。

“没什么，我只是觉得有点冷。”

他扬起了一道眉毛，忍住没有说话。

萨姆的注意力又回到她的咖啡上，她一脸渴望地盯着它。咖啡还在不断冒热气，她尝试抿了一小口，噎住了，马上把杯子放下。她又咳嗽了起来，想要清一清喉咙。天，这东西怎么能被叫做咖啡呢？她偷偷瞥了勃兰特一眼。他没有注意到她。

萨姆不知道该说什么。勃兰特坐在她对面，抿着他自己的咖啡。天，他看起来确实乐在其中。他在桌上飞速翻着文件。每隔一会儿，他就停下来，在便签本上写下一点笔记。

“你会习惯的。”

萨姆惊讶地问道：“习惯什么？”

“咖啡呀。”他对她咧嘴一笑，侧过脸狡黠地看着她。她的心一瞬间停止了跳动，然后又突然扑通扑通直跳起来。

“才怪呢。”她好不容易终于能够说话了。

“你说的没错。我骗你的。你永远习惯不了的。”

门前突然一阵骚动，吸引了他俩的注意。一位年长的女人拖着大箱子急匆匆地走进房间，“抱歉，我来晚了，勃兰特。”

“没事，伊琳娜。坐吧。”

伊琳娜把箱子重重放下，脱下外套，“这儿的天气糟透了。”

“开始下雨了么？”

“还没，但感觉随时会下暴雨。”伊琳娜打开了她的箱子。

萨姆呆呆地看着。哇哦，好大的箱子。她看着伊琳娜拿出一个绘图板和一小盒美术铅笔。

“好啦，所以我们今天要干嘛呢？”

勃兰特安静地向萨姆解释，萨姆一边听一边聚精会神地盯着伊琳娜的脸。讲到一半时，她看到对方的脸抽搐了一下，然后又回到那副愤世嫉俗的老样子。随她怎么想，无所谓。

勃兰特站了起来。“萨姆，我得让你和伊琳娜单独待一会。”他对两个女人笑了一下，“大概一小时后我会回来，看看你们俩相处得如何。”

萨姆看着他走出去。

“那么。”伊琳娜对着她拿出了一本速写簿，又拿来一支粗大的美术铅笔，“我们开始吧。”

一小时后，萨姆是如此地全神贯注，以致当勃兰特一只手重重拍在她肩上时，她吓得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彷徨四顾，仿佛遇到了危险，没想到原来是勃兰特。

“我的天。”她怒气冲冲地说，一只手仍旧捂着扑通直跳的心，“别这么吓我。”

“对不起。”他伸出双手作祈求状，但他眼里闪烁的愉悦光芒背叛了他。

萨姆对她怒目而视，慢慢坐回到了原位。

“你们俩好了没，我们可以继续了吗？”伊琳娜怒气冲冲地看着他们俩，“我们快要完工了。”

勃兰特四处踱步，走到画师身后，轻轻吹起了口哨。“哇哦。”

下午2点34分

伊琳娜看了他一眼，“我还没好呢。走开点。”

勃兰特的目光掠过她，从桌上拿起那张放在她身边的图片，“这也是你画的吗？”

伊琳娜一边画一边匆匆瞥了一眼，“没错。这是我们的首张草图。”

在勃兰特强烈的目光下，萨姆身子往下滑得越来越低了，“为什么这么看着我？”

“我有时会采取这种方式。先绘出强烈的视觉效果，这样有助于把

握细节。怎么了？”伊琳娜向他皱了皱眉。

勃兰特没有回答。他研究着那副简图，似乎明白了什么，但又无法具体道明。细节描述令人毛骨悚然。天，她真棒。他内心涌起一阵寒意，这个对他的队友的帮助肯定非同小可。任何人都可以指出三种可能——要么她是一位天赋异禀的通灵者，或者有着扭曲而神奇的想象力，要么她亲自去过现场。他很清楚凯文会选哪个。

他端详着没精打采坐在椅子上的萨姆。她闭着眼躺在那，眼睛下方的黑眼圈清晰可见，她的皮肤几乎呈半透明，明显她累坏了。

这幅画让他心神不宁。伊琳娜手法很棒，在这幅作品上她发挥得淋漓尽致。可怕的细节让它栩栩如生——看上去更为可怖。事实上，这幅画简直接近完美。扔到一边的床单，以惊人的精确度描绘着暴力的图景。床垫上的血泊，床头柜上被推翻的床头灯，加深了一桩可怕罪案的印象。她简直鲜活地再现了谋杀案现场。

他温和地问她。“萨姆——你可以具体到这种程度么？”他故作镇定，“是你告诉伊琳娜血怎么滴到床垫上，床头灯怎么被推翻的吗？”

萨姆双手举过头顶，摇了摇头，“我只知道床单被扔得到处都是，血也流的很多。我觉得床头灯被推翻了，因为光是从地板上传过来的。但整体布局细节都是伊琳娜自己画的。”

“你知道这么详细的细节会让其他侦探很困扰吧？”

萨姆猛地站起来，盯着他，“困扰，为什么？”

勃兰特在她身边拿了把椅子，把素描画放下，“他们会说画这幅画的人亲自去过那里，而不是附身在别人身上。因为如果你只能透过受害者的视野看，你不会看到那么多的细节。”

萨姆瞥向一旁聆听的伊琳娜，“我给了她一些细节，然后她凭借自己在这行多年的经验完成了剩下的部分。但你别搞错了，那张图……”她再次把纸塞进他手里，“来自我的一个幻象。”她捋了捋头发，“对不起，或许我今早反应过头了。”她转身面向伊琳娜，伊琳娜还在工作，飞速地用铅笔勾勒着形状，让一个个细节跃然纸上。

诺大的房间里依旧安静。勃兰特知道很多人都在关注他们。他清了清嗓子，往伊琳娜那里看了眼，她还在埋着头努力画着。

“我不是想要暗示什么。但对于任何不理解你的能力的人，这些……这些东西看起来有点奇怪，他们会对此有疑问的。”

她点点头，别过脸去不看他。

“勃兰特，约翰森队长想要见你。”

该死。他回过头看到了亚当，亚当朝着队长的方向歪了歪头。勃兰特摇了摇头，向萨姆走过去。

亚当扮了个鬼脸，“我说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呀。”

太棒了。警察更愿意与那些他们能看到，听到，触摸到的东西打交道。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今天要把萨姆叫过去。他们就是为了拿到这些图，希望可以从萨姆的通灵幻象中提取出更多细节。

“队长现在就要见你，你得把这些画带上。”

勃兰特四下环顾着房间，发现所有人都突然忙了起来——而且都默默低着头。他看向低着头的萨姆，“别害怕。我会和他谈的，一切都会好的，我保证。”

她的眼神流露出一不信任。

他沮丧地拿着图，大步走过亚当身边，来到约翰森队长的办公室。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感到极为尴尬。他重重敲了敲那扇紧闭的门。

“请进。”

勃兰特推开门，走了进去。天空的阴影已经舒展开了，波特兰市上空涌起了厚厚的乌云。气势恢宏的警局大楼坐落于延伸至天际线的高楼大厦之间，外面一派繁忙景象，勃兰特第一次如此希望能够到外面透透气。

“坐吧。”

“我还是站着好了，长官。”他直直地盯着队长，把画纸递了过去。

“你怎么想？”

勃兰特很惊讶，盯着他默不作声。队长抬头怒视着他，“我觉得她俩做得非常好。”

两人不自然地交换了一下眼神。

“她有补充什么新的线索吗？”

“在这个案子上没有。她们正在着手画下一幅画。”

他点点头。队长仔细检查了一下画的细节，“这张画和罪案现场对上号吗？”

“我还没机会加以比较呢，但它和我记忆中的差不多。”

队长又点了点头，“史蒂夫·克洛诺斯认识她吗？”

勃兰特被问了个猝不及防。“我还没问他呢。”

队长热切的眼神向他投过来，“或许你应该问问他。凯文认为这女人不可信。事实上，他已经把她设为头号嫌疑人。”

“凯文当然会这么做。”勃兰特无法隐藏对他的厌恶之情，“他还没好好听她讲过话呢。”

“你为什么觉得她掌握着线索呢？”

勃兰特指向那些草图。“那个。”

队长又看了看那些黑白图画，撇起了嘴，“问题是，这幅图是不是太具体了一点？”

“我得把它和罪案现场的照片进行对比。”

队长马上点了点头，“那你去办吧。顺便拿到她的指纹，如果她愿意的话，拿到她的DNA数据。这会洗清她的嫌疑，或者证明她有罪。要么她所言确凿无误，要么她就是嫌疑人。”他把草图交还给他，“你要确保得出定论。”

勃兰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或许应该知道她是主动来这里的，她不该受到猜忌。”

“那就不要像对待嫌疑犯一样对待她。直截了当地问她。如果她是清白的，她不会介意的。”队长露出了一个冷笑，让勃兰特汗毛都竖了起来。他开始着手处理桌上堆着的文件，明显不再理会勃兰特。“趁我还没改变主意，你给我拿到她的指纹和DNA，然后把她带离警局。”

勃兰特把门拉开走出了办公室，然后轻轻关上身后的门。提取指纹应该没什么问题，至于DNA数据可就不那么好办了。

他不得不需要萨姆的配合。

谢天谢地，她仍然全神贯注盯着那些画。他一边观察着她的反应一边问道：“你介意提供一下你的指纹吗，这样我们就可以说服那些反对者，让他们明白你与本案无关。”他敲了敲画纸，以示强调，“正如我刚才说的，有些人会误解你。”他又低声补上一句。

萨姆动也不动。伊琳娜也停下手里的活等了好一会，才又匆匆画了起来。

萨姆又直了直腰。她安静地端详着他，勃兰特又一次觉得有些卑微。这只是警方的惯常做法，并不是一定要这些证据才能将她排除在外。不。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停止那些无端猜忌和含沙射影。但他仍然很愧疚，那种感觉就像是踢到了一只小狗或一只被逼到墙角的小猫。“提取指纹来排除嫌疑人这种做法是很常见的。”

“除非他们亲自去过罪案现场。”她的声音低沉而又充满不安。

勃兰特再次尝试说服她，“我知道你说的都是实话，我刚也和队长说过了，但仍有很多人不相信你我的话。”

听到这话萨姆眼神越发犀利了。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那些把你当做头号犯罪嫌疑人的人就不会说闲话了。”

“不，没用的。”她冷笑道，“虽然它会排除掉我和你档案对号的指纹，但还是有人不会相信，他们会说我当时戴着手套。”

该死。他原本希望她不要那么快就弄清楚这点。

她迅速起身，“我没什么好瞒着的。我来这儿是帮忙的，把我的指纹拿去吧。”她走到窗前，凝视着窗外，瘦削的脸绷得紧紧的，带着一丝伤感。

勃兰特讨厌这种感觉，好像自己做了什么亏心事。如果他进一步解释的话，或许会好一点。但时间和地点又不合适。

“对不起。这真的不是最妥善的办法。”

“无所谓。把我的指纹拿去，让我回家吧。”

“好吧。”勃兰特知道自己没有理由感到恼怒。她完全有权感到沮丧，甚至难过，但这种厌倦一切的逆来顺受让他感到不悦。既然她已经同意了，他要怎么和她说DNA的事情呢。他犹豫着，想着要如何开口。

她意气消沉地盯着他，“怎么了？”

他叹了口气，挠了挠头，“队长希望我们在断案时还能拿到你的DNA数据。”

她闭上眼，身子微微晃动。

“放松。别晕倒在我身上。只是把棉签放到你嘴里提取样本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端详着她苍白的脸，“你吃过东西了吗？”

她眼睛睁开了，双眼就像是深不见底的黑水潭，“吃了一点点。”

“我们赶紧把事办了你就可以去吃午饭了。”

萨姆看了看表。她累坏了。她或许得吃点东西再开车回帕克斯维尔市。然而，现在她只想要一个人在家待着。

“那你快一点，我还得回一趟兽医院。”

他很肯定在兽医院她会得到关爱和支持。他理解她的感受，“顺便说一句，你有打电话给史蒂夫过吗？”

“没有，但我一回家就会和他打电话的。”

他点点头，“这主意或许不赖。”

第九章

下午4点14分

萨姆在牛仔裤上交替擦了擦双手，这动作她已经做了不下一百次了。她双手握着方向盘。虽然倦意已经缓解不少，但她还是觉得有点累。刚才工作的那几个小时让她缓了口气。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她偷偷溜进去照顾小动物，又偷偷溜了出去，期间没有撞到任何人。她一点儿也不想要有人陪。

摩西躺在老地方，摇着尾巴。斗士则踪迹难觅。萨姆停下车，走到屋里。

她从上至下搓了搓手指，洗了洗手，用抹布擦干，又仔细看了看。指纹墨水已经都洗干净了，但她仿佛还是能隐约看到痕迹。她颤抖着，用破旧的毛衣将身子裹紧。尽管太阳高照，她依旧感到深入骨髓的寒意。今天糟透了。

萨姆只能猜到勃兰特和其他警探此刻正在研究分析着她的过往记录。她又一次伸手去拿热水和肥皂，想把手再洗一遍。

下午4点25分

勃兰特不想感到内疚。他只是公事公办，仅此而已。她的那些画改变了一切——坚定了队长的观点。至少他同意好好利用她提供的线索，并且还要求随时告知他事情的最新进展。

他推开桌边的椅子，双手交叉抱着后脑勺。队长是对的。勃兰特需要向史蒂夫谈谈萨姆。他又给了萨姆一天时间，让她自己和史蒂夫交流，之后无论如何他都要让他们俩聚聚。

这些年来他与史蒂夫合作很成功。他知道厉害的通灵者可以提供无价的帮助，而这些帮助通过传统的警方工作是得不到的。他也知道他们不同寻常。他们看世界的方式与他人不同。他们更为敏感，通常避开凡尘俗世过着隐士般恬淡的生活。

萨姆住在湖边，远离人群，她还有什么其他特征吗？史蒂夫有一间漂亮的木屋，但真正给予他慰藉的是他的艺术。他的画作惊艳而又扭曲，举世闻名。

“勃兰特。”

勃兰特皱起了眉。是凯文。他悄悄叹了口气，“凯文。怎么啦？”他警惕地看着凯文。自从上次在约翰森队长办公室见过面之后，他们一直没说过话。此刻，凯文脸上堆起一个大大的假笑。

凯文走向桌子，拿出一打文件，“只是一些给你的调查结果。或许你看了就会相信她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

他把文件扔在勃兰特桌子上，走了出去。

第一张传真是一篇新闻报道。勃兰特查看了下日期，1998年3月10号。标题写着：年轻通灵者引着警方漫无目的团团转

见鬼。勃兰特坐下来仔细研究这堆文件。

下午4点45分

凯文忍不住感到心满意足。这感觉真他妈太棒了。那份证明无懈可击。或许现在勃兰特会忘掉那个怪女人，把她从这案子里踢出去了。至少他自己会这么干。自从早上的会议结束，他就感觉很难集中注意力。

最终，他按捺不住了，开始搜索布莱尔小姐的背景资料。

他很幸运。只过了一小时，他拿到的资料就足以说服任何人——即便是勃兰特也不例外。至少那应该足够了。以防万一，他还复印了一份送到队长那里。

将那些文件递给勃兰特的感觉很棒。棒极了。

这女人是个潜在的危险分子。

他绝不想再让她和自己的案子扯上任何关系。

晚上8点25分

昏暗的月光照在湖面荡起的涟漪上，波光粼粼。萨姆悠然自得地在闪烁不定的光线中游来游去。夜很静，只能听到她手臂划水的声音。午后的余热已经散去，长长的影子垂下来，映入湖底，让人神清气爽。甚至连鸟儿也静下来了。

萨姆又游了20分钟。她感到精疲力尽而又心满意足，潜入水下又翻过身来浮在水面。她闭上眼，休息片刻。在寂静的夜里，她的怒意与痛苦都涣然消散了，轻轻地在阵阵波纹中徜徉着。萨姆将一切烦恼抛诸脑后，湖水冰凉的触感让她皮肤冷却了下来。萨姆此刻感觉浑然忘我。她呼吸放缓，更彻底地放松自己。眼前这一切慢慢抚平了她的伤痛。一声重重叹息不经意间从她口中吐出。

短促的一声吠叫打破了平静。萨姆看到摩西在船埠那头等着她。他又叫了一声，四处蹦跳，摇着尾巴。萨姆笑了笑，慢慢游向船埠，“我没事，摩西。别担心，我来了。”

摩西又叫了一声，趴下身子看着她慢慢靠近。当她快要碰到她时，摩西站了起来，把脸转向屋子那边，又叫了一声。

萨姆挨着船埠透过阴影向那边看。一道影子慢慢从林子那边向这里移动。是斗士。萨姆好奇地看着那只大狗一瘸一拐地走向他们。

萨姆跳出水面，脸上混杂着骄傲的泪水与湖水，“嘿，斗士。真高兴看到你能自己站着了，好孩子。”

她待在船埠一头，双脚在水中悬荡着，焦急地看着他往前走。“你可以的，斗士，再往前走几步。”他看起来很虚弱，低着头，每走一步都痛苦的弯着身子，但他仍在坚持着。他在船埠一头停下来，低下身子，往下看着他们，呜呜叫了起来。

萨姆缓慢而又自信地站了起来，走了几步来到两只狗身边。斗士撇了撇嘴，但没有咆哮。萨姆弯下身子，温柔地拍了拍他的肩。他坚硬的毛上沾满了土。她看着他们周围的这片湖。他看起来想要下水，但这主意很糟糕。

斗士对她怒目而视，嘴巴撅得更高了。

“我听到你啦。你还不能下水吧？或许再过几天，好吗？”

她捡起浴巾把身子擦干，又裹起浴巾穿上凉鞋，向两只狗唤了一声，往小屋走去。他俩一前一后成一纵队跟着她身后。到了前门，她等在一旁让摩西先进但却惊讶地看到斗士跟在摩西后面走了进去。她感觉很荣幸。很明显斗士已经确定这就是他的家。

萨姆笑了，低声道：“晚安，伙伴们。”然后她回到自己的卧室。

那晚，她做了一个狂野的梦，那个梦简直前所未有的多姿多彩。在那个梦境中，声音，亮度都被放大化了，她在感官的冲击下感到无所适从。

她醒了过来。

萨姆余惊未消，将自己紧紧蜷成一团，在被子下辗转反侧，双手抱着自己柔软的胸。她又突然直挺挺坐了起来，瞥向卧室的黑暗角落。确认房间里只有自己一个人后，她感到一阵慰藉，“哦，天，谢天谢地。”这只是个梦。

一个梦。这可能吗？

她僵住不动了。是一个梦还是一个幻象。她颤抖着。天，那禽兽是这么干的吗？他先激起受害者的情欲，再对其下手。不，萨姆仔细回忆着。有件事很不对劲，她一直弄不明白。一切看上去都很离奇，声音和色彩都被放大化了。她猛然醒悟过来。

迷药。那女人被下药了。

其他受害者也是如此吗？萨姆意识到她之前的幻象都发生得太晚了，她都来不及辨别这种东西。被屠杀时的痛感已经足够剧烈，其他细微的疼痛都难以察觉。她的思绪完全被对死亡的恐惧占据，与此同时药物带来的迟钝感被抵消了。

萨姆哭了起来，难过而痛苦地抽泣着。她不想要知道更多了。她不知道要怎么办，她无法应付这个。今晚过后，她或许不会再让其他男人碰他了——再也不会了。

触碰。

她僵住了。她梦中的人没有戴手套。

到底是不是他呢？还是另一个混蛋？或者只是个噩梦？她又颤抖起来。那个梦是如此真实。一个以噩梦收尾的诡异春梦。萨姆深深陷入床里，将被子拉到下巴。但这还不够，她又跳出被窝，从地上的盒子里抓起一条旧睡衣套上。

这是她那天第二次感到被侵犯。

6月18日，早上9点35分。

勃兰特大步走在走廊上。他今早的当务之急就是将萨姆和史蒂夫聚到一起。他今天凌晨才终于联系到史蒂夫。现在他所要做的就是让萨姆同意见他。而且他得和萨姆谈谈她过去与警方合作的经历。

凯文带给他的调查结果可不是为了讨好他，而是为了离间他和萨姆的关系。但勃兰特知道，史蒂夫一开始与警方合作时，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那文章是几年前写的了，并没有透露她的年龄。她那时应该很年轻，没什么经验，也没受过训练，当然她现在也没受过训练。正因如此他更要尽快让她和史蒂夫聚一聚。

他所读到的一切并没有让他对她产生不信任。他觉得萨姆对于自己申请特遣部队一事意义重大，更别提那些尚未破解的案子了。他希望可以定期对她的技能进行培训。即便那样做他不得不回到先前工作的警局。至少在他以前工作的地方，他的前任队长对于通灵者是抱好感的。他脑中思绪万千。他已经和他的不少朋友谈过这件事——其中当然也包括史蒂夫。

勃兰特从来对权威不抱什么好感，现在也是如此。但随着年龄增长，他慢慢明白，那些上级也只是在完成任务，保证每个人的利益，维护大家安全。或至少本来应该是那样的。但是，就像走在街上的人有善恶之分，同样，警局里的人也是如此，但他仍得相信绝大多数人还是善良的。

“嘿，勃兰特。指纹查验完毕，她的结果出来了。”

勃兰特抬起头。三位技术员中最年轻的那位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他不太记得他的名字了，好像是叫皮特，听起来像欧洲人的名字。勃兰特微微一笑，伸手接过文件，“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如果你想问她有没有前科的话，她是清白的。”技术员指向第二张纸，“这个或许挺有趣。几年前，华盛顿州斯波坎市发生了一桩走失儿童案，她被列为此案的嫌疑人。”

勃兰特锐利的目光扫到年轻人的脸上，“什么？嫌疑人？”

技术员摇了摇头，“她明显能向警方提供线索，只是他们不相信她。结果有一阵子她被当成了嫌疑人，直到后来那孩子平安无事的回来了。”

勃兰特浏览着文件，“谢谢，接下来就交给我吧。”现在他明白昨天萨姆的反应为什么那么奇怪了。她以前也有过相似的经历。他又来到办公室，钻研这份报道。八年前，她尝试想要帮忙但失败了——甚至被嘲弄了。档案显示，五年前她又尝试了一次。斯波坎的警察局人员虽然没有嘲弄她，但却把她列为了嫌疑人。

勃兰特随意翻着档案。但报告没有说明孩子是怎么被找到的。是萨姆帮助小女孩安全归来的么？他或许得打电话联系这份档案里列出的警探。他抓起一个文件夹，将萨姆的名字写在标签上，把标签塞进慢慢堆积的资料中。勃兰特身子后倾靠着椅子，双手抱着后脑勺。

她与这位杀手的联系让他很困扰。那杀手可能就是他一直追踪的混蛋。两个杀手都会切换作案方式，而且，他们都喜欢十八到二十五岁的年轻美女，这些受害者都是中产阶级的职业女性。

他头脑飞快运转着，思考着那些已知的线索。萨姆说凶手戴着丝制面具，这没道理，通常那些想要置人于死地的杀手没必要戴面具。毕竟，又没有人能活下来指证他们。

至于他档案中的其他案子是否也是如此，他不得而知。受害者无人幸免，从来没有目击者，而且留给法医的证据也很少。还有那枚戒指。如果萨姆提供了什么具体线索的话，那戒指得算一个。

她也曾附身于很多受害者。许多连环杀人犯在几次作案之间有较长间隔。但萨姆的幻象间隔只有几天。有些杀手有一阵子会疯狂作案，但之后杀人的动力突然消散，然后他们就消停了。有时候连续几个月乃至几年都安分守己。勃兰特知道，他抓住凶手的最佳时机就是

在他从视野中消失以前。谁知道他过多久才会再度浮出水面呢。

早上9点50分

狄龙走进会议室。他不仅错过了今早的会议，还错过了早饭。他希望还有一些司康饼或丹麦曲奇剩下。他走到餐具柜那边，笑了起来。柜子里有一块巨大的英式蓝莓松饼。棒极了。

他抓起这个战利品，走向双开门，看到有几份文件被丢掷在椅子上。他打开靠得最近的那份文件，上面是一枚戒指的图画。那是勃兰特正在调查的东西吗？他事先就有所耳闻，但亲眼看到还是第一次。

他走向自己的桌子，轻声嘀咕着办公室里那些顽固不化、保守落伍的人。在这地方，要想做个思想前卫的人是很难的。这儿总是遵循“优质传统的破案方式”。天，谁还需要那些吃力不讨好的活儿？科技就是要拿来用的呀。媒体也是，他们总能帮上忙。至少狄龙是这么觉得的。当然，网络是最佳之选。为什么这警局不设个网站呢？像这样的照片可以上传到网站上，让大家都有机会通过邮件或电话提供信息。

当然，他早就有这个想法了，也和约翰森队长说过好几次——每次都以失败告终。狄龙还想要在当地电视台和广播台做五分钟报道。但这也被否决了。与公众接触是获得线索最廉价，最迅速的方式。部门找人进行采访的效率很低，花费也极高。

他咬了一大口松饼。他明白勃兰特不想走那一步。像狄龙一样，勃兰特也是初来乍到，不想惹是生非。狄龙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停下了嘴上的动作。如果他把一切安排妥当，勃兰特可以获得他需要的信息，而狄龙也可以证明自己的理论，没准他还可以说服队长。这么做意味着狄龙要帮勃兰特一把。谁知道会有什么新的信息曝光出来呢。

他咧嘴一笑。他得好好想想。没错……这主意听起来棒极了。

上午10点15分

勃兰特揉了揉脖子后部。屏幕滚动着，他搜索着更多牵扯到他所

追踪的杀手的案子。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你好。”

“索瑟兰警探。我是南希，来自威洛疗养院。”

原来是疗养院的经理。他轻轻叹了口气，闭上眼，用手指捏了捏鼻梁，“嗨，南希。你还好么？”

“嗯，我挺好的。是这样的，梅斯这边又需要你帮个忙。”

他肩膀耷拉着。他就知道。他妈妈又有麻烦了。

“出什么事了？”他皱着眉，屏住呼吸。

“呃，那个……”她不说话了。

勃兰特摇摇头，他早料到了。他看了看表——现在马上赶过去还来得及吗？“她又惹麻烦了吗？”

“这倒不是……但她把其他老人带坏了。”

他关掉了电脑，“要我过来一趟再和她谈谈吗？”

“好的，好的。你能来就太好了。她是个很有趣的老太太。我真不想麻烦你。但委员会已经好几次对她宽大处理了，这一次我不确定她能否逃脱指责。”

勃兰特拨弄着头发，“这次到底有多糟糕？”

“她又在聚众赌博了。”

勃兰特咧嘴一笑，“听起来好像没那么糟。”

“不。”电话那头饱受折磨的女人说道，“问题在于他们打算下注的东西。你今天可以找个时间来一趟吗？”

“没问题。”他说道，“我马上就往你这边赶，今天午饭前我应该就能到你那儿了。”

“哦，谢谢。我不想惹她不开心。她看起来挺喜欢这边的生活的。”南希温和地说道。

“没问题。一小时后见。”勃兰特挂了电话。他站起来，抓起公文包和外套，把桌子锁上。

狄龙在门口探出头。

“嘿，狄龙。有事么？”看到狄龙今天的装束，勃兰特忍不住笑了。他穿着白色竖条纹的深色西装，配着横条纹的领带。那领带是森林绿，黑，白相间的。难道是在模仿黑手党的穿着吗？

“我只是想问下你，你还需要关于这个的线索吗？”他把画着戒指的草图拿了出来，“我错过了你今早会议上的讲话。”狄龙困惑地扬起了一道眉毛。

“我在找这戒指的主人。如果我可以追踪到某家珠宝店或是女生联谊会之类的话，我或许可以找出是谁买了这戒指。”

狄龙皱着眉盯着那幅画。“这设计看上去挺简单的，但我还从未见过。”他轻轻翻过一页，“有一颗宝石丢了吗？”

“是的，上次它被看到时，似乎有一颗宝石不见了。其他的宝石都很清楚——材质是钻石或者锆石。”

“戒指是黄金，白金还是黄铜？我们知道吗？”

“不，我只知道颜色是金色的。”

“那应该不难找。你和珠宝店谈过吗？”

勃兰特走过桌子站到狄龙身边，再次看了眼草图，“我已经和好几家店谈过了，我还给几家店发了传真。目前结果都一样。哪里都没有现货，也没人记得在过去十年里看到过类似的款式。”勃兰特思考了一下那个图案，“可能是一种民族图案。我得联系一下当地的设计者看看。”

狄龙在他身后问道，“你在网上查过吗？”

“有些地方查过，但还有一些没有，我已经下令让几个人在查了。”

狄龙点点头，“好的，我会关注的，如果有什么消息我会通知你。”他转身走向门口。又停下了，转过身，“对了，碰巧有这机会我

还想问一下，那谣言是真的吗？”

“什么谣言？”

狄龙咧嘴一下，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那表情中又带着一丝严肃。“据说你把一个通灵者带入了这个案子。”

勃兰特忍住没有发作，“你喜欢流言，是吧？”

狄龙得意地笑了，“对啊。这儿到处都是小道消息。”

勃兰特朝他皱了皱眉，希望他不要对此太感兴趣，“你不能听到什么都信。”

“当然。”狄龙转过身，似乎终于又要离开了，“如果你需要任何帮助的话，可以随时联系我。”

“我自己能处理好，但还是谢谢了。”他示意狄龙先走出办公室。“该出发了。”勃兰特看了看表。他要迟到了。

第十章

上午10点45分

萨姆发现和动物共处时很难放下心中的担子。倒不是因为缺少话题。在经历了昨晚的通灵体验后，她如今担心的是自己没有向警局报案。本能告诉她绝对不可以报警，经历昨晚以后想都别想。今天白天，她认为应该告诉勃兰特。

她整天提心吊胆，不知警察会从自己身上挖出什么线索。如果索瑟兰侦探联系尼古拉县的警官怎么办？那儿可是有许多关于她的陈年往事，其中任何一条都不利于她。不过，要让侦探相信她叙述的那些通灵经历，而不相信性格强势的警官的证词，这种可能性不大。执法人员一心只想着维护自身的利益，这点她已心知肚明。那位警官会不会已经把她给忘了？不太可能。

“萨姆，能帮我个忙吗？”声音穿过双开旋转门传来。

萨姆迅速关上自己刚刚清洗过的兔子笼门，前往一号手术室。

她推开门，“天哪。”她一边说着一边冲向前去提供帮助。“你该早点打电话给我。”她伸出手来托住体型巨大、还在熟睡的纽芬兰狗，以免他从小桌上滑落，“是时候买个大桌了。”

另外两个女人笑道，“小心他的前腿，他的前腿肋骨处缝了针。”三人小心翼翼地把纽芬兰犬移到另一张桌子上。然后把他抱起，移到一个更大的笼子里。

大家一把他移入笼子，就检查了他的伤势，并把导液管进行调整，然后将其挂在笼子壁上，关上笼门。萨姆上前一步，看了看这只受伤的动物。他怎么着也有一百五十磅，“他怎么了？”

两位女士中，瓦莱丽·布朗医生较为年长，她笑着说，“你不必低声耳语，他一时半会醒不来。”

萨姆嘴唇颤抖，“我知道，他挺漂亮的。”

另一位女士，布伦达·托伦斯医生脱下手套，“是的，他确实很好看，只是他不能再这么老是撞到车上去了。”

萨姆突然插过嘴，“什么，又出车祸了？”然后瞟了一眼熟睡中的动物。“多么可怕啊。”

“等他从麻醉中醒来。我们要把他移到里屋。”

萨姆眯起眼睛。灯光打在狗厚厚的毛皮上，看起来很有趣。奇怪的是，萨姆的皮肤上竖起了鸡皮疙瘩。有幻像进入她的大脑，眼前也出现了幻觉。狗的伤势严重，仅仅缝上几针已无法让他愈合。幻象占据了她的脑海——那条狗浮起在空中，然后又跌倒，左髌撞到了消防栓。

“他的伤是由汽车还是路面造成的？”她盯着他的身体，想找出有可能出错的蛛丝马迹。

“卡车的前方保险杆把他的皮扯了一块下来。为什么这么问？”瓦莱丽问道。

萨姆凝视着她，茫然无措。“什么？哦，他的左髌骨看起来不太好。但，我想你已为他拍过X光。因此，左髌处只是淤青，并没有骨折。”

说完，萨姆故意离开，装作要回到笼子去完成工作的样子。但却在另一间房门前停下，侧耳倾听。

门后一阵让人窒息的沉默。

“她在说些什么？”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有给他拍过X光吗？”

一阵纸张翻动的沙沙声。“没有，狗的主人带他来只为缝合。他们目睹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如果不是必要的话，他们不想支付拍X光的费用。他们把狗送来之前就已经给他做过检查。”又一阵沙沙声。“你认为怎么样？我们需要拍X光吗？”

“我讨厌接手已经诊治过的病例。他们告诉我这条狗只需要缝合。见鬼。”

除了衣服的摩擦声和柔声喃喃自语外，一片寂静。萨姆只能期望他们会对狗的髌骨做进一步检查。她用力点头以表赞同，虽然他们并看不到。萨姆将耳朵贴在门上密切关注着她们的一举一动。

“该死的。我们必须给他的髌部拍X光。联系狗主人吧。”

“她是对的吗？”

“我不知道，但哪儿一定出岔子了。是谁给他办理入院的？”

“拍完X光，我要好好核查我们的文件资料。”

萨姆咧嘴一笑，对着空房间低声说道：“这就对了，小东西，现在你不会有事了。”继续听了一会儿后，她才转身回去做自己的工作。

后来，她才意识到这是她第一次在动物身上看到了通灵幻象。萨姆的确从他身体受伤的部位看到了能量气场的异样。身上的鸡皮疙瘩暗示了这种异常。这种兴奋让她内心为之一振。能够为动物做些事实是在太棒了。如今，她如果能够学会控制这种能力，那么就能运用自如。她要向斯蒂芬请教更多问题。

“萨姆，你能替我们跑一趟吗？”

萨姆转过身，双手迅速按住胸口似乎吓了一跳。

“对不起。”瓦莱丽摆摆手表达歉意“我并非有意要吓你。”

萨姆大大的呼了一口气，把手放下，“你把我吓得魂都飘出老远。”

“就是这双鞋子，这应该是侦探的鞋子。”瓦莱丽拿起她的日常工作鞋，仔细查看着鞋底。

萨姆静静等着，直到瓦莱丽注意到她。“你需要我帮什么忙？”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希望你帮我到露西女儿工作的地方，接一只受伤的猫。从这儿出发大约十五分钟。”瓦莱丽大致查看了后备忘录。“顺便说一下，你说得对，那条狗的髌骨脱臼，韧带和肌肉都严重挫伤。”

“哦，真可怜。不过，我很高兴你能治好他。”她怎么能拒绝帮忙

去接猫回来呢？路程往返还不到一小时。而且，他们对那条狗做了妥善的治疗。

“当然，我们会付你工钱，也会补你油费。”

萨姆摇摇手。“没问题，我这儿的工作差不多已经完成。告诉我该怎么走，等我洗漱完毕就出发。”

“太棒了，我真的非常感激你。我们太忙了，你为我们提供的种种帮助，都没时间好好报答。谢谢。”瓦莱丽走向办公室，脸上挂着感激的笑。

萨姆目不转睛地盯着卷帘门，若有所思。可以离开是好事，萨姆不知要作何反应，她已经不记得曾几何时收到过这样的恭维。

真是令人欣慰。

上午11点整

整个上午虽然忙忙碌碌，但比尔还没完成任务。他把所有文件堆放在卡车的床上。他答应过要把狗带到疗养中心。那儿的患者喜欢观看动物。况且，这是他为那些垂垂老矣的人们唯一能做的事。要么让他们人生最后的日子稍有甜头，要么让他们早登极乐。

他露齿而笑。这虽然很容易，但对自己来说却非比寻常。这不仅意味着他会得到性方面的刺激和享受——虽然这占据了相当大部分的原因，但还需某些特定事物才能达到这一目的。这在过去简直轻而易举，但如今他不能有任何差池，否则就无法好好享受其中的乐趣。

从选择受害者开始——并非任何人都可作为目标人选。找准受害者对他来说至关重要。他极善遴选。不过，他上次出了差错。不是女孩的问题，而是方法的问题。他在女孩身上做新药测试，错误的决定。那个女孩反应强烈，在他还没真正享受到折磨她的乐趣时，她就已失去知觉。他勃然大怒，悻悻离开。如今，他得换一种药物……而且要快，因为那女孩对新药的反应扫了她的兴头。

他期望听到关于她的消息，但到目前为止什么也没有。愚蠢的警察，他们很可能把她断定为自杀，然后就不了了之。他狡黠一笑。这

反而对他有利。把警察甩得团团转，事情才具有挑战性。多年来，他都想知道是什么驱使着自己，最后得出结论：这已无关紧要，因为他已无法停手，也拒绝因此而优柔寡断。

他也不喜欢面具。那讨厌的羊毛让人发痒。他宁愿隐姓埋名，不能冒任何风险。在他初次犯案时，行事并未格外小心。在刚开始的几场强奸案中，他的汗液滴到女人的皮肤上。早期，他还试图用酒精擦去自己留在女人皮肤上的汗液或唾液，但很快就放弃了这种做法，最终弄得到处血迹斑斑一团糟。如果全副武装让他心里不舒服的话，那么他现在已经习以为常。戴着手套无法让他兴奋，因为他喜欢肌肤之亲。每隔一段时间，他都无法抗拒这种诱惑。但事后，他立即小心翼翼地戴上手套。为什么这点如此重要，他真的不知道。只是这已经成为了他的习惯性动作，理性逻辑根本无法战胜这个盲目无依据的观念。什么最有效，有效，这才是重点。

精神病学家可能会在他身上有重大发现。是的，他是妄想偏执狂。然而，他持续沉浸于此，并不急于金盆洗手。

上午11点10分

勃兰特驶进威洛疗养院的停车场。把车停在门前。走了进去。他先来到右手边的办公室。

“你好，南希。”

一位小老太太抬起头，先是满脸惊讶。然后绽放出笑容。“索瑟兰侦探，非常感谢您大驾光临。”

他摇摇头，“她是我的问题，不应该劳烦你。”

南希满脸堆笑，“只要她还住在这儿，那就是我们共同的问题。”

他俩不再纠结于此说法，“在用午餐之前，我想和她散散步，聊一聊。”

“很好，她应该在自己房间，或者可能今天和动物们待在一起。我几分钟之内就到那。”

“哦，对了，今天是宠物日，对吧？”这个医疗中心有个深受欢迎

的项目：项目组成员把自家的宠物带来，在这里待一两个小时，以供大家观赏。有时，会有受过专门训练的猫和狗来陪伴人们，或来个小型演出。老人们喜欢这样。这可以说是他们生活中的一大亮点。

勃兰特踱着步走向妈妈的房间。

“妈妈？”他轻轻敲了敲门。

“请进。”

勃兰特推开门，发现里面有好几个人。当屋里的人发现来人是谁后，突然变得鸦雀无声。

他轻叹一口气，“是的，有人报过警了。妈妈，你现在到底在搞什么鬼？”

梅斯向他跑来，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宝贝，看到你太好了，不过，没必要对我这么无礼吧。”

他还能做什么？她可是母亲大人。于是，他翻翻白眼，张开双臂环住她孱弱的身子。轻轻的抱了抱她。

他把手温柔的放在妈妈的肩上，和她保持一个手臂长的距离。“妈妈，我们得聊聊。”

上午11点20分

“就是这儿。”萨姆缓缓开过长长的私人车道停好车。右边停着一辆熟悉无比的皮卡。她不禁皱了皱眉。勃兰特的卡车没理由在这儿出现。不过，镇上和他一样的车型也许有成百上千。她还是有股冲动，不由自主的寻找他的身影。她其实不想见他，但一想到他，还是情不自禁地心潮起伏。荷尔蒙的本能反应背叛了她。

她往里走，大厅看上去宽敞开阔，厅内摆放着许多看似面料舒适的沙发，让气氛显得融洽。萨姆可以感受到人们对自己的真诚欢迎。明黄和橙色点缀在郁郁葱葱的棕榈树和蔓生常绿植物之间，把大厅四角装扮得春意盎然。

前台空无一人，甚至连个服务铃都没有。萨姆撅起嘴，皱起眉头

看了看表。显然还没到午餐时间？真不知这儿的业务怎么运行。迎面是两条相互交叉的走廊，她选择了左边那条。沿着走廊有各式各样的通道，且都用数字标上号。好像这些通道是通往公寓住宅或某种独立套间似的。与她想象中的疗养院房间不太一样。

她随意漫步在疗养院中，永远也不知道谁会在这样的地方临时小住，还是永久长住。他们有家吗，还是像她一样形单影只？

他们在这儿生活得快乐吗？还是郁郁寡欢，时时向往着美好生活？无依无靠地在这儿生活得如此之久，就像坐牢一样。毫无疑问，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有家庭的。

笑声向她这边传来。萨姆好奇心起，寻声而去。转身回望时，前台依旧空无一人。

走廊尽头是另一个大型会客厅，里面摆满桌子，桌旁围着许多人。有些在玩扑克，有些在下象棋，还有一些在逗弄宠物狗。各种各样的宠物。这气氛感觉很好。萨姆笑着看向一只超大型猫咪，他正趾高气昂地在几条腿之间穿来穿去，脖子上拴着皮带，大家都被她逗乐了。

萨姆环顾四周，想要寻找具体负责人。每个人看起来似乎都年纪相仿——老态龙钟。一位较为年轻的男子牵着一只巴吉度猎犬。那条狗看起来舒适悠哉，懒洋洋的躺在原地，显然压根不乐意被牵着在房间里逛来逛去。萨姆忍俊不禁。那条狗憨态可掬，显而易见，房间里的许多人都这么认为，还有几位弯下腰去拍拍他那长长的耳朵和圆滚滚的肚皮。

没有人对萨姆的出现感到紧张不安。事实上，甚至没人注意到她的存在。她穿过人群，走向一个相对安静的走廊，走廊边上还有几扇门。

一扇房门打开，一位衬衣上挂着名牌的小个子女人走了出来。终于找到一个工作人员了，萨姆停下脚步，“打扰一下，你知道萨拉或南希在哪儿吗？”萨姆看着她的名牌，心中举棋不定。

“我就是南希，萨拉已经回家了。我能帮你什么吗？”

“我从帕克斯维尔市的一家宠物医院来这儿接一只受伤的猫。”

“哦，我的天！你在这儿找来找去就是为了找我，对吗？我很抱歉。”

萨姆冲她笑笑，“没事，怎么会……？”随着一个彪形大汉从南希后面的房间走出来，她的声音慢慢停止。“勃兰特？”她脸突然一红，马上纠正自己的说法，“我是说，索瑟兰侦探，你在这儿干嘛？”

南希打断话题，“哦，你们俩认识？那太棒了。你们何不在此稍等片刻，我去找找那只可怜的猫。”这位性格活泼的女人笑得阳光灿烂，顺着萨姆来时的路匆匆而去。

“不，我和你一起……”然而，南希已经消失在走廊尽头。

“太迟了。南希如果想要做什么就会立马行动。”

“勃兰特，你在和谁说话？”一位女士来到门前，深蓝色头发，行动敏捷。“哦。”她嫣然一笑，那笑容有点过于灿烂了。“太好了。勃兰特，把你的朋友请进屋来。”她转向萨姆，“你好，我是梅斯，勃兰特是我儿子。”

萨姆微微一笑。“你好。”毫无疑问，她是勃兰特的妈妈。

“快请进，孩子。”

萨姆发现自己就这么被她诳进了小套间，里面几位老者出于好奇立即围了过来。她可以听到梅斯和勃兰特在她身后大声耳语。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对我介绍的那些人都不中意了。你只要告诉我已经有喜欢的人就好啦。真是太棒了。”梅斯笑容灿烂。

萨姆闭上眼睛。啊哦，这下误会大了。

“妈妈，别又扯上我。”

“怎么会，我今天心情好，懒得和你争。”她不和他吵嘴了，转而看向萨姆。她那副样子简直就像是在研究显微镜下的稀有物种。“各位移下位置，为这孩子腾点空间。”她抓住萨姆的手臂，把她引到沙发前，“我的天，你太轻了，对吧？”

“我体重足够，而且相当健康。”萨姆试图为自己辩护，梅斯则把她轻轻推入一条碎花沙发。或许这个沙发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事情呢。这个女人举手投足虽彬彬有礼，但萨姆感觉出她的内心是强硬的。她虽然是勃兰特的妈妈，但萨姆怀疑她是否会让勃兰特逃出自己的手掌心。

她给萨姆一杯热茶，又端上满满一小碟曲奇。

“哦，不用了，有茶就够。谢谢。”

“胡说，你得多吃点。”

她是在委婉的说她太瘦了。

另一个银蓝色头发的人出现在拐角处。“这么说，你儿子在这儿，是吗？当初让你别摆赌局，这下要吃苦头了吧。梅斯。”

“胡说八道，他能解决这个问题。”这句话出自一位至始至终都待在小房间的老者之口。

勃兰特插嘴，“让我们回到我为什么来这里的话题。妈妈，你最近在搞什么？”

她笑容和蔼地起身。“当然，他们叫你来不是为了逗乐的，是不是？”

周围的人听到此话纷纷表示赞同。

“妈妈，这是这个月第三次了。你究竟是怎么了？”

“没什么。再说了，又不是我的错。这次是你的错。”

勃兰特摇摇头，显出满脸困惑。

萨姆简直不敢相信，她一边不明就里的旁观，一边喝着茶。此时，房间里十五位老者簇拥着勃兰特，七嘴八舌。

“好吧，一个一个来。各位，先冷静。杰克逊，你先别激动——我可不希望你又得心脏病。上校，很高兴见到你。你知道梅斯这次想要干嘛吗？”

上校眉开眼笑的样子活像圣诞老人，让萨姆不由为之着迷。“毫无疑问，她又在聚众赌博了。”

“妈妈，”勃兰特转身看到妈妈正聚精会神地统计一组数据，“你在干嘛？”

“不是什么要紧事。只不过对乔舒亚的感情生活下赌注。”她心中窃笑，“或许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感情生活。”

屋里的人先是咯咯傻笑，接着哄堂大笑。

“乔舒亚？”

“是的，这里的一位负责人，他风流成性。最近有了新女友，因此，我们赌他的这段感情能持续多久。我个人认为，他持续不到这个月月底。”

其他人纷纷发表赌他能持续多久时，笑声一浪高过一浪。

勃兰特万般无奈。他的妈妈已经煽动了人群。他站在原地，嘴巴一张一翕，却无话可说。

萨姆咯咯地笑着。

每个人都转过身来盯着她。梅斯跳起身，围着自己儿子转来转去。面露微笑。“哦，我的孩子，你的笑声听起来不太自然，好像生了锈一样。”

听到这话，萨姆瞪大了双眼。她知道自己不常笑，但说她笑声嘶哑得如同铁锈明显有点过了。

“勃兰特，我喜欢她，除了她骨瘦如柴。”梅斯转向萨姆。“想必，你并未沉溺于节食减肥吧？”房内一片不能苟同之声。

“没有，夫人，我没有在节食。”这绝无可能。萨姆想到自己今早又把皮带勒紧了一点。她的体重下降的速度比她摄入营养的速度还要快。

“你太瘦了，唯有眼睛还那么大，整张脸瘦得就快只剩下眼睛了，你生活过得很艰辛吗？”梅斯随口一问，并不需要答案。这让萨姆松

了一口气，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梅斯抓过她的手臂，拽着上面的毛衣。“宝贝，你真的瘦骨嶙峋。”萨姆手臂上部青筋凸起。于是，急忙把那过大的毛衣拉下来遮住手。

梅斯拍拍她的手，然后放开，“没事的，孩子。我不会因此批评你。我们这儿的人都很友好。”她笑着转向自己的儿子，“勃兰特，跟我说说你生活中的这位迷人的小可怜。”

所有人眼光转向勃兰特。萨姆感到惶惶不安。

勃兰特开口了，但音量却不受自己控制。他大吼一声，“妈妈，打住。”

梅斯盯着他，感到尊严尽失，“年轻人，现在你听我说，我还没开始呢。”

勃兰特表情冷酷，回瞪着她。“你现在立马打住。因你又一次制造骚乱，我带着公事前来拜访。你想被这里驱逐出去吗？到其他地方去你可就没有这帮伙伴了，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哼。”

“少来这套，我告诉过你，不要再赌了。两人之间的小打小闹是一码事，妈妈，对某位管理者的感情生活这类事情设一个赌局就太过火了——还不止一次。”勃兰特毫不动摇。

萨姆坐在那儿，目瞪口呆的看着发生的一切。大约十分钟后，勃兰特才稳住自己的情绪。

萨姆注视着他，意识到自己正被几位老者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看。也许她够不上当勃兰特女人的标准。

她牵动嘴唇对他们腼腆地笑笑。

他们都报以暖暖的笑。

“亲爱的，你叫什么名字？”

萨姆转向梅斯回答道：“我叫萨曼莎。”

“很好听的名字。”梅斯对她灿烂地笑了笑，明显对自己的儿子视

而不见，而他正对她俩怒目而视，

萨姆可无法视而不见，于是一会看看勃兰特，一会又转过头来看看梅斯。

“妈妈，你能收敛一点吗？还是需要我安排你回到自己的公寓？”

“我是不是该问问萨曼莎你举止是否得当？”梅斯狡猾地反问，把观众都逗乐了。她一脸无邪地仰头凝视着高大伟岸的儿子。然而，她狡黠地一眨眼，观众尽收眼底。

上校插嘴，“我们换个话题怎样？你们什么时候抓到那个杀手？我听说，前不久他们找到了那个可怜的女人。”

这让所有老者再次议论纷纷。勃兰特扬起一只手，摆出一个惯用的暂停手势，“安静！”

萨姆观看着这一切时，勃兰特冷峻的目光扫过那些老者和自己妈妈，最后落在萨姆身上。他皱起眉头。房内一片寂静，不过，萨姆认为勃兰特除了威慑到自己外，对其他人毫无作用。梅斯的朋友们显然已经对他见惯不怪。他们把他视如己出。梅斯就像个刺头，总是挑起事端。

“我不知道你所指为何，我们在追查好几个杀手。你知道的，我不能向你透露任何细节。不过，警察正在跟踪几条线索。我们正尽力而为。因此，如果你知道任何对我们有帮助的信息——那非常好。不然，不要干涉我们的工作。”他冷冷地看向健忘的妈妈。“还有你别再聚众赌博了。”

“好吧，如果再赌，我们会赌你，行了吧？我知道你能摆平这些案子。”梅斯对他灿烂一笑。

勃兰特摇摇头。“我离开没有问题吗？妈妈，你觉得自己能收敛哪怕一刻钟吗？”

“她当然行。”几位老者对他怒目而视，纷纷附和。

勃兰特翻了翻眼，“萨姆，我们走。”

萨姆一跃而起，不过先要挣脱梅斯的钳制，“我得去找南希和

猫。”

“我们一会出去时顺便去下她办公室。”

梅斯起身，挤进他俩中间，“萨姆，请你下周来这儿用午餐。勃兰特，你哪天能带她来？”

“哦，不，我来不了。”萨姆摇摇头。

“为什么不？”

萨姆不知道怎么回答。她偷偷瞟了眼勃兰特。正好迎上他的目光。她耸耸肩，不知怎么回答。

“妈妈，萨姆和我会商量的，到时回复你。”他把萨姆从妈妈身边拽开，“现在，我们要离开了。”

“亲一个再走，不管是不是正式访问，我都是你妈。”

勃兰特恭恭敬敬地弯下腰，在妈妈的脸颊上匆匆啄了下，然后抓过萨姆的手臂，拉着她顺着走廊离开。

萨姆感到几十双眼睛目送他们直到门外。

“那是什么？”萨姆向后扫视，确信还有人在看自己。

一排人面露好奇，目光随着他俩的脚步移动。梅斯站在门前，脸上带着欣慰的笑。

“我生活的另一面。”他低声咕哝。

萨姆轻而易举地从他的眼中读出对妈妈的爱戴。她心头一暖。一个爱妈妈的男人会有很多优秀的品质。“哦，哦，是不是错觉？”萨姆摇摇头。“真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我是来接一只受伤的猫的。”

“发生了什么？都是我妈搞的事，”他挖苦地说，“她是个不容小觑的捣蛋分子。”

萨姆朝背后挥挥手，“她总是那样吗？”

“是的，很不幸。”

“她很可爱，你真幸运。”萨姆忍不住渴望自己生活中，也有个如

此生动活泼，性格外向的亲人。

萨姆对于勃兰特看向自己的目光，感觉到的比看到的更多。但她拒绝面对他。好在他们已经到了南希的办公室。因此，她不必再面对他。

就在这时，一位瘦弱男子搬来了一个巨型箱子，他整个身子都掩在其后。

“谢谢你，杰里米。勃兰特，你能把猫搬到外面，放到这位女士的车里去吗？”

“没问题。我俩正要离开。”

“谢谢你，南希。宠物医院会治好他的。”

萨姆试图偷窥箱子的一角，立即听到诡异的吼叫声，似乎警告她不要有进一步动作。她扮个鬼脸。“我绝对会让他待在箱子里。”她对南希笑笑。“再次感谢你。”

勃兰特把箱子往外搬的时候，萨姆在一边拉住门，然后火速冲到自己卡车前打开副驾驶位置的门。

勃兰特把箱子轻轻放在座位上。位置不大不小，刚好合适，还能防止箱子在运输的过程溜来溜去。

“就这样吧。”他直起腰，端详着她的表情。“我为我妈妈向你道歉。”

她能说什么呢？“我觉得她很亲切，谢谢你帮我搬猫。”她打开驾驶室车门，上了车，急着想要躲避说再见的尴尬。“再见。”她发动引擎，把车往后倒。车头倒过来后，她正准备出发前往高速公路，却又不但不踩下刹车。

勃兰特站在卡车前方，挡住了她的去路。

第十一章

上午11点50分

她疑惑不解地摇下车窗。“怎么了？”

他咧嘴笑笑，“你跑得这么快，我还没机会问你关于史蒂夫的事呢。”他掌心朝上向她伸出双手。“如果你有时间，今天晚些时候我们去看看他吧。你的行程安排得过来吗？”

萨姆怔怔地望着他，但心里却甜滋滋如同吃了软心糖。“我现在没空，得把猫载到宠物医院救治。”

“这我知道，史蒂夫家离这儿路程不到15分钟，因此我们可以稍后再去。不过，如果今天不行，可以改天再去。”

“真的吗。”这真是天赐良机。她需要和某个知晓通灵异能的人谈谈。“史蒂夫呢？不需要和他确定下时间吗？”

“我之前跟他说过，他让我们午后或傍晚去。我会再给你打电话，问问你什么时候比较方便，然后在这儿碰头。”

她不想将这个会拖太久。谁知道何时还会有这样的机会呢？“今天下午就很合适。你想在哪儿碰面？在这儿吗？还是在他家里？”

“不，我去帕克斯维尔也许会更方便。大约三点左右，在宠物医院的办公室内碰面，然后你搭我车一起去怎么样。”

“那太好了。”萨姆笑容满面。“那到时见。”

“再见。”

她把车开出时，勃兰特挥了挥手。萨姆喜笑颜开，如此兴奋甚至没看到他挥手。她按了下喇叭，驱车离开。快速赶往宠物医院。

这是好事，毕竟她此刻思绪纷繁芜杂。她有无数问题要请教史蒂夫，甚至不知从何说起。而且，想到整个下午都在勃兰特的陪伴之下度过，她更是心花怒放。

千头万绪时而喷涌而出，时而销声匿迹，而后更加让人心乱如麻。现在的她和一个月前比，甚至和一个星期前相比，都判若两人。究竟哪儿改变，却不得而知。只是，皮肤似乎和之前大不一样，或许，更加松弛了——但非缘于体重的下降。也许，这样的变化更适合原本的自己。

她的心灵困惑不安，开始漫无边际地遐想起来。

萨姆轻叹一口气。想要弄清楚自己是谁，正在干什么，人生如同不断迁徙的蜂鸟。看尽世间繁华，却无法领会其中真意。

一辆黑色皮卡在她身后靠过来，过近的距离让人稍有不适，不过，还不至于追尾。

萨姆看向后视镜，想知道是否勃兰特跟了上来。这辆应该就是他的车。但她透过有色挡风玻璃，无法看清司机的脸。勃兰特的卡车有像那样的渐变色吗？她不大记得了。不过，她似乎看到了开车的那个人，并不是勃兰特。

皮卡进一步靠近。

他明显意图尾随她。

那辆卡车让她的尼桑货车相形见绌，她对车辆知之甚少，那台车的铬合金外壳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非常晃眼。车头的公羊角商标显示那是一辆道奇。知道这辆车的品牌后，她心里稍稍安定。

这辆车挨得如此近，她觉得它都快要撞上自己的车了。萨姆的心提到嗓子眼，同时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她试图把车开到路边，让他先行通过，而他却在她后方减速慢行。就在她几乎停下时，他直冲过来，故意撞向她。

“见鬼。”萨姆猛踩一脚油门，把车停在路边，从口袋里摸出手机，按下勃兰特的号码。视线从路面转向后视镜。

“你好，出什么事了，萨姆？”

“有个混蛋想把我撞出公路，”她大声叫喊，与此同时，卡车急速靠近。司机对她露出邪恶的笑，他的五官模糊不清——似曾相识，但

因距离太远，无法识别。

“什么？你在说什么？”

“我和你分开不久后，这辆卡车开到我后面，开始尾随我，因此我放慢速度靠边停车，而后他却刻意撞上来，我不知该怎么办。惊慌失措之下猛踩油门。现在他笑得像个神经病，还缠着我不放。”

“什么样的卡车？”

“和你的很像。应该说完全一样。”

这下他马上严肃起来。“你离帕克斯维尔有多远？”

萨姆寻找着附近记载路程里数的里程碑。“我想大概7到8公里。”

“路上还有其他人吗？”

“除了那辆古怪的皮卡外，现在高速路上空无一人。”

“我马上就到。你继续开车。如果可以，千万不要靠边停车。毕竟不知道这混蛋想要干嘛。”

她不由打了个寒战。“好的，我现在已经感觉好多了。”

“坚持住。”

“你最好火速赶来，因为我正以每小时超速三十公里的速度行驶，那混蛋还在我后面。”

他哼了一声，“这你不用担心，我离你不远。你要挺住。我几分钟内就到。”

萨姆挂断手机，对正尾随其后的车保持警惕。

高速公路宽阔平坦。同时也空空荡荡。就算她开出公路，出事的几率少之又少。不过，一想到要让这家伙停下来，自己也将独自被困于此，她踩油门的脚就不敢松开。小货车在高速行驶之下嘎嘎作响，左右摇晃。

萨姆一会儿看看后视镜，一会儿又盯着挡风玻璃，再次加快速

度。前方出现了双行道，她抢先驶入慢车道，希望那辆皮卡离开。

她观察到皮卡加快速度时，神经绷紧，双手紧紧握着方向盘。只见那辆车驶进快车道，和她齐头并进。萨姆顿生恼怒，血液里沸腾的恐惧感暂时被压住了。这个混蛋在玩弄她。

从她所在的位置，可以看到皮卡侧板之下大而怪异的轮胎闪着银光。她在愤怒的驱使下进一步采取了行动。

这也许不是最聪明的手段，然而，一股冲动前所未有地占据她的心灵。

萨姆猛踩刹车，黑色皮卡全速超过她。她驱车紧随其后。它没牌照。糟糕。她恐惧陡增。任何诚实可靠，光明磊落的人都会挂上车牌。

她把自己的车和那辆卡车之间的距离拉开。她心中充满了焦虑，密切关注着，想要搞清他是会减慢速度再次来耍她，还是已经耍够了。她可不想和他正面对抗。

皮卡超到前面去时，突然开足马力，飞速驶入前方拐角处。谢天谢地。萨姆坐回座位，心情稍稍放松，呼吸也开始平稳。这也许只不过是某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年轻在玩权力游戏。太阳穴上凸起的青筋舒缓下来。

她呼叫勃兰特。“他离开了。”萨姆还能看到前方车辆转向灯闪烁。

“你能看到车牌吗？”

“它没挂牌。这也是我恐慌的另一原因。”

“他一直向前去吗？”

萨姆即便知道黑色皮卡已经一去不复返，还是查看左右后视镜。“是的，他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么，你现在在哪里？”

“快到镇上的第一个十字路口了。我几分钟后就到宠物医院。”

“好吧，等你到停车场时我应该也到了。”

萨姆挂掉电话，沉着冷静地继续向前开。可怜的猫。她扫了眼箱子，只见那箱子纹丝不动，悄无声息。她扮个鬼脸。能够安全到这真是万幸，她再也不想返回。

萨姆依然小心谨慎地环顾四周，再未看到那辆皮卡。一到达停车场，她奋力把大箱子搬离座位。猫发出尖锐的嗥叫。

她慢慢移动，把猫搬入第一诊室，放到其中一间小型动物检查室。瓦莱丽立即前来帮忙。

“你特地为我们把这家伙接来，我真的很感激。”

她惊讶地瞥她一眼。“没事，我乐意帮忙。”

“好，很好。现在让我们看看它怎么样。”她冲她笑笑。“如果让另外一位女孩加入我们，你会介意吗？我们做这项工作还需要再加一个人手协助。”

萨姆点点头。“好的，请便，那猫已经发狂了。”

兽医对她咧咧嘴。“嗯，他完全有理由发狂。别担心，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把他治好。”

五分钟后，萨姆走到门外，一直走到停车场正中央才注意到那辆黑色皮卡，她停下脚步，大惊失色，手一下子握住了喉咙。

“萨姆？”

哦，谢天谢地，是勃兰特。她长吁一口气，向他走去。他总算赶到了。她如释重负地对他打着招呼。“嗨。”

“嘿，你现在好吗？”

问得好。萨姆试图回顾刚刚的遭遇，但记忆却对此刻意回避。“我很好。一方面我认为自己有点反应过度，但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反应还不够迅速。”她耸耸肩。“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看到司机了吗？”勃兰特站定，双手握拳背在身后，目光深邃犀利。

她皱起眉头。“看不太清，那辆卡车比我的高出许多。我只看到他模糊的身影。”她犹豫不决，慢慢理清头绪。“我从他的车后视镜上瞥到了他的脸，尽管距离很远，还是看到了大概……我不知道怎么描述，只觉得非常熟悉。”

“他个高还是矮？他的肩膀有露出仪表盘吗？他的头有没有抵到驾驶室顶部？头发呢，秃顶吗？”

面对他连珠炮似的一连串问题，萨姆愣了愣，眨巴着眼睛。“高个，肩膀高出仪表盘，头没抵到驾驶室顶部，和我坐在车内的高度看起来差不多，至于他的头发，有些，但不知道有多少。”

勃兰特点点头。“卡车有什么特别之处？”

“嗯，没有车牌。”她弯下腰去查看锈迹斑斑的车尾和保险杆。“他撞了我一下，那只算得上轻轻一碰。连车漆都没刮掉。”

勃兰特蹲下身子，检查卡车尾部。“你的车哪个部位被撞，取决于皮卡的高度。也许他的铬合金保险杆上有从你车上蹭的漆，但你车上却不会留下他车的痕迹。因为铬合金不会在你的车上留下痕迹。或许会留个凹痕——但就算有，我们也无法察觉。”

不用说萨姆也能看到，自己的车子真是一团糟。处处凹凸不平不说，有几块彩漆还不合时宜的贴在车表，有些内漆外露，表层油漆叠加在一起。

勃兰特从侧面看向她。“利用高科技也许能提取些东西出来，很可能保险杆把你的车漆蹭松了，从而混淆整个问题。”

“很好，那么又没证据了。”萨姆站起。“这就是我的人生。”

“这挺困难，那些混蛋知道警方追踪证据的一整套模式，没有证据的时候……”

“情理之中，我认为这世间的歹徒都会抢先一步知悉警方取证的技术。”她指向后挡板。这个杀手……不是撞我的那个混蛋。“但是，这位杀手——在有意耍你。他以为自己是某种专业人士，是能紧跟时代发展的犯罪专家。”

他站起来。目光犀利无比。“为什么这么说？”

萨姆靠着车，双手交叉在胸前，想着自己所说的话。她若告诉他直觉就是如此，他肯定不会买账。她慢慢理清自己的思绪，说道。“我想我对他的印象就是如此，在他情绪兴奋时，我有一两次感觉到他的能量。”

“越来越多的杀戮。”

“或许吧。”萨姆挪了挪身子，局促不安。她没有告诉他关于昨夜的受害者。“我不知道作案者是否同为一，但我昨晚在一位被诱奸的女子体内醒来。”

他挑起眉毛。“这正常吗——对你来说？”

她气血上涌，脸色绯红。“不，正常情况下，我不会在别人的性幻想中醒来。”她支支吾吾。

“什么？”

“事实上，那个女人被下了药，是某种迷幻药。所有事物看起来奇形怪状，天旋地转。”

“但那不是两厢情愿吗？”

萨姆忍不住做了个鬼脸，“问题就在这里，我认为并非如此。他弄伤了她。哦，不是一开始就弄伤。不是的，一开始他让她欲死欲仙，但她心里有某种抗拒。至于是哪种无法形容。我认为这是由于药物的作用，而且她并未主动邀请他，我还无法认清他来，药物让她视线朦胧，也让我的感官视觉迟钝。”她的语调略带悲伤。“就好像他在尝试新事物，类似于某种新药。”

“那么，也许他会再次尝试？”

“不，无论如何不会用那种药了。他并不喜欢那种药对她所产生的效果。我没法停留在她躯体里直到结束，因为她在药物作用下失去了意识。”她想到这儿又不安地移了移身子。“我并不完全了解发生什么事，即使她那时死去，我也不会知道。因为她已经不省人事了。”

勃兰特表情僵化，“你能描述一下她吗？”

形容下她。嗯。“记不太清，因为我所看到的都是些稀奇古怪的事物，她的思维也如出一辙，混乱不堪。”一个挥之不去的记忆片段再次涌入她的脑海中。“还有一些与此事无关，来自她的印象，我感觉她认识他。”

“这很有用——如果我们可以弄清那个女人的身份的话？”

“我并不知道许多具体细节，她可能被认定为自杀，或嗑药过量。事情就发生在昨晚，因此，她甚至尚未被发现咯？”

萨姆反复回忆。“她或许并没有死，只不过被送到了急症室。”她稍稍移动身子，满面愁容，“也许更糟，她也许此时正在卧室里慢慢死去。”

“这想法太可怕了，我会去医院和停尸房搜查。”他小心翼翼地看着她。

她皱起眉，“怎么了？”

“我关心你。”他靠得更近，直勾勾看着她的脸，“对你来说这次开车回来是一次很不愉快的经历，我想知道你是否没事。”他伸出手温柔地扶住她肩膀。“你确定吗？”

萨姆轻轻地揉揉脸，感觉自己背负着整天的压力，“我还好，只是还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反应过激，或者他只是和我玩玩而已。”

“那条公路平时车来车往，络绎不绝。任何时段空无车辆都属反常。这意味着对你的袭击并不是一时冲动。有人抓住机会适时登场。但是为什么？”勃兰特小心地端详着她，“谁希望你死？你最近惹毛什么人了吗？或者之前？或者说，只是某个失去理智的混蛋，并非有目的的袭击，而是偶尔为之……”

萨姆听着他说话，他说有人蓄意要谋杀她，这不合情理。她感觉自己气血上涌，脸色涨红。是有那么一个人，也只有那个人有理由希望她死。但是，为什么他至今还要跟踪她？她盯着勃兰特，恐惧显露无疑。这位警官探究她的过往，从而引发了这事吗？万一勃兰特已经和他聊过怎么办？她脑中突然闪过各种梦魇般的可能性。她可以告诉勃兰特吗？可以信任他吗？

勃兰特皱起眉，“你必须告诉我真相。我已经让一位疯狂的杀手逍遥法外。如果还有第二个混蛋，那么我必须了解他。”

萨姆轻叹，“你有时间吗？这说来话长。”

中午12点15分

“嘿，梅斯，我听说你儿子今天带着‘官方’任务来看你。”伯特是一位已退休的水暖工，他从房间的另一端对她大喊。他的听觉肯定有些问题，但嗓音很正常。

整个大餐厅里喧闹嘈杂，充满善意的笑声。梅斯对每个人笑笑，“确实如此，你是否也听到——他带了女朋友来？”

餐厅里的老人们发出哦，啊的感叹。

“也许他终于要成家了，嗯？”

梅斯慢腾腾走到自己桌子旁，坐定。“我当然希望如此。你应该看看她。”

罗西是一位退休的瑜伽教练，坐在她身后的桌子上，问道。“她漂亮吗？”

梅斯想了想，然后摇摇头。“不，这种漂亮并非那种徜徉在花海里的小女孩的漂亮，她是……”难以言表，梅斯瞥向上校寻求帮助。

他点点头，“她很特别。”

“啊。”听者集体附和。

梅斯点头，“身材消瘦，发长及腰，眼睛水汪汪。她让我的儿子欲罢不能，既想保护她，又想占有她。”

其他人都绽放出一种心照不宣的笑。

“那么，这次是认真的？”

梅斯看不到谁在说话。她以为是吉姆，他是这儿的永久居民。“你知道，我觉得应该是认真的。”

大家就着新鲜面包，喝起第一道热汤，餐厅里一片寂静。

上校眨了眨眼，大声说道。“我不敢相信我会说出下面的话，但是，你竟然没把他何时向她求婚这事拿来打赌？”

屋里一阵咯咯笑声。

梅斯表现得好像尊严受了侮辱，说道，“勃兰特才刚刚告诉我，不许我再赌博。”

咯咯的笑声越来越大。

“但是，你从何时开始听他话了？”上校挑起他那浓密的眉毛，斜眼瞅着她。

她露出微笑，“我从来不会听他的。”她从口袋里拿出笔记本，打开，翻到空白页。“好，谁来下第一注。”

餐厅里人声鼎沸，大家争先恐后地选择日期开始下注。

梅斯眉开眼笑，向上校使了个眼色，给自己儿子的感情生活设了一个赌局。

第十二章

下午2点30分

萨姆和勃兰特把车停在宠物医院办公室后面，来到人行横道前。路对面有个带露台的咖啡厅。公路上车来车往，行驶急速，直到交通指示灯由绿转红。

在经历跌宕起伏的一天后。萨姆一想到即将要面临各种问题，就觉得紧张不安，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因为回答问题总能让她精神紧张。

他俩在一个距离其他桌子稍远的桌旁坐定。

一位女侍者拿着菜单走过来。萨姆摇摇头。“只要一杯咖啡，谢谢。”

勃兰特轻哼一声。“只喝咖啡怎么行呢。”他向女侍者示意，“我也要咖啡。请再来两份鸡柳凯撒沙拉，和一个蒜蓉面包。”

萨姆盯着他，“要是我不饿呢？”

“太糟糕了。你得补充能量，好好利用拜访史蒂夫的机会。”

她不置可否。

女侍者端来两杯热气腾腾的咖啡。萨姆低声说谢谢，双手捂着杯子，盯着窗外川流不息的马路。

“嘿，你在听吗？”

萨姆抬头，瞥见勃兰特正盯着她，“不好意思，我刚失神了。”

“你看起来心神不宁，和我说说吧。”

她把身子往后靠了靠，拨弄着咖啡勺。“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想跟今天的追尾事件有关？”

“虽然不知道是否有关，但我猜是的。”她叹道，“我能先问你个问

题吗？”

“你想知道什么？”他猛喝一大口咖啡，然后看着她。

她撅起嘴，“问题是，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想知道。”

他们对面桌坐着一个五口之家，悠闲自得地喝着冷饮。萨姆看着他们平常普通的动作，不由心生羡慕。她从未有过这样的生活，而且将来可能也体验不到，除非她能了结眼前的事。

她嘟起嘴，拿起咖啡杯啜了一口，“你知道多少我的过往？”

“从你第一天走进警局，我桌面上就有一份你的基本档案。在获得你的指纹和DNA信息后，我对你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他拨弄着糖包。“我知道你几年前遭遇一次严重的车祸。我也知道你在精神病院疗养过一段时间。”

她闭上眼睛，低下了头。

“我还知道你过去协助警方。但有时，你所提供的帮助反而成了阻碍。”他把手伸过桌面，握住她的手。“我知道在你上大学时，你的好朋友被谋杀了。你去警局协助办案，想方设法只为抓获杀手。”

“露西。”她喃喃自语。脑海中涌现出一幅画面。露西面带微笑，手里拿着造型奇特，图案怪异的咖啡杯。为了淘中意的杯子，她当时流连于各种古董店。她性格外向，对人关心体贴，但却和其他受害者一样，命丧黄泉。“你错了，我去警局是想看看是否能够提供帮助。我以为自己找到了推动案情进展的线索，然后露西就遇害了。你看，她因我而死。那个杀手发现我协助警察后，就来追杀我。却错杀了她。”内疚撕扯她的心灵。记忆的重担让她的头埋得更低。她开始抽噎。“我救不了她，我救不了她们中的任何一位。”

“所以，你逃开了。逃离学业，逃离朋友，甚至逃离整个社会。”

这种指责像一把利刃一般刺痛了她。“这么说不公平，”她低声反驳。“我努力帮助那些女人，做不到时，我也很伤心。”

勃兰特温柔地握紧她的手，拇指滑过她手掌娇嫩的皮肤。萨姆看着他轻缓的动作，陶醉于他的温柔。“你知道吗？那就是我每一天所

做的事。那么多人需要帮助，而我却无能为力。虽然我有时也曾帮过一些人成功逃生，但我不能因为没有十足把握就放弃。竭尽全力挽救我所能挽救的人，这点至关重要。”

她抬起头，迎上他刚劲有力的目光。“我不会完全放弃，而会再次尝试。当几个孩子走丢时，我发现自己对于别人的呼救无法视而不见。特别是当我认为自己可以提供帮助时。”

“那你帮到忙了吗？”

她笑逐颜开，内心的希望之光显露无疑。“是的，我发现有个小女孩丢了，于是及时解救了她。”

他咧嘴一笑，“感觉很好，对吧？”

那道内心的光越来越强烈。“是的。”她的笑容突然暗淡下来，然后隐去，“后来，又一个小孩被杀了，有人再次怀疑我，接着情况变得很难堪。”

勃兰特点点头，不难想象。一条船沉没之时，其内的老鼠要么团结一致共存亡，要么互相攻击求自保。

她扮了个鬼脸。“尤其是有个警察。他不喜欢通灵异能。我想其他人也或多或少不喜欢通灵异能，但他……他恨我。”她拿起咖啡杯，脸蛋沐浴在杯口冉冉上升的雾气里。

“你就是在担心我可能会发现这些么？”

她嘴角上扬，“是的，有点。如果你和那人聊过，他也许会告诉你所有关于我的负面新闻。”

“说实话，我想我的确和他聊过。”

萨姆心惊胆战，“哦。”她伸手捋了捋额头的卷发，厚重的发辫在阳光下显得沉重又闷热。

“这成问题吗？”他俯身看着她。

她扮个鬼脸，“要是我死了，第一个应该怀疑的就是他。”

勃兰特愣住了，茫然瞪着她，拿着杯子的手还悬在半空，“你是认

真的吗？”

她没有回答，回瞪着他。最后，她深吸一口气说道：“我们最后一次会面很不愉快。”她手指抚过脖子。“尽管他痛恨我，他依然相信我的超能力。只不过他想让我的这些能力仅供他使用。我最终离他而去。是的，我逃之夭夭，然后隐姓埋名。这比让那个混蛋控制我的人生强多了。他还威胁说，如果我告诉任何人他就杀了我。”

“但他是一名警察。”

“只是副警而已。而且他还贩卖毒品。”

他目光越过杯子看向她，“你确信？”

她点点头。

“你是说他很有可能就是那个想把你撞出路面的卡车司机？”

她肩膀低垂，“我不知道。”她几近恸哭，“他对我恨之入骨，而且……”她停了下来，她无法将自己的经历全盘托出。眼泪模糊了她的视线，喉咙则像是灌了铅。她无法相信，过了这么久，这位副警依然具备摧毁自己的能力。毫无疑问，她得放下过去，“我玩消失，是希望他能把我忘记。”

“但是，一旦我打电话给他，他就知道哪里能找到你？”

她再次点头。

他专注地凝视她的脸。萨姆感觉周身燥热，但非由于阳光过强。

他持续搅动杯子，直到萨姆伸过手来停下了他的动作。“走，去买第二杯，这样才有东西可搅。”与此同时，她拿起自己的咖啡杯，轻松感慢慢传遍四肢。她觉得很欣慰，因为有人和她共担重担，也因为她从此不再孤单。

她嘴角泛起微笑。“你还要再来一杯吗？”

“不，要去史蒂夫家的话我们得赶紧出发了。”

勃兰特看了眼手表，“我们往外走吧，路上再聊。”

“好。”她低声回答。

“你会没事的，我们会把这事弄明白。”

他们穿过马路来到他的卡车前。他走到她跟前，帮她打开车门，然后走到另一侧驾驶座那里。虽然已是老旧的礼节，但这个小动作确实让她无比受用。

上车时的情景却大相径庭。她的车小巧玲珑，而他的车则硕大无朋，轮胎很高，但却没有脚踏板。对于六英尺高的他来说恰到好处，而她仅仅五英尺四英寸，她费劲地爬上座位，一阵手忙脚乱，总算关了车门，坐定。勃兰特没有来帮忙，侧过脸看着她，此时正努力憋着笑。

萨姆气喘吁吁，拒绝再看他。

汽车驶过城镇的欢迎牌后，她试图打破沉默，“你认识史蒂夫多久了？”

勃兰特快速瞥她一眼，“至今为止快十年。”

听到这话她挑起了眉毛，“这么久，他和你年龄相仿吗？”

这个问题让他皱起眉头。“我不知道他的年龄。我觉着他大概三十五、六岁。再说了，自我们初次见面以来，他看起来一直那么年轻。”

这种情况下年纪大点反而更好。萨姆希望他经验丰富，能应对通灵体验所带来的种种不适。她需要和某个已经把通灵这事搞得一清二楚的人聊聊。

勃兰特往左打方向盘，驶离高速路。驱车来到乡村。四周静谧无声。路的左边万木吐翠，右边则山峦起伏。风景如画，这倒是出她的意料之外。

“再过几英里就到他那儿了。”

她点头，“他更喜欢离群索居，就像我一样。”

“是的，”勃兰特哼了一声，“史蒂夫很特别。无法用任何语言来形

容他。”

她抿起嘴，思考着这个问题。某种程度上，这种说法同样适用于自己。不过，最好是按兵不动，先搞清这对勃兰特意味着什么。也许，她还能以此了解他对自己的真实想法。

下午3点整

勃兰特最后一次打方向盘，驶入史蒂夫家弯弯曲曲的私人车道。他选了个极其隐蔽的地方隐居。既然勃兰特住得这么近，他有事可以直接来拜访，不必打电话。史蒂夫不喜欢用电话，甚至都有点厌倦社交。

勃兰特注视着萨姆的侧面，她似乎正因事困扰。坐在那儿忧心忡忡，却没有直截了当地问他。典型的萨姆风格。

周围绿树成荫，房屋坐落其中隐约可见。勃兰特把车开到屋后停下。屋子一面由玻璃组成，在阳光照射下，如同钻石切面般闪着银光。其余三面则由原木组成——都是巨型木材。其外种着常青树。苍翠欲滴，超凡脱俗，空气为之振颤。鸟儿在密密匝匝的树叶间时而飞翔，时而隐没，伴着动听的欢歌。

萨姆惊奇不已。勃兰特记起自己第一次来这儿的情形，阳光在玻璃墙上折射出炫目的光。因此他完全明白她的反应。

“准备好了吗？”他迫不及待。把这两位聚到同一间屋子里应该会很有趣。史蒂夫并非热情好客之人。不过，所有女人对于他的反应都各不相同。通过她们的反应。勃兰特可以了解她们是什么类型的女人。

仅仅出于此原因，萨姆和史蒂夫第一次见面时，他也得在场。他需要知道萨姆的反应，需要看到她的内心世界。

下午3点18分

萨姆轻轻关上车门，环顾四周，尝试着把景物牢记在心。这个男人如此幸运，拥有这样的处所，对自己来说简直不敢想象。

勃兰特超前几步路，转身面向她，挑起一边眉毛。“进来吗？”

他们朝前门走去。“他住这儿多久了？”萨姆忍不住问。成荫的绿树让她不由左顾右盼，几个造型独特的木雕，从绿油油的树叶间探出头来。一股浓重的气味混在清新的草木香里。“这儿到处都是形态庞大而又色泽鲜艳的植物，真是难以置信。”

“你要是嗑了药也会这些看到这样子奇怪的花草。”勃兰特对她笑笑。“他这儿种着世界各地的奇花异草。史蒂夫的一切都绝无仅有，难以描述。”

“我也有同感。”萨姆在门前停了下来。门由实木制成，表面磨得油光滑亮，上面雕刻着各种人脸，有的面带微笑，有的沮丧哭泣，然而所有的看起来都栩栩如生。“我的天。”她不知道自己是该祷告还是诅咒，但她不可能无动于衷。目前为止，她所碰到的事都令人震惊不已，虽然让她感到有点不舒服，但也让她陷入了沉思。

“他这个地方相当不错。是吧？”

“岂止是不错，我简直等不及想见见屋主了。”

萨姆未理会勃兰特的侧目。在他敲门时，她充满好奇——逮到机会就问个不停。

“进来。”一个声音从屋内较远处传来。

勃兰特推开门。“嘿，史蒂夫，是我们。”

“嗯，我知道。等我洗漱完毕就过来。”

声音从左端远处传来。萨姆感到自己心灵深处对这个声音似曾相识。她站在门口，目瞪口呆。金灿灿的阳光照得屋内暖洋洋，亮堂堂，光线折射到木地板和天花板上。犹如高光打在墙上的油画，让画面看起来栩栩如生。房内似乎有股超现实的能量。整个屋子看起来就像艺术家的超凡之作。

“嘿，史蒂夫。见到你很高兴。”两人相互拍拍肩膀。勃兰特宽厚的肩膀挡住萨姆的视线。

勃兰特稍微往边上移了移，在他俩之间打着手势，并用轻缓而又

舒适的语调说。“史蒂夫，见过萨姆，萨姆，这是史蒂夫。”

萨姆盯着史蒂夫，心如小鹿乱撞，前所未有的热爱和温暖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史蒂夫注视她的眼睛，嘴角挂着微笑以示欢迎。他的笑又温暖又爱怜，和她在幻象所见如出一辙。也和露易丝车祸现场出现的那个男人一模一样。与此同时，他张开双臂。毫无预兆地，她泪流满面，奔向他的怀抱。他则紧紧将她拥入怀中。

下午3点20分

勃兰特不由自主地张大嘴巴。他失去了思考能力，脑袋一片空白。待在原地，无比震惊。

他从未见过任何一个女人像萨姆一样的反应。从未。

他不动声色地想要搞清他们之间的拥抱属于哪一种。看起来不像恋人，也不是陌生人之间的接触。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他很乐意搞清楚。

打断他们绝无可能。无论如何，这都完全属于个人私事。然而，和他们同处一屋令人不知所措。于是，他走到硕大无比的窗户前，望向窗外。房屋四周数英里地虽杂草丛生，但也和房子一样引人注目。他听到身后的低声谈话，转过身，看到他们亲密无间的笑，觉得不可思议。

他向他们走近了几步，“我想你俩认识？”

两人齐齐看向他，面带惊讶。

萨姆的回答让他惊愕，“什么，不，我们从未见过面。”

下午3点25分

勃兰特向史蒂夫打了下手势，然后面朝她说道：“你们和陌生人打招呼都是这样的吗？”

萨姆感觉脸颊发烫，瞟向史蒂夫，而他正盯着勃兰特。他脸上露

出古怪的神情。老天，史蒂夫本人和在她的幻象里一样仪表堂堂。他模特似的脸上显现出迷人的笑。她转向勃兰特。“哦，是这样。”

勃兰特声音变得沙哑。“是怎样？”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萨姆和史蒂夫。“所以，请和我解释一下。”

萨姆看向史蒂夫，发现他正看着自己。

“继续。”

萨姆低头看地板。发现自己踌躇不定。

她做出决定，抬起头来，发现勃兰特正满面狐疑，一动不动地——盯着她。“记得我告诉过你的车祸吗？露易丝·恩德比的那次。我没有告诉你的部分是：那次幻象中，我看到了一个男人。不是杀手，而是另一位男士……当时，我以为他是死去的露易丝最亲近的人。就像她的丈夫，或关系持久的恋人。至少是这类人。他努力把我……她……从车里救出来，度过了那次灾难。”

她瞟向史蒂夫，他笑容慈祥。“那个男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他脸上充满爱意。他自始至终散发着正能量，像天使一样光辉夺目。”

史蒂夫发出不敢苟同的声音。

萨姆笑笑，继续说道，“我根本无法得知他是谁。不过，所爱之人出现在死亡时刻，来迎接垂死的爱人，这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但是，这家伙之所以让我觉得难以置信，是因为他强大的爱之能量——这种能量引导了我。”

她直视史蒂夫双眼，“那个在我幻象里的男人就是史蒂夫。”

勃兰特蹒跚后退，仿佛遭到一击。“什么？”他瞪向史蒂夫。寻求确认。“那有可能吗？”

萨姆耸耸肩，“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就是发生了。”

史蒂夫回瞪她两人，“对我来说也是头一遭。我从未在我的幻象遭遇过另一位通灵者。”

勃兰特凝视萨姆，“你是说，你在幻象状态下认识史蒂夫。而且，当你看到他时，幻象所带来的感觉如此强烈，以至于你泪流满面，奔向陌生人的怀抱？”他双手叉腰，头侧向一边，难以置信地盯着她。

萨姆知道自己的回答有多重要。他是否相信她所说的话，对自己也同样重要。她讨厌去承认，然而，他的接纳会让她如释重负，她现在想要获得他的尊重。“这比较难以理解，但你得把当时的情形考虑在内。”

“我当时所处的幻象非常可怕，我在一辆不停燃烧的车里，附在垂死的女人体内，史蒂夫出现了——是的，我想再说一遍——就像从天而降的天使。然后他救了我。那时涌现的感情胜过一切。他在乎露易丝。这点我倒不明白。”

她侧眼看向史蒂夫，他正漫不经心地听着。“但对我来说，就好像他爱我，关心我，努力救助附在她身体里的我。”她恳求勃兰特理解。“当我再次见他，便本能地感动流泪。我以为他根本就不存在……他不是真的。然后，他突然就这么活生生出现在我的眼前。”她耸耸肩。“我刚刚那是本能反应。”

勃兰特摇摇头，大力揉着头发。“噢。”

“事情就是这样。”萨姆从他的评论中感觉到一丝满意。可是，她并没有对此情况予以回应。各种疑问泉涌而出，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而她的体能正在急剧减少。“史蒂夫，我可以找个地方坐下吗？”

勃兰特发出一个古怪的声音。她看向他，而他已经接住了她，用手臂环住她的肩膀。“你看起来就快要晕倒了。来这坐。”

史蒂夫走在她两人前面，“你俩先放松一下，我去冲咖啡。看起来我们有很多事要聊。”

第十三章

下午3点45分

斯蒂夫走入厨房，很高兴逃离了那两人的感情纠葛。冲咖啡是个好借口。

萨姆是个有趣的存在。勃兰特看到他俩首次见面时的反应也很有趣。史蒂夫并不认为她是勃兰特喜欢的类型，同时，她也并非自己喜欢的类型——不过她确实有吸引人的方面。在幻象的空间里，她不仅拥有视觉能力，而且能和别人沟通交流，这种能力也令人印象深刻。

他待在厨房，斟上满满一壶咖啡。他倒好三杯后，端到他们的座位边，“谁需要奶油或方糖。”

“不用，黑咖啡就好。谢谢。”萨姆伸出手去拿咖啡杯，双手捂紧杯身，好像她很需要温暖似的。

史蒂夫考虑了片刻，然后坐在他俩之间的一把椅子上。他知道什么位置具备影响力，坐在他俩之间并非他一贯的选择。显而易见，他们之间有着某种复杂的关系。

“萨姆，你总觉得冷吗？”

勃兰特和萨姆齐齐转向他。他微微一笑，“不是什么捉弄人的问题，只是随便问问罢了”

萨姆点头，“是的，我确实总觉得很冷。并且每经历一次幻象，情况会变得更糟。”

“你是否会在某个特定时段觉得尤其冷？”

她把头歪向一边，斯蒂芬捕捉到她认真思考问题时脸上转瞬即逝的表情。这女孩胸襟坦荡，在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里，她只是一位新生儿。他暗暗叹息。她得从他这儿学习更多。一旦她失去了生存能力，情形不容乐观。

她的能力虽强大，但会自由外泄。由于未受到控制，泄出的能量

忽而强大忽而弱小。更糟糕的是，她甚至不知道此等状况。她的能量不断外流，就如同血友病患者的血液不断流失。

她摇摇头，“不，我不这么认为，我一直都觉得冷。”

史蒂夫深深陷进椅子里，询问了一些基本的问题。他首先确认她的生命力。她充满活力。这个女孩是个灵力战士。接着，确认她的光环。此刻她的能量正四下扩散，唯独在靠近勃兰特的方向收敛。很有趣。她不想让勃兰特看到太多。

他暗自笑笑，当他俩都忙于避免看对方时，史蒂夫利用那起伏不定的能量，打开自己的天眼。

他转向萨姆。发现萨姆正盯着他。他大吃一惊，赶紧撤回。萨姆则对他皱起眉头。

“怎么了？”

史蒂夫迅速转换成正常视觉，发现她还盯着自己。这怎么可能？难道她能在两种视觉间随意转换，还是说她根本不知道两者的区别？史蒂夫快速瞟了眼勃兰特，他看起来并未注意到任何情况，于是决定开口询问。

“你能意识到自己在使用天眼吗？”

他的问题似乎让她惊讶，不过，她的回答相当爽快，“是的，两者对我来说区别不大，我可以轻松自如地换来换去。”

这合乎情理，何况他刚刚已经见识过。这让她的技能提升到另一高度。她是一个相当有趣的女人。未经过任何正规训练，却找到自己独特的方式。无人为其指明正误，她却形成了自己专属的方法。这个世界上能轻易转换天眼的通灵者少之又少，史蒂夫用一只手便可数清。

“勃兰特已经告诉过我一些你的幻象。”他伸展完双腿，双脚交叉翘起二郎腿，快速瞟了眼勃兰特，然后目光集中在萨姆身上。“也许，你得把你身上发生的事对我全盘托出。”

萨姆不禁胆怯，盯着自己的咖啡杯。告知他真相并不需要花太多

时间。史蒂夫没有打断她，而是一直等着她讲完，然后问道。

“所以，你不知道是什么触发了这一切？在你处于某种幻象时，你意识不到幻象以外的状况，而且，在夜间你会产生某些特殊的幻觉？”

“是的。同时还有其他奇奇怪怪的幻觉。”她快速告诉史蒂夫，自己认为何时杀手会寻找新的目标，还有见到他的那次车祸。

史蒂夫认真思考她的话。“你希望从我这儿获得什么？”

萨姆脸上表情复杂。看起来既充满希望，又无比困惑，甚至还充满恐惧。

史蒂夫探过身去。她想要什么？

“我想知道你是否能帮助我。”

史蒂夫挪了挪身子，心中非常惊讶。他倒没想到她会这么说。“帮助？何种方式的帮助？”

她瞥向勃兰特。

“嗯。”她再次停顿。似乎在整理自己的思绪。然后脱口说道：“幻象让我身体损伤严重，我的血液大量流失，之前我就骨瘦如柴，现在体重还在减少。我几乎夜夜不能入眠。”她的语速减慢，“我担心那些幻象会要了我的命。”她轻声承认。

史蒂夫不知该说些什么。她的担忧不无道理。“通常情况，幻象在通灵者身上有所体现时，血液的流失量不会多到危险的地步。”

她似乎并未听到这话，此时身体前倾，两眼紧紧盯着他的脸。“还有其他和我状况相似的人？”

“当然有，有人醒来发现自己双手莫名其妙地沾满鲜血。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有可能亲身经历了某些事。”他揉揉太阳穴，“有些人则进入生存与死亡之间的灰色地带，陷入昏迷，他们的昏迷时间取决于在那种状态里徘徊多久。还有一些人因为无法及时回到自己真身而死去。”

他快速瞟了眼勃兰特——对方正静静地倾听着——然后又把目光集中在萨姆身上，“我时常和勃兰特讨论，精神病院里那些遭到错误诊断的患者，他们其实拥有超自然的能力，却连自己都不知道。”

萨姆心头一震，“你说真的？”

勃兰特点点头，“很不幸。”

“控制。”萨姆抓住关键词，“那正是我所需要的能力。我得学会控制我的通灵能力，学会从幻象中走出来。上一次，我成功地设法处在现实和幻境两者之间，不过仅仅持续了一刹那，然后我又迷失了。”

“那就对了，技巧分好几种。不过，没法一蹴而就。需要不断练习。我可以帮助你，不过，你也得自己努力。”

萨姆微笑着，“那太好啦，我自控能力越好，就越能用我的通灵能力帮助更多的人。”

勃兰特首次插话道，“你想利用这些能力做什么？”

一缕红晕从她脖子上漫到脸颊，斯蒂芬注意到勃兰特痴痴的看着她娇羞之态。显而易见，他为之神魂颠倒。

萨姆舔舔嘴唇，史蒂夫几乎笑出声来。而勃兰特看起来似乎正透不过气来。

“我希望能够帮助他人，或者动物。”她告诉他们在宠物医院时，自己在狗身上看到的幻象，“我还不知道能够提供帮助的最好方式是什么。部分原因在于，我不知道自己拥有这种能力，因此不知道可以做什么。我只知道自己不想东躲西藏，不想六神无主。”

有意思。“首先，让我们安排时间，来锻炼你的控制能力。我们将辨别出你的能力属性，你的特长，哪方面需要加强。然后你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勃兰特和萨姆都点点头。

“那太棒了。”勃兰特看了看手表。“我们再过一会而就要走了。”

史蒂夫注意到环绕两人的能量颜色。他们的能量交叉缠绕，亲密

得快要融为一体，却又彼此独立——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阳光长长的触手抚摸着空气，带来暖意。史蒂夫看着阳光正和他们的能量共舞。

萨姆再次开腔，打破他的沉思。“史蒂夫，我可以问问关于看到你的那次幻象么——你在那儿对露易丝做什么？”

史蒂夫笑笑，“她还没结婚时，我就认识她好几年了。等我到达事故现场时，对她来说为时已晚。我所能做的是把她护送到另一个世界。”

“护送？”勃兰特好奇地脱口而出，“你之前提到过。”

萨姆盯着她，“到达另一个世界，走向死亡。”

勃兰特在座位上移了移身子，挑起一边眉毛，静静倾听。

萨姆转向史蒂夫，“对你来说，这事很不寻常吗？”

史蒂夫思考着这个问题。“这事并非每周，或者每月都会发生一次，但是，如果出现任何程度的连接，我通常都知道。”

“你们关系亲密吗？”萨姆面带红晕。“我无意冒犯。但，我在露易丝体内时，感觉到……不同寻常。”

他的回答很有意思，“我爱她，但她不能左右我的人生。”

萨姆点头，好像完全理解他话中之意。也许她确实能理解。

“她在想什么？”他好奇心大起。由于从未体验过和她一样的幻觉。他端详着萨姆的表情，想要找到真相。

“难以描述。我的幻象里充斥着身体的创伤。虽然我的思维和他们的思维有一部分重合，但是，我记不住全部。我们双方都更加关心那台没有反应的车，接着是车子遭到撞击，起火了……接下来你都知道。”萨姆摊开双手，“这就是我在你之前看到的所有情形。至于我的想法。我不确定你在和谁说话——露易丝，还是我。”她等着他的回答。

他皱眉。“主要是露易丝，我想救她，把她从车内拉出来。直到最

后，我才和你说话，因为，那时是你在延续她的生命。”

萨姆眼中流露出了解的眼神。“这就可以理解了。”她把头歪向一边，“你知道她是怎么死的吗？”

“她遭遇交通事故。她所开的车在爱默生交叉口处驶离高速公路。”

“你知道那些？”勃兰特摇着头。

“当然，我能获悉她的记忆，人在死亡的前一刻会回顾自己的一生。”他看了萨姆一眼，“你没看到那部分？”

她摇头，“没有，我碰到的总是暴力死亡事件。而且历时很短。”她坐直身子。“你能看出她的车驶下悬崖的原因吗？”

史蒂夫盯着萨姆的眼光几乎让她颤抖，“不能，我之后才到的。你呢？”

“我只知道她的刹车失灵了。因为她一直用力踩着刹车。”她耸耸肩。“然后她冲出了路面。”

“你在幻象里感觉到什么？”

萨姆不安地动了动，“通常是暴力场面，近期是谋杀案。”

斯蒂芬留心观察她。“你认为露易丝是被谋杀的？”

“我觉得是的。”

他皱起眉头。“你在车祸现场察觉到了同一个杀手？”

“我不知道，只是这么认为，车上有他的能量。”

“在她死亡的时候？”

“在那之前。”萨姆搓着双手以取暖。“不，在我们越过悬崖时，我想我看到了他的能量特征，一旦车辆坠毁爆炸后，我就什么都看不到了，除了火光和接下来出现的你。”

“那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勃兰特突然插嘴道。他坐在座位边缘。“我不明白能量特征这种东西。”

斯蒂夫解释道，“在你接触某物时，会留下些许能量。”

“这些能量有的会快速消散，有的则久久徘徊不去，这取决于接触此物的人所拥有的能量，也取决于接触的时间长短。”

勃兰特猛摇了摇头，敦促他们继续往下说。“这对我来说并不意味着什么，你是说那家伙是车主，或是司机？或者，只是在车内待了一小会。”

萨姆和史蒂夫一齐摇头。

史蒂夫回答道：“事情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在这场事故中我无法说出很多关于他的能量信息。短短的时间里，我只能辨认出是他的能量。但对我来说，那意味着他与露易丝的死脱不了干系。”她向勃兰特皱了皱鼻子。“至于作案方式和动机，我想那是你的工作。”

“但是，现场没有留下什么可调查的线索。车子被烧成了焦炭。”

下午4点45分

勃兰特和萨姆驱车前往帕克斯维尔市，一路几乎无话。勃兰特心里充满无数问题，需要好好思考。况且，他仅能猜测萨姆的所思所想。她已经和斯蒂夫商定四天后再次会面，在此期间，她得做功课。

另一方面，他有日常公务要执行。他驱车驶向停车场，停在她的货车后方。他的另一重要任务是确认有关露易丝·恩德比的案件报告。史蒂夫虽然尚未证实她的刹车油管是否已被切断，但他觉得她完全可能是遭到了谋害。

“你没事吧？”

她点点头。“没事，我很好。我已经很久没感觉这么好了。”她拿起手提袋。“其实，我得回家，把所学到的技能全部回顾一遍。”她转身离开。“谢谢你搭了我一程。”

她打开车门，跳下车。“我稍后再和你聊，再次感谢。”

他绕过车子站在她身旁。“你饿吗？想找个地方吃饭吗？”

萨姆停下动作，认真考虑他的提议。“你知道，我想今晚我更想独处。我现在脑子很乱，我需要时间消化所有事情。”

勃兰特点点头。“也许下次？”

“谢谢，下次吧。”

勃兰特不知是否该挽留她。他能理解她今晚需要独处。然而他却不想独自一人。不过，她一整天所经历的事已经够多了。可他不能就这样让她离开，他还有话要说。“我明天可以带些东西到你那儿去。你意下如何？”

萨姆转身看他，面带惊讶。“那太好了，谢谢你。”

“很好，等我把事情安排好就给你打电话。”他走向自己的卡车。“记住……”他边说边皱眉。“学聪明点，保持警惕。那个杀手还在四处寻找目标。”

“我怎能忘记？”她对他皱起眉头。“我是唯一熟悉内情的人，记得吧？”

“说到这，如果你想起任何新线索，请告诉我。好吗？”

“没问题。”

萨姆调转车头，驶出停车场，往家的方向开去。

勃兰特看着她离开，几分钟后也开车回家。他在家和在办公室里一样，都可以再次获取相关信息。

他进入房间，关上前门时，房内发出一声空洞的回响。今天要是能够来瓶冰啤和一份四分熟的牛排就完美了——糟糕的是这两样他屋里都没有。等他洗完澡时，咖啡已经冲好，他决定来一大块火腿，再加上奶酪蛋卷配煎土豆。这些菜简单易做，而且不耗时间。

勃兰特端着一盘热气腾腾的食物，打开电视。他饥肠辘辘，肚子一阵咕咕叫，于是一边听着当地新闻，一边狼吞虎咽。

“警方发布一则消息，请求公众协助识别戒指的主人。”

电视屏幕闪现出戒指的草图，那戒指呈四叶草造型，其上有一颗

宝石遗失。勃兰特猛地跳了起来。“搞什么鬼？”

为了看个究竟，他绕过咖啡桌。毫无疑问，那图是他画的。他紧张得汗毛都竖了起来。媒体是怎么拿到这张草图的？播音员说警方寻求帮助云云。这张图纸肯定由警局提供，而且来自他所在的科室，但并非由他所提供。

凭心而论，勃兰特把那些知道戒指的人一个个在头脑里过了一遍。基本上人人皆有可疑。他在会议上出示过戒指的图片，并说它很可能和自己正在追查的杀手有关。天知道他已经竭尽所能去确认戒指的主人。

“该死。”他在客厅里踱来踱去，苦思冥想。

他无法相信有人超前一步抓住先机。显而易见，那只能是警长——或警队中的一员。但是为什么？这事甚至尚未立案。萨姆提供的信息只是一种提示。况且，仅此而已。其他人甚至不愿信她。该死。这可能会损害警局的名声，还可能把他带入水深火热之中。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获得通灵者的帮助。如果所提供的信息没有任何好处，那么人们都会严厉指责那个通灵者以及那个相信她的傻瓜。

老天，萨曼莎怎么办？他的心几乎停止跳动。不，理智让他的头脑冷静下来。不，她绝对不可能因此而暴露。他松一口气，心跳恢复正常。这事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如果萨姆所说正确，那么，当杀手看到这则新闻时，会对警方如何得知此消息琢磨不透。他要么一笑置之，要么进入疯狂作案的状态。

一切都不得而知。

晚上8点05分

这则晚间新闻也让另一位男人心跳加速，他此时正独处寓所，享受着夜晚的清闲。

“美好的生活。”比尔走向冰箱，拿出一瓶冰啤，高举在空中，仰着头喝了好一会儿。电视的声音从另一间房传来，他隐约听到警方寻求帮助，于是走到看得到电视的地方。

“搞什么鬼……”这位高高瘦瘦的男子身体前倾，把酒瓶摔在表面粗糙的木桌上，桌子旁是他制作的二战机场模型。他凝视着电视屏幕上的草图。

不可能，完全不可能。他们怎么知道戒指？他怒视着戴在左手的戒指，这长久以来都是他的幸运戒。他甚至忘了自己还戴着它。他愤怒不已，脱下这惹是生非的东西，扔向远处的墙。

为什么有人要找他的戒指？他用手背擦擦嘴。他们知道了什么？他们是否已经将这个戒指和他杀的那些女子联系到一起？不，他思来想去。任何人都不会想到这些。如果想到这点，那么警察就会找上门来。那么还有谁要找这枚戒指呢？而且他总是戴着手套，他们不可能用摄像头捕捉到戒指的图片。

他心烦意乱，无精打采地缩在沙发里。新闻播音员的声音持续不断的传来。他漏掉什么细节？会不会忘记了什么？

该死的。不，绝对不可能有人知道。他并未出错。

他心情沮丧，喝着冰啤，回顾自己最近的行动。然后摇头，心情渐佳。他并未漏掉任何细节。

除非，最后一个女人幸免于死。

他焦躁不安，猛地站起身。绝无可能，这点他非常确定。在他离开时，她身体已经变冷。她必死无疑。只是她的死亡报道尚未出来。

问题是任何人都可能看到过戒指。从他记事起，就一直带着这枚戒指。总会有人在某处注意到它。他认真思考对策。首先，需要确认那女人已经死亡，接着找个外观相似的戒指戴上，以混淆视听，糊弄那些以为他就是警方寻找目标的人。这样，等他们再次确认后，就会以为是自己记错了。最后——他需要做的是，离开前必须确认受害者已经死亡。

6月19日，上午9点35分

萨姆终于安安稳稳睡了一觉。没有噩梦，没有幻象，唯有睡眠。史蒂夫布置的功课很有帮助。躺在床上，几天以来第一次感觉获得休

息。她侧过身，蜷起身子，深深埋入毯子里，轻松感传遍全身。

要不是动物们正等着，她才不要急着起床。再说，独自一人生活的话她也懒于打理房间。

萨姆轻松自在地进行着起床后的日常事务。及时赶到厨房喂狗，以免它们等得不耐烦。斗士吃完站在门前，萨姆打开门走出去，站在露台上。斗士迈动僵硬的步伐走入一片树林。她警觉地盯着他生硬而费力的步姿。

正当她悠闲自得地喝着早茶时，两条狗喧闹不已。萨姆皱起了眉。斗士叫声嘶哑，几乎介于咆哮和吼叫之间。它很久没有这样子叫过了。

她朝门走去，听到车声。突然之间，精神紧绷。她很少有客人。但是，就在最近，任何汽车靠近的声音都可以让她神经紧张。当她认出是普赖斯·库尔深的车后，便放松下来。

房租几个星期后到期，而她的房东每月过来检查一次。

“早上好，你今天好吗？”她敞开大门请他到屋里来。每次他来，她都如此，而他每次都不会进入。他那代代相传的规矩让他觉得，一位已婚男人不适合进入一位单身女子的屋子。

“我妻子让我带来一条面包和一些饼干给你。”他脸上堆起层层褶子。“当然，还想确认你是否安好。”

“当然，我很好。”萨姆轻松自在地靠着门廊。老天，她变得如此善骗，这是多么令人忧伤。

老人瞟向她，厚重的眼皮下闪着智慧的光芒，“这儿与世隔绝，你不担心有闯入者吗？”

萨姆猛摇头，急于消除他的疑虑。“不会，我觉得生活在郊外的乡村非常舒适。”

他把粗糙的手掌插入牛仔裤口袋。“也许吧，只不过，如今的世道不同于几十年前，外面有不少坏人。”

“一直都如此，只是由于现在通信系统更加精良，因此我们能听到

更多案件方面的信息。”

“是的，千真万确。就在昨晚，新闻上说警方在寻找一个外形奇特的戒指的主人。”他转身看向平静的湖面，“我妻子说，那看起来像是魔鬼的戒指，戒指上有一条扭动身子穿过花园的蛇。”

“一枚戒指？”

“是的，你这没电视，所以还没听到这则消息。”

萨姆心生寒意。“他们说警方要找这家伙？”

“他们只是在找戒指的所有者，以便和他谈谈。”

寒意传遍四肢，几乎让她麻木，萨姆摇摇头。“这很可能不是什么大事。”

他抽出一只手，摸摸耳朵周围的白色绒毛，“唉，我也是这么和我的妻子说的，但她还是很担心。”

这是他到访的原因，这对夫妻关心她。异于寻常的暖流流过她心田。这种感觉从未有过，她反复回味这种感觉。有人切切实实关心她，甚至在为她担心。而且他并不了解她。

她困惑不解地摇摇头，“你真的不进来喝杯茶吗？你可以在屋里告诉我事情始末。”

普赖斯摇头。“不，不，我答应过玛丽，只在这里呆上几分钟。”他转过身，指着斗士，“我不知道你有看门狗。玛丽如果知道你有这只狗，就不会那么担心了。”

听到这话，萨姆撇撇嘴。“我不知道他能帮我多少。他之所以在我家，是因为正处于术后恢复期，需要待在家里愈合伤口，恢复体力。”

老人目光炯炯，“他危险吗？”他脸色一变“真不希望危险的动物生活在这，它太老了，老到不易恢复。”他盯着狗。“或许更仁慈的方式是一枪了结他的生命。”

萨姆无意生气，她完全理解他那旧式的思维。毕竟，他的说法和

兽医所说并无二致。“不，他受过虐待，且遭到车祸。之后才搬过来和我一起生活，伤口正在慢慢愈合。我认为他并不危险。”她忍不住十指交叉相握。“对于任何想要闯入的人来说，他都有很好的威慑作用。我认为他是训练有素的看门狗。至少警察是这么和我说的。”

老人肩膀稍微放松。“那就好。如果兽医和警察都那么说，那么他应该没事。”他点点头，似乎感到满意。“听到这消息，玛丽应该会高兴。”

过一会儿，萨姆手里拿着手机，看到他的卡车开上山坡。我的天。戒指已经上了电视，毫无疑问，并非同一枚戒指？为什么索瑟兰侦探要那么做？新闻还说了什么？事情进展到了这个地步，她不知道该作何反应。

“你好。”

“你好，勃兰特，我是萨姆。你有给媒体透露过一张戒指的草图吗？”电话那头沉默良久。“我没有，没有，肯定是警局里的某个同事。我也是看了昨晚的电视新闻才知道。”

“告诉你戒指的事只是想要提供帮助——我不希望向媒体公开。我感到相当诧异。”她深吸一口气。“问题是，我真不希望自己的姓名暴露。我谨小慎微地在这儿开始新生活。我不介意提供帮助，但我更愿意在私下相助。”

“完全理解，我会确保你的名字不被提及。我不知道是谁和媒体联系的，但我会把他揪出来。”他的声音充满力量和决心，让她稍有安慰。

萨姆挂上电话，准备去工作。她快速梳理头发，照照镜子，确保脸洗干净。然后抓起钥匙，钱包，前往工作地点。

她无法让紧张不安的内心完全平复。为什么她从未想到警局可能把她提供的信息公之于众？为什么她从未考虑自己身份暴露的风险。

为什么等她领悟过来时，想要改变主意却为时已晚？

第十四章

上午10点10分

勃兰特双腿叉开站得笔挺，双手背在身后。怎么回事？他努力忍住闭上嘴没有说话。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约翰森队长刚传唤他到办公室，毫不留情地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

“长官？我可以插一句话么？”勃兰特想要打断队长的大喊大叫，但他还是怒气冲冲说个不停。勃兰特略微放松了下身子，将双手插入牛仔裤袋。他看到椅子上堆满了文件。边上还有一个空椅子——但队长并没有示意他坐下。

“勃兰特？勃兰特，你在听我说话吗？”

他叫第一声时，勃兰特仔细端详着对面这人。叫到第二声时，他扬起了一道眉毛，“那你准备听我说么？”

“见鬼。”约翰森队长喘着粗气，揉了揉太阳穴。他拿起咖啡杯，对勃兰特怒目而视。“好吧，和我说说。你他妈到底在想什么？”队长脸涨得通红，声音又抬高了。

勃兰特伸出手，让他不要急慢点说。“这事不是我做的。”他缓慢又清晰地解释。“我没有把那张图交给媒体。”

队长态度冷冰冰地收了口，一脸严肃，眼睛死死盯着勃兰特。“什么？”他咆哮着，“不是你的话还有谁？”

“我不知道。”勃兰特承认，“我正打算问你呢。”

“为什么？”约翰森队长问道，“我怎么会知道。你有什么想法吗？凭什么说不是你干的呢？”

勃兰特盯着他的上司，“说话之前要有凭有据。”

“这还不够。”约翰森一拳打到他桌上，“告诉我你知道的一切——现在马上！”

他能说什么呢？勃兰特耸了耸肩，“我什么都不知道，长官。我在昨天的报告会上展示了图片，在场的每一位都看到了，而且其中任何一位都可能将这张图拿给别人看。”

“那你想想队里有谁可能干出这件事。”队长对他怒目而视，等着他继续往下说。

勃兰特不想回答，“这就是困扰我的地方。如果有人想要帮忙的话，那么你会觉得我应该也参与了他们的计划，但这恰恰说明了事实上有人想要陷害我，毁我名声。”

队长看着他的桌子，眉头紧锁。

勃兰特又补上一点，“或者让我们部门名誉受损。”他顿了顿，仔细忖度着接下来要说的话。“我告诉你。凯文对我把萨姆牵扯进来这件事很不满，但他看起来对部门荣誉很重视。而狄龙几乎不怎么和我讲话，除了昨天他过来和我谈那枚戒指。要真是他做的，或许他以为是在帮我忙。”他又耸了耸肩，“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没什么意义。”

“你把图片给狄龙了？”

“他自己拿着复印件来我办公室找我的。”勃兰特澄清道，“我只知道我没有把图片交给媒体。”

“所以是其他人干的。”约翰森队长把弄着手中的笔，苦苦思索着，“那么多人人都可以拿到那幅草图，任何人都可能把它泄出去。”

“我昨天确实把它传真给两家珠宝店，向他们询问是否认得那个戒指设计。媒体也有可能从他们那里拿到线索。”他越想越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大，“只是他们说警方在寻求帮助。”

队长拿起电话听筒，“狄龙，请来我办公室一趟。”

勃兰特起身，“长官，在我们指责任何人之前，我想要打电话给那几家珠宝店。”

“当然，但我想知道他对这场混乱的看法。”

“那我想先离开，这样他就不会怀疑是我指出他的。”

勃兰特转身走到门边，“事实上，每个人都有嫌疑。”他若有所思地暗示道。

“我知道怎么做，谢谢你。”

敞开的门上响起了敲门声。

勃兰特转身看到狄龙就站在门口等着。他笑了笑，“嘿，狄龙。到你了。”他向约翰森队长点点头，走了出去。“如果没其他什么事我就去工作了，长官？”不等他回答，勃兰特就走了出去。他回到自己办公桌边，觉得自己勉强逃过了一劫。

一到那里，勃兰特就从桌上堆得高高的档案中抽出两份。他尝试将注意力集中在文件上，但思绪却纷繁杂乱。他不断想起那篇新闻报道及幕后的操纵者。会是谁干的呢？

然而这案子本身也亟待关注。他拿起电话听筒，继续给单子上列出的珠宝店打电话。

上午10点半

刚才真是太险了。队长是怎么想到他的名字的——怎么这么快就想到他了呢？他下意识地四处张望，看看有谁也在看着自己。但似乎没有人在关注。他倒了一杯咖啡走到桌边。约翰森队长并不知情，所以或许他怀疑着每一个人。狄龙咧嘴一笑。好在他装得一脸坦然。

再说了，有什么大不了的。有人看到那张愚蠢的草图又怎么样。毕竟，最重要的是要进一步了解那枚戒指。谁在意媒体是否向大众寻求信息。这或多或少是指挥机制的问题。队长大为恼火，因为他还蒙在鼓里。狄龙得意地笑了。是时候有人灭一灭他的威风了，那老家伙是个控制狂。

这部门现在又有什么进展呢？真是个笑话。天，一个通灵者。她就是个笑话。她那双眼让她看起来就像是厌食症患者，她一到这儿就会被撵出去的。

他不得不承认，这给了他机会提升自己在这里的名声。虽然他不知道那会以怎样的形式显现，但还是想要物尽其用。

还有勃兰特。大家都知道他在这儿只是短期逗留。但狄龙不这么想。勃兰特有不可告人的计划。狄龙对此表示尊重。他自己也有秘密的打算。但他很好奇勃兰特到底在酝酿什么，勃兰特已经和约翰森队长私下见过好几回了。

他的计划可能牵涉到通灵者。且不论她有什么用，勃兰特似乎对她挺感兴趣。这不合情理。除非他是出于同情才和那个可怜的女人上床。狄龙扑哧一笑。但她或许还是可以提供一点信息，不然勃兰特不会为她浪费时间。狄龙迅速从左侧的抽屉里拿出一本笔记，写下一些他目前找到的关于她的资料。

他知道的不多，只有从凯文团队那里道听途说来的细枝末节。亚当知道的不少，当然还有办公室里的那些小道消息来源。这消息几天前就传开了。在警局这种地方，那消息通常是准确而值得信赖的。但这仅仅是个开始。要不了多久他就会查出她的历史和所有剩下的一切。要不了多久。

那么从哪里开始入手呢？他得先密切监视她。

上午10点35分。

勃兰特接下来的一整天都在忙着完成各种任务，他已经打了好几个电话给医院和太平间，查找是否有任何年龄性别相符的人因用药过量或自杀丧命。他找到了一位可能对的上号的受害者——那女人还在波特兰综合医院昏迷不醒。他要求医生及时通知自己那女人的病情，然后继续打电话。

市里的停尸间提供了第二位可能对的上号的受害者。这一位目前几乎没有什么文件资料，她刚刚被送到那，还需要验尸来确认死因。他要求他们一旦有任何消息就及时通知他。

勃兰特皱起了眉。多亏了萨姆，他很清楚罪案的发生时间。说到萨姆，他很难解释自己对萨姆的兴趣。她已经完全占据了他的心田，他的思维，他的情绪，并且让他心底某个自己都尚未意识到的地方隐作痛。她让他对更好的时光，对幸福、快乐的生活充满渴望。

和她在一起简直会上瘾。他喜欢和她在一起的感觉，每次离开时

都会感到丝丝难过。待他思路清晰起来后，他又很疑惑为什么自己不断想起这些。但其实他内心早已明了，打从一开始他就被她深深吸引了。他从来不会一味追求性刺激，他早就度过青春期荷尔蒙旺盛的阶段了。他当然不是在找一个终身伴侣，然后住在木栅栏围着的白色小屋里过着安稳的生活，按照惯例养两三个孩子，就像他的许多朋友那样。

当他被什么东西深深吸引住的时候，通常会顺其自然，追随自己的内心。这一次他在前进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但他仍然会排除万难往前走。

勃兰特坐在电脑前，看了下表。他五点钟有一个约会，现在还有几分钟时间。

下午5点25分

太阳缓缓落山了，金色的阳光把湖面照得水光潋滟。萨姆将头歪在一边，头部越发剧烈的疼痛让她龇牙咧嘴。太阳光线一闪而过，投入水底后便消失无踪。大自然将自己最美好的一面毫无保留展现在她面前。她精疲力尽，四肢麻木地躺着。她仍旧穿着牛仔裤和T恤，因为今天下午她没有力气去游泳。

对喜欢独处的她而言，最近她一直身在人群中，她得格外警惕，保持注意力集中。

动物们能给她带来宽慰，因为他们散发着宁静祥和的能量气场。

而人类则往往感情用事，他们的能量场往往反复无常，让人痛苦不堪。那些强烈的情感带来的冲击尤为强大，使她备受伤害。愉悦，轻松的情绪更容易接受，但当人们怒火攻心，心烦气躁，悲痛凄凉，甚至欣喜若狂时，他们会爆发出强大的能量波动。对萨姆来说，这些波动像一堵实心墙一样打击挤压着她。

当她疲惫时，这一切对她的影响会更明显。在这些时候，自己的防备会被解除，同时她的天赋也会提升，因为约束天赋的能力变弱了。她的能量不但向外释放，同时也在体内膨胀。

在兽医院的工作使她得以建立起保护式的屏障——这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动物及其能量。史蒂夫已经给她提示，告诉她如何将能量释放出去。她应该对自己目前的进步感到满意，但她太过疲惫，以至于周身麻木，只能感觉到剧烈的头痛。

今天也不好过。她一到家，喂完狗就花光了她所有的力气。她抓起一块奶酪和一只苹果，走到船埠边。她吃完一点点东西，在温暖的阳光下进入了梦乡。

一辆车咆哮着从山上直奔下来。摩西抬起了头，虽然没有狂吠，但仍然有些警惕。

萨姆警觉起来。

迷迷糊糊地，她看到勃兰特的货车驶入视线。她心脏加速跳动起来。她差点都忘了，他说过要给她看什么东西，然后一起吃晚饭。

萨姆翻过身，趴在地面上。太阳穴剧烈的跳动让她疼得咧起了嘴。她闭上眼，与痛苦做着斗争。头痛给她的健康造成很大困扰，但她从未去看过医生。她嘴唇一阵抽搐，想象自己尝试和当地一位医学博士解释自己的情况。她不由一个激灵。

萨姆呻吟地站了起来，疼痛像大锤子一样击打着她的头部，她不得不停下来做个深呼吸。“哦，天呐。”她轻声对着空气自言自语道，“这头疼的真不是时候。”

萨姆慢慢走到小屋边。

“晚上好。”勃兰特带着一个巨大的棕色袋子走向她。

萨姆点点头，希望她右太阳穴的疼痛能有所减轻。中国菜？她肚子咕咕叫了起来。苹果和奶酪才刚进肚没多久，但那食物闻起来很美味。要是那疼痛能不再折磨她就好了。

“你没事吧？”

她憔悴地笑了笑。“只是头痛而已。没事的。”她看着他手里提着的袋子，“这闻起来像是中国菜。”

勃兰特眯着眼端详着她的脸。“我找到了一家新的餐馆。我们到屋

里去吧，这样你可以找个地方坐下。我找一些盘子盛食物。”他们往屋里走时他又补上一句，“我还带了些图片给你看。”

萨姆的兴趣突然被勾起，又瞬间被压了下去。她艰难地爬上楼梯，引他走入屋内。尽管她不喜欢药，但还是服了一颗止痛药，瘫倒在沙发上，让勃兰特准备食物。

她闭上眼。拆包装纸的沙沙声音，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还有食物的芳香让她肚子咕噜咕噜直叫。她希望他点了自己的最爱——鸡丁炒面。

“萨姆，坐下来吃吧。吃点东西你就会舒服点的。”

她睁开眼，看着勃兰特端过一个盘子。她把盘子放在两个长椅间的桌子上。勃兰特坐在她对面。他给她的盘子盛满了酱汁面，鸡肉和美味的清脆时蔬。她能吃掉一半就算好的了。热腾腾的蒸汽冒起，慢慢抚平她的伤痛。她吃了几口，开心地哼了起来。

“我喜欢中国菜。谢谢你。”

他微微一笑，仍旧眼睛一眨不眨盯着她。“不客气。”两人又沉默了一会，只听到享受食物的声音，他又问了一个问题，“你确定自己没事么？你看上去有点苍白。”

萨姆轻轻点头，她嘴里塞满了食物，说不了话。“嗯，有时候我头痛很严重。”他刚说的没错，现在她觉得好点儿了。尽管疼痛还没完全消退，但已经缓解一点了。为了转换话题，她向桌子那一头的图片点了点头。“那是什么？”

他翻着那些图片，把它们摊开。

四种不同的蟒蛇与四叶草设计图案展现在她面前。很有趣。她身子前倾研究着它们。

过了几分钟，勃兰特换了个姿势。“怎么样？”

“嗯……”

“什么意思？”

萨姆抬头看他，“它们和我看到的那个很相似，但又不完全一致。”

“你怎么分辨得出来？”勃兰特前倾，将文件往她那里推了推，“它们看起来都差不多。”

她又吃了一口面。

“很像，但又不完全一样。左边那个，蛇是缠绕在单片叶子表层，而不是四叶草。右边那个，你不能分辨出那是蛇还是绳子，或是别的什么东西。”

勃兰特摇了摇头，把图片收了起来。

她点点头，于是他把图片堆在一起。“你还有经历过别的幻象么？或看到其他什么东西？”

“目前为止没有。”

他们又埋头吃了几分钟，默默沉思着。萨姆嘴角下垂，闭上了眼。天，她累坏了。她放下还剩一半的盘子。

“你确定不能再吃一点吗？”

她摇了摇头，依旧闭着眼，“对不起，我头很痛。让我再闭一会眼。”

“没问题。你躺下来休息会吧。我来清理这些。”

萨姆连回答的力气都没有了。她吃饱喝足，带着浓浓倦意沉沉睡去。

第十五章

晚上10点05分

勃兰特洗完碗筷，坐在萨姆对面的沙发上。现在怎么办？他该让她独自一人入睡吗？自己怎么这么犹豫不决，太奇怪了。他凝视着她，不得不承认，待在这照看她的想法占了上风。他瞟了眼堆在地板上的毯子，然后拿起一条盖在萨姆身上。

她的个性有野性的方面，倒不是说她无拘无束，自由任性，也许用未受教化和不合群来形容比较贴切。她在人群中会觉得尴尬，亲密关系也让她紧张不安，而且她讨厌与人正面冲突——当然，如果事关重大，她也不会轻易选择逃离，而会坚定自己的立场。

如今，她正竭尽全力改善生活，但是究竟发生过什么让她如此消沉？这和她与那位副警的最后一次见面有关吗？他皱起了眉头。难道很久以前的那次车祸让她花光了积蓄，还是让她失去了工作能力？环视房间内部，他怀疑她是否有保险。这儿处处表明主人囊中羞涩。事实上，她已陷入贫困，她穿的都是从二手货商店买来的大码衣服，那衣服都能够装下一个彪形大汉了。

她需要一位看护人，来保障她的饮食和睡眠。如果没有合适人选，那么，他也许需要担负起这种责任。他竟然有这样的想法：可见他在这段感情里陷得有多深。几周前，他就想到要照顾像她这样的人。这很愚蠢。因为他自己也需要一夜好眠。他得回家躺在自己的床上，而不是在这里照顾她。不过时间尚早，况且他刚来时，她看起来有气无力的。多待会儿并非难事。

摩西睡在萨姆前面的地板上，而斗士坐在沙发的另一头守着萨姆，同时警惕地盯着他。

勃兰特凝视着窗外黑黝黝的夜。过了一会儿，他闭上眼睛，身心俱疲，困惑不已，无力思考自己为何要待在这里。

一个低沉的怪声吵醒了他。

勃兰特转过头，脖子上剧烈的疼痛让他不由呻吟起来。“老天，我做了什么？”他扭动头部，身体前倾，试图记起自己身处何方。一个低沉压抑的哭泣声从沙发传来。他猛地坐起，完全清醒过来。

萨姆猝然伸直双腿，拱起背，张开嘴巴，脸颊和脖子上的肌肉因用力拉扯都变形了，她在无声地尖叫。

勃兰特脖子上的汗毛根根竖起。

萨姆肌肉痉挛，后背弓得更紧了。

勃兰特想要把她从噩梦中拉回，但伸出的手却犹豫不决，在距她肩膀一英寸处停下。史蒂夫曾不止一次告诫过他，不要在别人的幻觉状态下触碰对方。但是，他怎能知道她是进入幻象还是做了噩梦呢？

萨姆突然崩溃了。她的腿以古怪的方式伸展开，呼吸变得平稳，速度也更加均匀，然后慢慢恢复到正常节奏。

就在他以为她没事时，萨姆脸部肌肉扭曲，双目圆瞪，眼球呈现混浊的玻璃体状。勃兰特弯下腰，直直凝视她的眼睛。

“萨姆，”他低声耳语。“萨姆，醒醒。”

萨姆再次拱起背，然后突然不断抽搐起来，好像受到了什么隐形物体攻击。

老天。勃兰特倒退一步，凝视着她。寒意蔓延至全身。到底怎么回事？他仔细查看她的脸，不放过任何细微变化和微小的表情——她的灵魂显然并未在此，也许正处于幻象中观看着什么，经历某些勃兰特无法经历的事。勃兰特从未看到任何人有过此等噩梦，也不确定自己是否想要体验这样的经历。

他看了眼手表。凌晨2点30分。他之前肯定是睡着了，但可以确定只眯了几分钟。

萨姆的肚子发出咕咕的声音，背部再度拱起，接着又拱了两次，然后是一阵颤抖，突然回复平静。勃兰特看着这一切，惊慌失措。毯子上出现了几处切口，他伸出手，粗糙的羊毛毯滑过他的手指。他为她盖上毛毯，发现毛毯虽然陈旧却还完整。由于毛毯笨重地盖在她身

上，让他无法看到全貌，但可看到厚厚的面料上出现了几处割痕。

他惊讶得下巴快掉下来。越来越多的切口出现在毯子上，他身体前倾，胆战心惊，双手颤抖。这怎么可能。他的理智告诉自己这绝无可能。但是目光却无法从眼前景象挪开。接着，她的腹部也出现刀口。不可能。他靠得更近，胃酸上涌，难受地坐了下来。

血液从她腹部的新伤口慢慢渗出。绝不可能。勃兰特惊恐万分地坐着，看着血液从萨姆身上十几处的刀伤处缓缓流出，染红了盖在她身上的毯子。她受伤了吗？应该不会——刀伤才刚刚出现。但四周空空荡荡，没什么可能对她造成伤害。

斗士来到沙发上，从喉咙深处发出一阵呜咽声。

“放松，孩子，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勃兰特发现自己的双手颤抖不已，这不足为奇。他双臂甚至也开始无意识地哆嗦起来。老天，没人会相信这些。见鬼，他自己甚至都无法相信——即便此事就发生在他眼前。

他扫了眼地板上的另一条毛毯，俯下身，把毯子抖开，就在他想把毛毯盖到她身上时，史蒂夫的忠告再次浮现心头：如果通灵者处于幻觉状态，绝对不要去触碰。

毛毯掉落到地面上。他不知道盖毯子算不算得上触碰，但决定不去以身试法。突然冒出的想法让他震惊。没人会信他，正如没人会信萨姆一样。哦，老天。他的胃部搅在一起，胆汁涌到了喉咙口，他恶心得都要吐了。这就是她的感受吗？

他呆呆地看着血液不停往下滴，在她身旁的毛毯顶部汇聚成一小滩，她脸色惨白，呈乳白色。他的神经再次紧绷。见鬼。他想叫救护车，但应该怎么陈述缘由呢？他知道理智上没法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但是，如果任其一直流下去，那么他可能眼睁睁看着她死。见鬼。他举棋不定，束手无策。

斗士把鼻子凑近萨姆，嗅到了血腥味，不断呜咽着。

勃兰特抓起手机。史蒂夫，该死的。请千万在家。

“你好？”一个睡得迷迷糊糊的粗重声音对他咆哮道。

“哦，谢天谢地。史蒂夫，我是勃兰特。”

“勃兰特。”电话那头传来低沉的咳嗽声，对方清了清嗓子。“怎么了？”

“萨姆出事了。”

“萨姆？怎么了？”他的声音变得严肃认真。

“我遇到麻烦了。”

“发现什么新状况了？”

“不，我现在就在她身边，她仿佛陷入了幻象。”

“然后呢？”

“史蒂夫，我长这么大已经经历过许许多多的事，但我从未见过此等情景。它现在就在我眼前上演。”勃兰特深吸一口气，声调稍微平稳。“她身上盖着的毛毯上出现了许多割痕，还有血迹。哦，我的天，她流了那么多血，滴得地板上到处都是。”勃兰特呼吸急促。“这里没有武器，也没有任何其他人，但却不断有刀痕凭空出现。”

“但她还处在幻觉状态？”

“没错，似乎她正经历着其他人所遭受的袭击。我看着她时，她背部弓起，好像被人捅了。然后，她身上盖着的毛毯出现割痕。就几秒钟时间，她开始流血，血都滴到地板上了。老天，史蒂夫。”勃兰特弯腰，把手指浸入那滩血里。然后用拇指搓搓手指上的液体。“血液是真实的，闻起来真实，感觉也很真实。”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她怎样才能从这种状况下存活？”勃兰特需要史蒂夫的保证。但史蒂夫并未做出保证，这让他更加紧张不安。

“她还有呼吸吗？”

勃兰特听到这话，心跳加速，俯身看向萨姆。“老天，她最好还有

呼吸。”他眼光落到她的胸部，查看是否有起伏。尚有，不过十分微弱。接着他把手指放到她鼻孔前。还好，一息尚存。“嗯，她还活着。但已经奄奄一息。”

“没事，她在幻觉中陷得越深，她身体机能就越微弱。”

勃兰特对她进行再次确认。血液已经凝固，灰色的布料染成了铁锈色，血腥味充斥着他的鼻腔——带着他熟悉不已的金属味。

“你能看到她身体有任何伤口吗，还是只是毛毯有刀痕，并有血液涌出？”

“可以触碰她吗？见鬼，斯蒂芬，你已经交代我无数次：如果你处于幻觉状态，不要触碰你。”

“拿掉毯子，不要碰到她身体。”

“为什么我不能再碰她？”勃兰特凝视着萨姆，试图以最保险的方式提起毯子的一角而不碰到她身子。

“要是碰到她，你会截断她所连接到的能量。她有可能待在那里，也有可能返回，还有可能待在介于两者之间的某地。”

勃兰特不禁畏缩了。“对了。”他小心翼翼地抓住毛毯一角，把它从她肩上移开，然后仔细查看她纤细的身体，她的腹部呈现一道深深的伤口，这让他内脏纠集到一起。他轻叹了一口气，伤心不已。她正慢慢死去，而他却只能袖手旁观。

“老天，她的腹部都裂开了。”

史蒂夫的声音既从容冷静又富有耐心。“没事，她身上还有新的伤口出现吗？”

“什么没事！搞什么鬼，史蒂夫？她快要死了。”

“不，她不会有事的。大约二十分钟后，她就会焕然一新。再检查一遍，还有新的伤口出现吗？”

勃兰特盯着萨姆，恨不得一口气把她全身查看一遍。一会儿后，他回答。“我觉得没有了，感觉幻象已经结束了。”

“很好，血液应该已经不会再渗出。”

“是吗？”勃兰特仔细查看溢出的血液，大大松了口气。“确实如此，出血速度有所放缓。”

“很好，她应该很快就会醒来。”

“真的？我想要她现在马上醒来！”

“别碰她。”史蒂夫语气凌厉。让人没有争辩的余地。“她醒来时可能昏昏沉沉，糊里糊涂，也许还会战战兢兢。给她点时间和空间，尽力不要吓到她，只需等在一旁让她自行恢复。”

“嗯，我知道。”勃兰特走开，在萨姆对面坐下。“我明早给你打电话，要是她没有醒来，我会过几分钟再打。”

“她会醒来的，请多给我一点信任。”史蒂夫挂掉电话。

勃兰特收起电话，史蒂夫最后说的话在他耳边环绕——需要时间来恢复和愈合。愈合这个问题让他无法接受。如果她真的受到和其他女人一样的身体伤害，也就难怪她顿顿大餐却依旧骨瘦如柴。因为她通灵时体内的卡路里会被迅速消耗掉。

萨姆突然有了动静。勃兰特冲到她旁边。她的头从一边扭向另一边，胸腔发出一声低沉而又深深的叹息。她睁开眼睛，目光落到他身上时，瞪大双眼，惊惧无比。

“萨姆，没事的，是我。放松，慢慢来。”

她美丽的眼睛慢慢流露出了然的神色，然后再次闭上，渐渐地进入轻度睡眠的状态。她舔舔嘴唇，用低沉声音轻轻说着话，他不得不俯下身子，把耳朵凑到她唇边倾听。“再过几分钟，我就会好起来的。”

斗士发出呜咽声，以保护者的姿态蹲坐在她脚旁。

勃兰特用一只手捋捋头发，她的话让他稍有安慰。但他不太相信她那么快就会没事。这可能吗？他无法相信——对她来说可能吗？他小心翼翼的看着她。她在这种状况下还能自己恢复吗——不需要看医生？怎么做到的？史蒂夫也曾经历这种情形？

勃兰特惊骇的看着血液越来越稀薄，一点一点消失。他身体前倾。地面上的血滴依旧如故，毛毯上的割痕也依然存在。而她呢？从床上坐起。他轻柔地掀起毛毯一角，查看她的腹部。只见她腹部的伤口正在渐渐缩小。现在仅有几英寸长。他摇摇头，完全无法相信。虽然自己对于这类事件并不排斥，但无法想象凯文会有什么反应。

“勃兰特？”

“我在这，萨姆，放轻松。”

“我差不多好了。只需要再过几分钟，就会完全没事。”

“我才不相信你会完全没事呢。”他哼了一声，坐在她对面的咖啡桌上。无意间挤到了蹲坐在萨姆面前的斗士。

斗士抬起头，向勃兰特撅起了嘴。

勃兰特瞪向士兵，斗士回瞪他。

“不，我差不多好了。等等，让我看看。”她抬起头，看向他。接着因疼痛大叫一声，身体不由自主蜷成一团。

勃兰特立即冲到她身边。“老天，萨姆，怎么回事？”

萨姆上气不接下气，脸色慢慢涨红。“我没事，真的。”

他感到束手无策，双手捏紧拳头插在腰间。“怎么可能？这种状况怎么可能没事？”

他蹲在她身边，伸出的手犹豫不定。他万分想要给予安慰，但却害怕给她带来更多伤害。

她睁开双眼，再次看向他。

“哦，老天，萨姆。”勃兰特像祈祷一般喃喃说出她的名字。她所承受的痛楚和伤害让他心都碎了。痛苦挣扎之下，她的眼睛都变成了青紫色。

他爱莫能助，唯有旁观。“我很抱歉，亲爱的，我能帮你做什么？”

她微微露出笑容。“等待。”

他不相信自己能做到。“亲爱的，你的血流得到处都是。”

随着她身体一阵抽搐，她的笑容消失了，接着她又抽搐了两次。“向来都是如此。”

勃兰特蹲下，伏在沙发旁边。“天，你是怎么一日复一日地忍受这痛苦的？”

她的回答简洁而又坦诚，但却让他震惊不已。“很简单，因为我没得选择。”

6月20日，凌晨3点48分

萨姆发现这次恢复过程比以往更为困难。在他人的注视下自我恢复，回到原样的，这对她来说并非趣事。不管是否有意，在此期间她都无法动弹。她看向勃兰特，捕捉到他的面部表情后不禁退缩了，转而凝视天花板。他心中的恐惧在脸上显露无疑。

她闭上双眼，对于他的惊恐，她无能为力。自我恢复的过程花费了她的全部精力。

她之前做过的研究表明，很少有人进入幻象时会流血。只有在特殊情况下，通灵者才会醒来发现自己双手或身体上沾满血迹。但对于她来说，只要出现伤口，就会出血。不过，所流的血量会比现实中真正的受害者流得少。显然，如果她能够对这种特异功能进行自我控制，身体的流血状况会有所缓解。不过，她目前也只能期望而已。

萨姆轻轻把双腿移到沙发边，坐起身，感到头晕眼花，颤巍巍的深呼几口气，然后目光锁定在勃兰特身上。

他目光狂热地回盯着她。她无法责怪他。这事简直如同惊悚片。她无地自容，简直想蜷起自己，钻入地洞。她希望他永远也别看到自己这幅模样，永远也别看到自己如此毫无掩饰，如此……古怪反常。她现在甚至可以想象出他对自己的看法。

她又战栗了几次，恢复的过程就快结束了。只是她的眼睛还有灼烧感，眼睑浮肿，眼球干涩，四肢酸痛。

她暂时忽略自己的疼痛，把注意力转向勃兰特。他凌乱的头发看起来很迷人——眼睛里却写满了惊恐。她瞟向时钟，打了个哈欠。现在快要凌晨四点了。他想必在此待了一整夜。

她不知不觉再次凝视他。他看起来依然心有余悸。他内心的想法显露无疑，他永远无法接受她的这一面。想到这，她心里一阵痛楚，相比之下幻象引起的疼痛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勃兰特突然坐下。她端详着他的面部表情。看起来似乎他一贯的信仰，乃至整个世界观都被彻底颠覆了。

萨姆不知如何是好。她羞愧不已，泪流满面。他把她当成怪胎了。

“老天。”勃兰特喃喃自语，轻声祈祷着，希望自己可以理解这一切。

萨姆明白他的感受，也知道他永远无法理解。“怎么了？”

他叹口气，站起身，伸出食指戳戳盖在她身上的毛毯的裂痕。“这是怎么回事？”他把食指穿入其中最大的一个裂口，抖了抖。

萨姆疑惑不解地看着他脸上无声闪过的情绪。

他盯着她。“这是不是意味着……？”

她下嘴唇一阵颤抖，然后点点头。“意味着又有一位女人被谋杀了。”

说出这话后，萨姆再也无法掩藏内心翻涌的痛楚，她崩溃了。勃兰特坐在沙发上，把她拥入怀里。萨姆没有挣扎，她心如刀绞，蜷缩在他胸前，让眼泪肆意流淌。勃兰特温柔地摇晃她，她的轻声抽泣几乎难以察觉，她的疼痛却表露无遗。

勃兰特紧紧拥抱着她。

度过了情绪的低谷期，萨姆感到勃兰特似乎在说些什么。

她稍微移动身子，抬头看向他，把眼泪擦干。“什么？”

“我很抱歉，但必须这么做。趁现在事情刚刚发生，我需要问你几

个问题。”他的目光掠过毛毯，茫然地摇了摇头。“我想知道关于受害者的情况，至于具体我不需要了解太多——我知道回忆这些对你来说很困难。”他用手轻轻抚摸着她酸痛的肌肉，同时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他迅速抱紧了，而后又稍微松开。

萨姆忍住没有抽泣，调整到更加舒适的姿势，让自己稍稍放松下来。

“究竟发生了什么？”萨姆眼泪再次涌出。但她努力克制不发作，用衣袖擦拭着眼。“你在毛毯和我身上看到的伤痕和受害者所受的伤一致。从血液和毛毯的割痕可以看出被害人受了多重的伤”

勃兰特吃了一惊。

“你是说，每次受害者被捅伤时你也会受到相应的伤害？”

眼泪从她眼角滑落。“是的。”她的声音如同耳语。

“不。”勃兰特摇头。“经历那样的伤害，没人可以生还，这些不可能发生在你身上，因为……”勃兰特移动身子，伸手把毛毯移开。“因为你现在没事，如果这事真的发生在你身上，那么你应该活不了，你会和其他女人一样死去的。”

萨姆点点头，眼里含着泪水，心里为那些女人的命运哀伤。“你还是不明白。”她抽抽搭搭，用毛衣袖子擦拭着眼泪。今晚的恢复过程花的时间比平时长，耗费了她身上的所有能量。她已经筋疲力尽。

萨姆把目光锁定在他身上。“某种程度上说，我和那些女人没有区别。”一股冷意顺着她的脊梁骨传遍全身。她双手环胸，深吸一口气。

“在每个女人死亡时……我也跟着死去——每次都如此。”

上午10点10分

“所以，你打算怎么做？”上校移了移身子，避开阳光，他总是穿着背带裤，其上的扣子在明亮的阳光下闪闪发光。他坐在垫子柔软的安乐椅上，手杖挂在扶手处。他再次看向梅斯。“你说得对，必须适可而止。”他对着她那张苦瓜脸笑笑。“所以，你准备怎么办？小男孩

已经长大了。”

“哼，”梅斯轻哼一声。“他也许真长大了，但要说他了解自己的心思，那可未必。”

上校向她咧嘴笑笑，“哦，他清楚自己的想法，只是他的想法可能无法满足你的期待，你不喜欢他按自己的方式独立生活。”他伸手拿起茶杯。“承认吧，你想要他依照你的方式生活。”

“你给我放规矩点，否则到别的地方喝你的茶去。”她气呼呼地说道，整了整自己的黄色向日葵印花裙。

上校轻声笑笑，更加放松地躺在安乐椅上。

“我只是想说，这孩子现在应该成家立业了。”她歪起头，大半边脸露在阳光下。太阳光所带来的温暖，对于清晨这个时间段来说太美妙。沐浴在有愈合功效的阳光下，对她这副老骨头大有裨益。“再说了，我喜欢那孩子。”

“哪一位？”

“你明知道我指的是哪一位。瘦巴巴，但挺漂亮的那孩子。”

“我不认为他们真的会交往。即便真爱就在他眼前，那孩子也不见得守得住。他在追求她身上的其他品质。”上校对她挤了挤浓厚而花白的眉毛。

“他是正常的男性。”梅斯对上校笑笑。“他也许根本不知什么是长久的感情。”

“太糟糕了，像她那样的女孩——而且还是一位动物饲养员。”

“她看起来过得很糟糕。”

这两个人轻松舒适地坐着，几十年如一日地享受着简单而又美好的生活。

上校再次开口。“你听说过那个警察正在追查的案子吗？”

梅斯瞟向他，“你指哪一个？”

他挥手指指电视。“昨晚他们谈论的那个。警方试图辨别戒指的主人，戒指是四叶草造型，上面有蛇缠绕着树叶。而且，戒指上有颗钻石明显掉了。但他们并未说明为什么寻找失主。”

梅斯撅着嘴，想着自己过去曾看到过的钻石饰品。但记忆中从未见过那种类型。她喜欢珠宝，特别是那种造型独特的。

“我没见过那种类型的戒指——至少近段时间没有。”

“他们什么时候来吃午饭？”

梅斯察觉到了上校脸上淘气的神色。“你其实不是真的想见他，而是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他正在追查的案子。”

上校把肩膀一缩，那副样子活像孩子被当场捉到在饼干罐里偷饼干。“打电话给他，我们这儿需要找一些新的谈资。”他盯着空白的电视屏幕。“我非常确信在哪儿看到过那枚戒指。只是一时想不起来。”

“真的？太棒了。”

他向她哼了一声。“等到我记起在哪儿见过你再乐吧，我的记忆不大好。”

梅斯笑笑，“那倒也是。”她向庭院四周看看，其他老人们正聊着天，享受着清晨的阳光。这儿的生活十分平静——太过平静了。激动人心的事少之又少，她儿子的职业时常能给他们带来一些激动的消息。不过，这是一个好借口，可以把他哄来，让她能够多关心关心他。况且，她并不需要借口。他是自己的儿子。她伸手去拿电话，对上校的轻声咯咯笑置之不理。“勃兰特，早。”听到他昏昏欲睡的声音，她笑笑。可怜的家伙，睡眠不足。“我想今早在你去上班之前找到你，我想了解一下你的案子。”

他含糊地回应。

梅斯并不担心，他总是这样。“上校一直和我聊天，他看到前两天晚间电视新闻播报的关于戒指的消息，那让他想起了一些事。”

“他记得什么？”

“问题是，他不是记得非常清楚，而且这事弄得他心烦意乱。”她

抽了抽鼻子，然后皱起眉头。这是哪跟哪？

勃兰特清清嗓子，“我不希望看到他那样子，等他平静下来也许会记得更多。”

“嗯，我知道，我会试着和他讲。”说到一半，梅斯又抽了抽鼻子，对满面笑容的上校怒目而视，“我真的很担心他，勃兰特。”

“告诉他，让他放松，如果他记起任何事，给我打电话。我今天没法过去。”

“我会的。”她迟疑不定，“勃兰特，别忘了尽快找个日子带萨姆来吃午饭。”

“我知道，不过这周没空。工作事务很忙。”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声音，梅斯瞪大眼睛。“勃兰特，你在哪？”

勃兰特沉默不语。

“为什么这么问？”他清了清嗓子。

另一个声音闯入话筒，隐约可辨。梅斯竖起耳朵。好像是倒茶的声音。勃兰特和茶？她喘着气。“勃兰特，你和萨姆在一起！”她尖声大叫，惊喜不已，

勃兰特不禁叹息。“哎呦，我的耳朵。不是你想的那样，妈妈。”

梅西从椅子上跳起。“我当然相信不是啦。亲爱的。”她对着上校窃笑。还竖起她的大拇指。“你什么时候带她来吃午餐？”

“今天不行。”

上校戳戳梅斯。“告诉他我需要一些建议。”

她扫他一眼，然后皱起眉。而上校一直点着头。她耸耸肩。“勃兰特，我不知道这是否会改变一些事，但上校说他有些事需要你的建议。你懂这家伙。如果没获得他需要的信息，他会担心得不得了，搞不好心脏病会复发的。”

上校在她旁边虚张声势。而她则眉开眼笑，丝毫不为所动。

“好的，我尽力在今天早些时候过去——就我一个人。如果去不了，那我会在今晚或明早打电话给他。我没法做出更多承诺了。”

“哦，那就太好了，亲爱的。你已经尽力了，我俩都很感激。”

“我是说试一试，有可能做不到。”

她对上校得意地笑了笑，他也很开心。“不，亲爱的……我们理解。你的工作必须放在首位。你一个人过来也没关系，但如果带萨姆过来就更好了。”

梅斯说完再见后，挂掉电话，转身对着上校微笑。“他说今天下午早些时候会抽空过来，不然，他会迟些给你打电话。”她把电话放在胸前，身体稍微前倾。“他昨晚和萨姆在一起。”

上校点点头。“很好。我们也有几个小时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

她把自己蓝白相间的头发抓得蓬松，嘲弄地对他笑笑。“你有什么想法？”

第十六章

6月21日，上午8点25分

勃兰特发现自己心不在焉。目睹昨晚发生的事后，自己还能行动正常，真是不可思议。直到今天早上，萨姆已经恢复如初。他查看邮件希望能获得一些线索来推进案情。他已得知，在一位受害者卧室里找到的那个宝石就是钻石。因此，新闻播报员说的没错。警方一无所获——没有提取到精液或DNA样本。他办理的这些悬案都有一个相似之处，那就是都没有法庭证物。这点让他不禁猜测，萨姆所说的杀手和他所追查的那位凶犯也许同为一入。

这还让他想起，萨姆曾说过：还有位女人倒地而亡，尚未被人发现。也许要好几天后案件才能浮出水面。

他在桌面上转着笔，满面怒容，瞪着桌面那堆需要他审阅的文件。也许他应该去和上校聊聊，看看他是否能够提供一些细节。

他关闭电脑搜索栏里关于超自然现象的多个标签页，搓了搓鼻梁。虽然他几乎整晚未休息，但他一直待在萨姆家，试着在她沙发上打了个盹，直到上班时间才离开。不过现在他身心劳顿，无法集中精力。

电话响起，把他从昏昏欲睡中拉回神来。

“你好。”勃兰特身体前倾，伸手去取笔记本和笔。熟悉的声音传来，他闭上眼睛，重重的叹口气。“嘿，史蒂夫，很高兴接到你的电话。”

电话那头微弱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但尚没什么大碍。“她怎么样？”

“她很好，比我还好。”他轻描淡写地说道。

“当然，她只是经历进入幻象世界的正常过程，而你却受到极大的精神冲击。可想而知。”

“我今天一直在网上搜索相关解释。今早我甚至有些怀疑昨晚看到的事情。”

“这也相当正常。”史蒂夫叹气，“尽管你心里很清楚，你的理智却拒绝接受。”

“那么我该怎么办？”

史蒂夫大笑。“不予理睬，看见和没看见一样——全部忘掉。”他声音里的讽刺意味令人不容忽视。“如果你和她在一起，那么，这不可能是你最后一次体验到她狂野的那一面。”

勃兰特嘴巴张大。“这有点疯狂，我不得不承认。”

“她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女人。”

“这就是你想说的吗？有意思？”

“当然了。”空气中弥漫着轻松愉快的气氛。“不然你叫她什么？”

勃兰特坐在电脑椅上转来转去，心神不宁。此时此刻，他真的不知道要怎么称呼她。遗憾的是，他的朋友熟知内情，因而占尽优势。想到接下来将发生的事，勃兰特犹豫不前了。

温暖的笑声在空气中弥漫。“你还没弄清楚，是不是？能够让你如此愁肠百结的女人，的确……嗯，相当有意思。”

“史蒂夫。”他开始迟疑不决。“我昨晚差点魂不附体，她真的吓死我了。”

史蒂夫沉吟片刻。“我之前也从未见过任何具备这样能力的人，因此，对我来说也很新奇，出现刀伤和血迹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现象。”

勃兰特困惑不解，皱起前额。“为什么？”

“拥有她那种能力的人也许一千万人中找不到一个，甚至十亿人中都找不到一个。正因如此，我对此知之甚少。何况，她的天赋还不止此一种。她天赋异禀。如果她学会控制，那么她身上的症状会有所改变，甚至完全消失。”

勃兰特摇头。“嗯，整件事都令人印象深刻。”

“这会改变你对她的看法吗？”史蒂夫的声音里充满好奇，但听起来并不惊讶。

勃兰特不安地移动着身体。“我想说我不会改变，但也不确定是否能做到。”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

“花点时间，好好想想，特别是花些时间站在萨姆的角度好好考虑。”

“我知道。”勃兰特用一只手搓搓脸。“老天，她的生活一定如炼狱般可怕。”

“那也许是她所了解的全部生活，想想看，她洞悉人性的阴暗面。另外，她还得面对人们的怀疑猜忌和奚落嘲讽，再想想看，她是那么的与众不同。这些都可能导致她无法融入社会。然而，置身其外却意味着自由。”

史蒂夫说得对。“她还待过精神病院，虽然不到四个月。”

史蒂夫的声音略显疲惫。“我们难道不都是如此么，这是社会大众面对未知问题的惯用伎俩。如果她要应付现阶段的人生旅程，那么，她就必须学会适应，学会面对，学会隐藏。这些都是生存的必备技能。”

“而且她总是独自面对。”

“这很容易理解，不是吗？你想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仓皇逃离吗？”

对于这点，勃兰特无法争论。他不知道自己对于萨姆是什么感觉。与其说他需要明确两人之间的关系，不如说萨姆更需要自己的接受和理解。他很确定自己必须在最后做出选择。但问题是——他还没得出答案。

史蒂夫理解他的心思。“如果你很在乎，那么你说话做事都得谨慎些。她的人生都在经受怀疑和面临反对中度过，如果你想让她接受你，她需要知道你能接受她的才能。”斯蒂芬咳嗽几声。“如果你觉得

自己无法接受这些，先别让她知道。你今天绝对不可贸然离她而去，否则她会更深刻地意识到——她在世人眼里是不可接受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勃兰特争辩道。

“也许不是，但要让她相信这点会很困难。”斯蒂芬再次劝说着他。“看看她的过去。所有经历：恐惧，怀疑，甚至仇恨。像她和我这样的人总是不被人认可的。”

“你不一样。”

“不，不，我并没有不一样。你慢慢才开始信任我，正如我慢慢信任你一样。这和你与萨姆之间是一样的——学会信任，记住——这需要时间。”

勃兰特沉默了。“还有谁可以过着像她那样的生活吗？”

“只有她。”答案简单明了，也无可争辩。

“要是我做不到呢？”这就是——他心中暗藏的恐惧。那晚他躺在她床铺对面的沙发上，恐惧感让他彻夜难眠。他整个早晨坐在椅子上，内心煎熬，更无法专心工作。如果他无法接受萨姆，不能接受她的生活该怎么办？

史蒂夫沉重的叹息声从电话那头传来。“如果你无法接受，也无法承受的话，那么我会很惊讶。毫无疑问，我已经挑战过你的信仰极限——那么，这次又有什么不同？”

“这次我在寻找一个精神支柱，一个参考依据，来帮助我把自己亲眼目睹的情形塞入信念体系，让我相信他们的真实性。”

“这种感觉完全和你第一次听我说某个你正在调查的杀手一样，那次，我和你说过类似的话。”

勃兰特依稀记得那件事情。“我真的表现那么差劲吗？”

“完全如此，你也许还记得过去和我说过些什么。你跟我说，你永远不要结婚，因为你找不到可以接受你生活的人。可如今，你却想着拒绝她，因为你无法接受她那样的生活。”

“我并非拒绝她……”况且他确实没有，他只是对她的才能无法苟同。老天，他真是个蠢驴。但史蒂夫还在继续说着。

“很好，想想这些，明天再看看你会有什么想法。如果你需要聊聊，打电话给我。”

说完，史蒂夫挂掉电话，留下勃兰特独自思考问题。勃兰特在以往的人生中见识过的事情不胜数。警察的工作通常要求警务人员能够明辨是非，获知真相。而这次，真相就在眼前。他根本不必怀疑自己亲眼所见，然而，他确实需要时间去接受。因为绝无可能发生的事情、打破他人生已知的所有法则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不管他喜欢与否。

上午8点45分

她的工作虽然并非正规的朝九晚五，周一至周五的工作也能让她一周都过得很愉快，但是，该死的，她讨厌在周末工作。

萨姆看着镜中的自己，嘟起嘴唇。勃兰特今天清晨早早离开是好事。她就像人人眼中那个无家可归的女人。她的长发柔顺地披在肩上。如果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那就必须掩藏起来。她梳理了头发，但没时间洗漱，拔腿就往外跑。

她迟到了十分钟。

萨姆开始给动物喂食，其他两位工作人员则打开前厅。昨天一定很忙碌。因为来了几只新的动物，萨姆的心为它们中的每一位泣血。让它们感到舒适需要花费好几个小时的时间。而宠物医院里人手不足。有两次，她得离开，去协助前厅工作人员。第一次是处理一只脾气暴躁的狗，第二次是一只任性妄为的公猫。

在前台与动物打交道有助于萨姆了解这个业务的方方面面。因为处理笼子里受伤的动物只能让她看到片面的东西，所以她喜欢在照顾他们之前，事先看看它们。

“早上好，萨姆。”

她正陷入沉思，猛转过身，差点一屁股坐到地上。“早上好，沃斯

科特医生。”

“斗士怎么样？”

她眉开眼笑。这位兽医停下脚步，一贯平静无表情的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

“斗士恢复的很好。它四处走动的时间也多了，体力慢慢恢复。今天早上是它最后一次上药，现在应该好了。”

兽医把头从一侧移向另一侧。“坦白说，萨姆，我觉得自己从未见过你这么开心。我很高兴，那只狗给你的世界增色不少。”

她察觉到自己喋喋不休说了太多话，脸颊开始发热。“对不起。”她低声说。

这位老人露出孩子气的笑。“没问题，事实上，这样的变化相当不错。”

不过，她虽然温顺地笑着，但掩饰不了满脸倦容。她感到自己不像往日那样矜持了，与他相处比以前更加轻松自在。

“有个电话找你，沃斯科特医生”一位兽医助理面带笑容地走进房间。“早上好，萨曼莎，你今天好吗？”

萨姆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平静，对另一位女人点点头。“我很好，谢谢。”

“很好，食堂那儿有新鲜的面包，那面包是外观有条纹的新款式，从转角处的面包店买的。露西还带了些鲜奶油蜂蜜。换班之前一定要吃些哦。”

一想到新鲜出炉的面包，她不由得咽起了口水。“谢谢，我很乐意试试。”

“现在你就去尝尝吧，那儿还有新沏的一壶茶，用餐愉快。”沃斯科特医生轻轻推了推萨姆的胳膊，然后走出房间。

这种待遇听起来太过美好，让人无法抗拒。

萨姆溜进小食堂，发现里面空无一人，稍微感到失望。她皱皱

眉，心想，自己身边有人陪伴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面包闻起来味道甜美。萨姆切下一大块时，新鲜酵母的香味四处飘荡。柜子上有一个半开着的罐头瓶，里面装满了奶油蜂蜜。灯光下，蜂蜜呈现浓重的奶白色。萨姆揭开盖子，深吸一口它的气味。然后用刀尖挑出一点尝了尝，闭上眼睛，让味道肆意侵占自己的味蕾。哦，我的天，这感觉太棒。萨姆动作麻利地在面包上方涂了厚厚一层蜂蜜，然后坐在小桌子旁和着茶慢慢享用。

“味道很棒，是吧？”

萨姆吓一跳，因专注于吃点心，并未注意有人进来。她嘴里塞满食物，只能点点头。

露西笑笑，也给自己切了一片。

随后，萨姆走向图书馆，借了一些参考书籍。然后从那儿出发，快速赶往杂货店买了一堆东西。

她站在等待付款的队伍之中。她本应该早点过来，避过高峰期。人群嘈杂让她头疼。她伸手揉了揉太阳穴。

一丝邪恶的气息向她袭来，擦过她的灵魂。

杂货店消失了，排队的人群变成了一间狭小而整洁的房间。药品和修面乳霜的气味钻入鼻孔。一声粗重的咳嗽从她的胸腔冲出。萨姆弯腰去揉自己发酸的腿，惊讶地发现自己右手拿着一个拐杖，脚上穿着一双带格子图案的拖鞋。

她把安乐椅拖拽过来，手捂着胸部，每走一步，僵硬的动作都让她的脊梁骨震动。她周围环绕着邪恶的气息——是他。但是她认为那老头没有意识到这点。

“嘿，老头子？”

她所附体的那位老人面露惊讶，肌肉抽搐，动作笨拙地转过身。另一位男人戴着一顶老妇人的印花大帽子……老天，他就像是把一只小鸟戴到了头上。他的下半部脸围着一块涡纹图案的丝巾。几乎遮住整张脸，除了他那乌黑而贪婪的双眼。萨姆心往下沉。她知道那种眼

神意味着什么，她想闭上眼睛，但却不听使唤。她想要逃离，但灵魂却被牢牢禁锢在这具躯体里。

“你是谁，到我房间里干嘛？”

“仅仅为了处理一些细节。专业人士的标志就是要不能漏掉任何一个细节——无论细节有多微小。”他的声音含糊不清，令人焦虑。萨姆知道自己无法将其立即识别。

“你想干什么？”老人不满地问，“滚出我房间。”萨姆想要跑出房间，于是强迫老人向门移动，但却无法控制他的四肢和舌头。她只能旁观，想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她吓得浑身瘫软。她努力辨识眼前细节以备之后提供线索。

“哦，我这就走，上校。但我还会回来的——然而你却未必回得来了。”

疼痛感在萨姆头顶炸裂，一阵眼冒金星，天地变色。她呻吟一声，直挺挺迎面倒在了地毯上。

黑暗盘旋而来，把她卷入混沌嘈杂之中，眼前的景物被遮蔽了，眨眼间一切都化为零。萨姆悬浮于时间与现实之中，无论如何都无法动弹。时而清醒，时而迷失。

最后一刻，萨姆听到黑暗中传来微弱的声音。“这是你应得的，老东西。”

接着是彻彻底底的黑暗。

“打扰一下。”有人轻轻推了萨姆一下，接着力道加重又推了一下。“打扰一下。你还好吗？”

萨姆回过神，依然稀里糊涂，视力模糊不清。她几乎无法集中注意力。只看到一个女人满脸关心，五官模糊，比例奇怪，只有口鼻部较为清晰。“是……的。”她的舌头打结，几乎不会说话了。如果那是她的声音，那么某些事反常了，很反常。

“你看起来不太好。”女人直率地说，把萨姆扶到附近的椅子。还把她手上挂着的购物篮拿开，并轻轻推她入座。

萨姆视觉逐渐恢复，伴有刺痛感。这既不是完全的转变，也非处于现实，而是介于两者之间——任何一个小的动作都能引起疼痛。但没有流血，也没有其他身体反应，至少目前感觉不到。几分钟后，她才能确认。

“你有糖尿病？或是癫痫病？”

萨姆努力缓缓地摇头。“都没有。”她小声说，“我很好。”

那女人看起来并不相信她。“你想在这多坐几分钟吗？”她站起身，走了几步。“我一两分钟后还会回来，看看你怎么样？”萨姆想要逃离此地，但那女人拦住了她。“或者，我可以帮你叫辆救护车。”

萨姆再次打量这个女人，她的眼睛因担忧而瞪得老大。萨姆闭上双眼，过一会儿再睁开。这次的睁闭眼比之前容易多了。她对那个女人露出一丝微弱的笑。“谢谢你。”她低声说，“我在这儿坐坐就好，等感觉好一点了再走。”

“好吧。”女人脸上显出少许放松。“等你觉得好点，我就会离开。一会儿再看看你的情况如何。”

萨姆表示感谢，等女人离开后，忍不住松了一口气。她感觉真的很不舒服。但却无法向他人明说自己真的感觉糟糕透顶。

她没法用别人能够理解的方式解释清楚。刚刚所发生的事让她筋疲力尽。她需要尽早休息，不过，首先她需要尽快离开公众视野。

她环顾四周，找不到自己的购物篮。也许它在某个距她较近的地方，等着她认领。但她没有精力寻找，也没有精力去关心这事。她打算稍后再买东西。现在她最想要做的是回到自己的卡车上。

她艰难地直起身子扶着墙以保持平衡，穿过双开门，走向停车场。她的卡车停在停车场的中间，她闭上眼，靠着建筑外墙。清新的空气让人清醒，她深吸几口气，视力恢复如常。也许再过几分钟，她就能如同正常人般走动。

她一到自己卡车旁，就挣扎着爬进去，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把门关上。她又深深吸了口气，估量着自己的健康状态。大部分身体机能已

经恢复如常。但不知道自己说话是否正常。虽然内心的痛苦已经消失，但是肉体的疼痛还在。不过，自己对此尚能应付。她的运动机能也在逐渐恢复中。

她拿出手机，打给勃兰特。

“你好。”

“勃兰特。”她脸部肌肉抽搐，声音还是不太正常。

“怎么了？”他的声音和往日无异——该死的，差点把她耳膜震裂。

她把手机从耳朵旁移开，头疼欲裂，忍不住呻吟。“请别对我大声喊叫。”

他调整自己的音调。“那么告诉我怎么了，你声音听起来很糟糕。”

“我刚刚从一个幻象里走出来。”萨姆轻轻咳嗽。“这次很奇怪，是一位老人头部受到重创。”

“什么？”

萨姆几乎可以看到他神情专注，眉毛拧在一起。

“你看到袭击者了吗？”

“他伪装成老妇人，受到袭击的老人认识他，我想我之前到过那个地方，虽不是同一间房，但有相似之处。”

“萨姆，我现在有个电话要接。我过会再打给你。你在哪？”

“在购物中心对面。我在杂货店里排队买单时幻象发生了，几乎让我瘫倒。”

“那你现在好了吗？”

“嗯，尽快回我电话。”萨姆挂掉电话，把头靠向车窗，闭上双眼。

第十七章

下午1点20分

勃兰特很不耐烦地接起第二个来电。他要回萨姆电话，该死的，一塌糊涂。他用手指搓着鼻梁。

“你好。”他的语调不由自主变得急促。

他倾听了一会儿，电话另一端的哭声传入耳膜。勃兰特抓起钥匙，向门外跑去。

路程很短，仅需15分钟，勃兰特驾车驶入老人健康中心的停车场，迎面碰上早已司空见惯的救护车。他大步走向空荡荡的走廊。到达妈妈的套间，出乎意料地发现里面空无一人。不过，他也许根本就不应该感到惊讶。因为只要有任何聚会，她总是中心人物——再者，这儿的医疗应急设备绝对合格。

他快速跑向上校的套间。过了转角，放慢脚步。上校公寓门口已经聚集一堆人。

勃兰特挤入人群，看到眼前的情景，心往下沉。上校躺在担架上，已包扎完毕。一个氧气面罩遮住他大半张脸。

他拿出证件，对护理人员说。“发生什么事了？”同时俯身凑近躺在担架上的上校，只见他不仅面色灰白，而且布满皱纹，如同在阳光下长期暴晒的泥土。他虽然不省人事，但脸上的皱纹依旧深重。不过，外表没有明显的伤痕。

一位护理人员走过来。“我们发现他时，他正躺在地板上，不过他的脉搏强劲，看起来只有头部受伤。”

“头部受伤？”勃兰特弯腰靠近仔细看，但是只看到绷带的一角透出血迹。

“他很可能是不小心摔倒，撞到头了。”围观者中的一位说道。“他走路不似以前那么稳健。”

勃兰特茫然地点点头。上校大多时候用一根拐杖拄着走路。果不其然，那拐杖正倚着墙，旁边是一个庞大的活动躺椅。房间内挤满了人，勃兰特难以前行。两位护理人员把担架抬向救护车时，他往边上退让以免挡住去路。就在勃兰特转身想去查看其他房间时，看到了她。

他妈妈坐在椅子上，下巴放在膝盖上。像小孩子一般用双臂紧紧抱着腿。她在椅子上轻轻晃动，眼中噙满泪水。

“妈妈？”勃兰特走近，紧挨着她坐下。伸出一只手臂搂着她，温柔地摩挲着她的胳膊。“你还好吗？”

她点头。“我会好的，只是有点难过。”

“他摔倒时，你和他在一起吗？”勃兰特轻轻拥着她，很担心她遭受打击太大。虽然平时她都性格刚强，给人感觉精力旺盛，但要是精神失衡，她会崩溃倒下的。

勃兰特给她时间镇定下来，盯着其他充满好奇的观望者。虽然大部分已经离开去找些更加有趣的事。但还有一些人刻意等待，盼望梅斯说些什么。但勃兰特并不希望任何人旁听到自己和妈妈说的话。

“来吧，我们到你房里去。”他领着她穿过稀稀拉拉的人群，来到她的卧室。一进门，就把她安置在一张她最喜欢的椅子上，关上房门，把那些满怀关切和善念的人留在门外。“她会好的，只是她现在有点心烦意乱。”

他转向妈妈，补充道。“我去泡茶，然后你再和我谈谈这件事的始末。”

勃兰特没等她回答，就去打开烧水壶，然后回到她身旁。“现在，你得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你这么难过？”

她抬起头，凝视着他。眼神里满含痛苦和内疚。

“他的摔倒跟你有关系吗？”勃兰特困惑不解地问。

“我不知道。”梅斯泪眼朦胧。“今天送来好几条狗，因此大家都到会议室去观赏。每个人都天南地北地聊着天，不过，由于警方追查的

那枚戒指，上校成了关注的焦点，大家想知道上校能记起什么。”

梅斯咬着下嘴唇，不再说话。

“然后……”勃兰特鼓励她继续往下说。

“我们一起走到他的寓所，然后我离开去吃午餐。吃过饭，我就回房躺下休息。”

她抬头瞟了眼儿子，下嘴唇开始往下撇。“等我醒来，打电话给他，却没人接。所以，我去敲他的门。”她惴惴不安地动了动。“他没应门，所以我用了自己的钥匙，之后……之后我就看到他。”

听到妈妈有上校的房间门钥匙，勃兰特眉毛往上一挑——不过，现在他没功夫担心这个。“所以，你觉得内疚是因为你去午休，留下他一个人？”他推测着。

“如果我和他待在一起，他就不会独自一人，不省人事地躺在那里那么久。”

勃兰特皱眉。“多久算久？”在他印象中，上校受伤是没多久之前的事。

“大约半小时。”

“半小时不必让你感到愧疚。”勃兰特伸出手，手指抚过她的脸颊。“或许你到的时候他才刚摔倒不久。”

她眼神里含满恳求，希望他说对了。她突然脱口而出。“问题是，我离开时锁了门，但我返回时门却没锁。”

勃兰特摇摇头。“你不是说你用自己的钥匙开门进去的吗？”

“是的，我是有这么说过，只是，其实不需要用钥匙，因为门根本就没锁。”

“那么，你为什么用钥匙？”

“我拿出钥匙，想开门，发现根本就用不着，”她粗声说道，怒火在她眼中燃烧。“注意听，亲爱的。”

这就对了，至少她恢复正常了。说到不正常，他想起要给萨姆回电话。于是偷偷地看了眼手表。看来这电话还得等会才能回。

他暂时不再纠结钥匙的问题，向妈妈问道：“为什么你这么关心门是否上锁。”

“我认为他不是不小心摔倒的。”

勃兰特坐直身子。“什么？你认为发生了什么事？”他端详着她的表情。她看起来镇定自若。“你认为他遭到袭击了？”

梅斯点头。

“那为什么有人要这么做？”

“他说过记得那枚戒指很重要，还得多想想，先把零碎信息串联起来。后来我睡着了，现在他就受伤了。”

“就算他真的记得，也不大可能有人就因此袭击他。”

梅斯身体向他靠了靠，“他们会有的，如果他们真的涉及那桩案子的话。”

“事实上，我不认为这里任何一位有嫌疑。因为他们都不够强壮。”他笑嘻嘻地说道。

她吸吸鼻子，旁若无人的样子，勃兰特忍不住发笑。

“你知道，并不是这儿的所有人都是年迈的老人。我们都有家人来探视，而且这里的工作人员中，有几位还很年轻，有能力实施谋杀。”

勃兰特不得不承认她说的有点道理。不过……不大可能。“但是，怎么会有人知道上校要记起什么？”

梅斯脸色先是一阵绯红，然后又一阵苍白。她没再说什么。勃兰特好奇心大起，怂恿道。“妈妈，怎么会有人知道呢？”

她把腿向前伸直，低头盯着脚趾甲上鲜红色的指甲油。“这也许与我有关。”

勃兰特用手指捏紧鼻梁，闭上眼睛。“你没有把此事设成赌局吧，有吗？”他睁开一只眼，小心翼翼地看着她。

她再次因为内疚满脸涨得通红。该死的。

“所以，换句话说，这栋楼里任何一位都知道这事，也许外面还有不少人知道。全都是因为你不听我的话。”

她张开嘴似乎想要反驳，但又慢慢合上，然后点点头，眼里满是懊悔。“我没想到这事会有危险。”她微微耸了耸肩。“我们在这儿只想找乐子。你知道的。所以，大家都在赌上校什么时候会记起来。还有些人甚至赌他永远也记不得，考虑到他的年纪之类的情况。”她说到这里满心厌恶地吸了吸鼻子。“不过他确实记起了，而且我们大家都为赢家喝彩。之后，他还没来得及告诉我们记起了什么，就遭袭击倒下了。他说要等你来，第一个跟你说。”

勃兰特缩回座位。愚蠢之极，简直难以置信。如今他只能等到上校醒来。考虑到他年事已高，还不一定醒得过来。

“对了”勃兰特站起。“我们去医院看看他怎么样。”

一路两人都无话，各自沉思。一到那儿，梅西坚持呆在急症室内，坐在上校旁边的椅子上等待。他的病情基本稳定，但接下来的情况还无法预知。两个小时过去，依然如故。上校还是沉睡不醒。

一位个子挺高，有点驼背的医生走过来，他穿着实习医生的绿色工作服，伸出手来。“勃兰特侦探。”

“哈啰，塞巴斯蒂安医生。你好吗？”勃兰特紧紧拧着的眉毛舒张开来，换成真诚的微笑。

“我很好，你来这里是为了公务吗？”

勃兰特朝妈妈的方向点点头，而她正低着头坐在上校身旁。“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探视一位朋友。”

“贝茨上校？”

“是的，没错，他怎么样？”

医生瞟向明显昏迷不醒的病人。“我们当时给他用了镇定剂。他颅骨骨折，有出血和浮肿现象，我们会严密关注他的病情。如果他挺过今晚，就能渡过难关。不过，考虑到他的年龄和健康状况，嗯……接下来情况如何很难预料。明早之前，他醒来的机会不大。”医生虽然没有明说，但上校显然有可能就此一睡不醒。医生朝他点点头，离开了房间。

勃兰特看向梅斯，她似乎正沉浸于思考。“你听到了吗，妈妈？”

她没有回答。

勃兰特走上前去蹲在她面前。“妈妈，你想在这儿再待一会吗？”

梅斯抬起头，直直瞪向他，双眼饱含痛苦，却说不出话来。

勃兰特不禁为之心痛。“对不起，妈妈，不过他在这里会得到很好的照料。要不我先离开，你再待一会儿，几小时后我会再来。”

她微微动了动脑袋，仿佛点头同意了。“找出来是谁干的，”她说，声音微弱而沙哑。

勃兰特皱起了眉头，她听起来状态不是很好。“妈妈，我会调查此事，但这可能纯属意外。”

她目光变得凌厉。“这绝不是意外。有人敲了这位和蔼可亲老人的头。你得找到那个人。”她语气充满请求。目光看向老朋友时，她肩膀下垂。“找到他，勃兰特。”

勃兰特愣住了。思绪转向之前打到一半的电话。梅斯和萨姆说的话的如出一辙。

梅斯走到上校跟前，握住他的手。“你先走，我没事。”

勃兰特束手无策，唯觉沮丧不已。

下午2点15分

萨姆睁开双眼，感到很惊讶，发现自己坐在卡车里，而车子还停在杂货店门外。将近一小时过去。萨姆身体恢复较好，但内心却没来由地感到局促不安。

她想回家，因为家让她感觉安全。她发动卡车，记起勃兰特并未再打来电话。他也许又收到紧急情况，调查取证去了。

或者她错过了他打来的电话？手机也没有收到短信。她心情失落，坐了一会儿，失落依旧。勃兰特莫名就占据了她的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占据了心灵的一部分。她摇摇头，对于自己对他的感情升温得如此之快，感到诧异不已。她的荷尔蒙肯定也分泌过度。她曾经对男女之情漠不关心，而现在她恨不得走进他的心里。她轻声笑笑。对于她和他之间的关系，虽然她愿意有更进一步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也对她有兴趣。

她皱起眉。真是匪夷所思，明明自己认识他才不久，却已经深陷于这段感情中无法自拔，她通常不喜欢短暂冲动的恋情，那么这次又有什么不同？

信任。

她思来想去，才意识到自己信任勃兰特。这也许是生平头一回，她可以坦白地说，她相信这个男人。至于爱，那和信任完全不同。不过，她显然对他感兴趣。也许还会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和他建立一段关系——这相当可能。不过，她还从未想到过和他长期稳定发展。只有非常特别的男人才会接受她的才能……然后，要是他们一起同居的话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

不是每个男人都希望自己醒来发现她处在幻象状态。

有一家子从她停的车旁走过，笑声喧闹。这让她从遐想中回过神来。

是时候回家了。她不确定身体何时会有什么反应。于是放慢速度，小心谨慎地开上高速路。各种各样的事故频发让她思维迟钝，努力想要寻找答案。毫无疑问，较之老人，杀手有更好的攻击目标。

交通信号灯变成黄色。她把车速放缓，在红灯停车线前停下。

一辆黑色皮卡在她旁边停下。

萨姆瞥了一眼，把目光移开，又迅速瞥回来，心跳开始加速。她

把卡车上上下下打量一遍，由于卡车停在她左方，而且车身较高，因此她看不到司机是谁。她一看到这辆车，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因为它和自己几天前碰到的那辆一模一样。

对面的车辆慢慢开过红绿灯，萨姆又偷偷瞥了眼那辆卡车，正好迎上那人的目光。

“妈的。”她立即转移目光，接着又回头看了一眼——她想要证实一点。她再次确定。那张脸，完完全全不可能？真的可能是他吗？那个她希望永远不要再碰上的人。

她又紧张起来，握着方向盘的手绷地紧紧的，困在拥堵的车流中，恐惧在心中蔓延。她总是如此，感觉如同笼中之兽。车流缓缓前行，她猛踩油门，在拐角处快速向右转，终于在车来车往的交通中得以喘息。她查看后视镜，卡车已经不见踪影。哦，老天，保持冷静，萨姆。

她想确认自己是否被跟踪。理论上，他不可能跟踪她，因为她一离开，后面的车就跟上来，占据了她的位置。以防万一，她又转了几个弯，驶入主干道。此时，她只能希望卡车已经超出她几英里远。

她试着把右手从方向盘拿开，在牛仔裤上擦了擦。

这段路程无法快速走完。

她撞上了一个坑洼，这提醒她别走神。萨姆依然紧张不安，不停寻找周边的乡村，害怕会发现树丛里藏着一个变态。她还是不能确定是否就是他。她那时是这么觉得的。但是，现在呢？

勃兰特还没回她电话。她想再次打给他，但却讨厌如此。他今早匆匆离开她家，她甚至怀疑他是否还会再来。昨晚的事对他来说有大量信息待解决。

但是，她此时真的很想听听他的声音来获得安慰。

下午3点45分

狄龙正了正自己的碳素领带，调整出完美的直线。他喜欢无时无刻保持专业形象，即使到了下午3点左右。因为人们永远无法得知机

何时会降临。

他事先已经将一切计划妥当，要是半路杀出一只拦路虎，那他可就麻烦大了。这包括勃兰特。早些时候他看到勃兰特从办公室匆匆离开。狄龙非常好奇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否涉及那个会通灵的女人。

用过午餐，狄龙轻而易举地进入勃兰特办公室——他空无一人的办公室。他咧嘴一笑，但很快把笑容收敛起来，以防有人看到，引起注意。最好是不要引人怀疑。应该不会有人看到他，因为勃兰特的办公室位于一长排办公室的最后一间。此外，警局内一片沉寂，只有几个装配电话的人，还有经常在咖啡机旁无所事事的那群人，只不过，狄龙并未打算和他们聊天。

即使有人看到，他也有很好的借口。他可以说自己是在寻找某份文件，那文件应该就在勃兰特办公室。与此同时，如果恰巧找到某些有助于他晋升的证据，那就太棒了。如果能够找到勃兰特行动背后的原因就更好了。虽然不知勃兰特是否会成为麻烦，但他宁愿做好充分准备，以防万一。

他动作迅速地绕过桌子，看到电脑还在运作，好极了。他得意地笑笑，满怀期待地搓了搓手，然后开始着手工作。

下午4点15分

勃兰特任由梅斯独自对上校说着话，自己先行离开。他快速拨打手机里萨姆的号码。

“萨姆，我们再谈谈那次幻象。”

仅仅只需几分钟，足以让他理清头绪，把上校受到袭击与萨姆的幻象联系在一起。如果他对萨姆的能力深信不疑，那么就能够想到，上校就是萨姆看到的那个遭受袭击的老人。这次袭击的唯一合理解释就是，有人需要上校保持沉默——尤其是这个事件发生在青天白日，众目睽睽之下。

“勃兰特？”

“对不起，亲爱的，我在这里。”勃兰特甩头，回到交谈中，让萨姆明白为什么她会对那房间感觉如此熟悉。在告知她上校的最新情况后，勃兰特走向警局。不幸的是，在上校醒来之前，这个事件很有可能被认定为一个不幸的意外。由于缺乏更多证据，勃兰特没理由要求凯文展开调查。但出事期间拜访健康中心的名单必须拿到手。梅斯可以想到一些，南希应该也有部分访客、修理工和工作人员的名单。

勃兰特一回到警局，就抓起杯子，倒上咖啡，朝自己的私人办公室走去。

“嘿，勃兰特。你有没有找到那个把信息提供给警局的人？”亚当从公共休息室里大声向他喊道。

勃兰特甚至未转身。“没，还没有。”

他把一只手放在办公室门把手上，才意识到门是开着的。他皱起眉，推开门往里走。房间看起来并无异样。勃兰特讨厌疑神疑鬼，他转到办公桌前。关于萨曼莎的文件去哪儿了？不在那里。对了，他出发前把它锁在抽屉里。于是拿出自己的钥匙串，打开左边的抽屉。

文件夹就在那，正是他之前放的位置。他把它打开，看到萨曼莎的信息放在首页，皱起眉头，他是这样放的吗？正常情况，他都会把那些资料夹在中间页。他心神不宁地重新放好资料，对于如何摆放资料的顺序小心谨慎。

他重新锁上抽屉，环顾四周，寻找是否有物品脱离原位。一切看上去似乎都在原地未动。但他总感觉不对劲。他的办公椅。他皱起眉。之前自己匆匆离开办公室，无法记起椅子摆放的方位。但他认为自己没有把椅子推到那么远。

电脑显示屏闪烁的灯光表明他已登录。勃兰特迟疑不决，键盘摆放位置也偏离中心，比他正常使用时更加靠前。他的双手无法自然而然地恰好放到键盘上。

他脑海深处隐约有一丝疑虑。如果有人窥探了他的办公室，他根本无从得知。确切地说，他的工作内容并非机密。勃兰特登入计算机，快速查看文档。所有文件看起来都正常。紧绷的脊梁开始放松。

他转动肩膀，撸起袖子。开始查看邮件。最近他上网主要是为了通信。然而，他并不分享所有事物，也未充分利用安全密码来保护隐私信息。

他计划先花几个小时处理公务，然后去医院接妈妈。他打开一个文件，输入萨曼莎在电话里说的情况和发生在上校身上的事件。并把这个文档设了不同的保存密码。他承认自己有点多疑，但还是.....

第十八章

6月21日早上8点20分

“勃兰特，有人找你。”第二天，亚当站在敞开着的办公室门前说道。

勃兰特扬了扬一边眉毛，没想到会有人找自己。“是谁啊？”

亚当耸了耸肩说道，“尼古拉地区的副警布鲁克。”

“究竟怎么了？”勃兰特胃里一阵翻腾，想从椅子上站起，还没站稳又一个踉跄跌了回去。

亚当咧嘴笑了一下，“你看上去不是很开心。”

他嘟哝了一句，“真奇怪。”然后纠正了亚当，“不，我很开心。我很愿意和这个小杂种谈谈。”

“噢，这家伙和‘小’可沾不上边。”

勃兰特一边清理桌面，锁上机密文件，一边皱眉说道：“那他大吗？有多大？”

亚当哼了一声，“这个人让我感觉自己渺小得像个婴儿。”

“真可怕。”

亚当点点头说道：“如果一定要让我来描述他的话，我得说他就是一只傲慢的畜生，总是我行我素，自说自话。”

可恶，那么，萨姆对他的评价就很正确了，接下来，就要搞清楚他为什么找来，又对萨姆了解多少。

“谢谢，亚当，会议室里有人吗？”

“我觉得没有，你准备和他在那里谈话吗？”

“是的，我还没决定好，但是这个人很有可能是罪犯，我不能对他太礼貌了，以防万一。”

“听起来不错，我正准备去会议室，何不让我帮你把他带到一号会议室？”

“好的，省的我去找他了，而且这样的话更能显出我的地位，好让我在这个案件中‘吓唬吓唬’他。”

“他犯了什么事？”亚当边问，边和勃兰特一起走出办公室。

“我觉得他给一位年轻女子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那就不要给他特殊招待了，对他这样的人我们都司空见惯了。”

“根据我掌握的信息，他曾经贪污腐败，还售卖毒品。”

他和亚当交换了下眼色，彼此都知道还有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混蛋。

“我先打个电话，一会儿就过来。”

说完，亚当走开了，勃兰特则给他母亲打了个电话。

电话转接至了语音信箱，昨晚，梅斯说服医院的职工在上校的病房里加一个小床，这样的话她就能和他呆在一起了，勃兰特无法将自己的不满说出来。现在她很有可能还在那里，尽管他觉得自己最好还是先和她打个电话。他又给医院打了个电话，医院证实了他母亲整晚都在那里，上校还没有醒来。恰巧在打电话时，他的母亲在医院的前台和护士说着话，勃兰特就同她简短地聊了几句，得知她昨晚确实有睡着，早上起来精神爽朗了不少。

打完电话后，勃兰特走向会议室，他一边走，一边记下一些笔记和一会儿要问的问题。当走进房间时，他看到一个肩膀壮硕，体型巨大的男子。他的肚子都不能称之为啤酒肚了，简直就是一只被腰带勒着的啤酒桶。这位副警身穿制服，皮笑肉不笑，绿豆般大的眼睛闪着贪婪的光芒。

“萨瑟兰警官？”勃兰特点点头，那个老男人向前迈了一步，伸出了手，“谢谢你花时间来见我一面，非常感谢。”

勃兰特握着男人的手，示意他坐在自己对面的椅子上，然后坐下来，在裤子上擦了擦手，开口说道：“我没想到你会来，你是碰巧在

这一带任职的吗？”

“不是，我来此有特殊任务，萨曼萨·布莱尔这个案件非常重要，不容小觑。”

“噢，我们通电话的时候，你没有谈到这个案子啊？”

布鲁克在会议室的大椅子上挪了挪他庞大的身子。“我长期以来都在考虑此案，但总不得要领，因此决定特地来一趟探个究竟。要不是接到了你的电话，我都快放下找她的念头了。”

“你为什么找她？”

“几年前，她给我惹过不少的麻烦，我觉得她在我家偷了东西，我非常希望她能够归还。”

勃兰特皱了皱眉，萨姆从来没有提及这件事。“偷了东西？比如什么呢？”

“一些关于我们家族历史的文件和档案簿，我们费了很大劲才收集到这些资料，因此迫切地想要找回来。”

这个人十足的混蛋，但是既然他专程来此，可见他索要的物件极为重要，勃兰特觉得这些东西对萨姆没有好处。

“你上次看到她的时候她是什么样的。”

这个强壮的男人把小腹下面的裤头往上一提，同时调整自己的坐姿，椅子嘎吱响起。“她是个自视甚高，好说大话的女人，每次我看到她，她都是这个样子，这个女孩嘴里说出来的东西都会扭曲事实，她完全就是个骗子，绝对是这样。”

“骗子。”勃兰特几乎无法自控，他想要越过桌面勒死这个该死的蠢货。“她经常说谎但不是一个欺诈犯吗？”

“并不是，她在梦中所看到的景象是准确的，但是她本人和社会格格不入，她和你我不一样，她当时就需要被关起来时刻监控，我确信现在她还是老样子。”

“你准备找她干嘛？”

“就和她说说话而已，再看看她是否已经改变心意，也许她现在准备好要归还那些文件了，或者她在过去的几年中已经将其丢弃。”

与其说勃兰特是在记笔记，不如说他在借助写字平息怒火。他决不能让这个混蛋靠近萨姆。“她在你的地盘发生了严重的车祸，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听说过，事实上，我本来以为她没有生还。我给医院打了一两次电话，但是得到的回复是，她健康状况很差，没有生还的希望，于是我就把这些事情都置之脑后，直到你给我打了电话，我就跳上了卡车来到这里。”

该死，勃兰特才是造成混乱局面的罪魁祸首。坐着卡车来？是那辆黑色的卡车吗？“旅途这么遥远，你什么时候到达小镇的呢？”

“哦，我在几天前就到了，我不想立刻来打扰您，觉得您可能很忙。”

勃兰特叹了口气，垂下头，这个混蛋在撒谎，当萨姆惊声尖叫着打电话给他说有人试图把她撞出公路时，他一定就在附近，通过监控录像，他能找到这个家伙驾驶的车——但这还不足以说明他和萨姆当时同处在高速公路上，怎么才能证明呢？“确实，我们很忙，波特兰是一个大城市，每时每刻都生机勃勃，活力四射。”

布鲁特笑着说道：“但是罪恶从未停歇。”

“难道不是这样吗？”

勃兰特特别想要根据萨姆提供的信息逮捕这个人，但是他的良知也告诉他，他需要先听听萨姆对这个人所说的事实的看法。

然后，他将用自己的方式和布鲁特谈谈。

早上10点48分

今天不是个好日子，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天简直糟糕透顶。比尔好不容易找到医院的位置，但却发现被下了药的受害者仍然活着，处于昏迷状态，怎么搞的？如果她死了，那就太棒了。如果她余生一直这样昏迷不醒，那更棒。他喜欢这个想法。但如果她醒过

来，那可就大事不好了。他绝不允许这种事发生，他一边严密注视事情进展，一边想着对策。

接着，他就带他的狗去了保健中心，狗狗们很乖，职员们也很热情，然而这些人……这些老人呢？一方面他们喜欢赌博，另一方面又都好管闲事，就像那个老头一样。显然，他对媒体在电视上播报的关于戒指的消息有所了解，那些可恶的老头们都在打赌他什么时候能够记起那件事情来，谁能够预料到会有这样的问题？他毫无选择余地，难道不是吗？他不能让这个人记起和自己有关的事情来，无论如何都不能。

些许的暴力念头足以激发他的欲望，唤醒心中的兽性。但还不足以让他犯案，时间太短，也没有周全的计划……这些都让他很烦恼，但是他还有很多种选择。内心有个声音告诉他要小心谨慎，呆在家里，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但不料他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了她。

她是如此的完美。

他驶离路面，把车停到一个小型停车场，正好可以看到她在人行道上曳步而行。

耀眼的阳光透过挡风玻璃射下来，激怒了他，也挡住了他的视线，他在操作箱翻找了半天后，最后找到了一副有着刮痕的太阳眼镜，聊胜于无，他将眼镜戴上，迅速搜寻着她几分钟前走进的那家药店门口。

她在那里和别人有说有笑，当她走出药店时，头转了过来，在阳光下一脸自信，大步向前，天呐，他简直爱死这一幕了，他喜欢像她这样有女人味的自信女人，她清楚自己是谁。

而她其实大错特错。

这就是最精彩的部分，他会褪去她们的天真无邪，让她们领教一下这个世界真实的怪兽。

他身体前倾以便看得更清楚些，那个女人向左转，沿着人行道前行，他看着她的步伐，就像是看着缓缓流动的蜂蜜，想到这儿，他咧嘴笑了笑。

完美。

他走出了卡车，稳步尾随其后。当那个女人走进一个小小的女装精品店时，他坐在人行道的长椅上，享受着阳光。现在除了跟着她，他无事可做。她喜欢这些小精品屋。因此，他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将每家店铺都摸了个透。

下午2点20分

这个下午特别美好，但是萨姆却感觉很糟糕。

靠在小屋前门的门框上，看着外面的世界，萨姆内心里涌现出很多可能。距离和史蒂夫一起共事还有很多天，在这些天里，她还有功课要做，只有当这些幻象停止，她才能够有力气去多加练习。

她的电话响了起来，看到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来电号码，她心情兴奋得如同翩翩起舞的蝴蝶，他就这样涌入了自己的意识中，就好像一直在她身边陪伴着她，什么时候他从一名警察变成了一个朋友，而现在，他对她而言已经不仅仅是朋友了。“嗨，勃兰特，怎么啦？”

“我必须要在今天见见你，有些事情我们需要认真讨论一下，最好可以当面聊聊。你今天下午还是晚上在家？”

萨姆有点失落，两个人见面固然挺好，但是见面的原因听起来并不怎么样。又怎么了？“我今天整天都在家，下午准备去做做史蒂夫交代的练习，然后去湖里游个泳。”她犹豫了一会儿，说道：“要谈些什么呢？”

“布鲁克副警今天到办公室来了，他的说法和你的有点不同。”

她哼了哼鼻子，“什么？他现在在镇上？”萨姆用力抓紧手中的电话，指关节都开始泛白。“他什么时候到那里的，他是坐什么去的？我觉得自己昨天看到了同样的黑色卡车。”

“什么？那你为什么没告诉我。”

“我并不确信那就是同一辆车，那时候我还在镇上，所以就立刻从一个角落溜走了，然后再未见到他。”

“他开着一辆黑色的道奇卡车，但那并不意味着你遇到的人就是他，我们现在正在审问他，你就呆在家，注意安全，如果除我以外有人找你的话，除非你认识那人，不然你就藏起来，我会在几个小时后到你那里，如果可以我会尽快赶到。”

她摇了摇头，这建议不够好，完全不够好。在这一刻她有什么选择呢？一个也没有。“那你该死的最好快点出现，否则我就亲自来找你了。”

电话猛地挂断，萨姆虚弱地吸了一口气。好的，这下又冒出了一个问题。她向来擅长解决问题，她愤怒地哼了哼鼻子，才怪呢。要是在过去的话，她会撒腿就跑。那么她现在会怎么做呢？

坚持下去，战斗到底。

第十九章

下午5点45分

午后的阳光轻快地闪耀在平滑如镜的湖面上，萨姆欣赏着诱人的景色。是的，这就是她现在所需要的。

“你好，斗士。”她对着在阳光下安详小憩的狗笑着，这条狗现在身子好了许多，他的毛很厚，虽然脏兮兮，但至少不会血迹斑斑，因为之前流的血大部分已经凝结成块掉落了。她喜欢带它到湖边转转，只是他缝的针线还没拆除。现在她一点儿也不想用卡车载上他回宠物医院。斗士已经将她视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前提是它能够独立自主，自由行动。

斗士突然窜到她脚边吠了起来。

萨姆皱眉道：“斗士？”

但是他却将头转向房屋后的树林，再次咆哮起来。

萨姆盯着那片树林，不知道是什么困扰着这只狗，他一直对着她身后的灌木丛叫着。而森林看上去宁静安谧，生机勃勃，并未出现什么异样。

萨姆的能量对此也毫无反应，也许那只不过是自己散发出去的能量团，史蒂夫的训练效果显著，她想象中冥想就是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它会给人带来安逸和舒适，让人卸下自己的武装。但这并不是说这种能量能够让自己觉得无所不能，她知道自己还没办法做到，但是她确实加深了对这种能力的理解。训练是很必须的。史蒂夫说过，她必须要从头开始学习，学习如何看见自己的能量，理解围绕人类、动物、甚至是植物周围的色彩，然后懂得这些记号和颜色所代表的意义。

尽管她很劳累，但也苦中有乐。她的能量得到了锻炼，变得比之前更强了，之前她甚至从未意识到这股能量的存在。

这种感觉好极了。

她生命中的很多事都很美好，特别是勃兰特。她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进展。她只想到这种关系将会在什么地方终止——在床上。至少她希望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萨姆心情雀跃，她希望他也与自己一样，有着相同的感受。

沐浴着午后温暖的阳光，在斗士的看守下，萨姆决定去游个泳，现在的温度正好适合来个轻松凉爽的潜泳，萨姆觉得现在自己的身体要比之前强壮许多，不断地突破着自己的体力极限。奋力游了30分钟后，她翻过身，仰浮在水面上，内心镇静而又平和，慢慢调整自己的呼吸，但显然调整所用的时长超出了自己的预期。

萨姆疲惫地呻吟了一声，意识到自己可能运动得太剧烈了些。

运动之后的放松让她的身子迅速冷却了下来，她翻了个身，划动双臂让自己缓缓向前移动。

如丝般柔滑的水波滑过她的皮肤，敏感的肌肤在水的滋润下富有生机，在游过洒满阳光的水面时，落日的余晖驱散了身上的寒意。要是勃兰特在这里，在她身边，那该有多好。那样的话就不是温和的水流抚摸她的肌肤，而是他的双手，而她则舒展着自己的身子，陶醉在无拘无束的夜色中。

“萨姆，天呐，你在这里干嘛？”从河岸那边传来了叫喊声。

是谁？她抬起头。

“到这边来。”

这个声音可不容忽视，她在水里打着圈儿，向房子和船坞周围搜寻着。只见勃兰特此刻正大步朝湖边走来，即使隔着这么远的距离，她也能看到他严肃的表情，她看着他，心跳加速。尽管勃兰特正在生她的气。

“萨姆，你游得太远了。”

太远了，萨姆转过身来，这才意识到，自己不经意间游了好远，好在，没有遇上什么麻烦，至少现在没有。

萨姆用力拍打着水面，朝岸上游去，在体力耗尽之前，她尽力划了好几下，然后转为蛙泳，继续游向岸边，在距离船坞15英尺的地方，萨姆慢了下来，蹬着湖水。

她看着勃兰特迈着大步敏捷地走到码头的尽头，听见他喊道：“天呐，你这笨女人还不给我过来，你的身子还没恢复好呢。”

勃兰特身子修长消瘦，微风轻拂着他的发丝，在阳光下，他看上去是那么风度翩翩，摩西在他身边叫着。现在，她真希望自己可以和他一起待在水里，而不只是在脑海中想象那副场景。

“对不起，小家伙，我没有对你生气，我生气的是她。”

摩西坐了下来。

萨姆看着他们之间的互动，感觉酸酸的，摩西可没有什么要担心的事，但是很显然萨姆不能这么说。她感到有嘶嘶风声，该死，她游泳时什么都没穿。

下午6点55分

勃兰特简直无法相信，上一次看到萨姆时，她不仅身陷幻境，而且大量失血。现在，她却走出家门，在这个可恶的湖中游泳，她本来应该好好休息，让体力得到恢复。他看着她在最后几码的距离中奋力游着，很显然，她已经精疲力竭了，但是如果自己跳进水里帮助她的话，她一定会生气，再等等吧。

他生气地盯着脚边的狗，就连摩西都知道现在最好不要去游泳。

天呐，她需要一个保姆，她和他的母亲一样不让人省心。

勃兰特看着萨姆越游越近，意识到自己的反应可能过激了些，游泳可以帮助萨姆重获体力和忍耐力，只要她不过度锻炼的话，还是有很多好处的，这样看来，游泳确实也是比较好的方式。

但不知怎么的，理性的思考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他仍然很恼火、害怕。他突然停止了思考，双手紧握，他之所以这个样子都是因为自己很担心，很为她担心。他猛呼了一口气，噢，天呐，这样的话可就糟糕了。

夜晚温和的微风把光滑的湖面吹起阵阵涟漪。

他皱起了眉，这小木屋远离人烟。不仅如此，要是她遇到了麻烦，好几天都不会有人知道的，除非有人发现她没有正常上班。可恶，他的眉毛深深地锁了起来。

他身后的灌木丛沙沙作响，他本能地停止了思考，转过身来。

琥珀色的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是那条可恶的看门狗。

“你好，斗士，你感觉怎么样了，我看你走路稳健了不少。”勃兰特将声音放得平稳冷静，仔细观察着狗的反应，狗狗既没有怒吼，也没有兴奋地摇头摆尾。

这两个雄性动物警惕而又默不作声地怒视着对方，双方都在等待着对方的下一步动作，勃兰特知道自己最好还是先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这条狗可以盯人盯很久，如果他想要靠近萨姆，那么就必须得到这条看门狗的许可。

溅起的水花声提示他萨姆在向他靠近，他盯着狗，喊道：“你没事吧，萨姆？”

她轻咳了一声，接着又重重地咳嗽着，用尖细的声音回答道：“我好着呢，现在从水里出来了。”

勃兰特盯着狗，轻松地说道：“你听起来很疲惫的样子，你不应该去游泳，至少不应该游这么久。”他柔声责备道。

她嘲弄地回答：“说得好像我会听你的话似的。你在和一只狗吵架吗？”

勃兰特站直了身子，愤怒地说道：“我没有。”

萨姆擦身经过勃兰特，身上包裹着一条浴巾，每走一步，水滴就会从身上飞溅下来。她故意走在这两个雄性中间，两双眼睛立刻分散了注意力，转移到她身上来。

勃兰特咽了咽口水，她的毛巾环绕在她曼妙的身子上，随着她的

步伐动作柔软地变化着。毛巾稀薄的面料因吸收了水分而变得透明，勃兰特开始想入非非，想象着那条毛巾松散地垂在她的背上，肩膀上没有肩带的情景。

他禁不住又咽了咽口水。

毛巾包着她的臀部，她柔和的曲线若隐若现，他看不到她的泳衣，这一诱人的想法让他既兴奋又恼怒，难道她没有预料到有人会到这儿来吗？

这个女人在自找麻烦。

然而，想到女性裸露的肉体在凉爽的湖水中游动的场景，他不由地心潮澎湃起来。这也让他有机会近距离地洞察真正的她。看着她走在前面，他不知道她是否穿着衣服，一股强烈的欲望从他心中窜起。

灌木丛又发出了沙沙的响声，斗士在萨姆前方转过身来，撇起了嘴，拱起身子，颈后的毛发也竖了起来。

萨曼萨停下了脚步。

勃兰特下意识地拔出了手枪，一边走近萨姆，一边盯着森林。“那是什么？”他低声问道。

萨姆耸耸肩，眼睛扫视着森林，“我不知道。”她的声音低沉而又平静，“斗士不喜欢它……我也不喜欢，有什么事不太对劲。”

勃兰特细细检查着这片区域，寻找着任何不同寻常的状况，他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但是他确实也觉得有什么事和平常不太一样。

萨姆快步奔向小屋，跑上门廊台阶，勃兰特以较慢的步伐跟在她身后，警觉地扫视着周围，斗士吼叫着冲进了森林。

“斗士，不要去。”萨姆一边看一边听着，那声音渐渐往左边消退，她转向勃兰特，“我现在去穿好衣服，然后去找他。”

勃兰特的目光无法从她那完美的背部挪开，在她爬楼梯的时候，毛巾上被打湿的那一圈显得特别醒目。

他呼吸急促，转过身来，在暮色中搜查着。夕阳西下，院子里出

现了长长的倒影。没有斗士的踪迹，摩西坐在上面的台阶，凝视着同样的方向，他没有叫，也没有摇动尾巴。

萨姆跑下楼梯，身上的衬衣塞在旧旧的蓝色牛仔裤的腰带里，胳膊上还挎着那条她常穿的不合身毛衣，皮肤上青筋微微凸出，手里拿着一根栓狗的皮带。

“可恶，你会着凉的，呆在家里，让身子暖和起来，我去追他。”

萨姆摇了摇头，说道：“我去，他不认识你，如果你呼唤他的话，他不会应的。”说完，她转过身，看到摩西呆在灌木丛边，说道：“摩西，过来这儿。”摩西听话地一路小跑过来，萨姆将拴狗绳系到他身上，“我们不能再弄丢一只狗了，一起去找斗士吧。”

勃兰特嘲讽地说道：“摩西找不到他的，而且你叫斗士，斗士也不会答应你的。”

她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从他身旁走过，进入夜色中。

“斗士。”萨姆一边在门口喊道，一边观察着四周，但是森林无边无际的黑暗吞没了他的身影，他们离开了门廊，穿过草坪。

咆哮和尖叫声腾空响起，接着是一连串轻轻啐唾沫的声音，萨姆循声而去，然后停了下来。在森林里，如果远处有什么沉重的撞击声，那声音消失之前会回荡片刻。

“天呐。”萨姆低声说道，手放在了喉咙上，心脏噗噗乱跳，“勃兰特，那些是人类的叫声和枪声吗？”

“可能是吧，你和摩西呆在这儿，我去看看。”勃兰特掏出了手枪，跑到森林里，森林里的树木十分茂密，他朝着射击声传来的方向跑去，除了他的步伐，四周一片寂静，树叶和嫩枝被匆忙的脚步踩碎，微风吹来，把枝条吹得嗖嗖作响，好像在夜色中窃窃私语。勃兰特在这片地区快速移动着，但是却什么也没发现，最后绕回到萨姆身边。

“发现什么了吗？”她对他喊道。

“没有，不管它是什么，都消失了。”勃兰特在距台阶几英尺处停

了下来，又仔细向四周看了看。

萨姆不顾勃兰特的反对，又朝黑暗区域走了几步，喊道：“斗士？”

勃兰特站到她身边问道：“你能看见他吗？”

“不能，但是他一定在附近。”她向左转身，问道：“等等，那是什么？”

几百英尺之外传来了一声微小的呜咽声。

“是斗士吗？斗士！快过来，小子。”

伴随着物体的移动声，传来嫩枝折断和灌木丛的沙沙声，四周迅速暗了下来，萨姆向后退了好几步，喊道：“斗士，快过来，我的孩子。”

萨姆凝视着黑暗处，觉得自己看到了什么东西在动。“斗士。”她低声说道，“是你吗？”

斗士一瘸一拐地走向她。

萨姆快步跑上前张开双臂抱住他，轻轻地哄着他，“来吧，孩子，是时候回家啦。”

“他受伤了吗？”勃兰特俯视着这只巨型动物，这只狗至少有120磅重，如果他没受伤，乖乖听话的话，他还有可能搬动它，但如果他受伤了，且脾气暴躁的话，他可不会碰这只狗。

“我不知道。”萨姆轻轻地用手抚摸着狗的四肢，无视他警告的吼声，“过来，斗士，我们得把你带到屋里去。”

一到门廊那里，他们就看到了斗士体侧流出的血。

“该死。”萨姆检查了他的伤口，不小心碰到了其痛处，斗士转过身，呲牙咧嘴，喉咙里爆发出狂乱的吼叫声。

勃兰特将枪口瞄准这只受伤的动物，说道：“萨姆，退后。”黑夜里一片死寂。“不要碰他，他很危险。”

斗士慢慢转身朝向勃兰特，弓起了身子，叫声里充满了威胁与恐吓。

萨姆拖着脚步跟在勃兰特后面，斗士一直紧盯着勃兰特。

她轻缓而又柔和地说道：“勃兰特，我觉得是枪让他变得紧张起来的，把枪收起来吧。”

“你疯了吗？他随时都有可能攻击我们。”

“是枪让他心烦意乱的，要验证这话很容易，把枪收起来吧。”

勃兰特不耐烦地哼了一声，“我看到过许多凶猛的动物攻击人类。”他一直盯着狗，偶尔快速瞥一眼萨姆。

“我们就试试吧，拜托了。”

他久久地盯着狗，然后慢慢放下枪，把它放在身后，他可以把枪放在狗看不到的地方，但不能收起来。

士兵看着他的每一步动作，咆哮声稍稍减轻了些。

“我很好奇。”勃兰特心里突然冒出来一个念头。只见他打着手势，命令斗士坐下，但是斗士却嚎叫着。

勃兰特重复着命令。

斗士叫得更大声了。

勃兰特的命令变得更为清晰，有力。

一阵沉默。

接着，斗士踉踉跄跄，将腰腿部位缓缓放低。

勃兰特摇了摇头，发出了将后腿放低的命令。让狗走在自己身边要比让萨姆哄着狗走进屋子要安全的多。

这次，斗士遵循着命令，尽管动作缓慢而又笨拙，但是他做到了。

“勃兰特？”

“他受过良好的训练，尽管我不知道训练到了哪种程度，但是我可以试试其他的指令，从他的外观来判断，他在过去曾经是一只警犬。”

“真的吗？”萨姆的视线从勃兰特的身上移到狗上，“你真的是这么觉得的吗？”

“我觉得他是一只受过训练的看门狗，很可能接受过更为正式的训练。只不过他可能没有顺利完成训练，半途就中断了。”

勃兰特和萨姆两人一到达木屋，就把斗士引入屋内，然后勃兰特命令狗躺下来。尽管不情愿，斗士还是遵循了命令，喉咙里发出微小的嚎叫声。

萨姆又一次迅速地检查了斗士的伤口，勃兰特和斗士彼此对视着。

“情况不算太糟糕，看起来他之前缝的针线扯断了一两针，走起来也一瘸一拐的，这可能是因为他在森林里追逐时把旧伤口擦破了。”萨姆抱了抱这只狗说道：“可怜的孩子。”

勃兰特哼了一声说道：“为什么这么说？”

“兽医认为他被人虐待了，在斗士看来，不可信任的恰恰是人类。”萨姆停顿了一下，嗅了嗅空气，弯腰靠近士兵，然后抬起头，“刚刚有谁朝我的狗开枪吗？”

晚上7点18分

勃兰特坐在门廊的台阶上，给他的母亲打着电话。

萨姆久久地看着他，等着他通话结束，然后走出去对他说道：“我刚给你倒了杯茶。”萨姆把杯子递给勃兰特，“上校和你的母亲怎么样了？”

他惊奇地看着她，“还是老样子。”

“那我们能继续我们的谈话吗？”在他困惑的目光下，萨姆又说道，“副警布鲁克，还记得吗？”

“什么？哦，对，他在这里，正如我之前跟你说的，你的副警布鲁克今天来找我了。”

“噢，天呐。”萨姆艰难地坐了下来，她不需要照镜子就知道自己脸色涨红。

“他已经在城里呆了好几天了。”勃兰特坐在她对面，“我知道贸然下结论很简单，但是我们没有其他的证据。”

这下麻烦大了，萨姆希望能够藏起自己的过去，希望她过去所经历的事情不会影响她的未来。“可恶。”

“记住，他并不知道你住在哪里。”

一丝希望在她的心里涌起，但是突然她又记起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她看着他的脸嘲弄地说道：“你在做梦吧，他可能就是今晚在这里开枪的人，这不是错觉，我敢肯定只要有机会，他随时都会杀了我。”

勃兰特仔细研究着她的脸。

她平静地看着他，如果有那么一件事他需要相信的话，那就是布鲁克是个狡猾而又危险的人。

“好吧，我理解你为什么这么确信，他说你偷了他们家的东西，像是信息档案之类的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勃兰特支持的目光给了她力量。

她笑了笑，支离的笑声让他皱起了眉，“我什么都没偷，你难道还不明白吗？他觉得我偷走的信息其实是我从他身上获得的。我的通灵能力让我看到并且明白了很多东西，那就是他所害怕的，我知道的太多了。”疼痛从脊梁骨传来，直冲脑门，她颤抖地说道：“他说的没错，我确实掌握着那些信息。”

勃兰特反复思考着这句话。

她茫然地看着黑乎乎的窗户：“你还记得发生在我身上的车祸吗？”

“你说的是你受伤的那次，还是你看到路易斯·恩德比死亡的那

次？”

“是前面那次，我差点死去的那次，就是他，他是车祸的罪魁祸首，他想要杀了我。”

第二十章

晚上 8 点整

萨姆低着头。

勃兰特凝视着她披在肩上的纤柔卷发，发长及腰。真的吗？他脑海中勾画出那位副警的面容，不得不承认：的确，这相当有可能。但那家伙工作日程紧凑。完全没可能来勃兰特所在的警局。

他凝视着她低垂的脑袋，他必须问问她，哪怕只有一次。“你确定吗？”

萨姆抬起头，直勾勾盯着他，眼里闪着泪花。“如果你是指确凿证据的话，我确实没有，但我亲眼看到他了。”

“你看到他了？”勃兰特身体前倾，端详着她的面部表情，“你确信？”

萨姆起身，走到窗前望向窗外。她的长发柔顺地披在背上。“车祸发生后，我无法动弹。火苗开始窜上挡风玻璃。而安全带却锁死，我腿部骨折，锁骨也脱臼了。”

她闭上双眼，把头斜靠在冰冷的玻璃上，恐惧感透过她的脊梁骨向上蔓延。“他走过来时，我正奋力打开安全带。”她停顿了一下，呼吸微弱而又凌乱。“我猛捶玻璃，大喊救命。他却在一旁面带笑容。”萨姆咽了咽口水，“我非常恐慌，以为终于有人来救我了，而他……”她转过身，面对勃兰特，“而他掏出枪，透过玻璃窗，瞄准我。”

勃兰特一次又一次咒骂。“杂种。”

“他就是那种人。”她盯着他，脸上露出一丝微笑，“谢谢你相信我。这让我轻松许多。”

他深吸一口气，“然后呢？他真的对你开枪了吗？”

萨姆摇头，“没有，否则我现在无法在此，他瞄准了我之后突然走

开了。在他开车离开时，另一位男人——一位已退休的消防员——抵达现场。他敲碎驾驶室门上的玻璃。为我打开门，割断安全带，然后把我从车上拉出来。”她走向勃兰特，再次坐下，“所以，是的，回到你刚才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我很确信。”

他看着她牛仔热裤下白皙修长的大腿，希望她坐得更近些。脑袋里各种念头涌现。他打了个寒战，把目光投向远处，清清嗓子问道“你和别人提过此事吗？”

“没有。”她怒哼一声，“我能告诉谁？他可是警察。”

没错。勃兰特不由叹息，同时身体往后靠。“老天，真够乱七八糟的。”他用手抓抓头发，“问题是那混蛋现在就在这里，而且还在到处找你。”

“没错。因此我的问题是——子弹击伤斗士的髌骨了吗？”

“老天。”他凝视着她。看着她过去那些惊世骇俗，历经磨难的记忆。她有战士般顽强的精神，但因对手太过强大，她得不停奔逃——直至今时今日。现在她不必再逃，也不再孤单。

“让我打几个电话，看看是否有他的相关信息。警局有位同事正在调查他的底细。”

萨姆皱起眉。

“这意味着我们能追踪到他，和他再谈谈。亚当已经确认布鲁克开的皮卡是2004款的道奇——外观是黑色的。”

她打了个冷战，“所以，高速路那次追尾很有可能是他。”她沉思好一会儿，然后耸耸肩。“这已不重要，何况他也不会承认。他为什么要那么做？你得有证据，比如他的枪型相匹配的子弹或枪套。”

“没错，但是，如果你认识他的黑色皮卡……”他说道，然后等待着，观望着，看她是否能够明白。随后她眼睛瞪大，脸上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

她皱眉，“是的，问题是他怎么知道那辆车是我在开？”

“这和我们找到他的车的方法一样，在DMV系统里输入你的名

字，就可以看到你名下登记着什么款式的车。”他看向窗外她那辆车。那车早就该报废了，要通过安全检查也绝无可能。

“但他无法得知就是我在开车，除非他看到我了。”

勃兰特考虑片刻。“这事并非完全不可能，它确实确实发生了。而他抓住了那个绝无仅有的机会。”

萨姆五官纠集到一块。“这太可怕了。”她做出苦相。“他至少还不知道我住哪儿。”她咬着下嘴唇，环抱双臂，紧紧压着胸口。“话说回来，和他取得联系也并不那么困难，是吧？”

由于她双臂下压过紧，导致胸部呼之欲出。勃兰特费了很大劲才没往她胸部瞧去。“尽管我很不愿这么说，但他完全可能已经跟踪你，甚至跟踪我。”

萨姆瞪大眼睛。“这想法太可怕了。”她歪着头，认真思考。“他不可能跟踪我，因为我今天哪儿都没去。”

“不，你确信昨天把那辆黑色卡车甩开了吗？”

她双眼因恐惧而张大。“哦，老天。”

他俯身轻拍她的膝盖。“别害怕，我们正在努力想办法解决。只要掌握更多线索，我立马把他抓起来，审出更多证据来。”说完，勃兰特起身道了声歉，然后出门打了几通电话，开始着手处理这棘手的事情。这事容不得片刻耽搁，其他一些紧急事务也是如此。他边走出玄关，边大声说道。“哦，对了，我今晚在这儿过夜。”

晚上8点22分

“你想要什么？”老天，萨姆最不愿记住的是其他受害者。她猛摇头，头发向四周飘散。不，想都别想。

“求你了，这也许有帮助。”

她盯着他看。他压根没意识到自己问了什么。他就这么抛下了一句炸弹般的话，跑到屋外打电话去了。接着他再次进屋，抛出了第二枚重弹。事态一下子完全脱离了她的掌控。他询问她关于其他幻象的

细节信息，而她摇摇头，这不是她所心目中所想象的夜晚该有的情形。

“我想这可能对你来说有困难。”

她哭笑不得。“你认为？”她提高语调说道，“你根本不懂。”她转开身子，全身颤抖。

勃兰特皱眉。“对不起。如果这让你很难过，那么我们不聊这个。我并不要让你难过。”他走近她。温柔地伸出一只手想要扶她，又犹豫不决，最后把手垂了下来。“我以为给受害者一点发言权会有所帮助。”说完，他伸手搂住她的肩膀。

她身体一僵，但并未移动。实际上，她想依偎在他怀里，但对他的感情还不确定。“是所有受害者，还是仅仅是遭到同一杀手杀害的人？”她伸出手轻轻揉着自己的颈部，痛恨自己戒备心太强。但要放下戒备也毫无理由。毕竟，她还想尽己所能做出一些改变。如果有机会首先和史蒂夫聊聊，事情会变得更加得心应手。也许他知道怎么帮助她平稳渡过进入幻象的过程，而无需经受命定的灾难。一有机会，她就得向他询问。

他的声音充满惊讶。“我不知道你可以选择。”他反复斟酌。“如果可以选择，如果那个杀手还有可能找其他目标，那么我想就从那开始。”他停顿一会儿。“不过，如果你有其他案件的信息，那也会有帮助。我们的悬案多到让人难以置信。”

“我不知道，但我想我可以试试。”她说道，声音柔和而又伤感。他听得心都碎了。“等我向斯蒂夫请教几次后，我们再行动，事情会相对容易一些。也许他会有相关技能让我可以自我保护。”萨姆看到他脸上拂过一阵迷茫。

“自我保护？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他将对她的答案无法苟同。“在从幻象回到本体的过程中，大量同质能量同时返回，而我在幻象和现实之间徘徊。”

“哇，又来了？”

她一脸坏笑。“有时，受害者的死法会在我身上重现——虽然程度要小得多。”看到他一副惊恐的模样，她干净利落说完最后一句。

“这么说，你很有可能再次流血？”他摇头，“哦，哦，那种事绝对不能再发生了。”

萨姆忍俊不禁，笑出声来。“流血是稀松平常的事。”

他瞪着她，难以相信。

“别忘了，有个女人在车祸中被活活烧死的那次。”

“可我们不知道那次是否是意外。”

“是的，你不知道。但我知道，不仅如此，我还知道是同一杀手。虽然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方式，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动机，但就是有相同的感应。”

勃兰特拿出小笔记本，晃晃头。“你确信，所有的受害者都是丧命于同一个杀手？”

“当然，你应该做个调查，把她们知道的每个人，和她们所参与的每个行动联系起来，杀手肯定就在人群中的某一处。我个人认为，应该把露易丝·恩德比放入其中，她应该有助于揭露其中的潜在规则。”

萨姆疑虑重重，勃兰特则忙于在记事本上写着。过了5分钟，她突然意识到某些事物也许有帮助，而且还不至伤害自己。“我去去就回。”她大步走向自己卧室。那东西就在这儿某个地方，某个箱子里。她先把第一个箱子翻个底朝天，接着第二个，终于在箱子的最底部找到自己想要找的物品。她把书籍分门别类，然后抓起一本自己想要的。

她返回时，勃兰特正在打电话。为了不打扰他，她往自己杯子里续上热茶，坐下来等待。

“对了，把这个用图表标出。我知道有点牵强附会，可我已经想不出其他方法，我们试试吧。”他看向她，露出微笑。“我们把所有的数据，和其他的案子相互参照。既然没有现成线索，就让我们找出来。”勃兰特在笔记本上草草写下一些笔记。“不，我明早再来，然后

我们一起用图表列出我们手上的信息。”

他们又聊了一会儿，萨姆突然沉默不语，翻动手中的笔记本，对着笔记心有余悸。一切都描述得那么生动，简直不忍心读下去。她甚至感到有些诧异，自己当初怎么会想写下这些东西呢。

“你拿着的是什么？”

萨姆一惊，抬起头。“什么？”

他合上电话，放到一边。“所以你拿来了什么？”

“这个。”她深吸一口气。然后，她似乎做出了决定，向他递去一本看似低廉，且表皮磨损的本子。

勃兰特接过日记本，目光在她和日记本之间来回流动。“这是什么？”

“我的日记，里面记载着一些日期和细节。”

勃兰特一页一页细细翻看，对于她内心的直白流露感到震惊。“这就是你的幻象？”他停下，阅读其中一篇日志，然后翻页。“多久之前的事？”

“差不多今年上半年。”

“今年？”他的声音透着震惊。

“我还有一本正在记录的本子。”她耸耸肩，无法掩饰自己不由自主的真情流露。“幻象过后，我总觉得有义务记录每个细节。这是让我让受害人说话的方式。”她双臂交叉在胸前。“最重要的是，我从未告诉任何人这些日记。”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他弯下腰，把一只手放在她膝盖上。“谢谢。”

她不禁轻叹一声，点了点头。嘴唇露出一丝笑意。“不客气。”

勃兰特轻轻推推她膝盖，然后再次坐下。“因此，所有的事都记录

在这里？”他把日记合起来，放在自己大腿上，仔细观察她的表情。

萨姆严肃认真地点点头。“至于所有幻象，我楼上还有更多日记——至少还有二十本。”

晚上9点05分

勃兰特能够感觉到自己脸上血脉喷张，这只是其中一本？她还有二十本日记？老天爷。她都过的什么样的生活呀？

“相当可怕的生活。”

勃兰特迅速抬起头，震惊无比，一脸茫然失措。她难道可以读出自己的心思？不，不会吧。

“不，我虽不会读心术。但你的脸色……”她看着他那副苦瓜脸，忍不住笑了。

他盯着手中的宝库，不知该把注意力放在哪里。她给了他一份出人意外的礼物。毫无疑问，他可根据这些信息挖掘证据，但是，她得给他指引，来寻找突破口。因为在这些案件中，有些甚至没有立案，有些则裁定为意外，有些目前悬而未决。毫不夸张地说，某些杀手很可能还在逍遥法外。

萨姆时断时续的声音打破他的思绪。“我也许可以提供其他方式的帮助。”

他为之一震，看向她。“你已经提供了帮助。”他边说着边举起日记。“我能拿走这个吗？”

她心中一凛。“我真的不希望和警局里的其他人分享这些信息，你看看里面是否有任何有用的线索。你可以做记录，或者复印几页，但原件还得由我自己保管。”

“那是当然，复印是个好主意。你不必担心。我不会让这个落到凯文或其它任何人手里的。”勃兰特知道自己所持有的东西的价值。在他找到与信息相匹配的证据之前，他不会让任何人掺和进来。他快速翻阅日记，然后停在某页上，字里行间所透露出的痛楚和恐惧让他不禁畏缩。萨姆走到他背后，陪他一起看着，她那金色长发柔顺地披在

肩膀上。

她富有女人味的清新气息袭来，钻进他的鼻孔里，他抬起头对她匆匆一瞥，她的感情是如此率真，然而她的痛苦也如此真实，他几乎一眼就察觉出来。她的感情在他的守护下来得迅速。这个温柔的女人已经经历如此之多的痛苦，他想让她过得更好，抚平她的所有伤痛。于是他把日记本放一边，站起身，走到她身边。

她愣在原地，双眼睁得大大的，如同身陷汽车灯灯光下的小鹿。

勃兰特咧嘴一笑，在她鼻尖上吻了吻。双手环住她，并把她轻轻拥入怀里。等她放松警惕，把下巴放在她的头顶上，露出微笑。

他犹豫不决，该提及那个话题吗？但是，如果现在不是好时机，那么什么时候才是？“你知道吗，我无时无刻都在想你。”

萨姆想稍微往回缩，但他并不给她这个机会，她索性由他这么抱着，把头扬起。

“真的？”她温柔的低语充满神奇的魅力，勃兰特立刻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真的。”他低头凝视她吹弹可破的皮肤。一双大眼睛，似含情脉脉，又似冷若冰霜。还有她娇艳欲滴的嘴唇。他一开始遇见她时甚至未注意到，而如今他满脑袋想到的都是它——如此红润而又饱满，如此富有魅力，如此惹人喜爱。

他无法自持，低下头，吻了上去。

6月22日凌晨2点10分

电话铃响了。

勃兰特睁开双眼，努力适应眼前陌生而又拥挤的空间。他抬起头发现萨姆四肢伸展，趴在自己胸前沉睡着。她的床铺对他的体型来说并不适合。

铃声再次响起。

“妈的。”他小心翼翼地她的手臂下抽离。伸手去拿昨晚随意扔

在一旁的裤子和裤兜里的手机。

“你好。”勃兰特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心往下沉。“好的，我半小时后出门。”

他站起身，把手机放到一边，寻找自己的内裤。他并不想吵醒她，但也不希望她醒来时孤零零一个人。他穿上短裤后又抓起牛仔裤。在他扣上皮带时，瞥向萨姆，正好迎上了她的目光。

他立即走向她。“对不起，亲爱的。”他弯下腰亲吻她。“我必须得走了，我们又发现了一位受害者。”

第二十一章

凌晨2点15分

他说的话如同冰流滑过她的心田，至少他们找到那个受害者了。萨姆一直等待着有人能够发现最后这名受害者。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小屋里的温度似乎也降了下来，萨姆裹紧了身上的毯子。她的手指泛青，腿也变得麻木起来。她盘起腿，从一旁地上堆得高高的廉价毯子中拿过一条盖上。

“就是她，我们在等待的那个人，那个深色头发的女人，她的名字是……”萨姆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她的名字是……卡洛琳。”

勃兰特的脸上闪过一丝阴影，他一边朝她点点头，一边向外走去。

“勃兰特？”萨姆跑向前门。

勃兰特转过身，看着她，扬起了一道眉毛，“怎么了？”

“当心点。”

他点了点头，大步走向她，深深地吻了她，走进了夜色中。

凌晨2点55分

在往常，勃兰特到那里不会花太多时间。但是，现在才刚过星期天凌晨3点，周六晚上的派对让整个城市为之狂欢。到城里并不难，驱车到犯罪现场却是个问题。

“天呐，勃兰特，你今天晚上一定有个火热的约会，你从来没有过这么晚到达现场。”法医人员已经到达，勃兰特心情舒畅，没把他们的玩笑当回事，也没有透露自己的行踪。

走进这座郊区的砖房，房内一切看似正常，让他深受触动，一个表面温馨的街坊是否可能隐藏着可怕的罪案呢？他的周围是城市规划

区，整齐地排立着两层小楼，离这个地方近一点的是一所小学，再远一点是一所高中，而常见的杂货小店只有几步远。

坏事总发生在好人身上。他一脸严肃，走进这座死亡地狱中。

首先是扑面而来的恶臭，接着是乱舞的苍蝇。

这个犯罪现场已经有好几天了，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尸体腐烂得很快。

照相师们忙于拍下所有的细小线索。一名犯罪现场鉴证科的人员站在受害者跟前，相机的闪光灯发出断断续续的咔嚓声。可以看出，受害者有着一头深色的头发。勃兰特大步走上前然后停了下来，在凝结的血液和体液中，他看到受害者苍白的皮肤闪烁着诡异的光芒。勃兰特尽力克制自己不受主观情绪影响，缓慢而又平静地走着，每个区域的细节都丝毫不放过，尽管他不知道要找什么，但是他知道自己在看到的时候一定会察觉到的。

当他走到受害者的床边，他再也无法保持冷静了。眼前的场景如此熟悉，简直难以置信，太熟悉了，不是受害者的头发，也不是她的面貌，而是她的伤口。天呐，这些伤口都太熟悉了。

卡洛琳的男朋友不在镇上，她本来应该在机场和他见面，但是她没有出现，所以男朋友就过来找她了。

“嘿，勃兰特，凶手这次拿走了一个战利品。”

勃兰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转过来面向凯文和亚当，凯文没等他问就说道：“他割掉了她的一只耳朵。”

天呐。

勃兰特默哀了一会儿，以纪念这位死去的女人，现在他更加坚定了决心要抓住这名凶手，着手开始工作。

早上9点10分

萨姆检查了登记簿，今天有两个外科手术，其中一只病号还在麻醉中，另一只已经醒过来，并且脾气十分暴躁，但是她也不能责备这

个可怜的东西。

他的一边耳朵让狗给咬去一部分，成了一只垂耳兔，他的右侧头部缠着巨大的绷带，萨姆迅速清理了他的笼子，继续进行护理。

在做完基本的护理后，她走到餐厅里想要喝一杯茶。她脑子里的弦一直紧绷着，直到看到空荡荡的餐厅。现在，她终于能够松一口气，瘫坐在桌前，将头放在胳膊上，她心乱如麻，不自觉地担心着上校的安危。梅斯待人温暖，性格可亲，萨姆讨厌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只能干巴巴地等待着。

她一个早晨都在想着勃兰特，一定是因为昨晚的事情。回忆如潮水般涌上心头，她发自内心地笑了，但是当布鲁克副警进入她的脑海时，她的笑容就隐去了。她紧张地查看着四周。他会跟踪到她工作的地方来袭击她吗？

就在这时，门打开了，吓了她一跳。

“早啊，萨姆。”众人一齐打招呼的声音让她吃了一惊，她微笑着看着吵吵闹闹的女人们在她周围聚拢，不知怎的，她天生就有交朋友的能力，甚至都不用刻意为之。她不知道如何交朋友，或者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内心里涌现出一阵感恩之情，她不再那么孤单了。

他们的聊天声此起彼伏，萨姆困惑地听着话题从最近鞋子颜色的流行趋势转到今天早间新闻中所报道的谋杀案。她静静地待着，不想听但那些话却钻进了自己的耳朵，她最不想做的事就是重新回想一遍。四周的喧嚷让她失去了平衡，她努力集中注意力，试图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是那个受害者的名字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那个可怜的女人。

终于，午茶时光结束了，每个人又都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

当她回到动物那儿去时，和睦融洽的气氛一路伴随着她，她意识到这和其他人的正常生活非常接近。人们说说笑笑，互相调侃，轻松相处，不用时刻保持戒备之心。想到这里，萨姆突然饿了起来。

沃尔科特医生检查着已经从麻醉状态中苏醒过来的狗，萨姆等了几分钟，通过他的动作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对动物的细致关爱。

在做完检查后，萨姆说出了她一直想要讨论的话题，“先生。”她怯生生地说，“斗士又受伤了。”

这名兽医皱了皱眉说道：“伤得重吗？他做了什么？”

兽医一边听她描述伤口，一边点头，然后走到其中一个高至天花板的橱柜前，拿出了一个小试管。

“这是抗菌素。把它涂抹到伤口上，用上几天，如果伤口没有好转的话，把他再带到我这儿来。”

“我觉得他一定会讨厌这个抗菌素的。”

这名兽医做出痛苦的表情，“实话说，我也不喜欢，但只有这样他才不会因为原来缝针的伤口裂开而再次受到感染。”

“好吧，我会观察他的反应的。”

萨姆一天的工作快要结束了，她快地收拾好东西，拿起那个药膏，走了出去。一下班，她的思绪就不自觉地回到自己抗拒的事物——卡洛琳上。

她的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作为受害者，卡洛琳的生命已经终结了，而自己却自始至终都体验着被害者的生活。无论她是清醒还是进入梦乡，那个混蛋始终掌控着她。为了重新获得主导权，她不能再害怕下去。她必须不断前进，克服恐惧。但是她怎么能够做到呢？恐惧不可能一夜之间突然消失，有可能她这一生都要受其折磨。

萨姆的手抚着疲惫的脸庞，发誓不能再让恐惧控制着自己，要时时刻刻保持警觉，才能压倒它。她生活中的大半部分时间都是在害怕中度过，而且这种感觉不会因为此刻不同的决定而停止。她体内的力量在深处不断地涌动，她不能再坐以待毙，让自己像一只木偶一样由他任意操纵。

是时候由自己来主宰命运了。

早上9点24分

“终于。”他握紧拳头在空中扬了一拳，天呐，这些警察真是太蠢

了，也许自己有生之年都不会看到他们查出什么眉目。他敢打赌这事在网络上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比尔用他厚厚的手指摩挲着他那几乎秃光的头发，不久又得剃头了。但是，他现在还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他杀害的那人总算被发现了，他虽然很累但是很开心，如果他的战利品一直腐烂而无人观看或关注担忧的话，他的乐趣可就要大打折扣了。他咧嘴笑着——正如女人们所描述的，嘴巴向一侧歪斜，样子着实讨人喜欢。但这些都是她们不了解他的真实面目之前的看法。

这些警察花了多久才收到他给的惊喜呢？他有一刻还在担心自己这一下意识的举动，但是下一刻就毫不在乎了。他们永远无法破解这个案子的，他摩擦着自己厚厚的手掌，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那真是一份恰合时宜的佳礼。

早上10点03分

勃兰特打着哈欠，觉得自己的脸干巴巴的，简直要开裂了，天呐，他太累了，他不应该一刻都没有休息就开始工作的，但他觉得自己需要做一些建设性的事。而且，看了犯罪现场后他可能再也睡不着了。那个可怜女人被千刀万剐，血肉模糊，但那凶手至少还没有把尸体煮了吃。

法医的证据和尸检结果都还没有出来，勃兰特只有等待着。

他胳膊交叉放在桌子上，头靠在上面，他现在只想要闭目休息片刻。

但是很快，电话就响了起来，他睡眼惺忪地盯了好久，不知道是谁给他打了这通吵人的电话，是萨姆吗？他用手搓了搓脸，接通了电话。

“你好。”他用模糊不清的嗓音说道，伸手准备拿起他的咖啡杯，喝一口润一润嗓子，随着冰冷又粘乎的液体滑入他的喉咙，他的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接着又喝了一口。不愧是咖啡因，他立刻精神了起来。

“勃兰特，你还好吗？”

不是萨姆。

是他的母亲，可恶，他都忘了。“妈妈，我很好，上校怎么样了？”

“他还是没有意识，但是他现在病情稳定了许多。”

“但他还没醒来？”勃兰特没忍住打了个哈欠，如果可以的话，他需要和上校谈谈，他还想给萨姆打个电话，只是为了听听她的声音，一想到这儿，他的心就立刻被温暖的光包围着。

“恩，还没有。”

梅斯的声音听起来和他一样疲惫，他为她感到难过。当你在乎的人受伤时，你很难仅仅只是坐在一边袖手旁观。

“勃兰特，你还在吗？”

勃兰特抖了抖身子说道：“在的，妈妈，我还在。”他看了看手表问道，“你还在医院吗？”

“我现在又到医院这儿来了，我回了趟家，洗了个澡，然后回来了，我不想让他醒来时发现自己孤身一人。”

“现在快到吃中饭的时间了，要不我过去接你，我们一起去外面吃个饭吧。”他还有时间跟萨姆说会话，然后带着他的母亲出去吃顿饭，再及时回来解决桌上堆积如山的问题。

梅斯犹豫着。

“妈妈，拜托了，这对咱们俩都有好处。”

她让步道：“好吧，但只能匆匆吃一点。”

勃兰特看了看手表，“好的，我再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解决这儿的的事情，然后就去接你。”

勃兰特挂了电话，伸了伸懒腰，他需要检查一遍邮件，然后和上司谈谈，这些都不会耽误太久。

他打开邮箱，查看着尚未回复的几十封邮件，其中一封来自几天前他曾经见过面的那位图书管理员，这个管理员确认了过去数十年作为某些群体徽章的各种戒指图案，发现草图中的戒指和某一个兄弟会用的很相似。

勃兰特根本无法相信，总算有了突破，但当他往下读的时候，他的愉悦感逐渐消失，这款戒指设计投入使用近十年来，每年都有变动。不过之后的二十年时间里一度停售，可能有超过500个团队曾购买过这款戒指。由于那时并无计算机系统，给图书管理员提供信息的那位教授没有任何数据或名单，但他列出了一些可能提供帮助的人员名单。

勃兰特清理着邮箱里的垃圾信息，留下紧急的重要邮件，在去吃中饭前，他走到最大的文件柜前，小心藏起资料，然后把萨姆的日志锁起来。暂时先这么做就可以了。

“嘿，勃兰特。”

勃兰特转身看到凯文站在门口，“嘿，怎么了？”

凯文咧嘴一笑：“队长想要见你。这一次可不关我的事。显然有告密者和队长说了萨姆经历的幻象以及最近那场凶杀案。

“这个该死的告密者是怎么知道的？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凯文耸了耸肩，“我不知道我最初是在哪里听到的，但这是事实，不是吗？”

“什么事实？”

“她目睹了受害者的死亡，不是吗？”

勃兰特抱怨了一声，闭上了双眼，“可恶，难道是我对亚当说漏嘴了吗？天，我一定是累得要命才会做出那种事。”

凯文啪嗒地掰着手指，几乎是大笑着说出来，“是啊，可能就是他告诉我的。”

当勃兰特到达约翰森队长的办公室时，门是虚掩着的，他敲了敲门然后推门进去。

“进来吧，勃兰特，找个位子坐。”队长用手指了指一把没有堆满文件夹的椅子。

勃兰特关上门，转身走到那把椅子前，坐了下来。

队长看着他说道：“勃兰特，你那个通灵者和新的一起凶杀案是不是有什么关系？”

勃兰特说道：“确有此事，抱歉，我刚从犯罪现场回来，还没来得及向您汇报最新的情况。”

“你知道如果这个泄露出去会发生什么吗？”约翰森队长总是将警局的形象放在心上，“她对凶杀案的判断有多准确？”

“分毫不差。”

“该死。”

勃兰特清楚他现在的感觉，“我们并不是第一个借助通灵异能的警局。”勃兰特的胳膊扫过宽宽的玻璃，“而且，这是警局内部事宜，媒体应该不会知道，除非有人告诉他们。”

约翰森队长生气地盯着他，“那她呢？你怎么阻止她进入公众视野，她可以用这个案件来宣传自己。”

“萨姆不是那种人。”

勃兰特专注地看着约翰森队长的眉毛快速皱了起来，眉头紧锁。

“每个人都想要获得众人瞩目，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罢了。”

勃兰特盯着窗外，拒绝对此评头品足，约翰森队长是个顽固的人，过去的几十年中，部门在他的公平管理之下一直正常运转着。他处事很客观，通常不带什么个人偏见。

“好吧，我只能说萨姆不是那样的人，信不信由你。”

队长将放在桌上的文件整成一堆，“那么她看到了什么，又忽略了什么？”

他花了好几分钟概述了一下，最后说出了一件萨姆没有看到的事

情，“她没有注意到凶手割掉了受害者的耳朵，我们既不知道她的耳朵为什么被割，也不知道割掉的耳朵去哪了。”

“通灵者就是这样，他们的信息中有些是正确的，但大部分都是错误的。”约翰森队长心不在焉地在他前面的便条簿上匆匆写着，很显然，他在思考着什么。

“确实如此。”勃兰特向前倾着身子，“我没有同其他任何人说过，但是我确实看到过她陷入幻象的样子。”他简要谈了谈那晚在萨姆的小屋所看到的景象，记忆里萨姆脆弱不堪的身体上出现的伤口让他很揪心。

“你看到那些伤口莫名其妙出现然后又凭空消失了，而且你当时还没有喝醉？”

勃兰特盯着约翰森的眼睛说道：“我向上天发誓，句句属实，我看到那些伤口出现，然后消失，到处都是血，天呐，我当时惊惶失措。”

“为什么你不打911呢？”

勃兰特抿了抿嘴唇，“我差点就那么做了，但我先和史蒂夫联系了。”

队长斜着眼睛看着他，“那确实可能有所帮助，史蒂夫怎么说？”

勃兰特点点头，“谢天谢地，他确实提供了帮助，如果当时我碰她的话，就可能会引起更大的伤害，甚至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危害。”

“我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种事情，但我知道很多好警察都特别信赖他。”

“萨姆的能力不如史蒂夫那般强大稳定，但好消息是他打算帮助她进行训练，萨姆很脆弱，她需要学会自我保护。”勃兰特顺势说道：“当然她也要需要受到警局的保护。”

队长向前倾着身子，盯着勃兰特，“那是什么意思？”作为一个传奇人物，队长从不在任何困难面前退缩，他向来说一是一，支持着自己的手下，他身高六英尺六英寸，依旧保持着早年做足球运动员的

健硕体型。

勃兰特同样盯着他说道：“我永远都记着戒指草图这件事，也有人可能像我一样记着，然后泄露萨姆的个人信息。”他停顿了一下。

“但是为什么呢？”队长一拳锤在桌上，“不可能是这儿的人。他们知道这样做会给部门带来多大的危险。”

“更有可能是为了毁我名誉。”

勃兰特顿了顿说道：“还有另一种复杂的可能。”

队长向前倾着身子说道：“说来听听。”

勃兰特迅速道出布鲁克副警的信息以及他在几年前对萨姆做的事情，还包括几天前的一些事。

队长短促有力地爆了句粗口，“该死。”他巨大的身躯向后坐了坐，过了几分钟后说道：“把她带到这儿来，是时候见见她了。”

“我要怎么把她带到这儿来？”

“我不知道，你自己想办法，带她来就是了。”

10分钟后，勃兰特打电话给萨姆。“什么时候？”不知怎么的，她的语气隐隐透露着疲惫，该死，她听起来累坏了。

“今天，要是你现在能来就再好不过了。”既然她都已经同意了，他就不用纠结了，越快越好。

“我在工作，大概还有一个半小时下班，下午1点30怎么样？”

“太好了。”

他挂上电话后突然想到，糟糕，把自己妈妈忘了。他看了一眼手表，快要迟到了。啊，该死。他一把抓起钥匙，锁上办公室，向外飞奔。

第二十二章

下午1点07分

萨姆僵硬地坐在勃兰特办公室的椅子上。她一到办公室，勃兰特就找借口走开了。到底发生什么了？她只知道勃兰特在电话中曾说到他的队长想要和自己谈谈。

她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声音，转过身来看到一位办事员面带微笑走了进来，他将一摞邮件放在勃兰特的桌子上。当然，勃兰特本人不在。

就在她决定起身找找勃兰特时，勃兰特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这个男人就是管理着整个警局的队长。

萨姆侧身往旁边靠了靠，在这两个男人的伟岸身材和强大气场的影响下，心里有了一丝恐惧，她将自己的手指压在大腿下面，以免自己一直紧张地用手指敲击着椅子。

“萨姆，这是我的上司，约翰森队长。”

萨姆很吃惊，微笑着点点头，再次坐到椅子的一侧。

队长朝她温和地笑了笑，温和到与他的体格很不相称，他开口说道：“小姐，很高兴见到你。”说完坐在了她身边的椅子上。

萨姆感觉到自己睁大了双眼，努力克服着不断袭来的紧张感。尽管队长又笑了笑，但她一点也没觉得放松。

“我能帮上什么忙吗，队长？”

“我和索瑟兰警官谈了谈。”约翰森队长看着勃兰特，“他跟我说了很多关于你的事情。”

萨姆快速地转身盯着勃兰特。“是吗？”她疑惑地将目光锁定在这个倒霉的家伙上。当勃兰特缓缓点头时，她软软地瘫在椅子上，闭上双眼，好不容易才忍住没有叹息，她用一种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道：“很好。”

“我并不完全赞同借助通灵这种东西，但我愿意去相信勃兰特，他说你可以提供一些重要的信息，关键是，我不想要让公众知道你在帮我们。”

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好的，我也不想让公众知道。”萨姆回答道。

他撇起了嘴唇，坚定地点点头，然后继续说道：“那在这一点上我们就达成了一致了。”说完，队长沉默不语，勃兰特静静地坐着，萨姆也不知道说些什么。

“为什么你要告诉我这些呢？”她心里十分疑惑，感到了一丝威胁。

队长盯着勃兰特，扬起了一道眉毛。

“够了，你们两个不要一声不吭互相眼神交流了，告诉我事实。”她冷不防厉声说道，怒视着这两个人。

勃兰特偷偷憋住笑意。

约翰森队长首先开口，“我们想要利用你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比如那个戒指，你知道新闻上曾播出的那个戒指草图的相关信息，对吧？”看到萨姆点了点头，他继续说道：“那件事本来不会发生的，但是有人给我们打了热线电话，这就意味着其他的信息也没准会被泄露出去，当然这个几率微乎其微。”

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现在处在危险中吗？”

两个男人又交换了下眼神。

“我不这么觉得，因为留下的只有你的邮箱地址，没有你的家庭住址，因此别人要想找到你还得花一点时间。”队长说道，将她的一只手握在了自己手中，“在我们把案件调查清楚之前，你得小心点。”

“这有点困难，毕竟你不知道威胁是什么，也不知道会从哪里来。”

约翰森队长说道：“凶手并不认识你，是吧？”

这是一个可怕的想法。“是的，我想他不知道，除非有人告诉他，或者他也会通灵，当然这种机会不大。”

他点了点头，“好的，那你小心点就行了。”

勃兰特漫不经心地整理着桌上的邮件，纸张摩擦发出了沙沙声，在邮件中有一个包得严严实实的包裹，他拿了把剪刀，剪开了绑着的带子。

萨姆看着他问道：“一个提前送来的圣诞礼物？”

勃兰特哼了一声，“不太可能，这些邮件先到的，然后才收到这个箱子。”

“哦，天呐，那是什么？”随着一股难闻的气味在房间弥漫，萨姆叫喊道。

队长放开她的手，猛地一下扑向包裹，桌子上的纸都飞了起来，盖子也滑了下来，这两个男人从一个满是文件的壁橱上方的箱子里拿出一副手套戴上。当勃兰特再次伸手去拿箱子时，队长抓住了他的胳膊，朝萨姆的方向点点头。

勃兰特立刻会意，也点点头，走到桌子边，把一只胳膊放在萨姆的肩膀上，推她到了门外，说道：“萨姆，坐到外面走廊里，我给你拿杯咖啡，运气好的话，你有可能尝到刚煮好的热咖啡。”

她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就已经被勃兰特推到了门外的座位上。然后他拿了一杯热咖啡和一叠杂志回到她面前，说道：“我去去就回，乖乖坐着别乱动。”

萨姆手里拿着烫手的泡沫塑料杯，麻木而又安静地坐着。尽管他们尽力隐瞒，但还是有一丝臭味泄露出来，何况萨姆还匆匆瞥到了盒子里那东西。虽然她不是十分确定，但她觉得那里面是一只耳朵，一只血淋淋的，还戴着耳环的耳朵。

她看着好几个男人进进出出，但并没有和他们搭话。办公室里挤满了人，有人将一叠纸放在她身边的椅子上，其他人过来将纸带走，萨姆看到有一小张纸掉在了地上，不足半英尺大，颜色就像是那个包

裹包装上的芥黄色。那张纸肯定也很重要。萨姆看着人们有的从那张纸上跨过，有的从它边上经过，但都忽略了它。她忍不住想要捡起来看看。于是趁着四下无人，萨姆迅速捡起了那一小张纸，然后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突然，眼前的警察局消失不见，出现了一扇开着的门，她无法思考，无法集中注意力，甚至视线也一片模糊，她在一股黑色的迷雾中迷了路，拿着热咖啡的手不再因灼热而感到疼痛，她周围的景象也全都消失。她走进了蒙蒙的灰雾中，沿着一条未曾走过的小路一直向前。

邪恶在呼唤着她，嘲笑着她，在她前进的途中不断触碰到她的手臂，她知道自己必须做些什么。她因为某些原因来到了这里，但是怎么回事呢？她不想到这儿来，这儿很黑，很冷，让人毛骨悚然。这个味道，天呐，这个味道就像是一个堆满腐尸的园子，尽管如此，她还是被某种动力推着一直向前走。害怕和茫然的感觉有些消减，身后莫名的推力强烈地增长着，虽然还是感觉昏昏蒙蒙的，但是现在周围的黑暗确实有所消退。她继续漫无边际地向前走。

然后，她听到了一个声音。

挖苦的嘲笑声回荡在空气中，钻进她的耳朵里，甚至深入她的灵魂中。

萨姆尖叫起来。

下午1点30分

天呐，萨姆。

勃兰特快速朝她跑来，但还是被走廊里的人群堵在了后面，她在哪？她尖锐的叫声突然停止，勃兰特挤过人群朝她的方向走去。

队长朝大家喊道：“给她腾出点空间来，每个人都向后靠。”

人群抱怨着，勉强按照他的命令让出一条小道，勃兰特转过身，怒视着众人说道：“拜托了，看在上帝份上给她点新鲜空气。萨姆？萨姆，你还好吗？”

这次，总算有一些旁观者走开去做自己的工作去了，只有少数几位胆子较大的还留在原地。

其中一人问道：“我们需要叫辆救护车来吗？”

勃兰特检查了一遍萨姆，只见她脸上苍白没有血色，颈部线条柔美，其上青筋脉动可见。她的呼吸缓慢而又均匀。她有可能灵魂出窍看到了什么，或者是因为受伤而昏迷不醒。因为她并未独处很久，而且她的身上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伤口，他觉得她可能受到了些许幻象带来的反应。他看着萨姆，发现她一手紧握着一张芥黄色的纸。

勃兰特不确定自己能不能碰她，将她手中的那张带来是非的纸慢慢抽出，仔细看了看，这张纸似乎是那个可怕包裹上的包装。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她现在这副样子也就不足为奇了。他转过身，只看到了队长和凯文。

“她还好吗？”凯文站在一边，眼里充满了疑惑。

“她怎么了？”队长低声说着，蹲在他旁边。

勃兰特摊开手，给他们看了看手中的纸，说道：“我觉得她可能无意中碰了这张纸，触发她进入了幻象。”

“那是什么意思？”队长研究着她，“她的脸苍白得像张纸，她还好吗？”

“我觉得还好，我也不确定。”

她的姿势看起来不是很舒服，身子软绵绵地斜在一边，好像随时随地就要倒了，他的办公室也没有可以让她舒服地坐着的地方。队长显然也在思考着这个问题。

“我们能把她带到我的办公室吗？把她放在睡椅上。”

“我们不能碰她。”

“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把她留在这里，她就快要倒地了。”

勃兰特下定了决心，将胳膊放在她的腿下，将她抱到了队长的办公室，在那里，他把她轻轻放在沙发上，并为她垫上枕头。因为身子

受到了推挤，她发出了一声呻吟。

“萨姆，没事了，放轻松。”

萨姆的眼睛动了一下，勃兰特松了一口气向后退了一步。萨姆终于醒过来了。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可以根据之前的经验做出猜测，萨姆没有控制住自己。幻象占据了她的心灵，让她灵魂出窍了。他不能保护她不受自己能力的影响。尽管不想承认，但他确实钦佩她的勇气，同时也确信自己无法过着像她那样的生活。

随着萨姆逐渐开始醒转，她的眼睛呆滞无神，她看了看周围的房间，皱起了眉头，问道：“我在哪？”

“这是队长的办公室，我们把你搬到这里好让你躺下来，你现在觉得怎样了？”

“恩？我难道又陷入幻象了？”她深深思索着，蹙起了眉头，“那个世界十分黑暗，到处都是死亡的味道。”她转过身看着他，悲伤的表情让她的眼睛看起来就像是一汪痛苦之泉。“箱子里面的是她的耳朵，是吧？”

勃兰特被她这一提醒，皱起了眉头说道：“我希望你没有看到。”

“我只瞥了一眼。”她将头靠在睡椅上，“但是也足够让我看清了。”

“我很抱歉，你本不应该看到那个东西的。”

她痛苦地说道：“说真的，你觉得我的噩梦像什么呢？”她的声音带着丝苦涩，混着悲伤，勃兰特努力想要舒展眉头，但是成效甚微。

他看了看周围的房间，发现队长坐在桌子前，仔细倾听着，凯文站在他身边，认真看着，因为注意力高度集中，前额深深皱了起来。

“.....”勃兰特犹豫道：“不管你刚去了哪里，你在那个地方发现什么有用的信息吗？”说完，他观察着她的反应。

“我并不知道我在哪里，我觉得.....”她犹豫着说道。

“继续说。”

“我觉得我这次和杀手有了一些联系，但是我并不确定。”她抬头看了看每一个人，“我觉得我进入了他的脑海，他早就在黑暗中迷失了方向，他觉得你们都是没用的傻子，永远都不会抓到他。”

凯文插话道：“每个逍遥法外的罪犯都是这么想的。”

勃兰特点点头，看着萨姆，“还有什么吗？”

“他是一名老手，几十年来一直在犯案，以后也不会收手，你们必须杀了他。”

“我很乐意这么做。”勃兰特是认真的，如果可以的话，他会将他绳之以法，但是如果不行，总有更好的办法予以解决。“你知道他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吗？他在哪里，在干什么？”

萨姆的眼睛垂了下来，脸色苍白，神情恍惚。“他在等待着，幸灾乐祸地摩拳擦掌，想象着你们打开礼物时脸上露出的表情。”

“为什么，那个礼物一点意义也没有，我们已经发现了受害者，即使有了耳朵也没什么用。”队长开口道。

大滴泪珠从萨姆的眼角滑落，勃兰特走上前，温柔地将它拭去。

“那不是她的耳环，耳朵是她的，但是耳环是另一个女人的。”

“另一个女人的？”约翰森队长站起身来，“什么，还有一名受害者吗？”

“他觉得你们肯定不知道。那个受害者年龄比较大，作案的纪念品是从被下药的人身上弄下来的，他不想留着这个纪念品，他觉得这个记忆不值得骄傲，是个失败品。”

“萨姆。”勃兰特轻轻地拍着她一侧的头，说道：“萨姆，醒醒。”

“她意识到自己在说些什么吗？”约翰森队长绕着桌子，弯下腰来，仔细观察着她。

凯文插话。“你认为她说的是事实吗？”

“只是她所知道的事实。没错。”勃兰特轻抚着她的脸颊，希望她能醒来，过了好久，她才终于睁开了眼睛。

“不要再这样了好吗，快把我吓坏了。”他欣慰地笑了笑说道：“你回过神来了吗？”

尽管仍然很虚弱，但萨姆还是点了点头。

“那就坐下来吧。”他说着，半拉着她靠在既软又厚的沙发垫上，“现在你不会再失神了。”

萨姆蜷缩成小小一团，将膝盖缩到下巴那里，脸上的颧骨微微透出蓝光。

“老天爷，你快冻成冰了。”勃兰特在房间找能盖在她身上的东西，约翰森队长走到角落里一个衣架前，拿下一件大羊毛外套，盖在萨姆身上，萨姆在温暖的毛衣下面舒服地蜷缩着，心中充满感激。

约翰森队长换了一种语气问道：“我知道你还没有完全康复，但是……你还掌握其他有帮助的信息吗？”

勃兰特插话道：“如果你和凶手产生了联系，你知不知道凶手下一个目标是谁？”

伴随着微弱的呼吸声，她的回答温柔而又细小，这三个男人不得不弯下腰来听。

“知道。”

凯文看看勃兰特，局促不安地耸耸肩，然后将目光转移到萨姆身上，说道：“你能给出些细节吗？任何有助于我们找到受害者的信息？”

萨姆轻轻地摇摇头，“我只知道目标就在他附近，他一直观察着她，跟着她，心中的欲望一直在膨胀，他很享受这个阶段，很快，他就要好好享受这一顿大餐，但现在还没到时候，他还在享受着游戏的快感。”

勃兰特感到好奇，问道：“你知道他有工作吗？他脑子中是否曾经出现过金钱的念头？”

约翰森队长补充道：“他现在在哪里？那里有什么地标性建筑吗？还有什么信息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她吗？”

“我所知道的只有商店，有一个药店，一个咖啡店，还有人行道，我只能看到他脑子里的画面。”她休息了一会儿继续说道，“她是个高加索白人。”

这三个人惊奇地盯着她说道：“你能看到她？”

“只能看到些片段和细节。”萨姆闭上了双眼，用一种单调的语气说道：“她是个高个子，但凶手比她还高，她很年轻，大概有25岁，有着一头长长的棕发。”说完，她陷入了沉默中。

这几个人交换了下眼神，每个人都在担忧着那些小细节是否能够真正帮助他们找到受害者。

他们不想在她获得信息时打扰到她，勃兰特更不想让她再次灵魂出窍，小声说道：“萨姆，你还在吗？”

她慢慢地睁开了双眼，好像背负了十几斤重担，说道：“她还有辆车。”

凯文紧紧追问道：“你能看到车牌号吗，这辆车由哪家产商制造，什么款型？什么颜色的？萨姆，还有其他信息吗？”

勃兰特朝他赞许地点点头，至少现在凯文已经能够接受萨姆的能力了。

“红色，很小，有两扇门，看不到车牌号，凶手看着她一直走进车里。”

突然勃兰特想到了什么，开口问道：“萨姆，他在自己车里坐着吗？”

过了很久，萨姆点点头说道：“我看到的不多，挡风玻璃被染成蓝绿色，座椅是墨绿色的。”

“座椅是横排长座还是单人短座？”

“横排长座。”

“老式的还是新式的？”

“看不出来。”

接着他们各自向萨姆抛来各种问题，这些问题中有些萨姆回答了，但是还有很多她没法回答。15分钟后，3个人都十分疲惫，勃兰特简直无法相信。他累极了，但想想都能知道萨姆的感觉。事实上，他弯下腰来看着萨姆时，发现她已经睡着了，于是他外套向上拉了拉，盖在了她的肩上。

勃兰特朝其他人点点头，跟着他们走了出去，关上身后的门。在走廊里，勃兰特斜靠在关着的门上，看着他们俩说道：“所以，你们打算怎么做？”

约翰森队长痛苦地说道：“我不知道，我当然也很希望她提供的信息是可靠的，但是除此之外，目前我们一无所知。”

凯文说道：“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耳环和耳朵的DNA，也许会得出什么结论。”

“这确实有所帮助，萨姆之前也提到过这个受害者，我想到了两个可能性较大的受害人。有一个在停尸房，还有一个还在波特兰综合医院，尚处在昏迷中，我们能够核查一下是否其中一个女人戴着与之匹配的耳环。如果受害者死了，我们就无法帮助她，我们必须对她进行检查，获得法庭证物。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尽力找到凶手的下一个猎物。”

约翰森队长撇了撇嘴表示同意，“我现在就去实验室跟他们说说。但是萨姆该怎么办？”

“她需要睡一会儿，进入幻境让她的能量下降得很快。”确实如此。“我不想让她一个人在这里呆太久，不想让她醒来发现自己一个人。”

凯文点点头说道：“那你就和她呆在一起，我来打电话，根据汽车的线索寻找受害人，我还得向她道个歉。”说完，转身就离开了，勃兰特张着嘴看着他离开，然后笑着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目送凯文离开后，勃兰特朝着约翰森队长扬了扬一道眉毛，队长耸耸肩说道：“我不知道，我现在要去一趟实验室，确保他们不会把事情弄糟。”

10分钟后，在打了几通电话后，勃兰特打开队长办公室的门，准备看看萨姆。可能是不小心惊醒了萨姆，只见她坐起身来，脸上带着惊吓和紧张的表情。

“嘘，萨姆，没事了，我很抱歉，我不想叫醒你的。”他走进办公室，坐在睡椅边上，靠近了萨姆，但是没有碰她。她盯着他，身子摇摇晃晃的。

“哇哦，我猜我刚才睡着了？”

他笑着说道：“确实，但睡得时间并不长，也许只有15、20分钟。”

她犹犹豫豫地站起身来问道：“现在几点了？我能走了吗？”边说边向四周焦虑地搜寻着，“我的钱包呢？”

“放松点，首先，时间还不晚，你在这里只待了一个小时，钱包在我的办公室，还有，没错，你现在可以离开了。”他向萨姆张开了双臂，紧紧将她拥入怀中，说道：“我在这里，其实也没那么难，是吧？”

她盯着他，脸上露出疲惫的表情。

勃兰特为她感到心痛，萨姆现在一定十分劳累。“我想让你待着歇会儿。”

“我很好。”她直了直身子，脸上露出一个坚强的微笑，但是这完全糊弄不了勃兰特，他能够看得出来。

“你吃饭了吗？”

她的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嗯。”

他点点头说道：“我们可能找到了那个昏迷的女人，她适时地出现了，耳朵上少了一只耳环，她叫安娜黎·沃森，我现在准备把包裹中的耳环和她的进行比对，如果有需要的话，实验室会用棉签沾些样本去做DNA对比。那个女人还活着，但是仍处在昏迷中。”

萨姆睁大了眼睛说道：“但这仍然是个好消息。”

“到现在为止还不错，来吧，我们一起去拿你的钱包，然后再吃些东西。”

下午1点50分

凯文快步跑到桌子前，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被刚才那一幕震惊了，到现在还没回过神来。

要是他没有在现场亲眼看到……当然他也不能再去那里了，在他的一生中，他一度以为自己理解这个世界，但是现在觉得自己一无所知。

他只知道一件事——刚才那绝不可能是她装出来的，他一直在仔细地观察着她，她双眼圆睁，瞳孔涣散，一度陷入昏迷，一度又完全清醒过来。

她的脸如死人般苍白，然后又在回神之时浮现出樱桃般的红润之色，她的皮肤，天呐，她的皮肤如此稀薄，呈现着蓝色，他还摇了摇头。

没有人能装成那副样子。

下午2点15分

那难道不是很有趣吗？看着周围一片混乱，狄龙一脸漠然，那个女人尖叫时，他正打着电话。不少女人都会对索瑟兰警官犯花痴，但这个女人应该不在其列。

狄龙觉得她可能是某个报案人员，也就没有管她，直到她惊声尖叫了起来。他早已听到那个可怕礼物的消息，还以为她尖叫是因为看到了包裹里那东西，但是他没想到她在队长的办公室受到了优待。经过一阵激烈的讨论，狄龙的兴趣彻底被激发了。

所以这就是与勃兰特合作的通灵者，难以置信。想到这里，他大笑了起来。

在萨姆走出办公室时，他承认，她看起来就像是被洗衣机甩干桶狠狠挤压过一样憔悴。看着勃兰特在一旁悉心照料，他确定了一件

事：勃兰特一定和这个怪女人上过床了。这个男人不仅勇敢，还很机灵，知道怎样抓住一个女人的芳心。

趁着勃兰特将注意力全放在萨姆身上，狄龙不动声色地穿过人群走开了。

第二十三章

傍晚7点48分

当萨姆到家时，太阳快要落山了。尽管萨姆晚归时，摩西经常会生气，但他还是掩盖不住心中的喜悦。斗士也摇动着尾巴，虽然这只有在萨姆回家时才看得到，但这对他们俩之间的关系来说，也算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

她本该在幻象发生之后回家好好休息一番，但是照顾动物比做其他任何事都能够更快地恢复灵媒的灵力，尽管身体不能得到放松，但是如果精神饱满，她的灵力也会更快恢复。

萨姆将一切抛之于脑后，投入到工作中。但当露西耳朵上的蓝色耳环晃动着浮现在眼前时，她还是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她竭力忍住不去回忆，憋住泪水。自从那件事发生了以后，她不想和任何人打交道。

萨姆走在门廊楼梯上，准备回到小屋，突然意识到勃兰特给她带的汉堡包已经在包里放了很长时间了。

她进了房门，环顾四周，厨房空空荡荡，清锅冷灶，盛着剩菜的盘子静静地放在水槽中，空空的冰箱更是平添了一份孤独与冷清。在壁橱里翻找了好久，她才找到了一罐汤和半袋饼干。

“好啦，有的吃了。”她打开火炉，热起了汤，一边等待着，一边吃着饼干。喂了动物后，汤也热好了，可以开始享用晚餐了。

她关掉厨房灯，坐在夕阳的余晖中。最近很多次，她经常能感觉到小屋的氛围发生了一些变化。曾经的安全感消失了，小屋的黑暗不再像以前那样给她一种平和的感觉，那些黑影只会让人害怕，不再让人舒适，不能再给她以慰藉了。

萨姆觉得很寒冷，手里捧着正在冷却下来的汤碗，汲取着残存的温度。她喝下最后一口汤后，径直走了出去。

她走向了码头，摩西在后面跟着，听到身后有什么在响动，她转

身，惊讶地看到斗士也在后面一撅一拐地跟着她，看到斗士的举动，她开心地向他跑去，但却在他警告的咆哮中停了下来。

“该死，斗士，我应该怎么做你才能接受我呢？”

他吼的更凶了。

萨姆蹲下来，离他近了一些，不知道现在应该继续呆在外面还是回家。远处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似乎正朝着自己房子的方向来。她立刻做出决定，走进阴影中，庆幸自己外出的时候关了房间里的灯。其实她很清楚勃兰特卡车行驶的声音，和那个想把她撞出公路的混蛋的卡车声音一模一样，她不想冒险。

两只狗安静地待在她身边。她藏在树林里的阴影中，看着那辆车逐渐靠近，车灯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那辆车在房前停下后，一个男人走了出来，萨姆在黑暗中眯着眼睛看着，这个人看上去很像勃兰特，但是她并不确定，不想先发出声音向他打招呼。

这个人小心地接近着黑漆漆的房子。

萨姆也谨慎地看着。

男人跳上台阶敲了敲前门。

他停了一会，又敲了敲，双眼在周围的黑暗中搜寻着，一眼就看到了萨姆在房前停着的货车，大声喊道：“萨姆，你在吗？”

是勃兰特，她内心的黑暗角落立刻被喜悦点亮了，安全感油然而生。无论她对勃兰特的感情是对还是错，看到他，她还是开心的。

“我在这里。”

勃兰特朝着她的方向问道：“在哪里？”

“在靠近码头这边。”她这么说着，但却没有动，而是等着他来找她。

“为什么这么晚了，你还在那么黑的地方到处走动？”他冲着她的方向生气地说道。“你为什么 not 接电话？”他走近了，脸上写满了担心

和恼怒。“你知道我打了多少电话吗？你有没有想过有人可能在担心着你，特别在这天经历了这么多事后？”

萨姆向前走了一步好让勃兰特看到自己。“嗨。”她从口袋里拿出她的手机说道：“今晚真美，我怎么能不出来好好欣赏欣赏呢？”边说边翻开手机盖，“该死，我的手机没电了，真抱歉，我都没有检查一下它。”

他摇摇头说道：“好吧，月色固然很美，但你也得万分小心，随时让我能够联系到你，好吗？”

萨姆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着：“我都道过歉了嘛，而且还有狗跟着我呢。”

“就算如此，那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他们又不能帮你挡子弹，不是吗？你还记得上次吗？”

他即使不提她也清楚这点，说道：“你这次来是有公事呢，还是专门来训我的呢？”

“抱歉。”他微笑着，张开双臂，把她抱在怀里，她也顺势拥着他。“我很抱歉，但是当我打不通你的电话时真的被吓到了，你不知道，我连续打了好几个小时。”

萨姆引着他朝小屋走去。“如你所见，我很好。”她没有等勃兰特，不管他是否跟上。当她经过他的货车时，勃兰特停下脚步，打开副驾驶的门，萨姆很好奇，转过身来看见他从车里拿出一个睡袋，然后锁上了车门。

萨姆斜眼瞥了那睡袋一眼，当她打开房门时才回过神来。她感到兴奋不已，尽管他的胆大妄为令人生气，但她的呼吸却不由急促起来，她不知道该对此作何反应，该是怎样的感觉，她觉得既兴奋又欣慰，全身的痛苦减轻了，但她还得确定一下，于是转过身问道：“那个睡袋是用来干嘛的？”

“你不会照顾自己，总得有一个人来照顾你吧。”勃兰特绕过她进了屋子，“所以，得有一个人陪你在家过夜。”他走过破旧的沙发，重重地将睡袋扔在地上。“除此之外，我想趁此机会问一些问题。”

萨姆不想就这么轻易地屈服，他不经她同意就做出这个决定，胆子可真够大的。但她还是很开心，问道：“你有想过先问我一下吗？”

“问你——哦，对，这是问题之一，我本来打算早早问的，但是……对，你没有接电话，所以，我现在也不必问了，不是吗？”他躺在沙发上，头枕着自己的胳膊，咧开了一个大大的笑容。

“你怎么说都行。”萨姆关上门，用的力气有点过大了，然后转身去拿茶杯。对她来说，茶是解决她生活所有不安的最佳之物。

“你怎么会不知道凶手拿走了战利品呢？”

萨姆没有回答，转身走开，从壁橱里拿出来两个杯子。

“没有听到答案之前，我是不会走的。”

萨姆叹了口气，倒了两杯茶，坐在勃兰特对面，“你确定吗？”

他笑道：“确定。”

萨姆默默地坐着，喝了一口茶，静静地看着面前这个既让人恼火又相当有趣的男人。

“好好想想吧，我会一直呆在这儿的。”

萨姆斜着头，看着勃兰特，内心一片混乱，但很快，她的头又低了下去，他显然没有那个意思对吧？但是，上天呐，她真希望他有那种念头。她对长相厮守的感情不甚了解，但她希望可以有机会拥有。

他直起身子靠向她说道：“告诉我为什么。”

她试图将注意力放到对话中去，她不想再次回想那个案子，但她知道他不会停止追问，于是说道：“我不知道，因为耳朵是在那个女人死后才被割掉的，那个时候我已经和当时的场景断开联接。”

勃兰特露出一副思索的表情，说道：“那我猜你不知道反而是一种幸运。”

萨姆皱了皱眉，坐了回去，“我并不总是那么幸运。”然后停了下来，调整了下激动的情绪，重重地咽了下口水说道：“受害者一旦死亡，我就可以有一些时间来进行调整，他们死亡的方式以及与之失去

联系的时长，决定了我困在幻境边缘的时间，如果我一直被困在那里，有时会知道他们死亡后身体发生了哪些变化。”

萨姆朝下盯着桌子，手指顺着桌面旧式图案的纹理比划着。“有时，”她说，慢慢地抬起眼睛，“有时，人们觉得受害者死了，但是……”她的声音变得哽咽起来，“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死去。”萨姆用毛衣袖子擦了擦眼睛继续说道：“他们和我一样都能感受到每一个细小的变化。”

她眼里噙满泪水，视线也为之模糊，但依旧盯着勃兰特，想要弄清楚是否他能够理解，他脸上的表情让人心碎。

“抱歉，我本不该告诉你的。”

“不不，不要这么想。”他的手伸过桌子，紧紧握住了萨姆的手，“我很烦恼是因为你一直经历着这种痛苦。”他的拇指轻轻抚摸着萨姆拇指周围的柔软肌肤。

“身为一位警探，我见识过各类可怕的经历，我本来应该早已经习惯了，但有时还是无法忍受。”

萨姆紧紧回握住了他的手说道：“我知道，我也有同感，有时候人们可能会对彼此很残忍。”

他扬起嘴角笑了笑说道：“这就是为什么执法人员都没有什么感情。我们和一个其它职业的人结婚，对方根本不明白我们每天在和什么打交道。如果和本职业的人员结婚，那我们就得一辈子和这个职业打交道，每天都要忍受着这种暴力，我们的关系就会变得越来越差，直到最后被迫分开。”

“真可怕。”

摩西的吠声传来，把萨姆吓了一跳，小屋外响起了奇怪的沙沙声，她皱了皱眉走到了前门，从窗户向外望去，但是外面黑黑的什么都看不到，她打开门让狗跑出去，然后跟着他们，勃兰特快步走到她身边。

“你听到了什么？”

“我不确定，有什么东西在外面移动。”

“是野生鸟兽吗？”

她摇摇头说道：“不，是的话狗不会作出这种反应的。”

远远地传来微弱的隆隆声，是一辆车。

“你在这里能听到高速公路上的声音吗？”

“偶尔会听到，这取决于天气。”随着她话音落下，汽车引擎的声音也停止了。

“肯定是高速公路上传来的声音。”

“除非有人开了半路然后下车步行。”

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夜空中充满相当不安的气氛。

萨姆走近了些，挽着勃兰特的胳膊说道：“谢谢你今晚来我家，我真不想孤单一人呆着。”

从前，萨姆总是独自一人生存，她不知道该拿勃兰特怎么办。和他上次床是一回事，其他人不也是激情来了就上床吗？那么睡了两次就能确定关系了吗？她从没那么做过，同样也确信勃兰特也没有那么做过。但不管她觉得自己多么尴尬，最好还是和他坦诚交代。

“实话跟你说吧，我想不谈恋爱。”哦，这话听起来应该不伤人吧？好样的，萨姆，你这就等于告诉人家你缺乏恋爱经验，也没有什么社交技能。

勃兰特缓缓转过身直直盯着她，“为什么不呢？”

他的回答让她心头一热，脸颊也开始发烫，但她仍然坚持着自己的立场，坦率地说道，“我不擅长。”

“你没有谈过恋爱怎么知道自己不擅长呢？”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理性。

萨姆盯着勃兰特，不知道这对话该怎么进行下去。“我试过了。”

“原来是这样，曾经的尝试没有如愿以偿，所以你就认为自己注定

要孤独一辈子吗？我们不是已经跨越了这个障碍了吗？”

“嗯，不，我也不知道，或许吧。”萨姆闭上嘴。她心中慌乱不已，语无伦次，说话都含含糊糊的。

“你不知道，因为你害怕向前。”

“所以呢？”她反问道。

“活着呢，就要好好享受，不要把人生耗费在害怕尝试，担心失败上，以至于孤孤单单走完这一生。你要好好把握身边的机会，让别人走进你的世界。”他伸出手，托起她的下巴，抬起她的头，看着她的眼睛说道：“我想走进你的世界，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我已经证明给你看了。”

她这一生都渴望着有人能够亲口对自己说出这一番话。眼泪开始在她眼眶打转，她极力克制住想要嚎啕大哭的冲动，但下嘴唇还是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他的拇指抚过她的嘴唇，动作轻柔而又具挑逗性。她露出微笑。在他手指再次抚来时，萨姆情不自禁地亲了一下他的手指。

他停了下来说道：“危险。”

萨姆的双唇颤动着，他的手指继续移动着，这次移动的速度明显减慢了许多，更加具有诱惑。当触碰到嘴唇中间的凸起部位时，撩人的动作更慢了，停在那里，像是等待着什么，萨姆抬起眼看着他。

他问了一个问题。

萨姆犹豫道，两次就意味着承诺吗？还是说因为她缺乏社交能力，没有经验，两次就还是只意味着约会？她能够直接走人吗？她想要这样做吗？不，即便最后是毁灭，她还是要这么做，至少她曾享受过生活，也曾短暂拥有他的爱。

她闭上了双眼，任凭自己的身体来决定，微启双唇，伸出舌头亲吻着他的手指，从一侧到另一侧。

勃兰特弯着脑袋，将她的一举一动都刻在了眼里。

萨姆的眼睛半闭着，看着他的眼睛变得深邃而又乌黑，她将舌头伸的更长了些，卷起他的指尖，任凭本能邀请他的手指进入口中。勃兰特也没有抗拒，用手指轻抚着她的嘴唇内部，萨姆咬住了他的手指，温柔地在里面挑逗着，轻轻地吸了一口，张开了双眼，和勃兰特对视着。

他的眼睑低垂，呼吸也在加深，萨姆半笑着，吮吸地更用力了。

勃兰特张开嘴，舔了舔嘴唇，鼻孔向外张开。

等待如此漫长而又让人难以忍受，萨姆闭上眼睛享受着快感，一直压抑的神经末梢开始兴奋起来。她的身体一阵震颤，但是她不知道如何回应。

然后，他移开了自己的手指。

她双眼猛地睁开，盲目地沉浸在快感中，当他低下头，用嘴唇代替手指时，她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唇上。他炙热的双唇包围着她的，让她头晕目眩，勃兰特吻得十分轻柔，恰到好处而又从容舒服。

过了很久，他抬起了头，萨姆的身子瘫倒在他身上。

勃兰特让她靠的更近了些，亲吻着她的耳朵，低声说道：“太过了吗？”

她摇摇头，小声说：“还不够。”

他不再需要更多鼓励，二话不说，弯下腰抱着她走上台阶来到了楼上的卧室内，将她轻轻放下，低头开始了绵长而又轻缓的亲吻。当他停下时，萨姆又踮起脚尖再次索吻。

“萨姆，我得弄明白——你确定吗？我要的不只是一时的欢快，我想看看我们能走到哪一步？我想试试，让我们一起试试。”

萨姆不想说话，勃兰特伸出温暖的手捧着她的脸，在她的额头上、脸颊上、闭着的双眼上，甚至是嘴角都落下了令人安心的吻，但却故意不吻她的唇。“你确定吗？”他不依不饶地问着。

萨姆呻吟着，勃兰特的嘴唇从她的耳朵一直移到她美丽的脖颈

处，萨姆浑身一阵颤抖，几乎要在他的怀里融化了。

“萨姆。”

她笑着，舌头在他的嘴唇上滑动着，轻轻挑弄着他的舌头，勃兰特用醉人的吻回应着，最后松开她，重重喘着气，用命令的口吻说道：“萨姆，回答我。”

萨姆不情愿地睁开沉重的眼皮疑惑地盯着他。

“说你愿意。”

她注视着他，轻轻说出了两人都想听到的那个承诺，“我愿意。”

晚上11点整

勃兰特观察着周围，空荡荡的房间让他入了迷，这房子让他切身感受到了她的生活。墙和粉刷过的天花板都是光秃秃的，没有一张贴画可以打破这一单调的环境，没有化妆台，没有壁橱，也没有储物柜什么的，他不用想都能知道她到现在为止的生活。

她的床上放着军队用剩的廉价毯子，还有很多堆在地板上，他瞥了一眼堆积着的毯子，在明白了这些毯子的用途后，脸上露出了冷酷的表情，它们都是预备用于类似那晚发生在沙发上的情况的。

突然，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思考，他的心沉了沉，从萨姆的怀抱里抽身出来，赶在吵醒她之前找到了手机。

“喂。”电话上的时间显示刚过十一点，月光在卧室地板上投下了惨白的影子。

“勃兰特，我们遇到麻烦了。”

勃兰特一边看着夜色，一边听着。“怎么了，不会又来了吧，谁，干的？”

“我不知道，我给局里打电话了，可是没人接，如果需要法院颁令的话，我会去办的，戒指事件和这件事一比简直微不足道，你需要提醒萨曼莎。”

“哦，我会的，别担心，我要好好揍一顿干出这件事的混蛋。”

“不要这么快下结论。”队长警告道。

“我没有，继续说，在你拿到你需要的证据后，他就由我处置了。”勃兰特怒火中烧。“他们泄露了萨姆的名字吗？他们怎么能够这么不负责任。”

“他们说没有想到萨姆会处在危险中，其实许多通灵者都会利用公共宣传来维持生计，我想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的行为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但是不要担心，你照顾好萨姆，我来解决这件事。”

他的回答不容置辩。

“好吧，你先来，把这事解决了，不然的话就让我去做。”说完，勃兰特挂断了电话。

晚上11点05分

“可恶！”

狄龙向前倾着身子看着电视播报员，抓着薯片的手停在了半空。电视屏幕上萨姆的脸，狄龙的心紧紧收缩了一下。这不是他干的，他没有把她的照片给媒体，妈的。他把薯片扔到碗里，用手抓着头发。不管有没有做都不重要了。如果有人发现他干的那些事，不管怎样他都会受到惩罚，他现在正处在风口浪尖。

他虽跟记者说过，但是只提到有一个通灵者参与了调查，他们是怎么把其余的内容放出来的呢，他都没有说得很细，更没有给出她的名字。

他们需要先知道名字才能弄到照片，或者反过来也行。对了，一定是这样。有人在警局看到并认出她来，因此才能够轻而易举地对她进行调查和追踪。

但那个也不重要，一旦有人知道他对媒体说了什么，所有人都会相信是他交代了一切，每个人都会用最糟糕的情况来猜测。鉴于他迄今为止的行为，他还不能责怪他们。

那个女人的脸一直在屏幕上，狄龙烦躁地都想扔东西了。

他该怎么办呢？

可以确定一件事，如果勃兰特和萨姆对凶手的判断正确，那么凶手的下一个猎物是谁就毋庸置疑了。

他得保住自己的命。可恶。只有一个办法。

他拿起了电话。

晚上11点06分

“搞什么鬼？”一口啤酒从比尔的嘴中喷出，他向前倾着身子以便听清新闻播报员的话，“可恶的通灵者。”

他闭上双眼，久久地思考着，然后又紧盯着屏幕上的照片，不管她是谁，看起来都是如此讨厌可恨。这照片年代久远，模糊不清，照片上的女人很难辨认。

他仰靠着，脑中一片茫然，过了一会又开始大笑起来，洪亮的笑声回荡在小小的房间内。“天呐，这太有趣了，该死的无能警察，他们解决不了问题，被我耍的团团转，所以才求助于这个讨厌的通灵者。”

他将啤酒放在长形松木咖啡桌上，笑个不停，这真是太棒了。

刹那间，笑声戛然而止。他盯着还在电视屏幕上的照片，在心中牢牢记下那个女人的特征。

她最好无法感知到自己，因为他要杀了她。

第二十四章

晚上11点15分

勃兰特低头看着身边沉睡的天使，上帝啊，帮帮他吧，他才是造成现在混乱局面的罪魁祸首，他本可以做很多事，本可以亲自和局里的人谈谈是谁泄露了戒指的图片。他可以让狄龙和凯文感到害怕，让他们知道自己已经怀疑他们了，最重要的是，他本可以把那位曾经与萨姆有纠葛的副警打得屁滚尿流。他闭上双眼，发出了一声叹息，心里十分内疚。自己实在是太蠢了。

他从不会故意伤害她，但是糟糕的是，自己曾经答应过她不会泄露她的信息，但是现在没能守住诺言。

勃兰特的胳膊紧紧地搂着这个娇小的女人，怀里的这人打破了他内心的枷锁，走进了他的心中。他低下了头，轻轻抚摸着靠在他肩上的脸颊。真让人难以置信，他如此在乎她，以至于一想到可能会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就将怀里的人搂得更紧了。

萨姆被紧紧抱着，沉沉入睡，在他令人窒息的怀抱中轻轻转了转身似在抗议。“抱歉，亲爱的。”勃兰特移了移身子好给萨姆留有更大的空间。

就在这时，电话又响了起来，勃兰特担忧地瞥了一眼萨姆，坐起身，靠在墙上，接通了电话。

“喂。”

听到约翰森队长接下来的话后，他跳下床来到了房间的另一端，在窗前站定，小声地说道：“什么？”

听到另一个消息后，他不住地摇着头。“他在搞什么？他到底在想些什么？他还说自己没有泄露萨姆的照片和姓名吗？”想起萨姆还在睡觉，勃兰特做了几个深呼吸，小声说道：“你相信他吗？”

勃兰特用头夹着电话，快速穿上内衣裤，为了不吵醒萨姆，他蹑手蹑脚地走下楼梯，来到厨房。

队长重重的叹息声坚定了他对自己判断。“是，我相信。他是个傻蛋，但是并没有恶意，你的文件里有她的照片吗？”

“没有。”

“那就对了，他那么懒，不会费心翻文件寻找萨姆的照片的，所以很有可能是其他人泄露的，我现在还不知道是谁，广播台也承认提供萨姆姓名和照片的来源和之前提供戒指草图的来源不同，这恰好证实了狄龙的话。”

“天呐，真是一团糟。”即使知道队长相信他，也并不能起任何作用。

“勃兰特，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来处理狄龙，你把萨姆带到安全的地方。”

勃兰特愤怒地笑道：“这个主意做起来可没有听起来那么容易，她会不开心的。”

“管她开不开心，这个时候我只关心她安不安全，如果她不愿意走的话，你也知道该怎么做吧。”

队长挂了电话，只留下勃兰特在电话那端，一直盯着手里的电话。

有人故意置萨姆于危险境地，做出这件事的人有可能会用枪瞄准萨姆然后亲自按下扳机。

如果这就是那混蛋的意图呢？勃兰特的脑海中浮现出布鲁克副警的脸，他越想越觉得他可疑，逮捕他并不难，亚当最近正在追踪他隐匿的地点。想到这里勃兰特迅速打了几通电话，几分钟后，警方迅速对罪犯所使用的车辆发出了全境通告，亚当也去了局里，将资料库中的照片取出来，带到新闻编辑室那里证实勃兰特的怀疑。

还有什么人会这样做呢？萨姆说过只有少数人知道她的能力，经过这天的混乱局面，知情者的数量大大增加，有些人可能在之前就对她的能力好奇了。该死，他严重怀疑凯文做了什么手脚，尤其在他今天看到萨姆的行为后。但凯文从来不会将部门置于危险中。

“发生什么事了？”

勃兰特吓了一跳，转过身来看到了萨姆，只见她肩披着一条毛毯，斜靠在门口，头发蓬乱，身材娇小，看上去是那么的迷茫，勃兰特忍不住走过去，将她抱在怀里。

勃兰特满脸苦相，他不想告诉她实情，但是没有办法，她必须得知道。

“是队长来的电话，我们中的一位警官承认向媒体透露说你在暗中帮助警方处理这个案子，那位警官坚称他只说了这些，但是今晚新闻播报的远不止这些。”

“说具体点，还有什么？”她的声音非常平静，过于平静了，眼神也是波澜不惊。

他心一沉，她已经知道了。

“你的姓名和照片。”

她愣在原地，勃兰特安慰地抚摸着她的背说道：“没关系，我不会让你出事的。”

萨姆身体僵直，纹丝不动，没有做出任何回答，过了好一会儿，勃兰特托起了她的下巴，仔细看着她的眼睛，想弄清楚萨姆脑袋里在想些什么。

她的眼里空虚而又茫然。

“哦，天，萨姆，我很抱歉。”勃兰特将她拉得更近些，温柔地用胳膊摇了摇她。“约翰森队长想让你去安全的地方呆着，以便我们能够留心照看你。”

萨姆猛烈地摇着头说：“我不去。”

勃兰特面部肌肉颤抖，说道：“恐怕这由不得你来选择。”

萨姆昂起头盯着他。勃兰特体内的荷尔蒙让他不由自主地看向萨姆略微起伏的胸部。现在，他已经看过那件讨厌的毛衣下面的曼妙身躯，他全心全意爱着这具肉体，不愿意让其他任何男人得以目睹。天

呐，她生气的时候是多么美啊，苍白的脸上浮现出桃红色，呈现出一种平日里不常见到的活泼光彩。

“去他的，你不能强迫我。”她大胆反抗道。

他叹了口气，把她拉向自己，但她一点也不配合。

“事实上我能强迫你，但我不想这样做。”他轻轻地转过身，发现自己身体对她的胴体的兴趣此刻并不能够引起对方的反应，但是他对此也无能为力。“萨姆，理性点，凶手现在知道你是谁了，找到你并不需要花很久的时间。”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不仅仅是凶手，还有我的工作，我的朋友。”萨姆停了下来，脸上露出吃惊的表情。她哼了一声继续说道：“好吧，他们可能不是那种永远陪伴的朋友，但是他们现在对我很好，为什么偏偏是现在，我才刚刚理解了那些感情，现在就要失去他们了。”

“不是所有人都会看到新闻的。”

萨姆哼了一声，“这个镇很小，不论他们有没有看到，明天早上9点都会被他人告知的。”

她也许是对的。“但那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待你会和以前有什么不同。”此外，现在其他事情都是次要的，关键是必须要保证她的安全。

她全身颤抖了一下说道：“我觉得即便再次搬家流浪，也不一定能在哪里生活下去。”

勃兰特的手指穿过她的发丝，他还无法想象她的生活将会变成什么样，她已经在这里有了自己的生活，他也不想让她失去这些。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感受。”

萨姆发出了一阵愤怒的笑声，“你能吗？”

勃兰特感受到之前积压在体内的怒火开始膨胀，随时都要爆发，但和萨姆一比简直什么都不算，他不能爆发出来，这件事很严重，她必须现在就离开。勃兰特向外盯着漆黑的夜，意识到没有多少时间

了，凶手可能已经发现她的位置，也许正在赶过来的路上。于是他开口说道：“你必须好好想想，凶手很有可能已经在路上了。”

眼前的萨姆是如此憔悴，他很心疼她。

“抱歉，萨姆，但是现在必须这么做。”

萨姆突然脱口说道：“动物们怎么办，我不能把他们也带到安全的地方，斗士和我一样需要这个地方，将他带走不利于他的病情恢复，如果他现在离开了新家，他对人会更加不信任的。”

她说的有那么点道理，但理由不够充分，勃兰特担心的是她，而不是狗。

“你绝对不可以待在这里。”

“为什么呢？”她打断了他的话。

“这里对于凶手来说有太多可掩藏之处，要想自我保护的话太难了。”

“不一定。”她摇摇头回答道，“可以让有人在房子里陪着我。”

“我们不想把你当成诱饵，他是来找你的，你也知道，如果我们把你带到安全的地方，他就找不到你了。”

“真的吗？你的意思是直到另一个警官再次泄露我的信息吗？谢谢你，但是不必了，我之前并不信任警方，你们警局人员的行为也确实证明了我的想法。”萨姆走到沙发前，蜷成一团坐在那，身上紧紧裹着毛毯。

勃兰特难过地看着那些美丽的线条从眼前消失。

“而且，如果他找不到我，他也会杀了其他女人的，你们……”她的声音哽咽起来，“或者其他人已经将我设为诱饵了，你们还是好好利用这次机会吧。”她的声音充满了悲痛。

该死。勃兰特坐在她身边。“萨姆，我想知道这是不是布鲁克副警阴谋诡计中的一部分，如果凶手发现了你，他的问题就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了。”

萨姆脸上露出了思索的表情，目光瞥到沙发上的毛衣，于是她将毛毯褪到了腰间，将毛衣套到头上，并拉到毯子下盖住，这一行为非常奇怪，让勃兰特突然紧张起来。

“该死的，萨姆，我可没有陷害你，你知道媒体热门新闻是什么样的，一旦发现了诸如此类的事，他们就不会放弃，会一直穷追猛打的。”

“谢谢，我不需要你提醒。”萨姆蜷缩成一团，盯着窗外的夜色。

凌晨3点15分

萨姆现在穿戴整齐，在沙发的角落里蜷成一团盯着外面看，黑暗仍然覆盖着这一片山谷，看上去怪诞而又可怕。她不会离开家，警察造成了这一局面，所以他们就应该处理好。她不顽固，她很明智，他们想要保护她，很好，那就在这儿保护。

摩西把冷冰冰、湿哒哒的鼻子靠在她的胳膊上。“嘿，小子，这样做才是对的，不是吗？我们不可能带上你和斗士离开的，他才刚刚适应了这个地方。”

她环顾四周看着这个简陋的房间，这是她的家，她不要离开，她比往常任何时候都清楚这个凶手能够做出些什么来。

勃兰特走下楼梯，她心里砰砰直跳。她不想看到他，她不喜欢这种背叛的感觉，如果这件事是布鲁克做的，那就不是勃兰特的错了，只是他承诺过不会泄露她的名字。但不管是否公平，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

她随时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战争，然而当勃兰特走向她时，她确实很难一直对他满怀愤恨，她的鼻孔微微张开，昨晚的场景历历在目，不是想这些的时候，她极力控制自己不被甜蜜的记忆所左右。该死的。

她强忍住快要流下的泪水。

勃兰特轻轻地跨过躺得四仰八叉的狗，走到沙发边坐在了她身旁。

“可能你现在不会宽宏大量原谅我，但是，你需要理解，也要相信一件事，我过去没有陷害过你，将来也不会，也不能这样对你，我会用尽全部力气来保证你的安全。”

看着萨姆盯着自己一言不发，勃兰特十分灰心，肩膀向下垂着。

“拜托了。”他低声说道，“你只要相信我，相信我们就足够了，我们会克服一切困难的，我保证。”

这次，她再也忍不住泪水，眼泪从眼角涌出，顺着她的脸颊缓缓流下，她将脸埋在胳膊里，尽力掩盖着自己的抽噎声。当他双臂环着她把她抱到自己腿上时，她哭出了声。

勃兰特紧紧抱着她，轻轻地哄着。

最终，她的哭声停止了，安静地靠在他的臂弯里，未来该何去何从？现在又该怎么做？一直以来她都孤单地活着，她不认为自己有能力经受各种指责和嘲笑，她轻轻地摇摇头。这事也许难熬，但失去勃兰特更糟糕。这还是她第一次产生了归属感，他就像她的另一半，让她感到完整。

“老实说，我并不觉得会有很多人认得出你，这张照片显然很老了。”

萨姆斜着脑袋平静地说道：“你难道会读心术吗？”

勃兰特笑着在她鼻子上落下了温柔的吻。“不，那可是你的专长。”

她靠着他，不知道现在究竟是什么感觉。其实她觉得不应该责备勃兰特，那个泄露信息的混蛋才应该对此负责，但是，她对勃兰特又了解多少呢？她的内心嘲弄道：你只知道他可以给你狂野，无拘无束的性生活。想到这里，萨姆立刻害怕地避开内心的声音。

“又怎么了？”

她诚实地回答道：“我意识到我们才认识不久。”

他把她抱得更紧了些。“但关于我，你已经知道了所有重要的事。”

这话触动了她的心弦。

早晨6点10分

几个小时的不眠不休后，勃兰特走进厨房随时准备欣然迎接对方的争论。“我希望你已经重新考虑过了。”

她从烤面包机里拿出面包，在两片面包上抹了点黄油，没有做出任何回答。

“我希望你能够理性些。”勃兰特知道自己应该闭嘴，但是却咄咄逼人地辩护着。他想让她明白，想让她多考虑考虑自己的安危。

她看了他一眼说道：“理性？你好好看看我之前都经历了些什么，然后再告诉我吧。”

“该死的，我知道，我希望这些事情没有发生过，但是这也改变不了现实，你必须被保护起来。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混蛋，这个人可能跟我之前追踪的是同一个人，也有可能不是。但我不在乎，总之这次我们必须逮住他，必须要保证你的安全。”他在话尾处抬高了音量，很显然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但是很困难。她一直在本无可争辩的事情上同他争论不休。

她将抹好黄油的面包放在盘子上，然后端上了饭桌。“我不是一心想要死，我只是想要让这件事结束，我不能在狭小的地方一直活着，我需要有自己的空间……”萨姆话语中断，手在半空停住。“因为我的特殊能力，或者你想怎么定义都行，我不能像其他人一样生活，你难道不能理解吗？这些事从来没消停过，但我不知道它们何时还会再次发生，我必须要在我的世界中才能获得安全感。”她环视着自己的房子，继续说道：“尽管这里东西不多，但也是个家，我在这里感觉很舒适，一直呆在真实的世界里反而会伤害我。”她停顿了一下说道：“我不想离开这个地方。”

勃兰特靠着桌子，让她试着去表达她内心的想法。他不觉得萨姆会有很多的时间或者机会来向别人倾诉自己真正在乎的东西。

她将脸朝向他，将双手摊开做恳求状，这一动作刺痛了他的心。

她的语气依然强硬。“我相信你想要保证我的安全，不管你的部门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但如果我去了新的安全的地方，我一定不会感到轻松舒适的。”萨姆伸出手来，覆在他手上。“勃兰特，我只想让这件事结束，我不想让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受到伤害。”看着他脸上生气的表情，她微微向后靠了靠。“我觉得你们应该将我当做诱饵。就这样做吧。还有去请史蒂夫来帮忙，他有一个很棒的室内警报系统。”

看到勃兰特张嘴想要还击时，她立刻抬起手捂住他的嘴，说道：“不过，这都由你来决定。”

勃兰特将手平放在桌子上，缓缓地坐下来，深深思索着。考虑到她的能力，她的话没有错。她和一般人不一样。难道强迫她去安全地方的决定是错误的吗？不，不管这事对她来说多么无法容忍，他得执行命令。但是……他站起身来环顾小屋四周，考虑着这里的位置和安全问题，不可能把她当成诱饵，但如果增派一个女警来，也是可行的。让史蒂夫帮忙是个好主意。他眯着眼睛，看着她真挚的脸。

他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了，不管对与错。

“好吧，我会和队长谈谈，也许我们能找到另一种方式。”

她惊讶地看着他。“真的吗？”

在看到勃兰特点点头后，萨姆开心的笑了起来，那笑容温暖着他的心田，驱散了他心中的不安。

“谢谢你。”

他微微地对她笑了笑，但目光依旧严厉。“不要太早感谢我，队长肯定不会高兴的，很有可能不顾一切阻挠把你接走，甚至有可能把你传去问话，这样的话我们就能48小时都守着你了。”

她重重地咽了下口水。“我理解，谢谢你……谢谢你考虑了我的感受。”她耸耸肩说道：“可能他也会理解的。”

勃兰特可不这么觉得，但是既然他已经做出了决定，就得信守承诺。

而且他并不打算告诉队长。

早上10点15分

萨姆尽可能呆在兽医诊所内室，只有工作能够让她放松下来，而且许多动物们也需要她的照顾。

和动物在一起还能够帮她忽视那个在屋内时时刻刻盯着她一举一动的六尺四寸高的保安人员。那个人在今天早上7点前到达家里时，她目瞪口呆，连拒绝的机会都没有。这个人一进门，勃兰特就出去了，新的一天真没有个好开头。

她想要集中注意力和动物们多待会儿，这些可怜的动物们需要温暖的照顾和爱，而她需要远离心中的混乱。但是不知怎么的，她突然想让勃兰特呆在自己身边。

她偷偷地看了看身边那个高大而又安静的人，他一直如影随形地跟着。他起初到来时，做了自我介绍，把自己的身份证给她看了后就一直静静地跟着，警惕而又安静地时刻伴她左右。即使是习惯了寂静的萨姆也因为他的存在而紧张不安。

露西推开了门，走向萨姆，紧张地瞥了一眼安静地站在一边的男人说道：“萨姆，你能帮我一把吗，我现在需要人手。”

萨姆点点头，跟着她走进了外科手术室，里面的手术台上没有动物，她困惑地转过身说道：“你需要我帮点什么忙？”

三个女人立刻拥向她。

“萨姆，你还好吗？”

“为什么你有一个保镖？”

“昨晚新闻上那些人讨论的人是你吗？”

他们的问题铺天盖地而来，她的视线从一个人跳到另一个身上，差点被淹没在疑问中。但是毫无疑问，他们的问题都是出于关心。

沃斯科特医生走了进来，他径直走向萨姆，快速地给了她一个拥抱。“我不能呆在这里和你闲聊，你好好照顾好自己，当心那个疯子可能跟着你。”

萨姆的脸上露出苦笑，“这就是为什么有保镖跟着我。”

“我的天哪！”

这些女孩们立刻变得既兴奋又害怕，不知该怎么反应才好。萨姆解释了好几分钟她们才镇静下来，每个人都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最后返回到工作岗位上，萨姆困惑地站在那里，温暖的感觉从心底油然而生。

所以这就是拥有朋友的感觉，她觉得自己已经能够适应了。

早上11点35分

计划，计划，更多的计划。他已经尽可能地做了调查，但还是找不到什么信息，比尔希望她目前正在享受值得庆贺的名声，因为很快他会让她成名的，他甚至都预料到了新闻标题：通灵者都无法预测的事。

她活该。在平常他都要研究一下受害者们的全部信息。这是他最为享受的一部分，他喜欢去寻找那些女人工作的地方，她们的朋友，特别是共度良宵的爱人。每一个小信息都能帮助他更好地熟悉受害者，一旦他收集到所有的小细节后，他就会选择最好的时机和方式杀死她们。

但是现在没有时间搜集所有信息，他不能够再冒险。

她和自己平时碰到的那些女人不一样，他主动选择了那些女人。而萨姆是需要好好处理的惹祸精。

他笑了笑。割开她的刹车管实在是太容易了，他已经知道了对方有一辆尼桑货车。在知道她的名字后，几分钟就找到了那辆车，他有时会用这种方式来杀人，但从来不会对自己选定的女人用，而且他也不能保证是否就如他所愿获得成功。

很多人都该死，但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引起他的注意力，有时，男人也要去死，他的老上司就是其中的一个。那个混蛋竟然有胆量开除他，不过比尔反正也不喜欢那份工作。他皱着眉，这倒提醒了他，那个混蛋已经逃走了，他那该死的女朋友借了他的奔驰车，做了他的替

罪羊。他胃酸上涌，现在他确定要亲自解决一下那个混蛋，但是还有一个比之更为紧急的事要解决。

帕克斯维尔离这儿只有几英里远，那个通灵者不会知道自己将遭受什么袭击。

警察们都太蠢了，她一定在警方的保护下，警察们也一定在等着他。比尔很聪明，对警方的心思了如指掌。他满脑子都是坏主意，很乐意接受这份额外的挑战，这件事绝对能为他的生活平添一份乐趣。

第二十五章

6月24号，下午5点

萨姆慢慢发觉有一个忠实的伙伴跟在身边是多么的舒服，白天，会有保镖轮流值班，晚上，勃兰特就会过来，他曾经建议让女警搬到萨姆的房里来照顾她，但被自己拒绝了。万一那个可怜的女人被凶手残害了呢？萨姆可不想因此受到良心的谴责。

萨姆仍然会经常环顾四周，有时候，她总感觉有人在盯着自己，但是不管她转身的动作是多么的迅速，都无法发现那个偷窥者。

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也慢慢适应了。

警官仍在忙于查案，他们找到了布鲁克的住所，对他进行了盘查，他否认自己透漏过萨姆的信息，否认自己刻意将萨姆在尼古拉地区生活时拍的照片展露在电视上，让萨姆更容易被认出来。尽管布鲁克在几个小时中都愤怒地乱喊乱叫，但是根据萨姆和勃兰特提供的证据，约翰森队长仍在努力说服这名巨型大汉认罪忏悔，凯文想要让他承认自己曾经试图在街上撞了萨姆，但是布鲁克死不认账。一队警员已经来过萨姆小屋附近，寻找斗士被射击的证据，以确定布鲁克的罪名。

萨姆没有过问其中的细节。这个混蛋现在不足为虑。

勃兰特母亲的生活目前相对舒适。上校已经醒来了，虽然他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但鉴于他受到的伤害和他的年龄，这也不足为奇。但是他还记得梅斯。他醒来之前的那几天里，她一直陪在他身边，只有在洗澡和换衣服的时候才暂时离开。既然上校醒了过来，勃兰特就准备明天带他们俩一起回康复中心看看。

萨姆和她的朋友们在一起，身边的保镖尽管面无表情，但也同样友好，她现在已经适应了这友好的氛围，而且，最重要的是，勃兰特每晚都会回到家，睡在已经梅斯搬到她卧室的沙发上。

她没有再邀请勃兰特去她的床上睡，勃兰特也没有提及。这些未

说出口的话就这样悬在空气中，总有一天他们会闲下来一起解决彼此之间复杂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自己在晚上醒来时不再搜寻他的身影，她还会如此，只是醒来后，却发现自己孤身一人，那时她只能抱紧自己的枕头。一想起勃兰特，她就无法呼吸，她知道自己如果向前迈出一句话，对方不会接受的，所以再未提及，毕竟勃兰特认为自己只是在履行工作职责。

她计划今晚给他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让他们的生活回归正常。他们已经很久没有体验到普通人和普通情侣那样平凡的日常生活了。

她做了美味的猪排，旁边佐以奶油芥末酱和意式饺子，苹果醋里泡着切片的黄瓜和西红柿。看着自己做的菜，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

恰巧在这时，勃兰特赶回了家，在外面和警卫说着话。一看到勃兰特，萨姆的心就提到了半空，她走到了前门口说道：“嗨，今天过的怎么样？”这句话恰到好处，随意而又不失友好，接着她就目送着保镖跳进车里，驱车离开了。

勃兰特走进门，吸了吸鼻子说道：“什么味道这么香。”说完把外套和电脑包放到沙发的一端，走到她身边把她圈到胳膊里，将她的身子转过来，看到了火炉上不停冒着气泡的汤。

她笑笑，推了推他，向后退了一步，说道：“饭好了，先去洗洗手。”

“今天怎么样？”他问道，走到厨房的水槽那里。

萨姆开始往桌上摆碗碟，“和平时一样，你呢？”

“还是忙那老一套。斗士怎么样了？”

“没什么特别的。”其实斗士对多出来的男保镖们十分反感，其中一个保镖不小心靠得太近，斗士差点把他的手咬断，萨姆看到这一场景十分害怕，立刻郑重道了歉然后去安抚斗士。而警卫从那以后就变得十分小心，把这一威胁转告给了其他人。

斗士白天十分安静，但每天的凌晨和夜晚都十分警惕，对于斗士如此衷心耿耿，一直在身边守护自己的行为，萨姆十分感激。两者之

间像签订了一种无需言说的和平条约，萨姆治疗斗士，让他恢复体力，而斗士则陪伴着她，保证她的安全。总之，和人保持距离对他俩都是有好处的。

就寝之前，勃兰特和萨姆花了几个小时轻松闲聊，从全球气候变暖到各种车型，再到彼此喜欢的菜式，他们之间的友好感情让萨姆内心十分温暖。她惬意地享受着今晚的美好时光，带着微笑，进入了梦乡。

凌晨时分，萨姆半梦半醒中听到客厅里有什么异响，她躺在被窝里，听到勃兰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有什么事不太对劲。

萨姆十分担心，从床上跳起来，抓起自己的旧睡袍，走下了楼梯，只见勃兰特穿戴整齐，站在楼梯口。

“怎么了？”萨姆皱眉问道。

“医院拉响警报说那个自杀的受害者遭到了袭击。”

萨姆双臂抱胸说道：“不是吧，她还好吗？”

他摇摇头道：“具体细节我也不太清楚，在确认那个耳环就是她的后，我们已经在她身边派了一个警卫了。”

“你们真的确认了？”勃兰特对那个陌生女人的关怀让萨姆倍感温暖，他真是一个善良的人。“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因为告诉你的话，你会更担心的。”他把手伸到口袋里拿出钥匙来，“那名警卫和两名护士都受了伤。”

“噢，天呐。”这个混蛋真可恶。“可是，你又怎么知道他没有到这里来？”

“医院的保安人员追他到院外时看到他开着车离开了。警方查到他一直向北走，到了华盛顿，有可能计划着要越境。”吻了吻她的脸颊，他继续说道：“但是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又派了一个警官到这里来，等他来了以后，我再走。”

萨姆裹紧了身上的睡衣说道：“我简直无法相信到现在为止他伤害了多少人。”

“他是一个连环杀手，我们追查他追查得这么紧，他现在一定正在想方设法地逃命。”

有灯光透过树林射到客厅中来。

“警察来了，几个小时后再见。”他走到门前，打开门说道：“再睡会儿吧，放心，警察一直在追着他，几个小时内就能逮捕到他了。”

萨姆皱皱眉说道：“他十分聪明，十分擅长逃跑。”

“这次可不会了。”

一名叫做大卫的年纪较大的警察走了进来，微笑着看着她说道：“有好消息了是吗？”

“是，但是如果他被逮捕了我会更舒心一点。”勃兰特看了一眼萨姆说道：“我不会在这里待太久，必须马上去趟医院，我们需要提取一切可能的证据来给这个杂种定罪，过几个小时我就回来。”

萨姆点点头，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眼神，好让勃兰特放心离去。长久以来，她一直都在担心着，因此简直无法相信这件事就要结束了。

她微笑着对大卫说道：“谢谢你来这儿，我现在去睡会儿觉，这可能是我几个星期来第一次能够好好睡一觉了。”

大卫轻触帽子向她行了个礼，说道：“放心去休息吧，我们会抓到那家伙的。”

萨姆点点头，回到了卧室，其实她心里并没有像勃兰特一样充满信心，她知道这个混蛋数十年来一直躲着警察，汽车的追赶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挑战，毕竟在医院他一下子就撂倒了一名警卫，还弄伤了两名护士。

谁知道今晚他又会造成怎样的伤害呢？

凌晨2点整

勃兰特快速而又小心的驾驶着，泥泞的马路弯弯曲曲，根本无法加速，他不要离开萨姆身边。他伸手拿起电话打给约翰森队长，询问最新情况。

“我这里还没有什么新的消息，等有了再给你电话。你现在在哪呢？”

“再过20分钟我就能到医院了。”勃兰特挂断了电话，打开警笛，猛踩油门，他全身神经紧绷着。他最不愿做的事就是离开萨姆，心里暗暗想着他们最好今晚就把这个坏蛋绳之于法。

突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喂。”勃兰特看着后视镜，高速路上空空荡荡，完全不同于前面行驶过的那一半路。

“勃兰特，掉头。”队长在电话里喊道。“警方拦下那辆车后发现，司机是一个愚蠢的孩子。据他所说，有一个人给了他100美元让他以最快的速度开着车子一直向北，越远越好，警方跟踪的那辆车实际上在昨天就被偷走了。”

“糟糕。”勃兰特重重地踩着刹车，轮胎在车子调转的过程中和地面剧烈摩擦，发出刺耳的声音，车身猛烈摇晃后总算在高速路上停下，他打着方向盘，踩着油门说道：“打电话给大卫，让他当心点，我现在就过去。”

如果说勃兰特认为自己应该飞速开向小镇的话，那他现在就是以光速开向萨姆那里。

调虎离山之计。一个让萨姆处于毫无防御状态的调虎离山计。

天呐。

他试着给萨姆打了电话，但是没有人接，可恶！她一定没有开机，他又给大卫打了电话，也没人接听。

噢，天呐，希望自己能够及时赶到。

凌晨2点24分

萨姆蜷缩在床上。在听到警卫和护士受伤的消息后，她的心情很糟糕，尽管不知道受害者是怎么被袭击的，但是还好，没有人死亡，她非常盼望这件事能够圆满结束，一直留心关注楼下电话铃声是否响起，是否会传来好消息。她将毛毯往上拉了拉，不知怎么的，感到一丝心神不宁，她想下楼向她的贴身保镖道声谢。勃兰特嘛……他完成工作后就会回家的。

家，温暖而又舒适的代名词。也许等到这件事过去后，就能……她苦苦想了20多分钟，依旧毫无头绪，最后终于妥协，决定借助草药入睡。草药的助眠功效和安眠药差不多。

勃兰特。一想到他的名字，一股暖流流经她的心田。突然，胳膊上传来一阵疼痛，让她不由皱起了眉。紧接着，一双手滑向她的嘴唇，捂住了她的嘴。她说不出话来，只能发出唔唔唔的声音。热流穿过血脉，几天以来一直压抑的神经快感也随之被唤醒。

接下来一片寂静。

萨姆的心中感受到了一丝可疑，这感觉如此真实，她身陷幻境时的感觉也如此真实，眼前也变得雾蒙蒙的。该死，她这才回过神来，意识到勃兰特已经走了，这只是一场幻梦。不，并不是这样的。萨姆无法分清这是自己的睡意还是脑海中重叠的图像，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为她眼前的场景染上了明亮的色彩。

想起了之前与勃兰特在一起的那个夜晚，她的体温迅速上升着，即使是现在，皮肤上的感觉也与梦中的场景一样。

她弓着背，试图以此减轻疼痛，手被迫举到头上，动弹不得。她张开了眼睛，然后又绝望地闭上了。

噢，天呐，确实是他。她又被困在另一个场景中了。

萨姆努力区分现实与梦中看到的场景。

噢，天呐，噢，天呐。可怜的女人，萨姆无能为力，只能忍耐着，在受害者心中的迷宫中，感觉着她的疼痛和恐惧，最后弄清了现状。

她努力扭动身子挣扎着，听到有人说：“求你不要伤害我。”这些话是出自受害者还是她之口？萨姆不知道，这并不重要，她俩都想让这赶快结束，都想要获救，虽然明知这不可能。

男子阴沉的笑声回荡在房间里。

“求求你了。”同一个声音请求道。“放了我吧。”

她的手臂高举过头，被紧紧钳制着，袭击者向她的手腕骨重重压了下去，神经末梢传来一阵疼痛，沿着她的脊梁传遍全身。

她拼命地想要摆脱那女人的疼痛，努力在漆黑一片的以太世界中摸索着。但折磨才刚刚开始。萨姆不想呆在这里，尤其不想这么早就附体。通常来讲，她会在受害者临死前才进入到她们的意识中，与她们一同度过生命中宝贵的最后几分钟，走向死亡的终点。

在此过程中，她可以帮助受害者，也可以协助警方为受害者们讨回公道。她在这里不是为了忍受痛苦的。在药物的作用下，她的思绪飘忽不定，药效经由血管慢慢传遍周身，她想要从中逃出来，她还记得史蒂芬曾经给她提出了一些建议，是什么来着？对了，沿着全身骨骼直通脚跟，全身心投入地想象着源源不断从地球中心涌来的能量。但是，她从来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做，现在的自己完全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这个女人心中的恐惧和肉体上的疼痛一直支配着她，她试着努力从黑暗而又讨厌的能量中挣脱出来。

“萨曼莎。”

萨姆停止了思考，过了一会，她的心脏扑通扑通跳了起来。

谁叫的她？

她的眼皮不断跳动着，突然感受到了一生都从未体验过的恐惧。幻境中从未有人叫她名字。她皱了皱鼻子，空气中充斥着一股恶臭，有什么有毒气体被释放到了空气中，还混合着金属的血腥味，天哪，她实在不想睁开眼睛面对发生的事。

“看着我，萨曼莎。”

她不情愿地将眼睛睁开了。

她发现自己身处自己的卧室，头顶依旧是惨白的天花板，她在家。噢，天哪，这个房间还有其他人。

这一次，她成了受害者。

凌晨2点29分

史蒂夫猛然醒转，将被子推开，站起身来后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什么也看不到，卧室里面一片黑暗，尽管窗帘是拉开的，但没有一丝光线透进来。

他环顾四周，用手摸着自己的脖子。天哪，萨姆，她正面临着危险，他立刻给她打了个电话，但没人接听。该死，他又打给了勃兰特，但电话那边只有一阵忙音。可恶。

他坐了下来，盘着双腿，进入虚幻状态进行追踪，他必须要找到萨姆，立刻就要。萨姆需要帮助，她现在正被邪恶的洪流包围着，他必须要赶快让她意识到自己的处境。

他想要驱赶所有杂念，却意识到这同时也会让自己能力的发挥受阻，最好先了解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这样的话他就不会为恐惧感所左右了。他知道萨姆一整晚都要为自己的生命而战斗。

或者，还有一种更糟糕的可能，那就是他要送她去往另一个世界——死亡。

凌晨2点39分

不！

她努力挣扎着，但是内心的惶恐让她眼前一片模糊，因为她意识到这一次自己也许再也无法醒来，也没有人在紧要关头前来相救，死亡降临到自己头上来了。

本不该是这个样子的，勃兰特究竟去哪里了？萨姆惶恐失措，过往的怨恨涌现起来，为什么没有其他人来救她呢？等等，那个安保人员大卫呢？噢，不，那个可怜的人。

我在这里。

斯蒂夫。

快打给勃兰特！

他已经知道了，正在赶过来的路上。你一定要挺住。

我在努力。

那就再加一把劲。

斯蒂芬的声音逐渐消散。不，等等。记着你接受过的训练。要断开联系。

她的内心大声呼喊着斯蒂夫，但是没有人回答。

她回过神来，看着那个伤害过很多人的混蛋，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次他没有戴面具。为什么呢？她努力看着他脸上的每一个细节，他五官在她眼前闪过，她依稀看到他间距略宽的乌黑双眼，他眉毛浓密，颧骨突出，鼻梁高高的——眼睛则如同无底的黑洞。他脸色奇怪，五官比例失调。

药。对了，他给她下了药，这次的药与之前的不同，她费力想要从复杂的思想迷宫中走出来，但是提不上力气，现在这都无所谓了。

“你的通灵能力一点用都没有嘛，你都无法预料到这件事。”他弯着嘴巴，嘲弄地笑着。

“你对我的保镖做了什么？”她边说边徒劳地挣扎着。

他向后看了一眼说道：“那个人是个警察吧，和其他警察一样，都是无用的废物。”他轻轻地转了转身好看清她的脸，得意地笑了一下，继续说道，“你对我来说本应更具挑战性，毕竟你拥有通灵能力。”粗野的笑声回荡在整个房间，刺痛她的耳膜，引起了内心深处的颤栗。“我一直期待着这一天到来。”他厌恶地环顾着四周。“这里什么也没有，你也算不上什么，天哪，多么失败啊，看看这个地方吧，这简直就是个垃圾场。”

他的眼睛闪烁着从灵魂深处传来的邪恶光芒，今天那些惹他生气的人都十分倒霉，就像她一样。

萨姆回忆着史蒂芬的训练课程，在内心深处寻找着希望的光芒，他拥有着压倒性的黑暗力量，她必须靠着心中的光芒坚持着，如果让黑暗控制自己的话，一切就都完了，如果这次轮到她像其他人一样死去的话，她宁愿大声尖叫，奋力反抗，拼死也要让他付出点代价。

她开启了天眼，感受到了保镖的微弱存在，他还活着，她的狗的能量显示在卧室外面，她甚至都能听见狗的呜呜声，这个混蛋把门关上了，把他们锁在了外面。勃兰特和史蒂芬踪迹难觅。

“见鬼去吧你。”她怒视着他，不仅对自己感到愤怒，更为现在的情况生气。

他笑着说道：“事情不像你计划的那样，是吗？”

她转过头看了一眼窗户，窗户大开着。

如果她大声叫喊，狗还是不能穿过门走到卧室里，尽管卧室的门没有锁，但是她也得教那些动物们如何打开门。斗士是个非常凶猛的动物，如果他想的话，是可以直接破门而入的，或者说如果他十分生气的话，但前提是她能够成功激怒他。对了，好久之前在兽医办公室她是怎么叫他来着？

她吸了一口气全力大声喊道：“少校，你这个蠢货！”

“不管你在叫谁，尽管叫过来吧，我都会一一杀光的。”

说完，他的刀子就毫无预兆地划了下来，划破了她的喉咙。

萨姆叫了起来，在药物的作用下，他的身躯显得十分高大，他残暴嗜血的天性暴露无遗。萨姆一动都不敢动，既愤怒又疼痛，挣扎着，想要挣脱他的束缚。他哈哈大笑了起来，将刀子放在她的胸膛上，然后又快速转手插进她耳边的床垫上，割下了一把头发，双手掐着她的喉咙。

“我真想亲自慢慢折磨你到死，你这个愚蠢的婊子。”

她的眼前出现了黑点，耳边一片寂静，下意识地抓住了他的双手，想要把脖子挣脱开来，呼吸一口空气。她奋力摆脱着他的遏制，但这都是徒劳。身上的力气逐渐耗尽，也越来越喘不上气来，萨姆索

性放弃了挣扎。一切都要结束了。

她的心一片灰暗，凶手的脸变得模糊起来，他的眼里充满着愤怒、喜悦还有邪恶。终于，她没有了力气，胳膊垂到了身体两侧。

就在肺里的最后一丝氧气消耗殆尽时，她突然觉得自己如释重负，获得了自由。她大口呼吸着空气，双手护着自己的脖子，紧紧蜷缩成一个球状，因为喘气喘得太急，她忍不住咳嗽起来。“噢，天哪。”她小声地说着，声音几乎低得听不见。

有声音透过她内心的浓雾传来，周围响起了咆哮声，叫喊声，碰撞和打斗的声音。她爬到床头缩成一团，尽力躲开摔落到她身边的人。只见斗士张牙舞爪，全身的毛发根根倒竖，死咬着凶手的肩膀不放，摩西则牢牢咬住了他的大腿，凶手哼了一声，拳打脚踢，尽自己所能反击着。一人两狗在地上滚作一团，陷入恶战。

卧室的门在夜晚寒冷的风中来回摇摆。

凶手的靴子重重地踩在了斗士的骨头上，发出了沉重的撞击声，萨姆害怕地发起了抖，斗士哀嚎了一声。

天哪，斗士受伤了，她必须要帮助他，但是身体却不受自己的控制，就在这时，插在床垫上的刀锋的光芒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萨姆用手抓着刀柄，凶手用力抓着她的手臂想要把她给拉回来，她回身打了他一拳，试图踢他一脚，但是因为中间有两只狗的阻碍，再加上药物的影响，她摔了一跤。

她瞅准时机聚集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右手发力，手指像爪子一样抓向他柔软的脖颈处，左手握着刀子向上扎去，他抬起手臂挡了一下，刀片刺伤了他的胳膊，向上一挑，但没有伤着骨头。他叫骂道：“臭女人。”

他长长的手臂掐住了她的脖子，萨姆再次对斗士下了命令。“少将，杀了他。”

借着眼角的余光，她几乎认不出斗士来，只见他的獠牙上滴着唾液和血液，嗓子里发出了一声嚎叫，看上去如此英勇威武。

斗士正跃跃欲上，而她正夹在他俩之间。

凶手噙着嘴，肩膀向上耸着，萨姆笨拙地抽身，向后摔在床上。她不用再担心了，斗士的嘴已经代替了她的双手，撕咬着袭击者的肩膀，但她手中的刀却被猛地夺走了。

斗士的嚎叫声让萨姆感到十分害怕，那叫声仿佛从内心深处发出，他此刻正死死咬住凶手不放。

她轻轻地转身，看到凶手扬起了刀子朝斗士的脊骨刺去。“不！”她用双手抓着他握刀的手臂，想要阻止他。“你这个混蛋，不许伤他。”她的胳膊颤抖着，依然努力阻挡着对方的行动。他笑着看着她，萨姆完全无法打倒他，他太过强壮了，对于这点他自己也了然于胸。斗士继续嚎叫着，叫声回荡在空气中，在她脑子里挥之不去。她呻吟着，膝盖一软跪了下来。

“天哪，勃兰特，你到底在哪里？”她需要他，但也只能在无尽的黑夜里无声地呼喊：快来救救我。

凌晨2点44分

“天哪。”勃兰特甚至都能听到自己脑海中萨姆的叫声，几分钟前，史蒂夫在电话里火急火燎地大叫，他才知道自己是唯一一个能尽快赶到萨姆身边的人，这感觉简直糟透了。

从房子里发出来的响声像一把刀一样插入他的心中。“坚持住，萨姆！我马上就来。”他喊道，飞速冲过客厅，甚至都没注意到门廊处倒在血泊中的尸体。楼上的尖叫和嚎叫声划破夜空，勃兰特两步并作一步跑上楼梯，呈现在眼前的景象让他胆战心寒。

房内四处血迹斑斑，只见斗士和萨姆正在和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进行殊死搏斗，摩西无力地瘫软在地板上。

勃兰特进入了战场，打飞了凶手手中的刀子，帮助萨姆挣脱出来。她跌跌撞撞地走了几步路，然后晕倒在地上，但是凶手没有管他，而是继续攻击咬着自己肩膀的斗士，他双手迅速锁住了斗士的脖子，紧紧地掐着。

血液冒着泡从斗士口里涌出，染红了它的皮毛。从它嘴里发出声音仿佛来自地狱之门。

勃兰特用手枪瞄准正在进行生死扭打的一人一狗，开口说道：“萨姆，跟我说说话，你还好吗？”

“还好。”她一边喃喃地说着，一边点点头以示肯定。“我觉得还好。”她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脖子，几乎都摸得到皮下的肉。“快救救斗士。”

他迅速地瞅了她一眼，看到萨姆爬到了摩西跟前，说着话，尽管断断续续，但她还能勉强交流，他微微放下心来说道：“在后面待着别动，我先把斗士救下来，不到万不得已，我可不想射伤他。”

勃兰特将注意力转移到仍然紧咬着凶手肩膀不放的斗士身上，说道：“放开狗，我也会让它放开你。”

“我绝不放开。”凶手喘着气说道：“这杂种老早就该死了，一点用都没有的蠢货。”

勃兰特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但现在这已经不重要了，无论如何，看在萨姆份上，他一定要把这只狗救下来，这凶手死定了。“放开狗，否则的话我就开枪了。”

“去你的。”凶手露着牙齿对他笑着，把一只手从斗士的喉咙处移开，快速从腰带里抽出一把匕首扔了出去。

“勃兰特！”

匕首直直插到勃兰特背后的墙上，没伤到他一根汗毛，但勃兰特可不会失手，砰地一声，子弹打入了他左肩下方的部位，只见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跌到了地板上。

斗士此刻又占了上风，在嗜血的天性下，再次扑向比尔，把他咬得更紧了。

“斗士！”勃兰特命令道。“斗士，退下。”他重复了两次命令后，斗士才镇定下来，松开嘴。勃兰特走上前，枪口瞄准了凶手。

斗士对着他龇着牙。

“好了，小子，你做的不错，退下吧，斗士。”

斗士被撕裂的伤口滴着血，即使光线昏暗，也能看到湿漉漉的光泽。

“斗士，趴下。”

远处，警笛的声音越来越强。

勃兰特不觉得狗会乖乖地听话，但最终，斗士拖着自己几近残废的脚，慢慢地趴到了地上。他身上的伤十分严重，勃兰特将刀踢得远远地。凶手怒视着他，两肩之处鲜血不停向下淌着。

很快，警笛声就回荡在房间里，警车上的红蓝灯照亮了屋子。

“萨姆？”

没有人回答。

勃兰特转过身，枪口仍然对准凶手。“萨姆。”他的声音因为害怕而变得有些尖细。萨姆浑身是血，躺在两只狗中间，看上去和它们一样，似乎已经没气了。

第二十六章

萨姆慢慢地走向码头，勃兰特走在她的身边，后面是一瘸一拐的斗士，摩西缓慢挪动着走在最后。无论如何，萨姆都不想再经历一次那晚的事情了。

她努力不去回想那天晚上的细节。她记不太清楚，更想将其永远埋藏在心底。在最后被送到医院时，她体内鸡尾酒所含的毒药已经开始扩散，那毒药足以置人于死地。在医生的竭力抢救下，她才从死亡边缘被拽了回来。如果没有勃兰特的话，她很可能就死了，一想到这里她全身一阵寒战。

事故发生的第二天晚上她才苏醒，一睁开眼就尖叫起来。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她躺在医院进行康复治疗，勃兰特一直在她身边陪伴着她。一出院，他们就来到湖边享受愉快的两人世界，然后勃兰特就返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

而萨姆也很快回到兽医诊所上班。

她拒绝在工作场所谈论自己经历的事，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不再会议论纷纷，事实上人们也确实不再提及此事了。但是大卫，这个好父亲，好丈夫，在那晚下班后，前来协助值班。他本只是想出门抽个烟，没想到竟丧了命。他都已经走到了码头边，但再也没有机会抽上一口烟。

狗狗们被送到兽医院后，也进行了抢救。谢天谢地，诊所提供了免费治疗，因为萨姆并没有那么多钱。尽管勃兰特曾经开玩笑说，他的警局应该负责支付狗狗们的治疗费用，但萨姆并不想要让他们破费。

自从有人向媒体泄露了那场袭击的细节之后，她的名声就迅速传了开来。她走在街上时，从未想过会有那么多人堵在面前，让他们预测未来，但她并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说到消息的泄露，狄龙已经受到惩罚，被调职到另一个警所里去

了。

至于布鲁克副警，勃兰特已经证实在萨姆小屋附近森林里拾到的弹壳同他的手枪相匹配。他在跟踪勃兰特到萨姆住处附近的森林时，被斗士嗅到了气味，所开的货车也被查明是当时试图撞向萨姆的那辆，但除此之外他没有再供出其他罪行。萨姆不知道在调查结束后，他会被指控多少罪名，但她希望勃兰特能够让他永久撤职。萨姆同意出庭作证，竭尽全力帮助警方。尽管她可以，但并不希望和布鲁克面对面对峙。现在的她比之前强大多了，在各个方面都如此。

约翰森队长一直在向她道歉，事实上，每次遇见她时，他都会表示感激。如果没有萨姆的通灵异能的话，谁知道威廉·杜兰特会继续残害多少妙龄女郎。现在萨姆可以对着约翰森队长露出微笑了，虽然花上了一段时间，但是她正在慢慢地习惯融入人群中。

勃兰特在这方面为萨姆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她的母亲梅斯也是如此。上校已经康复了，他认出那枚戒指是一位驯兽师的。那个驯兽师常把动物带到中心供老人们观赏。据梅斯回忆说，她在设赌局赌上校何时能记起那枚戒指时，那位驯兽师也在场。她甚至还问了下那人是否愿意参赌，这就直接导致了之后上校的命运，让他险些丧命。

但是人们对发生在斗士身上的故事仍然一无所知，尽管很有可能他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了。在紧要关头，斗士清楚自己该怎么做。威廉·杜兰特抢救无效。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萨姆很难不去在意。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他的话，会更美好的，而且这样的话她就不用上两次法庭了。

勃兰特着手调查凶手的生平经历，努力在其档案中寻找和其他谋杀案相关联的证据。他想要借此找到之前几十桩悬而未解的案件的证据，让那些饱受其害的家庭得到解脱。

调查要花费一些时间。因为比尔作为一个驯兽师，经常和护理员以及相关人员打交道，甚至会经常来往于医院。因为他经常带着动物们进去拜访那些病人，而这又恰巧给了他机会，让他得以在这些地方随意进出，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驯兽师这个职业给了他接近上百名女性的机会，让他能够有机可乘。

路易斯·恩德比的丈夫看到新闻后来到了警所，他是这座城市动物庇护所的董事长，他开除了在收留所做兼职工作的威廉，那里是威廉掩盖自己罪行的最后防线，但是却因为虐待动物而被逮捕。收容所是一个完全依赖公众捐款的组织，董事会不想造成任何负面公众影响，所以如果比尔可以永远消失的话，他们也同意不再起诉。

此外，警方推测路易斯似乎只是毫不知情地卷入了这场战争，成为了无辜的受害者。

据萨姆所知，受害者是比尔从大量情侣中选出来的。这些情侣中男方都是人们眼中的“完美男人”——理论上来说，其中暗藏的信息就是：比尔自己无法成为那么优秀的男人，因此心存憎意。

但是萨姆还是无法完全理解他的心理。谁能理解像他这样扭曲变态的心理呢？谁又想去了解呢？

在萨姆康复的第一个星期，史蒂夫专程到她的小屋来看望她，还警告她如果再让自己处于这样的危险境地的话，身体会受到严重的创伤。为此，他说自己已经折了10年的寿。他还将她的训练提前了些，来避免这种混乱情况再次出现。

萨姆面带微笑，史蒂夫是个特别的人，她很高兴自己能够认识他。他们之间有着一种她以前觉得从不可能发生的密切关系，在她心目中这种关系如同双胞胎一般亲密。

至于她和勃兰特呢，他们正在慢慢适应正常夫妇的生活。他们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尽管两人已经在商量着同居事宜，但萨姆不确定她是否已经完全准备好。她不再一个人独自入眠，当然，勃兰特也不会给她那个机会。

是勃兰特首先提出要和她同床共枕的，因为他希望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就能看到萨姆在自己身边。萨姆希望勃兰特是认真的，她想要相信他们会像童话中那样“从此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她虽还是会时不时陷入幻境，但是已经习惯了，不再只是单纯的被动接受，而是能够理解并对自己的天赋加以运用。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她的通灵能力并不能让她成为勃兰特称心如意的工作伙伴，所以勃兰特的工作对她来说还是很有难度的，但是他们总会克服这些问题。生平第一次，未来清晰地展现在她眼前，通往未来的路明亮又温暖。她希望能有一个幻象告诉自己，她的未来会有勃兰特相伴，她接下来的40年都会和他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然而她却发现，幻象也不能帮自己预见这些。

勃兰特看着萨姆站在他身边，眺望着远处的湖水，内心深处涌出了一股保护欲。这种欲望尽管细微难以察觉，但却有着足够摧毁一切的强大力量。曾经，她备受折磨，一脚迈入了世界的黑暗地带。而现在，她的世界里开始有了亮光。

对他来说，她就是全部。勃兰特走近了些，将胳膊环在她的肩膀上。他会尽一切努力保护她的安全，这辈子如此，下辈子也是如此。他们是共患难的夫妇，他们的未来不会像普通夫妻一样住在围着白色篱笆的双层楼房里，但是他们的未来自然有着属于自己的幸福。

而他会尽自己所能，让彼此都能感受到这点点滴滴的幸福。

付出与收获——不为人知的 真实故事

马克·席勒 (Marc Schiller)

张丽华 龚维维 王婷 吕芃

PAIN AND GAIN

付出与收获

——不为人知的真实故事

马克·席勒 (Marc Schiller) * 著
张丽华 龚维维 王婷 吕芃 * 译
王婷 * 编辑



电影《付出与收获》原作，100%呈现，真实比小说惊悚万倍。
无论你所处的境况多可怕，只要希望之光不熄灭，奇迹总会发生。

Fiberead
- 2014 -

付出与收获——不为人知的真实故事

献词

序言

第一章 开端

第二章 旅程

第三章 困惑

第四章 事业

第五章 生活在迈阿密

第六章 暴风雨

第七章 不祥之兆

第八章 第二场暴风雨

第九章 游戏规则

第十章 初级折磨——皮肉之苦

第十一章 折磨升级——身心重创

第十二章 坐在黑暗的边缘

第十三章 对话

第十四章 停业

第十五章 希望破灭

第十六章 接受

第十七章 等待的游戏

第十八章 欲壑难填

第十九章 了断

第二十章 奇迹

第二十一章 漫漫归路

第二十二章 在哥伦比亚避难

第二十三章 谈判

第二十四章 霍迪尼

第二十五章 解脱

关于作者

献词

本书献给世界上所有肉体或精神被囚禁的人、被压迫的人和被剥夺自由的人。愿上帝以无形之手打破这些枷锁，赐予你尊严和所有人类应得的权力，即肉体、情感和精神的自由。

同时纪念我的父亲、母亲和姐姐，他们奋斗不息，坚强不屈，并用这种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

序言

我已经没力气再去想获救的事，身体和精神都因饥饿而变得虚弱，痛苦让我饱受折磨。眼睛看不见东西，整个人的反应也渐渐迟钝。我被链子拴在墙上，坐在那儿，最后一次试着集中力量在脑海中想象出孩子们的样子。

时间就这么一分一秒地流逝，我的生命也快要走到尽头。我麻木地坐着，知道等待我的将是什么，不再试图骗自己事情会突然好转。我知道自己的命运是什么，即使不愿意，也不得不接受。救兵并没有来，现在我才明白，自己所期待的救援不过是为了在囚禁中活下去所产生的幻想罢了。

长达一个月的折磨、羞辱和黑暗现在就要结束了。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也许是好事，一切终于都要结束了，虽然结束的方式并非我所愿。

那天晚上，绑匪进来后，一个月以来第一次说我得洗洗澡，换换衣服。他们高兴地宣布我能走了，因为他们已经从经济上掠夺了我，榨干了我的一切。就像我厌倦了他们一样，他们也厌倦了我。我倒想相信他们会放了我，但又觉察到他们话里细微的暗示，心里明白这只是另一个谎言而已。而且，我知道他们是谁，并且肯定他们也明白这一点，而只有死人才不会告密。

这件事跟他们所做的其他事一样滑稽。他们让我把尿湿了的衣服换掉，洗干净身体，这样就能体面地杀了我？对我来说倒无所谓，死得有尊严点也好。

在我的“恶魔向导”的带领下，长达一个月的地狱之旅就要结束了。这个月充满了烧伤、电击和各种殴打所带来的痛苦，我从头至尾都被蒙着眼，而且几乎没有饭吃。

也许最痛苦的是我所经历的心情上的起伏，我从来没想到自己会被拴在墙上那么长时间。

我坐在那儿一边等着他们最后一次带走我，一边请求上帝宽恕，

同时为我的孩子祈祷。

不知道他们会怎样杀掉我，我只祈祷死得痛快一点，痛苦少一点，但从自己的经历中我早已看出这些绑匪热衷于看着他们的受害者受折磨。对于将要降临到我身上的事情，我会坦然面对。他们拿走了我的一切，羞辱我，折磨我，但他们从没有成功地在精神上压倒我，也许这才是最让他们愤怒的。

即将到来的这一晚又将发生一系列事件，远远超出我的想象，而我还毫不知情。这是我在这家“地狱酒店”居住的典型的一天，发生的一切都非常离奇，如同电影一般，而这部电影的编剧恰巧是个精神错乱、滥用毒品的人，在疯子的世界中漫无边际地创作。

我只是坐在黑暗的边缘，等待灯光永远地熄灭，等待离开这个舞台的最后一刻。

一堆散乱的纸张，因岁月而发黄，堆积着尘土，在房间的角落里待了将近七年。这些手稿写于1995年1月，里面讲述的鬼魂与恶魔对我来说是真实存在的，它们让我畏惧，也让我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才能写下这些文字。每次我都把它们放回角落，希望它们能安静沉睡。最终我还是找到了面对这些鬼魂和恶魔的决心，也许写下自己的故事也有外部力量的推动作用，然而，在我内心深处，我一直都知道写下这些经历能帮我净化灵魂，摆脱过去，对于彻底治愈我的伤痛不可或缺。

人们常说，时间会治愈所有的伤痛。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能够重新评价自己的经历，并满怀希望地学到一些残酷而痛苦的教训。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留在肉体 and 心灵上的伤口究竟有多深，所遭受的创伤究竟有多重，而受害者又有多大的精神力量、多少不屈不挠和坚忍刚毅的勇气。有时候伤口的治愈需要的不仅仅是时间。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我都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自己得以继续生活，并且从内心彻底地放下了1994年11月到12月之间发生的事情。

2008年7月，真相频道 1 的一个电视节目播出了我的故事，他们

邀请我出席，我去了。写这本书的兴趣再次燃起，我擦掉散乱的纸张上堆积的灰尘，天真地以为在电视上讲述自己的故事能够帮助他人，给身处黑暗的人们带去一束光明和一线希望。但我的愿望很快就破灭了，节目组根本没打算传递这种信息，更谈不上客观全面地讲述整个故事。我失望地将手稿放回了角落，任其继续孤独而缓慢地腐烂。

2011年，有人告诉我派拉蒙影业公司²和迈克尔·贝³要将我的故事改编为电影，我再次考虑了出书的可能。这一次，我认为将真实发生的故事告知观众非常重要，不能按好莱坞的一贯做法，添加虚构成分以吸引观众。虽然这样会让故事情节变得琐碎而平凡，我仍希望将自己学到的重要教训表达出来。正因如此，2012年，我坐回了书桌前。

最早开始动笔是在1995年1月，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时我就写下了大概200页详细的笔记，记录着两个月之前发生的事情。它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更像是心灵和头脑的洗礼，是记录我经历的日记，也标志着我漫长治愈之路的开启。现在，我整理这些笔记，写下这部小说，希望人们读完以后能够明白，无论自己所处的境况看起来多可怕，希望之光永不熄灭。我相信有人读完这本书后，能受到鼓舞，找到勇气，接纳和战胜他们面临的困境。如果这本书能够帮助哪怕只有一个人，那我的使命也算完成了。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¹ 该频道播出的都是法制纪实类节目，有些还是实时跟踪拍摄的。

² 美国电影业巨头之一，成立于1935年，代表作有《教父》、《阿甘正传》、《变形金刚》等。

³ 当代最杰出的动作科幻类电影导演，1965年生于洛杉矶，代表作有《珍珠港》、《变形金刚》等。

第一章 开端

“人生来即是受苦，非我等能够做主。唯一可以选择的，是如何应对苦难。”

——佚名

让读者知道我在1994年被绑架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这段经历是如何改变了我，是很重要的。这将有助于解释我在经历危难时的行为，更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能挺过来，并继续活下去。

1957年8月，一个阴雨的冬日，我出生于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时无论是我家还是整个国家都在经历动荡。20世纪20年代初，我的爷爷奶奶从俄罗斯移民过来，留在了阿根廷，因为这里经济发达，政治稳定。然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胡安·庇隆¹通过政变夺取政权以后，一切都变了，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阿根廷开始了漫长的经济衰退期。

不幸的是，我家的经济情况也跟当时国家的经济形势一样。我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姐姐米歇尔比我大五岁。我出生时，家里的经济情况已经岌岌可危，我们不得不搬进了爷爷奶奶的房子，叔叔也住在那里。我经常跟父亲开玩笑，说似乎是我带来了霉运，因为在我出生前，全家人都还过着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

我在爷爷奶奶家长到了六岁，三个家庭居住在一个屋檐下，一起努力赚钱来维持温饱。1964年，一个住在美国的远房叔叔来到我家，对我们贫寒的境况感到惊愕，于是说服了叔叔和奶奶移民到美国居住。他还试图劝我父亲也搬走，但父亲自视为爱国主义者，决定与祖国患难与共。

所以到1964年底时，我们基本上可以说是无家可归了。父亲的经济状况变得更糟，只能靠挨家挨户卖袜子来糊口。我们不得不从城市搬到一个叫做冈萨雷斯·斯卡坦岛的农村地区。这里是荒凉的西部，高乔人在此过着游牧的生活。我们居住的小屋没有自来水，电力稀缺到无法同时点亮两盏灯。

房屋漆成了粉红色，有两个卧室和一间老式的厨房。这房子像某些预制房屋一样简陋，但毕竟是个家了。至少我们还有一块土地，能种些粮食，养几只下蛋的鸡。离我们最近的邻居也在大约两英里之外，可以说是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我的学校在四英里之外，只有一间教室，铺着脏兮兮的地板。每天我都需要长途跋涉去上学，沿途偶尔会抓几只青蛙或捕几条蛇。垃圾车每个月只来一两次，出现在唯一的一条柏油路上。每到那时，我就把自己挂在车厢后面，搭个顺风车去学校。

夏天，我们在马儿饮水的水坑里游泳。空闲的时候我常常去田间晃荡，那里仿佛有着无穷的乐趣等着我去探索。同年，我的弟弟艾利克斯出生了，家里的情况更加不如从前。叔叔再次来到我家，极力劝说父亲离开，移民到美国。他依旧固执己见，不为所动。

到了1965年，家里的情况实在太糟糕，父亲终于屈服，去了美国，留下母亲、十二岁的姐姐米歇尔、几个月大的弟弟和我四个人在这困苦之中相依为命。父亲离开后，家里情形进一步恶化，没有人料理庄稼，养的鸡也奄奄一息，不再下蛋了。

母亲只能做粥给我们喝，直到今天我也没弄明白粥里究竟放了哪些东西，它就像粘贴壁纸的白色浆糊一样。过去她用野生黑莓做果盘，现在我们也把这些野生黑莓当饭吃。有时候我们一周有五天都吃这些东西，那段经历之后，我再也没有吃过任何含有黑莓的东西。多年以后，姐姐送给我一瓶十磅重的黑莓果酱作为生日礼物，真是有趣。

过了一段时间，父亲有能力给家里寄一些钱了，因此我们能买些其它食物，但是附近没有超市或便利店，母亲不得不去城里采购。早上5点她就出发，直到第二天凌晨1点才能回来。我们居住的地方没有公共交通，所以她只能背着购物袋步行好几英里的路。我们三个孩子留在家自己照顾自己，天黑了就在屋里蜷缩到一起，等她回来。

1966年5月，父亲终于攒够了钱，能把我们接到美国去。于是米歇尔在家照顾艾利克斯，我和母亲则进城去看看有没有人能给我们一些旧衣服，好穿着去美国。我们早已连衣柜也不用了，住在那个地

方，真的不需要太多衣服。运气不错，走过几个地方之后，我们就收到了足够多的衣服，可以穿着乘飞机前往新家。出人意料的是，虽然这些日子听起来令人沮丧，也充满艰辛和悲伤，但并未在我们心中留下阴影。事实上，我脑海里都是些快乐的记忆。那是令我感到完全自由的一段时光，身心没有压力的我能够无忧无虑地成长，不像大城市里的孩子常常不堪重负。亲近与探索大自然的过程中，我收获了一种自信，使我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可以顽强应对。这段人生的经历给了我内在的勇气和自力更生的精神，引领我走出即将到来的困境。

¹ 阿根廷民粹主义政治家，1946年至1955年、1973年至1974年期间两次出任阿根廷总统。他常常被视为最伟大的阿根廷总统。

第二章 旅程

“只有当你心里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克服困难时，困难才比你强大。”

——埃蒙德·姆比亚卡

1966年5月10日，我们抵达了肯尼迪机场。一切都令人应接不暇，我的脑袋好像还在旋转，刚刚离开了一个荒凉偏僻的地方，转眼就置身于钢筋水泥的丛林。周围的事物对我来说完全是一种异域风情，甚至像来到外星球一样陌生。父亲已经攒了一些钱，买了一点家具和一台电视机。

当时一台电视机对我们来说相当奢侈，我甚至都不知道这种东西的存在。父亲工作得很顺利，但他桀骜不驯的个性再次给我们带来了麻烦。我们没有在奶奶、叔叔所居住的街区中寻找公寓，而是跟父亲一起住进了纽约最危险的街区之一。接下来的一周，我们受到了当地的“欢迎”。有一天，迈克尔和我去了学校，父亲在上班，母亲也外出时，有人把我家的门卸了下来，运走了我们仅有的一点财产。电视机也丢了，这新奇的东西我只拥有了一周。我们再次从零开始。

适应新生活既困难又痛苦，就读的学校里连我在内，没有几个白人孩子。那是60年代，美国的种族矛盾正处在顶峰时期。我感到困惑和迷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理解为什么我的同学对我如此反感。我不会讲英语，无法跟任何人沟通的事实更加剧了我的困境。我想回到原来地处偏僻，房子狭小的家，想喝着白色浆糊一样的粥，仍旧光着脚去上学。

对我来说，学校就是个求生训练营。在上学和回家的路上，我经常被骚扰和殴打。老师们也迷失了自己，他们也为了在丛林中活下去而争斗着，没人给我提供任何帮助，也没人给我指明出路。我奋起反击，却从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只是尽力熬过去。在那两年里，生活很不容易，但我尽可能地不引人注目，因此最终设法避开了围绕在我身边那些疯狂的人们和他们之间的争斗。

到达美国不久，我就下决心要成为一名企业家，虽然那时只有八岁，而且不会说英语，但那些都阻挡不了我。我需要生活必需品，例

如鞋子和衣服。从一开始我就学会了凡事靠自己，因为我不是一个向父母开口就能获得玩具的普通孩子，只能用自己所能搜集来的各种材料来制作玩具。我想要一辆自行车，因为有了自行车才能创造增加收入的机会。我第一次赚钱的经历是站在超市门口，询问女士们是否需要我帮着把货物送回家。也许是我寒酸的外表博得了她们的同情，生意做得非常成功，我赚了十美分、二十五美分，有时甚至能赚一美元！我经常每天干三到四个小时，所以很快就赚到了不少现金。父母从不反对我的事，直到现在，我甚至还不确定他们当时到底知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接下来，我的赚钱渠道是推着母亲的购物手推车在街上逛来逛去，搜集可回收的瓶子。这事并不赚钱，因为回收站给的钱很少，但我每隔一天就能拿到两到六美元，这让我小有成就。我卖了很多搜集来的瓶子，作为一名早期的回收工作者，我也为城市做了贡献，帮忙清理了垃圾。

努力的结果使我很快我就有能力买一辆自行车，这辆车花了足足三十六美元的“天价”。自行车是我自己买的，没有任何大人的帮助，我年仅八岁就做了这样一件事，而且没有家长的参与。买了自行车后，我马上有了另一个赚钱的机会，那就是开始投递《电视指南》¹杂志。就这样，我作为一名企业家的职业生涯开始了。当时我并没有接受资本相关理论的指导，只是生存下去的本能在引领我，并一直很好地伴我成长。

我们在那个街区住了两年才离开。父亲每周都会遭到抢劫，他赚钱不多，并且深知全家就指望着这点钱，因此绝不允许别人从他手里拿走他要带回家的工资，以至于常常浑身是血地回到家，打架打得狼狈不堪，满手鲜血地把工资交给母亲。最终他接受了叔叔的建议，我们搬到了布鲁克林的布莱顿居住，这里离叔叔和奶奶都近一些。

直到七年后我离开家的时候，我一直住在那儿，上学再也不必害怕学校里等待我的是什么。慢慢地我的英语说得相当漂亮，也非常容易地融入了当地社区。虽然失去了经济来源，但那只是暂时的，我开始递送报纸，事实上也在打零工。我为罗伯特·肯尼迪²以及其他人的

政治竞选活动工作，分发传单。他们似乎并不在意我的年龄，这使我渐渐能够尽一切可能找到活干。有时候劝说雇主雇佣我很困难，有时候却很容易，因为即使低于最低工资我也干，这是促使很多人雇佣我的一大诱因。

1969年，我加入了童子军。这是一个机会，使我能够生活在安全的环境里，并与同龄人成为朋友。要加入童子军很难，因为我的观念和经历与大多数同龄人差异很大。总之这是我无法摆脱的事实，但我也很高兴自己是这样的人。童子军是躲避外界的避难所，那年夏天，我所在的童子军计划前往华盛顿。虽然花费在合理范围内，但父母支付不起，他们也并不支持我，这使我们有了为这次行程募集资金的动力。其中一项筹钱的方式就是售卖盒装糖果，卖得最多的人可以获得免费前往的奖励，这正是我想听到的。有了解决办法，就轮到我自己来决定能否成行了。我开始不停歇地售卖，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卖糖果。

我们居住的地方有很多高层公寓，每天放了学，我就锁定一个区域，然后挨家挨户地去卖糖果。我敲敲门，一旦有人开门，就开始背诵销售词。“你好，我是马克。为了踏上前往华盛顿特区的旅程，我售卖童子军糖果来给自己筹钱。您愿意买一些吗？”大部分情况下，对方并不理睬我，他们要么关上门，要么干脆啪地把门摔上。我从不气馁，继续去敲隔壁的门，或者换一栋楼。我执着地卖了一个多月，有一次甚至遭到抢劫，所有糖果都被抢走了。

我被抢劫那次，警察碰巧开车过来。我拦住警察，告诉他们我的遭遇，警察让我跳上警车，在那个街区附近转悠，寻找那个罪犯。我们最终没能找到他，那天对我来说是一次重创。我不仅得指望卖足够多的糖果来赢得比赛，而且还要为被抢了的糖果买单。不过这打不倒我，我下定决心，继续努力。最终，我成功参加了旅行，而且支付了所有开销。我不仅为赢得比赛而卖掉了五百多盒糖果，而且卖糖的收入足以支付被抢劫的糖果。我就是这样的人，即便是在那么小的年龄，当我想要或需要什么东西时，就顽强而努力地去得到它们，从不指望父母或其他任何人把那些东西给我。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实现目标，那时我就是这样，现在也依然是这样。

初中和高中的日子风平浪静，我开始定期运动，并且一直跑田径，坚持到了大二。不运动的时候我就去工作，在药房、美容店、熟食店都工作过，还在超市做过收银员。我总是在工作，这不仅是一种需要，而且是我获得自尊的一种方式。那几年我几乎没怎么学习，但这并不影响我的成绩，我几乎不费力气就总能保持B+或A-的成绩。我进的都是尖子班，对学生要求很高。幸运的是，对我来说学习是很容易的事，我甚至在代数考试和生物考试中分别获得了98分和96分的成绩。

¹ 美国TV Guide杂志创刊于1953年，其内容包括对节目的预告与评论，提供专家推荐的节目，并支持节目搜索功能。

² 第35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1968年他是民主党无可争议的总统候选人，但突然遇刺身亡。

第三章 困惑

“成功不是终点，失败亦非终结，只有勇气才是永恒。”

——温斯顿·丘吉尔

“将要直面的，与已成过往的，较之深埋于我们内心的，皆微不足道。”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高中的最后一年里，我内心躁动不安，充满迷茫，而大多数跟我同龄的人很早就计划好了要上什么大学。我的高考成绩也不错，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做什么，也没有人能够给我指导。在我人生的重要时刻，父母每天为了生计而奔波，他们既没有精力，也不懂得怎样帮我。最终，我考取了位于曼哈顿的纽约市立大学柏鲁克分校¹。当时为什么要考那个学校以及自己有着怎样的打算，直到现在我也没搞明白。

说出来你们可能觉得奇怪，我小的时候父母从来没有带我出去旅行过。直到1975年我上高中的最后一年，学校的几个朋友邀我春假一起去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玩，那才是我的第一次旅行。当时我决定一起去，是因为想趁着这次外出的机会思考一下自己的未来。我们坐上大巴踏上了这次旅途，当时我身上总共只带了98块钱来维持一个星期的开销。后来到了那儿我才发现，我们找的旅馆只能住三天，其余几天得找别的地方睡。尽管有些逃难的意味，我们却总是能找到地方躺下休息几个钟头。旅行期间，我认识了来自密尔沃基²的安德里亚。她家很富有，父亲是著名律师。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些，仿佛是命运的指引让我认识她，事实证明这个女孩给我后来的生活也带来了重大影响。

1975年我极不情愿地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那段时间我很困惑，内心有很多不确定。我不喜欢这个学校，仍旧没想清楚要怎样度过自己的人生，每一个选择都得靠自己，没有人能为我指点一二。学业方面我毫无兴趣，成绩直线下滑也不在意，我就这样以极低的分数

勉强修完所有的课程。第二年，我决定不再读书，当然也没想好要干什么，毕竟只靠打零工是维持不了生活的。

1976年夏天，在迈阿密认识的那个女孩安德里亚打电话给我，劝我去密尔沃基，说能帮我找到自己的人生道路，我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同年10月，我带着所有家当两条破牛仔裤，四件穿旧的衬衣和一件薄外套去了密尔沃基。

我到了之后备受冷遇，第二天在她家的豪宅，她哥哥找到我，说他不收留一个像我这样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让我离开。反观自己当时的状态，确实也不能怪他刻薄，那身衣服还有那头未曾修剪的长发，都让我看起来像个沿街乞讨的人。姐姐写信给我让我回家乡，理由是我可以回去读个中专，然后在当地当一个水暖工。我当水暖工？绝对不可能！我既不喜欢也不擅长这些体力活。事后想起，多亏了那封信，我才意识到自己多么需要一份开拓人生道路的勇气与毅力。

安德里亚帮我在当地的一家小饭馆找了一份打蛋花的工作，每天工作8小时，每小时一块六十五分钱，够我勉强糊口。接下来的五个月，是至今为止我人生中最艰难的磨炼。我住的宿舍像冰窖一样，每天晚上都要裹两条毛巾在脚上来抵御严寒，而且大多数时候都是合衣而眠，否则夜晚就很难熬。我从别人那里买了一个旧烤箱，吃饭的问题全都靠它解决。

上班的话要转一趟巴士，北方的冬天真让我防不胜防。一路上我只能靠那双又破又旧的运动鞋在雪地里泥泞前行，到达饭馆时总是双脚湿透，冰冷刺骨。那件薄外套在这零下的天气里更显得滑稽可笑，根本不能给我带来一丝温暖。有时候在等巴士的间隙，我会躲进附近的商店里面取暖，但几乎每次都是被人从里面扔出来。那些经历，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世态炎凉。

在密尔沃基待了一个月后，我递出了就读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的申请，两个月后便收到通知去试读。1977年1月我重返学校，那一刻我需要的就是这样一次机会，把我从那份绝望与迷失中拯救出来。我住进了宿舍，虽然只是很小的房间，对我来说已经是五星级酒店般的待遇。很快我便在学校找到一份清洁工作，不用再辛辛苦苦跑

去饭馆打工。后来，我又在一家学校里面的餐厅当厨师。从入学开始，我便知道自己要学什么，总是尽力又快又好地完成学业。之所以学会计，是因为自己对数字比较敏感。我参加了两个暑期学校课程，并且在一学期内修满了七门课。周围的人都认为我很疯狂，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那学期我的成绩前所未有地优异。

¹ 纽约市立大学最著名的分校，建于1847年，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所免费高等教育学院。

² 密尔沃基，美国威斯康星州东南部港市。

第四章 事业

“战斗越艰苦，胜利越光荣。太容易得到的东西，我们往往不太珍惜。事物价值的高低，在于获得它所付出代价的多少。我喜欢那种能在困境中保持微笑，在危难时汇聚能量，从而使自身不断成长的人。”

——托马斯·潘恩

1979年，我基本上完成了学业，参加了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1 的面试，并被雇用。该企业享有极高的声誉，当发现自己年薪高达近1.8万美元时，我震惊了，这对我来说真是一大笔钱。

那年9月份，我开始工作。跟以前一样，我的第一件职业装和第一双鞋子都是别人穿过后给我的。我欣喜若狂，觉得自己终于实现目标了。这种感觉却在接踵而来的麻烦中烟消云散。在公司里，我总是被当做局外人对待，总是分配到最差的任务。我和一个同为新人的非洲裔美国女孩一起被孤立办公室遥远的角落里。我们知道自己只是摆样子的少数群体，公司雇佣我们纯粹为了完成平权法案 2 的项目。

考注册会计师的时候，公司给了所有新员工复习的时间。我却被派到了威斯康星州的托姆哈科从事一个项目，每天需要工作14个小时，完全没有时间复习。我在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才回到办公室。三周以后，成绩出来了，12个新员工在电话机旁排成一行，等待着自己的成绩。我理所当然地排在最后一个，所有人都问我为什么排队，因为他们认为我不可能通过考试。他们让我不必浪费时间，回自己的角落待着，因为我只属于那儿。他们认为我考不过，也并不掩饰这种幸灾乐祸的想法。当我拿起电话时，他们都围在我周围盯着我。他们对结果很有信心，只是为了防止我撒谎说自己通过了。但是我一次性就通过了考试。你无法想象他们打探到我考试成绩之后脸上那副失望的表情，他们都搞不明白为什么我能做得这么好。他们无法理解人的精神与心灵对于胜利渴望会产生多大的力量。

自那以后，情况急剧恶化。最终，在我完成一项审计任务，开车回家的途中，高级主管做我旁边，毫无缘由地对我大吼大叫了两个小

时，破口大骂，言辞激烈。这突破了底线，我再次知道是时候离开了。

那年我买了自己的第一辆车，一辆尼桑200SX。之后不久，在一个雪夜，我开车前往威斯康辛州接受一项任务，由于头脑不清醒，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撞上了迎面而来的车。我的车撞上隔离带，并反弹回来，像乒乓球一样撞到其他车身上。我从前挡风玻璃飞了出去，摔在人行道上。车完全毁掉，我却从事故现场走了出去，身上只有些轻微的擦伤。从电视上看到车祸现场的人都以为这辆尼桑车的车主死掉了，但他们错了。那是我第一次绝境逢生的经历，也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我决定辞掉工作，去别处找找机会。我参加了全国各地公司的面试，最终决定去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一家名为ENSERCH的公司上班。1980年，我搬到了达拉斯，这一次，我受到了同事们的欢迎。目前看来，跌宕起伏的生活暂时告一段落。我参加了一个在南美洲的收购审计项目，这次审计对我好几年后的生活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达拉斯的生活很不错，我先效力于ENSERCH公司，之后跳槽到萨宾液化天然气公司，最终加入了伊斯利投资公司。我在这里为一位大富豪管理金钱和投资，心情很快乐，生活也很稳定。我有收入丰厚的工作，还有朋友和很棒的同事，那些疾风骤雨一般的日子似乎成为了遥远的记忆。1984年，我曾参与收购审计项目的公司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愿意去哥伦比亚做主管。这是一个令人无法拒绝的邀请，因为报酬相当诱人。

1984年我搬到了哥伦比亚，也是在这一年，我遇到了我的妻子，她就职于同一家公司。1985年我们结婚了，她辞去了工作。1988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我在哥伦比亚工作的那几年，工作上令人满意，内心也很宁静。就在我以为一切都完美，不会再出什么乱子的时候，我的世界再次天翻地覆。

1989年，生活暂时的平静结束了，我就职的公司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一个办事处的左翼反对派绑架了我的老板和部分员工。公司的目标从赚钱转为将老板活着救回来，办公室的气氛发生了变化，上班再

也不是令人高兴的事了。公司群龙无首，我们只能随波逐流。这种折磨持续了七个月，公司的管理层频繁地开会，想法满足赎金要求。最终，老板被释放了，并被送回位于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的家里。他被释放一个月之后，给我打了电话，告诉我公司所有的美国人都必须离开哥伦比亚。换句话说，我丢了工作，这无疑是个打击，可惜自己没有早做准备。我决定返回美国，妻子希望离她家近一些，因此在她的强烈要求下，我们没有回到达拉斯，而是去了迈阿密。

¹ 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提供税务、审计及财务交易咨询等服务，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

² 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是指防止对“肤色、宗教、性别或民族出身”等少数群体歧视的一种手段，平权行动主要集中于就业、教育、工程承包和医疗方案。

第五章 生活在迈阿密

“人类的精神坚不可摧。”

—— C.C.斯考特

1989年1月，我来到迈阿密。这一次，我非常确定自己要做什么：不再为别人打工，而是创办自己的会计公司。我租了一间办公室，买了一些必备的家具和办公设备，还雇佣了三名员工，其中一人叫琳达·德尔加多。公司很成功，刚开始六个月我们就已经签约了将近一百个客户，一家新公司运转得再好也不过如此了。我手下有一名销售代表工作非常出色，但是公司客户实在太多，让他有些应接不暇。

这点被琳达看出来，有一天，她来到我办公室哭诉。琳达是个好员工，主要负责约请潜在的客户，工作无可挑剔。她告诉我她的丈夫乔治是个汽车销售，他们的生活很拮据，她想让我聘请他丈夫做公司的第二个销售代表。他们夫妻住在琳达父母家，因为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也不够搬出去独立生活。我是个心软的人，便答应了她的请求。于是，乔治·德尔加多成为了我公司的一名员工。乔治是个很棒的员工，总是有求必应。他说话细声细语，我从没见过他发脾气或是垂头丧气。就在几年后，他将会成为那个想把我杀死在仓库里的凶手。

公司逐渐繁荣壮大起来，我大方地拿出赚得的利润与员工们分享。我帮乔治换了辆新车，在他开车去见客户时也能让公司更有面子，还帮他们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第一幢房子。1991年，长期经营这家公司使我感到疲惫，我决定把它卖了。协议上要求买家继续雇佣现有的员工，包括乔治和琳达。这对买家来说也是受益的，因为这些员工对于公司业务和客户都非常了解。我自己则想去寻找下一个商机，由于买家会按月缴给我费用，所以不必着急，可以慢慢来。

不过事情似乎从一开始就变了味儿，乔治和我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告诉我现在没人管客户，也没人打理公司了。我只收到了第一个月的钱，从那以后，就演变成了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再难见买家踪影。三个月后，我决定聘请律师，在公司被败光之前把它夺回来。出乎我打持久战的预期，平息这场纷争的开庭日期很快就确定下来。乔

治和琳达作为我这边的证人出庭，在他们的协助下，我赢回了公司。

这样一来，我就不能再待在办公室了，需要每日在外奔波。我把一半的工作外包给一个以前替我工作的人，他对这些事务非常精通。乔治仍旧给我帮助，与客户进行交接。这意味着他几乎每天都要待在我家，他和我太太也成为了朋友。他了解我们家里的每个细节，也很清楚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我和太太外出度假时，乔治帮我们照看房子。他知道房屋报警系统的密码，同时他也是我家安保公司的紧急联络人。我百分百信任他，也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也许是我太过天真，从没在乔治身上看出丝毫的邪恶或暴力倾向。那个时候万万没想到，他会利用我对他的信任反咬我一口，让我差点丢了性命。

第六章 暴风雨

“我们如何看待事物并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自己。”

——阿娜伊斯·宁

我家的房子在1992年安德鲁飓风的路径上，当时弟弟正来我家拜访。飓风来临那天，我把妻子打发到内陆一个朋友家。她有六个月的身孕，正怀着我们的女儿。我和弟弟则留下来守护我们的家当，后来证明这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荒谬的事情之一。

暴风雨到来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起初我们在厨房里，随着风暴越来越近，窗子刮坏了，接着门也坏了。我和弟弟发现遇到麻烦了，却无处可躲。最后我们花了近一个小时才上到二楼，藏进了一个衣橱里。狂风呼啸，我们能听见房子四分五裂的声音。房顶在漏雨，如果房顶没了，我们就失去了藏身之所，很可能会死掉。还好房顶岌岌可危地支撑着，我们在衣橱里待了六个小时之后，等一切渐渐平静，才钻出来检查损失。

我留下来想保护的所有家当都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满室狼藉。家具都不见了，只有风吹进来的碎片。没有了窗户，没有了门，别人家的家具占据了我家的游泳池。起初，我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昨天晚上我们上楼时，家具和四面墙都还在，现在全都没了。屋子里的水齐腰深，走出去时，我们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街区像是被核弹击中了似的，大部分房子都没了屋顶，邻居的房子也倒塌了。很多东西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电线杆插在房子中央，墙上露出了砖头，街对面的公园里，树木一棵不剩。这真是场巨大的灾难，我和弟弟简直愚蠢到了极点，能够活下来真是万幸。

妻子离家前往哥伦比亚，我则留下来重建房子。那一年，我的女儿出世。1993年初，我们的房子也重建起来。我有一些很好的客户是承包商，因此房子重修时他们帮助了我，优先修缮了我的房子。

我弟弟住在迈阿密，他当时正在找工作。我决定开一家斯乐斯基熟食店¹，让他来经营，利润我们俩平分。从各方面来看，这对我们

俩来说似乎都是一个相当好的主意。

¹ 连锁快餐品牌，提供加盟经营。

第七章 不祥之兆

“坏影响会像病毒一样侵蚀人类薄弱的意志力。”

——佚名

那一年，乔治开始有些变化。他还是为我工作，但让我惊讶的是，当我告诉他打算开一家熟食店时，他的反应不太寻常。出于某种原因，乔治认为他理所当然地应该参与进来。

那一年，乔治开始去阳光健身房。起初他告诉我时，我忍俊不禁。乔治是个干瘦但结实的家伙，我想象不出他作为健美先生的样子。之后不久，他介绍我认识他的私人教练丹尼·卢戈。与丹尼第一次接触就让我感到不安，他看上去控制欲很强，我在他身上仿佛看到一个霓虹灯闪烁着“不要相信我”。丹尼是个有着结实肌肉的健身爱好者，身高六英尺四，据说曾经在新泽西将军职业足球队效力。当然了，他说的大部分信息都是假的，只要他一开口讲话，我脑海里显现的就是“骗子，离我远点”。

自从那次见面之后，乔治和丹尼便形影不离，乔治成了丹尼的影子，像是涂了浆糊似的粘着他。有几次，乔治把丹尼带来我家，我告诉他不喜欢他带丹尼来。每次我提到他新朋友的不是，乔治就很生气。不知道是乔治自己变了，还是被丹尼影响了，总之我没有及时意识到。一天下午，我要去见个客户，乔治和我一起，他来接我的时候，丹尼·卢戈也在。这出乎我的意料，我的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愉快。在途中，卢戈开始炫耀他以前做过的那些诈骗活动，还旁敲侧击地教唆我们也该那样。那天我才意识到，不仅我自己必须要远离这个人，我还要尽力帮乔治从这个健身教练的魔爪中逃脱出来。

1993年末，我已经开始筹建熟食店了，计划在1994年第一个季度开张。乔治与卢戈过从愈发紧密，并且他还在怨我没让他加入到熟食店中来。作为补偿，我提议与他一起创办另一家公司，做房屋抵押贷款的生意。我跟他讲，我之前就在帮一个很成功的业内人士做这项业务，事实上，他的公司基本上都是我在打理。乔治同意了，看起来也是热情高涨，我们关于入股的份额也达成了一致。

下一次我见到乔治，他坚称卢戈也应该成为公司的一份子，着实给我泼了一桶冷水。我拒绝了，并且表示要让我和他那个朋友共事是不可能的事。他撇了撇嘴，很不高兴，但还是答应了我们之间的协议。回想一下，考虑到当时的状况，我真不该卷进那笔生意中。不过，对于他在会计公司工作时给予我的帮助和支持，我还是心存感激的。

公司成立了，起名叫乔·马投资有限公司。我们都投了些钱进去，我出得更多一些，因为我的经济状况比他好。公司的业务我没有管太多，大部分都是乔治在负责。那是我犯的又一个错误，因为现在想来，他当时应该已经和丹尼·卢戈掺和在一起了。1994年初，乔治的行为开始有些奇怪。他不再是原来那个善良快活的乔治，变得爱撇嘴，还很情绪化。我都快认不出变化之后的他，总觉得在和一个人完全不同的人说话，而不是我过去四年熟识的那个人。以前，他每天都要习惯性地给我打好几次电话。而时至今日，他不但不打给我，连我的电话也不回了。这些不祥的预兆是很明显的，可惜我没能注意到它们带给我的警示。

那年二月，为了公司更好地发展，我们决定注入更多的资金，于是乔治请来一位他认识的银行资深人士听听我们的方案。我是在一家迈阿密湖景餐厅与他俩碰面的，进一步谈论我们公司的业务，需要多少资金，还有诸多细节问题。这位银行资深人士表示，待他回去禀报一声，有结果了会通知我们。

见面结束时，这位银行的人转向乔治，问他：“乔治，你和丹尼·卢戈在搞什么生意，怎么会在银行有那么多存款？”

我永远也忘不了乔治当时的反应，他脸色瞬时煞白，瞪大了眼睛，舌头开始打结，根本回答不出这个问题。他立马说他该走了，那个银行的人还在追问，乔治闪烁其词。他见乔治是不会痛痛快快地回答的，便放弃了。和银行的朋友道别后，我跟着乔治走出餐厅。我要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还有他和丹尼·卢戈到底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生意。

乔治发起火来，我第一次见他那样。他说那关我的事，叫我别

插手。我说我把他当朋友，我希望他好。我恳求他断绝和卢戈的往来，否则只会让他身陷麻烦。他让我别管他的事，说我没有权力干涉他和谁交朋友。

最后我对他说：“记住我今天对你说的话。如果你继续和那个人做朋友，终有一天你会深陷麻烦，并且懊悔不已。”然后我带着受伤的心离开了。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乔治变成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在驱车回家的路上，我的思绪一直在打转。我问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我决定即刻终止与乔治的生意伙伴关系，因为感觉自己是在和一个全然陌生的人打交道，我不想被拖进他和卢戈制造的麻烦当中。我一到家，就打电话给乔治，告诉他我要撤股。奇怪的是，电话那端几乎没什么反应。我们并没有马上商讨财政问题，而是约定过些日子再谈。之后的一个月，乔治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三月初，我给他打电话，商量公司的财政安排。我决定自己损失一万美金，作为给他的补偿，这样可以避免令他感觉太难过。结果事与愿违，他还是一副很失望的样子。现在想想，即便当初我把所有的钱都留给他，结果也是一样，一切早已物是人非。

我们约了时间见面，他把支票给我。我们见面时感觉极其陌生，他的态度很粗鲁，而且充满怨气。我试图解释他是受益的，损失的是我。可他根本听不进去，就那么走了。那也许会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与交谈，至少我当时是那么认为的。但生活总是充满未知与惊奇，我怎能想到再一次见他则是在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下。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熟食店上，这边似乎困难重重。首要的问题，是我弟弟不想一起干了，因此我现在面临着独自经营这家熟食店和那家会计公司的局面。熟食店的开业时间一拖再拖，直到九月份终于开张了。

1994年9月，熟食店终于隆重开业。我邀请了几个朋友来试吃，乔治不在邀请范围内，我也不认为他会来。9月和10月对我来说是非常忙碌的两个月，我要一边照应熟食店，一边打理会计公司。我给熟食店雇了一位经理，结果帮了倒忙，他经常把事情搞砸了还要我来救场。

尽管如此，熟食店的生意确实不错，截至10月底我们就已经收回成本。店面附近有几家电视台，有物流仓库，还有迈阿密戴德县警察局，他们让熟食店的生意火起来。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最大最忠实的顾客群之一就是那些执法人员，每天都有一大票戴德县警察来我们熟食店享受午餐。当然，我最需要他们的那天，一个都没出现。

自从上次见过乔治，直到熟食店开张，我都没有他的音信。我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我们之间也没有半点联系，我也不可能想象出他和他的健身教练在盘算什么。回想当时，我对一切都毫不知情，如果能提高警惕就好了。即便如此，我也永远不会想到他们会谋划如此卑鄙的勾当，更不会相信乔治已经深陷到无法自拔。或许是我看人不准，或许是我太过天真地认为人类可以抵挡住金钱诱惑，而不至于沦落到如此下贱的地步。我早该提高警惕，然而，厄运在我毫无防备之时降临了。

11月份是飓风季节的尾巴，当携着暴风雨的云层滚滚而来时，我怎会料到我人生的飓风也随之而来，进而改变了我的一生。然而没有人能预料接下来要发生什么的，我若知道，早就跑了，藏在岩石下，永远也不出来。

尽管我接下来要讲述的故事听起来像是某些杜撰的低俗犯罪小说或电影，但这些事情实实在在发生过。不知怎地，直到现在我还不确定它们的真实性，感觉只是我做过的某个噩梦而已。但当我看到自己的伤疤时，便不再怀疑，这不幸的一切都是真的。那么现在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好穿越一趟野性的旅程，那里充满了邪恶、贪婪与纷乱。贴心建议：最好不要在睡前读这本书，有些场面会让你感到不适。好了，我们出发吧。

第八章 第二场暴风雨

“眼神炯炯，注视上苍，永难知晓，何事从天而降。”

——《致舞者》杰克逊·布朗

1994年11月15日这一天永远地改变了我的人生。格洛丽亚热带风暴到来之前的云涛汹涌而来，迈阿密的天气闷热难当，似乎连刀子也无法切开这厚重的湿气，这种天气让人只想转身回去睡觉。我那天原本不想去熟食店，要是雇的经理能照管好店的生意，我可能就在家待着了。但这个经理能力不强，我担心如果不去坐阵一会，店里会出乱子。另外，那天我还有一个特殊的理由必须去熟食店。

我在迈阿密的报纸上刊登了广告，看是否有人有意买下这家店。果然，昨天有人打电话来说他很感兴趣，想来熟食店看看，并与我商量购买的事情。这家熟食店我虽然只开了两个月，但工作节奏紧张，而且它占据了我其它兴趣爱好的时间，显然卖掉这家店才是明智的决定。因此，虽然出于某些未知的原因我并不想去，但我还是不得不去。我劝说自己之所以不想去以及有这种强烈的消极情绪，仅仅是由于我很懒，很累，而且受到了坏天气的影响。而且，我告诉自己，如果这个有意买的人真的感兴趣，我就不必再多跑几趟了。事实却是，我中了圈套，完完全全地陷了进去。

许多与我关系好的人都说，在过去的两周里我表现得很古怪，既烦躁易怒，又沉默寡言，有时候看起来像是沉浸在某种难以名状的东西里。其实当时已经发生几件不太寻常的事，我要是能够有所觉察就好了，也许是我的抑郁导致了对这些异常状况的忽略。我向来不是个善于观察的人，现在也不是。很多别人能留心到的东西，我都没注意到，别人不得不给我指出来。

我家房子安装了复杂精密的警报系统，这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是因为我们能精确找到触发警报的地方，坏是因为佛罗里达有时候天天都有雷暴现象，雷暴严重的时候，警报系统就会失灵。在我被绑架之前的两周，警报已经失灵过好几次。不同以往的是，这几次并不是由雷暴引起的。另一件奇怪的事是有次车库窗户处有动静使得警铃大

作，之前即使有暴风雨时，这些窗户附近的警报也从来没有响过。

我下来过好几次，检查窗户有没有被撬开。当然，当时的我睡意朦胧，又缺乏观察力，可能错过了什么东西。我只是去查看窗户是否开着，并没有查看其它东西是否有什么异常。看到没什么问题，我就爬上了床。后来，我发现有不速之客从我家的草坪上走过，似乎企图打开窗户。

在我被绑架前两天，又发生了一件事，可能更能说明问题。我们居住在一个封闭的社区里，这个社区位于一个公认相当安全的街区。抢劫和其它犯罪并不常见，我们几乎没有听说过此类事情。我出去拿报纸的时候，注意到私家车道上有玻璃碎片。我走到刚买了一个月的丰田4Runner旁，发现司机座位旁边的窗户被打碎了。车里的东西都没丢，甚至连副驾驶座位上的一部手机也还在。

这本来应该让我警醒起来，但我还是浑然不觉。我只觉得这事非常蹊跷，无从解释，自己连他们晚上打碎玻璃的声音都没听到。我跟妻子聊起了这件事，但也仅此而已，此后便将其置之脑后，打算把新玻璃装上就完事了。显然，我需要有在我面前贴一个标志，写上“醒醒吧，出事了”、“清醒点儿，情况很可疑”、“嗨，马克，醒醒吧”。若非这样，任何警告都不起作用。我曾试图给自己开脱，说无人能预见未来。但是实际上当时的种种迹象都摆在我面前，偏偏我就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迫在眉睫。

我很不情愿地钻进车，艰苦跋涉前往熟食店，交通畅通的时候也得花大概20分钟。开车的时候，我想象着这个有意向接盘的人，我们约定那天下午三点见面。我决定开价低一些，好尽快出手。大概九点钟我到了熟食店，店员们陆续也都来了。我们为午餐做着准备工作，一切都如常进行。我们烤面包、切冷盘、煲汤、打扫餐厅，做各种杂务。午餐时间到了，来就餐的人很多，但并不拥挤。也许是外面可怕的天气让时间变得漫长，那天照常来了很多戴德县警局的人，甚至还有防爆队的人。

两点时，排队的顾客变少了。我该整理一天的营业额，派经理去银行存钱，之后就可以回家了。我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日常行程从

来没有变化，日后我才明白这很不明智。我总是两点十五分离开熟食店，回家边喝咖啡边看电视或读报纸。那天我不得不留下来，你可以想象我有多不情愿这么做。我坐在一张桌子旁等待，一个员工也坐下来休息。我们一直聊到了三点，也就是我与那个买家约定的时间。

三点半的时候，买家还没来，我已很不耐烦，准备回家。我跟员工说，再等十五分钟，也许是天气或交通让他耽误了时间。我试图给他打电话，确认他是否还会来，但是无人接听。三点四十五的时候，我放弃了，告诉剩下的两个员工我要赶在晚高峰之前回家。我拿起公文包，朝后门走去。通常我把车停在前门，但那天我到店时，前门没有车位了，我不得不把车停到后门，后门处车少一些，也更偏僻一些。

打开门朝外走的时候，我还在跟一个员工说笑。外面的空气沉重而充满水汽，这几天光是抬抬胳膊都会让人流汗。后门的停车场几乎是荒野，正对着购物街背面，熟食店则在购物街内。购物街的所有商店都在营业，尽头一端是家修车店，店里的格挡正对着后面的停车场。那天，修车店的门开着，也有人进进出出。修车店离我停车的地方大概有一百码，能清楚地看到停车场。

我自顾自地拿着公文包走进停车场，只想在下雨之前赶回家。正如之前所说，我观察力不够敏锐，朝车走去的时候，我并未看到有一辆白色阿斯特罗厢式货车，也没看到它的车主。我朝后瞥了一眼，看见员工关上了熟食店的门。

我后知后觉，从来没想过可能会有可怕的敌人想要伤害我，一直认为大白天在一个位于繁忙的十字路口的停车场里做这种事，是厚颜无耻、愚蠢之极的，没人会这么做。显然，他们跟我想的不一样。我在纽约见过类似的事，但纽约不同，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也的确在发生着。

我走到车旁，看见三个男人朝我走来。两个西班牙人，一个非裔美国人。我并没有多想，干嘛要想呢？他们穿着蓝色牛仔裤和T恤，外表并没有引人注目之处，可能要去购物街任何一家商店。人们有时喜欢在后面停车，因为交通顺畅。我不确定他们是否带了什么东西，

反正我没看见。如果他们带了，那肯定藏得很隐蔽。

回想起来，一切都发生得太快，我意识里的时间概念似乎都发生了扭曲。正当我插入钥匙打开车门时，一个人从后面抓住了我，企图把我推进他们的货车里。我赶紧反抗，下意识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想要我的车就拿去。”

起初我以为他们是偷车贼，并不打算为了车跟他们搏斗，他们可以开走它。车已经上了保险，大不了再买一辆，为了车以命相搏不值得。他们并不理会我，另外两个人跟第一个人一起要把我推进那辆白色货车。

绝望之中，我说：“告诉我你们想要什么，我会给你们的。”

他们没有回答，也不跟我谈判，什么都没有。

我反身回击，争斗持续了一会儿。我虽不是世界上最强的人，但几年来的体育锻炼给了我强壮的双腿来抵抗。挣扎中他们把我的衬衫撕破了，直到今天我都不相信没有人看到那场混乱的争斗。不过即便有人看到了，他们也漠不关心或不想惹祸上身，这世态也是够糟糕的。

对方被激怒了，决定制服他们的猎物。其中一个人拿起一支泰瑟枪¹，开始电击我。我汗如雨下，这正好为电击提供了极好的导体。即使电击的疼痛不断袭来，我仍坚持战斗直到电流让我的身体变得虚弱不堪。我好几次呼喊求救，但没有人听见，或者是别人听见了却置之不理。这时我发现一个人正在拿枪，我挣扎得筋疲力尽，他们把我拖到货车旁扔了进去。不管你信不信，这段痛苦的经历持续了至少十分钟，我没有开玩笑，而且竟然没有一个人看见或报警。

通往地狱的“快乐之旅”启程了，而我则是“贵宾乘客”。我被扔到司机的座位和第一排乘客座椅之间，脸朝下趴着。面前横着一支镀银的枪，有个人说：“看见这把枪了吗？你要是发出声音，或者乱动，我就杀了你。”

他们会这么干的，我确信无疑。当时他们欢呼雀跃，为了好玩又用泰瑟枪电击了我。

接下来他们命令我把双手放到背后，然后给我戴上了手铐，又继续铐住了我的双脚，我完全处在他们的摆布之下。他们用一卷灰色包装胶带把我的双眼遮住，我眼前顿时一片漆黑。他们像野蛮人一样通过嘲弄和虐待猎物来庆祝自己的胜利，一再踢打我的肋骨，拳头落在我的脸上和身上，不断地哈哈大笑。这段漫长可怕的经历才刚刚开始。

他们在我身上盖了一条搬运毯，我开始喘不上气来，可能是恐惧导致的，而且刚刚又奋力与他们搏斗了一番，耗费了不少力气。我眼冒金星，种种猜测在大脑中闪现，就像机关枪射出来的子弹。我有太多的问题，却找不到答案。这些畜生是什么人？他们想要什么？他们要把我带到哪儿去？为什么抓我？这些我都无从知道，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事？我害怕极了，想起了家人，不知道他们好不好。我甚至幻想这一切只是一场噩梦，其实我正安全地躺在家里的床上，我真希望这是真的，我真希望当天早上其实没有出门。

他们继续对我进行掠夺，拿走了我的手表、钱包、手链、镯子。其中一个人高兴地叫道：“我们找到一块肥肉啊。”他们一直交谈着，但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根据我的感觉，货车里有五个人：有一个是司机，有两个人一个坐在中间，一个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另外两个人坐在后面的长椅上。

我们右拐进入79号公路，之后又七拐八拐，我失去了方向感。从那时起，我们可能开往任何地方，甚至包括月球，我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的脑子转得极快，简直要爆炸了。我想这些暴徒会杀了我，在沼泽里的某个地方挖个坑随便把我埋了。我已经绝望了，相信结局就是这样的，。不管等待我的是何种命运，我都别无选择，只能接受。

我清楚地听见有人说：“一切顺利，小菜一碟。”

我却不这么认为，但现在也无所谓了。我需要让脑袋清醒一些，冷静下来，好应对等待我的事情。

我们开了15到20分钟，很难确定具体时间，但不可能更久了。

车开在半路上时，有个人说：“你小子吃香的喝辣的，咱们喝西北风，没门。”

我觉得这话说得很奇怪，因为我的生活并不奢侈。然而，我意识到抓我的人比我想象的更了解我，而且这并不是随机的绑架，当时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助。我一直都掌握着自己的生活和选择，现在却不得不屈服于他人的意志，而我对此却无能为力。我感觉不到丝毫的安慰，没有一丁点儿希望。

到达目的地后，货车停了下来。司机打了个电话，说：“我们到仓库了，而且给你带了份礼物。”他又接着说，“你离这儿有多远？好的，我们开进去等你。”

他们把车开进了他们称之为仓库的地方。其中一个人出来打开滑动门，其他人也从货车里钻出来，只剩我以脸朝下的姿势留在车里。从我们离开熟食店起，我一路都保持着这个姿势。

他们其中一人说：“他的车怎么办？”

另一个人回答：“咱们等老板来吧。”

问话的人说：“好，我们干活挺快，没人发现。”

那人回答说：“他得在这待几分钟了。”

我知道他们刻意压低声音，是怕被我认出来吗？还是考虑到如果出了问题被抓住，我能通过声音辨认出他们来？有个人走过来解开了我脚上的镣铐，喊了一句“站起来！”

我被人从货车里推出来，脸朝下倒在一个像是纸箱的东西上，这个纸箱离货车停放的地方只有几英尺。他们检查了胶带，确保胶带牢牢粘在我脸上，还额外多缠了一些。空气闷热潮湿，天气、恐惧和挣扎让我汗流浹背，就像是穿着衣服泡在水池里，但我当时顾不上这些。他们让我趴在地上，又铐上了我的脚踝，然后抬起我的双脚，跟手腕铐在一起。我的身体拗成了圆形，一个巨大的零的形状，像个甜甜圈。这个姿势一下子让我难受起来。

他们把我的靴子脱了，我躺倒在地，继续扮演人肉甜甜圈的角

色。随着胳膊、双腿和后背越来越疼，我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他事情上，但脑海里都是不愉快的想法。我不是想到全身越来越疼，越来越麻，就是想到前方可能还有其它“好事”等待着我。我试图想些愉快的事情来转移注意力，但并不起作用。手铐非常紧，开始陷进我手腕和脚腕的肉里。有人走了过来，脸朝着我。

他问：“你要喝水吗？”我的嗓子要烤干了，觉得自己就像是刚从撒哈拉沙漠长途跋涉回来一样。

我努力回答：“要。”

他说：“抬起头来。”

我照做了。他把水倒在我脸上，然后大笑着走开了。

我得说他们不是带我来这里郊游的，这些虐待狂很喜欢折磨和羞辱我。

我地上躺了大概有一个小时，手脚麻木，呼吸困难。闷热高温让我更加痛苦，浑身都湿透了。我隐约听到他们在后面说话，显然老板来了，下令去取我的车。他们使用的都是代号，以便日后我也认不出他们，我被称为“鹰”，还听到了“麻雀”和“知更鸟”的名字。我估计取这些名字的人喜欢鸟，这给了我一线希望，我意识到如果他们企图隐去声音和名字，那么有可能的话，这场折磨快要结束了。

接着我听到一席对话，令我后背发冷，更加恐惧。

其中一个人说：“有人监视他家吗？”

另一个人回答：“我们在他家外面停了一辆车负责监视。”

另一个人说：“我们得确保他待在这儿不会给我们惹麻烦。”

新一轮的噩梦开始了。现在不仅是我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毫无希望，而且我的妻子和孩子也身陷险境，而我却束手无策。我知道这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我希望妻子不要报警。首先，如果她报了警，那些监视我家的恶棍就会告知这些绑架我的恶棍，毫无疑问，他们就会解决掉我。其次，报警可能会引起他们对我家人的报复。

我惊慌失措，但是越想越觉得妻子报警的可能性极小。她不怎么

会说英语，性格也是遇到问题呆若木鸡，不太可能采取行动，她不是一个能掌握主动权的人。1991年我们的儿子差点在水池里溺水身亡那次，我一边给他做心肺复苏，一边让她去叫救护车。而妻子却吓呆了，最后还是我去打的急救电话。所以，我估计她不会报警，我得想个办法保他们的平安，之后她再想办法报警也不迟。我们都身处险境，要想活命，每一步行动都得深思熟虑。后来妻子告诉我，那天她去学校接儿子放学的时候就有人跟踪他们。跟踪者非常笨拙，几乎撞上了她。

我度日如年，终于有人过来把我的脚踝从胳膊上解了下来。他们将我翻了个身，把一个东西紧紧抵在我脸上，那要么是一个铝制球拍，要么就是一根铝制的棍子。他问道：“感觉到了吗，傻瓜？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没有回答。

他问：“知道吗？”

我回答：“知道。”我有两个选择，要么说知道，要么说不知道，在当时这两个答案似乎都不是好的选择。

他吐了口痰，说：“你要是敢轻举妄动，我就用它打烂你的脑袋。”

我回答：“好吧。”我毫不怀疑他会这么做，而且他一定非常享受。

他们把我抬了起来，因为事实证明，我已经不可能自己站起来了。我觉得他们很享受这种可以摆布我、虐待我的权力。控制和虐待另一个人，闻到他身上散发出来恐惧的气息，这感觉既像是毒品，又像是肾上腺激素，似乎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东西。

有人用一只手紧紧地抓着我的胳膊，把我向前推。我慢吞吞地往前挪，因为脚踝上的镣铐很紧，走路困难。游戏开始了，他们让我转着圈走，好让我失去方向感。其实不必这么做，我脸上成堆的胶带已经让我辨不出自己是在地球上还是在火星上了。我感觉到他们把我带进另一间屋子，关进一个大箱子里，可能是从另一个箱子分割出来

的，箱子底部似乎铺着一条搬运毯或是类似的东西。离开家的这段时间里，这儿就是我的家了。然而，即便到了这个点上，我还在幻想这场考验不会持续太久。

我的双手还是铐在背后。这个箱子大概六尺长，两尺宽。我的双脚也铐着，行动不便。换句话说，我哪儿也去不了。手铐很紧，我的手臂因为手铐的摩擦而剧痛。这个姿势很难受，但我也没办法换个舒服点的姿势。

几分钟后，一个人进来说：“我们待会儿回来，有人想见你。”

天哪，要是我不想见他呢？我有的选吗？在这位首长见我之前我能读本好书或看部电影吗？我猜答案一定是否定的，而且还会遭到更恶劣的对待，所以我什么都没说。

之后，我听见了音乐声，很吵的音乐声，一开始似乎就停不下来了。我确信他们打开音乐是为了掩盖谈话的声音，好让我崩溃。这音乐不仅很吵，而且完全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待在那儿的时候音乐几乎一直都在播放，一天二十四小时地播。也许你能理解为什么之后的很多年里我都没法再听音乐了。

1 泰瑟枪没有子弹，靠发射带电“飞镖”来制服目标。扣动扳机后，弹夹中的高压氮气迅速释放，将枪膛中的两个电极发射出来，枪膛中的电池则通过绝缘铜线释放出高压，令对方浑身肌肉痉挛，缩成一团。

第九章 游戏规则

“当受害人被逼进死角，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躺在那儿等死，要么不顾一切地反抗。”

——佚名

我躺在那儿时，一直在想究竟有没有人注意到我失踪了。平时我都是严格遵守自己的日程安排，非常准时，就像瑞士钟表一样靠得住。我不是那种事先不告诉妻子就在外面闲逛的人，我很恋家，从熟食店下班后就直接回家，甚至不喜欢半路上稍带办点其它事。我对家的依恋溢于言表，连会计公司的办公室都被搬到了我家。

时间慢慢过去，我一直没回家，也没给家里打电话。我很清楚妻子一定觉察到不对劲了，但是会出什么事呢？她会以为我出了车祸吗？我被绑架的想法太牵强了，妻子根本不会往那方面想。她很可能认为我正在某家医院，打不了电话。我知道她这时候肯定不知所措了，不知道找谁求助。家人都不在身边：我弟弟最近刚搬到坦帕，姐姐住在纽约，我们在这也没有朋友。

她会打给谁呢，乔治·德尔加多？没过多久，我就发现她确实踌躇再三之后打给了乔治，果然不出我所料。我知道妻子无所适从，她只想获知我的消息，其它的都不会有心思去管。后来我才知道，有个人给妻子打了大概五次电话询问我是否在家。这些电话很奇怪，我妻子并不认识打电话的人。或许那些电话只是为了查看妻子是否在家，打探一下她的精神状况而已。

因此我就躺在那儿，知道当下也采取不了什么应急对策。那时，我并不期待会有救兵破门而入。当时我还想，绑匪要什么我都答应，然后他们就会马上放了我。还有一种可能，他们正在计划怎么杀了我。我不停地在思考根本找不到答案的问题：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他们究竟想要什么？就这么想来想去，每个问题都在我脑海里闪了一千遍。尽管我知道这是在做无用功，但在此种情境下，我这样的反应再正常不过了。

我一直都在努力做个好人，不去伤害任何人。有些人就像我一样，一方面几乎像个隐士，极少与陌生人联系，没有朋友；另一方面，如果情况允许的话，也很愿意助人为乐。但是那并不意味着其他人没在打我的算盘，他们想夺走我的一切。在一个如此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很难找到理想的庇护所。

我只能躺在那儿，时间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一分钟就像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像一天。然后我听到一阵骚动，有几个人在说话，这意味着有事情发生了。我出了好多汗，蒙着眼睛的胶带都松了。我挤着脸，从胶带的边缘窥视，看到远处有个人，背对着光，但是太模糊根本看不清。我抬头看上面，有个挂着百叶窗帘的小窗户。我必须尽力扭动面部肌肉才能看到周围，那样子一定很滑稽。这么做实在太困难了，我不得不放弃。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什么也没能看到。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重见天日。

我想上洗手间，但是没人带我去。就算旁边有人，他们会让我去吗？我的膀胱简直要憋炸了，没过一会儿，实在憋不住了。没什么好羞愧的，生存本能让我这么做，我就躺在箱子上尿了，裤子全湿了，糟糕透顶。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考虑不到丢面子的问题，我没得选择，只想竭尽所能地活下去。

一旦决意活下去，某种潜藏在我基因中的原始动物本性便复活了。我不知道自己有这种能力，但是这未知的远古爬行动物的智慧对我活下去帮了大忙。与此同时，我的精神占据了主导地位，驱使着我越过重重看似无法战胜的障碍与险阻。

已经过了大概一个小时之后，又或许是五个小时之后，有人进来了。我不清楚有多久，这也不重要。那个人说：“有人来看你了。”

天哪，我有时间整理一下自己吗？

那个人接着说：“起来。”

我做不到，笨蛋。我的脚踝套着铁链，胳膊被手铐铐在背后，难道你没注意到吗？他把我拽起来，害我差点从箱子边缘滚下来。

“小心点，别破了相。”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狂笑。我敢肯定如

果自己这会儿出点意外，肯定会让他们痛不欲生。我们玩着绕圈圈的游戏，拖着脚挪来挪去。

我被带到了另一个房间，接着被一把推坐在椅子上，能感觉到屋内四周有许多人。奇妙的是，当你失去了一种或几种感官后，剩下的感官会集中所有的注意力，作为弥补，它们会变得异常敏感和精准。

我心里清楚，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肯定不是什么好事。经过一系列的身心折磨，我几乎已经处于醉酒似的恍惚状态了。在某一时刻，我甚至已经考虑认输了。这个想法不止一次在我脑海里闪过，但是我不能认输，我不能让他们这么轻而易举就把我拿下了，即使最终难逃一死。我不能让这些恶魔如愿以偿，不能不战而退。紧接着，好戏开场了。

第十章 初级折磨——皮肉之苦

“杀不死我们的只会使我们更坚强。”

——弗里德里希·尼采 弗里德里希·尼采

我坐在这帮疯子面前，同他们开会谈判。对方个个贪婪暴虐，喝得醉醺醺的，对于通过施展暴力而实现掌控乐在其中。后来事实表明，其目的不仅仅是金钱，他们还嗜血成性，喜欢虐待和摧残受害者。

我坐在那儿推测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但对于事态究竟会如何演变根本没有头绪。他们会盘问我还是威胁我？该不该回答？我该使出什么招数？该吓唬他们吗？还是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直到他们放我走？还是事情会变得更加复杂？意志力将我从恍惚中拉了回来，我知道必须对即将发生的事情保持警惕。

他们开口说道：“我们是一家人。”

当时我真是哭笑不得，太荒谬了，跟演戏似的。

其中一人继续说：“把你带到这儿来是因为你偷了我家的东西，我们想要回来。”

我猜他们一定是找错了人，我不认识任何家族，当然也没有偷过任何人的东西。这真是太奇怪了，我一头雾水。

突然，对话演变成了人身攻击，他们冲我脸上打了两拳。也许他们能够读心，或者是外星人，能知道我在想什么，总之，打得我好疼。

他大声咆哮：“给我们列出你的家产清单。”

我想他在开玩笑，不过还是回答：“你要我的家产清单吗？”我猜他们能听得出我话里的讽刺。

话音刚落，他们冲我的后脑勺、脖子和后背狠狠地猛击了好几下，而且我觉得是用枪柄打的。出于某种原因，我试着不去注意所遭

受的击打，就真的不那么痛了。

他们彼此窃窃私语，我猜不出他们说了什么，也不怎么在意。就算听得见他们说话也不会改变我的处境，但可以给我猜出他们的身份提供了一点线索。

他们接下来说的话仿佛在我脑子里点燃了炸弹，敲响了警钟。

他问：“你家的报警码是1749吗？”

现在我至少猜到一个可能涉及此事的人了，他就是乔治·德尔加多。唯一知道旧编码的人。我没有在报纸上公开过这个编码，也没有登过广告，我们还是朋友时他是唯一有权知道编码的人。当然，与他的关系恶化之后，我们换掉了编码。

我犯了个错误，回答道：“那是旧编码。”

问话的人很快就回应：“不要撒谎。”

我说：“我没有撒谎。”说话间才意识到原本应该撒谎的。

他继续说：“你要是不合作，我们就把你的老婆孩子带到这儿来，发生在你身上的也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可比你好抓，你家门前就有我们的人在监视着。”

我再次迷惑了，意识到自己处于劣势，他们掌握着所有的筹码，而我却什么都没有。我该不该合作，以求避免更大的悲剧？如果合作，又如何保证不出什么岔子？我进退两难，脑海中一片迷茫，在迷宫里找不到出路。我希望他们只对钱感兴趣，不需要别的东西，但这些怎么能确定呢？在一定程度上，是德尔加多将我置于这样的悲惨境地，这个想法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里。有两种可能：他要么就是直接参与者，要么就是出卖了我，把我的信息泄露给这群畜生。不管是哪种，都无关紧要了。我栽培了他，信任着他，他却背叛了我。我无法原谅他，这种伤害比肉体的疼痛更令人痛苦。

我意识到自己手中握着的是一副烂牌，只有两个梅花，他们却有钻石王牌。

我极不情愿地说：“我愿意合作。”我看不出还有其他出路，我可

以拿自己的性命来赌，但不能用家人的性命和幸福来赌。

他虚张声势地说：“你要是不合作，我们就把你老婆带到这儿，我们几个人轮流强奸她。”

我想这并不是威胁的空话，我知道他们不仅能干出这种事，而且很可能还非常享受施暴的过程。这再次证明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合作，而且只能祈祷事情尽快顺利结束，但我开始觉得事情不会那么简单，他们并不满足于此。他继续说道：“另外，我们会把你的孩子带来，像绑你一样把他们用链子拴在墙上。”

在很短的一瞬间，六岁的儿子和两岁的女儿被蒙着眼睛拴在墙上的画面在我脑海里闪现出来，我实在无法把这恼人的景象挥去。他们企图在精神上折磨我，并且成功了。我怎么可能让孩子冒这样的险？我毫不怀疑他们真的会这么干，他们脑子有病，我不会跟他们赌。他们想要什么我都会给，只希望一切就此结束，但在内心深处，我对这一切毫无把握，感到惴惴不安。

他们提出第一个问题：“你家社区的门禁密码是多少？”

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脑子里正思绪纷飞。

他问道：“是1196吗？”又是旧密码。社区定期更换密码，这让我确信德尔加多就是叛徒，这个密码他也知道。

我含糊地说：“这是旧密码。”

他厉声说道：“不要撒谎。”

既然你很难相信真话，也许我就应该撒谎。为了确保我听明白了，他们在我脸上打了好几拳，这激怒了我。我已经说了真话，还得吃苦头。说真话不对，说假话也不对。他们到底想让我说什么，真希望他们能给我一个草稿让我照着说，免得我头上要挨好几拳。

他问道：“你在海外为你老婆的亲戚们打理钱财吗？”

“是的。”

他们用泰瑟枪电击我，令我惊恐莫名。我猜他们是想试试那把枪用了一下午还能不能用了，它的确能用，我都感觉到了。

看来他们已经知道了一切，那干嘛还问我？如果德尔加多参与其中，当然看起来他的确参与了，问这些问题都是浪费时间。他知道我所有的财产，也知道都放在哪儿。他们真够笨的，自己说出报警码的时候，难道还不明白我已经意识到德尔加多参与其中了吗？

显然，这个答案他们也不喜欢，于是让我双膝下跪，脸朝下趴在地上。

他大笑着说：“你应该合作点的。”令人费解的是我的确在合作。我恍然大悟，其实我是否合作无关紧要，这些人是病态的虐待狂，他们需要在我身上发泄原始的野蛮兽性，只为了享受快感。

他们把枪管贴近我的耳朵，好让我能听见一颗子弹上膛的声音。然后把枪压在我的太阳穴上，也许想让我再次尿在裤子里，但对不起，这次不会了。

他说：“我们来玩个游戏吧，看看你知不知道游戏的名字。”

我觉得这场游戏对我来说已经结束了，结局即将到来，他们要杀了我，剩下的就是猜谜了，他们以我的生命为代价寻求玩乐。奇怪的是，他们并不追求金钱或其他财物，只是为了玩弄我，为了杀我做了那么多准备。枪顶上了我的太阳穴，我咬紧牙关，打起精神应对这颗即将穿透我脑袋的子弹带来的冲击。唯一能给我安慰的是死亡将会很快，也相对不那么痛苦。他扣下了扳机，我听到了咔嚓声。第一轮，我没中大奖，只知道大脑还在头骨里，并没有溅得满地都是。他们肆无忌惮地大笑，我则浑身发抖，真想知道他们在杀我之前，还要让我经历多少磨难来满足他们的无聊趣味。

他转动转轮，再次把枪顶上了我的太阳穴。咔嚓，没有子弹击穿我的大脑。今天真是我的幸运日，两次都没子弹。他们再次爆发出一阵狂笑，也许还高兴地在地上打滚。我却一点也不觉得可笑，他们如此享受折磨他人，这种行为令我震惊。接着我后脑勺上挨了一记重击，这提醒我还没有脱离险境。

他们把我抬起来，又扔进了椅子，我猜游戏结束了。到目前为止，我还活着，但我却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他说：“咱们做个交易吧，怎么样？”

我回答：“好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已经厌倦折磨了，还是因为没有摧垮我而放弃努力了，我反正是迫不及待他们快点开出加码来。

他说：“如果你把所有的财产都给我们，我们就让你的老婆孩子离开这个国家。”

我没有考虑就给出了回答：“一旦知道他们出国并且安全了，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对我来说，这可能是最好的交易。我无法在自己身陷囹圄的同时，还去帮妻儿解决他们迫在眉睫的危险。我珍惜他们的生命，现在物质财产纯属身外之物，不在我权衡的天平里。家人平安了，我就能集中精力在这个牢笼里生存下去，如果可能的话，最终逃出去。如果逃不出去，我也能接受自己的死亡，因为自己是唯一的受害者，但问题是我不知道这会不会完全是骗我的一个诡计。毫无疑问，我完全不能相信他们说的话，所以不得不掌握确凿无疑的证据，确保他们在交易中信守诺言。

他命令道：“好，你今晚就打电话给你老婆，告诉她你要出差，几天以内都回不来。”

我从来不会如此行事，所以编造这样的理由想骗过我妻子，岂不是荒唐至极？什么，凭空搞一个商务旅行？这完全就是笑话，以他们智商，当然不可能想到更好的主意。这完全不是我的行事风格，就像是乔治·华盛顿告诉妻子他要为英国打几天仗，根本不切实际。

然而，我还是答应了，真的没有其他选择。

他吼叫道：“如果你说了什么引起她怀疑的话，或者她报了警，我们就不得不杀了你。”

我不必通过说什么来引起她的怀疑，他们捏造的故事就足以达到这个目的。至于报警，我希望她在脱离危险之前不要报警，如果她报警了，那他们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杀了我，我只是不确定他们会用什么方式杀我。但如果他们认为她会相信这个故事，就真是脑子少根筋。

我再次回答：“好的。”我还能说什么？

我想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游戏也结束了，但我错了。协议对他们来说无所谓，他们就是喜欢给人施加痛苦。他们用那把在停车场“介绍”给我的泰瑟枪电击了我好几次，我像是一只实验室里的小白鼠，他们在我身上做实验，看那把泰瑟枪能产生多少电量。等我从最后一次电击中恢复过来，他们也停下了笑声之后，折磨我的那个人告诉我：“如果你跟我们合作，而且一切进展顺利的话，几天之后你就能离开这儿，回去见你家人了。”

我拼命地让自己相信这些话，因为最不能丢的就是希望，不管希望是什么，我都必须抓住，即便它很渺茫。然而，我的理智告诉我，可能他们一旦拿到想要的东西就会杀了我。首先，我得确定家人离开了，其次，我得保持精神不被击垮，坚持战斗到底。我最后的愿望就是能跟家人说一声再见。

“好吧，”他说：“你买了一套房，用你老婆家人的钱做了投资，还有你老婆的珠宝、你的劳力士手表和戒指，你在迈阿密海滩有一套在建的公寓，有保险，还有一辆水上摩托艇，对不对？”

我惊讶得说不上话来，他们唯一不知道的就是我家车库里有多少卷卫生纸了。我说不上话来，其实本不该如此吃惊的，因为我已经怀疑德尔加多参与其中了，这只是进一步证实了我的怀疑，让我确信他参与了这次绑架。除了德尔加多，没人能给如此完整而准确地列出我家的资产。我猜是我迟疑的时间太长，因为一直在消化发生的一切，为此头上又挨了两记，他们真是没有耐心。

“对。”我说，现在恐惧已经被悲伤所取代，我最信任的最忠诚的员工把我出卖了，而我还总是想方设法帮助他，现在这个叛徒的叛变给我的精神和肉体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好的，过一会儿，你就给你老婆打电话，把我们教你的告诉她。”他指挥着我。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又用泰瑟枪电击了我。

我赶紧说：“好的。”以逃脱另一记砸在脑袋上的拳头或又一次电击。折磨和羞辱的阶段似乎结束了。

其中一个人“关心”地问我要不要去卫生间，我说要，下次上洗手间的机会还不知是什么时候。他们把我带进卫生间，领到马桶前。在蒙着眼睛的情况下，要完成这项简单的任务也变成了很大的挑战。我不得不跟他们解释怎么脱下我的裤子，双手都被铐在身后，要脱掉裤子就得费一番工夫。幸运的是，裤子很宽松，我能脱掉。就在这时，有人大喊：“别打飞机了，时间到了。”接着就大笑起来，他们知道我还没解完手，甚至还没开始，他们根本没打算让我解手，这只是另一种羞辱我的方式，另一个无聊的游戏。我尽可能地穿上裤子，看来只能以尿在裤子里的方式解手了。

我被带回了之前待的纸板箱子，位置也跟之前一样。得知乔治·德尔加多参与其中时的震惊和悲伤之情还未散去，我又开始回想他们对我说过的话。我不知道哪种痛苦更难受，是身体的痛苦还是心灵的痛苦？大脑超负荷运转，我感到精疲力尽，安慰自己至少事情已经得到解决，最糟糕的似乎也结束了。我告诉自己我所要做的就是等待，折磨就要结束了。但是这两件事我都估计错了。

第十一章 折磨升级——身心重创

“最可怕的恶魔就是身体上的痛苦。”

——圣·奥古斯丁

我躺在箱子里，回想着发生的一切，思量着自己在这里做出的为数不多的选择，实际上一个都算不上，我根本没得选。我现在没时间纠结乔治背叛我的这件事，如果有可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好像从我走出熟食店的门，已经过去不止几个小时，而是好几天了。

有人进来说道：“你要是企图摘掉眼罩，或者我们发现你想偷看我们中任何一个人，我们就杀了你。”不知道是不是之前我想偷看的时候被他们发现了，我觉得没有，但也不确定。转念一想有可能是他们在找理由杀我，唯一能给我安慰的就是衣服上的尿已经干了。人们经常说同病相怜，但我只有“病”却无人“怜”。

我的精神被所有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压垮了，大脑短路，昏过去一段时间。有多久呢？我也不确定，但是回想起来这片刻昏迷其实是非常及时的休整。身体一定是知道它必须停工一会儿，否则大脑就会燃烧殆尽。他们调大了广播的声音，吵得简直无法忍受，我被粗暴地震醒了。幸运的是，这次电台的音乐换成了慢摇滚，不像之前放的那么不堪入耳了。

过了一小会儿，他们回来了。我之前说过，时间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一个人说：“给你老婆打电话，我们让你说什么就说什么，听懂了吗？”他们给了我一支烟作为犒赏，也许是为了进一步操控我。我每天要抽半包烟，在这样的境遇中，着实可以连续抽上好几包甚至更多。他们试图再次软化我，知道我想解解烟瘾，于是让我单独待着抽烟。很快我就意识到没地方摁灭烟蒂，只能在旁边的地板上熄灭了它，如果引发火灾，那也怪不得我。

很快，他们进来把我从纸箱里拽了出去，让我坐在这间屋子里的一把椅子上，面前有一个类似桌子的东西。我听见他们拿进来一部电

话，插上了电话线。

“你要是说了什么引起她怀疑的话，或者是我们不喜欢的话，那我们就不得不把你的老婆孩子都带过来，拴在你旁边的墙上了。”他说。

好吧，说得就像她根本不会怀疑似的，我失踪了，难道她还觉得很正常？直到现在，一直是同一个人在跟我讲话，我也认不出这个声音。他故意改变了嗓音，虽然偶尔会漏出原本的嗓音，但我还是没有认出来。

“我会照你们说的做的，只要别把他们牵扯进来。”我回答。

“把她拴在墙上，你估摸她能撑多久？”他轻蔑地哼了一声。我知道他们说的是我妻子的身体状况，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她一直饱受狼疮的折磨，时好时坏，这事乔治也知道。我没有回答，也许我不回答是错的，有可能会令他们以为戳中了我的软肋，以后会利用这个让我做出更多的妥协。

“说话利索点，别耍小聪明。我们会在另一部电话上听着的。”他说。

我听见他们带进来一部电话，并且拨了号。这是能证明谁参与了此事的确凿证据，他们甚至都不用问我电话号码。

我叫妻子齐娥娜，她则叫我基诺。这名字在她的祖国哥伦比亚很常见，是一种爱称。

她接了电话，声音颤抖着。我打了招呼之后，她问道：“基诺，你在哪儿？发生了什么？”她正处于绝望之中，我觉得尽可能简短地结束通话比较明智。

“我很好，不用担心。我要出差几天，两天后再打电话。孩子们怎么样？”我问道，询问孩子情况是我的习惯，再说我也得努力为绑架我的人表演着。

她开始变得歇斯底里，这可不妙。她问：“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你跟谁在一起？”

我真希望能告诉你，但就算告诉你，你也不会相信。我答道：“没别人，我需要处理些紧急的事情，过几天再给你打电话。我爱你。”我没有给她再说话的机会就挂了电话，这是最好的办法。如果绑架我的人觉得她没起疑心，那他们真是傻瓜，要么就是被贪婪和愚蠢冲昏了头脑。

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居然对这通电话很满意，还说：“表现不错，我们希望她不会做什么愚蠢的事情，否则你们俩都会付出代价。”

我说：“她不会的，让她和孩子尽快离开吧。”对我来说，这是头等大事，但他们究竟能否离开，何时离开却不是我能决定的。

接着我被带回纸板箱，他们又给了我一根烟。我就像是巴甫洛夫¹的一只狗，因为正确地做出反应，并且很听话而得到奖赏。为了让我抽烟，他们把我的双手解开，铐到了前面。这样算是极大的解脱了，双手铐在背后这么久非常痛苦。音乐声震耳欲聋，很难让人思考点事情。我不知道妻子会采取什么行动，也得不到任何消息。

不知道家里现在是什么情况，我只希望妻子能耐心等待几天，也许那时他们能放她走，她就能在她家人的支持下振作起来，然后想办法联系警方或找人解救我。也许是我太悲观，过几天可能就不必这么做了，他们得到想要的钱之后就会放我走。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对我来说逃跑的可能性很小。我被捆着双手，蒙着双眼，根本不具备逃跑的条件。我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也不知道他们武装得如何，更不知道这所谓的仓库的位置。现在逃跑太冒险了，而这种尝试会置我的家人于危险的境地。我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想法，决定等等看会发生什么，应该很快就会结束的。但我又想错了。

我在地上躺了好几个小时，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睡。我太疲惫了，即使想思考也没法思考。我想上洗手间，但不得不尿在裤子里，裤子又湿了。他们走了进来，其中一个人问我想不想抽烟。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能得到这个奖励，但后来发现，来者不善。

他说他可以帮我点烟，让我把手伸出去把烟拿好。我艰难地照做了，他却点火烧了我的手指，我疼得大叫起来，听见皮肤发出滋滋声。我来不及缩回手，他又在我的中指和食指之间烧了一下，还再次

爆发出大笑。我痛苦地缩回手，一点也不觉得好笑。

他们强行把我拽起来，让我坐在几步远的一个硬椅子上。我完全不知所措，不是已经达成协议了吗？事实再次证明，当你与魔鬼做交易时，真的不要期望对方能遵守条款，不是吗？

其中一人说：“关于你的财产，你对我们撒了谎。”

“没有。”我说，但是没用。

他们是在试探我，看看能不能吓住我，让我供出点什么财产。出于某些原因，他们对于所掌握的财产清单并不满意。但那份清单已经基本囊括了我的全部家当，所以再怎么威吓我都毫无意义。突然间，一个想法像一把大锤击中了我的脑袋，我恍然大悟，认出了听到的那个声音。这个人在纽约口音中夹杂着明显的大舌头，毫无疑问，他就是丹尼·卢戈，原来这一切都是他在操纵，现在我能理解为什么德尔加多也会参与其中了，到了这会儿我总算是灵台清明了。

接着我听到了打火机的声音，然后一个卢戈的同伙像疯子一般在我耳旁令人作呕地低声咕哝着：“火……火……火……”，他用火烧我的手臂接近肩膀的地方，屋子里弥漫着烤肉的味道，我都能听见火焰灼烧皮肤时发出的滋滋声。疼痛麻痹了我的意识，我连叫喊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呻吟。他烧了我三次，每次都像疯子一样低声咕哝着“火……火……火……”，这让我感觉更糟，因为每次他一咕哝，我便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

每次烫过我，他都无法控制地大笑起来，我听见他还跳起了舞。我意识到对他来说这比性爱更有趣，他沉浸在极度的兴奋中。这人有病，我敢肯定他生来就是这样，这种疯子一般会独自出现在一个黑漆漆的巷子里。大部分孩子的成长都伴随着体育运动或是电子游戏，而这个人却可能埋伏在街坊四邻里，寻找没有防备的动物，折磨和杀戮它们。

他最后烫了我的手臂下端靠近肘部的地方，每次我都试图撑住，但没有用。屋子里烧肉的臭味和胳膊上创面引起的剧痛相结合，让我想吐。第二次和第三次烫我的间隔里，他还打了我的后脑勺，我猜用

的是棒球棒。他打得我很疼，但胳膊更疼，反而分散了我刚刚挨的这一下所引起的痛感。

卢戈说：“你在银行有保险箱吗？”

“没有。”我实话实说，不幸的是，似乎没用。

“你的遗嘱放在哪儿？”他问。

“我没立遗嘱。”我说，意识到是不是很快就得立一个了。

他大笑着说：“犯大错了。”边说边用枪托在我后脑勺上打了一下。好吧，我似乎已经得到了自己那个没问出来的问题的答案。

他们又来烫我，这一次变本加厉，免得像前三次一样没有表达清楚他们的意思。当然了，烫我之前，那个人又不停地重复着那种病态的呻吟“火……火……火”，烫完之后又像只鬣狗一样哈哈大笑。

“我们会找到所有东西的，要是你对我们撒谎，我们就杀了你。”卢戈说。

“哦。”我说。听起来不管怎样你们都会杀了我，有什么区别呢？

他继续说：“明天给你老婆打电话，告诉她周五离开这儿去哥伦比亚。让她除了衣服什么都别带，包括她的珠宝首饰都得留下。明白了吗？”

我想他们真是太仁慈了，还允许我妻子给自己和孩子带点换洗的衣服。这些人像猪一样贪婪，他们什么都想要，想夺走我的一切。

“好，我明白了。”我回答。与此同时，我想这些人肯定赢不了任何智力竞赛，他们不想让我妻子怀疑，但是又让我给她传达一定会令其起疑心的口讯。当然，前提是她还未起疑。

“你家保险柜里有多少钱？”卢戈问。

为了应付紧急情况的出现，我通常在保险柜里存一大笔现金。因为安德鲁飓风之后，我一度手头缺钱，因此这就成了惯例。说起这个，德尔加多曾提到过他就是这么做的，说我也应该这么做。

“五千块。”我说。

“让你老婆再取八千块现金，放在保险柜里。”

“好的。”我回答。这个“智囊团”不想引起任何人的怀疑，但他们做的事情却全部反其道而行之，就差举起一个写着“出事了”的霓虹灯广告牌，真够聪明的。

灼伤的创面疼得我思绪无法连贯，他们说了什么，说的话有多荒谬真的都不重要了，我已经无法集中注意力。然而，他接下来说的话的确引起了我的兴趣。

“还有一件事，我们要派人给你家送一些箱子。告诉你老婆不能打开，把箱子放在车库里，不能打开。明白了吗？”卢戈强调道。

他们已经把我家当做新的邮寄地址了，我对箱子里的东西非常好奇，是枪吗？还是别的用来杀人、折磨我或其他人的工具？又或者是毒品？对这帮疯子来说任何东西都有可能。

“好的。”我说。我还能说什么？难道要说“哦，那得看箱子里装的是什”？

他们把我拽起来带进纸箱，我躺倒在地，鼻子里还有皮肤烧焦的味道。这伤口真让人抓狂，但因为手铐的限制，我甚至都没法抬起手来触碰它。那一刻说自己悲惨都不足道，这种感觉已经不能用言语来形容了，我在这种局面下略微能够发挥一些主动性的就是确保家人免受伤害。除此之外都无所谓了，他们想要什么都行，我只能做这么多。

新一轮折磨过后，我相信他们只要得到想要的东西之后就会杀了我。但我不能让自己陷入自怨自艾的境地，不能放弃希望，虽然我的未来看起来极其昏暗。即使这非常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必须保持斗志，战斗到底。我决定继续战斗，并对自己说，好吧，贱人们，来吧。

过了不久，他们回来了，带我去上洗手间。这次他们的确让我解手了，不过不是因为他们大发慈悲，可能是我裤子上散发尿液的味道令他们不快。好啊，这也算是跟他们捣蛋了。像往常一样，去洗手间的路上花了一段时间，因为他们让我绕着圈走，好让我迷失方向，其

实根本犯不着。

他们把我带回纸板箱，解开了我脚上的镣铐，又解开了手上的，然后用枪顶着我的太阳穴，把我的一只手拴到一把沉重的皮革椅子上。他们好像是用两副手铐做了一个链子，一头铐着我，另一头铐在椅子上。我只有极小的活动范围，但还是增加了一些自由，手铐也不再勒我的皮肤，算是一点慰藉，还是令人非常开心的。我感觉舒服了一些，如果在这种条件下还能用“舒服”这个词来形容的话。他们给了我一支烟，我坐在箱子上抽了起来。这一次，没有人来烫我的手。我坐在那儿的时候，卢戈进来说道：“我们担心你老婆啊。”

“怎么了？”我问，尽量装傻充愣，以便从他们的话里得到更多信息。

“我们窃听了你家的电话，昨晚深夜她打了好几个电话，我们可不喜欢这样。”他说。

这是真的吗？他跟我说的是实话吗？我无法想象这么一群小丑居然还会窃听电话。但是不管怎样，我决定跟他们玩下去，有时候装傻也有好处。

“我倒不太担心她能做出什么事来，让她走吧。”我说。我唯一的选择就是轻描淡写，尽量减少他们的恐惧。无论他们表面上在我面前如何装腔作势，内心还是会感到紧张和疑虑的。

“你觉得她是打给谁的？”他问。

我告诉他们：“她只会给她哥伦比亚的母亲或姐妹打电话，在这儿她没人说得上话。”不幸的是这正是事实。

“好吧，希望她别惹麻烦。”卢戈说。

我近乎恳求地说：“她不会的，让她离开就是了。”我最怕的就是这些人改变主意，不让我家人离开，而是把他们囚禁在家里，或者更糟的话，关进我所在的这个仓库。

“好吧，告诉你老婆和孩子周五离开。记住让她把所有的东西都留下，把多余的现金放进保险柜，还有把那几个箱子留在车库里。”卢

戈重复道。

“好的。”我松了一口气，有那么一瞬间我还以为他要改变主意。

我靠着墙，想着还能做些什么。什么都没有，一片空白，大脑想不出来任何可行的办法。接下来我做的这件事可能很蠢，但当时却给了我所需要的信息。我以为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因为听不到任何人的动静，我知道我面前不远处就有件家具。

他们上次给我烟的时候，把烟放在了这东西上，我是从他们发出的声音判断出来的。我想抽根烟，便决定勇敢点，伸手取一根，果然找到了烟和打火机。我拿了一根烟想点着，还没点着，头上就被重重地踢了一脚，踢得我眼冒金星。我并非一个人，一直都有人在监视着我，这真是一个痛苦而有价值的教训。

屋子里这个人问：“你能看见？”他这么问也是情理之中，因为他不知道当我看不见的时候，其他感官就灵敏起来。我说我看不见。他说：“好吧，你要是看见了其中任何一个人，我们就只有杀了你。”

我尽力向他解释，我谁都没看见，也看不见。不知道他相不相信，对我来说也无所谓了，我太累了，根本顾不了那么多。

我坐在那儿傻笑着，毫无疑问，妻子离开后到了机场的安全地带，就能报警或找FBI，他们会来救我的。想到待在这儿的时间不多了，救兵很快就会来救我，我感到沾沾自喜。绑架我的人永远也拿不到钱或者别的东西，我坚信自己什么都没给他们，而且还把他们骗进了他们自己编织的圈套里。在一个一切按常规运转的世界里，这行得通。我其实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进了一个黑洞，现实在其中已经被完全扭曲了。

我靠墙坐着，监视我的人最终还是给了我一支烟。我慢慢地抽着，就像是在抽最后一支烟，在这种情况下这也很有可能。当时我甚至都不能够思考，脑子运转过度，精神上的恐惧和胳膊上的疼痛让我的思路完全闭塞了，也许这样最好。在救兵到来之前，我必须集中精力，鼓起勇气应对前方的任何事情。吸完烟我躺了一会儿，渐渐地睡着了，唯一能给我带来安慰和平和的就是睡眠。

1 俄国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医师，条件反射理论建立者，曾获诺贝尔生理学奖。其有关消化道的实验是以狗为实验对象。

第十二章 坐在黑暗的边缘

“正是在最黑暗的时刻，我们才更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寻找光明上。”

——泰勒·班森

我被人弄醒了，坐了起来，晕头转向，过了一会才回过神，想起自己在什么地方。不难想象，我有那么点失望，原来我不是在家里，刚才经历的那些事情也不是一场活灵活现的梦魇。胳膊灼伤的地方疼痛难忍，似乎已经被感染了。不过这点痛我早顾不上了，我还有更大的麻烦要操心，那就是如何才能逃过此劫。

我估计那天应该是星期三，自己是星期二被绑架的，虽然感觉恍如隔世，实际应该只过了一天而已。我决心要想办法，例如通过广播，使自己维持对日期和时间的概念，起码得撑到星期五，等我家人坐上飞机离开这里。虽然只有几天，但在当时感觉是如此漫长。过了那天，以后的日子和时间是不是能搞清楚也都不重要了。

卢戈和他的一个同伙走进房间，窃窃私语了一阵，我什么也听不见。很明显卢戈就是他们称之为“老大”的那个为首的人，这不足为奇。他们将手铐从与我长相厮守的椅子上松开，把我拎出纸箱带到前一天我坐的那把椅子上。就是在那把椅子上，我打电话给我妻子，我或许也是在那儿被他们灼伤的。距离打那个电话不可能超过一天，虽然感觉上已经远远不止。

“你打个电话给你老婆，把我的话对她说一遍。”他说。

“好的。”我说。我很乐意答应他的要求，巴不得告诉妻子逃得越远越好。

“我们会在另一部电话上监听你，所以，别搞花样。我们给你老婆送了一束花，她有可能会问这件事。”他说。

“好的。”我说。我一直都用简单的话回答这些人，无意与其讨论任何事情。其实我心里想这束花在这种情况下只会让妻子疑惑更深。

“说话利索些，如果她问你为什么让她去哥伦比亚，就跟她说你要搬去那里，卖了所有东西之后就去和她会合。”卢戈煞有介事地说。

这些穷凶极恶的家伙真的以为我妻子如此天真，会相信他们编造的如此匪夷所思的故事？简直让人笑掉大牙。很显然，他们就是这么认为的，否则不会这么恶狠狠地命令我。

我听见他们接通墙上的插座，然后把听筒递到我手中。他们拨了号码，仓库里某个位置有人拿起了分机，同时我妻子那边也接通了电话。我得告诉她怎么做，同时又不回答她的问题。

“嗨，齐娥娜，你怎么样？孩子都还好吧？”我说。

“基诺，你在哪里？和谁在一起？”她回答。我告诉你，你也不会相信。

“我很好，我一个人。”我回答。一伙暴徒就站在我身边，拿着枪指着我的头，而我看不见他们。“听我说，给你和孩子们收拾些衣服，周五出发去你母亲家。”

“你要是不和我们一起走，我是不会走的。”她说。这可不是我想听到的回答。

他们把枪顶上我的头，我猜妻子的抗拒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令他们焦躁起来。他们也不想我妻子怎么会这么轻易地被说服？

“齐娥娜，就按我说的去做。打电话给利利亚娜 1 买票，星期五就走。我这边事情料理完了，两三天内就过去和你会合。东西都别带走，去银行取八千块钱留在保险箱里。”我向她交待道：“我会打电话给利利亚娜，确认你拿到机票了。”

我注意到妻子多了几分沉着，比上一次通电话时要冷静一些。我其实不需要她冷静，这样只会使事情更棘手。

“这些花是什么意思？谁送的？”她问道。这帮人送花绝对是傻到家了，可是我又能指望他们做出什么聪明事情来？

“花是我送的，因为你要走了。”我回答，差点没笑出来。送花从来都不是我的风格，除非是我俩的纪念日或者有谁过生日。他们送的花里的卡片上一定有什么内容，让妻子知道不是我送的，否则她不会起疑心。

“熟食店怎么办？谁来管呢？”她问。问得好，我这样不现身，又没有一个电话，熟食店的员工就不觉得奇怪吗？

“我会处理好的。”我说，“齐娥娜，你会收到一些送来的盒子，是给我的。别打开，扔在车库里就行。”

“盒子？”她问。我能听出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怀疑。

“是的，盒子。就给我留在车库里。”我说。妻子不再说什么了，但我知道，她肯定觉得要么我脑子进水了，要么就是被迫说这些话。很幸运，妻子有所领悟，不再和我争论也没有继续问下去。

“你什么时候和我们会和？”她问。

卢戈不耐烦了，在我耳边小声叫我该挂电话了。

“很快。告诉孩子们我爱他们，代我亲他们。我得挂了，我爱你。”说着我把电话递出去让他们挂掉。我只有希望妻子按我说的去做，星期五离开，否则局面马上一团糟。

他们没有对这次通话做什么评论，感觉上应该对我的表现比较满意。我这么做，其实是为了家人的安全，而不是为了实现他们的图谋。他们推着我走向纸箱，我被纸箱边缘绊倒了，他们都笑起来。我爬进去躺下，他们把我和椅子朋友铐在一起。

我坐在那里，陷入沉思。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和妻子通话了。现在得见机行事，还有两天才到星期五，这期间会有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都有可能使我家人无法离去。变数实在太多，可就我目前的处境，实在无能为力。我只有祈祷一切顺利，他们能按照我的话远走高飞。接下来，我就可以集中精力来满足他们的要求，有可能的话，争取脱身。也许还有特警队来解救我呢，那就更好了。

接下来的两天纯粹就是精神折磨，我手臂上的疼痛倒是其次，有时似乎都不存在了。我脸上胶带黏住的地方开始发痒，痒得我都快疯了。我安静地躺着，内心充满绝望，不断祈祷着妻子别报警，除非她身处安全之处。我就这么等待着，听着永不停止的广播。卢戈进来过，在我脸上又绑了一卷胶带。我看上去应该像个灰色的木乃伊。

他说道：“你打电话给你旅行社的代理，确认你老婆已经买了机票。”这个命令是我非常乐于服从的。

他们也不给吃的，我24小时没吃过东西了，不过我当时也吃不下。他们给了我一杯温水，至少我认为是杯温水，和一根香烟。我猜是因为自己按照他们的意思说话，这是给我的奖励。水杯成为了我的移动洗手间，这比尿在自己身上好多了。杯子满了，我就倒在地毯上，这样就又可以用了。我没感到羞耻，自己现在就是一个被拴着的动物，基本需求可以得到满足就不错了。

空调温度调得非常低，我连件衬衫也没有，虚弱的身体冻得瑟瑟发抖，只得蜷缩着让自己暖和一些。那条铁链不够长，我只能朝一边侧躺着。音乐声轰鸣着，我才注意到这首歌在反复地播放，一遍又一遍，听得我都要吐了。但这只是刚刚开始，过了一会，我感觉就像是电钻在往我脑袋里打洞。本来我是喜欢听音乐的，但是经历过这次之后，我很久都不听任何东西。

我琢磨着绑架我的人，他们似乎凭着直觉行事。就我与他们有限的接触来看，没有人具备足够的智商，一个个都像药嗑多了似的。这令我很忧虑，因为他们做决定会非常草率，而且应对事情会用蛮劲而不是理智。

我不是一名教徒，也不信奉某一门教义，但我有信念。我知道很多人在这种处境下都会开始祈祷，这很正常，我也能理解。我有自己信仰上帝以及和他交流的方式。在经历这场磨难的过程中，我从未有被上帝抛弃的感觉，我知道他始终伴我左右，鼓励我支撑下去，向着自己的目标不断努力。

我感觉很多人都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寻求上帝的帮助，一旦没有达成所愿就失望不已。他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其实若是心胸足够宽广，就会发现愿望落空未必不是好事。我相信主与我同在，主的光芒将引领我走出黑暗。

那天下午卢戈进来对我说该给我旅行社的代理打电话了，确认我妻子是否已经定好航班，并且肯定会走。就像上次一样，他们把我从箱子那里带到那把椅子上。他们问我电话号码后拨了出去，同时有人

在分机上听着。这次通话很简短，确认了我妻子已经定好星期五第一架航班。我不清楚电话另一端的那个人是否会意识到我身处困境，或者声音有点怪异，应该是没听出来，否则反恐特警组就会随后破门而入了，这只是我在痴心妄想而已。我被带回箱子，又被拴在椅子上。我感到如释重负，因为知道妻子和孩子肯定会离开了。从现在到星期五，我只需按兵不动即可。

我在箱子里躺下去，坐起来，躺下去，坐起来，来回折腾，每次都是这个姿势没法再坚持的时候就换个姿势。铁链的束缚使我能够腾挪的空间有限。现在，对于那些抱怨要等十五分钟、三十分钟甚至一个小时的人，或者排队办事的人，我一点儿也不同情，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等待。

伴随着刺耳的音乐，我试图睡一会，这样可以打发时间，但是办不到。无论是音乐还是我面对的现实，都让我无路可逃。那天晚上，来了个夜班的看守，从他的只言片语中感觉他比其他人精神略微正常一些，也少一些暴力倾向。他可能只是个花钱雇来的“保姆”，但是蒙着眼我也不确定。

他对我说：“我有枪对着你，所以别搞什么花样。”我感觉他的虚张声势是出于胆怯，他只是想保证自己当班的时候平安无事，别让我搞出什么乱子。

“放心，我没兴致搞花样。”我回答道，试图在这种艰难的处境下制造点幽默。

“只要给他们想要的东西，几天之内你就能离开这里，回到你家人的身边。”

“我也希望如此。他们可以得到想要的一切，只要让我家人离开。”我答道，明白他多数会把话传过去。

他递给我两支香烟，靠在我边上坐着，一晚上基本不说话。也没什么好多说的，而且我相信他也肯定被关照过不要和我多啰嗦。他给我一些水喝，这样我又有了两个杯子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我现在有了一个完整的卫生间，里面有三个抽水马桶。噢耶，情况已经改善很

多啦。

“他们明天就要离开了，从现在起别惹什么麻烦。”他说。

“放心，我不会的。”

“听着，”他很笃定地说，“他们很厉害的，一切都在他们掌握之中，甚至还安排了人证明这几天亲眼见到过你。”

“哦，是吗？”我答道，尽量让自己听起来好像很惊讶、触动很大的样子，其实我一点也不。其实我并不在乎他说的内容本身，我倒是觉得这种小道消息的传播很有趣。这伙暴徒很特别，正因如此也很危险。

“相信我，”他继续道，“无论你跟谁说起这件事，都没有人会信你的话。”当时我觉得这很荒谬，但是后来证明确实如此。我没有接话，只是让他的话在我脑海里萦绕。

“你想要罐苏打水，再来根香烟吗？”

不错，一罐苏打水。“好的，谢谢。”我答道。我得和这家伙搞好关系，说不定还能弄到情报。

“你得抽支我抽的牌子，你抽的牌子没有了。”他安慰我道。

乞丐没有资格选择。“好的。”

他给我一支薄荷烟，要么是库尔牌，要么就是纽波特牌。我向后靠着坐，边抽烟边思索着他所说的一切。

那晚，我无法入睡。我努力了，但是进入不了梦乡。我的精神饱受折磨，却得不到喘息的机会，各种纷乱的思绪在脑海中翻腾。德尔加多，卢戈，还有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太多东西萦绕在我的心头，理不出头绪。

时间到了星期四的早上，老大和他那帮疯疯癫癫的手下回来了。我无法辨别他们一共有多少人，但是偶尔会搞清在场的有几人。实在在他们得到想要的东西之后，我就没有用了，但在此之前，他们还不让我出什么意外。

所以星期四算是平安无事，几乎一整天我都被晾在一边。实质性的折磨倒是没有，但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似乎要饿死我，反正他们做的事又有哪件说得通呢？没有食物，只给了我几杯貌似是水的东西喝。他们忽略我的基本需求，从不带我去卫生间，我还是得在杯子里小便。我的脸，覆盖着两卷布基胶带，奇痒无比，好几次都恨不得把脸给撕了。

我坐在那儿，很多时候都在纳闷，德尔加多为何会参与到如此邪恶的勾当中来。他温良谦逊，柔声细语，第一次见面，他给我的感觉是连只苍蝇都不会伤害。我猜是我低估了卢戈的说服力，但是每个人听从别人的教唆总是有个限度的，我认为德尔加多绝不会想要绑架我。即使他的参与是铁板钉钉的事，我还是不愿就这么完全接受。虽然在分开的时候，我们不算是最好的朋友，但是我们在一起的四年时间，关系密切，彼此一直相互帮助。经过这次，我明白了世上一切皆有可能，只要机缘巧合，一个人会做出任何事情。

那时，我没有打算与他们正面冲突。首先，我要顾及我的家人，不能置他们于险境。第二，这也与我的行事风格不符，我向来谋定而后动，绝不轻易挑事。我料定与这些人冲突只会使情况更复杂，倒是觉得只要满足他们要求，不久就会被释放。一旦我进行反抗，一定会让他们除了杀了我之外别无选择。我所犯的错误就是考虑问题始终局限在自己理性的思维框架内，其实应该尝试从这伙人的角度去思考，当然这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疯人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和总监们都离开了，换了夜间看守，这也是我可以区分白天与黑夜的途径。他简单和我扯了几句，给我几根香烟和一罐苏打水。那晚依旧无眠，绝望这个词根本不足以形容我的感受。

星期五的早上到了，这是我被囚禁的第四天，卢戈和一名跟班来到房间里。此刻，我确信房间里除了香味什么味道都有。我四天没有洗澡也没有刷牙，边上放着几个盛满尿液的杯子，还有很多尿都撒到了地毯上，身上的衣服也没有换过，还浸过小便。卢戈扔了样东西在我脸上，说道：“拿着，吃掉它。既然你是犹太人，应该会喜欢吃。”

我碰到包装，是圆的，像是一种面包，虽然对他们给我的任何东西都心存疑虑，但是毕竟我得吃东西。我打开来咬了一口，发现是涂有奶油乳酪的提子硬面包圈，虽然我不喜欢吃，好歹也是食物，再说我也没得选。他们又给了我一杯温水。我竭力把硬面包圈给吃了，但实在难以下咽，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吃，只是心里为着家人这天应该离去的事情而焦躁，再说我也饿过了头。我还是需要一些养料来维持身体的能量，所以在胃口彻底倒掉之前能吃多少就吃多少。

我感到有人站在我边上，是卢戈，他说道：“吃掉它。我们可不想你病倒，至少现在不行。”说完笑了起来，不过我还是觉得他的搞笑套路缺乏笑点。

我把硬面包圈放在一边，于是他们给我一根烟。卢戈说道：“你老婆今天就应该走了，我们会跟踪她到机场确认她离开。”我没搭话。

随后他们给我带来了新礼物，这些家伙总是有出人意料之举。他们把椅子拿走，换上了某种金属栏杆，貌似有一吨重，很大，有箱子那么长。我猜他们是怕我拖着个椅子逃出那座仓库吧。拴在这个新家伙上，算是绝无逃跑的可能了。

其中一个家伙说道：“这会让你自由一些，感觉更舒服。”对的，你首先关心的就是让我舒服，我想，他们的真实目的无非是确保我哪儿也去不了。

他们买了瓶啤酒给我当午饭。我从不喝啤酒，记忆中一次也没有过。我把啤酒和我的一堆盛满尿液的杯子放在一块。

那天下午，令我意外的是，他们带我去卫生间让我小便，但我随即发现这不是其真正的目的。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洒在地毯和盛在杯子里的尿液惹到他们了，其实不是。他们把手铐从栏杆上松开，扶我起来，我感到一阵眩晕，走起来像是喝了一百杯啤酒。他们让我绕了几圈，使我更晕头转向，然后带着我笔直走，接着又放开我，我往前没走两步就撞到了墙。他们又让我回到原位重来一次，我又撞到墙。如此反复，每次他们都会爆出一阵大笑，这些孩子需要一些免费的娱乐项目，而我就是。这样玩了五次之后，他们终于带我去卫生间让我解决一下。我估计他们整场操练的目的就是想检查我究竟是不是能够

看见东西，实验的结论就是不能。在回箱子的路上他们又带我绕来绕去，最终我一头栽进箱子躺了下去，因为刚才的操练令我晕头转向外加筋疲力尽。

妻子后来跟我说，在她星期五离开之前，接到好几个奇怪的电话，对方问她为什么还不走，还在等什么，然后就挂掉电话。她说接我电话的那天下午就接到三四个那样的电话，所以等到走的时候已经彻底惊慌失措，而且深知如果再不及时离开，自己和孩子都会有危险。另外妻子当时也确信房子被人监视着，害怕得三天不敢出去拿报纸和信。她估摸着这些人当时可能已经有了我的车库门遥控开关，能够随时潜入屋子，想想都令人后怕。他们这样反复地电话骚扰，在我看来是无耻又愚蠢，实在是按耐不住想要进我的屋子搜刮一切了。

那天下午，我估计大约五点左右，卢戈进来了。他兴高采烈地仿佛中了彩票一般，说道：“你老婆带着孩子离开了，我们一路跟着他们去了机场。”

我没说话，这是我被囚禁期间唯一感到解脱和开心的时刻。他们终于离开了，不可能再被拿来当要挟的筹码，算是脱离危险了。我如释重负，但是也不敢全部信以为真，除非我和妻子通上话，亲自确认她和孩子是离开了，才会放下心来。所以现在的心情是轻松夹杂着焦虑与渴望，期盼尽快能够与妻子通话。

卢戈说道：“我们要去你的家，报警代码是多少？”

他们已经急不可耐要去我家翻箱倒柜了，就像跟一群小孩子说要带他们去糖果店一样，一个比一个猴急。

“3002。”我说。我没得选择，不能隐瞒丝毫信息，因为毫无益处。

“门禁号码呢？”卢戈问。

“1499。”我告诉他。

“你的房产证和共同基金文件都放哪里的？”他问。

“在书房的文件柜里。”我回答。很明显，他们要把我压榨干净。

“保险箱呢？”

“楼上主卧室里，壁橱右手边的地板上。”我说。我觉得这些问题很可笑，因为德尔加多参与了，他们肯定知道答案，也许是傻乎乎地想让我相信德尔加多没有参与，要么就是忘记了他们第一天跟我说的话其实已经把德尔加多出卖了。

“密码组合是多少？”他接着问。

“四十一，向左三圈，七十二，向右两圈，五十三，向左一圈。”我回答，心想你们不如直接问德尔加多还简单点。也许他们是在考验我，而且当时德尔加多说不定就站在房间里。这家伙可能一直在场，只是不能出声，生怕我认出他的声音。卢戈还以为我也辨别不出他的声音，其实想辨不出都不行，它实在太特别了。

“四十一，向左三圈，七十二，向右两圈，五十三，向左一圈。”他重复了一遍。

“是的。”我说。

“你和邻居关系好吗？”他问。

“我只是在外面碰到的时候，偶尔会和他们打招呼，没什么规律。”我说道，这也是事实，我一直独来独往。接着我又说下去，后来回忆的时候，我奇怪自己为什么要说这些话。

“那么能不能把我的结婚戒指和合家福照片带给我？”我说。我在熟食店的时候没有戴结婚戒指，因为会碰到食物，这样不卫生。我觉得自己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感觉到他们会把家里洗劫一空。我的感觉是对的，不过对他们无耻的程度也甚是惊讶。

“我们会带给你，而且会把你们的家具送去哥伦比亚。我们可不要这些。”他说。

可不是嘛。

“给他根烟。”他对一个手下喝道。我猜是自己的策略见效了，所以受到款待作为奖赏，我真是个乖孩子。

于是他们就去洗劫我的屋子和财物，对我的经济掠夺拉开了帷

幕。我坐在那里，感到自己被侵犯、强暴、剥得精光，心情沮丧到了极点，眼泪第一次夺眶而出。我的家，我栖息的港湾，这个世界唯一属于我的地方，被夺走了。我无能为力，凄惨无助，被人出卖，隐私、尊严和身份都不复存在。

这和回到家发现失窃完全不是一回事，那是偶发性事件，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知道是谁做的，最多为被偷的东西懊恼一下也就过去了。而此时，我认识下手的人，还给了他们钥匙。我坐在那里想象着他们一个房间接着一个房间地搜，乱翻我孩子的玩具和衣物，这场景令我痛苦万分。还能想象到他们翻拣妻子和我的私人物品，还一边取笑着。此时他们也许正坐在我的餐桌旁吃着我家里的东西。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还会做出什么非分之举。但是我又能做什么？我知道就算我真的活下来也不可能再回那座屋子了。我怒火中烧，恨不得与那些暴徒拼命，但这只能压抑在自己心中。

那个时候，我提醒自己要控制情绪，专注于如何活着离开那座仓库，不能把精力浪费在已经发生了的自己也无能为力的事情上。我努力使自己心无旁骛，但是悲伤却挥之不去。我的家人现在是安全了——至少我愿意这么相信——但这也意味着我彻底成为孤家寡人了。

那个夜间看守大步走了进来，说道：“嗨，马克，你还好吗？”

“还行吧。”我撒谎道。好吧，你难道不知道我正处在人生大好时光，除了拴在这根栏杆上，我哪儿都不想去？

“你想要苏打水和香烟吗？”他试图和我套近乎，尽管我不清楚是为什么，也许他们想要从我这里套点话出来。

“好的。”我答道。

“嗨，我听说了香烟事件，他们对此很担心。你能看得见不？”他一边问，一边递给我一支烟和一罐苏打水，作为我的晚餐。原来，那天让我撞墙，现在又来套话，都是为了这事。

“不，我看不见。我是通过他们放香烟的声音听出位置的，我有烟瘾，所以就记住了。”我再次让他放心。

“如果你的眼罩有问题，就告诉我。这些家伙生怕你能看见他们，

怕得要死，所以这对你没好处。”他说道，听上去忧心忡忡。

对我来说，“这些家伙”和“死”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性很大。

我唯一的问题，就是戴着这个眼罩，而且奇痒难忍。

“我不该那样做的，保证不会有下次了。我现在就是睁眼睛，像蝙蝠一样，所以别担心。”我说道，希望能说服他。同时，我也没心情和他聊天。

“好的，休息吧，放轻松点。我待会会回来看看。”他高兴地说。说起来容易，这帮人正在扫荡着我的屋子，我的家人也还不知道是否已经真正安全地离境了，叫我如何放轻松？

几个小时后，卢戈冲了进来，我知道大事不妙。

“坐起来！”他怒吼道。瞧，疯子要发飙了。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他发这么大的火。

“你有麻烦了。”他咆哮道。我吓得打了个哆嗦，不管怎么说，这家伙确实挺可怕的。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怎么了？”我问道，做无辜状。

“摩托艇哪去了？”他吼道。

“我把它们运到哥伦比亚卖了。”我撒谎道。我还真没头绪，也许是妻子做了什么。

“那贱人把所有的珠宝首饰还有你的金劳力士都带走了。”他说，声音里透着失望。

还是妻子聪明，我心里想，干得好。“我不知道啊，我叫她把东西都留下的呀。”我小心地说。他们知道我说的是实话，不论妻子做什么都不是我能控制的，那一刻，我其实还真挺享受他们这副样子的。

“我看她根本不听你的，不把你当回事，这贱人。”他骂道，还想刺激我，想都别想。这些人认为妻子会听信我的故事而不觉得有任何异常，岂不是傻到家。显然她知道不对劲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我想也是。”我说，尽量装出难过的样子，同时心里忍不住窃笑。

“她在保险箱里留的钱也比你说的要少。”他说。

当然了，她知道要是一切正常，我完全可以自己去银行！

卢戈略微冷静下来，但是仍怒火难消。

“她肯定误解我意思了。”我对他说，心里明白肯定不是我说的这么回事。我很难相信这些人真的会认为他们编的故事天衣无缝，一切都万无一失。

“你邻居是怎么知道你老婆要去哥伦比亚的？”他问。我估计这是个谎话，妻子从来不和邻居搭讪，她要是这么做是极不寻常的，更何况还是眼下这种状况。为何他要这么说？我搞不清楚。

“是吗？”我说得很惊慌的样子，“也许某个邻居见到她往车里放行李就问她去哪里吧。”其实这几乎不可能。

“你的屋子保持得很整洁，我们很幸运。”他吹嘘道。对我来说这真是够不幸的。

“星期一你要打电话给所有的银行，把钱转到D.J.会计事务所。”他说。D.J.会计事务所是我的会计咨询公司。

“好的。”我答道。我得配合你在经济上强奸我，是不是还得享受一下？

我表现得还不错，作为奖赏，他递给我一支烟，这次没用烟烫我。我坐了回去，回想刚才发生的。现在，我有理由确信妻子和孩子都已经离开了，这是好事。我试图小睡一会，不愿再多想，可是睡不着。夜间看守进来了，我们没聊几句。我一会坐，一会躺，无论哪种姿势都觉得不舒服，坚持不了几分钟。就这样从星期五熬到了星期六，我度过了囚禁生涯的第一个周末。

老大和手下几名莽汉来了，又扔给我一点食物，还是提子硬面包圈，这次他明白无误地叫我吃下去。我每咬一小口都要喝点杯子里的温水，好不容易吃掉大部分而没有被噎死。此时此刻，我不感觉饿，

也没力气吃，我的精力在前面历时四天的恐惧、焦虑和绝望的状态中消耗殆尽了。

那天临近中午，他们进来把我的手铐从栏杆上打开，把我拎起来兜圈子。我以为他们要带我去卫生间，但只对了一半，他们是把我带到卫生间，却不是我以为的那样。那里有把椅子，我按照他们的引导坐了进去，看起来他们要把我扔在这里，不知道要待多久。那里面没有空调，温度很高，闷热潮湿，我马上大汗淋漓，而且一口水也没得喝。

过了中午，我几乎不省人事，已经说胡话了。有人进来看见我这样，非常担心，于是他们马上就把我带到另一间房间，让我直接躺在地毯上。我躺在那里，动不了，处于半昏迷状态。显然他们很担心，因为要是我一命呜呼，就不能染指我的钱财和资产了。我想那天的状态是到了极限，感觉非常难受，几乎看不到生存的希望。傍晚时分，我感觉好受了一点，他们让我回到原来的箱子。我打赌见到我一时半会死不了，他们一定如释重负，因为不会失去已经唾手可得的東西了。

那天晚上，夜间看守进来的时候带给我一个惊喜：一罐男厨牌意大利云吞。尽管端上来是凉的，但我毫不介意，没有餐具，我就用自己脏兮兮的手，纸巾就是我尿湿过的裤子。这样吃东西，感觉自己退化成了野生动物或者山顶洞人，但是饥肠辘辘，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这顿饭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山珍海味，吃完了我问看守还有没有，令人失望的是，他说没了，我也只好就此打住。我猜是那天早些时候，起码有那么一会，我的身体状况令他们感到担心了。

这种额外的担心肯定是一晃而过的。夜间看守在我美餐结束后，问我要不要听他读书。我婉拒了他的好意，只想坠入甜美的梦乡，暂时逃离眼前的现实。我醒来的时候一定还在半夜，因为自己没睡多久，心想折磨总算是告一段落了。不过，我又一次错了，这次折磨我的是疼得不行的伤口，我猜应该是感染了。于是我只能整夜地坐在那里，坐在黑暗的边缘。

第十三章 对话

“一个人的性格可以从他交谈时惯用的形容词中去了解。”

——马克·吐温

又到了星期天，他们竟然给了我一杯咖啡和一个苹果，这一点让我很吃惊。可能是我前天因为那个面包圈吃坏了肚子，他们决定给我改善一下伙食，能够喝上咖啡确实让人有点难以置信。我是一个生活很有规律的人，每天早上一杯咖啡、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准时喝第二杯曾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吃完早饭后，他们进来了，将我一起带回了洗手间，让我坐回那张椅子，手拴在不明物体上。接着他们给了我一瓶温水，十有八九是脏的，这一天我也只能靠它维系着。或许我昨天给他们造成的恐慌还不够，今天他们还是老样子，估计他们只猜到我昨天的情况是脱水造成的，却没意识到那个热到让人窒息的房间也是原因之一。他们的心思都集中于一个卑鄙的图谋，那就是把我的资产弄到手。

“我们不得不另作安排把你关到这儿，这样那个房间就可以招待其他客人了。”卢戈跟我说。其他客人？这些罪犯当他们是在经营一个专门从事绑架勒索的工厂吗？还是说这里根本就是地狱，那些所谓的客人个个注定有来无回？听到他的话，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这些暴徒到底想干什么？我能想到的也许他们都做得出来。他的话我没有接下去，因为我实在无话可说。

他接着说：“不用担心，我们一切安排就绪后就把你带回你的房间。”

我不曾发现他们还关着其他人，也没有听到与此相关的只言片语，他们这样说很可能是想迷惑我，或是让我以为他们是一个高水平的专业犯罪团体。

我脸上的胶带从额头上一直覆盖到唇边，他检查了一下，为了保险起见，又多绑了几层，之后便离开了。一天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坐在这个华氏一百多度的闷热洗手间里，眼前只有黑暗，大脑因为炎热、

疲惫和脱水而渐渐麻木。这一天在迈阿密过得真不怎么样。

坐在那儿，我脑海中一直在想这些天我是如何真正体会到什么叫“侮辱”，什么叫“无助”。字典里对它们已经有准确的解释，但是不够深刻。现在我算是深刻领悟到这两个词的含义。他们不断地侮辱我，几乎剥夺了我的人性。普通人对待动物的方式都比他们对我的好得多，更不用说对待一个人了。

我觉得自己知道前门在哪儿，有点试图逃跑的冲动。周围没有什么动静，但是经验告诉我，这并不意味着没人。我动了动手铐，看能不能挣脱它。随即我便意识到冷酷的现实：首先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监视我；其次，要么我把手卸了，要么把手腕掰断；最后，我也不知道仓库的位置在哪儿。重新坐好后，我意识到逃跑是不可能的。我渴望知道是否有人在找我，为什么还是没人来这个仓库救我。绝望已经向我扑面而来，而这刚刚才是我囚禁生涯的开始。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那就是歹徒拿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之后很快会放了我。

过了一会儿，仍然深陷绝望的我努力去听外面的动静，或许能够捕获一丝希望，然而没有，什么也没有，只有远处传来收音机的声响。我壮着胆子把胶带松开一点，脸上奇痒无比，不得不挠，边挠边透过自己弄出来的缝隙仔细窥探了一下洗手间的情况。房间很小，水泥地板，他们把收音机就放在门外，看了几秒后我便不敢铤而走险再看下去。

刚把胶带恢复原状，有人便走过来对我说：“你干什么？”

“没干什么，刚才眼睛有点难受。”说这话的时候，我的心砰砰直跳，暗自舒了一口气，又差点被逮个正着，这种情况想要逃跑简直是找死。我不知道刚刚是否有人在我旁边，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进来的人没有再说什么便走开了。刚才我这个几乎已经被察觉的小动作会不会令绑匪对我更加不放心，使我处境更为不利？我坐在那儿猜想着，然而担忧也没有用，什么也改变不了。他们来带走我的时候，我就那么瘫软在椅子上，他们把我带回箱子，给了我一根烟。

卢戈那天晚上过来了，跟我说：“打电话给你妻子，告诉她你一切都好，说你要变卖所有资产，很快就跟她在哥伦比亚会合。利索点，

别耍花样，我们会在另一部电话上监听你。”

他们这是想要我无缘无故地告诉妻子自己要变卖家产，还想让她毫不怀疑地就接受，事实上她听了我的话会认为我是精神失常了吧。他们把我拎起来，扔到我前几次打电话的那张椅子上。电话拨通，我妻子接了电话。

“喂，齐娥娜，”我强装镇静地说，打这样的电话让我感到越来越艰难。

“基诺，你怎么样？在干什么？”她问。

噢，我坐在这儿跟一群犯罪分子谈天说地呢。“我很好，孩子们呢，大卫和斯蒂芬妮怎么样？”我回答，没等她接话，又继续说：“听着，齐娥娜，我准备卖掉房子和熟食店，办完这些事后就去哥伦比亚找你。”如果你还没怀疑到我是被迫说的这些话，就蠢得无可救药了。

“基诺，我没明白，你跟谁一起呢？为什么这样做？”

唯一的解释是我精神失常了。她事后跟我说在电话里听到从监听的分机里传来呼吸声和杂音。看来他们真是一群蹩脚的绑架犯，胆小又愚蠢。

“没人跟我在一起，”我说，只不过旁边有一个人拿枪指着我的脑袋罢了。“你不是一直想定居哥伦比亚吗，离你家近，我们终于能如愿了。”我接着说，心里补了一句：不过我可能是以躺在棺材里的方式被运过去。

“基诺，跟我说实话，到底发生了什么？”她问。

你还是别知道的好，但我肯定你能够自己弄明白。“没什么事，我很快会再打给你的，替我拥抱和亲吻孩子们，告诉他们我爱他们。我也爱你。”这个电话通的愚蠢至极，这样想着我把电话给了他们。

卢戈说：“恐怕你妻子要开始给我们找麻烦了。”

弄得天翻地覆才好。“她不会的。”

“最好如此，否则对你没好处。”他说。我想都到这份上了，也无

所谓了。

卢戈以一种强势精明的老大的口吻说出这话，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下。我不知道他这样做是为了彰显自我，还是想让他同谋刮目相看。我觉得他本人还有他的种种行为都很可悲，但是他此刻显然是占尽先机。那天晚上，卢戈送给我一份礼物，他让人把蜡球往我耳朵里塞，免得我听到什么动静。这下惨了，既看不见又听不见了，我的情况越来越糟。那些小圆球使我的耳朵很不舒服，蜡液马上从里面流了出来。他们又把我带回箱子，留我独自享受他们为我制造的新折磨。

坐在那儿，我好奇妻子此刻正在想什么，跟她打电话的时候我说话的语气就像一个疯子一样。我本来是反对定居哥伦比亚的，她也知道。再说，这种事情一定得事先商量才能做决定，不是我单方面说了算。她应该能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甚至察觉出我有可能被囚禁着。她会寻求帮助，或是雇私家侦探来调查吗？如果她不知道该如何做，应该会打电话给我姐的，我想，到时候姐姐肯定会找一个连的人来救我，不找到我不罢休。

每天早上我都怀着有特警队现身救我的希望醒来，而当希望落空，我又重新陷入深深的绝望和无助。我很清楚时间不等人，拖得越久，我生还的可能性越小。

后来我才知道，我妻子那天下午是托了人来找我的，他到达机场之后又返回去了，原因是护照过期。那之后就没有下文了，好像是她和她的家人意见不合，陷入僵局，所以一直没有再采取行动。还好我当时不知道发生了这一切，不然我宁愿绑匪一枪毙了我。虽然听起来很疯狂，但我真的有时绝望得想放弃。幸运的是我当时不知道妻子的情况，也还抱着一丝获救的希望，尽管这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渺茫。

那天晚上，有两个夜间看守。他们进来的时候心情愉快，从那副自鸣得意、信心满满的样子就能感觉出来。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他们的样子愈加高高在上。以前晚上从没来过的那个新人说：“你还挺能熬的，别人遇到像你这种情况都没有你表现得好。”

我说：“哦，是吗？”他无非是想告诉我，我不是第一个被他们绑架的，他们还抓过其他人。绑架、敲诈、折磨无辜受害者，难道他们以此为生？

“是啊，”他接着说：“他们中有人因为实在舍不得钱财，精神崩溃，嚎啕大哭。”

“我倒不在乎这些，我只想跟我的家人团聚。”我不知道他们告诉我这些是想看我的反应还是确有其事，所以还是稳妥地说出他们想要的回答。

“只要你合作，马上就能够如愿以偿。”他说。我知道我不可能像他们说的那样很快被放出去，哪有那么容易的事。

“我也希望是这样。”我答道。理智告诉我，他们这样的话说得太多了，而我只有迎合他们，不然的话对我没好处，只会遭到一顿毒打。

这对话实在无聊，我壮着胆子问他：“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感到自己此刻反正也破罐子破摔了，才敢这样问，并且这提问并不失分寸。

他们的回答简直荒谬至极，我十分想笑，却又只能忍住。这些家伙意识完全错乱，这对我来说可真是个大麻烦。

“我们是FBI探员，现在正在调查你。”他底气十足，镇静自若地回答道。

“FBI？”我问，这年头的FBI都开始绑架调查对象，折磨他们并敲诈他们的钱了？我知道联邦调查局自胡佛总统之后就变了，但也不至于变成这样。这回答太疯狂了，而且接下来的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是啊，我们就是FBI的，”他说：“实际上在里根总统期间我是在CIA工作的，他们把我开除了，因为我不喜欢这个总统并且公开抨击他，于是我就到FBI找了这份差事。”

我实在忍不住问了下一个问题，只想看看能得到什么回答：“如果你们是FBI探员，为什么不走正当法律程序？还是说政府进行所有调

查都是用这种方式？”似乎我的话激怒了他，又或是他认为我在嘲笑他。

“我要是你就不会问这么多问题，小心吃不了兜着走。要杀你轻而易举，然后把你扔到佛罗里达大沼泽地，我以前不是没干过，一点也不费劲。”他激动不安地说。

看来如果有人质疑他的无稽之谈，他就会威胁别人性命。那些所谓的之前杀过人，并且毫不费劲之说对我来讲一点也不惊奇，这也是他们说的我唯一相信的话。

“我懂。”我回答他道。我懂的是这人就是疯子，脾气暴躁，阴晴不定。

他还想进一步威胁我，继续说道：“另外，就算我们这样做了又有谁在乎，警察吗？别开玩笑，你认为他们在乎你的生死吗？还是你认为他们发现你的尸体会大惊小怪？他们只会在命案数据里把你记上，从此便不再过问。”

他长篇大论一番之后，我开始怀疑他所说的是否就是我的命运。如果有办法，我怎样做才能改变这种命运？

他冷静下来说：“我们抓你的时候你拼命地反抗了一番。”这是在安慰我吗？

“我以为对你们来说算不了什么。”我说，在小货车中偶然听到他们这样说过。

“不，你很顽强。抓到你之后是轻松多了，没有人来找麻烦。”他说。但这话仍没有让我好过些。

“通常熟食店的人会送我上车，那天是碰巧没人送。如果有人跟我一起走出来你们会怎样？”我问他。这是实话，常常有员工会边聊边送我上车。

“我们可能会把他抓了，一起带走。”他说。好吧，说比做容易。

“怎么处置他？”我问。

“可能会把他甩在半路上。”他自信地说。是啊，放走他，放走一

个目击证人！“我明白了。”我说，心里很清楚这个答案有多荒唐，也明白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处理突发事件。

这个暴徒离开了房间，过了一小会儿，以前来过的那个看守进来了。

“你需要我给你读点什么吗？”

“不，谢了，”我说。我没心情听睡前故事。

“星期四是感恩节，也许我能劝他们拿开你头上的胶带，让你看几个小时电视，或是读一会儿报纸，”他真诚地说。

“那太好了。”我回答道。他们会同意才怪，如果你请求他们这样做可能会弄丢饭碗或者更糟。

还好我坐在地板上，不然他接下来跟我说的话会让我从椅子上跌下来。

“嘿，别往心里去，我认为你是个不错的家伙，或许若干年后我们甚至会成为朋友。”

跟绑架我折磨我的人交朋友？这家伙是认真的吗？我想找点乐子，就要他说：“谁知道呢，这个世界很奇妙。”我不可能跟他成为朋友，永远也不会，心里暗自想着。

另一个夜间看守，或者说是FBI先生走进房间，递给我一支烟，一瓶苏打水。他问：“你需要安眠药吗？”

我说我要，毕竟这药没什么危害，如果我想逃入梦境也能用得上，梦里毕竟比这现实境遇要好得多。不得不坐在这里，不得被拴在栏杆上，这样的精神折磨能够将任何人逼疯。在梦里毕竟能片刻远离这样的折磨，就算他们这时要杀我，我也毫无知觉，不用经历濒死的痛苦。但我怀疑他们不会杀我，至少在榨干我的财产之前不会。

他们给了我一些药片，我用剩下的苏打水服下。抽完那支烟，我便躺下休息。睡着之前，我思考着与FBI先生和我“未来朋友”的对话，这些人精神极其不正常，对我来说可不太妙。FBI先生竟然还幻想自己是执法人员，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在执行一个神秘的任务，问题

是他还对此深信不疑。当我想拆穿他的荒谬想法时，他的反应证实他确实脑袋有问题。他还说自己会毫不犹豫地杀了我，把我扔去喂大沼泽里的短吻鳄。当然，这些行动都是由雇他的联邦调查局负责和指挥的

而友好先生呢，他还想若干年后跟我成为朋友，前提是他们没把我杀掉的话。他们把我捆起来关在仓库里，折磨我，这些在他看来竟然并无不妥。在他的思维里，这些都会是过眼云烟，我们或许某天仍旧能坐下来一起看场足球赛，喝点啤酒。这是我有生以来听过最匪夷所思的事。卢戈雇的这些人比他愚蠢得多，能找到他们还真不是容易的事。不过倒也说得通，头脑简单的人容易被操纵，稍稍哄骗就会执行他的命令。

但是他也雇了其他人，其中有一个变态的家伙，一边享受着给我施加痛苦的乐趣，一边病态地在我耳边咕哝着“火……”。德尔加多这期间去哪儿了？我怀疑他就在附近，或许就在我面前。我渐渐睡着，远离了这个疯狂的世界。

第十四章 停业

“只要你不拿走一个人所有的东西，你就能够控制住他。一旦你夺走了他的一切，这个人就不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内了，他已重获新生。”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周一清晨标志着被囚禁的又一周开始了。卢戈暴风雨般地闯进来，踹着箱子尖叫道：“快起来，你这摊屎！”

有这么问早上好的吗？昨晚睡得不好吗？

“我们已经把所有打到你家的电话呼叫转移到这儿了，所以你接电话的时候，要假装是在家。如果你说了不该说的话，你就死定了，明白吗？”他咆哮道。

太好了，现在我都可以接电话了。但是我一点也不高兴，因为在胁迫之下，我很容易犯错。他乐此不疲地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如果我不听话，他会杀了我。他的恐吓奏效了。我相信他的威胁不是白说的。他们已经无路可退了。

“好的。”我温顺地答道，心里清楚他会喜欢这个回答，而且要迅速地做出答复。

“今天你要给银行打电话，让他们把钱转到你公司的账户上。”他要求道。

“好的。”我回答。我试图相信越快给他们转账，他们会越早放了我。但是总好像有个人在我脑海里喋喋不休地说，无论我做什么，都不会活着离开这间仓库。我还有路可选吗？如果不配合他们，我就死定了；如果什么都给他们，我活下去的希望也就那么一点点。我很清楚配合他们不会让我得到任何活下去的保证，但是我不愿想那么多了，我需要保留点幻想，至少目前需要。

“你房子的户主是谁？”卢戈问道。

“我和我妻子。”我回答。我开始心烦意乱了，因为他们不仅瞄准

了我的钱，连我的房子也不放过，这简直太疯狂了，意味着我必死无疑。

“房子不是公司所有吗？”他看起来有些怀疑，好像得到了一些坏消息。

我简单地回答：“不是。”

“那我们就遇到问题了，”他说：“我们想要你的房子，需要她的签字才能过户。所以她必须回来，还可以顺便带给你手表和戒指。”他若无其事地说。这个家伙要么是个蠢蛋，要么就是想法令人费解。他居然认为我妻子会特意坐飞机赶回来签字过户房子给他，同时还期待着她能把手表和戒指一并带来交给他。

我必须设个底线了，让他们到此为止。我不能由着他们无止境地贪婪和愚蠢下去，他们想要得到一切，一切的一切。很显然，他们太过自信了，他们从未估算过他们的行为所带来的风险。这对于我来说是有利的。我要给他们设个局，即使我死了，也能保证他们被抓。他们已经露出破绽，我要把握住机会。当然，具体怎么做还得好好思量一番。

“好了，让我们来瞧瞧吧，”他说：“你现在打电话给熟食店的经理，告诉他解雇所有员工，然后周五闭店。”

这太让人震惊了，他们不仅要让我无家可归，连所有那些为我工作靠我领薪水的人也不放过。我突然间消失了，一个礼拜之后打电话告诉他关张，熟食店的经理难道不会觉得奇怪吗？也许他真的不会感觉奇怪，也许这个世界比我认为的要疯狂得多，人们已经对于这种事情司空见惯。这些恶棍太肆无忌惮了，他们根本不怕被抓，也不怕有什么闪失。

“他要怎么给员工结账？”我问道。这大概是个傻里傻气的问题，但我是个负责任的人，既然他们为我工作了，理应得到报酬。支票一向是由我签字的。好吧，也许你心里会想，这个家伙都已经死定了，他还操心给员工们发薪水的问题。但我就是这么个人。我一定要履行我的职责。对于我来说，这非常重要。

“告诉他从销售额里拿钱付给员工。”他说。噢，我希望熟食店能有足够的现金销售额。或许店面早就关门了，没有我的帮助，那个经理什么都搞不定。

“好吧。”我回答。如果我继续争辩下去，什么目的都达不到，只会惹他敲我的头。

“你人寿保险单的代理人是谁？”卢戈想知道这个。我有两份价值一百万美元的终身人寿保险单，其中一份我已经全部缴清了，另一份正在缴。

我把名字告诉了他。

“我们想凭你的保单借五十万美金。”他信心十足地说。

“哦。”我知道那不可行，保单的现金价值只有他预期的五分之一。我懒得和他争论了，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他们从保单中得到那些钱的唯一办法就是在我死之前更改受益人，我敢肯定，过不了多久，当他们发现那样行不通的时候，会有一些变故的，但当时我对此丝毫不在意。

他让跟班递给我两支烟。我猜他现在满脑子都是那些钱，已经飘飘欲仙了。他和那个跟班离开之后把音乐声调得很大，令人抓狂。貌似是他们有事情要商量，不想让我听见。

我坐在那儿，边抽烟边想，我的救兵究竟在哪儿？那天早上我很绝望，不得不刻意地让自己保持清醒。他们想要我的一切，包括我的内衣裤。我必须做个抉择，是起来反抗、与他们决斗？还是配合他们，幻想着他们在把我洗劫一空之后能够放我走？这不是个容易的抉择，但我还是决定把一切都给他们，因为我愿意相信我的救兵会在他们拿走全部之前救我出去。我还在抱着希望，尽管日子一天天过去，希望是那么渺茫，但是我不能放弃。我拒绝放弃。

大概一个小时之后，卢戈和他的一个还是几个同伙一起回来了，我能感觉出他们就站在我的箱子前。每次跟我说话的都是卢戈，我猜德尔加多是不会开口的，而另一个家伙只顾着折磨我。那天早上他们没给我吃的，我正在往杯子里面撒尿。

“起来！”卢戈恶狠狠地说。他似乎很难理解让我自己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们把我铐在栏杆上的手铐松开，粗暴地拎起我，带我到办公桌前，把电话塞进我手里。

“严肃点儿。”卢戈警告我。他们又一次用枪对准我的头，这是我打电话时他们惯用的操作流程。

第一位银行职员觉得我的电话打得很不寻常，他一直不停地问一些我回答不了的问题。我的反应让他更加匪夷所思了，尽管我一再坚持转账，但他仍旧追问不休。当然，电话那端的人觉得奇怪是非常正常的，就在不到一个月前，我才跟他见过面，我的初衷和现在告诉他的正好相反。

卢戈和他的伙计们开始表现出局促不安来，他们拨弄扳机，我听到了一声清晰的咔哒声。在那一刻，要么我成功转账，要么子弹穿透我的脑袋，我其实不知道哪个结果更好些。终于那个银行职员放弃追问了，记录下卢戈耳语我的信息。我描述的来龙去脉听起来一定滑稽极了，我也清楚那位银行职员挂电话的时候心里肯定还是充满着疑惑。如果我可以通过电话线用意念发送给他求救信息的话，我一定非常乐意这么做。

然后卢戈说：“很好，现在你要打给第二个人。”第二家银行没有给我设置任何困难。

接下来，他们让我打给弗雷迪，熟食店的经理，告诉他周五停业。他们拨通了电话，弗雷迪那边接了。

“弗雷迪，我是马克。一切都好吗？”我说着，尽可能让我的声音听上去正常。

“哥们，你去哪啦？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这边出了好多问题，生意很糟糕。”弗雷迪的话音听起来很不安。亲爱的老弗雷迪，我心想，他向来都是这么可靠，我雇你来不就是替我打理那些事的吗？罢了，我几乎消失了一个礼拜，连个电话也没有，这确实挺奇怪的。

“是这样的，弗雷迪，我不在市区。短时间内我回不去，所以你必

须一个人处理那些问题。”我这样告诉他。我还想补充说，或许我永远也回不去了。

“今天我拿什么发薪啊？你就不能过来一趟吗，你太太过来也行？我该怎么办呢？员工们等着发钱呢。”他绝望地说道。

不行，弗雷迪，我过不去，因为我脱不了身，真的被绑起来了。“弗雷迪，从销售额里拿钱付给员工，告诉所有人周五就是他们最后一天上班了。还有，在窗户上贴个告示，说我们到周五就停业了。”我告诉他。

“你要我告诉所有人他们被解雇了，熟食店到周五就关张？”他难以置信地反问道。我知道他听到这个消息会是这样的反应。我消失了一个礼拜，连个电话也没打给他，现在我告诉他关了熟食店并且解雇所有人。他很可能认为我是在贸然行事，如果不是更糟糕的话。

“是的，弗雷迪。就照我说的做，周五关张，解雇所有员工。如果你有任何需要，可以通过寻呼机找到我。”我告诉他，心里清楚就算他需要我的话，我也爱莫能助。

“那我怎么办？”他问。弗雷迪惊呆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他认识的那个顶梁柱般的人瞬间说话像个神经病似的。

“以后再跟你解释。”我告诉他，心想很可能没机会解释了。后来我才发现，弗雷迪已经打好了他自己的小算盘，也想趁机揩我的油。尽管数目不大，却让我雪上加霜。我猜想不管是谁，只要下手够快，就能从我的财产这块大蛋糕上分得一块。

我被带回到箱子那里，又被锁在了栏杆上。我非常沮丧，甚至绝望。这群恶徒正在把我洗劫一空，而我就这么眼巴巴地看着他们。是什么让我身陷此境？为什么偏偏是我？这些问题我问了自己千百万遍，依旧没有答案。从那天开始，我便陷入了深深的绝望。我一直在想房子的问题。如果他们打算放了我，那抢走我的房子就说不通了。他们要如何解释这点呢？我心里越来越明白他们根本不打算放我走。我仿佛坐上了云霄飞车，从充满希望的顶峰跌落到彻底绝望的漆黑的谷底。这种时不时的心理折磨比身体上的折磨更糟糕。这简直就是人

间地狱，无处可逃。

我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我妻子是不会回来签房契的。如果这意味着他们要因此而杀了我，那就来吧。一个人遇害总比两个人强，到时候我就不用再配合他们了。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不会顺从他们的逼迫，不会让我妻子回来。但是我有一个计划，可以提供有力的证据证明他们的罪行。我希望他们能够上钩，争取得到房子。他们没那么聪明，否则不会一上来就直奔房子下手。

身体上，我感到极其不适，进而恶化了本就压抑沉闷的心情。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一周没有淋浴过，没刮过胡子，没刷过牙，我现在的样子一定滑稽极了。我知道自己身上散发着恶臭，但是似乎他们比我更受不了。我的裤子上都是干了的尿液，混合着我身上的气味。我的模样太萎靡了。我心里清楚，但是他们丝毫不在乎我的卫生问题，跟我在一起的时间也不长，就忍了。缠在我眼睛上的胶带嵌进了皮肤里，弄得我又疼又痒。我不再把自己当人看了，我仿佛顺着进化的梯子往下爬到了近乎原始的状态。我唯一仅存的就剩下精神支柱了，我不会让他们摧毁我的精神，即使我面临的是死亡。

这次他们来得稍晚一些，把我从栏杆上松开，然后又把我带到电话旁边。他们告诉我有我的电话，让我表现得自然些，真是说得容易做起来难。来电话的是一位会计公司的客户，他需要我给予一些建议。当我告诉他我很忙，不能跟他闲聊时，那情形太可笑了。要是他能知道我真的被绑起来了该多好。我告诉他我要离开市区一个礼拜，等我回去之后再给他回电话，事实上永远不会了，然后我挂了电话。

回到箱子那儿，我神情恍惚地坐着。我再也无法思考了。过了不一会儿，卢戈进来让我在一些文件上签字。蒙着眼睛在文件上签字的确是个挑战。他把我的手放在我该签字的地方，然后我就照办了。我有意签得乱一些，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想签好也难。他没告知我签的是什么，我也一点儿头绪都没有。说不定是我的死刑认罪书呢。事实上，待不久之后谜底揭晓之时，情况的确如此。作为回报，他给了我一支香烟。

那天傍晚，一直陪伴我的夜间看守友好先生进来了。FBI先生不

在。他首先检查缠在我眼睛上的胶带是否牢固。他觉得松了，就又缠了点儿。我的眼睛上已经缠了太多的胶带，重得我头都抬不起来了。

他说：“第一件事，我给你拿来些鸡肉和青豆；第二件事，看情况你周五就要回家了。”有吃的我当然高兴，这段短暂的时间已经让我看起来像是集中营里的幸存者了，急需补充能量。第二个消息我也想相信，但是我不能。我感觉那就是他们的一个阴谋，要让我振奋起精神好帮助他们完成贪婪的压榨。那天我一直都很消沉，或许他们注意到了我郁闷的心情，就让这个雇佣来的跟班告诉我一个让我快乐起来的谎言。

“谢谢你给我送来食物。”我告诉他。关于另一条消息，我没有任何反馈。

“明天早餐想吃鸡蛋吗？”他高兴地说道。这番充满善意的表示后来没能持续很久。

“那当然好啦。”我说。

“要香肠还是火腿？”他问。

“要香肠。”我不动声色地回答。

“喝咖啡吗？”

“有咖啡就太好了。”我说。然后我转念一想，咖啡会刺激我的大肠蠕动，我已经一周没大便秘了。如果我大便的话，现在撒尿用的杯子肯定不够用，到时候问题就大了。

“好的，”他说：“明天我来给你送咖啡、鸡蛋和香肠。”

他离开之后留下我一个人吃饭。没有餐具，所以我只能用脏手抓了。我感觉自己就像是居住在洞穴里的原始人，打猎归来享用猎物的猎物，唯一不同的是，我是他们的猎物，他们捕获了我。我饿极了，心想要不要连骨头也嚼了，但是转念一想，还是算了吧。万一我噎死了，他们一分钱也得不到。那顿饭是我来到这个地狱酒店之后享用的最丰盛的晚饭之一。

我吃完饭后他回来了，问：“好吃吗？”

“嗯，谢谢。”我回答。

“抽烟吗？”

“抽。”我说，不需要耍任何把戏就可以得到一支烟，太棒了。

他递给我烟，但是缠在我脸上的胶带实在太多了，他把烟放到我嘴里都成问题。他说：“老板说了，一旦钱到账，房契过完户，其他几件事情也都搞定，你就可以回家跟老婆孩子团聚了。”

他说的老板就是卢戈，卢戈是个心理变态的骗子，所以他很可能也在骗他自己的同党。

“那是什么时候？”我问问看他会说什么。

“他们做了周五的预订。我见到票了。他们认为到时候就一切准备就绪了。”他回答。啊哦，这事儿有几个小问题。我这副鬼样子，他们要怎么带我去机场呢？难道他们认为我穿着破衬衫和浸满了尿的裤子，两周都没冲个澡、刷个牙，这样就可以登机吗？其次，他们把我一个人留在机场，还不能让我看见他们，如何能办到？他们只能等到把我扔在机场之后才能撕掉缠在我眼睛上的胶带，这肯定会引来很多警察，太荒唐了。

第三，他们怎么能保证我直接登机而不是留在机场找警察举报他们？这个故事很精彩，但是说不通。他们不可能这么做。我是多么愿意相信这个故事啊，但意识到如果信了就傻了。

“很好，我很高兴。”我说道，努力让自己的回答听起来可信，尽管我早就意识到他们不太可能放我走。稍后，我发现他们确实已经订了机票。事实上，他们用的还是我的信用卡。我猜他们反应过来这个计划不太可能完成的时候，就改变了主意。

之后他做了让我惊讶的事情。他把我的手铐从栏杆上打开，拽我起来，让我自己走。走路的时候，他用枪抵着我的后背，警告我不要做傻事，否则就枪毙了我。他带我去了洗手间。

他说：“我要把你铐在这，让你上洗手间时有点隐私。你完事了告诉我一声。”

“好的。”我应声道。我很感激他没看着我上洗手间。那是一周来我第一次大便，是一次非常痛苦的经历。

待我解决完之后，才发现没有卫生纸。取而代之，只好用我找到的一小片塑料。我已经感觉自己很脏了，所以用什么也都无所谓，自从被绑架以来，忍受这种耻辱和落魄是很寻常的。

我大声告诉他我这边完事了，然后他过来把我带回到箱子那里。这次我们没有玩绕圈的游戏。我猜他没这个心情。

我躺在那儿，然后第二个夜间看守进来了，是FBI先生。他递给我一瓶苏打水和一支香烟。太意外了，所有这些跟班都是带着礼物来的，感觉就像是过圣诞节。

他说：“你对家人的关心让我们所有人都很钦佩。”我想，任何正常的人类都会让自己的家人远离伤害，但是这些人都不正常。

“人生中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吗？”我说着，不知道还能怎么回应他。

“是啊，我有个女儿。她上高中，是个优等生。我和妻子分开了。”他说。

哇哦，这个可是令人很意外啊。可以想象得出当初为什么你妻子要离开你！你的女儿一定像她的母亲。“噢，你一定为她感到骄傲。”我回答。这个家伙故事还挺多，我在想到底有没有哪个是真的。

“是的，我服兵役的时候结的婚。”他继续说道。

“什么部队？”我问他。

“海军陆战队。我理解你的烟瘾。我在陆战队的时候，必须得溜到营房后面才能抽一支。”他边说边回忆。

“军队不允许抽烟吗？”我问。

“不，他们不允许。”

“你在陆战队待了多久？”我问他。

“四年。我原本是想以此为事业的，但是我有癫痫的毛病。”

“癫痫？”我问道，心想应该更像是多重人格或是其它某些精神错乱的病症吧。

“因为酗酒的缘故，我没能继续在陆战队待下去的罪魁祸首大概就是酒精。”他吐露着心声。

“太糟糕了。说不定会有个不错的职业生涯呢。”我心想，既然他没能军队成就事业，成为一名职业罪犯无疑是他的不二之选。至少他也有个事业了。

“这就是生活啊。”他感叹道。

他继续说着，还跟我谈起了宗教，讲他是一个多么虔诚的基督教徒。

“汝须暴打、折磨、绑架你的旧交”应该不在我读过的基督教十诫里面。我推断，他一定有一套独特的供他自己遵循的法则。他还谈到这个国家对待非洲裔美国人是何等不公，因此不难归纳出他就是属于那个族群的。在谈话中我一直在想，这个家伙说的话要么都是胡编滥造的，要么就是他不够聪明。他给我提供了太多关于他自己的信息，如果我能出去的话，足够拼凑出一份他的简历了。我猜他觉得我永远也不会有那个机会了，否则他为什么要主动告诉我这么多信息呢？或许他脑子缺了根弦儿，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第十五章 希望破灭

“我们必须接受失望，因为它是有限的，但千万不可失去希望，因为它是无穷的。”

——马丁·路德·金

时间一天天过去，每天都在重复。到周二早晨，我就被囚禁两个星期了。日子看不到尽头，我感到疲惫却睡不着。周一晚上，我又没睡，连这唯一能寻求解脱的方法也没有了。我开始失去希望，不再幻想他们会很快放了我。但我又告诉自己不能这样，人们说最不能丢的就是希望，所以我得顽强地坚守住。他们进来的时候带着承诺过的早餐：鸡蛋、香肠、烤面包和咖啡，不得不说，我感到受宠若惊。虽然还像往常一样用手吃饭，但鸡蛋从没这么好吃过，我把最后一粒面包屑都吃光了。他们给了我一支烟，坐在我背后，抽着烟看我喝光最后一滴咖啡。我用的烟灰缸正是小便使用的那个杯子，以前从来不知道这些塑料杯如此万能，有这么多用处。我很纳闷他们为什么最近一直给我相对来说很不错的待遇，也不知道这种待遇又将持续多久。不过很快就发现，这只是昙花一现而已。他们的行为前后矛盾，而这一切都取决于他们的老板卢戈的心情。

大概上午十点的时候，他们进来说有我的电话，把我从栏杆上解下来，带到了放电话的桌子旁。我接了他们递过来的电话，而他们则像往常一样，用枪顶着我的脑袋。不知道枪里有没有装子弹，只有一个办法能知道，但我显然是不敢冒险尝试的。电话是我姐姐打来的，除了给妻子的电话以外，这是最难处理的了。米歇尔性格坚定而冷静，她清楚自己的立场，不听任何人的废话，我为此而羡慕她，总是希望自己能更像她一点。我们俩关系很好，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能相互依靠。如果说还有谁能调动一切力量来帮我恢复自由，那么毫无疑问，这个人就是米歇尔。

不幸的是，除非我冒着被子弹击穿脑袋的危险，否则没法给她一丁点儿暗示，告诉她这里发生了什么。我告诉她我正帮人办事，不能跟她聊，这极不寻常，因为以前无论发生什么我总是把她放在首位。

她想问问我，跟我聊聊，但我不理不睬，跟她说话的已经不是她的那个马克了。后来我才知道，她给我打电话是因为我被绑架那天她查出了乳腺癌。她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我却一直不接。她打电话来寻求我的支持，但我却给不了。以她的机敏肯定能察觉到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但谁能想到竟是遭人绑架了呢？跟家人通话时，我尽量让自己的话不知所云，试图通过不合常理的言语来留下蛛丝马迹，但没人听出来，我早日解脱的希望也逐渐变得渺茫。他们把我带回了纸板箱，并铐了起来。

卢戈问：“那是谁？”

“我姐姐。”我沮丧地回答。

“她想干什么？”他问。

你姐姐给你打电话聊聊天有什么不正常吗？ “她有时会给我打电话，了解我的近况。”我说。

“她会惹麻烦吗？”

如果有人能让这帮恶棍付出代价，落得应有的下场，那就是她，但她对这里发生了什么毫不知情。我没法告诉她，要不然她就会搭乘飞机，踏上救援之旅，这一点毫无疑问。

“不会的，她不在乎我，才不会关心我呢。”我答道。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大的谎言，如果她想挑起麻烦，那他们就无处藏身了，她会让他们跪地求饶。

“你弟弟呢？”他问。

我骗他说：“我都不知道他在哪儿。”艾利克斯愿意为我做任何事，但跟米歇尔不同的是，他缺乏掌控力，但我同样信任他。我告诉卢戈不知道他的下落，希望他们能放过他。

“他跟你姐姐联系吗？”他问。

我估计卢戈来自一个不正常的家庭，我弟弟当然跟姐姐联系了。也许卢戈准确地感觉到了我姐姐不好惹。

我撒谎说：“我们俩从六月起就没联络，我看他也不怎么在乎。但

不知道他有没有跟我姐联系过。”我只想让姐姐和弟弟免遭危险。

卢戈自鸣得意地说：“他要是惹麻烦，我们就不得不发出全境通告，把他抓住。”

全境通告？我差点尿在裤子里，虽然我早就这么干过好多次了。这帮小丑还想让我以为他们是执法者，真是看电视看多了，可笑之极。要不是因为我的处境，我会当面嘲笑他们的。不过这样也有好处，他们仍旧以为我不知道他们是谁呢。

我竭力忍住笑，说：“我真的觉得他不会的。”

“他也是个蠢货，等我们跟你算完账就去抓他。”他说。太好了，这下我不仅得担心自己的处境，连我弟弟现在也身陷危险了，而且我还没法警告他。区别只在于我弟弟不会给这些恶棍任何东西，而是宁愿他们杀了他。德尔加多几乎不知道我弟弟的事，要绑架他不太可能，也许他们这是虚张声势，让我有所顾忌，乖乖听话，反正我是搞不明白他们的意思。找他的时候祝你们好运，我不会告诉你们他在哪儿的，看你们怎么找。

我走回纸箱，心想他们也许着急了，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我姐姐打来电话来问我，妻子和弟弟也都在外面，说不定还有其他人在为我的失踪担心。他们太自以为是了，流露出过度的自信，以至于忽略了这些可能存在的危机。也许他们会让我周五离开，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危险也在增加。

快中午时，他们把我带进了洗手间，看来这闷热的一天又得坐在一把极其不舒服、连换个姿势的空间都没有的椅子上度过了。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我在那儿一直坐到了晚上。值夜班的友好先生进来时，我都坐麻了，浑身脱水。

他问：“你怎么样？”

好得很啊，傻瓜，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我的嗓子特别干，舌头感觉像是皮革做的，但我还是努力用嘶哑的声音撒谎说：“挺好的。”

他说：“你知道别的人不喜欢我把你带出去。”

我问：“这么热又没有水，你想让我在这儿坐多久？”我对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气愤，也不管这样能起到什么效果。

他说：“我懂，但是……”

但是什么？

他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让我回到了纸箱，跟洗手间比这里简直就是天堂。如果说我喜欢纸箱，那是不可能的，但洗手间实在是折磨人，在这儿我至少能躺一会儿，偶尔换换姿势。他给我带来快餐汉堡、炸薯条和可乐当做晚饭。不知道他们多久才让我吃一次东西，所以既然有东西吃，我就尽情享受吧。吃完后，他给了我一支烟。

他说：“周四是感恩节，你有什么特别想要的吗？”

我想，让我回家怎么样？至少让我离开这儿？

我说：“有，我想回家。”

“你很快就能回家了，很快。”

我说：“希望如此吧。”我知道这都是一派胡言。

他说：“他们正等着清算资金呢，清算完你就能走了。”资金前几天就应该清算完了，所以这只是一个谎言，而且他口中的“你就能走了”对我来说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我说：“那应该是明天吧，最晚周五？”想探探他的反应。

他说：“到时再看吧，他们是这么跟我说的。他们想要两百万，拿到手后你当然就不必待在这儿了。”我想这意思是我还走不了。

我说：“我没有两百万。”

他说：“他们认为你有。”这下就麻烦了，他们没那么聪明，他们倒是非常贪婪。

我问：“如果把所有的东西加起来，也不够这个数，他们会怎么处理熟食店？”

他说：“他们说你可以留着熟食店。”好吧，他们关了熟食店，解雇了所有店员，而把这个烂摊子留给我去收拾，真是太厚道了。

他说：“你可以重新营业。”是啊，他们会放我走，将餐馆重新开张，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我说：“对，我可以这么做，再说吧。”但当前首要的问题是活下去，逃出这个仓库，这个节骨眼上谁会关心熟食店呢？

他骄傲地说：“嘿，听我说，一旦你出去了，就用信用卡取现，能取多少就取多少，永远也别回来了，谁还能拿你怎么办？”他像个罪犯一样想问题，完全没有是非观念。他的脑子就是这么转的，按照他的标准来看，信用卡诈骗是正确的，他完全不知道这有什么错。

“好主意。”我说，就像是他们一旦放我走，我马上就照他说的办一样。

他离开了一会儿，我就坐在那儿，想着这个“天才”跟我说的话。很明显，他说这一切要么是因为他脑子进水了，要么就是被人派来专门说给我听的，看看我是什么反应。看起来卢戈和他的跟班们一直把友好先生蒙在鼓里，让他置身事外。他是被雇来看管我的，没必要让他进入他们的圈子或者及时了解他们的决定。他只是车轮里一个并不重要的齿轮，他的雇主也是这么对待他的，所以他说的任何话我都不能相信。他们在利用他，我跟他的对话无非就是玩笑而已。

我不打算从他那儿获得什么真实有效的信息，友好先生是个罪犯，但他不像其他人那样暴虐成性。很明显，他是唯一费力给我带吃的喝的以及香烟的人，我觉得他并不恨我，有时甚至还对我的处境给予同情。他很像德尔加多，容易受人操纵，这正是卢戈精明的地方。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让我周五离开，也有可能永远也出不去了。我得做点什么，跟他们作对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他们的日子难过，比如在文件上签字的时候故意把笔迹弄得凌乱。我还藏了一手，希望有机会能用上。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一会儿坐着，一会儿躺着，来来回回折腾了无数遍。我晚上总是要上洗手间，边上没人带我去，就算有人也不会

愿意做这事。所以我还是得尿在杯子里，我已经练得很不错了，但做起来可没有听起来那么简单，毕竟蒙着眼，有时候还真是挑战。很多时候我周围都放了好几个盛尿的杯子，对他们来说这想必是怡人的风景，不过我估计他们也不在乎。

因为睡不着，我就想了很多事情。其中想到了那些被囚禁了好几年或者当了好几年战俘的人，我估计最艰难的就是开始的时候。之后渐渐地你就接受了无法改变自己遭遇的事实，并且为了活下去，你得努力适应环境。我羡慕这些人不屈不挠的勇气和引领他们走出黑暗岁月的精神。

周三的早晨到来了，我整晚都没合眼。这是我被抓的第二周，身体和精神都疲惫不堪。

那天早上，卢戈和他的跟班进来了。

卢戈脾气很大，说：“站起来！”我能感觉到他很享受权力的感觉，行为举止糟透了，他也从不掩饰。另外，他得在跟班面前显示谁才是掌权者。

“谁的电话是592-0105？”他问，几乎是喊出来的。

我兴致索然地说：“是熟食店的。”虽然他经常吓到我，但我还是假装没有被他的声势影响到。

他命令道：“好，他们呼你了，你给他们回个电话。”我真想叫他直接打给店员好了，跟他们说我很忙，最好是说我当时脱不开身。

我说：“好的。”犯不着跟疯子理论。

所以按照以往的惯例，他们把我带到桌前，我也习惯了他们要求我做的步骤。他们拨了号，我那明星经理人弗雷迪接了电话。

“嘿，弗雷迪，有事吗？”我问道。

他说：“说件你肯定不会相信的事，我派里卡多去银行存钱，他却把钱放在咖啡机下，结果有个员工把钱偷走了。”他都快要哭出来了，不愧是弗雷迪，你可真靠得住。好吧，其实员工偷钱的事并没有让我吃惊。他们以前就偷过整条的火腿和其他冷盘，甚至钱也有可能

是弗雷迪偷的。天哪，开熟食店真是个好主意。

我告诉他：“弗雷迪，我出城了。你来处理这个问题吧。”

他说：“我现在没钱给员工发工资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把这钱存起来，我告诉过他用这钱给员工发工资的。这说不通啊，我觉得有可能是弗雷迪把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而这整件事都是他编造出来的。我对此也不感到惊讶了，我身边到处都是罪犯，他们都想敲我的竹杠。这种感觉太不真实了，像拍电影一样。

我说：“从保险柜里拿钱吧。”如果你还没把钱放进自己的口袋里的话。我在保险柜里留了四百块，可能还要更多点。

“好的，我会的。你或者戴安娜什么时候过来一下？”他问道。

真正的答案是永远都不会回来了，但我不能说，事实上我的确再也没回过熟食店。

我说：“我不知道，弗雷迪。我们都出城了，周五之前的事都由你来处理吧。好把，弗雷迪，我得挂了。”因为拿枪指着脑袋的人开始焦躁不安了。

我把电话给了卢戈，他挂了电话。

他大笑着说：“你的经理和店员可真靠谱啊。”不幸的是，在这一点上我得同意他的观点。

“你喜欢吃什么？”卢戈问。

我说：“什么都喜欢，意大利菜，披萨，我都喜欢。”

他问：“你喜欢牛排吗？”

我说：“喜欢，所有吃的我都喜欢。”

他说：“我们看看今晚能给你弄点什么。”

好吧，这意味着我吃不到早饭和午饭，但是能吃到晚饭了。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都觉得卢戈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总是让我很困惑。前一分钟他还冲我大喊大叫，现在又好像真的很关心我喜欢吃什么。这并不意味着我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只能说明他是个奇怪的家

伙。大部分时候，他都冲我大喊大叫，对我表示关心则是非常罕见的。

至于怎么窃取我的房子，卢戈则很困惑，他该如何在我妻子不在场的情况下，将我的房子签字出售给他的犯罪组织呢？我这么乐于助人，当然给他指了条明路，提出我可以代妻子在产权转让合同上签字。那天，他带来一份合同，内容是将我的房子转让到他名下的一家公司。他把我的手放在合同上，我就在那儿签了我和我妻子的名字。我确定这两个签名都不像我们真实的笔迹。他说他认识一个人能为签名做公证，但需要我妻子的身份证。我说这不是问题，我的文件里有她驾照的复印件。你可能对我的行为感到奇怪，其实我是在给他们设陷阱。如果他们要将这份合同进行备案登记，就得回答几个问题，也就是说，我妻子的护照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她出国了，他们的文件上怎么可能有我妻子所谓的签名？他们会极力争取的，这正是我所希望的。他们被贪婪蒙蔽了双眼，看不出来这明显是个愚蠢的计划。是的，也许他们以为我会死掉，我妻子也不会回来对他们构成威胁。但其实他们选择了去冒一个愚蠢的、不必要的险，这么做相当于签署了一份认罪书，证明他们犯了罪，而这一点他们却永远意识不到。如果我活下来，一定会找他们算账的。

他们没有带我回纸板箱，而是去了洗手间。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现在他们已经放弃让我转圈的游戏了。在这个蒸汽浴室般的地方，我很不舒服地坐了有七八个小时，度过新的一天，所以我觉得卢戈并不怎么关心我的处境。他们给了我一瓶热水和一支烟，让我单独待在这个凄凉的地方。还好这儿的音乐声不大，也算是让我暂时获得一点儿喘息吧。

这天发生了一些变化，跟其他事情一样令我无法理解。当这些混蛋带我去洗手间的时候，我注意到抓我的人第一次带上了手套。我想，现在才想到不能留指纹有点晚了吧。但他戴手套这个事实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帮罪犯的行为一直都没法预测，他们什么事都可能做出来。也许前一天晚上他们刚看了一部电影，电影里的罪犯就戴着手套，所以他们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可能他们所有的主意都是通过看电影学到的，他们根本区分不了想象和现实，我对这一点确信无疑。

我除了坐着无事可做，也不想再思考，思考已经没有用了，什么都解决不了。在洗手间里的时候，我倒很想念我的纸箱了，那里面虽然活动范围有限，但我想躺就躺，想坐就坐。但在这儿，我毫无选择。

坐在椅子上，我觉得仓库里好像只有我一个人。不巧的是，我唯一一次想看看是不是真的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却发现我并非独自一人，而是有人在静静地监视着我。事后发现，我在洗手间里有好几次确实都是独自一人。但现在我的眼睛被蒙着，耳朵里塞着蜡球，没法很好地感知周围的环境。就算我确定自己是一个人，但要从绑在椅子上的铁链中挣脱出来，即便能够做到，也是相当困难的。

六七个小时之后，值夜班的友好先生进来了，他给了我一支烟，问我好不好。我都不知道还能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好得起来？

他让我坐在另一把椅子上，这把椅子就是纸箱所在的房间里的那把，还给了我一瓶苏打水和一支烟，他说要打扫打扫我的纸箱。希望他能留下我的杯子，毕竟那可是我的私人厕所啊。他们说的牛排或者别的什么晚餐都没送来，事实上，什么都没有。友好先生接下来说的话逗乐了我。

“你不能再在这些杯子里尿了，这些杯子这么摆在你周围不利于你的健康。”

好吧，我还能怎么做？尿在裤子里让裤子全都湿掉？还是憋破膀胱更好？要说不健康，把我五花大绑岂不是更不健康，更别提他们给我那点只够塞牙缝的食物和水了。他不喜欢打扫这些杯子，抱歉了，不是我的错。

他说：“放心，我会跟那个人说的。”我知道他说的是卢戈，他才不在乎这个。

友好先生打扫纸板箱周围的卫生时，我就坐在另一把椅子上。我眼睛周围又疼又痒，难受得要命。不管他们把我怎么样，我再也受不了了。胶带勒着我的皮肤，痒得要命，我要被逼疯了，忍无可忍。我

把胶带扯开了一点，用手指去挠眼睛四周，其实这也没什么用，但我就是忍不住。

友好先生吓坏了，真的是吓坏了，他大喊：“你在干什么？”他看见我在扯眼上的胶带，其实我是在胶带下面与眼睛之间扯开了一点缝隙。

我反击道：“太他妈的痒了，我再也受不了，疼死了。”

友好先生恐慌至极，说：“你不能这么干！”

哦，是吗？看我的。接下来我说的话可能吓住了他，他脚下的地板也颤抖起来。“给我一枪吧，那也比这样奇痒难忍要强。快点，你还等什么呢？”

他接下来说的话完全不符合逻辑，但也许正是这个精神侏儒应该说的话，他说：“我倒不在乎你有没有看见我。你要干什么？其他人可不喜欢这样。”

我置若罔闻，继续撕扯着胶带，挠着眼睛周围。

最后他说：“等等，我有个办法。”然后离开了房间。

他回来站在我身后，把我眼睛处的胶带一圈一圈解开。他说：“这能起点作用。”

取下所有的胶带后，他把一张卫生棉放在我眼睛上，又高高兴兴地缠上了胶带。

他问：“好点儿了吗？”事实上这样的确缓解了发痒和疼痛。

这场大风波之后，一切都平静了，他把我带回了干净的纸板箱。友好先生恢复了镇静，表现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他告诉我：“你很快就能回家了，我刚从办公室过来，他们正为释放你做准备呢。他们给你订了房间，事实上我好像看见了为你订的票。”有天晚上他曾告诉我他看见了票，现在又说好像是看见了。在我看来我的票是单程的，而且通向死亡，也并非前往哥伦比亚。办公室？什么办公室？对了，“FBI”把我扣留在他们新设的美国公民绑架与勒索部门了。

“我之前就听说过一次了。”我已经不怕流露出一信任了。

他保证道：“再坚持一阵子，就快完了。”我怕的就是这个“完了”

。

我变得烦躁起来，这种情绪极少出现。我向来稳重镇定，善于自控，这一点众所周知，但我现在受够了这样疑神疑鬼。

这时，FBI先生进来说：“我告诉过你我们是FBI。我之前就跟你说过，要是你分得清好坏，我不会问你太多问题，很快就结束了。”我还是不喜欢“结束”这个词。

我能感觉到他被我的问题激怒了，也意识到我在浪费时间。我不可能从他们任何人口中得到真实的答案，也不作指望，反正我也破罐子破摔了。

他们把我带回纸板箱，我坐在那儿，不知道盯着哪里。出人意料的是，卢戈进来了。现在我明白为什么监视我的人不跟我聊天，而且那么粗鲁了，因为他们怕他，这也是有道理的。过了一小会儿，卢戈进来告诉我妻子给我打来电话。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告诉卢戈我刚才发作过，惹了点麻烦，不过他也没提这事。我并不想接这个电话，因为我说的每句话都得再三权衡。他们把我带到椅子旁，给了我电话，像往常一样用枪指着我的脑袋。

我说：“嗨，齐娥娜，你和D.J.、斯蒂芬都还好吗？”我一直尽可能地保持声音跟平时一样正常。

她说：“很好，基诺，你好吗？”她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

“我挺好的，这儿的事很快就能处理完了，我就要见到你跟孩子们了。”

“基诺，跟我说实话吧，你跟谁在一起？发生了什么？”她的问题让我担心起来，因为我意识到她可能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是不是依旧没能察觉到异样？

我说“我一个人待着呢，齐娥娜，工作差不多就快弄完了。”

她说：“基诺，你姐夫想去迈阿密雇一个私人侦探。”糟了，真希

望你没说这话。她说出这话的时候他们真的紧张了起来，很明显我妻子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情况，她看起来茫然失措。她跟我说话的时候，没有意识到不管谁跟我在一起，都有可能听到这些谈话。而且，她遇到困难总是向我寻求指引，但这次不同了。

“不，齐娥娜，告诉他别来。”我想告诉她早就该这么做了，为什么等了这么久，但我只能用最不想说的话来回答她。

她说：“等一下。”

我儿子D.J.接了电话。

他高兴地说：“嗨，爸爸。”

“D.J.你好吗？你乖不乖？”我总是会问他乖不乖。他是个安静的孩子，很少惹麻烦。

“是的，我很乖，很听妈妈的话。再见，爸爸，我爱你。”

“我也爱你，再见，D.J.”

这是我跟D.J.之间交流的典型模式，他不喜欢打电话打很久，说话超不过两句。而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我却为此感到庆幸。我的妻子齐娥娜回来接了电话，卢戈在我耳边悄悄说让我挂断电话。

“听我说，齐娥娜，我得挂了。剪草坪的人还在这儿呢，我得付他钱。我爱你。”我把电话给了他们，他们挂断了电话。我想也许她意识到了我跟她说的话很荒唐，剪草坪的人从来不会来这么晚，因为天黑了的时候草坪就很难修剪了，我不知道她是否听懂了。他们把我带回纸板箱，并绑在了栏杆上。

卢戈说：“要是你姐夫来了，我们就杀了他和他雇的人。”

我妻子无意之间让这群恶棍紧张了，也许这让我的处境更加艰难。我知道没人会来，但我没法让这帮罪犯相信。他们会杀了我姐夫和他雇的人的，这一点我毫不惊讶。

我说：“他不会来的。”但估计他们不会相信我。

卢戈说：“好，如果他来，就必死无疑，他不会活着走出机场

的。”我知道他在逞能，这是他虚张声势的小伎俩，不足以相信。他们对我说要在机场杀了他，说明他们确在认真考虑这种可能性。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卢戈自己也开始怀疑要不要放我走了。

卢戈说：“我们有个麻烦。”

“怎么了？”我问。

“如果放了你，我们怎么知道你不会回来？”

“我不会回来的，我只想离开，跟我家人在一起。”我试着安慰他，但我知道没有用。

“没那么简单。我们得让你背负一点罪名，比如逃税、医保诈骗，那你就不会想着要回来了。”

我又被逗乐了，要不是在这么凄惨的情况下，我就笑出来了，想象着他冒出这么个奇葩的点子时，头上升起了一缕青烟的样子。

我说：“我不会回来的。”但是有什么用呢？就像是对牛弹琴。

他说：“我们得检查一下你的纳税申报单，看看能找出点什么。如果找不出来，我们就得让你签一些认罪书。”他试图表现得很有智谋。我又差点为了憋住笑意而尿在裤子里，查我的纳税申报单？我真的很怀疑卢戈认不认字，更别说分析纳税申报单了。我想告诉他这是在浪费时间，当然只是在脑子里想想而已。他们想胁迫我签署认罪书，当然可以，他们想要的话我可以签一沓。显然这个犯罪团伙脑子不灵光，我没有回答他，只想等着瞧。他的话这么愚蠢，根本不配让我去回答。

我现在有点儿明白他们的目的了，原来是想把我送到哥伦比亚，并且希望我永远都不会回来。这很荒谬，简直是个不切实际的可笑计划，他们一开始就应该知道这一点。现在又想出一个自以为很棒的主意，想用什么东西陷害我，好让我不敢回来。显然他们没有清晰的规划，只能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真是一出糟糕的戏。他们唯一的目的是把我榨干净，但不幸的是他们忘了自己最初的打算，甚至都没有考虑相关细节，包括得到赃物后他们该怎么处置我。

值夜班的友好先生进来给了我一支烟，我既痛苦又沮丧，他没有晃荡过来和我聊天算是让我很欣慰了。他只是检查了一下胶带，又不放心地增加了几圈。即便有卫生棉，眼睛上的胶带仍旧开始勒我的皮肤，我的眼睛和耳朵旁都流血了。耳朵里的蜡球越来越不舒服，蜡液不断从我的耳朵里流了出来。

我现在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意识到救兵是不会来的，我的命运全都掌握在这群罪犯手中。因为既然我已经告诉妻子不要派人来，那就断绝了有人来救我的可能，不会有特警队破门而入来逮捕这些罪犯的。跟卢戈的谈话让我意识到他们现在对是否释放我有了顾虑，他们终于恍然大悟，那就是没有万无一失的办法能确保我离开之后不去报案，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杀了我。也许他们是对的，确实没人来找我，他们可以杀了我，把我的尸体随便埋在某个地方，没人知道，也没人在乎。我躺下来睡觉，自从被绑架以来，自己第一次感到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

第十六章 接受

“每个人都不得不接受命运发给他的牌。然而，一旦牌发到手上，他就必须独自决定如何出牌，以赢得牌局。”

——伏尔泰

“一个人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比他的命运是什么更重要。”

——卡尔·维廉·冯·洪堡

周四到了，这一天是感恩节，我永远都忘不了它。感恩节是一个家人团聚在一起共忆美好时光的节日，通常还会吃美味的大餐。人们总是对自己拥有的一切视作理所当然，不知道其实自己很幸运，还误以为绝大多数人都和自己一样。比如说我，无法参加梅西感恩节大游行，看不到足球比赛，也不能和家人朋友团聚，不能与他们高高兴兴地聊天，我什么都没有。这一刻充满了悲伤，我只能面对命运的安排，接受最终的结果。

这一天，我的早餐是一杯咖啡和一支烟。我希望在这喜庆的一天里，他们就别把我绑在洗手间里了。我已经够沮丧的，不想大热天还很不舒服地坐在洗手间里。这愿望并没有实现，他们还是把我带进了洗手间，甚至连口脏水都没给我喝。我麻木地坐在那儿，想象着自己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我有几周没有刮脸和洗澡，甚至连牙都没有刷，身体一定散发出腐臭不堪的味道，但奇怪的是我自己闻不出来，估计现在的我闻着就像罗克福奶酪¹。我还穿着那天在熟食店穿的衣服，实际身上也就剩下点儿破烂的布条。别人很容易把我误认为流浪汉或是情况更糟糕的人，我向来非常重视个人卫生和个人形象。显然，现在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了。

然而，这脏兮兮的样子和不断恶化的烧伤更加剧了我的痛苦。我估计伤口现在已经严重感染了，但疼痛已经减轻为隐隐作痛。问题出在眼睛周围，一圈圈的胶带不断地勒着我的皮肤和脸，特别是眼睛这里，血流不止。我能感觉到黏糊糊的液体积存在胶带形成的窝里，蜡液也从我的耳朵里流了出来，令人隐隐作痛。我小时候耳朵感染过，

这下子可真是给我那严重的疾病开了一副极好的药方。我到仓库的时候裤子就松了，现在要穿着裤子保持不掉就更加困难了。友好先生放在我眼睛上的卫生棉所带来的些微的舒适感已经消失了，卫生棉早就支离破碎，我脸上又和之前一样又疼又痒。那天中午我没有午饭，连一瓶水、一支烟都没有。我知道他们在高高兴兴地享受这愉快的一天，边吃东西边看比赛节目，庆祝着他们彻底击垮猎物，取得完全胜利。他们进来叫我的时间比平时早，是值夜班的友好先生来叫的我。

他把我带进纸箱，对此我前所未有地感激。他问：“你想听听足球赛的声音吗？”

我说：“当然想。”这能打破我周围的沉闷气氛，让我的耳朵暂离那些整天循环播放的难听音乐，得以舒缓一下。

他把电视带了进来，调到了比赛的频道。我根本不知道是谁在踢球，估计是牛仔队和别的什么队。不过我并不关心，我只希望在这个环境里有点不同的声音。

友好先生说：“我们给你带了点家常饭，待会儿就送来了。”

“谢谢。”我想到了那些即将被行刑的人最后都能吃到一顿好的，我也是这样吗？

FBI先生进来跟友好先生一起陪我坐着，我们聊的大多是足球，尤其是海豚队。他们看比赛，我则听比赛。我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感恩节他们也不得不在仓库里看着我。他们要么是没有家人，要么就是做我的看守能拿到丰厚的报酬，反正我没法想象这帮恶棍是居家型的人。他们似乎心情不错，不停地开着玩笑，可能是感觉到了我低沉的情绪，想让我高兴起来。如果真是这样，他们的努力并没有起作用。

我们聊天的时候，FBI先生告诉我他想辞掉现在的工作，开创一番新事业。可能他想让我以为他为联邦调查局或中央情报局之类的机构工作，但我清楚地知道，他所说的事业无非是当一个小罪犯。也许因为今天是感恩节，他对自己的犯罪生涯有了不同的认识。有时候节日是会起这种作用的，但我打赌明天他的脑子里，这些想法就烟消云散

了。他们给了我一瓶苏打水和一支烟，此时的他们无论与之前还是与以后相比，都更加和气。

我决定还是干点正经事，便打听道：“我明天能走吗？”

FBI先生说话的样子就像是被我打了个措手不及，他说：“我不知道，他们什么都没跟我说。”

我给他施压，说：“你能帮我问问吗？”

他几乎像是道歉般地说：“我上次听说，他们在电汇和房屋产权转让的问题上遇到麻烦了。”

“哦，我还以为都已经办妥了呢。”我知道他撒了谎，但我想看看他怎么说。自从我跟妻子上次通话以后，他们就改变了主意，基本上，他们已经意识到放了我之后，是无法避免我回来找他们算账的。我预料到了这一点，虽然很令人沮丧，但我早有心理准备。

FBI先生把我和友好先生单独留下，友好先生用近乎于悲伤的语气对我说：“他们不让我把你的眼罩摘下来，哪怕几个小时也不行。你想不想听我给你念念书？”我打赌他肯定因为建议要帮我摘眼罩而获得了打赏。

我说：“我想听听新闻。”

他大笑着问：“为什么？你以为你的故事上了报纸和电视吗？”

我都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问过他这个问题了，似乎并没有人想念我。

我说：“不是，我只是想了解些时事。”这在当时的确是实话。

他没理我，只是说：“拿到吃的我就回来。”

既然他并不打算给我，为什么还问我想要什么？正如我所预料，后来那天晚上卢戈来了，还带来了他的狗。不知道是什么用意，反正我听到狗链的声音和狗的叫声，顿时陷入恐慌。我毫无还手之力，要是那只狗想拿我身体任何一部分当点心，那简直轻而易举。狗好几次走过来用舌头舔舔我的脸，它是唯一给予我同情的生物。狗有很强的直觉，我猜他能感觉到我的处境。这证明了有些人类还不如某些动物

高级，绑架我的人真的可以从这只狗身上学到点东西。

后来，两个值夜班的人带着食物进来了。他们带来了火鸡、配料、土豆和一瓶苏打水。虽然没法用眼睛确认，但凭借味蕾，至少能尝出来这些食物没有变坏。这是我能吃到的最后一顿好饭了，我吃得狼吞虎咽，就像再也吃不到了一样。

友好先生问我好不好吃，我说太好吃了，自己已经饿极了，再说到现在为止就这顿饭还算过得去。他给了我一支烟，在我旁边坐了下来。

他问我：“你离开以后会干什么？”因为知道卢戈刚刚来了仓库，所以我猜他是受指使来问我这个问题的。

我说：“不知道，在拉美我找不到工作。”由于那里的政治局势，没有多少在哥伦比亚的公司愿意雇佣持外国身份的人。我也可能会去这片大陆上的其他国家，但考虑这些还为时过早。

他说：“你为什么不自己做生意呢？你相当聪明，这对你来说很简单啊。”我想我要真是那么聪明，就不会待在这个地方了。

“我身无分文了，不是吗？要创业我什么都没有。”我需要提醒自己正在跟一个思想巨人聊天。

他说：“好吧，你可以把你妻子带的东西卖掉，用这个钱。”

我说：“那也不够，而且即使我卖了，也是用来养家。”我很恼火，可还是提醒自己，也许通过这番谈话能获得一些线索。

他说：“告诉你件事，你可以回来，留在美国工作，只要待在西部就行。”他说话的样子就像是在泄漏一个天大的秘密。

我问：“你说西部是什么意思？”事情变得有趣起来。

他说：“亚利桑那以西。”

我问：“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没人会去那儿找你，你要是来东部就死定了。”

真有意思，要是我选择回国的话，他们就会割让西部地区给我。

他们真的以为我回来以后，不管回到什么地方，都不会去找警察吗？他们怎么可能会这么蠢？他们真的以为我会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吗？我没法按照他们的思路去思考，但令我大吃一惊的是他们甚至还考虑要冒这个险。

我说：“好吧，我可以考虑考虑。”

他悄悄说：“别跟任何人提起是我告诉你的，否则我们俩都会有麻烦的。”所以这些伟大的主意都是友好先生自己想出来的，不是那个犯罪团伙想的。他们跟他们不同，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他对我寄予同情，想帮助我。不幸的是，对我来说，他不是决策者，其他恶棍决定如何处置我才是至关重要的。

我不确定友好先生的动机是什么，也许是他们派他来说这些话，想看看我的反应，听听我会说什么。我才不会愚蠢到去破坏任何能够让我活着离开这个仓库的可能性。而且他们也不会太把我当回事的，毕竟我在仓库里拴着呢。当然，我并没有真的去相信他们会白痴到冒险放我走，但世事难料，我还是应当怀抱希望，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要保持坚韧不拔的精神，我还没有准备彻底认输。

后来，那天夜里，两个值夜班的人一直坐着跟我聊天，聊的大部分都是体育和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FBI先生说我长了络腮胡子，看起来还挺好。他们还能说什么呢？难道要说我的样子邋遢极了或是更难听的？几个小时以后，我躺下来睡觉，感觉越来越难以入睡，每晚睡眠的时间也在不断减少，这其实是因为自己没有一点点运动量，而且生物钟早就失灵了。大部分夜里，我不是坐着就是躺着，渴望睡着几个小时，好逃离现实，其它别无所求。

周五的早晨又到了，卢戈和一个跟班进了我的箱子，让我签了一些文件。我不知道签的是什麼，也不必费力去问，问了可能也对我无好处。他们想让我在哪儿签名，就把我的手指放在哪儿，我尽量不露痕迹地把签名搞乱。又坐了大概一个小时之后，他们把我带到了卫生间，又把我铐了起来。

显然，我今天走不了了，一切都是一个天大的谎言。我很沮丧，也有点害怕，因为我意识到每过一天，我活着走出这个仓库的可能性

就减少一分。我知道没人在找我，也不必指望有人破门而入来救我，只能等着，看命运会给我出什么样的牌。虽然情况变得更加艰难，但我必须保持自控能力，保持高涨的精神面貌。我相信我并不孤单，上帝是不会抛弃我的。

碰巧那天我待在卫生间的时间最长，既没有水也没有食物，连支烟也没有，这更加剧了我的惨状。值夜班的人来带我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他们的言行举止也不同了，以前他们高高兴兴，畅所欲言，现在却乖戾粗暴，沉默寡言。我估计他们被老板责罚了，要不就是受到了严厉的警告。无所谓，我也不想跟他们说话。他们提供不了有价值的信息，我也不想仅仅为了抱有希望而听到谎言，这样更好。

那天晚上我彻底失眠了，也不记得上次我有没有跟妻子和儿子作最后的道别。我不愿多想，因为情绪剧烈波动，已经筋疲力尽了。我告诉自己不要再想，但却根本停下来，在此处，除了任由思绪纷飞也别无他法。我知道他们所说的这天要放我走纯粹是一派胡言，但又希望是我错了，其实事情总会好转的。我整晚或躺或坐，一直醒着，伴随着收音机里的音乐，直到周六早上的到来，这是我被囚禁的第二周，彻底失眠这件事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折磨。

他们给我带了一杯咖啡和一个苹果作为早餐。我坐了一会儿，之后被他们带进卫生间，在汗流浹背和极度脱水中度过了“美好”的又一天。

第二周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脑海中产生了某种形式的幻觉或白日梦，还是别的我从没听说过的东西。我知道大脑是一台精妙的机器，它会给你寻求解脱的办法，以免你走火入魔。当刺激达到几乎无法忍受，或极度缺乏刺激的时候，大脑会自动关闭，以保护它自己和你本人。也许我探索到了之前自己都未曾知晓的大脑深处的角落。无论如何，对我来说这既陌生又奇妙。我将做一描述，但我告诉过别人几次，他们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好像我精神错乱了一样。但事实远非如此，我可以肯定自己一切正常。

好吧，回到正题，有人好奇吗，想听我讲这件事？也许我身处精神失常的边缘，但我宁可相信是大脑开启了一扇我并不知道其存在的

大门，为我提供了一个至少是暂时的避难所，以逃离周围的环境。可能有人会说，那是因为在卫生间热过了头，导致我的大脑发生断路，但是不仅仅在卫生间，在纸箱里我也有过同样的体验。

虽然要用语言描述这段经历，并让别人听得懂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但我会试着去解释的，我当时的精神状态究竟如何由你们自行判断。

我坐在卫生间和纸板箱里的时候，迷迷糊糊地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我身处别的地方，脑海里的卫生间彻底消失了。我要去的地方分为三个常见的主题：一处算是房子吧，我想穿过去，它似乎是从我周围冒出来的，是在二十世纪初的风格。我喜欢那道走廊，可以坐着仰望星星。现在，我就在那儿，能闻到这里的空气，摸到这里的墙壁，一切都生动而清晰。有一次他们把我带进卫生间，我却走进这座房子，而非身处仓库。我正穿过这栋房子，打量着房间和墙壁，一切都无比清晰。

我去的第二个地方很可怕，它让我想起了纽约，那里有高架列车和老旧的公寓住宅，但一切都漆黑一片，哪里都没有生命的迹象。我只是穿过街道，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第三个也许是最有趣的，我是一个穴居人，待在我的洞穴里，还有一个人应该是我的妻子或者伴侣。我不得不重申，这三个地方的细节清晰得匪夷所思，一切都是立体的，我能感觉到我就待在那儿。这些地方我不是只去了一次，而是自第二周开始每天都去。我在那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不需要特殊的事情来激发，我就这么坐着，然后就进去了。这事很奇怪，同时也很奇妙，我不会费神从心理学或其它角度去寻求解释。对我来说，它们就是真实存在的。

我知道心理学家会对此做出解释，说是因为我被监禁着，所以我的大脑幻想出这些东西来让我寻求逃避。也许是这样，也许不是。即使我们再怎么努力，也没法用科学来解释一切。即使我们喜欢认为通过简单地贴标签或下定义的方式就能解释，但其实没法做到。很多东西，不是我们眼睛能看清楚，也不是靠意识能体会到的。我不确定是否该把这段体验写出来，但我想总会有人产生共鸣的，虽然也有人

会冷嘲热讽，当作是我被监禁所引起的精神失常或其他心理异常。还是让每个读者作出自己的判断，得出自己的结论吧。

那天晚上，值夜班的人来告诉我得把自己清理干净，估计他们终于受不了这味道了。至少我得换掉这身脏兮兮的衣服，也许还得洗个澡。晚饭他们给我提供了汉堡、薯条和苏打水，这也是一整天里仅有的一顿饭。我要饿死了，似乎他们菜单上的内容极为有限，但是我又能跟谁抱怨呢？吃完饭，他们给了我一支烟，我等着有人把我带到卫生间里。几分钟后他们的确这么做了，把我拽起来，一个人抓着我的胳膊，另外有个人领头。自从我不必再做转圈的游戏，路程就变得短多了。FBI先生让我把手伸出来，让我摸了摸枪管，又用枪戳戳我的后背，告诉我如果图谋不轨，他就杀了我。我相信杀了我他会非常高兴的，并且会毫不犹豫，没有任何愧疚的。

我们进了卫生间后，FBI先生说：“我们让你朝哪个方向你就得朝哪个方向，要是敢转过来，你就死定了，听懂了吗？”他喜欢强调“你就死定了”这句话，在过去的两周里我已经听过这话五千万次了。

我回答道：“听懂了。”

他强调说：“卫生间里没镜子，所以你看不见自己，也看不见你身后。”我也不想看到自己的样子，那可能会吓到我。

我回答：“好的。”

FBI先生说：“那儿有一桶水，还有肥皂、牙刷、牙膏、毛巾和换洗衣服。”

我说：“好的。”真希望我能跟得上这些复杂的指示。

他们开始将我眼前和脸上缠的几英里长的胶带撕下去，有那么一刻，我怀疑当他们最后把胶带全撕掉时我还能不能看见。我已经超过两个星期什么都看不见了，几乎已经习惯了黑暗的世界。撕最后几层的时候很疼，胶带粘着我的皮肤，皮开肉绽的，敏感极了。他们撕的时候却好不怜香惜玉，最后猛扯了几下，拽掉了我的一撮头发，因为没洗过，上面还覆盖着油脂。当撕掉最后一层时，一只手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看见是黑色的，正如我所料，值夜班的人至少有一个是非裔

美国人。这一点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因为他们可能是任何人，我的确记得在停车场绑架我的人里有一个是大块头的非裔美国人。

撕完胶带，他说：“去洗洗吧，浑身上下都彻底洗洗，脸、胳膊，还有蛋。”出于某种原因，他强调了“蛋”这个词。

他们关上了门，我独自待在卫生间里，几乎睁不开眼，因为胶带上残留的胶水几乎把我的眼睛都粘上了。起初，虽然光线很暗，但还是让我眼睛很不适应。我看见自己待在一个大概十六平方英尺的小卫生间里，里面有一个水槽和一个马桶，刷着白色的灰泥墙，铺着黑色的混凝土地板。就是在这么个卫生间里我度过了大部分的白天时光，马桶上有个扶手，我猜我就是被拴在这上面。卫生间很脏，好像从来都没清洗过。我面前有一个小桶，里面盛着可能比我身体还脏的水，另有一块肥皂，一条毛巾，一个牙刷和一管牙膏。显然他们搜查了我的衣橱，因为他们也带来了一套我的换洗衣服。

我穿着的衣服已经肮脏不堪，衬衫被扯烂了，没人能想象得出它曾经是白色的。我看看自己的胳膊，烧伤处起泡发黑，看起来已经感染了，一碰就疼。有一处感染得很严重，但我却只能听之任之。

我发现自己的鼻子和耳朵都在流血，胶带剥落了我的一层皮肤。看着这桶脏水时，我才意识到这水跟我被关在卫生间里时他们给我喝的是同样的水，而他们给我喝水的瓶子也是挨着水槽放的，喝这水我都没生病简直是奇迹。我尽量去洗，但用这种水洗，我可能洗得更脏。我想用那一小块儿肥皂片洗洗头发，脸是没法刮了，虽然已经蓄起了大胡子。刷牙也不容易，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即使物品有限，水也很脏，但能够洗漱我已经很知足了。我脱下满是尿渍的裤子和扯烂的衣服，换上了他们带给我的衣服，才意识到自己瘦了不少。裤子直往下掉，我不得不抓着提起来。他们没给我腰带，也许怕我用作武器，或者是出现更糟的情况，那就是在他们拿到战利品之前我就上吊自杀。洗漱完后，虽然不管以什么标准来看我还是脏兮兮的，但我感觉上总算好点了。

我洗完以后喊他们进来。他们开门时让我转过身，立即开始在我眼前和脸上缠胶带。他们用了得有三卷胶带，等他们满意了停下来的

时候，我就像一个可怜的男性木乃伊。他们还给了我一个惊喜：一个头套，一直套到了我的锁骨处。头套让我呼吸困难，我又得适应另一件事了。我想也许他们不会再给我东西吃了，因为戴着头套是没法吃东西的。这头套闻起来就像银行装过硬币的袋子一样。幸运的是，他们没有再在我的耳朵里放蜡球。也许是他们忘了，但我很庆幸，因为我的耳朵受了伤，担心会感染。

FBI先生问：“感觉好点了吗？”

我答道：“好点了。”真是太好了，其实我的确感到比之前好了一点。

他们把我带回了纸板箱，给了我一个丹麦面包。有两种，他们让我选择想要哪种。我说无所谓，但他们坚持让我选，所以我选了一种。我不得不把头套撩起来，否则没法吃东西，因为现在我的嘴被遮住了。我这么做的时候他们什么都没说，所以估计他们对此是有准备的。他们给了我一瓶苏打水和一支烟，吃喝完毕，我就坐在那儿适应这个“打扮”了脑袋的新头套。他们似乎非常在乎我能否看见他们，也许这是好现象，当然了，也许不是。

FBI先生通知我他们已经懒得再接我家打来的电话了，所以不会再接了。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将安装一部留言机，认为重要的电话就让我打回去。这对我来说是好事。我不喜欢在这儿接电话，接电话越少越好，说错一句话或者是一个口误都会让我身陷麻烦。当然了，我无法想象还能有什么麻烦比现在遇到的更糟糕。

我躺回去休息，一番简单的洗漱让我舒心不少。我无事可干，也改变不了什么。救兵并没有来，我的命运还是操纵在这帮精神异常的犯罪分子手中。当时我还没意识到，但之后我便明白，我的命运其实并不掌握在他们手中。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渐渐进入了梦乡，现在玩的是等待的游戏。

第十七章 等待的游戏

“有多少人生在等待中消逝？”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一觉醒来便是周日早上，马上迎来的只不过是我是被绑架后的第三个礼拜，没什么值得期待的。他们已经开始厌倦了要照顾我，我能看出来，尤其是从友好先生和FBI先生态度的改变上。他们和我一样都希望这件事情赶紧结束，虽然并没有人直说，但是我能感觉出他们已经没兴趣每天晚上跟我耗在这间仓库里了，之前的兴致勃勃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厌烦和趾高气扬。我猜想，可能是金钱对他们的刺激降低了，绑架我这件事对他们来说也已失去兴味。

他们带我上洗手间的时间比平时早了些，还给了我一瓶水，我在里面待的时间比哪天都要长。于我而言，正是他们厌倦看管我的最明显的佐证。那天傍晚，他们来迟了些，把我带回箱子里，然后立马告诉我谁都没给我带吃的。又是一点吃的都没有，更进一步证明他们对我已经烦透了，事情在恶化，很可能会更糟。

那天傍晚，友好先生进来告诉我，他们很快就会放了我。很快，可能是明天，也可能是半年，要么是更久，又或是不用那么久，没准儿是随时。他们的新计划包括把我扔在熟食店门口，从此就让我自生自灭了。他们打算凌晨行动，这样就不会有人看到，也不会被怀疑是不正当的活动。他说他们会把我放在停车场，蒙着眼睛，等他们离开之后，我就可以见天日了。要么就是他们不怕我去报警，要么就是他们压根没考虑到这点。不过后来事实证明，这点也根本不需要他们顾虑。

我很想相信这个计划是真的，但我心里清楚，如何把屁股擦干净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问自己他们是否真的会冒险放我走，就在迈阿密的大街上。这看起来太荒唐了，一切貌似也太简单了，除非他们再一次自信过了头。无论如何，这存在很大的风险，即便他们看上去很笨，难道真能蠢到这份儿上吗？我希望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我必须保持头脑冷静，不能燃起不切实际的希望。这根本不

是他们真正的计划，很有可能是他们给友好先生和FBI先生准备的一个故事，好安抚他们，因为我已经感觉到他俩厌倦了照料我。这个解释更符合逻辑，听起来也更加合理。除此之外，他们需要让我抱持希望，好继续榨取我剩余的钱财。也许我才是那个傻瓜。

被绑架后的第三周算是最平淡无奇的了。我整天都被铐在洗手间，一直待到深夜。然后，友好先生和FBI先生会把我带回到硬纸箱那里。我们之间的对话也变得少得可怜。他们意兴阑珊，我也是。交谈对于大家来说已经成了负担，实际上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他们的老板欺骗了他们，也骗了我。

那个礼拜我饥一顿饱一顿，基本上也就只有汉堡吃。有那么几天，什么吃的都没有，然后某一天，他们中午给我一个汉堡，晚饭再给我一个。他们的菜单一点创意都没有。每天晚上夜间看守也不再给我送罐装苏打水了。给不给我送吃喝完全取决于他们愿不愿意费这个事儿。大多数时候，他们懒得送。现在对他们来说，我每天都是个毫无价值的沉重包袱。

那周末，事情变得愈发奇怪了。一大早我就被带到洗手间。下午，他们把我带到我的车上，在里面坐了几个小时。

卢戈第一次说：“还记得你的车吗？你会再次和它熟悉起来的。”

他们指挥我向后，让我坐进车里。因为我蒙着眼睛，所以自己没法上车。他们花了足足有十分钟的时间也没能顺利把我摆弄进车里，我怎么也进不去，他们早就料到了，在一旁哈哈大笑起来。我再一次被他们当做消遣，他们就是想一而再再而三地羞辱我。等他们捉弄够了，便一把将我推进了车里，我很高兴能让他们从我身上找点乐子。他们先是让我坐在车前座，把我铐在方向盘上，后来又把我固定在后座上。最奇怪的是，他们居然还让我躺在后备箱里，在每个位置我都要待上几个小时。他们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要在车上？为什么先是前座，然后是后座，最后是后备箱？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不过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他们要在整辆车上都留下我的指纹。这一定是他们最终方案的一部分，他们的动机太匪夷所思，我真是理解不了。

趁着我在车里的时候，卢戈把我拉来拉去，让我在前座和后座上

握这个握那个。原来是让我摆姿势拍照！我不知道他们出于什么目的，一点儿头绪都没有。我摸到一些瓶瓶罐罐的东西，另一些摸不出来。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仍旧是个谜，虽然其行为一直很奇怪，但是这一次更甚。他们让我一次又一次地照做，不告诉我拿的是什么，也不跟我解释为什么这么做。我也懒得问，因为即使他们告诉了我，八成也是骗我的，但我还是很想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辆车很有可能是停在了仓库一个隐秘的地方，车里比洗手间也好不到哪去，闷热极了。等到他们来把我弄出去的时候，我通常都是头栽在方向盘上，几乎失去意识。连口水都没得喝，我感觉自己仿佛刚穿越了一片沙漠。

那个礼拜，他们有时会把我带到一个桌子前，让我在一些文件上签字。他们并没告诉我签的是什么，我也没问。然而，有一次稍有不同，让我记忆深刻。

“这个文件很重要，签好点。”卢戈威胁我。还没容我说话，他继续道：“这是你的死刑判决书。”他狂笑着。这是多么拙劣的逼我配合的威吓啊，换句话说就是“在这签完字，你就死定了”。

那么一切都表明我们已经走到了尽头，他们不再隐瞒要杀我的事实了。我并没有感到震惊，已经麻木得没有任何情绪了。

卢戈抓住我的手，小心翼翼地摆到文件上。

他苛刻地重复道：“签好点。”

我在想，游戏开始了，让我们玩起来吧。我故意转动手的方向，在文件上竖着签了个字。

卢戈暴怒并吼道：“操你妈的，不好好签。我只有这一份文件！你让我怎么办？我现在就该杀了你。”

我要强忍着才能不笑出来，我也得找点乐子呀。他的长篇怒骂持续了一阵儿，真希望能取下眼前的胶带，那样我就能看看他被气得发疯的样子。

卢戈整个人都乱了，我知道他当场就巴不得把我痛打一顿，但是

他没有，我真搞不懂，或许这不在他们的宏伟计划里。

他到底怎么想的？他告诉我正在签的是我的死刑判决书，都没想过我会反抗吗？我猜他想到过，只是太过自信，认为没有人会违背他的意思。

我很欣慰搞砸了他的表格，如果让我再签一遍，我还会那么干的。我签得越来越烂，有些看起来一定很奇怪，尤其是这个竖着签的。

他们自吹自擂地表示房子已经转到他们名下了，我心想，太好了，你们这群蠢蛋。

卢戈告诉我这些表格是从我的保单中贷款用的，我知道那不可能。事实上，那是张更改受益人的表格，把原先保单上的受益人改成他们的一个同谋。

到了周末，卢戈拿给我一封信件，问了我一些问题。他们不仅绑架我、虐待我、敲诈勒索我的所有资产，他们现在还剥夺我的身份，以我之名过我的生活。我快要无法忍受自己的懦弱和逆来顺受，这是十足的身份盗用，我有种被亵渎的感觉。我现在已经沮丧透顶，即便我能活着离开这儿，一切也不是原本的样子了。我的生存成了大问题，从仓库大门出去后，我不再是原来的我，他们已经把我的身份偷走了。

他们把打给我的电话和答录机上的留言告诉了我，幸运的是，并没有很多。我母亲给我打过两次，他们误说是我岳母。我弟弟也打过几次，但是他们从没告诉我。现在他们知道我对他们撒了谎，我和弟弟是有联系的，他很关心我。我唯一担心的是，弟弟最好不要留下联系方式，否则他们会跟踪他的，之前已经威胁过我。

那个礼拜，卢戈表现得异常兴奋，无论走到哪儿做什么都哼着小曲。为什么不呢？他们已经掠夺了我拥有的一切，没人来干扰他们的计划，没人给他们设置任何障碍。

同样是在这周，我开始确信他们用摄像机偷拍我在洗手间里的全过程。事实上，我透过头罩感觉到有灯在闪烁就能证明这点。他们为

为什么要这么做？天知道！那个礼拜他们做的所有事情都莫名其妙，也许他们想拍一部大片，等杀了我以后再看。这部电影会是个不错的纪念，能永久证明他们的勇猛、娴熟、无畏和机智，还可以边吃爆米花边一遍又一遍地回放。我搞不懂他们，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他们干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我又不是落在—群文艺青年手里，或许他们是在为下一次大胆的犯罪活动制作—部科教片呢。

他们看守我的方式也变了，上午，卢戈和他的同伙—直待在这儿。看来他们的行动有所进展，我们就要迎来这场演出的最后一幕了。显然，我的觉察是正确的。卢戈已经对夜间看守失去信任了，要么就是夜间看守抱怨太多了。FBI先生和友好先生没再—块儿来过，FBI先生傍晚早些时候过来，然后等大概四五小时以后，友好先生—过来，他就走。

他们不再那么关心我的基本需求了，因此我又被打回原形，上不了洗手间，用杯子小便的次数就多了。他们—句话也不跟我说了。友好先生有个怪癖，或者说是妄想症，每天晚上他不跟我共处—室了，取而代之的是，他每半小时到—小时就闯进来瞧瞧，动静很大。难道他认为这样能恰好逮住我不轨的行为吗？也许他试图逮住我从头罩下面偷看，我猜他忘了在头罩里面还有十磅重的胶带呢。每次他进来我都暗自觉得好笑，—旦发现我有偷看的举动，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杀了我，我怎么会傻到给他们这样的借口？

那周他们又给我换了衣服，但是没洗澡，连牙都没刷。

卢戈对我说：“我到—家男装精品店给你买了衣服。”他开始大笑。

“真的吗？”我回答，心里清楚得很，他那是冷幽默，衣服显然是从我家拿的。

“你猜是哪？”他问道。我都能想象出他笑起来的时候嘴角咧到了耳朵根子。

“我猜不出来。”我装傻充愣。

“联排148号，邮编7641S.W.，你听说过吗？”

那是我家的地址，真没想到啊，多聪明的家伙。

“听说过。”我答道，对他这个低级趣味的小游戏感到厌烦。他是个十足的施虐狂，千方百计地折磨我，典型的卢戈。

卢戈再次询问我家的门禁密码。他们已经在家里翻箱倒柜，把我洗劫一空了，天知道他们还干了什么，他为什么还要问密码呢？他跟我说他想搬走一些我的东西，包括家具，要托船公司运到哥伦比亚，所以想知道门禁密码。这太可笑了，他真的相信我那么容易上当受骗吗？就凭他那骗三岁小孩儿的幌子，就能让我乖乖听话？很明显，他低估了我的智商。大概他认为自己是个天才也说不定呢。这是个变幻莫测的人物，至少可以说，他的情绪起伏让人害怕。有时看上去他仿佛是有同情心的，可是下一分钟立刻表现出恶魔附体的鬼样子。

卢戈看出来我的心思没在他身上，他留在屋里，播放起我车里的唱片来。他说他不认同我对音乐的品味，我没搭理他，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根本不在乎他是否认同我的音乐品味，不过这很有可能会激怒他。他像个孩子似的在寻求关注，开始把唱片朝墙上扔，边扔边嚷“垃圾，垃圾”！可怜的卢戈需要被关注，他开始大发脾气，认为这样我就会理他或者害怕他了。可惜没奏效，我继续忽视他，他没得到想要的回应，终于受够了。

离开之前，他郑重其事地说：“我犯过很多罪，或许是个做尽坏事的人，但我不是杀人犯。”

他对自己的评价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于我而言，那意味着是他那群哥们儿决定杀我灭口，但是他受良心谴责不愿那么做。他有良心？不管怎样，他们现在正慎重考虑最终如何处置我，他的大发雷霆和这件事有关，他不想自己手上沾血。从他的自我评价上看，显然他的良心被多数票否决了。

我明显感觉到他们产生了分歧，组织更加涣散了。关于如何处理我的问题，他们之间出现了异议。先是夜间看守的态度有所改变，现在轮到卢戈发了一通小脾气，一切都暗示着事情到了紧要关头，马上就要有解决方案了，或好或坏，赶早不赶晚。看起来那些想让我死的

人现在占了上风。

周四，FBI先生问我，早餐还不想吃鸡蛋和香肠，和之前那次一样的。我毫不犹豫说想。那一周我几乎都没吃过什么东西，光想想有鸡蛋和咖啡就已经让我流口水了。转天早上，他们拿来我的早餐，至少我认为是。卢戈的同伙站到箱子里，叉开双腿伫立在我正上方。他弯下腰递给我盘子，我一把就接了过来。盘子似乎很轻，如果是鸡蛋的话又没这么沉。我用手摸了一圈盘子：没有鸡蛋，没有香肠，咖啡也没有，有了，是的一个西红柿，还有半片咬过的土司。显然，有人在我之前动过我的早餐。

他们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我能感觉到有一帮人聚集过来看笑话。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实验室里的小动物被观察着，为自己被羞辱感到很愤怒，怨自己沦落到如此境地。对于这样的捉弄，我也毫不知情，未做防备，心情更是不爽。我什么都没说，也没什么好说的，他们倒是期待我能做出点儿反应来。我只是把它记在心里，只不过又是一个他们拿我找乐、羞辱我的游戏罢了。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在那个奇怪的第三周，谜底慢慢揭开。周末，当我坐在属于我自己的已经日久生情的箱子里的时候，开始听到响亮的撞击声，直觉告诉我从我车子那里传过来的。那声音响极了，听上去好像是他们在不停地朝着某个重金属物件射击，那声音大到淹没了我旁边收音机的声音。我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我猜想应该和我的车子有关。撞击声持续了大约两小时，都快把我逼疯了。当噪声终于停止时，事情变得更古怪了。我听到了几声枪响，就是从撞击声那个方向传来的。我猜他们是不是在进行射击练习，这样一来，等到朝活靶子开火的时候，譬如说我，他们就胸有成竹了。

这一切让我毛骨悚然，精神高度紧张。我好奇这些歹徒制造了如此大的噪音，居然没引来任何风吹草动，他们究竟是如何做到的？这个仓库一定是位于一个极为偏僻的区域，几乎或者根本没有车辆往来。有那么一会儿，那噪声听上去像是一场激烈交火的枪战。我心想他们有可能在自相残杀，当然这只是我一厢情愿，不过想想也觉得高

兴。

那周另一个奇怪的变化发生在他们带我上洗手间这件事上。通常情况下，他们不管什么时候带我上洗手间，负责的那个歹徒都会让我站起来，或者把我的手举起来好打开锁在金属栏杆上的手铐。但是在那一整周，无论谁带我上洗手间，都一言不发。很明显，某个人的声音是我认识的。我敢肯定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乔治·德尔加多。

早上醒来之后我很少去回忆前天晚上做的梦，然而，那周我做了一个梦，太真实了，以至于我醒来后完全茫然了。我梦见我当时所经历的一切都只是个梦，梦见事实上我是躺在家里的床上，只不过做了个噩梦而已。当我醒来时，我确信我会坐在自己的床上，在自己的家里，一切都是老样子。然而真正的现实却带给我巨大的失望，当我真的醒过来，试图揉揉惺忪的睡眼时，却发现自己做不到，因为铁链锁着我，睁开眼睛却发现世界是黑暗的。我坐在那儿，惊魂未定，拒绝接受那只是个梦境，但是真实的我仍在仓库里，被锁在墙上。

就这样又一周过去了，我的处境仍旧没有变化。随着又一个周末离去，我的决心和希望都打了折扣，要保持乐观和稳定的情绪越来越难了。我的能量等级越来越低，而且更难专心和清晰地思考可行的对策，以及分析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

尽管形势看起来像是一场无望的硬仗，但我仍然倔犟地不轻言放弃。我不断提醒自己，我必须深入向内挖掘，发现自身潜能和我从未探知过、也没想过会用到的意志力。有那么几次，我绝望透顶，真希望他们赶快杀了我，结束这场折磨。但是那样的念头来得快去得也快，我意识到，但凡有生还的可能，也要靠我自己，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想那些不好的。我好奇那些常年处于囚禁状态的人们是如何忍受过来的，自己在这儿只待了三个礼拜就快疯了。或许当你没了回头路，没了任何希望，只剩下自己时，你便会停止反抗，忘却身处的环境。我还没到达那种境界。

苦难开始的时候，我真的从未想过三周后还会待在同样的地方。我真的认为他们一拿到钱和我家里的其它所有财产便会放了我，认为他们最多也就扣留我一个礼拜。然而我还在这儿，马上就要迎来第四

个星期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终点临近。夜间看守再也没提过马上放了我的事，我能感觉到他们关于我最终命运的计划有所改变。会不会是我一直以来太悲观了，但我知道他们的选择也实在有限。

他们不会甘心就那么放了我的，那样我会直接奔向警局。但是杀了我又会加重他们的罪行，当然也有可能他们根本不在乎。我相信在他们之间有相当大的分歧，有人想杀了我，有人不想出人命。于是我只能坐等，看哪一边会赢。

然后那个周末，我给妻子打了个电话。时间很仓促，他们只是想让我告诉妻子一切都好，我很快就可以回家了。他们还让我告诉她我不在市里，大概是为了不让妻子往家里打电话。这一次，他们杜撰的故事依旧不足以让人信服。按照他们的说法，我在达拉斯，正商议变卖熟食店的事宜。他们大概是想弄清妻子的精神状态，以防她会想办法找到我。如果她在电话那端表示马上就要过来，那他们就能知道要采取什么措施先发制人。但是妻子什么表示都没有，因此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我已经厌倦了这些装模作样的游戏，每次打电话撒谎都愈加困难。

周一清晨的到来使我意识到，从这个疯狂的梦魇开始到现在已经快整整一个月了。卢戈和他的同伙进了屋，故意制造出许多噪音。

“熟食店值多少钱？”卢戈问。

我再一次被他们的贪婪和愚蠢惊得目瞪口呆，不知道哪种情况更糟。不过这意味着我能暂时过得舒服点儿，哪也不用去，因为变卖熟食店需要一阵子了。

“这要看情况。”我回答，一边闪烁其词，一边表现出很诚恳的样子。

“如果你想快点儿把它卖掉呢？”他补充道。他认为买卖是件容易事，事实上，这是要花时间的。

“我猜大概十五万。”我答道。

“如果你想卖掉它该给谁打电话？”我能觉出他又嗅到了钱臭味儿。

“鲍勃·科尔，他是斯乐斯基餐饮在迈阿密的区域销售代表。”我说。我已经不在乎了。

“卖掉它要多久？”他想即刻美梦成真。

“大概需要一段时间。首先你要找到一个买家，然后你要得到斯乐斯基的批准。”我这样告诉他，同时感觉到他不太满意我的回答。

“那究竟需要多长时间？”他迫切地想知道。

“整个过程下来大概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我回答。卢戈不相信我，我的话并没能阻止他。

“我要打电话给这个叫科尔的家伙，告诉他我是你的堂兄，吉姆·席勒，看看他能否把熟食店赶快卖掉。”他傲慢地说。祝你好运，我心想，但不得不承认他的确很有创意。

“我认为不会那么快的。”我告诉他，试图给他泼盆冷水。

“啊，看在你的份上，我希望能行。我们想得到卖熟食店的钱，如果要花上一段时间的话，那这段日子你就要一直做我们的客人了。”他边说边笑。

这是对我的致命一击，我脑海中浮现出几个月的囚禁生活，这副身体能坚持那么久吗？我真的非常鄙视客人这个称呼，因为我根本没有人身自由，无权决定自己是去是留。

卢戈的同伙递给我一支烟作为奖励，然后他们离开了房间。我坐在那儿，抱着怀疑的态度思量着他们的无所顾忌和贪得无厌。这意味着我的囚禁生活才刚刚开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挺过这一关。再熬上两三个月的话，事情似乎就难以预测了，身体这方面就成问题，食物也非常有限，我已经瘦了很多。我周围有太多不确定因素，也没有地方能让我舒服舒服。再者，无力反击的事实让我异常沮丧。如果我开始给他们制造麻烦怎么样？他们会杀了我吗？话说回来，等他们把我的钱财掠夺个精光之后照样是会杀了我的。我把这些想法在脑海里过了一遍又一遍，现在该做什么是我思考的核心焦点。没有明显的制胜策略，我只需把伤害降到最低。

第十八章 欲壑难填

“贪婪就像一只嘴巴小肚子大的恶魔，无论你喂多少东西，都无法令其满足。”

——让·威廉·范德韦特林

到了星期一的晚上，周围乱成一锅粥，显得不同寻常地繁忙，人也特别多，有夜间看守、卢戈、他的跟班以及其他一些同伙。我得到一个汉堡当晚餐，很高兴，因为食物可是很稀罕的。他们正要递给我一支烟的时候，突然像是天塌下来一样，卢戈和他的跟班像两只疯狗一样窜了进来。

他吼道：“起来，你这泡狗屎！”

我当时真的感觉死神在向我招手，卢戈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当即把这一切做个了断。

“你敢骗我们！”他咆哮。

也许我骗了，也许我没骗，又能怎么样呢？

跟班先生，或者不如称为酷刑先生，把枪管塞进了我嘴里，让我尝到了金属白银的味道。他大概想给我做扁桃腺切除手术吧，一直把枪管硬顶进我喉咙，这真的挺难受的，我气都喘不上来了。好吧，看来我在这仓库里的时间不多了。

“什么？”我含含糊糊道，说话确实很困难。“你在北迈阿密海滩有套房子，竟然从来都没告诉过我们，我是在检查你文件的时候发现的。”他虚张声势。

其实，他如果有正常人一半的智商，并且有点阅读能力的话，就不会如此发作，但是这些他都没有。

“那套房子我三年前就已经卖了。”我喃喃地说道。这是事实，这群傻瓜完全可以自己核实。

“胡说！”他叫道。

我还能怎么说呢？你该事先做好自己的功课？但是，我依旧打赌你不是一个好学生。他的疯狂和贪婪着实令人吃惊。

既然那个跟班，酷刑先生，又逮到一个可以令我苦不堪言的机会，他当然会好好利用。我能感觉出他真的乐此不疲，简直以此为生。他把枪往我嘴里顶得更深，我的嘴唇几乎要撕裂了。为了让我吓出一身冷汗，自己也从中获取异样的快感，他狞笑着打开枪的保险。

“我会去查明真相，要是你敢撒谎，你就死定了！”卢戈吼道。现在这种威胁对我已经没效果了，只当耳边风。

但是酷刑先生正施虐到兴头上，不可自拔。他扣动扳机，我听见了咔嚓声和他的又一声奸笑。他又扣动一次，又是咔嚓声，没有穿过头颅的子弹，只有再一次的怪笑。他见我并没有他预期的反应，才停了下来，把枪从我嘴里拔了出去。我没有尿湿裤子也没有求饶，一定令他失望了。我绝不会在他们面前显露我的惊慌，否则只会令他们更不肯罢休。过了一会，夜间看守友好先生进来了，还问我情况如何。我回答他一切都好，并问他要支烟。

我一度以为这种折磨已经告一段落了，不过还是错了。他们已经利欲熏心，被冲昏了头脑，任何举动都做得出。我不会让他们觉得经过这一切之后，已经击垮了我。

那晚后来，友好先生又进来坐在我旁边，努力表现出一副久违重逢的老友样子，关心我是否安好。我清楚他只不过是被派来给我甜头然后套消息的，既然想跟我玩游戏，我乐于奉陪。

“为什么你不把那套房子告诉他们？”他问，努力让自己关切的口吻听上去发自内心。

“我三年前就把它卖了，还告诉他们干吗呢？”我说，心想，请再问一个愚蠢的问题吧。

“我希望你说的是实话。”他关切地说。我要是说的不是实话又怎么样？他们把我杀了？开什么玩笑，不管怎样，我的命运基本上已经注定了。

“绝对的。”我脱口而出。我就把他当混蛋耍，虽然我眼睛被蒙

着，也能把他看透。“希望如此，他们真气得不轻。”他说，似乎对我的应答有点不满意。

“他们查得出的，我说的都是事实。”他能感觉到我有点恼火。“我关心的是你们计划什么时候放我走。”我说，想听听他对我抛出的这个问题怎么胡诌。

“很快。”他回答，试图避开这个话题。

我紧追不放。“他们想要熟食店，这可得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我说，尽力想引出点话来。

“我想他们已经找到一个买家了。”他说，吐字已经含糊不清了。

是啊，在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里，他们已经找到一个买家了。让我相信这话，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希望如此。”我说道，心中暗笑，决意要继续耍耍这个呆子。

“你一无所有了，怎么跟你妻子解释呢？”他换了个话题，这种提问是他偏爱的。

“我会找个理由。”我心想这家伙的智商真是低，我要是活着出去，当然是把真相告诉妻子，何必还要费劲去编一个离谱的故事？事实已经够离谱了！我猜他们处理夫妻关系的方式不太一样，不过这又关我什么事？

“你休息一会吧。烟要么？”他说，从我这探不到什么实质性消息，大概有点沮丧。

“要的，谢谢。”我回答，他把烟给我就离开了。我想真是可笑，这些人还觉得我看不透他们的把戏，派一个这么低智商的探子过来，意图早就暴露无遗。

虽然睡眠极度匮乏，入睡却依然遥不可及，我只好躺在那里，要是能睡着，真是谢天谢地了。现在，想要保持每一天的生活规律是越来越难了，没有睡眠的时间，感觉所有的日子都混作一团。唯一能让我逃避现实的睡眠，也离我而去了。我就在黑暗中睁着眼睛，脑海里一片空白，只盼着这一切无论如何快点结束就好。

到了星期二的早上，我依旧坐在这个第一天就成为我容身之处的纸箱里，我的悲剧是从那时开始的。卢戈和他的跟班进来，带给我苹果和咖啡当早餐。卢戈告诉我，我马上就可以离开了，他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到底是指我将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还是指离开这个仓库，我无法从他的语气中判断出来。他的跟班酷刑先生有个弱点，我听见他和卢戈关于这个争执过，就是他不愿靠近我，因为我身上的味道实在太难闻。好吧，三个星期，只洗过一次澡，还是用脏水，换了谁都这样。我头发浸在水里都能漂出一层油来，紧紧地贴在我脑袋上，身上也分泌了一层油脂，用不着别人来告诉我已经馊掉了，我自己都闻不下去。就算是流浪汉站在我旁边，也显得更有人样。我这副样子惹得他们不快，其实颇为开心，即便是我的惨状起到作用，也比毫无还手要强。

那晚，卢戈和他的跟班，送给我一份礼物。他们先让我坐在通常让我打电话的地方，尽管没什么电话要打，事实上他们早就不再要我打电话了。然后他们把我带回纸箱，让我躺下，原本在混凝土地板上我一直躺着的位置放了一条薄薄的床垫，说是这样可以让我舒服点。他们还给了我一整包烟和一个Zippo打火机，那跟班担心我蒙着眼点烟会烧着自己脸或把仓库给点着。我相信要是烧到自己脸，他们一定会非常恼怒并抓狂的，我也有几次差点就烧到了。卢戈对此倒是不担心，也许他看到我烧自己脸还高兴呢。看起来卢戈和他的这个跟班之间有点不合，现在经常争执，当着我的面也这样。

也许是我多虑，但是我确实觉得这种优待隐含着不详的征兆。为什么三个星期之后，他们才想起要让我舒服一些？我唯一能想到的原因，就是他们已经一致决定要干掉我，而这么做是为了在动手之前令他们好过些。还可能是什么原因呢？除非他们是头脑彻底发昏，真的要卖掉熟食店，所以为了让我能存活下去，并在那里待上几个月，将条件稍微改善些。我不太认为是后者，因为这些人彼此之间已经纷争不断，没有人愿意再长时间地耗下去。当然轮不到我为之欢呼雀跃，因为他们想速战速决只是为自身打算，绝不会是为了我的福利着想。

卢戈警告我别把床垫烫出洞来，否则就修理我。这可真有趣，他

怎么这么小家子气，竟然舍不得一条廉价的一次性床垫。不幸的是，睁眼睛就是睁眼睛，我还是很快就把床垫烧了个洞，自己只好坐在洞上面，这样疯汉卢戈就看不到了。不过仔细想想，看到又能怎么样呢？从我这掠夺了这么多战利品，还视这条床垫为珍宝，着实令人称奇。谁能搞清这些人的思维？又有谁想要搞清吗？

在那段身陷囹圄的漫长日子里，我懂得了要珍惜一件上天赐予我的礼物，那就是我的视力。几个星期以来做盲人的经历，使我意识到自己在很多方面还是很幸运的。令人惊奇的是，时间一长，意识里的视觉画面也渐渐淡去，脑海里再也没有任何影像。我开始对那些虽终身失明，但能熬过来，还在某些领域获得成就的人肃然起敬。有一次，我和友好先生开玩笑说，若是还能遇到需要帮助才能过路的盲人，我一定第一个冲上前去。然而，就算我有这个意愿，未必还能有这个机会了。

就在那晚，卢戈过来和我说了一会儿话。我做好准备聆听一个职业撒谎人编造的绝妙故事。

“我们正在和海关里的人联系，要安排你去哥伦比亚。”他说。我怎么听起来像是要把我装在棺材里运出去。

“我不明白。”我回答，其实我明白。

“必须要保证没人知情，才能把你带出国。”他充满自信地说。好吧，这帮家伙真的是疯了。这绝对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什么你们不能在机场把我放下，监视我离开呢？”我问，当然知道这是个愚蠢的问题。可以想象得到，我这副样子，还有这身臭鼬般的体味，搭乘一架航班，肯定没人会注意的，不是吗？

“就这么陪你戴着手铐走在机场里？万一你撞见哪个客户或是生意伙伴呢？”他这句话倒是说到点子上了，不过真正担心的是我们会撞上警察吧。卢戈肯定以为我的智商和他一样低，要么就是认为我很好骗，我打算跟他好好周旋一番。 1

“我会很当心的。”我回答，想试试他的反应。

“不，这看上去怎么也不像样子，再说你这样就能看见我们

了。”他道，“你到时要喝得烂醉如泥，然后由我们安排海关里的人把你弄上飞机。”不能让我看见他们还算说得过去，其余的可就有点荒唐了，我不由得暗自窃笑。他们的计划肯定已经明确了，现在只不过给我编造了一个童话故事，仅此而已。

“我不喝酒已经好几年了。”我回答，这是事实。也许喝醉也不是什么坏事，至少我可以忘却周围的一切。

“那就有点麻烦了，我们得用其它办法。”他说。

“好吧，我喝。”我答道，跟暴徒犯险还不如喝酒，毕竟他们选的其它药物也许更危险。我真正忧虑的是事态究竟会如何发展，这些人的真实计划究竟是什么。不可能是为了我好，这点我很确定。

“这个星期开始我们会给你一些酒喝，省得到那天你吐得自己浑身都是。”他说。我觉得呕吐物一定会让我芬芳无比的身体再锦上添花。太好了，我终于有事情可以期待了。

我不再说话，他也闭嘴了，带着欺骗后的心满意足离开了。事情已经到了最后关头，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不论结局是好是坏。至少那一刻来临的时候，我是酩酊大醉的，也许会减轻我的痛苦，或者根本就浑然不觉。

我意识到自己的日子已进入倒计时，是时候接受这一现实了。但是，无论如何自己也要在最后一刻精神饱满、昂首挺胸。再考虑逃跑已经没多大意义了，我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还被一根固定在墙上的粗链子拴着，而且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以及哪个时间点周围有几个绑匪全都一无所知。就算我想办法挣脱了链条，刚要逃跑，恐怕就已经被候在一旁的绑匪直接开枪毙了。事情发展到现在，有什么是对我有利的呢？有那么一丁点可能就是，他们想要的一切都到手之后会放我走，就是这一线希望，使我支撑到现在。正当我坐在那里沉浸在自己无助和绝望的思绪中时，友好先生进来，在我边上坐下开始攀谈起来。

他说：“我听说你很快就能回家了。”

是啊，快进棺材了。 “之前我们不都已经听到过这个消息了

嘛。”我答道，倒是为他有点难过，他应该是被同伙蒙蔽了。他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被利用了也毫不自知。

“不，这次我觉得比较确定，应该就这几天了。”他满怀期待。

“我这副样子，他们就准备这么把我弄上飞机？”我回答道，试图给他昏暗的脑子里照点亮光。

“不，他们准备在旅馆开间房间，让你洗漱一下，刮掉胡子，只是得找间安全的旅店，事情就是这样。”他说得煞有介事，故事是编得越来越动听了，但是毫无意义而且自相矛盾。我应该是在洗漱之前还是之后喝得烂醉如泥？当然这些都是应该在把我交给一个被买通的海关官员之前完成咯？

“真的？那太好了。”我笑着说，这么做是为了让他告诉那些同伙我听信了，上钩了，咬线了，当然我对于他受命传达的故事一个字也不信。

“我们得把这一切尽快了结。一月份我们还有另一票要干，在那之前我得去度个假。”他语气中没有丝毫悔意。另一票？真的吗？听起来似乎他们在处决我了之后还要继续犯罪营生。我猜这家伙是需要度个假，绑架和施虐长达一个月是很费神费力的。荒唐！

“那么我在圣诞节之前就可以出去了？”我说，想探探我还剩下多少时间，倒不是为了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有意义的答案。

“没人想要在这里过圣诞节。”他说，“还有，我主动要求送你去机场。”原来他们想要回到家人身边，一起去教堂，对自己造成的痛苦、施加的虐行、掠夺的财物以及逃脱的追捕向上帝感恩。是啊，肯定是这样。也许那时还可以再加一条，毫无悔意的谋杀。多么可歌可泣！

“哈，这可太棒了。”我说，尽量装出雀跃的样子，纯粹在逗他玩，可他一点知觉也没有。

“我可不在乎你是否看得见我，你又能对我怎么样呢？”他说。

好吧，我只能认为这家伙脑子被枪打过了。我确实不会对他怎么

样，然而执法部门却会把他扔进监狱。

“我什么都不做，威胁不到你们的。我只想离开这个国家去和家人团聚。”我说，得让这个笨蛋相信我。其实每个人都在骗他，他却毫无知觉。

“马上，我就会跟老大去说让我送你去机场。”他自豪地说。

是啊，疯汉卢戈会听从你的计划。我决心破釜沉舟，跟他把一些话挑明：“你怎么知道他们不准备把我杀了？”

“我不会让他们杀你的。如果我发现他们有这样的计划，我会帮你逃跑的。”他说，“我会跟他们说你把我制服后逃跑了。”

也许这确实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也许不是。但是在所有人中偏偏能有他愿意帮我也算是我幸运，当然就算他有心也未必能成功。

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万一你发现不了呢”？

“听着，只要我每晚出现，你就不用担心。一旦我不出现了，你可能就有麻烦了。”

事情发展确实如他所说，友好先生后来就这么销声匿迹了。也许他把自己这点智慧结晶告诉了卢戈，令自己成为他们的绊脚石。他傻归傻，却也给了我一丝希望和一点慰藉，口中的故事虽然荒诞，我仍试图相信。

“好的，我希望你每天都能来。”我说，其实在心里不抱希望。

“不用担心，我不会让你有事的，我觉得你人不错。”他再次向我保证。我可真是走到人生谷底了，竟然被一个职业惯犯认为人不错，是不是应该为此而略觉宽心？

“放轻松些，休息一会吧。”他说。我发现他每次都是这句话，这样说只不过是为了防止我惹出麻烦。我知道他根本没能力帮我，而且他也没这个意愿。

“好的。”我一边靠着纸板箱坐着一边回答。

他走了，我继续坐着，眼前只有无尽的虚无。我还是睡不着，睡

觉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挑战，自从链条限制了我的活动，连辗转反侧也不行了，我只能坐在那里，茫然地睁着眼睛。我不禁感到悲伤，清楚自己离大限已经时日无多，应该努力去接受这一事实。也许就是这些纷乱的思绪和受到禁锢的身体，令我难以遁入梦乡。

星期二的夜晚就这么过去，星期三的早晨到来了，卢戈和他的跟班回来，带给我一个苹果还有咖啡当早餐。我对他们的怪异举止已经习以为常了，这次他们居高临下地站在我边上，我身体两侧各贴着他们的一条腿，苹果扔在我面前。卢戈站着，几分钟一言不发，究竟在找什么，想要什么，我实在摸不着头脑，感觉自己又像只实验室小白鼠了，对自己身上的实验内容一无所知。就是弗洛伊德在世，也得被这帮人的举动整糊涂。他们在我艰难地吃早点的时候离开了，吃完就又回来了。

卢戈又开始他最擅长的对着我大吼大叫：“你胃口可不小啊。”一开始我没明白过来，后来慢慢回过神，友好先生很显然把我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告诉了他，这也证实了我猜得没错，他一直在跟我耍花样。说什么不会让同伙杀害我的话，全是假的，又或者是因为他缺心眼，一股脑儿把话全掏给卢戈听，这两者都有可能。但是不管怎样，这也意味着最后一丝希望的稻草也被掐断了，真的没有人会来救我的。我竟然会相信这个“友好暴徒”愿意帮我的鬼话，还真是疯了。

“我不明白你说什么。”我嘴上这么说，可心里明白。

“你把自己嘴巴管牢，否则小心惹祸上身！”他吼道，好像我现在就平安无事一样，真是好笑，这家伙又在忽悠。

“一定。”我敷衍道，和这个神经病争执只会让我皮肉受苦，我不想自讨苦吃。他们每次逮到这种教训我的机会都会乐此不疲。

“你钥匙圈里的钥匙都是干吗用的？”

“家里和熟食店的。”我说，心里厌烦至极。

“你没有银行保管箱吗？”他问。难以置信，这帮歹徒简直欲壑难填啊，还不知足！

“没有。”我嘴里回答，心里仍对他们的贪婪感到不可思议。

“我们要去熟食店，报警编码是多少？”

“3299。”我回答。祝你们玩得开心，我的员工肯定早就把能搬的都搬了。

“按键在哪个门上？”他追问。

“后门。”

“如果触发了警铃，验证码是多少？”他问。在那么一霎那，一幅画面掠过我的脑海，画面里警铃大作，一群人丑态百出地向警察解释为何出现在店里。我真希望画面成真，虽然可能性很低。

“7296。”我说，被拉回了现实里。

“保险箱的密码组合是什么？”他不肯罢休。

“我记不清了，应该是写在一个笔记本上，放在我公文包里。”我说，料定他们不会相信我，尽管我说的是事实。

“你记不清了还是不愿意记清？”他说，声音里透着威慑，想要吓到我。

“我一直以来都记不住那个组合。”我说。所以我才会写下来，当然，他们不会相信我的。

他叫那个跟班去翻我的公文包找密码，回来时，跟班说：“没有。”

“那我们只好打给那个经理弗雷迪，问他要了。”我说。

于是他们把我带到那张椅子那儿，让我打电话给弗雷迪。电话很短，还好弗雷迪没有多问，直接给了我密码。

卢戈说：“你在保险箱里放了多少钱？”

“四百块，但是我估计现在里面应该没这么多，他们还用它来发薪水。”我说，怕这些人胃口太大，到时失望也大。

“收银机里呢？”他问。

“一百块。”我回答，其实现在肯定分文不剩了。我想对他们说，

既然这么贪得无厌，不如干脆把冰箱里搜掉的肉也一起带走好了。

“我们可不是为了钱，就是想检查你在保险箱里是不是还放着什么授权文件。”他肯定认为我在保险箱里放着几十万美元，陶醉在又一个自己编织的白日梦里。

“那里除了零钱罐什么也没有。”我告诉他。

“我们走着瞧。”他语带嘲讽。

“好。”我说，反正他们不见黄河心不死，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这两个人离开之后，我真觉得好笑，只不过自己处境悲惨，笑不出来。这些人为了蝇头小利甘冒这么大的风险，光天化日地跑去熟食店只为再搜刮些钱，简直就是疯子。贪得无厌，智商低下，还以身犯险，毫无顾忌地暴露自己，就是在电影或者小说里，犯罪分子也没这么离谱。我对于他们去熟食店根本不在意，相反，觉得这很愚蠢，他们到了那儿什么也搜不到。因为我肯定员工已经卷走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吃的。

有几个人过来把我带到我的车里，铐在方向盘上，几乎一整天我都待在那里，就像前几次一样，没有水，没有食物，只有周围闷热潮湿难以忍受的空气。当晚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已经几乎不省人事了。

卢戈回来了，扔给我一个蛋卷，我人还在车里，尽管过去几天也没吃什么东西，但依然难以下咽。他拽着我的胳膊，我还以为是要把我带回纸板箱，结果带到了卫生间。

我坐下来之后，他笑道：“熟食店一团糟，你雇的都是些什么员工？”

我知道员工走得一个不剩，熟食店肯定好不到哪里去，也能肯定是这帮家伙找不到值钱东西，恼羞成怒之下把店捣得一团糟。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回答，捡他愿意听的说。

“你的律师是谁？”他继续问。

“吉恩·罗森，他帮我打理一些事情。”我回答，不知这又唱的是哪

出。

“你打电话给他，告诉他乔治·德尔加多全权负责出售熟食店的法律事务。”他说。

我感觉一桶凉水兜头浇下，这等于是听到了对自己执行死刑的判决，因为他们不会暴露自己的身份，除非是决心要我的命了。我欲哭无泪，对于这一刻的到来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但是真正面对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回事，还是感到无比的震惊。我不禁就在那里猜测自己还剩多少时间，一天，一星期，一个月，但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再次见到家人的希望破灭了，不可能了，一切都结束了。无论如何，我必须接受这残酷的现实。

我一时语塞，好不容易挤出两个字：“好吧。”

“我和吉姆·科尔谈过了，告诉他我是你的堂兄弟吉姆·席勒，如果你的律师问起了，就说我帮你处理卖掉熟食店的事情。”他得意洋洋地说。

“哦”是我唯一能说的。他继续滔滔不绝，我却精神恍惚，什么也听不进去了。

最后，我听见他说：“明天你打电话给你律师。”

“好。”我说，然后不知何故，我脱口而出，“乔治怎么样？”

“他很好，就是破产了，刚生了个女儿，所以想干一票捞点钱。”他答道。德尔加多刚有了孩子，还趟这趟浑水，不知他究竟在想什么？简直难以想象。他妻子怎么会答应让他参与这种事情的？同样搞不明白。

“他向来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我说了句无关痛痒的话。

“你说话小心点。”卢戈对他的犯罪同伙有意维护。

“好吧，我对乔治可没什么意见，他人挺好的。”我说，似乎感觉到他就在房间里和卢戈在一起，也许我的话会触动他为我说话也不一定。实际上，我错了，大错特错。

“嗯，是啊。”卢戈说，打断了我的话头，为了操控德尔加多，他

已经布好了局。

德尔加多背叛了他的家庭也背叛了我，实在难以想象，难以原谅，也难以置信。我不得不佩服卢戈的操控能力，他正准备派德尔加多去见我的律师，一旦事败，德尔加多身份暴露，就得一个人扛下所有罪行。卢戈在利用他，德尔加多还浑然不知。卢戈要实现的，就是自己带着战利品全身而退的目的。

那天晚上，FBI先生来当我的看守兼保姆。他第一时间先告诉我没有食物，然后给了我一瓶佳得乐，声称是为了防止我脱水。管它呢，反正他们都准备好要杀我了，不过瓶子不错，正好可以用来小便。我的推断是，既然我的死刑判决已经下达了，从现在到行刑的那一刻，食物就没有必要再提供了。

不同寻常的是，卢戈和他的跟班酷刑先生，那晚也出现了。他们把我链条解开，带我到桌子跟前，让我又签了一些文件。他们让我坐在椅子上，告诉我在我面前有张桌子。

我估计他们是开始担心我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不想在纸板箱里让我签字，增加我的难度，这样可以尽量让我签字的质量得到保证。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些文件比我最近签过的那些要重要得多。既然都要杀我了，还要我签这些有什么用呢？我毫无头绪，心底始终无法放弃希望，傻傻地盼着也许我一切都顺从他们，会换来他们对我的手下留情。

我坐在那里的时候，卢戈发表了评论：“如果你有机会开办蒙眼签字的特许经营服务，别忘了谁教你这门手艺的。”

这句话我一辈子都记着。“是啊，得付给你专利权使用费，对吧？”我话中带着刺。

“当然了，算你明事理！”卢戈说着笑了起来。

他心情大好，但是他向来情绪波动极大，我从来都无法预计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他的跟班，酷刑先生，几乎不怎么说话，也许他的智商不足以让他表达出常人听得懂的东西。看到我这样的身体状况，卢戈似乎很满意，我越是苦不堪言，他越是感觉良好。他还让我打电话

给妻子，跟她说我现在达拉斯，正着手把熟食店给卖了，一切都好，都按计划进行，还叫我说很快就能和她还有孩子们团聚了。我怀疑这是不是我最后一次给妻子打电话，同时也是我的临终遗言。

我挂掉电话后，等着被带回自己的箱子，卢戈却说，我需要一些锻炼。他指挥我原地跑步，我只能照做。他把自己当作魔鬼教官一样，不停地发号施令，“快一点”或者“腿抬高”。这对我来说很难，因为我瘦掉了太多，所以还得提着裤子防止掉下来。这纯粹是在羞辱我，但是他们需要这样廉价的消遣，而我正好可以充当这一角色。他们看着我这个睁眼睛提着裤子原地跑，个个笑不可抑。我承认我当时的样子一定不堪入目，大概过了十分钟，他们乐够了，便把我带回纸板箱。可能有人会奇怪，为什么我这么顺从他们，任由他们羞辱，其实我若是稍有不从，必会招致毒打或熏烫，而这正中他们下怀。所以我宁愿被羞辱，也要避免被毒打，何况那时若再有肉体上的折磨，依我的健康状况将难以恢复。再说，这点羞辱也没什么大不了，我还是一心想为自己争取点时间。

所以，回到箱子里，我突然对自己被绑架以来竟然没有生病感到很惊奇。我经常在酷热中汗如雨下，接下来就被带到空调边上吹得瑟瑟发抖，浑身上下藏污纳垢，被囚禁的地方犹如猪圈。我吃的东西要么没有营养，要么干脆连吃的也没有。也许是我的身体唤醒了终极免疫系统，以免让自己雪上加霜。我很幸运，自己的免疫力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当时即便是一个小感冒，也会使自己更加痛苦。我一直要忍受的，也就是鼻子、耳朵和眼睛这些地方肉体上的疼痛。

胶带已经把我的鼻子和耳朵的皮肤都腐蚀了，一直在流血，鼻子痛得更厉害。有一次，我把胶带移离了我的耳朵，好让痛苦减轻些，夜间看守友好先生发现了之后，也没有为难我。但是对于鼻子这里的胶带，我就无能为力了，只能任其肆虐，而且越来越严重，有时简直要把我逼疯了。

而我的精神状态也好不到哪里去，一直在持续地恶化，其实这也在我的意料之中。我的意识就像一直在往下俯冲的过山车，虽然我极力想保持自己昂扬向上的心态，但是自从最终确定自己还是被判了死

刑之后，已经很难做到了。我一直骗自己说能够活着离开那个仓库，重新拾起我支离破碎的生活，现在也骗不下去了，四个星期过去了，我已不再相信自己。

我躺在那里，沉浸在黑暗与孤独之中。夜间看守已经不再闯进来看我是不是在偷窥或者有什么其它小动作，苏打水也不再提供给我了。因为我自己有香烟，所以香烟这件事他也不操心了，如厕器具的问题也由我自己收集的瓶瓶罐罐解决了。半夜有那么一两次，他会进来查看我有没有趁他看电视的时候想要逃跑。他晚上还能够睡觉，而我却没他这么幸运，依旧无法入眠。那一刻，我真希望要是练过魔术就好了，掌握那种从五花大绑中脱身的技术，现在就可以用来逃命了。FBI先生有次跟我说，他希望这里快点完事，这样他可以忙自己其它的事情，应该多数也是犯罪的勾当。他把自己称为是一个天价保姆，这令我很好奇这帮人究竟花了多少钱雇他。总的看来，我知道事情到了快了结的时候，这帮家伙已经开始有点身心疲惫了，当然和我相比还好得很。

时光从星期三的晚上流到了星期四的早上，卢戈的那个跟班酷刑先生进来，给我一个苹果当早餐，却没有咖啡，而且把苹果丢给我的时候什么话也没说。苹果一半都烂了，但我还是把它吃了。过了一会，我被带到卫生间，他们对于我是否真的看不见还是不放心的，故意让我自己去撞墙撞得弹回来，好确认一下，当然也许纯粹是为了好玩。是那个酷刑先生带我去的卫生间，这家伙就是个虐待狂，喜欢伤害别人带来的快感，撞墙的活应该就是他干的。

既然我已经在卫生间，就等了一会，估摸着酷刑先生已经离开，我就摸索着到马桶边想要大便。然而酷刑先生的声音令我吓了一跳：“你还得拉屎，哈。”他开始嘲笑我。他的举止怪异得不可理喻，经常这样一言不发地盯着我。

这又是一次羞辱，我只得喃喃道：“是的。”我那时已经毫无尊严可言，但是这次真的是突破极限了。

“给你点手纸怎么样？”他笑着说。

“好的。”我回答。他扔给了我，还好在弹起来的时候我接住了。

“我带你到这里的时候，你走路怎么走得这么好玩？”他挖苦我，而我不知所云。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说。我对于他说话的意思或者所指的东西真的很迷茫。

就这样，我听见他离开了卫生间，至少我以为他是离开了。我能确定的，就是他是一个古怪而危险的家伙。

我呆坐了一上午，中午一过，卢戈和他的跟班就把我带到车里，我就这样被拴在那里，直到晚上，那俩人回来带了一瓶佳得乐给我当晚饭。

我想既然自己已经时日无多，其实很有必要让身心得以解脱。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但在生命结束之前，我得梳理一下这一路走来我做过的事情，好的和不好的，还有帮助过的人以及无意中伤害的人。我希望自己在临终的时候，能够坦然面对一切，并祈祷主赐予我力量。结局可能就在这一天到来，也可能还要过几天，不管如何它都在一天天地临近，我想要在那一刻到来时保持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

在被挟持期间，我深感愤懑，他们对待我连只动物都不如，百般羞辱，除了窃取我的财物，还搬进我的房子里，假装成我的样子，试图窃取我的身份和人际圈子。我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我咎由自取，是我一直顺从着他们，也许是因为我相信千金散尽还复来，所以有必要留得青山在。我真是天真，以为满足他们的一切要求，便可以令他们放我一马。但是他们的贪婪是个无底洞，夺走我拥有的一切还不够，一定要连生命也夺去才会满足。对他们来说，整件事情非得这样结束才算妥当，各种迹象也表明，事态正朝这个方向发展。我可以选择自欺欺人，因为我不愿看到这种结局，但是，也可以选择勇敢面对。

尽管很难，但我还是应该把一切都放下，说服自己，我做的所有决定都是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我的愤懑无法改善我身处的恶劣环境，反而会妨碍我理智的判断，再说，我也毫无还手之力。尽管很不容易，我还是该原谅自己的过失，也原谅这群伤害我的人。也许看起来有点荒诞，我的祈祷不仅为我自己，更是为了他们，因为亟需帮助的

其实是他们。我祈祷他们能够接受救赎，起码能够幡然悔悟，意识到自己是在对一个同类犯下罪行。我希望自己能够在平静中离去，保持应有的气节。即使到了最后，不管经历了多少羞辱，我也没有失去信仰，也没有被他们夺走尊严。想通了自己已经尽力了这一点，我的精神状态便振作了起来。起码我的家人已经安全，不会受到伤害，这令我我很欣慰。我不愿悲观，仍需保持客观，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面对。

那天下午，卢戈和跟班进来找我，让我打电话给律师吉恩·罗森。他们把我带到桌子边上，像先前一样，连上电话，拨出号码。我只得告诉吉恩，德尔加多会去办公室找他，要求行使律师的职责。吉恩和往常一样客气，还没等我说明打电话的目的，就告诉我说德尔加多刚好来过他这里，处理有关文件的事情。我不禁惊讶这帮人竟然厚颜无耻到这种地步，而且全然不顾会留下线索追查到他们的藏身之所。我草草地说了几句让他继续把文件处理好，就把电话还回去，好让他们挂了。

我有点摸不着头脑，要么就是他们已经为熟食店找到了买家，要么这件事需要的时间比我预想的还要长。圣诞节就快到了，我对于拴在墙上度过节日不抱奢望。所以就算他们拖延时间对我来说也没什么意义，反正我是觉得脱离苦海已经为时不远，到圣诞节时，我一定已经不在那里了。

让我有点茫然的是自己直接就被带回了纸板箱，而没有去卫生间。他们让我打电话给律师，说德尔加多会去找他，而当我打电话的时候，德尔加多已经去过了，这帮蠢蛋之所以能够这么顺利，也是我一手促成的。会不会他们并不知道我在打电话的时候，德尔加多已经去过了？我还是觉得奇怪，卖掉熟食店会很耗费时间，他们竟然没有放弃。我估计是因为没人对他们施加压力，所以他们可以慢慢来。仓库里的情况已经改变了，挤满了暴徒，卢戈也基本上不怎么离开，这说明不管熟食店变卖的进展如何，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多了。

卢戈又编了个谎话，想来迷惑我，这也很符合他的精神病特质。要么他认为我是彻头彻尾的傻瓜，要么他认为自己智慧超群以至于没

有人能识破他拙劣的谎言。他绝对是个极端自我的人，自视甚高，眼里没有失败这两个字，真以为没人能看穿他的谎言。这次，他跟我说，之所以“雇”德尔加多来充当我的律师，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曾经是我的好朋友。但问题是吉恩·罗森从未见过德尔加多，也不知道他曾是我的朋友和生意伙伴，他们是在那天德尔加多去他办公室的时候才第一次碰面。很显然，卢戈是在掩饰其暴露德尔加多身份的窘迫，我相信那天德尔加多肯定在场，事后一定对卢戈发了通火，卢戈对我这么说无非是为了安抚德尔加多。他们把我智商看得这么低令我很不爽，不过这似乎也使我有机可乘。

星期四的下午就这么坐着过去了。身体一直不动，思维也陷于停滞，这本身就是一种折磨。我一直热衷于阅读大量的书籍和杂志，而现在不仅我的身体缺乏营养，我的大脑同样如此。我已经厌倦了老是翻来覆去地思虑这几件事情，又找不到可行的解决办法，只会让自己更沮丧。我可不愿让自己沉浸在自我怜惜里，那样百害而无一利。

我刚躺下一会，卢戈和跟班就进来了，严厉地命令我坐起来。卢戈想让我那个下午开始训练喝酒，这样在最后处置我的时候，我不会吐得自己满身都是。这是卢戈的又一大奇异构想，我不明白他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不过搞清他在想什么重要么？他们给了我一杯酒，叫我一口气喝下去，我竭尽全力也只喝下去一点，其余全漏在自己身上。这酒下肚一路火烧火燎的，我知道这个味道，是龙舌兰。我大学毕业后就没碰过龙舌兰。他又递给我一杯，我只有照喝不误。卢戈说待会再回来，还要给我喝，说完他们就走了。酒精马上就起作用了，因为我是空腹喝的，只觉得头昏眼花，不得不躺下。某种程度上，喝了这酒也是因祸得福，它让我思绪空白，逃离现实，哪怕就是一会也好。

他们会不时地进来看看我是不是在发酒疯，幸运的是，我酒量一直不错，就连话都没有多，依然像往常一样，躺在那里，望着无尽的黑暗。我再一次成为实验室的小白鼠，被输入不同的剂量来检测效果。我估计酒精没有起到他们期待的效果，却产生了积极的副作用，令我昏昏欲睡。在经历了这么多个无眠的夜晚后，我睡着了几个小时。

我刚从小憩中醒来，卢戈和跟班就进来了，又给了我几杯酒喝，这次的几杯不如第一次那么烈，也没有起到之前的效果。卢戈告诉我，明晚可以一起喝几杯。呵，真令人期待啊。我真幸运，能跟一个罪犯和一个施虐犯成为酒友，也许我们可以互诉衷肠，动情处落下几滴眼泪，算是彼此慰藉。开什么玩笑！我一声不吭，只盼着他尽快离开。

那晚，FBI先生来当“保姆”，友好先生自那天开始就消失了。令我惊讶的是，FBI先生给我带了汉堡、薯条和苏打水。我已经饿极了，吃这些东西简直像是在吃美妙的法国大餐。这几天我什么吃的都没有，除非佳得乐也能算顿饭。

把最近这几件事情联系起来，我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一切我已无能为力，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定会采取行动。经历近一个月的营养不良和无法活动之后，我的身体状况已经极度恶化，虚弱不堪，每次站起来腿都很疲软。特别是在一开始的几个星期，我体重下降得非常厉害。现在他们带我去卫生间或者其它地方，我走路都是晃晃悠悠的，仅仅走那么几步我都得比平时花费更大的气力。我的精力越来越无法集中，也不愿再开口说话。我只是在苟延残喘，期待一个了结，无论以什么方式，只图越快越好。

世事有趣之处在于，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而且时过境迁，愈发证明这是真理。我弟弟一开始的时候，来熟食店给我当帮手，要是那天他也在熟食店里的话，他们肯定把我们两个人一起绑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俩现在早死了。我弟弟性子更加刚烈，他肯定会拒绝他们的所有要求并叫他们去死。要是他像我这样认出卢戈的声音，一定会说出来，告诉卢戈自己认得他。我弟弟应该不会像我这样尽力保持耐心和冷静，当然，他的方式也许更加正确，如果只是关乎自己的性命，我可能也会考虑选择弟弟的作法，但是我还得保证家人安全，所以冒不起这个风险。

有时，我怀疑这些暴徒是不是动作电影看多了，所以极力模仿。要不是我自己身处险境之中，早就嘲笑这群三脚猫了。他们举止就和电影里讽刺的对象或者卡通反面角色一样，从头到尾就是一出低俗闹

剧，他们还全神贯注在其中，其实根本不会有什么好下场，遭报应只是时间问题，到时候势必大祸临头。他们根本就是无知者无畏，不知道世事难料，不可过于随心所欲。

时间到了星期五早上，没有早饭吃，我也没指望过。我被急急忙忙地带到卫生间，然后又从那里被带到车上，在蒸笼般的环境里又度过了一天。下午，卢戈问起我签的支票的事情，想知道收款人是谁，这些人有没有钱。我猜他们是在找处置我之后的下一票生意或者绑架对象。

他每隔十分钟左右就过来一次，询问一张又一张支票的详细情况，如果没有预期的答复，就威胁要把我扁成肉酱。大多数时候，我不告诉他真实情况，而且知道他也无法核实。我不想连累任何人落入这些疯汉的手中，怎么能害其他人来经历这种折磨呢？这样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等他问完的时候，我已经精疲力竭了。他们还在物色对象想要勒索钱财，这种贪欲前所未见，令我直至今日依旧惊诧不已。他们接下来会干什么我可不操心，只是不愿自己成为给他们提供下一个绑架对象的帮凶。我忧心的是，他们当着我的面毫无顾忌地讨论下一步的计划，这不是个好征兆。到了晚上，卢戈过来把我带回纸板箱。

他说：“这件事我希望尽快了结。”

我没搭话。

“我不愿意再给罗兰多当保姆了。”他继续道。

“什么意思呢？”我问。

“这不是你该打听的。”他答道。

事实上他们希望我打听，这个呆子又想误导我去怪别人。上次，他提到了德尔加多的名字，现在又提到罗兰多，罗兰多是德尔加多的一个朋友，他也参与进来，当然令我感到意外。不过，卢戈自大而无知，不会意识到自始至终我都知道他是谁。我不明白的是，既然已决定要杀我，为什么还总是说出一些人的名字呢，难道是为了确保万一无误杀掉我，也不会使自己有所牵连？

他离开了一会，回来带着另一种酒精饮料，我不知道是什么，可

能龙舌兰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他们要试试另外一种烈酒。我把杯中酒喝光，他继续给我一杯又一杯。我酒量很好，并没有喝醉，而是整个人松弛了。当时的声音听上去貌似卢戈也跟着我小酌了一下。

“感觉怎么样？”他问。

“很好。”我答道，知道这不是他想要听到的。

“好吧，这可不行，你酒量不错，醉的还不够厉害，我们得试试新的东西。”他说，听起来有点沮丧。新的东西——这种说法，我可不喜欢。

我简单地回了一句“可以”，心里还在惦记他刚才说的话，看来酒精对我没起作用，反倒对卢戈产生了作用。

“你这个嚣张的婊子养的家伙。”他骂道，喝完酒有点儿大舌头。

“我可不觉得，我很老实的，只是非常内向，给人错觉好像很嚣张。”我告诉他。

“你这个嚣张的婊子养的家伙。”他又重复了一遍，因未能摧垮我的意志而产生的挫败感以及对我的憎恶逐渐显现了出来。我可不会和这种疯子争执，何况他还喝过酒，不会对我有什么好处。

“这太不像话了。”他懊恼地说。

“什么太不像话了？”我问。

“你踩了太多人的痛处。”他说。

“我？踩别人的痛处？我一直都帮助别人，特别是那些帮助过我的人。”我回应道，最后一次将语锋直指德尔加多。

“他们可不是这么认为的。”他说。

“那真是太遗憾了。”我说。

“对，是啊，算了，反正这都无关紧要了。”他说道，语音语调令人毛骨悚然，但并不是那种威胁的口吻，似乎想要证明他即将要做的事情是顺理成章的。

“我们在你屋子里的时候，看到你和你老婆去伦敦旅行的照片。”他说道，想要挑拨我的神经。

我没吭声。

“你看上去不怎么高兴。当然了，和那个婊子在一起，你怎么可能高兴得了？”他边说边笑了起来，变态至极。

我不理他，他无非就想在我边上喋喋不休而已，戳到我痛处了就感到满意了。他搞错了照片里的城市，也搞错了国家，别说是地理，没有一门学科是他能掌握的。他又让我喝了好几杯酒，然后要么就是离开了房间，要么就是继续待着，但是决定不再和我说话了。我点了一根烟，坐着思索着他刚才的言论。现在，我更加明白他们为什么对我做这些，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拒绝和德尔加多再继续生意上的合作，显然我不赞成德尔加多和卢戈交朋友也是另一个诱因。

我知道原因肯定不止这些，还有这帮家伙贪得无厌，以及我是个容易下手的目标等等。但是也只有一个极度变态的人，才会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卢戈有这种举动并不令我意外，倒是德尔加多，既令我意外又令我失望，好好的一个人，会被教唆去干这种恶劣的勾当。不过，历史其实一再证明了，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会被洗脑，去干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大到发动战争，小到个人不行善举，只是程度不同，本质上都是在犯下罪恶。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卢戈拿来酒让我喝，还问我喝下去什么感觉，令他失望的是，我还是觉得一切都好。于是，他又说，这下讨厌了，酒精看来没起到预期作用。他们到底在预期什么呢？难道我该表现得像个傻子？他又给了我另一种东西喝，我一尝就知道这次不一样，他连续给我好几杯，直到我喝不下了，他才满意。接下来的事情就真的让我犯糊涂了，就像这仓库里发生的大多数事情一样，基本上我都无法理解。

“拿着这个。”他说，递给我一个瓶子。根据掂着的分量，我估计应该是满的。“用你的右手拿好。”他要求道。

于是我右手拿着这个瓶子，他过来把瓶子调整好，固定着一个角

度，我就这么拿着，像是在摆造型。

“左手拿着这个。”他说着递给我另一个满的瓶子。

然后又把瓶子按照他的要求摆好位置。我就这么举着这两个瓶子大概有十分钟。我脑子里能想到的就是，我在摆造型拍照，可是这是为什么呢？目的是什么？难道是想伪造些照片来诋毁我？任何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不喝酒的呀。卢戈把瓶子拿掉，一言不发地就离开了，把我丢在那里，猜想着他们究竟意欲何为。就像其它这么多事情一样，到处是疑问、疑问、疑问，但是没有答案。

离开的时候，卢戈放起了奇怪的音乐，倒是符合他的品性。听这种音乐，我脑袋都要炸了。他们给我喝的东西，让我不舒服，头痛欲裂，胃里翻江倒海，我只得坐着，竭力不让自己吐出来。我身边的环境已经够脏乱差的，我不想再雪上加霜，只盼着这种恶心的感觉快点过去。

那天夜里很晚的时候，我的夜班保姆来了，善良的FBI老先生一来就告诉我没有晚饭吃，我却一点也不意外。他给我一个塑料袋，万一我呕吐了可以用，这点我倒是觉得他非常体贴。

他说：“万一你要把黄胆水都吐出来，可以用它盛着。”说完就在那里笑。

“嗯，多谢。”我边说边转过身躺下。

到了那个星期的末尾，我更多地是躺着而不是坐着，我一坐着，就特别容易觉得累。经过在卫生间或者车里待了一整天后，回到纸板箱的时候，我都筋疲力尽了，再加上营养不良和缺乏活动，我只想永远就这么躺着。我的体力正在消退，觉得自己好像被掏空了。不像前一晚，我又无法入眠了。夜间看守会进来看我有没有被自己的呕吐物呛着，然后一声不吭，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没有用到他给我的袋子。我感到这两个夜间看守不怎么厌恶我，也许纯粹是用钱雇来的跑腿，干份活拿份薪水而已。我躺在那里，惊讶于自己现在变得空荡荡的衣服，寻思着在这种条件下，自己还能熬多久。星期六的早上，我囚禁生涯的又一个周末来临了。没有缓刑，没有逃离，我依旧身处这

地狱之中。

¹ 作者注：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比9/11要早几年，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负责维持机场秩序。

第十九章 了断

“人类是唯一思考死亡的动物，也只有人才会对自己的命运将走向何处心存忧虑。”

——威廉·厄内斯特·霍金

“正是在最黑暗的时刻心灵得到充实，并获取继续前进和坚持到底的力量”。

——佚名

接下来的日子跟前几天没有两样，先是待在洗手间，再辗转到车里，我也不再去追究他们为什么像履行教条一样每天这样做。傍晚的时候，卢戈来了，我又被带回了纸箱。他最近来得更勤了，很多事都身体力行。或许是不放心其他人办事，也可能是他们内部不和，有的手下不听使唤。他把我牢牢拴在栏杆上，然后给我喝的。通常我都不知道自己喝的是什麼，也不知道喝了会怎么样。接着他又给了我一瓶，喝下去之后喉咙感到一阵灼烧。

“我们得经由巴哈马把你带出去。”卢戈如实说。

“到那儿后我要怎么做？又联系不上哥伦比亚那边。”我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真不应该那样说，因为如果我被扔在巴哈马的话还能够寻求点帮助。当然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他们并没有打算这样做，卢戈这样胡编乱造只是为了扰乱我的心绪。

“不能联系上吗？”他惊讶地问。

“是的，没有从巴哈马飞往哥伦比亚的航班。”我回答，话一出口便又懊悔了。为什么我要陪这些骗子玩如此愚蠢的游戏，还说了这些蠢话？明知愚蠢，还是得跟他们玩下去，或许我内心渴望他们真的能够放了我，并不愿意相信自己是正在被玩弄。

“好吧，我们也不清楚接下来怎么安排。跟我们合作的海关人员下个星期不在那儿。”他说，尽可能让自己听起来有底气。

显然我什么都看不见，但如果我能看见，此刻他应该是一副奸笑

的嘴脸。他的话自相矛盾，关于海关的那些事情根本就是一派胡言，现在之所以这样说要么就是为了挽回颜面，要么仅仅只是以他一贯神经质的作风，继续变态地编了一个新故事。等等，这不跟他的同伙FBI先生告诉我的一样吗？他们要真是FBI的话怎么会有这种问题？这些家伙大概是《迈阿密风云》看多了。

“好吧，我去巴哈马。你们会给我些路费吗？不然我怎么去哥伦比亚？”我说到，试图纠正之前犯的错误，况且这个游戏两个人配合才能玩下去，我就想看看他什么反应。

“你这是痴心妄想，我们一分钱也不会给你。”他一边说着一边又递给我一瓶喝的。

你搞错了，不是你们给我钱，我的钱都被你们抢走了，现在只是让你们归还其中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而已。

“没有钱我怎么去那儿？”我装作无辜地问。

“我们会想办法的。”他对这次谈话不甚满意，每当我质疑他，他就不愿将谈话继续下去，屡试不爽。

“算了，就把我留在巴哈马吧，我会想办法去哥伦比亚。”我继续这样刺激他，逼他说出一个又一个谎言，有时深思熟虑，有时脱口而出。我当然知道关于巴哈马的一切也是他瞎说的，他们就这样不断地编造各种谎言，或为了让我不至于绝望，或为了迷惑我，又或者只是敷衍我，摆脱我的纠缠。可能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要怎么做，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我不可能坐飞机离开去巴哈马，除非是躺在棺材里去，对这点我一直坚信不疑。

“到时候再说吧。”他说的好像自己需要深思熟虑一样，其实就是被我的穷追不舍弄得猝不及防

“你们能不能把我放在机场？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我会坐飞机离开，从此销声匿迹。”我只想放手一搏，反正事情也到这地步了。他的回答是自我被绑架以来最匪夷所思的一次。

“不行，你是一个通缉犯，我们不能冒这个险。我们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你弄出国。”他故作严肃地说。

哈哈，我实在忍不住想笑，这大概就是心理学家说的解离 1 吧。他想说的其实是他自己是个通缉犯，害怕放我走后我会去报案。这家伙的思维越来越扭曲了，难道他意识不到自己说这话有多愚蠢吗？

我没有搭话，听了他最后那句，我实在抑制不住想笑的冲动，无法继续聊下去。我从不相信他们会让我活着离开或让我有机会报案。或许在刚刚绑架我的时候，他们只想谋财，并不愿害命，但是后来事情变了。整个过程拖得太久，这是他们没料到的，因此别无选择，只有杀了我。现在的他们可能感到进退维谷，想不出杀我的最佳方式，也不知道如何处理我的尸体。我喝下的酒精饮料或许是起麻痹作用，这样他们要处置我的时候我就反抗不了，反正不会是为了免除我的痛苦，他们没这么人道。他们并不在乎让我遭受痛苦，相反还很享受。

我坐在那里盯着眼前的虚无发呆，夜间看守FBI先生给我拿来了食物，当然还是汉堡。我几乎一口把它吃光了，饿得还想再吃十个，同时又告诉自己以后再也不吃这个了，如果还有以后的话。通常都是夜间看守的人给我带吃的，如果他们不说的话我基本上就得饿着。

FBI先生说：“你在等我过来？”

“是啊，当然，上哪儿去了？”我回答。事实上跟他待在一起比跟卢戈和酷刑先生相处好得多。

“处理些事情，我还给你带了些烟。”他递给我一包，又说：“晚点再过来。”

“行。”

我吃完东西后，他就回来了，说要把我带到洗手间去。他用枪指着我的背让我听话，并让我摸枪筒证明那是真枪，我怀疑他那天是独自看守我，有一瞬间想逃跑。后来没跑当然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首先我只是猜想他是一个人，也可能还有我不知道的其他人；其次，我深知自己身体太虚弱没有力气反抗，制服不了任何人；最后，他有枪，并且情况不利时肯定会开枪。我胆子不够大，于是白白丧失了这个机会，当然也无从知晓逃跑的后果到底是怎样，这就是生活。他把我拴在墙上就离开了，等我完事了叫他时才把我又带回纸箱。

时间过得非常慢，我真希望它能飞逝，这样一来我的劫难就能早点到头，要么生，要么死。我不再胡思乱想了，再怎么想也于事无补。那一晚我睡着了一小会，尽管时间不长，却让我暂时摆脱了现实的痛苦。星期天早上一到，我在这箱子里也待满四个星期了。卢戈那疯子过来了，情绪异常激动，说不给我吃早餐，我早就见怪不怪。跟平常一样，我先被带到洗手间，然后是车里，今天是待在后备箱。傍晚回到纸箱的时候，卢戈很生气地在那儿等着我，还拿着一些喝的。

他给我一瓶，说：“我们不会把你的家具或者个人物品送到哥伦比亚去，要留着作证。”我对这话一点也不惊讶，从来就没相信过他们之前说的要把家具之类的运到哥伦比亚去的话。这些贪婪的家伙将那些东西也据为己有了

“哦，是吗？那你们怎么处理那些东西呢？”我装作惊讶地问。他们要把我家人的照片留着作证据，这些暴徒以为我智商有问题呢？这些不都是证明他们罪行的证据嘛，反正也挺符合他们的思维逻辑的。

“至少我能留着我家人的照片吧？”我试图再次惹恼他，偶尔戏弄他也挺有意思的。

“不行！”他咆哮道。

瞧，他果然被惹恼了。也对，一个将死之人还要家人的照片做什么？他们可能想留着这些家具布置刚偷来的房子吧。我不在乎，那些东西可以再买。我不再做声，他现在心情不好，说什么都是徒劳。他也一言不发，又给我一瓶喝的，然后就离开了。喝下去的这些东西对我没有什么效果。夜间看守的FBI先生过来看了我一眼，默不做声地走了，整晚都没回来过。他们的种种行为表明有什么事要发生了。再过几天，也许是几个小时，不管怎样都会有一个结果。很快就会做个了断，我能感觉得到，直觉告诉我已经为时不远了。

星期一早上卢戈和他助手来了，拿给我一个快压烂的苹果和一小瓶佳得乐，乞丐是没得选择的，只能吃这个，不过这个苹果貌似跟我一样有过一段悲惨遭遇。他们又给了我新的一包烟之后就走了。我把苹果能吃的部分都吃了，留了大半瓶佳得乐晚点喝，这些食物本就不多，好好利用很必要。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明天我就在纸箱待满整整四

个星期了，四个星期前我没料到会待这么久。当然如果每个人都能够事先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一路走来就不会那么磕磕碰碰了。

上午，卢戈和他形影不离的同党吵吵嚷嚷地走了进来。

卢戈现在就站在我正前方：“还有件事让我们不得不晚点放你走。”讲故事时间到，我又能听到新故事了。

“有一张你签的支票因为签名不清楚被退回了，银行打电话到你家留了信息。你认识银行的人吗？”卢戈问。直到他问起，我才意识到自己原来还给他们签过支票，签的那些文件里可能包括支票吧，我也不确定。他说的关于签名的事倒不假，毕竟眼睛蒙着写字不太容易。况且，我有时还故意把字迹写潦草，给他们制造点麻烦，同时也期盼着有人能发现端倪。

“有。”

“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把那张支票兑现，因为我们要重新把钱存入银行。”

那一刻，我真想咒他下地狱，真的受够了，他自己就可以打这个电话为什么还要我做？但我还是说：“好。”回答这一个字都嫌多。

于是他们把我带到桌椅旁，像惯常一样拨通电话。我让银行的代理兑现支票，从谈话中我才知道那是45000美元。打完电话他们就把我带回纸箱，重新拴在栏杆上。

“你有多少朋友？”他漫不经心地问。

“没多少。”我回应。身边的人都知道我比较宅，不怎么与朋友来往，事实证明我唯一当作朋友的德尔加多也根本不值得交往。

“是这样啊。”他说。

“我总是跟家人待在一起。”我简短地解释，当然也不指望他能明白。

“哦，仔细想想你有哪些同事和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们你要离开了。”他自鸣得意地说。

是否我将要永远地离去，他们再也联系不上我？离开的时候到了吗？

他说完离开了，我的想法也得到证实，这出闹剧很快就要落幕，恐怕我只剩下几个小时可活，而不是几天。此刻我内心平静，只希望能有勇气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打电话告诉他们我将要离开，这话没错，更准确地说其实是离开这个世界。

那一天相当不正常，几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人带我去洗手间或是车里，这也说明他们在做最后的准备。下午，卢戈来找我，要我打电话给我妻子，告诉她事情很快就结束。当然我不能跟她说所谓的结束，其实就是我的死期到了。他们还是把我带到打电话的地方，我跟妻子说了几句，然后是我儿子D.J.，他想跟我讲话。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家？我想你了。”他说。

“很快，儿子，很快就结束了。”我哽咽地说。

“嗯，你回来陪我打游戏，教我做作业吧。”他又说。

“回去就教你。”我说。

“爸爸我爱你，也很想你。”他说。

“我也爱你。”我说着就挂了电话。

被带回纸箱后我哭了，这是我第一次哭，因为我意识到那是跟儿子的最后一次通话，心中感到既幸福又痛苦。那是我打得最难受的一次电话，他的天真无邪也无法让身陷囹圄的我感到释怀，好在我还能跟他通上最后一次话。

卢戈悠闲地走过来，给我一瓶喝的，打完电话后我也正好需要喝点东西来平复心情。卢戈又给了我一瓶，说：“你的车是在哪里买的？”

“在1号公路上的康多丰田店。”我说，不明白他想干什么。

“我们打算明天把它还了。”他说。

我已经对他们的谎话厌倦了，这些人到底要干什么？难道直接去

交易商那里跟他说“车还给你”吗？这样是行不通的，他们自己愚蠢，还以为对方跟他们一样，真让人无言以对。

“哦。”我说。不然还能怎么办呢？难道要我把他骂醒，说他是个人十足的笨蛋，叫他不要再跟我说这些无稽之谈？我做不到。

“我们在和海关里的人沟通，你很快就能走了。”他说。这话让人想发火，除了他自己还有谁相信？

“嗯。”我说，“悉听尊便。”

“我去看看谁值夜班。”

他看我没什么反应，以为我相信了他的话。愚蠢至极。

“哦。”我随口说，只想一个人待着。

“今天你得喝得烂醉如泥。”他说着又递给我一瓶。

“为什么？”我配合他问着愚蠢的问题。

“只有头脑不清醒你才不会认出我们的样子。”他还以为我不知道他是谁。

“好吧。”跟这个傻子说话真够无聊的。

“喝完这些让身体慢慢适应。”他说。我喝了一些但没喝完。

“都喝了！”他命令道。如果他不再骗我，告诉我真相的话，我是很乐意喝完的。

还是按照他说的做了，我喝了一瓶又一瓶。跟儿子打完电话后我很痛苦，心情沮丧，不管应不应该，我只想借酒浇愁。这一次酒精在我身上完全起作用了，即使不知道自己喝的是什麼，也没有关系。卢戈又递给我一瓶后走了。我坐在那里回想他告诉我的所有谎话，他难道觉得那些话会有人相信吗？跟儿子的简短谈话让我无比悲伤，心中无法克制地想，如果当初我做出的是其它抉择，结局可能会好一些，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

生活的美妙之处在于它充满变数，每做一件事就会带来相应的结果。如果我当初的做法不同，结果也应该不同，只是是否会更好，谁

也无从知晓。正因如此，我做了自己认为最好的选择，结局是生是死都得承受。现在说这些也没什么用，已经发生的事情无法改变，此时此刻我只能在这里。

自我安慰或继续追悔都不能改变什么。如果问那些经历过不幸的人是否希望能改变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他们的答案显然是肯定的。然而每个人都只能活在当下，不可能有机会重来。这就是我此刻应该做的，接受现实。磨难总是让人有所收获，并且常常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感受，这些感受是没有经历磨难的人不能体会的。祸福相倚是不变的真理，不幸的是，这其中的福我有生之年是无从享受了。

夜间看守的FBI先生进来了，像往常一样给我带了汉堡和炸薯条。此刻能有吃的固然好，但是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若能活着出去，以后再也不用吃汉堡。”坐着吃着汉堡，希望它能使喝醉的我清醒一点，确实有这个效果，我吃完后感觉好多了。

我身体深处涌现出一种难以言喻的直觉，那就是我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持续了四个星期的不堪经历就要落下帷幕。我不知道他们将怎样结束我的生命，也懒得去猜。他们不断编造各种故事来扰乱或安抚我的心情，我已经受够了，不想再伪装成相信他们的鬼话还寄希望于他们的傻子。卢戈是一个撒谎成性的变态，说谎跟呼吸一样自如。他自以为是地觉得自己很聪明，没人能够打败他，而且每个人都得迎合他的想法。事实上他不过是依靠暴力威胁来操纵别人，毫无个人魅力可言。

那天仓库里骚动混乱，似乎是卢戈召集这些暴徒开了个会，或者说是神经病罪犯公司召开了理事会更为妥帖，所有人都到齐了，毕竟要做最后的准备。傍晚，卢戈进来说要我签些文件，可能是最后一次，签完之后他一声不吭地走了。我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不再命令我喝东西。我还是像往常一样盯着眼前的虚无静坐，大部分时间没有人过来。想到只剩很短的时间可活，我不再睡下，而是一会儿坐一会儿躺，等着看我的预感是否灵验。

1994年12月14日，星期二，这一天开始的时候平静如常，结束的时候却惊心动魄。这一天改变了我的一生，甚至差点结束了我的一

生。这一天之后的四个星期里，我的生活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天天被栓在墙上，天天忍受折磨和侮辱。这四个星期不仅改变了我的生活，还改变了我对这个世界以及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的认识。当然，这些日子也带来了一些好处，使我更加相信自己，更加坚定信仰，更加体会到身上那股顽强的生命力和永不放弃的求生欲望。

那天早上我在那儿坐了很久，等着有人给我烂掉的苹果和佳得乐。酷刑先生给了我佳得乐，但没给苹果。几分钟后，他们来带我走，今天没去洗手间，而是直接去车里。整天我都被拴在汽车方向盘上，直到因车内的湿热而脱水昏迷。

傍晚，他们把我送回纸箱。卢戈很生我的气，因为他发现我把他花五美元买的床垫烧了一个洞。我没有理他，他继续喋喋不休，我还是不理他，他就冲我大吼大叫，我仍然无动于衷。坐在那儿，我大概算了一下他们到底从我那儿弄走多少钱，他们几乎把我所有的银行账户、客户账户、个人退休金账户等都洗劫一空，共达120万美元。再加上房屋、家具的40万，他们一共敲诈了至少160万。（我当时算错了，其实远远不止。）他那廉价的床垫我丝毫不放在心上，也不在乎他是否因为我把它弄坏而生气，他一直是个小气的家伙。

我在箱子里躺了一会儿，友好先生出人意料地过来了，跟我说：“起来吧，你要回家了。我带你去洗漱一下，换身衣服。”我不知道他说的“家”是指去见上帝还是什么，总之就是不相信他。

“说好要让我住酒店好好冲个澡的呢？”我试探他。你们抢了我160万，这个要求不算过分。此外，我全身污秽不堪，如果可以的话想洗干净再离开这个世界，尽管我知道这个想法听起来很傻。

“我们找不到一个保险的酒店，但是你马上就能够回到家人身边。”他热情地说。换句话说就是他们不想冒着被抓的风险带我去酒店，也不在乎我死的时候是脏还是干净。他嘴里的“家人”，恐怕是指我已经过世的那些亲人吧。

“好的。”我无精打采地说，听到这个消息本应该高兴，但是潜意识告诉我这不过是假象，事实上我当晚就得死，不知道为什么我很确信这一点。

他把手铐从栏杆上解开，最后一次把我带去浴室，像上回一样告诉我应该怎么做，还说他会把我眼睛上的胶带拿掉，让我洗好澡换好衣服后就叫他。我面前仍是一桶脏水，一块肥皂，一把牙刷和一支牙膏，还有上次没有的除臭剂。他们把胶带拿掉的时候把我的皮肤和头发都粘掉了，疼痛异常。胶带把我鼻子上的皮肤都扯下来了，几乎能看到骨头，整个鼻子和耳朵鲜血直流，大把的头发也都扯下来了。虽然伤得不轻，但我也不在乎，他们更是不在乎。我整个头皮就像油腻的肿块一样贴在脑袋上。

卢戈不知道从外面什么地方对我喊道：“刚开始你的眼睛可能会有不适，看不太清楚。”我明白他并不关心我，只是不明白他这话于我而言有什么用处。

我没有回应他，于是他又问：“你能看见吗？”

我心里清楚他们期待什么答案，就顺着答道：“不，看不太清，眼前一片模糊。”这不是真话，我更了解自己的情况，问题不在我的视力本身，而是胶水把眼睛粘住了，根本睁不开。

能完全睁开眼睛的时候，我看到瘦骨嶙峋的自己后吃了一惊，从未想过自己能掉这么多肉，遗憾的是我不能把这个减肥方法推广出去，不然肯定能赚很多钱。胳膊上烧伤留下的伤口感染了，呈恶心的黑色，但不知道为什么，摸起来不疼了。我继续尽力清洗着自己，他们说如果水不够的话水槽里还有。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虚弱，连把桶里的水提起来倒到马桶里都做不到，将其重新接满水放在地上也费了很大的劲，长时间的囚禁让我身心重创。由于洗漱用品不足，我竭尽所能，却也只能像鸟那样洗了个澡，然而这对全身脏兮兮，连牙都很久没刷的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清理一番后，我换上他们从我家里拿来的衣服，穿在瘦弱的身上显得太大了。他们不给我剃须刀，我的胡子也刮不了，可能他们怕我拿那塑料剃须刀当武器吧。胡子留得太长让我仍然看起来像个流浪汉，不照镜子我也知道。没有镜子也好，我就不用看到自己现在这副模样。收拾完后，我对着墙壁喊他们进来，从我后面走过来一个家伙对我说：“把眼睛闭上。”

“我来把你带回椅子那儿，别睁眼，否则就要你的命，听明白了吗？”他说。

好吧，又拿性命来威胁我，还是老样子。反正我横竖都得死，睁开眼会被他们杀死，不睁难道有什么不同死法？这个问题值得思考一下。

“明白了。”我回答，我的厌烦就和他们的贪婪一样，已经无以复加。

卢戈在某处嚷到：“他的眼睛怎么样了？”也许卢戈并没有我想的那么笨，他从远处看着我，这样就算我不听话睁开眼也看不到他。简直多此一举，去仓库的第一天我就能从那独特的嗓音辨认出他。这说明他不在意我是否看到其他人，如果出事他肯定会找他们当替罪羊，真是个好领导，他的那些下手难道就没有意识到自己被耍了吗？

“他看起来就像是严重的晒伤，仅此而已。”友好先生回答他。幸好他不是我的医生，不然子弹孔也会被他当作小刮伤来治。我眼睛周围的皮肤都被胶带侵蚀了在流血，什么沙滩上才能晒伤成这样？

“别睁眼，不然杀了你。”他又说，像家长一遍一遍叮嘱自己的小孩。我心里想跟他们对着干，但还是没有睁开眼睛，乖乖听从了他们的话。

他给我的眼睛涂了一些膏药，瘙痒稍微缓解了一些，但伤口是不是能像他们期待的那样快速治愈就无从知道了。每搽一次药他都要说一句“别睁眼，不然杀了你”，既然如此，我不明白为什么还要给我治疗，难道是想把我弄好看一些再杀我？此刻我感到很困惑，但是后来我明白了他们的用意。有一瞬间我以为是自己搞错了情况，他们其实不打算杀我。但我马上意识到这不过是人之将死的一点念想，不愿意面对现实罢了。

友好先生说笑着问我想不想等眼睛好后再离开，我对他的自作聪明不屑一顾，他也只好继续手头的工作。

涂完药后，他再一次把我的眼睛包起来，这次先垫上有气泡的包装膜，包装盒子的那种，亏他们想得到，然后又用跟之前一样的灰色

胶带绑了一遍。弄完后他问我是否看得到光线，我说看不到，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多绑了几层，直到确定我真的看不见才满意。

酷刑先生走过来，轻拍着我的背说：“你其实也不坏。”

他的话让我想吐，这样说是因为我遭受折磨仍不失尊严，还是因为我没有反抗他？可能只是想杀我前让自己的良心好过一点。话说回来，有哪个人傻到像我这样把自己的财产拱手交出，倒霉到自己失踪多时却无人关心？没有。

我被带到有纸箱的那个房间，他们没有把我扔进箱子，而是拴在椅子上，我明白接下来很快就会有事情发生。如果真是这样，我只有几个小时可活了。卢戈进来了，心情不错，毕竟不是每天都有机会杀人的。

“看来我们这个酒店的伙食不好，你瘦了。”他说着忍不住笑了。

“还有，你的房子转给D&J国际公司了。”他说。他们明知我知道这些也没用，其实大可不必告诉我。D&J，我想可能指的是丹尼和乔治吧。

“哦。”我还会在乎吗？不，不会。

“熟食店卖不了，我也不想折腾了，只打算把店里的设备卖点钱算了。”卢戈说。他都感到疲倦了，那我呢？三天时间都卖不掉一家熟食店，多令人感到意外呀！他们卖掉设备多捞点钱也是好的，真是贪得无厌，就差写诗歌颂一下。

“设备转手就不值钱了，你们赚不了多少。”我告诉他，想挫挫他的锐气，实际上说的也是真话。

“等着瞧吧。”他不相信地说。

是啊，你是卢戈，别人会多给你一些的，会也只是因为你们擅长坑蒙拐骗。

他们这个时候显得很坦诚，不再向我隐瞒什么，毕竟死人不会泄露任何事情，他们又何必担心说这些话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呢？卢戈和他的同伙进来又离开，好像是对一个将死之人致以最后的敬意。FBI

先生也进来了，还跟我聊了会儿天。

“你马上就能回家了，不高兴吗？”他激动地说。

除非是真的。“高兴。”我毫无感情地回答。

“跟海关里的那几个人都沟通好了。”他说。

是啊，肯定是这样，不然还有其他版本吗？“哦。”我说。

“等轮到他们当班就行了。”他说。

是等到夜深人静、路上没人的时候好把我的尸体运出仓库吧。

在这场风暴之中，我找到了平静，坦然接受即将到来的一切。我明白自己已经尽力了，至少做了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家人都还平平安安的也算是安慰，只是想到自己不能看着孩子们长大不免有些伤感。生活并不公平，这一点我很清楚，发生任何事情都是有原因的，只是现在身处这种境况的我无法看清罢了。我并不感到害怕，到时候也不会向那些人求饶，宁愿保有尊严地死去。面对死亡，我并不畏惧，心中只有一份难以言表的平和与宁静。我知道自己并不是独自面对，因为我始终相信上帝不会在我需要他的时候抛弃我。时至今日，就让这份信仰伴随着我一起迎接命运吧。

卢戈的到来让我从深思中回过神来。

“打电话给你朋友，告诉他们你要走了，再也不回来。”卢戈说。

意思是我已经跑到终点，要永远离开并有去无回吗？“好。”我回答，对于他的一派胡言丝毫不在意。

“告诉他们你也不知道要去哪儿，离开是因为交了新女朋友，婚姻出现问题。就说你女朋友的名字叫莉莲·托雷斯。”他告诉我。又是一个有趣的故事，都能评上普利策奖了。他真以为别人会相信这话吗？亏他想得出来！后来我才知道莉莲·托雷斯原来是他们中的一员。

“听明白了吗？”他威胁说。

“明白了。”最终我还是答道，试图接受他让我撒的这个弥天大谎。

“告诉他们你绝望得想自杀，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撒这个谎不容易，现在我才明白他为什么要我这样说，原来是想让他们以为我是自杀死的，真有意思。

“好。”我回答。一切都豁然开朗了，这就是他们为我安排的死因：另觅新欢从而婚姻失败，再导致自杀。这个故事编得还不错，了解我的人可能一下就能识破这个谎言，但是生活本来光怪陆离，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人们还是很好骗的。

事情已经毫无悬念，几个小时后我必死无疑。死神正在敲门，门也即将被打开，我虽不相信这就是他们蓄谋已久的一切，但也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尽管没有丝毫希望，我还是得坚持下去，直到最后一刻，而这一刻即将到来。

他们让我打的这些电话是我这辈子打得最莫名其妙的电话。

“让你自己听起来是真的绝望，明白吗？”卢戈这个时候用他的惯用手段威胁我说。

“嗯。”我说。没必要再与疯子纠缠，反正绝望也正符合我现在的心境。

“很好，那你想好要跟谁打电话了吗？”

“我的代理人凯茜·利尔和我的朋友吉恩·罗森。”凯茜·利尔是我的房地产经纪人，她跟吉恩·罗森还有我都不熟。我之所以打电话给她们两个，是想引起她们的怀疑，进而有所行动。但或许他们也只会认为我疯了，并不放在心上。

“先给谁打？”卢戈吼了一声，不知为什么，我脑海中出现他长着一个鬣狗的头，对我垂涎三尺的样子。

“凯茜·利尔。”

他们拨通了号码，我跟凯茜讲话，以一种沮丧和绝望的声音，同时又控制住不让自己笑出来。她对于接到我的电话明显很困惑，我告诉她自己婚姻失败，交了新女朋友想要马上离开，还说自己整个人已经精神崩溃了。

对方没有反应，只说：“哦。”我还能指望什么呢？

然后他们又拨通了吉恩·罗森的号码，让我听电话。我还没来得急开始说话，吉恩就告诉我说德尔加多刚去过他那里，还说不需要他再做代理律师。这段话肯定也被这帮人在分机上听着。我不等他继续讲下去，便赶紧把刚才说过的故事又跟他讲了一遍。我通话的时候，卢戈在我耳边指示我，让我跟对方说虽然他将会失去我这个客户，但马上会有有一个D&J国际公司的新客户来找他。吉恩是否知道自己的这个新客户就是由一群神经病组成的犯罪团伙，而且专门干一些敲诈勒索的事情？要是知道的话他肯定会很激动，并且感恩戴德的。当我告诉他那个编造的故事后，他也很困惑，不知道说什么，当然我相信他肯定听过比这更离奇的故事。

指名要吉恩当他们的律师，还真是卢戈的一贯作风，一来没有人敢不服从他的命令，二来他也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不妥。我挂了电话之后，卢戈勃然大怒。

“你没按我说的去做，是不是要我好好收拾你一下，嗯？”他咆哮道，我仿佛看到他七窍生烟的样子。这本来就是个馊主意，他还想怎么样？

我不知道他对于这通电话到底有什么不满意，便没有答话。管他呢，尽管放马过来，我懒得再跟你们玩下去。卢戈正在挑刺，以便有借口把事情了结，而且最好是我自己按捺不住被他抓住把柄。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有没有把柄都无所谓，他铁定是要我人间蒸发的。卢戈不仅精神错乱，而且脾气暴躁无常，他一直恨不得杀了我，我身上的血腥味已经使他疯狂，再也无法自控。

“你听起来不够绝望！”他吼道。

爱因斯坦先生，那我听起来像什么？我默不做声，回应已没有任何意义。

“再打电话跟他说一遍，这一次语气一定要绝望点，否则有你好戏。”他叫道。已经陷入狂怒的他估计再也抑制不住想杀我的欲望。

“好吧。”我说。这做法简直愚蠢至极，给一个人打两次电话说同

一件事情，不像是正常人做的事。对方会怎么想？难道要跟他解释说，第一次跟你打电话时我本应该听起来绝望一点，但是绑架我的暴徒认为我做得不够，所以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怎一个离谱了得？这些暴徒就不想想我再打电话过去难道不会引起对方怀疑？

于是他们再一次拨通电话递给我，我奉命行事。一方面心里觉得这样很愚蠢，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让自己听起来心情绝望，太难做到了。吉恩尽力表示理解我的状况，并且还祝福我，他脑袋里想的应该是我已经疯了才是。他们在我说到一半的时候把电话抢过去挂断了，简直是明智之举。

“这回好多了。”卢戈说。我倒觉得跟第一次没什么不同，都毫无感情，但卢戈满意了并且离开了，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一连串事情疯狂得让人难以置信。

最后的时刻来到了。他们递给我一个佳得乐大小的瓶子，让我喝里面的东西。我喝了几口，是水果味的，他又给我一包烟，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吧。又喝了几口，我感觉到有人站在旁边看着我，可能是卢戈。

“都喝完，慢点没关系，我们有的是时间，我们在海关里的人凌晨两点才上班。”他说。真希望他不要再讲那些可笑的海关的事，凌晨两点根本没有飞往巴哈马或其它地方的飞机，他们只是想等到街上没人的时候把我的尸体运出去。

“好。”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理他。

“你得喝得烂醉，我们才能把你丢在机场。”他告诉我，又开始讲故事了，我得配合。

“然后我会怎么样？”我问。这个故事还不赖。

“我们在海关那边的同伙会把你先藏着，天亮后就让你坐飞机去哥伦比亚。”他信心十足地说。撒谎也不打草稿，竟然不知道只有下午才有飞往哥伦比亚的飞机。

“护照和钱呢？”我问，试图让他露馅。

“我们走时会给你一个背包，东西都装在里面。”他说，显然被我的问题惹恼了，但我就是想激怒他，戏弄他，看他编故事的速度能有多快。

“哦。”我说。

“到时候如果不顺利你也不要找我们麻烦，我们可不会在那里逗留。”卢戈告诉我。所以说他讲的一切都是扯淡。

“当然。”我答道，就陪着他玩，让他继续编造他的谎言。

我想他可能不记得自己上回告诉过我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那就是因为他们没法把我弄上去哥伦比亚的飞机，所以我必须经由巴哈马离开。也许他自己都不知道上回跟我讲了什么，毕竟都只是一时兴起，随口瞎说的。当你一直不断地编故事时，还要考虑到每个细节并且始终保持前后一致，这个真不容易做到。

或许他们觉得我没那么好的记性，故事才一天一个样，导致每个都说不通，前后矛盾。开始的时候说他们是“自家人”，后来说是FBI探员，最后我都弄不清他们到底称自己是什么。对我来说，他们就是一群贪婪嗜血的罪犯。起初说几天就放了我，后来一拖再拖。先称要直接把我送去哥伦比亚，后说去巴哈马，现在又回到最初方案，通过海关直飞哥伦比亚。

一直以来他们都在信口开河，每一次都随便编个故事敷衍我。他们是不是觉得我因为太想离开仓库而导致神志不清，记不得他们说的话了？或许这一系列自相矛盾的故事仅仅只是他们组织混乱的结果？他们从来就没什么计划，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怎么做，不过现在看来，他们终于整明白了：既不会让我去哥伦比亚，也不会让我继续活下去

我坐在那儿，小口地喝着瓶子里的东西，这时友好先生进来了。

“再见，马克，很抱歉让你受了这么多苦。”他跟我道歉。

省省吧，现在说这个有什么意义吗？“嗯。”我说，感觉不出他话里有任何诚意。

“马克，你必须得消失，再也不回来，这一点你必须理解。这样做别人就会以为你死了。”他强调。现在我明白了，他们是让他来做说客。不过似乎他的消息也不怎么灵通，还当他们会放了我。

“明白，我保证你们再也不会看见我或听到我的消息。”我说，试图让他相信我的话，尽管只是徒劳。

“很多人都说他们明白，其实不然，你要是回来或去报警的话，你们全家都得死。”他不容置疑地说。

“我懂。”我回答，实际心里觉得这场对话只是在浪费时间。

他们给我喝的肯定不只是酒，只喝一点就像被车撞了似的，头昏眼花，神志不清。他们给我下药了，可能是因为前些天给我喝的东西达不到他们想要弄晕我的效果。

卢戈走进来说：“喝完这个，还有一瓶。”

“还有？”我问。估计没喝完这瓶我就晕了。

“嗯，还有一瓶。”他含糊地说。

FBI先生进来了，把什么东西放到我手上，说：“这是180块钱，我们只有这么多。”

从我那儿抢走120万，现在只有180块？这些家伙已经把钱花光了。

我不知道自己目前为止都干了些什么，只是晕头转向地把钱塞进兜里。无论如何，他们表演得不错。我的头开始摇晃，像被人们挂在汽车后窗的娃娃那样。卢戈走过来，从我手中拿走瓶子，免得我把它扔到地上，这东西对他们还挺宝贵。

“你想躺下吗？”他问。

“好。”我小声说，连嘴也张不开，每一个字都让我吃力，仿佛身体瘫痪了似的。

他给我松绑，然后把我带到纸箱，扔在床垫上，又把我拴在栏杆上，尽管我这副样子根本不需要这样做。他把瓶子递给我，让我把剩

下的喝完。祝自己好运吧，我心想。点燃一支烟却不能抽，因为我的嘴唇已经没有了知觉。接着，突然之间，世界仿佛离我远去，我陷入昏迷，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像这样昏过去的机会。

¹ 解离(deflection)，是人意图由过度的幽默、抽象的概括、问问题而不表达自己的想法、减少情绪等来避免接触。

第二十章 奇迹

“奇迹是一种围绕在我们身边，我们却无法解释的现象。生命本身则是奇迹中的奇迹。”

——乔治·萧伯纳·萧

“不可能也可能成为可能。”

——罗伯特·H·舒勒

我还活着！我还活着！虽然还不能彻底睁开眼睛，也仍然完全搞不清方向，但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身在医院。我活下来了！真不知道该如何形容此刻的感受，心中充满喜悦，身体的疼痛也被抛到九霄云外。我的视线有限，但能看到自己躺在医院的床上。我第一件事就是招呼看护我的护士，喃喃地跟护士说我想吐。她和另一个护士将我移到床的另一侧，我吐了一口血出来。

我来略作回顾，告诉你们我昏迷在仓库里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以及我是怎样来到重症监护室的。这些事情记录在审判时的证词和其他公开文件里，因为我也是通过这些渠道才获知的。直到今天，我都想不起来这些事情，从身处仓库的最后时刻到在医院里醒来，我的记忆出现了断层。

大概凌晨两点的时候，他们把我带到了我的车上，卢戈、他的跟班、德尔加多以及值夜班的友好先生都在车上。友好先生是司机，这就是他所保证的决不允许任何坏事发生在我身上，真是疯话连篇。他们把我的车开到了一个离熟食店很近的地方，位于迈阿密多拉地区的34大街和79大道交界处。这儿是他们干坏事的绝佳场所，因为这里几乎没有什么车辆来往，尤其是凌晨的时候。这个地方周围大多都是仓库，说来也奇怪，这里距戴德县警察总局仅仅只有大概一英里的距离。

他们撞毁了我那辆崭新的1994年出的丰田4-Runner，伪造成车以每小时五到十英里的速度撞到电线杆上的车祸现场。我在仓库里时就听到他们开车走之前对车进行破坏的声音，他们企图造成一种假象，

使车祸现场看起来比这种低速撞击电线杆事故要严重得多。他们将失去意识的我拖到驾驶座上，伪造成我正在开车的样子，还在车上和我身上浇上汽油，并放了一瓶丙烷在后备箱里。他们点燃了汽车，回到自己车里观看，准备亲眼目睹一场人肉烧烤和汽车燃烧爆炸时的烟火秀。

值得一提的是，我对那天晚上完全没有记忆，据我所知，我当时失去了意识。不知怎么地，我从车里逃了出来，像一个醉汉，东倒西歪。当我从燃烧着的汽车中爬出来，出现在街上时，他们都惊呆了，气急败坏地要再置我于死地。卢戈习惯性地狂吼乱叫起来，嚷嚷道：“撞他！撞他！”于是他们决定撞死我。

他们撞倒了我，我毫无防备，更不用说有闪躲之力了。卢戈还在叫喊，这次他喊道：“再撞！再撞！”他们倒了个车，又撞了上来。他们想确保我活不了，就又倒车，第三次撞了上来。但这时，老天对我开了眼，突然有一辆车开了过来，他们害怕被人看见，赶紧逃之夭夭。他们认为无论如何我都活不成了，撞第三次只是为了保险起见。

有人看见了燃烧的汽车，叫来了消防队和急救人员。他们到达的时候，我的车已经成为一团燃烧的火焰，而我则昏迷在车旁。我先是被送往海亚里 1 的帕克兰纪念医院，但因伤势过重，他们治不了，所以又转院到杰克逊纪念医院，这家医院有创伤中心。

他们想把我的死伪造成车祸，原因很简单，我在仓库里签署的其中一份文件就是我的保单受益人更改申请书，该申请书将受益人由我妻子改成了卢戈的前妻莉莲·托雷斯。通过把我的死伪造成看起来像是因精神不正常或烂醉而把车开到了电线杆上，他们就能从保单中获得两百万美元。我敢肯定，那天晚上他们一定认为我必死无疑，从而得意忘形地大肆庆祝了一番。但不幸的是，他们得意得太早了。

我躺在医院的术后恢复室里，望着自己的身体，注意到肚子上从胸膛到阴毛处有一道拉链一样的伤疤，像用订书器一样的针脚缝了起来，一共有五十四针。我浑身上下插满了导管，其中还有一个导管连着阴茎，看来我逃不脱只能尿在各种容器里的命运了。最初几分钟的疼痛难以描述，我真的不想再去回忆。护士不停地过来，擦掉我眼睛

里黏糊糊的分泌物，润湿我那像硬纸板一样干燥的嘴唇。

她走到床尾，说：“动动脚趾，让我看看。”

这是我生命中最恐惧的时刻，我两只脚的脚趾都动不了。

她淡淡地说：“你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车祸，脊柱错位了，流失了大量脊髓液，医生考虑有瘫痪的可能。”

我想大哭一场，可是连哭的力气都没有。我幸运地活了下来，现在却被告知瘫痪，放我一马吧！难道非要祸不单行吗？

我努力发出声音，却只能喃喃地说：“我还受了什么伤？”

她说：“你的膀胱上部憋坏了，脾脏损坏，盆骨骨折。”

我全身上下，包括胳膊、双腿和臀部，都有大量擦伤、割伤和烧伤，但跟其他伤病比起来，这些就太轻微了，几乎无关痛痒。我经历了六个小时的手术，他们把我像哈密瓜一样切开，看看有多少重要器官被损坏、无法正常工作。现在我回想起来，感到自己非常幸运。当时，我对发生的事情还茫然不知，只觉得自己像是刚从绞肉机里出来。

我对护士喃喃地说：“我没有发生车祸，那是蓄意谋杀，我被绑架了。”就这样，我开始向别人诉说我的故事，并争取让他们信任我，但这并不容易。

我猜她一定以为我因为注入体内的吗啡而精神错乱了，便走开了，不再理我。

我到医院的时候没人知道我的名字，我没有身份证，也没有钱。是的，他们打算把我烧死在车里之前，就拿走了我身上的180美元，故事从那儿就开始了。我对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浑然不觉，仅此一点就该引起怀疑。有哪个人会发生车祸之后一点身份信息也查不到呢？同样，也没人对这一点感到奇怪。我真不知道医院里搞麻醉的是谁，到底是医生还是我。我知道在迈阿密发生过奇怪的事情，但事情得有多奇怪，才能让人注意到呢？鲜红的旗帜在警示着，却没有人察觉到，也没有人想到应该采取些措施。

护士回来了，再次让我动动脚趾，终于，左脚脚趾能动了。这让我长舒了一口气。右脚脚趾还是没法动弹，但我知道，给点刺激应该就能动了。她不断地用湿毛巾擦着我的眼睛，我看起来一定像一只浣熊，当然不包括身上的伤口和还在流血的眼睛。这些反常的状况都没有引起她的注意，也许她已经见过太多像我这样的人，也许她仅仅是做好本分工作，对其它都视而不见，漠不关心。

我喃喃地对她说：“我要跟我的律师谈谈，我是绑架案的受害者。”你好，快去报警。没人理会，也没人关心。

我提了很多次要和律师谈话的要求，终于得到了回复。我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吉恩，估计他有点摸不着头脑。因为不到二十四个小时之前，我还给他打了两个电话，告诉他我所谓的婚姻问题，说我要跟新的女朋友私奔。现在，我却又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我之前是给绑架了，还差点被那帮家伙杀了。不过，他说他会来医院的。我让他打电话给我姐姐，告诉她发生了什么，还有我在哪里。我不知道几点了，甚至不知道这是哪一天。护士把电话拿走了，说他们等会儿要给我做一个核磁共振扫描，判断我脊柱损伤的程度。之后，他们会把我送进普通病房。

吉恩来探望我的时候，我还待在术后休息室里。我把发生的事情大致告诉了他，他一定以为我因为药物而精神错乱了，但我不怪他。他给我妻子和姐姐都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我在哪儿，发生了什么。后来姐姐告诉我，吉恩给她打电话说：“你弟弟在医院，疯了一样地说他被绑架了。”我不会责怪任何认为我疯了的人，因为我所说的确实极为少见。我知道要让别人相信我和帮助我绝非易事，但是起码总会有人以防万一而报个警吧。然而，没人这么做。

他们给我做了核磁共振扫描，最终把我送到了普通病房。我浑身剧痛，不断地呻吟着，吗啡也无法减轻这种疼痛。护士进来说我要是再叫，他们就把我赶出医院。这真是有趣，他们要干嘛？把我的床扔到停车场，把我丢下？还是把我的床扔到汽车站，让我乘一辆公交车回家去？再说，我的家也没了。我忍不住发出呻吟，痛彻心扉，肝肠寸断。直到那时我才知道什么叫痛。

我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迷，清醒的时候，就盼着警察来听听我的故事。但没有人来，而且似乎我无法让别人相信我的故事。我知道医院里的医护人员一定对我很好奇。我可不像玫瑰那样闻起来香喷喷的，头发也油乎乎地黏在一起贴在头皮上。换句话说，我看起来就像一个流浪汉。也许正因如此，他们并没有把我的话当回事。许多流浪汉有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而我看起来正像是这样。

第二天，我姐姐米歇尔和弟弟艾利克斯来了。我永远都忘不了弟弟看到我时说的第一句话，他说：“天哪，你是从搅拌机里爬出来的吗？”

我根本不需要镜子，他们脸上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是的，我看起来一定无比凄惨。姐姐说我看起来像一只浣熊，还问我眼睛怎么搞成这样。我很高兴他们来了，让我不再孤单，但我仍然感到害怕，没有安全感，并且极度脆弱。绑匪本来是要我死的，但我却活下来了。那些恶棍一旦发现，我敢肯定他们一定会回来要我的命。姐姐跟吉恩·罗森谈了谈，他们告知医护人员不得向任何人泄露与我有关的信息。院方保证尊重我们的意愿，但是他们并未信守承诺。

起初几天，我只能忍受疼痛，什么都干不了。几天以后，我开始打电话注销信用卡。他们所享受的空前的疯狂购物热情震惊了我，他们花了16万多美元。我试着跟信用卡公司解释情况，但事实证明这非常难，从某种程度上说，简直是不可能的，没人相信我说的话。我打电话给熟食店经理弗雷迪，让他把店里的锁换了，以免他们把剩下的东西也卷走。我努力挽救着我所能挽救的一切，尽管已经所剩无几。我的指示弗雷迪还是可以执行的，他来到医院告诉我除了我的电脑，其他东西都在。至少他们没来得及把熟食店洗劫一空。

我打电话给银行，惊喜地发现我的一个账户里还有4万美元的余额，显然这笔钱还留在账户里是因为我的签名不过关。令我无法理解的是，银行既然能对一张4万美元的支票提出质疑，为何却轻易地兑现了一张50万美元的支票和一张70万美元的支票。我冻结了账户，没有解释原因，这个时候他们无论如何是不会相信我的。我知道如果绑架我的人还没有发现我活下来了，那么我现在冻结账户内剩余的资产

就会提醒他们我还活着。我查询了佣金和共同基金账户，但为时已晚，这些钱都被洗劫一空，甚至连我的个人退休账户也难逃一劫。

当别人发现你处于低谷、无比脆弱、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会想尽办法占你的便宜，这着实让我感到心寒。弗雷迪到医院里看望了我，但他并没有换掉熟食店的锁。他拿着熟食店的信用卡去买私人物品了，总共花了有一千美元。多好的一个人啊，真是谢谢你了。连他都堕落到如此境地，真是太让我震惊了，但转念一想，都到这份上了，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随着身体开始痊愈，我逐渐陷入一种恐慌，姐姐也是同样的心神不宁。她的直觉告诉她得尽快带我出院。我姐姐性格中的一个优点就是她行事绝不拖泥带水，思路很清晰。如果离开医院，我能去哪儿呢？我没有了家，亲人也不在身边，我的身体状况更不能去哥伦比亚。一个月之前我所拥有的一切，包括一份生计，现在都没了。除此之外，当时的情形也令她心里惴惴不安。她的直觉是对的，弟弟也是精神高度紧张，进病房的时候还带着一根“安全”手杖，也就是一根小型警棍。我们的性命其实朝不保夕，那帮暴徒随时都会端着枪破门而入一通扫射。

我们反复思量，考虑在我住院期间，雇一个贴身的私家侦探。我们给吉恩·罗森打电话，他推荐了一个叫做艾德·杜波依斯的人。我们给杜波依斯打了电话，不过对于他听了我的故事之后会作何反应依旧心里没底。然而，他来到医院，见了我之后，就相信了我。他告诉我们雇人24小时贴身保卫的价钱，这价格令人望而却步，我们立马就否定了这个想法。艾德建议我们出城，留在迈阿密很危险。在接下来经历的一连串考验中，艾德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们正在商讨其它办法的时候，米歇尔跟医护人员去拿我的衣服和个人物品。他们把我的靴子和一套撕烂了的内衣给了她，这就是我剩余的所有东西。如果穿这一身，我就得光着身体只穿一双靴子走出医院了。

姐姐决定带我乘飞机转往纽约她家附近的一家医院，那样她就能照看我。医生来给我做检查的时候，她把她的决定告诉了他。

医生表示反对，对她说我的身体情况哪儿都不适合去，他不会同意的，也不会签出院单的。姐姐这时尽显强人本色，直截了当地告诉医生她不在乎他怎么想，不管他愿不愿意，周五她就带我去纽约，并且还会让我一切准备就绪。医生肯定从没遇到过这么直白地跟他讲话的人，他转过身来，对我说，我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车祸，需要时间来慢慢恢复。我告诉他我没有经历什么车祸，那是一场蓄意的谋杀，还解释说我被绑架了，请他们报警。

姐姐和弟弟站在我身边，一起目睹医生面部表情的扭曲，他对刚刚听到话表现出震惊和难以置信。接下来发生的事将永远印刻在我脑海中，只能说那令人感到很不真实。他什么都没说，只是诡异地笑了一下，就离开了房间。我们姐弟三人明白自己已经身处孤立无援的困境之中，必须马上撤离。

第二天，姐姐安排了一家当地的空中救护公司将我送往纽约。早上八点，我们就将离开这个天堂和这里所有美好的回忆。

周五早晨，我盼望着离开这个在过去一个月给我带来如此多痛苦的地方。那天早上，我偶然听到两个医生在我的病房外谈话。在他们看来，整件事都非常奇怪。我来到医院时是个无名氏，也没有文件或是任何线索能表明我的身份。我不知道为什么既然他们已经发现事情不对劲了，就不能费心去报个警吗？

后来，医生进来拿走了交叉缠绕在我身体上的导管。对我来说这一切都似乎还在梦里，我很清楚，故事的第二章就要开始了。姐姐安排很周到，她找了一个护士陪着我们前往纽约。

我被抬到担架上，又被转移到一辆轮床上，最后被抬到了救护车上。到达机场时，我的轮床也上了飞机。我跟弟弟道了别，他不一同前往，而是回坦帕市 ² 的家。姐姐也登了机，飞机的门关上了。当飞机在跑道上滑行的时候，眼泪流出了我的眼眶。这既是悲伤的眼泪，也是喜悦的眼泪，既是因为上个月我所经历的磨难，也是因为我不仅活了下来，而且终于能前往一个更能给我安全感的地方，远远离开那些想要置我于死地人。

那天上午大概十点，卢戈、他的跟班、德尔加多以及另一个同伙

来到了医院。他们疯狂地打电话想找到我，第一个电话就打往太平间，意图非常明显，他们期望在那儿打听我的消息。但结果让他们感到震惊，我并不在那儿。这只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我活了下来。他们又给所有的地区医院都打了电话，最终在杰克逊纪念医院找到了我的踪迹，不知是谁大发慈悲，把我的房间号告诉了他们。还记得他们是怎么保证不会泄露任何消息的吗？

他们到医院来杀我，带了装有消声器的手枪，打算杀死任何跟我在一起的人和任何阻拦他们的人。他们的计划是用枕头闷死我，不留下任何闪失，走进我的房间后，没看到人，以为我去接受检查了。卢戈跟护士谎称是我的朋友，问我去哪儿了，护士告诉他我一早就走了。卢戈和他的同伙大惊失色，他们的猎物逃脱了。

¹ 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城市

² 佛罗里达半岛西安海港城市

第二十一章 漫漫归路

“替他人报仇是出于恻隐，替自己报仇是出于正义。”

——塞缪尔·约翰逊

飞机降落在纽约，一辆救护车正在那儿等着我们。冬日的冷风以往总会让我浑身不自在，但是现在感觉棒极了。急救人员将我从飞机上抬到救护车上，险些把我摔在地上。幸好我身上绑着安全带，否则真要亲吻大地。不过我并没有大惊小怪，而是欣然笑了笑。没有什么能够与自由相提并论，之前在我身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烟消云散，至少在那一瞬间是的。

我们来到史丹顿岛社区医院，这儿离我姐姐住的地方很近。尽管我知道卢戈和他的同伙一定在竭尽全力地搜寻我，但至少这会儿，我感觉自己可以享受片刻的宁静，好好休整一下。我觉得很有必要马上盘存我的剩余资产，如果还能剩下什么的话。在吉恩·罗森的大力帮助下，我所有的账户都被清查了一遍。的确没剩下多少，但无论还有什么，我必须要把它们保护起来，存放到某个安全的地方。我暂时还顾不上，但心里清楚得很，我必须要将那些罪犯绳之以法，不能再让他们逍遥法外。他们不必担心我会去报警，因为截至目前，依据我收集到的反馈进行推测，警察不太可能相信我的故事。经历过那一切之后，这样的现实让我极度受挫。我决定先把这件事放一放，集中精力养精蓄锐，不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需要，有了革命的本钱才能更好地应对摆在我面前的诸多挑战。

我姐姐不上班的时候一直陪在我身边，父母也来看过我，还给我带来剃须刀和刮胡膏，因此那是我五个星期以来第一次刮胡子。我几乎觉得一切都回归正常了，如果那有可能的话。我没告诉他们实情，只是说我出了车祸。我还没准备好向父母讲述我的遭遇，他们也理解不了。我认为最好等待时机成熟之时，换个环境告诉他们真相。不过，当我最终告诉他们时，他们确实没法理解。话说回来，我觉得自己也不是很明白。

在医院发生了一件事，确实让我有些心烦意乱。我姐姐来看望我

时，医生走进来问我情况怎么样。我问他所说的情况指什么，他说迈阿密的那家医院出了一份报告称我的艾滋病病毒检测呈阳性，并且说我是个沉迷于静脉注射的瘾君子。我和我姐姐告诉他这不可能，一定是搞错了。

这么说来，我还做过艾滋病病毒检测。我很震惊，思绪翻江倒海地涌上来，难道那些罪犯趁我神志不清时给我注射过什么？难道迈阿密那家医院给我输血时用的是感染了病毒的血源？我体内有毒品成分这点可以理解，因为我确定意外发生的当晚我被下药了。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医院没有人相信我说的故事，也不替我报警了，他们很有可能认为不报警是为我着想。我不得不伴随这个不确定因素生活将近五周的时间，直到化验结果出来。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让我无处喘息，更别提休养了。终于，结果出来了，是阴性，他们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我很好奇上天对我的考验到什么时候才结束，也好探探我的承受能力。结果不幸发现，考验远比我预想的要久。

纽约的医生多了一份好奇，质疑起我的伤处。医生告诉我姐姐他有些疑惑不解，因为他依据自己的经验和我所遭遇的车祸程度，判断伤处不像是车祸所致。他嗅出了一些不对劲，不停地追问姐姐问题。她劝他别管，就当什么都没发生。如果迈阿密的主治医生能像这位医生一样有点儿好奇心的话，也许他们就会报警了，那些歹徒也就能快些被逮捕了。

能够活着，并且重获自由给我带来的喜悦很快就消失了。我开始变得忧郁，因为我不仅没了家，没了所有的私人财物，连身份也没了。过去的我貌似在那场人造事故上演的夜晚就已经死了，现在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是另外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经历的一切，所有的所有一股脑地涌上来，不免悲从中来。我一直都是独自应对挑战，现在却不知道是否还愿意去面对摆在面前的困难。不论是情感上还是身体上，我都已精疲力竭，但却耽搁不起。歹徒们还没有被绳之以法，他们依然在寻找我，不达目的不罢休。

我现在只想冲个热水澡，泡上十个小时，把所有的烦恼都顺着下水道冲走。我已经五周没有享受过人类的衣食待遇了，热水澡无疑会

让我的身心大大恢复。能活下来，还能阻挠他们的邪恶阴谋，这也算是给我一点振奋。我被给予了第二次生命，但不能把它看作是理所当然。无论如何，我真的很想让这件事情赶快结束，可事实看上去并没有那么容易。

我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忍不住在想我出院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我已经回不到以前的生活了，或许重新开始是最好的选择，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事情的主次很明显，为了我自己，也为了他人的安全，我必须要把这些伤害过我的罪犯关进大牢。据他们在仓库里跟我说的，或许我不是第一个受害者，肯定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这个犯罪团伙在掠夺我的财产时这么容易就得手了，半点儿阻碍都没有，他们一定因此而受到了极大鼓舞。他们还跟我说，他们可以经营这个绑架和勒索事业，而不会受到惩罚，没人能够阻止他们，甚至没人关心这个，他们认为自己战无不胜。我知道我已经非常走运了，他们下一个目标或许就不会那么好运，因为无疑他们从我这次错误中汲取了教训，不太可能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

医院的营养师来病房看我，想知道为何我如此憔悴瘦削。如果她了解了我过去一个月的营养摄入，很有可能还会惊叹于我居然没瘦得只剩骨头。我时不时地会觉得沮丧，因为没有人相信，也没人理解我的遭遇。不过我必须要学会接受现实，不要再期盼有人能懂我经历的艰难与困苦，这是不可能的，言语无法描绘出它们的本来面目。

1994年12月24日，平安夜，医生来到病房跟我说，如果我可以拄着拐杖走路，就可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回家过。他给我做了六个小时的手术，拆掉了缝合我腹部的五十四针线脚。我以为所有的折磨都被远远抛在了迈阿密的那个仓库里，但我错了。手术的疼痛和折磨更难以忍受，医生还会不时拉扯接在我阴茎上的管子。我不禁怀疑，这些痛苦和折磨到底有没有个尽头，难道是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和苦痛签了一份终身会员制的合约吗？我已经十天没有下过床了，不确定自己还能不能走路。护工来带我去做物理治疗，第一次从床上下来又是一次极度痛苦的经历，我险些摔倒，不过护工扶住了我。我决定那天晚

上出院，任何事都休想拦住我。下定决心、咬紧牙关，我终于能拄着拐杖走上几步，达到了医生的要求，因此他同意放我出院。

出院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衣服，我被送到医院时基本上是光着的。姐姐倒是能借给我一些适合的衣服，但是没有鞋子。六点钟左右，轮椅被推了进来，载我到楼下等候的车上。

这是几乎六个星期以来我第一次来到户外，当然不包括我从迈阿密的医院来到纽约这短暂的旅程，我几乎没什么印象了。当医院门一打开，傍晚的凉风拂过我的脸颊，顿时我泪如雨下。我已经奢望了许久，还以为再也不可能感受到那珍贵的瞬间。那片刻让我顿时醒悟，一个人的自由是多么可贵，我重获了第二次生命又是多么幸运，这是上天给予的恩赐。我觉得自己又有了人样，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有了自由的思想、身体和灵魂。当我坐在车上，惊羨于华灯初上的都市夜景，感觉自己仿佛刚刚从一场噩梦中惊醒。在那短暂的车程中，我重新找回了那份坚毅，并跟自己保证，我会继续战斗，直到将罪犯绳之以法。

十五分钟后，我到了姐姐家，让姐夫帮我冲了个澡。那个澡一定冲了有两个小时，洗澡的感觉从没这么好过。洗完澡，我觉得自己又像个人了，同时感叹我们总是把生活中这些最简单的快乐和享受，看作是理所当然。

姐姐尽她所能地照顾我，每十五分钟喂我一次，可是我没什么胃口。她用轮椅把我推到外面去晒晒太阳，因为她说我的肤色蜡黄。最初的几个晚上很糟糕，我睡不踏实。入睡后，总是会梦到我被锁在仓库里，醒来时大汗淋漓，还在使劲拉自己的胳膊，试图挣脱锁链。

两天后，我的妻子和孩子们来了，我从不奢望还能再见到他们。我们的重聚充满了泪水与感动，孩子们还太小，意识不到都发生了什么。陆陆续续地，我给妻子讲述了在仓库里发生的事情。最让她震惊的，是德尔加多居然也参与了，换做是我，也会有同样的反应。

我们几乎立刻开始讨论接下来的打算，我不想再待在纽约，恐怕会连累我姐姐和她的家人。这些丧心病狂的变态还在招摇过市，我敢肯定他们正在地毯式搜寻我。我慢慢患上了妄想症，事实上还挺严重

的，很多次我都坐在窗边向外张望，看看有没有可疑的动静，或是有没有在房前停了很久的车子。

12月31日，我让吉恩打电话给戴德县警察局报案，收到的回复是我若想报警就必须去迈阿密。我跟吉恩说了两个不可行的理由：首先，我尚未能正常走路，不可能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长途跋涉。其次，那些罪犯还在逍遥法外，我不清楚他们中大部分人都长什么样子，我不想冒险自己送上门去或是被他们发现。我知道那可能性很小，因为迈阿密是个大城市，人口又多。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不想命悬一线。同时我还需要良好的心理准备，但我没准备好。所以我们放弃了这个想法，等待一个更好的方案，也等我恢复到更好的状态。

吉恩在其他方面也帮了我很大的忙，我们需要解决信用卡和熟食店的烂摊子，我妻子的轿车也一直没找到。吉恩给我出了不少主意，我和妻子还有姐姐一起商量对策。其中就包括跟歹徒协商，把钱退回来，我觉得这个想法风险太大。我不想再和这些人有任何联系，而且这样做有可能会事与愿违，让更多的人置身于危险中。

直到元旦过去，我还没有具体的行动计划。不过我们倒是决定了，等我的身体状况恢复到可以长途旅行，我们就马上离开这个国家，远离所有可能的危险，去哥伦比亚疗养。

最后，我终于有了一个决定，貌似也是我将这些歹徒绳之以法所采取的唯一行动。这些年来，许多人都批评我，质疑我的决定。然而局外人总是比较容易从另外的角度得出不一样的定论，若是回过头再来看这件事，我也会有不同的角度。但在那个紧要关头，我没有充裕的时间去做周全的考虑，只是做了我当时认为最好的和最安全的选择。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说服警方相信我这件事很困难。旁人依旧对我的决定指手画脚，基于错误和不完整的信息，局外人是很容易去评判和发表意见的，但对于我这个亲历者来说则是另一回事。

我决定通过一个独立的第三方试着和那帮绑匪进行谈判，为什么？首先，除了我的亲人之外，任何听到我的遭遇的人都会嘲笑我被绑架的说法，他们相信这是我靠想象主观臆造出来的，至于原因就不

得而知了。其次，我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我故事的真实性。我不能说服警察或者其他任何人去我的房子查看，证实他们就住在那儿，也不能让他们到这个团伙的窝点去搜查属于我的东西。在仓库的那些日子让我了解到他们并没有多聪明，因此我知道，他们极有可能会愚蠢到同意与我们进行谈判的份儿上，在这个过程中，还会供认他们的罪行。再不济，我们至少也可以获得一些对他们不利的证据，说服警方展开调查。

此外，我还觉得如果把我的故事公之于众，或许他们就不会那么急于找到我，也不会急于寻找下一个受害者再次作案。他们要是知道有人正在调查我的事，肯定会浑身不自在。我要去报警，这毋庸置疑。一切只是时机的问题，等我有了足够的证据，真相自然水落石出。最起码也要让他们处于被动，给他们个措手不及。我压根儿也没指望过那些歹徒会归还我的财产，那也不是我的最终目的。

吉恩给我推荐了一个在绑架案谈判方面非常有名的组织，我给那边打电话时，他们表示处理不了我这样的案子，建议我直接打给联邦调查局。他们大概是在嘲笑我，我真懊恼向他们求助。然后我打给了艾德·杜波依斯，他曾经去医院看过我。我把自己的想法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问他是否愿意帮我。他说愿意，让我发给他一份书面文件，包括相关人员的姓名，还有所有其他的有关信息。我照他说的做了，我们的工作关系就是从1995年1月开始的。

艾德需要的那些信息，我大部分早就写好了。吉恩曾经建议我把仓库里发生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备用，他还认为写出来能帮助我释放，有助于我的身心恢复。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在1995年1月的第一个礼拜就写了将近两百页，大部分内容就是这本书的雏形。当我想起新的内容时便不断地补充，让所有的事件清晰起来。

与此同时，我的行动愈加灵活，疼痛也有所减退。我手上没有任何资料能够证明我的身份，因为歹徒拿走了我的钱包和家里所有的文件。我脑子一热，决定前往坦帕找我弟弟去办理一个驾照副本。一月份第三个礼拜的某一天，我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上了飞往佛罗里达的班机。我此行的目的还有一个，就是让我弟弟相信事情的严重性，让

他保持低调，并且最大程度做好防范，因为他最有可能成为歹徒为了找到我而搜寻的目标。事实证明我是对的，一段时间过后，我了解到我的疑心没有白费，卢戈和他的同伙们驱车到坦帕找我弟弟。我们很幸运，他们没有找到他。

我上午到达坦帕，弟弟来机场接我。他带我去驾照管理处补办驾照，然后又把我送回机场。我们连午饭都没吃，我在坦帕的时间总共不超过两小时。我莫名地感激这个证件再次给予了我身份，这想法挺傻的，但是特殊时期也别无他法。我再次嘱咐弟弟留意周围任何举止异常或是尾随其后的人。

我回来之后，姐姐和妻子坚持要在我外出办事的时候把我带在身边。她们想让我呼吸新鲜的空气，重新开始一段所谓的正常生活。提到这一点，我已经很久轻易不敢冒险出去。我同意了，但外出的时候，妄想症总是驱使我四处查看歹徒的迹象，总觉得他们有可能在某个角落里等着我。慢慢地，我变成了一个被囚禁在姐姐家的囚犯，也逐渐意识到自己需要从那些桎梏我的想法中解放出来。

与此同时，艾德·杜波依斯也在不辞辛劳地进行他的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一位名叫约翰·梅塞的注册会计师已经对所有的文件进行了公证，而这个梅塞先生，艾德已经认识他25年了。梅塞之前是个健身爱好者，阳光健身房就是他的，那个健身房里尽是对类固醇狂热喜爱的健身者，从他那里应该可以找到能够提供更多线索或者直接联系上那帮犯罪分子的人。

事态变得更加复杂神秘起来，我记得德尔加多最初和卢戈勾搭上就是在阳光健身房，一些事情开始在我脑海里拼凑。

一开始，梅塞否认他认识德尔加多和卢戈，还称他对艾德所说的一无所知。碰巧我记得德尔加多的手机号码，艾德通过这个号码找到了德尔加多本人，跟他说他们需要聚到一起把事情解决掉。德尔加多精明得很，他告诉艾德，他要先和卢戈联系，然后再给他回话，结果就杳无音信了。

猫捉老鼠的游戏开始了。德尔加多试图躲避艾德，艾德想方设法堵住德尔加多。艾德屡次造访德尔加多的住所，但是他不肯出面接待

他。或许德尔加多天真地以为，如果他无视艾德，麻烦就会不了了之，简直大错特错。艾德只好决定转而给梅塞施压，让他传话给其他人，希望能安排一次见面。

吉恩在忙着协商卖掉熟食店的事宜，并且准备着产权转让诉讼，让我重新获得房屋的所有权。他还专门雇了一个人前往我家把我妻子的汽车开回来，后来那个人告诉吉恩，他一到房子那儿就遇到了几个人声称他们住在那儿。他们还告诉他，汽车原来在那儿，现在没了，不知道去哪儿了。车就在他们眼前神奇地消失了，那是他们的故事版本。雇来的人还提到说，那几个人看起来很危险，不宜久留，他很快就离开了。

尽管我早就开始怀疑那些人住进了我的房子，但这个确凿的消息对我的打击仍然是毁灭性的。我妻子感到非常不安，她想象着那些歹徒睡在我们的床上，把我们孩子的东西都摆弄一遍。我主张不要去想那些事，那样只会让我们丧失判断力，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用清晰的头脑采取迅速且果断的行动。我们正在从各个方面给他们施压，这点还是让我很欣慰的。同时，我也保持着警惕，因为当你把一只疯狗逼进死角时，它的本能是歇斯底里地往外冲，而这些家伙还不如疯狗。

事情逐渐紧迫起来，我也担心姐姐一家的安危。我通过邮件申请了一本新护照，等护照一下来，就打算离开这个国家一段时间，我在这儿也帮不上什么忙。

因为所有这些事都发生在9·11事件的六年前，那个时候获得一个新的身份证明比起现在，也就是我码完这些字的2012年，要容易得多。

我在夜里还是会做噩梦，经常满头大汗地醒来，晃动着左胳膊，试图挣脱把我锁在围栏上的铁链。有时在梦里，我再次经历着严刑拷打。睡眠不但没有成为带给我安宁的避难所，反而成了我再次经历折磨的地狱。

1995年2月10日，就在新护照寄到之后的两三天，我们离开了这个国家，前往哥伦比亚，与我妻子的家人团聚。我发现这很讽刺，大概五年前，我因为一桩绑架案逃离了那个国家，时至今日，却又因为

另一桩绑架案逃回那里。我能做的所剩无几，大部分事情都由艾德和吉恩负责着。我希望待在一个远离是非的地方，好让我的身心恢复得快些，也想让我的弟弟、姐姐和父母远离伤害。我不是因败而退，而是在收拳，准备给他们重重一击，而反击才刚刚开始。

第二十二章 在哥伦比亚避难

“爱与祥和是自愈良方。”

——佚名

我到达哥伦比亚时，有一种强烈的解脱感。虽然身在一个充满战乱和动荡的国家，我却感到安全，因为我远离了那些曾企图杀掉我、现在也仍然在追杀我的人。哥伦比亚的生活很平静，我深居简出，几乎从不走出自己家门。我把外面的世界完全屏蔽了，几乎不怎么跟人说话，尤其是从不谈起以前的经历。我在这段时间里反省和评估了自己的人生，思考是什么导致我遇到了那些事情，为何我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我不需要别人的同情，因为我知道大部分人都无法理解我所经历的磨难。语言显得太浅薄了，永远都无法描述出我当时的感受，所以我沉默不语。

大多数时候，我坐在窗户旁，陶醉在大自然的美景中。我不想去探究生命中可能还会发生什么事，也不想去着手处理，一切都可以缓一缓。我知道无论前方是什么，时候一到，自会揭晓，我不必费力去改变命运的走向。坐在窗户旁时，我身边总是放着一部电话，总是不安地等待吉恩或艾德打来。我知道他们正努力尽一切可能帮我让生活回到正轨，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我信任他们，也知道他们很可靠，但我对他们的工作帮不上什么忙。

与此同时，姐姐也在遭受着癌症的折磨。我每天都跟她聊天，希望及时了解她的病况以及医师的诊断。对我来说，这比我自己所经历苦难的更为重要，我不能沉浸在自怨自艾中，而是应该尽可能地去给予姐姐慰藉。我喜欢白天清醒的时候，害怕夜晚和睡眠的到来。最初几个月里，我总是做噩梦，梦见自己还待在仓库里。噩梦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了，但最开始的时候，它成了另一个我需要与之搏斗的恶魔。

时间慢慢流逝，我身体上的伤病渐渐痊愈。伤疤逐渐消失了，不过还能看出来，提醒着我过去所遭受的折磨。虽然肉体上的伤疤消失了，内心看不见的伤疤却会一辈子跟着你。我在哥伦比亚时，决定让

内心的伤疤愈合消失，一切向前看。在这段日子里，我花了大量时间跟孩子们在一起。他们从学校回到家时，我要么跟儿子一起玩电脑游戏，要么就发明一些新游戏。晚上也跟他们在一起，辅导他们写作业。我不仅跟孩子们一起度过了愉快的时光，同时也将自己的苦难忘却脑后。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虽然周围还是有动乱，但我在这疯狂的世界中找到了庇护所。我感到很幸运，因为我不仅活了下来，而且还能享受这些美好的时光。

不幸的是，我当时依旧身处飓风之眼，麻烦很快就会卷土重来。

第二十三章 谈判

“永远不要因为害怕而去谈判，但永远不要害怕去谈判。”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

我在哥伦比亚养伤的同时，艾德为了安排一次与卢戈和德尔加多的会面，一直在给梅塞施加压力。吉恩则在跟斯乐斯基区域开发商协商熟食店的售价，争取能达到我所投资的三分之一。对我来说，能拿到钱就是幸事，这样就能缓解我的房租和其他开销的压力。考虑重新开张熟食店，是不可能的事，在这种窘境下，将熟食店卖掉是最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在哥伦比亚，我几乎每天都跟吉恩和艾德通话，听他们告诉我最新的进展。我坐在电话机旁，等待事情渐渐有眉目。

这家“犯罪公司”令我感到惊讶，虽然他们知道我还活着，但依然自信地以为他们可以逍遥法外。我几乎把所有的信用卡都注销了，只留了两张以防万一，并把这两张信用卡账单的邮寄地址改到了吉恩的办公室。绑匪很快就给信用卡公司打电话，把地址改成他们的，这也给了我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他们的犯罪行为。但是他们觉得我并不能构成威胁，或者就算觉得也过于自信，不放在心上。最终，我不得不注销所有信用卡，因为我要是再更改地址，他们可能又会把地址改回去。

艾德还去了我家几次，他告诉我家具都在，但没看见人。他跟几个邻居聊了聊天，邻居们证实，确实曾经有人在那里住过。从邻居们提供的描述来判断，好像是卢戈和德尔加多经常去。他们跟邻居说他们买下了这栋房子，以便可以举行公司聚会。听起来这房子要作为他们犯罪集团的窝点，囚禁新的受害人。邻居们所描述的绑匪友好而礼貌，要是他们知道了这些邻居的真实身份，该作何感想？

我开始收到信用卡对账单，发现绑匪在疯狂购物。凡是能想得到的东西，他们都买了，且不是买一两件，而是同一样东西买很多。他们买了电子产品、大人衣服、小孩衣服（给德尔加多的女儿）、厨

具、录影带、音乐专辑、瓷器、个性化的文具、成千上万的安全套和色情电影。有些东西是从我妻子在家时收到的广告清单上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邮购商品，所以他们不怕被抓住。估计我将获得一个新的名声，那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色情电影和安全套消费者，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以我的名义来买的，不知道信用卡公司和那些卖家会作何感想。正如我所说，这些罪犯在很多方面都极为癫狂，这种购物方式只是其中一个表现。

二月的第一个星期，艾德安排了一次他与梅塞的见面，地点在迈阿密海岸附近梅塞的办公室里。艾德带着转账单和我亲手写下的受害经历，其中包括对卢戈是罪犯的指认以及我被囚禁和折磨的描述。

梅塞热情地迎接了艾德，并带他走进办公室，指着他那杂乱的办公桌前的一张椅子，让艾德坐下，办公桌上的文件堆得高高的。艾德见到梅塞，才发现他们二人已经很久没见了。梅塞曾经做过长时间的举重运动员和健美运动员，艾德注意到他曾经的肌肉现在已经没有了，以前他那令人印象深刻的健美体形已经被令人不忍卒视的腰间赘肉所取代。显然，他虽然开了一家阳光健身房，但自己却不是常客。这段时间以来，他只是推动健身展示活动，而本人却没有身体力行。

艾德一开口就急切地对梅塞说：“约翰，我有点东西希望你能看看，因为这既关系到你也关系到我的客户，马克·席勒。”艾德把我的故事的前几页递给了梅塞，而没有把表明卢戈身份的后几页给他。

梅塞边看边说：“你这个客户的名字听起来不熟啊。”看完以后，他说：“看来这个人经历了一段相当痛苦的日子。”

艾德收回了我的手稿，说：“是的，的确如此。你认识丹·卢戈和乔治·德尔加多吗？”

在回答之前，梅塞的眼神游离了几秒钟，他说：“我是在我的健身房里认识卢戈的，他在那儿工作，我也帮他和德尔加多处理过税务方面的事，但是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吗？”

艾德推开梅塞桌上的文件，又递给他两份文件，说：“这上面有你的名字和公证人印章，我想知道你对这些了解多少。”

梅塞惊讶地说：“我的名字？”

“是的，你的名字，”艾德指了指梅塞手中的文件末尾，“而且有你妻子作为证人的签名。”

梅塞把文件浏览了一遍，还给艾德，说：“艾德，我每天处理的都是这样的事情，记不住所有的细节，但我想起卢戈来的时候还带着一个拉丁裔男人，”梅塞冲着文件点点头，“这就是我所能想到的。”

艾德靠在桌子上，指着我的房子的产权转让合同上写的11月23号，说：“这是11月23号授权的。”

梅塞点头表示认同。

“问题就在这儿，约翰，席勒的妻子五天前已经出国了。”他给梅塞出示我妻子的护照，上面盖章的日期是11月18日，那表示她出国的时间。艾德又指着定于第二年一月末的返程日期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梅塞困惑地摇摇头。

“我想跟卢戈谈谈，你能帮我安排一下吗？”

“当然可以，我会认真处理这件事的，详细的安排我打电话告诉你。”

“尽快，好吗？”

“当然。”梅塞自信地回答：“碰见丹的时候我会问清楚他的。”

艾德试着联系德尔加多，甚至去他家找他，但每次这位私家侦探想要接触他，德尔加多都躲开了。艾德知道，大多数情况下，他站在德尔加多门前，敲了好几分钟门的时候，德尔加多就藏在屋子里。这让艾德明白，德尔加多有所隐瞒，而且他是一个敢做不敢当的懦夫。

见面之后过了几天，艾德收到梅塞的消息，同意2月13号周一跟卢戈和德尔加多在梅塞位于迈阿密海岸的办公室见面。见面的那天早上，艾德见了他的律师，也是最好的朋友艾德·奥唐奈，把案件的情况告诉了奥唐奈，并告诉了他待会儿要见的是什么人。考虑到我跟他讲的卢戈和那帮匪徒的情况，私人侦探决定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他还邀

请了另一位朋友来帮忙，这位朋友将陪他一同前往，名叫艾德·赛博特。赛博特曾长期在华盛顿特区的执法机关担任凶杀案警察，功勋卓著。在安保领域，他曾担任美国烟酒枪械管理局的探员，他还在中美洲为各种客户做过弹道武器指导。艾德知道他是一个如果别人有需要，就会鼎力相助的人。为了双重保险，艾德在办公室门外和街对面安排了两个人，作为后备增援。

在艾德和赛博特开车去会面的路上，赛博特重新浏览了各种文件，大概了解此次会面的目的以及他将要对付的人的背景。读完文件之后，赛博特说：“你看，没人提过要求赎金的事。”

艾德点点头。

“这说明他们压根没打算让这个人活下来，他被绑架的那一刻，就死定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艾德同意道，“这帮人的确十恶不赦。”

“而且非常危险。”赛博特补充道，他为提前藏了两只手枪的决定而庆幸，一把枪藏在他的背包里，一把枪藏在他的脚踝处。

梅塞在接待室会见了艾德和赛博特，并问他们要不要喝咖啡或是水，但都被谢绝了。梅塞让他们先坐，说卢戈和德尔加多会晚几分钟到。梅塞转身要离开时，艾德叫住了他，把我的照片递给他，问道：“你是为这个人的文件做公证的吗？”

梅塞仔细地看了一会儿照片，然后摇了摇头，他笑着把照片还给艾德，说：“我不确定，所有的拉丁人在我看来长得都一样。”

两小时之后，梅塞又来到接待室。“过来吧。”他带领私家侦探通过走廊的时候，告诉他们卢戈来不了了，但是德尔加多会告诉他们想要的一切信息。这是典型的卢戈风格，他想让德尔加多背黑锅，真是个好朋友。

进了办公室，艾德惊讶地看到一个人穿着朴素，坐在一个小小的暗灰色钢质桌子后。他瘦骨嶙峋，面容阴郁，不愿与人发生目光接触，在椅子上不停变换坐姿，显得温驯懦弱，局促不安。艾德本来准备好要见一个威武强壮，甚至令人生畏的人，结果却看到了一个毫不

引人注意的人。梅塞让艾德和赛博特坐在桌前的两张木椅子上，相互做完介绍，就出去了。

艾德开口说明来意：“我代表马克·席勒。我想关于他被绑架和财产被盗的事情，你了解一些情况，这些都记录在案。”说着，他用下巴示意了一下放在腿上的文件夹。

“我能看看你都掌握了什么信息吗？”德尔加多问，艾德将我的手稿、房产证和我妻子人寿保险的受益人变更表交给德尔加多。德尔加多读了读我关于被绑经历的概述，其他文件只非常简单地瞟了几眼，他把东西都还给艾德，直截了当地说：“这是生意上的事。”就这样将这件事一带而过。

艾德盯着德尔加多说：“是吗？仅仅是生意吗？”他坐到椅子前半部，庞大的身躯靠近桌子，他说：“你就是这么做生意的吗？绑架别人？折磨别人？偷走他们的财产，然后谋杀他们？你不觉得这么做有什么问题吗？”

德尔加多紧张地眨眨眼，清清嗓子说：“对此我无可奉告。”他原本想要义正词严，结果却毫无底气。

艾德从椅子上站起来，撑在桌子上，靠近德尔加多的脸，说：“我已经把整件事都搞明白了，乔治。”

德尔加多稍微往后靠了靠，又努力装出自信的样子，说：“你知道些什么？”

“如果你按原来计划的杀了马克·席勒，那这将是一场完美的谋杀。你能得到他所有的现金和财产，得到他的房子和车，还能拿到两百万美元的奖赏。你精心地设计了一切，所有的电话都是从他家打到仓库里的。你设计了一出戏，在戏里，他正经历中年危机，变得疯狂，恋上了一个年轻的女孩，生意濒于破产，企图和恋人远走高飞。如果他死了，你就成功了。傻瓜，偏偏他活下来了，而你和你的同伙却留下了一连串的书面记录成为线索，我就是顺着这些线索找上了你，我要把你投进监狱。”

谈话进行到这时，梅塞走了进来，德尔加多很庆幸他打断了谈

话，并提议所有人明早再见面。梅塞提供了他在迈阿密湖的另一间办公室，那个地方更适合卢戈和德尔加多，大家都没说出口，但潜台词是约定了卢戈将参加第二次会面。所有人决定第二天上午9点在那里见面。

艾德和赛博特9点就到了办公楼的大厅，研究起了楼层索引。艾德注意到有宙马公司，德尔加多和我曾在该公司是同事，楼层跟梅塞的办公室楼层一样。他们走进梅塞的公司，遇到一个接待员，接待员看到他们很惊讶。她解释说今天没有预约，老板应该再晚点儿才来。艾德和赛博特按捺住内心的愠怒，告诉这位年轻的女士他们可以等。

两个小时以后，梅塞走了进来，当他看到艾德和赛博特时，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艾德脸上的表情很不高兴，他指着手表说：“看，约翰，是你建议在这儿会面的，我们都说好了今早9点见面。我们已经等了两个小时了，现在，卢戈和德尔加多到底在哪儿？”

梅塞说：“我给他们打电话。”艾德注意到他满头大汗。“给我几分钟。”他边说边匆匆忙忙地走到办公室后面。

他回来后，向艾德和赛博特保证那两个人已经在路上了。“这是我为那些人做的工作的情况。”梅塞说，并递给艾德一个文件夹。“请随意阅读，可以做笔记，如果你们需要，我也可以为你们复印。”之后梅塞带他们走进一个小办公室，再次保证卢戈和德尔加多已经在路上了。

艾德清理了桌子上开会过后留下的杂乱物品，还有一个积满了烟头的烟灰缸和两个散发出甜酒味道的香槟酒杯。

像任何一位经验丰富的侦探一样，赛博特开始清点垃圾桶里的东西，粉碎过的文件堆到了垃圾桶边缘，对堆在桌子上的文件也逐一进行了搜寻。他突然有重大发现，不禁惊呼道：“上帝啊！艾德。”他将文件放到艾德面前，然后起身锁上了办公室的门。

放在艾德面前的是一大堆珍贵的证据，包括银行对账单、存款单、支付给洗钱的注册会计师梅塞的薪水单。根据日期和支票序号排

序，艾德和赛博特从我的账户追查到了阳光健身咨询中心和阳光健身房的账户。艾德又从废纸篓里找到另一把碎片，发现了阳光健身咨询中心和阳光健身房账户寄给莉莲·托雷斯和乔马公司的注销支票。

赛博特朝烟灰缸和酒杯打了个手势，说：“有人曾企图清理一切将他们与这个案件联系起来的证据。”他又研究了一下从垃圾里取出来的文件，说：“真是白痴，他们正好把东西留下来等人拿走。”

“他们一定以为清洁工把这些都清理走了。”艾德说，他又走回废纸篓处，说：“感谢上帝，他们犯了这个愚蠢的错误，否则我们就没法抓住这些坏人了。”

艾德和塞尔伯特互相对视一眼，然后什么都没说，将碎纸片塞进了他们的口袋和公文包里。将能帮他们立案的东西都装好后，赛博特打开了办公室的门锁。

不一会儿，梅塞走进小办公室，说德尔加多到了，但卢戈没来，一点也不意外。他带领艾德和赛博特来到他的办公室，德尔加多正斜靠在书柜上，企图摆出一副随意甚至是轻蔑的姿势。但完全不起作用，显然，他没有坐下来是因为太紧张了。事实也正是如此，他不停地换腿，一会儿抱着胳膊，一会儿又放下，艾德和赛博特坐在椅子上，面前是一张巨大的木质桌子，梅塞则坐在了桌子上。

艾德没有浪费任何时间，他数着手指列出一份控告清单，当德尔加多阻止他的时候，他已经从绑架和折磨列举到了敲诈勒索。

德尔加多宣称：“我们不谈这个了。”

艾德瞟了梅塞一眼，他一直一言不发，说：“那我们还在这儿干嘛？”

“我们还钱。”

艾德抓住这一点，迅速地意识到对方的提议简直相当于认罪，这实在是太好了，他问：“还多少？”

“所有的，126万。但我们需要你和席勒签一份合同，同意这与一桩办砸了的生意有关，无论是你还是你的客户都不能再跟任何人谈论

这件事，也不许报警。”

艾德从桌上抓起一支笔和一张白纸，就地写了一份协议。他想尽快抓住这些人，他知道无论他和我签署什么协议，在法庭上都是没有效力的。这份协议是这样的：

“乔治·德尔加多同意付给马克·席勒总计126万美元，作为一桩失败生意的返还款项。此外，席勒同意声明之前向其律师和调查人员描述的于1994年11月15日至1994年12月15日之间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虽然对于这两位侦探和我来说，这次会面的结局算是不错，但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赛博特还是对事态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你要知道，如果这帮匪徒侥幸逃脱这一次，就会杀了所有介入此事的人。”

“他们逃不了的。”艾德说：“不管他们签了什么狗屁协议，我们都会对他们穷追不舍的。”

艾德联系了我 and 吉恩，将德尔加多的提议告诉了我们，并提醒我们，即便达成协议，目标依旧不变，就是得将这些坏人永远清除。虽然拿回我的钱的希望实现起来非常渺茫，但最后能达成像德尔加多提出的这种协议对我们还是有利的，这份协议相当于认罪书，说明绑架和折磨的确发生过。在目前还未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把这些递交给警察算是比较有可信度的。

就在艾德与德尔加多会面的那天，一个罪犯还用了一张我已更改地址的信用卡去购物。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与艾德见面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他们似乎并没有把达成协议当回事。在我看来，与艾德见面的德尔加多对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决定权，他的作用就是接受卢戈的命令，并为卢戈所用。

艾德跟德尔加多见面之后，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告密者，我至今仍不知道这个人的身份。他说想跟艾德见一面，于是他们在迈阿密湖边的小餐馆见了面，这个人说，绑匪们是希望事情能够得到解决的。至于他是代表其他匪徒，还是为了谋求自保，他都没有说明。会面很短，事情也说得明白。这个人把他的传呼机号码给了

艾德，并向艾德保证，只要艾德需要他，他就会给艾德回电话。这个人是谁，他的动机是什么，始终是一个谜团。

在起草协议之前，我咨询了吉恩，他告诉我这个协议没有效力，因为对方已经承认了犯罪行为。我需要一份文件或者是供词，好去报警。我真的相信卢戈和他的同伙会把钱还回来吗？我才不相信。卢戈的贪婪在仓库里已经尽显无疑，我知道他压根儿就不可能还钱的。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们会签协议，但不会给我钱，不过这也没关系，因为我感兴趣的是他们在协议上的签名。另一种可能是这只是为了掩饰他们正在计划的其他事情，他们根本就没有签字的打算。

艾德也就最近的进展情况咨询了他的律师艾德·奥唐纳。对于德尔加多和他的同伙提出一份不但没有效力而且实际上还证明了他们罪行的协议，奥唐纳感到很震惊。他说：“太蠢了，没有律师会接手他们这个案子的。”

但是德尔加多和卢戈通过一个股票经纪人找到了一位律师，他们将用偷来的钱与这个股票经纪人一起投资。律师乔尔·格林伯格刚入行一年，显然他很急于接手这个案子。卢戈提出用意大利里拉取代美元作为货币单位，这样他们就能将120万美元锐减为1200美元。绑匪们都认为此举尽显智慧，但格林伯格拒绝采用这种方法。卢戈和他的同伙提出了一些修订，其中一条写道：“马克·席勒同意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其家人都永远不威胁或企图敲诈勒索乔治·德尔加多、丹尼·卢戈和约翰·梅塞。”这些辞藻中透露出浓厚的讽刺气息，我同意了这些修订，接下来几周内他们陆续提出的修改意见，我也都同意了。

二月底，艾德给梅塞发了一份传真，提示他赔款方面没有任何进展。他谴责梅塞将所有的时间都用于销毁定罪证据，并要求第二天，也就是2月23日下午12点半之前问题要得到解决，否则他将向州和联邦检察院提起刑事和民事诉讼。梅塞迅速地回复了艾德，表示拒绝接受任何指责，并保证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任何争端。艾德受够了，他通过乔尔·格林伯格给卢戈、德尔加多和梅塞提出了一长串的要求：

我们已经真诚地与你们进行了谈判，要求归还不属于你们的财产，但你们拖延推辞，并在谈判期间继续从事犯罪活动。这样看来，

你们无意解决问题，宁愿面对执法部门调查。

我们不会再坐视不理，也不会再与持续挑衅的人进行谈判。以下是解决此事的条件，不容协商：

归还所有从席勒先生处拿走的钱。

归还所有从席勒先生处拿走的个人文件。

赔偿从他家偷走的车辆。

归还所有盗用他和他妻子信用卡所消费的款项。

赔偿席勒先生家中所有被偷盗和损坏的物品。

这些条款不容协商，不再签署任何文件，不再进行任何谈判。除非这些款项于1995年3月24日周五上午11：59之前归还，否则我们将向州法院和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寻求法律赋予的赔偿、刑事和民事权利。

是尽快还钱还是进监狱，由你们自行决定，这是我们的最后通牒。如果在这个日期和时间之前得不到你们的回复，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法庭见。

二月到三月，除了处理这些夹缠不清的事情，吉恩还为转让房子的产权做了周到的安排。开庭当日，当事人都在法庭上提出动议，但毫无争议，房子的所有权判给了我。几天以后，艾德和我的房地产经纪人凯西·利尔去房子里清点登记家具。他们进去时，看到房子已经成了一个空壳，他们从一间空房间走到另一件空房间，脚步在瓷砖地板上发出了回音。房子被洗劫一空，所有的家具、家庭照片和文件、我和妻子孩子的衣服、孩子们的玩具、一个可容纳十人的按摩浴缸都不见了。六个吊扇被从底座上拽了下来，甚至连装饰灯的开关罩都被拿走了。我不必再为房子里的东西操心了，因为房子里已经空无一物。我奇怪他们怎么没把墙也带走，只有墙是唯一留下来的东西。艾德倒是看到一张纸随着没有关的空调吹出来的风在地上盘旋，纸上写着帕尔梅托和迈阿密·杰克逊医院的电话号码。他给我看的时候，我立马就认出了那是德尔加多的笔迹。这证明姐姐和弟弟将我从医院带走的决定是明智的，多亏如此，我们才保住性命。绑匪们不介意留下犯罪铁

证，可能他们认为自己所向无敌。

艾德与那个告密者保持着联系，对方一再保证他们愿意解决问题。但从他们的行事上来看，似乎并非如此。这更像是拖延时间的把戏，而这个告密者，无论他是谁，都是参与者之一。

我坐立不安，开始催促艾德，我认为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应该去报警了。但艾德希望确保我们没有遗漏任何证据，报案时一切都无懈可击。

我开始觉得谈判只会分散我的注意力，而与此同时，绑匪们可能正计划潜逃出国或进行其他邪恶的计划。我认为他们其实已经这么做了，但他们应该没那么聪明，不是吗？无论如何，艾德最终让他们的律师起草了另一份协议。我像上次一样，很快就签好了协议还给艾德，我告诉他我厌倦了这些游戏，我们被他们耍了。艾德很快就把协议还给了绑匪的律师，按说他应该让他们签字，但他们压根没签，这倒不足为奇。

3月24日，奥唐纳收到了格林伯格的回复，是给艾德的，正是上个月不予协商的条件的清单，这一天是当时规定的最后期限。格林伯格不但没有把重点放在私人侦探提出的协议内容上，反而攻击和指责艾德威胁他的客户，说他在敲诈勒索。这位年轻的律师声称艾德的行为超越了一名私家侦探的权限，他要求艾德立即停手，不再介入此事。此外，格林伯格还说，他的客户要求给最初的协议增加一些改动，他很快就提出改动要求。

艾德立即生气地给出回应：

亲爱的格林伯格先生：

这些拖延战术的目的终于水落石出了：你的客户需要时间继续从事针对席勒先生的犯罪活动，并且继续盗用其信用卡进行消费，金额正在不断累积。

最近我们到席勒先生家进行检查，发现房子已经被清空了。他1993年的宝马525旅行车已经被偷走，价值共计超过7.5万美元的家具也被偷走了，其中包括价值超过1.5万美元的东方风情地毯，价值1.1

万美元的立体声音响和电视、价值4000美元的电脑和打印机，以及价值10000美元的按摩浴缸。为了把按摩浴缸从泳池中取出来，他们还弄坏了屏幕的一部分，扯坏了泳池屏幕系统的铝制支架。

艾德在信中再次表态，除非对方满足我的要求，否则他将向执法部门提出对格林伯格客户的控诉，那将是“由反诈骗腐败组织集团犯罪法所管辖的诉讼，卷帙浩繁，需要友好出租卡车公司 [1](#) 的卡车才能拉得完”。

那个告密者神秘地消失了，就像他曾经神秘地出现一样。艾德再打他的传呼机时，都收不到任何回电了。德尔加多和卢戈派来的这位身份不明的告密者，像幽灵一样消失在了空气中。

时间到了四月的第一周，我们的耐心已经用完了。我再次告诉艾德我们被像傻子一样地耍了，他们压根没有签字的打算。他们只是在拖延时间。我能想到的他们之所以拖延下去的原因之一是他们花掉的钱太多，没法还了。他们花大把的钱去买一大堆没用的东西，已经说明了问题。我猜他们也许正计划着下一次犯罪活动，寻找着下一个受害者，他们将下一个人抢劫一空，才能如数还上我的钱。不过这都是推测，也许卢戈和他的同伙根本就不想还钱，因为用他那种扭曲的世界观来看，现在那些钱就是他的。

这个案子也影响到了艾德的私人生活。他的妻子和孩子说，他去工作的时候，他们连续好几天都看到有人在他家附近停车，那些人好像在密切地监视着房子里进出的家人和来往的客人。艾德还接到了电话公司一个联系人的电话，告诉他有人试图拿到他的电话记录，了解他打给南美的电话的相关信息。

他还发现卢戈和他的爪牙花了超过12000美元从间谍商店购买精密的监视设备，包括远程窃听电话的技术。此时，他不得不慎重考虑家人的安全，非常心烦意乱地给我打电话，说他为家人和他自己的安全感到担心，我没有理由去责怪他。

我告诉艾德我决定再给他们一点时间，如果还拿不到令人满意的签了字的协议，那么我就去报警。无论能不能拿到签了字的协议，我都别无选择，报警是唯一的出路。我不想永远躲躲藏藏地生活，总是

要看背后有没有人跟着我。去报警是个很大的挑战，但我们有证据，而且我有艾德的支持，不是吗？

艾德跟那些罪犯的联系中断了，无论他打多少电话，始终都得不到回复。艾德给阿尔·哈勃打了电话，他是迈阿密戴德县警局的警官，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凶杀案侦探。1995年4月的第二周，我登上了飞往迈阿密的飞机。艾德将预先安排与有关人员的见面，我则将在机场酒店待一晚。第二天，我们就去警局，下午我将飞回哥伦比亚。坐上飞机时，我还始终无法相信自己将回到那个刚刚给我带来如此多痛苦和折磨的地方，痛苦的回忆纷纷涌入我的脑海。我知道我做的是正确的，只祈祷一切都按计划进行。四月一个晴朗的下午，我踏上了迈阿密的土地，所有的记忆像潮水一般汹涌而来。

¹ 美国一家汽车租赁公司

第二十四章 霍迪尼 1

“我们称之为幻觉的东西，事实上，往往是扩展的视界所见到的过去与当前的现实。”

——乔治·艾略特

飞机降落在佛罗里达州，当我走下飞机的时候，心如鹿撞，几乎要蹦出来一般。我一直担心撞见那伙暴徒中的哪个家伙该怎么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我都不认识，也许撞见了我都毫无知觉。不过，我现在总算不用拄着拐杖，可以一瘸一拐走得稍微快点。我走到海关这里时，知道自己肯定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作为一个来自哥伦比亚的男人，惊慌失措，汗流浹背，极有可能携带毒品或是类似的东西。

我当时确实很害怕，惊恐万状，在我的体态和表情上尽显无疑。他们立即把我带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进行讯问，如果他们没这么做，我倒觉得他们失职。我进到房间里反而高兴了，因为感觉更安全。他们照常规问我从哪里来，尽管事实摆明我是来自哥伦比亚。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老套问题，例如我为何而来，要待多久等等。我不等他们问完，就从头到尾把我的故事以及为何我要回来说了遍，当然是言简意赅地说。他们表现出了真切的关心，还派了一个警卫和我一起站在门口等艾德。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我永远感激他们不仅相信我，还想到要在我等待的时候对我提供保护。

艾德动作利索，在海关工作区的边上和我碰头，我跟着他离开了机场酒店。在酒店，他给我看了从梅塞的废纸篓里拣到的碎片中恢复出来的文件，以及搜集整理的一些资料。我非常感动，这都是那些人所犯罪行的确凿证据，足以令警察立案调查。艾德离开后，我在房间里一直躲到第二天早上，当然是彻夜未眠。我坐在椅子上，就这么等着，感觉到自己像一个囚犯，无法挣脱牢笼。我不断给自己打气，这一切已经接近尾声，我一定要亲手把它终结，这样才能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这就是我回来的目的。我自以为还有几个小时，只要警察开始对这些疯狂的罪犯实施搜捕，一切就结束了，然而，我又一次错了。

第二天早上，艾德准时接上我，开车去戴德县警察总局，它距离我差点被杀的地方不足一英里。那段路程似真似幻，我不得不掐痛自己来确定不是在做梦。和艾德交谈间，我一再感谢他所做的不懈努力，确实很不容易，有了他所掌握的证据，我对于解决那帮绑匪充满信心，也相信这场恶梦即将结束，我的人生将翻开新的一页。

很快就到了警察总局，我已经精神抖擞地准备好要开讲自己的故事了。艾德和一个认识的人事先联系，本来安排好在波特菲尔德队长的小办公室里跟他会面，但是我们到了之后先被带到一个小接待区等着，直到队长有空见我们。

波特菲尔德队长过来迎接我们，并把我們带到他的办公室。很显然，他和艾德认识，两个人打趣寒暄了几句，接下来队长就叫我讲讲自己的案子。一开始我有点紧张和担心，但还是原原本本地把去年11月到12月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告诉了他，尽量把他所需要了解的细节都讲清楚了。队长耐心地听我把故事讲完后，才发表了一些评论，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没有深入了解更多的细节。

我讲完后，艾德接着开始讲述他和好几名绑匪以及那个通风报信的人会面的情况，还给队长看收集到的材料。事实上，艾德现在收集的材料塞满了厚厚的一本文件夹。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波特菲尔德队长完全相信我说的话，而且准备跟进此事，着手实施调查。而让我有点忧虑的是，他问的东西不多，没有进一步询问更多的细节，也没有试图厘清更多的疑问，这有点不符合常理，我只能当作是暂时还没这个必要，所以也没太当回事。

波特菲尔德队长表现出颇为重视的样子，并表示还将此事向上级汇报。这又是令我奇怪的一个举动，我只好理解为他们必须遵守相应的办事程序。队长让我们第二天再去，我虽不情愿，但也只能答应，因为这意味着我得做我最不想做的事情，那就是在迈阿密多待一天。艾德送我回到酒店后，我便坐着沉思，考虑事情会如何发展，会有怎样的结局。

我又有一整天无事可做，吉恩顺路经过酒店时，便把我接到他办公室。外出对我来说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可我再也无法忍受就这么对

着酒店的墙壁坐着胡思乱想。在路上，我和他谈起关于妻子的轿车丢失的问题。一到办公室，他就打电话询问报失流程，这也是唯一的选择，最终联系到一位戴德县的巡警过来给我们做笔录。这位警官很快就到了，完成笔录之后，我大致地向他讲述了我被绑架的事情，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觉得这听起来像是发生在电影里的情节，没有质疑我的话，也没有委婉地问我故事是不是编造的。看得出他对我的故事感到震惊，以至于把笔录都忘在吉恩的办公室里，不得不再折返回来一次。后来吉恩就把我送回酒店，我只得继续等着，见证戴德县官僚机构是如何运作的。

第二天一早，艾德就过来了，我们一起赶去见波特菲尔德队长。这次没有让我们等，相反，队长已经在候着了。我认为这是个好兆头，说明他们非常重视我的案子。队长直奔主题地告知我们，他以及他的上司都认为我的伤应该是车祸导致，这起案件是一宗盗窃案，连锁店确实是被偷了。因此，他让我们去盗窃组报案。我惊得嘴巴都合不拢，这不是在做梦？一起盗窃案？我给他看我被折磨出的累累伤痕，和艾德一起与其争辩，恳请他们不要就这样让我含冤不白，但根本无济于事。我质问他，既然如此为什么自己要编造这样的故事，而且细节如此完整，他没有回应。我告诉他，有医生可以证明我的伤不是车祸导致，并且质问他哪有新车会因为撞到电线杆而爆炸的？艾德收集的那些铁证如山的材料又怎么说？艾德以前是一名FBI探员，难道他的话一点都不作数？

确实不作数，队长根本无动于衷，还是叫我按照盗窃报案，他这里已经结案了。我现在倒成了疯子，莫名其妙地向警察编造一个离奇的故事，还拉了一堆有身份的人给我作证。这太离谱了，我怎么也没想到会这样，实在搞不懂，这帮警察竟然想轻而易举地就把这件事敷衍过去，连起码的调查都没有。现在回想起那伙歹徒们一直向我吹嘘的，警察根本不会在乎、也不会相信我的话，我震惊之余不得不承认他们说的是对的。这些罪犯依然逍遥法外，继续兴风作浪，但是我却束手无策，走进了一条死胡同。我想警察也许是因为不认识我，所以才不相信我，可是艾德却是大名鼎鼎，德高望重，为什么也不相信他呢？

我该怎么办？又该投身何处？我想也许是故事太过离奇，就连警察也难以置信吧。不管怎样，好在还有经验丰富的艾德，手里还掌握着大量的犯罪证据，起码可以证明我没有胡编乱造。艾德准备去盗窃组，我却觉得没有必要，纯粹是浪费时间，但是他一再坚持，我也只好随他。我们来到楼上盗窃组办公的地方，是在一间充满格子间的大房间，我们要见的迪根警官的格子间在最里面。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穿过房间的时候，看到很多人脸上似笑非笑，把我们当作这无聊的一天中的一点乐子。当来到迪根警官桌子边上的时候，她和搭档迈尔斯警官坏笑着起立为我们鼓掌。我羞愤难当，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我彻底相信罪犯的话了，没有人会在乎。

我走进迪根的格子间之后，艾德回到接待室，询问前台知不知道为何我们会受到刚才那样奇怪的待遇。前台的年轻女子四处张望了一下，确定没有其他入之后，才悄悄地说：“不要跟别人说是我告诉你的，我们接到特别调查组打来的电话，说你的那个客户可以去拿奥斯卡奖。”

迪根警官对我的报案毫无兴趣，她已经认定我说的都是谎话，还感谢我奉献了这么一出精彩的表演，并且问我是不是把自己当成了霍迪尼，因为在我描述的故事中不可能有人死里逃生。他们接着称，我很可能是一个毒贩，所遭受的只是一场报复。他们要让我做测谎，以为这样我就没辙，没想到正中我下怀，我说做一次、两次、多少次都可以，马上就做。他们让我一个星期以后再过去，我说自己生活在国外，当天就要离开了。

他们回答：“哦，那太遗憾了。”

迪根于是挑明了说我在撒谎，不清楚我究竟有什么企图，还提醒我说向警察做假口供是犯法的。我很生气，但依然保持克制，请求他们即使不相信我，也应该跟进一下艾德所提供的线索，这样就可以打消疑虑。迪根大笑着拒绝了，坚持认为我在编故事，还说我的想象力特别丰富。她讥讽地问我要不要为连锁店被偷做份笔录，我婉言谢绝。艾德也在边上求情，试图说服他们，但是他们不愿和他啰嗦，坚称我在撒谎，他们是不会为这样一个荒诞的故事去浪费警力的。

我和艾德离开的时候，我异常愤怒和恼火，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来这个警察局走一趟，我才明白自己生活在多么安全的地方，因为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捏造，要不要调查，全由警察说了算，那我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我下半辈子看来得在东躲西藏和战战兢兢中度过了，艾德也沉默不语，他还能说些什么呢？这样的结局同样也出乎他的意料。谁能想象得到，我遭了这样的罪，竟然没有人调查，也没有人为我说句话。我不由得回想起在仓库里，那伙人对我说的话，他们说可以不停地干这种勾当，就当作一门生意，没有人会注意到。那时，我还觉得他们是在痴人说梦，现在，我意识到他们似乎所言非虚。

我们回到艾德的办公室之后，他打电话给FBI的朋友，想在我离开之前安排我做测谎，但是办不到，于是只好送我去机场赶航班。

当我坐在机场里的时候，愈发地沮丧，我的希望全部落空，也许这就是我的宿命。本来想让警察将这伙罪犯绳之以法，但这条路是走不通了，可我不愿就这么放弃，从此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一定还有其它办法，只不过还没出现。我决心振奋精神，坚定意志，与其顾影自怜，了此余生，不如奋起抗争。

等飞机的时候，德尔加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突然想要找点乐子，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记得德尔加多的BP机号码，为什么不呼他一下呢？我在机场比较偏的地方找到了一部投币电话，虽然不确定他是否换了BP机号码，但是试试又有何妨？也是时候该吓唬一下这个老朋友，让他尝尝过去5个月来我遭受的滋味。我拨了德尔加多的BP机，留了我打出去的这个投币电话的号码，然后就在电话边上踱着步，心中五味杂陈。不久电话响了，我拿起听筒。

“你好。”

那头即刻犹豫了一会，才开口问道：“是你呼我，留的这个号码吗？”

“这事没完。”我冲着电话那头把话扔了过去。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没用的，乔治，你不可能就这么躲着。我已经去警察局递交了证明材料，揭发了你和你朋友所干的事情，你脱不了干系。”

“我还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德尔加多平静地回答。

“不把你和卢戈送进监狱我是不会罢手的，你这个混蛋，你等着自食其果吧。”

压低了声音，德尔加多说道：“我们之间说好的。”

我笑道：“谁跟你说好了？你等着去蹲牢房吧，我一定会把你送进去的。你可得时时刻刻小心提防着，我随时都会找上你。”

我重重地挂掉电话，看看四周，生怕用这样的语气打电话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还好周围空无一人。

我心情好多了，虽然这通电话也没什么实质性作用，但是德尔加多肯定和我感受不一样，从现在开始，他就被噩梦萦绕着。我估计他马上第一个电话就会打给他的老板卢戈，那通电话就算没实质性效果，只要能骚扰他，让他惊魂不定，也就值了。还有，他打给我时拨的是当地的号码，也许会以为我已经回到城里，从而集中精力在佛罗里达搜寻我的踪迹，而不会知道我真正的栖身之处，这对我也算是额外的好处。好吧，就算是心理威慑吧，起码我同他们扯平了一些。

我接下来又打给梅塞，也要让他尝尝恐怖天使的滋味，但他直接挂断了我的电话，我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在4月25日又发了封传真给他：

你别想挂断我的电话就一了百了，你跟你的同党不进监狱，我是不会罢休的，这事一定要做个了断。你甭想太平，放明白点。你炮制和公证过的那些文件差点要了我的命，控告你和你同伙的证据不计其数，这件案子已经是铁板钉钉，你别想翻案。

第二天我又发了另外一封传真给他：

你已经死到临头了怎么还这么乐呵？我上个星期五、星期一和星期二都打过电话给你，你却还没有联系你的律师。你真的很傻很天真地觉得这件事会就这么算了？

要么吐出不属于你的东西，要么接受惩罚，你自己看着办。

滴答，滴答，滴答...

我只是想试着敲山震虎，不过肯定收效甚微。但起码不能让他们日子好过，最好能让他们心生愧疚，也算是我自己的一种消遣。我要让他们尝尝受虐而不是施虐的滋味，我也只能做到这份上了。

迪根警官在4月26号这天也没闲着，她跑去我家，发现是空的，于是就跟街坊邻居打听了一下，确定了我之前确实是住在这里，但是突然离开去了哥伦比亚，至少邻居们得到的消息是这样的。而且，后来还有一些人搬进来住过，在迪根警官给他们看的一组照片中，大家都认出了卢戈就是其中一个。迪根这下相信情况确实不对劲，便据此申请调阅我的财务状况和信用卡消费记录。

在迪根去过我家不久，艾德就打电话过去询问有何进展，迪根向他通报了调查掌握的情况，称正在等有关我财务状况的反馈信息。艾德对于调查的方向转移到我身上深感疑惑，但却不动声色，只是问迪根为何我俩向其提供的情况都被核对了，还要浪费时间去调查我这个报案的。艾德还指出，目前戴德县警局正花大量的时间去调查一桩案子，受害者都是那些有贩毒、卖淫和盗窃案底的，他们都被一个活动于坦帕和迈阿密交界区域的连环杀手杀害了。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迪根问道。

“你现在不去调查卢戈和他的同伙，就是因为怀疑受害人是一个罪犯，那么我问你，在迈阿密，就算席勒是一名十恶不赦的罪犯，对他进行绑架并谋财害命，就不是犯罪了吗？”

“当然是犯罪。”

“那你们就该亡羊补牢，行使你警察的职权，去调查那些攻击席勒的家伙，以免再有无辜的人受伤害。”

“我知道该怎么做，不用你费心。”

“下次，是不是非得见到受害人尸体，或者犯罪分子的认罪口供，你们才会抓紧办正事？”艾德总结道。

在FBI那里，艾德也没有交到好运，他是在阿尔特·威尔斯位于迈阿密的办公室与其碰面的。

在听完所有的叙述之后，威尔斯认为我的故事看起来像是一部低成本电影，因而拒绝提供协助，全然无视艾德手里堆积成山的证据，这些证据同样也曾交给戴德县警局。

后来的日子里，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向别人解释，为什么不早点去警局报案，这是人们通常都会问的问题，直到现在依然如此。问这种问题的人显然没有搞明白，这其中又有什么区别呢？我逃出仓库后，过一个月，或者过十天，就算是过了两天就去警局，他们就相信我了吗？我不这么认为。我是和一名掌握可靠证据的前FBI探员一起去的警局，结果呢？我的报案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毫无反应。

所以，那些苛责我的人其实并没有真正了解情况，我若是早点去报警，形势不仅不会好，还有可能更糟，事后诸葛亮谁都会当。而且，我在医院里已经反复央求医护人员报警，吉恩也在罪案发生十天后就报了案，但是没有人听得进去，也没有人在乎，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故事太离谱，我是不可能生还机会的。也许有人还会关心那些被掳走的钱，是的，我再也没有追回来，也只好作罢，就当是激励我继续奋斗的动力吧。我信用卡的消费记录倒是被撤销了，因为都是未经授权的，当然我也无法再继续使用了。

剩下的4月和接下来的5月，我基本上按兵不动，只是偶尔和艾德联系一下。我俩既想不出其它什么计划，也没有打算再跑去警局。艾德和梅塞、卢戈、德尔加多以及那个通风报信者之间也是毫无联系，我们进入一个信息真空的状态。我打给德尔加多的电话看来也没起到什么作用，他们毫不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案子貌似将石沉大海，补偿我的损失是指望不上了，更别提伸张正义。

5月底的时候，我接到艾德的电话，说警察找我。一对年轻富有的匈牙利夫妇被绑架了，现在已经不见踪影。有许多和我案子类似之处，警察怀疑还是同样这批人或者是其中的几个参与了此事。他们现在正焦头烂额地寻找这对夫妻，希望得到我的协助。看起来这群罪犯又找到新目标下手了，为什么不呢？反正又没人在意，不是吗？

鉴于事态紧迫，我第二天就飞去了迈阿密。吉恩在机场接了我后直接奔向戴德县警局总部，两个月前我刚去过的地方。我们一到警局就直奔重案组，这次不再是盗窃组，在那里，尼克·法布雷加斯和萨尔·加拉法罗两名探员和菲利克斯·希门尼斯警官以及州检察官盖尔·莱文还有一名FBI特工等着我们。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在我陷于危难的时候，这帮家伙去哪儿了？真是有趣的形势大逆转，他们不是说我想象力丰富，尽是胡编乱造吗？我发现迪根和迈尔斯两名警官没有在场，其实我也不在乎。那对夫妻现在情况极度危险，我只想要尽己所能去帮他们。那些残忍、贪婪的暴徒这次不会再犯曾经在我身上犯的错误，所以到最后，那对夫妻不会有生还的机会。现在时间非常宝贵，早一点找到他们，挽救他们生命的机会就大一些。

加拉法罗探员向我介绍了案件的情况，这对年轻夫妻，克里斯蒂娜·弗顿，23岁，弗兰克·格力高，28岁，最后被人看见和卢戈以及他的同伙诺尔·多博在一起。那个诺尔·多博是个狂爱吃类固醇的举重运动员，也是卢戈前妻的表弟，我称作卢戈跟班的酷刑先生。那对夫妻的轿车，一部黄色的兰博基尼，被发现丢弃在戴德县，离城市西区很远的地方，人却踪迹全无。

警察们认为还是那帮绑匪所为，也做了最坏的打算。我在那里坐了几个小时，复述我经历中的每一个细节，回答他们连珠炮式的问题。他们给我看疑犯照片，我认出了卢戈和德尔加多。他们还拿出了艾德先前提供的那些证据，围绕这些资料对我进行询问。我不是想证明自己有多正确，只是为他们不肯在我第一次去报案的时候就相信我而感到悲痛，正是这样才最终导致这对年轻的夫妻陷入同样险境。

他们给我身上由于受刑和受伤而留下的疤痕拍了照，态度很诚恳，对于先前的做法也流露出歉意。但是由于那对失踪的夫妻依旧下落不明，我一点也轻松不起来。吉恩在下午就送我去机场，赶飞机回哥伦比亚。看起来，我人生的这一插曲是要接近尾声了。当飞机从迈阿密起飞的时候，我在心中为那对年轻夫妻祈祷着，希望他们能够化险为夷。但是我对可能的结局心里很清楚，对那伙绑匪以及他们的能

耐也很清楚。

第二天，吉恩打电话给我说，案子已经上了《迈阿密先驱报》²，这正是我所期盼的，把事情公开，让警察集中力量搜寻失踪的那对夫妻。警察通过吉恩问我那座仓库的地点，我估计应该和卢戈存放摩托艇的是同一地方，在佛罗里达的海厄利亚³。警察随即找到了那座仓库，并且进行了搜查，发现了一把链锯，这可不是好兆头。媒体报道称警察对案件并不乐观，找到那对夫妇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我密切关注着每一条消息，再没有人能比我更加感同身受。

又过了一天，最新新闻报道德尔加多和多博已经被捕了。多博很快就承认参与了对我的绑架，而德尔加多却一声不吭。警察搜查了卢戈的住所，但是他人间蒸发了。在多博的家里，找到了我的很多家具和个人物品，同时还发现一些与那对夫妻有关的物品。在卢戈和德尔加多的家里同样也搜出了属于我的东西，在德尔加多的保险箱里还有我的钱包。

这三个家伙如此自大、狂妄、愚蠢，竟然把我的个人物品当作纪念摆在家里，特别是多博还把我的家具搬到自己家，一点不怕总有一天这些物品成为指证他们的呈堂证供。卢戈的家里还搜出了有趣的东西：大量的用不同名字制作的护照。

一个星期之后，失踪的夫妻还是毫无音讯。周末的时候，我获悉卢戈在巴哈马被捕并被迅速押解回迈阿密。回到迈阿密，他向警察供出了那对夫妻的抛尸地点，希望自己的配合能够减轻量刑，不过没多久，他又翻供了。警察找到的尸体被塞进五十五加仑的桶⁴里，扔在戴德县西南边的运河中。

听到这个消息我悲痛欲绝又愤懑不已，这对年轻夫妻所经历的噩梦一定比我的要惨烈得多。我愈发地意识到自己是幸运的，能够生还真是一个奇迹。

吉恩的电话从此被新闻媒体和电视栏目组打爆了，这件事开始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最初吉恩和我打定主意不接受任何采访，但后来决定还是接受一次，为了将事情澄清，特别是有关卢戈的情况，省得

被人家捕风捉影。于是我们同意在电话里接受《迈阿密先驱报》的采访，我花了两个小时讲述自己遭受摧残和侮辱的经历，被写成满满两页的报道发表出来。

警察对这起案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将罪犯对那对年轻夫妻行凶的整个过程还原出来。卢戈和多博先以做生意为由搭上弗兰克·格力高，在实施绑架的那晚，也就是1995年5月24日晚，卢戈和多博与弗顿和格力高在迈阿密湖景餐厅碰头，离开餐厅之后，他们决定去多博位于迈阿密湖附近的房子，当多博和卢戈想要强行获取格力高住处的报警编码时，双方发生了扭打，多博用一把锤子砸死了格力高。他们在抛尸之前把格力高的尸体放在浴缸里将血放干，据警察所述，发生命案的地方到处血迹斑斑。

这个时候，克里斯蒂娜·弗顿正在楼下另一间房间里，当她听见扭打，便开始尖叫。为了使其保持安静，他们给她注射一种马用镇静剂叫做隆朋，而且格力高似乎也被注射过这种镇静剂。可是弗顿还是继续尖叫，于是他们又给她注射了一次。这伙人现在急于从弗顿这里弄到报警编码，而且弗顿也给了他们，卢戈就和他的女朋友佩特雷斯库去格力高的住处验证编码，而德尔加多和多博就留下来看着弗顿。由于弗顿不停地尖叫，他们又给她注射了一针。卢戈和他女朋友来到格力高的住处，发现编码不对，就打电话给多博，让他问弗顿正确的编码，而多博回答说她已经冷掉了，应该是死了。

第二天，卢戈、多博和德尔加多把两具尸体装在我以前用的黑皮沙发里抬了出去，租了辆货车运到当初关押我的那间仓库。在那里他们把尸体肢解，泼上浓酸使其难以辨认，将除了头以外的部分塞进五十五加仑桶里，扔到戴德县西南部的运河，将头和手指扔进大沼泽地，而牙齿也用老虎钳拔了下来，沿途撒在迈阿密高速公路上。卢戈和多博没有从格力高和弗顿那里敲诈到一分钱，所以这对夫妻连二十四小时都没有挺过去，当初我如果也拒绝把财产全部奉上，后果可想而知。

还有一件事情一直困扰着我，始终找不到答案。问题是这样的，一名探员在调查过程中询问我，在1994年12月5日，有人试图用我的

护照前往哥伦比亚，那人是谁？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答复称那个人肯定不是我，因为那时我还被链条拴在墙上。他们去哥伦比亚是为了找我家人吗？还是要一个计谋，好让别人误以为我去了哥伦比亚，这样就不会因为我的失踪而起疑。探员告诉我说，不管那个人是谁，反正他没有成行，也就是说那帮家伙当时没有完成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是谁要去哥伦比亚，又是为什么，永远都是一个谜。

六月初，应当地警察局的要求，我回到迈阿密，加拉法罗探员请我指认在卢戈和多博家里找到的我的家具和个人物品的照片。他们还让我听一段录音，让我辨认是谁的声音，我一下子就听了出来，这是友好先生，两个夜班看守中的一个。他的真名叫卡尔·威克斯，是一个三流小角色，做看守几乎什么也没捞着。这个承诺绝对不会准许别人杀我的友好先生，在他们开车撞了我两次的时候，就是他手握着方向盘，对此我知道得一清二楚。

就在我到达迈阿密之后不久，警察搜查了梅塞的办公室，同样将其逮捕。警察还找到了我妻子的车，已经从绿色被喷成了黑色，车架号也被改了。车子被卢戈的女朋友开着，是出手豪爽的丹尼尔·卢戈送给她做礼物的，当然她也被抓了。调查进入了势如破竹的阶段，警察还拘捕了史蒂芬·圣·皮埃尔，另一名夜班看守，我称作FBI先生的人，他这么喜欢吹嘘他做FBI特工的故事，不知道有没有向拘捕他的警察说起。

检察官盖尔·莱文后来变得越来越偏执，认为我不再配合他们。我搞不懂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因为我从来没有任何误导他们的举动，况且不再让这群狂徒逍遥法外，不给他们寻找猎物或复仇的机会，这也是我再关心不过的事。

德尔加多被捕后，琳达·德尔加多打电话给吉恩，托他叫我为她丈夫求情，这真是天大的讽刺，不是吗？正是德尔加多和多博怂恿卢戈把我给杀了，因为他俩猜的没错，我认出了他们之中一些人的身份。我难以理解德尔加多的妻子是出于何种考虑，竟然来向我求助，真是厚颜无耻到了极点，难道她不知道她丈夫想要杀了我吗？我想，人在一生中终会历经世间百态，但这件事简直绝了。

在1996年的6月，我飞回迈阿密和检察官盖尔·莱文会面，并参加梅塞的保释聆讯，令我意外的是，德尔加多也坐在法庭里，穿着橘红色狱服。我知道他看见我，但是太远没法和我说话。

检察官与莉莲·托雷斯达成辩诉协议，后者将出庭指证，是卢戈买通她扮成我的女友去搜罗我的保单，她本人并不认识我。

卡尔·威克斯也决定认罪，被判两年监禁。若是他被发现在调查或审讯中做伪证，刑期将增加到四十年，这对他来说可是很大的挑战，因为讲真话确非其所长，不过这次他的证词倒是具备一定的可信度。他向检察官认罪称，过去经常偷毒贩的财物，觉得他们都是罪犯，所以这么做没什么问题。这家伙居然还能活着，也算是奇迹。

马里奥·桑切斯，另一名涉案人员，也被抓到了。就是桑切斯、威克斯和多博这三个家伙在熟食店的停车场将我绑架的。

把我押到仓库之后，桑切斯看到了这伙人的计划与图谋，觉得很意外，便决定打退堂鼓，因为之前卢戈跟他撒了个谎，说只是吓唬吓唬我，会放我走的。有意思的是，桑切斯当时也怕卢戈会拉他来做替死鬼。他对罪行供认不讳，被判刑一年多时间。

一点点披露出来的消息我基本上都知道了，其中有一些令我不禁又脊背发凉，原来他们先前已经好几次想要绑架我了。一次是穿得像忍者一样候在我家附近，等我出来拿报纸时下手，这可不是什么万圣节的换装游戏，怪不得那时我家的警铃老是响。另一次，他们想要在我去熟食店的途中截住我，在迈阿密开车，谁会把前面的车抢你的道当回事儿？⁵不难看出，我的洞察力确实不怎么样。

此外，我觉得只有当你确信有人想要伤害你的时候，才会去特别留心这些事。还有些事情，更让我觉得后怕，那伙绑匪还有过打算在放学的时候绑架我六岁的儿子，也计划过在我妻子去买东西的时候绑架我妻子，幸运的是，这些都没有发生，否则结局就会大不相同了。

我开始每个月都要因不同的事由为这个案子往返于哥伦比亚和迈阿密之间，我的姐姐和妻子偶尔也会跑一趟。随着审理不断深入，这个案子越来越复杂，被告和证人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不久之后，斯

蒂芬·圣·皮埃尔，这位FBI先生决定认罪并期望达成诉辩协议，他与警方合作，供出了大量的犯罪事实。他的证词对德尔加多、卢戈和多博是致命性的打击，比威克斯的要有用得多，因为他没有前科，证词更具有可信度。

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那时他们每天不仅要折磨我，还要把我关在卫生间，因为德尔加多也在场，他们要避免我俩之间有任何联系。要是德尔加多控制不住开口和我说话，我会立即听出他的声音来。他根本没想到，我从一开始就已经知道他参与其中了。圣·皮埃尔还供述了杀害格力高和弗顿的细节。

在1996年2月份，检察官打电话给我，跟我说她准备和德尔加多达成协议，以换取其出庭指证卢戈和多博。我对此表示反对，提醒她已经有足够的证人和证据，德尔加多的证词其实并不关键。即便如此，她还是和他达成了协议，作为他出庭作证的回报，德尔加多只需坐十五年的牢。德尔加多要是按照正常的审判程序，肯定被定罪，而且会被判处终身监禁。他绑架、抢劫、蓄意谋杀、谋杀，犯下累累罪行，却受到如此宽大处理，令我很不开心。但是我做不了主，不知什么原因，检察官对此态度非常坚决。

德尔加多的供述长达204页，有关我的案子，也包括那对年轻夫妻的。他的供述材料使得卢戈和多博在法庭上毫无翻盘的可能。

检察机关决定将两起案件，年轻夫妻被杀案和我的绑架案同时审理，设立了两个陪审团，分别参与多博和卢戈的案件审理。检方对梅塞提出刑期为九年的辩诉协议，但是他拒绝接受，于是单独接受审判。本来初定于1996年2月开庭，但是由于证据和证人的数目众多，所以推迟了三个月。

我在1995年的下半年和1996年的大多数时间里，要么就是为了这个案子飞到迈阿密，要么就是飞去纽约陪我姐姐，她因为癌症而病危。所有一切都发生得太快，我把自己的问题都抛诸脑后，一门心思陪伴姐姐和配合案件审理，而后者不停地延期。那一年，1996年，我待得最久的地方就是纽约，姐姐的状况持续恶化，最终在1997年2月21日去世，只有四十四岁。我悲痛欲绝，失去了一位可以依赖的好

伙伴、好朋友，她还救过我的命。我的生活因为这两件事情而陷入停顿。

那一年剩下的时间，我都在等待审判的结束和案子的完结，否则无法开始新的人生，我的生活似乎已经全部交给了我的姐姐和自己遭受的永无休止的噩梦般的绑架案。从1995年6月到1997年12月，我总共去了迈阿密十二次，不是作证就是提供线索。

在1998年1月，在我第一次前往迈阿密协助警察进行调查的两年半之后，距离我被绑架也过去了三年，两个陪审团终于确定下来了。案子在1998年2月24日开庭，持续了十个星期，共计调阅了超过一千两百页的书面证据和传唤了九十八位证人，成为戴德县历史上耗时最长、开销最大的审判。

我也是其中一名证人，出庭了两天，作证长达十二小时。我刚到法庭的时候，有些紧张，倒不是因为我终于要和自己的仇人面对面，而是因为法庭挤满了观众和摄像机以及记者。我一点也不畏惧那些曾经摧残我、羞辱我、妄图剥夺我尊严、身份和生命的家伙，他们别想再对我下手，一切都结束了。我冷静平和地回答着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每一个问题，同时直视着被告的眼睛，让他们明白：我挺过了这一切，我的斗志是昂扬的，我的精神是坚不可摧的。

1 享誉国际的逃脱艺术家

2 《迈阿密先驱报》是迈阿密重要的报纸，拥有订户超过百万，它主要关注的是与迈阿密和迈阿密戴德地区有关的事件。

3 海厄利亚是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的一个城市。

4 美国人通常使用的一种容器。

5 在美国的文明开车调查中，迈阿密是最差的，作者意思是，在迈阿密开车，路况混乱司空见惯。

第二十五章 解脱

“我不相信单凭苦难可以教导我们，如果可以的话，那全世界的人都会变得更有智慧，因为每个人都会受苦。苦难必得加上哀痛、谅解、忍耐、仁爱、坦诚、和一颗始终保持谦卑的心，才能激发智慧。”

——约瑟夫·艾迪生

“生命不会因为死亡而终结，尽管看起来是这样。”

——印第安人谚语

1998年5月4日，法院判定卢戈两宗谋杀、绑架、谋杀未遂、勒索和盗窃等等十六项指控，均罪名成立。1998年7月1日，多博也以同样指控受审并被判决罪名成立。1998年7月7日，陪审团提出判处卢戈和多博死刑。他们两个现在正在死囚室里对自己的案子进行上诉，卢戈依旧有妄想症，坚持说那些谋杀和绑架跟他无关。梅塞的陪审团也裁定他所有的罪名都成立，并判处他65年有期徒刑。2006年，他在监狱里死于心脏病。审判结束了，我用三年半的时间终于为自己的不幸遭遇讨回了公道。

负责审理我案子的法官亚历克斯·费勒写过这样一句话：“这个案子在审判的过程中实在让人心情难以平静，直到现在我还有所感触。席勒受到的待遇连一个战俘都不如，他在审判的过程中情绪显然也很激动，每个人都为他的悲惨遭遇感到心痛。他虽然试图保持冷静，但……我觉得再在法庭上把他的遭遇讲一遍对听众来说都是一种创伤。”

我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对我下手的时候，我是如何死里逃生的。对此我只能想到一个答案，那就是天意，那天晚上有人关照我，就这么简单。我生命中还有事没完成，如果死了，就永远也做不了。没有必要再去追究更复杂的原因，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

如果你问我从这次经历中学到什么，我会简洁地回答你：热爱并珍惜生命和你身边的人，每天告诉你爱的人你有多珍视他们，把每一

天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就像自己不再有明天一样。当你遇到困难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相信天无绝人之路。记住，奇迹是会发生的，它一直都在我们身边。成熟，学习，热爱，欢笑，这些都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珍惜它们，不要失去时才觉得惋惜。还有就是不断超越自我，让你的灵魂翱翔。

很多时候，那些不幸和困难会给你带来好处，它们使我们成长，教会我们珍惜曾经视作理所当然的一切。在它们的激励下，我们不断突破自我，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意识到要更加积极对待以前忽视的人或事。正因为遭遇了不幸，我们得以真正认识自己，从而更加坚定对自己以及对上帝的信仰。

有人说我是死里逃生，我并不这样认为，因为在我看来没有人能逃出死神之手。每个人走完自己旅程的最后一刻，都只能等着死神降临。我只是时候未到，在死之前还有事情没有做，尽管这些事情可能微不足道，不知不觉中就能完成。没有什么能指引我前进的方向，或是告诉我必须做什么，我存在的意义可能在于我身边的某个人，或是未来可能遇到的人。自己生命的意义可能平凡无奇，但是我也可能在无形之中帮助别人完成了使命，从而对人类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

我被绑架的那天，姐姐也被诊断出得了乳腺癌，尽管她顽强的与病魔斗争，最终还是走到生命的尽头。1997年2月她去世了，当时才44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精神状态，从未放弃希望。在我感到孤独的时候，很幸运有她陪伴。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她成为我的精神支柱，她的安慰和帮助使我重燃对生活的希望。同时，我也很庆幸自己能在她生病的时候陪在她身边，给予她战胜病魔的力量。尽管如此，她还是没能躲过这一劫，就像我说的，没有人能逃出死神之手。

我学到了太多太多，再也不是1994年11月15日以前的那个我。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前的我在被绑架的期间就死了，直到那年平安夜，我获得了重生。

我从不评判别人的生活，每个人都没有权利对别人的生活指手画脚，但是我会观察别人是怎样生活的，并分析他们的一举一动。人们

常常不满足于自己的生活，却意识不到其实我们自己就有能力改变它。我们常常以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来衡量人生的价值，一生疲于奔命，从未有闲暇来欣赏生活赐予我们的美好，更别说心存感恩。我们渴望积累物质财富，却忽视积累自己的精神财富，包括内心的宁静与幸福，以及对自己和对别人的爱，这些都是没人能够抢走的财富。

我们努力学习历史、数学，还有其他世俗的学问，却不愿去了解自己。每一个人都有必要弄清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拥有哪些独一无二的天赋。我们常常感到不满足是因为别人能做我们做不了的事情，自己却意识不到人各有所长。我们总是按照某种既定的套路去生活，而不是遵从自己的内心想法。那些被灌输的错误观念，始终被缺乏安全感的我们奉为信条，以为这样就是适合自己的，其实不然，因为我们失去了真我，这样的生活只会带来不幸。要想获得幸福和内心的充实，我们需要不断探索自己，认识并且接受真实的自己，包括身上的优点和缺点。只要我们肯抛弃这些假象，回归本真，就会获得本应属于我们的内心的宁静和欢愉。

我已经不再去想那段日子，将那些痛苦的记忆真正放下了。人需要向前看，沉湎于过去无法更改的事情对我来说并无益处，只会成为我前进的阻碍。记忆只能将我囚禁在那个虚幻的世界，我不会让它得逞，因为我想要自由地享受现在，它才是上天给我的恩赐。这跟开车是一个道理，一直看后视镜是开不好车的，我选择看向前方，沿路欣赏生活的美景。

很多人感到很奇怪，为什么我会原谅那些绑架我的人，还希望他们得到上帝的宽恕？因为我希望得到解脱，这是我最后想要的。我相信那些伤害我的人自身也备受煎熬，无可奈何，这才是对他们的惩罚，并且这惩罚会一直继续下去。他们须得直面自己犯下的一切罪过，过去的阴影会一直折磨他们，这精神牢笼无处可逃，种下恶果，业障永存。

也有很多人想知道，经历了这样的事情，我如何还能回到正常生活中来？身体的伤可以治好，可心灵的伤不会那么容易痊愈。另有些人则认为时间会治愈所有的伤痕，每一个人在遭受了打击之后都能够

重新开始。对我来说，身体上的伤疤会提醒我自己曾经熬过的劫难，尽管它们已经渐渐消退，仍清楚见证了人类的残酷本性。那些伤疤就像配戴在身上的徽章，时刻提醒我勇往直前，永不回头。这次经历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可以在自怨自艾中了却余生，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跳板，无论那些经历多么残酷、多么痛苦，都能够从中吸取教训，使自己成为一个更完美的人。我选择后者。

所以，我不再对那些记忆置之不理，也没有让它尘封泛黄，而是选择把自己的故事告诉别人，让我人生中的这一篇章划上句号。这一页翻过之后，困扰着我的心魔也渐渐消失。我真诚地希望我写的这本书，能够帮助更多跟我一样的人直面并战胜自己的心魔。如果真起到这样的作用，哪怕只帮助了一个人，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愿宁静、仁爱、光明伴你左右，心灵得以翱翔。

——马克·席勒

关于作者

马克·席勒出生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7岁随父母移民到纽约布鲁克林。他很早就开始创业，9岁便自己做起小生意。在布鲁克林读高中时，他参加过多种体育活动，还是校田径队成员。

马克在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取得会计专业学士学位，并于班尼迪克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既做过公司职员又开过公司，马克的职业生涯多姿多彩，他在美国和世界很多国家工作生活过。作为企业家，他创立了很多成功企业，包括在迈阿密和休斯敦的两家会计所，迈阿密的一家熟食店，还有一家期权和股票交易公司。

马克·席勒现在是一家美国税务咨询公司的会计与税务咨询师。他的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儿子毕业于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取得经济学学位；女儿正就读于加州的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

《付出与收获——不为人知的故事》是马克·席勒出版的第一本书。

山城谋杀案

约翰·托格诺里尼 (John Tognolini)

石步华 钱佳慧

山城谋杀案

The Mountain City Murders

约翰·托格诺里尼 (John Tognolini) 著

石步华 钱佳慧 译

石步华 编辑



当莎士比亚遭遇足球比赛，20年前往事如何重现？
新任警长联手历史老师，揪出宁静小镇上的腐败执法者。

Fiberead
- 2014 -

山城谋杀案

第1章

第2章

第3章

第4章

第5章

第6章

第7章

第8章

第9章

第10章

第11章

作者简介

第1章

2008年1月31日。

悉尼以西120多公里外有一片海拔1000米的高原，山城就坐落在其上古老的火山景观间。

山城里住着一万多名居民，每天还有络绎不绝的汽车、火车带来成千上万的游客。当地人主要是土著和第五、六代山民，以及过去16年间陆续从悉尼搬来的难民。悉尼虽说是个美轮美奂的游览胜地，但房价实在贵得离谱，不宜定居。

杰克·布莱克升迁调任至山城，也正好让自己和家人摆脱悉尼的湿热、雾霾，以及这座澳大利亚第一大都市里的激烈竞争。这次移居对于布莱克家的生活是一次很好的改变。山城周围环绕着郁郁葱葱的灌木林，宛如仙境，布莱克和家人常常沿着蜿蜒交错的小径漫步于此。

但让他始料不及的是，30年的警察生涯里，甚至是在西悉尼凶案组工作的10年，所遇到的事件都不及在这片山中乐土遇到的棘手。在布莱克看来，狂风暴雨、严寒、干旱、山火（多由雷击造成）都不足畏惧，这些都是自然现象。真正可怕的是人所犯下的罪行，它们显示了人性最糟糕的一面：阴险和卑鄙。其中最恶毒的罪行就是谋杀。

山城警署的灰色混凝土外墙已经开始剥落，露出内里年代久远的黑砂。布莱克走进来时，他想，这该是城里最丑陋的建筑了吧，同时也是他见过的最让他反感的警署。随即他又想，这正好与警察这么个令人讨厌的工作相匹配。其实布莱克知道自己才是讨人厌的那个，他是贪腐警察的眼中钉，这些同僚比罪犯更厌恶他，但布莱克对此深感自豪。

布莱克敬重那些有原则的罪犯，他们该坦率时便坦率、该欺骗时才欺骗、该背弃道德时背弃道德，并且他们绝不袭击警察和他们的家人。布莱克的主要工作是处理刑事犯罪案件而非警察受贿。但他清楚那些受贿警察的丑陋嘴脸，他们会为了利益不择手段。

布莱克刚做警探时，因为不录假口供，常被那些自甘堕落的同僚

嘲笑。尽管嫌犯都是些把进监狱当作家常便饭的人，他也坚持不伪造证据。布莱克对自己从未收取过一分钱的贿赂感到骄傲。他认识的许多受贿警察提前退了休，其中一些还进了监狱。他憎恨贪腐警察，这些警察从武装分子、毒贩、娼妓，甚至杀人犯手中收受大量贿赂，然后给他们以方便，所作所为简直让黑帮都自愧不如。20世纪90年代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集中整治了新南威尔士州的警察腐败现象，将腐败分子清理出了警察队伍。但布莱克清楚，现今的警察仍是普通人，他们难以拒绝30枚银币的小小诱惑，并且自从罗马占领巴勒斯坦后，诱惑他们的砝码也随通货膨胀而增大。

布莱克长期从警生涯中接触到的许多罪犯，自幼就品行不端，他们会在课堂上把粉笔和纸团扔向老师。而现在，虽然他们仍没能学会读写，但做起偷盗车辆、入室行窃、毒品交易这些事却是驾轻就熟。布莱克负责谋杀调查也有十多年了，他很清楚，那些杀人犯其实是陷入了贫困的恶性循环。失业率居高、收入低、教育程度不高、健康状况恶劣、住房条件差、社交能力弱，一环接一环导致了犯罪。

布莱克还指控过一些企业高层并最终定罪，这些人远程操控职业杀手来作案。他知道社会金字塔的每一处都可能发生凶杀案，即使是在顶层，在悉尼海港大厦里、在会议室里。布莱克认为是谋杀使人区别于动物，每个人都有能力行凶。许多人在醉酒或吸毒后会陷入疯狂而杀人。这种随机的、没有计划的谋杀可以说是最常见的。当然也有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设计之后实施的犯罪。

他走向柜台前身着制服的年轻女警员。“早，我是杰克·布莱克探长。”说着，布莱克出示了他的警官证。“长官早，请走这边。”女警员将门打开，布莱克走了进去。

“我要向莫兰特指挥官报道，请问他的办公室在哪儿？”

“顺着走廊走，右侧第三扇门就是。对了，我是警员特蕾西·马丁。你是刑事侦查组的新头儿吧，长官？”

“没错，特蕾西。很高兴见到你。还有，不用叫我长官，叫我杰克就好。”

布莱克注意到悬挂在走廊的山城警署集体照。最早的一张照片摄于1878年，照片里有5名穿着制服的警察，他们带着来福枪，牵着马，旁边还有他们的土著向导。山城建于1878年，此地风和日暖，人们终于有地方可以躲避悉尼那令人窒息的湿热天气。这里曾经有一个煤矿，内陆铁路机车便是在这里补充煤炭和水。但真正赋予山城活力的是哈里斯酒店，这家酒店以英国贵族詹姆斯·道格拉斯·哈里斯男爵的名字命名，他也被称作威士忌吉姆。整个小镇可以说都是围绕哈里斯酒店建设的。在20世纪60年代汽车普及、黄金海岸落成之前，山城一直是澳大利亚人的度假胜地。有人这样说，眨眼间，悉尼三分之一的人口汇聚到了山城来。

布莱克想到特蕾西·马丁。现在的警员愈来愈年轻化，而自己的年纪却越来越大。特蕾西才二十出头，自己都已经四十八岁了。布莱克又想到面试时见过的指挥官弗兰克·莫兰特。莫兰特有着典型地区指挥官的样子，一看就是个冷酷的政客，工于心计，一步步爬到行政长官的位子。布莱克敲响了他的门。

“请进。”莫兰特说。布莱克走进去打招呼，“早上好，长官。”

“请坐，杰克。”两人握了握手。

“你们一家人在我们这个美丽的小城住的还习惯吗？”

“已经完全适应了，谢谢关心。”布莱克脑海里浮现的是面试时莫兰特的刁难，莫兰特对他的年龄以及没有大学文凭这件事质询了一番。他很了解并且想得到这份工作。山城刑事侦查组包括在他内共有四名警探，负责整片山区，包括山城下辖的所有村落和城市。山区共有十万居民，分布在内陆公路和铁路沿线80公里范围内。铁路径直穿越了相当于比利时国土面积三分之一大小的世界遗迹国家公园。

“坦白说，杰克，我并不赞成你来做这份工作。但既然我们已经录用了你，我会尽可能给你和你的下属以支持。”但布莱克看来莫兰特的支持就像将绳索给上吊者。布莱克想他得提防莫兰特，他讨厌这类型的人。这种人并不只是存在于警察中；他的教师妻子苏在工作中也遇到过。“太好了，谢谢你，长官。”布莱克清楚，只要被莫兰特抓到把柄这份工作就不保了。但他想从事的就只有警察而已。布莱克全心

投入这份工作，并且不仅是抓捕罪犯，在他看来做警察是要对管辖的社区有所贡献。

接下来的20多分钟，莫兰特向布莱克简述了一下对他以及整个刑事侦查组的期望，布莱克一直礼貌地微笑，不时点头称是。之后莫兰特便带着布莱克去见其他三名警探，将他介绍给组长玛利亚·狄奥多西以及米克·沃森和安吉拉·辛两位高级探员。莫兰特把对刑事侦查组的期望又重复了一遍。布莱克想知道他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在这样的激励演说上，而抓捕犯人的时间又有多少。莫兰特说完便离开了。布莱克极度反感这些高管，在他眼里，他们不过是些精于算计，却过分吹嘘、妄自尊大，忘了自己也是屁股朝地的凡人。

这下只剩刑侦组的四个人了，布莱克向组员们做自我介绍。“我们的工作抓捕犯人，让他们受到法律的制裁，特别是犯谋杀罪的人。我想说的是，整个社区，包括我们自身在内的安全都掌握在大家手中。过去十年我在西悉尼任职，主要负责凶杀案。我不赞成我们组里的人表现出个人英雄主义行为。我可不想参加你们谁的葬礼。事实上，过去30年里我已经参加了不少。我是个老派侦探，主张资料搜集，然后对每条可能的线索进行梳理。当然，我也会努力适应这个科技瞬息万变的时代。我并不排斥也不惧怕电脑，如果需要调查土地产权或是网络搜索公司大股东，电脑能派上大用场。你们必须记住，不是只有混迹小酒馆的混混，这些通常意义的罪犯，才会犯案，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可能是罪犯。我认为谋杀是最恶劣的犯罪。通过调查一起谋杀案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这个社区以及居住在社区里的人们。”

这是刑事侦查组的警探们第一次共事。此时此刻，山城的人们正忙碌着他们的日常事务，高中历史老师乔治·加伯尼便是其中之一。这天是周四，学校已下课。过去三个月来每逢周四晚上他都会到麦克劳德山谷的帝国之路观察野生动物。乔治需要步行两个小时，从提达岩（提达在土著语里是姐妹的意思）走下科隆索梯，再向下走200米，穿过悬崖到达麦克劳德山谷，之后再沿着加利波利路走到帝国之路。整段路途需要步行两个小时。这片区域绵延200多米，是一片葱郁繁茂的亚热带雨林。

帝国之路并不是这条荒路的原名，加伯尼更喜欢它原来的名字，莱辛之路，以卡尔·莱辛的名字命名。1900年，莱辛仅用一把大砍刀、几把灌丛镰刀和一把斧子就开辟了这条路。两年内手工开一条路，加伯尼觉得简直是对耐力的极端考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条路改了名字，理由是莱辛出生在德国汉堡。而莱辛的儿子阿道夫·威廉为了加入澳大利亚军队，将名字英化为艾伯特·威廉。1917年，年仅24岁的艾伯特死于帕斯尚尔战役。加伯尼为让这条路改回原来的名字而一直奔走努力。他是那种所谓的激进的历史学家。

澳大利亚的野生动物多为夜行动物，因此像加伯尼这样的博物学家都是在晚上进行研究。加伯尼在帝国之路已经研究了六个多月了，密切关注这里的沼泽小袋鼠、强壮的猫头鹰、黄腹滑翔鼯鼠、环尾袋貂、钻石蟒蛇和许多其他动物的行动。他拍下这些动物并作记录，然后发布在他的博客里，博客叫灌丛夜生活。加伯尼曾凭借一张巨型钻石蟒蛇生吞罗塞拉鸚鵡的照片获得野生动物摄影奖，最近又凭一张猫头鹰与黄腹滑翔鼯鼠高速飞行的照片获得了另一个奖项的提名。他对帝国之路和附近动物们的踪迹了如指掌。

山城建于一个东西5千米，南北3千米的高原上。高原西部有两座山谷，分别叫麦克劳德山谷和马尔格雷山谷（马尔格雷在土著语里是创造的意思）。而格兰德高原是个绵延20千米的狂风肆虐的狭长荒地，它把两座山谷分隔开来。山城则以200米的陡峭悬崖为边界。东部是鹰谷，是世界最深的河谷之一。加伯尼在夜探大自然的过程中去了这片山脉的不少地方，但更多地方是过去14年扑山火时去的。他觉得这片山脉即使用百万年来探索也还是嫌不够。

加伯尼对英国贵族与他们的澳大利亚追随者所谓的“伟大的白色狩猎”早有耳闻，他们猎杀袋熊、小袋鼠、考拉，即使这些动物对人类根本没有威胁。他读过哈里斯男爵的传记，传记提到1884年他和同伙猎杀了5只袋熊和1只小袋鼠。古利人（澳大利亚土著对自己的称呼）打猎是为了获取食物和衣物。而哈里斯男爵那伙人则是为了享乐。加伯尼对古利人(the Kooris)、塔鲁人(the Darug)、刚达格拉人(the Gundagarra)的相关情况做过大量研究。加伯尼所在的山城西部山火志愿者队的向导汤姆·博尔特就是个塔鲁人。

六点了，加伯尼将无线电调到超高频32频道与妻子通话。“嗨，海伦，我到帝国之路了。你能听清我说的话吗？”他贴近听筒等她的回复。”听得很清楚，亲爱的。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啊？”

“挺好的。明晚我们还要去酒吧吗？”

“当然啦，我还邀请了一个老朋友。她和她丈夫刚从悉尼搬到这里。”

“挺不错的，好了，我8点再找你吧。”麦克罗德山谷里没有手机信号。今晚是满月，加伯尼伪装起来，打开热汤，等待着看什么动物会出现。不像哈里斯男爵，他只会用相机捕捉这些动物。在这里的每秒他都很享受。

说回到山城，布莱克一家正慢慢适应他们的新居。杰克、他的妻子苏还有他们17岁的女儿爱丽丝都餐桌前准备享用晚餐，桌上摆放着烤羊肉和一些蔬菜。爱丽丝问道：“爸爸，新工作感觉怎么样啊？”

“同组的同事似乎都挺不错的。你呢？在新学校能适应吗？”布莱克又问道，“老师怎么样？”

“古代史老师很棒，人很风趣。他不喜欢新拍的《斯巴达300勇士》，关于斯巴达人和波斯人发生的莫塞皮莱战役的电影。他觉得列奥尼达斯不该操着苏格兰口音。这与理查德·伊甘饰演列奥尼达斯、拉尔夫·理查德森饰演地米斯托克利的那部简直不能比。电影也没有提到雅典人在萨拉米斯打败了波斯舰队。”

“《斯巴达300勇士》虽是经典之作，但塞瑟斯的其中一个英雄还带着手表不是吗？手表更不可能出现在公元前480年的莫塞皮莱。”杰克·布莱克笑着强调。而苏则温柔地对着丈夫女儿微笑。“亲爱的，你很幸运。山城高中和你在悉尼学校一样，有HSC要求的学科。”

“是啊，甚至在古代史里还学到了斯巴达。不过这确实是全州的古代史课程中涉及最多的内容。”爱丽丝说。

“爱丽丝，如果影响到你参加HSC，那我宁愿不要这份工作。可是为什么你们这些小孩想学斯巴达？斯巴达是个不折不扣的残暴国家，

靠军事扩张才得以建立。斯巴达人征服了希洛人，夺取了他们的土地，将他们当做奴隶，为了控制其数量，每年要屠杀一部分希洛人。”

“也许你是对的爸爸。他们的残暴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也不是我们能承受的。”

此时的乔治·加伯尼正在帝国之路观察三只沼泽小袋鼠，那些小袋鼠与加伯尼仅有几步之遥。他刚拍了几张照片，头顶上便传来可怕的尖叫声。加伯尼和小袋鼠一同向悬崖顶部望去，接着听见巨大的金属和桉树枝撞击的声音。有东西穿过雨林的树冠降落下来，加伯尼想知道那是什么，又降落在哪儿。而小袋鼠们显然并不好奇，他们被吓坏了，赶紧躲进灌木丛中。加伯尼缓缓朝撞击声方向走去，只见一束强光从树冠照射下来。他猜这束光肯定源自200米之上的孤山瞭望台，光线在树林里照来照去。加伯尼看见类似金属的反射光，于是他走了过去。

他终于找到吸引了他和小袋鼠注意力的东西。他用手电筒照了照，发现并不是什么东西，而是一个人。加伯尼走近看了看这个从悬崖上被扔下来的人，他脸朝下，被绑在一辆金属超市推车中。那已经不能称之为脸了。跌落谷底时强力的撞击已经让手推车的钢丝网把这个人的脸搞得面目全非。头部和身体其他部分也是如此。加伯尼能看清衣服，还能清楚地看到这个人的手脚被绑在手推车上。他不确定这是个男人还是女人，唯一能确定的是这绝非自杀。

加伯尼的身体因眼前所见微微颤抖，他紧握无线电，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随之他担心起杀手或杀手们是否从上方看到了他手电筒的光。有树冠的掩护他们肯定看不见他的样子，但很可能看到了他手电筒的光线。犯人就在他的上方。从尸体可以看出这人是块大块头，至少需要两个强壮的男人才能把他的尸体连同手推车一起从瞭望台的护栏翻过。

对杀人犯来说如何处理尸体一直是个大问题。这些杀人犯大概觉得他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事实上他们若把尸体扔到另一个悬崖下就没有问题了。就算扔到这里，尸体半年或一年以后被发现也没什

么。但他们的计划立马败露了。尸体距帝国之路仅20米，一个当地人发现了它。

加伯尼并不是一般的山城居民。他认识山城、甚至这片地区的所有人，连酒馆、俱乐部有哪些顾客他都很清楚。当他看见红色的发辫和镶着三颗红纽扣的黑皮发带就立马知道这是谁了。杰森·莱格，加伯尼和其他当地人都叫他“瘾君子弗兰肯斯坦”。上周加伯尼还和他在王朝酒店外打了一架，对加伯尼来说他只是个体型庞大却性格怯懦的恶棍。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这种死法太惨了，哪怕是对于弗兰肯斯坦这样的恶棍来说。他以罗马天主教的方式划了一个十字。

这些杀人犯的完美谋杀计划就这样不走运地被巧合打破了。

加伯尼打开无线电。“海伦，我是乔治。”

布莱克家中，海伦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读书，身边搁着无线电。她读的是娜奥米·克莱恩的《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乔治满篇的标注让她大为恼火。一般定价和文本都被他用黄色标记起来，机构、政府和政客的名字和代称用绿色标记。电视机里播放着全国游泳锦标赛，这时一段广告插入。“嗨，我是康韦山城房产的斯图尔特·康韦，邀请您关注山城乐园项目，距山城仅10分钟车程，到悉尼仅两个小时。”这时她听到无线电传来丈夫的声音。“海伦，我是乔治。快接听。”海伦看看电视又看看无线电。“无良奸商”，她看着康韦说道，随即将电视调到静音。

“怎么了乔治？你不是应该半小时后才来电吗？”

“海伦，快叫警察到帝国之路来。这儿发生了可怕的谋杀案。我猜所有的谋杀都很可怕，但这次太残暴了。”

“那你还好吗？”

“我还好，比躺在这儿的‘瘾君子弗兰肯斯坦’要好上千万倍。告诉警察杰森·莱格从孤山瞭望台上被扔了下来。他被绑在超市手推车里，现在在帝国之路最西边。拿支笔，海伦，我告诉你这儿的坐标。”

海伦立马抓了支笔。“说吧。”

“6，4，5，2，3，8，我重复一遍，6，4，5，2，3，8。记下了吗，亲爱的？”

“我马上叫警察，告诉他们你的无线电频道。亲爱的，注意安全。”海伦预感到丈夫处境危险。她并不知道凶手们已从孤山瞭望台看见了乔治手电筒的光。

乔治头顶传来福枪的枪声，紧接着第二声、第三声。他听见三发子弹打到他周围的树上和地上。

加伯尼对着无线电说，“海伦，我正在被枪击……”接着她又听到三声枪响。海伦对着无线电大叫：“乔治，回答我。”没有任何回音。她不停呼叫他，可是根本没有回复。带着对丈夫安危的担忧，她拨通了报警电话。

此时，杰克和爱丽丝还在讨论古代史的话题。杰克说道：“好莱坞电影常常篡改历史。比如特洛伊战争，他们把一个长达十年的战役演成只有两周。让布拉德·皮特演阿喀琉斯，埃里克·巴纳演赫克托，只知道展示他们的肌肉，玩弄刀剑盾牌。你知道我怎么看特洛伊战争吗？并不是只要当心希腊人的礼物就行了，主要原因是特洛伊人像砖块一样蠢。”“嘿，特洛伊人，对这十年的血腥又艰辛的战役我们表示很遗憾，但我们留下了精美的木马作为补偿。别不开心了，爱你们，你们的新朋友，希腊人。”听了杰克对古代史和好莱坞尖锐的评价爱丽丝和苏都哈哈大笑起来。这时电话响了。

杰克接起电话，“布莱克家”。接着他的脸色变了。苏和爱丽丝立马知道他有公事要办了。他仔细听了执勤警员描述的所有细节，然后说道，“好的，我需要三名警员、一名法医，十分钟后在罗森内德峰见。打电话给安吉拉·辛，让她和我一起去现场。封锁孤山瞭望台作为犯罪现场，再派一名警员陪着加伯尼的妻子。还有，让狄奥多西警探打电话给我。他挂了电话然后说：“苏、爱丽丝，晚上我要出去，有个谋杀案要调查。”布莱克希望不要再来一起凶杀案。

科隆索梯的尽头便是罗森内德峰，可以俯瞰整个提达岩，三名穿着白色工作服的警察以及安吉拉·辛已经在这儿了。白天的罗森内德峰游客云集，在此观赏麦克劳德山谷、提达岩、孤山、格兰特高原、雷

克斯高地，还有稍远一点的丁格山脉。但今夜，警察们聚集在这里调查谋杀案，可能还要寻找两具尸体。

布莱克到达现场后四处看了看，问道：“法医在哪儿？”

“她正从悉尼西往这儿赶，至少30分钟后才能到。”

杰克对其中一个警员说，“你留在这儿等法医，到了告诉我們。”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我是布莱克，玛利亚你和米克去检查孤山瞭望台，还有，我去帝国之路的这段时间现场由你负责。下面没有手机信号，你用警用无线电联系我。伙计们，我们的频道是多少？”其中一个警员回答道，“警察援救5，长官。”

“警察援救5。乔治·加伯尼可能被凶手击中了，也可能是他的无线电出现问题了，所以现在我们要去确认他的情况并保护现场。你去调查与杰森·莱格有关的所有情况，他的绰号是‘瘾君子弗兰肯斯坦’，确认他的住址。还有和海伦·加伯尼谈谈，问问她她丈夫与杰森·莱格的关系。从山谷回来后我会联系你。对了，玛利亚，你认识乔治·加伯尼吗？”布莱克问道。

“我不认识他，我在山城待了有十年了，从没听说过他。”玛利亚回答。

布莱克将下属叫到身边进行情况梳理。“现在我们已经确认一具尸体的身份，杰森·莱格，又叫‘瘾君子弗兰肯斯坦’。他被绑在超市手推车里从孤山瞭望台扔了下去。现在我们要去发现尸体的乔治·加伯尼提供的位置查看。”

“加伯斯先生。”其中一个搜救警员叫道。

“怎么了？你认识他吗？”布莱克问道。

“是的，长官。我在山城高中读书时他教了我四年的历史课。”

“一会儿路上你给我讲一下他的情况，但现在我先继续简述下案件。加伯尼先生在提供位置坐标时被枪击了，他的妻子与他失去联络。在无线电没有回音之关闭之前，他妻子听到了三声枪响，因此我们将面对的可能是两起谋杀。当然也可能是他的无线电坏掉了。”

布莱克和警员们从科隆索梯下到悬崖下的麦克劳德山谷。布莱克脑海里浮现了这次谋杀案所有的可能性。

1) 尸体被发现。

2) 尸体身份确认。

3) 犯人很可能已经杀害了加伯尼。

4) 谁杀了加伯尼？犯人在害怕什么？难道加伯尼能提供什么线索吗？如果是，那线索又是什么呢？

5) 或者是因为凶手被加伯尼发现，一时生气而枪击他？

6) 这个案件与毒品有关。一个瘾君子被杀多半与毒品交易有关。就像老话说的，无风不起浪。

布莱克向四周看看，招手叫认识加伯尼的警员过来。“伙计，你叫什么名字？”

“乔·哈特。”他回答道。

“你能想到有什么人可能向加伯尼开枪吗？”

“长官，可能的人不少。首先可能是那些开发商，特别是史蒂夫·康韦。乔治、他妻子还有几个人反对康韦在探索者瀑布建造鳄鱼公园。乔治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每周六在山城街卖《绿色右翼周刊》，还在山城FM做节目。

“就是说整个社区的人都知道他？”

“可以这么说。他支持社会主义联盟。况且，这里的人都相互认识。他还经常写信给当地的报纸《准则》，他什么都要谈及，从反对电厂这样的公共财产私有化，到政府应该将资金更多投入公共教育而非精英的私立学校、全球变暖、反对麦当劳在山城开店，再到为什么街上应该设立更多‘注意头顶的琴鸟’的路标。”

“那他是一个怎么样的老师？”

“他很幽默。我们常说他应该去当个谐星。他是个好老师。他热爱历史，他常说一个忘却历史的社会就像一个失去了记忆的人。并且他

收拾调皮的孩子很有一套。”

“这是什么意思？”

“有些调皮的学生会在学校后面吸烟，然后在他上HSC古代史课时向教室扔石子。他能一边羞辱他们一面顺带着教我们有关罗马共和国末期和尤里乌斯·凯撒的内容。”

“他是怎么做的？”

“他会说，‘同学们，你们说我该在你们的HSC报告里怎么写评价呢？你们艺术地表达对古代史的漠视？或者是你们的心思根本不在课堂上？’然后他会在下课后和他们深入地谈谈，事情就这样完了。他绝不会记恨他的学生。”

“之后那些人再也不向教室里扔石子了？”

“至少在他上课时不会扔了。并且这些学生后来在HSC古代史考中成绩还不错。”

“你出生、成长，到现在当警察，一直都在这儿吗？”

“我上周才调回来，之前三年都在德鲁特山。”

“那儿就是块荒草地。”

“不像德鲁特地区，山城这边会发生很多事情。我们去看看瘾君子的尸体，希望不要发现我历史老师的尸体。去年反对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示威中我还看见过他。”

“那时他正参加游行吗？”

“是的，他和抗议组织者们阻止一帮新纳粹分子参加游行。他们都穿着黑色的衣服。”

“他们怎么做的？”

“他和几个同伴将一块写着‘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兵’的横幅挡在新纳粹分子面前。当有些游行的人要驱赶这些新纳粹分子的时候他还说，‘别搭理这些蛆虫，不要忘了我们来示威的目的’。”

“乔，你能听到他说的话肯定离他很近。”

“没有，我离得挺远。他嗓门大，长官。”

“那加伯尼先生认出你了吗？”

“没有吧，我穿着蓝色防暴装，还带着眼镜。并且他很多年没见过我了，长官。”

“直接叫我杰克吧。APEC，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乔治·W·布什还以为是欧佩克。咱们私下说，我认为这很讨厌。”

“不准示威者去悉尼，派来一大批警察和军队过来，这就像用大铁锤锤花生米一样。那些反对者有什么错呢？”

“我喜欢警察这个职业，乔，但并不想在一个极权国家做警察。亚太经合会议期间，悉尼就是这样一个极权的地方。”

“杰克，当时你在哪儿呢？”

“和大多数悉尼人一样，我放着长假，去了郊外。”

走向山谷的路上，布莱克分析着高级警员乔·哈特提供的有向乔治·加伯尼射击动机的人。

第2章

玛利亚·狄奥多西和米克·沃森来到孤山瞭望台，发现瞭望台其实离道路很近。瞭望台周围的路面非常杂乱，有一串明显的轮胎印，法医会过来拍照取证。四周都被手电筒照亮了，但并没有弹壳的踪迹。玛利亚问道：“米克，帝国之路在什么地方？”米克用他的手电筒向悬崖下指了指，光束直直投射到200米下的繁茂森林上。

“犯人从这个位置射击，要是加伯尼被打中了也太不走运了。”

“米克，我猜犯人是职业狙击手，配有一把音频定向的强力来福枪。你通知一个警员守这里等法医。我想去趟弗兰肯斯坦山城东区的家。之后我们去找海伦·加伯尼，问问她他们对弗兰肯斯坦知道多少。要知道，她的丈夫可能已经遇害了。”

玛利亚接过警员带来的一大叠弗兰肯斯坦的前科记录，随后便开车去往受害者的家。米克负责开车，玛利亚则翻看着有关弗兰肯斯坦的资料。玛利亚说：“米克，你听听。被指控项：买卖海洛因、苯丙胺；家暴女友安布尔·琼斯，她又被称作‘弗兰肯斯坦的新娘’；袭击山城战争纪念医院和西街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收售赃物；还有一项是恐吓城堡酒店的经理。”

“真是狂放不羁。”

山城东区是鱼龙混杂之地，没有游客会到这里来。这里的大部分人都是付不起贷款、只能靠租房度日的人。其中不少人是山城的原住民，随着大量悉尼人涌来，西区房价急剧攀升，他们只能搬到东区来。

联合街上大多都是住房委员会的公房。玛利亚和米克停好车，走到75A号被害人的家。米克大声敲门也没有人应门。玛利亚走到窗边往里看去，一个女人躺在沙发上，不远处的咖啡桌上还放着注射器和勺子。玛利亚试着推了下门，门并没有上锁，他们直接走了进去。玛利亚轻轻拍了下女人的肩膀。“你还好吗？”玛利亚问她，“能听见吗？”女人醒了过来，看到有两个警探在她家客厅里很是震惊。“你们

两个混蛋是什么人？”她问。玛利亚说：“我们是警察。”米克看着女人，对玛利亚说：“她比航天飞机还高，警官。”

玛利亚问道：“你是安布尔·琼斯吗？”

“是的，你找我做什么？”

“警方认为，你的男友杰森·莱格已经身亡。”神情恍惚的安布尔费力地消化着玛利亚的话。她大叫起来：“太好了！他就是个混蛋。”玛利亚和米克没有在意她的话，他们都是老警探了，像安布尔这种神志不清的瘾君子他们见得多了。他们注意到安布尔脸上有一个被反复击打留下的类似铲子的方形伤疤。

玛利亚说：“我们需要杰森的DNA样本来进行身份确认。并且，安布尔，我们要带你回警局，你涉嫌使用非法毒品。”安布尔答道：“走吧，混蛋警察。”米克将她扶起来，说：“走吧，安布尔，去警局。另外，我要带走你的海洛因作证物，朋友。”

“我可不是你的朋友，朋友！”

米克笑着说：“我知道，我知道。”

米克和玛利亚按流程处理了安布尔后就让她走了。玛利亚问米克：“我们把她抓起来不是更好吗？”米克回答：“去了监狱的话她还能买到更便宜的海洛因。你说要是我们甚至不能阻止毒品流到监狱，又怎么能阻止它祸害整个国家呢？”

“好了米克，我们要调查的是谋杀案。走，我们见见加伯尼太太。”

一名警员将狄奥多西和沃森领进加伯尼的家。玛利亚向海伦介绍了自己和米克，然后说：“我知道你很难过，正焦急地等待你丈夫的消息。但现在我必须得问你一些关于杰森·莱格的问题。”

海伦叹息着说：“心理清楚他可能已经遇害了，但仍存有期待，这样的等待简直是煎熬。你们想知道‘瘾君子弗兰肯斯坦’的事？”

“你要知道，每个人都盼望着你丈夫平安回来。现在我问你的问题可能有助于我们找到向你丈夫射击的人。我们开始吧，海伦。莱格是

个毒贩吗？”

“熊在森林里大便吗？教皇是天主教徒吗？这还用问！弗兰肯斯坦当然是个毒贩，只不过他就是个小喽喽，不是什么大人物。他什么毒品都卖，成品大麻、芽孢，穷人喜欢的可卡因、快速丸、海洛因，他是城堡酒店的常客。以前我们经常去城堡喝酒，但后来他们对当地人的态度非常不友好。布隆迪·威廉姆斯做了经理后酒吧每况愈下，后来简直变成了垃圾堆。之后酒吧被悉尼来的里克·伯恩斯买下了，一切愈发糟糕了。你不会不知道吧？整个山城的人都知道城堡是小孩儿买冰——就是冰毒，还有喝酒的地方。骑士们也到那里喝酒。”

米克问：“你是说骑士摩托俱乐部？”

“没错。”

“加伯尼夫人，听上去你对山城非常了解。”玛利亚说道。

“你的警察同事们有段时间会定时在这些酒吧巡逻，他们就不敢乱来了。当时那些吸毒酗酒的小孩到处砸商店的窗户，你的上司莫兰特还站出来支持山城小商业协会在山城街安装摄像头的倡议。你也别再费劲儿问我为什么对这些酒吧和俱乐部这么了解。这就是个小镇，大家又没盲又没聋的。”

海伦·加伯尼说得玛利亚和米克有些不自在。他们心里其实很清楚，脸上的表情已经出卖了他们。玛利亚说：“不过你确实对这里非常了解。”

“不然呢？山城又不大。况且你在一个地方待得越久，就愈发感觉这个地方小。而且我们还加入了山火志愿队，也经常参加社区活动，比如山城民谣与蓝调祭典、冬至嘉年华、AFL的比赛。乔治在社区广播站还有一个节目。这儿不像悉尼、布里斯班或是墨尔本这些大城市，山城这样的地方没有匿名性可言，大家对周围人的事都很清楚。”

玛利亚又问：“那你丈夫和弗兰肯斯坦相处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乔治上周五还在城堡酒店外用脑袋撞了他。弗兰肯斯坦想回酒吧。三个月前酒吧经理琼·布朗抓到他在酒吧里卖冰毒，他还

威胁说要削掉她的脑袋。当时的情况是酒吧招待马特准备把他轰出酒吧，而乔治正准备进去。弗兰肯斯坦猛击马特的喉咙，因此乔治揪住他的辫子把他往回拉，然后用脑袋撞了他一下，把他撞倒了。之后那个畜生自己站起来走了。”

“那是乔治第一次与弗兰肯斯坦发生冲突吗？”

“不是第一次了。乔治之前也打过他。在我遇到乔治之前，他和弗兰肯斯坦是邻居。你也知道，即使是在山城这个战争遗留地区你也没法选择你的邻居。他有一次从晾衣绳上顺了一件乔治的T恤衫，这个狗杂种就住在隔壁还大摇大摆地穿着那件衣服。”

玛利亚问：“那你丈夫对此有什么反应？”

“乔治多说了他几句。我搬来和乔治一起住后经常听到他打骂他的女朋友安布尔。我们向警察报告过，但他威胁说再报警就砍掉我的头。”

米克问：“你报过警？”

“是的，但没什么用。很庆幸我们买了现在的房子然后搬了过来。”

玛利亚说：“谢谢你的合作，加伯尼夫人。”两个警察告辞离开了。

米克问玛利亚：“我们要去趟城堡酒店吗，警官？”

“是得去一趟，但我觉得头儿从帝国之路回来后可能也想去那儿，我们最好问问他。”

两名警官走后，海伦·加伯尼意识到她以前曾见过狄奥多西，她努力回忆是在哪儿见过。

第3章

距帝国之路不远，布莱克接到狄奥多西的无线电，她向他简述了从海伦·加伯尼那里了解的情况，告诉他他们已经采集了弗兰肯斯坦的头发作DNA样本。玛利亚想的没错，布莱克也打算从山谷回来后去趟城堡酒店。

此时，调查人员到达帝国之路，距乔治·加伯尼提供的坐标不远了。布莱克向四周大喊道：“我们是警察，加伯尼先生，你听到了吗？我是杰克·布莱克探长。”一束光从前方30米的灌木丛里照了过来，朝他们走过来的人正是乔治·加伯尼。布莱克走上前：“你还好吗，加伯尼先生？”

“还好，只是被枪击了，一颗子弹擦过当时拿着无线电的右手。”他举起右手，手掌里残留着无线电损坏后暴露出来的被塑料包裹着的银线。“子弹正好击碎了无线电。能麻烦你告诉我的妻子海伦我没什么大碍吗？”布莱克说：“当然。警官，发无线电告诉加伯尼夫人她丈夫一切平安。让我看一下你的手。加伯尼先生。”

乔·哈特走上前：“加伯尼先生，看到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嗨，乔·哈特。你当警察的事我听说了。你的父母还好吗？”

“挺好的，老师，感谢您的关心。”

“以前在学校你都叫我加伯斯或是加伯斯先生，从没听你叫老师。在学校你可不会叫我老师。”

布莱克解开绷带检查加伯尼手上的伤势。他的手掌被子弹擦伤，无线电散落的碎片嵌进了手掌中。“乔，麻烦把急救箱里的镊子拿出来。”布莱克说。他夹出嵌在加伯尼手心的5片塑料片，然后问道：“感觉好点了吗？”

“好多了，谢谢。太可怕了，当时我周围子弹横飞，然后无线电就被打中了。他们在瞭望台上射击，又有树木枝叶遮挡，怎么还能准得这么惊人？”

布莱克回答道：“凶手用的是音频定向的强力来福枪。刚好你和妻子正在用无线电说话，因此射到无线电上了。幸亏他是从悬崖上射击的，你们没有面对面，要不然那颗子弹射穿的就是你的胸膛了。你能活下来真是非常走运了。好了，加伯尼先生，尸体在什么地方？”

“跟我来。”加伯尼领着调查人员走向弗兰肯斯坦的尸体。布莱克问：“你怎么这么确定尸体就是杰森·莱格呢？”

“从他的体格、红色辫子、镶有三个红色三角纽扣的黑发带，还有穿的衣服就能辨认。上周五晚上我还揪着他的辫子给了他一个利物浦式爱的击打，那时他正猛击我一个在城堡酒店工作的朋友。”

安吉拉问：“利物浦式爱的击打是什么？”

“利物浦之吻。用头撞的意思。”

布莱克问：“你之前和他打过架吗？”

“十多年前我狠揍过他。那时我还住在山城东区，我们是邻居，他穿着从我家晾衣绳上偷来的贫民窟电台T恤衫威胁我。”

“你打了他之后呢？”

“弗兰肯斯坦尖声问我还想不想拿回我的T恤。我说我才不要，那件T恤已经被他玷污了。”

刚被枪击且目睹了残忍谋杀，加伯尼却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布莱克很钦佩他，但还是要继续探他对死者怎么如此熟悉。同时，布莱克确信自己以前曾见过他。

“就是说你觉得死者不是个好人。”

“弗兰肯斯坦常常威吓周围的人、虐待她的女友安布尔、恐吓我妻子说要削掉她的脑袋，还经常辱骂医院和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他什么毒品都卖，甚至卖给学生们。另外，他还在酒吧偷酒喝。探长你怎么看？我该组建一个粉丝俱乐部然后向他献花吗？不过请别误会，我觉得任何人都不该像他这样惨死。”

“加伯尼先生我很欣赏你的坦率以及你的同情心。不过，就你所知，他这辈子做过什么好事吗？”

“我听说他在海军待过一段时间，大概是做缉毒犬的工作吧。”

安吉拉问加伯尼：“你能想到这一切可能是谁做的吗？”

“我不知道。但有点常识的人也知道这起谋杀与毒品有关。他可能得罪了某个大毒枭，或者是城堡酒店的某个人。”

“加伯尼先生，你为什么会提到城堡酒店？”布莱克问。

“那就是他的另一个家。小孩们都去那里喝酒、买冰毒。”

“你去过那儿吗？”

“当然，不过是在布隆迪·威廉姆斯接手之前，他对待我们这些当地人简直像对待垃圾一样。后来我们就都去王朝酒吧了，而弗兰肯斯坦那些人又回到城堡喝酒。”

加伯尼看着弗兰肯斯坦被绑起来的手，突然发现有个细节被他忽略了。“他的戒指不见了。”他说。

“什么戒指？”布莱克问。

“弗兰肯斯坦有四个金戒指，分别是扑克牌的四个花色：方片、红桃、梅花、黑桃。我问过他戒指是不是从T先生的旧货出售那儿买的，他还很生气。他经常和人打架，喜欢在被他打的人身上留下印记。弗兰肯斯坦喜欢欺负那些打不过他的人。”

一阵微风拂来，夹带着一股恶臭味。加伯尼问道：“什么味道啊？”布莱克看看四周，然后所有人散开来向恶臭方向走去。乔·哈特大喊：“在这儿！”向灌木丛深处走约20米，离开小路，另一具塞在手推车里尸体出现在悬崖底部。这具尸体在这儿有一段时间了，已经开始腐坏，散发着刺鼻的尸臭，上面还有动物撕咬的痕迹。手电筒的光都聚集在这具严重损毁的尸体上。

加伯尼和布莱克同时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两人都注意到对方在面对尸体时下意识的举动。

布莱克盯着尸体，惋惜地说：“这个可怜的家伙又是谁呢？”

加伯尼用衣服捂住口鼻走了过去。他看了看残留的衣服和头发，

说：“是可怜的肖恩·拉梅奇。他算是山城唯一正派的瘾君子。他从来不会做伤害别人的事，还常常给大家带来欢乐。莎士比亚的《麦克白》里是不是有一句‘反常的行为招致反常的境遇’。”

布莱克说：“对某些人来说杀人只是稀疏平常的事。你怎么这么确定这就是肖恩·拉梅奇？”

“看这双红宝石色的网球鞋。你得仔细观察衣物，它们能告诉你很多事。破旧的军裤搭配蓝色法兰绒上衣在肖恩眼里看来非常时髦，这也是他的标志装扮。况且，自从他开着那辆400澳元的日产进了城堡酒店的公共酒吧后，已经两周没人在市区见过他了。”

“他把车开进酒吧了？”布莱克很是震惊。

“喝完六长杯维多利亚苦啤酒后，那些人就不给他上酒了，并且还骂骂咧咧的。布隆迪·威廉姆斯打了他一巴掌，把他扔出了城堡。之后肖恩开来他那辆有30年历史的日产，比划了三次要撞向酒吧。第四次是真的撞了，碾过门口的酒桶，车子一角开进了酒吧。然后他闯红灯把车开向了大路。之后汽车在班克斯街失控，撞进了一个女人家门前的花园。他的妻子桑德拉坐在店边，她的心脏起搏器砰砰作响，都快赶上吉尼斯记录了。医护人员把肖恩和他妻子抬到救护车上，但肖恩跑掉了。他回到酒店想再来半打，结果又被布隆迪·威廉姆斯打了一顿。”

布莱克、辛、哈特以及其他警员听了加伯尼的话都是既混乱又惊讶。布莱克问：“你就这么确定他已经两周没露面了？”

“我一个好朋友的祖父住在科藤街。他已经两周没有看到肖恩了。以前肖恩每天下午都要从他面前经过，给他来一个标志性的敬礼。”

“标志性的敬礼？”

“肖恩标志性的敬礼就是举起维多利亚苦啤酒的长颈瓶。这是远在山城东区的他在给纽约的自由女神像致敬。”

安吉拉问道：“你为什么说他是城里最正派的瘾君子？”

“肖恩从来不会无故伤害别人，并且只卖他自己种的大麻，他给那

些大麻取了个名字叫东部之光。肖恩小时候遭遇了一次大的意外，脊椎都是完全填充的。他不能做重活，但仍然坚持工作，像是帮别人修剪草坪。有一天特别热，我开车经过，看到他在正午最热的时候帮一对年老的夫妇修剪草坪。他用他的标志敬礼向我致意。肖恩曾告诉我他染上海洛因是因为脊椎太痛了。他花了大价钱，却被奸商用便宜货给骗了。肖恩和桑德拉住在曼切斯特街一栋老旧的公房里。没有肖恩，桑德拉就活不下去了。不管怎样，她在最好的年华已经迷失了。他们家门前贴着‘耶稣爱你’。每次看到这个标语我都会想到他们。”

布莱克问：“她也吸毒吗？”

“是的。但她在小牧场里抓袋鼠，你懂了吗？她精神有问题。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有点傻。我一个朋友小的时候，曾被桑德拉要求从她的星球滚出去。”

布莱克综合了现在的情况，他决定先回悬崖上去。他相信加伯尼对两具尸体的辨认，并且两名死者都与城堡酒店有明显的关联。布莱克打算去找布隆迪·威廉姆斯谈谈。“从这儿有捷径回市里吗？”

加伯尼说：“有，到‘蛮荒之地’找赖利，坐他的平台车。从这儿走20分钟就可以到‘蛮荒之地’，赖利是那儿的主人，我们需要急救治疗时他就会开启平台车。坐上平台车，六分钟就可以到崖顶。”

布莱克问：“你说的我们是指谁？你们做过几次救援？”

加伯尼说：“指山火志愿救援队还有就警方派来的救援人员。我救过两个人，其中一个是一个15岁的女孩，她从思诺洞掉了悬崖。”

“我还记得那件事。女孩叫桑德拉·奎恩。”乔·哈特说。

“乔，你和她是九班的同学对吗？”

哈特轻轻点点头。

布莱克转向警员们说：“好了，乔，你和同事今晚就留在这儿，我们明天来转移尸体，并对这儿进行一次彻底的搜索。你们要确保现场的安全，别让动物损坏遗体。现在呼叫总台，让他们联系赖利先生开启平台车，再问问看法医来了没有。我和加伯尼先生以及辛先回山

顶，让狄奥多西和沃森把加伯尼太太带到山顶来。”布莱克分别从两具尸体上取了头发做DNA样本，看是否与玛利亚和米克采集的样本相符。

“蛮荒之地”在19世纪70年代时是一座煤矿。在他们走去“蛮荒之地”的路上，布莱克努力想回忆起在哪儿见过加伯尼，那应该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你当老师多久了？”

“8年了。”

“那在山城待了多久了呢？”

“16年。你这是在调查我吗，探长？”

“我听说这里的人都互相认识，但能辨认两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其中一具还被动物撕咬过的，我还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不管怎么说，毕竟我是个警察，拿着纳税人的钱，而且正在调查一起谋杀案。”

“我们想他们绝不是自杀。”布莱克严肃地看着加伯尼。

“这么说吧，我在这里住了16年了，经常参与社区的活动，也加入了一些社区组织。我还经常在酒吧和俱乐部喝酒，遇到过不少怪人。那些人有的是沉溺毒品、酒精，有的是笃信某个神明。大城市也有不少这样的人，只不过在山城这样一个小地方大家都互相熟识。我也听说、目睹了很多发生在周围的事。简单说，我认识很多人。在山城生活并不容易，因此这儿的人们都很仗义，我们互相帮助，社区意识浓郁。”

“我问这些问题是不想放过有关犯人的任何线索，毕竟两名死者你都认识。还有，我们以前见过吧，加伯尼先生？”

“没错，我们是见过。你还记得什么时候、在哪里吗？”

“不记得了，你呢？”

“我得很清楚。是在1987年，BLF被认定为非法后的那一年。我和朋友在建筑工地被逮捕，然后被带到刚启用的悉尼警务中心。你是负责看守的警员。你和你的同事在说‘可恶的BLF，你们花了这么多时间建造这个地方，现在却被关到这儿来了’。”

“没错，但我没有这么说，我的许多朋友倒是说过这话。我记得你和你的同伴拒绝签署保证不再回建筑工地的保释协议。然后你们大部分人都都在警署待了一整夜，直到第二天利物浦街法院的地方法官同意你们保释。”

安吉拉问道：“BLF是什么？”

布莱克回答：“建筑工人同盟会。是个激进工会，1986年在总理鲍勃·霍克、新南威尔士州州长内维尔·W·拉恩以及维多利亚州州长约翰·该隐的授意下，由澳大利亚工党和州政府共同宣告其非法。加伯尼先生，你留下了犯罪记录不是吗？”

“是的，蓄意损坏警车、非法进入建筑工地与他人会面。”

安吉拉惊讶地转过头来。“我从没想过你是个有犯罪记录的老师。”

加伯尼看了看她，说：“我是有犯罪记录，但并没有犯罪。我和同伴被关在箱式警车里，一个脚手架工人把一个轮胎推到了警车上，通气口被压住了，为了呼吸我们只能把窗户砸碎。你那些同事根本没考虑过我们怎么呼吸这样的事。”

“你虽然被指控了，但你是对的，你并没有犯罪。加伯尼先生，你是因为政治信仰被指控的，但我想你的政治信仰到现在也没变。”

“探长，这就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特点，需要很多警察维护才能正常运行。你想想去年的亚太经合会议。”

布莱克说：“在我看来，加伯尼先生，你是在为工人争取权益，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听说你仍在筹划在板球赛季时进行革命。”

“搞清楚，探长。我讨厌板球，我在等橄榄球赛季的到来。革命会在橄榄球赛季时，而起义就定在墨尔本赛马日。”

墨尔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为赛马设立公共假日的城市。著名澳大利亚作家弗兰克·哈迪将“墨尔本杯”称作“四条腿的彩票”。这天所有澳大利亚人都停下手中的工作观看“墨尔本杯”。

布莱克大笑道：“听你说了这么多，我觉得要是没有尤里卡栅栏事

件、反越战游行、工会罢工这类事情，没有反对不公平法案、为争取权益站出来的人们，那大概议会也维持不到现在了。”

布莱克知道加伯尼是个政治上雄心勃勃的人，但至少他还存有幽默细胞。布莱克说：“20多年了。当被问及犯罪记录时你一直很坦然对吗，加伯尼先生？”

“是的。难道就因为几个肮脏的政治家说不合法，为工人争取权益就错了吗？”

布莱克再次笑起来，问：“我们还是说回到案件吧？上周你和弗兰肯斯坦在城堡酒店外面发生争执时他还带着戒指吗？”

“是的。”

“那你有看见过他没有戴戒指吗？”

“从来没见过。”

“有太多巧合了。但作为一个侦探，我必须说，我不相信巧合这回事。”

“那我们在20年后又见面这件事呢？”

布莱克摇摇头。去“蛮荒之地”的路上，布莱克再次思量起加伯尼说的话。他确信这起案件与毒品有关，所有线索都指向城堡酒店。他问自己，肖恩·拉梅奇的死是因为那些疯子想彰显力量吗？而弗兰肯斯坦的死与地盘争端有关吗？两名死者都贩卖毒品，但若肖恩只卖一般大麻，他实在微不足道。布莱克憎恶水培大麻，因为栽培这种大麻所用的类固醇相比冰毒更容易获取，很多人——尤其是孩子容易吸食过量，难以自拔。

布莱克对加伯尼很有好感。他有着老派的道德感、在做老师前经历了很多事，并不是那种从高中升上大学而后又回到高中的老师。加伯尼和他差不多岁数，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布莱克觉得他得趁着去“蛮荒之地”的这段路程多问他些问题。

“你还能记起你和弗兰肯斯坦打架那天晚上酒吧里有什么异常吗？”

“我的注意力都在弗兰肯斯坦身上。我得仔细想想。一切来得太快了，后来我待到了打烊，当时已经凌晨两点过了。”

“再讲讲布隆迪·威廉姆斯吧，加伯尼先生。”

“这个人卑鄙到了极点，恩将仇报。”

“我感觉你对他有偏见。”

“每个人都有偏见，探长。我们对人或事的优劣都有自己的看法。尽管不是任何时候都显现出来，但我们对某些人某些事的看法实际反映的是一种固有观念。这些观念大多来自媒体和传闻。没什么是绝对客观的。但相对公平是存在的，是人们可以追寻的。我觉得评价一个人不是听他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做了什么。至少我是这样做的，我的朋友们也是这样。

“威廉姆斯就是个恃强凌弱的人。这种人总和懦夫待一块儿。他喜欢找那些醉鬼挑事，把他的大手电筒当短棍用。他是个控制欲极强的下流坯，在这个酒吧里简直像个独裁者。他把城堡这个原本正规的酒吧变成了污秽的垃圾堆。我和一个从威廉姆斯手下辞职的家伙聊过，他辞职是因为威廉姆斯让侍应们用皮带打人。”

“他是怎么指示侍应袭击别人呢？”

“他会拉拉他们的皮带上的酒吧布，然后指一指外面他想打的人。”

“你说的那个朋友现在在哪儿？”

“他不是我朋友，他是两年前我在城堡喝酒时认识的侍应，现在他已经离开这里了。”

“关于威廉姆斯你还知道些什么吗？”

“我听说他参加了两次警察心理测试，三次监狱看守招收考试，都没有过关。这些可能都是谣传，你见到他时可以问一问。”

“山城里有很多传言吗？”

“和所有小城一样，这儿的传言比比皆是。我知道威廉姆斯是个种

族歧视的混蛋。他收购原著民的啤酒，他们只好花钱去城堡喝酒，然而布朗迪在背后和他的手下边喝酒边发表那些恶心的种族主义言论。”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从一个好友的儿子那儿听来的。他辞职了。自从威廉姆斯掌管城堡，继而里克·伯恩斯坦买下这里，酒吧就不可能回到原来的样子了。”

“那是多久前的事了？”

“两年前，但你绝对想不到那张‘新经理上任’的通知到现在都贴着。”

“你怎么对谁掌管酒吧这么感兴趣？”

“那家酒吧的老板没有一个对社区做过贡献。况且酒精造就了太多悲剧。你说那些烈酒造成了多少像是男人喝酒后家暴打死妻子这类暴力犯罪？又有多少强奸、醉酒驾驶发生的车祸还有那些数之不尽的嘴角打斗是酒后发生的？另外还有毒品，对孩子来说，城堡简直就是毒品的代名词。在这里未成年也可以喝酒、吸食冰毒，那些毒品比酒精还要可怕。你还可以在老虎机上赌博。在这个国家，赌博就是第二宗教，人们对赌博的喜爱仅次于体育，有了老虎机就相当于可以印钞票了。”

布莱克问：“你有宗教信仰吗？我见你在发现第二具尸体时在胸口画了个十字。”

“我发现弗兰肯斯坦的尸体时也画了十字，但我不是天主教徒。”

“你画十字却不是天主教徒？”布莱克对这种说法很是吃惊。

“你们熟悉古罗马时期那位带领奴隶起义的角斗士斯巴达克斯吗？”

布莱克和安吉拉双双点头表示知道。布莱克说：“柯克·道格拉斯饰演斯巴达克斯，劳伦斯·奥利弗饰演罗马最富有的人克拉苏。斯坦利·库布里克拍了部好电影。”

“沿着亚壁古道，克拉苏把斯巴达克斯的6000名同伴钉死在十字

架上，那就是我画十字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这样做可以让我冷静下来，这大概遗传了我祖父安东尼奥的传统意大利人的DNA吧。”

“所以你完全不信天主教吗？”

“我有信仰，但我是个无神论者。我信仰工人的守护神圣约瑟夫。

“你是怎么做到的？”

“相信我，就去年的橄榄球赛季，支持悉尼天鹅队和南悉尼队就是对信仰的最严酷的测试。”

布莱克答道：“你不觉得这是对有宗教信仰的人的不敬吗？”

“我反对把天主教徒都说成是恋童癖，虽然教会费了大力气堵住悠悠众口，甚至让那些恋童癖继续担当神职人员。我也不认为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我想说的是我捍卫宗教自由、反对盲从，我不希望盲从的恶臭飘散在空气中。没错，我就是澳大利亚那20%的无神论者之一。同时我是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但我尊重那些中南美的信仰天主教的同志。委内瑞拉的总统乌戈·查韦斯号称自己是个天主教徒，他说乔治·W·布什是美国的魔鬼。但探长，你说如果耶稣·基督真的存在，他怎么能容忍自己是唯一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呢？”

“加伯尼先生，你有一套自己的信仰。”

“唉，就像《布莱恩的一生》里说的，‘我们都是单独的个体’，探长。

“我不是。”布莱克以《布莱恩的一生》中一句经典台词回答道。

“讲得好，探长！你对经典很了解。”

“但我仍是一个天主教徒，虽然我不同意教皇、教会的那些愚蠢又血腥的言论。

“我很赞同英国历史学家马克·斯蒂尔所说的‘如果你发现约翰尼·卡什、尼娜·西蒙以及乔·斯特拉莫在一年内相继死去，然而克里夫·理查德仍健在，那就足以证明上帝是不存在的了’。”

加伯尼很惊讶，一个警察竟然知道蒙提·派森的经典台词，对古代

史和电影也很了解。而布莱克也被加伯尼宽广的胸怀打动，他虽是无神论者却捍卫着宗教自由。

一路上，安吉拉·辛听着布莱克和加伯尼间的对话。她觉得很奇特，自己的头儿一直在问加伯尼问题，从死者、城堡酒店、布隆迪·威廉姆斯聊到了宗教信仰、橄榄球规则以及21世纪的澳大利亚生活。就这样，他们沿着帝国之路，穿过古老的热带雨林。一路上各种动物发出的声响不绝于耳，甚至还有猫头鹰的叫声。

布莱克走在最前面，随后是加伯尼，最后是安吉拉。当他们走到一个转角时，布莱克感觉到有什么东西窸窸窣窣从腿间滑过。加伯尼拿手电筒照了照，看见一条蛇从小路滑到了灌木丛里。他说：“铜头蛇，世界上最危险的十种蛇之一。探长，你走路声音太大了，它逃走了。大多数时候是这样的。但有时棕色蟒蛇和致命毒蛇的地盘意识会很强。”

安吉拉问：“你怎么对蛇这么了解？”

“我是个爬虫学家。和疱疹没关，我研究的是爬虫类动物。十多年前在山火救援队，我第一次上远程急救的课程，那个疯狂的教员带了一条活的铜头蛇到会议室，说‘如果你被困在灌木丛里又没有吃的，你可以抓一条蛇来吃。’我把蛇从他手中拿过来然后放回灌木丛。那个可怜的小家伙被吓坏了。铜头蛇是进化所造就的美丽物种。只有在澳大利亚东南部的高山地区和塔里马尼亚岛能看到它们。”

布莱克和安吉拉对加伯尼对蛇的了解以及他对这种致命生物发自内心的怜惜感到震惊。三个人听到赖利的平台车从悬崖上开下来时钢圈发出的声音，就像是平台车碾过钢索一样。平台车要这样行进200米。夜晚空气清冷，声音听起来格外清楚。不久后平台车到达平台上。

19世纪时这儿本来有两架平台车供矿工和他们住在谷底的家人使用。三人走上平台，赖利正站在平台车的后部。布莱克说：“没猜错的话，你就是赖利先生吧？”

“没错，你是布莱克探长。”

布莱克点头微笑。赖利招呼他们坐进平台车。然后他们便缓缓上升离开山谷。虽然是夜晚，但满月光辉明亮，麦克劳德山谷的景色一览无遗。他们能清晰地看到前面的孤山，西边的格兰特高原和东边的雷克斯高地。提达岩也轮廓鲜明。一周七天，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来自澳大利亚和世界各地的游客乘坐平台车下到山谷又返回山顶。也有不少人选择从科隆索梯走下去，穿过小路，然后再乘平台车返回。“蛮荒之地”距山顶有200米，游客乘平台车6分钟便可到达（走路至少需要45分钟）。

布莱克说：“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里有这样一句话‘真相终将大白；谋杀不能长久掩盖’。”

加伯尼说：“我妻子海伦说莎士比亚写的话诠释了生命的意义。”

“我妻子苏也说过类似的话。”布莱克说。“她说即使到今天，这位诗人的话仍然适用，虽然他已成为他所说的‘蛆虫的食物’400年了。今晚我们遇到了两起谋杀，一件就发生在几个小时之前，另一件大概有两周了，并没掩盖多久，现在都浮出水面了。”

当平台车到达山顶时，布莱克的其他组员以及海伦·加伯尼已经等在那里迎接他们了。“我们怎么样？”布莱克问。他没有得到回答，加伯尼夫妇紧紧相拥、亲吻。大家都为他们高兴，加伯尼很幸运，子弹没有击中他的胸膛，只是右手被擦伤。海伦端详着丈夫绑着绷带的手。“我得陪你去医院检查一下手。”

“你能陪他去就太好了，加伯尼太太。”玛利亚说。

乔治·加伯尼说：“非常感谢，探长，还有你的同事们。”

“加伯尼先生，我们还需要你到警局录口供。你明天能过来一趟吗？我会安排好，你明天应该不用去上班了。”布莱克说。

“明天我必须得去学校。我得为参加HSC古代史考试的学生做好准备。”加伯尼说。

“那么我希望派一名警员保护你，直到我们抓到枪击你的人。”

“没问题，但明天这名警官不仅得陪我去学校，还得去橄榄球训

练，然后明晚我在王朝酒吧还有一个活动。’

“什么？”布莱克问，他又被加伯尼的话震惊了。

“我是橄榄球教练，没有教练在就没法训练。我们必须商量好战略，然后继续为周六的比赛做准备。之后还有一个小活动。”

“什么活动？”布莱克又问。

“王朝酒吧的常规活动，脑力竞赛，也叫智斗。我去参加活动，但我不会泄露今晚被袭击的事。这样有助于你们调查的进行不是吗？”

布莱克想了下加伯尼的提议，说：“是的。那我让警员穿便衣陪着你。”

加伯尼叫来海伦，跟她说了自己的提议。她也同意。

加伯尼说：“探长，那就这样决定了。”

布莱克问：“加伯尼太太你也同意吗？”

“是的。”

布莱克说：“那就这样。”两人握了握手。

“好了，晚安，加伯尼先生，加伯尼太太。”

第4章

布莱克示意组员们聚过去。“我们四个人一起去趟城堡酒店。我想在警局里审问布隆迪·威廉姆斯。我们可以以售酒法为由指控他，把他带回来。我和安吉拉先进去点些喝的，玛利亚、米克10分钟后再进来，坐在另一桌，等我的行动指令。这两起谋杀案都涉及到了城堡酒店。”

车停在城堡酒店旁的拐角处。布莱克和安吉拉先行进入酒吧，他们点了两杯名为朗姆可乐的鸡尾酒。这里和普通酒吧没什么两样，墙上贴着酒厂广告、挂着澳式足球联盟及国家橄榄球联盟的明星球员签名球衣、拳击手套，还张贴着接下来两周将在此表演的乐队的海报。之后四个当地人走了进来，两男两女，其中一个男人点了四杯“现代精神”，这种酒可不便宜。酒吧另一头坐着三个一看就知道尚未成年的年轻女孩。布莱克和辛数了数，算上腰带上塞着酒吧布的侍应，整间酒吧里有十个人。

玛利亚和米克走进城堡酒店的公共酒吧时，布隆迪·威廉姆斯正好从另一道门走了进来，他大吼：“最后一杯了！”一分钟后又叫道：“所有人都给我离开！”侍应附和着威廉姆斯的话。刚给同伴们买了酒的那个当地人不满地抱怨：“酒刚刚才端上来啊。”侍应听后走上前去，把手指插进那四杯酒里，说：“现在你们可以走了。”坐在酒吧另一边的三个年轻女孩咯咯笑着，其他客人受辱在他们看来就是个笑话。她们清楚自己是不用离开的。

布莱克插话：“除非你们退钱，不然他不会离开的。”布隆迪·威廉姆斯说：“混蛋，你以为你是谁？”侍应递给威廉姆斯一个长长的黑色手电筒，威廉姆斯像拿着棍子一样轻敲着手掌，他厉声说：“混蛋，你想找我的麻烦？”

布莱克拿出他警员证，说：“我是山城刑事侦查组的杰克·布莱克探长。这是我的同事警长玛利亚·狄奥多西以及米克·沃森和安吉拉·休两位探员。我确实有问题要问。你向未成年少女提供酒精，还涉嫌人身恐吓。你最好把酒钱退还给这位先生，要不然我再给你加一条侵犯

他人财产的罪名。好了，你有什么问题吗？”威廉姆斯的脸色沉了下去。

米克·沃森走到三名少女面前说：“姑娘们，请出示你们的身份证，证明你们已经成年。”

沃森盯着威廉姆斯，说：“伙计，你的脸色不太好。能麻烦你把负责人找来吗？”

威廉姆斯答道：“我就是负责人。”

“你是威廉姆斯先生对吗？”布莱克问。

威廉姆斯早已没了之前的嚣张气焰：“没错。”

布莱克说：“我们有些问题要问你。”

沃森检查了女孩们的身份证。“探长，我们得回警局问了。有两个姑娘17岁，还有一个才16岁。”

那个当地人拿回钱，他感谢了布莱克后又对威廉姆斯说：“布隆迪，这是我最后一次到你这个乌烟瘴气的酒吧来。”

“威廉姆斯先生以后不会再担任酒吧经理了，不管是这里还是其他的地方。威廉姆斯先生，你和你的手下涉嫌向未成年人售卖酒水以及人身威胁。你们将被带回警局，我们会根据《酒店授权法案》正式起诉你。你还要协助警方调查肖恩·拉梅奇和杰森·莱格的死因。好了，酒店的所有者里克·伯恩斯在哪儿？”

威廉姆斯回答：“他回悉尼了。”然后他瞪着侍应说：“你不知道要查看身份证吗，蠢货。”

玛利亚说：“作为经理你要对这间酒店的经营活动负责。”

“我不认识肖恩·拉梅奇和杰森·莱格。”威廉姆斯表示。

安吉拉对女孩们说：“姑娘们，请你们把包里的东西都放到吧台上。”她们把包里的东西倒了出来，每个人包里都有一大包用塑料袋装着的冰毒。塑料袋中的冰毒又分为20小包，每包价值20澳元。三个女孩眼巴巴地望着布莱克。

布莱克说：“威廉姆斯先生，能麻烦你把酒吧保险箱打开让我看看吗？我们还需要还有所有闭路电视的记录。另外，请你告诉我伯恩斯先生的电话号码。”威廉姆斯点点头。布莱克和米克跟着他到了办公室，威廉姆斯不情愿地打开保险箱。

保险箱里装着现金、官方文件、三包冰毒和一个小塑料购物袋。“购物袋里是什么，威廉姆斯先生？”米克把袋子递给布莱克，他打开后发现一个黑色天鹅绒小包，包里装着四枚金戒指。戒指式样分别是方块、红桃、梅花还有黑桃。

“威廉姆斯先生，谁还有保险柜的钥匙？”

“里克·伯恩斯。”

“可他并不在这儿不是吗？”布莱克说。

“叫我的律师来。”

布莱克说：“好主意。威廉姆斯先生，你还有点时间关上酒吧。这里短期内可能没法营业了。”

第5章

布莱克他们从酒吧把人带回去后，整个山城警察局都忙碌起来了。布莱克打算最后再审问威廉姆斯，他知道这样做肯定会大有裨益。审讯中三个女孩全都承认冰毒是威廉姆斯给她们拿去卖的，并且已经持续了3个月了。布莱克让其他侦探负责审问工作，他自己则去查看城堡酒店的闭路电视录像。法医已经证实死者身上的DNA与弗兰肯斯坦和肖恩·拉梅奇的DNA相符，并且两人口袋里均装有城堡酒店17号房的钥匙。

布莱克准备先审问侍应乔治·斯莱文，接着再是威廉姆斯。突然，闭路电视上出现了一个他无比熟悉的面孔，又一段过去的回忆袭来。“‘血腥耶稣’，‘大坏蛋鲍比·麦克海尔’。”布莱克咆哮道。

“头儿，怎么了？”玛利亚问。

“今晚8点，前探长‘大坏蛋鲍比·麦克海尔’出现在了城堡酒店。他可以说是声名狼藉，1994年皇家警察委员会进行整顿行动，他被问话后便提前退休了。他绝对不是个好东西。他伪造证据、证言，让无辜的人获罪，却给那些武装劫犯、毒贩、杀人犯放行。一个大毒枭死前供述，麦克海尔收取他3万澳元后取消了一项海洛因交易的指控。”

“你来查看录像太合适了，只有你能认出他来。”

“那是14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希望自己别进皇家委员会，不过之后他们清扫了一大帮警察系统的贪腐分子。”

玛利亚盯着布莱克，布莱克的严肃让她吃惊。“那时候做个刚正不阿的警察肯定不好过。”

“确实是这样的。玛利亚，让米克和安吉拉过来。我们得告诉他们这个新发现，麦克海尔的出现让整个案情大不一样了。一会儿我们去审问威廉姆斯，那个侍应乔治·斯莱文由米克和安吉拉负责。”

玛利亚把安吉拉和米克叫过来后，布莱克给他们讲了麦克海尔的事。之后他强调：“麦克海尔可比一般的犯人奸诈狡猾多了。要是他把两起手推车谋杀案嫁祸给威廉姆斯也不是什么值得讶异的事。”

米克问道：“头儿，可他为什么要那么做？”

“清除竞争者吧，之后还可以利用威廉姆斯在监狱里替他散毒。归根结底，是毒品把两起案件和城堡酒店串联起来的。你们看麦克海尔出现的时间，8点，正是弗兰肯斯坦被扔下悬崖后的半小时。可能麦克海尔叫威廉姆斯把戒指放进城堡的保险箱里，我猜威廉姆斯甚至没有看包里装的什么。必须要说，就算是威廉姆斯的智商再高些，他也是个石头脑袋。他可能和其他笨蛋一样觉得麦克海尔和他们是一伙儿的，没想到却被他嫁祸了。”

“毫无疑问麦克海尔想要掌管城堡酒店。他曾和‘公路摩托骑士俱乐部’一起经营一家位于新南威尔士州南海岸的酒吧。麦克海尔边上这个留着胡志明式胡子的人可能与摩托车圈子里的，他一定知道很多内幕。

米克问：“你怎么对麦克海尔这么了解，头儿？”

布莱克答道：“我在以前的悉尼警察局任职时，他当了我一年的上司。他当时觉得我很没用，因为我拒绝做逼供或是编造罪名这样的事。录像里还有一件事很有趣，弗兰肯斯坦在酒吧从下午4点待到5点，而最后十分钟他一直在与威廉姆斯交谈。并且在他与威廉姆斯深谈之前，他拿出了200澳元，然后侍应递给他一个棕色纸包。”

玛利亚说：“幸亏你在审问威廉姆斯之前看了录像，认出了麦克海尔。”

“我也这么觉得，玛利亚。现在是凌晨1点。米克、安吉拉，你们去审问斯莱文，我和玛利亚审问威廉姆斯。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证据指控他们售卖毒品、卖酒给未成年人，但我还想要知道的是他们与弗兰肯斯坦、乔治·斯莱文、麦克海尔还有麦克海尔身边那个没有确定身份的人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会让警员去把麦克海尔带回来协助我们的调查。他的地址是山城山景街7号。”

布莱克和玛利亚走进审讯室，威廉姆斯和他的律师已经在里面了，另外还有一名警员。布莱克点头示意那位警员可以离开了。

“审讯录音：在场人员有布隆迪·威廉姆斯、其律师罗纳德·哈威

克、玛利亚·狄奥多西警长，以及我本人杰克·布莱克探长。”

“威廉姆斯先生，下午7点30分时你在哪里？”布莱克问。

“从下午3点半直到11点半你带我来这里，我一直待在城堡酒店。”

“那段时间里是否有访客到你的办公室？”

“没有，直到你和你的同事来，我一直都是一个人。”

“里克·伯恩斯在哪儿，威廉姆斯先生？”

“他在悉尼。”

“他习惯不接电话吗，威廉姆斯先生？”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接听。”

“审讯录音：狄奥多西警长正向威廉姆斯先生展示从城堡酒店闭路电视截取的照片，照片中威廉姆斯先生正与两个人交谈。他们是谁，威廉姆斯先生？”

“两个问路的游客。”

玛利亚问道：“威廉姆斯先生，就是说你从未见过照片中年长的那个人？从没见过？即使是在电视或报纸的新闻里？”

“我从没见过他。”

“我的当事人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他不认识照片中那个人。”哈威克利声说。

布莱克说：“威廉姆斯先生，你已经被正式起诉向未成年人提供了上千千克晶体脱氧麻黄碱，即‘冰毒’，以及向他们售卖酒水。我们查获的冰毒市值15000澳元。我们持有今晚待在城堡酒店的三名少女的证词，所有人都证实是从你手里获取的冰毒，威廉姆斯先生，并且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3个月。由此，我们认为你贩卖毒品。”

“另外，威廉姆斯先生，还有两起谋杀案需要你协助调查。我们将问你一些关于肖恩·拉梅奇以及杰森·莱格即‘瘾君子弗兰肯斯坦’的问题。好了，威廉姆斯先生，两周前肖恩先生将车开进城堡酒店的公众

酒吧后你是否袭击了他？”

“我没有袭击过他。”

“那今天下午你是否和莱格先生交谈过？”

“是的。”

“你们聊了什么？”

“周日那场球赛。”

玛利亚问：“据我们所知，莱格先生并不喜欢球类运动。你是指哪种球？橄榄球、澳式足球，英式足球还是英式橄榄球？”

“澳式足球。”

“你们聊到了哪支球队？”布莱克问。

“我们聊到了悉尼队和科林伍德队在预选赛中的表现。”

布莱克说：“先不说那个了。在两具尸体身上我们都发现了城堡酒店17号房的钥匙。你要怎么解释这两个人身上都有你所负责的酒店的同一房间的钥匙？”

“没什么好解释的。”

“威廉姆斯先生，强调一下，我们正在调查两起谋杀案。你这样回答对我们可没有什么帮助。”

威廉姆斯答道：“我没什么可说的，况且我有权保持沉默。”

哈威克说：“我的当事人已经尽力了。我希望正式开庭前能保释我的当事人。”

布莱克说：“威廉姆斯先生，我认为一旦你获得保释可能会对该案的证人产生威胁。因此希望你待在拘留所直到正式宣判。另外，威廉姆斯先生，你有义务协助警方调查肖恩·拉梅奇以及杰森·莱格即‘瘾君子弗兰肯斯坦’的谋杀案。我想这次问话就到此结束吧，威廉姆斯先生，明早山城法院见。”

米克、安吉拉对乔治·斯莱文的审问也没有进展，当被问及瘾君子

的死时他什么都不说。

威廉姆斯和斯莱文被带回拘留室，布莱克则召集组员进行今天的总结。他说：“回家休息之前让我们总结一下案情的进展。首先，我们以贩卖毒品的罪名将斯莱文和威廉姆斯带了回来。两具尸体的身份也已经确认，分别是肖恩·拉梅奇和绰号‘瘾君子弗兰肯斯坦’的杰克·莱格。我们相信两人的死与威廉姆斯和斯莱文有关。我认为钥匙能帮助我们找出麦克海尔以及不明人物和案件的关系。麦克海尔背后可能还有其他操纵者。现在是2点。9点我会出庭反对威廉姆斯他们的保释请求。我希望你们其余的人11点能回来工作。还有什么问题吗？”

安吉拉说：“明天加伯尼来录口供时，可以给他看麦克海尔和另外那个人的照片，也许能得到什么新线索。”

“好主意，安吉拉。”

这时电话响了，布莱克接起来。他听完后感谢了电话那头的人，然后说：“没找到麦克海尔。他不在家，登记在他名下的那部车也不在。到处都找不到。麦克海尔是案件的相关人员，我会下令追踪他以及他那部车。”

大家互道晚安后便离开了。布莱克希望明天能有所收获。他清楚他能轻易阻止威廉姆斯和斯莱文的保释请求，但不确定能否从他们那里得到麦克海尔的线索。

他们只是小喽啰，必然惮于麦克海尔的势力。就像当年在旧悉尼警署，无论贪腐与否所有警察都惧怕他。布莱克站出来反对麦克海尔，最终被调走当了一年警员，之后才又得到另一份侦探的工作。他很想知道为什么他在悉尼遇到过的人在山城又一个个回到了他的生命里？

第6章

山城法院里，布莱克环视着四周。只见一个无精打采的瘾君子走了进来准备领取早晨的美沙酮，戴着印有巨大十字架与耶稣像帽子的传教士走过去试图升华这个瘾君子的灵魂，可惜没有成功。传教士又走近布莱克，问道：“你是重生的基督徒吗？”

“不，谢谢。我生下来就是基督徒了。”

传教士听了布莱克的回答愕然失声，走开了。

法警走出来叫道：“保释申请人布隆迪·威廉姆斯、乔治·斯莱文。”

法官是西蒙·班尼特。在山城居民看来他是个公正不阿的法官，除了处理醉酒驾驶或是无照驾驶案件时，山城警察往往会惋惜地对因此被逮捕的人说：“很遗憾朋友，班尼特多半会判你6个月监禁。要是在悉尼西区，你只用交点罚款就行了。”

大多数法官在法庭上都是一副威严的面孔，而班尼特给人的不仅仅是威严感，他会让人们在走进法庭那一刻就意识到这个法庭是由他主导。

威廉姆斯和斯莱文走进被告席。

“谁是布隆迪·威廉姆斯和乔治·斯莱文的辩护律师？”

“我为他们两人辩护，法官大人。”罗纳德·哈威克答道。他现在也是斯莱文的辩护律师。

警方的公诉人起身。“法官大人，警方反对其保释请求。杰克·布莱尔卡探长将出庭陈述理由。”

班尼特望向布莱克。“请宣誓，探长。”宣暂时布莱克注意到席间有几个面熟的悉尼记者。继而他开始陈述反对保释的理由。

“我们反对威廉姆斯先生和斯莱文先生保释请求，主要原因在于：担心他们对指认其贩毒、向未成年人售卖酒水以及人身恐吓的证人造成威胁。与此同时，两人均拒绝协助警方调查肖恩·拉梅奇先生和杰森

·莱格先生的谋杀案。

班尼特问：“探长，为什么你认为被告对证人有威胁？”

“三名证人都是16、7岁的年轻女性。并且，我们在被告处查获了一千克晶体脱氧麻黄碱，即俗称的冰毒。”

“哈威克先生，你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哈威克答道。布莱克走下证人席。

班尼特翻看威廉姆斯和斯莱文的笔录后说：“哈威克先生，我找不到任何同意保释你当事人威廉姆斯先生和斯莱文先生的理由。我认为，哈威克先生，你的当事人申请保释只是在走过场，是在浪费法庭的时间。先生们，浪费时间和任何法庭上都是不被允许的。威廉姆斯先生、斯莱文先生，你们将被还押候审，直到正式上庭对非法贩毒及向未成年人供应酒水进行审判。另外，我希望你们能协助警方调查肖恩·拉梅奇先生和杰森·莱格先生的谋杀案。”

布莱克环视法庭。这儿有威廉姆斯和斯莱文认识的人吗？他更加仔细地端详周围。威廉姆斯和斯莱文可能受到麦克海尔的威胁。麦克海尔派来的爪牙是谁呢？

10分钟后，布莱克走出法庭，他意识到自己还要应对法院门口的一众媒体。他一开门，5个记者就接二连三地抛来一连串问题。相机的快门声响个不停，摄像机、麦克风纷纷对准了他。

“探长，能透露些谋杀案的情况吗？”

布莱克立刻做出了应答：“稍后我们会专门进行说明，现在对此事暂不发表评论。”

“探长，这两宗谋杀案与毒品有关吗？”

“无可奉告。”

“听说死者都是被装在超市购物车里被推下悬崖的，是真的吗？”

“无可奉告。”

“两名死者都是脸朝下被捆在购物车里对吗？”

“无可奉告。”

布莱克钻进车里，媒体居然对案情知道得这么详细。谁把这些消息透露出去的？凶手吗？自己的组员？还是警局的某个人？他清楚他得向莫兰特指挥官解释一番了。

布莱克刚踏进山城警署手机就响了。“我是布莱克。”皇后山区警局的同事告诉他里克·伯恩斯的尸体在皇后山一个村庄附近的泥泞小路上被发现了，他躺在自己车上，手中握着一把短管散弹枪，头已经被打爆。

当时是早上10点。布莱克加快步伐赶到办公室，他清楚知道伯恩斯死于谋杀，而非表象显示的是自杀。他希望法医能赶去皇后山，他本人也会马上赶去，其他同事则调查关于伯恩斯的一切资料。

布莱克走进办公室对玛利亚、米克和安吉拉说：“大家早。又发现一具尸体。”

“谁？”玛利亚问道。

“里克·伯恩斯，城堡酒店的主人。和前两起谋杀案有关吗？肯定是有。”布莱克说。

“在哪里发现的？”玛利亚继续问。

“皇后山附近一条小路。玛利亚和我马上赶过去。安吉拉、米克，你们继续调查城堡酒店。看是否还有其他人拥有酒吧的股份？股份值多少钱？哪个银行负责？伯恩斯有没有留下遗嘱？他的律师是谁？”

布莱克和玛利亚开车去往王后山。刚到达克卡芒山村时布莱克的手机响了，是莫兰特打来的。他一再被媒体纠缠，因此打电话来了解谋杀案的相关细节以及布莱克对伯恩斯死亡一事的看法。布莱克把目前的案情整个汇报了一遍后，莫兰特告诉他中午要出席记者招待会。布莱克给玛利亚讲记者会的事，玛利亚说：“头儿，媒体的一大准则就是：流血事件等于头条。”

布莱克和玛利亚到达案发现场，向当地警察了解了情况。之后布莱克走到尸体旁。尸体瘫在方向盘上，头几乎掉落，只有净根肌腱连

接身体着头部。布莱克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是渗到车轮底板的汽油散发出来的。

布莱克说：“这不是谋杀，但某种意义上来说又应该算是。伯恩斯确实用这把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大概觉得这比淋满汽油被烧死要好受些。”

“也就是说伯恩斯觉得自杀比被活活烧死要好？”玛利亚问道。“我猜你认为是麦克海尔和他那个伙伴让他选择的。为什么你老是纠结于麦克海尔？”

“这是起相当残忍的谋杀，而麦克海尔绝对有可能做这一切。他可以把两个瘾君子从孤山瞭望台扔下了麦克劳德山谷。

“头儿，但也有可能是其他人。”

“谁？”

“我们才刚开始调查，但你似乎一直纠结于麦克海尔。你对麦克海尔的陈见会不会影响了你的判断呢？”

“停一下。一具尸体在被扔下悬崖后偶然被发现并确认了身份。我们又发现另一具尸体，也确认了身份。两起案子都与毒品和城堡酒店有关。我们又在闭路电视里发现麦克海尔和他的同伙在弗兰肯斯坦死亡的那天晚上出现在酒店。再看看威廉姆斯，已经吓得魂飞魄散了。除了麦克海尔，还有谁能让这么个刽子手吓成这样呢？我很确定是麦克海尔让威廉姆斯把弗兰肯斯坦的戒指放在酒吧保险柜里的。”

“但也许你是对的，可能还有其他嫌疑人。可能另有有钱人付钱给麦克海尔，他这么个唯利是图的杀手佣金可不低。现在又是伯恩斯，已经有三起谋杀与城堡酒店有关了。只有找到幕后那个有钱人，我们才能知道案件背后动机和组织。

留在警局的安吉拉已经查清了城堡酒店的所有权情况，3周前才刚变更过。伯恩斯把酒吧50%的股权卖给了房地产开发商斯蒂夫·康韦。现在她正在调查与城堡酒店毗邻的仓库的所有权。电话响了，是布莱克，于是她把现有资料汇报给他。

“我们最好去会会康韦先生。”

“我正在调查城堡酒店背后那个仓库是否是他的。”

“米克在哪儿？”

“他正在搜查伯恩斯在城堡的房间。”

“做得好，安吉拉。让米克等法医过来，然后让他们一起去17房查看是否有毒品的痕迹。你再从悉尼西区调一只缉毒犬来对酒吧进行一次全面的搜查。”

布莱克查看犯罪现场时手机又响了。“我是布莱克。”是莫兰特打来的，他想知道关于伯恩斯尸体的更多细节。记者会定在半小时后召开，挂断电话后布莱克对玛利亚说：“我得回山城了。莫兰特找我谈话。玛利亚，能麻烦你在这里等法医过来吗？”布莱克通常会以询问的语气让下属帮忙，而不是命令他们。

玛利亚点点头。开车回山城的途中布莱克准备着怎样回答记者可能问到的问题，与此同时，他考虑着到底是谁把案件的细节透露给了媒体，是自己组员还是另有其人呢？

第7章

布莱克回到山城警署，莫名有种莫兰特会狠狠训斥他一通的预感。当他走进莫兰特的办公室时，已做好准备，无论这位上司的责难多么愚蠢无当，都接受下来。

“布莱克，我对你负责的这项谋杀调查很不满意。”莫兰特嚷道。

布莱克想，掌权的恶棍都喜欢瞎嚷嚷。

“您对哪方面不满意，长官？”他平静地回应。

“先看看媒体关注的焦点吧。你在和加伯尼那个下流的红色社会主义者打交道。”

“加伯尼被枪击了，长官。他能生还已是奇迹。我们要做的是调查凶手而不是凭借被害者的政治立场判断其为人。我们的职责是在凶手再次行凶之前抓住他们。”

“上帝保佑加伯尼被干掉才好。那个该死的混蛋去年在山城到处张贴海报，宣传反对亚太经合会议的示威游行。”

“这是一个民主国家，长官。他有权这样做。”

“他们那些该死的暴民抗议那个残忍的恐怖分子大卫·希克斯被关进关塔那摩，我拍照时，他也举起相机拍我。之后他把照片放到博客上，还在他的广播节目里攻击我。”

“您做为一名地区警察指挥官，为什么要拍示威游行的人们呢？”

“因为像加伯尼和他同伙那样的人对公共秩序和社会来说是一种威胁。”

“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抗议怎么会是一种威胁？尤其是关于大卫·希克斯。各种政治背景的人都认为他有权利接受一次公正的审判。他若是美国公民，肯定不会遭受关塔那摩湾的境遇。他会在真正的法庭上获得审判，而不是在前总理霍华德的授意下在美国军方袋鼠法庭上被审判。”

“哦，看来我的侦缉总督察中也有一位共产主义者！”

“什么？你扯远了，长官。我的意思是，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国家，人们有权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APEC会议期间，你在什么地方，布莱克？”

“在一个远离悉尼、也听不到APEC胡扯的地方和我的家人一起享受积攒的长假。哦，当我听到布什把它念做‘欧佩克’的时候，我笑了。”

“这么说，你认为恐怖主义对世界领导人——例如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和我前总理约翰·霍华德的威胁是某种笑话？”

“我打赌，当喜剧演员们从歼击机里出来，表示这只是个玩笑时你很不高兴，是不是，长官？一列贴着小型加拿大国旗的伪冒车队和一个装扮成奥萨马·本·拉登的演员距布什下榻的旅馆不到十米，而把戏被识破只因为他们自己放弃继续伪装下去。”

“我不喜欢的是你，布莱克。”

“我根本不在乎你怎么看我，长官。希望我们将来谈话都是关于警方行动和刑侦的。如果你想对我宣讲你狂热的政治言论，我会让我在警察协会的代表出席。还有其他事吗，长官？”

“你说‘长官’像是在骂脏话。”

布莱克毫不掩饰眼中的轻蔑和不屑。“如果没有其他事，我还有许多谋杀调查要做，长官！”

“我安排了一个新闻发布会，需要你去发言。”

“让记者们再等二十分钟，长官。”

布莱克从容地走出莫兰特的办公室。这已不是他第一次杀上级的威风。在他看来莫兰特对加伯尼的态度太过分了，他很庆幸需要调查的谋杀案是三起而不是四起。布莱克认为警察应该远离政治，莫兰特竟然在人们为大卫·希克斯示威时拍照，真是个蠢货。他对待亚太经合组织的态度像个热心肠的傻瓜。莫兰特就是一个废物。

莫兰特被布莱克震住了。他打开布莱克的人事档案查看他的宗教信仰。上面显示的是罗马天主教。莫兰特自语道：“如我所料，这家伙是一个十足的空想社会主义改良派杂种。”

不像其他高级警察指挥官，911袭击后，莫兰特并没有紧跟着获得更多的逮捕权和拘留权。他为纽约和华盛顿许多人丧生感到忧伤。但真正让他遗憾的是自己的50岁生日庆典因人们的悲痛惊慌而一片狼藉。

午后二十分钟，布莱克走进侦查组办公室，他准备开个短会。他想知道米克在搜查伯恩斯的公寓时有什么发现，还想看看安吉拉关于城堡酒馆所有权证书的副本。玛利亚也应该带着最初的法医报告从皇后山区回来了。过去二十四小时内，杀死弗兰肯斯坦和伯恩斯的凶手展开行动，是受何驱使？他想在去见康韦之前快速了解侦查组的每一个发现。他走进办公室，只有安吉拉在。

布莱克问：“米克呢？”

“他准是还在伯恩斯的酒馆公寓里。”

“安吉拉，下午一点时，我想每个组员都做一个简短的汇报。你能给米克和玛利亚打电话让他们准时回来吗？我希望在走访康韦之前，每个人都对现有情况有所了解。现在我要去新闻发布会。”

“没问题，头儿。法医检查了两位死者携带的物品，他们发现了一张印着拉梅奇图像的纸，上面有几个数字：62 45 31 24。”

“像是某个保险箱的密码。”

“城堡酒店的保险箱？”

“不。我见过威廉姆斯打开它。开头数字是12 23。我对数字记性不错，安吉拉。”

布莱克确定它是某个保险箱的密码。但会是谁的保险箱呢？

随后他来到新闻发布会现场。他不打算拐弯抹角。当他走进聚集了来自报社、电台、电视台的记者的房间时，他已经打算好要说什么了。

“女士们，先生们。昨天晚上，一个叫做杰森·莱格——也被称为‘瘾君子弗兰肯斯坦’的人，被绑在超市购物车内扔下了孤山瞭望台。一个丛林穿行者麦克劳德山谷里发现了他的尸体。那名穿行者遭到射击，手部有细小的擦伤，现在正处在警察的保护之中。警察进入山谷援救这位先生时发现了另一具尸体，也是被绑在购物车上。死者是肖恩·拉梅奇。他驱车撞向城堡酒店后，已经失踪两周了。由于调查的性质，目前我不能回答任何问题。”

一个记者喊道：“侦探，你真的什么问题都不能回答吗？”

“不能。”布莱克说完便离开了新闻发布会现场，留下一群目瞪口呆的媒体人士。

第8章

现在是下午一点钟。布莱克打算在见康韦之前让组员们聚一下。他准备一去就接连问康韦几个问题，看看他对警察造访的反应。玛利亚和米克刚回来。布莱克打算让安吉拉和他一起去见康韦。他要充分地了解组里的每个人。法院外那些媒体和他们的问题令他心烦意乱，他们知道得太多了，从提问来看，他们一定掌握了一些内部信息。布莱克决定不动声色，给那个泄密者足够的机会，令其作茧自缚。他也不打算公开这件事，那会导致团队内部的不信任，也会分散调查的重点。

侦探们已经准备好汇报工作。布莱克说：“我现在要去见康韦，等我回来时我要看到乔治·加伯尼的证词。米克，你在伯恩斯的公寓里发现了什么吗？”

“什么也没发现，头儿。那里什么也没有。但他在悉尼的帕丁顿有一套居室。”

“好，我会申请搜查证。米克，你拿到加伯尼的证词后就和玛利亚去悉尼，走之前在我桌子上放一份复件。玛利亚，那边有什么发现就打电话给我。我们明天上午10点再碰面。

“玛利亚，法医报告怎么说？”

“法医认同你的猜测，现场的汽油可能与自杀有关。死亡时间推定是下午6点到7点之间。”

“凶手有足够的时间从皇后山回来并在7点半杀死弗兰肯斯坦了。”

米克问：“你们的意思是，伯恩斯被迫开枪自杀，否则就要被烧死？”

布莱克回答：“正是这个意思，米克。康韦的公司在哪里，安吉拉？”

“探索者瀑布。”

“玛利亚，找个法官问他要搜查证。米克，带上笔记本电脑和便携

式打印机，去高中找加伯尼录口供，给他看录像里麦克海尔和他那个留着胡志明式胡子的同伙的照片。安吉拉，城堡酒店后面的仓库是谁的？”

“康韦，头儿。他从一个叫山区发展的公司得到这个仓库。”

“安吉拉你和我一道，我们去康韦先生在探索者瀑布的公司拜访他。”

侦探们各自行动，布莱克竭力不去想他们中间谁会是变节者。他等着那个人露出破绽。他想到莎士比亚《亨利八世》中的关于贿赂和恶意的台词：“比起腐败，诚实会给你赢得更多好处。”他在麦克海尔手下时经常想到这句话。布莱克的妻子说，莎士比亚四百多年前的剧作和十四行诗就道出了人性的模板，即人类行为的主要特征。时至今日，人类的优良品质和劣根性并没有本质的改变。布莱克非常同意妻子的看法。他认为，在文明社会里，警察力量不可避免地滋生了邪恶，但有些警察的邪恶超出了限度。麦克海尔当权时就是个恶棍警察。而他的团队中谁是叛离的那个？他那警察的鼻子嗅到了一只老鼠。

探索者瀑布村由一小排商店和咖啡馆组成，紧邻着火车站和战争纪念碑。两位侦探走进公司，向接待处一位年轻女士出示了委任证，自我介绍道：“下午好。侦缉总督察杰克·布莱克和侦探警官安吉拉·辛，我们找康韦先生谈话。”接待员给康韦打了个电话，然后指了指他办公室的门。

布莱克、辛和康韦互相介绍了一下，布莱克问：“你和里克·伯恩斯有什么业务关系，康韦先生？”

“两周前，我成了城堡酒店的大股东。”

“你怎么想到要进入酒店业？”安吉拉问。

“城堡后面的仓库是我的，我想将它打造成购物中心式酒店，并扩展酒吧的经营。”

“你最后一次和伯恩斯通话是什么时候？”安吉拉问。

“大约四天前。”

“是什么性质的谈话？”安吉拉问。

“我们讨论城堡的扩展，想在委员会议之前提出这个项目。”

“康韦先生，我们询问您与伯恩斯的业务往来，是因为今天早上他被发现死在非常可疑的场合。”布莱克解释道。

伯恩斯，听到这个消息，康韦表情没有任何变化，说：“哦，我明白了。”

“除了城堡，你们还有其他业务往来吗？”安吉拉问。

“没有了。我们是纯粹的商业关系。”

布莱克注意到一幅在康韦公司外举行抗议活动的照片。照片中有三十多名抗议者，拉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禁止鳄鱼公园进入探索者瀑布。他在其中认出了乔治和海伦。

“这张照片有什么故事，康韦先生？”

“这些是山城的社会主义者、环境保护主义者、环境暴徒，一群卑鄙的乌合之众。他们阻止我在探索者瀑布建设鳄鱼公园。如果建成，它会是一个很棒的山区观光胜地。”

布莱克问：“你想让澳洲咸水鳄——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出现在这里吗？距他们北部热带栖息地往南1200公里远的寒冷中？”

“总督察，听起来你就和照片里这些野种一样。”

“野种？这真是个犀利的评语。您一直都这么看不起人吗，先生？”

“照片里的都是些煽动者，专司闹事，他们阻挠了山城的许多发展计划。我的鳄鱼公园、在荒地建200栋房屋的住宅小区，还有一些可怜虫想在山城开一家麦当劳的想法，都被他们阻止了。这些人以民主为由获得了太多的权力，总督察。”

“你认识这张照片中的人吗？”

“不认识。我不和暴民有往来。”

“但是生活这么个小地方，你肯定认识照片中的几个人吧？”

“我不认识照片中的任何人。”

“鳄鱼公园让你损失了多少钱，康韦先生？”安吉拉问。

“这个项目没有实施，白花了我200万澳元。山区没能向前发展，都是这些左翼们造成的。”

“所以，在你看来，发展就是在山城兴建起麦当劳的金色拱门，是漫步穿过雪中的山区鳄鱼公园，是把灌木林改建成在森林大火季节会轻易烧毁的孤立的贫民住房，从中获利几百万美元？有趣的是，在我看来，进步意味着治愈癌症，或终结世界上的饥饿和贫困这样的事。你对进步的定义很奇怪，康韦先生。”

“看样子你是个十足的社会主义改革家，布莱克。”

“所以凡是质疑你那些荒唐的圈钱骗局的人，不是社会主义者、环境保护者就是左翼吗？”布莱克问道。

“我要投诉你，布莱克。”

“你有权这样做，先生。如果这样做能让你觉得解气，那就试试吧。这就是生活在民主国家的好处，正如人们有权抗议无良企业家的疯狂念头，你甚至可以投诉我这样的资深警官，别无所事事了，先生。”布莱克说。

“我知道的身份，地区指挥官布莱克。”

“很高兴你了解这一点。我们要离开了，康韦先生。但是我们针对伯恩斯先生之死还会进一步向你提问。”布莱克说。

康韦被布莱克的气势震惊了，不由问道：“是什么问题，总督察？”

“到时你就会知道的。多谢奉陪，康韦先生。”布莱克说。

布莱克和辛走向他们的停车处，安吉拉说：“我感觉有人向康韦透露了我们要来的消息和我们要问的问题。他事先已知道伯恩斯死

了。”

“安吉拉，你觉得会是谁给了康韦这些警告？又给了他多少？”

安吉拉愣了几秒钟，然后说：“我们侦查组的某个人？”

“先别声张。用不了多久那个内鬼就会露出马脚。康韦是此案的中
间人，内鬼已经给他提过醒了。我们看一看玛利亚和米克从伯恩斯在
帕丁顿的公寓带回了什么，明天再去康韦家里拜访。”

“你觉得他认识照片里的人吗？”

“他认识乔治和海伦·加伯尼，可能还有其他几个人。”

“那么，射杀加伯尼可能早已计划好。”

“我也是这么想的。嘿，地方委员会的史学家在哪里工作，安吉
拉？”

“在位于溪流灌木的图书馆里，头儿。”

“是《山区准则报》总办公室所在的那个溪流灌木吗？”

“正是。”

“我们要花些工夫调查康韦的鳄鱼公园。我去图书馆拜访史学家，
找找过去与康韦的发展计划有关的会议资料。你去《山区准则报》的
档案馆搜集该报中相关的文章、图片和稿件。”

两名侦探去了溪流灌木。布莱克去图书馆，安吉拉去《山区准则
报》的档案室。一个小时候他们回到车里会合，返回山城。布莱克开
着车，说：“展示一下收获吧。安吉拉，你在档案室里有什么发现？”

“康韦、加伯尼还有其他几个人在《准则报》的书信版面就鳄鱼公
园的问题辩论了六周。”

“这么说，康韦认识加伯尼。”

“康韦办公室里的照片就源于《准则报》。报纸上还有一张照片拍
摄下康韦冲乔治·加伯尼喊叫的场景。一个穿制服的高级警员将他们分
开，那个警官是玛利亚。”

“加伯尼做了什么？”

“加伯尼只是对康韦笑了笑。你的发现呢，头儿？”

“山城议会上，12名议员一致认为鳄鱼公园的计划没有考虑到山区环境，对鳄鱼太残忍，因此驳回了这个计划。康韦很是愤怒，在委员会会议上大声咒骂，行为粗鲁，于是被赶了出去。康韦把他的计划未能实施都归咎于乔治·加伯尼，称他是‘社会主义杂种’。”

“会议记录中有提到这件事吗？”

“没有，不过地方史学家在场，他告诉我当时加伯尼的回答，‘是的，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我知道我的父亲是谁。你呢？’然后又有人冲康韦吼‘嘿，康韦，省口气吧，你得去给你女朋友充气呢。康韦脸涨得通红，生气地咒骂，被会议守卫赶了出去。’”

“他们把山城的每件事都看得很重对吧，头儿？”

“嗯，他们已五次阻止麦当劳进驻山城。世界上有几个地方90公里以内没有麦当劳的影子？”

“但不能因此就认定山城的人大部分都冷淡。”

“没错。但向加伯尼射击是蓄意谋杀吗？凶手知道他们射击的人是谁吗？”

“加伯尼已经在这里做了十六年的社区广播，他的声音很容易辨认。他曾在节目里公然反对康韦的鳄鱼公园。我们先回办公室吧，看看加伯尼的证词。不知道他是否记起更多上周他在王朝酒店外给弗兰肯斯坦当头一击的细节。然后今天就到此为止了。我们根据资料，明天再去提问康韦。”

“《准则报》的档案馆里有许多关于加伯尼和康韦的档案。”

“图书馆里也有很多。正如《亨利四世》中所言，‘所有男人的生活里都有一部历史。’”

“所有女人的生活里也都有一部历史，头儿。那里也有许多海伦·加伯尼的档案。”

“我认错。”

“高中毕业之后我就没怎么听到莎士比亚被引用了，过去五年的警察生涯更是完全没听过，更不用说像你和加伯尼那样频繁地使用了。”

“莎士比亚的台词使我想明白很多问题。我喜欢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全观大局。调查谋杀案时这样做有助于活跃思维。我追查并最终定罪的许多冷血杀手都会说莎士比亚《亨利六世》中的这句台词，‘为什么，我微笑，谋杀时也微笑’。”

“其中一个可能就是我们组里的警察。”

布莱克点点头：“是的，我们的内鬼很可能手上已沾满血，这是一个腐败的警察最危险的时候。”

两个侦探返回山城时，正值城里人离开悉尼，向西穿过群山去度周末，他们被卷入壮观的人流中。而山城的人们也即将展开周五的夜晚生活。

第9章

这天晚上，乔治·加伯尼和他的足球队员们陆续聚集到山城镇边缘的崖顶自然保护区，准备进行每周五的例行训练。

算上高级警员阿尔夫·哈克，在场的一共23人，哈克是个彻头彻尾的橄榄球迷。他是英式橄榄球运动的忠实拥趸，却憎恨澳式足球。澳式足球以全国性赛事——澳式橄榄球联赛闻名。AFL是澳大利亚本土足球运动，其起源可以追溯至西维多利亚的原住民，艮第马拉人（Gunditjmarra）和凯若马拉人（Kerajamarra）人，在维多利亚州、塔斯马尼亚州、南澳大利亚州和西澳大利亚州广泛举行。在哈克看来，英式橄榄球才是真正的足球，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联赛从英格兰北部的煤田传到此地，那里的矿工们摒弃了绅士们业余玩耍的英式橄榄球，形成了他们自己的运动，作为一种职业补偿，以打发受伤和疗养的时间。哈克认为是AFL入侵了新南威尔士州和昆士兰州的传统英式橄榄球，他对此极其痛恨。

哈克很享受自己的警察身份，他并不介意到高中做加伯尼的保镖。加伯尼介绍他是听课的实习老师，很合他心意。但在AFL即将开赛，加伯尼的球队要进行训练，所以尽管哈克认为他们并非真正的足球员，为了保护加伯尼，他不得不陪同。

足球运动员们聚集在加伯尼周围，加伯尼说：“小伙子们，周日我们有一场重要比赛，对手是来自悉尼的南部海滩队。这是一次季前友谊赛，但我们现在做的训练有助于我们赢得比赛，从而获得积分，进入决赛。今晚我们将做一些练球和组合团队的工作，并进行几次演习。主要活动是沿着恶魔峡谷上下跑四次，以加强体力和耐力。上一赛季我们正是凭借这方面的优势险胜其他球队。今晚阿尔夫在这里，他想看看我们的实力，让我们欢迎他。”所有人与哈克击掌。哈克明白就是沿着恶魔峡谷向上跑200米再向下跑200米，一共四次，也就是沿着悬崖跑1600米。慢跑时哈克问一名队员：“你们多久跑一次？”

“季前训练时每周一次，比赛期间每两周一次。”一名队员告诉他。

哈克惊呆了。

加伯尼跑到他身边。“你还好吗，阿尔夫？”

“我能行，乔治。”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增强足球运动员的体力、耐力和有氧能力。一名AFL球员平均每场比赛要跑30多公里。这个是1996年我为山城打橄榄球的时候从布鲁斯·钱斯那里学到的。那年队伍赢得了英超联赛冠军。”

“那年你也是其中一员吗？”

“不，我做了三个月的季前训练，但之后不得不离开球队，去博坦尼一家化工厂做脚手架。”

“所以你既会踢澳式足球也会踢英式足球？”

“没错，阿尔夫。在山城我们有三个伙计会踢两种足球。他们每周有四个晚上训练，周三和周五训练AFL，周一和周四训练英式橄榄球。一个星期比赛两次，周六比AFL，周日比英式橄榄球。他们体力强健，在任何一种比赛都是主力队员。”

高级警员阿尔夫哈克对澳式足球的看法稍稍有了转变。23名球员一起沿悬崖上一条叫瓦谷的小道慢跑。瓦谷是刚达格拉（Gundungarra）词，意为钻石蟒。当时是下午五点多钟。当足球运动员往向下跑到恶魔峡谷时，游客和丛林穿行者们避到一边，让他们通过。哈克觉得向下跑比往上跑容易得多。跑步之后，他要去王朝酒店的竞猜活动现场，与加伯尼夫妇汇合。

恶魔峡谷是矿工们取的名字，因为当地的古利人认为这里住着恶灵。也许这个名字更是矿工们艰苦生活的表达。他们曾在此度过一段艰难的时期。

以前这些矿工和家人一起住在麦克劳德山谷，他们的妻子住在丛林小屋里照料孩子，忍受着毒蛇的威胁和那种孤独而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不少矿工死于矿难，他们的妻子成为寡妇，还有一些矿工死于煤井顶板倒塌引发的塌方，而更多地死于黑肺病，煤尘堵塞在他们肺

里，让其慢慢窒息。这是一个缓慢又痛苦的死亡过程。矿工挖掘出的煤炭被装到平台拖车里带回悬崖，然后用马车运到铁路专用线上。矿工和他的家人们每月出一次恶魔山谷去山城采购日用。现如今，游客、丛林穿行者还有加伯尼的山城狮子队球员们也经常出现在恶魔峡谷和瓦谷之径上。

第10章

下午六点四十五分，人们陆续进入王朝酒店。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不过是他们在山城度过的一个寻常夜晚，他们是这儿的常客。还有一些人则是为了参加知识问答专门来的。有些人是本周第二次参加酒吧知识问答，另一些人则对此游戏上瘾，是第三次参加了。山城每周有三次知识问答竞赛：周一在城堡酒店举行，周二在联合服务俱乐部，周五在王朝酒店。每周通常至少有20个队伍参加。布莱克夫妇刚走进酒店大门，苏冲过去拥抱海伦·加伯尼。杰克·布莱克惊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他知道加伯尼夫妇今晚在这里参加活动，但是现在才意识到他们两家将会在同个团队。

“海伦，来见一下我的丈夫杰克。”

“我们已经见过面了，苏，在一个更正式的场合。”

苏立刻意识到，昨晚在帝国小径被枪击的人便是海伦的丈夫。

“这儿的世界真小，对吧，海伦？”杰克·布莱克说。

“你待得时间越久，就越发觉得山城小了。”海伦同意他的观点。

“乔治在哪儿，海伦？”布莱克问。

“他在洗澡，马上就会过来。王朝酒店是山城狮子队的支持者，因此足球队员们可以先在酒店的楼上洗个淋浴，然后再下来参加知识问答、用晚餐。”

她的话刚落音，乔治·加伯尼和阿尔夫·哈克就进入酒吧。

布莱克看着哈克，静静地说：“我猜，你就是高级警员阿尔夫·哈克？”

“是的，长官。”

布莱克伸出手，说：“别叫我长官或总督察。叫我杰克，阿尔夫。”他看着加伯尼说，“乔治，这是我的太太苏，我们今晚一起玩知识问答。”

“真有趣，杰克，这真是个袖珍的山间世界。”乔治·加伯尼说。

“我也越来越有这样的感觉。”杰克·布莱克说，“阿尔夫，你觉得知识问答怎么样？”

“它不像乔治做足球训练时沿恶魔峡谷和瓦谷之径上下跑四次一样有挑战性，也比不上练球。它甚至有点改变了我对AFL的态度。”

“所以你现在认为AFL是足球了吗？”乔治·加伯尼问道。

“不。它还算不上是足球！”阿尔夫大笑着回答。

“你是真是一个足球偏执狂，阿尔夫，”加伯尼说。

布莱克感觉到人们的眼光集中在了他身上。他们之前已经在电视新闻上看见过他，知道他正负责调查三起谋杀案。三个死者都是本地人，而这位探长却是新来者。现在，他出现在酒吧里，当地人不由地拿目光审视他。

布莱克的出现几乎转移了人们对知识问答的注意。知识问答同谋杀案一样是个严肃的事情，人们认真坚定地对待它。这是头脑的比赛、思想家的对决、智慧之战、智者每周一次的交锋，是脑力的争战。这是一个庆典，汇集了事实、新闻和时事的细节、历史、音乐、运动、电影、地理、科学和烹饪领域那些错综复杂而负有盛名的小知识。王朝酒吧的知识问答共举行四轮，第一名奖金75美元，第二名奖金50美元，第三名奖金25美元。此外还有头奖，目前奖金有3000美元。三个多月来，还没有人获得过头奖。每一次头奖落空，奖金就增加150美元。

对某些玩家来说，有比瘾君子弗兰肯斯坦、肖恩·拉梅奇（也叫头脑损伤）和酒店老板伯恩斯被谋杀一案更重要的事。他们好奇的是这个警察会喜欢玩知识问答吗？他和他的妻子会和谁组队？有些参加者只是为了赢钱，而另一些是真正享受其中的乐趣。这两天所有人都谈论着谋杀案，但现在是只属于知识问答的时间。布莱克夫妇和阿尔夫·哈克加入了加伯尼的团队，队名叫做流萤与朋友。同队中还有安德鲁，一个退休的电力工人，他曾很长时间和加伯尼供职于同一支丛林大火队。贝丝，一个州际飞行模拟器销售员的妻子；简，她的丈夫是澳大

利亚极光号的船员，这艘破冰科学船服务于澳大利亚南极和南大洋基地；金姆和西莫，是赛后要为人们演奏的音乐家。另外还有25支队伍正摩拳擦掌准备开始比赛。今晚的主持是卡萝尔·布朗，她是布朗家族的族长，也是王朝酒店的老板，主要负责管理酒店的运营。

“欢迎大家来到王朝酒店参加本次知识竞答。现在，请听第一轮的第一个问题：《工人阶级男人》是谁唱的？”

乔治·加伯尼喊道，“彼得·科斯特洛认为是布鲁斯·斯普林斯汀！”

卡萝尔和酒吧里的其他人都放声大笑起来，卡萝尔说：“没错，彼得·科斯特洛确实这么说过，乔治。”

有人喊道：“他在去年11月的投票中被从霍华德政府中免职，真是大快人心。血腥的GST。”

GST指商品与服务税，前总理约翰·霍华德曾承诺永不征收这类消费税。人们笑着同意他的观点，每个人都知道第一题的答案。将这首歌唱红的是澳大利亚摇滚偶像吉米·巴恩斯，人们通常称他巴尔内斯。

“下面是第二个问题”，卡萝尔说，“在古罗马，3月15日被暗杀的是谁？”

每个参赛者都知道答案是尤利乌斯·恺撒。赛队间响起笔在纸上写字的沙沙声，下一个问题紧接而来。

“第三题和上一题有关，是谁代表众人向尤利乌斯·恺撒无情地行凶？附加分，刺客行刺的是恺撒身体的哪个部位？”

轻细的沙沙声再度响起，流萤与朋友队里，所有队员都望着乔治。乔治点头表示他知道答案，示意将答题纸传给他。

布莱克低声问：“乔治，我知道刺客是布鲁特斯，但他刺在恺撒哪个部位？”

“据古代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的记载，是刺在腹股沟。莎士比亚上学时研究过这段历史。‘公众冷酷的行刺’这句话就是出自他的戏剧《尤利乌斯·恺撒》。”

第一轮剩下的都是常识性问题。第二轮题目是本周发生在本地、

州以及全国的新闻事件。接下来是休息时间，用来抽奖，以便为山城的铜管乐团筹集资金。第三轮题目是一张印满图片、要求填出处的问卷。今晚的主题是电影。许多参赛者到后院去抽烟，顺便分析一下哪个队领先，讨论看看之前那些千奇百怪的题目其他队回答得怎么样，然后接着完成第三轮的作答。

布莱克站在乔治·加伯尼旁边，正准备问他什么，这时一个戴着澳大利亚退伍军人联盟徽章的人走近加伯尼，问道：“乔治，周二晚上董事会议的提案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肖恩。”

肖恩点点头，到院子的另一边去了。

布莱克问：“什么董事会议，乔治？”

“山城退伍军人俱乐部管理董事会。我试图获得董事会的支持，将国家公园里的帝国小径改回它原先的名字，莱辛小径。1901年，卡尔·莱辛单凭斧头砍刀只身开辟了这条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因为身上的德国血统遭到迫害。莱辛曾当选为议员，但委员会的工人们威胁要他辞职，否则就罢工。他只好放弃。议员和工人都希望匈奴人进入议会。匈奴人滚出去！当年的德国人在澳大利亚，就像如今的穆斯林人和阿拉伯人一样，备受偏见和轻视。莱辛的儿子阿尔道夫改名为阿尔伯特并加入军队，他在1917年的帕斯尚尔战役中牺牲，当时只有24岁。”

“没想到你这样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会对军事历史相关的纪念活动这样感兴趣。”布莱克说。

“莱辛家族的历史就是反对仇恨、偏见以及战争的历史。人们对本国历史——包括军事史了解得越多，就越发致力于呼吁政客应该放弃帝国式冒险，例如他们在伊克拉和阿富汗那些不被上帝保佑的地方的所作所为。我的父母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我父样的四位兄长都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其中一个和我同名。他在法国维莱布勒托纳战役中死在了西部前线。我对这段历史了解得越多，反战情绪就越强烈，远远超过约翰·皮尔格、诺姆·乔姆斯基、娜奥米·克莱恩这

些人的书籍和电影里所表现的。

总之，退伍军人俱乐部在捍卫正义方面有一段很有趣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迪格尔人卡尔文因为土著身份被禁止在城堡酒店做卖酒工作，尽管他曾担任布鲁克、新几内亚和婆罗洲九师的侦察员。俱乐部织了一次抗议，没多久老板就屈服了。”

“有意思。”

布莱克和加伯尼笑着，准备返回知识问答现场，这时一个声音响起：“你好，布莱克先生。”布莱克转过身，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布莱克认出他是兰斯·班农。兰斯孩提时曾因严重伤人案服刑。被打的是悉尼红灯区国王十字区的一个妓院老板。那个皮条客是布莱克老上司麦克海尔的同伙，经常给妓女们供应海洛因。因为他攻击一个妓女，兰斯将他狠揍了一通。那时兰斯刚做纹身师。“你好，兰斯。请叫我杰克。”

“你们两个认识？”加伯尼问。

班农说：“16年前，那个肮脏腐败的前警察麦克海尔指控我持枪抢劫，是杰克为我洗刷罪名。”

加伯尼说：“世界真小，不是吗，杰克？”

布莱克附和地微笑，班农说：“这是我的未婚妻莱拉。莱拉，这位是杰克·布莱克。”

布莱克注意到莱拉是个土著。加伯尼说：“你们的订婚派对取消了，真令人扫兴。”

莱拉说：“那个冷血的莫兰特就是个卑鄙小人。”

布克莱竖起耳朵。加伯尼解释道：“莫兰特是布莱克的上司。杰克是山城的探长。不过莱拉说得没错，我们当地人都认为莫兰特是个自大狂。”

布莱克问：“但是，兰斯、莱拉，莫兰特和你们的订婚派对被取消有什么关系？”

莱拉回答道：“兰斯想包下整个城堡酒店，莫兰特不予批准，说他

人品不好。”

兰斯说：“从20年代开始他就用以这个理由阻止我们举办订婚派对，我让我的律师找他，但律师回来后说无能为力。所以我们只得取消派对。自从我在他女儿臀部纹了一只蝴蝶，莫兰特就对我怀恨在心。那时她已经超过十八岁了。该死的，她给我看过她的身份证。”

“莫兰特是一个真正的令魔鬼也躲避的家伙，你知道，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的女儿萝莎尽管年轻还小，却十分狂野。她不和父母一块住，不用说莫兰特把这一点也怪到兰斯身上。”莱拉说。

“他是一个右翼。不过别告诉任何人我这么说。”布莱克说，然后他问：“离开十字街区以后，你没有惹别的麻烦吧？”兰斯点点头。

布莱克觉得莫兰特就是一个嗜权狂。兰斯说：“说说几周前的事吧。乔治，我听说你在广播节目里开律师的玩笑了，你是怎么说的？”

“你听说过恐怖分子劫持了一架全是律师的747飞机的事吗？他们威胁说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将律师全部释放。”周围爆发出笑声。

“既然我们周围有这么多律师无所事事，为什么还要用动物做实验呢？”笑声再次爆发。

“律师被湿水泥埋到脖子时你有什么想法？真遗憾没有足够多的水泥。”笑声再次爆发，布莱克说：“你在你的广播节目里也这样拿警察开涮吗？”

“我当然会，杰克。当你的车被叫停在路边，有四件事你不能对警察说。第一，你不能说：‘嘿，我以为你身体状况好时才是警察呢。’第二：‘哇，太棒了，昨天那个叫停我的警官也只是给了我一次警告。’第三：‘哇塞，奇才！你一定追了220多公里才追上我，干得好，朋友！’第四‘嘿，我要找一下驾照，你介意帮我拿一下波旁酒和可乐的瓶子吗？’”

每个人都笑得不可自抑，布莱克说：“不错，乔治。”

这时，海伦·加伯尼走过来说：“嗨，兰斯，莱拉。你们两个想加入我们的知识问答小队吗？”

莱拉看着兰斯说：“去吧，兰斯。”

兰斯回答：“哦，好的。你想喝点什么，宝贝？”

“甜夏敦埃酒。加布斯，杰克，你们和夫人们要喝点什么吗？”

海伦说：“好主意，兰斯。我们已经答完一轮了。你能去拿些饮料吗，乔治？”

布莱克夫妇、加伯尼夫妇和流萤与朋友队的其他人一起坐在桌边，同坐的还有兰斯和莱拉。所有队伍都渴望知道自己在比赛中的名次。

卡萝尔·布朗宣读比分。“领先的是流萤与朋友队，满分20分，他们得了18分。知识奇迹队和男女同性恋队都以17分的成绩紧随其后。以16分获得第四名的是墨尔本旅行者队、保罗·凯利足球动者和音乐家协会以及‘玛格丽·特撒切尔快点去死我们好有自己的领导集体’队。”

海伦低声对杰克和苏说：“上周森林大火消防队中有一个家伙挖苦她们中有人是女同性恋，他们索性决定用这个名字做队名。当时我和乔治制止了那家伙。他们队里的一个男孩说：‘这个队里也有男同性恋，朋友！’”

卡萝尔·布朗开口了：“第四轮的第一个问题。‘嗜血之人，必将以流血告终。’这句台词出自莎士比亚哪部剧作？”

布莱克夫妇和加伯尼夫妇面面相觑，完全不知道是句话出自莎翁的哪部作品。兰斯说：“《查理三世》。”海伦说：“你答对了，兰斯。”

“答得好，亲爱的。”苏·布莱克说。

兰斯说：“我对莎士比亚不感兴趣，但是几天前我刚在一个拳击手胸部纹过这句话‘冷血于我是艺术，于你是结束。’他觉得纹身能助他在拳台上战胜对手。那家伙相信攻击对手的意志很重要。他告诉我他是从莎士比亚的《查理三世》中看到这句话的。”

“你做纹身的工作多久了？”布莱克问。

“到现在有二十年了，杰克。”

“现在是第二个问题。”卡萝尔说，“本月初，谁说过这句话‘我认为酒精和记者会比足球运动员带来更严重的文化问题。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这两类人我都有雇用’？”

莱拉说：“我知道。是无处不在的埃迪·麦奎儿，他是哥宁伍澳式足球俱乐部和第九频道的老板。”

乔治说：“正是。”其他队员赞成地点头。

“第三题，索姆河战役的总司令是谁？该战役是在哪一年发生的？每问一分。”

谢默斯说：“道格拉斯·黑格，1916年。发生在都柏林复活节起义后。”

乔治竖起大拇指，其他人都赞同地点头。

“第四个问题，髌骨的俗称是什么？”

海伦说：“膝盖骨。”每个人都点头表示同意。

“第五个问题，哪一年火山喷发埋葬了古罗马城市庞贝？奖励分，另一个同时被摧毁的罗马城市是哪个？”

乔治说：“公元前79年，或称共和时代。我不信奉宗教，另一个罗马城市是赫库兰尼姆。”

团队的其他人点头表示一致认同这个答案。

“第六个问题。著名的遗言。谁在天主教医院临死之前对修女说‘啊，上帝保佑你，女士，你所有的儿子都会成为主教’？”

杰克说：“我知道。是爱尔兰作家布兰登·贝汉，他还说过‘批评家就像后宫中的宦官，他们知道怎么做爱，他们每天都目睹，但是他们不能亲身实践。’”

乔治·加伯尼接道：“他还说过，‘我从未见过一种情况惨淡到警察

不能把它搞得更糟’。”

杰克说：“我就知道你会提到这句话，乔治。”

笑声响起，再一次，团员们一致点头认可他的回答。

“第七个问题，是谁说‘上帝以可卡因肯定你的富有’？”

苏说：“罗宾·威廉姆斯。”

杰克问：“你怎么知道的？”

“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亲爱的，我也有些常识。”

这个回答再一次获得所有人的一致认可。

“第八个问题，1908年第一次澳大利亚橄榄球联盟总决赛中谁是赢家？”

“南悉尼白兔队。”安德鲁说。

所有人都同意这个答案，即使是那些可以说对足球或澳式足球一窍不通的人。

“第九个问题。地理术语蒸腾作用是什么意思？”

海伦说：“水分从植物中蒸发，进入空气中。”

“下面是循环赛的最后一个问题。东帝汶的另一个名字叫什么？”

乔治小声说：“帝摩尔·莱斯塔。东帝汶人自己就是这么称呼他们国家的，我们客随主便。”

“今晚知识问答的循环赛到此结束。”卡萝尔·布朗说，“我要计算第三轮和第四轮的得分，20分钟后回来。之后将进行头奖问答。记住，只有参加了循环赛的队伍才能参加头奖问答。我离开的时间，山城铜管乐队会进行演奏会的门票抽奖活动。”

酒馆内，想吸烟的人再次走到院子里，以免二手烟危害到正在用餐的流萤与朋友队员。谢默斯说：“乔治，上周日晚，我在激进理智电视台31套节目中看到你了。全是关于去年九月APEC会议的游行示威。你当时在澳大利亚海事工会办公室的外面。”

金姆说：“乔治，你的一个同伴在APEC会议期间讲话十分有说服力。他叫什么名字？”

“亚历山大·班克里奇。”加伯尼回答道。

“他宣讲游行的权利，说得合情合理。反观那个警察指挥官安德鲁·薛派安，言论就像一个独裁者。他老是说游行会导致暴乱，但暴乱从未发生过。”金姆说。

“看到悉尼中心商务区有那么多人防守，大约1万7千名警察和军队——甚至还有新西兰和美国的军队和我们自己的士兵在一起，真令人惊讶。真是一团糟。”

苏说：“杰克因为在APEC会议期间休长假离开悉尼，还被他的上司责备了。”

谢默斯问：“你是警察吗，杰克？”

回答之前，杰克·布莱克先看了看阿尔夫在哪里。他注意到阿尔夫已经离开桌子，到吧台为柠檬水续杯。“我喜欢警察这个职业，但不是在一个血腥的武力国家里。去年APEC期间，霍华德和工党政府将澳大利亚变成了那样。对抗议全球化、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气候变化和工人权利的反对者进行打击，这不是民主行为。他们还做了一些其他事，无论是什么，我不喜欢，也不想做。”

乔治加伯尼问：“如果他们让亚太经合会议中制定的法律永久施行呢？”

杰克·布莱克说：“澳大利亚将会徒有其名，成为只是名义的民主国家。我们的许多民主行为成为反民主的罪行。”

谢默斯问：“什么罪行，杰克？”

“言论、抗议和集会的自由，以及敦促政客为他们的行为负责，都会成为罪行。”

乔治说：“富豪政治，一个由富人组成、为富人服务的政府。”

苏说：“两大党派都偏袒富人。他们滋养出那些不负责任的政客，将一切都私有化。发电站、火车、健康服务和轮渡，无一例外。他们投

入数百万美元建立私立学校，但公共教育却缺乏资金和资源。我也认识一些正直的工党党员，他们在支部会议上反对政客们电力行业私有化的企图，但州议会总是忽视他们的意见。首相陆克文·拉德是澳大利亚版的托尼·布莱尔。他甚至把布莱尔的杀手制度引入澳大利亚。布莱尔将英国那些撒切尔没有染指的基础设施全部私有化。”

海伦说，“娜奥米·克莱恩在她的《冲击理论——灾难资本主义的崛起》一书里也这么写道。对私有化、削减政府服务、经济管制、破坏工会和公民自由极尽批判。”

“你在广播节目里播放过她的一些言论吧，乔治？”兰斯问。

“没错，我播放过”，乔治说。“她是个厉害的角色，用400多个脚注支持她在书里提到的一切。读她的书就像读诺姆·乔姆斯基，除了书籍内容，你还会从脚注上得到很多知识。一些土耳其人认为她不算学者，我倒希望我大学里能有这样一个学者，她前往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场、在卡特里娜飓风来袭时现身新奥尔良。布什的混蛋军队将黑人置于死地，还拒绝了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和查韦斯领导的委内瑞拉两国提供的紧急援助。”

“亲爱的，乔治·沃克·布什怎么可能会接受社会主义政府的援助呢？他可是想推翻这些国家，暗杀他们的领导人呢。”海伦说，“况且，在提供个人紧急服务方面，黑水公司的能力无与伦比。即使这意味着新奥尔良大体育场里成千避难的人们要缺水五天。”

“黑水公司，他们不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活动的大型雇佣兵组织吗？”

“没错，苏。我可以给你讲讲《休克教条》。这本书里克莱恩不仅记载了他们是如何将穷人驱逐出廉价住房区，还记载了他们如何摧毁新奥尔良的公立学校制度，并用付款凭证制度取而代之。他们破坏了教师工会以及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姆·艾克斯的时代许多民权运动的成果。总之，洪灾造成毁灭性的后果，不是因为卡特琳娜飓风，而应归咎于布什和他的前任比尔·克林顿，他们没有提供足够的款项维护坝墙。”海伦说。

金姆说：“娜奥米·克莱恩和约翰·皮尔格这样的记者和作家使我想起了乔治·奥威尔笔下的角人物温斯顿·史密斯，他在《一九八四》这本书上写道：最好的书籍是向你解释你觉得稀疏平常的事。”

“我们生活的时代和《一九八四》里描述的时代没什么两样。让我们回到APEC法律的永久性这一话题。”乔治说，“终止它最好的办法是为那些在APEC会议期间被逮捕的喜剧演员们辩护，他们在法庭上遭到无礼的指控。”

“你打算装扮成奥萨马·本拉登吗？”兰斯问。

乔治回答：“正是，并且再挥舞一面小型加拿大国旗。他们在悉尼进行审判时，我们将在山城法院外组织一次抗议。”桌边的人都笑了，乔治继续说：“你可以把美国统治者和我们这儿那些对美国路线亦步亦趋的上层精英们与罗马统治者做个对比。罗马追逐利益慢慢演变成一个残暴国度的过程中，并没有鼓吹民主之类的虚伪言辞。他们也没有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打击恐怖主义’、‘保卫国家安全’，和‘捍卫民主’之类的借口。古罗马时代有一个问题，你可以拿来问那些对外侵略伊拉克和阿富汗，对内破坏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国家领导人，‘监管之人，谁人监管’？”

杰克·布莱克说：“‘监管之人，谁人监管？’，我曾在一座天主教中学学习拉丁语并研究古代罗马历史。这是我作为一个警察经常想到的问题。”

包括乔治·加伯尼在内，知识问答小队里每一个人都被杰克·布莱克翻译的这句拉丁语震动，陷入一种令人敬畏的沉默，直到被山城铜管乐队一个成员打破。那人透过音响宣布：“我们即将抽取第一张奖票。我们每周五都将抽取八张奖票，以答谢支持山城铜管乐队的朋友们。第一张奖票是：23445。”

布莱克说：“我们可以出去谈谈吗，乔治？关于你的证词，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乔治看了看他的妻子，说：“好的，海伦已经有奖票了。”

他们从后门离开，径直走向酒吧的停车场，打算进行一次慎重的

谈话。

“今晚我读了你的证词。你说你不认识我的同事向你展示的那张照片中的任何一个人。”

“什么照片？”

“今天下午你录证词的时候，没有看到一张照片？”

“没有。你的同事狄奥多西——当地人叫她个性女士，因为她没什么个性——到学校来采访我。她已经准备好了一分证词，要我在上面签字。她没有让我看任何照片。事实上，她态度十分粗鲁。不过这有什么奇怪的呢？警察不都是这样吗。”

布莱克取出照片，问：“你认识这两人之中的一个人吗，乔治？”

“这个年纪大的是麦克海尔，以前是个臭名昭著的警察，另外那个留着比利康纳利式胡子的家伙是山姆·罗杰斯，一个禽兽。他13岁的儿子后背被皮带鞭打得遍体鳞伤去学校，我不得不播报他的事迹。”

“你怎么知道他背上有伤？”

“他的一个同学在他背上拍了一巴掌，他痛得跳了起来，然后就开始哭。我直接把他带到校长那里，让他给我们看看他的背。我和校长都被看到的情景震惊了。皮带抽打的痕迹遍布他的整个背部。”

“然后呢？”

“我们打电话叫来警察和社区服务部门。警察去这个孩子家里，找到了她的母亲，那女人被打得眼圈乌青，下巴受了伤。”

“你是什么时候、在哪里见到山姆·罗杰斯的？”

“一个周五的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去城堡酒店喝酒，他跟了上我。他是骑士摩托车俱乐部的成员，收买了几个同伙当帮手想揍我一顿。在酒吧里罗杰斯对我叫喊，说‘因为你，我失去了我的妻子和孩子。’我说，‘你失去他们是因为你拿他们当出气筒，你这个懦弱的混蛋’，他朝我来了一拳，我拿手臂挡住了，并用另一只手照着他的鼻子打了一拳。我打破了他的鼻子。鼻血流了他一脸，他很快屈服了。我从前的空手道教练说过的‘永远照着鼻子狠打，因为大脑漂浮在它后面’”

的液体里。”

“另外两个摩托车手做了什么吗？”

“其中一个挥着手说此事到此为止了，他把罗杰斯扶起来，带出酒吧。之后那个周五的晚上，骑士俱乐部的警卫官蜘蛛梅森在城堡酒吧里遇见我，告诉我鉴于罗杰斯对家庭的所作所为已经令俱乐部声名受损，他们把他驱逐出去了。再下周，我看到罗杰斯顶着两个黑眼圈、拖着受伤的手臂在山城转悠。蜘蛛告诉我，骑士俱乐部对我没有恶意，并且为那天晚上他的两名成员对我所做之事而道歉。”

“你之前见过玛利亚·狄奥多西警官吗？”

“见过。几年前，在反对康韦的鳄鱼公园计划的示威活动上，她身穿警服出现。当时我们在康韦的房地产公司外举行抗议。她对我们这些示威者的态度十分粗鲁，康韦被激怒时，她还威胁说要逮捕我们。”

“康韦为什么会发怒，乔治？”

“他叫我们人渣、暴民，我问他‘告诉我，你用什么来避孕，康韦？你的人格？’，于是他失去冷静，开始骂人，那次谩骂声名在外。”

“狄奥多西说她要指控我使用淫秽语言，我们五十个示威者听了开始哄笑。”

“她记下你的名字和资料了吗，乔治？”

“是的。”

“所以她应该不会忘记你，对吧，乔治？”

“绝不可能，杰克。现在你应该知道我们是否彼此认识了，在山城，大家都互相认识。”

“我懂，乔治，我明白。”

布莱克从口袋里取出一份资料，问他：“这是你的证词吗？”

“不是的，杰克。签名也不是我的。”

布莱克很生气。现在他知道谁是那个害群之马了。之前他只是大致猜测可能是他手下的警官，而现在，加伯尼提供的证据让这一切无可辩驳。

“你让一个麦克白夫人做了你的侦探，杰克。所以说，向我问话的是一位受雇于射击我的那些混蛋的蛇蝎美人？”

“看似纯真无害的花朵，其下却藏有毒蛇。”布莱克再次引用了他喜爱的莎翁的名言。

现在他必须计划好接下来的行动，但在他决定好之前，他听到卡罗尔·布朗说：“你们两个快进来，头奖问答要开始了。”

布莱克和加伯尼看了看对方，加伯尼说：“接下来五分钟打算做什么？在回去工作之前，和你的妻子一起完成知识问答吧。”

布莱克点点头，在行动之前，他必须把事情想清楚。走向酒吧的路上，他脑中飞快地思考着。玛利亚妨碍司法公正之事已一目了然，但是她与毒品交易有关吗？与谋杀案有关吗？她受康韦的掌控。她对康韦的罪行了如指掌，过去还曾和对手麦克海尔共事过。康韦手下居然有这么个得力助手：一个佩戴着警探徽章的麦克白夫人。突然，他的思绪被一个声音打断：“嘿，昨天晚上布隆迪·威廉姆斯的酒吧招待员把手伸进我的饮料里要我离开城堡酒店，你就是处理此事的警察。”

是昨晚那个男人和他的妻子。

“噢，是的。”布莱克敷衍道，脑子里还在想着该怎么逮捕他手下的警探。

“我叫比尔·托利，这是我的妻子乔治娜，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我和合作社其他几个司机多次投诉过城堡酒店不负责任的酒水服务。但指挥官莫兰特完全置之不理，还在一个会上说‘哦，我们需要专门团队来调查此事’。我们不得不把喝醉的客人从酒吧拖到出租车里。”

“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乔治感兴趣地问。

“大约一年半了。”

就在这时，话筒中传来卡萝尔的声音：“我已经拿到了循环赛的答案和今晚知识问答的结果。现在我们开始头奖比赛。”

布莱克走向座位的路上端详着各队参与者的面孔。卡萝尔宣读着答案，有人喜悦有人忧。布莱克坐了下来，他的妻子和海伦正为本队的完美得分而兴奋。乔治冷静地计算得分。酒吧里十分安静，只回响着公布答案的声音。此时整个气氛就好像墨尔本杯和澳式足球比赛及英式橄榄球比赛汇聚成一场赛事。布莱克觉得在比赛的两个小时内，所有参加者都不用顾念其他事，真是有趣。卡萝尔·布朗审查了一遍得分。”下面是得分前六名的团队。第六名，‘玛格丽·特撒切尔快点去死我们好自己的领导集体’队，33分。第五名，墨尔本旅行者队，34分。第四名，知识奇迹队，35分。第三分，‘保罗·凯利足球动者和音乐家协会队’，36分。第二名，男女同性恋队，37分。以38分获得头名的是流萤与朋友队。布莱克的队伍高兴得像是刚赢了一场球赛，卡萝尔·布朗说：“现在来取头奖比赛的答题纸吧。只有今晚参加了循环赛的人才能参加这一轮。”

各队派出一个人去角逐该奖。所有人都准备好聆听卡萝尔即将抛出的三个头奖问题。

“这一轮中，所有的答案都必须拼写正确。第一个问题，在特洛伊的古老故事中，海伦的丈夫、斯巴达国王——那个她将之抛弃而跟随帕里斯去特洛伊的人叫什么名字？”

流萤与朋友队桌上的每个人都注视着乔治·加伯尼。加伯尼示意兰斯拿起答题纸和笔，写下‘Menelaus’，然后把纸举起来，以便队员们能够看到。海伦问：“你确定是这样拼写的吗？”加伯尼点点头。

“第二题，特蕾莎修女是哪国人？”

杰克·布莱克说：“我知道。”他在纸上写下阿尔巴尼亚，让队友们看，所有人都点头表示这个答案是正确的。

“第三题。1968年的影片《帕特加勒特和比利小子》中，扮演比利小子的是哪位歌手或词曲作家？”

苏·布莱克悄声问：“是鲍伯·迪伦参与的那个影片吗？”

“是的。”乔治·加伯尼说，“他为这部影片写了插曲《敲天堂之门》。”

海伦·加伯尼说：“但比利小子不是他扮演的。”

杰克·布莱克接着说：“扮演者是克里斯·克里斯托佛森，詹姆斯·柯本演的帕特加勒特。它和《黄金三镖客》在是我最喜欢的西部影片之列。”

“现在，你们有90秒的时间把答案写在答题纸上。记住，只有拼写正确才能得分。”卡萝尔·布朗宣布。

卡萝尔在头奖表格上快速记分的时候，地区指挥官莫兰特带着一只警方缉毒犬、两名突击队员和十四名警员走进酒吧。莫兰特径直走到兰斯身前，对他说道：“你不是应该在城堡酒店举行你的订婚宴吗？”

“你已经破坏了我的订婚宴不是吗，莫兰特？况且，城堡酒店因为老板被枪杀，已经关张了。还因为涉及到毒品交易和接待未成年人，许可证也被扣押了。”

“我要查看一下身份证。”莫兰特突然说。

布莱克说：“我想他已经超过18岁了，长官。”

“我的总督察在这间酒吧里做什么呢？”

“和他的妻子与朋友们一起参加知识问答。”苏·布莱克回答。

酒吧里100多人看着莫兰特和他的警队，凝神倾听他说的每一句话。莫兰特对带着缉毒犬的警察厉声吼道：“进行毒品搜查！老板在哪里？”

“在应付你的狂妄言语之前，我要先主持完这场竞赛，莫兰特。”卡萝尔·布朗打开音响系统，说，“今晚获胜的队伍是流萤与朋友队。在古代特洛伊的故事中，海伦的丈夫、斯巴达国王、那个海伦将之抛弃而跟随帕里斯去了特洛伊的人叫什么名字？答案是墨涅拉俄斯，拼法是：M-E-N-E-L-A-U-S.

“特蕾莎修女是哪个国家的？阿尔巴尼亚。

“1968年的影片《帕特加勒特和比利小子》中，扮演比利小子的是哪位歌手或词曲作家？克里斯·克里斯托佛森。”

乔治·加伯尼起立说：“让我们为卡萝尔今晚的付出热情鼓掌。”

尽管周围站着全副武装的警察，训练员牵着缉毒犬来回走着，所有人视若无睹，全体起立，为卡萝尔鼓掌。山城人不会让莫兰特破坏了他们周五晚上的知识问答。

“布莱克，我要求你现在从后门离开！”莫兰特十分尴尬，愤怒地咆哮道。杰克·布莱克该回去工作了。”

第11章

莫兰特在100多号人面前与兰斯·班农过不去，结果弄得自己像个傻瓜。杰克·布莱克亲吻妻子，道了晚安，从后门离开酒吧，他径直走到莫兰特跟前说：“我要调用你的一名警员。”

“不行。我们还要去视察其他三个酒吧、三颗橄榄夜店和退伍军人俱乐部。”

“我有正事，是关于谋杀案的，长官。而你只是处理和兰斯·班农的之间个人恩怨，因为他在你女儿的臀部纹身。”

莫兰特羞怒两加，脸涨得通红。布莱克冷冷地盯着他。莫兰特咆哮道：“他是个毒贩子。要是政客赋予警察更多的权力，我会利用这种权力扫毒。布莱克，听听你他妈的说是是什么玩意儿。”

布莱克冷静地说：“班农不是毒贩，你是从哪儿得到这个消息的？”

“你的警探向我汇报说班农与毒品交易有关。”

“我向你调用一名警员正是为了逮捕警探狄奥多西。她妨碍司法公正，并且参与了三起谋杀案和毒品交易，你这个傻瓜。我敢肯定是那个臭名昭著的前警官麦克海尔让她向你透露这个情报的，那家伙是此次谋杀调查的重点怀疑对象。我会打电话给警察廉政委员会，告知他们逮捕狄奥多西一事。现在，我要带高级警员哈特一起去，如果你有点脑子的话——我很怀疑这个——就解散你带来的这些警员，你们各自回家。你的所做所为让警察看起来像一群混蛋！你做这些只为寻私衅，你动用如此庞大的警力是为什么？和兰斯·班农的私人恩怨？*Quis custodiet ipsos custodies?*”

“你说的什么话，布莱克？”莫兰特问。

“拉丁语，说的是‘监管之人，谁人监管？’现在我教你另一句拉丁语，莫兰特，*Caveat erratum*。”布莱克说。

“什么意思？”

“滚开。”莫兰特不发一言，布莱克看着哈特说：“走吧，乔。”

布莱克想看看玛利亚被捕后会是什么反应。他清楚按照法律应该把她交给警察廉政委员会审问。她会坦白她对谋杀案所知的情况，还是仅仅来一句‘无可奉告’，然后等她的律师？

当布莱克走出酒吧来到街上时，一个想法突然闪过他的脑海。罗杰斯和麦克海尔现在藏身何处？玛利亚家吗？他意识到，三对二，他和哈特在人数上不占优势。于是他回到酒吧，走到莫兰特面前说：“安全起见，我要再带上六名警察和两各个突击队员。”

“好的，布莱克，该死地带上他们。”莫兰特绵羊似的喃喃道。他的样子让布莱克想到夹着尾巴的狗。莫兰特并不在意山城的人们怎么看他。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十足的混蛋，他反而引以为豪。莫兰特更关心警察廉政委员的询问。玛利亚在他手下供职，她被收买多久了？

布莱克想着玛利亚那些精心设计的计划是如何因偶然而崩塌的。她没有料到加伯尼会和布莱克夫妇加入同一知识问答小队。麦克海尔是否计划好谋杀他？他记得一个老罪犯曾对他说：“你不是那种坏警察，布莱克先生。你是诚实的人。最坏的警察永远在做违法的事。我们这些罪犯再勤奋也比不过他们。我们有道德感，而他们没有。”

布莱克抓起手机，拨了安吉拉·辛的号码。接通后布莱克说道：“安吉拉，我是布莱克。五分钟之内赶到办公室。老鼠是玛利亚。去接米克，把迄今为止发生的事告诉他。”

布莱克转向哈特问：“乔，玛利亚从未见过你吧？”

“是的。”

“你们有人和玛利亚·狄奥多西警探共事过吗？”他又问突击队员。

“没有。”他们回答。

布莱克说：“三个人在警署换好便服，快速察探一下狄奥多西和康韦的住所。全副武装，勿要逞能。我们一得到搜查令就就这两个地方进行突袭。半个小时之内准备两份完整的报告。还有什么问题

吗？”所有人齐声回答没有问题。

“看起来纯真无害的花朵，其下却藏有毒蛇”。《麦克白》里的这句话令布莱克深思。要藏匿两个被州际警察追捕的人，哪里是最安全的地方？那藏匿毒品和一支在谋杀案中使用过的来福枪呢？如果你是康韦，你会把它们藏在你能掌控的腐败警察家里。这些都是正确的做法，除了一点，那就是玛利亚会长期以来变得焦虑不安。她陷得越深，便越容易疏忽。在这样一个旅游小镇定居，人们不仅相互认识，而且随时有可能碰面。这些都对玛利亚的计划构成阻力。布莱克比他早上一步，他确定对方的计划是在被他逮捕之前杀掉他。

所有警察在警署会合，布莱克让那些未参与侦察的先去喝杯咖啡，准备半个小时后的短会。他派安吉拉和米克去一个当地法官那里拿搜查证，现在正等着他们回来。这件事很急迫，但现在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便是等待。布莱克要了杯咖啡，享受着即将要逮捕老上司鲍比·麦克海尔去审判的快感。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就在安吉拉和米克带着搜查令进来的同时，侦察狄奥多西和康韦的住处的突击队员也回来了。

回到刑侦办公室，布莱克召集所有相关的警察开简会。他把逮捕目标的照片贴在墙上。现在有八名身穿制服的警察以及两名布莱克手下的警探。布莱克开始：“女士们，先生们，今晚我们要进行两次突袭。其一是前警探玛利亚·狄奥多西的家，她将被指控妨碍司法公正，并且是三起谋杀案和一起谋杀未遂案的帮凶。”

一名突击警察问：“我知道你正在调查三起谋杀案。但是谋杀未遂案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预定受害人是谁？”

“乔治·加伯尼。昨天晚上，他报告发现了杰森·莱格尸体的时候被一名狙击手用装有定向音频的来福枪射击了。当我们赶到那里，无意中发现了肖恩·拉梅奇的尸体。他死亡已有两周了。今天早晨，我们发现了伯恩斯的尸体，他是皇后山区城堡酒馆的老板。先突袭狄奥多西家，是因为我相信警察州际搜捕的两个对象——那个腐败的前警察大坏蛋鲍比·麦克海尔和同伙山姆·罗格斯藏在她家里。现在，我们可以假定他们三人已武装好，准备向我们射击。这三人被制服后，我要进

行一次快速而彻底的搜查。我们要寻找武器和毒品。做完这些之后，我们去第二个突袭目标，斯蒂夫·康韦。他是山区毒品——主要是冰毒交易——的注资人。他还是三起谋杀案和企图谋杀加伯尼的幕后黑手。现在，请高级警官乔·哈特向我们介绍狄奥多西家的布局。”

哈特说：“狄奥多西的家有两个入口。长官，我建议同时袭击前门和后门。我们刚才注意到有两间房亮着灯，整个房子都包着帷幔。”

布莱克说：“我们分成两队，一队袭击前门，一队袭击后门。我指挥第一队，乔，你带上大锤。一名突击队员和两名警察跟着我们。

“安吉拉指挥后门队。米克，你拿着另一个大锤，其他的突击队员和警察跟着。所有人都穿上防弹背心。你们两个突击员带着猎枪先进去——你们有经验。我们会把车停在拐角处，看我的信号进行突袭。我希望活捉他们三个，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有必要那就开枪。记住一件事，不要嘴上功夫。还有什么问题吗？”所有人都准备好了。“五分钟之后在停车场会合。”

强力的队伍分别坐上三辆警车。警车开过三栋房子来到狄奥多西的家。九名警察分成两队。布莱克看着他们说：“时候到了，伙计们。”

两队警察都从狄奥多西住宅的前门进去，这是从街上进去的唯一入口。安吉拉的队伍向后门走去，同去的还有一个事先来探过路的突击警察。前后门被同时击碎，两名突击警察率先进去。当前门小队穿过厨房时，麦克海尔从隔壁房间里走了出来。“他妈的发生了什么——”他没有机会把话说完了，一个突击警察喊道：“趴下！警察！趴在地板上，立刻！”

一声枪响响彻屋子，前门队伍碰上了山姆·罗格斯。他屈膝求饶：“不要开枪。我没有武器。别他妈的开枪。”安吉拉喊道：“我们抓到了麦克海尔，长官。”布莱克喊回去：“我们抓到了罗格斯。狄奥多西在哪里？”第二句话是吼着问害怕的罗格斯，罗格斯指了指一扇门。布莱克对一名突击队员指着门，那名队员击开门说：“里面有一具尸体，长官。是一名女性。”

布莱克走进房间，看到玛利亚·狄奥多西的尸体，左太阳穴有一处枪伤，涌出大量的血。他叹了口气，划了一个十字，说：“她无法接受一名前警察去蹲监狱。和犹太一样，她在接受了三十枚银币之后自杀了。房子的其他部分搜查过了吗？”他问。

安吉拉喊道：“是的，长官。”哈特也喊道：“是的，长官。”布莱克吼道：“开始搜人！”他走进厨房，来到麦克海尔身前，对他说：“罗伯特·麦克海尔，你被指控谋杀罗森·杰格——又名瘾君子弗兰肯斯坦，肖恩·拉梅奇和里查德·伯恩斯。他还被指控分销非法毒品以及持有非法枪支。当你在法庭上面对这些指控时，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呈堂供证。”

“他妈的伪君子。他妈的杰克·布莱克，真是一个好天主教徒，看到死尸就自己划一个十字架。去给玛利亚做临终祷告吧，你这个笨蛋米克。”

布莱克对身旁一名突击警察说：“你和另一名警察将前警官麦克海尔送监，然后回到这里。”然后他喊道，“安吉拉，指控罗格斯，派两名警员送他去监狱，然后让他们立刻回来。”米克拿着一支装有定向音频扬声器和耳机的来福枪走进厨房，说：“看我找到了什么，长官。”

“干得好，米克。”布莱克说。

哈特带着一公斤冰毒走进厨房，让布莱克看。

“好样的，乔。了不起，各位同仁，继续搜查。”布莱克说：“米克，检查一下麦克海尔、罗格斯和狄奥多西的手机。”米克点点头。布莱克穿过房子，一路走一路表扬正在搜查的警员。他对安吉拉说：“打电话叫验尸官来检查狄奥多西的尸体，我要去搜查她的房间，来给我搭把手，安吉拉。”

布莱克看了眼玛利亚的尸体，继而环视整个房间。他注意到床上的一个枕头上有个信封。他拆开信封，阅读里面的内容。

致杰克·布莱克

布莱克，如果你读到这封信，那就说明，我在结束自己的生命和

面对漫长的监禁之间选择了前者。我从五年前开始收受康韦的钱。如果我自杀了，那么康韦、麦克海尔和罗格斯都可以因为谋杀和毒品交易而入狱。你可以那把来福枪上找到康韦的指纹，那是他用来射击加伯尼的枪。我房间里储藏的冰毒上也有康韦、麦克海尔和罗格斯的指纹。

伯恩斯被杀害，是因为他不愿支持康韦重建城堡酒馆的计划，并且毒品交易面前临阵退缩。弗兰肯斯坦被杀是因为他试图在一笔很大的毒品交易中敲康韦的竹杠，真是够蠢的，他居然以为可以侥幸成功。麦克海尔和罗格斯帮助康韦把弗兰肯斯坦推下孤独者瞭望台。他们听到加伯尼在用超高频无线电播报发现了尸体。康韦决定朝加伯尼射几枪是因为之前的鳄鱼公园计划被中断一事，他憎恨加伯尼。你给我打电话之前，康韦打电话给我，要我将麦克海尔和罗格斯、他们的车以及他的来福枪藏起来。

过去五年来，康韦经常将毒品藏匿在我这里。

肖恩·拉梅奇被杀死，是因为他出售在灌木丛中生长的大麻，与康韦的水栽大麻竞争客户，而且他的所作所为很容易让本地其他独立的毒贩效仿。康韦在麦克海尔和罗格斯的协助下杀死了拉梅奇。

康韦让麦克海尔陷害布隆迪·威廉姆斯，因为威廉姆斯是主要负责人，并且人又愚蠢。布隆迪惧怕麦克海尔，识相地闭上了嘴。

康韦将他杀害的人的照片当成战利品收藏在他房间的保险箱里。我给你提供的这些信息足以将他们三人全部监禁了。

信至此结束。

“她知道我们迟早会逮捕她，安吉拉。”布莱克说，“你看看吧，看完交给米克。”他把玛利亚的信交给安吉拉，叫了一声米克。他想让这两个手下都读一下玛利亚的供状。安吉拉读完说：“玛利亚一直过着一种双重的生活。”她把信递给米克。

“腐败的警察都是如此。”

米克读完信说：“这样的两面派，她是怎么做到的？”

“腐败的警察都在欺骗中生活。她觉得康韦给的诱惑值得她这么做。召集其他人去康韦那里。”

进入康韦家的方式与进入玛利亚家完全不同。布莱克叩门，康韦打开门。

“斯蒂夫·康韦，你被指控谋杀罗森·杰格——又名瘾君子弗兰肯斯坦，肖恩·拉梅奇和里查德·伯恩斯。你还被指控分销和持有违禁药品、非法持有枪支、贿赂警察。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呈堂供证。高级警官哈特，给康韦先生上手铐，送他入监。排查每一个人。哦，在我们将你带到监狱之前，康韦先生，请告诉我你保险箱的密码好吗？”

“去你妈的，布莱克。”

“我还是要说‘请’。康韦先生，你是否害怕我们找到你保存的那三个被害者的照片？你还有一张伯恩斯用枪自杀的照片，对吧？”

康韦脸色苍白。

“我要打开你的保险箱，康韦先生。你的照片和DVD放在里面。密码是：62 45 31 24。”

他说出这串数字，康韦彻底震惊了。

“你似乎很惊讶，康韦先生。你的密码对肖恩·拉梅奇来说不是秘密。我不知道他如何知这个密码的，但我发现他尸体的时候，这串密码就在这个可怜虫身上。也许是你弄丢了，被他捡到。”

布莱克的警队对康韦的房屋进行搜查，他们找到了非法收集的蛇，包括背部呈菱形花纹的美国响尾蛇和印尼眼镜蛇。布莱克打开康韦的保险箱，共找到了20张被害者的照片。

整个长夜三名警探都在为此案忙碌，布莱克知道他们找到的证据已足够起诉成功，罪名足以让康韦、麦克海尔和罗格斯面临漫长的监禁。

三个小时后，布莱克轻声地回到家中，苏已睡熟。

布莱克打算重温一下这些年来收集的书籍的经典语录。他想起波

士顿警察局长、头号警察罗伯特·狄格拉齐亚的话。他来到书橱边，找到文件夹。狄格拉齐亚在1976年说道：“哪种犯罪是公民最担忧的？是街头暴力犯罪吗？在很大程度上，公民最担忧的是贫穷、失业、家庭破碎、教育腐败、吸毒成瘾和酗酒，以及警察也无能为力的经济案件。政客们可以通过强化“警察无论数量如何庞大，配置如何先进也不能独自控制犯罪”这个错误观点来摆脱法律的指控。当然，政客们更常通过使富者更富，穷者更穷以及以犯罪继续发生来阻碍社会制度的进步。

布莱克回顾自从狄格拉齐亚写下这些话32年来，有多少工厂、汽车厂、钢厂关闭，工人失业，社区被遗弃。他想到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日本和欧洲，贫穷工人越来越多。穷人日益窘困，且数量庞大，几乎无处不在，而富有的人越来越少，财富越来越集中。他还想到他本人，一个警察，是如何真实感受到这一社会现状的。经济危机即将来临，贫富差异还会加剧。

他遇到过像康韦这样的人，出身特权阶级，生活在最优越的环境里，但是他们冷酷自私，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使用谋杀暴力和毒品交易。并非所有的犯罪都是由于阶级不平等，但确有许多源出于此。

他调任山城还真是什么都遇到了。上任的第一天，就遇到三起谋杀，一起谋杀未遂。但，这就是人生。

布莱克放下书走进卧室，他依偎着妻子躺下，想着隔壁房间的女儿。他很庆幸做出移居山城的决定，带着这个想法，布莱克陷入了梦乡。

作者简介

1991年，他为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制作了四部广播纪录片：《丛林火灾》、《脚手架的兴衰》、《造船厂最后的船只》[HMAS Success号海船在悉尼鸸鹋岛造船厂]，以及《西部煤田的利思戈矿山救护与Triple J的世界环境日》特集。他还制作了三部影片：《占领鸸鹋岛船厂》（1989年），关于1990年海湾战争的《不要为石油流血》，《维多利亚时代的故事：取消劳工联合会》（1986-1992年）。自1987年和1990年开始，他还分别参与了社区电台与《绿色左翼周刊》的工作。他先后做过各种各样的蓝领工作：体力劳动者、脚手架工人、起重工、起重机信号员、铁路清理工、画家、码头工人，直到2000年成为一名历史教师。

2006年，他创办了Tog's Place，Togs取自Cobb and Co铁道小站。他的意大利祖父安东尼奥·托格里尼和出生在英国本土的爱尔兰人安妮，和13个孩子一起工作生活。从维多利亚州淘金热潮中来到这里，定居在维多利亚州中部的Yandoit，它成为一个家庭农场。

他拥有悉尼科技大学通讯专业一级荣誉学士学位，和西悉尼大学中等教育证书。

2008年，他搬至新南威尔士州中部的惠灵顿，此前曾在卡通巴居住了16年。《山城谋杀案》是他的第一部小说，2010年由阿德莱德市吉耐德拉出版社出版。2013年他出版了关于心脏病的自传：《在心脏病房唱约翰尼·卡什的歌——我自己关于心脏病和音乐的故事》。第三本书《兄弟——第一部：加里波底1915》于2014年3月出版。他目前正在创作历史小说《兄弟》系列，该系列共包括三部，内容主要是1916至1918年法国和比利时的西部战线。

他还是一位音乐家和诗人。

谍血世家

约翰J·戴维斯 (John J Davis)

常婧禹 吉奕卫 罗闻

一场爆炸揭开平凡家庭背后的惊天秘密 秘密、亲情作何抉择？未来、昔日何去何从？2015年Killer Nashville Silver Falchion最受读者喜爱惊悚小说奖 真相，等你来揭晓.....

谍血世家

格兰杰系列侦探小说开山之作

约翰J·戴维斯 (John J Davis) 著
常婧禹 编辑
常婧禹 吉奕卫 罗闻 译

Fiberead
- 2016 -

谍血世家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后记

第一章

突如其来的爆炸声像一道炸雷回响在房间里，一时间玻璃碎屑和碎木块漫天飞舞，充满了整个房间。我应声惊醒，血管里激流奔涌的肾上腺素促使我条件反射般地跳下床，开始应对这突发状况。

“瓦莱莉！”我大喊着妻子，她已经从另一边跳下了床，“警报怎么没响？”

瓦莱莉绕过床尾走过来，我打开顶灯，推开了卧室的门。走廊里有人！来不及躲避，我便被一道LED电筒的强光晃得无法视物。

我听到来人大喊：“都他妈的退后！举起手来！老实点！”

一支小口径手枪顶上胸膛，我眨了眨眼，看到面前的人一手持枪、一手拿着手电筒。

“你们两个退后！举起手，呆着别动！”

我举起手往后退去，直到抵上了床头柜。那人挥着手枪狠狠地砸在我的脸上，这一下的力道还不足以伤到我，却也让我不敢小觑。

他转而拿枪指着瓦莱莉警告道：“别再动了。”

在这当口，我的视力已经恢复了。我暗暗地打量这个入侵者：他头戴滑雪面罩，身穿T恤牛仔裤，脚踏靴子，目测身高5尺7左右（约170厘米），体重160磅左右（约75公斤）。而我身高6尺（约180厘米），体重200磅（约90公斤），体格上明显占优势。可来人手上有一支看不出型号的左轮手枪，看起来好像是占了上风，其实反倒又给我添了几分胜算——因为枪的保险还没开，而开保险这点时间就足够我解决掉他了。

“爸爸！”

一声尖叫引得他又把枪口对准了我。

是丽希。

“瓦莱莉，肯定还有一个人。”我对妻子说。

我先发制人，一把擒住来人的左腕。手电筒随之掉地，滚到了一边。他刚准备开枪，我左手便猛击他右腕，子弹越过我的左肩打进了墙里。松开他的左腕后，我反身以背部撞击，双手夺下枪，左手把枪顺势往后一丢，扔给了正跑向丽希房间的瓦莱莉。她接住手枪的同时，我左肘击打在入侵者的脑袋上，接着又狠狠在他的下巴补了一记右交叉拳。入侵者被打得不省人事，我立刻丢下他往走廊赶去。

这时，我听到另一个声音响起：“女士，奉劝你立刻停下。”

“放她走，”瓦莱莉回应道，声音冷静而轻柔，“我就给你条活路。”

我刚跑到走廊尽头，就听见两声枪响，子弹击中了瓦莱莉身后的门。我撤退到走廊里，而瓦莱莉却没有回击，只是按兵不动。

“放下枪，马上把我同伴带过来。”我听到那个男人威胁道：“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

我高举双手以示投降，走进了门厅。眼下这个男人要以一敌二，而他绝无可能一举解决我们两个。

“你的同伴已经被制服了，”瓦莱莉沉静的声音响起，“你如果还不缴械投降，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举起手来！让你男人把我同伴带过来，马上！否则我一枪崩了她。”这男人坚持道。

屋门在这两个入侵者闯入时已经弄坏了，一束束月光透过支离破碎的门板洒进昏暗的房间。晦暗不明中，我看到这个男人正拿枪顶着丽希的脑袋。

“想活着离开的话，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这男人闻言开始撤退。他一边拽着丽希当挡箭牌，一边不断后退。

瓦莱莉开枪了。

子弹正中这男人的前额，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黑洞。在子弹冲击力的作用下，他晃了晃然后倒了下去，脸上满是后悔的表情，似乎终于明白自己做了一件蠢事。

莉丢下枪，站在我身边，丽希也逃也似的从尸体身旁跑过来。整件事不过是电光火石之间，对我来说却仿佛持续了很久。筋疲力尽的我出了一身冷汗，双手不住地颤抖。大概真是岁数大了，我都46岁了，即便再不服老，也已不再是刚入行的那只初生牛犊了。不过也不全因为年纪，我现在有妻有女，早已不再孑然一身、了无牵挂了。

我拥抱着莉和丽希。将妻子紧拥入怀时，她身上那种镇定平和的内在气质抚慰了我的身心。和莉一起抱着女儿，我不禁感谢上苍，不管是哪位神明在上，我都由衷地感谢他保佑我的妻女平安无事。

我们一家三口拥抱在一起，互相安慰、互相支持。丽希夹在我和莉中间，三人就像块三明治一样。

“刚刚到底怎么回事？”丽希问道。

“入室盗窃。”瓦莱莉回答道，“我们得给莱斯特打个电话，让他来一趟。”

“我去卧室打电话，”我说，“顺便看看那边那个家伙怎么样了。”

“哦，好吧。你说这是入室盗窃，”丽希接着问道，“可通常入室行窃的人不都会去偷东西么？怎么会绑架人呢？”

在我回到卧室跨过瘫在地上的那个家伙时，还能听到丽希的追问。

“还有，妈妈……你……呃……刚刚杀了个人。”

“我知道，亲爱的，但是……”

“他死了。”

“侥幸射中罢了。”

“侥幸？”丽希显然不满意这个说辞，“这不是重点。”

我之前光顾着庆幸我们一家三口都毫发无损，直到现在才意识

到，我们必须得给丽希一个满意的答案。光是让她满意还不行，我们还得让接下来那些会提出同样问题的警察们都满意。要是这宗案子被认定不是简单的入室盗窃，我们会引来很多不必要的注意，也会因此而陷于危险的境地。

我拨打了本地警察局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的女声让我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伊丽莎白。我是罗恩·格兰杰。”

“你好，罗恩。现在才早上4点5分，你这个时间打电话来做什么？没出什么事吧？”

伊丽莎白·威廉姆斯是莱斯特·威廉姆斯的妻子，现在正怀有身孕。莱斯特是佐治亚州帕克城的警监，很快将继任局长，伊丽莎白则负责警察局前台的工作。其实警察局里大大小小的杂事都是伊丽莎白在打理。而且这两年来，实际上一直都是莱斯特在代理着局长的职务。大家都觉得现任局长这次真的退休在即了，特别是伊丽莎白。

莉比我先认识伊丽莎白和莱斯特，当时他们夫妇俩还在她兄弟的家族企业INESCO 1 里做事，工作繁重。在莉的鼓励下，他们考上了亚特兰大的警察学校，现在当上了警察，工作比起之前算是好了一些。

“没事，我们都很好。刚刚发生了个小插曲，有人闯进了我们家。得让莱斯特，或者哪个当班的警察来看看。”我解释道，“有个入侵者死了，还有一个需要治疗。”

“有人死了？天啊！”伊丽莎白说道：“看来这些老兄今天挑错了地方。你们真的都没事？”还没等我回答，她又继续道：“我会通知医护人员过去，到时候你们都检查检查。”

我想了想，还是没有反对，因为知道反对也没用，“谢谢，伊丽莎白。”我满口应着，又说道：“希望你现在感觉好点了。上周跟莱斯特聊天时，他说你这几个月过得可不容易。”

“我很好，谢谢。莱斯特已经过去了。我现在要通知法医和医护人员，先挂了，罗恩。”

毫无疑问，伊丽莎白是个控制欲挺强的女人。

我挂了电话，不禁嘲笑自己：都到这种时候了，还保持着南方人骨子里的礼貌。莉和丽希从走廊那头走了过来。

“快换好衣服，小姑娘。等下到厨房来找我。”

“好的，老爸。对了，老妈，我可还没问完呢。”

我解开已经昏迷的那个男人的皮带，把他的双手反剪绑到床脚上。接着我到浴室去找莉，她正脱下睡衣换上牛仔裤。

“丽希简直是在问十万个为什么，我一个都答不上来。”

“你不是答不上来，”我说道，“你只是不想回答她，我也一样。现在还不是时候，当务之急是搞清楚这两个家伙是谁，还有他们来这儿到底想干什么。”

“可能跟咱们五年前、甚至是十年前的旧账有关，现在终于要付出代价了……”

“没错……来报仇雪恨了……”我同意道：“很多敌人都对咱们恨之入骨，但是我敢打包票，他们连咱们的真正身份都搞不清楚。他们很可能只知道咱们的代号，所掌握的信息其实都不过是人云亦云的谣言，全是些不清不楚、七拼八凑得来的描述，连咱们的真实样貌都对不上。”

“而且，罗恩，”莉接着说道：“如果咱们的死对头知道了咱们的身份和住址，那他们来的时候肯定阵仗更大，准备更充分，武器装备也更厉害。”

我们站了一会儿，静静地看着对方。

最后，我笑着打破了沉默：“咱们已经很多年没出任务了。说不定事情真的就像看起来这么简单——只是两个毛贼挑错了地方。”

“我不信，”莉说道：“普普通通来打劫的会能想到挟持丽希来让我们就范么？”

“你这推断让我心惊肉跳的，快别说了。”

“我们必须考虑所有的可能性。”

“你说的这点我不能肯定，”我想让她安心，“但有一点我很肯定：现在我们必须得跟女儿说实话——我们到底是做什么谋生的。”

“要是莱斯特和他的手下认为这并不是一起简单的非法入侵怎么办？要是他们认为这是一次绑架未遂怎么办？”莉问道：“联邦调查局会介入的。他们有的是办法和渠道，也有权限去查到他们想知道的一切。”

“咳，亲爱的，”我把她拉入怀抱，搂着她。虽然在浴室这个狭小的空间里，这样的动作并不舒服，“对丽希坦白我们真正身份的事儿总是一拖再拖。丽希已经不是个小女孩了。”

“别这么说，罗恩，”莉不满道，“她永远都是我的宝贝……”

“还有，”我打断她继续说道，“或许今晚这事儿唯一的好处就在于，给了我们一个向丽希坦白一切的机会。”

“你说要换做我的祖母蕾欧娜，她会怎么做？”

“她准会说：你得把那些事情告诉丽希，坦白我们的过去，对她讲述你们家族的历史，就像当初她告诉你她的过去、还有她留下来的传统一样。”说完，我再次把莉紧紧拥入怀中。

“或许你是对的，罗恩。但是这件事必须由我自己来解决。”

“我知道。”

“所以还是让我好好想想怎么自己解决吧。”

“行。”

我放开瓦莱莉，打开了浴室门。警笛声越来越近，我连忙走了出去。

“大家注意一下，警察马上就到了。”

我走向前门时听到了丽希的声音。让我意外的是，她的声音居然是从前面厨房那边传来的。

“咖啡好了。”她说道。

“来了。”我说道。或许我们是杞人忧天，丽希现在仍然是个小姑娘。她不应过早地承担成人世界的烦恼。

警笛声已经近在咫尺，我甚至能听出好几辆警车已经驶进了我们家的停车道。警灯发射出红蓝交织的光，与救护车发出的橘光及红光在我们家的前窗上交相辉映。

“我出去和莱斯特谈谈。你和妈妈留在屋里，就呆在厨房，好吗？”我对丽希说。

听到丽希回答“好的，爸爸”之后，我打开前门走了出去。

莱斯特·威廉姆斯警监下了巡逻车，跟我打了个招呼：“嘿！罗恩。很抱歉在这种情况下见面。你们都还好吧？”

“还好，我们都没事，一切都好。”我们握了握手。

我看到警员正从巡逻车的后备箱里取出各种东西，医护人员抬出了担架，法医也到了。

“说说情况。”

我看到一位警官抓着一把透明塑料证据袋，另一位手里则捧着一个空的硬纸板箱，上面写着“证物，格兰杰家，2013年6月21日，星期五”。

“咱们先随便聊聊，等下再做正式笔录。先简要跟我说说吧。”还没等我说话经过，莱斯特就先开了口。

我讲了个粉饰过的故事，而且尽可能略掉了细节。

“两个强盗闯进来想要打劫，只是两个笨蛋而已。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我真的回想不起什么了。不过我打昏了其中一个，瓦莱莉击毙了另一个。如有神助，真的。而且神奇的是，我们居然没受伤。”

“真的假的？”莱斯特打断道。

“千真万确。就跟鬼使神差打死肯尼迪的那一枪一样。那时我趁机扑向另一个家伙，把他绑了起来。我刚才进去查看的时候，他还昏迷

着呢。”

“好吧……”莱斯特若有所思地默默站了好一会儿。

“好了，先说到这儿行了。丽希和瓦莱莉呢？”

“在厨房。要去看看她们么？”

“等会儿吧。我先让手下去查看现场。我们要搜集证物，拍摄照片，抬走尸体。如果你在搏斗时把另一个家伙弄伤了，我们还得把他送到医院，”

“好的。”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罗恩，在我看来，在这件案子里，房主是受佐治亚州《城堡法》²保护的，你们的行为没有违法。”

“那我就放心了，谢谢你，莱斯特。莉和丽希一直很担心这一点。”

“那咱们进去吧。”

我和莱斯特进到客厅，向厨房走去。丽希紧紧靠着她妈妈，看得出，肾上腺素的效果已经消退了，丽希现在才开始对今晚所发生的一切感到后怕，莱斯特也注意到了这点。

“拉里、墨菲，”莱斯特打开对讲机呼叫道：“你们来给格兰杰一家作个检查，我去看看案发现场。”

两位医护人员抬着担架进来了，担架上放着一只大大的橘色医药箱。其中一个人取下医药箱，放在了厨房地板上。

“我是拉里。”说话的是那位高高瘦瘦的金发医护人员。

“我是墨菲。”另一位个子较矮、身材较壮的黑发医护人员接着说道。

“看来咱们得先看看这位年轻的小姐，”拉里说着打开了医药箱，拿出血压仪进行检查。我一边听着他们说话，一边关注着丽希的检查结果。

“血压有点高，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算正常的。”

莱斯特回来了，眉头深锁：“墨菲，卧室里的家伙要醒了，带上家伙事儿去看看。罗恩，你到底拿什么揍了他？棒球棒？我记得你说你只是扑倒了他。”

“你看到哪儿有棒球棒了吗？”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我赶紧补充道：“抱歉，我有点火大。我没抄家伙揍他，大概也就搏斗中给了他几拳。记不清了。一切都太突然了。”

莱斯特跟墨菲一起回进卧室，这时拉里说道：“小姐，你一切正常，没什么大碍，只要补充点食物跟水分就好了。”虽然我也知道丽希没事，但拉里的话还是让我安心不少。“接下来检查谁？”拉里问道。

“我不用了。”莉回答道，“我丈夫肯定也没事。你们忙自己的吧，我们也好补个觉。”

拉里犹豫了一下，看得出来他想反驳瓦莱莉，不过还是放弃了。他没再说什么，拎着箱子转身出去找自己的同事了，我远远地目送他离开。这时法医和他的助手推着一张放着装尸袋的轮床出门往停车带去了。墨菲和拉里也一头一尾地抬着担架从卧室来到了走廊上。

我看到这个入侵者的脖子被固定器保护着，身体也固定在担架上。他的面具已经被取了下来，整个人处于半昏迷状态，半睁着眼睛。我盯着他的眼睛，发觉他有点眼熟。他想回避我的目光，无奈头却动不了。

“瓦莱莉！快来看看这家伙！我感觉认识他！”

莉瓦莱莉趁着两位医护人员把这抬了出去的时候，也过来看了一眼。门关上了，现在只剩下我们一家人。

“我也认出他了，罗恩。”莉瓦莱莉说：“我觉得他应该是INESCO的员工，不过还得查查人事档案才能确定。但是我几乎百分百肯定，我在办公室那边见过他。”

莱斯特抱着个箱子回来了，箱子里放满了我之前见过的那些塑料

袋，估计里面都是现场证物。

“罗恩，莉，还有丽希……我现在就解除这房子的封锁，我们这就走了。我刚才说过了，这次事件肯定是一起入室盗窃，房主是受佐治亚州《城堡法》保护的。你们三个今天都到警察局来一趟。下午一点怎么样，都能来吧？”

“到时候见，莱斯特，非常感谢。”瓦莱莉回答道。

莱斯特对我点了点头，笑着说道：“你打烂了那家伙的下巴，墨菲觉得你有可能还打伤了他的C1颈椎。他说那家伙简直像经历了一场小车祸。别介意我又来问你，罗恩，你到底是怎么把那个可怜的蠢货打成这样的？”

瓦莱莉代替我回答道：“就是徒手搏斗而已，莱斯特，下午1点见。”莱斯特刚出门，瓦莱莉紧跟着就锁上了门。

我们刚放松下来，电话就响了。

“该死。我就知道她会马上打电话过来的。”瓦莱莉边说边跑过走廊拿起了厨房那边的电话，我跟了过去。

“你好，妈妈。”瓦莱莉说。

“你好，瓦莱莉。”我离电话还有十步远，就已清晰地听到了凯瑟琳的声音：“你打算什么时候才告诉我们警察去你们家了？我还是从你邻居威瑟灵顿太太那儿知道的。你就不能给你妈妈打个电话说一声吗？这些糟心事儿怎么就发生在我宝贝女儿生日的前一天！快告诉我，到底他妈的发生什么事儿了！”

我对妻子微微一笑，离开房间去找垃圾袋和清洁液。我记得车库里还有些季铵盐³，应该能给这些血迹消毒了。我不慌不忙地找着需要的东西，因为我可不想现在跟岳父岳母打交道。

五分钟后，我回到厨房，莉的电话还没打完。她结结巴巴的，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我知道，妈妈……不是的，丽希没事……”莉看着我，好像在说“帮帮忙”。但是我摇了摇头，用口型告诉她“他们是你爸妈，又不是

我爸妈”。

她嗔怪地瞪了我一眼，每次她假装生气的时候都会这样瞪我。地上都是血迹，我小心翼翼地避过脚下这一团糟，走过去接了电话。

“凯瑟琳，噢，凯瑟琳，是我，罗恩。还在么？好的，你稍微冷静冷静，先听我说。还是那些生意上的事，生意上的，你懂我的意思吧？”在电话里我不能说太多，因为随时都有被窃听的危险。“我先挂了。我们会尽快去看你们的。好的，爱你们。再见。”我挂了电话，把无线电话放回底座，回头却发现莉在瞪着我。

“她就是你的克星。认命吧，她是这世上唯一一个让你无可奈何的人，别挣扎了。”

“别说了，赶紧干活吧，”瓦莱莉说道，“这儿都乱透了。你拿季铵盐消毒液了么？”

“就在地上放着呢，其他要用到的东西也都在。”

“我先把这间屋子喷一遍氨水，然后再去卧室弄。这东西应该能把那家伙血液里的病菌都消灭掉。”她说得好像我不知道一样。

我和瓦莱莉一起打扫着储藏室。每当跟瓦莱莉在一起时，我都觉得时间仿佛静止了一样。她总是有一种魅力，能让最平淡无聊的工作变得让人身心愉悦。等我从这种安逸的氛围中回过神来，才惊觉已经开始要打扫阳光房和破碎的落地玻璃门了。我们把四散的玻璃碎片和木片打包进垃圾袋，刚把蓝篷布竖了一半，电话又响了。

“这次你来接，我可不想再跟我妈说了。”

电话响到第三声，我接起了电话：“凯瑟琳，我保证我们一有空就去你们那儿。”

“我不是凯瑟琳，是莱斯特。你们一家得尽快来警察局一趟。”

“什么？莱斯特你是说真的？怎么这么急？你不是让我们1点才过去么？”

“事情有变。基于搜集到的证物，我们必须得联系联邦调查局。亚特兰大分局的探员们到了，已经开始检查证物了。他们本来想见见你

打晕的那个家伙，但是那家伙的下巴缝了几针，医生说他现在的情况不适合交谈，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行。很显然，他还没从颈椎手术的麻醉效果中苏醒过来。不过，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想马上见见你们一家。”

我看了看瓦莱莉，她正走下阳光房的楼梯。我又看了看挂在她左边墙上的钟，发现现在已经过了早上9点了。我暗暗吃了一惊：原来我们打扫房间已经花了这么久的时间。

“莱斯特，我们最快10点能到，不能更早了，除非你让我们蓬头垢面地过去。你们走后，整整三个小时我们都在打扫房间。”

“好的，我会转告那些探员的。”

“莱斯特，”我又问道：“能不能告诉我‘事情有变’到底是什么意思？发生什么事了？”

莱斯特沉默了好久才回答道：“我们搜集到的证物显示，这事儿不是入室盗窃那么简单，我们有责任通知联邦调查局。电话里我真的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不过等你们到这儿，波特探员会告诉你们基本情况的。我已经连轴转了十六个小时，现在得下班了。抱歉，罗恩，晚点我再跟你联系。”

莱斯特说完就挂了电话。我对瓦莱莉转述道：“莱斯特说，因为那些证物，他不得不通知联邦调查局。”

“他职责所在。”

“没错。我们赶紧收尾吧。去警察局之前，我想洗个澡，再吃点东西。”

“丽希，”瓦莱莉在走廊上喊道：“去洗个澡，换身衣服。我们现在就得去警察局了。”

“怎么回事，妈妈？”

“别问了，来厨房一下。我有点事情要告诉你。”

我楞在那里，思考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瓦莱莉要直面自己最深的恐惧，揭开我们掩饰许久的疮疤，这对我们大家都好。既然有人能

派那两个家伙闯入我们家，那么联邦调查局的人也能查出我之前曾为中央情报局（后文简称中情局）工作，我阻止不了他们。而且虽然现在在我很少出任务了，但我依然在编。如今我只希望他们不会查到我在中情局干的事儿，虽然五年前我已经开始保持静默。不过我也是白担心，联邦调查局的人没有相应的权限，不可能查到我档案中的具体任务记录。我的秘密无人能知，瓦莱莉的也是。

不过，她的秘密无人能知，这却是另有原因的。

我回到厨房，闻到一阵香味，那是瓦莱莉的拿手好菜——苹果酒烤饼的味道。

“房子收拾好了。我们得定一扇新的落地玻璃门。我把卧室的地毯和垃圾袋都丢到外面了。”看见丽希坐在桌旁，我又继续道：“早上好，我的阳光，你感觉好点了么？”

“早啊，爸爸。”丽希边吃烤饼边跟我打招呼：“我感觉还好，不过我感觉自己困得能睡上一整天。”

“等回来再睡吧，”瓦莱莉说：“但现在赶紧吃完去洗个澡，我们四十分钟内就得出发。”

“丽希，”我说道，“我们得去警察局，联邦调查局的人想跟我们谈谈今天早上那些警察搜集到的证物。很有可能联邦调查局的人会查出一些有关我的事情——你还不知道的事情。”

丽希站起身，把空盘子和水杯放进了洗碗池：“我都知道，妈妈跟我说了。”

“说了？”真是出乎意料，“她跟你说什么了？”

“表面上你是在INESCO工作，其实暗地里你是为中情局工作的。对了，这周末我们三个可以好好讨论讨论这个问题。”她停顿了一下，转过身来问我：“是不是因为这段经历，你才能打晕那个家伙？”

我想了一下才回答道：“可以这么说。不过还是先去见见联邦调查局的人吧，然后我再详细回答你的问题，怎么样？”丽希冲我点了点头。当她穿过休息室和走廊回到自己的浴室时，我都能看出她心里打

的小九九。

我头也没回地对瓦莱莉说：“还真是谢谢你了亲爱的。我还想着你把咱俩的事儿都告诉了女儿，正为你感到骄傲呢。怎么，还是下不了决心告诉她你自己的事儿么？”

“别生气，”瓦莱莉顿了一顿才继续道：“我说了，我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

“好了，来吧，别洗碗了，咱们先去洗澡吧。”

我向莉伸出手，她上前握住。这一刻，我深切地体会到，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1 瓦莱莉家的家族企业。

2 《城堡法》指的是公民在自己家里没有退缩的义务，可以为维护自己的生命、财产暴力抵抗。其限度是：只能在“城堡”范围内使用枪械。

3 季铵盐，又称四级铵盐，可用于杀菌消毒。

第二章

10点15分，我们到了位于佐治亚州帕克城中心的警察局。帕克城是位于亚特兰大这座大城市南部边缘的一个小镇，从这儿去亚特兰大市中心刚好四十分钟的车程，不远不近，便捷却又不至因为距大都市太近而失去小镇独有的魅力。尽管我们镇中心也有些空置的大楼，不过还没到鬼城那么严重。

我把吉普车停在警察局入口前的停车场上，旁边是一辆黑色的越野车。我猜这辆车可能就是联邦调查局的萨博班，果不其然一眼就瞥见了车头的政府标志。我们匆匆从前门走进警察局，还没进门，就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你们三个来得正好。快进来，那帮家伙正等着呢。”说话的是警察局长斯科特·罗林斯。

罗林斯局长又高又胖，腰围都快赶上裤长了。比起警察局长，他更适合当圣诞老人——说来他倒是每年圣诞游行时都负责扮演圣诞老人。

“来吧，”他大声喊着：“咱们赶紧搞定这事儿，这些联邦探员们也好趁早离开我的小镇。”

“早啊，局长。”瓦莱莉打着招呼：“今天过的还好吗？”

“早，瓦莱莉。谢谢你的关心，不过因为发生在你们家的事，我过得可不怎么好，现在又蹦出来个联邦调查局。我喜欢一切都宁静祥和，现在这种事真是让我头疼。”

“没错，”我接道，“平常的警务工作是不怎么麻烦。”

“说的是啊。”局长说。

丽希忍不住咯咯地笑出声来，又连忙掩饰地说道：“很抱歉我们来了，没让人不高兴吧？”

“没有，没有人会生你的气的，年轻的女士。不过也别让他们等太

久了。跟我来吧。”

“莱斯特已经下班了么？”

“10点换班的。布雷迪和卡特警官在巡逻，约翰逊在调度站的前台值班。”罗林斯局长边带着我们走过调度站边解释，不过我没看到有人值班。

调度站也就巴掌大的一块地方：满是水渍痕迹的天花板、发出惨白光线的卤素灯、三台旧电脑、男女通用卫生间、上世纪70年代流行的水磨石地板，还有刚进门就看见的那个比这些都好不到哪儿去的前台，一切的一切都表明这个调度站有些年头了。后墙那里是一排三间牢房，其中两间配有简易小床，余下那间就只有一张长椅摆在中间。整间办公室长宽都不到80英尺（约30米）。

局长把我们引到最左边那扇挨着牢房的门，约翰逊警官刚好从里面走了出来。他看见我们四个便快步迎了过来。

“到得太及时了，那三个家伙都等急了。”

局长也不回答，把我们带了进去说道：“格兰杰一家到了。我在自己办公室，有事就找我。”罗林斯说完，不等对方回答就关上门走了。

瓦莱莉、丽希和我就这么被晾在这儿，面对着一张折叠桌以及坐在对面的三个联邦探员。坐在中间的那位探员是非裔美国人，他最先开了口。

“我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约翰·波特。请坐，那咱们开始吧。”他指了指我们面前的三个金属折叠椅。我们也没客套，直接坐下了。

“谢谢。我右边这位是特拉维斯·史密斯探员，左边这位是布里格斯·史密斯。我知道你们今天经历了不少事，现在也还早，很感谢你们能过来。这么说吧，现在不是正式录口供，也不要当成讯问。说实话，我希望你们能帮个忙。”波特探员说着抿嘴一笑——他双唇紧绷，硬挤出了这个笑容。这个微笑让我读出了背后的潜台词——“去死吧，格兰杰一家。”我确信莉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那么，首先做个记录，今天是2013年7月21号，星期五。现在的时间是……”他停下来看了看左腕上的表，继续说道：“时间是早上10点22分。”

根本没人动笔，真怀疑这记录到底记在哪儿了。我看到他们三人每人面前都摆放着一只手机，显然这些手机是用来录音的，不过对我们来说，有没有录音都造成不了任何威胁。

那两个姓史密斯的探员比较年轻，也比较瘦，相较之下波特探员看起来温和些。和那两位姓史密斯的探员相比，波特更像是银行高管而不是特工，而且史密斯兄弟怎么看都不像是分析员或文职人员。

我心中警铃大作，嗅到了无处不在的危险气息，疑点太多了。

疑点一：他们很强壮；不是那种在健身房锻炼出来的强壮，而是经过战斗洗炼才会有的强壮——或光明正大或不能为人所知的战斗。要我说，他们应该是特种部队或者海豹突击队的，个子不高，却一身腱子肉。

疑点二：发型不对劲；联邦调查局的探员虽然有着装规范，但也不会要求探员都剪成平头。波特是个黑人，当然留着黑人典型的短卷发。但史密斯兄弟的发型是老式的平头，极其的短，几乎是光头了。这就耐人寻味了，就算他们刚刚从部队退役，头发也不该这么短。大多数退役军人离开部队后会开始留头发，可他俩的头发不仅看不出新长的样子，反倒是像刚刚剪过的。

疑点三：他们的衣服根本不合身；一名训练有素的特工是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的。波特探员虽然西装笔挺，可他左膀右臂身上的西装看起来却像是早上才从彭尼百货公司某间店里的衣架上扯下来的一样。这阵仗不由让我担忧——他们不像是联邦探员，倒更像是被拴住的疯狗。

疑点四：鞋子；除了不合身的衣服，史密斯兄弟还穿着短靴，跟一旁坐着的这个穿普拉达乐福鞋和定制西装的男人对比看来，我可不相信他们是探员。

疑点五：史密斯兄弟一直都没说过话，只有波特探员一人滔滔不

绝。他们越不说话，我就越怀疑他们的真实身份。

瓦莱莉跟我心有灵犀。她翘着二郎腿，右手放在右大腿上，五手指都伸展着。这是我们的暗号，暗示着五个疑点。我知道她怀疑的地方跟我一样。

我掩饰着自己的笑容开口问道：“那么，为什么叫我们来？”

“咳，我说过了，希望你们能帮个忙。你看，这宗案子的证物很有意思。这是之前在你家搜集的证物，正因为这些证物，我们才来到这个小镇，你们才被叫到警察局来。”他停下来，将注意力转到了面前那个棕色的文件夹上，房间里顿时安静了下来。

我不动声色，等他继续往下说。我看了看莉，又看了看另外两个探员。史密斯兄弟正在忙着阅读棕色文件夹里的资料。

瓦莱莉说：“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们都在看什么？就让我们干坐着看你们读资料？”

波特没理瓦莱莉，继续看着资料，然后才头也不抬地问道：“格兰杰先生，你和你妻子知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的女儿会被绑架？”

“这些证物没能给你答案吗？”我答道，“不过我只能告诉你，我不知道原因。”

“我也不知道。”瓦莱莉直言道。

波特探员合上了文件。他抬起头，用那双深陷在眼窝中的黑眼睛紧盯着我们，又一次露出了那个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有意思。考虑到你的背景，罗恩，我能叫你罗恩么？”不等我回答，他继续说道：“你应该能编出一万种假话来应付我的问题。”

“而考虑到你的家族生意，格兰杰太太，”他转向莉：“因为UNESCO从60年代末起就在政府支持下开始运营了，所以也会有很多原因导致你们孩子被绑匪盯上。”

他停下来，身体前倾，双手交叉压在面前那个棕色文件夹上，接着说道：“你们都不知道你们16岁的女儿丽希为什么会被绑架——我明白，她是耶鲁大学的准新生，小小年纪就成绩出众，这点值得称

道。这比将我们引来这儿调查的那些所谓的证物还有意思。”

波特探员撑着桌子站了起来，特拉维斯·史密斯把之前从我们家带来的硬纸档案盒放到了桌上。

波特探员把自己的椅子推在桌下，靠在身后的墙上，尽力作出一副冷酷的样子。

“这是我们目前搜集到的证物。”他一边说，特拉维斯一边拿出相应的证物，“一只智能手机，一根撬杆，一张结构图，两支锉掉编号的点三八口径的左轮手枪。这就是事关你们的证物了。不过，这只智能手机只是伪装成手机的样子罢了，而且这张结构图，无论谁拥有它都能藉此直达你女儿的卧室。等我们把这些证物提交给亚特兰大的取证室，一切真相就都会浮出水面了。不过目前我们能确定一件事：这个智能手机只有一个功能。”他故意停下来，卖了个关子，然后换了个姿势靠在墙上继续说道：

“它可以解除警报。这个装置一开机，就会自动搜寻附近的警报系统，其搜寻半径超过40英尺（约13米）。等锁定某个警报系统后，使用者只要按一下解除按钮就能搞定了。如果不是这个证物，我根本不会注意到其他证据，也不会怀疑你所说的‘这只是一起入室盗窃’、‘入侵者挑错了地方下手’。”他再次停下来，重新坐回了自己的座位。时刻待命的特拉维斯探员把证物放回了盒子，然后把盒子放在一边。

波特接着说道：“两位，我们的初步调查表明，你们在2009年买了一只家用保险箱。我猜这只保险箱就放在你们女儿卧室旁边的房子里，对吗？”

“没错。”莉说道，“但你是怎么知道的？”

波特仍然没有理她。

“如果这案子是一宗入室盗窃而非绑架未遂，那么那两个人一定有所企图才对。也就是说他们的目标应该是这个保险箱，只是弄错了位置，就这么简单，真的。但是如果这是一起以你们女儿为目标的绑架未遂案——虽然我不太相信——那就必定有个动机才对。”波特挨个逼视着我们，好像他刚才这一席话很有分量，能让我们招了似的。然

而，我们没有像他期待的那样来个竹筒倒豆子，只是回瞪着他而已。

“好吧，”他说：“那咱们来找找动机吧。”他又打开了刚才的资料。

“罗恩·格兰杰，没有中间名也没有缩写，1967年5月1日生于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罗恩，你是由你的爱尔兰籍祖父和他的异母兄弟，也就是你的叔祖父，养大的。资料显示，你这个叔祖父是一名血统纯正的阿帕奇印第安人。你是这两个人养大的没错吧？”

“没错。”我回答道。

“你的叔祖父是个阿帕奇印第安人没错吧？”

“不是。”

“不是？官方资料出错了？不过之前也出现过这种错误，这点咱们稍后再讨论。咱们接着看，资料还显示，你，罗恩·格兰杰，1985年毕业于佐治亚州瓦尔多斯塔市的瓦尔多斯塔中学，然后响应〈退伍军人权利法案〉¹的号召参了军。”波特停下，看着我，继续道：“如果我哪里说错了，你可以随时打断我，更正一下，好吗？”

我没搭理他。

“1990年，你以中士军衔光荣退役——我现在开始读你当兵时的资料，”他提醒我道：“总的说来，美国陆军对你的评价是：潜力无穷。无论是体能测试还是精神测试，你的表现都打破了记录。看看现在的你，尽管已经46岁，身体状况还是保持得非常好。我手里这份资料显示，你退役时身高6英尺（约180厘米），体重200磅（约90公斤），现在看来没有什么变化，除了这一头沙子般的金发中夹杂了些灰白头发，不过倒是和你这双绿眸子更相称了。不得不说，你和资料中记述的退伍时的模样没什么两样。”

他翻了几页，开始读道：“你后来进入佐治亚大学，本科与研究生都是商科，并在1996年秋天毕业。当时，你的一位名叫尼古拉斯·海德的前指挥官推荐了你去中情局工作。跟我讲讲你在中情局时的事情吧，罗恩，讲讲1996年到2003年期间你的那些事情，在去你们的家族企业INESCO之前，你都做了什么？”

把你的一生就这样摊在面前，只列举事实，完全不带任何细节和感情，让人感觉很不舒服。我看向妻子和女儿，她们都低垂着眼帘。瓦莱莉盯着地面，暗暗希望她自己的人生不要像我的这样被人赤裸裸地摊在女儿面前。丽希也看着地面，大脑像电脑一样飞速运转，我希望她不要气我对她隐瞒了这一切。

“看来你无所不知，那干嘛还要问我？”我说道。

波特合上我的资料，双手交叉放在上面，像个考完试的小学生似的。“首先，跟我说说你的叔祖父约翰吧。没错吧？我是说他的名字，没错吧？是个印第安人？”

“他跟今天的事没有任何关联。”

“噢，我知道。我就是好奇，毕竟我不是每天都有机会读到一个有着半爱尔兰半美国原住民血统的人的资料。”

“除了你看到的那些资料，我也没有其他可说的。我的祖父是爱尔兰人。我的叔祖父是血统纯正的美洲印第安人。他们是异母兄弟。就这么简单。”

“喂，拜托，罗恩，告诉我你叔祖父是哪个部落的又有什么关系呢？”

是没有什么关系，可我就是讨厌这种爱刨根问底、打听别人家事的人。我暗自思量透露这些资料是否会对自己不利，末了觉得没有什么妨害，于是决定告诉他。

“我叔祖父约翰不是阿帕奇族的，他是科曼奇族的。”

“谢谢更正。我敢打赌，你的童年过得很精彩吧。被一对如此不同的异母兄弟养大，一定很有意思吧。那我想问问了：你的父母出了什么事？”

我早就料到他会有此一问，以前有个比波特探员更厉害的人就审问过我，不过那人什么都没问出来，除了妻子，我没跟任何人提过我的双亲。我不打算回答波特探员的问题，而看他那副表情，他也知道我不会回答。

“无可奉告。”我说。

他换了个话题：“你在中情局的事情到2035年才能解密。但我们现在要搞清楚为什么有人想绑架丽希，就需要你跟我们提供相关信息。”

“你很清楚，或者说你应该很清楚，我不能冒着入狱的危险去违反保密守则，我只能告诉你，我1996年到2003年间的事情，跟今天我家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你尽管打电话去兰利 ²，找个人来为你开启这些保密资料，只要他有这个权限。”说完我又加了一句，“不过联邦调查局在兰利没有任何权限，所以这条路行不通。抱歉，我说什么，你就得信什么了。”

“2003年，你就已经成为你妻子的家族企业的一员了。也就是说，你们两个在一起工作。罗恩，你在INESCO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的资料上不都写了吗，销售。”

“得了吧，罗恩，你太妄自菲薄了。你是决策层的吧？”

“一个听上去风光的虚名而已，我在INESCO橡胶部门做产品销售。”

波特探员面带微笑地转移了自己的主攻方向。

“瓦莱莉·凯瑟琳·格兰杰，生于1969年6月22日，就出生在本地，佐治亚州帕克城。”他瞥了一眼自己的手表，露出了那个典型的假笑，继续说了下去。

“请让我第一个送上祝福，提前祝你44岁生日快乐。”他不等瓦莱莉接话，就继续读道：“在你佐治亚州的驾驶证上显示，你身高5英尺（约169厘米），发色和眸色都是棕色，体重127磅（约57公斤）。”他停下来核实了一下资料：“你1985年从本地一所中学毕业，然后仅用了四年时间，就获得了耶鲁大学的学士学位以及沃顿商学院 ³ 的商科硕士学位。”他又停了下来，一副第一次看到这些资料的样子说道：“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不光学习，其他方面也都那么优秀，你以后也打算去沃顿么？”他看着丽希问道，但丽希不置一词。

波特继续道：“我只是感叹一下而已。年轻的女士，这下我知道你的聪慧到底是继承谁的了。你16岁中学毕业，简直跟你妈妈一模一样。现在你正要进耶鲁大学读书，这一点也跟你妈妈如出一辙。你的成绩真棒，看起来你正沿着跟你妈妈相同的人生道路行进着。”他转回瓦莱莉那边：“你完成学业后回到了帕克城，然后开始在家族企业工作。据说，你当年在危难之中力挽狂澜，使当时风雨飘摇的 INESCO 免受经济损失。在你的带领下，INESCO 重获新生，摇身一变成了有政府资助的研究巨头，还将业务拓展到了其他领域，从而保证了公司的稳定和持续发展。”他停下来看着瓦莱莉，再一次露出那个恶心的假笑，“你从1989年起做了很多事，然后在1997年你们女儿出生时退居二线了？”

“其实，”瓦莱莉说道，“我从1996年起就退居二线了。而且挽救公司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的兄弟大卫和艾萨克，还有我的父亲鲁本，都为 INESCO 的东山再起和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

“你太谦虚了，瓦莱莉。所有跟这个案子相关的人的资料我们都有，包括你的兄弟和父亲。除非我们漏掉了什么信息——当然我们是不会有什么疏漏的——那么，你，亲爱的，你才是这家公司幕后的智囊。”波特说：“你还认为这跟你女儿的绑架案没有联系吗？”

“我不这么认为。”

“有意思。难道不是因为你给国防部和国家宇航局（以下简称 NASA）提交了几个提案并且正等待回音的缘故吗？”

“跟国防部倒是真有合作，但我们已经有三十年没有跟 NASA 合作了。波特探员，我们是一家研发机构。我们目前在国防部有24个提案，如果他们有需要，这数字甚至可能翻倍。如果我们不改进旧有技术或不进行创新的话，那就是没做好本职工作。”

“明白了，”他说，然后又继续了之前的话题：“所以你认为这之间没什么关联了？”

“没有，我不认为这之间会有什么关联。我们 INESCO 与国防部的合作都是保密的。我们在提交提案时会使用我们自己编制的由字母和

数字混合组成的前缀码，如果项目继续推进，我才会编制一个专门为国防部项目而设的数字前缀码，只有两个密码都知道的人才能了解项目详情。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在INESCO的工作跟我们家今天发生的事有什么联系。”

“要是我告诉你，你丈夫打伤的那个年轻人之前在你们公司工作过呢？”波特探员问道。

瓦莱莉笑了，她说：“我认得那张脸。假如没认错的话，他之前在我们橡胶部门工作的，是一名基层配料工。不过我得看到他的员工档案才能完全确定。他和研发工作没有任何关系，他也不会知道任何关于研发工作的事情。”

波特探员站了起来，他那两个一直不说话的小跟班开始收拾资料。

“还有件事想要问一下，就我们所查到的资料而言，你没有受过任何枪械训练，像你这样的一个女人怎么可能把那个入侵者一枪致命？我的意思是，就算处于最佳状态，并且在匡蒂科 4 完美的射击环境中，我也没办法百步穿杨。而你，瓦莱莉·格兰杰太太，在昏暗的光线下，一枪击中了一个27岁年轻男子的额头。你是怎么做到的？”

“小时候我爸爸教过我射击。”瓦莱莉回答道。

“这就是你的答案？”波特问道。他俯视着瓦莱莉，好一会儿才继续说话。

“好吧，我明白了。我们到帕克城约三十分钟后就得出了结论，判断你家发生的这起不幸的意外是一起入室抢劫，现在已经证明入侵者是一对失业且有前科的人。死了的那个叫做詹姆斯·斯马瑟曼，最近才从亚特兰大联邦监狱假释。我敢肯定，要是当时他们在你们家呆的时间再久一点，没准还会发现彼此是狱友呢。此外，我敢打包票，那个进医院的、叫丹尼尔·皮克特的家伙，之所以把你们家定做目标，仅仅是因为他是INESCO的底层员工，而且在INESCO工作过没几天。他极有可能认为你们家有现金或其他贵重物品才下手的，根本不是想要绑架丽希·格兰杰。不管怎样，我的工作就是进行调查。职责所在，我只

得来一趟。很高兴认识你们，如果我的问题让你们不高兴了，我很抱歉。我的工作就是刨根问底，可能过程会令人不太愉快。”

史密斯兄弟好像得到了命令一样齐齐站了起来，列队走出了房间。波特探员慢慢跟在他们后面。

“我会通知罗林斯局长结掉此案，没有必要再调查了。再见，三位。”波特走出门，又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停了下来，转过身，走了回来。

“最后一件事。”他说：“我2002年进入联邦调查局的时候，局里流传着很多故事，其实说是传言更妥当。直到今天早上读到你的资料前，我从来都没相信过那些传言。罗恩，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没兴趣。”我回答。

“那我来告诉你吧，我想你会觉得很有意思的。你看，我听到过的这些故事是有关中情局的一个美国原住民探员的，他90年代中期在中东和欧洲执行任务。传言说，这位探员是中情局最顶尖的高手。事实上，由于他太过出色，所以一直都是单独行动。我还记得自己当时觉得这是无稽之谈，我知道中情局有刺杀小队，但是没人相信有那么一个人会在外面单独执行这样的任务。我以前不相信，认为那些谣传都是扯淡。但是当我读到你的资料时，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一个念头：传言中的那个探员会不会就是这个人。我的意思是，很难不这么联想。现在你又有徒手打晕皮克特先生记录，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在想，一定就是眼前这个人了，我当年听到的那些传言原来都是真的。”波特俯下身来，在离我极其近的距离问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告诉我吧，你是不是那个人？”

我坐在那儿，看着已经空无一物的桌子，听着波特列举着我的经历，并不理会史密斯兄弟。瓦莱莉已经站了起来，我以为她会带着丽希出去，可是她没有。我很想知道现在丽希做何感想。

接着，我站了起来，对波特说道：“我也听过那些传言。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个人在杀死目标之前，还会唱印第安战歌或者搞些类似的‘仪式’？你有没有听说过他的暗杀武器是一把匕首和一把印第安战

斧？”

我有意让场面冷了一会，才笑着说道：“那些故事都流传很久了，早在我进中情局之前就有了。”然后，我逼近波特的耳朵低语道：“但是，如果我正是传说中的那个人，那我岂不是个危险人物？”

波特探员下意识地想要退离我身边，但他控制住了自己。他调整了一下重心，很好地掩饰了自己的不安，说道：“是啊，胡乱猜测一下罢了。你说得没错，那些故事是无稽之谈，不过是谣言而已，只是中情局的传说。我只不过是觉得，以你在中情局的经历，应该会觉得这些故事很有意思的，仅此而已。再见，三位。”

他转身离开房间，关上了身后的门。我看看瓦莱莉，又看看丽希。尽管看到我跟波特的交锋，她们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关心或担忧。这样也好，我现在不想在这上面多做纠缠，至少不是在警察局里。

“准备好走了吗？开始为妈妈隆重的生日做准备吧。”我想要换个话题。

“嗯，但首先你得清楚，联邦调查局插手这件入室抢劫案绝对是有问题的。”瓦莱莉说。

“什么问题？”我问。

“把咱们吃早餐时你跟我说的事告诉你爸爸吧。”瓦莱莉对丽希说。

“那个把我挟持出房间的人叫了我的名字。他知道我是谁，知道我在哪儿。”丽希说，“联邦调查局在这点上弄错了。”

瓦莱莉和我对视了一眼，决定不动声色。

丽希接着说道：“我没有告诉波特探员，因为另外那两个探员，都那两个姓史密斯的，让我感觉很不舒服。坐我对面的那个人假装在看资料，其实一直在打量我。真是变态！我觉得我们应该弄清楚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但首先你们俩得先把那些秘密给我招了，因为，老爸，我可不会吃你那套‘2035年解密’的说法。那些所谓的谣言其实是

真的吧？而且在我看来，妈妈，波特探员有一点没说错。”

“哪一点？”

“跟着外公学射击可学不到这等境地，就算像你这样的天才也一样。快招了吧，你是怎么做到的？”

走出门的时候，我听见瓦莱莉笑着压低声音说：“现在可不行，这儿也不是地方，但我保证会告诉你一切的。”她推着丽希向门口走去：“我们得先离开这儿，去看看你外婆。我手机一直在口袋里震，我敢说她肯定已经打了20通电话了。”

“好吧，不过我会追着你问的。还有，爸爸，你的事也得好好解释解释。别以为我会忘了，你们知道，我的记性可好着呢。”

我们三个离开了会议室。路过卫生间的时候丽希说：“等我一下。”

“好，”我说：“我在前门那儿等你。”

“听着，伙计们，我要给我妈打个电话，告诉她咱们正往她那儿去。我就在外面。”瓦莱莉一边说着一边往前门走去。丽希则进了那间男女混用卫生间。

“好，一会儿见。”我对她俩说。

我漫步走到前面，坐在一张靠墙的长椅上，对面是正在调度台工作的约翰逊警官。突然，罗林斯局长的办公室门打开了，他走了出来，重重地甩上门，气冲冲地走到调度台跟约翰逊警官说了句话，便从前门出去了，理都没理我。约翰逊警官对我耸耸肩，用那种南方人说到与自己无关之事时的典型态度向我低声解释道：“那些联邦调查局的家伙想在回去之前打个电话报告一下，他们让局长回避。”他连说带比划，“局长很不高兴，让他们去候审室的桌子那边。”约翰逊随手指了指身后的桌子：“不过那些人没答应，局长只得让出办公室。看样子他是气炸了。”

“哦，这样啊。”我说道，点了点头，表示自己不会乱说。

除了莱斯特，我就只对亨利·约翰逊警官还算稍有了解，因为当初

他被录用为警官时，小镇上非议颇多。约翰逊警官是同性恋，已经出柜了。局长两年前录用了他，让他负责白天的调度工作，这在帕克城一部分市民中引起了一片哗然。

舆论和全国媒体的关注，让罗林斯在局长这个位置上多坐了几年。有消息说罗林斯局长推迟了退休时间，就是为了保证约翰逊警官能有个公平的机会好好工作，而不至于被新上任的局长开除。录用约翰逊是一个很大胆的举动，不过也有人说这都是罗林斯沽名钓誉的计划。帕克城的镇议会在这一片舆论中嗅到了商机，那些议员们觉得全国性的关注能够吸引游客，为镇子带来些经济效益，但他们的期望落空了。这事只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是证明了约翰逊警官是位好警官；二是莱斯特被镇议会提名为下一任局长。

局长办公室的门又开了，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小组走了出来。史密斯兄弟走在前面，波特探员落在后面。史密斯兄弟目不斜视地经过我身边，我注视着他们推开警察局的玻璃门走出去，上了那辆萨博班，特拉维斯坐在驾驶座，而布里格斯则坐到他身后的后座上。我听到波特探员走了过来，便回过神来看着他。

“你在等我？还有什么事么？”他问。

我站起身来，刚准备回答他，这时洗手间的门开了，我们三个都循声望去——我，波特探员，还有约翰逊警官——只见丽希一路小跑着出来了。我注意到她脸色煞白，就跟今天早上坏人闯进来时一样。

“不，我在等丽希。”

波特转身走出了警察局。

丽希匆匆走了过来：“我们得马上离开这儿。”

她看起来冷静而镇定，犹如她妈妈今天清早那样。

“好，走吧。怎么了？”

我环着女儿的肩膀转向警察局的前门，刚好看见那辆黑色的越野车驶离。

我跟约翰逊打了个招呼，祝他今天一切顺利，推开门时，听到约

翰逊回了我向“你们也是。”

我们一走出警察局，丽希就挣脱我的怀抱跑向吉普车。我打开驾驶座的车门时，她已经坐上了后座。瓦莱莉也在车上，但因为茶色车窗遮挡，我刚才没看到她。

“波特看起来心烦意乱哪，”瓦莱莉说，“我听到他在打电话的时候说他遇到了个大麻烦。我不知道到底他指的是什么。不管了，咱们得去我妈那儿了。”

瓦莱莉微笑着系好安全带，但当她回头看向丽希时，那笑容立马消失了：“怎么了？你脸白得像纸一样。你还好吗？”

我正倒着车，从后视镜里看到了女儿苍白的面孔。

丽希回答道：“不，我一点都不好。”

我不由地减了速，但丽希随即说道：“别减速，爸爸，快走。咱们得离开这儿。你们肯定不相信我刚才听到了什么。”

我把车倒出停车场，左转上了第一大街。我一路向北开出镇中心，往岳父母家驶去，他们家离我们家就只有几个街区。瓦莱莉解开安全带，转身伏在前座中间的空隙上，靠向丽希问道：“你想说什么？”

“我在卫生间洗手的时候，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我知道偷听别人说话不好，但是墙不隔音，一切我都听得清清楚楚。说话的是波特探员。他让不知道谁离开办公室，否则就让手下把那个人扔出去。然后我就听到开门跟甩门的声音。”

“应该是他们把罗林斯局长撵出他办公室那会儿。”我解释道，“继续。”

“我只听到波特一直在说话，他一定是在打电话。他说：‘是的，我正在帕克城查这个事，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停了一下他又说道：‘是的，还有，你从哪儿找的那两个蠢货？’然后他停了好久才再度开口，‘我们得控制住那个女孩才行。她爸爸肯定不一般，她妈妈可能也不是吃素的。你说关于她母亲的资料你什么没找着？’他又停了好

久，接着我听到波特说：“我觉得有可能，但你再查查罗恩，看能不能再找到什么信息。我稍后再跟你联系。现在我要亲自去查查，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总之到周日下午什么事都没发生。妙的是，他们甚至还不知道国防部的决定。”之后又是好久的沉默，”丽希说，“然后波特探员就说了再见。”

听完丽希的复述，我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越开越快，但我没有减慢的意思，仍然加速行驶着，因为我在后视镜看到了一辆黑色的越野车，就在大概800米开外。毋庸置疑，我们被跟踪了。

“瓦莱莉，”我说，“我们晚些才能去你妈妈家了。我想先回家拿点东西，可以么？”

瓦莱莉在后视镜中跟我目光相接：“没问题。先回家吧，然后出城呆几天。我待会儿再跟我妈解释。把你手机给我。”

我把我的苹果手机递给她，瓦莱莉接了过去。这时丽希笃定地说：“我们被跟踪了”。说完，把自己的手机也递给了瓦莱莉。

“保险起见，”瓦莱莉说着把手机都关了机，接着摇下窗子，把手机都扔了出去，“我可不想给后面那些家伙或者其他任何人跟踪我们的机会。”

“等下！别扔了啊！没有手机我可怎么活啊！”丽希喊道。

“我知道，很抱歉，但是留着手机太冒险了，必须要扔掉。”

我左转驶离64号国道，在一条泥路上向西开了近100米后，右拐上了电力公司的检修专用线路。我留意着后视镜里的情况：转第一个弯时，他们可能还看得到；不过我转第二个弯时铁定已经甩掉他们了。我知道检修专用线路就贴着我们家房子的后界，沿着一直走就能开到家，不用走大路。很可能跟踪我们的那些家伙已经找到去我家的路了，所以我加快了车速。这是一场竞赛，终点就是我们家。如果波特和他的手下先我们一步，他们会自认为占了战术优势，波特会让史密斯兄弟其中一人去监视这地方以防我们回来，要是那样，我就不得不处理掉这个人了。我们准备了应急包，就是为了应对眼下这种情况。我必须拿到这些应急包，什么都阻挡不了我。

- 1 该法案最先于二战末期起草生效，给退伍美军军人提供免费的大学或者技校教育，以及一年的失业补助。
- 2 中情局总部所在地
- 3 位于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创立于1881年，是美国第一所大学商学院。
- 4 位于弗吉尼亚州威廉王子县，是联邦调查局的总部。

第三章

我们早上4点就被人惊醒，现在已经是中午12点多了，而我也觉得短期内有休息的可能。我们现在走的路跟条羊肠小道差不多，车的两边橡树林立，距离近到能清晰地闻到树身的气味，我只得强压下车速。

“我们不可能赶在波特和他的手下之前到家的，”我说道，吉普车缓缓驶过路上的小水坑，溅起阵阵水花。

“所以……？”丽希欲言又止，意识到我话中大有深意，又接着问道：“这有关系吗？”

路况不佳，我得全神贯注地开车，于是莉替我回答了丽希的问题。

“有关系，因为波特很有可能会留一个手下监视咱们家。咱们现在必须回家拿点东西，要是有什么挡路的话，咱们就不得不……”

丽希打断了瓦莱莉的话：“这样说话真搞笑，别故弄玄虚了，说点我能听懂的。你们好歹也尊重我一下，我已经卷入这件事了。”

“她说得没错，莉，没什么好隐瞒的了。”我说。

“好吧，你说得对，你们说得都没错。抱歉，我只是想……”瓦莱莉的声音渐渐低不可闻，然后她接着说道，“事实就是，咱们家不止你爸爸一个间谍，我也曾在一个叫做摩萨德的以色列情报机关工作过。怀上你之后，我就渐渐淡出了，但是曾经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活跃：我不仅是个间谍，还是个杀手，所以我的射击才会这么好。我还有很多事要告诉你，不过现在不是时候。”

车减速了，瓦莱莉打住之前的话头，指了指丽希身后：“咱们到了，到家了。”

我停稳车，熄了火。我们家外围有一排25英尺（约170厘米）高的常青树，树后面有一个2英亩（约8100平方米）的停车坪，车就停在停车坪的边缘。车里很安静，只听得到我们自己的呼吸声。

丽希转头看向瓦莱莉指的地方：“好吧，我的父母以前都是间谍，这我能接受。妈妈曾是个杀手，而爸爸则用匕首和印第安战斧替中情局清除目标。好吧，原来这就是我的父母。现在发生什么了？直说吧，我能承受得住。”

我和莉通过后视镜里对视了一眼，彼此耸了耸肩，然后我解开安全带说道：“我们先坐一会儿，观察一下周围有没有波特和史密斯兄弟的迹象。我想先确定一下他们在不在这儿，然后再去拿咱们需要的东西。”

“什么东西？”丽希问。

“武器——枪、匕首、金属伸缩警棍，还有三个应急包。”我解释道。

“作为一名间谍，就要时刻准备转移，有应急包就能随时离开。三个应急包早就准备好了，每个包里都有一些伪造的证件，比如我们各自的驾照和护照；每人总价值25,000美金的现金，分别兑成美元、欧元和英镑；还有欧洲火车通票，纽约地铁交通卡，以及伦敦公共交通一卡通‘牡蛎卡’，因为我们在纽约和伦敦都有藏身地。包里有一些用来变装的染发剂和换洗衣服，还有点吃的。我们随时都可以去任何地方。”

“真的？我怎么不知道还有这东西。放在哪儿啊？”

瓦莱莉答道：“武器和应急包都在客房衣柜的保险箱里。从你出生后，我们就备好了一切，以防突然要离开这里。随着年龄渐长，我们会定期更新那些伪造证件和换洗衣服。吃的过期了就扔掉补充新的，不过所谓吃的也就是些当作应急口粮的能量棒而已。”

“好吧，”丽希说：“那我们要观察什么迹象？”

“你有没有看到什么人？”莉问道。

“没有，我什么人都没看到。”丽希盯着房子回答道。

“接下来观察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被挪动了位置。不过这需要点小技巧，因为你首先得记住离开时东西的状态，这样你才能知道什么

东西被动过。”我说。

我转过身来看着瓦莱莉和丽希，省得再通过后视镜来看她们。这时丽希开口了：

“你的意思是，就好像那个百叶窗被动过那种？”

我趴低了点，以便找一个能更清楚观察后院的位置。车后面有两棵常青树枝叶不那么茂密，枝桠间的缝隙正是绝佳的观察点。透过那缝隙，我看到厨房有个窗子的百叶窗叶被拉平了，跟其他窗子有些不一样。

“对，就像那样，”我称赞道，“好眼力。”

“也就是说，有人在咱们家？”丽希问道。

“应该是。”瓦莱莉表示同意。

“好吧，快让我看看超级间谍的本事。让我亲眼见证下那些传言——不管谁在里面，老爸都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房子，拿回应急包和武器。”

我看了一眼瓦莱莉，笑道：“好，盯住厨房的窗户，看到我的信号，就把车开到树中间，离厨房门越近越好，帮我把东西装上来。”

说完，我轻轻地开门下车，又轻手轻脚地关上车门，然后顺着常青树丛一路跑过去，绕了一大圈。我们的停车坪大约有200英尺宽（约60米），我差不多走到头才拐进树丛。我穿梭在树枝间，穿过草地，跑向我们家的独立式车库，这里离我们主屋有一小段距离。我过来的时候，一直以车库为遮掩，让它挡在房子和我的中间，以免房子里的人看到我。到了车库后面之后，我往右边摸去。车库右前方的转角成了完美的掩体，从厨房里看不到我，而我却能清楚地看到我们家的停车道。没有黑色的越野车，好极了。

我看向房子背面，思量着那人所有可能藏匿的地点。最后我选择相信直觉，离开藏身处直奔厨房门，力求出其不意。我打算硬闯进屋，跟里面的人短兵相接。只要攻其不备，我就能在近身搏斗中占得上风——不过前提是我能先缴了他的械。

我左手扭住厨房的门把手，肩膀狠狠地撞开了门。我迅速地跑进厨房。是布里格斯·史密斯！他正一边打着电话，一边顺着储藏室的楼梯往上走。

我撞开门的时候听到他说：“他们到了。”看到我闯进来，布里格斯·史密斯扔下电话，一边伸手掏枪一边向我冲过来。

我们像两头愤怒的斗牛，在餐桌和料理台之间狠狠地撞在了一起。布里格斯右臀上挂着个枪套，我连忙伸出左手按住他掏枪的右手，又给了他的鼻梁一记头槌。他鼻子的软骨在撞击下收缩了一下，接着我就听到了骨折的声音。然后我右拳击向布里格斯身体左侧，用尽全力在他左腰上给了一下子，只听他疼得闷哼一声，仿佛胸腔里的空气全都挤了出来。我左手抢过他的武器牢牢顶在他的腹部，右臂勾住他左臂，揪着他背后的衣服，把他沿着厨房的圆桌边推挤到厨房的百叶窗上。我腾出右手，用手指来回拨动窗叶，向瓦莱莉和丽希打出“障碍已清除”的信号。

“坦白从宽，否则就让你当场毙命。”我说道。

血顺着布里格斯碎裂的鼻腔一路流进喉咙，他一边咳血一边断断续续地说：“我也是被波特雇来的，不该知道的一概不知。除了尽快抓到你和你的家人的要求，其他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你刚才是在跟波特打电话吗？”

“是。”

“波特到底是不是联邦调查局的？他和特拉维斯还有多久到？”

“他的确是联邦调查局的，他有徽章，其他该有的也全都有。他们快到了，大概十分钟吧。”

“很好，做得不错，继续回答，”我接着问道，“你的出身？”

“我以前是陆军游骑兵。”布里格斯·史密斯回答道。

我退后一步，缴了他的9毫米口径格洛克手枪，把弹夹丢在地上，踢得远远的；再退出枪膛里的子弹，把枪扔到另一边，仔细留意着他接下来的一举一动。他抬起左手用袖子擦了擦脸，然后慢慢垂下手

臂，右手却借机悄悄摸向身后，抽出一把匕首向我刺过来——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我右脚撤步，身体向右一扭，左手钳住他的右腕将他一把拽过，右手顺势夺下他的匕首，接着一个转身向左，用右肘击向他的后脑。耳边响起吉普车开过来的声音，我很担心丽希进厨房会看到这一切，不过马上又意识到：这一幕正是她想要看到的。

丽希和瓦莱莉从后门走进厨房，正好看到我把史密斯压在厨房桌上。我从背后架住他的右臂，用全身的重量把他钉在桌上。他的双腿被抵到两边，无力反抗他的左手虽没被控制，但也无力反抗。

“等一下！”他喘着气对我吼道。

我左手握住他的匕首，将刀尖抵上他的脑门：“说！”

“我还知道波特有个搭档。我不知道是谁，但我知道他是与人合伙的。”

“波特和他这个神秘的搭档到底有什么目的？”

“我不知道。我说过了，我只是被雇佣的，他们不会告诉我不必要的信息。我只知道他们首先想要抓到你女儿，一直挟持她到星期天下午。他们觉得只要绑架了她，就能要什么有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也不知道他们想把你女儿绑架到哪儿。我只知道这是他们一开始的计划，我和特拉维斯就是被雇来看守你女儿的。不过当波特看到你女儿从警察局的卫生间走出来后，就改变了计划，他料想你女儿偷听到了他的话，所以就把绑架你女儿一人改成绑架你们一家，因为他不想你们从你女儿听到的话中分析出什么端倪。就这么多，真的，我发誓。”

我仔细想了一下：“干得不错，骑游兵史密斯。不过，有个问题：如果我饶了你，你就会跟波特汇合，继续你们的勾当，这对我们一家可没什么好处。但我是个一诺千金的男人，我说过要是你都招了，就饶你一命。我相信你已经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了，所以我也会遵守诺言，不过你要替我办件事。”

“做什么都行。”史密斯嘟囔道。

“我要你替我给波特还有他的同伙传个话，能做到吗？”

“能。”

我看向丽希，恰好与她的目光相接。

“中情局的档案上说，我是个极其危险的人。”我停下，稍稍挪了挪一下脚，“档案还说我战斗意识超群，是近身肉搏的专家。不过这些都不算什么，重要的是档案是以一个警示结尾的。”

我不再看丽希，而是弯腰贴近史密斯朝上的右耳，接着我把他的匕首掷出去匕首穿过屋子，一头扎进了20英尺（约6米）外的门框，接着说道：“那个警示很简单：‘特此警告。’”

说完，我拉着布里格斯的右臂把他从桌子上拽起，让他就保持着这个姿势，继续说道：“再告诉波特，他说的那些传言……都是真的。告诉他，他猜对了，我就是传说中的那个男人。”

我控制好力道，把他的头往桌面一撞，把他撞昏了过去。

我看了看莉和丽希，说道：“咱们快去拿需要的东西吧，刚才我进来的时候，他正在跟波特打电话。咱们时间不多了。”

我丢下史密斯，任由他趴倒到桌下，领着瓦莱莉和丽希朝屋后走去。

“我去开保险箱，”瓦莱莉说，“罗恩，你身上到处都是那个游骑兵的血，快去洗洗。”

她话音未落，我已经走向我们主卧室的卫生间了。瓦莱莉在我们洗手台上放了洗手液，我挤了些搓洗手和脸，然后用温水冲净。我一边擦脸，一边细想着史密斯的话：波特是与人合伙的。他指的是那两个闯进我家的家伙？还是另有其人？这个人会不会也是联邦调查局的？

“时间到了，走吧，罗恩。”瓦莱莉喊我。我把毛巾丢进洗手池，在走廊尽头跟妻子女儿汇合。

“爸爸，”我们朝后门走去时，丽希指着厨房里昏迷不醒的人

问，“你干嘛不杀了那家伙？他要是不听你的话，回去找波特和另一个姓史密斯的人卷土重来吗？”

“没错，”我回答道，“他会，但我也正是要让他去传个话。我也说到做到，只要他传了话就能活命。不管现在我们到底被卷入了什么事件，我都不希望演变成杀戮。我不想变回曾经的自己。”

“你们说完了没有，我们需要的东西，”瓦莱莉喊道，“家里有的都拿上了，其他的就得去买了。”

我们很快上了车。这次是瓦莱莉开车，丽希坐副驾驶位，我则坐到了后座上。我们听到有辆车开了过来，但因为是在房子后面，所以看不到来车。声音越来越响，听得出那辆车正朝我们家的停车道驶来。我手摸进一个应急包，握住了手枪。

瓦莱莉这时开口了。

“稳住，等再近一点。”

提醒过我们之后，她一脚把油门踩到了底。

吉普车从后院窜了出去，朝着来时路过的那些高大的常青树的方向开去。我透过倾斜的后窗向外看，正好看到一辆黑色萨博班的车头，他们离我们只有两个车身的距离，我看见特拉维斯在开车，而波特坐在副驾驶位上。

树枝敲打吉普车两侧的声响让原本看着后面的我回过头来，吉普车上一片绿色，好像被叶子洗过一般，就这样我们开出了树丛。瓦莱莉猛踩刹车，向左打了个急弯。我们又开上了房子后面那条狭窄的小道。不过不像我之前那样，瓦莱莉丝毫没有减速。她越开越快，吉普车在树木间疾驰。树身离吉普车非常近，这太危险了，不像先前那些枝叶柔软的常青树，这儿可都是些枝干粗壮、有百年树龄的老橡树。

我又朝后看去，看到萨博班的车头正好冲出常青树丛。只见它先停下，又倒车，完了才左拐过来，跟瓦莱莉比起来差远了。

“他们追不上我们的，萨博班太宽了。”话音刚落，我就看到它右边的保险杠撞在了一棵橡树上。突然，萨博班的门开了，我连忙大

喊：“他们开枪了！丽希，趴下！”

我们在这条笔直的羊肠小道上疾驰着，路面坑坑洼洼，高大的橡树林立两旁。吉普车就像一个移动的银色靶子，波特和特拉维斯只要有一枪射准就能截停我们。我靠向丽希，大声叫她隐蔽好，并打算把她拉到前座的地板上。就在吉普车颠簸之际，一颗9毫米直径的子弹打穿了后窗和顶棚。

“天啊！他们朝我们开枪！”丽希喊道。

瓦莱莉猛地右拐，一个紧急刹车瞬间把车速减了下来。她像个专业赛车手一样从两棵高大的橡树间冲过，然后又一个急转弯向左拐去，留下两道平行的车辙。

“我看不见他们了，他们应该也看不到我们了。你现在可以慢点开了。”我扭身对瓦莱莉说，“我们安全了。”

我感到车速稍微慢了一点，于是问道：“你怎么知道那儿能拐弯？”

“在丽希小的时候，我常常带她过来散步。那时候你不在家，我们总得找点事做。真庆幸我还记得这儿……到头来还是让他们打中了一枪。”

“咳咳，刚才真是……呃……有意思，”丽希从座位上往四处瞅了瞅，“现在我能从我的遗愿清单上勾掉被绑架、高速汽车追逐战和被人开枪射击了。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学习怎么搏斗。你能教教我怎么像你那样搏斗么？”丽希问我，接着又转向她母亲，“教教我怎么像你一样开车和射击吧？”

“我会倾囊相授的，”我说道，“不过要学就要学最好的，你应该向你妈妈请教。”

丽希调整了一下坐姿，坐直身体，给了我一个侧脸，盯着她的母亲问道：“真的吗，妈妈？爸爸说的是真的？中情局的传奇人物居然说你比他还在行？”

从我这个位置望去，看到瓦莱莉脸上笑开了花：“其实，我和你爸

爸都是行家里手。我很愿意把我知道的一切都教给你。”

“好耶，你这么说我就开心了。但妈妈，能不能讲讲你的间谍岁月？爸爸的秘密被抖出来了，恩，绝大部分秘密，我想。什么时候能听听你的？”

“我保证过绝无隐瞒，就不会食言的。可首先我们得弄些补给。”莉换了个话题，“罗恩，布里格斯·史密斯还跟你说了什么？”

“就是你听到的那些，没有别的了。他提到波特与人合伙，这一点是我最担心的。他说他不知道那人是谁，这一点我信。”

“你有什么头绪吗？”

就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良久，于是答道：“对此有两种假设。第一种假设是，史密斯指的就是今早闯进咱们家的那两个人。第二种假设是，这个人咱们到现在还没遇到过，要是这种情况，等他跟波特一起出现再采取对策就为时已晚了。”

“听起来真可怕。不过，为什么就这两个假设呢？”丽希问。

“眼下我还想不出其他的可能性，给我点时间。”

“不，你爸爸说得没错，”瓦莱莉一边说，一边左转穿过两棵树，把车拐回了原路，“我们得制定个计划，而其中一条原则就是：不要相信任何人。”

瓦莱莉现在已经完全进入了状态。她说我们不能相信任何人，不过我倒是在思量着值得信任的人。莱斯特是一个，而另一个……提到“她”我就得谨慎了，瓦莱莉可不会喜欢现在我脑中的这个人选。

我解开安全带，背靠车门伸展着双腿，想要找个舒服点的坐姿。吉普车很快驶过64号州立高速，开上了一条土路，朝着下一条柏油路——16号州立公路驶去。

瓦莱莉看我在后座上不断调整坐姿，就说：“还有几公里就到16号州立公路入口了，到时你来开。”

“噢，也不是那么难受。”我接道，然后又问她，“斯塔布斯小店还开着么？我们上次出这种状况都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

“我不知道，去看看就知道了。”

斯塔布斯小店是一家老式的乡村杂货店，得名自店主查理·斯塔布斯。这家店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但对外出远行的人来说却像家一样温暖。虽然店里的商品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但都是当地人的生活必需品，游客基本都是冲着汽油来的。我透过吉普车的挡风玻璃往外看，这幢用煤渣砖砌起来的老旧建筑物印入眼帘。即使现在天空灰蒙蒙的一片，透过前门玻璃依然能看到店里朦胧的灯光。我们运气不错，小店还开着。

瓦莱莉横穿16号州立公路，右转拐进了脏兮兮的停车场，停在了唯一的加油机旁边。

“你在这里加油，我去付钱，顺便买点必需品——如果这儿燃料和预付费手机都有的话就好了。”瓦莱莉说着下了车。

“我跟妈妈一起去”丽希嚷嚷着。

“把钥匙留给我。”我说。

“在座位上。”瓦莱莉头也不回地答道。

左边的加油机“叮”地一响，开始工作了。我朝商店的玻璃门看去，瓦莱莉冲我竖了竖大拇指，示意我继续加油。不一会儿油箱加满了，我把车开往商店另一侧，以避开16号州立公路那边的视线，然后停在那儿等着。等了好久都不见母女俩回来，正当我感到奇怪的时候，看见她俩刚好从商店的转角走了过来，每人手上拎着一袋东西。

我们就在斯塔布斯小店的停车场上吃了一顿“野餐”：火腿三明治、玉米片、矿泉水，三个人又分了一块糖，权当是饭后甜点。莉买了三个预付费手机，用其中一个给她家里打了个电话。她把通话时间压在了两分钟以内。这并不容易，电话那头可是她妈妈。不过我们还是谨慎点好，波特很可能正在监听她家的电话。

“好了，我想这样就能稳住她一两天，可过了这两天就不好说了。”瓦莱莉挂了电话后说道。

“不会吧？”我说道。

“她现在心烦意乱，只有亲眼看见咱们三个都平安无事地站在面前，亲手抱抱她的宝贝外孙女才能让她安心。这是她的原话，我可没夸张。”

“那，现在该怎么办？”丽希问。

“首先，”还没等我开口，莉就直接说道，“我们离警察越远越好，波特只要随便一亮他的徽章，地方警察和州警察就会对他言听计从。”显然她猜到了我的心思，于是又补了句，“没错，莱斯特也一样。对‘谁可以信赖’这件事，我们必须格外小心——如果还能有什么人可以相信的话。”

“或许我们可以联系她，让她帮我们查查波特到底想干什么，甚至还能查到波特到底在跟谁合作。”我说。

“你觉得她还在局里么？”瓦莱莉再次猜中了我的心中所想。

“谁还在局里？什么局？中情局？你们在说什么啊？”丽希着急地问道。

“我说的是我的上线。”

“什么是上线？”丽希又问。

“在每个中情局的新人刚成为一名特工、开始出勤的时候，每人都会被分配到一名上线。作为一名间谍，这是你唯一的联系人，并且直接跟你联系，监控你的一切行动。上线的作用，除了确保特工不会偏离任务，在卧底任务时不会失联；上线还要保证特工不会变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上线就像是老板或者治疗师一样。如果上线和特工之间的关系牢不可破，那就说明他们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厚。如果我之前的上线还在局里的话，就是上刀山下火海她都会帮我们的。”我解释道。

“你让人帮忙总要还人情的。”莉补了一句。

丽希原本背对着我坐在引擎盖上，听到这儿她滑了下来，转向我问道：“如果你之前的上线还在中情局，你又怎么联系她？她会让你怎么还人情？我是说作为回报，你要为她做什么呢？”

“我几年前还在中情局做特工时怎么联系她，现在就怎么联系她。局里存有现役间谍的服役期记录，我档案里就有一份。我的官方服役期是1996年到2003年，这你已经听波特探员说过了。不过，我在INESCO的工作还有到世界各地去出差都是非正式的伪装。一开始还偶尔出差，现在已经几乎没了，因为我的任务变了。我现在的任务主要是在局里有要求的时候搜集情报。不管怎样，重点是我现在仍然能联系上我之前的上线。我们曾一起共事七年。如果她还在中情局，不管她现在是做什么的，她都会帮我们的。我之前出勤时使用的联络代码和密码还有效，只是已经没人监听了。我只要打个电话，输入身份代码和一条编码信息，再留一个电话号码就行了。我得先找一个付费电话。要说找人帮忙得还人情的话，我不知道他们会想让我做什么，但是做什么都值得，因为‘她’一定会竭尽全力帮我们的。我敢肯定。”

“你的上线是个女人？”丽希问。

“中情局特工、特别官员：塔米·丹尼尔·韦克菲尔德，”我回答丽希，然后又补充道，“她先是负责了我的培训工作，后来成了我的上线。她是最顶尖的特工，也是除了你和你妈妈之外我唯一完全相信的人。”

“好吧，我觉得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店里有一部付费电话，就在男女洗手间中间的墙上。”瓦莱莉说，“去打电话吧，我们把这儿收拾一下，你一回来我们就出发。”

“这就去。”说着，我就下车跑向商店。

我找到电话，拨了一个号码——自从我训练毕业起这号码就已经牢记在心。输入身份代码后，我摁了一串表示遇险的代码，接着输入了口袋里那只新手机的号码，按下了#号键。我挂好话筒正往回走，就看见她们已经把车停到门口等候了。我刚要推门出去，却被收银员叫住了。

收银员对我说：“听着，我不想找你们的麻烦，不过刚才电视里播报了一则刚发出来的全境通缉令，通缉三个姓格兰杰、开银色吉普车的人。先生，现在电视上到处都是你们的照片。他们插播了一条关于你们的爆炸性新闻，说联邦调查局正在找你们，还说他们想找你们讯

问一件袭击联邦探员的案子。我可不想惹麻烦，我从没见过你们。懂我意思的话，帮帮忙，赶紧走，别再回来了。”

“好的，我明白。非常感谢你。”说完，我就奔向吉普车。

“我们被全境通缉了，新闻上已经报道了我们的事。现在最好走小路，还有，得赶紧把吉普车扔了。”

瓦莱莉把油门踩到底，吉普车猛地窜出，右拐上了来时的土路，车子贴着路面飞驰。从后窗望去，斯塔布斯杂货店被我们远远抛在后面，很快就看不见了。我们正朝东北方向一路疾驰，行径已经深入树林，早已难觅柏油路的踪迹了。我并不担心会迷路，因为瓦莱莉就是在这片长大的，她和这里所有的居民一样，对这些路了如指掌。我只是担心手机会没信号，而刚看了看预付费手机，也只是一格信号。行驶过程中，手机信号总是反反复复、时有时无。

“我们可以沿着这条路一直开，到东方公园那边去换车，”瓦莱莉说，“再从东方公园去亚特兰大机场。我们可以藏在机场附近那些廉价的汽车旅馆里。说不定到那儿你就会接到她的电话，然后咱们就有救了。”

“太棒了，”丽希说，“现在咱们有大把的时间好好谈谈了。妈妈，你保证过告诉我一切的，那么现在就开始吧。”

我看到瓦莱莉正透过后视镜看着我。我明白，她并不想以眼下的方式向丽希坦陈过去，但我们别无选择。一个无赖的联邦探员——如果波特确实是联邦探员的话——发了一个全境通缉令，要抓拿并审问我们。

“不妨现在就告诉她吧，莉。这可能是你唯一的机会了。”

瓦莱莉先问了丽希一个问题：“你还记得你的曾祖母蕾欧娜吗？”

“当然记得了。我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她是老爸的叔祖父约翰的妻子。我以前总是叫她老奶奶。她是鲁宾外公的母亲，对吧？”丽希答道。

“没错。那你还记得她说的关于她二战期间服务于美国劳军联合组织¹（后文简称美劳军联）的事吗？当时她还是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²的学生。”

“嗯，我记得。她还给我看过一张记录她战争期间旅行足迹的地图壁挂呢。她的姐姐不也是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吗？”

“她的姐姐伊迪丝有一副唱歌的好嗓子，后来成了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一名歌唱家。蕾欧娜是家里的舞蹈家，也是一名演员。好了，既然你知道这些，咱们就能进一步沟通了，这很重要。”

“说真的，你在摩萨德和老奶奶在美劳军联有什么关系？”

“大有关系。正是因为她在战时的作为，才让我成了一名摩萨德特工，她所在的组织就是摩萨德的前身。”

“得了吧！”丽希叫道，“别开玩笑啦！我从来没听说二战期间有过这种组织。我们历史课上都没提到过。爸爸，妈妈说的是真的么？”

“是真的。好好听你妈妈说吧，我跟你保证，她所言皆实。”

瓦莱莉继续说道：“我不会在这种事上撒谎的。这十六年间，我一直都想告诉你。我本想用当初蕾欧娜的方式告诉你这一切的，不过眼下是不成了。所以坐好听我说下去，好吗？”

“好。”丽希回答。

“美劳军联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1941年成立的。当时已经可以肯定，美国也将要参战了，于是罗斯福整合了几个不同的组织，用以支持军队，这个新组建的实体就被称作美劳军联。你曾姨祖母伊迪丝和曾祖母蕾欧娜加入了美劳军联，当时同去的还有很多其他的年轻姑娘。她们姐妹俩加入美劳军联后不久，就有人来找她们，让她们加入另一个组织。蕾欧娜告诉我，当时有两个男人去她和她姐姐合住的公寓找她们俩。这两个男人解释说，两姐妹在美劳军联的身份正好可以作为完美的伪装，掩护他们完成一件事。那两个男人和他们所代表的神秘组织正在吸收犹太人，致力于帮助德籍犹太人逃离欧洲。”

“等一下，”丽希插嘴道，“所以说，老奶奶和曾姨祖母伊迪丝都是

这个秘密组织的成员？”

“是，也不是。那两个男人所代表的，是一群跟欧洲当局及以色列都有着深厚渊源的犹太富商。当时有报道称，德籍犹太人在欧洲蒙受了暴行。他们认为，仅仅帮助犹太人逃离欧洲还不够。蕾欧娜和伊迪丝都答应加入那个组织，不过伊迪丝在训练中受了重伤，不得不退出，蕾欧娜便一个人留下了。她们在纽约市内、租住公寓附近的某个地方接受训练。她每天都要去一个很老的肉类加工仓库，进行严酷的训练。你还记不记得几年前我们去吃牛排的那个地方？我猜就是那儿。蕾欧娜说培训内容通常都是些非常残忍的任务，但唯有这样才能获得优于常人的工作能力。”

“老奶奶是个坏蛋？”

看得出，瓦莱莉正憋着笑。

“是，蕾欧娜是个坏蛋。1942年初，她所在的劳军联巡回部队离开纽约港，随行的她是一名非常棒的歌唱家、舞蹈家，同时也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杀手。她能熟练使用当时的各种武器射中60到150码（约50到100米）开外的牛眼睛；能把一个块头是她两倍的男人掐昏；一把匕首使得出神入化、指哪扔哪；她甚至还能轻而易举地弄断别人的手脚。不仅如此，她还知道怎么让车、飞机或者船抛锚；会发送摩尔斯电码，懂得组装小巧有效的炸弹，还会基础的急救手法。”

“真的？身为芭蕾舞演员的老奶奶这些全都会？太酷了！天啊，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嘿，那样我就可以在学校能大大地炫耀一番啦。”

“好吧，现在看来瞒着你有点蠢，但那时我是不想吓着你。因为和蕾欧娜一样，这些事情我也能做到。”

“我去，老妈，你在开玩笑吗？这有什么可怕的，简直酷毙了。”丽希说，“快说说，老奶奶还有什么事迹？”

“好，那两个男人代表着规模更大的那个组织，他们紧随蕾欧娜所在的劳军部队的脚步，安排蕾欧娜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帮助犹太人偷渡出国，必要时对敌渗透并收集情报。这两样做起来都不容易，蕾欧

娜在帮助犹太人偷渡到安全地区时，其实等于把一直自己都置于危险之中，而开展间谍活动也很艰难。当时还没有今天这些先进的间谍装备，蕾欧娜经常要执行类似‘搜集被关押者信息’这类的任务，而她的装备不过是纸和笔。那时候离发明手机和电脑加密之类的发明还遥遥无期，她是手动把搜集到的信息传递给一个又一个间谍的，这些间谍大多都是女人。”

“蕾欧娜喜欢在公开场所传递信息，比如酒馆或者俱乐部。她会和信息藏进手袋的内衬，然后在特定的地点和时间与其他女间谍交换手袋。这是所有工作得以开展的基础。”

“她简直就是女版的詹姆斯·邦德！”丽希兴奋极了。

“没错，我想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吧。”莉边想边说，“她告诉我，那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她靠着自己的演技，凭借各种假的身份证件，闯过了一个又一个关卡。这让我想起了她的那张地图，真希望那张地图就在手边，上面有美劳军联所有的站点，还有一些她的任务地点。蕾欧娜只告诉过我她任务中的一小部分，但其中一两个我记得很清楚。”

“快讲讲。”丽希说。

我注意到瓦莱莉减慢了车速，她看向左侧，好像在找什么特别的东西。可是除了枝繁叶茂的树丛，我什么也没发现。瓦莱莉左转开进了两排松树之间，一条荒废已久、如今已长满野草和小树苗的小路出现在眼前。

“这条路以前还是去亚特兰大的主路呢。我的曾外祖母告诉我，她以前会骑马或乘马车从这里走。看起来，这么多年来当地的猎人一直都在维护着这条路。也许再开几公里就能开出这里了。”瓦莱莉说着慢慢加速，开着吉普车穿行在这条古老的车辙小道上，如今道路中央已经被小树占领了。

“跟我讲讲那些任务吧。”丽希再一次央求道。

“好好好，”瓦莱莉笑着说道，“那是1943年，蕾欧娜加入了一个四男两女的小组。小组伪装成一支医疗队前往法兰克福，而他们真实的

任务，是营救20个即将被转移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

“飞机从西西里岛上一个盟军控制下的小机场起飞，他们在飞行途中才得知具体的任务内容。那次飞行非常恐怖，飞机飞得非常低，几乎是贴着战场飞行了，最后降落在一处挂着灯笼的地方，组织的其他成员前来接应了他们。蕾欧娜和另外一个姑娘打扮成护士的样子；四个男人中，两个扮作医生，另两个则扮成德国士兵。他们上了一辆伪装成医疗运输车的卡车，开往法兰克福。”

“这太疯狂了。他们不被枪毙也会被抓起来的，就为了20个囚犯！”丽希忍不住打断了下。

“可能是吧，但有时，别人的生命是值得你为之冒险的。法兰克福大轰炸是1944年的事情，而这时候的法兰克福，怎么说呢，虽然还没到被夷为平地的份上，但也被炸得千疮百孔了。蕾欧娜说，她在过第一个关卡的时候是最害怕的，不过他们车子有医疗标志，挥了挥手就通过了检查。当时离巴顿将军和他的第三集团军抵达法兰克福还有两年，整个城市还在德军的控制之中。你在听吗？”

“我听着呢。”

“蕾欧娜说，她和她们小组的目标是城市腹地的一座集中营。卡车通过第一个关卡后就停了下来，他们开始执行第二步计划。司机们取下卡车门上的红十字标志，露出了下面的卐字符，现在卡车看起来就是一辆军用运输车。坐在卡车后部的男人们撕下医疗标志和臂章，扮作纳粹党卫军的军官。女人们则还穿着护士的制服。纳粹军队经常会调医疗队来安抚囚犯，蕾欧娜的小组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来行动。他们就这么大摇大摆地开车进了法兰克福，然后带回了20个犹太人。成事之后，他们搭乘飞机飞回了西西里岛。事情还没完，在那晚承蕾欧娜的帮助而成功逃脱的人中，就有她的第一任丈夫。”

“什么？恩斯特曾祖父就在那群人当中？这也太神奇了！她是在任务结束后就结婚了吗？那次她肯定被吓坏了。”

“恩，我想也是。不过她是个想要帮助别人的坚强女人。她直到战争结束后才跟恩斯特结了婚，她说离开法兰克福时他们告诉了对方彼

此的名字，但恩斯特同其他被救出来的犹太人一起，被带上了开往美国的船。恩斯特到美国后马上应征入伍，一年后被派往了战场。他是战后通过美劳军联找到蕾欧娜的。”

“她还告诉过你什么任务？”丽希追问道。

“她参加过的任务数不胜数。不过除了这次任务，她也就跟我讲过一个。那是在1944年的冬天，自由法国³和盟军已经挺进法国境内，光复了巴黎。蕾欧娜所在的美劳军联小组被派驻在巴黎城外的某地。她志愿参加了由盟军指挥的拯救两名战服局⁴官员的行动。这两人为了盟军即将展开的系列军事行动（以巴顿将军旗下第三集团军挺进法兰克福为尾声），作为侦察兵先遣入城，却被困在城中，没能成功逃脱。城市已经在轰炸中受到了毁灭性打击，曾经美丽的中世纪古城几乎成了废墟。”

“在这次行动中，蕾欧娜伪装成了一名德国公民。她在手袋里藏了很多伪造证件，并称她要找的两个男人一个是她的丈夫，一个是她的弟弟。这次她必须要徒步进城，不过她说有那些伪造的证件在手，她几乎通行无阻。蕾欧娜告诉了我很多当时人们生活的情况：人们在城市的废墟中游荡，想要找到栖身地、食物还有衣服等等。在那之前，她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破败、令人绝望的场景，只有她身负的任务支撑着她心无旁骛。为了寻找那两名战服局官员，她根据两人最后一次发出的无线密电中对藏身之处的描述到处搜寻。第一天，她整整一天都在到处搜寻，终于赶在宵禁铃响之前找到了他们。这次行动中，她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实战技能，这也是为数不多的几次之一。”

“等一下，战服局是什么？还有，你说她充分发挥自己的实战技能，这又是什么意思？”丽希问道。

“战服局就是战略服务局，是美国一个秘密的情报组织，就是中情局的前身。我说的实战技能，是指她迫不得已杀了一个人。”

“什么？停一下好吗？我正在努力说服自己相信我亲爱的老奶奶杀过人。我以为她所在的组织只是去帮助德籍犹太人的，怎么又扯上了美国的情报军官了。”丽希说。

“呃，首先，她确实是在法兰克福杀了个人，而且在执行其他任务时也杀过。其次，那两个战服局的军官是结束战争、阻止希特勒的重要一环，所以她的组织听说情况后决定前去营救。不管动机是什么，重点是她采取了行动。在战争中，不是每件事都有例可循，也不是所有事都有绝对的黑白之分。有时候这个界限很模糊，你不得不做些艰难的决定，情非得已。”

“我想我懂了，大概吧。这不是我认识的那个老奶奶。”丽希说。

“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忧虑要不要告诉你我的秘密的原因。”

“不用担心，妈妈。我没有闹心也没有怎么样，只是把我记忆中的老奶奶和这些故事联系起来有点难。接着说吧。”

“好。蕾欧娜找到那两个美国人时，发现他们都受伤了。她受过医疗训练，所以帮他们进行了包扎，又给他们吃了些东西，帮助他们恢复元气。蕾欧娜说，在第三天晚上，他们计划向南逃出法兰克福，去往她之前执行其他任务时用过的机场。但是一个德国平民发现了她。”

“什么？怎么发现的？”

“德国军队知道他们就藏在那一区，每天都发布悬赏公告，声明只要告发他们就能领赏。当这个当地人无意中走进了他们藏身的废墟时，蕾欧娜就知道他们有麻烦了。看那男人的表情，蕾欧娜知道他已认出了他们。她用流利的德语跟那人交流，试图让他相信她的‘故事’。但她也觉察出这个男人并不相信他，并且一心想要伺机离开，然后去告发他们。所以她主动献身，色诱了他。”瓦莱莉说。

“天哪！”丽希尖叫道，“太糟糕了！”

这时，吉普车停在了一棵倒下来的大树前面。瓦莱莉熄了火。

“蕾欧娜说，她引诱那个男人抱着她，然后顺势倒在地上。就在那男人褪下她裤子的时候，她用一直藏在衣服里的匕首一刀刺穿了他的心脏。那两个美国人用这个死者的衣服作了进一步伪装，然后离开了藏身地。他们带着伪造的证件又走了几公里，然后搭上了一辆当地人

的马车。说到走路，看样子我们马上就得下车走了。”瓦莱莉拉开车门，下了车。

丽希转过来问我时，我仍然还保持着斜靠在后门上的姿势：“她没开玩笑吧？”

“关于什么？”我问道。

“关于老奶奶那样杀人的经过。”

“哦，没有，她没开玩笑。等她告诉你她在摩萨德的那些岁月之后，你就知道啦。”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快把我爸妈还给我！”

我开了后门，回答她道：“我们跟你爸妈一样爱你，亲爱的。”

1 “劳军联合组织”成立于1941年，与[美国国防部](#)合作，经过[美国国会](#)特许，主要职责是鼓舞[美军](#)士气。

2 茱莉亚学院始建于1905年，位于美国纽约市林肯中心的一所艺术学院。学校有舞蹈、戏剧与音乐三个专业学科。系全世界最著名的音乐院校之一。

3 自由法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戴高乐](#)领导的法国反[纳粹德国](#)侵略的抵抗组织。

4 即美国战略服务局成立于1942年7月，主要任务是在敌占区进行谍报和破坏行动，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

第四章

丽希和我也下了车，走到了瓦莱莉身边，一起愣愣地盯着这棵挡住去路的树。

“好吧，这棵树太大了，我们挪不开它，只能步行了。依我看，大概还有5英里（约8公里）才能走出树林到达东方公园。我们得再找一辆车，再找个地方过夜。”瓦莱莉看了一眼手表，继续说道：“现在是下午3点15分，8点太阳才会下山。拿上应急包，把咱们买的必需品都装袋子里，走吧。”

我看了看手机，一格信号都没有。我也无能无力了，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只有祈祷韦克菲尔德探员给我留个信息。

“给，这是你的背包。”我说道，“我已经尽可能把东西都装进来了。吉普车怎么办？”

“吉普车放这儿没事，”莉回答，“到秋天的猎鹿季来临前，这里都不会有人来的。我们可以以后再来取车。”

“再问一个小问题。你说每个袋子里都有25,000美金对吧？我能保留这笔钱么？”丽希问。

“想都别想。”我回答道。

“好吧，问一下也不会掉块肉。妈妈，再跟我讲讲战后的事吧，怎么会跟你扯上关系的呢？”

莉背上背包翻过那颗树，回答道：“恩，战争结束后，你的老奶奶在美劳军联又呆了一段时间。从她那幅留作纪念的布地图来看，他们又去了很多地方，比如纽伦堡、慕尼黑和斯图加特，还有很多小城镇，可以说是跑遍了德国。”

瓦莱莉没有等我们，径自快步向前走去，我和丽希一路小跑赶上了她。我走在她们俩后面，这是我们一家三口散步时我的固定位置。

“1947年，美劳军联解散了。而蕾欧娜1946年就回到了美国，之

后一直在纽约生活和工作。她一直在忙于经营自己的演艺事业，直到两年后才跟恩斯特结婚。而当初招募她的那两个男人，在1947年又去找过她一次。”

“哦不，这次他们又想让她做什么？”丽希问。

“这次他们倒是带来了个好消息。是个好消息没错，但也暗藏代价。他们提议在现在的以色列成立一个新的秘密组织。”

“以色列是在1947年之后才有的，我历史课上学过那段。1947年8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分治的决议。”

“没错，鉴于你这么勤奋好学，给你打个A+。不过在联合国表决之前，犹太人就已经在巴勒斯坦居住生活多年了。他们成立了很多非法地下组织，不仅对抗同样世居于此的巴勒斯坦人，还和驻扎此地的英国人一直抗衡到他们撤离。你有没有听过伊尔贡组织 [1](#)？他们策划了著名的1946年耶路撒冷大卫国王酒店爆炸 [2](#)。”

“对！”丽希说，“恐怖极了！”

“是的，但它对支持派和反对派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不过招募你老奶奶的这几个男人倒不是伊尔根的，他们隶属于戴维·本·古里安带领的工党政府计划成立的另一个新组织。这个组织成立之初叫中央协调局，也就是后来的摩萨德。他们给蕾欧娜提供了一个在这个新组织中工作的机会，但她拒绝了。于是他们提高了报酬，并且提出，他们愿意为她未来的家族成员提供一切经济资助，但前提是他们自愿加入摩萨德。她问他们，为什么对她将来的家人如此感兴趣？有那么多以色列人可供挑选，他们为什么偏偏想要签下她的子孙？”

“对啊，这很奇怪。妈妈，他们怎么回答的？”

听到丽希的问题，我不禁笑了起来。倒不是因为我知道他们怎么回答，而是因为我理解当初刚起步的摩萨德这样做背后的原因。

“他们说，是因为蕾欧娜的血统”

“血统？”

“是的，亲爱的。他们想要招募最优秀、最聪明的成员；他们一直在追寻那些血统优异的后裔，以保护犹太人和犹太民族在世界上的利益。那两个男人告诉蕾欧娜，新组织不会忘记她在战时做出的贡献，会一直等她的消息的。他们留下联系方式后就走了，之后蕾欧娜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因为你上学的费用是摩萨德付的，所以后来你为他们工作了？”

“没错，就是这样。蕾欧娜跟我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我才16岁，跟你一样大。她带我去了亚特兰大的丽思卡尔顿酒店，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说着这些事。她说，在她的儿子、孙子们出生的时候，她都没有考虑过那个邀请，一次都没有。直到她把刚刚出生的我抱在怀里时，那个邀请才又突然浮现在她的脑海里。她说那一瞬间，她仿佛看到我的未来在她眼前展开。”

“快说快说，后来呢？你做什么了？”

“我抓住了这个机会，倒不是因为想成为一名间谍，只是当时我想上大学，可我爸爸那时候生意快垮了，他付不起学费。所以我就对蕾欧娜说：‘那我们就照办吧。’然后，我就被耶鲁大学提前录取了。在我上大学时，他们对我只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丽希问。

“我必须要学俄语。”

“俄语？为什么？”

“以备不时之需。”瓦莱莉继续说道：“所以，就这样，我在1985年的秋天成了耶鲁大学的学生。我喜欢学校，而且和你一样，我永远都学不够。大学最棒之处在于，只要你搞得定，想学多少门课都行。我每学期都修了双倍的课程，把其他同学远远地甩在后面。跟他们唯一不同的是，在假期里我不能回家，要被送去摩萨德的训练营。我第一次去的训练营是在纽约州北部，靠近普莱西德湖。”

“听起来你一直在学习，都没什么好玩的啊。”丽希说。

“怎么没有，好玩的地方可多啦。训练对我来说太有意思了：和其

他跟背景相似的女孩儿们在一起，每天形影不离。我要学习以色列格斗术，还要学习使用各种枪械进行射击——从手枪到狙击步枪。事实上我学过好几种狙击步枪的使用方法，像俄制莫辛-纳甘步枪、美国陆军的XM21步枪和以色列的加利尔狙击步枪。我还学了基本的药理学知识，比如药物间的相生相克、用药的禁忌以及药物的副作用，不过大多数时候这些都是为了取人性命。我所做的、所学的都是我喜欢的。我像海绵吸水一样吸收着一切知识。而当第一期训练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们给我了一个档案。”

“你是说关于某个人的档案？”

“对，准确的说，是一个目标的档案。”

“那你入行挺快啊。”

“呃，我又不是去学烘焙的。总之，第一个任务很简单。但那个档案并非只给了我一人，我们所有受训生都拿到了一份。”

“这是为什么？”

“他们要求我们不仅要牢记背档案上的内容，还要制定一个暗杀方案。行动绝不能引起警方的注意或让人怀疑是谋杀。”

“摩萨德为什么要在意警察的视线？他们最出名的不就是高调的公开暗杀么？这是他们向敌人发出讯息的手段啊。”

“你说的当然没错，但是也不都是这样。这个目标，还有我接下来要刺杀的三个，都是以一种比较低调的方式处理掉的，手法互不关联、不会引人联想。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杀死目标，以此邀功无足轻重。”

“哦，快告诉我细节。”

“我说过了，所有人都领到了同样的任务，而我们必须要在拿到档案后的48小时内呈出各自的方案。我的方案入选了。档案里有大量关于目标的性格、生活习惯以及病史的信息，我充分利用了这些信息。1986年1月，我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杀死了一个潜逃了将近40年的纳粹战犯。”

“威尔·海姆利希——我们档案中的这个纳粹分子，他虽然缺席纽伦堡审判，但杀害拉脱维亚犹太人的罪名成立。他被判处死刑，可他却逃离了欧洲，在阿根廷隐姓埋名生活着。摩萨德在那一带撒了很多钱才找到他。我在一个周一的早晨到达目的地，然后穿过大半个城市，来到目标每天早晨都会去的咖啡馆。他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喝两杯咖啡，再抽上两根烟。我的计划很简单：从档案上关于他病史的那一部分中我了解到他患有高血压，而且拒绝服药，再加上吸烟的习惯本来就是致命的因素，对我很有利。”

“周四早晨，我提前来到了咖啡厅。上身穿着一件比基尼，外面罩着一件宽松的衬衣，下身穿着短裤，脚上是一双凉鞋。在我拿到的照片上，目标是一个瘦削的老人，样貌跟他年轻时几乎没什么出入。我希望自己的打扮能吸引他的注意力。没多久目标就来了，他在门外的座位坐下，就在我旁边，还和我打了个招呼，果然跟档案里的信息毫无二致：好色。在服务生熟门熟路地给他送上第一杯咖啡时，我的身体向他微微倾斜，胸部轻触他的肩膀，向他借火。我拿着烟，神不知鬼不觉地朝他咖啡里放了一颗无色无味的肾上腺素胶囊。他帮我点了烟，再点了他自己的。我们一边用西班牙语交谈，一边享用各自的咖啡。他点第二杯咖啡时，我故技重施。接着我缓缓起身，轻吻了他的脸颊，然后笑着道了别。”

“就在我离开咖啡馆的时候，我听到了女服务生的尖叫。待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报纸上曝出当地某个男人死于心脏病的消息时，我已经回到了学校——那张报纸是有人从门缝下塞进我在耶鲁大学的寝室的。”

“你杀了一个老人，不觉得难受么？”

“一点都不。他的手上沾满了无数拉脱维亚犹太人的鲜血——这些犹太人无论男女老少都是平民。他却逍遥法外，自由自在地过着舒适的日子，没有丝毫的悔意和歉疚。他苟且偷生了这么多年，早该死啦。”

“你还提了其他三个任务。能跟我讲讲吗？”

“在那之后有一段时间没给我分配任务，但训练没断。第二年期中

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已经修够学分，能提前毕业了。就像我说过的，因为日程安排得太满，我很少跟家人联系。不过我知道家里的生意快垮了，就给蕾欧娜打了个电话，让她帮我联系考研究生的事。不管身在何方，他们都会非常乐意再为我付一次学费的。和之前一样，这次也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我必须拿到MBA，也就是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而且专业必须是国际经济。我同意了，他们如约付了学费，然后我就去了沃顿商学院。我的计划里有两个目标，一个是通过开展海外贸易来挽救家里的生意，另一个就是尽完我对摩萨德的义务。每上一年学，就欠他们一年的服役期，这是我答应的交易。”

“我在沃顿的第一年，就对你两个舅舅说了我为INESCO未来勾画的蓝图，然后我们三人合力说服了父亲。我在1989年春天就能毕业了，那时我每天都很欢欣雀跃。我既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又是沃顿商学院的准毕业生，而且我只花了四年就完成了学士和硕士的学业。INESCO也回到了正轨，而我也要为摩萨德工作以完成四年的服役期。”

“第二次任务就稍微有点复杂了。我被派去贝鲁特去刺杀一位黎巴嫩科学家，他在帮助巴勒斯坦发展一个远程导弹项目。那是1987年的夏天，1982年爆发的黎巴嫩内战那个时候还在进行。我是在沃顿校园附近的一间旅店里得到任务信息的。两天之内我先后见了六名摩萨德成员，他们对我反复强调不要引起目标注意的重要性，因为1986年雅典发生的两起暗杀已经搞得人心惶惶。他们要求我干净利落地干掉目标，不要拖泥带水。”

“这个目标名叫法卡勒·朱里。资料里说他有五到六个私人保镖，除了睡觉或者招妓，几乎与他形影不离。其实就算是招妓他也不是完全脱离保镖的保护，只是没有让保镖们看着罢了。法卡勒·朱里有个坏癖，他喜欢打野战，会带着妓女到阳台上去搞。”

“致命的错误。”

“我被送到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区，我的联系人把我送到了位于叙利亚控制区中心的一幢被炸毁的空楼，就在目标所住大楼的对面，两栋楼之间就隔了一座街心公园。说是公园，其实也就是寥寥几棵树和

一片灌木丛，寸草不生，只有土而已。”

“我独自一人留在三楼的一间公寓里，有一扇正对着目标住处的窗户可以展开行动。当地时间下午6点，太阳已经下山，外面天色已暗。从1987年开始，这里只有一些零星的战争，不过依然非常危险。我很怕被人发现，也知道敌人会怎样来折磨我。因此，我争分夺秒架起了我的红宝石狙击步枪，装上消音器和红外线夜视仪。我拿到的情报报告上显示，目标每三天都会找个‘情人’。如果这个频率没错的话，他当天晚上就会找个妓女过来，我只要静待时机就行了。”

“1987年，你身在贝鲁特这个饱受战火摧残的城市，在一个寂静的晚上，打算刺杀一个人，而且是从多远的距离来着？”丽希问。

“300米，大概。”

“天啊，妈妈，如果你被人抓住，他们会折磨你的，甚至更恐怖。”

“呃，我没被抓住。其实，从头到尾都没人见到我。凌晨两点，法卡勒背对着我出现在阳台上，全身赤裸。一秒之后，他已经是个死人了。”

“那个妓女怎么样了？他不可能一个人跑阳台上来的吧？”

“当然不是，那个妓女也在那儿。不过她刚好在我视线范围之外，事发时，她尖叫着跑回房间通知了保镖们。我给联系人发信号以后，就拿上枪离开了。我们很快就回到了以色列的安全区，一个小时之内我的飞机就起飞了。这次暗杀被人认为是一次意外，因为那个街区经常会有巷战。这次暗杀没人怀疑到以色列头上，我们完全没留下任何线索。”

“告诉我，你最远能从多远射杀目标？”丽希问。

“在练习时，我最远射程达到800米，不过在现实中我从来没有遇到过需要打那么远的情况。我本来以为下一个任务会是远距离射击的——因为他们给我的训练都是这方面的，结果我的下一个任务却非常特别。1988年秋天，我被派往南美洲，去刺杀另一个叫做米哈伊尔·克莱因的纳粹战犯。”

“克莱因住在阿根廷中部地区，靠近拉古纳马奇奎塔湖。他在废弃的维也纳格兰酒店附近有所小房子。我到达阿根廷的科尔多瓦时，当地的联系人来接我，并把我送到了城市附近的一个落脚点。”

“目标很喜欢钓鱼，当地人都知道。他每天两次划一艘小船在拉古纳马奇奎塔湖上钓鱼。我仔细思量了下如何进行这次的暗杀，最后觉得溺水是最好的方案。事实上，我只要让他离开他自己的小船，再等他力尽而亡就行了。”

“什么意思？”

“是这样的，那个湖并不是很深，但是它非常大。我悄悄从远处往他背面游过去，等他到了湖最深的区域开始钓鱼时，我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掀翻他那艘比皮划艇大不了多少的小船。他没有看到我，而且等我游回到岸边的时候，他早就淹死了。当地警方把这次暗杀认定为溺亡。其实它本来就是，没什么好深究的，只是一次意外而已。”

“胡说。妈妈，你太冷血了。”

“或许是吧。那时候我只知道自己了结了一个大坏蛋，所有的任务都是为了解决掉坏人。不过在我接到一个非同寻常的电话之后，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哦不，为什么我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丽希问。

“就不能单纯只是个坏消息么？为什么你会觉得是有危险的事情要发生了呢？”瓦莱莉问。

“我只是想到了历史上的那段时间。里根在总统位置上坐到了1989年1月，他在1987年发表了那个著名的演讲《拆掉这堵墙吧！》，恳请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拆掉柏林墙。两年后的1989年11月9日，随着柏林墙的拆除，欧洲大陆出现了动荡不安的局面，不过俄国却从此安定了下来，共产主义的历史浪潮在前苏联正逐渐褪去，全世界都在等着前苏联土崩瓦解，然而直到两年后的1991年，它才最终解体。戈尔巴乔夫下台，叶利钦取而代之，俄国民主运动开始了。”

“有其母必有其女。”我说道。

“什么？”丽希问。

“没什么。我敢打赌，能不用谷歌就把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地缘政治史复述出来的人，这世界上不超过50个。你和你妈妈竟都背下来了。”我说道。

“这算什么，我过目不忘。”丽希说道。

“要么怎么说有其母必有其女呢？你们俩都是天才。”

“哦，我以为你在打趣我们。”

“我不会这么做的，永远不会。”我说。

“你们俩有完没完了，咱们要不要再花个十分钟互相亲亲抱抱？”瓦莱莉调侃道。

“我说完了。”我赶紧闭上了嘴。

“丽希，你历史学得非常好。地缘政治气候非常不稳定，不是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能做好准备应对随时会到来的变化的。前苏联在柏林墙倒后两年就瓦解，这也是部分原因。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最后所有的骨牌都会倒下去，但首先你要推倒第一块。1989年冬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让我去推倒那第一块骨牌。”

“等一下，你也被牵扯其中了？”丽希感到非常惊奇。

“是的，我也被牵扯其中。但是在我开讲之前，有些事情要先跟你说一下。你必须要明白，摩萨德所做的事情远远不止暗杀。当然了，是有些暗杀任务没错。但组织里还有世上最聪明、最具有前瞻性思维的人，他们的工作就是预测世界大事的发生。而且，他们很少失手。”

瓦莱莉停下来，跨过又一棵倒在地上的树，然后说道：“接着说，我接到一个电话，要求我去当地一家酒店参加一个会议。我跟你讲过，这是标准的作业程序，我之前已经做过很多次了。但这一次，从走进酒店房间的那一刻起，我就感觉到这次会面非比寻常，以往一般都会有六个人，而这次只有一个人，况且我之前从来没见过这个女人。她只告诉我，她是我的任务接头人。我记得当时还问她任务接头

人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个女人从未向我透露过她的名字，也从不回答我的问题——至少从没正面回答过。”

“那，她当时说什么了，妈妈？”

“她说我因为杰出的射击术被组织选中，我使用苏制德拉贡诺夫SVDSN狙击步枪的射击成绩水准堪称专业，再加上出色的俄语，使我成了最合适的人选。”瓦莱莉停了下来。

丽希没有说话，我猜她正分析着她妈妈可能会执行的任务。看得出，她正串联着线索：特定的狙击步枪、对俄语技能的要求、那些训练，她将这些一一嵌入拼图，一步步接近着谜底。因此，当丽希说出正确的推测时，我一点都不惊讶。

“那么，妈妈……你就是传说中1989年维克多·威廉·沃洛达沃斯基暗杀事件的真凶？他是前苏联强硬派的领袖，但死亡的真相却被掩盖了。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有一次预修历史课上我分配到的任务涉及许多关于前苏联的研究内容。当时我发现了一个专门研究他的死因阴谋论的网站，有人说他死于自己人之手，因为他们害怕他逐渐温和的行事作风；甚至有传闻直指前克格勃官员密谋刺杀了他，因此苏联政府才设法掩盖了整个事件的真相。可以说，他就代表了党，但是随着他越来越受到拥护，其他的强硬派开始与他发生纷争，后来杀了他。可现在你居然告诉我这是你做的？这次暗杀无形中为鲍里斯·叶利钦被推举进入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铺平了道路。也正是由于那次暗杀，俄罗斯的民主运动才得以在联邦区域毫无阻力地开展了下去。你逗我的吧？”丽希说。

瓦莱莉停下脚步，回头看着她的女儿。多年来一直萦绕她心头的恐惧，如今真切地攫住了她。我压下了自己的恐惧，为了减轻瓦莱莉的压力，决定大胆地赌上一把。

“别对你妈妈这么严苛。”可我刚开一口，就被丽希打断了。

“你以为我会因为她杀了一个想要继续压迫自己人民的人而对她苛责么？不会的，爸爸。我要听听详情，要事无巨细，别隐瞒任何事，可以吗？”

小路快走到头了，我看了看手机显示的时间和信号，现在是下午5点，手机终于有了一格信号。

“你觉得我们现在在哪儿？”我问道。

“我们在东方公园南端。我们得弄辆车了，从这儿到亚特兰大机场附近的旅店还有差不多15英里（约24公里）。我可以用现金和假身份证去东方公园里的二手车市场买辆便宜的车，或者我们就在这儿等到天黑，然后借辆车用用。”瓦莱莉说。

“你是想说偷一辆车吧？现在你又告诉我你还会偷车？好吧，我赞成偷车。”丽希说。

“如非必要，绝不要去偷。”我说道，“我们去买辆便宜的车，现在不宜再引起过多的注意了。别忘了我们正被全境通缉，联邦调查局还在抓我们呢。”

“我知道，但偷车听起来更带感呀。妈妈，摩萨德教过你偷车吗？”丽希问。

“岂止。”说完，瓦莱莉就继续上路了。

“真的？”丽希若有所思地念叨了一句，接着她又快跑几步追上瓦莱莉问道，“那个接头人，就是旅店房间里的那个女人，还说了什么？”

“她向我简单交代了任务，把旅行证件交给了我，同时还告知了我的行动代号和接头代码。她告诉了我联络方式，并让我在一个小时内做好准备。”

“太笼统了，说详细点。”丽希要求道。

“跟你推测的一样，我的任务是刺杀沃洛达斯基先生。他领导的团体想在前苏联重建前主席戈尔巴乔夫推行经济改革运动之前的社会秩序，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的代号是天蝎，任何没有提到代号的联络都不能相信。这次任务中，我旅行证件上的名字是贝丝·布拉德利，是学习国际工商管理专业的留学生。虽然所有的证件都是假的，但假身份是根据我的实际学业情况编造的，所以对我来说要应对盘诘很容

易。我的接头代码是31261714。而我联系她的方式，就像你爸爸先前在那个商店联系中情局那样。那时候手机通讯技术才刚刚起步，付费电话更可靠一些。”

瓦莱莉走出树林，前面却是条死路。我停在她俩身后朝前望去，除了一间废弃的仓库，什么也没有。

“现在去哪儿？”我问道。

“如果这儿还跟我上次来的时候一样，”瓦莱莉说道，“我们沿着这条土路走差不多一英里，再左拐走半英里，就能到达那条横贯东方公园的主路的南端了。二手车交易市场应该就在那儿，不过我也说了，从那以后已经过去好久了。”

“好久是多久？”丽希一边问，一边跟着她母亲穿出树林上了土路。

“至少二十年。”瓦莱莉答道。

“等一下，”丽希喊了起来，但瓦莱莉没有停下脚步。

“所以我们是在根据二十年前的信息走？什么时候起做事儿都这么不靠谱了？”

“目前也只能如此，”说着，我一手揽住丽希的背包，推着她跟我一起走，“因为不想冒着被跟踪或者伏击的危险，我们把智能手机扔了，所以现在只能骑驴看唱本——边走边瞧了。我只知道，光站在这儿说可没有什么用。”

“要是我们到了那儿，却发现根本没有卖二手车的，也没有旅店呢？到时候该怎么办？”丽希问。

“车到山前必有路。”我说，“这就是在有智能手机、iPad和网络之前的生活；这就是我还是中情局间谍时的生活，那时候，收到的信息不都是准确的，我必须要临时想出对策，适应环境。只得依靠一己之力来解决问题，在各种情况下找出解决的方案。你妈妈在摩萨德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你妈妈在摩萨德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我们在土路和柏油主路的交叉口赶上了瓦莱莉，然后一起左转。

我已经看到东方公园的边界了，离我们还有不到一个街区的距离。

“小镇的规模已经往外扩张过了，看起来前面有个停车场，再走不到半个小时就行了。”

“什么？你们就这么大摇大摆进去，然后再买一辆车？”丽希问道，“我们背着这些背包不会显得很奇怪吗？会不会引来不必要的注意？”

“在其他小镇或许会，但在这儿不会。”瓦莱莉回答道。

“为什么？”

“我之前读过一篇关于佐治亚州徒步旅行路线的文章，里面有一节专门讲了东方公园内的徒步旅行路线。那篇文章还提到，徒步旅行者穿行于小城镇的大街小巷品尝当地美食可谓司空见惯。所以，我不认为我们现在这样能有多显眼。就买车而言，卖家只会盯着在我们手里的现金。”

“那好吧，那……”丽希问道，“什么时候跟我讲讲剩下的故事？”

莉看了一下表：“快下午6点了。咱们先去买车和吃的，然后找一家旅店，到那时我们再坐下来好好聊聊。”

我检查了一下手机信号，现在有三格信号了，但依然没有来电。我抬起头，看到瓦莱莉正在看我，我摇了摇头。

“在这儿等着，我很快回来。”说完，瓦莱莉转身走完最后一百米，到了这个街区的第一家二手车商店。

我把背包丢在草地上，坐在旁边。丽希跟我坐在一起，目送瓦莱莉进了二手车商店那间小小的办公室。我漫无目的地四处张望，目光从那间房子挪开，移到了远处的路上，看到路两旁开着快餐连锁店、小商店和加油站。

突然，我听到有车驶过来的声音，一抬头便看到一辆1990年生产的棕色奥兹莫比尔三角88轿车停在了我们面前。我抓起背包，一跃坐上了后座，而丽希则先我一步，开门坐到了副驾驶座上。

“多少钱？”

“1200美元。我看这车还能用一个月。”瓦莱莉回答，又接着说道，“现在，咱们吃点东西吧。晚饭后我们就开车去亚特兰大机场，在附近找一家旅馆住下。”

说是晚饭，其实就是福来鸡 3 的外卖罢了。倒不是说我们有多喜欢鸡肉三明治快餐，纯粹是眼下没得选而已。我们吃了全麦烤鸡肉三明治，喝了点矿泉水，分吃了一条蛋白质能量棒，每个人还吃了一根从加油站旁水果摊上买来的香蕉。

因为交通拥堵，去亚特兰大机场的耗时比我们计划的要久。等我们到达机场南边的六元汽车旅馆时，丽希已经在前座上睡着了。瓦莱莉在登记窗口给我们一家三口办了入住手续，接着在旅馆里兜着找车位。最后我们没把车停在我们住的121房正前面，而是把它停在了附近。我抓起前座上自己跟丽希的背包一起拿进了房间，瓦莱莉也跟着进了门。我又拐回去，把我们酣睡的女儿抱进房间，安置在了双人床上，瓦莱莉则拿过毛毯盖在丽希身上。我对瓦莱莉做了个“出门”的示意，她跟着我来到了门外。

“韦克菲尔德还是没有消息么？”

“还是没有，不过时间尚早。中情局一直在核对我的联络身份，只是可能比我预期的时间要久一些。我们得商量一下了，要是救兵没来的话，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觉得，有没有中情局都不影响我们的行动计划，我们自己得先理出个头绪。就我们所知，目前这场游戏有五个玩家：今天早上的斯马瑟曼和皮克特、波特、特拉维斯·史密斯和布里格斯·史密斯。不过波特到底是不是联邦调查局的人，还不得而知。史密斯说波特在跟另外一个人合作，这个人是谁我们也不知道。”瓦莱莉说。

“嗯，他还说到，不管波特与其合伙人想要的是什么，他们都认为只要绑架丽希就能如愿以偿。这又意味着什么？”

“波特和他的合伙人想要的东西——无论它是什么——肯定和 INESCO 有关。”

“没错，盯上丽希应该没有别的原因了。这招很聪明。你想想，你爸爸和兄弟们肯定会为了救丽希而放弃公司的。”我说道。

“恩，他们是不会有任何迟疑，但这还是没办法让我们知道波特和他那个神秘合伙人的最终目的。我要登陆INESCO的电脑才能搞清楚这一点。”

“好，如果韦克菲尔德联系我们的话，说不定她可以帮助我们搞清楚那个神秘人是谁，还有他们想要什么。有政府机构分析所有的手机和邮件数据的话，我不信查不出结果来。我打赌，只要有几个关键词，韦克菲尔德就能为我们解开迷惑了。”

瓦莱莉看了看表说道：“8点多了，咱们还是睡觉吧。今天早晨4点就起床了，你先值夜的话，我能一觉睡到12点。”

“正合我意。”我说道，“很抱歉，你的生日泡汤了。”

瓦莱莉转身吻住了我的双唇。

“我爱你。这不是你的错，不需要道歉。等这阵过去，什么时候给我庆生都行。我现在只想保证丽希的安全。”

我抱住莉，回吻着她：“我也爱你。我们会保护好她的。这世上，再也没有别的地方会比我们的怀抱更能保证她的安全了。快睡吧。”

瓦莱莉轻轻关上了房间的门。我走向那辆奥尔兹莫比尔，开门上车。瓦莱莉把车停在了这排房间最顶头的车位上，从这个位置，我不仅能将停车场和旅馆的入口一览无遗，还能看到远处的州际公路，和那座灯火辉煌、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我在驾驶座上坐好，不禁想起当初在中情局受过的值夜训练：光醒着还不够，必须得时刻保持警觉。最好的方法，便是将注意力放在琐碎的事情上。

于是我开始数停车场里的车子，数完车子又数窗子；窗子数完，我开始数那些窗帘后还亮着灯的房间。接着，我开始数起从州际公路驶下来的汽车和机场上起起落落的飞机来。这些全都数完一遍后，我又从停车场上的汽车开始数起，再次把所有东西挨个数了一遍。

当数到第三遍的时候，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我拿出手机，不用

看就知道是谁——因为只有她知道这个手机号码。我的目光跟随着州际公路上行驶的一辆黑色的越野车，接起了电话：“我是格兰杰，身份号码63682416，代号罗伯特·厄尔·达文波特。”

“哎哟，我真是倒了霉了。”电话那头塔米·丹尼尔·韦克菲尔德的声音：“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再听到你的声音。你报了红色 代码——探员遇险。你他妈到底摊上什么事了？”

“真高兴听到你的声音，塔米。不过我在佐治亚州这儿遇到了点小麻烦。”我回答道。

我一直盯着的那辆越野车主转离开了州际公路，沿着高速公路出口通朝三个汽车旅馆开来——我们住的旅馆就在其中。它右转拐进了第一个旅馆的停车场，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我稍微松了口气，接着对韦克菲尔德探员说：“我希望老东家能帮帮我。”

“如果你指望我帮你们一家三口挪掉身上的全境通缉，这个要求可不简单呐，罗恩。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觉得我能帮到你。”

“如果你听我说完，我想你就会知道，实际情况远非表面看起来那般。这里边儿故事多着呢。”

“你总是那么爱多想，这点上还是一点没变。不过在你告诉我一切之前，先回答个问题。”

“问吧。”

“这对我有什么好处？”韦克菲尔德探员问。

听到这个问题，我虽不至于很震惊，但还是有点意外。礼尚往来，人情总是要还的，这一点我并无异议。我没有能回报的，但是我知道她想要什么。

“你决定。”

“成，那么好吧，先听听你的故事，不过有言在先，这次通话会被录音。”

我笑了，这句话真是久违了。

我从头开始，把从今晨那宗非法入室绑架未遂案开始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了她。她静静听着，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问一个问题。根据以前的经验，她这样集中听我讲，是个好兆头。沉默就是表示她相信我。

我快要讲完的时候，刚才那辆黑色越野车又出现在了 my 视线里。它开进了下一家旅馆的停车场，从我前面路过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了它右前方坏掉的保险杠。我往座位下滑了滑，想要藏在方向盘后面。我把双腿伸到副驾驶位，头朝驾驶座这边趴着，隐蔽在方向盘下方。毫无疑问，这辆越野车就是来找我们的。但我不明白他们是怎么找来这儿的。

我讲完今天发生的事，停了一分钟没说话，一直观察着那辆越野车。

韦克菲尔德探员开口应道：“我在市中心的威斯汀酒店。明早10点到这儿，我在2211套房。”她停了一分钟，又接着说道，“能再见到你真好。”

“还有一件事。”我问道，“你有没有在追踪我给你的号码？”

“没有，怎么了？”

“预付费手机能不能被追踪？”

“现在最好赶紧把电池抠掉。”她急急说完，挂断了电话。

我翻过手机，弹出电池，抠掉SIM卡，然后把这堆东西装回了口袋。我刚想打开门，就看到那辆黑色越野车停了下来，我连忙按兵不动。如果我开门，车内顶灯就会亮起，不管谁朝这儿张望，都铁定会注意到。

我得把顶灯关掉，赶在前头回到房间，瓦莱莉和丽希还在里面熟睡。来人要不了多久就能到六元汽车旅馆的停车场了，我必须有所行动。

我躲在到方向盘后，现在我和他们之间就隔着六元汽车旅馆的停

车场和一台除草器，距离也就大概200英尺（约60米）。因为要提防对方使用夜视装备，我不能冒被发现的危险伸手去关顶灯，只能静待时机了。

我听到引擎发动的声音，藏在方向盘后面窥探，刚好看到黑色越野车再次开动了。只见这车沿着隔壁停车场一直开了出去，我赶忙用右手拆掉车内顶灯的塑料盖，卸掉了灯泡，左手再慢慢开了门。我小心翼翼地关上车门，查看了下越野车的位置。我看到它尾灯亮了一下，稍停片刻就接着右转了。那个位置应该暂时看不见我。于是我连忙跑向房间，用钥匙开了锁，转动门把进了屋。姑娘们都醒着，正在往窗外看。

“我们看到你刚才在打电话，韦克菲尔德探员打来的。她会见我们，但我们因此欠了她一个大人情，我猜的如何？”瓦莱莉头也不回地问我，和丽希一起看着窗外。

“没错，亲爱的。我们明早去亚特兰大市中心的威斯汀酒店，到2211套房找她。但是现在当务之急是怎么对付那辆越野车。”我突然想起一件事，于是接着问道，“你们观察我多久了？”

“有十分钟了。”丽希回答道，“那辆越野车刚下高速公路就被妈妈发现了。我倒觉得现在没什么好担心的了，毕竟我们目前只能按兵不动。你把手机电池抠出来了，爸爸？”

“抠出来了。”我回答道，“虽然有点迟了，但总比还装着好。”

“不用手机他们就找不到我们的准确位置，这条街上有上百个房间呢。只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监听我们的手机。”

“我以前觉得预付费手机不能被追踪。”我说道，“现在才知道可以，真怀疑他们有没有听到一切。”

“老爸，你都不看报纸、不读新闻的吗？”丽希问道，“国家安全局的丑闻都被爆出来了。政府追踪民众的手机、智能手机和搜集数据的技术几个月前就被曝光了。过去，特工局根据手机信号塔可以跟踪并定位到目标的大致位置，但是有了智能手机技术后就能更精确地定位和跟踪了。大多数iPhone上的软件都会发射定位脉冲，智能手机、手

机地图或者软件会把这个持续的位置信号发送给卫星，这样就能定位用户的具体位置了，不过我们的手机没这个功能。”

“饶了我吧，我已经退隐江湖多年了，上次执行任务还是2007年的事了。宝贝，这些你要比我懂得多得多啦。”

“原谅你了。越野车里的那些家伙还在用老方法追踪我们，只能得到我们的大概方位，却得不到我们的具体位置，所以他们才会一直在这边兜圈，试图定位我们的具体位置。既然我们都关机了，那他们现在就等于是大海捞针了。追踪我们这种预付费手机的办法只有一种：那就是知道我们的手机号码，但这就意味着你在中情局的联络人出卖了你，要么就是有人在她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得到了号码，又或者，最有可能的是，我们买手机的那家商店把我们的手机号码都给了波特探员。”

我站在门边透过窗帘往外看，边听着丽希对我解释情况。我有个问题刚想开口问丽希，就看见那辆越野车进入了我的视野。我不禁呆住了：他们正径直朝我们开过来。我比了个噤声的手势，示意瓦莱莉和丽希安静。那辆体积庞大的越野车驶过我们房间，继续往前走。我挪动重心，调整了下站姿以便继续观察。那辆车在停车场尽头停下，就停在我们的车前面，离我们有十间房的距离。

我看了看瓦莱莉，她背对着我坐在窗前那张小圆桌旁的椅子上，右手握着一把9毫米口径的格洛克手枪。

我弯腰在丽希耳边低声说道：“快去洗手间，关上门。”丽希顺从地照我说的做了，我则从门那儿移动到了瓦莱莉背后的墙边。从那个角度，我能更好地观察动向。越过瓦莱莉的肩膀，我看到那辆越野车的车门打开了，露出两张熟悉的面孔，心里不禁咯噔了一下：那两人包抄了我们的车。布里格斯探员脸上的白绷带暴露了他，我不禁怀疑自己饶他一命是不是大错特错。

特拉维斯·史密斯打开了副驾驶位的车门，惊奇地看了两眼车里，一定很惊讶为什么车内顶灯没有亮。接着他们拿出手电筒，开始检查起车内情况和顶灯。

我轻轻敲了敲瓦莱莉的肩膀，示意她也去洗手间。我们拿起应急包，迅速摸黑往洗手间走去。直到进了洗手间并关上门，我们才开始说话。

“现在可以肯定了，”我说道，“他们知道我们就在这儿。真不该弄坏顶灯，至少应该把塑料灯盖装回去的。这下他们很可能用联邦调查局的证件来查看房客登记表。”

“没错，”瓦莱莉表示同意，“等到他们发现车子停在一间空屋前面时，他们就会知道咱们的确切位置了。在他们找到我们之前，我们还有十五分钟时间离开这里。”

“抱歉，都是我搞砸了。我真是脑子进水了。”

“不用道歉。”

“好吧，现在怎么办？”丽希问，“我们不能一辈子躲在这个洗手间里吧。”

“我们得马上走。”我说道。

“动手吧。”瓦莱莉说。

我跟在丽希和瓦莱莉身后离开了洗手间，每个人都背上了应急包，往门边摸去。瓦莱莉从“猫眼”里往外看了看，再朝窗帘外张望了下。她右手一直握着格洛克手枪，用左手打开了门。

“没有危险，跟紧我，”说完，她打开门一路狂奔，穿过停车场往旁边的旅馆而去。

我关上门跟了上去，这会儿瓦莱莉和丽希已经越过了除草器。汽车的引擎声响了起来，我不禁脚下一个迟疑，朝声音传来的地方看了看。当我接着看向瓦莱莉和丽希所在的方向时，她们已经蹲到了隔壁旅馆附近的一辆福特皮卡车后面。我卸下背包推到一辆车底下，接着自己也藏了进去。刚躲好，那辆黑色越野车就出现了。

从我的藏身的车底，能看见特拉维斯和布里格斯朝我们刚刚离开的房间走了过去。他们拿钥匙开门进了房间——钥匙肯定是从夜班经理那儿拿到的，房间里的灯亮了大概15秒就灭了，接着史密斯兄弟走

出来关了门。布里格斯·史密斯探员掏出手机，一边通话一边朝我这边走，我能听到他的只言片语。

“我们找到他们了，但是他们不在。车找到了，但是手机信号跟丢了。不，我的意思是，我们找到了他们的藏身之地，但是人已经转移了”

“他们是怎么从我们眼皮子底下跑掉的？”

“明白，长官。”

“他想让我们回报情况，再等进一步的指示。”布里格斯对特拉维斯说道，末了又补了一句，“要是再让我逮到那个老家伙，我一定要宰了他。就因为在格兰杰家的事，波特一直抓住我的小辫子不放。”

“嘿，你可确实是被一个46岁的老头子揍趴了呀，”特拉维斯大笑着说道，上了越野车的驾驶座。

“好吧，对了，波特的搭档正在调查那家伙的档案。敢和我赌吗？要是那家伙告诉我的事都是真的怎么办？”布里格斯·史密斯问道。

“赌什么都成。那家伙可都46岁了。”特拉维斯说着关上了车门。车开走了。

当越野车掉了个头，车头灯的灯光扫过我藏身的位置时，我真恨不能陷进地里，好藏得更隐蔽些。等听不到越野车的发动机声了，我便爬了出来，拽出了背包。

这时，丽希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要搭把手吗？”

我站起身，看到我女儿正坐在方才她和瓦莱莉藏身的那辆福特皮卡车的副驾驶位上，冲我微笑着。

“可别告诉我……”我说道。

“爸爸，妈妈只用了3分40秒就偷到了这辆车。我们还把旁边那辆车的牌照换过来了。”丽希兴奋地说道，“酷不酷？”

“酷什么呀，只是迫不得已罢了。”我听到瓦莱莉在驾驶座上说道，“我可不想再把事情搞得更大了。还不走，罗恩？”

“来了。”说完我打开后门，爬上了后座。

¹ 在英国统治巴勒斯坦时期进行地下活动的犹太复国主义右翼组织。

² 大卫王酒店爆炸案发生于1946年7月22日，是伊尔贡针对英治巴勒斯坦政府发动的恐怖袭击。

第五章

“韦克菲尔德为何会在亚特兰大？你有没有问问她？你觉得她要什么回报？”瓦莱莉一边问我，一边好似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慢慢加速，开车穿过停车场。

“不知道，”我应道，“我还没机会问她。比起这个，眼下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史密斯兄弟和波特轻而易举就找到了我们，怎么做到的？”

“我说过我的看法了，爸爸：要么就是你在中情局的联络员出卖了你，要么就是他们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拿到了号码。”

“塔米绝不会出卖我们，丽希。”我说道，“他们从我们买电话的地方拿到号码的可能性更大。”

“有道理，爸爸。他们很可能查看了地图，把我们可能的去向猜了八九不离十。他们搜查了店铺，得到了咱们的消息。”丽希说，“你说那位女士深得你的信任，而且对你十分了解。她有什么理由出卖你呢？我认为这说不通。”

我已经在提前考虑接下来的事情了。

“我们怎么才能顶着全境通缉，开车进入亚特兰大这样的大城市，然后去酒店和韦克菲尔德会面呢？我觉得我们办不到。可能一个人单独行动还行，但三个人一起绝无可能。”

“没事的。”瓦莱莉说。

我细细聆听着瓦莱莉的计划，像往常一样在心中啧啧称奇。她言语之间洋溢着的极度自信感染了我，让我相信我们没什么可担心的。

“我们的计划就是，”她继续道，“首先驱车进城，把卡车停在靠近旅店的地方。接着我们只要下车步行到酒店大堂就行了，钻进电梯，就像我们是住在酒店里的客人一样。”

我希望一切会像说的那么简单——瓦莱莉认为一切就是这么简单，如果跟她以前的行动相比，这确实没什么难度。最重要的是，我信任她。

机场的灯光已被远远地抛到了身后，我趟在椅子上找了一个舒服的姿势。我能看到汽车仪表盘上的时钟——已经快凌晨2点了，距离事情发生到现在不过24个小时。

丽希打破了短暂的寂静，向她母亲问道：“能跟我说说1989年冬天在俄罗斯的那个任务吗？”

“当然可以，我们现在还有些时间，”瓦莱莉开始讲道，“我之前告诉你，我和联络人接了头，并被告知一小时后就要出发了。”

“恩，我记得。然后呢？”

“我抵达列宁格勒时正在下雪，天寒地冻的。我在机场跟对方接头以后便驱车前往市中心的安全屋。他们的人在那里给我简单介绍了一下最新的情报报告，会后我睡了将近三小时，然后又跟他们共进了晚餐，最后步行前往几个街区外的里纳尔迪酒店。他们在那里用我的假证件预订了一个房间，我的团队已经把钥匙给我了。一进屋，我就检查了壁橱，找到了一顶红色假发和一套克格勃官员的制服。我换上制服，戴上假发，从后门离开了酒店。我穿过两个街区，卡在20点45分从前门进了布洛辛娜大街31号。我还记得，当时前厅聚集着一群年轻人，他们抽着烟，分一瓶伏特加喝。我用俄语告诫他们别瞎逛后就走开了，必须要有人见过我，这是计划的一部分，而那群家伙是完美的目击者。我想他们一定对我印象深刻：一名红头发的克格勃女性官员进了这栋大楼。他们用俄语对我发了通牢骚，但还是走开了。

“那些人一走开，我就两步并作一步飞快上了楼。鞋跟敲击在金属台阶上，发出阵阵回响，那声音简直能把死人吵醒。当我找到通往屋顶的门时，发现它跟开会时描述的一样，是敞开的。我走上屋顶，风掀起了我身上沉重的羊毛大衣。从这里我能看到31号大楼屋顶中央那个葱头似的玻璃穹顶，它正对着岳毕妮音乐大厅的前门。我穿过屋顶进到穹顶里面，找到了早已准备好的德拉贡诺夫SVDSN型狙击步枪和双肩背包。”

“步枪架在一条长凳上，透过穹顶上一扇没装玻璃的窗子瞄准了音乐厅前门。我检查了一下背包里的东西，拿出了替换的衣服。按照计划，我要留下一颗制服上的徽章钮扣，将整个暗杀事件嫁祸给克格勃。有这个证据和大厅里那群目击者就够了。”

“真高明。”丽希感叹道。

“于是，我褪下羊毛外套，随意扯了一颗钮扣丢到地上，然后把外套叠好放在地上、垫在膝盖下，权当护膝。我仔细检查了一下武器，确保它没有装弹，枪管也没有堵塞。300米的距离不算困难，却有挑战性——这正是我苦练数月的距离。不过同时，我也得从瞄准镜的视界范围中找个参照物来辅助测量风力，于是我观察了音乐厅顶上那些随风翻腾的旗子几秒钟。当时风力处于最小状态，所以我只在瞄准镜上转了一格来校准瞄准镜的准心，将风力对子弹的影响计算了进去。现在一切就绪，俄制7N1型狙击弹已经上膛，随时准备开火。”

说到这儿，瓦莱莉停了下来。从泰克伍德大道出口驶离75号州际公路后，她取道第十大街后再度右转驶上春天大街。春天大街向南延伸过四个街区与北方大道交接，她在那儿右转，而后掠过州际公路，左拐进了一家凯富酒店的停车场。

“我马上回来，”说完，她把车停在了酒店登记窗口前。

我坐在后座上看着她走近玻璃窗，用现金预付了房费，这是今天晚上我们定下的第二个房间了。

她打开卡车门，丢给我一张房卡：“走吧，房间就在附近。从这里走过去就行了。”

确实很近，房间就在一楼，正对着办公室后面。我打开房间，刚打算问要不要值夜，丽希就抢先开了口。

“把故事说完吧，妈妈？”

我丢下包，倒在其中一张小双人床上。

瓦莱莉把她的包丢在一旁的小桌上，然后走进浴室去洗手洗脸。我注意到她一边伸手去够毛巾，一边看了下手表。

“瞧，现在已经过了凌晨3点了。我们得在六个小时内起身赶路。先睡一会儿吧。”

“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听完故事，我就去睡。”

“好吧，”瓦莱莉屈服了，接着刚才的故事继续讲道，“到那个时候，就是要等了。我脱下克格勃的制服，换上了背包里的美国学生常穿的行头：盖尔斯牛仔裤、运动衫、锐步球鞋和厚重的牛仔夹克衫。最后，我从背包里拿出了我特别要求的引爆装置。那天早些时候的会面中，我担心单发射击会暴露我的位置，让我没有足够时间逃脱，因此我要求在邻近音乐厅，距离狙击隐藏点150米的地方，安置一辆装满轻型炸药的汽车。车在我瞄准线微微偏北的方向，也就是说我只能用右手射击，而且要用左手起爆远处的炸药。

“我把制服连同假发一起塞进背包，完成了撤退的准备工作。就在此时，手表的报时器响了。我在步枪后就位，透过瞄准镜看到沃洛达斯基正要离开。他开始往外走，就在那儿，大大的轮廓映在瞄准镜里。”

我听到丽希倒吸一口气，却没有打岔。

“这一枪开得干净利落。我还记得当时一直在告诫自己要调节呼吸，然后同时扣下扳机和枪式握把，触发了汽车炸弹。我看着目标被爆头，空中喷出了一缕红色的血雾。

“我的上帝啊！”丽希大喊起来，苍白的声音在静谧的深夜里清晰可闻。

“他死了。我沿着原路离开屋顶，但从后门离开了大楼。我背着背包，穿过布洛辛娜大街楼房后面的院子，朝兹韦林斯卡娅5号的后门走去。我穿过那栋空房子中，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大门走了出去。我穿过马路回到里纳尔迪酒店，走楼梯上了三楼。我找到通向焚化间的垃圾道，把背包连同里面的东西一起丢进了斜道。情报显示这条垃圾道直接连到焚化装置。但我还是有点担心，因为我没法亲自去核实，但我只能相信情报报告了。我回到房间，从壁橱里拿出那只小旅行包，把身上穿的衣服塞了进去。我洗了洗脸和手，换回了自己的衣服。我

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待第二天早上离开列宁格勒去莫斯科的航班，然后去柏林，两天之内我就能回到美国了。”

“天哪，”丽希发出惊呼，“那些都是你做的？老兄，你血管里流的是冷水吧，也太冷血了！当年20岁的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啊？太疯狂了吧！”丽希一边念叨着，一边走进浴室，顺手带上了门。

“好吧，这个故事够她玩味一会儿了。”我说。

两分钟后，丽希出来准备去睡觉。

“你没事吧？”莉问道。

“我很好。我真的只是太累了，兴奋又恐惧。脑袋都乱了……这是我想做的那种事，可是……我不知道。我们明天再说这个吧，”丽希说完甜甜地补了一句，“晚安，爸爸妈妈。”

现在是6月22日，星期六，早晨8点30分，也是我妻子的生日。我把熟睡的她和女儿留在酒店房间里，穿过州际公路上的天桥，沿着人行道信步闲逛回了北方大街和春天大街的路口。那里的加油站不仅提供加油服务，还是个唐恩都乐甜甜圈店。我打算给瓦莱莉买一个生日甜甜圈，带回屋给她个惊喜。不过我没睡饱，先买了一大杯黑咖啡，坐在长桌旁的高脚凳上歇了会儿。

这个位子正对着停车场，我坐在那里一边注视着当地人吃着甜甜圈、花上十几二十分钟加油，一边等着咖啡因让我振奋起来。

我看到红绿灯那儿有一个交通监控摄像头，街对面的瓦西堤餐厅正对着的几个街角上还装着不下两个摄像头。什么都逃不过空中的这些眼睛。我怀疑正是由于某个摄像探头拍到了我们一家三口的身影，波特才追了上来。我依稀想起昨天在福来鸡似乎见过一个摄像头，而且这一路上也遇到过几个红外摄像头。如果波特和他的团队搜索亚特兰大地区所有的摄像头，他们一定会找到我们的。我们无处可藏。

早晨9点，我另外要了杯咖啡，买了几瓶水、一些水果和酸奶，还有一个洒满糖碎的甜甜圈。我一手提着食物，一手提着饮料，折回酒店。我正兀自和那张房卡较劲，房门开了。

丽希嘟囔着“好香啊！早餐！我都饿扁了！”，一把抓过我叼在嘴里的袋子。

“甜甜圈是买给妈妈庆生的，别吃。”我在她身后叫道，转身去关门，“但愿你们都睡了个好觉，因为接下来会是很漫长的一天。”

丽希面朝浴室门拿着甜甜圈，我立刻心领神会地抓起买给莉的咖啡站在丽希身后等着。浴室门开了，我们开始唱生日歌：“祝你生日快乐……”

瓦莱莉从我手中接过咖啡，睡眼惺忪地微笑着说：“谢谢你们，谢谢你的甜甜圈……特别是上面的糖碎。”

“不用谢。我们得考虑前去会面的事情了。刚才我走过州际公路时，发现路上都堵死了。”

“今天不是星期六吗？”丽希问道。

“是啊，四条往南的车道都陷入瘫痪状态了。”

“很抱歉，伙计们。”莉边啃甜甜圈边说，“我可不想这么庆祝生日，咱们能迟些时候重新来过吗？”

“好主意！”丽希附和道，“等这些事完了，咱们办一个派对。”

“就这么办，”我表示赞成，“但交通问题怎么办？”

“那不成问题，我知道如何避开州际公路去威斯汀酒店，这也是我选这家酒店的原因。”瓦莱莉说道，“罗恩，你来开车，我告诉你怎么走。”

我当先走出屋子，钻进车里。她们不如往常那么雷厉风行，但等一下就会好了——丽希只要吃点东西就能活蹦乱跳，而瓦莱莉则只要来点咖啡就行。我打上火，卡车低吼着发动了起来。

“走哪边，寿星？”

“从左边出停车场。”

我们提前十五分钟到了威斯汀酒店，但瓦莱莉说时间刚刚好。为

防止别人看见，我没让酒店服务生帮我泊车，而是在离酒店一个街区外的威廉姆斯大街上找了一个自助停车场。

“好了，这是最近的停车场了。”我说，“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瓦莱莉和丽希异口同声说道。这句十分普通的话，现在于我听来就犹如音乐一般动听。

我们抓起包，踏着悠闲的步子走向一个街区之隔的酒店。路上，我时刻留心人与我们擦身而过的那些人，没人注意到我们。如莉所说的那样，他们都是沉迷于手机的“低头一族”。酒店的门童是唯一和我有眼神接触的人，但看样子他并没认出我们。穿过大堂，我们走到接待桌附近，这儿有一排内线电话，我拎起其中一个听筒，摁下了2-2-1-1。电话只响了一声，一个陌生的女声接起了电话。

“我们从监控里看到你们了。去电梯那儿，找一个没人的，我们会让它运行。”那个女人指示道，然后挂断了电话。

我把听筒放了回去：“女士们，跟我来。”

我带着妻女穿过大堂，找到了酒店的客用电梯，一台电梯已经敞开门候着我们了。进去后，电梯门随即合上，只见嵌板上数字“22”的按钮亮了起来，载着我们缓缓上升。

“他们正通过摄像机看着我们，控制电梯的也是他们。”我说，“塔米已经投入了技术时代的怀抱。”

“真是太酷了，对不对？”丽希问道。

“恩，我想是的。”我答道。

“在我听到她想要什么回报之前，我持保留意见。”瓦莱莉刚说完，电梯门就开了。

一位年轻迷人的金发女郎已经等在电梯门外了，她穿着黑色西裤和白色绸缎衬衫，脖子上戴着一条金项链。探员是禁止佩戴任何首饰的，难道是中情局的规矩变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珠宝首饰太过于个性化，没哪个现场探员会戴项链，除非她不是探员。这女孩的金链上还吊着一个像是某种小奖章的东西——要么中情局的规矩变了，要

么她并不是现场探员。

“请跟我来。”

她领我们走了一小段路到了2211房间，打开门，但没跟着我们进去。

2211房间不像间客房，倒更像是个据点。现在，这里除了我们外再无别人。长沙发、桌子和椅子被安置成了几个不同的起居区域，屋子每个方向的连通门都留了一条缝。我走到窗前，俯瞰奥林匹克广场、菲利普斯球场和佐治亚巨蛋。

右侧的连通门打开了，我转过身，看见了韦克菲尔德，她样子没怎么变——依然十分苗条，锦缎般的金色长发闪耀着银灰色的光泽。她脚上穿着一双平底鞋，就算没穿高跟鞋，她也有6英尺高（约182厘米）。

“你好，罗恩。”她走进来说道，朝我们走来时一根手指一直在摸着右耳，“你好，瓦莱莉……丽希……我是特工塔米·丹尼尔·韦克菲尔德。叫我韦克菲尔德就好。很高兴能见到那位把罗恩从中情局‘拐’走的女性，还有他美丽的女儿，”说完，便跟她们一一握手。

“我也很高兴能见到你。”丽希寒暄完就开始发问，“你能告诉我一些关于我爸爸的事吗？我想知道他在中情局工作时的所有事情。”

瓦莱莉边握手边说道，“眼下，我们只想知道，你帮我们的代价是什么？”

我看到韦克菲尔德突然露出了她的招牌笑容，然后才回答。

“小姑娘，”韦克菲尔德先对丽希说道，“有些事我能说，有些事不能，我能说的很可能你都已经知道了”，韦克菲尔德接着对瓦莱莉说道，“明人不说暗话，我喜欢。你果然名不虚传。”然后她对二人说：“如果可以的话，我稍后再回答你们的问题。在谈谈你们的处境之前，我还是先解释一下为何我会在亚特兰大吧。我相信你们很想知道其中原因。”

“的确。”瓦莱莉说道，她在一张长沙发上坐了下来。

丽希坐到了她妈妈旁边，只有我还站着。韦克菲尔德没有管我，坐在瓦莱莉和丽希对面的长沙发上。开口之前，她又摸了摸右耳。

“我和一支小分队驻扎在亚特兰大，我身后的房间里，就有三位技术探员在操作电脑，”她朝方才进来的门比划了一下，然后又指了指另一扇连通门，“另一个房间里有三名战术探员和侦查员随时待命。当然了，我还没解释为什么我会在这儿。我在这里是因为你们的公司，瓦莱莉，我在这里是因为INESCO。”

“INESCO有什么值得中情局关注的？据我所知，中情局是禁止在美国国土上执行任务的。”瓦莱莉冷静地问道。

“你了解自己公司的业务，瓦莱莉，你很清楚你们是干什么的。一旦政府和INESCO这样的对象扯上关系，通常就可能会出现间谍活动。我们听到了一些流言，是关于你们公司承接政府某个待定项目的。你、你们公司以及国防部都签过安全协议，应该没人会知道这个项目的存在。你说的不错，中情局禁止在美国本土开展牵涉利益的行为，但就此案而言，这条界限已经模糊到可以忽略不计了。”

“你说的流言指的是什么？”丽希问。

韦克菲尔德的唇间溢出一丝轻笑，回答道：“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我们收集及散布手机数据、通话记录、短信和电子邮件的能力。”

“我以为国家安全局才管这个。”丽希答道。

韦克菲尔德神秘地小声笑了笑：“国家安全局收集元数据，这些数据由电话呼叫的号码和每次通话持续的时间组成。因为斯诺登事件的发生，我们知道自己的数据收集技术即将暴露。国家安全局不过是替死鬼，以保全余下那些进行数据收集的情报机构。当国家安全局炮制新闻、吸引注意力时，我们其他人则继续干活，说白了，干的就是国家安全局正在遭控告的那些活。这次会面后，你们绝对不敢再用手机了。”

韦克菲尔德顿了顿，她身后的门按照她的指示打开了。另一名探员走进了房间，这个男人身高5尺10寸（约178厘米），体重180磅（约81公斤），有着一头暗红色的头发，身穿黑色西装和一件白色衬

衫。

“这位是高级外勤探员托马斯·穆尔，刚从行为解析那边调过来。此前他是多机构特遣行动组的一员，负责打击全球范围内的贩卖人口问题。我们在亚特兰大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他正是这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现在他给你们三个的是一份国家保密协议。很抱歉，但这是规矩。”

穆尔探员给了我们每个人一纸文件。他脸上那一抹让我琢磨不透的浅笑使得我对这家伙持保留意见。

“这份协议上说，如果你们有谁把这里谈论的事情泄露给房间外的任何一人，就会‘人间蒸发’，在中情局的‘黑点’¹里了尽残生，永远不见天日。请签字吧，否则这次会面到此为止。”

韦克菲尔德微笑着说完了这段话。她脸上的表情连政客看了都会对之自叹不如。

穆尔探员第一次开了口。

“你们可以叫我汤姆，笔在这儿。签好以后，请把文件放在桌上。”

然后他转过身，循着来路离开了房间。

我走过去，看都没看就在文件上签了字。我想知道韦克菲尔德到底知道些什么。只有签署了保密协议，她才会告诉我们。我注意到瓦莱莉和丽希都在飞快地读着文件，她们在签字前用几秒钟通读了整页纸。

“很好，”韦克菲尔德把文件收好，说道，“多谢海涵。现在我们继续，我刚才说到哪儿？”

“你正说道：不止国家安全局，每个机构都多少拥有访问手机和电子邮件数据的能力。”丽希提醒她。

“谢谢，丽希。对，上个月，他们在进行数据挖掘时，注意到了INESCO。瓦莱莉，这几个关键词都被发现跟你们公司同时搜索：出售、竞标和几百万。”

韦克菲尔德起身走向迷你吧，打开小冰箱拿出一瓶水，扭开盖子啜了一口，然后坐回到位置上继续说道：

“别客气，不要拘谨。瞧，”她又停下啜了一口水，盖好瓶盖，把瓶子放在桌上，说道，“公众不明白的是，那些数据并非是以对话形式分流到我们这儿的。无论如何，至少目前还做不到。也不能这么说，只有当我们跟踪一个具体的邮件地址或者电话号码时才能行得通。以我和罗恩昨晚那次通话为例，我怀疑由于被全境通缉，任何他使用的号码都会被追踪。所以为了保护通话内容，我扰乱了传输。如果有人监听我们的通话，那他们只能听到静电干扰。而我们在搜索数据时并没有收到静电干扰，却发现所有的通话不是都搅和在一起，就是内容胡子连着辫子，就像一句不分段的长句子。跟得上我的话吗？”韦克菲尔德说道。

我抢在丽希开口之前回答道：“是的，请继续。”看得出来，丽希想了很多，而且有一堆问题要问韦克菲尔德。

“现在，在这桩INESCO的案子里，”韦克菲尔德再度说道，“数据搜索并没有如我们预想的那么卓有成效。我们无法确认对话中每个人说的内容。然而我们十分确定，有人想在本周日中午前出售某件INESCO的产品。”

我听到瓦莱莉倒吸了一口气，虽然没其他人听到她发出的声响。

韦克菲尔德站起身，示意我们跟她走。

我们跟在她后面进了其中一个房间。有三名探员坐在电脑终端前：之前和我们在电梯处碰头的女探员，探员穆尔，还有一个看起来只有十几岁的大男孩正飞速敲打着键盘。

“你们已经见过穆尔探员了。他不仅是我最顶尖的技术分析员，也是一个老资格的外勤探员。这位年轻的小伙子，”韦克菲尔德指着那个大男孩，“是个新人，刚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他叫扎卡里·泰勒。没错，他虽然看起来很小，但关键他技术娴熟。”韦克菲尔德现在指向那个身着白色衬衫的女人，在电梯那儿招呼我们的就是她，她正胡乱拨弄着挂在项链上的那个东西——我想，这是她另一个坏习

惯。

韦克菲尔德说，“这位是高级技术顾问朱莉娅·桑兹，她是这支队伍的领队。这三位自从周一我们接到电话开始，就和我一起待在亚特兰大了。”

韦克菲尔德转身离开房间，我们紧随其后，我关上了身后的门。她穿过小房间，朝另一间房间走去。

“中情局为什么会介入呢？”丽希边走边问，“为何国情局 2 不管呢？”

“问得好，”韦克菲尔德停下脚步，转身面对我们，回答了丽希的问题。“是个人都知道，庞大的数据分析对任何一个机构都会造成极大的负担。认清这一事实只是促进A.D.D.T.，也就是可操作数据部署小组发展进程中诸多进程中的第一步。在这个套间里的人，都是我团队的一分子，”韦克菲尔德说道，继续穿过屋子，打开门向我们展示她的第二个三人小组。

“这三人是现场调查员。当朱莉娅的小组遇到有必要做深入调查的信息时，这些家伙就会去走街串巷地调查。小组的领队是赖恩。”韦克菲尔德说道。

一个留着寸头、穿着亮白色衬衫和黑色西装的矮小粗壮、的金发男人，朝我们摇了摇手指。

韦克菲尔德继续介绍道，“打电话人是弗兰克斯，另一个人是霍奇斯。这些孩子在外出调查时，会用联邦调查局的身份作为掩护。”

韦克菲尔德说完，关上了门。

“他们三个代表了‘可操作数据小组’中‘操作’的部分。在你提问前我想说，没错，我认为昨天你家发生的事和涉及INESCO的那些数据间有直接的联系，”韦克菲尔德说着靠回到了沙发上。

“我猜你和你的团队已经确定了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而且已经有证据了。”瓦莱莉说。

瓦莱莉正说着，朱莉娅房间的门打开了。朱莉娅·桑兹顾问带着一

块巨大的白板出现在门口，她把白板支在地板上，就搁在我站的那扇落地窗附近，然后站在书写板旁，像在等待进一步的指示。

“他们怎么做到的？他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带着你要的东西进房间，韦克菲尔德探员？”丽希问道。

韦克菲尔德用右手食指碰了碰右耳，说道，“是耳机。他们正在听我们说话。”

“哦，”丽希说道，“太酷了。”

“是的，很酷吧？”韦克菲尔德赞同道，“瓦莱莉，现在就给你讲讲我们是怎么把各方面联系起来的。朱莉娅，解释一下你们在做什么吧。”

朱莉娅清了清嗓子，开始解释起来。

“白板顶上写着的是昨天闯入你家的两个人的名字——詹姆斯·斯马瑟曼和丹尼尔·皮克特。在他们的名字下面，我列出了他们的来历。列在斯马瑟曼名字下的第一项就是他在一个月前刚从亚特兰大联邦监狱获释。然后，我把他们俩联系了起来，”朱莉娅指着连接斯马瑟曼和皮克特名字的灰绿色圆圈及直线说，“（皮克特）两年前在富尔顿郡立监狱服刑，而且你也看到，他们当了16个月‘室友’。”

我没再听下去，朱莉娅只是在重复那些我们在没有窃听数据库支持的情况下已经推断出的事实。我注意到，她越讲到板子下边的部分，那根金链子上的奖章从她衬衫里滑出来的次数就越多。

“你脖子上挂的是什么？”我问道。

“什么？”朱莉娅被我这个跑题的问题弄得一怔，丽希和韦克菲尔德也一样，但我看到瓦莱莉也注意到了朱莉娅脖子上挂的那个奇形怪状的吊坠。

“哦，”朱莉娅回过神来，意识到我问的是什麼，把那个吊坠塞回衬衫里。“这是我苹果键盘命令键上的符号。”

“真有趣。”我评价道，“看起来跟块椒盐脆饼似的。”

朱莉娅笑了，左手食指和拇指捏住衬衫下面的吊坠，“那其实是这

个符号拥有的诸多名字之一。它也被称作元键，特殊键和快捷键。它代表了我从事的工作。”

我刚想说些别的，丽希突然发出一声充斥整个房间的惊叫。

“我的上帝啊，你的人认为INESCO里有个内奸。”

我瞧了瞧书写板，扫视着信息直到读到了那条让我女儿惊呼的信息。那条信息写在靠近这块5英尺高白板底部地方。

INESCO有个内奸。

“是的，我们是这么想的。”韦克菲尔德说道。

“但你们并不知道是谁？”瓦莱莉读完白板上的内容后说道。

“是的，我们不知道ta的身份，但内奸绝对存在的，否则这一切推论都无法成立了。”韦克菲尔德起身走到白板前，抢在朱莉娅前岔开了话题，“先从我们确定的事情说起吧。我们知道那两个试图绑架你女儿的人的身份。事实之一，他们共度了16个月的铁窗生涯。事实之二，他们拥有精密的盗窃工具。事实之三，他们持有未登记序列号的武器。事实之四，他们有张标示着你女儿房间位置、细节详尽的地图。事实之五，他们其中一个在此之前曾就职于INESCO。”

说完，韦克菲尔德走回自己的位子坐下。这时，我才开了口。

“之前的联系，结合我告诉你的丽希从波特探员那儿听到的那些话，再加上我从布里格斯·史密斯处撬出的信息，这些都证明你们的数据挖掘已经直指INESCO了。”

丽希打断了我。

“如果那两个家伙不认识我们，那就是有其他人把我们的事告诉了他们。我现在明白了。分开来看，这些数据说明不了什么，但集中起来看的话，就会发现事情幕后的人非常了解我们——而要了解我们家，就得有个内应。”

“而这两个家伙，斯马瑟曼和皮克特，”瓦莱莉说，“他们对我们一无所知。在帕克城的时候，我告诉联邦调查局的波特探员皮克特在

INESCO工作，但他只是橡胶科的一个基层的合成工。皮克特不可能知道INESCO的研发进程，更不会知晓我们家族的产品——无论产品新旧。所以你的结论，韦克菲尔德特工，就是INESCO中另有其人牵涉其中。但那个人是谁？”瓦莱莉转身向我问道：“这个内奸是布里格斯·史密斯告诉你的那个神秘搭档吗，罗恩？还是另有其人？”

“在我们开始追踪那个神秘搭档的轨迹之前，”韦克菲尔德打断道，“我们来谈谈你在派克城遇到的联邦调查局探员：波特、布里格斯·史密斯和特拉维斯·史密斯。在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档案里并没有这几个人的记录。”

“那两个史密斯是假货我一点都不吃惊，但我确信波特的身份是真的。”瓦莱莉说道。

“我也是，”我说，“我觉得那两个史密斯是前陆军游骑兵，但我认为波特是正儿八经的联邦调查局人员。”

“特拉维斯和布里格斯·史密斯都不是联邦调查局成员。”韦克菲尔德说道，“但撇开罗恩的直觉，我们倒是发现了一些东西。布里格斯·史密斯是前任陆军游骑兵。他在去年五月光荣复员，但我们没有找到他在2012年5月之后的任何记录。另外一个没有记录的人自称为特拉维斯。就像波特一样，那个叫特拉维斯的人并不存在于任何地方的任何数据库中。穆尔探员在昨晚我和罗恩的对话后动用了个人搜查权限，而什么都没发现。”韦克菲尔德说。

我们都沉默了片刻，然后塔米微微一笑，她这个人真是千金难买一笑。

“我们需要休息一下，我敢说你们都饿得厉害。我点了餐，吃饭的时候，我可以回答一些关于你父亲的问题，丽希。”

而在她转身离开屋子时，她直接同瓦莱莉说道。

“我也没忘记你的问题，亲爱的。会面结束前，我会给你个答复的。”

午餐是客房服务提供的三明治和色拉。虽然不好吃，可好歹也算

一餐，而且我们都饿了，也便都吃起来了。我思索着今晨韦克菲尔德那通表现背后的意图。她和我女儿玩了一个小小的智力游戏。很久之前，我也曾是那样的一个人：急切地想要回答她的问题，为她串联起点点线索，提示她谈话中哪里要作打断，只是到后来我才发现，这是韦克菲尔德评判人的方式。我想知道，现在这又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希望她别跟瓦莱莉说，带走丽希，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就是帮助我们的代价，瓦莱莉会杀了她的。

丽希第一个打破沉寂：“好吧，你能告诉我关于我父亲和他在中情局期间的事情吗？”

这一次，韦克菲尔德没有刻意隐藏脸上漫过的微笑。看得出，我这老朋友很喜欢她在丽希身上看到的一些特质。这让我紧张，但我尽量必须保持镇定。

“好吧，让我想想。有些事情我不能说，就算没签署过那种保密协议我也不能说。”韦克菲尔德身后的门开了，她转头去看这不速之客到底是谁。

“什么事，汤姆？”

穆尔探员回答道：“额，我听到你们又开始说话，以为会议又重新开始了。您指示过，今天下午需要我介入。”

“不不，我们只是在闲谈。不过，一块儿聊吧。”韦克菲尔德说道，“你也许会喜欢的。”

长沙发的另一头，在韦克菲尔德的对面，有几把椅子，穆尔探员找了一把坐下。他落座时低下头，试图掩盖眼睛的动作，但我看得出他正密切地打量着我们每一个人。午餐吃完了，决定重新回到我之前在窗边的站位。只有能够看到整个房间，我才能更加安心些。我和瓦莱莉目光相接，用眼神交流着。她向穆尔的方向瞥了一眼，又朝我微微转了转头，暗示她认为他就是那个神秘人。我倒是持相反意见，遇到穆尔后不久，我就觉得不会是他，直觉告诉我他不是。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我的感觉，但无论如何我都这么觉得。

“你们的人为什么会在酒店里？”丽希突然问道，“你们为什么不在

一些没人住的老楼，或者中情局在城市某处暗桩呢？”

韦克菲尔德大笑起来。

“因为这不是电影，我们也不是在演电视。我们的设备要用电啊，而且我们要上网和数据存储设施，在一栋没有电的空楼里我们可做不到这些。中情局在全国有很多暗桩，比如说一些办公室和地堡，我们不会保持所有的暗桩运行。执行外勤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融入周围环境。这家酒店就能满足我们的要求，也比较方便省钱。这儿有电可用，我们用它们的电话和电缆线路存取信息——只要运行一个基本的加密程序或者稍稍加强一下信号就行了。我们只是一个在一间酒店的中型套房内办公的小公司。”

“好吧，有道理，但客房服务怎么办？你知道的，就是那些负责打扫的服务员？”

“我们是以国外要员的身份登记入住的。我们对他们解释说，我们国家的风俗是，我们入住期间，不容许陌生人出入。”

“这么简单？你们只是这么说说就没人来打扰了？”

“是的。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每天都有人提各种要求，没什么奇怪的。”

我听着谈话内容，但主要精力却放在仔细观察穆尔探员上。我想他也许就快露出马脚了，但我不得不承认，他并没引起我的警觉——也许我的直觉错了。我把这个念头丢在一边朝窗外瞧去，从窗户的倒影中我看到了有意思的事情：我发现穆尔盯着我的背。而在我面朝屋里时，他完全回避和我目光接触。或许我并不是无中生有。

“满意了么，亲爱的？”我听到韦克菲尔德问丽希。

“嘿，事实如此嘛，是吧？所以快说说我爸爸的事。”

我从窗子的倒影里看到韦克菲尔德朝我这边歪了下头，说，“我曾反对把你父亲招募进局里。”

“什么？为什么？”丽希问道。

“1996年，我负责在中情局的‘农场’³训练新人。我们管位于弗吉

尼亚州威廉姆斯堡的训练场叫‘农场’。人们以为我们的训练总部在兰利，但并非如此。我知道我看起来比你父亲要老，但我们是同龄人。他被招募进来的时候，我认为他超龄了。加入我们的新人绝大多数都是二十出头或者二十四五的年纪，你父亲快要三十了。所以我千方百计，想让他放弃这份聘任邀请。换句话说，我想让他退出。”

“现在看来你没成功。”丽希说。

“是的，”韦克菲尔德说，“没有。”

“发生了什么？”

“我告诉你父亲我会证明他太老了。”

韦克菲尔德停顿了一下。我看着她，知道接下来要讲的事对她来说也不容易，但她只是犹豫了一下就继续开始讲了。

“你父亲是由他的指挥官从陆军推荐进中情局的。格兰杰的指挥官说他‘潜力无限’。你可能知道，在商业和国际金融机构里，大多数新人都会有多个大学学位，他来机构时也是如此。他是1996年那个班中最年长的一个，比其他人大了六岁。那时我刚接任管理所有‘农场’里的新人，一古脑儿只想着自己。我不想因为哪个新人让我脸上无光。所以我说的很清楚，你父亲对此也心知肚明，训练就这么开始了。”

“格兰杰射击不错，在一群人中数得上号，但他也不是最好的。他以平均线以上的成绩通过所有体力和智力测试，而我也记得我很讨厌看到他总拿第一。事实上，他在这些测试中的成绩领跑全班。现在回过头来想想，我应该完全接纳你父亲才对。他在总体上压过其他学员一头，但我却没有接受他。我下定决心要证明我是对的。”

我转过头面朝屋里。

“她漏了件事儿：那时我肩上有伤，特别想证明自己。而且，嗯，韦克菲尔德恰恰成了我除自己以外想要证明的对象。我记得那时她告诉我，她觉得我太老了，不适合那儿。你记得我是怎么对你说的吗？”

“我当然记得。你说——我这可是你的原话：‘我是这个屋子里最

棒的候补生。等着瞧！’你说的没错。搏击训练刚开始，你父亲的表现就证明了他说的话是多么的正确。你父亲并不需要枪或者任何种类的武器，因为他是，或者说曾经是白刃战中的一道奇景。”

“没错，那么，”丽希插了进来，“你在咱们家厨房里对史密斯说的那些你在中情局经历呢？”

“听塔米说吧。”我回答。

“我不知道他怎么跟你说的，也不知道你听到的是怎么样的，但我能向你保证，从你父亲那个时代至今，还没有一个探员能做到你父亲当年做过的事情。”

“时代变了。”我说，“现在是计算机与智能手机的天下了，还都带数据库和关键词搜索。世态变迁，你的探员们成长的榜样早就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

“那么你最终放弃，并且接受‘爸爸是你班里最棒的’这件事了吗？”

“不见得。不，那时我做的只是要求格兰杰把他的格斗风格传授给全班学员和教师。我要他分享他的天赋，这样中情局就能将新技艺纳入未来的搏击训练课程之中。

“他做了什么？”

“你父亲拒绝了。他仅仅说了个不，没做任何解释。这激怒了我，也让我尴尬。所以，我决定给格兰杰上一课来击垮他。”

“击垮他？”丽希说，“那只能祝你好运了。”

“是啊。我打着客座搏击技术训练师的幌子，从各支军事特种部队中抽调人手：海军陆战队、海豹突击队、三角洲部队和游骑兵。大的，小巧的，反应快的，强壮的，年轻的，老成的——这些都不重要。接着我就看到他一对一挑战时猛攻对手，然后是两个、三个，甚至有一次是四个人攻击他，最后都一败涂地。两周时间里，格兰杰送七个人进了医院。如果这是在真实的搏击环境里，他一定早就杀光他们了。我最后意识到，唯一能阻止你父亲的只有一发子弹。”

“哇，爸爸是个狠角色，就像……”丽希掐断了那些不该说的话，“后来怎么样了？”

我明白，无论是韦克菲尔德还是穆尔，都已经从丽希漏的口风中窥探到了她母亲的过去。诚然，韦克菲尔德对莉有所了解，但汤姆·穆尔不是，而且我们也并不了解穆尔探员。丽希机敏地意识到了这点，不过她也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

“你父亲被打造成那个班的无官方掩护人员，或者说，一个被看作无需官方掩护的探员。接下来的六年里，他被送到世界各地，去执行那些看似为他量身定做般的任务。2003年你父亲“静默”之后，中情局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像他那样的间谍了。毫无疑问，你父亲是中情局在那个时代最高效的谍报人员，可能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我刚想反对，穆尔开口说话了，这还是他落座后的第一次开口，让整房间人都吃了一惊。

“这就是那个所有新人在训练伊始都要研习的人啊。我不是故意表现得这么惊讶，这么说吧，你看起来其貌不扬，和你的威名很不相符。在我想象中，你个子应该更高点，看起来更像个印第安人。”穆尔说道。

我笑了。

“我想把我塑造成这么一个形象就是局里的初衷，穆尔探员。所谓名声是其他人觉得你是什么，有时它就会和它描述的那个人一样有影响力。我想中情局一定费了不少功夫来为我营造名声。”我转而对韦克菲尔德说道，“我不知道我的任务档案已经成了教学素材。”

“不完全是。你那狂野的印第安人的形象和这人格的塑造都是这门课程的学习要求，这是如何利用自身优势为间谍创造有效掩护的一个案例”，韦克菲尔德说，“这门课的名字叫做‘缔造传说的艺术’。”

我注意到瓦莱莉正盯着穆尔。我看到她搭在左侧大腿上的左手伸出了食指。当她看到我瞧着她时，立即用手指打着拍子——这是警告的暗示。不过是哪一类呢，我想着，在脑中快速过了下各种可能，却想不出来。瓦莱莉的直觉是一台精密调校的仪器，我从没见过有人能

跟她匹敌，我也毫无保留地信赖她。或许她不喜欢穆尔说话的方式和他说的东西。不管她怀疑的理由是什么，我的直觉和她的直觉现在意见一致了。

韦克菲尔德又说道：“你父亲在训练课程顺利毕业后离开了‘农场’。我对他的背景感到好奇，便安排几名探员对他的身家背景进行了调查。我想知道任何能了解到他的东西。在动用我身后联邦政府的资源之后，你知道他们发现了什么？”

“什么？”丽希问道。

“一个可回溯到1700年代末的美国土著住民（即印第安人）血统，那时候科曼奇族还没东迁至堪萨斯州和德克萨斯州，也尚未从肖松尼印第安人中分裂出去。”

“好吧，我知道这些。重点是什么？”丽希问道。

“真的？你知道中情局断定你和你父亲身上流淌着的是哪一族的血？”

“如果你是说阿帕奇族，那我想关于我父亲你又弄错一件事情啦”。

韦克菲尔德目瞪口呆地瞧着我。

“杰罗尼莫、科奇斯和帕克最终合而为一。几十年来我们都这么认为。而你的孩子告诉我，我们都错了。”

“你说对了一半。我的叔祖父是科曼奇族。”我说。

“所以1990年代中期局里流传的那个传闻是真的！说有个人在杀死目标前，会吟唱印第安的战歌。”穆尔脱口而出，“你就是那个人？”

我看到瓦莱莉在大腿上伸出第二根手指，于是我回答道：“我是个间谍，但其他那些事情都是机构臆造的传说里的部分，就是这样。拜托，汤姆，你知道中情局的第一条守则就是‘眼见非凭。’”

“所以你是什么时候成为我爸爸的上线的？”

“你父亲成为非官方掩护人员后，我申请了一份调令，要求成为他的上线，在我以教练的身份前往‘农场’前，我就曾是其他特工的上线。比起当教练，我更适合当上线。”

塔米再次转变话锋：“我们还是言归正传，讲讲我们会在这儿的原因以及手头的任务吧。我们有三件事情要确定。第一，那个内奸是谁？第二，谁是和两位史密斯以及波特一起工作的搭档？第三，他们的幕后黑手是谁？”

“如果可以的话，”穆尔探员提出，“我想先发言，谈谈我对那个神秘的合伙人的看法，那样我就可以早点回到电脑旁去了。”

“我请穆尔探员加入我们，分享他对这个神秘合伙人的发现和看法。”韦克菲尔德说，“请说下去，汤姆。”

“直到昨晚我们才知道这个神秘合伙人的存在，因为罗恩……我能叫你罗恩吗？”穆尔问道，我点头表示同意，“当罗恩和韦克菲尔德通话时，他告诉了韦克菲尔德关于这个人的事情。我们还不能确认这个。我们可以推测，那个神秘搭档是那两个闯入你家的人之一，但我否定了这种看法，因为史密斯在闯入后暴露了搭档的存在，而他们一死一伤。”穆尔说道。

他先凝视着瓦莱莉，然后是我。他很明显怀疑莉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这让我相信，那个神秘人仍然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我相信那个内奸和这个神秘的合伙人是一个人。那个内奸也许在INESCO身居高位，那个职位可以让他借此访问机密信息。他获得的资讯也使他成为唯一能够去组织和实施某个计划的人，这个计划可以取得前面提到的产品，或者信息，或者研究的控制权——无论那到底是什么。他能雇佣波特和史密斯兄弟使用互联网进入数以千计的准军事网站和聊天室。”

穆尔沉浸在自己的推论中，他说得太快了，只得停下啜了口水，缓缓才接着说道。

“朱莉娅带队搜寻这些站点已经有些日子了。很显然，这个神秘的

搭档拥有清理掉他虚拟踪迹所需的计算机技能，否则我们现在就已经逮到他了。不管怎样，他所需要的一切都可以在网上找到，或者他可以自己动手制作：伪造的联邦调查局证件，你房屋的草图，还有报警装置。一个简单的关键字搜索就能搜索到为你设计房屋的那间建筑事务网站的网站。从那里入手，他侵入他们的系统，找到你们家的设计方案。报警装置那儿可能是他亲自动手的，很明显他有这个技术。所以我再说一次，内奸和那个神秘人应该是同一个人。”

“我们假设你是对的。那我们该怎么找到他？”瓦莱莉问道。

“那就需要对INESCO的个人档案进行一次检索。检索恐怕不得不在INESCO内部进行了，因为你们公司的系统并未连接互联网。相当过时，不是吗？”他带着假笑说道，看得我想给他脸上来一拳：“不管怎样，你必须检索档案，找到点蛛丝马迹。问题是，这种检索很是费时。而我们没有时间了。”他看了看手表，说，“不，我们只有不到二十四个小时了。”

“好吧，你们怎么想？”韦克菲尔德问道。

我刚要讲自己的看法，丽希就开口说道：“这个推论没有说服我。一定还有另一个人，而他是一名执法者。也许他是中情局或者联邦调查局的，抑或是国家安全局的？我们都知道，那个人也可能是你，穆尔探员。我相信那个人是这些探员中的一个，原因很简单：如若不然，你如何解释他们能发出全境通缉？”

穆尔看起来甚是尴尬：“我们考虑过这个，而且得出一个结论：报告是由那个假扮成联邦调查局探员波特的人发出的。”

“或许如此吧，我猜。可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联邦调查局的部门——像公关关系部或者类似的那些部门，不是负责处理这一类公告的吗？新闻电台在公开发布之前，难道不会提出核实全境通缉的请求？”丽希质疑。

“是的，而我们确定：这条新闻广播仅在帕克城的集市播放过，它是从佐治亚州的哥伦布市传过来的。除那片广播区域之外并没有别人看到。其次，我们团队里的调查员发现，当地电台仅仅是基于那个假

冒的波特探员的授权才播放了那条全境通缉。总之，他愚弄了你们三个和帕克城的警察部门。”穆尔说道。

“但你怎么解释……”丽希再度了质疑穆尔探员，但被韦克菲尔德打断了。

“谢谢，汤姆。”韦克菲尔德说道，“就这样吧。”

¹ 军事术语，指进行秘密计划的地点。

² 即美国国防情报局，是美国情报机构中最神秘的一个部门，具体的人员和预算现在都不为外界所知。是根据1961年8月1日的美国国防部命令成立的。

³ “农场”指的是位于弗吉尼亚州的美国间谍学校，“农场”是对外的称谓，对内则称三军实验训练基地。

第六章

穆尔关上了身后的连通门，房间里安静了片刻。接着，韦克菲尔德重新主导了谈话。

“丽希，”韦克菲尔德说，“你有什么想说的，请继续吧。”

丽希毫不犹豫地接过话头：“好的，我想说的是，假设的确有这么一个神秘人。我们已经知道的人有波特和史密斯兄弟。我们假设有这么一个内奸，然后让我们假设他是另外一个人。”

我打断了我女儿，说道：“给这个神秘人取个名字吧，就叫他‘穆尔’吧。”

“好啊，”瓦莱莉赞同道，“我们假设这个神秘人就是穆尔探员，因为一个像穆尔探员这样的人既可以取出数据，又有篡改它们的技术。”

“好吧，为了这个故事讲起来方便点，我们就用‘穆尔’指代神秘人。你们三个说说看吧。”菲克菲尔德说道。

“首先，我需要穆尔探员的背景，好让这个故事尽可能合情合理。把你能说的都告诉我吧。”我说道。

韦克菲尔德想了想，接着说道：“好，我会合作的。因为穆尔探员正在听着，”她指了指右耳，“我会把他踢出这场谈话。现在继续，我不太记得我探员们的档案，”她边思考着穆尔的过去边说：“但我肯定他是从军队里招募来的，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是一个类似特种部队的小组的成员，但我记不起是哪个小组了。”

“已经很好了，”瓦莱莉说，“为了故事顺利进行，让我们假定他在陆军服役，并曾是他们精英游骑兵部队中的一员。”

丽希走向白板，说：“穆尔探员和布里格斯·史密斯有交集，他们都是游骑兵。我们假定特拉维斯和波特也是那支精英部队的成员，这样，他们都直接或者间接地认识对方，只不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背景罢了。波特，特拉维斯，布里格斯和穆尔探员现在就可以联系起来

了。”

“现在，”瓦莱莉提出，“我们假设波特在一个让他可以与刑满获释人员接触的地方工作，因为他举手投足之间看起来像是一个中层管理人员。他也许曾是假释官、典狱长或者监狱的看守，又或许他真的曾经做过一段时间联邦调查局探员。”

“这些东西将来会水落石出的，我们会在搜查中找到蛛丝马迹的。”韦克菲尔德说。

“如果负责搜查的人同时也是想要窃夺他们追查之物的人中的一员，那就不可能查到什么结果了。”我说。

“我明白。”韦克菲尔德说道，“所以丽希是在暗示：其实有两个内奸。”

“是的，因为就如我爸爸昨天说的，我们已经无处遁形了，而且我觉得他说的没错。但是，那三个家伙，波特，特拉维斯和布里格斯怎么销声匿迹的呢？一定有人帮他们掩藏了行踪，还有谁比负责搜寻他们的人更适合做这件事呢？”

“还有一点。波特审问我们的时后，他是怎么得到我们所有人的档案的？如果他是货真价实的联邦调查局探员，这就能解释了，但他不是，至少现在已经不是了。他不知从哪里得到了这些信息，而且说来奇怪，他手里的档案和您讲的故事几乎一样。”丽希说道。

韦克菲尔德听不下去了，蹭地一下站了起来：“你们不是在玩游戏，也不是在推测，而是真的认为我的探员是这一切的幕后主使。理由呢？”

“理由我们都说过了，另外还有一点：他对格兰杰在中情局的经历的反应，既不是震惊也不是惊讶，而是一种确认的态度。”

“你到底怎么从一个人身上读出这些东西的？”

“我同样能告诉你，你对我们摆在你面前的每一件事都深信不疑，只是在假装愤慨。”瓦莱莉回答。

“我只是认为你们所说的能说得通，某种程度上符合逻辑。但你们

没有解释这事和INESCO的关联。”

她说的没错。我们并没有把这两者联系在一块儿，而且我也不确定该如何做这个联系。但把它留给我女儿来做：让她来联系，即便只是个延伸。

“你看白板，”丽希说，“INESCO发放工资的记录显示皮克特有前科。如果这就是联系呢？”

“此话怎讲？”韦克菲尔德说。

“我不知道，”丽希闭上眼睛说道，看得出她正在记忆中仔细搜寻。“恩，我记得似乎有一篇关于某个州立项目的论文，这个项目旨在鼓励佐治亚州各行各业雇佣刑满获释人员。我想说的是，佐治亚州支付了这些行业部分新雇用人员六个月的薪酬，”她睁开眼睛，指着白板，“因此，INESCO通过这个项目雇用了有前科的皮克特。既然有一个人通过这个项目被雇用，那么肯定还有别人，或许波特是这个项目的领导。这就能把波特和闯入事件，还有INESCO的内奸联系起来了。也就是说，如果能证明那个内奸被是这个项目包含的人员，这一切不就都能连起来了么？”

“充其量也只是非常牵强的联系，而且关于这一点全都是推测，”韦克菲尔德说道。然后她盯着白板说道：“但如果波特身居高位，的确可以追踪那些新雇佣的刑满获释人员，那么他就会知道其中一人在一家服务于国防部和NASA的公司工作。波特一直密切关注着他，也许还威胁他说如果不从，就找个罪名把他送回监狱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但他确实让那家伙就范了。可能INESCO某个产品在黑市上利润非常可观，那个家伙要么直接参与了这个产品的相关事宜，要么就是知道这个产品的相关信息。他急于摆脱波特的控制，于是一股脑地都告诉了波特，波特得到了他陆军老战友们的帮助。他够聪明，知道光靠自己是不够的——鬼知道他到底想要干么。一个身居穆尔探员这样位置的人就是个完美的同谋，”韦克菲尔德说着，看向穆尔探员先那间房的房门，然后转回到白板的方向，说：“没错，现在一切都完美的联系起来了。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查了个底朝天，却找不到一丝证据。”

“这没什么好惊讶的，间谍活动第一条守则就是‘眼见非凭’。”我说道，“我认为这次的情况更简单，波特有目的地在INESCO里安插了刑满获释人员，而且这个计划早就开始了。波特、穆尔和余下那帮人不是在等那个内奸在INESCO里升到一个能让他接触到特定技术的职位，就是在等着这个项目通过INESCO的流水线自己出来。”

“阴谋？”韦克菲尔德问。

“不是。好吧，或许是。或许这仅仅是一个聪明人想了个法子来利用别人发一笔横财。但有一件事我可以确定：动机始终没变。这是个典型的挟持人质以达到盗窃目的的事件，可他们需要人质呢？为何要绑架丽希？答案很简单：他们没能在INESCO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个内奸知道东西就在那儿，但他拿不到，只能其他人替他把手弄到手。”

瓦莱莉插了进来，说：“我们必须回办公室查一下人事档案。如果丽希是对的，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个州立项目的那些雇员。一旦知道他们是谁，就能一一审问，找出涉事的那个，逼他供出他们到底在找什么，然后我们把那东西保护好。游戏就结束了。”

“不然我们打电话给莱斯特，”丽希说，“让他问问兴许还在住院的皮克特-丹尼尔。我敢打赌，为了从轻发落，他肯定会透露那个项目中有哪些人是在INESCO的。他甚至可能知道我们正在追查的那个人是谁。”

丽希说完自己的想法，只见韦克菲尔德朝着连通门走了过去，拉开门，然后通过耳机对套房另一边的特工们厉声说着命令，我就跟在她身后不远处。

“赖恩，请注意，我们现场有敌情，有两名探员昏迷。我需要你和你的小组提供技术支持。”

我走到打开的门边，朝韦克菲尔德特工的方向看去。朱莉娅和扎卡里都倒在座位上失去了知觉，或许是被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迷晕了——我知道中情局通常用这类气体让敌人既暂时丧失行动能力又不至于丧生，又或许他们只是被泰瑟枪 1 电晕了。塑料烧焦的气味充斥在

空气中，我注意到电脑也在冒烟，却没有穆尔探员的踪迹。

我往旁边让了让，韦克菲尔德小组的另外三名成员冲进了屋子。赖恩与韦克菲尔德商量着，霍奇斯和弗兰克斯弯腰看向朱莉娅和扎卡里，做了一番检查后报告说两名受害者都是电休克。

“我们可以用笔记本电脑访问酒店的监控，搜查穆尔的行踪。”赖恩说，“他应该没走多远。或许我们能用手机或者耳机传输信号进行定位。”

韦克菲尔德命令道：“查看酒店里和周边的监控。调取30分钟前的录像，然后往下看。别指望能追踪到他，他太聪明了，不可能留着手机或者耳机的。我们最大的希望是从监控录像着手去找。”

我从屋里出来，朝丽希和瓦莱莉走去。

“穆尔就是那第三个神秘人。他现在跑了，最好现在就给莱斯特打那个电话。”我说。

瓦莱莉从应急包中取出预付费手机拨打了411，我听到她正在查询帕克城佐治亚警察部门的号码，然后我把注意力转回到了韦克菲尔德身上。

“如果以后我们还需要你的帮助，该怎么和你取得联系？”我问她。我想现在该是我和我的家人离开的时候了。

她环视房间，看着那些毁坏的设备，说道：“他把我们使用的所有设备都泼上了酸液，不过，”她伸手够出朱莉娅身边一只掉在地板上的小黑盒子：“他漏了备用耳机，这是我们为突发事件准备的。你还记得这些东西是怎么用么？”

“不，我从来没用过。”

“也是，你那时拒绝佩戴这种有线连接、带电池包的老款式，但我想你会喜欢这些新式耳机的。无线，内置充电电池，每个佩戴的耳机之间都能收发通信。这些耳机都调在相同的频率，你一说话我就能听到，反之亦然。我猜汤姆根本没被踢出先前的对话，现在他占了先机。”她过来想把耳机放进我耳朵里，但我从她手上拿过了设备：“只

要把它塞进耳朵，用手指轻敲外缘就能激活。没有人会察觉你带着耳机，适应一会儿，连你自己也会忘记它的存在。这东西有一个缺点。”

“什么？”我边问边把这个小东西塞进左耳。

“它的通信范围不到20英里（约32公里）。”

我正要把它取下来，韦克菲尔德按住了我的手制止了我，“不，留着它。我会把这里清理干净，然后去帕克城。如果你需要我们，我们随时准备效劳。”她放下手，继续说道，“你们三个需要从那些文件着手。如果我们合作的话，也许能从穆尔造成的这场混乱中抢救出一些东西来。找出他们在找的东西，然后用这东西逮住那群混蛋。”说完，她看向我身边那些正忙于清理通讯室、救治受伤探员的人。

我意识到我们站得很近，于是向后退了一步，开口道：“让你帮我的情，先欠着。穆尔和他那帮人交给我们来处理，那样就能尽可能减少你的曝光。如果有可能的话，让中情局和你的团队置身事外。”

“但那不是我想要的结果，从来都不是。打自我们见面开始，你就知道的。”

我感到自己脸红了，赶紧摇了摇头，平静下来。在我待在中情局的那些年里，我和韦克菲尔德走得很近。每当在我们共事时，无论我们彼此距离是远还是近，我都能感受到她是个丝毫不掩藏自己强烈情感的女人。我们之间总是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化学反应，尽管我们从来没有挑明，却几乎快要突破单纯的专业工作关系。我们都努力地工作来压抑这份情感，但有时候并不容易。再次见到塔米，让我想起了要压抑这种情感是多么困难。

韦克菲尔德话锋一转：“这次我想招募你的女儿。我敢打赌，就算不比你厉害，她也绝不会比你逊色。再加上她母亲的血统和影响，这孩子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我回头看着瓦莱莉和丽希。莉还在打电话，我想知道她和莱斯特到底说什么说了那么久；丽希正忙着检查她的应急包。她俩有点不对劲。

“我觉得瓦莱莉另有打算，但丽希应该会自主决定自己的未来。她有她自己的想法，我们都看得出来，塔米，”我柔和地说，“所以你可以试试招募她，但我们都猜不到她到底会作何选择。所以让我替你清理一下这里吧，很久前我就欠你的，这样我们就扯平了。”

“好吧……暂时没问题……不过如果你们需要我，我随时都在。你只管开口就行了，我们会第一时间赶到。”

我看到赖恩、弗兰克斯和霍奇斯飞快地瞥了我一眼，点了点头。我意识到他们一直听着韦克菲尔德和我说的话。

“耳机开着呢。”韦克菲尔德提醒我。

瓦莱莉带着丽希过来了，面色凝重。

“坏消息。我和莱斯特谈过了。不到四十五分钟前，丹尼尔·皮克特死了。”瓦莱莉告诉大家：“莱斯特说会对死因进行调查，但我敢说，是波特和穆尔想办法进了医院，把所有证据都抹掉了。”

“他们不会杀掉安插在INESCO的那个人吧？”丽希问。

“穆尔恐怕已经听到了你们三个说的每一句话，即使那会儿他并不在大楼里，”韦克菲尔德说，“我已经给了格兰德一副耳机。你们两个想要一副吗？”

“那还用说！”丽希已经迫不及待了。

“韦克菲尔德探员，”赖恩说，“电脑彻底烧毁了，酸液已经腐蚀了主板。但我们在监控里看到穆尔探员了，二十分钟前他离开大楼上了一辆黑色S越野车。我们追踪到他的手机和耳机的信号向南出了城，然后跟丢了。我们扩大了监控的搜索范围，在机场南面定位到了那辆越野车。现在咱们得转移了。”

“好，和预测相符。十五分钟内收拾完总部，准备撤离，”韦克菲尔德说道。接着，她转向我们一家问道：“你们要搭个便车吗？或者你们还想开来时那辆偷来的卡车？”

她是怎么知道那辆卡车的，我已经不怎么关心了。再也没什么能

让我感到烦扰的了，我已经开始接受这个处处被高科技监视的世界了。

“你能在靠近老烟草仓库的东方公园把我们放下来吗？”瓦莱莉问。

“我很高兴载你们去任何地方。耳机？”韦克菲尔德问。

“哦，谢谢你。”瓦莱莉说。

“如果我们不说话，别惊讶。我团队的人一戴耳机，就只在必要时才开口，不会闲聊。这些人，你都看到了，不喜欢用耳机，更喜欢直接跟我交流。”

套房里响起了窸窣窸窣的声音，是朱莉娅和扎卡里醒了，没有明显的长期损伤，他们开始协助霍奇斯进行技术支持。赖恩和弗兰克斯走进了房间另一端的连通门，我猜他们应该在为退房打包东西。看样子我们也要一同转移了。

“还有五分钟。我们走。”

我们跟着韦克菲尔德下到大厅，有一架电梯正等着我们。韦克菲尔德插了一张房卡，摁了B3的按钮。门开了，我们到了酒店的地下二层，靠近焚化间。瓦莱莉、丽希和我跟着韦克菲尔德穿行在一辆辆车组成的迷宫中，尽头停着两辆黑色越野车，其中一辆背对着出口。

我们爬上越野车，等待韦克菲尔德的团队到达。丽希问：“鱼与熊掌可以兼得么，妈妈？我意思是，我能不能又当中情局探员又当摩萨德特工？”

我刚想说不可能，韦克菲尔德转过座位面向丽希说道：“我十分熟悉摩萨德的领导人，我们两个机构之间的关系已经有所缓和了。在波拉德案²后，双方的关系几乎降到冰点了，不过那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让我看看我能做些什么，也许现在正是两个组织联合行动的最佳时机。”

我笑了，记起了她说的那个案子，心中不禁思量：如果有人能让两个机构回归一个战壕的话，那就是丽希。

与此同时，我们在帕克城还有个待解决的难题。

开车到帕克城没用多少时间。我坐在第二排，紧挨着丽希，她则紧靠着莉。韦克菲尔德坐在前排的副驾驶座上，司机是赖恩。第二辆越野车就跟在我们后面，队里其他人就在里面，朱莉娅和扎卡里也在。

我听到韦克菲尔德在事后诸葛，大声地质疑自己何以没能察觉。瓦莱莉和丽希安静地坐着，望着窗外。我没有可以逢迎，解决韦克菲尔德的疑惑，虽然我想告诉他她不必对自己如此严苛。但事实是，那个骗子探员在她眼皮底下行动，而就算我们有能力收拾了烂摊子，她也应该要为此负责。无论公正与否，这就是局里的思考方式。我知道她正在担心这一点。我也知道，我们能帮到她。

我们在东方公园的第一个红灯处停了下来。

“现在向哪儿走？”

“直行过三个红绿灯，”瓦莱莉指示道，“在第一个路口右转。沿着那条土路一直开到尽头，我们在那儿下车。”

“没问题。”

“怎么离帕克城这么远？”韦克菲尔德问道。

“我们把我们的吉普车留在了几英里外的土路尽头。现在我们知道全境通缉只是在有限的范围通告了，我想你打几通电话就能取消它了，那干嘛不去开那辆吉普车呢。”我回答。

“搞定。通缉取消了，我们也到了。”韦克菲尔德说。

“谢谢你送我们。”

“荣幸之至。”韦克菲尔德说。

“至于你关心的丽希的未来，”瓦莱莉开口了：“等这一切结束再谈吧。有很多因素都要考虑，我不想她仓促下决定。”

韦克菲尔德摸了摸她的耳朵，说：“随时都行。”

莉瓦莱莉没有告别，也没有目送越野车离开，她拔腿就朝吉普车的方向走。我瞧她看了看表：“我们还有十九个小时来找出内奸、推断出他们要偷的东西，并阻止他们。”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有所行动呢？”丽希问，“我觉得那个产品是安全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波特和穆尔能拿到的话，他们早就拿到手了。但他们失败了，不是吗？”

“不，”瓦莱莉说，“他们只是遭受了一次挫折罢了，像波特和穆尔那样的家伙不会因为一个小挫折就却步的。没错，他们挟持你做人质是失败了，但鲁本外公，舅舅们，还有外婆呢？他们都很危险。所以和莱斯特通完话后，我给家里打了电话，跟他们说了这些事。我不在乎中情局的保密协议，罗恩，”她说道，然后突然想起还带着耳机：“更不在乎韦克菲尔德生不生气；我必须提醒我的家人。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他们。他们现在都守在INESCO。戴维和艾萨克正忙着查文件，尝试把线索都串联起来。”

“我那时还在想你和莱斯特电话打得有点久，”我说，“原来你打了不少一个电话，你太冒险了。我们不是假设过么，波特和穆尔有我们的手机号码，他们能窃听并追踪我们的位置。”

“现在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刚才和那个混蛋近在咫尺。他们是我的家人，罗恩；是我父母！”瓦莱莉说：“我告诉戴维，除非事态紧急，否则不要打我这个预付费手机的号码。就算有紧急情况，也只能给我发条短信写‘911’。”她停下，转过身面对着我：“我知道，能再度和塔米共事你很激动。我也知道她一直不高兴我在你身边，但这都没关系。重要的是，我们面对的是陆军游骑兵，罗恩。我们在一起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吧，”她顿了顿，控制了下脾气继续说道：“我们在一起生活后就再没有行动过。”说到这儿她已是强忍泪水，“当年我没什么可失去的东西，或者至少我觉得我没有。现在我拥有了一切不能失去的东西，而这又是为了什么会失去呢？我们甚至都不知道缘由。”

我没说话，因为我对瓦莱莉在女儿面前提这一茬感到愤怒。但我能理解她。她在害怕，只有对我发脾气才没事，她知道我会包容她的。

丽希却立马抓住了重点。

“等等，你们刚才说的是什么？你和韦克菲尔德是不是有过暧昧，爸爸？”

瓦莱莉盯着树梢，整理了一下思绪，瞪了我一眼。

“所有人听着，我把话放在这儿。如果给这些家伙拿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就能保护我的家人免于伤害的话，我会把它交给波特和穆尔或者其他任何想要它的人，休想阻止我。”

撂下话后，她转身快步循着小径朝吉普车走去。丽希和我互相看了看，快步赶上了她。

吉普车还在我们之前停的地方。当我爬上驾驶座，瓦莱莉从她的应急包里取出钥匙递给我。我开车转了个大弯，朝西南方向开去，继续我们的旅程。丽希问了个问题，打破了漫长的沉寂。

“妈妈，你是说爸爸出轨了？”

瓦莱莉在座位上转侧身子面对着我，伸出一根手指点了点右耳关掉了耳机：“把你们的也关掉。”我们照做了。

“我很抱歉，”瓦莱莉对丽希说，“不，你爸爸没有对我不忠。我对他发脾气只是因为我现在很无助，那件事让我很生气，就是你爸爸和他在中情局那段时间的事情，我很清楚。我们已经在一起二十年了，我们有了你。请原谅我。我只是有一点……害怕。”

“我也一样，丽希。我爱你妈妈、也爱你，我爱我们在一起的生活。我会不惜一切来捍卫我的家庭，也包括你外公外婆和舅舅们。”

“韦克菲尔德对你微笑时，爸爸，我看出来你们有点暧昧。”丽希说。

“好啦，自作聪明的小姐，你错了。我们之间只是在秘密行动时一起出生入死战友情。生死关头，人们就会更相惜，但我们从来没有突破过工作关系。有几次我们的专业性确实受到了考验，特别是当她救了我的命时，不过那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好了，就此打住。”

“讲讲看她是怎么救你的。”

“当然。等到2035年吧。”

我从后视镜里对着女儿微微一笑，我们都笑了，现在这气氛讲个笑话太有必要了。

“所以，接下来什么计划？”丽希换了个话题。

“瓦莱莉？”

“希望我的兄弟们现在已经找到了INESCO通过那个州立项目聘任的所有雇员的名单。前提是雇佣这些人确实是一切的关联所在，那么这名单才有用。这也是目前我们能得到的最符合逻辑的推论了。”

“那应该用不了太长时间，对吗？一次快速的计算机检索，他们就搞定了？”

“不尽然。考虑到我们在INESCO做过的创新，我们的业务在一些方面上是过时的。”

“比如？”

“比如除了产品和研发之外的方面。我们在这些领域有十分精密的设备，可做记录还是用的老方法。这主要是因为做记录的那栋建筑还是七十年前的最开始时候的办公地，那栋建筑在建造时没考虑过现代化技术的因素。我们曾研究过把电脑、安保系统和监控设备接进去，就像那些较新的建筑一样，不过不现实。我们计划搬到新楼里，但现在对我们没什么帮助。你舅舅们和外公外婆所做的所有检索工作都得手工完成。”

十五分钟后，INESCO的公司标志进入了视野。

“我们有事干了。把你们的耳机开起来，集中注意力。”

我们刚驶进停车场，就看见瓦莱莉的家人们出来接我们，一把把丽希从吉普车上拉下来，给了她亲吻和拥抱的洗礼。他们在她周围组成了一堵人墙，像一面盾似的簇拥着她走进了大楼。等我们都安全地进到里面，关上了大门，瓦莱莉的母亲凯瑟琳·西蒙抱住了丽希。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凯瑟琳哭着说。

“你知道什么？”她的丈夫鲁本问道。

“我知道所有和政府相关的这些业务，所有这些我们守护的秘密和我们制造的秘密玩意儿，会把我的小宝贝置于险境。”

她指的不是她的女儿瓦莱莉，而是丽希，她的外孙女。可怜的丽希被她用力地捧住双颊，只得痛苦地扮着鬼脸。

“别这么夸张。”鲁本责备道，“你这样子真不可理喻。”

“我们没事，凯瑟琳。”我打断道：“丽希没事，瓦莱莉和我也没事。但要想确保每个人的安全，我们真的得集中精力检查那些文件了。”

我太了解我的岳父母了。眼下情况很容易失控，他们会开始争论“谁什么时候知道什么”，还会翻旧账说“别忘了三十年前那会儿，你也知道那时全是你的错”等等。每次都是这样，我都见过好几次了。

“查资料有没有什么好消息？”我问。

戴维，西蒙兄弟里的哥哥，说道：“有，给你们看看我们的发现。”

大家跟着戴维穿过小办公室、穿过几扇门之后来到了档案室。整个档案室满是灰尘，老旧的四层抽屉档案柜沿着墙壁排成一片，有的档案柜还摞在其他档案柜上。戴维带着我们来到了屋子正中的桌子前，桌面上有一堆文件。

“就在这堆文件里。你们到达时，我刚好写完最后一个名字。在哪儿呢？哦，在这儿。”他说着，把一张单子递给莉：“我们找到了丹尼尔·皮克特的档案，又查阅了佐治亚州‘重新做人工程’的档案，找到了两个名字。”

“所以你是对的，丽希。但是谁雇佣了皮克特，为什么会雇佣他呢？”

“我知道，”莉的父亲说：“但他不是我们雇佣的第一个刑满释放人员。那时还没有你呢，小姑娘。我们艰难地执行着你的计划，为未来

而努力着。我们需要更多帮助，但又雇不起新员工。我在一次商会的会议上听说了这个项目。我给他们去了电话，他们推荐了罗德里克·安德森。”

“罗德是‘重新做人工程’推荐来的？”

“是的，他是个很棒的员工。”

“是的，爸爸。这我知道，他同时也是我们研发部门的头儿。”瓦莱莉说。

“没错。”鲁本说，“那时我们需要一个初级叉车司机，他推荐了另外一个名叫丹尼尔·皮克特的家伙。”

“罗德里克·安德森……哇喔……”莉说道，接着瞥了我一眼，“我们去罗德家查查看，一探究竟——不管是什么，一定要搞清楚。”

“好主意。看来我可能看错人了，现在我们都有危险了。”鲁本说着往旁边让了让，让我们出去。

我从他身边走过，说道：“不用担心。我就算死也不会让我们的姑娘们受到任何伤害。”

鲁本点点头：“别让事情走到那么糟糕的地步，孩子。”

我对这位坚韧的老人微笑了下，离开了屋子。他们都亲吻拥抱了丽希，我们离开后他们就锁上了门。瓦莱莉让她的兄弟们打电话给莱斯特，让他和他们呆在一起，但我知道他们不会打这个电话的。

“走吧，”瓦莱莉锁上了身后通往INESCO的门，说道：“安德森住在佐治亚州的马里恩。我知道他家在哪儿；两年前是他办的假日派对。”

“我记得这事。额，离这里大概20英里远？”

“恩，”瓦莱莉回答，“丽希，等会儿到了罗德家，你呆在车里。”

“不。如果我要成为一个间谍，总要经历这些破事的。我得看看你们有什么行动、怎么行动的。我猜这家伙不会告诉你他们到底要什么，你和爸爸会逼供，对吧？”

“我们会先给他交代的机会。”

“好吧，我能受得了的。”

我没反对，因为丽希说的对。如果她要做一个间谍，就必须了解这份工作令人生厌的那一面。韦克菲尔德的声音突然在我耳中响起，吓了我一跳。

“我们在去马里恩的路上了，但我们找不到罗德家。请回复。”

“建议你们最好保持距离。你们的黑色越野车太张扬了，会引起不必要的注意，还是回INESCO等我们吧。”

“已经派了两个人留在INESCO。你的家人们安全得很。我们会在马里恩的郊区待命，在那个位置提供支援可行吗？”

“可行，请在27号州际公路的三英里标示处待命。如果我们需要帮助，你们不到五分钟就能赶来。地址是松丘巷1719号。”

“我们已在GPS上定位。准备完毕。”

我通过了三英里标记，猜测着韦克菲尔德埋伏在哪儿。几分钟后，我看到了右前方的松丘巷，慢慢地转过弯去。

“我会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把车停在车道上，”我说：“就好像我们恰好在附近什么的。我肯定他和家人正在吃晚餐，或者吃完了正在收拾。你觉得怎么样？”

“好主意。”瓦莱莉说道，接着转向丽希，“看看我的应急包，把我的格洛克递给我，然后找找你爸爸的，给他一把直刃刀和一根折叠式警棍。”

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丽希在应急包里翻找着那些东西。她把东西一一递给她妈妈，然后问道：“这次是要来真的了，是吗？”

“你说呢？这家伙跟那群闯进咱们家的混蛋是一伙的，要绑架你当人质，还要从我们的公司和我们的国家窃走东西。除非理由充分，否则你觉得会发生什么？”

“好吧，抱歉，我白问了句。”

“不，等一会你就知道什么叫‘抱歉’了。”瓦莱莉说道。

我还没把车停稳，莉就打开了吉普车的门。

“呆在车里，不然就没机会啦。”

丽希的回答是从吉普车里爬了出来。我把刀插进右背袋，把警棍在左边，然后跟着她俩走上人行道，来到前门。

瓦莱莉摁了门铃。我听到门后电视机和其他声音，一派普通的家庭生活的景象。脚步声渐行渐近，门开了，INESCO一手培养起来的巫师，罗德里克·安德森站在我们面前。他随时都可以冒充比尔·奈伊去演科学怪人，只见他穿着跟往常一样的卡其工作裤和蓝色的INESCOT恤，像往常一样。

“真是稀客！”他说：“请进。我们刚吃完饭正在收拾，抱歉，有点乱。”

“其实，罗德，我们来这里是为工作上的事情，如果你能出来说会更好些。”瓦莱莉指了指车库，建议道，“去那儿吧？”

他踌躇了片刻，然后向他妻子喊道：“亲爱的，瓦莱莉·格兰杰来谈工作，我去一会儿车库。”

他关上门，我们把他夹在中间，沿着那条通向车库门的小径走着。看到丽希他吓了一跳：“丽希，我刚看到你。你怎么来了？”

“学校放假，我爸妈带我一起来一个小小的家庭旅行。”丽希回答道。

罗德在车库门的密码锁上输入了密码，接着问瓦莱莉：“让丽希听到工作的事情合适吗？”

“哦，当然可以，因为跟她也有关系，”瓦莱莉说道。升降门开，她跟着罗德进了车库。

丽希和我跟在瓦莱莉身后也走了进去。我摁下墙上的按钮，车库门在我们身后关上了。

车库里的氛围一如瓦莱莉的心情——灰暗阴沉。她站在罗德面

前，右手垂在身侧，稳稳地握着的格洛克。她仔细听着动静，但我能感觉到她的耐心持续不了多久。罗德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着两句话：“我知道你为何来这儿，请别伤害我。”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他要哭了，但他忍住了，开始说说话了。

“我跟绑架的事没关系，你要相信我，那都是穆尔的主意。他说我们需要个筹码，丽希就是我们力所能及最好的筹码。我跟他说过这个主意很糟糕，但那些家伙没听我劝。”他说。

“慢点儿，罗德，”瓦莱莉说，“没事的，一切都会好的，从头开始说。”

墙上整齐地挂着一张折叠椅和一些园艺工具，我取下折叠椅，展开放在罗德面前。

“坐下慢慢说，”我说道。

罗德环视了下我们三人，然后开始说道：“你父亲1989年雇佣了我。通过佐治亚州为刑满获释人员安排的工程，他给了我一份工作。你知道吗，鲁本从没问过我之前是干什么的。”

“我才不关心这个，罗德；我不是为了知道这个才来的！”瓦莱莉咆哮道。

罗德变得提心吊胆、惊恐不定。如果他不能尽快说到点上，瓦莱莉的自制很快就会土崩瓦解。

“我因为计算机诈骗入狱五年。电脑时代早期，老式机器很容易破解。我侵入银行系统，让ATM将钱打到我的账户里，从银行偷了一些钱。那时我骄傲自大，都没有掩盖自己的痕迹，就像那钱是我应该得的，主要也是因为我不认为银行能够那么快追踪登记日志，我被抓住了。后来，你爸爸雇佣了我，因为INESCO正在安装计算机，需要一个懂电脑的家伙。我很高兴能有这份工作。直到去年为止我都在安安分分地工作，你要相信我。”

他看着我们三个人，想得到认可或者赞同的表情，却什么都没有看到。

“去年我接到一个电话，他说现在正在进行一个‘佐治亚州重新做人工程’。还说，州政府想重点报道这三十年里刑满释放者和当地业主们一起工作的成功案例，他们想在文章中将INESCO和我树为典型。我问过了你的父亲和他的儿子们，征得他们的批准，同意在亚特兰大和那个人会面。”

我看到罗德缩成一团，像是一个等死的人。他的头低垂着，眼泪慢慢从眼角溢出。他深呼吸了几次，渐渐恢复镇定。

“我到达了‘佐治亚州重新做人工程’的办公室，遇到了这世界上最卑鄙恐怖的人。这些人，他们威胁说如果我不按他们说的做，他们就要对我的老婆孩子下毒手。”

“他们跟你说了为什么没？”

他点了点头，接着说道：“说了，他们说我在为一个坐拥大金矿的公司工作。波特——那群人里的那个黑人——告诉我，我得帮他们偷一件INESCO的发明，卖掉它就能挣到很多很多钱。他说如果我照他们说的做，就会分我一份。如果我不做，他们会折磨然后杀掉我的家人。”

罗德再度涕泗横流。

“所以我别无选择。我告诉了他们想知道的关于INESCO的事情。我告诉了他们我知道的、关于我们安保协议的事情。我告诉了他们一切。我觉得在那里好像过了几天一样长，但当他们放我出来时，我才意识到不过才过去了几个小时。那个自称波特的人驱车把我送回了马里恩。他再次警告我；不许报警或告诉任何人这事。他让我看了一个联邦调查局的徽章。他说不管我和我的家人在哪儿，他都能随时找到我们，而且为了证明这点，他还向我展示了他手机上我妻子在亚特兰大和马里恩的杂货店购物的照片，还有些我的孩子们在学校时的照片。”

罗德又哭了起来，他就和我曾见过的那些人一样喋喋不休。虽然我知道他很快就会停止抽泣，但瓦莱莉却不为所动。

“别哭了，罗德，”她说，“就是这群人冲着我女儿来了。告诉我他

们想要什么？”

“我不知道。他们从未告诉过我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只想知道怎样才能得到他们想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把我知道的有关安保措施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了他们。我说得很清楚，根本不可能进到INESCO带出任何东西，因为你，瓦莱莉，你给所有项目都编了码。只有你知道对应的口令，其他人什么都不知道。”

瓦莱莉给了他重重一巴掌，说道：“所以他们盯上了丽希，你这个蠢蛋。你把他们送来了我家！”

“不、不、不！我不是故意的，你要相信我，我太害怕了。我很抱歉，但我很害怕，这些家伙真的是那种心狠手辣的军人。那个叫波特的说，他和其他人都曾是陆军特殊单位的成员，而且都杀过人，我相信他们说的话。他们恐吓我，还用我的家人相威胁。我们这一年每天都过得战战兢兢。因为这个，孩子们都在家里上学了。放过我吧，”他乞求道，“对不起。”

瓦莱莉把武器别进牛仔裤的裤腰，在工作台上找了几张纸巾递给罗德。“把自己收拾一下，”她说：“回屋去找你老婆孩子吧。”

他从她手中接过纸卷，擦干眼泪，又擤了擤鼻子。他双脚打颤地站起，朝着升降门走去。他刚想按下按钮开门，门就自己打开了。瓦莱莉拿出武器，但当两双小脚出现在慢慢升起的门下时，她停住了。

“爸爸？”

丽希的语调会让每个父母心底都升起恐惧。门升到一半，史密斯兄弟滚了进来，一边起身一边用AR-15步枪指着瓦莱莉和我。

我们没有动。

穆尔紧随其后，把罗德的三个孩子和妻子粗暴地推进了车库里，当先开了口：

“你的女儿真聪明，”穆尔指着丽希说道，“我没把她列入考虑范围，但我不会再犯那样的错误了，你说呢？”

波特立马答道：“不，再也不会了，我的朋友。”他简直像海洋世

界里的海豹一样，给条鱼作提示就会回应驯兽师。

“放了安德森和他的家人！你不再需要他们了。你想要的东西，我会给你。”瓦莱莉说。

“哦，我赌你会这么做的。因为如果你不这么做，我会用你能想象到的最难受的方式杀掉你女儿。”他走到瓦莱莉和我中间，用手拖走丽希，说：“你跟我来。等你亲爱的爸爸妈妈拿来我想要的东西，你就能回到他们身边了。”

瓦莱莉十分冷静，脸上甚至没有一丝愤怒或恐惧。她把手松开了，放松地垂在身旁，而她说话时，声音也是如一潭死水：“告诉你你想要什么，我亲自奉上。”

自称布里格斯·史密斯的那个家伙压低了武器。

“先别答应，老大。我要给这家伙一个狠狠地教训。”

他“呼”的一下把AR-15的枪托砸到我的腹部，打得我弯下了腰，然后他又把步枪枪托砸到我后脑勺上。我单膝跪地，尽量保持清醒，但视线渐渐模糊，耳朵也嗡嗡响。可能是史密斯在对着我大叫大喊，但我并不确定。

“这就是所谓的‘危险人物’？去你妈的！”

我被他一脚踹到脸上，然后昏了过去。

¹ 即“电击枪”，通过发射电镖箭使目标产生“电休克”来制服对象，属于非致命武器。

² 波拉德案发生在1987年。波拉德系以色列特工，被联邦调查局追捕，至以色列大使馆寻求避难，以色列大使馆让FBI抓走了波拉德，但13年后公开承认，波拉德系以色列间谍，此案影响了美以双边关系。

第七章

终于，我在安德森家车库那冰冷的混凝土地面上醒了过来，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昏迷了多久，但所幸我还活着。之所以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是因为我醒来的第一眼就看见了罗德的脸，他正低头凝视着我。

“发生什么了？”

“哦，那家伙踢中了你的头，把你踢晕了，然后就带着你女儿离开了。你妻子跟两位分别叫韦克菲尔德和朱莉娅的女士、还有四个男人都在房子里。你的头怎么样了？”

“好些了，有阿司匹林吗？”

“有的，来，坐稳了。你可能有点脑震荡，不要动，”我听到他奔出车库时说道。

我缓缓站起身，顿时觉得头晕目眩，我极力遏制住呕吐的冲动。罗德说得没错：我很可能脑震荡了。我迈着颤抖的双腿，朝着门外夜幕走去，想要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离开车库前，我扶着门框，稳了稳，然后朝屋子的前门走去。“S”型的小径看起来像有一英里那么长，但我还是成功地挪到了前门，于是我走上在台阶上，推开了门。我看不太清楚，朦朦胧胧只看到几个人都转身瞧着我，可我辨认不出谁是谁，只听到有人在跟我说话，声音让人很安心，可我听不懂在说什么。瓦莱莉的面孔清晰了起来。她穿过屋子向我走来，幸好她安然无恙。

“你黑眼圈很重，嘴唇也破了。来，照照镜子，”她边说边把我带到左边。

我打量着镜中的自己：左颊红肿，遍布青痕。看着这张脸，我想起了叔祖父约翰的那些印第安人画像——准备作战的他们脸上都画着战斗油彩。

我一边孤芳自赏，一边说道：“这点小伤算什么。拜托，能给我些冰块或者冰的豆子吗？我昏迷后都发生什么事了？”

莉把我带到厨房桌旁，扶着我坐了下来。她在冰柜里找了些冰冻蔬菜，一包放在我脸上，又在我的后脑勺上搁了一包。

“你后脑勺有个棒球大小的肿块儿。坐这儿。罗德去拿阿司匹林了。”她转身要走，但我抓住她的手，用最冷静的语调说道。

“瞧，我曾经中过两次枪，胸部和背部被刺穿过，两条胳膊和一只手还断过。现在这样真不算什么，快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穆尔和波特抓走了丽希。韦克菲尔德的小队发现安德森家里到处都是监控设备和麦克风，天知道穆尔到底监视安德森一家有多久了。朱莉娅和扎卡里正在尝试利用监控设备和它们发射的信号进行反追踪，看能不能找到穆尔和波特的落脚点。朱莉娅说监控设备是利用安德森家里的WIFI（无线局域网）来传送信号的。监控设备和窃听装置会将数据送到另一个IP地址。朱莉娅认为接收信号的IP地址或许能带我们找到丽希。她还说，穆尔利用这一地区所有不安全的WIFI来反射这个IP地址，有时候还用了一两颗人造卫星。所以得花点时间才能追踪到这个IP地址的信号源。朱莉娅也担心既然安德森一家已经被监视了，那INESCO也可能也正处于监视之中。我们回办公室时，她和扎卡里正准备对INESCO进行地毯式搜索，搜寻和这里相似的传输信号。”

瓦莱莉把手抽了出来，后退了几步靠在厨房的操作台上。“扎卡里和赖恩也正在试着通过丽希戴着的那个耳机确定丽希的位置，希望她还戴着它。”

她有事情瞒着我，从她脸上我一看便知。我知道，不管她在隐瞒什么，一定都很严重，不然她不会这么不想告诉我。

“把你不想告诉我的那些事情告诉我吧。”

她沉默片刻，最后还是开了口。

“穆尔给了我一个国防部的代码，这个代码对应着我给一件新产品分配的字母数字混编码，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拿到那个代码的。韦克菲尔德认为他是黑进了国防部的系统，但我们也不能确定。不过不确定都没什么关系，我知道他们要什么了。”

我静静等着，但瓦莱莉没有再说什么。她离开操作台，穿过屋子走到餐厅的桌子旁，韦克菲尔德的团队正在那边一台手提电脑上工作着。

我起身跟着她，却看到罗德从已经变得乱七八糟的客厅进了厨房，说：“给你阿司匹林。”

“好极了，谢谢你。”我说，“所以穆尔和波特到底在找什么？你知道吗？”

“知道，”他答道，“是瓦莱莉的项目。那是一项新的单体技术。有意思的是，”他顿了顿，回忆了下，“她是偶然发现这东西的，如果我们其他产品的测试结果不如它，这项技术才会被提交给国防部。不管怎样，瓦莱莉这个可爱的小发现很是令人惊叹。这种化合物能转化成液体，然后浇注成任何形状，但成形的塑件是无法探测到的，即使冗余其他物质或者喷涂于其他物质表面也一样。该物质可以和其他目标物质达到分子水平的融合，得到的化合物性质和目标物质一模一样。枪照样能开火，C4 1 照样能爆炸，而任何现有的侦测设备都无法探测到目标。你听懂了么罗恩？你好像没听懂。”

我太阳穴突突乱跳，脸上也疼得厉害，但我还是努力点了点头表示能跟上他。其实，我在思考这样一件像他描述的产品可能会导致何种浩劫。我在心里盘算着能用来隐藏炸弹的器件，但刚数到第十件，就意识到根本数不过来。罗德还在喋喋不休，于是我只得强打精神听了下去。

“她全面进行了一系列必要的测试。我想她和大家一样震惊。没有一个测试目标能被金属扫描、X光或者毫米波机械扫描侦测出来。你能用肉眼看到目标，但人造探测设备根本无法检测到测试目标。当然啦，除非携带测试目标的人被搜身。一个杜克大学的研究小组和另一个在德克萨斯活跃的研究小组目前正在研究像哈利波特电影里那样的隐形技术。他们通过扭曲目标一侧周围的光波成功实现了隐形。但这些小组都没达到这个化合物能够产生的隐形效果。瓦莱莉的发现或许不能让目标对人眼隐形，但如果目标无法被侦测到，那么也许我们可以说它是隐形的，你懂吧？”

“总之，瓦莱莉的化合物，也就是VS621-971，是隐形技术领域首个真正的突破。”他朝我俯身过来，几乎四目相对。我刚要问他在干什么，他说：“你脸上有鞋印。”

我转过脸，看到瓦莱莉正朝我走来。我看得出她很自责，认为现在这一切都是她一个人的责任。我伸出手，她上前一把紧紧握住，我便顺势把她拉如怀中。我久久地拥着她，感到她仿佛融入了我的身体。莉深深叹了一口气——这一刻她不再想做这间屋子里最强悍的人，她只想做一个母亲、一个妻子。

“他们挟持了她，罗恩。”她呢喃道，“他们挟持了我们的宝贝。这些威胁罗德要对他家人下狠手的人，他们挟持了我们的丽希。”

“穆尔那伙人不会把她做怎么样的。他们想要的东西需靠丽希来交换，所以他们不会对她不利的。”我想要安慰她，但愿我没想错。

韦克菲尔德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别忘了，正是你的小宝贝推测出了这一切。我想她会没事的，穆尔打算怎么联络你？”

“他说会在午夜12点打电话到INESCO办公室，通知交换的时间和地点。”瓦莱莉回答。

韦克菲尔德看了看手表，说：“现在是晚上8点30分。我们还有三个多小时准备。我建议咱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瓦莱莉环视了下房间，然后说道：“我们回INESCO去。”

十分钟不到的功夫，我们就驱车回到了INESCO。耳机里一直有人在互相交流。韦克菲尔德和她的队伍正试着追踪IP地址，但没什么进展，她们也准备对INESCO里的窃听装置进行信号扫描。我刚想要问个问题，朱莉娅的声音从耳机里传了来。

“如果我们对INESCO的安全检查显示出INESCO正处于监视下的话，不管是哪种监视，我认为我们都应该让它保持运行，利用它来赢得先机。”

“你怎么知道他们此刻就没有在听我们说话，如果他们一直在监听呢？”我问。

“格兰杰先生，穆尔探员暴露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做过这个假设了。离开亚特兰大时，我对每个耳机都发送了一个校准信号，已经把他隔绝在外了。”

“很好。”我评价道。

“大家都待在车里，”我们驶进INESCO的停车场时，韦克菲尔德命令道：“霍奇斯，你和弗兰克斯带西蒙一家出来，呆在你们车里，保护好他们。为安全起见，我们先按兵不动，保持无线电静默。朱莉娅和扎克，你们两个去检测，然后来向我汇报。”

我听到耳机里传来五次“收到”，然后自己也重复了一次。我和瓦莱莉从吉普车里向外看，有一辆黑色越野车转过一个街角从一个街区之外朝停车场开来。霍奇斯驾驶着这辆越野车停稳后，在弗兰克斯的保卫下，西蒙一家走出了大楼。大卫、艾萨克、鲁本和凯瑟琳都安全地躲进越野车后，朱莉娅和扎卡里也从他们与韦克菲尔德、赖恩同乘的车中走了下来。

耳中再次传来朱莉娅的声音：“扎卡里检查电话线路上的窃听装置，我检查房间里的。”

现在我们能做的只有等待和观察。我看了看车载仪表盘上的时钟。现在是晚上8点45分，丽希已经被抓走约一个小时了，想到这儿，我伸手握住了瓦莱莉的手。我要我的女儿平安无恙地回来、家人团聚，还要亲手逮到穆尔、波特跟史密斯兄弟。瓦莱莉在我手臂上捶了一拳，比出一个“哎呀”的嘴型，我才意识到自己捏得太用力了。

INESCO的门开了。朱莉娅和扎卡里走出了大楼。两位电脑技术员径直走向韦克菲尔德的越野车，站在副驾驶座打开的车窗前。我刚想用耳机说话，却看见朱莉娅朝我们车走了过来，来到了驾驶座这边我打开的车窗旁。

“我们在总办公室里发现了许多窃听装置，但电话线路上没有装载窃听器。扎卡里想要同时也检查一下生产区和研发区，但我们没权限。他现在正在征询你父兄的意见，不过我想问问你的意思，瓦莱莉。”

“干吧，”瓦莱莉说，“但我想他们基本没可能在那些新办公区放置窃听装置，我认为罗德不会帮他们去安置这些装置，不然他早就告诉我们了。不过谨慎点总比后悔好，去扫描吧。”

在毫无保护的办公室里安置窃听装置不会太难。西蒙一家十次里有九次都不记得锁大门。虽然获取进入位于办公室后面的新大楼的权限可没那么简单，不过被人黑进来倒是有可能的：那个人只要有一把钥匙、识别卡和通行口令，或者黑掉所有这些安保措施外加让报警器和监视器瘫痪的能力就行了。不简单，但不是不可能。

我注视着吉普车仪表盘时钟上的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9点、9点15分、9点20分，朱莉娅、扎克和大卫终于走出了大楼。大卫坐回了自己车子里，朱莉娅和扎克去跟韦克菲尔德碰面，大卫和霍奇斯、弗兰克斯则回到了他们的车上。晚上9点30分，耳机中传来了韦克菲尔德的声音。

“在生产区和研发区没有发现窃听装置，但整个办公区有很多装置要处理。朱莉娅有个十分好玩的计划：穆尔正在监听，我们就要利用这一点重新扳回主动权，但首先我们要录些音频。大家都听朱莉娅的，照她说的做。”

“好了，伙计们，如果计划成功的话，我们就分身有术了。”

接下来的十分钟里，我们都在重复一些短语和关键词，然后朱莉娅和扎卡里把他们编进数据库中，以备朱莉娅编写的程序使用。我们，还有西蒙一家，都在演戏。

录音结束，朱莉娅向我们解释了她和扎卡里到底在做什么：“我们将用这些新录音还有韦克菲尔德和格兰杰一家在酒店里会面的录音，编造出一段假对话。大卫、艾萨克和凯瑟琳会跟我们电脑模拟的对话来一起演一场戏。也就是说西蒙一家人将和我那台改装过的笔记本电脑对话，而电脑上会运行着一个叫做‘和我聊聊吧’的程序，是我写的。激活程序后，它不单能听到说了什么，还能通过无线克罗诺斯扬声器更清晰地把音频回放出来，弗兰克斯会带着无线双耳耳机监察情况。”

“我以为所有的电脑都被穆尔毁掉了，”我说，“你是怎么搞到那次在酒店房间见面时谈话的拷贝的？”

“韦克菲尔德乘坐的那辆越野车后部就是我们的移动指挥所和技术中心。我们的耳机和那辆越野车后部的设备是同步的，收集着我们所有人的所说所闻。”

“开始之前说几个注意事项，”韦克菲尔德说，“程序启动、设备开始运行后，我们得临场做戏了。行动开始之前，我们会干扰穆尔安装的窃听装置一下。朱莉娅告诉我，穆尔装设的那类窃听装置经常会受到周期性的静电脉冲干扰，因此这一下应该不会引起怀疑。进行干扰时，会安排弗兰克斯在INESCO外面监听对话，并保护西蒙一家。团队里的其他人，同罗恩和瓦莱莉一道在霍奇斯那辆越野车后面占个位置。一旦我们需要采取行动，就迅速转乘大卫和艾萨克的车。我们不能开着显眼的黑色政府车辆在帕克城转悠，不过我们的本田思域和丰田超霸能不引起别人的注意。计划如下：我们接到穆尔的电话后就离开INESCO的停车场。如果我们在午夜前查明了穆尔的位置，就要霍奇斯和赖恩做好行动准备。盯死穆尔和他的团伙，确保他们在该在的地方，而且不会对我们耍什么花样。明白吗？”

我们都点头称是。

“所有人都进总办公楼，现在就让耳机这么开着吧。有会议室吗？我们想想借用一下。”

瓦莱莉自离开马里恩和安德森一家人后，第一次开口说话了。

“等等，在我们进去之前，还有件事要讨论一下：穆尔和波特到底想要什么。”

“这还有什么可商量的？”韦克菲尔德说，“你绝不能给他们想要的东西。我们的计划万无一失，我们会找到丽希，救她出来，然后将穆尔一帮人绳之以法。”

“恕我直言，韦克菲尔德探员，你一个人说了不算。”我说。

“你的计划有些地方根本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你这是在冒险，”瓦

茉莉说，“我可不想我女儿冒这样的险，变数太多了。”

“好吧，你有什么建议？”

我看了看表，现在是晚上9点40分。时间怎么过的这么快？在穆尔打电话来做交换前，我们还有两小时二十分钟来想个办法。到那个时候，瓦莱莉只能被迫交出这项可能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史无前例的恐怖活动的技术。如果穆尔觊觎的是这项技术价值，那么无法侦测到的炸弹将会伪装成日常用品的样子，放得到处都是。我内心深处分裂出两个自己在交战，作为中情局探员的我不想交出那项技术，但另一个我，身为父亲的那个我，却不想拿我女儿的安危去冒险。

“让我在研发部里呆五分钟为交换做准备。”

耳机里一阵沉寂，每个人明白瓦莱莉的意思。韦克菲尔德打破沉寂，说：“罗恩，你和瓦莱莉去吧。我们对下表。我的表现在是晚上9点42分。3,2,1，行动。”

瓦莱莉和我按照韦克菲尔德的指示进了大楼，通过了一连串安全门，进入研发实验室。我们听到外面的车门关上了。他们在等着我们完成这必须要完成的事情。瓦莱莉碰了一下耳机关了机，我也关掉了耳机。

我看着瓦莱莉启动了三台的电脑，然后开始下载。她存满了1GB的优盘，说：“好了，搞定。”

我一直看着直到她完成一切，然后问：“你真的打算这么做么？”

她把记忆棒插进牛仔裤袋里，说道：“我有个计划，这是其中一步。这是唯一的办法。”

我们启动耳机，往回走过迷宫似的门和房间，在厨房里找到了大部队。我靠在房间一边的墙上，远远地看着扎卡里布设电脑和扬声器。朱莉娅忙着在改装过的手提电脑的无线键盘上打着字。西蒙一家和瓦莱莉则围坐在那张厨房小桌边。房间很小，人满为患。韦克菲尔德站在门口瞧着手表，霍奇斯、弗兰克斯和赖恩则待在屋子里。

气氛低沉，空气凝重。我感觉像要窒息了。我不是一个沉溺于过

去或者容易担心将来的人。我努力活在当下，但现在，当下却快压垮了我的双肩。我担心我的孩子，也担心瓦莱莉刚才在研发部做出的决定。瓦莱莉正在酝酿一个计划，而现在，我完全信任她。

赖恩、霍奇斯和弗兰克斯不约而同地打了报告，说他们要去外面去检查一下武器装备。安全起见，韦克菲尔德命令他们五分钟报告一次。晚上9点50分。朱莉娅举手示意，用五指倒计时，准备开始干扰窃听装置。瓦莱莉吻别母亲，静静地拥抱了父亲。我似乎看到她在鲁本耳边低语着，也许是最后一句“我爱你”。我们与韦克菲尔德、朱莉娅和扎克一同离开。无论结局是好是坏，韦克菲尔德的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了。

我们站在INESCO门外，弗兰克斯戴上头戴式耳机监听起里面的对话。我听到耳机里一阵噼啪作响，于是看了看其他人。每个人都不禁摸了摸耳机。我刚要问这声响是否也是朱莉娅弄的干扰，噪音却褪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我这辈子听到过的最甜美的声音：

“该死！这东西出了什么毛病？怎么用不了？”我听到了丽希的声音。

韦克菲尔德回答道：“好啦，孩子，你想成为一名特工，让设备运作起来是最基本的。”

“我能听到！我能听到！是我，丽希！”

我简直要叫出声了，但看到赖恩笑着对我使了个眼色，于是抑制不住地露出了我此生最幸福、最灿烂的笑容。

“你没事吧？”瓦莱莉问道。

“妈妈！妈妈！”丽希的声音了下去。我们听到她强忍泪水哽咽着说：“我很好，没有受伤。”

“你在哪儿？”赖恩问道。

“你是谁？”丽希问。

“我是赖恩。我们在酒店见过。能告诉我你在哪儿吗？”

我看着韦克菲尔德，她对我眨了眨眼。赖恩已经开始做事了，按

部就班，动作十分娴熟。瓦莱莉紧紧地抱住我，悬着的心情放了下来，我们不禁都流下了泪水。

“不行，我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屋子里一片漆黑。”

“穆尔和波特把你从安德森家带走之后都发生了什么，记得什么就告诉我什么。”赖恩引导着丽希。

韦克菲尔德在大楼外面冲我们招了招手，因为听到丽希的声音时我们都停下了脚步。霍奇斯“呼”的一声抬起越野车后备箱的门，我们都聚了过来。朱莉娅和扎克打开一个黑色的金属箱子，用线缆连接起箱子和安置于越野车后备箱里的一堆电子设备。我看到一个三分量存储栈上标着“继电器座1”，另外一个上则标着“继电器座2”。朱莉娅和扎卡里十指如飞，敲击着电脑键盘。

“好的，恩……他们在我头上套了个袋子，把我塞进了一辆车的后备箱。我试过用手表计时，不过好像不太准，因为秒针显示我只在里面呆了十二分钟。我感觉车子在停下来熄火之前驶过了一个减速带或者类似的东西，然后我就停止了计时。两个人把我从后备箱里拽了出来，命令我往前走。我有点害怕，不过没有表现出来得那么害怕。我故意跌倒，因为我知道自己站的地方不是什么路面，所以就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地方。我摸到有草，可能是草坪，有人抓着我的左臂带着我。我数着步数，数到第三十七步时有人让我停下来了。这时，他们给我松了松头罩或者套头袋什么的，我能看到自己的脚，但其他什么都看不到。我看到自己站在一段水泥阶梯的最上面。我往下走了十级台阶，走到了台阶下面，然后又被叫停了，头罩被重新扣紧了。然后我听到了大概是开门的声响，接着有个人把我拽进了某个地方。我走了四十五步后又停了下来，那儿应该有盏灯，因为虽然罩着袋子，可面前还是能感觉到光亮，不过也可能就是一支手电筒。我什么都看不到，可袋子变亮了，你能明白吗？反正，我听到有扇门开了，发出了金属相互滑动的声响。我确定那是扇门，因为这声响和鲁本外公的谷仓门发出的声响很像。有人推着我往左边走，我摔了一跤，地面是用石头或者砖头砌的。我听到门又关上了，伴随着那种金属与金属摩擦碰撞的声音，接着有个声音告诉我说可以摘下头罩了。就这么多了，

关于自己的位置，我也就知道这么多。”

我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情绪，可快要控制不住了，最初的放松被愤怒所取代。我想要怒吼。瓦莱莉则表现得很平静，仿佛并未受到丽希那些话的影响。但我知道那只是表象，她正在脑海里把穆尔和波特千万刀刷。

一群人挤在越野车后面听着赖恩和丽希的对话，好似我们正蹲在一台老式收音机前，听着《独行侠》²中的一段故事。

“好，非常好。”赖恩说，“你做得棒极了。我知道，重压之下，连一些经验丰富的探员都不及你这么细心。现在，我需要你帮我做些事情。”

“什么事？”丽希问。

“我要你把手放在墙上，告诉我墙壁的触感，然后估计一下你在这间房间有多大。如果可以的话，你找到门，然后从那儿开始算。”赖恩说。

“行，我想我能找到门。”

我们听到丽希拖着步子走了几秒，然后再度开口。

“找到门了。门感觉像是金属制的，肯定不是空心的。我摸到墙壁了，它摸起来像是……像是……”又是一轮停顿。

我们听到耳机里传来她的手从毛糙的表面滑过的声响。

“墙感觉像是砖制的。到墙角了，我现在要回到门那儿。从刚才大致的测量来看，房间大概六英尺宽。我现在背对着门朝前走，直到走到另一堵墙。”

我们听着拖沓的脚步声，然后听到她激动地说，“长也是六英尺。我在这间房子是六英尺见方。”

“好样的，丽希。现在让你父母跟你通话，我们会着手找出你的位置。还有件事，我们收不到你耳机的追踪信号，它是不是坏了？”

“在后备箱里时，它从我耳朵里掉了出来，被我压在了身下。我能

把它放回到耳朵里，不过可能它已经坏了。我一直在试着让它运行的久一点。”

“这不是问题，”赖恩说，“因为你出色的表现，我们知道目标是一间地下室。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在车里呆的时间，也知道你在那间房间是砖石构造。”

“妈妈？爸爸？你们听着么？”

“是的，亲爱的，我们在听着呢，韦克菲尔德的团队都听着呢。”瓦莱莉说。

“我在呢，我的小天使。”我要让她知道大家确实都在听。

“你、韦克菲尔德还有赖恩还要知道一些事。”

“什么事？”瓦莱莉问。

“我在后备箱里听到了他们说的话。”

“恩，你听到了什么？”瓦莱莉说。

“他们计划把从INESCO拿到的东西卖给一个从中东过来的买主。作为交换，他们会得到某种股权之类的东西。我不知道买主是谁，但我知道他们会在亚特兰大机场和那个人见面。我听他们说，他的航班延误了，会在周六、也就是明天早晨9点降落。他们会在行李领取处交易。”

“大情报啊，丽希。”赖恩说，“关于这家伙你还知道什么其他的吗？”

“没什么了，不过我听他们说，他们计划从行李传送带上取走来亚特兰大的那个人的包，替换上一个一模一样的。那是一个绿色的，有压花花纹的包。我就听到这么多。”

“干得好，”赖恩又一次说道，“你还有什么要对我们说的吗？”

我听到丽希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她不在我们身边，我们却连宽慰她都做不到。耳中只能听到她的轻声哭泣，于是瓦莱莉率先打破了沉默，俨然一副主导的派头。

“丽希，我要你听好我下面说的。你在听吗？”

“是的，妈妈。”

“接下来这样：我们会找到你的位置，然后过去接你。你父亲和我们会搞定穆尔和他那帮前游骑兵。你好好呆着，我们正在过去的路上。别再说话，听着就是。随时准备好，你父亲一打开门我们就走。明白么？”

“明白。”丽希说。

就这样，通话结束了。无需多言，是开工的时候了。瓦莱莉朝着吉普车慢跑过去，打开了副驾驶的门。我看到她在杂物箱里翻找着，找到了一本纸质地图夹。这些地图是对我们3A会员资格的礼遇，不过我不记得我们曾经用过它们。瓦莱莉边在夹子里翻找，边朝我们走回来。她发现了要找的地图后，奔回越野车后面，把地图摊了开来。全体成员都聚到了瓦莱莉身后，她伸出一根指头点在地图中央，开始说话：

“城里的建筑中，从马里恩驱车要走十二分钟、有草坪和砖石结构地下室的，是市政厅、影院大剧场、帕克城第一国家银行和药店。这些建筑都坐落在城市广场周围。”她顿了顿，问道：“有笔吗？”

赖恩递给她一支黑色记号笔。瓦莱莉用牙咬掉笔帽，另一只手把地图摁在越野车的行李架上，用记号笔圈出了可疑建筑的位置。

“市政厅坐北朝南，坐落在城市广场中心，”她边说边圈出位置：“贯穿城镇的大街是南北走向，单号街道在市政厅西面，双号街道则在市政厅东面。大道则是东西走向，单好的在市政厅北面，双号的在市政厅南面。跟得上么？”

“明白。”韦克菲尔德为全组做了回答。

“大剧场坐落在广场东侧的第二大街上，药店在广场西侧的第一大街上，在豪厄尔斯饭店北面一个街区。银行在这儿，”说完，她画下了第四个圈：“在广场南边，和市政厅前门隔着第二大道。所有这些建筑都符合丽希给我们的描述。”

“我们没办法把这些建筑全部搜查一遍；因为没有足够的人手。有没有可能排除掉几个？”韦克菲尔德问。

瓦莱莉对着地图琢磨着。

“银行、药店和市政厅目前还在使用。大剧场已经空置了几十年。不过，我觉得他们不会用大剧场。”

“为什么不会？”赖恩问。

“我承认这里确实是个完美的藏身之处。但大剧场位于市中心广场背靠居民区的那侧，那边所有的楼房都是空置的。”

“我还是没明白。”赖恩穷追不舍。

“那里坏就坏在鲜有人经过，行动很容易暴露。”

“我赞成把大剧场排除掉，”我说道：“而且我认为银行也应该排除。银行的地下室多年前就改造成了仓库，如果选在那儿，丽希就该感觉到脚下地面平坦。再说，光安保系统一项就够他们受了。”

“没错。”瓦莱莉附和道。

“那药店或者市政厅呢？”韦克菲尔德问。

“两者都是上佳之选。药店的地下室入口在大楼后的巷子里。院子里杂草丛生，中间有条人行小道连接着药店后门和小巷。地下室入口就在后院，外面还有道栅栏能帮着遮掩，是个不错的选择。而且据我所知，药剂师洛瑟先生并不使用地下室。”瓦莱莉。

“那么市政厅呢？”赖恩问。

“相比药店，那儿是个更好的选择，”莉说，“佐治亚州政府宣布将那里辟为历史遗迹时，市议会把老地下监狱改成了旅游胜地。每周一次开放观光，一般是在周三。老监狱大门是很老的那种带铁条窗的铸铁门，而且锁不上。因此这个监狱对任何人都可谓随时通行无阻。从街对面帕克城警察局的调度台那儿就能清楚地看到入口，所以那里从没发生过破坏公共财物等问题。”

“穆尔或他们团伙里的其他人肯定借由观光来地下监狱踩过点

了。”赖恩说。

“市政厅的确是最有可能的地点，”韦克菲尔德说，“他们肯定提前踩好点了，入口让他们可以通行无阻。”

“那帕克城警察局呢？你刚才说过，从警察局那儿可以看到通往老监狱入口的楼梯。”赖恩反驳道。

“没错，”瓦莱莉说：“但如果那个人亮出了联邦调查局的证件——就像你、霍奇斯和弗兰克斯将证件挂在脖子上那样，我认为当地警方不会起疑心的。”

“我懂了，”赖恩说：“他们来到城里，假装观光来这地方踩了点。他们研究了观光时间表，知道用这地方来关押人质很安全。此外，他们还得知即便门不能上锁，在闭馆时间也不会有人下来，因为这地方处于当地警方的监视之下。穆尔和他团伙亮出联邦调查局的证件，发布了一个假的全境通缉，然后就有十足的理由待在帕克城警察局里了。这样他们就能一石二鸟：既能监视老监狱，又有了留在小镇和警察局里的正当理由。”

“所以，我们怎么确定丽希就在老监狱里？”韦克菲尔德说。

“我觉得我们可以检验下那个推测成立不成立。”扎克说。

扎克之前一直和朱莉娅一起在他们的电脑前忙碌着。他的说话声提醒了我他的存在。他从车边退了一步出来，伸出胳膊招手叫我们。

“你有什么办法？”韦克菲尔德问。

“朱莉娅和我一直在尝试追踪和我们在安德森家发现的监视设备连线的IP地址，结果不过是做无用功。但如果新的推测是对的，我们可以将重点放在帕克城警察局。如果穆尔在警察局里，他肯定会想听INESCO内部的所有监听音频。如果这是真的，那带宽使用就会高到爆表。”

“穆尔会知道你正在窥探他的线路或者设备吗？而且你这么做又怎么能确定丽希的位置？”我问。

“有可能他也运行了一个监控软件，但我觉得可能性不大，”扎克

回答。“和他共事了六个月，”他又开始在键盘上敲打了起来：“我知道穆尔一定会认为没人能猜到他在警察局。就核实丽希的位置而言，我猜，不管他在哪儿监听INESCO，他都一定也在看着丽希。所以我觉得这值得一试。”

“那就动手吧。”

扎克打字时，我踱步走出人堆，想去看看丰田超霸后面的战术装备包到底有什么。弗兰克斯坐在越野车后部，戴着耳机，正在专心致志的听着。我走过他身边，他朝我竖起两只大拇指。我点了点头，继续朝着丰田车走去，后备箱的门开着，霍奇斯坐在门下面。我瞧了瞧两个黑袋子，再瞅了瞅他。霍奇斯心领神会，起身拉开了一个袋子。

“你想要什么？我们这儿应有尽有。”

“我要一柄6英寸的直刃刀和一根16英寸的伸缩式警棍。我自己的好像落在安德森家了。”

“不，不是你落下了它们。你妻子告诉我们，是那个踹了你脸的家伙在你倒下后拿走了它们。给，我们正好有这些。”他说。

我扯开袋口，露出了里面的枪支、防弹衣、刀具、短棍、铁丝手铐和震荡弹。我找到自己要的那把刀，它还带了一个刀鞘和一根腰带。短棍也有一个方便的小携带鞘，我把它装进刀带里。

“谢谢。”我说，接着又问：“另一个袋子里是什么。”

霍奇斯回答道：“夜视装备，定向麦克风，供电技术和耳机一样，而且和耳机同步；一对小型无人机，我们可以用手机操纵。你知道的，实打实的炫酷玩意儿。要不要来副夜视镜？”

“不，谢啦。我的夜间视力还不赖。”

就在这时，我听到了扎克的声音。

“我发现了些东西，你们都需要看看。”

众人都挤到越野车后面，看着屏幕上一张铁门的图片。

“那是什么？”赖恩问。

“我一直在找音频流，如果穆尔是通过架设在INESCO里的装置进行窃听的话，就应该会有，可是却没有，哪儿都找不到；朱莉娅，你确定你在我们扫描时发现过窃听装置吗？”扎克问道：“因为从帕克城警察局互联网联接上抓取到的只有我找到的这段视频传送。或许这就是丽希说的那扇金属门？”

我瞧了瞧扎克的电脑屏幕，看到了那张铁门的图像。接着我瞧着朱莉娅，她正从人群里往外退，双手牢牢抓着项链，显得非常紧张。我转身朝她走去，但瓦莱莉从我身边奔过，抢先一步到了朱莉娅面前，一把抓住了她的项链。

“你自从在酒店开始就一直在摆弄这个东西。起初我当这是你紧张的习惯动作，但现在我认为你要么是隐瞒了什么，要么就是在什么事上说了谎，还是两者兼有？给你个机会，告诉我怎么回事，别让我逼你。你懂我意思吗，朱莉娅？”

瓦莱莉几乎是贴着她的脸说道。莉将指间的项链越缠越紧，紧紧地勒住朱莉娅的脖子。泪水从朱莉娅的脸上流下，她的双唇颤抖着，但还是没说话。瓦莱莉转身就走，拽着项链，勒着朱莉娅的脖子走到了越野车后面，像甩一个布娃娃一样把她猛地甩到后挡板上，强行按住她坐下。

“想哭？”瓦莱莉说着松开项链，另一只手抓住了朱莉娅的头。她把朱莉娅的头扳过去面对着电脑屏幕。“我的女儿就在那扇门后的屋子里，孤身一人，为什么？这样你的男友就能把从我这里偷去的东西卖个好价钱不是么？你跟穆尔是男女朋友关系吧？他是你的男友对吧？你最好现在就告诉我一切，朱莉娅，不然我就叫你脖子上穆尔送你的那个小礼物给吃下去。”瓦莱莉贴着朱莉娅的脸怒吼道。

她已经被瓦莱莉吓得半死，莉是黑脸，现在轮到我来唱红脸了。我拽着瓦莱莉的胳膊把她推开了，我其实没用力，但瓦莱莉假装被我狠狠地推了一把。我用尽可能缓和的语调说：“没人会伤害你，朱莉娅。告诉我们吧。你为什么骗说那儿有窃听装置，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告诉我，好吗？”

朱莉娅整了整衬衣，揉了揉脖子。她瞪了瓦莱莉一眼，这是她犯

的第一个错误。然后她犯了第二个错误，说谎。

“扎克弄错了。我确实发现了窃听装置。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知道她在撒谎，因为她的手条件反射式地伸向了那个吊坠，这是她谎话的标志。

“把耳机丢掉，”我说，“穆尔从头至尾都在监听我们。她根本没有重新校准过频率。这是个大骗局。”

我假装厌恶地转身离开她，然后和莉对视了一眼，见她拔出武器，我说道：“瓦莱莉，交给你了。”

“不要！”朱莉娅尖叫起来，“耳机确实重新校准过，不过……，窃听装置的事的确是假的。没错，穆尔是我的男友，而且，也是他要我拖延你们的时间、监视你们的一举一动，还要设法让你们都忙到深夜，但仅此而已，他叫我做的就这么多。”

韦克菲尔德抓住朱莉娅的双手将她摁住，瓦莱莉开始对朱莉娅搜身，扎克则已经开始在朱莉娅的电脑上忙乎起来。

“没有用电脑和穆尔联络的迹象。”扎克宣布。

“她有两部手机，会不会用其中一部联络穆尔？”瓦莱莉问道，把它们递给扎克作检查。

“给我几分钟，马上就有答案。”他说。

“她在哪儿？”瓦莱莉问：“我女儿在哪儿？”

朱莉娅举起手想去握住她的吊坠吊坠，但瓦莱莉用手腕挡住了她，说：“住手吧，不会再让你碰这个。”接着瓦莱莉猛地一把拽下了链子。她把链子交给扎克，说道：“她一直玩儿这个。帮我检查一下？”

扎克停下手里电话的检查，从瓦莱莉手里接过项链。我看到瓦莱莉一直密切注意着朱莉娅，朱莉娅想坐起来回瞪瓦莱莉。她马上就要犯下第三个错误：妄想挑战我妻子。朱莉娅的金发遮住了她的眼睛，但我很确定她在瞪着瓦莱莉。韦克菲尔德用铁丝将朱莉娅的两只手腕捆到了她背后。现在朱莉娅动不了了，而扎克没多久就有了发现。

“有了，”他说，“吊坠里有微型窃听器 and 发射器。触碰吊坠就能激活装置。发射器是个简单的手机连接器。看样子她每碰一次，发射器就会把记录下的数据以脉冲形式发送到一个手机号上。可以肯定，我们了解的每件事他都知晓。”

“所以说我们暴露了？”赖恩问。

一个没听过的声音在耳机中响了起来：“我是弗兰克斯。如果没有窃听装置这回事，我能把这玩意儿关掉吗？凯瑟琳和鲁本在过去的十五分钟里一直在吵，吵得越来越厉害了。完毕。”

韦克菲尔德说：“好，关掉它吧，弗兰克斯。但安全起见。告诉他们继续呆在里面。”

“好吧，我们暴露了？”赖恩又问道。

“或许吧，我现在还不知道。”韦克菲尔德说，“扎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知道穆尔都收到了什么信息吗？”

“不行，但或许我能找出存储在装置里待发送的是什么，可能会有帮助。给我一分钟，就这样，我需要让装置里的传输机能瘫痪，这样……搞定了。现在我能读取文件了。把这个插到这儿，这应该能把文件转存到优盘上。”

韦克菲尔德打断道：“扎克，长话短说。”

我看到扎克边操作键盘边偷笑，而瓦莱莉用令人发毛的目光死死盯着朱莉娅。朱莉娅不会有好下场，只是她自己还没意识到。扎克从自己的电脑前转过身，笑了起来。

“好了，现在弄清楚了。吊坠里有赖恩和丽希的谈话，正等待发送。看来我们抓了个正着，否则穆尔会知道我们正在对付他了。这东西真的很酷。从吊坠向外传输的信息量非常小，每段对话信息120个字，只有一条短信的大小，但穆尔那边的终端却能将之播放成音频。其机制是在发送前将录制的音频打碎成比特单位大小、易于管控的部分。每次她触碰那个吊坠就会激活传输，难怪朱莉娅一直鼓搞这个东西。不过我们很幸运，穆尔还没有听到任何能危及我们行动的信息。不，我们可以大干一场了，“扎克充满自信地说，接着他问：“你想让

我用这东西做什么？”

“问得好。我想我们应该把它转换成咱们的优势，不过还得靠朱莉娅。”韦克菲尔德说。

仿佛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般，朱莉娅猛地看向韦克菲尔德，说：“你说什么呢？我不会帮你们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扎克，把朱莉娅项链里的那个装置重新运行起来，以备后用，越快越好。我想知道那幅视频截图的来源和接收地址。我想知道我们该怎么把这段视频变成自己的优势以及穆尔那伙人在哪儿，你必须确保万无一失，还有，我想……”她顿了顿，看了看手表：“现在10点了。十分钟之内给我答案。”

韦克菲尔德对其他人招了招手，示意往INESCO的门那边走，我们都跟着走了过去。瓦莱莉走着，一手紧紧抓住朱莉娅的胳膊，另一只手握着枪。我走在弗兰克斯、赖恩和霍奇斯后面殿后。扎克留在越野车车尾，做着韦克菲尔德交代的事。我不知道韦克菲尔德有什么打算，而且我对这些高科技玩意儿的耐心已经快要消磨殆尽了，但我别无选择、只能忍耐。我们在INESCO的办公室之间穿行，最终找到了厨房和里面的弗兰克斯，他正跟西蒙一家说不用演戏了。

韦克菲尔德说：“没那么快，我觉得他们和这个设备还是能用来帮助我们的。西蒙家的各位，休息一下吧，但不要离开大楼。我等下还需要你们帮忙，因此别走得太远。”

鲁本僵硬地站着，说：“好的，我们马上就回来。”接着他带着妻儿离开房间。

韦克菲尔德拉过一把椅子，用折叠刀割断了捆住朱莉娅的铁丝，说：“请坐，亲爱的，招了吧。不然我就把你和瓦莱莉单独留着这屋里。”

朱莉娅对韦克菲尔德哼了句“随你”，眼睛却一直盯着瓦莱莉。

“哦，我懂了，看来你这小妞觉得，这对你来说这根本不算个事，是不是？或许你不是专门的外勤探员，但你也受过中情局的标准训练。你学过基本的自卫技巧，所以你比普通人要自信，不过，”韦克

菲尔德顿了顿，卖了个关子：“可瓦莱莉并不是‘普通人’。”

我想这句话应该有点引起朱莉娅的重视了，但也不敢肯定，因为朱莉娅仍然一直盯着瓦莱莉。

“对瓦莱莉根本没有‘普通’一说。恰恰相反，她身上真的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其中有一点你一定要注意。”

“什么？”

“瓦莱莉，”韦克菲尔德瞥了莉一眼，看到瓦莱莉点了点头，韦克菲尔德继续说道：“以前是一名摩萨德特工。”

朱莉娅猛地转头看向韦克菲尔德。

“胡说。她的背景资料中没有和任何组织有关的记录，更别提摩萨德了。”

“对，也不对。为什么要有记录呢？跟美国的情报机构不同，摩萨德会永远为他们的特工保守秘密，永远不会披露特工们的身份，而特工们也禁止透露他们曾是摩萨德的一员。不过我想今晚情势所迫，我们可以破个例。”

韦克菲尔德停了一下，在桌边找了个位子。

“你知道摩萨德特工是干什么的吗，朱莉娅？”

“不知道，”朱莉娅回答道：“真不知道。”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暗杀。瞧，这又是一件以色列人能做到而美国的机构做不到的事。以色列人对摩萨德特工的职责定位的很清楚。美国情报机构都喜欢在收集情报的幌子下隐藏他们真正的意图，但那都是一派胡言。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问问罗恩。噢，亲爱的，我差点忘了罗恩。瞧，你和你男友盯上的那个孩子不仅是摩萨德特工的孩子，”韦克菲尔德告诉她：“也是中情局前暗杀队员的女儿。事实上他的表现非常出色，一个人顶得上一支小队。那些传闻穆尔在酒店里都说到过吧？没错，那都是真的，而那个传说中的人眼下就站在那儿。”韦克菲尔德指着我说：“所以两条路给你选，朱莉娅。你可以跟我谈谈，然后告诉我想知道的来换条生路，或者你可以死。选

哪个？”

朱莉娅脸上的怒气消失了，一张脸血色尽褪，苍白得像一张纸，她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抓脖子上那个已经不在的吊坠——那个吊坠算是她的定心丸。她的目光在瓦莱莉和我的脸上来回游移。

“好。我说。”

¹ 指C4塑胶炸药，外形就像用来烘烤面包的生面粉团，可随意揉搓，制成各种形状。

第八章

“说。”韦克菲尔德命令道。

朱莉娅边哭边说道：“一切要从一年半前讲起。那时汤姆和我刚在一起，我们一起工作了六个月，后来开始约会。那是一个周六的早晨，当时还在下着雨，我们在看新闻，我在网上偶然读到了一篇文章。文章说的是政府资源浪费，好像多新鲜一样，不过这篇文章把有人用欺诈手段让国税局给国民送出数亿美元的细节描述得清清楚楚。这个事件的问题是，收钱人实际上并不存在。国税局最终追查到了欺诈团伙，但没能追回所有的钱。我当时评论了几句，没想到汤姆听者有意上了心。我真是犯傻，说那些涉案人员完全可以脱身的，只要怎么怎么做就行了。他央求我告诉他具体做法，我就告诉了他。”她顿了顿，开始啜泣起来，“但我没想到他真的会去实践。我发誓。”

韦克菲尔德猛地一拍桌子，把自怨自艾的朱莉娅拉回了现实。

“听着，朱莉娅。我不关心这堆废话。我想知道丽希被关在哪儿，还有穆尔和他的同伙在哪儿。我想知道他们要把技术卖给谁。关于丽希被关押的地点，我们已经有了准确的推测，现在只是跟你确认一下。我知道买家正从中东赶来，说他的名字，还有具体细节。快把我知道的都招了，否则我可不保证你会发生什么事。你已选了第二条路，别再浪费我的时间了。”

“那些事我什么都不知道！这些细节汤姆通通都没有告诉我。”

朱莉娅将金色的长发拢到耳后，用颤抖的双手擦了擦脸：“我怎么招供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你以为你是第一个这样威胁我的人？动脑子吧！”她又哭又笑，可这次却全然失控了。“让这位贤妻良母来威胁我，”她猛地用拇指指向瓦莱莉的方向，“也没用。我建议你把汤姆、波特还有那两个姓史密斯的家伙要的东西给他们，不然，”她又伸手去摸那个早已不在的项链，颤抖的双手扣在了一起：“不然汤姆和他的伙计们肯定会折磨那个女孩！这一点我倒是很清楚；不是说出来吓唬你们的。还有，操你妈的，韦克菲尔德特工，”她说说着转向瓦

茉莉，“还有你，操你……”

瓦莱给了朱莉娅下巴一记右交叉拳，让她闭了嘴。这一拳力道十足，打地朱莉娅从椅子上摔了出去，一头撞在旁边的墙上。朱莉娅被打晕了，瓦莱莉却依然若无其事地坐在椅子上。每击必中，一击即回，就像一条黑曼巴蛇。瓦莱莉就是如此迅猛。

“搞什么？”看到朱莉娅头在墙上弹了下，瘫软的身躯顺着墙滑到了地板上，韦克菲尔德喊道。

“再审她也是徒劳，很明显，她在穆尔或者其他什么人手下受过折磨。没必要让她再经历一遍，”瓦莱莉说着，起身要离开房间。

“那有必要非要把她打晕么？”韦克菲尔德说。

瓦莱莉站在厨房门口，回头看着韦克菲尔德：

“你给了她两个选择，我猜你也不是在唬她。如果我错误估计了形势，是我的过失，但你自己也说了：我是一个杀手，从不做空作威胁。而且我也不希望和我共事的人浪费时间。朱莉娅绝对不会背叛穆尔，她会讲一大段悲伤的故事来浪费我们的时间，不会透露什么有用的信息。我们能为她做的最好的事莫过于帮她走出来。可在那之前，我们只能浪费人力看住她，要么就杀了或者打晕她。所以我帮她选了你说的第二条路，因为我不想杀了她，将来她肯定还能为我们所用。”

韦克菲尔德思索片刻，说：“听起来你有计划了，说说吧？”

“现在还不行。”

“好吧，可以接收。不过我们现在能拿她做什么呢？”

“交给我吧，”瓦莱莉说着转身离开了韦克菲尔德，表示谈话到此为止，她要去做其他事了。“罗恩？我去仓库拿几个大黑袋子和一卷管道胶布。带上朱莉娅，在橡胶实验室和我碰头。弗兰克斯，你来抬腿，和罗恩一起把她抬过去。”

“好，”弗兰克斯说，“橡胶实验室怎么走？”

“跟我来，”我说着，从朱莉娅腋下架起她，走出了厨房。

耳机里传来韦克菲尔德的声音：“我、赖恩和霍奇斯待在外面和扎克谈谈。你们那儿结束之后，就去找我。我会叫西蒙一家在厨房等我们的。”

我领着弗兰克斯进了橡胶实验室，这儿和研发部截然不同。实验室生产、测试的橡胶化合物那抹薄薄的炭黑色覆盖着整个地方，瓦莱莉已经等在那里了。

“现在干什么？”弗兰克斯问。

“我们现在先用袋子把她裹住，再用管道胶布捆牢，不过得确保她能够呼吸。咱们不想让她搞出任何动静，可也不想让她死在咱们手上。所以包好点，要方便运输。我们等下还会需要她的。”莉说。

一切就绪后，我们把朱莉娅装进本田车的后备箱。

弗兰克斯说：“她搁在这里不会有事吧？”

“当然，不过为了安全起见，不是非关上不可的话，就一直开着后备箱的盖子。”我解释道，跟他一起转身朝其他人那边走去。

“好消息”，扎克说，“丽希在市政厅下面的老监狱里，你们猜中了。她……”

“你怎么知道的？”我打断他问道。

“拍摄那张门的照片的监控，正在通过市政厅WIFI信号往外传送什么东西，像是视频。”

“像是视频’怎么说？还是那句话，你是怎么知道的？”瓦莱莉问。

“长话短说，我黑进了电话公司，确认市政厅是使用电话线连网的，不过他们通过电话公司安装的无线路由器将整座大楼都覆盖了信号。一台使用帕克城警察局网线的电脑黑进了这个WIFI信号。根据我们一直在找的那个IP地址我定位出了这台在帕克城警察局的电脑。也就是说，我找到了那台电脑，也找到了穆尔。”扎克的口气无不佩服，显然为对方的手段而折服。

“视频是怎么回事？”韦克菲尔德问道。

“哦，抱歉。”扎克说，“帕克城警察局的带宽使用已经爆了表。就监狱传来的图像来看，这没什么好吃惊的，而且穆尔也安排路径将吊坠发送的信息进到他的电脑中。我猜他这么做，是为了防止一旦我们识破朱莉娅，会追踪到他的电话。”

“说一下视频的事？视频！”瓦莱莉诘问道。

“稍等一下，让我核实一件事，”扎卡里指着屏幕说，“如果你们近看这个门的图像，你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视频流。我在每幅图像里都发现了一个嵌入的代码，而且每个代码就只对应一幅图像。这招其实相当高明，因为这样这些图像无法循环播放来糊弄看大门监控录像的人。”

韦克菲尔德问，“我们能不能监察到穆尔，并且确认他真的在警察局里？我可不想落入什么精心设计的骗局。”

“我们找到的警局线路图显示并没有安装监控，”扎卡里回道，“所以我没法黑进不存在的東西里，但由于监控老监狱的电脑是直接连入电话线的，我或许能够借此激活电脑的摄像头。即便如此，我还是要让电脑前的那个人打开一个病毒程序才能做到。”

“怎么做？”韦克菲尔德问。

“吊坠一直在发送音频文件，我可以把病毒伪装成音频文件的一部分导入到吊坠中，然后点一下发送文件。文件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到穆尔的电脑上。一旦有人打开文件，病毒程序就会自动安装了。”

“干吧，”韦克菲尔德说，“趁你忙活这个，我们需要制定下计划。”

“瓦莱莉？”我叫她。

瓦莱莉指着地图。

“有件事先要弄清楚。扎克，你能切断穆尔电脑的信号接收吗？”

“当然，没问题。”

“很好，就是要你这句话。”莉说道：“赖恩和霍奇斯要守住这儿和这儿的位置。你们两个都上豪厄尔斯饭店的屋顶。饭店左侧正对着警

局大门前的街道，而在屋顶的右前角能直视到老监狱的入口。你们俩可以把车停在这儿。

“城区那边的建筑，除了药房、豪厄尔斯饭店和五金店外都空置着。城市广场上的店面都正对着市政厅。建筑后面是巷子，在那里你们可以随意移动而不会被人发觉。你们停好车后，沿着巷子朝南走一个街区，有个五金店，五金店靠巷子这边有架旧消防梯，你可以从五金店的屋顶走到旁边豪厄尔斯饭店的屋顶上。就位以后，你们就报告说‘准备好了’通知我和罗恩。”

“那你和罗恩去哪儿？”赖恩问。

“这里，”瓦莱莉指了指城市广场的另一侧：“市政厅东侧的大剧场，正对着你们在豪厄尔斯饭店屋顶上的位置。我们会把车停在大剧场的后巷。这个位置视野清晰，可以看到市政厅背面和老监狱入口。在那里，我们能看到任何接近老监狱入口的人，而市政厅这栋建筑就是一面盾牌，帕克城警察局里监视的人却看不到我们。”

“看来我们有个可行的计划了。”韦克菲尔德说，“我会和弗兰克斯、扎克留在这儿，告知每个人相关变动。一旦穆尔和公司联系，我们就立刻赶到你们那儿。”

我抬头看到扎克从INESCO那儿朝我们的方向慢跑过来。

“我把信息送出去了。”他重坐到电脑前的位置上，“现在我们就等着看谁上钩了。”

“你发送了什么给他们听？”赖恩问。

“哦，西蒙一家又吵上了，这么甜美的声音怎么能不让他们听听呢。不过，让他们吵架可真不用费什么劲。”

“这就是他们的交流方式，”瓦莱莉笑着说：“如果他们不吵了，我反倒会觉得出事了。”

“我们黑进去了；文件已经打开了。给我几秒钟，”扎克说：“搞定！瞧这个。”

扎克的电脑屏幕被托马斯·穆尔探员的图像给占满了，我们默默地

看着穆尔站在那儿。现在，我们又看到那个自称波特的男人就坐在他后面，也能听到他们在谈话。

穆尔正说道：“该死的！那两个老家伙吵个没完。”

“犹太老家伙们就是爱争论，”波特说：“上帝啊，听这个真是痛苦。关了它。”

“就是三十秒的脉冲而已，”穆尔说：“看，完了。至少我们知道韦克菲尔德那儿是怎么回事了。”

“是啊，没什么动静。”

“说到怎么回事，那个队长——他名字叫什么来着？莱斯特？——预计什么时候回来？”

“我不知道。他去看他怀孕的老婆了。不用担心他还有他人。他们不会插手我们的事情。”

“特拉维斯！”我们听穆尔叫道，“你和布里格斯去看下那个女孩。我可不相信WIFI连接的稳定性，监控也可以造假，这个城里的互联网烂得像坨屎。还有一个小时我就要打电话要求会面了。”

我们紧紧盯着屏幕，生怕漏了什么细节。只见波特起身走出了摄像机的视野，穆尔坐上了他的位置。

就在那时，扎克切断了馈入。

“你干嘛？”赖恩问。

“我们不能冒险继续连在那台摄像机上。摄像机在使用时会亮着红灯，他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了，还是求保险为妙。再说，我们不是已经得到需要的信息了吗？”

“的确如此，”我说，“那麻烦你切换到老监狱大门那儿的通信。”

我们的目光从扎克的电脑移到朱莉娅的电脑上，刚好看到史密斯兄弟进入了视野。由于通信原因，他们的动作并不流畅，更像是定格动画动作。我看到他们俩站到了金属门前，然后布里格斯开始说话，耳机里传来了他的声音。

“要不了多久，”他说，“你爸妈就会把我们想要的东西带来，事情就结了。”

丽希没有回应。我们看到这两个家伙揉搓着裆部，在门上一耸一耸地顶着髌部。那个叫特拉维斯的按捺不住仰头大笑道：“是啊，然后我们就和你好好玩玩。”

我闭上了眼睛，耳中传来了女儿的低泣。

瓦莱莉已掌握了所有她需要的信息。她把手机递给扎克：“确保 INESCO 所有的内线电话都已经连到了这台手机上，这样我才不会错过穆尔的电话。更重要的是，注意我的信号，到按我的要求切断从老监狱来的信息通信之时，游戏就开始了。时间必须把握得恰到好处。明白吗？”

“设置呼叫转移要花一分钟，但那不是问题。我会准备好切断通信的。”

“等等，”赖恩说，“等一下，你打算就这样冲进地下监狱把你女儿回来？就算是奇迹发生，你们冲到金属门那儿打倒了史密斯兄弟，然后救出了你的女儿。穆尔和波特也能很快赶到。你计划怎么对付他们？你和你丈夫不仅要对付四个武装的游骑兵，还要护着你们的女儿？用什么？一支枪，一把刀，和一根警棍？”

“差不多就是这样。别忘了，我有他们想要的东西，”瓦莱莉回答道，从袋子里抽出了优盘。

“我可从没说过要冲进去带我女儿出来，这是你说的。我就是想让扎克在得到我的通知后切断从老监狱传来的信息流，然后看看史密斯兄弟到底有几斤几两。当然，我可以假设他们会回帕克城警察局，但是，能肯定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假设？我想，既然穆尔不信任网络连接情况，那么切断通信就不会惊动他。刚才他让史密斯兄弟去查看丽希，那我肯定他还会这么做。就是这样。我只要求所有人各就各位，以免有突发情况出现。”

“老大？”赖恩开始向韦克菲尔德求助，“我们三个经验丰富的探员，她却沒有妥善利用。我们两个负责把风，而弗兰克斯却在当保

姆。”

“瞧，”瓦莱莉说道，这次她的声音中已然没有了假装的耐心，“很感谢你的关心，但我干这行时你还穿开裆裤呢。我在世界各地都执行过任务，曾经用你想也想不到的法子杀过人。如果我认为我需要你的帮助，我会开口请求的，但现在我不需要。我要的是那四个杂种！我把他们聚到那个老旧的地下监狱里是出于两个原因：首先，我想把惊动当地警方的风险降到最小；我不想把莱斯特和他手下的警员们牵扯进来。”

“那另一个呢？”

“一旦进到那个地下室，就无处藏身了。”

没等赖恩回话，我就已经朝着本田思域驾驶座走了过去，在经过时合上了后备箱。我不想再多废话，只想立即行动。我刚坐到本田的方向盘后，却听到瓦莱莉问道：“你介意我来开车吗？”

我正准备答话，却看到她把手指压在唇上。于是我默默地绕到车子另一侧，越过车顶和她凝视的目光相接。我打开乘客侧的门。她用右手食指碰了下耳机，我也跟着关掉了我的耳机。

“你这是有什么秘密？”我说，坐进了车里。

“我玩牌时喜欢不露声色，你懂的。”

“当然懂，这也是我玩牌从来玩不过你的原因之一。”

“我明白赖恩觉得应该小心谨慎的忧虑，但我想是时候冒点风险了。”她笑着说。

“风险？”我问道，然后又加了句，“我觉得你已经乐在其中了。”

“也不完全是那样。不过，如果我告诉你我已经想出一个法子，既能救出我们的孩子，又能将坏蛋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还能诋他告诉我们一切，你会怎么说呢？”

“我会说‘棒极了’，可史密斯兄弟呢？你觉得他们会回帕克城警察局？”

“我或许不知道他们的位置，但我知道他们是不可能在那个老监狱里等我们的。不，穆尔和他的同伙认为由于丽希的缘故，我们会力求安全行事。这就是为何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

“我喜欢这个想法，”我说，对着行李舱比了个手势：“那朱莉娅呢？”

“我们需要她也参与进来。要不是为这个，我也不会把她算进来。她很狂躁。”

“要虐待她？”

“不是肉体上虐待，就是精神上的。我们会用到她的，但要小心谨慎。”

“我会掌握好度的。”我说。

“还有问题吗？”她问。

“等着听计划了。”

“我用一分钟时间详细告诉你：首先，我们要确认赖恩和霍奇斯正在做我吩咐他们做的事情。重启耳机。”

“好嘞。”我回道，边说边亲了亲她的脸颊。

本田车行驶着，瓦莱莉左转上了64号州际高速公路，向南朝着市中心开去。“大家注意，”她说道：“沿着这条路就能走到市中心。大约五分钟后，我们会到达第一个停车标志处。赖恩，你和霍奇斯在那个停车标志处右转，朝西驶过一个街区再右转，那边就是巷子了。把车停在那儿，向南走一个街区到五金店后面。罗恩和我会继续朝南开到第一大街。我们会在第二大道处左转后，在第二大街再左转。你们明白吗？”

“明白。”赖恩立即做出回应。

“明白。”这次听到的来自队里余下的人。

“我想我们应该考虑让霍奇斯留在地面上，以提供额外支援。”赖恩建议。

“我考虑过，但放弃了。”瓦莱莉回答，“我要你们两个都在屋顶上看牢了。史密斯兄弟肯定藏在市政厅院子里某处。我需要有人能俯视一切情况，也需要有人盯着帕克城警察局的各道大门。所以才要你们都上屋顶，明白了吧？”

“明白。”从耳机里传来了回答声。

路不远，莉在第一大街与第二大道交叉口的停车标志处左转。我心中涌出一股冲动想要去看右边，那是位于第二大道西南角的帕克城警察局，但我克制住了自己。顺着本田车前车灯的方向，我看到第三个停车标志进入了视野。瓦莱莉停了下来，然后左转，缓慢地朝北驶上第二大道。我缓缓打开车门，从还在移动的车子走了下来。瓦莱莉打开行李箱盖，我取出了一个包得严严实实的包裹，把它扛在肩上，关上了行李箱。瓦莱莉继续朝北开过另一个街区，然后在空置的电影院和一排空置的店面间右转，停下了车。

我跑到市政厅的东北角停了下来，转身看到本田车的尾灯消失在巷子里。我等待着，注视着城市广场几乎一片幽暗的地面，竭力不去想扛在肩上的朱莉娅。我同情朱莉娅，任何女性受到任何形式的虐待，都应该得到帮助和保护，但眼下我们还要利用她。我只能祈祷她能应付得过来。

好消息是，城市广场周围一片漆黑，因为帕克城城区的路灯早已罢工了。市议会十年前下令停止给路灯的供给电力，他们觉得天黑后不会有店铺营业，也没人会出来逛，于是路灯自然也就没必要了。几盏地光灯映照着建筑，历史遗迹那儿就有一盏。一系列低功率地光灯被安置在市政厅周围间隔不一的基座上。我紧贴在红砖建筑上，藏在两盏地光灯之间的影子里，等着妻子过来。这时，我听到耳机里传来赖恩的声音。

“我已就位，在盯着帕克城警察局。没有动静。距作战还有30分钟。”

霍奇斯随后跟了一句：“就绪。”

正当我疑惑赖恩会不会成为一个麻烦精——抑或这仅仅只是他挑

战瓦莱莉权威的方式的时候，我听到左边有动静。

我即刻蹲下，把包裹从左肩换到右肩，进入战备状态。不过那是瓦莱莉，她在我身边放松筋骨，我跟着她关上了耳机。

“无线电静默时间到，”她说道，接着打开耳机通报：“我们已就位，正在等待时机。先按兵不动，等待会合的命令。保持无线电静默，除非情况有变。”她没等回音就再次关掉了耳机。

莉经过我面前，像往日一样吻了吻我的脸颊。她占据好地形，我紧随其后，一起朝着那栋建筑靠去。脚下厚厚的松针被踩地沙沙作响，小灌木丛也没有减缓我们前进的速度。我们到达了那栋建筑的中部后，她停了下来，后巷入口的扶梯就在那儿。这里没有地光灯，取而代之的是入口两侧墙上的两盏小壁灯。灯光在凹陷进去的门口投下一个阴影，看起来仿佛洞穴一般。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市政厅的西北角了，距离这儿有50英尺远，正对我们前方。离开建筑尽头几英尺的地方，标示着通往老监狱入口的铁栏杆在月光中闪着微光。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险冒得太大了？”莉问。

“对我们两个来说？是的。你留在这里盯梢，”说着，我亲了亲她的脸颊，转身离开。

在建筑的阴影中左躲右闪了一阵，我摸到金属扶手那边停了下来。我朝通向深渊的扶梯瞥了瞥，牢牢地抓住袋子和里面的朱莉娅，迅速一撑越过了栏杆，然后扶住金属管，轻轻落在下面的台阶上。我被无边无际的黑暗吞噬了，只得迅速地眨着眼睛慢慢适应。渐渐地，我能看到台阶和台阶尽头的门了。我一次两级走完余下的路，缓缓推开门走进老监狱里，然后关上了身后的门。红外摄像机的光吸引了我的注意，我朝那边奔去。在找到金属门后，打开插销，低语道：“是我，孩子。”

丽希冲进我的怀抱，说道：“我就知道，我知道你们会采取行动的。”

我放下袋子用力抱了抱女儿。朱莉娅还没恢复意识，我撕下她身

上的塑料胶带，丢到房间角落里。看到朱莉娅身着的衣服时，我突然觉得自己应该要临场发挥一下。

“丽希，跟朱莉娅换一下衣服。你们身材相仿，对吧？”

丽希边脱衣服边说：“她比我高些，不过其他方面都很接近。我的裤子可能有些短，但这里这么黑没人会注意到。”

“穿好后就离开这里。靠右上楼梯，注意呆在阴影里。从你右侧的扶手间匍匐前行，紧挨住建筑的墙壁。妈妈在市政厅背后的入口处等着。现在快走。”

我脱掉了了朱莉娅的衣服，帮她换上了丽希的衣物和鞋子，丽希也穿上了朱莉娅的套装。

“什么？你不跟我一起走吗？为什么？”丽希问。

“你说的没错，我们有行动。等你们两个安全离开这里，妈妈就会把你要做的事情告诉你。现在走吧。我们时间不多了。”

丽希吻了吻我，离开了。

我在黑暗中替朱莉娅打扮妥当，取回那个黑色塑料袋。我从塑料袋上撕下一条管道胶布，封住了朱莉娅的嘴。然后又花了点时间在房间里搜查了下，找到丽希戴过的头套，把它戴到了朱莉娅头上。我用带子打了个很难结开的结，可能得用刀才能割开。我离开房间，关上身后的铁门，走到一条通往老监狱主体部分的短走廊上。

我打开耳机说道：“我是格兰杰，汇报情况：一切正常。”

我听到队员们陆续答道“一切正常”，不禁微笑起来。我感觉到自己正绕着老监狱的主屋打着转。这里比我记忆中的要小些，大约就是间大主卧室的大小。我瞧了瞧手表发光的表面，现在已经是11点37分了。我们比计划提前了八分钟。我背靠着墙壁坐到地上，就在入口左面大约4英尺的地方，接下来要看瓦莱莉的了。我想她会在三十秒后里开始行动，她和孩子脱险会费上一番功夫。

我错了。瓦莱莉的声音提前响了起来：“赖恩，有动静吗？”

“没有。”

“霍奇斯？”

“一切正常。”

“扎克，切断金属门那儿的通信。”

“已切断通信。”

“我看到四个全副武装的人出了帕克城警察局，”赖恩通报：“他们现在正要离开帕克城警察局。两个步行，两个乘一辆黑色萨博班。我正撤离至地面支援位置。”

“不要动，重复一遍，不要动。守在你的位置上。再重复一遍，所有人坚守原位！他们这是在试探，我想看看穆尔和他的同伙如何应对。待在那儿别动！”瓦莱莉命令道。

接着，霍奇斯插了进来：“两个全副武装的人步行通过第一大街，动作非常迅速。他们走下楼梯进了老监狱。我看到那辆萨博班沿着路肩倒车进了市政厅的草坪，前排座位上好有两个人。车子已经退到了老监狱入口那儿，停了。之前的那两个人从老监狱里上来，和从车里出来的两个人在车尾碰头了。我想可以启动他们那边的一台定向传声器。如果管用的话，你们就能听到他们的对话了……搞定。”

一阵杂音后，另一个声音传了进来，响亮而清晰。

“她在地板上睡着了，”说话的是布里格斯·史密斯：“她甚至都没有去摘掉头套。”

“好吧，就是视频数据丢失，很可能是因为操蛋的网络。”穆尔说：“还有，我们到这儿的速度远远来得及对付任何进出监狱的人。但为安全起见，史密斯兄弟，你们留在这儿，待在楼梯顶上监视。11点55分再下来，做好准备。波特和我坐越野车调头回警局。我需要回到电脑前面去。你们两保持警惕。开弓没有回头箭，绝对不能搞砸了。”

“我是霍奇斯，现在穆尔和波特朝越野车走过去了。等一下，你们听听这个。”

耳中霍奇斯的声音被穆尔的声音取代了，我听到他说：“记住伙计

们，我要只要把那个孩子剥光，但是别伤害她。”

“我是霍奇斯，穆尔正从越野车后面搬什么东西下来，像是一个袋子。”

“特拉维斯，”穆尔说：“袋子里有把装了砖石钉的气动钉枪，还有绳子。在地上打上几根钉子，把那女孩大字型绑起来。除非瓦莱莉拒绝合作，否则别动那女孩。你们明白了吗？”

史密斯兄弟回答道：“明白，老大。”

“你们两个要照我说的计划去对付格兰杰的老婆，确保她明白：我想要她公司出售给政府或者为政府制造的所有东西的副本。看到孩子被赤身裸体地绑在地上够她动摇了。如果她拒绝我们的要求，不愿照着我的意思做，你们就来个人到帕克城警察局找我。波特和我会好好‘劝说劝说’她的。就我了解，用这法子打击一个人，过程越是刻毒，见效就越快。我要吓死那个女人，就算要痛打、强奸她和她女儿也得做。你们懂吗？”

“通常我不会用这种手段，老大，”布里格斯说，“不过我可以为这两个女人破个例。”

“恩，我也是，老大。我觉得我们不会有什么演出焦虑症。”

“知道就好，孩子们。”穆尔说。

“她丈夫怎么办？”波特问。

“布里格斯给他脸上来了那么一脚后，我很怀疑他还能不能来，如果他现身的话，格杀勿论”穆尔说。

“乐意效劳，”布里格斯说：“我真后悔没早就杀掉他。”

耳机里归于一阵寂静。如果不是霍奇斯报告，我几乎以为这阵寂静会一直持续到明天。

“我是霍奇斯。越野车正在驶离市政厅。”

“我是赖恩。越野车驶进了帕克城警察局的停车场。”

帕克城以往宁静的城市广场因为我们的行动而交织着无线通信的

嗡嗡声，霍奇斯和赖恩报告着他们看到的情况，只要戴着耳机，我就不会错过街上发生的任何事情。

“我是霍奇斯。我发现第二大街上又有一辆车在朝北行驶。看起来是一辆本田思域。是你吗，瓦莱莉？”

“不是我。”

“还是我，霍奇斯，那辆车与你和罗恩驾驶的那辆牌照相同。”

“我没说那不是我的车。”瓦莱莉反驳。

“这里是霍奇斯。谁在那辆车上？罗恩？”

“不是我。”我回复。

“谁他妈在那辆该死的车上？”韦克菲尔德问。

“是我，丽希。我正朝你那边过去，韦克菲尔德。”

我听到赖恩大叫起来：“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

“大家稍安勿躁，”莉说，“这是计划的一部分。”

“别忘了，有两个全副武装的游骑兵蹲守在楼梯顶端，还有两个全副武装的家伙12点就会到那儿。”霍奇斯说。

“很好。我就是想让他们在那儿。瓦莱莉关机。”

“格兰杰关机。”我说。

“等等！别关耳机。扎克，他们离线了吗？”韦克菲尔德问。

“应该没有，我还能收到他们的传输信号。我想他们只是保持安静而已。”

“很明智。保持无线电静默，一直到收到穆尔会面的电话为止。”韦克菲尔德说，“我看到朝我们这边来的车前灯了，是丽希。”

我感觉不错。一切都在顺着瓦莱莉的计划进行。现在丽希需要到韦克菲尔德那儿去，完成瓦莱莉的计划。我听到丽希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她正在跟韦克菲尔德联系。

“大家都得离开这里去镇上。我们需要和我妈妈在药店后的小巷里会面，”丽希的声音很激动：“扎克，妈妈说要带上那个类似声音分析仪的东西。我要从实验室拿很多东西。外公，帮我一下？快，我们需要赶快行动，在穆尔打来电话前就位。”

韦克菲尔德丝毫没有犹豫：“弗兰克斯，在鲁本帮完孩子后，把西蒙一家带离这里，分乘越野车和超霸车离开，扎克和我与丽希一同坐本田车。在药店后面的巷子里集合。西蒙家出一个指路的人，行动吧。”

关门声和发动机旋转声从耳机里传来。我想，丽希带领的小组时间上很紧迫。我对了下表，已经是晚上11时45分。15分钟后，穆尔就会打来电话。根据行驶速度，从INESCO到城市广场大约有三到十分钟的车程。瓦莱莉今晚早些时候曾用不到五分钟就开完了这段距离。我想以丽希那股兴奋劲，她用的时间会稍稍短些。

“什么计划，孩子？你是怎么从那间屋子里逃出来的？”我听弗兰克斯问道。

“我们赶紧就位，妈妈会跟你介绍情况的。”丽希先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我听到她继续回答第二个问题：“我爸爸打开了门，我就逃了出来。把灯关掉好么？我们快到了。”

“但这样会一片漆黑，这里没有路灯。”弗兰克斯反对道。

“只有几个街区而已。不会出事的。”丽希说，“跟着我，我会把你们安全带到的。我要右转了，三，二，一。”丽希指示道。

“听你的，”弗兰克斯说，我从耳机里听到大卫也在帮忙：“准备左转。看到巷子了吗？很好，莉就在前头，我看到她正拿着手电筒。”

“看到了，谢谢。”弗兰克斯说。

现在我是一个旁观者，所能做的就是听着耳机里的行动。这让我想起了我祖父和约翰叔祖父讲述的关于他们童年的那些故事。他们在晚上睡觉前，会边听广播边回想当年。我想象着他们席地而坐听着收音机，就像我现在一样，坐在老监狱的石头地板上，听着在帕克城的街道上、小巷中展开的一幕幕演出。

现在是晚上11时50分了。离穆尔来电还有十分钟，时间上绰绰有余。

“赖恩，你和霍奇斯还在各自位置上吗？”我听到莉问。

“我是赖恩。帕克城警察局没动静。”

“我是霍奇斯。史密斯兄弟仍然蹲守在通往老监狱的楼梯口。”

“我是霍奇斯。瓦莱莉你是怎么穿过城市广场又不被人发现的？”

“丽希开车从城市广场出来时，我搭了趟便车，然后在第二大街和广场东北侧的第三大道的交叉口跳了车。我通过那些面向第一大道的空屋后面的小巷走到了这里，沿途还打了几个电话。”

“打给谁？”韦克菲尔德问。

“我得跟当地警方取得联系。我之前不是说过吗，我不想他们介入，穆尔或波特会用亮出他们的徽章——无论真假——去强制当地警方去办差的，我不想冒这个险。更不想让那些警察卷入战斗，所以我打电话给莱斯特跟他讲了现在情况。”

“莱斯特就是穆尔和波特提到的那个妻子怀孕的警察吧？”扎克问。

“对。”莉说。

“我是霍奇斯。那对我们有什么益处的呢？莱斯特又不是局长。”

“莱斯特有实无名。”莉说。

“我是赖恩。那么当地的警察打算怎么办？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都在广场周围埋伏好了，赖恩，”莉回答，然后指示道：“霍奇斯，请查看你的六点钟、十二点钟和四点钟方向，他们在那里。”瓦莱莉解释道。

“我是霍奇斯。我看到东南方两个街区外、第二大道和第四大街的拐角处有一辆巡逻车。另一辆车在东北方一个街区外，在第二大街和第三大道的交界处。最后一辆车正背对着我，在第一大道和第三大街的交界处。你们驱车下到巷子时应该已经看到了。”

“我只能看见面前的本田，”弗兰克斯说。

“干的很不赖，瓦莱莉，看来你想得很周全，”霍奇斯说。

“别忙着叫好，霍奇斯，”韦克菲尔德说。“这些是不错，但这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我们都得到这条小巷里。我可不想这些普通民众在场。”

“莱斯特现在随时都能到达警局，”瓦莱莉说道。

赖恩打断了她：“我发现有辆车驶进了帕克城警察局的停车场。”

“这就是为何我要带你们四个来这儿的原因，”我听瓦莱莉说道：“大卫，你和艾萨克带爸妈去警局，我想要你们几个帮我稍稍分散一下注意力。你们四个开车去，能怎么闹腾就怎么闹腾，采取什么行动都行。比如，就利用全境通缉的事，去大吵大闹、怨天尤人一番，发泄下怒气，莱斯特正期待一场好戏呢。”她解释道。

“我可是一直听他们在吵架，这点事不成问题。”弗兰克斯加了一句。

我听到鲁本开口问道：“瓦莱莉，你想要我和凯瑟琳，还有你兄弟们去帕克城警察局大闹一场？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我们已经救回丽希了，丽希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见好就收，走吧。”

丽希说：“你只是被吓到了，外公。我也吓坏了，但我需要您这么做。”她接着她妈妈的话头说道：“我们要协助韦克菲尔德和她的团队。拜托了，外公，就当是为了我。”

鲁本回应道：“瓦莱莉，我敢肯定，你牵扯进来不仅仅是因为 INESCO。现在，我会帮你的，迟些时候你再解释吧。来吧，我们走。”

“谢谢你，爸爸。”瓦莱莉说，“一切收场之后，我们再谈吧。”

“你别忘了就是。”鲁本说道，耳机里便充斥着汽车发动机的声音。

“我是赖恩。我看到一辆本田进了帕克城警察局的停车场。西蒙一

家到了。”

还有五分钟就到12点了。我随时都会遇到史密斯兄弟。穆尔指示他们要在会面开始前绑好那女孩。我听着耳机里的细语，开始戒备起来。

“他们很快就会到了，”我听到赖恩说，“我看到穆尔和波特在帕克城警察局外面朝着市政厅移动。”

“我是霍奇斯，几秒钟后我应该就能听到穆尔和波特说话。请注意，史密斯兄弟正沿着老监狱的楼梯下去。格兰杰，你在那儿吗？我希望你听到我说话了。”

我轻声应道：“我在，收到。”

穆尔的声音在耳机中响起：“这就是为何我绝不在小镇上当警察。我可以随便批评、羞辱他们，然后用‘引起公众骚乱’的罪名把他们都丢进班房。”

波特放声大笑道：“是的，老兄，我太懂你的意思。看样子史密斯兄弟已经在干活了，我在外面没看到他们。我们是现在下去，还是？”

“我们先过去，在外面等着。现在打电话还不到时候。”

我关掉了耳机，因为不想让他们的话搅得分心。我离那扇通向老监狱的门大约五英尺远，看到史密斯兄弟开门走了进来，带进来一缕夏日的月光。我看着他们走向金属门，听到门栓滑动。我穿过房间里的砖石地板，靠着听开关门的声音来计算这段时间内自己移动的距离。现在我在他们俩的背后，我们之间就隔了两英尺。

“看来我们的小姑娘很有活力啊，特拉维斯。她的脚蹬来蹬去，还在打滚挣扎呢。”布里格斯·史密斯说。

“给她头上来一巴掌，她就安静了。”特拉维斯指示他的搭档。

我不打算让这两个人对朱莉娅做那些穆尔吩咐他们对丽希做的事，但也不想太快采取行动。我需要他们全身心投入到手头的任务上去，就是要他们心猿意马。

“不行，老兄，我可不打她。穆尔说了，除非他许可，不得使用暴力。抓着她的腿，别让她踢。我摘掉她头上的袋子，没准儿这能让她平静下来。”

“好吧，我抓她的脚，不过别拿下袋子。如果穆尔要我们强奸她，我可不想瞧她的脸。稍微过去点，我从你旁边过去，好够到她的脚。你抓住胳膊，我们把她从这里弄到主屋去。”

我知道，听到“强奸”会让朱莉娅陷入惊慌。虽然她的嘴被胶带封着，我却能听到她挣扎着想要发出的尖叫声。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我打开耳机，迈过那最后的两英尺，现了身。

“你们好啊，小伙子们。我看今天就这样吧。”我说。

耳机里立刻有了回应，这让我为接通耳机后悔不已。“我是霍奇斯，大家听到吗？”

“闭嘴，霍奇斯。我们听到了。”韦克菲尔德命令道。

月光从打开的牢房铁门洒进来，照亮了门前的那片区域。我看到特拉维斯·史密斯离我更近。他正弯着腰，抓着朱莉娅的脚踝。他比我想的反应更快，朝我飞起一记后踹，不过没踢中他的目标——我的膝盖。我一把抓住他的脚踝，右肘猛击他的膝关节，骨头碎裂的声音劈啪作响。特拉维斯发出一声惨叫——他已经残废了，瘫倒在朱莉娅身上，然后又滚到了右边。

“干掉一个了。”我说。布里格斯·史密斯迎上了我的目光。我们都稳稳站着，中间隔着朱莉娅。我在月光之下，而他则隐在黑暗之中。

“天哪，老家伙。”布里格斯大笑起来，“我留在你脸上的那个鞋印还不赖吧，要是在这该死的月光下看起来不那么阴森恐怖就更棒了。”他从斜眼瞧着我，继续说道：“没枪？看起来这场战斗不太公平啊。”

“可不是，等到你们跪下求我的时候，战斗就公平了。不过你们游骑兵们不就是干这个的吗？这也就是为什么海军陆战队每次都得帮你们擦屁股善后，不是吗？”

我没有再接着说下去，他已经被我激怒了。他抽出随身携带的武器，而我则丢出刀子扎中了他右肩关节，刀子深深没入肉中，只留刀柄露在外面。我打偏了，我想我到底是有点胳膊腿儿生锈了，我瞄准的是他的喉咙。枪掉在石头地上，不一会儿它的主人也跟着重重摔到了地上，痛苦地叫着。我跨过朱莉娅走了过去，从布里格斯·史密斯的肩上取回刀，在他的衬衫上擦了干净。

“闭嘴。”我说，“你该睡会儿觉了。”

我给了他的脸一脚，把他踹晕了。

“干掉了两个，还剩两个。”我说。

接着，游骑兵特拉维斯发出的痛苦嚎叫引起了我的注意。

“你想活过今晚吗？”我问。

“想，”他咬紧牙关，咕哝着回答，“我想。”

“那就闭嘴，不然就别想活着看到明天的太阳。”

第九章

特拉维斯·史密斯暂时失去了行动能力，安静了下来；布里格斯·史密斯也已不省人事，我也暂时摆脱了威胁。我赶忙割开朱莉娅头罩的束绳，帮她把罩子摘下来。她一动不动，让我很是担心。我想她大概是在特拉维斯摔在她身上时，被砸伤了。我刚把头罩从她头上拉下来，就听见耳机里传来了霍奇斯的声音。

“穆尔跟波特快到了。罗恩，要走趁现在。”

我不打算走，但我希望朱莉娅在穆尔和波特到达前能清醒过来并能活动。我本打算问问她能跑多快的，不过即使是这么暗的环境下我也能看清她那毫无生气的身体，我明白：她已经休克了。我把她挪到月光下，只见她两眼发直地看着我。我摸了把她的脉搏，慢而有力；探了下她的呼吸，很微弱。为了让她能自己行动，我轻轻拍打她的脸颊，喊着她的名字，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怎么办。朱莉娅突然眨了一下眼睛，缓缓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

“真该死！今晚大家是都商量好了要打我的脸吗？先是你老婆打晕了，现在你又来扇我，下一个是谁？”

“抱歉，不过你看上去像是休克了，”我解释道，“除此之外我也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好像是吧，大概我是晕了，我也不知道。”我扶她站了起来，她说道，“我身上的衣服是谁的？我他妈到底在哪儿？！”

“我们把你和我女儿调包了，不过现在你也可以离开这里了。”

“我听到史密斯兄弟其中一人说了句‘强奸’，”她边说边就着月光打量自己，“我有点儿被吓到了。对了，谢啦，谢谢你没让他们得逞。”

“绝对不会到那一步的，”我回道。接着，虽然知道并不妥当，但我还是问了句，“你跑得动吗？”

整个计划中就这个部分我不赞同，我对朱莉娅的疑虑怀疑不是一星半点——她已经效忠穆尔了——但在这点上，莉让我相信她，所以

我还是照做了。

“我觉得能行，怎么了？”朱莉娅问。

“因为穆尔跟波特正在来的路上，而且应该也‘邀请’了我妻子，”我掐了下时间，“还有九十秒。虽然不知道她的理由，但是瓦莱莉不希望在我们对付穆尔和波特时你在场。”这时我突然想到了什么，“在听过穆尔讲述他跟‘特遣淫乱队’在一起干的那些‘好事’之后，我想我明白我妻子的理由了。”

“你都知道了？”朱莉娅问我。

“是啊，知道了。”

她指着史密斯兄弟说道：“汤姆带他们来过几次，他们之前在我那儿呆过。当然了，汤姆也在，你知道他们俩肯定会狠狠蹂躏你女儿的。”

特拉维斯躺在地上抗议道：“这个谎话连篇的小婊子根本是胡说八道！”

我离开朱莉娅，跨了两大步，从金属门这边走到了后墙，特拉维斯正抱膝坐在那儿。我右脚向前跨了一步，左脚着地时，我对特拉维斯说道：“我好像跟你说过，叫你安静。”说完一记右前踢正中其面门，送他跟布里格斯一起“休息”去了。

我一边架起朱莉娅的胳膊，一边对她说道：“不过他们没欺负我女儿，而且现在他们也不会欺负你了。他们之前欺负过你吗？”

她哭了起来，但旋即止住了，摇头答道：“没有，我不会再哭了。我之前耍过这把戏了，我不想让你觉得我又在做戏，所以这次我不会哭了。没有，答案是没有，他们从来没有欺负过我。汤姆对我说起过他所谓的‘调教’，”她用手指比了个双引号，“总说总说，光是如此就已经吓坏我了。”

“穆尔跟波特会有报应的。现在跑上楼，然后右转，你在听吗？”

我看到朱莉娅再次露出了迷茫的表情、愣在原地。这时，耳机里传来霍奇斯的声音。

“我是霍奇斯。穆尔跟波特已经踏上市政厅的草坪了。”

“你跑得动吗？”我再次问道。

“他就外面，对吗？”她呢喃道，“我是说，汤姆，他就外面。我觉得我做不到。”话音刚落，她整个人缩成一团，从我两臂间倒了下去。

一开始，我以为这是她为了拖延时间又在做戏。我更用力地摇晃她，但她毫无反应。我把她带回屋里，安置在金属门后，把头罩重新给她戴了上去，但这次没有系绳子。我关上门，把她独自留在黑暗之中。

这时，耳边传来穆尔的声音，“下楼去确认一下他们都准备好了，我要打电话了。”

我穿过房间，躲到了主屋远处的角落里，这时我又听到了波特的声音。

“瞧，一切尽在史密斯兄弟的掌握之中。我现在回帕克城警察局去取车。我希望咱们一拿到东西就离开这儿。”

“好的。我们不能在帕克城警察局里面等，那我们就坐在车里等，看到她过来就先她一步下到监狱里面去。肯定棒极了，嗯，我都等不及想看看她看到自己女儿赤身裸体躺在里面时的那副表情了。要不要打个赌，就赌她会不会立刻崩溃？”

“不干，这赌傻透了。”

我听到穆尔边笑边说，“走，去拿车吧。我打电话了。”

“听着，”我压低了声音说道，“计划有变。朱莉娅没能跑出去。重复一遍，朱莉娅没能跑出去。”

“计划照旧，”瓦莱莉说道，“不用担心，穆尔随时会打电话过来。”

耳朵里传来电话铃声，紧接着我就听见瓦莱莉接起电话，听起来像一个崩溃的母亲，这简直是她演技的巅峰。

“我是瓦莱莉，我的宝贝在哪儿？你们要的东西我都准备好了，请求你们别伤害她！”

“这可真是个好消息，格兰杰太太。”穆尔说道，“我很高兴你们没有把事情复杂化。现在如果我拿到了想要的东西，那这一切很快就能结束了。”

“好好好，去哪里？要我去哪里？”

“来市政厅，找到老监狱的入口，然后走台阶下到门那儿。门是开着的。你女儿就在那儿等着你。不过你最好快一点，格兰杰太太，你越早到，这一切就越早结束。”

“可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拿到东西就灭口呢？”

“你知道个屁，但是如果你一直浪费我时间的话，瓦莱莉，”穆尔方才还和蔼可亲的声音一下子变得冷酷起来，“那在你到来之前，我或许只能‘玩玩’你的小宝贝儿了。好了，别再拖延时间了。瓦莱莉，你追踪不到这个电话的，当地警方帮不了你。实话跟你说吧，你的家人现在正在警察局闹事。那个白痴警官莱斯特根本帮不了他们，你知道为什么吗？”

瓦莱莉顺势夸张地哭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帮不了我？”

“当地警方现在都归我管，他们只对我对我惟命是从。”

“我是霍奇斯，穆尔现在到楼梯口了。”

“所以，把我要的东西带来，马上带过来。我不会给你任何承诺，但我跟你保证一件事。”

“什么？”

“如果你5分钟之内不把东西交给我，那等你到的时候，我会让你好好观赏观赏我和我的人玩弄小丽希的。”

“上帝啊！我马上就到！”

“我是霍奇斯。他们的越野车已经到了路边，背对着楼梯停下了。穆尔正在等波特，跟他说的一样。可以确定，他俩一个等在车内，一

个在自己的位置上待命。”

“好的，赖恩，”瓦莱莉开始部署，“现在转移到你在帕克城警察局的二号位，莱斯特在等你。霍奇斯，继续盯死那辆越野车子，直到穆尔跟波特下楼为止。一旦他们出了你的视野，你就和弗兰克斯一起转移到你们的二号位上。利用那辆越野车作为掩护，不管在车哪一边都行。韦克菲尔德，扎克，还有丽希，等任务完成的报告吧。随时待命，直到状态解除。”最后，瓦莱莉问我，“格兰杰，你准备好了吗？”

“好了，我们准备好了。”

“我们？”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好吧，所有人开始行动。霍奇斯，打电话。”

“万事俱备。我废了他们的定向传声器。穆尔跟波特坐在车里，门关着。瓦莱莉，没有障碍。”

我听着丰田超霸启动的声音，脑中勾勒出瓦莱莉沿着小路朝南开、右转驶上第一大街的画面。

“我是霍奇斯。已经看到车灯了。瓦莱莉把车停在市政厅的北边。穆尔跟波特已经下车，正要下楼梯。我该行动了；我现在正在转移。弗兰克斯，我正在向你移动。”

“我是赖恩，帕克城警察局里面一切安全。报告，西蒙一家真会折腾。”

“我是弗兰克斯。我已和霍奇斯会合，正在观察瓦莱莉的情况，她正横穿草坪，我们会在三十秒内就位。”

我从老监狱的角落望出去，看见波特先进了房间，穆尔紧随其后。两人打着手电筒扫视全屋。这时，波特警觉地说道：“那个小姑娘哪儿去了？还有特拉维斯跟布里格斯呢？”

一声尖叫传来，这个时间点真是完美，好像计划好了似的。我猜是朱莉娅醒了，她可不喜欢被再次套上头罩。穆尔跟波特被尖叫声吓了一跳，不过他们没有一秒的停留，反应很快地直接奔向了尖叫声传

来的地方——那扇金属门后。

“那帮小兔崽子真是急色鬼！我要亲自宰了他们！”波特大怒。

穆尔接茬道：“他们会把事情全部搞砸的！”

两人根本没有注意到站在门口的瓦莱莉，甚至连她的影子都没看见。不，应该说，我们两人他们都没看见，我一边盯着他们一边走进月光里跟妻子打个招呼。接着，他们撞开金属门，看到了朱莉娅跟不省人事的史密斯兄弟。

“这他妈怎么回事！”波特问道。

“嗨，汤姆。”我们听见朱莉娅说话道：“很抱歉，但你千万别骂我。我知道这跟你们想的不一样。”

我和瓦莱莉站在他们背后，听到穆尔彻底暴怒失控：

“你干了什么啊，朱莉娅？！你跟他们说什么了？臭婊子你背叛了我们！我早就知道不能信你！”

波特的手电筒扫过史密斯兄弟，说道：“谁干的？怎么……我是说，什么时候……”他结结巴巴的，停了一下才又说道：“跟我说说怎么……”他还没说完就停了下来。

他想到了答案。我们在暗处看见波特转向穆尔说道：“朱莉娅在这儿的话，那我们跟瓦莱莉打的电话就都是假的了。他们已经救出女儿了！汤姆，我们得赶紧走！”

波特回过头，看见瓦莱莉就站在他身后，正用她那把9毫米口径的格洛克手枪指着自己的脸。

“你好，约翰。”我先开腔了。

瓦莱莉一脚踢中波特左脸，踢得他整个人倒向了站在右边的穆尔和金属门。穆尔单膝跪地观察着周围。他看见我跟瓦莱莉站在那里，回头看了一眼朱莉娅，我们马上意识到他打算用朱莉娅当肉盾。

穆尔对惊惶的朱莉娅挥舞着武器，尖声恐吓道：“你他妈的贱人，给我滚过来！”

瓦莱莉猛冲上去，左手攥住穆尔结实的右腕往后一扭，随后一记右拳狠狠砸上了他的鼻梁。我持着警棍站到瓦莱莉身后，重击穆尔的右手，逼得他撒手把枪掉在了地上。穆尔在我们的两面夹击下大叫起来。我眼看着他和瓦莱莉从明亮的月光里滚入了房间的暗处。

波特已经从脸上那一脚中缓了过来，冲上来用肩膀朝我撞来。我一把抓住波特的西服，用力拽紧，身体一转，把他拽到胸前。借着他攻击的力量，我一个后空翻压在了他身上。接着松开他的衣服，当胸一推，用手中的警棍直击他的面门。我听到他呼出一口气，接着就身子一软晕了过去。我抬起头，看见穆尔正踏着月光朝我走来，我原地起跳把穆尔踹的跪倒在地，像坠落在舞台上的幕布一般倒在了波特身边。在他身后，瓦莱莉正微笑着看着我。

耳机传来韦克菲尔德的声音：“大家都没事吧？回答我，大家都没事吗？”

我跨过穆尔跟波特，吻了吻妻子，她弯腰捡起手电筒，说道：“这是朱莉娅？”我们走向打开的金属门那儿，找到了俯卧在地的朱莉娅，她还在原地。

“她还活着吗？”我问妻子。

瓦莱莉俯身检查朱莉娅的生命体征，突然朱莉娅开口问道：“你们有没有杀了那个狗杂种？”

“你是说穆尔？”瓦莱莉问道。

“对，就是他，他死了吗？”

“没有，他还没死。但这事儿还不算完。”瓦莱莉答道。

“好吧，真希望他死了。”

“大家听着，”瓦莱莉开始下达指令，“我们时间不多。他们过不了一会儿就会醒了，我要在主屋的正中间审他们。把他们脸朝上捆起来，手脚绑紧点，但也别弄得太紧。弗兰克斯，你跟霍奇斯负责灯光，我需要灯光离脸6英寸（约15厘米）远。不用担心他们扭头，被灯光这么近距离的照射，他们扭头也看不见什么。一旦发现他们有醒

转的迹象，就用胶布把他们的眼皮粘起来，让他们没办法闭眼。大家都保持安静，记住你们自己的职责。赖恩，胶布准备好了吗？”

“放心，我备了好几卷呢。”赖恩答道。

“扎克，你跟朱莉娅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罗恩呢？”

“准备好了。”

“韦克菲尔德，你准备好了吗？”

“妥妥的！”

“好，我看见他眼睛动了，好戏开场。”

“这他妈是要干嘛！”穆尔大吼。

但他根本没有时间抗议，一双戴着蓝色手套的手从脑袋两边摁住了他，接着又有一双手扒开了他的眼皮然后拿胶布定住了。

他的声音变得尖锐起来：“你们这是干嘛？！你们不能这样对我！波特！波特在哪儿？特拉维斯？布里格斯？你们在吗？”

“我在这儿，汤姆。”波特声嘶力竭地回应道，“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都别说，波特。波特？听到了吗，波特？什么也别说了！还有你，不管你他妈是谁，”穆尔大叫道：“把这该死的灯从我眼前移开！”

“闭嘴，汤姆，”瓦莱莉开口道，“这灯不会挪窝的，就跟你一样你也跑不了。你的好朋友波特就在我旁边待着呢，还有特拉维斯跟布里格斯，不过他们这会儿没办法说话，因为他们的嘴都被胶布封上了。你还是别担心他们了，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是谁？要干嘛？”

“汤姆，你听不出我的声音了吗？我们刚刚才通过电话呢。我是瓦莱莉·格兰杰。现在是怎么回事？嗯……我们就把这称之为你的‘重生派对’好了。我知道这不是你心里想的那种派对，但是相信我，这个派

“会让你满意的。”

“什么？你？你不可能是你们这次行动的指挥。韦克菲尔德在哪儿？她才是你们行动的指挥，不是随便一个从鸟不拉屎的佐治亚州过来的家庭主妇。”

“这不过是你的揣测罢了，汤姆，你错了。”

“什么？！你不就是个主妇兼厨子吗？女士你看，现在我已经落到了你手上，够了。罢了，告诉韦克菲尔德，她可以拘捕我了。算我倒霉被她逮个正着。但是你别跟我说，你没我想得那么简单。”

“拒绝接受现实？？这可不像预测的行为分析探员的样子哪。我还以为你们这帮人通过训练能靠辨识对方的言行不一来洞悉真相呢。”

“他妈的，拜托，现在不是上一课的时候吧，女士？没错，我们就是干这行的，我也分析了你们一家人。你开心了吧？来啊，动手吧，随便来。”

“你现在承认自己业务不精了？”

“一个46岁的前中情局特工，还有他44岁的妻子跟16岁的女儿，毫无威胁可言。”

“然而你现在却在这里，跟你的同伙一起躺在帕克城的老监狱里。”

“是啊，所以呢？”

“你一直拒绝接受现实。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如果是我在这生死关头，我肯定会好好想想自己如何走到这一步的。不过，那是我。”

“那简单点好了，我一个字都不会说。无论你怎么对我，都不会。”

一个男人的尖叫声在房间里响起，在石壁之间久久回响。

“怎么回事？是谁在叫？”汤姆急得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很想知道答案。

慢慢地，尖叫变成了呻吟，最后变成了啜泣，这时瓦莱莉才回答

道。

“是特拉维斯。他的膝盖被我那壮士迟暮的丈夫捣了个稀巴烂。刚才的声音嘛……那声音是我站在他膝盖上时，他发出的尖叫。”

“求求你停下吧。快停下！我受不了了。”特拉维斯苦苦哀求。

“闭嘴，特拉维斯。等你撑不住晕过去了，我会一桶水浇醒你的。”

尖叫声再次在房间中响起，不一会儿，两人都晕了过去。

“特拉维斯！”穆尔尖叫道：“特拉维斯！波特！你在吗，波特？布里格斯在哪儿？”

“他们都在这儿，汤姆。”瓦莱莉平静地说道，“来，让我看看能不能把布里格斯弄醒，刚才我们正浇着水呢他就昏过去了。但我如果用手指去捅他肩膀上的洞，这招通常都能弄出些反应。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洞，对吧？”

“不知道，什么洞？”

“我丈夫用匕首捅的洞，好了，我们试试吧。”瓦莱莉说。

布里格斯的惨叫仿佛是垂死野兽的低嚎，接着他就像特拉维斯一样开始呜咽起来。

“封住他的嘴，”瓦莱莉命令道，“把他们的嘴都封上。”

亮光里伸出一双手，赶在穆尔张口之前，用胶带封住了他的嘴。

“给我听好了，汤姆。我来告诉你我想要什么，而且你只有一次机会来照我说的办。听着是不是很耳熟？不过我想我应该照顾照顾你，就像你之前对待我跟我女儿一样。好了，你懂的：如果你给不了我想要的，那我只好接着跟你的朋友们开这个小派对了，最后你也会有份的。明白了吗？”

灯光下的穆尔僵住了，没有任何反应。但看得出他心里正在盘算如何用自己的花言巧语来脱身。

瓦莱莉接着说道：“我想知道你的买家是谁。详细说说一下他要交易的那个袋子。还有，说说你们是怎么访问国防部的加密文件的。就这些，汤姆。把我想知道的告诉我，你就可以解脱了。如果不告诉我的话，这么说吧，这才刚开始呢。撕掉胶带。”说着瓦莱莉命人撕开了穆尔嘴上的胶带。

沉默了没多久，穆尔大笑着说：“想都别想。咱们做笔交易，否则我屁都不会告诉你。你能做主和我做这笔交易吗，宝贝儿？不，我想你不能。叫韦克菲尔德带来，我知道她在。把她带过来，咱们做笔交易，否则免谈。”

瓦莱莉走到穆尔身后，在他耳边轻轻说道：“谢谢，汤姆，感谢你将事情变得简单了。”

“你他妈要干嘛？！”穆尔叫了起来，“你这疯婆子！说啊，你他妈到底是谁？”

“汤姆，我是瓦莱莉·西蒙，前摩萨德特工。这是我们摩萨德的审讯方法。如果你多想想我的身份跟职业，我们就不用走到这一步了。”

“摩萨德？真新鲜。无论如何，女士，我他妈的什么都不会说的。”

“汤姆，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虽然大多数听过这个故事的人都觉得这只是个传说。可这不是传说也不是神话，是真事。”

穆尔探员没有回应。他汗如雨下，呼吸急促——他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瓦莱莉继续着她的故事，而我也准备好登场了。

“从前有个中情局特工，他是一名杀手。他很特别，喜欢独来独往。他很喜欢这样，他高兴了，中情局也就高兴了。好了汤姆，如果你听过这个故事，现在阻止我还来得及。”瓦莱莉说道。

“我当然听过，你这蠢娘们儿，”穆尔骂道，“中情局每个人都听过这故事，那都是扯淡的。”

“不不不，我可不这么觉得。汤姆，你看，我都跟你说了这是个真

事。我为什么会知道呢？因为这位特工就是我丈夫。”

“哈！你忘了吗？你丈夫否认自己是这个人的时候，我也在场。女士，我能分辨谎言，而你丈夫当时说的不是谎话。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为中情局在中东地区卖命的杂种，你丈夫亲口承认的。这都是中情局的传说，在‘农场’里上课的时候他们就讨论过这个话题。如果这就是你最高明的把戏，那你只是在浪费时间而已。”

“是吗，汤姆？你确定吗？那你怎么解释这个？”

瓦莱莉话音刚落，灯就灭了，屋里漆黑一片。灯光再次亮起时，我站到了汤姆面前。灯光落在我的脸上，上面的淤青恰似印第安人的在战争中会涂抹的彩绘。

“这他妈又是搞什么？”穆尔叫了起来。

我单膝跪地，一把抓住汤姆的头发，把他的头提了起来。然后，将匕首横在他眼前，开始念念有词：

"Hahohohe.

HAHO HOHE HOKAHEY!!!

HAHO HOHE HOKAHEY KIKSUYAPI LE MAZA!!

KIKSUYAPI MI

MIEYBO OZUYE NAPA LUTE'

*MIEYBO OZUYE..."*¹

灯光再次熄灭。我走回黑暗中。不一会儿，灯光又亮起，正照在穆尔脸上。

“你看到了吗，汤姆？这可不是扯淡。对了，还有点东西给你，这样你就会明白，我所言非虚了。”

汤姆尖叫起来，不停地摇头：“他刚才说了什么？那是什么意思？”

“是时候了，汤姆。首先，他要送你一个礼物。”

房间里顿时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惨叫。汤姆的脑袋不停地前后甩动，直到一个湿漉漉的椭圆形物体放在了他的胸口。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拿开！这是血吗？什么味道这是？”

“那是特拉维斯·史密斯探员的头皮。”瓦莱莉答道。

“拿走！拿走！”汤姆不停地尖叫着。

但一个更为凄厉的尖叫响彻整间屋子，他被吓得闭了嘴。这声音紧接着变成了低低的呻吟，最后又变成了呜咽，然后又是一块湿漉漉的椭圆形物体被扔到了汤姆胸前。

“上帝啊！快把它拿开！”

“这片是布里格斯·史密斯探员的，下一片……”瓦莱莉的声音被接连不断的尖叫给打断了，约翰·波特哀求的声音响了过来：“救救我，汤姆！汤姆，救救我！！”

瓦莱莉把第三片湿漉漉的头皮扔到了汤姆胸前。

“就剩下你了，汤姆。不得不说，这种死法真恐怖。但我觉得跟你们挺配的，毕竟如果我跟丽希不合作的话，你们也准备对我和我女儿做这么恐怖的事情的。噢，我差点忘了，你问我之前那段话的意思，想知道吗？我丈夫说‘看这里！’，他是要你看他的匕首，接着他说：‘毛贼，留神看着。铭记吾之金铁，铭记吾之面容。吾乃勇士血手，吾乃汝等之死神。’怎么样，很酷吧？好了，到你了混蛋。受死吧。”

灯光又一次熄灭了，整个房间只听见汤姆·穆尔探员的啜泣声与哀求声：“求求你别杀我！我说，我什么都说！别让那个蛮子割我的头皮。”

“噢拜托，汤姆。你不会觉得我那么容易就相信你吧？如果你想靠说谎来浪费时间，那我一会儿还会得宰了你。”

汤姆尖叫着应道：“他抓着我头发了！他在拽我头发！求求你，求求你们停下吧！我说，我说实话！”他停止叫喊，说道：“求求你们，等等……”他变得更平静了，“我能证明我说的都是真的。东西在那辆

越野车里，你们去车里找我的电脑。我笔记本的密码是……”

瓦莱莉打断他：“抱歉，汤姆，可是我们检查过你的笔记本电脑了，里面没什么有用的东西。老兄，你恐怕没得选了。你的死期到了。”

“不！听我说！”他苦苦哀求，“车里打火机的插头是个优盘，数据都在那个优盘里，但你们得先知道电脑密码，在插入优盘之前输入密码。电脑跟优盘就会同时启动。”

“好吧，小汤姆。咱们来试试，密码是多少？”

“你看，在此之前，你们是不是应该给我点照顾？”穆尔开始拖延时间。

“最后一次机会，汤姆。我已经很照顾你了，说密码。”

“不行，这可是我手上最后的筹码。”

“没问题，可要是我猜出了密码，那会怎么样呢，汤姆？你可就一无所有了，一切就要看我心情了。”

“你猜不到我的密码的。我只是要你给我一个保证，保证不送我去联邦监狱，我要去那种人员简单无害的监狱，我的要求就这么简单。”

“没得商量，汤姆。不过，等等，让我再想想，我确实能和你做笔交易。交易就是：如果我猜出了密码，我丈夫就把你的头皮割下来。这就是你最后的交易。”

“行啊，不过你要知道，密码输错十次，优盘数据就会被自动清空。”

“你怎么还没明白过来，汤姆。如果我不知道密码，我怎么可能冒这个险？你给过朱莉娅一个吊坠，而你右手大臂上又有一个纹身。它看起来像块饼干，但实际上，那是你电脑的开机口令。是Meta键（苹果系统的元键）。是你的密钥。难道不是吗，汤姆？‘密钥’就是你的密码。”

听到这些话，汤姆·穆尔放弃了挣扎。只见他躺在灯下，看着自己

仅存的希望破灭。仿佛他的精气神都随着呼吸离开了，他被彻底击垮了。然而瓦莱莉并不打算就这么放过他，折磨还远没有结束。

“汤姆，咱们来谈笔新交易。你来确认电脑上的文件，一旦犯错，头皮就没了，明白了吗？”

汤姆有气无力地回答道：“成交。”

我看了下手表，已经是夜里12点45分了。瓦莱莉仅用不到二十分钟。就击溃了他的防线。真是令人叹服。我看见扎克向楼梯走去，就跟着他走出了老监狱。第一个映入眼帘的是丽希。她奔向我，给了我一个大大的熊抱。

“那个，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

“跟你妈预想的一样，不过还有些事情没做完。”我看到莱斯特朝我们走来，于是对丽希说：“宝贝儿，等我一分钟，好吗？”

“还没完吗？”莱斯特问。

“快完了，”我回答道，同莱斯特握手：“别的犯人呢？”

莱斯特回头望了望救护车说道：“拉里跟墨菲已经让肩膀有伤的那个人伤情稳定下来了，刀子没有伤到要害。不过他们想要带他去医院缝针。另外那个伤了膝盖的家伙还被打掉了几颗牙。他们说这两个家伙一小时内就可以接受转移了。那个黑哥们被打得不成人形，眼眶跟下巴都被打烂了。我们会把他带去郡立医院治疗，等他恢复得差不多了，就押解回去。期间我们会拷住他并且会派人看守。你能不能替我给韦克菲尔德捎句话？除非她能在押解期间让医疗随行，否则我们会一直扣着这个叫约翰·波特的家伙。”

电话铃声打断了莱斯特：“不好意思啊，从我出家门开始伊丽莎白就不停地打电话。我得回家一趟。”

“快回去吧，”我笑了，心里想象着即将降生的小宝宝的样子。“我会跟韦克菲尔德说的，一切都在我们掌握之中。谢谢你帮忙，莱斯特。如果你路过拉里跟墨菲身边，劳驾你跟他们说，我们会带走这两个人，准备好在大概一小时内押解他们。”

“好的。”

我目送着莱斯特穿过市政厅的草坪驾车离去，直到他的车灯消失在黑夜里。回过头，我看见女儿正等着我，我知道她有疑问，我都能看到她脸上有个大大的问号。

“怎么了？”我明知故问。

“朱莉娅怎么样了？”

“什么怎么样？”

“她会有麻烦吗？”

“不知道，这真不是我能决定的。比这个更要紧的问题是：你为什么没跟外公外婆一起回家？”

“老爸你别转移话题。我不想朱莉娅有什么麻烦。老妈说，她觉得朱莉娅是被迫的，她说她曾见过朱莉娅脸上的表情。她觉得朱莉娅肯定饱受过折磨。”

“放松点，孩子。好，我告诉你我知道的。我明白，没有朱莉娅的帮助，我们根本不能成功。是她的程序跟设备帮我们骗得了穆尔的合作。所以，我想韦克菲尔德会从宽处理的。但首先我们要确认穆尔电脑里的信息，等做完这个，朱莉娅就任由韦克菲尔德处置。满意了吗？”

“还行吧。”

“现在，坐舅舅的车去外公外婆家吧，马上。”说完，我紧紧地抱住丽希，几乎弄疼了她，“我爱你，宝贝。看到你安然无恙我真开心。”

“我也爱你，爸爸。我在鲁本外公家等你。”

“待会儿见。”

我看见扎克还坐在穆尔那辆越野车的前座上，便走过去看看他在优盘里有没有什么发现。他见我过来，一本正经地说道：“你好，格兰杰先生。”

“你发现了什么，扎克先生？”

“所有的一切，如果这些都是真的话，那么我们已经全都掌握了。你妻子是怎么知道他密码的？这太神奇了。”

“她凭经验观察了穆尔的表情和反应。而说出‘密钥’时，她就知道自己猜对了。”

“真的？”

“现在，如果你东西都拿到了的话，咱们就开始吧。”

“遵命，长官。”说完，他多少有些别扭地问道，“格兰杰先生，我能问您几个问题吗？”

“当然。你想知道什么，扎克？”

“您在下面念得那堆东西……真的是印第安语，还是你胡编乱造的？”

“话都是真的，扎克，不过你看到的那出只是场戏而已，跟你的电脑里的某些程序没什么差别——你启动程序，然后它运行一个特定功能，达到一个想要的结果。”

“所以你扮演那个虚构的人物是你妻子计划的一部分。”

“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你要记住，扎克，所有完美的谎言都会有其真实的一面。”

¹ 印第安语。

² Meta键是以前MIT计算机键盘上的一个特殊键，在现代计算机键盘上，此键通常用Alt键或者Windows键代替。

第十章

我和扎克慢悠悠地往回走，一进门便听见了瓦莱莉的声音：“汤姆，汤姆，别哭了！来确认一下你电脑里的数据，确认完你就解放了。”

我看到汤姆正试图辨认他胸前那三片湿漉漉的东西，可他躺那儿头抬不了那么高，最后只得放弃，接受了我们告诉他的：那些就是头皮。接着他长嘘一口气，整个人再度瘫软下来。

“好吧，你想从哪里开始？”他问道。

莉从扎克那儿接过电脑，说道：“从头开始。这儿有个叫‘国防部’的文件，说说里面的内容，你一边说我一边看。”

毫无疑问，汤姆已经被完全击垮了。听着他那单调的叙述，我觉得朱莉娅用计算机合成的声音都比他这声音来得有生气。

“我彻底厌倦了现在的工作和生活，我想要更多的钱。我知道中情局手握国防部好几笔几百万的大合同。我的确精通电脑，但也没有黑进国防部网站的本事，得找个帮手才行，于是我就想起了朱莉娅。我跟朱莉娅两人约会好几个月了，但我知道她是个循规蹈矩的人。除非是受到恐吓，否则她不会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我必须营造一个环境，让她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但这种威胁也不能太吓人，否则她要被吓跑了。她被同事们孤立了，因为她太内向了，总是独来独往，跟人说话的时候也很少有眼神交流，她拿工作当借口，始终不跟人交往。

“我一开始找上她就是因为她的这个特质，我后来也是利用这个弱点来操控她的。我开始跟她讲自己在特遣行动组时的事，跟她讲贩卖人口的那些事。我还把她介绍给了我的老战友，还刻意挑她在场时跟他们讲起轮奸的案子。”

穆尔像条虫一样扭来扭去的，仿佛这样就能让自己被绑缚的身体舒服一点似的。他渐渐放松下来，不仅如此，连他的口气都发生了变

化。我看着站在黑暗边缘的莉，手电筒的柔光映出了她的脸庞。我正打算提醒她赶紧结束审问，却见她摆了摆左手阻止了我——她察觉到穆尔渐渐恢复了底气。越深入地谈论如何操控朱莉娅，他就变得越强硬。这是瓦莱莉想要的效果，但我想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穆尔接着说道：“没过多久，大概一个月吧，朱莉娅就央求我不要再谈贩卖人口的事，也不要再带我的老战友来，我正是想要她这么害怕。我只要再跟她说我的老战友觉得她秀色可餐、总是提起她就行了。我还跟她说，他们喜欢玩‘换妻’，叫我带她单独出来找点乐子。”

说着，穆尔笑了起来。

“那都是我编的，但她全信了。她答应我，只要能远离那帮人，她什么都愿意为我做，她就这么上了钩。从那之后，我只要定期带一个兄弟去她的公寓，加深一下她的害怕情绪就行了。要是我真想吓吓她，留下一个人跟她独处一室就行了。还有一次，我甚至在她外出购物的时候让特拉维斯跟布里格斯截住了她，这简直易如反掌。我给了她一个吊坠，里面安装了跟踪器。我猜你们已经在她今天戴着的那个吊坠里找到了发射器和窃听器。不管怎么说，她上了钩，被我玩弄于股掌之间，一切进展顺利。”

就这样，穆尔完全恢复到了平常的样子，他那目中无人的嚣张气焰也回来了。“你们就是这么盯上我们的吧？通过那个吊坠对吗？”他通过这句问话来测试自己的信心恢复的怎么样了。

“你说这些没用，汤姆。只有你先确认完数据，我们才能回答你的问题。”

“那你们至少让我眨眨眼睛放松一下行吗？”

“把胶带撕了。”瓦莱莉指示道。

赖恩从阴影里现身，撕下了穆尔眼睛上的胶带。瓦莱莉怎么能答应这个要求？换做是我，他一刻不招，我便紧逼不放，不过瓦莱莉走的是另一个路数。她让穆尔恢复过来，莫非是另有所图？

“好吧，我说到哪儿了？”穆尔问完就想了起来，“哦对，把朱莉娅

唬住之后，我就开始想方设法找军方的大单子。我们花了两个多月在国防部的数据库里找任何值钱的东西。突破国防部系统里的保卫措施怎么想都不容易，但不得不承认，朱莉娅弄起这个来就如探囊取物一般。我也不知道她怎么进去并且清除掉痕迹的，所以这事儿别问我，问她去吧。我只知道在一个周日，她花了大概八个小时，就我们成功地让黑进了系统。没过多久，我就瞄上了这单飞艇的交易。国防部订购了一艘飞艇以在阿富汗执行空中侦察任务，这鬼玩意儿比一个足球场还长。项目预算3000万，所以我准备截了它。但国防部这时候却先下手为强——以30万美金把飞艇卖还给生产公司了。我气炸了。这种浪费纳税人金钱的行为谁知道了都会愤怒，但我承认，错失了发财良机才我生气的真正原因。就这样，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这时我发现了INESCO。我记得那是去年6月的一个星期天，我无意中浏览到了这家位于佐治亚州的小型家族企业。我看看国防部关于INESCO的文件，觉得这一切简直美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我的意思是，因为INESCO是一家仅有50名员工的夫妻店。我给朱莉娅看了这个发现，我们兴奋极了，于是接下来的几天就请了病假专门调查INESCO。当发现INESCO跟NASA有联系时，我们又黑进NASA，去查探你们都为它们做了些什么项目。不过你们跟NASA的合作都是很久之前的事了，这里面没有什么文章可做了。”

“于是我们就这样在数不清的文件里不断地翻找着，老实说，我都打算放弃了。但在开了数百个文件、撞了数百次南墙之后，我们找到了它——一个国防部代码为97CLK的项目。这可是个大金蛋。国防部把它列为次世代隐形技术，并将安全级别定为威胁国家安全级。97CLK计划可算是国防部有史以来隐藏最深的东西了。国防部对这项目跃跃欲试，但严格的内部章程，他们必须要谨慎行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关注，他们还走了普通的审批流程。我当时就想，真是一群傻瓜——因为普通的审批流程要花上十个月到一年左右的时间。我可不想等不了那么久，于是就改变了计划。我决定截了这项目，再卖给出价最高的买主。”

“截至目前表现不错。汤姆，说说买主的事。”

“不不不，我想让你听全了，我想让你了解所有的事。你瞧，后来我叫上了波特，特拉维斯和布里格斯，向他们介绍了最新进展后，就把他们下派去了佐治亚州，他们一年前便开始秘密侦查工作，那会儿你们这帮蠢货还蒙在鼓里。为了窃取这项技术，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了几个星期。最后，就在他们觉得无能无力的时候，他们瞄上了安德森。这位INESCO的研发部门负责人是最佳人选，我们决定让他帮我们把技术偷出来。我们在他身上略施小计，将他吓得屁滚尿流，对我们惟命是从。但我得承认，安德森说他也无能为力时，我相信了他。为了防止他报警，我们对他实施了全面监控。很快我们就意识到，只有一个人能给我们想要的东西，而那个人就是你，瓦莱莉。于是侦查工作重新启动，另一方面我们继续监视着安德森一家，但事实上，你们一家才是真正的目标。波特负责基础工作，他负责搜集格兰杰一家的信息。我则利用自己的中情局的权限给你们一家三口及亲属做了背景调查，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着。罗德告诉我们，只有你一个人才能识别项目文件。波特认定孩子是你的弱点，而且背景调查显示你跟孩子都家世清白，只有格兰德有威胁。不过经过一番详细调查，我却发现这家伙的档案一片空白，所以便我们不再担心他了。”

“说买主，买主是谁？”

穆尔并未透露一星半点，他开始重掌控自己的情绪和局势的控制：“听着，如果我下半辈子都得待在中情局某个阴暗的号子里，那现在就得按我的方式来。还有，在我讲完以后你得回答我的问题。我想知道你们怎么找到我们的。你不乐意？那好，杀了我吧。”

沉默在凝重的空气中肆意蔓延，没有人说话，我知道根本瓦莱莉没有思考如何应答，相反，正是她出于某种目的才把穆尔引到了这一步。灯又灭了，不过这次穆尔没有尖叫。不一会儿，房间又亮了，只见赖恩双手拿手电筒照着穆尔，霍奇斯和弗兰克斯正割断他身上的绳子，扶着穆尔坐起身，让他背对着老监狱大门和我。现在瓦莱莉、韦克菲尔德、扎克，还有朱莉娅就和穆尔面对面了，不过我觉得穆尔根本看不见他们。搁在地上的手电筒就相互交错着放在离穆尔的脸不到一英尺远的地方，而穆尔则坐在地上按摩着他那刚摆脱了束缚的四肢。

“是波特想到了这个绑架计划，”穆尔接着说道：“不过我很中意这个计划。我知道，没有认真对待罗恩的中情局背景是个失误。”说罢，他抬头看向站在面前的一帮人，然后低头看着自己胸前。

“这他妈的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湿纸巾，上面涂了一种路娜公司生产的、名为塔克罗特的假血制品。军方一直用它训练战地医务人员。这东西完全可以以假乱真，尤其是气味。”

穆尔从衬衫上揭下纸巾扔在地上，然后四下张望。他有可能注意到了站在大门边上的我，但未动声色。

“这都是一场戏？”他问。

“买主，汤姆。你还没说买主的事。”瓦莱莉重复道。

“但我要怎么说呢？”他问完之后停顿了一下，自说自话起来，“朱莉娅！你在这的，对吧，朱莉娅？你在电脑上运行了些简单程序糊弄我。”他把手搭在眼睛上扫视着眼前的人们，终于找到了朱莉娅，“我另一个失误就是你，我就不该跟你进一步发展。”

“一会儿你有的是时间来反省自己的错误。但现在，我要知道买主是谁。”瓦莱莉厉声命令道。

“快要说到了，放轻松。告诉我，是不是朱莉娅被你们搞崩溃了，什么都招了？”

瓦莱莉从暗处走出来，蹲下身子，几乎跟穆尔脸贴脸。

“没有，你这自以为是的蠢猪。”她把耳机扔在穆尔腿上，起身离开。“朱莉娅从头到尾都对你非常忠诚。不像你，她没吐露半分。买主，我要知道买主的信息。”

“这是什么？”他把耳机聚举到灯光里，“一个耳机？所以呢？”

“你不是想知道我们怎么找上你们的吗？就用这个，这耳机一直在我女儿的耳朵里，你这蠢猪。现在，告诉我买主是谁。”

穆尔好像没听见似的反问：“你就不想知道剩下的事吗？”

“好啊，你说吧。我看出来你很想说，汤姆，说吧。”

“一切就位，这计划堪称完美：我们把丽希劫走，然后你带97CLK国防部文件来交换。但国防部扰乱了我们的计划，搅得一团糟！他们提前了审批日程，以便加快推进这个项目。我们不得不争分夺秒。这也是我们为何雇佣了当地混混、而不是专业人士去绑架丽希的原因。我承认这也是个失误，但我们最后还是成功了。在绑到了丽希之后，贪婪让我忘记了原来的计划。我想要你，瓦莱莉，为我们效劳，这个想法干扰了我的判断。”

瓦莱莉的笑声在整个房间里回响。

“你太自大了，你还真以为如果没犯这些错，这个狗屁计划就能行得通了？你真的那么狂妄？看看你现在的境遇，霍奇斯跟弗兰克斯拿枪指着你，我只花了二十分钟就让你开了口。你选择了一个情感脆弱的女人下手，但她没有受到你的蛊惑，已经从之前的事情中走了出来。而你，精通行为分析术，却忽视了这一点。你以为她在为你效劳，但她没有，我看到了朱莉娅经历的一切。你怎么会没注意到这种事？她在想方设法脱身，而我给她指了条明路。你低估了格兰杰，甚至忽视了我的过去。我在黑暗中一枪击中25英尺之外的东西已经说明了问题，但你还是忽略了。还有，现在我们拿到了你的电脑，买主的身份以及那袋东西的详细资料、支付方法都有记录。我们早就知道他是谁了，朱莉娅也已跟踪了他的护照记录。我们已掌握了他的航班信息，我只是要你来证实我们手上这些资料的真实性。但事到如今这些都不重要了，你的行为足以证明电脑里的东西都是真的。”

“扎克说的没错，你太自负了，自认是这里最聪明的人，但事实上却蠢事做尽。正是自负毁了你，汤姆——不是朱莉娅，更不是你犯的那些错。如果你真有自己想的那么聪明，你早就解决掉这些问题了。可是你并没有。你不断膨胀的傲慢就是最大的败笔。”

接着，一阵脚步声取代了瓦莱莉的声音。房间里的人开始一个接一个离开老监狱，弗兰克斯，霍奇斯和赖恩率先走出了房间，然后朱莉娅和韦克菲尔德跟着离开，扎克最后。这时，突然发生了意外情况。

穆尔突然跳起来，左臂紧紧勒住这名麻省理工学院的高材生的脖子，右手持枪顶住了扎克的头。

“我的傲慢？那你的呢？”他朝着瓦莱莉大吼：“谁会给囚犯松绑？我现在就要正大光明地走出去！给我一辆车，否则我一枪崩了他。明白吗？”

韦克菲尔德今晚第一次开口了。

“谢了，汤姆，这样我想事情就能完美解决了，我不希望留下什么后患。”

她的话让穆尔打了个寒战。能看得出，他脑中已渐渐拼凑出了事情的全貌，毕竟他的确极为聪明。但问题在于：他并不是这里最聪明的。

瓦莱莉拔枪开火，正中汤姆眉心。

“要的就是你给我们一个开枪的理由。”她说道。

扎克反复念叨着地：“天啊！天啊！”

“没事了，扎克，”瓦莱莉安慰他，“上楼去吧，好让赖恩和霍奇斯把尸体抬走。”

霍奇斯跟赖恩匆匆奔下楼，把尸体收进瓦莱莉一早让莱斯特备下的黑色尸袋里。穆尔太沉了，他们花了比平常长一倍的时间才把他抬到楼梯顶上。我刚要问瓦莱莉一件事，地上出现了一个长长的影子，是韦克菲尔德。

“让我印象深刻啊。”她说，“摩萨德的人真是训练有素。我听说过他们的审讯技巧，今天总算亲眼见识了。你逼问他的手段真叫人叹服！但我不明白，你怎么知道他最后会作此一搏的？”

“他太自负了，所以在崩溃之后便会不堪一击。我之所以让他来确认电脑里的信息，就是为了重建他的自负。一旦他又回到我的敌对状态，认定自己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时候，我就知道火候到了。这时候我们只要让他崩溃就行了，再次羞辱他。只有那么做，他才能证明自己是这里最聪明的人。没有如果，他一定会的。”

“那枪呢？”韦克菲尔德问道。

“枪怎么了？”

“装子弹了吗？”

“这还重要吗？”

韦克菲尔德没有立刻回答，她转身朝着楼梯走去，说道：“也就是说，在我们和丽希取得联系之前，你就已经打算不给穆尔任何东西了。我以为会上演一场博弈，还在想如果结局回事怎样，但我绝不会事后诸葛。”

在楼梯上停留片刻，韦克菲尔德转向我们。

“我很感激你们两位。我们一会儿会顺道把这帮恶棍带走。在审问之后再对他们做相应的处理。我已经把买主的信息移交给了联邦调查局，他们会在买主抵达亚特兰大时拘捕他。”说完她转身上楼，却又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停下脚步，“告诉丽希，朱莉娅会免于起诉。我会以个人名义给予她需要的一切帮助。我想如果没有她，今晚我们不可能解决这一切。”

“莱斯特要我转告你，波特的伤有点重，今晚恐怕押解不了。”我说道。

“不会的，我敢保证莱斯特弄错了，我们会按计划带走波特。”

瓦莱莉插口道：“没有朱莉娅我们照样能成功，不过你知道的，只是会更加血腥。”

韦克菲尔德笑了，然后转身离开了。

还没等牵住手，我便迫不及待地拥吻了莉。我们并肩走完老监狱狭窄的楼梯，踏上市政厅的草坪，却发现韦克菲尔德、霍奇斯、弗兰克斯、赖恩、朱莉娅和扎克都已经离开了，所有的车也都开走了。

“他们怎么走得这么快？”我问道，“看样子咱们只能走回家了。”

“不会的，你瞧那边。”瓦莱莉指着餐厅的方向说道。

顺着她指的方向，我看到一辆本田思域正向我们驶来。

“我不是叫她回外公外婆家了吗？”

“是啊，可她比你聪明多了，知道我们需要搭车回家。”

我牵着瓦莱莉的手穿过草坪，在历史纪念碑前停了下来：“等一下，我想看看这个。”

“1890年10月10日，佐治亚州帕克兰的居民被附近一个切诺基族印第安部落屠戮于此，共50人丧生。这是印第安人在佐治亚的土地上犯下的最为残忍的暴行。”我读完了上面的碑文。

“对此你作何感想，印第安野人先生？”瓦莱莉笑着问道。

“完全是一派胡言，我的叔祖在我还是个孩子时曾给我讲过这些故事，他的说法完全相反。”

我听见丽希在车上叫我们：“快上车，回家啦。”

“是吗？他是怎么对你说的？”莉问道。

见我没有立刻回答，她追问了一句：

“你不是要告诉我你叔祖说了什么吗？”

“枪里有子弹吗？”我反问道。

莉笑了：“上车吧，格兰杰，咱们该回家了。”

“你们俩在说什么？”丽希忍不住问道。

“丽希，你老爸有个小秘密哦。”瓦莱莉边说边系上安全带。

丽希把车开出停车位，说道：“老实交代，老爸，你知道规矩的。”

“你老妈也有小秘密哟，丽希。” 我换上自己最孩子气的语调说道。

丽希飞速驶离市政厅，说道：“这两天可真漫长啊，我都记不清自己多久没洗澡了，现在我只想躺自己床上美美睡上一觉。好啦，该你们摊牌了。”

“他可不会告诉我历史纪念碑背后的故事。”瓦莱莉对丽希打趣道。

我也不甘示弱：“你妈妈也不会告诉我穆尔手上那把枪到底有没有装子弹。”

“这还不简单，肯定装了。像穆尔那种难对付的主，当然掂量得出枪装弹前后的重量差别。至于历史纪念碑的事嘛，去年我们历史课上讲过这个之后，我去谷歌搜索了一下。那里确实死人了，不过是因为帕克兰——也就是现在的帕克城——的居民绑架了路过的印第安妇女小孩。白人居民希望以此要挟印第安人离开此地，而且他们觉得这招肯定有效。印第安人答应了白人的要求，准备拔营启程。这时，部落酋长派出探子去白人定居点——也就是现在市政厅所在的位置——确认白人们是否真的善待了那些被劫持的妇女跟孩子。可探子却看到那些白人们欺辱那些妇女还有稍大一点的孩子。探子如实回报了酋长，后面的事你们都知道了。”

“真令人唏嘘啊，绑架跟性侵差点又在同一个地方上演。我真怀疑，穆尔是因为知道这个故事才故意选择了这个地点。”我说道。

“怎么可能，穆尔这么选择，不过是因为这里靠近警察局。”丽希反驳道。

“现在咱们知道另一个问题的答案了。”我说。

“哪个问题？”丽希问。

“谁是最聪明的人。”瓦莱莉答道。

后记

2013年圣诞节前夕

距离圣诞节还有两天，假期旅行已经准备就绪，我从没见过亚特兰大的哈兹菲尔德-杰克逊国际机场这么忙。我和瓦莱莉正要飞去纽约，然后再租辆车开往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与丽希共度假期。

自从8月底丽希去了耶鲁大学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面了。为了拿到学位，她的课业十分繁重，所以即便学校正常放假也没空和我们团聚。她偶尔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也会跟她视频聊天，但这跟见面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区别的。我们太想她了，于是决定付诸行动。

我们检查了行李办理完登机手续之后，步履维艰地穿过人山人海的大厅去往安检通道。这时瓦莱莉突然问道：“你之前这么干过吗？”

“当然没有，这太荒谬了，我们甚至都没有确认过这条路线的安全性。”

“到登机口时可能人就会少些了，”说完她又问道：“礼物都发完了吧？你有没有去探望莱斯特和伊丽莎白？”

“恩，都发完了。我今早去探望过新任警察局长和他夫人了，你应该跟我一起去的，我见到温斯顿小宝贝儿了。”

“你见到他了？他是不是跟照片上一样可爱？伊丽莎白还好吗？”

“是啊，他非常可爱，伊丽莎白也挺好的，他们一家都安好。伊丽莎白说她非常想你，还说要是瓦莱莉·格兰杰不在，帕克城都不是原来的帕克城了。”

瓦莱莉站在安检队伍里，转过身来看着我，脸上露出鲜有的自我怀疑的表情：“我们现在这么做好么？”

与其说她是在问我，倒不如说是在寻求认同，我把她拥入怀里，亲吻着她的额头。

“现在？都已经做完了，没时间懊悔了。我们变卖了房子、汽车和其他家财，又双双从INESCO辞了职。木已成舟，亲爱的。咱们现在是了无牵挂了。”

她依靠在我身上，看着过往的人群出神。安检的队伍前进得很慢，像一只缓缓爬行的蜗牛，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来观察这来来往往的旅人。

既然决定了，那就义无反顾。

“大卫又打电话来了，”莉突然开口，“就在你早上出门那会儿，他劝我再考虑考虑。”

“是吗？我还以为他会为我们这决定感到高兴的。”

“知道我们要搬走，我爸妈很伤心。他们不高兴为什么我没有早点跟他们说这一切。不过他们会想开的，他们只是需要点时间。”

“你他们说啥了？”

“我跟他们说，我爱他们，会定期回来看望他们的。但我也跟他们说清楚了：我们要搬离这里，跟着丽希走。他们会理解的，毕竟大家都安于现状，难以接受改变。”

“INESCO已由合适的人掌管了。他们会没事的，他们会适应的。”

我们接受了身份检查，通过了安检，趿拉着鞋子乘电梯下了楼朝，坐上摆渡车，一路到达了我们的最终目的地C大厅。

等待摆渡车的人多得好似高峰时段的纽约地铁站。我们只得用手肘在人群中挤开一条路才上了自动人行道——比起摆渡车，我还是更喜欢自动人行道。趁着走路的空档，赶紧伸展了一下四肢，因为等下就得坐飞机了。有一家人站在大厅中间，正盯着机场的航班显示屏。经过他们身边时，我看见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你的两点钟方向。”我告诉莉。

她朝左方张望了下才又朝右看去。她看见了那个“可疑人物”，但旋即低了下头。

“我看到了但别忘了，今晚丽希会在她的公寓下厨招待我们。你觉得咱们晚上10点能到吗？”

我微微抬头看向左边，又是一张老面孔。

“能，我知道这挺难办的，我还以为我们今天晚上要给她个惊喜的。”

“我们是要给她惊喜，但是我已经打电话告诉她我们要来了。她兴奋得不得了，还说有好多话想对我们说。”

莉走下自动人行道，朝着通往C大厅的自动扶梯走去，我紧随其后。我们在人群中穿行，然后站进了等乘自动电梯的队列。我看了一下手表：下午3点15分。我们的航班还有一小时才起飞，时间很充裕，不必着急。

下了电梯，我们随着人流一同右转，在推挤中行进，简直就像一群牛挤在走廊里。跟随人流到达C大厅后，我们挤出人群朝右边的13号登机口走去。那里人也特别多——多得好像每个亚特兰大的人都要飞去纽约似的。我四下张望想找个位子坐下，但找不到空座。这时，瓦莱莉拽了拽我的胳膊。

“快来，”她催促道：“10号登机口那边空着，我们去那儿坐。”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没错，根本没人往10号登机口那儿去，因为洗手间门外聚集了很多清洁工，他们正忙着给洗手间拉上警戒线，旅客们都不想离这儿很近。

我们在远离登机口那边找到了两个面对窗子的座位。我们背朝人群坐下，看着外面停机坪上配戴橙色信号灯的来来往往的地勤人员、行李搬运车、加油车和飞机。我们是唯一坐在10号登机口附近的人，这时从窗户的倒影里我们看到有人走了过来、坐在了我们身后的座位上。

“我想你是为了我们而精心安排洗手间外这出戏的吧。还是说，你们现在改搭民航出行了？”我问道。

“是的，那些都是我的人，罗恩。”韦克菲尔德答道，“在你们去纽

约之前，我想跟你和瓦莱莉谈谈。还有，我从来不搭乘民航机。尽管我的确很喜欢来这儿观察人群。”

“好吧，我们刚才一路走过来时就认出你的人了。”瓦莱莉说道。

我开始解释：“我们第一次下到地下通道时，赖恩就在我们的两点钟方向。”

瓦莱莉补充道：“接着我们看见弗兰克斯在我们十点钟方向。”

“然后在我们上去的时候，又看见霍奇斯正从C大厅的电梯下来，这就太故意了，所以我们知道，你很快就要现身了。”我最后说道。

“我说了，想跟你们谈谈。你们夫妇俩打算北上去看孩子？”韦克菲尔德问，还没等我们回答就又接着说道，“那我告诉你们吧，她真的很出色，这在‘农场’里所有人的意料之中。她在班里名列前茅。”

“真是个好消息，不过相比这个，我们更关心她的学业。”瓦莱莉说道。

“在大学班上也是名列前茅。”韦克菲尔德打消了我们的顾虑。

“那就行了，我们的航班还有五分钟就要登机了。”

“知道，我很清楚你们的行程，关于今年夏天那些事情，我们得到了新消息。”

“洗耳恭听。”

“史密斯兄弟，也就是特拉维斯跟布里格斯，嗯，事实证明他们还真的是两兄弟。他们还没来得及成为真正的陆军游骑兵就很不光荣地被开除了军籍，他们将在莱文沃思监狱残度余生。波特现在纽约州北部的一所联邦监狱服刑，他真名叫卡尔·里夫斯，曾在纽约地区操持过多个未认证股权证，州政府正巴不得起诉他呢。波特不是军队中人，他是穆尔大学时代的好友。”

“听上去这些家伙都受到应有惩罚了。朱莉娅怎么样？”

“朱莉娅跟扎克现在领导着一个新部门，这个部门专门负责更新、保护联邦支付系统。朱莉娅向我们展示了穆尔从系统中删除特拉维斯

跟波特的信息以及篡改布里格斯档案的方法。她还说，穆尔打算在赚一大票后就把他们所有人的信息从系统中删除。朱莉娅是个聪明姑娘，我正帮助她接受必要的治疗。我们发现她早年被继父虐待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她对穆尔的行为会显示出类似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反应。”

“那个买主呢？”莉问她。

“联邦调查局在他着陆以后就逮捕了他。我并不清楚他的近况，但我敢肯定不好过。”

“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些，我很高兴朱莉娅安然无恙了，丽希知道这个消息肯定会很开心。”瓦莱莉说道。

“丽希早就知道了，”韦克菲尔德接着说道，“这就是我来这里的真正原因。你们夫妻俩现在‘无家可归’，你们的女儿在外上大学。你们现在可说是了无牵挂。我很想知道你们对接下来自由自在的新生活有何打算。”

“还没想过。”瓦莱莉答道。

“那我给你们些选择考虑考虑，”韦克菲尔德说，“你们二人配合默契，了解彼此的想法，就像心灵感应一般。这在我的团队里肯定能发挥作用。我希望你们能跟我合作，当然，是‘雇佣工’，接不接任务随你们。薪酬真的不错，足够你们未来的生活了。”

瓦莱莉看看我说：“这个‘雇佣工’应该还是大家一般认为的意思，我没理解错吧。”

“就是那个意思。我有些任务，一家三口的身份是最好的掩护。”

“听起来挺有趣的，什么时候开始？”莉问道。

“越早越好。”

这时登机口工作人员通知说飞往纽约的2217次航班的头等舱乘客开始登机了——正是我们的航班。我起身准备离开，但是瓦莱莉在座位上迟疑了会儿，才站起来握住我的手。

“我们不能替丽希答应这个，”我对韦克菲尔德说，“我可不敢干涉

她的事。”

“给，”韦克菲尔德说着递给莉一个信封，“看看这个，我想它会帮你们做出决定的。”

“再见，塔米，祝你假期愉快。”说完，我和瓦莱莉一同朝登机口走去。我们出示了登机牌，然后上了登机桥。我们的座位在第三排。坐定后，我们看到后到的人们排队经过身旁，忙碌地找着自己的座位。头等舱的空姐开始巡视，给大家倒饮料，我跟瓦莱莉都没要。广播里传来机长的声音，通报了我们预计的起飞时间，纽约的天气，以及抵达目的地的飞行时间等等。

飞机缓缓滑行，瓦莱莉转向我，与我四目相对。她把信封搁在大腿上，然后打开了那封没有密封的信，开始跟我一起读起来。

亲爱的爸爸妈妈：

如果你们正在看这封信，说明韦克菲尔德已经和你们谈过了，你们也会了解到现在有一项任务亟待执行。你们有所不知，我现在已经是韦克菲尔德团队的一员了。我不会在公寓里等你们了。很抱歉，但我相信你们都知道这任务的重要性，我跟韦克菲尔德一样，期待你们的加入。

在拉瓜迪亚机场有辆车会把你们接到泰特波罗机场，在那儿有一架私人飞机会接你们来与我相见。希望快点见到你们。

爱你们、尊敬你们、仰慕你们的，

丽希

“加入吗？”莉问我。

“加入。”

全文终

击鼓的男孩

斯科特·尼科尔森 (Scott Nicholson)

夏奇 邓楚阳 余葱

Drummer Boy

击鼓的男孩

斯科特·尼科尔森 (Scott Nicholson) ◎ 著

陈怡 邓楚阳 余蕊 ◎ 译

崔文乙 ◎ 编辑



恐怖小说最高荣誉布莱姆·斯托克奖入选作家惊悚巨制；
被译为法、德、意、西班牙等多国语言；

《纽约时报》最畅销小说家
埃瑞克威尔森 [Eric Wilson] 倾力推荐；

情节铁荡起伏，氛围惊悚恐怖，唤起内心强烈恐惧；
在一个世界中，他无处归依；在另一个世界中，他却无法回头。

Fiberead
- 2014 -

击鼓的男孩

[主要人物介绍](#)

[主要事件地图](#)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主要人物介绍

埃尔默·埃尔德雷斯：鲍比的父亲，但鲍比不是他亲生儿子，管道工。

鲍比·埃尔德雷斯：弗农的好友，跟弗农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巴奇特·比尔·威拉德：鹿桥置业的房地产开始商，原本是个摄影师。

凯伦·格林：鲍比暗恋的同班同学。

德克斯·麦卡利斯特：弗农和鲍比的同班同学，朋友。

多尼·埃格斯：哈迪的儿子，小时候在叮铛洞受过惊吓，成为生活不能自理的弱智。

哈迪·埃格斯：农夫，居住在穆拉托山脚下。

厄利·埃格斯：从叮铛洞逃出的鬼兵，是哈迪的祖先。

弗农·戴维斯：本书主人公，中学生，爱上了自己的好友兼同父异母的兄弟鲍比。

弗兰克·利特菲尔德：皮克特县警长。

杰夫·戴维斯：弗农的父亲，在重演活动中担任上尉。

科克上校：鬼兵的头领。

玛莎：弗农的母亲。

美珍：哈迪的老伴。

麦克·麦卡利斯特：小镇唯一一家保龄球馆的老板，德克斯的父亲。

韦尔内尔：鲍比的母亲。

辛迪·鲍霍尔：小镇时报《泰特斯维尔时报》的记者。

主要事件地图

皮克特县：美国田纳西州北部的一个县，本文故事发生的地方。

泰特斯维尔：皮克特县的一个镇。

叮铛洞：位于穆拉托山，是鬼兵藏身之处。

穆拉托山：蓝岭山脉的一座山峰，在皮克特县郊。

拖车住房区：弗农和鲍比家住的社区。

甜妞俱乐部：小镇上的一家私人脱衣舞会所，提供色情服务。

蓝岭山脉脚下一座宁静的小镇，一支让人胆寒的幽灵军团，一个无处归依的男孩在生者和亡灵间何去何从……

第一章

十月的穆拉托山云雾缭绕，叮铛洞仿佛半睡半醒时睁开的一只眼，机警却不做声响地瞄着鲍比·埃尔德雷斯。

“鹰（扔）。”

鲍比没有理会德克斯的奚落，他捏着一块石头，凝望着深不可测的黑暗，想像着大山的隆隆心跳缓缓响过亿万年的岁月。蓝岭山脉的这个洞里渗出一股蘑菇与火蜥蜴的味道。兴许，在这地球上最湿滑，最隐蔽的“大肚皮”里，他真的听见了什么，一句耳语，几声叮当，不然就是什么东西的爪子抠着岩石发出的刮擦声。

“鹰（扔）啊，傻鸟。”

鲍比回过头，一丛深绿色蕨类植物中间，那个起哄的家伙坐在一块湿漉漉的树墩上。德克斯·麦卡利斯特舌头不利索，说卷舌音有困难。他光顾着催鲍比，完全都没意识到自己的毛病。这倒也好，若是他突然发觉自己出了丑，谁都没好果子吃。

“有动静。”鲍比说道。

“是啊，大概有个死翘翘的叛军正拉拉链撒尿。”德克斯突然大嚷，“快鹰（扔）！”

弗农·雷·戴维斯站在德克斯身后的阔叶林下，插嘴说道：“那时候还没有拉链呢，只有扣子。”

瘦皮猴似的弗农身着X战警 1 T恤和一条慈善商店买来的二手牛仔褲，裤子显然太小，都罩不住那发白的脚蹠。德克斯嘲笑他说：“哪本书讲的？你小子讲话开始像‘科没种’了啊。”‘科没种’是他们给泰特斯维尔中学八年级历史老师科宁沃德起的绰号。

鲍比举起手中的石块，尽管它不过棒球大小，却感觉比氦星球 2 还沉，没准超人来了也会手脚发软。不过，超人还不至于逊到明明可以穿着内裤斗反派，扒了内裤干美人，却偏偏大老远跑到一个闹鬼的山洞前思考人生。

德克斯和弗农距离鲍比也就三十码 3 的距离，他们站在下坡，这样安全点。可如果传说是真的，那么不管站得多远都没有安全可言。黄昏时分的太阳给布满晚霞的天幕披上了一层柔软的金纱，可是鲍比却因洞中的寒气和内心的恐惧而瑟瑟发抖。

“我去过营地。”弗农说，“我爸有全套装备。”

“那就是一帮爷们儿玩换装游戏。”德克斯说道。

“他们是来真的。北卡州第二十六军。绒线裤、后膛枪、木制水壶……”

“行行行，没有种。”德克斯说，“就当那时候没他娘的拉链。”

“我爸说……”

“你爸去参加这些重演的游戏无非是跟老婆、孩子呆腻了。”德克斯说，“我家老头儿走哪玩儿都带着我，你却只能留下来陪女人们玩儿。你说呢，‘科没种二号’？”

趁着德克斯欺负人的当间儿，鲍比后退了几步。山洞发出的声音一阵接着一阵，像是一个孤独的囚犯正用勺子刨着混凝土的墙。如此听来，这山洞似乎在说“量你也不敢靠近”。鲍比暗自琢磨，反正德克斯也看不见，倒不如把石头丢掉，假装自己已经把它扔进洞里得了——可是，你很难瞒得过德克斯。

“鲍比就是没种。”弗农岔开关于他老爸的话题，好转移德克斯的视线，“他绝对不敢扔的！”

你行啊，弗老弟。我还以为我们是同一条阵线的。

德克斯拆开烟盒，取出一根烟，叼在嘴上说道：“操，信则有，不信则无，快点儿，老子还有正事呢。”

鲍比如释重负地往山下退了一步。突然一个低低的声音传来，他呆住了。

“厄……利。”

风，一定是风。是风吹歪了德克斯手中的烟头冒出来的白烟；把枯瘠的树吹得摇摇摆摆，晃下一地秋叶的也是风。

然而，鲍比的嗓子眼像是被自己手中的石块给噎住了。这声音又来了，低沉而沙哑，带着威胁与挑衅。

“厄……利……”

回声重复着这个名字。尽管鲍比此时无暇胡思乱想，可如果真要他想象，那么这个声音必定来自一个蓬头垢面，瘦骨嶙峋，并且死了两百年的怪老头。不过，正如德克斯所言，“信则有，不信则无”，换言之，信不信由你。要是吃不准，最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别去想它！

“去他妈的。”鲍比的语调怪怪的，以掩饰住可能失常的声音，“给老子也来一根儿。”

鲍比扔下石头——扔得离洞口远远的，生怕在这埋骨的地方，有别的东西也随之惊醒——然后匆匆下坡。他表面上故作镇定，可步子几乎是连跑带滑。此时，就算从那黑漆漆的深处再次传来低语，也会被他脚踩落叶的沙声、德克斯的大笑声以及弗农因为呛烟而发出的咳嗽声淹没，更不消说这森林里还有风吹树响、鸟儿啾鸣、小溪潺潺、寂寞鸦啼。

鲍比跟朋友会合后坐在树墩旁的一块石板上。从那儿望去，山洞似乎也不那么吓人，不过是条埋在地下的缝而已。洞口那一圈布满点点青苔的灰色岩石，历经岁月

的洗刷，早已不见棱角，洞口上方的黑土里长着几棵矮小丑陋的斑克松。

几个捏瘪的啤酒罐半埋在一丛紫花乌头中，一旁的月桂树上，一枚安全套独上枝头，活像响尾蛇刚蜕下的一截老皮。洞口距穆拉托山顶峰还有一百英尺，那里长满了美国梧桐和七叶树，一律被寒风“修剪”得整整齐齐。

鲍比在德克斯那要了一根烟，点着后猛吸一口，烟头瞬间变成了2厘米长的橙色光柱。他显然是被烟呛到了，却还是强咽下去，咳出一团团烟来。

这第一口搞得鲍比手指发麻，还差点元神出窍。回味着方才那呛人的一口，他又恢复到往常那种只吸进口里的做法：就是先把烟吸进口中，然后再用舌头搅一搅，不吞进肺里。他头晕忽忽的，可还是仰起头对着天空笑起来，生怕被德克斯和弗农看穿。

“找个时间在这儿露营最好了。”德克斯说着，带着烟瘾上头的惬意又吸了一口。和那些参加重演的玩家一样，他也是个装备控，只不过他走的是有钱混混的路线——白色T恤外套着一件防风夹克，左边上衣口袋上还缝着“麦卡利斯特球馆”的字样。口袋下面，一颗黄色炸弹星轰在三枚倾倒的保龄球上，意为“一击全中”。在泰特斯维尔，方圆八十英里内，只有德克斯老爸开的这一家保龄球馆。而每个月总有那么一天，老板喝威士忌喝高兴了就会让男孩们免费玩上几局。

“再过不久露营可就冷了。”弗农像个娘炮似的不停地弹着烟灰说道，鲍比自己都觉得替他难为情。不过眼下，除了自己的死党疑似基佬外，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担心。

比如，这个叮铛洞，比如刚才说话的那个人或者“东西”。是风，不是别的，就是风。

“这是一年里最适合露营的时节。”德克斯说道，“我去找找我爸的帐篷，偷几打啤酒，带几根鱼竿。要是再背上一杆散弹枪，就可以吃松鼠宴了。”

“小溪边有块平地。”鲍比说道。

“这儿就不赖。”德克斯大手一挥，姿势颇有点散别人财时的豪爽劲儿，“就在那片橡树下安营扎寨。生火的地方是现成的。”他旁边有一堆烧剩的柴火，四周垒着石块，德克斯说话时，抬脚就踢掉了一块。

“不知道我家里人会不会同意。”弗农说。

“你老爸不是在重演斯通曼突袭战么？”德克斯把烟叼在下唇上，“他不是那个什么地位显赫的上尉么。”

为了纪念1864年联邦军一举攻下泰特斯维尔，每年重演活动都会上演斯通曼突袭战的大戏。时至今日，那些“周末士兵”不是躺在地上睡大觉，就是拿个破壶喝着威士忌，要不然就是把自己那久坐办公椅的肥臀搬到马鞍上，骑骑马打发时间。

和这些人不同，鲍比的爸爸一闲下来就手握遥控器，在《舞动星城》和《历史频

道》间来回切换。而每逢有比赛的日子，他便请出那件压箱底的卡罗纳黑豹队球衣，看起橄榄球来。

“没错。”因为抽烟，弗农的嗓子有些沙哑。他弹了两次烟灰，却不见灰掉下来，“我妈大概会像平常一样去海滩。”

“海滩。”德克斯说道，“看看穿三点泳装的妞也挺好。”

德克斯的语气里带着一些试探，多少还有些戏谑成分。也许和鲍比一样，德克斯也一直想弄明白弗农到底算怎么回事。“你说呢，鲍比。去海边看看美腿怎么也比看一群军装老鬼要强啊，是不是？”

鲍比的注意力又飘到了那个洞上。他扫了一眼，在那通向穆拉托山深处的隐蔽空间里，斑驳的阳光打在墙上，形成一道若明若暗的分界线。这时，德克斯叫了他一声，鲍比眨了眨眼，喷出一口又长又熏人的烟。没等烟味散去，他便借用他老爸私藏在工具间的一本杂志上的话说：“对，有妞才是硬道理！”

德克斯伸出手，亲热地往弗农的背上重重一拍，整座山都发出了回响。“比打飞机好玩得多吧？”

弗农点了点头，轻轻地吸了一口。他依然像个娘娘腔似地拿着烟头，翘着兰花指，仿佛自己是在用优雅的手语和人交流。弗农与大多数中学生不同，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发型，就是软趴趴、卷曲曲，垂在额头上的那种。

可惜鲍比没能保护好自己的死党，也没能在德克斯犯浑之前将那一头欠扁的金色卷毛连根拔除，帮助他变回一个男子汉。德克斯一插手就是下三滥那套。此时，不知是因为烟熏还是因为德克斯那一掌，弗农的双眼已经如江河一样泛滥。

“我听见洞里有声音。”鲍比不知不觉又遛出一句。

“啥啊？”德克斯探着身子，把烟屁股丢进毫无热气的篝火余烬里。

“里面有人。”

德克斯突然大笑起来，那笑声就像一个得了肺气肿的人在大喘气：“你是说那些‘叮铃当啷’？鲍比，你脑子里全是大便吧，都从耳朵里漏出来了。”

弗农满怀感激地望着鲍比。小鹿斑比的眼睛⁴，鲍比心想，可怜兮兮的。

鲍比语调夸张，像个叫卖的小贩似的，好让德克斯专心听他讲话。“那个声音说‘呃’。”

德克斯又鄙视了他一把：“搞不好是有人吐了。”

“大概是个流浪汉。”鲍比说，“自从收容所关门以后，我看他们就在大桥下和肯德基的垃圾桶后睡觉。这些人总得找地方住，不能就这么人间蒸发了。”

“也许这些人已经蒸发了。”德克斯说道，“我想他们最好还是不要出来丢人现眼，要不然得让人赶出城去。”

收容所被迫关闭实际上是出于一种阴险伪善的“公民自豪感”。先是那些开商店的抱怨有人在店门口乞讨，随后市议会立刻起草了一份“反游荡法令”。然而，镇上的一位律师却援引了多宗判例，指出该法令与同样适用于流浪汉的《第一修正案》精神相违背。此人原是马塞诸塞州人，而后阴差阳错地成了一家传业五代的法律事务所的女婿，而这家事务所自内战重建开始就一直在幕后充当着当地的实际掌权者。

城里的长官们发现这法律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于是他们干脆砍掉了地方政府的经费，逼得收容所关门大吉。弗农向鲍比解释过全部内幕，不过鲍比却觉得其实没那么复杂：不怕运气背，只怕站错队。就这么简单。

“就是流浪汉也不会傻到来这个洞睡觉。”弗农说，“冷得跟女巫的咪咪似的。”

德克斯赞许地一笑。“所以你不该鹰（扔）进去，是吧，鲍比同学？你怕里头有个吸毒的老不死把石头再你给鹰（扔）回来？”

“大概真的是风吧。”鲍比说，“可能里头还有很多小洞，空气一流动就出声了。”

“这么说不是穿蓝军装和灰军装的大兵？”德克斯说着，又抽出一根烟，“不是科克上校手下那帮暴徒的幽灵？”

“你说的嘛，信则有，不信则无。”鲍比装着逼，眼神却一直没离开过阿巴拉契亚 5 山脉上这个潮湿的洞口。

他们本该走溪边小径，而不是这条野路来到林子。本来，这条路是连接拖车住房区 6 到“袋鼠驿站”最近的路，后者是一家便利店，德克斯管这家人叫“阿三”。他家的一个女儿和鲍比一起上英文课，名字里有好多元音，但鲍比也搞不清店主一家到底是印度人，巴基斯坦人还是阿拉伯人。不管是不是“阿三”，他们的店都是能够买到糖和球星卡最近的地方，更不用说还能偷偷瞄一眼杂志封面上那滑溜溜的大奶子了。

半小时前，三个男孩怀揣着一个礼拜攒下的零花钱兴冲冲地来了一次周六例行拜访。然而，即使是在种植烟草的北卡罗莱纳州，香烟也如同烈酒和速达菲 7 一样属于限制商品，不是什么烟都会摆在收银台后的货架上。

放冰淇淋的冰柜边上，柜台角上放着促销装的“骆驼”，买一赠一还送打火机。鲍比挑了一罐乐倍 8，就在他付钱的时候，德克斯偷偷把那两包“骆驼”扫入囊中。鲍比眼角的余光正好瞟到这一幕，可柜台那位长着淡淡小胡子的中年女人却紧闭着深色的双唇，一门心思数着硬币。

待三人出了小店视线之外，德克斯说：“咱们上洞边抽去。”对此，鲍比和弗农都没敢多嘴。

叮铛洞坐落在蓝岭山脉半英里高的山岩上，四周绿树成荫。鲍比和这两个哥们儿并非头一回来这儿，毕竟，有谁能抵挡住这儿的吸引力呢？这可是全县城最臭名昭

著的闹鬼胜地，尤其现在又临近万圣节。不过，通常他们只是在附近转转，然后去小溪源头捕几条虹鳟。那里一年到头鱼任捕，因为没有哪个野生动物工作人员会走进那么深的山坳里。后来，当地一位著名摄影家巴奇特·比尔·威拉德买下了这个地方，还立了许多“不得擅入”的牌子。

德克斯刚一看到其中一块牌子，便起脚飞踹，并且还留了泡尿。后来，他又怂恿自己手下两位不太情愿的恶作剧小分队成员去了洞口。当他催鲍比“鹰（扔）”石头时，鲍比已无退路，只好朝这大概有一辆轻卡车宽的洞走去。脑子正常的人都不会接近这个洞，不会接近这个住着幽——

“鲍比？”

鲍比下意识地以为这个声音来自山洞，和之前那个回音不绝，飘进他耳朵然后又令他鼻腔根儿痒痒的声音如出一辙。不过，这次却只是德克斯而已。德克斯蹲在倒下的树干上，双臂交叉，抬着下巴，活像古老的法国大教堂角壁上的怪兽滴水嘴。

“你真以为那是内战亡魂？”德克斯说着，把一只眼皮耷拉下来，好像在说：“咱们可以好好耍耍弗农。”

“我不想玩了。”鲍比的嘴苦得像只烟灰缸，舌头干巴巴的，和蜘蛛网没两样。在尼古丁的作用下，他的脉搏也越来越快。鲍比很想来一口乐倍，只可惜，在他们淌过小溪的时候，德克斯已经一巴掌把它打落水中了。

“你俩今晚打算干点什么？”弗农问。

“你妈。”德克斯话茬接得很快。

“闲呆着。”鲍比心不在焉地说道。

“说真的啦，不如我们去看电影？”弗农说。

“啥片子？”德克斯打了个哈欠，刚好可以看见他那豁着的大牙。

“昆汀⁹出新片了。”

“我们又溜不进去，傻鸟。”德克斯说，“那片子十八禁，又黄又血腥。”

鲍比本来准备提议玩X-BOX，反正只要离那山洞远远的就好，可就在这时，弗农举起了手。

“嘘。”这个卷毛头说道，“你们听。”

鲍比忍不住偷瞄了一眼洞口，不晓得弗农是不是也听到了那个声音。德克斯受不了了，“妈的，你不是也来这套吧，弗老弟。”

“别闹。”

“那是你的猪油脑自己在瞎哼哼。”德克斯沿着下坡的方向朝林子里望去，只觉得一条林间小道突然变宽了。他眨了眨眼，立刻弹掉烟头，转身便闪。

“在这儿！”有人喊道。空地边上的杜鹃花晃动了起来，紧接着，一位身着褐色制服的男人“横空出世”，直奔三人而来。鲍比看到了男人皮带上的枪。

警察。妈的。

他的心在胸腔里怦怦直跳，跟猫嘴里扑腾的小鸟似的。要是这次又惹了官非，老爸一定会尅爆他的头。德克斯直奔后山，那儿地势陡峭，荆棘丛生，可惜只够藏兔子。

这位警察体形肥硕，一边喘着大气紧追德克斯，一边叫他站住。此时，弗农已经沿着下坡路向小溪的方向跑去，可一听到警察的命令，立即停住了脚步。正当鲍比还在犹豫到底该往哪儿跑时，第二名警察冲了出来，和他一起的，还有那个棕皮肤的店老板。

“就是他们。”小老板说道。这第二位警察年纪轻轻，两颊的胡子茬还泛着青。他一只手搭在腰间的手枪套上，显然是在斟酌有没有必要对几个小屁孩动武。

就在他犹豫之际，弗农拔腿就往右边跑，穿过一片阔叶林和斑克松，很快不见了踪影。只有树枝折断声和树叶的动静出卖了他的行踪。警察追了几步，随后便意识到，鲍比更好得手一些。

鲍比往后退了一步。身为少年联盟全明星队得一员，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在相距90英尺的两垒之间完成一次冲刺，而这片可以藏身的树林才不过一半的距离。德克斯狡猾得跟条洗车场的蛇似的，早没影了。可要是他也逃了，这黑皮肤的警察很有可能会逮到弗农。而弗农这个优等生不仅是拖车住房区的骄傲，还是自己最好的哥们儿。

“小孩，待那儿别动。”其实，这个警察也不过才比鲍比大了十岁而已。他上衣口袋夹着一副眼镜，那镜片看上去就像另一双责难的眼睛。汗水浸透了他的腋下，一束阳光照在警徽上，仿佛是上帝对荣誉的秘密昭告。

鲍比本想说跟自己没关系，或者干脆把德克斯供出来，换回一句“下不为例”，又或者去向那耳朵里长毛的小店老板赔个不是。可是，他却连一个字都蹦不出来。双脚像身边的大树一样落地生根，一动也动不了，他晕晕乎乎的，觉得头顶上有许多小鸟在绕着他转圈，如同第一口烟带来的感觉一般。这儿以前也有这么多鸟？

警察笑得得意洋洋，一副胜券在握的表情，这让鲍比气得脸都红了。在泰特斯维尔这地方，嗑药的、撬锁的、开空头支票的，多了去了，更不用说那个路易斯·坦普尔顿，从鲍比家数过去三扇门就是他开的“拖车住房区妓院”，而当地的治安警却只会对小孩子发威。

没错，警察局他已是三进三出了，考虑到他尚未成年，法院认为他只是“迷途的羔羊”，因此，所有被捕的记录全都一笔勾销。可即便如此，坏习惯总还是会杀个回马枪，对你死咬不放。

“别紧张。”警察盯着鲍比焦躁的双眼说道，“聊两句。”

“我要告他！”小店老板把调子提升了八度，还带着浓重的口音说道，“不能就这么算了。”

警察向他挥手，示意他退后。“我来处理吧。只是小过错而已，又不是杀人放火。”

又是这句自以为是的废话，缓刑监督官、教导主任和校长都这么说过。他们总是拐弯抹角地跟你解释行为不端的成因，尽管鲍比对弗洛伊德那一套只是一知半解，不过以自己所知的那些，也足以将这种废话顶回去。家庭不睦，一贫如洗，原来都是环境导致了“适应障碍¹⁰”？明明快染毒瘾的货不但打不得，还要好言相劝？自己的行差踏错岂止可以解释，简直是本该如此。真不知道他鲍比哪里不对，竟要让这么多“教育家”为他“操心”。

警察靠得太近了，近得鲍比都能闻到他脸上的须后水和古风牌沐浴露的香气，还混杂得有沃尔玛超市五块钱一斤的廉价啤酒味儿。小店主紧握着自己粗壮的拳头，棕色的脸庞写满了对各种小偷小摸的愤怒。妈的，要是德克斯给了烟钱多好，又不是付不起，这家伙不光零用钱多的要死，而且还是泰特斯维尔中学的“大麻一哥”——他兜里总揣着零钱。只是，阿三，条子，以及所有空想社会改良主义者都不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不偷不精彩。

这个周六的下午，他只有又被记上一笔，听那些叨叨，等老爸专程来把他保释出去。这可比玩X-BOX刺激多了。不过鲍比也不能否认，如果被捕，他就可以远离叮铛洞，远离那个冰冷的声音——

“啊——”

山背后爆出一声尖叫，正是警察追逐德克斯的地方。紧接着一声枪声，吓得林子里鸦雀无声，随后枪声就消失在风中。

年轻警官的脸色突然大变，鲍比本想他可能受到了惊吓，可随后却看出他只有几分暗喜。警官正和鲍比一样觉得无聊，“有枪响”就跟“警官中枪”一样刺激，当差的时候这就不啻于一贴春药，霎时让人兴奋起来。

警察从枪套中拔出那把吓人的手枪，从鲍比身边闪过，朝洞跑去，只剩下鲍比和小店主大眼瞪小眼，不知如何是好。

鲍比耸耸肩，说道：“老板，一包烟的事嘛。”

小店主顿了顿脚，噤里啪啦说了一大堆外国话。不过，他很快就闭上了嘴。因为此时，枪又响了。

¹ X战警（X-Men），漫威漫画的超级英雄团体，由斯坦·李和杰克·科比创造，初次登场于1963年9月漫画X-Men #1中。

² 氪星球（Krypton），美国漫画中的经典代表人物超人出生在氪星球，其上的氪石会令超人丧失力量。

³ 英制长度单位，1码 $\approx$ 0.9144米

- 4 小鹿斑比，迪斯尼的一个动画角色。
- 5 阿巴拉契亚（Appalachia），美国东部的纽约州南部、阿拉巴马州北部、密西西比州北部和佐治亚州北部一带。
- 6 在美国专供一些家庭拖车停的地方。
- 7 速达菲（Sudafed），含伪麻黄碱的感冒药。
- 8 乐倍（Dr Pepper），亦译彭泉、胡椒博士、萃菱博士等，是美国Dr Pepper/Seven Up（七喜）公司生产的一种焦糖碳酸饮料。
- 9 著名导演，代表作《低俗小说》
- 10 适应障碍，因长期存在应激源或困难处境加上病人的人格缺陷而产生的一种慢性心因性障碍。

第二章

弗农眼看就要跑到小溪那儿了，可一听见枪响，又犹豫了起来：就这样跑出去会不会有危险？警察应该不会对小毛贼开枪的，对吧？

除非德克斯带着家伙。德克斯·麦卡利斯特一向名声不好，案底却很干净。倒不是他犯事手段很高明，这要多亏这个混蛋的自保本能和他爸的律师。德克斯爱在弗农身上找乐子，只是鲍比一再出手保护，令他不得不喷这俩家伙是“蝙蝠侠和女超人”。弗农心里明白，这段日子里，虽然德克斯动不动就拿他开涮，可学校里的其他人却都不敢找他的茬，这比被一百多个流氓骑在脖子上拉屎撒尿要好得多。谁叫他和大家格格不入呢。

谁叫他……

谁叫他……不说了。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弗农必须做出一个抉择：要么像鲍比和德克斯心中所想的那样，当个放屁都不敢出声的胆小鬼；要么赶紧调头，走出这片安全的林子，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很多动作片中，为了配合剧情，往往会有这样的老梗：一个软蛋，不知是为了义气、女人，还是一时间头脑发热，反正一泡尿的功夫，当时就内心强大了。弗农可不想这样逞英雄。不过，或许这是一个可以向同学们吹牛的好段子，要是德克斯走背字，当真吃了颗枪子儿，那就更有得说了。

更绝的是，要是德克斯打中了其中一个警察，那弗农就能好好演绎一番，把它编成类似《雌雄大盗》的故事。当然，他必然是“雌”的那个。可即便注定遗臭万年，也好过躲在墙角允着大拇指熬到高中毕业。和那些或许根本就子虚乌有的鬼相比，一声枪响才真的让人亢奋，没准连他老爸都想知道每一处血腥的细节。在泰特斯维尔，这会是比斯通曼突袭战和杰斐逊·戴维斯的铜子弹还要大的大事件，哪怕，人们的热情最多维持一个礼拜。

这边弗农还在左右权衡，那一头却传来了第二声枪响。

鲍比？

森林一派晚秋景象，萧萧而下的树叶正做着垂死挣扎。弗农擦了擦手心的汗，拨开拂在脸上的松枝和灌木，循着自己的足迹又走了回去。他的脸擦伤了一道口子，隐隐作痛，八成会发炎，胸口也累得起伏不定。可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是哥们儿，是三个火枪手，是黄金三镖客，是各种漫画英雄混搭后的梦幻组合。

说到底，都是为了一份归属感。对他而言，鲍比和德克斯是仅有的尚能视其为友的人。当然，不同于其他八年级的孩子，他的父母并没有离婚，不过他们对他也不怎么上心，还不如像燕麦片盒上的剪贴片一样把他们的舔犊之情寄到密西根州的巴特尔克里克¹。因此，如果德克斯和鲍比需要他，他会挺身而出的。

再说，要是干出大难临头各自飞这种事，他也没脸见人了。一条被捕记录，能提升他在学校的人气，也能换来他那位上尉老爸的一顿训斥。不过话说回来，毕竟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人未必能真正改变自己的现在或将来。弗农还是大家口中那个胆小的娘娘腔。

他奔跑的时候，阳光斑斑点点，晒在头顶的树梢上，像迪斯科舞厅里疯狂旋转的球灯。山下，警笛呼啸，没准泰特斯维尔一半的警力都在往穆拉托山赶。弗农竖起耳朵，听着对讲机发出的嘶嘶声。再没有第三声枪响，也就是说，德克斯没有上演“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压轴大戏。德克斯的经历可以为弗兰克·米勒²的漫画提供绝佳素材，那会是一则关于好孩子误入歧途的警世寓言：他四处浪荡，经过岁月的磨砺长成条汉子，然后就从绝境中站起回来寻仇。

弗农往叮铛洞的方向爬了一千多英尺，方才安营扎寨的地方已经人去楼空。也许鲍比早已上了押往派出所的警车，正坐在后排的座位上，默默地骂着脏话。他们会以共犯或分赃的罪名起诉他，前提是，抽一口充满化学物质，还臭哄哄的烟也算“分赃”的话。不过，即使是警察中占绝对多数的无脑型肌肉男也很清楚，因为定罪困难，抓一个小孩子绝对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林中传来一声尖叫，听上去像是三百英尺之外发出的。八成是德克斯在逗警察。他就跟个变装秀上爱出风头的活宝似的，专招惹人注意。有时候，和白痴出来玩儿也不省心。这事对弗农来说，怎么都是坏结局：一条黑记录可以帮他撕去娘娘腔的标签，却逃不过老爸一顿暴揍和老妈方式特别的愠怒。

然而，真正令他伤脑筋的是，这哥俩会怎么看他。一出事就跑，连他自己都觉得害臊，可这是本能反应。也许现在挽回为时已晚，德克斯会对这事念念不忘。不过，鲍比就好说话多了，他俩上托儿所时，恩德伍兹太太给大家讲《三只山羊》的故事，她独具特色的讲述让他俩在底下笑个没完，从那时起，他俩就是死党。而这个故事到了德克斯嘴里就成了《山（三）只三（山）羊》，一个叫萝莉·斯坦斯贝莉的小姑娘因此笑话了他，结果被他揍出一鼻子血。从那以后，德克斯再没有提过这个古老的故事，所有的同学也都没有。

德克斯是死是活全看个人造化，这一点并无异议，尤其是他本人，可是鲍比——
“啦啦。”

弗农身处一片树丛之中，他四下张望，仔细观瞧，然后一步步跨过嶙峋的山石。他知道这声音不是从林子里传出的。警察只会大吼，不会这么小声。于是，他也小声地回了一句：“鲍比？”

“这儿呢。”

我的天，这小子不会傻到躲进那个洞里了吧。

弗农眯缝着眼看看午后的阳光。阳光低低的斜照进树林，在树叶上投下一道道神秘的天光。与之相对的是藏在暗处的那条裂缝，看上去像个不祥的子宫。“警察

呢？”

“不晓得。第二声枪响的时候，另一个也走了。”

“你快出来啊。”弗农说道。

“出不来。”

“为什么他妈的出不来？”弗农竖起耳朵，只听见一只落单的乌鸦呱呱啼叫，还有风在林木间游移。警察随时可能冒出来，再加上那个牢骚不断的话痨阿三。他不懂，鲍比干嘛躲在这里。也许，他的哥们是在避风头，先找个黑不隆冬的地儿窝着，太阳下山后再悄悄溜下山回家。为了包恶心八拉的烟，这代价也高了点儿。

“你来看看这个。”鲍比说着，听上去就像进入了隧道深处。他的声音遇到了什么障碍物，和回音混到一起，以至于弗农都不大听得清。

“我才不进来。”弗农说，“这可是那洞，搞什么！”

见鲍比没有回话，弗农只好又往前一步。此时，他距离洞口约莫50英尺，比刚才德克斯让鲍比扔石头的地方还近一些。可即便在这儿，他都能闻到洞穴里那股通向冥府的恶臭，也能感觉到阴冷潮湿的空气正将他团团围住，想将他拖近。

在本地传闻中，叮铛洞要么是天堂避护所，要么吃人不吐骨头，至于孰真孰假，见仁见智罢了。听他老爸说，内战时，北军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上校领着一伙突击队暴徒来洞里栖身，而这些人，原本都是南北两军的逃兵。洞里黑暗逼仄，并没有余地爆发冲突。他们是被政府视为鸡肋抛弃的山里人，无论来自南军还是北军都没什么爱国主义热情。考虑到此地没有发现任何物品，因此，这个传说也只是部分人对过去朝思暮想的愚蠢念头，他们对新闻里残酷、动荡的现实已心生厌恶——比如戴维斯上尉。

不过，缺乏证据却从来挡不住传奇的诞生。不断有人说听见洞里传出叮叮咚咚和刀叉相击的声音，叮铛洞因此得名。弗农浏览了一大堆有关战争奇闻和墓穴传说的漫画，他觉得这个洞也许像有些地方一样闹鬼了，而内战旧战场也常常因超自然事件的发生而名声大噪。

尽管好奇心一再膨胀，弗农却始终没胆子走进去。直到——现在。

洞口渗出一股闷臭的味道，混着森林里清新的空气。他想不通鲍比怎么能在地方呼吸，更别说没有手电怎么四处转悠。

弗农提高音量，声音放大些可能会招来警察，但他觉得那也比再往洞口靠近一点好，“喂，鲍比！”

无人应答。他的好兄弟如同爱丽丝，一脚踏进了僵尸兔子窟。

好啦，全优生，想点有用的招，别老整二元一次方程和谁谁谁参加了葛底斯堡战斗。

弗农有好几种选择：他可以随便跑去哪个警察，然后报告鲍比失踪，这样会令鲍比恨他没种；他也可以夹着尾巴跑回家，然后再给鲍比他老爸打个电话，搞不好自己也会挨上一顿揍；再或者，他进到洞里，反正才几步的距离，然后继续召唤他的好弟兄。

弗农举棋不定，脚却不由自主朝那个窄小的入口又挪了一步，就在此时，耳边响起了雨打树叶的声音。没道理啊，虽然蓝岭山区的天气一贯骤风骤雨，最糟的情况下一日三季，但现在可是万里晴空呀！然而另一阵沉闷的隆隆声接踵而来，意味着暴雨将至。

绝！这么高的地势再配几道闪电，要么和鲍比在这被困上一晚，要么就要蒙奥丁3 召唤了。

隆隆声越来越大，弗农抬起头，以为会有水珠溅到眼睛里。但空气却很干燥，没有下雨前的静电，只是随着太阳下山，气温渐凉。隆隆声一波高过一波，阵阵回响，节奏清晰。此时，弗农找到了声音的源头，只是荒郊野岭的出现这声音甚为奇怪。

那是小军鼓敲打出的声音。

通常在内战重演活动上，总有一位重演士兵的小孩会身着童军装，戴一顶平顶军帽，帽檐低低压到额头上，穿着脏兮兮的旧皮靴。这个孩子要么是军鼓手，要么是旗手，不过当旗手的机会不多，一来，旗子太沉了，二来，虽说是模拟战斗，也多少有些危险。旗杆有可能敲到步兵的脑掉或者撂倒一位骑兵。至于鼓则可爱多了，又没危险。

上尉从没带自己儿子去过营地，或者让他穿上自己收藏的童军装。多年前，他们全家一块参加过重演，尽管严格意义上说，弗农和他妈妈都只是观众。他们跟着重演去过不少地方，从马纳萨斯到斯波特瑟尔韦尼亚再到哈泊斯费里和玛丽埃塔。模拟战场上硝烟滚滚，火药灰四处弥漫，而他们就跪坐在阴凉地享用野餐。重演时也总有平民角色，他们身着当年的服装，女士们穿上笨重的衬箍裙，孩子们则穿着灯笼裤和粗制滥造的棉衬衫。然而很快弗农就被分配去当了观众，最终，他爸也不再带他一起去了。

弗农一直都很羡慕那些能亲身参与的男孩们，尤其是军鼓手。有时，这些小小士兵一大早就列队完毕，在清晨的阳光里敲起行军鼓的节奏，其中一些小不点的手腕还没鼓槌粗。活动开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还要充当炮灰，一边假摔在地上，一边小心地将手中的鼓扔到一旁。或者视死如归地冲向敌军的阵地。对于内战，也许弗农知道的比这些人加起来还多，却从来没机会踏上这片圣土。

弗农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敲军鼓，只需右腕轻轻上挑，左腕稍弯，如此将鼓槌落在尼龙鼓面上，便能敲出和那洞里的声音如出一辙的鼓点。他知道手法，也知道这就是军鼓的节奏。

洞里有人在敲行军鼓，据他所知，鲍比这辈子从未摸过鼓锤。

- 1 巴特尔克里克以谷物加工（尤其麦片）著名，顾客只要将麦片盒上的广告寄回厂家就有机会换得折扣券或小礼品。
- 2 弗兰克·米勒（Frank Miller），美国著名漫画大师，代表作中有《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和《罪恶之城》等。
- 3 奥丁（Odin）是北欧神话中的主神，世界统治者，北欧人认为暴风雨是奥丁骑马在奔驰，收集亡魂，故当有旅人在暴风雨中遭到不幸便是蒙奥丁招唤。

第三章

双响炮。又是那帮南蛮子在穆拉托山的山腰下盗猎。哈迪·埃格斯本想取出柜子里的猎枪，却突然想起两件挺悲剧的事，两件这几个月几乎忘得一干二净的事。

其一，自打上回吓跑鹿桥LLC¹置业那一票生意人后，警长便严正警告他说，不要有事没事就拿枪出来比划。正式的法律文件对“LLC”有一番啰里八嗦的解释，全是北方佬法律院校的人在瞎扯淡，在哈迪看来，那不过就是“胆小鬼²”的意思。

哈迪并没有意识到，当几个贼眉鼠眼的陌生人把一辆长长的闷骚型凯迪拉克停在你家门廊前，自己拿着枪站在家门口也是一种犯罪。警长解释过，这样的胡闹已构成“意图威胁”，比起哈迪赌咒要告那帮人非法擅入的罪，这罪行显然更严重。就哈迪来说，他只不过是宣示主权，而且能省不少嘴皮子。那些人劝他把地卖掉，可即便拿满满一谷仓的金条和路易斯·坦普尔顿³的终身免费服务来换，他也不卖。况且到他这把年纪，已不太需要这种特殊服务了。

其二，山腰以上的地早已不属埃格斯家族名下。哥哥汤米和姐姐艾伦已将手中继承的家族物业出让给了巴奇特·比尔·威拉德。此人是位摄影家，作品长为挂历、明信片和《南方生活》杂志所采用，因而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巴奇特是这里的第二代“土著”，此人成功地将自己原先那个简易照相馆发展成了个人工作室，现在，又朝地产界进军了。这个南方秃头矮冬瓜素以擅长拍摄古朴的农庄而闻名，可如今，他却花钱将那些美景夷为平地，好为那些开车特慢讲话特快的平地居民提供度假别墅。

哈迪自认为，在整个皮克特县，只有他这个不识时务的家伙看出了巴奇特职业生涯的讽刺意味；也只有那些伪君子才会为后者的大肆破坏而摆出欢庆的架势。不过，这就是巴奇特的本事，他的罪过不仅无人问责，反而还被报纸大书特书，来自商会的奖章更是多不胜数，搞得他像是个大英雄。这充分证明：即使干了坏事，只要不用枪，而是用一架照相机、一本银行本票，或者一部推土机，那么就可以逍遥法外。

两声枪响，怎么回事。

十月份打松鼠实在是太早了些，虽说开发商以鹿命名自己花里胡哨的物业，但实际上鹿在两个世纪前就已经绝迹。丹尼尔·布恩⁴当年带着他的滑膛枪队，用了十年时间做到了印第安人一千年也做不到的事。哈迪估计，等到巴奇特团队的银行家和大律师们把事情办妥，整个穆拉托山怕是连一只臭鼬也无偷安之地了。

原本，还有另一种可能，不过，相比之下，他更加不愿往那方面想。自从上回这洞摄去了儿子的魂魄，已多年没动静，可一旦闹喳喳的推土机让地下的东西不得安

眠，谁说得准会发生什么事？深藏的秘密是不是已经蠢蠢欲动了？

稳妥起见，哈迪拨开窗帘向外瞄去。即使共和党人已经终止了农业补助法案好让农场主们早晚把地卖掉，可他还是养了一群牛。牛群在秋日柔美的天空下享受着蓝绿色的草。情况很清楚了，并没有人在拿他的牲口当枪靶，也没有饥肠辘辘的东西从黑漆漆的山洞里突然冲出来，猎食痛苦挣扎的牲畜。

楼梯那儿传来了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那是皮鞋踏在木地板上发出的。哈迪的太太美珍因为关节炎之类的问题，下楼时总是一瘸一拐。哈迪曾劝她干脆把两人的卧室搬到农舍的底楼，却遭到了拒绝。那张手工打造的樱桃木四柱大床历经四十三年风风雨雨，见证了两人相爱相守的不易，她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去急吼吼地寻求改变。再说了，要想让住在二楼的多尼也搬出去，可有不小难度。

脚步声嘎然而止，隔着栏杆扶手，她向下望去，虽然眼角有皱纹，眼睛却明亮有神，“怎么了？”

“山上有枪响。”

“别充好汉，又不关你的事。”

“要是打猎挑错了时节，就关我事了。”

“你不能搞双重标准，他爸。事情发生在自家门口，你让人家别多管闲事，要是发生在别人身上，你又要拿你的大鼻子东闻西闻插一手。”

哈迪摸了摸自己的鼻子，也不是很大嘛。再说了，这个大鼻子也是祖传的。在那个不计较金钱多少，而只把家产和牲畜数量作为衡量一个男人是否够格的年代，埃格斯家族里可个个是条汉子。“他们拿到地也没多长时间。”

“汤米和艾伦为了将来做出了最好的打算，两家的孩子都进了大学。人家可不像你这般死脑筋地和过去纠缠不清。”

“见鬼。”哈迪说着，放下窗帘，心想多尼要能进大学，母猪都弹琴，“到了我这把年纪，总得找点事情发泄发泄。”

“小心你的血压。”美珍说着，走下了楼梯。哈迪走上前，亲吻着妻子的面颊，而就在不到一小时之前，他俩还在婚床上翻炒的时候，他就已经亲过她了。哈迪早已是“举而不坚”，因而也无法令彼此获得满足，不过他还是觉得不管是不是发自内心，每个礼拜都要温存一番。美珍是个忠贞的伴侣，从来也没有因此抱怨或是冷嘲热讽，只说拥抱已经是最大的满足。哈迪暗示过她，说可以试试药房里开架售卖的“电动小奇妙”，不过她只是笑笑说：“老狗一条，抬着过桥。别搞啦。”

哈迪正想问妻子是否要一杯茶，美珍却举起手来。她喜欢在热乎乎的立顿红茶里加一茶勺糖和三两滴茶伴侣，在哈迪看来，这种马萨诸塞州人才干得出的蠢事她大概是从杂志上学来的，当然，这只是她仅有的陋习，且无伤大雅。

“你不喜欢这个吻？”他问。

“这事上你越来越棒，只是我想有人要来了。”

几秒钟过后，哈迪听见了汽车的引擎声，还有碎石砸在钢制底盘上的叮当声。随着年龄的增长，哈迪的听力已经大不如前，不过还管点儿用。那声音听上去动静不小，也许又是巴奇特手下那帮沐猴而冠的家伙开着凯迪拉克过来了，不过此时，他决定先把猎枪放一放。美珍跟在他身后走出前门。

警长黄白相间的巡逻车“哧”的一下就停在了俩人跟前，车顶上那个糖果机⁵正冒着蓝光。弗兰克·利特菲尔德从驾驶座爬出来，既没带上车门，也没熄了引擎，也就是说，要么他只想尽快了结，要么就是揣着一张滚烫的搜查令。

弗兰克腹部已有些松弛，两鬓花白，双目充血，还挂着眼袋。对于一个接连失去了好几位探长的人来说，这再正常不过，何况，他还失去了自己的胞弟。弗兰克身上颇有些流言，说他到哪儿，哪儿出事，不过每到选举的日子，哈迪总还是会投他一票，管他是不是共和党呢。

“有什么可效劳的，警长？”哈迪喊道。美珍紧贴在他身后，嗅着丈夫身上清新的象牙牌香皂味。

“能开一下牛栏吗，埃格斯先生？”

若是平常，哈迪没准会开个玩笑说“我的牛可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可弗兰克的表情和掷地有声的话语却打消了他犯傻的念头。他这是带着任务来的。“好叻！”哈迪说着，走下台阶，紧接着踉踉跄跄地跑了几步。

弗兰克回到驾驶座，待哈迪把门打开，便将警车开进了一条尘土飞扬的双车道，从那里经过几个谷仓便可开到山里。弗兰克停下车，将身边的车窗摇下。

“上面那道门我也要过，到时候我自己关上。”警长说道。

“那个可比寡妇的腿还紧哩，你要个人帮忙。”哈迪说。

其实，哈迪只是想掺和一把，这一点两人心照不宣。弗兰克点点头，示意他坐前排。“上路！”

就在哈迪钻进车之前，他向美珍招招手，叫她宽心，可妻子却因深深的担忧而皱起了眉头。

“留心多尼。”他关照道。

“留心你自己。”美珍大喊，看着丈夫关上了车门。

警车在这条老旧的道路上颠簸行驶。在20世纪初，这原本是为了伐清山上的树木而开辟的通道。后来，许多路逐渐废弃，树苗又重新长了出来。当年，哈迪的爷爷卖了伐木权，却将通向大山的主道保留了下来。这条路如今看来更适合四驱车跑，不过警长看上去十分坚决，哈迪也知道，车底盘上的几处凹痕绝不会让他松开

油门。

“这是追犯人？”哈迪探探口风，这句话多半是他从电视里学来的。

“还不好说。”弗兰克答道，“就算知道也不能告诉你。”

就在这时，对讲机噼里啪啦地响了起来。警车的仪表盘上绑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固定它的是一条尼龙带，在前排两个座位间，一杆点二零口径的来复枪夹在其中。弗兰克摘下话机，开始说话：“找到佩里埃特没？”

“没发现！”那头回复道，“兹兹”的声音消失在静电声中。

“我听见两声枪响。”哈迪说，“是不是山上有个带枪的疯子？”

“我说了，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还是不能说？”

“都不是。”

警长放下话机，双手紧握着方向盘。十月的温度和紧张的情绪令他头皮直冒热汗。车加速爬坡，牛群漠不关心地看着他们，仿佛在琢磨这玩意儿就算可以吃，跑那么快也来不及嚼。

“多数是那些嬉皮士干的。”哈迪一边说，一边过着临时副警长的瘾。

“哪些嬉皮士？”弗兰克看了看表盘读数。

“环保份子。就是那些想要阻止巴奇特和开发商动土，并且声称穆拉托山是大自然财富的人。”

“他们不搞暴力。”弗兰克说，“最多就发发传单，或者在图书馆草坪上举牌子，算不上是生态恐怖分子。这些人只顾抽大麻，都搞不清楚一把枪哪儿是头哪儿是尾。”

终于到了上面那道门，正如哈迪所言，简直是锈得天理难容。弗兰克对着门闷一阵猛踹，终于把它踢开，随后，和哈迪一道把它抬起，硬是推进一簇黑莓丛中，直到打开的间隙足够警车开进去。

“谢了，埃格斯先生。”警长说道，“只是你不能再跟我上去，这是警察办公。”

“全都抓起来。”哈迪拍着车顶说道。宽大的别克巡逻车穿越森林，树枝抽打着车身。哈迪费了好大劲才又将大门安到原位。他向下望去，大约一公里远的地方，自己的农舍和几间外屋坐落在山谷底，如同皱巴巴绿毯子上散放的儿童识字积木。他想象着美珍依旧站在门廊前，一只手遮着阳光，揪心地咬着薄薄的嘴唇。在这样的时刻，他很庆幸自己的视力也大不如前了，如同听力及男人的雄风一样。

虽然明知这么远的距离她不可能看得见，哈迪还是挥了挥手，然后沿着警车的车辙继续往上走。考虑到他已进入了巴奇特·比尔·威拉德和鹿桥置业的领地——因

此，显然构成了非法入侵的嫌疑——再加上他走得腿酸气短，也许再往前走个百来英尺⁶并非良策。可是，哈迪没有打退堂鼓，自上回他扛起枪和开发商们撕破脸皮，他就不怕过，还巴不得有点冲突。除此之外，他潮乎乎裤裆里，那条“独眼飞龙”猛然抽动了一下，似乎预示着还没到刀枪入库的时候。

可惜，他没带猎枪。不过也绝无必要下山去取，要是坏事连桩，随机应变就是了。

弗兰克或许能对付县里的瘾君子和小骗子，穆拉托山却是另一码事。

这里头故事多着呢，自己琢磨吧。

哈迪只希望出于所有堂而皇之的理由，自己已尽量没让人接近叮铛洞了。

他从没有为自己儿子的事去过那，不过，说不定他能吓跑一些人，免得被这洞里吐出的邪恶东西害了。

¹ LLC，英文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的缩写，是界于法人公司和个体之间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

² 原文是“lily-livered cowards”意为胆小鬼，首字母也正好是LLC.

³ 第一章中介绍的拖车住房区妓院。

⁴ 美国传奇英雄。

⁵ 圆柱体警灯酷似投币泡泡糖机。

⁶ 英制单位，1英尺 $\approx$ 0.3048米

第四章

有人开枪。警察中弹？说不好。

怕得就是没头绪。

偏偏这会儿一丁点儿也没有。

路上全是深深浅浅的车辙，弗兰克·利特菲尔德警官一路颠簸，心疼地糟践着自己的爱车。附近几个县的同僚们开的不是悍马就是重磅SUV¹，但是利特菲尔德局里的经费紧巴巴的，部门预算投到别的地方去了——县里新建了一所监狱，法院那边又加强了安保。法官们似乎不太喜欢隔三差五地出现疯子当庭开枪的场面，这无疑给他们自己判了死刑，只不过用来拍板的，不是冷酷的法槌，而是滚烫的枪口。何况，利特菲尔德也有自知之明，他就该拣最破烂、最皮实的车开。这辆已经让他蹂躏到体无完肤的大“别克”离进垃圾场也不远了。

其实，有些人会说大“别克”的主人离进垃圾场也不远了。利特菲尔德在最近一次选举中比对手只多了12票当选为警长。就这，还是重新点票后的结果。自上世纪70年代起，皮克特县就一直不接受民主党人来做警长，可是政治波动的影响最终还是渗进了这个南方最偏远最保守的地区²。人们依旧悄悄议论着红教堂，议论着他死去的弟弟以及昔日的副手。麻烦总是和利特菲尔德如影相随，在他这一行来说，这些都绝非好事。

利特菲尔德从不提往事，因为往事不堪回首。换成个没那么“自信”的人早就撂挑子不干了，至少不会还干劲十足地争取岗位竞选。如今的警察工作大多只需敲敲键盘，不用冲锋陷阵。于是，在47岁的利特菲尔德看来，还有几年好日子在等着他。除了当警察，他没别的选择，悲惨就悲惨在这里，而那些“重获新生”的机会宛如挂在钓钩上的耶稣，总在他面前晃悠。

也许，机会又来了。在收到“有人开枪”的报告后，利特菲尔德的心已经顶到了扁桃腺，尤其其他的两位副警长都牵涉其中。莫顿和佩里埃特都是局里的新人，两人均为刑事司法专业毕业，周六下午的班正好给他俩热身。虽说警察的家常便饭是处理家暴求助和酒驾，可这里是皮克特县，以利特菲尔德的丰富阅历来说，任何常态都有可能瞬间变态，尤其在穆拉托山一带。

对讲机里噼里啪啦的声音已经持续了两分多钟，利特菲尔德还没搞清自己身在何处。和大多数本地男人一样，年轻的时候，他也到山上打过猎，只是后来这里又发生了变化：阔叶林变得愈发茂密，岩石碎成一块块分散各处，从前为伐木开辟的小道也渐渐回归了原生态。现在，树叶敲打着他的挡风玻璃，后视镜也被一根树杈撞断，滚到底盘下，压得粉碎，别克车的前轮陷进了沟里。利特菲尔德决定步行走完

余下的行程。

他给局里打去电话，命令其他当值警察前去山脚下盯梢。如果真有漏网的枪手，那怎么也不能让他窜到镇上去。穆拉托山为左右两条道路环抱，只不过稍有点常识的人都会从森林里跑路，免得被人看见。利特菲尔德这么做的目的只是将镇民们隔离到射程之外，他自以为这是一记高招。

问题在于，这招还有那么点小小的不如意，就是一旦事情突生诡异，连个目击证人都没有。

利特菲尔德一路步行，凭感觉辨着方向。就在这时，传来了第三声枪响。他左边什么地方传出一声叫喊，估计得有百来尺³远。一定是他的两位副手一路把疑犯追进了树林，此时双方正在山梁上对峙。

善与恶，是与非，明与暗，千百年来，它们在道德与法律的灰色地带，拼得血流成河。也正因此，像利特菲尔德这样的人才有了当警察的冲动，和成为警察的机会。利特菲尔德默默地吐着脏字儿，搞不懂自己到底算哪头的，他慢慢地走在林间，猫着腰，一步一挪。

那俩家伙怎么不用对讲机呢？

他们最后一次回复是报告自己的位置，那会儿两人正处理一宗入店行窃的报警。考虑到在店里偷东西的人逃离后很少有被逮到的，也许他们只是想演一出急速追凶的好戏来哄哄店主罢了。不过，现在怎么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让每个人都能安然无恙地下山。

“这儿！”是莫顿在喊。

利特菲尔德拔出格洛克手枪，几个月来，这还是他头一回掏家伙。他冒着暴露行踪的危险答腔：“你们没事吧？”

“佩里埃特有事。”

“中枪了？”

“差不多。”莫顿大声喊道。

利特菲尔德穿过林子，爬上斜坡，胸口有点憋闷，重重喘着气——他可没想到自己的身体这么不中用。他慢慢绕过一块大岩石，苔藓飘进领子，弄得人丝丝发痒。

“要么中，要么没中。什么叫差不多？”

“他受伤倒下了，可实际上又没中枪。反正我是没瞧出来。”

此时，利特菲尔德已离得很近了，用不着大声嚷嚷，只是那两位副手还遮在一丛万年青后面，看不见身影。“开枪的人呢？”

“怪就怪在这里。我一个人都没看见。”紧接着，就听莫顿小声说道，“挺住，兄弟，没事的。”

利特菲尔德从一片低矮的雪松林后面绕过，手里紧紧握着他的格洛克。自从亚彻·麦克福尔事件⁴后，他有些年头没朝人开过枪了，而麦克福尔到底算不算是一个“人”，他始终也没搞清楚。这至今是一件悬案。如果被你亲手结果的人突然又从地下爬了上来，顺河漂走，徒留一个干土堆在地上，你定会十分诧异：我到底杀没杀他呢？

利特菲尔德靠在一棵橡树上喘着气，树皮刮擦着他的脸庞。以目前的有利地形，一低头便可看见两位副手蹲在一堆犬牙交错的岩石后面。这些大石头拔地而起，好像巨人的一口豁牙。莫顿年纪最小，因为胡子刮得太猛，脸颊有些发红。这会儿他正往山坡上利特菲尔德的左方看。利特菲尔德查看了周边的树木，毫无动静。

“喂。”利特菲尔德小声叫莫顿，他知道想要出其不意地抓到已经不太可能。远处的警笛声很明显是在提醒枪手，大部队就要来了，再说，下山的路也就那么几条。

“看那儿，警长。”莫顿说着，冲着山顶挥了挥自己的手枪。

“看什么？”

“有点小动静，不过也没什么。大概就是只小鹿。”

“佩里埃特什么情况？”

“诡异。”

诡异？他妈的什么情况叫‘诡异’？

利特菲尔德朝森林瞟了一眼，林木盘根错节，遮天蔽日，腐殖土下沉睡着年代久远的物事。“他开过枪？”

“三枪。最后一枪，我就在旁边，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朝谁开枪？”

“该死。”利特菲尔德嘟囔道，“第一枪不中就没戏了。”

利特菲尔德走近山梁，慢慢探出身子，既要能看见枪手，又不至于会被对方一枪干掉。如果那三枪是佩里埃特开的，那这人可能不止是枪手这么简单了，正确的提法应该叫“疑犯”。可是当时除了佩里埃特，并无其它目击证人，这种情况佩里埃特变成他们常说的“涉案相关人员”。每当警察不清楚具体状况时，就会用上这个委婉的词儿。而他，对于谁是肇事者已经了然于心，叮铛洞就不是个让人省心的家伙。

“家伙。”妈的，我又把个东西当人看了。我头一回看见一坨说着话，形状变来变去的脏东西时就该去疯人院检查检查。要是那样，断不至于有那么多人倒霉，或许其中一些还能保住性命。

利特菲尔德低下头，发现自己握枪的手正在发抖，很有路易斯·拉莫⁵小说人物的感觉。对利特菲尔德来说，唯一想着好过点的是叮铛洞在山的另一头，离山梁和佩里埃特的目击对象足有几百码之遥。

“掩护我。”利特菲尔德对莫顿说道。这小子的眼睛瞪得大大的，还有些泪汪汪的样子，就像两颗奶油橄榄，不过，他还是憋出一股自信劲儿，点了点头。警长考察下属的时候很少会把他们置于生死听天由命的地步，不过利特菲尔德倒是希望莫顿对得起自己简历上那些牛逼哄哄的词儿。利特菲尔德向下三步，不料踩在滑溜溜的叶子上，一屁股摔到了地上。他一挣扎，顿时挣出个屁来。

利特菲尔德暗暗骂了一句娘，用手和膝盖撑着跪起来，放低重心，朝莫顿和佩里埃特的方向快速跑去。佩里埃特目大无神，直勾勾望着天空，仿佛是在高高的云朵中寻觅天使。这位倒在地上的警官是伊战老兵，在完成刑事司法专业培训之前，曾先后两次随国民警卫队出征海外。虽说北卡罗来纳山区没有黄沙大漠，没有摇摇欲坠的清真寺，更没有路边炸弹，可也许正是迟发的创伤性后遗症令他经受着压力失调的折磨，让自己幻想出一些怪异的场景。

“你没事吧J.R.？”小字辈儿的副警长们在执勤的时候，多是以名字首字母来称呼彼此，这一恼人的习惯是从高速巡警那儿学来的。利特菲尔德心里还是比较喜欢叫他“吉米”，这听上去更有人情味儿。副警长看样子是想用上所有人类能用的交流手段，但他无声地翕动着嘴唇，眼皮直跳，目光失焦。

“开第三枪后，他就这个样子了。”莫顿说道。

“他朝谁开枪你没看见？”

“没看见，我就听见他喊了声‘看见没？’接着就一下子瘫掉了。我看着他扔掉手枪，然后蜷成一团，一直到这会儿。”

利特菲尔德伸出两指，搭在佩里埃特的颈动脉上。佩里埃特的脉搏搏动快速有力，身上也不见外伤。不过，内心最深处的创伤往往隐而不见，心灵得受尽折磨，伤口才能结痂。

“我们正在追那几个小孩儿，”莫顿说，“J.R.追的是最快的那个，一直追到山梁边上。”

“你们靠近过那个洞没？”

莫顿眯着眼，摩挲着自己刮了胡子皮肤还有点发炎的脖子。“倒是能瞧见，就是没进去。您是说有人躲在里面？比方说是逃犯，看到警察后吓着了？”

“放完头两枪后他有没有说过什么话？”利特菲尔德凝视着山脊线，却什么都没发现。连乌鸦都受了惊吓，陷入沉默中。

那儿看上去就像恐龙的脊梁骨，从这头到那头，满是巨石和笔直高耸的大树，终年的大风摧折了树枝。阿巴拉契亚山脉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山脉，虽然历经沧桑，却仍然有一部分在天长日久中存留下来，仿佛是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在庇佑它。穆拉托山也是如此，利特菲尔德敢说，这大山是有心跳的。他看了看表，发现从下车后，就没走过字。于是，他摇了摇左手腕，又用枪柄敲敲表盘，但是闪出的红色的数字始终是5:53，好像在嘲笑这表已经完蛋了。

“我赶上他的时候,他好像说了句‘他脚不沾地’。您觉得这是什么意思?”

对利特菲尔德而言,这句话该是书上或电影里才有的,可佩里埃特却并非文艺青年。他基本上算是那种喜欢吃炸猪皮的轮滑竞赛爱好者。当然,副警长对电子游戏也十分着迷,他特别喜欢玩那种大开杀戒的游戏。那种游戏里,无所谓好人坏人,只管按杀人的多少计分。佩里埃特是民主党的注册党员⁶,这一点从他工作的谈吐中很难看出来,他还去参加了位于松涛路上一家新落成的大教堂里举办的浸信会⁷。利特菲尔德不是那种喜欢管手下私事的人,除非他们的行为给局里带来了麻烦。

眼下,佩里埃特的问题远比什么党派政治和有个疯子女友还严重,利特菲尔德不知道要怎么蒙混过关,让自己副手的档案里不留下污点。但凡有执勤警员开枪射击,州调查局就会插上一脚,这个时候,就看谁先干净利索地写出报告,报告要摆出种种理由,尽可能地长。若是平常,佩里埃特大可以为自己开枪作出辩护。不过这回,没有大场面不说,连个嫌犯都没有。

换句话说,这一回只能靠利特菲尔德替他摆平了。利特菲尔德也吃不准能否三言两语就让佩里埃特忘掉刚才发生的事。刚才这两分钟,佩里埃特居然连眼都没眨一下。

“他没朝小孩儿开枪吧。”利特菲尔德问道。

“没有,警长。我追上来的时候,那小子早没影儿了。”

“你见到这孩子长什么样了吗?”

“那些小孩全一个样。就是群玩滑板的朋克族。还有两个在山那头,不过我们听见枪响的时候,他们都溜了。”

“你们?”

“对啊,还有那个什么阿玛纳西亚,是小店老板。”

“这么说还有一个目击者要应付啰。”利特菲尔德心里也犯嘀咕,既然什么都没看到,算哪门子“目击”呢?

“未必。他比那俩孩子跑得都快,叫得跟克雷·艾肯⁸演唱会上的小姑娘似的。”

利特菲尔德沿着山坡往下看,一片寂静,连风吹树叶的沙声都听不见。此时,他很庆幸自己已经派人去盯着主干道。至少在他把故事编圆之前,越少人知道越好。

相比佩里埃特,他要操心的可多了去了。鹿桥置业那帮人把宝都押在了穆拉托山,一旦这山上修起一栋栋价值百万的度假别墅,大把大把的税收便会滚滚而来,县里那些长官一个个准乐得尿失禁。但只需一点负面新闻,这项目就会受到影响。而且,有三位官员已经准备参加连任选举了,他们不能要挟炒掉他,却会缠着他不

放，使出浑身解数，求他别张扬这件事情。

“咱俩把他扶起来。”利特菲尔德说着，指了指杂草丛生的伐木通道，“我的车比你们的近，就在一百码开外。”

佩里埃特摇摇晃晃，像个喝醉的水手，不过好歹站了起来，随即一头栽倒在莫顿肩上。利特菲尔德把他俩扶正，调整两人朝着正确的方向。

“要叫救护车么？”莫顿问道。

“不必，去局里再说。你们先去，我去山梁那儿看看就来。你一个人搞得定吧？”

“搞得定，好些和我出去的女人醉得比这离谱，照样把她们搞上床。”

“好吧，你可别动手动脚。”

莫顿想挤出个笑容来，脸上的表情却显然是紧张不安，“您觉得他在朝什么开枪？”

“别着急，我们会找到答案的。熊，疯狗，妈的搞不好还有野生食人羊。怪事全跑到这破山头来了。”

佩里埃特跟着莫顿一路跌跌撞撞地经过了树桩、倒地的大树、嶙峋的岩石。他脚上的那双漆皮鞋在地上拖出一道长长的黑泥印。与此同时，利特菲尔德爬了最后一百尺上到山梁上。穆拉托山顶上的松树、橡树、桦树被酸雨侵蚀得泛了白，树枝在狂风和暴雪的摧残下体无完肤。不过，下面的都还长得不错，一眼望去，立刻会联想到里面生活着可爱的花鼠和纯洁的小鹿。巍峨粗犷的山梁上则巨石林立，悬崖峭壁遍布四周。

利特菲尔德站在距离谷底大约一千英尺的山顶上来了个360度全景俯视。泰特斯维尔小镇布局散乱，崎岖的地势让这里的街道都拧巴到了一块。主干道是一条四车道的林荫大道，和美国其他地方的林荫道没什么分别，那儿也有沃尔玛、西北牛⁹、塔克钟¹⁰、汉堡王、车地带，还有大大小小的银行，皮克特县一半的房产都经他们的手贷款。利特菲尔德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整个小镇只有一家汽车旅馆，一家杂货店，还有一家附带加油站的灰狗巴士终点站。如今，泰特斯维尔已是相邻三县中最大的小镇，成了一个商业中心。房产中介商、贷款机构、律师全都涌到此地，等着从别墅主人的身上分一杯羹，好比一群贪吃的猪猡，挤在同一个食槽下等着泔水流出来。

然而，并非事事都像这些白色混凝土、玻璃和钢材一样新鲜光洁。穆拉托山一直看着这一切，关于它的传说已经渗进了泥土，就像春天消融的冰雪，奔涌而出，在山谷间流淌。一百年前的过度砍伐，令这片森林在如今的开发商眼里不过只是一块块绿地。可它依旧保持着原始的味道，仿佛已经绝迹的掠食者随时都会从暗处扑出来，露出饥饿的獠牙。镇子离穆拉托山不过徒步一个小时的距离，却好似离这个荒

野的世界有千里之遥。

利特菲尔德沿着山梁慢慢走，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留下了新的踪迹。他发现一堆动物的粪便，看上去像是鹿留下的，非常干，一摸就成了粉，所以不可能是佩里埃特看见的东西留下的。

“他脚不沾地。”

听起来也不像鹿。在皮克特县，死人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死人也能站起来走路，当然了，很少有人记得最近一次发生这事是什么时候。那些记得的，也希望把它们长埋心底。

正当利特菲尔德决定放弃，下山去找警车的时候，无意间发现地上有几道长长的印子。看上去，这像是一个人拖着鞋跟走路，一边走，一边还带起了脚边的树叶。印子从几棵倒下的大树旁一直延伸到一片爬满蕨草的岩石堆。利特菲尔德握着枪，循着痕迹走去，他走到石堆那儿，却只看到一个小土丘。痕迹也突然中断了。再没有另一双脚。也没有另一张脸，另一副躯壳，或者，另一个灵魂。

利特菲尔德跪在地上，捏着冰凉的黑土。到了这一步，还能拿什么来对抗这座大山和它背后神圣却又令人作呕的秘密呢？

1 运动型越野车

2 水门事件后，共和党人名誉扫地，民主党重新掌权，整个七十年代，全美选民都处于对政党政治不信任的状态。

3 后文中的尺，皆指英尺

4 本书作者另一本书《红教堂》中的主要人物。

5 路易斯·拉莫（1908 - 1988），美国著名小说家，作品主要是西部小说，历史小说，科幻小说，诗歌和短篇小说集。

6 美国人入党就像去吃自助烤肉，只要在人家给你的单子上打勾就行。

7 基督教新教宗派之一。因反对婴儿受洗，主张只对理解受洗意义的信徒施洗；洗礼采用全身浸入水中，不用点水于额的方式，故名

8 克雷·艾肯，首届《美国偶像》比赛冠军，后出唱片。

9 西北牛，美国常见的家庭餐馆。

10 塔克钟，美国快餐连锁店。

第五章

鲍比划了根火柴举高，一股硫磺味释出，压过了洞里那霉丝丝，潮露露的气息，“听见没？”

弗农先是点点头，继而想起鲍比根本就看不见他。两人往里走了约莫二十英尺，虽然回头仍能看见凹凸不平的洞口和前方的森林，可外面的光线却照不进来。洞里的地面坑坑洼洼，密布的小石子在火焰的照耀下闪着光。出于害怕，弗农很想去揪鲍比的袖子，又担心这会令自己最好的朋友也觉得他是个娘炮——这也是当初他决定进洞的原因，即便那时他身体里每一个细胞都在大呼逃命。

说话间，军鼓声稍稍减弱了一些，仿佛那名鼓手正向着大山深处的心脏地带行进。“应该和地质有点关系，板块沉降之类的。”

这解释有点儿站不住脚。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山脉，阿巴拉契亚山早就经历过了地震和火山运动的频发期。很久以前，地壳上升，地幔断裂，地球的关节咔咔开裂。此后，地表便进入了无限漫长的沉降期，只是，这一过程进行的极为缓慢。如果你真的相信那些说法，这个洞还曾被北军的大炮给轰垮过呢。

“不，不，不，是军鼓。”鲍比说道。

“你是说……鬼打鼓？”弗农要的是证据，好对他爸说——上尉，您说得对，内战还没结束——再说了，与其在其他地方做无畏的牺牲，还不如在这儿挺直腰杆做好汉。如果此行真能让他成个好汉，他会一步一步往里走，直到地狱尽头。

不过他还是闭上了眼睛，以防看见什么可怕的东西。

“鬼干嘛要打鼓？哎唷。”鲍比让火柴给烫着了，将它丢进近旁的黑暗中。一股皮肤烧焦的味道飘进弗农的鼻孔中。

“他们还有别的事好做吗？点火柴，快呀。”弗农装出来的勇敢还是让他那发抖的声音给出卖了。

“嘘。”

鼓声减弱，变成了轻微的嗡嗡声，断断续续的鼓点在远处融成一片。鲍比又划了一根火柴，借着闪烁的黄色火光，弗农抬头望着洞顶。那些图案是刻上去的，还是只是石缝在火光中投射出的影子？

“那些士兵就是在这儿扎的营。”鲍比说，一脚踢上块石头。

“我老爸说有人做过考古研究。”弗农说，“除了切罗基¹族人的一些工具和打火石，这里没发现其它物品。要是真的有军队来过，那他们一定是进到洞里面给困住了。”

“你就说你信谁吧，是相信‘科没种’那种坐办公室的呢，还是相信你哥们儿？”

“你觉得我信谁好？”

“我亲眼看到一个。”

“一个什么？”

“那些东西啊。不然我跑进来作死啊？”

鲍比说完，第二根火柴也熄灭了，黑暗中，弗农感觉就像陷入一潭死水，透不过气来。除了两人的鼻息和外面低低的风声之外，洞里一片死寂。弗农的心跳得飞快，和半夜躺在床上自慰时差不多；同样对即将到来的东西即害怕又期待而兴奋不已，至于结果好坏，已经不重要了。

“别耍我了，鲍比。”

“真的。有一个还喊我了。他虽说喊的是‘厄利’²，不过嘛，你懂的。”

“我倒是听说过鬼能说话，可从没听说过鬼跟人搭茬。”

“我真听见了，就那么简单。”鲍比说道，“而且我在躲警察的时候，他又叫了一声。”

“谁叫了？”

“不知道。反正……基本也看不清。”

“你和德克斯是不是背着我抽过大麻了？我怎么感觉你神志不清啊。”弗农吓得发抖，他一点儿不喜欢在黑洞洞的地方说这种事儿。山洞似乎把光线吞下肚，消化掉了，因为此时的入口看上去离他们足有四十英尺远，而问题却在于，他俩谁都没动。

“大家都说鬼藏在洞里看不见，可那个东西看起来活生生的。”鲍比的语调平平，好像是在复述记不太清的电影台词，“它走来走去，说着话，闻上去一股烟草和咖啡味儿。”

“再划根火柴。”

“他问我斯通曼有没突破防线，战争结束了没有，还问我他能不能回家了。”

弗农冒着被叫成基佬的风险又往前一步，撞到了鲍比。“把火柴给我。”

他从鲍比张开的手中摸到火柴，燃完一根，从盒里又摸出两根。鲍比眼里倒映着微弱的火苗，像是个从地狱里爬上来的恶魔。一根烧完，弗农又点了一根，随后弯下腰，查看是否有其他踪迹。火柴的光芒照不亮整个山洞，泥泞的地上，只有他俩的脚印。

“现在什么都看不见。”鲍比说道。

“也许叫唤的是只狐狸呢，也可能是蝙蝠。”

“真的是大兵。”

“这乌漆麻黑的。一不留神就容易瞎想。”

我就是太信了，不然干嘛费劲劝你出去。

鲍比转身朝向洞底。弗农从他肩上看过去，又上前一步，贴近他朋友那令他感到宽慰的体温。黑暗的空气犹如一道结实的墙，挡在两人面前，也许，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躺着一堆士兵的枯骨。弗农的脑海中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惨白的骷髅，被虫子蚕食得干干净净的骨头，风干的髓腔里满是霉菌。无论鲍比看到了什么，最好还是让它在这个令人窒息的大坟墓里好好安息。

“还是出去吧。”弗农一边说，一边点着了第三根火柴，火烧到手指头才扔掉。他先前对阿巴拉契亚山脉下了那么些“地质评估”，但山洞四壁看上去却很脆弱，石堆奇形怪状，在这潮湿的洞里反着光。他想象那些远古爬虫在石缝里潜行，原始的毛兽挤成一团掩护自己。

墙上有一块深色的污渍，一块泛着微弱荧光的靛青斑点。鲍比指着它说道：“那个有点像恐龙屎。”

空气里弥漫着霉臭和腐烂的气息，仿佛这个洞从未停下过腐坏的脚步，从里开始烂到外。岩石就是骨架，只不过比真正的骨头更耐风霜罢了。这全是些星辰物质³，撇开那些宇宙啥的废话不谈，整个山洞就是大坟堆、垃圾站，所有的光和生命都被卷进了那个宿命的终点。也许在它们消失的地方——那个洞的尽头，万物生灵，不分高低，都沉眠于此。

弗农丢掉了最后一根火柴，两人又陷入到黑暗之中。他回过头朝洞口望了一眼，明明一步都没动，洞口的亮光却好似离他们有50英尺远。他闭上眼，青色火焰的残影依然留在视网膜上。弗农眨眨眼，几秒后，发觉山洞更黑了，好像外面太阳已经落山了似的。可现在可能才六点钟，离落日还有一个小时。

“出去吧，这会儿警察多半走了。”弗农说道。警察现在已变成十分抽象的概念，就算是牢房也比四周看不见却又挤迫着他们的石墙要好。

鲍比的手抓着他的胳膊，虽然手指有些湿湿凉凉的，弗农心里却有一些高兴。他只希望自己的朋友能出点声，他现在都听不见鲍比呼吸的声音了。

嗒嗒——嗒嗒。一个微弱的节拍响起，

如同之前的渐渐消逝，现在，鼓声又渐渐地清晰起来，而且越来越响亮，就像那个不可能存在的隐形鼓手正从深处朝他们走来。

“快跑，鲍比。”弗农拽着朋友的手，想把他拉到外面那片安全的森林，可是，泥泞的路面让他走得很吃力。在愈发厚重的空气包围下，弗农艰难地拔着腿，像涉过一片退潮的海水。此时，洞口仿佛变高了，不管他费劲地迈了多少步，还是没和安全拉近任何距离。鼓声越来越响，在潮湿的石壁间回荡。

洞封死了。没人能走出这片黑暗。

尤其是那些早已作古的士兵。

鲍比的手从他的胳膊上滑开，弗农就像一艘起锚的船，漂流在一片危机四伏的沼泽地，而且，一股酸糖浆的味道呛着他的鼻子和喉咙。洞口看上去更远了，而且更小，就像将望远镜反着拿时看到的样子。从一片金黄深绿中还能感觉到前方的森林，这也增添了一分奇幻色彩，好似这隐蔽的王国才是现实世界，而在它之外的都是梦境。鼓点听上去很乱，回音更像是炮火齐鸣。

幽闭恐惧症。对，那就说得通了。

一定是焦虑让他的感知系统失调了，鼓声其实只是他自己的心跳，山洞将其他声音隔离在外，从而形成了一个感知丧失的隔离舱。

“鲍比？”弗农朝洞口的方向前进两步，不过，他一定是在黑暗中转错了方向，因为，现在洞口跑到他身后去了。难道他没有朝洞口走而是越走越深了？

黑暗中，他挥舞着胳膊，想要够到鲍比。他不在乎自己的朋友会不会把他当做柴佬⁴，甚至管不了他会不会顶到鲍比的屁股，他只想在这黑暗幽闭的空间里抱住这个唯一可以让他神志清醒的依靠。终于，他抓到了鲍比的衬衣。

鲍比攥住他的腕子，紧紧箍住，弗农叫出来。鲍比拽得他失去了平衡——进了更深的洞里——弗农想要稳住重心，可脚下的泥却像黑呼呼的黄油，他朝前滑去，一边使劲揪打鲍比的手，想要挣脱出来。鲍比什么时候力气变得这么大了？

“嗒嗒”声又响起，震彻山洞，穿过弗农的耳朵，在他脑海里缠来绕去。雷鸣般的鼓点几乎可以触发一场山崩。而弗农，会被困在这个石头和烂泥的坟墓里，同那些士兵们葬在一起，永世追随亡灵鼓手的节拍。

不过，他不会一个人死在这儿，还有鲍比。他们会永远身陷黑暗之中，没人能找到他们，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鲍比抓他腕子的时候力道很大，就像给他套上了一副冰冷而沉重的手铐，将他拉向深处，拉向那个鼓手。

“鲍比，方向反了。”弗农往后靠，靠自己的体重来抵抗拉力，可是鲍比仍旧拽着他向未知的地狱大门走去。牧师们常说，地狱酷热，熊熊烈火永远炙烤着那些罪人、同性恋、骗子，以及满脑子鬼主意的小孩。如果真是这样，千百年来，一定有很多人被投入这火焰中去（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对吧？），只是，为什么这里会如此阴冷呢？

鼓声变得震耳欲聋。鼓点狂躁散乱，或许是来自冥府的风，刮过一扇扇敞开着却又看不见的地狱之门。弗农扭过脖子，渴望能最后看上一眼安全而光明的世界。

洞口有个男人的轮廓。一个警察找到了他们。总算安全了。

“救命啊！”弗农大叫，想盖过鼓声，他拉着鲍比，手里还捏着已经变形发潮的火柴盒。他们可以把责任全推到德克斯身上，警察会相信这套说辞。很快就没事了，很快就能回归理性，回归正常，回归光明了。

可是，那人丝毫没有要进洞的意思，而鲍比也没有松手。尽管鞋跟顶着地，弗农还是又被往里拖了五英尺。毫无疑问，他们很快就能到洞底，那里发生过坍塌，石块乱糟糟地堆在一起，几乎不可能通过。

如果他们真的到了洞底，又会发生什么事？鲍比会拉着他从岩石的夹缝中硬挤出去，去士兵的埋骨之处？

嗒——嗒嗒——嗒，这鼓声会不会是骷髅的手指在岩石上乱敲一气发出来的？

警察跑哪儿去了？不是该舍身保护平民吗？难道这位警官没看过《纽约重案组》⁵，《胡克警探》⁶，甚至连《安迪警官》⁷都没看过？

每次踢街球，弗农总是最后一个被人选走。而即便在少年棒球联赛里，他也只能沦为替补右翼手。虽说在八年级象棋训练营这种不靠块头只靠智商的地方，他所向披靡，可偏偏这会儿，脑子又让乱七八糟的鼓点搅得不够使了。他只好哭喊着鲍比的名字，一遍又一遍的喊着，直到那头传来“鲍——鲍——鲍”的回声。令他感到惊恐的是，他每发出一个音，就有一个鼓点应和。

五年级的时候，弗农和县里的头号傻蛋韦泽·布坎南打了一架。其实也算不上是真的打架，最多是一次和人渣打交道的不愉快经历。那天，韦泽把自己的滑板丢在一旁，跑到一棵树后面，生怕人家看不出他傻似的。弗农把这没人管的滑板捡了起来，还转了转轱辘。他并不打算偷这玩意儿或是怎么着，因为连自己的滑板，他都没胆量玩。

就在这时，韦泽突然来了个背后偷袭，一把抓住他，还说要把滑板塞到他嘴里去。弗农情急之下马上很没种地装晕，韦泽见此情景，松开了手，于是，弗农趁机挣脱出来，还借力发力，把韦泽给拽飞了出去。这一招惊坏了傻蛋，他的块头和力气非但优势全无，还变成了反作用力。韦泽一头栽倒在地，脸重重地摔在滑板上，而弗农，则轻快地转到了一边。等韦泽回过神来（弗农在事后傻笑着说其实当时两人都是懵的），他的猎物早就逃之夭夭了。

此时，弗农决定故技重施。他双脚站平好在泥地上滑，身体前倾朝鲍比的方向倒去。像在润滑油上溜冰似的，很快，他就失去平衡摔在了潮呼呼的泥上。与地面如此近距离的接触，令他闻到一股雨天小狗的骚气，还有黑火药和臭帐篷的味道。

整个跌倒的过程中，鲍比始终也没松手，反倒像勒牲口的套子把他勒得更紧了。弗农狠命地拍打，还用力去抓，就像剥桃子一样把指甲都抠进了他的皮里。可是鲍比却一声不吭，或者说，在一阵接一阵的“嗒——嗒”声中，他就是吭声了，弗农也听不见。

鲍比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壮了？

弗农突然跳起，想来个“韦泽大逃亡”，结果却把自己推到了更深处，整个人都顶到身后的岩石了。看样子，鲍比是把他当成了小鱼逗，不把鱼往岸上拉，反把它丢进污水坑中。

那个横行天下的机械战警跑哪儿去了？

不管之前那些光线是如何钻进这满是石头和泥土的万花筒，反正现在是半点亮光都不见了，就像是一只爬虫突然闭上了眼睛。难道光线拐弯儿了？从坍塌的落石中穿过去了？鼓声震天轰鸣，仿佛又要来一次山崩地裂。

那样的话，他要被困在这里陪着……。

鲍比？还是死去的军团，那些在公共墓碑上连名字都找不到的无名英雄？或者，是那个来自冥间的小鼓手，他一直敲啊敲，敲啊敲，直到敲得弗农脑壳爆炸，脑浆四溅。

弗农继续挣扎。他弯着两条胳膊，像鸡扇翅膀那样拼命扑腾，结果双手不期然地拍在一起，发出“啪”的一声。这慌乱中的一举却意外救了他的命——胳膊上的“铁箍”松开了。弗农朝反方向爬，只觉得撞上了一团不知什么但黏糊糊的东西，一只蝙蝠从他脸上一扫而过——不是另一只手，绝对不是第三只手——他向着温暖的空气爬去，光线开始洒在了他的身上，他擦伤了手掌，随后看见了一团黄白色光芒。

看着洞口那个警察的轮廓，弗农一心想把警察局里所有没侦破的案子都给认了，只要那里的铁窗够结实，牢房够暖和，并且能看见每一面墙就行。

他颠颠撞撞，摇摇摆摆，像只被剥了脑袋的鸡往光明奔去。随后，他展开双臂，像朋克摇滚乐手跳入台下前排人群那样，扑向了警察。管他柴不柴佬呢，他已经做好准备，一把抱住这个男人，这个警察，一直抱到有人拿铲子把他们分开。因为，警察是真实的，温暖的，不像身后那个冰冷带着死亡气息的东西……

就在他扑上去的瞬间，嗒——嗒的鼓声不见了，只有回声还在脑海中盘旋，就像赌场大轮盘上的小球不停地转着。

“哥们儿，你上那儿干嘛？”

听上去不像是警察。弗农从草里抬起头，眯缝着眼看向自己在劫难逃的对象——“鲍比？”

“我在这等了你五分钟了。你没听到我喊你？”

“我……。”

弗农看看自己的手。他的手里攥着一片灰色破布⁸。

¹ 切罗基人，易洛魁族系的北美印第安民族。居住在田纳西州东部和北卡罗来纳州及南卡罗来纳州的西部。

- 2 鲍比的姓氏为埃尔德雷斯 (Eldreth),与Early音近。
- 3 星辰物质, STAR STUFF,出自美国著名天文学家卡尔·萨根的一个观点,即我们都是由星辰物质构成的。
- 4 柴佬,国外对男同性恋的侮辱性称呼。
- 5 纽约重案组,是美国制作的一部犯罪题材的电影,该影片主要讲述了发生在纽约市中的种种犯罪案件。
- 6 胡克警探,20世纪80年代拍摄的一部美剧,讲述一个嫉恶如仇的警察在大都市除奸的惊险故事。
- 7 安迪警官,20世纪60年代风靡美国的一部情景喜剧,讲述一个鳏居警察的故事。
- 8 南军制服颜色。

第六章

“你俩小子在这私人地盘做啥？”哈迪·埃格斯从一片灌木丛里走出来，那样子怎么看怎么像那种在养老院里没事儿捏一把护士屁股，然后假装痴呆的怪老头。一段上坡路走下来，他已经完全上气不接下气了。

他没认出这俩孩子，不过他们倒也没撒腿就跑的意思。小个儿的那个好像打电动入了迷似的两眼无神，或许是航模胶水吸多了，再不然就是抽过大麻。另一个男孩比他高一点，模样也俊些，只是他绷着个脸，似乎听惯了别人训他。两人都是一头金发，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弟兄俩。

“没啥。”高个儿说道。

“你俩叫啥？”

“我叫鲍比，他叫弗农。”

“他不会说话？”

弗农目不转睛地望着树林，好像那里有一群大象在搞阅兵式。鲍比将一只手搭在朋友的肩上，“他吓着了。”

妈的，肯定是去过那个死人洞了。这俩呆瓜。

还好平安无事。

不过这个小个儿是不是跟多尼一样把魂丢那儿了。

“你们听见枪声没？”哈迪不知道能吓唬他们多久。真后悔没带上猎枪，要不然还可以让他这个傻呼呼的乡巴佬看起来威严点。不过，要是发挥得好，他一脸白胡茬和这件脏兮兮的长T恤也勉强可以撑得起场面。

鲍比点了点头，“警察往林子里去了。我俩怕有人开枪打我们，就进洞里躲躲。”

“你很面熟。谁家的孩子？”

“埃尔默。埃尔默·埃尔德雷斯。”

“埃尔德雷斯？跑工地的那个？”

“他搞管道承包的。”说完这句，鲍比的表情有些紧张，“我们要回家了，不然老妈要担心了。”

“我认识你爸，”哈迪说道，“要是再让我看到你俩跑这儿瞎转悠，我肯定告你状。”

鲍比听完一下就愣住了，“你和开发商是一路的？”

“狗屁，这地方从乔治三世登基那天起就是我们家的。是政府拨给我们的。”

“听说是几个佛罗里达的怪人买下它的。可您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佛州人啊。”

这年头的臭小子，没人教过他们不能和长辈顶嘴么？

弗农一句话都没说，他一回过神来就看了看自己的手。他手里攥着的东西哈迪可想不到。

“少跟我这儿抖机灵，”哈迪一边说，一边向两人靠近，“警长可是站我这头的。”

“你和我们一样都是非法擅入。”

“没事别来这儿胡搞。万一碰上要命的事，没人听得见你们扯着喉咙鬼叫。”

“没事。”鲍比说，“那些鬼故事我们都知道。其实就是些树和石头。我才不管那些人会不会把这儿夷为平地，再刷上什么‘拯救地球’的大字。咱走，弗农。别耽误这老头抽风。”

正当鲍比领着弗农朝小径的方向走下山坡时，哈迪来到洞口边，向里面探视了一番。即使站在十步之遥，却依然能闻见从里面渗出来的陈年硫磺味和丝丝罪恶，好像这个洞是条黑色的长蛇。也许这两个孩子看见了能向朋友们吹吹牛的东西，但愿他们不会因为这个互相较胆，再往这儿来。哈迪自封这儿的看门人，觉得有义务让人离这儿远点儿。可是，这道门很快就被比尔·威拉德那些投资大户给冲破了，而哈迪，除了祷告，别无他法。

就在这时，他听见了一个声音。有时，这声音像是呼吸，不过哈迪知道，那是风吹过石缝时发出的声音；有时，它又像是沉闷微弱的心跳，就像医生把听诊器搭在美珍的大肚皮上，他听得到里面那个小东西的声音；而其他时候，它就像一列满载着噩梦的列车，轰隆隆地从地狱深处驶来。现在，这个声音像是一台屁股冒黑烟，边走边吃草的大型收割机。

只可惜，这声音是从洞里传来的。

男孩子们已经不见了踪影，哈迪思忖自己最好别胡思乱想，离这油腻的洞口远点儿。他小时候进过好几次洞，这算是他们这一片某种成长必经的仪式了。可是，他从未在里头待超过一分钟，而且每次出来，他都觉得自己多了身皮，如同覆了一层黑膜，就是跳进溪水里也漂不清。

不管是谁，只要长时间盯着那儿看，或是听地下某个神秘的地方发出的诡异声音，一定会落得本尼·哈特利那样的下场。此人心脏病发僵死在洞里，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半个身子露在洞外，两条腿却留在了身后的阴影里，仿佛是还没来得及够着阳光就把自己交给死神了。

哈迪围着洞口四周交错的石块绕了一周，期待能碰上警长。引擎的轰鸣声越来越响，这声音货真价实，不是哪个迷信的山里人虚构出来的——一辆汽车正沿着西面的一条林间小道缓缓驶来。在建筑工人们开辟出了这第一条上山公路上，那辆笨重的汽车一路斩压着树苗，当它碾过石头和树桩时，引擎便会像打嗝一样间歇性作

响。

哈迪在杜鹃花丛中来回踱步。警长多半已经撤离现场了，也就是说，他没法搭顺风车，只能一路走回去。不过，这也说明没人中枪，否则山上一定会挤满救护人员，而山下的警笛声也会不绝于耳。

除非这个正在爬上穆拉托山的油老虎是一台纳税人支付油钱的新式救护车。

汽车在哈迪身下100英尺的灌木丛里现出身来，黑色的保险杠上插满了断枝。这辆改装过的银色悍马有5英尺之高，轮子比待宰的母猪还肥。车身四周装有翻车保护栏，看上去不像是交通工具，更像一个专门用来关发狂犀牛的大笼子。它的挡风玻璃是浅色的，整个泰特斯维尔，只有一个人够种开这种骚包又显摆的大车。

悍马咆哮着进入了一片草地，那里没有树，因为风太大，树苗难以扎根。车轮经过之处植物倒伏在地上，几乎就是一条可以一眼望到头的新碎石路。看来穆拉托山第二阶段的开发计划进展得很顺利。

哈迪朝司机一侧窗户举起了手。车窗摇了下来，露出比尔·威拉德那张笑嘻嘻的大圆脸。要是给他这张面皮上稍稍加点橘黄色，整个儿就是一万圣节的南瓜灯。他那些颗大尖牙，就是最好的牙医看了也只能“望牙兴叹”。尽管牙是白的，可那双眼睛却像南瓜灯上两个黑窟窿，或者说，像叮铛洞。

“你们埃格斯家的人全都一个样。”比尔说道，“不看开点儿！你心里不痛快，无非是因为这些年，你们的家产分的分，卖的卖，所剩无几。可要是你们老祖宗能管好裤腰带，也不至于留下这么多后代。”

哈迪无言以对，因为比尔说的是事实。埃格斯家族的男性可以说是“无孔不入”，这一点，对于有着犹太和切罗基族双重血统的哈迪来说，不言自明。有人说，还好母羊怀不了人种，要不然满大街都是四条腿儿的小埃格斯。对于这个话题，哈迪也没什么好说的。

“听到些动静。邻居的地头有事我来看看，义不容辞。”

比尔熄了火，可在这之前，他先踩了一脚油门，似乎那些缩头缩脑的政客和那场没完没了的战争造成的高油价在他看来只是小菜一碟。“倒像是警长的口气，”比尔说道，“他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刻都不消停。”

哈迪点了点头。比尔的俏皮话一点都不俏皮，他自以为这种土老帽的洋相是民间智慧，想着如此一来就能跟大伙打成一片，实际上却是弄巧成拙。比尔会去农贸市场买阿芙丽塔·普金希牌腌菜，然后装得好像自己真的会吃这些恶心巴拉的东西。事实上，只有游客和大学里那些嬉皮士才会傻了吧唧掏银子去买那些腌洋葱、蒜头、萝卜干和小黄瓜搅成的一团绿糊糊。

“警长是好人。”哈迪说着，语气并不友善。不用和比尔争，这个秃头守财奴吵架的时候从没输过。和其他人一样，比尔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理，不过他觉得认输是软弱的表现，而其实，就是个傻子也知道大丈夫能屈能伸的道理。话说回来，比尔

持有皮克特县5%的产业，而且目前来看资金运转得也好好的。

“警长应该坚决处置那些‘非法擅入’的人，”比尔的笑还挂在脸上，补充道，“我说笑而已，不过，不代表我只会说笑。”

“没人想惹麻烦。”

“对，我知道，老生常谈了。北卡罗莱纳历史学会根本就没找到科克突击队 1 半点影子，而西岭大学那些纸上谈兵的家伙也是一无所获。所以，那无非就是万圣节大人编来吓唬小孩守规矩的。”

“他们的名字在历史上可是有一笔的。”

“没有记录显示厄利·埃格斯参加了突击队，当然了，我知道你对这个有点敏感。”

“要是有人毁了你祖宗的名誉，你也一样。”

“那都是一个半世纪前的事啦。”

“大家都健忘，但有些事想忘也忘不掉。”

比尔打开车门，费劲地下了车。经济景气也景气到他腰上了，要说站着的时候，他的头顶才刚刚够到车门把手，可肚皮却鼓得跟个轮胎一样。比尔吧叽着嘴，好像嗑瓜子儿一样，“我知道，你家的后人中，只有你坚决反对出售家业。不过我还注意到，大家分帐的时候，你也没说不要自己那份。”

哈迪用力咽了口唾沫。“那是因为有人一直在这周围围地建房，抬高周边税金，非逼得人家要么卖地，要么破产。我那时需要钱，不然就保不住地了。”

比尔笑得更厉害，皱纹都堆到前额了，他揉了揉肉鼻头，说道，“时代在发展，你挡不住的。”

“是挡不住，坏事也挡不住，不过我可不会自己犯傻还把别人拉下水。”

“泰特斯维尔早就名声在外了。那些杂志上的‘全美最XX排行榜’，一直都有它的大名，像什么‘最适合退休生活的20个地方’，还有‘最佳户外探索小镇 5 0 强’，诸如此类。等西岭大学队在篮球场上把公爵队干掉，那时就算地理测验上出现这个名字也不足为奇。”

“要不是知道内情，我会说你的宏伟蓝图很振奋人心。”

因为自得，比尔的笑容变得有些洋洋得意，眼睛也更黑了。巴奇特·比尔伸出手臂，指向远处那连绵不绝的蓝灰色山脉，以此证明地球还在演进当中。这是一处变化无常的风景，只是在人类短暂的视野里显得一成不变罢了，“我不光有眼光，朋友，我还有两把刷子。”

“谁是你朋友。”

“邻居，行了吧。”

“带相机了么？不想在推土机把这儿铲平之前拍几张？”

“都拍过了，邻居。”

“要不给我的屁眼来一张？”

哈迪转过头，吐了口痰在树叶上，后悔自己戒了嚼烟草的习惯，要不然还能往比尔那双漂亮干净的天木兰远足鞋上吐几口烟渣，“我没有合法的理由阻止你。那些打着‘保卫山地’旗号的嬉皮士和他们长发飘飘的北佬律师都搞不出什么名堂，我还能怎么办？”

“你和他们一个口气，搞得好像‘善恶之争’一样。可我只是在做买卖，而且这样对社区也有好处。可笑的是现在那些儿童电影里，开发商都成了坏人。你说是为什么呢，哈迪？”

哈迪冲着山脊点了点头，在那下面，那条阴冷黑暗的隧道里，埋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我不知道‘恶’是什么，但我知道有些事不对劲了。”

比尔轻快地向前跳了几步，拍拍哈迪的肩膀。哈迪低头看着他那件邮购的法兰绒衬衣，上面绣着一个笑嘻嘻的小天使。

“别紧张嘛。”比尔说道，“我不会让旁人跟叮铛洞那些见不得光的脏东西扯到一起，那样太不友好了。所以，我会把自己的房子建在上面。等树都清理干净了，风景一览无余。”

“你无非想让大家都能看到你的豪宅有多大。”

比尔哈哈大笑，笑声之大，都不像是从他的肚皮里发出来的。“内战亡魂和印第安幽灵也好，乡巴佬的鬼故事也好，跳踢踏舞的小撒旦也好，反正来者不拒，随时可以来我客厅坐坐。搞不好我还会弄一部红外线相机，看看能不能照个一两张。这绝对可以卖个大价钱，你说呢？”

“足够你再买一座山。”

“嗨，您也别多想。到山顶的路要下周才封。有大把时间留给火鸡，野兔和小鹿跑去下面的山谷。没准儿能跑到你的牧场。你还打猎吧？”

有件事，哈迪不愿承认，那是十一月的一个清晨，山里的雾气还未散开，正在打猎的哈迪突然有一种感觉，感觉自己成了某个东西的猎物，自此他再也没上山打过猎。

“自打‘创世纪’以来，这山头就一直没挪过地儿。”

“这么说吧，”比尔说着话，按着哈迪的肩膀，将他转到叮铛洞的方向，“圣经里哪一条说了‘不要听从上帝的召唤’，你给我找找？我又不是要把这里全都铺上石子路。我们跟一家土地信托合作保留了几块地的地役权²。”

“这么说，你那些地可以换大把免税优惠，可以不用开发得太狠，也不用把成本再转嫁到劳工人民的肩上了。”哈迪摆脱掉比尔的手，两人并排行走。

比尔听完又是一阵奸笑，“要不是我知道你是共和党的，还以为你参加了共产党。好啦，面对现实吧。说到底，你就是不想我坏了你的‘风景’。五年之内，你就会把这里卖了，然后住进我造的公寓，旁边可还有一家医院。”

“除非我死了。”

“那也不失为一个解决办法。我敢说尊夫人一定不会像您这样一根筋，死活不变。”

说话间，一只雄鹰从两人头顶飞过，高高的白云映衬着它黑色的身影。四周的枫叶也早早地换上了新装，酱紫中带着一点鲜红。七叶树和杨树一片金黄，橡树则还在勉力变成深绿。一只小松鼠飞快地爬过一根桃树枝，随后跳上一棵松树，沿着树干画出一条条纹路³。远处高速路上的滚滚车声传到这儿只隐约听得见。横扫树林的风自顾自地唱着。哈迪不知道自己的怒气是否出于无法抵挡时间的洪流。

改变无所谓，只要不变坏就好。不过有些事还是最好维持老样子，比如正在洞里沉睡的那些东西。

哈迪跟在比尔身后，心里琢磨着这个家伙到底进过多少回洞了。也许是比尔不爱东想西想，所以才没惹上麻烦。何况，比尔也不像他在那里痛失了至亲。哈迪怕这个洞情有可原：它夺走了他儿子。

两人离洞口约莫二十来英尺的样子，距哈迪撞见那俩孩子的地方很近，就在这这时，警长从林子里冒了出来。

“你好，比尔。”警长说着，冲哈迪点点头，然后眼睛眯成一条线，轻轻地摇了摇头。那意思是——一无所获。

“擅闯者不少啊。”

“我查过这一片了。没什么人来过。”

“听说你一个手下放了好几枪。没准儿打的就是哈迪那些鬼吧。”

警长走到他俩和山洞中间，很明显是不想朝那寒气逼人的深渊看。他把手搭在腰间的家伙上，好像正看守着一堆金条，“这地方一直不太平。”警长说道。

“是么，就像松涛路上那家红教堂里发生的事一样？大家现在还指指点点呢。”

“亲历过的人必定笑不出来。”

比尔看看警长，又看看哈迪，突然一拍大腿。“你俩还真来劲儿了啊？哈迪还好说，埃格斯家族第七代传人，乡巴佬一个，没事就找老母猪爽爽。可警官你是念过书的，你知道没鬼怪这回事。”

“我亲眼所见，心里有数。”警长倔强地抿着嘴。

“你那位二把手是车撞死的。”比尔说道，“其他几个，根据验尸官的说法，是受猛兽攻击而死。不过无所谓，我不会因为你脑壳卡住了，就改变自己的计划。我的项目规划局已经批了，而且我会严格遵守建筑规范和相关法令。妈的，这些法规我熟得很，起草的时候我也插了一手。”

“要是法外有法呢？”哈迪说道。

“别拿《圣经》吓唬人，哈迪。自从你儿子得了失心疯，你也没去过几回教堂。”

哈迪气红了双眼，不顾自己比对方还老上二十岁，猛地扑向比尔，把他按倒在地。这个农夫的四肢很强健，像牛肉干一样有韧性，肌肉一块块隆起。他趴到比尔身上，吓得比尔哇哇大叫，想挣脱他。哈迪的关节炎让他的膝盖剧痛，就像一道蓝色闪电劈开了他的脑壳，不过，他还是骑在比尔身上，就像对方是一匹欠调教的野马。

哈迪的双手紧紧掐着比尔的喉咙，警长赶紧出手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拉开。T恤都扯变了形，松紧带也扯断了。哈迪又伸手去抓比尔的脸，警长立刻用一只胳膊扣住他想把他制住。哈迪一把推开警长，可正当他准备一拳捶向比尔那长得像无花果一样的鼻子时，山洞里低低传出一个声音。

“厄利。”

打架的那两位定住了，警长也退出这场纷争。比尔一个翻滚，跳了起来。

“他……我要告他，警长。”比尔咽着口水，喘着气，“你看到了。他打人。”

“你听见没？”警长问。

“我就听见了刮风。”

“那里头有东西在说话。”

“逮捕他，警长。”

哈迪往洞口外退，心想那年夏天，儿子是不是也听见了这个声音。他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就好像它们不属于自己，“我有罪，”他说，“罪孽深重。”

警长捡起帽子戴上，拉下帽檐挡住眼睛。“看来是你自己摔倒了，比尔。我看也没别的原因。”

“你俩都是神经病。”比尔一边说，一边一瘸一拐地蹦回自己的悍马，“看我下回还选不选你。”

比尔发动悍马引擎调头，冲过旁边一株两尺高的野生樱桃木，于此同时，警长走到哈迪身边。“大概他说对了。”警长说道，“我俩也许真的疯了。”

“疯了好。”哈迪说，“疯了就说通了。”

俩人不由而同朝寂静的洞里望去，也许里头那个东西也会盯着他们，他们把目光

转开了。

- 1 又名北卡罗莱纳第三骑马步兵，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一支为南方邦联军效劳的志愿军，因科克上尉领导而得名。这支军队在执行上级任务时无视军纪，也骚扰平民，在当地臭名昭著。
- 2 地役权，通常指依据契据或遗嘱，土地使用人在他人拥有的土地上能享有的非营利利益。例如，拥有A地的甲可以要求拥有B地的乙不要在其土地上建设高楼以保证甲可以观赏远处的风景。
- 3 松鼠的背部毛发为深浅相间的条纹，因为动作敏捷，所以，当它们从树上溜下来的时候，就像是在树干上画了一条明暗相间的线段。

第七章

球如炮弹一般轰进保龄球瓶列阵，将木瓶撞得好似白浪翻腾。

“干你娘喇。”两罐啤酒下肚，埃尔默·埃尔德雷斯仍能像芭蕾舞男一般用脚尖诠释优雅。他稍作调整，紧盯着差点被他轰到古巴的7号和10号瓶。瓶子摇摇晃晃，就像自己一样无法立稳。随后，他站起身，用自己的食指指向那两个瓶子，像是正在街头和人单挑的快枪手一样。

“分得那么开，跟个婊子的腿似的。”杰夫·戴维斯说道，“只怪麦克这个乡巴佬装了个高科技电子记分板，不然我可以让你一球。”

摆瓶器将倒下的球瓶扫下球道后，又将7号和10号球瓶重新摆了上来。与此同时，埃尔默也把“枪”收了起来。要想一石二鸟，只有一种打法，那就是打出一记回旋球，先中10号，然后寄希望于它来一个踢墙式回弹，将另一头的7号瓶撞倒。不过这种打法只有左撇子才能使出，而且还得靠运气，否则唯有把灵魂卖给保龄大帝。只是埃尔默的灵魂早就见了底儿，没可卖的了。

截止上一局，他还落后杰夫七球，除非这一球补中，否则便会失去或能令其反超的加局¹。今晚的赌注是夏洛特罗氏竞速场的赛车看台票。在企业赞助下，纳斯卡赛车²已将战场扩展到西部和北部地区，而它的源起地南部却依旧在真值³杯巨轮卡车赛的小打小闹中徘徊不前。

倒不是说看那些庞然大物变成一堆冒着浓烟的废铁和轮胎令埃尔默反感，只是他觉得，不值得为此付出两个小时的光阴——在家里一样可以感受精彩，更不消说还有满满一冰柜的啤酒供他畅饮。

不过嘛，不去白不去，能赢就要赢。

只是，埃尔默未必能赢。杰夫连续两次打出全中，已是后来居上。虽说先前拿麦克的新电子记分系统来刺激他的确有点损，不过就算是玩不计分的撞球，他也一样不是杰夫的对手。埃尔默怀疑杰夫之前的泰然自若完全是早有预谋，他故意落后只是像赛车手们一样为了在过终点线的最后一秒突然发力，逼得对手的赛车爆缸。埃尔默的引擎已经过热，可还是执意把油门一脚踩到底。哦，不对，埃尔默忽然意识到自己把保龄球和赛车搞混了，不过两者之间的确有共同点，那就是都少不了喝啤酒。

“这球我搞得定！”埃尔默说着，舔了舔大拇指。与此同时，他的球也滚了上来，随后，啪的一下，撞在了杰夫的球上。这种“以攻对攻”的象征性撞击，在任何一位直男的眼里都是不可理喻的。

“你连麦克的老婆都搞不定！”杰夫说得很大声，即便在不绝于耳的撞瓶声、隆隆

的机器声、以及投币唱机里肯尼·切斯尼⁴慵懒而沙哑的吉他弹唱声中，他的朋友们也能听得清清楚楚。

麦克举起一罐松香球鞋消毒剂，将喷嘴对准杰夫，冲着他喷了一股气雾，闻起来好像夹杂了小吃摊上爆米花加辣猪肉那臭哄哄的味儿。“这辈子你也就指着这东西给你‘吹’箫了，上尉。”麦克说道。

“说正经的，”埃尔默说，“咱们要玩儿就玩儿大点儿。要是我补中，你输我四张票。”

“要是没中呢？”杰夫说着，一双灰色的小眼睛流露出胜券在握的得意。

“票子我照给，另外再请你去‘甜妞’耍耍。”

“甜妞”是一家俱乐部，“脱衣舞娘”是它吸引外来客的招牌，只是到了埃尔默一伙的嘴里，她们全都成了“乳娘”。

基于南方浸信会的反情色主张，这些姑娘们再清凉也得穿条丁字裤，可任何人只要稍有一点想象力，（事实上，无论是亲临现场，还是躺在自家床上，埃尔默时常都能想入非非，也时常会在妻子韦尔内尔鼾声大作、口水横流的时候自发一炮。）便不难值回票价。那“丁”字的一竖，从姑娘们的屁股缝中穿过，而那一横就横在她们刮得干干净净的小XX上。虽说埃尔默总用牙签剔牙，可他见过的牙线也比那玩意儿粗。

“请我？狗屁！”杰夫说道，“也就请我看看，动真格的就没戏了。”

“保证给你弄个妞去小单间儿。”

坊间流传，只要花一百块钱就能在计时收费的小房间里享受一次打手枪的服务。埃尔默还不够实力去验证那里是否提供全套服务。这说法来自恰奇，他是“地狱天使⁵”的前成员，目前是这儿的保镖，也是“甜妞”的合伙人，花花太岁。

埃尔默从妻子那里得不到温存，可他觉得自己已经为这档子事破费过甚了，还不如保持单身，花钱买性来得实在。

韦尔内尔总是为了家里那两个“小猴崽子”在他耳边叨叨个没完，不是这个扁桃腺发炎，就是那个又要买双新鞋。最惨的是，其中一只还不一定是他亲生的。小的，叫鲍比那只，蓬蓬头，眯眯眼，貌似北欧出品。因而，他身体里流淌着的定然不会是埃尔德雷斯家族的血。

不过总比杰夫好。可怜的杰夫有个正值青春期的柴佬仔，还没出柜就可着劲穿马裤，染眉油。虽说埃尔默总憋着不提，可有时候，你总会忍不住想要挠挠好朋友刚刚结痂的伤疤，小小地刺激他一下。

杰夫将一只手平举，竖起大拇指，像工程师造大桥一样，瞄准球道，“反正你赢的几率和民主党人控制法院一样低，我就和你赌一把。”杰夫说着，回头冲麦克喝道：“补中7-10的概率是多少？”

麦克把一双红绿相间的球鞋“啪”地拍在台面上，“有概率才邪了门！中了，100%！不中，0%！”

埃尔默抓起一颗16磅的球，球的表面非常光滑，品蓝的底色上画着几颗爆炸星。随后，他活动活动二头肌，又放松放松手腕子。回旋球就是个大纠结。埃尔默如果输了球八成会赖掉赌约，可他又必须至少干掉一球，否则余下的三周，少不了被杰夫揶揄。而纠结的地方就在于，一旦你专攻一个球，便等于放弃了干掉另一个的机会。这便是“全赢或全输”的两难局面。

再说了，他必须要进入加局，否则杰夫赢球不说，还赢他的票子。

另一条球道上，一位肥佬如保龄菩萨一般端坐着，他松垮的嘴角叼着根雪茄，灰色的夹克罩不住白花颤巍巍的大肚皮。麦克完全无视那些娘炮的无烟论，尽管埃尔默自己也不抽烟，可是却很挺这种回应方式，对所有那些喜欢在人家生意上指手画脚的自由党，就应该戳戳他们的眼睛。埃尔默有一种疯狂的冲动，他想去摸一摸那位菩萨的大肚子，以求好运，可又担心这家伙一屁股坐在他身上，再把他扔出去，就跟个洗衣机里的面团宝宝似的。

“这种球我从前没少打。”埃尔默说道。大话就像指尖上的滑石粉一样令他舌根发涩。

“从前归从前，现在是现在。”杰夫说道。

尽管只是获得了当地一所社区大学两年制《供暖与空调技术》课程的毕业证，这混球却老爱在大家面前装文化人。

“呵，这句话应该印在T恤上。”麦克说道，“跟宇宙似的大有奥妙啊！”

“等这里烧起来，你的球全成了一颗颗火星，就宇不出什么宙了！”埃尔默说着，冲“菩萨”吐出的青烟眨了眨眼，然后踏上了球道。也许是幻觉在作祟，可整个球馆却分明像是定格了一般，仿佛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他看。此刻，对于他这号人来说，本该是他此生最闪光的时刻。只是，他预感到自己一定会被那两根紫色鞋带绊倒，出尽洋相。

他闭上眼睛，刚才那定格的幻象瞬间消失，鞋底摩擦地板的刺耳声和球手的喊叫声又卷土重来，响彻整个球馆。点唱机里，切斯尼正用颤音演绎着伤心往事，好像天下确有真心人似的。

球在埃尔默的腕子上四平八稳，他那汗津津的手掌与球保持着几英寸的距离。当手指插进球眼的那一刻，竟与二次约会时，插进少女私处的感觉有异曲同工之妙——秘诀就在于，先把人载到十英里外的小湖，要么来一炮，要么自己回。

埃尔默深吸一口气，稍稍屈膝，谁料，早发性关节炎竟对他的右膝来了一次偷袭。他不得不做出调整，弯下腰，以确保自己的手腕能够保持平衡。没有退路，没人为他祷告，没缓期执行，也没人抬高赌注。

最糟的结果也能保证自己逛一次“甜妞”，虽然去了也没钱往乳娘裤腰里塞一张20的钞票，但没准能顺便“湿个手”。这些妞的确波大喜人，家里那位虽说胸前只剩两只空米袋，却能够随时受用。不过，最近用到的机会不太多。貌似这婆娘一个月里有三个礼拜来月经，剩下一个礼拜还专找别扭。

“你是要打还是要整晚占着我的球道！”麦克喊道。

“别打断我酝酿。”埃尔默回了一句。

“你能酝酿的也就自己那根两英寸长的管子7。”

埃尔默放下手。“菩萨”乐呵呵地叼着塑料烟屁股，露出满口黄牙，半打啤酒下肚，他听什么都觉得特有意思。埃尔默退后一步，直到回球槽出风口的风吹到他背上的汗。

“你也想掺一脚，麦克？”埃尔默说道。

“你少打我注意。”麦克那撮超级马里奥胡子上下蠕动着，好像里头填满了喷嚏粉似的，“球给你白玩得了，老婆可不行！”事实上，就算玩了又如何。麦克给自己找了个嫩模，一个白惨惨的小妞，长了一双死鹿眼睛，年纪虽然小，奶子特别大，反正是男人，下面准爆炸。可这妮子的心里只有教会，每周三次，她都会去送福音，就是那种印在纸上，一个个小人儿被地狱之火烧得晕晕乎乎的卡通画。不论麦克插了她多少遍，反正埃尔默觉得即使插得再深，也不及人家对主的感情深。

“这样吧。”埃尔默说着，搓了搓手指头，好像数钱一样，“干脆咱们拿上尉的头衔来赌一把？”

杰夫摇了摇头，他可是像真正的军人那样通过各种考验才在模拟军队里升到上尉的位置，“想得美。你不懂操练，也不知道礼仪，就连其中的历史都不清楚。”

“不就是动动嘴，喊两声‘立——正！’、‘稍息！’，讲话的时候嘴上不离‘石墙’杰克逊8的大名呗。”

“斯通曼的骑兵通过泰特斯维尔的时候，杰克逊都不知道死多少年了。”杰夫说着，下意识翘了翘自己那小小的八字胡尖，“那是1874年冬，战争临近结束，收复南方各州也进入了最后的高潮。”

埃尔默把球搭在腰上，拿起一个塑料杯，大口大口地喝上了啤酒。杰夫又要开始他无聊的激情演说，大谈谢尔曼如何挺近萨凡纳，斯通曼如何穿越丛山，切断南方的军事补给线。其实，斯通曼发现当时的南军根本就没有什么补给可言，更不用说在偏远的南阿巴拉契亚山脉附近了。

埃尔默对历史毫无兴趣，只是他在“北卡第26届重演历史协会”一混就是八年，免不了听过不少杰夫的大课。只要啤酒是杰夫买单，听就听吧。

“保家自卫队在山谷与对手正面遭遇，”杰夫说着，眼神开始变得恍惚，仿佛他的思绪已经飘出了流光溢彩的球馆，飘进了那个年代，“身披灰色军装的大兵在人数上

处于1:5的劣势，可他们依然拼到最后一个人。”

这话狗屁不通。其一，那些大兵根本没有军装，更没得挑颜色。其二，保家自卫队阵亡七人，而北军只有一人受伤，且起因竟然是，一位醉酒的年轻士兵从马背上摔到监狱的台阶上，才不巧弄断了腿。其三，科克突击队从北军叛乱出来，搞起了自己的小动作，他们肆意强暴南方百姓的女儿，掠夺他们的牲口。因此，在皮克特县，并没有什么称得上是“南方骄傲”。只是，让杰夫承认错误并不现实，尤其在他进入状态的时候。

说到“状态”，我感觉应该在球上加个转，让它稍稍切中木瓶的左面一点点。

“好吧，那就还赌‘娘狼坊’。”埃尔默说着，轻轻地拍了拍球，“你是上尉，我们充其量就是炮灰，可这里不是重演场。你少指指点点。”

“但是可以再点一罐啤酒。”

“你请客啊？”

“请了你，我就得去养老院喝西北风了。”麦克说道。

“你啊，到老了也还是个小气鬼，”埃尔默说道，“这辈子都大方不起来了。”

麦克眨巴着眼睛。这人有个优点，别人说什么他都不在乎。没准就因为这样，他能找个辣妹当老婆，而埃尔默却只能和胸部下垂的丑八怪在家耗着。还有，麦克的儿子德克斯虽是小瘪三一个，经常偷他老爹的套套不说，在镇上玩滑板也从来不带安全帽，可人家脑子却比埃尔默的长子，也就是埃尔德雷斯家的嫡传贾雷尔要好使的多。鲍比倒是在成绩、相貌以及击打准确率上比那俩都强，但问题是，这孩子也许是别人家的，每次想到这里，埃尔默便觉得没什么值得自豪的。

“你打球还是打炮，前戏要那么久？”杰夫说道。当话题转到即将开始的内战纪念活动时，他把身子稍稍地正了正，胸口也挺了起来。杰夫笔直地坐在记分台旁，那一头卷毛活像埃尔默在照片上看见过的乔治·卡斯特将军——此人是北军军官，在征服苏族的战役中发迹——两人都是金发，就像女人的大波浪，就像鲍比一样。

注意力放在10号球上。

“行了，这球管叫你胸闷。”埃尔默退到投球线后，量了量步子。他有些迷信地摩擦左前臂，然后低下头，看着光亮可鉴的球道。

球道上，映着他形象扭曲的倒影，霓虹灯打在球面上，犹如绚丽的北极光。他调整了一下视角，以便能从球的反光中看见那位“菩萨”。可是，椅子上已经没人了。

他朝身旁的记分台望去。“菩萨”不见了，也许是去买热狗和薯条了吧。问别人“借运”看来是没戏了。

杰夫用他的七喜罐轻轻地敲着记分台，“磨洋工是不管用的。”

埃尔默看了看自己的鞋，鞋带系的好好的，可是心理上的阴影却又冒出了头。如

果你产生了幻觉，就绝不能投球。可问题在于，自从上了高中，他就再也没碰过毒品。话说回来，正是那段青葱岁月，让他长了记性，记得那时候，梦想并非遥不可及，未来就像八车道的高速路，一片坦途，而且一路上都有便宜的加油站，和廉价的窑姐。

一个人头晕眼花的时候，就该把注意力放在眼前的东西上。埃尔默也正是这样做的。此刻，这颗球就是他的全部，球的分量证明了它的存在。埃尔默张开的手指紧紧扣住球眼，仿佛自己跌进了一口深井，而这些球眼就是能帮他逃出升天的救命稻草。他那辆皮卡的防撞杆上贴着这么一句话：“世界变得古怪怪，保龄让你爽歪歪。”这句话是五年前麦克的球馆刚开张时贴出来的。

现在的情况，麦克开上了宝马，而他却还是开着那辆破皮卡。杰夫已经是“团”里的上尉，而他还是普通的列兵。“菩萨”老兄不知道去了哪里排解寂寞，而他却在为千分之一的可能做着准备。还有比现实生活更离谱的吗？

埃尔默吸了口气，集中精神，然后活动活动肌肉。此时，10号瓶看上去大了一些，就像刚泡过水似的。他感觉到有好几双眼睛在看着他，他也知道旁边的球手都停了下来，正等待着最后的结果。也许在彩色的玻璃窗外，或是昏暗吵闹的游戏机房，“菩萨”正考虑把埃尔默转世投胎成个窝囊的马桶座儿。

“去他娘的。”埃尔默嘀咕道，然后，迈出一大步，弯下腰去。他的腰弯得有些不自在，手腕略曲着，这样方便在球脱手的时候带上一些回旋。随后，松手，出球，左脚持重，右脚拖后，这一投，他觉得有机会。

是有机会，五百分之一的机会，不过也是机会。

球像弹珠一样顺溜地滑了出去，光滑的球道没有形成任何阻力，直到过了中线，球开始缓缓减速，然后滑向了沟槽。

如果球掉进沟里，那和只进一球没什么分别，同样毫无意义。

埃尔默起身站稳，注视着球的轨迹，那样子，就像是快枪侠准备出招。球馆里突然变得十分安静，只有切斯尼还在伤感地埋怨着自己的女人好没良心。

“有了！”麦克说道。击中7-10分瓶球的事，他见过不少，因而才有这分把握。

“有好戏看了。”杰夫说道，与此同时，球沿着瓶子的边擦了过去。只听噗通一声，木瓶撞到旁边的护板，随后，又立即弹向左侧，没等它立稳，就倒了下去。接着，它模仿起了高中毕业舞会上跳着蹩脚霹雳舞的小毛孩，在地上转了三圈后，横穿过球道，正中7号金身。7号很有节操，和地心引力做着殊死对抗，无奈最终还是败下阵来。

埃尔默转过身，用手指头对着杰夫连发数枪，然后做了个单脚旋转180度，将自己的肥臀凑到了劲敌的面前，“怎么样，耗子脸。多闻两口，当请你吃早饭了。”

摆瓶器降了下来，为埃尔默最后一投摆好了十个瓶子。

“鹿死谁手未可知。”杰夫嘟囔着，这是永不言败者的口头禅，“我还高你5分。”

“这5分我就是睡着了都能拿下。”埃尔默说。

麦克走出前台，在记分台后面站着看热闹，“这阵子你在床上尽睡觉了。不过嘛，球倒是投的不错。”

埃尔默从球架上取下自己的球，满含深情地拍了拍，然后，来了个干吻。平时，他一失手就怪球不好，即便全中也从没表扬过它，可是，经过这次破天荒的神奇补中，他的心里充满了无限感激。要是能赢下那些汽车赛的票子，就更好了。

埃尔默抓起球，稍稍放松，然后走上球道，准备推出一记直线球。

就在这时，他看见1号球前多了一个身穿灰色衣服的男人。起初，埃尔默以为这是过来捡球或者帮摆瓶器复位的工作人员。可问题在于，只要麦克这个小气鬼在，这些活都是自己干。奇怪的是，那个人并没有去碰设备，而是踩着一双千疮百孔，满是灰尘的破鞋，沿着光洁的浅黄色球道，向他走来。

埃尔默的手指已经松开，阻止不了球向前冲的动能。他心里骂了句脏话，身体也失去了平衡，伴随着骨裂般的一声巨响，球在他身前弹起了两英尺高。

“喂！不准扔！”麦克喊道，“你要再扔，我把你和地上的碎片一起收拾了。”

埃尔默注视着这位不速之客，现在比刚才看的更清楚些。男人戴了一顶帽子，帽檐向下，身上那破旧的衣服，好像是……军装？而就在帽檐的阴影之下，一个隐约可见的骷髅，正对他微笑着。

球继续前进了二十来尺后掉进了沟槽，也掉进了一个奇妙的机关，通过一些列的滑轮和杠杆，又重新回到了记分台。

就在这时，灰衣男子消失了。

“看见没？”埃尔默问。

“看见了，丢人有水平。”杰夫说道。

“有人——挡道！”

“对，你老有理由，不是太阳伤着了你的眼睛，就是狗吃了你的作业，你还忘了往教堂布施盘里放钱。”摆瓶器再次降下，将瓶子收回，与此同时，杰夫抓起外套，起身要走，“‘乳娘坊’先不急着想逛，不过礼拜一你可别忘了给我送票。”

球道尽头没有衣衫褴褛的骷髅男子，只有一个木瓶站在那里，电子记分牌上打出四个字“按下继续”。埃尔默没打算继续下去。通过在脑海中进行画面回放，他终于反应过来，那位“朋友”戴着的平顶小破帽正是一顶内战军帽。而那件理应是羊毛材质的军装，与杰夫·戴维斯上尉一贯要求手下在重演活动中穿的仿制品及其形似。

“你要再胡说八道，我可问你收钱了啊。”麦克这边说着，此时杰夫正假模假样地摆出军官架式离开。

“我投球的时候，那人在球道上走呢。”

“老子花了一个礼拜上完蜡，哪个王八羔子敢往上踩，我一枪崩了他。”

埃尔默知道麦克在柜台后面藏了把枪，不过那些子弹对这位无名大兵是否管用就不得而知了，“你没瞧见？”

“你他妈才喝了两罐啤酒，哪儿那么容易来幻觉。”

埃尔默把剩余的酒一口气喝完，他的手抖得厉害，溢出的泡沫都流到了下巴。也许许多喝两口，就能把大兵的身影从脑海中洗去，即使洗不去，至少回到家，再看到韦尔内尔和孩子们的时候，也不会觉得有多讨厌了吧。

1 保龄球比赛最后一局如果全中或补中，可以再多打一局。

2 美国的全国运动汽车竞赛，起源于美国南部

3 美国连锁五金商店

4 肯尼·切斯尼，美国著名 [乡村音乐](#) 歌手。

5 地狱天使是一个犯罪团伙，1948年成立于美国，之后扩散到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以及欧洲等地。

6 面团宝宝是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玩具，形象可爱，全身白色带有可爱的笑容。

7 1英寸 $\approx$ 2.54厘米。

8 内战时南军将领。

第八章

就是“这屋”。

通常，父亲都会把它锁上。弗农从网上学来一招撬锁神技，能将一扇薄薄的空心门轻易打开又不毁坏它。不过，只有逮到机会，比如父母一两个钟头内不会回家时，他才会“破门而入”。现在这个时候，老妈正在血拼，老爸还在享受他的保龄球之夜。因此，时间刚刚好。

经历过叮铛洞的诡异之后，弗农觉得“这屋”正在向他招手，仿佛门的背后，隐藏着一股难以捉摸的宗教秘密。

“这屋”并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说法，它其实就是三居室拖车住房内的一间备用卧室，弗农觉得父母之所以不给他添个小的，就是因为老爸不想将自己的收藏挪地方。因为老爸一直管这儿叫“这屋”，弗农便也跟着叫了。

整间屋子安安静静，这辆拖车似乎也进入了一种晚间休息的状态。若是平常，每逢周六，从早到晚，音响澎湃、引擎轰鸣、醉言疯语、电视剧情，外加时不时的拳打脚踢摔酒瓶，各种噪音喧闹个不停。

厨房里的钟滴“答滴答滴”走着，这样的节奏让他想起了在洞里听到的军鼓声：“咚”——“嗒”——“嗒”。

弗农用屁股抵住门，令其稍稍向内陷，然后轻轻转动把手。“咔哒”，锁开了，他推门而入，打开一盏夜间阅读灯，点亮了屋子的一角。冷蓝色的灯光，令屋子里的一切都如同博物馆里的展品似的，给人一种穿越感。

房间的一面墙上排满了书架，每本书都包着书皮，其中有不少娇贵的珍本。父亲的收藏中，有很多独一无二的私人物品，像日记，书信，也有冷门的历史书籍和人物传记。另外，还有一本格兰特将军¹亲笔签名的自传。这可是世界上最早对公众大爆猛料的名人传记之一，此刻，它就封存在一只有机玻璃盒里。这些年代陈年的旧纸片给“这屋”带来了一股腐烂霉变的气味，在弗农看来，格兰特的坟墓估计也就这味道吧。

弗农看过其中不少的书，只不过不是从他父亲这儿看的，而是公共图书馆里的工业印刷品和互联网上的公版电子书。借着柔和的灯光，他扫了一眼书架，不过眼下对这些没什么深度的纸上春秋并无多大兴趣。他小心翼翼地往里走，生怕踩碎了什么。

地上有一堆老古董时不时地挡住他的去路，像什么手工椅啦，枫木做的教堂长凳啦，铁皮匠的小凳子啦。小凳子上搁着一副马鞍，旁边还堆放着几块虫吃鼠咬的羊毛毯子和几件锈迹斑斑的工具。其他家具都摆到了一边，给一张樱桃木卷盖写字台让道，那是父亲为他的北卡第26重演军团起草军令的地方。似乎每场战斗到了“紧要

关头”，父亲便会来此，在一堆老古董的围观下，开始他的虚幻人生。这也成了他雷打不动的习惯，以证明自己才是指挥大军的唯一人选。

旧桌椅加上皮革的味道与纸张的霉味混合在了一起，不过并没激起弗农特别的感觉。相反，他穿过这些物件，来到了最神圣的地方。弗农将阅读灯向上照去，滑膛枪、左轮枪、军号、奖章、勋章，以及一把有着华丽铜柄的骑兵佩剑，全都被照得闪闪发光。

这其中，有几件是复制品。不过，在一枚奖章上，有一个被滑膛枪打出的凹眼，这便是说，它的主子欠他一份救命的恩情。一旁的牛皮绳上栓着一只火药桶和一柄带鞘的单刃长猎刀。另外还有一根皮带，上面挂着一只骑兵小包，里头装着一个行军水壶，在它之下，是一副野营餐具、一只咖啡壶，还有一些炊具，它们排列就序，就像是准备开饭。

一张小桌上摆放着泰特斯维尔小镇的纸塑模型，环绕其四周的各座山脉也一一标上了过去的名字：乞丐峰、伊家岭、卡罗维、土豆包、老秃顶，还有那沿着山谷一路向上攀升，好似海啸来袭一般的——穆拉托山。一面白色小旗上，精巧地绘着保家自卫队的徽记，旗杆是牙签做的，就插在山尖儿，大致是叮铛洞的位置。父亲花了半年时间“闭门造车”，才有了这么个立体模型。

前两个月，父亲把邮购来的微缩大兵一个个放置妥当，这些铅做的玩具小人便成了战场上的主角。从山谷间穿过的，是一条1:87的微型铁轨。从前，“百雀鸣”²便是通过它进入小镇的。这条窄轨一直保留至今，与市区的小街和一条古老的小溪并行于穆拉托的山脚下。不过，上一回有火车打上头开过还是在1931年，那时候，这里不仅因过度砍伐而变得无利可图，更惨的是，又遇上了“大萧条”。

这些知识都是从父亲自费出版的《皮克特县史》里看来的。所有的样书都放在“这屋”最上面的一块隔板上，每一张纸都光洁如新，书脊也完好无损。弗农从老师那里借来了一本试读样书，虽然书中存在些许语法错误，可父亲的长篇大论倒是详实可信。

在这个模型战场上，自卫军被分成了两个排。其中一组灰色大兵正聚集在离老县政府大楼不远的地方扎营，父亲给一只纸盒子上点色彩就代表了大楼。他又用其他小盒来标记市区。可实际上，内战时期的泰特斯维尔，也就几家银行、一个交易所、一个烟草库，还有一座火车站，以及一所监狱而已。大兵们在此扎营是为了守住火车站。在真实的战场上，那些真正的大兵也确实完成了任务，不过，最终北军还是一把火烧了县政府，而那座监狱也变成了南军战俘营。

另一排大兵在半山坡上分散埋伏，山下有一条从西面可直取山谷的羊肠小道，当年的士兵们居高临下，准备给斯通曼和他手下的蓝装强盗一记闷棍。不过，这一棍却没抡成，关于此役失败的原因，历史学家们也是说法不一。

父亲认为，其原因在于指挥不当。不过，更多人觉得是这群乌合之众临场怯战，于是未发一枪便作鸟兽散。一些逃兵后来加入了科克上校领头的叛军，这支所谓的

科克突击队就藏在叮铛洞，只等斯通曼打道回府，便可以在小镇上作威作福。据野史记载，由于突击队员拒绝向斯通曼缴械，后者便动用大炮将山洞变成了他们的坟墓。可是，历史学家对于这种类似动用私刑的非常审判并没有找到有实质内容的证据。

杰斐逊·杰克逊·戴维斯——在朋友口中，他是“杰夫”，可到了老婆那儿，他就成了“亲爱的”（也不排除特殊情况叫他“老棺材”）——这位北卡第26重演历史协会军队的上尉，已经率领他的玩具大兵们完成了布防，防守这座只存在于另一个时空的城市。

而就是那个时空“夺走了”弗农的父亲。这损失和所有在布尔溪和葛底斯堡战役中的阵亡将士一样惨重。战争的结果永远不会改变，改变的只是层出不穷的修正主义历史观，直到有一天，连真相也会变得无关紧要。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可许多南方人并不觉得自己败了，他们只是觉得仗打完了，钱花光了，人死绝了而已。

弗农突然也想修改一下历史。于是，他拿起山上离他最近的小人儿，把它们移到那条小道边，那儿斯通曼的骑兵大队正霸气十足地向着泰特斯维尔挺进。毫无疑问，在哪儿放大兵，父亲是经过一番用心查证的，可弗农也同样花了大把时间自学排兵布阵。

“二等兵乔书亚·艾姆斯，”弗农从花名册里随便挑了个名字小声说道，“我是戴维斯上尉。守住这条路，不能让北方佬越过一步。要是他们通过了，你的老婆和孩子……哼哼。”

黑暗压迫着窗户，就像水族馆里的污水扑面而来。橘色的街灯透过窗帘的缝隙照射进些微弱的光，弱到刚好可以营造出破晓时分的效果。弗农把阅读灯放到模型上方，这样便可用双手同时操作大兵。

他深吸一口气，以便让自己的公鸭嗓能够发出足够低沉的声音，然后，切换到浓重的南方腔，“是啦，长官。那群恶魔只要有机会，连羊都不放过，要是被他们闯进来，天晓得会怎样。”

接着，他又换回上尉的语气，这几乎是下意识地模仿他的父亲，“我让泰勒掩护你的侧翼，让杜利·埃格斯守住路的另一头。明白吗？”

弗农把两个大兵从叮铛洞旁移到一边，让他们站岗放哨，观察步步逼近的骑兵。他又用灵巧的手指把位于市区的那排大兵放到主街道上，然后把剩下的都安插到各个建筑的屋顶。大兵们虽然一动不动，却是姿态万千，其中一些士兵，手持刺刀拼杀，还有一些则把枪搭在肩上，保持立正。

此时，弗农已经沉浸在幻象之中，就像父亲那样不可自拔。他隐约意识到这是自己在感情上最亲近父亲的时刻，且在以一种奇怪的手段报复这些年父亲的忽视——他正在藐视父亲的战术安排。弗农命令三个大兵下山，训斥他们差点就要错过即将开始的行动。

“你们是想活，还是想和自己的弟兄一道披国旗？”好军官会身先士卒，弗农知道，一旦斯通曼将军大兵压境，自己一定会站在尘土飞扬的路中央，手持短枪，化做不自量力的挡车螳螂。弗农几乎可以闻见尘土的味道，还有枯萎的橡树叶、马粪、硫磺，以及方才火车头上冒出的丝丝煤烟味。

“奇尔德斯中士，带三个人去防守山的西侧，确保他们不会下马沿小溪进入镇子。”说着，弗农敬了个礼，算是对同样在敬礼的中士有个回应。随后，他又发出了几条命令，余下的人便冲下坡去，向着最危险的地方前进。

“上尉！”说话的是他最信得过的迈克格雷格中士，只听他说，“若是敌人的兵力果真如情报所言，那我们是自己送死。”

戴维斯上尉表情凝重地点了点头，“战争就是炼狱，中士。”

“如果我们挡不住，城里就沦陷了。”

弗农轻轻地把这位上士推上防线，等自己一死，他马上也要玩完，“此役无关一地之得失，我们的任务在于牵制。”

“兄弟们都听你的，长官。包括那些半路征召来的。”

“好。没别的事了，中士。”

“是！”上士是苏格兰人，像他这样的，只要没喝糊涂，横竖也有些匹夫之勇。长官有长官的烦恼，身为上尉的戴维斯，虽然接受了天意的安排，可弟兄们难逃一死的命运压在肩上，让他一下子觉得自己远比那个13岁的小孩儿要成熟许多。

远处万马奔腾，让脚下的大地也跟着颤抖。这里已然不是“这屋”，而是1864年的10月，就连小鸟都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振振翅膀，各自高飞。不用等到日落西山，泰特斯维尔便会血流成河，我们13岁的戴维斯上尉也即将再担重任。

可是，还有一个兵，一位特殊的志愿者，正在等待他下命令呢。

“弗农，你不能老是袖手旁观，”上尉说道，“早晚你也要加入战斗。”

弗农抚摸着那枚击鼓的小男孩，他常常抚摸这个兵，因此和其他大兵相比，小人们不仅更有光泽，而且也不那么脏。小男孩的高度只有其他大兵的一半，军帽戴得歪歪的，低着头，看着自己的军鼓。鼓就挎在他右边，倾斜着以便让那对灰色的腕子敲击出节奏。

“我准备好了，爸爸。”男孩小声地回答道。

“很危险的，儿子。千万别抬头。”

“再危险，我眼睛也不眨一下。你就看着我给您长脸吧。”

“我相信你。你已经给我长脸了。”

尽管小男孩一脸严肃，用铅铸成的面孔和刚出炉的时候并无不同，可至少在这梦

幻秋日的战场，他的确笑开了颜。

哪怕是丢了鼓槌，哪怕让大炮炸掉了双手，他也要一直敲下去。用那些火棍儿似的骨头，在鼓面上敲打，直到血肉横飞为止；他还要敲出一支集结号，直到地狱敞开大门，直到士兵们被俘虏投进格兰特将军的炼狱。

只因为，这都是父亲给他的安排。

弗农早已陶醉于他幻想的战斗之中。阳光掠过红黄点染的森林，微风轻拂草地，溪水在光滑的石头间奔流，马蹄声声愈加遒劲。小径上，战马嘶鸣，和着马具碰撞的叮当声渐渐逼近。说话间敌人就会杀到，那些战马和骑兵好像都憋了一肚子怒火，个个瞪着烧红的双眼，似乎预示着这场屠戮将是何等的痛快。

此时，弗农看见身前的柜子敞开着，父亲的军装就挂在里头：麻毛混纺，肩章、臂章齐全的制服；为重演准备的几件粗制的亚麻衬衣；还有些白罩衫；以及一件袖口磨损，留着几处弹孔的灰色列兵外套。最靠边的是一件鼓童制服，上衣钉着一排骨纽，下面配了一条灯笼短裤，要是现在不穿，怕是以后要穿不下了。和从前一样，弗农伸手摸了摸那毛糙的袖子。

“我不会让您失望的。”他咕哝道，这话既不是出自上尉之口，也不是玩具鼓童所言，而是自己的心里话。

弗农脱掉身上那件“无敌浩克”的T恤，屋里的寒气冻得乳头缩成了一个紫色小点。随后，他又踢掉拖鞋，褪去裤子。内裤也得脱，虽说它是棉的，可裤腰带却是化纤的，松紧带也是上过胶的。那年头，这两款产品还没发布。

弗农用颤抖的手指从架子上摘下军装。衣服上的味道就像烟熏过的蜘蛛网。他穿进去一只胳膊，享受着与衣料之间窸窣窸窣的肌肤之亲。肩膀处稍有些紧，不过挤挤弄弄，还是合了身。系扣子的时候，弗农听见了那难掩的心跳声——“咚”——“嗒”——“嗒”。

接着是配裤子，只见他把那条灯笼裤往上一提，提到裆上就完事。所有的皮靴都是成人尺码，因为那个年代的乡下孩子其实都没鞋可穿。弗农从架子上取下一只平顶小军帽，在它左右两边，分别是一顶超炫法式骑兵帽和一顶软毡帽。弗农学着玩具小兵的样子，将这顶邦联军的帽子斜戴在头上，帽檐也压得低低的，然后立正站好，如同在接受上尉的检阅。随后，他敬了个邦联军礼，打开了橱柜的门。

军鼓就放在中间那层，是父亲众多藏品中最大的一件。马皮鼓面外围扎了一圈铁箍，并用铜钉固定，这样，鼓面便可紧紧绷住。鼓面上绷着几根猪肠线，用来调节音调。鼓面之下连着钢丝响弦，一旦上面震动起来，这玩意便能发出标志性的响声。

弗农小心地撩起帆布背带，将鼓绕过脖子，期间还差点把小帽给碰掉了。鼓搭在肚皮上的分量刚刚好。他拿起手工雕刻的鼓槌，试着在手上转了两圈。他自己有一副从乐器店买的鼓槌，而且还是橡胶头的，可无论是在平衡还是操作感上，都无法

与手上这副相提并论。

鼓就是战争的灵魂。

“我准备好了，爸爸。”弗农自言自语道。

他转身对着桌子和沙盘。今天，杰夫·戴维斯上尉会在战场上死去，但他会死得光荣。

弗农抬起左腕，让槌头搭在鼓面上。他右手紧握着鼓槌，稍稍提起几英寸的距离。

“下命令吧，上尉！”

敲吧，厄利。

泪水从他眼中涌出，士兵们是不会哭的，胆小的小男孩才会哭。弗农想要眨眼，却想起了自己对父亲的承诺。他舔了舔嘴角，那是沿着左脸颊流下来的热泪。

斯通曼的大军就要兵临城下，耳听得万马奔腾，气势如虹，这声音凝在空中，仿佛就连天空都屏住了呼吸。

弗农重重地敲了一下右槌，紧接着，左槌也跟了上来，随后，两根棒子轮流敲打，鼓点逐渐加快。他敲出进攻的节奏，鼓舞士兵在劣势中冲锋陷阵，即便在极度痛苦、愤慨和惊恐之下仍能做到坚守不退。

鼓声隆隆。

咚——嗒——嗒

鼓槌快得好似幻影。连空气都被他的动作搅动起来，鼓声在四壁间回荡，激励保家自卫队的勇士击退敌人。那些侵略者们烧杀抢夺的正是他们齐心保卫的家园。眼泪尽情在弗农脸上流淌，他的脸凉凉的，却始终微笑着。

可是，桌子上的玩具大兵却没有坚守。他们撤了，一个个摇摇晃晃地退入了后方的森林，蜿蜒上了穆拉托山的山岭。弗农敲得更用力，他确信只要自己勇敢面对飞袭而来的子弹，那些大兵们就一定会重回阵地。然而在斯通曼的强大兵力下，士兵们或是怕死，或是对南军信心不足，纷纷溃退。他们一窝蜂地往山上冲去，在叮铛洞旁挤作一团，从灰色的巨石旁寻找避难的入口。

他们可以躲在洞里苟延残喘，躲过斯通曼的大军，可是他们的死期也行将不远了。

对弗农来说，最重要的是，即便死神带着镰刀来取他小命，也要挺直腰杆，寸步不离，不让父亲失望——

突然，门砰地一声打开，光线四射，弗农眨了眨眼。

父亲站在门口，手放在灯开关上，“你以为自己是谁，你他妈就是个可怜的屁

民！”

¹ 格兰特将军，尤利塞斯·辛普森·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1822年4月27日——1885年7月23日）是美国第18任总统，生于俄亥俄州。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从美国军事院校（西点军校）毕业的军人总统。他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屡建奇功，有“常胜将军”之称。

² 著名的火车主题公园，乘客一边乘车观光，一边可以在车内消遣，类似于陆上游轮。

第九章

“你看看这些，全都是破坏环境的铁证。”辛迪·鲍霍尔说着话，将一摞报告摊在弗兰克桌前。

警长靠在椅背上，压得椅子嘎吱作响，这噪声如同一颗颗锈钉，扎得他脑袋生疼。他挠了挠自己的小板寸，以为这样便可叫头痛遁形。虽然平时辛迪就老爱找茬，却还不至于叫人抓狂，可是今晚，她咄咄逼人的记者做派着实有些恼人。若非《泰斯特维尔时报》每次都能在流言乱世的时候为他充当“和谐先锋”的角色，警长早下逐客令了。

当然，除了整天惦记着普利策奖以及州一级的各类新闻协会奖，辛迪这个人还是可以的。至少她很有职业操守，每次弗兰克给她开开小灶、爆点内幕，她都不会把消息来源公布出去。在这样一个小镇，流言蜚语直接决定了你是连任警长还是卷铺盖走人。

“这又不归我管。”弗兰克·利特菲尔德答道，“你上州里反映。”

“反映个屁，州里的环境资源部门根本就是开发商和生意人的橡皮图章。咱们的州长又差不多让罗利¹的那帮说客给‘忽悠瘸了’。他们那帮人沆瀣一气，怎么可能跟自己人过不去！”

“可你别忘了，比尔·威拉德是共和党人，而自从里根上台之后，在州政府里占据主导地位可一直都是民主党。”

“我不关心什么政党斗争，我说的是为富不仁。”

辛迪挺着胸脯，利特菲尔德忍着让眼光别往上落。她其实没比利特菲尔德小几岁，只是那一脸雀斑和乌黑秀发，加上浑身燃烧着的激情，令她有了那么几分女大学生的味道。她那双蓝色的眼睛总是犀利有神，利特菲尔德深深知道，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与之对视太久。因为，这会令他想起希拉·斯托里，想起那不堪回首的往事。

“那你找错人了，辛迪。”利特菲尔德刚说出口就懊悔自己直呼她的芳名。如此一来，他俩便成了自己人，再想打马虎眼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辛迪把纸收拢，塞进手提包里——包上绣着一片大麻叶，下面还有一句口号：大麻无罪。辛迪坚称自己绝不沾那玩意儿，利特菲尔德也觉得她说慌，不少“大麻解放组织”的成员都被他抓过现行。可利特菲尔德的经验告诉他，和那些嗑药党或烂酒鬼相比，还是大麻贩子好管教些，至少这帮家伙从不犟头倔脑，而且给什么吃什么。

“行。”辛迪说道，“那诈骗你管不管？”

警长抬起脚，两腿交叉往桌子上一搁，“这要看了。如果跨州，就归联邦政府

管，不过这一类犯罪，现在基本上都走互联网了。”

辛迪嗤之以鼻：“这么说我是该找你的诈骗科啰？”

利特菲尔德手下有十二罗汉，每天安排四到八人当班。由于J.R.一时半会无法复工，日常巡逻就少了人，连扫毒行动的频率也只能相应降低。抓捕毒贩的行动固然很上镜，当地人的法律保护意识却依旧局限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老思维。他们更关心的还是自家安全。虽然取得了部分证据，局里也丝毫没理由因为她和比尔“结了梁子”，就另增人手。

“从来没有人揭发过比尔。”利特菲尔德说道，“你看他不爽，大概是因为人家拍的照片比你靓吧。”

和其他小镇记者一样，辛迪也是自己拍照，只不过，虽然她也精于构图，可是要拼硬件，《时报》的装备不知道输给了比尔几个档次，“话可不能这么说，警长。”

要说有什么比让辛迪变成自己人更糟，那就是她突然摆出了一副冷冰冰的职业面孔。辛迪走到桌旁，这让弗兰克小小地紧张了一把，他暗想着若是能瞬间移动到别的地方该多好，哪怕是日落后的叮铛洞也成。

“该不会连你也被比尔拉下水了吧？”她双手叉腰，语气咄咄逼人。

“你说这话到底什么意思？”

“那我被人侵犯的事你干嘛给压下去？”

“该死，辛迪，你们报社不也没敢报道。我都说了，因为证据不足，不能逮捕，更别提大陪审团起诉的事了。弄不好人家倒打一耙，连你带我和这里一大半的人都告了。”

“哪天他过来捏捏你的奶头，我看你什么反应。”

利特菲尔德的目光飘到了她的胸部上，几乎是不由自主。但凡哪个骚婆娘对他撒娇，他那双眼睛，连同身体的其他部分便会不自觉地活动起来，“比尔是守法公民。”利特菲尔德说道，“人家有权开发穆拉托山。大概只有你这种人才会觉得他不道德——”

“我这种人？我这种人是哪种人，警长？”

利特菲尔德放下双脚，身子往前坐了点，他本以为辛迪会让开，谁知却是一厢情愿。辛蒂和他也就隔着不到一步的距离，无论是从职业交往的角度还是对私人空间的尊重来说，这个距离都太近了点。

利特菲尔德狠狠地咽了口唾沫。“我的意思是，他遵纪守法，我照章办事。你可以去规划局问问。人家把许可证都办齐了，为了修路，连债券都抵押了。”

“那你就不能为公共安全考虑考虑，把工地给封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

辛迪撇了撇嘴，从嘴角那儿吐了口气，吹散了一条好好的发绺。也许她这番“娇柔”作态是存心的，目的就是要让他放松警惕。可是她给利特菲尔德的印象，并不像有些女人那样工于心计。莫非她真是没留意到自己那不温不火，欲拒还迎的风骚劲对男人来说是何等的致命？

还是说，利特菲尔德想多了，自己其实就是个老不正经？说起来这称呼算便宜他了。

“我一直都监听你们的通讯。”辛迪说道，“挺忙的嘛。对了，佩里埃特警官怎么样了？”

“他没事。还在观察中。你应该知道。”

辛迪笑得很狡猾，“隐私条例规定，医院不得泄露病人情况。”她说道，“不过我有路子。”

只要抛抛媚眼，什么维尔比医生、豪斯医生、怪医杜立德²还不是通通拿下。

“没什么外伤。就是脑震荡，伤到里头了。”

“说这话还为时过早。也许只是情绪紧张，或者癫痫发作，搞不好就是个低血糖。”

“那三声枪响怎么说？”

“那也不好说。”

“难道这样都不能立案？根据桑迪的报告，警局并没将这起突发事件归档，所以我怀疑这三枪就是你手下开的。”

利特菲尔德之所以还没将这件事归档，主要就因为他还不知道这个谎该怎么圆。他原本指望蒙过去算数，哪怕哈迪·埃格斯、印度阿三，还有比尔都已经知道警察到山上转悠过了。

对了，还有那三个小屁孩。

利特菲尔德站起身来，辛迪随即退了半步，他的高度足足超过辛迪一头。“我会去查的。”说这话时他的嘴唇绷得紧紧的。

“你是说去叮铛洞查？”

利特菲尔德尴尬地笑起来，就像让饼干屑呛到了似的，“少来！这种事还是留给你的万圣节专栏吧。你们不是尽爱找些本地鬼故事，然后搞成一本正经的超自然研究么。”

辛迪那蓝色的眼睛先是冷冷的，随即迸发出热情，“你我都不要越俎代庖了吧。”

“求之不得。”

“2002年的松涛路事件也是求之不得？”

听完这话，利特菲尔德的嘴抽住了，那样子活像一条想学法语的鲑鱼。

“你当我不知道啊。”辛迪说道，“你瞒得倒挺漂亮，可我还是收到了不少人的私下爆料。你说那个亚彻·麦克福尔是不是到现在还只算是失踪人口？”

“都过去好久了。”利特菲尔德嘴上说着，可在他心里，这事仿佛刚盖棺敲钉。这倒不是说麦克福尔当真体贴地留下了一具尸体。尽管他曾经也留下过不少，可那些都不是他的，而且，利特菲尔德压根儿就不信他有副身体，只不过是经常问活人借一付皮囊罢了。

“可惜你编的故事支离破碎，就像你的心一样。”

辛迪转过身，挎着她的麻布提包向门口走去。

上帝啊，救救我吧，我是真心不想看她屁股啊。

尽管利特菲尔德早已不信上帝，可祈祷却依然灵验。或许辛迪的提醒又让他陷入不安中，无论她让他感觉到了什么异样的火花，畏惧和自我怀疑的帘幕也把它屏蔽在外了。

利特菲尔德在桌子最下面一个抽屉里翻寻。随后，手指扫过一支冰冷的酒瓶。这倒霉的时刻该向“嗜好”低低头了。

不，不是嗜好。正常人和修女才有“嗜好”。我就是个貌不惊人，酒量不怎么样的酒鬼。对我这样的人来说，这不是嗜好，而是不这么做就没法工作。

利特菲尔德拿了些纸把酒瓶盖住，继续摸索。他摸到了几张关于麦克福尔案件的剪报，数量不多，而且重点都在希拉的因公殉职上。事实上，报纸都没提麦克福尔和希拉的死有什么关联。事件报告上说，那天利特菲尔德和希拉正前去处理一宗扰乱社会治安的报警，不料行车途中却意外堕河。报纸和事件报告上都记载了所谓的真相，可他这样见多识广的老家伙心里明白这所谓的真相只是冰山一角。

利特菲尔德瞄了一眼《泰斯特维尔时报》头版上那张希拉的彩色照片。照片有些褪色，《时报》的印刷质量向来不怎么样，可那双真诚的蓝眼睛似乎冲破了阴阳阻隔，正对他冷嘲热讽道：“很淡定嘛，弗兰克。出了这么怪的事，倒装的跟没事人儿一样。可是，我太了解你了。你肯定会继续把我锁在抽屉里，然后自以为是地把所有的过去都留在黑不隆咚的地方。”

利特菲尔德放下剪报，猛地合上了抽屉。

让往事过去吧，弗兰克。那些数到半截忽然没影的脚印，保不准也有个合理的解释。

嗯哼，合理得就像牙仙也要去偷大家的万圣节糖果。

利特菲尔德戴上牛仔帽，拉下帽檐遮住自己的眼睛。上次竞选的时候，他就戴着帽子，于是人气爆棚。现在，除了大风天，他每天必戴，即便硬邦邦的里子把他那

越来越秃的脑袋磨得难受也丝毫不在意。戴上这顶帽子还能改进站姿，因为要想让它不掉下来，站着的时候肩膀就必须稍稍往后挺一些。

利特菲尔德决定在回家睡觉前先去J.R.那儿看看。不过，在此之前，还有件事要办。小店老板从一堆照片中指出了德克斯·麦卡利斯特，其他两个小子尚不知什么来路。诚然，顺手牵羊这类小奸小恶并不值得浪费时间去调查，利特菲尔德只是不想让这小秘密张扬出去，他最希望在坏事还没冒出苗头之前，比尔和那些与他合伙的甩手掌柜们便抢先一步把叮铛洞炸个底朝天。

“有事呼我，雪莉！”利特菲尔德一边对调度员说着，一边朝自己的巡逻车走去。

公共场合严格禁烟，然而整所警局还是让雪莉的薄荷味酷牌香烟弄得烟雾腾腾，气味呛人。她进局子的时间比那些狗屁议员们都长，所以没人敢说她什么。烟雾让她的脸看上去十分僵硬，两颗橡果一般的眼珠子直瞪瞪地，就像那个印度小老板。

只有和自己人在一块儿的时候，雪莉才会八卦一些，只不过这个圈子很小很小。三十二年的夜班生涯中，皮克特县每户的家丑她都听过。可是，弗兰克还没准备好告诉她穆拉托山上的灵异事件。这回是来真的，不是道听途说。

“有J.R.的消息么？”雪莉问道。

“还没，不过我正要去看他，顺便拜访一下麦卡利斯特一家。”

“他们家那个德克斯可真不讨人喜欢。”雪莉说完话，吸了口烟，只见烟头一下就多了半截白灰，“这小兔崽子坏透了，能一边哄猫玩，一边转身就剥了它的皮。”

雪莉就让烟灰在那儿荡着，她盯着利特菲尔德，仿佛在说，老娘就违反禁烟条例了，就对不良少年心存偏见了，你怎么着吧？

利特菲尔德正了正帽子：“我们最多也就能告他个非法擅入和入店行窃。而且入店行窃还不一定告得成。他是偷了一包烟，可这类物证说话就不见了。”

雪莉又吸了一口，烟灰因此加长了一倍而显得摇摇欲坠。在她的手下方，是数控调度台。利特菲尔德对这种高级货并不感冒，只是每隔几年，这玩意儿就必须升级换代，于是，为了确保资金到位，他只好在预算审核季亲自出马跟那些委员们磨嘴皮，常常就差没跪下了。雪莉的烟灰怕是只会缩短这些高级货的寿命。

“你给J.R.捎个话，就说明天我会带个土豆糖饼去看他。”雪莉说着，又吸了一口，然后把烟灰弹进一只小猫形状的陶瓷烟缸。她的手非常稳健，不做外科医生可惜了。当然，谁找她瞧病，八成会染上肺癌。至于J.R.，要是真吃了她的拿手饼，出院前准会胆固醇激增、心脏病突发。

“知道了。”利特菲尔德说道，“有5个人上夜班？”

“嗯，沃利刚到，不过他痔疮发作，来了也只能干站着。”

“不省心啊。”

“你说这个叫辛迪·鲍霍尔的是不是三八？哪有人叫这种名字的？她是德国人？要不……犹太人？”

考虑到雪莉完全不把禁烟条例放在眼里，跟她讲什么反歧视政策也多此一举。何况，在雪莉心里，和种族或信仰问题相比，记者这职业本身要惹人厌多了。

“人家是在工作。”

“那也不用扯破嗓子。”说完，她又抽上了。

“要是着急事，或者山上有情况就呼我。”利特菲尔德说完，朝门口走去。

“你是说那洞吧。要是东西从里面爬出来就呼你。”

利特菲尔德张开嘴想笑一笑，可没笑出来，他嘴唇僵硬地说：“万圣节还有好几个礼拜呢。”

“那洞可等不了万圣节。”

“拜拜。”

雪莉吸完一支烟点着另一支，弗兰克·利特菲尔德走进了泰特斯维尔清新凉爽的空气之中。小镇夜色时而明绿，时而橙黄，主街上的店铺早已打烊，人行道上陈列的橱窗依然充满了诱惑。皮克特县警察局位于“城乡结合部”，而负责泰特斯维尔治安的是瘦巴巴的小镇警长雷克斯·马罗尼。

故而，若是小镇能够继续开疆扩土，那么穆拉托山和叮铛洞这两块烫手山芋便自然纳入了雷克斯的手中。待比尔·威拉德手上那些价值百万的度假屋建成，贪婪的镇议员们一定会想方设法把那儿变成税仓，只是真到了那个时候，恐怕洞里的“东西”早就奈不住寂寞了。

而这一切，都将在利特菲尔德的眼皮底下发生。

麦卡利斯特一家住在小镇最西侧的“油尖旺”社区，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从前这儿的十字路口开了三个加油站和一个修车行。其中两家加油站已经倒闭，因地下储油罐泄漏和污染土壤的处理费用过高，现在已换成了麦当劳和三菱4S店。修车行倒是还在，只是现在变成了一家速换机油站，客人们一边翻着皱巴巴的《体育世界》，他们一边就给换上新油。虽几易老板，可这桩独门买卖却没有断了香火，从前加一桶收19美分的油泵，现在刷卡便可支付，加得多还有折扣。

就在车经过泰勒湖路的时候，利特菲尔德忽然觉得比尔·威拉德的话挺有道理：管你管得了的事，以后的事嘛，罩不住就避一避。要是继续往前开，不用半小时便能到达田纳西，这个州地形狭长，要开到了那儿他就会把穆拉托山以及洞里诡异的敲击声置之脑后。可是，在经历了小弟、希拉，以及其他人的不幸事件后，他已经熬了太久太久，现在，该轮到那位高高在上，一直把他当做棋子的神明做个了断了。

利特菲尔德只是他的其中一个卒子。

“新来的，听好了，老子就是王法！”很久以前，在周六系列剧里，那些穿的像私家侦探一样的演员就喜爱这样说话，只是利特菲尔德拉长声调的模仿有些蹩脚。

他并不知道就这样手持法杖冲到山顶，朝那冰冷的洞里喊话，会发生怎样的事情。车一直朝着速，以此让他消耗掉自己亢奋的肾上腺素。

麦卡利斯特家足有3000平方英尺大，光是车库就能同时容纳三辆车，修剪齐整的玫瑰和夹竹桃环抱着四周的砖墙，后院还有一条崭新的垂钓船，上面盖着帆布。不难想象，保龄球的生意一定很火。不过，外表光鲜的房子里，住户也未必事事如意。利特菲尔德敲过不少豪宅的门，只不过都是给他们报丧，送传票以及宣读逮捕令。

利特菲尔德刚敲了一下，女主人阿蕾便来应门，无礼的笑容显得她的眼睛眯缝着，她说道：“是你啊，警长，过来给慈善会捐款的吧？”

利特菲尔德低下头，摘下帽子。貌似阿蕾又去隆胸了，足得有44英寸的立围，所以，如果要进屋，又不想蹭到这对活宝，是绝无可能的。

“德克斯在家么？”

她的笑容变得略有些不自然。“他在房间里打电动。”

利特菲尔德抬头向二楼望去，所有的窗户都是黑的。就在他用肉眼做着火力侦察的时候，男主人麦克端着一杯滴着冰露的啤酒走到了妻子身后。他的肚子就像个保龄球，把紧身背心都撑得变了形，“是警长啊，不进来爽一下？”

“算了。”

“不是说我老婆啦。”麦克说着，猛地拍了一把阿蕾的屁股，惊得她跳了起来，不过脸上还是笑嘻嘻的，“我是说来瓶冰爽啤酒。”

利特菲尔德忍住心痒。“免了吧，我都戒了。”

麦克的眼光从浓密的睫毛下瞟过来。“什么时候的事？”

利特菲尔德才不想追忆什么戒酒日，以及自己是如何熬过来的，他满脑子都在努力抗拒着那杯啤酒的香醇。“麻烦把德克斯叫下来好么？”

“德克斯？他又惹了什么事？”

“就想和他聊几句。”

“前面三次你也说聊几句，结果一次你把他丢进警车后排，另两次害我贡献给律师一部哈雷摩托。”

“他涉嫌入店行窃。”利特菲尔德解释道，“人家老板都把他指认出来了。考虑到他是初犯，我可以从轻处理，反正除了那老板的证词外，也没有其他证据。其实我

找他是有别的事。”

麦克走到妻子前面。也没要请他进来的意思。“该不是和那个洞有关吧？”

“什么？”

“德克斯说他和那两个小孩本来在山上打发时间，后来警察来了，还听见了枪声，他们就跑散了。”

“是有那么点……状况。”

“我还以为他跟我开玩笑呢。”麦克说道，“儿子遗传了老爹的幽默感。你说呢，阿蕾？”

阿蕾的笑容还挂在脸上，仿佛世上的事都是对的。她抚摸着垂在那对猥亵无比胸器上的金色十字架，说：“反正没遗传我的。”

“我就想跟他说几句。”利特菲尔德说。

“这个有点难。”麦克说道，“滥用武器这笔账我还没跟你们算呢。这可是要打官司的，你们怎么可以朝无辜的小孩子开枪呢。”

“警方执行公务的时候有民事豁免权。”

“反正我的律师没来之前，他是不会见你的。除非你有逮捕令。”

对利特菲尔德来说，找个地方法官以偷香烟的罪名弄张逮捕令也不是什么难事，只是拿到手的时候怕是已经过了半夜。算了，反正这小子也不可能畏罪潜逃。

“那明天劳您把他带到局里吧？入店行窃的事我保证不追究，不过我真要问他点事。时间不会久，买个冰淇淋的功夫就能问完。”

“那行，那行。有空来球馆玩两把。免费招待。”

“一定去。”

听见这句话，阿蕾的脸立刻亮了起来，仿佛所有喜欢保龄球的人都是上帝之子、仁爱之子、光明之子。话说回来，多亏有这门生意，否则哪有钱整这么大的胸，利特菲尔德猜想，这女人没少去柜台后面跟男人消遣。

就在弗利特菲尔德走回警车之前，他又看了这栋房子一眼。此时，在楼上一间亮着灯的房间里，可以清楚看见德克斯的身影，还能看见他把鼻子贴在窗户上，用自己的食指和大拇指比划出了一把手枪，对着弗兰克“哔——哔——哔”连发三响。看他那一脸不怀好意的坏笑，弗兰克不由得心想，也许将这种幽默感遗传给他的，并非他父亲，而是一位连环杀手。

1 北卡罗来纳州首府。

2 此三人均是美国电视剧中的主角。

第十章

侏儒候场，小丑上场，准备好闹翻天吧，怪人秀要开场啦。

老爸又灌多黄汤了，老妈进来的时候带着一股杀气，活像女人版的《勇敢的心》¹，鲍比预计会血流成河，就像梅尔·吉布森导演的那些史诗片一样。他想把脑袋藏在枕头下面，要不就戴上耳机，把音量调到最大。不过不顶事，埃尔德雷斯家的战争前奏威力无比，声音大得就像游轮撞冰山或是撞车前那声尖厉的急刹车。你可以退贵宾席的票，不过戏还是照演不误。

鲍比把桌上的漫画书推到一边，尼尔·盖曼²的《睡魔》够怪异惊悚了吧，可跟《埃尔默和韦尔内尔双人秀》比起来简直小巫见大巫。这事的导火线好像是一盒老妈在老爸上衣口袋里翻出的火柴，更搞笑的是老爸根本不抽烟。

“甜妞俱乐部。”韦尔内尔嚷起来，声音大得能穿透拖车薄薄的铝墙传到外面去。不过其他人可能对这样的激烈大战已经以为常了，在拖车住房区，大家对别人家的事都心知肚明。

鲍比当然知道甜妞俱乐部是什么，在泰特斯维尔镇，八年级的学生都听说过这个男人买欢的地方。有几个学生吹嘘已经在那儿看过全裸的脱衣舞表演，不过鲍比不太相信。他觉得他爸倒是十有八九去过那了，他家工具棚里那堆胡乱藏起来的杂志就是证明：男人还是喜欢光屁股女人的。

“是杰夫给我的。”埃尔默分辨道，嘟哝着，声音也不小，带点火药味，“上星期我们烧烤的时候烤炉的引火熄了。”

“哦，是吗？那这火柴怎么一根没划呢？还满满一盒。”

说的好，老妈，可伦坡³也会为你叫好的。不过你做刑警的话好像还是娘了点。

鲍比把耳朵从门上挪开，没啥可听的了。军号已经吹响，骑兵发起了进攻，双方都已经投入战斗。他哥哥贾雷尔走运，在贝尔墨西哥卷饼店打了份零工，虽然衣服上都是臭哄哄的豆子味和从“奶酪食品专用”的填馅枪里喷出来的恶心黄胶，但至少这份工可以让他从家躲开一阵。鲍比呢，只有借口去学校和橄榄球场逃避一会儿。

两兄弟共住一屋，贾雷尔占了上铺，也就是说到了晚上上铺会传来阵阵油腻腻的豆腥味，很像鲍比想像中那些一战时在战壕里流荡的氯气。不过别看贾雷尔身上味儿不怎么样，人倒很大方，他说自己那些漫画收藏都是“小屁孩的玩意儿”，只要鲍比在他想到处晃荡和逃学时能帮他圆圆谎，这些东西就都归鲍比。如果贾雷尔把这些东西拿到易趣上拍卖，本可以捞一大把银子——里面连不太出名的老古董都有整套，像《西部英雄约拿·哈克斯》和《鲍里斯·卡洛夫的故事》。但如今它们都是鲍比的了。他把这些书装进收藏专用塑料套中保存起来，而且每本都看过不下两遍。

要是自己生活也像本漫画书就好了——看得不顺心合上书页就完事。

“我去了多莉甜妞俱乐部又怎样？”老爸在客厅吼起来，“我最近在家里可没什么机会看光屁股女人。”

“杂种。”老妈回敬。老妈驳不过老爸或是理屈词穷时往往用这词，“你在这些臭婊子身上花了多少钱？”

“没多少，我也就是坐那喝了一两杯。”

凭经验鲍比知道“一两杯”的意思其实是一打，这是老爸含糊其辞的伎俩。算他走运，一路没遇上警察判他个酒驾。几年前老爸被逮过一次，驾照也被吊销，那段时间老妈一有机会就挖苦他，说他让保险费变高了，还掘着一张肥屁股到处碍事。老妈在钱的事上对老爸管得比较紧，她自己却宁可闲着也不工作，一边抱怨墨西哥人把好活儿都抢走了。

“你肯定把一个月的工资都打了水漂。”老妈嗓门大得很，声音里还有一丝听起来差不多有点儿高兴的颤抖。

“我在柯林斯那儿的活儿赚得更多。”老爸回答，每次家里顶梁柱的角色受到置疑他就会奋起争辩。

“你知道鲍比要箍牙套了。”老妈说，老爸服软也没让她把声音放小点儿。她在口舌上已经占了上风，这点他俩都清楚，不过这是老一套了。老爸在丢盔弃甲前还得抓点啥救命稻草。

鲍比不喜欢被卷进这场是非里。他当然对自己那口歪七扭八的牙有自知之明，尤其是凯伦·格林或安德里亚·希尔在代数课上向着他微笑时，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露齿地瘪一瘪嘴，生怕嘴咧得太大，让他那口丢人现眼的牙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要是你想在现实生活中了解贫富差异，不用费劲研究家谱和股票资产之类的，一口牙就能明明白白地告诉你谁富谁穷。

“我说过了，下星期我就能做完柯林斯的活儿。”老爸还在争辩，声音只高了一点儿，“那个黄鼠狼眼的狗杂种把半英寸PVC管的顺序排错了，白费了我前面的工夫。戴维·戴又弄错了一堵墙，我得重新调整主浴室的固定器，去他妈的。”

“骂骂骂，什么都是别人的错。”

鲍比知道老爸有些错是老妈造成的，偶尔他也能自己把事情搞砸，但是鲍比觉得埃尔默·埃尔德雷斯这次是自己打主意要去那个乌七八糟的地方。呃，安霍伊泽和布施这伙人可能也脱不了干系。

接着又是一阵唇枪舌战。随后电视打开了，表明今晚的大战可能有两个结局：要么他们在肥皂剧的笑声中一声不吭地坐上几小时，老妈先去睡，老爸再喝上几口，到明早保准还醉个一塌糊涂；要么老妈继续大吼大叫，战事升级。

鲍比研究了布姆工作室最近出的漫画小说，琢磨这是不是就要翻拍成电影了。这

本书是讲太空吸血鬼海盗对僵尸宇航员夺命追踪的故事，故事蠢得很，又有那些博眼球的情节，在这个连糟糕透顶的重拍片都被誉为“速成经典”的时代，这正是所谓的“高概念”电影⁴。

老妈咆哮的声音盖过了电视里的牙膏广告，鲍比头一次理解了逃避就是快乐。如果太空吸血鬼海盗此时驾着一艘钛尖的火箭破板墙而入，鲍比会高兴地跳上踏板，航行到仙女星系去。

“鲍比的牙要花6000块，”老妈说，“了不起先生，那得要多少啤酒和女人加起来才够？”

“如果你还没完没了地提牙的事，我就揍得你满地找牙。”

就鲍比所知，老爸从没打过老妈，但是火山也得冒点烟，“咯咯”响一阵啥的，然后过些年才爆发。争吵还在继续，只是声音已经渐渐小了下去，混杂着电视里肥皂剧的对白。鲍比没办法给他们计分了。

鲍比走到窗边转动廉价的把手，让秋天的凉风进来。纱窗早撕破了，夏天屋里很闷，加上贾雷尔放的屁乌烟瘴气，鲍比要么被憋死，要么大出血喂蚊子。不晓得为啥，这些小吸血鬼一点没让贾雷尔的招牌“气体”熏走，不过凉爽的天气已经把它们送上西天了。

窗下有一个支在短金属架上的100加仑油桶，方便鲍比遛走，只是回来时就费点劲。他把睡袋堆在下铺床上，弄得它像皱巴巴的墨西哥卷饼一样，再盖上毯子。要是爸妈谁刚好进来瞄一眼，看他睡没有，这个“假人”还可以蒙混过关，只要他们别尽职尽责地仔细检查就行。幸运的是，他的爸妈一门心思顾着吵架，根本没注意到他们的观众溜了。

鲍比在那条傻里傻气的内裤外面套上条牛仔裤，爬过书桌，从窗户翻出去。他先用小腿试探着油桶的方位，然后落到了桶顶上，同时目光穿过街灯和灯下盘旋的飞蛾群，瞄向前方微弱的星光。十月的空气清爽宜人，远处柴烟缭绕，内德·迪尔特斯在附近鼓捣他那辆大马力车，排出的废气味也混在空气里。迪尔特斯换火花塞的速度跟换女朋友一样快——都是刚用过就扔。

鲍比从油桶上溜下来撒腿开跑。可去的地方不多，他可以跳上自行车骑到购物中心去，不过那儿离关门时间不到半小时了，再说兜里那俩子儿只够他在游戏厅玩上一轮；零度星球漫画店倒是可以让鲍比这个老主顾在打烊前随便逛，可是到那儿还得骑上3英里，而且是摸黑在铁轨上骑；还有一个选择是到工具棚去拿老爸的杂志，拖车住房区和高速公路之间有个小棚子，他拿到书后可以去那儿消遣，不过想到那些光溜溜的胸脯鲍比就觉得胃疼。

弗农可能还没睡，想出来玩玩也说不定。

往下走过四辆拖车就是戴维斯家，他家的拖车在公园尽头，和那两排停在砾石路

上的拖车正好垂直相对。弗农家人的那股派头，老爸称之为“活动房里的高贵先生和高贵太太。”弗农家的屋子有两个组装房宽，方位比较隐蔽，从公园里别的车那儿不怎么看得见他家，而且房子底部还有一截假砖墙裙。戴维斯太太花了不少心血在屋前的花园里，不过由于野狗时不时地光顾，加上土地不肥，也没长出个啥名堂。

鲍比沿着拖车的屁股走过去，迫不及待想跟弗农谈叮铛洞里发生的事儿。他对这事的印象已经有点儿不真实，好像那是梦工厂制作的电脑特效：香烟的尼古丁味儿缭绕空中，警察追捕时的紧张刺激，吓人一跳的枪声，还有躲在洞里离奇的那一小会儿时间——那一会儿感觉像几天一样漫长。鲍比想起当时被黑暗吞没全身的感觉，就像浸在黑乎乎的油里一样，他搓了搓胳膊，很高兴在夜里已见不到那山顶。

戴维斯家的灯还亮着，两辆车都停在屋前。切诺基吉普靠矮门廊最近，栏杆上竖着根旗杆，上面飘扬着著名的联邦 5 战旗——象征着光荣传统或是憎恨，这取决于彼时什么政党和社会风潮受欢迎。埃尔默·埃尔德雷斯在窗户上贴了面叛军旗帜，这么做只是因为他不喜欢那些不切实际的自由党人。不过弗农说大多数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居民都拥护邦联军 6，因为联邦军强征士兵。山区居民本来就不喜欢对那些首都来的家伙低声下气，尤其是当自己的邻居对自己发号施令时，就更讨厌了。

鲍比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就算是在 21 世纪这也算不上什么事儿。皮克特县一半的居民都操着纽约口音或是有佛罗里达的车牌照，剩下的人中还有一大半是手拿绿卡的棕皮肤移民。

弗农对这类事很较真，好像他把老爸讲的话和历史书都背熟了似的。学校其它孩子都在看《青少年》、《体育画报》、《蜘蛛侠》或是《哈利·波特》，弗农却埋头在布鲁斯·卡顿 7 或肯·伯恩斯 8 的书里。鲍比百思不得其解自己怎么就挑中了这么个怪咖做死党，不过也许死党这回事跟有预谋的凶杀案差不多，看的是目的和运气，不是自个说了就能算的。

树林的灌木丛一直延伸到戴维斯家的背后，不多不少正好把他家掩映在树丛中。弗农房间的灯还亮着，这说明不了什么，这小子向来都是开着灯睡觉。鲍比熟门熟路地爬到一株小山茱萸上，从弗农房间窗户往里看。

这个傻小子正趴在床上翻本厚厚的书。弗农有部手机——又一件能说明戴维斯家身份的东西——不过鲍比没法给他发消息，因为埃尔德雷斯家的电脑在电视机旁，而这地方现在可是硝烟正浓。

鲍比爬下来，往窗户上扔了颗松果，接着又扔了两颗窗户才开。

“你在这儿干吗？”弗农小声说。

“你觉得呢？我不是正站在这儿扔松果吗。”

“少装蒜，你知道我啥意思。”

“你能遛出来不？”

“不晓得。我爸让我气得够呛呢。”

“真难得。”

“今晚你神经兮兮的，指定又让你爸收拾了。”

鲍比耸了耸肩，也不管弗农看不看得见自己在树影里的动作，“我烦得很。我是说，这就是我们的日子，一天天混下去。等有天回过神来我们已经上十一年级了，得忙活找工作啊，考SAT 9 啊，女朋——我是说，就这种杂七杂八的事——好日子可就过到头了，到时你才知道。”

“我知道，就剩周末夜狂欢了。”

“那你出不出来？”

“我觉得我爸不会让我出去的，过了外出时间了。”

“老天，你又不是他手下的兵，你是他儿子。而且听说内战不是已经把奴隶制这问题解决了么。”

弗农四处望了望，主要是看卧室房门，点了点头。“好吧，要是我被逮住了，你的‘神奇四侠’海报就归我。”

“没问题，反正那海报也很烂。”

“漫画电影本来就烂，拍电影那些人就是糊弄小孩，一点没当成艺术在做。”

“无所谓啦书呆子，你这套话留着写学期论文时用吧，现在快下来。”

弗农的纱窗倒没坏，不过可以从里面取下来。鲍比站在窗下，好让弗农骑在他肩上把纱窗装回去。眼看穿过森林到了安全地带，鲍比说话又变回了正常音量：“你没在床上做个假人吗？”

“那种假人傻到家了，不过我还有个挺不错的。是个真人大小的吸血鬼充气娃娃，去年万圣节我爸妈给我买的。”

鲍比停住脚。“要是有个真吸血鬼在你床前准备吸你的血，但发现床上的是个充气吸血鬼，那不就好玩了？”

“所以，哥们儿，这才叫‘讽刺 10’。”

“没错。所以说血里有铁嘛，懂？”

“你这双关语真够烂的。”

“嘿，明明就不错。”

“好吧，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那你现在想干吗？”

鲍比和弗农在树丛间穿行。泰特斯维尔镇夜色朦胧，柔和的灯光笼罩在两人四周。鲍比发现他们不约而同地往公路旁的小溪走去。

诺曼溪旁边是一条废弃的铁路，再过去是一条蜿蜒小路，通往穆拉托山。要去叮铛洞的话没手电筒是不行的，而且鲍比很肯定自己再也不想去那儿了，更别说夜已渐深，森林里到处是让人心慌意乱的神秘玩意儿。

“好像有什么东西把我们往那个洞引似的。”弗农说。

“不是说好不提这事了。”

穿出森林后，他们还是走在阴影里免得来往车辆的灯扫到他们。一般司机不喜欢把车往路边靠，不过警察可能还在找那天在场的小孩问枪击的事。要鲍比说，就没人挨了枪。电视新闻也没提这事，再说他妈还是拖车住房区的八卦一族，在她们那儿，好事传得快，坏事传得更快。

“你觉得德克斯会不会出卖我们？”弗农说。此时他们已经走到公路下面的水泥管那儿了，小溪汨汨地在水管里面流着。

“不会，他还挺有种。”鲍比说，用詹姆斯·卡格尼¹¹那种聪明人的语调，咬紧了一边牙说，“他可不好对付，妈的，警察又尽是些软蛋。”

“反正我真不知道跟警察说什么。”弗农说道。

鲍比脑子里现出一副他这哥们儿在四壁水泥的小审问室里的画面：强光打在他脸上，审问的人玩着好警察/坏警察¹²的把戏。鲍比用脚趾头都能想到弗农崩溃的样子：一边哭一边尿裤子，一边还把上个世纪那些没破的凶杀案——像杰米·霍法、刺杀肯尼迪和安娜·尼古拉斯·史密斯案——统统认下了。

等到弗农被吓唬够了，真正的审问才开始。一些看起来慈眉善目的便衣会把手放在弗农的肩上说：“好吧，孩子，现在告诉我们洞里发生了什么事。”

鲍比预感这事的真相并不讨人喜欢，因为听上去就像个小孩在瞎编故事哄警察。鲍比跳进水泥管里，两脚跨着水两边走。“你知道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吧？”

弗农跟在后面，声音在潺潺溪水中回响，“去地狱？”

他们弯下腰免得撞到头，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水管深处走去。

“去管魔鬼要盒火柴。”鲍比说。

“嘘，什么声音？”弗农说。

“你们好……啊啊啊啊啊啊。”另一头传来一个怪声怪调的声音，在水泥管里回荡着。一支手电筒亮了，晃得他们看不清，鲍比拿胳膊肘挡住了眼睛。

“姑娘们，去哪儿啊，怎么也不带上我？”这声音又开腔了。

“德克斯！”鲍比说，“谁把你这惹事精放出来了？”

“我是清白的，跟你们这两个废物可没关系。”德克斯说，一边把电筒光往下射，黄色的光像条蛇似的照亮了溪水。

“我们还担心警察把你抓走了。”弗农说，“或者打中了你。”

“看得出你俩还伤心着呢，弗老弟。我打赌你俩正穿着丧服搞什么悼念活动。”

“山洞里有些怪事。”鲍比说。

“是啊。”德克斯说，用电筒示意他们，“你们这两个脓包撒腿就跑，好像有人要砍你们的头一样，待在那儿，听哥们儿讲讲你们跑后发生了些啥。”

1 勇敢的心，美国导演梅尔·吉布森 Mel Gibson导演的爱国题材电影。

2 尼尔·盖曼，英国著名作家，《睡魔》是其成名作。

3 可伦坡（Columbo），同名美国经典电视电影系列的主角，洛杉矶重案组的刑警。

4 高概念电影，以简洁且富有冲击力的内容来吸引观众的电影。

5 联邦军，美国内战时北方军队。

6 邦联军，美国内战时南方军队。

7 布鲁斯·卡顿，美国作家和历史学家。

8 肯·伯恩斯坦，美国纪录片导演制作人

9 SAT考试，中文名称为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由美国大学委员会（College Board）主办，SAT成绩是世界各国高中生申请美国名校学习及奖学金的重要参考。

10 原文irony，既有讽刺、嘲弄的意思，也有含铁的意思。下一自然段中“血里有铁”的原文是Blood is irony。

11 詹姆斯·卡格尼：美国电影演员，凭借《胜利之歌》一片荣获1942-1943年度第15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12 好警察/坏警察，是一种审讯中的心理策略，轮流对被审者采用正面引导和负面施压的方式审问。

第十一章

哈迪见美珍进卧室来，便放下手里的相框。他本想把相框塞到小桌上的一堆农家印刷品下，不过那肯定躲不过美珍的目光，说不定反而会惹得她小题大做。可惜岁月无情，当你腰酸背痛、老眼昏花，过去的日子如同鱼尾纹一天天堆积在眼角的时候，记忆就成了最好的镇痛药，可以聊以自慰。

再说一个老得像玛士撒拉¹墓里的朽土一样的人，看看家里的照片有什么错？可是哪天若连记忆都不在了该怎么办？成天玩成人尿布和大药丸？那还能算人吗？

“多尼在干嘛呢？”哈迪问。

“睡了。晚上吃的也没碰几下。”

“至少还是吃下去了点。”

“医生说，如果他停止进食，就得给他插饲管。”美珍说，一边用围裙擦了擦她那双大手。

“那就得住院了。”

“只要我们还能动，他就用不着去。”

“咱们还硬朗着呢。”哈迪说。

“你在看什么呢？”美珍问。

“几张照片。我想，咱们哪天应该把它们挂到墙上，我们在这过挺不错的。”

美珍伸手拿过圆像框，里面是一张半世纪前的黑白照片。泛黄的像纸上，那人面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呆板表情，用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盯着哈迪。美珍取过相框时，哈迪的影像短暂地出现在倾斜的相框玻璃里，与照片中的脸重合在一起。他看不出有什么区别，只是胡子和鬓角不一样了。

美珍拿着像框，擦掉框边的灰尘。她自以为是做家务的好手，天黑后总是有点闲不下来。哈迪就将袜子、内衣裤什么的，全扔在地上，让她有点事做。

“皮克特保家自卫队下士厄利·埃格斯。你怎么想起他来了？”

“我只是在缅怀我的黄金岁月。”

“黄金个头啊，黄铜岁月吧，也有可能是锡合金。我看就是锡合金，锡合金颜色暗，不用花很多时间去擦擦亮。”

“他会没事的。”哈迪说，“主是在试探我们，看我们对他的信仰坚不坚定。”

“我看，那些医生也找不到什么新玩意儿，该塞到咱孩子脑瓜里的都已经塞过了。”她说，“针也不用打啦，药也不用服啦，也不用再花大把钞票请专科医生啦。”

美珍坐在床上，将相框放在自己手缝的被子上。哈迪松了一口气，她没有追问厄

利。不过，她也可能是在用分心计。美珍心里有太多的怨恨，一圈又一圈，好像磨坊的水车轮子，磨得吱吱响，即使没东西磨，也一圈又一圈不停歇。更糟糕的是，美珍失去了对主的信仰，这一点哈迪觉得有点恼火。确实，现在这样已经够糟的了，可前面还有一大堆更糟的，她能受得了吗？

“一切都在耶和华的掌握之中。”哈迪说。

“我希望耶和华别握得那么紧。”美珍说。

哈迪从藤椅上站起来，努力伸了伸背。他坐在美珍身旁，床发出吱吱地轻响，像是在回应他膝盖关节发出的声音。他拉过美珍的手，看到她手上的青筋——那是年复一年在皮肤下暴凸的血管——还有这多年来积累起来的老人斑。

如果手能说话，这双手一定会娓娓道来，说上一两个故事。

“我说，主已经赐了不少福给我们。”哈迪说着，自己也觉得这话站不住脚。他在“主”里找到了自己的安乐，但他从来不说太多。最多也就是重复传道人斯戴摩尔传过的福音²。他也觉得自己像只鹦鹉，色彩斑斓，又肥又大。他在市中心的动物一条街见过一只这样的鹦鹉，赫然标价295美元，还会开口找人要饼干吃。哈迪认为，自己在这些经文上倾注的感情跟那只鹦鹉也差不多，鹦鹉可能比自己还热心那么一点点。

“幸好不是脑瘤。我也该谢天谢地了。”美珍说，“话又说回来，再可怕的病，能知道究竟是什么，也好过现在这样。”

哈迪说：“他可能会慢慢好起来的。医生说，他们找不到任何毛病。最后他极有可能——医生用什么词来着——自愈。”

“找不到任何毛病，真是胡扯。不开口说话，干瞪着眼，流口水，抠墙抠得指甲流血，对啊，这些都不算毛病。”

哈迪又捏了捏美珍的手。满手掌的汗，满心的惭愧。他还以为自己对主的信仰有多强，原来也不过如此。气喘吁吁地去穆拉托山走了一个来回，现在他的脚一跳一跳的，疼得像针扎，根本不听使唤。要是将来发生点事可怎么办？

也许应该让美珍知道真相。她可能不会信他的话，但至少，说出真相大家可以分担。毕竟，过去的二十年里，哈迪独自背负着这个秘密，已经被压得透不过气——也没见万能的主来卸掉这个包袱或是哪怕减轻一点重量。

“我想是时候了。”哈迪说。

“你心底里是不想卖吧。”

“比尔·威拉德已经出了一个不错的价。一旦鹿桥那帮人开工，肯定加税加到爆棚，加上我们一直没交太多的社保……”

“是啊，哈迪。”美珍说。她把相框移开，头靠在他的肩膀上，身上散发着象牙牌肥皂味，还有炉灶的烟味。

“鹿桥的赔款我们拿三分之一。”哈迪说，“交完医药费，还可以在镇里买套房，说不定就买一套威拉德新建的公寓。电影院、杂货店和饲料店都在附近。”

“你卖了农场，要饲料店还有什么用。”美珍说。

“是啊。”哈迪说，喉咙干得像十一月的玉米棒子。

“也不是即刻就要决定卖不卖呀。”

“哎，邻居都是陌生人，没法想象。”

“陌生人相互认识一下，就成了熟人。要说陌生，没有哪里比得过我们这地方。”

哈迪抚了抚她的头发，嘴贴近她的耳朵。当年年轻的他，威猛快乐，会用牙齿轻啃她的耳垂，然后来一场床战。现在，他的牙齿在床头台上一个罐子里，爱嘛，一如他心脏里的动脉一样，差不多已经枯萎。“我去给牲畜添点饲料。”哈迪细声说。

美珍抬起头，点了一下。眼睛开始搜索房间，准备找事做消磨时间。她直起身子，床发出吱吱声。“埃格斯先生。我还以为已经把你训练得差不多了。这些袜子可不会自己走出来，扑通一声跳到地板上。”

她弯下腰将袜子搂在手里。哈迪赤着脚，走到衣柜旁，新拿了双袜子。美珍在浴室里忙乎，弄什么东西，而他鼓捣一通穿上靴子。哈迪走到门口时，美珍喊道：“你去看一下屋里的多尼，好不好？”

她知道他会去的，只是老夫老妻之间总难免要说些习惯成自然的废话。

多尼的房间在厅的对面。房间门外装了门闩，是多尼开始梦游时装的防范装置，门德尔松医生对这病的专业称呼是“呈现型梦游症”。哈迪不断地在脑海里像个鹦鹉一样，一遍遍念叨这个名词，到最后已经不知所云。听多了或许熟悉一些，可这词还是怪怪的。门德尔松在诊断书里还附加了一条“夜惊”，同样怪怪的。

哈迪打开门闩，咽了一下口水。每晚上都像关牲畜一样关着儿子。

传道人斯戴摩尔礼拜天说起饥饿和艰辛，在钦定版圣经 3 里挑了一些经文讲解，鼓励处境不好的人。哈迪对其中一句忒感兴趣，礼拜完后与传道人握手，问起这段经文。斯戴摩尔大为高兴，没想到除了打瞌睡和漫天幻想晚上的球赛外，居然还真有人听他传道。斯戴摩尔将经文写在一本小册子的背面。

“这一段是约珥书里的。”传道人的脸红红的，一副自豪的样子，“任何人都可以从诗篇或传道书 4 上抄一段。但主为我们彰显互联网的神迹，是为了让我们更了解他。”

这节经文哈迪读了许多遍，最后像背“梦游症”一样，记得熟烂。牲畜哀鸣，牛群混乱，因无草场，羊群也受苦。

他的儿子是一只受困苦的羊，而他是一名无情的牧羊人。

门“吱”地一声开了，光线洒进房间。门德尔松说，多尼患有“恐光症”，所以房间的遮光帘总是紧闭着，只有阴天例外。晚上问题倒不大，房间里没有别的光源，只有一盏20瓦的顶灯吊在天花板上放光明。多尼的肌肉失控，想动灯的开关也动不了，不过哈迪还是把开关改装在厅里，因为多尼可能会突然手舞足蹈起来，如果碰到开关，突如其来的光线会让他崩溃。

由于多尼的羊痫风之故，房间里没什么家具。一张木制桌子——圆圆的桌子角包得严严实实——一张矮小的床加床垫，还有大量的纸和蜡笔。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多尼涂鸦时好像会变安静。他视力不好，再加上香肠一样的手指用处也不大，所以画得都是些黑色简笔画：四方屋，蓝色的云彩，橙色的大太阳。跟一个5岁的孩子的画不像上下。

可是多尼已经27岁了。

哈迪想知道，“浆糊头”这词用门德尔松那镀了银的狗屁专业术语来说是什么样子的。

可是儿子总归是自己的儿子，无论是成人尿布、刮风下雨、行行泪水或是钞票堆出来的专科检查，都浸透着对儿子的爱。在多尼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天，哈迪在穆拉托山的那个洞附近的一棵大树下找到了他。七月的天气很温和，多尼却冻得直打哆嗦。自那以后，多尼身上没少扎针，有时就直接绑起来送到一个嗡嗡响、闪闪亮的大管子里，或是用一批批的玻璃仪器、仪表翻来倒去地查，跟在4H 5牲口大赛上获奖的猪似的。可那些医生最后只是摇头，给一大堆什么“梦游症”、“恐光症”的术语，还有门德尔松的最喜欢用的“紧张性精神分裂症”——恨不得搞得哈迪的头比他傻儿子的头还大。

差不多10年后，哈迪几乎对神迹失去了信心。当然，他对美珍还是说要保持信心。哈迪推开门，等着看这次多尼又搞了什么新招，他有可能靠在墙上倒立，也有可能毯子里扭成一团，哈迪眯着眼睛看向幽暗的房间内——

他只听到一个柔和的叩击声，有点像老鼠在墙后面跑动。多尼发作时，通常会在松木板墙上乱捶乱抠，这反应就像一个昏迷的人醒过来后发现被钉在棺材里一样。多尼的声带已经失去了语言功能，只能发出一串断断续续的吼叫、咕哝或是咯咯声，每个声音都让他自己开心得很，听完后像个鸚鵡一样嘎嘎傻笑。

但是今天晚上，只有轻叩声。

哈迪慢慢走进房间，小心翼翼地不想吓到儿子。多尼趴在桌子上，他的智力已退回到幼儿园水平，身材却和一名农场长大的年轻男子没有区别，肩膀上还有一块隆起的肌肉。多尼背对着门坐在床上，似乎很专注地在看着桌子上的什么东西。他有可能在用蜡笔给画涂颜色。但当他用拳头攥着蜡笔给纸张涂颜色时通常会

有沙沙的声音。

地板上到处都是纸张，也许有十几页。美珍半小时前刚来哄过多尼睡觉，她爱整洁，当时应该已经收拾过地板和画，现在的画应该是新画的。

“多尼？”哈迪轻轻叫了一声。

多尼继续在叩着什么。哈迪走到床的另一边，看着桌子。他的儿子歪着头盯着深色樱桃木桌面，用几个指尖敲击着它。那声音出奇的协调，似乎超出了他的能力以外。

哈迪的第一反应是叫美珍，但她遭受了太多次失望的打击，哈迪不忍心叫她过来。他跪下来，膝盖摇摇晃晃，看着桌对面的儿子，但这大孩子的思绪大概还在月球漫游，完全无视他父亲的存在。

笃笃塔，笃笃塔。

有规律的重复，不可能是无规律的肌肉抽搐引起的。多尼嘴唇动了动，像是试图用声音给自己敲的节奏伴奏。

真的是主应许的奇迹发生了。虽然传道人斯戴摩尔说过，奇迹发生时往往当事人很难知道奇迹在发生，哈迪认为他现在看到的奇迹跟水变酒是一个档次。

“多尼？”哈迪的声音还是低低的，很平静。他的心却随着多尼指尖上离奇节奏在奔腾。

多尼打了个哆嗦，抬起头来，仿佛猛地从快乐的美梦里回到现实，回到他每天待着的幽闭的房间。他噘着嘴，似乎知道又回归凄凉的现实，而他的眼睛还是直勾勾地盯着前方，毫无生气，一双跟黑炭一样的眼睛——这是埃格斯家族的眼睛，跟画框里穿着邦联军服的埃家祖先一样的眼睛。

多尼的手指又轻轻叩击了一下桌面，然后砰地停在桌上。他的脸松弛下来，身体就像断了线的木偶，无精打采地坐着，刚才聚精会神的样子已无踪无影。哈迪在想，那些兴许本来就不存在，是自己一厢情愿想像出来的。

“咩 - 哇。”多尼发出一阵这样的声音，然后嘎嘎地傻笑。

至少他没用力撞墙。他用手指敲“笃笃塔”，总好过用力撞桌子。

否则，门德尔松又多了一个说服他们送多尼去疗养院的理由。“他会在疗养院受到很好的照顾。”医生说了几十次，美珍每每怒目而视，仿佛她对儿子的照顾、关心和爱受到了质疑。

哈迪伸手摸了摸儿子冰冷的脸颊。多尼黑黑的眼睛扫了哈迪的脸一眼，眼睛里没有欢乐，也看不出认识老爸的迹象。也许哈迪和美珍真的像别人说的有点自私，出于内疚和羞愧，他们将多尼像关囚犯一样关在家里。

哈迪更是双倍地内疚，因为他始终没有跟美珍说起过多尼的穆拉托山之行。他告

诉美珍，当时发现多尼发作，倒在围栏旁的地下。哈迪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却总觉得叮铛洞当时在召唤多尼去参加幽冥军团。能找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未知物做替罪羊，也算有点安慰；总比怪主没有听祷告好些；更比自己一个人承担痛苦好些。

哈迪检查了多尼的睡衣，是干净的。他帮着多尼上床睡下。多尼自己可以上厕所，尽管偶尔会出点小状况。吃饭时他会自己到饭桌前坐下，但经常要人喂。

哈迪有时陪多尼到谷仓来回走一趟。但是多尼隔一段时间久会发作一次，发作时四肢仿佛变得像橡皮筋一样软绵绵的。哈迪老了，出现这种情况就没办法将多尼弄回屋。睡觉则非常简单，虽然多尼有时会闭着眼睛起来乱走，但晚上通常是最平静和安全的。

哈迪俯身捡起地下的纸张，那上面一团团蓝色、灰色的涂鸦，看起来好像一团散乱的毛线。哈迪把画摺在桌子上，又拿起来决定给美珍看看。她说说不定会大惊小怪一番，甚至有可能会挑一张挂在冰箱门上。

“晚安，儿子。”哈迪站在门口说道，“希望你做个好梦。”

梦中的你，是个正常的男人，可以像个男人一样走路和说话，像个男人一样传宗接代，不会让口水顺着下巴流淌。梦中的你，可以奔跑跳跃，可以灵活地用手指叩击出战鼓的旋律。梦中的你，会拉小提琴会木刻，还有——

哈迪瞟了一眼最顶端的一页，上面乱七八糟的，看得他一头雾水。这画隐隐约约也有点形状，但哈迪知道多尼肯定不会突然变成达芬奇。战鼓声声只是翩翩幻想而已，今天晚上似乎不会有神迹发生。

他关掉多尼房间的灯，关上门，插上门闩。

哈迪缓缓走下楼梯，皮靴子吱吱作响，楼梯板也随声附和。他觉得也许他和美珍应该将卧室搬到底层，当然，多尼的也得搬下来。不过，这样的话就要装修一下，可惜哈迪现在没心思做无谓的事，所以他觉得，只要还能爬的上去走得下来，最好还是安于现状。

安于多尼的现状。

安于他的愧疚，安于叮铛洞的秘密，安于这个洞带给多尼的一切。

哈迪将多尼的画扔在厨房的桌子上。桌上几个粉红色的猪型盐瓶胡椒粉搂在一起跳舞庆祝自己的美味，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那些烧烤吧门口的装饰小猪也是整天欢天喜地，似乎忘了自己“大限将至”——

到时候刀刀见骨，一命呜呼。

哈迪站在后门口，穿上外套，在衣柜里翻出一个手电筒——该给牲畜添饲料了。

1 玛士撒拉，<圣经·创世记>中人物，据传享年965岁），非常高寿的人

2 福音，基督徒称圣经里的条文为福音。

- 3 由英王詹姆斯一世命令翻译，故名。《击鼓的男孩》书中的中文圣经字句引自《圣经》简体中文和合本（简称和合本）。和合本亦称国语和合本，旧称官话和合本，是今日华语人士最普遍使用的《圣经》译本。
- 4 诗篇和传道书是旧约圣经的两卷。
- 5 4-H俱乐部是美国农业部为青少年建立的组织，4-H是“思维、心灵、手脚、身体”的缩写。

第十二章

急诊室出口的照明灯亮着，利特菲尔德警长把剩下的冷咖啡倒进水池里。棕色的咖啡在红灯的照射下像血一样。

我他妈受够了，来吧，来伤害那些无辜的人吧。

在皮克特县，医院是发展最快的机构之一，恶性肿瘤似的迅速扩张。最近医院西侧后面又有个停车场开工了，细脚伶仃的塔吊立在工地上，轮廓看起来活像个巫婆守着一堆骨头。突发性外伤一般跟非法事件有关，所以急诊室旁专设了个警察办公区。利特菲尔德其实已经下班了，不过他觉得还是应该来这儿看看手下。再说去穆拉托山那趟让他的腿也抽筋了。

利特菲尔德刚坐上驾驶座，对讲机噼里啪啦发出了滋滋声，然后又是一阵噼里啪啦。雪莉的声音在静电噪声的间歇传了出来，好像她正对着调度麦克吐烟圈。

“警长，水街发现带枪的人。”雪莉说。

利特菲尔德拿起麦克按下按钮：“那人看起来可疑吗？我在回家的路上。跟你说，过例行公事就不要呼我了。”

“我觉得这件不是例行公事。”调度员说道，“以前我们在那一带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吧？”

“那儿不是市中心吗？归马罗尼管。”

“没错，不过我觉得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事儿。”

利特菲尔德买的房子在西姆斯社区，靠近加油站和邮局。虽说水街跟他家是反方向，不过那儿离医院只有4个街区，再说不去的话雪莉会一直叨叨个没完。

“莫顿说什么了吗？”

“很奇怪。他说他在那儿查看情况，但是又没有请求后援。”

“他不在巡逻车上？”

“可能吧，要不然就是在后座睡着了所以没反应。哈林顿和格里尔在泰勒湖巡逻，马科维茨在给一个闹事的醉鬼做笔录。”

“沃利在哪儿？”

“他的病又犯了，屁股肿得都塞不进车座，所以在高中那块徒步巡逻。”

利特菲尔德可不想继续了解他某个手下直肠器官的细节状况了，“我会去看看，不过我跟你说过吧，别烦我，除非什么东西从那洞里爬出来了。”

“如果沃利的病再严重点儿，大概就有什么碍眼的东西要从某个‘洞’里爬出来

了。”

“行行，好少说两句吧，雪莉。”利特菲尔德把车开出停车场，很惊讶这个地方还挺大，里面停的车也不少。医治快死的人是个景气的行业，自打医院新设了癌症科，生意可真是蒸蒸日上。利特菲尔德觉得这想法的背后有个什么好笑的点，不过他累得很，不想劳神分析。

过了一会儿，雪莉的声音又打断了静电噪声，“J.R.怎么样了？”

“他还是老样子，反反复复的。医生说没有重伤的迹象，不过他们要再观察几天。”

“你跟他说饼的事了吗？”

利特菲尔德把这事忘了，不过他嘴里溜出来的是：“那肯定，这家伙很感兴趣，我敢说他嘴角都流哈喇子了。”

至少流哈喇子这部分他讲的可是实话。

“还好还好有我在，不然咱们这部门非瘫痪了不可。”

“说得好雪莉。我要把频道转到莫顿那儿看看连不连得上他。地址是哪儿？”

“在木材厂和旧火车站旁，嬉皮士在那儿开了家咖啡店，书都堆在橱窗里，那儿叫啥来着？”

“车站。”

“讨厌的嬉皮士，就会耍小聪明。”

“我关机了，过会儿再接回来，看着点儿情况。”

“好的，头儿。”

利特菲尔德觉得没必要开警灯，再说他现在是在别人的地盘上。叮铛洞那些个风言风语加上一个受伤的警察，很明显让雪莉慌了神，不过她也不会叫自己去办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利特菲尔德从未要求过什么优待，他觉得应该信任手下，他们会慎于职守的。

为叮铛洞那事莫顿忙乎了一阵，还是得上倒班。利特菲尔德让他回家，不过莫顿说J.R.受伤后警局一时可能人手不够，这事就算了。民主党在本城上次选举中重掌权柄后，部门预算就紧巴巴的，再调一个警官来要算是额外的加班了。

现在是周六的晚上，城中心却堵得水泄不通。泰特斯维尔如今正处在转型期的关键时刻。铁路全盛时期冒出的银行、五金店还有杂货店要么已经关门大吉，要么搬到了林荫道区——那条道从本城通往巴克维利、西岭大学和希科里，再往下走就是夏洛特。

现在，城里开设了各式各样的工艺品店和艺术画廊，还有三间咖啡馆，吸引了不

少人气，让城市又恢复了活力。城里没有限酒令，但说到酒水销量还要数奥布雷迪牛肉馆和沃尔玛周围的连锁餐厅。市中心如今是商店老板的天下，包括那些喜欢按时回家吃饭的三明治小贩。

利特菲尔德转到水街上，一边左顾右盼。废弃的铁轨和街道并列而行，后者一直延伸到老砖房的后面。旧车站座落在一座桥旁，门廊上那些粗糙的木头被多年前火车喷出的煤烟熏得黑黢黢的。

莫顿的巡逻车斜停在路边，正对围着木材场的铁丝网。虽然随着铁路的没落，木材加工业也凋敝下来，场上还是立着一长溜黑木棚。一堆堆灰色锯屑让这个隐蔽的地方看上去像是某个荒凉的外星球。

利特菲尔德把车停在莫顿的车后，往皮带上别了支长手电。莫顿的车灯关着，引擎还没熄，看来他要么没想到这趟差事要这么长时间，要么就离开得很匆忙。利特菲尔德查看了大门上的锁，锁已经锈死了。

利特菲尔德绕开铁丝网，穿过车站后面，一路上满是烧焦的佛吉斯咖啡和麦麸松饼味。街灯照不到桥这边，于是他打开手电，朝木材场后面走去，发现铁丝网的接口有条缝。利特菲尔德钻了进去，然后用手电四下照看，周围都是一堆堆胡乱码放的木头。

然而锈迹斑斑的大铣床旁边立着一个黑影。

“莫顿？”

那影子一动不动。利特菲尔德有点儿恼火，朝那儿走去。如果是流浪汉或非法闯入的人至少也该知趣地逃跑，这样他才好追啊。

利特菲尔德把手电照高一点，黑影没动，应该没动过，但光束只照到一架烂机器——轮子，齿轮和带子凝固在那儿。

妈的，人呢？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又他妈是一个喜欢玩儿消失的疑犯。

利特菲尔德想把持枪疑犯这事儿快点儿办完，免得事态越来越严重，然后就回去睡觉。他担心自己睡不着——想起希拉和亚彻·麦克福尔的事就能让他彻夜难眠，更别说洞里那些事——不过他是个生活规律的人，在床上辗转反侧6个小时也是度日之道。穆拉托山远在几里外，黑色的影子耸立在西边的地平线上，就算那里面藏着什么秘密，也应该跟这个小城没什么关系。

利特菲尔德绕着棚子走了一圈，朽烂的木屑踩上去悄无声息。有人从这儿逃跑的话也不会发出什么动静。

假如他们徒步逃跑的话。

手电的光晃过残缺的铁板；风刮过棚子，咆哮着，呜咽着；溪水、朽木和难闻的铁锈味顺着风飘过来。一台带锯的皮带轮上还装着锯条，它跨立在铁架上，似乎还在等着人们把原木填进它的锯齿里。利特菲尔德朝一架钢梯走去，钢梯上面是一个

玻璃控制舱，工人在里面操作这个笨重的带锯更安全些。

从控制舱俯瞰下面视野很好，如果莫顿在木材场里，又带着手电，利特菲尔德一定能发现。他往上爬了爬，手挨着梯阶冷沁沁的。左边有什么东西一阵扑腾，扫过他的脸颊，他差点摔下去。

利特菲尔德重新站稳，靠在梯上喘着气。那玩意儿在夜空里扑扇着翅膀撞进手电光里，光束里飞蛾也成群飞舞。

该死的蝙蝠。

利特菲尔德观察着水街上那些房屋的背后，有的窗口还亮着黄色的灯光，不过大部分窗户已经关上，有的则拉上了窗帘。这些屋子里，许多楼上都住着人，一起住的还有贫民窟的老大——耗子。它们正忙着添丁加口，生生不息。

木材场里散放的木堆有些遮挡视线，不过利特菲尔德还是举目环视了一番：什么也没有。

利特菲尔德爬上梯子，现在离地已经有20英尺高。他把手电紧夹在胳膊下，走到控制舱门口。门要么是锁上了要么就是锈坏了。他又猛地拉了拉，手电光随之乱晃——

一张脸贴在玻璃上。

利特菲尔德差点又摔下去。他双腿站稳，用手电照向那脸，但是脸，跟刚才那个黑影一样，又不见了。

“少来这套猫和耗子的把戏。”他说。

控制舱没别的路可下去，所以这只是等多久的问题，等那个疑犯下来——假如那真是个疑犯的话。现在利特菲尔德被惹恼了，决定指控这个家伙。除了非法闯入和闲荡以外再加上一条妨碍警察执行公务罪。这些指控一般会在认罪协商时由检查官取消，不过，他们肯定很愿意把这些指控写在逮捕报告里。

利特菲尔德用拳头“砰砰”地敲着玻璃。“出来。”他喊，“我只想问你几个问题。”

比如“我的副手到他妈哪去了？”和“门锁着你怎么进去的？”以及“还有，你没见到啥来无踪去无影的东西？”

利特菲尔德好好地回想了一下那张脸：憔悴苍白，胡子拉碴。那一瞥间只看清了这些。这种情况下，速写画家也画不出个啥名堂。

呀，警长，这下好玩儿了吧？莫顿现在没准正坐在咖啡馆里给哪个女大学生献殷勤呢，指望她能看上他这个在警局当差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要先看看自己付不起4块钱一杯的热咖啡啊。

利特菲尔德从门底部的窗子往里看，手电照亮昏暗的舱里：里面有张像拖拉机座位一样的椅子，地上还支楞着一堆变速杆；操作台上有一些刻度盘和按钮，显然这

是电动化出现之前的玩意儿了；地上全是些破烂，一根生锈的链条卷着，像一条睡着的蛇。

除了这些，控制舱空无一人。

利特菲尔德有强烈的冲动想用手电屁股把玻璃砸破。在麦克福尔事件和最近出的那些岔子之前，他就已经觉得自己有点不对劲，快撑不下去了。精神医生会说这是他对童年时弟弟的死的延迟创后反应，所以很正常。

那只是困扰自己的一点内疚罢了，没什么好担心的，休息几周，这事就过去了。当然，还是要接受一些强化治疗，或许吃点药让脑子别再秀逗——一切都是为了变回一个正常人。

但是有些事精神医生永远也不知道：一个人一旦看过了地狱的黑暗之心，一旦跨上通往不归路的噩梦之虹，“正常”这东西就再也不存在了。

那张消失的脸也不再是他的幻觉。

就像穆拉托山上那些消逝得无影无踪的脚印。

利特菲尔德盯着下面的木料加工区，巨大的钢爪朝上拱着。多年前，这些机器的锯齿插进橡树、杨树和樱桃树里，把那些木料送到锯条下磨碎。如今它们在地上张着，像死去的金属战士摊开的手掌。粗糙的木梁上挂着链条，轻轻晃动，好像在十月的微风中摇摆。

一堆厚木板上覆盖着腐烂的树皮，木板一头搭在锯木机台子上。利特菲尔德照过这些木板，忽然发现了一双眼睛，他停住手电，是硬木上突出的树瘤。

这时，木板堆中有一块动了起来，移到了橙色的光束里，它朝他走来。

“莫顿！”利特菲尔德松了口气，开始从梯上往下爬，又觉得自己刚才那么紧张真是犯蠢。每下一梯，他就把那张脸从脑子里忘掉一点，当双脚站到地上时，他已经确信那件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利特菲尔德拔腿朝长长的钢锯台尽头走去，一边叫着他的副手，“你看见什么人没有？”

但他突然停住了，差点没站稳栽到锯条的锯齿里去。那绝对不是莫顿，莫顿没有那么深暗的黑眼睛，也没有乱蓬蓬的好像干玉米杆的胡子。这是控制舱里的那个人，也可能是他刚进木材场时看见的影子。这人身材魁伟，有点儿憔悴，胸膛凹陷，褴褛的衣服挂在身上好像匆忙披衣上阵的稻草人。

“你是谁？”利特菲尔德问。

谢天谢地这世上还有流浪汉，到处瞎闯的人，还有那些普普通通的，人畜无害的叫花子和怪胎。

那个面黄肌瘦的人站在锯木机的那头，四下望着好像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他这会

儿没怎么动，利特菲尔德趁机看清了他的样子。他有张瘾君子一样憔悴的脸，似乎在救济站也没捞到什么东西吃。棕黑色的头发长过了衣领，咧嘴的时候能看到两排黄牙中间森然的裂缝。

这人的衣服像是天然面料，脏兮兮的，衬衫的袖口磨破了，马甲上到处是洞。灰色布裤子在膝盖处裂了道口。皮靴又脏又破，鞋跟快掉了，右边的靴子张了口，好像一只猎犬累得把舌头吐了出来。

他的头上戴着一顶怪异的帽子，看上去小了两个号，皱巴巴的歪在一边。

这人没理会利特菲尔德的问话，警长往前走了三步又开口了，“这是私家地盘。”

“火呢。”这人说，听上去像是个问句。

“你喝多了？”来者退后两步，利特菲尔德胆子壮了些。他的右手已经摸到皮带上的枪托，现在又放了下来。

这人最后把目光落到了手电光上，没眯眼也没眨眼。那双眼黑洞洞的，在灯光下毫无神采，好像它们已经干透了，跟靴子一样蒙上了灰尘。

莫顿到底去哪儿了？

利特菲尔德不光是担心他的副手，他也不想跟这个家伙单独呆在一块儿。这人就像一个像饱经风霜的稻草人。要不是得对雪莉这次出警调度有个交待，他早就回身从铁网缝那儿钻出去开车跑了。

木材场没什么好破坏的公物，这儿对泰特斯维尔那些流浪汉来说也是个睡觉的好地方，不比活水教会那些冰冷的小铁架床差。而且，警长琢磨，如果局里开个先例把一个酒鬼轰出来，那雪莉的9-1-1热线电话可就要被打爆了，都是来报告有骨瘦如柴、眼神空洞的流浪汉在晃荡的。

这些鸡毛蒜皮的事也有其合理化的地方，也正是这些合理的理由曾经让利特菲尔德犯下了错，而错误的结局就是铲子、鲜花和牧师庄严的悼词。

“火呢。”这人重复了一遍，转身朝木材场后面走去。

“不许动，不然我就……”利特菲尔德没说下去，因为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当然不会开枪，而且觉得这疑犯也不像在夺路逃生。事实上，利特菲尔德都不知道这人有没有看到自己或听到自己说话，他对灯光的反应可能只是动物的本能。

这个人迈着稻草人般僵硬的一步，仿佛他的手脚很长时间没用过了。他走到两堆朽木屑之间，片片破布裹着瘦骨嶙峋的躯体。

“火呢呢呢呢呢。”这人说，然后音节变成了，“呢呢呢呢次。”好像在学一门新语言。

这个怪人说话也跟他所有的动作一样慢。利特菲尔德跟了上去，一路又是木屑又是泥巴，走得并不轻松。这时他才发现，这个人的靴子没留下任何脚印。

“不许动！”利特菲尔德叫起来，不过他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想让人停下来。或许面对突发状况，他说这句话只是出于职业习惯。

这个灰色的稻草人没理他，也不知道听没听见这句话。他只顾拖着破靴子往铁丝网那儿走去。

利特菲尔德拔出枪，把手电在枪上夹紧，让光线照准这人的后背。这个流浪汉松垮垮地挎着一个干粮袋，上面叮叮当当地挂了一堆过时的玩意儿。

“火呃-次”这人说，这次说得要快些，好像一条被白蚁蛀过的舌头在学说话。

火车？

利特菲尔德的手指在扳机上轻轻摩挲，他知道自己不会开枪。一方面，他的手在发抖，灯光上下晃动，要是子弹打偏了可能会“嗖”地一声穿过这铁丝网，钻到泰特斯维尔的贫民窟里去。那边儿，屋里的灯光和忽明忽暗的电视光在挂满葛藤的树木后面闪烁着。城里住着一些墨西哥人，在圣诞树工场里干活。这些人吃苦耐劳，而且不太把杀虫剂罐上贴的警示语放在心上。他们聚居在棚户区里，如果枪走火射到那，夏洛特的一大票记者准会蜂涌而至。另一方面，放走一个所谓的可疑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回警局填完出警报告就完事了。

感谢上帝莫顿还没出现，因为利特菲尔德不想费口舌解释为什么举着枪。可也不能这样撒手不管。于是他心不在焉地跟着，和那人保持着30英尺的距离。

那人走到铁丝网那儿，旁边就是朽坏废弃的铁轨和并行流淌的诺曼溪，利特菲尔德停下脚步，心里突突直跳。他害怕那人会转过身来，让手电照亮那张脸。

他希望这人是到这里来迎接从穆拉托山过来的什么东西——比如“脚踏实地”的东西——但是这人没有在铁丝网前停下，而是穿过去站到铁轨中间，两头张望，仿佛在聆听远处传来的火车汽笛。

然后，一阵风吹过，人不见了。

第十三章

弗农很不自然地迈大步走在破旧的枕木上。铁路是给那些钢铁怪物走的，不是给男孩走的。德克斯倒是找了个走路的方法，看起来不错：走一步挑一部。不过德克斯是校橄榄球队的后卫¹，也是健身房里的常客，在推举器上能举起跟自己等重的重量，连举10次。还有，他拿过的保龄球赛奖杯多到可以铸个坐在马上的将军雕像。他当然可以一步一跳，这对他是稀松平常的事。

弗农要是一步一跳的话，大概会跟笨拙的芭蕾舞演员差不多。所以他找了一个比较男人的走法，一步一跨，只是膝盖窝有点受不了。

鲍比不知道怎么的就能走出优美的步子，轻盈潇洒，他做什么事都很有范儿。德克斯蛮力大，即使一只手绑背后，要同时放倒鲍比和弗农，也恐怕是小菜一碟。不过现在是鲍比走在前面，像个照常发车的火车头顺着铁轨稳稳前行；德克斯随后，用手电照着前方的铁轨和枕木；弗农是包尾车厢，无论挂着还是卸掉，火车照样轰隆隆前进，只是鲍比会少一个负担，更容易加速。

这年头真是什么都能比喻一番……

“后来大狗副警长²那蠢蛋开枪射我，子弹嗖嗖地穿过我头上的树叶。”德克斯说。

鲍比说：“我敢打赌你吓的屁滚尿流。”

“才不，我吓得连害怕都不知道了，懂我的意思？我死命跑，就像在球赛里跑得够快才会赢定生死的一分那样，赢了有美女投怀送抱。”

“你怎么知道他射你？”弗农问。

德克斯停住脚步，弗农没反应过来，晃了几下，总算没有像个前卫队员一样撞到德克斯的背上³。鲍比没停，自管自地顺着轨道走。他的火车没跟上，车轮节奏一样的脚步声也停了下来。弗农要一个人应付这事了。

“因为他们追的只有我一个人。”德克斯说，头也没回，“就我一个人敢跑掉逗他们玩。你们俩，就是两娘娘腔，只会躺那等人家开恩。你们还没弄明白，他们那一套里就没‘开恩’这词。”

德克斯说这话时连着鲍比一块损。鲍比没理他，开足马力往前。远方泰特斯维尔的灯光，为夜空中黑色的天幕蒙上一层浅浅的白纱。小溪，流水汨汨，尽管混合着从停车场和排水沟这种脏地方流出来水，听起来仍然那样的欢快。微风习习，树叶沙沙低吟。弗农轻轻抖动遐想的翅膀，德克斯戳了他一下，他又跌回了现实。

“我干了那些事，他当然要射我。”德克斯说，“但是，我想他第二枪应该不是在瞄着我的。”

鲍比此时已走到50码以外。他停下来，对着他们吼道：“你们两个快点，不然来不及在零度星球关门入闸了。”

鲍比停下，在铁路上捡了几块石块扔到附近的野葛藤里，等着两个男孩赶到。德克斯说：“我在跟弗小姐说枪子追身的事，追得好刺激，比嗑药过瘾得多，知道不？”

“挨上一枪，你就不会发表这些高论了。”鲍比说。

“是啊。”弗农说，底气足了点，“他们会在你葬礼上搞‘美好回忆’什么的。”

“生死无畏。”德克斯说，“没什么了不起。牧师救赎了我，顺风车直达。”

弗农本想和德克斯辩一辩他的神学观。不过，跟上帝的子民很难说得清楚。弗农有点羡慕德克斯，死后有个去处，一个光闪闪、软绵绵的天堂，那地方人人快乐，没有人与众不同。

还有，德克斯一辈子做的孽好几箩筐，一点也不影响他死后得永生的结局。弗农死后却没地方去，没有祥和的永生在等他，死后他的灵魂会像一列火车一样进入一条离奇飘渺的隧道——

“那他瞄着什么啊？”鲍比问，顺手将一块石头朝小溪边的几棵树扔去。透过快枯死的枝叶，可以看到高速公路上来往汽车的灯光点点。一股臭味传来，是附近一只被车撞死的黄鼠狼。

“我能想出来最靠谱的，该是瞄着那个古怪的酒鬼。”德克斯说。

“酒鬼？”

“是啊。有时候真搞不懂为什么警察可以带枪，而平民百姓不能带。如果那些笨蛋警察那么喜欢枪，他们应该去当兵打仗，想怎么杀就怎么杀。”

弗农说：“也只能杀那些棕皮肤的人吧。”

“你知道个屁。”德克斯反击道，“那帮头上包破布的人，他们在我们的地盘上袭击我们——”

“那酒鬼到底是怎么回事？”鲍比说，打断德克斯的演讲。德克斯喜欢发一通强硬外交政策的高论，毫无疑问这一套是从他老爸那学的，而且已经在保龄球馆发表过无数次。

“噢，第一枪后，我蹲到一堆大岩石下。”德克斯说，“你们都知道，山脊上有几个巨石立在那。我估摸着，除了被跳弹⁴击中，那里应该很安全，只需等警察找人找累了收场。我跟你们说，这个县里没警察跑得过我，但是我还跑不过子弹。”

“你再练练说不定就行了。”鲍比说，“真是肌肉发达，头脑简单。”

“呸。”德克斯说，“我宁愿多用腿少用嘴。弗农的花言巧语是好用，能在法官面前蒙混过关。可我也跟法官打过交道，别看我老爸的律师跟人精儿似的，其实跟法

官在一个槽里拱食，都是猪队友。”

“这都跟酒鬼搭得上界吗？”弗农问道。

德克斯推了他一把。弗农的脚被铁轨绊了一下，向后跌了几步，差点从铁路上掉到下面的小溪里。鲍比一把抓住他的衬衫袖子。

“搞什么啊，德克斯。”鲍比说，“别犯浑好吧。告诉我们那酒鬼是怎么回事。”

“这怪叔在山脊上走。”德克斯说，“可能在洞里待了一阵，灌了好几瓶MD 20/20 5 和40盎司装的廉价威士忌 6。”

“脑子进水，”鲍比说，“那地方离最近的卖酒商店也就 2 英里 7，干嘛跑山上去灌黄汤，在市中心找个地方喝不是简单得多。”

“是啊，不过他是白人，只有黑鬼和墨西哥佬在市中心游荡喝酒才没人管。”

弗农真的不知道德克斯到了天堂后怎么办，那地方也有黑人和西班牙人，都是得到救赎的人。有些人一局保龄球下来得不了 2 3 0 分 8，有些人不喜欢听托比·凯斯 9 的歌，耶稣的血照样能洗去他们的罪孽。神无条件地爱世人，当然了，同性恋除外。

“好吧，那你怎么知道他是个酒鬼？”鲍比问道，明显是想改变话题。

“他的衣服看起来像垃圾，旧货店的垃圾桶里捡来的那种。”德克斯说，“又破又脏，看起来像是他穿着那衣服睡了一百年。”

抑或是150年 10？弗农不太确定他在洞里碰到的是什么。要是穆拉托山150年前在南北战争时吞掉几个死人，现在又吐出一些东西，吐出来的极有可能是当年的逃兵。现在他们在山脊上溜达，或是在山脊上飘荡，或是做那些鬼才做的事。

这显然有点不符合凡人的宗教理论。因为，如果这名大兵已死，那么他应该去了他死后该去的地方，不同的信仰去不同的地方，但总归是去了某个地方。除非他没有信仰，那他就是所有没信仰之人的前车之鉴。除非这死大兵，是同性恋，那么……

还是有好多矛盾的地方，弗农仍然感到困惑，但他已经开始感到，死后的永生之所也是个孤独的去处。他向鲍比靠近。秋夜突然变得凉飕飕的。

“还是不能解释为什么警察朝他开枪。”鲍比说。

“你有没有听我前面讲的啊？”德克斯说，“那些人就是疯子里的杀人狂，喜欢开枪射人啊。不管怎么样吧，那酒鬼在山脊上转来转去，然后警察咋呼了一阵。我等了好大约10多分钟，就屁滚尿流地从后山下去回家了。你们两个呢？说来听听。”

灯光有点暗，弗农看不清鲍比的脸，但能感觉到鲍比海洋般的蓝眼睛在盯着自己。鲍比在等弗农说山洞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不相信之前弗农跟他说过的撞了头搞不清状况的解释。

没错，搞不清状况倒是真的，但弗农也不能胡扯一通，说是一股无形的力量拽着他进到洞内。这样说的话，只会让别人更加确认自己是另一个世界的怪物，是个想入非非的基佬。

“他们开枪时，另外那警察跑进树林里，店主大哥也吓坏了，转身跑掉。”弗农说，“我们在那兜了一阵，等到晴空万里平安无事后，就来了个自动消失。”

“我看是你俩在一边温存吧。”德克斯说。

“德克斯，全地球只有你一个人愿意为一包烟吃枪子，为的是能在自己的葬礼上出出风头。”鲍比说。

“我只是想做就做。”德克斯说，“你们两个大可以先翘着兰花指，跳上一曲，做做前戏。我是单刀直入。”

“不如这样吧。”鲍比说，再次岔开话题。他说：“我想去漫画店，快点走还来得及。有一本新出的《绿巨人》¹¹，我想搞一本。”

“好吧。”德克斯说，“顺便给弗农找点别的东西看看，他总不能老逮着他老妈的内裤看。”

“这次别再偷东西你。”鲍比回过头说道。

他们顺着铁轨往前走一会，脚下的砂石嘎吱嘎吱地响。德克斯停了下来。“警长去过我家。”他说，显得很自豪的样子。

“给你送传票？”弗农说，知道城里的一些金牌律师在他老爸麦克·麦卡利斯特开的保龄球馆可以免费玩。警察有时也免费玩，但只有律师还有免费啤酒喝。

“当然没给我什么鬼传票。”德克斯说，“我老爸嫌他滋扰我们，训了警长一通。”

“警长问起穆拉托山的事了？”

“我没跟他说话。不过，我明天要上一趟警局。那臭屁警长要是翻旧账，钉我几票，我也不会感到意外。”

“嘘。”鲍比嘘了一声，“有人过来。”

这帮男孩进城的常规路线是走铁轨，有时也会冒险骑自行车走高速公路。更多时候，德克斯不在的话，只有鲍比和弗农进城买漫画书、吃冰淇淋、在商场里转悠，做些好朋友一起做的事。

他们在铁轨上很少遇到别人。二十一世纪的美国，那些大人都是用烧化石燃料的

汽车代步，如果有人用两条腿走路，肯定被人看成是怪物，或是危险分子。即是说，是些骗子和社会渣滓之类，穷得买不起汽车的，要不就是那些累犯醉驾的。如果你是一个孩子，兜里没几个子儿，那就尽量避免跟这些人打交道。

鲍比走下铁轨，滑下斜坡，走到小溪旁的藤蔓和灌木那儿。弗农觉得鲍比并不是很紧张，不过还是跟着鲍比离开铁轨，认为这样保险些。德克斯关了手电筒，站了一会儿，双手叉腰，仿佛是期待机会来证明自己是这条路的王者。

“过来，德克斯。”鲍比说。弗农蹲着躲在他旁边的杂草里。

“大路朝天，一人一边。”德克斯说。

“要是警察怎么办？”弗农说，心里也知道那帮警察要肯把他们的尊臀从舒适的警车前座上挪下来走上半里地那才邪了门。

“没见到手电筒光。”德克斯说，“而且他已经看到我们走过来了。”

“他不会知道我们在哪里，”鲍比说。鲍比这样说，让弗农更是觉得，天黑后走铁轨的大人，要么是憨胆大，要么是蠢，要么就是喝醉了，“黑乎乎的估远近不是件容易的事。”

德克斯停顿了一下，仿佛是要让鲍比知道，没人可以向他发号施令，弗农可能是鞭子底下教出来的小乖狗，而他，德克斯，上天作证，是狗中老大。最后，他跨过铁轨，缓缓走下斜坡，结果滑了一跤，一屁股坐在潮湿的草地上。“靠！”，他骂了一声，那音量对面走来的是聋子也听见了。

德克斯起身，站在一排葛根和蒺藜旁，拿手在牛仔裤的屁兜上擦了擦。弗农幻想着他们三个是叛军的探子，等着迎面而来的机车，刺探格兰特¹²的军需、人员人数和策略等等。又或者是，更带感一点儿，他们是间谍，冒着被吊死的危险，要搞砸谢尔曼远征¹³和斯通曼将军入侵北卡罗莱纳州山区的计划。爸爸会为他骄傲的。

在潺潺的小溪流水声中，弗农紧张地竖着耳朵探听临近的脚步声。有可能鲍比判断失误，是联邦军步兵团的一队大兵来清剿叛军那帮乌合之众了。这样的话，他们死定了。但弗农是不会让他的战友们被套在绞索上的。不会的！他一个箭步冲到大兵们前面，大吼一声：“来抓我啊，你们这帮林肯的龟儿子，北方佬！”然后逃进树林。当然，他们会抓住他，他会在空中摇晃起舞，双眼暴出，但他的哥们有机会可以逃脱。

鲍比的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他才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正准备冲上斜坡，“放松，弗老弟。”鲍比低声说。

铁轨两边各有一排稀疏的松树，树影吞噬了来人的身影。夜空中，月亮露着半个脸发出昏暗的光芒。即使加上远方泰特斯维尔店铺的灯光和路灯投过来的余光，这里还是太黑，要等到那人到达刚才他们离开的铁轨处才能看得清。湍急的小溪流水

声淹没了脚步声。

30秒钟后，弗农的耳边响起鲍比微弱的呼吸声。甚至远处的高速公路亦陷入沉默。朋友的靠近让弗农感到一股温暖，他隐约感到体内一阵冲动。那人肯定在黑暗里某个隐蔽处停了下来。弗农猜想，他和他们一样在等待，也许也想知道夜色中与其分享铁轨的是谁。也许来人也害怕，一帮男生在一起，容易让人想起玩拦路抢劫的阿飞党。

这时，阴影凸出一块，分离开来。那人走进灰白的夜色里，顺着铁轨，头微微向前，坚定不移地往前走。他的眼睛凹陷下去，看不清楚，只能看到黑黑的一团。他紧闭着嘴巴，苍白的下巴凹了进去。一个向着目标前进的家伙，不会让任何人阻止他。

“乖乖，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德克斯说，声音中带着难得一见的敬意。

“怎么了？”鲍比低声问。

“是他。”

“谁？”

“穆拉托山那个酒鬼。”

“他看起来没喝醉。”弗农说。这人的衣服破破烂烂，好像已经在晾衣绳上挂了好些年；他的外套似乎是羊毛的，一条棉布长裤皱巴巴、脏乎乎。他敞着怀，几颗铜扣随着年深日久变成了绿色，肩上挎着条背带，右屁股那儿，一个圆形的物体晃晃悠悠。

这人离他们更近了，他们要是扔块石头，都能击中他。德克斯爱嬉闹撩人，不过这时也没乱来，因为这人走路的样子太怪了。从下往上看，看不到他的脚，但他的腿看起来与他的行进速度不同步，好像是有一股强大的冷风推着他在冰上行进一样。

这人僵硬地低下头，薄薄的嘴唇张开，露出一张黑色的血盆大口。“喔-赤车。”

“说的什么鬼东西？”德克斯说。

“好像是个词。”鲍比说。

“不是个词，都不是从他嘴巴里说出来的。”

弗农也有这个感觉，那声音根本没有来处，如果不是德克斯也注意到这点，他会以为是自己想象出来的。那人继续以那奇特的方式移动，快要消失在视线以外时，他包上挂的一个锡水壶引起了弗农的注意。锡水壶在月光下闪着银光，壶的锡皮上印着个符号，太远看不清字母，但它们的形状看起来是几个眼熟的字母。

CSA，美国南部邦联。

人走了，来人的出现带来的沉默也消失了。夜的声音又响起，欢快的小溪声，遥

远的车轮碾过柏油路的嘶嘶声，风吹枯叶的沙沙声。

“说的什么鬼东西？”德克斯又问道。

“是洞里出来的。”弗农说，“他戴的是法国军用平顶帽，跟叛军戴的一样的法国军用平顶帽¹⁴”。

“是吗？”德克斯说，提高了音量，“不是你放的屁，嗯？”

“他朝穆拉托山去了。”鲍比说。

“你帮这小狗蛋？”德克斯说，“拿这种脑残鬼故事唬我？”

“我没想唬谁。”鲍比说，“只是就事说事。”

“他穿的是内战军服。”弗农说，“手工织品。水壶是士兵用的，非常罕见的一款。”

“是啊，对。”德克斯说，“他是来参加内战重演活动的吧，这笨蛋来得太早了，白痴叛军。”

“好吧。”鲍比说，“就算你说得对。我们跟踪他。”

弗农想起这人走路的怪异样子，他移动的速度太快，快过他的腿能达到的速度。德克斯肯定也在想这事，因为他说道；“我不想浪费星期六晚上去跟踪一个酒鬼，他可能在山上正吐得翻天覆地呢。”

“弗老弟想怎样？”鲍比问道。弗农突然感到一阵的温暖，对鲍比心存感激。鲍比问他想怎么样，他的一票和德克斯的一票同等重要。如果他反对德克斯的话，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说实话，他也不想知道是不是有个很久以前挂掉的士兵从洞里爬出来，因为迷了路，在地球上转悠寻找自己的归宿。

弗农说：“德克斯是对的，漫画店好玩点儿。”

“这他妈还用说吗。”德克斯说，底气十足，“漫画书里妹子们波涛汹涌，可以玩水上排球，不带出水面换气的。还有韦泽说不定也在，我们可以抽上一口。”

朋友们想拉弗农试吸大麻，弗农一直都很抗拒。但今天晚上可能不一样，现实神马都是浮云，超脱浮云才能找到慰藉。虽然他害怕如果超脱过度，就会踏上不归路。

可是，归来又如何：有个混账老爸，没几个朋友，裆里那物躁动，分不清要往哪儿去。弗农的迷茫，不亚于那“喔-赤车”大叔，无论“喔-赤车”大叔是酒鬼还是内战的鬼魂。

“我同意德克斯。”弗农说。

“别以为这样就可以定亲啦，宝贝。”德克斯讥笑弗农。

“那好吧。”鲍比说，“少数服从多数。”

鲍比站到一边，让德克斯走前面，他们一块回到轨道上，向镇里走去。弗农不知道鲍比心里是不是暗暗地失望。他害怕，不敢问。

- 1 橄榄球后卫，主要是防守，队员极为强壮。
- 2 大狗副警长，卡通角色，德克斯在这指那个向他开枪的警察。
- 3 前文提过德克斯是美式足球管防守的后卫队员。美式足球用身体防卫，前卫管进攻，常常撞到后卫。
- 4 指子弹击中物体表面后弹起。
- 5 一种很便宜酒精度高的水果酒。
- 6 40盎司约1.2公升。此类酒多在一些贫民窟附近出售。
- 7 1英里约1.6公里。
- 8 一般人平均得70分左右，最高300。230分可能是德克斯的得分。
- 9 托比·凯斯，乡村音乐歌手，词曲作者，唱片制作人及演员。
- 10 美国南北战争距离书中的故事约150年。
- 11 绿巨人The Hulk，惊奇漫画旗下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
- 12 格兰特（1822-1885）美国将军，在美国南北战争中指挥北部联邦军击败南方邦联军，于1869-1877任美国第十八任总统。
- 13 谢尔曼远征（Sherman's March）是萨凡纳战役的通俗名称，此战役为南北战争的一部分。
- 14 法国军用平顶帽（kepi）。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双方官兵均戴一种法式平顶军帽。

第十四章

这是一个清爽的早上，似乎冷风一过境就会使万物蒙霜。因为寒冷，哈迪感到异常精神抖擞。他总是觉得日出是这世上的奇迹，只有上帝能创造出来。而唯一荒诞的事情就是太阳每天总是把她的第一束光从穆拉托山顶掠过，给山顶染上赤红、金黄，就像被地狱之火侵蚀了一样。至少当谷仓的门缓缓开启时，以哈迪凡人的眼光来看就是这样。

由于是星期天早上，开发商们的推土机还没有隆隆作响，甚至连公鸡们也昏昏欲睡。它们无精打采地啼叫着，似乎并无意吸引母鸡的注意。牛群散落在山坡的牧场上，享受这秋日清甜的青草。一缕青烟从烟囱里飘出来，拂过哈迪的脸庞，一时间盖住了花园里肥料和烂土豆的味道。

多尼正在哈迪用来囤干草料的畜栏里玩耍。无论是在屋子里还是在谷仓里，哈迪都得看住他的儿子。而且他也不清楚那些卫生处的精神科医师们说得对不对，他们说多尼如果去州立医院的话会更好——比起多尼现在这样绕着牲口棚瞎跑，去州立医院可能也不坏。

哈迪的目光越过畜栏门落到他儿子身上。多尼套着跟哈迪一样的工装罩衫，只不过他身上那件还要大上两个号。之前美珍给多尼戴上了草帽，好让他可以假装像正常的小男孩一样，帮忙给父亲打下手。但是哈迪并不放心让多尼倒腾干草叉、牛奶桶或者马蹄铁。或许他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就像他责怪美珍总是过度保护多尼一样，但他并不想看到自己的儿子再受伤，因为这样总是让他揪心。

“好了，多尼！”哈迪叫道，“我要去阁楼上丢几捆草下来啦。”

多尼抬起头来，笑得很开心，嘴上还有湿哒哒的口水。阳光透过栅栏的缝隙，他抛起一小堆干草，让它们在阳光中打旋，些许谷壳沾在了他的脸上。此时，在哈迪看来，多尼比他在保龄球馆或者商场看到的那些嬉戏的小孩都要开心。然而，多尼可能是这世界上年龄最大的“孩子”了。

哈迪向多尼招了招手，多尼立即像模仿他的动作一样抬起了双臂。

我要接受这个事实。该死的！他总比一个会杂耍的猴子要好吧。再说他还要继承埃格斯这个名字和名下的财产呢。

哈迪对多尼说：“儿子，将来这一切都会是你的。”

“好其（极）了！”多尼嚷道。

“对啊。牛肉价格越来越高，你以后很可能会赚大钱呢！”

多尼并没有再接话，嘴里喃喃地，似乎在模仿拖拉机引擎的声音。

哈迪继续说：“你就在这儿坚守阵地，我去去就来。”

哈迪把几捆干草堆到阁楼的最南边，以便将他们扔到供料溜子里面去。虽然牛并不介意吃这样的短草，但那两匹马却很挑剔，而那三只山羊就更挑剔了，只钟情于纤维丰富的草料，甚至只吃种子穗。

这些山羊是哈迪从所罗门那买来用来除掉牧场里的石楠的。但它们实在是太麻烦，以至哈迪也想把它们除掉；然而多尼第一次看到这些山羊时十分开心，他拍着手“嗝嗝”地叫着，仿佛表现出的不是开心，只是消化不良。自那以后，多尼在牧场上就有伴了。

哈迪将几捆干草滚下去，又忙着挪动其他的几堆，腾出空地来贮存秋天收的烟草。自从伟大的美国香烟协议签订以来，大多数的烟草种植小户都将他们的份额卖出去，作为农场靠烟草赚取的最后一点利润。但哈迪却继续经营着他父亲留下来的这半英亩烟草地。

他并不知道是由于习惯、传统还是多管闲事，那些夸夸其谈的自由主义者总是把吸烟说成是滔天大罪一样。但无论如何，烟草带来的利润正好够支付这块地的税。

肯定又是为了找个理由好把地卖给巴奇特·比尔，然后再盯上别的牧场。我知道就算我再种上200年的烟草也赚不了那么多钱，但在那之前能赚点是点吧。

哈迪把橡木烟草¹收拢来，这些烟草因时间放长了而卷曲发灰。烟草要穿在桩子上，晒干成淡棕色，然后再晾在谷仓的梁上，这样才会变成口嚼烟。在第一个霜冻季过去以后，哈迪和美珍就会坐在水桶和木板箱上，一边把烟草叶卷成一条一条的，一边聊着过去美好的事情、圣经里的章节等等，假装他们非常开心，假装他们的孩子跟正常人一样。

接下来，哈迪就会一个人开着他载重两吨的平板福特，将卷好的烟草拉到温斯顿·塞勒姆的仓库拍卖。可是他的福特车实在是太慢了，卖烟草得来的支票可能都比他本人更早回到农场；而农场里正有一大堆账单等着哈迪用卖烟草赚的钱来付。

一堆柴火、土豆和卷心菜，如果他们幸运的话，又可以度过下个寒冬了。多尼整日都被关在楼上的卧室，只与彩色蜡笔和枕头为伴。美珍漂亮蓝眼睛中的幸福感也渐渐如冰川一样融化，变得黯淡无光。

哈迪将几捆干草挑过阁楼门，享受着这放大版挑圆片游戏²发出的“咚咚”声。当他正要抛下另一捆时，突然看见多尼正在牧场的中间，沿着山坡向上爬。

多尼正向着穆拉托山和那个山洞爬去。

“多尼！”哈迪想跑，可是差点绊倒，他把手里的草一扔，其中一捆从墙上弹回来，击中了他的脑袋。哈迪感到头晕目眩，但仍摇摇晃晃地走向楼梯口。

多尼可从来没试着要跑到畜栏外面去啊。

多尼以前走向浴室时，身体的动作极不协调，更不用说跑的时候，他还要把手一步一步伸向前面，然后再让脚跟上。这次，他虽然仍然有点驼背，胳膊也晃悠悠

悠，但基本上走路动作就像一个健全人一样。哈迪下到平地之后马上开始小跑起来，感到自己的肺部在呼啸作响，他觉得自己应该把烟戒了，趁着尼古丁还没布满他的肺。

多尼有可能走到林子里然后找不到出来的路；或者美珍可能刚好走出门廊，从厨房的窗户外看，瞧见了她27岁的小宝贝正往外逃。哈迪不知道这两种情况哪一种更糟糕。

有一个问题哈迪甚至并不想问：为什么他那精神不健全的儿子要像候鸟追随地球磁场一样直奔那个山洞呢？

还有另一个问题哈迪也不敢去想：多尼到了山洞之后会发生什么？

哈迪拼尽全力地跑。大冷天的，他的额头上却似乎有汗滑落。哈迪伸手去擦流到眼角的汗水，却发现手指上沾的是血。哈迪竭尽全力接近多尼，但多尼离围栏只有几百英尺了。

“多尼！”哈迪大叫一声，顾不上吸一口宝贵的空气。

多尼的脑袋上下晃了晃，好像在表示他听见了自己的名字，却丝毫没有放慢脚步。几只正在吃草的牛被呼喊声惊起，抬头来看这父子俩。哈迪害怕地回头看了看房子，生怕惊动了美珍，但屋里没什么动静，炊烟也仍然慢悠悠地飘向天空——美珍还在厨房。哈迪觉得如果他是开着拖拉机而不是徒步跑的话应该已经追上多尼了，但现在想这些为时已晚。

而实际上他也没有其他选择。

在多尼就要到达围栏时，栅栏边的樱草花丛和黑莓藤摆动起来，就像一阵风突然刮过来一样。哈迪看见了花丛下的动静，但以为只是自己头晕看花了眼。

石楠丛中应该不会有人吧？

多尼来到围栏前，轻巧地爬上去翻到另一边，就像一只灵活的猩猩，甚至都没有惊动围栏边折断的洋槐枝。虽然哈迪很担心，但也不禁为多尼感到一丝骄傲。他的儿子终于成为了一个男人，或者说一个正常的小男孩。

而后，多尼消失在了那片枫树苗、白桦和斑克松杂生的林子中。围栏边的人形也现身了。

是人，大约六、七个的样子。

只不过他们看上去跟人还不大像，他们更像是一团人型的雾，模模糊糊。他们只是站在那里，注视着哈迪向前走。过了一会，他们显得更清晰了，哈迪认出了他们身上穿的灰色制服和头上戴的法国军用平顶帽——简直跟厄利肖像画上的装束一样。

他们是从那个山洞里来的。

这些东西光是用一种无形的信号把多尼召唤到山洞里去还不够，还要专门下来迎接哈迪，就像是在举行欢迎会一样。

他们中有几个还带了武器，拿着擦得锃光瓦亮的长步枪。哈迪想知道如果被幽灵的子弹击中会怎么样。他们只能杀死幽灵吗，还是说也能杀死活生生的人？

哈迪的心脏在他干瘪的胸腔里疯狂地跳动——“咚嗒、咚嗒”——他觉得自己八成是死定了。

天空突然暗了下来。

哈迪膝盖一软，跪在了地上，感到胸口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尽管他的耳朵里充斥着那该死的击鼓声，呼吸也困难，但他仍旧强忍着，爬向围栏。

那些死去的士兵注视着哈迪，脸色死气沉沉，他们脏兮兮的脸皮上，胡须也虬结在一起。

哈迪的一只手按进了新鲜的牛粪肥里。他又向前爬了几步，瘫倒在地，最后只能像刚从冬眠中醒来的蛇一样往前蠕动。被压碎的三叶草在他鼻端散发甜美的香味儿，哈迪发现自己的呼吸又正常了，胸口的压迫感也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沉重的心跳，就像有十几根炙热的铁钉在猛烈地扎他的胸一样。

哈迪以为自己马上就会听到小号声，看见一大群天使，但是他只听见了扰人的咚嗒声。他翻过身来，整个世界随之倒转，随后他看见那个带着一顶宽边软帽的长胡子军官穿过围栏，向自己飘来。

搞笑，原来这就是临死前看见的东西啊，我一直以为我会看见明亮的阳光和开着高尔夫球车的可亲耶稣呢。

那个军官飘向哈迪，腿一动不动，快要磨破的旧靴子也漂浮在地面之上。军官越近，他的样子就越清晰，就像是他从哈迪的心脏中吸收了能量，让已死之躯回复生机一样。军官站在哈迪身旁，接着蹲下来，像是照料一个倒下的战友。

这军官的眼神冰冷深邃，就像一个无底的深渊，让哈迪冷彻心扉。军官伸手去摸哈迪的脸颊，哈迪觉得自己已经无路可逃，或许就这样投降更安全一点儿。

就在哈迪将要闭上眼睛的时候，两种声音在他迷迷糊糊的脑子里打起架来。

是美珍，在呼喊他的名字。

接着，咚嗒声逐渐转弱，那幽灵士兵、十月的树、长满胡子的面孔、那不再高远的云淡风轻的天空、英勇保护儿子的幻想，全都消失了。

1 橡木烟草，用橡木烟熏制过的烟草。

2 一种美国游戏，用挑片挑起圆片边缘（一般挑片和圆片都用塑料制成）弹进容器内，先挑完者获胜。

第十五章

“我们应该带德克斯一块来。”弗农说。

“不要，我讨厌他总是唧唧歪歪的。”鲍比说，“而且，他不信这种事儿。”

“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信不信。”

“继续监视吧。”

鲍比少睡了一个小时，感觉困得要命，昏昏沉沉的。懒散的星期天早晨，森林也懒洋洋的。山下的山谷传来教堂柔和的钟声。鲍比来这儿，是因为弗农对这洞里发生的事着迷，当然，他自己也听到过洞穴里传来的低语。这样的早晨，如果不来这儿的话，他可能正在家里趁妈妈煎腌肉¹的时候跟“五指姑娘”来一发，或是在翻看再生侠²的漫画。可现在倒好，他却在这儿等着幽灵现身。

鲍比和弗农在山脊上找了个位置，一棵孤零零的桂冠树下面，有一层薄薄的加莱克斯草³和蕨叶。他们藏在这儿，外面的人看不到他们。如果要躲的是鬼，鲍比不知道藏起来有没有用，假如他们能穿过成吨重的岩石，一些树啊草的怕是挡不住他们的视线。弗农从老爸收集的望远镜里偷了一副来观望远处的情况，鲍比则带了部从学校借来的变焦数码相机。

鲍比借相机本来是要做学校功课——有关大自然的功课，要制作一套秋天花朵的幻灯片——的，但他觉得，如果能照几张幽灵的照片，在课堂上做演示的时候，倒是极有可能会给人留下不错的印象，甚至凯伦·格林也会注意到他。鲍比这个学期一直在打凯伦的主意，可惜她目前只对乔什·布兰农着迷。乔什的老爸是泰特斯维尔最大的汽车经销商，鲍比估摸，鉴于自己的老爸只不过是醉醺醺的水管工，自己能在她的名单上排进前10就不错了。所以吸引眼球的事不能犹豫。

弗农趴在一个北脸⁴睡袋上，那种特别为童子军提供的型号。鲍比只有一条破烂的毯子。如果德克斯来了的话，他会带一整套野营装备来，什么帐篷啊，科尔曼炉子⁵啊，可能还有一个全球定位器。鲍比的朋友比他有钱，他对此并没有真正感到怨恨。他一直不知道自己家很穷，直到快上高年级班时，班里的穷富差距才变得越来越明显。

学校为拖车住房区的孩子提供免费午餐。鲍比在交餐券取免费餐时，觉得实在丢脸，后来再也没去领过免费午餐。他在橄榄球场上是个不错的半中卫，篮球场上灌几个三分球也不是大问题。所以，其他孩子愿意跟他一块玩。不过，练完球后，当他老爸开着个锈巴巴，载满水管的货车来接他时，鲍比只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如果能搞几张叮铛洞里的鬼照片，事情就不一样了。《泰特斯维尔时报》的头版会有个鲍比的专题报道，标题大概是“揭秘传说”，旁边还会附上一张鲍比的大头照。假设凯伦已到了思春期，这些标题和照片肯定会搞得这妞心痒裤湿。而且从她在楼上搞的那些名堂来看，她已思春无误。

“弗老弟，你觉得照相机能照到鬼吗？”

“嗯，有时候数码相机照到一些球状体——乳白色的球状以太⁶，应该是一种超自然现象。但是怀疑者们认为，这些只不过是镜头光晕，或是闪光灯照出的灰尘。”

“你知道得真不少啊。”

“你忘了？我根本没朋友。要不是有互联网，我早不知道哪儿去了。”

“就像洞里那些虚无缥缈的朋友？”

“哦，他们可是好好‘活’在那儿呢。昨天，他们其中一个还抓住我，想把我拖到洞里去。”

“你就吹吧。”

弗农放下望远镜，卷起右手腕的袖子，“我的手腕这儿还有印儿呢，看到没？”

鲍比知道伤痕这东西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他老爸时不时会教训他一顿，常常是在喝醉的时候。鲍比估摸，这些事每个家庭都会发生，不单是穷人家。老爸已经将揍人上升成了一门艺术，会揍得没有痕迹。这样那些多事的邻居或是学校的好心人就不会看见。但弗农手腕上的印迹可不轻，很吓人，紫色的斑点鼓出来，像是被粗壮有力的指尖捏出来的。

“说不通啊。”鲍比说，“如果鬼魂没有固定的形状，他怎么抓住你？”

“现身。”

“啥啊？”

“现身为物质形式。他们有时是无形的，有时你可以看到他们一点点，那么，为什么他们想变成实体时不能变成实体呢？他们又不是必需得遵循物理法则。他们遵守一套不同的定律，边学边练。”

“好吧，那你现在是想回洞里去？”

“我只是觉得事有蹊跷。那洞一直在那儿，可从没有人那出过什么超自然现象的证据，最多也就是些捕风捉影、添油加醋的传说罢了，再加上点内战的调味料来迎合听众的胃口。可是为什么现在这洞突然活跃起来了呢？”

“因为推土机破坏了这座山？”

“可能吧。他们安息的地方受到了骚扰，鬼对这个很敏感的。”

“你觉得会不会跟斯通曼突袭战重演有关？”

“谁知道呢？也许待在山里面的鬼听到那些军号声和操练声，某种程度上引起了记忆的共鸣。如果他们能从身边的事物中获取能量，那么外界的干扰越多，他们得到的能量就越多。有可能我们坐在这想着他们，都在给他们补充能量。”

“老兄，你知道这话听着像发癔症吧？”

“嘿，那你去跟大人说啊，他们肯定会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不过完了以后他们会警告你不要到处乱闯，然后给你安排一周一次的在校心理辅导——本来就只有小孩儿才信这种事。”

鲍比喝了一口佳得乐⁷，透过树干之间的空隙，看着长满草的洞口，“算是吧。但如果我们没看到任何东西，就别再提这事儿了，行吧？”

弗农用望远镜望了一会儿，放下望远镜，转向鲍比。他的眼圈有点发红，棕色的瞳孔，浓浓的睫毛又一次让鲍比想起小鹿斑比。鲍比希望弗农此时不要胡说什么要命的话——我的天，为什么他就不能爷们一点儿？

“谢谢你一个人来。”弗农说，看上去还想多说点什么。

“没什么，我就喜欢猎奇。”鲍比说着，心里希望弗农不会把它理解成某种邀请，“我是说，这比看比赛或做功课有意思多了。”

“你会怕惹上麻烦吗？”

“我自己就是个麻烦，害怕那个。”

弗农想答话，鲍比却听到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像是雨点掉在树叶上。他眯起眼睛看向天空，虽然有几朵灰色的云凑在一起，但天空的蓝色部分要给一条牛仔裤打补丁还是绰绰有余。微风轻起，阳光明媚，秋日的空气炎热干燥，树枝也咯咯轻响。“嘘。”鲍比说。

“我听到了。”弗农回应。

“哒哒-哒哒-哒？”

“没错。”

鲍比举起相机，做好准备，“好戏来了。”

一阵如雷般的鼓声从洞底传来，一边回荡，一边儿向前，好像在测试空气的阻力。

“是起床鼓。”弗农说，一面用望远镜扫视前方的空地，“军队该集合了。”

鲍比听到一阵践踏落叶的咯吱声，然后一个男人出现了。至少，这人的身形看起

来像个男人——足有六英尺还多——只是手臂显得有点骨瘦如柴。他穿的是那种有背带的工作服——不知道是不是这身衣服的缘故，来人走路的姿态看着有点像小孩儿，那种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儿。

“他是其中之一。”弗农低声说道。

“不，我不觉得。他看起来有点太真实了。”

“他好像有什么毛病。”

鲍比想说每个人都有点毛病，特别是弗老弟。但他没说，只顾看着这个男人的行动。这男人踉跄着直奔洞口，他伸着脖子，像是在靠耳朵而不是眼睛辨别方向。

“兄弟，这是哈迪·埃格斯的儿子！”鲍比说。多尼·埃格斯本人已经成了传奇人物，因为没几个人真正看见过他。一个行动不能自理的哑巴、流着口水的疯子被关在一间农屋里，这种刺激的故事，被传成什么样都不奇怪。

有人说多尼曾经死里逃生，夏季训练营连环杀手杀掉了营里的所有人，他是唯一的幸存者，却被吓成了傻子，没法跟警察说出杀手的身份。也有人扯上松涛路一座奇怪的红教堂，那里也死过不少人。弗农在网上试过，谷歌搜“多尼·埃格斯”能搜出数以百计的网页：有多尼·奥斯蒙德的鸡孵化场，有在乔治·华盛顿和乔治三世 8 千仗前就已经一命呜呼的世家大族。

“我还以为他们从来不让他出家门儿呢。”

“看他走路的姿势，跟要散架似的。”

“他是跟着鼓声来的。”

“恐怖。”鲍比咔嚓一声给多尼拍了张照片，心里想能证明这个人的确存在也多少能出点风头。他看了下照片，发现有点模糊。但他还没来得及再次对准相机，弗农就用胳膊肘蹭了一下他。

“我的天，蝙蝠侠 9 快看。”弗农说。

多尼身后，六七个衣衫褴褛的大兵从树林中走出来。这些人让鲍比想起他老爸参加的重演活动，只不过这些家伙样子憔悴，好像真的刚打了几年仗，而不是在重演里装模作样地玩了两天。押后的一个人戴着一顶宽大的牛仔帽，皮带上晃来晃去地挂着一柄剑。

“他们不像是鬼。”鲍比说。

“当然不是，他们是肉身。”

“啥啊？”

“他们已经成了真实的人。”

鲍比连着咔嚓了好几张照片，也没停下来检查一下，怕错过照相的好机会。多尼

快走到洞边了，战鼓声变得更为深沉，变成洞中隆隆的回声。“他们在数码照片上会显出来，对吗？”

“会显示一些东西，也许是异位物质，或者以太。”

“他们在往洞那里走。”

“还会带着埃格斯家的男孩儿一起走。他们上次也想带我走。”

管多尼叫“男孩”，感觉怪怪的，但他虽然块头不小，却确实带着一种孩子的天真；也可能是因为低能让他的动作欠灵活，使他显得柔弱无助。

鲍比放下相机，“该死。你觉得我们应该救他吗？他疯疯癫癫的，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我们能做什么？这些可都是鬼啊，我的天。”

“报警。”

“然后呢？”

多尼步履蹒跚，走到洞口旁，站在那摇摇摆摆，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黑暗的洞内。石洞传出扣人心弦的起床鼓声，响彻树林。那几个一脸疲态、垂头丧气的大兵离多尼越来越近，快要接近多尼时，鼓声嘎然而止。大兵们队形涣散地站在那里，稍微休息。只有佩剑的大胡子快步走向队列的前面，他走路的样子也不是很协调。

“我想警察来没一点好处。”弗农说。

“是吗，如果他们是肉身，可以开枪打死他们的。”鲍比说。

“我想是打不死的。他们都已经死了，还记得吗？”

“那我们就这么看着多尼被鬼拿来献祭？”

“呃，还有另一个选择。那胡子拉碴的家伙肯定是上校。”

“科克上校吗？”

“是头儿。”

佩剑那个——鲍比决定称他为恐怖上校——停在多尼面前。多尼看着地面，还是一摇一摆的，仿佛鼓声还在继续。鲍比从变焦镜头里看到上校的眼睛，那双眼睛黑黑的，看起来就像缩小了的叮铛洞。

鲍比看着自己的朋友，知道弗农会提议他们怎么做，他考虑还有没有其它选择。“我们可以闭嘴什么都不说，假装什么也没发生过。我们可以说，我们照了些照片，但不知道埃格斯家的男孩是怎么回事。我们可以说，我们认为他们是在参加内战重演。”

“我知道洞里是什么样子，如果他们把他抓到那里，他就再也出不来了。”

“天哪。”

“是啊，我们不能让这种事发生。”

鲍比叹了口气，他原本还想让凯伦·格林崇拜自己呢，现在小命都不一定保得住。“好吧，至少我们要是现在翘了的话就不需要为长大成人烦恼了。”

“你来，还是我来？”

“你往哪跑？”

“你跑得比我快，往山脊跑吧。他们追你的时候，我去抓住多尼，把他弄走。”

“如果他们只是一部分追我，或是洞里出来更多，怎么办？”

“没人可以长命百岁。”

“他们就可以。”

多尼还是看都没看恐怖上校一眼。其他的大兵像断线的木偶一样站在那里待命。空气里充满了一触即发的情绪，犹如雷击前静电正慢慢聚集。鲍比起身从桂冠树下的隐蔽处走出来，脖子上挂着相机。

他用手做成喇叭状放到嘴边。“看这儿！你们这帮肮脏的康涅狄格北方猪。”

多尼第一个转过头，大胡子上校接着也转了过来。鲍比颤抖着对鬼比了个中指，也不知道这个通用的“去你妈”的手势在1860年那阵子是不是流行。

弗农在灌木丛中等着，拿个望远镜在观望。

“他在干什么？”鲍比问。

“该死，还是开溜吧。”

那些大兵一声不吭，把注意力转向鲍比，有些兵举起了他们的步枪。鲍比不太确定幽灵的枪弹在现实世界中管不管用，尽管他勇敢到可以不长大，但他也并不急着被人打死。

第一，他的蜘蛛侠卡还缺几张，要集全一套；另外，他八年级前还要亲到凯伦·格林。还有不少事要做，如果他死了，那么也许他的鬼魂也会滞留在穆拉托山，被征召到无尽的黑暗里，和恐怖上校的突击队员为伍。

鲍比在一棵橡树下蹲下来，头上爆发出一阵巨大的响声。一颗颗铅弹穿过他头上的树叶，明白儿告诉他幽灵的子弹是不是有用。大兵们散开，从斜坡上向鲍比冲来。脚下干死的树叶如地毯一般，他们踩上去却没什么声音。

鲍比罩着嘴，大喊道：“现在怎么办，上捉鬼敢死队？”

“快跑吧。”弗农说。

“往左还是往右？”

“分头跑。”

“很好的主意。”新一轮枪声凌空响起，鲍比望了望橡树的周围，看看临近的大兵在什么位置。两个站在洞前的空地上，步枪在冒烟，一个在装弹药。

幸好他们必须装弹药，要是半自动式的话，我肯定被打成瑞士奶酪¹⁰了。

多尼终于抬起头，不过鲍比看不清他的表情。上校从暗淡无光的铜剑鞘里拔出剑，指向鲍比，这是另一个曾经通用的“去你妈”的姿势。

弗农的各个击破计划就此完结。该用备用计划了：溜之大吉。

鲍比从藏身的地方出来，爬过山脊，几块花岗岩石为他提供了遮挡。他不清楚昨天副警长开枪时，知不知道自己在向鬼魂开枪。警察受过训练，开枪准，也许已经证明子弹是打不死鬼的。另一方面，这些鬼不但能够杀凡人，愿意杀凡人，而且还挺拿杀凡人当一回事。说到底，科克突击队毕竟酝酿了一个半世纪想找人算旧账。

火药爆炸声响起，附近的一块大石头被击中，碎石在空中乱飞。

鲍比猫低身子不停地跑，不时地跳到岩石或树后，像他在橄榄球场上躲对方的拦截队员一样，照相机在胸前跳来跳去。秋天的森林里，垂死的绿叶散发出气味，与发腐的泥土味混在一起。又一声枪声回荡在树林里。鲍比在想，弗农应该有点脑子知道逃跑吧。然后，他想起今天的追逐简直跟昨天一模一样，只不过今天追他们的是些死掉的大兵，昨天则是那些正义的警察。

鲍比喘着粗气，跑到山脊的最高点。那儿有一排饱经风雨的胡桃树，褐色的枝杈参差不齐。一个树枝挂了一下他的脸颊，他差点摔在地上。鲍比揉了揉伤口，急忙往前赶，想滑下斜坡，待在山脚一块岩石旁等弗农。这时，他听到一阵响亮又低沉的隆隆声。

步枪声没这么响亮。

是大炮？还是一百只军鼓？

鲍比放慢脚步，眯着眼睛看了下天空。有云，但是不够暗，不会有雷声。

鲍比找到一条雨水冲出来的小沟，沟里有些小石子，他踩进沟里的黑色淤泥，顺着小沟往前走。机械的隆隆声越来越大。沟的出口是一块空地，堆着砍下的树，地上有一个新挖的坑，可以看到褐色的泥土。

两辆自卸卡车和一辆装木材的车停在一条土路旁，空地上停着一台推土机，烟囱冒着青烟。推土机上坐着一个人，戴着一顶棒球帽，他踩了几下油门，发动机嗡嗡作响，空气里一阵阵柴油味。鲍比挥了挥手臂，跑了过去。

这人一开始没看到鲍比。鲍比爬上推土机的厚钢板踏板上，拉了一下司机的衬衫。男人吓了一跳，猛地转过身，差点把鲍比推下推土机，“干什么？”男人吼道。

“鬼。”鲍比说。他知道这听起来像个恶心的恶作剧，但他受到的震撼太大，除了

实话什么也说不出来。

“贵？”男子吼道。

“他们捉了一个人。”鲍比说，指着山脊那边。

男人斑斑点点的脸上，一双眼睛布满血丝，呼出来的气里带着啤酒和洋葱的味道。他恼火地皱起眉毛，将离合器挂到低档，发动机隆隆地悸动了一下，静了下来。“你说什么？”

“他们捉了我的朋友。”

“谁捉了他？”

“鬼。叮铛洞出来的。”

男人的脸皱成一团，但他肯定看见了鲍比眼睛里的恐惧和惊慌。“你是谁？”

鲍比吓得不轻，没想到撒谎。“鲍比·埃尔德雷斯。”

“水管工的孩子？”

鲍比点了点头。

“你在这里干什么？你不知道这是私人地界？”

“我们来看鬼。”

“那是编出来在万圣节时吓小孩儿的。”

“我看见他们了，他们捉走了埃格斯家的孩子，把他带进洞里。”

男人不安地把弄着离合器。“你抽了什么了吗？”

“没有，先生。你得帮帮我们。”

“我不知道你看到什么，可是埃格斯家孩子的脑瓜子连字母都认不全，更别说离家到山上转悠了。我有好多事要做呢。”

“求求你了。”

男人无声地说了句“真是活见鬼”，然后关掉了发动机。柴油发动机发出呼哧一声，“砰”的一下，息了火。刺鼻的废气弥漫在空中，鲍比跳下推土机，等着那人下来。

鲍比转过身来，发现大兵们就跟在身后；也有可能他们就这么凭空现身了。

因为这是他们的山，他们不喜欢有人入侵。

这些大兵围着鲍比和推土机司机，端平步枪瞄着两人。他们离得那么近，鲍比甚至能看清他们制服上锈蚀的徽章和外衣上的蛀洞。

“上帝啊，怎么回事？”司机低声说。

“我告诉过你。”

“说他们是玩斯通曼重演的男孩儿？”

推土机司机走向最近的一个大兵。大兵用枪管瞄着他，拇指拉开了扳机。

鲍比说：“我想，他们希望你停步。”

“休想。”司机说，继续向前，“敢拿枪指着我，就别想善了——用假枪都不行。”

大兵扣动了扳机，点火器落下，点燃火药，射出一颗铅弹打中了司机的脸。他的骨头破裂，红色的东西从后脑勺喷出，帽子也被打飞。几滴血溅到鲍比身上，他看见其他兵又举起了枪。

推土机司机那颗被子弹打仰的头，随着他膝盖一弯，向前耷拉了下来。最后他一个狗啃泥，像在雪地里印小人那样扑倒在路面的泥浆里。

鲍比用手蒙着眼睛，等着一阵枪弹将自己射成碎片。他以为临死前会看到自己的一生在眼前重现。但是，他只看到了凯伦·格林、晒笑的老爸，还有弗农那双像小鹿斑比一样的眼睛，以及电影《怪物史莱克》里的一幕——驴子第一次知道自己可以飞那幕。好一个人生。他等着听扣扳机的声音，不知道他死之前，能不能听到枪声。

鲍比想着老爸在他死后会怎么样，不知道贾雷尔会不会卖掉他收集的漫画集，凯伦会哭吗？他不知道相机里的照片会怎么样，那些照片会不会在他死后让他小小地出一下名。然后突然，鲍比意识到，自己想的时间是不是太长了，这都几秒钟了？

怎么要花这么长时间？

鲍比移开一只眼睛上的手，眨了眨眼睛。

空空如也。

大兵们都不见了。

推土机司机背朝天趴在地上，碎掉的头骨旁边，有一滩浓浓的红色血浆。

一分钟后，鸟儿又开始在树梢上唧唧喳喳地唱了起来

1 腌猪肉，一种很薄的猪肉片，超级市场可以买到，很多美国家庭的早餐是煎腌肉加面包。

2 再生侠（Spawn），是美国漫画公司Image出的超级英雄之一，创作人为托德·麦克法兰。

3 加莱克斯草（学名Galax aphylla），一种常绿草本植物，产于美国东南部，有常绿带光泽之叶，开成簇小白花。

4 北脸（The North Face），知名户外装备品牌。

5 科尔曼炉子（Coleman stove），一种烧气的炉子。

6 以太（ether），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所设想的一种物质，为五元素之一。19世纪的物理学家，认为它是一种曾被假想的电磁波的传播媒质。但后来的实验和理论表明，如果不假定“以太”的存在，很多物理现象可以有更为简单的解释。也就

是说，没有任何观测证据表明“以太”存在，因此“以太”理论被科学界抛弃。

7 佳得乐（Gatorade）是一种非碳酸性运动饮料，由桂格（Quaker Oats）公司销售，属于百事公司旗下产品。产品最初是提供给运动员专用，现在逐渐成为一种常见的零售饮料。

8 乔治·华盛顿和乔治三世，指美国独立战争，这之前美国是英王乔治三世的殖民地。

9 指鲍比

10 瑞士奶酪，多孔。

第十六章

“出来搭把手，臭小子。”埃尔默·埃尔德雷斯说，砰砰地敲着他儿子的房门。

昨晚喝的那一大瓶施乐兹啤酒这会儿上了头，就差鲍比这小子也来添点乱了。星期天下午本该舒舒服服坐在沙发上看纳斯卡车赛¹，但是韦尔内尔没完没了地跟他纠缠甜妞俱乐部的事，他只好答应把拖车那根漏水的下水管修好。

他在“甜妞”其实根本没沾到啥便宜，挨着他那桌的娘们又老又衰，胸耷拉得像瘪掉的气球。她把大腿绕在铜杆上打转，那身皮粗糙得跟生锈的刹车似的，把皮屑磨得四处乱飞，那时他就该骂出来。所以埃尔默没觉得该为这点儿乐子受什么惩罚，只不过在车底的泥巴里混一阵也强过在家里听数落。

拖车底下只有三英尺高，埃尔默可以趴进烂泥里找到漏水的地方，不过他需要鲍比去拿合适的管子，爬进爬出给他递个工具啥的。

埃尔默敲得更响了。贾雷尔不见人影倒还正常，毕竟他有份工作，又有自己的车，正是满城泡妞的时候——这才是他儿子，是个男人。鲍比这个金发小杂种也就只会对着漫画书上的大胸妞撸一发。

也没那么糟，至少不像杰夫家那个娘娘腔。

埃尔默的脸上浮现一丝得意的笑容。杰夫在保龄球馆能打他个落花流水，能在内战模拟游戏里边对他指手画脚，挣的钱是他的两倍，不过说到养儿子这事儿嘛，埃尔默家这个男子汉强过杰夫家那个几条街。

埃尔默用拳头咣咣地砸着门。“鲍比，你他妈给我出来。”

他拧了拧门把手，锁上了。埃尔默可以把这薄门板撞开，只不过那样韦尔内尔又会赏他一顿好骂。然后他今晚什么也别想干，就修门吧，而且如此一来他的猫屎²钱也泡汤了。

埃尔默从过道下来，走进客厅，韦尔内尔正坐在沙发上晾她刚涂的指甲油。埃尔默永远想不通为什么女人可以在一件事上花这么大心思，天塌下来也不往心里去。韦尔内尔晾指甲油的时候，甭想让她做别的事。要是有什么公司能想出辙来让人脸上都挂上这娘们心满意足的傻笑，那牧师、酒保、精神医生就通通派不上用场了。

“鲍比呢？”她问，好像压根没听见他刚才敲门的声音。

“小兔崽子没应门。”埃尔默说。

“犟脾气。”她说，“都是遗传的你。”

埃尔默低头进门，但是没来得及看她脸上的表情是不是在拿他开涮。让这小秘密

放回心里吧，如果他有这笔该死的钱，一定把那小杂种送去做DNA测试，那时候韦尔内尔就得挪挪屁股打包走人。“至少遗传到我了。”

“他可能溜到弗农家去了，”韦尔内尔指点他。

“没看见他从房间出去。”

“他大概起得很早。你那呼噜震天响，就算有一群大象从过道踩过去我们也不知道。”

埃尔默不想跟她争，现在不是时候，跟她吵的时候他要喝上几口才有点底气。卡车座位下有些酒，能让他的下午开个好头，而且待会儿还要在泥里滚，喝点儿好受些。

埃尔默砰地带上门，惹得韦尔内尔又是一阵大呼小叫。他从卡车上拿了些工具。跟大多数技术工一样，他也不喜欢在家里开工，好比木匠最烦的就是给家里钉画钩，画家在家连涂个脚趾甲也嫌麻烦，要让埃尔默这个管道工把马桶吸戳在马桶里把那些女人的卫生棉条吸出来，他也很火大。

埃尔默绕过拖车的时候看见儿子房间的窗户开着，于是踩在油桶的支架上爬上去往里看。鲍比好像还在睡觉，蜷在下铺的毯子里。他看了一会儿，觉得如果鲍比是在拿“五姑娘”解痒的话那床应该会摇晃才对。

没有，什么也没有，连轻微的呼吸都没有。

埃尔默正准备砸碎玻璃，冷不丁发现毯子挨着枕头的地方有条缝。他仔细瞅了瞅那本该是鲍比脑袋的地方：外皮光滑洁白，接头的地方还有一块儿黑色补丁。

妈的，这杂种竟然用假人糊弄他。

埃尔默按捺住心里一阵骄傲。虽然他小时候也时不时跟家里人玩这些花招，周五晚上溜出去跟朋友喝酒，打发那些酒鬼去买威士忌，但他也不敢打包票说鲍比的小花招就是他的遗传。鲍比只是个花钱的主，是他心里又一根刺。要是老埃尔默再不能支这小子做点儿事，倒不如把他的开支账单寄给他真正的老爸，管那家伙是谁。

鲍比也许上戴维斯家去了，跟弗农一起搞些蠢事。埃尔默弄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亲生儿子喜欢跟小妞混在一起，可鲍比又总喜欢躲在自己的世界里。别的不说，他花在看书上的时间也太多了点。

不过鲍比是个运动健将，还挺讨姑娘们喜欢。要不是这点儿，埃尔默就得担心鲍比是不是有点断背倾向了。可惜他成天跟那帮哥们儿在一块儿瞎晃，错过了大把跟小妞亲热的机会。

好吧，韦尔内尔那臭娘们也不能指望我一人就把管子修好。我去找鲍比来搭把手，再不把弗农也叫上。鲍比也该学点儿我的手艺了。

埃尔默朝戴维斯家的拖车走去，到门廊处，还不忘把围砌花园的小石子儿踢飞一颗。哼，见鬼的戴维斯上尉，当官的就是比当兵的住得好，什么级别待遇啦都是腆着脸放屁。

埃尔默抬手敲门，太阳一照，宿醉让头紧绷绷地疼。没准他该跟杰夫讨杯酒喝，虽然这会儿才刚过中午。如果跟杰夫聊上几句内战的事儿，他一高兴能让埃尔默喝上两三杯。灌几大口猫尿再去修水管，这才像个正儿八经的工作日。

杰夫把门开条缝，胡子一翘。“嘿，埃尔默，没去教堂？”

“我入教时已经得救了。依我看，也就那么回事。”

“拿到天堂通行证了，是嘛？来点啤酒？”

“这不是废话吗？”

“进来吧。玛莎去巴克维利做头发了。”

埃尔默走进屋里，屋里跟平时一样，一股樟脑丸和高乐氏清洁剂的味儿。墙上挂着内战时杰夫那些先辈的像框，沙发背后的墙上是那艘诺伊泽河上命途多舛的联邦铁甲舰的照片。杰夫的老婆给屋里添了些小装饰品：一篮干花和单人沙发上的沙发巾，不过屋子一看就是杰夫的风格。这让埃尔默更恨他了，埃尔默累死累活地挣钱交房租，而那个懒婆娘韦尔内尔想怎么摆弄屋子就怎么摆弄。

去他妈的。埃尔默跟着杰夫进了厨房，饥渴的舌头期待地舔了舔嘴唇。

杰夫递给他一瓶百威，埃尔默点头谢过后说：“嘿，鲍比在这儿吗？”

“鲍比，不是在你家吗？弗农说他整晚都待在那儿。”

“没看见他俩。”

“你是说他俩整晚都在外面？”

埃尔默不想往两个男孩在一块儿过了夜这方面想。要养其它男人的种就够糟的了，比这糟10倍的是养的还是个基佬。“应该没什么大不了的，男孩儿就是男孩儿。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那些事吗？”

杰夫凝视着窗外的拖车住房区，像平时那样身板挺得笔直——一个谨慎的小长官作为。埃尔默怀疑这家伙除了跟内战有关的事之外其它通通不记得。“当然，我们那时真开心。玩士兵游戏，藏在林子里，修防御工事。”

想起来，杰夫那时就是个狂热的指挥官，总是发号施令，最后让所有人统统惨烈“牺牲”。然后他就会要求大家爬起来重来一次，还是人数众多的邦联军对抗蓝军装的恶魔联邦军。他甚至不愿意玩林肯积木游戏³，就因为这积木的名字跟联邦军的统帅有关。

埃尔默抿了口啤酒，觉得心情好点了。“是啊，现在这些小孩就知道玩该死的电子游戏。”

“没有想象力的一代。”杰夫说道，翘起了一边的胡子。

说得对，头儿。我们这儿有些人还活在自己想象出来的世界里。

“好啦，我要去修那个破水管了，不然的话韦尔内尔那个臭婆娘今天会一直唠叨个没完。”埃尔默说。

“待会儿去看比赛吗？”

“干完活还来得及就去。”

“我搞到一把雷管手枪⁴，想不想试两枪？”

“你带啤酒来我就去。”

“说定了。看完比赛我开车来接你，咱们可以上穆拉托山去。”

埃尔默眨着他泛红的眼睛。“那可不是玩儿的地方，那是私人地盘。”

“我们又不搞什么破坏，再说那块地儿是巴奇特·比尔的。别人在他那儿打猎他从来不管。”

埃尔默想不到叮铛洞附近去，不过他不会说出来。杰夫的生活基本上就是荣誉、自豪和勇气。埃尔默不能在他长官面前对这些个狗屁玩意儿嗤之以鼻，所以他不会在杰夫面前犯怂。“手枪，嗯？”

“是雷明顿 44⁵ 的复制品，相当不错。”

“不便宜吧？”

“几百块。”

“你花这些钱，玛莎都不说你吗？我要是花点儿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韦尔内尔指定又满嘴嚼蛆了。”

杰夫把手举到额前准备正正帽边，突然想起没戴帽子，于是就摸了摸头发。“那都是因为我哄得她高兴。每月都送她去老海军⁶ 买衣服，让她刷卡，在床上也让她满意，吵架的时候如果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就让着她。”

埃尔默连信用卡也没有，他也想不起来韦尔内尔最近一次哪怕假装高潮是什么时候，跟韦尔内尔吵架他更是从来就没赢过——无论事大事小。他开始比以前更恨杰夫了，不过又一口啤酒下肚让他好受了些。要是多来几听百威，老戴维斯长官大人就会变得跟李将军⁷ 和杰克逊指挥官一样可敬。

“韦尔内尔是个贱人。”埃尔默说。

“你只是还不知道怎么让她开心而已。”

埃尔默看着这个男人的眼睛，里面闪耀着一丝隐蔽的胜利光芒。埃尔默头一次发现它们是灰蓝色的，跟枪管的颜色一样。他想起来鲍比的眼睛也是这种颜色。

“我凭什么要哄她高兴？”埃尔默一口喝光百威，把罐底的泡沫也倒进喉咙里。在自己家他都是把啤酒罐往屋外扔，尽量扔出墙外扔进垃圾堆去。杰夫的屋子里什么都归置得整整齐齐，而且一股购物广场专卖店的味儿，待在里面新鲜劲儿一过就让人想打喷嚏。埃尔默把空罐放在一张目录邮购⁸的仿古茶桌上。“好了，我要回去干活了。”他兴奋莫名地说。

杰夫一直盯着窗外，举着一只手仿佛在示意士兵安静。埃尔默走近窗户，他在想是不是那个19岁的婊子肖娜·希克斯穿着剪过的牛仔裤，真空上阵就到拖车住房区招摇来了，要么就是警察又开车带着另一张搜查令到贝客家双倍宽的活动房屋去了——总之是有好看戏看。

结果都没有，只不过是另一个摇摇晃晃的醉鬼，大概昨晚花了50大洋跟路易丝·坦普尔顿鬼混了一个晚上。埃尔默自己也跟那娘们有过几腿，不过最后那次让他得了花柳病。他在想这妞没准又沾上一堆别的风流病。再说，50块钱也不少，韦尔内用起来更便宜，他自己来还不花钱呢。

“你认识这人？”埃尔默问。

“我在看他穿的那件外套。”

“外套？看着像松鼠的窝还差不多。”

“羊毛的，还有这个水壶。”

水壶？现在没人带水壶了，猎人都带瓶装水。埃尔默最后一次看到有人用水壶喝水是在夏洛茨维尔的露营上，那次他们都穿着内战的军服。“他走得有点不稳当啊。”

“像个当兵的。”

埃尔默不想多嘴说那人的靴子好像没挨着地。杰夫走开了一会儿，在杂物间翻箱倒柜的。埃尔默舔了舔嘴唇，想着现在就讨第二罐啤酒是不是快了点儿。杰夫拿了个野外双筒望远镜回来，眯着眼往里面看。

他低低吹了声口哨。“我觉得是个复制品，不过它太他妈像真的了，壶上连联邦军队的标记都有。”

现在仿货做得好的人还挺不少，凿开点儿缝子，然后把那些看上去像百多年前的老污泥填进缝里，这就成了。那些喜欢收藏这类东西的周末士兵也分不出真假，不过他们本来也不在乎，只要能对别人胡吹一通就行。杰夫不一样，他很难糊弄，隔得远也瞒不过他的眼睛。

“也许是斯通曼重演军里的人。”埃尔默说，一个嗝打断了他的话，算是对戴维斯家那过分讲究的客厅来个小小嘲弄。

“这么早？我知道第37队在往这儿来，不过他们应该周五才到。”

“这样的话，如果他不是那边的人，我觉得该把他召到我们的队里。”

杰夫绽出一个微笑，把望远镜调低了一点儿。“备马，士兵。”

埃尔默恋恋不舍地瞟了一眼厨房，但是杰夫已经出了房门，他只好跟在后面。这个踉踉跄跄的醉鬼在拖车住房区入口前方大概100码远的地方，那儿有条路拐到零售店和加油站。

杰夫跑起来，他是泰特斯维尔总部健身房每月40块的会员，钱还是没白交的。

埃尔默尽力跟上杰夫的步骤，肚子里晃荡的水声让他有点窘。他有点希望韦尔内尔在窗口冲他嚷嚷，实际上她这么做的话他会很高兴，这样他就不用跟着杰夫跑了。

因为这个酒鬼搅黄了他喝酒的好时光，另外这人也让他想起在保龄球馆消失的那个人。

首先，这人带着那种一心往家赶的劲头往前挪着腿，没人能挡住他的路，但是他的脚又是轻轻掠过地面像是在滑冰。看上去他的脚步好像都快跟不上他前进的速度了。再说埃尔默完全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但是他注意到旁边树上的鸟都鸦雀无声。贝克家那头栓在晾衣杆旁边蠢头蠢脑的斗牛犬平时就算有只蚊子飞过也要吼两下，这回却连吭都没吭一声。

杰夫现在在埃尔默前面20步远的地方，这样更好。埃尔默稍稍放慢脚步，喘着粗气，喉咙里泛上来的酒气酸酸的。

这醉鬼快走到公路上了，一点儿没管过路前要两边看看的常识。一辆隆隆驶过的拖车牵车把喇叭按得滴滴响，他没减慢速度，过路拖车卷起的气流也没让他晃动哪怕一点儿。

“嘿！”杰夫叫着，这中年男人开始加速了。

埃尔默停下来等着杰夫追上那人。那人走上沥青路，步子一直没停，一辆本田车鸣笛避开他，然后他就到了路对面，走进了溪水旁边的灌木丛，随后消失在这堆乱蓬蓬的植物里，只留下树叶飒飒作响。杰夫让车流挡在后面，穿过公路时人影都看不见了。

杰夫刚放弃，埃尔默也到了溪边。“你没召到他太可惜了。”埃尔默说，“这家伙是块当兵的料。”

“是啊，真可惜。”杰夫说，接着回头往拖车住房区走去，埃尔默低头看着溪边的泥堤，刚才那个人就是从这儿消失在树丛中的。

没有脚印。

1 NASCAR，全国运动汽车竞赛，由美国车手机械师比尔·弗朗斯于1948年2月15日发起成立。是全球最著名的一项赛车运动。

- 2 猫尿，对啤酒戏谑的说法。
- 3 林肯积木游戏，一种小孩玩的修筑工事和建筑的积木游戏，由美国建筑师和玩具发明家约翰·劳埃德·赖特于1916年发明。
- 4 雷管手枪，是一种使用雷管点火来击发火器的装置。由苏格兰牧师亚历山大·约翰·福赛斯正式发明，于 1807年 取得专利。
- 5 雷明顿（Reminton）：美国一家武器厂商，成立于1816年。
- 6 老海军，美国人气休闲服品牌。
- 7 李将军（General Lee），罗伯特·爱德华·李美国将领，教育家，为美国内战期间邦联军最出色的将军。
- 8 目录邮购，指客户通过商品邮购目录或邮购广告获取商品信息，随后下订单，邮购公司向客户发送商品，通过邮政汇款、信用卡等方式结算，或送货上门的同时收取货款。

第十七章

“为什么你不能六个月之后再帮另一具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尸体交给我呢？”皮克特县的在职法医佩里·霍伊抱怨道：“那时我刚好退休，就轮到年轻的倒霉鬼来处理你的烂摊子了。”

“这算不上什么烂摊子。”利特菲尔德警长回答，“从伤口上来看，应该就是普通的枪伤。”

“伤口还没完全干，创伤面看来不小啊。”霍伊说道，一边检查着死者血迹斑斑的头发和撒到枯叶子上的脑浆，“看起来枪法精准，但有一点奇怪。”

“哪里奇怪？”

“就像你想的那样，因为近距离的射击，他头颅的后部开了花，但他的前额也破裂了。他应该是被钝器所击而亡，不是被枪打死的。”

利特菲尔德蹲下来，仔细观察担架上躺着的尸体。尸体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像是在向天空述说他死亡那一刻的惊悚。伤口已经被霍利擦干净了，但是它看起来仍是死者的第三只眼睛，只不过沾满了焦状物和泥巴，露出的骨茬也破碎不堪。

利特菲尔德说：“我觉得找到子弹不大可能了。”莫顿正搜查着推土机后面的区域，看有没有子弹的碎片嵌在树桩上，但那些碎片也有可能从推土机上反弹而掉进了落叶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要找到子弹就如同大海捞针一样困难。

“我看还有更棘手的事。”霍伊一边说着，他耙了耙自己爱因斯坦一样的乱发，指着案发现场的黄色警戒带。

“有另一个人也来过案发现场，穿着球鞋。”

“而且脚印并不大，大概穿8号鞋。泥巴印也不深，所以体重应该比较轻。”

“是个女人或者小孩。”

“为什么你每次都觉得凶手不是正常人呢？”

“不然事情就会无聊许多。”

霍伊向站在警戒线外的医护人员招招手。坐在小卡车里的巴奇特·比尔·威拉德摇下车窗，向利特菲尔德叫道：“嘿！现在可以进了吗？”

“我们要先给这些脚印取石膏模。”

巴奇特·比尔下了车，来到警戒线旁，和医护人员们站在一起，说道：“幸好用不着我们给他赔钱，不然我可要付一大笔劳工赔偿金。”

“比尔，你还真有同情心。”

“嘿，又不是我杀了他。卡特是全县最好的推土机司机，这样一来我的工程进度要延后三天了。”

“只要三天之内死者不诈尸，你还不是找个新司机了事。”

这时，下面森林里蜿蜒的土路上传来马达轰鸣声。“真衰！”比尔叹道，“不如在这儿修个马戏团卖票算了！”

霍伊说：“该拍的照片我都拍好啦。我们把他弄回停尸房里解剖他的脑袋来看看！”

他让医护人员来把尸体抬走。尸体很重，担架车的轮子深深地陷入了泥土里，医护人员要用力才拖得动。利特菲尔德检查了一下推土机的引擎，发现还有点温热。他正要问莫顿有没有找到什么线索，突然一辆漆身斑驳的本田轿车从树林里钻了出来，车上还贴着“永不停歇”——拉尔夫·纳德竞选总统的标语。

利特菲尔德哀叫一声：“真是棒极了！”

“她可以就这样开进来吗？”比尔问道，圆乎乎的脸都涨红了，“难道这不算是非法入侵吗？”

“严格来说，这是私人领地，但也算是公共犯罪现场。”利特菲尔德回答，“这里是灰色地带。而且我很肯定如果我们阻止她的话，她一定会联合媒体、美国民权同盟加上一群自由党议员来跟我们对抗。”

辛迪·鲍霍尔下了车，脖子上挂着一个长焦镜相机，胳膊下还夹着一个速记本。“你们好，先生们。”她的表情十分欢快，好像快要哼起歌来，像只云雀一样。

利特菲尔德说：“有人死了你倒是很开心嘛。”

“人又不是我杀的，我只是来报道新闻而已。”辛迪回答道，“您好，威拉德先生。对于您开发计划中的第一起命案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第一起？”比尔谨慎了起来，他知道这里的潜规则就是不要去得罪那些做媒体的人，“你说得好像是还会有更多事故似的。”

“这就取决于我怎么写报道了。”辛迪一边说着，一边拿出相机拍摄医护人员将尸体抬上救护车的情景。

“辛迪，别这样。”利特菲尔德说，“至少对卡特的家人放尊重些吧。”

“呸！警长，你知道我不会把这样的血腥事件放在头版头条，可我至少要给编辑一个交代，证明我们来过现场了啊。”

“那好吧，我相信你，不检查你的照片。”

“警长，你要是敢碰我的相机，我保证会把你们那些悬而未解的案子都抖搂出来，让你的手下两年内别想从那些故纸堆里脱身，到时候你的破案率一下降，两年后可没筹码连任！”

利特菲尔德转向比尔说：“难怪他们说自由媒体现在都没良心。”

辛迪照了几张医护人员用力将尸体抬上霍伊旅车车厢的照片，与此同时利特菲尔德又神色严峻地检查了一下犯罪现场。当镜头对准比尔·威拉德时，他用手遮住了自己的脸。

“那么，警长，你们目前进展如何？”辛迪问道，“是打猎时的误杀，自杀，一时冲动杀了人，还是和老板不和造成了惨剧？”

“喂！”比尔大喊一声，连医护人员和莫顿都停下来看他，“我才不管你有什么绿党、绿色和平组织、女同生态恐怖主义²活动！我有权开发这座山，只要我高兴，我可以把这座山夷为平地。像你这样聪明的记者应该知道什么是诽谤罪吧！”

辛迪耸了耸肩，装出一副无相说：“我只是随便猜猜。你的意思是你承认卡特先生是为你工作的时候遭遇不幸的吗？”

听到这话，比尔脸都气拧了。他似乎很想破口大骂，最后却愤愤地转身，检查推土机去了。

利特菲尔德表面上仍是面无表情，其实心里很有点想笑出来，只是在死亡事故现场这么做显然不合时宜。血迹浸入泥土中变成了棕色，一场雨就可以把这一切完全抹去，给土里的虫子们带来养料，同时也把卡特的生命融入泥土。利特菲尔德专心地研究那些脚印，终于发现问题所在了。

从尸体倒下的样子来看，穿球鞋的那个人——利特菲尔德更倾向于小孩儿不是女人——不可能是凶手。死者的伤口在前面，而球鞋印只出现在卡特鞋印的旁边和后面。这些球鞋印在靠近树林的地方更深更乱，那孩子很可能是在枪击发生后冲向了树林——虽然现在无法判断这些球鞋印是在卡特死亡前还是死亡后出现的。

辛迪钻到警戒线下面，想要进来，利特菲尔德冲她喊道：“我们还在收集证据，犯罪现场还没有开放呢！”

“我只是想到你们那儿去拍点儿更好的照片。”

利特菲尔德想了想，觉得拍照也未尝不可。比尔·威拉德愤愤地瞪着他，那样子好像铁定不会再给他的连任竞选捐一分钱，但竞选的启动资金本来就不高，所以威拉德的这点钱也算不了什么。比起威拉德，利特菲尔德觉得一个有敌意的记者对他来说威胁更大。再说，尽管他已声称自己要打一辈子光棍，但辛迪到底要比比尔·威拉德可爱多了。

莫顿从林子里回来了，他摇摇头，小心地绕过那些脚印，说道：“林子里什么也没有。我们可以用金属探测仪再去检查一遍。”

“先让佩里·霍伊检查一下尸体的头颅吧。有时候子弹射进去就在那儿安家了。你怎么看这些脚印？会不会是昨天你和佩里埃特追的那帮孩子留下的？”

“如果山洞那的脚印还在的话，我们可以去那里取些样。但有很多小孩都会上这

儿来聚会、胡混，跟我们小时候一样。”

利特菲尔德朝辛迪点了一下头，说：“这点不要记下来。”

辛迪狡猾地一笑，回道：“当然，警长。悉听尊便。”

“对了，我们知道其中一个孩子的身份，就是德克斯·麦卡利斯特。他爸爸今天要把他带到局里去录口供。”

“指认他的脚印也不难，不然带张搜查令去搜搜他的衣柜也行。”

“算了吧，就算布莱卡丝这样的民事法官下批文需要的证据都比这多，更何况是一个未成年嫌疑人呢。”

“这么说你们已经确定嫌疑人了？”辛迪问道，慢慢地又走近了点，假装摆弄着相机。利特菲尔德看穿了她的小把戏，却无动于衷，只是懊恼自己干嘛配合得这么明显。

“他目前还只是涉案人员而已。”

医护人员已经将卡特的遗体抬上了霍伊的克莱斯勒大旅行车，准备替他完成人生的最后一程，在殡仪馆里整理遗容再举行葬礼。利特菲尔德并不认识这个人，但采样组的工作人员在前座下发现了一本《枪火》³、三打皇冠可乐、一盒保养得很好的工具，还有一个挂在后视镜上的塑料十字架。没有毒品，没有枪支，也没有黄色读物，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辆车的主人会四处结仇。

霍伊没有错，利特菲尔德确实不怎么会处理这种敏感的杀人案件，至少这起案件看起来是枪杀。可这是穆拉托山，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我要去山洞那边走一走。”利特菲尔德说。

莫顿刚要开口，旋即意识到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山洞离这里的案发现场有四分之一英里远，虽然中间没有树或者小丘这样的障碍物，但凶手不可能从这么远的距离准确地击中受害者的前额。可莫顿同时也知道，这是在一切皆有可能的穆拉托山。他意味深长地看向地面上铺满了树叶的森林。

“我的推土机怎么办？”比尔·威拉德问，“我明天早上能把它开走吗？还是说你们要保持现场？我看这记者在这儿晃来晃去，犯罪现场早就被破坏啦。”

“我以为你找不到另外的推土机司机了呢。”

“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可以自己开。我可得按时完工，还有一堆银行账单要付呢，那些利息真要把我给活剥了。而且我还要在那些民主党人把经济再次搞垮之前把这些地给卖出去。”

“也许你应该回去当摄影师，”辛迪说，“这世界还容得下几百个特别版面来报道倒塌的谷仓和白色的农舍，可以让那些不愿离开公寓的人们怀旧一下乡村风情。”

“等警长一清理完现场，我要他以非法入侵罪逮捕你！”

“别急，比尔。”利特菲尔德说，“你很快就能继续开工，损失不了几个儿子。”

“在尸体开始发臭之前我要把他带回镇上去了。早些时候给我打电话。”霍伊在他的旅行车旁喊道。

利特菲尔德向他挥手再见，然后转向辛迪，盘算着怎么才能把她和比尔·威拉德分开，好耳根清净，“莫顿，这里就交给你了。辛迪，不如你和我一起去洞那儿看看吧。”

莫顿的嘴巴抽了抽，似乎想笑利特菲尔德无意说出的下流双关语。但利特菲尔德瞪了他一眼，让他及时想起职责所在，想起有人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丈夫、父亲、兄弟或是教会同僚。利特菲尔德走向树林，辛迪紧跟着他。

“这事儿跟昨天报道的‘枪击事件’有关吗？”辛迪问道，努力跟上大步前进的利特菲尔德。

“我可没这么说。”

“该死！警长，你一会儿说是，一会儿说不是，到底什么时候才肯实话实说？”

“我会按照公共档案法的要求给你一份事故报告，我也会在通知死者亲属之后发表一个声明。”

“我不用脑子想也知道你要在声明里说什么。让我来猜猜：‘我们正积极努力地搜查每一个地方，力争将嫌疑人逮捕归案。由于调查正在进行，我目前无法提供更多的信息。’是这样吧？”

“不赖啊，要是我们有钱聘请个公关的话，你就是不二人选。”

“我可不会去当公关，只帮一边儿说话不是我的风格。”

利特菲尔德扒开一根石楠藤让辛迪先过去，可他放开得太快，石楠藤绞在了辛迪的头发上。他急忙用手去解，也不顾石楠的刺刮伤自己的手指。辛迪的头发很柔顺，闻起来就像夏天的草地。突然，利特菲尔德感到自己的心一阵悸动，仿佛挣脱了动脉的束缚，在胸腔里四处飘荡。而当他放开辛迪的头发，金色的发丝上已染上他的血。

“抱歉。”利特菲尔德说道。

“你看起来这么彪悍，其实还挺温柔的嘛。”辛迪说道。

利特菲尔德吞了吞口水，意识到辛迪只是在逗他，想利用女性特有的“魔法”从他那套出更多的信息，好来一个独家爆料。可惜，跟其他陷入温柔乡的男人一样，利特菲尔德明知这是个套，却忍不住往里钻。他只能提醒自己，别把口水流出来。

“这个嘛，我还算有点经验。”利特菲尔德回答。

“噢，希拉的故事，对吧？”

朗朗晴空似乎突然乌云密布，利特菲尔德的脸色也沉了下来。“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报纸记录可以查到20世纪初期的旧事，都市传说更是互联网的宠儿。”

“有些发生过的事是查不到的。”

辛迪不再说话，继续走路，很显然她知道山洞的具体位置。利特菲尔德不知道她已经多少次闯入比尔·威拉德的地盘，来挖他破坏环境的料，或者找那些幽灵的秘密。

“一个人开着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冲下悬崖掉进水里淹死了。”辛迪说，“这种事情谁都可能遇到，对吧？”

“事情的真相远比新闻报道复杂得多。”

“向来不都这样吗？”

利特菲尔德跟在辛迪后面，真想就这样将亚彻·麦克福尔和红教堂的全部真相告诉她，可惜他自己也不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死去的人已经安息，活下来的人也在努力遗忘。“其实跟那没关系，就是我杀了她。我应该受到起诉——杀人罪，至少也得是鲁莽危害罪。”

“那你弟弟呢，是在意外中不幸被勒死的？”

利特菲尔德停下来让辛迪先走，爬上一个坡他们就能看到山洞了。“你也太没有良心了吧？”他说道，“就那么喜欢揭别人的伤疤吗？”

辛迪转过身，用力踢了一脚地上的叶子。“不！我只想知道真相。而且我看不起那些一心逃避，像行尸走肉一样苟且偷生的人——尤其是当别人需要他们帮助的时候。”

“难道我每天的愧疚还少吗，夜夜无眠还不够？你以为我不知道身边的人正在一个接一个离奇死去？我太知道了！用不着你来告诉我。”

辛迪低下头，然后扭头瞥向山梁。“抱歉，警长。我想我太把那些传说当回事了，所以实在想不通就拿妖魔鬼怪说事。”

“好么，原来又是浸信会⁴的洗脑。”

“这跟浸信会没关系，宗教与幽灵根本不是一回事。”

利特菲尔德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两年前，他又开始时不时去做礼拜了——虽然除了管风琴震动的声音和许多打扮得香喷喷的人挤在一起散发出的热气，他没感觉到什么神迹——“你觉得那个山洞闹鬼？”

“我看过相关报道，也和山下历史学会的阿瓦尔谈过。”辛迪回答道，“还曾经带着录音器材和数码相机去过那个山洞，结果除了鼻窦炎一无所获。”

利特菲尔德犹豫着要不要告诉辛迪昨天晚上自己看到的那个消失的人，但她要么会嘲笑他，要么会逼他吐露细节，而这只是另一个他正努力忘记的故事。再说了，他并没有证据证明那个人——或者说是“幽灵”，如果有人相信的话——和叮铛洞有什么关系。

利特菲尔德所知道的，就是皮克特县三天两头地总死人，这让他更加坚定了退休后搬到佛罗里达去的想法。利特菲尔德并不想死在这里，因为他觉得在这儿，死亡也得不到安宁。

“那咱们就去山洞看看，然后让你离威拉德的地盘远点，免得他气中风了。”警长说道，继续在林中攀爬，“要是他也死在穆拉托山里，大家可就更有得说了。”

“别担心，警长，我不会乱来的。我不过是例行公事做个报道，但是你必须答应把第一手资料让给我做独家报道。因为只需只言片语，夏洛特报和温斯顿-塞勒姆报，甚至电视新闻采访车就都会到这上面来。”

“我们已经把尸体转移了，他们恐怕拍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我会给你最新消息的。”

辛迪又走到了前面，状态不错，也没有累得气喘吁吁。她头发上的血迹已经干涸，变成了棕色。辛迪爬上山梁，透过树林望向远方。利特菲尔德就快赶上她时，看到苍绿色的加莱克斯草丛中露出一副望远镜。

利特菲尔德把袖子拉下来，套在手上，捡起望远镜，透过它望向四周。焦距是调过的，恰好能看清那个山洞——很显然，有人在这里用它盯过稍。

利特菲尔德四处打量了一番：地上的落叶太厚，虽然被踩得皱皱巴巴却没留下脚印。这副望远镜未必就是杀害卡特的凶手的，但如果只是巧合的话那也未免太巧了。自从昨天佩里埃特出了精神问题，许多人都对穆拉托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利特菲尔德把望远镜挂在脖子上，继续向山洞走去。

辛迪突然攥住他的胳膊。“你听到了吗？”

利特菲尔德侧耳倾听。他已经丧失了部分听觉，听不到高频的声音，医生也危言耸听说要给他戴助听器。他一直以来对助听器都很抵触，可要不了多久，他不戴这玩意就通不过体检了。可现在，尽管耳朵不好使，利特菲尔德还是感觉到空旷的山洞里传来阵阵敲打声。

“那是什么？”他问道。

“不知道，但里面肯定有人。”

“或许有你的好料，不过我建议你最好就呆在这儿别动。”

利特菲尔德并不知道为什么凶手会笨到在案发现场附近逗留，但犯罪分子通常都有些蠢。这就是为什么持枪劫匪会去抢劫自己附近的贩酒店，而不会去更远的镇上或者甚至另一个州，他们对附近的店更熟悉。

利特菲尔德小心翼翼地走下山坡，双手按在枪柄上，想着要是带了对讲机就好了，这样他就可以把莫顿叫回来支援。其实安全的做法是先查看一下附近的情况，以防凶手不止一人，但利特菲尔德不想惊动嫌疑人让对方逃跑。

或许此去他会解开很多谜团，那样冒点险也值得。利特菲尔德已经厌倦了那些中途消失的脚印，隐没在黑夜里的褴褛身影，还有那个从墓中爬出来把人往河里引得牧师⁵；就算藏在那里的是个小孩，是个意外杀人的凶手，只要能自圆其说就好。

他拿出左轮手枪，慢慢地穿过空地。山洞里传来铿锵有力的敲打声。利特菲尔德扫视树林，没看见什么动静，他心里希望辛迪有点眼力见儿，能替他看着点儿。

到洞口时，利特菲尔德在一块突出的花岗岩峭壁旁蹲下来，谨慎地打量那阴暗的洞口。

有一个人坐在地上，正用一根弯弯的棍子敲打一块石头。他的动作就像痉挛，很不协调，肘部往左时手腕却挥向右边，但不知为什么那根棍子就是挥动得很有节奏。

那个人的头发蓬乱，脸色苍白，就像是一生没出过多少门一样。他穿着牛仔工装套衫，明显一身农夫的打扮；嘴里念念有词，好像在随着棍子的节奏唱着什么。

“多尼！”利特菲尔德叫道。

那个人没理他，继续敲着。

“多尼·埃格斯！”

利特菲尔德一想到人们知道多尼是杀人嫌犯后的表现就反胃。皮克特县人的素质虽然可以保证多尼不被处以私刑，但怨声载道是免不了的。人们会说早就应该把这个傻瓜送到州里的疯人院去，还说“他们早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

“天呐，是哈迪·埃格斯家的孩子！”辛迪在他身后叫道，利特菲尔德甚至顾不上为辛迪违背自己的命令跑出来而发火。

“哈迪这下非哭死不可。”利特菲尔德说，“还有美珍。”

他叫了多尼很多声，但这个眼神茫然的孩子却更加卖力地挥舞棍子，笨拙地地东敲西敲，一边敲还一边望着黑漆漆的洞穴深处——那儿被塌落的石头堵得死死的。

利特菲尔德弯下腰，碰了碰多尼的肩膀。他以为多尼会暴起伤人，身子不由得一缩，然而多尼只是站了起来。他一边摇晃一边颤抖，仍然挥着那根棍子，像是个醉醺醺的音乐指挥家。

“多尼，我们走吧。”警长说。

多尼抬起一只颤抖的手放到额头处，碰着自己的发际线。利特菲尔德愣了一会儿才意识到多尼是在向自己敬礼。

- 1 拉尔夫·纳德（1934-），美国作家，律师，五次参选总统。曾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列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 2 生态恐怖主义，是 **恐怖主义** 的一种，他们用 **暴力** 或 **破坏活动** 针对相关人士或他们的财产以支持 **生态**、**环境**，或 **动物权利**。
- 3 《枪火》，一本美国杂志，专门介绍枪枪械射击类的知识。
- 4 浸信会，基督新教主要宗派之一，反对给儿童行洗礼，主张教徒成年后方可受洗，且受洗者须全身浸入水中。
- 5 牧师的事指作者另一本小说《红教堂》中的情节。

第十八章

鲍比以为自己逃不掉一顿臭揍，至少也要被那些听腻的话洗一通耳朵。没想到天黑前他到家时，老爸就像只羊乖乖一样坐在沙发上，脚边一小堆空酒罐（老爸一般管它们叫“阵亡士兵”），呆呆地盯着电视上的《60分钟时事杂志》¹。鲍比知道准有什么事不对劲了，老爸一向关心时事，就跟他对杜威十进制²感兴趣一样。老妈的狮子吼也没让他回过神来。

“去哪儿了？”老爸看也没看他一眼。

“在弗农家。”

老爸点点头，喝了一大口啤酒。

“你就不能小口点喝吗？”老妈说。

老爸接着吞下一大口，算是回答。安迪·鲁尼³又在电视上高谈阔论那些老调，老爸呆滞的眼睛盯着他那张苍白的脸一动不动。鲍比想溜进房间，但老妈从厨房里走到他面前。

“吃东西了没？”她问，又走近嗅嗅鲍比。夏天他偷老爸囤的啤酒时被她逮了个正着。打那以后她对他就盯得很紧，像只绿头苍蝇扑在屎上一样。好在她闻不出大麻来，他成天抽这玩意儿，妈妈也以为那只是他脏衣服的味道。眼下鲍比倒不是怕被洗一顿脑。自从目睹开推土机那人被鬼兵开枪打死，他再也不想提那些怪力乱神的东西了。

“我在戴维斯家吃过了。”他说。

“烤牛肉？玛莎星期天都是烤牛肉的。”老妈的语气带着那种只有汉堡和金枪鱼可做的失落感。

“嗯，还有土豆泥之类的东西。”

“我看，什么时候你也该请弗农来家吃顿饭。不然他们还以为我们故意让你去他家蹭饭吃。”她把一缕油腻腻的头发顺到耳后。厨房散发着煮久的蘑菇汤味儿。

“没问题，老妈。”

微波炉响了，鲍比趁她分神的当儿溜回房间。门还锁着，看来老爸没发脾气把门踹开。鲍比从洗衣机下面把钥匙摸出来打开门，又从身后带上。

贾雷尔可能半夜才回来，鲍比希望在他回来之前就能睡着。他想忘掉开推土机那人的脑浆从后脑勺溅出来的一幕。做个梦，哪怕是噩梦也能冲淡点儿这记忆。他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是凯伦·格林、弗农、恐怖上校在叮铛洞里的那双眼睛、溅出

的鲜血……最后这血隐没在黑暗当中。

醒来时鲍比浑身汗津津的，床单也乱成一团，贾雷尔在上铺打着呼噜。鲍比翻身起床，摸黑穿上衣服。抓了几片白面包，团成弹子大小的球，把它们像药丸一样吞了下去。他决定不等公交车，走路去上学，老爸驾车上上班可能经过这条路，也许会载着他开快点免得迟到。

到学校的最后1/4英里鲍比是跑着去的，进教室的时候铃声正好响起。身上的汗让他有点儿难为情，特别是凯伦·格林飞快地瞥了他一眼，又把眼睛转到别处去了。

鲍比全神贯注地对付着代数题，校长在广播里通知优秀学生到体育馆照相，他听到眼睛都没抬一下。又是那些有钱家庭的老面孔，他们要什么有什么，好事都让他们占了，凯伦当然也是其中一个。听到弗农的名字也在里面，鲍比微微一笑。

就看弗老弟有没有从洞里逃出来了……

旁边那排的米凯伊·皮茨偷笑着说：“弗农·基。”鲍比本想拧她一把，但还是忍住了，转而专心思考那该死的x等于什么。

凯伦扭着小屁股摇曳生姿地从过道走过，身上散发着淡淡的香皂和花香味，让他没法集中精神。鲍比用铅笔重重地在纸上划着，把笔尖都划断了。他不晓得别人都是怎么熬过八年级的，更别说高中了，高中的女孩更多，她们穿着紧身衣，存心要让鲍比这样的男孩发疯。

她们那画着妆的媚眼说的是“只能看，想摸可没门。”拖车住房区的小子只配跟那些又丑又挫的姑娘在一块儿，这样才门当户对。那些妞一点不矜持，只要你冲她们笑笑再给她们买个巨无霸，她们就跟你睡，15岁就怀上你的种以报答你的垂青。但那又怎样呢？

虽然性对半大小子来说大部分时间只是个白日梦，然而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让你忘掉那些鬼兵、阴风惨惨的洞，还有让人烦心的家，这家跟福克斯电视节目里演的那些家庭完全是一码事。

鲍比就这样情绪低落到了午饭时间，这时他看到弗农独自坐在自助餐厅里，一边看书一边把不知什么肉塞进嘴里。

鲍比一屁股坐进他旁边的塑料椅中，“吃的什么？像翼龙屎一样。”

“炖牛肉。吃过了吗？”

“不饿。”鲍比扯了个谎。实际上这牛肉看着是一团泥巴色的糊糊。闻着味儿还不错。

“你该叫上我一块儿。”

“我想着你都跑掉了。”

“没有，发生什么事了？”

鲍比在脑子里闪过很多借口，后来觉得真相这么恐怖，就算承认自己胆小也没什么糟糕。再说超级英雄偶尔也撙撙挑子，拯救世界变得不那么容易的时候他们还得去搬救兵。

“我吓坏了。”他说，“那些鬼兵追我的时候，我只有拼命跑。不知道他们追出了多远。我想，他们也许不能出那座山什么的。要是追出太远他们的能量就用完了。”

“所以你就撒下我自个跑了？”

“该死。弗老弟，我以为你也跑了。”

“把多尼留给洞里的那些东西？”

“洞里有什么？我现在都不知道咱们是不是真看见了什么东西。”鲍比伸手到弗农的盘子里抓了块面包填进嘴里，想着吃点东西让他考虑好了再开口。

“哥们儿，我们该找点证据好让大家相信我们。”

鲍比嚼着面包点点头，差点被干面包噎着。出糗的是，他咽这些面包的时候，凯伦跟半支啦啦队的女孩就聚在那边，离他还不到30英尺远。

“好吧，冷静点儿。”弗农说，“说说我这边。你跑了以后，大部分鬼兵都去追你了。我想到洞里去找多尼，但那个戴着怪帽子的长官就站在我右前方，好像他步都没怎么迈，人就已经在山梁上了。”

鲍比把面包咽下去，想着能喝点弗农的牛奶就好了，“天啊，你遇到恐怖上校，我遇到他的一帮手下。”

“符合化质说⁴理论。你跑的时候身体就会释放能量，他们吸收了这些恐惧产生的能量。”

“那他们会变得跟朱莉·霍克一样肥，我都吓得屁滚尿流了。你呢？”

“我倒没有那么害怕。更多是好奇，因为我觉得这些人不像要伤害别人。”

“不见得吧，哥们儿。他们可开了枪。”

“量子物理认为现实其实就是一连串幻象，是能量的变化形式。想到这点儿就没什么好怕的了。”

“头痛。”鲍比说。但是没有那个开推土机的家伙痛那么厉害。

“先不说那些。恐怖上校盯着我的眼睛，我就僵在那儿跟一坨北极熊的屎一样，他的嘴唇在歪七扭八的胡子下面动，没发出声儿，但是我肯定听到了他说的话。他说：‘这不是你的战争。’”

“不是你的战争？”

“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人跟我爸一样，总是不让我参加游戏。看也别看，想也别

想，好像我就拿不出手，好像我就是个讨厌鬼。”

“天啦，小弗。你应该到格哈特那去趟。”鲍比不想跟那个刻薄的学校辅导员照面，那人是他的死对头，但弗农问题这么严重，菲尔博士 5 也要花整个播出季的时间才解决得了。

“我对这家伙很生气。”弗农说，他一脸苦相，牙缝上还挂着一缕牛肉丝，“这个 200 多岁的死人居然讽刺我，好像在穆拉托山他就比我大一样。要我说应该我说了算，我是个活人，他已经死了。”

“这时多尼在做啥？”

“你觉得他能做啥？他是个低能好不好。流口水、做怪相，也可能尿裤子了。”

“你去救他了吗？”

“开什么玩笑？恐怖上校走近来把一只手放在我头上，我一心想跑掉。你知道，他的手指简直戳进了我的脑壳里，就好像挠我的痒痒。那会儿我恍恍惚惚的——大概几秒或几分钟吧，就好像被冲进了阴阳魔界的马桶里。之后我就听到山那头的枪响，瞅了个机会跑了。”

“我也听见了。”鲍比说，此刻他只想说这么多，“我觉得子弹是朝我打来的。”

“但是你还没死。”

“差点挂了。”鲍比目光扫过凯伦和那群叽叽喳喳的甜心。

“我回去的时候多尼已经不见了，我知道他们抓了他。我能看到洞里，想恐怖上校要么已经把他变成自己人，就在那块塌方的后面，要么就是他不知道走哪去了。我就抓了咱们的毯子赶紧离开那里。”

“你不担心我吗？”

“不担心，你狡猾得像只黄鼠狼。我觉得我才是猎物吧。”

“猎物？”德克斯插嘴，带着他的午饭走过来，“弗，这事你最好别到处嚷嚷，大家都开始议论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德克斯坏笑着。鲍比冲他竖了个中指，把旁边的椅子拉开让他坐。

“说到议论。”鲍比说，“你跟警长的小会开得怎么样了？”

“他就是演戏。跟我说什么是非法闯入，还有未成年犯了这事照样有麻烦，特别那些有前科的。肯定啦，我老爸也在场，不然警长肯定叫得更凶。有几次他就那么盯着我，好像想揪着我的领子，把我的坏水儿都摇出来。”

“那可要摇上好一会儿，你肚子里全是这些东西，”弗农说。

“气死你，你咬我呀！”德克斯说，“想想还是算了，你就好这口。”

鲍比看着弗农，“要不要跟他说？”

“算了吧。”

“啥？”德克斯问，“你们两个搞了什么名堂？”

鲍比把数码相机拿出来开了机，翻着照片的缩略图，往前斜一点好让那两人看得见。

“什么东西？”德克斯说，“啥也没有，只有树。”

“没照下来。”弗农说。

“没照下来什么？”德克斯问。

“昨天我们又去了叮铛洞。”鲍比说，“我们看见他们了。”

“看见谁？”德克斯已经有点不耐烦了，把头转到女孩们那桌，“凯伦边上那个红头发是谁？奶子不错。”

“鬼。”鲍比说，“叮铛洞里那些死兵。”

“你俩还没完了？”德克斯撕开方便餐包，把三明治肉塞进嘴里。“现在我唯一感兴趣的洞是红头发身上那个。”

“他们被吵醒了。”弗农说，“正在发生什么变化，聚集能量。”

“你俩不要太钻牛角尖。”德克斯说，“听着，到处逛逛没什么不好。你俩一对怪咖，有时候也有点意思。不过你们要拿叮铛洞的事当真了，我只有离你俩远点儿。”

“明白。”弗农说，“不想让你圈子里那些人对你说三道四，我们会连累到你。”

“是啊，随你怎么说。”德克斯说，“如果你的智商能比你的保龄球平均分高点儿，你也还是一草包。”

“够了。”鲍比说，“怪事都发生了，你还在这蠢蛋学校瞎开心。”

德克斯把水果卷扔进嘴里。他四周看看有人听到鲍比说的话没，如果有人听到做出点什么反应，德克斯就会用他那套混蛋方式回敬。不过大家都有自己的青春期烦恼，没人关心他们说了啥。德克斯半眯着眼，嚼了一阵。

“你俩可以随便编捉鬼敢死队这种没边儿的东西，别把我拖下水。”德克斯把吃剩的东西装回纸袋里，“现在，姑娘们要是不介意的话，我要忙自己的事了。”

德克斯晃到凯伦那桌，摆出他那副迷人的笑容，红头发给他腾了个地儿。德克斯说了句什么，凯伦笑起来，鲍比觉得脖子热热的。

弗农用他那双圆溜溜的眼睛翻了个夸张的白眼，“那家伙讨厌得很，但他在人堆里吃得开。”

“是啊。”鲍比说，“重演那边怎么样了？”

“我爸还在擦他的枪，跟平时一样。”

“这群人还挺当回事，是吧？”

“那是，他们老得都打不动电动游戏了，还能做点别的啥？”

“今年你要参加？”

“不，我才不想穿得稀奇古怪天天在太阳底下走队列。再说，听我爸的指挥都听烦了。”

“你爸当这个上尉乐疯了吧？他在这些纪念品之类的东西上指定花了不少钱。”

“没错，要不是他倒卖复制品挣了不少钱，我妈就要给他好看。总之他搞到的钱够他玩他那些爱好。”

鲍比往挤挤攘攘那桌看去，希望凯伦别睬德克斯，但是她跟其它姑娘一样都被他迷住了。那个红头发好像正跟他肩膀挨肩膀。

“你觉得跟那有关系吗？”弗农问。

“德克斯在那儿讨女孩欢心？”

“不是，这次重演活动。好像某种奇妙的感应把他们唤醒了，也许是模仿他们的战争或什么的。”

“你都哪儿来的这些想法？”

“漫画书、电视、网上。这事也没那么神秘。毕竟，什么是鬼？他们为什么要出没在他们遭难的地方？这些鬼兵听到战鼓敲响就醒来，这事不是很奇怪吗？”

“他们可能不喜欢那些假兵演他们吧。”

“这么说来，谁才是真的？活着的还是那些已经死了的？”

“我希望从来没听过科克突击队的事。”鲍比说，又想起那个开推土机的人，想起他脑壳开花时那些喷射出来的血和脑浆。

“他们放过了多尼，说明他们的规矩是不抓战俘。”

“是啊。”鲍比喃喃自语，“他们不抓战俘。”

“所以我们可以等等看这些士兵准备好了要干嘛。”

“听上去你挺期待啊。”鲍比想像老爸穿着粗制滥造的羊毛军服，肩上扛着仿制春田6枪，一边猛灌啤酒。老爸中学毕业后在陆战队已经服了四年役。休假的时候跟老妈结了婚。他常对“杰菲上尉”发一通自以为好笑的议论，但是这场假装的战争一开始，老爸又跌回到当三等兵的日子，长官放个屁他都要敬若神明。

“我们去那个记者那儿看看吧。”弗农说，“每年万圣节她都给报纸写当地的鬼故事。说不定知道点什么。”

“这种事你能相信个大人？”

“我们可以假装是为班上做调查。”

“考虑考虑吧。”

上课铃响了。下节课是英语课。德克斯和红头发一块儿离开，凯伦周围簇拥着那些迷人的姑娘。鲍比看了眼弗农盘子里的三根剩薯条。

“你还吃不吃？”他问。

“你解决吧。”

这薯条又冷又腻，就像腐尸上蜡白的手指，鲍比还是把它们吞了下去。

1 60分钟时事杂志，美国老牌新闻杂志节目，1968年开播。该节目制作精良，口碑上佳，多次获奖。

2 杜威十进制，美国图书馆分类专家麦尔威·杜威发明的图书馆分类法，是世界上历史最久且使用最广的分类法。

3 安迪·鲁尼（1919年1月14日 - 2011年11月4日）是一名美国资深传媒工作者，以主持60分钟时事杂志节目尾段的“安迪·鲁尼有话说”环节闻名。

4 化质说（Transubstantiation），罗马天主教认为，弥撒进行时，就有神迹发生，饼与酒会真实地变为基督的身体与血，尽管物品的官感特质 - 知觉、味道、气味 - 保持不变。

5 菲尔博士，美国的一个脱口秀主持人，他是个有博士学位的心理医生，帮别人解决家庭问题，如婚姻，子女问题等。

6 春田，即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始创于 1794年，关闭于 1964年，曾经是 美国政府的主要的 国营轻兵器 生产和研发中心。

第十九章

“你们差点把我吓死了！”美珍惊魂未定地说，“你俩都是！”

哈迪点点头，用手揉了揉胸口，想起刚才的刺痛和窒息，他仍然心有余悸。那个长胡子的人——你这老傻瓜，那明摆着是鬼魂——触摸了他，把他带向了无尽的黑暗，但是幸好哈迪被一声枪响惊醒了。

哈迪睁开眼，美珍担忧的面容浮现在眼前；他对妻子笑了笑，柔情脉脉地看着她，就好像她还是个青春佳人一样。他觉得自己也年轻了，生机勃勃，像三月里的蒲公英。

然后他想起了多尼，想起他不顾美珍的阻拦，翻过围栏，跌跌撞撞地走向山洞。到那儿时，他看见多尼和警长、报社记者在一起。

警长说发生了一起“事件”，多尼也有可能牵涉其中，哈迪回过神来，那“事件”可能与他听到的枪击声有关。他让警长闻了闻多尼的手上有没有火药味，也让他检查多尼的手指，告诉他像多尼这样手指会间歇性抽搐的人是没办法开枪的。

“我们都没事。”哈迪假装轻松地对美珍说，同时向多尼使了使眼色。这时多尼正在胡乱摆弄他的纸和蜡笔。看到哈迪的眼神后，多尼嘀咕着，尖叫一声，像只孔雀似的。

“我可再也不会把他交给你带出去玩儿了！”美珍边说边把一些饼干铺在烤盘上，鼻子上还有一点面粉。虽然语气和表情都很严肃，但她这个样子让人几乎觉得有点可爱了。

“可我们不能把他一辈子都关在笼子里吧。”哈迪说，“这样还不如送他去州里的精神病院！”

多尼有自闭症，好像不太听得懂别人的谈话，但哈迪还是觉得当着多尼的面讨论这些并不妥。只是哈迪知道，昨天一定有什么事发生在多尼身上，不然他也不会冲向那个山洞，警长就不会在那儿发现他。

多尼的眼神有些奇怪，当美珍放在桌子上的擀面杖滚落地板时，他突然警觉了起来，然后咧嘴一笑，用手指在桌上敲着。多尼的涂鸦总是五彩斑斓，但没有什么规律可循。

美珍的拳头重重地砸在面团上，愤愤地说：“不能总是我一个人来保护他吧。”

“他是我的儿子，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呢？”哈迪说。

“我希望你把他看紧，不要让他再这样乱跑。要不是警长找到了他，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哈迪并不想向美珍解释说多尼并没有在乱跑。多尼其实是直奔叮铛洞去了，就好像通向那里的路是用金子铺成的一样。而且哈迪担心那条路会再次吸引多尼过去，于是说：“好吧，这段时间我们最好把他关在家里。”

“关起来”意味着要么是让多尼待在哈迪为他建造的那个特别的小猪圈里，要么就是让多尼和美珍待在厨房，只与煤气炉和挂在窗户上的洋葱为伴。厨房里，培根的油烟已经把天花板熏得发黄，仅有的一个白炽灯泡悬在一张破损的橡木桌上头。

房子里充斥着咖啡和卷心菜混杂的味道，而哈迪觉得要是把多尼关在这儿至少比在州立医院好点，家里的窗户没铁栏封着，还可以随时到冰箱里拿吃的。

“咯咯。”多尼欢快地叫道，脸上神采熠熠。他拿起一支蜡笔，夸张地挥着胳膊画着什么。接着他把那支蜡笔扔到一边，在它掉在地上之前，又迅速拿起另一支蜡笔在纸上画了起来。他不停地换着不同的蜡笔，动作很大，连美珍也禁不住放下擀面杖，从后面看多尼究竟在画什么。

“这是什么？”美珍问道。

美珍也去过那个山洞，有一次还是年轻时在哈迪的鼓动下去的。那时候他们那些小年轻巴不得去那儿，而“去山洞”这句话在当地其实就是去尝禁果的意思。可那天美珍还是拒绝了哈迪，哈迪也只是掀了掀她的裙子，直到后来他们结婚的那天两人才发生关系。一直以来，哈迪都尽量让美珍远离那个山洞。所以，尽管美珍知道那些关于幽灵的故事，她也不知道多尼的画背后的真正含义。

画上夹在灰色的岩石和红色树林之间的黑色裂缝明显是叮铛洞，哈迪头一次觉得它看起来就像是女人神秘的私处。

而多尼的这项新技能并不是他的画作里唯一让人惊奇的地方。在黑色的蜡笔笔触上，黄色的斑点就像是挂在夜空的星星，或是烛光。也有可能是哈迪这些年来看到的那些掠过树林的光点。

“再给我拿些鸡蛋来。”美珍说道。

哈迪艰难地咽了口口水。美珍没有弄清楚多尼的画的含义，要不然就是她有意不去想画中的蛛丝马迹。美珍虽然不是那种异想天开的人，但如果它们赤裸裸地展现在她眼前的话，她也绝不会无视上帝的旨意。

“画得真不错，多尼！”哈迪夸奖道。

而多尼呢，很显然由于刚才的即兴创作已经筋疲力尽，瘫坐在椅子上，嘴角还挂着一些口水。脸上的神采已经褪去，眼中的光芒也渐渐熄灭了。

美珍亲了亲多尼乱糟糟的头顶，一边抱着他，一边把蜡笔都拿开，说道：“休息一会吧。”她拿起多尼的画，用沾满了面粉的手把它揉成一团，扔进铁炉子里，关上门。她转过身来，就好像把尘封的记忆放进了地窖里，而这一切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只能听从上帝的安排。

“鸡蛋怎么还没拿来？”她问道。

哈迪知道，婚姻就如一支长长的舞，没有配乐。有时其中一个舞伴踩着了另一个的脚，有时甚至会有人伤了脚或跛了腿，又有时这对舞伴心中的节拍并不一致，但就算舞步踉跄时，你也不会离开舞场一走了之。他不能够留下一个未解释的谎言就离开美珍。

“你不想正视它它也照样存在。”哈迪说。

“上帝不会让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存在。”美珍回答，“死了就永远消失，除非死后升入天堂。”

“上帝赐予我们眼睛是为了让我们看到罪恶，而赐予我们嘴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说出恶魔的名字。”

“别再跟我说你的饭前祷告了。”美珍说，“如果上帝真是这样智慧、万能、怜悯的话，为什么这样的不幸会发生在我的多尼身上？”

无论是在浸信会的教堂，还是深夜独自一人，只感受得到自己的汗水和心跳时，哈迪都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尽管那些牧师声称自己是以上帝的名义来布道解惑，但圣经里几乎没有解释清楚任何东西，似乎耶稣自己也是糊涂的。

那些病人、残疾人接受了自己的不幸，向允诺永安的天国寻求安慰。可在这个承诺兑现之前，他们必须一直与这些痛苦为伴直到死亡降临。

“这不仅仅和多尼有关。”哈迪说。

美珍双手叉在胸前，说：“对我来说，就是。”哈迪知道美珍不打算再争吵下去，其实在这场争执开始之前他就知道他们会如此收场。美珍就是这样一个好妻子，自己的丈夫犯浑时会毫不客气，但也知道什么时候该给他点面子，可一旦她下定了决心，连神的旨意也不能让她动摇。

多尼还在敲着桌子，嘴里也喃喃地说着什么。哈迪知道这个节奏，他最近不止一次听到多尼发出这样的声音。

“你要多少个鸡蛋？”哈迪问道，“珍珠鸡最近下了些蓝色的蛋，但是都比较小。”

“大概六个吧。我要多烤点饼干，这几天就不用跑去杂货店买了。”

哈迪在后门边停下，穿上了夹克衫。他打算去谷仓里待一会儿，厨房里变得让他有点窒息。

美珍在后面喊：“门上门。”哈迪很高兴地照做了。

秋天傍晚的空气很清新，炉烟飘出来，融进了微风中。绿草芬芳，第一轮霜冻后，它的滋味会渐渐不再甜美。牛群们朝着西边正吃着草，迎着渐渐从蓝岭落下的夕阳，晚霞布满天空。

哈迪把玉米种收起来，倒了些干玉米棒进研磨机里，转动把手，一粒粒的玉米倾

倒在谷仓满是灰尘的地面上。母鸡们听到了熟悉的轰鸣声，都跑出窝来啄食，哈迪巡视着它们，看看哪一只已经长得足够壮，可以宰了来做周日的晚餐。

一只公鸡抬起头，伸长了脖子，昂首阔步地走到正在用餐的鸡群中。哈迪迅速把他捉了起来，想用斧子宰了它，打算拿它在平底锅里做出一道美味。突然，谷仓的角落里，有个影子从墙角的阴影里冒了出来，走向哈迪。

哈迪心里一紧，怕病又犯了。也许会是冠心病。这次他独自一人在谷仓，不会再有谁来摸摸他让他醒过来。哈迪扔下篮子，4个鸡蛋全碎了。

影子的形状不断变化，最后，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终于出现在灰蓬蓬的地板上。他的眼睛就像屋顶的焦油一般黑，空洞而且黯淡无光。衣服破旧不堪，一看就是粗糙的布料做成——虽然是士兵制服的样式，但是这么脏肯定是通不过军容检查的。

他悄无声息地靠近哈迪，哈迪也算对鬼魂有点了解了，他站到一边，只希望这个鬼魂有使命在身，会自己离开农场。鬼魂站在谷仓中央，谷壳飞旋起来，在他的周围打着转，卷成一个黄色的漩涡。他的脸越来越清晰，渐渐浮现出来，犹如一面镜子吐露出一段遗落的时光。

“走吧，厄利！”哈迪的声音颤抖着，“你不该到这儿来。”

厄利·埃格斯转向哈迪，哈迪害怕地向后退了几步，靠着墙，手一边慌乱地摸索着，想找个尖锐的工具；没摸到草叉，不过他抓到一根杀猪时用来绑猪的铁链，他把它拉出来，铁链发出了叮当的响声。

是时候拿出点颜色给他瞧瞧了。噢，上帝啊，赐予我力量让我杀了这早已没命的东西吧！

他把铁链子绕在手指上，钩端前后摆动就像是老爷钟的钟摆。厄利邈邈的脑袋歪向一边，就像在仔细听墙缝里发出的风声。正当哈迪想要再一次向上帝祈祷时，那个鬼上校也出现在了谷仓门口。

哈迪叫道：“滚回你们的山洞去！”可上校瞧都没瞧哈迪一眼——如果他们那空洞而黑暗的眼睛可以做出“瞧”这样的动作的话。

上校大步向厄利走去，这时哈迪感到了一种怪异的熟悉感，就像那两个人很久以前在一起跳过舞一样。上校的腿移动着，可是他没有带起地板上的一丁点干肥料和草屑。厄利向后退了几步，漂浮着，像在了上了油的缆绳上滑动的肉钩子。

厄利没有带武器——至少哈迪没看见武器——但是上校——科克，你知道他就是科克，他以前就是个混蛋，现在这个样子更是个混蛋——在他的腰上别了一把剑。哈迪觉得如果这俩人要决斗的话，他一定会赌上校赢，但是按理来说即使厄利会输，哈迪也应该站在自己的亲戚一方。上校好像施了什么魔法，把哈迪从心脏病发作中救了回来，但是哈迪不愿意去深究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还不如好好感谢上帝的仁慈。

而且哈迪也不确信厄利究竟算不算他的亲戚，毕竟他已经去世那么久了。但不管怎样，哈迪觉得手里的铁链越发冰冷、徒劳地垂着，他觉得自己十分可笑，用铁链去攻击鬼魂简直就是“以卵击石”。

当上校慢慢靠近厄利时，其他的士兵也从谷仓的各个角落现身，聚在一起，包围着他们的猎物。哈迪认出了他们就是他之前在围栏那儿看见的鬼魂，有个牙齿都掉光了嘴里还嚼着一堆黑乎乎东西的男人，有面容憔悴的看起来还不到服兵役年龄的少年，还有那个胖男人，他惨白的脖子上系着一条红色方巾。他们都挥舞着来福枪，虽然枪口已经生锈了，但显然不妨碍它们在你身上开个洞。

厄利缓缓地转着圈，像只羊的周围围着一群凶残的狼。

我说，厄利，你又不需跟他们硬拼。你只需要飞起来然后消失不就行了。换做是我的话，就这么干。

但哈迪知道这次的胜负不只是南北对抗、奴隶制和自由的抗衡、各州的自治权和联邦政府集权冲突这样的东西。此时此刻的决斗有关领地、遗产和家族的名誉。这些鬼魂在山上阴魂不散已经够糟糕了，可他们现在竟然踏入了生者的领地。

也许没有哪一场战争会真正地结束，因为那些亡灵和回声仍然会在这片土地上飘荡，像烟层笼罩着大地。哈迪摇晃着铁链，发出叮当的声音，但没有人理会他，于是他他把铁链丢在了地上。

当厄利意识到自己已经被那些士兵包围时，他摇晃着骨瘦如柴的脑袋，最终直勾勾地盯着哈迪。那双毫无生气的眼睛仍是那般死寂黑暗，然而他脸上的表情却有点疑惑。

这也不能怪你。生命就像是一夜谷仓舞会，但你却迷迷糊糊，不知道出口在哪里。

脖子上系着红色方巾的士兵端起了来福枪，枪口顶端还有一把钝了的刺刀。他的眼睛和厄利的一样无神，但他的动作透露出了敌意。科克点点头，没有出声，于是士兵冲向了厄利。

谷仓里的鸡惊叫着四处逃窜，证实那些士兵现在已经完全显形，也证实他们是这个真实世界的一部分——这个哈迪靠着粗糙的木墙颤抖的世界。

哈迪很想别过头不去看这一幕，因为他知道眼前的画面从此以后会反复出现在他的噩梦中，纠缠一生。可他还是死死的盯着谷仓里群鬼喧嚣的场景，看着尖刀指向厄利的心脏。

“厄利，快跑！”哈迪叫道，声音颤抖，喉咙里还呛着几粒谷壳。

科克拔出了他的剑，哈迪甚至还听到了——或者想象到了——剑拔出来时划过皮鞘的声音。举着刺刀的士兵们弓着背向前冲，就跟他们还能感受到地心引力似的。厄利朝马厩冲去，水壶撞着他的屁股，靴子踢着了化肥袋。

上校也以古怪的方式向前飘去，手里的长剑划出一道流畅的弧线。瞬间，厄利的羊毛外套上就被划开了一条口子，一股幽冥暗色物质流了出来，似乎这鬼的身体里面流动的是星粉月尘。

谷仓里响起一声哀嚎，连里面的柱子都随之颤动，圈养的猪惊恐地尖叫起来。那声音越来越大，直到最后哈迪觉得自己的耳膜都要破了。就在那沉闷的空气似乎再也承受不了任何声波时，哀嚎停止了，厄利挣扎了一会儿，离畜栏门只有几英尺了，不过，就算到了门口，他也无处可逃。

死去的人“死里逃生”的唯一方法就是踏上金色大道追随上帝，这些隐匿在叮铛洞里的鬼魂已经逃避使命太久了。

好好地死一次吧，厄利。但愿你能学会怎样死得其所！

厄利的脸扭成了一团，不是因为伤痛，而是因为潜藏已久的痛苦忍耐。他的身体渐渐消失，脏乱的衣衫落了下来，衣堆上面，是那个撞瘪的水壶。上校伫立在空空的军装旁，胡子中惨白的嘴唇喃喃动着，似乎在计数又一个阵亡士兵。

鬼兵们不再严阵以待，他们消失在黑暗里。只剩科克站在那儿，揪着他乱蓬蓬的胡子，他向哈迪点了点头，示意他可以离开了。随后，上校也隐没在幽暗中，哈迪站在暮色里，直到水壶和军装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哈迪就这样空手回到了厨房，没有鸡蛋，美珍只好就这么烤了她的饼干。

第二十章

报社办公室里充斥着一股旧漫画书的味道，又或者说是陈了很久的咖啡渣味儿。

弗农坐在一张烂沙发上，这沙发烂得好像要饭的和他的狗拿它当了几十年的窝。他以前没来过《时报》办公室，至少没到过分类广告部门后面的打印部。在弗农想像中，这儿到处堆满邮件，计算机设备满坑满谷，档案柜都生了锈。现在看来这地方跟他想像的差不多，除此以外，也就是一个乏味拥挤的地方。

如今的新闻事业和马克·吐温、海明威、鲍勃·伍德沃德¹以及卡尔·伯恩斯坦²那个时代的完全不同了。投资人的钱都哗哗流到了庸俗的媒体那去。仓库的隐蔽角落有四间小房，辛迪的小办公室是唯一一间有人用的。其余地方塞满了堆着印刷广告的货架，坏了的自动售货机，还有几堆摞得高高的过期报刊。

辛迪·鲍霍尔把两个男孩迎进房间，房间墙上钉着新闻获奖证书、幼儿园手工、卡罗莱纳黑豹队³的照片。“我不能拒绝两个八年级学生提供的匿名新闻线索。”辛迪说，绽出一个亲切的笑容，露出了不太整齐的牙齿。弗农觉得放松点了。

鲍比好像正瞄着她的胸，弗农也扫了一眼，紧身棉衬衫下面的胸部形状姣好，不过并没有电到他。它们就像那些到处挂着的派对气球，没让他觉得多兴奋。弗农隐约觉得自己好像错过了啥，但又不确定是什么，也不知道该不该为此担心。

“我们把名字告诉你了，我觉得这不算匿名。”鲍比说。

“噢，我把线人的隐私保护得很好。”辛迪说。路过玻璃办公室时，她冲里面一个大胡子的秃顶男人点了点头，那人正烦躁地排着版。窗户上有个大大的黑体标语，写着“别向编辑爆料”那下面是一行草字“草稿！！！”

“我们相信你。”弗农说，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相信她。虽然她的电脑上面摆着快餐店的哈利·波特玩偶，还写了那些本地闹鬼地方的文章，但她毕竟是个大人，看上去又有点严肃。

“好吧，我们开始吧。”辛迪说，“我最多只有两小时的时间。”

“那可能搞不定。”鲍比说，“要更长时间才说得完。”

弗农怀疑鲍比是不是在挑逗她，但他的死党双眼茫然，眼神涣散。弗农把相机放在记者的桌上，翻到叮铛洞那张照片，照片上的夜空中有一缕白色的模糊人影。“我们在穆拉托山拍到的。”他说。

辛迪把相机拿近仔细看，眉毛翘起来。

“这是比尔·威拉德的地盘？”

“是叮铛洞。”弗农说，发现鲍比还是失魂落魄的样子，“几年前的万圣节你写过一些它的故事。”

“嗯，科克突击队。”辛迪说，凝视着照片，“可惜还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证明这个传说是真的。”

“我们有许多证据，就是不太有说服力。”鲍比说。

“没有说服力不准确。”弗农说，“我想在捉鬼术语里，这叫‘无实质意义’”。

“那你们是捉鬼猎手啰？”辛迪说，她的笑容里并没有嘲弄的意思。

“我感觉是我们被猎。”弗农说，“昨天我们看见了科克上校和他的突击队，前晚，我们遇到个八成是从那洞里逃出来的士兵。”

“我要把照片下载下来好放大。”辛迪在相机上插上数据线，点了鼠标后，她说，“你们先说说为什么认为这些鬼是真的？你们觉得他们想要什么？”

弗农和鲍比对视一眼。“我们是来问你的。”弗农说，“我们跟别人一样只看过漫画书和电视上的鬼片，其实知道的也很少。”

辛迪把图片点大。放大了看，那一缕像是一个人的模糊轮廓，没有哪儿看起来像个死了很久的士兵。

“看起来他在想办法聚集能量。”辛迪说，“好像元气还没有恢复过来。”

天啊，她相信我们。

弗农有点儿巴不得她哈哈笑着把他们轰出办公室。因为现在他们得要解释发生的那些事，而他俩也说不清哪部分是真的哪部分是他们这两个漫画迷想像出来的。弗农先说了他在洞里的遭遇，那会儿鲍比在外面等着，他觉得自己被拖进了冰冷黑暗的深洞。

随后鲍比讲到了小路上那个脚不沾地的鬼兵——“他身上背着一个真正的邦联水壶。”弗农补充一句——鲍比又说，那个洞里的什么人或者是洞自己在低语“早 4。”

二人又轮流讲述了去那洞里一窥究竟的事以及发现多尼·埃格斯在外面逛到两眼发直倒在地上抽搐，一群鬼兵静静守着他的经过。这中间，辛迪冷静地坐着，不时瞄一眼照片。

“然后他们开枪打死了那个开推土机的人。”鲍比说，目光越过辛迪看着一幅奥杜邦 5 绘制的磨锯猫头鹰日历。

“啥啊？”弗农说，不自觉地说了句鲍比的口头禅。

“他们突然现身打死了他。”鲍比说，“我想他们本想打我的，那人正好挡住了他们或怎么样。”

“搞什么，鲍比。”弗农说，“你怎么不告诉我？”

鲍比的眼睛憔悴无神，好像受了什么打击一下老了20岁，“我怕恐怖上校会追杀我。”

“你是说这些鬼兵杀了卡特·哈里森？”辛迪说。

“我亲眼见到的，但是别问我要什么证据。”鲍比说，“证据早就‘没影儿’了。”

“为什么不报警？”辛迪说。

“我连死党都不敢说，更别提跟利特菲尔德和他那帮手下了。”鲍比说道。

辛迪点点头。“这事不能怪你。”

但弗农该怪他。毕竟鬼兵开枪这事是个有力的证据，而且他们本来也可以杀了弗农，除非——

除非……他们似乎有点儿喜欢我。

弗农把这念头打住，又说了他跟鲍比关于化质论的想法。“也许叮铛洞里的什么东西给他们充上了电。”他说，“地下火山、铀，这之类的奇怪东西。”

“有人说鬼魂可以靠吸收周围的能量变得强壮。”辛迪说，“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在那儿时觉得冷——他们把空气里的热都吸走了。”

“但这也说明不了他们为什么会开枪，或者为什么会朝开推土机那人开枪。”鲍比说，放松了一下身体。

“或者他们究竟想要什么。”弗农加了一句。弗农想给鲍比的胳膊来上一拳，报复他向自己隐瞒，只不过那样鲍比会毫发无伤，而他自己的手指倒会疼得受不了。

“你们看到那个小路上的鬼兵。”辛迪说，“靠近城里吗？”

“在城里和叮铛洞之间。”弗农说。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假设。”辛迪说，“那个铁轨上的鬼兵是从洞里逃出来的，他的能量比别的兵多。这个你们口中的恐怖上校想让他回去。逃兵是要被处死的，这点儿我看鬼应该也不会例外。”

一扇仓库门卷上去时的金属摩擦声打断了辛迪的话，一辆叉车开进来运走了一架广告单。弗农和鲍比往前靠靠好听见她说话。

“现在这个设想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要找出来为什么这个逃兵能离开那座山，其它的却不行。”她说，“否则，我们在城里的目击证据就不太可靠。”

“还有一个问题是那些鬼兵会杀人。”鲍比说，他想起那些灵异士兵射杀卡特的情景，脸色煞白。

辛迪严肃地点点头。“我们稍后再讨论这个问题。”

“这类枪要是到处开始发生的话，我们没那么多‘稍后’。”弗农说，“如果大家觉得科克突击队1864年搞得所有人都焦头烂额，现在成了科克鬼兵突击队就更有好戏

看了。”

辛迪弯下腰拉开桌子下方的一个抽屉。弗农看看鲍比，鲍比的眼睛瞪得大大地盯着她衬衫的领口。弗农随着他的视线看到辛迪桃粉色的内衣边里紧裹着柔软饱满的洁白胸脯。鲍比不知不觉地伸出了一点儿舌头，耷拉在下唇上，像埃及艳后的小毒蛇趴在尼罗河温暖的岩石上。

弗农咽下心里的一丝苦涩，看见辛迪抽出一叠泛黄的文件和卷着的杂志，在桌上摊开翻看着。

这都是当地内战时的资料，“那屋”里也有许多这样的复印品。弗农溜进他爸的神圣小屋时见过。虽然他并不是科克突击队和斯通曼突袭战的专家，也认出了老图片上的一些面孔。

“你说这洞说‘早’。”辛迪说，深深看了鲍比一眼，鲍比明显有点惊惶。

“是啊。”

“它说的不是‘早晚’的早。”她说，“它说的是是个人名，厄—利。”

她把一份文件推到桌边，严肃地盯着弗农。

“是‘他’。”鲍比说。

“厄利·埃格斯下士。”弗农说，“想起来了，我爸的名单上有这个名字。”

“皮克特保家自卫队中的一员。”辛迪说，读着报告，“在斯通曼突袭战中失踪。”

身后传来清喉咙的声音，他们转过身，编辑站在门口，正漫不经心地用手摸着大肚皮。他充血的眼睛鼓鼓的，神色萎顿，仿佛挑灯研究了一宿的密码。编辑朝男孩们点点头，弗农闻到一股炸鸡和浓重的古龙水也没盖住的汗味儿。

“我要在15分钟之内把这完工。”他对辛迪说，“哈里森枪击案有什么新进展吗？”

弗农看了眼辛迪，感觉鲍比也屏住了呼吸。辛迪一扫脸上兴奋的神色，平静地说，“没有，警官还没说什么。”

编辑的目光越过她，仿佛在构思一个乏味的头条标题，他干巴巴地说：““调查还在进行中””。

“明白就好。”

“你是说，你一点料都没有。”

“我会盯着的。”

“电脑屏幕上是什么？没对好焦。”

“没什么，什么也没有。”

编辑用他失焦的眼神瞄了一眼弗农，“那么，你俩是得了什么童军勋章，还是有

什么让我更高兴的事，比如要爆你们变态校长的料？”

“童军。”弗农说。

“乖得很。”鲍比说。

编辑点点头，注意力转到了明天的头条新闻上，决定把他俩获勋章这事排到12版的社区新闻里。他摇摇晃晃地走了以后，辛迪拿起厄利·埃格斯的画像。

“埃格斯家族是最早在这儿定居的欧洲人之一。”她说，“18世纪晚期从宾夕法尼亚州移居到这里。他们过去有1000亩地，从河谷到穆拉托山顶都是他家的。他们给这山起名叫穆拉托——解释一下，怕你们不知道——是一个一半黑人一半白人血统的逃跑奴隶的名字，他藏在这山里。”

“所以可能厄利的灵魂跟这块土地有更深的关系。”弗农说，“鬼魂总是在自己最喜欢或最憎恨的地方徘徊。”

“这想法够笨的。”鲍比说。

“我想他对战争厌倦了。”辛迪说，“准备回家。”

“放下了手里的武器。”弗农说。

鲍比摇摇头，嘴撇到一边，“然后就这么投降了？我觉得科克和他手下不是为这个，问题是我们现在怎么办？”

“首先要找到证据。”辛迪说，“我承认我对这类事很感兴趣，不过你们要是跟别人讲这些神啊鬼啊的，他们会觉得你俩病得不轻。”

“我们拍了照片。”弗农说。

“这种照片，我30秒就能做一张。”辛迪说。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不是编出来骗你的？”鲍比说，

辛迪冷笑一声，“看你们的眼睛就知道，你们一定是受到了什么重大打击，都看到了不想看到的东西。”

“好吧，我们看法一致，就算这事跟《周末怪谭》上头的故事一样。”弗农说，“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我敢说你们在科学课上学到的是物质和能量不能凭空产生和消失，它们只能转换形式。”辛迪说。

“是啊。”鲍比说，“爱因斯坦那一套。”

“那我们要怎么证明能量变成了物质呢？灵魂变成身体？”

“好吧，我不知道什么才算可靠证据。”弗农说，在衣兜里掏着，费了几分钟的劲才扔了一小块脏兮兮的灰羊毛布条在辛迪桌上。

辛迪用铅笔戳了戳它，好像那是一截响尾蛇的皮似的，然后才拿在手上。

“我在洞里发现的。”弗农说。

“内战时的衣料到现在应该早就烂了。”辛迪说。

“跟穿着它们的人一块儿。”鲍比加上一句。

“所以有什么东西正在让他们复活。”弗农说。

“假设我们承认是什么感情上的能量给这些鬼魂充了电，爱也好恨也好，痛也好怕也好，那么我们要让事情恢复到平衡的状态去。”

“平衡？”弗农说。他脑子里现出类似星球大战里的某种机器，一个巨大的电子遥控器，可以破坏鬼魂的电磁场，把恐怖上校和他的突击队炸回太空去。在那儿，他们会被一台宇宙真空吸尘器吸到肚子里，然后被关到地老天荒。

“如果有一人逃掉，他们要再抓一个灵魂回叮铛洞。”辛迪说。

弗农回忆起抓着他手腕的冰手，那手把他朝洞的深处拖去。想到这儿，他的脖子感觉到一阵寒气。

“不能逃跑。”鲍比说，“死了也一样，你总是属于一个地方的。”

属于。弗农不知道他属于过什么地方没有，无论生死两界。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把厄利·埃格斯引回洞里去。”弗农说。

“否则他们会找一个人来代替他。”辛迪说。

三人都陷入了沉默，直到一阵咔嗒咔嗒的机器声想起——印刷机正在墙后启动，打印下午版的内容。

很好，弗农想。这事儿要越搞越大了。

1 鲍勃·伍德沃德，（1943年3月26日 - ），美国记者，是揭穿水门事件丑闻的两名《华盛顿邮报》记者之一。

2 卡尔·伯恩斯坦，（1944年2月14日 - ），美国记者，是揭穿水门事件丑闻的两名《华盛顿邮报》记者之一。

3 卡罗莱纳黑豹队，成立于1993年10月26日，是美国国家足球联盟的第29支球队，也是自1976年以来第一支新建的球队。

4 此处“早”的发音和前文“厄利”的发音相近。

5 约翰·詹姆斯·奥杜邦，（1785年4月26日 - 1851年1月27日），美国画家、博物学家，他绘制的鸟类图鉴被称作“美国国宝”。

第二十一章

辛迪遵守了承诺，《泰特斯维尔时报》只是轻描淡写地报道了枪击案。文章指出案件只是事故，可能是打猎造成的误杀，而且引用了利特菲尔德警长的话，认为枪手开枪时距离案发现场有几英里的距离，没注意到有人在射程范围之内。对于那些想要进一步了解事件的人，警长都是用这些话来对付他们，除了死者家属不停地给他打电话纠缠之外，其他民众似乎对这样的调查结果很满意。

对于死者家属，利特菲尔德向他们暗示了卡特自杀的可能性，尽管他自己都对自己的这种做法感到不齿，但却奏效了：家属们还聚集在一起，讨论卡特自杀的动机——性格缺陷、债务、婚外情，还有卡特·哈里森隐瞒了多年的精神缺陷。

“这个案件仍在调查中。”警长一边念着报上引用的自己的话，一边把它扔到桌上。

辛迪已经给了当地报社独家爆料，报社把它提交给了美联社做专线报道，事件背后的谜团因此得以保密。利特菲尔德现在越来越会打公关牌了。他不禁自嘲，在退休之前自己究竟还要让多少谎言苟且偷生，还要让多少人死不了了之。他抿了一口咖啡，那苦涩的味道和胸口的苦闷同样折磨着他。

雪莉溜了进来，少见地在调遣处以外的地方逗留了一会儿，动作也十分古怪，就好像她的骨头跟身体不怎么贴合得上似的。利特菲尔德想知道雪莉和她的丈夫在床上是怎么做的，随后就把念头转开了，以免想起她赤条条的样子。

“杰夫·戴维斯来了。”雪莉对他说，“重演历史协会要申请这周末的许可证。”利特菲尔德奇怪雪莉今天怎么没有像往常一样在对讲机里跟他讲。而当她经过他的桌子朝小冰箱走去时，他明白了。莫顿之前在冰箱里放了一些女童子军饼干，而雪莉总喜欢偷偷地拿个两三块，以为没有人会注意到。

雪莉相信利特菲尔德不会揭发她，况且警长总是喜欢嘲笑莫顿办案不力。至少他现在又回到了过去的那种日子，那时办公室饼干失窃案就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案子。

“他们不是在镇子里就拿了吗？”警长问道。

“那是公共财产专用的。”雪莉一边回答一边塞了块椰子味的饼干到嘴里。

这种重演活动通常都是在穆拉托山脚下一个用善款建造的公园，奥尔德里奇公园里举行。利特菲尔德不知道让几百号人聚集在离叮咣洞那么近的地方合不合适，或者他可以随便编个理由让他们换地方。

他可以说收到了匿名恐吓，有人反对邦联军的旗帜，或者他可以说国土安全进入警戒状态。只要给人们造成一种有个棕色皮肤的人要制造炸弹袭击的假象，就可以摆平他们。

“你准备好需要的文件了吗？”利特菲尔德问道。

“准备好了。但是杰夫要申请持枪许可。他们要在活动中用枪支。”

“好吧，让他进来吧。”他说，“还有，谢谢你让莫顿没法发胖。他马上得做一年一度

的体检了。”

“非常乐意。我带了点酒酿车厘子，你等会可以带给佩里埃特。”雪莉笑道。利特菲尔德发现除了偏执以外，吃饼干是雪莉少有的一个爱好。

“我会的。”尽管佩里埃特身体体征稳定正常，还是没什么好转。他的状态有点奇怪，醒着却又人事不知，他的眼睛是睁开的，对刺激也有反应，但进医院后，他还没开口说过一个字。按医生的说法，这就是迟发的创伤后精神失调症，也许跟他在伊拉克待的那段经历有关。

利特菲尔德并不想把自己的那套理论绕进去让事情越来越复杂，但是自从在叮铛洞里发现了多尼·埃格斯之后，他对整个事件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

杰夫·戴维斯穿着工作服，但戴了一顶骑士帽，上面飘着一根华丽的孔雀羽毛。

“你可别告诉我他们在内战时也穿成这副模样。”利特菲尔德说，“孔雀羽毛会让长官成为神枪手们的靶子。”

杰夫扶了扶那顶帽子，说：“时移则事易。那时候都是长官们在前面冲锋陷阵，有时候身上就配着一把剑。后来军队沦为那些工厂主的工具以后，那些只会当官的长官们就不会冲锋陷阵了。”

利特菲尔德向杰夫敬了一个礼，然后示意他在椅子上坐下，免得他这就开始发表长篇大论。“我听说你们要在奥尔德里奇公园搞重演，是吗？”

“对，我们打算周二在那开始筹备，周五开营，周六就可以开战了。”

“那么周日呢，就是照料那些宿醉的人然后清扫现场吗？”

“警长，我们又不是要开派对。这是一次有教育意义的活动，是铭记过去的机会！”

“抱歉，只要一提到男人、篝火和帐篷，我就会按以前的个人经验来推测。”

“我想你们喝酒的时候可不会玩儿枪吧。”

“那倒是。你们到时发的是空弹吧？”就算那些枪支只是仿制品，但它们的功能、火药都模拟了真实的战斗，于情于法都要提前知会有关部门，不仅要防止紧急事件的发生，还要让那些“没马的牛仔们”悠着点儿。

“我们非常重视安全问题，而且我们采取了充分的保险措施。参加活动的每个人都有持枪许可证。虽然从技术上说，并没这个必要，因为我们的武器并不是私下持有。”利特菲尔德知道在枪支管理法上，杰夫比自己懂得更多，况且他也不怎么关心那些繁琐的条例。“你听说周日那天的枪击案了吗？”

“听说了。真让人感到惋惜啊。卡特是个好人。我们还打算把他加进来呢。”

“既然如此，难道你不觉得在他意外身故不远的地方举行这种模拟枪战不太尊重他吗？”

杰夫的眉毛抬了抬，他注意到了“意外”这个词，而利特菲尔德也想知道除了辛迪的报导以外人们还有什么别的传闻。“内战仍是美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血腥的一

段记忆。”杰夫说道，利特菲尔德强撑着准备接受他的“洗礼”，“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被鲜血浸染过，被痛苦侵略过，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人们的家门口。当斯通曼和科克扫荡到这里时，他们还有许多罪行没被记录下来。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科克把战俘关在在奥尔德里奇，许多邦联军战俘死在了那里，有的死于痢疾，有的死在这个联邦军疯子上校的子弹。”

“我听说有些俘虏在他们看守的帮助下逃跑了，那些看守也跟着一起逃了。”

杰夫摸了摸他的胡子，说，“叮铛洞，警长。不大太平啊。”

“是啊。那个山洞。”

“我关注的是‘活着的历史’，而不是别的。”

“可是，你不得不承认，我们所有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算活着的历史。即使我们不断地编撰历史，我们的生活仍然在变成历史。”

“人们还创造了传说，但是我从未找到过任何记载证实传说的真实性。联邦军大部分时间总是表现得勤勉守纪，但北卡罗莱州大部分地区都是蛮荒之地，而他们的士兵大多是在当地征来的暴徒。科克简直就是一个从田纳西来的流氓，总是喜欢去招惹周围地区的人。让他当上校算是给了他杀人的许可证。”

利特菲尔德想知道如果科克上校已死而且可以免于责罚的话，他自己会怎么看待那张“许可证”。“反正我的工作就是保证这里的安全，维护法律的尊严。”

“我们又不会犯法。十年来我们每年都有这样的活动。”

“没错，但是现在人们都有些惶恐。最近发生了不少怪事。”

“我们有活动组织的许可，也签了长期协议雇不当班的警察来保证会场的安全。我们为自己组织的这场家庭集会感到骄傲！”

利特菲尔德看了一眼桌子上的报告，说：“真枪装假弹，问题在于很多平民被杀是因为拿枪的不知道枪里装的是真弹。”

“这样吧，警长，为什么你不亲自来活动营地瞧一瞧？明天我会和几个小伙子一起在那里准备。”

利特菲尔德点了点头。他很想挖出点问题好让这场活动泡汤，以此来保证公共安全。那些参加重演的人肯定会又叫又骂，企业主们也会鼓噪起来，甚至还会有人写些胡言乱语给报社，但是这正好为他争取足够的时间来弄清那个山洞究竟是怎么回事。况且无论那些假扮的士兵知不知道事情真相，他也只是要保护他们免遭一两次攻击而已。

“那好吧，我明天去看看。”听到肯定的回答，杰夫·戴维斯昂首挺胸地站了起来，又问，“那许可证呢？”

警长草草地在文件上签了名，扔给他。戴维斯拿着许可证出去了，伴随着“砰”的

一声关门声，他在外面精神焕发地对雪莉说：“再见，亲爱的。”

利特菲尔德重读了一遍辛迪的文章，才读到第三段电话铃声就打断了他。由于他正等佩里·霍伊给他的调查报告，于是迅速接起了电话。

“警长，我是巴克利。”

巴克利是县委员会的主席，同时又是房地产律师，皮特克县的几乎每一处房产都经过了他的手，他和比尔·威拉德从小就是好朋友。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有什么需要吗？”

“我从商会那听说你打算取消‘重演历史’的活动？”

“这话有点夸张了吧。”

“你知道这场重演活动会吸引多少人到我们镇来吗？你知道他们会对我们的镇经济做多大贡献吗？他们住酒店、在餐馆里进餐、在商店买纪念品，有些人甚至只是在这里看一看、感受一下，然后就决定花一大笔钱买下一座山！镇子的经济可全指望他们！”

赚钱也只是赚到你口袋里去了。

“赚不赚钱和我没多大关系，我只是发过誓要保证这里的安全而已。”

“你别忘了警长可是靠选举来的，我们可以把你抬到这个位子，就可以把你弄下来。”

现在离下一届的选举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到时候选民们就会把那些让他们心怀不满的人刷下来，另选他人。利特菲尔德回答：“我觉得人们之所以会相信我，是因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县的发展。”

“那是你没听见人们在说什么。”巴克利在电话里舌绽莲花，跟他在法庭上说的那些词儿一样让人信服，“自从松涛路的教堂出事之后，你的名声早就已经臭了。我一直都还在背后说你好话，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正直的人。可是你自己却偏偏对着干。”

先是威拉德，现在巴克利也这样说了。利特菲尔德真的厌倦了被看做皮克特县权贵们的傀儡，“我这么做是被逼无奈。”

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这时对讲机发出了咔咔的声音，利特菲尔德没听清前面说的是什么。他移开电话以听清雪莉调度麦里的内容。

“麦卡利斯特保龄球馆有人携带枪支。”雪莉说，“形迹可疑。”

利特菲尔德立刻对电话里的巴克利说：“我得走了，有个选民有麻烦了。”

电话那端仍不放弃：“商会可是很有影响力的……”

利特菲尔德没有管巴克利的嚷嚷，挂了电话之后立刻跑到雪莉的办公室，他的膝

盖嘎吱作响，痛得他龇牙咧嘴，但他并没有放慢脚步，一边问道：“什么事情？”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人，穿着破旧的衣服，还拿着一把枪。”

利特菲尔德在门口停下来，说：“奇怪的人？”

“那是麦克说的，但是你也知道麦克这个人，总有点疑神疑鬼的。”

利特菲尔德迅速赶向自己的巡逻车，一边祈祷那个奇怪的人不要引起麦克怀疑。首先，麦克有一把登记在案的手枪，而且两年前他还曾经对一个强盗开过枪。其次，麦克有可能会对那个人开枪，而那个奇怪的人很可能会毫发无损的逃走，一滴血也不流，人们就会惊慌起来。

利特菲尔德打开警笛和警灯，一路无视红灯，把其它车都逼在路边上，在四分钟以内穿过了泰特斯维尔。当他到达保龄球馆的时候，莫顿已经在现场了。围观的群众也把那里围得水泄不通，堵在前门往里瞧。

老洛雷塔·麦斯在人行道上拄着她的藤条拐杖，从药店里蹒跚地走出来，可当她看见围观的人群和利特菲尔德的巡逻车后，立刻来了精神，直奔保龄球馆。一个穿着皮夹克的年轻人在入口处挡住了利特菲尔德，在手机里大声地责骂着对方。利特菲尔德轻轻推了下他，但年轻人看都没看就给了他一肘子。

“喂，没长眼啊——”年轻人回过头来看到是警察，立刻张口结舌，他差点就犯了袭警罪，而利特菲尔德则看到了他嘴里的三颗金牙。

“让开。”警长说道。年轻人摸了摸他梳得油光瓦亮的头发，腾出了地方。利特菲尔德走进球馆，里面充斥着各种味道，有油漆味儿、热狗辣椒酱味儿、啤酒味儿、地板蜡味儿，还有劳工阶层汗水的味儿，让人头晕。

利特菲尔德不太玩保龄球，虽然他偶尔也会带个妞到这里玩玩，还和部门保龄球队“锡罐之星”在这里断断续续玩过一个赛季。这地方过去闹事他还出过几次警，。麦克总是宣传他这里的保龄球运动“老少皆宜”，但大伙都知道贩毒、吸毒活动在这里还是挺猖獗的。

三年前，一个墨西哥人在球道后面被人捅了一刀，受了重伤。幸运的是，他只是个持有临时绿卡、在这里为圣诞季砍树的移民工人，不然泰特斯维尔可要乱得跟世界末日一样了。

差不多有一半的保龄球道有人在用，看来骚乱已经平息。音响里正放着莫莉·斧头的《调戏灾难》，南方摇滚的节奏强烈地冲击着墙壁。莫顿正在询问麦克，不过大多数来打保龄球的人似乎对他们还没喝完的啤酒更感兴趣，而不是协助警察办案。

“他有一把手枪。”利特菲尔德走近时，麦克正一边挥舞着他尖尖的手指一边向莫顿描述他看到的场景。而他的儿子德克斯此时正缩在收银台后面，傻笑着，又有那么点儿闷闷不乐。

莫顿正要在记录本上写东西，他看了一眼利特菲尔德，继续问道：“你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个人吗？”

“没有，不然的话我应该能记住他，这人很容易认出来。骨瘦嶙峋的，胡须乱糟糟。眼睛黑得跟煤炭一样。”

“他还拿了一把枪？”莫顿说道。

“是啊。”麦克回答，眼睛在莫顿和利特菲尔德之间扫来扫去，接着说道，“难道你们觉得我在骗人吗？”

利特菲尔德回答他：“没人这么说。只是考虑到你儿子的情况，这件事情显得有点巧合。”

德克斯一口喝下了他手中的乐倍，打了个嗝，挑衅地说：“消停会吧，警察大人。又怎么了？忙着把罪名都推到小孩儿身上吗？”

利特菲尔德强忍着想要冲到收银台那儿，一拳打飞德克斯手中杯子的冲动，逼自己冷静下来，让脸色恢复正常。他对德克斯说：“那你有没有碰巧看到这件事情呢？”

“有啊，我看见他了。老爸说的没错。一个粗壮的流氓，看起来就像是经常在垃圾场周围游荡一样。”

“好了。莫顿，把报告写完，我要到后面去看看。”

德克斯又说：“小心另一个哦。”

“另一个？”

“就是那个看起来差不多一样的人。都穿得破破烂烂的，只不过他没有拿枪。”

“他当时也在这吗？”

德克斯摇了摇头，笑道：“没有。我那天晚上在铁轨旁边看见过他。”

“哪天晚上？”

“不告诉你。免得你们又给我安个缓刑期再犯的罪名。”

麦克笑了笑，露出闪闪发亮的牙齿，说道：“就是这样，你终于肯听律师的话了。”

利特菲尔德让莫顿继续询问其他来打保龄球的人，然后一直地盯着麦克。过了一会儿，他空洞的眼神里闪过了一瞬火花。

“听着，麦卡利斯特先生，你可以整天在这里胡说八道，你的儿子也可以在这里混吃混喝。但是我有权为了公共安全关闭这个保龄球馆。当然了，你可以立刻打电话叫你的律师来，但如果我对地方检察官拍上几句马屁的话。在听证会前，你的生意会停运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

麦克撇了撇上嘴唇，说道：“我是这里的受害者。”

“没有犯罪的话，哪来的受害者？”虽然利特菲尔德自己并不太信这话，特别是他眼睁睁看着许多无辜的人被害之后。但在这儿他指的其实是麦克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并没有受到侵害，而不是超自然犯罪。如果利特菲尔德能找到办法将那些超自然罪犯绳之以法的话，那皮克特县会有一大票这样的鬼魂，在他们升天之前，监狱里都塞不下。

德克斯手里的乐倍掉下来，棕色的罐子在收银台上滚着，流出了泡沫。他直勾勾地看着球馆深处，利特菲尔德也循着他的视线望去。

“就是他！”麦克大叫。

德克斯慌忙躲到了收银台背后。利特菲尔德鼓起勇气准备面对这个即将现身的憔悴灰衣人。可是除了墙上巨大的商标以外，他什么都没有看到。

突然，他的右耳边传来了一声枪响，紧接着是一股浓烈的火药味，人们陷入了惊慌，一边尖叫着一边四处逃窜，就像是一枚炸弹投入了人堆。在下一声枪响前，利特菲尔德把一只手罩在耳朵上，然后迅速转过身擒住了麦克的手腕，压在收银台上，麦克手中的左轮手枪掉到了地上。

利特菲尔德吼道：“该死的，麦克！你疯了？”

麦克的脸气得发紫，也叫道：“他拿枪指着我！”

“我可没看见有什么枪，我连人都没看见！”利特菲尔德说。

德克斯把头稍稍探出了收银台，对利特菲尔德说：“喂，你瞎了吗？”

尽管大部分人早就从出口逃了出去，莫顿仍试着安抚留在这里的人。他对着对讲机说道：“这里有人开枪。请求支援。”

利特菲尔德问莫顿：“你看到嫌疑人了吗？”

莫顿摇了摇头。“幸好没有人受伤。”

麦克正揉着他红肿的手腕，利特菲尔德对他说：“看来你这地方确实要关闭一段时间了。”

“没问题。反正我要是以人身伤害罪起诉你的话，会得到赔偿。”

德克斯咧嘴笑了，利特菲尔德真想把拳头塞进他喉咙里，教教他什么是尊重，免得他长大后成为一个无恶不作的坏蛋。

但他不能随便发脾气，如果利特菲尔德被停职了，皮克特县就少了一名警官，这里的警官本来就不够用。就在他觉得事情已经不可能再糟的时候，辛迪·鲍霍尔走了进来。

第二十二章

“我老爸最近经常喝高。”鲍比说。

“喂，至少那样他不会揍你。”弗农回答。

“反正揍得也不算多。”

他们在拖车住房区附近山丘的树林里，这里有一间要塌掉的棚子。这块地以前是埃格斯农场的一部分。五叶地锦¹和金银花藤爬在栗木架的空隙里，生锈的铁皮屋顶千疮百孔，傍晚的阳光从孔里投射进窄窄的棚子里。布满灰尘的马蜂窝挂在棚子的椽上，到处是不堪重负而垂下的蜘蛛网。

两个男孩想躲开他们的父母时，常常到这棚子里来待上一阵。有时候，德克斯也会加入他们。他来时 would 拿鲍比和弗农开玩笑，说他们俩“玩过家家”。小棚的架子上有几个摆成一排的瓶子，布满尘垢的瓶盖拧得紧紧的，里面腐坏的东西让瓶盖膨了出来。他们将一些漫画和杂志也放在架上。

弗农坐在一个木箱上，翻阅《金刚狼》²漫画。鲍比打开一本《绿灯侠》³开始阅读，但他的心情实际上不在超级英雄大餐上。他把书放回架子，开始翻阅一叠印刷精美的杂志。这些杂志是从他老爸的秘密收藏里偷来的。

鲍比开了一本《阁楼》⁴，翻到插页。看到一幅幅裸体女人的照片，他的心脏霎时加快了跳动。这些书被贾雷尔称为“飞机书”。他经常也盯着“飞机书”玩玩自己。不过他觉得这些女人比较吓人，她们什么地方都是胀得发疼，大奶子看起来随时可能爆炸，而且面部毫无表情，一副无聊的样子。

鲍比经常在想，那些女人完美的皮肤，下面修得雅致的毛毛，对他的小弟弟作用是不是不大。倒是偷窥的快感每每让他的小弟弟兴奋不已。有一次，一阵秋风掀起凯伦的裙子，他得以瞥见凯伦的内裤。有时候，他心血来潮跟自己找乐趣时，就会收起杂志闭上眼睛，幻想她的粉红色花边内裤。

一次，他喷射时低声地叫着凯伦的名字。这让他感到尴尬，觉得自己有点变态，似乎没经她的同意就从她那拿走了什么东西。

“嘿，看这个。”鲍比说，指着一个特大波的金发碧眼给弗农看。“这些乳头跟钢镚一样大。”

弗农看了一眼，嘴里咕哝了一声。“见一个就够了，差不多都一样。”

“不是啊，弗老弟，这些都是波里面的极品。”

“怎么说都好。”弗农拍打着一只苍蝇。

“我敢打赌，她可以让你对着月亮嚎叫，跟只没头的鸭子一样狂扭屁股。”鲍比说。

弗农站起身，“啪”的一下将手里的漫画扔在地上。鲍比呆住了，没想到弗农会这么对待神圣的漫画。两个男孩都对收藏漫画充满虔诚，把每本书保管得完好如新。他们这样做一是因为漫画升值潜力大，但更多是出于对漫画家、对故事、对艺术、对漫画书无穷魔力的尊重。

“你满嘴喷什么粪？”弗农说，“想在德克斯面前表现一下？他又不在这。”

鲍比的手里的杂志，突然像浸了水一样沉重。“只不过是本奶子杂志罢了。”

“接下来是什么？跟我说，别让你的小裤裤勒着蛋？”

“弗老弟，我——”

鲍比忙着找几句话来扳回一局，没想到弗农眼中已经泪水盈眶，胸中还突然冒出一声呜咽。鲍比不知道怎么办，只好垂下眼去看肮脏地板上的《金刚狼》漫画——漫画封面的一个角卷了起来。这期漫画新出版不久，坏一点点就毫无价值。他得在零度星球的过期期刊里去找一本同期的补上。从他出生那年的一期到现在的每一期，他都集全了，不能断了一期。

鲍比得找点分心的东西，装作没看到自己死党的哭脸。男人之间的不成文规定：要是很悲惨的事发生了，你偶尔也可以撒一两次泪，比如爱犬被车辗死，或是奶奶过世。不过要赶紧擦掉，大家都装做什么也没发生。问题是弗农无缘无故地就开水闸放水了。

如果弗农不照章办事，赶紧收场，那自己就有义务履行男人之间的另一套不成文规定，也就是改变话题。“我说，我知道叮铛洞这事搞得我们都有点乱套。”

没想到弗农不但没打住，反而愈演愈烈。他把手从脸上拿开，直接看着鲍比，泪汪汪的一对小鹿斑比的眼睛里满是红丝。“死了好，反而轻松。”他抽泣说着。

鲍比手里的杂志滑到地上，半合上的书里露出一幅插页：九月小姐裸露的双腿在起伏不定的黑天鹅绒上分外扎眼。他不知道双手该往哪儿放。

棚内的空气变得更加凝重，仿佛陈积的鸡粪和锯末混在一起发了酵，气味直扑到鲍比的肺里。弗农灰色的眼睛和怒海狂涛中的军舰一个颜色。

说起来挺好笑的，认识一个人多年，却总记不起他眼睛的颜色。真该死，他眼睛和我的眼睛还真是很像。

“你为什么对着我喷粪？”弗农说。鲍比松了口气，他朋友的呜咽已经停住，总算可以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

“什么粪？”

“奶子、裸女、爷们之类的粪。”

“男人就是这样。我是说，艺术归艺术，肉体归肉体，对不对？”

“我还以为你不一样，鲍比。我知道你不一样。德克斯，他就是只等着配种的大猩猩。过不了几年他就会搞大女孩儿的肚子，然后打着哈哈开车送她们去堕胎。多克斯·丹，还有那些跟你一块玩球的，也得跟着整天耀武扬威。你知道，交配竞争嘛。可你是有感情的。这就是为什么别人都在我背后取笑我、说闲话的时候，你还坚持跟我在一起。”

“哥们，你是我的好朋友，好朋友在——”

“别在这儿学欧文·威尔逊 5 装疯卖傻了。你懂我的意思。”

鲍比转身将杂志放在架子上，又特别仔细地摆正每一本，每个角都对得整整齐齐。架子上有一点一点的黑色老鼠屎，他不知道老鼠会不会咬掉九月小姐的细皮嫩肉，叼去做窝。

“我知道你老爸是对你有点漠不关心。”鲍比说对着墙壁说，“我们有点类似。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情感，想起来都好可怕。我，至少我有一个哥哥，当然他比我大好几岁。”

“我不是在说那个。”

弗农在说什么，鲍比不想知道。他宁愿哼几首酷玩乐队 6 的歌或是八卦一下四分卫伊莱·曼宁 7 的新辣妹女友。该死的，他宁愿谈反恐。反恐和他的日常生活完全没关系，就好像银影侠蛋痛去仙女座星系抓自杀式人体炸弹一样。“我要回家了。”鲍比说，还是不敢回头，他怕见到那双发红的雌鹿般的眼睛，还有黑黑的卷翘的睫毛。

“是啊，可别错过了埃尔德雷斯家快乐温暖的爱。”弗农的声音带着冷笑。

鲍比开始往敞开的烂门走去。但他的朋友动作比他快，抢先一步挡住了他的路。他们相隔数英尺。弗农呼吸急促。鲍比看着他。

这下坏了。

弗农的头向前伸着，眼睛冒火，双眉上扬，仿佛在盯着鲍比体内深处某个大家都看不到的地方——一个空洞，一个鲍比有时在镜子里瞥上一眼的空洞。那空洞稍纵即逝，所以鲍比还以为是个错觉，每次都耸耸肩不当一回事。

“弗老弟，这样太怪了。”

“打我们10岁以来我一直都很怪。”

“我是说，真的很怪的那种，明白吗？”那灰色的瞳孔隐约闪耀着黄色的光点，红色的血管横布在眼白上，犹如燃烧的闪电。

弗农上前抓住鲍比的肩膀，把他一把拉了过来，力量之大不像来自仅仅85磅⁸，骨瘦如柴的他。弗农抬起头，火热的呼吸正对着鲍比的嘴唇 -

哇靠，他想吻我。

鲍比屈起前臂，肘子往后搁，使劲一推——像橄榄球训练时攻击假人一样——把弗农撞飞到对面的墙上。棚子被撞得一阵晃动，一套马具从钉子上掉下来，砸在地上；铁皮屋顶也发出吱吱尖叫以示抗议。棚子里又重归寂静，鲍比呼呼喘着气，等着弗老弟的开哭腔。

可他的好朋友没有哭，只是在墙脚缩成一团看着他，一丝细细的鲜血从鼻子里流出来。弗农的嘴角翘了一下——他在微笑。

“从我们在小溪里捉小龙虾那天开始，我就知道自己怪了。”弗农说，“你站在那块又大又平的岩石上，没穿衬衫，皮肤在太阳下闪着光芒。你的脸充满了活力和快乐。”

鲍比不知道弗农说的是哪一天。他们一起捉小龙虾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在溪边闲荡，比在闷热的拖车里好玩得多——特别是老妈唠唠叨叨催他收拾房间的时候。“我不记得——”

“七月七号，三年前。”

“你快把我逼疯了，小弗。”

弗农慢慢爬起来，双膝着地，跪在鲍比面前，像在石雕神像前忏悔。一缕阳光斜照在他的脸上。他的眼闪闪发光，不过那不是泪水。“我爱你，鲍比。”

鲍比退了一步。通向门的路现在畅通无阻，但他却挪不动步。在橄榄球场上，让他在160磅的后卫球员堆里躲避奔跑是小菜一碟，可眼前通向自由的这5码距离，却好像一个100英里的毒气沼泽。鲍比清了清嗓子，嗓子又干又涩，像堵了根老玉米。

“我知道你也有这种感觉。”弗农说，“我在你的眼睛里见过。”

愤怒帮鲍比疏通了气管。“你见过个屁。你知道别人都拿你当柴佬时我是什么感觉？那些闲话我听得还少吗？还他妈的动不动就捎带上我，说我是你的‘小炮友’，是你的‘小叮当’⁹。”

弗农眨了下眼睛，长长的卷翘睫毛一扑一扑的。他的眼睛闭上时很像凯伦的眼睛，嘴巴也像，至少下嘴唇像。鲍比的胃翻腾得厉害，像是有一群蛾子在胃里乱飞。真是乱七八糟。

“我知道。你没有离我而去。”弗农说，“这很说明问题。”

“什么也不说明。你是我的老友。我们一起看看漫画，偶尔去店里来一次顺手牵羊，偷点老爸的啤酒，测验时一起作弊。都是些爷们做的事。”

“你害怕。我不怪你。自从我知道自己是另类，我一直都害怕。”

“问题就在这里，戴维斯。你是个另类中的另类。”他用弗农的姓称呼弗农，希望这样做可以回归坚固的地面，两个人可以脚踏实地离去，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

弗农双手着地，朝鲍比爬去，膝盖在地上滑动，牛仔裤磨在地板上发出“哧哧”的刺耳声音。他像个动物一样在地上爬，眼睛放射出奇怪的光芒。与鲍比在凯伦眼里看到的那种光完全不同。

“走开，弗老弟。”鲍比说，“别逼我出手揍你。”

弗农继续往前，哧，哧，哧，他的呼吸均匀。鲍比的心却在胸腔里乱跳，像个断了的拖拉机机轴。

“不要否认。”弗农说，“这里只有你、我和上帝。德克斯不在，不要怕他抓住你。上帝是不会管的。”

鲍比又退了两步，快速地看了一眼门，不敢让视线离开弗农。棚子外面出现一个影子，鲍比知道是德克斯。

好极了，他会告诉每个人，说他逮住我和我“男朋友”在一起，我“男朋友”还跪在地上。我靠，完蛋了。

但至少这样德克斯能搅了场。现在这个样子，亲密得让鲍比恶心、头大、完全心烦意乱。鬼魂这事，还可以接受，因为他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且，说起来奇怪，从某个方面来说，也还说得通：人死去时，不愿离去，就到处转悠一下，随便看看，也有可能搞点小破坏取乐，不会干大坏事。

但是现在这事——

影子越来越大，接近了小棚子。鲍比不知道如果跪在他脚下的是凯伦，且用他身心期待的销魂方式表达爱意，他的反应会不会跟现在一样。

他会恶心和紧张吗？抑或是会像个酷酷的运动员帅哥一样？

比较糟糕的是，静下心来想想，说到底，真正的区别是什么？

影子在向前靠近，变得越来越大。影子的主人太高，不会是德克斯。是杰夫·戴维斯？是埃格斯家的人？或者是他醉昏昏的老爸？我的天啊！

一片寂静中，只能间或听到弗农的牛仔裤发出“哧哧”声。鲍比本应该听得到来者的脚步声，可惜现在他的耳朵正嗡嗡做响。

“我告诉过你，我爱凯伦。”鲍比说得特别大声，好让来人听到，“我这个学期一直在努力。”

不管来人是贾雷尔还是德克斯还是别的人，如果这时候冒一句“你做的唯一努力就是跟你那五个手指头约会”就太妙了。不过只有寂静，以及那渐渐逼近的影子。

“我们两个都知道真相。”弗农低声说道，“你和我是一样的。”

“不是，我们不一样。我喜欢看奶子和‘小粉嫩’。我不爱男人，我不爱你！”

鲍比没有意识到他在大声叫喊，几乎是在尖叫。他的叫声在小棚里回荡，最后消失了。弗农仍跪在地上，离鲍比不到三英尺，离他的下半身太近，离聚集在那地方强烈的暖流太近，近得让人不舒服。鲍比将视线从弗农身上移开，见到影子已经到了小棚的门口。

炎热的小棚子突然变成刺骨的寒冷。

站在门口的是恐怖上校。

两天前他下了一道无声的命令，导致推土机司机一命呜呼。他看起来比两天前更结实了。不知道是不是死的人越多，鬼魂越有力量。

他现在又成了肉身。我必须穿过他才能从门口出去。

想到要穿过冰冷而飘渺的肉身，鲍比打了个寒颤。

鬼军官的帽檐下，一对眼睛像地狱之火一样发出亮光。他的胡子像小蛇一样扭来扭去，苍白的皮紧紧地绷在脸骨上。他撮着嘴唇，像是饶有兴趣地打量着眼前一幕。

倒也是，刚刚从一个无底洞里释放出来，活人可能都好玩的很。

“弗——弗——”鲍比结结巴巴地说，“弗老弟？”

军官用左手摸了摸胡子，右手悄悄地移到剑鞘处，把弄着剑柄。

弗农双手按在地上，抬头看着鲍比。鲍比见他眼光呆滞无神，嘴巴张着，舌尖伸在外面。他的朋友像是中了什么奇怪的咒语。这个鬼军官既然可以命令鬼兵用无形的步枪和真子弹射击，不知道他能不能让活人干他们不想干的事。

鲍比不想再待在那里，多待一秒钟也不想，但是他的双脚失灵了，大脑和肌肉的连接已经短路。

恐怖上校抽出他的剑，发出“仓”的一声。这也是恐怖上校第一次发出声音。

弗农随声音转过头去，似有似无地点了下头，好像是盼着有人来做他出柜晚会的观众。

鬼官走进棚子里，用剑指着鲍比的胸脯。鲍比吞了一口口水，如同吞下一堆砖头和碎玻璃，之后这些东西顺着食管进入了肠子里。

剑看上去很真实，不会是什么无形剑，从擦亮的金属上可以看到反射的阳光。

鲍比在想他的朋友们会怎么接受这事。会不会有人为他举行葬礼什么的？他会是

这场鬼灾里他们班里的第一个死者吗？警长写报告时会怎么写？报纸会怎么写？

更重要的是，他最后的归宿在哪？会永远陷在棺材里吗？曾经有人在巴克维利浸信会强迫他匆匆地接受耶稣。他有没有资格拿到一张通往天堂的超级电梯票？

或许他的归宿是叮铛洞。他会成为鬼兵部队新的一员，在穆拉托山冰冷的山洞里出没，直到天荒地老。

鬼官手腕一弯，抖了抖剑。

让我往门口走？

弗农朝鲍比点了点头，示意他“没事，至少有一个人会活下去”。鲍比的脸又热又湿，他知道现在轮到自己哭了。他想，弗老弟没准是对的。他不爱他，不是那种爱。但也许自己真的也是个另类。

鲍比跌跌撞撞地走向门口，阳光和自由让他两眼发黑。弗农叫道：“我没事，鲍比。别担心。”

鲍比在门口停了下来。弗农现在站在恐怖上校身边。那鬼的剑已经放低，看上去几乎像个父亲一般慈祥。刚才他还是一个恐怖邪恶的幽灵，要削掉鲍比的脑袋，现在却仿佛换了个人。

鲍比转身对着金色的阳光，还可以看到幽暗的树林。逃跑的话就得付出出卖挚友的代价——可一旦跑起来，他几乎足不沾地。

1 五叶地锦（Virginia creeper），攀爬于墙壁可作装饰之用；秋天时叶子会变红。

2 金刚狼（Wolverine），出现在漫威漫画出版物《X战警》中的超级英雄虚构人物。首次出现于《不可思议的绿巨人》（The Incredible Hulk）第180期（1974年十月）；由作家蓝伟恩（Len Wein）与艺术指导约翰罗密塔（John Romita Sr.）角色设计，贺伯特林普（Herb Trimpe）所绘。

3 绿灯侠（Green Lantern）是DC漫画（DC comics）所出版的美国漫画中，一群超级英雄们的总称。由比尔·芬格（Bill Finger）创作，马丁·诺德尔（Martin Nodell）所绘制。

4 《阁楼》（Penthouse），美国成人杂志。

5 欧文·威尔逊（Owen Wilson），一著名影星。

6 酷玩乐队（Coldplay）是成立于1997年、来自伦敦的英国另类摇滚乐队。

7 伊莱·曼宁（Eli Manning），1981年1月3日 - ，美式足球四分卫，效力于国家橄榄球联盟（NFL）的纽约巨人队。

8 1磅约为0.45公斤。

9 小叮当（Tinker Bell）是个感情多变的美丽小仙子，她是小飞侠 彼得潘 忠实的伙伴。

第二十三章

军刀在残阳最后的余晖中舞动。

弗农盯着它，被眼前的这一切惊呆了。它一会儿抬起来，一会儿靠近他，一会儿左右摇摆，在他眼里幻化无数。一会儿工夫，刀影就密布了整个棚子。弗农知道，这是真的，就像世界上其他一切受地心引力束缚的东西一样真实。而且它可能会要了他的命，砍掉他的脑袋，挖出他的心脏。

然而弗农只是呆在原地，一动也不能动。

军刀向他逼近，单坡棚斜面的角落里，阴影不知怎么的变得更深了。弗农瘫坐在地上，膝盖在尘土里擦伤了。他的心脏疯狂地跳动，就好像军营里起床的鼓点一样震耳欲聋，这声音叫着“逃啊”。但弗农吓得全身瘫软，动弹不得。

眼前这把锋利的军刀突然静止了，很长时间一动不动。弗农只听见树枝扫过铁皮屋檐的唰唰声，还有万圣节前夕的风吹动木板的声音。他强迫着自己不去看刀刃，目光沿着刀把向上，望过皱巴巴的袖子，最后看到了那张恐怖的脸。

科克的脸上满是皱纹，上面的光影交织在一起，映衬着那看起来虚无缥缈的皮肉，整张脸就像是亚麻布一样。黑色的胡子和看不见底的眼睛镶嵌在游移不定的阴影里，弗农顿时觉得棚子里一阵寒流来袭，他的脖子和胳膊上瞬间起了鸡皮疙瘩。

他在摄取我的灵魂，吸收我的热量。

上校将头向后一仰，嘴张得大大的，好像是在重重地叹气，充满了阴森的气息。他那污浊的牙齿包围着一堆蠢蠢欲动的东西。弗农期待着他会发出什么，或者是哀嚎，或者是行军令。但无论他说的是是什么，都消逝在了潜进板壁缝隙的风中。

军刀又被举了起来，这次更高更近，直指云霄，似乎在从什么遥远神秘的地方吸收魔法和力量一样。但弗农很清楚上校所拥有的一切力量都是自己给予他的，无论他不想。

“来吧，杀了我吧，让这一切都结束。”弗农微动焦干的嘴唇，轻声说着。

至少鲍比可以逃跑，还可能在他的葬礼上为他哭泣；他的父亲也会人模人样地站在那里，母亲也会轻轻地用棉手帕沾沾濡湿的睫毛；学校里的同学都会坐在座位上窸窸窣窣；浸信会合唱团也会为他演唱“奇异恩典”¹；而斯戴摩尔牧师则会发表悼词，以求让更多在场的异教徒得到拯救，而不是赞美弗农的解脱。

随着他的棺材缓缓地被放入红色的泥土里，哀悼者们也会陆续离场，而父亲可能会逗留一会儿，和挖墓人一起。只不过他们在墓地边上坐在拖拉机里，更像是秃鹰。然后父亲可能会皱皱眉头，为他去世的小士兵感到伤心，也许还会偷偷地放一件珍贵的纪念品在那里，就像别人留下花一样，只不过他留下的可能是一个水壶、

一个杯子、一枚黄铜勋章或是一个小小的球，以给一段并不情深的父子关系画上句号。那些东西代表着延续无尽的旅程的一个历史片断，这历史并非来自今世，而是遥远的过去。

无论是叮铛洞还是这个六英尺深，形状规矩的长方形墓穴，一旦你一进去，就永远决定了你的命运。

科克上校举着他的军刀，就好像在为这渎神的恐吓行为庆贺。

弗农等待着它落向自己的那一刻。

闭上眼睛，你不会想目睹自己的头被砍下来的那一刻。

但是他总是不由自主地瞟向那张脸和那双眼睛，它们似乎是一扇通往无底灾难和罪恶的门。传闻中，科克是一个无情的冷血杀手、盗马人、强奸犯，他会放火烧毁教堂，甚至在教堂焚毁的灰烬上撒尿。但弗农眼前所见的这双眼睛并没有流露出那些邪恶，而是空荡荡的，眼睛周围虚缈的物质流动旋转，就像星尘被吸进了幽深的黑洞里。

接着那双眼睛亮了一下，似乎有一团地狱之火或是落日的余晖在其中跳跃。

在那静止的一瞬间，在弗农缴械投降的那一刻，他突然感到了一丝平静，将他带进一个温暖的保护层，为他抵御一切刀锋和子弹，一切仇恨和污言秽语。当他向鲍比告白时内心的小鹿乱撞，当他看见上校出现在眼前时的疯狂心跳，现在都恢复平静了。他甚至能够感受到血液在动脉里一股一股地流动，从心脏到达四肢。十三年来，他第一次感到自己是活着的。他为这讽刺的事实大笑起来。为什么这感觉在死神迫近时才出现？

我投降，可惜你们不抓俘虏。

军刀在半空中顿了顿。

然后落了下来。

慢慢地。

一路向下，缓缓地滑入那斑驳的剑鞘。

伴随着一声对战争厌倦的叹息，它终于回到了原本属于它的地方。

弗农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科克上校开口说话——如果他会说话的话——可是沉默像一张蜘蛛网蔓延着。他想知道鲍比会不会把这一切告诉别人，然后又觉得上校的那双让人胆寒的眼睛足以让鲍比在毯子底下抖一个月。弗农终于抬起了头，看见上校正把手伸向外套上一个鼓鼓的口袋，拿出了一团灰灰的布料递给他。

弗农仔细地盯着那双像山洞一样的眼睛，努力寻找人性的痕迹，但他看到的只有无尽的黑暗。眼前的这个人点了点头，那动作和他之前让鲍比逃跑时一样，只是这人的动作更加流畅，飘忽得不像肌肉的动作。

弗农伸手接过那块布，触碰到了上校那只像雾一样冷冰冰、飘渺的手。这是一顶法国军用平顶帽，帽顶的羊毛料已经磨损，帽身一圈棕色的皮带，帆布料皱皱巴巴，脏兮兮的。上校眯了眯眼睛，眼神不再那么敌意，但依然古怪，让人不寒而栗。

这双眼睛几乎已经是充满善意了，就像是父亲的眼睛一样。

但弗农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这人杀戮、掳掠、残害人们，他在那片山上劈开了一条用鲜血染红的裂口，而长久以来定居在这里的人仍然用“科克”这个动词来形容犯错。罪孽可以被焚毁，可以灰飞烟灭，死去的罪人可以被原谅，但永远不会被忘记。

弗农咽了咽唾沫，感觉嘴里好像有一把玉米渣子。他双手颤抖着，戴上那顶帽子。它本就是给一个小男孩量身定做的，戴上刚合适。

上校飘上前来，逼近弗农。弗农低下头盯着那双满是灰尘的脏污的靴子。突然他感到脸上一阵寒冷，是上校冰冷的手指触摸他的下巴，抬起他的头。弗农不禁异想天开，是不是上校想要他这个被鲍比抛弃的人，是不是上校在另一个世界里也被他叮铛洞里的同伴抛弃，就像他自己被这个世界里的人抛弃一样。

可是他胡子拉茬的嘴、瘦削的颧骨和宽宽的帽檐下的额头并没有流露出任何渴望和激情。那些手指，像泥溪里的蝶螈，既柔软又冰冷，划过弗农的下颚，伸进了他的头发里。接着那双手紧紧地握住了他的肩膀，力道大得似乎可以捏碎岩石，也可以从任何塌方里挖出一条路来。

弗农听到了一些话语，或者那只是房梁的吱嘎声，又或者那是来自灵异世界的语言。

我们不是一类人。

这话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弗农不知道它们是不是刚好落进了他不停转动的脑海里。

那双手把弗农扶了起来，突然一阵奇异的电流通过了他的胸腔，又一次，他想到了充电电池和能量转换这些东西。就这样，他站起来，和上校齐胸高，他的腿没有力气，瑟瑟发抖。

他在摄取我的灵魂，就像那个记者说的那样……

这几乎像灰尘和空气中的一段猥亵的舞蹈一样，弗农的舞伴轻飘飘地站着，随着听不见的音乐摇摆。

他听见了：从远方传来的军鼓节奏掠过闹鬼的山岭，潜进死气沉沉的气流中，行进在残秋的天空里，就像在领着一支疲惫的军队返回家乡。

上校抬起头，听到了对军人的召唤。他冰冷的手离开了弗农的身体，渐渐模糊，向后退去。阴阳两界之间的联系中断了。终于，弗农的四肢又恢复了力量和活力，

体内的血液也畅通了。

然后，上校开始变得黯淡，魂魄消失了，他的身体渐渐隐去。军刀、剑鞘、制服还有那黄铜色的徽章都一起消失了，但是那顶军帽还在，就像周围的四壁一样真实。

弗农伸手调整了一下帽子，让帽檐恰好额头上方，遮住自己的眼睛不去看暮色降临。轻缓的鼓声也渐渐悄无声息，只留下风还在呼呼地吹，催促着十月快点离开，好让寒冷的冬天肆虐。

日暮时分，弗农离开这间小棚子，穿过树林，小心地避开那些低垂的树枝，以免它们挂到了头上的帽子。

1 《奇异恩典》，也有人称《天赐恩宠》是美国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乡村福音歌曲。

第二十四章

一股不安的气氛像一只瘸腿的公鸡潜入了屋里。

哈迪从厚厚的被子下翻身起床。美珍的鼾声像只小羊在轻唤。她睡前一口吞下了一粒桑德森医生给她开的蓝色安神药丸，这药总能让她安宁片刻。

洋葱和炸土豆的油腻味儿还在屋子里飘荡，不过哈迪已经习惯这股味儿了。他知道不是这味道的事，况且，他法兰绒裤子里的两条腿还很硬朗，穿上靴子就能走到门口去。

风拍打着屋檐，木头百叶窗咔咔作响，这间老农舍摇摇晃晃，发出吱嘎的声音。月亮升起来，轻柔的光晕滑进窗帘的间隙，在地板上投射出一个绿色的长方形。哈迪竖起耳朵在莽莽林涛声中辨别多尼房间传出的声音。翻身的时候，枕头里一支羽毛扎到了他的脸。

床头柜上时钟里细细的指针已经走过了12点，在凌晨不慌不忙地嘀嗒响着。哈迪坐起时床垫吱嘎一声响。他几乎能感觉到穆拉托山起伏的山形，那些古老凸出的岩石和缓铺到山谷的泥土。

在哈迪看来，这山就该随着它可恶的居民一起堕到海里去。就算没有鬼魂，这座山隔不了多久也会被安全灯、有钱人的度假别墅，纵横交错的公路破坏殆尽。

就像1864年卷土而来的那些北方佬突击队，免不了一场蹂躏，枪杆子也改变不了最后的命运。这些北方佬糟蹋够了才刚滚蛋，他们的律师又如梦初醒地开进这块土地，霸占公职，然后制定土地使用法令，替自己和他们的盟友捞好处。

埃格斯家族还算走运，他们的领地地势崎岖，不宜耕种，没入政府的法眼。不过新一茬北方佬对山景却情有独钟，于是最陡峭的地势变成了最值钱的香饽饽。至于什么山上的风大得鬼哭狼嚎，钻井机打个井得钻1/4里深，那些有钱的傻帽才不在乎。他们只不过在夏天来这儿度几周假而已。

哈迪走到窗前，关节炎让他苦不堪言。自从谷仓那件事后，他都呆在屋子里，不知道这些折磨人的事什么时候是个头。

哈迪年轻那阵，穆拉托山还在埃格斯家族手里，鬼魂就时不时地四处出没。哈迪自己都亲眼见过几次，模糊飘渺的人影跃过林间。不过他从未近距离的亲眼看过他们——这么真实——直到上次那些人与厄利一起随上校的剑在他面前“起舞”。

哈迪的目光透过窗帘，美珍的鼾声止住了。他以为会见到山上升起营火，像是亡者不喜欢困在永远阴冷的洞里，要在林间露营。然而森林黑暗静默，靠近巴奇特比尔的推土机和卡车停着的拐弯处也是如此。空气冷重，仿佛严霜即将从北方降临。

“看到什么怪事了吗？”美珍说，声音带着刚醒来的哑涩。

哈迪没告诉她谷仓中的事。最近他常自己把事装在心里，他不晓得婚姻是不是就是像这样一步步走向消亡的。

“没啥。”他说，“就是山。”

美珍下了床，哈迪听见她拖鞋悉悉索索的声音。“我去看看多尼。”

“他没事。”哈迪头也没回地说道。

迟缓的步骤停住了。“你盯着山，我去照顾儿子。”

哈迪在黑暗中点点头，门关上了。他打开床头灯，从壁橱里取出装黑火药的滑膛枪。他知道“人鬼之界”的古老传说，牧师在子弹上镀上一层银，射穿吸血鬼的心脏，结果了他。

哈迪不知道吸血鬼是否真的存在，不过他觉得自己如果要相信点儿什么，那只能是上帝。那晚，他下到地下室把美珍的银十字项链熔化，涂在了三个子弹头上。就算银真能对付鬼魂，三发也远远不够，不过它们沉甸甸的，让他心里踏实。

哈迪打开埃格斯家祖传四代的圣经。圣书上说到过圣灵，哈迪说不准自己相不相信耶稣基督的灵时刻在墙壁间飘荡。既然圣经都说魂灵是有的，耶稣复活就是这个说法最活灵活现的部分，那这本书或许有点什么法力。

哈迪把火药筒里的火药倾进枪管。填进一颗银头子弹，他撕下一页使徒行传书¹，用铜杆压实了塞进枪管固定子弹。

“上帝，使我作你和平之子²。”他说。

门吱呀一声开了，美珍轻轻地走进房间。“你给那玩意上膛了？”

“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你不能把上膛的枪搁在多尼够得着的地方。”

“咱们的儿子十年前就死了。他现在只是你195磅的玩具娃娃。”

“再说这种话你就给我去睡木头棚子。”

“跟保护你的男人说这种话，你可真行啊。”

美珍走到哈迪身后，印在窗中的身影歪歪扭扭。她的面容苍老悲伤，起早贪黑的生活给她烙上了深深的皱纹。哈迪吃力地在那双充血的蓝眼睛中寻找过去那个年轻新娘的影子，然而，只有伤痛回望着他。

“我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美珍低低地说。

哈迪把枪放在膝盖上，朝山挥挥手。“叮铛洞。”

美珍把颤抖的手放在他肩上。“哈迪，我们的问题出在家里，不在那儿。我们的

家已经变得比什么鬼故事都要可怕了。”

“我见过他们，看到他们对多尼做了什么。”

“不管怎么说今天是星期天——就算有什么东西，也不会伤害多尼。”

“他们还能怎么伤害他。上次他们掳走他时已经把最重要的东西都拿走了。他们拿走了他的灵魂。”

“你还有脸说自己是基督徒。多尼从受洗得救时，灵魂就已经归属天堂了。从他6岁起，他的灵魂就已经归依了。”

“那是他根本不知道还有其他选择。你那个年纪的时候连死亡是什么都不知道，还是个只会重复别人说话的小屁孩儿呢。”

“得救就是得救，仁慈的主不会忘记任何一个人。”

“《圣经》给了我很多安慰。”哈迪说，拍拍书，“但现在，我要按自己双眼所见、内心所想行事了。”

“你不能放弃——”

嗒——嗒嗒——嗒。

他们互看一眼。

“肯定是负鼠在阁楼上。”美珍说，她吐字轻得即使在这般寂静里也不太听得清。

嗒嗒——嗒嗒。

“是啊。”哈迪说，“它已经学会敲点子啦。我们应该考虑把它送到马戏团去。”

“他们是为他而来的，对不对？”美珍把睡衣在胸前裹紧，用一只颤抖的手揪着，似乎这么做就可以挡住那些逼近的鬼魂。

“他们迟早要来。不过这次，他们别想就这么抓走他。”

鼓声穿过了牧场，它的来处捉摸不定。哈迪盯着窗外，以为能看到闪烁的营火或者一队白色的人影。没有，外面一片漆黑，远处的树木抵抗着秋风的肆虐。

“你怎么对付他们，哈迪？你已经放弃了这世上唯一能打败他们的力量。”

“这事儿只有两种解释：要么是主让他们到这儿来考验我们，要么是主也奈何不了他们。那我们只能尽自己所能，耶稣这次袖手旁观了。”

“祈祷还是有用的。”

嗒嗒——嗒嗒——嗒。

鼓声越来越近，已经到了谷仓和房子之间，敲击声在一阵奇怪的回响中渐弱。随即又响起了另一种咚咚声，更深沉、更空洞，不太有节奏——是从客厅传来的。

美珍先起身，哈迪的关节咔咔响着就像在裂开的伤口上洒上了咸石灰，但他还是

抢先一步到了门口。他到客厅时，多尼房间的门正摇晃着。

“多尼！”哈迪大叫，把枪靠在墙上。他的儿子正一次次地把自己往门上撞，合页四周的木头因为撞击已经四散裂开。随着军鼓声越来越响，另一种浑厚的砰砰声又插了进来。

他们到门廊上了

“把门打开，不然他要伤到自己了。”美珍喊起来。

哈迪摸着门栓，犹豫了一会儿。美珍冲过他身旁，够到门栓，呆住了。

嗒嗒——嗒嗒——嗒嗒——嗒嗒。

鼓声从他们下方的厨房传来，朝着楼梯前进。多尼不再撞门，开始用自己的节奏回应军鼓声，听上去是用拳头在敲门板。

鼓声拾级而上，伴着靴子的脚步声。哈迪不明白这些鬼魅的飘浮魂魄为什么还要列队行进，随即又想到，死人是按理出牌的。亡者肩负使命时，如果需要，他们会从地狱返回。科克失踪的突击队和拿撒勒³的耶稣都为此重返人间。

该行动时，你要从十字架前起身，做你自己该做的。

“那些玩意儿，他们来了！”美珍说，扑在门上，好像光凭母爱就能扭转乾坤。多尼还在敲着自己的节奏。起风了，房子在石基上摇曳作响。

哈迪的弯腿很疼，它哆嗦着；恐惧让他的热血冲上脸庞，心跳随时准备冲破底线，迎接最后一次痛苦的舒张。

可他始终是个男人。虽然已过了63个艰难的年头，眼睛也不好，但他已是儿子和那群“来征兵”的家伙间最后的一道防线。

不，他们对行将就木的疲累老头不感兴趣——否则上校那天在篱笆旁或谷仓外已经把自己带走了——他们想要的是多尼。新加入的成员会抚慰他们漫长的不眠之夜，让山上那个叫叮铛洞的裂缝里暂时不那么寂寞。

他们会把多尼剩下的部分也带走。哈迪会在山脚下度过余生，沉重的绝望和失败的负罪感会伴着他，直到让他崩溃。

不，上次他们那么轻易就带走了他。这次我不会又被打败，战斗刚刚开始。

哈迪看着楼梯，幽灵军团还在往上爬，他伸手去够靠在身后墙上的枪。

什么也没有摸到。

“哈迪，看！”美珍大喊。

客厅那头，枪浮在半空中，飘走了。

哈迪怀疑这独特的技能在西点军校从未教过，在那儿，那些了不起的大兵坐在他们的图表和地图旁，把资料随意拿来递去，就好像那些眩人眼目的资料不是千百人

用鲜血才换来的似的。

欲想制敌，先缴其械

枪飘了几英尺远，好似它是尘埃而不是木造钢铸之物。随后围绕其上的空气开始旋转变混，凝成一个雾状的人形。

是谷仓里那个士兵，那个被同伴的刀剑施以惩罚的逃兵，这人已经被声名狼藉的前上司科克上校下令处死过第二次。

厄利·埃格斯下士完全现身，离哈迪而去的背影上刀伤清晰可见。他拿枪的方式就好像在把看不见的蛛网从眼前拂开。也许他在拂去那些他世界里的障碍，正越过另一端那些哈迪看不见的路。那是一块神父从未染指过的地方，在那儿，上帝也听凭违背常理的事存在，虽然哈迪觉得，信仰带来的安心已经让位给全然孤独所致的深深绝望。他也要让自己撑下去，因为除了些许力量和意志，他已经一无所有。

“士兵。”他的咆哮淹没了楼梯上的脚步声。他威严的语气也许没有年轻的新兵在布尔渊战役⁴和昌塞洛斯维尔⁵战役中听到的命令那么强硬，但这个死去的人还是愣住了。

“你逃过一次，知道后果是什么。”哈迪说，知道自己是在老虎背上拔毛，但他无路可走，“它会让你再死一次。”

美珍把手放在哈迪的肩上，他轻轻地挣脱，“你去陪多尼，这边我来对付。”

美珍没有多问，这让他松了口气，因为这次他实在不知该如何回答。插销滑开，门吱呀一声开了，多尼的敲打戛然而止。厄利·埃格斯等着，一动不动，灰羊毛制服下黑洞洞的伤口散发着幽冥粉尘。哈迪等着门关上，没听见咚咚的军鼓声已经上了楼。

“你什么时候才打算迎战？”哈迪冲他祖先的背影吼道，他本来也应当坚定地对自己说出这句话。他一直知道那洞里的事，感觉到它可能引发一场大灾难。可是当他儿子的魂魄被劫走，当别人陆续受害，他却退缩了，对他们听之任之。

“你无法跟你看不见的东西战斗。”他说，“可你也没看看自己的内心。”

鼓手此时已到了二楼，哈迪能感觉到军队就在身后。但他还是盯着厄利。

下士转过身，绝望疲倦的双眼了无生气，黑暗幽深。它们是埃格斯家族的眼睛，黑中带点金光，这光芒不是生机之光，而是熊熊燃烧的地狱之火。他干枯的手指抓起火枪，面容冷酷决绝。厄利举起枪对准哈迪，哈迪别无选择，唯有看着这个准备杀死自己子孙的人。

枪转到右边，发射了。逼仄的木过道里鼓声咚咚，枪尾喷出蓝色的硫磺浓烟。

哈迪身后爆发出一声喊叫，鼓声停止了。他僵硬的腿软下来，背靠墙壁往下滑，

最后半瘫地上。

走道的尽头是一个12岁左右的男孩，头上一顶小军帽，跟他身后楼梯上的那群下等兵一样，肩上斜挎一条带子，小军鼓坐在他的胯边。这鼓童低头看着自己的胸口，最上面那颗铜扣下面，有一个小小的洞。

哈迪知道这男孩已经死了——上帝，他本来就是死人，对吧——但是他的身体看起来还是活生生的，让哈迪觉得伤口里的血就要喷涌而出。男孩光滑的脸上交织着惊奇和困惑的表情，好像从未想过死这回事。虽然在很久以前的战场上，他一定已经见惯种种死亡和伤痛。

“发生了什么事？”美珍在多尼房间里叫。即便哈迪的嘴唇和喉管还能派上用场，却无法跟她说得清。

这个男孩先看看厄利，又看看哈迪，好像发现这是一家人，接着朝前扑去，小军帽从乱蓬蓬的金发上滚落下来。

现在哈迪认出他了。

是那天在叮铛洞闲晃的其中一个男孩——只是那时他还好好的。

鼓童背后的一个士兵张开口，没有发出声音，但是“厄利”这个名字已经蹦入到哈迪惊悚的脑中。哈迪在谷仓和科克上校的队伍里见过他，认出了他枯槁的脸和灰色的胡子。

士兵放下武器用一只手去抓男孩。但是手碰到男孩的身体时，并没有起作用，男孩还是往下滑着，最后他生锈的小军鼓“砰”的一声掉在了地上。

其它士兵簇拥在楼梯口，一片肃静，在过道里用来福枪瞄着屋里，这么近的射程，子弹不会打空的。他们不在乎子弹打中的是死人还是活人。

哈迪可能也不在乎。只要多尼在那扇厚厚的门后好好地活着，他就可以战斗到最后一刻，然后平静地死去。可是门和门闩对死人来说形同虚设，到时候美珍要一个人面对这群敌人。

她别无武器，唯有祷告。哈迪不抱太多希望，他看了眼那杆枪，知道厄利没时间重新上膛，幽灵军团的扫射会让他第三次死去。

“停火。”下面传来深沉的声音，片刻安静中，哈迪听见自己的喉头在努力想把肺里刺鼻的硫磺浓烟清出来。

士兵保持着开火的姿势，紧咬牙关，空洞的眼睛寒气逼人。楼下，靴子声踏过厨房，朝楼上走来。

哈迪不由得觉得靴子声和鼓声很像——嗒嗒—嗒嗒。

士兵让出一条道，让上校通过。上校看着这场永无止境的战争里又一个阵亡的士兵，缓缓揪了揪胡子。

科克弯下腰，把瘫在地上的男孩抱起来。他站直身体，地板吱嘎一声。随后他把男孩抱在怀里。

“撤退。”科克低语。也许那只是风吹过屋檐铁皮的响动，或者只是哈迪那嗡嗡作响的耳膜里掠过的一抹幻觉。

士兵们跟随长官撤退了。临走前，灰胡子的士兵瞪向厄利，显然帐还没完。

军团悄然行进的声音消失在厨房外，哈迪跌坐下来，四下寻找下土的踪影。

厄利·埃格斯不见了，火枪躺在地板上。

美珍在叫他，但哈迪没听见。他爬到枪那儿，检查弹仓——弹仓是满的，这枪根本没开过。

1 使徒行传书，又被称为“基督教的史诗”，是介绍耶稣基督升天后，他的门徒们（亦作“宗徒”）传道、殉教的事迹，是新约圣经的第五卷书。

2 源自基督教赞美诗《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圣法兰西斯的祷告）。

3 拿撒勒，以色列北部城市，位于历史上加利利地区。传说耶稣在该城附近的萨福利亚村度过青少年时期，是基督教圣城之一。

4 布尔渊战役，美国南北战争中，1861和1862两年夏季在弗吉尼亚州北部马纳萨斯附近布尔渊上所进行的两次战役。

5 昌塞洛斯维尔，美国弗吉尼亚州一村庄，1863年5月南北战争的战场。

第二十五章

天杀的蚊子。等着冬天的寒风来收你吧。

埃尔默拍向蚊子，但没拍着。过了一会儿，嗡嗡声又在他耳边响起。

“立 - 征（正）。”杰夫·戴维斯吼道。

师（是），上威（上尉）。

埃尔默真想喊一嗓子，让大家笑一笑。可是身边的士兵们一个个站得笔直，脸板得像花岗岩。他们拿着狗屎当年糕，埃尔默也得奉陪。实话说，在这儿满头臭汗（汗里还有不少是昨天的啤酒）地站着，和去柯林斯家铺水管没什么大区别。只是羊毛料子衣服穿在身上痒痒的，在这太阳底下还有点儿捂得慌。不过总的说来，就这样度过一个星期四也算不错。

要是不用给邻居杰夫拍马屁，能自由自在地享受这一天就好啦。

埃尔默左边的沃利·汉普顿扮演列兵的角色看起来挺坦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在自带的咖啡壶里加了些杰克丹尼威士忌¹，味道还挺不错。汉普顿是个木匠，拿残疾救济金度日，游手好闲，每个工作日都跟今天差不多。埃尔默的右边是达伦·安德森，一个十几岁的小伙子。他加入“重演历史协会”的原因是，他在跟一个大学生约会，想让小妞看看自己穿着军装有多帅。

男人为了妞什么都愿意做。不过不要等太长时间，等结了婚，妞变成黄脸婆，他就会加入厌妞俱乐部离自己的妞远远的。

早上的公园静悄悄，只有几只松雀和红雀在阔叶林的树枝上忙乎。一根光光的槐柱上挂着一面邦联战旗，软软地垂下来像幅旧手帕。环绕公园的小溪旁群山依势而起。穆拉托山是群山中最高耸陡峭的一座，如今秋季已为山上的变色乔木染上颜色。几辆轻货车停在碎石停车场，车上装着重演活动要用的设备。尽管杰夫天亮前就带着几个人在搭帐篷和场子，车上还是有不少设备没卸完。

杰夫像只神气活现的孔雀，在一列士兵前走来走去。他的军装浆洗得干净笔挺，活像用钢丝编的。杰夫特意这个活动带起了自己的勋章，满满一胸的黄铜片子连炮弹也打不透。这家伙最喜欢闹虚文，还假么假事地搞了个模拟征兵仪式，检查每个新兵的牙口，看能不能撕开火药的包装。埃尔默当时就咬了那个军官的手指头。

埃尔默想起这些片段，不禁咧嘴一笑。杰夫停止巡视，走过来站在埃尔默的面前盯着他的脸。

“有什么好笑的，大兵？”杰夫说。

“没什么。”埃尔默答道。

“没什么，还有呢？”

“啊？”

“你在对你的上级说话。”

埃尔默真的更想大笑了，最好再拍拍达伦的肩膀，拉上他一块笑。可达伦却吞了口口水，站得更直。沃利·汉普顿因为喝了酒有点轻微的摇晃，不过也笔直地站着。

见鬼！这帮小子还真当回事。杰夫也挺入戏，咋咋呼呼地满嘴臭气。

没必要这么早就开始演戏吧。公园的停车场是聚集了那么几个平民；报社的女人 also 提着一个相机准备大干一场；几个戴着传统帽子，穿着传统裙子的太太，正在架铁锅、摆设纺车和别的农家物品。

可是重演开始这段时间只是装个样子，要等到第一声假枪声后才来真的。这是不成文的规定，至少埃尔默参加时是这样。不过今年杰夫好像火燎屁股一样，让人觉得他想证明皮克特县的命运，是由一次假想战役的结果决定的。

“没什么，还有呢？”杰夫又说了一遍。

“没什么，长官。”埃尔默说。

“对啦。”杰夫说，同时用戴着骑兵手套的手拍了拍衣袖，好像是拍去长期闲置蒙上的灰尘，“科克和他的牛鬼蛇神来时，你最好别笑得太多。否则，枪弹不长眼，说不定散弹就会飞到你的大嘴巴里，如果那时你的头还在肩上的话。”

“长官？”达伦两眼直视前方，说道。

杰夫离开埃尔默，走向达伦面前，给他正了一下军帽，直到盖住前额。“二等兵，什么事？”

“历史书里说，来这袭击的是斯通曼将军。”

“斯通曼是指挥官，科克才是袭击和屠杀的黑手。我很欣赏你事先做了功课。可以帮助理解。”

“谢谢您，长官。”

杰夫走开几步后，转身面对队列的全部士兵，或者说能请得到假来参加重演的全部士兵。一颗汗珠从埃尔默的前额滚落，顺着眼睛中间的鼻梁流到鼻尖上，停在那晃来晃去，搞得他痒痒的。可他却不敢伸手去擦，因为杰夫的眼神变得像刀一样冰冷、灰暗。

“各位，历史即将再现。但是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向过去致敬。”杰夫的声音降了半个八度，更加深沉，“也要给未来添光。因为这场内战使邻人反目成仇，时至今日仍旧如此。”

他在嗡嗡乱叫什么啊？埃尔默估摸着杰夫最近是不是读了什么修正主义的新书。写内战的书多如牛毛，说什么的都有，把内战的每个细节都讨论遍了。杰夫的新书没准是偏向于稀奇古怪的社会角度和心理角度的。反正有一帮像杰夫这样的人，见到什么跟战争沾边儿的东西都会收集，那些作家也乐意把几本书搅到一起，弄个真皮封面，做成精装版。可是这些精装版烂到掉渣。有几本埃尔默只能勉强能看到第三页，连他这个英语只考到D 2的，都能找到不少语法错误。

“今天晚上，是你们保卫自己家园的时刻，保卫自己亲人的时刻，保卫国家的时刻。”杰夫说这些话的时候慷慨激昂，像是诚实的林肯上身一样，只是没有大礼帽和傻呼呼的连鬓胡子，“我没法说上帝是站在我们这一方的，因为上帝的职责是与世人同在。我们的职责是为了他赐福给我们而战，以免让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祖先蒙羞。”

埃尔默听到一声抽鼻子的声音，接着是哽咽声。他向右瞥了一眼——我的天，沃利居然在哭！

报社那女人，右边的胸脯上挂的牌子上写着“记者”，就好像手里拿着镜头足有一尺长的相机，兜里揣着笔记本，别人还不知道她是记者似的。她用相机对准杰夫，摆弄着长镜头。杰夫知道她在照相，挺了挺胸膛。

埃尔默的那颗汗珠还在鼻尖上晃动，戏弄着他，想让他打个喷嚏搅乱队形。

就是拼命也不能打喷嚏啊。事关我们和我们祖先的荣誉，这可不是上《美国偶像》³。

“我们中间有些人会在战场上倒下。”杰夫说，“作为你们的长官，我若不能身先士卒，决不叫你们冒险。我有一个家庭——”

杰夫停顿了一下。埃尔默在想他自己的两个儿子晚上会不会来这里野营。贾雷尔极有可能在他的野马牌车后座跟女孩销魂。鲍比昨天晚上——晚上都在房间里，上厕所所用的时间都不多。这小子可能和所有十三岁的孩子一样，在房间里自摸找乐子。感谢仁慈的主，鲍比是个正常的孩子，没有像杰夫的后代那样。“我有一个家、有亲人，我愿意为家为亲人付出生命。”杰夫继续说道，“我的家人也必须付出。”

杰夫朝平民营地点点头。平民营地火光闪闪，开水翻腾。他的妻子玛莎骨瘦如柴，皮肤也不好，细细的脖子，加上头又大，看上去像只火鸡秃鹰⁴。玛莎搅着水，像是在准备洗衣服或是准备炖肉。杰夫晚上大概不会想跟火鸡秃鹰炒炒饭，两个人睡帐篷里，要是小小地唧唧那么几声，全营地可都都听见了。其实，杰夫可能最近都没什么机会用他那根炒勺。

至少，从在韦尔内尔身上播了一颗金色的小种子后，就没用过了。

玛莎可能也跟埃尔默一样纳闷：鲍比长得跟杰夫更像，跟埃尔德雷斯的基因库却好像没什么关系。考虑到杰夫射向玛莎大腿之间那一枪，只能算是个哑弹。玛莎大有可能一气之下，把她的鲍鱼收藏起来不让杰夫用。

附近看不到弗农，这也不是怪事。这个奶油小生永远是杰夫内心娘娘腔的佐证，就算他装腔作势地像个狠角一样训话，还留个小胡子，也于事无补。

为家庭付出，狗屁不通。

埃尔默鼻尖上的汗珠又变大了一点。他使上一招斗鸡眼，盯着汗珠，好像这样做可以让汗珠蒸发掉一样。

“付出。”杰夫在士兵队列前踱来踱去。他在为照相的那位演戏。照相的那位蹲在草地上，以从下向上的角度拍他。这种角度照出来的人像有十英尺高，十分威猛。

沃利打了个嗝，一缕薄薄的咖啡与威士忌合成的酸雾飘过埃尔默的脸。打嗝的声音在静静的早晨显得特别刺耳。金黄色的白杨树叶和红色的枫叶也停止了摇摆，就好像杰夫的话对整个世界都事关重大似的。

“付出意味着你要为比自己崇高的东西做贡献，可以是上帝做贡献，也可以是为群体做贡献，为同伴做贡献，为国家做贡献。”杰夫说完，停了很长时间，给照相那位足够时间，她可以以士兵、五彩缤纷的树叶以及南部邦联旗作为背景，给戴维斯上尉照一张漂亮的照片。

这个小人想成为他自己历史书里面的明星。

“我们都是历史的一部分。”上尉继续说道，照相的一连照了好几张，“历史意味着死亡。我们这几天的纪念活动——庆祝活动——就是要让我们记住洒在这片土地上的鲜血。各位，这是我们的传统。我们必须铭记。”

埃尔默在想沃利的咖啡壶里还剩下多少掺了威士忌的咖啡。他鼻尖上的汗珠变得更大，却无视地心引力，仍然附在鼻头上，就像青蛙趴在一节湿漉漉的树干上一样。他晃了晃头，试着在打喷嚏前把汗珠甩掉。

杰夫看到埃尔默在晃头，往前跨了三大步，走到埃尔默面前。埃尔默可以闻到杰夫口气里的奶酪味，大概是因为杰夫早上吃香肠时同时吃了奶酪。杰夫的手抓住军刀的刀柄，一边玩弄着刀柄上的流苏。

“大兵，还记得立正的姿势吗？”

“妈的，杰夫。没必要这么过火吧。”埃尔默把肩膀一耸，伸手抹掉了鼻尖上的汗珠，“观众都还没到场。”

埃尔默敢肯定这可怜虫为了这一刻一定练过无数次了——杰夫从卡嗒刀鞘里抽出军刀，在空中画了个圈，用刀尖顶在埃尔默的胸脯上。

“邦联的队伍里不能容忍散漫的士兵。”上尉说，睁着一副烟灰色的眼睛，眼圈还发红。杰夫的眼睛不是这个颜色。埃尔默觉得现在的这双眼睛就像被笼罩在战后的迷雾里一样。

刀尖上的力量又大了一些。埃尔默松了口气。幸好是把骑兵军刀，骑兵军刀是用

来劈的而不是用来刺的。否则他的胸脯上早就被戳了个洞。

埃尔默朝照相的瞄了一眼，希望她照下了这一幕，说不定以后打官司时有用。不过这个拉拉双手叉腰，满眼怒光，好像对一个不守纪律的士兵非常失望。平民营的女人们也停下手中的活等着看处罚结果。其他的士兵一动不动地目视前方。沃利那张红脸上的表情让埃尔默觉得这个大屁股酒鬼正暗自得意，庆幸挨训的是埃尔默而不是自己。

尽管胸前压着一把军刀，埃尔默还是在考虑要不要跟杰夫叫板，大声地告诉他至少自己的儿子不是一个绣花枕头。这时，他看到有其他演员登场了。他们从穆拉托山那边穿过树林，往溪边走去。

肯定是田纳西州第八军团的人，他们的装备看上去逼真不行，像是在马纳萨斯战役 5 用过的一样。他们的衣服很脏，有些也不标准，在一定程度上看起来还更真实一些。不过却和现代重演有点格格不入。现代重演都叫杰夫这帮人搞成土豪的玩意儿了，所有的复制品都得是官方认可的才行。而且来的这些演员穿的军服有蓝有灰 6。

“还想说点儿什么吗，二等兵？”杰夫说。同时，埃尔默闻到一股菊苣 7 的香味。

埃尔默决定让杰夫接着玩，但那也不表示其他人非要陪他入戏。他用手指了指营地的周围，说道：“好像有人来了。”

杰夫没有收回军刀，回头看了一眼，就差学士拨鼠再到处嗅嗅了。“什么人？”

“布里斯托尔那帮人。”埃尔默说。他又想起田纳西州历史队照安排明天才到。他们肯定是天亮前扎营，也许停在穆拉托山边哪条伐木用的路上，早上起来换了衣服搞突然袭击。

战略不错，只不过观众还没到场。而且，大家都应该按剧本演。再加上这帮演员好像在树林的狗窝里待了十年，不像是刚从丹尼斯 8 吃完早餐出来。

“这是一场没有增援的战役。”杰夫说道，双眼冒烟。杰夫的样子很像鲍比生气和使倔的时候，“战场上，我们只能依靠自己。我们要用自己的身躯去保卫家园，使其免受坏人的侵犯。”

“好啦杰夫，我知道了。”埃尔默说道，声音小得就连沃利和达伦都要特别费劲才听得到，“这些大道理搞得你发春，韦尔内尔也搞得你发春，骗小孩的重演也搞得你发春。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的人生就是一坨狗屎。我可不会陪着你发癫。你接着玩吧，不过别把我扯进去。”

埃尔默伸手拨开军刀。他想，这军刀也就是个玩具，不会那么锋利，也就是在一场虚假的战争里用用，又不是真的用来杀人。田纳西州军团还在向前推进，不过他们的人影好像慢慢地缥缈起来，与晨雾混在一起，飘荡在小溪的上空。

埃尔默觉得可能是自己的幻觉，一时眼花

他伸手拂了一下，像是要拨开罩住自己的薄纱。他的手握着一把冰冷的刀刃，很高兴它是实实在在的，心却像坏掉的闹钟一样地跳。

“散漫是不能容忍的。”杰夫向前跨了一步，手腕一抖，从埃尔默的手掌里将军刀抽了回来。埃尔默的手掌霎时变得湿漉漉的。他的眼睛却仍然盯着那团迷雾。迷雾在树林中继续向前推进，士兵的身体慢慢融化进空气中，那些阴暗疲惫的面孔略作徘徊，也消失不见，仿佛尖叫过后逐渐隐去的回音。

“田纳西州那帮人。”埃尔默抬起颤抖的手指了指。

红色的血液从他的手掌中流出，像雨点一样溅在干树叶和枯草上。那些迷雾慢慢消散，树林里又响起正常的声音：嘲鸟⁹在树顶柔声歌唱，小溪潺潺，犹如炊具叮当轻撞。糖枫¹⁰挥动树枝，在进入冬眠前轻轻道别。

埃尔默的手火烧火燎，犹如受了电击。他不得不把注意力从无形士兵、疯子邻居还有身旁的同伴那收回来，那些士兵跟他的疯子邻居一样打了鸡血。他看了看自己的伤口。一道像手术刀切过的伤口，里面的黄色脂肪往外翻着。

怎么骂杰夫也好，这个龟儿子磨刀倒是一把好手。

“大兵，那地方什么也没有。”杰夫说。

报社照相的举起相机，调了调长镜头，在扫视树林。埃尔默身体前倾，跪在地上。他的士兵同伴没有一人动一下。

“全体注意！”杰夫吼道。士兵们一怔，挺直了胸膛。“解散。”

士兵们松懈下来，散开队形，开始聊天。沃利拍了拍埃尔默的肩膀，“嗨，挺好玩的，是不是？”

埃尔默按着伤口，想止住血。“是啊，真他妈刺激。对啦，你没看到树林里的兵吗？”

沃利的火枪斜靠在一旁，他眨了眨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说：“那些兵应该明天才会来。”

“我也是这么想。”埃尔默摇摇晃晃地说道。

“你怎么脸色有点发白？”沃利说，“太热了吧？都是羊毛军服惹的。”

“就是。”埃尔默说，“来杯咖啡怎么样？”

“好啊，来，上车那儿去。”

“你那威士忌咖啡还有吗？给一口提提神。”

“有。你的手怎么啦？”

“没什么，一点儿‘旧伤’罢了。”

“太逗了。”沃利说道，一边打了个嗝，“走吧。等下杰夫还要找我们支帐篷。”

他们经过杰夫时，沃利手掌向外敬了个邦联军礼。埃尔默有样学样，故意让杰夫看清他的伤口。杰夫一脸严肃，没点笑容，还了个礼，就好像他们是在离前线好几英里的营地里过周末。埃尔默听到远处森林里传来战鼓声，以为又是自己的幻觉。他拉了拉法式军帽的帽檐，低低的压着眼睛，跟着沃利往用餐的地方走去。

他身后，十月的树林里，斑斑点点的阳光投在地上。一些东西似有似无地在幽暗的低洼里潜行。

1 杰克丹尼，世界十大名酒之一杰克丹尼酒厂1866年诞生于美国田纳西州莲芝堡，是美国第一间注册的蒸馏酒厂。杰克丹尼威士忌畅销全球一百三十多个。

2 美国分数分A+，A，B+，等等到D+，D，E，F。F为不及格。E名义上及格，但实际不及格。

3 《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是福斯广播公司从2002年起主办的美国大众歌手选秀赛，英国电视节目《流行偶像》（Pop Idol）的美国版。

4 红头美洲鹫（buzzard），又名火鸡秃鹰，是分布在美国的一种新大陆秃鹰。

5 马纳萨斯（Manassas），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北部的一个城市，第一场南北战争中的重要战役于1861年7月21日发生在弗吉尼亚的马纳萨斯和布尔河附近。

6 蓝色军装是北方的联邦军军服，灰色军装则是南方的邦联军军服。

7 菊苣（chicory），又称苦苣、苦菜，一种灌木丛生的多年生草本植物，长出蓝色或薰衣草色的小花。原生于欧洲，但现时已自然生长于北美等地而成为路边物种。

8 丹尼斯（Denny's），一家餐饮企业，其店铺全年无休营业，提供各类餐饮服务。丹尼斯是美国最大的连锁家庭餐厅企业。其店铺大多位于高速公路的出口附近及其他距市区稍有距离的场所。

9 嘲鸟（Mockingbird）又名模仿鸟，仿声鸟，嘲鸫，有雀类语言家之称。它叫声动听多样，可以模仿多达30种以上的物种声音，它们甚至能模仿机械的声音，并且又能加上自己独特的变调。产于西半球。

10 糖枫，糖枫（sugar maple），学名为Acer saccharum，又名美洲糖槭，槭树科槭属。产于美洲东北部。

第二十六章

早晨的阳光偷偷地探进了拖车房的窗户里。

弗农用手指摩挲着羊毛军帽上的小洞，这洞正好在帽舌上方。周围还有一圈铁锈色的斑点，一看就知道是步枪子弹留下的痕迹。这顶帽子原来的主人也一定是死于步枪之下。在内战期间，即使侥幸躲过了伤寒的攻击，一切外伤也都无一例外的会演变成坏疽感染或者葡萄球菌感染。

弗农第十次戴上这顶帽子。这段时间以来，他睡觉时一直都把帽子藏在枕头下，免得被他爸看见了。老爸总是把这样的纪念品和复制品分门别类地收藏在一起，所以他不会误认为这顶帽子是从收藏室里偷来的，可要是被发现了，弗农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它的来历。

但弗农的担心是多余的；戴维斯上尉正忙着装扮起来去参加斯通曼突袭战的重演活动，根本都没注意儿子吃饭晚了，也没注意到他已经病得去不了学校。

弗农站在穿衣镜前，将帽檐拉得低低的，只能从油腻的帆布帽舌底下窥探周围的一切。

一看就是当士兵的料。骁勇善战、随时准备行动。

镜中的他张开五指喇地敬了一个叛军的军礼，然后正步朝床边走了四步，到那儿后脚后跟一转又潇洒地走回穿衣镜旁。他重重地踏着塑料地板，尽力发出巨大的响声。父亲已经去奥尔德里奇公园参加重演活动了，母亲也跟着父亲去了，可能正在一边煮着粗咖啡，一边尽量不让火把自己的圈环裙点着。

弗农此时本来应该去学校的，但是他装病请了假。又是以胃痛作为借口，他的家人早已习惯了，父亲说他“生来胃就不好，可能是从玛莎·法耶那边遗传来的”。

可空荡荡的房子确实让弗农感到难受，所以从这意义上说，请病假也不完全算是说谎。他并不是因为身体不适而想吐，而是某些无以名状的东西让他难受。

他想过要冲进收藏室拿出一些武器来玩玩儿，但自从上周发生的小插曲之后，父亲在收藏室门上多加了一把锁，如果想要进去的话，必须先把木头给弄坏。况且，自己如今也有一身制服了，或者说有其中的一部分。

“长官，二等兵戴维斯向您报到！”弗农对着镜子说道，心里隐隐期盼着科克上校会出现在镜子里，给他下达命令。他梦见过科克上校，尽管之前的事件还缠着他，让他睡不好觉。他能记清的，就只有无尽的黑暗、冰冷的篝火，还有从角落里传来的耳语声。

弗农把帽檐转向一侧，摆出个洋洋得意的样子，假装在营地里晃来晃去，逗别的士兵开心。那些合法的杀手们需要一点时间和空间来放松自己，暂时从杀戮中解脱

出来。他又伸出手，把帽檐拨回到正前方——

咚咚咚。

有人在敲他的窗户。

弗农赶紧把帽子扔到床下，却不知道自已应不应该跳回被窝里。他脸色惨白，吓得浑身颤抖，倒还挺像发烧的。但他知道，会敲他窗户的只有一个人。弗农走过去，看见了鲍比那张写满担忧的脸——可即使他愁眉苦脸的样子看起来还是很动人——弗农打开了窗户。

“天哪，我还以为你死了呢。”鲍比迫不及待地说。

“哪有，我好着呢。就是胃有点痛。”

“对不起，那天我丢下你就跑了。我——”

“算了。”

“是那个坏蛋，坏透了。”

“你那时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逃跑，而且是我要你这样做的，记得吗？”

“可是……”

“算了。”弗农说道，一边瞟了眼床底，那顶帽子就在阴影里。

“发生什么事了？”

“你为什么没在学校？”

“我上了第一节课就逃了。后面是体育课。”

“你喜欢体育课的。”

“我以为他会把你砍成碎片，小弗。”

弗农松开玻璃窗的栓子，将窗户推开。鲍比抓住，它，把风钩挂好，爬上来进了弗农的房间。弗农坐到床上，鲍比没精打采地靠在电脑桌旁，盯着一个棋盘。这盘棋是弗农自己下着玩儿的，还没下完。

“你跑了之后他就消失了。”弗农说，“你也知道那些变质论。也许他用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就是为了化作人形来把你吓跑。”

“是啊，我当时觉得又刺激又诡异，就像是静电在我的头发上噼叭作响。”

“吸走我们的力量，就像是汽车从电池里抽取电能一样。”

“那他什么也没做吗？”

“什么也没做。”弗农回答道，他担心鲍比会提到他们差一点亲在一起这件事情，因为在卧室谈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尴尬了。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呢？”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做些什么？他们既不好也不坏，只是出现在那里了而已。”

“那卡特的死又怎么解释？我觉得我也是他们攻击的目标，可我甚至都不是北方人。”

“科克的突击队在南北两地都不受欢迎。”弗农说，“哪边的人都恨他们。也许你相信历史书上的那些东西，但是我现在连什么是真的都不知道了。”

“我不懂。他们两次都放过了你。我们第一次在山洞那里偷窥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处决你。这次恐怖上校都把你逼到墙角了，可他又就这样消失了？”

“也许我就是很幸运。他不也让你逃跑了吗。”

“他们一定是在找什么东西。”鲍比说道。

“肯定不是战俘。”

“也许只是战死的战士。”鲍比把手伸过桌子，将一个棋子移了一步，说：“将军。”

弗农穿过房间，走到棋盘前，“你的假设太危险了，鲍比。你觉得我们能左右幽灵，还觉得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对他们有好处。”

“那当然了，就像‘朝着光明前进吧’这类废话。他们可能还可以到另一层天堂去什么的。”

弗农移了一步马，马是他最喜欢的棋子——因为它具有欺骗性——化解了鲍比刚才的那招。“如果那是他们最糟糕的结局呢？他们本属于地狱，要是你没能把他们送到地狱，反而把他们送进了天堂呢？”

别和他们混在一起。也许科克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这不是重点。他们本来就不该出现在这里。结束了就结束了，你就该忘掉过去往前看。”

“是谁把鲍比·埃尔德雷斯变成宇宙的主宰了？”

“嘿，我只是想做点有用的事情。”鲍比说着，把一个卒子向前挪了一步。

“也许我们就该放着他们不管。”

“然后祈祷他们会自动离开吗？”

“然后祈祷他们做他们自己该做的事情。”弗农将他的象往斜前方走了一步，说：“将死了！”

鲍比靠着棋盘，手指拨弄着国王，棋子倒下来，在棋盘上滚动，沿路撞倒了其他棋子。“我要去模拟战场那看看。如果你什么都不想做的話，就等着镇子都落到他们手里吧。”

“他们到底想要这个镇子的什么呢？”

“那个幽灵士兵，就是那天我们在铁轨旁边看见的？厄利·埃格斯？他是一个逃兵。他们杀掉卡特的时候就是在追杀他。你也听到那个记者说的话了。厄利·埃格斯以前就住在泰特斯维尔，也许他只是在回家，而其他的同伴不愿意他这么做。”

“就像是《冷山》¹里的那个人吧。”弗农说道。他的父亲不仅有一本查尔斯·弗雷泽²亲笔签名的小说，还在妮可·基德曼主演的《冷山》在皇家影院上映的那两个星期里，每晚都让全家去看。

“也许他们就是在找他。”

“可那说不通啊，因为如果他们能从山洞里出来的话，也就能逃跑啊。”

“也许那个逃兵找到了别的化质方法，一种更便携的能量来源。或者他最终回应了家的召唤。”

“弗老弟，如果我们可以证明这些都是真的的话，我们早就扬名立万了。就像那个灵异节目，《他的名字叫什么》一样。”

“我们连一张像样的照片都拍不到。怎么，难道你还想上《欧普拉脱口秀》啊？”

“好吧，那我们去奥尔德里奇看看吧。也许科克还会下来去找他的敌人呢。就算什么都没找到，至少还可以看到我们的爸爸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傻瓜一样。”

“再来一场冒险？也不错，比上代数课有意思多了。”

两人同时站起来，自从鲍比从窗户爬进来之后还没靠得这么近过。弗农意识到他们之前一直在有意地保持距离，而现在，两人近得似乎都能感受到彼此的呼吸。

“呃，那天在那个棚子里。”鲍比突然说。

“我说了，他在你离开之后就消失了。”

“不，我是说另外一件事情。”

“什么都没有发生，记得吗？”

“嗯。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没关系的。我是说，如果我喜欢上男生的话——你知道的，那种喜欢……”

弗农垂下了眼睛，咬着嘴唇免得流露出什么不快的表情，点点头，在心里祈祷自己千万别哭。

天哪，我先是要去亲他，现在我居然像个该死的女孩子一样差点哭出来。

他将目光转移到自己的床和军帽那里，床下面阴影边缘的尘土里正好能看见帽檐。想起那顶帽子给他带来的舒适感、安全感和归属感，他感到自己好像终于找到了自我，并且觉得这样很好。

无论鲍比或者其他人——其他活着的人——关不关心他都无所谓，只要科克上校觉得他有价值就行了。

“没什么。”弗农说。

鲍比突然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像兄弟一样爱你，无论你有什么我都不会反对，但是我爱的是凯伦·格林，而不是男生，但我不觉得你有什么问题。”——他急匆匆地说出这些话，仿佛这些话停留在嘴边，会让他在沉默中变得脆弱，就再没有勇气说出来了。

“别说了。”弗农举起手打住他，他想起上校那善解人意却空洞的眼神，找到了面对鲍比的勇气，接着说：“别勉强了。这样勉强你自己还不如什么都不说。”

鲍比来到窗户边，一跃而起，就像是要去拯救别人的超人，对弗农说：“反正怎样我都接受。”

接着他就消失了，像矫健的运动员一样步态优雅，又在弗农的心湖激起了一层浪花。

上校幽灵般的话语又在耳边响起了：我们不是一类人。

弗农抓起背包，拿起军帽，匆匆戴在头上调整好，然后又摘了下来。他把背包往肩上一甩，尾随着他最好的朋友，跳下窗户，进入了一个世界，那里，做同性恋比做鬼魂更让人侧目。

1 《冷山》，一部描述发生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爱情故事的电影。

2 查尔斯·弗雷泽，小说《冷山》的作者。

第二十七章

弗兰克·利特菲尔德警长的警车在停车场边的一溜马车间穿行。重演历史协会搭了个简易营地，三三两两的士兵坐在圆木上就着锡盘吃东西。戴着无边帽，穿着重演服装的女人忙前忙后地照着营火和去小溪汲水。

几个穿着羊毛裤，套着宽松棉衬衫的小孩在玩打仗游戏，拿树枝当来福枪。警长下车时听见一声大叫：“砰，你死了。”

那被瞄的目标，一个帽子都快压到眼睛上的红头发男孩说：“我没有！”

利特菲尔德觉得这幕场景最近常在泰特斯维尔的居民身上上演。

天阔云舒，又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十月天。薄岚缭绕山间，阳光蒸腾了潮湿谷底升起的水雾。奥尔德里奇公园里欢声笑语，鸟儿鸣唱，警长的心情也放松了一点儿。

不过是“战时”的普通一天。

辛迪·鲍霍尔在采访一个着军装的人，相机挂在一侧肩膀上。保龄球场那次事故是个大新闻，不过本地旅游景点举办的特色活动更是一场好戏，可以吸引那些企业的眼球。利特菲尔德以在公共场所放置武器扰乱秩序之名传讯麦克·麦卡利斯特，笔录上的字迹还没干，这个保龄球大亨就被保释了。

如果利特菲尔德再不想个什么办法堵住叮铛洞，根除这些灵异之象，皮克特县或许会变成死人的游乐场，邪灵从阿巴拉契亚山脉的每条缝隙里涌出，全国的媒体都会聚焦这里。如此一来，会有更多记者来打探红教堂的事，问到利特菲尔德死去的副手和阿彻·麦克福尔牧师的下落。

往事就该停留在过去，死人就该安静死去，生者应当活在宁静当中，不该被那些很久以前的事打扰。

利特菲尔德向营地走去，此时几个打扮停当的士兵正在场地那头上马。空气里充斥着河泥、马肥和柴烟的味儿。十来个本地人趁休息的空当来提前瞄一眼重演，有几个正围着辛迪，好像看媒体如何报道这事比看活动本身还意思。

一排洋槐护卫着公园一边，另两边则围着一排双子叶树。黑压压的树林让人有点望而生畏，尤其是想到它们也是穆拉托山生灵圈里的一份子。

上帝，现在你居然把这些树也赋予了超能力。往下还有什么，笑嘻嘻的穿着踢踏舞鞋的卡斯伯1吗？

杰夫·戴维斯在帐篷门帘下喝咖啡，门帘固定在一根光溜溜的桦树枝上。一张木桌上散乱地放着一些文件，利特菲尔德猜这些是此次重演的地图和详细资料。

警长走过营地时觉得对这些穿着军装的人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虽然以前他还嫌

过他们中的一些人。埃尔默用打着绷带的手冲他挥了挥，拿着一个帆布套的水壶喝水。这家伙因为在国庆日那场爆炸中酗酒闹事还进过局子。

“进展如何，杰夫？”利特菲尔德走近帐篷时问道。

“在这儿要叫‘上尉’。”杰夫回答。他脱了帽子，黑亮的头发用发胶往后拢着。

也可能是老鼠油，如果他战时去南方的话。

“我只是顺道来看看。”利特菲尔德说，心里拿不准杰夫是不是觉得现在自个的官衔比他还大，“麦克·麦卡利斯特那儿闹了那出后，大家都有点担心。”

“麦克已经不在这队了。”杰夫说。

“知道，但他对着隐形人开枪，最近这样的事有点多了，更别说有人还真的中了枪。”

“战争就是地狱。”杰夫说，眼神冷酷怪异。跟前天坐在利特菲尔德办公室里的那个家伙判若两人，如今他身负重任，表情严峻。“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有许可令，可以检查这儿所有的武器。”利特菲尔德说。

杰夫微笑着从枪套里抽出手枪，搁在桌上，好像在赌警长敢不敢用它来上一局俄罗斯轮盘，“拿去吧，柯尔特左轮手枪，限量4000支的仿品。”

利特菲尔德是个枪支爱好者，但不是这方面的历史学家，他拿起手枪打开枪膛，剥出一颗子弹观察。弹夹上裹着棉纸，不过空包弹也能杀人。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演员李国豪²，他被一把道具枪射杀了。那把经过许可令检查的道具枪照样把子弹嵌进了李的肚子里。

“你的士兵们怎样。”利特菲尔德问，塞回子弹，咔嗒一声合上枪膛。

“马马虎虎吧，不过斯通曼的人马开过来时，我们会做好准备。”杰夫说，“装备不算精良，但有一身豪胆。”

利特菲尔德笑起来，这是他今天的第一个笑容。“我指的是他们的安全措施，不是斗志。”

杰夫仍然看着远处。“他们知道怎么处置武器。为了这次战斗，我们已经训练了一整年。”

“我敢说邦联军知道你在值勤的话，今晚睡个好觉。”利特菲尔德把左轮枪的枪把递还给杰夫。两队骑兵隆隆地驰过场地，马蹄下尘土飞扬。

“这不光是保卫大后方。”杰夫说，“这是道义问题。”

利特菲尔德想到要听一场有关内战的起因是国家权利而不是奴隶制的演说就头大。打七年级起，他就觉得这是个无聊的话题，过了多少年也还是那么无趣。不过，前上尉捻卷着右边的胡子尖，眺望着穆拉托山，陷入一片沉默，好像忘了话没

说完。

“真正的敌人在那儿等着。那些人干的都是不光彩的事，没有把生命献给信仰。他们没有，他们蔑视那些崇高的牺牲，蔑视那些值得为之战斗的东西。”

“谁？”

“你心里清楚。”

“您好警长。”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利特菲尔德很高兴谁此时来打个岔子，尽管辛迪打完招呼通常就开始评论提问或唠叨些陈词滥调。

“你好辛迪，弄到好稿子了？”

“还行吧。”辛迪说，露出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笑容，“看这些麻烦找上你的样子，我还愁没好稿子吗。”

“你说反了，不是麻烦找上我，是我找上它。我是干这行的。”

“我猜这就是鬼魂在你家阁楼上兴妖作怪的原因。”

“连她都知道，你还没个数。”杰夫说。

咋——咻。

枪声呼啸着穿过山谷。一匹马嘶鸣着人立起来，它的骑手趴在马脖子上，努力不让自己摔下去。

警长四处打量，看有没有士兵在试武器或是预演。

杰夫起身，扣上帽子拍了拍，好让它在油光的头发上戴服帖。他瞥了一眼挂在银链上的怀表，略点点头。“早了一点儿，不过，谁说科克突击队不会搞点小动作呢？”

上尉扯平军服，耸耸肩膀，正了正肩章，从辛迪和利特菲尔德中间经过。

“这是个有使命感的人。”他走后，辛迪说道。

“不如说是个在自己的春梦里找快感的人。”利特菲尔德说。

“你私底下这么看？”

“吐吐槽而已。”

又一发子弹射出，枪声回荡四周。杰夫·戴维斯一路小跑，朝营地和坐着的人那边跑去。受惊的马上挂着的那人被抛到前面，摔在地上，躺在那儿一动不动。

“天哪，那人好像受伤了。”辛迪说，“演得真像。”

“那算什么。小时候我们成天装死人。我跟我弟弟——”

辛迪飞快地瞄向利特菲尔德，她探究的眼神让利特菲尔德及时醒悟，没有铸成大错。“怎么了？”辛迪问。

“没什么。”利特菲尔德说，和她擦身而过，“我得去看看那人怎么样了。”

另一个骑手策马转身，往小溪前面的树林里搜寻。杰夫冲人们大喊，拼命挥舞着胳膊。他们在收集武器调试功能，这时，又一声枪响。

咔——咻，咻咻咻咻。

利特菲尔德听见什么东西“咻”地越过头顶。它爆发得太快了，透着诡异和凶残，好像要把天空撕成两半。

骑手打马加速奔向营地。一棵高高的枫树下拴着6匹马，它们嘶鸣着往外挣。杰夫赶到帐篷，催促大家起身列队。

“他拿假装的东西太当真了。”辛迪说，跟在利特菲尔德穿过牧场。

警长没有应声。他在看那个倒在地上的骑手。那人瘫在地上就像一包湿棉花。

又一发子弹射出来，一个女人尖叫一声。

“看来他让每个人都入戏了。”辛迪说。

一个绿衣白帽的女人举着手臂，痛苦地呻吟着。血淌到肘上，染红了衣服。

“有人开枪！”利特菲尔德大叫，“趴下！”

他弯下腰，从枪套里掏出那把格洛克，一边朝倒地的骑手跑去。他在那人身边蹲下，扫视了林边，没看见人。他摸摸这人的脉搏，已经没了。

利特菲尔德把尸体翻过来。大片血染红了胸膛，很明显射中了心脏。背上没有伤口，说明子弹嵌进了身体里，看样子是小口径的枪。

是不是这次重演引来了一些脑子不正常的枪手，一要打仗就来劲，就算是假的也一样。

利特菲尔德的脑中闪过县里那些有可能做案的疯子名单——李卫军，韩国的反战分子；莱尼·柯蒂斯，反对纳税的激进自由主义者；山姆·韦克曼，醉醺醺的越战老兵，有一年圣诞节在沃尔玛发了狂，狠揍了圣诞老人一顿。

但他们中好像没人有这种致命的微力扳机枪。再说韦克曼就在营里，一手揪着太肥的裤子一手正在抢装备。

虽然杰夫大吼大叫想维持秩序，营地还是乱成了一锅粥。“入列，士兵！”他高喊，脸憋得像个紫李子。

士兵里有的还没穿上灰军服，有的没戴上帽子，只管抄起仿制的家伙开打。他们被这乱糟糟的一团搞得莫名其妙。埃尔默·埃尔德雷斯把枪托靠在肩上，眼睛瞄着枪筒的准星，仿佛在观察一个没影儿的敌人。辛迪刚才还被警长的枪击警告吓得半死，这会儿又情绪高涨起来，手不停地咔嚓咔嚓按着相机。

又是两声枪响，然后是第三发。利特菲尔德这才意识到袭击者不只一个疯子。子

弹是从溪边的树林里射出来的，尽管在那个方向他还没看到什么动静或烟雾。

“快上，孩子们！”杰夫大喊，猛地抽出军刀在空中挥舞，“是时候让那帮异教魔鬼尝尝邦联军子弹了，冲啊！”

这队士兵——大概10来个人——队形散乱，在杰夫的指挥下一齐向前冲去。营地里，旁观的民众围在受伤的女人身边。玛莎·戴维斯从自己衣边上撕下一绺皱巴巴的布条绑在伤口周围，临时代替绷带。如果不是脚边的尸体正慢慢冷去，利特菲尔德会以为这是场好戏——认真彩排过，表演相当精彩。

“警长。”辛迪喊道，一边招手。她指着小溪。

利特菲尔德眨了眨眼，又眨了一次。

有影子在树木间移动，淡淡的，像黄昏的雾。

像木材场那个人……

他不知道哪个更诡异：飘浮扭曲的虚幻人影还是穿着仿制军装列队前进的人，这些人这会儿把火枪低低地拿在手上，刺刀已经上好。

利特菲尔德不知道真的子弹对鬼兵起不起作用，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幽灵的子弹能穿透人类的身体。证据正在他脚边冷去。

“趴低。”他冲辛迪喊，知道喊了也是白喊，她会不顾一切拍录这个诡异的场面。利特菲尔德猫腰跟在杰夫·戴维斯和那些兵的身后，埋着头，这个不舒服的姿势让他大腿生疼。

林子里发出一声叫喊，这声音像从地底深处发出的：“开火！”

林中传来一阵扫射，子弹飕飕擦过空中。杰夫的一个手下呻吟一声跪在了地上，头折在胸前像个忏悔的人正在祈祷。利特菲尔德怀疑有没有什么神明听到了这祈祷，因为如果真有上帝，生者和死者就该互不相扰。这队士兵冒着弹雨奋力前进，杰夫挥着剑，驱策他的士兵冲向他们几乎看不见的敌人。

鬼兵又显出一点形，好像与真实世界的交手给了他们能量和形体。虽然他们还只是模糊的影子，不过利特菲尔德已经大致认出了这是科克突击队，一群乌合之众。他们破旧的军服灰蓝夹杂，污秽的棉布已经破碎不堪。

他们飘忽不定，很难数清，利特菲尔德估计约摸有十来个人。他们来福枪中冒出的烟在微风中晕开消散，沉闷的枪声在秋日晴空下隆隆作响。利特菲尔德觉得举着把格洛克很可笑，不过这枪还是给他壮了点儿胆，让他没有调头跑到警车那躲起来。

话又说回来，在一个死人都能起身杀人的世界里，警车又能安全到哪儿去。

杰夫下令士兵开枪，士兵把枪举到肩上。他们发出的是空弹，松松的棉纸加上少许黑火药。杰夫·戴维斯在把他的人往虎口里送，这些人几乎可算是手无寸铁。

保家自卫队断断续续开了枪，树上弹孔密布。

是真弹。该死！杰夫难道到底没遵守许可令？！也许他知道什么我不知……算了，要是他告诉我这是延续一个半世纪以前的那场战役，打死我也不信。

一个鬼兵从深密的枫树林里缓缓走出，摇摇晃晃往小溪走了三步，捂着脖子。利特菲尔德本能地举起格洛克，虽然他的目标在50码外，已经超出了射程。鬼兵松开步枪，朝前倒下，开始慢慢地向溪水爬去。

天啊，我现在也陪他们演起鬼片来了。利特菲尔德想着，放低了手枪。辛迪在他后面调镜头焦距。她双脚分开站稳，固定相机，好拍清这个看得见的对象。利特菲尔德还是弯着腰，笨拙地小跑赶上杰夫。

他刚抓住杰夫的胳膊，一个抛射物就在他头上擦过。“你不知道‘撤退’这个词怎么说吗？你这个木头脑袋的混蛋。”

杰夫茫然地看了他一眼，眼神好似树林里那些模糊人影一样没有生气。“前方就是胜利。”他说，“还有复仇。”

“为了什么复仇？”

“这一次，我们会赢。”

利特菲尔德恨不得提起拳头就给这人脆弱的下巴来上一记，再用血染红他精心修剪的胡子。这个前上尉显然已经陷入了蔓延整个皮克特县的集体癫狂中。利特菲尔德希望他能找到一个合乎理性的解释，诸如食物污染，恐怖分子在水里下毒，军队实验室泄漏，或是外星人病毒扩散之类的老调调。

他宁愿相信是以上任何一个原因，也不愿相信他的家乡和同胞已经踩过了科学和宗教的边界。此刻，他甚至愿意阿彻·麦克福尔牧师跟他神经错乱的吃人祭仪一起回来。

见过的邪恶总要好受些……

保家自卫队现在离林地边缘只有30码远了，杰夫有几个手下在重上子弹，从枪筒上把长长的弹夹卸下，装上更多的弹药。利特菲尔德看见他们在棉纸中间塞了很多银灰色的金属。埃尔默·埃尔德雷斯肩上了彩，但他毫不在意，举枪眯眼瞄着林子里那些已经死了的目标。

“你有备而来。”利特菲尔德朝杰夫吼，上尉全力指挥着他的人往前冲。

“士兵为任何事做好准备。”杰夫说，拔腿开跑，发出一声叛军的嘶吼³。吼声直冲天空，利特菲尔德全身都发凉了。

他知道自己已经阻止不了杰夫，也救不了这些士兵。他们执意听从癫狂长官的命令，让自己走进坟墓，甚至更糟。他决定去看看那些躲在停车场里的女人和孩子。他们藏在卡车或是马匹拖车中间，看起来对男人们的疯狂举动并没有惊惶失措。他

们好像不知道林子里所谓的“敌人”是从坟墓返回的人。

辛迪扶着一个伤兵站起来，利特菲尔德顶着场上呼啸而过的致命子弹向他们跑去。

“你应该早点儿堵住这个洞。”他走到的时候，辛迪说。

“你觉得我的水晶球上会显出一队鬼等着出来玩‘砰砰’的游戏？”

“你知道有事不对劲，你只是假装它会自己过去。”她说，“就像红教堂那次一样。”

这个受伤的人——现在利特菲尔德认出他是乔奇·沃特金斯，泰特斯维尔志愿消防队的一员——哀号着，利特菲尔德查看了他的伤势。乔奇屁股上挨了一枪，看起来是擦伤。

“他们突然发起偷袭，北方佬那一套。”乔奇说，就好像如果他面对面跟这些鬼兵公平对打的话肯定吃不了亏似的。

“你会没事的。”警长说，他的声音几乎被子弹的回响淹没了。他把格洛克插回枪套好把这人拖到安全的地方。

“给我包扎一下，我要回去。”乔奇说，“弟兄们需要我。”

乔奇说得没错，保家自卫队里至少有三个人已经倒下，兵力大减。杰夫毫发无损地冲在最前面，利特菲尔德不知道是不是他疯子一样的横冲直撞让子弹很难打中他。杰夫几乎是在激鬼魂杀死他，就好像过去他没机会在战场上死去，现在机会正好。

“他们说南方会再崛起时，我可没想到是这个意思。”警长说。

“不是说南方。”辛迪说，“而是科克突击队，里面两边的人都有，如果你工作认真的话，就应该知道这点。”

“别给我上课。”利特菲尔德说，托着乔奇的屁股，把他往停车场拖去。

“看起来你已经大局在握了。”辛迪说，故意放下帮忙托着乔奇的手。警长差点失去平衡，不过还是稳住了继续往前走。辛迪是对的。他对这场灵异之战束手无策，于是他转而开始一个他可以称之为“相当好”的行动。

而且同时也可以让自己不用上火线……

对，就像以前那样。

“抱歉，乔奇，你得自己忍忍了。”他说，让这个中年男人滑倒在地上。乔奇哼哼着，骂利特菲尔德是什么“穿黄衣服的叛徒坏蛋。”但是警长已经在辛迪身后跑起来，场上仍然子弹横飞，只是没之前那么密集。

杰夫的队伍到了林边，在他们自杀似的进攻下，敌人的队伍已经被打散撤退了。

这时一个人走出林中，盯着来犯的士兵，举起自己的剑对着杰夫的。他胡子拉茬，头上一顶帆布帽，胸前挂着勋章。“退后！”他吼道，声音在空中回荡，仿佛是从阴冷的石洞里发出。

只是这话是否出自对方的喉咙，利特菲尔德却不敢保证。它们可能只是从天而降，或是从地底爬上来，钻进他的脚底直达头顶。

这人看起来很壮实，利特菲尔德还以为他是不是这次重演的一员，随即他就注意到这人满是尘土的靴子离地有几英尺高。利特菲尔德意识到这个胡子拉茬的人是鬼兵的长官，这支被埋葬的队伍中的重要人物——科克本人。利特菲尔德拔出枪，想着如果他杀了长官，其余的人是不是会消失，飘回到他们逃出来的鬼地方。

洞里……回到洞里……

他稳住自己，举起胳膊，开枪了。

子弹穿过一片空空如也的空气，刚才上校还站在那儿，但连缕烟也没冒，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1 《鬼马小精灵》的主角，一个可爱的小幽灵。

2 李小龙的长子

3 叛军的嘶吼（Rebel yell），美国内战时，南方邦联在战场上会发出尖叫，吓唬对方，鼓舞自己的士气。此网址有示范声音<http://www.smithsonianmag.com/video/What-Did-the-Rebel-Yell-Sound-Like.html>

第二十八章

第一声枪响时，鲍比和弗农正在铁轨上。鲍比还在想是不是下面营地有谁提前玩了那么一票，可能是显摆新枪。假扮的士兵不太需要练习打靶，反正他们射的也是空包弹。

随后奥尔德里奇公园又传来几声枪响，弗农说：“他们应该明天才开始啊。”

“可能敌方没守规矩。”鲍比说。

“衰。”弗农说，“想讲黑色幽默也要说得好笑点儿。”

“我们要不要下去看看？”

“你觉得那个记者在不在那儿？”

“嗯，她要么在报道重演要么在办公室里坐着等两个傻蛋再去给她讲个鬼故事。”

“我不是傻蛋，你才是。”

“不，我是个技术宅。”弗农说。

鲍比不晓得同性恋也能是技术宅吗。他俩都还没开始冒青春痘，弗农是棵豆芽菜，鲍比是个运动健将，不过他俩都爱漫画书。

或许唯一的差别就是弗农讨厌《星球大战》，鲍比则把这一系列的电影看过至少两遍，还有个莉亚公主¹的大胸可动手办。

只不过，弗农宁可亲汉·索罗²……

他们加快了步子，有些莫名的亢奋。枪声时断时续，声音越来越大，鲍比觉得是群枪扫射，“听着跟真打起来了似的。”

“只要有我爸在，这是迟早的事。”

“那看来他正渐入佳境啊。”

“我不可想去想我爸的‘佳境’。”

鲍比本想拿他取个乐，转而想想这也是自个的伤心事。八年级一半的学生都拿给男人口交这事儿开玩笑。鲍比拿不准他还能不能再讲那些“基佬的笑话”了。其实他认识弗农之前，也没觉得这些笑话有多好笑，只是在更衣间，你不得不跟着他们一块笑。

头顶有什么东西噼噼啪啪，接着一道直线攸地划过树梢。眩目的阳光下，一片黄叶飘落下来。鲍比听出了开推土机那家伙被杀时的声音。

“妈的，是真弹。”鲍比说，本能地猫下腰。

“有人在城边上打猎？”

“不是，我看是你叮铛洞那些熟人——”

鲍比把后半句吞了回去。前面铁轨上，三个显形的士兵正在疾驰。

只有一点，他们的靴子没挨到地面。

“是他们。”弗农说，声音平静。

他们在50码开外。弗农给鲍比讲过内战时期用过的武器准确度不太好。不过，开推土机那人脑壳开花的场景还历历在目，鲍比可不想拿小命来赌这些哥们儿的来福枪长没长眼。

“快点。”鲍比说，抓着弗农就往树林里拖。

有个士兵发了一声喊——鲍比也不清楚这声音是真的能听见，还是只在他脑子里回响——最近的那个士兵把枪慢慢地举到肩上。

鲍比就挨着弗农，这士兵很明显只瞄着鲍比一个人。

他要么觉得我是“头儿”，要么——

树木丛生的铁轨上枪声回荡。子弹打中了鲍比前面的砾石路，炸起的石子儿飞溅到他的鞋上。幸好他穿着耐克帆布鞋，不然就被石头划伤了。

“快跑，不然今天你就要倒血霉了。”弗农说，把鲍比推进树丛里。鲍比跑到砾石路基边上，在碎石上滑倒了，一屁股坐在地上，跟着滑进了石南和洋槐丛里。第二发子弹从他头顶飞过，鲍比跪在地上，往灌木丛里爬。湿漉漉的叶子潮湿了他的裤子，刺扎进了手掌。他无暇以顾，用手拨开木藜芦和忍冬藤朝淙淙的小溪奔去。

铁轨和弗农都已经不见了。鲍比不敢叫，生怕又招来麻烦，但他到小溪那儿去也会暴露行踪。

很好，我第二次把最好的哥们儿扔给鬼兵不管了。

不过，可能这次也没什么危险。上次恐怖上校并没拿弗农怎样，他一点不害怕甚至还有点满不在乎，就这样脱了险。铁轨上的鬼兵也压根没对他开枪。他们挑中鲍比可能是因为他动来动去，最有可能逃。不过这些死人真要对活人开战的话，不会还挑人吧。

鲍比还没理出个头绪，树林那边爆出一阵喧嚷。他听出了老爸的声音：“他们在铁轨上！”

鲍比想警告他们这些敌人是鬼，可他不知道附近有多少鬼兵。开推土机那人被杀前，有十来个鬼兵围着他，谁又说得准这些死人会不会调集增援？就他看来，他们可以把随便哪的一个邦联军坟场都挖出来，唤出整个军团。

鲍比屏住呼吸，心跳咚咚地冲击着耳膜，都盖住了溪水在石头上飞溅的声音。鬼

兵枪弹的硫磺味儿弥漫在空中。士兵在树林里跋涉，树枝噼啪直响。

鬼兵不该有声音的，不是吗？但他们能射出真的子弹。这些怪物为什么不能公平点？

弗农的父亲喊了声什么，鲍比没听清。最后这几分钟子弹声已经平息了，鲍比的还是怦怦跳得很快。重演历史协会的士兵在朝小溪挺进，这就是说鬼兵已经慢慢在往山里撤退了。

弗农哪去了？

鲍比慢慢地从藏身之地爬出来，身上都是马利筋草刺鼻的味儿。荆棘勾住了他的衣服，他拼命挣脱，生怕落在后面。

鲍比从树林里爬出来时，几个重演士兵正沿着溪边跑。他认出了斯通尼·汉普顿和韦泽·布坎南，两个挖井工，有时跟他爸一起干活。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左躲右闪，面前的石子儿四处横飞。惠兹热·瘡瘡的铁皮水壶敲打在他干瘦的屁股上，乒乒乓乓直响。

前面铁轨上，弗农的父亲冲在最前面，他的左轮手枪指着天空。鬼兵有的消失无影，有的不知用了什么超能力遁走了。

弗农也随着他们一块儿不见了。

“你在这儿干嘛？”

鲍比转身望着他爸一瘸一拐在铁轨上走着，右手缠着块血糊糊的手帕，肩膀上赫然绽开一道红色的伤口。“我和弗农——”

“我跟你说过不要跟那个小柴佬混在一起。”

“鬼兵把他抓走了。”

“你是说敌人。”

“爸？”鲍比闻闻空气，怀疑是不是他爸喝醉了。空气里有一点儿波旁威士忌的味儿，一定是喝醉了，老爸很能喝。他的眼睛没充血，但是目光呆滞，瞳孔放大。

“你爸在那边。”他爸说，冲铁轨那点点头。

“啥？”

老爸挤出嘲讽的表情。“杰夫·戴维斯上尉，你是他的种。”

老爸从他身边擦过，蹒跚着走上铁轨。其余的保家自卫队士兵已经绕过铁轨拐弯处，消失在树木中。鲍比跟在他们后面走了两步，发觉他是在朝着山那边鬼兵的方向去，而不是往城里安全的地方走。

“爸，你还好吧？”鲍比有点怕问这个问题，因为这类问题往往本身就是答案。

“到拐弯那去。”老爸说，死死地抓着枪，指节发白。一大股血从破烂的绷带边上

涌出，他的其它伤口看上去就像生汉堡。

老爸迈开步子，朝着战友叫喊的地方走去。一颗子弹飞到前方斜坡上，紧接着我方就回应了一发子弹。鲍比盘算还是回到有遮蔽的杂草堆里去，退出这场战争——但是弗农是他的死党。

谁管他是不是有小鹿斑比的长睫毛，走路有点扭摆？他对我来说是最接近正常的人。

他爸把鲍比和弗农的关系想得更亲近，但是此时鲍比没时间想这档子事，他的额头很痛，就像有根绳子勒着。老爸已经快到铁轨拐弯的地方，再不快点儿，鲍比就是孤零零一个了。

他四顾望望想找点什么武器，但近处的树枝太细。他塞了些石头在口袋里，这是他路过史迪威家时对付他家那些恶狗的招。石头基本上吓唬不了恶狗，鲍比也不指望石头能吓得了鬼魂，但这种防备姿势能让他安心一点儿。

鹰（扔）啊，笨蛋。

如果第一次他就离那洞远点儿，所有这一切可能都不会发生。但也可能他们所有人都控制不了这洞，生活里轻描淡写的幻象遮蔽不了它绝然的黑暗。

鲍比在老爸身后猛跑，希望到拐弯时整个保家自卫队都已经走了，他爸也不在，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诡异世界：铁轨蜿蜒至大片空白，就像一页漫画中的内容擦掉了部分。

然而，他却看见了一条战线，这战线似乎不仅事关生死，也同样事关过去和未来。

鬼兵巡逻队零零落落地站在恐怖上校身后，武器锈钝，就好像是从地下仓库里刨出来的。有个人的脸是歪的，左眼睁着一动不动，眉上有一条锯齿样的伤疤。上校站在那儿，身板笔直，眼睛在骑兵帽檐下熠熠发光。他双手带着手套，交叠在胸前，好像在躺着休息似的。但鲍比知道，上校在死去的150年间从未安息。

上校后面是弗农，他站在鬼兵中间，好像加入了他们似的，脸色有点发白，看起来还没受伤——头上戴着一顶破旧的军帽。

辛迪的话在鲍比耳边回响：不然他们会找替代品……

杰夫·戴维斯和手下分散站在铁轨上，持枪待发。杰夫的军刀尖指向天空，银亮的刀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斯通尼和惠兹兹跪在砾石上，端着火枪。五个保家自卫队的士兵站在他们身后，老爸也在其中。

老爸的脸颊抵着枪托，瞄着目标，好像他正顺着枪筒往前看。战争的喧嚣已经静止，烟雾也消散无踪。树叶在疾风中劲旋，空气里是十月葬礼的气息，白云在山麓缓缓罩下影子，树木变成了灰色。

双方剑拔弩张，都等待着上头的命令。大胡子科克双目阴森，好似盛满深重的罪孽，然而脸上却似乎浮现一丝笑容。鲍比已经搞不清状况了。

他们在停下来对峙。没道理的，我这么笨都知道他们应该抢占有利地势。

不过他们也可能已经占领了制高点，因为我已经分不清怎么是好，怎么是坏了。

“看起来你没法再跑了，科克。”戴维斯上尉说，淡定得像是在玩电子游戏，“给你一次机会投降，不过我想我们的军营也关不住你。”

鲍比蹲在惠兹热和他爸身后，盯着战线中间的分界地。老爸伤口的腥臭味和旧制服的霉味还有刺鼻的火药味都混杂在一起。

戴维斯上尉举起军刀指向空中，瞄准手枪。“预备！”他喊。

保家自卫队的大兵们神经绷得紧紧的，而对面那些不死的敌人面无表情，镇定得就像斯巴达勇士。

“瞄准……”

“该死，杰夫，你儿子在那边。”斯通尼·汉普顿说，“子弹可能会打中他。”

“总要有人白白牺牲。”上尉说。

恐怖上校走了几步——飘浮，鲍比想，还是惊异于这种反常的灵异动作——护在弗农身前，好像他鬼魅的身躯能替这男孩挡住真实的子弹。弗农的目光和鲍比相遇了，他微微点点头，嘴唇无声地动着。

鲍比不敢确定，因为他很少当面看见谁说出这句话，但他觉得这句话看口型应该是“我爱你。”

“开火！”发狂的上尉大吼。隆隆的枪声、烟雾和叫喊霎时打破了宁静。

¹ 莉亚·欧嘉纳公主，是电影星球大战中重要的人物。在她的领导下，反抗军同盟持续和银河帝国周旋，并获得最后的胜利。

² 汉·索罗，汉·索罗是星球大战中的主要角色，在电影中由哈里森·福特主演，为星战四、五、六部曲的重要角色。

第二十九章

利特菲尔德到达现场时，烟雾刚刚散去。

杰夫·戴维斯用他的军刀这里戳戳那里刺刺，在石头缝里翻找着，就好像在寻找逃生通道一样。保家自卫队的士兵们不像是刚跟一群叛变的鬼魂交过战，倒像是经了一场漫长的宿醉似的。利特菲尔德检视着战场，原本以为那里会充斥着杀戮、血迹，还有垂死的哀嚎，但是他只看到这些周末士兵倒在铁轨旁，用帽子揩去头发上的汗水、东倒西歪地站着。

“发生什么了？”辛迪问韦泽·布坎南，他去年就因为卖大麻被抓进了监狱。利特菲尔德心里默默的希望眼前这一切只是一场动静很大的幻觉，而不是那些鬼魂真的把这个世界弄了个底朝天。

“不知道。”韦泽说，“我们当时正在重演，我就记得这些。”

“我们到底是怎么到这儿来呢？”埃尔默·埃尔德雷斯自言自语道。利特菲尔德看见他的手上还缠着绑带，但是肩上的伤已经愈合，尽管制服上破了一个小口子，皮肉却丝毫未损。

“这下可好。”辛迪说，“本来是百年一遇的大事件，结果我的目击者却没看见啥。”

“在我看来。”利特菲尔德接话道，“没出人命就不错了。”

这时一个男孩从树林那边走过来，他身上穿的既不是军装，也不是内战时期人们所穿的衣服。他灰黑色的眼睛瞪得大大的，面色苍白，双手也在颤抖。

看来他还有点脑子，至少知道这种事情确实让人害怕。

“嗨，鲍比！你还好吗？”辛迪对他打着招呼。警长瞟了他们一眼，注意到他们相识且心照不宣的眼神。

鲍比刚要回答，利特菲尔德插嘴问：“你看见什么了没？”

男孩摇摇头，说：“只看见了烟雾。”

“他们的能量用完了。”辛迪说，“跟魔术师的花招一样，‘噗’的一下就不见了。”

鲍比接着说：“弗农不见了。”

“不见了？”利特菲尔德问道。

“他们把他抓走了。”

利特菲尔德正准备问是谁把弗农抓走了，但突然意识到鲍比说的“他们”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科克的突击队也许从战场上撤了军，但战争远没有结束。

“他们去哪了？”辛迪赶紧问。但利特菲尔德心里早已知道答案。他一直都知道这一切，就像辛迪之前指责他时所说的，但是他一直都在逃避这些真相，因为真相是如此棘手，让人痛苦。

一切最终都要归到那个山洞和另一个世界的黑暗里去。

如果无视那些鬼魂不能让他们还这小镇一个清净的话，也许利特菲尔德只能采取最古老的方法——赶尽杀绝。他曾经在公园里对上校的背开了一枪，用真枪给他穿着军装的胸口上制造了一个不存在的弹孔，而他犯了一个错，他瞄准的是鬼魂的心脏，没能把他杀死。

因为很显然，上校是没有心的。

戴维斯上尉匆匆地跑过来，军刀指着地面，说道：“田纳西那边的人没有照着剧本来演。”

“照理来说他们应该明天才到。”斯通尼·汉普顿附和道，一边拍打着在渐渐散去的硝烟里盘旋的汗蜂。

“我就是这个意思。”戴维斯说。

“让我再检查一下那把手枪。”利特菲尔德对他说。

上尉皱了皱眉，低头看着地面，就像是刚有一辆蒸汽火车呼啸着把他一半的脑子都带走了一样。他把枪递给利特菲尔德，警长检查了枪膛，看见所有的子弹都还在里面。

“他开了枪。”辛迪说，“不过我很纳闷他怎么会有时间把子弹再装满呢？”

“隐形的子弹。”鲍比说，“大家都没真开枪。”

“目标也不真的在那儿。”警长接着说。

利特菲尔德把枪还给戴维斯，戴维斯把枪装进皮套里，然后招呼军队返回营地。他们咕哝了一会，就好像这么累他们还挺满意似的，不过他们把家伙都收拾了起来。埃尔默·埃尔德雷斯捡起他的帽子和步枪，举着水壶，灌了一大口。

戴维斯上尉领着队形涣散的士兵们沿铁轨走了。鲍比跟在父亲后面跑，对他说着什么，但他父亲只是敷衍地点了点头。接着鲍比又慢慢跑回到警长和辛迪那儿，他们正注视着树林那边。

“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辛迪说。

利特菲尔德忍不住说：“你的‘普利策’和书约泡汤啦。”

“至少我拍到了照片。”

“你拍不到的，我总觉得当他们回到公园的时候，会看到乔奇·沃特金斯像只公鸡一样昂首阔步地巡视，想着大家都到哪去了。而那个在营地受伤的女人则会忙着煮

咖啡，就像是蛮荒版的玛莎·斯图尔特。”

“那个骑兵被杀了，记得吗？”

“当然记得，但我敢说现在他身上连一点刮伤都没有，佩里·霍伊写报告的时候会把他说成是心肌梗塞或是中风。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一切又回归了正常。”

“除了弗农不见以外。”鲍比这时说话了，又转向辛迪说：“你的‘替换’理论——要让事情平衡。”

“那就意味着有一个跑掉了。”辛迪说道。

“你们在说什么？”利特菲尔德问他们俩。戴维斯上尉和他的自卫军这时已经转过弯，看不见了，但仍然可以听到他疲惫的声音在指挥手下返回奥尔德里奇公园。

“一切都还没结束。”鲍比说，“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平静。”

“虎头蛇尾。”辛迪说，“先挑逗这帮愚勇的小丑，激起他们的雄性激素和怒火，科克的突击队就可以吸光他们的能量。就像是一个闹鬼的战场一样，尖叫声已经消失、鲜血渐渐浸入土壤，鬼魂们还久久不愿离去，吞噬着属于那里的痛苦回忆。”

“我们之前都想到过这些了。”利特菲尔德说，“难道这就意味着他们达到目的了吗？”

“只要你愿意把那个男孩交给他们就可行。”辛迪回答。

利特菲尔德注视着那片植根在大山黑土之中又被之养育的葱葱树林，变幻万千的云彩给森林投下阴影，这阴影似乎在疯狂地旋转、搅拌，就像令人恶心的糖浆。他想起死去的手下，希拉·斯托里，还有他的弟弟，以及其他由于他的自负和无能而被奉上祭台的无辜之人。

是你自己助长了恶魔的崛起，现在他们走了，只剩下你一个人。

即使这结局还伤害到了旁人。

你却走开了。

你，走开了。

“我猜我们别无选择了。”利特菲尔德说道，然后又问鲍比：“我们怎么才能从这儿到山洞？”

鲍比指向灌丛中的一条小路，那里的斑克松和毒葛将一丛叶子已经掉光的小苗缠得死死的。那条小路仅能容下兔子或者浣熊通过，对一个成年人来说着实太窄。“但门很狭小，路很窄”——有本书上这么说，利特菲尔德六年前把这本书连同松涛路上被污染的教堂一起烧掉了。

“不管我怎么说，你都会在这件事上插上一脚，对吧？”他问辛迪。

“对。”辛迪回答，一边把相机背到肩上，就好像准备去远足一样，“但我不会把

它记录下来，如果这么说能让你好受一些的话。”

“你永远没法用英语把这些事说清楚。”

“别说了。”鲍比说道，一边朝那条小径走去，“我最好的朋友还困在叮铛洞里和一群鬼魂待在一起。”

他溜进了错综复杂的灌木丛，消失在穆拉托山的树林里。

利特菲尔德盯着辛迪，就像是第一次看见她一样，打量着她。在他眼中，辛迪是一个同事，是一个共谋者，也是一个女人。他怀疑是不是他一生当中要跟谁扯上关系时，鬼魂都会等着出现。她的眼睛像天空一样湛蓝，里面点缀着秋日白杨和阳光一样的金色。辛迪终于忍不住眨了眨眼。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她说，随后快步追赶鲍比，运动鞋踩在砾石地上嘎吱作响。

“或者说生者为王。”利特菲尔德说，但这时辛迪已经走远了，并没有听见他的话。

第三十章

经过昨晚的一阵折腾，美珍病了。哈迪觉得在床上躺一天对她有好处：要是科克那帮东西再来他们家的话，她躺在床上还可以离麻烦远点。

他在炉子上给美珍烧了大吉岭茶——这个名字听起来都有点嬉皮味——可是忘了这事。水开了后水壶发出哨声，吓了他一大跳，还以为是洞里那帮捣乱分子跑了一个出来在尖叫。他倒水时又烫到了拇指，现在正拿着茶杯和茶碟战战兢兢往楼上走。

哈迪没有踩第十三级楼梯。昨天晚上击鼓的男孩在第十三级上被击中。楼梯上没有血迹，墙上也没有弹孔，一点也看不出厄利和科克的突击队员在这里对峙过。哈迪情愿昨晚的事是一场梦，可是厅里放着的火枪告诉他那都是真的。而且，那催命的声声军鼓会永远铭记在他记忆的楼梯上。不过，至少美珍和多尼没有和那些鬼魂照面，虽然美珍会把这事想得比亲眼所见更糟。

多尼的想像力倒是不用担心。

多尼的房间里静悄悄的。他儿子要么是在涂鸦，要么是在睡觉，有时候他也会在墙角盘腿坐着，一前一后的摇晃。哈迪快要走过多尼的房间时，发现门是打开的，门后面的房间是黑洞洞的。

哈迪下楼到厨房烧茶的时候，门是从外面锁着的。他很确定，因为他检查了两次。美珍倒是有可能把多尼带到睡房里去了，就像多尼六岁做噩梦时一样。不过美珍现在的呼噜声震耳欲聋，恐怕连死人也会被她的呼噜声吵醒。美珍睡得这么好是拜一些蓝色的药丸所赐。今年二月，医生给多尼做了些检查和测试，结果显示，有必要把多尼送到州立医院去。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医生也不得不给美珍开了这些蓝色药丸。

哈迪费劲地吞了一口口水，用靴子踢开门。门开了，发出吱吱的响声。哈迪手里的茶洒了一些在他的工作服上。屋里有一张小桌子，桌上杂乱地摆着些蜡笔和纸。另外还有一张摆在墙角的小床，床上也是凌乱不堪。此外屋里还有一个塑料水杯，别无他物。哈迪将茶放在桌上，拿起桌上唯一的图画他稍稍把画斜着，好就着厅里的灯光看清。

多尼画的是两个火柴人：一个男人，一个小孩。

涂鸦上还歪歪斜斜地画着阴暗的叮铛洞，涂着红色和黄色，像魔鬼送来的红辣椒晚餐。画上的两个人正大步向叮铛洞走去。

哈迪疾步穿过门厅，到自己的睡房去看美珍。美珍盖着自己亲手缝的被子，被子随她的呼吸上下起伏。也许慈悲的主会让她睡得久一些，而不必经历任何事。哈迪拿起壁橱里的火枪。他知道火枪跟他裆里松垮发皱的命根子一样没什么威力，但跟诞生了多尼的命根子一样，让他感到欣慰。圣经在这方面要逊色一些，不过他还是把圣经塞到工作服的口袋里，里面的字字句句至少会让他心里踏实点儿。

哈迪走回厅里时，对两件事感到困惑。第一，某个东西打开了多尼锁着的房门，从吱吱发响的楼梯上带走了多尼。第二，自己在厨房里并没有发现这事。说起来还有第三件：叮铛洞一阵子像被拔掉了塞子，地狱的牛鬼蛇神都跑出来了。

他站在走廊里，看了一圈牧场和通向牧场门的两道车辙。草上的露水早已干透，几只牛头朝着西方，吃着秋季尚存的青草，像是要在吃冬季干草以前多储备一些青草的甘甜。一只孤独的秃鹰懒洋洋地、固执地在高高的云层下盘旋。

远方传来重型机械的轰轰声，像是穆拉托山的根基已经松动，声音从一层层古老的花岗岩石里渗了出来。他似乎听到柴油发动机有节律的颤动，但是不确定那个节律是不是自己飘忽不定的心脏拍动耳膜发出的。

哈迪走到树林里的时候，手里的火枪变得沉重起来。他想把圣经扔掉，减少些负担，随即想起在医生房间里看到的一幅有关信仰的画¹。画里的沙滩上有两行脚印，但其中一段只有一行——那是耶稣背着一个人在沙滩上走了一会儿。

画里没说耶稣和那个人要去哪里，也没说为什么耶稣不让那人歇一会儿。不过这些事就是这样子。无论有多大的负担，一定要不停地向前走。

再往树林深处走，哈迪打了个寒颤。温度低了近 20 华氏度²。冬季的前锋已有点急不可耐，在阴暗处露出了利齿。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挖土豆、收白菜、将喂牲口的玉米屯在粮仓里。这也是一个死亡的季节，弱者是熬不过这一关的。

巴奇特·比尔·威拉德的机器隆隆地响着，开山劈路，搞得到处都面貌全非。几年以后，穆拉托山将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有鹿桥置业。大大的一个石门，挂着一块花哨的不锈钢“鹿桥置业”牌子，只需按几个号码，门就开了。哈迪在想叮铛洞到时候会不会仍然在那，而科克和他的士兵们会不会仍然安睡在斜坡上星星点点的豪宅地基下面。

古往今来，人的贪婪永无止境。

说到罪孽，哈迪自己也犯过不少。圣经说，骄傲在堕落以先³。哈迪从来没搞懂那意思是说骄傲会导致麻烦，还是说人到了穷途末路时可以放下骄傲。也许骄傲也是一种贪婪。不管怎么说，哈迪知道，叮铛洞想夺走他的儿子的话先得过他这一

关。哈迪不惜一战，即便是赤手空拳跑到洞前，也要与科克以及他的士兵肉搏一场。

他要是想绕过施工地盘，那就得从山脊底下穿过去，然后从北面爬上一个很陡的石坡，那地方的月桂树长得乱糟糟的很密实。哈迪不想浪费时间和精力，也不打算让任何东西挡自己的路，更何况是一部推土机。他顺着一条伐木车用的路走到一个倒车的地方。巴奇特·比尔·威拉德打算在这一块建度假村的会所。一辆小蒸汽挖土机的大嘴巴在撕扯一块灰色的岩石，旁边碎石路上等着一辆翻斗车。

高高的斜坡上有一辆卡特彼勒⁴推土机，推土机前面锈巴巴的粗大钢爪挖进了泥土中，翻起树根和石头。巴奇特·比尔很快找到了人来替代死去的卡特·哈里森。与上次哈迪来这儿时比，粗坯路向前延伸了不少，已经快抵达山脊。比尔的工人倒是挺赶时间的。

哈迪顺着新开出的路向前走，毫不理会旁边的蒸汽挖土机发出的呼哧声。巴奇特·比尔的轻运货车停在路边的草丛里。驾驶室里没人。哈迪希望这个矮冬瓜发展商去别的地盘巡查了，或者是拿着他的照相机去照那些山顶了。巴奇特很会搞这一套，将照片做成日历和明信片捞钱。哈迪踩着新挖出来的泥土，快走到推土机旁时，发现路的尽头到叮铛洞也就只剩三十几米的样子。

空气中充满暴风雨前的静电，天上却只有远方地平线上稀稀拉拉的几片云彩。哈迪爬到推土机新开出的路基上，大地在轻微震颤，柴油引擎声大得盖过了树林里的其他声音。前面的月桂树丛中有个缺口，哈迪可以从那潜入树林去叮铛洞。只要卡特彼勒推土机的履带轮能停一停，转个方向，他能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通过。

然而巴奇特·比尔此时正戴着白驴牌手套，坐在驾驶室里在操纵推土机。他挂上高档油门——推土机的烟囱里冒出一股黑烟——接着跟哈迪来了个四目相对。发展商脸上露出恍然大悟又惊骇异常的表情。

他以为我彻底疯了，为阻止建度假村杀掉了卡特，现在是来杀他的。

哈迪朝巴奇特·比尔点点头，拍了拍火枪，让他继续胡思乱想。他阴森地咧嘴一笑，看着发展商害怕的样子只觉得好笑。哈迪看了一眼通往叮铛洞的陡坡，这要是爬上去，就算心脏不爆炸，也剩不了几口气对付那里的鬼兵，到时候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科克和大山夺走自己的傻儿子。

他用火枪指着巴奇特·比尔，也没认真地瞄着他。巴奇特·比尔将油门挂回低档，像电影里的战俘一样举起双手。哈迪晃了几下火枪的枪筒，示意比尔下来。比尔伸手想关掉引擎，哈迪摇了摇头。比尔一边爬下推土机，一边眼睛四处瞟，像是在考虑要不要逃跑。

比尔下到地面时，哈迪迎了上去，在柴油机引擎的隆隆声中吼道：“这玩意儿怎么操作？”

比尔似乎感觉到了哈迪如果开走推土机就不会取他性命，于是做了个拉的手势。“左杠前进，右杠后退，中间的管刹车。”

“跟老式麦赛福格森 5 拖拉机一样？”哈迪说。

比尔点了点头。哈迪怀疑这位发展商知不知道麦赛福格森是何物。如果有办法让哈迪的手指离开扳机，比尔大概会毫不犹豫地说太阳是从南方升起的或是现实世界里确实有牙仙。

哈迪在驾驶室坐下，把枪横放在腿上，踩下油门，猛拉了一把操纵杆。巴奇特·比尔已经趁此机会滑下泥泞的土坡，迈着两条粗短腿飞快地跑掉了。比尔没撒谎，哈迪拉下操纵杆后，推土机东倒西歪地碾过小树苗和花岗岩石斜坡，向叮铛洞开去。

1 此画名为“沙滩上的脚印”，附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个人做了个梦，看到代表自己一生的沙滩上有上帝和自己同行的脚印。他发现在自己一生最艰难的时候，却只有一行脚印，因而问上帝说，“主啊，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上帝答道，“孩子，那一段是我背着你走过来的。”

2 美国通用华氏温度，华氏 20 度约为摄氏 6.7 度。

3 圣经钦定版（King James Version）原文为“骄傲在败坏以先”（Pride goeth before destruction）。书中原文为“Pride went before a fall”，作者在此稍做了改动。

4 卡特彼勒（Caterpillar），财富500强公司之一；总部所在地美国；主要经营重型工、农业设备。

第三十一章

叮铛洞里很凉爽，但是空气中充斥着恶臭。弗农刚刚走过了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又走过了很久以前山洞塌陷形成的碎石堆。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咽喉已被打开，它沉寂已久的肺部深吸一口气，似乎很渴望外面世界的光明和生命。

那些死去的士兵正围着看不见的篝火休息。除了科克以外，他们都没现出具体的人形。上校蹲伏在山洞口处，观察着树林的边缘地带。一个脸上有条伤疤的士兵站在洞口外，端着步枪随时待命。弗农正了一下军帽，朝着黑黑的山洞里眨眨眼，等着冰冷的刺刀刺入身体，或者是鬼魂的子弹在他身上爆炸。

地面震动着，还伴随着重型机械的隆隆声。突然一块松动的石头从洞顶掉了下来，弹到弗农脚下。一片湿乎乎的尘土撒到了他的肩上。

“暖和了吗？”其中一个士兵说。他的话语在山洞中回响，最后才消失在重型装备的隆隆声中。

“你们可以说话。”弗农说道。士兵们爆发出一阵笑声，像是在模仿机械运转的低沉声音。

“是的，但是你不一定都听得见。”另一个士兵说。他的军帽拉得低低的，盖住了额头，原本该是下巴的地方，白色的骨头幽幽地闪着光。

“别跟他说话。”科克命令他的士兵们，然后又接着注视山洞外的那片森林。他的声音听起来还是和弗农那天在避雨的小棚里遇见他时一样。

那些话语在他的记忆深处再次响起，就像一具溺死的尸体从水中浮起来一样：我们不是一类人。

弗农左边的士兵正在用他的勺子来回地磨着白铁盘，对着空气舀了一勺然后伸向他那张盖满苔藓的脸。张开嘴巴，他把那一勺空气送了进去。嚼了一会儿之后，他拔出空空的勺子，上面还滴着粘稠的泥巴。接着勺子又和盘子碰撞在一起发出哐当声，和着机器的隆隆声还有擦拭步枪的声音，它们叮叮当当地交汇在一起，正如这山洞的名字一样。

弗农和山洞口之间隔着三个人。科克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个是洞口的哨兵，另一个躺在弗农后面，用一只残疾的胳膊撑着侧躺在地上。从他破破烂烂的袖口处还可以看到已经破碎的骨头，其上裹着年深日久的腐肉。这气味和山洞里的霉味、泥土味还有不知从哪冒出的烟味混杂在一起，恶臭无比。

弗农想过要跑到有阳光的地方，越过他后边的那个士兵，弓着身子躲过科克。但他不知道自己的腿还能不能走动。突击队不知道用什么法子干扰了弗农父亲和重演士兵的注意力，抓着弗农在枪烟的掩护下一路爬上了山顶。

今早在奥尔德里奇公园，一颗颗子弹呼啸而过，很明显并非虚幻。在早晨那短短一会儿时间里，这场战争变成荷枪实弹的血拼。那些鬼魂士兵本可以杀掉他，或者让他被人们的子弹击中，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把他俘虏了。

所以他们保住他的命肯定有什么原因。

“埃格斯来了。”突然，哨兵喊道。

几个士兵都伸手去拿他们的步枪，科克也站起来，移到了山洞阴影的边缘。弗农乘机赶紧离开黑暗的洞穴深处。在他看来，那儿具有无限的引力，可以吸走周围的一切东西，直到再也看不见光明。他很明白不应该相信自己在这洞里的深度知觉¹，但那推土机驶过古老大理石时发出的隆隆声让他更没方向感了。

从弗农的位置正好可以看见多尼·埃格斯正朝着山洞走来，咧嘴笑着，像一只疯狂的大负鼠。他颤颤悠悠地爬上山坡，一边还用两根棍子拍打自己的大腿。树枝打到了他的脸上，但是他似乎并没有感觉自己被划伤了。他的棉布衫都被扯破了，光秃秃的脚趾头上全是泥巴，头发也被汗浸湿。多尼两眼放光，直勾勾地盯着山洞，就像这山洞里的黑暗对他来说充满了无尽的快乐。

“回去啊。”弗农悄悄地说。

“他不会回去的。”尽管弗农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科克还是这样回应他。

这时一个下士走出了树林，漂浮在一堆蕨类、加莱克斯草和斑克松的上方。这就是他们在铁轨旁边看到的那个鬼魂，背着一个邦联军的水壶——厄利·埃格斯。虽然他都已经死了几十年了，但还是像以前那样可怕、不服管束。

“伙计们，我们又有一场仗要打了。”科克叫道。尽管科克的声音大得可以盖住山脊另一面树林里推土机的声音，但士兵们站起来时仍旧一副不情愿的样子，拖拖拉拉的。肢体残疾的那个人用他的残肢将自己支撑起来，因为用力，腐肉从他手臂上片片掉落。

那个带着军帽的骨脸人正咧着嘴，但弗农不知道那是因为紧张还是因为长久以来他的嘴唇已经在尘土中消融了。戴着红方巾、穿着脏兮兮蓝外套的士兵飘向洞口，一路上移动着他的双腿，似乎在他魂魄的记忆中还需要它们。这一群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士兵们围着他们的领导者，立正站着，漆黑的眼睛里闪耀着地狱之火。他们是一群异类、失败者，被这个世界抛弃的人，在活人的世界里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而他们的情谊则在这坟墓里得以保存。

我们不是一类人。

而他们中有一个人已经叛逃，那个逃兵——埃格斯。

怪不得他们都被激怒了。

可那并不意味着无辜的人就要受到伤害。每场战争都会波及旁人，每场争斗都会伤及无辜。如果辛迪·鲍霍尔的平衡法则正确的话，那么厄利的归来就应该了结这场

战争，至少让这一回合告一段落。

但多尼可能先到达山洞，而且科克也许会觉得一个活着的埃格斯要比一个死了的更有价值，新人可能更受欢迎。

多尼已经走得很近了，弗农甚至能看到他那傻笑的嘴角上还挂着一缕口水。多尼的脑袋上下摆动着，手腕转得很流畅，跟他痉挛的双腿和肩膀不太协调。此时他正走出他孤独的精神世界，走向一个冷漠鼓手的鼓声中。

尽管走向山洞时，光晕穿透了厄利的四肢，他的形体大部分还是坚实的。脸看起来就像洗碗水，在空洞的眼睛四周晃荡。

科克摩挲着他的胡子，挺直了身板，一手扶着刀柄。这样的轮廓映着阳光在黑暗中看起来格外明显。其他的士兵此时正在给步枪上火药，发出喀喀的轻响。

“是活捉还是杀掉？”骨脸士兵问科克。

“放他走吧。”弗农说，“他本来就不属于这里。”

科克转了转头，然后又转了一下，面对弗农，但身体仍面对着山洞外的那片树林。科克的话几乎淹没了推土机的隆隆声和树木的断折声中，但是弗农仍听见了，他不确定那些声音是否来自黑暗洞穴深处渗出的阴风。

“没人属于任何地方。”那声音说道，并且不断在弗农的脑海里回响，就像他的脑壳是大理石做的一样。

多尼离山洞只有不到三十英尺了，眼睛闪烁着狂热的希望之光。他一定会在厄利之前到达山洞。而最诡异的是，多尼本是活生生的一个人，可他越接近山洞身体就越发透明，相反厄利则是越接近山洞身体就变得越发实在，现在他那双磨破了的靴子都能够踏在地面上了。

推土机的声音像轰隆的雷声，随着它靠近山脊，声音也越来越大。

“弗农？”一声叫喊从树林边缘传来。

鲍比.....

1 深度知觉，是人通过视觉器官对三维空间的远近距离的感知。

第三十二章

鲍比跑在辛迪和警长的前面，急着要在科克和那帮鬼怪把弗农吸进洞里之前找到他，要是被吸得更深的话，弗农恐怕就再也回不来了。

即便能回来，他也会是面目全非、毫无用处、不成人形。有谣传说多尼·埃格斯傻掉一半，就是因为他有一半困在洞里，藏在深渊里的某个地方。弗农的结局会糟糕得多。

鲍比也不确定到了洞口后能做什么。他慢下脚步，俯身在树叶里捡起一块拳头大的石头。“鹰（扔）啊，傻瓜”，他脑海里的德克斯重复道。

如果老爸说的是实话，弗农就不单是他的好朋友，不单是一个曾经想吻他的同志，不单是同属于“离谱家庭协会”的苦命人。弗农是他血肉相连的兄弟，有什么浓得过血？为了救弗老弟，鲍比愿意冒生命危险。如果洞的深处有什么危险死后还要遭受，为了救弗农，这个险他也愿意冒。

鲍比进入洞前的那块空地，看到了那个肮脏阴暗的岩石巨口。太阳躲在一朵笨重的云彩后，长长的阴影笼罩着穆拉托山。厄利·埃格斯一步一晃向洞口走去，像一个任性的孩子在返回家门。

鲍比只能看到洞穴内几英尺的样子。他看到的洞穴静悄悄一片空虚，洞的入口处看上去像一堵稳固的黑玻璃墙。他想像如果他走得够近，将手中的石头扔向那堵墙，墙就会像半夜的镜子一样碎成千百片锋利的碎片。

墙后会是什么呢？

多尼没有放慢脚步。这个大男孩朝着洞口蹒跚而去，犹如脚踏煤渣砖行走在薄冰上。不过他坚定而有力地前进着。厄利前进的节奏几乎完全与多尼同步，仿佛他们两个一起操练过列队，现在都唤起了相同的肌肉记忆。

树林里的推土机轰隆轰隆地一路开过来，地面在微微地震动，推土机经过山脊，沿路的树被无情地铲断。多尼马上就要到达洞口，厄利跟在多尼后面约20英尺。多尼的身体在慢慢地变淡消失，鲍比可以通过他的身躯看到生苔的花岗岩上一条条灰色条纹。多尼离洞口只有10英尺时，洞穴里面传来一声命令：“站住！”

鲍比并不认识这个深沉冰冷的声音，不过他敢用他的全套《银影侠》漫画集打赌，那是“恐怖上校”在说话。多尼和厄利同时停住脚步，只是多尼还在安静地敲打他的节律——他的头一上一下的摆动着。

“弗农？”鲍比又大叫了一声。鲍比听到报社的记者和警长也跟着大叫起来。接着推土机冲过那排月桂树浩浩荡荡地开到空地上，驾驶室里坐着怒目圆睁的哈迪·埃格

斯。

警长站在一周前几个男孩吸烟的树桩旁手里拿着一支手枪，就好像他是西部枪战片里一名明星枪手。鲍比看看自己手里握着的石头，又看看哈迪手里的火枪。

见鬼。难道只有我一个人没带家伙？

就在鲍比觉得事情已经怪得不能再怪的时候，杰夫·戴维斯上尉从洞口旁的一块大石头后冒了出来，手里的军刀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抓住厄利，一把将这个衣衫褴褛的鬼兵拉近，又将军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同时发出一声叛军的嘶吼，暂时盖过了推土机的声音。

推土机已经停止前进，引擎却仍在轰隆作响。哈迪站在推土机的驾驶室里，手里的火枪由指向洞穴转过指向厄利，继而又指向杰夫·戴维斯。警长的手枪跟着哈迪的火枪变换目标。辛迪·鲍霍尔站在警长的身边，手中的相机也由一个目标转向下一个目标。

发命令的声音又沉沉地从洞穴中传来：“似乎是个僵局啊。”

第三十三章

洞口有动静，洞里的阴影分离出一大块，朝前走来。

是戴骑兵帽的那人，残损的鸵鸟毛在十月的微风中瑟瑟抖动。利特菲尔德举枪瞄准他，随即想起子弹在刚才的激战中射光了，只剩空弹壳。那人——他要是相信辛迪的说法，就是乔治·科克上校——比起在下面的公园里显得更清楚了一点，就好像呆在洞里让他恢复了元气，犹如温泉能让疗养的人恢复健康一样。

死去的上校好像从未如此从容过，似乎胜负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结局。杰夫·戴维斯太阳穴上的血管暴绽，像个疯子一样呲着牙。利特菲尔德不知道如果戴维斯的军刀刺穿厄利的脖子会有什么下场，但他感觉科克不喜欢这个做法。科克自己只握着一把军刀，但他手下还有一群兵，他们已经用事实证明会誓死效忠于他。

利特菲尔德被旁边的咔嚓声吓了一跳，接着就听见零件转动的声音，他反应过来是辛迪在调相机。“关了。”他说。

“各自为政，互不干扰。”辛迪说。

说得轻巧，我都不知道现在我的“政”是什么了，不知道现在这种情况到底是要去叫殡葬工人，精神病医生，还是开着谢尔曼坦克¹的驱魔人。

推土机朝空地深处开来，树梢一阵颤动。这大家伙的引擎轰鸣声让局面更加紧张，利特菲尔德感到烦躁不安。

“把我的人还给我。”杰夫朝上校喊。

上校就站在那儿，一只手拿着军刀，打量着洞口的形势，好像是在保卫一个四面临敌的堡垒。利特菲尔德现在认出杰夫的人质是他在木材场遇到的那个消失的人，这人现在显得温顺疲倦，像冬天里孤零零悬在杆子上的稻草人。

这人质跟上校一样结实，但他的眼睛没有眼白。利特菲尔德不知道杰夫把军刀插进这鬼兵的脖子会发生什么事，但他总觉得那伤口里会飞出成群的恶心生物：长着毒牙的蝙蝠和披着鳞甲的小龙，就像从潘多拉之盒里流出的恐怖东西。

上校出现在洞口时，鲍比止住了脚步，慢慢朝洞口挪动，随后停在多尼身边，“弗农！你在里边吗？”

金属碰到石头发出咣当咣当的声音，推土机的履带吱嘎作响，奋力前行。多尼的手上下挥动似乎在跟着节奏敲鼓，然后这个自闭症患者就迈着僵硬的步子朝上校走去。鲍比一把抓住他想把他拖回来，但这人太强壮了。他甩开鲍比，把后者摔得跪到了地上，然后朝上校走去。

“多尼。”警长叫他，往前走了一小步，对自己该做什么不太有把握，“回来。”

“你只要一个人，别抓我的。”杰夫对上校说，“你选哪个？”

科克上校在胸前抱着膀子，好像他有大把时间可以考虑。利特菲尔德也觉得他有的是时间。然后上校把头抬起来望着天空，好像在追寻记忆中秋天山里空气的味道。要不是那台闹喳喳的推土机，这一刻简直可以说有点宁静了。

鲍比爬起来，用手在嘴边卷成筒喊道：“弗农？”

上校没理他，转头朝着厄利。“做逃兵只有死路一条，下土。”

“那就把他带走绞死他。”杰夫说，把军刀插得更深了。利特菲尔德看见这个鬼魂的皮肤裂开一道黑色的口子，心想着杰夫这算不算犯罪。

蓄意谋杀？在法庭上，如果受害者已经死了，这条罪名就不成立。

民间传说要杀死一条蛇，得砍下它的头，一直等到太阳落山。他正在考虑再给科克上校一次死的机会，对他开上一枪，让他死得像个男人。但在他想好扣扳机前，推土机开过来了，扬着的铲斗里挂着枝条树根。它一路往前犁的时候，履带上抖落下无数的泥土和湿叶子。

哈迪·埃格斯把油门朝前踩到底，冒出一股黑烟。利特菲尔德朝推土机走去，抬起手掌，其实他也没指望这个眼神疯狂的老人能听他的话停下来。从哈迪和操纵杆较劲的方式上利特菲尔德觉得就算他想，也不一定能刹住车。而他也不准备从履带上爬进驾驶舱。

哈迪脸色煞白，汗涔涔的，一边的白眉毛紧张地拧着。他朝前松开一个操纵杆，推土机减慢了速度，他做手势让鲍比离开洞口。“我跟你们这帮小鬼说过不要来这。”

“我朋友在里面。”鲍比说。

“我可操心不了你的朋友。”哈迪说，往上提了提背带裤的一根带子，拿火枪瞄着洞里，“我要救我儿子，无论他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他们要的是厄利。”鲍比说。利特菲尔德趁哈迪打岔这个机会又往前走了一步。辛迪紧贴在他身后，像个甩不掉的影子。

“他们是想尽办法想把他带回去，但是厄利不打算回去，他已经把该干的干完了。”

“但是别人要替他顶罪。”鲍比说。

“科克要一个人来代替他。”辛迪说，“这是能量守恒定律。”

“我的定律可不这么说。”哈迪咆哮着，“圣经说以眼还眼，以血还血，以烙还烙。”

“别在这儿再制造流血事件了。”利特菲尔德说，尽管他也不知道厄利脖子上渗出的黑乎乎的东西能不能算“血”，“至少在我有话要说的时候。”

“你觉得自己有什么可说的？”科克怒吼。

“把我儿子还给我。”哈迪大喊。

“把我儿子还给我。”杰夫大喊。

科克来回望望厄利和多尼，似乎在下定决心。他的骨架松松垮垮，好像上次的塌方把他的脊柱压碎了，过了这几十年骨头还没长好。

这双阴森的眼睛还没决定人选，弗农从洞的暗影里走出来了。利特菲尔德觉得还有一些影子跟在他身后，就像拖着一块朽烂的布条。他朝上校那边走去，一只小军鼓敲打着他的屁股，随后他立定似乎在待命。

他的左手拿着两根鼓槌，右手向外行了个军礼。

¹ 谢尔曼坦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开发、制造的坦克，这个名字的来源是美国南北战争北军的将军威廉·特库赛·谢尔曼。

第三十四章

“快跑！小弗！”鲍比大声喊，不理解为什么他的朋友——兄弟——身后的山洞就像一张大嘴，他还能站在那儿不动。弗农似乎没听见，就好像围着他的不过是假地图上的玩具士兵。鲍比觉得枪声随时都会响起，而且既然山洞里的那些鬼魂储存的弹药够他们用几百年，鲍比打赌科克突击队会赢。

“过来，儿子。”杰夫大叫，同时松开了抓住厄利的手，他的军刀也垂了下来。

多尼动作古怪地走近山洞，显然对于自己终于能够看见那诱人的鼓感到很高兴。但鲍比紧紧地抱着他的腰不让他靠近。哈迪则坐在推土机的驾驶座上，端起步枪，瞄准了科克。

鲍比很清楚南北战争时期的武器常常打不准，觉得这样下去弗老弟被打中的机率恐怕跟科克一样多。科克已经在这个世界活过一回，可弗农却是要中场出局。

“我们让他们自己选择。”科克说。虽然看起来他的嘴唇几乎没动，但发出的声音却很大，几乎可以和推土机形成二重唱。说完，科克把他那惨白的手放到弗农肩上。鲍比觉得上校的手一定跟山洞里的泥一样，冰冷又恶心。

“你可别玩忽职守，大兵！”杰夫喊道。

弗农突然朝他父亲的方向讽刺地行了个军礼，说道：“士兵报道，长官。”

多尼又努力向山洞迈了一步，哈迪的枪随即响起，腾起一阵烟雾。枪口肯定瞄准的是多尼颤搐的双腿，因为子弹射到了多尼和鲍比面前几英尺的地方，溅起了泥点。

鲍比吓呆了。哈迪的一声枪响如同导火索：利特菲尔德跟着开了一枪，科克上校的外衣瞬间像油污爆开了花。上校面无表情地朝下看去，冰冷、无神的双眼如同叮铛洞，沾染上了病态的黑暗。

厄利·埃格斯乘势从杰夫·戴维斯那逃了出来，窜进烟雾里，只留下杰夫——父亲？——试图抓住正慢慢消失的鬼人质。

鲍比赶紧冲向弗农。此时弗农正看着树林，像一个孤独的灵魂守卫，期待着这场永恒的斗争会从此结束。

科克捂着胸前的伤口，然后移开手，盯着从他手指上滴下来的“烂泥”，好像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很久。然后，他摇摇晃晃地走进了山洞里那片黑暗的怀抱里。

“快到这来，你这该死的小同性恋。”杰夫尖叫着，以为他的命令毫无疑问会被执行。但弗农调整了一下挂在他腰上的那只鼓，掂了掂手上的鼓棒，做出击鼓的姿势。

“咚咚！”多尼大声说着，一边蹒跚朝科克走去。

鲍比向后面瞟了一眼，又紧紧抓住了多尼的腰。他不知道哈迪·埃格斯或者是警长会不会再次开枪，但是警长和女记者正朝山洞跑来，而哈迪则把来福枪扔在一旁，开大了推土机的引擎。这庞然大物开始前进，带着钢铁锈涩的吱嘎声和满腔的仇恨。

鲍比的力量源泉是他的肾上腺素而不是引擎。不过他从自己的内心爆发了，大声尖叫着，就像杰夫·戴维斯叛军的嘶吼。鲍比推开多尼跑向弗农，就像橄榄球赛的后卫阻止对方的球触地得分一样，但弗农看起来似乎并不认识他。

该死的！他们已经控制住他了……

就在山洞口，科克噗通一声跪了下来，一个士兵伸出他骨瘦如柴的手臂，想把上校拖到安全的位置。鲍比希望警长不要开枪，因为这时候很可能会误伤到弗农和他自己。而山洞里响起金属的碰撞声，预示着一支军队就要集结起来保卫他们的领地了。

弗农先重重地敲了一下鼓，然后笨拙地连敲一阵，这声音响彻天空，好似午夜的雷鸣。鲍比现在离他更近了，一边弓着身子以免被子弹击中，一边盘算着抓住弗农把他从这山洞拽走。这地方想把弗老弟、多尼、鲍比自己，甚至整个可恶的活人世界，都吞入它冰冷的腹中，从此万劫不复。

“快来啊，小弗。”鲍比说道，伸手去拉他的朋友。

他抓住弗农的袖子，但弗农甩开了他，继续敲鼓。

弗农盯着前方，眼睛眨也不眨，并没有看见眼前的人——这个人曾经和他一起做了第一艘大船模型、一起读了《指环王》三部曲、亲眼见他玩滑板摔掉了第一颗牙。鲍比最好的朋友如今已有了新的归属，心照不宣地与别人结成盟约。而他的盟友，恐怕连想象力最丰富的漫画家都永远无法想到。隆隆的鼓点飘过森林，拂过山丘，召唤着世间所有的生命集结在一起。

突然间，这节奏被另外一阵风暴般的声音压制了下来——淹没在了推土机轰隆的咆哮声中。

第三十五章

弗农手中的鼓棒轻快而有力地跳跃着，一顶法国平顶军帽紧扣在头上。他骄傲地扬着头，笔直地挺着身子，毫无惧色地面对这赤裸裸的攻击。

他老爸朝他冲过来，手里举着军刀，面部扭曲，愤怒地叫骂着，说弗农是个愚蠢的柴佬。杰夫的样子确实很像一个刚从变态罪犯收容所里逃出来的疯子。他的军服撕破了，污秽不堪。他一定会将这些都算在弗农的头上，然后把科克上校给弗农的军帽没收了，再拿走漂亮的战鼓。而它敲出的洪亮鼓声是这么让人安心，如同胎儿在子宫里听到妈妈的心跳。

弗农算是出柜了。老爸会一直叫他“基佬”或是“柴佬”，直到他远走他乡或开始自残。有一天他会鼓起勇气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或许是在浴缸里用刮胡刀片割断几条动脉，或许是到老爸的武器储藏室走一趟，找一把他的史密斯威森手枪¹给自己的脑袋瓜一枪，让鲜血和脑浆红白相间地洒在历史书和地图册上。

鲍比碰了碰他——

“走开。”弗农退了两步，手中的鼓声却仍然激烈又平稳。他的上校负了伤，有些士兵在协助上校，或许弗农可以为他们争取一些时间。老爸和警长正在往前靠近，还有那个推土机，很让人担心——居然在这种地方动用重型武器。

“哥们，你神经啊。”鲍比又伸出手。

弗农又退了一步，到了上校的身边。上校的身体摇摇晃晃，一手按住伤口，想止住从伤口流出来的灵液²。

上校的脸不停地蠕动，像是脸皮和头颅之间有一堆蠕虫在爬。他的右手仍然紧握军刀，举在空中，傲视着敌人。这些敌人要摧毁一切他们所不理解的东西。

弗农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他终于明白上校在征募新手时说的话。他要向鲍比重复这句话。

“我们不是一类人。”在蓝天下，在金色的树林里，在上苍那洞穿一切却又如此冷酷的眼睛的注视下，这句话听起来又有另外的意思。

“我真的很抱歉。”鲍比喊道。弗农的老爸还在尖叫。推土机噗噗的引擎声时大时小。警长在发号施令，却没人听他的。记者照下了一切。厄利·埃格斯化为烟雾，终于从兵役中解脱返回故里。洞里，突击队员在给武器预备硫磺和火药，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准备最后一战。

鲍比低头看向自己的手，弗农看到了那手里的石头。他最好的朋友抡起臂膀，像个垒球手投垒球一样准备投出石头。弗农以前和鲍比在钻石形的垒球场上练习过，鲍比投球技术一流，曾连续三十六次将弗农踢出局。但弗农没有停下手中的鼓棒，

或者说，弗农手中的鼓棒没有停下来，现在的鼓棒好像在推着他的手，转动着他的手腕。

现在不是他在敲鼓，而是鼓在敲他。

鲍比把花岗岩扔过来的时候，上校一步跨在弗农的前面。石头击中了上校的前额，骨头恶心地嘎吱一声破了，上校的骑兵帽也被从头上震落。叮铛洞外的科克是脆弱的。

付出。

为了信仰付出性命。

臣服于一个高于自身的目标。

弗农终于明白了。他改变击鼓节奏——应该撤退了。辉煌和荣耀属于胜利同样也属于失败，当战争已属无谓或永无完结时，尤为如此。

我们不是一类人。

我们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都找不到归属感，所以我们最好站在一条阵线上。

如此才不至于太孤单。

弗农向洞内退去，泪水从眼里涌出来，模糊了鲍比·埃尔德雷斯悲伤又惊恐的脸庞。上校死了，至少在目前是死了，他的军服化为灰烬，身躯则化为一团乳白色的往昔迷雾。

“怪胎。”弗农的老爸边喊边用军刀向空中砍去，好像是要在隔离他们的深渊里砍出一条路来。

“孩子，别进洞里去。”警长叫道。

哈迪·埃格斯高地坐在推土机的驾驶室里，眯眼盯着叮铛洞，就像这洞是他多年的敌人。他将推土机开到最高速，推土机的烟囱里冒着黑烟。同样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多尼·埃格斯跪在泥里，头一前一后地晃动，似乎在隆隆的推土机声中还能听到战鼓的声音。

弗农觉得，战斗结束后，多尼在很长一段时间还会听到集结号呼唤。他会在深夜醒来，在风中寻找号声。

然后，黑暗会展开它柔和清凉的怀抱，迎接这个士兵走向叮铛洞。那是他最后的家园、自由的土地，是他的归宿。

他敲出自己的心声，鼓棒在他手里像老朋友和恋人一样翩翩起舞。士兵们集结在他的周围。

杰夫的辱骂声音被淹没在推土机的声音中。弗农向这个世界投下最后一瞥，看见警长拉住了鲍比。他多么希望和鲍比道声再见，告诉他那逝去的爱，或许是无

名的爱。可是鲍比究竟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

最后，他看见鲍比挣脱警长，向自己、向叮铛洞伸出双手。

接着，推土机的钢爪铲进洞口的花岗岩石里，无情地推垮了科克的堡垒大门。散石乱飞，泥土飞泻而下，鬼兵们发出绝望的尖叫，等待他们的是第二次死亡。

泥雨在弗农四周落下，他继续敲着战鼓。

¹ 史密斯威森，由StewartTaylor在1975年建立，以制造手枪闻名于世。史斯威森公司所制造的刀也以军、警方面用途为主。

² 灵液，希腊神话中认为诸神血管中流动的不是血液，而是一种叫灵液的液体。

第三十六章

两个男孩走在山脊上，虽然万圣节已经过去，但它的阴影仍笼罩山间。

德克斯踢了踢脚下的土，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意外的发现。他很希望能找到一根骨头、一片生锈的金属，甚至是弗农以前戴过的叛军帽。只要能找到任何东西，能证明他曾经越过写着“警戒线—禁止跨越”的黄色带子，他就心满意足了。

鲍比也希望德克斯能找到什么东西，因为他俩都想证明穆拉托山之战真的发生过。

好吧，其实也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希望。警长似乎很开心这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辛迪却坚信这件事情不会随着弗农一起永不见天日。她拍的照片都是模糊的，什么也看不清。至于哈迪·埃格斯呢，自他从破坏公物的罪名中被保释出来就一直保持沉默，并且看样子他是这辈子都不会再提起那件事了。

杰夫·戴维斯看上去总是一副失独父亲的样子，颓丧到甚至取消了斯通曼突袭战的重演活动，只是之后大部分时间里，他还是把自己锁在那间堆满内战收藏品的房间里。

鲍比去戴维斯的拖车那里看过一次，还带上了妈妈亲手做的豆盘——南方人用这道菜来安慰朋友的不幸。鲍比在门外听到杰夫自言自语，于是在事情变得更加诡异之前赶紧离开了。父亲很快又恢复了老样子，所以鲍比觉得没必要再追问自己的身世——自己要操的心已经够多了。

比如他们四周的那堆瓦砾，还有厄利·埃格斯是踩着什么路才回到了家。

“兄弟，到底发生了什么？”德克斯问他。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鲍比回答。德克斯让他有点不高兴，失去最好朋友的日子对鲍比来说并不好过。德克斯就是无法理解那些真谛，对他谈感情的事简直像是对牛弹琴。

“是啊，就是一堆关于鬼魂的无稽之谈。”德克斯继续说道，“我知道你编这就是为了能和凯伦·格林上床。”

事实上，从那以后，鲍比在课间的走廊里都无法正眼看凯伦。每次碰到她时，他都回想起弗农曾经想要吻他的场景。

“比起这个，我宁愿要弗老弟回来。”鲍比一边凝视着一堆堆废物、树桩和石头，一边说道。那些用来搜寻弗农——或者他的尸体——的重型机器仍旧停在空地周围，尽管那辆失控的推土机三个星期前就已经永远地把叮铛洞给封住了。

“不得不说，他的尸体到现在还没找到怪吓人的。”德克斯说，“我是说，你看见那个山洞了，还不到十英尺深。他能消失到哪去？”

鲍比其实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他无法解释，也许有些人本来就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们跟平常人一样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这个世界却没有准备好迎接他们。

或者弗农是对的：如果你和别人不同的话，你就不属于这里。

鲍比望向远方，起伏的山脉看起来就像海洋上脏兮兮的棕色波涛。秋天终究还是在寒冬的胁迫下离去，很快，眼前的这片棕色就会变成死气沉沉的灰色。

“我觉得他无处不在。”鲍比说。我希望你在哪都安好。

他捡起一块石头，扔向地上最近的一个裂缝。它从一个翻转的树根上弹了回来，落在穆拉托山黑黑的土地上。

“伙计，你真是漫画看多了。”德克斯边说边把手伸进夹克衫的口袋里拿出一包烟，“来一根？”

鲍比摇了摇头。

德克斯给自己点上一根，抬头看看天空。天空中落日给一团乌云镀上了血色。“打雷了吗？”

鲍比又点了点头，哽住了喉咙。那让人窒息的击鼓声来临时，他就听出来了。

鼓声还会继续……

“我们最好在下雨之前离开这。”德克斯说。

“是啊。”鲍比从洞口那堆乱石前转过身来，朝山下走去。

下雨的话就好了。银亮的雨滴会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在地球的表面敲打它自古以来的节奏。那声音会像成千上万个男孩在击鼓一样，那么弗农孤独的击鼓声就会被淹没其中了。它会冲洗叮铛洞里让人捉摸不透的坟墓，还能冲刷掉地上的灰尘、抹去腐烂的味道，让整个世界焕然一新。

最重要的是，雨能够掩饰住他脸上奔涌的泪水。

夭折

斯蒂芬·克拉克·布兰得利 (Steven Clark Bradley)

王筠竹 石步华

夭折

一对双胞胎，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
纠缠在这场罪恶中的人，最终会聚在悲剧的结局上。



资本时代，上帝早已远去。

现代都市沦为罪恶之城，狡猾的败类披着正义的外衣为自己牟取私利，光鲜地活，
弱女幼童沉沦底层，挣扎求生，受尽欺凌。

斯蒂芬·克拉克·布兰得利 (Steven Clark Bradley) 著

石步华 编辑

王筠竹 石步华 译

Fiberead
- 2015 -

夭折

第一章 引子

第二章 双重险境

第三章 失踪的孩子

十八年后

第四章 躲猫猫

第五章 追忆亡人

第六章 悲惨的命运

第七章 回忆无尽

第八章 诡异的自白

第九章 新日旧魇

第十章 患难之交

第十一章 道德株连

第十二章 家庭纽带

第十三章 交谈与背叛

第十四章 错误的身份

第十五章 危机四伏

第十六章 血统

第十七章 真心话大冒险

第十八章 尾声

第一章

引子

1988年4月1日，2：03

她曾经很憎恨那个东西，不过现在已经不再抵触它了。轻拂的晚风让这个本该充满紧张的夜晚宁静得有些不真实。但她体内那个正在不断长大的东西一次又一次把她拉回现实中来。夜空被月光照亮，一丝朦胧的光线透过窗玻璃洒在这所谓的人世上，勾勒出一个美丽女人沉睡的剪影。在她闭合的眼睑下，眼球正不安分地快速转动着。梦很清晰——自从那个东西在她体内萌芽以来，同样的噩梦就一直在困扰着她。她暗暗说服自己要憎恨它。这个东西出生后会使她遭受一连串不人道的对待，因此她确定，打心底里憎恨它是她唯一的出路。

梦里似乎是晚上，有一群邪恶的另类，总让她感到敌意。她看不到，但感觉得到。她感觉有无数手臂在推拉她，迫使她一直往前走，就像是要绕着整个城市走上一圈似的。她没意识到她是在走向什么样的痛苦深渊，但隐隐有些不安，感觉到痛苦已经包围上来了。她跑进一间房子，但动作就像被慢放了一样——双腿就像是在急流中逆流而上。那感觉既惨淡、险恶，又令人作呕。除了能听到从某个看不见的地方传来的一阵阵婴儿号哭声外，她看不到任何人。这让她血液都凝固了，不由得抓住自己的小腹，跟着哭声来到一座走廊。她试着打开几扇门，只有第三扇是没上锁的，她慢慢地推开了它。这条仿佛没有尽头的走廊反复出现在她梦中，而这一次已经是她在走廊里到过的最远的地方了。哭泣的声音停止了，一幅此前梦中从未出现过的远景在她眼前展开，她看到自己双手被铐，坐在一张警桌前。场景朦胧昏暗，当那个坐在她面前的男人开口时，她无声地说了一句话。

“苏珊，苏珊，这是这周的第三次了！满地都是嫖客，你可不可以别老是挑出个警察来做生意？”

“警察先生，我只能找到这个工作，我没有钱，也没有家人，除了回墨西哥老家外，我没有别的出路了。你觉得我怎么样？我只有这具

漂亮的身体了，我的警察先生，但这身体也是会老的，所以……”

接着，年轻的“睡美人”在梦里看见两个警察从她身边走过去。她很清楚这两人既看不到她，也感觉不到她的存在。但当她看到那个高个子警察的脸时，明显受到了惊吓，而看到矮个子的那个时更是吓得要死，一把抱住了自己鼓起的大肚子。两个警察盯着被铐在椅子上的那个女人，其中那个又老又矮的警察还一脸好奇。他和高个子说了些什么，然后转过来看椅子上的女人，一边上下打量她，一边挠着下巴，脸上还挂着微笑。高个子警察朝矮个子那个挥了挥手，两个人脸上都带着诡异的笑容。突然，“睡美人”开始不安地翻身，因为她梦里房间的灯忽然熄灭了，她只能在黑暗里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往前走。

这时，她肚子里的东西忽然开始又踢又打，“睡美人”又一次抓紧了她的小腹！每次它在她肚子里长大一点儿，或者是不安分地撞击她的内脏时，她都感觉要被它推到地上去了。同一时刻，梦里的她也在忍耐疼痛，转身走出房间。她疼得都快呼吸不了了，那东西一直在踢打，没有一点儿怜悯。当她回到走廊那时，婴儿的号哭声再次响起，她的疼痛似乎减弱了些。她带着一股母亲特有的疯狂朝传来婴儿哭声的房间冲过去。突然，她低头看自己的肚子时，发现那东西不见了！她赶紧竖起耳朵朝向走廊尽头传来婴儿哭声的地方。

“我的孩子！我来了，我的宝贝！”

她以最快的速度朝那个房间冲过去。房间的门半掩着，里面的光溢出来洒在走廊里。她猛地把门推开，这次房间里的景象是她以前在这个梦里已经见过的了——那个矮胖的警察正坐在桌子后面，向后靠在扶手椅里，认真地看着那个女人，右边还站着一个脸长得像蚊子一样的男人。她记得他！他是她遇到过的最棒的皮条客！当然，梦里的那个女人看起来也认得他。

“里奇，你是给我拉皮条的，不是让你拉一个警察回来！”那个女人朝着虫子脸的男人吼道。她就在一旁看着一切。

“你得知道你已经有了一点儿在妨害公共安全了！”警察说道。

“哈，我生意做得可不错，我还觉得自己挺受欢迎的呢。你明白我

的意思吗，警官？大家好像都喜欢我着呢，包括好几个芝加哥的警察。”那个女人微微笑着说。

警察盯着那个女人看了好一会儿，眼神像要把她灼穿了似的，让她浑身不舒服。于是她开始环顾四周，试图控制住自己的恐惧。就在那个女人审视整个房间的时候，一直在旁观一切发展的她也朝四周看去。她们俩同时注意到，在那又矮又胖的老警察背后的墙上挂着一张证书，但离得太远了，她只能勉强看到上面写着“法医学博士学位”什么的。不管怎么样，那张纸多少让那个女人冷静下来了一些。这个警察的外表给了人一种错误的印象，原来他还是个博士。可是她仍然忍不住感到奇怪，“是什么样的博士才会跑去当一个警察呢？”

那个漂亮的站街女的目光从墙上滑下来，落到坐在桌子后面这个让人捉摸不透的博士警察身上，最后撞上了他锐利的目光。他向前倾了倾身，老旧的扶手椅摇摇晃晃，让他的脸朝那个女人更靠近了些。一旁的她感到恐慌，大口喘息起来。

“你知道的，我完全可以让他们从严惩处你。准确说来这不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但我在这里工作了这么些年，只要找对人，没有办不成的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甜心？”

椅子上的女人害怕了，但是没敢表现在脸上。

“就听他的吧，亲爱的。”长着蚊子脸的男人也恳求道。

“我只是在满足人性基本需求，先生。你们怎么叫这个来着，唔，自由市场体系还是什么来着？”

要说出这句话可真需要些胆量。实际上，她好像也在什么时候说过这话，这会儿她真有些为自己感到自豪。那个警察大笑起来，似乎很赞赏娼妇的巧妙回答。

“就她了！”他想到。

这个娼妇是绝佳的选择，而且对他来说，容忍她九个月也不是什么难事。她需要钱，需要现金，那么为什么不去争取呢？他的表情柔和下来，平静地看着对面的娼妇。这时，在旁边看着一切的她突然再

一次紧紧抓住了自己的肚子——她似乎记起了些什么！

“我有个提议，你叫什么来着……”

“苏珊。”那个女人提醒警察道。

想起来了！就在听到这个名字的一瞬间，她回忆起了一切！那份协议、钱、手术，还有她肚子里那个后来她根本就没办法去憎恨的东西！她记起了这个警察！

“跟他说不上！”她朝梦里的女人大喊。

她认识那个女人！而且非常了解她！因为那就是她自己！她跑过去，试图去摇晃那个梦里的自己，但她的手却像摸到了一片虚无的云。那个女人的影像消失在一团朦胧的雾里，婴儿的哭声又出现了，渐渐填满这个模糊又诡异的梦境。她跑出房间，回到已经变得一片黑暗的走廊里，沿着走廊一路跑过去，却忽然发现她之前一直忍受着的那个沉重的包袱不见了，她的肚子空空如也。婴儿尖锐的哭声在夜晚的空气中是如此令人心悸，她感到一阵恐慌，继续朝那扇门跑去。

她猛地把门打开，惊讶地发现充满诡异光线的房间角落里躺着两个婴儿。他们在泥浆里使劲儿扭斗，并且哭喊着叫妈妈。突然，他们停止哭泣，一齐转过头来盯着她。其中一个朝她大声哭喊，另一个则尖叫着“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她失声尖叫，跑出了房间。

就在这时，睡着的黑发美人忽然睁开了眼睛！肚子上的颤动让她不得不又一次抓住小腹。

“噢，上帝哪！”她祈求道。

她转身给了身边张着豁嘴熟睡的男人一拳。

“醒醒！里奇！醒醒，它要来了！”

她旁边的男人惊醒，一屁股坐了起来。

“你准备好走了吗？”

她看着里奇长得像虫子一样的脸，恼怒地摇头。“啊！它活着呢！”她咕哝着，一边使劲儿捶他的肩膀。

他立即点燃了一支吸了一半的香烟。他们都坐了起来，但她起来得很慢，因为她知道自己肚子里的东西现在还非常柔弱。他拿起一台手机，迅速地拨了一个电话号码。

“喂。”

“我是里奇。你要的货在路上了。”

“请稍等。”电话那头的声音命令道，“我五分钟后就到。”

“嗯，很好！”里奇挂上了电话。

“走吧，苏茜·Q 1。他们马上就来了。我们抓紧！”

“有时候你自己都称得上是‘敏感先生’了，你知道吗？”

她拿起自己的手提箱，想递给里奇让他拎着。但这个蚊子脸男人完全没有注意到，只是在后面跟着，所以她只能自己提着箱子走下陡峭的楼梯，来到街面上。他们刚下楼梯，一辆车就停在他们面前，车后门也随即打开了。蚊子脸男人把她推进车后座，车立马飞速向某处开去。

她还记得刚才的梦。那到底意味着什么？她很快就会知道的。如果只是为了填饱肚子，有很多事人们都不会去做，可如果是为了钱，情况就不一样了。她其实不完全是个娼妇。如果她想的话，她多少能装成一个美丽、温柔的女人。不过这种时候少得可怜。现在，她就正坐在一辆陌生人的车后座里大口喘气，准备找地方丢掉她肚子里结出的果实。

她曾经很坚定地憎恨它。但问题在于，过去的八个星期里，它的存在感已经大大增强。尽管知道这样不好，她还是忍不住去和肚子里的它交流。她把它当成了自己。她终于找到了一个不能沦为娼妇的原因。她想拥有它！或许她爱它？遗弃它简直就是一种恶毒残忍的自杀行为。那会要了她的命的！其实有些事人们心底深处早就明白了。

“他们还有多久过来？”

“啊！那个魔鬼 2！我猜三分钟吧。里奇，她看起来就像肚子里有一支军队一样，这东西个头真大。”

她紧紧抓住她的小腹，因为疼痛而开始骂骂咧咧。

“喂，苏茜·Q，你得坚持住。我们可以的。”

“他父亲就是个大个子。这太好了。”她想道，“这孩子会和他父亲一样。”

“我发誓我肚子里有四只手加四条腿。”她从喉咙里对里奇挤出一句话，带着呻吟声。

她低头看着自己的肚子，那里是她孩子的临时避难所，不过很快就被遗弃了。她揉了揉肚子，说道：“你会没事的。噢，上帝哪，保佑我们平安吧！”

而她自己对“平安”这一点根本就没有什么把握，因为她发现车子开进了一座废弃的工厂。

“这是什么？我们在哪儿？这可不是我们之前说好的！”

苏珊开始感到恐慌。她原本被告知生产时她会被送到正规医院。现在她想离开了。这怎么可能呢！事情不该是这样的。车子停了下来。这个漂亮的女人想去拉车门把手，可哪儿有什么车门把手呢！这回不是在做梦了，她即将掉进她自己亲手造的地狱里！

¹ 苏珊的别名。

² 原文为西班牙语。

第二章

双重险境

高处的灯光在夜色里勾勒出一幢废弃大楼的轮廓，并照亮了楼前的一条泥路。地平线上出现一辆车，车灯划破夜空，快速地向这幢大楼靠近，打破了宁静的表象。汽车在一排铁链栅栏前面停下，一个男人手里拿着一把大钳子从车上下来，走上前去剪断了铁链。他打开大门，示意汽车通过，车子径直开了过去，没有停下来载他，惹得他在后面骂了司机几句脏话。汽车停在大楼的入口处，两个男人从后座上走下来，其中一个腋下还夹着一个大箱子。他们刚走进这幢大楼，就站住仔细听着些什么。从右边远远传来一些回声，他们越往那个方向走，声音就越大越清晰。那是一个女人因为巨大的痛苦而发出的尖叫声。又走了几步，他们已经听得到她混合着呜咽的尖叫声和哭喊声，悲伤地回响在大楼里。

“别带走我的孩子！”她用带西班牙口音的声音吼叫着。两个男人停在了传出这一连串恐怖声音的门前。

“再使一下劲儿，我们就要成功了。使劲儿！使劲儿！把他弄出来！”医生叫道。那个女人下巴死死地抵在胸口上，继续大张着嘴尖叫着。

“头出来了！”

孩子的肩膀出来了。

“是个男孩。看起来是个好货色！”医生看着孩子的脚，慈爱地宣布道。但孩子的脚似乎有些不对劲儿。

女人瞬间停止尖叫，抬头看向抱着她孩子的护士。

“求求你，让我看看他。”护士没理会她。

“求你了！我就看他一眼。”护士连瞥都没瞥女人一眼。医生突然起身走向护士，一把从她怀里把这个新生儿抱过去，然后走到那两个自进了房间后就一直在旁边安静等待的男人面前。苏珊·查康开始尖

叫。

“不！不！把我的孩子给我！求你们了！别带走他！”

护士弯下腰，一脸鄙视地盯着她。

“是你自己选择这样做的，不是吗？你甚至在他出生前就签字放弃他了。现在你又想要他了！你们这种人总能生出更多这样的小杂种的！为什么不滚回你自己的国家去，在那里生一堆孩子，然后把他们留在身边养大呢！”

护士走开了。但孩子出世还不到一分钟，这个女人躺在床上，又感觉到了和之前相同的阵痛。她又开始尖叫。

“什么！还有一个！”医生惊呼道，“买家可不想要双胞胎！把她从这儿弄走，让她自己生。我得离开这鬼地方了。”

那两个似乎是助手的男人走过来，瞪了医生一眼，然后推着轮椅把这个女人送往另一个房间。他们一边推着她，她一边在使着劲儿想生下第二个孩子。在他们把她推出产房的时候，她叫得更大声了，本能地用力想把孩子从肚子里挤出来，同时可怜地伸出手去，徒劳地想要抢回她的第一个孩子。

医生朝抱着大箱子的男人点了点头。那个男人打开箱子盖，取出一个旅行用的保暖箱，医生把孩子轻轻放了进去。孩子哭了出来。女人听到哭声，垂下双臂，倒回她满是血迹的产床，用西班牙语无声地对她正在远去的孩子说着些什么。

“没事的，小东西。尽管你很快会被遗忘，但终有一天会有人知道你的存在的。”

那间苏珊被发配过去自生自灭的房间里满是蜘蛛网、老鼠和各种污秽不堪的东西。她能感觉到第二个孩子正在向外挣扎，但她已经没有力气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生下这个孩子了。她在心里暗自决定要和这第二个孩子一起孤独地死在这个房间里。这时，其中一个助手拿着她生第一个孩子时使用的一堆器械走了进来。他走到苏珊旁边，低头看着她。他很清楚苏珊已经失血过多，这第二个孩子很可能会要了她的命。他摇摇头，直直地看着苏珊的眼睛。

“嘿，我不该这么做的，但我还不想晚上失眠呢。起来吧，让我们把它弄出来，然后我就能离开这鬼地方了。”

另一个助手叫道：“你疯了吗？你会为这事儿坐上十五年的大牢的。赶紧走吧！”

“你走吧，别管我了。把钥匙留下来，你跟他们一起走。走啊！离开这儿！我不能就这么丢下她。她是个人，他们都是人啊，看在上帝的份儿上！不管怎么样，如果他们一起死在这儿了呢？你们这群资本主义屠夫就会满意了吗？你就走吧！”

这个女人抓住桌子两边，更加用力地往外推挤孩子。

“就是这样！它的头就快出来了！”

他看着他那个毫无慈悲心的同伙在地板上踱来踱去。

“离开这儿，你个混蛋！留下钥匙，跟他们一块儿走。我会没事的。”

那个男人把车钥匙扔在地上，转身跑出去了。女人使着劲儿，感到泪水滑落下来。

“你干吗要使劲儿？谁让你使劲儿了！现在你把事情搞砸了！”

孩子的头和双肩出来了。男人把孩子放到苏珊胸口，他剪断脐带，俯身凑近苏珊的脸。

“先生，我猜他们不完全一样吧？他们长得像吗？”

“不，他们长得不完全一样。听我说，我对这一切很抱歉。你有个小儿子了。你得好好养大这一个，而且得忘了另一个。”

女人气喘吁吁，眼泪不住地涌出来。他用一张纸巾给她擦了擦脸。

“看，这儿有一些垫子。”说着他垫了一个在她身下。

“你得找个医生。”他掏出一百美元递给她。

“等我一出去我就会打电话叫一辆救护车。你就在这里等着。忘了

另一个，好好照顾这个孩子。”

她看着这个男人。“噢，上帝哪！我都做了些什么？”她抓住他的手臂，把他拉到她身边，“请原谅我吧！上帝会原谅我吗？把我的孩子给我，先生。他们俩我都得留下，求你了！”

“放开我！你只有一个孩子，他就在你怀里！”他从她手里挣脱出来，后退了几步。

“听着！再过一小会儿救护车就会来的。你在原地等着，我得脱开身，去找一部公用电话。”

他转身向外走，回头看时，她正一手抱着婴儿，一手抓着肚子，大声呼叫。

“我的孩子！”

她听到汽车极速开走的声音。汽车向着那个人人都认为规则公平的世界驶去了。

第三章

失踪的孩子

“医生，这儿到处都是血。我想我们救不活她了！”

苏珊·查康就这么躺在床上，因失血过多而濒临死亡。其实这对她来说也没什么。反正自她十三岁以来，她的整个人生就没怎么让她好受过。这会儿她完全感知不到外界，而在意识里，她正沿着不安和死亡的隧道越坠越深，过往生活中的细节在脑中回放。回忆把她带回了导致此刻处境的那一天。此刻她刚把两条无辜的小生命带到这无情无义的世界里，而她自己的生命正快速流逝。

苏珊看见了她亲爱的爸爸，还有搂着她哥哥的妈妈。她哥哥正俯视着她。她听见了可怜的哭泣声，还有她哥哥那恶魔一般的可怕笑声。一幅画面在她暗淡的双眼前展开。

“医生，我们得给她静脉注射。血钾过低！脉搏停跳了！”

苏珊·查康是个相当冷漠的人。她独一无二，美丽性感，有她自己的一套做事方法。她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以全部的热情全心地欣赏一个人，然后在她感觉那人未来于她无用的时候甩掉他。而现在，她正在残酷地甩掉的，是自己的生命。

她直直地躺在抢救室的病床上，只能算作一具有心跳的躯壳。她已经丧失了斗志。她在生产第二个孩子的过程中失血过多，被扔在那儿等死，这也让她沮丧，看不到希望，觉得这世上再没有什么值得她去拼命了。意识里的她已经快走到那条隧道的尽头了，她能看到一幅幅画面从眼前飞过，就像在播放一首永远不会结束的《有人做，有人错》。

在十三岁之前，她一直白璧无瑕，性格活泼，和朋友们一起游荡在外。她的好多女友都已经冲破禁锢，尝食了禁果，但苏珊没有。她一直和那群以墨西哥传统方式以及天主教形式举行聚会、狂欢畅饮的朋友们相处，而且坚持保持贞洁。对苏珊·查康而言，剥夺了她未来的不是外面那群恐吓着要抢走她贞洁的朋友，而是她的家庭。

她曾有一次与她那所谓虔诚的哥哥断绝了联系。就是她这个哥哥，在她父亲离家期间，几乎逼得她不得不离家越远越好。她讨厌他看她的方式，那能让她起一身鸡皮疙瘩，并不禁为自己的安危担心。他的眼睛和常人不同，盯着她的时候总让她觉得他对那种事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嗜好。

这个十七岁的即将成年的大男孩，本应该扮演一个苏珊可以吐露秘密，可以信赖和依靠的男性，但他最后却成了苏珊恐惧的来源，让处于十三岁这个敏感年纪的少女感到困惑又害怕。当然，苏珊其实并不太像一个十三岁的胸部扁平的小女孩，她看起来至少成熟了五岁。但她仍然是朵含苞待放的花！他却侵犯她，闯入她的房间，一直盯着她看。每次从恐惧中醒来，看到他正盯着她，苏珊都在告诉自己：待在街上更安全。而后来，“站街”成了她永远没法彻底摆脱的生活常态。

苏珊也告诉过妈妈她哥哥的种种反常行为，但妈妈只是解释说，那是因为她哥哥对她保护过头了，还指责苏珊自己思想不纯。她甚至已经开始怀疑自己了。但在心里，她很清楚她是对的，她从没有做过什么特别的事让她哥哥有理由这么卑鄙地对待她。这个原因让她开始疏远妈妈和哥哥。但她还有爸爸！

苏珊不敢跟爸爸透露关于哥哥的一个字，无论是他的不轨行为，还是他那再明显不过的意图。她知道爸爸会因为哥哥对他小妹妹的不轨想法而狠狠地打他，甚至可能会杀了他。她能在这栋房子里继续和哥哥以及她那让人“敬爱”的母亲一起住下去，完全是因为爸爸的保护。苏珊甚至很清楚自己在疏远家庭成员上有多厉害，也已经接受了她这种生存而非生活的模式。尽管如此，对苏珊来说，夜色依然平静。她的爸爸就在那儿，他爱她！是爸爸和她的亲密关系让她努力做一个好女孩，一个好學生，一个好天主教徒。爸爸为她感到骄傲，是他的存在让苏珊有勇气面对一切。但她的生活还是分崩离析了！

“爸爸！”

~~~~~

抢救室里，苏珊·查康躺在那儿，毫无生命迹象，一个护士还在大叫。

“她没有心跳了！我摸不到脉搏！”

~~~~~

在她脑海深处，苏珊暗淡的眼前正在重复播放她生命中最糟糕的那一天。在苏珊·查康垂死的大脑里，她还能清楚看见她十五年前看过的画面。她一直无法忘记当时看见父亲的样子。

~~~~~

“我需要肾上腺素！现在就要！”医生在抢救室里下令道。

~~~~~

在苏珊的脑海里，她看见母亲走进摆放着父亲尸体的卧室，她那痛苦的母亲开始尖叫，声音就像某种中东挽歌——虽然她一直对父亲嫌恶有加，甚至在父亲去世的前一个晚上都还是这样。

这一切都在苏珊脑海里回放，如此真实。她想起来，在那个如此让人痛苦的早上，她哥哥甚至都没进房间里来！父亲近来的身体状况是那么好，但就像多年前一样，苏珊——她父亲的宝贝女儿——再次被抛弃了。她无法相信地盯着床上父亲的尸体。

~~~~~

抢救室里的医生和护士们还在围着苏珊的身体忙活。监测，注射药物，检查脉搏。医生拿了一支大号注射器，往苏珊体内注射了一满支肾上腺素，然后抽出针头，向下朝着她裸露的胸部。

“先试试心脏电击！”

医疗助理稳住了电击器。

“好的！”

电击的力量让苏珊的身体从床上弹到空中，她脑海里的画面瞬间

变得模糊又零碎。

~~~~~

随着生命在苏珊脑海里的死亡世界里渐渐消失，苏珊又进入回忆里。父亲在睡梦中突发严重的心脏病。她记得自己已经叫喊不出来，却感觉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大声呼喊，以至于她所有的感官都失灵了，变得麻木无觉。她哭不出来！呼吸不了！她转身逃出了那个房间——那个宣布了她必须孤身在世，毫无希望的房间。

~~~~~

“没有反应，医生！”

医生低头看着苏珊毫无生命迹象的身体，心脏监控仪上出现一条平直的绿线，并发出持续的嗡嗡声。

~~~~~

只在她生命的最初十三年里，苏珊是个有父亲的孩子。医生们徒劳地抢救他，但他再没有醒过来。她看见医生们来到她家里，看见他们翻转了父亲的身体。她还恍惚看见父亲背上心脏的部位有一大块伤口，血正从伤口里流出来。

这不公平！上帝不再眷顾她了。是因为她作了什么恶吗？还是因为她向圣母玛利亚祈祷的次数不足以让她的家庭免遭魔鬼的诅咒？她知道的只有她前一晚并没有好好亲吻父亲。她拥抱他了吗？她确定她有，她想再拥抱一次，但父亲已经走了，只剩下她了。她刚跑出屋子，就看见哥哥站在门那儿。她就知道他根本不在乎！她知道他并没有杀死父亲，但还是打心底里认为这全是他的错！她满眼憎恨地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就跑走了。她一直跑，后来，“跑”这个字成了她后半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沉迷于四处游荡，忘记了还有一个真实的世界，那个世界给予她的只是痛苦、无视、孤独、压迫，现在很可能还要致她于死地。

苏珊是那么与众不同。她是个混合体，年纪轻轻就吸引了男人的注意；其中一些只是欣赏她的美貌，而另一些则动机不纯，包括她的

哥哥。同时，不同于苏珊纯洁的内心，那些狼贪虎视的女人对她的美貌更是嫉妒不已——包括她的母亲。她有一双如拉丁公主般美丽的眼睛。她的阿兹特克血统是来自墨西哥的珍贵遗产，让她与生俱来带着一种中美洲女性特有的黑暗神秘色彩。大多数像她这样有着天作般完美脸庞的女人都毫无疑问地将大部分时间用来欣赏镜子中的自己，但苏珊并没有这样。她讨厌这在她身上萌芽、茁壮的美丽。因为这份通常会让女人们无比欢喜的美丽，是她在家里时时感到恐惧的原因。

~~~~~

“医生，你准备怎么做？”

医生弯下身，看着苏珊心脏附近的长针头。

~~~~~

苏珊开始能听到医生和护士的声音了，还有心脏监测仪的嗡鸣声。但她不想就这么逃离痛苦，然后用很长时间来后悔自己重回现实世界。她曾经责备自己给家庭带来的厄运。她知道男人们都想占有她。她总是用爸爸教她的一句祈祷来应对一切，但现在这祈祷毫无用处了！都是她的错！这不是她期待的生活。爸爸本应该儿孙绕膝的！如今，她却把爸爸的一对孙子拱手送了人！他会恨她的！可她是多爱他呀！她多希望他现在就在身边，给她一个理由回到这个世界！她需要他陪在身边，需要他在某一天亲手把女儿的手交到女婿手里！苏珊自己怎么能知道有没有找到对的那个男人呢？但如果是爸爸亲手把她托付给一个男人，那这个人就一定不会错！可现在，她没法知道了！她曾经决定她不需要任何男人！那时她也暗暗决定，如果哥哥再用那种好色眼神看上她一眼，她就会杀了他！她已经学会辨认那种眼神了。爸爸去世了，这个想要侮辱她，夺走她的纯洁的十七岁哥哥成为她生活中的唯一一个男人了。那时的她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是怎样，她会按照父亲的心愿规划自己的人生！只要给她一个有意义的理由，她的生命就值得延续下去。就算是为了爸爸，她也得这样！但是，此时此刻，苏珊的情况一团糟，孩子也被抢走了，她很庆幸爸爸不用活着看见这一切，并和她一样感到羞愧难当！

父亲走后的第三个月零五天，苏珊眼见她的命运再次发生巨变——她的生活崩塌了。她右手举着刀，一下一下往下挥动。她扔下刀，看见刀上满是血，那血和她自己的并无二样。她看见自己逃走了，不停地跑，不停地哭，整日战战兢兢。最后她跳进一条河，朝一片理应安全的土地游去。接着她听见了一个声音。是一个她认识的声音。

~~~~~

“医生，等等，她有轻微的脉搏了！”

苏珊还在生死间挣扎，一个警官来到苏珊的病房。苏珊能听见他正对护士说着些什么。

“我是华莱士·范丁斯警官。她被发现时是我在现场。她死了吗？”

“你认识她吗？”医生问道。

“呃，也不算是……好吧，我认识她。”

“她离死不远了，不过正在努力回到我们身边。我们刚探到她微弱的脉搏。如果没必要的话，我不想再给她摄入肾上腺素了。她失血过多，过度摄入肾上腺素会让她的肝脏不堪重负的。所以，跟她说说话吧，或许能让她醒过来，警官。”

范丁斯警官的声音抓住了苏珊的注意力。他的声音听起来柔软又温暖，就像他真的在乎她一样。苏珊很少经历这种感情。她明白他是个好人，但他同样遭遇了甚至他现在都还没意识到的损失。

“苏珊，这是你的朋友在和你说话。你知道的，我就在这儿陪着你呢。我找了你几个月，现在终于找到你了，我想要你回来……我想照顾你。”

~~~~~

苏珊突然平静了下来。范丁斯的声音让她有一种奇特的安全感。她想见到他。她又看见自己在水里游泳，奋力划水，想到河对岸去。在意识里，她能看见对岸的人影在向她挥手，并且大声对她喊叫。

“苏珊！苏珊！醒来吧！别放弃！我就在这里呢……”

苏珊朝对岸靠近了一些，她开始能辨认出那个人影的面孔。那是她孩子的父亲，是最后一个被她欺骗了的男人，而他应该知道一切的！现实世界中，医生、护士，还有一个悲伤又孤独的警官在苏珊的病床旁围成一圈，低头看着她 and 死神抗争。心脏监测仪显示她的心跳逐渐增强，呈现出周期性突强的节奏。

“苏珊正在努力，警官。继续和她说话，她能听到，别在这时候停下！”

~~~~~

在伊利诺伊州富裕的帕利塞德斯公园街区，一对年轻的夫妻把他们的车停到屋子门口。他们的房子总缺了些什么感觉，而今天他们带回家的东西将填满这栋大房子，这是他们结婚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坐在车后座的妻子在丈夫的帮助下下了车，她怀里还抱着一个小婴儿。小杰弗里是她的孩子，再没有比这小家伙更聪明的孩子了。他们确信无疑！

~~~~~

每次苏珊的心脏跳动一下，她就似乎感觉到有人在拉她的腿，想把她拉回那死亡之地，然后她就会一脚踢开它。她看见自己在回望一个生还之路上让她痛苦的节点。她转头，看见哥哥站在身后，张牙舞爪地拽她，尖叫着说要向她复仇，要她为她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在哥哥身后站着一排曾经虐待过她的男人。一边是那个邪恶的医生——把她扔在那个污秽不堪的地方等死的男人，还有那个欺骗了她还偷走了她孩子的人！另一边站着里奇——她的皮条客。里奇没在笑也没在哭，没在做任何事，看起来就像是来凑热闹的，这是他一贯的作风！这个画面让她更加使劲地划水，拼命游得更快。

~~~~~

“苏珊！就是这样！”

范丁斯警官看着心脏监测仪，向她恳求道。他能看见苏珊的心跳



正在逐渐恢复正常节奏。

“她的心脏没问题，只是她失血过多，导致心脏不堪重负。老天才知道她到底看到了什么。”

“看到什么？什么意思？”

“她看起来正在回忆着什么，因为她眼里有泪水，而且有时候她因为什么原因放弃了，心脏也会跟着停跳。”

范丁斯想了一会儿，重新开始鼓励苏珊。

~~~~~

“警察先生！救救我！请救救我！”

她看见范丁斯站在岸边，向她伸出双臂，准备接她上岸。但接着她看见范丁斯身后有另一个人，她又开始心跳加速，且心率也开始不稳定起来。

~~~~~

范丁斯看见心脏监测仪上的不稳定心跳记录。他转头，发现他的一个同事正站在那儿。

“医生，你在这里干什么？这里没你的事！”

“我的确算是个医生，你知道的。我只是想告诉你，第二个孩子死了。噢，我听说她没救了，抱歉。看来情况不是这样的。她能撑过来吗？”那个警官问道。

“你最好相信她能！但不知怎么的，她能看见你，因为你走进来的那一刻，她的心跳又跟疯了一样不正常了！你能不能……？”

“你疯了吗，华尔 1？”

~~~~~

这个法医专家——也是范丁斯最好的朋友——离开了苏珊的病床。

苏珊向前看，发现另一个警官不见了，就又向着华莱士·范丁斯游过去。

~~~~~

“就是这样！加油！你能做到的！”

终于，苏珊游到了岸边，抓住了华莱士·范丁斯张开的手掌。突然，一片光闪亮起来，逼着苏珊睁开了她的眼睛！她看见周围有几个模糊的人影正向她望过来。她眨了几下眼，终于回到了现实里，看见医生以及急救室里的其他工作人员，还有范丁斯——她就是为他回来的。她很清楚，如果范丁斯没在这里，她是回不来的。她转转眼睛，朝四周看了看，然后远远看见了范丁斯的朋友——医生。她的额头溢出汗珠，开始因害怕而瑟瑟发抖。

范丁斯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发现她正看着自己的朋友医生。

“嘿，医生，你得出去一下了！不知道为什么，她不怎么喜欢你。”

医生不明所以地耸了耸肩，转身离开了房间。

苏珊平静了下来，直直地看着范丁斯的脸。

“噢，警官，我是为你回来的！我很抱歉！请原谅我！”

“原谅你什么？现在你休息下好吗？你可以晚一点再把所有事情告诉我。现在，你得听这些好人的建议！你今天可让他们大忙了一场！”

“请别离开我！求你了……”

“我保证，苏珊，我就在这儿。让他们给你稳定下身体状况，我就在旁边。”

医生们忙着往苏珊的输液管里灌各种药，但她知道自己还远没有脱离险境。她回来只是想在生命终结前完成一件善事。而她不知道的是，在块奢靡淫逸的土地上，事情后来变得有多糟糕。

一辆车停在了一座名叫“和平女王”的孤儿院背后。司机停好车，一个做行政的修女冲了出来。后座上的男人打开后门，拖出来一个育婴箱，把它递给修女。修女盯着男人，尽管她早已学会无视自己罪恶感了，但此刻这种感觉还是涌了上来。

“我们会为此下地狱的！”她接过装着一个新生男婴的箱子，对男人说道。男人无法置信地看着她。

“他脚长得不怎么好，是吧？等他长大了，我们会好好利用他的。”男人一边把箱子递给修女，一边生气地说道。

“你是对的，你知道的！”她朝他笑了，“你绝对会下地狱的！”

那个女人一把抢过孩子，愤怒地转身并快速朝大门走去。男人朝她的背影大喊道：

“他得有个名字！每个人都得有个名字，你个巫婆！我希望他长大了以后杀光你和你那群邪恶的同伙！”

修女在门口转过身，狠狠盯了男人一眼，接着便走进了孤儿院。男人跳上车，飞速开走了。修女把孩子放进一张婴儿床，这间房的墙上有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十字架的投影就像一把插入孩子心脏的匕首，让他看起来那么无助。

---

<sup>1</sup> 华莱士·范丁斯的昵称。



十八年后



## 第四章

### 躲猫猫

2006年6月14日

“是，院长嬷嬷！求您别再打我了，院长嬷嬷！”

时钟的指针在告示着此时是本该和平常一样的清晨。其他孩子们都还在熟睡，除了这一个。他的背上有昨晚例行鞭打留下的伤，周围一片寂静，没有人知道他正在往背上涂膏药。他从噩梦中惊醒，但什么噩梦都没有他每天的真实生活更让人胆寒。

他即将开始和往常一样的一天。他从没有和其它孩子坐在一起吃过饭。也从来没有和他们说过话。其实是那些孩子从来不和他说话，除了命令他去做事，或者嘲笑他无用又丑陋。这不能怪那些孩子，他知道。他们也和他处在同样的境地里，只不过他要更可怜一些。那些孩子只是在学大人们的做法。他没有名字，只有一个可以用在任何场合的称呼。实际上，“傻子”是唯一一个时时被用来称呼他的词。他的官方状态是“不存在”。他就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而存在的——一个奴隶。

管理孤儿院的修女们偶尔会对他格外仁慈。但院长嬷嬷可不一样！在男孩的心里，她就是魔鬼嬷嬷！院长嬷嬷是这里的护士长兼首席管理人，也是那个把他送到这里来的邪恶医生的长期合作伙伴。她的一字一句总是高声且非常清晰地冲进男孩的心里。

“你就跟那个生你下来的婊子一样毫无用处！”

“就因为把你带到这个世界来，我已经被诅咒了，所以，我的上帝啊，我会拉着你一块儿下地狱。”

“你的娼妇妈妈不要你了！”

他是修女发泄情欲的牺牲品，许多圣职人员也在他身上寻求禁忌之欢，为此他时时感到羞辱。而他唯一知道的上帝，只是一个被吊在两根绑在一起的棍子上，毫无力量，毫无生气，且一点也不想怜悯他

的人。

孤儿院里有一个修女对他格外好，总是多给他一些面包，或者在芝加哥寒冷的冬夜里悄悄给他加一床毯子，白天又把毯子藏起来。她从来没有使唤他去做什么特别的事，而是花费她的时间——甚至可以说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深夜里教他读书和写字。

安娜修女负责孤儿院里的食物、衣服、书籍、报纸、毯子，死在孤儿院里的孩子们的档案，以及一组除了院长嬷嬷和她贪婪的同伙之外没有任何人看过的文件。事实上，这些文件是这孩子存在于世上的唯一证明。安娜修女给了他一支手电筒，他便可以在深夜里阅读这些资料。十八年来，他被困在这被诅咒了的地方，而安娜修女给了他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爱。

一开始，安娜修女给他食物的时候，他会从修女手里一把抢过来塞进嘴。他吃穿都缺，一看到多余的食物，就会以最快速度吃下去，唯恐被人抢了去。

安娜修女第一次打开他的门锁，走进他的房间时，他还以为这又是一个为了满足某种不可告人的爱好而来的人，毕竟有那么多人——不论男女——都跑到他这里来做了这种事情。那一刻，他像平常一样跳下床，开始脱衣服。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拒绝，会有什么后果。他一点一点地学会了服从和忍耐。这全都是为了生存，他没有其他选择。安娜修女看着他长大，教他读书和写字。最终出乎意料地，这个孩子住进了她心里。总之，安娜修女开始爱上他了。

但是，这个男孩不爱任何人，甚至连安娜修女都不爱。俗话说，浅学反而危险。这个年轻人学到的越多，他就越是无情，越是老谋深算。他学会了欺瞒。而且，他已经准备好了——为了脱离苦海，他会不择手段。

他的房间经常会被检查。在他的床的上方，吊顶上有一片可移动的砖瓦，他会把文件一直藏在那里。他也是在那个地方找到逃生之路的。安娜修女明白她的行为让自己陷入了非常艰难和危险的境地。但是，把这些秘密文件交给这个年轻人，是这个从事宗教医疗工作的修女赎罪的一种方式。尽管她从来没有虐待过任何一个孩子，包括眼前



这个遭同胞背弃、命运不济的男孩。实际上，她帮助过很多被命运遗弃了的，孤独、悲伤且无助的孩子。

男孩通读完所有写满罪恶的文件，开始哭泣，浑身颤抖，感到血液沸腾。那个邪恶的魔鬼嬷嬷不仅毁掉了他的童年，剥夺了他存在的权利，她还是把他弄到这满是憎恨的地方来的罪魁祸首！她参与了致他母亲于死地的行动，还剥夺了他本该拥有的父爱。她强奸了他，玷污了他的纯洁和虔诚。而所有的一切，现在都一一展开在他面前。

“院长嬷嬷……杰弗里·费尔……死亡医生……杰弗里·费尔……坎贝尔大街……杰弗里·费尔……帕利塞德斯公园……杰弗里·费尔……苏珊……杰弗里·费尔……华莱士……杰弗里·费尔……理查德·川伯<sup>1</sup>……杰弗里·费尔……杰弗里·费尔……杰弗里·费尔！”他把这些人名和地点铭记于心。

邪恶的院长偷走了他的生活和人格，同时也让他不再受良心的束缚。他把细节拼凑起来。这不就是对他们肮脏灵魂的赦免的开始吗！所有那些囚禁了他人生的人，都会比他遭受更多痛苦。他被禁锢在这个地方——此地的过去肮脏不堪，此地的未来毫无希望；而现在，由于时常被鞭打，他疼得甚至无法在椅子上安坐，此地的当下便只意味着艰难的人生。那些造成这一切的人们，最终都会为他们犯下的罪恶受到惩罚！他知道无辜的人也会受牵连，但随他们去吧！他在不断学习、长大，并暗暗决定，只有更坚定、更震撼的罪恶才能打败它们！

他坐在床上，交叉的腿上放着展开的文件。他得出了一个强大的结论：虽生犹死让他得到了无穷的力量！他打开《圣经》里他最爱的那一个篇章：“皈依于我，虽你已死，必也复活！”就连上帝也在用一些不寻常的方式告诉他，他得逃出这个地方，去改变他遭受的一切不公正。在他至今的生命里，他所知道的上帝也只是一个无力的、被悬挂起来的形象。现在，他会帮上帝一把，成为上帝弘扬正义的左膀右臂！

实际上，他是孤儿院许多员工的发泄对象。只因为有安娜修女的这一些善举，他才有机会学习、阅读和写作，而他也的确认真地这么做了。这个当初被带到此冠有耶稣之名却藏污纳垢之地的婴儿，已经

长成了一个体格强壮的高个头年轻人——除了他那双扭曲的脚——而他已经学会了很好地运用那双脚，人们根本看不出他有一丁点儿残疾。他一直被视作愚蠢无用的人，而事实上他非常聪明，城府颇深，却谙熟于装傻充愣。

孤儿院里有很多老师，但没有一个人被允许教导他，更何况他们本来也不愿意这么做。对于孤儿院里的大部分员工来说，他只是个傻子，一个没人要的人，一个残废。他本应是一个这类宗教机构珍爱和保护的对象，这正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可他从没有得到过一丁点儿的恩惠和怜悯。他只是一个免费的劳动力，一个性宣泄对象，一个性变态们意淫的主角。人们开始相信，他理应被蔑视，被谴责。是因为他对他们做了什么坏事吗？还是因为他本身叛逆又邪恶？事实上这些根本不是原因。他们眼里的他连一只鼻涕虫都不如，他们如此对待他，仅仅是因为他们可以这么做！他们可以——而且也这么做了——把那些划过他们脑海但无处宣泄的苦难和邪恶全部加诸他！他只是个有一点跛脚的孩子，却仅仅因为他的出生就招来憎恨；仅仅因为他被生了下来，坚持来到这世界，就被如此不人道地对待！

一些工人、孩子，还有一些被唆使的人，就这么咒骂他。其他人则指使他做这样做那样。还有些人对她做尽了不可告人的坏事。纵使集合世上所有的尖叫声也无法让人得知这些事，因为他是个根本不存在的人！他在等候时机。他没有出生记录，没有护理记录，他只能拥有最少的东西。他没有社会保险号，没有出生日期，没有爱，没有朋友。他甚至没有生存在世的理由，除了一点——为了找出是谁把他带到这个世上来的，还有他怎样才能永远离开这个地方！如同一个活死人一样苟活于世，没有存在的痕迹，这里的一切都让他无比沮丧。最后他想通了，他的所有痛苦都将在一次反抗中剧变！毕竟，没有人能追查到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而当他最终离开这个残酷的世界时，所有人都再不会忘记他曾经的存在！他知道该从哪儿开始了。

安娜修女会助他一臂之力。他知道她愿意为他做任何事，甚至为此感到一阵痛彻心扉的内疚，因为他计划的一切将会改变这个善良修女的命运。不过根除这些烦人的情绪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他会利用她，从她身上打开复仇之门，然后留下她和剩下所有人一起为此

地的罪恶还债。

所有他能记得的关于他小时候的事，就是两根捆在一起的棍子，悬挂在他床旁边的墙上。在他睡觉的时候，那两根棍子总是投下一种不祥的阴影。当他刚开始能够服从命令时，他就被关进了这个地牢一样的地方。但是，今晚，坐在床上，看着那两根棍子的影子投在安娜修女两天前才给他的文件上，他决定将他的计划付诸实践！他拿出文件里的一张纸，仔细浏览那上面复杂的通风管道图，这些管道能把他直接带到院长嬷嬷的办公室。是这张图让他深思熟虑的计划得以在现实里上演。这计划已在这里开始，而完成之时，他将已身处这被诅咒之地以外的地方！

~~~~~

梅里亚姆院长嬷嬷正坐在她办公室里的书桌旁。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自己已时日不多，这让她无法入眠。有时候人们就是比自己意识到的预知得更多。当初的她是一个纯洁又虔诚的女人，真心想为她的教堂服务，并将毕生精力奉献于拯救那些命运不济的孩子。但是，后来她尝到了美好生活的滋味，也接受了那些让人享受的欲望——那些她的宗教誓言不允许她做的事情。就在那个男孩被秘密带到这儿来之时，她们更是找到了一个完美的机会抛弃原有的精神暗示，在她们原来的轨道上戛然而步。她逐步远离自己最初的无私奉献，放任自己去感受肉体的欲望，去追求物质享受。

此刻，院长嬷嬷坐在书桌边，不知为何急切地想要再看一看那些她从未示人的文件。她把文件夹拿出来放在桌上。同一时间，在大楼的底层，那间一直锁着那没有名字、没有记录、没有存在痕迹的男孩的房间里，他正直直地躺在床上，在一片浓稠的黑暗里睁大着眼睛。远处的一个房间里，他的安娜修女正跪在地上，俯首祈祷，祈求她将要做的这一切不会妨碍她死后进天堂。

安娜修女心里很清楚这个邪恶的游戏必须被终止，那个男孩理应过他自己想要的生活。她教会了他阅读、写字、思考，并且不知不觉地，还教会了他密谋暗计。在她的信仰里，她从来都认为一个孩子没有必要去学着使坏、作恶以及残忍处事。但他们在在一个天性不善的

孩子身上加诸虐待、痛苦和悲伤，就此造就了一个恶魔。而她充满爱意的心竟然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她刚从那男孩的房间回来，按照他的要求，悄无声息地将一把崭新的手电筒、一根长长的扫帚柄，还有一架折叠梯留在了他的房间里。她清楚这男孩将要做的事情是正确的，上帝会理解的。有时候，爱意就是会让人双眼被蒙蔽，甚至招致生命危险。安娜修女站起来，走回她的房间。男孩也从床上爬起来，用手电筒照亮了他墙上的十字架，并一把扯了下来。他把十字架塞进裤子的后口袋里，然后举起木制的扫帚柄把吊顶上的砖瓦顶离原位。接着他把折叠梯挪到打开了的缺口下面，拧开手电筒，照亮了吊顶空隙里的黑暗空间。一个胜利的笑容绽放在他脸上。他钻进屋顶的空隙，听见他房间的门锁被打开了，便探下头，用手电筒朝门口照去。他看见安娜修女走进屋子，拿走了折叠梯。修女停了一下，抬头看着男孩，然后给了他一个母亲般的微笑。年轻人想了想，集中他所有的情感，也朝修女轻轻笑了一下。然后他转过身，用手电筒照亮前方，另一只手里握着那份通风管道图。他摸了摸裤子的后口袋，感觉到两根棍子被紧紧捆在一起。他轻轻敲了它几次，无声地笑了出来，就好像那是他最好的朋友一样。

~~~

院长嬷嬷坐在她的椅子上，低头看着摊开在她巨大书桌上的文件夹，伸手拿起来并打开了它。但是，她发现里面塞满了卫生纸，将它伪装成文件夹原有的厚度。空空如也的文件夹躺在她眼前，霎时间，她的额头溢出大颗大颗的汗珠，滴落在书桌上。她的手开始颤抖，内心翻腾不已。她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喂，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电话那头的声音说。

“它不见了！”院长嬷嬷叫喊道！

“什么？你在说些什么啊？”

“文件！那个小杂种的资料文件不见了！”

“你说什么！好吧，你最好把它找回来，否则我们都得跟着它完蛋！”

“我也这么想。”嬷嬷解释说，“我受够了，我已经准备好下地狱了！”

“要我说，修女，现在别跟我在这儿装耶稣！已经晚了，你觉得呢？”

~~~~~

男孩爬过复杂的通风管道，终于来到图上指出的院长嬷嬷的办公室。他停了下来，看见嬷嬷办公室的通风孔开口处透出光来。他本以为要等到第二天早上嬷嬷才会来，但这会儿他听见嬷嬷正在电话里和人说着什么。他仔细听着，不得不捂住嘴才没大声欢呼出来，简直不敢相信事情竟然如此幸运地出现了转机。然后，他又往下朝办公室里看的时候，手电筒从他手里滑了下去。手电筒在楼里撞击出响亮的回声，连安娜修女都听到了，她本能地冲出房间，跑向院长嬷嬷的办公室。

院长嬷嬷一下子跳起来，朝每个方向都查看了一遍。男孩一点儿声音都不敢出，但差一点儿因为院长惊慌、恐惧的模样大笑出来。

“是时候换换你的内裤了！轮到你了，恶魔！”他喃喃地说。

院长嬷嬷则把她的惊恐发泄在了电话那头的人身上。

“有人在这儿！”

“听着，别再惊慌失措了，如果你现在犯心脏病，你会提前下地狱的！”电话那头的声音说道。

男孩静悄悄地举起通风口的挡板，把它放在一边，又毫无声响地放低身体，尤其小心他扭曲的脚，只要有一点不小心，它就会坏了他的事。当他的脚碰到地面时，他看见院长嬷嬷的门打开了。是安娜修女。男孩再一次意识到，他的机会就在眼前。这种情况下，他待会儿就不用再绕道安娜的房间了。他能让她在这里就永远闭上嘴——干净利落，不留痕迹！再没有比两个修女自相残杀更能解释得通的了！他感到一阵狂喜！

听到门把手转动的声音，院长嬷嬷抬起头来朝门那儿看过去，发

现安娜修女正站在门口。

“你在这儿做什么？”

“噢，我听到一阵声响，正到处查看呢，看见您的灯还亮着，就……”

“好吧，你也看见了，我好得很。所以，回你的房间去吧。”

“是的，院长嬷嬷。”

安娜修女转过身，想走出房间。她刚打开房门，男孩突然站了出来，站在安娜修女和院长嬷嬷面前。

“等等！”男孩叫道，“别出去！留在那儿！”

安娜修女又关上了门。

院长嬷嬷站了起来，盯着她面前这个被遗忘、虐待、憎恨的东西用扭曲的双脚站立着。她边从椅子上站起来，边朝他吼道：“滚出我的办公室，你个混……”

但她看着他，突然间就明白了，那个曾经被扔在这里几乎自生自灭的小婴儿，那个在完全的屈从中长大，忍耐了无数训斥、性侵犯以及言语攻击的孩子，似乎仅在一夜之间，他脸上便出现了一种一切将不同以往的神情。嬷嬷浑身发抖，眼泪开始顺着她的脸颊往下流。男孩面无表情地站在那儿。接着他爆发出一阵大笑，并继续盯着院长嬷嬷一直狂笑。年老的孤儿院院长被激怒了！

“我说了，从这里滚出去，你这头肮脏的猪！”

男孩继续大笑着，并向嬷嬷的书桌靠近了一些。安娜修女充满恐惧地看着一切。她知道，那孩子所说的他将要在这里做的事，和现在她眼前发生的一切完全不一样。她警惕地看着男孩，看见他把手伸到裤子后口袋里，拔出两根绑在一起的棍子。她知道，这孩子要杀了院长。

“我的孩子，求你别伤害她。”

“伤害她？我保证她会毫无痛苦的，那可比我遭受的一切好太多

了！”

男孩迈开扭曲的双脚向院长嬷嬷走去。

“你知道的，我还得感谢你呢。是你教会我只信任自己！”

他又往书桌走了两步，用手掌包住十字架。

院长嬷嬷睁大双眼，心里清楚她这会儿不可能再给他下什么命令了。

“我被殴打！”他又往前走了一步。

“被强奸！”他拿出十字架。

他开始把十字架刺进空中。

“我是你苦难、怨恨以及变态欲望的发泄对象！”

他现在离院长嬷嬷只有三英尺远了。安娜修女冲过去，抓住他的胳膊，想阻止他继续。他看向安娜修女，眼里是他能有的全部怜悯之情。

“安娜修女，你为我做得太多了。是你给了我希望，让我有能力走出这个地方，去寻找我该有的命运！谢谢你给我的一切帮助、爱以及关心。但是我是个不存在的人，那意味着你也一样。所以，我们后期有了！”

他空洞地看着安娜修女的眼睛，挥动手里的十字架，深深扎进了修女的喉咙。修女的眼睛圆睁着，紧紧抓住自己的喉咙，含糊地吐出几个字：

“我爱你！”

她倒在了地上。男孩不带任何情感地看着她倒下，只是往旁边挪了挪。他弯下腰，拔出插在修女喉咙里的十字架，并且意识到，如果第一次杀人如此容易，那现在即将开始的第二次杀人就会是一种愉悦了。他看着安娜修女喉咙里流出来的血，有一些小惊讶于自己内心居然没有出现任何多余的情绪。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已经精神失常了，但他不在乎。是他们共同造就了他，而现在他眼前这个丑陋、卑

鄙的东西将会是下一个死去的人，因为他们训练出来的那个野兽已经被彻底释放，并将大有作为！他全神贯注在院长嬷嬷身上。

“我的孩子，你在做什么？”

“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你会像对待我那样对待你的孩子吗？”

他拿起放在院长嬷嬷书桌上的《圣经》，朝她扔了过去。

“你知道吗，我觉得你会的，因为你就是个邪恶的贱人！”

男孩紧紧攥着十字架，带着死亡的威胁又向她迈出了两步。嬷嬷大口喘息着，浑身发抖，开始哭泣，跌回她的椅子上。

“噢，求你原谅我。我知道错了。那只是一个让我无法戒掉的肮脏的爱好！”

男孩回头看着地上死去的安娜修女。

“好吧，我猜我也刚好有一个这样的爱好！去死吧！”

“噢，顺便说一下，我不是你的孩子！”

他向院长嬷嬷冲过去，她甚至都没来得及尖叫出声，十字架就插进了她的喉咙！她的嘴因震惊和恐惧噤嚅着，但说不出任何话来，只听见被开了一个大豁口子的喉咙里发出一阵咕噜声。她带着祈求深深地望进男孩的眼睛，感到自己的生命正在远去。她向男孩伸出双手，想要拉着他一起坠落，但只是徒劳地在空气中一阵乱抓。最终她吃力地深深吸了两口气，圆睁着双眼，发出了一个恐怖的声音，男孩便确定她已前往审判之地了。她的头往前方垂着，书桌上满是她喉咙里流出来的血。他知道自己终有一天也会去到那个地方，会再度见到她，而彼时他会在她身上了结他未尽的愤怒！他不在乎留在十字架上的指纹。反正他从未存在过，也乐于以这样的方式继续下去。他走到院长嬷嬷的尸体旁，从背后抬起她，把她拖到了安娜修女的尸体旁边。他拿起安娜修女的右手，包住十字架的柄部。于是，地板上的场景便是安娜修女手里握着凶器，插进了院长嬷嬷的喉咙。他知道他伪造的这场谋杀很完美。而还有更多的谋杀在等待着他。

只有这个年轻人知道谁是真正的凶手，但死人不能开口说话，不

存在的人也无从追踪。所有那些哪怕是一丁点儿善意和关心都不肯给他的人，绝不会知道他已真正劫后重生。至少这一次，他只会把任何阻碍他前行的人当成猎物猎杀！他记得文件里透露的，是谁拒绝了他，并领养了他的双胞胎弟弟；他更记得那个弟弟得到了一个本该属于他的家。

“杰弗里·费尔？费尔？哈哈，是时候玩一场公平游戏²了！”

¹ 皮条客里奇的全名。

² 英语里“费尔”（Phaire）一词的发音和“公平的”（fair）一词发音相同。

第五章

追忆亡人

2006年10月17日，22：42

前调查员华莱士·范丁斯用一种不怎么雅观的姿势，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在自己施加的强制措施中昏睡。他手掌张开，左手边还有一个管状药瓶，药片撒得到处都是。最近，他发现他的睡眠质量对他的精神健康很不利，至少过去近七千天以来都是这样。自从那件造成他的生活如此萎靡、不安的事件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近十九个年头。但是，这一次，在这样的一个夜晚，这个备受良心谴责的恶魔终于睡了一个好觉。

这个夜晚把过往的一切带回了他的幻想世界的中心。他不由自主地回想当初是怎样遇上她的，后来她又是怎样死去的。在他的窗外，远处西尔斯大厦¹模糊的轮廓被光照亮，顶部两根巨型天线闪烁着红色的灯光。这是一个晴朗的夜晚。但华莱士·范丁斯的脑袋可不怎么晴朗。这个夜晚充满神圣感，那座高耸的金属怪物发出的灯光穿透他的窗户照进来，再加上他心中的不安，令他几乎进入催眠状态。由于睡眠不足，华莱士·范丁斯所经历的一切已经让他精神不支了。但是，对他来说，就连今夜的沉睡也给他带来无尽折磨，因为梦境让他在抑郁的路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特别是今夜，今夜将是一个梦境之夜，梦里满是他对那些宁愿从未发生过的事的反思。在范丁斯闭着但又不²停微微张开的双眼前面，正回放着当时那一幕——当初他找到她时的那一幕。那些残忍的邪恶行径此刻填满范丁斯的脑海，像自传一样一遍遍回放，让他感觉五脏六腑都被可怜地掏空了。这种感觉把他其他的理性思考以及想象都推挤出了他满是歉疚的脑海。

在睡梦的幕布后面，他的意识在飞速运转。华莱士·范丁斯——她的男人，与她一同幸存在世的伙伴，她的伴侣，也是她唯一一个真正欺骗了的人——在梦里看见了那个场面，而且一切都太鲜活，太真实。他低头俯视着她。他记得这样的动作他只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场合做过：与她缠绵的时候，还有发现她死去的时候。

在范丁斯的脑海深处，他一直在不断想着一个画面——一个他能想到的天底下任何个人损失都无法比拟的悲剧。这个晚上，他又一次看见了它的全貌！最折磨人的是，他隐隐抱着侥幸心理，或许这一切都不是他自己做的！而这比回忆里其他任何一个恶毒的部分都更加邪恶。

最残忍的事情是，昏睡中的幻象逼着华莱士去看她彻底绝望的模样！他看见自己俯视着她的身体，她已没有生命迹象，周身冰冷。他向下凝望的双眼看见自己的手在她身上滑动。没有血。尽管她体内的血几乎已流空，但从表面上看不到血。梦中的痛苦和失去他挚爱女人的愤怒，让华莱士拼命眨动睡梦中紧闭的双眼。而当他完全陷入这个他已习以为常梦境时，发现自己已经被带到了另一个地方。

那地方寂静无声。空气中死亡的气味让它宁静而令人胆寒。那是一个挺大的家宅，好多人聚在那里。那会是什么呢……接着范丁斯明白了。是她的葬礼！然后他梦里的画面又变了，他看见自己正在被一个警察盘问，那警察正是他的同事之一。

“华尔，我为了这次对你的调查和盘问，专门做了申请。我了解你，我觉得这样做或许让你感觉更好受些。”

“多谢，医生。你是个好伙伴。”

“你感觉怎么样？有什么我个人可以帮你一把的吗？”

“你可以爆了我的头，然后我就不用再继续想她了！”

“我很抱歉，对所有的一切，我的朋友。你是个好警察、好伙伴，也是苏珊的好伴侣。不过，我们可以开始了吗？昨晚你在哪里？你为什么要点出城？”

“我被分配到一个特遣小组，我们有一个会议……”

“华尔，你们俩有过争吵吗？”

“当然！你和你的女人从来不吵架吗，医生？”

“我们一直都吵，直到她……”

“抱歉，医生，我不是故意的……”

“没事了，华尔，我会把这个伤心的过程熬过去的，而且已经熬了不短时间的。让我们先来解决你的问题。

“好吧，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在她暴走了一次之后，我们来了一场特别棒的嘿咻。”

“在她什么之后，华尔？”

“暴走。当她情绪失控的时候，我就是这么形容她的，暴走。听着，她是个挺不错的女人，尽管如此，她毕竟是个烈脾气的拉丁女人，我可以想都不想地为她去死！想把她从我身边带走的话，他们得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明白了？”

“是的，华尔，我明白了。我只是在履行职责，华尔，你知道吗？”

“好吧好吧！我能体会！我想参与这件案子的调查！”

“得了，华莱士，你知道这不合规定！记住那个你爱的她！让我们来处理这件案子，你去好好和苏珊送别。她爱你，我想，是那种我再也没机会品尝得到的爱意，真的！”

“谢谢，医生！别让我失望！”

“加油，华尔！你记得你入伍那会儿因为你扭曲的双脚遇到的那些麻烦吗？那时候我喜欢你，现在我也喜欢你！所以，就当是帮帮你自己，离开这里一段时间，到哪里去都行……只要离开这里。我们会抓住那个变态的！我们会的，我发誓！”

~~~~~

华莱士·范丁斯的梦带着他来到那段宿命般的回忆里，他抬头，又一次看见那座安静、平和的大宅子。她正躺在那个丑陋的棺材盒子里。一个突如其来、十分轻微的想法划过他的脑海，他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对她做了那些事。当然，是他没保护好她，是他疏于防范了。一切看起来又都变得再正常不过。苏珊搬到了他这里，至少他们在一起的短暂的三个月里，他们看起来过得很好。范丁斯注意到楼上那家伙有些奇怪，他就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见过这男人。但是，只有在一切最

糟糕最糟糕的事情都发生了之后，他才明白过来，那个叫作理查德·川伯的男人是苏珊的皮条客，他是为了监控她才搬到楼上来的。川伯立即就被以谋杀罪起诉了，但是对于川伯这么一个社会底层人物来说，一切都显得太干净利落，过于专业化了。华莱士从不相信川伯是真正的凶手。今晚，川伯会因谋杀苏珊的罪名被处死，但这对范丁斯来说挽回不了任何事！

范丁斯总是怀疑那些他在梦里一直看到的手，那些出现在他向下凝望着的双眼下的手。它们看起来是那么干净，那么踏实，还那么……专业？它们不是一个穷困潦倒、酒气熏天、疲惫不堪的人的手，比如那个虫子长相的男人——川伯！

好像一阵风迎面吹进范丁斯的梦境，画面再一次变换，华莱士此时正低头看着躺在棺材里那个他深爱的女人，她还那么年轻，就将永远被置于墓穴之中。他根本不知道，她最终没能把那个他生命里最重要的消息告诉他。而就在她试着把秘密说出口时，她便招来了杀身之祸。

范丁斯在梦里听见她的声音，那么真切！他把头转向声音传来的方向，但看不到也听不到任何东西。直到突然……！

“华莱士，做那个没有父亲的孩子的好爸爸！我也爱你！”

这一次是在她的葬礼上，华莱士·范丁斯看见自己坐在椅子上，想到他已分崩离析的生活，双眼猛地变红了。但那个时候的他还不知道一切究竟有多糟糕！划过他脑海的声音没有让他停下，华莱士又看见自己站了起来，向大家念悼词。他多希望自己永远也不用为苏珊念悼词啊！在梦里，华莱士听见了自己在异常庞大的人群面前所说的关于她的每一个字。没有几个从前当过娼妇的人能让如此多面色悲伤的芝加哥警察来参加她们的葬礼。他们都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但他们都认为，如此美丽的一个女人，无论如何也不该这么早就结束她的生命。就在这庄严时刻，范丁斯被惊扰了一下，短暂地醒了一会儿，但很快又闭上了眼睛。他又看见了一切，破碎的心再一次重温那痛苦和不幸。一切都那么真实，在他闭着的双眼后面重放：

“我做了好些年警察了，和今晚在座的诸位一样，我目睹过太多的

不公，我甚至和魔鬼本人打过照面。但是，在这个无情的世界上我所见过的所有不公正中，从没有哪一个像这次一样彻底让人惊悚，正如这个好女人可悲的、突如其来的死亡。噢，我知道你们很多人认为我和她在一起是疯了。无论如何，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我不会忘记的。但是，我了解苏珊·查康。她是个真正的女人，有着一颗善良的金子般的心，她想要的只是快乐生活而已。她总是把自己称作‘麻烦精’！”

“华莱士，我就是个麻烦精。”

“我不应该招来所有的麻烦。”她会说。

“我会想念她的。我本可以帮助她！现在，我向她保证，我会找出对她做出这些恶事的真正凶手！在找到那人之前，我不会停下。在我找到他之时，我也知道会发生什么。你们尽可以来搜寻我，我甚至不会抵抗！苏珊，你给我带来的唯一一个麻烦，就是太早离开我！我爱你苏珊！”

~~~~~

范丁斯在睡梦中不停发抖、翻身和哭泣。在他屋外的走廊里，一个穿着黑色皮质军用长风衣，戴着墨镜的模糊人影握住了门把手，打开门走进通向华莱士·范丁斯公寓的门廊。在人影背后是一串泥脚印，它们的形状表明踩出它们的是一双明显扭曲的脚。范丁斯会以为这些脚印是他自己踩出来的。黑衣人之前花了一点时间来了解这个堕落的和平守护者，这会儿他则安静但稍显漫不经心地走进了范丁斯的公寓。他走进门厅，门厅正通往那间已成为范丁斯梦境空间的卧房。他看到门厅的墙上挂着一些照片，其中一张中有范丁斯和他的搭档。这个潜入者之前已经见过那个搭档了。他一边看着照片中人的相貌，一边感受着自己的脸部线条。他看着范丁斯的双脚。它们不是直的，但是不像潜入者自己的脚掌扭曲得那样明显。这个不速之客为此产生了些许憎恶之感。

潜入者把注意力转向卧房，房门底部的缝隙里透出光来。他打开门，看见范丁斯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他走进挂着她漂亮什物的壁橱

——它们和十八年前相比并没什么变化。他看见角落里有一个箱子。于是潜入者从口袋里拿出一些东西，打开箱子，把它们放了进去。他关上壁橱，走向之前那张照片里的男人——这个体格强壮、长相凶狠的男人曾是个探员，隶属于数据分析部门，而他此时正神志不清地躺在床上。潜入者弯腰凑近床铺，开始在范丁斯耳边轻声说一个名字，就和他之前三次探访这个过度依赖药物的前芝加哥警察时所做的一样：

“是时候去找费尔了，杰弗里·费尔，华莱士。”

他看着华莱士·范丁斯，然后弯下腰在他脸颊上亲了一下。

“我太憎恨独自一人了。”潜入者轻声对自己说。

“我知道你也憎恨它。那就奋起反抗吧！”

他转身按原路走出房间，静悄悄地又说了一次那个名字：“杰弗里·费尔！”

~~~~~

范丁斯仍然在沉睡，一个名字，还有伴随它的一种带有威胁感的声音一直在他脑海里回转。

“杰弗里·费尔！杰弗里·费尔！”

那感觉就像一直有人在他耳边悄悄说的一样。

“不！”这个失魂落魄男人躺在凌乱的床上哭泣道。

“费尔！费尔！费尔！费……”范丁斯突然强睁开眼，尖叫道：

“够了！我听到了！”

华莱士·范丁斯一下子跳起来，回到了这个扭曲的、天晕地转的世界。房间里有两把椅子、一地空啤酒瓶，他头部后面长着脂肪瘤的地方一如往常地感到跳痛。他肯定这都是过度劳累造成的神经紧张。

这个曾经负责数据分析的前芝加哥探员倒回床上，摸索他的药瓶。这些圆圆的药片就像他仅剩的朋友了，尽管它们的效用已经不如



从前。

华莱士·范丁斯曾经是一个好警察，一个意志坚定的警察。但现在，那个愚蠢的名字正划过他的脑海，就和过去的三个晚上一样。每次睡魔先生一开始工作，那个空洞的声音就会开始在他脑海里回响。那似乎带着玫瑰气息的来自彼岸的名字，就这么涌现出来，并不停扇他耳光。

一开始，他并没怎么在意这一点。现在，和他自己乐观的判断不同，他则会躺在那儿等那个声音现身。它变成了一个梦魇，一个当务之急，一个他仅剩的未完成任务。它一定是一个预兆，一条口信。或许是她送来的，或许可为她伸张正义。是某个曾经被范丁斯探员逮捕、投入大狱，或是不得已除掉了的暴徒吗？他的这个真名之前一定被隐藏得滴水不漏。就像一个不肯安分守己的幽灵，这个名字就像一个看不见面孔的重量级人物，从不善之地深处逃出来，向他发动攻击。这一切让他困扰不已，把他逼疯，而他的侦探大脑还没有足够的理智去放过它。

范丁斯把床头柜翻得一团糟，已经丧失耐心了，还把电话扔到了房间另一头，终于摸到了灯。他在收音机上快速调台，一手捡起他的镇静剂朋友。他睁着一只红眼睛往瓶子里看，准备好向这瓶合法的毒物例行展示他的忠诚。他挣扎着站起来，捡起电话。但就在他刚把听筒放回原位时，它就响了起来。华莱士·范丁斯被吓了一跳，又把电话掉在了地上，然后听见里面有个声音在喊他的名字。他弯下腰捡起电话，差点摔了个狗吃屎。

“喂！无论你想要什么，我没情绪，所以……”

街对面的一个付费电话亭里，一个穿着黑色皮质军用长风衣的男人开口说话了。

“那么就找到你的情绪，华莱士！”

“你是谁？”

“你希望你认识的某人！听我说，范丁斯。”

“你得找个好理由，为什么我得……”

“为什么你的屋子永远一团糟？”

“搞什么鬼……？”

范丁斯打开电话外放，把瓶子里的药片全部倒进右手里，药片在他手里拼成了一幅抽象画，他在手里转着摇晃它们。还有一些暗箱交易来的东西，两三个注射器，三片阿普唑仑<sup>2</sup>。在他卫生间的壁橱里还有满满一瓶氟西汀<sup>3</sup>，不过他从来没吃过。他已经对抑郁上了瘾，不想冒险治好它。范丁斯左手拿起一片阿普唑仑，抛到空中，张开颤抖的嘴唇等待药片落进嘴里。

“这是一个神圣的夜晚，不是么？川伯和我今晚都逃离了我们各自的世界。是啊，你真的认为他们抓住了杀害你心爱的苏珊的真凶？”

范丁斯听到那人说的话，向电话转过身去，被抛到空中的药片落到他的头上，接着掉在了地上。电话里的人绝对不可能是在表达对川伯的热爱或同情，也不是其他类似的意思。毕竟有太多像川伯这样的人，在任何地方，他们都有可能为了满足某种堕落的癖好而夺取他人性命。

“他是没机会再来这里了，但我有。虽然他真的不认识我。我也是个杀手，而且我所施的总比我所受的多。问问那个丑陋的婊子修女吧，我刚杀了她没多久呢。”

“你到底是谁？你想要什么？”

“要什么？我是谁？我想要合法地存在！我想要一个身份！我想要我的生活！你有上学的记录吗？我没有！你有生日吗？好吧，我没有！我根本不存在，但我要确保全世界都知道我就在这儿，特别是让那个杰弗里·费尔知道！”

范丁斯又一次听到那个名字，他看起来终于清醒了过来。而他已经有些时日没有清醒过了。

“费尔？那是谁？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的？你最好告诉我，我又是怎么知道这个名字的？”

“噢，他不是什么重要人物，除了一点，他是偷走了我生活的人！他拿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东西！现在，我想让他偿还了，让他也尝尝我的痛苦！别担心，你会知道更多的，我发誓！还有我亲爱的老妈！来到这个世界可是一场真正的旅行哪！他们不费一枪一弹就能随意蹂躏我，相信我，那根本不叫生活，我从来不会想要那样一种生活！不过你不会干掉免费送到你面前的东西，那样就毫无挑战了。别介意，华莱士，坚持住，最终克服它！等你到了那个世界，见到我们的时候，老头子，你会认识我的。保持住你的信心，直到游戏结束的那一天！”

范丁斯醒悟了过来，并且意识到自己脸上浮现出一种怪异的、倍受打击而变得呆滞的表情。或许他今晚什么药都不用吃，因为他已经神志不清了。

“谢谢，调查员。华莱士，呦呵，你还在吗？”

“是的，我听着呢。你到底是谁？”

“现在我是谁并不重要，但你很快会知道我是谁的！我今晚上在那里见到你了。今晚是处决川伯的日子吧，硬汉？从此我们便少了一个杀手了。或者，你才是真凶，而且正在满心歉疚，因为有人将为你的罪行死去？把这个想法赶出你的脑子！因为你根本没那么做！但是，川伯也没有那么做。我猜现在一切都得由我来了！当然了，实际上是有另一个人的，我是说，是他真正杀了你的女人。你抓错人了，调查员。其实这也没什么关系，虽然有一小点讽刺。川伯老兄逃脱了他本该承担的处罚，却得为了另一件他没做的事情去死。正义何其冷漠！不过，我不会走远，因为我就像在和你共用一双眼一样。所以，调查员，今晚，我们都体会到了一次快感！但是，药物始终无法让你获得心理上的正义感。你知道凶手仍然逍遥法外。再见了。顺便说一下，清理下你的屋子吧。”

“等等！”范丁斯大叫道，“我能看见一些东西！我知道你这些天做了些可怕的事。你做了什么？”

电话那头的男人一开始惊慌了一下，接着又意识到，一切都不重要了。

“那么，调查员，你来告诉我怎么样。你这个什么来着？充满天赋的人？如果的确是这样，那这天赋是继承而来的？还是说只是一个意外？”

“我看见一个十字架浸泡在血泊里，地上有两个死去的女人。是你杀了她们，是不是？她们伤害了你，是不是？我认识你！我感觉到，我认识你！”

“哇哦，华莱士，你真是棒！棒极了！你先停停火。你会再接到我的消息的。不过那一天到来之前，你先休息下。你将有的忙的了。再见！”

电话被挂断了。范丁斯弯下腰，捡起掉在地上的药片。他颤抖着沉重的双手把药片塞进嘴里，又把一支喝得见了底的巴卡第酒瓶举到嘴边，想来上一口酒把药片咽下去。他颤抖的手把瓶里的酒摇出来好几次，洒得他满身都是。范丁斯用一把小折刀扎了自己几次，以确认自己确实是醒着的。流出来的血向他证明，他的确是在真实的世界里，尽管一切都那么不真实。但他心底里知道，对于一个杀戮成瘾的人来说，任何事都是可能的。

范丁斯掏出一支烟，像往常一样把它横着放在鼻子下，仿佛一种仪式一般。香烟带甜的气味让他忽视了这个嗜好是慢性自杀。除此以外，他还有太多恶习：酗酒、药物依赖、失眠症……但其中最致命的是，他的回忆。

作为一个警察，华莱士·范丁斯的确帮助了很多穷困潦倒、一无所有的灵魂。他解救了许多人，但都是些收集起来的尸体碎片，或是受害者令人毛骨悚然的脸，或是那些对恐怖已经免疫、面色亲和的杀人怪物——正是他们这一代人，没有退路、没有希望、冷漠无情，把苦难和不信任感深深植入了灵魂。那个他曾发誓要保护的社会早已放弃了挣扎，而且也再没有意愿去维持即便只是表面上的正常和健全。它的保护者们也都变成了他们曾经追捕的那种人。唯一一个能把好人和坏人区别开来的标志便是一枚警徽，它还在勉力维持着那逝去已久的社会秩序的最后遗迹。街道已经属于以作恶为乐的人了。范丁斯和他的同行们只能寄希望于阻止那些“正常人”去堕落成为“变态者”——如

果可能的话。毕竟这二者之间的界限已是如此扭曲了。

自从多年前她在他的床上受到了命运的惩罚以来，范丁斯在创造和想象方面的能力就大不如前了。他所有的袜子都是黑色的。它们可以搭配任何衣服。他有六条GUESS的牛仔裤，七件冬款法兰绒T恤，还有七件领尖带扣子的春夏款黑衬衣。这些东西节约了他的时间，他便不用再烦恼于为这种世俗的东西做决定。除了换干净衣服的时候，他从不脱下它们。换下的衣服他会立即洗干净。他可不邋遢。他是个格外爱干净的男人。他的女人曾经也一样。他们曾经会因为他在剃须后没有清理干净水槽，或是其他什么他没有打扫干净的东西而吵架。他曾经对自己说，他可不会变的。但是他变了。是的，他变成了自己的救世主，而这都是为了怀念她。他醒悟过来，开始意识到，他也给她造成过伤痛。他咒骂她，扔她自己在家好几天，甚至还时不时威胁她。尽管如此，她始终是信任他的，他确信这一点。

他曾试着帮她脱离流浪的困境。他知道她曾是怎样的一个女人，但对她所经历的一切也都只是想象。然后他爱上了她——在她成为他的女人之前——并接受了她的一切。他从没有向她表达过爱意，但她都明白。不过，他仍然不太喜欢她的爱好。她心里暗暗明白他为她做的一切，也明白自己都对他做了些什么。所有的一切都带有一种神经质般的风平浪静。她想要这个男人，但从没想过要伤害他！尽管如此，他只是个普通男人，就像俗话说的：伟大的男人都心狠手辣。她喜欢在自己招摇的生活里乱来，但她需要他！也许那就是爱？至少在华莱士·范丁斯有关她的记忆里，她的生活处处都是伪装，是范丁斯给它带来了一些合法性。

---

1 位于美国芝加哥，曾是北美最高及世界第三高的摩天大楼。

2 精神类药物，用于缓解焦虑、紧张、激动等症状，也可用于催眠或缓解惊恐。

3 也叫“百忧解”，用于治疗成人抑郁症、强迫症和神经性贪食症等。



## 第六章

### 悲惨的命运

2006年10月17日，23：12

华莱士·范丁斯的大脑终于还是向法玛西亚<sup>1</sup>神一般的强大力量屈服了！不就是他们初遇的那个夜晚令他如今不得不依赖药物来抹杀记忆吗？然而，尽管他的确有很多记忆已经不复存在，但只要是关于苏珊·查康的记忆，如今仍然在他脑海里栩栩如生，让他始终能在精神世界里深切地感知到一个鲜活的苏珊。华莱士开始意识到，正是在那个夜晚，她和他的命运交织在了一起，都那么孤独而绝望，都那么致命，都那么悲戚。实际上他们都已死去，只不过他的死亡过程更加缓慢，更加意味深长，更加让人受尽折磨。

华莱士·范丁斯坐在床沿上，一只手里夹着一支未点燃的香烟，另一只手里握着那支几乎喝空了的巴卡第酒瓶。药片和酒精都没能让过去的倒影停止在他脑海里闪现。那倒影再一次回放了让他后悔的一切——后悔自己让亡人就如此离去。华莱士倒回床上，四肢张开，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下。他任由回忆里苏珊的模样再度清晰起来。他想起了她悲惨的一生，以及他是怎样一头扎进她那险恶重重的世界里的。范丁斯记得那个对他来说可悲又残酷的夜晚。那一晚，他扯下自己的警徽，决定像个普通公民一样找个酒吧混上一夜。那里没人认识他，他便可以在完事后忘记一切，转身就走。但他的选择一点也不明智！

她就那样坐在那里，天使的胴体，魔鬼的内心。他知道她正等着人去泡她。一个真正的男人总是能嗅到这种事的。而到底他会付出多大代价，当时他根本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而实际上，这代价最终花费了他的一生、她的一生，还有他的所有理智。

她一心一意地坐在那儿，就像一支被刺丛重重围护起来的玫瑰。他甚至能闻到那股香味。

“那么贪得无厌，那么深入骨髓，贪婪得就像一头出了笼的老虎！”他试着对自己描述那一晚看到她时的感觉。

他的内心世界毫无隐瞒地表现在脸上。冥冥之中他感到自己的压力稍微缓解了些，那个可爱甜美的美人正坐在那儿，就算是个火星人也不会失手！而那时的他绝对想象不到与她相遇——尤其是他们之后还一起离开了酒吧——最后给他的人生施加了多大的压力。但是，谁又曾经想象到过呢？如果她是个娼妇，那范丁斯会向所有娼妇举杯致敬！无论如何，他不会像对待一个娼妇一样对待她，尽管他正准备在这邪念之地把自己当作祭品向她献上！

她已经被用过了，不过磨损还不算严重，范丁斯如此想到。但接着他又对自己说：“她是个女人，又不是一辆二手车！”他对自己所做的这种低俗的类比以及直白的用词感到有些歉疚。

如今，超出了华莱士·范丁斯理解能力的是，他才是那个将被她邪恶的需求利用的人。是血统——范丁斯猜想——真正把他吸引到她身边。他了解基因库里的优秀基因是怎样完美结合才会生出这样一个美人。她体内的拉丁基因和本土基因让这个美丽的女人十分珍惜她的闺床，很少让它闲着，甚至很快就忘记上一次是谁在上面与她共享鱼水之欢。她不知道的是，这一次她和这个叫华莱士·范丁斯的男人命中注定要结合，牵绊之深，远超过简单的性关系。她知道的是，必要时如何做一个骗子。而范丁斯对这个地方审慎而毫无意识的付出将决定他们两人的命运。这一次，苏珊·查康不再强迫自己把华莱士·范丁斯已和她在一起的念头从脑海里赶走了。命运注定要让他们在一起。

华莱士·范丁斯在脑海里清晰地重新勾勒出那个画面：他走进酒吧，打量着她的模样。在这罪恶的圣物之地的进门处，吧台旁坐满了长发的、短发的、好看的和喋喋不休的女人。吧台尽头坐着一个男人，他的脸让范丁斯想起一只蚊子。而直到苏珊死去之后，他才意识到那就是理查德·川伯。在这个虫子脸的家伙对面，范丁斯看见了一张意味着永恒的面孔。她是个美人儿。他倾慕她的每一寸肌肤。他感觉到自己的鼻孔本能地收缩，嗅闻她的气味。她的气质便是他的天堂所在。他走向她，看着她。她很对他的胃口。实际上，他根本不能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她太对他的胃口了。

“嗨，你这是怎么了？”她问道。



她感觉到他的目光正扑在自己身上。她被撩起了兴趣，愉快地嗔怪道：“嗨！这里可不是红灯区，伙计！”

他的目光一点儿也没有移开。

“噢是吗？那真是太糟糕了。”范丁斯说。

“这附近有好些非常不错的去处。”她盯着他，琢磨着他的用词，“顺便说一句，嗨。我可是会劈腿的，而且非常难伺候。”

她微微低下头，范丁斯则上下打量着她。她戴着一条黑围巾，一双露指手套。她的衣服可以说是挂在身上的，勾勒出她的身形轮廓。在范丁斯看来，她站立的姿势还有微微向右下方低头的动作，都给了他一种印象：似乎她就是一头待宰的羔羊，即将被这个失去理智的世界屠杀。她身上有一种献祭般的决绝，就像她生来就是要承受一切似的，而且大部分痛苦都源自她自己的选择。

“真是个不错的自我介绍，你不觉得吗？”他问道。

“这个男人好像还不错。”她想。

“我知道你。我觉得你看起来像个警察。”

范丁斯紧张了起来！有这么明显吗？

“是呀！那我可能尝起来也像。”

“圣母玛利亚啊！你就是个警察！”她失声叫道。

范丁斯看着她。

“那你呢？你尝起来是个什么味道？”他问她。

她一脸厌恶地摇了摇头，假笑了几声，然后开始嘲笑他。

“你甚至都不感到害臊！”

“为什么事害臊？”范丁斯想知道。

她大笑了出来。

“当一个警察啊！”

“别担心宝贝儿，少了一个程序的话你是没法儿把好人从坏人堆里拣出来的，而那个程序已经绝版了！我是为我的辖区感到羞愧。但是，为了今晚，我宁愿我不是一个警察。有时候我也得和疯子们相处。”

“好吧，别看我了，伙计！”她坚持道，“我可不疯，警察先生。你就是个‘那种人’，不是吗？”

“不说那些警察不警察的废话了。我告诉你我是个警察，不是为了得到什么特别的待遇。但那也不是什么坏主意，不是吗？……呃，你叫什么名字来着？我知道我见过你的！”

“苏珊。下次别再忘记了！”

“说出来供你参考，甜心，我入伍前就是这么一个人。”

“好吧，警官，我可从来都不怎么甜。”

“我只是觉得你真的太美了！如果这样想想都有罪的话，那我的罪名已经成立了！我向你忏悔。”

“那么，你想喝点什么？”范丁斯问她。

“我想那取决于你准备请我喝什么。”

他看了她的脸一会儿。

“我还没决定好要点些什么。其实我还在想是不是我能捞到些什么呢。嘿！你想来点好吃的吗？”他出人意料地问她。

她回答道：“好吧，我可以这么做，伙计，不过得去我的地盘。就在楼上。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事情不是那样的！我不是在——就像你说的——戏弄你？”

她的脚划过他的腿。

范丁斯记得，她的脚划过自己的腿时，一阵震颤流遍他的全身，直冲大脑。想到这里，他的脑海里划过一道闪电，一个形象渐渐显现又渐渐消失，但他仍然辨认得出来。

他看见了被绑在床上的她，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上方的天花

板。她的目光随着攻击者游走，被一条大号强力胶带封住的嘴在恳求着什么。他记得那时听见的声音，还能感受到她当时的恐惧。

整件事情飞过华莱士·范丁斯的意识，他躺在床上，回忆着与她共度的第一个晚上。他泪如雨下，眼里滚出的大滴泪水从眉毛处一直流到下巴上。今晚，被认定为苏珊一案的杀人凶手的理查德·川伯即将被处决。而就在今晚，他记起了十八年前所看到的一切，记起了她的触碰是怎样勾起他的幻想的，记起了他看见门被猛地打开，然后听见门被突然滑过去锁上的声音。一个人闯了进来，把她从半休克状态中唤醒。这个房间看起来很眼熟，非常眼熟。她的手臂和腿都没有了知觉。因为手腕和脚踝都在流血，她无法合掌祷告。

她的样子吊足了凶手的胃口。范丁斯感觉到自己的手正抓着她的手臂，并握紧了它。凶手觉得她本来是个挺不错的姑娘，只不过她把事情搞砸了。范丁斯可以感受到凶手的想法，感受到他是怎样击溃了人类能有的所有怜悯之情，下定决心采取报复行动的。这个入侵者已经夺走了她的儿子，实际上，是夺走了她的两个儿子！第一个孩子失踪了，被抛弃了，就像从未来到这个世上一样。第二个孩子被安全地藏在一床温暖的床上，两个收养了他的大人正俯视着这个他们渴求已久的孩子。入侵者向苏珊接近时，范丁斯回想起她的叹气声，还有她的挣扎求生。范丁斯记起那个男人体内的极度亢奋，这让她满脸恐惧地怒瞪着他。她已经把另一个人搞得够糟的了，这一次她又彻底把自己给毁了。她的表情显示出她已经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并且意识到这次厄运不会再只是与她擦身而过，而将是来自宿命的一击，终结她不忠且堕落的生命。从她眼前闪过许多致命的回忆，范丁斯顷刻之间将这些回忆全部收为己有。

躺在床上，任由眼前飞过十八年前的回忆，范丁斯仍然能听到杀害苏珊的人说的话。

“你在等我呀，亲爱的！”

回忆起了和这个蛇蝎美人的第一次邂逅，现在，华莱士·范丁斯已经无法回头了。他看见那个制裁者的手伸进一个黑色的包，从里面掏出了一把解剖刀。

“你工作得太投入了，甜心，而且你写了太多的情书。我警告过你的，不是吗？”

他走向苏珊，展开一把大刀，用刀锋在她瑟瑟发抖、浸满泪水的脸颊上画圈。他的舌头滑过苏珊的脖子，撕下封住她干裂嘴唇的胶带。他亲吻她的嘴，咬住她的下唇，她生命的红色血液顺着他的下嘴唇流了下来。他从她身上下来，弄干净自己的舌头，引用了他最喜欢的总统的一句话：

“你最好找个什么东西搭盖一下。”边说边往她嘴里塞了一条围巾。

范丁斯记起那个凶手直直地站起来，下体勃起，弯腰向她俯下身去，头歪向一边。他的头脑里在挣扎，好几次反复变换主意。现如今，他其实没有必要弄死她，只是得把她弄走，不再给自己添乱就行。这个邪恶的入侵者对自己说道：

“她不该对他们两中的任何一个产生爱意。这俩臭小子都是我的！这都是生意，我没少付她钱！”他为此对她心存怨恨！

她对他们的爱让他几乎成了一个他这个“行业”的背叛者。这份爱让他残存的一点良知渗出了血，尽管只是一点点。但是，他自己的既得利益永远更加诱人！现在一切都远不再是一场生意而已了。

凶手把手举到脸边。它们在发抖，或是他内心在发抖。对他这样一个“有天赋”的人来说，这是不正常的。他的大部分工作对象通常在受他宰割时都是完全不可能动弹的。在这个罪恶之都，血腥和伤痛不过是每日例行的苦差事，这就像他精神上的礼拜一样不可缺席。他重新把刀举起来，并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黑盒子。

范丁斯看得见，苏珊看着逼近在眼前的锋利刀刃，眼里满是恐惧！巨大的惊恐折磨着她，她的开始无情地撞击胸膛，她祈祷被突发的心脏病夺去生命，也好过让这个混球用他的残忍方式来享受杀戮！凶手像蛇一样游上她的床，跨坐在她的腰上。他手上的刀似乎也被赋予了生命。此时范丁斯把眼前的一切和他在酒吧里与她初遇的那一夜联系在一起，他为自己所看到的東西大吃一惊！在这房间里，拉

丁美人正盯着杀手的双眼，而他认得这个房间！他记得那么清晰。他以前见过这个地方！他知道他曾经到这儿来过！

范丁斯握紧这个美丽的女人的手臂，脑海里的画面还在继续。凶手拿着一把刀在空气中挥舞，就像在指挥一场恐怖演奏会，而她则陷入完全的、彻底的恐惧之中。苏珊的双眼几乎已经闭上了，显然她在祈祷。

“你看到这个了吗？”

苏珊的双眼猛地睁开！

这个邪恶、自私的冷血男人从口袋里拿出一封手写的书信，打开了它。

“你太信任你的小情郎里奇了。这封信是怎么回事呢？你准备向孩子们老爹泄密，不是吗？”

苏珊使劲儿地摇着头，想让他知道事情不是这样的。

“事情是这样的吗？‘听听，警察先生，我给你造成的麻烦比你给我带来的麻烦更多！’”

这头贪婪的禽兽弯下身子，逼近苏珊，和她脸对着脸。

“我警告过你的！看着你现在样子吧，你的两个小杂种真幸运，他们不用知道你是谁，你不这么觉得吗？在这个行当里，同情心永远别想有一席之地！它只会蒙蔽人的思想，限制我们的行动。所以我很早以前就抛弃它了。现在，我的美人儿，你没有留给我其他选择，我只能杀了你！没有什么事比这一点更容易理解的了！”

他有节奏地挥舞着刀，每画一个圈，刀锋就向苏珊因极度恐惧而扭曲的脸逼近一点。苏珊的皮肤似乎都收缩了，在近在咫尺的刀下寻求庇护之地。终于，这场无声无形的演奏会达到了高潮，他高高地举起了刀。苏珊在心里祷告：“天父啊，原谅我所犯下的罪恶……”她默默地画了个十字，满心绝望和悲戚。

她突然产生一股冲动，想要和她即将遇到的人握手言和。她的哥哥呢？最后一次看到她时他是那么恼恨她。

“噢天哪！善良的耶稣！请原谅我！”她在狂跳的心里呼喊，就像一个抓住云朵以期停止坠落的人。

范丁斯通过凶手的双眼看见苏珊的脸。她满是惊恐、汗水和悲伤的脸似乎变了。它看起来像是溶进了另一张充满柔情和甜蜜的脸，并且哭喊着：“吻我！”这张脸的女主人正望着范丁斯。范丁斯的脸上全是恐惧！

“嘿，老兄！你还行吗？”

终于，范丁斯清醒了过来，发现自己正靠在吧台上，脸深深地埋在手掌里。

“你不仅仅是个警察，”她开口道，“你还是个疯子！看看你自己！你看起来被吓坏了。”

她拿出纸巾为他擦了擦眉毛。

“放轻松，宝贝儿。你看起来就像刚刚找到了你的下一个牺牲品。”

范丁斯晃了晃身体，把那让他瘫软的场景从身上抖落。那感觉就像在大白天沉沉地睡了一大觉，难以清醒过来。他看着她，眼神空洞但又深沉。

“你得注意你身边的人，甜心。或许你太青睐坏男孩了。”

“我喜欢好男人，这点毫无疑问。”她声明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好警察，还是个坏警察？”

“我？噢，我可是个非常好的人！你还希望我能怎么说呢？你才是评判者。”

“好吧，那我们等着看吧。”她一边说，一边拉着他的手好让自己站起来。

他满心欢喜地看着她。

“看着你就让我只想做个好人！你没遇上任何麻烦吧，是吗？”

“麻烦？麻烦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那就是好女孩儿们最近都在做的事情吗？”他盯着她看了一会儿，把她的模样刻入脑中。

“那好！我们走吧！”

他们从侧门走出去，走进了这个冷漠城市的夜色里。吧台的另一端，那个穿着短夹克衫的蚊子脸男人还坐在那儿。当他和苏珊·查康走出酒吧，去验证他口中的“美德”时，华莱士记得那个男人是用怎样一种眼神在盯着他们。突然，苏珊转身回到酒吧里，快步向那个虫子脸男人走去。

“我一会儿就回来，里奇。别阻拦我。你干吗不去找个姑娘快活快活呢！”

“噢，就像你要去做的事一样？”那个男人反问道。

“噢，里奇，我的宝贝儿，你的嫉妒心真强。你是我的皮条客啊，老天！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想想生意的事儿，里奇，都是生意，就是这么一回事。闭上你的眼睛，往好处想！美钞！另外，我在这里做的全是工作，伙计。我爱你！”

她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然后转身走到等在门外的范丁斯身边。范丁斯看着向自己走过来的她，心里想，或许她是在向自己寻求保护。

所有宿命般的过往像洪水冲刷过他的脑海，范丁斯的意识终于回到现实里。他发现自己正坐在他地牢般的卧房里的床沿上，回忆里的苏珊就像个女扑克玩家，飞蛾扑火似的赌尽手中最后的筹码。他喜欢用这种方式重温她，这让他觉得那一天他多少还是给了她些许陪伴的。而今晚，他尽情地回味她的一切。被指控为凶手的那个男人将在大概一个小时后被处决，华莱士·范丁斯却无法停止一次又一次沉浸在对她的思念中！他曾经会和自己的回忆做斗争，但最近一两年来，他已经放弃挣扎了。这些回忆让他暂时得以远离那天她所遭受的恐惧——正是这些她所遭受的痛苦，被他深埋入心底，并给他的额头刻下无法抹平的皱纹。如果那天苏珊自己看到洒满地毯和从她喉咙里喷涌出来的鲜血，爱干净的她又该怎样抓狂呢。想到这一点，华莱士无声

地笑了出来。这只是又一个他不敢多想，但已如上瘾般的回忆。他感到有些不公平，因为有这么多酗酒匿名互助组织和毒瘾治疗中心，却为何没有一个“糟糕的回忆匿名互助组织”呢。尽管如此，他很确定苏珊会为他感到骄傲。他一方面觉得自己像个机器人一样呆板，渴望冲破过往的束缚，另一方面他又意识到，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记忆对于现在的他来说也变得十分重要。任何事都不再是小事了。

---

<sup>1</sup> 国际制药巨头公司，生产各类抗肿瘤、内分泌、心血管、神经科等领域使用的处方药，后被美国辉瑞制药公司收购。此处应指范丁斯正在服用的某种神经类药物。





## 第七章

### 回忆无尽

范丁斯的神经受到刺激，他终于感觉舒服一点儿了。阿普唑仑开始发挥药效了。尽管它们已经不如从前那么有效，但至少还能让他拿稳一杯巴卡第酒，不再因为手一直颤抖而把酒洒得一身都是。他的双眼扫过房间，多年来他生活在这个自我封闭的世界里，感到自己的生命在渐渐枯萎。他看到一根她的绑发带，是那晚他征服她后留下的纪念。他很清楚，实际上那晚真正被征服的人是他自己。这个见证了他们初遇，融入了他的灵魂的小手工艺品，此刻正躺在他的床头几上，上面已再寻不到她的气味。然而，他仍然把它放在鼻子下嗅，像一场仪式一般，似乎如此他便能把她鲜活地留在自己的脑海里。是这个小小东西促使他坚持追查真相，并有力地帮助他将沮丧感抵挡在外。就像一种巫术一般，只要和苏珊有关，范丁斯那温柔的触碰感就从未缺席过。在他们短暂相处的时间里，她玩弄、摧毁并激发了他的所有感性。确切地说，她改变了他余下的一生。为此，他憎恨她，也爱慕她。但更多的，是爱慕。但在他们的第一晚，一切并没有那么复杂。

正如他们第一晚一样，这一晚，范丁斯坐在床上，期望这个夜晚能与他满心欢喜探索她身体的那一晚媲美——并不是被激情冲昏头脑，而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这将会是个重要的夜晚。杀害苏珊的凶手的替罪羊今晚将会被处以死刑，范丁斯为此感到心烦意乱。他怀疑那个凶手是否曾有过一丁点儿范丁斯多年来所承受的那种害怕或是颤抖的感觉。理查德·川伯今晚会为他做过的一切付出代价，即便不是为了苏珊，也是为了另一件谋杀案。为了纪念她，今晚他特别打扫了房间。他似乎感到她就在这里。他总有这样的感觉。那种使人忧郁、预示着不祥、低沉怒吼并咄咄逼人的存在感通常让他浑身起鸡皮疙瘩，但此刻却令他感到一种怪异的欢欣。或许因为他此刻可以思考、烂醉，幻想着一切已远去。或许这种存在感现在只能威胁到他的回忆。或许他曾经真正爱过她。他不确定。

在酒吧与她初遇，邀她一起喝上一杯啤酒，然后将她当作甜点享

用。那一晚发生的一切让范丁斯涌起一阵无法抑制的渴望，想要给她新生，想要洗白她的过往。他想让她的存在变得有意义。回想着自己过去的所为，面对着自己目前正在做的事，范丁斯的偏头痛更严重了。他想起来了，他此生仅有的两个坏习惯：吸烟，以及眷恋她。如果他必须选择放弃其中一个的话，他一定会放弃她。因为她给他带来了如此罕见且严重的一种癌症——灵魂的癌症。饱受憎恨之恶魔和怜悯之天使的双重折磨，她变成了一个楚楚可怜的少女，需要他永恒的拯救。为了帮助她脱离所谓的危险——她的沮丧，以及被夺走的安宁——范丁斯可以倾其所有去冒险。然而，她的所作所为并不至于让她遭受后来发生的一切。这些想法就像水蛭在吸尽他的理性，范丁斯摇摇头，想把这些紧抓他思绪不放的想法甩开。但是，在他们的第一个夜晚里，她是那么美好。他们刚进入她那摇摇欲坠的住所时，她并没有立即脱掉衣服。实际上，她非常平静，款待有加，甚至表现得优雅。他知道那才是真正她，而不是被隐藏起来的那个她。她把范丁斯带到一把破旧不堪的椅子旁，他坐下时椅子几乎翻到。他把她想象成一个想要靠自己闯出一片天地的人，却最终只能蜗居在这被她称之为家的垃圾仓里。他看着她，意识到他甚至无法估计这个住所的大小。虽然如此，这个地方仍然干净整洁，很合他的心意，至少在那一晚是这样的。电视在聒噪不停，播音员刚刚宣布了里根赢得连任的消息。苏珊走进浴室，从包里拿出一根棒子。她蹲坐在马桶上，让尿液淋在棒子上。接着她把那根排卵试纸放在包装纸上，等待着。

“嗨，呃，苏珊，你在干吗呢？测试你是否排卵还是怎么着？”

她被这句话感动了，震惊不已。

“哇哦，你没忘记！”她隔着浴室门说道。

“什么？”

“我的名字！疯狂的伙计！你记得我的名字！”

范丁斯不理解为什么这一点对她来说如此重要。

试纸恰如其分地变色了，她知道今晚她是能怀孕的。一瞬间，她脑海里跑过一阵愧疚感，然后她把眼神从镜子里的自己身上移开了。

“你介意我关掉这玩意儿吗？”

“好吧，警察先生，我不知道，这里的墙体可有点儿薄。”

她走出浴室，径直走到他身边，坐在他的双脚上，把头搁在他的膝盖上，抬起头望着他。

“我们这么说吧，我也不喜欢在我做爱的时候被打扰或者被限制。”

“那是不是意味着你正在计划着做什么要发出噪音的事情呢？例如尖叫或者呻吟？”范丁斯调戏道。

“你挺自信的，不是吗，警察先生？”

范丁斯坐在他公寓里的床沿上，回忆着他们的初遇。他意识到自己无意中伸展开了双臂和手指，动作就像那一晚他把手指插入她的头发，抓住一小把，解下她的发带。他记得自己把发带放在鼻子下面，然后放进了他衬衣口袋里。

她先行一步，把脸凑到他的脸旁，华莱士·范丁斯永远忘不了那一幕。他走进意识的世界，因为那里是他唯一还能找到她的地方。只有在那里，他可以再次看见一切。接着他强迫自己倒回床上，因为他突然看见自己在轻抚她的秀发，再次回忆起她的命运，看见他们来到她家前她在酒吧里触碰他的那宿命一刻。

那感觉就像是有人狠狠地扇了他饱受折磨的脸一巴掌。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理查德·川伯就会因谋杀苏珊的罪名被处死。范丁斯平躺在床上，回忆所有的启示和预兆。启示和预兆，这是他的好友医生在范丁斯还在任时说的。然而，那一晚，在那个酒吧里，在她的住所里，他都没有看到任何和未来这一切有关的东西。那一晚，他坐在她的扶手椅里，看着她蜷坐在他的脚上，轻抚她美丽的柔发。突然，他的头被向后扳去，一阵刺眼的亮光从眼前闪过，湮没了他的视野。他再次看见她被绑在床上，满脸惊恐，杀手手里是尖利的刀锋。一切都和范丁斯在楼下酒吧里烂醉时在梦里看到的一样。范丁斯仍然记得自己的手轻抚她的秀发，自己的唇轻吻她的双唇。接着，就像从中断的地方重新开始放映似的，足以令人丧失知觉的画面再次在范丁斯眼前划

过。他看见袭击者举起了那冰冷的死亡圣器，并握紧了它。突然，凶手无声的血腥变奏曲像是某种气候突变般戛然而止，他飞快地把凶器往下推去。凶器冲向她时，范丁斯看见她转开了头，闭上了眼，甚至能听到她无声地呼喊着：“爸爸！”

当她睁开眼时，看见恶魔般的凶手将闪着寒光的利器刺穿了床垫。范丁斯甚至对凶手脑海中如电流般传过的想法感同身受，疯狂的死亡代言人似乎看得到连床垫都满是惊恐和痛苦。她眼神在向他宣告：他是恶魔的化身！对凶手而言，这则是一次权力带来的高潮。

凶手从左边拿过一个小黑盒子，小心翼翼地打开它，拿出一支注射器，还有一小瓶透明的液体。她看着他，之前刀锋慢慢逼近她的咽喉时，她也是如此无力地看着他。凶手的头脑中是一个波澜不惊的声音，在向他的怒气哭求，恳请他不要这么做。这个入侵者甚有些感到失望，他还以为自己已经学会摒弃这种恶心的想法了呢。然而，现在的他已经走得太远，再无法回头。他的怨恨已经远超他的怜悯之心。这一次，他的受害人之一正看着他，额头上满是豆大的汗珠，眼里涌出泪水。那却让他着迷，让他惊骇！他敢保证他从没见过此刻这般瞪得如此之大的眼睛。他拿起小瓶，把针头插进木塞。瓶子的一端贴着手写的标签：

“死亡汤。”他对自己喃喃地唱出几句他杜撰的儿歌，

“我将杀了你，我的宝贝，因为长长的九个月以来，我找到了你，给你钱财，给你支持！”

他停了下来，低头看着苏珊。

“我不是一个毫无同情心的男人。事实上，我爱力量，我爱我兜里所有的钞票。我在追求我的初恋，而你已经变成我的绊脚石了。所以，我必须除掉你。让我们就简单地把这件事说成‘升级’或者‘裁员’吧，你来选好了。你觉得呢？别见怪，只不过你对我来说已经毫无价值了。你可要让我由盈转亏了哦。”

然后他开始朝着她大喊大叫。

“你他妈就是不能闭上你漂亮的嘴！这都是你自找的！你非得告诉

你亲爱的老爹一切吗？今晚之后你再试试看吧！去试试啊！尖叫吧！告诉耶稣啊！告诉他所有的事情！你就想毁了我的生活。你让我冒了多大的险！我们不能这样！这会把我掏空的！”

他把针头拔出来，举在苏珊面前，针尖直直地指着苏珊的右眼。她往后缩进床垫里，试着躲开他。

“我猜我没考虑到那个老男孩的男性美和你的女性美。你是个尤物，查康小姐。我一直想对某个客户这么做来着。有一次来了一个人，他本该已经死了的，但他没有。多让人失望啊。我只是完成了这项工作。让我们就把我今晚提供给你的服务称作……我们这么说吧，行政执法？我不过是在为改良市容市貌做贡献而已。”

他抚摸了一下她发着抖的侧脸。

“金钱就是老大，其次是自由。但我倾向于两个都拥有！缺了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意义了。猜猜好事是什么？你的小儿子可幸福着呢。无论如何，至少他们中的一个过得挺好的！哈哈！”

范丁斯在回忆中再次回到苏珊公寓里那完美的时刻来。他记得苏珊和他说话时，他正低头看着她，对眼前正在展开的一切罪恶毫无察觉。他无数次回忆起这惊悚的一刻。种种细节总是汹涌而来，就像现在一样。他想起来了，那罪恶的一切，在他们第一夜之前。他从没把它们联系起来，否则之后的一切也就不会发生了。而现在，一切是那么清晰可辨。之前他怎么就没有看到这种联系呢？他怎么就把她一个人留在那儿了呢？那天他怎么就因工作而出城去了呢？一切都太可疑了，对杀手而言都太便利了。那个杀手又是怎么知道范丁斯不在城里的呢？

范丁斯闭上眼，看见凶手重新把针头插进瓶子里，拉起芯杆，瓶子里的液体如同命运一般被抽入针筒里。他拔出针头，轻轻拍了拍。他从来不会为了这种事情心怀怜悯。他向前挪了一点，跨过她的腹部，轻柔但稳稳地抓住她的头发。接着他不顾她的挣扎，硬生生地把她的头强扭向左边，这样她就不得不看着那锋利的刀刃，那刀刃将是她最后的侍者，并最终夺取她的生命。他手法纯熟，拍了拍她脖子一侧，让她的颈动脉凸显出来。他向下久久地盯着她，好记住她此刻的

模样，好在今后的日子里回忆她。他看见眼泪从她脸颊上滚落，滴在床垫上。而这副画面只让他更想摧毁她。精准得无分毫偏差，他把无菌注射器的针头滑进了她的颈动脉。那瓶死亡汤将“死亡”二字过早地带到了她的眼前。她弹起来，被堵住的嘴里发出轻微的尖叫声。他不得不整个人压在她身上。范丁斯听得见他嘴里吐出来的那些恶毒的词，也永远忘不掉它们：

“甜心，别动得这么厉害。你不想让我伤到你的，不是吗？放轻松。我很快就会让你解放的。你知道，你可有一张非常大的嘴！”

在范丁斯与苏珊相遇的酒吧楼上，苏珊正躺在他身下，吻着他的脸，双眼向上，直直地深深地望进他的眼中。范丁斯的眼里满是惊骇，因为他看见了她之后的命运所向。

“宝贝？警察先生！呀呀呀，你要么就是疯了，要么就是嗨了。你的眼睛跟上了釉似的，像甜甜圈一样。你真的就那么害羞吗，警察先生？现如今像你这样的谨慎小心可是一种天赋了。”苏珊一边在范丁斯耳边轻语，一边用她松散的衬衣擦拭他眉间的汗水。

慢慢地，他捧起她的脸，亲吻她的双唇。此刻她感受到的不再只是欺骗，他也不仅仅是个嫖客，这感觉让苏珊感到讶异。她中意他。他很真诚，尽管她并没有坦诚。虽然他是个警察，但眼前的一切让她感觉现在的自己就和她所憎恨的哥哥是一个样。她收起自己的感受，强迫自己记住这是一桩怎样的生意。但她心底深处知道，一切绝不会止步于此。自从苏珊接下这桩生意以来，她一直在心里感到恶心。他知道自己终究还是弄丢了自己的人性。当个娼妇可不是什么光彩事，但至少这个职业广为存在，且由来已久。而现在这整件浑事已经远不止是她张开双腿求生存了。她做不到假装它只是一个肉团而已。这等同于她只为换取几张钞票就卖掉了自己的灵魂。她曾经不顾一切摆脱她的哥哥，难道不正是为了挽救自己的灵魂吗？不过，不消怀疑的是，范丁斯警官的基因绝对有助于她生一个能赚大钱的孩子。

她看着他。这一次她看着的不仅仅是一个警察了。他的样子看起来比一个才28岁，入职才5年的男人更加成熟。他阅历丰富，而且他自己也不是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她回吻他，他看着怀中的她，两

人在地板上激战。她猜想着他是不是对每个女人都如对她这般热烈。她也知道他接触过的女人并不多。任何一个女人，无论纯洁与否，都是能轻松知道这类事情的。他已是她裙下的俘虏，而此时此刻，她却平静地投降了，让自己为他所控制。她象征性地挣扎了一下，只是为了激励他更加完全地占有她。他低头看着她，没有让她失望。

“甜心，别动得这么厉害。你不想让我伤到你的，不是吗？放轻松。我很快就会让你解放的。”

她抬头看着他，浑身一阵颤抖，在甜蜜的痛苦中闭上了眼。他们躺在一起休息，她的命运已生根发芽，他从她身上下来，拿出一支烟，横放在鼻子下面。

“哇哦！你是在警察学校里学到的这一招吗？”她问道。

“是熟能生巧。”他回答。

“你是说就和在靶场里练枪一样？”

“很有意思！”

电话响了。

“嗨！里奇！你在哪儿？外面？我马上下来。是的，你个傻瓜。你想让我怎么做，在电话里一个字一个字念给你听吗？冷静一点儿！”

苏珊砰地一声迅速地挂掉电话，重新穿上衣服。

“你要去哪儿？”

“呃，我……我得走了。”

范丁斯站起来，一把抓起他的内裤。

“噢，你应该歇歇，伙计！”她坚持道，“你不用着急，只要记得关上门就好了。”

范丁斯脸上的表情看起来相当失望。苏珊向他走过去，转过他的脸。

“你随时都能来找我，警官！噢，谢谢你没付我钱。不然这可就真



成了一桩生意了。”

范丁斯对这些话感到受用些了。她用手抚摸着他的脸，在他的嘴唇上留下一个柔软但深情的吻。

“我是有过一些男人，警察先生，但你绝对是最棒的！”她在他耳边轻语道。

这话她对不少人说过，但这次，她是真心的。

“那听起来像是你常会用的说法哦，甜心。我想再见到你。”范丁斯说。

“或许你会再见到我的，如果我有更多时间的话。我想我会和你有后续的，所以在那之前，再见了<sup>1</sup>。你没有事情要忙吗？那些服务人民或者保护人民的事？也许我错怪你了，警官先生？”苏珊转身走出了门。

回到现实中的2006年，范丁斯面朝下趴在床上，依然记得那扇门在她身后关上的声音。他意识到自己坐在床沿上，躺下去，又坐起来，数次反复。在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就让回忆在自己被困入牢笼的思想中循环反复。但眼下，他再一次神游到他的房间里，再一次开始他无尽的回忆。他使劲攥着她的发圈，回想起他们第一次触碰对方的瞬间。这让他想起多年前自己的手指游走在她发丝间的感觉。他本能地再次把发圈放在鼻子下面。那阵芳香长久地留存在他的鼻腔里，他是那么喜爱那个味道，从他们的第一夜起，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范丁斯从床上坐起来，双眼空洞无神，他正在试着把她驱逐出自己的脑海。然而，在这个晚上，在这个特别的夜晚，他的一切努力都毫无效果。她死后的十八年里，他塑造起无数个关于她的回忆，他只是不想放手让这些回忆随风而去。他并不是那些工作在救死扶伤一线的警察之一。那一晚之后，范丁斯再没能找到她，直到他的对讲机里传来一阵不寻常的呼叫。而他仍然记得他终于找到她的时间和地点。

华莱士·范丁斯做过的坏事绝对比好事多。现在，坏事轮到他自己头上。他在脑海里寻找自我安慰，便找到了这么一个理由：他感觉

自己活该遭受现在的痛苦，因为他曾经对别人毫无怜悯。然而，思绪将他带回了多年前一个特别的夜晚。那一晚他不过是在进行常规执勤，身着蓝色警服的食尸鬼正在追赶身穿黑衣的地精。尽管他们的初遇之夜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他仍然记得，那天自己从那条连十个好人都找不出来的罪恶之街上走过，然后他警车上的无线电响了起来。

“瓦萨尔大道2245号需要警力支援。”

范丁斯记得自己拿起对讲机，询问具体地址。他的猜想是对的，那是一座废弃的工厂，曾经是“品质家居工厂”所在地。实际上他当时离那里并不是很近，但他很乐意离开自己的巡逻队，去参与一件真正的案子。所以他猛地掉头，打开警车灯和警笛，大马力加速向案发地驶去。

他赶到那儿时，已经有几个警察也到了。透过关着的警车车窗，范丁斯能听见对讲机里传来建筑物里面的警察含混的声音。他记得自己走进建筑物，看见担架上躺着一名受害人。在无数个夜晚里，有无数起罪案在发生，有无数人受害。担架上的这个人，看起来只是又一个典型的受害人而已。不过这是他一段时间以来见过的最惨的状况之一。担架向他靠近过来。一个警察向受害人了解了情况，范丁斯便向他走过去。

“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位女士刚刚生了个小孩！”

“这里？那这些车，这些骚乱又是怎么回事？选这个地方生孩子还真是奇了怪了，你觉得呢？”

“她生了一对双胞胎。”

“哇哦！医生在哪儿呢？”

“没有医生！没有护士，没有懂医的人，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是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让我们来这里，我们就找到了她。”

“她的孩子们怎么样？”

“她怀里的孩子不太好。我们现在正在对他采取急救措施。”

“另一个呢？死了吗？”

“不，长官。失踪了。”

“失踪？你是说搞丢了？他是不是爬到哪里去了？”

“我们到这里时，她正抱着她的孩子，用西班牙语叫喊着些什么。我们的一个同事说，她是在喊‘把我的孩子给我’。”

“她告诉警察，‘他们’抢走了她的另一个孩子。她可能只是产生幻想了。”

“他们？有任何线索表明‘他们’是什么人吗？”

“听起来像是她把孩子卖给了收养人，或者本来计划是这样，然后她改主意了。我们州里有四个做这种地下交易的团伙。他们或许只需要一个孩子，就把另一个孩子和她留下来等死。”

“我的老天！看看我们的世界都变成什么样了！那个女人怎么样了？她叫什么名字？”

“稍等一下，我看看，嗯，叫查康，苏珊·查康。”

范丁斯的脸变成了死灰色。是她让范丁斯永远别忘记她的名字。而他的确没有忘记！坐在房间里的床沿上，范丁斯仍然清楚地记得听到她名字那一瞬间感受到的兴奋和恐惧。他数次回到她的住所，回到酒吧，无论当班与否都在街上巡逻，都没有找到她。他最后一次去到她的住处时，扭动了门把手，却发现已经人去楼空。现在，他终于找到她了。这一次他不会再让她如此轻易地离开了！他立刻把头转向了担架的方向。

“苏珊！苏珊！”范丁斯大叫道。

“范丁斯警官，你还好吗？”另一个警察问他。

“别挡我的道！”范丁斯命令道。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十八年，范丁斯的回忆库已接近枯竭，但他仍然记得自己当时飞快地向苏珊奔过去。他记得躺在担架上的她，满身血污，脸上毫无血色。

“苏珊，你还记得我吗？”

“噢，警察先生，把我的孩子要回来。”

她抓住范丁斯的手臂，恳求他把孩子找回来。她脸色苍白，浑身浸透了汗水，盆骨周围的衣物上全是血。

“苏珊，都会没事的。”

范丁斯平静、坚定地看着苏珊的眼睛。

“现在我们会照顾你的。”他紧紧地抓住她的手。

她抬头看着范丁斯，认出了他的脸。

“噢，你说得对，警察先生。你是个好人。”

她平静了下来，看着怀里的孩子。

“我告诉过你的，不是吗？”范丁斯提醒她道，朝她露出温柔的微笑。

“你觉得他是个帅小伙儿吗？”

范丁斯回答道：“亲爱的，他的脸简直和你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真好。”

她看了看范丁斯，又把目光放回到宝宝身上。

“你错了，警察先生。他长得像他的父亲。就像你说的，他的眼睛和他父亲简直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她父亲是谁，苏珊？我能帮你联系到他吗？”

苏珊把头转开了，叹了口气，说道：

“噢，他不在了。没办法联系到他的。但和你一样，他也是个好人。”

范丁斯示意医务人员把她抬上救护车。

“她会没事吗？”

“长官，她失血过多，就要休克了。孩子的情况也不好，所

以……？”

“我明白。”

范丁斯握住苏珊的手，温柔地捏了捏它，在她昏过去之前给了她一个微笑。范丁斯记得，她被抬进救护车车厢，消失在了他的视线里。接着那个完美的初遇之夜重新回到了他的脑中，一如从前那般短暂。

突然，电话嚎叫了起来，像有千万个铃铛在范丁斯脑子里一同摇响一般，逼迫他回到现实里。在这间充满可恨的回忆的房间里，他的精神旅行被打断了。他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抓起了听筒。

“喂！我没心情！拜拜……”

“华尔，等等！我是医生。你要来吗？”

“来哪里？”

“哪里？那个杀了你女人的凶手今晚就要见鬼去了，你还问我哪里？”

“医生，他见不见鬼都没什么意义了！我不在那里他也要死。不管怎么说，我甚至不确定他是真正的凶手。”

“什么？我们已经全部调查清楚了。他就住在你楼上，你的门上全是他的指纹和DNA，甚至还有那张床，他在那里……”

“杀了她？”

“是的，华莱士，就是了，还有那张他杀了你女人的床。就算他不是真正的凶手，他也和另外三起谋杀案有关，对我来说这就够了！听着，你必须见证这一刻。这意味着整件事情都结束了。这能让你重新开始尊重正义，并且让你能够告诉你自己，一切都结束了。”

华莱士·范丁斯认真地把头转向电话里的医生：

“够了！医生，事情永远不会结束！已经快二十年了，一切都还和我找到她的那一天一样鲜活。抱歉，医生。我感激你的关心，但少跟我啰嗦，别再跟我玩多愁善感了。我这段时间很好，医生。除了少数

几个奇怪的幻想、梦境、恍惚，还有半夜的‘来访者’之外，我都好，我能管好我自己。”

“你还在服用那些药物？”

“是的，大部分都还在吃。我是在依赖药物，但我开始越来越喜欢现在的自己了。不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想说，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了，却大都只能眼睁睁看着。完事了告诉我一声就行。”

“当然，华莱士。没问题。我晚些给你打过来……”

“医生，等等！还有些事你可以帮帮我。他们把她的孩子葬在哪里了？”

“华尔，我们之前说过这个问题了……”

“我知道！”

“就埋在墓地里某个地方了，墓碑上写着‘婴儿查康’。”

“那我再问一次，另外一个呢？”

“华莱士，那是机密信息。死去的那个我可以告诉你很多，但活着的那个，我无能为力。”

“我需要你帮我查一个名字。”

“谁？”

“嗯，我有一种预感。是杰弗里·费尔。”

医生被吓坏了。

“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的？”

“怎么了？你知道关于他的事情吗？”

华莱士激动起来。

“当然不！只是我脑子里跳出来的另一个名字而已。”

“我发誓，是某个人告诉我这个名字的，但我想不起来是谁了。”

“好的，华尔。我会帮你查的。”

“行刑结束了告诉我，医生。”

“你尽管放心好了，华尔。你尽管放心。”

“噢，医生，几个月前你办公室来了几个孤儿院的人？两个天主教修女？”

医生听了这话十分焦虑。

“呃，没有。只有和平女王孤儿院的院长嬷嬷几个月前过来了一趟，但她后来犯了心脏病。怎么了？”

“好吧，我接到了某人的电话，然后得到了一幅心理图景，是在孤儿院里发生的两起谋杀案。”

“心理图景？这就是全部了吗？”

“医生，我知道你从来不把什么心理图景当成真正的线索，但相信我，它是的，你必须得查查它。我想谋杀的凶器是一把十字架，杀了两个女教徒。”

“好吧，华尔，我会打几个电话的，但我想我已经知道答案了。我晚些打给你。”

“一会儿聊！”

范丁斯挂上电话，想起了苏珊的话。他找到了她，尽力保护她，她却还是死去了！她走了，范丁斯觉得自己也应该随她而去。

“今晚，川伯会得到他应有的下场！我知道他和这件事怎么都有关系，尽管他不是真正的凶手！”范丁斯朝着他空荡的房间高声说道。

他知道他的苏珊遭到了不公正地对待。范丁斯站起来，左手握着一杯巴卡第，几乎是被什么东西吸引着走到壁橱旁边。他打开壁橱，看见了她的衣物。它们仍然平静地挂在那里。他不久前把它们都清洗干净，并封装了起来。医生告诉他扔掉这些东西，这样他就不会被糟糕的回忆缠身了，但他做不到。正是这些回忆，才让他继续活着，尽管是如此悲惨地活着。

他在壁橱顶部的架子上找到了她的手套。他欣赏着这些手套。曾

经有无数个夜晚，她优雅地戴着它们，紧紧地握着他的手。那时他也如此欣赏它们。他爱手套末端伸出来的她的手指。他把手套放在鼻子下面，思绪向后摇晃而去，像有一道闪电再次划过他的脑海。无声地，他想，或许她也是罪有应得。接着，他再次晃晃自己的脑袋，想要摆脱这种想法。那感觉就像邪恶的顽童，一次又一次浮现出来，向他思绪的深渊里投掷飞镖。范丁斯直挺挺地站在壁橱前，手里握着她的手套。他看见了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她。

她已经奄奄一息，极度绝望。病房的门缓缓打开了，一个男人走了进去。他的脸不是很清晰。华莱士·范丁斯在一些分析书里读到过，这种模糊不清的现象的出现，通常意味着那个身份模糊的人是当事人熟知的，当事人的意识拒绝自己看清楚这个罪魁祸首到底是谁。打个比方说，这就是一种自卫本能。有一件事他很确定，那个走进苏珊·查康病房里的男人绝对不是马上就要被处决的理查德·川伯。那个男人站在苏珊面前——这导致苏珊整个人都颤抖了起来——他的身形矮小些，年纪也比川伯大。范丁斯曾有过一次这种话到嘴边却说不出口的经历。这个男人像个公务人员，而且看起来胸有成竹。这个神出鬼没的男人走到了苏珊·查康的床边。苏珊看到了他，脸上的表情从悲伤变成了害怕。她把手伸向呼叫铃，手臂却被男人飞快且用力地抓住了。

“先生，求你不要杀我！我什么都不会说的。我只是想见见我的孩子。我的两个孩子都死了吗？”

“现在，我最亲爱的苏珊，你为什么要在意，我又为什么要杀你？至少在现在这个时候？你可让我的收益翻了番，好女人。用一个的价格，我买到了两个！希望今后我们还有机会做生意，我的小婊子！这种高回报率的孩子不应该被你这种货色疼爱。对你而言，他们都死了！不过，有一个小小的麻烦。今晚早些时候，我真的没怎么用理性思考。接着，我想到了可以让收益翻番的方法，这还多亏了你强有力的搭档。你真的认为警察是个好主意吗？”

范丁斯捕捉到了一个词：“警察。”

但他的思绪继续在跟着那个男人说的话走。

“然后我接到了一个电话。你瞧瞧，”男人继续说道，“如果你没能



成功生下第二个孩子，我今晚就得来这里收拾你腐烂的尸体！第一个孩子于我无用，但我留意到他了，他于别人可有用处。”

范丁斯看见男人弯下腰，直直地看着苏珊的脸。当男人毫无怜悯地看向苏珊的眼睛时，范丁斯能感觉到，苏珊的心里满是恐惧。

“看起来，第一个孩子有一双畸形的脚，就像扭曲的吸盘。这些家庭只支付了他们财产的一小部分来买这些小宝贝。但对我来说却是一生都用不尽的财富。我的客户可不想要有缺陷的商品。所以我向你要走了2号小宝贝。”

苏珊哭了出来，恳求着。

“求你了，先生！别这样对我！我想抚养他！他那么漂亮，我……”

“闭嘴！你们仨都是我的财产！那个小杂种是我的。我有协议能证明他是。如果我要进大牢的话，我会拉你垫背，我就不用去了。我不是凶手，现在还不是，但我也不能变成一个凶手，明白了？”

他扑过去，掐住了她的喉咙。

“如果这都还不足以说服你，那么，我就在这里掐断你的喉咙，怎么样？我向你发誓，苏茜小妞，如果你把这件事给我搞砸了，我保证，我会在你的喉咙上拉一条大口子，从左耳拉到右耳，我对使刀可是很在行的。想毁掉我的退休生活？想都别想！”

他放开了苏珊。她开始恳求：

“求你把第一个孩子给我吧。我不在乎他的脚。求你了！”

“你疯了吗？我了解你们女人，还有你们那些软话。你得到了一个，就会想要另一个。忘掉他吧！他很安全。他不会是世界上最快的人，但我们都不是，对吧？”

“我现在不想要钱了。我改主意了。请让我带走第一个孩子。请不要把他也从我身边带走。求你给我一个孩子！”

“听着！官方说法是，第二个孩子已经死了！第一个孩子怎么着也得被送走。”

苏珊哭了起来。

“噢，别担心，我不会杀了他的。你以为我是什么，一头禽兽？”

他大笑起来。

“非官方说法是，我的摇钱树2号宝贝好得很。但初生的喜悦已经没有了！对你来说他们两个都死了，明白了吗？他们永远不会是你的孩子。你卖了自己的种子，我也会得到我应得的。不过我不骗你。因为你提供的服务，你会得到一大笔钱，只要你好好闭着你的嘴。这桩生意里，我把我的灵魂卖给魔鬼，得到的回报可不少，我会让你知道的。我需要钱，有钱我才能在下地狱之前好好享受生活。你明白了？搞砸了的话，你会在我之前就滚进地狱！”

“明白了，先生。”

他再一次扑过去掐住苏珊的喉咙。

“你听明白了吗？两个孩子都属于我！你一个字都不能对他们那位骄傲的父亲说！”

他放开了她，把脸凑近她的脸。

“我听说这个范丁斯想在你出院后把你接到他那边去。看起来他对你挺上心的。这么做有些危险，不过我会安排的。”

“不，先生！他不知道……”

“那就让一切保持原貌。你必须接受他的提议。这样所有事情看起来就顺其自然了。忘掉那两个小杂种！就现在！一丁点儿事情都不能让范丁斯知道！你明白了吗？”

苏珊摇了摇头表示屈服。眼泪顺着她的脸颊倾泻而下。

“如果你跟他说了一个字，我会活埋了那个孩子。当然，我也会杀了你，甜心，因为你损害了我的利益！我们说清楚了吗？”

苏珊再次表示她清楚了。她颤抖着，面前这个男人像不祥的幽灵一般盯着她，威胁她。他的呼吸灼热，身上散发着死亡的味道。

“很好！你的皮条客里奇很快就会跟你联系的。和你做生意很愉

快，查康女士。最终看下来，在你身上的投资真是划算。”

男人转过身，向病房大门走去。

“再见了小甜甜。”

门在男人身后关上了，苏珊用两手捂着脸，哭了起来。

范丁斯刚才在回忆里听到了里奇这个名字。这让他想起了他恍惚的心理图景中出现过的某些东西。

“医生提到了DNA？”范丁斯仔细思考着。

一直以来，范丁斯都觉得一切太完美了。所有证据都太明显地指向川伯了。这个今晚要因为谋杀苏珊而被执行死刑的男人，范丁斯只遇到过一次，他知道不是这个男人做的。关于这个住在他楼上，长着一张巨大蚊子脸的男人的一切，在范丁斯脑海里回放。一个名字划过，打断了他的回忆。那个范丁斯在梦里握住苏珊的绑发带时看见的神秘男人，就叫这个名字：

“里奇。”

范丁斯走向自己的床，坐在床垫边沿上。他立即意识到，他们在酒吧楼上苏珊的住所里一起度过了第一夜后，给苏珊打电话的人就是川伯。范丁斯猜想着为什么苏珊还在世时他没有看到真相。一个怪异的命运转折？他开始回忆更多他和川伯正面交锋那晚的细节。那一晚，苏珊叫过“里奇”这个名字；那一晚，范丁斯因为这个川伯或者里奇几乎发了狂。十八年过去了，一切仍然历历在目。

“你又来了！这个叫什么川比的家伙就是个住在我楼上的笨蛋！”

“他的名字是川伯、里奇，或理查德。管他的呢。华尔，你就忘记他吧。现在是凌晨1点30分，华莱士！你可不可以试着睡睡觉，然后忘掉他！”苏珊的话破口而出。

“我是说，这家伙到底怎么了？这栋楼到底怎么了？大厅对面有一个女人整天和自己说话，还在离开时对自己说再见；楼上住着个肯定又聋又哑的笨蛋；我们正上方又有这个油腻腻的蚊子脸男人整晚上坐在他的安乐椅里吱吱嘎嘎地摇！我想……”

“嘿，他没那么差劲。我对他感到抱歉。”她带着一种近乎敬慕的口吻说。

“为什么你会为这种蠢人心软？”

“华莱士，他没有家人。我昨天还听到他和他妈妈说话。这些墙体都很薄。对他而言她肯定意义深重。这个家伙真的……”

“失败的人！”范丁斯叫喊道，“我就知道我之前也见过他。”

“华尔，听着，他现在消停了，回去睡觉。”

他们俩刚要睡着，突然又响起了嘎吱嘎吱的声音。

“又来了！我又听到了！”

范丁斯猛地睁开眼睛，站在床上，开始猛击天花板。

“你能安静下来吗？”

“你他妈以为你是谁？”楼上的男人吼道。

他开始使劲跺脚，震得天花板不停往范丁斯和苏珊身上掉灰。

“你以为你是谁？”男人尖叫着。

范丁斯听见楼上的门开了，然后猛地被关上。一小会儿过后，楼上的男人开始一个劲地拍打他们的门。范丁斯走到壁橱边，拿出一个金属盒子。打开盒子，他拿出了一把左轮手枪。

“你要干什么？”苏珊问道。

“我看起来像是要干什么？烤一个蛋糕？这男的已经精神失常了，我只是要去灭掉一两场火。”

弹夹是满的。范丁斯记得他把手枪插在运动长裤的后面。他忽地一下打开门，看见一个一脸油腻，穿得像伐木工人一样的高个子男人正在盯着他。

范丁斯站在壁橱前，回忆他第一次遇见川伯时的样子：锥子下巴，身材高大，虫子脸。但他仍然找不到线索。他还记得那晚他开门时川伯说的话。

“你到底是谁，敢跟我说让我别摇我的椅子。”

范丁斯也记得自己的回答。

“听着，你这个人渣，我只想睡觉。我整天都在面对你这种烂泥一样的人，只想回家，好好洗洗干净，明天再继续和你们纠缠。如果你到我这里来，你最好准备好打一架，因为我会揍你！”

“你疯了，家伙！”

虽然范丁斯的大脑仍然受到药物的影响，他还是记得川伯试图闯入他们屋里时发出的尖叫声。他也恍惚看见一个影子试图抬起他的手让他停下，然后川伯扇开那只手，直直地看着苏珊。

就在范丁斯回忆着时，他走到床头几旁，倒满一杯巴卡第，猛吞了一大口。接着他想起来，就在他伸手想要拿出插在裤子后面的手枪时，苏珊走到了他们俩中间。

“嘿，伙计们，怎么了？这是一个，或者本来是一个挺不错的晚上，不是吗？我喜欢冷静一些的男孩。”苏珊说着，给了川伯一个意味深长的假笑，“出去吧。”

范丁斯记得他生气了，因为川伯傻痴痴地看着穿着睡衣的苏珊，就像她是一份美味的甜点一样。现在回想起来，他仍然是一肚子气。他记得川伯又对苏珊说：

“我很抱歉，女士。你丈夫真是太可笑了。和这么个失败者过日子一定很辛苦。”

苏珊没有看向他们中任何一个人，这让范丁斯再次感到了失望。

“华莱士，嘿，宝贝，伙计，高兴点，好吗？”

范丁斯把她推到一边，她软软地倒在地上。但这并没有阻止范丁斯向川伯冲过去。现在回想起来，范丁斯感到心里一阵绞痛，他当时居然没有对苏珊摔倒在地表示出一点关心。然后他们就扭打在了一起，完全把苏珊抛到了脑后。

“嘿，滚你的！你个垃圾！”范丁斯大声吼道。如今一切在他眼前回放，当时的声音和紧张的气氛都清晰如昨。

“好吧，你真的不会想要和我一起滚的！”男人也朝范丁斯大喊。

“你说对了！”范丁斯说道，“我会让你滚！”

“让我滚哪里去？你哪里都没法让我去，伙计！”

“我是个警察，你个没脑子的！”

“那你打算以什么罪名起诉我，在酒醉的情况下摇椅子？我真不敢相信他们居然让你这种人当上了警察！”

回想到这里，范丁斯笑了起来，很满意自己当时控制整个事件的做法。他本能地拿出枪，抬起膝盖给了那个男人的胯部一脚。男人痛得弯下腰。华莱士不知道如果放在今天他还能不能做同样的事，如今他的身体状况已是大不如从前。他记得苏珊立马从地上爬起来，使劲抓住范丁斯的手臂。他看着苏珊，抓住她的手。

“你和这个马屁精之间到底有什么？”

范丁斯迅速转过身，抓住男人的头发，把他拖进屋里。

“张开你的嘴！”

“华莱士，你在做什么？”苏珊阻止道。

“华莱士，你疯了！放他走！”苏珊拉扯着范丁斯的手臂。

“闭嘴！”

想起把苏珊推开的那一幕，范丁斯眼里涌起了眼泪。

“老天！这就对了！”

范丁斯把枪管塞进男人的嘴里，苏珊开始捶打他的后背。

“说吧，混球，你叫什么名字？”

男人从嘴里挤出一些话，但听不清楚在说什么。范丁斯把枪管掏出来。

“我在问你问题！”

“理查德。”这个烂醉的皮条客邻居嘟囔道。

“理查德，然后呢？”

“理查德·川伯。”

“好吧，川伯先生，你应该当心点。我每天都不同。某一天我挺古怪的，另一天我又是另一个样子！今天算你走运！我今天比较温和，还有个女人在后面打我。我猜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范丁斯弯身朝川伯的耳边耳语了几句。

“你现在急着要走了吗？现在，提起你的丑屁股，滚出去，回去睡觉。如果晚上9点钟之后你再摇那把椅子一下，我会亲自拿这东西打进你坐在椅子上的两瓣屁股中间。清楚了吗？”

男人屈从地点点头。

“现在，滚出我的视线！”

男人猛地站起来，盯了范丁斯片刻，然后放弃了。

“你是个头号疯子！”

“神奇小子，如果你还不赶紧滚出去，我的好脾气随时都会耗尽！”

范丁斯记得自己转身向他的女人走去，手里疯了一般挥舞着枪。

“我来扶你一把。”

“华尔，我要你把枪拿开。你吓到我了。某天你会拿它对着我的。”她轻声说。

“你让我看起来像个傻子！”他一边叫喊着，一边更加疯狂地挥舞手里的枪。

“华尔，都结束了，现在只有我们了。冷静下来。”

“你不明白外面的世界有多黑暗，有多艰难。丧失了灵魂的行尸走肉！我几乎想把他们都拖离苦海，或者我自己，谁又在意呢。保护好他们的今天不被毁掉，他们又会把另一天毁掉！”

范丁斯回想起自己喃喃自语，取下弹夹，检查了一下，又重新装

进弹匣。“好吧，我猜你明白的，是吧？”想起自己说的这些话，范丁斯感觉很糟糕。

“华尔！够了吗，宝贝，你在揭我的伤疤，朋友！振作起来吧！振作起来吧！”

范丁斯知道自己一直拥有那种虚无的力量，让他可以抛开一切。但是，他是忠诚的。偶尔他想逃走，想藏起来的时候，他都艰难地撑过来了。他想拯救社会，却不知不觉被它控制了。范丁斯记得那晚自己离迈上那条不归路有多近。现在回想起来，他自己都感到害怕。

“你想让我振作起来？有一个方法可以让我振作起来。”范丁斯说着，把枪举到了自己头边。

“华莱士！”苏珊尖叫起来，给了他一个耳光，“我需要你！”她哭着恳求道。

他就是需要听到她这么说。他把苏珊拉进怀里，深深地亲吻下去。

她也回吻了他。

突然，就在范丁斯将要回想到他对苏珊说抱歉时，电话响了起来。他又被推回到光怪陆离的现实里。范丁斯整理了一下思绪，在这间成了他牢笼的空房间里清醒过来。他的左手感到一阵刺痛。他低下头，地上有他的血，还混着巴卡第酒。看起来他打碎了左手拿着的酒杯。他拿过一张毛巾，把左手裹了起来，然后弯下腰捡起了电话。

---

<sup>1</sup> 原文为西班牙语。





## 第八章

### 诡异的自白

乔利埃特州立监狱，2006年10月17日，23：50

“好了川伯！到时间了！”

“等一下。我点播了一首歌的！刑前晚餐该是什么来着？比如和我那个傻瓜邻居共进一餐？他们说的我就是把他的女人大卸了八块。该死的，我根本就没必要强奸她。人们怎么说的来着，你没法强奸一个自愿把身体给你的女人。见鬼，我在范丁斯之前就和她亲热过了。我们在他屋里打架的那一晚之前，她都还是我的女人。她是最亲爱的女人，我爱她，我打心底里爱她。那个和她在一起的警察，他当然是出手不轻，可把我的屁股踢够了！不过那女人也不是完全无辜的。爱她的孩子们也好，弃养他们也好，都是她自己的选择。见鬼，我根本就没有杀她。我们是搭档。是那个整天给死尸开膛破肚的医生干的。现在，歌曲放完之后我就走。我们就地狱里见吧！”

广播里插播了一首歌，圆润的乐声缓缓传来，歌里唱着，一个徘徊的杀手，一场逼近的危机，一个乘风的骑士。川伯从床上跳起来，跑到铁窗边，把脸挤进两根铁条之间。警卫被吓了一大跳，往后退去。

“你知道吗？”川伯的双眼炯炯有神，溢出疯狂的神色，“我和你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不会像一只癞蛤蟆一样被吓得扭来扭去。会有人继承我的遗愿的！一个人的行为、反应、目标和个性，都在他的精子里休眠着呢，直到它找到一个卵子生根发芽。”

“你疯了，川伯！州长专门因为你才解除了死刑禁令！起来吧你个可怜的小……”

“婊子？”川伯咆哮起来，“是的，她就是！他们都是，你知道的。但是，见鬼，范丁斯有理由心碎，有理由生气，因为她真的是个千载难逢的好女人。尽管她靠出卖肉体而活，她仍然是个可人儿，我绝对没杀她！我爱她！我希望范丁斯找到真正的凶手。如果我有财产的

话，我会遗赠给他的，哈哈！啦啦啦……她用她的小崽子赚钱，却没法心安理得地把他们送走，因为她内心的善良。不过，我也知道他们俩在哪里。我告诉你了，我和她是搭档！我们都没拿到那笔钱！是那个魔鬼医生把钱全部拿走了！一个孩子过上了新生活，没她更好。另一个孩子呢，过得还不如死了好！都是那个医生干的，你们这些白痴！我是真的很喜欢这个墨西哥女人。她是我的珍宝，不论在床上还是床下。我早该知道的！噢，他们会拿我当替罪羊。”

川伯后退一步，伸直手脚，摆出了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姿势。

“华莱士，我一直渴望在行刑前和你一起吃这块面包，一起喝这杯水。我们都上当了，你个傻子。”

“川伯，你该疯够了。抬起你的屁股来，等我们收拾了你的尸体，这里又会干干净净了。我见过不少和今晚类似的夜晚，而且我讨厌它们。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你就抱着你的毒品到地狱里快活去吧。”

警卫给川伯戴上了脚镣和手铐。一个神父走到川伯身边，一边陪着他往前走，一边为他诵读《约翰福音》。

“嘿，你！”川伯朝神父尖叫起来，“我这儿有一块肥皂。想让我捡起来吗，神父？我当真不相信你会进天堂。我想你会下地狱的。不要以为和我共度永生会无趣哦。我们地狱里见！”

接着他转身朝一个警卫说：

“瞧瞧，现在，就算到了现在，复仇者也还在门边等着呢！”川伯朝左右看了看。

“在这里面的这些年，读《圣经》的确让我受益良多，你不觉得吗？怎么了，我已经今非昔比了，你认为呢？”

“你们这些家伙现在最好老实待着，否则我们在地下见了面，我会把你的眼珠子掏出来。”

就在迈进死刑室的时候，川伯开始柔声轻唱：

平静的游行开始了。

听那引擎在低鸣。

人们出门各寻乐子，

眼镜蛇盘蜷在我左，

美洲豹低伏在我右。<sup>1</sup>

“去吧孩子，这是属于你的夜晚。现在一切都属于你了，我的孩子。大刑伺候吧！”

他扭头向左看去，又转向右边，打量着聚集起来的围观者。他弯腰鞠躬，口里念念有词：

“亲爱的各位……！”

门猛地关上了！

---

<sup>1</sup> 歌词来自大门乐队的名曲《平静的游行》。



## 第九章

### 新日旧魇

2006年10月18日，9：00

晨光绽放，又是新的一天了，范丁斯却还没有醒过来。就算是再也不会醒来了，他也不在乎。川伯受审期间他就想清楚了，他曾经确信，只要那个男人伏法，他的痛苦就能结束，从而获得平静。然而，川伯的尸臭还未散尽，范丁斯已经可以肯定，真凶仍然逍遥法外。

正午的阳光灿烂，华莱士沉沉睡着。他的房间很黑，外面的阳光透不进来。阴影垂落，窗户紧闭，范丁斯陷在漆黑的梦境中，神志恍惚。或许是那些纷杂的痛苦记忆有了生命，困住了他。他渴望找到所有丢失的碎片，拼凑出一份完整的记忆，解开那个似乎让人捉摸不透的谜题。为何他如此深切地想要了解她的死亡？他真的如此爱她吗？过去她每天都会埋怨他，他只能把这当成是与深爱的女人一同生活的日常惯例。他不确定他自己能永远和她在一起，但至少那时他是喜欢她的。这一切放在那个时候似乎都挺正常，但现在看来，两片性感的嘴唇间不断涌出苦水，而他只能默默忍受，这是件病态的事。在这个充满堕落天使的城市里，他也成了堕落者之一。他的灵魂已和蛇豺混为一窝。在这个疯人院里，没有什么是神圣的。

范丁斯躺在床上，困在梦境里。他闭着眼睛，辗转反侧，汗水浸透了全身。他又一次看到她了，和邪恶医生在一起。他看到了！她站在那里，向上帝乞求。她在恐惧中瑟瑟发抖，担心轮到她了。针头完全被插进她的动脉时，他没有注射液体，而是松开手，让针管悬挂在她脖子上。这个漂亮的小女人服药太多了，把他们都抛到一边，接着突然就被推入了她那命中注定、无处可逃的境地中。就是在这样的境地里，她找到了她自己。

“你知道，我真的很感激，夫人！”华莱士听到杀手说。这个从末日世界里来的恶人变得咄咄逼人起来。

“你知道的，你的两个小崽子真是让我高兴得上了天！”

他变得狂暴起来。由于愤怒，他脸色变得血红。

“我会杀了你来证明我对你的感激之情，你意识到了吗？你知道这会给我带来什么危险吗？你背叛了我！难道钱对你一点吸引力也没有吗？可它对我来说就是一切！”

他右手拿刀，左手握着注射器。

“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将是最后一个被你欺骗的人！再见宝贝！很高兴认识你。不过我可不能让你没喝开胃酒就上路。先来一点儿喝的怎么样？”

然后他推进针管，将一剂药注入了她的大脑。毒药进入她大脑的时候，她确信在阴影中看到了华莱士的脸。她喘着粗气，抽搐着，眼珠前后翻动，似乎随时都会进出来。他举起刀，插入她脖子。他猜测着她是否已经死了，邪恶的心却希望她还没有死。他小心翼翼地将刀从左拉到右，割断了她的喉咙。

“我有诺必行！”

她的脉搏停跳了，呼吸也停止了。他很感激和她度过了这最后一晚。他又安全了。川伯是个容易对付的猎物，这罪恶之都里的食尸鬼们会很乐意把他指认为杀手的。

“如果范丁斯看到他的床成了这样，一定非常伤心。”他一边想，一边为她穿好衣服，轻轻吻了吻她，“晚安，甜心！”

范丁斯喝的麻醉药混合物药效已发作，他不能肯定自己是否睁开了眼睛，但他确信他正和一个陌生人面面对。那人穿着黑风衣，出现在他眼前黑暗的阴影中。最近几个晚上他都能看到他，直直地盯着自己。他甚至记得那人呼吸的气味。

一阵害怕的痉挛突然发作，范丁斯朝那个梦一般的人影伸出手去，用左手抓住那个盯着他脸的人的手臂。不受欢迎的客人看起来像消失在了薄雾中，但即使在昏迷中，范丁斯也知道他就在那里。因为他触到了那人的黑色皮风衣。

潜入者感到手臂的血流加速，冲入脑部。迷宫般的世界里全是残

暴的人形野兽，有的在觅食，有的则在寻找隐蔽自己的地洞，好让自己免于被更强大更饥饿的捕食者吞掉。范丁斯看到那个奇怪的精神入侵者在它们中间四处走动。在这个城市里，这个邪恶的人看起来意志太过于坚决了，他朝着目标前进，没有人敢打断他的脚步。他的眼睛隐藏在漆黑午夜中的眼镜背后。穿黑皮衣的陌生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面前的市法院大楼。他没有注意到左边正在进行的交易，也没有注意到他身后一群暴徒正在骚扰一个女人。芝加哥各种各样刺耳的声音和琐事都不能让他分心。一切都是因为这个冷漠的社会严惩轻罪，反而忽视那些巨大而让人丧失希望的暴力行为，暴力便在仇恨的温室中大量滋生。那人大步前行。他停在法院面前，然后向华莱士挥手，像在邀请他进去一样。然后，华莱士好像眨了眨眼睛，一个旋转的放映机滑入另一个画框，场景突然改变了。

那个男人现在处在一片居住区。他沿着人行道大步跛行，毫无障碍地朝目的地走去。华莱士认出了这个地方，他熟悉这里的房子。在已经进入网络时代的21世纪里，再没有什么比人们称之为家的这个地方更使人震惊，更让人无法想象了。然而，范丁斯以前到过这个地方。风吹起那个男人的风衣，风衣碰到一辆汽车，发出了警报声。人们探头出窗，看到那个黑暗中的人，心生恐惧，又缩了回去。但范丁斯没有被吓住。他不会退缩！十字路口的灯光闪烁成“不要行走”的字样，他毫不在意，继续前行。汽车喇叭大声响着，司机咒骂不停。似乎朝着路牌处有一个摄像头，华莱士意识到他们现在在哪里了。“普瓦斯基和坎贝尔。”

华莱士看进了那人的眼睛！他立刻认出了这个地方。这地方乍一看神秘而黑暗，但他随后意识到这正是在往他的地盘——也是他们的地盘，他居住的地方，以及苏珊死去的地方——一直走！范丁斯的心脏狂跳起来，在胸腔里怦怦撞击。他浑身汗如雨下。

“醒来！醒醒吧！”华莱士对自己大喊大叫。

没有用。那男人缓慢小心地从口袋里取出一套撬锁工具，选出合适的一把。门打开后，华莱士看到了。她在床上。她在床上，准备迎接凶手的侮辱。



陌生人转过身说：“妈妈，是你吗？醒醒，妈妈，你儿子来了。”

那人走进厨房，看见一把沾着血的刀，一些绳子散落在地上。他抬起头，听见有人正躺在摇椅上摇得嘎吱响。华莱士抓住床角，对她喊道：“苏珊！出去，跑！”

突然一道光闪过，范丁斯看到苏珊躺在床垫上。透过那个男人的眼睛，他往下看了看她。一切是如此真实，他闻到整个房间里死亡的气息。他几乎可以触摸到她，然而什么也帮不到她，因为她已经死了。

陌生人现在一瘸一拐地走进华莱士的卧室，悄悄地打开壁橱的门。范丁斯单调的服装风格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他抓起一条她的裙子，送到鼻尖，叫道：“哦，我的母亲！”

他用这条裙子擦拭了刀身，又挂了回去。然后他再次走到床边。苏珊就是躺在这张床上的血泊中，被割开的脖颈上插着针管，腹部内脏被取出，好像验尸台上的尸体。华莱士可以感觉到自己喊了出来，就像溺水的人大口喘气一般。这是无助的呐喊。

沉默的潜入者从范丁斯的抓握中松脱。范丁斯身体扭曲，骨骼和组织似乎都失序得乱七八糟的了。他爬动着，向前探头，然后又倒回床上。黑衣人取出一些纸，放在壁橱的黑箱子里。华莱士意识到现在自己正躺在床上。那个人安静地来到床边，弯下腰伏在华莱士的耳边。范丁斯看得到他，闻得到他的气息，感到他灼热的呼吸喷在自己脸上。他在范丁斯耳边低声说了些什么。范丁斯汗毛直竖，感觉就像自己处在昏迷中，蛇爬满了他全身。一身黑衣的男人低声说：

“你激动吗，爸爸？我们配合得很好，老头子。我们一直都配合得很好。你知道的，我们一直都是合作伙伴。现在，振作起来，找到杀死我母亲的凶手，你个懒蛋！”

突然一道闪电在范丁斯眼前绽开，他恐惧地醒来，浑身僵住。华莱士从床上下来，走向壁橱前。他确信刚才的一切只能是个梦。但他慢慢地，充满恐惧地打开壁橱的门。接着他看到了那条裙子，上面染满了血。他打开黑盒子的盖子，盖子背面粘着一张纸。他把那张纸和

一份官方诉讼摘要取出来，读道：

“杰弗里在等待你！美国诉理查德·川伯。”

范丁斯把纸揉成一团，转过身来，正撞上那个陌生人的脸！那人抓住范丁斯的领子，拉近他，用枪顶着他的脸说：“别惹我，我是警察！”然后他扣动了扳机！范丁斯眼前一片黑暗。突然，他僵硬地从床上坐起来，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大声痛哭，几近疯狂。梦是被敲门声打断的。他跑到壁橱前，发现一份来自和平女王孤儿院的信，以及一份题为“美国诉理查德·川伯”的文件，然后去应门。



## 第十章

### 患难之交

2006年10月18日，9：30

“华尔，我是医生，你在吗？”敲门声重新响起，“出来，华莱士！我知道你在里面，你从来不出这个窝的。劳烦你动动屁股起来开门，让我进去。”

“等一会儿！你这老傻瓜就不能让我一个人静静！”

范丁斯打起精神，把耳朵贴在门上。

“你想干什么，医生？我现在没心情见朋友也没时间会敌人，更何况我也不知道你现在是扮演什么角色。”

“让我进去，华尔。我给你带来一些消息，我需要你帮忙。快点，你这个懒蛋……”

医生，或者布雷特·马蒂诺博士——正如他病理学和法医学学位证书上写的——对外行人视若无睹的东西很有一套。他是洛杉矶大名鼎鼎的警察，该市近年刑事史上最残酷的案件就是他解决的。盖西谋杀案中，是他找到了证据将凶手送进监狱。自他成年后至现在，他的心肠冷硬无情。由于多次主持恐怖谋杀案的新闻发布会，许多人都认识他。他调查的另一起备受关注的案件是范丁斯的女人——苏珊·查康之死。尽管他的许多当事人都表情冷淡反应麻木，但他还是能从他们死亡般的脸上捕捉到一切表情。从来没有一种表情像此刻门开之后华莱士·范丁斯脸上所呈现的那样糟糕。

“华莱士，至少死者不用看到自己死时的惨状。”他想。

医生和范丁斯不止是工作搭档，他们曾经走得很近。苏珊·查康在案发死亡之前与华莱士在一起的短暂时间里，他对那女人就十分了解了。这份和死亡打交道的职业对他有一定的影响，他是那种仍然以让世界更美好为目标的人，即使这意味着有时要清除一些败类。

“你想怎么样？”范丁斯问。

“是的，什么……？我可以进来吗？”医生问，“你正在这屋子里等死。想想看，川伯死了，还有……”

“她也死了！”

“是的，华尔，她也死了，我们都知道她永远地离开了，但是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很快就能与她重聚了。”

医生探头进去，环顾房间。他看到地板上有一双靴印，沾着浓浓的泥浆。

“哇，我还以为你再也不会出去了。昨天晚上你穿过墓地干什么去了？”

华莱士低下头，看到鞋印，一下子全身血液冰凉。

“医生，昨天他来这儿了！”

“谁来这儿了，华尔？你有一点吓到我了，我轻易不会受惊的。”

“别介意！你敲门时我正好在做噩梦。我梦到自己就要被杀死了，正好你扮演了蝙蝠侠之类的人物把我救了。”

医生将一份文件递给范丁斯。

“华莱士，我知道这件事有一段时间了，但我认为你还没有准备好面对它。”医生脱下外套丢到床上。范丁斯拿起文件，一边浏览一边大声朗读。

“美国诉理查德·川伯。”和他壁橱里那个黑盒子中的文件一样，上面写着：“本文件指控理查德·川伯谋杀苏珊·查康，发生在伊利诺斯州芝加哥市库克区，坎贝尔大道814号。一个收养的孩子。处置：密封。幸存者：华莱士。地址：同上。”医生专注地盯着范丁斯，想找到最细微的恐惧表情。但是范丁斯并没有这类的反应，他很惊讶。

“别担心，医生；我了解得比你以为的要多。我可能喝醉了，但我熟悉这些把戏，有了它们就足以让我在这个人间地狱里存活下来了。我知道杀死她的真凶还逍遥法外。我会把那个人找出来的。我现在甚

至能对你有点小帮助。”

医生面容忧虑地看着范丁斯。

“你是如何知道的……什么时候？”

“如果我说是一个穿着黑泥靴、黑雨衣，戴墨镜的人告诉我的，你相信吗？”

“什么？”

“我认为并非如此。”

“这些泥脚印就是他的吗？”

“谁知道呢，医生。告诉我，第二个是什么意思？”

“第二个？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们在仓库发现她的那天，她在呼喊她的孩子。然后有人告诉我们，她生了一对双胞胎，两个都死了。现在事情清楚了，双胞胎之一其实是被人领养了，那另外一个在哪里呢？”

“华尔，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不过也没什么好惊讶的，毕竟我处理的是死者的事，而不是生者。”

“好吧。他现在的名字是……？”华莱士问。

“谁的名字？”

“别装傻，医生！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医生低下头。他已知晓一切，但不能将这些秘密透露给任何人。

“让我猜猜，是杰弗里·费尔？”范丁斯问。

医生大吃一惊：“你怎么知道的？”

“医生，如果我知道我是怎么知道这个名字，那我就又能做警察了。”

“好吧，华尔，他被一个条件不错的家庭领养了，现在已长大，在芝加哥大学刑事司法法院就读，其实，今天我就要去那里做一个关于法

庭调查的讲座。”

“复仇挺残酷的，对吧，医生？”

“是的，毫无疑问。”

“你相信调查工具吗？”

“相信，无论在电视上还是政治领域。华尔，我需要你帮忙。刚才我出去弄了些非油炸的早餐，碰到一个丑陋的家伙，我就没胃口了。”

“人什么时候不丑陋呢，医生？当他们不再丑陋时你就应该担心了。”

“你愿意离开这个监牢般的地方，加入我吗？”

医生对这一请求并不抱希望，但他还是想拯救他的老搭档。

“为什么不呢，医生！我突然也有胃口了。”

医生对他的回答惊讶万分，以致离开这间房的时候把外套忘了。

“等一下华莱士，我的外套还在你床上。”

华莱士说：“在这儿等着，我去给你拿来。”

华莱士去拿外套，很快就回来了：“给你，老朋友。”

“你会好转的，华尔。等着瞧吧，这样对你有好处。”

医生低着头，穿上外套，看着地上的泥脚印沿着楼梯台阶一路向下。华莱士·范丁斯把钥匙放进左边口袋里。

“昨晚到你这儿来的人是个歪脚，所以我才一开始看成了靴印。”医生皱了皱眉头说。

“听起来怪阴森的吧？我们还要不要去呢？”

“华尔，你很强，足以把事情弄清。”

“别试了，医生。我很早以前就洗手不干了，你回来的路上顺便送我到法院吧。”

“华尔，从这些脚印来看，行走者似乎脚趾内弯，你说是不是这样？”

“既然你提到了，你认为这有意义吗？”

“华尔，你自己的脚印就和这有点相似。你是一名警察。每件事都有意义，你知道的。”医生表情严肃。

“我从我棺材般的房子里走出来也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你这个老屠夫。你回来时让我在市法院下车。”





## 第十一章

### 道德株连

10月18日，12：04

“我永远理解不了怎么能有人受得了独处。我很孤独。一直都是我一个人！我现在仍然能看到自己待在那个被称作家的鼠洞里，我仍然记得自己在床上抬头看挂在墙上的两根大棍子，一根叠在另一根上面。我和许多与我相似的人在一起，但我仍然非常孤独。你们这些家伙想来杯冰啤酒吗？不要？现在我们来听一下新闻，不要以为我很粗鲁或怎样。好吗？太棒了！我要离开这里救醒这个婴儿。看那边闪烁的灯光！”

“我们在I-57号公路上的一个休息站播报这则新闻。刚刚报道过，有一家人在休息站的卫生间里被杀害了。他们的姓名还没有公布，不过似乎他们的汽车被偷走了。成年男性受害者的信息显示他有一辆红色的1996款科西嘉汽车，这里是这起恐怖凶杀案的现场，播报员维罗尼卡·耶茨，丹……”

“我的上帝！这个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太不美好了。你考虑太多的话，脑子里会一团乱麻。我们会进一步关注此事的调查。”

他关上收音机，转动钥匙，发动汽车。

“你们听到了吗？可怕？对了！我正要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可怕！”

他转动钥匙，引擎发动了。

“我知道这辆车外观闪亮，容易引起注意，但我开不了它多长时间。”

他脱下血迹斑斑的手套，换了一副新的戴上，然后取出一副黑色太阳镜戴上，调整着角度，直到与脸形完美相合。

“你们觉得怎么样？我戴上墨镜看起来很不错吧？就是这样，跟我

说一些我不知道的事吧！”

他一边问一边抬头看向后视镜，大吃一惊：车内是空的！

“你们都去哪儿了？我讨厌独自一个人！我一直都是一个人！等一下！他们本来就不在那儿，不过他们在那儿的时候感觉很棒。我真的必须得下车了，否则会被它弄疯的。这段旅途太短了。”

他发动汽车，红色的科西嘉朝大学驶去。他要去送一个包裹。

“那两根挂在那座监狱墙上的棍子是为行为不当的孩子准备的，它们已经不是原来的大小了。但是，我也不一样了！”

他瞥了一眼后视镜。

“很高兴你们回来了。我讨厌一个人待着。”

~~~~

无论以哪个标准来看，帕利塞德斯公园都是一个奢华之地。这里时髦的环境、葱郁的植被，以及繁多而让人舒适的便利设施，都足以让它与比弗利山庄媲美。居住在此处的都是行为无亏的富豪名流。医生、律师、兽医和记者常来此工作，他们只需付出牺牲灵魂的小小代价就能大发其财。这里的居住者在所谓的被长久遗忘了的美国梦之巅翱翔，双脚却紧紧立足大地。这一片住宅区的中心是帕利塞德斯大道，净居住着些既盲目又从来不懂得关心他人的上层阶级。中心区往下是瑞奇家族的住宅，他们人如其名，富得流油¹。朝着城堡树大街的是保罗·马克的住宅，他是一名整形外科医生，给富豪名流们做手术，让他们更添可资骄傲的漂亮外貌。他是犹太人，被视为腹壁整形术的弥赛亚。他的妻子盖尔是个百无聊赖的女人，运气不佳又贪得无厌。在第三区和中心区的拐角处住着另一户家庭：迈克尔·费尔和玛丽莲·费尔。他们是这群人中最孤独的。

玛丽莲·费尔生性安静，并因此遭受了不少痛苦。她的丈夫迈克尔许诺会满足她所有的梦想。他们经常旅行，富有威望，银行里储存着丰厚的养老金，二人世界的生活相当舒适。美中不足的是，她满心的爱和恩典无处安放，因为他不能生育。他是一个出色的情人，然而尽

管他的生命之树强韧，却无法结出果实。她从不因这一点抱怨他。他们夫妻之间真正的亲密感是那种多子多孙的家庭里很少见的。然而，她对此事无法释怀，一直唠唠叨叨，渴望能够获得爱的结晶。医生却说这永远也不可能。

小杰弗里的到来解决了这一问题。他被他们收养时才刚刚出生几个小时。他不仅完美地填补了这间空阔的大房子，而且填补了玛丽莲内心的空虚。他们很快就爱上了他，并且立即觉察到他是一个聪明的孩子。这一切发生时他还太幼小，他们确信他什么都不会记得，并且确定他永远也不会记得。医生已经保证过了，他们无须担心这孩子的生母或生父会给他带来“坏血病”或遗传问题。费尔夫妇十分想要他，爱他，强烈地需要他。

医生不顾一切地将杰弗里交给了他们。这是一桩清白交易，尽管不合法。他之前还曾找过一个孩子，费尔夫妇把那男孩带回家里，那个襁褓中的婴儿咯咯笑着，但脚是歪的。不过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什么问题，即使最完美的土地也能容忍这类缺点。

他们有能力矫正孩子脚上的毛病。然而，令他们担忧的是孩子空洞的眼神。那孩子在他们收养他之后的几个小时之内没有任何反应，只是躺着哭个不停。他们收留了他三天，认为这个孩子不是他们想要的。然后杰弗里到来了。

杰弗里令他们惊奇，大受鼓舞，俘获了他们的心。收养行为在程序上是合法的，但是充满潜在的危险，法庭对此并不了解。医生的法官朋友们帮助这件事顺利地完 成，他们也都得到了甜头。虽然有过周折，但杰弗里最终没有令他们失望。他成为他们生活中骄傲感的主要来源。他长成了一个聪明开朗的青年，前程似锦，注定会让他们引以为傲。

杰弗里·费尔在芝加哥大学读一年级，这所大学只接收那些出身名门望族或聪明绝顶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学生。法学院培养出许多有钱有势的律师以及顽强精明的刑事科学专家，并因此而知名。事实上，只有那些最擅长合法滥用体制的人才能有一席之地。杰弗里·费尔永远也没办法真正适应。

杰弗里憎恨自己的端正品行。当他的朋友们流连于酒吧和床第时，他却做着一个人怀伟大人生目标的老实学生。他来自一个优等家庭，自幼就是被这么教养着长大的。然后有一天，一切都瓦解了。那一天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打乱了他的规划，甚至他的生命。

杰弗里只有一个真正的密友，那就是室友迈克·埃文斯，三个月前两人第一次见面就成了死党。他们在一起分享思想，交流目标，互相参考课堂笔记。迈克在很多方面与杰弗里相反，他十分关注奖学金和助学岗位。迈克是一个孤独而努力的人。他走路有一点跛，或者说不灵活，但是他喜欢玩，从不让这一缺点妨碍他的异性吸引力。他在女生中备受追捧，如果他想做花花公子的话，早就得手多次了。他从不向杰弗里提及自己的家庭，只是说他十岁时父亲自杀了，母亲为了供他读大学卖力地工作。

杰弗里一下午都在找迈克，他们打算一块儿去听一场关于法医学和犯罪科学的座谈会。演讲者是大名鼎鼎的芝加哥警察，布雷特·马蒂诺警官——他更愿意别人称他为“医生”。迈克是无党派的年轻人，沉迷于有些古怪的恋爱关系。论起聪明程度，他与杰弗里不相上下。他是一个梦想家，天性比杰弗里更古怪。迈克常被一个梦困扰。梦的内容每次都有所改变，但有些部分始终会浮现。梦里有一幅场景是一片露天的场地。那里一片黑暗，红色和黄色的灯光闪烁。他边跑边看，对这个地方不熟悉，却又知道自己是在去往哪里。他经过一些衣着华靡的妇人，她们向他抛媚眼，似是引诱，又似诅咒。

“做爱吗，小儿郎？”“嘿，可爱的小郎君，来吧。”“我有你想要的家伙，宝贝！”“我们聊聊吧，我知道你有多憎恨孤独！”“把地板擦干净！你动作太慢了！”“你真没用！”

每当梦到这里，迈克就会醒来。他一次次地忍受着这种短暂的精神迷乱。那里总是有一个十字架。他向杰弗里讲过一部分梦里的场景，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内心的恐惧已经很多个夜晚让他无法成眠。

讲座所在的教室是剧院风格的，杰弗里四处环顾，寻找迈克。他不太可能迟到，如果他是因为某个女孩的话，杰弗里知道迈克会优先选择和他在一起。他看到迈克走进来时，医生正在脱外套，准备登

台。迈克径直走向马蒂诺医生。

“你好，长官，久仰大名。可否容我帮帮你？”

迈克把医生的外套挂到架子上。医生盯着他看，脸上的表情显示他似乎之前在哪儿见过这个年轻人，但又不确定。杰弗里冲他挥手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迈克朝杰弗里走过来，在他身边坐下。

“你去哪儿了？你一直念叨着今天的讲座，简直不敢相信你会错过它。”

“哦，重要的事优先，朋友！重要的事。”

“你的重要事都有两条长腿，迈克。”

“不完全如此。事实上，有的腿很短。不管怎样，我来了。”

医生走上讲台，开始讲话。

“大家好，感谢你们今天让我来到这里。过去两天我很忙，坦白说，我刚从美丽的城市乔利埃特²回来。”听到那个名字，学生们发出嘘声。医生笑了。

“我去那里是去看一个人被执行死刑，我今天正打算讲一下这个人。人们很少能在一个人脸上看到邪恶的表情。但是，相信我，我在我的工作中见到的几乎永远都是这种表情。”

听众开始大笑。

“但是这个男人——理查德·川伯先生——犯下的一桩罪行，其残暴程度是我前所未见的。”

川伯——听到这个名字，杰弗里涌起一阵不舒服的感觉，似乎他脑海中储存着有关这个男人的记忆。他之前读过他的资料，但这次的感觉又有所不同。很显然迈克没有受到影响，他兴致盎然地盯着讲台。

医生身后的大屏幕上闪现出一个美丽的西班牙女人的照片。

“这是苏珊·查康，一位迷人的女士，我跟她很熟。她是我一个好朋友生命中很重要的人，也是川伯的最后一个受害者。由于和她以及华

莱士·范丁斯警官的亲密关系，我差点都不被允许负责这个案子。”

范丁斯的照片出现在屏幕上。然后另一张照片取而代之。

“1988年，苏珊·查康的尸体在她公寓里被发现，就在川伯住所的楼下。她颈部插有皮下注射器的针头，颈部被割开。针头里有防腐液的残渣，她大脑里也充满了防腐液。防腐液是从她的颈动脉直接进入脑部的。”

照片呈现了真实的场景。杰弗里更加坐立不安起来。医生注意到了有一个年轻人看到这幅照片后变得焦躁起来。但杰弗里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对这个故事产生了一种怪异的好奇心。他心跳加速，胃里一阵恶心。他知道这不是见到血的缘故，他之前在研究其他案例时也见过血腥的场面。

“查康女士在坎贝尔大道814号的这栋公寓大楼里住了六个月。她死之前，还是另一起备受关注的案件的主角。那起案件涉及她一个孩子被拐卖的事件，她在这幢废弃大楼里生下了一对双胞胎。”

那幢废弃大楼的照片出现在了屏幕上。

“她的死因与之前的案件无关，但是当范丁斯警官发现她处于这种状况中时，凶手身份立即指向了理查德·川伯。理查德之前受到过多种谋杀指控。”

另一张照片闪现，川伯的脸出现在屏幕上。

“我们在公寓入口处发现了川伯的DNA，地板上也有他的微量血迹，显示他遭到了某种抵抗。范丁斯警官解释了DNA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很显然查康女士在绝境中为自保曾向他开枪。”

迈克看了看杰弗里，“嘿，伙计！你还好吧？”

杰弗里脸色灰白。

“我想我得离开这儿，我不舒服。”

杰弗里起身收拾课本。

“我做了笔记，过后你可以参考。”迈克说。

杰弗里没有看他，匆匆离开了教室。整件事情对两个人来说似乎都一样诡异。没来由的，杰弗里觉得他认识这个女人。他从未见过那个男人，但是他确定自己不喜欢他。迈克专注地盯着这个法医学专家，这时医生的手机响了。他之前叮嘱过，在六点钟讲座结束之前，只有最紧急的事才可以给他打电话。电话铃响意味着发生了可怕的事。他对台下的听众做了个表示歉意的表情，接起电话。

“休息区？全家人！我马上结束这里的事，这就赶过去！”

~~~~~

范丁斯已多年不从事调查工作了，当他再度来到法院档案室时，只觉这个地方有点陌生，有一种令他不舒服的感觉。年月逝去，在他脑子里留下朦胧雾气般的印象。常年服用违禁药物给他的大脑留下了阴影，他不确定自己的下一步行动会是什么。然而，成为一名侦探就像学会骑自行车一样，你永远也不会真正忘记这门手艺。苏珊被杀害的那一天，医生请求过他的帮助。那一天他正是在这个房间里调查一起案件。

那天早上，医生打电话来说，有一件案子第二天就需要出调查结果，但他们仍然一无所获。他问范丁斯能否帮忙做一些证据调查，调查要持续一整天。结果，当他在档案室里工作时，她却在忍受着最后的痛苦。如今，多年过去了，他再一次来到这个地方，仅仅是因为他有一次短暂性的记忆空缺，他必须遵从直觉的指引来到此处。此时，他很清楚地记起来了。眼下周围的一切让记忆复苏。

他在那一天离开她。他给家里打电话，但没人接听。回家的路上，他顺道买了一些墨西哥食物和酒。到那天晚上他们在一起六个月了，他很高兴。他知道他可以赢得她的心，最终她会真正需要他这个人，而并非仅仅是需要他的保护。事实上，他没有意识到她的感情早已如是。他走进公寓时，意识到情况不妙。之前有很多次他接到电话时都有同样的感觉，有时他能感觉到她的处境非常危险。他打开门，看见地毯上的血污。他的头脑开始飞速转动。她会哪里？血迹一直蔓延到门厅里。然后他走进卧室，无法接受眼前看到的景象！随着她的离去，他的生命也在那一天结束了，那天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档案



室里。

范丁斯逐年查看文件匣的封面，找到一个标记着“1988年”的，拖到桌子上。工作人员给他一份目录表，他找到标记着“婴儿费尔”的那一份。他拿起它，放在桌面上盯着看。他碰到文件的那一刻，指尖迸发一股奇怪的能量。他伸出手打开文件。他的手在抖。他颤抖着伸出手又缩回来，反复三次，才终于打开。在他面前出现的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毫无生气的新生儿，似乎刚出生就去世了。他俯身把照片拿在手里。突然，他的头朝后仰去，一切从眼前飞掠而过。

“给我我的孩子！不要带走我的孩子！”

一个医生带走了这个毫无生气的婴儿，对护士说：“给她来点镇静剂，我过一会儿回来。”

范丁斯看到那个戴着面具的医生走出了房间。自己似乎就跟在他后面。当医生走进大厅时，他揭开了那个婴儿的盖布。它开始移动。这孩子还活着。医生看了看，抬起右手食指，挠了挠婴儿的下巴。

“你好，我的小退休金计划。你不需要这个肮脏的旧子宫了。她要死了。我会送你去一个好地方，那个家庭很有钱。这可是件双赢的事，我的小银行！”

医生若有所思地盯着孩子。

“我想我们应该叫你杰弗里。我相信这名字很配你。”

思绪回到现实，范丁斯继续低头看文件。他放下文件，继续浏览。他想如果孩子死了，只有一个人有权宣布这件事。官方死亡证明下面有一小张空白纸。范丁斯拿起来，看到上面有字痕，显然有人曾把它垫在纸下写字。他拿起一支铅笔，开始沿着字痕涂写。文字清晰毕现。范丁斯被他读到的文字惊呆了：

“打电话给帕利塞德斯公园的费尔家。有收养可能。报酬不详。”

范丁斯继续涂写着，意识到警方也以某种方式参与了这起事件。纸张到头，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了。范丁斯重新读道：“嘿，华尔？你很着急吗？我也这么想的！再也没有比信任那些你亲近的人更危险的

事了。再见。我要出去走访一下。你认为你能先到达那里吗？你不觉得很愉快吗？我亲爱的老母亲是个美人，可惜脑子被烧坏了。哦，先说到这里。我要走了！必须得让那个小兄弟成为杀手！”

范丁斯把这张有字痕的纸放进衬衣口袋里。他把文件匣放回原位，朝出口走去。他看见一个清洁工在擦洗大理石地板。他的目光越过清洁工四处扫视，看到朝向出口的一路上都布满了泥脚印。

“哇，谁把这儿搞得一团糟的？”范丁斯问向一个清洁工。

“是啊！我也想说呢。我们看到他离开了，他看起来怪怪的。穿着一件长大衣，戴着墨镜，我们叫他，但他没有停下。这个城市里全是这样的失败者。”

“嘿，顺便问一下，你知道帕利塞德斯公园在哪里吗？”范丁斯问道。

“等一下。嘿，乔治，过来。你知道帕利塞德斯公园在哪里吗？”

“当然知道！你到法院外的国会打车，去290，也就是艾森豪威尔公路，朝西行去西郊。公园就在帕洛斯山对面。”

范丁斯跑到外面街上，招手叫出租车。然后，他感到有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他转过身，一把抓住那人的胳膊，扬起了拳头。

“哇哦！华尔，是我，医生。我记得你说你要来这里。我现在要去一个旅游区处理一起血腥的案子。我要提交报告，但我好像把身份证弄丢了。长官肯定会臭骂我一顿。可能还会停职几天。”

“噢，让报告见鬼去吧！带上我，送我去帕利塞德斯公园。”

医生看着范丁斯，表情震惊。

“华尔，你知道这超出了我们的职权范围。”

“医生，挽救一条生命或者阻止一起谋杀永远不属于越权。带我去那儿！”

“我想我更喜欢你之前浑噩昏睡的状态。”

“医生，这证明我没有疯。至少没有完全疯，也许有点着了魔，但

是我非常清醒！”

“我们现在还不能去。我正演讲时被一个电话叫出来，因为-57休息区发生了谋杀案。”

“便条上就是这么说的。你必须跟我去，医生！”

“华莱士，你知道规则的。我没有接到要去别的地方的命令。我们去休息站检查完后，马上去帕利塞德斯公园。一块儿来吧？”

“我不就在这里吗？”

医生对他的口气很诧异。他们坐上车，车子开走了。

杰弗里径直走回宿舍。他脑子里乱糟糟的，全无头绪。天空乌黑，雷雨将至。雷鸣开始怒吼。快到公寓时，雨水降落。杰弗里走进公寓，雨势猛增。他爬楼梯走向他栖身的狭小宿舍。大约三级台阶之后，他低下头看到一些泥脚印，正通向他的房门。他在开门之前停顿了一下。杰弗里把钥匙插进锁孔，慢慢地旋转，他从缝隙里窥视着屋内，一切都很平常，和他早上离开时一样，这未必是件好事。他走进起居室，如果有人来过这里，气味会有所不同。一切正常。他总能闻出父亲或者母亲在他的房间里。此时，尽管他感到奇怪，但屋里气味确实和平常一样。他对这方面嗅觉很灵敏。他走到工作区，有人在他椅子上放了一个文件夹。里面有一份档案记录。椅子上还有一把手枪。

他拿起文件夹，看了看标签，上面写着“川伯·理查德诉美国”。文件夹底部还有两个标签，插着另外两份文件。其一是“儿童福利部，案例#12576，婴儿X收养简介”；另一份是尸检报告，“案例文件22345，关于婴儿Y的验尸报告”，母亲身份未知。杰弗里极有兴趣地读起内容来。之后的他将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他读到的东西。这份报告的签署人是一个叫布雷特·马蒂诺的博士。

杰弗里向来安静，且聪明友善。虽然他不是在大学里最受欢迎的学生，但一直朝着被FBI录取的目标在努力。但在今天，一切都将发生改变。在文件夹里面，他看到一张便笺。

“嗨，杰弗里·费尔，或者叫你查康宝贝Y。问问你的假妈妈她是怎么想的，你的兄长。X。”

费尔在班里一向是个保守的人，支持死刑，所以昨天晚上看川伯的死刑执行报告时并没有受干扰。川伯坦白自己是个杀手，尽管他否认是他杀死了苏珊·查康。然后今天，这份该死的文件告诉他一些他的父母从未透露给他的事情。他们并非他的亲生父母？他们曾经收养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备受骚扰和虐待，他们对此感到抱歉？如果没有养父母的呵护养育，他什么也不是，没有家庭，没有未来？

他感到背叛和肮脏。只是一颗坏种子躺着等待发芽，满世界传播他的邪恶果实吗？他希望不是，但他又清楚这是真相。有时我们知道的比我们意识到的更多。也就是说，他在某处有一个兄弟。他兄弟的一生只有出生后那几条短短记录。也许宝贝X才是幸运的那一个。

杰弗里呆滞地立在桌边，盯着文件夹。他拿起手枪，检查弹夹。里面装着三发子弹。他听到钥匙插入锁孔的声音，然后是门开的声音。

“嘿，杰夫 3，你在干什么？”迈克说着走进来。

“看起来我像是在做什么？”

“哇哦！你怎么了？我只是问一下而已。”杰弗里转过身，手枪对准迈克。

“我要离开这里一段时间，迈克。”

费尔手里紧紧握着一个文件夹，挥舞着手枪，看起来十分激动。

“你手里拿的什么？你不觉得你应该把枪放下吗？”

杰弗里低头看着枪。

“这个？看起来有点奇怪吧？”

“你从哪里弄到这个的，杰夫？或者说，你为什么要拿它指着我？你的生活出什么岔子了吗？什么事让你困扰成这样了？把枪放下，我们来谈谈。”

“这个？哦，它就在我的椅子上，还有这些文件和便笺，是关于一起案件的，我们今天课上刚听到。”

“你是说那个人渣川伯，昨晚被处死的那个？”

“是的，正是这个案件。”

“我可以读读吗？”迈克说，手伸过去拿文件。

“走开！”迈克尖叫起来，“从我眼前消失，让我单独待一会儿！”

杰弗里走向衣柜取雨衣。在他的外套旁边，有一件长皮风衣，湿漉漉的，他取出来穿在身上。

“好漂亮的大衣！从哪儿弄的？”

“我不知道！它就在这里，和其他东西一样。我要回家，有些话要和父母说。”

杰弗里把手枪放进风衣口袋里。

“杰夫，等到明天吧。外面正在下雨，而且明天还有大考呢！”

迈克走向杰弗里，把手放在他肩上。

“参加完考试，观察了今天的案件再走。你是班里最优秀的学生，杰夫。”

杰弗里的反应极其激烈。

“把你的手从我身上拿开！”杰弗里把迈克的手拍开。

“哇哦！你最好冷静下来，伙计！你疯了。随你的便吧，我懒得管你了。”

迈克低下头，看到枪管从风衣的口袋里伸出来。

“你打算用它做什么？”

“这把枪？噢，和这件衣服一样，它出现在这里肯定是有原因的。谁知道呢，我可能用得上。”

“你从哪儿得到的？”

“我告诉过你了，我不知道。我回到宿舍时就看到它和这文件一起在我的椅子上。有人想找我的麻烦，这玩意儿不漂亮，但是挺管用。”

杰弗里抓起包朝门口走去。突然，门外响起一声巨雷。

“杰夫，外面正下大雨，留在这儿吧，我们好好谈谈这件事。”

“迈克，我很抱歉，但是我必须和父母谈谈，所以我现在必须离开芝加哥，否则就晚了。我很好，我发誓。你没有感到过自己并非你所认为的那个人，迈克？”

“我无时无刻不这么觉得！”迈克俏皮地说。

“我无法解释这件事，但我必须去找我父母，问出答案。如果我现在出发，今晚八点就能到家。”

“我本来可以把我的汽车让给你，但我今晚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你明白吗？”

“明白，我可以打车去，平常我都是这样的。”

杰弗里拉上防风帽，把手枪放进包里，走进屋外的暴雨中。他走后大约十分钟，电话响了。

“喂。”

“我是警察，芝加哥警局的布雷特·马蒂诺医生。我从伯克利安全办公室得到的这个号码。”

“哦，长官！我刚刚参加了你的座谈会。太了不起了！”

“谢谢！杰弗里·费尔在吗？”

“他不在。你打来晚了。他十分钟前刚离开。我十分着急……”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

“警官，他脑子有气或别的什么，刚才离开了。他说他要去帕利塞德斯公园找他父母，就在西……”

“我知道位置！”

“你知道？哦，好吧。他有麻烦吗？不管怎样，他一时半会儿到不了那里的。他是在暴风雨中步行过去的。”

“但愿他能行。”医生说。

“哦，我不担心。他能行的。我知道他正在沿着艾森豪威尔公路朝西走。呃，马……”

“马蒂诺警官。什么事？”

“他通常会走到第一个旅游中心去搭车。他似乎总是从那里回家或回校。他父母很乐意送他或给他买辆车，但他很固执，坚持要自己买车。”

“嗯，先生，你怎么称呼？”

“迈克，迈克·埃文斯。”

“你太乐于助人了。”

“我知道。”迈克不出声地说了一句“老家伙”，然后说，“我今天参加你的讲座了。讲座开始前帮你挂大衣的那个学生就是我。”

“噢，对，我记得你。我的演讲很无趣吗？”

“有一点呆板。这是句双关语。”

“我可以到你那里去一下，问你几个问题吗？”

“呃，就像我刚说的，我有些急事。今晚晚一些时候呢？我正要出去参加一项慈善活动。”

“好的，今晚十点我到你那里去。如果费尔先生在我到之前回来，请告诉他我想马上和他谈谈。”

“那时他应该到家了。”

“好吧，埃文斯先生，多谢你了。”

“您太客气了。”

迈克挂上电话，意识到杰弗里现在处境糟糕，他一遍一遍地摇头，然后站起来，抓起外套。出了房门，他脸上浮现起笑容。

杰弗里还不知道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迈克是他最好的朋友，情同兄弟。他一直和迈克分享他内心的感情、痛苦和愿望。然而，他感觉今晚有个冲动，要拿起出现在椅子上的枪，指着迈克，扣动扳机打爆他的头。杰弗里环顾四周。

天早已黑了。狂风呼啸如野兽，他在雨中登上一条斜坡，从那条坡走上通往家的高速公路。他很庆幸没有开车。他对自己在现在的状态下开车没什么信心。他到了坡顶上，朝旅游中心的入口走去。他拉紧新大衣的防风帽，伸出拇指。不到十分钟前有一辆车经过。那是一辆红色科西嘉，司机留着长长的黑发。他戴着黑色手套，穿黑色大衣，戴一副墨镜，出现在薄暮雷雨中的黑暗里。他声音粗哑，似乎是着意压低。

“嘿，要我载你一程吗？哇，真是个蠢问题。进来吧。去哪里都比在这儿淋雨强！”

“这倒是实话。”费尔说。

“你要去哪里？”司机问。

“西边的帕利塞德斯公园。”

“太棒了，我去威斯康星州，I294公路和你要去的地方很近，应该正好在我经过的路上。”

费尔上了这辆红色的科西嘉，把包扔到后座上。

“你叫什么名字？”

“杰弗里，杰弗里·费尔，至少我认为是叫这个名字。”

“你认为？难道你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吗？”

“别往心里去，我就叫这个名字，你不会理解的。太感谢你了。”

“举手之劳而已。不过我了解的情况可能比你想要的要多一点。”

播放机里开始播放一首歌。是大门乐队的一首老歌，《风暴骑士》。杰弗里知道这首歌，他收藏有这支乐队所有的歌曲。



“非常适合这样一个夜晚的歌曲，你不觉得吗？”

司机开始跟着唱：“有一个杀手在漫游，他的意识如蟾蜍般扭动。如果你上了他的车，美满的家庭就要破裂。有一个杀手在漫游。”

费尔感到了一点不适。

“你知道，杰弗里，有时你不得不自己掌控生活。你明白的，你不能阻止沙子流动。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我从不像癞蛤蟆一样扭动。这就是他说的，你明白吗，杰夫？”

“他是谁，吉姆·莫里森？”

“那个杀手，川伯。他临刑前说过同样的话。”

费尔盯着这个男人，心头升起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之前见过他似的。车子驶下奥斯汀大道时就正好离开了芝加哥市。车子驶下了高速公路。

“我想你是去罗斯福路，然后去西郊。”

“你可以在这儿让我下车。”

“这儿离你要去的帕利塞德斯公园还有一段距离呢。”

“已经很近了，谢谢你。”杰弗里说。

“你能开一会儿吗，杰弗里？”

男人突然松开方向盘，杰弗里没办法，只好抓住方向盘，自己开起车来。这个神秘的司机盯着他握在方向盘上端的手。接着，他伸出戴着手套的手握住方向盘下端。他摸进杰弗里的包，将那支枪取出来丢到车底板上。

“我要还你一件东西。你到家后，把这个放上，听一听。我保证会很来劲儿的。”

车子转到坎贝尔大道。他们来到了普瓦斯基和坎贝尔的拐角处。

“这儿怎么样，杰夫？那件事正好是在这里发生的，就在二楼。”

“什么事发生的地方？”

“就是川伯对她做的那件事。他在这里糟蹋了她——我指的是你母亲！他在这里拿走了不属于他的东西，把一针管毒品注射进她脑子里。”

“听着！我凭什么要关心这些！停车！让我出去！”

一身黑的司机骤然停下车，费尔抓起包跳出去，砰的一声关上车门。

“谢谢你载我一程。你是谁？我认识你吗？”

“我？不，我想你不认识……但是你会认识我的！记住，唯一的真相在你播下的种子里。不要忘了听那盘磁带。你会喜欢它的。再见，年轻人！”车子驶走了，费尔站在普瓦斯基和坎贝尔大道的拐角处，彻底迷惑了。

~~~~~

艾森豪威尔高速公路往西，树木在暴雨中摇动着。作为对人类的报复，自然之母降下倾盆大雨，袭击着这片混凝土浇筑的不毛之地。路左有一处简易的房子和一间厕所。一对男女和他们十岁的儿子被发现在那里，咽喉被划伤。一名警员检查了男性受害者的钱包。驾照显示他有一辆红色的科西嘉，但现场没有发现这辆车。

“还受得了吗，华尔？”

“很不幸，我还受得了。就好像学会了骑自行车，就永远也忘不了一样。既不舒服又很热，但是又必须一直骑下去，直到轮胎爆裂。”范丁斯回答。

范丁斯和医生下了车，向案发现场走去。医生把手伸进口袋里取警徽，却发现口袋空空！

“该死！这就对了！我警徽丢了！”

“我把它放哪儿了？”

“这件事我就帮不了你了，医生。”

不过他们还是被允许进入了现场，因为医生太有名了，根本不需

要出示警徽。范丁斯看了看现场，开始检查尸体。

女人躺在男人下面。孩子被纵放在男人上面。三个人的身体摆成了一个十字架形。华莱士·范丁斯摸到女人头发时，他看到了炫目的灯光。他看到她焦躁不安地站在休息室的男洗手间外面。

“汤姆，你在里面吗，汤姆？”女人一边敲门一边叫道。范丁斯看着她的所见，听着她的所闻，重复着她的话。女人开始害怕，犹豫着推开男洗手间的门。她的头探进去，声音颤抖地叫她的丈夫和儿子出来。

“汤姆，乔希，你们在里面吗？”

就在他呼唤着家人的名字时，一个陌生的声音响了起来。

“哦，在某个意义上说，他们在这儿。”

一只手从洗手间的门后面伸了出来，抓着女人的头发把她拽了进去！那只手迫使她转过身，范丁斯可以从女人的眼中看到那个男人的样子。他有一头长发，戴着墨镜，穿一件黑色皮风衣。他手上戴着一双沾血的黑色皮手套，正用手紧紧抓着那女人。她看进他的眼睛，那双眼里的愤怒和恐怖令她恐惧万分，不小心踩到一个小水洼，男人低头一看，笑了起来。女人看向右边，看到她的儿子倒在一片血泊里，血正是从她儿子身上流出来的。她丈夫的脚从厕所隔间的门下伸出来。她尖叫起来，杀手用戴着手套的手捂住她的嘴。他拉着她的头发，蒙上了她的眼睛，他的形象消失了。

“我知道这地儿不错，不过还不完美。”泪水从她眼中流出，她全身都在发抖，乞求他不要杀她。

“哦，我能理解你的感受，姐们儿。我的身体已经多次有过同样的感受了。之前我也制造过这样的血泊，而且不止一次，不过以后不会再有这种情况了。我不恨你，也不恨你丈夫和儿子。这只是一个游戏，你是游戏中的卒子，做牺牲品用的。我知道你现在很孤独，让我送你和他们团聚吧！”

杀手从后兜里拿出两根棍子，棍子上沾着血。他把两根棍子竖到她眼前，强迫她去看。

“代我问候他们！”杀手紧紧盯着女人的眼睛，对她说。然后拉着她的脖子往后，她开始尖叫。他把这两根棍子深深插入她喉咙里。女人喘息着，嗓音渐渐哑默，她的眼神发出无声的呐喊，在问这个男人为什么，你又是谁，眼神中还包含着对他行为的憎恨。杀手拉过她，把他们一家三口的尸体摆成一个十字架。

范丁斯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地板上，双臂伸着。医生和几名警察正俯视着他，医生伸出手，拉了拉范丁斯的脚。

“不要问，医生，但是我知道是他们中的一个人做了这些事。我知道的！”范丁斯低声说。

“你说什么，华尔？哪些人中的一个？”

“别介意。你了解我的第六感，也了解我。我这里的事做完了。你怎么样？”

医生叫过来一名警员，指示他把三具尸体包起来，送到他的办公室做解剖。

“这只是开始，医生。”

“什么的开始？”

“这是一个漫长的夜晚，等着瞧吧！”

只有范丁斯看到了一切。或许医生也看到了。

1 “瑞奇”（Richie）一词和“富有”（Rich）一词拼写相似。

2 “乔利埃特”（Joliet）一词用作人名时通常译为“朱丽叶”。

3 杰弗里的昵称。

第十二章

家庭纽带

2006年10月18日，18：13

杰弗里的父母一直瞒着他这件事，但是今晚，他们不得不吐露实情了。有人放虎出笼，噬伤了杰弗里。犹如腹部遭打，脸部中拳，他整个人受到了巨大冲击。他困惑茫然，怒气填胸。他看到了一直被禁止让他看到的东西。过去那些他从未曾想像或相信的东西以及不应该知道的东西此时他也都了然了。他确实知道了！他要求知道这一切！他要求知道！他决定在普瓦斯基和坎贝尔街的拐角处打辆出租车，回家向父母追问真相。尽管此刻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家了。他的心在进行自我探索，夸张了自己如今的处境。他想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并下定决心找出答案。

杰弗里转过身，看到一辆印着法医专家局标志的官车停在普瓦斯基和坎贝尔街拐角处的一幢公寓大楼前。他立即认出司机就是白天在学校讲座时令他逃之夭夭的那个人。受一种莫名的冲动驱使，杰弗里藏了起来。乘客坐上下来一个个子高挑的男人，年纪约五十岁，朝公寓大楼的入口走去。五分钟后，那人回到警车。杰弗里确信从未见过这个人，却感觉他有点面熟。汽车疾驰而过，杰弗里沿着坎贝尔大街，朝晦暗风雨中的一束亮光走去。

~~~~~

19:00

夜空似乎要放晴了。红色的科西嘉驾驶座上，那个一身黑衣的神秘人俯身向前，目光盯着空中连绵无尽的云团以及云团之间的罅隙，几个守夜者借着罅隙中透出的光朝高处攀行。摆在面前的任务并没有让这个产生恐惧，也没有让他有一丝一毫的担心或犹豫。是命运把子弹推进了那把枪身上布满杰弗里指纹的枪管里。

他沉迷于偷偷追踪猎物这一游戏中，觉得自己厚颜无耻，又对自

己肃然起敬。他从不知放弃，为了这场游戏他已等待很久。仅仅胜利是不够的。他还要打败身边那些曾虐待他、抛弃他，使他的生命陷入彻底荒凉的人。任何药物的效果都无法比拟这个游戏带来的快感，它可以使人的精神处于高潮，愤怒达到顶点。这是一种补偿，或许不能称之为报复，但意义相差无几。这只是他的工作。他告诉自己，出于心碎或悔恨，每个人都会流血。每个人都有自我安慰的能力。使人在同类中脱颖而出的是他突破社会藩篱、认识对错的能力。对他而言，正确仅是因为这项工作令他感到舒适，而不是表面上的仁慈或内疚。他勇气大如山，心小如玉米粒。当他真正做自己时，看到猎物恐惧的眼睛，听到他们乞求怜悯，那种对猎物的控制权像第六感一样令他极度兴奋，陷入狂欢。他必须有一个理由。他有充分的理由为所欲为！“想做”这个理由就已足够，想做是乐趣，必须做则是义务。他从来没有丝毫犹豫。他已经行凶了五次，现在，他彻底爱上这件事了。

~~~~

这个一身黑衣的人开车转向第三大街和中心区交汇处，费尔家的灯光亮着，他看到了玛丽莲的剪影——这是第二个拒绝了他的母亲。透过巨大的落地窗，他看到玛丽莲·费尔把话筒放在耳边，正在听电话。这个来历神秘的男人舔着嘴唇，享受着被发现之前的时光。

~~~~

“迈克，你真是杰弗里的好朋友，你的所作所为如同兄弟。我已经向你解释了一切，也许你

“是的，费尔夫人，我理解。我只是希望他一切都好。当他知道他是被……收养的之后，他差点儿疯了！”

“迈克，我想不通这一点。我们从未告诉过他这件事。也许我们不该这样做的。我们只是想保护他，尽管那样有些奇怪。”

“好吧，有人把文件和手枪放在了这里，我不认为这是在保护他。”

“我为他对你的行为表示歉意，迈克，我们会等着他的，别担心。

谢谢你，迈克，我们很感激你所做的一切。”

玛丽莲·费尔刚要和迈克说再见挂电话，门铃响了。

“哦，迈克，他可能已经到门口了，谢谢来电。”

玛丽莲·费尔朝丈夫叫道：“迈克尔，你可以出来开门吗？”

“好的，我马上去。”

迈克尔·费尔透过猫眼，看到外面并没有人。他按下了蜂鸣器。

“谁在外面？是你吗，杰弗里？”

“很抱歉打扰你们一家了。我是布雷特·马蒂诺警官。”

门外传来一个声音，那人挂上手机，举起警徽让迈克尔看。迈克尔看向玛丽莲，低声说：“是警察！我要怎么做？”

“杰弗里没事吧？要我说让他进来吧。”她的声音有点儿发颤。

迈克尔拔掉双舌门锁的铁锁栓。

一身黑衣的男人心脏加速跳起来。

迈克尔打开锁。

黑衣杀手把手伸到背后，找到枪。

门锁再一次发出咔哒声。

黑衣杀手左手持着遍布杰弗里指纹的手枪。

听着下链条的声音，他激动不已。

他确定枪上已装了消音器。

门把手转动。

杀手——这个死亡的爱好者冲破了安全的防卫。

门打开了一条缝，接着越开越大，然后，两个男人面面对。

“警官，有什么吩咐？”

来访者靠近迈克尔·费尔的脸，低声问：“告诉我，你和你的妻子，



谁讨厌歪脚？”

迈克尔困惑不解。

“你说什么？”

“别介意，爸爸！”

突然，男人按下手枪，对准迈克尔的大腿。

“抱歉！我有一点事要做。”

他毫不犹豫扣下扳机。一颗穿甲弹射进迈克尔的大腿。他的股骨断成两半，子弹穿透大腿，击中了他身后的一只花瓶。玛丽莲意识到有糟糕的事情发生了。迈克尔后退了十五英尺，倒在地板上。当他清醒过来时，开始痛苦地叫喊。屠夫走进大厅，身后留下泥泞的脚印，他低头看向迈克尔·费尔。

“很抱歉把地板弄脏了，这是我的标记。很独特，不是吗？”

他俯下身，朝迈克尔脸上猛抽了一巴掌，然后用枪管抵住他的嘴唇，说：“哈！不能承受一点痛苦吗？你这个没用的人！或许我可以让你知道什么叫痛！你还想了解一下什么是眼泪吗？我过去哭出的眼泪足以流成一条河！但是看一下，现在笑的人是谁！”

这个不速之客突然回忆起，在修道院里他拖地时院长用皮带抽打他背部的情景。

“你这个一文不值的东西。动作快点，擦干净点！我要把你赶出去！”

杀手举起枪指着迈克尔·费尔的脸，闭上眼，扭过头，泪水流了他满脸。

“遵命，修女！求你了，修女！不，修女！为什么，修女？”

杀手擦掉一滴泪，回忆起自己寒微时流过的眼泪。但如今的他已今非昔比。愤怒在他脑中爆发。过往的记忆重现：他跑进自己的房间，拔下床上方墙上挂着的两根木棍，安静地穿过迷宫般的通风口，来到修女坐的地方，他看到自己把棍子高举过头顶……记忆中的画面

消失了。

“你们这些该死的有钱人！”

玛丽莲完全震惊了。迈克尔看向她，叫道：“快走，玛丽莲，离开这儿。”

她犹豫了一下，跑向厨房，想从后门逃出去。

“听好！留在原地！”

他用枪抵着迈克尔的脑门。

“听着，我一不高兴手就会抖，就稳不下去了。让我们用正确的方法来对待这件事。”

不速之客满意地看着玛丽莲脸上的恐惧。他朝迈克尔头左边开了一枪，子弹打进壁炉里。玛丽莲哭了起来：“你想要什么？我可以给你钱。你可以带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求你不要杀我们。”

“你是傻还是怎么的？你比撒旦修女好不到哪儿去！”

他朝她又开了一枪。她吓得躲在椅子后面瑟瑟发抖。

“生活太不公平！一个坐拥富贵，另一个挨打！”

他又朝壁炉开了一枪。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悲惨的生活中没有任何人安慰你？”

又是一枪从玛丽莲右边打过去。

“噢！求你了，我不想死。你可以带走一切。”

他嘲笑道：“哦，谢谢！我不想死！该死的，你不配活着！你毁了我的一生，你这毫无价值的垃圾！你给我闭嘴，坐下来。我们现在要好好谈谈，在那男孩子回来之前把事情解决好。我曾经读到过一句话——当你意识到死之将至，你就不再是一个小孩子了。欢迎回到现实！正如青春终将消逝！”

~~~

杰弗里迟迟没有回家。他害怕回去。他打算先计划一下如何用他新发现的身份面对父母。他对那个载他一程的司机很好奇。那人似乎知道他的情况。杰弗里告诉自己，他太情绪化了，然后将这个念头抛出脑海。

踌躇了一会儿，杰弗里看到公路下方有一片亮光。雨又下了起来，他用防风帽遮住自己，朝那光亮处走去。那是一间酒吧，名字叫雪松。他走进去点了啤酒。杰弗里并不嗜酒，一杯啤酒就上头了。但是今天，酒可能会让他清醒一点。他走进酒吧时是七点十五分，他去找付费电话给妈妈打电话。

~~~

迈克尔缓慢小心地朝椅子挪去。

“照他说的做，亲爱的。一切都会没事的。”

“这位聪明的男士，差一点儿就成为我父亲的人。你可以相信这句话。一切都会没事的，正如我计划的那样。”

这个不受欢迎的神秘人走向玛丽莲，眼睛盯着她丈夫。迈克尔神志不清，痛苦地打滚儿。杀手走近她。她恐惧地颤抖着。

“他在那边看起来很安全，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玛丽莲？拜你所赐，我一生中从未有过安生的日子。”

他抓起她的脸，强迫她直面自己。

“看着我！你知道日复一日地吃残羹剩饭是什么滋味吗？你当然不知道。”

他甩了她一巴掌，玛丽莲开始呜咽。

“他对你很好，是吧？告诉我，玛丽莲，他对你好吗？”

她说不出话来，全身颤抖，用肿如银元的眼凝视他。

“你对他和对我一样冷酷吗？是这样吗？”

“我都不认识你。你是什么意思？”

“噢，你认识我的，甜心！不！你说得对！你都没有机会认识我！我原本也可以给你快乐！我原本也可以令你自豪！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那个歪脚！记起我来了吗？我向你保证，你再也不会忘记我了！”

一张久远的面孔蓦然浮现在玛丽莲的眼前！

她开始哭泣！

“噢，很抱歉！我错了。请原谅我。”

杀手划了一个十字架。

“我宽恕你们，痛苦自私的生命，但你仍然得死。”

他把枪对准杰弗里的一张照片，打出一颗子弹，子弹洞穿杰弗里的脸庞。然后他用枪指着玛丽莲的头。

“听着！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对你好吗？”

“很好！很好！很好！”

突然，电话响了。

“哦，”一身黑衣的男人说，“肯定是杰弗里宝贝打来的。游戏进入高潮了。”

他走过去接电话，把话筒放在耳边。

“妈妈，是你吗？妈妈！爸爸，是你吗？”

罪恶的杀手从口袋中取出一件东西。那是用两根削尖的棍子绑在一起做成的，一根叠在另一根上面。他把棍子刺入玛丽莲的右前臂。玛丽莲尖叫起来。陌生人举着话筒，让她的声音传到听筒对面。

“杰夫，快跑，去报警。求你了，杰弗里，打电话给……”

陌生人的声音打断了她的话。

“嗨，杰夫。好久不见，伙计。我在这里有点事要做，做完了就离开你的地盘，到游戏的下一步我们再碰面。这是我们之间的游戏，小兄弟。你认为谁会赢呢？妈妈很可爱，遗憾的是她要死了。但爸爸这

会儿说不了话。”

“等一下！”杰弗里叫道，“你是谁？别伤害他们！”

“别担心，我不会对你做的事也不会对他们做。顺便问一下，有没有人说过你和你父亲的眼睛很像？我的眼睛也和他很像呢！哦，我放在你宿舍的那把枪你还带着吗？”

杰弗里把手伸进包里，发现枪不见了。

“别忘了听那盘磁带，杰弗里。”

他挂上电话，走近玛丽莲，一只手挥舞着枪，另一只手瞄准她臂上的棍子，看起来像是在指挥一支管弦乐队。他把手伸进她的头发里，问道：“他让你感觉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吗？”

他的问话里满是得意，抓着她的头发将她拉近自己。她开始哭泣。这是一场报复，玛丽莲转过脸避开这个复仇者。他把木棍从她手臂里拔出来，血沿着她的手臂往下流。他强迫她的脸面对她，用枪管擦着她的脸。子弹摩擦过枪管的气味令她恶心欲呕，又让她害怕得不敢动弹。

“哈，妈妈？他给你买了很多有趣的玩具吗？”

他开始在屋里走动。突然，他用枪打了她的脸。她的左颊破了，血流如注。

“我从来没有过玩具，妈妈！一件也没有！”

“他们告诉我们，你会进入一个非常好的家庭。”

他用手背扇了她一巴掌。

“在这个特殊的夜晚到来之前，你呼吸、大笑，饱含希望，建造梦想，规划未来。你抢了我的未来！”

他左手盘绕着她的头发，猛地将她推倒。

“他对你很好，你不珍惜，正如你不珍惜我，是这样吗？”

他又开始打她。迈克尔躺在门口，缓慢流出的血正带走他的生

命。玛丽莲的嘴里也流出血来。

“他给你买金碧辉煌的气派公寓，但你问他是否不忠，在外面有了情人，试图欺骗你，是不是？你让他的生活变成活生生的地狱，是不是？他想尽一切办法平息你的怒火，获得平静，你却蔑视他，告诉他他一无是处，对不对？”

然后这个男人抬起膝盖撞向玛丽莲的腹部。她痛苦地弯下身子，眼睛向后翻去。

“醒醒，妈妈，还没结束呢！”

玛丽莲抓住这个一袭黑衣的男人，扯下他的眼镜和一头假发。她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

“不！不是你！不可能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任她跌在地板上，痛苦得哭了出来。

迈克尔从疼痛引发的昏迷中醒过来，看到发生的一切，想去帮她，却动弹不得。

“放过她，你这个疯子！”

“很好伙计，这才像个男子汉说的话。所以好男人总是死的早。”

男人大声笑着鼓掌，仿佛在为一位作曲家庆祝。

“真是让我印象深刻！”

然后他用枪指着迈克尔·费尔，朝他支撑着自己的另一条腿射击。

“迈克尔，求你别出声。”她说，试着控制自己。

“是的，他对我很好，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但我仍然是他的母亲。”

不速之客抓住她的脸，把她扳向自己。

“告诉我，你跟歪腿有什么仇？”

过去的一切忽然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看到修女坐在大厅里，听到她对他喊叫。他看到自己的手拿着棍子扎进修女的脖子。他看到邪

恶的院长抬起手试图从她脖子里拔出棍子。他把棍子往里扎，直到她再也无法咒骂他。思绪回到现实，他看到玛丽莲的头挂在一边，脖子里插着棍子。他用枪指着玛丽莲的脸。

“你为什么不爱我其他的部分呢？而且你还以为我忘记这件事了！”

他闭上眼睛，看到两根绑在一起的棍子挂在自己头顶。

许多人的哭声响彻耳边，几乎将他逼疯了。他睁开眼。

“你差一点就会成为我的母亲！现在你就要彻底成个死人了！”

他扣动了扳机。玛丽莲的眼睛盯着前方，子弹打进她的脸。

~~~~

杰弗里放下电话，听筒没有挂回原位。他清楚地知道现在回去太晚了，但他必须回去。他转身跑出酒吧，酒保在后面喊着让他结账。他抓起一张20美元的钞票扔到地板上。来到街上，他神色绝望地寻找出租车。但周围一辆车都没有。街对面一个男人正在开车门，杰弗里毫不犹豫地跑过大街，对那个男人说：“非常抱歉，紧急情况！”

他朝那男人脸上打了一记，夺过他的钥匙，跳进车里，朝帕利塞德斯公园开去。车载收音机正播报新闻：“290西向公路的一个休息站发现了三具尸体，分别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个十岁的孩子，被认定为一起凶杀兼汽车盗窃案。警方称失窃的车是一辆红色的科西嘉。今晚的天气状况是，暴雨将持续……”

杰弗里关掉收音机，很快意识到自己被陷害了。他开车时那男人从他包里掏走了手枪。他能想像电台会怎么报道：“迈克尔和玛丽莲的养子了解到过去，杀了他的养父母。”

至于他在学校里的表现如何，那些人肯定会问迈克。脑中汹涌着痛苦和愤怒的情绪，泪水划过脸庞，他知道他的余生全完了。然后他想到回家后会看到什么场面。妈妈的声音听起来很害怕，他也是。

~~~~

不受欢迎的来客转向处于弥留之际的迈克尔。

“你叫迈克尔，对吗？我帮了你个大忙。你可以彻底摆脱她了。她不会再哭啼，也不会再呻吟了。”迈克尔看着他。

“我刚才没有想到是你。现在我知道了，我知道你会杀了我。索性说个痛快吧，我很高兴我们扔了你这个垃圾。你兄弟比你好多了！”

“哇！情绪激昂！我喜欢有激情的男人。是时候让费尔先生的人生落幕了。不过我还是想知道，是你还是她不要我的。”

“我们一直对你很好，我们尊敬你。”

“哇，我猜你不会再信任任何人了，是吗？该结束了，朋友。”

他把枪对准迈克尔的头，闭上眼，念了一句名言。

“父亲，什么事儿，我想杀死你。”

迈克尔看着他说：“我很庆幸我们把你送回去了，感谢上帝我们把你送回去了，你这个畸足怪物！”

“什么？”男人愤怒地问。

“朝我这儿开枪！”

男人朝他的头骨开了一枪，又装上一颗子弹。

“别担心，费尔先生。我很快就去找你的。”

迈克尔摔回楼梯下面，死了。他的头部背面裂开了。玛丽莲四肢伸展，躺在壁炉附近的地板上。他弯腰将她抱起。做完这些，黑衣男人进厨房洗手。他一直很爱干净。他回头看了一下自己的杰作，正如计划的那样。他把水浇在靴子上，向外走去，正如原先打算的那样，在入口和起居室的瓷砖地板上留下泥泞的脚印。他把两具尸体并排放在一起，迈克尔的手环绕着玛丽莲，她很安静，没有推开他。看来获得他渴望的爱的唯一途径就是让他们死去。他觉得这个景象很珍贵，他一直想进入这个家庭。他终于抵达了。

杀手把枪放在两具尸体之间的地上，然后在电话机旁放了一台小型磁带播放机，磁带机上附着一张便条：



“杰夫，这是方便你使用的。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正好纪念你的父母。”

确保没有遗漏东西，他离开了房间。他在口袋里找到医生布雷特·马蒂诺的身份证，又放回去。走到车旁时，他把警徽撬下来，扔在院子里接近前门的地方。晚上没人看得见它，但到了白天它就会很醒目。他上了车，开始按喇叭。有几个房子的灯亮了，一些人探头出来看，又缩回屋内。这样警察来调查这件谋杀案时就会有人声称，在今晚早些时候看到了红色的科西嘉出现在费尔家外。不受欢迎的客人开始倒车。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想道：

“你以为这样就够了吗？还是你打算再次参与到这件事情里来？”

他的脸埋在手心，浑身颤抖。

“现在离开这儿，你这个懦夫，否则我把你也杀了。或许我该去告发你，然后每个人都会大吃一惊的。”

他点火发动，开着车走了。

~~~~~

杰弗里来到第三大街和中心街的拐角处。当他驶上他家所在的街道时，那辆红色的科西嘉快速与他擦身而过，司机还冲他挥着手。他看见家里的窗帘卷着，屋里亮着灯光。他一点没停地往前开。然后立刻跑到门边。房门没有上锁。他小心地打开门走了进去。他看到父母躺在壁炉前。

“妈妈！爸爸！”

他们没有回应。杰弗里看到入口的右侧，楼梯下有一汪血。他知道太晚了。来不及伤心，他知道，他必须考虑如何摆脱这专为他设置的陷阱。他走进起居室，看到那台磁带播放机。杰弗里读完那张便条，从衣袋里取出那盘磁带放进去，按下播放键。

“这首歌献给我的兄弟，杰弗里·费尔。他不知道我的存在，也不会见到我。我不敢相信你是一个杀手。你的父母给你了这样优越的生活，你为什么还要杀死他们呢？他们给你的比你得到的要多。不过没

有关系，孩子，继续吧，这都是你基因里带来的。你见到我时就会认识我了。保持这个信念，直到音乐结束。你觉得怎么样，杰夫？他们在那儿躺着，像不像两根叠在一起的棍子？再见，杀手！”

杰弗里意识到凶手是诬陷他，他不会让他得逞的。他会活下去，纪念这两个曾经给予他美好的生活，如今躺在他面前的人。他低头看着他们，无声地哭泣。

“我对你们的爱超出你们的想象。我非常抱歉！非常抱歉。”

他转身跑出了门。他一上车就加速开走了。他没有回头。也许骨子里带有杀人犯的基因有好处。他会好好利用这一优势的。

第十三章

交谈与背叛

2006年10月18日，22：04

范丁斯走进公寓，回到他地牢般的卧室里。他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不是疲惫，而是感觉自己充满了活力。他常为自己的遭遇感到愤愤不平，但这一次他的心并未坠入抑郁中。他坐在床脚，低头看着地板，思考着在法院获悉的情况。地板上糊满泥泞的足印，范丁斯决定跟着这些足印看一看。看起来潜入者是先到了壁橱，接着转向他的床，最后又走出卧室。范丁斯慢慢地画出脚印的路线。他在壁橱里看到了自己。他很少靠近壁橱，因为那里储存了太多不幸的记忆。但这次他必须这样做了。他迟疑着，突然用力推开壁橱的门。范丁斯拉开电灯线，灯光照进过去18年来他一直紧闭的世界。他想关上这扇门，重回那种麻木昏沉的状态中。那种由于失去希望和理智产生的舒适感如今于他已是再也无法获得的奢侈。最底层是放着一条她的内裤，范丁斯弯腰捡起来。然后看到她大衣的一个口袋里伸出一张纸，他抽出来，那张纸看起来像是某份官方文件。他展开阅读起来：

“在接到进一步通知前，你必须将婴儿Y安置在和平女王孤儿院，否则就要进监狱。而且，这样比杀婴要好，你不觉得吗？”

信末的签名永远地改变了范丁斯的人生。他把衣服、书籍、纸张和巴卡第空瓶翻得满屋子都是，终于找到电话簿，快速翻到孤儿院那一页，草草抄下地址，打电话叫出租车立即过来。

“伟人通常也是恶人！”

~~~~~

2006年10月18日，22：14

“快，迈克！接一下电话！”电话铃响了。“你能不能有一次忘了妞儿，接个电话！”电话铃又响了。

“你好。”

“迈克，迈克，我是杰夫。”

“杰夫，你在哪里？我刚进门，我往你父母家打电话了，但没人接。你还好吗？你现在在哪里？”

“听着！我不能在电话里说，发生了很糟糕的事，我需要你的帮助。”

“杰夫，出什么事了，你在哪里？”

“听我说！午夜时分到校园休息室和我碰面。”

“休息室那时应该关门了……”

“我知道！到后面的停车场和我见面。我需要你的帮助，请对谁也别提这事！”

“嗯，一定，杰夫！”

“向我保证！”

“我向你保证！”

“好的！我相信你，迈克！”

“杰夫！杰弗里！”迈克喊道，“发生什么事了？”

电话挂断了。

“你的朋友费尔先生非常信任你，迈克。你是迈克不是吗？你知道，这是为了他好，为了他的安全，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是的，我叫迈克，你的名字呢？”迈克问房间另一头坐在椅子上的男人。

“马蒂诺，检查员马蒂诺，很多人叫我医生，不过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今晚过后他可能就不会理我了。我觉得我这是在背叛他。他是我的朋友。我不想……”

“不想看他死？他不是你的朋友，否则你不会轻易让我进入你的世界。友谊应该是相互的。这个男孩今晚可能犯下了可怕的罪行！没准儿他下一个打算伤害的就是你。朋友？省省吧。他是被收养的，他肯定已经发现了这一点，现在的他非常危险！你要照我说的做！”

“我知道，今天我和他妈妈谈话时她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今天？请问是在什么时间，怎么谈的？她把一切都告诉你了？一切？噢，天呐，真是一塌糊涂！”

“你说什么！太让人震惊了！你想让我做什么？”

“问题应该是，费尔想让你做什么，迈克？”

“让我看看你的警徽。”迈克坚持说。

“噢！去他的警徽！我们必须拯救这个男孩的生命。有股势力想他致他于死地——像对付他爸爸一样！”医生喊叫着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她对你说了些什么？”

迈克看起来既困惑又担心。

“噢！虽然不情愿，但我想我必须配合你。他想在今天午夜时分和我在休息室后面的停车场见面。”

“哦，那你最好过去，我会带他走，对他进保护性监禁。他会理解的。”

男人扫视房间，发现一些音乐CD。

“看来你喜欢音乐。你喜欢莫里森？”

“大门乐队？杰弗里喜欢莫里森的音乐。他收藏了很多。当然，我也喜欢，但不在学校里听。他的音乐总能激发出我最坏的一面。”

“听着，你到停车场和费尔碰面，我不打扰你们。我会现身的，而且我相信我们会达成一致的。”

医生离开房间时说：“两个小时后见。”

迈克感到万般无奈，但他不禁觉得这个警察跟这件事或许有牵连。

~~~~~

2006年10月18日，20：30

范丁斯在离孤儿院三个街区的地方下了出租车。孤儿院是由太平间、教堂和天主教遗迹博物馆组成的宗教建筑群中的一部分，他知道他没办法通过正常或曰合法的方式进入档案室，只能采用暴力手段进出。这对他来说没有多大关系，被抓到也没什么。到现在，他的生命已没有意义了，他只是如行尸走肉般地活着。

促使范丁斯行动的是真相，只有真相才能令他自由。孤儿院的防卫很松，即使在恐怖袭击频发的时代，想闯墓地的人还是少数，而且也没有人真正关心无家可归的孩子们。那些酒鬼、瘾君子 and 任性的知识分子流落街头，而他们的家人还在家里等着他们。也许只有在那些伪善的人眼里他们才有一点价值。他们仅仅是一些迷失的、被抛弃的、绝望的——最糟糕的是，完全不被爱的人！

雷雨过后，夜雾弥漫。范丁斯在黑暗中穿行，借着透雾而出的安全灯光，看到曼海姆和罗斯福街角大教堂高处的壁画上基督伸出的手臂。他找到一片特别黑暗的区域，翻过黑色栅栏进入墓地。沿着靠近大教堂外墙的路，来到另一座建筑前，他意识到孤儿院会比这座宗教建筑物中的其他地方安保更严格。后门口有一间保安亭。

经过近十九年的低迷，他的身体已不再如当初那样敏捷，但他知道身体分泌过量的肾上腺素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范丁斯工作时从罪犯那里没收过一袋厨房用具，他从里面拿了一小瓶乙醚。现在他来到保安亭前。他在门口徘徊了一会儿，捡起一根小木棒放在脚下，尽量大声地踩断。这一招很奏效，保安亭的门立即开了，范丁斯从背后抓住保安，将一团浸泡了乙醚的抹布塞到他鼻孔里。他需要这个保安休息一段时间，所以放的乙醚剂量很大，希望不至于要了他的命。保安倒下来，范丁斯把他拉进保安亭里。

“抱歉老伙计，希望你不要心怀怨恨。继续为孤儿院服务并保护好

这里吧。”

这些话听起来滑稽，但他很清醒。范丁斯从保安身上搜出保安卡和钥匙，然后找到这片建筑物的内部地图，寻找档案室的位置。他轻轻关上门，走向入口，插进保安卡，门咔嗒着打开。他贴着墙走向走廊，然后按照地图上的显示向左转，看到前面走廊里有另一个保安在熟睡。再走四个门应该就是档案室了，刚好经过那保安。范丁斯走近后，发现那个熟睡的人不是保安，而是一个穿制服的警察。范丁斯意识到，有人预感到他会到这里来。他知道那个人是谁！

范丁斯不声不响地接近了那警察。他对于自己将要做的事并不情愿。他拍了一下那警察的肩，待对方转过身，范丁斯重重一拳砸在他脸上。他失去冷静了。他检查了那警察的脉搏，确定他还活着。他小心翼翼地扶警官坐下，刷卡又进入了房间。范丁斯嘴里噙着一个小手电筒，疯狂地搜寻标志着“1988年”的文件。他找到了盒子，把它拿下来。他的手颤抖着，快速翻开文件。他想他现在应该来点儿巴卡第或一片药丸。然后，他暂时抛弃了杂念。最终他看到这样一份标记的文件：“婴儿Y，1988出生，出生地，未知。”

他打开文件夹，开始浏览。里面有各种文件，最上面是一张纸，这是写给一个显然在孤儿院工作过的护士的悼词，内容是：

“2006年6月14日：和平女王孤儿院哀悼院长梅里亚姆之逝，她在治疗一位癫痫发作的病人时突发严重的心脏病死亡。”

范丁斯感到手指发麻。然后他知道了原因。他的眼睛看到一个小男孩，正忙着打扫孤儿院落的厕所。当他努力清洁时，教会的一名护士——也是一个修女走了过来。

“你这个白痴！一无是处。难怪没人要你。你是个废物！”

她强行令他转过头来，面对她的眼睛。

“你又蠢又丑，还是个畸足。没有人想要一个你这样的怪物。你在哭吗？你应该哭。你生来这样，因为你是上帝的诅咒。现在开始干活，别等我打你回房间！”

范丁斯又看到了孩子，正在房间里抬头望着墙上的大十字架。他

比之前年纪大一点，看起来也强壮了一些。他在想这个女巫为了净化自己邪恶的灵魂，是不是把所有恶意都发泄在了他的身上？

“我讨厌那些绑在一起的两根棍子。我一直都恨它们，但是有一天，我会好好利用它们的。那个修女会见识到的！”

画面淡去，范丁斯继续看文件。纸下是一份官方登记表。

“婴儿出生后三天登记。身体特征：黑色头发，棕色眼睛，白人。需注意的缺陷：脚部稍微扭曲。父母，母亲：苏珊·查康；父亲：未知。”

表格下面有几行潦草的记录：

“收养候选人，居住在伊利诺伊州帕利塞德斯公园第三大街102号的迈克尔和玛丽莲夫妇拒绝了第一次收养。原因：先天性畸形。”

范丁斯的手开始颤抖。那个名字已经在他大脑里游荡了好几天，现在以书面形式确定了。他紧握起手，擦了擦浸满汗水的额头。放下表格，看到文件下面有一封手写的信。信是写给他的，他一边读，一边哭了起来。

“我最亲爱的华尔，我知道这样做可能会让你恨我。我不希望如此，但如果你恨我，也是我罪有应得。你为了我做了那么多，我相信你是真心爱我的，你应当知道真相。那天晚上，在酒吧上面我的公寓里，我利用了你。我有一个合同要履行，你是那个不幸的捐精者。我以为我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了。可是就在之后你出现在那个可怕的工厂里，他们把我们的孩子带走了。从来没有人像你那样对待我过，如果不告诉你真相，我无法安宁。请烧掉这封信，如果马蒂诺发现了它，我会很危险。我知道你讨厌里奇，但他在我来之前就住在我们的公寓了。孩子是我们的，你和我的。你的好朋友医生从我们身边带走了他们。请当心，我们的儿子本应待在我们这个家里，请把他们带回来吧。这封信是里奇帮我写的，他也会帮助我们做正确的事。我是如此爱你。我知道你从来没有这样认为过，但我怎么能不爱慕你！献上我全部的爱，苏珊。”

范丁斯无法自控。他握着信，紧紧贴在胸口。他的心碎了，怒气汹涌，抑郁的情绪一扫而空。他不再死气沉沉，整个人怒气勃发。

毫无预兆的，那座大楼炫目的光又在他眼前闪过。他看到了医生，正在擦拭仪器。马蒂诺走进客厅，冲一个躺在地板上的男孩弯下腰，把了把他的脉搏。范丁斯听到医生的声音。之前几次精神冥想中他都没有看到医生的脸，这一次他看清了。华莱士心里明白，医生不再是朋友了，而是他的敌人，是一头应当被毁灭的恶兽！

“你们两个都很蠢！”范丁斯听到医生说，“不管怎么样你都是个杀手，傻瓜。当个杀手就这你活着的唯一目的。你会是杀死这个可爱拉美人的完美凶手。然后我会亲眼看着你在死刑室里被处刑。”

范丁斯看到医生检查川伯肋上的枪伤，伤口很浅，旁边放着一把枪，上面有苏珊·查康的指纹。

“华尔不久就会忘记她的。”医生笃定地说。

“不！你这个混蛋，我要杀了你！”范丁斯尖叫起来。

他冷静下来，看到苏珊的信下面有一张纸片。

“嘿，亲爱的老爸，你现在觉得你儿子怎么样？你应该喜欢妈妈蹬腿之前给你写的这封信吧。别担心老兄，我们很快就会见面。我们一起干掉马蒂诺。杀死修女的感觉很痛快，你得同意，这是她应得到的报应。”

范丁斯想找到这个杀手，让他知道自己不会因为血缘就让他在这世上继续作恶。如果可以，他现在就会杀了他！卡片上还有内容：

“今晚，我会向费尔实施报复。这会非常令人愉快。事实上，我认为我们都应该死。再见。你的儿子，Y。又及：你不也是歪脚吗？是你把这么烦人的毛病遗传给我的。”

范丁斯把那份文件塞进自己包里，离开档案室朝出口走去。那个之前被他打倒的警察已经醒了，正试图站起来。范丁斯走到他身边，抓着他的头发又朝他脸上打了三拳，这一次，他不再关心是否会把这人打死了。

第十四章

错误的身份

2006年10月18日，23：58

将近午夜，杰弗里来到停车场，几个小时前的暴雨让积水淹没了停车场的一部分地方。空气凉嗖嗖的，迈克浑身颤抖，他不确定是因为寒冷还是出于对他所认识的每个人都不信任的缘故。杰弗里走出停车场，低声问：“迈克，你在那里吗？”他希望迈克不要出现。

“杰夫！杰夫！”迈克呼喊他的声音响起。

“迈克，这里！”

在杰弗里右边，出现了一个黑衣人。杰弗里走了出去，可以看到那人黑色的剪影。

“迈克，如果是你的话，我认为现在你应该离开。”

“哇！不会这么快！”树丛后面一个声音喊道。

树后的男人走了出来。

“怎么回事……？迈克在哪儿？是他让你来这里的吗？”

“谁，杰夫？”

杰弗里略向左边看了看。

他看到地上躺着一个身体。

“你为什么要杀了我的父母？”杰弗里尖声问黑暗中的那个人影。

“印象很深刻，嗨？很精彩，不是吗？死在爱人的怀抱里！”阴影中的男人宣称。

“我想你会明白将要发生的这件事情的复杂性的。”

“这儿发生什么事了？迈克在哪里？”

“我猜，他就在你左边，替你受过呢。”

杰弗里发现地上躺着的那个人是迈克。

“你为什么要杀死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那人掏出一把枪，挥舞着它，好像在指挥一支管弦乐队。他走向杰弗里，嘴里唱着歌。

“如果你让这个人搭便车，甜美的家庭就会破裂，暴风骑士 1。”

迈克的声音透露出他此时此刻的恐惧：“你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我曾得罪过你吗？”

“哦，我只是想拿回我与生俱来的权利！我们的妈妈和那个医生把太多东西从我身边带走了，所以我也要让你一无所有。就这么简单。我个人并不想和你作对。我只是讨厌你们这些人罢了！只是你老子死了，你是我唯一的追索对象。你有一双完好的脚，等等等等，无所不有！”

那个男人走近杰弗里。

“先生们，走近一点，让我告诉你们什么是痛苦，什么是流浪，酩酊大醉般地流浪。这里就是我们自己的路边咖啡馆。很适合采取下一步行动，摧毁你整个人生——和我一样痛苦的人生。很令人激动，你不觉得吗？”

“你疯了！”杰弗里断言。

男人走近了，他举起枪，抵住杰弗里的下巴。

“这世上谁又不疯呢！你知道经年累月没有听过一句好话，没有人爱抚你，甚至没有人承认你的存在，这是种什么感觉吗？”

他抓起杰弗里的衣领，让他贴近自己的脸。

“你知道想在神殿里杀死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吗？你没有这样做的理由。干得好小兄弟，但永远不要认为你能理解我的头脑。你得承受住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它有自己的思想，但是我喜欢这样！也许我是疯了，但我喜欢这样的自己！无论如何，这下有游戏可玩了。别担心，我们不会杀你。那就没意思了，我们打算让迈克替你死。”

然后杰弗看到地上的那个身体在轻微移动。男人把枪口转向迈克。

“请问，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把枪放下吧。”

突然，一声枪响。

“不！”

杰弗里试图把枪从男人手上打开，但太迟了。他朝迈克跑去，弯腰护住了他。迈克背部中弹，痛苦地打着滚。

“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跟你无冤无仇！”

“我也跟人无仇，弟弟。我也没有要求生下来就被当作一个痛苦邪恶的存在！你过着我的生活，弟弟！你取代了我！现在轮到你了，充满憎恨，也被人恨。所以现在你要品尝我生活的滋味了！或许你就会理解我这被你称之为疯狂的头脑了！”

陌生人直直地盯着杰弗里。

“你真地相信川伯杀了我们的母亲吗？那是你疯了。你居然真的相信川伯杀了我们亲爱的老母亲！唉，你有理由这样认为，但不幸的是，他不是我们的老爹。你已经明白了几件事，杰夫。是时候接受真正的教育了。我会让你活着的，直到你所有珍贵的东西都被我毁灭。你可以杀死我或自杀。你要摆脱我只有这两个选择。”

杰弗里跪下来检查迈克的脉搏，他开始哭泣。男人走过去，用枪柄砸他的头。他抓起杰弗里的一团头发，把他拖离迈克大约三英尺远，然后注意到他身上的黑色风衣。

“好漂亮的大衣，杰夫。你品位不错。”

他走回躺在杰弗里·费尔旁边的那个年轻人，迈克仍有意识，但出血严重。男人单膝跪地，弯下腰，看着他的眼睛。

“至少你找到了出生的原因，伙计。你来到这个世界是来为我们效劳的！一路顺风，我的朋友！²用歌曲为你送行，《摇滚年代》或《平静的山谷》之类的，什么都好！”

然后他把枪对准受害者的胸部。

“请不要开枪，我不想死。”

“告诉我，我打赌你想去天堂，不是吗？现在告诉我！”

“是，但不是现在。请别杀我。我还没准备好……”

一身黑衣的男人把一根手指放在受害者嘴上。

“嘘！目前正是上天堂的大好时机。别告诉任何人。哦，我的上帝！每个人都想上天堂，却没有人想死。再见，小伙子！”

一身黑衣的长发男人扣动了扳机，一颗子弹射出来，打进地上这个年轻人的心脏。杀手看到受害者的眼睛爆发出震惊和恐惧。

“我们真正想杀的不是他，是吧？”男人大声地问自己。

“我们要得他很好，但是没有任何挑战性。”男人宣布，“只是为了让游戏继续而必须这么做。”

然后他把枪放进杰弗里手里，把杰弗里的手指放到扳机上，又发了一颗子弹打进迈克的身体里，子弹的碎屑满地都是，也落在杰弗里的身上。杰弗里全身寒冷，他最好的朋友迈克死了。

“先生们，欢迎来到平静的游行。”

然后他走向一辆红色的科西嘉，把他的东西拿出来，看了一眼镜子。

“我们正在做什么？”

杰弗里清醒过来，茫然地摇了摇头，突然意识到他身在何处，发生了什么事。他听到有脚步声快速接近，站起来低头看着躺在地上的朋友迈克，他一动不动，了无生气。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个家伙要毁灭我？”

突然一个声音响起。

“不许动！不许动！立刻趴到地上！”

“警官，请听我解释。”

“哦，你会有机会解释的。但是现在，趴到地上！”

杰弗里照他说的做了。

“举起手来！校园巡逻队，我是唐恩警官，我在校园休息室发现了一个被枪击的受害者和一个疑犯。请立即支援。”

校园警官走到迈克的身体旁，弯下腰。

“一动也不要动，你明白吗？”

“明白，先生。”

警官拉起迈克的手臂把脉。

“哦，我可以向你保证，他确实死了。”警官背后有人宣布，“你想随他而去吗？”

警官转过身，看见一个身穿黑色风衣、戴墨镜的男人。

“为什么人们要一个接一个这样加入进来呢？”杀手问，“我们只不过是享受一点小小的乐趣！”

“什么……？”

一声枪响，子弹打进警官的额头。他倒在地上那具尸体上面。那个男人走向杰弗里。

“不要以为我对你起了同情心。因为我讨厌你们！我只是不能让这个警察结束这个游戏。我没有童年，也没有玩过游戏。现在我尝到了这个游戏的乐趣，无法自拔。这只是一个插曲。时间到了终究会来，朋友。现在，杰夫，我要离开这里，你也可以在支援的人到来之前离开。”

那人来到杰弗里身边，双臂环抱他，仿佛在给他鼓励。

“你干得好，杰夫！就让你的基因引领你吧，弟弟。你刚才杀了你最好的朋友和一名保安。我想你今天一共杀了五个人，我很为你骄傲！”

“我没有杀任何人，你这个疯……！”

“很痛快，不是吗？我知道你没有子弹。你也知道。迈克和这警卫，还有那个拥有科西嘉汽车的家庭知道，你父母知道，但他们没法以任何方式为你辩护，不是吗？现在就行动吧，跑，跑，跑。我已经把你的汽车发动了。离开这儿！”

那人走到排水管附近，把枪丢下。然后他安静地，慢慢地转身消失在夜雾中。

杰弗里环顾四周，跳进红色的科西嘉汽车。一股强烈的内疚感折磨着他。在这个黑暗多雾的夜里，他最好的朋友躺在湿透的地面上死了。如果杰弗里没有叫他来，他便不会这样死去。他的爸爸妈妈永远不会再跟他说话。在短短数小时内，那个人把杰弗里的一切都夺走了！迈克原本会离开学校，在他女伴的怀里度过良宵。然而此刻他躺在这里，流着血，大好前途付之一炬。杰弗里回望了一眼迈克，倒车，本能地看了一下镜子，说：

“我们在做什么呢？”他开着车飞驰而去。

¹ 歌词来自大门乐队的名曲《暴风骑士》。

² 原文为法语。

第十五章

危机四伏

杰弗里思绪纷飞，红色的科西嘉汽车缓慢地穿过校园，朝主校门驶去。快接近出口时，警车飞驰而过，车灯闪烁，警笛呼啸，杰弗里被迫停在一边让路。他知道警车是在驶向哪里。枪声已经迅速地惊动了安全办公室，或者他亲爱的兄弟提前报过警。无论是什么原因，他都要赶快离开，丢掉他开的这辆红色祸车。

警车来到门口，径直朝图书馆后面的草坪开去。所有车辆同时到达。车前灯照出一个朝他们踉跄行来的人影。所有警察跳下车，上好武器。一名警察用扬声器喊道：“站在那里！不许再前进一步！”

突然，那人倒在地上。离他最近的汽车里的警察跑过去。那人昏倒了。警察从他外套里掏出一个肩带手枪套，里面有一把左轮手枪。此外还有一个临时警徽和身份证。

“嘿！他是个警察！中尉，医生，迈克尔·马蒂诺。”

医生的头部在流血，似乎有人用钝物击打了他的头部。

“马蒂诺医生，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他还活着吗？”

“嗯，我想至少他倒下之前是活着的。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医生悠悠醒转。

“我这是在哪儿？”

“马蒂诺医生，我们接到电话说这儿发生了枪击，然后在这里遇到你。你头部受了很重的伤。你还好吗？”

“让我想到了我为什么要戒酒。”

“先生，你怎么了？”

“嗯，今天早些时候我到这里跟一个年轻的法学生谈话，不是正式

调查，只是帮人个忙，噢！”医生抱怨道，“管他的！”

“对不起，中尉，先来消消毒。”

医生用敌视的目光看了一眼手拿棉布的警官，继续说。

“我是说，我在这里进行一个法医学方面的讲座……”

“停一下，马蒂诺警官。”

警察拿起制服上的接收器。

“在哪里？好的，我们已经在路上了。马蒂诺中尉，对不起，打断一下，这个学生的名字叫迈克·埃文斯对吗？”

“嗯，是的，他是叫这个名字，怎么了？你怎么知道……？”

“一个学生被发现死在图书馆拐角处的学生宿舍后面。他的学生证上显示名字是迈克·埃文斯。现在，你又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的前警察朋友，华莱士·范丁斯，你知道吧，他的女人被发现死在他公寓里的那个人？”

“噢，我不记得这件事。”

“你当然不记得！这件事发生时你还没当警察呢！那么川伯这个名字呢？你们有印象吗？”

“当然！”所有警察异口同声回答。

“嗯，我们发现被川伯杀死的那个女人有个儿子叫杰弗里·费尔，范丁斯想了解一些费尔的情况好破解这个案子。我打算和埃文斯一起去见他。我刚走出那边的灌木丛想和费尔说话，就有一个穿黑风衣的人朝我头上打了一记。这就是我昏迷前最后的记忆了。”

“您的正式警徽和身份证呢，中尉？”

“我不知道。今早我弄丢了，现在还没找到。不管怎么说，你们为何不让我过去，我们一起去见那个不幸的男孩？”

~~~~~

杰弗里漫无边际地开着车。他知道警察会跟踪这辆红色的科西嘉，他得尽快摆脱这辆车。但他还得尽快再弄一辆车。他开着车，感受到一种奇怪的宁静感，将这些不幸都压下去了。那些昨天他还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此时都毫无意义了，他失去了所有的感觉。

杰弗里盯着正前方。他瞥了一眼后视镜，确信镜子里不是自己的形像。这个警察是谁？杰弗里想知道他究竟做了什么孽，要遭受这样的惩罚？

“原罪吗？”

还是被代理人控告了？杰弗里把手伸进黑色风衣的口袋。左边口袋里有一沓折叠好的纸张。他打开车顶灯，把那些纸展开，这是从一份从18年前的报纸上截下来的剪报。标题是：

“一警察被发现过度用药，进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正文描述了在华莱士·范丁斯的公寓里发现了她女伴的尸体和理查德·川伯的血迹，之后他被送进了国家医院的精神病室。开始几天警方怀疑范丁斯是谋杀案的嫌犯，直到法医检查和现场痕迹显示一个叫理查德·川伯的人才是凶手。

杰弗里猛地一拳砸向方向盘的中心，然后把手伸进另一只口袋，取出里面的一个警徽和一张身份证，读道：

“中尉，迈克·马蒂诺博士。”

“这个警察是谁？他在这件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杰弗里把车开向路边，驶进一家夜间咖啡馆的停车场，开始阅读这篇18年前的文章。

“谋杀发生在坎贝尔街814号公寓3号楼。”杰弗里意识到这一定是他亲生父亲住的地方，他现在想知道那个人是谁！

“甜蜜的家庭。”

~~~~~

一名警员走向正在询问医生的上尉，“刚刚接到电话调度，帕利塞

德斯公园发现两名死者。”

“死者是谁？”

“他们的名字是迈克尔·费尔和玛丽莲·费尔。”

“是他的父母！”医生喊道。

“谁的父母？”

“费尔！今晚我打算找他谈话的那个孩子！他们死了多久了？”

“没多久，大约两个小时。”

“长官！”一名警察喊道，“我们还找到了一件疑似凶器。”

他把一只32发手枪放进塑料袋里，负责的警察收到后，取出枪嗅了嗅。

“刚开过火。把它封起来，放进犯罪现场物品袋里。”

“长官，你有一通紧急来电。”

警官走向他的车：“我是基贝尔警官。帕利塞德斯公园第三大街和中心街拐角处，费尔家？两名死者？好的，我知道了，给我一点时间，马上赶到。”

马蒂诺手里拿着冰袋敷他肿胀的额头，走向基贝尔。

“看你的脸色，某处一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是啊，今晚罪恶之城火力全开了。”

~~~~~

2005年8月19日，12：42

杰弗里把那辆红色科西嘉停在离坎贝尔大街不远的一片黑暗的地方。他下了车，向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地方走去。他的目光紧盯着面前的市法院大楼，没有注意到左边有人在进行交易，也没有注意身后一群暴徒在骚扰一个女人以及各种纷纷扰扰的声音。这个社会太过冷漠无情，法律对小人物们铁面无私，而忽略了那些巨大的令人无望的暴

力行为。那些暴力在这充满恨的温室一般的社会中滋长。杰弗里只是黑暗中的一个影子，他坚定地向前走，看到了大楼的正面和入口。沿着人行道，他毫无阻碍地走向最终的目的地。

杰弗里确信他能够认出这片地区，但又想不起来到底是哪里。他最后一次见到这个地方，是他那个患精神病的孪生兄弟把他丢在这里。这是他对这个地方的最早印象。然而，这个地方对他又似乎很熟悉常见。风吹动他的风衣，擦过汽车引擎盖，警报响了起来。有几个人透过窗子探出头来，又缩回去了。他不害怕！没有退缩！十字路口，灯光闪烁成“不要行走”。他没在意，继续走。车里的夜间乘客摁响喇叭，司机也咒骂个不停，杰弗里意识这是什么地方了，是“普瓦斯基和坎贝尔。”仿佛他是在用别人的眼睛看这个世界。

杰弗里进入大楼的走廊。这里一片漆黑，有股霉味。他熟悉这味道，知道前方是什么。他想起来了。他的头脑告诉他去往哪里。杰弗里静静地走上楼，一些过去的图像在他的脑子里闪现。

杰弗里看到他的生母走出里奇的公寓，被站在走廊外面的医生吓了一跳。

“华尔会消失一段时间？我让他去查一起案件了，会占用他一些时间。”

“那么，过来吧。”苏珊对医生说。

“噢，你在想什么，我来听一个疯警察的胡言乱语吗？你到底做了什么？”

“噢，我只是让一个生病的邻居提起精神来。”

“你来给里奇鼓劲儿？我不知道华尔是怎么忍受你的。我不能容忍任何方式的不忠，尤其是当这不忠还会置我于危险之中的时候。”

“哦，说实话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说到你，苏珊，就是我的事了。说到这儿，我有些话要对你说。”

苏珊和医生一起进了公寓。医生拿着一个黑色小包。

杰弗里听到范丁斯房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思绪被打断。眼前的图像消失了。他走下楼梯，像一个猎人踩在叶子上那样小心，以免让他的猎物觉察到迫在眉睫的危险。

“你疯了，费尔——不管你真正的名字叫什么！”费尔想。

然而，他做了他想做的事。这是一个十字路口，无论他选择哪条路，都通往黑暗和绝望。他来到楼梯底部，走进公寓大楼。这座公寓改变了他的命运，并导致两个给了他新生活的人因此而死。而那种新生活，是只在童话故事里才会有的。他深吸一口气，痛苦地呼了出来。

“该死！每个人都认为我杀了我的父母和我最好的朋友。打开门进去又有什么危害呢？”他抓住了门把手。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范丁斯的门没有上锁。他拉着门紧贴自己的身体，以免门栓发出声音。他转过身，走进这个没有归路的世界。客厅寂静，一片漆黑。小夜灯照着走廊通向卧室的路。光线照出这面记忆之墙上的一两幅画。其中一张让杰弗里见到了两个深深入侵他生命的神秘人物。那是一张迈克·马蒂诺博士和华莱士·范丁斯在谋杀现场的照片，照片中，他们充满男子气概地拥抱着。他想起了那些猎人和渔民展示猎物的纪念照片。杰弗里把耳朵贴在卧室门上，听到收音机静电轻微的噪音。门微微敞开着。他推开它，门吱吱地滑开。在收音机静电的嘟嘟声中，他能听到床上的鼾声。

“他在这屋里呢，我是笨还是怎么的？”

他看向左边，壁橱的门下透出灯光。他走过去打开门，光线照进房间。他看到房间里一个人的轮廓，那人曾是个保护者。范丁斯侧躺在床上，仍然穿着他的牛仔裤和一件法兰绒衬衫。地上散放着巴卡第酒瓶子和几个空药瓶。

“这家伙有药瘾！”杰弗里想。

杰弗里回到壁橱。他必须找到一些可以还他清白，甚至控告范丁斯或马蒂诺的证据。他知道这两个人中有一个一定是有罪的。壁橱里全是同一颜色的牛仔裤和法兰绒衬衫，都干干净净地挂着。



“这家伙还是个怪人。”

杰弗里看到壁橱角落里有一个黑盒子。他弯下腰察看它是否能打开。这时警方电台响了。他听到帕利塞德斯公园的两起死亡报道。

“这简直是疯了！”

他把手伸到身后，轻轻关上了门。他听到范丁斯昏睡中发出的窸窣声。范丁斯大概是在找那扰乱他的恼人的声音来源，把几件东西撞掉在地上了。最后，杰弗里听到范丁斯起床的声音。

范丁斯必须向当局揭露真相。然而，他知道当局可能永远不会相信他。医生是一个大受欢迎的警察。他曾经参与过多次突袭，解决过这个城市里许多最棘手的案件。而范丁斯则曾被指控杀死自己的情人，直到在他公寓里发现川伯的血和指纹才洗清嫌疑。他必须拿到证据。他收听警方广播时听到他们在全力报道帕利塞德斯公园第三大街302号两人死亡案件。医生是一个城市警察，但是县里总是会向他学习专业技能。所以此刻他肯定在赶往那里的路上。范丁斯也要赶过去。他会让出租车把他送到离现场不近不远的地方。杰弗里知道，如果范丁斯进壁橱来，一切就都完了。他听到范丁斯低声唱歌的声音，有点耳熟，然后他就想起来是哪首歌了。

都结束了，美丽的朋友，都结束了，我唯一的朋友，我们精心的计划都结束了，所有存在的事物都结束了，结束了，没有安全感或惊喜，都结束了，我再也看不见你的眼睛了。 1

范丁斯停止唱歌，杰弗里听到他朝壁橱门走来的脚步声。

“我看起来一定像坨屎一样。”范丁斯自言自语。

他闻了闻腋窝。

“闻起来也像屎。”

脚步更近了，透过壁橱门下的空间，杰弗里看到范丁斯双脚的影子。他尽可能地往后靠，预备迎接攻击。门把手开始转动。门闷闷地响着，一点一点打开，最后打开了几英寸。门又开得大了一点，突然门铃响了！范丁斯放开壁橱门，跑向对讲机。

“你好！”

“嘿，华莱士，是我，医生。你听说谋杀事件了吗？你儿子费尔玩了个杀人游戏。我想你会感兴趣的。”

“当然了，医生！”

“我等着你，动作快点儿。”

“啊，谁在乎呢？”范丁斯想，“这又不是约会，除非是命中注定。”

他喷了一些廉价香水，用手指理了理头发，出门去见医生。

杰弗里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他感到既危险又兴奋。是时候去寻找他想要的东西了。杰弗里打开壁橱的门，让光线照进卧室，照进他的过去。这个房间，是一个心碎的男人充满疼痛和不幸的花园。范丁斯痛苦、悲伤、愤怒、孤独和内疚的种子就在这间丰饶肥沃的荆棘之地里生长。墙上没有挂图片，没有任何便利设施，只有一些能让他迅速忘却的工具、酒精和烈药，还有一张睡觉的床。杰弗里想起壁橱里的那只黑盒子，他回去拿出来，打开盒子。

近距离观察，杰弗里发现黑盒子有一个垫锁，他弯腰单膝跪下，抓起盒子两边，慢慢把盒子打开。盒子里有许多照片，关于范丁斯过去当警察时的，还有一些历史性的新闻照片，最重要的是，里面有许多他美丽的母亲的照片。

“哇，妈妈是一个漂亮的女人。”

杰弗里盯了照片有一分钟之久，然后把它们放到一边。在他看来，母亲有点太过年轻了。然后他取出一件黑色的东西，看起来像一双黑色泥靴和一副黑墨镜。杰弗里弯腰把它们拿出来。靴子上满是泥巴，只有在多雨的夜里才能沾上这么多泥。就像今天这样的夜晚！

盒子一边有一个大抽屉。杰弗里打开，里面有一份官方文件，还有四张范丁斯和他女友的照片，两人在沙滩上，都面带微笑。然后还有其他人。有两张是苏珊·查康和川伯的照片，还有一把上了膛的枪。杰弗里回想起童年的记忆，但立刻抛开了。他想起了父母，他想把华

莱士的心挖出来！杰弗里看到风衣上附着一张便条。

“嘿，警察先生，我想你会喜欢这些东西的。我已充分利用过它们了。再见，杰弗里。”

这个极力证明他是杀手的人真是他的兄弟？杰弗里感到恐慌，开始怀疑自己的神志！泪水涌起，他不知道这是抑郁和困惑的眼泪还是出于纯粹的愤怒和恼恨。也许都有。照片、靴子和便条都指向他是一个精神变态的杀手，为自己备受侮辱的生命报仇。这不是杰弗里干的，他知道他一直在何方。他不关心他的老父亲和母亲。他唯一承认的父母、他真正的父母现在已经死了！他把这些东西放进一个箱子里。他确定他所谓的兄弟不是唯一想要摧毁他的人。他离开壁橱，把图片、靴子、枪和便条扔到范丁斯床上。他脱下黑色风衣，连同医生的警徽一起扔在床上。他转过身，拿起厚厚的文件，读出上面的名字：杰弗里·费尔。他把文件夹在腋下，走出了房间。

“她是一块被共享的肉。川伯、马蒂诺和范丁斯都有杀死她的动机。”他想。

杰弗里读着文件，弄清了整件事。他本不想要知道更多，但现在他什么都知道了。他来到门厅，取下一张范丁斯年轻时的照片。他在镜子前停下，深深凝视自己。他摸了摸脸庞和下巴的线条，瞥了一眼范丁斯年轻时身穿制服的照片，大吃一惊，伸出手试图感觉照片上的脸部线条，然后本能地摸了摸自己的脸。

“这是真的，所有这些都很有意义。”他低头看着手里的文件，打开它阅读起有关他自己的那一部分关键信息来。

“噢，我的上帝！”杰弗里喊道，“范丁斯先生，是时候谈一谈了。”

他回到范丁斯的房间，坐在他床上等待命运的安排。

---

1 大门乐队的歌曲《结束》（TheEnd）的歌词。



## 第十六章

### 血统

2006年10月19日，1：26

“华尔，你真的没事吗？”

“是的，是的！比你看到的更好！继续开，关掉那该死的警笛！我有一种感觉，今晚杀了费尔夫妇又袭击你的那个人，和她的死密切相关，也和那个杀死苏珊的畜牲有关。”

医生开着车，越来越不耐烦，范丁斯不得不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汽车朝帕利塞德斯公园的费尔住宅驶去，医生在想着该怎么说话才能进入范丁斯被药物占据的头脑。

“华尔，这是一起父母的罪传到第三、第四代子孙的案例，血统败坏，遗传密码。你知道血统吗？”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范丁斯喊道。

“噢，只是一些《圣经》中出现的诅咒，关于罪恶是如何从父亲传给儿子之类的。”

范丁斯尖叫起来。

“什么？你皈依宗教了？所以你出名的原因是什么？你的父母是完人吗？我是疯了，但至少我知道我疯了！”

医生把车开到费尔家前面，停下车。

“华尔，从手套箱里把那个大信封取出来。”

范丁斯把手伸进箱子，拿出信封。那是一些关于杰弗里·费尔被收养前后的精神病方面的机密档案。批准收养的法官称在杰弗里的成长过程中至少有三个不同阶段曾发作过这种病。

“一个医生如果泄露这些材料，会被吊销执照的，医生。”

“哦，医学小偷中确实有这点荣誉，华尔。无论如何，它可以证明

我的父母之罪理论。看，在收养的第一阶段他对抑郁和愤怒表现出强烈的内疚感。虽然没有暴力性质的行为记录，但已严重到在允许收养之前就引起了法庭的注意。”

“好吧，医生，确实如此。他听起来确实有一些问题。噢，根据这些信息，他有可能是我的儿子。上帝知道我已多次陷入愤怒，而面对愤怒，你也不是自己的救星，医生。无论如何，他在其他方面都是模范，他在学校全拿A，受人欢迎，没有负面记录。”

“这就对了，华尔，我们这是在他的妈妈和爸爸面前，称赞他们在杰弗里生命中的所作所为，是吗？请记住，是你预言到他做的一切好事的。现在你却在为这个杂种辩护！”

范丁斯开始大笑。

“最后的工作终究是你的，医生，牢不可破先生。你似乎有点紧张。我从来没见过你焦急过。一个每天工作就是看看发病率的医生居然有点发抖。”

“下车！去工作！”医生喊道。

他们进入费尔家的住宅，无法形容的恐怖造成的结果随处可见。迈克尔·费尔的尸体躺在他妻子玛丽莲的上面。楼梯下面的地板上有一滩血迹，周围布满巨大的脚印。医生看到迈克尔的手上紧紧握着一张纸，他迅速拿过来，展开阅读。

“他不是警察！”

字是用迈克尔·费尔自己的血写成的，他左手食指指尖还有血迹。

“你在那边找到了什么，长官？”一名刑警问医生。

“哦，我只是看看这个人的遗容。”

医生把这张血迹斑斑的纸塞进他西装外套的口袋里。

突然，闪电再一次从范丁斯眼前掠过。当他看着迈克尔和玛丽莲的尸体时，似乎能捕捉到发生了什么事。一个穿着黑色衣服和黑色雨衣，戴着墨镜的人在他眼前闪过。一个声音不停地回响在他的脑海里：

“我知道你！你不是警察！”“我知道你！你不是警察！”“我知道你！你不是警察！”

范丁斯看到那把枪射向费尔的脑部，子弹划过玛丽莲·费尔的脸。他看到两根绑在一起的棍子，插进玛丽的胳膊和脖子。他不由自主地重新演示罪行的过程。范丁斯抬起手指，好像那是一只钢笔，他在自己脸上擦了擦笔尖，做出写字的动作。医生瞪大了眼。

“华尔，你还好吗？”医生大声问，“华尔，过来，别再想了！”

范丁斯开始恢复知觉。

“医生，我看见了。我看见他了！一个和费尔相仿的年轻人，但不是他。他是一个十足的野兽，没有内疚感，没有良心。”

范丁斯站起来，走进客厅，玛丽莲四肢伸展，躺在她丈夫身下，靠着咖啡桌。她的脸深深低垂着，几乎被砍首了。范丁斯抬头看到一张全家福照片，照片上杰弗里的额头处被打了一枪。他走过去，把照片握在手里，感受着上面的面孔。他低头打量着杰弗里的形象。

“这就是那个患精神病的杰弗里·费尔？对于一个残酷的杀手来说，这种外表是否太过自信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一个杀手可以来自任何阶层，即使受过高等教育或被社会尊重。你不这样认为吗，医生？”

“是啊，同样的话可以用来说邦迪<sup>1</sup>，但是……”

“如果他不是凶手呢，医生？如果他是被陷害的呢？如果川伯也是被陷害的呢？如果我认为他寻求报复是为了满足我自己邪恶的渴望，而做了同样的事呢？”

“如果我们等等看会怎么样呢，华尔？肯定是有人弄下的这个烂摊子，我不认为这是自杀。”

一个穿制服的警察来到医生身边，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

“你确定？”医生问。

范丁斯继续看照片。

“华尔！华莱士！”

华莱士看了医生一眼，泪水从他眼中滑落。

“华尔，你最好离开这里。”

“哦，没关系，医生。你有什么发现？”

“他们找到了那辆车。”

“什么车？”

“科西嘉，那辆红色的科西嘉。上面全是费尔的指纹。”

“还有呢？”

“还有什么？”

“华尔，你是浴火重生了还是怎么了？你的猜测是对的，费尔是凶手！”

“是的，我猜他是凶手。”

范丁斯忧郁地回答道。

“带我回家，医生，我只想回家。有一些情况不对劲。这里缺了一部分信息。我想像中这男孩是另外一种表情，痛苦、愤怒、绝望，而现在这一看就不是。而且为什么他要用子弹射穿自己的照片？”

“嗯，我们逮捕他之后他会知道什么是绝望的。”

“是的，医生，我猜你是对的。但是带我回家吧。我们还在做什么呢？”

---

<sup>1</sup> 泰德·邦迪，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连环杀手，《沉默的羔羊》人物原型之一。





## 第十七章

### 真心话大冒险

2006年10月19日，2:18

“你带着这个做什么？”医生指着范丁斯手里杰弗里·费尔的照片问。

“这一切令我困惑不解，医生。我脱离这件事已有一段时间了，但仍感觉与它有联系。这孩子不是凶手。如果你问我，我会告诉你，苏珊的这件谋杀案绝对不是一件什么俄摩拉罪恶城里普通案子。这是照片里的他。看！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不超过一年。他是一个如此阳光的年轻人，个头也不大。她的死令我无法安心，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找到杀死她的真凶了。你有没有怀疑过川伯不是真正的杀手，医生？一切都太完美了，简直天衣无缝。”

“是川伯杀了她！公寓里有他的DNA和指纹。我曾怀疑过其他人，但这猜想很快就被否定了。起初我以为凶手是你。”

“为什么一提起这个你就紧张，医生？这件事太残酷，太机械化了，与其说是纯粹的邪恶，不如说是对寻猎游戏的激情。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愤怒的皮条客干的吗？不，反而更像是一个不打算隐藏自己踪迹的人干的。这事就是说不通。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医生。”

范丁斯拽着医生的肩，直直盯着他。

“无论最后查到是谁，我亲爱的朋友，我向你保证，那凶手肯定是我认识的人。”

他们进入市区，在华莱士·范丁斯住处附近，左边传来枪声。范丁斯两手抓着头，一切浮现在他脑中，他看到了医生收集证据时的情景。

“我其他时候也看到过，她被现实没完没了的冲击吓呆了。她的身体被绑住，凶手拿着刀在威胁她。”

“华尔！华尔！”医生把车停在路边。

范丁斯看到自己躺在床上。一个人走近，在床畔停下，缓缓俯身。他直直盯着范丁斯，来来回回地歪脑袋，弯腰伏在他耳边。

“华莱士，我希望你能真正冲破这一切。”

突然，那个黑色的人影抓住华莱士，开始摇动他。

“先生，你必须承认，这个切口比其他东西都重要。只有内行才能弄出这样的切口。老爸，这个秘密只有我们两人知道。所以，别挡我的路……！走开！走开！开……开……睁开眼！华尔，醒醒！”

范丁斯感到自己被摇晃着。

“华莱士！该死的！醒醒吧！走出来，华尔！”

范丁斯睁开眼睛，看到医生凑近来盯着他，晃着他的身体。

“华尔！”

范丁斯推开医生。

“松开我！真不幸，我还没死。”

“华尔，你要么是会陷入上帝赐给你的神秘天赋里不可自拔，要么是最终精神错乱。你的情况比我前女友还要糟。你如此确定那孩子不是凶手，现在全城全县都在搜捕他时，你又对他的事情如此婆婆妈妈。他就是凶手，华莱士。”

前方，一起毒品交易暂时停止了，那群笨蛋把头转过来，看着他们从旁边驶过。

“你是对的！得啦！可能是第一次，但肯定是最后一次，我承认你是对的，是我错了！”医生说。

“善行出自罪恶之城！上帝有眼！”范丁斯喊道。

“那个家伙又卑鄙又冷酷，医生。”

“谁？你什么时候见到他的？”

“在犯罪现场。”

他们停在坎贝尔大街附近一处路灯边，三个娼妇朝他们走过来：“想来个约会吗？”范丁斯朝她们挥了挥他的警徽。

“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约会如何，小姐？”

医生继续向范丁斯家开去。

“杀手来到门口，向迈克尔·费尔出示了某样东西，然后就进去了，根本没时间仁慈。这不合理。他穿一件黑色的风衣，黑色的泥靴子，戴一副墨镜。”

“最后，费尔先生看着他说：‘我认识你，你不是警察。’”

“他为什么要对他儿子说这句话？他认识那个人，我知道的！费尔对他说：‘我们对你这么好，我们尊重你。’”

“华尔，这是你的幻觉。你怎么能够确定这些都是真实的呢？你怎么能够证明他真是这么说的？”

“听着，医生，我或许有点疯，但我不愚蠢。我知道产生这种幻觉可能是臆想，也可能是天赋。但这不是巧合。迈克尔·费尔手里攥着一张纸。”

他们把车停在范丁斯公寓大楼前面。医生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张血迹斑斑的纸。

“你是说这个吗？”他展开纸，把上面的内容读给范丁斯听。

纸上写着，“他不是警察！”

“华尔，是用他自己的血写的。”

“看，医生，我看到这个了的！我……”

“是的，华尔，我们都看到你演示了他是如何做的。”

“我真的演示出来了吗？”

“嗯，还不足以进军好莱坞，不过你可以在阿灵顿 1 占有一席之地了。你的生活方式和形象都发生了巨变，你让这个索多玛城的街上那些一文不值的废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好吧，我要去睡会儿，上午去找我们的男孩。”

“好了，华尔。我要去警局，对埃文斯那孩子进行尸检。真浪费时间。到时我给你打电话。”

“你总是把人切成片或切成丁，不是吗？无论杀死她的是谁，都得死。我会亲自看到的！”

范丁斯下了车，把手伸到后座取费尔的照片，同时，他把苏珊·查康手写信的复印件放到了后座上。他转头看向前座，透过车窗盯着医生的眼睛对他说：“无论是谁，我敢肯定，我和那个杀死她的人很熟。”

范丁斯打开公寓大门。他多年来逃离罪恶之都的良心已经锻造出一种强大的直觉，此刻这种直觉很好地履行了它的职责，告诉他有些地方不对劲。他不清楚具体是什么不对劲，但是能感觉到一点陌生的气味。他无法分辨出这是事实还是预感。他只知道这气味本不属于这个地方。他怀疑自己是否真成了医生所说的疯子。

范丁斯爬楼梯上到二楼。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地查看门厅。静默的空气中，嘟嘟声作响。他感觉自己的鼻孔扩张又收缩，像狗嗅猎物那样。他用手擦了一把脸上的汗，然后看到，并感觉到手在摇晃，越来越麻木。他想吃点药，再来一杯巴卡第。

“给这个幸存者，也是个冷漠的信徒来一点毒品和朗姆酒。”他在哪里读到过这句话吗？

二楼没有麻烦，范丁斯很满意。他退回自己的楼层，站在门前。门没有上锁，微开着。他确定自己走之前是锁上了门的，但是谁在乎呢，他需要喝一杯。他拿起一支烟，在点着之前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他走进公寓，然后又被陌生的气味席卷了。他低头看着通向卧室的门厅，可以看到淡淡灯光照耀着卧室的门。他本能地伸手摸枪，却什么也摸到。他甚至强烈地感到他不能就这么两手空空地冲进卧室去。他感到自己赤裸裸的，毫无掩蔽，不确定自己的下一步行动会是什么。然后他呼出了一口气，说：“谁还在意呢？”

他沿着门厅往前跑，踢开门，一头栽进卧室。他看到杰弗里·费尔

倚着一只胳膊躺在床上，正在阅读他的文件。

“是谁……？”

“哦，如果最后这里不是隐居的华莱士·范丁斯的话。”杰弗里喊道。

“你在这里干什么？”目瞪口呆的华莱士问。

范丁斯这次是彻底暴露了。他和这个被指控杀死父母的人面面对，手无寸铁。

“你是哪一个？Y还是Z？有很多人在找你。你怎么能对你的父母做那样的事呢？你看起来一点也不像那种人。”

“什么？我只是来看看我的父亲，我想他有点疲惫不堪了。听起来像你的理论出岔子了，检查官。顺便说一下，我一直在阅读你的文件，昔日的你曾是一个英雄，可惜你成了一个糟糕的酒鬼和瘾君子！这就是你现在的样子，你知道吗。你现在一无是处，只是一个没有前途的酒鬼！你在我背后挑我的毛病，指控我。你把我评判为一个卑微的人，却无法评判你自己！”

杰弗里突然站起来，转向范丁斯。

“嘿，小子，咱俩都不知道你父亲是谁。离开这里，我们会在别的场合再见的。我们甚至都不认识彼此。我的搭档……”

“噢，你是说医生吗？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搭档！你们两个似乎共享一切，甚至共享我妈妈！”

“是的，就是这样。他的名字叫医生，至少对我来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杀手不一定愚蠢，华尔！”

“你别那样叫我！你不是凶手。我知道凶手是谁。还有，我从来没有允许你进我的房间！”

“为什么我需要许可，爸爸？医生和你交情很深，不是吗？伙计，你们一起工作，一起喝酒，共享一切，直到他陷害你！我妈妈是个尤

物吧？”

“闭嘴。她是个好女人！”

“她肯定很好！至少在床上好得很明显！检查员，废话少说！”

范丁斯开始出汗，手抖得厉害。

“要喝点什么吗？很现实的场景吧，检查员？”

“闭嘴！”

“医生不只害了她。也害了咱们俩，更不用说我那长期失去音讯的哥哥了。”

“嘿，嘿，嘿，怎么了，医生？一切会更好的！”

“首先，我认为这不是真的。这不可能！你以为如果我知道这件事的话，会让他们把你们两个中的任何一个带走吗？”

杰弗里心里对他感到抱歉。

“来吧！别看得太严重，老朋友。她只是一个让事情变得更加棘手的火辣宝贝！她只是喜欢和各种人睡觉，无论是好的坏的还是丑的。”

“你给我闭嘴！”范丁斯喊道，朝床走了几步。

“听着，我对她没有感情。今晚我真正的妈妈去世了，也把我带走了！我知道你爱她，但她却让自己卷进这样一桩丑事中。”

“我要喝点酒。我早就知道这件事了，但我的头脑一直在否认它。我从未有过明确的证据，直到现在。听着！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他！”

“是啊，做我们这样的人真让人心烦！”

杰弗里翻阅范丁斯的医疗文件。

“检查员，你了解法学院的。我们研究了理查德·川伯的一切。抛弃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是一件邪恶的事情。我曾经生活得很快乐！我不需要认识你的！我不想面对现实！但瞧，现实还是找我来了。我知道川伯吃什么东西，他蹂躏了谁又杀了谁。我知道他患有什么病，感染了

什么性病，甚至知道他的血型。他真是一个品位低下、智商低下又欲望强盛的人。事实上，他和你的女人才是完美的绝配！他不介意她是否与你、医生、报童或教皇交欢！对他来说，用过的就和新的没什么两样。那就是他的生活！他没有动机杀她。这是肯定的。我们知道他已经被处死了，但她不是他杀的。”

范丁斯现在对杰弗里的话产生了兴趣。他摇摇晃晃地走向一只椅子，坐了下来。他紧紧盯着杰弗里，接受了他所说的一切。

“我是在一家酒吧遇到她的。”范丁斯承认了。

“那真是一个邂逅漂亮女士的好地方，你不这样认为吗？”

“有人告诉过你，你是一个自以为了不起的家伙吗？”范丁斯问。

杰弗里微微笑了笑。“你爱她，不是吗？”

“是啊！是啊！是我们造出了你和你兄弟。然后我们失去了联系。大约有九个月。”

“然后你又找到她了，对吗？她看起来怎么样？”

“她看起来很糟，刚生下你们兄弟俩。她被单独留下来分娩你。他们告诉我你死了。我带她离开，安顿到这里。从此她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甚至最后死在了这里。”

“做得对，华莱士。‘他们’告诉你？”

“好吧！医生告诉我的！”

“华尔，你真的是一个聪明的家伙。我能透过你眼中酒精的阴霾看到这一点。川伯是什么时候搬进公寓的？”

“在她搬进来之前大约两个星期。我一直告诉我自己不可能！你是说……？不可能！她陷害我！他们都利用我！我不敢相信自己竟如此蠢！但是我爱她。她理应有机会下一次去做正确的事！而且她也绝对会的！我知道！这是一件完全盲目的事。”

“华尔，我爸爸曾经告诉我，爱是一种病态的东西。我精神混乱时不能做任何改变人生的决定，比如爱。”



“应该就是医生做了尸检和其他最终的文字报告。”

范丁斯看着杰弗里，表示赞同。

“他做起来很方便，这是肯定的。”

~~~~~

公寓走廊入口处的门悄然打开了。一个男人本能地环顾着四周，然后径直朝前走去。大楼外的灌木丛后藏着另一个陌生人，他注视着之前潜入者进入大楼。沉默的潜入者来到范丁斯门前，发现门是半敞着的。他把手伸进夹克，拿出一把枪，检查了弹夹，确定里面有子弹。然后他慢慢走进公寓。他站在客厅里，可以听到杰弗里·费尔在卧室里说话的声音。他不想引起猎物的注意，蹑手蹑脚地走向卧室。费尔的声音愈加响亮清晰。范丁斯听到了门口的声响。

“医生，你看上去糟糕透了！”范丁斯大声说道。

尽管滴酒未沾，医生却像喝醉了一样，神情茫然，浑身颤抖地站在范丁斯卧室的门口，手里拿着苏珊·查康写给范丁斯的那封信的复印件，那是范丁斯放在他车后座上的。

“是真的，华尔。你是他的父亲！”

范丁斯看到医生手里的枪和一张纸。医生站在那里，手持枪，枪口朝向地板。

“放下枪，医生。你疯了吗？”

“这男孩是个杀手。今晚他杀了一家人、一个学生和他的养父母。”

医生转向杰弗里。

“顺便说一句，小伙子，我们发现大学里被杀的那个人不是你的朋友迈克·埃文斯，而是一个叫罗恩·戴维斯的人。”

他举起枪对着杰弗里，话却是对华莱士·范丁斯说的。

“她不是个好货，华尔。她自私自利，随时准备着和别人上床。”

他把枪上了膛。

“该死！她表面上爱我们所有人，背地里却恨透了所有人，除了你，范丁斯。她死了，是因为她不能对你保守秘密。哈！哈！这两个孩子是你的！她对你下不了手！她不得不告诉你一切，好让自己从这件事里抽身出来！所以我杀了她！”

他把枪瞄准费尔。

“那天她熬夜等我，华尔。我把一切都隐藏得好好的。我把你派出去办理一件没有意义的案子，好把你支开。你一向忠于职守。你是个容易上钩的猎物，华尔，即使最简单的事都能让你上钩！”

医生来回踱着步，枪对准杰弗里。范丁斯竖起耳朵，他的自控力已经到了临界点。他紧绷着神经，努力不去回想医生所说的那个夜晚。那个夜晚太可怕了，让人不敢深想。

“伙计！她漂亮的身体躺在那里，在她的卑劣的生活里第一次被困住，动弹不得，连一两个软弱的男人都吸引不来，没人能救她出去。”

医生打量着杰弗里。

“该死！她甚至厌恶这些废物！”说到一半他尖叫起来，充满威胁感的枪指着费尔。医生本能地扣下扳机，一颗点45口径的子弹打进杰弗里腿里。

“住手，你这个混蛋！”范丁斯尖叫起来！

杰弗里往后退去，几乎被突然侵入右腿骨头的东西击倒。范丁斯从座位上跳起来。医生猛地转身贴近范丁斯，把枪举在他面前。华莱士僵住了！

“你明白，华尔。我不爱她！她只是我的一项投资，只要我得到她的两个摇钱树孩子——也是你的两个孩子——之后她对我就完全没用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朝范丁斯走近了一步。

“人们会为了爱而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华莱士，但是他们会为了钱而让自己堕入魔道。我不介意她和你在一起——至少，不是那么介

意。本来一起都是很方便的，有点像一项家庭内部事务。然而，她却打算告诉你一切，我别无选择，只好杀她灭口。你现在知道了，华尔，我一点也不介意这样做！”

医生动了起来，动作像是在爬一座小山。

“我就在这儿爬到她身上，就像海军陆战队登陆一样。抱歉华尔，看来你的床单又挂彩了。”医生指着杰弗里，杰弗里痛苦地打着滚，血渐渐流失，濒临死亡。

“你是个变态，医生。”范丁斯喊道，“今晚我要让你的痛苦结束！医生，这孩子快死了！”

“你会怎么猜呢，范丁斯？你不是预见之王吗？你也写过这事的报告吗？我毫不后悔自己对她做的事。对他呢，我也不后悔。她拥有这样一副好身体是多么浪费！她本来可以是我的摇钱树的！我拿起那个小瓶子，把一些死亡药剂抽到针管里……”

华莱士抓着自己的脸，无法面对他所听到的内容！

医生举起手，好像手指间夹着皮下注射器。

“你得面对它，理解它，华莱士。在我的老本行里，我从不过多地抱怨。不过，当针管刺入她的动脉时，她跳得那么高，我感到很抱歉。她是那么害怕！她是被吓到了还是怎么了？真令人好奇！她的嘴被堵着呢，我其实都没听到她的祷告。但从她的呼吸里我感觉到她一定是在不停地向上帝祈求怜悯。我告诉她……”

“亲爱的，当心！你不想让我伤到你的。”范丁斯抢先说出了他的话。

“佩服，华莱士！你真是个天才。”

华莱士发动全身的感官在自己身上找枪，但枪并不在那儿。他脑子里只想让医生闭嘴！他只想把医生的脑子打出来。

“她匆匆地就去了，范丁斯！你必须在那里亲眼看看！我猜这对于你来说很奇怪，华尔，但是我知道我不是个好人。我知道我很邪恶，真正的掉进钱眼儿里了。问题是我对此并没有负罪感。实际上，我对

你们这些有良知的人感到难过。就是你们这些良知，让这个世界多了太多的限制！”

此刻，他专注地看着范丁斯。

“华莱士！你看起来很震惊？难道你没有看到每天你周围的人身上的邪恶吗？我们没有人能抵抗。在尝过此中短暂的快乐之后，我学会了享受这种感觉。我做的事，你也能做到！”

“我永远不可能像你一样邪恶！我会打败你，并凭此进入天堂，医生！”

“当我还是你的朋友时，我是医生。当我杀她时，我也是医生。我的行为无法预知，但我始终是医生！现在，你需要振作起来，即使现在有点晚了，你不觉得吗？”

杰弗里苏醒过来。他睁开眼睛，以为自己已经死了！朦胧中，他看见医生用枪瞄准范丁斯。他躺在地上，找到那把行李箱中取出来的枪。他振作起来。他想朝医生开枪，但是不确定他瞄准的是医生还是范丁斯。

“范丁斯！”杰弗里尖叫。

华莱士抬头看见费尔正做出要把枪扔给他的姿势。费尔立刻就把枪扔向他。权衡下来，此刻他们只能背水一战。范丁斯抓住枪，举起来瞄准医生，扣动了扳机。几乎同时，医生的枪也打响了。一颗子弹打进范丁斯肩部，他摔倒在地。医生只是站在那里，脸上满是恐惧，一如苏珊被他杀死时脸上的恐惧表情。他腹部有一个大洞。他向前倒地，脸平贴在地上。杰弗里毫无生气地躺在范丁斯浸透了血的床垫上。医生背后，出现了另一个黑衣长发戴墨镜的人，正举着一支猎枪。

“哦，上帝！有其父必有其子，两人都身受重伤，两人的心情相同，两人都将死去！”他走到杰弗里身边，踢了踢他的腿。杰弗里一动不动。

“杰夫，看来今晚你不仅杀了你的养父母，还杀了一个警察和你亲爱的酒鬼生父！只有你接下来自杀了，一切才解释得通了！”

然后他把注意力转向范丁斯。

“你到底是谁？”范丁斯嘟哝着问。

“你不认识我吗？我到你房间里来过很多次了，你肯定呼吸过我的气息。每次我进这个房间时都很容易利用你的药物让你不省人事。开始这个游戏的是你，亲爱的老爸。现在这已经变成一件挺复杂的事了，你不觉得吗？”

他弯下腰低声对范丁斯说：“你希望能快点摆脱这一切吗？”

他回头看向杰弗里，“杰夫，我们有一些共同点。我们都有一个娼妇母亲。令人惊喜的是，现在我比杰夫幸运。我从未见过她！如果我见过她，我会亲手杀了她！”

范丁斯喊道：“都结束了。你已经达到你的目的了。我们都知道我们今晚会死。现在，放弃吧。”

“我的目的都达到了？你根本不可能知道我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把我送到那样一个让我被蹂躏，被欺负，让我后悔自己出生的地方！”

他走近范丁斯，开始尖叫。

“他们惩罚我，起先还很轻微。当我长大了，他们把我当成会走路的垃圾桶，欺负得更厉害了，方式也更奇怪了。你知道吗，我曾经以为有一天我会以自杀来结束这一切。后来我决定要让你们所有人都和我一样。”

范丁斯缓慢而痛苦地撑着墙壁站起来。他左臂麻木，脚掌恢复知觉后，他撑着墙向那个一身黑衣的男人走了两步。他寻找费尔的枪，但是那把枪在他被医生的子弹射中时就已从他手里脱落了。范丁斯用充满挑衅的语气鄙夷地说：“她有许多我不了解的地方。她是一个拒绝接受真相的迷失灵魂。但无论如何，她都不应该那样死去。”

胳膊上的洞让范丁斯疼得尖叫起来，他看向杰弗里。他就快死了！范丁斯朝那个刺客——他的长子——挣扎着走了两步。

“她是一个可怕的伴侣，和她在一起生活很吓人！她把我逼入绝望的境地！她和我做爱，也和其他太多男人发生关系。你可能认为她不

好。你可以忘记他是你母亲！她很差劲，刻薄、邪恶又放荡。”

范丁斯准备好朝这个入侵者冲过去。

“也许她脾气暴躁，又自私吝啬，正如你所说，是个娼妇！但她是我的娼妇！”

范丁斯抓住了抵在他心口上的枪。枪响了，子弹打进他的胸膛。他感到子弹穿过他的胸部，打进了心脏。他好像在笼罩着他的阴影中看到了苏珊。他重重地倒在了地板上。

一身黑衣的男人脱下黑风衣，摘下长长的假发，然后小心地拿下墨镜。他站了一会儿，然后朝生命气息正在流失的华莱士走去。他低头俯视着地上的人。

“至少你曾经拥有过他，爸爸！”

他提脚踩上去，范丁斯的身体没有反应。

“我没有杀她！尽管如果有机会我会这么做的。能步她的后尘而去，侦探先生，你该多感到满足啊！”

男人把枪对准范丁斯，打中了他的腹部。

“好了！现在你可算闭上嘴了，爸爸！”

他把枪扔在地板上，突然身边袭来一股强大的力量，杰弗里·费尔的身体向他撞了过来。费尔抓住凶手的头扭动起来，想拧断他的脖子。凶手很快转过身，在自己喉咙附近寻摸费尔的手臂。枪从他手中滑落。杰弗里把这个恶棍推到地板上，转过他的头来好看清他的面目。在极度的震惊中，他的意识无法接受自己眼睛所看到的東西！

“迈克！是你？我以为你已经……！”

杰弗里想拥抱他，确认他还活着。然后一切都串联起来了。欺骗！死亡！整个世界似乎都坍塌了，极度的痛苦让杰弗里腾地站起来，一心只想杀死这个凶手，这个造成他痛苦的罪魁祸首，无论他是朋友还是兄弟！

“你杀了我妈妈！”

他又扭了一下哥哥的脖子。费尔开始尖叫，泪水从眼中流了出来。费尔摔在地上，更加痛苦了。他的兄弟，曾经扮演了他最好的朋友迈克·埃文斯的这个人，找到了他的包，看到他右边的枪。他试着伸手去拿枪，同时不让自己的脖子被折断。终于，杰弗里最大限度地扭转了他哥哥的脖子。迈克将枪对准杰弗里。杰弗里暴躁地扭着他的头，接着，他感到自己的脖子喀拉一声，断了。感到自己颈部骨头断裂的同时，他勉力扣动了扳机。一颗子弹打进杰弗里的身体，穿进他的肝脏。杰弗里从杀手身上滚下来，看着迈克。

慢慢地，胆汁和血液开始从杰弗里的嘴巴和鼻孔里喷涌出来。他的生命只剩下十分钟左右了。迈克四肢伸展躺在地板上，由于神经断裂，他的腿抽搐不停。杰弗里动不了腿，他借手肘爬动，去拿过那把仍牢牢嵌在迈克手中的枪。被折断的脊椎还在勉强控制着这具行将死去的身上的每一块肌肉。把武器撬松后，他爬上迈克的身体。

“你这个混蛋！为什么要制造这么多死亡？不！不会再有人死了！为什么你不杀了我，终结死亡！你杀了我的父母！”

杰弗里朝着迈克的额头开了一枪。

“你杀了我的生父，我还没来得及好好了解他！”

杰弗里再一次扣动扳机，子弹射进他兄弟的头骨。

“你杀了我的朋友！”

另一声枪响。

“你杀了我！”

又一颗子弹打进迈克的脑部。杰弗里还剩下一颗子弹。他低头看着自己的腿。它们瘫痪了。他周围的世界在忽明忽暗。在他的一生中，是别人决定了他是谁，在哪里生活，甚至决定了他是否该活下去。他不会再允许像医生和他兄弟这样的恶魔来决定他的命运了。

杰弗里坚定从容地朝范丁斯爬去。一爬到范丁斯身边，他就立即知道范丁斯已经死了。他翻过身体，面朝上躺在地上，头靠在范丁斯胸口，目光朝上盯了几秒钟。许多事情在他眼中浮现。他听到呼啸的

警笛声朝这个方向赶来。他无法面对警察。他永远不可能证明真相。他不能再让别人来牵绊自己了。

杰弗里知道他的最终命运会是什么，他的决定十分明确。他缓缓地把枪举到头边。他想起了迈克尔和玛丽莲。他回忆起他们给予他的爱、关心和思念，他没有机会回报他们了。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为什么他的生母要向他的生父隐瞒他出生的事情了。他把枪上好膛。与生父相认还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就双双赴向黄泉，这再次让他痛苦不已。他曾对生活充满设想，只要拥有平静安宁就足够了。

“杰弗里，你还好吗？醒醒，杰弗里。”空气中一个声音回响着。

杰弗里睁开眼，目光低垂，发现他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盯着那一群围着他受伤的身体的人。“华莱士·范丁斯，苏珊·查康，‘我的母亲’？”

杰弗里将头转身范丁斯声音传来的方向。“刚才那会儿情势真是危急，杰夫。”“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哥哥迈克庄重地说，“我以为我永远也见不到你了，弟弟。”杰弗里抬着看向迈克和那些围在他病床边的人，审视他们的脸，解读他们眼神，理解他们的感情。他不敢相信他的眼睛，他知道他脸上一定是十分震惊的表情。每个人看起来都是那么快乐而友善。“这是一个糟糕的梦？”他在意识里这样想。这个念头在他脑海里反反复复，他想可能就是这样吧。他知道他已经记起了这件事，没有任何意义。

“嘿，杰夫……差点儿忘了，我有一些东西要给你。”他哥哥说，脸上绽放出夸张的笑容。迈克走近杰弗里的病床，把一个纸袋交给他，“我想你需要这些东西。”杰弗里接过纸袋打开，伸手取出一份文件。上面标记着“婴儿X和婴儿Y的收养”。他又把手伸进纸袋里，取出一支枪，他的手开始发抖。他举起枪，抬着看向环绕着他的友爱的家人。他的母亲，玛丽莲·费尔站在那里，脸被炸掉了；他的父亲，迈克尔·费尔头部正中有一个大洞；而苏珊·查康的颈部被切开，脖子上插着针管。华莱士·范丁斯胸部有一道裂开的伤口，空气中响着沉闷的嗡嗡声。“这场景挺别致的吧，小弟弟？”

杰弗里将头转向他兄弟的方向，他就站在他旁边，穿着一件黑色皮风衣，一身黑衣，一双难看的靴子。杰弗里颤抖着，就像他一看到他们都在那儿时一样恐惧，然后他开始出汗，尖叫，试图从床上跳下来。他兄弟抓住他的脖子把他推回床上，死死地压住他。“我想你玩得很好。”他兄弟得意地说，“不过，现在是结束的时候了。”他低语，“是时候结束了。”他低声喃喃着这些话：“我们会在那边见面的，小弟弟，你可以揍我，但我先揍了你！”他兄弟举起一个尖锐的十字架，把它插进杰弗里的心脏。

杰弗里睁开眼睛，又一次看到天花板，而他的头正躺在华莱士·范丁斯死去的尸体上。他哥哥的尸体躺在他右边，而多克脸朝卧室的门躺着。

突然，卧室的门被打开了，五个警察冲了进来。他们看到杰弗里持枪指着自己的头。

“住手！不要这样做！放下枪！”

杰弗里看着他们，说：“那好吧，你来做！”

然后杰弗里·费尔将枪指向警察。此时，所有警察都开始向杰弗里射击。这也可以说是他的胜利吧。费尔横倒在范丁斯身上死去，他们两人的尸体交叠在一起，就像一个十字架。

¹ 美国国家军人公墓。

第十八章

尾声

故事已经完结，并被述之于众。而那些灵魂肮脏、你无法区分究竟是守法者还是违法者的男男女女，仍然在这满是堕落天使的国度里继续横行肆虐。夜幕降临，城市的害虫们身穿暗衣，游荡在这罪恶的索多玛之地上。这起案件只是其中之一。皮囊之下到底是食尸鬼还是合法地精？是穿街走巷的罪犯还是藏污纳垢的警察？二者之间的区别，只是一枚小小的，能将弥赛亚之罪恶遮蔽得不露一点痕迹的警徽。

同样的交易仍在暗处继续，同样的场景仍在大肆上演。同样的反抗仍在伟大而满是罪恶的娼妓之城里生生不息。这故事里四个人的死亡微不足道，仍有人继续被冷落在外，流落街头。被撇下的，仍然是那些更加卑微的站街女，以及那些被遗忘，被抛弃，还有夭亡的人们！